重生之官商風流

# 第一章 重生1993

　　意識有些迷糊，想要睜開眼，上下眼皮卻似乎被用強力膠黏住一樣緊緊的閉合著，耳朵邊上隱隱約約聽到有人在叫着自己的名字。　　唐昱使勁的搖了搖發脹的腦袋，有些沉重的上眼皮用力的往上眨了眨，一抹刺眼的陽光透入微微睜開的眼縫中，晃的他又閉上了眼睛，頭腦裡邊卻驀地跳出一個疑問，“這是哪兒？我是誰？我怎麼在這兒？”　　“對，我是唐昱，昨晚陪客戶從琉金殿堂出來之後似乎去了環城，燕南翔那小子開走了我的車，之後，之後……”　　驀然，又似乎想到了什麼，驚的一下子從地上跳了起來，引來周圍一群詫異的目光，“我不是酒醉腳軟被車撞了嗎？”　　猛然睜開眼睛，剛剛還覺得周圍一片寧靜的耳朵立馬被周圍噪雜的聲音充滿，藍天、白雲、紅花、綠草，一切一如人世間的情景，哪有半點阿鼻地獄的慘象。　　不遠處，依稀能聽到一串清泠泠的笑聲飄過，伴隨着幾聲笑鬧聲，似乎，和剛剛在耳邊叫自己名字的聲音有些相似。　　“這，這兒不是中山公園嗎？”唐昱忍不住的暗問了自己一聲。　　一切一如記憶中的中山公園的樣子，唐昱還能記得，自己小腿上的那處近五寸長的疤痕，就是初三一次遊玩的時候，在不遠處花壇邊上的那塊大石擦面的稜角上邊划傷的。他至今還能記得當時血流如注蘇晴和另外幾個同學抬着自己去醫館的情景，那處傷痕，直到十幾年之後依然無法清除。　　草坪，小湖、遊樂場，還有那塊銘刻着篆字讓他記憶深刻的大石，一切都一如當年。　　“可是，現在這是怎麼回事兒？莫不成人死了還會在地獄中返回以前生活過的地方？”　　在唐昱的記憶中，中山公園自從他初三的那次遊玩之後就被永久的關閉了。　　據說，就在自己受傷的那天，中山公園因為安全設施不完善而出了兩條人命，之後就被市裡邊永久的關閉廢棄了，記得當時自己還好生的惋惜了一番。記得到兩千年之後，這裏倒成了郊區的菜農最喜歡的地方。　　“那，那為何現在又看到了當年中山公園的樣子？”　　莫非自己出了車禍腦袋不清醒，還是天堂或是地獄就是這般景象？　　離腳三步遠就有個小池子，一直連到不遠處公園的小湖裡邊，唐昱走過去，拿手捧起水來想讓腦子清醒點兒，微微低下頭的目光觸及水面，人卻一下子如遭雷擊。　　水裡倒影的那個影子，那，那是自己嗎？　　不，準確的說，那是2011年的自己嗎？是三十四歲時候的自己嗎？　　水中的倒影唐昱再熟悉不過了，準確的說，那確實是他自己的影子，不過不是2011年他已經三十四歲略有發福的樣貌，而是他十幾歲的時候，嘴上邊有些微絨毛，身形還略顯瘦削單薄的樣子。　　這，這是怎麼回事兒？　　是啊，自己不應該酒醉后被車撞了嗎？怎麼會回到十多年前的中山公園，還看到自己十幾年前的樣貌？　　還沒等他繼續往下想，不遠處忽然傳來陣陣驚呼，站在這邊的唐昱可以清楚的聽到“有人落水了”類似這樣的喊叫聲。　　頭腦依然有些迷糊，腳步卻不由自主的隨着人流被擁到了十幾米外的公園小湖邊。　　唐昱記得這個小湖，記憶中，這兒似乎是專門為了建造水上遊樂場而挖出來的，那時還憧憬了好長時間，約定建好了之後與蘇晴一塊來玩的，可惜遊樂場還沒有建好，公園就被關閉了，小湖之後自始至終也沒有開放過。　　隨着人流到了湖邊，唐昱這才看到，原來真的有個三四歲的小女孩落水了，一盪一盪的往湖中央漂去。岸邊有一個少女已經入水救人，看起來也不過十六七歲的樣子。　　東陵市缺水，會游泳的人自然也不多，在這種地方落水后能碰到個會游泳的人搭救可不容易。這個入水救人的少女泳技看上去還不錯，不大一會兒就游到了落水的小女孩的旁邊，把小女孩的頭浮出了水面，看到這樣，岸邊的人也都長吁了一口氣。　　不過回遊的時候，那少女卻看上去有些吃力，越來越慢。到底是女子，遊了不到一半的距離就沒有力氣了，兩人都停滯在小湖半中間，一大一小兩個身體，看上去似乎又有往水裡邊沉下去的趨勢，忍不住的呼喊起救命來。周圍的人也在七嘴八舌的討論着，看看如何把人給救上來，相互詢問着有誰回水，儘快下水救人。　　不過，93年的東陵，能碰到一個會游泳的就已經是奇迹了，指望東陵公園裡邊再有一個，無異於痴人說夢。倒是有好心人已經跑去找管理人員找船下水救人，可是湖都沒有建好，又哪裡有船來。　　聽着那漸弱的呼救，眼看得水中的一大一小兩具身體有些支持不住的往水底羅去，腦袋依然有些迷茫的唐昱再不猶豫，把外邊的長褲隨手脫下來扔在一邊就跳入水中。　　再不救人，只怕那一大一小兩個人就要沉在這小湖裡邊了。潛意識中，唐昱還是不想看到如此鮮活的生命就這樣消逝在眼前自己卻無動於衷。　　唐昱的泳技還是大學時候的體育課學的，當時體育老師都誇他有天賦，之後參加過冬泳隊，還在大學生運動會上獲過獎。　　一入水，四月天清冷的湖水包在身上一激，唐昱的腦子稍微有些清醒，不過還是想着先救人。　　似乎腦袋裡邊隱隱感覺到有什麼地方不對，感覺很彆扭，似乎自己忽略了生命，不過這時候還是救人要緊，哪顧得去想其他。　　等唐昱游過去的時候，那救人的少女已經支持不住，半邊臉都浸在了湖水裡，不過她還是儘力的保持那個落水小女孩的口鼻不浸入水中，這種救人的精神倒是讓人好生佩服。　　好在這個少女只是因為腿部脫力，而且她不是完全不會游泳的落水之人，不會碰到救命之人會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樣死拽着不放。　　少女顯然對於落水救生有所了解，知道如何配合著唐昱把身體調整到合適的姿勢方便唐昱施救。　　唐昱把兩手從少女的兩臂插過去固定住她的身體，少女則仰面托住小女孩。　　顯然，腦子還有些迷糊又只想着救人的唐昱並沒有注意自己兩隻手放着的位置有些不妥，也沒心思去體會觸手之處那觸感驚人的彈軟滑膩，更不會注意到少女發白的俏臉中的一絲羞紅從耳根蔓延到脖子處。　　也虧得唐昱的泳技不錯，體力也還成，靠着兩腿在水中遊動，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硬是把兩個人拖到了岸邊，不過自己也筋疲力盡了，早有等在岸邊的熱心人幫着唐昱把兩個人扶到岸上去，幫着唐昱擦乾身上的水跡。　　唐昱細心檢查了一下，下水救人的少女只是腿部抽筋了，一時還沒有恢復過來。　　至於小女孩，她掉進水裡到被人救助之間有了好一會兒，肚子都鼓鼓的，看來灌了不少水。好在唐昱對於落水急救還是有些了解的，幫着把肚子里的水擠出去后，看那救人的少女還沒有恢復過來，又給小女孩做了幾次人口呼吸，直到小女孩醒過神來。　　小女孩顯然有些受驚的樣子，臉上掛着幾串不知道是水珠還是淚痕，眼神也微有些獃滯，只是眨也不眨的盯着唐昱看。　　不遠處似乎有人在焦急的叫喊着什麼，應該是這兩個人中某個人的親戚朋友吧，也沒有太聽清楚叫喊了什麼，唐昱隨口應了一聲，拿過旁邊的熱心人遞過來的自己的褲子就要穿上去，眼睛低頭一瞥，觸目所及的光潔的小腿卻讓他如遭雷擊，心思陷入混亂的他也沒管後邊的人的答謝，匆匆套上長褲就擠出了人群。　　沿着公園的單行小道走出了好大一截唐昱才緩下了腳步，看到旁邊有個躺椅，也不管是否乾淨就直接坐了下來。　　似乎還是不相信自己眼睛剛剛看到的，唐昱把右腿的長褲往上邊挽了好大一截直到膝蓋。　　仔細看，似乎沒有什麼奇怪的，除了剛剛泡過水還略有些發白的膚色外，和正常人一般無異，似乎不應該引起他的震驚才是。　　可是正是因為與一般人無異，這才讓唐昱心中迷茫而又震驚。　　他清楚的記得，自己右腿小腿上邊有一道約五寸長的傷疤，十幾年後還能看到傷疤淡淡的影子，無論用什麼去疤靈都無法消除。　　直到很多年後，唐昱依然能清楚的記得那個傷疤是怎麼來的。那是初三時候班裡學生自己組織的一次在中山公園的遊玩，自己被杜大浩那群人從背後推了一下，從旁邊不遠處自己目光可及的那塊大石上邊掉下去，然後被石頭側面上的稜角划傷了小腿，傷口很深，足有半厘米，所以直到很多年後還一直留着疤痕。　　可是現在，小腿雖然不是“光潔如玉”，不過任他睜大眼睛也是無法發現哪怕一丁點的傷疤，更何論五寸長那樣醒目的疤痕。　　再聯想到自己的車禍，水中倒影的自己十幾歲時候的面容，依然開着沒有淪落為菜園子的中山公園，還光潔沒有疤痕的小腿，這一切的一切無不在告訴唐昱一個驚人的事實……　　我，重生了！　　依然有些不敢相信，唐昱使勁兒的在自己的手臂上掐了一下，直到掐出血跡來，火辣辣的痛感和一絲殷紅的血跡讓他明白，這不是在做夢，這不是在做夢，而是那傳說中的事情真真正正的發生在了他身上。　　又趴在水邊，仔細的端詳了一下，確定這確實是十幾歲時候的自己，唐昱的腦中依然有些暈暈乎乎，不敢相信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了自己的身上，什麼時候，這樣的狗屎運能被自己踩到。　　此時的他腦子已經略顯痴狂，說是瘋瘋癲癲也不為過，只怕任誰碰上這樣的事情，一時之間只怕也是很難接受的。至於自己剛剛入水救人的事，早就被他忘在腦後拋的一干二凈，沉浸在重生的震驚與喜悅中的他哪顧得去想那些瑣事。　　就這樣腦袋半醒半迷茫的信步走着，待到抬頭看的時候，已經出了中山公園，這才想起，還不知道今天是什麼時候，自己又為何跑來公園玩了。只記得自己腦袋迷迷糊糊的時候，似乎有人在耳邊喊過自己的名字，具體的東西卻一點也想不起來，那麼，醒過來之前那有些耳熟的聲音又是誰的呢？　　不管這些了，既然重生了，還想那麼多的事情幹嘛。　　不過也不是事事都好，身體年輕了將近二十歲，走起路來還是讓唐昱有些有些微微的不適應的感覺。　　剛剛腦子迷糊，潛意識支配身體行動時還沒有什麼感覺，現在腦子越來越清醒，大腦指揮着身體，反倒覺得神經反應和身體肌肉反應有些失去節拍了，看來還要好好適應一下。　　過了好一會兒，微微迷糊的唐昱反應過來，對於自己來說，現在首要的事情似乎是應該搞清楚今天是什麼時候，雖然可以從自己腿上變沒有傷疤知道應該大致範圍，不過還是確定一下具體日期的好。　　不遠處就有個便利店，唐昱摸了摸口袋，似乎有一個鋼�G兒，買了根冰棍，在胖胖的老闆娘詫異的目光之中借過來萬年曆，為首一頁的日期映入眼帘，1993年4月4日，農曆3月13，葵酉年，宜……　　有些失魂落魄的走出便利店，93年4月4日，那不正是前世自己小腿上有了那道疤痕的倒霉日子嗎？　　唐昱對那天一直是記憶猶新的，那天恰是周末，緊張複習的初三年級也好不容易有了一次假期，於是同學中有人組織了去中山公園遊玩，自己也去了，卻沒想到在遊玩中被杜大浩和季良他們設計，把自己從大石上推落下去，在小腿和心靈上都留下了那道永久抹不去的傷痕。　　那麼，今天便是前世自己腿上增添傷痕的日子了，那個似乎隱隱有些熟悉的聲音，便一定是蘇晴不會錯了，自己直到穿越的前幾天還與她在綿州碰過面，怪不得會覺得聲音有些熟悉。　　自己因為重生而來下水救人，似乎錯過了那次杜大浩他們的惡作劇，不過前世的中山公園似乎就是因為死了人而被以安全設施不過關為由永久關停的，自己今日救人的舉動倒是挽救了中山公園的命運啊，不知道是不是要找他們要個獎勵什麼的惡搞一下。　　自嘲的笑了笑，身體的年齡變小了，似乎心理年齡也跟着變小了，這可不是個好兆頭。　　抬頭看了看，太陽已經開始西斜，唐昱也沒有心思再到公園裡邊去找初中那些陌生又熟悉的同學，腦子里依然煩躁如斯、迷茫如斯，他需要獨自一個人好好的靜一靜，想一想，把腦袋裡的事情好好捋一捋。　　至於其他的，還是不去管那些小屁孩的好。

# 第二章 公車邂逅

　　93年的東陵市城市建設還有些落後，比不得後世的繁華，中山公園位於鳳城區，不是市中心，也不是市政建設的重點區域，自然就更顯得有些落魄了。　　當然，落魄這個詞兒是唐昱自己在腦中與後世鳳城區的形象對比之後得出來的結論。　　品嘗着93年那滿是砂糖味卻加塞着童年回憶的兔兒嘴冰棍，走在不算寬敞的硬化路面上，想起後世時候附近一棟棟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鱗次櫛比，現在卻多還是一排排低矮又略顯破舊的房屋，不禁在心中感慨一番。前世離開東陵市多年之後，怎麼也無法回想起這個年代的東陵市到底是什麼樣子，沒成想現在倒是有機會重新目睹一番啊，不過這裏的人流卻明顯不少，比起後世來似乎也不遑多讓，這倒有些奇怪了。　　自嘲的搖了搖頭，自己想這些幹嘛呀，自己的破事兒還沒整明白，還是速速回家吧。　　唐昱的家在市中心，是市政府內部的房，在大院裡邊。　　93年的時候中山公園到那兒還沒有直達的公交車，這邊到公交車站還有不短的一截，唐昱也不着急，信步慢慢的走在路上，讓大腦和身體的反應更加的合拍一些。　　重回93年，再回味一下當年這個城市的氣息也是不錯的，當年的自己可沒有這番閑心。　　93年東陵市的公交車還不似後世那樣擁擠，唐昱上去的時候有好幾個空座，隨便找了一個坐下，腦子里卻不由自主的想起往事來。　　93年，對於唐昱以及他的家庭來說，那是噩夢般的一年，是他以及他一家人都難以忘懷的一年。就在那一年，曾經千萬身家的二叔唐天浩意外被陷在了海南的房地產泡沫之中，在國家政策的強力調控下，不僅拼搏多年的千餘萬打了水漂，還因為欠下了銀行200多萬的錢款無法償還而進了監獄。　　也是在93年，在市委黨史研究室工作的父親唐天鴻，剛剛被代市長蘇慕儒提拔到政府副秘書長的位置上，他的屁股還沒來得及做熱，蘇慕儒就在當年的人大選舉上邊就發生了跳票事件而威信大失，之後更是因為經濟和作風等多方面的問題下進了監獄。　　他父親失去了背後的支持，牆倒眾人推，更有人把他二叔200餘萬的銀行欠款揪出來說事兒，最後在秘書處呆不下去，甚至連黨史研究室也沒有了他的位置，被排擠到社科聯這種連清水衙門都算不上的機關裡邊，自然也沒有能力把二叔保下來，自此鬱郁寡歡一生不得志，時常到鳳城區的那家清雲茶館與岑培倫下棋為樂。　　那時他們家生活最拮据的時候，唐天鴻迫於生計不得不在清雲茶館裡邊借了塊地方擺棋局謀生。　　之後，一直到98年蘇慕儒被陷害之事才沉冤得雪。　　雖然98年的時候東陵市官場再次發生大地震，以市委書記陳松威為首的騙稅窩案集團被中紀委破獲，陳松威也供出了93年的時候他們背後操控選舉以及後來陷害市長蘇慕儒的事情，可是那時候的蘇慕儒早已經在5年的牢獄之災的折磨下精神臨近於崩潰，不能再出來主持工作，也沒有人能夠記得在社科聯也呆不下去的他父親，更沒有人站出來為他說句話。　　於是，在93年裡邊，原本在東陵市還算是大富之家的唐昱一家，就這樣迅速的敗落下去不再光輝，落到了東陵市的最底層，成了幾乎人人可以捏幾把的軟柿子，誰都想踩幾腳。　　為了籌錢保出二叔，他們家一度生活拮据，有段時間還是靠着清雲茶館的岑培倫的接濟才得以過活。這種情況，直到唐昱開始工作的時候才有所好轉，當然，這些就是后話了。　　家中驟然經歷了那樣的變故，年方16歲的唐昱從那時就開始體會到人情冷暖人性涼薄，開始看到世俗中的惡俗醜陋的嘴臉，開始學會在別人異樣的目光中鎮定自然，開始學會了應對世俗中落井下石的一個個小人嘴臉。原本就聰慧的他，似乎也一下子就長大成熟起來。　　93年，對於唐昱以及他們整個唐家來說，都是噩夢般的一年，如果那真的是一場噩夢，唐昱寧願在某種永遠不要醒來。　　任誰，都不想在那噩夢中重走一遭。　　“也罷，既然自己重來一遭，那就把前世自己一家的經歷當做昨晚的噩夢吧，既然自己從夢中醒來了，又怎麼能夠讓噩夢中的情景繼續降臨到自己家人的身上？那狗娘養的賊老天。”　　一想到前世的時候父親那日益瘦削的身形和暗淡的目光，母親那逐漸蒼老的面容和粗糙的手掌，還有二叔出獄之後精神臨近崩潰的窘迫、嬸嬸獨自一人拉扯孩子的艱辛，還有清華畢業的三叔遠走海外不足為外人道的心酸，樁樁件件點點滴滴，無不讓唐昱心中憋屈的難受，眼角也漸漸的有了些酸澀濕潤的感覺。　　兩手胡亂的在眼角摸了一下，回過神來這才注意到，前排座位上，一雙美麗的大眼睛正詫異的看着自己，見自己抬起頭來還愣了一下，急忙用手把自己的小嘴捂住沒有發出驚叫，不過也沒有不好意思的轉過身去，就這麼直愣愣的眨着美麗的大眼睛看着唐昱的雙眼，似乎要看穿裡邊隱藏的某種意味。　　美女，絕對是美女，這是唐昱的第一印象。　　兩彎似蹙非蹙籠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說的大概就是這般的女子吧。　　微微上翻的衣領中露出半截白皙的脖子，雖然不是低胸的衣服，不過唐昱的個子略高一些，從這個角度恰好能看到一抹驚人的白膩彈軟和深不見底的溝壑，似乎一不小心就要撐破衣服彈出來放鬆一下。目睹這樣的火辣，唐昱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來，此時的他可不是16歲的無知小男孩，而是後世在花叢中歷練許久的中年大叔。　　顯然，女人的直覺總是異常的敏銳，似乎注意到了唐昱具有侵略性的目光，楊涵寧急忙用手去掩住衣領，這才想到，對方不過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屁孩，這麼大的年紀懂得什麼呀，不過臉上還是有些羞紅。　　理了理耳邊的亂髮，“小弟弟剛才的眼神好憂鬱，這可不似這麼大的小孩子能夠擁有的眼神，能和姐姐說說遇到什麼煩心事了嗎？”　　大概是覺得離下車還有好長時間，想隨便找人說說話來打發時間就找上了唐昱，又或許是真的被唐昱剛剛沉浸在往事中深邃而憂鬱眼神所吸引，又或是僅僅有些好奇這個眼光有些奇怪炙熱卻又不惹人厭的小男孩，總之，楊涵寧開口和唐昱搭上了話。　　人美聲美，清麗的音線一下子就撥動了唐昱的心弦，讓許久不被觸動的某個角落波瀾蕩漾。不用抬頭往四周看唐昱也能知道，估計這會兒公交車上一大半雄性的目光都被吸引到了這邊了，或許還會對自己這個近水的樓台嫉妒不已吧！　　“姐姐好漂亮，不過，我可不是小弟弟！”　　隨口調侃了一句，唐昱這才開始注意到對面美女的面容，心裏驟然一驚。　　“是她？怎麼是她，怎麼會是她？”　　看到對坐女子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心思大亂的唐昱腦中一片震蕩，自然也沒有注意到楊涵寧之後的話。　　他知道她的名字，她叫楊涵寧。而且他知道的也不僅僅是她的名字，她和前世自己家庭的變故，其實是有着莫大的關聯的。　　93年的蘇慕儒案時，唐昱清楚的記得，那時候正是她提供了關鍵性的證據才讓省紀委下來的專案組正式給蘇慕儒定罪。98年陳松威的騙稅團伙被破獲之時，作為當時稅務局局長尹匡虞的情人的她也浮出了水面，當年她協助陳松威等人偽造證據陷害蘇慕儒的事情自然也真相大白。　　98年庭審之後唐昱曾經在庭審時見過她，那時出庭的她已經瘦削的不成人形，精神身體都是異常的憔悴，完全看不出傳說中的東陵第一美人的風範。倒是眼神中流露出無辜而又愧疚的神情，讓即便是知道了她罪行的人也忍不住生出一絲憐愛。　　時隔十多年後，再次看到這張可以說是令自己家庭變故的直接黑手的俏麗容顏，唐昱無論如何也不能相信，擁有這樣眼神的人，會是那個心如蛇蠍陷害蘇慕儒的毒辣女人。　　唐昱寧願相信，她是有着不得已的苦衷。　　這樣想着，唐昱又不禁自嘲的一笑，“莫非重活一世的自己還要天真純潔的認為，一個女人有着漂亮的外表就一定會有美麗的心靈？”　　自己終究是一個有着三十多歲心理年齡的中年大叔，還是一個深受眼前這個蛇蠍美人毒害之人，實在是沒有必要對這樣一個人抱有什麼心思。　　不過，想着這樣一個傾國傾城的美人或許不久之後就要去助紂為虐，總會讓人心裏會忍不住的有些遺憾的感覺。　　想到這些，腦子還有些凌亂的唐昱自然也沒有和眼前之人敷衍下去的意思，剛剛醒悟到自己重生，接着就和這樣一個罪魁禍首一起坐在公交車上，心思煩亂的唐昱也覺得渾身有些難受，索性起身準備下車。　　起身的時候和楊涵寧點了一下頭，算是打過了招呼，這可和他一貫在人前不失禮於人的作風大相徑庭。　　或許連他自己都明白，他的心思有些凌亂了。　　坐在唐昱對面的楊涵寧對唐昱卻又是卻是另外一番感覺，初時覺得他目光中有着幾分男人特有的炙熱，待到注意到他的年齡時又覺得是自己多疑了，反倒是對他這般年紀卻有那樣深沉的目光而有些好奇。　　倒是不明白，那個奇異的少年為何在看到自己的面容之後“失魂落魄”起來，她雖然知道自己的容貌對男人的殺傷力，但是看到后變成唐昱這種樣子和表情的，卻是從來沒有見過。　　之後對於唐昱的愛理不理微微有些惱怒，不過那少年似乎有些心不在焉的樣子，不知道是在想着什麼東西，時而惋惜時而堅定，好生奇怪。倒是臨走時點頭打招呼的動作讓她竟然有些受寵若驚的感覺，心裏邊也是自嘲一笑，自己這個大美女什麼時候這麼不值錢了，一個小男孩隨便打個招呼竟然有了受寵若驚的感覺，實在是好笑。　　看看自己似乎也到了地方，楊涵寧也起身準備下車，走了幾步卻看到唐昱正一臉尷尬的和售票員說什麼。　　93年東陵市的公交車大多還是有專人售票的，沒有投幣箱，唐昱直到下車買票的時候才想起，自己用來買冰棍的那個鋼�G兒應該是用來做公交車的，可惜自己已經用掉了。倒是想不到，重生而來的第一件為難自己的事，竟然是沒錢買公交車車票。　　這種情況下，和牙尖嘴利的售票人員的“交涉”無疑是一件十分令人不爽的事情，即便是唐昱兩世為人自覺臉皮已經足夠的厚，被售票“大媽”那噴射四濺的唾沫星子一頓狂噴教育，依然讓他覺得老臉羞紅。　　好在他的尷尬沒有多久，旁邊一隻白皙的俏手遞過來兩張紙幣，“他的票我買了。”　　清麗的音線，一如剛才般動人。　　在售票大媽對待階級敵人般的眼光中，唐昱有些狼狽的和楊涵寧一起下了公交，這時候才有機會仔細的打量這個俏麗的人兒。　　媚眼含羞合，丹唇逐笑開。　　上身穿着白色的T恤，以唐昱後世老辣的目光自然能夠知道那不是什麼高檔貨，價值絕對在一百以下。這卻是有些詫異，以她作為尹匡虞情人的身份，似乎不應該穿這樣的低檔的衣服才是。下邊穿顏色有些暗的八分緊身褲，還能看到外露白嫩嫩的半截小腿。　　緊身褲下的大腿綳的筆直，嬌俏豐滿的臀部在腰身處一收，再往上就越發的顯得凸翹高挺。　　穿的有些保守，當然，這是相對於十幾年後來說的，不過稍微裸露出來的白皙的光景卻依然吸引的讓人想入非非。便是唐昱這種在後世閱人無數眼光挑剔無比的花叢老手，一時之間也看不出這件上天造就的完美藝術品有什麼缺陷，以至於一時之間竟然忘了道謝。　　這種肆無忌憚的目光顯然被楊涵寧注意到了，直到聽到一聲略帶嬌羞的嬌嗔聲唐昱才醒悟過來，心中感嘆一聲，到底是少年人的身體啊，在這種尤物面前，便是成年人的心態也會有把持不住的感覺，更何況是衝動年紀的少年人，不過他可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　　“姐姐的衣領上邊有根頭髮呢！”指了指楊涵寧的衣領，把手伸了過去。　　不知道為何，楊涵寧沒有想着避過唐昱伸過來的手指，白皙的脖子在唐昱的手指觸碰到的時候泛起一抹紅暈，從耳根處往下蔓延，一直延伸到衣領里，在她白皙的皮膚的對比下，顯得格外的耀眼，楊涵寧竟然隱隱有些觸電的感覺。　　看到唐昱獻寶似的把那根長長的頭髮遞到眼前，心中不僅有些好笑。　　“弟弟很細心呢，不會就這麼報答姐姐雪中送炭的大恩吧。”　　說著心中一動，鬼使神差的打開自己的小包，拿出一張紙寫了些什麼，“這是姐姐的電話號碼，記得有空要報答姐姐哦。”　　遞給唐昱的時候才發現，他的眼睛直勾勾的看着自己拉開的小包，這才想起裡邊還放着自己剛剛買的粉紅色綉着卡通老虎的內衣，羞怒一聲，：“看什麼看，小小年紀……”　　把寫好的紙片塞在唐昱的手裡邊，手忙腳亂的把手包拉上去，心裏胡思亂想到，“自己何時在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面前如此狼狽？”　　匆忙和唐昱告別向自己家走去，走出好遠楊涵寧才想起，自己似乎還沒有問他的名字啊，記得他胸前似乎有個自己當年就讀的鳳城第七中學的學生證，現在的初中生，何時都能讓自己手忙腳亂了。　　她卻不知道，唐昱盯着他手包里的不是那個綉着卡通老虎的小內衣，而是裡邊躺着的一個“身材肥碩”的摩托羅拉3200，也就是俗稱的大哥大。這玩意兒，在這年頭在東陵市可不便宜，少說也要近兩萬的價，再加上五千元的入網費，這種奢侈的玩意兒，和她身上的這些接近於地攤貨的不如檔次的衣服可不搭配。而且，這種東西一分鐘一塊多的話費也不是一般人能夠消費起的。　　看她剛剛離去的方向赫然正是老街，那是鳳城區有名的窮人區，在東陵市是類似於貧民窟之類的存在，居住在這兒的大多是生活拮据之人，想當年自己家落魄被趕出市委大院的房子的時候，還在這兒住過一段時間。　　住在這兒的人，不說買一個近兩萬的大哥大，便是五千元的入網費也不見得能夠消費起，還有一分鐘一塊多的話費，和這裏居住的人，完全不搭界。　　唐昱心裏邊微微一嘆，眼神微寒。　　這麼看來，這時候的楊涵寧已經和陳松威、尹匡虞那些人有接觸了呀，要不，她一個居住在鳳城區老街的二十三四的年輕女郎，哪有錢消費那種奢侈品。大哥大這東西，唐昱只記得前世他二叔未破產的時候有一個，便是他自己家都從來沒有過的。　　看着楊涵寧漸漸消失在拐角處的俏麗背影，唐昱心中一動，暗暗的跟了上去。　　老街這邊原先是叫老槐樹街的，屬於鳳城區的地界，是鳳城區和城關區交界的地方，爺爺不親姥姥不愛，一直是兩個區的窮人集中的地方，因為街口有一顆六人合抱的唐槐而得名。後來大家都嫌老槐樹街叫着麻煩，就直接叫老街了。　　繞過唐槐，又小心翼翼的往前走了不短的一段距離，看到楊涵寧折進衚衕之後進了一個破舊的小院落。唐昱又靠近了些，耳邊隱約傳來兩個少女的爭吵聲，聽聲音，一個似乎就是剛剛與自己“邂逅”的楊涵寧，另一個聲音音線有些相似，只是不知道是何人。　　所幸唐昱與人搭訕的本領還是不錯的，小小少年稚嫩的面孔和胸前的學生證還是具有很強的欺騙性，加上以前在這一片生活過不短的一段時間，對這邊的人甚是熟悉，幾句王大媽、張大嫂的一開口，不大一會兒就讓他從附近打探到不少有用的消息。　　例如那個破敗的小院落確實是楊涵寧的家，家中除了她之外還有她從小相依為命的父親，不過最近似乎生病住院了，另外還有一個在省城遼海大學讀書的妹妹。　　“妹妹？莫非就是剛剛聽到那個與楊涵寧的爭吵的聲音？聽音線倒是和楊涵寧有幾分相似，有這種可能，只是她不是應該在省城遼大上學嗎？現在又不是放假的時候，她為何跑回東陵來，還與她姐姐爭吵？”　　唐昱也不敢再在附近晃悠下去，這種地方住的人大都知根知底，徘徊的久了難保不引人懷疑。雖然沒有得到什麼有用的信息，但是至少知道了楊涵寧居住的地方，也知道了她似乎已經與陳松威或者尹匡虞搭上了線。　　做一次公交車能有這些收穫，已經是意外之喜了。　　不過不知道為何，每每想到楊涵寧那清純明麗略顯羞怯的眼神，總是無法讓人把擁有這樣眼神的人與心如蛇蠍這樣的詞聯繫在一起。總是有些不相信，這樣的人會做出那樣陷害人的事情來。　　唐昱寧願相信，這裏邊另有隱情或是什麼的。

# 第三章 冷水澡

　　出了老街唐昱才記起來，自己似乎沒錢做公交車回家了呀。　　東陵市日後建設的變化很大，加上唐昱前世大學畢業之後大多數時候都是呆在省城綿州那邊，很少會東陵市，對這邊不甚熟悉。還是因為他們家曾經在老街住過一段時間，唐昱才對老街這邊還算了解，能勉強瞎走。不過走出一段路就摸不清東南西北了，只得自己一邊探索一邊問路。　　不過他那濃重的東陵市口音一出口，總是讓別人詫異的看着他，再加上胸前的鳳城區第七中學的學生證。怎麼看都是地地道道的東陵市本地人。看着大家那把他當小騙子的眼神，唐昱也只能在心裏苦笑了。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好幾個小時，唐昱好不容易才找回93年自家所在的市政府康田小區，天已經玩完全全的黑了下來。　　所謂的近鄉情怯，這時候的唐昱真真切切的體會到了這種感覺，時隔多年再回到93年的時候，想想馬上就要看到那時候的父母，唐昱的心中隱隱也有些忐忑。　　摸了摸身上，褲兜里有一串鑰匙，應該是家裡邊的鑰匙。在門外踟躕了一會兒，唐昱終於還是開了門進去。　　“也罷，該面對的終究還是要面對。”　　唐昱家的房子是市政府的家屬小區，三室一廳的房子，蘇慕儒去年年底來到東陵市並且把他父親唐天鴻從市委黨史研究室調到政府副秘書長的位子上的時候，政府辦內部預留的這套房子自然就被政府辦的主任落實到唐天鴻的頭上。在唐昱的記憶中，他們一家是93年春節的時候搬到了這邊的房子，然後不到一年時間就被狼狽的趕了出去，家中窘迫的他們不得不暫時到老街去生活。　　機關大院，終究不是童話裡邊的故事。大院，那是處處刀光劍影，靠屁股下邊的位子和背後杵着的背景說話的地方。後世有句話常說屁股決定腦袋，在這大院裡邊卻是屁股決定臉面，雖然殘酷，卻是不爭的事實。　　客廳里的大燈關着，角落處一盞橘黃色的小檯燈發著微亮的光芒，能看到檯燈後邊目前張雅惠蜷縮在沙发上的身影。　　應該是等着他們爺倆回來吃飯睡着了吧，唐昱的心中如是的想到。　　近近的端詳着母親相比於十幾年後年輕得多的臉龐，唐昱強忍住眼角的濕潤，輕手輕腳的準備回自己的卧室裡邊，沒想到還是驚醒了張雅惠。　　“是小昱吧，怎麼玩的這麼晚才回來，你們班長都打了好幾通的電話來家裡邊了，你得空給人家回一個。飯菜在廚房裡邊放着，我剛剛才熱過一遍，你先吃吧，我等等你爸。你爸這幾日，唉，不說他了，你先去吃吧。”揉着睡意蒙�的眼睛，張雅惠從沙发上側坐起來。　　“媽……”　　唐昱張了張嘴想要說些什麼，那張平日里能說會道的嘴巴卻像被縫住一樣，笨拙的一個字也吐不出來，眼角兩邊的淚腺卻在使勁的充盈，似乎馬上就要溢出來。　　看到唐昱端着飯菜快步進入卧室，張雅惠無奈的搖頭笑了笑，“這孩子。”　　剛剛客廳里光線暗淡，張雅惠沒有注意到兒子的異樣，她卻不知道，一進入卧室中的唐昱再也忍不住，眼角充溢的淚水溢流而出掛滿臉上，心中暗暗決定，“重活一世，總歸不能讓前世的災難落在慈愛的父母和這個家庭身上，自己總歸要為這個家做些什麼，即便是自己為此要多承擔一些什麼也在所不惜。”　　胡亂的扒了兩口飯，想起老媽說的班長打了好幾通的電話，這才記起，初中時候的班長，可不就是蘇晴嗎，只是不知道她打電話來干什麼。　　自己家這個電話，還是因為託了老爸提副處的福才裝的，93年，裝個電話那可是一大筆的錢，至少要一萬多，普通人家可是裝不起那玩意兒。　　在卧室的小書架上翻找了半天，終於從一個薄薄的小本子上邊找到蘇晴的電話號碼。　　電話一撥就被接起來，似乎有人一直接坐在電話旁邊等着這個電話。　　沒等唐昱開口，那邊一個熟悉的女聲就嘰嘰喳喳說了一堆，“唐昱，你今天怎麼一個人就走了，也不和大家打一聲招呼，你知不知道大家都很擔心你啊，你怎麼可以在集體活動的時候不告而別，好歹，好歹你也和我這個大班長說一聲啊，你……”　　唐昱只得含含糊糊的應付了過去，他現在心裏邊正煩着，這個時候哪有心思想這些事兒啊。　　“對了。”聽到那邊的聲音明顯的猶豫了一下，“聽說今天有人跳到公園的小湖裡邊救了兩個人，我看大家的描述，和你很像呢，是你嗎？我怎麼不記得你從小到大學過游泳啊？”　　一聽蘇晴的語氣唐昱就知道，她一定是確定救人的就是自己了，對她說話的習慣唐昱可是異常的熟悉的。　　兩人之間雖然不算是兩小無猜，可從小到大都很是熟悉，自己初中之前會什麼她幾乎都知道，這次忽然知道自己會游泳，還跳到小湖裡邊救人，大概是小女孩的心思發作了。　　“喂，喂，你說話啊，你不說話我就當你默認了，哼，偷偷學游泳也不告訴我。”頓了頓，“你的書包和裡邊裝着的作業我幫你拿回我家了，你明天找我拿吧，後天老妖婆可是要檢查作業的。”　　唐昱知道她口中的老妖婆是說自己初三時候的班主任李老師，聽到蘇晴說書包、作業之類的事兒，唐昱才一下子意識到自己初中生的身份。以自己現在這樣的身份，憑什麼幫助家庭擺脫即將來臨的危難啊，不說自己一個小屁孩拿什麼和陳松威那樣位高權重的市委書記鬥爭，單單說自己的年齡放在哪兒，憑什麼取信於人讓大人相信他說的話啊。　　這麼一想，腦子一下子又凌亂起來，也顧不上和蘇晴應付，不顧那邊“喂，喂，喂”的聲音，匆匆的把電話掛斷了。　　躺在床上，唐昱心中不禁泛起難來，他對於拯救蘇慕儒的仕途不怎麼熱心，可是自己老爸是被蘇慕儒從黨史研究室那邊的冷板凳上邊提拔起來的，在市委這種圈子明顯的地方，身上早就被打上了蘇慕儒的烙印，若是蘇慕儒最終依舊被陷害入獄，那老爸終究還是免不了被牽連。　　還有二叔，辛辛苦苦積攢的千萬身價，自己既然重生了，總不能看着二叔陷落在海南的房地產泡沫中，雖然若是老爸能夠成功的度過危難，作為市長親信的他讓銀行把兩百萬的貸款緩緩總不是問題，可是能把千萬身家保住總是更好一些。　　當然，這關鍵的還是要讓老爸保住位子。要讓老爸保住位子，就需要讓蘇慕儒保住位子，不僅要在人大選舉上邊順利通過並且在東陵市站穩腳跟，還要謹防陳松威等人的明槍暗箭，諸如陷害等陰險手段。　　可是，以自己現在一個初中生的身份，怎麼去提醒他們讓他們相信？　　在唐昱的記憶中，蘇慕儒代市長選舉市長的時候發生的跳票事件，就是發生在四月份的，雖然具體時間有些記不清楚了。至於海南省樓市泡沫的時間唐昱卻記憶清晰，那時候正是蘇慕儒被陷害審查的時間，父親也受到了牽連被專案組問話，家裡邊正是一片愁雲慘淡。就在6月23日，務院發布《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意見》，16條整頓措施招招致命，海南房地產熱浪應聲而落，二叔的千萬身家幾乎在短短几天之內完全蒸發在海南樓市之中。　　這樣想來，留給自己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四月份就會進行人大選舉，具體時間在機關大院這種地方隨隨便便就打聽到了，自己怎麼能夠在選舉之前讓老爸他們意識到着裡邊存在的危機並着手準備。　　唐昱相信，以蘇慕儒的政治智慧，若是提前知道了，定然能有所提防的。　　一直以來唐昱的心中總是有一個疑問，為何作為市委書記的陳松威要操縱跳票事件，要知道，這樣做是很犯忌諱的事情，等於堵死了自己上升的空間，陳松威直到98年被送進監獄的時候依然在東陵市做人大主任就是明證。之後的陷害蘇慕儒入獄，就更有些想不通，他堂堂的市委書記一把手，為何要專門設局去陷害作為市長的蘇慕儒？　　這個疑問，直到前世98年，陳松威為首的騙稅集團被審理處決之後，唐昱依然沒有弄清楚這件事的緣由。　　當然，對於現在的唐昱來說，是否搞清楚這些事情的緣由倒是無所謂，自己即便不是很清楚，結合後世公布的案情多少也能夠猜出來一些。現在的關鍵是，如何能夠避免悲劇的發生，如何能夠讓蘇慕儒順順噹噹的坐穩市長的寶座。蘇慕儒的屁股穩當了，他老爸屁股下的位子才能穩當，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想了一會兒依然是毫無頭緒，索性進了衛生間去洗澡。　　前世在經歷過家庭的巨變之後，他們家一度拮据的居住在老街借住，洗澡之類的很不方便，也就是從那時開始，唐昱養成了洗冷水澡的習慣，大學時還參加過一個冬泳隊。之後走上工作崗位，泡冷水澡更是讓他思維清晰敏捷的最佳辦法，直到重生的前一天晚上他還獨自一人泡了大半個小時。　　這時候腦中毫無頭緒，唐昱自然想着泡泡冷水澡的。　　放好水后，唐昱也沒有細想，直接就進入浴缸之中，冷不防的，身體泛起一陣寒戰，忍不住發起抖來，寒冷的刺激讓他一下子從浴缸中站了起來。　　站起來的動靜有些大，外邊的張雅惠還問了兩句，唐昱趕忙糊弄過去。　　這時的唐昱才反應過來，自己現在重生了，擁有的是16歲時候的身體啊，不是前世那具經常洗冷水澡的身體了。　　想當年，他也是花了好長時間才逐漸的適應了冷水澡的，期間還大小感冒好幾次，現在這具身體從來沒有接觸過冷水澡，沒有一定的適應期，自然適應不了那樣寒冷的刺激，自己倉促之下倒是沒有想到這個。　　自嘲的笑了笑，拿毛巾把身上的水擦乾，看來自己確實是心亂了呀！　　又把冷水放出去，重新放熱水調水溫，把整個身體深深的蜷縮在溫熱的水中，這才覺得受到冷水刺激的身體稍微好受一些。今天跳水救人的時候倒是沒有覺得水冷，大概是那時候腦袋還沒有接受重生這個事實，還處於混沌狀態吧，唐昱只能這樣解釋了。

# 第四章 政治智慧

　　又在浴缸裡邊泡了約有十來分鐘吧，唐昱還是沒有想出個穩妥的辦法來，耳邊卻聽到客廳中有些熟悉的聲音，一如當年的厚重沉穩，不是他父親又是誰來。　　尖着耳朵聽了一會兒，斷斷續續的聽到是在說市政府的那一大攤子的事，只能隱約判斷是在說工作上事情的不順利，市委和人大那邊都和政府不對付之類的事情。　　也是，市裡邊一二把手之間有點齷齪那是常事兒，沒有齷齪那才不正常。況且，蘇慕儒是空降下來的市長，在市裡邊沒有什麼根基，和東陵本土成長起來的市委書記陳松威以及人大主任黃寶德不一樣，這兩人在東陵市多年的經營早已經根深蒂固。　　在排外的東陵市，這二人和蘇慕儒不對付，那政府的工作不好展開自然是正常事，別看蘇慕儒是市長，命令出不了政府辦公大樓估計就是他最尷尬無奈的事情吧。一個強勢的一把手再加一個不配合的人大主任，二把手舉步維艱的處境唐昱閉着眼睛都能想到。　　他老爸在秘書處是負責秘書科和督查科兩個科室的工作，有時也要兼顧一下調研科和議案科的工作，工作中遭遇到的或明或暗的阻力自然可想而知。別看他們家搬進了這座機關大院，真正把他老爸放在眼裡的人可不多，等着看笑話的老機關多的是。　　看到唐昱打着噴嚏從浴室里出來，張雅惠和唐天鴻也停下了嘴頭的話題，“小昱，是不是感冒了？”唐天鴻放下了手裡邊的飯碗，指了指旁邊的沙發示意他做下去說話。　　還沒開口，唐昱又接着打了兩個噴嚏，張雅惠一臉緊張，羅嗦了兩句，起身去找感冒葯，“你這孩子，指定是今天在公園玩的太瘋了，感冒了回家也不說一聲。”　　唐天鴻似乎有什麼話想要和唐昱說，不過看他這噴嚏連天的樣子，也不好再說什麼，倒是唐昱調整了一下情緒，“老爸，是不是今天又在鄭大頭那邊受氣了想要在兒子這兒尋找安慰呀？”鄭大頭是市委辦的主任，因為腦袋長的大脾氣也大，機關中的人背地里都戲稱為鄭大頭，唐昱他老爸在政府秘書處，時常要和市委辦以及市委秘書處的人協調工作，自然少不了和這個鄭大頭打交道。　　那邊張雅惠恰好拿着感冒葯端着熱水出來，“你這孩子，怎麼說話呢，有這麼說自己爸爸的嗎？再說，便是你爸在鄭大頭那邊受了氣，在你身上也找不回安慰呀。”說著把水杯和葯放在唐昱面前。　　“沒，就是剛剛聽到老爸和老媽訴苦來着，要我看啊，老爸要是繼續在政府秘書處這邊獃著，要一輩子受他的氣。”　　“這孩子，怎麼說話呢，哪有這麼編排自己老爸的，市裡邊的事情你一個小孩子家家的知道多少。再說，鄭大頭也是你能叫的？”笑着推了推唐昱的腦袋。　　唐天鴻倒是覺得有趣，“你倒是說說看，莫非你老爸我就一輩子是個受氣包的命？”　　唐昱一笑，“老爸你看啊，你的老闆在市裡邊說話不硬氣要受陳松威和黃寶德的氣，連帶着你們政府秘書處的人說話也不硬氣，不僅要受市委辦的氣，機關里的頭頭腦腦，真正看得上蘇慕儒的有幾個？他都來了東陵市有大半年的時間了吧，你看機關里的一把手二把手，有幾個主動找他彙報工作的？”　　“不許這麼說蘇市長，蘇市長的名字也是你叫的？機關里的事情，哪是你一個小孩子家家的能夠看得清楚。”　　嘴上雖然這麼說，心裏邊倒是有些認同兒子的說法，也有些奇怪，兒子什麼時候關心起機關的事情來了，說起來還一碼一碼的，不能說是全無道理。　　看父親的神色唐昱就知道，老爸的心中其實也是有些認同自己的說法的，老媽張雅惠對這些機關的事情不感興趣，催着他吃了葯就去回卧室去了，唐昱起身從旁邊抽出一套象棋來，兩人擺開陣勢，唐昱又接着往下說，“陳松威以前在市裡邊雖然搞一言堂，人大的黃寶德就是被他生生從市委書記的位置上擠下去的，不過那時候也遠沒有現在這麼囂張，現在這樣的情況，若是沒有上層某些人的暗允，他應該不會這樣肆無忌憚的。說白了，上邊有人不想讓蘇市長在東陵市干下去啊，要不，隨便一個班子不團結的理由，東陵市哪會是現在的局面。”　　唐昱這樣說，其實也是有根據的，像跳票這樣嚴重的政治事件，若是沒有上邊某些人的首肯，這樣犯忌諱的事情，陳松威便是再膽大包天也不敢做出來，從他之後還能安穩的呆在市委書記的位置上長達幾年就能看得出來。至於蘇慕儒在第一次跳票之後依然成功上位，那定然也是上邊有人表了態的，若是沒有省裡邊明確的態度，蘇慕儒只怕就真的落選了，國內這樣的事雖然少，可也不是沒有先例。　　正拿着炮要移過去的唐天鴻聽到唐昱的話，手裡邊卻是一滯，心裏暗嘆，“是啊，陳松威若是沒有某些人的首肯，怎麼會如此的跋扈，在市裡邊大行家長作風？東陵市一二把手之間的矛盾，若說省裡邊一點也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可是知道卻沒有反應這說明什麼，說明省裡邊的態度也不明確，不能給蘇慕儒提供直接的支持。自己作為局中人，反倒是沒有兒子這個局外人看的清楚啊。”　　“小昱，誰教你說的這話啊，平日里，可不見你能說出這麼些的道道來，以前不是對機關里的事情不感興趣嗎？”一不注意，被唐昱把兩個炮都拿掉了。　　唐昱看似在專註的下棋，實則是在注意父親的反應，“以前不感興趣那是老爸在黨史研究室，那破機關能有什麼興趣，現在老爸在政府秘書處，作為兒子，想要做個合格的衙內，自然要關心一下老爸的前途了，老爸屁股不穩，我這衙內的威風也抖不起來啊。再說，這些事情哪用人教啊，天天住在機關大院里，耳濡目染道聽途說，總是能學會些的。”　　“就你爸這副處級，可不夠你抖衙內的威風。”　　唐天鴻點了點頭，也沒有問他為何學這些，長在機關大院政治家庭裡邊的孩子，總是要早熟些的，再說，學些這種東西，也不是什麼壞事兒，總會有用到的時候，他只是有些奇怪，兒子不是一貫對這些事情不感興趣嗎，這麼突然間表現不俗起來。不過心中還是有些欣慰，兒子懂事了，總是好事，對兒子衙內的說法也不置可否。　　分神間，一不小心中路的車也被唐昱抽了。　　“你這小子，倒是知道趁火打劫，棋力見長啊，改天拿圍棋來，咱爺倆好好殺一盤才是。洗洗睡吧，不早了。”　　看老爸沒有繼續談下去的興趣，唐昱只得起身開始收拾棋盤，不過對於今天的談話還是很滿意的，起碼讓老爸知道，兒子已經有“一點點”的政治智慧了，有些話題爺倆之間也可以拿出來討論一下，日後自己再表現出什麼驚世駭俗之舉，估計他就習以為常了。　　目送老爸進入卧室，唐昱也把收拾好的棋盤放在茶几旁的抽屜里，到衛生間刷了牙，披上睡衣準備睡覺。　　仰躺在床上，唐昱卻怎麼也無法睡着。對於自己重生到93年這件事，依然有些無法相信和接受，腦子里幾個場景不斷徘徊，一會兒是93年自己家中遭遇變故后的凄涼境況，一會兒是自己對所謂的人情世故的體味，一會兒又是“昨晚”酒醉腳軟遭遇車禍時的最後一抹意識，接着又跳躍到自己今日自己在中山公園的小湖中救了兩條鮮活的生命。　　有些事情，終究還是可以改變的，想起剛剛和老爸下棋時東陵市台得新聞播放的關於中山公園中少年勇敢入水救人的感人事迹，新聞詞中不吝對救人少年的讚美的字句，他老爸還贊了幾句，唐昱倒是沒好意思說那個救人少年就是自己。　　不過見新聞中始終沒有提到關閉中山公園，唐昱就放下了心頭的擔心。在唐昱的記憶中，自己從中山公園遊玩回來的當天，還住在醫院往小腿上縫線的時候市台的新聞就報道了關於中山公園安全設施不過關而被永久關停的消息，還在不大的東陵市裡邊引起不小的轟動，還鬧出所謂的遊行請願，不過最後都不了了之了。　　這一世，中山公園的人命事故在自己的插手下沒有發生，中山公園也沒有如前世那般被關停，這說明，有些事情，還是能夠改變的，比如今天公園的事情，若是沒有自己的插手，只怕今晚的市台就如前世一般，播放的是關閉公園的新聞了。　　只有自己有心，前世發生在自家的悲劇，一定可以逢凶化吉。　　這樣在床上翻來覆去的想着，也沒有注意自己接連不斷的噴嚏，昏昏沉沉中，直到後半夜才漸漸的進入夢中。

# 第五章 唐昱感冒了與蘇晴來訪

　　第二天一睜開眼，唐昱便看到老媽在床前正一臉擔憂的看着他，眨眨眼睛正想說什麼，一開口喉嚨卻沙啞的厲害，這才覺得，頭腦昏昏沉沉的，喉嚨裡邊也有火辣辣的痛感，鼻子呼吸也有些不通暢，這才反應過來，自己大概是感冒了。　　現在還是四月天，地理偏北的東陵還不算暖和，昨天唐昱下水救人的時候被冰涼的湖水一激就已經有些着涼了，當時不是很嚴重，或許緩緩就過來了。可惜他晚上又神經質的洗了冷水澡，涼上加涼，不感冒才怪。　　抬了抬有些沉重的眼皮，唐昱自嘲一笑，“沒想到前世習以為常的冷水澡在自己重生的第一天就給了自己一個大大的驚喜啊。重新回來，一事未乾，倒是先把自己弄成了重感冒，看來這重生也不是萬能的呀。”　　“你這孩子，也不知道昨天瘋玩什麼去了，感冒成這個樣子也不說一聲，要不是早晨進來給你收拾房間發現你腦袋燒的厲害，還不知道要成了什麼樣子，我已經打電話叫了醫生，你好好躺着吧，你媽我今天好好伺候你這小祖宗。”　　唐昱使勁側了側身子，把頭轉向前邊，“媽你今天不用去上班呀。”聲音還是沙啞的厲害，艱澀難聽。　　張雅惠伸手過來摸了摸唐昱的額頭，“這孩子，燒糊塗了吧？不是早說了廠子停產嗎，這都快一個月了，還上哪門子班啊。”　　唐昱一愣，這才記起，老媽早些時候是在市裡邊一家小國企做出納的，90年之前收入比老爸還多一些，不過這幾年廠子的效益越發的不好，似乎就在93年某個時候關停了，老爸還沒來得及為老媽安排一個工作家中就遭遇了變故。倒沒想到，廠子原來現在就已經停產了。　　這一想，唐昱就又記起前世時候，家中遭遇變故之後老媽日夜操勞，不僅要供自己一家的日常開支，讓自己安心上學，還要儘力籌錢把二叔給保出來，幾年時間就老了下來。　　記得自己高中畢業的時候和老媽照了一張照片，後來即使工作時也時常帶在身上，照片上的老媽不過四十齣頭的年齡，卻已經如五十多歲般蒼老。　　恰好張雅惠一隻手伸過來把他腦袋墊高一些讓他背靠着，一隻手拿了一粒葯喂入他口中。　　看着眼前老媽手上的皮膚依然光潔，不似後世那般日夜操勞印跡斑斑滿是老繭，唐昱禁不住眼角發酸，嘴中不自然的咀嚼，待到回過神來才發現老媽一臉詫異的看着自己，這才察覺舌尖上苦澀的味感，原來自己剛才走神，口中下意識的咀嚼竟然不小心把退燒葯給嚼碎了。　　唐昱趕忙從老媽手中搶過水杯，往嘴裏邊大口大口的灌了幾口，這才覺得好受一些，不過還是沒法沖淡最裡邊的澀味。張雅惠雖然覺得兒子的表情有些奇怪，不過也只以為他是感冒難受，也沒有往他出多想。　　接過老媽遞過來的溫度計，唐昱手伸到衣服中仔細夾在腋下。　　“對了，你們班的班長剛剛又打電話過來，說讓你去拿書包，我告訴她你病了，她說她給你送過來，估摸這會兒就快要過來了，小姑娘聲音挺好聽，人也不錯。”　　唐昱這才發現，現在已經是中午了，自己一覺睡到十一點多才醒來。蘇晴要來看自己嗎？想着，臉上禁不住浮現起一絲笑容。　　正說著，外邊門鈴響了，老媽起身去開門。　　“阿姨好，我是唐昱他們班的班長，聽說唐昱病了，過來看看他，幫他把周末的作業送過來。”聲音甜甜的，卻不顯得膩味，不正是昨晚和自己打電話的蘇晴嗎？不過，她的笑聲怎麼覺得與自己昨日在公園剛剛醒過來時耳邊的聲音如此相似？　　還沒等唐昱繼續想，又是開門的聲音，聽那厚重的腳步聲，應該是老爸無疑了。　　“老唐，這是小昱他們班的班長，小昱的書包落了，小姑娘幫着送過來。”　　藉著唐昱便聽到老爸爽朗的笑聲，“小昱班的班長？是蘇家的丫頭吧，一轉眼都長這麼大了，以前倒是常見你和小昱玩，大了倒是不多見了。”說著又是一笑。　　唐昱一詫，倒是沒想到老爸竟然與蘇晴她爸認識，不過想想也就釋然了，東陵市才多大的圈子，隔着三五個人總能扯上些關係，老爸常在政府那邊，與他認識自然也沒什麼出奇。　　以前小時候，蘇晴那時常來他家玩的，不過那時候他老媽工作忙，兩人幾乎沒有見過，所以張雅惠才不認識蘇晴。倒是老爸，以前在市委裡邊一直是個閑職，整日無所事事常在家中，經常能見到蘇晴來家玩，知道這個小姑娘，他們兩個是上了初中之後學習忙和各種原因才不常來的。　　之後不知道老媽又和蘇晴說了幾句什麼，蘇晴就一個人進了唐昱的卧室。　　蘇晴也是個小美人痞子，要不然杜大浩和季良那些人也不會時常吊早她背後打混，自己當年在公園的飛來橫禍，大約也是和她間接有關吧，那時候兩人的關係就很近了。　　不過眼下小姑娘才十五六歲，身體還沒有完全長開，寬大校服下邊胸前只是略具規模，不堪一握，倒也有些鼓鼓囊囊的感覺。下邊穿着93年內地還沒有流行起來的牛仔褲，腿綳的直直的，小蠻腰之下的後邊和楊涵寧的比起來卻是有一截距離，不似那般熱辣迷人，看來還有待發展。　　倒是不知道，這時候的她在哪兒能買到這種褲子，93年，不說東陵，便是一些經濟發達的地方也少有賣的牛仔褲。　　“喂，往哪兒看呢。”白嫩嫩的十根手指頭在唐昱的眼前晃了晃遮住他的視線，小姑娘顯然對他這種中年大叔式的具有侵略性的目光不能接受。　　唐昱尷尬的笑了笑，這莫非是自己後世泡多了夜店留下的后遺症？不過也不好和蘇晴說什麼，看着十五六歲小姑娘不甚嬌羞的通紅臉孔也是一種心理上的享受啊。　　“你怎麼不說話呀，昨天就看你怪怪的，到了公園不和大家一起玩卻躺着睡覺，怎麼叫也叫不醒！”　　“咱是重病號嗎，嗓子不舒服！”一開口，確實是聲音沙啞艱澀，聽起來挺不舒服的感覺。　　小姑娘忽然一臉神秘，跑過去檢查了一下把門關好，靠近唐昱得床沿“唐昱，昨天在公園下水救人的真的是你嗎？”　　奇怪，她怎麼知道？　　看唐昱猶豫了一下點了點頭后，小姑娘立馬手舞足蹈。遂意識到自己的舉動很不淑女，趕緊捂住嘴巴坐在床沿，儘力壓低話語，“我一聽他們的描述就知道是你，你成了大英雄呢，昨天市台都報道了你。”　　又故作惋惜的嘆了口氣，“只不過大家都沒有拍下的照片，誰也不知道你是誰，不知道你的名字，都找不到你。你救的人還在市台公開尋人，表示要拿五萬塊錢酬謝你呢。”　　聲音嬌俏，氣吐如蘭，呼出的鼻息和口吐的氣浪打在唐昱的臉上，心裏禁不住有些痒痒的感覺，忍不住有拿起手把玩一番的衝動。　　不過聽到蘇晴說到對方拿錢酬勞的事情，唐昱也是一愣，昨天市台放新聞的時候他也有看，不過專註於和老爸談話。一些細節沒有注意，倒是不知道被救之人竟然拿這麼一大筆錢來酬謝。　　要知道，五萬塊錢，對這個時代的人可是一大筆錢啊。在93年的東陵，工薪階層的平均月工資才四百到五百之間，可見五萬塊對一般的家庭來說確實是一筆巨款，倒沒想到自己所救的人竟然是大富大貴之人。自己昨天頭昏腦脹的，倒是沒有注意到這些，連人家的謝意也沒有來得及接受就匆匆離開了。　　看唐昱似乎又有些走神，蘇晴在他眼前晃了晃手指，“是不是興奮壞了，五萬塊錢呢，抵得上兩台大哥大了，不知道能買多少好東西。”　　頓了頓又歡快的手舞足蹈起來，“市台說你可以直接去市台領錢，被救的人也留下了電話號碼，你也可以直接聯繫人家，我已經幫你把電話號碼抄下來了。”說著從口袋裡拿出一塊小紙片，遞到唐昱手中，聽她的語調，倒似她比唐昱還興奮，好像不是唐昱是她要得到那五萬塊錢一般。　　“當時好多人都看到了你救人的事情呢，不過那時候我正和大家一起在別處玩，沒人看到。大家都對救人的小英雄很是佩服呢還有人說要給送錦旗。”說到自己沒有親眼看到唐昱救人，小姑娘臉上微微露出些失望的表情，小瓊鼻皺在一起一翹一翹，煞是可愛。

# 第六章 市裡邊的風聲鶴唳

　　“有五萬塊錢可拿自然是好的，自己這種年齡，想從家裡邊拿大筆的款項去干什麼那是不可能的，有這五萬塊錢打底自然讓唐昱很是高興，至於與被救之人見面那就不必了，免得讓人覺得是在挾恩索報。”唐昱心裏得意的想着。　　不過又想了想，遂反應過來自己還是重病號呢，苦笑了一下，“你看我現在這個樣子，哪能去市台領錢啊，估摸着三五天也好不了，待會兒寫個請假條你幫我帶到學校吧。”頓了頓，忽然神秘兮兮的揚起脖子靠近蘇晴的耳朵，“不過救人的事兒和五萬塊錢的事兒你可比在我老爸老媽面前露了口風，也不要讓其他人知道是我救的人。”　　蘇晴拿一隻手支着腦袋，被那孩子靠的這麼近還是第一次，蘇晴的小臉上也有些羞紅，不過聽到唐昱讓她保密，還是使勁的點了點頭。和好朋友之間有一個“重大”的秘密共享，總是會讓這個年紀的小女孩很是開心。　　正說著，唐天鴻推門進來，唐昱也不和蘇晴說那些事兒，伸手把剛剛拿出來的體溫計遞過去。　　“38.5？怎麼這麼高？昨晚下棋的時候還不忘占我便宜，今天就蔫了，醫生一會兒就來了，這麼嚴重，還是輸液吧？”低下頭拿額頭碰了碰唐昱的額頭，確認不是體溫計出錯了。　　唐昱老爸進來，蘇晴也不好意思再呆在這兒和他說話，正要出去，突然聽到唐昱老媽大呼小叫起來，“老唐，你說這好好的一个中山公園怎麼說關就關了，你們市政府的這些人，天天不想着怎麼幫我們這些人把廠子搞活也就罷了，去年剛建好的好好一个中山公園，你們怎麼說關停就關停了，我就說你們這幫官老爺，一個個吃飽了撐的沒事兒干。”　　唐昱暗笑，“老媽，你這話說的可就不多了，老爸一個小小的政府副秘書長，副處級的小官，離官老爺的位置還遠着呢，你可是高看他了。”　　蘇晴在一旁抿嘴而笑，似是覺得唐昱這樣調侃他老爸很有趣。　　“這事兒搞的我也是雲山霧罩，到現在的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兒，我還納悶着呢。昨天中山公園那邊不是有人落水差點淹死嗎？中山公園就是因為這個被暫時關停整頓了，市委的官方說法是安全設施不過關。”說著還嘆了一口氣，他自然沒有注意到，背後的蘇晴捂着嘴一臉不可思議的樣子，還和自家兒子之間眉來眼去的。　　“昨兒個那事兒不是有人把兩個落水者都救上來了嗎？也是這倆人命好，咱們偌大的東陵市，要找出幾個會游泳的可不容易。不過既然人都沒事兒，沒出人命，怎麼還要把公園關停啊，那可是咱們東陵市為數不多的能夠遊樂的地方，我說你們啊，就會做官面文章。”　　“你別說，這事兒還真和我們政府那邊沒啥關係，這事兒也不知道怎麼搞的，竟然傳到了省裡邊一些人的耳朵里，今天早上省政府辦公廳的電話直接打到了陳書記和蘇市長的辦公室，問他們東陵市的安全保衛工作是怎麼做的。倆人開始都是一頭霧水，到最後才算是搞明白了問題所在。今天上午，政府一個分管旅遊的副市長被陳書記批的滿頭是包還沒處訴苦，只得讓中山公園關閉整頓了。”　　唐昱嘿嘿一笑，“那個副市長和蘇市長走的近吧。”　　“就你聰明，許副市長今天可是憋了一肚子的氣，要是讓他知道你在這兒說的風涼話，不知道要氣成什麼樣子。”唐天鴻笑罵了唐昱兩句。　　不過他心裏邊倒是也認可唐昱的說法，若不是許副市長最近和蘇市長走的近了些，也不會遭此橫禍吧。　　昨天的事情，說白了只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關鍵在於此事傳到了省委的耳朵里就對東陵市造成了不好的影響，陳松威要藉此立一下威，打擊打擊蘇市長最近蠢蠢欲動的积極性自然無可厚非。許副市長在這時候撞到了槍口上，也只能自認倒霉。　　蘇晴下午還有些事，對他們父子倆說的東西也不感興趣，有唐父在這兒，很多話也不好意思和唐昱說，就先告辭離去了，臨走時帶着唐天鴻簽名的假條幫唐昱請假。　　小姑娘出去的時候唱着小調，對心中有了一個唐昱的大秘密很是開心。　　至於唐昱，他老爸下午上班，老媽在家專職伺候他，他只能老老實實的在家裡邊輸液了。　　醫生感冒的確實有些重，連着掛了三瓶水，還要連着輸三天。　　唐昱倒是很想說，這樣的感冒對自己來說是經常事，過幾天自然就好了，不過看老媽那邊的臉色，還是憋在嘴裏沒有說出來。　　倒是他老爸老媽無意中說道4月10號的選民代表大會，要在人大會議上通過市長的選舉，讓唐昱一陣心驚膽戰。　　蘇慕儒是92年年底調任東陵市任副書記、代市長，需要通過人大的選舉才能正式的成為市長。記得前世，蘇慕儒就是在市長的選舉上邊一敗塗地，原本在市裡邊稍稍打開了一些局面，市裡邊也有些人向他靠攏，可是那次的跳票事件讓大家知道，東陵市終究是陳松威的東陵市，蘇慕儒自此威信大失，雖然二次選舉在省裡邊的表態下成功的上了市長，可是機關的頭頭腦腦都看清了形勢，自然無人敢輕易的倒向蘇慕儒。之後，蘇慕儒在市裡邊除了唐天鴻等少數幾個鐵杆之外，幾乎沒有支持者，這也是後來能被陳松威為首的人輕鬆陷害的原因之一。　　按道理說，國內類似這種選舉，其實只是官樣文章，就是在人大上邊走個過場通過就行了，在中國這種政治體制之下，也確實只需要一個過場，沒什麼好擔心的，所以蘇慕儒等人才沒有注意陳松威會在這種事情上做文章。　　而且，這樣做對陳松威本人似乎並無什麼好處，而且還可能會因此斷絕了政治前程，最低也會堵死上升的道路，是損人不利己的事情。　　似乎無論怎麼看，陳松威都完全沒有必要這樣冒險去做犯忌諱的事。但是重生而來的唐昱知道，在前世，這樣詭異的事情確確實實就發生在蘇慕儒的身上了。　　4月10日，人大選舉就要進行，今天已經4月5日了，即便是加上今天也只有四天半的時間，自己如何在這四天半裡邊讓父親他們意識到此中的兇險並逢凶化吉？顯然，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按道理說，這種選舉一般會進行等額選舉，只有蘇慕儒一個候選人，選舉也會在可以控制的情況下進行，在這種情況下，類似跳票的事情是很難發生的。　　大概，也只有陳松威這種掌控東陵多年的土皇帝才能對人大代表的掌控力做到這種程度。　　他甚至都不需要多做什麼，選舉之前稍微密切一下部分人大代表，讓下邊的人做出一點暗示，選舉時候的監管制度再放鬆一些，幾乎可以肯定，蘇慕儒這個根基不穩的外來戶，百分之百的走不了人大的過場。　　可是，自己如何才能讓父親或者蘇慕儒知道這個即將要發生的悲劇呢？前世的時候既然這件事情發生了，那就說明蘇慕儒提前沒有得到消息或者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這才導致事情發生了。在國內的體制下，類似這樣的事情，只要提前有所察覺，有很多辦法可以避免發生的。　　不過既然前世的時候蘇慕儒沒有能夠提前發現，那陳松威定然是做的極為隱秘的，要不也不能完全的瞞過蘇慕儒的眼睛。蘇慕儒再不濟，他來東陵市這麼久，總是有幾個耳目和用得上的人手。　　自己，怎麼能夠把陳松威暗中進行的陰謀暴露給父親或者是蘇慕儒呢。　　就這樣躺在床上一直想着，一下午也沒有理出什麼頭緒，腦袋卻越發的昏昏沉沉了。　　“不行，難道重活一世，還要讓前世的悲劇今生繼續發生在自己的身上嗎？自己重走一遭，莫非還要眼睜睜的看着這樣的悲劇發生？不行，自己一定要避免這樣的事情。”　　到了下午四五點的時候，唐昱還是沒有想出什麼好辦法來。　　他總不好直接跑過去告訴老爸或者蘇慕儒，陳松威會操控選舉吧，不說自己這麼大的年紀說出來的話誰會相信，單單自己說出的這種可能在他們看來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這樣亂七八糟的想着，唐昱也在迷迷糊糊中睡着了。　　等到他醒來的時候，隱隱聽到客廳里有說話聲，“剛從那邊回來，聽說小昱病了，過來看看。”　　聲音有些熟悉，似乎是很熟的人，這時候來自己家，會是誰呢？　　對，二叔，這是二叔的聲音，不過二叔這時候不是應該在海南忙他的房地產嗎？這時候跑回東陵來干什麼？　　果然，接下來老媽的話確實證明了就是二叔，“你在海南那邊一大攤子的事，忙的不得了，回來還是好好歇息，小昱只是稍微有些感冒，沒什麼大礙，剛剛輸了三瓶水，現在估摸着在裡邊睡着了。你大哥還在市裡邊忙着，一會兒就回來，你先坐着，我去給你們準備飯菜。”

# 第七章 海南樓市泡沫（上）

　　“媽。是不是二叔來了。”　　張雅惠應了一聲，轉頭對唐天浩道，“這孩子倒是耳朵尖，剛剛還睡着，一聽聲音就知道是你來了，不知道又惦記上你什麼東西了。”說著自己倒是先笑了起來。　　唐天浩在外邊做生意，每次來看唐昱都帶一大堆的禮物，不是好吃的就是好玩的。所以每次他一來，唐昱就先翻找他帶過來的提包，而且從來沒有失望過，每次總是有一大堆的驚喜。　　要說他二叔唐天浩，那在東陵市裡邊也算是一號人物，年紀輕輕就白手起家積累下了千萬的身價。　　而且，他二叔開始創業的時候，唐昱的老爸在市裡邊完全說不上話，在黨史研究室那種部門，想對他二弟使一把力都使不上。可以說，唐昱二叔的千萬身家，完全是自己一絲一毫打拚出來的。也是他自己有眼光有魄力，再加上三分運氣使然。　　唐昱記得，在中國當代資本的原始積累史上，基本可以概括為四個階段：第一個是個體經營熱，第二個是開辦公司熱（價格雙軌制的產物），第三個是股票熱，第四個是圈地熱（房地產熱）。　　這四個資本積累的黃金時期，他二叔眼光獨到，全部趕上搭了順風車，初創業就恰好趕上了個體經營熱，之後藉著這幾個黃金時期，積累起了不菲的資金。　　尤其是九十年初期剛剛風靡起來的股票熱，他眼光獨到，抓住機會硬是讓資本翻了幾番，成了東陵市最早的一批千萬富翁之一。好在唐天浩不太喜歡玩股票這些東西，總是覺得那些比不得實業腳踏實地，所以之後又轉會了實業。　　眼下，他顯然就是趁着圈地熱的熱潮，想要在海南的樓市上邊大撈一筆。　　他倒是沒想到，他會在這上邊馬失前蹄走了滑鐵盧，不僅輸的傾家蕩產，還要賠上自己幾年的光陰在牢獄中度過。　　唐昱正想着唐天浩的往事，他老媽和二叔已經推門進來。　　“小昱，你呀，就是不讓人省心，這都四月天了還能感冒了，讓你媽也跟着你不省心。叔這次倒是給你帶了不少好玩的玩意兒，不過看你現在這樣子，你小子，還是好好躺着吧。”　　看老媽出去做飯了，唐昱嘿嘿一笑，“二叔，你不在海南好好鼓搗你的房地產，跑回來東陵幹啥來了？上次回來你還說，那邊一大攤子的事情離不開人手，這會兒怎麼得空了。”　　“你小子，有長進啊，知道關心起二叔的生意來了？哪次回來不是先翻我的包問我給你帶了什麼好玩意兒，這次起不了床，也沒開口問二叔給你買了啥好東西，啥時候轉了性了。”　　“哪有二叔你說的那麼不堪，咱好歹是十六歲的堂堂男子漢了，不能整天想着那些玩的事兒，再說，以後還指着二叔的公司娶媳婦呢，二叔你倒是把你在海南的事說給我聽聽。”　　唐天浩一臉詫異的盯着唐昱，摸了摸他的額頭，“不得了不得了，小昱你不是被燙壞了腦子吧。”轉頭看了看一臉認真的唐昱，似乎不像是開玩笑，“你小子，還真是轉了性了。什麼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啊，不簡單啊不簡單，咱老唐家後繼有人啊。”　　又拍了拍唐昱的肩膀，“你二叔那家當，以後就指着你發揚光大了。你小子，這麼大點兒就想着娶媳婦了，是不是想着禍害哪個小姑娘去了？不過你以後要娶媳婦蓋房子，是得指着它了，現在關心關心倒是好事兒。”　　二叔家就一個小女兒，現在才幾歲大，日後把家業交給唐昱倒也不是沒有可能，記得前世的時候二叔可不止一次在老爸面前提過這件事兒，只不過還沒來得及等唐昱長大，他二叔就完全的破產了。　　正想着，外邊又響起開門的聲音，唐昱知道應該是老爸下班回來了，唐天浩也不再和他閑扯，迎了出去。　　“老二？你咋回來了？上次電話時不是還說海南那邊脫不開身嗎，總不是算着小昱今天要感冒，專程回來看他吧。”看到唐天浩在家中，唐天鴻也是一臉的詫異。　　“哥，你糊塗了不是？官越大記性越不好啊，10號的時候蘇市長不是要通過人大選舉表決嗎，你二弟我，好歹也是東陵市的人大代表啊，怎麼能不回來。”　　聽他這麼說，卧室的唐昱這才想起來，二叔作為商界的成功人士，也是東陵市的市人大代表之一，蘇市長選舉通過人大表決這樣的事情，他自然是不能錯過的。　　唐天鴻一拍腦袋，“你看我這腦子，這幾天和市委辦那邊扯皮，弄的一腦子的漿糊，這件事情都給忘到腦後邊了。”　　唐天浩笑了笑，“大哥你現在也是大忙人了，與市委辦扯皮雖然麻煩，總比以前那不尷不尬的位置好，以前可是想忙都忙不起來。”　　“這倒也是。”　　說話間，兩人又走進唐昱的卧室，問了唐昱兩句，摸了摸他的額頭，“燒退下去了，明天繼續輸液，三两天就好了。學校的課程也不能拉下去太多，好了就趕緊去學校，我和你們的班主任李老師只給你請了三天的假。”　　“大哥，你對小昱也太苛刻了吧，就小昱那腦子，中考還不是小菜一碟。就算真的沒考上，大哥你安排進去，總不是什麼問題。”這話說的倒也是，政府的副秘書長要是安排不了兒子在本市高中上學的事情，那豈不是笑話？　　不過在前世，等到唐昱中考完畢，那時候的唐家已經在東陵市逐漸失勢了，唐昱中考的時候也因為家庭一連串變故的打擊而導致發揮失常，最後勉強進入一中的分流班，就是俗稱的差等班。所幸他自己還算是爭氣，高考考進國家重點之一的遼海大學。　　又聽唐天浩接着往下說，“況且，連咱家天宇都說，小昱那腦子比他都好使，小小中考自然不在話下。”唐昱知道二叔口中的天宇說的是唐家老三，也就是他小叔，年齡比他們兄弟兩個都小了不少，現在還在清華讀計算機專業。　　那時候，東陵幾年也不見得能考一個北大清華的，他這小叔也是個不大不小的名人，腦袋，那是一等一的好使。　　“這小子，你不能誇他，一誇那還不上了天了，再說，考進去總比安排進去的名聲好聽點，他要是考不進去，你嫂子可丟不起那臉，他日後就要小心你嫂子掃帚柄了。就他這腦袋，比老三那是差遠了，最近倒是懂事不少。”說著自己倒是一笑。　　“大哥，你還別說，小昱最近真是長進了不少啊，這次見我回來，知道關心我在海南的生意了，還想着娶媳婦了。不過想接我的班啊，還得好好的歷練兩年。”　　聽二弟這麼說，唐天鴻詫異的看了唐昱一眼，他趕緊把脖子往被子裡邊縮了縮。　　“這孩子最近懂事不少，昨天晚上和他說了幾句，倒是對市裡邊的事情說的頭頭是道，我還以為是誰教的他呢。現在看來，這小子啊，肚子里說不準還真裝了些東西。”說著把昨晚和唐昱之間的談話大致給唐天浩說了一下，讓唐天浩都連連稱奇的贊了幾句。　　“那是，咱好歹是唐家的優良品種，肚子里不裝點東西怎麼成，連小叔都誇我腦子好，你們不服氣也不行。”　　又腆着臉笑了笑，“二叔，我最近可是對你們在海南那邊的事情了解不少啊，要不我給二叔說道說道請您老指教？”　　“這孩子，說你兩句你還就喘上了？商業上邊的事情，你一個小孩子家家的懂什麼，你二叔他拼搏了十多年才有了今日的身價，還用你來說道啊，你要是有你小叔一半的用功我就放心了。”唐天鴻損了他一句，倒沒有什麼不高興。　　唐天浩倒是好奇這個突然轉性了的侄子能說出什麼來，“別呀，大哥你讓他說說，小昱對這些感興趣了，咱好歹給個機會讓這小子賣弄賣弄顯擺顯擺啊，看他能說出什麼道道來。”　　唐昱把頭從被子里伸出來，他二叔趕緊幫着他靠坐在抱枕上，卻見唐昱的臉色有些小嚴肅的樣子，“你看這小子，還煞有介事的樣子，有你爸當官的風範呢，還沒說事兒，這架子還就先拿起來了，有前途。”　　“二叔你別笑，對海南那邊的事情，我還真知道不少，我那同學裡邊有幾個人認識蔡冠宗，就是蔡明財的兒子，整日瞎吹噓呢，我也聽着不少，自己還看了不少那邊的報道啥的，你且聽我說看看有沒有道理。”　　唐昱說的蔡冠宗是蔡明財的兒子不假，不過事實上他可從來沒有提到過什麼吹噓之類的，現在拿出來糊弄人倒是不錯，總不好有人去找他求證。　　“依我看呢，你們在海南玩的，就是一個大大的泡沫遊戲。”　　恰好張雅惠從外邊進來，“你二叔開始學着賺錢的時候你還穿開襠褲呢，做生意的事情，怎麼能叫玩呢。再說，泡沫又是什麼東西，你個小孩子家家的懂什麼。”　　唐天浩也傻愣了一下，他別看賺錢不少，卻沒有系統的學過經濟學的東西，對這個所謂的泡沫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倒是唐天鴻是經濟學碩士畢業，稍微解釋了兩句才讓唐天浩明白這個詞的意思。　　唐天鴻倒是有些奇怪，兒子啥時候對經濟學上邊的東西也了解了。　　“我姑且說著，二叔你也姑且聽着，覺得沒道理就當我沒說。”

# 第八章 海南樓市泡沫（下）

　　“二叔你是91年進入海南樓市的吧，那時候海南的地價應該很便宜十幾二十萬一畝的樣子吧，現在海南的地價多少，沒有幾百萬估計拿不下來，我沒說錯吧？”　　唐天浩一臉詫異，看大哥也望着他，於是點了點頭，“小昱你哪裡知道的這些東西？外人對這個具體知道的可不多，我91年剛進海南樓市的時候，地價不過16萬一畝，那時候不確定行市，也不敢多買，沒成想，之後地價一路飆升，到了去年年末，地價已經飆升到600萬一畝。現在才四月份，地價已經接近700萬一畝了。我現在可是後悔死了，要是當時狠下心多買地，說不準現在你二叔就是東陵第三個億元富翁了。現在從海南政府那邊買地或者直接行政劃撥，那是越來越困難了，輪不上咱這種沒根基的外來戶，我這次回來還準備在東陵市弄一些款項到海南再拿一塊地，屯在手裡慢慢升值。”　　聽唐天浩這麼說，唐昱這時才明白，前世二叔欠銀行的債務，大概就是這個時候從東陵貸出去，之後又完全的添到海南的泡沫裡邊了。　　“二叔你先別問我怎麼知道的這些，只聽我說就是了，91年海南的房價是不是還不到1500元一平，現在的價格是不是已經超過7000一平了？”　　“這個倒是沒錯，我91年初入海南樓市的時候是商品房大概1400一平，現在大約7500一平吧，不過那邊的房價一天一個價，說不定過了明天就漲到7600了，海南人，有錢啊。”　　“二叔說海南的樓市一天一個價，這就說到點子上了，這種快速的增長，根本就是不符合市場規律的。海南的房價，肯定不是因為自然增長的市場需求而拉升起來的，是被你們這些開發商玩家和投機商、遊資炒起來的。二叔你說說，你開發的房地產還沒建成就賣了幾道手了？你們開房的地產是賣給民眾還是投機商，估計你自己最清楚。還有，你自己賣的樓盤，可能最初也不是自己開發的吧？”　　“小昱你對海南的事倒是了解不少啊，現在那邊的樓市正火爆着，大多數樓盤在圖紙階段就能賣好幾道手，所以樓市的價格才幾天一變。我91年初也屯了不少的地開發，現在賣的確實有不少樓盤是從別人手裡接過來的。”　　“我爸是學經濟學的，你讓他說說看，這種迅速增長的房價和大量的遊資炒作裡邊有沒有什麼貓膩。”　　唐天鴻微微皺着眉頭，雖然覺得兒子知道這麼多有些奇怪，不過兒子說的還是讓他思考了不少，“以前倒是沒聽你怎麼說海南那邊的事情，不過若真的是和小昱說的那樣，那就很可能是有大筆遊資在炒房了，不然房價不可能兩年之內就漲幅高達五倍之多，這種火爆，不正常，不符合市場的規律。不過現在有些經濟學家在大肆的販賣用房地產來拉升地方經濟的發展，這種觀點在經濟學界還是很有市場的，海南近年來發展較快，有大筆遊資進入也是正常，不過最終受苦的是下邊的人民罷了。你二叔這些黑心商人，可不會去管這些。”　　被大哥笑罵為黑心商人，他二叔也不辯解，商人有哪個不黑心的，“嘿嘿，我們這些房地產開發商自然是知道有大筆的遊資的炒房，不過管他炒不炒，最後我們這些開發商總是賺錢的，有別人買單就是了。”　　“二叔你說的別人買單，是不是讓海南的人民買單啊。可是二叔你大概沒有想過，若是海南的人民不給你們買單怎麼辦？”　　給唐昱說破了他們是剝削海南人民的錢，唐天浩索性就敞開了說，“這個可不能怪我們，關鍵是海南這幾年發展的太快了，不賺他們的錢賺誰的啊。海南近幾年經濟人口增長迅速，尤其是88年從廣東獨立出去自成一省之後，更是發展迅速，92年的時候經濟增長高達83％，房產這種東西，遲早會有人買單的，這種錢可是不賺白不賺。”　　唐昱針鋒相對，“二叔你說海南的經濟增長高達83％，那就是經濟過熱的表現。再者說，你只怕不會去關心，這83％的增長裡邊，房地產及其相關產業貢獻超過40％，這難道不是一個很令人吃驚的數據？用房地產來拉動地方經濟的發展這沒錯，可是這種拉動需要有一個限度，若是地方經濟的增長有一大半是房地產的貢獻，這就是極為不正常的。而且，經濟過熱，那就保不準國家宏觀調控，像海南房地產的熱度，國家遲早要出台政策調控一下給它降降溫度的，去年國家宏觀調控的餘波可還沒降下去呢。”　　“你小子，哪兒學的這些東西，這專業的術語還一套一套的，不是拿來唬你二叔的吧，中央調控不調控，是你小孩子家家的說了算啊。”對唐昱的說法，唐天浩有些不以為然。　　“小昱說的也不是沒有道理，如果海南房地產真的過熱，也不排除國家單方面調控的可能，畢竟國家不能眼看着一個地方的經濟不受控制的過熱。當然，這是在樓市泡沫足夠大的情況下，要看投機購房的比率達到多高。中央便是想要調控，阻力也是很大的，只是有可能而已。目前還看不出中央有調控的跡象，經濟界的主流也不認為中國經濟過熱。”　　見老爸認同了一部分，不完全贊同，唐昱又繼續往下說，能讓他們聽進去一部分就達到目的了，對於這場讓他二叔傾家蕩產的樓市泡沫，唐昱幾乎能記得它的每一個細節。　　“老爸你這麼說，估計是對海南樓市的投機購房了解的不多，對海南的房地產面積估計也不夠，誰說中央沒有調控的跡象？你讓二叔給你說說海南的具體情況，你們兩個，一個有理論，一個了解具體的情況，加在一起就能搞清楚了，省的說我胡說。”　　見大哥也一臉認真，唐天浩也不再調侃唐昱，“要說投機購房，海南還真不少，就我自己開發的房裡邊，80％不是賣給真正的住戶，而是團賣給投機商了，這些投機商也不直接賣給住戶，而是繼續轉手。不瞞你說，這樣的事我也做過幾次，而且獲利不菲，這次就有一樁大買賣，流動資金有些不足，這才想着回東陵市化緣。其他開發商我看也是大同小異，不少的樓盤，還在設計圖上就賣了好幾手了。至於說海南的房地產開發的面積有多大，這個我還真不清楚，粗略保守估計有一萬公頃以上吧，真實數據肯定只多不少，不過那些資料在海南省委裡邊也屬於機密，我接觸不到。”　　“那咱們就按一萬兩千公頃的開發面積算吧，這個數據總是有的。海南雖然是一個省，不過總人口並不多，不過六百餘萬人口，按照一萬兩千公頃的住房面積，那平均到每個人的人頭上也是人均20平方米，這個數據還僅僅是在建的，不包括建好的和原有的，加上那些，這麼算來，海南的人均住房面積至少在40平以上，我算得沒錯吧？”　　唐天鴻的眉頭一下子皺了起來，“海南的人均住房面積達到40平以上？這怎麼可能，我記得不久前在黨報上邊看到一個數據，說是北京市的人均住房才不到7平方米，海南就是發展再快，也不能和北京比啊。如果真的是這樣，那海南樓市，泡沫嚴重，遠比想象中的嚴重。”　　唐天浩的額頭也微微見汗他，以前只看到樓市持續火爆的境況，至於唐昱說的這些東西他以前沒有去想過，自然也就沒有細心算過。不止他沒有算過，在海南炒房的人都沒有算過這筆賬，他們都只看到了快速上升的房價和由此帶來的高額利潤。　　房地產開發的面積以及政府批出去的土地的面積，海南政府一直掐在手裡邊沒有公布過，不過樓市一直處於持續的火爆之中，自然沒有人去想這些事情。現在唐昱一下子點到關鍵的地方，唐天浩的汗水自然嘩嘩的就下來了。　　作為一個房地產開發商，他自然知道一個地區的人均住房達到40平以上意味着什麼，那簡直就是開發商和銀行的末日啊。　　房產這種東西，不管怎麼炒，最終還是要賣到民眾的手中，可是現在人均住房面積達到40平以上，那就意味着最終會有大批的樓盤閑置賣不出去。　　擦了擦頭上的汗水，“小昱，海南省是六百萬的人口？不是你記錯了吧，一個省，怎麼會就這麼點人口。”　　唐天鴻接上話，“不會錯的，具體應該是650萬左右，我在政府那邊工作，對数字類的東西比較敏感，年前國家剛剛統計的數據，650萬上下，不會錯的。海南是88年才從廣東省獨立出去的，原先的人更少，這兩年才多了起來。”　　唐昱記得更加清楚些，真實的數據是655.8萬人。對於這件令二叔幾乎萬劫不復的事情，他記憶深刻無比，每一個数字都記得很清晰。　　聽大哥確認了人口数字，唐天浩頭上汗跡更多了，唐昱卻不管他，“不曉得老爸和二叔有沒有看過年初朱副總理視察海南和北海時候的新聞，我記得那裡邊朱延山副總理曾經說過一句話，大致是說海南比不得他曾經工作的申滬市，城市建設要量力而行，這話說的已經很明顯了，矛頭直指海南和北海的樓市，這豈不是中央對海南和北海非正常火爆的樓市的態度？中央不是沒有態度，而是很多人沒有認識到，或者不願意認識到罷了。等到中央真的讓海南樓市硬着陸，那你們這些開發商的末日就到了。”　　話說到這裏，無論是唐天鴻還是唐天浩都重視起來，雖然他們不知道一直在東陵的唐昱如何對海南的事情似乎比唐天浩還要熟悉，不過無疑，他的話都是很有道理的，句句直指問題的核心，層層剖析。唐天鴻這個曾經的經濟學碩士，把唐昱的話從前到后聯繫起來，不難發現，海南的樓市確實存在泡沫，而且是嚴重的泡沫，也能明白他兒子想要表達的意思。　　“小昱說的朱延山副總理視察海南和北海的事情我是知道的，不過具體的這些話卻沒有印象，隱約記得最後似乎對視察的結果不是很滿意，回頭找找黨報，應該能找到。”　　“二叔，其實你們現在海南玩的就是一個擊鼓傳花的遊戲，不過你們手裡傳的是地皮不是花罷了。這花，遲早有一天會爛在最後一個玩家的手的手裡邊傳不出去，而這一天，只要看朱副總理近期的講話就知道，不遠了，說不定是今天，說不定就是明天。樓市的泡沫到了這種地步，人均住房面積是北京市的好幾倍之多，這種泡沫，簡直是一戳就破。國家只要稍微收緊銀根控制信貸總規模，那就是對你們這些開發商的釜底抽薪，毫無反抗的餘地，到時候，有你們這些開發商受的。”　　唐天浩越聽心裏邊越不是滋味，額頭上的汗水越見增多，倒是沒想到，向來只知道學習的大哥家的小子，能看出這麼多的東西來，也不知道他從哪兒得到的數據，看了看唐昱，又轉頭看了看大哥唐天鴻，“大哥，你看？”

# 第九章 取信於父

　　“撤，毫不猶豫的撤，如果情況真的有這麼嚴重，立馬撤。聽你剛才說的，你這兩年在海南賺的也不少了，即使沒有什麼風險，撤出來也不虧，少賺些錢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兒。況且，泡沫都這麼明朗化了，風險是很大的，一虧那就不是賠錢了，是傾家蕩產。如果海南樓市真的如此兇險，我估摸着，這世間的聰明人不少，或者就是有人能獲得詳細的資料，已經開始着手撤退了。”　　頓了頓，“我看，這事兒還是越快越好，中央說不準什麼時候就要動用鐵腕手段了，朱副總理這人處事向來決斷，作風剛硬，他若是下了決心要給海南樓市降溫，那就有你們受的。到時候，想哭都來不及。”　　“有些人啊，或許明知道是泡沫，也想在裡邊搏個富貴，卻不想，泡沫這種東西，是很容易被戳破的，一被戳破了，你們這些靠吹泡泡堆積經濟的人就一無所有了，還是要儘快从里邊撤出來才是正事。現在撤出來，或許還來得及，就是不知道你在那邊有沒有什麼麻煩？”　　這父子倆一唱一和的，倒讓唐天浩越發的患得患失，似乎海南樓市的泡沫明天就會破滅，自己的幾千萬，似乎馬上就要打了水漂，恨不得立馬回去海南把自己名下的樓盤全部脫手。　　“麻煩倒是不會有，現在的樓市還是一片火爆，有些人還在捂盤子，湧進來的遊資規模很大，稍微好一些的樓盤和地皮都是搶手貨，就我名下的那些樓盤和地皮，只要放出去風聲，爭着搶着要的投機者多了去了，這個倒不用擔心。”　　擦了擦額頭，“大哥，我看我連夜就會海南安排那邊的事情，市長選舉的時候我要是處理完畢了就回來，沒完的話你幫我和蘇市長告一聲罪。我這就訂機票，凌晨還有一班飛機，明早就能到。”　　說著就要起身出門，又似乎想起了什麼，轉回頭說了一句，“有小昱在，咱老唐家不愁後繼無人啊，二叔那公司以後就指望你了。”　　那邊張雅惠剛從廚房出來，一臉詫異的看着唐天浩，她剛剛在這邊聽唐昱說的一堆“亂七八糟”，實在是提不起什麼興趣，就轉回廚房做飯去了，沒成想飯剛做好就見小叔子滿頭冷汗要離開，往日里，可不見唐天浩不吃飯離開的。　　“天浩，怎麼坐着好好的就要走了，看不上嫂子做的飯呀，還有老唐，傻站着幹啥，也不知道幫着拉人。”　　“嫂子，我這邊急着有事會海南，凌晨的飛機，今天就對不住了，改天再過來嘗嫂子的手藝。”也不顧挽留，匆忙就出去了。　　出去沒一會兒門鈴又響了，唐昱也從床上起了身下來吃飯，只見二叔拿着車鑰匙進來，“車就留你們家吧，我自己打車去機場，把車放機場不放心。小昱寒假不是學了開車嗎，想開就開着出去玩吧，等二叔從海南回來，送你一輛。”也顧不上聽他們多說，就又匆匆離去。　　唐昱記得二叔的車是一輛二十多萬的帕斯特，二叔常進出工地，也不適合買好車，那輛帕斯特倒是一直挺中意。不過前世之時，二叔失陷於海南樓市之後，那輛車連帶着在東陵市的房產都被銀行拍賣了用於還債了。唐昱倒是沒想到，自己這一世這麼快就有機會摸到它了。　　話說，唐昱前世還是個小小的車迷的，只不過沒有能力玩車罷了。　　看他二叔匆匆離去的背影，張雅惠埋怨的看着老唐，“天浩這是幹啥呢，風風火火的，飯也顧不上吃，有什麼事兒非要急着這時候會海南啊。再說，小昱這麼大年紀，送他車幹嗎？”她倒是沒有懷疑天浩的話，唐天浩時不時總要給他家小昱買些東西，其中不泛上千元的貴重品，要給唐昱買個幾萬塊的車，以他千萬的身價也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只是有些奇怪，幹嗎這時候想着送小昱車啊。　　唐昱卻在心裏邊一笑，今天晚上的事情，終於讓自己在老爸和二叔心中有了些分量，讓他們不再把自己當小孩看了吧。雖然自己今晚說的東西有些解釋不清楚來源，不過隨便糊弄一下，這總是沒辦法的事情。也虧得自己邏輯性不錯，硬是能從表層的東西層層構架，把這兩個人說服。若是沒有後世的記憶，便是這個時代的眾多經濟學家也想不到海南樓市的泡沫會如此嚴重，而且會在6月份的時候破滅的徹徹底底，完全硬着陸。　　……　　吃晚飯的時候，老爸唐天鴻還時不時的抬頭詫異的看看唐昱，讓老媽在一旁滿臉的狐疑，不知道這爺倆之間有什麼貓膩。吃過晚飯老媽去收拾碗筷，唐昱就拿出圍棋在茶几上開始打譜。　　唐天鴻看了兩眼，“是吳清源55年和高川格的棋局吧？”拿了白子和唐昱兩人你一子我一子的下起來，兩人對這局棋倒是都甚是熟悉，基本不用怎麼思考。　　話說，唐天鴻以前在市裡邊一直是閑職，遂愛上了下圍棋，以前時不時的到清雲茶館和岑培倫對上兩局，倒是影響的唐昱從小就喜歡上了圍棋，上初中之前幾乎每天打譜，初中之後因為學業才慢慢放下，大學時候又重新拾了起來，也算是個小高手吧。以他前世的水平，要比他老爸高出幾籌來，不過那是大學之後練出來的，其間還有一段故事，暫且不提。　　前世的這個年齡，他的棋力比起老爸來還是遜色多多的。　　“小昱，你剛剛說的那些東西，哪兒聽來的？你這小子，要不是看你脖子下邊的胎記，都懷疑不是我兒子了。這幾個月忙着市裡邊的事情，倒是忽略了你的發展，讓我大吃一驚啊。”說著哈哈一笑，透出些許欣慰之意。　　“年前就開始留意這方面的信息了，有些東西，有心總是能發現一些端倪的。再說，你書房裡邊的那些經濟學的大部頭我也不是白看的，總有些收穫，再加上二叔每次回來的談話中也有些信息，昨天在中山公園還聽到一個海南人和一個北海人說兩地的房價。這些東西，有心去想想，還是能考慮出來一些東西的。”　　“我書房的那些大部頭，你能看的懂？”　　唐昱時不時的會在他的書房中拿些書看，這個唐天鴻倒是知道，也不去管他，兒子唉看書老子自然高興。有時唐天鴻也會發現那些大部頭的經濟學類的書被動過，不過只以為是他找書時翻動的，倒是沒想到，他真會看那些書。　　不過，那些大部頭的經濟學巨著，唐天鴻自己放着多少也有些充門面的嫌疑，他雖然是貨真價實的經濟學碩士，不過那裡邊的大部頭不少都是西方的，大都是英語，還有兩本德語一本俄語，他對那些外語可不甚精通。　　再說，他多年在政府機關裡邊工作，有些東西也擱下了，過於高深的東西也看不太明白。他可不相信，唐昱能看明白那些枯燥冗長又乏味的東西。　　看老爸一臉質疑的眼神，唐昱索性不下了棋，起身到書房裡邊抱了兩大摞的書放在茶几上給唐天鴻看，都是經濟學類的大部頭，也有些基礎類的，是唐天鴻當年讀書時候用的，這幾年偶爾也會翻着看一些。　　“老爸你這些書，我都是看過的，開始時好些看不明白，問你你說的也含糊不清，我就自己去市圖書館查資料，倒是也弄明白了不少東西。高深的看不明白，粗淺一些的還是懂的，囫圇吞棗的都看了些。”　　又抽出兩本全英語的，也不管老爸臉上的尷尬，“這書老爸你拿來沖門面，你兒子可比你強多了，英語每次那一百分，咱可不是白考的，多少還是能看懂些。”　　這話說出來卻有些汗顏了，前世的唐昱在初中確實是碰過那些經濟學的書，而且還專門找老爸請教過，不過老爸認為他是鬧着玩的，就糊弄了幾句，他也就沒有了什麼興趣，胡亂的翻着看了看。　　真正的了解那些書卻是高中和大學的時候，經歷過家庭的變故之後，他幾乎把老爸的藏書都通讀了一遍，尤其是那些經濟學的大部頭，看了好幾遍。　　那些書，即使是在家裡邊最窘迫的時候，都沒有賣掉。　　至於唐昱前世那令過了專業八級英語系學員都汗顏的英語，那是真正的從經濟學的那些大部頭上練習出來的，從初中就開始的練習。　　看老爸還是有些不信，唐昱索性把那兩本英語經濟學專著翻開，唐天鴻順着看過去，裡邊密密麻麻的，不少地方都能看到唐昱的字。當然，那自然不會是什麼批註，而是唐昱一個個的從詞典上查到的釋義。　　看到那上邊密密麻麻的釋義，連着翻了兩三本，幾乎每頁上邊都能看到唐昱的鋼筆字跡，唐天鴻這才相信，兒子是真的把這些書看了，不過還是不能相信他能讀懂這些東西。隨口說了幾個諸如邊際量、商品經濟、鱷魚法則這些基本常識，唐昱基本都能說個七七八八，還能加上幾句自己的見解。　　唐天鴻這才發現，兒子在經濟學上邊已經有了不低的造詣了，他也不敢再往下問，再問，先撐不住的估計就是自己了，自己畢竟擱下了這些東西很多年。　　“什麼時候對這些東西感興趣了？”　　“開始時候只對那幾本英語著的書感興趣，上初中的時候二叔說，要想從外國人身上賺錢就要先把他們的鳥語說順溜了，那時候就想着把英語學好來着。”　　他這時也只能胡亂的瞎掰了，即便是真的找二叔考證，三年前說的話，現在那還能記得清楚，不過他初中三年英語每次第一，這倒是不折不扣的事實。　　“開始的時候只是拿着那幾本書學英語來着，後來發現把意思弄明白也很有趣，就試着去翻譯，不過難度大了些，偶爾能翻譯過來一句話，卻不能看明白什麼意思，於是就去圖書館找翻譯過來的書，對照着看。這才知道，要直接明白那上邊的東西，太難了，就從你的書房裡邊找基礎的書開始看，開始倒是想讓你幫着教來着，看你當時敷衍的態度，只以為你不喜歡我學這些東西，就一個人去市圖書館慢慢學。開始時倒是也不能說是多感興趣，不過越學，卻越發的能發現裡邊的魅力，索性就使勁的往下看。算來，也差不多有三年的時間了，雖然深奧的東西學不了，但是基礎的還是能了解一些的。”　　“當然，好長一段時間都是囫圇吞棗的讀，不得其門而入。真正入門是還是去年下半年的時候，那時候也通讀了不少的書，總想着實踐一下自己的理論是否正確，恰好聽二叔說起他在海南的事情，就開始注意留意各類信息了，倒是沒想到，最近綜合一分析，竟然發現了大問題，這卻是意外之喜了。”　　這話，就是完全的瞎編了，他前世的初中倒是經常和蘇晴一起去市圖書館，不過對這些經濟學感興趣並且看下去，卻是在家庭發生了變故之後。初中看那些書，除了讓他的英語水平飛速提高之外，其他的收穫卻是幾乎沒有的。不過此刻拿出來糊弄老爸卻是不錯，也由不得他老爸不相信。　　有那些英語專註上邊滿滿的手寫釋義為證，他老爸也知道他時不時的總愛去市圖書館，把這些連起來一想，再加上今天晚上唐昱的表現，倒好像他說的是真的一般。　　而且，他作為一個經濟學的碩士，自然知道學過經濟的人是多麼的渴望實踐一下自己心中的理論，唐昱覺得自己入門之後有這種想法正是正常的反應，也就完全的相信了唐昱給出的說法。　　“你這小子，倒是能讓人大吃一驚，老爸以後，只怕還得和你請教經濟學的問題啊，昨天見你政治上稍微有些小智慧，還以為你對政治感興趣想要日後做官呢，看你現在的樣子，只怕志不在此啊。不過也好，初中時候就有了人生的目標，總不是一件壞事兒。”　　唐昱心底暗笑，自己在政治上有的可不止是小智慧，不過這話可不好說出來，“政治和經濟其實也是有相通的地方，國內的這種體制，想要搞經濟，不懂政治可不行。”　　唐天鴻一愣，倒是沒想到兒子在這種年紀就意識到了這一點，想當年自己直到碩士畢業的時候對這一點還是將信將疑，直到走上了官場有了經驗教訓才算是理解透徹，也算是吃一塹長一智，倒是想不到兒子在這種年紀就能看的這麼透徹。　　自己這個兒子，開始妖孽了呀。　　現在的他倒是認可了二弟臨走是說的那句唐家後繼有人的話。　　“你們這爺倆兒，我剛剛收拾好就又把這兒弄的烏七八糟，說你呢老唐，你把你書房裡的那堆破爛搬出來對兒子充門面啊。”唐天鴻對着唐昱苦笑兩聲，也不辯解。　　一轉身，張雅惠卻瞟到被書壓住的半邊棋局，兩步跨過去，一把揪住唐昱的耳朵，“讓你又下棋，不是早告訴你上學期間不許下棋嗎？還有老唐，就這麼縱容你家小昱，考不上一中，看我怎麼收拾你，到時候，你可不許去教育局給他說好話。”　　唐昱自然不敢應聲，連連認錯，雖然家裡大事老爸做主，不過小事上邊老媽是具有絕對的權威的，就像不讓唐昱下棋的事情，那是在上初中的時候給唐昱定下的規矩，後來見這爺倆兒時不時偷着下，這才改成不許他上學期間下。唐昱自然不敢在這時候說，自己已經請假了，不是上學期間。那絕對是皮痒痒的找死行為，耳朵上的虐待興許就要轉移到屁股上了。　　想要幫着把茶几上收拾好，被老媽趕回去卧室睡覺，唐昱也沒有精力再起身去洗漱，索性就躺下睡覺。過會兒老媽又送進了晚上的藥片，“你這孩子，自己也不知道吃藥。”放下水杯之後出去了。　　吃了葯，想想今天晚上的事情，心裏邊忍不住還是有些小興奮，他倒是沒想到，自己這樣簡單就能在老爸和二叔的心裏邊留下分量，而且和老爸的一番對話，起碼解釋清楚了自己經濟學上邊的功底，日後這方面再表現的突出一些也不怕他懷疑了。　　事情，總是解決了一樁算一樁，今晚，起碼把二叔傾家蕩產和日後的牢獄之災給消匿於無形了，至於老爸在市裡邊的事情，現在倒是無所謂了，即便老爸日後被排擠到社科聯，有二叔的千萬身家撐着，也落魄不了。　　不過，回到93年重走一遭，做個幹部子弟小衙內之類的，似乎也很有誘惑力。　　再者說，老爸這輩子其實也是有着很多政治上的抱負的，不過是沒有機會施展罷了。自己重新來過，為人子，總要幫着老爸儘力實現抱負的。　　總之，就是要儘力的保住蘇慕儒的市長的位子，也就是保住了他老子。　　不過，這已經是明天的事情了，今天做的，已經足夠多了。　　摸了摸枕頭下邊二叔留下的帕斯特的鑰匙，心裏邊微微一笑，二叔倒是捨得，二十多萬的車子敢讓自己這個駕照都沒有的“新手”開，也不怕被撞壞了，自己來自於後世有着十多年的駕齡，不過這事兒二叔可不知道。　　想着想着，也慢慢的合上眼皮，笑着進入夢鄉。　　事情，總會有解決的辦法。明天，自然也會越來越好！

# 第十章 跟蹤

　　第二天唐昱醒來的時候，唐天鴻已經上班走了。　　自我感覺感冒好了一大半，唐昱也不在床上躺着，起身洗漱吃早飯，早上打點滴就坐在客廳中，隨手翻着從老爸的書房裡邊的一本弗蘭克的英文版《微觀經濟學》，以他前世的英語水平，自然不需要字典之類的東西。　　話說，想要看懂這種類型的書，可不是英語六級或者八級就能看懂的，還必須對經濟學基礎和原理有一定的了解，唐昱前世的時候在這上邊可沒少下工夫，大學的時候還專門在社科院拜了名師拜讀，要不那些大部頭可不是隨隨便便什麼人就能看的懂。　　掛完水的時候已經是中午了，吃過老媽準備的午飯小睡了一會兒，下午兩點多起來的時候老媽也不在家中，唐昱估摸着和院里的中年婦女逛街去了。　　又在家裡邊坐着看了一會兒書，他老媽打回電話來，說是他二叔家的小女兒病了，二叔不在家，她要過去幫着照顧孩子，讓他們爺倆自己解決晚飯。　　唐昱接電話時心裏邊暗喜，放下電話立馬就高興的跳起腳來，此時不出去更待何時，他可不想就這樣一直悶在家中，重生而來，他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重新看看這個自己前世生存的城市。要是老媽在家，帶病在身的他是鐵定無法出家門的。　　走出家門唐昱才反應過來，今天已經是6號了，離人大會議的時間只剩下不到四天的時間。　　拿着車鑰匙上了車，這才記起自己還沒有駕照呢。不過二叔的車牌號“12345”在東陵市也算是在交警隊裡邊掛了號的，只要不犯了什麼大事兒，想必沒有什麼不長眼的交警會攔下車去查駕照，倒是不用太過擔心。　　重生來第一次開車上了路，心裏邊卻沒什麼頭緒，不知道要往哪兒去。　　對93年陳松威一伙人他也談不上熟悉，上午的時候拿着東陵市的報紙惡補了一番才多少知道點，現在這麼漫無目的出去，也不知道怎麼能夠獲悉他們籌劃的陰謀。　　就這麼邊像邊開着，鬼使神差的把車開到了老街那邊，心中自嘲一笑，楊涵寧這個東陵市第一大美女的魅力果真是名不虛傳呢，把自己誘惑的不輕。　　正想着，卻見楊涵寧從衚衕口出來，手持着大哥大對在耳朵上，似乎和什麼人在打電話。出了衚衕口又走了好一段距離，一輛淡灰色別克從路邊駛過來停在了她旁邊，車窗打開，一個男人从里邊探出頭來似乎說了幾句什麼，楊涵寧略有些猶豫之後上了車。　　離的有些遠，唐昱看不真切，也沒看清楚開車的男人是誰，不過看他們故作神秘的樣子就引人懷疑。唐昱心中一動，不動聲色的開車跟了上去。楊涵寧參与了對蘇慕儒的構陷案，而且起了最關鍵的作用，說不準這時候能從她身上找到什麼端倪。　　跟着別克車一路走，一直到駛過大門緊閉的中山公園看到他們前進的方向的時候唐昱才反應過來，那兒不正是前世時候陳松威在東陵市的藏金窟之一嗎？　　98年東陵市偷稅案破獲的時候，中紀委從位於中山公園附近的兩棟豪宅的地下室的夾層和游泳池下邊搜出過億元的現金，其中一棟豪宅就是屬於陳松威的，另一棟是屬於稅務局的尹匡虞的，兩人是偷稅團伙最頂端的兩個人。　　98年案件水落石出之後，唐昱和家裡人還特意來這裏参觀過那兩棟宅子，外邊看不出什麼，內部確實是富麗堂皇，端得是好享受。　　而此刻，楊涵寧做的車駛進去的方向不正是那兩棟豪宅所在的地方嗎？　　唐昱心中微微一寒，今日親眼所見，也由不得不相信，這時候的楊涵寧確實已經與這些人接觸了呀，心中不禁又為這個美麗的女人嘆息了一聲，卿本佳人，奈何從賊。　　唐昱也不敢在把這輛招牌顯眼的車開過去，在跟過去，指定被發現，那時候可就不好玩了。　　在附近找了個不顯眼的地方把車停好，停車的時候唐昱看到不遠處有個寫着出租望遠鏡的招牌，心道，應該是出租給中山公園的遊客用的吧，現在中山公園關門了，自然門可羅雀。　　唐昱心中一動，返身回車裡邊取了錢租了一個高倍的望遠鏡，上邊還打着軍用的銘牌，試着用了一下，感覺還不錯，不過可不便宜，只押金唐昱就交了700，也虧得他小叔的車裡邊常備幾千大元，要不還不知道到哪兒找錢去。想到錢，又想起蘇晴小丫頭提到的市台的五萬塊，有機會倒是要去領出來才好，也方便自己做一些事情。　　唐昱徒步從公園後邊繞過去，躲在一個角落，用望遠鏡從遠處恰好能看到那兩棟豪宅的門口，其中一棟別墅的門前停着四輛車，一輛正是自己剛剛跟着過來的別克，另一輛是奧迪。　　93年的奧迪有很大一部分是政府採購作為公車，唐昱調節望遠鏡仔細的看了一下車牌號，距離不太遠，勉強能辨認出來，確實是東陵市市委的黑牌車。唐昱心中感嘆，這望遠鏡半小時三十元的價格花的值啊。　　只是在後世，這種店可是開不起來的。到不知道這店老闆有什麼門路，在93年能搞到什麼好的貨色。　　另外兩輛都是寶馬，唐昱也暗暗的記下了車牌號。　　不過望遠鏡再牛也看不到別墅裡邊發生的事情，這不禁讓他心中干著急，只看外邊可不是他的目的。正想着是不是要冒險一下翻牆進去，卻見別墅的門打開，裡邊出來兩個人，唐昱趕緊拿望遠鏡看了一下，別說，還真讓他看出些東西來。　　出來的兩個人裡邊，其中一個唐昱能認出來，他記的很清楚，此人叫做羅傳際，也是當年偷稅案的主謀之一，此時的面貌和98年開庭的時候幾乎沒有什麼變化。　　這人雖然沒有官面上的身份，而且還是农民出身，不過卻周旋於眾人之間如魚得水，據說，偷稅這東西最早就是他搞出來的主意。當然，93年的時候他還是很低調的，東陵市知道他的人不多，唐昱之所以能認出來還是因為前世98年開庭的時候曾經見過。對於這些讓他的家庭慘遭變故的人，他們的面孔早已經深深的烙印到唐昱的靈魂里，化成灰也能認出來。　　至於和羅傳際一起出來的另一個人，也是三十一二歲的樣子，举手投足間倒像是官場上邊的人，唐昱看着有些眼熟，只是一時之間想不出在什麼地方見過。　　看那人打開車門時候手上和身體特有的姿勢的時候，唐昱心中一振，這才記起來，那人可不就是東陵市市台新聞上邊那個經常出現在陳松威身邊給他開門拎包的那人嗎，今天早晨的報紙頭條上還能看到，怪不得看着有些眼熟。　　這人是陳松威的專職秘書，似乎記得被老爸稱作柳大秘，具體名字卻是不記得了。　　卻見那柳大秘打開奧迪車門往進去放了什麼東西，轉身卻從羅傳際的手裡邊接過車鑰匙，進入剛剛自己跟着的那輛別克駕車準備離去，羅傳際在別墅門前揮手致意。　　毫無疑問，那輛掛着政府牌照的車是柳大秘開過來的，剛剛扔進裡邊的鼓鼓囊囊的或許就是分得的贓款，可是他現在為何要開着別的車出去？是為了掩人耳目，還是……　　唐昱明顯的感到這裏邊有什麼貓膩，反正在這邊繼續看下去也不知道別墅裡邊的事情，不如跟着這個柳大秘看看他到底做何事去了。　　又從原路繞回去，上車時看了看手中的望遠鏡，準備去把它還了，不過想了想還是直接放進了車裡邊，反正也不差那五百的押金，這種好東西，說不準什麼時候還用得上，到時候再去找就麻煩了，那玩意兒可不容易尋到真貨。　　上了車，唐昱想了想還是又下車把車牌照摘了拿到車裡邊，這牌照搶眼了點，很容易被有心人注意上。而且，93年東陵市對於這些東西牌照之類的監管也不是很嚴，即使遇到交警查車再把那牛X的車牌拿出來也沒啥事。　　看着前邊那輛別克的影子，唐昱遠遠的吊在了後邊，一直保持這適當的距離，既不會跟丟了也不會引起對方的注意。開了約有十來分鐘的樣子，已經到了鳳城區的郊區，正當唐昱好奇這柳大秘到底要把車開到什麼地方的時候，前邊的別克在路邊一家規模不大的酒樓停了下車子，唐昱也趕忙把車停在了遠處。　　看柳大秘下車時候帶着大檐帽和墨鏡遮住了半邊臉，下了車還四處瞅了瞅，唐昱就越發的肯定，這個柳大秘過來這邊，肯定是有貓膩的。他作為陳松威的專職秘書，也是陳松威的親信，一般來說在這種時候外出辦事就是替陳松威辦了，說不準，此行就能發現些什麼貓膩。　　正想着，酒樓裡邊又出來一個人，看樣子似乎是迎柳大秘的，之後唐昱看到兩人神神道道的進了酒樓。　　似乎感覺此人也有些面熟的樣子，似乎在什麼地方見過他本人或者照片，而且還不止見過一次，冥思了好一會兒，“是他？”　　唐昱驀然記起，剛才那個出來迎柳大秘的人，可不就是東陵市萬建房地產的蔡明財嗎？　　他二叔昨天還說，若是他91年在海南多購地的話，現在就是東陵的第三個意億萬富翁了，這第一個，說的就是指蔡明財了，當然，他還有另一個身份，就是和唐昱二叔一樣，是東陵市商界的人大代表。　　陳松威的秘書，神神秘秘的來到偏僻地方和蔡明財見面，他們想幹啥？　　要說他們兩個的身份，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見面，不必在這麼一個偏僻的地方搞的神神秘秘。他們越是搞的神秘，唐昱就越相信他們之間的接觸有見不得人的貓膩。　　下了車，唐昱隨意的在四周走了走，心裏暗叫一聲，好傢伙，別看這酒樓位置偏僻，附近停着的車可不少，雖然不是什麼好車，可是93年這種還沒有私家車概念的年代，那可就不簡單了。唐昱注意看了看，周圍少說也有十多輛。　　郊區像這種規模的酒樓，旁邊能停七八輛的車那就是生意頂好的表現了。　　而且，唐昱還注意到，那些車裡邊，還有幾輛掛着的是市屬的局、委辦的牌照。　　市衙門裡邊的人，誰隨隨便便的跑到這種地方吃飯啊。再聯想到柳大秘神神秘秘的來這邊，這邊就恰好不符常規的多了不少車子，莫不是這些人都是過來與柳大秘見面的？　　唐昱倒是有心進酒樓裡邊打探一下實際的情況，不過酒樓就那麼大的規模，隨便問兩句話指不定就被人聽了去了，再者說，人家選在這兒見面，那酒樓保不準就是人家自家的人開着的，自己一去，豈不是要被人發現了？　　看了看錶，已經四點多鍾了，想想老爸似乎馬上就要下班了，看這些人一時半會也不會出來，唐昱在周圍隨意轉悠了一下，看到酒樓對面那個狗肉館的時候，唐昱靈機一動，計上心來，轉頭開了車就往市政府的辦公樓那邊開去。　　93年的東陵市，市委和市政府之間是分開辦公的，各有一棟辦公樓，94年95年市政規劃建設的時候重新起了一座大樓，之後市委和市政府這才在一地辦公。　　唐昱開車過去的時候正是市政府下班的時候，把車停在離政府大門一兩百米的地方，又拿出那個高倍望遠鏡把玩起來。　　他老爸在政府秘書處的工作比較繁忙，一般都不會掐着點下班的，本來唐昱以為還要等好一會兒的，沒想到不大一會兒就看到他老爸的身影從政府辦公大樓的大門裡邊出來。　　要是，唐天鴻這個政府副秘書長做的可一點也不瀟洒，好歹一個副處級的實權幹部，連個專車也沒有。　　雖然從政策上邊來說，政府秘書處的副秘書長一般是不配車的，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按照秘書處的慣例，配一個也是正常的，像唐天鴻這樣不要求配車的，倒是少之極少。　　今天秘書處這邊的工作不多，雖然陳松威昨天拿政府的許副市長立了威，不過今天和市委辦的扯皮卻少了不少，也因此唐天鴻才得以早早下班。出了政府大門隨眼一瞥，目光掠過遠處那輛帕斯特的時候還有些奇怪。　　“那不是老二的車嗎？怎麼停在了這兒？”遂又自嘲一笑，東陵市這麼大，難道還只允許自家老二買帕斯特卻不興別人買？搖了搖頭，正想着搭許副市長的便車一起回去，卻見那帕斯特打開的車窗露出個腦袋來向自己招手，不是自家那小子又是誰來。　　進了車裡邊先揪起唐昱的耳朵，“你小子倒是膽子不小，敢偷偷把你二叔的寶貝開出來，看你二叔回來不收拾你。”　　“老爸你這可錯了，忘了二叔昨兒個走的時候還說把車留給我開嗎。”　　唐天鴻一愣，一想，還真是，老二昨天臨走是還真是這麼說的。只記得兒子寒假的時候和老二學着開了幾天車，倒沒想着他還真能把這車開出來。　　“你媽呢？是不是出去了，要是你媽在家，能容得你這麼胡搞？”臉上倒是沒有惱怒之意。　　唐昱故意一愣，“老爸啥時候這麼聰明了，真是老媽肚子里的蛔蟲。”又腆着臉一笑，“二叔家的丫頭吃壞了肚子，二叔不在家，老媽就想故去幫襯着，於是就扔下我這個病重的兒子不管了，還叫咱倆自己解決晚飯。”　　“你這小子，嘴越來越滑了，什麼叫扔下你這重病號啊，誰見過重病號還開着車在路上邊瞎溜的。得，我也不管你，你老媽不在家，咱爺倆自己回家做飯去，讓你嘗嘗你老爸的手藝。”笑罵了唐昱兩句，“就是不放心你小子開車啊，萬一把你老爸給送醫院了咋辦，要不我到政府小車班叫個司機送咱們回去吧。”唐天鴻自己也是不會開車的。　　唐昱趕忙連連搖頭，“別呀老爸，我能把車開到這兒，自然就能順順噹噹的開回去，別忘了你兒子可是個小天才的，那是學什麼會什麼，老爸你就儘管把心放在肚子里。”頓了頓，又不相信的看了老爸一眼，“倒是老爸你的手藝值得懷疑，我可記得上次你連打了七顆雞蛋都沾了一手最後還把糖當鹽放進去的光榮戰果。再說，家裡邊什麼菜也沒有，還要去菜市場，我去買還是你去買啊，這多麻煩，我看，趁着老媽不在家，我們還是直接下館子得了。”　　被唐昱奚落，唐父也只得尷尬的笑了笑，他還真不是做飯的料，做飯水準比起唐昱那是天上差到地下，剛才說是自己露一手，其實回家之後指定也是讓唐昱自己動手的，現在看唐昱的樣子明顯是不準備下廚了。　　“得，就屬你滑頭，咱們就趁着你媽不在，下館子去。你小子，是不是又想到什麼地方去了，瞄準了你老子的錢袋子，告訴你，你老爸可不富裕，趁早斷了那心思。”　　唐昱嘿嘿一笑，“聽說鳳城區那邊有家狗肉館做的狗肉還不錯，那邊的幾個同學都去吃過了，我可是饞了好久了，難得今天老媽不在家，咱們就去大吃一頓吧。”　　看唐昱已經發動車子上路了，唐天鴻還能說什麼，不過對兒子的開車技術，心裏邊依然有些毛毛的，直到看他把車穩穩噹噹的開到了路上姿勢還有模有樣的，這才稍稍放心，想說什麼，動了動嘴，又怕讓唐昱分心，也沒敢說話。　　唐昱心裏邊暗笑，“老爸你不會是沒帶錢吧，這個不用你擔心，二叔車上常備幾千大元的，足夠我們兩個吃了。”　　“就你小子嘴饞，二叔放在車上的錢是讓你隨便動的，小心你二叔回來收拾你？”到沒什麼責怪的意思，大概對花他家老二的錢也沒什麼不好意思的。　　走了好一會兒，看唐昱把車越開越快，地點似乎還遙遙無期，禁不住心頭擔心起來，“小昱，我看咱們隨便找家館子吃吧，那狗肉什麼的，改天再帶你去吃。”　　“別呀，就快到了，好不容易下一次館子，可不能半途而廢了。”他的目的就是要把老爸帶到柳大秘他們秘密會面的那家酒樓旁邊，現在怎麼能讓老爸打退堂鼓。　　見唐昱沒有停下了的樣子，而且車開的還算穩當，他也不好說什麼了，只能囑咐唐昱開慢點，讓唐昱心中誹謗不已，好好一個帕斯特，硬是讓他開出40公里每小時的速度，這還不夠慢啊，再慢就比不上自行車了。　　好在路已經不長了，又過了十來分鐘就到了狗肉館附近。唐昱遠遠的就找地方把車停了下來，這車顯眼了點，還是不要太靠近酒樓，免得被人注意到了。　　看到老爸下車后長長的出了一口氣，唐昱暗笑，這一路怕是把老爸給擔心壞了。　　看到柳大秘開過來的那輛別克唐昱就放下了心，只要他們還在就成，路上還擔心他們或許已經走了讓自己白花了功夫呢。　　至於唐天鴻，還真是一路的心驚膽戰擔心壞了，記憶中只開過幾次車得兒子開車載着跑了這麼遠，心裏邊可不是心驚肉跳，直到唐昱把車停穩了才放下心頭的擔心。　　心有餘悸的他自然也不會注意到，諸如帕斯特的車牌為什麼不在了、唐昱又為啥把車停的那麼遠這樣的小問題。　　經過對面那家酒樓的時候，唐天鴻還感嘆一聲，這裏的生意真不錯，感情是把那些車都當成去狗肉館吃飯的了。

# 第十一章 發現端倪

　　進了狗肉館，唐昱特意找了個臨窗的桌位坐下，從這裏的窗戶，恰好能看到對面的酒樓進出的人，正合唐昱的意。　　別說，這家狗肉的味道確實很地道，便是唐昱這種對吃食挑剔的人都沒話說。　　不過他此刻的心思明顯不在這上邊，狗肉也顧不上享受，時不時的偷眼看着對面酒樓進出的人群，所幸狗肉火鍋上邊熱氣繚繞的，他老爸專註於咀嚼，一時也沒有注意到兒子的異樣。　　“爸，你看，你看對面那人，看看是不是和市台新聞裡邊陳書記身旁的常站的那人有些相似啊。”發現目標出門，唐昱趕緊提醒他老爸，拿手指指了指對面酒樓的門口。　　唐天鴻正興緻勃勃的吃着狗肉，心說兒子推薦的這地方還真不錯，以後有機會倒可以和蘇市長一起來逛逛。驀然被唐昱一驚一乍的打擾，扭頭順着手指的方嚮往窗戶上一看，那可不就是柳大秘嗎？雖然頭上蓋着大檐帽戴着墨鏡，不過成天在市委和市政府兩邊廝混，唐天鴻還是一眼就認出來了，那就是柳大秘無疑。　　心下微微奇怪，柳大秘這樣的人怎麼會跑到這種小地方來吃飯，還打扮的神神道道這副模樣，不過心裏邊也不是很在意，常在機關里廝混，他也算是看透了機關里的門門道道，誰沒有一些小秘密啊，機關裡邊，也就是那麼回事兒，總是要有些應酬的。　　倒是要小心被柳大秘看到，讓人家覺得自己知道了人家的秘密，日後少不了小鞋穿。市委書記的專職秘書，在外頭可要比自己這個政府秘書處的副秘書長風光的多。　　自嘲一笑，沒想到吃個飯可能碰到市裡邊的紅人，自己這運氣可不錯啊。　　看柳大秘沒有注意這邊的狗肉館直接開車走了，唐天鴻放下心頭的貪心又低下頭吃起飯來，心下還微微奇怪，“柳大秘出門辦事不開市委的黑牌車卻搞個別克做啥？沒聽說柳大秘有自己的車啊！”　　也沒有多想這些問題，過一會兒，扭頭卻看的兒子直勾勾的看着路對面的酒樓，笑道，“自個兒不好好吃飯盯着人家酒樓……”　　一句話沒有說完，瞥過酒樓門口的目光卻讓他的笑容定在了臉上，“那不是蔡明財嗎，他怎麼也在這裏？”　　蔡明財出來之後就上車離開，隨後酒樓又陸陸續續出來了幾個人，都是一出來就自個兒開車走了，也沒有人在門口寒暄，看似幾個人之間毫無關係。　　後來出來的那些人，唐天鴻也基本能認出來，即使叫不出名字也能認個臉熟。　　“奇怪，他們怎麼跑這種地方來吃飯了？”　　聽老爸口中的喃喃自語，唐昱心裏暗喜，看來自己的計策生效了，不過還要來一劑猛的，“咱東陵市的人大代表啥時候這麼勤儉節約了，跑這種地方來為政府節約公費開支。”　　唐天鴻臉色一滯，也顧不上唐昱借故奚落他們公費吃喝，心思早就被唐昱那句人大代表吸引住了。可不是嗎，那些人除了柳大秘，可不各個都是人大代表嗎？　　蘇市長選舉通過人大表決在即，柳大秘卻私下里神神秘秘的和人大代表接觸，莫非，莫非……　　“不可能，不可能，這絕對不可能。”唐天鴻第一時間排除了自己剛剛第一反應得出的結論。　　可是，若不是自己猜測的那樣，柳大秘幹嗎私下里在人大會議前夕接觸人大代表？　　不管這麼說，他們之間的秘密接觸都是極為不正常的事情。無論有沒有自己考慮的那種可能，都要去和蘇市長說一聲，早做些準備也不是什麼壞事兒。　　這麼想着，表情也緩和下來，沒有剛才的緊張，“小昱啊，你自己吃着吧，吃完了你先回去，我今天還有些別的事要去做，晚些才能回家。”說著就掏錢去結賬。　　結完賬回來，卻見唐昱也起了身站在門口，“我也吃飽了，老爸要去哪兒，我送你過去，在這地兒，想要打車可不容易。”　　唐天鴻一愣，是啊，這裡是郊區，碰到出租車看不容易，還是兒子想的周全。　　一路上，唐昱開車，唐天鴻就閉着眼睛想剛剛看到的事情，越想，越覺得柳大秘一伙人有陰謀，對蘇市長包藏禍心，這麼想着，也沒注意唐昱的車速越來越快。等到唐昱提醒他快到市委家屬大院的時候他還詫異，怎麼這麼快啊。　　市委大院的安保措施相當完善，唐天鴻因為工作的關係需要出入這裏所以也辦了出入證，不過他還是先在外邊找地兒給蘇市長家掛了電話，說了幾句之後才示意唐昱開車進去。大哥大這種設備，唐天鴻暫時還是沒有配備的。　　到了市委2號樓樓下，唐天鴻本想讓唐昱自己先開車回去，想了想，還是算了，一起上去也不是什麼壞事兒。說來，蘇市長也是認識唐昱的，唐天鴻和蘇慕儒少年相識，直到唐昱七八歲的時候才因為工作關係兩家擱的遠了，不過想來，那時候的蘇慕儒在唐昱心中是無法留下什麼印記的。　　換了拖鞋進入客廳，除了蘇市長只有一個小保姆在，也不知道蘇慕儒的夫人到哪兒去了。　　“這不是小昱嗎，一轉眼都這麼大了，小時候蘇伯伯抱你還被你撒了一身的童子尿，害的你媽在你屁股上扇了一記。”說著拍了拍唐昱的肩膀，唐昱也趕緊隨口應了幾句，他還不知道怎麼開口和蘇慕儒說話呢。　　這還是唐昱重生一來第一次見到蘇慕儒，雖然在重生的不久之前自己還曾經去看過蘇慕儒和他夫人，不過那兩個時候蘇慕儒的形態可完全不能相比，唐昱前世見到蘇慕儒的面孔，至少比現在要蒼老三十歲，全部是因為那段監獄生活折磨的。此刻重新見到正當壯年的蘇慕儒，唐昱的心中也頗多感慨，一時之間倒是忘了打招呼。　　唐天鴻也顧不上這些東西，直接走過去避過小保姆對着蘇慕儒低語了兩句，原本還一臉笑容的蘇慕儒臉色一滯，笑聲嘩然而止，“真有這事兒？”也顧不得和唐昱多說，吩咐小保姆招呼唐昱，自己匆匆和唐天鴻進了書房。　　“天鴻，你確定你沒有看錯？沒有認錯人？”　　“絕對沒有看錯，我和小昱出去吃飯，恰好在他們吃飯的酒樓對面，臨窗的桌子，酒樓門口進出的人看的清清楚楚。再說，其他人或許會認錯了，柳秘書和蔡明財總不會看錯的，其他幾個人應該也沒錯，他們走的時候我留意了一下車牌，能對上號，一準沒錯。”　　聽唐天鴻用肯定的語氣確定了他剛剛所聽到的話沒錯，蘇慕儒沉默下來，額頭上皺成了川字型。拿出兩根煙來遞給唐天鴻一根，幫着給蘇慕儒點上后，兩人一起在書房裡邊吞雲吐霧。　　“老唐，你給我說陳松威他到底想干什麼，莫不成他真的吃了熊心豹子膽敢在10號那天做什麼手腳？要知道，那可是相當犯忌諱的事情，等於是自絕後路啊。”　　兩人之間的關係雖然多是上下級的關係，不過二人少年時結為摯友，倒也不妨礙這層關係，稱呼上邊相對隨意，沒那麼多禮數和講究。　　“不管怎麼說，他們這些人在人大會議之前摻和在一起總不是什麼好事兒，咱們總不能不做準備，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再說，這種事情，他們只要是做了就會留下痕迹，既然今天被恰巧看出了破綻留意到了，回頭吩咐人留意一下，總能找到些蛛絲馬跡，看看他們到底想做什麼。”　　蘇慕儒來東陵差不多有半年了，雖然在陳松威的強勢之下有些艱難，但是畢竟是東陵市的二把手，是政府的一把手，還是有些自己的班底和耳目的，下了心想要得到什麼消息還不是什麼大問題。　　聽唐天鴻說完，蘇慕儒微微嘆息了一聲，“地方黨政領導一把手二把手之間有些矛盾，這自然在我的意料之中，我下來的時候就有心理準備了，也做好了妥協退讓的準備，可是這陳松威為何一再的咄咄逼人，實在是欺人太甚啊。而且，他哪來這麼大的膽子，操控選舉這樣的事情，在國內可是相當嚴重的政治問題，即便是有人保他那也是自斷前程，一輩子也只能留在東陵了。陳松威就這麼想把我搞下去，甚至不惜賭上自己的政治前途？我怎麼不覺得我妨礙他什麼事了，很多事情我都對市委那邊一再的退讓，就是希望能夠協調好黨政兩套班子，他倒好，還得寸進尺了，莫不以為我好欺負不成。”說著情緒也逐漸有些激憤起來。　　說來也是奇怪，地方上一把手二把手之間有些齷齪那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像蘇慕儒和陳松威這樣幾乎沒怎麼接觸就水火不容的，那幾乎是絕無僅有了。　　蘇慕儒對東陵市來說是外來戶，剛來不久工作還沒有打開局面，什麼都沒有來得及做，陳松威那邊針對他的肘制就源源不斷的出現了，搞的黨政兩套班子之間硝煙瀰漫。　　蘇慕儒自己也是奇怪異常，不明白這陳松威為何處處針對自己，這次甚至冒着政治風險也要把自己擠下去打打自己的威信。他想了想，自覺應該沒有什麼地方得罪死陳松威。　　不只蘇慕儒奇怪，唐天鴻奇怪，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協四套班子裡邊，大多數老機關也是一頭霧水，不知道這市委書記為何偏偏要針對新來的市長。　　“不管陳松威要做什麼，我們都要對10號的人大會議有所準備。這種事情，若是被咱們提前知道了，他就休想要得逞了。”　　之後兩人又在書房裡邊合計了一下細節之類的問題，一轉眼就過去了一個多小時，待到兩個人出書房的時候，唐昱正一個人安安靜靜的在客廳看電視。　　看了看錶已經快九點了，蘇慕儒道，“都這麼晚了，我叫小劉開車送你們父子兩個回去吧。”　　“不用麻煩人家了，小昱開着家裡邊老二的車過來的，自己回去就成。”　　蘇慕儒詫異的看了唐昱一眼，“小昱才十六歲吧，這麼小就會開車了？現在這孩子可不得了。”摸了摸唐昱的腦袋，“你這孩子，小時候不見瘋玩，這回倒是連車都開起來了，路上可別把老唐的心給嚇的跳出來。”　　“蘇伯伯小看我呢，我可有半年的駕齡了。”

# 第十二章 策

　　等唐昱父子兩個回到家中的時候已經是將近於十點鐘，老媽還沒有回家，往二叔家打了一個電話才知道，她晚上要在那邊住下，已經往家裡邊打了好幾通的電話，不過都沒人接，就知道他們父子兩個懶得做飯下館子去了。　　唐昱暗嘆，93年自家裝的電話竟然沒有來電显示這個服務，太惱人了。　　過了會兒沒等唐昱洗漱玩，電話上又響起，老爸接起了電話，唐昱一聽老爸說話就知道是二叔打過來的，也把耳朵湊近聽筒聽了幾句，不外乎是說海南那邊的事情，今天他早晨他剛放出了自己有意轉出手上幾個樓盤和地皮的風聲，晚上就已經有好幾個買家聯繫上了他，出價都不低，有一多半的地皮和兩個樓盤今天已經基本敲定下來，不過手續上邊有些麻煩，抓點緊，十號之前也有可能趕回來。而且他已經拖人去“買”消息，想要確認一下海南的人均住房面積到底有多大。　　他倒是決斷，沒等消息買好就已經決定全盤出手了，實在是因為唐昱的描述讓他不寒而栗。　　唐天鴻只吩咐他不要太急躁了，其他的倒沒有多說。之後又想起什麼來想給蘇慕儒打電話，家裡邊卻一直佔線，知道自己晚上和他說的話起了作用，現在估計正忙着打電話布局呢。　　回到卧室躺在床上，唐昱終於完全的放下了心。自己今天終於用種種“巧合”讓老爸和蘇慕儒察覺到了陳松威操縱選舉的陰謀，只要他們有所準備，陳松威的手段就無法得逞。　　也就是說，前世發生在自家的悲劇，到今天為止已經基本被自己給改變了，無論是二叔還是老爸，他們的命運已經和前世完全的脫軌，走上了自己希望看到的方向。　　不過，為什麼總覺得自己忽略了什麼事情呢？想來想去也沒有想出個所以然來，唐昱索性不再想下去，反正自家的危機已經解除掉了，其他的就不必多想了。　　重生一來一直提着的心，到今天終於完全的放了下來，這樣想着，人也逐漸的睡去。　　第二天起床，感冒已經差不多好利索了，老媽不在家，唐昱索性依然賴在家中不去上學。　　在自己卧室里翻來找去，終於從一個筆記本中找到一張上初三時照的全班照片，對照着前世的記憶和班級花名冊，卻怎麼也認無法完全對上號。　　前世的時候，唐家在唐昱上高中的前夕遭遇變故，之後除了幾個相熟的，和大多數同學都沒有什麼往來，加上大學畢業之後一直留在綿州，這邊舉行的幾次同學聚會他都是興趣缺缺，所以，時隔將近二十年後再看到初中時候的集體照，自然認不出來幾個。　　不過像蘇晴大美女和成少洵這個從小到大的死黨，他們三個即便是大學之後還有聯繫的，自然一眼就能認出來，還有杜大浩和季良那幾個初中時候就壞到骨子里還在唐昱腿上給他留下印記的壞小子，他們在唐昱家裡邊遇了事情之後也沒少奚落他，唐昱也是能夠認出來。　　想想當年，杜大浩把他從大石上邊推下來在小腿上給他留下五寸長的傷疤，之後他老子，時任市公安局副局長的杜繼海帶着他上門來賠罪，他老爸還一個勁的說是自家孩子不小心，不怪杜同學，還把留下的醫藥費給還回去了一半，現在想想當年的事情，總是忍不住讓人心酸。　　閑來無所事事，唐昱索性拿起蘇晴帶過來的所謂的周末作業大致看了一下，除了英語、數學沒什麼問題，餘下大多都是一知半解的，看着歷史那些一個個某年某月發生了某事具有某某意義這樣格式化的東西，又禁不住的在心底感慨了一下應試教育的悲哀。不過這些東西他可無力去改變，還是安心的“享受”吧。　　中午的時候蘇晴過來看他，說是為了怕他課程落下，趁着中午過來幫他補課，至於小姑娘心裏邊到底是怎麼想的就不得而知了。　　唐昱變着法子騙着她在班級集體照每個人的後邊都標上名字之後，這才把蘇晴送走。有了蘇晴的標識，再認起來就簡單多了，畢竟還是有些模糊的前世記憶。　　花了差不多一個小時把班裡邊的人都對號入座，唐昱這才昏昏沉沉的睡去，他可不想回了學校鬧出什麼把張三當做李四的烏龍事件來。　　他倒是想不去上學來着，以他三十多歲的心理年齡和一幫正處於衝動年代的小屁孩整天在一起學習外加聊天打屁，他可沒有這個興趣和閑心，不過想想老媽那恐怖的眼神，還是打消了這個看起來很誘人的念頭。　　至於此事，政府大樓里，唐天鴻正在蘇慕儒的辦公室一旁的沙发上等着蘇慕儒打電話，一通電話打了差不多有十來分鐘的樣子才完事兒，大多時候是蘇慕儒像應聲蟲一樣點頭應聲，不用想也知道是上邊的人，只是不知道是誰的關係。　　不過蘇慕儒打這種電話不避諱唐天鴻，足見對他的信任。　　“老唐，昨晚的事你和我說了之後我吩咐人查了一下，還真發現了不少貓膩，陳松威這個秘書啊，最近還真是挺不安分的，這幾天經常不在市委那邊，他的工作多是秘書一處的人代勞的。至於這個柳大秘不在市委出去干什麼了，就沒有人知道了。我吩咐人查了一下人大代表那邊的動靜，表面上看着一片平靜看不出端倪來，實則已經有些人蠢蠢欲動，有人在煽風點火釋放不良的信息和謠言，搞的人心不穩，看來啊，我們的陳書記真是鐵了心要把我從東陵擠走了。”他堂堂市長嘴裏邊說出柳大秘這樣的稱呼，足見其諷刺意味。　　“我那邊也讓人暗中查了一下，有人看到柳大秘不止一次的與某些人大代表見面。現在看來，其心昭然。倒是沒想到，他們還真是膽大包天啊。”　　蘇慕儒也感嘆一聲，“也不知道是誰在後邊給他撐腰讓他有膽子搞出這種事情來，硬是要把好好的一個東陵給搞的烏煙瘴氣，我又不是要和他爭什麼，他又何苦來哉。唉，這人呢，總是想不透！”　　頓了頓，又重整精神，“10號的事情我已經安排下去了，這件事無須擔心，對陳松威那邊自然也有對策，估摸着他是不會在有心老搞七搞八。”　　唐天鴻心下一凜，明白了蘇慕儒的意思，既然陳松威謀划的事情敗露了，自然不會再繼續下去，估計有人會找他談話的，蘇慕儒說的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　　不出所料，此刻市委辦公樓裡邊，市委書記陳松威正對着柳大秘大發雷霆，手裡一疊不知道是什麼文件直接砸到了柳大秘的頭上，“你給我說說你是怎麼辦事的？一點小事也辦不好，要你有什麼用，簡直是連豬都不如。告訴你要隱秘要隱秘，什麼叫隱秘，怎麼會讓蘇慕儒的人察覺到？莫非這就是你給我保證的隱秘？”　　柳大秘倒是想辯解幾句，自己確實做的很隱秘，會面的地方都選在你妻弟開的酒樓，不過看陳松威大發雷霆的樣子，想想還是算了，趕忙积極的承認錯誤，承認是自己不小心。　　“現在知道是自己不小心了？早干什麼去了，剛剛省裡邊的電話都直接打到了我的辦公室，都不帶拐彎抹角，直接就提到了10號的人大選舉，要我好好體會上邊的精神，好好感悟黨的宗旨。那是什麼意思，不就是說我陳松威不服從組織意圖嗎？要不是你那邊露出破綻讓蘇慕儒察覺到了，省裡邊怎麼會打這個電話？”不耐煩的揮了揮手，趕蒼蠅似的把柳大秘趕了出去，“你這幾天好好回家獃著，仔細的反省反省，反省不好就別來上班，出去吧。”。　　等柳大秘出去了，陳松威越想心裏邊越是不舒服，連着摔了兩個水杯猶不解恨，讓秘書處的人一個個心驚膽戰的，不知道柳大秘出了什麼紕漏能讓大老闆如此生氣。　　於是，整個一下午，市委辦公大樓裡邊都充斥着一股壓抑的氣氛，風聲鶴唳，大家都知道大老闆正在氣頭上邊，沒一個人敢在這個時候去捋虎鬚，幾個過來找他彙報工作的人也趕緊決定改日再來。　　倒是事情發生了不大一會兒，政府那邊的蘇慕儒額唐天鴻就收到了市委書記陳松威大發雷霆的事情以及讓柳大秘回家反省的消息，兩人心裏邊都是暗笑，這下陳大老闆可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啊，不僅不能給蘇慕儒造成麻煩，反倒自己惹了一身騷。　　有了省委的這通電話，陳松威便是再想搞出什麼風浪也是不可能的了。機關裡邊混的，哪一個不是八面玲瓏的人精，察言觀色趨炎附勢拍馬屁的本領最是精通。聞到了風聲，他們這些個機關的老油條自然知道怎麼做。　　這大概是自打蘇慕儒來了東陵市后和陳松威的交鋒中首次佔據上風，整個一下午都心情舒暢，決定明日繼續到市建材局調研，對所謂的人大表決不再上心。　　雖然此次打擊陳松威多是藉助省裡邊的聲音，不過若不是陳松威犯了這麼個大錯誤，想必省裡邊也不會隨意的表態。　　省裡邊自有省裡邊處事的原則，或許地方黨政一把手之間有些矛盾才更符合省裡邊的大局，就如中央近些年來對地方上玩的爐火純青的平衡之道一樣，省裡邊對下邊也有所謂的平衡之道，只要下邊不是很過火，省里一般不會發出自己的聲音去干涉下邊。　　很明顯，陳松威想要操縱選舉搞跳票這樣的事情，在省裡邊看來就是很過火很犯忌諱的行為了，是省裡邊不能接受的，這種國內政治體制不能接受的事情，不僅發生了之後他陳松威要為此承擔政治風險，省裡邊也要有人為此承擔政治風險。　　顯然，省裡邊並不願意為了陳松威的事情而承受有可能來自中央的責難，所以陳松威受到了某種隱晦的警告。

# 第十三章 要上學去

　　晚上唐天鴻回家吃飯，唐昱和張雅惠兩人都能明顯的感到他精神上的喜氣，唐天鴻倒是不多嘴，也不說什麼事，不過他的表情還是讓唐昱心中暗喜，“你們兩個今天能這麼高興，還不是我的功勞？”不過這話卻是不能說出來的。　　閉着眼睛唐昱也知道，今天定然是蘇慕儒那邊把風聲傳到省裡邊，上邊出力對陳松威施壓，這招借力打力用的甚好。　　雖然上邊不喜歡下邊的人把他們之間的爭鬥捅到上邊去，那是一種無能的表現，捅上去了，就等於向上邊承認了自己的無能。可是這些事情明顯不同，操控選舉屬於很嚴重的問題，其性質已經不僅僅是下邊的矛盾了，省裡邊要是最後在事情發生了才知道結果，估計那時候省委才會雷霆大怒。　　這次的事情可不像前幾天中山公園的落水事件，這種操控選舉，在國內的政治體制之下完全可以拔高到一個很高的政治高度，至於打板子的力度，那就要看上邊的態度如何，看上邊要把板子舉多高。好在事情還沒有發生，不過陳松威撞到了省裡邊的槍口上，自然沒他好果子吃，省裡邊能對他有好臉色才怪，就是不知道背後是誰在給他撐腰，讓他膽大包天的敢做這種事情。　　不過現在唐昱也不去想這些了，他也正煩心着呢。飯桌上他老媽張雅惠正式宣布了一個對唐昱來說不算好的消息，“有鑒於唐昱同學恢復良好，特許明天開始上學。”　　對他開車的事倒是沒有多說，唐昱心裏邊暗喜，沒有多說他就自動理解為默許了。　　於是，第二天早上，唐昱不得不強迫自己早起去上學了。　　當然，有車開唐昱自然也不會委屈了自己，吃過飯就拿了鑰匙開了車走，不過他還是在離校門挺遠就找地把車停了下來。骨子里，他還是一個不喜歡出風頭的人，雖然七中裡邊富人不少，也有不少開車接送的，不過初中生自己開車上學，那就有些扎眼了。　　進了校園，迎面的青春氣息讓唐昱冷卻已久的心禁不住跳動了幾下。　　雖然是時隔近二十年後再返初中，不過唐昱對於初中的校園還是有些記憶的，憑着前世的記憶，他終於還是勉強找到自己的教室。　　初三的學習生活確實是挺緊張的，還不到七點，已經有一大半的同學在教室中早讀了，朗朗的讀書聲讓唐昱萎靡的精神一振，心下暗道，“也罷，就當重新體驗生活了。”　　進了教室，唐昱一眼就看到成少洵那小子對他擠眉弄眼，他正發愁自己的座位在哪裡，看成少洵指指旁邊的座位示意他過去，就提着書包坐在他旁邊。　　“老妖婆昨天剛剛調整了座位，暫時咱倆做同桌。”成少洵對唐昱解釋了一句，看臉上的笑容顯然對調座位很滿意，這倒是省了唐昱不少的麻煩，“老妖婆對你可是念叨的緊，两天沒來就念叨了你好幾次。”　　唐昱笑了笑，老妖婆是英語老師兼班主任，對唐昱這個英語總是考接近滿分的英語小天才自然很是惦念。　　“你小子，咋感冒一次就變深沉了，是不是上次在中山公園受什麼刺激了，怎麼一個人就走了，也不打一聲招呼，可把我們的蘇大班長給急壞了。”　　說著拿眼睛瞟了瞟前排的蘇晴，唐昱也拿眼睛瞟過去，恰好蘇晴也微微轉回頭看他們這邊，兩人目光一撞，蘇晴展顏一笑又急忙把頭轉了回去，耳根處微微通紅。　　唐昱小意的笑了笑，回頭時似乎有一股不懷好意的目光刺了過來，不動聲色的微微往左邊一瞥，不是杜大浩又是誰來？心裏邊微微一寒，莫不他還想把前世留在自己身上的印記今生再施加一遍不成，還真是高看他自己也小看自己這個重生者啊。　　遂又自嘲一笑，自己何時這麼斤斤計較起來，重生而來要和一個小孩子置氣，也太沒出息樂點。不過對杜大浩和季良這種初中時就敢扒女生褲子高中時就敢把女孩子騙到KTV下藥輪姦的人渣，有機會給他們留下些教訓又何妨？　　這樣想着，臉上露出的奸詐笑容讓旁邊的成少洵一陣毛骨悚然，暗道，早已改邪歸正多年的唐大教主啥時候又露出這樣的笑容，不知道何人又要倒霉。　　話說，唐昱初中之前也是相當叛逆的，被人戲稱為唐大教主。　　回頭和成少洵隨意的低聲侃了幾句，旁邊的人都在好好學習，他也不好意思多說。倒是對成少洵，唐昱心中暗笑，這小子，還是和前世一樣，現在對女人還是不感冒。前世的他可是直到大學之後才對女人開竅，還一發不可收拾。大學之前，這孩子一向認為女人等同於老虎，越漂亮的女人虎性越大，越是兇猛。這個結論是他從小多大多年的悲慘經歷之後從他奶奶、老媽、嫂子和表姐身上總結出來的，可謂是血淚的教訓，讓他一直引以為戒。　　撇過成少洵，唐昱拿出書來，也想試着像大家那樣來一口朗朗上口的讀書聲，不過他明顯是高估自己了，捧起了書本，卻發現自己怎麼也無法像大家一樣高聲的讀出聲來。聽着周圍朗朗的讀書聲，心中反倒是憑空多了一股煩躁的感覺。　　學校啊，終究不是自己這種已經暮氣沉沉的中年人呆的地方……　　煩躁中，一上午的四節課很快就過去了，其間除了“老妖婆”把他叫到辦公室問了幾句話被他從容應付過去之外也沒有其他事發生。　　杜大浩和季良一伙人毫不掩飾對他的敵意，課間蘇晴過來和唐昱說話的時候，那邊總是時不時的拿滿是火藥味的眼神瞥向這邊，幾個小子聚在一起交頭接耳低聲細語，還不時對這邊指指點點，也不知道這些壞坯子又想出了什麼壞點子來捉弄人。　　小小年紀，終究還是沒有學會隱藏自己的意圖和情感，唐昱暗道，不足為慮。　　中午的時候叫了成少洵一起去吃飯，看到唐昱唐昱拿出帕斯特的鑰匙，成少洵一下高興的跳了起來，“老大，你牛，啥時候把你叔的車給騙出來了，不怕你媽收拾你啊，我老子那車，打死我也不敢偷偷開出來。”說著一把從唐昱手中搶過鑰匙，要過把癮。　　他老子也是有車的，寒假的時候也學過一會兒，勉強能瞎開，不過他老子可不敢讓他開着上路。顯然，他先入為主的認為，唐昱也是偷偷開出來的。　　唐昱把鑰匙搶回來，現在是路上人最多的時候，他可不放心讓這個半吊子開，“人少了你來，就你那技術，不怕損人也怕損車。”說著打火把車開了出去，專註於說話的二人自然沒注意到，杜大浩那伙人在後邊詫異的看着他們兩個開車絕塵而去。　　“老大，這小子也太拽了吧，咋弄輛車開學校來了，這麼風騷。”　　杜大浩不屑的哼了一聲，“不就是他二叔家的爛帕斯特嗎，有什麼了不起的，指不定還是偷偷開出來的。等改天把我爸單位的車開來，上邊還能裝個警燈，嚇不死他們。”　　季良嘴上忙是是的應着，心裏卻有些不以為然，杜大浩他家老子是公安局的副局長的副局長不假，有車也不假。雖然他的排名靠後了些，不過也是配有專車的，只是杜大浩沒能耐開出來罷了。就他那掛擋都不會的半吊子，不撞死別人也會傷着自己。況且，開着警車來學校風騷，那不是找抽嗎。　　路上找了個人少的路段讓成少洵過了一把車癮，讓這小子連聲叫爽。　　中午兩個人在城關區一家飯店裡邊隨意吃了點，看得出來成少洵和他老子沒少在這邊吃飯的，這老闆絕對是他老子治下的標準良民，把這倆衙內來來回回招待的頂周到。　　下午的課也在無聊中度過，心不在焉的唐昱自然也沒有注意杜大浩曠課沒來。　　老師們倒是注意到他時不時的走神，和以前上課的狀態大相徑庭，不過大都知道他剛剛重感冒，也只以為是病沒有好。下午老妖婆還特意把他拉過去關心了一番，叫他好好休息，讓唐昱受寵若驚，差點感動的一塌糊塗，心道，“老妖婆啥時候這麼體貼了？”　　晚上回家，唐昱又一個人在卧室裡邊枯坐靜想。　　自己三十多歲的心理年齡，終究和學校這種地方有些格格不入，況且，大好時光，他也不想浪費在學校這種地方。不過想了半天也沒有想出什麼對策來，單單老媽那一關就過不去啊。　　自己倒也不是不想上學，不過能利用在學校一些無所謂的時間去做些別的事他自然是非常樂意，想想93年，放眼國內遍地黃金，他這個遼大經濟學院和管理學院畢業的高材生若是只能坐在教室中和一幫小屁孩學那些沒有的東西，那絕對能讓他鬱悶到死。　　當然，事情要一步一步來，不能心急，現在自己解決了前世家中的災難已經算是一個不錯的收穫了，其他的都可能慢慢來。　　出去給海南那邊二叔掛了個電話，聽到他已經把名下所有的地皮和樓盤都找下了買家，只剩下一些繁瑣的手續，花些時間就能辦妥，唐昱這才徹底的放下心來。　　晚上老爸回來又說起政府的事情，今天心氣明顯高昂，說他們和市委辦那邊的扯皮少了不少，回來時候在市委大院門口看到柳大秘那張黑着的臉心裏就舒暢。　　蘇慕儒強勢起來，政府這邊的工作就好做很多，市委那邊的人也不敢太卡脖子，下邊局、委的頭頭腦腦，今天過來政府向蘇慕儒彙報工作的人也明顯多了不少，下午下去進駐調研，地下的人也配合和很多，不敢敷衍了事。　　唐昱也配合著笑了笑，官場上邊消息最是靈通，當官的，沒有幾個鼻子不靈敏的，估計從什麼地方得到了消息，知道陳松威被省委責難就明顯的感覺到了上邊的態度，這時候若是不適當的向蘇慕儒靠攏那就是明顯的沒有政治智慧，他們要是在這個關頭還和蘇慕儒硬磕，那蘇慕儒要不抓住機會拿他們頂上的烏紗立威他就不是一市之長了。　　不過，也僅僅是適當的靠攏罷了。現在局勢還不明朗，騎牆觀望者還是不少的，蘇慕儒在沒有表現出與陳松威相抗衡的實力之前是不要指望這些人徹底的靠過去，每個人的心裏邊都有一把自己的尺子和底線。當然，有現在的局面已經很不錯了，此消彼長之下，遲早能蓋過陳松威一家獨大的局勢。　　自然，這些話唐昱不會說出來，不過想必他老爸和蘇慕儒都是能夠明白的，能做到這樣的高位，起碼最基本的政治智慧是毋庸置疑的，倒不用他多言。蘇慕儒今天下午趁熱打鐵進駐下邊調研，大概就是要趁着這個機會拿幾頂帽子立威吧，這倒是好現象。　　不藉著這次省委吹的風來做些事情，那就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最基本的借力打力的手法蘇慕儒自覺用的還是不錯的。至於具體的事情，例如蘇慕儒到下邊哪個機構調研這些唐昱倒是沒有多問，雖然是父子，不過政治上這些事問多了也未必是什麼好事兒。　　顯然，在唐昱的心中他是把蘇慕儒和自己的老爸都當做政治家來看待的，沒有把蘇慕儒歸入政客的行列。　　不過不知為何，躺在床上的唐昱心中隱隱有些不安，覺得似乎自己遺漏了什麼，而且還是很重要的事情，不過細細的從前到后想了一遍又完全的想不起來，93年發生在自家的悲慘事件，無論是二叔身陷樓市泡沫還是蘇慕儒跳票之後導致老爸也失勢，現在似乎都完美的解決掉了，那自己到底遺漏了什麼呢？　　自嘲一笑，自己大概是一着被蛇咬三年怕井繩吧，什麼時候這麼疑神疑鬼起來，再說，危機到解決了，哪還有什麼緊要的事情，遂翻身沉沉睡去。

# 第十四章 撞車事件與密謀

　　第二天唐昱到校時聽到學校都在瘋狂議論杜大浩開車撞人的事情，問了成少洵才弄清楚，原來昨天下午杜大浩和季良幾個人曠課，把他老爸單位的配車偷出去玩。　　幾個人裡邊沒一個會開車，就杜大浩學過一點還是個半吊子，勉強把車開上路走了一截，幾個人還興奮的在車裡邊開了幾罐啤酒。　　沒成想雙車道的路不太寬，路上車不多的時候還行，他們一直把車開在路中央，可是在一個拐角的時候對面過來一輛大卡，杜大浩立馬就慌了神。也不知道他們怎麼弄的，總之最後的結果是他們的車拐上人行橫道撞了一位中年婦女，之後幾個人心驚膽戰的也沒管受傷的人，在人行橫道上開了好一截距離連着撞壞不少東西之後，想要開到路面上，最後撞在了路燈上邊，差點沒把車撞散架了。據說當時親眼目睹的人很多，而且當場就認出了是市公安局副局長的公車，當時有幾個好事者還拍了照片，說是要送到了報社做新聞。　　唐昱一聽就愣了，想想自己昨天開車來上學，下午那幾個小子就曠課偷着開他老子的車出去，這之間可不會沒有聯繫。再看成少洵也在對他眨眼時唐昱就明白了，鐵定是那幾個小子昨天看到他們兩個開車，羡慕不已，這才曠課開車玩吧。　　這麼說來，自己倒是罪魁禍首了，要不是自己開車來上學，他們大概也不會偷着開車玩。　　車禍具體的情況成少洵知道的也不多，學校裡邊議論的人挺多，不過大都是道聽途說，倒是可以確定，杜大浩他們幾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受傷，季良和杜大浩做前排受傷最重，傷在腦袋上邊。　　成少洵還幸災樂禍的嚷嚷着會不會變成白痴什麼的，一旁的蘇晴冷着臉說了一聲，“變成白痴最好，活該。”　　唐昱還好奇蘇晴今天怎麼一直冷着臉，卻原來那被撞的中年婦女她女兒以前也是在七中上初中的，好像和蘇晴還挺熟悉的。似乎高中時候進了市一中，只比他們高一屆。　　蘇晴自然對他們這種不會開車就敢上路，不把人命放在眼裡的做法很是不滿，尤其是他們撞傷人之後也不停車，繼續在人行道上開了好一截，還刮傷了幾個，這種事情，對於是非觀念很強的初中生來說，都是很容易引起激憤的。　　不過這種事，唐昱便是知道了也只能無奈的搖搖頭，他完全能夠猜到，最後的處理肯定是杜家賠償一些錢之後不了了之，至於濫用公車、違規駕駛之類的，杜大浩的老子杜繼海是市委書記陳松威的鐵杆，陳松威一定會儘力把事情壓下來保他的。　　這個時候還沒有後世的網絡這種先進快速的傳播工具，報社大多是政府的喉舌，這種涉及到市公安局副局長的敏感的東西，沒有市裡邊的首肯是絕對不會登出來的，所謂的送到報社的照片最後也只會不了了之。　　經歷過前世那樣的家庭變故，唐昱也不會要想着伸張正義之類的天真想法。而且，政治上邊像這種事，一般也不會有人揪着不放，便是杜繼海一向不怎麼買蘇慕儒的帳，蘇慕儒也不會抓着這件事不放。這種事，除非杜繼海有了麻煩要失勢了，那時候牆倒眾人推，才會有人把這些陳年舊事拿出來說事，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現在道沒人深究。　　國內的政治，大多時候就是這麼回事兒，對於唐昱這種重生回來而且經歷頗多的人來說，早就看清了那裡邊的門門道道，自不會多管閑事去破壞所謂的大家都在遵守的規矩。　　搖了搖頭不在管一臉憤怒的蘇晴和成少洵，低下頭看起從家裡邊帶過來的英文原著大部頭，心裏感嘆一聲，“這個年齡的少年，很真實純潔的很啊。”　　接下來的事情也確實如唐昱所料，事情從頭到尾的處理都很低調，無外乎賠錢了事和解協議什麼的，當天市台的新聞和報紙對此聞所未聞。而市民也總是健忘的，在缺乏互聯網這個強大的傳播媒介的時代，事情控制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非常容易，目睹者也僅僅在經過幾天的熱議之後也把這件事拋在腦後。至於無法忘記的，大概也只有受害者得家庭了，也不知道那人傷的如何，杜家又賠償了多少錢。　　杜大浩幾個人還在醫院裡邊暫時沒有來上學，不過看學生的激憤程度，很有可能他一來就把他給海扁一頓，倒是聽說他們家裡邊已經在辦理轉學手續了。　　之後两天學校中除了大家都在議論杜大浩他們的事情之外也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倒是他們因為熱情的轉移而一時之間忽略了唐昱驟然之間變的有些不同，也讓唐昱逐漸的融入學校之中，課件同學說話時也會時不時的插上幾句。　　在學校裡邊悠閑自在的唐昱可不知道，這會兒，中山公園那邊的豪宅裡邊，市委書記陳松威正一臉嚴肅的看着眼前的東西，周圍沙发上邊圍坐着幾個人，都黑着臉，大氣也不敢出，良久，才有人開了口，“陳書記，蘇慕儒定然已經有所察覺到了，他就是要藉著這股風拿下邊的烏紗帽開刀立威，為他的上位見血祭旗。可是，建材局那裡邊的事情您是知道的，一點也經不起查，萬一到時候讓他查出別的東西，拔出蘿蔔帶出泥，到時候咱們就全完了。我看，眼下，眼下我們也只能採用下策了。”　　另一邊一個謝頂的中年男人接上話，“陳書記，現在也只能這樣了。我們之前籌劃的跳票不成功，沒有讓他灰溜溜的出東陵，這就是禍根，我們已經把他得罪死了，之間再沒有緩和的餘地，若是現在不把這個禍根給拔出了，遲早要出事。況且，他似乎已經在建材局察覺到什麼了，頻繁的在下邊調研，看他的樣子，似乎已經掌握了什麼證據，也由不得我們不動手啊。若是再拖下去，遲則生變，到時候我們都完蛋。而且，他要開刀立威，也就是人大會議這幾天的事，若是讓他先出手，那我們就被動了。”　　若是唐昱在這兒就定然會認識，此人就是市稅務局的局長尹匡虞，只是不知道他們這些人這時候聚在一起又有什麼陰謀要實施。　　良久，看着面前材料的陳松威才抬起頭來，“這可是蘇慕儒他自己逼我的，他要立威找哪家不好，偏偏找到我的頭上，也就怪不得我們了。老尹，這個女人，她可靠不可靠，這是最關鍵的一環，可別掉了什麼鏈子。”　　“陳書記放心，這上邊我都安排好了，這個女人完全在我們的掌控之中，我們捏着她的命脈，她不敢不聽話，一定會按照我們安排的路走的。”　　陳松威的面色這才緩和下來，“你辦事我放心，不像這個小柳，辦個事這麼不小心，在我們的地盤上還能讓蘇慕儒提前得到消息。要不是他，現在也不會這麼麻煩，回頭讓他繼續會秘書處獃著吧。”　　這話尹匡虞自然也不敢接，那個所謂的柳大秘，當初還是他推薦給陳松威使用作為專職秘書的，不過現在可不敢給他說好話，這次也確實是因為他辦事不力才導致了現在的局面，尹匡虞不說給他說好話，殺了他的心思都有了。　　幾個人又低聲細語了一會兒，確定下細節，最後陳松威拍板定了下來，“就這麼辦，今天就安排下去，應該還來得及，蘇慕儒的手腳也不會有那麼快，短時間之內他也只能查到表面上的東西，不過時間久了保不準就能發現什麼。事情宜早不宜遲，老尹你和老雷今天就辛苦點安排妥當，尤其是那個女人，一定要做好工作，不要出什麼紕漏，這事不僅關係到我，也關係到你們，一個人出了事那就是大家都出了事，都小心着點。”　　尹匡虞和雷大福忙連說不辛苦不辛苦，“陳書記就放心吧，事情一定好辦得妥妥噹噹的，咱們都是一條繩上邊的螞蚱……”話話出了口才覺得這麼說不妥當，看陳松威和尹匡虞難看的臉色，趕忙連連糾正，“總之陳書記和尹局長放心就是了，事情我一定辦好，那個女人也不必擔心，一定出不了什麼紕漏的。”　　又商定了一些細節之後幾個人才告辭離去，看看牆上的掛鐘，93年4月8日19點33，陳松威暗嘆一聲，他們這一商議就用了整整一個下午，天都完全的黑了下來，把事情前後回憶了一遍，確定沒有什麼紕漏之後才回到卧室掛了個電話……　　唐昱自然不知道陳松威他們在密謀的事情，依然在學校小意的適應體驗着生活，上課聽聽老師講課，不想聽就看自己帶來的經濟學大部頭。初三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對於唐昱和蘇晴他們這種異常出色的人老師也不是很管，讓他們自由支配學習，所以唐昱還是比較寫意的。　　偶爾看看蘇晴羞紅的小臉，中午的時候和成少洵到城關區那邊抖抖衙內的威風混吃混合，自然也很是舒適。在城關區的酒樓吃飯，想必沒人會和成少洵這個小太子收錢，據說他老爸給他專門定了個地方的，不過他和唐昱倒是喜歡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不過兩人吃飯的團伙中又多了一個，那就是蘇晴。　　有美女陪着吃飯總是很舒心的，倒是成少洵這小子不解風情，還悄悄的問唐昱下次能不能不帶上這個小妞，讓唐昱恨不得扇他兩記讓他趕緊醒悟開竅。　　晚上在家裡邊他老爸的精神頭是越來越高，看得出來政府那邊的工作應該是越來越順利，蘇慕儒的話語權在短短两天里就得到了鞏固，所謂的東風壓倒西風西風壓倒東風，大概說的就是這般了。　　不過不知為何，唐昱心中不安的感覺反倒越來越明顯。又想了想，確定陳松威在選舉上邊搞不出什麼手段，這次放下心，可是心裏邊卻越發的忐忑。　　就這樣，在唐昱的患得患失之中，10號的人大會議到了。

# 第十五章 人大會議與風雲突變

　　4月10日，東陵市人大會議如期召開。此時唐昱的二叔還在海南那邊忙着，沒時間趕回來，還讓唐父代為向蘇市長轉達歉意。　　蘇慕儒在選舉之前就獲得了省裡邊的表態支持，對此次會議信心滿滿，知道這次的會議也會像以往的慣例一樣，只是在人大上走個過場表決一下，完全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他在這短短的幾天之中已經在東陵市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威信，雖然說離與陳松威分庭抗禮還差得遠，不過比起之前小半年內打不開局面的狀況要好多了。　　因為之前陳松威涉嫌操控選舉，雖然這種事因為沒有發生就被扼殺在搖籃之中而且也不能拿到檯面上說事，不過對人大會議的安排就能看得出，還是以蘇慕儒為首的政府主導的，幾乎沒有市委那邊什麼事。要是放在往常，這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會議議程排在第一項的就是市長的選舉，在進行了一些例行開場白的過場之後，東陵市的市長選舉正式開始。　　和往常的慣例一樣，人大代表每一席兩側都有來回走動的工作人員，美其名曰隨時提供服務，實則是打着服務的幌子為了監視代表的選舉，防止其中出現不想要的結果。　　主席台上的投票箱旁邊也有幾個工作人員分佈在四周，他們的職責除了維護秩序外，還要負責睜大眼睛看清楚選票上的結果。絕大多數的代表在把選票投進去的時候，這些分佈在四周的工作人員總能從特定的角度看到選票上邊的結果。說白了，整個選舉的過場其實都是有人在監控的。　　“監視”選舉，這中心照不宣的制度大概是國內政治體制中特有的現象了，這種監視，幾乎細化到每一個細節，整個過程很難出錯，所以，類似於跳票這樣的事情在國內的政治體制下才很難發生。　　而今天，東陵市人大會議市長選舉之後，上邊這些負責“監視”的工作人員，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政府那邊的人，也就是和蘇慕儒走的近的人，換句話說，這次的選舉完全是以蘇慕儒為首的市政府的主導下進行了，貫徹的是蘇慕儒的意圖。　　只要看清楚了這點，老於世故的人大代表自然知道選票上邊如何填寫才算是不違逆上意。　　選舉的過程很快，上午十點鐘就宣布了選舉結果，蘇慕儒以高票當選東陵市市長之職，四百餘票得選票之中，除了缺席和棄權的三十餘票之外，只有十九票的反對票，可謂是大獲成功，也就是所謂的走過場完事了，之後人大會議繼續其他的議程，大都是之前就定好了基調，走個過場了事，到了中午差不多就結束了。　　唐昱是中午和蘇晴、成少洵三個一起吃飯的時候才知道的選舉結果，不過這種結果早在他的意料之中，現在只是確定一下罷了。不過想想自己重生而來這幾天，已經把可能出現在家庭之上的悲劇全部扼殺在搖籃之中，想到自家從今天起就會走上一條與前世的悲慘截然不同的道路，在想到前世苦難之時心裏邊禁不住有些驚喜。　　有蘇晴在場，成少洵只是低着頭使勁吃東西也不多話，自然沒有注意到唐昱臉上表情的異樣，倒是蘇晴，盯着唐昱略有些失神而憂鬱又欣喜的眼神，忍不住看的有些痴了，直到唐昱回過神來盯着她美麗的大眼睛的時候才反應過來，自己剛剛似乎有些花痴了，忍不住自己先羞紅了臉，耳根處的一串紅暈一直蔓延到脖子下邊的衣領里，讓人忍不住的想扒開衣領看一下看內中無限風景。　　仔細說來，蘇晴也是個小美人坯子，有着一張美女特有的瓜子臉，雖然因為年紀的原因妖臀還沒有長開，不像楊涵寧那樣驚心動魄，不過胸部已經略具規模，鼓鼓翹翹，順着脖子往下看去，這個恰好能看到一絲紅暈的延伸，隔着衣服還能看到裡邊穿着的小可愛的形狀，禁不住讓唐昱這個花叢老手有些直了眼。　　想到楊涵寧，唐昱不禁又心痒痒。蘇慕儒成功當選，前世的命運已經改變，希望這個女人陷的不是很深吧。　　對這個女人，無論是前世看到的最後一面還是今生重生而來第一天的見面，都忍不住讓人生出憐愛之心。又不禁自嘲一笑，想想自己確實是有些犯賤的感覺，心裏邊總是想着這個似乎應該罪大惡極的女人。　　蘇晴直到耳根處的紅暈消退了才注意到唐昱的眼神，趕忙掩了掩衣領，又發現自己這個動作似乎有些多餘，自己這個衣服的領子可是緊口的，裡邊的風光被捂得嚴嚴實實。不過她心裏邊倒是略有些小竊喜，對唐昱的目光也沒有什麼厭惡的感覺，覺得和杜大浩他們那種眼光又有所不同。　　啐了唐昱一口，禁不住臉上又有些羞紅，忍不住在心中道，自己心裏邊到底在想些什麼啊，羞也不羞。　　下午在教室安心讀着大部頭的唐昱還不知道，就在下午的人大會議結束之後，東陵市突然醞釀起一股針對蘇慕儒的風暴，而且，已經不僅僅的局限於東陵市內……　　唐昱直到晚上回家之後才從老爸的口中聽說了下午的事情，這才明白自己這幾日心裏邊隱隱的不安到底是從何而來，也不禁暗怪自己太不小心了，怎麼能把這件事給忽略了。　　原來，上午人大會議結束之後，意氣風發的蘇慕儒回市政府主持工作，可是緊接着省裡邊就傳來了消息，有人在昨天對蘇市長進行了實名舉報。　　舉報的信件和證據本來是在9號左右遞到了東陵市紀委，紀委認為涉及到東陵市二把手，不能獨自決定，於是向陳松威秘密彙報之後轉到了省紀委，這才知道，省紀委在同一時間也收到了相同的舉報信件，因為證據頗多，很詳盡，所以在省紀委內部引起重視。　　紀委書記向邱省長彙報過後，經省長親筆批示，決定予以立案偵查。而且，昨天省紀委的人已經秘密對舉報人以及其證據進行了核實，從得到的證據來看，一切的矛頭都指向了東陵市市長蘇慕儒。　　東陵市這邊，直到10日下午省裡邊的專案組進駐了東陵市之後才從市委那邊傳出消息，消息一傳出來，剛剛還一片歡欣鼓舞的政府這邊，立馬像被潑了一盆冷水。　　省裡邊的專案組都進駐東陵市了，那定然是有了詳實的證據，要不程序不會走到這個層面。　　對於紀委這個東西，絕大多數官員希望一生都能不和他們打交道，基本，紀委的人來了，也就意味着政治前途的消亡。　　也就是說，蘇市長，可能完了。　　記得前世的時候，蘇慕儒只在選舉跳票之後威信大失，然後過了一段時間才被陷害。唐昱之前做法讓蘇慕儒成功的躲過了跳票的危機，在他看來，蘇慕儒在東陵市已經差不多站穩腳跟，陳松威所謂的陷害案件大概就不會發生了。沒成想，自己的舉動反倒是讓陳松威一伙人提前進行了陷害案的布局，在選舉結束的當天就有專案組進駐東陵市查蘇市長的問題。　　前世的時候唐昱一直就不明白陳松威放着好好的市委書記不好好做，為何要和蘇慕儒這個外來戶死磕，不僅冒着政治風險要讓他落選，之後又進行了陷害，現在看來，事情遠遠沒有自己想像中的那麼簡單，定然還有些別的隱情。　　唐昱沒想到自己惟一點沒有考慮周全，就導致出了這麼大的簍子，幾乎導致自己前期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前功盡棄。若是蘇慕儒就此被紀委定罪，牢籠之災是脫不了的，那自己老爸這個蘇慕儒的親信自然也是牆倒眾人推。　　雖然說二叔的家業保了下來，可是若是老爸的官場之路就此絕了，這也是唐昱不願意看到的，現在還沒有到了絕路，應該還有補救的機會，總要想些辦法來補救才是。　　唐天鴻也無心給唐昱說到底是這麼回事兒，想必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會讓省紀委直接找上蘇慕儒，在他看來，蘇慕儒雖然也有些缺點，不過大都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起碼，事關原則性的錯誤他是不會犯的。　　唐天鴻與蘇慕儒相交二十載，對蘇慕儒還算了解，知道他這個人不貪財，作風上邊基本也不會有什麼問題，大原則上邊就更不會出現問題了。　　那事情就怪了，除了這些出問題，還有什麼事情會讓蘇慕儒遭此橫禍？　　唐天鴻不清楚，唐昱卻能猜出個大概來，按照他的猜想，既然是陳松威陷害蘇慕儒，想必陷害的手段和前世應該是大同小異的，罪名無非就是經濟問題和作風問題。　　前世的時候雖然具體手段唐昱不是很清楚，不過卻也知道陳松威他們就是從這兩個方面下的手。之後正是楊涵寧提供了關鍵性的證據，這才讓省紀委最終迅速定案。　　“楊涵寧，又是楊涵寧，自己中午還想到她有沒有泥足深陷的問題，沒想到下午就出了這樣的事。”在唐昱猜想來，如果沒有什麼大的變故，那麼這個楊涵寧依然是一個關鍵的人物，或許，紀委收到的舉報信件就是她寫的吧。　　機關裡邊的消息傳播的向來不慢，他老媽從外邊回來的時候就趕忙問他老爸到底出了什麼事情，怎麼外邊都在議論建材局那個楊涵寧舉報蘇市長的事情。　　他老爸只得苦笑幾聲，他自己還矇著呢，咋知道怎麼回事兒，倒是聽到老媽說的舉報人是市建材局的時候眼皮一跳，“建材局的楊涵寧？蘇市長這幾天一直在建材局調研，總不至於是這幾天的事情吧，不過蘇市長時不時的都會去建材局調研，一來東陵市調研的第一站也是建材局，倒是沒聽說過和這楊涵寧有什麼關係。”心裏邊也是微微一嘆，“老蘇這次別真陷進去才是，他那人，應該不會犯大錯誤。”　　“建材局那個楊涵寧可不得了，外邊院里現在都說那是咱東陵市第一美女，男人都不敢和人家對着看，據說蘇市長在建材局調研的時候看上了人家要做情人。人家外邊現在都在說，怪不得蘇市長要時不時的往建材局跑，原來是這麼回事兒啊。蘇市長經常去建材局，這可是有目共睹的事情，也不知道這次老唐你會不會受到什麼牽連。”　　唐父呵斥了一句，“瞎說什麼呢，蘇市長是什麼人我還不了解？最終調查出什麼還兩說呢，你倒是先嚷嚷起來了，你先睡吧，我再想想。”　　從老媽口中確定了舉報之人確實就是楊涵寧，唐昱越發的肯定自己的判斷。　　而且，老爸老媽剛才提到一個關鍵的地方，市建材局。聽他們剛才話裡邊的意思，蘇市長之前多次在市建材局調研，而且不僅調研的第一站在建材局，最近這幾天還到建材局裡邊調研過。　　在唐昱的記憶裡邊，這個市建材局這個自收支單位可是個了不得的單位，前世98年的時候全國最大騙稅案破獲，這個建材局就是最大的參与者，眾多參与的騙稅空殼公司都是掛靠在建材局名下然後進行騙稅。　　這麼一想，之前不明白的很多事情就豁然開朗，例如陳松威為何與蘇慕儒勢如水火一定要擠他離開，跳票事件不成之後又要構陷，全是因為這個建材局的關係。　　蘇慕儒一來東陵市就進駐調研市建材局，之後還進行過幾次調研，定然是發現了一些建材局的問題，當然，深層次的發現不了，但是用來拿建材局立威是足夠了。　　陳松威是怕建材局的問題最後會越差越深拔出蘿蔔帶出泥，最後把他們這個騙稅團伙給查出來，所以才千方百計的要擠走蘇慕儒。　　至於這次匆忙之中陷害，估計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他們幕後操縱跳票不成功，不能把蘇慕儒成功的趕出東陵市。而人大會議之後蘇慕儒一定會藉著風頭來立威的，要說東陵市拿什麼來立威最好，那自然是他調研多次熟悉問題的市建材局，要是到時候被蘇慕儒拿下來建材局說事兒，他們騙稅的事情暴露的可能性就很大了，於是才會這麼緊急的構陷。　　另外，這件事裡邊還透着詭異，按照唐昱的估計，陳松威他們舉報構陷蘇慕儒應該就是這幾天操縱選舉的事情敗露之後採取的補救手段，照理說，這種舉報信到了紀委的手中，即便是證據詳實，可是涉及到下邊一個市的市長，紀委應該會比較謹慎才是。　　謹慎的意思就是，需要一段時間來細細核查，而且，紀委立案與否也不僅僅是紀委書記說了算，還要看政法委書記以及省裡邊的意見。　　可是事實上，就是這麼的雷厲風行，只不過三两天的時間，專案組就進駐東陵市，據說晚上的時候蘇慕儒已經被省紀委的人傳喚到了南山賓館。　　市紀委在南山賓館長期包下了頂上邊兩個樓層，哪兒基本就是官員政治生涯的墳墓了，進去了少有能囫圇着出來的。　　紀委忽然這麼有效率了，而且出現在一市市長身上，那是極為不合理的。　　除非，有省裡邊某人的批示意見，而且還要有人在背後推動案件的發展。　　毫無疑問，陳松威絕對是推動者之一。至於為什麼是之一，那道理就簡單了，省裡邊的事情，可不是他陳松威想插手就能插手的，紀委要辦一個市長，可不是他書記說了就管事兒。　　一整夜，唐昱躺在床上邊翻來覆去想的都是這件事，想來想去，關鍵還是在楊涵寧的身上，直到後半夜才沉沉睡去。　　東陵市這一夜和他一樣難以入睡的人也不少，例如構陷案的主角蘇慕儒，例如策劃者陳松威，例如唐昱老爸，例如誣告蘇慕儒的楊涵寧……

# 第十六章 再見涵寧

　　第二天是周末，不用去上學，唐昱自然需要為拯救蘇慕儒好好的籌劃一下，不能在家中等死。　　他老爸照常到政府上班，不過政府那邊從昨天開始就已經是人心惶惶，想必也做不了什麼有用的事。　　二叔在海南那邊的事情已經基本處理完畢，除了有些尾款需要在半個月左右之內才能收回來之外，其他倒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留在那邊的人基本都能處理。昨晚打電話時聽說了這邊發生的事，立馬心急火燎的要趕回來，不過沒有凌晨的機票，最快趕回來也要到今天中午了，到時候還要唐昱開車去機場接。　　昨夜思來想去，關鍵點還是在楊涵寧的身上。前世時候蘇慕儒案件的具體情況也沒有公布，新聞上邊的都是官樣文章，不過有些見識的人一眼就能看得出來不是那麼回事兒，所以唐昱也不知道楊涵寧到底提供了什麼樣的證據能讓紀委直接對一個市長定案。　　雖然案件背後有推手，不過沒有些有料的東西，想把一個實權市長給搞下來那是很難的。　　這麼看來，突破口還是在楊涵寧身上。　　開車快到老街的時候驀然想起，這時候她應該也處於風口浪尖之上，想找她的人多如牛毛，特別是蘇慕儒這邊的人，一定會想方設法去找她的，陳松威那邊也會想方設法的把她藏匿保護起來不被這邊的人發現，估摸着，她這回定然不在這兒公布的住址。　　在老街遠遠的地方就把車停了下來，果然發現巷子口有幾個人隱隱約約的晃動。　　前世家裡落魄的時候唐昱在這邊住了好一段時間，自然能認得出來那些來回晃悠的人不是老街的熟人，只是不知道這些人是蘇慕儒這邊的還是陳松威這邊的。　　看到那些晃悠的人唐昱也不敢冒險從這兒進去，找了條前世曾經開拓過的便道翻了幾堵爛牆繞進去，遠遠的果真發現楊涵寧家小院外的大門緊鎖着，旁邊也有人看似在晃悠，實則是在監視這邊。唐昱盡量放鬆着走過去，那些監視者只是稍微注意了一下，不過見唐昱是衚衕裡邊出來的也就沒有太在意，想來也不會對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人有多大的警惕。　　出了老街回到車上唐昱不禁心裏發堵，他已經確定那些人定然就是陳松威找來監視這邊的人。楊涵寧此刻也定然被他轉移到了一個安全保密的地方。　　正發愁到哪兒找到楊涵寧這個突破口，唐昱腦袋中驀然靈光一閃，“陳松威他們想把楊涵寧放在一個妥善的地方，既不讓其他人能夠輕易發現，還要讓省紀委的人隨傳隨到，自然是不能出了東陵市的，這麼看來，最好的地方莫過於中山公園那邊的兩棟豪華別墅了。”　　再說，楊涵寧作為尹匡虞的情婦，尹匡虞要金屋藏嬌，把她放在那邊的別墅里的確是很好的選擇，那裡可完全不用擔心被人發現了。記得前世的時候，那個地方作為陳松威和尹匡虞的老巢，是直到98年陳松威案偵破的時候才被人順藤摸瓜發現。現在東陵市的人對於中山公園附近的豪宅還一無所知呢，便是知道那兒有豪宅的人都不多。　　這麼一想，唐昱不再猶豫，打火往中山公園的豪華別墅趕去。　　依然像上次那般遠遠的把車停下，下車是看到後座上掛着的高倍望遠鏡，心道，“這東西終於能夠派上用場了，倒不枉自己花了五百的押金。”　　又從上次的路上繞到之前“偷窺”的那個位置，舉着望遠鏡觀看了約有半個小時之後，腰酸背痛腿麻的唐昱這才發現自己犯了個嚴重的錯誤，看了大半個小時，除了別墅外邊停着的上次見到的一輛別克兩輛寶馬之外再沒有看到其他的東西，連個鬼影子都沒有出現。　　守株待兔確實是個不錯的想法，不過自己並不是那種受過專業訓練的人，能夠一動不動的在這兒等着目標的出現，只半個小時就有些受不了了。況且，此地的安保措施不錯，不能長時間呆下去，站的時間久了，說不準就要被安保人員給發現了，那些安保人員可不會把他當做一個觀賞風景的藝術家。送到警局倒是小事，打草驚蛇就不好了。　　正想着是不是換一個更加聰明一些的辦法，在這兒傻等下去也不是辦法，那邊平靜了半天之後的別墅大門突然有了動靜，遠遠看到有人从里邊走了出來。　　唐昱不敢怠慢，調節望遠鏡一看，不禁喜從心來，出來的人不是苦等多時的楊涵寧又是誰來？只是不知道她這時候出來要到什麼地方去，這時候的東陵市可不是她露面的時候，不知道有多少人急着想要把她找出來。　　正想着，楊涵寧已經打開車門進入那輛別克之中，把車駛向別墅區出口，奇怪的卻是車在出口處被幾個安保人員攔了下來，楊涵寧打開車窗似乎正在交涉什麼。　　唐昱繞到出口附近，隱隱約約聽到楊涵寧有些憤怒的聲音，似乎提到她父親什麼的，安保人員似乎不同意她駕車出去。不過離的距離太遠，唐昱也聽不太真切。　　接着楊涵寧從車上走了下來，拿着大哥大似乎在與什麼人交涉，時間挺長的，差不多有十多分鐘才把大哥大遞給了保安，看那保安隔着電話還點頭哈腰的樣子唐昱就一陣好笑，有些人生來就要把自己當奴才對待，這種人實在是……　　保安似乎接受了什麼人的吩咐，接了電話之後就放行了，唐昱不敢怠慢，忙趕去停車的位置準備跟上她看她到底去做啥。他倒是沒想到，楊涵寧開車出來之後沒有直接走，而是停下來在附近一個賣水果日雜的便利店門前停下，下車之後一回頭，楊涵寧的目光恰好看到不遠處經過的唐昱。　　看到楊涵寧的招手，唐昱心裏暗暗叫苦，沒事干姑奶奶你在這裏停車幹嗎呀，這倒好了，跟蹤失敗。　　被楊涵寧看到招手，他也不好裝作不認識，只好沖她走去，看她正買了幾斤新鮮水果和一包奶粉，心下奇怪，倒是不知道，這時候正處於風口浪尖的她要去看什麼人物，能讓她冒這樣大的險。要知道，眼下的東陵市，想要找到她的人海了去了。這些人裡邊，不知道多少人想要吃她的肉喝她的血。　　又走了幾步，快靠近楊涵寧的時候唐昱這才驀然想起，剛剛在別墅區出口，模糊聽到她和安保人員爭執中以及後來打電話時提到父親之類的詞，又記起上次在老街似乎有人說過，她自小相依為命的父親最近似乎生病住院了，鄰裡間都不知道是什麼病。　　隱約間，唐昱覺得自己似乎抓住了什麼線索，只是一時還沒有理出頭緒。　　忍不住又有些走神的唐昱自然沒有注意到，神遊物外的他眼睛卻好死不死的正好落在楊涵寧高高束起的胸部，引得楊涵寧忍不住嬌嗔一聲拿手拍了拍他的腦袋，“小鬼頭的眼睛還是這麼不規矩啊，見了姐姐也不打一聲招呼，不會是這麼快把姐姐忘記了吧，你可是還欠姐姐錢的。”　　唐昱這才回過神來，再抬頭仔細看她，卻覺得與前幾日見到之時有這明顯的不同，面雖含笑，眼睛深處卻隱藏着一絲不易發現的凄涼和無奈，面容也明顯有些憔悴，雖然膚色姣好，不過只是略着淡妝的她還是很明顯能看到兩眼的眼袋，顯然是最近沒有休息好的緣故。　　“涵寧姐這麼漂亮，我怎麼敢忘記啊，涵寧姐總不會小氣如斯專門蹲點在此讓我還錢吧。”說話那小意的神態，引得楊涵寧忍不住掩嘴而笑。　　“對了涵寧姐，你怎麼在這兒呀，上次記得你好像住在老街那邊，買這水果又是去看誰啊。”注意看着楊涵寧眼神的唐昱清晰的感覺到她聽到問話時目光中的閃爍。　　“小弟弟關心的倒是挺多，姐姐要去看自己的爸爸，他生病住院了一段時間明天就要出院了，我卻忙着不能去照顧他，今天才有空去看他。”　　“都和姐姐說了我不是小弟弟嘛。”　　“知道了，你不是小弟弟，好了，小弟弟，姐姐走了。”　　唐昱正腦子裡邊回想楊涵寧說的話，耳邊又響起楊涵寧清麗的音線，“小弟弟要不要搭便車啊，姐姐到二院，要是順路的話稍你一程。”　　“不用了，姐姐先走吧，我就在附近。”　　看別克絕塵而去，唐昱忍不住陷入沉思，楊涵寧的父親現在二院住院，已經住了好一段時間，她現在要到醫院去看她即將出院的父親。　　不知為何，他隱隱感覺到此事是一個突破口。　　看了看便利店牆上邊的掛鐘，差不多是二叔下飛機的時間了，上了車往機場開去。到了機場恰好看到二叔在路邊準備攔出租車，身上除了一個隨身的手提包，什麼也沒有帶，看得出來走的很匆忙，什麼都沒來得及準備就上了飛機。　　唐天浩倒是沒想到唐昱真能把車開過來，電話里聽自己大哥說的時候還有些不信，剛剛看他熟練倒車的樣子可不像是新手能做到的。　　上了副駕駛座，唐天浩迫不及待的問起蘇慕儒的事情。有些事，電話里也不好講，他也只知道個大概，倒是聽唐昱一說之後明白了許多。　　唐昱說的也極是簡單，總的概括起來就是建材局的楊涵寧陷害市長蘇慕儒。當然，除了事實之外，唐昱在敘述中還刻意的加上一點自己的“猜測”來引導唐天浩的思維，“二叔你看，蘇慕儒剛想那建材局立威，建材局的人立馬就舉報了他，這絕對不是巧合，我爸是了解蘇慕儒的為人的，知道他絕對不會犯那樣的原則性錯誤。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的猜測，這可能是一個有預謀的陷害案，有可能就是建材局的人被蘇慕儒捏到了什麼把柄，他們知道蘇慕儒要對他們下手，所以提前動手自保。這個舉報者楊涵寧，一定有問題。”　　唐天浩皺着眉頭微微沉思了一會兒，也覺得唐昱說的似乎有些道理，“這個楊涵寧我知道，雖然沒有見過面，不過東陵大美女的名聲也不是蓋的。可是，你爸不是說省紀委那邊已經掌握了確切的材料嗎，要不也不能把蘇市長叫到南山賓館啊。要是蘇市長真的一點問題也沒有，楊涵寧也不能給省紀委提供確切的材料啊，省紀委的人總不好和東陵市的建材局同流合污吧？再有，蘇市長不時的到建材局調研，其實下邊早就有風言風語了，不過傳的不甚嚴重，估計也沒有傳到你爸和蘇市長的耳朵里，說他和這個楊涵寧之間有什麼齷齪，那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二叔你說的這個具體我們也不清楚，不過若是楊涵寧真的有心陷害，建材局偽造一些證據也不是不可能的。”他倒是真的不知道，下邊原來早就有蘇市長和楊涵寧的風言風語了，那楊涵寧舉報的作風問題就可能弄假成真了。　　“你越說越離譜了，偽造證據，總不會說省紀委的那些人都這麼好糊弄吧。咱們也別瞎想，紀委的人總能搞清楚真相的。”　　“二叔，你怎麼就不能好好考慮一下我說的可能性啊，總之啊，我就是覺得這個楊涵寧有問題。而且，我已經打聽到，她爸在二院住院，你幫我去打聽打聽，看看他到底得了什麼病，具體是怎麼回事兒。她爸已經住院有一段時間了，若是重病的話，她一個工薪階層，哪來那麼多錢看病啊。”唐昱總不好和他說，這件案子背後搞不好還有省裡邊的大人物在推手，要不紀委怎麼會有那麼快的效率。　　唐天浩一聽，也是這個理，反正打聽一下也不費什麼事兒，就叫唐昱直接把車開到二院。　　唐昱心裏邊清楚，這種事情讓他二叔去做遠比他自己做要順利的多，他二叔在東陵市多年，關係網遍地，去打聽個這事兒，確實是小事一樁。　　看醫院外邊那輛別克還停在那邊，唐昱也不好下車怕被楊涵寧出來撞見了。　　不大一會兒唐天浩就出來進入車裡邊，面色有些嚴肅，“這個楊涵寧，怕是真的有些問題。我找了一個熟人問了，她爸是食道癌中期，前幾天剛剛做過手術，還算成功。我具體問了一下住院的費用，單單手術費就十多萬，還不算昂貴的進口藥物以及住院費等等，總的算下來，起碼有二十多萬的樣子。”　　二十多萬在93年的東陵市意味着什麼，唐天浩整天研究市場的他再清楚不過了。　　93年，東陵市的人均月工資還不足五百，大部分的工薪階層的年收入也就是五千左右，也就是說，一個工薪階層，不吃不喝四十年才有可能攢下二十萬元的巨款。楊涵寧在建材局裡邊的職位不高，也僅僅屬於工薪階層中上層而已，建材局是自收支單位，工資和福利都不高，而她家裡邊父親無正式工作，在工地上打零工，腿還受過傷。家裡邊還有妹妹在上大學，只有她一個人在工作。從理論上來講，無論如何她家了拿不出二十多萬這樣一筆巨款。　　可是，根據唐天浩打探到的消息，除了住院的時候是建材局的雷大福出面打的招呼掛了一段時間賬外，之後楊涵寧很快就付錢了醫院包括手術費在內的一切費用，沒有一點的拖延。　　不能不說，這是相當不正常的，也證實了唐昱剛剛在車上所說的，這個楊涵寧確實有問題。　　“二叔現在搞清楚了吧，這個楊涵寧本身就是有問題的，她根本就沒有那樣一筆巨款的合理來源，她自身有問題，那她的舉報就不足以取信了。”　　唐天浩猶自有些猶豫，“萬一這筆款是蘇慕儒給的呢。”　　“要真是蘇慕儒給的治病錢，楊涵寧她還能去舉報蘇慕儒？”　　頓了頓，“叔你先回去，把這些事情和我爸說一下，不過你們在家裡邊不要輕舉妄動打草驚蛇，說不準這時候家裡邊也被有心人盯着呢，我小孩子家家的別人不會注意，叔你把車和大哥大給我留下就成，我在外邊，說不準還能打探到什麼消息，至於楊涵寧這個突破口，千萬不要打草驚蛇，要不被他們發覺了，建材局那邊有的是辦法抹平這件事，直接用建材局的財政來沖賬就完事了，所以這事咱們暫且知道就成，不要有什麼舉動。”　　唐天浩愣了一下，反應過來之後不得不說，自己這個侄子考慮問題確實要比自己周到不少啊，“那你自己小心點，我回去和你爸再商量商量看看還有什麼好的辦法，實在不行，只能和紀委反應楊涵寧的問題了，不過也像你說的，那樣幾乎沒有什麼效果，或許人家建材局會說他們內部是為職工報銷醫藥費的，那咱們也無話可說，你自己小心點就成。”　　唐天浩走後，唐昱把事情前前後后想了一遍，腦海中總是不由自主的想到前世見到楊涵寧最後一面之時其眼中似無辜似無奈似絕望的眼神，又想到自己兩次與她見面，無論如何也看不出這是一個蛇蠍心腸的女子。不過，如今從她爸住院需要大筆款項或許可以解釋清楚很多事情。　　突破口，還是要放到楊涵寧的身上。

# 第十七章 趕赴省城

　　楊涵寧從醫院出來，看到唐昱從一輛帕斯特駕駛室對她招手還愣了一下，走過去見唐昱把副駕駛室的門打開，她也順勢坐了進去，“看不出弟弟還是個小少爺啊，記得上次你胸前還掛了個七中的學生證，東陵市裡邊的初中生就能開車的可沒幾個，不會學杜家那小子開車撞人吧。”說著還略顯親昵的推了推唐昱的腦袋。　　至於她口中的杜家那小子，說的自然就是杜大浩了，這種事情在某個階層總是傳播的很快的。　　唐昱沒有接話，“涵寧姐可能認識這車吧。”說著目光往後排上邊放着的車牌號上邊示意了一下，那車牌認識的人多，唐昱自打取下來還沒有裝上去過。　　楊涵寧在東陵市也不孤陋寡聞，自然也是知道這個車牌的，剛剛看到帕斯特的時候她就有些奇怪，東陵市開帕斯特的人可不多，待到看到車牌的時候終於確信，就是自己記憶中的那輛車，唐天浩作為東陵市有數的幾個知名企業家，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涵寧姐不要奇怪，這是我二叔的車，我開出來玩。”　　頓了頓，讓楊涵寧在頭腦里反應了一下，“這麼說你或許有些不明白，簡單點說，我二叔叫唐天浩，我叫唐昱。”　　看楊涵寧的臉上明顯獃滯了一下，唐昱又接着道，“若是這麼說涵寧姐還不明白的話我繼續說，我爸叫唐天鴻，在市政府工作，是蘇慕儒提拔副秘書長，這個涵寧姐總不會不知道吧？”唐昱特意在蘇慕儒三個字上邊咬重了一些。　　“唐，唐昱，你叫唐昱？是唐天鴻的兒子？你，你找我幹嘛。”　　驟然聽到蘇慕儒三個字，楊涵寧的心思一下子大亂起來，神態驚慌，問了之後也不待唐昱答話就要開車門下車，不過使勁推了幾下卻發現車門已經被鎖死了，怎麼也無法打開，臉上驚慌的表情更甚。　　“你，你要干什麼，你，你快把車門打開。”　　“涵寧姐不要急着走啊，我又不是老虎，涵寧姐難道不知道我找你為何而來嗎？你心裏邊真的不清楚還是要我說出來？”唐昱把臉慢慢的逼近楊涵寧的臉，直到彼此的氣息都清晰可聞。　　“弟弟，你，你這話是什麼意思。”臉上擠出一個難看的笑容，“你快把車門給姐姐打開，涵寧姐下午還有事要去做，不和你開玩笑。”　　“我可不是和涵寧姐開玩笑，涵寧姐不是急着會中山公園的豪宅見尹匡虞吧。”　　“你怎麼知道……”一句話出口情知不對又趕緊捂住了嘴。　　“涵寧姐不要好奇我怎麼知道，我不僅知道尹匡虞，還知道你爸住院的二十多萬的手術費加醫藥費，還有羅傳際、建材局的雷大福、稅務局的尹匡虞、市委柳大秘、陳松威這幾個人的名字，不知道涵寧姐聽了會不會覺得很熟悉，會不會覺得自己應該認識他們之中的幾個？這些，我都想聽涵寧姐好好給我解釋呢。”　　唐昱每說出一個名字，楊涵寧的臉就變的蒼白一分，心裏邊越發的混亂，“你怎麼知道，你怎麼知道這些。這不可能，不可能……”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你們籌劃出這樣的事情，事先就應該考慮到遲早要敗露的一天，莫非涵寧姐就甘心充當這些惡人的爪牙助紂為虐？蘇慕儒是什麼人他多次到建材局涵寧姐你不清楚？你就能狠下心來陷害這樣一個人？還是說，涵寧姐甘願自己墮落，與雷大福、尹匡虞這些人為伍。人不怕犯錯誤，怕的是身陷在其中不能自拔，永遠的錯下去，現在改，還來得及。”　　楊涵寧的臉上怔了怔，焦慮的神色卻讓眼光漸漸無神，越發的顯得孤獨無助，卻又似是那麼的無辜。　　正當唐昱以為自己的那番說辭沒有起到作用，楊涵寧忽然間哇的一聲大哭出來，“我也不想啊，我也不想這樣的，我也不想陷害蘇市長的。我也知道陷害蘇市長是不對的，可是他們要我做，我不得不做啊，沒有他們，我爸住院的二十多萬，我去哪兒找啊，不幫他們做事，我爸就要死在醫院里，還有家裡小二，她還在讀大學啊，我不能讓她讀不起大學輟學回家的，我也不想這樣的，不想這樣的。”梨花帶雨，眼中的自責、羞愧、無助，我自猶憐，唐昱看着也忍不住生出一絲憐愛。　　想必是這些天，她的心裏邊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壓力，被深深的負罪感壓的喘不過氣來。　　一個心地善良的弱女子，可是又身不由己，明知道是惡事，還要在別人的逼迫之下違心去做，這大概是她最為難的事情了。　　為了幫父親治病，為了讓妹妹繼續上學，她不得不昧着良心做出陷害蘇慕儒的事情，心裏邊早已經被巨大的矛盾充斥。之後又被尹匡虞等人變相的軟禁，精神早已經接近了崩潰的邊緣，此刻被唐昱一挑撥，把她心底里幾乎所有的秘密都暴露出來，心情慌亂之下，壓抑在心裏邊的矛盾的情感再也壓制不住，一股腦的宣洩出來，忍不住趴在座位上捂頭痛哭起來。　　唐昱兩手抬起楊涵寧的臉，慢慢的凝視着楊涵寧還泛着淚珠的眼睛，“我就知道涵寧姐是有苦衷的，像涵寧姐這樣漂亮的女孩子，又怎麼會有一副蛇蠍心腸。而且，若是現在改還來得及，若是深陷其中上了他們的賊船，那就誰也救不了了，涵寧姐可要想清楚。”　　楊涵寧也在唐昱的溫潤細語之下慢慢緩和，剛剛聽唐昱說那些話，只以為唐昱對他們所做的事情已經完全知曉，抽噎中斷斷續續的把她知道的東西都慢慢的說了出來。　　就這樣，楊涵寧把自己的一切羞於啟齒的秘密就這樣暴露給了一個相識幾天，見面不過三次的小男孩。　　其實楊涵寧自己知道的也是極為有限的，關鍵的事情幾乎都不知道。　　事情還要從她爸被查出食道癌中期說起，當時查出病情之後她瞞着不敢讓她爸和妹妹知道這件事。再之後的事情就極為狗血而簡單了，她沒有給父親治病的錢，於是求到了她的上司，也就是建材局的局長雷大福的頭上，希望局裡邊能給予幫助。雷大福倒是沒有直接拒絕，答應幫她支付二十餘萬的手術和醫藥費用，卻加了個條件，要求她做尹匡虞的情人。　　也是，93年這年頭，二十多萬可是不得了的一大筆前，誰又會無緣無故把借給別人，總要有所圖的。這個雷大福倒是心狠，這樣一個大美女也捨得讓給尹匡虞。　　雷大福話說到這種份上，她一個女流之輩又能做什麼，要麼她做尹的情人，父親有錢治病，妹妹可以上學，要麼她不做，父親病死，妹妹輟學。這就是個選擇題，簡單而揪心的選擇題。　　楊涵寧只考慮了一夜，當夜她爸忍受不了疼痛住院，她第二天就答應了雷大福的條件。　　做了尹匡虞的情人之後，慢慢就接觸到羅傳際、柳大秘等這些人，知道他們之間有些貓膩，後來雷大福把她當自己人，放在財務科裡邊管賬，也就更多的了解他們的陰暗面，知道這些人都和建材局的腐敗脫不了鈎。她自己倒是沒有參与其中，雷大福也不放心她。　　再後來就是如今了，尹匡虞脅迫她對蘇慕儒陷害。之前利用蘇慕儒調研的機會，她借故靠近蘇慕儒，拍下了許多能讓人產生誤會的照片。　　他們本來的目的是希望楊涵寧能夠勾引蘇慕儒的，奈何楊涵寧自己做的不积極，蘇慕儒也沒有這方面的興趣。　　陷害蘇慕儒自然不僅僅是一些照片就能成事的，政治問題，歷來從經濟下手，所謂的作風問題女人等等，都只是被串聯起來的附屬品，陳松威自不會不明白這些事情，簡簡單單捕風捉影的作風問題是打不倒一市之長。　　於是，就在人大會議的前两天，也就是蘇慕儒最後一次到建材局調研的時候，他們這邊通過各種手段在蘇慕儒不知情的情況下把一支價值兩萬餘元的派克筆和包着十八萬現金的兩條煙給了蘇慕儒，並留下了關鍵證據。這裏邊的各種手段，自然就包括楊涵寧了。　　之後楊涵寧立馬用陳松威他們事先寫好的舉報信投到紀委，其中就包括利用調研名義脅迫她做情人、索賄等等多條罪名。至於之前傳出去的關於蘇慕儒和她的風言風語，那是他們早就做的準備，是他們自己人傳出去的，就是為了今天的陷害案。　　把自己知道的都說了之後，楊涵寧整個人卻顯得輕鬆起來，忍不住借唐昱不寬大的肩膀用了用。　　她這幾天承受的心理壓力和負罪感是旁人難以想象的，她可以為了家人做尹匡虞的情人，這隻是她一個人的事。可是陷害蘇慕儒，這已經超出了她做人的道德底線，可惜的是，她那時被尹匡虞陳松威等人脅迫，已經別無選擇。　　如今在唐昱的一哄一詐之下和盤托出，心裏邊的壓力驟然減輕，卻是好受了很多。　　既然楊涵寧這邊把事情差不多都交代清楚了，那接下來的事情就好辦多了，唐昱看了看腕上的机械手錶，不知不覺中已經到了下午六點鐘了，天也漸漸的暗了下來。　　拿二叔的大哥大給家裡邊掛了電話。電話一接就通，二叔他們應該一直守在電話機旁邊等自己電話吧，他們也在擔心自己啊，唐昱禁不住里暖暖。　　手機里也說不清楚事情，唐昱只是說自己這邊已經了解到了一些情況，回去和他們琢磨琢磨。　　開車載着楊涵寧到了家裡邊的小區附近，唐昱正要開車進入小區，眼尖的他驟然發現這兒多了幾個陌生的面孔在遊盪，和早上楊涵寧家附近的那些幾乎一樣。　　唐昱心裏邊一驚，這些人只怕是陳松威的人，用來監視自己家裡邊的。　　不過心下奇怪，事情應該還沒有到這個地步啊，他們怎麼會現在就監視自家呢？照理說，現在自家老爸小小副處級對他們的威脅，應該還不會被陳松威考慮在內。　　莫非老爸他們打草驚蛇了？這應該也不會才是，老爸的政治智慧還是有的。　　眼睛瞥過蜷縮在副駕駛座上邊的猶自梨花帶雨的楊涵寧，唐昱心中驀然一驚，怎麼把這茬給忘了，楊涵寧是關鍵人物，自己重視，陳松威他們斷斷不會不重視的。　　“唐昱，怎麼了？”楊涵寧現在也改口叫唐昱了，前兩次都稱呼為小弟弟的。　　唐昱拿手指指了指遠處晃悠的人，“那幾個人我早晨見到在你家附近晃悠，現在又跑到機關大院附近，估摸着是來監視我家的。是咱們疏忽了，你一直沒有回去，估計引起了尹匡虞他們的懷疑，所以撒網監視和蘇慕儒親近的人，看看是不是這邊的人做了什麼手腳。”　　頓了頓，“這些人估計是認識涵寧姐你的，所以你不能下車讓他們看到。我先回家和我爸他們商量一下，你暫時在車裡邊等着。”揚了揚手裡邊的大哥大，“這個留給你，有什麼事往我家裡邊打電話。”又報了兩遍電話號碼確定楊涵寧記住了。　　“這個我也有的。”說著把手包里的大塊頭摩托羅拉拿了出來，不過遂又想到這個還是尹匡虞買的，禁不住又有些難受。　　“你那個估計沒電了，要不尹匡虞也不會你消失這麼長時間不給你打電話。”　　楊涵寧看了一下，果真沒電了。　　“估計他給你打了多次電話沒人接，這才慌了神四處找你。”又囑咐了楊涵寧幾句。

# 第十八章 趕赴省城（下）

　　下了車，唐昱盡量讓自己放鬆自然又不使那些人注意到他樣貌，施施然進入機關大院，他可不敢保證那些人能不能記得他上午出現過在老街楊涵寧家附近。　　老爸和二叔不知道在合計什麼，老媽做好的飯菜放在桌上也沒有人動筷子，“蘇市長下午已經被省紀委的人轉移到了省裡邊，紀委的工作組依然留在東陵繼續調查取證。”　　唐昱一愣，沒想到他們的手腳這麼快，這麼快就把蘇慕儒轉移到了省裡邊。　　轉移到了省裡邊，那其實就是紀委基本已經定罪的前兆，至於紀委的工作組繼續留在東陵，不過是形式而已，還是要以市紀委為主的。以市紀委為主，那不就是以陳松威為主嗎？事情不就完全在陳松威的掌控之下了嗎？　　唐昱他現在已經完全的確信，省裡邊有着強勢的人物在推動着這件事情的發展。　　“爸，我今天遇到了楊涵寧。”說著唐昱把楊涵寧交代的一些東西緩慢的說出來。　　“什麼，你說是陳書記和尹局長在陷害蘇市長？這，這麼可能？”聽唐昱敘述完，唐天鴻一臉震驚。他倒是沒有問唐昱是怎麼問出來的，這幾天他對於唐昱的成熟是深有體會。不過他只以為這件事是建材局的人策劃的，無論如何也聯想不到陳松威的身上。　　唐昱總不好現在把自己知道的東西都說出來，那太引人懷疑了。　　“老爸，我們現在不是去想陳松威他們為什麼陷害蘇市長，就像我們不明白他之前為什麼要操控選舉跳票一樣。楊涵寧說的話基本是可信的，現在的關鍵不是搞清楚為什麼，而是要救蘇市長，他被轉到省裡邊，那就離定罪不遠了，我們要儘快行事才是。若是等到最後結果都定了，那我們想在省裡邊找個願意給蘇市長說話的人都難。”　　唐天鴻皺着眉頭，“你剛剛不是說楊涵寧在外邊的車上嗎？走，我們現在就帶她到南山賓館，去找省紀委的人交代問題，紀委和省檢察院的工作組今天還停留在東陵市合適問題，我們這就去反映情況。”說著就要起身。　　“爸，這恐怕不行。”唐昱趕緊拉住就要起身的老爸，“陳松威那邊已經覺察到楊涵寧消失的事情了，剛才我回家的時候就發現機關大院外邊有人在鬼混，應該是那邊的人用來盯着你們這些蘇市長的鐵杆，所以我才沒有讓楊涵寧一起跟着進來。他連我們家都想到了，南山賓館那邊怎麼會想不到。不說紀委那邊的人是否可靠，我看，我們連接近南山賓館都難。”　　唐天鴻和唐天浩都是一愣，“外邊有人盯着咱們家？”　　顯然，對於陳松威這樣的做法他們也很是詫異，不過既然人家覺察到了楊涵寧意外消失的事情，南山賓館那邊指定會有人盯着的，陳松威畢竟是市委書記，是東陵市的土皇帝，要做到這一點太簡單了。　　皺着臉想了一會兒，唐天鴻眉頭一展，“去省里，現在也只能去省里了，而且現在就要走，遲則生變。如果背後真的是陳松威，遲了，那就難保他用其他手段來威脅楊涵寧了，她住院的父親和讀大學的妹妹都是很好的威脅對象，到時候若是她再改口了就不好了。現在我們接觸不到省紀委下派的工作組，那就只能自己到省裡邊了。”　　下了決心，唐天鴻也不再猶豫，立馬雷厲風行起來，和張雅惠打了聲招呼，讓她晚上不要一個人呆在家裡邊，保不準會出什麼意外。　　又準備了一些材料紙筆之類的，披上衣服叫上唐天浩就走，他自己不會開車，還是要唐天浩開車的。回頭看唐昱也跟了上了，皺了皺眉頭，沒有說什麼。　　三個人都披了大衣帶着大檐帽，出去時明顯的感覺到周圍有幾束目光盯了過來，大概是沒有看到女人，所以也沒有在意，等到他們三個上了車駕車離開的時候才反應過來有些不對。　　就在唐昱他們剛剛從家裡邊出來的時候，陳松威也在中山公園的豪宅裡邊大發雷霆，“你們是怎麼辦事的，一個女人也看不出，能幹什麼，不是說了這幾天把她軟禁在這兒的嗎，誰讓她出去了。東陵市多大點地方，這麼長時間也找不到一個女人，要你們有什麼用。給杜繼海打電話，讓他抓緊時間給我找人，找不到沒他好果子吃。”　　尹匡虞不敢應聲，柳大秘趕緊起身去給杜繼海打電話。　　電話還沒打出去，又有電話打了進來，柳大秘接了電話，臉上越發的難看起來，又走進來，“陳書記，下邊有人說，唐天鴻和他弟弟唐天浩還有兒子剛剛駕車離開，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似乎，似乎看到他們的車上了二環。”　　“二環？”陳松威一下子怒了起來，“讓你們盯着，你們是怎麼盯的。”　　二環是通往高速路口的，也就是說，他們是到省城去的，這時候到省城，陳松威閉着眼睛也知道是為了蘇慕儒的案子去的。　　“有沒有看到那個女人？”　　“沒有，他們只看到了唐家的三個人。”　　尹匡虞想了想，“陳書記，可能是那個賤女人給他們打電話通風報信了，要不他們也不會這時候到省城去。咱們現在當務之急，第一是要阻止他們到省城，第二就是要把那個賤女人給找出來，只要咱們先找到那女人，有的是辦法讓她屈服，到時候他們即使到了省裡邊也是一個笑話。”　　陳松威定了點頭，拿起大哥大回卧室打了幾個電話，過了十多分鐘才出來。　　“我已經叫市局的人封鎖高速路口，並讓他們以不配合紀委協助調查案件的名義把唐天鴻先扣下來，省裡邊你們也不必擔心，你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把那個女人給找出來，無論用什麼辦法，挖地三尺也要給我找出來。”　　幾個人又趕緊的表了一番決心，“只要她人還在東陵市，陳書記就放心，指定你找出來，不會有什麼麻煩的。”之後都趕緊離開了陳松威的別墅，各自吩咐人做事去了。　　他們走了之後陳松威猶自不放心，又回卧室裡邊用座機打了一個電話，直到得到那邊的人的肯定回答之後才長吁了一口氣。　　再說那邊的唐昱他們，上了車之後沒等他老爸想要對楊涵寧問些什麼就一個勁兒的催着他二叔開快點，搞的其餘三人也神經兮兮的一臉緊張，直到車上了高速路口的時候才看到唐昱的臉色輕鬆下來。　　沒等他們走出去兩百米，背後的二環路上就響起了警笛聲，唐天鴻這才明白兒子為何一個勁的讓車快跑了，原來是擔心這點。而到這個時候，他也終於確信，這件事情背後是有陳松威的影子的，要不也不可能這麼快的調到警力來封鎖高速路攔截他們。不用想，定然是家外邊那些監視的人報告了情況之後引起了他們的警惕，想要在高速路口把自己一行人攔下來。　　微微看了唐昱一眼，倒越發的覺得自己這個兒子的心思之縝密了，自己一時昏了頭，反倒沒有他這個局外人看的清楚。若是放在平常時候，唐天鴻也不會考慮不到這些東西。　　唐昱和楊涵寧坐在後排，唐父和他二叔坐在前排，一會兒見唐父轉回頭，就明白是讓楊涵寧交代事情經過了。唐昱明顯的感到楊涵寧的身體一僵，嚴重隱隱又有淚花閃現。　　這樣的事，想必誰都不想提及的。　　唐昱明顯感覺到她內心的悲傷，伸過去抓住楊涵寧的手，示意她安心，楊涵寧掙扎了一下見沒有掙脫，也就由着他抓着。　　也不知為何，有唐昱抓着她的手，她那浮動不安的心就逐漸的安定下來，當下又把事情說了一遍，幾乎與唐昱告訴他父親的一模一樣。直到說完之後才發現，她自己反抓着唐昱的手，指甲幾乎陷進了唐昱的肉裡邊，趕緊歉意的笑了笑，輕輕的幫唐昱撫了兩下，青蔥玉指從唐昱的手背上劃過，忍不住又是心裏一盪，使勁的握了握楊涵寧。　　唐天鴻聽完之後想了一會兒，拿起大哥大準備打電話，看唐昱一臉疑惑的看過來，解釋了一下，“咱們就這樣到了省城也是兩眼一抹黑，你爸一個地級市的政府副秘書長，小小一個副處級的官員到了省裡邊連門都摸不清，我們去找誰反映情況啊。黃寶德是被陳松威生生從書記的位置排擠到人大的，現在人大也只能做個應聲蟲，不過畢竟是做過書記的人。”　　頓了頓，又解釋了一句，“他和陳松威之間是解不開的死仇，有機會扳倒陳松威，他是不會吝嗇出一份力的，再說，近來他人大的位置也呆不穩了，聽說陳松威有意兼人大主任，到時候他可就只能到政協了，完全被排擠出東陵市的決策層。這時候若是能把陳松威給扳倒，對他也是有好處的。”　　“他任職過市委書記，省裡邊會有些人脈的。”　　唐昱這才想到，自己一直在考慮案情，倒是把這茬給忘了，他們四個到了省裡邊，那可真是兩眼一抹黑啊，空有材料，卻不知道遞到誰的手裡邊，那大概就是到時候最尷尬的事情了。　　老爸在機關十多年，到底不是自己可比的，機關里的門門道道和市裡邊的那些事情，早就門清了。

# 第十九章 換車與被救的小語馨

　　電話響了兩下后那邊就接通了，唐天鴻示意他們安靜，“黃主任，我是政府秘書處的唐天鴻。”　　“唐天鴻？你現在哪裡？市局那邊剛剛發通知，說你不配合紀委和檢查組的工作畏罪潛逃，已經要求公安局發現之後扣下你。”聲音洪亮中氣十足，倒不像是個被閑職了好久郁郁不得志的官員。　　唐天鴻也顧不上和他廢話，微微客套了幾句就趕忙把自己這邊掌握的情況大致說了一下，當然，他也沒有提到陳松威和尹匡虞，只是略點了一下，具體說的是建材局雷大福那邊以及楊涵寧的事情。　　唐昱明顯的感覺到，黃寶德的聲音一下就大起來，“你說你們已經掌握了關鍵性的證據證明蘇慕儒是被陷害的？”　　“黃主任，我們已經掌握了切實的證據，可以表明蘇市長是被人陷害的。舉報蘇市長的人已經被我們控制，她交代了被人脅迫捏造證據構陷蘇市長的事情。現在，我們正在去省裡邊的高速路上。”　　聽那邊的聲音有些猶豫，唐天鴻又加了一劑猛料，“黃主任，而且根據她的交代，這個陷害案件不簡單，似乎，似乎和陳書記也有些關係。”　　唐天鴻模稜兩可的提到了陳松威，他相信黃寶德這個老狐狸能明白他的意思。　　案件不簡單黃寶德這個老狐狸自然是知道的，他在東陵市多年，即便是沒有證據也能夠猜到一些事情。不過他在東陵市已經日薄西山，最近人大的位置也呆不穩了，自然沒了旁的心思，也沒有實力再和陳松威斗下去，此刻驟然聽到唐天鴻他們已經掌握了關鍵性的證據，而且還控制住了誣告蘇慕儒的人，不禁喜從心來。　　也由不得他心中不高興，唐天鴻雖然說的模稜兩可，可是他這種老狐狸還是弄明白他要表達的意思，既然這麼說了，那就意味着陳松威也牽涉其中，而且還被牽涉的不淺。　　他和陳松威是死敵，兩人內鬥多年，陳松威的屁股乾淨不幹凈他自然心裏邊有本賬，不過以前之所以斗不過他，一來沒有關鍵性的證據，二來背後的支持者不夠堅挺，這才敗在陳松威的手下，現在有這麼個整倒陳松威的機會，他這個老狐狸自然不會放過。　　而且陳松威倒了對他也是有好處的，不管誰任書記市長，他倒是被爭取的對象，在市裡邊無論如何也不會像現在這麼尷尬。最起碼，到時候人大的位置他能夠穩穩噹噹的做好，沒有人能把他逼退到政協去養老。　　又談了幾句，確定唐天鴻這邊確實已經掌握了關鍵材料，黃寶德心下暗喜。　　“這樣吧，你們現在回東陵也不方便，東陵這邊已經把你們定性為畏罪潛逃，回來不保險，你們直接到省裡邊找沈睿鴻副書記反映情況，我會和那邊聯繫的……”又具體確定了幾點，這才掛斷電話。　　蘇慕儒案明顯有着省裡邊某人的背後推手，唐昱確定這件事，萬一到了省里所託非人，那他們不僅前功盡棄，還可能會有其他的危險。　　沈睿鴻？唐昱記得這個人，93年的時候他是遼海省的黨組副書記兼常務副省長，不過為人過於剛硬，後來被調到中央差不多給閑置了，98年陳松威案的時候，還是他親自指示過徹查到底，這才查出了那個驚天的大案，向他反映情況倒是不會有什麼問題。　　又握了楊涵寧的小手好一會兒，仔細的體會着觸感的滑膩，直到楊涵寧抽手而去，唐昱忽然又想到一個問題，既然陳松威在省裡邊有奧援，他能在東陵市的高速路口設卡，自然也就能在省城的出口設卡攔住自己一行人。　　這麼一想，渾身驟然驚出了一身冷汗。　　“爸，咱們要換車，要馬上換車，不能開着這輛車去省城。”　　看包括楊涵寧在內的三人都詫異的看着自己，唐昱就把自己的顧慮說了一遍，當然，他沒有說省城有人在暗中推手，只說保不準陳松威在省城的人脈動作起來，會讓省裡邊某些人協助把他這個畏罪潛逃之人給扣留下來。　　“他們很可能在高速路出口那邊設卡，最可能的就是，看到我們這輛帕斯特，不問青紅皂白直接扣下來然後移交給東陵市。回了東陵市那就是陳松威的地盤，說什麼都晚了。咱們這車現在太扎眼，很容易被盯上，所以咱們要換車。”　　聽唐昱這麼說，似乎也有些道理，萬一陳松威在省裡邊的人脈真的很強大，也不排除真有這種可能。再者說，市裡邊請市裡邊協助抓捕實在算不了什麼大事，不用陳松威出面，市局隨便一個副局出面和省廳打招呼就能辦到。　　雖然換車有些多此一舉還很麻煩，不過為了以防萬一，他們幾個還是決定換車。　　把帕斯特停在緊急停車道上，他們幾個全部下了車準備搭便車。　　高速路上想要攔下一輛車可不容易，人也不好直接到路中央去攔，那是找死，只能在邊上使勁的揮手示意。花了好長時間，他們四個人才在寒風中攔下一輛開往省城的大巴，也虧得唐昱和唐天浩的口才不錯，楊涵寧又足夠的養眼，在忽悠了好半天，費了一番口舌之後，他們終於還是花了兩百元的代價說服司機把他們捎到省城。　　到了高速路出口的時候，他們幾個看到路邊一溜的警車鳴着警燈，已經有幾輛被攔下來停在路邊的帕斯特，唐天鴻三人暗暗出了一身的冷汗。要不是唐昱警惕心足夠，很有先見之明讓他們提前換車，只怕他們現在就要被那些人給扣下來成為籠中之鳥了。　　直到他們四個人下車的時候還能聽到那大巴司機在發牢騷，“看路卡設的那麼嚴卻幾乎不查就放行，這交警也學會偷懶了，這年頭……”　　他自然不知道這些路卡是專門為了剛從他車上邊下去的幾個人設的，若是知道的話，不知道會不會拿了他們幾個去換獎金，公告上邊可是說的明白，若是提供線索也是可以獲得獎金的。　　幾人下了車隨意找了家賓館住下，唐天鴻拿出大哥大要給黃寶德打電話，那邊唐天浩趕緊提醒他，大哥大出了東陵市就不能用了。　　唐昱這才記起，這時候的大哥大還不能漫遊，二叔在海南那邊用的是另一個號。　　拿賓館的電話給黃寶德掛過去，告訴他賓館的詳細位置和電話，說定聯繫好沈副書記的時候再把電話打過來。　　他們是晚上七點鐘左右從東陵市出發的，在賓館住下的時候已經是凌晨一點多了，聽話筒里黃寶德亢奮的聲音就知道一直在等着這邊的電話。　　“還以為你們出事了，掛了電話才知道他們這邊聯繫了省裡邊，讓省裡邊部門協助在高速路口截住你們。我很擔心你們被扣下，再打電話就不通了。你們到了省城就好，你們要小心一些，不要被那些人發現。我已經聯繫了沈副書記的秘書，不過今天已經晚了，估計要等明天早上沈副書記才能見你們，你們安心等劉秘書的電話，按他的吩咐做事。”說著又報了一串電話號碼。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七點多鐘的時候，已經等的心焦的他們才接到自稱劉秘書的電話，讓他們直接到香榭苑。　　讓唐天浩和楊涵寧兩個人在賓館等着，唐昱和唐天鴻帶了楊涵寧寫下的材料，出門打了車往香榭苑趕去。　　路上唐昱和老爸分析過省裡邊有人在暗中推手的事情，從高速路出口時候的檢查唐天鴻就隱隱有些懷疑，再加上唐昱刻意的引導和提醒，唐天鴻也感覺到此事背後有別人在強力的推手，要不紀委也不會有那麼快的工作效率。這也讓他暗暗的起了警惕之心，路上又下車把電話打回賓館讓他們兩個換地方住，並約定了聯繫的方式。　　香榭苑是省裡邊的高官的住宅區，安保措施相當嚴密，門口的都是荷槍實彈的士兵，平常人是進不去這種地方的，所以說，在中國的高官很少有人被不法分子謀殺。　　唐昱和他老爸在門崗處等了十來分鐘的樣子，有個自稱劉秘書的人出來引他們進去。　　唐昱他他老爸進來之後一直在客廳等候，沈睿鴻年齡不小，五十多歲的樣子，個不高臉上卻很是嚴肅，幾乎不見一絲笑容，神色中還隱隱透出的官威讓人很有壓力感。　　“黃寶德給我打了電話，說你們有關於蘇慕儒案件的一些具體情況？這種事情，為什麼不直接遞到紀委，交給紀委和檢查組在東陵市的同志？”　　話語有些嚴厲，透着一種責問的意思。顯然，他們這種不信任紀委工作的行為已經引起了這為副書記的不滿，不過表態這麼明顯讓唐昱心中還是微微有些奇怪，似乎沈副書記對他們的到訪不是很歡迎。　　唐天鴻斟酌了一下，“沈書記。蘇市長的情況是有些複雜的，根據我們的了解，這個案件已經不僅僅是蘇市長的問題，而是涉及到市委書記陳松威，還有建材局謀划陷害蘇市長的問題，所以我們才希望向您直接彙報。”　　接過劉秘書遞過來的材料，沈睿鴻邊看邊問，“市委書記陷害市長？這怎麼可能？涉及到地方一把手，這話時不能隨便說的，你們說市委書記陷害蘇慕儒，也需要有證據才行，單憑這份材料是不夠的，至於你們所謂的人證，我看叫省廳過來接收一下。你們這些下邊的同志就是不喜歡按照程序辦事，出了事情就想着往省裡邊捅。隨隨便便的懷疑一把手的工作，這可不是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應該做的事情，有問題要向工作組的同志反映。你們不信任組織，組織怎麼能信任你們。”　　這話卻是批評的意味居多，說完就轉頭吩咐那個劉秘書，讓他打電話叫省檢察院的人過來接收材料和人證。　　至於他們所謂的人證，據說沈睿鴻是一步步從基層走起來的，自然對下邊的人會搞的小動作小把戲都一清二楚，顯然，沈睿鴻把他們也當成了那種玩手段的人。　　看沈睿鴻的態度，唐昱和他老爸不禁暗暗心急，他們來的時候可沒有考慮到沈睿鴻會是這樣的態度，看來事情的進展沒有想象中的順利啊。　　他們現在確認了省裡邊有人推動蘇慕儒案件的發展，再把楊涵寧以及材料交到省檢察院手裡邊，等到那邊走程序走流程的時候，那陳松威以及背後的人物有的是辦法讓楊涵寧不能開口說話或者翻供。　　“沈書記，我們……”　　“你不要說了，我是相信下邊工作組的同志的黨性和能力的，你們也要相信組織，相信工作組的同志，如果蘇慕儒是清白的，要相信組織會還他一個清白……”這就是完全是官場上的套路了，顯然心裏邊已經有了決斷，不會再理這件事。　　正說著，話語被樓上隱隱傳來碗碟掉地上破碎的聲音打亂，間歇着還有些小孩的哭鬧聲，唐昱注意到沈睿鴻臉上也有些小慌亂。　　沈睿鴻表達出趕人的意思，那劉秘書已經準備送客，唐天鴻正一臉焦急準備最後爭取一下，看劉秘書一臉焦急的把手指豎在嘴邊示意不要說話，他這才看到，樓上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正抱着一個小女孩下樓來，後邊跟着一個小保姆端著兒童用的小飯碗和奶粉壺，“語馨醒來就哭喊要媽媽要小姑，許是又做惡夢了，飯也不吃，我打電話讓人去接小芸回來了。”　　“語馨，爺爺抱。”剛剛還嚴肅的表情在看到小女孩的時候一下煙消雲散不復存在，聲音也溫婉親近了許多，也剛才給人壓力的感覺大相徑庭，說著把兩手伸了過去。　　唐昱卻睜着兩眼猶自不信的盯着那小女孩的臉，他記得她，記得她那張獃滯的盯着自己的小臉。　　這小女孩不是自己重生的第一天在水中救的兩個人中的那個小女孩嗎？記得自己還給她做過人工呼吸，小女孩醒過神來還盯着自己看了好一會兒。　　小女孩顯然也認出了唐昱，睜着烏溜溜的大眼睛使勁兒的盯着唐昱，也不理沈睿鴻伸過去的手，把剛剛還威風八面的沈副書記就這樣晾着。　　幾人順着小語馨的目光看過去，恰好看到略有些手足無措的唐昱，唐昱也不想竟然在這裏見到自己救的小女孩，而且還是沈睿鴻的孫女，這倒是有些驚喜了。　　“哥哥抱，小語要哥哥抱抱。”　　就在沈睿鴻詫異的目光中，小語馨剛剛還一臉苦大仇深的小臉就對着唐昱露出燦爛的笑容，還伸出兩隻肉呼呼的小手對着唐昱搖搖晃晃，顯然是希望唐昱抱着她。　　看小語馨驟然對唐昱表現出親近的意思，這可和這幾天來連連做噩夢的她往日的表現大不相同，連沈睿鴻都有些詫異的盯着唐昱，想看看這個小孩子到底有什麼魅力能讓自己的小孫女一見面就如此親近。倒是那個秘書機靈些，稍微一反應就明白過來，“你是救語馨的那小伙子？就是四號那天在中山公園把語馨和小芸從水裡邊救上來的小伙子？當時語馨她媽媽還叫着謝你的，沒想到過去你就擠出人群走了。”　　“當時剛出水有些冷，看她醒了沒什麼危險就出去穿褲子了，感謝什麼的倒是沒想。”　　看沈睿鴻的夫人過來，唐昱感覺笑着小心把一臉興奮的小語馨接過來抱在懷裡，這下，整個屋子里的人都能從小女孩咯咯的笑聲裡邊聽出她的高興。

# 第二十章 善惡終有報

　　“你真是救語馨和小芸那少年？”沈睿鴻猶自不敢相信，下意識的問了一句，遂反應過來，自己這句話問的可是多餘了，看語馨的反應和他剛剛的答話就知道，定然就是眼前這少年了，“語馨她媽媽這幾天還在東陵市市台發了消息尋你的，市台五萬塊的獎勵你這小英雄的錢你怎麼也沒去領？也虧得這次語馨認出了你，不然家裡還不知道怎麼找你這個小恩人呢，語馨她媽媽和小芸都很感激你的。”　　唐昱連忙到不敢當不敢當，被沈睿鴻稱為小恩人，他可不敢消受，不過他口中的小芸又是何許人？莫非是自己救的另一個少女？　　看唐昱一臉的不解，旁邊的劉秘書反應過來，人家還不知道他們口中的小芸是誰呢，忙解釋了一句，“小芸就是那天你一併救上來的下水救小芸的少女，她是沈書記的女兒。”　　沈睿鴻的女兒？自己隨手救了兩個人，一個是沈睿鴻的孫女，另一個是沈睿鴻的女兒？　　回憶那少女的模樣也不過十六七歲與自己相仿的樣子，沈睿鴻應該有五十多了，到沒想他還能有這麼小的女兒。當然，這話唐昱是無論如何也不會說出口的，沈睿鴻的玩笑唐昱可不敢隨便開。　　聽沈睿鴻說起市台五萬的獎金，唐昱這才記起來蘇晴說過這麼回事兒，他倒是一直想去領來着，不過一直沒有時間過去。　　“市台獎勵的事情倒是知道的，不過四號回家就感冒了，之後又有些別的事情耽擱了，一時倒是把領錢的事情給忘了，這事也沒和家裡邊說，想着自己把那錢留下來做小金庫的。”這說法倒是把大家都逗笑了，沈睿鴻還笑着開了句玩笑，“看來你爸平日你舍不得給你零花錢啊，這種做法可不好，是要批評的，倒是我就小芸整日也嚷嚷着要自己的小金庫，現在的年輕人啊……”　　唐昱和他老爸這時候都明白過來，為何剛剛他們到來之時，沈睿鴻對他們會是那樣一個態度，人家的孫女和女兒都差點在東陵市丟了性命，還不興人家對東陵市的官員有些怨言啊。　　唐天鴻倒是想不到，事情的轉機會出現在兒子的身上，想4號那天的事情他也是知道的，中山公園頭一天出了事兒，第二天還搞的市裡邊一陣的雞飛狗跳，陳松威還藉著由頭狠批了分管旅遊的許副市長一次。　　現在看來，那天省委打電話就是旁邊那個劉秘書自作主張了，沈睿鴻或許心裏邊有個疙瘩，但是這種事總不好拿到桌面上說事兒，為人秘書者自然要幫着分憂。唐天鴻只是不知道，兒子竟然會是沈副書記孫女和女兒的救命恩人，不過現在既然有了這層關係，那說事情自然要方便多了。　　看小語馨掛在唐昱脖子上被唐昱抖的咯咯直笑，想想這两天老是做惡夢的小孫女，沈睿鴻和旁邊的夫人鄭舒嫻臉上的笑容也越發的燦爛。　　之後劉秘書忙着把各個人又介紹了一遍，這才知道，沈睿鴻的夫人叫鄭舒嫻，也是省裡邊的幹部，至於自己那天救的少女名叫沈芸，是沈睿鴻的小女兒。　　“老沈，人家辛辛苦苦從下邊把材料遞上來，你也不能這麼寒人家的心。”鄭舒嫻打完招呼之後似乎想起了什麼，又對着沈睿鴻一番的牢騷，幫着唐昱父子說話。　　沈睿鴻考慮了一下，讓唐天鴻他們跟着進了書房，又回頭，“小伙子是叫唐昱吧。”看他點了點頭，示意他也跟着進來。　　唐天鴻總不會無緣無故的就讓自家小孩跟過來。他自然也不會懷疑他們是知道了唐昱所救的人的身份故意找上門來的，那天的事情除了秘書少數幾個人知道，省裡邊都幾乎無人知道的，東陵市那個小圈子就更不可能有人知道了。　　唐昱進來之前還讓劉秘書用他們和二叔那邊約定的聯繫分式聯繫二叔他們過來這邊。　　唐父進來之後只敢坐了半邊屁股，“很多情況都是小昱發現的。”說著就把唐昱如何找到楊涵寧，又如何從她口中得知了事情的真相，路上又如何發現了疑端讓他們半路換車逃過了一劫。　　沈睿鴻一臉驚異的看着唐昱，他倒是沒想到這個和自己女兒一般十六歲大的年紀，就有如此般的機警和敏銳，有些東西，可不是他這麼大的年紀能想得到的。　　再想想4號那天的事情，旁人也仔細的描述過，四月天的水，哇涼哇涼的，不說感冒，入水就很容易抽筋的，要不自己女兒也不會游到半道上就抽筋了，那種情況下能跳入水中救人的，起碼他的人品不用懷疑。　　他注意唐昱說自己四號回家之後就感冒了，自家女兒和小孫女回來之後也都感冒了，那是在四月天的水裡邊浸過之後的后遺症。想到這兒，對唐昱越發的高看一眼。聰明人自然討喜，太過聰明就不是什麼好事兒了，不過若是能有一顆善良的心，那就另當別論了。　　唐天鴻說的極為的詳細，剛才遞的材料因為對東陵市這幾天來心下都沒有好感，所以沒有細看，此時聽唐天鴻細細說來，曾經主持過紀委和政法工作的他立馬敏銳的發現了其中的問題。　　最近他因為落水事件，對東陵市的一切都不關心，對蘇慕儒的事情也不怎麼了解，一旁的劉秘書看到沈睿鴻望過來，趕緊道，“東陵市蘇市長的事情，是省裡邊邱省長親自批示的，速查、嚴辦。”他先前還是做了一番工作的。　　沈睿鴻皺着眉頭想了一會兒，然後拿着筆把材料上邊重點的地方標準了一下，看到陳松威牽扯在其中的時候，眉頭不為人知的皺了一下，“看來，東陵市的水，渾的很。前幾天更有市委書記涉嫌操控選舉的事情，立馬就有了市長被檢舉的事，現在從材料上看，這個東陵市的建材局，稅務局和市委書記都可能有問題。”　　其間劉秘書出去把唐天浩和楊涵寧接了進來。　　兩人進來看到唐昱身上掛了個漂亮的小女孩還有些奇怪，不過這種地方他們不方便問，也沒有人出口幫他們解釋，只能強忍下好奇心。　　沈睿鴻看了唐天浩兩眼似乎覺得有些熟悉，“你是？等等，讓我想想。”拍了拍腦袋，又似乎想起了什麼，“你是東陵市的那個企業家？去年省裡邊搞座談的時候你和方家的那個小子坐在一起出席過那個企業家？”　　唐天浩一陣激動，倒是想和沈睿鴻打招呼。不過一開口就斷斷續續的語無倫次起來，讓一旁的唐昱心裏暗笑，玲瓏八面的二叔原來也有窘迫的時候啊。　　去年省裡邊舉辦的座談會唐天浩是託了方建銘的福才有資格進去的，省裡邊沈睿鴻出的面，他自然沒有資格打招呼，他也沒想到沈睿鴻只見過他一面就能記得。倒是不知道，也是因為他和方建銘一塊出席沈睿鴻才有點印象。　　接下來楊涵寧又把事情重新交代了一遍，不過在沈睿鴻面前被官威壓的喘不了大氣，說話也沒有什麼邏輯性，前後不搭調，倒是要靠唐昱在一旁補充着才能讓語義連貫起來，待到交代完畢，臉上又是一臉的淚水。　　屋子里倒是沒人嘲笑她，在那種情況下，她這樣的弱女子又有什麼反抗命運的能力？小人物總有小人物的悲哀。　　沈睿鴻作為黨組副書記兼常務副市長原本早早就要去省委上班的，被這麼一耽擱就到了九點多，從楊涵寧口中了解了情況的他立馬意識到了東陵市可能存在着重大的問題，一市的市委書記陷害市長，這裏邊若沒有什麼貓膩，傻子也不相信。　　直覺上，主持過政法工作的沈睿鴻就覺得這裏邊藏着大案，他也不敢怠慢，馬上聯繫了省委書記嚴仲賢，電話裡邊稍作溝通之後立馬帶着唐天鴻到省委去彙報。　　唐天鴻一個小小的副處級，有機會到省委大院裡邊向省委書記嚴仲賢直接彙報工作，也算是個不小的奇迹吧，放在平時，怕是連省委大院的門都進不去。　　至於唐昱他們就留在沈宅這邊，沈睿鴻一走，剛剛被壓的踹不過氣來的唐天浩立馬活躍起來，商人的天性暴露無遺。　　沈睿鴻走的時候把劉秘書留在這裏招待唐昱他們，他二叔現在正拉着劉秘書客套着，看二人似乎已經交換了聯繫分式。劉秘書既然知道了唐昱與唐天浩的關係，而且知道了唐昱對沈家的大恩，對唐天浩自然高看一眼，也樂得與他搞好關係。　　楊涵寧還要等着省檢察院的人過來接收做筆錄什麼的，看她面上滿是忐忑，臉上的淚痕也沒來及清洗乾淨。两天沒有補過妝的臉依然清麗無限，可是上邊的憔悴任誰也能看得出，讓唐昱的心裏邊一陣難受。　　讓劉秘書借了濕巾，走過去細細的幫楊涵寧把臉上淚痕留下的痕迹擦乾淨，楊涵寧也沒有阻止他這種親密的動作，兩隻手使勁的抓着唐昱的一隻胳膊，白皙而略單薄的手背上邊青筋凸起，可見她內心之中的焦躁不安。　　現在，身邊的唐昱大概是唯一能讓她稍稍有些心安的人，抓着唐昱的胳膊像救命稻草一樣不願放開。　　可能，連她自己也不明白，為何會對這個年紀不大，而且僅與自己接觸過幾次的少年有這樣的信任和依賴感。　　“大概，她此時對自己的下場和家裡邊失去自己之後的情景也是心焦無比吧”，唐昱心中如是的想到，卻越發的多了幾分憐愛。　　“涵寧姐不用太擔心，你現在這個也屬於自首，而且之前的誣告也是被別人脅迫的，沒有造成什麼大的後果，這些檢察院都會考慮到的。至於你爸和妹妹那邊，我會想辦法的。”　　……　　省委那邊的動作相當快，由於唐天鴻提供的材料相當的詳盡，楊涵寧手寫的筆錄裡邊都提到了陳松威以及尹匡虞等人位於中山公園的豪宅，這些幾乎都是可以馬上調查取證的。　　嚴仲賢顯然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在他的主持下，省委當天上午就召開緊急常委會議，各個常委午飯都沒有解決，就在會議室討論此事，唐天鴻這個副處級的小官也破例到省委常委會議上邊彙報情況。　　會議的材料發到了每個常委的手上，資料相當的詳盡，幾乎當場就拍板，對陳松威採取措施，省裡邊立馬前往中山公園的豪宅取證。　　唐天鴻在常委會議上彙報完情況就離開了，那樣級別的會議他還沒有資格列席，出了的時候才發現衣服里裡外外都是濕拉拉的，在十三個的環視之下彙報工作，那可不是一般的心驚膽戰，儘管有沈睿鴻在旁邊給他打氣，還是出了一身的冷汗。　　身上的衣服也都不能穿了，趕緊去里裡外外買了一整套全部換了，這才打車回沈宅。沈睿鴻那邊會議還沒有結束，也顧不上給他安排車。　　回到沈睿鴻在香榭苑的宅子才發現兒子正和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在聊天，另一邊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男子在對楊涵寧詢問，聽老二解釋才知道，那就是沈副書記的小女兒沈芸，也就是自己兒子那天在中山公園救的另一個人。至於詢問楊涵寧的人則是省檢察院過來的人。　　從劉秘書的描述中他們才逐漸的清楚了那天的事情，原來沈副書記原先有一子一女，兒子是研究人員並且已經結婚，有了語馨這個小女兒，不過不幸的是，沈副書記的兒子沈濤卻在不久之前因為實驗事故而離世。　　這件事情對家裡的打擊很大，老來喪子，一片愁雲慘淡。　　四號那天，沈副書記的夫人鄭舒嫻、兒媳婦宋宛如、女兒沈芸還有孫女小語馨四個人到東陵市去散心，沒成想就在中山公園出了那樣的事情。　　若是沒有唐昱在關鍵時刻出手救人，只怕沈書記丟的就不僅僅是兒子了，連帶着女兒孫女也要一併的沒了，這也就怪不得他對東陵市過來的官員怨氣極大，要知道那可是差點讓沈家就此絕了后的。　　兒子對老人家的打擊以及夠大了，若是連帶着女兒和孫女也一併沒了，也不知道對沈書記的打擊會是什麼樣子的。　　這樣想來，唐昱對前世的中山公園關閉完全就能理解了，讓省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的女兒和孫女都喪命在公園裡，沒有把市裡邊主管的官員拉出來平息怒火算是好的了，中山公園自然只能作為給沈睿鴻宣洩怒火的地方了。　　東陵市在93年之後一直爺爺不親姥姥不愛，從上邊獲得的支持和資源都相當的有限，原本在遼河省還屬於二線城市，到98年之後也慢慢的淪落為三線城市，這裏邊也未嘗沒有沈睿鴻的原因。這種事情，或許都不需要直接的指使，下邊總有些人要自以為是的揣摩着上意去做事，沈睿鴻或許不會有這樣的心思，卻保不準下邊的人怎麼做事。　　至於93年之後沈睿鴻執政的風格越發的剛硬最後不得不調往中央任閑職，大概也有這方面的影響吧。

# 第二十一章 陳松威要跑

　　看到老爸回來，唐昱也停下了與沈芸的說話，上去問具體的情況。　　看得出小姑娘雖然長在政治家庭里，不過還是有些小天真的，現在也不過和16歲的年紀，和唐昱一樣都是在不久之後進行中考的。　　沈芸的身形略顯高俏，比唐昱也不矮多少。　　唐昱現在還沒有完全發育完畢，大約175cm左右，前世記得高中長到181cm的，沈芸現在看起來就不比唐昱矮多少，大約172左右吧，腿修長而筆直，現在還不過十五六歲的年紀，身體還略顯青澀。身上穿的是省某初中的寬大校服，倒也看不出內中具體如何，鵝蛋型的俏臉讓人看起來異常的舒心。　　看得出來小姑娘對他是很感激也很佩服的，說話間有些小天真和小憧憬。大概，無論是誰都會對自己身處危險境地的救命恩人懷有一種特殊的情感吧。之後兩人還約定唐昱有空要教她游泳，這倒是讓唐昱心中暗喜，教人游泳可是好事情，尤其是教女孩子游泳，到時候瞄一眼她的身材也是好的。　　況且，既然教人，那可少不了肢體接觸的……　　聽老爸說常委會那邊已經決定立馬到東陵市取證並對陳松威採取必要的措施之後，唐昱腦袋中一直徘徊的就是劉秘書在書房的時候曾經說過的一句話，唐昱記得清清楚楚，劉秘書當時說，蘇慕儒的事情是邱省長親筆批示過要“速查、嚴辦”的。　　而蘇慕儒的案情，一直讓唐昱覺得省裡邊有人在暗中使力。　　不過若說這個人是邱省長就有些匪夷所思了，他堂堂一省之長封疆大吏，為何要費盡苦心的陷害蘇慕儒一個小小的地級市市長，雙方完全不是一個檔次的。　　不過不管如何，省裡邊有陳松威的奧援是毋庸置疑的，那就要防備陳松威從省裡邊得到別人的通風報信了。　　唐昱倒是不擔心陳松威得到消息之後銷毀證據，他在東陵市多年，手腳不幹凈的地方多了去了，紀委真的有心要查，那他是逃不了的，銷毀證據也沒有用。　　唐昱倒是擔心他獲得消息之後畏罪潛逃。像他這樣貪污腐敗數額巨大的官員，不可能不給自己留一天後路，前世很多貪官落馬之後都出逃到了外國，例如加拿大這樣的國家，而且多數不能被引渡回國。若是費了這麼大的勁最後被他逃了，那可就前功盡棄了。　　想到這兒，唐昱趕緊把自己的擔憂和老爸說了一遍。自沒有注意到，他說話的時候，沈芸正站在一旁用說不清道不明的眼神注視着他，微微迷醉。若是他看到的話，老於花叢的他定然明白，那是小女孩的心態作怪了。　　“你是說陳松威可能會逃跑？這不太可能吧。”　　“怎麼不可能？若是省裡邊提前有人把消息泄露給他，他知道自己犯進去了就沒有出來的希望，什麼樣的事情做不出來？陷害一市之長，不管他還有沒有其他的齷齪，單單這一條就足夠他翻不了身了，咱們總不能指望他會乖乖的在東陵市等着伏法認罪吧。他呀，指定有給自己留的後路。”　　唐天鴻低下頭仔細的想了想，還真就是這個理，九十年代還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貪官出逃國外的惡劣事件，不過先例還是很多的，也不能排除就有這種可能。陳松威在東陵市經營多年，保不齊他就留了什麼後手。　　看他老爸去打電話，唐昱不用問也知道，肯定是聯繫黃寶德這老狐狸，希望他能盯住陳松威。　　他老爸自己在東陵市幾乎是沒有什麼根基的，找人盯住市委書記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過對黃寶德唐昱也是不抱什麼希望的，他畢竟被排擠出東陵市的決策層太久了，即便是以前有些人脈，這麼長時間過去了，還不知道能剩下多少，對付陳松威顯然是不夠的。　　這時恰好看到那邊正在對楊涵寧例行詢問的孔慶亮副檢察長，唐昱靈機一動計上心來。　　說來，讓他一個省檢察院的副檢察長，實職副廳級的官員來做筆錄，實在是有些委屈他了，不過剛剛來路上劉秘書已經和他說清楚了事情，直接把孔慶亮給驚出了一身的冷汗。想想自己負責的案子，涉及到一市之長的貪腐腐敗，在差不多要定案的時候卻被人發現是個冤案，而且捅到了省裡邊，他這個直接負責人無論如何是脫不了責的，現在自然要好好表現將功折罪了。　　“劉秘書……”　　“小昱叫這麼生分幹嗎，我也不比你打多少，直接叫劉哥得了。”他倒是不和唐昱端架子，當然，也沒那膽量端。　　“那我就直接叫劉哥了。”唐昱心下暗笑，倒是不知道自己叫他劉哥，老爸應該如何稱呼，總不好叫人家小劉吧，人家好像還是個處級，比自己老爸都高一級的。　　“劉哥，你能不能問問孔副檢察長看看東陵市那邊有沒有他的心腹，能信得過的人。”　　唐昱剛剛和他老爸說的話劉志強在一旁也聽的清清楚楚，詫異唐昱心思縝密的時候倒是越發覺得要交好這個少年，不說他是沈家的大恩人這個身份，單單這麼大年紀就有這樣的機密和思維就值得他一交。　　聽唐昱問起孔慶亮，劉志強稍微一想就明白了唐昱的心思，會心一笑，過去和孔慶亮說了幾句，唐昱也跟着過去了。　　孔慶亮有些驚異不定的看了唐昱一眼，他也詫異與這個少年的思維只縝密，對他這個沈家的大恩人也是不敢怠慢，而且，這大概也是他的一個機會，稍微思索了一下，“工作組的副組長陳彥斌能信得過，我聯繫他，讓他盯緊陳松威，至於紀委那邊我們就插不上手了，紀委的工作相對獨立。”說完開始打電話聯繫人，唐昱在一旁補充上中山公園豪宅的地址讓他注意那邊。　　和聰明人說話就是好，紀委那邊插不上手也沒關係，有工作組的副組長就差不多了，總比沒有人好，再加上黃寶德也出一把力，至於最終的結果會怎麼樣，那就要走着瞧了，興許自己是多此一舉，人家陳松威根本就不會畏罪潛逃呢，唐昱倒是希望自己只是多此一舉吧。　　他自然不知道，此刻，東陵市中山公園處的豪宅裡邊正是一片風聲鶴唳。　　陳松威被急促的電話鈴吵醒。剛剛睡眼蒙�的起床接電話。昨天晚上籌劃事情一直到深夜才結束，又等省城的消息到凌晨兩點才睡下，現在還沒有睡醒。　　一接電話陳松威的睡意全無，“什麼？你說唐天鴻已經到了省裡邊？這不可能，我們這邊完全封鎖了高速路口一輛車一輛車的查，沒有發現他上高速路，省城那邊不是托你們查嗎？怎麼會他昨晚就到了省城，你們卻沒有把人扣下來？”　　那邊嘆息了一聲，“他們太狡猾了，在高速路上拋棄了帕斯特搭便車來的，我也是剛剛才得到消息的，讓人在香榭苑查了一下記錄，已經確認他們進入了沈睿鴻副書記的別院……”陳松威手中的電話啪的一聲掉在了地下，後面那人說什麼他也沒有聽清楚，“完了，全完了……”　　顯然，他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唐天鴻他們若是接觸到了沈睿鴻，有楊涵寧這個關鍵性的證據，蘇慕儒只怕立馬就能翻案，而那個女人對他們這邊的事情雖然不太知道，但是多少也知道點，起碼中山公園的這套宅子是知道的，而且也知道自己與雷大福的密切關係，到時候，自己暴露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不過，他心裏邊還是抱着僥倖心理的打了一個電話，聽筒里卻傳來佔線的聲音，好不容易接通了，一股火藥味從聽筒里傳過來，“剛給你打電話一直佔線，都這種時候了你還在忙活什麼。省委常委會上午已經決定對你採取措施了，取證的專案組馬上就下派到東陵，用不了三個小時就到了，你那處宅子也被人知道了。怎麼做，你自己考慮吧……”　　陳松威的目光一下子獃滯起來，最後一絲希望也被這個電話給斷送了。　　“不行，我不能這樣等死，我不能這樣等死……”　　陳松威的眼神一下子瘋狂起來，連陷害市長這樣的事情他都做得出來，又怎麼會是等死的人。放下電話，他馬上回到地下室開始收拾東西。　　陳松威倒是聰明，沒有去卧室收拾，直接到地下室取錢帶走，有了錢自然什麼都有了。　　話說，93年的時候國內的官員想要在國外辦個牛X的銀行賬戶還是比較不容易的，而且那時候的官員還沒有那樣先進的想法，陳松威自然也是這樣。他大概也沒有預料到自己會被查處，而且是如此的迅速，幾乎沒有讓他反應的時間。　　由於他不能把貪污來的錢存在銀行，所以就放在地下室的夾層和游泳池下邊。此刻游泳池裡邊的錢自然是來不及取出來了，只能把地下室裡邊裝着現金的黑色塑料袋往車上拿。　　那些現金的重量也着實不輕，來回三趟就累的氣喘吁吁，狠了狠心，強壓下心中的貪念，決定就這樣吧，算起來放在車上邊的錢也有好幾百萬了，足夠他出國瀟洒過完後半生。　　再說省裡邊下來調查取證和對他採取措施的專案組已經快要來了，他也不敢再耽擱下去，趕緊跑路才是正道，跑不了有再多的錢也白搭，這個道理他還是明白的。　　至於尹匡虞、羅傳際和雷大福他們幾個雖然嘴上邊說是一條繩上的螞蚱，不過所謂大難臨頭各自飛，陳松威此刻連自己都快保不住了，哪顧得上管他們的死活。而且。有他們來幫自己托住專案組的步伐也是不錯的，這大概就是陳松威心裏邊真正的想法了。　　這樣想着，他也不再耽擱，趕緊上車準備出逃。豪宅里的東西他也顧不上去毀滅了，反正專案組遲早能找到證據。可是他那時候已經出逃了，就算是專案組有證據又有什麼用？他倒是希望，專案組的同志能夠从里邊發現某些特別的東西，也算是自己留給某人的禮物。　　早在兩年前他就計劃着給自己預留了一條後路，只要出了東陵市，他就有辦法聯繫到人幫他出國，雖然要幾十萬的費用，不過性價比還是很高的，安全方面什麼都不用擔心。除了這幾十萬的費用，他還有幾百萬可以揮霍，足夠他這輩子的花銷了。

# 第二十二章 金蟬脫殼

　　陳松威顯然沒有預料到省裡邊的動作這麼快，他剛剛駕車到豪宅區的出口處就看到外邊那幾輛標誌明顯的車。不過馬上又反應過來，省裡邊再快也不會快到這種程度，常委會議才結束一個小時取證的專案組就到了東陵，從省城綿州市到東陵市，即使開快車也需要三個多小時，省裡邊斷然不會這麼快來到東陵的。　　仔細的看了看外邊的車，陳松威驀然反應過來，那可不就是調查蘇慕儒的工作組的車嗎，其中一輛還是省裡邊的工作組下來之後自己特意從市公安局調過來的，是專門給專案組用的。　　此刻這些車子出現在這兒，莫非是省裡邊打招呼讓這邊的工作組的人對自己採取行動？　　不過這似乎也不可能，專案組裡邊有自己的人，他們要是採取行動，自己不會事先一點消息也沒有，而且，工作組的人也不是這麼幾個。　　不管如何，總之現在的情況讓陳松威感覺到有些不妙。　　有這些車子在外邊候着陳松威自然不能明目張膽的開車出去，他大概了明白了，這大概是省裡邊有人讓專案組這邊的某些人過來盯着自己吧，只是沒想到他們的動作這麼快，直接把自己堵在這邊。　　那個賤女人，這麼快就把這個地方給透露出來。　　還有這些專案組的白眼狼，天天好吃好喝的供着他們，臨了有事的時候事先都沒有一個電話。　　不過他畢竟不是坐着等死的人，就這麼等下去等着專案組來雙規他也不是他的性格。　　他自家人知道自家事，對自己做的那些事情是心知肚明的，知道若是陷進去就出不來了，後半輩子在牢裡邊渡過都是小事，就怕案子一出來他就要槍決了。　　皺着眉頭稍微一思索，陳松威立馬計上心來。　　趁外邊那些人還沒有注意到他，陳松威又把車開回別墅下邊，打電話吩咐安保室一個信得過的保安人員過來，給了他兩萬塊，吩咐他換上了一套自己的西裝，又給了他車鑰匙，讓他開兩輛寶馬中的一輛出去，無論遇到什麼情況都不要停，有人攔截就硬闖。　　那保安顯然是個見錢眼開的人物，而且腦袋也不大靈光，看有這麼便宜簡單又賺錢的事情被他撿到，立馬樂壞了，表示一定能完成任務。　　不就是甩掉外邊的幾輛車嗎，對他這種混過地下飆車黨的人來說還不是小菜一碟？　　再說東陵市的工作組這邊，陳彥斌是省檢察院的人，是副檢察長孔慶亮的心腹。　　他在檢察院裡邊的職位也不高，自己也不明白為啥會被抽調到此次的專案組中。不過既然職位不高，雖然是組裡邊的副組長，不過事實上是沒有什麼話語權的。他自己也樂得清閑，東陵市天天把他們一幫子的人當神一樣的供着，他自然沒有什麼怨言。　　接到孔慶亮電話的時候他在東陵市這邊還有一個飯局，聽到孔慶亮的吩咐，雖然心下奇怪，不過也沒有多問，立馬帶了自己手底下幾個用得上的人按照孔慶亮的吩咐來到了中山公園這邊的豪宅，盯住出入的每一個人。　　孔慶亮給他的命令很明確，他要盯住的人是東陵市的市委書記陳松威，防止他畏罪潛逃，而且稍微向他透露了一些消息，告訴他省裡邊新的專案組馬上就到。　　陳彥斌只得在心裏邊誹謗陳松威幾句，想不到這麼快就風雲突變，輪到市委書記出問題了，這個東陵市還真是個是非之地啊。不過也不敢怠慢，馬上在周邊布控。　　等了約有一個多小時左右，心裏還在懷疑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了，抬頭就看到小區出口一輛寶馬車駛了出來，看了一下車牌號，正是上邊給的兩個寶馬車牌之一，知道是正主出來了。陳彥斌不敢怠慢，趕忙讓自己這邊的車逼了上去，沒成想那寶馬車瘋了一般，看到他們這邊的車駛動，立馬一踩油門，猛打方向盤，對這他們這邊的車就撞了上來，原本就要形成封鎖的兩輛車看到人家這副拚命的架勢，腳下剎車稍微一緩，那寶馬立馬抓住時機從尚未會和的兩車之間插了過去。　　錯車的時候陳彥斌稍微一瞥，雖然因為車速快，司機也帶着墨鏡而沒有看的太清楚，不過能看到開車之人一身正裝領帶，正是陳松威一貫的裝束，髮型體型都匹配。　　確定駕車逃離之人就是陳松威，陳彥斌懊惱的猛錘了一下方向盤，帶着幾輛車就追了上去。　　前邊那寶馬越跑越猛，不顧紅綠燈，也不管單行道什麼的，順着路一路穿插猛跑。陳彥斌他們自然也在後邊駕車猛追不舍，不過他們不能像前邊那樣無所顧忌的瘋跑，自然是越追越遠。　　這時候，在後邊追着的陳彥斌心裏忽然泛起一種怪異的感覺：陳松威貴為一市的市委書記，即便是會開車也不可能有多少機會讓他親自開車，可是看前面那輛車在混亂的車況之中滑如泥鰍的鑽來鑽去，比自己這個部隊的高級駕駛員都不遑多讓，這卻好生奇怪。而且，看其瘋狂不要命的態勢，不似一個市委書記應有的反應，倒像是個地下賽車場的黑車手。　　“不好，上當了。”　　意識到這一點的陳彥斌立馬反應過來，自己只怕是上了陳松威的當了，上邊告訴自己有兩輛寶馬一輛別克，自己現在追的這輛只怕是別人喬裝的，不是陳松威的正身，陳松威定然沒有這樣的駕車手段。　　醒悟過來，陳彥斌立馬驅車往會趕，為了以防萬一自己判斷錯誤，還留了一輛車繼續追這輛寶馬。　　再說陳松威，看外邊盯着小區的三輛車全部追安保人員駕駛的寶馬去了，得意一笑，“跟我斗，你們還嫩了點兒，哼。”不屑的撇了撇嘴。　　不過看那些人走了，心中不禁貪念又起，想着專案組的人或許會先去追自己跑出去的幌子，再想到地下室的隔板之中還有兩大包足有四百萬的錢款沒有帶，不禁心裏邊痒痒，猶豫了一下還是決定回去把錢帶上再走。　　反正他們一時也發現不了追着的車是一個幌子，自己找的人可是當年地下飆車的高手，想追上他可不容易。這麼想着，又趕忙會地下室去取錢。　　就因為這麼一耽擱，等他把兩大包的錢都放到車上駕車準備離開的時候，卻見小區門口方向又駛來兩輛車，仔細看，不是陳彥斌又是誰來？陳松威不禁心中暗惱，那人也恁是慫包了些，這麼快就被發現了？　　這時候為了逃命，他也顧不上許多，拿出剛剛那安保人員不要命的架勢，踩着油門對着陳彥斌的車子就要撞上去。不過這次陳彥斌也學精了，看他故技重施可不願意再上當，把車一打橫，心道，“我就是死佔著道不給你讓，看你能咋樣？小樣兒。”　　沒成想這陳松威還真是急昏了頭，看陳彥斌橫在路中央不讓路，把心一橫，“你不讓我走，我也不讓你好過。”油門一踩到底，他也不減速，照着他們的車就撞了上去。　　寶馬車到底火力比他們的桑塔納足，也結實的多，撞開他們的車后稍一調整，立馬駕車就往小區外走。　　陳松威到底是市委書記，平日里開車不多，剛剛鼓足勇氣撞車已經讓他心急膽顫一番，心裏雖然瘋狂，身體卻有些不聽使喚，握着方向盤的手也有些發抖，車開起來也有些歪歪斜斜，剛出了小區的出口迎面就與另外一輛車撞上了，正是陳彥斌手底下另一個人開的車。　　他比陳彥斌稍微慢一些，剛到就恰好看到陳松威出來，此時不立功更待何時。　　於是，我們的市委書記杯具了，再結實的寶馬，經這麼兩折騰也接近殘廢了，打不了火了。他倒是決斷，立馬下車準備棄車而逃，車上邊放着的錢也不要了。　　不過他一個官老爺養尊處優的，平日里又不鍛煉身體，三兩步就被當過兵的陳彥斌追上撲倒在地。　　他還沒想着拿車上的錢去談判，那邊陳彥斌已經把他銬上轉交給手底下的人，轉身到旁邊公話亭打電話，離得遠，勉強能聽到那邊再說，“恩，他畏罪潛逃，已經被我們控制住，檢察長放心，我們會看好他的，不會再出事了。”　　聽到這兒，陳松威已經是一臉的死灰……　　接下來的事情就簡單了，省裡邊臨時組建的新的專案組在大約半個小時之後到達中山公園的豪宅，從陳松威架勢的寶馬中當場搜出五大包總計九百餘萬的錢財，又對中山公園的兩棟豪宅進行了突擊搜查取證，除了從陳松威的宅子里搜出大量不法證據大量貴重物品以及游泳池中的一百多萬后，在另一棟屬於尹匡虞的宅子里也搜出二百餘萬的現金也大量貴重物品，專案組的人當場決定控制尹匡虞、雷大福、羅傳際等人。　　有大量的證據為證，他們想抵賴也無從抵賴，不過還是死鴨子嘴硬，想硬撐着，似乎心裏邊還抱有什麼僥倖的心理。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接下來就不關唐昱他們什麼事了，後邊的事情那就完全是專案組的事，陳松威要定什麼罪，定多大的罪，最後還要看專案組能從他最裡邊撬出多少東西，不過上千萬證據確鑿的現金受賄，足夠他槍斃幾次有餘了。而且，這種案件想要查清楚，沒有十天半個月是弄不清楚的，這個倒不需要唐昱他們去關心。省裡邊冤枉了蘇慕儒險些讓他入獄，總要在這件事情讓給他個交代。　　下午的時候省委正式成立新的專案組，由省檢察院副檢察長孔慶亮親自牽頭，蘇慕儒案也被移交到新的專案組進行審理，不過省裡邊已經對他的事件初步定了性，此事純屬市委書記的誣陷，省裡邊處理不甚也有責任。　　下午是沈睿鴻代表省裡邊出面安撫蘇慕儒，從這裏邊也可見省裡邊對此事的態度。　　孔慶亮當天下午已經到東陵市親自督查案件的發展，省城這邊案件簡單，暫時還用不上他這尊大神，東陵市那邊情況複雜，需要一個身份足夠的人坐鎮。　　當天對建材局的初步審查就發現，陳松威為首的貪污集團已經不僅僅是貪污受賄的問題，裡邊高達幾百萬的現金錢款他們都無法交代清楚受賄來源，雷大福的建材局也不僅僅是腐敗的問題，還存在更加嚴重的問題。　　不過這些事情一時半會也差不清楚，還需要時間。　　唐昱倒是知道具體是怎麼回事兒，完全就是以陳松威為首的利益集團利用建材局這個自收支單位掛靠的企業進行騙稅。　　不過近日的他表現的已經夠出格的了，這種秘密的事情無論如何也不能由他說出來的，那樣會讓人對他起疑。倒是聽到陳松威逃跑的車上放着近千萬的現金，而且極有可能是因為了攜帶現金才被專案組的人抓住，心裏倒是嘆息一聲，“所謂的人為財死鳥為食亡”，說的大概就是這般了。　　對這次的案件倒是不甚擔心，“想必這次有省委書記嚴仲賢的批示，有沈睿鴻的表態，新成立的專案組這邊應該不會敷衍了事，會儘快弄清楚問題的吧。”

# 第二十三章 沈宅之初見宋宛如

　　“我以後叫你宛如姐吧！”這是唐昱第一次見到宋宛如的時候說的話。　　宋宛如是沈睿鴻的兒媳婦，也就是語馨的媽媽，她是直到當天晚上才回到沈家的別墅的。　　唐天鴻他們不便留在香榭苑，而且他也有必要去見一下蘇慕儒，唐天浩在省裡邊也有幾個能說的上話得商業夥伴，這時候去聯絡一下也好，楊涵寧要回省檢察院協助調查，唐昱就被沈睿鴻和鄭舒嫻強留在了香榭苑的宅子里。　　晚上的時候宋宛如回到沈宅，她是昨天回西安老家準備小住三五日的，聽說救小語馨的人找到了，也沒細問，馬上就從西安趕回來，到了家裡邊的時候才知道了細節，倒是感嘆竟是如此的巧合，能在那種情況下讓語馨認出唐昱來。　　宋宛如大約二三十的樣子，生過語馨，身形卻完全不見走樣，腿直腰俏，下邊穿着有提臀效果的高腰褲，讓那兒顯得更加的凸翹圓潤。舉動間優雅賞目，一看便是從小有着良好的家教，举手投足間那種內斂的風情和少婦特有的嫵媚，卻不是蘇晴和沈芸那樣的黃毛丫頭能有的。　　“小昱，你叫我姐姐可是讓這家裡邊的輩分有些亂的，不過有你這個弟弟，姐姐可巴不得啊。”說完笑着拍了拍唐昱的腦袋，她也聽鄭舒嫻說起唐昱的事情，知道這小子別看才十六歲，可是個不得了的小傢伙，鬼精鬼精的，蘇慕儒的事情還是他發現的疑點，難得的是還有一顆善良的心。　　那邊拿着水果盤端過來鄭舒嫻也接了口，“可不是輩分亂了嗎，小語叫你大哥哥，你又要叫宛如姐姐，又叫老沈叫伯伯，可是夠亂的。”　　沈芸眼睛轉了轉，“唐昱，語馨叫你哥哥，叫我小姑姑，你是不是也要叫我小姑啊。”　　這半天，她倒是和唐昱越發的熟絡起來，說話間也隨意了許多。　　恰巧沈睿鴻拿着報紙抬起頭來，“不妨事不妨事，你們各叫各的，小語樂意叫大哥哥就叫大哥哥，唐昱叫宛如姐姐也好，總不能管我叫爺爺。”　　“就叫宛如姐姐姐，宛如姐這麼年輕，總不好叫阿姨吧，那不是吧宛如姐叫老了嗎，語馨，你說是不是啊，要不你叫我叔叔？”說著自己倒是笑了起來，語馨也在他懷裡邊不安的扭動着在他臉上留了幾個口水的印跡，顯然不滿叫他叔叔的。　　“宛如姐”，“都叫這麼順溜了，你這孩子。”到也沒有說不好。　　晚飯後唐昱無所事事，看沈芸拿着一副圍棋打譜，看了兩眼，忍不住笑出聲來。　　“你笑什麼啊。”　　“我知道我知道，小姑下圍棋就是讓人笑得，這是爸爸說的。”　　一句話出口，屋裡邊的聲音都落了下去，小語馨似乎也意識到了不妥，把整個臉頰埋在唐昱的胸部，隔着薄薄的衣衫，唐昱明顯能感到濕潤的感覺。　　他也是從劉秘書的嘴裏邊才隱約知道，沈副書記唯一的兒子在不久之前因為實驗事故離世，這對沈家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唐昱倒是想活躍一下氣氛，可是這種時候也不知道怎麼下手。　　“小昱會下圍棋吧，陪你沈伯伯下一盤。”沈睿鴻說著從沙发上起身坐到茶几旁，宋宛如從唐昱手裡邊接過臉上還掛着淚珠的小語馨使勁的摟在懷裡，小姑娘雖然只有四歲大，可是已經能從大人的反應裡邊知道爸爸走了意味着什麼。　　唐昱和沈芸一塊兒收拾桌上邊的圍棋，低聲道，“唐昱，你真的會下圍棋嗎？我爸可是業餘五段，待會輸了可別哭鼻子。”　　兩人在茶几上展開陣勢，沒幾步唐昱就看出來，沈睿鴻在圍棋上的造詣還真不低，估計比他老爸還要勝一籌，若是有時間打譜的話，估計比職業棋手也不遑多讓，不過讓一個常務副省長做職業棋手，呵呵，他自己心裏邊也忍不住發笑。　　“小昱可走神了，和沈伯伯下棋這麼沒有挑戰？”　　他剛剛這麼一分心，被沈睿鴻抓住機會佔了先手，忍不住調侃了他一句。　　“爸，我想把那邊的公司關了，回家專心陪小語。”　　“宛如姐自己還有公司啊。”　　“唐昱，還敢小看你宛如姐，我告訴你，我姐可是留美的金融學碩士，還在美國股市那幾萬塊賺了好幾十萬美元的。”小姑娘撅着嘴巴，煞是可愛。　　“小芸，你怎麼也叫嫂子姐了呀。”　　“唐昱叫你姐，我也叫嘛，姐姐可比嫂子好聽多了。”　　“宛如姐拿幾萬塊賺了幾十萬美元？那可真是金融小天才了，美國佬的錢不會這麼好賺吧。”唐昱還是有些詫異，拿幾萬人民幣賺幾十萬美元，那可真是了不得的牛人啊，就算是他這種穿越人士想拿錢在股市上像這般兜兜風，也還需要等待合適的機會，而且還需要兩分的運氣。　　“小昱你可別聽小芸瞎說，姐那是運氣好，瞎貓逮着死耗子了，純屬運氣。”　　“恩？運氣好？宛如姐你不會是說87年美國黑死星期一的華爾街股市大崩盤吧，我仔細的想了想，美國股市上邊，好像除了那次，怕是再沒有其他的機會能讓幾萬變成幾十萬了。宛如姐拿幾萬塊去華爾街的股市上邊玩，怕是沒有人比你更小氣了。”　　宋宛如詫異了一聲，“沒想到小昱還動金融呢，幾萬塊哪能到華爾街玩啊，那時候純粹的拿了中獎的幾萬美元玩呢，也是想實踐一下金融上邊的想法，不過放在股市裡邊過了一段時間，我自己都快忘記了，不知道那天怎麼想的隨意的擺弄了幾下想敗光了它，哪想過華爾街會突然崩盤，姐姐一不小心就暴富了，回來還在東陵市那邊辦了個小公司。”　　又看了看唐昱，“你這小小年紀的，怎麼連美國的黑色星期一都知道啊，國內除了專門學金融的人，知道這些的可寥寥無幾。再說，那時候你還沒上初中吧，怎麼了解這麼清楚啊。”　　沈睿鴻也詫異的看了看唐昱，“你這小子還真不簡單，你宛如姐給小芸說她都不想聽呢，你倒是說說，這黑色星期一是怎麼回事兒，我聽宛如說的也是一知半解的。”　　唐昱笑了笑，“記得應該是87年10月19日得樣子吧，具體我也記不太清楚了。”轉頭不確定的看了看宋宛如，看她點頭才繼續往下說，“那天美國股市崩盤，道・瓊斯指數下跌百分之二十多，好像都超過了29年金融危機時候為國股市暴跌的記錄。記得截止到休市時，造成了股市上邊巨大的損失，而且如果把這種損失如果折算成貨幣的話，大約有5000億美元從股市裡邊蒸發，因為那天是星期一，所以才被稱為黑死星期一。具體發生的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不外乎西方經濟過熱和來自金融大額的遊資炒作。雖然說絕大多數人都損失了不少，也有人暴富賺錢的，就比如想宛如姐這樣跟在後邊的幸運者。”　　宋宛如詫異的看着唐昱，“我自己對這些都不是很清楚，還是因為在這個上邊發了財才專門去看資料的，倒不想你小小年紀還是在國內，如何能知道這些東西？”　　見沈睿鴻也一臉好奇的看着他，唐昱笑了笑，“我爸是國內第一批經濟學碩士，他書房裡放着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我剛上初中時想着賺美國佬的錢就要學好英語，沒事干也常翻着看，一來二去多少知道點。從咱們這兒關注香港股市還是很容易的，多留意一下信息，想美國的黑色星期一這樣的事情，留意了總會知道一些。”　　“小昱能看懂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不會把，這本書在國內看的人可不多，能看懂英文原著的就更少了，我這個經濟學碩士看着還勉強呢。”　　“姐你就聽他吹牛，我也是初中啊，怎麼不知道初中有教的看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說著跑到書房，不大一會兒拿出一本厚厚的精裝版的書，“拿，這就是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看你還吹牛。”　　“你們兩個啊，不讓唐昱陪我老頭子下棋就直接說嘛，還要採用這種迂迴的手段。”他倒是看出來，唐昱下棋的基本功紮實，實力也不弱。　　恰好鄭舒嫻過來，“小昱也會下圍棋？不會和我家小芸一樣惹人笑話吧。”說著過來看着棋局。　　看了一會兒，忽然拍了拍唐昱的腦袋，“你這滑頭的小子，跟自家人還搞這一套呢，在家裡邊可不興這套，你沈伯伯又不是輸不起的人。”　　又轉頭，“老沈，下次和小昱下棋讓他先讓你三子，看你有沒有能耐下贏人家，這小子，可是夠滑頭的，小小年紀就滴水不漏的，連你也沒看出來吧，他可是個小高手。”　　唐昱尷尬的笑了笑，“伯母你可看錯了，這可不是我故意讓唐伯伯，剛才宛如姐和小芸在這兒說著，讓我也不能集中精力啊，倒不想伯母才是真高手啊。”　　看沈芸使勁張大嘴一臉難以置信的樣子，鄭舒嫻拍了拍她腦袋，“小昱可不是你這個半吊子，以後呀，好好和人家學。”　　沈睿鴻笑呵呵的抬起頭貌似尷尬的唐昱，“小昱不知道吧，你伯母那才是真高手，我這兩下子，還是當年你伯母她嫁了我之後硬逼着我學的。當年你伯母可是立志要做職業棋手的，還是和徐奉洙一齊拜的師，你伯父我，可是被她虐待了好多年，小昱你要是有實力就幫伯父報仇。”　　唐昱暗道，怪不得眼光這麼老辣，一眼就看出來，不過被鄭舒嫻稱為自家人，他心裏邊還是很得意的。　　“小昱這棋力，日後可以去做職業棋手了，基本功紮實，現在開始訓練還不晚，要不要伯母給你找幾個圍棋大家去拜師啊？”　　唐昱趕緊搖了搖頭，“伯母，我學圍棋只是興趣而已，以後也不想那這東西混飯吃，再說，哪用什麼圍棋大家呀，伯母這個大家不就在眼前嗎？”　　“不想做職業棋手？這倒是可惜了，伯母這水平，還是能指點你兩下的。”被唐昱說是大家鄭舒嫻顯然也很受用，她的實力也配得上這個稱呼，不過見唐昱無意走這條路，有是忍不住婉謝的嘆了口氣。　　“媽，小昱要是做了職業棋手才可惜呢，小芸你把手裡那書拿過來，給小昱看看他到底能學認得幾成。”　　“宛如姐你可是小看我了，不會以為我是吹牛吧，要不我給你秀一手？”　　唐昱說著把那本精裝版的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拿過來又遞到宋宛如的手裡邊，翻到第一頁，“宛如姐聽我給你背幾段看看怎麼樣。”說著從嘩嘩的就把第一頁背了一大段，雖然有些地方不大一樣，換了些詞語和句子，不過總體意思還是正確的。　　看周圍人一臉看怪物的模樣盯着他，“你們不用這麼看着我呀，只是想學好英語賺美國佬的錢而已。”

# 第二十四章 沈宅之初見宋宛如（下）

　　“小昱，你不會是只把第一頁記下來然後糊弄人吧。”頓了頓“不過你那口語，讓在美國讀過碩士的姐姐都自嘆弗如啊，要不是知道你一直在國內，我都懷疑你從小是在美國長大的。你剛才背的那些東西，不要告訴我你真的明白什麼意思。”　　唐昱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勉強能明白一大半，以後找不到工作，去做個翻譯倒是足夠了。”事實上，唐昱能完全背下來的也就開頭幾大段了，後邊的雖然看過好幾遍，要想背下來卻是不容易，不過大致意思還是能記得的。　　宋宛如誇張的張大了嘴巴，用英語隨意和唐昱交流了幾句，確認他真的把這本書讀透了而不是囫圇吞棗隨意糊弄。而且，他們幾個都發現，唐昱的英語口語還真不是蓋的。　　“舒嫻你現在明白宛如剛剛的話了吧，讓小昱去做職業棋手，那才是可惜了呢，可不見宛如這些年來有佩服別人金融的時候，小昱倒是能把她降住了。”　　“爸你還別說，就小昱這英語水平，在美國教英語都是綽綽有餘的，以後要是找不到工作，直接當英語老師得了。”又轉頭對着滿臉吃驚相的沈芸，“小芸你不是整日里念叨着初中太簡單了嗎，你啥時候能達到小昱這種程度再說這話，以後啊，好好和小昱學習。”惹得沈芸撅着小嘴看着唐昱，顯然不是很服氣。　　沈睿鴻倒是越發的覺得這個唐昱日後不可限量，“你爸他倒是什麼都讓你學，也不怕這麼小的年紀把你累壞了。”　　唐昱笑着搖了搖頭，“這些倒不是我爸讓我學的，開始看只是想學好英語罷了，他書房那些英文版的大部頭，他自己都念不順溜，我就時常沒事干翻着玩，開始純粹當英語教材學單詞兒的，看的多了慢慢也能明白一點。初中這三年證實沒幹，他書房裡經濟學的那些書倒是看的通透，能明白多少那就不知道了，前段時間還準備實踐一下來着。”　　說著又把自己剛剛在二叔身上的實踐大致說了一下，這次說的可是相當的詳細了，某些不能和二叔以及老爸這些熟悉的人說出來的東西也能放心的在沈睿鴻的面前說出來，也不會引起他們的懷疑，之以為自己是從二叔那邊聽來的。　　宋宛如和鄭舒嫻對於這些不是很了解，自然看不出什麼，沈睿鴻聽完之後卻引起了思考。　　“老沈，怎麼了？小昱說的有什麼問題嗎？”　　“不是有什麼問題，是有大問題。不說這個，這個明天我找人打聽一下海南那邊是不是像小昱說的那麼嚴重，真到了那個地步，那可就危險了。”接着也沒有細說。　　看沈睿鴻雖然沒有往下說，不過似乎也把這件事放在了心上，唐昱心下暗喜，能讓他注意到就好，要不豈不是白費了自己一番心思？又轉頭問宋宛如，“記得宛如姐剛剛說起自己的公司，宛如姐在東陵市有公司嗎？什麼公司。”　　宋宛如笑了笑，“剛剛不是和你說嗎，在美國那邊賺了一筆意外之財，不過那時候心有餘悸的，股市那種雲波詭譎的地方也不敢進去，幾十萬美元放在銀行也不是個事兒，就在東陵市辦了個小公司，那時候你唐伯伯還沒有來遼海的，也沒有什麼限制。”頓了頓看唐昱明白了所謂的限制是什麼意思，又接着往下說。　　“我在美國學金融，認識一個學电子的姐妹，就一起在東陵市辦了個电子儀錶公司，不對外承銷，一般幫一些軍工廠代工部分电子產品。”　　看唐昱臉上露出詫異的表情，沈睿鴻幫着解釋了一句，“你宛如姐家裡邊在總政工作。”他可是知道，這個少年小小年紀，成熟的不像話。　　唐昱這才理解的點了點頭，在93年的時候幫軍工廠代工業務，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夠隨便插手的東西，即便是到了2000年以後對民企的限制還是很苛刻。　　看唐昱明白了似的點頭，宋宛如看似惱怒的嬌笑着推了推他，“你宛如姐可不是你想着的紅頂商人，廠子里一年也就幾百萬的產值，技術是我那姐妹從美國引進的，質量上也過關，可和你想的不一樣。小小年紀，腦袋裡知道的可不少。”　　沈睿鴻也點了點頭，“你爸也什麼都敢教你，下次我倒要好好問問他。”不過神色間似乎對唐昱具備的這些能力還是非常滿意的。　　宋宛如又接着說，“去年我那姐妹被家裡邊叫回去幫着家裡打理商業，這邊的股份全轉給了我，今年語馨他爸爸又出了事，我們在東陵市差點又讓語馨和小芸出了事，要不是你，都不敢想象家裡會變成什麼樣子。”語氣里也有些抽噎，小芸趕緊遞了一塊面巾紙。　　頓了頓，“經歷了這些事，我也想通了，我索性就留在家裡邊照顧小語，我也不是事業心很強的女人，也不缺錢，所以工廠那邊的事，我想找個人脫手。”　　唐昱心裏邊點了點頭，原來是這麼回事兒啊。　　沈睿鴻也贊同的點了點頭，“你回家照顧小語也好，看你這兩年對工廠那邊的事情也不怎麼上心，脫手也好。”　　“宛如姐現在把工廠脫手，只怕未必有人願意接手啊，即便是有人願意，也賣不了高價，要是宛如姐賣出了高價，那沈伯伯就要小心了。”唐昱下了一子，微微說道。　　鄭舒嫻笑着給了唐昱一個保姆削好的蘋果，“連你沈伯伯也敢調侃了？”　　宋宛如也笑着推了推他的腦袋，“就這麼看不起宛如姐？你宛如姐的公司好歹也年產值好幾百萬，利潤率還不錯，技術還算是先進，為什麼賣不了高價啊。況且，這又怎麼和爸扯上關係了？”　　沈睿鴻卻顯然有些明白了唐昱的意思，示意他繼續往下說。　　“宛如姐，你那個工廠是生產电子儀錶的，這個東西吧，受眾有些小了，消費群體少，面對的多是批量採購的廠家。說白了，這種工廠想要存活下去，最重要的是客戶群，是銷售渠道，是長期與別人合作建立起的良好信譽和關係。可是宛如姐你的工廠長期以來一直是給軍工廠做代工業務，這些東西幾乎完全不具備，脫離了軍工廠的訂單，這個工廠就生存不下去了。”　　頓了頓，看大家都認真聽他說，又接着道，“宛如姐說自己不是紅頂商人，可是也不能否認，你的工廠能接到軍工廠的訂單和家裡邊的影響力是脫不了關係的，或許不用你家裡人或是出面就有人願意做這些事情。總之，這個工廠如果脫離里你，那它就幾乎沒有什麼關係了。你如果要把它脫手，人家事先肯定也會了解到這些情況的，要麼就純粹的買下你的生產設備，那樣的價格自然是很低的。除非宛如姐給他承諾，軍工廠的訂單不會斷，或許這樣可以賣出高價。可是要讓宛如姐你做那樣的承諾，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當然，也不排除人家出高價買下或者出資高價占股的可能，不過那就要想想是不是有什麼神通廣大的人知道宛如姐你背後的各種關係，想要藉此做些什麼事情。”　　屋子里除了沈芸還有些小天真，小語太小，其餘三個哪個不是精明之輩，不過是對商業上邊某些東西的距地運作不是很清楚罷了，有唐昱這麼一點，他們立馬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小昱說的是，不過你那個廠子一直那麼弄着也不是那麼回事兒，就像小昱說的，你自己不願意做紅頂商人，可是別人能看到你背後的關係，那些軍工廠，多是看你爸的關係才把單子給了你們廠。當然，那些單子給了誰的廠子也是給，給你們的廠子自然也沒有什麼關係，不過我們也要防止別人說閑話，我看啊，還是脫手吧，價格低些虧了本也沒關係，反正咱家也不缺那些。”　　給唐昱這麼一說，宋宛如自己卻是有些猶豫了，那工廠畢竟花了她不少的心思，若是能按自己的意賣出去也就罷了，可說若是自己的一番心血虧本低價賣掉，雖然說不心疼那些錢，可是心裏邊畢竟有些不好受。　　“小昱，看你剛剛說話的意思是不想姐把廠子低價賣掉啊，說說你自己是什麼意思？”　　唐昱不好意思的摸了摸頭，“讓宛如姐看出來了？我也不想看着宛如姐自己的一番心血就這樣浪費掉了，剛剛不是說了嗎，把我爸經濟學那些書看了一大半，心裏邊一有一些想法。”　　聽他這麼一說，不說沈芸張大了嘴巴，宋宛如也覺得有些不可思議，“小昱，你不會是自己想着幫姐打理廠子吧？你還在上初中呢。”不過探了探頭，“要說，就你剛剛表現出來的經濟學上的水平，打理那麼個小公司還真是小事一樁呢。記得我當初碩士剛剛畢業的時候也是一腦子要實踐的想法，就拿了幾萬塊投股市了，你現在的條件可比宛如姐好多了。”　　聽她的話，貌似對唐昱去打理她的廠子也很樂意，倒是擔心他的年齡和學業上邊的問題。　　沈睿鴻倒是微微想了想就展開了皺着的眉頭，“年齡倒不是什麼問題，看小昱那英語上邊的造詣可比咱家小芸強多了，就他這小腦袋，學業上完全不用擔心，我問過他爸了，年年考第一第二的，宛如你要是放心，拿給他練練手也沒什麼。”　　宋宛如攏了攏髮絲，“這小傢伙，我都懷疑他在經濟學上邊的造詣要強過我這個留美的碩士了，還有什麼不放心的，他要是有時間就去拿着練練手吧。”　　“宛如姐，你可想錯了，我那經濟學知識個半吊子，完全沒有實踐經驗，我是想着宛如姐在東陵市置個房產什麼的，沒事帶小語過去玩，至於廠子那邊，我長長見識就好了，現在想要拿着練手，還早了些，還是先攢點經驗。”　　又把眨着烏溜溜的大眼睛的小語馨從宋宛如懷裡接過來，捏了捏她柔嫩的小臉，“小語，想不想到東陵去找哥哥玩啊？”　　“想，小語要和哥哥玩，要哥哥抱。”　　“這孩子，有了哥哥不要媽媽。”　　“小語也要媽媽，也要媽媽抱，哥哥和媽媽都要抱小語。”稚嫩的童音把屋裡人都逗笑了。　　“宛如姐的廠子，我看吧，反正若是不圖賺錢的話，暫時先把軍工廠的那些訂單都推了吧。”　　宋宛如點了點頭，“這次回去我爸也提到工廠的事，說這樣下去影響不好，我以前也不是很在意這些事，他的意思也是把那些訂單推了，讓廠子自力更生，我後來想了想，要是推了的話就直接把廠子盤出去，現在聽你這麼說，推了訂單留着廠子也不錯，就當讓你提前實習了，像你說的，廠子賣設備也就幾十萬，去了折舊費什麼的再加上廠子的建築，總共也賣不了一百萬。”　　“宛如姐倒是對我放心的緊，就不怕我把一百萬敗光了呀。”　　“敗光了就敗光了，一百萬你宛如姐還是虧的起，就當幫你教學費了。這樣的話，那五萬塊錢可就不給你了。”　　五萬塊錢是說在東陵市台的五萬獎勵，不過唐昱現在知道了這些，那五萬塊本來就不能要了，宋宛如這麼說也不過是快玩笑罷了。　　“不過廠子也不能讓你瞎搞，我還是到東陵市看看，再說你現在還要以學習為主，小語想找你玩，我們就在東陵市置一套物業，也方便一些。”　　他們說這些事其他人也不感興趣，沈芸自己會卧室學習去了，沈睿鴻也回書房裡邊繼續工作，客廳里就只剩下唐昱和宋宛如，還有一個在唐昱懷裡邊睡覺的小語馨，暫且忽略。　　“宛如姐要到東陵市可不用自己置物業，中山公園那邊惹了這麼大的禍事早要有些表示，市裡邊不知道這事也就罷了，我爸知道了，那蘇慕儒回去自然也就知道了，其他人也就知道了，市裡邊總要緩和一下與沈伯伯的關係。”說著拿嘴怒了努書房的方向，“宛如姐有意到東陵，還怕他們知道消息后不聞風而來？”　　宋宛如猶豫了一下，“這個，不好吧，語馨他爺爺不是很喜歡這樣的事情，我也不喜歡這樣。”　　“宛如姐你想多了，又不是讓你收受賄賂，房子咱也不要產權，咱們以後不在東陵市住了再把房子歸還給市裡就行了。再說，沈伯伯現在對東陵市滿肚子的意見不說也知道，下邊的人總要想着彌補，也不能不給他們一個機會是吧，總這麼尷尬下去也不是辦法，沈伯伯也需要一個台階下去的。再者說，宛如姐你要是不有所表示，那中山公園可就得永遠的關下去了，他們可不敢隨便開放公園。中山公園，那可是東陵市最大的公園了，也是有數的幾個公園之一，算是市裡邊近年來最大的手筆，就這麼關了有些可惜了。”　　“小鬼頭，你這可不是為宛如姐考慮啊。”宋宛如笑罵了他一句，“是不是怕你爸夾着不好做人啊，蘇慕儒知道了你爸這層關係，不竄所着你爸來打通關節緩和關係才怪，你現在就想着用這個借口讓市裡邊先出面給語馨她爺爺一個台階下，倒不失為一個好辦法。語馨他爺爺倒也不是刻意的想要為難東陵市，不過心裏邊堵着難受，有個坎膈應着不舒服，有個台階下去了就沒事兒了。也罷，宛如姐就答應你了，不過你可不能打着名義在下邊狐假虎威的瞎搞。”　　晚上唐昱也在沈宅住下，反正這麼大個宅子，地方多了去了，倒不愁他沒地方住。

# 第二十五章 沉冤得雪

　　唐昱是在十三號才見到蘇慕儒的。　　十三號，蘇慕儒的所有問題都在專案組的雷厲風行之下核查完畢。　　有省裡邊上邊的表態和批示，昨天下午又有沈睿鴻副書記代表省裡邊下來安撫蘇慕儒，負責案件的孔慶亮自然知道怎麼辦事兒。不說蘇慕儒本身就毫無問題，就算是在其他方面有某些問題，這個時候也要先放到一邊，這種時候，省裡邊是斷斷不會讓蘇慕儒“出問題”的，不會讓一個市的一二把手同時出問題的。　　一個市的一把手陷害二把手在國內官場上已經是聞所未聞的大案了，足夠引起上邊某些領導的注意，若是這個時候再搞出二把手被查出其他問題的事情，一二把手全部成了蛀蟲，那就類似於特大窩案了，在國內都罕見的大案，到時候省裡邊的一二把手都要背責任。　　不過蘇慕儒確實是經得起查的，除了建材局陷害他的財物外，家中二十多萬的存款和他的收入只是略微有些出入，自然不會有人去細究，和楊涵寧的照片看起來很是親密能讓人有不好的聯想，不過既然楊涵寧受迫陷害他，那些照片的事情自然也不會有人去細究。　　所以從十三號之後蘇慕儒在省裡邊的行動就已經自由了，事實上十二號下午的時候蘇慕儒基本就已經恢復行動自由，不過還需要留在那邊協助調查一些問題。十二號省裡邊的常委會議結束之後，原先負責蘇慕儒的專案組就知道，現在的風向變了，官場上邊的人鼻子最是靈命，自然知道該怎麼辦。　　就像昨天下午唐天鴻和蘇慕儒見面，這就是不符合規定的，不過這個時候的省紀委、檢察院都急於和蘇慕儒修復關係，這些問題自然就視而不見了。　　唐昱他們是第二天也就是十三號才見到蘇慕儒的，人雖然看上去有些憔悴，精氣神到不弱。畢竟被紀委的人帶走了幾天，精神上邊總會有些折磨，現在聞得好消息，昨天下午又基本自由，看起來起色已經恢復了不少。　　蘇慕儒昨天已經聽唐天鴻說到自己被誣告的證據被發現的一系列的經過，他倒是沒想到，自己這次能出來還全靠唐家這小子的機靈。　　“你們家那小子啊，小時候看着挺悶的，我要抱還撒我一身童子尿，現在倒是隱有大氣之相，這麼大的年紀就能有他這般縝密的心思，不簡單呢。上次見得時候似乎已經回開車了，你倒是什麼都敢讓他學。”　　唐天鴻苦笑兩聲，“他那哪是我讓他學的呀，我你還不知道嗎，對待孩子總是有些刻板，哪會讓他學這些啊。不說他這些東西哪兒學來的，長在機關大院里耳濡目染的，若是下了心思總是能學會的，只不過不是他這般年紀的時候罷了。”　　“老唐，你家小子不是想着做官吧？那敢情好，等他大學畢業的時候，你我還能扶持他一段，現在這麼大就能有這心思，難得，將來要成大器的，你我比不了啊。”　　蘇慕儒又嘆了一口氣，經歷了此次的陷害案件，他也看開了很多事情。所謂樹倒猢猻散，真正到了關鍵時刻能為自己奔走的，除了唐天鴻估計也沒有了吧。自己和愛人顧秋霞膝下無兒無女的，以後倒是要和唐家多親近一些，唐昱日後也是個指望啊。　　“那小子，我還真是不知道他以後想做什麼，不過我書房裡那些都碩士時候的書他可是都看了，還有幾本用來裝門面的，就包括你送我的那本英文原著的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他都看過，上邊密密麻麻的字倒不是批註，是他自己翻字典查出來得釋義，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考了幾下，倒是把自己給難住了。放下書太久了，反倒不如兒子這個初中生了。”說著嘆息一聲，不過其中的欣慰蘇慕儒自然聽的清清楚楚。　　“你家小子還真不簡單。”　　“唉，一眨眼咱們都這麼大成了中老年人了。”　　……　　十三號唐昱過來看蘇慕儒，蘇慕儒第一眼看到唐昱就過去拉住他的手，“你這小子啊，恁是不簡單，你蘇伯伯我這次說不得也是要感謝你的。”　　“那是蘇伯伯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沒有我，遲早也能還蘇伯伯一個清白。”　　蘇慕儒對這話不置可否，這次的事情若是沒有眼前這小子，說不準自己就一輩子不能翻身了，他到底是一個官場上沉浮多年的人了，對這裏邊的門道還是清楚的，自然也知道若是沒有唐昱他們的話會是個什麼樣的結局。　　唐昱過來沒多久，和蘇慕儒剛剛敘了幾句，大多是蘇慕儒問他答，沒一會兒蘇慕儒的愛人顧秋霞就來了。　　因為受蘇慕儒的牽連，她這幾日也不好過，被東陵市留着的專案組突審交代問題，精神上邊也受了些折磨，蘇慕儒這邊傳來了好消息，昨天到了東陵市的孔慶亮急於和蘇慕儒修補關係，徵求了他們的意見之後，今早天剛亮就派人把顧秋霞送往省城，現在才剛剛到。　　兩人見面之後，顧秋霞抱住蘇慕儒就是一番痛哭，唐昱和他爸、他二叔也不便留在裡邊看人家夫妻二人重逢，就出去外邊等候。　　過了一會兒兩人才出來，眼睛都有些紅紅的，蘇慕儒聲音微微有些沙啞的道，“讓你們看笑話了……”　　正說著，外邊進來一個專案組的人，先和蘇慕儒以及老爸打了招呼，又看着唐昱，“這個小伙子是叫唐昱吧。”見唐昱點了點頭又接着道，“我叫武成松，沈副書記秘書的電話剛剛打到了專案組，讓你中午的時候到香榭苑吃飯，這邊讓我開車送你過去。”說完還一臉羡慕的看着唐昱。　　也是，香榭苑那是什麼地方，那兒是省委的高官居住的地方，能被沈副書記邀請去吃飯那是多大的福分，而且武成松可記得的清清楚楚，那個劉秘書打電話的時候的原話裡邊是“方便的話到香榭苑吃飯”，堂堂省委副書記要和人吃飯，什麼時候要徵求人方便不方便啊，向來只有他自己不方便得時候，哪有別人不方便得時候。　　這個唐昱的來歷他也基本清楚，他爸不過是東陵市一個小小副處級幹部，級別不過和自己相當，怎麼會在意這樣一個人？對這個他自然是百般思考也想不通。　　看看錶已經到了十一點左右，唐昱自然不敢讓沈睿鴻等他，原本準備再去看看楊涵寧的，現在看來也只能改時間了。他心裏大概也知道，可能是昨晚的那番房地產的話對沈睿鴻起了作用，這才想着見自己的。　　和蘇慕儒告了個罪，又和老爸、二叔打了個招呼，也不管二叔那哀怨的眼神就匆忙那離去。　　唐昱走了后，看蘇慕儒一臉疑惑的眼神，唐天浩和顧秋霞兩人都出去另一個房間。　　“這事就說來話長了，四號那天的中山公園落水事件你還記得吧，那天是沈副書記的孫女和女兒落水，還差點出事，是小昱下水把人救上來的，之後就直接離開了，回家也沒有和我們說，第二天就感冒了。昨天到沈副書記讓他跟着本來是因為很多東西都是他發現的，沒想到沈副書記的小孫女在家裡邊認出了他。”　　他沒說沈睿鴻是因為認出了唐昱才願意出面表態的，不過想必蘇慕儒也能想到這層，沈副書記的女兒和孫女剛剛在東陵市出事差點淹死，他要是對東陵市的官員能有什麼好臉色那就怪了，東陵市的官員找上門來沒有直接趕人已經是客氣的了，蘇慕儒自然能夠明白，若不是認出了唐昱就是自家的救命恩人，斷然是不會去干涉專案組的流程。　　“你家那小子……”想說什麼，又說不出來。　　“這也是時也命也，五號陳松威還藉著那件事壓了許副市長一下。”話外的意思自然就是，今天他就要因為這件事被搞下去了，這對陳松威來說也算是個莫大的諷刺吧。　　聽到陳松威，蘇慕儒又是精神一振，不過現在沒出具體情況，很多事情他也不便說出來。　　又嘆了口氣，似是想到了什麼，“想想，若是我家小雪還在的話，也是這般年紀了，當初咱們剛畢業還說，日後若是有了二女定個娃娃親，唉，可惜雪兒找不到了。”　　唐天鴻不記得說過這句話，即便是說過大概也是當時的玩笑話，既然蘇慕儒說有那自然是有的，“老蘇你也不要多想，雪兒遲早能找到的。”　　蘇慕儒的女兒在很小的時候就走失了，之後找了很多年也沒有找到，說來倒是和唐昱差不多大的年紀。　　“唉，都這麼多年過去了，還什麼希望不希望的，我和你嫂子都不指望了。現在我和你嫂子都這般年紀了，想要一個也不可能，你要是不怕什麼閑話，就讓你家小子認個乾親吧。”　　唐天鴻一臉驚訝，猶自不確定的道，“老蘇，你想讓小昱做乾兒子？”看蘇慕儒嚴肅的點了點頭，“那敢情好，就是嫂子那邊……”　　“你嫂子那邊不用擔心，別忘了你家小子生的時候還是你嫂子接生的呢，就是不知道小昱那邊？”　　“小昱那邊還有什麼好擔心的，他對你自然是極親的，小時候你一去就賴在身上，那泡尿你現在不是還記得清清楚楚嗎，要不，他也不能一聽說你出事就忙着跑東跑西的。再說什麼閑話不閑話的，能有什麼閑話。”　　這閑話倒是蘇慕儒為他考慮，怕到時候機關裡邊傳出說他趨炎附勢之類的閑言碎語，要知道蘇慕儒夫婦無兒無女多年，想找他們認乾親的多了去了，唐天鴻的兒子要和蘇慕儒認乾親，那那些嘴多的人可就有得說了。唐天鴻不在乎這些閑話，那自然再好不過。　　這一舉動其實也是有着很多的好處，蘇慕儒無兒無女是一方面，唐昱這次有大恩於蘇慕儒是一方面，蘇慕儒與唐天鴻之間的關係是一方面，唐昱與沈副書記之間的關係又是一方面。　　總之也是有着諸多方面的影響，起碼一來密切了兩家的關係，二來也可以緩和東陵市與沈副書記之間的冷關係。他作為東陵市的政府一把手，不得不考慮與沈副書記之間的關係。　　還在車上的唐昱自然不知道，沒經過他這個兒子的同意，他那無良老爸就這樣把他賣給別人做乾兒子了。不過想必他知道了也不會改變事情的結果，他自己大概對於這件事也是樂見其成的。

# 第二十六章 再論海南樓市泡沫（上）

　　在唐天鴻把唐昱“賣掉”做蘇慕儒的乾兒子的時候，唐昱此刻正在去香榭苑的路上。　　“武哥在檢察院是做什麼工作的呀？委屈武哥給我這個初中還沒畢業的人開車了。”　　“什麼委屈不委屈的，能得沈書記吩咐做事那是福氣，有機會到香榭苑長長見識，出去了也倍兒有面子，再說，小兄弟可不是一般的初中生啊。”　　唐昱對他的說法不置可否，他倒是覺得這個武成松很有意思，或許是個可造之才。　　沈睿鴻知道他們一群人是開着他二叔的車到的綿州市，也知道唐昱自己是會開車的，如何會讓別人開車送他去香榭苑啊，不過這個武成松這樣的機會都能抓住，顯然是個有心人。　　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之後兩人閑聊了幾句，那武成松自以為自己老道，欺負唐昱年紀小，忍不住想從他最裡邊套話，不過唐昱是誰，前世活到三十多歲，而且經歷遠超尋常人的人精，三兩句就不着邊際的把他繞的暈頭轉向，倒是唐昱從他嘴裏邊套出不少東西。　　例如唐昱現在就知道他是省檢察院培訓處的一個副處級的官員，沒有什麼實權，家裡邊有些小背景。不過父輩已經退了下來，影響力有限，也只能照顧他走到這一步。　　檢察院培訓處的官員，着實是一個不尷不尬的位置，而且他還在一個沒有什麼實權的位子上，可比不了其他肥缺，他也是被別人擠到這兒的。　　一個副處級的官員，在一般的縣城裡邊那自然是了不得的官，不過放在省城這種副廳級都要隨時準備裝孫子、處級騎自行車排隊買菜的地方，那可真就是水嫩的大白菜了，而且他還只是個沒有實權的副處級，連大白菜也不如。　　唐昱心裏邊微微暗嘆，那個陳松威背後的官員倒是相當賣力，檢察院培訓處的官員都塞到了專案組裡邊，不派遣更加專業的辦案人員，擺明了是讓案子儘快定性，這不是授人以柄嗎？被有心人注意到，那可不是什麼好事兒。不過能直接往蘇慕儒的專案組塞人，也間接的說明此人的權位，那也不是一般的高。　　兩人說著不大一會兒就到了香榭苑，這種車子其實是進不了香榭苑的，那種地方可不是隨隨便便就能進去的。沈睿鴻早晨剛剛讓劉秘書給唐昱辦了出入香榭苑的出入證，像武成松這類人在門衛那些荷槍實彈的士兵眼中其實就是個出租車司機，他們是不能進去的。　　唐昱看武成松面上忐忑，不知道是不是在猶豫要不要和自己開口，不過既然明白了他的心思，唐昱自然也樂意賣他人情，反正這人情來的容易。若是人家一個副處級的官員巴巴的來做自己這個沒啥身份的初中生的司機，自己就這麼把人晾在香榭苑的大門外，不管你是否明白人家的心思，那都是要招人家記恨的，說不準就這麼把人給得罪了。　　唐昱微微笑了笑，下車和守衛的士兵說了一下情況。倒是巧了，就是早上給他辦出入證的人在值班，還能記得唐昱，不過還是負責的給沈宅掛了電話，得了吩咐才放車進去。　　唐昱指給武成松指着路，倒是也沒多遠，不大一會就到了沈家省委三號樓的樓下。唐昱裝模作樣的下了車不去看武成松那略帶興奮和淡淡失望的臉，走了兩步又似乎想起什麼突然轉回頭，把一臉出神的打量着院子的武成松嚇了一跳。　　“武哥不上去坐坐啊，一起進去和喝杯茶吧。”　　“這，這不好吧！”嘴裏邊說著不好，人已經關了車門走向唐昱，心裏邊指不定說著太好了。　　按了門鈴，不是小保姆過來開門，是宋宛如親自過來，手裡邊還抱着小語馨，一看到唐昱就把語馨遞過來，“這孩子，剛接到電話就要唐昱哥哥抱，不要我這媽媽了，叫的比我還親，都惹我嫉妒了。”看到唐昱身後跟着的人，疑惑的看了唐昱一眼。　　唐昱介紹道，“這是省檢察院得朋友，武成松，我二叔不在，他送我過來，請人家進來喝杯茶。”說著抱出小語馨，在她粉嫩的小臉上香了一口，逗的小丫頭格格直笑。　　旁邊有小保姆過來把武成松迎了進去，看宋宛如一臉似笑非笑的看着自己，唐昱就知道自己心裏邊的小九九被看清了，好歹是政治家庭出身，不能小看人家的政治智慧。　　待到三人進去看不起武成松的時候，唐昱連忙告饒，“我坦白我坦白，人家同志有心我也總不好視而不見，再說，這種狐假虎威的事情，偶爾做做的感覺也是不錯的，日後若真有啥事求到他的頭上，有了今天的事，門檻也能矮三分啊，你是不知道我們這些小人物的悲哀。”　　宋宛如被他逗笑了，“就你這小鬼頭還小人物呢，也不知道你從哪裡學來的這些彎彎繞，照說這些東西可不是你這般年紀就能懂得的，還好你小子心性不錯，要不走了邪路就不好了，少年人太聰明了鋒芒畢露可不是什麼好事兒。”　　唐昱也點了點頭，這些東西他前世早就理解透徹，也知道宋宛如這是真把他當家裡人才說的，再說那邊的武成松，他可不敢真的叨擾沈副書記家，半邊皮膚沒坐穩就呆不住了，趕緊告辭，臨出門時暗暗懊惱自己沒出息，也沒見到沈副書記一面，倒是對這個唐昱越加的好奇。　　看剛剛人家和沈副書記家裡人熟絡的樣子簡直就是自家人，哪有一點外人的樣子，倒是不知道唐天鴻什麼時候和沈副書記家如此的熟絡了，照說，他和沈家如此關係，不應該那樣的年齡還只是東陵市一個小小副處級呀。　　想不通這些他也不再去想，原先想着能進了香榭苑就是了不得的大事了，出去了也有東西吹噓，現在能進了沈副書記的門，收穫已經遠遠的出乎意料了，也絕了把這件事說出去吹噓的念頭。官場上，多一張底牌就多一分勝算，沈副書記自然和他扯不上關係，不過唐昱都是可以試試。　　唐昱和宋宛如的那句他二叔不在的話可不就是人家看出了他的用意故意給他個機會嗎？如此年紀就有這樣的心思，不簡單，越發的讓他肯定了唐昱不是簡單之輩，也越發的加強了要和唐昱或者唐家父子結交的想法。想着他父親和二叔還在那邊，自己是不是晚上安排個飯局請他們聯絡一下感情？武成松猶豫中……　　唐昱過來的時候沈睿鴻還沒有到家，省委還有些事情要先處理掉，還往家裡邊打了電話讓他們先吃，沒看到沈芸，唐昱還特意問了一句，惹的宋宛如似笑非笑的看了他一眼，“小芸可不像你這般悠閑，初三學生的課業還是很繁重的，今天可不是周末。”　　這個唐昱可不敢和宋宛如辯論，那是純粹找抽。　　沈睿鴻是他們吃飯到中間時候趕回來的，回到家中也沒顧上吃飯就進了書房，唐昱也趕緊跟着進去，宋宛如倒是很想聽聽他們去說什麼，不過也知道公公進了書房大多是說公事的，不大希望他們這些家裡人進去。心裏倒是奇怪，唐昱這般年紀和公公有什麼公事可說的？　　“還沒吃好吧，我這邊不急，你先吃吧。”　　唐昱腆着臉笑了笑，“沈伯伯日理萬機的，哪有不忙的時候，不像我這般無所事事的。”　　“你這小鬼頭。”示意了一下旁邊的椅子讓唐昱坐近些。　　從公文包裡邊拿出一疊資料，“昨晚你說海南樓市的東西我當時就注意了，不過只以為你小孩子家家的說著玩兒呢，今天問了你二叔一下，他說海南那邊的樓盤和地皮他已經全售完了，完全脫了出來，原來是動真格的了。我可不以為你二叔只是聽了你的話就過家家似的，在海南樓市火爆的時候把自己的樓盤和地皮全賣了，除非你能說服他。”　　揚了揚手中的資料，“這是上午的時候我託人在海南省那邊弄來的資料，在海南省也屬於不公開的資料，我這樣做也有些不符合程序。我大致看了一下資料，確實如你說的那般，不過比你說的更嚴重，大致算了一下，海南的人均房地產面積已經突破了50平方米，而且還有日漸上升的趨勢，昨天覺得你說的很有道理，沈伯伯不是專門學金融的，你再給沈伯伯說說。”　　沈睿鴻作為黨組副書記常務副省長，可謂是為國權重，他若是想找人問這些事自然有大把的人願意效勞，而且唐昱也不認為這個世界就自己一個人聰明，自己不過是佔了來自於後世的便宜，其他人若是能有一手完整的資料，只要懂得一部分的經濟學原理就能說個差不多的，沈睿鴻專門找他問，他對唐昱的態度自然也能看的清清楚楚。　　而且沈睿鴻進書房的時候也沒有帶秘書，可見這件事他也不想讓太多的人知道。　　唐昱其實從昨晚說了海南樓市的時候就知道有可能會有今天這番對話，所以從昨天就開始思考，倒是沒有想到沈睿鴻的見面會來的這麼快。和沈睿鴻談話，自然不能與他二叔那般，兩者的側重點是完全不同，思考問題的格局和境界也不同，要從另外一個層面來說，需要更高的格局。　　皺了皺眉頭微微想了一下，“沈伯伯，其實這件事不能單單從海南的樓市泡沫來看，也不能單純的從經濟過熱上來想，海南的樓市泡沫是肯定存在的，這個從数字上邊就能看得出，只不過絕大多數人不知道這個泡沫具體大到了什麼程度，也不知道泡沫什麼時候會破滅掉，所以，泡沫就在這些存心炒作和心存僥倖的人的鼓吹下越來越大。我們要看海南樓市的泡沫什麼時候會破滅，不能單單從海南來看。”

# 第二十七章 再論海南樓市泡沫（中）

　　“等等，小昱，你是說海南的樓市泡沫一定會破裂？我對經濟學多少有些了解，海南的樓市存在泡沫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泡沫很大，可是這破滅不破滅何時破滅，你如何能確定？”　　唐昱笑了笑，“從經濟學上來講，任何不符合市場規律的東西最終都不會一敗塗地，海南的樓市價格和開發面積嚴重的違反了市場規律，泡沫自然要破滅。當然，我國現在的經濟各地基本都有過熱的行為，不過是要嚴重不嚴重罷了。要說海南樓市的破滅，我們就要看朱延山副總理了。”　　前世的時候朱延山副總理強勢給海南樓市降溫，絕對是出乎了絕大多數人的意料，事前幾乎沒有人想到海南會橫遭此禍，這也是為何前世海南樓市泡沫破滅之時，除了一個叫潘石屹的幸運兒因為運氣好提前脫離之外，其餘的人都陷在裡邊。　　朱延山副總理沈睿鴻自然是知道的，91年從申滬市市市委書記兼市長的位子上調往中央，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務院生產辦公室主任、黨組書記，92年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今年三月份又當選國務院副總理，還兼兼國務院經濟貿易辦公室主任、黨組書記，習慣稱朱副總理。　　唐昱接着往下說，“這位朱延山副總理一貫是以從嚴治政而稱著的，貫用鐵腕手段，92年宏觀調控就是在他的鐵腕手段下完成的，而從92年的強勢宏觀調控，也不難看出朱副總理對待這類事前的態度。”　　“小昱的意思是朱副總理會對海南樓市進行宏觀調控？這個咱們兩個倒是所見略同，朱副總理年初時候在海南和北海視察時候說的話我也看過報紙，現在結合海南的實際情況越看月覺得宏觀調控勢在必行。”　　沈睿鴻在省里的主要工作還在省委那邊，常務副省長只是兼着的，在政府這邊分管的也不是經濟上邊的工作，不過這並不妨礙他對經濟上的了解，作為一個副部級高官，能從這些信息裡邊判斷出朱延山副總理要進行宏觀調控唐昱自然能夠理解，若是作為常務副省長沈睿鴻判斷不出那才叫唐昱奇怪。當然，也是因為唐昱的提醒他才會想找這些，若是沒有唐昱的提醒，怕是絕大多數人都像前世一樣，想不通這一層。　　“沈伯伯說的是朱延山副總理讓北海的城市建設量力而行吧，當時朱副總理說過北海和海南不比他工作過申滬市，這話都是上了當時的新聞報紙的。”　　沈睿鴻點了點頭，“我是在新華社的內參上邊看到的。”又笑了笑，“你這孩子，初中就對時事這麼關注，可不像你這般年紀的孩子該做的。朱副總理當時的話裡邊透露出的意思就很明顯了，希望北海和海南能放慢腳步，現在看來他們對朱副總理的話很不以為然啊。”　　唐昱笑笑，“敢對朱副總理的話不以為然的，那就註定他們要倒霉了，朱副總理向來以鐵腕手段稱著，去年能對全國進行宏觀調控，今年對小小海南省和北海市進行調控自然不在話下。”　　沈睿鴻對唐昱的應答越來越滿意，“你這關注的可就不僅僅是時事了，對朱副總理了解的也不少，看你了解的這些，該不會將來想從政吧？”　　唐昱搖了搖頭，“看沈伯伯天天這麼忙，我可受不了這累，再說，讀那麼多經濟學的大部頭，可不想在官場上邊浪費了，我那性子，躲在後邊還成，不適合站在前台的，從政這事，我還真做不來，經商還差不多。”　　沈睿鴻贊同的點了點頭，唐昱聰明的有些過分，雖然心性不錯，不過官場上要不得太聰明的人，太聰明就怕犯錯誤，也容易走泄露，他這性子，還就是經商最適合他，倒是難得他如此年紀就能把這些東西看的清楚。至於那所謂的台前台後的，沈睿鴻不置可否，想必他還不了解唐昱的心裏邊到底裝了多大的天。　　“沈伯伯把海南樓市了解這麼清楚幹嘛？我常聽我爸說官場上邊最是講究所謂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嗎？他們做不好的事若是別人幫着做好了，不僅不從心裏邊感激，指不定還覺得這體現了他們的無能而在心裏邊記恨呢。”這時候自然要毫不猶豫的把老爸頂在頭上出賣，想必他也不會去找老爸求證的。　　“你家大人可是什麼都敢讓你學，下次見了你爸，我倒要好好問問他。沈伯伯關心海南和北海的事情，莫非你小子心裏邊就沒有什麼想法？跟你沈伯伯還玩這一套啊。”　　唐昱腆着臉笑了笑，“沈伯伯不說，我哪知道您老心裏邊想什麼啊。”　　“還是耍滑頭。”笑着敲了敲唐昱的腦袋，“昨天和沈伯伯提到海南的事情也不是偶然吧。”　　唐昱裝模作樣的揉了揉腦袋，“這都被沈伯伯看出來了，其實吧，就我看來，海南樓市的調控已經是必然了，不確定的不過是調控的時間和中央調控的力度。在海南搞房地產的十個裡邊有九個半知道海南的樓市裡邊有泡沫，他們不知道的是這個泡沫有多大，更不知道這個泡沫何時會滅，或許心中還會抱着這個泡沫永遠不會破滅的幻想。”　　頓了頓，“記得從91年開始就流傳了這樣一句話，十萬大軍下海南，各路財閥搶地盤，海南現在幾乎集中了全國所有的有些名氣的房地產商。我二叔昨天晚上就在省城見了他一個朋友，也是做房地產的，現在北海那邊，沈伯伯你上次還提到過他，就是方建銘，他們兩個怎麼搭上關係的我不知道，不過兩人的關係不錯，我二叔昨天就是在勸他退出那邊的樓市，他的地產公司在遼海省也是數一數二的，類似這種規模的集團在海南那是多如牛毛。”　　“其實，這世上聰明的人遠不止我一個，意識到海南樓市危局的經濟學家和地產商、遊資都不在少數，可是他們一來對於地方上過於信任了，認為地方上不會讓宏觀調控就這麼實實在在落在他們頭上，所以有那麼點有恃無恐的意思，可是他們不了解我們這位朱副總理的鐵腕手段，地方與中央博弈的，少有地方能夠取得勝利，中央不出手也就罷了，一出手必然是雷霆手段，特別是朱副總理這樣雷厲風行的人，出手定然不容情，沒有地方討價還價的餘地。”　　“還有就是經濟學家，他們一來不是地產商，對海南真正的情況還沒有一個實際的了解，對危機真正的程度了解的還不夠，更有甚者，后表代表着某些利益集團，不斷的鼓吹房地產拉動經濟發展的這種高屋建瓴的思想，讓海南的樓市泡沫越吹越大，也鼓動了更多的地產商和遊資的湧入。”　　“也有一些，純粹的投機者，他們打着摟一把就走的主意，或許他們也清楚樓市泡沫就要破裂，不過想在破裂之前撈足了再走，也是他們這些人把樓市的泡沫吹的這麼大的。他們在進行的就是一場賭博，一場賭國家不會在他們預料的時間內調控，這種豪賭，贏了自然獲利不菲，賭輸了定然是傾家蕩產一文沒有。”　　“再有，那就是地產商他們對銀行的信心了，事情到了如今的局面，房地產商與遊資之間已經牽扯不斷，他們從銀行借了大筆的貸款，抵押物大多是海南的地皮或是未建成的樓盤，一旦泡沫破裂，那損失最慘重的應該是各大銀行，所以銀行還要想盡辦法不讓海南的樓市出現危機。與其說是那些地產商對海南樓市持續火爆的信心，不如說是他們對四大國有銀行能持續堅挺的信心。”　　看沈睿鴻聽了之後臉上略有些沉思的神色，唐昱又道，“沈伯伯不會是想直接對銀行那邊插手吧，這個和國內的體制不符啊。”　　唐昱說的是指國內的銀行制度採取的是垂直管理的制度，地方上的官員一般插不上手，當然，現實中的情況是，銀行位於地方，無論如何也會受到地方上官員的影響，強勢的地方一把手甚至可能直接插手銀行的工作，所謂的地頭蛇就是這個意思，當然，這是極個別的，大部分的地方與銀行之間也是有所謂的平衡之道的，只不過要看各自的能力和背景罷了。　　沈睿鴻臉色一嚴肅，“為什麼不，既然局勢危機到現在這樣的情況，不知道情況也就罷了，現在知道了情況，別的地方不好開口說話，遼海怎麼也不能放任不管，那些銀行裡邊的錢也是老百姓的血汗錢，不能讓那些血汗就那樣白白的在海南的樓市裡邊蒸發了。銀行想憑藉自己和中央叫板，那是妄想，以朱副總理的一貫手段，在調控之前只怕會先拿央行下手，只怕會直接兼任了央行的行長，到時候四大國有央行憑藉什麼和中央博弈，憑什麼和朱副總理對話？”　　頓了頓，“省裡邊下半年還有不少項目要上馬，若是省內的銀行到時候疲軟了，那就意味着下半年的省內的工作絕大部分不能如期上馬。”　　唐昱倒是佩服沈睿鴻的政治敏銳和判斷力，就是行事有些剛硬了些。　　據他前世的記憶，朱副總理確實是在六月份兼任的央行行長，六月23日就對海南的樓市採取了措施。不過沈睿鴻最後一句話卻是有些耐人尋味啊，照理說，這些可不是他一個黨組副書記應該關心的問題，試探的問了一句。

# 第二十八章 再論海南樓市泡沫（下）

　　“沈伯伯，省裡邊最近，有變動？”照說，若不是省裡邊會有變動，這些問題可輪不到沈睿鴻來關心，他雖然在省裡邊的排名靠前，不過機關裡邊的分工也是很明確的，不屬於自己分管的一攤子的事，胡亂的插手即便是正確的也招人記恨。　　沈睿鴻眼睛一愣，隨後神情一振，“你小子在政治上邊可不是一般的敏銳，現在還不是很確定。五五之數罷了，再說，省裡邊就是沒變動，這種情況也不能放任不管。那些房地產商賺的錢白不了，我們也沒有義務去提醒他們，可是銀行裡邊是國家的錢，是人民的錢，最終是要人民買賬的，起碼在遼海省內，我們要把這種損失降到最低。找時間，我會找方家那小子來談話的，方家老爺子的影響力是毋庸置疑的，現在雖然退了，不過這種事情若是不打一聲招呼那就說不過去了。”頓了頓，“就屬你小子最是滑頭。”　　“沈伯伯，朱副總理那邊您看您是不是先遞個什麼東西，朱副總理早有這方面的想法，您幫着造勢也不錯啊，而且地方插手銀行，影響不好，被人誤解了好事就成了壞事了，不過若是有分管這攤子事情的朱副總理髮話那就另當別論了。”　　“你沈伯伯可不用你來提醒這些，剛才不是還說嗎，這世上的聰明人遠不止你一個？”說著自己倒是忍不住笑了起來，和小昱來什麼意氣之爭啊，倒像個小孩子似的。　　“你說的也有道理，朱副總理那邊我們以前有打過交道，還接觸了不短的一段時間，要不也不會那麼熟悉他的工作作風，敢做出他必然近期調控樓市的把握，我近期還是要和他溝通一下，試試口風也好。”　　又看了看唐昱腆着的臉，“你這小子的水平，感覺做什麼都屈才了，跟你說話，我都有一種茅塞頓開的感覺。對實際情況了解的未必有你再經濟學上邊的造詣，經濟學上造詣深的，未必有你對政治了解的透徹，政治比你了解透徹的，又未必在前兩者上的造詣比你深，這麼綜合一看啊，你還真就是個不得了的人物。我看呢，國內的教育體制看來是不太適合你啊，你英語學那麼好，不會是早有準備吧。”　　“那倒不是，對出國留學也沒事興趣，學那些也只是為了方便和老外打交道。暫時還是先在國內獃著吧，宛如姐拿公司，就當我的第二個試驗品吧，第一個是二叔的房地產公司，不過只是我的提議，自己不親自執行總是有些遺憾。”　　“不管了，你小子，就你現在的表現，只要不走上邪路，做什麼都是大才之人，不過千萬切記，不要走上了歪路。”　　邪路？剛剛宋宛如也提到了這個詞，看來他們真的被唐昱的妖孽程度給嚇了一跳，不過他們表達的不過是對唐昱的關心和期望而已，對於唐昱在那種情況下下水救人，之後還不留名不求感謝，其心性可見一般。　　之後兩人又討論了一些細節之類的問題，不過涉及到細節上邊唐昱就有些捉襟見肘了，讓沈睿鴻還好一番的取笑，“你小子，原來也有不會的東西啊，還以為什麼都會呢。”　　唐昱心裏苦笑，自己那點東西可是都被榨出來了，那還是有着前世三十餘年不同尋常的人生之路才積累下來的，尋常人，在自己這般年紀還真達不到這種程度，所謂的天才也不過是精通某方面的東西，幾十年的社會經歷，幾乎不能被複制的家庭變故以及之後一系列的生活，正是因為這些種種才造就了現在的他，所謂的天才，應該是比他不如了。　　兩人一前一后出了書房，看鄭舒嫻、宋宛如還有小語馨，三個人都眼睛眨也不眨的盯着書房門口，看的唐昱心裏邊毛毛的，都準備開口了，卻聽小語馨歡呼，“出來了出來了，小昱哥哥和爺爺出來了，媽媽快看錶。”　　宋宛如趕忙看了一下茶几上的表，“一個小時零四十六分鐘，平日里看爸和別人在書房談工作，一個人進去少有超過十五分鐘的，看來我們的小昱肚子裡邊的東西還着實不少啊，能被爸討這麼久。”　　“爺爺要掏小昱哥哥肚子里的東西嗎，他想要小昱哥哥吃語馨的東西拿出來嗎？爺爺不要啊，隔開獨自小昱哥哥會痛的，我把自己的給爺爺吃好了。”稚嫩的童音夾雜着滿屋子的笑聲，經久不絕。　　“好，就聽語馨的，不從你小昱哥哥的肚子里掏東西，要是小昱哥哥敢欺負語馨，爺爺就掏他的肚子，看他還敢不敢。”難得一向嚴肅的沈副書記也開了個玩笑，這倒是個了不得的事。　　語馨趕忙拍手叫好，還仰着頭高傲的看着唐昱，微微動着的小嘴大概是向唐昱示威，“看你以後敢不敢欺負我，我有爺爺在呢，敢欺負我就讓爺爺掏你的肚子。”　　唐昱一把把語馨抱起來，忍不住的使勁在她可愛的小臉上香了幾口，“小昱哥哥可不敢欺負語馨，語馨可是大家的小寶貝，是吧宛如姐。”又把語馨遞到了宋宛如手裡。　　“我可沒有你這樣的力氣抱着這小纏人。”接過語馨也在她臉上香了一口，沒有發現唐昱的眼神正盯着她吻語馨的部位，心裏暗嘆，差了一點，就差那麼一丁點。　　她自然不知道唐昱心裏邊此刻的噁心想法，所謂的間接接吻，大概在這個時代還沒有人發明出這個詞兒吧。　　下午沈睿鴻還要去省委大院，他這個副書記一天可閑不下來，今天能湊出這麼長的時間來和唐昱談話，不知道推掉了多少事情，想必晚上又要晚些才能回來，到了他這種級別的官員，大多都是很有責任心的。　　唐昱倒是對談話的結果極為滿意，起碼讓沈睿鴻認同了他的資格，要不他憑什麼和一個省委副書記侃侃而談，那可不是一個沈家的救民恩人就能獲得的待遇，他們這種人做很多事情還是很有原則性的，不是誰都能獲得認同。　　唐昱救了小語馨和沈芸，獲得的是沈家上下對他品行為人的認同，至於昨晚以及今日的談話，以及昨天發生的種種事情加上他們對唐昱的側面了解，獲得的是沈家之人對他能力上的認同，這兩種認同可是大不相同的。　　沈睿鴻走後宋宛如問起他們談論的事情，唐昱自然也不會隱瞞，不過只說了三五句就讓宋宛如連連打盹，“中午為了等着你們出來，我和語馨可是都沒有睡覺的，現在要去補覺了。”又揚了揚手上的車鑰匙，“知道你會開車，需要的話外邊那輛你就先開着吧，我這幾天也用不着開車。”把鑰匙放在了身前的茶几上。　　在家時宋宛如穿的衣服比較寬鬆隨便，這麼一低頭，唐昱恰好看到胸前的那一抹動人的白膩和深不可測的溝壑，心中忍不住一盪，又忍不住的在心裏邊暗罵自己禽獸，罵的同時還不忘多看幾眼，看宋宛如起身的時候才戀戀不舍的移開了目光。　　宋宛如顯然沒有意識到一個小色狼就在自己眼前，站起來舒展了一下身子，身上的曲線纖毫畢現，腰直臀翹，完美的S形，多年品話歷練出的火焰金睛立馬就判斷出是完美的黃金分割比例，還有這種少婦特有的慵懶的風情，對他這種歷經花叢的老手的誘惑力是無與倫比的，忍不住的心裏邊悸動起來。　　連着罵了幾聲禽獸才平息下心裏邊有些禽獸的綺念，暗罵自己禽獸不如，心裏邊卻跳出後世那個禽獸不如的笑話來，讓他忍不住又鄙視了自己一番陋習難改。　　小語馨也被小保姆抱到床上去睡覺，鄭舒嫻自己卻沒有什麼睡意，她雖然是省裡邊的幹部，不過平日里上班的時間不多，大多時候會呆在家裡。　　五十多年紀的人話總是有些多，不過大都拉家常什麼的，好在唐昱有足夠的耐心，原本打算下午去看楊涵寧的，不過既然中午就回來了下午自然就不好在出去了，和老人聊聊天的感覺也是不錯的，不像和沈睿鴻聊天的時候那樣絞盡腦汁冥思苦想，隨意的拉幾句家常，他口才又不錯，把鄭舒嫻逗的時不時笑兩聲，滿是欣慰之意。　　臨了老鄭舒嫻忽然想起來，自己答應教唐昱下圍棋的，現在倒是有時間，兩人便拿出圍棋擺開陣勢對殺起來。　　這次唐昱可不敢拿昨天糊弄沈睿鴻的手段來應付，鄭舒嫻是真正的高手，他若是玩小心眼，那可真是落了下乘，沈家的人，現在可是把他當成自家人的，和自家人玩心眼可不是好現象。　　不過鄭舒嫻的棋力確實比他不止高了一籌，第一盤唐昱完敗，完全沒有反應能力，第二盤鄭舒嫻讓唐昱兩子，唐昱依然完敗；到第三盤讓了唐昱三子，下到中盤時宋宛如下樓時正好看到，忍不住觀摩起來，到最後依然是唐昱輸了半目，還被宋宛如好生打趣了一番。　　“原來小昱也有不行的時候呀，不知道要媽讓你几子啊。”　　待聽到讓了唐昱三子他就只輸了半目的時候還驚嘆了好一會兒，“我和媽下棋的時候也是你鄭伯母讓我三子的，最後大多時候也是輸一目半目，偶爾媽她精力不擠的時候還能贏一兩目。這麼看來，你的棋力還真不賴啊，改天和宛如姐殺一盤，看看是不是媽讓你了。”　　鄭舒嫻笑着看了看宋宛如，“你的棋力可是比不上小昱，他前兩盤都摸我的棋路了，要不第二盤也不會輸那麼慘，第三盤已經把我的棋路摸的差不多，若是再來一盤我讓他三目，輸贏就未定了，兩子也略有懸念。”　　唐昱感覺謙虛的笑了笑，他倒是不知道宋宛如也會下棋，而且聽鄭舒嫻所說，還是個高手。　　“伯母是精力比不得我們這些年輕小伙子了，連下三盤腦子就沒有我們轉的快了，若是每日只下一盤，您老讓兩子我是必輸無疑，三子或許偶爾能僥倖勝一盤。”　　看宋宛如一臉的難以置信，鄭舒嫻道，“你看別小看這小子，小心和你下棋的時候耍滑頭。”這卻是說昨日和沈睿鴻下的那盤棋。　　下午也就這樣在沈宅裡邊三個人相互拉拉家常就過去了，大多時候是談唐昱的事情，說到發笑處，三人也忍不住發笑，宋宛如在家裡邊也不必刻意注意形象，偶爾露出來的風情唐昱也只敢偷偷的瞄兩眼，防止被兩個人發現了他的賊眼，小語馨睡醒之後三人又把她抱下來逗着小語馨玩。　　唐昱暗嘆，這樣的生活，倒是也是一種不多的日子，不過未必每日都能有就是了。

# 第二十九章 再見楊涵寧（上）

　　頭天晚上唐昱就在沈宅住下，晚上沈睿鴻回來之後二人又暢談一會兒才入睡。　　第二天唐昱準備去見檢察院見楊涵寧，宋宛如把自己的雪佛蘭鑰匙給了唐昱，都親如一家人了，唐昱自然也不會客氣，早晨就把車開了出去。上車是注意了一下車牌號才發現是軍牌，還是比較靠前的號。　　不過想想宛如姐老爸似乎在總政工作，有個軍牌自然是情理之中了，至於這麼靠前的軍牌，那自然是在總政的地位不低了。記得前天似乎聽她說她會西安家中看望父母了，總政的高官如何家會在西安？唐昱遂自嘲的搖了搖頭，看來自己的見識也不見得就是那麼的寬泛了，就像眼前這件事他就想不明白。　　到了路上唐昱才想起來，省城裡邊認識自己的人可不多，自己就這樣一頭闖進去檢察院，唯一認識自己的孔慶亮副檢察長到東陵市去了，誰鳥他啊，這倒是個問題。　　摸了摸上衣口袋，想起昨天那個檢察院的武成松來，不禁嘴角又流露出一絲微笑。那人倒是個有心人，還給自己留了一個在省城的聯繫方式，一個是家裡的一個辦公室的，93年，想必他一個沒有實權的副處級也沒有公配大哥大的資格。　　下車到公話亭才想起，自己身上可是一分錢都沒有的。好在宋宛如與他二叔一樣都習慣在車上備一些錢，找了幾個硬幣先給在東陵市的孔慶亮掛過去，他在東陵市的聯繫方式唐昱也記在腦中，接通了之後唐昱大致把事情說了一下，其實也就是想見楊涵寧一面而已。　　楊涵寧現在只是以協助調查的名義留在檢察院，也不算是犯人，雖然見面有些不合規矩，不過孔慶亮這個副檢察長來安排一下還是輕鬆的很，又何況是唐昱。　　掛電話時唐昱隨口提了一下武成松，想必以孔慶亮的老辣能夠明白他的意思。　　過了大約三五分鐘，感覺那邊或許已經安排好了，唐昱這才把電話掛到了武成松的辦公室，果然電話一接起來就聽到了武成松壓抑不住的驚喜的聲音。　　“是唐昱小兄弟吧，剛才孔檢察長已經把事情說了，你在哪兒，我這就開車去接你。”　　“武哥吧，麻煩你了，接就不用了，你報個地方，我自己開車過去找你吧。”　　武成松心下一愣，這才多大年紀就開車，嘴裏邊倒是不慢，趕緊報了個地址。　　他還怕唐昱找不到路，有心把路線說的再明白些，耳邊已經傳來嘟嘟嘟的聲音，那邊電話已經掛斷了。　　武成松的心裏邊自然是高興無比，他一個被排擠到了培訓中心的沒有實權的副處級，忽然得到了副檢察長的直接點名吩咐做事，也由不得他心裏邊不高興。　　他自然明白孔慶亮不會無緣無故的點他的名，定然是唐昱提到了他，這才吩咐他做事，想到自己被副檢察長掛在了心上，或許就要時來運轉了，心裏禁不住的興奮。　　直接提拔或許有些困難，可是他自己活動一下然後給他換個好位置，對於實權副廳級的孔慶亮來說自然是小事一樁，想到這些，心裏邊自然對唐昱也越發的感激。　　武成松明白，自己若真的得了孔慶亮的提拔，那就是欠下了唐昱莫大的人情。不過這種人情他才不會嫌多，以前他可是想欠都沒人願意要。　　這越發的加強了唐昱在他心中的分量，隨便與副檢察長的一句話就能讓副檢察長對自己“刮目相看”，那他的能量自然不一般。連帶着。自然加強了唐天鴻在武成松心裏邊的分量。他只是不明白，一個市裡邊毫不出位的副處級的小官的兒子，如何有這麼大的能量。　　又在辦公室做小二十分鐘，唐昱又把電話打過來，告訴他自己已經到了，武成松心下更是奇怪，莫非他車裡邊還有指路的人？他昨晚回去藉著工作的關係把唐昱家細細的查了一遍，愣是什麼也沒有發現，知道他們家是地地道道的東陵人，斷然不會對省城複雜的路況有多熟悉。他可不知道，前世的唐昱大學畢業之後，留在綿州的時間遠比留在東陵市的時間長。　　出了門武成松還仰着脖子四處找車子，聽到唐昱打號看唐昱的腦袋從雪佛蘭的駕駛室伸出來這才知道，那輛不便宜的雪佛蘭是他開過來的。　　近了才發現，那輛雪佛蘭可不簡單，上邊的軍牌，那可不是什麼人都能掛的，而且還是那種比較牛X的軍牌號，即便是在省城裡邊都不多見，便是他家老子以前在位的時候也沒有能量搞來這樣的牌照。　　只牌照的價錢大概能抵得上一輛三四十萬的寶馬了吧！武成松在心裏邊暗暗感慨，心裏越發的好奇唐昱的身份以及與沈家的關係。　　上了車武成松還想拐彎抹角的問幾句，突然看到唐昱拿似笑非笑的臉，想起昨天人家看破自己的心思點破了之後還送自己個人情，知道耍心眼自己也不一定能耍得過眼前這十五六歲的小伙子，也就絕了那心思，隨口藉著唐昱的話頭說了起來，倒是也唐唐昱了解了不少事情。　　檢察院這邊，唐昱前世可是沒有什麼了解的，現在這裏埋一根線也不錯，遲早有用得到的時候。再說，反正也不用花費他什麼代價，白白得人情不要白不要。　　檢察院的培訓中心離省檢察院還有一段距離，武成松本來還想着給唐昱指路來着，哪想到唐昱熟練的拐上環路，有在準確的地點下來，前邊有些堵車，武成松還想着要等一會兒，哪想着唐昱直接拐進了邊上的小衚衕，七拐八扭的，不過五六分鐘就從衚衕里穿了出來，恰好繞過了堵車的地方，讓武成松都有中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心下奇怪他一個外地人如何會比自己對省城的路況還熟悉，不過還是強忍住好奇心沒有問出來，現在他可不敢把唐昱當成純粹的小孩子了。　　他自然也不知道，唐昱心裏邊也長處一口氣，暗道，“幸好和前世上大學時沒有多大改變。”　　想當年唐昱上大學做兼職的時候可是幾乎每天都要騎車走這條路的，為了節省時間多趕幾個地方，自然對每條衚衕都熟悉無比。不過每每想到這裏，就想起前世的往事，想到自己在大學之時獨自賺取學費的艱辛，心裏總是忍不住有些心酸的感覺。　　有武成松在旁邊他自然也不好發泄情緒。好在武成松也算是有眼梢的人，看出他沒了談話的興趣，也就不在旁邊唧唧歪歪了。　　車子不大一會兒車就到了省檢的專屬賓館，現在負責蘇慕儒的前專案組已經撤銷，新組建的專案組由省紀委和檢察院牽頭，在檢察院專屬賓館佔了一層樓辦公。　　武成松下車去和看守的人交涉了一下，其實孔慶亮早就打電話過來打過招呼了，武成松只需要微微說明一下確認一下身份就好了。　　楊涵寧在賓館裡邊有一間專門的房間，她現在暫時只作為協助辦案人員，至於最後對她如何定罪現在也不能確定，她雖然是在別人的脅迫之下做事，但是畢竟觸犯了法律，最後如何定性還要看紀委和檢察院方面的態度以及最後對陳松威的處理結果等等。　　有孔慶亮的親自吩咐，唐昱自然受到其他人享受不到的款待，類似於單獨和楊涵寧這樣身份有些敏感的人見面，這樣的待遇其他人可是享受不到的。倒不是說孔慶亮徇私枉法，而是此次案情已經基本明了，楊涵寧該交代的也交代的差不多了，和陳松威、雷大福、尹匡虞那邊的口供基本沒有什麼出入，再加上沈睿鴻副書記的關係，開一次綠燈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若是不近人情反倒是奇怪了。　　唐昱見到楊涵寧的時候她已經不復往日的容光煥發，臉上略顯憔悴，紅腫的眼睛不知道是因為哭泣還是沒有休息好，髮絲也沒有了往日的光澤，不過卻越發多了一種我見猶憐的姿態，讓唐昱忍不住想要把這樣的可人兒抱在懷裡。　　看她楚楚可憐的模樣，見四周沒有監視人員，唐昱忍不住上前，輕輕摟住楊涵寧的兩肩，“涵寧姐不用擔心，我會幫你想辦法的，類似你這樣的情況，或許檢察院最終會做出不起訴的決定，你爸和妹妹那邊的困難，我也會幫着解決的。”說著撫了撫她的披肩長發。　　楊涵寧再也忍不住心中的壓抑，反抱住唐昱埋在懷裡邊哭出聲來，“小昱，你說涵寧姐是不是一個壞女人，蘇市長那麼好的人，我卻昧着良心陷害他，你說姐姐是不是壞女人啊。”　　唐昱兩手把楊涵寧埋着的腦袋托起來，讓兩人的眼睛恰好可以直視，手指輕輕從她光潔如玉的臉上撫過去幫她擦乾淚水，“涵寧姐怎麼會是壞女人，你那麼做也是身不由己啊，你為他們做那些事，不是為了錢，不是貪圖享樂愛慕虛榮，而是為了幫父親治病，為了幫妹妹上學，若是這樣的女人還不是好女人，那這個世界大概也沒有比涵寧姐再好的女人了。”　　“真的嗎？”楊涵寧止住眼淚，猶自不信的盯着唐昱。　　“涵寧姐你看我的眼睛，像是在說謊嗎，在我看來，涵寧姐就是最好的女人了。”忍不住把剛剛剛剛擦眼淚的手指在嘴裏舔了一下，“鹹的，壞女人的眼淚和血液都是骯髒的，哪會像涵寧姐這樣。”　　楊涵寧不禁被唐昱這略顯輕佻略顯親密的舉動逗的破鼻而笑，“你這小傢伙，就會說好聽的安慰人。”那展顏的一笑，卻不禁讓唐昱又一次的看呆了眼，所謂的回眸一笑百媚生，說的大概也就是這般了吧。

# 第三十章 再見楊涵寧（下）

　　“涵寧姐，我可不是在安慰你，我在檢察院那邊也備了一份筆錄，你這種情節，算來應該屬於主動自首的，而且並沒有造成嚴重的後果，還對揭發陳松威的犯罪集團有檢舉的功勞，雖然檢察院不會有什麼獎勵，但是協助調差完畢之後，他們還是極有可能做出不起訴的決定的，檢察院的孔副檢察長那邊我探了口風，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所謂的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自然需要看唐昱活動的力度，若是沈睿鴻直接出面說話自然不用擔心，不過唐昱卻擔心這樣對沈睿鴻的影響不好，而且沈睿鴻一貫以剛硬稱著，即便是寵着唐昱也未必樂意做這種事，即便做了心裏邊也未必舒服。　　不過也不一定非要他出面，唐昱現在來拉虎皮扯大旗也是不錯的。　　反正孔慶亮對於他與沈家的關係是知道的，那天他就在場，楊涵寧的涉案情節也不重，多是被脅迫，本身並沒有多大的責任，事情也沒有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她還有自首情節以及檢舉功勞。　　這種事就要看專案組的報告怎麼寫了，都是模稜兩可的事情，筆頭隨便一轉就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對於楊涵寧的以後也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　　在這種不涉及原則問題的事情上邊，又不違反組織紀律，孔慶亮想必是樂意賣他一個人情的，孔慶亮把蘇慕儒差點整成了全國最大的誣告冤案，唐家與蘇慕儒的關係也是有目共睹，若是唐昱求上門去，孔慶亮怎麼也會賣這個人情。　　楊涵寧對內中的具體情節不是很了解，但是也知道，像唐昱剛剛說的檢察院不起訴的決定，當然需要他付出些什麼，要不單單蘇慕儒那邊就過不了關。　　專案組沒有核查清楚事情就差點讓蘇慕儒入獄，差點搞成一樁遼海省最大的冤獄，與蘇慕儒之間的關係也降到了冰點。檢察院這邊為了修補與蘇慕儒的關係，定案的時候某些小細節也需要看蘇慕儒的態度，例如對楊涵寧最後的定性。想必，蘇慕儒對於她這個誣告之人定然沒有什麼好態度，檢察院想要放過她幾乎不可能。　　楊涵寧不明白，這個只見過自己幾面的小男生，為什麼要對自己做這麼多，她知道自己的美麗漂亮，知道自己吸引人，可是唐昱才多大年紀，不過十五六歲的樣子，與自己有着七歲的鴻溝難以逾越啊。再說，即便是為了她的美貌，也未必要做這麼多啊、像是明白了楊涵寧心中所想，“涵寧姐不用多想，你這樣的大美女，誰不希望放在外邊養眼，若是讓你受了什麼委屈，那就是男人的罪過了。我都叫你涵寧姐了，既然是姐姐，弟弟幫姐姐做些事情自然是應該的。還記得咱們第一次見面在公交車上嗎？姐姐還幫我付了一塊錢的車費的，就當我對姐姐報恩了。”　　愛憐的幫楊涵寧理了理两天沒有整理過的頭髮，手指偶爾從她光潔的脖頸處掠過，兩人都有一絲心顫，楊涵寧趕緊從唐昱的手臂之中脫了出去，這才意識到兩人剛剛的姿勢有些曖昧了，倒似是情侶一般，禁不住臉上又多了一絲羞紅，氣色卻比剛剛見到唐昱的時候好多了。　　“涵寧姐就放心的把以後交給我吧，這邊你可能還需要待兩到三天左右就不需要再協助調查了，到時候若是補上從建材局違規支借的錢款就可以會東陵了，到時候我會來接涵寧姐得，至於錢款的事情，我會幫你想辦法的。”　　楊涵寧不理解所謂的從建材局違規支借錢款與雷大福支借給她有什麼區別，也沒有注意到唐昱說的細節，只是心思有些亂的胡亂點着頭。她自然也沒有去細想唐昱口裡邊的“以後”是什麼意思，大概只以為是後續的事情，卻不知道，唐昱讓她把以後放心的交到自己的手裡，其實要的是她以後的人生啊。或許，她也能理解到這一層，這是暫時不願承認罷了。　　既然心裏邊沒了壓力，楊涵寧整了整一片狼藉的面頰，和唐昱對坐下，“小昱，姐姐家裡邊的事，我爸那邊他或大或少的能猜到一些，他是直到手術后才知道高昂的手術費和住院費的，也知道我們家裡邊的情況拿不出那些錢，住院時候雷大福和尹匡虞都來過一次，我爸是精明的人，當時就從我略有不安的臉上看出了什麼，他們走後我爸就一個勁的說他害苦了我。”　　嘆了口氣，“我爸他是苦命人，我們姐妹兩個，寒��她剛剛出生的時候我媽就因為難產走了，我爸一個人含辛茹苦的把我們姐妹倆拉扯大，他不容易啊。好不容易等我大學畢業略有些出息，本來勞碌了一輩子的他也到了能享福的時候，哪知道在醫院查出了那樣的病。若是晚期，或許我也就直接放棄了，幸運的是查出來的時候是中期，做手術恢復的概率還是很高的，不幸的是，我們家沒有足夠的錢。作為女兒，我還能怎麼辦啊。”　　寒琳是說她妹妹楊寒��，現在遼大讀書。　　“我爸住院，我卻被尹匡虞他們逼着做事，連去看我爸的時間都沒有，直到我爸出院的前一天才有機會去看他。我爸只說他害苦了我，其他的他雖然沒有多說，想必以他那樣精明的人，定然是覺察出了什麼。不過妹妹那邊我還不希望她有什麼心理壓力，也不想讓她看不起我這個姐姐，你就別告訴她了。”　　唐昱知道她說的去看她爸就是11日他們在醫院外邊碰到的那次，“怎麼會看不起你呢？涵寧姐這麼做還不是為了你們父親和她？若是她知道之後看不起涵寧姐，那是她自己不懂事，不過涵寧姐暫時不想讓她知道我就不和她說了，回去后我就到醫院看伯父，囑咐他不要說漏了嘴。”　　想到上次在老街似乎聽到她和他妹妹吵架，不會因為這事兒吧？　　楊涵寧猶豫了一下，“錢的事情，出去之後我會儘力，儘力還給你的。”　　“涵寧姐又說傻話了，我叫你姐你叫我弟，那咱們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還說什麼見外話。”　　一家人？一家人嗎？楊涵寧忍不住又有流淚的衝動。　　“可是，那是二十多萬呢，你還這麼小，去哪兒找？”　　“這個涵寧姐就不要擔心了，別忘了我二叔在東陵市可是個小有名氣的資本家，他剝削勞苦大眾，我們要打倒資本主義，自然要好好的剝削他了。”　　這俏皮的說法讓楊涵寧臉上一展，“哪有這麼說自己二叔的。”　　她倒是不擔心唐昱這麼大的年紀如何能從大人的手裡邊得到二十餘萬的巨款，反正唐昱自出現在她面前開始，留下的就是一串串的神秘和驚訝，驚訝多了就麻木了。　　對唐昱的本領她自然是不懷疑的，想自己好歹是遼大畢業的高材生，還不是一驚一乍的就被他把肚子里的東西全部榨出來了嗎。　　遂又似乎想到了什麼，心裏邊忍不住泛起一陣甜蜜的感覺，臉上的笑容也展現了出來……　　安慰好了楊涵寧出來已經是中午了，唐昱原本準備回沈宅的，不過武成松硬拉着要去一起吃飯，唐昱想着現在聯絡一下感情也不錯，於是聯繫他老爸和二叔過來一起吃。　　反正對於二叔這樣經商的人來說，在官場上邊多認識一個朋友總不是什麼壞事，他巴不得這種飯局天天落在頭上，至於老爸不久后回去陞官，日後也少不得到省裡邊辦事，到時候有個熟門熟路的人也好。　　反正幾個人除了唐昱之外都各有各的心思想法，倒也是賓主盡歡，武成松這次學聰明了，也沒有藉著酒意試探口風，反正搞好關係，日後有的是機會，不要留下什麼不好的印象就成。　　吃完之後唐昱二叔還和武成松二人搶着要付款，最後還是武成松以要盡地主之誼的名義付了錢，說是下次到了東陵也讓唐昱他們盡地主之誼，唐天鴻和唐天浩也連聲應是。　　二叔想要繼續拉拉關係，自告奮勇的要開車去送武成松，93年對所謂的酒駕還不怎麼嚴肅，他們幾個喝的也不高，開車倒是沒有什麼問題。　　出門看了那車唐天鴻還是一臉的詫異，用手指了指車牌號，自然是示意唐昱回答了，那種車牌號，稍微有點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它的牛X程度。　　“宛如姐的車了，她不開就借給我在省城玩，回東陵市的時候也可以開回去的，宛如姐不久之後也會到東陵市去的。”　　沈副書記的兒媳婦要到東陵市，唐天鴻也不好多問什麼事兒，“你倒是不把自己當外人，別人的東西用的這麼粗氣。”　　唐昱腆着臉笑了笑，“沈伯伯一家都不把我當外人，我總不好自己把自己當外人。”　　唐天鴻笑罵了他一句，唐昱與沈睿鴻家搞好關係，無論是對他、對蘇慕儒，還是對東陵市，都不是什麼壞事兒，起碼可以緩和沈副書記與東陵市之間的不尷不尬，而且對於唐昱日後的發展也是有着莫大的好處的，有這麼一尊大神在後邊照拂，總不是一件壞事兒。　　“對了，老爸，回了東陵市之後你的工作怎麼安排啊，總不好繼續讓你在副秘書長的位置上不尷不尬的獃著。”　　唐昱這話問的直接了些，官場上歷來沒有直白的話，他們父子之間倒不必那麼彎彎繞。他老爸這次為了蘇慕儒出了大力氣，蘇慕儒平反幾乎全是唐家父子的功勞，再加上蘇慕儒與唐天鴻之間的關係，不有所表示才是怪事，再加上蘇慕儒也知道了唐昱與沈睿鴻之間的關係，定然要拿唐家父子來緩和與沈副書記的關係的。　　總之，無論怎麼看，一個處級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 第三十一章 老爸的前途和認乾親

　　唐天鴻笑罵了唐昱一句，調侃道，“你這小子，在香榭苑呆了两天口氣就大了，市政府副秘書長的職位羡慕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怎麼在你嘴裏邊就變成了不尷不尬的位子，你小子現在都有能力給你老子安排工作了？”　　唐昱開着車歪着腦袋躲過他老爸扇他腦袋的手掌，等綠燈的時候看到路邊一個交警透過前邊的玻璃有些詫異的看着唐昱。　　也是，他現在着實顯得有些臉嫩，不過那交警也只是詫異而已，都不帶猶豫的轉頭繼續指揮其他車輛，這種掛着牛X車牌的車，無論是誰開，只要沒有鬧出啥嚴重的事故，借交警倆膽他也不敢攔，省城的交警也比一般的交警給有眼色，一眼就知道是總政的牌子。　　唐昱扭頭看了老爸一眼，唐天鴻拍了拍他腦袋道，“你小子安心開車，可別把你老子給賣在這省城的醫院里。”　　唐昱笑了笑，“老爸你可別小看你兒子的車技，你兒子我，現在也是個不大不小的太子黨了，剛才那交警的臉色老爸你不會沒看到吧，臨了還敬了個禮。”　　93年所謂的太子黨的說法還沒有流行起來，不過唐天鴻也只是微微一詫就明白了這個詞的意思，“你小子還真是看不起你爸這副處級的小官了？你爸我這官還真撐不起你這太子爺的架子呀，就知道你關心你老子的前途沒好事兒，你倒是說說，你又要什麼想法了？你爸可是去年才提的副處，想提正處還要熬三年的資歷，現在一年都沒有過去，可不容易啊。”　　唐昱暗笑，老爸還和他繞彎子呢，“爸，你也恁是小看蘇伯伯了吧，好歹也是他的大功臣，怎麼也不會沒有表示，要不豈不是要寒了日後投靠他的人的心？總要讓人嘗到甜頭，讓其他人有盼頭，他這個市長才能做的穩當啊。再說，破格提拔也不是沒有先例啊，老爸你在黨史研究室蹲了十多年，資歷可是熬的足足的了。”　　頓了頓，偷眼瞧了老爸一眼，看着老爸面目表情不為所動，倒是隱隱有了為官的風範，“再者說，你提正處的報告打上去，絕對順順噹噹的通過。等到蘇慕儒回到東陵市，那至少東陵市上層的人會知道你兒子我和沈副書記家的關係，就算別人不知道，黃寶德這個老狐狸可是會知道的，人大那邊他絕對不會卡脖子，老爸你說是不是。”　　“照你這麼說，你老爸的正處級待遇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了？這都沒影兒呢，說的倒像東陵市像是你自己家後院開的一樣，莫不成東陵市的市委常委就都聽你的話？”　　話時這麼說，不過唐天鴻心裏邊倒是也認可唐昱的說法，這次的事情曲折離奇，蘇慕儒最後脫險少不了他們父子倆的功勞，給個正處，無論是在東陵市還是在沈睿鴻面前都說得過去。　　“你小子倒是說說，你爸我要是提個正處，什麼位置好？”　　“看看吧，狐狸尾巴露出來了吧，自己都已經在考慮合適的位置，還敢說沒有動心。”　　“別打岔，認真給你爸分析分析，現在發現你發小腦瓜子還挺好使，以前咋一直悶着個性子？”　　“老爸，我以前可不是悶着個性子，那隻能說明老爸你以前對兒子不了解，不關心兒子。”　　頓了頓，“爸，你那個正處級的位置是板上釘釘的，要是你在副處級的位子上邊的資歷足夠熬過了三年，或許蘇慕儒和黃寶德一個副廳級的位置也不是舍不得給你，正處反倒顯不出他們對你或者對沈副書記的誠意，關鍵在於老爸你只有不到一年的資歷，只能給你突擊一下正處了。眼下的東陵市雖然一個蘿蔔一個坑，不過陳松威作為市委書記犯案，拔出蘿蔔帶出泥，底下跟着受牽連的不知道要有多少，現在已經有了稅務局的尹匡虞和建材局的雷大福，但是敢肯定，最後受牽連的指定不會只有他們兩個。”　　“你說的這些我自然都知道，昨天你蘇伯伯就和我談過了，市委那邊或許有些人要受到牽連，不過那邊的位置暫時指望不上，我還是希望跟着你蘇伯伯在政府這邊的，政府這邊，合適的正處級位置雖然不少，不過我能勝任的也不多。”　　唐昱笑了他老爸一句，“爸你這話倒是不假，正處級的位置要麼是下邊的縣、區的一二把手，這個你就不用考慮了，你那副處的資歷不成，履歷也不成，暫時來說外放是沒有希望的；要麼就是市屬的行局一把手，再有就是政府裡邊的位置了，政府辦主任和政府秘書長，關鍵就要看老爸你願意做哪個了。”　　唐天鴻也是苦笑了一下，“關鍵此事我自己心裏邊也沒有譜，熬了這許多年好不容易熬出頭來，有機會到局裡邊做一把手自然是好的，不過昨天聽你蘇伯伯的意思是希望留在政府裡邊，我也猶豫着呢。”　　唐昱一聽老爸這話就明白了他心裏邊的想法，他自己是更希望到下邊的局裡邊做一把手的，更自由些，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基本就是自己說了算，不過他可得趕緊打消老爸這想法。　　“蘇伯伯希望你留在政府？那自然就只剩下政府秘書長的位子了，蘇慕儒總不能讓你做政府辦的主任吧？在政府裡邊或許工作要累一些，繁雜一些，受的肘制多一些，政府秘書長和市委秘書長也不能比，不過相比起下邊的局裡邊的一把手，在市裡邊工作視野要更大，日後上升的空間要更大一些。老爸你早年不是還有一番施政的理想嗎，在市裡邊做秘書長，那就是政府的大管家，可比一個局裡邊的一把手的格局大多了，所謂屁股決定腦袋，這個說法不是沒有道理的，在這個位置上，有利於培養格局和大局觀，日後提副市長要更方便一些。”　　唐天鴻笑罵唐昱一句，“就你眼光長遠，這正處都還是沒影兒的事兒呢，你就已經在考慮副市長了？志向倒是不小。”心裏邊卻是被唐昱說的有些心動，蘇慕儒昨天下午和他的談話，大致也就是這個意思，他不過是有些猶豫罷了，此時唐昱把蘇慕儒沒有點透的意思一一說了出來，他自然就更加的動心了。　　“爸，你可別忘了，你兒子現在沈副書記家也算是自己人的，多少也能幫一些忙吧，要是你自己真的有能力，到時候沈副書記想必也不會吝嗇為你說句話的。”　　唐天鴻一怔，他倒是把這茬給忘了，提正處自然不用沈睿鴻幫着說話，不過日後突擊副廳的時候，有沈睿鴻幫着說話那就大不一樣了。　　他心中還是有着一些想法，希望可以有個空間施展的，不過那就需要主政一方，或是他提副市長或是現在下放才行。雖然現在下放不能指望，不過也要為了以後提副市長好好做準備。　　唐昱有沈副書記家裡邊這條線自然也可以作為一張底牌，雖然不知道這張底牌最終會與他們發展到什麼地步。　　“怪不得你蘇伯伯說你不做官可惜了，記得上次你還和我說了解這些是為了經商的，當時還想着你這小小年紀就明白官商這兩個字連在一起的意思，不容易，現在看你在政治上邊的成熟程度，你老爸我也忍不住想說，你不去當官，可惜了。要是在這條道上，有我和你蘇伯伯的扶持，安安穩穩到副處正處或許都沒有問題，之後的路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或許你沈伯伯那邊也可以成為助力……”　　“停停停，老爸你父憑子貴就好了，你兒子我對官場那些東西是不感興趣的，再說，沈伯伯已經問過我了，我都明確的說了不喜歡做官，沈伯伯也說我的性子不適合做官的。”　　天知道，這話可是他自己說出來的，或許沈睿鴻只是心裏邊是這個意思，嘴上是沒有說出來的，不過現在自然毫不猶豫的拿來糊弄老爸了，想來他老爸總不至於去找沈睿鴻求證，對老爸口裡邊幾乎低不可聞的兩聲“可惜了”也裝作沒聽見。　　“對了。”唐天鴻又似是想起了什麼，“你蘇伯伯的女兒自小走失，至今也沒有找到，這個事兒你是知道的吧。”　　唐昱點了點頭，自己小時候應該是見過那小丫頭的，似乎叫小雪還是什麼的，只不過在四歲的時候就走失了，蘇慕儒夫婦二人找了很多年也沒有找到，這些年才漸漸的淡了心思，只是不知道老爸這會兒提這事兒幹嗎。　　“你蘇伯伯和顧伯母現在這般的年紀，再要一個也是不可能，他們兩個膝下無兒無女的……”　　“等等，老爸，打住打住啊，我不是醫生，也不會治療不孕不育什麼的，這事兒老爸你不應該和我說啊。”　　“你這小子，怎麼說話呢！你蘇伯伯也能隨意調侃？你蘇伯伯昨天和我提了一嘴，他和你顧伯母無兒無女的，我和你蘇伯伯當年求學之時還有意把日後的兒女結個娃娃親，不過現在弩蘇伯伯的女兒走失了，只得另行變通了。你蘇伯伯的意思是兩家認個乾親，他和你顧伯母認你做乾兒子。”　　頓了頓看了看唐昱臉上的反應，“要是你自己沒有什麼意見，這個事兒就這麼定了，反正都是好事，你可是打小就對你蘇伯伯親近的，撒了人家一身尿的事兒，你蘇伯伯現在還記掛着。”　　明白了老爸的意思，唐昱禁不住還是愣了一下，前世的時候98年蘇慕儒冤獄平反，他從牢裡邊出來之後精神已經臨近於崩潰，也不能再出來主持工作，雖然有着諸多的補助，不過也顧秋霞兩個人膝下無兒無女的，可謂是孤苦伶仃，他得勢的時候親朋好友無數，一朝落難親戚都巴不得與他劃清界限，也讓他看清了那些人的嘴臉，對那幫人徹底的失望了，出來之後也絕了和他們聯繫的心思，倒是和唐昱他們家裡邊走的近。　　那時蘇慕儒已經五十齣頭，蒼老卻比六十老者更甚，當時唐昱倒是有意認個乾親，以便日後好好照顧兩個老人家的，不過當時蘇慕儒兩個人似乎有什麼顧慮，或許也是怕他們兩個人再把唐家拖下水，總之沒有答應。　　兩家之後的關係倒是沒又遠了，唐昱也一直把自己當成蘇慕儒的子侄輩，每次回東陵市的時候都會去看望兩個老人家，時不時的也會打電話過去問候。　　他倒是沒有想到，前世沒有促成的事情這一世倒是由蘇慕儒自己先提了出來，無論是基於前世的情感還是今生的態勢，唐昱自然沒有什麼意見，而且是很樂意的。　　“有個市長做乾爹我當然樂意了，那我可就是真正的太子衙內了，出去拉虎皮扯大旗的抖抖威風也不錯啊。要是老爸你不怕什麼風涼話，我自然是樂意的，指不定多高興了。”　　“你這小子，還沒認呢就嫌棄自己老子的官小了？至於什麼風涼話的，你老爸的耳根子還是很堅實的，沒那麼多講究，他們愛說什麼就說什麼，再說，父憑子貴可不是什麼風涼話，那也要自己的兒子有本事才成。要是他們硬要把你老子看成投機鑽營攀附權貴，那我也沒什麼辦法，就讓他們說去吧，又不會掉了一斤肉。”現在他倒是承認唐昱的本事了。　　頓了頓，“我就當你答應下來了，下午就去和你蘇伯伯說，回去東陵挑個日子把事情辦了。”　　東陵市自古就有認乾親的習慣，不過大多是孩子剛剛生下來就認得，像唐昱這般倒是少一些。　　地方上對於認乾親也早就有了一整套的規矩，如何選日子如何行禮都是有講究的。　　而且，在東陵市，認乾親也是一件對乾親的雙方都相當重大的事情，認完之後雙方之間的走動就會密切起來，形成比較固定的親戚關係，日後的一切重要的日子，走動都要依足了地方上的規矩。　　蘇慕儒是東陵市的市長，唐昱是即將提正處的唐天鴻的兒子，這兩個人認乾親不僅是他們的大事，或許在東陵市也是了不得的事，一切自然要準備妥善。　　當然，這些就不必唐昱去考慮了，老爸既然耳根子堅實不怕那些閑言碎語的，他自然是很樂意促成這件事的，其中的某些門門道道自己也能想的明白。

# 第三十二章 東陵市官場震蕩

　　唐昱他們是十五號的時候與蘇慕儒一起回去東陵的，蘇慕儒的問題在專案組的雷厲風行之下已經完全核查清楚，純屬子虛烏樣，他也被省委委派回來東陵市繼續主持工作。　　當日省委黨組副書記常務副省長沈睿鴻以及省檢察院檢察長親自陪同下來為他正名，東陵市人大主任黃寶德為首的人都在高速路口迎接，還在東陵市調查問題的副檢察長孔慶亮自然也在迎接的人群之中。　　唐昱自然早早的就偷偷的開溜了，他這般年紀可不適合夾雜在這一大群的中老年人群之中，那可太惹人注目了。　　宋宛如那輛拉風無比的軍牌車也被他開回了東陵市，不過臨走前讓宋宛如又找了個不是很拉風的牌子掛着，唐昱現在還不想太出風頭。宋宛如當時倒是理解的點了點頭，說她也只是偶爾開出去充門面的，一般也不用那個牌照。　　他老爸此刻自然脫不開身，這時還要跟在蘇慕儒旁邊應酬，當然，也是趁着這個機會先露露臉，也讓他之後的提拔不會顯得太突兀。　　有省委副書記和檢察長在，自然是以沈睿鴻他們二人為首走在最前邊，官場上的走位是極為講究的，一步也錯不得，每個人都要知道自己的位子。　　沈睿鴻二人之後就是蘇慕儒了，他是今天的主角，沈睿鴻他們只是在東陵市露了一下面為他正名，表明了省裡邊對蘇慕儒明確的支持態度，之後二人就匆匆的返回了省里，把這邊留給了蘇慕儒這個今天的主角。　　接下來就是以蘇慕儒為主了，今天的用作市委招待所的西華賓館全部被包下來用於迎接蘇慕儒的歸來，黃寶德還有一些政協的老資格都相繼表態，也就等於是承認了日後蘇慕儒在東陵市的地位，有他們帶頭，下邊的人自然知道該怎麼辦。　　再有就是一些無所謂的事情了。　　唐天鴻倒是跟在蘇慕儒的身邊大出風頭，蘇慕儒走到哪兒他都跟到哪兒，敬酒也有他一分二。任誰也知道，他的飛黃騰達指日可待了，不過他們倒也沒有生出什麼嫉妒的心思，畢竟蘇慕儒莫大的冤案是人家發現證據之後冒着危險到省里舉報的，自然要得到回報。　　黃寶德等少數一些人知道的更多一些，知道唐天鴻的兒子唐昱在中山公園救了沈副書記的孫女和女兒，蘇慕儒的事情這次沈睿鴻肯為他說話有很大一部分是基於這個原因，要不等唐天鴻他們的材料遞到檢察院走正常程序的話，陳松威有的是機會讓材料永遠見不了天日。　　這麼說來，蘇慕儒這次脫險，倒有一大半的原因是因為唐家的那小子，倒不知道他怎麼會有如此的好運，恰巧就能救了沈副書記的孫女和女兒，還恰好被認了出來。　　反正無論如何，唐天鴻在黃寶德的心裏邊已經加了不少的分量，知道這次一個正處的位子是落不下了，倒不知道蘇慕儒要把他放在什麼位置，想必也要看沈副書記的意思吧。唐天鴻，這個小小副處級，東陵市日後的位子必有他一席之地啊。　　黃寶德心中如是的想到。　　東陵市裡邊像黃寶德這樣知道唐昱是沈家恩人的事情不多，或者說幾乎沒有，倒是近些天來慢慢知道了中山公園關閉是因為沈睿鴻的孫女和女兒差點淹死在裡邊，具體情況市委市政府幾乎沒有人知道。　　不過他們倒是都知道唐天鴻離高升的日子不遠了，也看得出沈副書記對唐天鴻的印象似乎不錯，臨走時東陵市處級以上幹部才有資格到高速路口送，沈睿鴻特意點了唐天鴻的名字，雖然沒有表現的過分親近，但是有這樣一個姿態就足夠了。　　他們也只以為唐天鴻這次拯救蘇慕儒的行動獲得了副書記的青睞，畢竟沈睿鴻一貫的剛硬派作風大家都早有耳聞，喜歡像唐天鴻這樣的官員自然在情理之中，所以也沒有人多想。　　……　　對於東陵市官場上的人來說，自十號人大會議以來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場難熬的心路歷程。　　十號之前蘇慕儒略微強勢，藉著省裡邊對陳松威暗中謀划操控選舉的不滿壓了陳松威一頭，陳松威在那幾天也偃旗息鼓收斂了不少。　　於是，那幾天自以為看清了形勢的人有不少對蘇慕儒表了態。　　可是十號人大會議餘波還沒散，蘇派的人還沒有從蘇慕儒高票當選的慶祝中醒悟過來，下午蘇慕儒就被省紀委的人叫走，接着省裡邊的專案組高調進駐東陵，蘇慕儒也被從東陵市轉移到省城，基本意味着政治前途結束，這一切，對於剛剛歸附蘇慕儒的蘇派人來說，打擊無疑是異常強大的。　　可是，正當他們心裏邊忐忑不安，暗暗思索要不要再改投門庭的時候，緊接着東陵市裡邊的一系列事件可謂是風雲突變雲波詭譎，先是作為市委書記的陳松威被直接雙規，稅務局平日里氣焰囂張的禿頂局長，號稱雁過拔毛的尹拔毛也被專案組帶走，雷大福、羅傳際這些小嘍��自然不在他們的視眼之中。　　接着省裡邊副書記和檢察長親自出面為蘇慕儒正名，這才讓他們感覺到，這東陵市是真的要變天了，陳松威這個東陵市官場上的巨無霸或許就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蘇慕儒蘇市長。　　省裡邊沈睿鴻副書記今天的表態透露出異常明顯的信號，那就是短時間之內省裡邊不會往東陵市下派市委書記，市委那邊的工作暫時由大家共同主持。所謂的共同主持，自然是以蘇慕儒的一件為準了，這個沒有人會有疑問。　　也就是說，或許在相當長的時間之內東陵市就是蘇慕儒的天下了，這個結果，無論是人大主任黃寶德，還是市裡邊幾個副市長又或是市委副書記馬華全，在短時間內他們都無力改變這個結果，或許暫時也不想改變東陵市的局面。要想打破這個局面，或許就要等到省裡邊重新往東陵市下派市委書記，畢竟不可能讓市委書記一直空缺，也不可能把去年提了市長的蘇慕儒再直接放到市委書記的位子上。　　最有可能的情況就是，省委為了補償蘇慕儒差點被冤進獄中，會等到他在東陵市打開局面，差不多掌握了市裡的時候才下派市委書記，到時候市委書記能在幾乎形成鐵桶的東陵市打開什麼局面，那就要看他自己的手段和蘇慕儒對東陵市的實際掌控力度了。　　總之，短時間之內，不要有人想和蘇慕儒在東陵市爭風頭，那是不現實得，連黃寶德和馬華全這樣的老資格都不敢有這種想法。　　對黃寶德來說，現在的局面已經很好了，起碼蘇慕儒不會覬覦他人大主任的位置，而市委書記空缺，他這個人大主任自然可以適當的活躍一些。　　畢竟，名義上的四套班子，市委書記空缺，蘇慕儒掌政府還能操控市委的一部分，他黃寶德掌人大和政協，即便不能與蘇慕儒分庭抗禮，但是也不會是之前連人大都坐不穩的尷尬局面，被蘇慕儒排擠的人也會適當的向他靠攏的。總之，他黃寶德從此之後會活的很滋潤。　　蘇慕儒也不管黃寶德這些人心裏邊的小九九，反正現在的局面對他最為有力，省委不下派市委書記是為了給他緩衝的時間，但是這個緩衝的時間也不會太長，最早今年底最遲明年初，省委一定會下派市委書記的，也就是說他有大約半年多一些的緩衝時間來掌控東陵市，對市裡邊進行布局。　　西華賓館的接風宴結束之後人員迅速散去，雖然有很多人急於向蘇慕儒表態，想找他彙報工作的人也多如牛毛，不過也知道今天不是時候，看到蘇慕儒臨走前叫了唐天鴻一起走，羡慕的同時，也就各自散去了，暗嘆自己怎麼沒有如此好運，沒有抓住這樣的機會。黃寶德則在感嘆，自己怎麼沒有唐天鴻的兒子那樣的好運。　　一起到了蘇慕儒住的市委家屬大院，蘇慕儒原先住的二號樓早就被專案組如狼似虎的人給弄的一團糟糕，他妻子顧秋霞十四號就先回來這邊收拾房子，政府辦那邊早就把一切損壞的東西都在徵求了顧秋霞的意見之後換了新的，房間也重新整理妥當。　　再一次走進二號樓中，蘇慕儒還是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　　家裡邊的小保姆在出事之後也走了，想想自己被專案組帶走短短的幾天時間，家裡邊要和自己劃清界限的人就有無數，那個小保姆還是他愛人顧秋霞那頭的一個老親，一出事立馬卷了東西就走，蘇慕儒對這些人算是徹底的失望了。　　回頭看了唐天鴻一眼，“在那種情況下依然要費盡心力的救我，相信我的人品的，大概也就只有他了吧。”　　招呼唐天鴻坐下，房裡邊的顧秋霞聽到動靜，睡眼蒙�的下來看到是他們兩個，準備過來招呼，看蘇慕儒揮手她就又回到樓上去了，兩家的關係甚是熟悉，也不用她刻意的過來招待唐天鴻。　　“怎麼樣？決定了？”　　“原本還有些猶豫的，聽了我家那小子的一番話倒是想通了很多事，還是秘書長的位置上邊好些，雖然工作雜一些累一些，不過我家那小子說的話，秘書長的位置上看的是全局，是培養眼界和格局的地方，要比局裡邊的格局大多了，日後能走的路更長。想我在官場上也算是摸爬滾打十餘年，臨了來還沒有十五六歲的兒子看的清楚。”　　說著還嘆了一口氣，聲音中卻滿是欣慰之意。他現在稱呼蘇慕儒，單獨兩個人的時候都是直接叫老蘇的，上次叫了一聲蘇市長還惹的蘇慕儒向他發了一堆牢騷。　　“你家那小子，別說，確實是不簡單，可惜了，他都和沈副書記說過自己不願進官場的事了，要不是這樣，有你我和沈副書記的照拂，再加上他那不俗的政治智慧，將來的路子要比我走的長啊，真是可惜了。”　　唐天鴻笑了笑，“那小子，我現在是管不了他了，你也看到了，沈書記兒媳婦的車他就那樣開回東陵來了，我這個老子的話，他現在是不在乎了，你去說說他倒好，好歹你是要做認他做乾兒子的人了。”　　唐昱與蘇慕儒認乾親的事情基本決定下來，就等挑日子辦酒宴了，他們兩個人的事情，可不能隨便含糊了。　　大張旗鼓雖然不合適，可也不能悄悄的進村打槍的不要，市裡邊該通知的人還是要通知的。就像沈睿鴻那邊，雖然不會來，但是還是有必要知會一聲。　　……

# 第三十三章 秀廚藝與初曉方家

　　秘書處雖然是一個最講究論資排輩的地方，要說政府秘書長不說現在本來就有一個乾的好好的，就算是退了也輪不到唐天鴻補上去。不過現在這個秘書長和陳松威隱隱有些牽連，為了防止蘇慕儒的屠刀落到自己頭上，已經識趣的遞交了辭職報告，蘇慕儒也給了他一個清閑的位置養老。　　連秘書長都這麼識趣，其他人自然也沒有眼色的不會去觸蘇慕儒和唐天鴻的霉頭。於是，空缺又無人競爭的秘書長的職位就順理成章的落到了唐天鴻的頭上。　　提拔的報告已經打了上去，人大那邊實實在在就是個過場，只差正式的委任書了，唐天鴻在回來東陵市的第二天實際上已經開始行使秘書長的權力。　　老子陞官了，兒子也跟着漲威風，唐昱在學校的待遇也水漲船高，雖然這個年紀的學生還不太注意這些，看不出什麼大的變化，不過從這幾天學校裡邊的老師和校領導的態度就能感覺出來一些。學校校長已經找他談過話，明確表示學校三個保送一中的名額會給他留一個，具體情況還會找唐秘書長商量。　　唐昱心中暗道這校長有眼色，知道用這種手段來討好他老爸又不着痕迹，畢竟他的成績擺在那兒。　　不過這樣也好，他畢竟放下書本很多年了，英語之類的自然好考，類似於歷史那些死記硬背的，唐昱實在是沒有心思把時間花在那些上邊。　　好在他的保送名額別人也不會有什麼意見，他的成績歷來在學校是數一數二的，重生之前的幾次摸底考試基本第一第二，其他人也不會對這個不服氣，他老爸也不會對校長的這個做法有什麼意見，反正這算不得開後門，有唐昱實實在在成績打底呢。　　七中的校長都對他開了後門，其他的老師自然也不會刻意的去為難他，平日里都對他放的寬鬆了些。18號請假到省城自然也不會有哪個老師多說什麼，當然，老妖婆除外。老妖婆對他可是一如既往的嚴厲，不會因為什麼亂七八糟的原因而有所改變。　　十八號唐昱到省裡邊是為了接楊涵寧的，他老爸這幾日在政府里忙的暈頭轉向，老媽也要應付一大幫子的人，對唐昱這邊了解的就少了。於是，除了他二叔唐天浩，家中竟無人知道他這天自己駕車偷偷跑到省城去了。　　唐昱是和他二叔一起到省城去的，不過兩人都各自開着車，他二叔也託人幫他在交通局那邊辦理了駕照。他老爸現在正如日中天，交通局見唐天浩上門給唐天浩的兒子辦理駕照，正愁搭不上關係的主管人員，還不知道多高興，自然在两天之內就弄的妥妥帖帖，小本子現在就裝在唐昱的身上。　　這大概也算得上有權的一樁好處吧，當然，也是因為唐昱的開車技術確實不錯唐天浩才給他弄了這個駕照，他可不會讓一個不會開車的人像杜大浩那般瞎搞。　　話說，唐天浩到省裡邊是受省城一個朋友的邀請有些事情商量的，似乎就是上次沈睿鴻提到的那個方家的方建銘。　　這個方家是何許人家唐昱現在還不知道，不過上次聽沈睿鴻的語氣，方家的方老爺子似乎是個了不得的人，連他們這些人都要賣他的面子，唐昱仔細的想了想，沒想起哪個姓方的大人物，也就不再細想。他比較熟悉的還是九十年代以後的歷史，對於之前的，無論是政治上邊還是商業上邊都不甚熟悉，不知道方家老爺子是何許人也比較正常，就是不知道二叔如何能與這樣家庭里的人搭上關係。　　到了省城自然是要先到香榭苑轉一圈的，檢察院那邊需要到下午才能辦理手續。　　小語馨見他一如既往的親熱，看到門口的唐昱就伸出兩隻嫩嫩的小手要唐昱抱，“小語最近乖不乖啊？有沒有惹媽媽生氣？”　　“小語可乖了，媽媽才不會生小語的氣，媽媽在廚房裡給小語做好吃的，不給小昱哥哥吃。”說著還一臉得意的對唐昱皺了皺可愛的鼻子，撅着小嘴，悄悄把嘴巴對着唐昱的耳朵，“不過我會偷偷給小昱哥哥的，不讓媽媽知道。”　　唐昱抱起語馨進了廚房門口才看到，宋宛如還真就穿着白色的圍裙在廚房裡邊和小保姆一塊忙活呢，不過唐昱只是稍微看了一會兒就撲哧一聲笑出聲來。她那哪是在做飯啊，就是在給人家小保姆添亂呢，手忙腳亂的，什麼都做不利索，圍裙和手上臉上都沾着土豆泥，倒是弄得讓人家小保姆也做不了。　　宋宛如聽到笑聲轉過頭來才看到唐昱，臉色也變得羞紅，拿了剛剛弄好的土豆泥就往唐昱臉上抹，“讓你取笑宛如姐，讓你取笑宛如姐。”　　唐昱趕緊告饒，“我可不敢取笑宛如姐，還想嘗嘗宛如姐的手藝呢，只不過，這，這……得，要不我幫宛如姐你弄？”　　“你？”宋宛如一臉難以置信的看着唐昱，“不會也是像我這樣的半勞子吧，要是還不如就不要進來添亂了。”旁邊的小保姆忍不住笑出聲來，也不知道是誰添亂呢。　　“宛如姐聽到沒，人家保姆都笑你添亂呢，你倒好意思說別人。”說著把小語馨放到地上，拿過一條圍裙穿好，“也讓宛如姐你看看我的手藝，省得你你說我吹牛，咱好歹也是三年級就開始學會獨立生存的人。”　　唐昱這話可不假，他二三年級那會兒正是他媽工作很忙的時候，中午顧不上回家給他做飯，他和老爸就要自己解決溫飽問題，一來二去就練了一手好廚藝。　　當然，前世的這個年紀他也僅僅限於會做而已，真正的練好廚藝卻是前世家裡邊發生變故之後的事情，還曾經到一個飯館做過一段時間幫廚，偷師了不少，高中時候家裡邊的飯基本是他做的，大學的時候為了節省生活費，也基本是自己做飯。就他的廚藝，在一家一般的小飯店做個主廚還是綽綽有餘的。　　他這一出手立馬就能看出不同來，手上動作麻利，井井有條，一看就是老手，小保姆在一旁反倒顯得有些礙事了，也從廚房裡走出來把裡邊讓給唐昱讓他展露身手。　　不大一會兒沈芸也放學回家，也和鄭舒嫻一臉不可思議的看着唐昱巧手如雲在廚房之中大顯身手。　　看着宋宛如和沈芸一大一小兩個打小美女都不可思議的張着小嘴，心裏邊也不禁大為得意，嘴裏也蹦出歡快的小調。　　“看把你得意的，還不知道味道怎麼樣呢。”　　“小昱哥哥好厲害。”語馨拍着小手一臉崇拜的看着唐昱。　　“小語，小昱哥哥多厲害啊。”唐昱轉頭看了看一臉歡快的語馨。　　語馨歪着腦袋裝模作樣的想了一會兒，像模像樣的扳着指頭一個個的數，“比爺爺厲害，比奶奶厲害，比媽媽厲害。”又看了沈芸一眼，“也比小芸姑姑厲害。”　　看沈芸作勢欲打，又趕忙躲到宋宛如的懷裡，偷着眼小意的看着唐昱和沈芸。　　唐昱得意的對沈芸和宋宛如揚了揚手裡的廚具，“還是小語最誠實，咱們不理她們，等小昱哥哥做好了吃的不給她們吃，只給小語吃，小語說好不好。”　　“好！”看媽媽作勢欲打，趕忙改口，“不好，媽媽也要吃。”再看看沈芸和鄭舒嫻，“奶奶和小芸姑姑也要吃。”脆嫩的童音配上她裝模作樣的看似沉思的小臉，讓人忍不住發笑。　　花了差不多有一個小時的時間，等小語馨都忍不住的拍了幾次小肚子的時候，唐昱終於把菜弄好了。五菜一湯，都是些家常菜，不過在唐昱的巧手之下弄的色香味俱全，讓人看着就忍不住食慾大動。　　也不管唐昱，四個人對着菜就是一頓猛吃，鄭舒嫻難得也放下矜持，大快朵頤。　　“你們別說，就小昱這本事，以後找不到工作去開個小飯館也能養得起家，小語今天可是破例吃了兩小碗飯。”鄭舒嫻說著把語馨嘴角的飯粒刮掉，忍不住的誇了唐昱兩句。　　唐昱可不敢自誇，這裏邊坐着的哪一個沒吃過山珍海味，沈睿鴻作為省委副書記，家裡人想吃什麼吃不到？不過想鄭舒嫻，人大了就喜歡家裡人自己做着吃，請的小保姆手藝也不錯，不過比唐昱就差一截了。唐昱現在也算是沈家自家人，吃自家人的飯，總比進賓館吃飯有感覺，尤其是她們這些吃慣了山珍海味的人。　　“可惜今天老沈可沒有口福，改天可要讓小昱改老沈好好羅一手。以後小昱來了家裡，這做飯的任務就歸你了。”　　唐昱趕忙連連應是，心裏邊也暗暗高興，人家能這麼說，自然是不拿他當外人，是當自家人看待的，他心裏邊如何不高興。　　幾人吃完之後自有保姆來收拾碗筷，沈芸不久就上課去了，唐昱抱着小語馨和宋宛如對坐在沙发上，順着白皙的脖頸往下看，偶爾流露出的內中景緻讓人忍不住有些心醉。看宋宛如要抬頭，唐昱趕緊扭轉目光，“宛如姐，你知不知道省城的方家或者方建銘啊。”　　“方家？方建銘？”　　宋宛如詫異了一聲，“省城方姓大家不少，不過若說方建銘的話，我倒是知道，他們家老爺子方博臻是中辦（這樣辦公廳）的老人，從副國級的位置上退下來的，他家祖籍是綿州，所以退下來之後就一直住在省城，平日里很低調，便是我爸這些人相見他一面都很難。”　　頓了頓，“這個方建銘是方家第三代的領軍人物之一，方家老爺子退了之後兒孫在各地開枝散恭弘=叶 恭弘，方建銘他爸方卓群是方家老二，現在是海關總署的副署長，還有他四叔方道洵，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紀檢組組長，都是副部級的幹部，和語馨他爺爺一樣。你怎麼問起方家來了？他們家秉承方老爺子的行事準則，一貫低調而不張揚，遼海省知道他們家的人可不多。”　　唐昱笑着把他二叔來省城與方建銘接觸的事情說了一下，倒是有些感嘆，只是現在聽到的就有兩個副部級了，其他的關係還不知道有多少，對於現在的他來說那就是龐然大物啊。　　宋宛如聽到他二叔與方建銘甚是相熟還詫異道，“你這二叔可不簡單，方建銘今年二十多歲，不過也是心高氣傲的人物，平日里能和他交上朋友的人可不多，上次聽說章家那個囂張的小子想和他交個朋友，被他當眾折了面子下不了台，你那二叔能和他做朋友，那可有些本事。”　　“那是，宛如姐你也不看那是誰的二叔，看我這麼好的基因，我二叔自然也差不了。”　　宋宛如笑罵了他兩句，“說你兩句你還就喘上了，臉皮倒是不薄。”　　說完拿手在唐昱的臉上捏了捏，似乎要看看是不是像傳說中的那樣厚，冰涼滑膩的肌膚觸在唐昱的臉頰上，忍不住讓唐昱的心中一動，宋宛如這才察覺這個舉動似乎過分親密了，匆忙把手收回來，裝模作樣的去捏小語馨的臉頰，還臉色微紅的對着語馨道，“你看你小昱哥哥羞不羞，臉皮這麼厚，小語長大了可不能學他。”　　語馨看了看媽媽，又看了看唐昱，歪着腦袋似乎在做什麼思考，過了一會兒像是得出了結論，揚起小腦袋大聲道，“媽媽的臉是紅紅的大蘋果，媽媽才羞，比小語還羞。”　　說完趕緊從宋宛如旁邊的沙發跳下來跑到唐昱的懷裡躲起來。

# 第三十四章 楊涵寧的心結

　　下午唐昱獨自開車去檢察院接楊涵寧，他到的時候那邊的手續還沒有辦好，又給孔慶亮掛了電話，恰好武成松也在這邊，一起幫着把各種手續辦理了。　　等唐昱他們三個從檢察院出來之時已經是下午三點鐘，武成松出來就識趣的離去了，什麼時候應該避諱什麼時候要密切聯繫，他做官這麼多年還是很有心得的。　　唐昱注意到，楊涵寧從一出來就望着天空有些出神。　　“走吧涵寧姐，都過去了，一切都會好起來的。”說著幫楊涵寧把車門打開。　　楊涵寧猶豫了一下還是做了進去，看了看唐昱並不寬闊的肩膀，心想，或許那兒也是一個堅實的依靠吧，起碼在這種時候，只有他能，也只有他願意為自己遮風擋雨。　　路上楊涵寧才知道，唐昱開車不是直接回東陵市的。　　“我二叔在省城有個朋友在一起吃飯，我也過去和二叔這個神通廣大的朋友見見面，多認識個人總不是什麼壞事兒，涵寧姐也跟我一起過去吧，大家都認識一下。”　　讓自己陪他一起過去見他二叔還有二叔的朋友，這是什麼意思？　　楊涵寧猶豫了一下，“這，這不好吧。”她是聰明的女孩，知道自己這樣的身份，不合適。　　“有什麼不好，你是我的涵寧姐啊，一起去認識個人，沒什麼不好的，也不用擔心我二叔那邊。再說，我二叔你也是認識的，建材局那邊的款子還是他補上去的，你就當去謝謝他了。”　　楊涵寧還是覺得有些不妥，覺得類似這樣的酒宴她不能出席，不過也拗不住唐昱軟磨硬泡也就答應下來，路上在一個女裝專賣店停下車讓她進去選幾件衣服。　　畢竟，她在檢察院協助調查好幾天，檢察院那邊雖然吩咐了人照顧，不過專案組的很多人對她這個誣告者都沒有什麼好印象，畢竟是因為楊涵寧的誤導在導致了他們的出錯，雖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們查證不詳實草草辦案的原因，但是人們遇事習慣於推究責任，自然歸咎於她的身上，所以她這幾日在檢察院裡邊受到的待遇並不好，精神上邊也異常難受。　　她身上穿的衣服也有好好幾天沒有洗過，這對於女人來說簡直是難以忍受的事情。而且。有些憔悴的面容也有必要找個地方補一下妝。所以，見唐昱在女裝專賣店停了車，楊涵寧暗暗感嘆這個弟弟的細心，有些事情，她作為女人家總不好意思開口，唐昱能想到這些，自然是心思真的用到了她身上。　　兩人一齊進了女裝店，楊涵寧看了好一會兒試了幾件之後才扭扭捏捏的過來唐昱上邊，對着他的耳朵低聲道，“小昱，這兒，這兒的衣服都好貴啊，咱們，咱們還是換一家吧。”　　聲浪含着熱氣打在唐昱的耳朵上，清麗嬌脆的聲音讓他忍不住心裏一盪，看了一下價格標籤，大多一百出頭的樣子，心裏忍不住一陣嘆息，轉而對楊涵寧心中的憐愛更多了一些。　　一百多塊的衣服，放在唐昱重生那會兒在農村都不屬於什麼高端的衣服，不過放在93年，那就是了不得的價格。　　在人均月收入不足五百的東陵市，一件就是五分之一的月收入，加上楊涵寧家貧，一向省吃儉用，即使跟了尹匡虞也舍不得多話一分錢，從來沒有奢侈過，如何會捨得花錢買這麼貴的衣服。　　看楊涵寧忸怩的姿態，唐昱就明白了她的想法，心道，還是我自己來選吧，要是她自己來，指不定一件也舍不得買，至於售貨員那略帶鄙夷的目光他倒是不怎麼建議。　　目測了一下楊涵寧的身材，根據自己的眼光選了幾件，也不管楊涵寧一個勁的打眼色示意，連着給她挑了兩身衣服，也不管楊涵寧一臉的肉痛，付了641元。　　出了門楊涵寧就一把拉住唐昱的手，“小昱，咱們退了吧，那衣服太貴，涵寧姐，涵寧姐不穿那樣的衣服，隨便有一套衣裳穿就好了，我身上這一套也不錯呀，咱們退了好不好？”　　看唐昱不肯，聲音忍不住帶着一絲哭腔。　　這下唐昱可慌了手，“涵寧姐，涵寧姐，好好，咱們退好吧。”看楊涵寧又展顏笑開擦乾淚水準備去退衣服，唐昱趕緊拉住她。話說，他可不是想真的退啊。　　“涵寧姐，咱們要去見得人呢，是我二叔在省城的一個朋友。這麼說吧，他爺爺是從副國級的位子上退下來的，涵寧姐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咱們第一次和人家見面，總不好失了禮數，也要一套能配得上涵寧姐天生的麗質才行啊，涵寧姐你自己看看你的衣服，適不適合去見客人？”說著指了指她皺巴巴的衣角。　　楊涵寧不好意思的看了看唐昱指着的位置，皺巴巴的，衣服幾天沒有認真打理，看的不少地方都顯得不平整的，有幾個地方還有明顯的臟跡。　　楊涵寧這幾日在檢察院裡邊心理疲勞，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想這些，不過現在出來了，人一下子放鬆，又被唐昱給指出來，臉唰一下子變得粉紅粉紅，“姐，姐這幾天哪有時間注意這些啊，不過，不過也沒有必要買這麼貴的衣服啊。”　　雖然還倔着，不過語氣卻軟了下來，唐昱拿一句副國級的爺爺對她還是很有殺傷力的，也怕失了禮給唐昱丟了面子。　　看她語氣軟了下來唐昱也就不再廢話，把她拉上車，又開了一小段路在女式內衣店停了下來。　　楊涵寧抬眼一看標誌，剛剛還沒有消退的紅暈忍不住又浮上了臉頰，心道，有這樣一個細心體貼的弟弟，或許也是一件很不錯的事情。回過神來卻發現唐昱一臉出身的盯着自己的臉，忍不住拿指頭在唐昱的額頭上戳了一下。　　“涵寧姐還是那麼迷人，怎麼看怎麼迷人。”　　楊涵寧不理他，下車就進店裡去，看唐昱也跟着下了車，忍不住回頭，“我去買，買，買衣服，你跟着干什麼。”終究不好意思把內衣兩個字從嘴裏說出來。　　唐昱拿出身後裝着衣服的袋子，“涵寧姐不要換衣服了？這些衣服可是待會就要穿的，涵寧姐總不會想着待會在車上換吧，那我可要大飽眼福了。”　　楊涵寧一臉羞紅的從唐昱手中搶過袋子，也不理跟在後邊的唐昱，大步進了內衣店，心裏暗道，自己被這樣一個小自己五六歲的小男孩調笑，為何心裏竟沒有惱怒的感覺，他，真的和那些一臉色迷迷的男人不一樣，可是，他也總用“色迷迷”的眼睛看着自己啊！　　到底哪兒不同了，楊涵寧也說不清楚，總之不討厭唐昱的眼神和調笑就是了。　　她還想着內衣店或許唐昱會不好意思進來，再回頭時，唐昱還是不遠不近的跟在身後，忍不住別過臉去。　　她可不知道唐昱的臉皮有多厚，前世的他陪着走馬燈似的女友不知道逛過多少次內衣店，不少還是他親手挑的，要不怎麼能鍛煉出那樣一雙隨便掃幾眼就準確報出尺碼的眼睛。　　93年的思想遠不如後世那麼開放，基本沒有男人會進入內衣店裡邊，那時候的內衣店更衣間設備也比較簡陋，隨處可見白花花的大腿。　　好在唐昱一看就面嫩，初中生的樣子，嘴唇下邊還沒有長出毛來，只當是某個買內衣之人的兒子或弟弟，加上樣子也不惹人厭，倒也沒有人過來把唐昱趕出去。若是換了其他的男人，在93年的女士內衣店有九成可能會被趕出來的，這種優待倒讓唐昱大大的飽了一番眼福。　　眯着眼睛，裝模作樣看着手中隨手拿起的雜誌，餘光早已把店裡邊掃視了一圈，心裏邊略有失望，比起楊涵寧這樣的絕色來，不過是庸脂俗粉罷了，不過有免費的白花花的大腿來養眼，唐昱自然舍不得錯過這種機會。　　有唐昱在，楊涵寧也不好放開了手腳選，找了個唐昱眼神瞅不到的地方買隨便選了幾件，又找試衣間換好，走出試衣間，恰好迎上唐昱毫不掩飾的欣賞的目光。　　內衣店裡邊本來還有幾個女人也算得上美女，身材還算是火爆，毫不掩飾的展示自己的魅力，不過楊涵寧一從更衣室走出來，店裡邊所有的人都黯然失色。　　大腿被緊身的呢子長褲綳的直直的，這個年齡段女人獨有的緊翹臀部和高高被束起的胸部，唐昱忍不住的吞咽了一口口水。　　話說，他是中年大叔的心理年齡，不是青春少男，這種樣子的女人，最是攪動人心，不得不說，唐昱選衣服還是很有眼光的，微黃的圓領套衫，配上緊身的呢子長褲，把楊涵寧高挑的身材和白皙的皮膚彰顯無疑，現在的唐昱比楊涵寧還略矮几公分，更凸顯她俏麗的腰腿和臀。　　有些狼狽的走出內衣店，回想老闆娘硬要拉着楊涵寧留幾張照片作為宣傳，甚至費用都可以全部免掉，唐昱和楊涵寧忍不住有些好笑。她一個內衣店，即便找模特也不會拍外裝的宣傳照片啊，那個老闆娘大概也是被楊涵寧那一瞬間表現出來的魅力給折服了。　　“涵寧姐，你現在的樣子可是會引人犯罪的，說不準還有會控告你有謀殺男人的意圖呢。”　　楊涵寧正想着唐昱的話是什麼意思，恰巧旁邊響起兩聲慘叫，一個頭不小心撞到電線桿上了，另一個半邊腳踩在了路牙子摔到了馬路上，不過目光還不忘瞥向這邊。　　唐昱起身拉了楊涵寧開車就走，一路上他還在忍不住的發笑，想着那兩個搞笑的那人，楊涵寧這才明白了唐昱所說的謀殺的意思，好氣又好笑的在唐昱身上捶打了兩下，忽然不知道又想到了什麼，臉色又暗了下來。　　感覺到楊涵寧忽然低迷的神態，“涵寧姐，怎麼了？有我在，你不用擔心什麼，你父親那邊我和小叔已經把事情辦妥了，不過我們回東陵的時候他已經出院了，而且專案組那邊已經找他談過話，我們去的時候他已經借了六萬塊錢，還差十七萬，我從小叔那兒拿了錢墊付上了，你爸那邊知道我的身份，所以沒有多說什麼，具體怎麼解釋你回去和他說。”　　“小昱，你為什麼要對我這麼好，我們兩個，只見過幾次面而已，你為什麼，為什麼要對我這麼好，我，不值得的，不值得你這樣做的，那些錢，姐姐我，我一輩子也還不了啊。”說著忍不住嗚咽起來。　　唐昱趕緊找了個可以停車的地方，把楊涵寧的肩膀摟過來，感覺到她身體僵硬了一下也沒有抵抗，“怎麼會不值得呢，有什麼不值得的呢？你是誰，你是我的涵寧姐啊，是我的姐姐啊。既然我叫你一聲姐姐，做弟弟的總要為姐姐做些什麼吧。”　　頓了頓，偷眼注意了一下楊涵寧的臉色，“再說，像涵寧姐這樣的人，任何人都忍不住要呵護，除了那些喪心病狂的人，誰又捨得真正的傷害你呢？涵寧姐不是答應把日後交給我嗎，不會這麼快就食言了吧。”　　輕輕的幫楊涵寧把眼角的淚水拭去，拿出小鏡子，“涵寧姐變成小花貓了。”　　“你才是小花貓。”　　“涵寧姐還是快快補妝吧，咱們就要遲到了，總不好第一次見面就遲到了。”　　楊涵寧趕緊收斂情緒，手忙腳亂的開始補妝，看着她偶爾露出的小女人的姿態，唐昱忍不住又有些痴了。　　上天，如何會把那樣的重擔壓到這樣一個惹人憐愛的女人的身上？莫非，真就容不得如此完美的人？　　……

# 第三十五章 初會方建銘（上）

　　唐昱二叔選的地方是省城的愷撒皇宮，在省城是數一數二的娛樂場所，其豪華程度比之日後東陵市最大的娛樂場所琉金殿堂不知道要氣派多少倍，不過這種地方可不適合他這麼大年紀的人來，也不知道他二叔是怎麼想的，或許是那個方建銘定的地點吧。　　裡邊早有人得了吩咐在外邊等着，看到唐昱的車過來之後就把他們兩個迎了進去，驚艷與楊涵寧的容貌之時，對唐昱的年紀和那輛三四十萬的雪佛蘭也甚是詫異，後邊的車牌雖然被宋宛把那個拉風無比的車牌換了，不過換上去的還是個軍牌，不過號不起眼罷了。　　楊涵寧還是有些膽怯，“小昱，我，我，我就不進去了吧！”　　“涵寧姐你說什麼傻話呢，都到了這裏，哪有不進去的道理。”　　說著也不顧她的反應，一把扯過還在微微顫抖的小手向裡邊走去，觸手之間的滑膩感讓唐昱忍不住心中一盪，綺念頓生。　　楊涵寧只是微微抗拒了一下就任由唐昱扯着她的手走進去，不知道為何，被唐昱拉着她的手，楊涵寧就感覺甚是心安，彷彿唐昱能把她的一切擔憂和不安，都順着兩人牽在一起的手幫她分擔一樣。　　感覺到楊涵寧沒了抗拒感，唐昱這才放下心頭的擔心，細細體會握在手中柔若無骨的玉手。　　雖然事先沒有告訴他二叔會把楊涵寧帶過來，不過唐天浩知道唐昱到省城這邊就是為了接這個女人的，加上他商人的本性，驚詫的神色只是一閃而逝就起身為雙方相互介紹。　　他現在還記得，剛回東陵那天唐昱硬是把他從西華賓館強拉出來向他支借十七萬的事情。　　他如今也不能把唐昱當小孩子看了，不算前邊海南那邊的事情對他的觸動，單單從他能和沈副書記談話一個多小時來看，就無論如何也不能當小孩子看。況且蘇慕儒即將認他為乾兒子，唐天浩當時只是稍微問了一下情況就把錢給了唐昱。　　現在看楊涵寧被唐昱拉着的手，唐天浩心下還是一嘆，這個小子不會在那上邊已經覺醒了吧？心道，這個女人可不合適。　　不過這種話他現在是不會說出來的，也知道這個侄子甚是有主見，自己說了也不一定會聽，不過還是要單獨和他談一談。　　唐昱略微有些好奇的看着他二叔身旁的那個男人，大約二十多歲的樣子，身材顯得很高大，二叔都比他稍遜一籌，想必就是二叔和宛如姐口中的方建銘了吧。　　唐昱注意到，他看到楊涵寧的時候只是微微注意了一下就又把目光轉到自己身上，立馬斷定，這人的心性也不簡單。能在楊涵寧的面前不失神的男人可是少有。　　這是唐昱短時間內得出來的結論。　　“這就是唐昱吧，早聽唐哥老是誇讚他大哥家的兒子，說是他們老唐家日後的希望，能讓唐哥把海南幾千萬的樓盤地皮說脫手就脫手，總不能相信會是這樣一個初中都沒有畢業的小少年。”說著起身招呼唐昱。　　稱呼唐天浩為唐哥，說話也不拐彎抹角的，身上沒有世家子弟那些惡俗之類。這樣的說話一下子就增加了唐昱對他的好感，心道，怪不得能和二叔這樣的草根派相交，這對他這樣大家族出身的人可不易。　　“早就聽二叔說起方哥，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宛如姐聽說晚上過來要見方哥，特意讓我代為向方老爺子問好。”也不知道這名不虛傳是從哪兒得出來的結論。　　頓了頓，等方建銘反應過來他口中的宛如姐是誰，這才繼續往下說，“再說，我二叔那幾千萬的盤子，比起方哥動輒上億那可是差遠了。”拉着楊涵寧也坐了下來。　　上邊的圈子傳消息總是很快的，唐昱與沈睿鴻之間的關係是十二號才在沈宅裡邊暴露出來的，當時知道的人也就那麼幾個，現在，類似於方建銘這樣身份的人早就知悉的清清楚楚，所以也沒有對他提到沈睿鴻的兒媳婦趕到奇怪，只是覺得這少年甚是會說話。　　唐天浩笑罵了唐昱兩句，“怎麼和建銘說話呢，他喊我唐哥，你喊他方哥，這不是亂了嗎。”　　方建銘搖搖手，“不妨事不妨事，我二十幾歲，總不好讓唐昱喊我方叔叔吧，咱們各論各的，你只管喊我方哥。”言談之間甚是洒脫豪爽，不像是作偽，果真不似一般的那些家庭裡邊走出來的人那般趾高氣揚。　　前世的時候唐昱也見過不少類似於方建銘這樣的官二代之流，不過類似於方建銘這樣的幾乎沒有。　　有些奇怪的是，唐昱前世的時候從來沒有在省內聽說過有個規模不小的方家的集團，只知道遼海省最大的民營企業是章家的吉隆集團，往後數，十個之內幾乎沒有能和方家掛上鈎的，可是聽二叔的描述，方建銘管理的至少是一個資金過億的集團，這樣一個集團日後毫無名氣，唐昱心下略微奇怪，面上倒是不動聲色。　　有唐昱和楊涵寧兩個人在，方建銘和唐天浩也不好叫什麼娛樂項目，幾個人隨意的開始扯，好在唐昱有着後世的見聞和見解，隨意的說幾句總能說到點子上讓方建銘和楊涵寧頻頻側目，唐天浩現在已經習慣了這個侄子的驚人之語，現在倒是沒什麼反應。　　楊涵寧自打進來之後就小意的坐在唐昱的身邊，只是靜靜的坐着，很少插話，目光的落點大多時候也放在唐昱身上，唐昱倒不冷落她，時不時的幫她夾菜倒紅酒，讓方建銘心中忍不住的想，這小子時不時安了什麼壞心思想把人家灌醉做啥壞事啊。　　看了看唐昱的年齡，又覺得不像，他對楊涵寧的美貌也有些驚艷的感覺，不過類似他們這樣的人，對這些東西的經歷自然要比平常人多的多，而且心性也大多要好的多，倒也不會過於詫異，也不會存什麼不該有的心思。　　唐昱可不知道方建銘現在心中所想，說實話，他還真沒方建銘心中的那齷齪的想法。　　幾個人說著說著，話題又扯到了海南的樓市上邊，“唐昱，你那時候是怎麼看出海南那邊的樓市危局的？說實話，我現在對這點都很好奇，總覺得，你二叔和我說的有些玄乎。”　　唐昱笑着稍微解釋了兩句，想必以方建銘的身份，想搞清楚什麼事情總是很容易的，也沒有必要說的很細，那就是侮辱人家的智慧了。　　果然，方建銘接口道，“你們也知道我家裡邊，想要有獲得什麼消息總要比大多數人容易。不過，上邊有意對海南樓市進行調控的消息，我在聽到唐哥說起有這種可能的時候還是聞所未聞，也不相信會有這種可能，要知道，上邊若是有什麼消息，很難瞞過我們這些人，總會有些動靜的。”　　唐昱知道方建銘這不是炫耀，這是事實，不說他爺爺是中辦的老人從副國級位子上退下來積累了多少人脈，單說他父親和四叔都在實權副部級的位置上，這就能保證他們能獲得不少的消息。　　又聽方建銘接着往下說，“起初我是不相信唐哥說的，不過用了些關係在海南那邊弄了些資料，竟然與唐哥說的八九不離十，而且情況似乎還更嚴重。我不敢怠慢，回家與我爺爺說起此事。”　　又解釋了一句，“家裡邊我負責的那一攤子旁人幾乎都不插手的。”他說的爺爺自然就是指方家的老爺子方博臻了，那才是能照料方家一直走下去的常青樹。　　“我爺爺聽了后沉思一會兒，沒有具體和我說海南那邊的事，卻和我分析起朱副總理這個人來，我爺爺與他曾經共事過一段時間，對朱副總理的了解甚深，他和我說道，在中央領導之中，朱延山副總理是個異數，和絕大多數的中央領導較溫和的執政手段不同，他一貫以鐵腕手段稱著的，而且鐵面無私，若是真的鐵了心要去做什麼事，那是一定會去做的，而且不遺餘力的去做，手段也會是突如其來雷厲風行，讓人毫無反應之力。他若是想要對海南房地產下手，那他何時下手，如何下手，事先很難會有消息泄露出來的，別人根本無從得知。”　　頓了頓，“唐哥和我說起朱副總理在海南視察時候的話，我特意把那一段時間內參和黨報上關於朱副總理言論的話語都整理出來讓我爺爺細讀，若是單純從他的話里，也很難看出他要調控海南的樓市，不過若是結合海南樓市的實際情況和他去年宏觀調控的鐵腕手段，我爺爺當時就拍板，海南樓市的調控勢在必行，這位以鐵腕手段稱著的副總理定然會用雷霆手段來為海南樓市降溫。”　　唐昱笑了笑，“我和沈伯伯也曾談起朱副總理，他的看法也是這樣，說不準這幾天就會找方哥談話呢。”　　方建銘也詫異了一下，“沈副書記的秘書倒是今天已經通知過我了，時間約在後天，莫非就是因為這件事？”　　看唐昱點了一下頭，這才自嘲一笑，“枉我一貫自詡大才，比之唐昱小兄弟就遜色多多了。我爺爺當時聽到你判斷出朱副總理會調控海南樓市而且知道了你的年齡之後還足足愣了幾秒鐘，說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不服人不行。”　　又偏頭對唐昱說，“不瞞你說，我們方家這幾十年來的積累也攢下了不小的家業，房地產還是唐哥領進門的，現在算是家中最大的一個攤子了，你二叔到海南樓市也是我的主意。”　　唐天浩連忙擺了擺手，“建銘這不是笑話我嗎，就我那幾千萬的盤子敢說是你的領路人，那不是笑死人嗎。”　　詫異的看了看二叔，唐昱倒想不到方建銘進入房地產還有二叔的關係，這倒是奇了。　　看唐昱一臉好奇，唐天浩道，“那是90年時候的事了，那時候我的地產開發其實也是剛剛起步的，後來就認識了建銘，不過我可不能和人家的財大氣粗比，現在你二叔的公司，都不抵人家的零頭了，不說也罷。”說完還裝模作樣的苦笑一聲。　　“我這哪能和唐哥自己一分一分拼出來的比。你們也知道，房地產這東西，只有實力是不行的，關係也是很重要的，這上邊，我比唐哥佔優勢，再加上家裡邊積攢下的家當不少，倒是不久就發展起規模來。到91年吧，家中其他攤子的重心都逐漸的轉移到房地產上邊來，大約有幾個億的規模，具體事情由我來負責。那時候從上邊聽到了些風聲，覺得海南樓市有利可圖，就招呼唐哥一塊去了，倒沒想着回害了唐哥。”　　唐天浩笑了笑，“你那時候可不知道會是今天的局面，再說，當初我不足兩千萬投進去，現在差不多有六千萬的規模，再加上還有幾百萬的回款，回報率足足超過200％，前些年做輕紡的時候，兩年回本都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若是這樣也算是害了我，情願你多害幾次。”

# 第三十六章 初會方建銘（下）

　　“唐哥獲利那是自己的眼光，和我有什麼關係？我繼續說，91年之後海南的樓市火爆，省城這邊的地產集團也逐漸放棄了在省城的發展，幾乎八成以上的資金和力量都陸續轉移到了海南和北海，算來，到現在，家裡有九成的力量都集中在海南和北海了，加上這兩年在那邊樓市的收益，差不多近十億的規模吧。”　　唐昱腦中驟然一亮，明白了自己為何前世之時沒有聽說過遼海有一家姓方的規模很大的民營企業，更沒有聽說過方建銘是何許人也，現在聽他這麼一說，唐昱倒是明白了不少。　　正如方建銘的爺爺所說的，若是以朱延山副總理一貫的鐵腕手段和剛硬作風，他若是要調控海南樓市，那定然是雷霆手段，而且以他鐵面無私的做派和一貫的作風，事先很難有消息泄露出來。　　唐昱能夠清楚的記得，前世的時候全國各地有些名氣的房地產公司幾乎都在海南炒房，有“十萬大軍下海南，各路財閥搶地盤”的說法，其中不乏有像方建銘的房地產集團這樣擁有顯赫的背景的公司，可是在唐昱的記憶裡邊，當年的海南房地產泡沫，只有一個叫做潘石屹的北京人因為僥倖而在泡沫破裂之前抽身而走，因為這個事兒他還上過一期的《財經》專訪，唐昱對當時記憶猶新。　　也就是說，除了這個幸運的潘石屹之外，餘下幾乎所有的地產公司、集團，都陷在了樓市破滅之後的泥淖之中，沒有例外，自然也包括類似於方建銘這樣有背景的集團。　　也就是說，方家近九成的力量都投在了那邊，卻因為突如其來的樓市泡沫破滅而灰飛煙滅。　　這大概就是為何在後世的時候沒有聽說過遼海方家吧。這樣想着，唐昱也越發的理解前世的時候朱延山副總理為何會遭到眾多人的排擠，為何網上邊會有說法說他是中國暗殺價格最高的幾個人之一，想想他93年事先毫無消息不動聲色的調控樓市的舉動，不知道得罪了多少利益集團，起碼現在唐昱就知道了方家。　　這些受損的利益集團，他們日後會給朱副總理好臉色才怪，就像方家這樣的，近十億資金蒸發在海南和北海，若是不給朱副總理使一些絆子，那方博臻老爺子的胸襟之大，可就真有些不食人間煙火的味道了。　　事實上，在中辦工作的人，又怎麼會一團和氣溫潤如水。　　正想着，忽見方建銘站起身來，“唐昱小兄弟，可以這麼說，若是朱副總理真的對海南進行調控，那你的一席話就是幫我們方家挽救了我們在海南和北海那邊近十億的資金，挽救了我們方家九成的基業。這杯酒，是我代我爺爺敬你，我爺爺說，‘唐昱這小友，我今日認下了’，我先干為敬，小兄弟隨意。”說著拿起酒杯一飲而盡。　　唐昱也連忙起身，連到不敢當不敢當，也趕忙把身前的酒一口悶掉，方建銘讓他隨意他可隨意不得。只是沒想到，二叔對方建銘的提醒會起到這樣的作用，贏得方家的友誼，這算是意外收穫了。　　方老爺子的話說的可不輕，他堂堂副國級退下的人認唐昱為小友，傳出去不知道會引起什麼樣的轟動。　　放下酒杯，“方哥叫我唐昱或者小昱就好了，老是唐昱小兄弟這樣叫着，聽起來彆扭啊。”　　方建銘也一笑，“那我就叫你唐昱了，小昱是你二叔叫的。”　　又滿上一杯酒，“這杯是我自己敬你，今天認識你，不虛此行，等到海南那邊的事了，我們方家再單獨宴請你和你二叔。”　　楊涵寧也溫柔的為唐昱倒了酒，唐昱又一口悶掉，看到二叔和楊涵寧都一臉擔心的看着自己，唐昱笑笑，“你們可別小看我的酒量，我爸放在家裡邊的老白汾我試着一個人喝過一瓶不醉，這兩杯，小意思了，和方哥喝酒，總不好喝半杯。”　　放下酒杯，桌上的氣氛又活躍起來，方建銘又自己倒了一杯酒喝掉，“總之，這次的事情無論如何也是要感謝唐哥和小昱，根據我爺爺的判斷，調控幾乎是勢在必行了，而且時間也不會久遠，或許就在近兩個月，也或許就是明天。”　　頓了頓，“唐哥倒是在六七號的時候就曾提醒過我，不過我那時候不在意，直到唐哥把海南那邊的地皮和樓盤都套現的時候才知道他是動真格的了，要不憑藉那邊樓市現在的火爆程度，再等幾個月或許那六千萬就能翻一番了，當時，我還想着把唐哥出手的樓盤接手的，不過等到想起來的時候唐哥已經雷厲風行的全部出手完畢了。不過說實話，我現在還是有些動心的，估計你二叔或許也在動心呢。”　　唐昱自然能夠理解，眼看着樓市持續火爆，所謂的宏觀調控現在還連個影兒都沒有，或許再捂幾個月的盤子真的就能翻一番也說不準，這種巨大的利益回報，無論對於誰來說都是一種很難克服的誘惑。尤其是做過輕紡的人，要花好長時間才能回本，即使做的好趕上了好時機。至少也需要兩年的時間，像海南樓市炒房這種快速賺錢高產出的回報率，那就是撓到了他們心中的痒痒，欲罷不能，方建銘和他二叔動心自然能夠解釋過去。　　“後來唐哥來了省城專門找過我說這事，把裡邊的利害關係都給我理清楚，把你當時說服他的東西又拿出來說服我，我又拿去和我爺爺討論。總之，不管怎麼樣，我已經吩咐人把那邊的地皮樓盤全部套現。”　　“方哥家裡邊反對的聲音不小吧，要做這個可需要不小的魄力，還要克服心中的東西，方哥這段時間心裏邊指不定多煎熬呢，我說的是吧。”　　方建銘詫異的看了唐昱一眼，“還是你小子看的清楚，雖然爺爺也肯定了給樓市降溫的說法，不過心裏邊還是不願意相信，或者也是抱有一種僥倖的心裏，想着多捂一段時間那或許就能多出幾千萬上億來，忍不住的還是有些動心，不過最終還是下決心全部套現，畢竟，這兩年在那邊撈的已經不少了。至於家裡邊的阻力自然也不小，他們看不清楚形勢，爺爺和我也懶得去說服他們讓他們明白，有老爺子杵在那裡，他們就是想亂也亂不起來，想把怨氣撒到我身上，他們也要有那能耐才成。”　　這話裡邊隱隱有些霸氣，唐昱現在倒是明白了宛如姐說的，方建銘愣是讓章家的小子當眾下不了台，看現在這種樣子，倒是有這種可能。不過這種家庭出來的人，若是沒有些霸氣，那才是不正常。　　“他們現在看不起形勢或許會怨着方哥，等到時候就知道方哥的好處了，現在先不理他們。”　　唐天浩也接口，“理他們做啥，你不是說那些人背着你偷偷在那邊接手樓盤嗎，到時候賠個精光看他們找誰說理去，有他們哭的時候。”　　“也是，他們不敢悖逆老爺子的話，明面上不敢和我來，暗地里的小手段倒是不斷，管他們呢，他們願意博一下就讓他們博一下吧，反正拿的是他們自己的錢不是家裡的錢，想着他們到時候和老爺子哭鼻子的樣子，現在忍不住想着發笑，我們為這個再喝一杯。”　　唐昱也笑了笑，哪個大家族裡邊總少不了這些事情的，方建銘作為方家第三代的領軍人物，不知道多少人眼饞他的位置，不知道多少人盯着他犯錯誤，不知道多少人等着看他的笑話，這種事情，不說唐昱後世的閱歷，便是所謂的肥皂劇裡邊的狗血橋段也多的是，早就司空見慣了。　　若是那麼大個家族裡邊大家都一團和氣，那才奇怪呢。　　四個人除了楊涵寧一直在默默的注視唐昱，其他三個人興緻都很高，一直到差不多晚上八點鐘才從愷撒皇宮出來，除了楊涵寧，三個人喝的都有些高了，自然都不能開車。唐昱雖然吹噓自己能喝一斤酒不醉，不過那是指他前世的時候經過多年才練出來的酒量，現在不過十五六歲的他可不成，三四兩就覺得有些高了。　　方建銘有家裡邊的司機，唐昱他們今天是回不去了，方建銘臨走前還在這邊給他們開好了房間讓他們晚上住宿，不過不知道是喝高了還是怎麼地，總之方建銘給他們三個人只開了兩個房間，還好是一個單人間一個雙人間。　　唐昱本想着自己和二叔睡雙人間的，不過他二叔喝的可比他多多了，早就醉的不成人形，好不容易出了電梯，拿了單人間的房卡就獨自進去睡了，也不等唐昱反應，房間門就重重的關上。　　唐昱回頭向楊涵寧攤了攤手，做出無可奈何的姿勢，“我去問一下，看看還有沒有房間，再開一間。”　　楊涵寧猶豫了一下，“還是算了吧，這不是雙人間嗎，我們一人一張床就好了，不用在麻煩了。”　　她考慮的卻是價格，剛剛上樓時無意中看了一下房價，一個單間一晚上要用差不多九百塊的，抵得上她兩個月的工資了，再開一個房間就要多花八九百塊。　　今天已經讓唐昱花了不少錢買衣服，她已經很過意不去了，不想讓唐昱再破費。再說，唐昱在她心裏邊，或許還只是個孩子吧，睡一個屋子似乎也沒有什麼。　　唐昱自然不知道楊涵寧心裏邊是心疼房價，只道楊涵寧或許心裏邊已經認同了他的存在，當然，他現在可不以為人家會對他獻身，或許還是把她當孩子吧。唐昱心中如是的想到。　　“涵寧姐不怕晚上被我佔便宜？對我這麼放心？”說著拿房卡開門進去。　　楊涵寧撲哧一笑，“小孩子家家的，嘴裏哪那麼多怪話，姐姐有什麼便宜好讓你占的啊。再說扯你的嘴。”說著還做了個姿勢。　　確實是把自己當孩子啊，唐昱忍不住一嘆，不過那回眸一笑禁不住還是讓唐昱臉上一痴……

# 第三十七章 夜宿同屋

　　進了房間唐昱先洗了澡鑽進被子裡邊，安安靜靜的聽着浴室裡邊淅淅瀝瀝的水聲。　　卧室與浴室之間有半透明的玻璃，不過隨着熱水激起的霧氣，逐漸的模糊了視野，只能隱隱約約看到一個曼妙的身姿在裡邊動作，偶爾突顯出來的曲線，忍不住讓唐昱這具青春少年的身軀鼻血噴涌，連着喝了好幾杯涼水才壓下心中的悸動。　　等楊涵寧披着浴袍從浴室里出來，唐昱禁不住瞪直了眼睛，雖然寬大的浴袍把一切的曼妙都遮擋在裡邊，不過走動間浴袍揚起，偶爾露出的一絲細滑白膩忍不住讓人心中浮想聯翩。　　被唐昱這樣瞪大眼睛盯着，楊涵寧也有些不好意思了，匆忙鑽進了另一個張床的被窩裡關了燈，心裏忍不住暗暗後悔，唐昱提出再開一個房間時自己怎麼就鬼迷心竅的拒絕了還同意和他在一個屋子裡邊睡，萬一他……　　又趕緊的搖了搖頭，他才這般年紀，或許不會有這樣的想法吧。楊涵寧努力的把自己頭腦裡邊徘徊不去的那種羞人的想法驅逐出去，卻禁不住讓蜷縮在被窩裡的小臉熱辣通紅。　　關了燈，屋子裡邊一下子寧靜起來，彼此之間的呼吸都清晰可聞。　　“涵寧姐，我們一起睡好不好。”唐昱的聲音不是很響，語氣顯得很輕柔，不過在這個只有兩人存在的空間裡邊響起，楊涵寧心中還是忍不住一顫。　　“不，不要。”遂反應過來，自己的反應似乎有些激烈了，“涵寧姐自己睡就好了，小昱你也趕緊睡吧，不要胡思亂想。”頓了頓，又在後邊加了一句，“你還小啊。”心裏卻道，莫不是他也只如那些男人一般，只想着自己的身體？　　罷了，他給了自己這麼多，自己除了這具身體還有什麼能回報的。眼角酸澀，心中卻已經有了任命的想法。　　聽楊涵寧說他還小，唐昱禁不住撲哧一聲笑了出來，“涵寧姐想哪兒去了，該不會把我想的那麼不堪吧，只是想和涵寧姐靜靜的躺在一起而已，沒有那些亂七八糟的想法。”　　楊涵寧心裏一怔，“那，那你自己抱着被子過來吧。”　　心中已經任命，再說，或許他真沒有那樣的想法吧，就算有，自己難道能拒絕嗎？把身體往床的一側移了一些空間給唐昱留出一塊位子。　　唐昱禁不住熱血上浮，抱了被子就跳到楊涵寧的床上。　　想往她身邊靠近點，卻能感覺到她被子在微微的顫抖，“涵寧姐，我又不是老虎，幹嗎躲我這麼遠……把手伸出被窩，輕輕的把被子緊緊包着的楊涵寧往近處摟了摟，隔着被子，唐昱便能感覺到她身體的僵硬。”　　“涵寧姐，我睡不着，咱們說會話吧。”把楊涵寧的臉朝向自己這邊，兩人面對着面，眼對着眼，唐昱又把伸出被窩的手收了回來。　　看唐昱沒有動手動腳，楊涵寧稍微送下一口氣，雖然她不排斥唐昱，可是也不希望兩人就這樣發生關係。既然唐昱想讓她陪着說話，兩人就隨意的聊開了天，當然，大多時候是唐昱在說，楊涵寧在聽。　　唐昱的口才無疑是很好的，加上來自於後世網上的諸多妙語，時不時的逗的楊涵寧咯咯直笑，黑暗中隱隱綻放在臉上的笑容宛如綺麗的鮮花，鼻唇間吞吐的熱浪噴在唐昱的面頰上，暖暖的，痒痒的，唐昱的心中也如八爪貓般被撓的痒痒的。　　說著，兩人又說起楊涵寧家中的凄苦之事來。　　“你涵寧姐家原本在東陵市也算是中等收入家庭了，我爸媽原先都在市下屬的建材局工作，算不得正式的國家工作人員，工資卻也不低。小妹出生時我媽難產走了，我爸也一蹶不振，從建材局裡邊退了出來，好幾年之後才緩過來。那時候家裡邊已經生活困頓了，好在我爸還有一手木匠和泥瓦匠手藝，出去攬活也有不少的收入，只是人苦了些。”　　“那時候家裡邊甚是困頓，我和妹妹都要上學，我爸就起早貪黑的攬活，我高三那年還以為從腳手架摔下來摔斷了左腿，姐姐當時就想退學，卻剛提出來就被我爸甩了一巴掌，說我們姐妹倆要是讀不了大學，他就死給我們看。”　　說話間，聲音已經帶上了哭腔，即使在黑夜裡唐昱也能看到她臉上滾動的淚珠，忍不住的伸出手幫她拭去。　　“之後我偶爾出去做些家教，家裡邊慢慢的熬過了最困難的時候大學的時候做些勤工儉學，再加上獎學金，基本不用家裡邊再出力了，原本想着畢業之後他能好好享福的，哪能想到，他竟然被檢查出，被查出……”說著又哭出聲來。　　所謂子欲養而親不待，大概說的就是這般吧。　　楊涵寧的敘述，卻禁不住的讓自己想起了前世家中困頓的那段時間，記得家中最窘迫住在老街那會兒，自己也提出退學吧，還不是被老爸扇了一巴掌？　　何其相似，不過是自己大學后要比她幸運罷了。想到這些，心中卻對她更多几絲心心相惜般的戀愛，自己既然改變了家裡邊的命運，改變了她的命運，為何不徹底的改變她的人生。　　“涵寧姐不要多想了，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明天醒來就把一切都忘了吧，會好起來的，再說，你不是還有弟弟我嗎。”　　楊涵寧止住眼淚，“是啊，姐姐還有你這個弟弟啊。”　　卻不知道，唐昱的心中正打着日後為她書寫人生的打算。　　兩人又聊了一會兒，剛剛被激起了情緒，都沒有了睡意，楊涵寧也放下了心裏邊其他的心思，和唐昱海闊天空般的說了起來，又問道今天他們與方建銘說的海南房地產的事情，唐昱就把前因後果細細說了一遍，惹得楊涵寧連連驚嘆，他為何在小小年紀就如此能耐。　　遂又自嘲一笑，自己這般年紀不還是被他給哄上了“賊船”嗎？　　“涵寧姐，我給你講個笑話好不好。”黑暗中看楊涵寧睜着美麗的大眼睛盯着自己，唐昱心下一動，伸手幫她把額前的一縷頭髮拂過。　　“小昱又有什麼笑話來哄姐姐開心啊。”　　唐昱偷笑了兩聲，惟妙惟肖的把後世那個廣為流傳的禽獸與禽獸不如的笑話給楊涵寧講了一遍，最後還故作疑問的問了一聲，“涵寧姐，你看我是做禽獸好呢還是做禽獸不如好呢？”　　楊涵寧禁不住那手指在唐昱額頭上戳了一記，臉上也甚是羞紅。“小昱你又在哪裡聽來的這，這……”想說什麼，一下子卻找不出好的詞兒來形容，總不好說下流之類。　　她卻沒有注意到，她的胳膊從被窩裡邊伸出來拿手指戳唐昱的額頭，掀起被子的時候卻讓自己走了光。洗完澡之後她也只是披了浴袍，被窩之中幾乎是全裸的，那一瞬間流露出來大片大片的白皙潤滑，一下子就讓唐昱停滯住了呼吸，情不自禁的瞪大了眼睛，似乎要目測一下那深不見底的溝壑到底有多深，又似乎有忍不住用手觸摸一下試一試她的彈軟滑膩。　　楊涵寧說完之後好一會兒不見唐昱反應，還奇怪這牙尖嘴利的小子怎麼不狡辯了，待到發現發閃着光芒的眼睛在發現自己走了光，趕緊把手伸進來，用被子把自己裹的更嚴實一些。　　“你這小鬼頭……”想罵他兩句，看他那幾乎透出綠光的眼睛，又不知道罵他什麼。　　“涵寧姐真是太美了。”看楊涵寧把被子裹起來，唐昱才戀戀不舍的收回目光，又把身體向楊涵寧靠近了一些，這回她已經避到了最邊上，不能再避了，只能在心中暗罵唐昱無賴，卻沒有什麼生氣和討厭的感覺，只是覺得從耳根到脖子都滾燙的難受。若是有鏡子，她的面頰此刻也定然通紅如紅蘋果般。　　“小昱，你，你膈者我了。”楊涵寧隔着被子隱隱覺得小腹處有根滾燙的東西膈應到她了。　　唐昱禁不住老臉一紅，把腹部稍微向後弓着一些，暗罵下邊沒出息。　　楊涵寧卻是在話出了口之後才反應過來那是什麼東西，臉上更是滾燙，卧室裡邊的兩人之間也漸漸瀰漫起一種綺麗的氣氛。　　安靜了一會兒，唐昱把兩手都從被子里伸出來，把楊涵寧的腦袋板到自己臉前，“涵寧姐，你好美，我，我想吻你。”說著也不管楊涵寧，殺手捧着她的腦袋，忍不住在楊涵寧的臉上親了一口。　　楊涵寧身子一顫，想着要抵抗一下，在唐昱吻到側臉的時候身子又是一僵硬，心裏暗暗嘆息一聲，自己能回報他的大概也只有這些了，或許該來的總會來的。閉着眼睛等待着即將來臨的暴風驟雨。　　不過閉着眼睛等了好一會兒，楊涵寧還不見唐昱動靜，偷偷睜開眼睛，卻見唐昱也睜着眼睛在出神的凝視着她，看了好一會兒唐昱才出聲道，“睡吧，明天咱們還要早起回東陵，一切都會好起來的。”說著又靠近了楊涵寧一些，伸出雙臂微微摟住她。　　楊涵寧一怔，莫非，這就完了？他不是要……　　看看已經閉上眼睛開始睡覺的唐昱，用手指輕輕觸碰了一下臉頰上唐昱剛剛吻過的地方，楊涵寧臉禁不住泛起一陣羞紅，過了一會兒緩過神來才慢慢的浮現出一絲甜蜜的笑容，“這小傢伙……”也沒有從想着他的手臂裡邊掙脫。　　身體還禁不住的往唐昱的懷裡邊縮了縮，彷彿要從唐昱的懷裡邊汲取溫暖，不久也沉沉的進入夢鄉。　　這，大概是她自從發現父親患了癌症之後睡的最沉的一次了吧。

# 第三十八章 陪她回家

　　第二天兩個人是在急促的敲門聲中醒來的，楊涵寧趕緊起身進了洗漱間，唐昱睡眼蒙�的起身去開了門，卻見二叔在門口詫異的看着房間裡邊，唐昱回頭一看，不禁老臉一紅，這才注意到，自己昨晚把被子抱到楊涵寧的床上去現在還沒有放回來呢，兩個人兩張被子都放在楊涵寧的床上，二叔心裏邊不生疑才怪。　　看二叔把她拉出房間，“小昱，你不會……”不會什麼沒有說出來，唐昱卻能明白他二叔要表達的意思。　　“二叔你該不會把我想的這麼禽獸吧，昨晚可是你自己把我們兩個丟在一個房間裡邊的，再說，睡一個床上可不一定會發生什麼，什麼事情該做什麼事情不能做我還是知道的，二叔放心就是了。”　　唐天浩可不信他的鬼話，不過也沒有發現盤腸大戰留下的遺迹，也不好多說什麼，“小昱你自己知道輕重就好，反正我是管不了你。”　　唐昱一看他二叔的神色就明白了他心裏邊想的，“二叔你該不會是想回去和我老爸老媽說吧，好歹我可是幫助二叔你賺了幾千萬的人，你可不能就這麼把我賣了，那以後可不能指望我再給你出主意了。”說完對着唐天浩一臉奸笑。　　“你小子，學會威脅二叔了，那邊是幫我賺了幾千萬還是損失了幾千萬現在還兩說呢，你倒學會拿去做籌碼了。你放心，你那破事我不會和大哥那邊說，不過你自己也要知道輕重才是。”說著拍了拍唐昱的肩膀回自己的房間了收拾東西去了。　　唐昱回到房間里的時候楊涵寧還是不好意思出來，直到唐昱連着喚了幾次才出來，沿着唐昱的手指，恰好看到兩人昨晚放在一張床上的兩張被子，臉唰的一下變的通紅，知道定然是被唐昱的二叔注意到了兩人昨晚睡在一張床上。　　楊涵寧心裏邊暗暗着急，看到唐昱還一臉帶笑，忍不住去擰了他的耳朵，“小昱，你快說，怎麼辦啊，你二叔肯定直到了咱們睡，睡在一起，怎麼辦啊。”　　唐昱拉過楊涵寧的手細細體味滑膩的觸感，“涵寧姐擔心什麼呢，反正咱們什麼事也沒幹，怕他干什麼，再說，二叔也不是老虎，他不是大嘴巴的人，你就放心了，他不會隨便亂說的。”　　雖然唐昱連連解釋，之後楊涵寧還是一臉羞紅，一早上吃飯的時候都不敢和唐天浩對望，也不敢和唐昱有眼神交流，生怕被唐天浩看到誤會了什麼。　　吃過早飯他們三人一起去香榭苑辭別，楊涵寧本來是不願意去的，直到她的身份去那地方不合適，而且還是和唐昱一起去，不過耐不住唐昱的軟磨硬泡死皮賴臉，也就跟着去了。　　宋宛如初見楊涵寧的時候還詫異的看了她一眼，她是能夠認出楊涵寧的，只是不知道唐昱來沈宅為何會帶着她，莫非唐昱這小子對人家姑娘起了什麼心思？不過想想又覺得不可能，楊涵寧美則美矣，可是唐昱不過十五六歲的年紀，即便是出明那些事兒，也斷然不會動了這許多的心思。她又哪知道，唐昱可不是十五六歲的年紀，而是一個花叢歷練多年的大叔級別。　　小語馨平日里很認生，尤其是經歷了落水的事件之後，不過見了楊涵寧之後倒甚是開心，還伸手要她抱，唐昱忍不住的調笑了一句，“還是小孩子最是誠實，對美麗的事物總是忍不住的嚮往，小語，你說涵寧姐姐漂亮不漂亮？”　　語馨脆生生得道了一句，“漂亮！”　　“有多漂亮啊？”　　語馨歪着腦袋想了想，指了指宋宛如，“和媽媽一樣漂亮。”又想了想，“也和小芸姑姑一樣漂亮。”又看了看自己，小意的撇了一下嘴，“就是沒有語馨漂亮。”稚嫩的童音再加上搖頭晃腦的樣子，滿屋子的人忍不住都笑了起來。　　宋宛如看小語馨與楊涵寧初見面就能如此熟絡，也禁不住對這個有些可憐的女人多了幾分同情和好感。話說，之前也是沒有惡感的。　　“語馨長大了肯定是大美女一個，會比涵寧姐姐漂亮的。”　　不得不說，長着一張漂亮的臉確實很討喜，加上她自己也不缺乏親和力，不大一會兒楊涵寧就和宋宛如說上了話，連鄭舒嫻也對她心存好感。　　唐昱他們是中午在沈宅吃過飯之後才從綿州返回東陵市的，毫無疑問，在沈宅自然是要唐昱自己掌廚，小保姆本來要去打下手的，不過被唐昱從廚房裡趕了出來，把楊涵寧揪了進去讓她打下手，想來生活在貧苦人家對這些活總是熟悉的，楊涵寧果然也沒有讓他失望。　　廚房裡邊，楊涵寧一邊打下手，一邊偷眼瞧着動作嫻熟的唐昱，看他做菜，原來也是這麼的賞心悅目啊，卻沒防備唐昱突然一回頭，兩人的目光直直的撞了上去……　　臨走前唐昱把宋宛如的那輛雪佛蘭留在了沈宅，雖然人家當他是自家人，不過也不好太過分，雖然人家或許不在意，他卻不能不注意。　　三人一起坐着唐天浩那輛帕斯特，自然是他二叔自己開車，唐昱和楊涵寧蜷縮在後排，唐昱倒是想偷香竊玉來着，不過每每往楊涵寧那邊稍微一靠近她就如受驚的兔子般往另一邊躲，還不時的偷眼看前邊的唐天浩有沒有注意他們兩個，見唐天浩一直沒有轉回頭來才暗暗放心，也不和唐昱靠近。每每想到她和唐昱擠在一張床上睡覺被唐昱二叔給逮個正着，她就忍不住的小臉一陣通紅。　　她自然也不知道，唐天浩正從前視鏡裡邊時不時的往後邊瞟幾眼，看兩個人之間的作態忍不住心中暗暗發笑，從某些舉動也能發現，二人並沒有自己想象中的那般如此。　　回到東陵市先讓二叔把楊涵寧送回家，唐昱陪着楊涵寧一起進去老街。　　楊涵寧誣告蘇慕儒一事雖然在東陵市乃至整個遼海省的官場上邊都沸沸揚揚，不過下層民眾之中對這件事情知道的卻是少之又少，更何況是老街這些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基本對這件事情是一無所知的，楊涵寧進了老街一路上打招呼的還不少。　　楊涵寧的表面上應付着，心裏邊卻是無比的苦澀，陳松威案件遲早會有公開審理的一天，到時候她所做的事情自然也要暴露與光天化日之下，就是不知道那時候，這些街坊鄰居還能不能像今天這樣與她熱情的打招呼。　　似乎是感覺到了楊涵寧心中的苦澀，唐昱輕輕拉住了她的手，感覺到楊涵寧微微一滯之後就反手用力的反扣住唐昱的手，“涵寧姐你不用擔心的，檢察院那邊已經做出了不起訴你的決定，陳松威和尹匡虞對於脅迫你的事情也供認不諱，事情基本沒有你的責任，而且，對陳松威案件的審理也會控制在一個小範圍之內，有些東西最後是不會公布出來的。”　　楊涵寧自然了解，這不會公布出來的某些東西，還是需要自己這個便宜得來的弟弟的公關能力和社會關係的，要不她一個小小弱女子，省檢察院如何會為了她的名譽而對普通民眾隱藏一部分實情？　　看楊涵寧神色稍微鬆懈，唐昱又接着道，“就算會有些風言風語流傳出來，可是涵寧姐的所作所為是問心無愧的，你是為了自己的父親而不是貪圖自己的享樂，也不能一竿子就把人打死，這個社會還是允許人犯錯誤的，老街這些淳樸善良的人，也能夠容得下你的所作所為。再說，生活在老街的人，哪一個沒有一段辛酸的往事，又怎麼會對涵寧姐你抱有歧視？”　　楊涵寧心裏邊暗暗感嘆唐昱的心思之敏捷，自己不過稍微流露出一些情緒就被他敏銳的感覺到，而且還開導了自己……　　到了楊涵寧的家門口，院門虛掩着，楊涵寧抬起手好幾次也沒有勇氣把門推開，生怕父親不認她這個“有辱門風”的女兒，她知道專案組那邊已經把具體的情況和她父親說過了，以前只是暗暗猜測，現在得了證實，不知道她父親會如何做想她這個不僅做了別人情人，還誣告市長的女兒。　　看着楊涵寧濕潤的眼角和顫抖的雙手，唐昱忍不住為她感到一陣心痛，內心中泛起一陣無言的憐愛。正想去幫她把，門打開，忽然聽到吱呀一聲，門打開了，“誰呀……？”　　楊涵寧的父親聽到動靜過來開門，一句話還沒有問出口，抬眼之間，剩下的話語全部卡在了喉嚨裡邊，“小寧？”想要說些什麼，眼角驟然濕潤起來，一把把楊涵寧摟過去，“是爸害了你啊，是爸害了你啊，爸對不起你啊。”說話間已經是老淚縱橫。　　唐昱幫着把院門關上，怕街坊鄰居看到了說什麼閑話。　　楊涵寧剛剛還擔心她父親會看不起她這個女兒，唐昱卻完全沒有這樣的擔心，他之前是見過楊涵寧的父親楊岐山的，五十多歲的漢子，當時談起楊涵寧的時候卻泣不成聲不能自語，說是自己拖累了她，這樣的人，又怎麼會看不起為了自己忍辱負重的女兒，只不過心裏邊滿是對楊涵寧的愧疚罷了。　　楊涵寧她們姐妹二人自小與她父親相依為命，自不會不了解自己父親的性情，她也不過是心裏邊的某些想法作怪罷了，就如所謂的近鄉情怯般的擔憂。　　父女兩個相逢之後都是好一番的抱頭痛哭，楊涵寧也跟着父親一起哭泣，一張俏臉梨花帶雨我見猶憐。　　過了好一會兒楊岐山才反應過來，楊涵寧後邊還跟着一個小小少年過來的，又趕忙把楊涵寧拉過來，“小寧，你要好好謝謝人家，檢察院能放你出來，還多虧了唐小兄弟支借的十七萬……”　　“爸，我們認識的。”　　楊岐山一愣，遂想到，人家和女兒一起回來的，自然是認識，再者說，若是不認識，誰又會借出十七萬這樣的巨款？不過一想到那十七萬，楊岐山的心裏邊就忍不住的有根刺兒，不知道自家女兒是不是要為了這十七萬再付出些什麼。　　唐昱是何許人也，一眼就看出楊岐山心裏邊的擔憂，“楊伯父叫我小兄弟可不敢當，就如涵寧姐那樣叫我小昱就好了。楊伯父也不要擔心我借給涵寧姐那十七萬有什麼用心，上次都和楊伯父說過了，若不是涵寧姐向我爸自首，蘇伯伯或許就要被陳松威這些惡人真的陷害了。”唐昱說完稍微停頓了一下，等楊岐山反應過來他口中的蘇伯伯是指市長蘇慕儒之後又接着往下說，“這次蘇市長能夠平凡，而且把陳松威為首的大蛀蟲搞下去，涵寧姐是有很大的功勞的，我們對涵寧姐深明大義的舉動也是很感激，所以楊伯父你不要多心。再者說，我和涵寧姐也是認識的，總可以幫些忙。”　　楊岐山對於事情的經過其實也不是很清楚，看唐昱這麼說，而且說的井井有條句句有理，而且人家似乎也沒有欺騙自己的必要，也便相信了他的說法。　　楊涵寧偷眼瞧了瞧唐昱，看他也向自己眨眼，會心一笑，心照不宣。　　又在楊涵寧的家中呆了一會兒唐昱才離開，走的時候還拿了唐昱她父親硬塞過來的一包小吃。　　唐昱在之前也在醫院那邊託人專門問起過她父親的病情，醫院那邊的答覆是手術很成功，再回復一段時間基本就可以痊癒。　　在院子外把醫院的答覆和楊涵寧說了之後，明顯的感到她也長舒了一口氣，臨了時見唐昱離開，抱住他在他額頭輕輕的吻了一下，“你可別多想啊！”一串銀鈴聲遠去。

# 第三十九章 算計萬建（上）

　　回到車上，見唐天浩一臉怪異的表情看着他，唐昱微微一笑也沒有多說什麼，他二叔這人他還是很了解的，知道他不會把這些事情回家裡邊說，想到二叔已經把海南那邊的盤子基本清了，心下一動，“二叔，你在海南那邊盤子基本清了吧，有什麼打算？”　　唐昱現在唐家也算一個小大人了，尤其是與沈睿鴻之間有了那層關係，加上他越發顯得成熟的心性，唐家現在也不能忽略了他的意見，要把他當小大人看待。　　唐天浩心裏邊默默的想着，嘴上也不慢，“這幾天正琢磨這事兒呢，還準備找你商量來着，海南那邊就剩兩三百萬的尾款，要等幾個月才能要回來，若是海南真的出了事，也只能打水漂了。還有海南那些建築工具，也準備在那邊出手，這些都是搶手貨，都要現款交易的。”無奈的搖了一下頭，“你二叔就幾千萬的盤子，比不得蔡明財的萬建，在東陵市也只能跟在萬建後邊喝點湯水。”　　“二叔你也恁是小看了自己也小看了我爸和蘇伯伯吧。”似笑非笑的看了唐天浩一眼，“是不是怕別人說什麼閑話啊。在外人眼裡看，是我爸和蘇伯伯剛剛站穩了腳跟你就迫不及待的把海南的盤子都整回了東陵，就怕外人傳出什麼風言風語，是不是？”　　唐天浩苦笑兩聲，“你倒是看的清楚，我是不怕什麼風言風語，就怕你爸和蘇市長臉面上不好看。你倒是給我說說，有什麼好的建議。”　　唐天浩是在八十年代末進入東陵市的房地產開發行業，而且是從最初的建築商慢慢轉為開發商，直到現在他還直接掌握着一部分的建築商資源。　　不過那時候唐昱他爸還不能為他提供什麼助力，東陵市幾乎所有的房地產開發商都在蔡明財的萬建集團集團的擠壓之下，只能在夾縫中生存，在蔡明財看不上的地段爭些殘羹剩菜，甚是艱辛，也賺不得什麼大錢。　　這樣小打小鬧了幾年，再加上趁着股票熱發了一筆橫財，也算是積下了千萬的身價。　　也是因為東陵市有萬建這個龐然大物，其他開發商的存活空間都被擠壓到了極限，基於如此，91年的時候唐天浩才會在方建銘的慫恿之下，海南局勢尚不明朗的情況下就進入海南樓市，之後在海南獲得跳板，公司的資金也在短短的兩年內翻了幾番。　　91年的進入海南的時候唐天浩也不過千萬身價出頭，現在他把海南那邊的地皮和樓盤都出手，手頭流動的資金就有小六千萬，再加上海南那邊的建築工具，類似於鏟車、挖機之類的還有不少，要是把這些都算上，再糊弄糊弄，也能算是個稍有水分的億元身價了。　　東陵市就這麼大點的地方，唐天浩手上有這麼大的流動資金，再加上唐家這幾日在東陵市也跟着蘇慕儒大出風頭，知道唐天浩手裡邊抓着大筆錢的人不少，能看到他前途的人也不少，這幾天已經有不少人上門尋求合作，便是蔡明財的萬建都拋出了橄欖枝。　　“萬建那邊蔡明財開出的條件可不菲，他的萬建在東陵市可是獨一家，唯一一家資產規模接近十億的企業。他這幾天差人接觸，遞過話來，萬建願意以集團副總的位置虛位以待，外加12％的股份，我只需要拿手頭那六千萬的資金入股就是了。”　　唐昱似笑非笑的看了看唐天浩，“二叔你不會是動心了吧。”　　“誰能不動心，答應了的話你二叔的六千萬投進去那就幾乎是翻了一番，也算是實打實的億萬富翁了。”　　嘆了口氣，“不過萬建的水深，你二叔我怕自己的水性沒那麼好。蔡明財做事太狠太獨，不給別人留活路，他們的錢拿着燙手，你二叔可沒那麼好的胃口，就怕消化不了啊。”　　“看來二叔的頭腦還蠻清醒的嗎，還以為這幾天跟着我爸春風得意忘乎所以了。不過萬建那邊，二叔你還真不適合插手，也不止是他手黑的緣故。蔡明財以前和陳松威走的近，上次陳松威有意操控選舉搞跳票，就是蔡明財出頭的，若說蘇伯伯真的氣量大到能容得下他的地步我可不相信，那就是神仙了。你若是參与了萬建的事情，那不是讓我爸夾着不好做人嗎？蔡明財估計也是考慮到了這點，想拿你來緩和與蘇伯伯之間的關係，這才願意付出那麼大的代價。要不我爸小小一個秘書長，可不值得他投資這麼大。”　　“感情你二叔自己就一點能力也沒有，全靠着外人啊。”笑罵了唐昱一句，唐天浩還是贊同的點了點頭，“你說的這點我也考慮到了，蔡明財和陳松威走的近，那在蘇市長心中就是一根刺兒，時刻給膈應的難受，要說蘇市長不會對萬建下手，我也不相信。不過蔡明財的萬建在東陵市風光了這麼多年也不是沒有道理，他的地產集團在黃寶德做東陵市的市委書記之前就已經屹立不倒，與黃寶德也有些關係，後來陳松威上位才和黃寶德之間遠了一些。現在黃寶德又藉著這次的事情風光起來，指不定兩人什麼時候就扯上了關係。”　　唐昱接口道，“二叔對政治上的事情也關心了？這倒是好事。現在蘇伯伯和黃寶德那老狐狸之間看似和諧，指不定什麼時候蜜月期過了就要露出獠牙了。蔡明財和黃寶德之間的關係本來就不遠，他們聯合起來一起與蘇伯伯抗衡倒是極有可能。畢竟，萬建集團那麼大的規模，蘇伯伯想要整倒也不容易。況且，那是東陵市最大的企業，是東陵市的明星企業，也是標杆企業。蘇伯伯或許只想讓蔡明財吃幾個釘子，也不一定非要整倒他們。萬建能在東陵市屹立十多年而不倒，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在東陵市，他們的關係網牽扯甚深，蘇伯伯在沒有站穩腳跟之前是不會對他們動手的。”　　頓了頓，看了看聽的一臉急不可耐的唐天鴻，“萬建這一段時間肯定是要避避風頭的，二叔你該不會是想趁這段時間來搶槍萬建的風頭吧？”　　乾笑了兩聲，看自己的心思被唐昱猜到說破，唐天浩也不惱，“萬建那邊也不僅僅是避避風頭的問題，想要我那六千萬入股也不僅僅是看後邊的資源，而是萬建現在也確確實實需要錢了。陳松威一倒台，東陵市官場上邊的方向幾乎是一邊倒，萬建沒了陳松威這個最大的依靠，不少人又知道他和蘇市長之間有些齷齪，銀行那邊早就對他收緊了口子，你也知道這個行當大多數時候是要靠銀行吃飯的，銀行一收口子，萬建立馬就舉步維艱起來。蔡明財鋪的攤子又太大，這個時候早就陷進了資金匱乏的泥淖，現在趁着這個好機會在東陵市立足，你說是不是個好想法？”　　唐昱笑了笑，“二叔你說來說去，還是怕別人說閑話，怕別人說你仗着蘇伯伯和我爸的威風在外邊瞎搞，又怕別人說的蘇伯伯臉上不好看。不過你倒是說說，蔡明財的萬建這些年幹了什麼好事呀，有幾個人會給他說好話？你只管搞就是了，你那小打小鬧的，還丟不起蘇伯伯和我爸的臉，這個不用擔心。”　　頓了頓，“而且二叔你若是要搞還不能小打小鬧，要搞就搞的動靜大點。當然，倒不是讓你弄多大的聲勢，而是把規模弄大點兒，資金、技術、人員、工具設備，一樣也不能少。蘇伯伯還巴不得有人能去噁心蔡明財，他還顧忌自己直接插手萬建會被別人說他借公器來報私仇呢，有你頂在前邊很多事情他才好說話。你的規模越大，蘇伯伯那邊為你說話的底氣才越足。”　　唐天浩愣了一下，仔細一想，還真就是這個理兒。　　蘇慕儒好歹是堂堂一市之長，總不好直接伸手去報復蔡明財的萬建，那樣會讓人說閑話，在東陵市自然可以無所顧忌，什麼閑話也不管用，可是傳到上邊人的耳朵里就不好了，會對以後的政治生命有影響的。　　不過若是有另一個規模不小的集團去和萬建競爭，那情況就又有所不同了，蘇慕儒就可以順理成章的說話了，畢竟，市裡邊支持誰是蘇慕儒說了算，資源和政策具體怎麼傾斜。這些東西都是東陵市市內的事情，便是上邊都不好直接插手。　　唐天浩暗嘆一聲，“自己這個侄子，還真不是蓋的，政治上邊那些彎彎繞的，自己就是沒有他想的明白。”　　有唐昱這麼一說，唐天浩也有一種茅塞頓開的感覺，“你是說二叔我現在就趁着銀行卡着蔡明財的脖子的時候到他身上刮下一層肉來，他們缺少工程資金，不少地方都不能如期竣工，我就趁機壓低價格接手，讓蔡明財也欲哭無淚一次，是不是？”想想前些年在東陵市的時候在蔡明財身上受的氣，現在有機會報復回來，唐天浩就忍不住的一陣心中舒坦。　　“二叔你也愣是小家子氣了一些，接手他的樓盤能對他有多大的打擊？再者說，銀行那邊卡着他，不過也不可能永遠的卡下去，黃寶德遲早要給他提供一些助力，到時候銀行那頭就會鬆開口子，這事兒，即便是蘇伯伯也不好說話。那時候萬建就完全緩過氣來了，你又怎麼辦？”　　唐天浩又愣了一下，“小昱，你和二叔說清楚一些，二叔怎麼就小家子氣了？”　　“二叔，我們現在先不想着賺錢，要是能把萬建給打壓下去，或者在東陵市與萬建分庭抗禮，那錢賺的還不海了去了？關鍵啊，我們現在不要想着從萬建身上刮下多少肉來，而是要讓萬建的損失盡可能的大。”　　“那還不是一回事兒嗎？自然是我們從他身上刮下的肉越多，他的損失就越大了，這有什麼區別啊。”　　“所以我才說二叔你小家子氣啊，就你那六千萬能從萬建身上刮下多少肉來，撐死一千萬吧。相比與萬建的近十億資產來不過是九牛一毛，或許蔡明財早就做好了損失的準備，就當給蘇慕儒解氣了。”

# 第四十章 算計萬建（下）

　　聽唐昱言語間不把一千萬放在眼中，唐天浩撲哧一聲笑出聲來，“你小子倒是口氣不小，一千萬也不放在眼裡邊了？你二叔我拚死拼活現在也就六千萬，能刮下一千萬來，那可就是天上掉餡餅了。”　　唐昱也不管他，自顧自的往下說，“剛剛就和二叔你說了，我們現在不想着賺錢，而是想着讓萬建最大的損失，他損失的越多，二叔你日後和他對抗的資本就越充足。想想若是你能和萬建分庭抗禮，那萬建賺的錢日後就有一半要落進你的口袋了，一千萬相比與東陵市近一半的房地產市場，還真是不值一提。”　　唐天浩這下也來了興趣，索性找了個地方把車停下，轉過來和唐昱認真說，“小昱，你不會是和二叔開玩笑吧，你二叔就六千萬的盤子，便是後邊有你爸和蘇市長的鼎力支持也不可能和萬建分庭抗禮，更何談東陵市近一半的房地產市場。再者說，我們若是不從萬建身上刮肉，東陵市還有誰能從蔡明財身上刮下肉來？不刮他的肉怎麼讓萬建損失？”　　他這話倒是不假，蔡明財的萬建在東陵市如日中天，即便是最大的靠山陳松威倒了，蔡明財也不是任人揉捏的軟柿子。要想從他身上刮肉，東陵市裡邊除了唐昱他二叔，別的房地產開發商還真沒有那樣的膽量和實力。不過憑藉唐天浩現在手中掌握的資金和實力想要與萬建分庭抗禮，還真是痴人說夢了。　　“二叔你看的圈子小了些，萬建可不是只有刮肉才能讓他們損失的。我們的眼光可不能只放在東陵市裡邊，二叔你忘了自己為啥從海南樓市裡邊退出來？記得你好像說過，萬建在海南那邊的盤子也不小，而且還挺紅火是吧？”　　唐天浩一怔，遂似乎明白了什麼，悠然大悟道，“你是說……”　　唐天浩還沒說出來唐昱就接過去，“對，就是那個意思，我們從蔡明財的身上刮不下多少肉來，那就讓海南的房地產泡沫來刮。”　　唐天浩想了想還是搖了搖頭，“蔡明財的萬建在海南那片地兒也不過是二流的開發集團，實力比他們大的海了去了，而且他在海南的盤子也不過和我差不多，大不了多少，即便是全部損失了，也不能對萬建傷筋動骨，蔡明財現在還虧得起那些錢。現在，他的重心還是放在東陵市這邊的。”　　唐昱奸詐的笑了笑，“蔡明財現在海南的盤子不大，不代表未來不大啊。”　　唐天浩一愣，“小昱，你的意思是？”　　“蔡明財現在海南那邊的盤子小，我們可以逼着他擴大在那邊的規模，東陵市對他來說，目前無論是做什麼都會很艱難。有蘇伯伯在哪兒卡着，他做什麼都會撞一頭包，而且還會越來越惡化與蘇伯伯之間的關係。在他與黃寶德聯手與蘇伯伯對抗之前，若是我們配合蘇伯伯再對他施加一些壓力，又讓他看到海南那邊美麗的前景，你說他會怎麼辦？”　　唐天浩一拍手，“對啊，在東陵市暫時混不下去，要是海南那邊有足夠的誘惑力，說不准他就會把重心從東陵市向海南轉移了，等到東陵市的局面稍微好一些的時候，在海南撈足了錢的他在回來東陵市。”唐天浩自己說著，臉上也止不住的興奮起來。　　唐昱糾正了一句，“不是說不準，而是一定會這樣做。”　　頓了頓，看二叔的興奮勁兒稍微下去了些，“若是蘇伯伯那邊適當的施加一些壓力，你也做一些姿態，再把自己這兩年在海南那邊的收益通過各種辦法讓蔡明財知道，舉步維艱的蔡明財一定會暫時的轉戰海南的。反正他清楚蘇伯伯與黃寶德之間的蜜月期不會很長，只要熬過一段時間東陵市的局面就會好起來，到時候他帶着海南撈到的錢回東陵市，那些趁着他不在而佔據一定市場份額的地產開發商，定然會在他的強勢攻擊之下土崩瓦解。當然，這一切都是建立在他轉戰海南大獲全勝的情況下，而他把重心移到海南之後會大獲全勝嗎？”　　唐天浩一拍手，“自然不會，連方家的老爺子都肯定了你的推論，那幾乎就是板上釘釘的事情，幾乎不可能有意外。到時候，蔡明財不知道要虧成什麼樣子。而且，我在海南那邊的收益都不用去放風，蔡明財早就調查清楚了，不過他的重心一直在東陵市，這兩年在東陵市鋪的盤子大，沒有餘力去海南開拓，現在若是情勢所迫，海南又有足夠的誘惑力，他定然會轉戰海南的。”　　看唐天浩明白了他的意思，唐昱又接着道，“蔡明財想要避過這段時間與蘇慕儒之間的短兵相接，最好的辦法莫過於暫時退避三舍了。反正在他想來東陵市就是自家開的，短時間的離開不會對萬建控制東陵市的地產市場有什麼大影響，所以我們就逼着他，或者說是誘惑着他進入海南的樓市，等到樓市的泡沫一破滅，那他就是投進去了多少就打水漂多少，看他怎麼欲哭無淚。”說著還配合著發出一陣奸笑。　　唐昱的笑聲卻聽得唐天浩毛骨悚然，暗嘆，“自家這個侄子，果真是個妖孽，日後誰若是得罪他了，那他們就洗乾淨脖子等死吧。也不知道這蔡明財是如何得罪了自家這個侄子，讓他用這樣損的辦法來對付他，若是蔡明財真的入了彀，那可真是要欲哭無淚啊。”　　他自然不知道，唐昱對蔡明財的怨氣可是從前世就帶過來的，前世若不是他和陳松威聯合起來搞蘇慕儒，自家日後怎麼會落到如此凄慘的境地，有機會若是不搞他一下，唐昱心中的怨氣可是難平啊，自然要抓住時機狠狠的算計他一下。　　“你小子，可比你二叔心黑多了，你二叔我只想着從他身上刮下一千萬來就是了不得的事兒了，做夢估計都會笑醒，你小子更毒，不僅要從人家身上刮下肉來，還要人家死無葬身之地啊。蔡明財日後真的陷進裡邊，若是知道是你在背後設計他，不知道會不會有殺了你的衝動。”　　唐昱笑了笑，“二叔你可以去省城找方哥接觸一下，方哥在海南和北海那邊不是都有大批的地皮和樓盤急於脫手嗎，可以對蔡明財放出風來，看他會不會尋着味道找上去，二叔你在海南的那些設備也可以高價轉讓給蔡明財在那邊的公司。”　　唐天浩滯了一下，遂哈哈大笑起來，“你小子，也太壞了，你這是颳了一層還要再刮一層啊，建銘那邊沒問題，我去聯繫，他現在心急如燎的，巴不得快點脫手呢。他在海南和北海加起來有十億的盤子，讓蔡明財接下三分之一就足以讓他虧的欲哭無淚了。”　　有這種機會來再次算計一下蔡明財，唐天浩自然是很樂意去做的，就當把前些年受的氣補回來了，再說方建銘那邊，讓他配合一下也不是什麼難事兒。　　“這事兒還是要儘快搞，海南那邊的樓市雖然現在還是一片火爆表面上什麼也看不出來，暗地里卻是激流涌動，指不定什麼時候那個被吹起的大大的泡沫就會被朱延山副總理強勢的戳破，我們還是要抓緊時間把蔡明財引入彀中。”　　唐天浩也點了點頭，有道，“若是海南的樓市不像現在這麼火爆，我們想要把蔡明財這個老狐狸引入彀中可着實要花費一番心思，海南的樓市越是火爆，他就越容易被我們算計。”　　“我上次與沈伯伯談論時分析，朱延山副總理若真的要對海南那邊的樓市降溫，斷則兩個月，長則三個月，必然會動手的。也就是說，調控的時間可能會在六月份下旬之後。我們要做的，就是在六月份的下旬之前，盡量的引誘和逼迫蔡明財把更多的資金、資源投到海南的樓市之中，他投入的越多，到時候的損失就越大，我們在東陵市這邊的局面自然會越好。”　　唐昱說的自然不是信口開河，雖然沈睿鴻或者方博臻都對朱副總理調控樓市的時間無從判斷，可是唐昱是重生而來，清楚的記得前世之時對樓市的調控是在93年的6月23日進行的。　　唐天浩知道唐昱口中的沈伯伯說的是沈睿鴻，他自然不會去懷疑沈睿鴻的推測，只是在心裏邊感嘆，自家這個侄子果真不是凡人，便是沈睿鴻堂堂一省的省委副書記他都可以對坐款款而談，那可不是僅僅作為沈家的恩人就能擁有的待遇。　　“二叔你那邊可以儘快的安排，我會和蘇伯伯那邊通一下氣讓他盡量的配合，甚至我們還可以通過某些渠道對蔡明財放一下口子，讓他籌措到更多的錢投到樓市之中。蘇伯伯甚至可以在某些場合適當的表一下態，總之，就是讓蔡明財感覺到，短時間之內蘇慕儒不會讓他在東陵市過的安穩，俗話說民不與官斗，若是短時間之內他在官場上沒有能夠與蘇伯伯相抗衡的助力或是無法消除蘇伯伯心中的那根刺兒，他是不會與蘇伯伯正面對抗的，這樣，他對去海南的事情就更上心了。蘇伯伯對這樣打擊他的機會估計也會很樂意利用的，他巴不得看萬建的笑話呢。”　　唐天浩也點了點頭，“事情確實是宜早不宜遲，我今天就開始在東陵市明裡暗裡露些口風，也適當的和蔡明財那邊接觸一下，表明我們的意思，總之就是刮肉，然後讓他暫時的退避三舍進軍海南。建銘那邊我先電話聯繫，有必要的話我再去一趟省城。至於你爸和蘇市長那邊，就要你自己親自去說了。”　　唐昱也點了點頭。　　此時還在環城娛樂裡邊一臉不爽的蔡明財自然不知道，一個小狐狸已經在不知不覺間為他設下了一個陷阱，他不得不跳的陷阱……

# 第四十一章 綠都房地產開發集團

　　四月份不知不覺的走完了，在唐昱略微興奮的中年大叔的期待中，天氣終於日漸炎熱。至於中年大叔期待的東西，大約便是所謂的白嫩嫩的大腿之類。　　當然，陳松威案之後唐昱的生活也不是那麼的平淡，還是在不引人的注目之下發生了很多事情。例如，某一天，唐天浩靜低調的在東陵市成立了綠都房地產開發集團，萬建也不動聲色的開始轉移重心。　　綠都的名字是唐昱想出來的，唐天浩聽了之後大聲叫好，立馬拍板定了下來。　　綠都成立之初，唐昱和唐天浩兩個人鑽在小黑屋子裡邊琢磨了半天，關於綠都日後的發展，唐昱當時說了幾句話：簡單不複雜；規範不權謀；透明不黑箱；責任不放任。　　唐昱當時說到，房地產行業作為權錢交易做密集的產業，如果最終想要把企業做大做強，就需要定下這樣的規矩，發展這樣的企業文化，要不終究只能偏居一隅之地。　　唐天浩當時有些不以為然，認為在當前現狀之下，房地產行業若是沒有權錢交易就無法做大做強，還與唐昱理論了幾句，覺得他或許對這個行業沒有充足的了解，畢竟唐昱才多大年紀，即便是有些聰明有些早熟，見解閱歷啥的總是有些缺陷的。唐天浩現在對於圈地熱還是情有獨鍾，對於行政劃撥土地的手段也眼饞不已，以前是沒有機會沒有實力，現在什麼都有了，不趁機撈一把那就是和錢過不去。　　唐天浩哪知道，唐昱可不是對這個行業不熟悉，相反，因為前世的關係，他對這個行業的熟悉程度或許比唐天浩自己還要高。唐天浩剛剛說完，唐昱就給他講出了一種聞所未聞的房地產經營模式，還有一個他以前幾乎沒有聽說過的詞語：邊際效應。　　唐天浩是草根派出身，對經濟學之類沒有什麼研究，自然不知道所謂的邊際效益是何物。　　“二叔，你或許不了解邊際效應這個詞兒。這麼和你說，房地產行業要想規避行業的灰暗地帶，無非就是幾個環節最為灰暗，最重要的一環就是在拿地這個環節上邊。我們要想規避行業灰暗地帶，那就要解決掉拿地這個環節。如何在拿地這個環節上邊避免權錢交易？無非兩個辦法，要麼就是高價拍賣得到，要麼就是在不緊俏的地方拿地。”　　唐天浩一臉奇怪的看着唐昱，“小昱你說的倒是有道理，這樣做確實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暗箱交易。可是若是按照這兩種方法拿地的話，高價拿地，那開發商的利潤就會被壓低到一個相當低的地步，那是開發商無法接受的。而在不緊俏的地方拿地，樓盤又比較容易滯銷，會佔用開發商大量的資金。而小昱你或許對房地產這個行業不了解，不知道拿地在地產開發中佔到的資金比例……”　　唐天浩還沒說完就被唐昱唐昱打斷了他的說話，“二叔說的我自然明白，拿地的成本在整個樓盤開發的過程中會佔到很高的比例，若說在海南，或許拿地的成本已經到了總開發成本的六成以上，當然，這個是不正常的，在我們東陵市，或許連一半都達不到。”　　看唐天浩贊同的點了點頭，唐昱又接着道，“高價拍賣會造成開發成本高，開發商的利潤率低；在城鄉結合地帶或者城裡邊不緊俏的地方拿地或許會造成樓盤滯銷佔用資金之類。不過若是作為開發商的地產集團願意把自身的利潤降低到一個比較低的地步，降低房價，那低廉的房價就能夠吸引大量的人快速購房，能在短期只能形成較大的人流量，這個二叔不否認我的說法吧？”　　唐天浩沒好氣的道，“那是自然，便宜的東西人自然巴不得趕緊買，自然能賣的很快。不過讓開發商無緣無故自動壓低自己的利潤率，你當開發商都是像你爸那樣捨己為人的人民公僕啊，讓你二叔喝西北風去？”　　唐昱搖頭晃腦一番，“所以我才要和二叔你說到邊際效應這個詞兒。二叔你應該到成教去好好補補經濟學常識了，草根派出身想要發展起來，還是要充電的。”　　這點唐天浩倒是贊成，賺的錢越來越多，越發現自己腦子里裝的東西不夠用，特別是最近老是被唐昱打擊，讓他越來越有這種感覺。　　“所謂的邊際效應，就是我們不追求高利潤，而是通過周邊的配套設施來賺錢。我們不追求高利潤，低廉的房價就可以迅速的形成大規模的人流量。若是我們以郊區大盤的模式來開發，我們除了開發出大量的住宅樓之外，還可以在樓盤中心建設大型購物中心以及各種商業零售、餐飲、休閑娛樂，辦公寫字樓、酒店等配套設施。我們可以不經營這些東西，但是我們必須要把這些物業的所有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裡邊不賣出去，通過租金了獲利。”　　頓了頓，“理論上，周邊有三萬人口就能支撐起中心一個賣場面積過萬的大型綜合超市，只有我們能夠迅速的形成人流規模，再加上適當的造勢，就能迅速培養出這個地方的商業氛圍。等到形成商業氛圍，那我們掌握在手中的物業就會快速的升值。到時候，該地的房產雖然獲利不高，我們卻可以從周圍高昂的租金上邊彌補回來。而且，售出住房只能算是一次性的交易，從生活上的配套設施下手，我們卻能源源不斷的從入住的人群身上汲取利潤。當然，這個的關鍵是要形成人流規模，培養商業氛圍。”　　聽唐昱款款而談，唐天浩的臉上已經失去了開始時候的神色而顯得有些嚴肅。　　唐昱提出的無疑是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這種靠追求邊際效應來賺錢的地產開發模式唐天浩以前沒有見過，甚至都沒有聽說過。但不得不說，他現在已經被唐昱說的有些心動，對這種所謂的邊際效益忽然嚮往起來。　　忽然想起，上次大哥唐天鴻還和自己說他家小子把自己書房那些經濟學的大部頭都看光了，當時只以為唐昱是看着玩，現在看來，遠不是那麼回事兒啊。　　他自然不知道，唐昱和他說的東西完全是後世的所見所聞，是後世之中他看到過的成熟的地產開發模式。類似於萬象城模式、華僑城模式以及郊區大盤模式在後世都已經被運用的相當成熟，唐昱只是从里邊抓出一部分他二叔現在有能力進行做的。憑藉幾千萬的資金，想要建城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追求邊際效應倒不失為一種好辦法。　　當然，要嘗試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自然不是如此簡單，唐天浩也不敢一下子就下決心去嘗試，他還要找一些專業的人來諮詢意見，還要具體的去了解邊際效益這個東西，還要去了解如何培育一個地方的商業氛圍，還要找方建銘討論一下可行性。　　……　　4月下旬，綠都的開業顯得相當的低調，一點也不似擁有雄厚的背景。　　市委市政府那邊雖然蘇慕儒也帶着唐天鴻過來露了一下面，不過都顯得相當的低調，一點也不張揚，注意到的並不多。絕大多數東陵市的人都沒有注意到有這麼一家資金規模達到六千萬的地產開發集團落戶東陵了。　　不過綠都在開業之後立馬咄咄逼人起來，並迅速的吸引了廣大市民的眼球，因為綠都開業之後，它所針對的第一個對象竟然是東陵市地產行業的巨無霸，萬建。絕大多數人都在想着看綠都的笑話，看看這個捋虎鬚的人如何被萬建碾的粉身碎骨，最後的事實卻讓人大跌眼鏡。　　在綠都的咄咄逼人之下，稱霸東陵市地產行業十數年的萬建集團竟然在第一時間選擇了退讓而不是把綠都碾碎掉。於是，東陵市的人知道綠都這個以前毫無名氣的地產開發集團，知道這個集團可以強勢到讓萬建退讓。當然，這個事實東陵市內也有一部分人心中有數，他們是知道唐天浩背景的人，是明白萬建退讓原因的人。　　唐昱在之前已經就算計萬建的事情與蘇慕儒打過招呼，蘇慕儒表面上不動聲色，心裏邊卻暗樂，有機會打擊一下蔡明財這條不聽話的狗，蘇慕儒自然不遺餘力。　　完全的了解了唐昱的計策之後，蘇慕儒又在心中暗嘆，老唐家這小子，不僅是有大聰明，肚子里陰狠的主意也不少。不過他倒是越看越喜歡唐昱，他自己就是因為過剛過直而在仕途上邊屢屢吃虧，自然希望唐昱不要像他這樣。他和唐昱要認乾親的事情也在東陵市流出風聲來，日子也定好了，就定在五月上旬。　　綠都要針對萬建，蘇慕儒自然也配合著在某些場合透露出一些口風，這些口風傳到蔡明財的耳朵裡邊，他做出的理解就是，萬建是東陵市的利稅大戶，蘇慕儒要是要政績，也不會把他的萬建整倒，可是萬建若是一直在東陵市裡邊又礙他的眼，讓蘇慕儒心裏邊發堵，那麼，蘇慕儒的意思自然很明了：現在，你暫時不要在東陵市礙我的眼。　　於是，蔡明財在和東陵市官場上的某些人交流之後，認為現在不能和蘇慕儒要硬碰硬，暫時來說退避三舍還是很重要的。　　眼下綠都咄咄逼人，誰都知道唐家與蘇慕儒的關係，他就自然而然的理解為是蘇慕儒授意唐天浩找他出氣，所以他盡量退避，還要讓唐天浩刮下些肉來讓蘇慕儒消氣。反正左右不過幾百萬的事情，對他來時實在是不值一提。若是花幾百萬能收買了蘇慕儒，指不定他做夢都會樂醒了，不過自己也知道那不可能，能讓蘇慕儒不針對他就萬事大吉了。　　當然，他對蘇慕儒也不是很發憷，萬建能在東陵市屹立這麼多年不倒自然有自己的道理，蔡明財知道，不久之後等黃寶德與蘇慕儒之間的蜜月期一過，到時候就是自己的機會，那時候便是蘇慕儒想要卡脖子也很難做到了。那時候即便是蘇慕儒對自己的怨氣還沒有消，他和黃寶德聯合起來也足夠對抗蘇慕儒的強勢。　　這時候恰好聽聞海南房地產那邊持續火爆的消息，他自己前兩年在海南投下的兩千萬已經翻了幾番。而且，唐天浩千萬出頭的身價在海南兩年就打滾般的到了六千萬，東陵市知道這個傳奇的頗多，這自然讓蔡明財也很是心動。以前的時候因為東陵市這邊天兆家園佔用了大筆的資金讓他無暇顧及海南那邊，現在有機會了，自然要去撈一把。　　蔡明財也不會懷疑唐天浩回來東陵市的目的，只以為是以為蘇慕儒和唐天鴻得勢他才從海南退出，畢竟房地產這個行業對政界的資源有很強的依賴性，在東陵市有這麼好的政界資源，若是不利用好那就是傻子了。　　所以，蔡明財在知道自己目前在東陵市礙蘇慕儒的眼，短時間內自己一方還沒有與蘇慕儒對抗的實力，海南那邊持續火爆的樓市又是那麼的吸引人，他索性決定暫時把東陵市的力量往海南那邊轉移。　　於是，從四月下旬開始，東陵市的地產行業就出現了一種詭異的狀態，綠都等後起之秀不斷的擠壓萬建的房地產份額，而萬建則步步退讓，從下旬開始更是把主要力量往海南那邊轉移。　　急於到海南掘金的蔡明財沒有意識到，原本對他一直卡着脖子的銀行開始對他開放了一些口子，對他緊緊捂着的錢袋子也能貸出款來，雖然手續要繁瑣一些，抵押物要大一些。沒有意識到危險的他只以為這是他公關的結果，或者說他轉戰海南的行為已經得到了蘇慕儒的諒解，於是拿出大把的地皮和樓盤抵押貸款到海南去投資。　　與省城來自方建銘的接洽也讓他欣喜若狂，正所謂剛想睡覺就有人送來了枕頭，雖然方建銘的開價比市價略高一些，不過看樓市持續火爆的前景，蔡明財覺得還在接受範圍之內，於是開始與方建銘進行談判交易。　　當然，海南樓市不正常的火爆還是讓蔡明財這個玩了很多年地產的老狐狸有些警惕，不過想着自己只是玩短線投資，三兩個月東陵市這邊的局面就會好轉，到時候資金早就回籠了，完全不用擔心。而且，那高額的利潤確實讓人怦然心動。　　當然，最後，謹慎的他還留了一些餘地，怕唐天浩這邊逼的太緊，東陵市裡邊還保留了一定的實力。　　前前後后，蔡明財往海南和北海兩邊投進去三億多接近四個億的資金。　　正當他還在為發財大夢憧憬在與方建銘交易的時候，這邊唐昱和唐天浩兩個人早就樂翻了頭。　　樂翻了頭的也不止他們兩個，例如從蔡明財手裡多賺了一筆的方建銘就很是高興，這種與唐昱雙贏的事情，他還是很樂意做的；得到消息的蘇慕儒也很是高興，這個噁心了他大半年的人，終於即將嘗到惡果了……　　若是蔡明財知道唐昱還在抱怨他往海南樓市投的錢不夠多，不知道會不會鬱悶的吐血。

# 第四十二章 蘇晴相求

　　四月就這樣匆匆而過，楊涵寧在家中無事，唐昱就暫且讓她到宋宛如的恆達电子儀錶公司上班，她以前在遼大學過會計專業，暫時做些財務上的事情。　　宋宛如也逐漸的斷了公司和軍工廠的訂單，準備自力更生。至於唐昱，他又被老媽強行塞回了學校，過上了波瀾不驚的生活。　　被保送的唐昱自然沒有絲毫的壓力，雖然在學校裡邊無所事事，不過感受一下少年人的青春激情也是好的，沒事把蘇晴小MM拐騙出去調戲兩句，看着小姑娘紅彤彤的小臉也是一種不錯的享受。　　只不過整日和唐昱混在一起的成少洵就不覺得這是享受了，反倒是他的煎熬。　　女人等同於老虎，這種觀念已經在他多年的悲慘經歷中深入內心，短時間之內是無法改變了，讓唐昱有時候都會懷疑，這小子的性取向日後會不會有什麼問題。所幸他前世就和成少洵相熟，知道這小子在大學讀研的時候終於結束了自己的處男生涯，之後就在這上邊一發不可收拾，好像要把多年的積累全部發泄。　　唐昱可是清楚的記得，那小子之後的幾個女友都是因為無法承受他毫無節制的索取和猛烈的攻擊，最終分手，當時在某人的刻意宣傳下一時在遼大內還傳為奇談……　　唐昱這種波瀾不驚的生活是在四月底的某個周末被蘇晴給打斷的……　　“唐昱，你，你能不能，能不能。”小姑娘說話吞吞吐吐，過了好一會兒才扭扭捏捏的說出來，“能不能借我一些錢用啊。”　　見唐昱一臉詫異的看着自己，蘇晴皺了皺可愛的小瓊鼻，“就是你上次救人被獎勵的五萬塊錢啊，你自己不是也用不上嗎？能不能，能不能借給我用啊。”　　頓了頓，又趕緊加了一句，“你放心，我會還你的。”　　看那憋得通紅的小臉上透露的緊張神色，似乎生怕唐昱拒絕一般。　　聽蘇晴要借錢，而且是數目巨大的款項，而且開口就提到那五萬塊，唐昱的臉上立馬就是一愣，不知道小姑娘要這麼大一筆前要來干什麼，看蘇晴的樣子也不像是開玩笑。　　他以前去過蘇晴家，雖然不知道家裡邊具體是做什麼的，不過從家中的氣派也知道必然不凡，不會缺她的零花錢，而且，這般的年紀提起五萬塊，也太多了一些。　　“小晴，你要錢干什麼？該不會是蘇叔叔不給你買漂亮衣服的錢吧？”　　改口叫小晴還是這幾天一起出去吃飯時候的事，記得她爸好像就是這麼叫她的，之後單獨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唐昱一般都叫她小晴的，蘇晴雖然開始時小臉有些羞紅，倒也沒有拒絕他這種略顯親密的叫法。　　唐昱問起要錢干什麼，蘇晴開始還扭扭捏捏的不想說出來，不過唐昱是何許人也，三繞兩繞的，沒幾句話就從她嘴裏邊套出來了底細。　　原來，這事兒還是因為上次杜大浩開車撞人的事情。　　上次杜大浩幾個無意中發現唐昱駕着車之後心中不服氣，下午偷偷開了他爸的公車上了路，還撞傷了一個叫劉舒蘭的中年婦女，而借錢的事情就要從這個劉舒蘭說起。　　這個劉舒蘭也是老街那邊居住的人，家中不是很富裕，有個叫陳怡的女兒在東陵市一中讀書。　　蘇晴提到劉舒蘭這個名字的時候唐昱還隱隱有些印象，記得在老街那段時間的時候好像聽說過有這麼個可憐女人，自己高二時她被人撞傷，之後司機駕車而逃。沒想到前世發生在自己高中時候的車禍，倒是因為自己的來臨而提前出現了。　　莫非，該發生的遲早都會發生？唐昱略微有些失神。　　過了好一會兒才從蘇晴的話聲中醒過神來，聽她繼續說。　　陳怡以前也是在七中讀的初中，因為品學兼優同性相惜，與低一屆的蘇晴甚是相熟，兩人一直是好朋友。陳怡進入一中之後因為品學兼優又容貌出眾，被一中公認為校花，而且又因為性格冷淡，對人甚是冰冷，所以也被稱為冰美人。　　要說唐昱這種學習在七中裡邊數一數二的人對陳怡應該不陌生才是，事實上，七中絕大部分的人都知道陳怡，不過唐昱重生而來，前世少年時期的很多記憶都消逝一空，記不起來一個高中的笑話倒也是情有可原。　　暫且先不說這個冰美人，且說她媽在遭遇了車禍之後，杜大浩他爸，也就是在市公安局做副局長的杜繼海迅速利用手中的權力把此事壓下，影響控制在了最小的範圍之內。這件事唐昱當初也是知道的，不過類似這樣的事，一般也不是硬要去抓住不放，大家之間一般都會有某種默契，所以當初便是蘇慕儒也沒有拿這件事做文章，只要杜繼海自己抹乾凈屁股就是了。　　事實上，杜繼海確實把屁股摸的很乾凈，乾淨的讓人挑不出錯兒來。杜大浩之後也僅僅是轉了學，轉到了臭名昭著的十二中。　　可是他抹乾凈了屁股，苦的就是劉舒蘭和陳怡母女兩個。　　李淑蘭當時不僅被撞斷了腿骨，手臂骨骨裂，最重要的是，脊椎的地方也有了損傷。　　杜繼海位高權重，交通部門最後不知如何得出來的結論，認為事故雙方都有責任，劉舒蘭需要自己負擔一大部分的醫療費用，所以杜家只是故作大方的賠償兩萬塊錢了事。　　可是，那麼嚴重的傷，尤其是脊椎處的傷，兩萬塊不過是杯水車薪而已，手臂和大腿骨頭的傷都是小事，現在已經基本穩定，可是脊椎處的傷痕就沒那麼好治癒了，醫院得出來的結論是必須做手術，可是僅手術費用就要花費四萬多，還不包括藥品費。　　之前杜家給的兩萬已經在醫院消耗殆盡，家中不多的積蓄也所剩無幾。　　劉舒蘭家中原本就不富裕，要不也不會居住在老街這樣類似貧民區的地方。她原先是在建材局裡邊做些事情的，原本這種事情建材局裡邊也可以幫助解決一部分問題，可是現在的建材局可謂是一團糟，人人自危生怕專案組的屠刀落到自己的頭上，哪顧得上管她。她出了事之後家中也沒有了收入來源，不得已，只得從醫院搬出來。　　陳怡之後還找杜家理論過，不過她一個弱女子，能討得什麼公道。　　她去找杜大浩希望杜家能再賠償一部分的錢，當時杜大浩正與幾個十二中的狐朋狗友在喝酒，其中就有一個是蔡明財的兒子蔡冠宗。　　蔡冠宗與陳怡都在一中讀書，之前還追過陳怡不過被拒絕了，那個蔡冠宗當時就無恥的提出要讓陳怡做他的女人，他就幫着出錢給她媽救治。　　陳怡當時憤然摔杯而走，恰好遇到蘇晴，對着蘇晴好一番的哭訴，哭完了之後卻有了某種妥協的感覺。蘇晴當時就感覺陳怡有犧牲自己的想法，不過她一個初中生，這種事情也幫不上什麼忙，腦袋一閃想到唐昱這邊有五萬塊錢，趕緊阻住陳怡，想找唐昱來解決。　　看着小姑娘一臉希冀的表情，唐昱總不好說市台的那五萬塊錢他沒有領。　　說來，唐昱前世的那些悲慘經歷讓他不是一個同情心泛濫自詡救世主的人，要不當初對杜家做的事也不會冷眼旁觀，不過現在情況又有些不同。首先這件事情牽扯到了兩個人，一個是杜大浩一個是蔡冠宗，這兩個人，都是前世給唐昱留下了慘痛記憶的人，而他們的老子杜繼海、蔡明財，那也是讓唐昱、他老爸、蘇慕儒以及他二叔等這些親近之人相當不快的人物。再加上蘇晴那眨巴眨巴的大眼睛一臉希冀的看着他，唐昱的心中暗暗的有了決斷。　　這種事情，既然他知道了，若是不給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留一些教訓，還不知道他們以後會有多囂張，會作踐了多少女孩。　　蘇晴還是一臉緊張的看着唐昱，“小昱，你看怎麼樣，陳怡姐家中這麼可憐，你就幫一幫他們吧，你就幫一幫嘛。再說，你暫時拿那錢也沒用，以後我和陳怡姐都會儘力還你的。”語氣中倒是隱隱有些撒嬌的充分，讓唐昱的心中忽閃忽閃，驀然發現，這個青澀的小蘋果雖然不如楊涵寧那樣成熟有味，但是看起來也是相當可口的樣子。　　“小晴，這樣吧，我們一起去找陳怡，了解一下情況，杜大浩既然做出了這種事情，他們家就要付出些代價，不能讓陳怡家裡邊來承擔這筆損失。”　　看陳怡動了動小嘴要說什麼，唐昱趕緊道，“你也不要擔心，如果情況真的像那般嚴重，咱們管不了杜大浩，顧不了蔡明財，管不了他們的老子，不是還有我爸和蘇市長嗎，你知道我家和蘇市長家很熟的，到時候他們要是不願意賠償，我就去和我爸說，和蘇市長反映情況。”　　蘇晴的臉上露出小迷茫的樣子，“可是這樣，這樣能行嗎？杜家他們能願意賠償嗎？還有啊，蘇市長會願意為陳怡母親伸冤嗎？”　　唐昱眨了眨眼，“蘇市長自然會願意的，你也知道蘇市長這人為人是很正派的，要不陳松威這個大貪官為何要陷害他呀。再說，就算是最後還是不能讓杜家賠錢，那到時候我再借陳怡錢也不遲啊，你總要相信，這世間的正義是可以得到伸張的，我們就要去做那伸張正義的天使，欺負壞蛋，拯救好人。”這話卻完全就是騙人家小姑娘了。　　可憐的蘇晴，被忽悠樂還一臉崇拜的看着唐昱，眼睛中冒着小星星。　　又猶豫了一會兒，終於被唐昱“真誠”的眼神打敗，“好吧，我們先去見陳怡姐。”頓了頓，又似是想起了什麼，“陳怡姐人比較冷，尤其是對你們這些，這些……，哎呀，總之她為人有些冷淡，你不要太在意就是了。”　　對我們這些？　　唐昱稍微愣了一下就明白過來，大概是因為這次的事情讓她的人生觀世界觀都微微扭曲了吧，敵視他們這些所謂的官二代、富二代自然也是在情理之中。他也不會介意這些東西，總不會去和一個高一的小姑娘計較什麼。

# 第四十三章 是她？

　　唐天浩這幾天忙着他新組建的綠都的事情，帕斯特自然也被他開出去代步，唐昱沒有了車開，只能和蘇晴兩人騎着自行車一起去了。不過兩人只有蘇晴一架自行車，唐昱小同學只好騎着車載着小姑娘一起到老街。　　想必每個男生在騎車載着女孩的時候都會有這樣的經歷，在騎自行車載着女人的時候都會下意識的猛蹬腳蹬，迎着冷風讓自行車在路上跑的飛快，在後邊載着的女生的尖叫聲中享受着她們柔嫩的小手摟住腰部，胸前的挺翹碰觸着背部。　　唐昱這中年大叔級的人自然也免不了要惡俗一下，兩腳在腳踏板上踩的飛快，也不管小姑娘一路的驚呼，細細體會着背後的彈軟柔嫩，臉上浮現着得意的笑容。　　他自然也不會注意到，後座的小姑娘拿着小拳頭在他背後輕輕捶打了幾下之後就把整個嬌軀都傾到了他背上，臉上似乎流露着某種迷醉的笑容。　　唐昱對老街甚是熟悉，七拐八拐的繞了幾下就從一個地方繞了進去，蘇晴一隻手緊緊摟着唐昱的腰，一邊給唐昱指路，柔嫩的胸部在顫抖的路面上不斷的與唐昱的後背摩擦着，小臉被脹的通紅，迎面的風吹過來把小姑娘一頭長發吹散，柔柔的髮絲飛到唐昱的鼻尖上輕輕拂過，騎着自行車的唐昱呼吸也粗重起來，倒不知是劇烈運動導致供氧不足還是另有原因。　　進了老街，順着蘇晴指的路，不一會兒就來到一個小破院落門前，唐昱還隱隱有些記憶，似乎前世自己高二之時，就是這戶人家之中發生了車禍，開車的司機駕車逃跑，整家人都陷入愁雲慘淡之中。據說當年這戶人家的小孩那年高考考上了清華，最後似乎也沒有去上學，自己這一世重生而來，倒讓車禍提前兩年發生了，而且發生的原因是與自己有些關係的，這麼說來自己倒是應該付一些責任。　　唐昱把自行車鎖好在外邊等着，蘇晴進去屋子裡邊找陳怡。　　遠遠的在外邊就能聞到一股濃重的藥味，外邊的架子上晾着幾張換洗的床單，想必是她母親癱瘓在床不能動彈，這幾日都是陳請假在伺候着吧。　　唐昱也聽蘇晴說過陳怡家裡邊的事情，她是與母親相依為命的，那便宜爸爸在她四五歲之時就拋棄她們母女兩個離家而走。她母親還有些文化，原先在建材局那邊上班，撞傷之後辦理了停薪留職。原本家裡邊這樣的情況還可以向單位申請一些困難補助之類的，不過建材局被查出了一系列的問題，現在到處都是窟窿要補，誰還能顧得上她們母女兩個。　　這樣說來，還是與唐昱有些關係，畢竟建材局的窟窿被捅出來也是唐昱的手筆。　　不大一會兒蘇晴就帶着一個身材高挑的女孩從屋子里走出來。　　唐昱看女人的習慣向來是先看腿部，然後再慢慢往上推移。　　怎麼說呢，楊涵寧的腿已經算是修長的了，沈芸的也不短，可是比起這個陳怡來她們兩個還要再遜一籌。這樣的長腿，即便是前世唐昱也僅僅見過不多幾次，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往上看，腰細臀綳。胸部雖然不是很大，大約只堪盈盈一握，不過或許是被寬鬆的校服遮住了讓唐昱看不真切。　　從衣頸處露出的白皙皮膚上移目光，唐昱大叔般興奮的眼神忽然一滯，古井不波的心中赫然波浪翻騰，是她？　　怎麼可能，怎麼會是她？難不成自己看錯了？　　不可能，一定不可能，一定是自己看錯了。　　唐昱又使勁的揉了揉眼睛，盯住那女孩的面孔仔細的看了一會兒，確定不是自己的錯覺，而是與自己記憶中的某個人的影子重合起來。　　原來，原來真的是她。　　醒過神來的唐昱才看到，兩個女孩都一臉薄怒的盯着他，顯然把他剛才的樣子當成了豬哥相。　　蘇晴眼中微含醋意，撅着小嘴哼了一聲，似乎對他這樣盯着另一個女孩看的失神很是不滿，至於另一個女孩，也就是陳怡，似乎自始至終眼神都沒有波動過，不過到底是小女孩，唐昱還是捕捉到了她嚴重一閃而逝的厭惡和不屑之色。暗道，自己果真是失態了，不過這個女孩，果然是從這時就是那般的冷啊。　　唐昱記得她，而且記憶清晰，想他在重生的前一夜還在東陵市的琉金殿堂裡邊見過這個女人。　　那夜在琉金殿堂裡邊，當時歷練花叢多年的他就被那雙長腿給吸引住了，至於她臉上冷艷冰霜的神色卻也讓唐昱的心中顫動了一把。那是怎樣的一種冷唐昱無法用語言描述，反正凝視一眼就能給人從面上冷到心裏邊似乎要把人凍住的感覺。　　便是唐昱這種經歷過種種坎坷的人也無從想象，什麼樣的經歷會讓一個如此美艷的女人變得如此之冷。　　唐昱前世在省城綿州市的時間遠比在東陵市的時間長，業務也大多在綿州那邊，即使回來東陵，消遣的時候大多也在環城，沒有來過琉金殿堂，對那兒也不是很熟悉，當時他還猶豫着準備上去搭訕來着，卻被身旁的朋友勸住。　　聽了朋友的描述他這才知道，這個女人可不簡單，琉金殿堂裡邊，除了真正的兩個老闆，就屬她說話最管用了，而且她從十幾歲開始在琉金殿堂坐、台，現如今已經三十四歲，卻從沒人聽說她出過台，臉上的冷艷也一如當年進入琉金殿堂坐、台的時候，冰雪從來沒有融化過。　　想到這些，唐昱這才驟然反應過來，記得前世自己家中遭逢變故之後，整個高中對周圍的事情雖然漠不關心，不過也知道老街有戶人家因為母親遭了車禍，女兒考上了清華卻沒有就讀，至於她之後做了什麼唐昱到不記得了，沒想到，自己前世最後一夜在琉金殿堂見到的人竟然是她？　　不過想想也就釋然了，93年的東陵市經濟還不發達，也沒有哪家企業想着通過贊助考上名牌高校的學生來打廣告，不像98年之後，每個考上清華北大的人都能獲得很多的獎勵，市政府的獎勵加上各個企業的贊助，差不多有近十萬的金額。　　93年顯然還沒有這茬，而她家中那年恰好發生了變故，相依為命的母親出了車禍，看她家中積蓄也不多，要想幫助母親治病，她就要放棄學業開始工作。而且當時她的母親幾乎是癱瘓在床，也需要一個人在家中照顧。　　車禍之後定然需要大筆的錢財來治病，可她一個不過高中畢業的十多歲的少女能幹什麼，憑什麼獲得大筆的錢財？大概，大概也只有那條路了吧。　　想想自己重生的前一夜見到的她那從面孔冷到心裏邊的眼神也面容，此刻再看她臉上故意整出來的彷彿要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冷，明顯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現在的這種冷，很大程度上是長期的故作姿態做出來的，不過是做出一種隔膜故意想要疏遠和別人的距離。她這樣的容貌和家世，大概也只有這種手段來把自己徹底的封閉起來保護自己吧。而後世唐昱見到的那種似乎能把人凍住的冷，已經不僅僅能用心死來形容。　　想到這些，唐昱的心中禁不住的有些酸楚。想想自己的經歷，與她何其的相似，不同的不過是自己是個男人，能承受的更多，而且自己也更加的幸運罷了。想想什麼樣的事情才能讓她把自己的心真真正正的完全封鎖成一片冰霜？　　忍不住的，唐昱心中起了一絲同病相憐的感觸和憐惜。　　大概，也只有真正經歷過那些事情的人才會有這樣的感覺吧。　　從兩個大小美女不滿的輕哼聲中醒過神來，唐昱這才發現，兩個人看着自己的眼光之中都隱隱的有了怒意，趕緊忍了忍眼角微微酸澀的感覺，打起精神來，決定要好好的幫這個女孩一把。　　自己重生而來，改變了家裡的命運，改變了蘇慕儒的命運，改變了省城方家方建銘的命運，讓前世發生在他們身上不幸的事情都煙消雲散，現在，為何不幫助一下眼前這個經世可憐的女孩的命運呢？　　她那樣的絕色容顏，要想在琉金殿堂坐、台十多年而從來沒有出過台，不知道其間有付出多少的辛酸，把自己冰冷的面具變成了自己內心真正的感受，又不知道要經歷什麼樣的心理歷練。　　總之，在那一瞬間，唐昱自覺已經很堅硬的心還是忍不住的被觸動起了一絲漣漪，心中也隱隱有了某些決斷。　　冰美人顯然把對他的不滿明明白白的寫在了臉上，想來也是把他當成了某些心懷不軌之人，不過是看在蘇晴以及他有意幫助家裡邊的份上才忍住沒有翻臉。　　唐昱耐着性子又聽她把事情說了一遍，其實大概情節和橋段他都能猜得到，不過是需要確認一下罷了，“你們有沒有什麼證據之類的能證明事實，交警那邊認為你們雙方都有責任，杜家肯定和交警支隊那邊已經有了某些默契，造出了虛假的證據，若是不能拿出證據來證明交警支隊那邊做了假，便是蘇市長也不好開口為你們說話呀，總是要些證據的。”　　看唐昱的眼神不自覺的往自己身上飄，陳怡強忍住心中的厭惡，對他們這些家庭出身的人，從以前的某個事情之後，她就對這些人總是抱有莫名其妙的敵意，尤其是杜大浩撞傷她母親還不願意賠償，蔡冠宗又提出那樣的無恥條件，對這個階層的人的敵意就更重了。　　猶豫了一下，大概還是有些不信任唐昱，蘇晴趕緊幫口，“陳怡姐你就說吧，他爸爸和蘇市長很熟悉的，他可以回家讓他爸爸把證據給蘇市長。”　　陳怡臉上又猶豫了一下才道，“當時是有好心人拍了照片的，後來交通局那邊說他們要取證，就把照片連着底片都拿走了。”　　“那可就麻煩了，他們拿走之後，肯定與杜家那邊沆瀣一氣，把東西給銷毀了，若是沒有證據，這些事情可就不好辦樂。”唐昱裝模作樣的拍了拍腦袋，一副煞有介事的樣子。　　“你，你真的能把證據交給蘇市長嗎？蘇市長真的會幫助我們嗎？”又多了十幾秒，陳怡才一臉猶豫又似乎不相信的問唐昱。　　“那是當然，蘇市長和陳松威不一樣，不是大貪官，要不陳松威也不能陷害他，蘇市長自然是要為東陵市的人做主的，你就放心吧。”這話，放在後世也就能哄哄小孩子吧，不過讓這事其實都用不到蘇慕儒幫忙，而且唐昱也有辦法說服蘇慕儒出手的。　　“其實，其實那天拍下照片的人不止一個，他們之中好幾個都把照片交給了我，我都自己偷偷藏起來了，沒有被交通局的人拿走，你等等，我去拿出來。”唐昱暗嘆，93年的人還真是淳樸啊，若是後世，只怕沒有人會把底片送到小姑娘的家裡邊吧。　　不一會兒陳怡就拿着一個油紙包着的小包出來，唐昱要伸手接過去，陳怡卻一縮，“你，你要保證，你一定會把這些照片交到蘇市長的手裡邊，你要是辦不到，我就，我就……”少女一時想不到唐昱若是不做自己能對他如何，話語里忍不住的帶上了哭腔，“你要是騙我，我，我不會放過你的。”卻不知道小姑娘怎麼個不放過法。　　“你放心吧，我一定會交到蘇市長的手裡邊讓蘇市長為你家討回公道的，若是做不到，你，你就讓蘇晴不理我。”　　這話說的有些輕佻了，蘇晴的小臉一下又變得羞紅，“你，誰願意理你啊。”抓住陳怡的胳膊向小院裡邊走去。　　看着陳怡轉身之時眼中不自覺的閃過深邃眼神，內中的不信任和敵意讓唐昱心中忍不住的苦笑，她大概是把自己當成杜大浩和蔡冠宗之流了吧，不過那又有什麼關係呢，自己幫助她，圖的又不是她的感激……

# 第四十四章 偶遇惡少

　　蘇晴和陳怡在小院裡邊說了好一會兒的話也沒有出來，唐昱等着無聊，也不好進去偷聽她們小女人之間的話，只好在周圍隨意的逛了起來。前世的時候他們家窘迫之時曾經在老街這兒生活了不短的一段時間，那一段艱難的時光，在唐昱的心中有着刻骨銘心般的記憶，這時候看着好些熟悉又陌生的東西，總是能不自然的生出某些感慨。　　這樣隨意的走了一段，再返回來的時候隔着一堵牆，遠遠的就聽到一陣抱怨的聲音，“大浩，你打聽的沒錯吧，是不是這個地方？咱倆腿都走麻了，怎麼走這麼久還沒看到，你不會是誑我吧。”　　接着響起了聲音唐昱就有些耳熟了，“准沒錯，指定就是這裏了。看看看，就是前邊這棟小院，樣子都和人說的一模一樣，而且我都打聽清楚了，陳怡今天一定在家。”　　這聲音，不是杜大浩又是誰來？不過和他說話的另一個人是誰，他們這時候找陳怡家干什麼？唐昱心下隱隱有些疑惑和擔心，趕緊快步往陳怡家裡邊走去。　　等到唐昱繞過那堵牆回到陳怡家的院門前的時候恰好聽到蘇晴憤怒的話聲，“杜大浩，你來這裏干什麼，我和陳怡姐都不歡迎你來這裏，你趕緊走吧。哼，你要是還有良心，就讓你爸拿錢來賠償陳怡姐。”說完不屑的瞥了杜大浩一眼，小聲自言自語道，“一群良心被狗吃了的東西。”恰好讓人都聽見。　　“你說誰呢？”杜大浩的臉漲的通紅，有些色厲內荏的道。他原本對蘇晴有點那意思，被她這樣說的這般不堪，臉上自然掛不住，忍不住有些心浮氣躁，拳頭也握的緊巴巴的，似是要衝上來拚命。　　“這人怎的這麼沒有自知之明？自己做了什麼缺德事自己還不清楚？說的當然就是你了，除了你杜大浩，你看這院子里還有誰的良心像是被狗吃了？”唐昱一臉笑意的從院門口走進來，毫不掩飾的刺了杜大浩一句。他倒是沒想到，蘇晴這個小美女急了眼也會罵人呀。　　被蘇晴罵完又被唐昱罵，杜大浩原本就性格衝動，這下再也忍不住，就要衝上去和唐昱動手，剛要動卻被身旁那人拉住，只見他皺了皺眉頭看着唐昱，“你又是誰？”說完也不搭理唐昱，轉頭看着陳怡，“陳怡，你知道我的意思，只要你願意做我的女人，你媽那邊的手術費我都可以墊付。”瞥了蘇晴一眼，“這是陳怡家的事，你跟着瞎搞什麼，陳怡自己都沒有開口，你要是把事情搞壞了，讓陳怡她媽沒錢治病，你負責？”　　唐昱暗贊一聲，這人想必就是蔡明財的兒子蔡冠宗了吧，和前世依稀有些相像。這小子可比杜大浩那二愣子強多了，怪不得能讓杜大浩跟着他混，他爸論地位可比杜繼海要差一截。　　杜大浩被蔡冠宗拉住，轉頭低聲說了一聲，“那小子就是唐昱，他老子你知道。”　　唐昱撲哧一聲就笑出聲來，這小子該不會是現在就想着拼爹吧，斜着眼看了杜大浩一眼，“小耗子，你可真給你爸長臉啊，你老子好歹也是個副局，你總不會就會給別人做條狗這點出息吧，還真丟你老子的臉。”說著也不理會他們兩個難看的臉色，走過去拉住蘇晴的小手。蘇晴之時略微猶豫了一下，也沒有抽出來。　　杜大浩的臉上不清不紅的滯了一下，然後才反應過來，人家這是在說他給蔡冠宗做狗呢，又看看唐昱和蘇晴拉在一起的手，禁不住恨從心起，“你小子他媽說什麼？你再說一遍試試？”說著跑過去就要揪唐昱的衣領。　　在他的印象裡邊唐昱可不怎麼會打架，想要趁機落唐昱的臉。　　唐昱只是放開蘇晴的手稍微斜退了一步避過杜大浩順着他衝過來的身子在他身上推了一記，這小子一貫不運動，哪是唐昱的對手，蹬蹬蹬的就往後退了幾步，要不是被後邊的蔡冠宗扶住，差點一屁股坐到地上。　　“杜大浩，我說你是別人的狗，你還別不服氣。你老子要是知道你在外邊這麼沒出息給別人做狗，不知道會不會後悔當初把你射，把你沾牆上去。”出了口唐昱在反應過來，這樣爆粗口是不對滴，趕緊改口。不過他說的要是很有道理的，好歹他老爸也是個正處，跟着個經商的人混，確實是跌份了。倒是不知道這個蔡冠宗有什麼本事，能讓他甘心做小弟。　　杜大浩愣了好一會兒才反應過來唐昱那句把他射牆上去是什麼意思，反應過來立馬滿臉漲的通紅，衝上去就要和唐昱拚命，被後邊過來的蔡冠宗拉住。　　“原來你就是唐昱啊，你二叔這幾天正和我家裡邊談生意呢，我爸還和我說咱們兩家合作愉快，今天咱們這可是大水沖了龍王廟啊，要不我請客？”　　唐昱暗嘆，不愧是經商的家裡邊出來的，不是杜大浩那種二愣子能比的。　　故作不屑的瞥了蔡冠宗一眼，“你是蔡明財的兒子吧，蔡什麼來着？哦，不太記得你名字了。我說，你這話說的可言不由心了吧，我怎麼聽我二叔說他佔了你家不少便宜讓你爸都急得跳腳了？”　　說完又故作恍然大悟樣，“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說合作愉快，該不會是歡迎和我二叔繼續做下去打劫萬建吧？那敢情好，白得的便宜誰不喜歡啊。郊區那塊地皮可是剛剛談完，我好像聽說我二叔又看上天兆家園那邊了，要不你回去和你爸說說？至於請客啥的就不必了，回頭天兆家園那邊談成了我讓我二叔請你。”　　蔡冠宗也沒想到自己好言開口換來的竟然是這樣的結果，他可不知道自己以前和唐昱有什麼過節，倒是感覺唐昱的目光落點時不時在陳怡身上，覺得這是問題所在。　　被唐昱不留情面的搶白了幾句，饒是他平日里有些城府也禁不住有些動怒。到底是少年人，心中不悅立馬錶現在了臉上。郊區的幾塊地皮的事情他也聽他老子說起過，唐昱二叔至少佔了他們家一千萬的便宜，還不算開發后的利潤，算起來，他家的損失要在兩千萬左右。暗罵自己，怎麼就把這事兒給說成合作愉快了？　　不過聽唐昱說起天兆家園立馬又緊張起來，他對家中商業上邊的東西雖然不是很了解，不過也知道天兆家園是他老子的命根子，若是沒了說不準萬建就沒了，唐昱說他二叔想要天兆家園，蔡冠宗立馬就緊張了，生怕唐昱說的是真的，還想着趕緊回家提醒他老子。　　唐昱看着蔡冠宗急速變幻的臉色，他心裏邊卻是暗笑，他二叔倒是想天兆家園，不過那兩億多的盤子，哪是他想接手就接手的，這麼說也不過是誑蔡冠宗罷了，蔡冠宗若是稍微了解一些也不必如此擔憂。說到底，他終究也不過是個稍有些城府的富二代罷了。　　臉上強笑了幾句，不和唐昱在這上邊糾纏，“我過來是找陳怡的，是為了幫她解決她家裡邊的問題，不是來和你們置氣的，你們若是為她好就不要亂摻和，追后若是害了她媽，是你負責還是她負責？”　　唐昱暗嘆，小小年紀言語暗含機鋒，額不簡單啊。　　故作驚奇，也不管陳怡有些難看和臉色，“我怎麼不知道為別人好就是強迫別人做自己的女人啊？算來你也是我見到的奇人一個了，自己家被別人佔了上千萬的便宜偏偏叫做合作愉快，強迫別人做不願意做的事情又叫為別人好。你吧，這臉皮當真厚的很，比杜大浩和傻X強多了。”語氣倒似是讚美蔡冠宗一般，直把他激的血氣上涌，兩眼翻紅。　　蔡冠宗索性不去管唐昱，直接轉身對着陳怡，“你考慮的怎麼樣？只要你答應，我立馬讓人給你媽交住院費和手術費。你可要想清楚了，這年頭能給你拿出幾萬塊錢治病的人可不多，過了這個村可就沒這個店了，為了你媽，你自己好好想想怎麼做吧。”看陳怡臉上似乎有些動容，蔡冠宗得意的看着唐昱和蘇晴。　　“蔡冠宗你休想，你這個趁火打劫，哼，陳怡姐才不會答應你的無恥要求，告訴你，陳怡姐的事就是我們的事，我們自己會一起想辦法的，我們都會幫她的，才不用你假裝好人實則卑鄙無恥的來管……”　　還沒說完，忽然聽到旁邊一聲慘叫，蘇晴三人趕緊轉頭看，卻見杜大浩捂着襠部嗷嗷大叫。　　原來這小子沒有蔡冠宗拉着，剛剛又眼瞅着唐昱對他不屑的眼神，於是惡從膽邊生，衝上去就要和唐昱掐架，哪知道唐昱早就注意者他了，看着那小子衝過來，唐昱把手邊的自行車順勢對着撲過來的杜大浩往前一推，自行車前輪恰好從杜大浩兩隻腿之間穿過去，拿小子襠部一下子就撞在了自行車前邊。這還不算，唐昱在後邊使勁兒一抬自行車車座，自行車差不多就立了起來，車後座恰好打到杜大浩的額頭上，斜出來的稜角當時就把他的額頭上劃出一道兩厘米多長的傷痕來，人也被自行車撞的摔倒在地上。　　嘿，這下可是偷雞不成蝕把米，那兒受到重創，杜大浩兩手緊緊捂着襠部兩腳併攏在地上滾來滾去，嘴裏邊也殺豬般的嚎叫起來……　　話說，杜大浩雖然時常打架，不過那都是帶着一幫小弟的，讓他自己親自來那是差遠了。　　蔡冠宗也顧不上和陳怡說話，趕緊過來扶住杜大浩，臉上不爽的瞟了唐昱一眼，趕緊幫着他把額頭上的傷口捂住。　　唐昱也不管杜大浩怨恨的眼神，看着他額頭上邊裂開的傷口，心中暗暗感嘆一聲，這也算是自己前世對他的怨氣吧，前世那留在自己腿上的傷疤可是一直保留了很多年也無法消去的。又轉頭盯住蔡冠宗，“陳怡家的事以後不用你管了，她媽的病自然會有別人願意心甘情願的出錢。”說著瞟了還捂住襠部的杜大浩一眼，又轉向蔡冠宗，“你以後也別去騷擾陳怡，再這樣下去可不好。話說，你家的天兆家園可不錯啊，蘇伯伯最近還念叨着市裡邊的建築用地緊張呢，看看是不是要收回來幾塊。”說完也不去看他們兩個難看的臉色，轉身拉過蘇晴的小手朝陳怡家的屋子裡邊走去。　　陳怡猶豫了一下，也在後邊配合著，“你們兩個走吧，我家，我家不歡迎你們。”　　“陳怡，你可要想清楚了，你今天要是不答應，哼，你會後悔的，遲早有你求我的時候。”看到陳怡毫不猶豫的轉身，禁不住還是小聲罵了一句臭婊子，卻不知還是被陳怡聽在耳中，只是微微一滯沒有多說什麼。　　杜大浩離開之時猶自叫囂着放狠話，“唐昱你給我等着……”然後被蔡冠宗強拉着離去。　　看到蔡冠宗和杜大浩灰溜溜的離去，蘇晴禁不住高興的跳起來，“唐昱，你剛剛揍杜大浩真是太解恨了，看他以後還敢不敢那樣亂開車。哼，那樣的人，反正被你，反正就是活該。陳怡姐，那樣的惡人就該這樣對付他們。”　　蘇晴沒有注意到陳怡隱藏在眼睛裡邊的擔憂，卻被唐昱一眼看了出來，禁不住嘆息一聲，這事到了現在，自己是不管也得管了，倒是要小心杜大浩這二愣子做出什麼亂搞的事情來。

# 第四十五章 關於稅改的刀子

　　陳松威陷害市長蘇慕儒一案由於上邊有省委書記嚴仲賢以及副書記、常務副省長沈睿鴻的指使，專案組雷厲風行之下，四月底的時候陳松威案初現眉目，不過暴露出來的卻不僅僅是陷害這樣的事情，而是出現了震驚全國的大案特案。　　一直泡在東陵市的孔慶亮為首的專案組終於從建材局的一些蛛絲馬跡找到突破口，順藤摸瓜。於是，短短半個月內，一個以市委書記陳松威為首、稅務局從旁協助、建材局直接經手的騙誰集團慢慢的出現在他們的視野當中。　　專案組查出的初步證據显示，在陳松威任市委書記的兩年當中，他們這個騙稅集團利用稅務局出具的虛假單據和市委書記親筆簽字的條子，累計從國家騙稅金額在三千萬以上。而且，這還僅僅是暴露出來的冰山一角，專案組哈沒有發現的隱藏在冰山之下的到底還有多大的陰影，那就不得而知。　　不過僅僅暴露出來的這冰山一角就足夠震驚全國上下，足夠驚動中央大佬，據說上邊已經有人對此事動怒拍了桌子，電話直接掛到省裡邊問責。　　而這時候，受陳松威案件的影響，另一樁事情也開始弄的如火如荼。　　93年的時候，國家關於國稅地稅分家的事情在全國人大會議上邊已經提上了日程。　　中央也一直對此事進行着熱烈的討論，總體分針已經確定要實施，部分條程已經進入擬定階段，今年似乎就要在某個市開始實行試點。　　可是就在這個前夕，東陵市鬧出了這麼大的騙稅大案。先不說金額的大小，關鍵這件事是一個市的市委書記一把手在幕後操縱，再加上此前的陷害案，案件所造成的轟動和影響太大了，幾乎聚集了全國一大半的目光。這件事對東陵市、對遼海省乃至對中國造成的影響都是足夠壞的。　　國外已經有部分嗅覺靈敏的媒體對此事進行了全程報道，幾位出訪美國的高層都被記者當眾問起此事，搞的讓上邊很美面子，這也就怪不得上邊會有大佬拍桌子。　　蓋子已經被揭開就難以捂住，捅出的簍子太大，此案金額之大，影響之壞，在建國以來尚屬首例。中紀委的人已經直接介入此案，上層也有人親筆做了批示，像朱延山副總理更是直接把電話掛到了省委書記嚴仲賢那裡，遼海省現在想要捂蓋子也捂不住了，只能硬着頭皮往下查，只希望不要搞出再大的事情。　　隨着案件越差越深，暴露出的涉案人員也越來越多，東陵市內除了市委書記陳松威和稅務局局長尹匡虞之外，稅務局有一大半的官員都參与了腐敗，直接參与到開具虛假票據進行騙稅的環節之中，建材局涉案人員不多，主要是以雷大福為首的建材局主要領導。　　當然，這還僅僅是東陵市內參与的人，省裡邊也有人涉案，目前已經查出一個稅務局的處級。　　除了他們這些當官之外，參与騙稅的主體還是一系列的皮包公司，這些公司最初都是由羅傳際這個农民出身的人辦起來的，到後來開辦者中又多了涉案官員的親朋好友，類似於陳松威的妻弟等等，都參与其中，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騙稅網絡。　　這些皮包公司大都掛靠在市建材局的名下，有些在東陵市註冊，有些在深圳等地註冊，然後依靠建材局和稅務局出具的虛假單據進行騙稅。騙稅得到的贓款這些皮包公司的擁有者得一小半，剩下一大半都被建材局截留，然後由幕後的陳松威等人瓜分。　　至於他們騙稅的手法，說簡單也不簡單，說複雜也不複雜，具體這還要從出口退稅說起。　　對出口產品實行退稅的規定，是國內按照國際慣例，讓不含稅的產品進入國際市場，以增強其競爭力的一項重要政策。　　具體是85年的時候，國務院出台了一項政策，頒發了《關於批轉財政部〈關於對進出口產品征、退產品稅或增值稅的規定〉的通知》，規定從85年4月1日起實行對出口產品退稅政策。　　它的具體涵義就是，產品在國內各環節上征多少稅，在產品出口後由國家退多少稅。　　這個政策其實是有很大的漏洞的，由於徵稅是地方征，退稅是國家退，有些聰明的不法分子就利用徵稅和退稅的主體不一致，地點不一致的空當，以偽造憑證和假單據的手法實施騙稅。　　其實自85年以來，由於監管方面的不完善以及其他各種原因，國內騙稅的案件就屢禁不止，幾乎每年都會發生幾起，不過從來沒有金額像東陵市如此之大，騙稅網絡如此之巨，而且涉案人員是以市的市委書記、稅務局局長與其他人勾結，從來沒有造成如此之大的惡劣影響。　　最關鍵的是，國內關於94年要進行的稅制改革在上層的爭論還很激烈。　　對於分稅制的實施，地方上的利益與中央的利益不一致，統一不了口徑。這樣的做法對地方政府無疑是比較不利的，財政大權都收歸國家，那地方上的話語權就弱了很多。　　因為利益上的不同意，地方利益集團自然要和中央進行博弈。而此刻，兩派的爭端正弄的不可開交，反對者和贊同者各執一理，社科院的學者已經開始了好幾次的口水仗，國內一些主流的經濟學家也在各自支持者的支持下發表“自己的”言論。　　恰在此時東陵市爆發出這樣影響惡劣的事情，一下子就把他們推到了風口浪尖之上，成為了各方攻擊的靶子。　　唐昱是從陳怡家裡邊回來的那天晚上聽他老爸在蘇慕儒家裡邊說起這件事的，那時候唐昱也在蘇慕儒的家裡邊，當時就接了口，“這次咱們東陵市可算是出了一次風頭，不知道那些社科院的專家的口水會不會把省委湮沒了。”　　蘇慕儒拍了一下唐昱的腦袋，“你小子，說話越來越沒譜，口氣也越來越大，是不是認識了沈副書記就不把我和你老子放在眼裡了？”說著自己哈哈大笑起來。　　唐昱揉了揉腦袋，“我可不敢把蘇伯伯不放在眼裡邊，至於我老爸，你問他，他書房裡的那幾本英文大部頭，他自己能看懂幾部？”　　“怎麼還叫蘇伯伯呀，過幾日就改口了，現在開始適應一下也好。”唐天鴻不滿的嗆了唐昱一句，“有你這麼編排自己老子的嗎？”　　唐昱與蘇慕儒認乾親的事情就定在幾天之後，消息雖然傳的不是很廣，不過東陵市有頭有臉的差不多都知道這件事，暗暗羡慕唐家這小子的狗屎運，能認市長做乾爹，背後說唐天鴻風言風語的也不少，好在他不是很在乎這些東西。現在說這個，倒是讓唐昱現在就改口呢。　　蘇慕儒笑了兩聲，“不妨事不妨事，難道我和小昱還要講究這些虛的東西不成？”頓了頓，又看了看唐昱，“聽你剛才的口氣，似乎對咱們東陵市這次的案件還有什麼看法呀。”　　唐昱腆着臉笑了笑，一下子要讓他改口叫蘇慕儒“爸”或者“乾爸”什麼的，還真會有些不習慣，尤其是他親老子還在這兒的時候，感覺上怪怪的。聽蘇慕儒笑着又問起陳松威的事情，趕緊接口，“現在這已經不僅僅是東陵市層面上的事情，也不是遼海省層面上的事情，而是上升到了國家的層面，這不是單單一個惡劣影響的問題，而是涉及到一個大博弈的問題。我也從沈伯伯那邊聽來了幾句，說給你們聽聽。”沈睿鴻有沒有說過這話自然就只有唐昱自己心裏邊清楚了。　　蘇慕儒好奇了一聲，“哦？怎麼說？你這小子最近的政治見識還真是見漲啊，我和你老子都要跟在後邊屁顛屁顛的學。你就給我們說說，沈副書記有什麼看法和指示。”　　唐昱趕緊腆着臉笑了笑，“我都是道聽途說來的，你們就姑且聽着吧。”　　“老爸你們看這幾日的報紙，全是社科院那些所謂的專家的口水仗。國家現在關於國稅地稅的分稅制討論正激烈，地方上和中央各自有各自的利益立場，雖然總體已經定下來了勢在必行，可是地方希望能獲得更多的自主權，中央希望收回更多的財權，都希望對方能夠退讓，現在雙方都正在博弈。可是咱們東陵市的騙稅案一出，地方上的聲音立馬就弱了下來，近幾天幾乎偃旗息鼓。”　　“騙稅案能夠發生，關鍵還是因為地方上監管不力的原因，而新稅制的改良明顯是有利於監管這些偷稅漏稅者。我看，陳松威這些人的事，極有可能推動中央的分稅制改革，讓國家下決心進行分稅制。而且，咱們東陵市發生如此影響惡劣的事情，這也足夠中央用來堵住地方上的口了。其實說白了，類似於這種騙稅案件，幾乎在全國各地都有程度不同的現象，關鍵是咱們東陵市的涉案金額過大，涉案人員也太高，這才把咱們推到了風口浪尖上。”　　頓了頓，“中央完全可以拿這件事來堵住地方上不同的聲音，若是中央下了決心地方上再敢冒出反對的聲音，中央或許就可以藉著這個由頭徹查全國的稅務局。這種問題，國家若是真要查，那可不知道有多少李松威王松威要落馬。所有，這次的案件估計會成為國家與地方之間博弈的棋子，極有可能作為中央推動分稅制改革的借口。”　　聽唐昱把陳松威案與國家分稅制改革聯繫起來，而且說的頭頭是道，蘇慕儒和唐天鴻也不禁陷入沉思。當然，關鍵是唐昱言語中提到了沈睿鴻，那就不得不重視。　　唐昱又趕緊趁熱打鐵，“其實蘇伯伯在這時候完全可以在自己的立場上發表一篇文章，就從國家的稅制上邊入手，把現在稅制的種種漏洞一一列出，再提出分稅制的一些建議和看法，若是能把文章發到內參上邊，讓中央的大佬看到，不知道會多高興，而且，這件事，就屬蘇伯伯最有發表看法的立場，發出來得影響力也要比其他人大許多。現在社科院那邊的文章雖然沒有指名道姓的說東陵市的事情，不過含沙射影的也不少，這主要還是由於政府對媒體方面的控制，不過對蘇伯伯你就不存在這個限制了。”　　說完這些唐昱也不再往下說，這些已經足夠蘇慕儒思考。　　而事實上，也確實是蘇慕儒對這件事情最有發表立場的看法。此刻不知道有多少雙眼睛盯着遼海省，盯着東陵市。若是其他人發表這樣的看法，姑且不管他站的立場，在這場地方與中央的大博弈中能激起多大的水花就未可知，而且還極有可能引起地方上的反彈與打壓。　　可是蘇慕儒若是發表看法那就又不一樣，他所站立的立場就與別人不同，他是陳松威案件的直接受害者，差點因此入獄，自然對這種事情會有更深的體會，而且他的立場先天就能獲得別人的同情心之類。總之，蘇慕儒寫這篇文章最合適，或許入了哪个中央大佬的法眼也說不準，不過能夠贏得中央的好感是肯定的。　　在唐昱的記憶中，前世93年關於稅制改革的激辯，地方與中央之間的博弈直到年底在落下帷幕，最後的結果是雙方各有妥協，在94年具體開始實行。不過今世因為自己的原因而讓陳松威的特大騙稅集團的暴露極有可能推動這場博弈，而且或許能夠讓中央在博弈之中更加的強勢。　　在唐昱的記憶之中，前世的稅制改革具體執行也是在朱延山副總理的大刀闊斧之下進行的，從94年7月1日起國稅地稅正式分家，僅用短短三個月就將稅務局一分為二，博弈的結果是，國稅局收主要稅種（如增值稅等），收入主要上交中央財政，國稅人員歸中央財政開支；地稅局當時主要是收小稅種和企業所得稅，收入主要歸地方。　　至於有關出口退稅制度的改革卻是從94年1月1日就實行了，改革了出口退稅的管理制度，當然，漏洞還是很大的。　　唐昱倒是希望，發生在東陵市的案件在促進分稅制改革的時候也能引起上層大佬對稅制監管制度的警惕，杜絕這種案件的發生。　　當然，這些都可以讓蘇慕儒發表在內參之上的文章中提出來，若是入了某個大佬的法眼就有指望了。　　這個，大概也算是蘇慕儒為國家的稅制改革遞了把刀子吧，中央拿着這把刀子自然地方乖乖的服氣。

# 第四十六章 再遞把刀子

　　“對了，老爸，給你們看點東西。”見老爸和蘇慕儒都陷入剛剛對稅改的思考，唐昱又忍不住的打斷了他們，拿出了今天從陳怡那兒得來的照片。　　看唐昱神秘兮兮的打開一個油紙包，蘇慕儒和唐天鴻也好奇起來，不知道唐昱又要給他們展示什麼東西。　　直到唐昱把一張張的車禍照片擺在蘇慕儒他們兩個人面前的時候，這倆人這才記起，這似乎是前一段時間市公安局副局杜繼海家的小孩惹出的禍事。當天杜大浩偷出他爸的公車上路並且撞傷了人，當時還是陳松威幫着把事情壓下來的，事後杜繼海也只是在內部做了一個無關痛癢的檢討，至於怎麼和受害人協調的他們就不太清楚了。　　不過類似那種事情，蘇慕儒也要迎合一下規矩，不好藉著那個由頭來說事。　　看此刻唐昱拿出了這些照片，卻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小昱，你這是？”　　“爸，蘇伯伯，你們先別管我怎麼得到的這些照片，你們先聽我把事情從頭到尾說一遍。”　　“杜大浩撞傷的人是我一個同學的媽媽，被撞傷的除了大腿骨折、手臂骨骨裂之外，最為嚴重的卻是頸椎骨受傷被壓迫。杜家卻總共賠償了兩萬塊，只夠傷者治好腿上和手臂上的傷，至於頸椎骨受傷的手術費就需要四萬餘元，杜家卻不願意賠償，我的同學去找他理論，還被那小子要求做情人。”這時候自然要把一切罪名都放到杜大浩的身上，蔡冠宗暫時卻是顧不上他了。　　“做情人？杜家那小子才和你一樣大吧，這般大的年紀就敢說這樣的話，好大的口氣，不會是小昱你胡編亂造吧。”　　蘇慕儒也沒有多想唐昱的動機，只以為他是想為自己的同學討個公道。聽他剛才的意思，他那同學應該還是個小美女吧，心裏邊倒是覺得，這未必不是一個機會。　　他自然不知道，唐昱之所以把這些照片拿給他，實則是為了遞一把刀到他的手裡。　　陳松威案越差越深，東陵市被牽扯的官員不計其數，不過唯獨這個杜繼海，平日里和陳松威走的甚近，這次卻獨獨沒有被牽連，這卻是一樁怪事，最近倒是聽說他和黃寶德那邊走的比較勁。　　唐天鴻自然也不會忘了這個杜繼海，他和唐昱十一日那天連夜驅車到省城的時候，在東陵市高速路口準備截住他們的人就是杜繼海帶頭，要不是他們快了一步，指不定現在蘇慕儒就在大獄裡邊了，這件事他也是與蘇慕儒說過的，想來蘇慕儒對這個杜繼海也一直心存怨氣。　　唐昱這時候把刀遞到他們的手裡邊，若是蘇慕儒不加以利用那就不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了。　　“蘇伯伯，最氣人的還不是這個，而是咱們東陵市交警隊，他們那邊得出來的事故原因的結論實在是神奇無比，最後的事故調查報告上邊的結論竟然是事故雙方都有責任。這個結論，天知道人家在人行道上好好的走着，然後被馬路上的車衝上人行道撞傷會有什麼責任，交警支隊他們這個結論到底是怎麼得出來的？今天去老街走了走，坊間現在有些不好的言論，說這是咱們東陵市的交警支隊還是某些人的交警支隊？”　　“豈有此理！”蘇慕儒一拍桌子，骨子里他還沒有完全的被官場上那一套給完全的腐化掉，這也是唐昱堅持認為他爸以及蘇慕儒這樣的人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現在又可以加上一個沈睿鴻，他們這些人，骨子裡邊還有着自己的堅持，不是一心搞鬥爭的政客。　　蘇慕儒和唐天鴻也不會想到，這個杜繼海為了少出一些賠償費用減輕事故責任，竟然會搞出這麼滑稽的事情來。對他們這些官員來說，能花些錢來擺平的問題，實在是最簡單的問題。像他這般不願意花錢抹乾凈屁股的官員，實在是少見的很。　　不過杜繼海搞出這樣的事情來，對蘇慕儒來說卻是一個極好的機會。　　東陵市現在是蘇慕儒的天下這沒錯，不過他離完全的掌控這個市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不說市裡邊現在還有一個曾經經營多年的黃寶德隱隱有與他抗衡之勢，單單陳松威以前的爪牙就是一股不小的勢力，陳松威案可不會把這些人全部牽連進去。　　蘇慕儒現在的強勢多少有點狐假虎威之勢，似乎一直是藉著省裡邊的支持在做事。不過省裡邊對他的支持也有個限度，不可能一直這樣支持他，所以他還要在短時間之內建立起自己的權威，而不是讓下邊的人誤認為他只能靠省裡邊的支持混。　　而他要想在短時間之內建立起自己的權威，並且在省裡邊派市委書記之前掌控局面，那最好的辦法莫過於拿下幾個官帽子來震懾人心了，還要對陳松威之前的勢力進行一番清洗，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　　至於拿誰的官帽子，清洗誰、拉攏誰，這裏邊都是有講究的。要拿來立威的人地位不能低，低了起不到作用，也不能太高，東陵市剛剛出了大事，省裡邊大概也不想看到他們在鬧出什麼事情那全國媒體的目光都吸引到這邊來。　　而拉攏誰，誰靠邊站，這些要考慮的則更多。　　蘇慕儒現在需要一個借口，需要一把刀子，無疑，剛剛唐昱拿過來的這堆照片和那一番話就是一個不錯的借口，也是一把鋒利的刀子。　　類似於杜大浩這樣的事情，其實一般如果事情不是鬧的太大，大家都很少拿到官面上說話，關鍵你要自己抹乾凈自己的屁股，出了事情就要把受害者那邊安撫好，協商好解決的辦法。只要他自己把屁股擦乾淨了，便是蘇慕儒也不便去深究，這裏邊自有一套規矩。　　關鍵是交警隊把事情弄的如此滑稽，不說這些拍下來的照片，當時目睹車禍的人也很多，愣是把汽車跑到人行道撞傷行人的事情說是雙方都有責任，這就有些說不過去了。　　蘇慕儒看到的自然不止是這個，他腦中想的是，他完全可以藉著這個由頭，對交警隊、交通局的那些人進行一番清洗，把礙眼的都撇過一邊，還上自己人。　　至於杜繼海那邊，他聽到風聲之後若是識相還好，自己看清楚局勢，趁早遞個辭職報告，興許蘇慕儒還能給他個清閑的位置養老，若是他自己頭腦不清醒硬要死磕啥的，那就是沒有政治智慧的表現了。　　他是從東陵市公安底層正常起來的，手腳絕對乾淨不到哪兒去，若是真的有心查他，那不死也得脫層皮。而且，需要注意的是，省裡邊暫時來說不會太管東陵市這邊的事情，要讓蘇慕儒放開手腳去做事。　　所以，他若是不識趣，那等待他的或許就是災難了。　　蘇慕儒現在拿杜繼海這樣一個老正處來立威最是合適不過，既能樹立自己的權威，還能在很多地方安插自己的人手，順利把觸角延伸到市公安局、交通局。交警等多個部門的內部。而且，也是給那些正需要向黃寶德靠近的人看看，震懾一下他們，真可謂是一舉多得。　　這也便是唐昱的目的了，要不他今天可不會一口就把陳怡的事情應下來，或許會找些別的辦法也說不準。不過當時聽到這個事情的時候，唐昱就隱隱的覺得這或許是個機會。　　也虧得蘇慕儒在這麼短的時間就把事情從前到后想的透透徹徹，到底是多年的老官場了。　　接下來蘇慕儒和他老爸到書房裡邊去商量細節，這些唐昱就插不上手了，對於細節這些東西他還真不擅長，自己躲到一邊看電視去了。　　晚上回家的路上唐天鴻問到今天的事情，“不會是你小子故意給蘇市長說的吧，你倒是說說，又有哪個女同學了？還有，今天和杜家那小子的事情又是怎麼回事兒？你可別以為我和你蘇伯伯什麼都不知道，不會是自己想着挾私報復吧。”　　唐昱腆着臉笑了笑，“人家可是一中的校花，看不上你兒子。再說，這件事對蘇伯伯和你不是正好嗎，你們這幾天不就是在籌劃着找這麼一個機會嗎？我這可是幫着把刀子都遞到了你們的手裡邊了，不感謝也就罷了，這麼還一副興師問罪的樣子？至於杜家那小子，不是都說了嗎，他自己最裡邊不幹凈，我幫他老子管教管教。”　　頓了頓，“我哪有挾私報復啊，蒼蠅還不叮無縫的蛋呢，他自己站不端正，難道還要怨別人啊。他若是把屁股擦乾淨了，我想報復還找不到辦法呢。”　　這些小道消息在某一個層面總是傳的很快，大概又是哪個對嘴好事的人吧。對於他老爸嘴裏邊的報復這兩個字倒是覺得很神奇，明明是他把人家給打了，要報復也是人家報復他，哪有他反過來報復人家的道理。　　唐天鴻笑罵了唐昱兩句，“你這小子還真是越來越不規矩了，連自家老子也要調侃算計。再說，人家缺不缺管教，難道還用你動手。對了，今天怎麼還叫蘇伯伯呀，過幾天就要改口了。”倒是沒有深究他把杜大浩揍了的事情。話說，杜繼海現在也不能找上門來興師問罪啊，過了明天就是落水的狗了，有他頭疼了。　　“這不是一時還適應不過來嗎，還是蘇伯伯叫着順口，再說了，有老爸你在場，我叫着也不知道你心裏邊會不會吃醋啊。”　　“說你胖你還就喘上了，真把自己當回事兒了？你老子吃什麼醋，又不是把你賣了。”　　唐昱趕緊笑了笑，“總之以後在你們兩個在一起的時候，我就不去湊熱鬧了，省的你看着自己養了十多年的兒子一眨眼就變成了別人的，吃蘇伯伯的醋。”　　“你這小子。”拍了拍唐昱的腦袋，倒也沒有多說什麼，或許也真如唐昱說的那般，心裏邊也許會有些什麼感受也說不準吧。　　倒是越發的覺得自己這個兒子的政治智慧實在是沒的說，這麼點小事也能敏銳的抓住拿出來做文章，再加上前幾天唐天浩和他說起的自家兒子出主意算計蔡明財的事情，連唐天鴻和蘇慕儒在聽了唐昱的主意之後都暗暗叫絕，不聲不響的就要蔡明財虧損幾個億，那差不多就是要了蔡明財的命了呀。　　不過想想兒子似乎不願意走上政道，這卻是可惜了，以前只是蘇慕儒覺得可惜，現在便是唐天鴻也覺得可惜了。　　看了看唐昱，心道，“自己這個兒子若是真的有心在政道上邊，有蘇慕儒和沈睿鴻兩個人杵在後邊，日後的道路定然能走的很長啊！可惜，他自己先在沈睿鴻那邊堵死了這條路。”

# 第四十七章 蘇慕儒出手了

　　93年的時候還沒有所謂的五一黃金周的說法，這個說法是直到99年才被提出來的。　　五月份才剛剛開始，東陵市的官場還沒有從陳松威落網的事件中緩過神來，蘇慕儒就迫不及待的用唐昱遞過來的這把刀子在東陵市大刀闊斧的動起手來。　　他手裡邊的材料自然不會僅有唐昱遞過來的那一疊照片，那不過是個由頭而已，他現在是一市之長，而且還是沒有市委書記的一市之長，想要知道什麼自然有無數的途徑。杜繼海作為東陵市土生土長的老公安，也是東陵市的地頭蛇，屁股自然乾淨不了。　　關於杜繼海的材料，蘇慕儒是直接擺到了五月初的市委常委會桌上進行討論。　　市委書記空缺，他這個市長就是當之無愧的一把手，常委會議自然由他來主持，也開回之初就給事情定了調子。　　雖然以政法委書記以及市委副書記馬華全等少數幾個常委對此事持有不同的態度，但是此時的黃寶德還與蘇慕儒處於蜜月期，他知道省裡邊的態度，自然不會在這個時候為了一個副局的位置和蘇慕儒公然撕破臉皮。　　嘿，只怕他也知道，他若是敢在這個時候做出“有損團結”的事情，指不定當天晚上省委的電話就掛到他的家裡。　　於是，一件小小的車禍事件被拿到了市委常委會上邊討論。　　當然，常委會議這麼嚴肅的會議，蘇慕儒要討論的自然不僅僅是這個小小的車禍問題，而是把問題上升到一定的高度行。　　一方面，把議題放到了整個東陵市的機構辦公的公正和透明度上邊，責問這些機構到底是怎麼辦事的？怎麼能把那樣一個責任明顯的車禍事故定性為雙方都有責任？其矛頭，自然是直指市交通局和交警大隊。　　另一方面又提到所謂的公務員的素質問題，“撞傷人之後不負責任，不負責醫藥費和手術費，完全沒有身為國家幹部的覺悟，反倒是一派流氓習氣，之後更是在言語上威脅受害者家屬，長此以往，日後的人民還如何信任我們政府，信任我們機構。”　　這個的矛盾自然是指向杜繼海的，裡邊雖然沒有直接提到名字，不過再坐的常委沒有一個不知道是說誰的。　　這兩點大概就是蘇慕儒在這次的常委會上邊要表達的意思了，最後則是成立一個臨時的工作組，專門負責常委會上邊的議題，對市裡邊各個機構存在的官僚問題以及所謂的公務員素質問題進行摸底調查，蘇慕儒自己兼任工作組的組長，親自主抓這件事。自然也毫無疑問，唐天鴻也是調查組的成員之一。　　大概黃寶德對杜繼海也很是惱怒，他堂堂的一個處級官員，怎麼會做出如此沒品的事情？出了事情就要自己擦乾淨屁股，哪有為了省錢而指使交警支隊做出那麼滑稽的結論？　　東陵市倒是不少人都聽說杜繼海家的老婆是個摳門的人，死摳，現在看來果真不假啊，而且不是一般的摳。只不過這次，杜家不僅省不下錢來，老杜說不準還要丟官啊。　　暗暗的嘆息了一聲，不禁感嘆，蘇慕儒玩的這一手甚好啊，東陵市說不準還就真要是他的天下了。　　只是按照黃寶德的了解，以前關於蘇慕儒的傳言，大多風傳他行事剛硬不擅長政治、鬥爭，看只是看他現在的手段，可謂是爐火純青啊，哪有一點不擅長的痕迹？　　……　　關於杜繼海的問題在两天之內就有了結論，他也是識趣之人，知道自己若是不低這個頭，那隻怕丟的就不僅是官了，還要把腦袋也給丟了。他是自家人知道自家事，知道自己這些年來的屁股乾淨不了，不查也就罷了，一查絕對有問題。若是現在就低了頭還有一個富家翁的身份，蘇慕儒總不好把他送到大獄，不過若是不低頭，那蘇慕儒說不得就得給他來個狠招了。　　所以，杜繼海在市委常委會議后的第三天就內部遞交了辭職報告，蘇慕儒笑着批准了之後給他在老幹部局安排了一個閑職。杜繼海倒也不忘事情的起因，臨了還專程跑到陳怡居住的老街送上了八萬元的賠償費用，還簽了所謂的諒解協議。或許他自己心裏邊也在抱怨家裡邊那個摳門的婆娘吧，要不是她的摳門，哪會出今天這樣的事情。　　至於市裡邊工作組的調查工作還遠遠沒有結束，交警支隊當初的經手此事的人直接被蘇慕儒一擼到底，其他或直接或間接的人，責任到人，該負責的人負責，該落馬的落馬，該閑置的人閑置，至於空缺出來的位置自然有別人補上去。這些補上去的人不用問，定然與蘇慕儒之間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當然，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之前給陳松威閑置了的人。　　經此一事，蘇慕儒在東陵市徹底的站穩腳跟，對市內的掌控力達到一個很強的地步，再沒有敢小看他。至於那些心裏邊蠢蠢欲動想着騎牆或是向黃寶德靠攏的人，此刻心裏邊也都是惴惴不安起來，生怕蘇慕儒下一把屠刀直接落到自己的頭上，向蘇慕儒彙報工作的人也日漸增多應接不暇。　　至於唐昱老爸唐天鴻，這幾天那是春風得意。　　蘇慕儒雖然兼着工作組的組長，不過他大多數時候在忙別的事，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唐天鴻在發號施令，那自然是極好的感覺。　　有了蘇慕儒這次的立威，幾日後的認親自然也是辦的熱熱鬧鬧的。　　雖然說他們原本也沒有發幾張請帖，正式邀請的人沒幾個，不過過來湊熱鬧的人可不少，東陵市處級以上的官員來了一大半，處級以下的自然就沒有資格來參加了。　　省城裡邊沈睿鴻不能親自過來，宋宛如也帶着語馨回西安了，所以只能吩咐劉秘書差人道了喜，方建銘現在正在海南那邊敲詐蔡明財，也差人送來了禮物，而且禮還不輕……　　省檢察院的副檢察長孔慶亮來留在東陵市查案，也親自過來，武成松的身份還不夠資格參加這樣的事，不過也上了禮。　　總之，認親那天是熱鬧的一塌糊塗。　　東陵市認乾親的規矩一大堆，繁瑣無比，裡邊條條框框都要依着規矩來，倒比人結婚的規矩還要繁多。就像唐昱這個要被認得乾兒子，必須自己個兒站着到門口迎人。　　唐昱托着一臉的假笑，自己站在門口迎人連帶着收紅包。成少洵也跟着他老子成衛東過來了，看他老子要給唐昱紅包，趕忙一手把紅包奪過來，然後裝模作樣的拍了拍唐昱的肩膀，把紅包遞給唐昱，倒似他是長輩一般，搞的唐昱哭笑不得。　　蘇晴這丫頭今天也被唐昱強拉了過來，在一邊協助這記錄那啥啥啥的。小姑娘小臉漲的通紅，顯然長這麼大還沒見過這麼熱鬧的場面，而且一個個都身份顯赫，最低也是處級，東陵市的市委常委，除了兩個出國考察的之外倒是一個不落的都來了。當然，蘇慕儒也不會就此以為他已經完全的掌控了東陵市的局面，這些人一個個笑臉迎人，肚子裡邊可是一肚子的刀子。　　等唐昱收紅包收到手軟，過來的人才陸續少了。等他給蘇慕儒敬了三杯茶之後，這乾親就算正式的認下了。當然，這中間還有着一大堆的繁文縟節，都有司儀指使着，到也沒什麼差錯。　　認了乾親之後自然就不能敬茶了，那就要來酒了。　　蘇慕儒和市裡邊的一干常委們以及孔慶亮等人做主桌，唐天鴻今天也託了福，和常委們坐在同一張桌上，至於他二叔唐天浩等人就只能坐下桌了。　　今天唐天浩可是如魚得水，有機會和這麼多的官員一起吃飯，那對於他們這些商人可是最好不過了，而且今天可是給他長臉的時候，藉著蘇慕儒狐假虎威也不錯，還起身給蘇慕儒那桌敬了酒，桌上的人知道他與唐昱和蘇慕儒的關係，自然不能落他面子，都淺淺的喝了半杯。　　給主桌敬完之後其他的桌上也要一輪一輪的敬，雖然蘇慕儒開口給唐昱擋了酒讓他不必一個個的敬，還有着他老爸跟在身邊幫襯着，不過這麼一桌一桌的敬下來，即便是兌了水的茅台也有些吃不消。　　敬到成衛東這一桌唐昱的腳步已經有些虛浮，成少洵這小子還對着一番擠眉弄眼，顯然對上次唐昱灌他酒的事情耿耿於懷，現在看唐昱的樣子，心裏邊不高興才怪。鳳城區的區長陶業驊也在這一桌，臉上雖然堆着笑，不過眼神裡邊的憂鬱卻誰也能看得出，同桌上邊的人都和他微微有些疏離，熱鬧的時候似乎刻意的冷落了他。　　唐昱心裏邊稍微一笑，這裏邊的門道他自然看的清楚，沈睿鴻副書記的孫女和女兒在他陶業驊轄區的公園裡邊出事差點死掉，他這個區長自然也要承擔以下沈睿鴻的怒火。雖然沈睿鴻或許並沒有這方面的意思，不過也不能阻止下邊的人去揣摩上意。只怕有沈睿鴻在遼海省一天，他陶業驊就要坐一天的冷板凳，更甚者，甚至會連冷板凳也沒得做。　　這樣一想，先前的同僚要和他保持距離也就想得清楚了，都知道他這堵牆是要倒了。　　唐昱心裏邊卻微微一笑，這或許是個機會也說不定，記得宛如姐的儀錶工廠也是在鳳城區的。雪中送炭總是最能讓人記住，不過這酒桌上可不是說話的地方……　　蘇晴這丫頭已經扶着腳步虛浮的唐昱去了好幾次的衛生間，怕唐昱在裡邊摔倒，還要在衛生間外邊等着，倒如唐昱的小媳婦一般殷勤。唐昱本來也是請了她老爸的，雖然不知道蘇晴家裡邊是干什麼的，不過去過她家知道她家的氣派，也不是一般人家，不過人家可沒有搭理他，只是蘇晴自己過來了，還讓唐昱好生的失望。　　期間蘇晴還好生的感謝了他一番，自然是替陳怡的事情，杜繼海親自去老街送了賠償款，醫院也因為她家裡邊的實際情況而減免了部分手術費用，她們自然知道這是唐昱的功勞，當然，陳怡自動理解為蘇慕儒的功勞，每每想到唐昱的眼睛，總是會讓她有一種異常彆扭的感受，這種彆扭自然也被她理解為對唐昱的不爽。不過陳怡倒是讓他代為感謝蘇市長啥啥啥的。　　等到一輪敬完，今天的事情就算是結束了。反正過來參加也不是為了吃飯喝酒，只是要在蘇慕儒面前露一下臉，到天還沒有黑下來的時候就差不多散了。　　按着東陵市的規矩，唐昱今天晚上是要在蘇慕儒這邊住下的，不能回自己的家裡邊。　　唐昱今天也終於改過了口，正式稱呼蘇慕儒為乾爹，他倒是覺得叫爸也不錯，不過蘇慕儒還是堅持讓他叫乾爸。　　晚上把受的紅包點了一下，差不多有二十三萬的樣子，怪不得人人都想要當官。　　當然，這隻能算是正常的人情往來，唐昱給蘇慕儒留下了十五萬，剩下的給他老爸帶走，蘇慕儒自然也沒有推辭，他平日里不收禮不貪污的，可是做官就需要人情往來，有這麼一次光明正大的機會他自然也不能太迂腐。　　……

# 第四十八章 宋宛如要來東陵市

　　“唐昱，你看那邊是不是蔡冠宗和杜大浩那一干人啊。”蘇晴聲音脆生生得道。　　這離唐昱和蘇慕儒認乾親才過去了一天，是陳怡家裡邊的事情解決之後她特意約唐昱出來感謝他的，陳怡雖然不滿唐昱看着她總是一臉的豬哥相，不過人家畢竟幫着她解決了家裡邊的困難，她也不好太拿捏。倒是沒想到，三個人出了老街不遠就看到杜大浩拿着一堆飲料去給那邊的幾個人分，不是蔡冠宗那一伙人又是誰來？　　那邊幾個人也看到了唐昱他們三個，杜大浩額頭上還貼着創可貼，顯然前幾天被唐昱弄傷了的額頭還沒有好利索。　　不知道會不會留下個疤痕？唐昱不禁在心中惡意的揣測道。　　這話，那小子正一臉不善的盯着唐昱他們三個，要不是周圍有人拉着，似乎就要過來和唐昱再大戰三百回合的，上次他們兩個吃了唐昱的虧，這次他們人可不少，杜大浩沒好傷疤就忘了疼，膽子又大了起來。　　讓蘇晴和陳怡回老街等着，唐昱獨自騎車過去，單腿支地也沒下車，明顯的瞧不起他們這些人，對着蔡冠宗，又指了指杜大浩，“這狗可不怎麼乖，要好好調教調教。”頓了頓，也不理杜大浩要殺人般的眼神，不屑的撇了撇他，“上次你小子還只是像條狗，這會兒可真的就是一條狗了。不錯，挺有覺悟的，再接再厲。”　　杜大浩的老子杜繼海失勢，他原本就沒有什麼過人的手段，在這個蔡冠宗這個圈子裡邊的地位自然被別人取代，現在圈子里，只能淪落為給大家跑腿買飲料的人。說是一條狗雖然有些過了，不過看樣子也接近了。　　杜大浩聽唐昱說完立馬就急了眼，掙脫別人的手腕就要過來和唐昱打架，蔡冠宗喊了一聲才過來拉出他，厭惡的看了他一眼，這才轉頭道，“唐昱，我們之間以前似乎沒見過面更沒什麼矛盾吧？要說你看上陳怡，只要你說話，我蔡冠宗今天就把話撂這兒了，陳怡我送你了，今後她就是你的人了。不過就是個女人罷了，犯不上這麼生氣是不是？再說大浩，他得罪你了，沒說的，今天我給你出氣，保證讓他以後不敢去碰蘇晴，怎麼樣？”　　說完扭頭打了個眼色，立馬有兩個人伸手架住了杜大浩，在他肚子上擂了兩拳，看那架勢可不是來虛的。蔡冠宗扭頭又伸手過去想要拍拍唐昱的肩膀，不過被唐昱很着痕迹的避了過去。　　唐昱毫不掩飾臉上的厭惡之色，“能和杜家這種下三濫貨混在一起的，我怎麼覺着人品也高不到哪兒去，一窩狗罷了。再說，陳怡是人又不是貨物，憑什麼你想送人就送人，莫不成你覺得這東陵市是你老子蔡明財說了算？我看呀，這人呢，還是要貴有自知之名的，要不說不準明天就會有第二個杜繼海出現了，你說是不是？陳怡那邊，你自己知道該干什麼不該干什麼。”　　說完也不管蔡冠宗一臉難看的臉色，轉身騎車而走。　　直到唐昱轉身走了旁邊的季良才走過來，略微同情的看了癱在地上的杜大浩也沒有去扶起來，轉頭道，“蔡哥，這小子也太囂張了吧？他老子也不過是個剛提上來的正處，以蔡伯伯在東陵市的地位，以前就是陳松威都要奉為座上賓，他憑什麼……”這卻是往蔡明財的臉上貼金了。　　話沒說完就被蔡冠宗氣急敗壞的打斷了，“你懂什麼，那小子，反正你們什麼都不懂就是了，以後少招惹那小子。”說完一臉氣壞模樣甩手走了，周圍幾個人也趕緊跟着離去，誰也沒有管癱軟在地上的杜大浩，自然也沒人注意到他眼裡邊露出來的兇狠的光芒。　　唐昱騎車過去才發現，蘇晴和陳怡都沒有走，就藏在旁邊一處不遠六米的衚衕裡邊，心裏邊一暖，知道這倆丫頭是擔心自己在那邊吃虧才繞到這個衚衕里，想來是準備自己一旦吃虧陳怡就從衚衕裡邊的鄰居叫人過來。　　唐昱笑着朝兩人招招手，騎車過去，陳怡張了張嘴似乎想要說什麼，終究還是一臉冰冷的什麼也沒有說出來。　　……　　下午到了家裡邊就有電話打過來。　　“小昱認乾爸的事情也不和宛如姐說一聲啊，是不是不把宛如姐當自己人？”是宋宛如從西安打過來的電話，一開口就是興師問罪來了。　　“哪敢不把宛如姐當自家人啊，給沈伯伯那邊掛了電話的，小芸說她要自己告訴你，這才沒打，再說，也算不得什麼大事兒，也沒必要勞動宛如姐大駕光臨吧。宛如姐若是要來，那東陵市可要為宛如姐給折騰好半天。”頓了頓，“宛如姐不會是還給我還備了紅包吧？那我可就卻之不恭了。”　　“你個小滑頭，還沒開口就先想着紅包，你倒是猜的清楚。禮物是準備了的，不過給不給可要看你的態度而定了。”　　頓了頓“原本想給你寄過去的，後來想想還是回來給你吧，怎麼樣？有沒在東陵給宛如姐尋好住的地方啊。”　　聲音細軟柔膩，裡邊透着一股慵懶的味道，倒是不知道是剛剛洗完澡還是剛睡醒。　　唐昱倒是一聽宋宛如的話就驚喜起來，“怎麼？宛如姐最近就準備到東陵來？怎麼也不早說一聲啊，這個是個大驚喜。你就放心的過來吧，東陵市這麼大，還能缺了你住的地方？再說，我辦事宛如姐還不放心啊。”　　事實上，唐昱一回來東陵就把這件事給忘的一干二凈了，當時宋宛如說的時候也沒說會這麼快就到東陵這邊，唐昱現在還沒準備呢。　　似乎是明白唐昱的心中所想，“小語才不見你幾天就想着讓她的小昱哥哥抱呢，連我這個媽媽也不親了，天天吵嚷着要回去，讓我爸都忍不住的好奇什麼人能讓小語這樣挂念。”　　正說著話筒旁邊傳來一陣稚嫩的童音，“媽媽媽媽，我要和小昱哥哥說話。”　　“小語，最近乖不乖啊，有沒有惹媽媽和姥姥生氣。”　　“小語可乖了，媽媽和姥姥可喜歡小語了，才不會生小語的氣呢。可是媽媽不抱小語，姥爺也忙着沒時間抱小語，小語想給哥哥抱。”　　“好，小語快快回來吧，回來哥哥就抱你。”　　……　　“什麼？小昱你不是開玩笑吧，沈副書記的兒媳婦真的要在東陵市置辦物業？這，這不可能吧。”唐天鴻怎麼也不會想到，他在政府辦公的時候唐昱打過電話會說這麼一回事兒，這件事對他的震撼可是夠大的，當然，更多的是驚喜。　　“有什麼不可能的，上次我就和宛如姐說過讓她在東陵置個宅子，不過一回頭就把這事兒丟在了腦後邊沒想起來，也沒想到她這麼快就要來了，讓我都優先措手不及啊。而且，你們還都不知道吧，宛如姐在東陵市還有家公司的，叫恆達电子儀錶公司，就在鳳城區內。總之呢，宛如姐今天給我的電話，她近期或許就會過來暫住，事情咱們具體商量。”　　掛了電話唐天鴻還有些驚疑不定，倒是不想，沈副書記的兒媳婦不聲不響的在東陵市還有一個小公司。至於為何他肯定是小公司那自然也簡單，東陵市年利稅三百萬以上的公司唐天鴻基本能做到腦子里有譜，既然他沒聽說過這個公司，那自然是小公司了。不過沈副書記的兒媳婦辦公司不和東陵市打招呼還是讓他有些佩服。　　鼓了電話的唐天浩立馬就意識到這件事對東陵市其實還是有着很重大的影響，他自然能明白這件事裡邊意味着什麼，不敢怠慢，趕忙把事情向蘇慕儒做了說明。　　這可是東陵市改善與沈睿鴻關係的大好時機，無論如何也不能錯過，蘇慕儒自然也不會意識不到這個好處，知道唐昱馬上也會過來說明情況的時候，立馬全權委託唐天鴻辦好此事。　　從蘇慕儒辦公室出來，唐天鴻似乎又想到了什麼，轉身回去，“剛剛小昱還提到，宋女士在咱們市裡邊的鳳城區還有一個小公司，叫恆達，我剛剛查了一下，年產幾百萬的一個电子儀錶公司，歸陶業驊陶區長那邊管轄，我琢磨着，是不是把陶區長叫來了解一下情況？房子上邊的事情也可以讓陶區長幫着準備。”　　蘇慕儒愣了一下立馬就反應過來，這個可是個好事，說不準以後鳳城區也在囊中了，立馬欣喜道，“你這邊馬上給陶區長打電話讓他過來，你自己再琢磨琢磨。”　　陶業驊接到電話還有些奇怪，甚至是心驚膽戰，不知道蘇慕儒這時候打電話叫他過去是為了何事，還以為這幾日工作組的屠刀就要落到自己的頭上了。他在東陵市裡邊沒什麼根基，和蘇慕儒也不親近，自然不會以為蘇慕儒叫他過去會是什麼好事兒。前幾天的杜繼海可就是在市政府的辦公大樓走了一圈，然後就丟了帽子。　　要說。陶業驊也算是仕途得意，在東陵市的眾多處級官員裡邊，他屬於比較年輕的，今年還不到才三十多歲，為人也算是勵精圖治兢兢業業，不過這段時間他的日子一直不好過。　　至於為什麼他的日子不好過那就簡單了，自然是因為沈睿鴻的女兒和孫女在中山公園落水差點淹死的事情。陳松威案件爆發出來之後，這件事在有心人的傳播之下東陵市也漸漸流露出來，現在已經傳的沸沸揚揚，稍微有些見聞的人都知道，更不要說官場上的老油條。　　中山公園是92年下半年的時候建好的，這個項目是陶業驊從副區長的時候就開始推動的項目，在上邊投了不少的精力，當上區長之後中山公園才順利建好。　　也就是說，中山公園完全可以說是在他的推動下才建成的。而現在沈副書記的孫女和女兒在中山公園出了事兒，按照人們慣常的思維自然是恨屋及烏，討厭中山公園的時候順帶着也會把他這個一力主張建造中山公園的人恨上了，這個責任自然需要他陶業驊來背。　　所以，陶業驊最近的日子很不好過，不僅是區委那邊的肘制日漸增多，便是區政府這邊也有些不聽招呼的跡象，往日的同僚躲避他更是如畏虎狼，昨天的酒宴上他從那些人對他的刻意的冷落就能看出一二，便是下屬之中也有人陽奉陰違起來，最近幾次到市裡邊彙報工作更是能聽到一些不陰不陽的怪話。　　陶業驊已經有感於自己的政治前途暗淡了，或許這次到政府就是談論日後的工作問題，他已經有了充足的心裏準備，做好了承接任何風雨。　　不過饒是如此，當唐天鴻說出第一句話的時候還是把他雷的不輕。　　“什麼？唐秘書長你是說宋女士在我們鳳城區還有個小公司？這，這不會是開玩笑吧。”　　“我可不敢和陶區長開玩笑，這個事情我也是剛剛得知的，不知道陶區長曉不曉得，你們區裡邊有個叫做恆達电子儀錶公司？”　　陶業驊一愣遂反應過來，“唐秘書長你是說那個电子儀錶廠是宋女士的產業？這個公司我是知道的，每年有幾百萬的產值，承接的都是軍工廠的代工訂單，其餘的東西就不太知道了。”當初他倒是想查查這家公司的底細，畢竟能承接軍工廠的訂單，那後台肯定不簡單，不過查了兩次無功而返的時候他就意識到，這家公司，自己還是不要去觸碰的好。記得當時他還吩咐過下邊，不要隨意去找麻煩，倒是想不到那會是沈副書記兒媳婦的廠子。現在才算是明白，人家若是不像讓他查出什麼東西來，他還就真查不出來。　　這時唐昱恰好从里邊出來，“陶叔知道這家公司就好，宛如姐不希望別人知道這家公司與她的關係，所以還要托陶叔叔保密。宛如姐也知道公司這幾年在鳳城區多虧了陶區長明裡暗裡的照顧，所以對陶區長也是很感激的，讓我代為感謝。”　　陶業驊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唐昱口中的宛如姐是誰，心裏暗道，唐家什麼時候和沈副書記家裡邊這麼親密了？不過嘴裏邊還是連道不敢當不敢當，心下還是奇怪，唐昱出現在這裏干什麼，剛才那句話又是什麼意思？既然不希望別人知道剛才告訴自己又是什麼意思？總不會是為了讓自己行一些方便吧。不過轉頭一想也覺得不可能，人家若是要做的話早就讓人帶話了，哪用等到現在啊。　　“宛如姐呆在綿州不太方便管理這邊的廠子，原先公司還有另一個人管着，現在人家走了，只能宛如姐親自到東陵來管理，所以想拜託陶叔在東陵市給尋一處宅子置辦一套物業，不知道陶叔叔能不能幫得上忙。”　　唐昱故意停頓了一下，等待陶業驊的反應，果然，陶業驊臉上的表情立馬豐富起來，“宋女士托我在東陵市置辦物業？能幫的上忙，能幫得上！能為宋女士效勞，那是我的榮幸。”　　對宋宛如他可不敢託大，盡量把姿態放的低一些，不過怎麼也想不到唐天鴻叫他過來是為了這件事，這對他來說實在是個大驚喜。如果這事是真的話，那對他來說可是再好不過了，起碼外人看到了沈家的態度之後不會在對他橫加肘制，也能改善他眼下的尷尬局面。　　“宛如姐是想在東陵市置辦一套物業的，我就和宛如姐說了中山公園附近的鳳城區區政府開發的小區，所以今天才把陶叔叫過來問問看可不可行。”　　“可行可行，那自然是可行的，宋女士要來東陵市，我們鳳城區自然是歡迎之至，區政府那邊的小區也沒有什麼問題，恰好有一處收拾停當的宅子，三五天就能進駐。”陶業驊擦了擦見汗的額頭，說話也有些語無倫次起來，這個消息對他來說可是個莫大的驚喜啊。　　聽陶業驊說三五天就能入住，唐昱和他老爸詫異的對望了一眼，彼此都看到對方眼中的疑惑，莫非這個陶業驊還能算到宋宛如要置辦物業所以提前準備好了嗎？　　看到唐昱疑惑的眼神，陶業驊趕緊解釋了一句，他也不敢小看面前這個少年，人家老子雖然只是個正處，不過人家還有個干老子的，“也不瞞你們，我在那兒是有一套自己的宅子的，早就計劃着給自己準備的，去年冬季就開始收拾了，不過既然宋女士要來，為了體現我們鳳城區區政府的誠意，自然請宋女士優先。”　　“這，這不妥吧，這可是奪人所愛了，宛如姐不見得喜歡這樣的事情。”　　“什麼奪不奪，宋女士來了東陵市住着就好，什麼時候不想住了再還給我就是了，我在鳳城區，難道還能缺了住的地方不成？”他倒是從唐昱剛剛的話裡邊聽出了點味道，明白自己該怎麼辦，物業暫時還是要放在他的名下的。　　唐昱也暗道，和聰明人打交道就是好，又說了幾句自己獨自離開了，唐天鴻和陶業驊又敘了幾句然後讓他去和蘇市長彙報工作。　　看了一眼陶業驊興奮之下微微有些抖動的背影，唐天鴻禁不住在心裏邊道一聲，這個兒子還真是自己的福星啊。經過今天這件事，起碼陶業驊算是徹底的歸屬到蘇慕儒這邊，也就意味着蘇慕儒能夠徹底的掌控鳳城區了。　　陶業驊這個人還是很有本事的，鳳城區的區委書記年紀已經大了，在中山公園的事情發生之前，鳳城區就是陶業驊一家獨大的，在東陵市的處級幹部裡邊，也只有城關區的區委書記成衛東能和他相抗衡了。　　若是沒有什麼意外，等到鳳城區的區委書記退下之後是讓他接任的。　　這個意外說的自然就是中山公園的事情了，不過現在來看，中山公園的意外也不算是什麼事兒了。　　經過這件事，陶業驊也只能把自己綁在蘇慕儒這邊了。也就意味着，鳳城區在掌控之下了……

# 第四十九章 再赴省城

　　宋宛如決定在東陵市置物業顯然是一件大事兒，陶業驊拎的清楚輕重，所以把收拾妥當準備自己入住的中山公園旁邊的小區中的房子讓了出來，這套房子已經布置了好幾個月，基本是立馬就能入住了。雖然有些心疼，不過他也知道輕重緩急，知道那是他唯一的機會了，不僅能改善眼前的局面，而且能獲得蘇市長的直接支持。　　知道了恆達就是宋宛如的公司也是陶業驊的意外收穫，總之，自從當天與唐昱父子見面之後他就心情大爽。　　從政府大樓裡邊出來，陶業驊不禁一陣神清氣爽，雖然是被迫進入蘇慕儒的陣營，不過他本人對蘇慕儒就一貫支持，現在也不過是關係更進一步而已。而且在市裡邊這種圈子明顯的地方，也由不得他獨善其身，總要有個依靠的。　　出來后見唐昱站在外邊似乎在等人，也便踱步過去。　　“陶叔，讓你把自家的房子讓出來，真是過意不去，我就先代宛如姐謝謝你。”頓了頓注意看了一下陶業驊的臉色，“陶叔要是不忙的話可以找人把裝修好的圖紙啥的那過來，我拿給宛如姐看看有什麼地方需要改動的，咱們再商量。”　　陶業驊笑了兩聲，“你陶叔能有什麼忙的，區政府那邊事情不多，能幫宋女士做事，那自然是求之不得。”又試探的問了兩句，“小昱，你，你和宋女士，很熟？”　　這個問題可在他心裏邊憋了好久了，從第一次聽到唐昱稱呼宋宛如為宛如姐的時候他心裏邊就有這個疑問，無論如何他也不明白，唐家如何能和權勢顯赫的沈睿鴻副書記扯上關係，而且叫的還如此親密。　　唐昱微微笑了一下沒有直接回答，“陶叔若是明天有空的話咱們一起去一趟省城見宛如姐一面，宛如姐今天從西安回來綿州，咱們明天去看看她還有什麼要求，對裝修風格是否滿意，還有什麼傢具需要咱們添上，咱們也好早做準備，陶叔你說是不是？”　　能到省城與宋宛如見面？陶業驊一聽就心花怒放，對唐昱之前的微微的疑慮也就此打消，反正他們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見一面自然就知道了。　　“你陶叔可不像唐秘書長那般繁忙，自然是有空的，那咱們？”　　唐昱笑了笑，“陶叔明早讓人把車開過來，咱們自己駕車去就好了，旁人就不必帶了。”自然是不希望旁人看到與沈家之間真正的關係，官場上的底牌能多留一張自然要藏的好好的，陶業驊想必也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陶業驊聽了也贊同的點了點頭，不過馬上又想到了什麼，尷尬的笑了兩聲，“可是，你陶叔我不會開車啊，要不，讓你二叔開車和咱們一塊去？”　　“陶叔你不會我會啊。”　　見陶業驊一臉難以置信的表情，唐昱心裏暗笑，“陶叔你不用擔心，我可不是杜家那半吊子，這幾次到省裡邊都是我自己開車的，陶叔你就儘管放心吧。”　　……　　唐昱與陶業驊是第二天上午十一點左右到達綿州的，不方便讓陶業驊到香榭苑去，所以宋宛如還出來和陶業驊見了一面，還感謝了兩句讓他受寵若驚，要求啥的倒是沒有多提。不過臨走時把唐昱拉走了，告訴他唐昱今天晚上要留住在香榭苑，讓他沒啥事就自己先回去吧。　　這句話的對陶業驊的威力可是夠大的，唐昱來了省城可以在香榭苑留住？那需要和沈家的關係好到什麼地步啊。　　陶業驊不敢再往下想，越發的覺得唐家這個小子不簡單，一路開車而來，自己七繞八繞，愣是沒從他口裡邊探到什麼有用的東西，往往話一出口三兩句就被唐昱繞到了天邊。單單這手本事就足夠讓人嘆服，不說他這般大的同齡人，便是機關裡邊的人也未必人人及得上他。　　回了香榭苑，小語馨一看到唐昱就伸出兩隻肉呼呼的小手要唐昱抱。　　鄭舒嫻從樓上下來，“這小語，看到小昱哥哥連自家奶奶也不要了。對了，小昱來了就進書房吧，你沈伯伯讓你來了就進去。”　　唐昱詫異了一下，不知道沈睿鴻現在又找他是為何，不過也不敢怠慢，趕忙把語馨遞到宋宛如的手裡，兩人手指無意間的碰觸，那一抹滑膩讓唐昱的心還是忍不住的一顫。　　進了書房沈睿鴻正在看文件，唐昱也不打擾，安安靜靜的在一側坐下拿起一本書看起來，好一會兒才聽到沈睿鴻開口說話，一開口就讓唐昱心驚膽戰，“你這小子，一肚子的壞水，整天盡想這亂七八糟的事情。說說吧，你們市裡邊那個萬建是怎麼一回事兒，宛如要在東陵置辦物業又是怎麼回事兒？”　　聽他語氣里沒什麼責備，唐昱趕緊腆着臉笑了笑，“人家蔡明財商業眼光獨到，願意到哪裡去哪是我們能夠知道的呀，沈伯伯可是冤枉我了。”　　“你這小子，和我也耍滑頭，是不是還要和我說宛如想到哪兒去是她自己的事情，你哪兒知道啊？”臉上倒是一臉笑意，沒什麼不快。　　唐昱連道不敢不敢，把算計萬建的前因後果說了一遍，最後道，“萬建這幾年在東陵市也是天怒人怨的，去年搞強拆在東陵市死了三個，重傷十五個，要不是陳松威給壓了下來還不知道要鬧出什麼亂子，這也的黑心商人，有機會坑他一把自然不能放過。”　　“你這小滑頭啊，那可不僅僅是坑一把的事情，我可是聽說方家的那小子最近把海南那邊三億多的樓盤和地皮都轉給了萬建，你不會告訴我這個你也不知情吧。”　　唐昱又把上次與方建銘見面的事情說了一遍，也提到了方家老爺子對他的態度。　　沈睿鴻還感嘆一聲，“方家的老爺子可是不簡單呢，便是我們這些人想見他一面都難，這次的事情若是成了，那方家可就欠下了你一個大人情。這人情，甚好啊。”　　頓了頓，“你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我就不去管你了，上次和你說的海南房地產泡沫的事，最近北京開會的時候我在朱延山副總理那邊探了一下口風，雖然沒有什麼具體的結論，不過觀其態度，憑我對副總理的了解，宏觀調控不遠了，怕是要讓海南的房地產市場硬着陸。口風雖然沒露，我提出的遼海省內控制放貸規模等措施倒是表示了明確的支持，表示會與省內的四大國有銀行事先打好招呼。”　　唐昱笑了笑，“看來副總理對沈伯伯的建議很看重啊，銀行的垂直管理系統中央向來不喜歡讓地方插手，這次能有這樣的表態，足見副總理的態度了。”他倒是看的清楚，不過具體的細節這些東西沈睿鴻自然有專業的人士去鼓搗，他對細節上向來是不甚精通的。　　沈睿鴻也笑了笑，“不說這個了，知道你不精通細節，具體的東西我已經讓人擬出了條程，朱副總理也表示了支持。”說完又似乎想起了什麼，給唐昱遞過來個東西。　　唐昱看了一下后眉頭大皺，“把邱省長調到國務院僑務辦公室，這，這不太可能吧，我記得邱省長似乎是91年才提的省長吧。”看着文件，唐昱有些難以置信。　　把正當年富力強的堂堂一省之長調往僑務辦公室，這痕迹也太着相了吧，那就等於是明確宣布結束他的政治生涯了，差不多算是退居二線了，而且類似於這種調動都是臨時性的過渡性的，也就是說很快會完全的退居到二線。　　邱立源作為遼海省一省之長，雖然作為不大，不過類似於這種調動，除非是犯了重大錯誤，不然中央不會有這麼激烈的措施。　　聯想到遼海省近一段時間發生的事情，唐昱的心中隱隱已經有了某些猜測，不過還不能確定。　　“事情已經定下來了，我們這些人知道的消息比較早，兩天後會有正式的文件下發。”看唐昱一臉思考，沈睿鴻緩緩點了一句，“邱省長的兒子用別人的名義兩年前在東陵市註冊了一個小型外貿公司，一直在深圳那邊。”　　唐昱的眼睛驀然睜的老大，遂一臉恍然大悟的樣子。　　兩年前，那不正式陳松威等人開始騙稅的時間嗎？　　蘇慕儒案一開始的時候唐昱就一直覺得省裡邊有人在背後默默的推手，在促進案件的發展，從開始時候的跳票事件，若是省裡邊沒有強力人物的暗允和撐腰，前世的時候陳松威斷斷不可能在事情發生之後還留在東陵市市委書記的位置上。　　還有，若是沒有人強力推手，涉及到一市市長的案件，為何會在短短几天之內就定了案，為何類似武成松這樣對辦案沒有什麼作用的人會被安插到專案組裡邊？這一切無不說明，背後有一個強力的人物在默默的主導此事。　　記得沈睿鴻的秘書當時說過，蘇慕儒的案件是邱省長親自批示的，當時唐昱就隱隱有些懷疑，不過想想還是覺得不可能，倒是沒想到，原來真的會是他。　　“邱省長自己或許也是不知道的，他兒子和老婆背着他在後邊胡鬧，許是蘇慕儒在建材廠發現什麼之後他們才心急了，趕緊和邱省長坦白，邱省長總不會對自己的兒子見死不救，所以對陳松威他們策劃的跳票的事情採取了默許的態度，再之後的事情你就想得明白了，跳票不成功，陳松威只能鋌而走險陷害蘇市長，邱省長為了掩蓋住陳松威等人的罪行，親自出面推動專案組的辦案進程，也有一些誤導性的言論。不過邱省長本人涉案應該不深的，陳松威他們那邊貪下來的錢有一半在邱省長兒子的手裡邊。”　　確實，沈睿鴻點了一句唐昱就能想到很多事情。自然不僅僅是陳松威案件的事情，唐昱還能模糊的記得，前世98年陳松威案告破之後不久，已經身在中央某個部委主持工作的邱省長也黯然告退，現在想來應該也是這樣的原因吧，前世倒是還讓自己疑惑了一把。　　至於為何中央對他的處理顯得如此激烈，那就要從這次的案件上邊來看了。　　這次的案件，什麼都不是重點，重點是把全國的目光都引過來了。　　出了這麼大的事情，中央本來或許就需要省裡邊的某些人來背一些責任，邱省長恰好參与其中，板子自然要落到他的屁股上。　　當然，若是放在以往，一般事情到了廳級就會止步不查，邱省長或許要付此事一些責任，例如監管不力之類的，不過付得責任應該不會很大。或許會挪挪位置，換個省份，或者暫時到中央部委裡邊過渡一下。總之，無論如何也斷斷不會像現在這般直接被發配退居二線，中央對他作了那樣的調動，那差不多就是毫無挽回的餘地了。　　這次事情的關鍵就是，先是市委書記陷害市長，情節相當的惡劣，影響很不好，省裡邊的某些人就要為此付一些責任。更關鍵的是，陳松威的騙稅案件牽扯到了稅改上邊地方與中央的大博弈。　　蘇慕儒前幾天發表的關於此事的文章已經上了紅頭內參，而且擺到了幾位政治局常委的案頭上，東陵市乃至整個遼海省都到了風頭浪尖之上。　　邱立源作為一省之長被兒子攪和到了騙稅案件當中，在陷害案件之中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中央自然質疑他的能力和品性，地方上則惱怒他的參与讓中央在稅改的博弈之中大占上風讓地方損失了不少的利益。　　所以，邱立源自然在地方也沒了位置，中央也沒了位置。　　所幸中央念他勞苦功高沒有一擼到底，日後還是會以省部級的級別退下去養老，兒子在交出贓款之後也能保住，這對他來說或許已經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想了想，唐昱又試探的問了一句，“那，省長的人選？”沈睿鴻笑罵了唐昱一句，“你小子關心這麼多幹啥，現在都還是沒影兒的事呢。遼海省這次成為全國的焦點，影響巨大啊，中央也是有些爭論的，短時間還定不下來，暫時由嚴仲賢書記全面主持工作。”　　唐昱暗道，不是有爭議，而是不少人不願意接這個爛攤子吧，中央若是要改變遼海省目前的狀況，那就需要有鐵腕手段的強勢人物來當這個省長。　　暗暗看了沈睿鴻一眼，心道，沈伯伯或許才是最好的人選。　　只是這種事情他也知道，上層考慮的東西會很多，不是一两天能定下來的，他在這種事情上也完全的插不上手。倒是知道蘇慕儒的那篇文章上了內參還入了幾名政治局常委的眼，心裏不禁暗暗高興，那可是一件相當了不起的事情。　　話說，那篇文章還是唐昱寫了個粗粗的東西，然後他爸執筆，蘇慕儒潤色，裡邊也是有着他的一番心血的。　　他倒是想自己親自操刀，不過論寫政治文章這種事情，他是拍馬也比不得他老爸和乾爸的。

# 第五十章 初聞百聆

　　從省城回來之後唐昱的生活又陷入平靜之中，偶爾去調戲一下楊涵寧，陪着她從老街一直到鳳城區於台那片兒的恆達电子儀錶公司。　　老街在鳳城區的邊上，到於台要有六公里多的距離，大多時候都是唐昱騎着自行車載着楊涵寧，然後載着她瘋跑，感受這背後的彈軟，楊涵寧也往往溫柔的挽着他的腰，把臉貼在他的後背上，若是忽略兩個人的年齡的話，倒是一對般配的情侶。　　於台那邊比較荒涼，東陵市鳳城區不少的工廠都在那兒落戶。　　早在楊涵寧剛回東陵市的時候唐昱就把她塞到了廠子裡邊做一些財務上邊的工作，她大學的時候是專門學習會計專業的，加上在建材局也做過一些財務上的工作，所以上手很快，最近已經完全熟悉了這邊的工作。　　不過最近這邊其實也是沒多少事情需要做的，宋宛如把軍工廠的代工訂單全部推掉了，在此之前廠子沒有穩定的渠道，或者說，在此之前完全沒有渠道資源，推掉了訂單之後，或許在很長一段時間都將缺乏廠子都要處於停產狀態。　　唐昱之前來過一次公司的辦公地點，設在鳳城區中心，生產的工廠在鳳城區郊區的於台。宋宛如經常不在這邊，以前的負責人是她留美的同學兼閨蜜，她走了之後負責人是之前公司負責生產方面的主管，叫周曉虹，唐昱之前見過一面，一個很能幹的女人，三十齣頭的年紀，看其穿着打扮就知道是個事業型的女人。　　唐昱既然說服了宋宛如不把公司賣掉還忽悠人家推掉了訂單，那他就不能讓公司主要半死不活的吊著，總要為這個公司負責人的。況且，他還想要拿這個公司來練一下手。　　不過具體的了解了公司廠子的情況之後，唐昱還是禁不住的有些頭疼，公司的廠子以前因為承接的是軍工廠固定的訂單，生產的產品也多是軍工廠一些產品的配套儀錶，可是這些儀錶在市場上幾乎沒有銷路，大多被一些大的儀錶公司垄斷，類似於這般規模的儀錶公司，大多生產的不是這一類的產品，而是類似於電工儀錶或是試驗儀錶這些產品。　　恆達之前完全沒有這方面的客戶資源，而且也沒有這方面的生產經驗，恆達要想在市場上活下去就必須要考慮轉型，要麼改造一下生產線，生產的產品換成另一種類型；要麼完全改行，把廠子里的設備都打包賣掉，公司換一個思路經營。當然，這些還是唐昱在腦子裡邊徘徊的想法。　　第一次騎自行車載着楊涵寧去於台的工廠，路上就碰到了陶業驊的車子，“小昱，你這是？”陶業驊說著疑惑的看了看自行車後座上的楊涵寧，還被她的美貌給震撼了一下，不過立馬就反應過來這個女人是誰，可不就是陷害蘇市長的那個建材廠的女人嗎？　　任陶業驊怎麼也想不明白，唐昱為何會和這個陷害蘇慕儒市長的女人攪和在一起。　　不過上次在省城已經知道了唐昱與沈家的關係，他自然也知道有些東西不好問出去。有些事情，不知道有不知道的好處。　　唐昱扭頭對從車上下來的陶業驊笑了笑，也從自行車上下來，“我和涵寧姐一塊到宛如姐的工廠上瞧瞧，看陶叔你現在的樣子，可不比前幾日清閑了吧？”　　唐昱這話說的卻是不假，陶業驊與沈副書記家裡邊多了一絲聯繫的事情很快在東陵市的官場上傳開，雖然不至於說他搭上了沈副書記的線，不過起碼知道了沈家對鳳城區的態度，陶業驊在鳳城區的局面自然大大的改觀。當然，他自然也不敢忘了唐昱這個救急的人。　　“你們到宋女士的廠子去？正好我也到於台，一起坐車過去吧。”說著吩咐司機下車把自行車放到後邊，讓唐昱和楊涵寧也上了車。　　“陶叔這會兒到於台去幹嗎呀，現在時間可還早着呢，不是上門打秋風去吧。”　　聽唐昱問起來，陶業驊苦笑一聲，“你陶叔哪有那麼清閑啊，還不是下邊的事情搞的？”看唐昱一臉好奇，就給他慢慢說起來，“區裡邊有一家企業，百聆電視機廠，這個你知道吧？”　　唐昱點了點頭，那可是東陵市唯一的電視機廠了，早些年地方保護主義色彩對嚴重的時候，東陵市很多家庭用的都是百聆生產的黑白電視機，不過在唐昱的記憶中，自從95年末長虹發動了彩電行業的價格大戰之後百聆就倒閉了，市場上再也沒有這個品牌，倒是不知道現在出了什麼問題，繼續聽陶業驊往下說。　　“這個電視機廠雖然是私企，不過區裡邊有一定的股份。原先咱們市裡邊有政策，百聆還能活的挺滋潤，每年為區裡邊提供不少的利稅，可是國家明令取消地方保護主意色彩之後，電視機廠就經營慘淡，一來原先的黑白電視逐漸被淘汰，二來廠裡邊的生產成本管理成本也比較高，所以在市場上很難競爭過其他的品牌。原先還在遼海省內有一定的市場份額，現在只能偏居東陵市的一隅之地了，甚至連東陵市內的份額也被不斷的擠壓，眼看着就難以存活下去。”　　“這些都不算是什麼事兒，關鍵是為了從生產黑白電視機向彩電轉型，廠子在去年的時候花了大價錢從國外引進了一條彩管生產線，可是之後的銷量不僅沒有上升，廠子的效益反倒是越來越慘淡。從去年年末開始就一直在持續虧損，現在已經是區裡邊的財政負擔了，區政府現在都為了這個包袱愁死了，想要把包袱甩出去，可是廠子的效益放在那兒，就是甩出去也沒有人願意接手啊，你陶叔現在都愁死了，今天就是要到那邊去看看情況的。”　　陶業驊不過是在發發牢騷，不過他的話卻讓唐昱的心裏邊一動，電視機廠？區裡邊有意讓齣電視機廠的股份？　　唐昱的心思暗暗轉動起來，這或許也是個不錯的想法。　　轉眼車子就到了恆達下屬的工廠，陶業驊既然來了自然要進去看看，不能空丟下唐昱兩個。　　不過現在這廠子可着實沒有什麼好看頭，機器基本已經處於停產狀態中，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產能在運行，是為了完成之前就接下的訂單。　　“陶叔，區裡邊的意思準備把百聆電視機廠賣掉？”　　看唐昱一臉認真相，陶業驊愣了一下，“是啊，區裡邊基本已經形成了統一的意見，無論是區委還是區政府這邊，都急於把這個包袱給脫手掉，不過區裡邊只有不到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其餘的股份都在當年創辦廠子的人手中。”　　“陶叔的意思該不會是姬廠長不願意把廠子盤出去吧？”唐昱只記得這個電視機廠的創辦人姓姬，95年之前在東陵市也算是風雲人物。　　陶業驊暗嘆此子心思之敏捷，三言兩語就說到了點子上。　　“倒也不是姬廠長不願意把廠子盤活，關鍵是價格，廠子現在不景氣，那自然就不值錢。姬長發從八幾年創辦廠子到現在，上邊也花了一番自己的心血，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是希望廠子繼續經營一段時間，等到情況有所好轉的時候再盤出去。”　　他這樣說著，唐昱卻是明白了他的意思，廠子是姬長發一手辦起來的，當年大概是為了獲得市裡邊一些政策上的支持，所以讓區裡邊佔了一定的股份。廠子效益好的時候區裡邊自然拿這些股份當個寶，每年坐吃分紅，區裡邊還能得到大筆的利稅，那都是政績。　　可是廠子效益不好的時候，那部分股份在區裡邊就是燙手貨了。區裡邊不僅得不到分紅，還要為廠子分攤一部分的損失與風險，這顯然不是區裡邊想看到的。廠子從去年年末就開始持續的虧損，或許區裡邊已經付出了一些代價，現在的局面就是，區裡邊不想讓這個廠子繼續這樣半死不活的撐下去了，想要脫手套現。　　區裡邊的股份得來的容易，自然不在乎價格上邊，反正脫手就能把手裡邊的包袱甩掉，還能為區裡邊換回大筆的現金，這才是區委和區政府形成共識急於脫手的原因。　　這時候區裡邊就和廠子的創辦人姬長發產生了矛盾，矛盾的焦點就是，姬長發希望可以繼續經營試着盤活廠子，或者等到廠子效益更好的時候再脫手，可是區裡邊卻沒有耐心再等下去，也不希望承擔繼續等待的風險，急於把的股份套現。　　這時候，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姬長發接下區裡邊的股份了，不過看陶業驊現在這樣子，姬長發現在顯然沒有能力接手區裡邊的股份，廠子的效益不好，區裡邊也不敢讓銀行給他開口子。　　“陶叔，你們區裡邊當初拿到的股份是不是有限制的第三方交易條件啊？”　　陶業驊又愣了一下，“小昱，不簡單啊，看你對商業上邊的事情可是精通的很，比你陶叔我強多了。區裡邊和姬廠長當初確實有簽訂的限制與第三方交易股份的條款，也正是因為這樣，區裡邊現在才發愁啊，和那邊談不攏，姬廠長又不同意區裡邊出讓股份，那電視機廠的股份在區裡邊就是大包袱。嘿，你陶叔我就不明白這些事兒，倒是你小子一眼就看明白了。”　　唐昱笑了笑，“陶叔可別忘了，我老爸可是貨真價實的經濟學碩士，跟着他自然要耳濡目染一些。”　　接下來陶業驊在周曉虹的陪同下在儀錶廠轉了一圈后匆匆離去，唐昱卻對從他口裡邊得到的信息產生了興趣。　　“周姐，宛如姐，你們兩個對這個百聆電視機廠知道多少？”　　詫異的看了唐昱一眼，楊涵寧微微理了理額前的亂髮，“百聆電視機廠啊，我只知道那是咱們東陵市的品牌，我家最早那台的黑白電視機還是百聆的牌子呢，這兩年在市場上邊倒是少見了。”　　唐昱失望了一下，又把希冀的眼神看向周曉虹。　　沉吟了一下，“這個廠子你周姐倒是知道一些，創辦人姬長發是早一批的機電高材生，早些年在長虹做過高管，89年從長虹出來在東陵市辦了百聆電視機廠。怎麼說呢，百聆落到如今的地步，一部分是區裡邊指手畫腳的原因，還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這個姬長發的原因了。”　　看唐昱一臉沉思，又接着往下說，“這個姬長發擅長管理生產，廠子的生產管理很不錯，前兩年我還参觀過。不過他和我差不多，不長於銷售，不善於做市場，又沒有恆達這麼好的門路直接銷貨。前兩年有市裡邊支持的政策還好，這幾年長虹等電視機廠商都強勢起來，市裡邊也被迫降低了原先的支持力度，不善於做市場的百聆就日漸敗落。”說完又看了看唐昱，“怎麼，小昱你有什麼想法？”　　說實話，周曉虹也不知道唐昱是誰，只知道是大老闆直接交代的人，平日里說話老氣橫秋異常成熟，雖然年紀不大，商業上邊的門門道道卻知道不少，從剛才的幾段對話裡邊就可見一般，至於具體唐昱是什麼人她卻不太清楚。　　唐昱又皺着眉頭想了想，不善於做市場？這個可不是什麼問題。　　“這樣，周姐，涵寧姐，你們兩個最近要是有空，就幫我收集一下這個百聆的信息，或許我會用得上，你們盡量收集的全面一些，調查深入一些。”　　“小昱，你不是說著玩的吧，難不成還真對這個電視機廠起了興趣？咱們這個可是电子儀錶工廠，不沾邊的。”　　“涵寧姐覺得我像是開玩笑嗎？不過反正也花不了什麼大功夫，你就當我弄着玩得了。具體什麼想法現在還談不上，總要等你們有了調查結果再說。”　　楊涵寧和周曉虹面面相覷，她們兩個可沒想到，僅僅因為剛剛和陶業驊的幾句話，唐昱就真的對這個電視機廠起了興趣。　　周曉虹不知道唐昱的身份，不過既然是老闆親自吩咐的人，自然不能輕慢，趕忙答應下來，雖然心裏邊有些不以為然，只以為是少年人的心性，鬧着玩。　　楊涵寧卻不這麼想，從上次與方建銘見面她就知道，這個少年不簡單，連方家老爺子都要認下的小友，可不會那般無聊，既然說了這話，那或許就是真的對這個電視機廠起了興趣，暗暗記下唐昱的吩咐。

# 第五十一章 提前破滅的泡沫

　　五月二十三日，早晨天氣一如往日般的晴空萬里。　　因為是周末，唐昱一直睡到八點多鍾才起床，還沒等他洗漱，家裡邊的電話就響起來了。　　“小昱，剛起床吧？”　　“劉哥？你這大忙人啥時候有空給我打電話了，不是沈伯伯又有什麼吩咐吧。”　　笑着和沈睿鴻的秘書調侃了兩句，只聽那邊臉色一正，聲音一肅，“還真讓你給說著了，沈書記剛剛吩咐我給你掛電話，讓你注意海南那邊的新聞，他現在省裡邊忙着，顧不上給你打電話。”　　“劉哥說的是海南？那邊出什麼是了嗎？”話剛出口就反應過來，“難道……”　　“沈書記就說你准能猜到，果真如此，你說你就想到了。新聞上邊的消息可能會有些滯后，沈書記說你要是不忙的話就到省城來吧，這邊得到消息總是要方便一些。”　　唐昱連道不忙不忙，表示馬上就到省裡邊。　　掛了電話也顧不上洗漱吃飯，趕忙給他二叔打電話讓他二叔開車過來，自己則到小區外邊將就着對付了一口，吃到一半唐天浩就開車過來了，唐昱也顧不上吃飽，上了車就要讓他開車往省城趕。　　“小昱，看你心急火燎的，省城出啥事兒了？”　　唐昱點了點頭，“劉秘書幾天早晨打過電話來，海南那邊，估計上邊動手了，沈伯伯讓我到省裡邊，那邊得到消息容易一些。”說完不再說話，閉着眼睛陷入沉思之中。　　上邊如此快速的動手，顯然有些出乎唐昱的意料。他清楚的記得，前世中央調控海南樓市的時候是93年6月23日，可是今天不過是五月二十三日，離前世泡沫破滅的時間整整的提前了一個月。而且，調控之前幾乎是毫無端倪，即便是自己已經有了心理準備，知道這一天遲早會到，不過就這樣提前一個月來臨，還是忍不住讓他心裏邊有些悸動。　　莫非，這就是所謂的蝴蝶效應？　　前世的時候只有潘石屹這個幸運兒因為運氣使然，在泡沫破滅前夕從泡沫裡邊抽身而出，而這一世，因為自己的介入，他二叔的六千萬資金抽出身來，方建銘的近十億的資金也抽身出來，蔡明財的萬建又多投入了三億多的資金，沈睿鴻在省城裡邊也秉承朱副總理的意願插手省內的四大國有銀行的放貸，也插手各大投行。　　而這一切，在前世的歷史上邊都是沒有發生的。　　或許，也真以為這一世有了自己的插手才導致事件整整提前了一個月到來吧！唐昱心裏邊暗暗感嘆，不過也生起了一絲警惕，起碼，這件事情告訴他，雖然大的趨勢不會變，但是在某些小細節上邊，這一世已經因為自己的到來而有所改變，就如這一次調控樓市的大趨勢雖然不變，可是時間上與前世相比就提前了很多。　　駕駛座上邊的唐天浩心裏邊也是浪海滔天，雖然在之前就已經基本確定泡沫遲早會破滅，但是真當這一天來臨的時候還是忍不住的心簇蕩漾。在沒有確定的消息之前，心裏邊總會忍不住的患得患失，而且，若是萬一他們判斷失誤的話，那可就是送了萬建一筆大禮，要偷雞不成蝕把米啊，指不定還要讓方建銘都記恨上。　　看了看旁邊閉目養神的唐昱，心裏也忍不住的有些慶幸，若不是這個侄子的提醒，或許自己就要失陷在那個大大的泡沫裡邊了吧！　　看唐昱似乎睡着了沒有醒來的跡象，倒是越發的感慨大哥養了個好兒子……　　他們是中午不到一點鐘到的省城，唐天浩把唐昱送到了香榭苑后就獨自駕車去找方建銘，香榭苑這邊沈家的人雖然不介意唐昱帶着他一起上門，不過畢竟感覺上不是很好，這一點他還是識得大體的，也省的唐昱為難。來的路上他就已經聯繫了方建銘，人家獲得消息要比他方便的多，兩人去見見面喝酒慶祝一下也好。　　到了沈宅，恰好沈睿鴻和劉秘書都在家裡邊，看他進來，宋宛如遞過來一包吃的，唐昱接過來就跟着劉秘書進了書房。　　沈睿鴻從桌上遞過來一份文件，唐昱掃了一眼就知道是國務院發布的紅頭文件，看了一下封面：《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意見》，沈睿鴻示意他翻開看看。　　唐昱微微有些顫動着手指把文件翻開，這種文件，前世的他可沒有機會接觸到原件，照理說，沈睿鴻給他看也是於制不合的，不過自然沒有人回去深究這些東西。　　唐昱翻開一看，內容果真與前世一般無異。唐昱對前世的那場泡沫的記憶一直烙印到了靈魂裡邊，點點滴滴都記得清清楚楚，國務院下發的這份文件他前世雖然沒有接觸過原件，當時對於其中的十六條摘要卻記得清清楚楚：嚴格控制貨幣發行，穩定金融形勢；堅決糾正違章拆藉資金；靈活運用利率槓桿，大力增加儲蓄存款；堅決制止各種亂集資；嚴格控制信貸總規模；專業銀行要保證對儲蓄存款的支付；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強化中央銀行的金融宏觀調控能力；投資體制改革要與金融體制改革相結合；限期完成國庫券發行任務；進一步完善有價證券發行和規範市場管理；改進外匯管理辦法，穩定外匯市場價格；加強房地產市場宏觀管理，促進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強化稅收征管，堵住減免稅漏洞；對在建項目進行審核排隊，嚴格控制新開工項目；积極穩妥地推進物價改革，抑制物價總水平過快上漲；嚴格控制社會集團購買力的過快增長。　　這十六條的摘要，可不就是現在手中這份紅頭文件表述出來的意思嗎？一目十行的看過去，邊看邊把十六條摘要一一羅列小聲念出。這時候，唐昱便是再不動聲色也掩飾不了內心的激動，最後還是強忍了下來，感嘆了一聲：“朱副總理這十六條措施，可謂是條條殺招，招招致命啊，沒有一絲反抗的餘地。”　　沈睿鴻也感嘆一聲，他倒是沒想到，唐昱只是看了一遍就一口道出十六條招招致命的措施，這上邊的政治敏銳性可不是一般人可比。當然，他不知道的是唐昱前世為了研究這個致使家庭大難的泡沫，在大學曾經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來查資料，還跟着導師一起做過相關方面的調研，這才記憶清晰，一口道出十六條措施。事實上，他閉着眼睛都能背下來。　　“雖然早就判斷出了朱副總理要用鐵腕手段來整治那邊的樓市泡沫，不過我事先也沒有想到手段會如此強硬，照這樣執行下去，那可真是不留一絲餘地啊，怕是沒有哪一家能夠逃脫出來，地產開發商可要受些痛了。”　　頓了頓，“前天朱副總理兼任人民銀行行長我就隱隱有些察覺，知道這一天不遠了，倒是不想，他還是以往那般雷厲風行啊。”　　唐昱愣了一下，他這幾天沒有注意新聞，對於朱延山副總理兼任人行行長的事情還不知曉，若是知曉的話，或許也會提前做出判斷，畢竟，前世的時候接管人行就是調控的先兆，這裏邊的道道唐昱前世也研究透徹了。　　“朱副總理兼了人行行長，再加上那份紅頭文件，這無論是對於四大國有銀行各大國投還是對於海南的房地產開發商以及遊資，這都無異於釜底抽薪啊，以朱副總理一貫的強勢，再加上他還兼着人行的行長，便是國有四大銀行都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你小子當初好像就看清楚了這點，實是不簡單啊。關於這次的調控其實是在昨天就開始的，朱副總理昨天晚上就宣布，要求終止房地產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銀行資金進入房地產業，這已經是銀根緊縮的前兆了。”　　又揚了揚手中的紅頭文件，“這份文件是今天早晨傳送到各省的，上邊關於緊縮銀根的態度表露無疑，要求各省在今天就必須召開會議貫徹文件精神，這是完全不給留後路啊。”　　又嘆息一聲，“說到底，最後損失的還是人民的財產，可是若是現在不讓過熱的樓市硬着陸而是等待樓市越炒越熱，最後遊資都抽身而去，那時候的損失會比現在的更大，到時候或許就是一場災難了。朱副總理用鐵腕手段，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啊。”　　唐昱微微想了想也贊同的點了點頭，“或許這次的事情也可以給那些一直在鼓吹着用房地產行業來拉動國民經濟發展的經濟學家一些警惕了，房地產雖然可以拉動GDP，可以擴大內需，可是這裏邊的限度就需要具體掌控了，若是沒有一個具體的行業標準，只怕這個行業會越來越混亂啊。”這話卻是對日後居高不下的樓市的感觸。　　又看了看沈睿鴻，“沈伯伯，遼海省的銀行，這次？”　　他沒說完，不過沈睿鴻顯然明白他的意思，擺了擺手，“有些損失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不過相對於其他的省份來說或許會小一些，省裡邊下屬的投行要比國有四大銀行好一些，我插手方便，該拋的都拋了不少，四大國有銀行，便是有朱副總理的指示我也不好過多的插手。”　　銀行的垂直管理系統顯然也是有利有弊的，類似這次的事情，若是地方上能夠插手的話或許損失會小很多，可是中央顯然是絕對不會允許地方上邊公然插手國有銀行的事情，那是中央所不能容忍的，便是這次朱延山副總理給沈睿鴻開了特意也依然是困難重重。　　地方上與中央的博弈雖然從來不見硝煙，但是歷來也從不溫情脈脈，該見血的時候也是要刺刀見紅的。就如這次的稅改，中央抓住機會就要讓地方吃癟，或許這次調控提前來臨也和這個地方中央的稅改大博弈有關也說不準。　　當然，這些問題就不必唐昱去關心了。　　又與沈睿鴻深談一會兒，沈睿鴻帶着秘書匆匆上班，劉秘書臨走時意味深長的看了唐昱一眼，越發的發現看不透這少年。　　現在他也知道，唐昱已經真正的獲得了沈家的認可，而且，不僅僅是因為他是沈家的小恩人這個身份，而是在人品和能力上都獲得了沈睿鴻的肯定，這對於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人來說可着實不簡單，倒是越發的肯定了和唐昱一家子交好的想法。　　唐昱下午就呆在沈宅，逗逗小語馨，和沈芸窩在沙发上邊，腦袋靠的近近的教她下圍棋，偶爾瞥到小姑娘家裡邊寬鬆便服下邊的凹凸挺翹，忍不住的心中悸動，呼吸也灼熱起來。　　小姑娘顯然也有所察覺，俏臉通紅，偶爾拿棋子的時候被唐昱的指尖劃過掌心，紅暈能從耳根子一直蔓延到衣領下邊，讓唐昱忍不住想掀開看看內中風景。　　小姑娘一下午羞的一直不敢抬頭，使勁讓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圍棋上邊，卻怎麼也無法做到，反倒讓耳根子越發的滾燙，宋宛如從樓上下來看了看沙发上的兩人，笑着搖了搖頭又回到樓上……　　一下午便在一種綺麗的氣氛中渡過，讓唐昱心中好不快活……

# 第五十二章 二見方建銘

　　晚上唐昱原本準備在沈宅吃飯過夜的，沈芸下午被唐昱不動聲色的小小調戲了一下午，後來也不好意思一個人和唐昱呆在客廳裡邊，上樓逗小語馨玩去了，哪知道語馨醒來要找小昱哥哥玩，於是，兩個人在客廳裡邊一起逗小語玩。　　這可給了唐昱更多的機會和更合適的理由，於是，兩人的手在觸碰語馨的時候，總會很巧合的碰到一起……　　宋宛如和鄭舒嫻則笑呵呵的看着唐昱、沈芸和小語馨三人在客廳之中笑鬧成一團。　　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家裡邊電話響起，宋宛如接了電話一臉笑容的寒暄了幾句，然後示意唐昱過去接電話。　　唐昱心裏邊還在詫異，誰找自己會把電話打到沈宅裡邊？能知道沈宅電話的人可不多，和自己熟悉的就更少了，總不會是二叔吧？不過想想又不可能，看剛才宛如姐寒暄的樣子可不像是和他二叔在說話。　　接起電話，那邊略有些熟悉的洪亮聲音響起，“唐昱吧，還記得你方哥吧？”　　“方哥？是你啊，我還想着誰能把電話打到沈伯伯家找我呢，聽方哥這中氣十足的聲音，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這時候不自個兒找樂子去，找我一個小孩子幹啥呀。”不過心裏邊倒是微微有些明白這個電話的意思。　　“你這小子，不興這麼奚落你方哥，什麼喜事你這小子會不知道？總之不止你方哥，整個方家都是託了你的福，對你心存感激啊。這樣，我現在和你二叔在一起，你定個地方，今晚你方哥好好招待你。”　　唐昱這才記起來，他二叔可不是一來省城就找方建銘去了嗎，自己一下午只顧着偷偷羞紅小姑娘的小臉，倒是把他二叔給拋到腦後邊去了。　　“方哥別介啊，那事我也只是瞎貓逮着死耗子了，也是方哥自己有魄力敢聽了我一個小孩子的話跟着瞎搞，什麼感激不感激的就不必了嗎，吃頓飯倒是無傷大雅。”　　“你小子，還和方哥客氣不是？總之今天是來也得來，不來也得來，你趕緊着自個兒選地方，千萬別和方哥客氣，你要是不選我可就讓唐哥幫你定了啊。”　　“那我可就和方哥不客氣了啊，咱們就繼續到上次的愷撒皇宮吧。”接着又笑了笑，湊着話筒低聲道，“我倒是想去皇朝萬鑫去長長見識，不過也要防着沈伯伯晚上回來打我板子啊。”皇朝萬鑫在省內也是數一數二的娛樂場所，名氣還在愷撒皇宮之上，不過那個地方水深，根子硬，不大有人敢查，裡邊也就無法無天起來。　　唐昱對這個地方知道的不多，不過也知道那是遼海省最頂尖的色、情場所了，這還是前世的記憶。不過記憶里，那個淫窩子似乎在他大學的時候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而關停，之後又被另一伙人接管了。他這時和方建銘說起去皇朝萬鑫也不過是開玩笑罷了，他這般的年紀，還真不適合到那個地方。　　這時候唐昱倒是想起，93年這時候大概還沒有後世流行的會所之類的東西出現在遼海，若是有的話，那倒不失為一個好去處。　　掛了電話，見宋宛如和沈芸都一臉好奇的看過來，唐昱微微解釋，“方哥，就是方家方建銘，晚上請叫吃飯來着，在愷撒。”　　宋宛如抿嘴一笑，“上次就聽爸說，方家這次指不定要欠下你一個天大的人情，現在看來，他們可是真的欠下了，方家這小子倒是手快，指不定還想着把你忽悠到他們方家的集團裡邊，不過他這人倒是值得一交。”說完拿出一串鑰匙給唐昱，“上次你要車留下來，今天再給你，自己開車去也方便，你宛如姐在省城裡邊總不至於沒有車開。”　　這倒是實情，若說省委副書記的兒媳婦沒有車開，那可是滑了大稽了。　　唐昱也沒有客氣，從宋宛如的手裡邊接過鑰匙。　　又逗了逗小語馨唐昱就準備出發，臨走時忽然看到沈芸一個人坐在沙发上，心中一動，“宛如姐，要不你和鄭伯母說一聲，晚上我把小芸一塊帶出去玩？你放心，我二叔和方哥在，不會有什麼亂七八糟的。”所謂的亂七八糟，宋宛如自然知道說的是什麼。　　沈芸一聽唐昱要帶她出去玩就興奮起來，說實話，那種地方她從來沒有接觸過，雖然並不是很迫切的希望去玩，但是多少也有些好奇心的，更何況是唐昱邀請。　　看沈芸一臉希冀的看過來，宋宛如猶豫了一下，最後還是點了點頭，“我去問問媽。”　　愷撒那地方她也知道，在省城的娛樂場所裡邊屬於比較乾淨的了，而且方建銘若是知道了小芸的身份，想必也不會弄什麼烏七八糟的東西。　　上樓和鄭舒嫻說了一聲，微微解釋了之後鄭舒嫻也就同意了。　　臨出門時宋宛如把唐昱揪到一邊，“小昱，你晚上可別欺負小芸，還有，她從小對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都沒有接觸的，你也不要污了她的眼睛。”　　唐昱苦笑一聲，“宛如姐，我這麼純潔的人，你不會人物我這麼不值得信任吧？你要是不放心我，也總要相信方哥的人品不是？有小芸在，借他們兩膽他們也不敢胡來，況且，就我這般的年紀，方哥也不好給我來什麼節目啊，要是真有心就不去愷撒而是去萬鑫了。”　　那指頭在唐昱額頭上推了一記，笑罵了唐昱兩句，“你這小滑頭，還敢說自己小小年紀什麼也不知道，那萬鑫什麼的又是從哪兒聽來的？總之，小芸沒見過那種地方，我們也不想讓她接觸那些灰暗的東西，你自己知道這麼做就好。”　　唐昱趕忙連連點頭，又給方建銘打電話告訴他會帶着沈副書記的女兒一起過去，這自然是提醒他把不合時宜的東西都給去了，省的到時候大家尷尬。　　出門唐昱上車載了沈芸駛出去，宋宛如和鄭舒嫻猶自不放心的目送他們車子駛離視線。　　“唐昱，為什麼你什麼都知道，看起來什麼都會啊，就像那個什麼經濟學大辭典來着？”　　唐昱趕緊提醒了一句，“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　　“對，就是那個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還有你和我爸爸談論的海南房地產啊，還有讓我媽都誇獎的圍棋水平啊，還會游泳，還會開車，怎麼覺得你什麼都會啊。”說著又嘆息了一聲，“我一直覺得自己也很聰明的，不過和你一比就差遠了。”　　“誰說小芸不聰明了？我也不是像你說的那般什麼都會的，那豈不是成了神仙了？就像宛如姐在東陵市的公司，我當初可是儘力勸說她不要賣掉公司的，不過這都過去一個月了，我可是還是什麼辦法都沒有想出來啊。”　　“那不一樣啊，你現在和我一樣才初三的，哪有初中生就要懂得這麼多呀，我怎麼不記得老師有教的經濟學，有講的房地產？”說話間可愛的小嘴一撅一撅，甚是誘人，讓唐昱忍不住有品嘗一番的心思，小姑娘的眼睛里倒是毫不掩飾對他的佩服之意，讓唐昱的虛榮心也小小的滿足了一把，忍不住的有些小得意。　　“那些東西吧，關鍵需要自己喜歡，就比如我看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最初只是為了學習上邊的英語單詞，後來慢慢才敢興趣的，又如房地產方面的事情，那是因為我二叔在那邊經營房地產，所以我才會注意那些事情的，至於游泳和駕車這就簡單多了，有時間就可以學的，你要是有時間我也可以教你啊。”　　沈芸興奮的拍了拍手，“對，上次你還說過要教我游泳的，我們什麼時候……”似乎想到了什麼，語聲戛然而止。她顯然也意識到了，若是讓唐昱去教她游泳，可不是要把自己大片大片的肌膚都暴露在他的眼前嗎，想到這些，忍不住臉上有些羞紅，倒也沒說出什麼拒絕的話。　　唐昱心裏暗樂，這可就是機會了。　　看着小姑娘眼裡邊的小崇拜，又道，“其實想學什麼關鍵還是要看自己喜歡什麼的，喜歡又肯下工夫就能學好，我之所以知道這些也只是因為對這些感興趣。對了，記得上次宛如姐說過，你對繪畫很感興趣，而且技術也很好，還在全國初中生大賽裡邊獲過獎項的，這就是興趣使然。”　　聽唐昱說到繪畫，沈芸也一臉興奮起來，“我很喜歡繪畫的，從小就開始練，爸爸當初還給我找了國畫名師學畫呢。”又昂起了驕傲的小臉，“我畫畫的獎項很多的，可不止那麼一個。要不，要不改天你當模特，我給你畫一幅全身像好不好？”　　說著一臉希冀的看着唐昱，好像生怕被他拒絕。又似乎想起了什麼，“不過比起你這個能把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大段大段的背下來，似乎又差遠了。”　　當模特畫全身像？唐昱自然連連點頭，這可是好事，這種好事他可不能錯過。　　見唐昱答應下來，沈芸又興奮起來，“我畫的全身像還好了，以前給爸爸畫過，給媽媽畫過，給宛如姐畫過，也給我哥……”話聲又止住了，無意中提到已經過世的大哥，小姑娘的臉色一下子沉鬱起來。　　“我哥，他以前待我很好的，從小就，一直寵着我……”語聲卻漸漸哽咽。　　唐昱趕忙把車停到路邊，拿出紙巾輕輕的幫她把眼角大粒的淚珠拭去，沈芸也沒有避讓他這微微有些親密的舉動，腦袋歪了歪，斜斜靠在了唐昱的身上。　　這種傷心的時候，救過她的命而且讓小姑娘很是崇拜的唐昱，對她來說大概也是個可以依靠的對象。小姑娘只給自己家裡邊的人畫過像，卻主動的提出來讓唐昱當模特給他畫一幅，這大概也算是一種無言的表述吧……　　這樣一耽擱，等到沈芸情緒稍微穩定下來唐昱才開車走，回過神來的沈芸顯然對剛才靠在唐昱肩膀上的親密動作還害羞不已，對唐昱的目光也躲躲閃閃。看着唐昱肩頭剛剛被她弄的有些褶了的衣服，禁不住有些不好意思，趕忙幫唐昱把那塊褶了的衣服弄平整，等唐昱稍一扭頭，身在副駕駛座上邊的她又驚鳥似的儘力的往車門那邊靠過去，似乎要避的唐昱遠遠的，臉也故意扭到一邊不看唐昱。這種小女人的舉動讓唐昱心中暗暗好笑不已。　　半個小時的車程，他們兩個倒是花了一個多小時才到了地方，過去的時候已經七點有餘，正是這些娛樂場所的人流開始增加的時候。　　兩人下了車，唐昱心頭微微一動，用手指了指來來往往一雙雙一對對或摟或抱的人給沈芸看，把手伸過去要牽住沈芸的手，沈芸微微一避沒有避過去，柔嫩的小手就被唐昱抓到了手裡邊，小力的掙了幾下沒有脫出來，也就任由唐昱這麼抓着她的小手引着她往門那邊走去。　　微微偏偏頭偷眼看看唐昱，卻見唐昱一臉認真的眼神也在看着她，沈芸趕忙一扭頭，耳朵也變得滾燙滾燙，心道，自己怎麼就鬼迷心竅的讓這個大壞蛋抓着自己的手了？不過倒是也沒有想着去掙脫。　　到了那邊，方建銘和他二叔都在外邊等着，看得出來已經等了不少時間了，上次他們兩個可是都呆在包廂裡邊的。　　方建銘這麼放低姿態的在外邊迎接這自己這兩個初中生可不簡單，上次可不見這種做派。這裏邊既是一種態度，更是一種認同。　　顯然，唐昱已經完全的獲得了方建銘的肯定，雖然暫時還沒有平等對話的資格，但是也讓對方認可了他的能力。　　會心一笑，心道，方家這邊的意外收穫或許會有不小的驚喜的也說不定。也不管他二叔和方建銘兩人詫異的盯着自己與沈芸拉在一起的手，簡單介紹一下就跟着進了愷撒。　　說來沈芸和方建銘以前也是認識的，以前見過面，不過是不熟悉而已，遼海省像他們兩個這般的身份就那麼大的圈子，幾乎相互之間都是認識的，現在被他看到自己與唐昱握在一起的手，沈芸的臉上也微微一紅，倒是反扣住唐昱的手在他手背上邊掐了一記，讓唐昱倒抽一口冷氣。

# 第五十三章 方家的謝禮

　　這次的地方換了個更大也更豪華的包廂，唐昱略微掃視了一下，他這個以前因為業務關係常常需要出入這些場合的老手一眼就看得出，原先應該還有裝備的節目的，雖然只是一些無傷大雅的節目，不過很顯然，在知道沈副書記十六歲的小女兒要過來之後，那些即便是無傷大雅的節目也被撤下去了。　　估計宋宛如之後又親自打過電話吧，唐昱心中暗道。不過想來方建銘也會知道輕重的，他們這些人之間相互之間總會多一些了解。　　進了包廂，早有服務員把酒水飯菜送上來，唐昱和沈芸都還沒有吃晚飯，反正都不算是外人，也不客套，兩人就大快朵頤起來，邊吃唐昱還邊感慨，“方哥，咱們在這種地方只吃飯，那可是浪費了點啊。”　　方建銘沒有說話，瞟了一眼正低頭夾菜的沈芸，那意思是，你自己明白怎麼回事兒。　　他卻不知，那一眼正好被沈芸看到，桌下邊的手悄悄的擰到了唐昱的胳膊上，低聲道，“除了吃飯，你還想干什麼呀，哼！”說完得意的把一塊挑了刺的魚放到唐昱的盤子里，算是對剛剛擰了一下的補償。　　唐昱強忍着倒吸冷氣的感覺，暗道，這小姑奶奶，下手真夠狠，是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會這一招啊？不過她貌似還是小女孩吧！　　就他們四個人，都算是自己人吃飯，自然也不必把氣氛搞的那麼熱烈，四個人吃着，隨意的閑聊幾句，方建銘倒是注意不冷落了沈芸，讓她時不時的也能插上幾句。　　等到唐昱和沈芸都吃的差不多了，方建銘這才倒好酒站起身來對着唐昱，“上次我就說過，若是真的被唐昱你言重了，那就是我們方家欠你一個大人情，一個天大的人情。今天話我也不多說，這一杯我代表我們家老爺子敬你，我先干為敬。”　　唐昱也不敢託大，趕忙起身喝了酒，“咱們都說著輕鬆的話題，方哥你一下子搞這麼嚴肅，可讓我和小芸都很不適應呢。”轉眼看看旁邊坐着的沈芸，果真表情有些小彆扭。　　“你小子可別隨意的岔開了話題，今天可別想糊弄你方哥，那不管事兒。該感謝的，即便你方哥和你二叔是老交情，和你上次的見面也算是變成朋友，不過這該感謝的還是要感謝的。嘿，要不是你的一席話，你方哥今天不要說坐在這裏和你喝酒，便是方家的門怕是也進不去了，只怕早成了喪家之犬。”　　今天國務院下發的紅頭文件他也看到了，簡直是招招致命的釜底抽薪的殺人之策。　　若是他當初沒有聽信唐昱的話而從那邊撤離出來的話，那他在海南的掌控的那方家的價值十多億的地皮和樓盤，只怕在幾天之內就要給蒸發的一干二凈了。要知道，那是近十億的資金，集中了方家九成九的財富，是方家幾代人的積累才攢下來的，也是方家老爺子力排眾議才把開枝散恭弘=叶 恭弘的離散資金都集中起來、經營，若是那麼多的資金就那樣蒸發乾凈了，也就意味着方家幾代在商業上的積累都變成零了。到時候的後果，可不單單是進不了方家的門這麼簡單。　　一想到這兒，想到那有可能造成的可怕後果，方建銘就忍不住心有餘悸，倒是對唐昱越發的感激，也對他在那種情況下能夠看出上邊會調控樓市這種眼光的嘆服。　　要知道，便是從副國級的位置上退下來的他家老爺子也是在聽了他轉述的唐昱的那番論述之後才肯定了朱延山副總理會調控海南樓市的事情。在此之前，不說他家老爺子一點察覺都沒有，便是中央之中也幾乎沒有人察覺到了此事，在昨天朱副總理兼任人行行長之前，幾乎一點口風都沒有從上邊流傳出來。　　一直到朱延山副總理兼任了人行的行長之後才有些風言風語，不過大多人還不確定，甚至沒有注意到這個不起眼的消息。不過那時候，即便是有人察覺也已經晚了，當天晚上朱延山就代表國務院宣布，要求終止房地產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銀行資金進入房地產業，那時候，即便是知道了也來不及了，更何況今天國務院就雷厲風行的下達了紅頭文件，而且從人行下手釜底抽薪，便是四大國有銀行都沒有一絲反抗的餘地，更何況他們這些房地產商。　　幾杯酒下肚，方建銘的話也有些多了起來，“唐昱啊，你方哥這輩子服的人不多，我家老爺子是一個，你也是一個。你也別和方哥謙虛啥的，就說章家那小子，這幾年搞飛龍口服液弄的紅紅火火，都說是新一代之中的翹楚，你方哥可不鳥他，看他不爽，該下他臉的時候就落他臉。真要說能讓我服氣的，你的眼光算一個。”　　頓了頓又喝下兩杯，“方哥和你說，我們方家這次真是託了你的福，要不還不知道要落到什麼地步。你也別和方哥謙虛，說什麼我家老爺子能從身邊提前得到消息什麼的，那些都只能糊弄人。或許放在別人身上還可行，不過若是放到我們這位貫以鐵腕手段稱著的朱副總理身上，那都是白搭。海南那邊，根子像你方哥這麼深的地產開發商沒有十個也有八個，規模在十億以上遠遠強過你方哥的，也大有人在，而且為數不少，可是這些人，全折了，今天全部折在了海南和北海。就是我們省一貫以省內民營第一企業稱著的吉隆集團，集團下屬的房地產開發公司也折在了海南。所以，你也別和方哥說那些況外的話，總之，方家這次欠下了你天大的人情，這個人情欠下了就是欠下了。你若是以後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們方家幫忙的，只要不是很過分的事情，你方哥決不二話，就算咱能力不成，不還有我們家老爺子嗎。”　　方建銘說著，情緒也漸漸的激動起來。　　想想，若是你昨天還是擁有近十億的資金的大富翁，今天就有可能一無所有，那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方建銘雖然沒有這樣的感受，卻一直在頭腦裡邊模擬那樣的前景，因為他知道，若是沒有唐昱先前的提醒，或許那樣的前景就要落到他身上了。　　“方哥都把我當自家人了，怎麼說話還這麼客氣呀。再說，若是方哥自己沒有那樣的魄力，捨得在盈利前景一片光明的時候收手，那我說再多也白搭呀。關鍵還是需要一個決斷的人，有取捨的人。再者說，我們也還不是也讓方哥幫忙算計蔡明財的萬建嗎？也算是讓方哥做了一次惡人，平白的得罪了蔡明財那小人，說來方哥也算是有所付出啊。”　　方建銘大笑了兩聲，“對，是自家人沒錯，說這麼客氣干什麼。老爺子原本是想和你這個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小友見一面的，不過他最近到京城的療養院去訪友了，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回來之後，唐昱你若是有時間，就和方哥一起去祖宅看看我家老爺子。再說那得罪萬建的事情就更屬子虛烏有了，商場上邊歷來不是溫情脈脈，他吃了虧那自然只能怨自己眼光不好。況且，若說這也算是方哥的付出的話，那這種平白賺了一千萬的事情你方哥可是願意做的很，以後多請我去做幾次。”說著自己的倒是哈哈大笑起來。　　話說上次唐天浩找他合計算計萬建的事情，當時他在海南那邊恰好有三億多的樓盤和地皮沒有出手，就對蔡明財那邊放出風來，急於插入海南樓市的蔡明財果然就聞風而來。　　一邊蘇慕儒緊逼不舍，一邊方建銘這邊又擺着誘惑，於是在多付出了一千多萬的代價后，蔡明財自以為得意的拿下了方家在海南那邊價值三億多的地皮和樓盤，自然不知道那是唐昱換着法兒設計他呢。至於那從萬建得到的多餘的一千多萬，對於方建銘來說就算是額外收入了。　　酒酣耳熱，雙方之間越來越是熟絡，也就省去了好多客套的東西。沈芸自始至終都如小媳婦一般，乖乖的坐在唐昱身旁給他倒酒夾菜，偶爾也插幾句口。　　也是因為方建銘這個人身上帶着幾分豪爽的氣息，沒有大家族出身的大多數人身上擁有的惡習，所以才能和唐昱、和唐天浩他們打成一片。　　“方哥，話說，你從蔡明財身上詐來的一千多萬，不能就這麼偷偷摸摸的揣到自己的口袋裡邊吧？”熟絡起來，說話自然就不必拐彎抹角，唐昱也老實不客氣的開了口。　　看唐昱終於忍不住先問起這事，方建銘神秘一笑，“唐昱，你說我若是送你點什麼的，你敢不敢收啊？”　　唐天浩也在一邊配合著，“小心你老子打你屁股。”　　唐昱也腆着臉着一笑，“那有什麼不敢的，方哥送我東西，那是朋友之間禮尚往來，外人便是知道了，他們總不會說方家的人通過唐家的小子來賄賂他老子吧，我老爸可沒有讓方哥你賄賂的資格。”頓了頓，“不過方哥你要是想直接給我幾百萬幾千萬的，那還是算了吧，咱小孩子家家的，可經不起那樣的刺激。”　　唐天浩也笑罵了唐昱兩句，“你這小子，哪有這樣編排自家老子的？回去看大哥聽了會不會收拾你的屁股。”　　方建銘笑了笑，“你大哥可不捨得打他這個寶貝兒子，有這寶貝，不知道你大哥多省心。”　　頓了頓，從身邊的皮包里拿出一串寶馬車的鑰匙在手裡邊來回拋了兩下，“知道你會開車有駕照，上次見你看我那奔馳的時候兩眼放光，嘿，那時我就知道你小子眼饞車，興許是個小車迷。太貴重的東西方哥也不好送你，這輛車就算是這次見面的禮物。”　　看唐昱兩眼放光的盯着鑰匙，故作不舍的給他扔過去，唐昱忙不迭的接着，愛不釋手的手裡邊把玩了兩下。　　“你小子這次可有福了，這原本是為集團裡邊準備的，寶馬316i coupe，國外上市都沒有多久，也是家裡邊的關係才弄到的進口配額，便宜你小子了。”　　唐昱原本就沒想着拒絕，他可不知道“不好意思”那是啥玩意兒。況且，幫了方家那麼大的忙他可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收禮也收的心安理得，方家也不需要他來矯情。現在一聽是寶馬316i coupe，那心中就更加的興奮了，他原本就是個小小車迷，前世不過是因為沒有能力而已。　　寶馬316i coupe呀，單單那16氣門的四缸引擎就讓唐昱眼饞不已，想着就心中放光。　　“方哥，那我可就不客氣了啊。”　　見唐昱沒有拒絕而且還很高興，方建銘也笑了起來，“就知道你小子喜歡車，送你車你准不會拒絕，上次就見你開着宋小姐的車滿地顯擺。”　　頓了頓，“你這般年紀，你爸在東陵市又在官場上，車子現在也不適合放到你的名下，其他人名下就更不適合了，暫時還是掛在我們方家集團的戶下，等到時機合適了，有機會再過戶到你的名下。”　　唐昱理解的點了點頭，這個道理他還是明白的，若是平白無故的把車過戶到他的名下，他老子混官場，那可就不容易說清楚了，還是等到機會合適的適合再說，反正車是給他開的，其他的倒是無所謂，方家總不至於黑了送給他的車。　　“上次你那車掛的那牌子厲害，不過那是你宛如姐的路子硬，你方哥沒那本事，沒給你弄到，只能給你整了個稍次一些的。嘿，不過那牌照放咱們遼海省，那也足夠你小子威風的橫着走了，要是不滿意，等隔一段時間再給你換，弄那種牌子還要多花一些時間。”　　還有牛X的軍牌，唐昱更樂了。　　方建銘說稍次一些，其實也差不到哪兒去，一個是總政的，一個是遼海省綿州軍區的前號牌。綿州軍區作為全國七大軍區裡邊排名靠前的，軍牌自然也是橫着走的那種，而且還是那種號碼靠前的前號牌。有這種好事攤到了身上，唐昱自然樂意了，那樣的軍牌，怕是不比車得價格便宜。當然，具體方家是什麼門路唐昱就不太關心了。　　總之，他相當厚顏的收下了價值好幾十萬的車外加價格不下於車得軍牌。至於厚顏這兩個字，那自然是沈芸用在他身上的了，他自覺是應得的，收之無愧。　　“車還在公司那邊，你回東陵的時候和你二叔一塊去取就得了。”　　頓了頓，“方家欠你的人情歸欠你的人情，這個我家老爺子和我日後慢慢還你。你上次把蔡明財的萬建這頭肥羊送到了我的嘴下邊，事後算了算，差不多要比預期多一千六百多萬，這好處也不能讓我們方家獨佔了。我自作主張，零頭我們留下，一千萬就當咱們分贓了，你現在不方便拿也沒關係，咱們總有合理的機會整到你的名下。”　　“這，這不太合適吧？是不是多了點？”唐昱自然知道方家不能毫無表示，不過除了欠下的人情，張口就是一千萬，對於唐昱這般大的年紀來說，着實還是有些震撼，他二叔拚死拼活這麼多年，也不過是六個一千萬而已。　　“有什麼不合適的，就像你剛才說的，總不會有人會認為是我去賄賂唐秘書長了。再說，這又不是不勞而獲，咱們一起詐了蔡明財這麼多，總不好讓你方哥獨吞了吧，那也太看不起你方哥了，你方哥不是那樣的人，要不也不能和你二叔相交是吧。這一千多萬反正是意外之財，沒什麼多不多的，要不是全給你怕你不要你方哥就全給你留着了，嘿，咱們就當時分贓了。”　　反正都在意料之中，除了數額不小，感嘆方家出手大方，唐昱也就在沈芸不可思議的眼光和他二叔半幽怨半羡慕的眼神中，半推半就的答應下來。　　當然，這一千萬自然也不能放到唐昱的名下，暫時還是在方建銘的手中，只能通過合適的時機用合理的理由把錢轉移到唐昱名下。　　這個卻需要等待或者創造時機，唐昱相信，這個時間不會太晚。　　……　　四個人一直到十點多鍾才差不多散了，方建銘和唐天浩晚上繼續留在愷撒，不用想也知道他們不幹什麼好事兒。　　若是沒有沈芸的話，興許唐昱晚上也要在這邊住下，雖然不一定會真刀實槍的來一段，但是飽飽眼福過過手癮也不錯。不過既然沈芸過來了，那些自然就不可能了。　　沈芸總不好在這邊留宿，唐昱只得開車和沈芸一起回香榭苑，他總共就喝了不到三兩酒，對他來說自然不會影響到開車。　　路上小姑娘依然不可思議的看着他，就這麼一會兒功夫，方建銘就把車加牌照不下於一百萬的東西送給了唐昱，而且還生怕唐昱不收。還有一千萬的資金，就那麼眨也不眨眼睛的送給了唐昱，他到底有什麼樣的魔力，能讓方建銘這個心高氣傲的人都折服，而且心甘情願的送這些東西。　　要知道，這可不是賄賂，不是收買，而是類似於感謝酬勞之類的。而且在方建銘的口中，僅僅是小小的謝禮，他們方家欠唐昱的人情還沒有還。方家欠下的天大的人情，那該用什麼來換？沈芸雖然不太去了解這些事情，但是生於政治家庭，她自然明白方家老爺子的分量，連這樣一個人都要把唐昱當小友看待啊。　　這樣想着，小姑娘看着唐昱的眼神也有些好奇和迷醉起來。　　他，真的就是這般的不可思議？

# 第五十四章 私人會所的構想

　　5月24日，前一天國務院下發的紅頭文件在今天終於開始显示出它的威力來。　　從23日開始就已經有地產開發商開始陸續逃離，不過依然有些人拎不清楚情況，對國有四大銀行一貫的強勢抱有幻想，認為那會是他們最後的底氣，或許能夠硬抗到底也說不準。等到了24日早晨，各大銀行以及各級政府紛紛宣布嚴格執行國務院的十六條措施之後，他們的幻想才就此破滅，這才意識到，他們完了。　　於是，從5月24日早晨起，海南和北海樓市的災難開始了。　　從那天開始，銀行收緊了銀根，房地產公司被終止上市，資金被限制流入房地產市場。　　也便從那天開始，在海南和北海炒房的房地產商開始大規模的逃離和倒閉，海南的樓市市值開始跳水般的貶值，樓市的價格下降速度讓人瞠目結舌，短短几天之內就下降到一個讓開發商和銀行都無法接受的吐血地步。　　房地長這個行業，向來需要開發商與銀行之間合作才能開發起來。地產開發商未必擁有多大的資金，或許他只需要啟動項目的資金，開始用少量的資金來撬動項目發展起來，然後通過地皮抵押貸款進行建設，完成一期工程還可以再次抵押獲得資金，這樣循環下去，厲害的房地產商能夠反覆抵押四次以上。同時他們還可以壓着建築商的工程款等等手段來保證資金流，讓項目最終能運行下去。　　海南和北海這邊自然也不例外，在海南和北海的樓市高歌猛進的時候，幾乎所有的開發商都成了銀行的債務人。一些精明的開發商們紛紛把倒賣地皮或樓花賺到的錢裝進自己的口袋，把還停留在圖紙上的房子高價抵押給銀行。　　自23日國務院紅頭文件出來后，海南和北海的地產開發商紛紛逃離或倒閉，銀行頓時成為最大的發展商。當銀行開始着手處置不良資產時，才發現很多抵押項目其實才挖了一個大坑，以天價抵押的樓盤不過是“空中樓閣”。更糟糕的是，不少樓盤還欠着大量的工程款，有的甚至先後抵押了多次。即使是已經建成的抵押項目，由於泡沫破裂后，項目大幅貶值，其處置難度也超過想象。對銀行來說幾乎就是爛在了手裡邊。　　當然，也有很多類似於蔡明財的萬建，他們不是直接開發樓盤，而是以一種類似於遊資的形態進入，攜帶大規模的資金進入海南，其目的就是為了炒房，把房價炒到一定的高度然後套現走人。　　在這次的泡沫破滅之後，損失最大的是銀行，其次就是這些大規模的遊資了。當然，遊資的規模無法具體的估算，或許明面上的只是一小部分，再加上隱藏在水面下的遊資，也許他們的損失要大於銀行的損失也未可知。　　類似於蔡明財這樣拿自有資金進去炒作的，他們沒有銀行幫着分攤風險，投入的資金在23日以後，便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在蒸發。手中的樓盤和地皮完全擠壓在手裡邊，便是跳水價也無法出手，況且，他們手裡邊的樓盤大多也只是“空中樓閣”，或是停留在紙面設計階段，或是才挖了一個大坑，或是僅僅完成一期工程。　　當然，很多的遊資用的資金都是短期高息拆借而來的，像蔡明財這樣拿着自己錢來作為遊資炒作，這樣的人還是少之又少的。　　蔡明財現在也是欲哭無淚，只能眼睜睜的看着自己的財產在海南蒸發，去毫無挽救的辦法。他現在對自己把重心從東陵市轉移到海南簡直是後悔無比，搞的大筆的流動資金都被陷在了海南的樓市泡沫裡邊。當然，他現在還沒有反應過來，自己是被人聯合算計了。　　……　　唐昱是在26日得時候才去提車，臨了方建銘又把他和唐天浩兩個人叫到了愷撒，嘆息了一聲之後，和他們兩個說起一樁始料不及的事情。　　“經歷了這麼一樁事情，雖然隨後完好無損的从里邊跳了出來，總還是有些心有餘悸的感覺，和老爺子也通了電話，老爺子說，完成了原始的積累，就不要再泡在那個渾濁不清的罈子裡邊。房地產這上邊的事情，很多時候都說不清楚，我自己有退出去的意思，老爺子那邊差不多也是這個意思，不少的東西其實在之前就打包給了蔡明財的萬建。”　　“怎麼，方哥你要從房地產這個行業裡邊退出去？”　　聽方建銘這麼說，不止唐天浩，連唐昱也有些詫異。　　方建銘現在掌控的地產集團，其規模在省內也算是排的上號的，現在經歷了海南的樓市泡沫，全國的地產開發商都是一地的雞毛，照理說，沒有受到損失的方家應該乘勢發展壯大才是，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選擇退出？　　不過唐昱腦子微微一轉，倒是明白了方建銘的心中所想。　　“是呀，不準備在這上邊繼續混了。海南這邊的事情，算是個不小的刺激。今天找你們兩個過來，其實也是想問問你們，看看有什麼好的主意。當然，家裡邊很多人是不願意放棄房地產這塊得，我把大部分的資金抽出來，然後把攤子留下給他們經營，他們自己經營的東西也要讓出來交給我，然後讓我把地產開發集團抽出來的資金注入，繼續發展。”　　唐昱皺着眉頭微微想了想，“方哥是已經下了決心要退出這個行業了？不知道方哥能抽出多少資金來，又有哪些方向可供你選擇，方哥自己喜歡往哪方面搞？”　　看唐昱似乎有什麼想法，方建銘也開始詳細介紹，“要說資金規模，地產集團那邊雖然剛剛都在海南和北海那邊套了現，可是也不能一下子都抽調出來，七八億的規模總是有的。至於可供選擇的方向就多了去了，先不說這麼大的資金規模，投進去很多事情都可以從頭開始，單單家裡邊哪些亂七八糟的就要不少的方向。至於你方哥想幹啥，我倒是想弄一個像愷撒、萬鑫那樣的場所來、經營，不過老爺子顯然是不會允許的。”　　“方哥想搞類似愷撒這樣的大型娛樂消費場所？”見方建銘點了點頭，唐昱不禁陷入沉思。　　方建銘的意思大約是，他家老爺子不會允許他搞這種處於灰暗地帶的東西，老人家還是希望家裡邊的產業能走堂堂正正的路子，要不這次也不會表明希望從地產行業撤離的意思。　　皺着眉頭想了想，唐昱忽然似乎想到了什麼，眼睛一亮，類似這樣的場所，可不一定非要有色、情和軟毒品那些東西，唐昱驀然想起一種適合方建銘經營的東西。　　斟酌了一下字句，“我時常看一些各地的新聞報紙和熱點消息之類的，方哥時常往京城跑，不知道最近有沒有聽說過，前一段時間在京城炒的沸沸揚揚的投資俱樂部的事情？”　　沒錯，唐昱想起來的正是私人會所，這種東西，正是93年開始才流傳到中國內地的，最早的京都俱樂部是在94年十月份才開始營業，招手第一批創始會員。　　方建銘皺着眉頭想了一會兒，“你說的是北京前段時間被炒起來正在興建中的京都俱樂部和長安俱樂部？”　　“對，就是這兩個正在興建中的俱樂部，前段時間關於這兩個還沒有正式營業的俱樂部炒的很火，有關方面的報道有很多，方哥不妨把資料找過來看看，至於可不可行我就不知道了，不過外國類似至於的私人會所是很多的，方哥也可以找資料看看。那種地方，可不必像一般的娛樂場所一樣必須有那些烏七八糟的東西。而且，方哥後邊的不少資源也可以利用起來。”　　方建銘記在了心裏邊，唐昱這小子在經濟學上邊的變態他已經聽唐天浩說過，那妖孽程度真不是蓋的，既然唐昱鄭重其事的說出來了，他自然要去好好的研究一下。　　“家裡邊不少人倒是支持我進入保健品行業，家裡邊已經有人在做了，初步的成效還不錯。”猶豫了一下，“我仔細調查了一下，那可比這些所謂的娛樂場所和地產開發黑心多了，想了想咱還是不能沾邊，倒是飲料市場不妨試一試，你們覺得怎麼樣？”　　見方建銘把保健品說的那般不堪唐昱也深有同感，90年代的保健品市場，那是一個沒有道德底線的年代，前世的時候，類似於三株、紅桃K、綿州飛龍，哪一個不是倒在了這上邊，三株最後還爆出了喝死人的惡劣事件。　　唐昱記得，綿州飛龍還是遼海章家的吉隆集團下邊開發出來的，貌似在整個行業發生混亂之後，第一輪的搏殺裡邊就被大浪淘沙給淘汰了，之後的三株、紅桃K也沒撐過去幾天。　　在當時的廣告有多大市場就有多大的策略之下，90年代的保健品市場可謂是一片混亂，當時有種說法叫除了青霉素和大麻都可以做保健品，其混亂程度簡直無法想象，液體類的檢測標準只參照汽水的檢驗標準，最後搞的國家都不得不出面整飭，弄的是一地雞毛。　　“飲料市場我了解的不多，不過方哥既然想進入，想必也是花了一番工夫去研究了，這個就不多說了，保健品這種東西，暫時還是不要做的好。”唐昱倒不是全無想法，心中隱約有些記憶，不過那些東西需要有契機才能提出來，要不也太驚世駭俗了。　　方建銘也笑了笑，“只是暫時有這個想法而已，已經吩咐下邊的人去進行市場調查和分析了，成不成還要看他們的分析結果，到時候還要讓唐昱你過來給方哥參謀參謀。”　　唐昱趕緊推辭，“方哥可別把我當成神了，我可不是事事都知道的，這個你還是饒了我吧，不興壓榨勞動力的……”　　唐昱他們耽擱了一會之後就興緻勃勃的那鑰匙試車，方建銘事務繁忙無暇陪同他們兩個。倒是唐昱和他叔駕車離開的時候似乎看到一個挺囂張的年輕人在和方建銘說什麼，問了他二叔才知道，原來那就是遼海省章家吉隆集團的太子爺章驊。　　唐昱驀然記起，宋宛如似乎上次就說起過，方建銘當眾落了他的臉，倒是不知道這時候找方建銘為何？　　倒是聽說這個小子也是經商天才，現在似乎在負責遼海飛龍那一攤子的事兒。

# 第五十五章 痛打落水狗

　　唐昱是26日和他二叔一塊兒回到東陵的，方建銘送他的寶馬自然不能就這麼安到自己的名下，和他老媽老媽自然說是宛如姐的車，反正之前已經見到過他開回宋宛如的雪佛蘭，這次雖然車子和牌照都換了，不過唐天鴻也只是微微疑惑了一下，沒有多想什麼。唐昱做好些事情不想讓家裡邊知道，就像楊涵寧的事情，他二叔現在倒是和他狼狽為奸，幫着他一起欺上瞞下，至於宋宛如那邊就更不用擔心露餡了，唐天鴻也不會拿這些事情專門開口問宋宛如的。　　等他們回到東陵市，關於萬建折在內海南的事情已經傳的沸沸揚揚，有點眼光的人在23日中央出台了政策的時候就預料到了，這幾日全國最轟動的事情就是海南樓市泡沫破滅的事情了，各地的報紙都在鋪天蓋地的報道，中央也刻意引導輿論風向，東陵市這邊的報道自然不遺餘力。　　於是，東陵市的人很快就知道，萬建倒了大霉了。　　當初萬建三億多資金進入海南相當的高調，東陵市市台甚至還有過報導，所以這在東陵市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海南的房價跳樓似的往下鐵，這東陵市的很多人也知道。　　現在已經不僅僅是樓市價格暴跌，而是樓市的銷售從二十三號開始就完全的陷入停滯之中，絕大多數樓盤都是一棟也沒有賣出去。　　價格下跌，萬建賬面上的資金就在不斷縮水。而且由於無法售出手中的樓盤和地皮，資金完全被套牢在裡邊無法解套，只能看着自己的錢一點點的蒸發而無能為力。　　從二十三號到現在不過短短的四天時間，萬建賬面上的資金虧損已經有好幾千萬近億的規模，而且有理由相信，他還會繼續的虧損下去，至於最後的三億多的資金能解出來多少那就要看天了，或許能得回來個零頭都不錯。　　蔡明財當初從東陵抽出三億多的資金，那是把東陵市內萬建能動用的所有的流動資金一億多都抽調出來，並且在東陵市內向向銀行抵押樓盤地皮等手段獲得大筆貸款，而且暗中還通過地下私募高息拆借了大筆資金，這才湊夠了三億多資金。　　海南房地產一路高歌猛進的時候這些抵押貸款和拆借的資金自然無所謂，銀行和莊家都相信他的償還能力，可是海南樓市一崩潰，在蔡明財慌神的時候，作為蔡明財債主的銀行和拆藉資金的莊家也慌了神，怕他們的錢也跟着蔡明財打了水漂。　　於是，自二十四號起，向萬建催款的書面通知和電話就不斷，讓一貫強勢的萬建尷尬不已。　　作為一個成功的地產開發商，本身可以不必擁有很大的資金，只需要少量的資金就可以撬動一個項目發展起來。當然，這對於資金鏈的要求很嚴格，鏈上邊的每一環都會綳的緊緊的，一旦中間有一環出現了問題，那可能就會導致整個資金鏈的崩潰，最終導致集團的崩潰。　　蔡明財當初從東陵市抽調了幾乎所有的流動資金其實也是權益之計，為的是短時間之內不和蘇慕儒起衝突。按照他當初的想法，自然是把資金拿到海南轉一圈，過上一兩個月等到這邊與黃寶德聯合起來壓制蘇慕儒的時候在從海南那邊收手，恰好不耽擱東陵市這邊的項目，不過現在他的資金被陷在了海南，原本位於東陵市的很多項目也就有了危險，無力在進行下去。　　銀行一貫是最勢力的婊子，風光的時候巴不得出來舔你的腳趾頭，你放個屁都是香的，他屁顛屁顛的跟在後邊聞。不過你若是一旦失勢，那就對不起了，他們絕對是會在第一時間里對你催命的閻王。　　現在萬建遇到的情況就是這樣，東陵市向萬建貸出款的銀行現在都把一張張的催款單發到了蔡明財的手上，要求他迅速歸還貸款。這裏邊有蘇慕儒暗示的原因，也確確實實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們怕這些錢打了水漂。　　黃寶德現在也和蔡明財一樣的焦頭爛額，他現在之所以發愁，是因為蔡明財有一筆兩千萬的款子屬於違規貸款，當初是他批的條子。這些都無所謂，有抵押物就可以，關鍵這抵押的東西是海南那邊一個尚處於圖紙設計階段的樓盤，當初在銀行被卡住說不符合條件，是他遞了條子又打了電話疏通關係的，還在蔡明財那邊收了回扣……　　當然，最讓蔡明財和黃寶德頭疼的還不是這些，而是東陵市內趁火打劫的開發商。　　萬建這幾年在東陵市搞的天怒人怨，現在出了事情，想要痛打落水狗的人自然不少。　　到26日得時候，大家就知道，萬建虧損的事情基本已經成了定局，海南那邊再也沒有挽回的餘地。幾乎所有的人都能猜到，萬建這次在海南那邊的虧損至少要在兩億之上，甚至有可能達到三億。　　於是，整個東陵市和萬建有過齷齪的都開始摩拳擦掌，磨刀霍霍的準備在這隻肥羊上邊咬上一口，他們這些年可是被萬建給欺負慘了，心裏邊早就憋着一口氣。　　唐天浩自然也不會放過這次機會，萬建在東陵市稱王稱霸多年，稍有實力的地產集團都被他擠下了台，在東陵市混不下去。能夠在犄角旮旯裡邊存活下來的，都是些苟延殘喘的。　　所以，除了萬建，唐天浩的綠都現在反倒是東陵市最大的地產集團之一了。六千萬的資本原本就不少，再加上他政界的人脈，有唐天鴻的照應，有蘇慕儒的支持，東陵市內除了萬建，其他的地產集團幾乎沒有人能和綠都相比。　　萬建陷在了海南，唐天浩自然不會放過機會，開始蠶食萬建的地盤。　　蔡明財在退出東陵市的時候為了緩和與蘇慕儒之間的矛盾，已經讓唐天浩佔了一次的大便宜，低價盤下了萬建郊區在建的幾個樓盤項目。現在銀行已經放出風聲欲拍賣萬建抵押的地皮和樓盤，東陵市聞到腥味的地產開發商都在磨刀霍霍。　　蔡明財現在的資金鏈差不多已經斷掉，海南那邊無望，他自然不能讓東陵市的地盤也這樣丟失，若是那樣，那萬建可就真的完了。　　東陵市這邊的項目缺乏資金的支持就快要做不下去，郊區和非繁華地段的一下地皮、在建樓盤，蔡明財都可以壯士斷腕捨棄掉，可是市區主打的天兆家園無論如何也不能黃了，只要萬建能把這個項目順利的做下去，撐過這段時間，萬建就還能東山再起。要是天兆家園和黃了，那就離萬建黃了不遠了。　　唐天浩聽信唐昱描述的邊際效益模式，不和眾多的開發商在市內繁華地段爭肉吃，反倒把目光瞄準了幾個不太繁華的地段開始下手，這自然也能贏得其他開發商的好感，他們或許還在頭疼唐天浩會利用自身的政界資源來擠壓他們，既然唐天浩的綠都不和他們在市內爭肉吃，他們自然也投桃報李，不去與唐天浩看上的地方瞎摻和惹人厭。　　於是，唐天浩現在給人的錯覺，既然隱隱有與萬建相抗衡的局面。當然，也只是錯覺罷了，所謂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萬建好歹也號稱擁有十億的資金規模，總不會就這樣一下子跨下來。　　而且，蘇慕儒雖然不喜歡蔡明財，可也不一定希望萬建就這樣倒了下來。萬建作為東陵市的明星企業，唯一一個規模達到十億的企業，那也是東陵市的臉面和旗幟，在東陵市沒有成長起另外一家可以媲美萬建的企業的時候，蘇慕儒總不好就這樣讓萬建倒下了。　　萬建畢竟在東陵市紮根稱霸十餘年，早就與無數人有着糾纏不清的利益，這些人之中甚至包括人大的黃寶德，市委副書記馬華全，還有更多牽扯不清的人。他們這些人自然不希望萬建倒下去。而且，除了他們這些人，萬建還養活着東陵市的不少人，為幾千個人提供了工作崗位，若是萬建倒了，就意味着市裡邊市裡邊有可能一下子多出幾千個失業人員來，這自然不是市裡邊願意看到的局面。　　蘇慕儒不會讓蔡明財的萬建就這樣倒了，可是也不能讓萬建瀟洒的或者來噁心自己，銀行現在有國務院的政策，對房地產行業幾乎不能提供什麼幫助，市裡邊暫時也不能出現幫助解決什麼問題，對於市裡邊其他的開發商趁火打劫這也是蘇慕儒樂意見到的，若是萬建倒了能養活起一個規模相似的企業那就更妙了。　　黃寶德和馬華全這些人現在也是熱鍋上的螞蟻，急得焦頭爛額，他們和萬建的牽扯很深，不能讓萬建就這樣倒了，可是一時也無力幫助萬建解決問題，市裡邊其他要到萬建身上咬肉吃的開發商，他們能阻止了一個兩個，但是不能把所有人的路子都擋住了，眾怒難犯。　　蔡明財早就從海南那邊回來東陵主持局勢，海南那邊無論誰在那兒也無法挽回局勢，倒不如在東陵還能做些事情。他這幾天已經多次與黃寶德馬華全等人見面，銀行那邊也不止見了一次，不過依然沒有實質性的解決問題的辦法。　　當然，讓唐昱和蘇慕儒等人始料不及的是，這次泡沫的破裂，在打擊了萬建的同時，也提前讓蘇慕儒與黃寶德等人的蜜月期結束，間接的促進了黃寶德與蔡明財的提前聯合。　　不過這些都無所謂了，蘇慕儒現在已經站穩了腳跟，便是他們聯合起來也翻不起多大的風浪，更何況還是兩隻沒了牙的老虎，蘇慕儒現在還不怵他們。　　……　　就在東陵市還在上演着一副龍爭虎鬥的時候，6月初，方家的寶之源飲品有限公司不聲不響的掛牌成立了。開業之初，方建銘還特意邀請了唐昱和他二叔一起到省城參加開業典禮。　　方家其中一支原先就有一個小型的飲品廠，生產花生露和小瓶玻璃瓶裝汽水，雖然不成什麼氣候。方建銘有意介入飲品行業，自然就把這個小飲品廠接手過來，在其基礎上擴大規模等等，暫時準備把這些業務先做着，然後試產礦泉水作為主打。　　唐昱對這個行業算不得很了解，前世從來沒有參与過這個行業的研究。當然，來自於前世那個已經在網絡上信息成災的年代，多少也知道一些，不過有些現在也不好說出來，總要等到時機合適，要不就要被別人當成妖孽了。

# 第五十六章 要中考了

　　天氣漸漸炎熱，在唐昱同學的期待中，大街上惹眼的白嫩嫩的大腿終於多了起來，五月份也終於紛紛擾擾而過。　　東陵市內廣大的地產開發商與萬建之間依然是火藥味濃重，蔡明財下定決心要力保市內像天兆家園這樣的大項目，急於籌錢的他對於非核心的項目到不怎麼死抓，也省了唐天浩不少的麻煩，當然，也佔到了不少便宜，在非緊俏地段低價從萬建拿了好幾塊儲備地，吃的滿嘴流油爽心不已。　　東陵市的其他開發商也和萬建在市內展開貼身肉搏，萬建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其他開發商仗着人多勢眾一擁而上，總之是狗咬狗一嘴毛，誰也討不得好。　　方建銘的飲品公司也紅紅火火的開辦起來，他決定先從純凈水入手。　　93年國內的純凈水還是娃哈哈和統一的天下，不像九十年代中後期，保健品和飲料市場一片混亂沒有道德底線，現在入手倒是一個不錯的時機。　　雖然開始之時沒有什麼名氣，不過方家在省內有政界資源，倒是不愁開始的發展之路，當然了，若是想要做大自然不能只靠這個，先鋪起初期的路子再說。　　方建銘上次聽了唐昱的話還特意把京城在建的長安俱樂部和京城俱樂部的資料找來查看，一看之後立馬動了心。　　說實話，他也知道現在以他不過十億的身價並沒有資格承辦這樣一個大型的富人云集的會所，可是這並不妨礙他擁有者方面的野心。　　好歹，他背後還有着方家這顆大樹杵着，好歹他家老爺子是從副國級的位置上退下來的，好歹他老爸和四叔都是副部級的實權官員。單單這樣的政界人脈就不容小覷，所以，方建銘的心劇烈的跳動起來……　　楊涵寧和周曉虹還在忙活着收集百聆電視機廠的資料，這還是唐昱上次交代下來的任務，周曉虹可不敢輕慢了，楊涵寧就更會放在心上了。　　宋宛如也在計劃着最近可以搬到東陵來住一段時間，綿州的夏天熱得讓人難以接受，來東陵避避暑也不錯。　　而就在他們都各自忙於自己的事情的時候，唐昱也忙着在自個兒家中陪蘇晴和成少洵複習，話說，中考終於要來臨了。　　“唐昱，你真輕鬆啊，有學校保送就可以不必參加中考了，不像我們。你說，我和你的學習一樣好，為何學校保送你不保送我啊。”　　成少洵最近也和蘇晴熟絡起來，不似往日那般幾乎不怎麼說話，“蘇晴，你可盡吹牛，你哪有和唐昱一樣好啊，我咋不見你的英語每次考滿分？”當然，這並不是他要表達的意思，他老子是城關區的區委書記，他自然明白這個保送是什麼意思。學校倒是也想給他一個來着，不過他沒要。即便是沒考上，他老子送他進一中還不是一兩句話的功夫？　　唐昱也不搭理他們，把蘇晴剛剛做完的一份英語試卷遞給她，又瞥了成少洵一眼，“誰說沒要滿分？這份可是全對的，不信你自個兒對對答案。”　　成少洵不信，趕忙一把搶過去，比對着正確的答案，除了作文，還真就是一個不錯，“猶自不服氣，作文老師除了唐昱，一般不給滿分的。”又搖了搖腦袋，“不得了不得了，和唐昱在一起你也變得這麼厲害了，有唐昱一個一直靠滿分就很有壓力感了，現在又多了一個你，還讓不讓人活了。”　　蘇晴也得意的撅了撅可愛的小嘴，“那是，我可是連着做了一個多月的試卷了。”　　唐昱撇了撇嘴，自得道，“關鍵是有我這個好老師在。”　　“臭美，看把你能的！”嬌嗔了一聲，倒也沒有反駁。　　離中考只有两天了，唐昱有保送名額自然可以不必參加中考，不過蘇晴和成少洵可沒他這般輕鬆。三個人一直忙學習到過了十二點，唐昱時不時的幫他倆解決一些問題，話說，若是不考歷史政治那些純背誦的東西，興許唐昱也不要那個保送名額了。　　中午唐昱親自下廚做飯，搞的蘇晴和成少洵都嚷嚷着，以後再也不下館子了，就讓唐昱親自下廚。看着蘇晴吃完飯忍不住的拍着小肚子的小動作，唐昱會心而笑，能燒得一手好菜也是追女孩子的第一法寶啊，所謂想要抓住一個人的心就要先抓住他的胃，這話還是很有道理的，唐昱前世對此可是深有體會。　　下午的時候唐昱想着幫他們兩個放鬆一下，決定帶他們出去玩，考試之前，總不好讓神經一直緊繃著，適當的放鬆還是很有必要的。　　方建銘送他的寶馬他不好放在家裡，那樣不太好解釋，恰好恆達那邊只有一部車，唐昱就把車放到了恆達，他倒是想讓公司的司機除了平日里的用車之外每天接送楊涵寧上下班，不過想了想還是算了，那樣對楊涵寧的影響可不太好，尤其是最近有關陳松威案已經傳出了一些風言風語，唐昱自然不想讓她有什麼壓力。　　蘇晴和成少洵都是各自騎着自行車過來的，唐昱家裡邊沒有自行車，成少洵的自行車沒有後座，唐昱自然只能和蘇晴兩個人共騎一輛。上次到老街是唐昱騎快車載着蘇晴，這次她死活不讓唐昱騎，要自己載着唐昱，唐昱自然也不反駁她。　　坐在後座上，兩手從蘇晴的腰側伸過去輕輕的環着她盈盈一握的細腰，夏天的衣衫薄薄的，指尖處還能感受到小姑娘腹部的溫度。唐昱也不敢太過火，也不做什麼小動作，就這樣輕輕環着她的腰。　　不過饒是如此，腹部和腰側的感覺清晰的傳到腦子里，這種戀人般的親密舉動依然讓蘇晴忍不住臉紅不已，心跳也不短加快，耳根處的紅暈讓唐昱的眼睛直了又直。　　小姑娘到底體力不行，再加上被唐昱的手弄的心慌意亂的，騎了不遠一段路就氣喘吁吁的沒了力氣，只好再換唐昱來，倒是換車的時候又想起一樁事情來，“唐昱，咱們找陳怡姐一起去玩吧，她們高中也放假了，順便也可以看看劉伯母。”　　一說陳怡，唐昱的腦中就忍不住的想起那雙緊繃著的細長的腿部，心思微動。　　話說，自從上次唐昱幫忙讓陳怡家裡邊獲得足夠的賠償后，之後蘇晴又叫着他一起去市醫院看望了陳怡之母劉舒蘭兩次，雖然陳怡對他一直冷着臉，倒是和劉舒蘭之間熟絡起來。劉舒蘭手術之後恢復很快，上周的時候已經可以下地走路，醫生說再有一個多月就能完全的恢復了。她們家中情況不好，不願意在醫院裡邊住院燒錢，索性就在前幾天辦理了出院手續。　　既然蘇晴要叫着陳怡一塊去玩，有大美女相陪，唐昱自然不會拒絕，雖然陳怡對他不感冒。　　到了老街，熟門熟路的找到陳怡家，恰好看到她剛剛洗完被單在往繩子上邊晾，她母親活動不便還需要人照顧，這些事情自然都需要人去做的，好在老街的人都是些苦哈哈，鄰里之間的關係也大都很熟絡，陳怡上學的時候有些事情鄰居也可以幫着做一些，要不，這姑娘真有可能退學回家照顧她媽，上次劉舒蘭都以為這事兒打了她一巴掌。　　每次看到陳怡，唐昱的腦子裡邊浮現的都是重生的那一夜在琉金殿堂見到的那個有着修長的腿部和冰冷的面孔的女人，忍不住的把同一個人不同時期的兩張一樣冷着的臉放在一起對比，現在的陳怡不過是面冷，前世的那個，那是面冷心也冷，把那種冰冷滲透到了骨子裡邊，想想自己當初想靠上去搭訕都忍不住的有些躑躅，可見一般。　　進了屋子，“是小昱和小晴啊，有两天沒見着你們了，你們這幾天不是要忙着中考嗎？怎麼還有空過來呀？”　　“伯母好！”蘇晴問了一聲好，“我們兩天後才考試的，今天想着要放鬆一下，想叫陳怡姐一塊出去玩。”　　劉舒蘭一臉笑意，“那敢情好，這丫頭在學校整天板着臉，都沒有人找她一起玩，回家還要照顧我，苦了這孩子了。”又叫喚了陳怡兩聲，“小怡，唐昱和蘇晴叫你一起去玩呢。”　　陳怡雖然對唐昱不感冒，上次還是心不甘情不願的謝了唐昱一次，對和他一起出去玩也沒什麼興趣，不過架不住蘇晴一個勁兒的渴求，也就同意了，她們兩個的關係是極好的，算得上親如姐妹了。　　陳怡自己上學有自行車，不想看到唐昱和蘇晴共同騎一輛，又去老街給唐昱也借過來一輛，遞車的時候一臉不屑的看着唐昱，似乎明白他和蘇晴共騎一輛車的齷齪想法，也不管唐昱臉上一臉難過的表情，搞的唐昱心中對她誹謗不已，這麼個好機會，就這樣被破壞掉了。　　從老街出來的時候在側街口碰到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陳怡還特意停下車叫了一聲“岑老師”打招呼，那人笑着和陳怡應了兩句，唐昱也乖乖的叫了一聲岑老師，不過看樣子人家對他沒有記憶，只是點了一下頭。　　走出一段之後陳怡還是忍不住扭頭問了一句，“唐昱你也認識岑老師？”　　唐昱點了點頭，指指老街不遠處的一棟小樓，“那邊的清雲茶館不就是岑老師開的嗎？以前岑老師在少年宮教圍棋的時候我也學過幾天。”　　陳怡這才點點頭，也不再和唐昱說話。

# 第五十七章 中考進行時

　　两天匆匆而過，六月17號終於來臨。　　93年來說，中考在東陵市的主要程度可不比高考差。東陵市約有接近六萬五千的考生，下邊的縣共有十三個高中四個職技校，總共只能解決掉不到一萬五千人，市裡邊高中有從一中到六中總共六個高中，外加三個職技校，也能解決差不多一萬人。　　這麼算下來，至少還有四萬初中生無法在本市就讀高中或職技校，這些人裡邊絕大部分開始踏上社會，只有一少部分會去就讀一些小中專之類的學校。所以說，只有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能夠考上讀高中或高職。93年雖然小中專挺流行的，絕大多數人還是渴望上高中的，四分之一的升學率，可見競爭之激烈了。　　在東陵市內的六個高中升學率屬一中和二中的高，一中偏理二中偏文，一中要比二中更好一些。市裡邊絕大多數想上高中的人都渴望考上一中，至於其他四個高中就有些濫竽充數的嫌疑了。　　93年那會兒考不上一中想要進去的話，底價六千，比分數線少一分加三百塊。一中一年正規招生720，實際上每年都超過一千人，基本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不是考進來的。　　除了類似於唐昱和成少洵這樣的，即使考不上也不需要出錢，每年靠出錢進一中的大約兩百多左右，一中一年靠這個能創收小二百萬元。到後來，這個底價從六千直接上漲到了一萬六，三百塊也變成了五百塊。　　中考的不必像高考一樣還需要參加考試，像唐昱現在，他就不用參加中考。　　早晨起來先給省城的沈芸掛了個電話，沈芸和他一般大的年紀，也是在今天參加考試的，小姑娘聲音柔柔的，對這種考試也沒什麼擔心，不過也能聽出來，接到唐昱的電話還是很高興的，她知道唐昱保送的事情，還小小的打擊了他一把。　　蘇晴和成少洵打了個電話鼓勵了一下，告訴他們兩個自己中午在考場外邊等他們。成少洵有他老爸安排車過去送，唐昱原本還想着送蘇晴去考場的，問了一聲才知道，她爸也開車去送她的，唐昱這才反應過來，蘇晴家裡邊的擺設可不差，不過到現在還不知道她老爸是幹啥的，東陵市也沒聽說過這號人物。　　打電話讓廠子裡邊的司機把車送過來，“郭哥，這車開着順手吧。”唐昱從司機郭文波手裡邊笑着接過車鑰匙。　　“那指定比廠裡邊的桑塔納開着順手，關鍵是遇到交警的時候他還得給敬個禮，那感覺好，要不是咱膽子不大，怎麼也得違反那啥子的交通法規試試，看哪個交警過來查。”　　他倒是只敢嘴上說說，人是周曉虹選的，挺老實的一個人，要不這種牌子的車唐昱可不敢讓別人隨便開，在路上惹了啥事兒，還真不一定有交警敢查。東陵市軍分區司令還是東陵市的市委常委，他的車在東陵市內自然是橫着走，不過他的車牌號都比這個小得多。　　唐昱開車到達一中的考點時恰好看到蘇晴和一個身形高大的男人在說話，看到唐昱從車上下來是興奮的揮手示意，唐昱快步走過去，目測了一下那人的身高，至少在一米九五以上，眉眼間與蘇晴依稀有些相似，看來應該是蘇晴的老爸無疑了。就是不知道他這五大三粗的身材，怎麼生出蘇晴這樣小巧玲瓏的小美人來。　　“蘇叔叔好！”唐昱恭敬的問了一聲好。　　那人笑了一聲，聲音很是洪亮豪邁，“是唐昱吧，經常聽我家丫頭說起你，可是個了不得的人，她那英語口語還是從小和我學的，這些年在同齡人裡邊還沒有服過人呢，倒是讓你給折服了。”他剛剛看到了唐昱是從寶馬的駕駛室下來的，看到車牌號的時候，瞳孔不為人知的收縮了一下，唐昱正在鼓勵蘇晴，自然沒有注意到他臉上一閃而逝的異色。　　話說，93年軍中的高官大多開奧迪，也不乏有人開寶馬的。　　不大一會兒成少洵也過來了，還是他老子成衛東親自開車送過來的，還在那邊朝着他們兩個興奮的大喊，唐昱和蘇晴老爸打了一聲招呼，拉了蘇晴的手就往那邊小跑過去。　　魁梧漢子眼睛微皺的看着唐昱和蘇晴拉在一起的手，額上的眉頭也皺在了一起。唐昱也是跑了一截才想起來，當著人家老爸的面注意拉住人家小姑娘的手似乎有些不妥，扭頭看了看，蘇晴的臉上也是紅撲撲的一片正好看過來，兩人目光一對蘇晴又趕緊錯開，紅紅的臉頰和微微喘氣的小嘴，讓唐昱看着甚是誘人。　　過去了成衛東還在囑咐成少洵，也不管他一臉不耐煩的樣子，他認識唐昱，認乾親那天唐昱還過去給他敬了酒，看唐昱過來就放過了水深火熱中的成少洵。　　“小昱啊，我家小子就沒你那本事，他要是英語也能回考個滿分的，你成叔就不拒絕七中校長的保送名額了。”　　唐昱的成績在七中數一數二，保送了也不會有人說閑話，成少洵的成績沒有唐昱這麼好，而且他老媽如母老虎一般的恐嚇他，是個丟不得面子的人，定然是不會要那個名額的。當然，若是他小子最終還是沒能考上那就又是一回事兒了，回家屁股遭一頓災后，這一中還是要去的。要是他堂堂城關區區委書記的兒子上不了一中，呢可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撇過成衛東，唐昱也把他們兩個叫在一旁囑託一番，畢竟是過來人，多少還是有些經驗可以分享的，當然，該說的唐昱之前都說過了，現在不過是為了提醒一下而已。甚至語文的作文唐昱還稍微有些印象，給他們兩個找來的不少的範文給他們看。　　七點四十的時候大家都進了考場，唐昱和成衛東目送他們進去之後在一邊閑聊起來。　　“小昱，最近陶區長那邊可是熱鬧的緊啊，聽說不幾天中山公園就要重新開放了，你在家有沒有聽你爸說起過呀。”　　唐昱暗笑兩聲，“我爸哪會說這事兒啊，倒是宛如姐說過两天就要搬過來東陵避暑的，鳳城區那邊新建的小區還不錯。”　　成衛東變着法子套消息，唐昱也變着法子兜圈子，倒是讓成衛東對唐家和省裡邊沈副書記家的關係又多了一層認識。現在外邊都傳言邱省長走了之後沈睿鴻接任省長的可能性最大。一來以他省委副書記兼常務副省長的職務，省裡邊沒有人比他更合適，沒有人比他更有資格。從上邊空降下來一個的可能性也不大，遼海省發生了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中央要空降省長也是需要極大的魄力的，況且，據說現在強勢異常的朱延山副總理對沈副書記很是欣賞。　　當然，這些都是下邊流傳的東西，他成衛東也不過一個小小的正處，這些東西他關心也沒用，無論誰當省長和他都沒有關係，可是那對東陵市裡邊的影響就大了……　　成衛東蘇晴她爸還要去上班，唐昱閑來無事就坐在車裡邊等他們出來。上午只考語文一門，十點鐘的時候考生就開始出來，成衛東和蘇晴她爸都沒有來得及過來，唐昱和他們兩個一塊兒在附近吃了飯，把他們兩個分別送回家，自己則駕車到省城去了。　　沈芸也在參加中考，反正唐昱閑來無事，也有一段時間沒有到沈睿鴻家裡邊去了，昨天打電話的時候小語馨還讓他到香榭苑看她，所以現在就索性一個人駕車到省城去了。　　他到綿州的時候恰好是快要下考場的時候，下車找地兒給沈宅打了個電話，知道沈芸在遼大附中考試，告訴他們自己去接沈芸，這才知道宋宛如也開着車在那邊等沈芸，唐昱也趕緊開車過去。　　“宛如姐，怎麼把語馨也帶過來了，這天熱得。”說著從宋宛如手裡把語馨接過來，夏天穿的衣服不多，抱着語馨的宋宛如胸前也微微見汗，白色的緊身衣緊貼在胸前稍顯透明，還能看到大致的輪廓，接住語馨的時候唐昱的目光順勢往下掃了一眼，還能看到大片大片的白膩。　　“這個小纏人自己偏要跟着過來，也不怕熱。”理了理亂髮，一抬頭似乎察覺到了唐昱的目光，趕緊掩了掩衣服，重新鑽進車裡邊，“你這小鬼頭，對宛如姐眼睛也這麼不規矩啊，楊涵寧天天跟在上邊，還沒看夠？”　　安排楊涵寧近公司宋宛如自然不會不知道，還總是懷疑唐昱這般的年紀，是不是已經初通情勢了，也怕他小小年紀和楊涵寧之間真的搞出了什麼，幾次打電話都忍不住拿楊涵寧調笑了唐昱一番，對他剛剛的眼神都是沒什麼反感。　　不大一會兒就看到沈芸和幾個同學一塊兒走出來，穿着長長的碎花裙子，上身的衣服看着有些熟悉，扭頭一看才發現，和宋宛如穿的幾乎一樣，倒沒想着，她們兩個買一模一樣的衣服。

# 第五十八章 教沈芸游泳

　　中考三天，十七十八十九號三天唐昱都住在香榭苑，白天沈芸考試的時候他也成了專職司機，接送沈芸，晚上還可以藉著輔導功課的名義進入小姑娘的香閨……　　十九號從考場出來回香榭苑的路上，沈芸扭扭捏捏的和唐昱說，她明天想去游泳，唐昱聽了心裏邊暗喜，早就說了要教沈芸游泳的，一直沒有合適的機會，現在沈芸自己提出來那自然好。　　車子拐了過去進入一家泳裝店，兩人一塊下車，唐昱隨便買了一套，卻見沈芸也挑了一套，“小芸，家裡邊沒有你的泳衣嗎？那你以前怎麼學的？”　　沈芸的臉倏的一下紅了，忸怩了兩下才小聲道，“家裡邊的泳衣是和，和游泳教練學的時候穿的，那兒，那兒是分館的。”　　她沒有具體說，唐昱卻是明白了她的意思，想必她平日里游泳的時候都是在分館的游泳池，只有女人，教練也是女的，或許只有她和女教練兩個人也說不準，那時候定然暴露出的肌膚比較多。和唐昱一起去，小姑娘不好意思穿那種泳衣，自然要重新買一套保守的。　　唐昱瞟了一眼沈芸藏在身後的泳衣，看起來很保守的樣子。見唐昱在偷看，沈芸趕緊讓服務員包起來，唐昱心中暗笑，明天反正是要穿出來看的，有什麼不好意思啊。　　不過這種保守式的泳衣，還是禁不住讓唐昱心中有些小失望，還想試着忽悠小姑娘來個比基尼什麼的，被沈芸紅着臉華麗麗的無視掉了。　　第二天沈芸還想叫着宋宛如一起去的，不過宋宛如扭頭看了看唐昱，笑了笑，“你們兩個玩，我湊什麼熱鬧啊，再說，小語在家裡邊也是要人照顧的，她可不敢跟着去看你們游泳。”自從上次的事情之後，語馨就有些怕水，開始幾日連洗臉都會嚇得哇哇大哭，現在才好了一些。　　沈芸要好一些，到底年紀大一些，只是稍微有些心理陰影，倒不太嚴重。　　唐昱原本還想着游泳的時候有機會大飽眼福，看看性感美女什麼的，哪知道劉秘書早就給他們兩個安排好了地方，去了一看，除了一個女教練和幾個服務生，果真就只有他們兩個，也只能失望的嘆了一口氣。　　換衣服的時候唐昱倒不好賴在裡邊偷看，自己在另一個試衣間換號衣服，等了好一會兒才看到沈芸扭扭捏捏的走出來，唐昱的眼睛立馬一亮，泳裝雖然比較保守，是那種連體小平角泳衣，上邊顯瘦遮肚的款式，下邊有些類似於韓版。小姑娘的身子雖然還沒有完全的長開，不過也是該凸的地方凸，改翹的地方翹。皮膚白皙水嫩，看着似乎能一把掐出水來。唐昱常見她平日里穿的寬鬆衣服，倒是看不出她的胸部的規模也不小了，大概C罩杯的樣子。鎖骨兩邊微微回收，很是健美。　　小腰柔嫩，一扭一扭，在腹部處收的緊緊的，讓唐昱忍不住想試試手感。　　腿部修長，雖然不像陳怡那般世間罕見，配上她的身材倒是正合適，以唐昱挑剔的目光自然一樣就看得出，正好是黃金分割比例。　　後邊綳的緊緊的臀部，和毫無縫隙的兩隻大腿，看的唐昱竟然隱隱有些蠢蠢欲動的感覺，不禁暗罵自己禽獸。　　似乎察覺到了唐昱略含侵略性的目光，“唐昱，你看什麼呢。”把俏生生的十根指頭在唐昱臉前晃來晃去，卻被唐昱伸起手來一把抓住。沈芸小臉紅了又紅，用力抽了兩下也不再動彈。　　小姑娘顯然對水還是有些心理陰影，唐昱鼓勵了半天，然後拉着她一隻手，輕輕托住不堪一握的小腰慢慢進入水裡。　　沈芸原本是會游泳的，上次有了些小陰影，這次和唐昱一起來游泳，又被唐昱托住小腰，肌膚上的感受禁不住讓她有些心慌意亂的，膝蓋也僵硬起來，一時之間竟然不知道動作，直到唐昱把她拖到了深水區才反應過來，嬌嗔一聲，美人魚般的擺着兩隻白嫩嫩的腳丫子脫離唐昱而去，濺起的水花打了唐昱一臉。　　“小芸，看你游得挺好呀，都不需要我這個師傅了，上次不過是水冷才讓你的腳抽了筋。”　　沈芸也不搭理他，繞着池子遊了一圈又回到唐昱身邊，忸怩了一下才說，“我只學過蛙泳，沒有學過仰泳，就是上次你救我和語馨的時候那種姿勢，若是當時我也會那麼游得話，或許也不會抽筋了，我想讓你教我仰泳的。”語聲有些低落，倒是一臉希冀的看着唐昱。　　唐昱自然巴不得有這種好事，趕忙答應下來，開始一步步的教她仰泳的要領。　　“咱們先來慢速仰卧打水，軀幹放鬆，肩部也髖部放鬆。”　　邊說邊幫着沈芸擺好身體的姿勢，這其間唐昱雖然不刻意的去佔小姑娘的便宜，不過兩人也少不了肌膚接觸，唐昱一會兒要幫着她托住她的背，一會兒把腦袋放好位置，一會兒又要挽挽小腰，沈芸雖然有些不好意思，不過兩人這時候都沒有多想，倒是順利異常。　　學過仰泳的人都知道，初學習的時候是需要一個人幫着托住腰、臀的，腰部倒也罷了，等唐昱的手放在小姑娘的臀部的時候，事先聲明，這絕對不是乘機佔便宜，而是學習的必要。　　唐昱的手觸及到小姑娘柔軟的臀部時，明顯的感到沈芸的身體一顫，呼吸也略微急促起來，原本打水的節奏也被打亂，腦袋禁不住沉入水裡邊灌了幾大口，唐昱趕緊把沈芸腰部一環，把頭部透出水面，大大的喘了好幾口氣才緩過來。　　沈芸仰着俏紅的小臉看着唐昱，似乎不滿意他剛剛作怪的手，不過有似乎記起，教練教仰泳的時候似乎真的要托住臀部，心裏也不禁暗道，自己怎麼就鬼迷心竅的讓唐昱來教自己仰泳了，讓這個“大色狼”占足了自己的便宜。　　這樣緩了一會兒，唐昱繼續教她游，等到下次唐昱的手托到腰、臀的時候，沈芸只是稍微僵硬了一下，倒也沒有之前的過激反應。　　之後唐昱又教了幾個關鍵性的動作，流線型仰卧打水、仰泳打水、陸上仰泳移臂模仿、單臂流線型仰泳打水、轉動肩部的仰泳打水，不知道他用了多少心，又不管他是有意還是無意，總之那雙怪手碰了不少地方……　　因為之前沈芸就學過游泳，而且也比較有天賦，不長時間就掌握了要領，已經可以做到單筆拉線划水，有唐昱幫她稍稍托住腰部，她也可以勉強仰着劃一截。　　練了差不多有兩個小時，感覺沈芸已經微微見汗，唐昱也停下來，“小芸，今天咱們就練到這兒吧，改天再繼續學習，這種東西，急不來的，哪天想學來再找我來。”　　沈芸臉紅紅擦了擦汗，“才不找你呢，下次叫嫂子和我來。”說完紅着臉得意的撅了撅小嘴，朝池邊游去，唐昱上去，然後拉着她的手把沈芸也拉上去。　　池邊上早有服務員拿過來浴袍，唐昱拿起一件幫着沈芸披上去，自己也拿起一件披上。兩人各自去沖了一下澡，出來的時候沈芸頭髮濕拉拉的，自己拿着吹風在吹頭髮，不過她顯然對這個業務不太熟練，以前貌似沒有自己親自做過，弄的手忙腳亂的。　　邊上的服務員還準備過去幫忙，被唐昱拿眼神止住了，自己親自過去拿過吹風來，讓沈芸坐在前邊的椅子上，他在後邊捧起頭髮幫着吹乾，手指偶爾不自然的劃過背後裸露出來的滑、嫩的肌膚，兩人都會忍不住的有些心顫。等到唐昱給她吹完頭髮，沈芸臉上的紅暈一直從脖頸處延伸到浴袍裡邊，兩人之間也多出了些莫名其妙的氣氛。　　之後唐昱開車一塊回沈宅，一路上沈芸都裝模作樣的把俏紅的小臉偏在一邊不看唐昱，卻又總在偷偷扭回頭的時候和唐昱的目光撞個正着，又匆忙把眼睛轉過去，直到回到香榭苑的時候都沒有和唐昱說過話，讓唐昱心中暗暗好笑不已。　　進了沈宅沈芸的臉還是有些微紅，宋宛如看到唐昱就把他揪過去，“你這壞小子，不會是欺負芸芸吧？”　　唐昱趕忙求饒，“宛如姐，我哪敢欺負小芸啊，她可和小語一樣都是沈家的寶貝，借我膽我也不敢啊。”　　一邊小語叫囂，“我才是沈家的寶貝，我也是小昱哥哥的寶貝。”說完驕傲的昂着頭看着大家，把大家都逗笑了。　　沈芸也嬌嗔一聲，“嫂子，唐昱哪有欺負我呀。”　　“怎麼又叫嫂子了，前幾天不是還嚷嚷着要叫姐嗎，你呀，被他賣了也不知道。”說著笑了笑揉了揉沈芸的腦袋，“怎麼樣，今天小昱有沒有教會你仰泳啊。”說完意味深長的瞟了唐昱一眼，似笑非笑。　　一說起唐昱教游泳就忍不住讓沈芸想起唐昱放在她腰、臀處的手，現在似乎還能感覺到唐昱手上傳來的溫度，禁不住有些臉紅心虛……

# 第五十九章 收購百聆的構想

　　“小昱，這是你上次說的百聆的資料，周姐給你整理了一份，你要不要看看？”　　唐昱從省城回來之後到恆達送車時周曉虹把他拉過來，遞給唐昱一疊子的資料，唐昱記得，上次碰到陶業驊時陶業驊提到的百聆引起了他的興趣，於是讓楊涵寧和周曉虹收集百聆的資料，倒沒想着這麼快就收集好了。　　唐昱接過那厚厚的一疊資料，大致估算了一下，少說也有一百多頁，苦笑一聲轉手遞給楊涵寧，“你們兩個倒是勤勞，弄出這麼多東西來，好歹把有用的給我挑出來啊。得，我也不用看了，還是讓涵寧姐你給我好好說說你們都調查到了什麼吧。”　　楊涵寧現在公司裡邊也有一間辦公室，唐昱要聽楊涵寧口述自然是在辦公室裡邊。時近夏天，楊涵寧穿着長筒套裙的工作裝，倒是越發的顯得清麗可人，唐昱一屁股坐在楊涵寧的辦公桌上，從上邊往下看，她身上四分之三罩杯的胸罩讓她越發的顯得凸翹高聳深不見底。　　似乎察覺到了唐昱的目光，楊涵寧趕緊把衣領掩了掩，啐了唐昱一口，唐昱趕緊開口讓她開始介紹百聆的情況。　　楊涵寧拿起資料整理了一下語言，“百聆的創始人姬長發這個人小昱你想必也有些了解，他是國內前幾批的機電高材生，89年以前一直在長虹負責生產上邊的事情，89年從長虹脫離然後回到東陵市老家創辦了百聆電視機廠。百聆創辦的時候鳳城區區政府以土地出資，佔據了30％的股份，這主要是為了獲得市裡邊和區裡邊的政策上邊的支持。”　　唐昱點了點頭，“這些我知道，你直接給我說一下百聆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持續虧損的原因吧。”　　楊涵寧點了點頭，“對於這個姬長發，怎麼說呢，他應該是一個善於管理生產卻不長於銷售，是個不善於做市場的人，而且，他自己不擅長這方面，也不重視這方面，不重視所謂的渠道和市場，認為那些都是無關緊要的東西。最早的時候因為有市裡邊的政策支持，百聆的產量也不高，東陵市內的市場就能消化廠子的產能。92年之前遼海省也總共只有三個電視機廠，所以百聆在遼海省內也有一定的市場份額。”　　理了理耳邊的亂髮，避過唐昱炙熱的目光，“百聆之所以能有這些市場份額，不是因為他們的產品質量好，也不是因為他們的營銷策略做的好，更不是因為他們的價錢低，而是因為地方保護主義，地方上邊排外，市裡邊和省裡邊的政策讓百聆活的很滋潤。可是從去年開始，省內湧現出好幾家電視機廠，百聆就開始捉襟見肘，從省內的競爭之中推出來，偏居東陵市一隅之地，到下半年地方上邊迫於壓力取消了很多帶有地方保護主義和排外歧視的政策，長虹等知名品牌大舉進入遼海省，百聆僅有的一點市場份額也不斷被擠壓。”　　“從去年開始百聆內部也爆發出不少的矛盾，姬長髮長於生產卻不善於銷售和管理，可是廠子的權利卻被他一手抓着，派人基本上插不上什麼話，所以，百聆內部的管理是異常的混亂的。還有就是，鳳城區區政府看到廠子的效益不好，也開始指手畫腳，讓原來就混亂的管理更加的混亂。”　　“這時候，百聆依然沒有想着去做市場，而是想着要把生產搞上去。去年下半年，姬長發和區政府商量之後下決心花大代價從日本引進一條彩管生產線，相當於國際上的二流標準，花了三百六十萬的代價，終於在年末的時候成功引進。不過這條生產線不僅沒有改變百聆的命運，因為他們不善於做市場，產品的質量以及品牌又無法也長虹這些競爭，所以市場份額依然不斷的縮小。”　　“而且，因為廠子管理上的混亂和不重視市場，所以廠子售出每台彩電的實際利潤要比同行低的多，我們大致調查了一下，一般的地方品牌廠家利潤能達到23％以上，像長虹這些廠家，粗略估計要在30％左右，而百聆的利潤只能達到百分之十三，所以，在市場份額縮小，利潤率又不高的情況下，加上高額的管理成本，百聆只能持續虧損。”　　楊涵寧一邊說也一邊把資料上邊的具體數據圈給唐昱看，倒是沒注意兩人頭對頭擠着看一份資料，相互之間都能感覺到對方的鼻息。　　“涵寧姐，你覺得我們收購百聆之後有沒有可能改變百聆的局面？”　　楊涵寧愣了一下，“收購百聆？小昱你不是開玩笑吧？百聆雖然持續虧損，不過也遠比宛如姐這家公司規模大得多，我們怎麼可能收購百聆啊。”　　“這個涵寧姐你就別管了，你幫我參謀參謀，收購百聆之後能不能改變百聆的局面？”　　楊涵寧皺着眉頭想了想，“我對這些東西不怎麼精通，要不你找周姐來問問？她對這些應該比我熟悉，這些資料大部分都是她收集的。”　　周曉虹聽到收購百聆的時候也有些詫異，不過這些東西她不會多問，唐昱問起來她就把自己知道了說了一下。　　“怎麼說呢，百聆到了現在的地步，有姬長發自己的緣故，也有區裡邊的緣故。去年百聆開始虧損的時候姬長發已經意識到了管理上邊的混亂和市場的重要性，可是那時候區裡邊對他的能力已經不是很信任，當時區裡邊不知道誰提出了引進彩管生產線的建議，然後在區裡邊獲得了通過，強行要求廠子引進生產線。於是，姬長發也只能把本來就不多的流動資金全部抽出來，外加區里擔保的一筆貸款，這才促成了生產線的引進，當時姬長發和區裡邊就有不同的意見，甚至都拍桌子鬧翻了，最後也只得屈從於區裡邊。”　　“引進之後，廠裡邊再也沒有流動資金進行市場開發也品牌宣傳，而因為廠子有30％區裡邊的股份，所以廠子裡邊有不少人都是區裡邊安插進來的，管理上邊的混亂想要下手去整飭也無從下手，這才造成了百聆今天的局面。”　　“姬長發也想把廠子脫手，可是他希望的是暫緩一段時間，看看能不能把廠子盤活，區裡邊卻希望儘快甩掉這個包袱並且得到現金，所以兩邊之間的矛盾越發的嚴重，廠子現在已經陷入停產之中，根本就無心經營。”　　頓了頓，“仔細說來，若是接手百聆也並非無可作為，百聆現在無法是幾個問題，一是不善於做市場，沒有一個穩定的渠道資源，這點和我們恆達也是相似的；二是管理上邊的混亂，這裏邊既有姬長發的原因也有區政府的緣故；第三就是與區裡邊的矛盾糾葛。主要就是這三點，其他的一些小矛盾都比較容易解決掉，如果能解決了這三點，那接手之後自然大有可為。現在之所以沒人願意接手廠子，讓區政府無法甩脫包袱，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百聆現在還存在着嚴重的債務危機，而且因為管理不善，還有着位數不少的三角債，有些已經成了死債，接手者自認為沒有能力討回這些債務，也沒有能力支付百聆的欠債及銀行貸款，所以才會造成無人願意接手的原因。”　　“當然，百聆雖然陷入了危機，不過這個牌子在咱們東陵市還是挺有口碑的，不過那麼低的利潤率，東陵市的那點市場份額無法把廠子維持下去。”　　聽了周曉虹的描述，唐昱對這個百聆算是又多了一層認識，皺着眉頭沉思了一會兒，“百聆的這三個問題說不好解決也不好解決，說好解決也好解決。不善於做市場可以招牌營銷策劃高手和做市場的高手，百聆現在沒有資金做市場和品牌，這倒是要求接手的公司有一定的資金；管理上的混亂自然也可以引進先進的管理機制，百聆供着城南區不少根子深的大爺讓管理層本身就很混亂，完全可以把這些人一刀切掉，可以作為接手區裡邊股份的條件，至於他們與區裡邊的矛盾，這可不關接手者什麼事兒。”　　“唐昱，你不會真的想讓我們接手百聆吧，先不說其他，資金上邊我們就差的遠呢。”　　唐昱笑了笑，“這麼好的機會，為什麼不接手？廠子裡邊三角債的問題對別人來說或許是個問題，對宛如姐來說可完全不存在這個問題，百聆欠銀行的款項區裡邊不信任姬長發，向他催款，可這不代表區政府不信任我們，若是我們接手，陶業驊想必願意出面讓銀行方面緩一段時間的，就算陶業驊不出面，銀行想必也有這樣的自覺。”　　頓了頓，“百聆有比較先進的彩管生產線，有一個打理好的精於生產的生產團隊，我們只需要做好市場和管理上的問題就好了，只要能夠把管理弄好，降低管理成本和銷售環節的成本，提高利潤率，廠子就能生存下去，而能做好市場，那就能加強廠子的競爭力，這似乎都是我們接手之後能夠做到的事情。廠子與區政府之間的矛盾，對於我們來說是不存在的，這個周姐你想必了解。”　　周曉虹點點頭，她是知道宋宛如的身份的，陶業驊現在的處境，巴結宋宛如還來不及，怎麼會自造墳墓找麻煩，也不得不承認，撇過與鳳城區的矛盾，撇過三角債，撇過銀行催命符般的催款單，若是按照唐昱的辦法來，百聆還真有可能重新煥發生機。當然，要想撇過這些矛盾，大概也只有他們恆達出面才能做到。　　“可是，資金呢？你說的再好，咱們公司沒有資金也不行啊，咱們公司的規模不及百聆，收購百聆，即便是他們不景氣一直在持續虧損，暫且不計那些三角債和銀行貸款，我們承諾把這些東西全部接手，那也至少還需要給區政府以及姬長發支付六百萬以上的現金。六百萬的現金，我們公司總共也不過六七百萬的規模，能拿出來的現金最多也不超過兩百萬，也就一百七八十萬的樣子，這樣的現金，如何完成收購？陶業驊或許可以出面讓銀行緩一緩，但是區裡邊30％的股份賣出去他總不好暫時不要錢吧，那在區裡邊也說不過去啊！”　　唐昱笑了笑，“周姐只要認可這個方案，覺得收購百聆大有可為，那就行了，資金上邊的事情完全不必擔心，這些自然有解決的門路。宛如姐這幾天會來東陵市，你們兩個先把手頭的事情放一放，搞出個詳細的東西來，我回頭和宛如姐說一聲，再好好研究一下，你們的方案盡量做的細一點，甚至現在就可以對那邊放出風來。鳳城區區委和區政府若是知道我們有意，你看陶業驊還不巴巴的找上門來？”　　既然唐昱說資金的問題不用擔心，那周曉虹自然就不擔心，宋宛如的身份放在那兒，真要需要點資金，隨隨便便都能找到路子，完全不必擔心，倒是有些佩服唐昱的商業思維。　　她雖然是長於管理生產的人，不過對商業上邊的事情也精通一些，唐昱說的這些東西其實她之前也是考慮過的，考慮過接手百聆的可能性，只不過她是純粹的從商業上邊出發去考慮的，忽略了宋宛如背後的政治資源，所以覺得收購併不是一個好主意，不符合商業原則。　　不過若是把宋宛如背後的政治資源放進去，考慮到這些，那就可以撇過與鳳城區的矛盾、撇過三角債死債爛債、撇過銀行催命符般的催款單，當這些東西都撇過，那收購了自然可以大有作為。　　這般年紀就知道把政商結合起來去考慮，不簡單啊。暗暗的瞥了唐昱一眼，周曉虹也離去了，她直到現在還不知道宋宛如直接吩咐的這個少年人是誰，更不知道他十五六歲的年紀如何這般老成，對商業上邊的事情又是如此的老道。

# 第六十章 橫插一腳

　　六月下旬宋宛如從省城搬來東陵市暫住，她一貫不喜張揚，也不想頂着沈睿鴻的名聲在外邊，事事盡量低調，除了唐昱等少數幾個人，連市裡邊都沒有知會。　　不過既然唐昱知道了自然就代表唐天鴻和蘇慕儒也知道了，於是乎，風聲就這樣“無意”中在上層傳了出去，東陵市的上邊的不少有心人就都知道這件事情。在知道了宋宛如住的地方是陶業驊為自己準備的住宅之後，他們心中也各自有了自己的小算盤，明白了日後要如何做人做事。　　沈睿鴻也不搭理唐昱搞的這些小動作，只是唐昱開車去接宋宛如的那天笑罵了他幾句小滑頭，別的倒是沒有多說，不過也讓唐昱好一番心驚肉跳。不過也知道，沈睿鴻對此應該是樂見其成的，能藉此緩和一下與東陵市的關係，想必他也是極為願意的。畢竟，上次在中山公園終究沒有出什麼大事兒。　　沈睿鴻和宋宛如沒有知會市裡，蘇慕儒自己自然不方便出面親自招待，市裡邊也不好大張旗鼓的表示，所以最後只能由陶業驊代表區裡邊出面招待，這倒是讓陶業驊心中高興不已，知道自己的霉運就此一去不復返了。　　心中意氣風發的時候，陶業驊也越發的感激牽線搭橋的唐昱，越發的不敢小看這個帶着成熟氣息的少年人。　　作為一系列事件的幕後推手的唐昱自然也參加了他們的酒宴，宋宛如雖然不喜歡這樣的應酬，不過住着人家陶業驊的房子，多少還是要表示一下的。所幸陶業驊從唐昱嘴裏邊知道了宋宛如的性情，也沒有刻意的邀請人過來顯擺，倒是賓主盡歡。　　宋宛如不張揚，陶業驊明着不張揚，不過該傳出去的風聲早就已經傳了出去，該知道的人也早就知道了，於是乎，原本舉步維艱的陶業驊，在鳳城區裡邊的工作一下子變的順風順水起來。　　心有感觸的他自然知道，這種改變是誰的功勞。　　宋宛如不喜熱鬧，中途借口退席，唐昱自然也跟着一起離開，臨走時唐昱隱晦的和陶業驊提了一句百聆電視機廠的事情，雖然沒有細說，不過宋宛如和陶業驊都記在了心上。　　陶業驊現在也不會以為這個少年人只是隨口說說，只看宋宛如的女兒小語馨坐在他懷裡邊，一口一個小昱哥哥的親熱的叫着，就知道他和沈家的關係不簡單。　　……　　宋宛如的恆達雖然開在東陵市，不過她對經商並無多大的想法，之前她雖然掛着名，不過也一直是其他人負責事情，她不大管事，也很少來東陵，自然對東陵市也談不上熟悉。　　所以，唐昱自然趁機以此為借口和唐天鴻請假，給宋宛如做了免費的導遊。　　在宋宛如來東陵市的第二天，唐昱開着鳳城區政府贊助的車，陪着她駕車在東陵市內四處逛。　　兩人差不多在鳳城區逛了大半天，從區裡邊開車出來拐彎的時候，卻險些發生意外，一輛扎眼的奔馳在街上邊狂飆，拐彎的時候要不是唐昱方向盤大的急，差點就撞上了那輛奔馳。　　奔馳狂奔而過毫不停留，前邊還屬於鬧市區，路上的行人不少，那車卻毫不減速，轟鳴的引擎和車速惹得路人紛紛側目，趕忙往路兩側避讓。　　唐昱和宋宛如開的是區裡邊的車，不怎麼顯眼，錯車而過的時候還能聽到車中青年輕佻的口哨聲和囂張的眼神。　　那種藐視生命的行徑唐昱最是不喜，他重生而來，自然比一般人更能明白生命的可貴，而且此人剛剛還險些讓自己出車禍，自然心中不爽，瞟了一眼，認出不是東陵市的牌照，暗暗記下號碼，打定主意要給那小子吃點苦頭，讓他知道東陵不是誰都能這麼囂張的。　　回頭看了宋宛如一眼，唐昱微微皺着眉頭厭惡道，“宛如姐，剛才這個飆車的囂張小子我看着有些眼熟，似乎在省城見過。”心裏邊使勁兒的回憶着，卻記不起自己在何處與此人打過交道。　　宋宛如聞言轉過頭，眼睛撇了撇遠去的奔馳，努了努嘴語氣微怒道，“他也太不像話了點，怎麼能這樣。”雙手拍着胸口，顯然還是心有餘悸，自然也沒有注意到，她雙手的擠壓讓那兒顯的更加的凸翹，本就低領的衣服在領口處又被雙手撐下去不少，唐昱側目而過，恰好能看到一抹清亮養眼的白膩。　　微微緩了緩宋宛如才平息了語氣，慢道，“那是省城章家的那小子章驊，他愣是囂張了些。恩，他就是上次我和你說起方建銘的時候提起的那個被方建銘折了面子的人。也算是少年得志之人，這兩年剛從澳洲留學回來，在吉隆集團裡邊管着事兒，年輕氣盛的，難免囂張了些。不過也算是少有的少年天才了，綿州那邊習慣稱他為吉隆集團的太子。”　　頓了頓，抿了抿嘴，“怎麼，小昱你還認識他？可別學他這般……”親眼目睹了剛剛的惡劣行徑，自然也是心底里厭惡，語氣之中猶自能聽出不滿。　　聽宋宛如這麼一說，唐昱恍然大悟，“我說怎麼看着眼熟，原來他是那小子啊。上次在綿州那邊遠遠的看到他和方建銘在一起說什麼來着，原來他就是章家的那個少年天才啊。得，今天他在宛如姐面前這般囂張，改天我幫宛如姐找他出氣。”　　宋宛如撲哧笑了一聲，“開口閉口就是那小子，論年紀你可要比人家小好幾歲的。再說，論說少年天才，以你宛如姐的眼光看來，這同輩人裡邊怕是少有人及得上你了。單單說你能讓方家老爺子都刮目相看這一點，在遼海省裡邊可數不出幾個來。論說囂張，我怎麼聽說，某人和別人爭風吃醋，回頭就把人家老子給收拾了？”自然是調笑他杜繼海和杜大浩的事情，也不知道她從哪兒知道的消息。　　頓了頓，“你可別胡來。”　　唐昱趕緊解釋了一下杜大浩的事情，臨了才腆着臉笑了笑，“宛如姐可別誇我，我可禁不起誇。人家好歹是能為章家撐起遼海飛龍這麼個牌子的人，可不是咱這個高中還要靠保送的人能比得上的。”又指了指自己開的車，“人家那奔馳也不是咱着小奧迪能比的，還成鳳城區政府的車，哪敢和人家胡來啊，還不得小心着自己的屁股。”　　宋宛如撲哧一笑，“你不承認自己少年天才，那可就是說宛如姐的眼光不好了？”　　理過耳邊的亂髮，“你呀，可別以為你那小九九宛如姐什麼都不知道，把宛如姐誑來東陵還沒和你算賬呢，還得了便宜賣乖。方建銘給你的那車加牌照就是小一百萬，還不算那尚未兌現的一千萬。在你這般年紀能賺得一千萬的，能看透我爸和方家老爺子都看不透的局，哪是一個少年天才形容得了。”說是還微微的感嘆了一聲。　　方建銘給唐昱車以及一千萬的事情只有極少數的人知道，除了那天晚上在場的四個人，便是家裡邊唐昱也沒有說。　　不過唐昱的車不想讓家裡邊知道，回來就放在宋宛如的公司裡邊打掩護，宋宛如自己自然是知道這件事情的，再加上沈芸回去獻寶似的把唐昱一頓猛誇，沈宅裡邊的小保姆都知道。　　唐昱趕緊打斷宋宛如倒豆子，“宛如姐你可別盡誇我，姜水裡邊可能被誇出醋來。”頓了頓，皺着眉頭道，“吉隆集團的太子爺不在綿州好好獃着，他跑東陵市來干什麼來了？”　　不知道為何，看到章驊在東陵市，唐昱心裏邊隱隱總是有些不太好的感覺，也說不上來是為何。　　宋宛如笑罵了他兩句，“這東陵市又不是你家的地盤，還不興別人來了？你什麼時候管的這麼寬了？少年得志難免有些張揚，你可不許學他那樣招搖。”　　頓了頓，拍了拍唐昱的腦袋又道，“對了，上次你在席上說起的收購百聆的事情還沒有給我說清楚呢，你倒是好好給我說說，儀錶廠收購這麼個電視機廠做什麼？你宛如姐雖然學的是金融，不過也知道這儀錶廠和電視機廠完全不搭界呀，這裏邊可不是改改生產線就行的問題，完全是不同的領域嘛。”　　宋宛如說起百聆的事情，唐昱趕緊臉上一正，“宛如姐，百聆那邊的情況我已經給你說清楚了，我們接手過來，實在是大有可為。百聆身上的問題放到別人身上是問題，在我們身上可完全不是什麼問題。至於恆達這邊，电子儀錶的受眾本來就不大，我們又缺乏渠道和市場，我看不妨放棄這上邊的業務，把機器賣掉廠房留着，然後接手百聆。”　　宋宛如理了理耳邊的亂髮，“上次咱們不是說不做紅頂商人嗎，怎麼聽着你剛才的話可不是這個意思啊，為什麼我們接手夠來就不是問題了？”臉上倒是一臉笑意。　　“宛如姐，你這可冤枉我了，紅頂商人可不是這個意思……”　　“得得，宛如姐逗你玩的，周姐那邊已經給我說清楚了，百聆的具體東西那邊給我看了具體的資料，反正你宛如姐我對這些東西不甚精通，也不想做事業型的女強人，這個廠子當初說不盤出去也是說給你練手的，現在自然是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了。”　　“宛如姐就不怕我把你這點家當給敗光了？我可不是章家的少年天才，沒有人家那本事啊！”　　宋宛如撲哧一笑，略顯親密的推了推唐昱的腦袋，“就憑着你能讓方家老爺子和我爸都佩服的眼光和敏銳性，你若是賠光了你宛如姐就認了。”不過隨後又小意的皺了皺眉頭，“若是要收購百聆的話，你宛如姐可沒有那麼多的資金給你揮霍，恆達能拿出來的資金大約一百多萬，若是把設備賣掉的話估計能有兩百三四十萬的樣子，不過這可離百聆的規模還遠着呢。”　　“宛如姐你別忘了方家那邊還有一千萬的，到時候讓方建銘出面參与，我們把恆達也置入收購過來的廠裡邊。”　　宋宛如笑着在唐昱的腦袋上戳了一記，“你小子，是不是什麼都計算好了才和宛如姐說啊，還怕宛如姐不同意啊，你呀！”　　……　　陪着宋宛如逛了一天的東陵，晚上把語馨哄着睡下唐昱才回來，宋宛如倒是對他不避嫌。　　晚上唐昱一回家，白天從宋宛如那裡得來的好心情就被二叔與老爸之間的談話破壞掉。

# 第六十一章 橫插一腳

　　“爸，你們不會是說吉隆集團要入主東陵市吧？”唐昱一臉詫異的看着茶几旁的老爸和二叔。　　唐天鴻緊鎖着眉頭，“事情哪裡是這般簡單，要是他們真心實意的過來那自然好，吉隆集團是咱們遼海省民營企業的龍頭，若是他們要來東陵市投資，那我和你乾爸自然是歡迎還來不及。可是現在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兒，現在的事情完全黃寶德這老狐狸搞出來用來噁心蘇市長的。”說著又嘆了口氣，“你還是讓你二叔給你細細說說，我正煩心這事兒呢。”　　唐天浩也微微苦笑的揉了揉額頭，“這個黃寶德和蔡明財都是老狐狸，咱們這邊剛剛想着把萬建變成一頭能擠奶的奶牛，讓他就這麼半死不活的吊著，用這奶牛來肥了市裡邊的其他地產開發商，不過回頭黃寶德那老狐狸就牽頭搭線，從省城搬來吉隆集團這尊大佛，唉，我們可惹不起吉隆這個龐然大物。”　　唐昱眉頭微微一皺，心下一動，遂想起來今天在東陵市街上看到的章驊，心中意識到了什麼，趕忙開口確認，“二叔，你該不會是說章家他們想要給萬建注資入主萬建吧？”　　唐天浩愣了一下，沒想到兩句話就被唐昱猜到了點子上，揉着腦袋略顯不甘心的道，“還真讓你給說中了，他們現在就是想要讓吉隆入主萬建。”　　抽了兩口煙，“吉隆集團作為省內民營企業的龍頭，原先他們也是有下屬的地產開發公司的，不過全部陷在了海南那邊，虧了有差不多一億。當然，對他們來說自然談不上傷筋動骨，不過也夠肉痛。吉隆集團不想重新搭架子弄地產公司，又不想放棄地產行業的發展，他們想要插手省內的地產開發，這時候正想着在省內收購一個規模不大的地產公司。嘿，這時候蔡明財他們就把枕頭送了過去，正和人家的意，雙方一拍即合。”　　頓了頓，“你爸剛剛說了，今天政府那邊已經有確切消息說，吉隆集團對萬建的注資規模將會在兩億元以上，獲得萬建的股份要在百分之四十以上，雙方已經進入實質性的談判階段，前期的接觸倒是完全沒有泄露出一絲風聲。”　　唐天鴻也接口道，“他們的保密工作倒是做得到，市裡邊在此之前沒有得到一點的風聲，直到昨天才有些風言風語傳出來，政府秘書處把電話打到了萬建，蔡明財的助理才說有這麼回事兒。今天蔡明財倒是去市裡邊找你乾爸說明了一下情況，人家雙方已經進入實質性的談判階段。”　　頓了頓，“萬建又不是市裡邊自家的企業，是蔡明財的私企，這種事情市裡邊不能說什麼，也不好說什麼。總不好讓市裡邊去直接干涉人家正常的商業行為吧，蘇市長今天也是大為的火光。”　　唐天浩也道，“我們算是為吉隆做嫁衣了，他們這次的便宜佔得雖然不多，不過也吃的滿嘴流油，要不是綠都的規模……”說著懊惱的錘了一下腿。　　眼看着萬建即將淪落為東陵市其他地產公司的奶牛，現在突然擠不出奶來了，也怪不得唐天浩不爽。而且吉隆集團現在做的事情也是他一直想做的，只可惜綠都的資產規模太小了，吞不下萬建這個龐然大物。　　萬建原本有近十億的盤子，若是那會兒拿兩億資金獲得百分之四十的股份那自然是天大的便宜，不過現在的萬建雖然架子還在，可是大筆的資金被套死在海南，早已經沒了往日的風光，所以百分之四十的股份賣出兩億的價格或許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對吉隆獲得的股份唐昱還是有些疑問，微微對着唐天浩皺了一下眉頭，“百分之四十？那豈不是說吉隆集團要成為萬建的第一大股東了？”　　唐天浩愣了一下，遂苦笑了一下，“還是你看的清楚，可不是這樣嗎，雖然蔡明財在明面上一直是萬建最大的也是唯一的股東，可是東陵市裡邊誰不知道萬建裡邊複雜的股權關係，蔡明財此次給章家的吉隆集團讓出百分之四十的股份，他自己的股份應該也低於百分之四十了，倒是讓章家成了萬建的第一大股東。”　　確認了心中的猜想，唐昱也不禁嘆了一口氣，“吉隆集團財大氣粗，有他們插手，咱們讓萬建做奶牛的計劃也只能破產了，倒是咱們辛苦半天，最後讓吉隆集團撿了這麼個大便宜，不甘心呢。”　　“咱們還好，反正也沒付出什麼，蔡明財那邊就慘了，打拚大半輩子的東西就這樣被迫讓出那麼多的股份，指不定他心裏邊還在滴血呢。”　　頓了頓，“我聽說章家那邊準備讓剛從澳洲留學回來的章驊接手這邊的事務，就是那個章家的少年經商天才，聽說那個少年得志的小子囂張的緊。”說到少年天才和少年得志的時候，特意的瞟了唐昱一眼，內中不知有何意味。　　“二叔你不會是說萬建這邊的盤子讓那個囂張的小子接手吧，他不是負責遼海飛龍上邊的業務嗎。”　　聽聞章驊接手萬建的盤子，唐昱驚奇了一聲，只裝着沒看見他二叔的眼神，又皺了皺眉頭轉向唐天鴻，“爸，這件事情你們政府那邊是什麼態度？乾爸那邊總不會毫無表示吧？”　　唐天鴻苦笑一聲，“還能有什麼態度，我和你乾爸也是這两天才得到的消息，還不知道確切不確切。蔡明財雖然到市裡邊說明了一下，不過說的東西也不能全信。我們現在連具體的注資規模都不清楚，蔡明財也只推說還在談判階段。事實上，我們從他們現在接觸的程度就可以推測出，雖然我們這幾天才得到消息，可是黃寶德那老狐狸只怕在半個月前就與吉隆集團的人接觸過了。”　　“我們到現在還不知道是誰在中間穿插引線的，以前可不知道黃主任與章家有什麼往來。”說著又皺起了眉頭唐昱微微側目，“爸，是不是乾爸這邊已經與黃寶德撕破臉皮了？”　　唐天鴻苦笑着搖了搖頭又點了點頭，“撕破臉皮倒是未必，不過也差不多到那個程度了。”　　“事實上，從五月下旬萬建在海南出事之後，黃寶德與蘇市長這邊就有了不合拍的痕迹，他和蔡明財之間的聯繫越發的緊密，而且，兩人之間聯合起來與蘇市長抗衡的局勢越來越明顯。再加上市委那邊還有個馬華全在瞎摻和，你乾爸那邊現在也很難做啊。最近，人大那邊显示出來的阻力可是越來越大了，政協的那群老頭子都有些不安分起來。”　　唐昱倒是沒有什麼疑惑，露出一副早知如此的表情。　　蘇慕儒與黃寶德走到一起是因為要和陳松威斗，所以兩人才結成短暫的聯盟關係，再加上還會兒省裡邊不允許東陵市出現不團結的局面，所以表面上一直和平相處着，不過暗地里如何作想就不得而知了。　　現在陳松威案件的影響逐漸減弱，省裡邊對蘇慕儒的支持力度也開始減小，再加上蔡明財海南的失利加速了他與黃寶德之間的聯合，所以蘇慕儒與黃寶德兩人之間的蜜月期結束，這早在意料之中。　　當然，按照唐昱原本的想法，便是黃寶德和蔡明財聯合起來也不打緊，掀不起什麼大風浪。　　蔡明財三億多資金被套死在海南，現在是自顧不暇，哪有心思搞事，便是想搞也未必有能力搞，早就成了沒牙的老虎，沒了往日的威風。　　至於黃寶德，他到底只是一個人大的主任，權利上邊比起暫時掌着政府和市委兩套班子的蘇慕儒要差的遠，他和蔡明財兩人便是聯合起來的影響力也有限，搞不出什麼大的動靜。　　至於馬華全就更不要想了，無論是在黃寶德的時代還是在陳松威的時代，他就是一個超級配角而已，位子雖然擺在那裡，市委副書記的名號也叫着挺好聽，可是從來沒有過什麼實權。當然，這也他一直明哲保身的立場站位有關，倒是東陵市官場上的不倒翁，黃寶德和陳松威時代的過去絲毫沒有影響到他的位置。　　這樣看來，蘇慕儒在短時間內打開局面大有可為，便是幾個月後省裡邊下派市委書記，或許東陵市早就成了蘇慕儒的天下也未可知，總之，唐昱之前對此有着充足的信心。　　不過現在看來卻不是這樣，現在的情況可和唐昱當初想象中的大不一樣，蘇慕儒面臨的困難和阻力或許要比想象中的大，而且大的多。　　因為章家的吉隆集團插手的原因，萬建極有可能因為章家的注資而起死回生，這就大大加強了蔡明財和黃寶德的話語權。而且，章家接手萬建40％的股份，若說他們和黃寶德之間沒有達成某些默契，打死唐昱他也不相信。　　章家的吉隆集團從88年開始就一直是遼海省民營企業的龍頭，在省內的關係盤根錯節糾纏不清，吉隆集團進軍東陵市，蘇慕儒他們就必須要考慮到吉隆集團在省內的巨大影響力，要考慮到吉隆集團與黃寶德之間達成的默契。　　吉隆集團事先沒有和蘇慕儒打招呼就這樣不聲不響的進了東陵市，與蘇慕儒之間總不好有什麼友好的關係，黃寶德作為給萬建和吉隆牽線的中間人，這裏邊肯定也有自己的利益立場。也就是說，暫時來說吉隆集團和蘇慕儒不是一個陣營，而且極有可能處於敵對的陣營。　　當然，這些都是蘇慕儒和唐天鴻考慮到的問題。唐昱或許想的更深一些，因為他忽然想到，東陵市現在還沒有市委書記，章家卻在這時候插手進來……　　總之，東陵市的局面因為吉隆集團的插手而再一次的複雜起來。蘇慕儒原本佔據的一些優勢，可是若是考慮到吉隆集團在省內的影響力，那蘇慕儒的優勢將被削弱許多。　　能不能在新市委書記下派之前掌控市裡邊的局面，或許蘇慕儒自己心裏邊也沒底吧！唐昱心裏邊暗暗的琢磨道。　　當然，暫時來說大的矛盾衝突還不會出來，或許雙方還需要克制一段時間才撕破臉皮，畢竟無論是蘇慕儒還是吉隆這個過江猛龍都需要一定的時間來整合。　　至於唐昱，這些都不是他需要考慮的問題，他需要考慮的是收購百聆的事情，因為恆達已經就此事與鳳城區政府開始了接觸，也與百聆的創辦人姬長發開始了接觸，如果能在一些細節問題上邊儘快達成一致，或許收購百聆將會在短時間之內完成。第二卷 初露鋒芒

# 第六十二章 安皖省之行

　　“宛如姐，這安��可比咱們那邊熱了不少啊。我們夏天來玩可不是個好選擇，還不如在東陵市避暑呢。”擦了擦微微見汗的額頭，唐昱小意的抱怨了一句。　　一行人從機場安檢出來，唐昱趕緊幫着宋宛如把手裡的行李箱接過，和沈芸一人扶着一個把手拉着行李箱出安檢口。語馨坐在行李箱上邊的柔軟的小座椅上邊，眨着好奇的眼睛看着周圍，兩隻肉呼呼的小手一隻抓着唐昱的手腕，另外一隻抓着沈芸的手腕，時不時問些奇怪的問題。　　時下已經進入了七月份，天氣逐漸炎熱起來。至於他們這一行人之所以出現在這裏，卻是唐昱正和宋宛如、沈芸還有語馨三人來安皖省遊玩。　　話說，往事一如既往的發生，便是作為重生人士的唐昱，對此也是頗多感慨。　　六月三十那天唐昱正在家中無所事事的研究經濟學建模，接到沈芸的電話時唐昱還有些詫異，感覺到這妮子聲音有些小鬱悶。　　小妮子小意的溫聲細語了好一會兒，唐昱套了幾句才從沈芸斷斷續續的話語中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一邊打着電話，心裏邊卻早已經神遊物外。唐昱這才意識到，有些事情，該發生的終究還是會發生，不會因為唐昱的出現而改變。　　仔細想想，前世之時，可不就是在93年的時候傳奇樂隊beyond主唱黃家駒在日本意外死亡了嗎？　　倒不想是沈芸先知道了這個消息，小妮子還在傷春悲秋。　　前世之時唐昱也算是黃家駒的一個小歌迷，那兩首“真的愛你”和“光輝歲月”，他一直從初中哼到了大學。雖然前世不太記得他死亡的具體時間，不過想來應該就在六七月份那會兒，因為唐昱記得，前世這件事情是發生在他中考之後的，不過那時候家裡邊發生了變故的他已經沒有心思為這個傳奇藝人傷心。　　沈芸打過電話來卻是因為聽聞了黃家駒在日本的意外死訊，心中煩悶。　　唐昱心中暗嘆一聲，心道，果真，自己這個重生的蝴蝶努力的震動着翅膀，成功的改變了一些東西，讓某些事情偏離了原先的軌跡，可是也沒有改變一些東西，有些事情，終究會按照他原先的軌跡發生。　　沈芸和宋宛如都是和喜歡聽黃家駒的歌，宋宛如車載音樂都是他的專輯，便是小語馨偶爾都能哼上幾句。驟聞死訊，兩人都有些小鬱悶。　　她們兩個出生的家庭和環境註定了她們不會像一般的歌迷一樣把黃家駒當偶像那般瘋狂的迷戀，不會瘋狂的去崇拜，她們比起平常人要更多一些理智和現實。　　不過畢竟算是個喜歡的歌手，這麼個喜歡的人走了，心裏邊終究還是有些小彆扭，沈芸這是打電話過來求安慰了，唐昱趕緊小意的溫潤細語。　　93年，無論是唐昱還是沈家都發生了不少的事情，不管是唐昱重生而來改變了家裡邊的命運，還是宋宛如死了丈夫語馨沒了爸爸，對雙方的家庭來說都是大事了。　　宋宛如原本七月份準備帶着沈芸和小語馨一起出去散心的。　　七月初，恰好宋宛如之前留美的同學兼閨蜜召喚。解夢��，也就是之前和宋宛如合作在東陵市創辦了恆達又被家中召回，她是安皖省的人，大概是知道了宋宛如家中的不幸之事，邀請宋宛如暑假到安皖省散心。於是乎她們兩個就決定帶着小語馨一起來玩了。　　至於唐昱為何會跟着一起過來那又說來話長了，總之在她們出發的前一天唐昱“恰好”來省城到香榭苑，宋宛如和沈芸索性決定把他帶着去當苦力。　　不過這來路上課把唐昱給折磨壞了，臨下飛機的時候腳步還有些虛浮。　　他這傢伙因為前世的一次經歷，讓他對坐飛機一直有小小的恐懼症不能克服，搞的他前世出差之時要麼駕車要麼火車，很少有坐飛機的時候，這次倒是把這茬給忘了，害的他在飛機上好生出醜。　　飛機起飛之時他就臉色發白手指發顫，喘氣也有些粗，好一會兒都緩不上神來，幸好被被旁邊的宋宛如注意到了不妥，還是被沈芸和宋宛如一人抓着一隻手才緩過氣來。　　沈芸和宋宛如倒是沒有嘲笑他，只以為是初次坐飛機的過激反應。事實上唐昱心裏邊卻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完全是因為前世的一次經歷才讓他心有餘悸。　　等到緩過神來，唐昱也厚着臉皮，一直抓着沈芸和宋宛如這兩個打小美女的手沒有放開，仔細的感受着兩隻手掌中的滑膩。　　沈芸只是惱怒的看了看他，也沒有奮力去掙脫，宋宛如就直接無視了，閉目養神中，對唐昱一直抓着自己柔若無骨的小手只當不存在。　　……　　從機場出來，唐昱的臉色還有些不好看，略微發白。站了一會兒才緩過來。　　幾個人正仔細的瞅着外邊的接機牌，感慨着夏天確實不是來安皖省的好時機，忽然聽到一聲略顯興奮的嬌呼，“宛如，這兒呢，在這兒呢。”宋宛如聽到呼喊聲也忙揮手示意，“夢��，我們在這兒呢。”說著帶着唐昱他們幾個就往那邊趕過去。　　和沈芸一起拖着行李箱的唐昱忙順着聲音看過去，“哇”，心裏暗贊一聲。　　入眼之處是一個完全不亞於沈芸的知性美女。身材修長，不是很火辣魔鬼，不過各個部位的比例很勻稱，看起來的感覺很養眼很舒服。不見得驚艷，卻有着一種很和諧的感覺。　　穿着略顯保守，類似於職業套裝。安皖省的天這麼熱，她身上倒比綿州的小姑娘穿的還多，一點也不像留美歸來受到國外開放問話熏陶的人，不過這一點倒是和宋宛如很是相似。　　唐昱心裏邊暗道，這個大概就是宛如姐的閨蜜解夢��了吧。　　以唐昱一貫大量人的習慣，自然是最後才移到臉上，不見得會有初見楊涵寧那種驚心動魄的感覺，不過五官很精緻很耐看。一頭齊肩發，讓唐昱略有些不爽的就是那個大邊框的眼鏡了，無端的減了不少分。　　解夢��先和宋宛如大大擁抱了一下，沈芸也撇了唐昱過去打招呼。　　“夢��，你可把我和小芸給騙了，這安皖的夏天可不是好去處，不好玩，我和小芸都準備一暑假都在東陵市避暑呢。”說著幫小語馨擦了擦微微見汗的額頭，又遞給唐昱和沈芸兩個擦臉的紙巾。　　解夢��小意的笑了兩聲，“我可沒有騙你，這河肥除了夏天熱點，好玩的地方還是不少的，逍遙古津、包河秀色、環城翡翠、教弩梵鍾都很好玩的，你們若是春天來還可以帶你們去看看蜀山春曉。”又抱起語馨，親親她嫩嫩的小臉，“小語，還記得阿姨不？”　　“記得。”語馨脆生生得道，又皺着可愛的小眉頭做沉思狀，“上次阿姨說給我買漂亮的裙子還有巧克力。”　　又哄了語馨兩句，解夢��最後才轉向唐昱，用讓唐昱發毛的目光把他從上到下大量了一遍之後，這才微微側着頭看着唐昱，“你不會就是宛如姐提到的唐昱小弟弟吧，可不像宛如姐電話里說的那麼好，小弟弟剛才的目光可是很不乖哦。”顯然注意到了唐昱剛剛從下三路一路升起的目光，倒是不知道是不是引起了她的不滿。　　解夢��說完也不管唐昱，又把宋宛如拉到一邊，兩人嘀嘀咕咕不知道在說些什麼，目光還時不時的撇向唐昱這邊指指點點，偶爾還能看到兩人抿嘴而笑，倒是不知道在說些什麼。　　不過唐昱這會兒可沒空注意那些，這會兒他胳膊上邊的嫩肉正在被沈芸摧殘着。倒抽冷氣的唐昱隱隱還能聽到小姑娘得意的嬌哼，“看你還敢不敢亂看！”　　宋宛如和解夢��嘀嘀咕咕和好一會兒才走回來，宋宛如一臉笑意的看的唐昱心裏邊毛毛的。　　“宛如姐，你和夢��姐兩個該不會到一邊說我的壞話去了吧，怎麼讓我心裏毛骨悚然啊。”　　宋宛如笑罵了唐昱兩句，“你這小滑頭，見誰都叫姐呀，夢��可沒同意要你這個弟弟。”　　唐昱揉了揉腦袋轉向解夢��，“夢��姐，你該不會不要我叫姐吧，怎麼看也不是阿姨大媽呀。”說著指了指遠處的一個四五十歲的清潔工。　　“沒大沒小的，這麼貧。”宋宛如彈了彈他腦袋，解夢��倒是沒有多說，算是默認了他的叫法。她讀書早，其實比宋宛如還小兩歲，所以也叫宋宛如叫姐，不過也要比唐昱大出三五歲的。　　解夢��自己開了車過來，唐昱看着她把那輛超大排量的悍馬開過來，不禁露出一臉詫異的表情，看她剛剛說話的性格，雖然不是婉約派，可也不是這種開悍馬的剽悍女人呀。　　看宋宛如和沈芸也一臉詫異的看着自己，解夢��不禁苦笑一聲，“你們別看了，這可不是我的車，我可不願意開這車子。還不是我家那丫頭，她死活要買悍馬顯擺去，自己偷偷攢錢買的，怕被家裡知道還用的是我的名義。”　　“你不會是說小�h那丫頭吧！”　　“可不是嗎，丫頭越來越瘋了，家裡誰也管不了，都快成小魔女了，哪像小芸這麼乖。”說著撫了撫沈芸的長發。　　唐昱倒是感嘆，名副其實的富家女啊，能攢零花錢買悍馬，那可不是一般的富家女。　　上了車唐昱才慢慢從宋宛如口中知道，她這個閨蜜解夢��可是個了不得的人，和她一樣都是留美的經濟學碩士，而且還擁有麻省理工的MBA學位，可謂是才貌雙全。　　她所在的解家在安皖省也是一個了不得的民營企業，是安皖省零售業的巨頭，這倒也解了唐昱的疑惑，明白為何一個小姑娘也能買得起悍馬了。　　因為前世的關係，對安皖省唐昱也是有些了解的。　　在安皖省省內的民營企業之中，只有林家的迅飛集團能與之媲美，解氏集團和林家的迅飛集團並稱為安皖省兩大民營企業的巨頭，在省內的地位大致與遼海省的吉隆集團在省內的地位差不多，集團規模都超過三十億。不過在唐昱的記憶中，前世的時候，解氏集團最後似乎因為某些原因而分崩離析了。　　當然，這話他現在自然是不會說出來的。　　解夢��現在集團裡邊也負責一攤子的事情，不過聽她的語氣可沒有成功人士的氣魄，雖然沒有抱怨，不過也是頗多自嘲的成分，想必她這一支在家族裡邊也不得意。當然，或許是因為久不見閨蜜，才會無意之中被唐昱察覺到這種感覺。　　大家族裡邊，不外乎那些事情，唐昱前世也見多了那些事情，倒也沒什麼好奇怪的。　　他們一行人下飛機的時候就已經過了中午，再加上之後的耽擱，當天自然不適合再出去玩，先要安頓下來，商量好第二天要去玩的項目。　　解夢��沒有住在家裡邊，她自己在外邊有一套宅子，不過面積不大，住不下他們這一大攤子的人，所以事先就在賓館給他們訂好了一個豪華大套間，她晚上也留下和宋宛如她們一起住下。　　有唐昱在，他自然不能大家一起住套間，只好臨時又加了一個單間。唐昱自己倒是很樂意和大家一起住套間的，就差把開單間浪費錢的蹩腳理由給說出來了，不過看看沈芸示威似的拳頭還是作罷……

# 第六十三章 解家潑婦

　　相走幾天，連唐昱都不得不承認，解夢��是一個氣場相當強大的知性女人，或許是集團之中任職日久，總之她的氣場讓唐昱這個前世活了不少年的大叔都生不起調侃的心思，初見面時那種略帶自嘲的情緒也再也沒有展露出來過。　　之後幾天，唐昱他們幾個人一起在解夢��的帶領下開始在安��的省城河肥市遊玩。　　話說，河肥可以玩的地方確實還不少。前世的時候唐昱沒有到過安��，不過對於素有包園清風之稱的包公祠，以及墨荷瓊林，三河古鎮，李府春秋，教弩梵鍾等等，對這些聞名遐邇的東西唐昱也是早有耳聞，這次倒是有機會一一見識。　　這一日一行人遊樂完從“逍遙古津”出來，便是唐昱也不得不感嘆一聲，“夢��姐，若不是夏天天氣太熱，這河肥還真是一個好去處。古語說，退後着鞭馳駿騎，逍遙津上玉龍飛，這逍遙古津當真名不虛傳，不符此詩的描述啊。現今，能保留這麼完好的古迹，還能與公園完美的結合起來，讓公園不顯得突兀，了不得啊。能把公園建的這麼有意境，當真不多，少見的很。”　　解夢��微笑不語，沈芸倒是睜着大眼看着唐昱，“唐昱，你和我一般般的年紀，幹嘛老成的學我爸他們那些中老年人談意境啊。再說，你又不常出門，怎麼知道不常見。”說完得意的皺了皺小瓊鼻。　　小姑娘一路帶了不少宣紙，旁人喜歡按動快門拍照，沈芸卻喜歡拿着紙筆隨意勾勒幾筆。　　這時候唐昱自然是要給她充當勞工的，偶爾還要把背部貢獻出來作畫板。幾人玩的倒是相當的happy，沈芸都畫了十幾副素描，其中還有一副以包公祠的老包為背景的唐昱的全身像，讓沈芸得意了好久。　　這逍遙古津就是他們的最後一站了，按照他們原定的計劃，他們在這幾日就要回遼海。畢竟，河肥的夏季之熱可不是一般人能夠受得了的。尤其是小語馨，宋宛如可舍不得她這樣泡在陽光下。　　從逍遙古津出來，沈芸帶着小語馨上廁所，唐昱就在這邊繼續充當苦力，提着她們在這邊買的一大堆紀念品還有沈芸的畫板之類……　　“小昱，小芸怎麼去了這麼大會兒也沒有回來，不會是出了什麼事兒吧？”唐昱他們三個等了好一會兒也不見沈芸回來，宋宛如禁不住有些心急，提議一起過去看看。　　唐昱點了點頭，三人往沈芸離開的方向走去，近了一些，耳中隱隱似乎聽到小孩的哭聲和沈芸有些憤怒的聲音，唐昱心中暗道不好，一定是出事了，也顧不得等後邊的宋宛如和解夢��，趕忙朝着聲音的地方跑過去。　　等唐昱趕到的時候，過去就看到不遠處，小語馨正掛着一臉淚痕站在邊上，身上也黏糊糊的不知道沾上了什麼東西，沈芸一臉憤怒的看着一對年輕的情侶打扮的人。　　唐昱趕緊放下手中的東西過去把語馨抱起來，“語馨乖，語馨不哭。告訴小昱哥哥誰欺負你了，小昱哥哥給你出氣。”這麼說著，唐昱的眼睛卻已經瞟向了不遠處站着的年輕人。　　看到唐昱過來，沈芸也怒視着那年輕人來到唐昱身邊，一臉委屈的把剛剛發生的事情娓娓道來，越聽卻讓唐昱越是憤怒。　　原來，沈芸帶着小語馨一起來上廁所，從廁所出來時語馨跑的有些急了，在路口處被迎面走過來的一對情侶狠狠撞翻在地，那情侶手中的冷飲也灑到了三人身上。　　好在小語馨還很懂事，當時也沒有哭叫，甚至還懂事的說了對不起之類的話，沈芸也趕過來幫着賠禮道歉。　　哪想着那女人得理不饒人，直接就叉着腰指着沈芸和語馨，來了一頓與她身上的高檔裝束不符合的叫罵，引得路人紛紛側目。當時就把沈芸氣得不輕，她自幼生長的家庭，如何見到過這種罵街似的潑婦。　　那女人旁邊應該是她男朋友之類，似乎等的有些不耐煩，抱怨了幾句，扯了那女人的胳膊一下示意離開，哪知那女人的手卻故意一抖，把杯子裡邊剩餘的冷飲當著沈芸的面澆了語馨一身。　　沈芸長這麼大哪見過這麼不講理的事情，氣得小臉漲的通紅，一邊安慰滿臉淚痕的小語馨一邊和那對情侶理論，那女人的話語卻是越來越惡毒。　　宋宛如和解夢��趕過來的時候恰好聽到那女人指着語馨的鼻子來了一句，“有娘生沒爹養的玩意兒，什麼東西，也不瞅瞅自己，這衣服，你能賠得起嗎……”　　聽到這句話，宋宛如的臉登時就黑了下來。　　說實話，大概沒有比這句話給能揭開宋宛如心中的傷疤了。　　因為家中的關係，自從語馨的爸爸死後，大概還沒有人干在人前明目張膽的把這件事給揭出來，今天這女人卻誤打誤撞，罵個正着，着實把宋宛如氣得不輕，尤其是看到小語馨一臉的淚痕，把語馨當做日後唯一情感寄託的她氣就不打一處來。　　解夢��比宋宛如還晚到一步，也聽到了這句話，子女中暗道不好，這話對宋宛如和語馨可太過惡毒了些。當下瞟了一眼對面的兩個人，解夢��卻心下一愣，暗道怎麼是他們兩個？猶豫了一下，還是開口道，“林沃，你可是越來越出息了呀，趕着現在都欺負起小孩子來了？”心裏邊卻道，壞了，這句話算是把宋宛如給徹底的得罪死了。　　“原來是夢��啊，茜珍還說晚上要一起去拜訪三叔的，倒沒想着在這裏碰到你了，他們是……？”眼睛倒是不時的往宋宛如身上瞟兩眼，歉意一分沒有，侵略性的光芒可不少。　　唐昱厭惡的瞅了那年輕人一眼，低聲把剛才的事情和宋宛如、解夢��說了一下。　　心道，看情況解夢��似乎和那人認識啊，而且看那人的一身皮囊也是頗為不俗，到不知道穿着一身阿瑪尼的人怎麼會做出這種欺負小孩的沒臉沒皮的事兒。　　聽到了剛剛發生的事情，宋宛如已經出離憤怒了。　　如今的她，最是容不得別人欺負語馨這個寶貝疙瘩，便是沈睿鴻都要含在嘴裏怕化了，哪有人敢如此對待語馨，那是宋宛如的逆鱗，也是沈家的逆鱗。　　宋宛如單手指着那個依然一臉囂張相的女人，想要開口罵出幾句，終究只能說出沒素養之類的話，終究不能如那女人潑婦罵街般的場面。　　解夢��在一邊幫襯着準備開口勸說要那對情侶道歉，那女人看解夢��似乎準備管閑事，張口就道，“解夢��，我的事你最好少管，不要以為現在集團裡邊能說上幾句話就頂事兒了，解氏集團還輪不到你來指手畫腳，不要說我罵這個沒教養有娘生沒爹養的小野種了，便是你……”　　話還沒說完唐昱早已聽不過去，抱着語馨走過去對着那女人就甩了一巴掌，回頭溫聲對語馨道，“小語，咱們不理這個壞女人，她欺負你，哥哥幫你欺負回來，乖，咱不哭，哥哥抱你玩好不好……”　　那女人顯然被唐昱的一巴掌直接打愣住了，捂住臉回過神來對着唐昱破口就要大罵，“你個小……”手也張牙舞爪起來，似乎要去抓小語馨的臉，不過她還沒罵出聲來就被唐昱又甩了一巴掌，把她還沒吐出口的髒話又憋回了肚子裡邊。　　旁邊那個叫林沃的年輕人在打一巴掌的時候還沒反應過來，等到他反應過來的時候女伴的臉上已經多一個鮮紅的五指山。　　看唐昱作勢又要打，他趕忙過去想要拉住唐昱，解夢��的下一句話讓他的手微微滯了一下，唐昱的第二巴掌就這樣順理成章的落到了那女人臉上，也不管那女人潑婦般的尖叫，抱着語馨走回來，讓宋宛如和沈芸拿着紙巾幫語馨清理衣服和頭髮上邊的東西。待到林沃反應過來，那女人臉上已經是兩個鮮紅的五指山。　　“林沃，你最好拎得清楚情況，宛如姐是我邀請來安��的，你們做什麼事情最好要想清楚，她在這邊出了什麼事情自然是我負責。再說，你什麼時候也和她那般沒臉沒皮的欺負起小孩子來？”說完厭惡的看了一眼那個左右兩個鮮紅掌印的女人。　　“解夢��，你說誰呢，你說誰沒臉沒皮，不要以為家裡邊有老頭子給你撐腰我就，我就……”說著還要衝上來動手動腳，被唐昱瞪着眼睛看了一眼又趕忙退了幾步，卻被腳下邊的高跟鞋一絆，摔倒在地上，嘴裏邊又不幹不凈起來。　　那個林沃卻似乎從解夢��的話裡邊反應過來什麼，趕緊過去把地上的潑婦拉起來，回頭詫異的盯着宋宛如掃了兩眼，意思性的道了一下歉，拉來還在不依不饒的叫罵的那潑婦就走。臨走時猶自不忿的不幹不凈，怨恨的眼神不離唐昱的腦袋，似乎要生吃了他。　　看那兩人走遠了，解夢��才對依然一臉氣憤的唐昱幾人解釋了兩句，“那女人叫解茜珍，是家裡邊大伯的女兒，被大伯寵壞了，自小囂張跋扈。身旁的年輕人是林家三代裡邊的翹楚林沃，最近兩家準備聯姻，倒是不知道為何選中他們兩個。林沃在林家聽說很被看重，我大伯家的女兒，你們剛剛也看到了……”　　說著自己嘆息了一聲，心道，這次的事情，倒是讓那邊那一支把宋宛如給徹底的得罪了。　　唐昱倒是心下奇怪，照理說以林家和解家的身份，他們家中出來的子女怎麼會如此沒教養？那個女的解茜珍自不必說，罵街的樣子比之潑婦還不如，至於林沃能看着女伴做這樣的事，在他看來自然也不是什麼好貨。　　倒是之後解夢��隱晦的點了幾句才讓唐昱明白過來，這個解茜珍以前大概是私生女之類的，以前一直在外邊養着，大房去了之後才進了本家，之前想必就沒什麼修養，驟然有了身份地位，自然更是囂張跋扈。這樣想來，似乎也能夠想得通。　　出了這等掃興的事兒，唐昱幾個人自然也沒了繼續遊玩的興緻，一起坐着解夢��的悍馬回了賓館，半路下車給小語馨又買了一身衣服把身上邊的臟衣服換下去，小丫頭顯然還是有些不高興，一臉的委屈讓人看着忍不住的心疼。　　語馨也懂事了，自然能明白罵人的話語的意思，估摸着也想起自己去世的父親了。那句話，也傷害了她幼小的心靈啊，回了酒店之後解夢��去處理今天事情的後續影響，唐昱也給沈宅打了個電話，把這邊發生的事情和沈睿鴻說了一聲，有些話雖然不好再說出口，不過以沈睿鴻的政治頭腦，自然明白唐昱話裡邊的意思。之後沈芸搶過電話也好一頓訴苦。　　唐昱出來輕輕抱住語馨，安靜的看着宋宛如，良久良久宋宛如才回過神來，微微擦了擦眼角接過語馨，“你把事情和語馨她爺爺說了？”　　唐昱笑了笑，“總不能讓宛如姐和語馨受這麼大的委屈無人搭理吧，我既然幫不上什麼大忙，還是要扯沈伯伯的大旗過來。沈伯伯雖然不喜歡家裡邊的人仗勢欺人，但是想必也不會看着自家人被外人欺負，語馨可是沈伯伯和鄭伯母的寶貝疙瘩。”　　“不用麻煩語馨她爺爺的，夢��應該會處理好。”宋宛如微微頷首，不過話說出去她自己也覺得有些自欺欺人的味道，看今天那個女人說話之時囂張的架勢就知道不把解夢��放在眼裡邊，想來解夢��她父親這一支在解家的地位應該不高，比她口中所謂的大伯應該大有不如，看那個林沃對解夢��也不怎麼忌憚，有這倆人在，解夢��自己能處理好才怪。　　宋宛如雖然心性一貫平和不喜勾心斗角與人置氣，不過觸及到語馨這個逆鱗，她自然也不是忍氣吞聲的主。　　這種事情發生在他們這種層面上，即便是宋宛如不去斤斤計較也不可能就那樣輕輕巧巧的揭過去，自然會有人去處理的，便是後果不會在當時顯現出來遲早也會爆發。

# 第六十四章 風波

　　唐昱和宋宛如所不知道的是，同在安��的林家內部已經醞釀起一股風波。　　“什麼？你確定你沒聽錯沒看錯？你們觸怒的人真的是她？”　　問話者是一個四五十歲的中年男人，身體有些發福，不過臉上隱隱有着有着學者慣有的書生氣，此刻問話時不住的抽動的眉角卻暴露出內心中的緊張和不安。　　“應該不會錯，我之前聽到夢��說起她的名字時才隱隱有些印象，記得夢��留美的一個同學似乎就是她，前幾年二人還在遼海那邊辦了個小公司玩。而且她們帶着的那個小女孩和傳聞中的事情也對的上號……”　　仔細看來，答話者與問話的中年男人眉目間依稀有幾分相像，臉上有些小緊張，卻正是今日與唐昱他們發生衝突的林沃。　　頓了頓，林沃又小心翼翼的道，“事後我特意去查了一下，從遼海那邊要來了照片比對了一下，確認就是那個女人，不會錯。”　　“你，你再把當時的事情好好給我說一遍。”　　林沃也不敢隱瞞，忙把當時的情況的說了一遍，解茜珍當時罵人的話大多也被描述出來，中年男人的臉色卻是越來越難看，尤其是聽到解茜珍說出的那句“有娘生沒爹養”的話之時，臉上驟然灰暗下來，用力一拍桌子，“胡鬧台，這個女人，解倉嶴是怎麼教女的，這麼沒教養。”　　林沃也不滿的哼了兩聲，“這事兒還不是你被三叔他們慫恿，要不也不至於給你兒子攤上這麼個女人。解家的大腿粗，我們林家也不差，還不至於要去抱他們的大腿。現在好了，你也知道了那個女人的德行，婚事也退不了。現在她又把人給得罪了，我們這邊也要跟着擔責任，還不知道事情最後要怎麼收場呢。”　　中年男人拍着額頭在屋裡走了兩圈，“我給你解伯伯打電話，問問他……”　　還沒說完，內宅的電話便響了起來。中年男人和林沃的臉上都有些詫異，內宅的電話知道的人可不多，想來少有人打的。　　不用說，這个中年男人定然是林沃之父林青柏了。　　林青柏是林家的老二，他不善經商，所以在林家第二代裡邊地位不高，不過其子林沃卻很有經商的天賦，為了穩固林沃在迅飛的地位，這才有了和解家結親的想法，只是事先也沒料到解倉嶴一直沒有出現在人前的女兒竟然會是這麼一副德行。　　接起電話沒幾句，林青柏就黑着臉掛了電話，轉頭嘆了一口氣，“你大伯打過來的，事情在上邊已經傳開了，那邊已經有動作了。”　　頓了頓，撫了撫額頭上邊的皺紋，“沈睿鴻這個人我知道，一貫的剛硬派，向來是鐵面無私，傳言從不徇私枉法。不過這次，茜珍說的話確實過了，便是沈睿鴻要針對我們做些什麼也不為過，到時候我們也只能硬着頭皮認下。”　　又嘆了口氣，“聽說沈睿鴻最近的呼聲很大，有希望上遼海的省長的，若是在這個時候把他給得罪死了，那我們在遼海的經營就要放棄大半了。”　　林沃也沒什麼好臉色，“可不止如此，這個沈家的兒媳婦來頭還不是一般的大，她爸宋振國，想必這個名字你也不會陌生吧？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以前咱們的根基不在遼海所以對那邊的事情了解的不多，這次查了一下才知道，沈家的兒媳婦，也就是我們今天得罪的人，她是宋振國的女兒。”　　“宋振國？”林青柏皺着眉頭想了想，“你是說總政副主任兼任總政下屬的西安政治軍事學院院長的宋振國？”　　林沃錘了一下桌子，“可不就是他，遼海上層那邊很多人都知道，我們不在那邊的圈子裡邊，不了解這些情況，我是剛剛才知道她爸還是一个中將。”　　又嘆息一聲，“這下可麻煩了，都是女個蠢女人，你們當初……”　　“現在說什麼也沒用了，還是想着怎麼挽救吧，一個實權副部級，一个中將，可不是我們林家和解家能夠隨隨便便得罪得起的，搞不好你們要惹出大禍事，唉，趕緊想辦法。”　　與此同時，解家早已經上演了一副全武行，解茜珍正掛着眼淚臉帶怨毒的看着揚着巴掌的她父親，一個四十多歲的美艷少婦擋在她身前，“解倉嶴，茜珍到底做了什麼事情你要這樣對她？你拋棄我們母女兩個十幾年，好不容易團聚，難道就是讓你這樣對待自己的女兒嗎？”　　“哼，你問她自己做的好事兒。”　　解倉嶴厭惡的看了看那母女兩個，“我解家，怎麼會出了她這樣沒用教養的女兒，要不是，要不是……”　　“要不是什麼？要不是你當初拋下我們兩個，茜珍怎麼會從小到大無人照顧，又怎麼會變成現在這樣的性格，你知道我們兩個這十幾年受了多少苦？”　　“你，算了，和你說不清楚。”懊惱的讓美婦到一邊，“茜珍這次是闖了大禍，給整個林家都惹了麻煩，若是人家不計較還好，人家要是存心要計較，那可就不是茜珍今天挨的這幾巴掌了，你知道她今天罵的那有娘生沒爹養的小女孩是誰？那是遼海省省委副書記的孫女，人家剛剛死了兒子，你女兒，那是把人往死里邊得罪。人家還有一個當中將的老子，就茜珍這次做的事，若是人家要針對咱們解家，沒人願意出來給我們說話，哼。”說完頭也不回的離去。　　他此刻才沒有心情看這母女兩個的嘴臉，說實話，雖然他們解家在遼河基本沒有什麼產業，不過得罪了一個實權副部級和一个中將，對於民不與官斗和氣經商的商人來說，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兒，搞不好會給整個集團都帶來大麻煩。　　一個實權的副部級和一个中將，若是存心找你的麻煩，即便他們的根基是在安��，他們也有的是辦法卡脖子。官面上的門門道道，可不是三兩句能說的清楚的，他大半輩子經商，自然知道那些高官狠起心來下辣手是何等的可怕。他現在急需要找林家的人商量一下對策，以防萬一。　　這件事兒，若是只是一般的小輩之間的矛盾衝突也就罷了，他們這些做長輩的若是強出頭只怕會給外人看笑話，自然有人會幫着或迂迴說話或施展壓力，不過這次解茜珍的話說的太過頭，若是沈睿鴻真的要做些什麼，那其他人可真沒有給他們解家說話的立場。　　且不說他們，這邊唐昱從宋宛如住的套間裡邊出來的時候沒有看到解夢��，一路下來，到樓外才看到她拿着摩托羅拉在打着電話，遠遠的就能感覺到她語氣裡邊有掩不住的憤怒，掛了電話才看到唐昱，歉意的一笑。　　“讓你看笑話了，家裡邊的事情，唉……”　　收起電話，解夢��還想要和唐昱再說些什麼，卻突然被賓館外邊急匆匆過來的一个中年男人打斷，“您，您好，請問您是解夢��解女士吧？”　　“我是解夢��，你是？”解夢��一臉詫異，仔細搜索記憶，在腦袋裡過濾了一遍，似乎並不認識眼前突然出現的這個男人。　　“哦，耽誤解小姐幾分鐘，我叫姜萬勐，是現代集團電視技術研究所的負責人，我……”　　還沒說完解夢��就不耐煩的揮了揮手，“你如果需要贊助的話直接去集團那邊找負責人，我暫時有其他的事情要忙，不理會那些事情……”　　“解小姐，集團那邊否決了我的方案，我個人認為我的項目……”正說這，解夢��卻已經不耐煩的走進賓館裡邊，似乎並沒有理會他的意思。　　“解小姐，解小姐，你聽我說……”那個男人還想要追着解夢��進去，卻在門口被守門的保安攔了下來，喊了幾聲見沒什麼意義，頓時捶胸頓足唉聲嘆氣。　　姜萬勐？姜萬勐？這個名字怎麼這麼熟悉？　　唐昱又把這個名字在口中念叨了，總覺得有某種難以言喻的熟悉感，可是一下子又想不起來。　　“這位先生，冒昧的問一句，不知道你找夢��姐什麼事兒？”　　中年人好奇的抬頭看了看一臉少年相的唐昱，“你是？哦，你叫解女士姐姐，定然是她弟弟了，我倒是多次一問。唉，不說了，我先走了。”　　“姜先生怎麼就走了？你不是找夢��姐有事兒嗎，你可以把事情和我說一下，說不准我幫你給夢��姐美言幾句，或許你就好事成真了也說不準？”　　姜萬勐愣了一下，雖然覺得和一個少年人說這事兒不怎麼靠譜，也不抱有什麼希望，不過反正說幾句也耽誤不了多大的功夫，就當死馬當活馬醫了，開口道，“嘿，其實我之前就找過解氏集團的。我是現代集團下屬的電視技術研究所的負責人，一直在負責研究一種音像視聽產品，不過持續投入了不少經費一直沒有成果出來，集團現在看不到產品，不願意繼續投入研究經費，想要砍掉這個項目上馬別的項目。可是現在研發已經到了關鍵的時刻，離不了大筆的資金的支持，或許再投入幾十萬幾百萬就會有產出，若是一旦放棄，那可就前功盡棄，唉。”說著惋惜的嘆了一聲，“最近一直在奔走希望可以拉到一筆經費，之前也找過解氏集團的，不過他們認為沒有投資的前景不予理睬，今天恰巧在逍遙古津那邊看到了解女士。”　　又嘆息一聲，“平日里想要見到解女士這樣層級的領導可不容易，所以才跟着過來看看有沒有一線生機，現在看來，唉，還是另尋他路吧。”

# 第六十五章 姜萬勐與VCD（上）

　　姜萬勐？音像視聽產品？　　微微皺了皺眉頭，唐昱的腦子裡邊驀然跳出VCD這個東西，心思驀然激動起來。又皺着眉頭仔細審視了着姜萬勐確定了一下，唐昱心道，若是自己沒有記錯的話，前世的VCD的發明者不就是安��的姜萬勐嗎？　　莫非，那傳說中的發明VCD卻不申請專利的人，就是眼前的這個稍顯落魄的人物？　　唐昱清楚的記得，中國的VCD之父是安皖省的萬燕集團，而這個歷史上的萬燕，可不就是姜萬勐和另一個叫孫燕生的人一起創辦的嗎？　　想到這兒，唐昱的心裏邊禁不住的激動起來。　　唐昱激動自有自己激動的理由。　　說起來，這個VCD可謂是中國家電行業之痛，這個痛從最初的VCD行業開始，一直延續到DVD行業還沒有休止。　　說起來這個姜萬勐也是個天才式的人物，92年的時候他知道了MPEG技術之後，愣是從這個技術上邊聯想到VCD的構想，又經過不斷的實驗，終於在93年成功的研製出來VCD。　　可惜的是，他研製出VCD之後，短視的認為申請專利沒有什麼作用而急於佔領市場。　　之後萬燕急於把產品投向市場，而忽略了申請專利的問題，最初的1000台產品下線之後幾乎全部被世界各大电子企業購買回去解剖，而萬燕花費了巨資研究出來的VCD技術就那樣赤裸裸的暴露在各大电子巨頭的眼前。萬燕基於此上邊的一整套技術，包括檢測等等，都被大家一一破譯出來。　　萬燕的下場最後也是不得善終，讓眾多VCD廠商踏着萬燕的屍體走了上去，像中山愛多、步步高、新科、廈新、萬利達、金正、先科無不賺的盆滿缽滿。　　若是僅僅說萬燕的敗落，那還不足以讓國人如此心痛，畢竟成王敗寇，只能怪他經營不善。　　讓許多識內情的人心痛的是，當初由於萬燕沒有申請專利，之後VCD產業的大頭都被國外的电子企業佔據。類似解碼板和機芯這樣的核心部件國內無法自產，都需要從國外採購，這些核心部件的成本在整個VCD的成本裡邊佔到很高的比例。利潤的大頭，都被國外的电子巨頭掠奪。　　VCD是近現代唯一由中國人發明的家電，是消費电子產品有史以來我國唯一領先世界的成果，直到唐昱重生之前的2011年這個記錄都一直在保持着，而且，這大概是消費电子領域里中國可能領先的唯一機會。　　可惜，由於姜萬勐的疏忽沒有申請專利，VCD市場最後是一地雞毛。　　雖然96年之後市場的井噴式增長讓一大批人賺的滿嘴流油，但是大頭都被外國电子企業垄斷了。　　粗略估計，國外电子巨頭在這上邊的獲利要達到幾百億的規模。　　而且，兩千年以後中國加入世貿，還曾經爆發過世界各大电子巨頭在DVD項目上邊專利上邊聯合打壓國產DVD出口的事件，當時在歐洲扣下了大批國內出口的DVD產品，之後國內的DVD廠商不得不為此支付巨額的專利許可費用。　　當年唐昱在大學的導師曾經講起過萬燕的案例，當時還不無心痛的感慨：如果說，當姜萬勐開發出第一台VCD機時就立刻申請了專利；如果說，當時國家投資2.4億元，將安��作為中國VCD機的生產開發基地的計劃成為現實；如果說……　　總之，若是有如果，那中國，乃至世界的VCD機發展史，也許應該是另外一種寫法――一部由中國人唱響主旋律的史詩！　　此刻，驟然看到這個傳奇式的人物就在自己眼前，看到這個VCD市場的啟蒙者，看到這個被稱為中國数字光盤技術開發道路上的“革命先烈”，唐昱心中禁不住還是有些難以掩飾的激動，“姜先生，你能不能具體把你研究的項目具體說一下，或許，或許我可以幫到一些忙也說不準，夢��姐那邊也許可以幫姜先生說幾句話。”　　姜萬勐奇怪的大量了這個面色有些小激動的少年人，感覺他聽到自己名字后的反應有些劇烈，不過他尋思着反正也沒有什麼事情，就死馬當活馬醫，站着給唐昱說起來。　　“不瞞小兄弟，我的研究項目是從去年美國國際廣播電視技術展覽會後開始研究的，當時作為所裡邊的主要項目上馬，集團當初還是比較重視這個技術的，所里從集團申請到了一百二十萬的研究經費……”　　“打住打住，姜先生，我是要聽這個項目的具體情況，不是聽你介紹這些，這些東西的。”唐昱就差把廢話兩個字兒說出來了，頓了頓，“姜先生剛剛提到美國國際廣播電視技術展覽會，姜先生的研究項目是在這個展覽會上邊的靈感？我記得92年的展覽會上，和音像視聽產品掛的上鈎的，最矚目的就是C―CUBE的MPEG技術了，莫非姜先生的項目是基於這個技術上邊的靈感？”　　“你，你怎麼知道？”　　姜萬勐驟然一驚，不過遂又想到，這又不算是什麼保密的事情，自己之前還向解氏集團申請過研發資金，被別人知道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他倒是沒想到這個少年人嘴裏邊能說出C―CUBE公司和MPEG這兩個業內才知道的詞彙，這些東西外行人隨隨便便是說不出來的，尤其是斯高柏這種不甚有名氣的公司，國內幾乎無人知曉。唐昱看起來不過十多歲的樣子，最多是個高中生，也不像所謂的电子類專業的高材生。　　見姜萬勐一臉好奇，唐昱怕引起誤會，也解釋道，“我恰巧對电子類的東西感興趣，去年特意關注過美國國際廣播電視技術展覽會，注意過當時的MPEG技術，當時還感嘆了一番，倒是沒想到姜先生天縱奇才竟然會有這樣的天才構想，實在是了不得，姜先生繼續說就是了。”說起正題，唐昱也邀請姜萬勐一起在賓館一樓的座椅上坐下。　　姜萬勐剛剛還擔心說太過技術性的東西唐昱不明白，不過看他對美國國際廣播電視技術展覽會這種東西都會關注，似乎對电子領域不陌生，倒是沒了這個擔心。心下雖然微微覺得奇怪，不過也沒有多想，就放心的往下說，“倒是沒想到小兄弟還是個內行，小兄弟既然知道MPEG技術，那就可以省我很多功夫了。”　　“小兄弟說的沒錯，我研究的音像視聽產品正是基於MPRG技術上邊研發的，產品的名字暫時定名為VCD（Video compact Disc）。92年的時候在美國看到MPEG技，當時我就萌生了用MPEG技術可以把圖像和聲音同時存儲在一張小光盤上製成音像視聽產品VCD的構想，這個構想在當時還得到了斯高柏的華人董事長孫燕生孫先生的支持，決定合作打造應用MPEG技術的消費類电子產品。”　　“今年三月份原本打算和斯高柏的孫先生一起成立一個公司的，後來因為兩邊的種種原因耽擱了，研究上邊的事情進行的也不是很順利，現代集團和斯高柏前前後后總計投入的資金在六百七十萬左右，斯高柏的投入佔七成。不過現在的關鍵是，研究成果沒有出來卻在大筆的吃錢，現代集團和斯高柏的孫先生都不願意再投錢研究。近期現代集團有砍掉部分業務的心思，下屬的電視技術研究所也在砍掉的項目之中，也就是說，如果不能拉到研發資金的話，這個我投入了巨大力量的項目就會夭折掉……”　　唐昱心中暗笑，這個姜萬勐大概真的是只會搞技術的人才，和自己說了這老半天愣是沒有提到這種產品的市場前景和展望之類的能打動商人的東西，說的儘是讓人聽着發憷的東西，倒是怪不得他之前會處處碰壁。　　不過心下倒是有些奇怪，唐昱清楚的記得，世界VCD之父的萬燕集團是姜萬勐和孫燕生兩人合作創立的，名字還是在兩人裡邊各取了一個字兒，現在看來，這個傳說中的萬燕還沒有成立啊，這又是怎麼回事兒？　　唐昱不記得前世的萬燕在研發階段有沒有遇到過資金困難的事情，也不知道那會兒的萬燕有沒有落魄到需要姜萬勐去四處籌集研發資金的地步，更不知道若是有這樣的問題，萬燕是怎麼解決的。　　又或是，現在唐昱看到的情況在前世的時候根本沒有發生？　　雖然唐昱不記得前世的萬燕成立的時間，不過想來應該是在93年的前半年就成立了，因為在9.3年下半年的時候萬燕就推出了一千台成熟的產品上市。而現在已經到了七月份，VCD的研發工作似乎離出成果還早得很，顯然已經與前世的歷史出現了部分偏差。　　暗嘆一聲，記不清楚就不去想這些問題，反正自己是重生了，有些事情大方向不變，細節上邊似是而非也沒有什麼不好。　　總之，姜萬勐的到來讓唐昱看到了機會，看到了一個由中國人在世界VCD發展史上唱響主旋律的機會。　　看唐昱狀似沉思，姜萬勐掩飾着喝了幾口水。　　其實他對眼前的這個少年人也不抱什麼希望的，所謂嘴上沒毛辦事不牢，倒不是他看不起唐昱。

# 第六十六章 姜萬勐與VCD（下）

　　姜萬勐在現代集團和解氏集團連續碰壁，已經有些心灰意懶的味道，準備下一步要不要去找林家的迅飛集團試試，實在不行他就找人借錢，貸款，或者再去找斯高柏的孫燕生，總之要把產品給弄出來，不能讓自己的研究前功盡棄前功盡棄。　　“姜先生，不知道你的研發目前進行到什麼階段，有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東西。”　　“這個，這個……”姜萬勐尷尬的笑了笑。　　“因為一些技術上邊和研發經費上邊的問題，目前項目還處於反覆試驗之中，具體出成果或許還需要一段時間，不過你放心，成果應該很快就會出來的，最多再投入幾百萬，再有一兩個月的時間，一定能出成果的。”　　這也是姜萬勐現在最美底氣的地方了，花了快一千萬的錢卻什麼都沒有研究出來，這也是現代集團決心要砍掉這個項目的原因。　　唐昱故作深沉狀，“這個，姜先生說的這個讓我很為難啊，沒有什麼實質性的研究成果，這很難讓人相信這個產品的研發前景。姜先生自己都不知道需要多久，需要多少經費，這個讓投資者會很為難的，再說，姜先生也不知道，自己研究的這種產品是否具備市場前景，是否能給投資者帶來足夠的回報，這些，姜先生難道之前都沒有考慮？”　　姜萬勐趕忙道，“這種產品的市場前景是很大的，我做過研究的，92年年中國市場上組合音響的銷售量是142萬台，錄像機的銷售量是170餘萬台，LD影碟機100萬台，CD激光唱機是160餘萬台。市場上邊LD光盤是四五百元一張，而我研究的VCD機的光盤價格卻只有它的10％左右。因此我們可以大膽的預測，VCD機每年的銷售量將會達到200萬台左右……”　　這些数字顯然是爛熟於心，隨口就能道來，想來確實花了些功夫的。　　“姜先生說的只是預測而已，不說姜先生並沒有實質性的成果，便是有也不能確定市場前景，現代集團和斯高柏都選擇了放棄，想必有他們的理由。”　　姜萬勐尷尬的笑了一下，“我之前做了一份市場調研進行過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從我的調查結果显示，VCD的年銷量能夠達到200萬台的標準，而且，而且這是本世紀消費电子領域里中國可能領先的唯一機會。”　　頓了頓，又苦笑一聲，“可惜這份可行性報告相信的人並不多，起碼現代集團和解氏集團就都不相信。斯高柏的孫先生原先也是抱有很大期望的，不過，不過……”　　“唉，不說也罷。”姜萬勐嘆了一口氣，轉身就要離去。　　看到姜萬勐一臉失望就要離開，唐昱趕忙又開口，可別就這樣把人給嚇跑了。　　“不知道姜先生剛剛提到現代集團要砍掉姜先生的電視技術研究所是何意？是不是意味着研究所裡邊的研究成果現代集團都有意出售？”　　原本就要起身離開的姜萬勐愣了一下，不知道這個少年問這些不着邊際的東西幹啥，不過還是開口回答，“這個倒是不假，現代集團因為發展的需要，現在急於砍掉很多的業務把資金投向自己看好的領域。所裡邊現在對集團是個累贅，集團巴不得儘快的甩出去，那些已經準備放棄的項目若是還能賣一些錢的話集團自然是很願意的。斯高柏那邊在年初三月份得時候已經單方面的撤回了他們的研究人員，表示放棄了這個項目的研究，他們那邊沒什麼問題的話，現代集團那邊自然沒有問題。”　　唐昱沉思了一下，“姜先生先坐一下，我上去打個電話。”　　有門？　　姜萬勐心中一動，看這個少年認真的樣子不似在與自己開玩笑。　　姜萬勐多唐昱的感觀也是很奇怪而特殊的，看年齡不過十六七歲的樣子，說話很老成，商業領域不陌生，电子上邊似乎也有所涉獵，總之，一番談話下來，自己一直被人家牽着路子走，一直在跟着人家的思路轉。　　感嘆一聲，不是簡單人啊。　　倒是在心裏邊默想，莫非項目的轉機要出現在這個少年人的身上？不過想想又覺得難以置信，這樣一個少年人可不見得有什麼說服力。當然，他也不在乎多等着幾分鐘看看千分之一甚至萬分之一的希望。　　過了大約十分鐘左右唐昱獨自從樓上下來，沒看到解夢��下來姜萬勐有些失望，還以為沒什麼結果，準備朝唐昱說一聲謝謝就離開，畢竟這個少年人也聽他說了好一會兒，也算是有心幫他的忙。不過唐昱的開口直接就讓他愣住了，“姜先生，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大致估計一下，若是要全盤的接手你們所裡邊的研究資料，還需要大批的原班研究人馬，大致需要付出多少資金？畢竟，除了項目現在還不可預見的可行性之外，資金也在我們的考慮之中，恩。若是超過一定的限度就不好了，我們或許需要重新考量。”　　姜萬勐一滯，他沒想到還真的有機會啊，只是奇怪解夢��為何讓一個少年人來談這個問題，不過想到解夢��今天似乎心情不爽，也就沒有去多計較這個問題。　　他之前的思考一直是希望獲得注資來繼續進行研究的，倒是沒有想到會有人全盤的接手研究所的這個項目，微微沉思了一下，抬頭道，“從去年開始所裡邊在這個項目上邊的研究經費大約為六百七十萬，其中斯高柏的投入佔到七成，約四百七十萬，現代集團投入一百八十萬做，我個人在集團掐了資金供應之後又陸續投入了二十萬左右。集團和斯高柏雖然已經明確放棄這個項目，不過那麼大的技術研發投入想必還是要支付不少的費用。斯高柏那邊倒是好說，孫先生三月份因為某些原因不能一起合作成立公司而放棄了這邊的研究項目。之前的研究是我們委託斯高柏進行的研究，需要支付四五百萬左右的費用，這個有待商榷。至於現代集團那邊，若是接手之後想要繼續研究下去還需要不少的設備和人員，再加上現代集團投入的研發費用，若是把這些都接手的話，至少需要向現代集團支付四百萬的代價，還不計算接手之後研發人員的工資、建築等等費用。總的來算，差不多一千萬的樣子吧。”　　頓了頓，又小心翼翼的看了看唐昱，“若是接手的話，那就不止需要這麼的錢了，你們可能要承擔一定的風險，這個項目想要出成果，大概還需要幾百萬甚至更多的研發費用……”　　事實上姜萬勐計算的已經相當的低廉，若是把他和斯高柏的權益計算上，只怕還需要再增加一倍不止。而且後續的研發費用也是個很大的数字，起碼他心裏邊認為這個数字會很大。　　唐昱心中暗笑，這個姜萬勐倒是可愛的緊，談商業可不是這麼談的，還沒有開始談就先把對自己不利的東西和底線給講出來了。不過倒是從這上邊也能看得出來，他確實只是個搞技術的人，不擅長經商，也怪不得前世之時萬燕會敗的那麼慘。　　心裏邊道，這個人，倒是和百聆的姬長發有些相似，都是不長於商業，長於技術和生產。　　看唐昱又皺着眉頭似乎在思考，姜萬勐還以為自己的價格說高了，一臉忐忑的看着唐昱。　　事實上這個價格他自己也決定不了，還需要現代集團內部的決策，還需要與斯高柏的孫燕生談判，他這個研究所的負責人說了不算。　　“小兄弟……”　　“恩？”唐昱這才回過神來，他剛剛在思考錢上邊的問題，倒是忘了姜萬勐了，“哦，姜先生之前不是做了一份市場調研來進行可行性的研究嗎？我們要做出決定自然還需要來看看這份項目可行性報告。當然，剛剛聽姜先生的表述，若是姜先生的調研報告具有足夠的說服力的話，我們是有意全盤接手這個項目的。這個接手，包括該項目的大部分研究人員，研究設備，當然，自然也包括負責項目的姜先生你。”　　頓了頓，“若是姜先生的項目可行性報告能夠通過的話，到時候接手項目的事情，我們這邊會派人出面，具體的情況還需要姜先生出面來從旁協助。還需要姜先生儘快的把項目可行性報告送過來，我們還需要抓緊時間來研究一下。時間自然是越快越好，這樣也不耽擱項目的研發進度，姜先生你說是吧。”　　姜萬勐心下一喜，“你們，解女士真的願意全盤接手項目？包括我們的研究人員？”　　這可把姜萬勐給樂壞了，他之前還發愁集團砍了研究所之後所裡邊的研究人員怎麼辦，這下可算是有出路了，當然，心裏邊還是有些小疑惑。　　事實上姜萬勐的關於項目可行性的調研報告在之前也給現代集團和解氏集團以及斯高柏的人看過的，除了斯高柏的孫燕生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認可之外，其餘的人都沒有細看報告就打了回去。　　唐昱肯定道，“那是當然，沒有研究人員項目接手了有什麼用？當然，具體待遇的東西就需要和別人來談了。”　　頓了頓，“對了，還需要給姜先生糾正一下，要接手所裡邊項目的不是解氏集團，而是另有其人，不過想必姜先生不會建議這些吧。”　　“不介意，不介意。”姜萬勐連聲說道。　　姜萬勐自然不建議這些，他只需要能讓他的研究繼續下去就行，至於誰接手都不是問題。雖然好奇不是解氏集團來接手項目而是另有其人，不過這些東西自然不需要他來多管。　　之後兩人又留下了相互聯繫的分式，姜萬勐這才興奮的離去。他也不渝唐昱這是在騙他，畢竟看他和解夢��熟絡的樣子應該也是那個圈子裡邊的人，總不會故意那他開刷，況且這也是他最近唯一遇到的生機了，只能死馬當活馬醫，成不成，兩三天內就有分曉。　　他已經決定，今天晚上回去把那份已經看了不下百遍的可行性報告再“研究研究”，把裡邊的東西盡量的弄的能夠打動人心一些，明天就給唐昱送過來。

# 第六十七章 宛如默允

　　賓館樓上的大套間裡邊，唐昱逗着小語馨，輕聲道，“宛如姐，還生氣呢，那樣的潑婦小人，何必和她置氣，還怕她不哭着喊着來道歉啊。”　　頓了頓，看宋宛如面無異色這才道，“宛如姐，我今天在這邊發現了一個看起來挺有潛力的正在研發中的研究項目，我覺得市場的前景很高，所以想收購下來。”　　宋宛如抬頭詫異的看了唐昱一眼，“剛剛還安慰我呢，原來是有目的討好呀。你之前不是想要收購百聆嗎？還想要收購什麼呀？你這孩子，不懂得貪多嚼不爛的道理啊。”　　頓了頓，又似乎是被唐昱激起了好奇心，和唐昱一起逗弄着一臉不虞的小語馨，“你倒是給宛如姐說說，你在這邊又看上什麼項目了？”　　宋宛如發問，唐昱這才趕緊倒豆子似的把剛剛遇到姜萬勐的事情說了一下，又簡單的介紹了一下VCD的項目。　　事實上他對VCD的了解要深刻的多，對市場的預測也遠不是姜萬勐的一份市場調研能夠比得上的，所以他說出來的要更加的有說服力一些。最後總結道，“宛如姐，這個項目吧，在我看來其實是一個天大的機會，VCD的前景或許現在還無法預測出來，但是因為與LD光盤在片源上邊天上地下的價差，這就註定它會有一個不小的生存空間。”　　頓了頓，斟酌了一下字句，“若是我們經營得當的話，或許能成為吉隆那樣規模的企業也未可知。”　　宋宛如一臉驚訝，“小昱，你說的那個VCD真會有那般的市場前景？現代集團和你夢��姐的解氏集團都不看好的項目，你怎麼會有這麼大的信心？吉隆集團，經營了多少年才有那麼大的規模，小昱你不會是吹牛吧。”　　也怪不得宋宛如懷疑唐昱的話，實在是有些難以令人置信。現代集團在安��也屬於大型國企之一，雖然效益一直不上不下，但是規模可不小，解氏集團作為安��民營企業的兩大龍頭之一也不必說，這兩個集團都不看好的項目，唐昱卻說這個項目經營得當話有可能發展為吉隆那樣三四十億規模的大企業，由不得別人不懷疑。　　她不知道的是，這個還是唐昱盡量往小了說的緣故，若是把前世真實的前景說出來，只怕更令人難以置信。　　前世的時候，在VCD市場的井噴期間，每年流向央視的廣告費就超過十億，這些廣告費最終，自然是由消費者買單。當初，類似於愛多、新科、步步高等這些大型VCD廠商的產值都在幾十億的規模。而且，國外的电子巨頭單單從核心部件的獲利就在百億規模以上，更由此推動了一個數百億的盜版鏈的誕生。　　若是真的把這個項目經營得當的話，那可就不是虛實資產總共才三四十億的一個吉隆能夠比得上的，或許僅僅專利許可費用就能夠讓集團數錢數到手抽筋。　　當然，這些東西現在說出來自然沒人相信，就像沒人相信在97年的時候VCD的市場規模會達到1200萬台這樣一個天文数字。不知道這些，自然也就無法想象VCD項目的遠大前景。　　當然，別人看不到這個機會，唐昱作為一個合格的重生人士自然不能不把握住。若是連這種送上門的機會都不抓住，那唐昱這個重生者可太不合格了些。　　現在的關鍵是要說服宋宛如同意他上馬這個項目。　　畢竟，他雖然在這個夏天的表現已經足夠的搶眼，但是這種可能要數千萬的項目，可不是如今的他能夠推動得了的，若是沒有宋宛如的支持，那唐昱的工作無疑會難做很多，單單初期的資金就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好在他對於說服宋宛如還是很有信心的。　　“宛如姐以前學金融，自己算一筆賬就能算的清楚了。”說著以兩百萬台得市場份額給大致估計了一下盈利前景。　　宋宛如不是一個事業心很強的女人，當初創立恆達的目的也不是為了賺錢，而是出於一種不知道什麼樣的心理。原本在語馨沒了爸爸的時候她已經準備把恆達盤出去了，多少錢她也不在乎，後來是因為唐昱的勸說才改了主意。　　現在她保留下恆達也只是為了讓唐昱練手，那天晚上的唐昱給了她足夠的震撼，表現出來的商業和經濟學上邊的天賦讓沈睿鴻都為之側目，她也有意讓唐昱在正式入社會之前鍛煉一下。　　對於挽救了語馨和沈芸生命的唐昱，宋宛如總是多出幾分遷就的心理，丈夫走後語馨就是她唯一的牽挂和心理依靠。看着唐昱逗弄的語馨咯咯直笑，宋宛如也總能心情愉快。　　也把，既然唐昱有意，總要讓他實踐一下才好，賺了虧了，其實宋宛如都是無所謂的，不過想了想，還是道。　　“這麼好的項目，人家為何會漏過去給你啊。”　　唐昱腆着臉，“還不興我撿漏啊，可不是人人都有我的眼光的。”　　“看把你得意的！”笑着在唐昱腦袋上拍了一記，想了想，又道，“小昱，你如果想要收購這邊的項目，是不是讓周姐那邊和百聆的談判暫時緩一下？兩邊同時收購，怕資金不足，而且你剛才說這個項目目前還沒有出什麼成果，只怕之後還需要持續的大筆投入才能有產出。我在美國那邊的時候也知道硅谷的一些事情，新技術的研發都是動輒上億的，雖然你這個項目看起來不大，但是後續的研究費用也少不了。”　　這個擔心卻是極有道理的，宋宛如是留美的經濟學碩士，不是商業小白，知道一個項目想要做下去不是簡簡單單的事情，至於賺錢賠錢倒是看的極淡。　　之前周曉虹已經與鳳城區以及百聆的創辦者姬長發在進行接觸談判，而且談判已經進入實質化的階段，現在正在商談一些細節問題，若是達成一致，併購百聆馬上就可以進行。若是這個時候再在安��這邊收購研究項目，資金上邊肯定會不充足的。　　唐昱笑了笑，“只有項目可行，資金問題這個倒是不用擔心，反倒是最小的問題。咱們收購了百聆也算是幫鳳城區甩了一個大包袱，陶區長承了我們的情，想來也不會吝嗇給我們一些支持。之前區裡邊不相信百聆的償還能力，所以銀行對百聆鎖着口子，不過我們接手了百聆，想來他們對我們總是要多些信任的。”　　宋宛如笑着戳了一下唐昱的額頭，“你這小滑頭，倒是誰也算計，現在就給瞄着鳳城區的銀行了，要是陶業驊知道你在背後算計着他的口袋，不知道還會不會那麼殷勤的幫你跑錢跑后的。”　　唐昱腆着臉笑了笑，陶業驊那麼殷勤可不是為了他，這個他還是知道的。　　“百聆年產電視機不過幾千台，若是在廠子興盛的時候，那市值定然是在千萬以上，不過廠子現在持續虧損，以後能不能扭虧為盈姬長發和區裡邊都沒底。之前陶叔稍微露了些口風，區裡邊的底線是總市值五百萬左右，我們要全盤接手區裡邊的30％的股份。當然，這個價格姬長發肯定是不會同意的，我們也要防止外人說閑話。我拿百聆的資料看過，大致估算了一下，若是我們能夠把百聆那邊的三角債務解決一下，實際上我們大約付出六百萬左右就能夠全盤的接手電視機廠，之後大約還需要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的資金來做市場，這部分費用是不能少的，再加上需要重新招聘銷售和管理人員等等的費用，大約八百萬就足夠了。這八百萬我們也是不是要一下子拿出來，廠子在鳳城區，區裡邊想必也不想讓廠子這樣持續的虧損，廠子有效益才是他們的政績。所以，想來陶區長也不吝嗇出面，讓區裡邊幫我們解決二百到三百萬的資金缺口，也就是說，事實上暫時來說我們只要有五百萬左右的資金打底就能夠把百聆給接手過來並且讓廠子開始運行。”　　頓了頓，斟酌了一下，又道，“剛剛姜萬勐曾說起，若是我們要全盤接手這個項目，大概需要向委託方斯高柏，支付研究解碼芯片的四到五百萬左右的費用。還有現代集團那邊，若是我們要全盤接手技術人員和研究設備之類的還需要支付大約四百萬左右的費用，即便是他說的這個数字有水分，我們最後需要支付的資金也要在三百萬以上。這筆錢按照我的想法，堅決不能拖欠，一定要一次性和現代集團算得利利索索，省得後續麻煩，所以這筆前省不得。再加上我們回了東陵之後還需要建造研究所，還有人員薪酬等等，事實上這個項目有一千萬也不夠。而且後續的研究，或許也不是幾百萬就能夠滿足的。到時候，還是要麻煩陶叔的。”　　“需要這麼多錢？”　　宋宛如也一臉詫異，她也沒想到唐昱想要收購的項目竟然需要這麼多的資金，“若是這樣的話，方建銘那邊的一千萬加上恆達能動用的兩百多萬也遠遠不夠啊，即便是陶業驊可以出面讓鳳城區幫助解決一部分的資金問題，幫助你解決掉土地轉讓的成本等等，那也還相差甚多。尤其是後續的研發，那或許會是一個無底洞，若是資金鏈斷了，到時候就麻煩了。”　　唐昱笑了笑，“其實資金上邊的問題最好解決，我二叔那邊雖然開發郊區大盤抽不出資金，不過方哥那邊可有着大量的資金啊，他從海南樓市全身而退，能動用的資金規模在七億以上，最近上馬的飲料項目實在是太小了，讓方哥放不開手腳，總投入也不過幾百萬的樣子。若是資金短缺，到時候我想着從方哥那邊借調大筆的資金不會有什麼問題，而且，項目上邊若是方哥願意的話也可以插手，我可是大大的歡迎。”　　宋宛如輕笑一聲，“原來你小子是想把方建銘也拉到你這個賊船上啊，就知道你不安好心，原來心裏邊早就有了打算呀。”　　唐昱委屈道，“宛如姐你這可是冤枉我了，若不是缺乏資金，這個項目寧可緊緊地的捂在自己手裡邊也不給別人插手，怎麼能叫賊船？我對這個項目可是非常看好的，要不可不會賭上了全部的身價，方哥那邊的一千萬我可是在心裏邊籌劃着以後娶媳婦的。”　　宋宛如笑罵了唐昱兩句，也就由着他去了，反正她對這些商業上邊的事情不太感興趣，唐昱想折騰就由着他折騰吧，賠了賺了都是小事兒，也就默許了唐昱收購所謂的VCD項目的行動。　　說來，便是她自己也認為資金問題是最好解決的問題。　　便是沒有方建銘大筆的資金供唐昱揮霍，恆達到時候真的有了資金缺口，身為省委副書記的沈睿鴻隨隨便便打個招呼或是遞個條子都會有銀行屁顛屁顛的找上門來，便是唐昱的老子都有門路從銀行搞來不菲的資金，只不過無論是沈睿鴻還是宋宛如或是唐天鴻都不喜歡這樣的事情罷了。

# 第六十八章 再忽悠一個

　　既然搞定了宋宛如這邊讓她同意這個看似有點胡鬧和賭博的項目，那接下來的事情就好辦多了，唐昱也開始放開手腳去準備。　　說實話，這個事情放在別人身上估計還真沒有成功的可能性，看起來倒真的有點像是一個少年人孩子氣般的胡鬧，也虧得宋宛如陪着他一起胡鬧。　　唐昱原本也不算是急性子的人，一貫喜歡溫火慢燉細嚼慢咽，不過今天卻一反常態雷厲風行起來。實在是這個項目讓唐昱心中痒痒不已，不儘快的把它敲定下來總是有些不安心的感覺，生怕這樣的大好機會一不小心就從自己的手中溜走了那就虧大發了。　　再說東陵市這邊，周曉虹和楊涵寧她們這两天正忙的焦頭爛額。她們現在還在和百聆那邊做一些細節上邊的扯皮。　　鳳城區區委和區政府那邊對她們都相當的好說話，談判相當順利，當然，這自然是因為宋宛如的身份。至於現在的扯皮，主要是姬長發那邊還有一些小問題沒有談妥，還在糾纏不清，不過也就是這幾天的事情。　　除了談判，她們兩個這幾天最忙的事情就是努力的熟悉着百聆的各項事務。　　畢竟談妥之後就要由她們接手了。周曉虹還好些，她原本負責生產這邊的事情，上手要快的多，楊涵寧就累多了，她原本學習的只是財會方面的東西，上手自然要慢的多。而唐昱把這邊的一大攤子託付給她，她自然心中想着要對得起唐昱的信任。　　唐昱的電話打過去的時候已經過了下班的時間，不過楊涵寧還在恆達研究着百聆的資料，聽到電話鈴聲看到省外的來電她還有些詫異，不知道公司裡邊業務上邊的電話怎麼打到了自己這裏，不過接起電話的聲音卻讓心中一喜，“涵寧姐，我這麼多天不在東陵，你有沒有想我呀，我在這兒可是天天想着涵寧姐的。”　　“貧嘴，小小年紀這麼不羞，不怕小芸聽到過來撕你的嘴呀。再這麼口花花，我可不理你掛電話了。”語氣嬌羞帶憤，絕美的臉上卻禁不住的露出幾分笑意。　　話說，自從上次兩人在省城綿州一起住在一個屋子里，睡在一張床上之後，兩人之間就一直多了幾分曖昧。雖然那天晚上唐昱只是吻了吻楊涵寧的臉頰之後什麼事情也沒做，不過之後這種綺麗的氣氛倒是讓兩人之間越發的親近。　　自從那次從省城回來之後，之後每次見到楊涵寧唐昱總要忍不住的口花花一番，楊涵寧對他時不時伸過來的咸豬手也只能“無奈受之”。　　唐昱照例在電話里調戲了楊涵寧兩句，惹的楊涵寧嬌嗔着要掛電話的時候才說起正事，“涵寧姐，你明天過來安��吧。”　　頓了頓感覺到那邊的聲音明顯一滯，怕楊涵寧想岔了唐昱又趕緊解釋道，“是讓你過來工作的，這幾天你和周姐一塊從恆達帶幾個人過來，安��這邊有些事情需要你們。我在安��這邊看上了一個項目，想要把項目接下來，需要你們過來進行具體的談判。”　　隔着電話還能聽到楊涵寧長長的鼻息和驚呼聲，“小昱你又看上什麼項目了？”又字說的尤其明顯。　　“咱們這邊不是剛剛談好要接手百聆嗎？我們這邊還在與姬長發談着呢，我和周姐都忙的一團糟，哪能脫開身呀。再說，宛如姐也能容得你把恆達這麼胡搞呀。”　　說實話，楊涵寧對公司轉型，而且花那麼大的代價接手百聆現在還毛毛的，心中沒底，驟然聽到唐昱又突發奇想的要接手一個項目，也怪不得她心中會驚嘆。　　唐昱低笑了兩聲，“宛如姐那邊不用擔心，我已經找她說過而且她也同意了，周姐那邊她會去打招呼的，你們只管選好談判的人明天就過來安��吧，其他的東西你們就不要多想了。至於姬長發那邊，你們先吊著他，吊他两天就有他頭疼的，還怕到時候區裡邊不給他壓力？嘿，等你們從安��回去了談判估計要順利許多。”　　既然知道宋宛如已經知道並且同意了唐昱的想法，那楊涵寧自然也就沒有了什麼意見，只是稍微發了幾句牢騷，小意的關心了唐昱兩句，被唐昱插科打諢般的調戲了幾句這才掛了電話，嘴角卻在不知不覺間彎起一個可愛的弧度。　　掛了電話起身正想出辦公室去找周曉虹說明情況，周曉虹卻恰好來到她的辦公室，兩人一說一說這才知道，宋宛如的電話剛剛已經打到了周曉虹的辦公室把事情吩咐了下來，叫她們先放着手頭的事情，儘快抽調人手過來安��這邊。　　周曉虹自然不會對宋宛如的命令有什麼疑義，雖然略微覺得有些奇怪，不過還是立馬雷厲風行的開始安排明天的安皖省之行。　　這邊的唐昱在掛了楊涵寧的電話后，皺着眉頭仔細想了想，這才又在賓館裡邊給方建銘掛過了電話，那頭還在北京的方建銘倒是熱情的緊，“唐昱，你小子還能想起方哥呀，我可是聽你二叔說你小子最近跑到安��逍遙去了，怎麼想着這會兒給你方哥打電話。”　　唐昱趕緊道，“我哪敢忘了方哥呀，再說，我可不比你這大忙人，整天一堆的應酬連個人影也找不到。”　　頓了頓，“方哥最近在做飲料吧，有沒有什麼進展？”　　電話那頭的方建銘苦笑一聲，“能有什麼進展，現在你方哥我倒是後悔從地產項目上邊退出來了，那時候動輒上億的資金調動，可比現在暢快多了。飲品公司這邊，花生露和汽水太低端，撐死了也要不了一千萬的投入，純凈水的市場上邊也是一片烏煙瘴氣，遼海就這麼大的盤子，你方哥也攪不起多大的風浪。嘿，你說一家新成立的飲品公司能有什麼大作為？”　　又嘆了口氣，“而且從樓市裡邊撤出來那麼大的資金，也不能一直閑置着，家裡邊對此已經頗有非議了，讓我抓緊時間上項目。嘿，我最近正在琢磨你上次說的高檔會所的構想，也到京城那邊去實地考察了一下，具體的事情也和老爺子提了一嘴，老爺子可是表示很感興趣的。”　　又驚嘆一聲，“你這小子，隨口一提，總是能令人大吃一驚啊。那個會所，算了還是不說這個。你小子說吧，這次打電話過來又有什麼好事兒，我可不相信你小子找我敘舊來了，有沒有什麼好辦法讓幫你方哥不鬱悶啊。”　　唐昱趕緊和方建銘謙虛了幾句，這才又道，“方哥這回可沒說錯，這次可是真有好事了。我琢磨着方哥不是最近在做飲品嗎，這幾天在安��我倒是在這邊發現了個有趣的東西，方哥要是想在飲品市場上邊做大，不妨過來看看，或許大有收穫也未可知。”　　“你小子，和你方哥還賣關子了。”笑罵了唐昱兩句。不過聽唐昱這麼說，方建銘倒是立馬來了興趣，“你小子倒是給我說說有什麼好事兒。你方哥我最近正發愁怎麼打開市場呢，就那麼幾百萬的資金投入，比房地產的一個大樓盤都差遠了，最近你方哥可是憋屈的緊，要不是老爺子明令不準進入地產開發，會所的項目也看不到影子，我都準備干回老本行了。而且，這人也不能總一直吃老本是吧。你倒是說說，又有什麼好點子了？”　　唐昱輕笑兩聲，“好想法說不上，方哥若是感興趣的話自己過來看看就知道了，投不投你自己決定。”　　頓了頓，解釋道，“我這幾天在安��這邊旅遊，昨天偶然看到一個供銷社試嘗飲料。我具體去打聽了一下，他們好像在試驗生產一種新型的飲料，而且和目前市面上的任何一種已知的飲品不同，他們試驗的這種飲品把飲料與國內傳統的茶結合起來進行獨特的創新。我琢磨着，茶飲品，炒作一下或許是個不錯的賣點。方哥若是覺得這個茶飲料有你大展身手的空間，倒不妨過來看一下，具體情況我也不是很了解，若是方哥感興趣的話可以趁着他們還沒有把產品推向市場的時候買下配方發展成為自己的商標。”　　沒錯了，唐昱現在和方建銘說的正是前世的安��旭日升集團的前身，利用自己重生的身份和信息的不對稱性，無恥的剽竊着。剛剛剽竊玩萬燕，現在又打旭日升的主意了。　　記得唐昱前世之時，安��旭日集團的前身為冀州市供銷社。　　在九十年代初，安��的河肥供銷社獨辟蹊徑，在中國的傳統飲料“茶”上做文章，率先推出“冰茶”概念。也正是在1993年，安��的河肥供銷社改名為旭日升集團。　　1994年，旭日升集團投入3000萬元用於冰茶的生產和上市，並很快獲得了數百萬元的市場回報，之後迅速成為一個年銷售過三十億的大型飲品公司。　　雖然旭日升之後因為種種管理和經營不善的原因而敗落下來，但是在中國的茶飲品市場上邊，旭日升確實是當之無愧的先河。雖然後來有冰紅茶冰綠茶等到跟風產品，但是若是能在這個時候佔領冰茶市場的制高點，對於一個飲品企業來說未必不是一個好選擇。　　現在這會正是供銷社內部關於要不要成立旭日升的大討論時期，唐昱對方建銘提出這個自然也不是在安��偶然碰到，而是在當初聽聞方建銘做飲品的時候就有的想法，不過是需要一個合適的時機說出來罷了。　　這次到安��來，他自然趁着遊玩的機會把這個旭日升的前身，也就是安��的河肥供銷社給好好調查了一下，知道他們目前還沒有成立旭日升，冰茶飲料的配方也剛剛研發出來，還在河肥進行了小範圍小規模的試嘗活動。　　也正是因為這樣，唐昱才在這時候對方建銘提到了冰茶飲料的概念。　　方建銘單單從唐昱提到的一個茶飲品自然無法做出什麼準確的判斷之類的，不過這個所謂的冰茶概念確實一下子就勾起了方建銘的好奇心。　　而且既然唐昱慎重的提出來了他自然也要好好重視一下，唐昱的眼光獨到他自然是深有體會，也不僅是海南房地產那一件事，之後唐昱提到的京城名人會所俱樂部他也深入的調查過，仔細思考了一下，也就能體會到唐昱之前說的一些東西，而唐昱能僅僅從一些小道消息就看出其中的商機和會所的龐大影響力，那份眼光自然值得人重視。　　方建銘自然也不會認為唐昱隨隨便便的誑他而造出一個所謂的冰茶，反正尋思着最近閑來無事，飲品公司幾百萬的盤子實在讓他提不起管理的興趣來，所以也決定近期到安��走一趟。　　倒是之後唐昱提到他自己想上一個項目，可能需要他大筆的資金支援，向他求助來了。　　唐昱自己想要上的項目倒是讓方建銘起了興趣，不知道一貫眼光毒辣的唐昱看上了什麼項目要開始試手了，巴不得立馬飛過去弄清楚。　　對於唐昱的眼光，他現在是絲毫不好存在疑惑的。　　……

# 第六十九章 詭異的談判

　　第二天早晨的時候解家的人帶着解茜珍過來道歉，宋宛如沒有見她，對於這個沒有素養又出口惡毒的潑婦，宋宛如是一點好感也沒有的。　　姜萬勐倒是早早的就來他們下榻的賓館這邊來找唐昱，看他的樣子顯然是生怕唐昱昨日實在欺騙或是敷衍他，來的時候他還帶了一疊厚厚的資料，其中就有他昨夜連夜整改的關於VCD項目的市場可行性調查報告。　　話說，昨天姜萬勐回去可着實在這份報告上邊花了些功夫摻了些水，生怕唐昱這邊因為看不到項目的前景而再次放了他鴿子。　　不過當他看着唐昱拿起那份項目可行性報告，拿着筆在他改動過的地方把那些数字用紅筆圈出一個個的圈的時候，一貫冷靜沉着的姜萬勐的額頭上邊也禁不住的就冒出汗水來，心中暗道完了。從唐昱圈得那些圈來看，對方顯然也是大行家，他做的那些手腳一眼被人家看出門道來。　　姜萬勐原本想着，他做的那些手腳被發現，唐昱看到那些他摻水的數據會立馬給他他的項目判死刑，倒是沒想到，把整份報告看完，畫了不少圈圈之後，唐昱卻抬頭告訴他，下午的時候這邊就會有人與他關於接手VCD項目的事情進行接觸，讓他好好準備一下資料。　　這種峰迴路轉的感覺不禁讓姜萬勐有些喜出望外，卻又奇怪對方明明看出他做的手腳還不放棄這個項目，更奇怪的是，似乎從頭到尾就是這個少年人在做決定，在看過報告之後也沒見他請示任何人，不過這些都不是他要考慮的問題，他只需要項目能夠研發下去就好。　　楊涵寧和周曉虹等一幫恆達的人是下午乘飛機到的安��，她們是昨日定的機票，一大早就出發的。在安��，宋宛如在見過她們之後，當天就帶着小語馨乘坐最後一班航班回遼海了，倒是聽說在機場還“偶遇”到了解氏集團目前的董事長解倉嶴……　　沈芸倒是有心和唐昱一塊留在這兒看看唐昱接下來要做的事，不過看着唐昱和姜萬勐在那邊說著一套套讓她頭都要大了的東西，也讓她失去了興趣，之後只得跟着宋宛如一起回去。　　楊涵寧和周曉虹到了安��之後唐昱就趕緊把姜萬勐丟給周曉虹以及她帶過來的那一大幫子恆達的人，這種談判之中涉及大批各種細節的事情他還真的不太擅長，這時候自然需要更加專業的人過來做。　　至於他，自然是把涵寧小MM叫出來談談人生談談理想什麼的。　　有唐昱在後邊催着，再加上一個心急火燎的姜萬勐，恆達這邊的人做起事情來自然是雷厲風行，第二天就開始和現代集團展開接觸。　　不過出乎周曉虹她們意料的是，恆達與現代集團的接觸竟然異常的順利，順利的讓她們都有些難以置信。　　她們原本還以為這種近似於挖牆腳的事情會惹來現代集團的不滿，即便是最終向他們轉讓了項目，可能也會人為的給他們設置不少人障礙來阻礙她們。　　但是事實上卻不是這樣，按照周曉虹的描述，在他們與現代集團的接觸之中，看現代集團帶他們的態度，那似乎是巴不得把技術趕緊轉讓給他們，看他們表現出來的那殷勤的態勢，倒似乎那VCD的項目如燙手的山芋一般，他們要倒貼着給這邊。　　現代集團表現出來的這種歡迎的態度讓周曉虹和楊涵寧她們大為不解，還以為這個項目上邊有什麼陷阱，趕緊和唐昱反應。　　便是姜萬勐對現代集團的表現也很詫異，他在集團工作多年，自然知道集團上層那些人士的嘴臉，知道如果不是有什麼意外的話時斷斷不可能出現現在的情況的。　　在談判的細節上邊，現代集團不僅對周曉虹她們這邊提出的各項要求都能無條件的滿足，甚至在談判的初期就主動的降低了項目轉讓的價格，而且讓步幅度之大讓人瞠目結舌，比唐昱和姜萬勐預先估計的四百萬的費用要足足少了八成之多。　　至於和斯高柏那邊要顯得更加正式一些，估計談判還需要更長的時間，可是現代集團這邊，看他們乾脆利索的程度，似乎很快就能敲定下來。　　按照現代集團他們那邊的說法自然是，這個項目已經完全的廢棄了，對他們沒有任何價值，只相當於一堆的破爛，自然是用賣破爛的價格把完全看不出前景的項目成果賣給他們這邊。事實上，按照讓步后的價格，比賣破爛還要廉價一些，借口倒是合情合理，因為確實是他們早就決定要砍掉的項目。　　可是事實上，這個價格是不能這麼算得。　　唐昱在聽楊涵寧說了這種詭異的事情之後原本心中還有些疑惑，奇怪這個現代集團為何如此的大方，直到當天晚上解夢��又帶着解家的人解茜珍和林沃二人過來道歉的時候才解開他心中的疑惑，這才讓他心下明了。　　心道，現代集團的這種詭異的表現，大概是林家和解家對現代集團的公關作用了吧，他們倒是好快的手腳。　　唐昱自然明白，這是他們在變着法子來給宋宛如賠禮道歉呢。　　解茜珍和林沃他們兩個那天在逍遙古津之外得罪了宋宛如，自然也就等於是得罪了宋宛如背後的沈睿鴻和宋振國這一個實權副部級和一个中將，這對於一個商家來說可不是什麼好兆頭。這不，這幾天迅飛集團在遼海省的產業可是遭了災。　　沈睿鴻雖然一貫不喜公器私用，不過這次也是他們兩個做的過火了些引起了沈睿鴻的怒火。　　語馨是整個沈家人的逆鱗，解茜珍對語馨一個四歲大的小孩那樣苛刻無賴自然讓人不忿。語馨沒了爸爸，那自然是一家人掌中的寶貝，鄭舒嫻當天聽說了事情一貫賢淑的她也動了肝火拍了桌子。對這些人，沈睿鴻自然是打心底里的厭惡。　　發生在這種層面上邊的事情傳播起來總是很快，有心人自然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類似於這種事情，都不用沈睿鴻出面表態或是打招呼什麼的，自有下邊的人去揣摩他的心思，自己琢磨着怎麼辦。於是，遼海省內不少的人開始對迅飛集團在遼海的產業磨刀霍霍。　　這不，從那天過後不過僅僅短短兩日的時間，迅飛集團旗下的企業就遭到了多個部門的聯合調查，工商、稅務、衛生等等部門輪流着一個個的找上門來，平日里的打點全部沒了作用，一個個都成了黑臉的煞星。短短两天就讓他們在遼海這邊吃足了苦頭，也損失了不少。　　這種時候自然是要解家和林家來對宋宛如低這個頭的，他們若是不低這個頭，或許迅飛集團在遼海就真的要混不下去了，畢竟他們的根基在安��，在遼海的政界幾乎沒有什麼資源。　　而且現在還僅僅是初期，或許最終的後果還不僅僅是這樣，畢竟，直到現在宋宛如的父親，也就是身為中將的宋振國可是還沒動呢，到時候不知道又是什麼雷霆手段。　　這件事無論這麼說都是解家有錯在先，放到了這個層面上，便是想找人幫他們說話都難，這種事情很難讓別人為他們開口。所以，這個頭，他們是必須要低的。　　可是現在的事實是，他們這邊願意低頭，別人卻不一定願意接受。　　宋宛如惱解茜珍那天說的那句“有娘生沒爹養”的話，打心底里討厭那個潑婦般的女人。　　這次，便是性情一貫溫婉的她也給他們兩個好臉色看，雖然最終因為礙着解夢��的面子沒有多說什麼，不過也沒有表示就此揭過這件事兒。　　宋宛如那邊是閉門羹，不過碰了滿頭包的他們也不敢就這樣放了這條線。　　畢竟，得罪一個實權副部級和中將，對國內的商人來說那幾乎是致命的了，雖然對方暫時看似威脅不到遠在安��的他們，不過得罪實權派的高官，實在不是一個聰明的商人會去做的事情。　　好在解家和林家在安��的勢力足夠大，耳目也足夠的靈便，不久之後他們便聽聞到恆達和現代集團這邊接觸談判的事情，打聽清楚了他們具體談判的vCd項目之後，解家和林家自然是喜出望外，他們現在是想要對沈家低頭卻沒有門路，現在看到一個機會，巴不得趕緊表現一下來賠罪。　　這樣一想，唐昱立馬就明白了為何他們和現代集團的談判為何一帆風順，現代集團的表現為何會那麼奇怪，這大概都是迅飛集團和解氏集團在其中出力的結果。　　現代集團是省內的國營大企，和民營龍頭的解氏集團以及迅飛集團有什麼利益往來自然是很平常的事情，讓現代集團在這件事情讓步來討好宋宛如，林家和解家自然有的是辦法讓現代集團在其他方面獲得了補償。　　想來，若不是解家對現代集團的公關關係，恆達也不可能只花費區區不到一百萬的代價就輕鬆全盤接手了包括設備和人員在內的整個項目。　　要知道，現代集團前前後后在這個項目上邊的投入都將近兩百萬，還不算那些技術人員的培養要花的錢和功夫。　　唐昱倒是對他們這種見縫插針的本領佩服的緊，這麼短的時間之內就調查清楚他們與現代集團接觸的內幕而且迅速公關好現代集團那邊的關係，若不是解家和林家在安��的實力還行，只怕是做不到這點的，他們的手腳倒是不慢。　　唐昱粗略的估計了一下，現代集團對他們的價格讓步達到了八成，現代集團損失的這八成，自然是要由解家和林家在其他方面補償的，大致估計一下，這筆補償的金額在三百萬左右，雖然算不得什麼大手筆，不過也算是不小的賠禮了……　　當然，事情也不會就此揭了過去，這不過他們這個，也算是暫時的堵住了沈家發難的由頭，雙方結下的梁子或許會暫時的放下，不過想來宋宛如在心裏是不會原諒這個嘴角惡毒的女人，唐昱也不會原諒，至於以後要怎麼解決這個梁子，那就是日後的事了……

# 第七十章 人之初，性本……

　　和現代集團的談判和交接正如火如荼的進行着，唐昱自免不了每天都對楊涵寧口花花一番，也趁着沒人的時候飽一番手足之欲。　　“涵寧姐，我讓宛如姐在東陵註冊成立了一個恆達电子研究所，雖然裡邊有恆達的名字，不過和恆達的關係不大。”頓了頓看楊涵寧一臉疑惑，又道，“法人我用的是你的名字，裡邊我的不少股份，暫時也會放在你的名下。”　　楊涵寧身體一怔，猛然抬頭凝視着唐昱的眼睛，“小昱，你為什麼，為什麼要……”　　唐昱拉過楊涵寧的手緊緊握住，整個腦袋湊近她的臉頰，近距離的凝視着那雙絕美的眼睛，兩人對視了良久，直到把楊涵寧俏麗的臉看的泛起陣陣紅暈，唐昱這次親昵的捏了捏楊涵寧的臉頰，“涵寧姐也不要多想，我的年紀和身份都不方便做這個法人代表，而且因為我爸、我乾爸等等的原因，股份也不適合放在我的名下，宛如姐她是希望我自己來解決這些問題的，我就想到了涵寧姐。”頓了頓，“你是我的涵寧姐，自然要幫助我多承擔一些東西。”　　“小昱，你知道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你，你為什麼要對我這麼好，我知道不僅僅是那個意思的……”　　話還沒說完就被唐昱用手輕輕的堵住了嘴，試探着把頭靠近了楊涵寧一些，近距離的凝視着她因為緊張而不斷顫動的睫毛，唐昱終於忍不住捧住她的腦袋，輕輕在她臉側吻了一下。　　“小昱，我們不要，不要這樣……”楊涵寧用雙手推拒着唐昱，小腦袋不安的扭動着，卻發現自己的身體越發的滾燙，手上也越發的無力。　　唐昱的吻也在楊涵寧的推拒中從臉側慢慢移到了她的櫻桃小口上邊，趁着她說話的時候舌頭靈活的探入她的口中，如靈蛇般熟練的勾動着她的小香舌。　　讓唐昱有些詫異的是，楊涵寧對接吻竟然如小白一般完全沒有經驗，小香舌在口中僵硬的被唐昱被動的牽着攪動，口鼻之中的呼吸越發的急促，竟似乎有些喘不上氣來的樣子。　　按照唐昱前世的經驗，這完全是一個從未接過吻的女孩子才會有的反應……　　唐昱足足吻了楊涵寧兩分多鍾，感覺她喘不上氣來的時候才放開了捧着她的腦袋。此刻的楊涵寧早已經完全的軟倒癱坐在沙發邊上，被唐昱吻過之後的小臉越發的顯的通紅俏麗，腦袋似鴕鳥般的縮在胸口不敢抬起頭看唐昱，雙手卻猶自不安的胡亂在唐昱身上捶打着。　　凝視着那雙美麗靈動的眼睛，“除了涵寧姐，我又去哪兒找這麼一個值得我託付這些東西的人啊。”這種信任，不是誰都能夠擁有的，楊涵寧不明白，為何自己在他心中，竟有這般的分量。　　感覺到楊涵寧內心的顫動，唐昱把身體欠在沙发上，半邊依着楊涵寧軟軟的身子把她縮在自己胸口的頭抬起來，讓她的眼睛直視着自己的雙眼，“涵寧姐還記得嗎？當初在省檢察院的時候我就和涵寧姐說過，要你把日後的人生交給我……”　　楊涵寧靠着唐昱的身體陡然一僵，不過看着唐昱拿清澈而認真的眼神，聽着溫潤纏綿的話卻又慢慢的軟下來，睫毛微微向上翹起，眼睛卻羞的閉上不敢睜開看唐昱。　　兩人這樣半抱着在沙发上，楊涵寧在唐昱的懷裡，時不時為了避過唐昱作怪的雙手而不安的扭動着的身子，那樣的摩擦卻讓唐昱這青春年少的身體有些把持不住，身體的某個部位已經不知不覺的起了變化，“小昱，你，你隔到我了。”　　話一出口楊涵寧就明白了那是什麼東西，禁不住臉上更是羞紅，埋着頭不敢抬起來，從耳根處一直蔓延到衣領深處的一抹紅暈讓唐昱禁不住的瞪直了眼睛往裡邊探視。　　居高臨下，從縫隙處依稀可見大片大片的白膩格外惹眼，四分之三罩杯的束縛讓那兒的溝壑越發的深邃迷人深不見底，凝視着的唐昱禁不住有些熱血沸騰鼻血翻滾的感覺。　　感覺到自己某個部位的不雅，唐昱只得在心中暗罵自己一聲不爭氣，雖然是大叔的心理，不過到底是少年人的身體。再加上他放在楊涵寧背上的怪手偶爾的動作讓楊涵寧依着他的身體不安的扭動，來回的摩擦，哪是這個血氣方剛的身體能夠忍受得了的，禁不住把手探向了那兩團高高的……　　“不要……”楊涵寧微微喘息，在唐昱的手放到了胸前的時候呼吸一下子急促起來，禁不住拿手去推擋起唐昱來，卻不知她那呢喃不清的話對唐昱來說著實也是一個天大的額誘惑。　　抬眼，卻見唐昱單手放在那嬌羞之地，雙眼卻一眨不眨的盯着自己的眼睛，楊涵寧不禁身下發軟，推着唐昱的手上也越發的沒有力量，待到嬌艷的紅唇再次被唐昱侵襲的時候才忍不住的嬌、吟一聲，那長長的鼻息聲越發的讓人血氣上涌不能自製。　　“涵寧姐，把你日好的人生交給我，好不好？”說完也不管楊涵寧的反應，起身在她的嬌呼聲中一把抱起已經滾燙癱軟的嬌軀向套間的大床走去。　　楊涵寧依舊緊閉着雙眼不敢睜開看唐昱，似乎也一時之間被唐昱的舉動而弄的六神無主，一時之間手上也沒了動靜。　　唐昱微微顫抖着雙手掀起了楊涵寧略顯保守的套裝，指尖輕微掠過她白嫩的肌膚之時，唐昱還能感到她身體因為緊張而引起的微微顫抖，皮膚上邊泛起的小顆粒也清晰明顯。直到唐昱的雙手直奔背後的環扣之時楊涵寧似乎才回過神來，一把摁住了唐昱要解開環扣的手，“小昱，不要，我們不要這樣好不好……”　　話未說完，那嬌艷的紅唇卻又被唐昱的嘴堵上，便在她的嬌呼聲中，背後的環扣被唐昱這個大叔級的人物熟練的解開，那束縛之物也被唐昱隨手拋到一邊。　　感覺胸前一涼，楊涵寧直到自己胸前的束縛之物被唐昱解除，禁不住嬌呼一聲，卻沒想唐昱的舌頭還在她的口中作怪，她嬌呼聲未落便伴隨起唐昱的慘叫聲，卻是她一口正把唐昱的舌頭咬個正着。　　趁唐昱捂嘴慘叫，楊涵寧趕緊把床上的毛巾扯過來遮住了已經近乎赤裸的上身，滾燙嬌軟的身體卻再也沒有力氣把唐昱推到一邊，“你，你不要緊吧。”卻不知為何，她心中不甚惱怒剛剛唐昱的舉動，反倒略微有些小竊喜，禁不住暗罵自己一聲不知羞。　　聽到楊涵寧含着關切的聲音，唐昱咬着舌頭禁不住幽怨的看了她一眼，“涵寧姐，心有不忿你也不用下嘴這麼狠呀。”　　楊涵寧羞紅着臉看了唐昱一眼又低下頭，“誰讓你，讓你那麼……”　　“那不是涵寧姐太美了嗎，讓人情不自禁。”又小心翼翼的看了埋着頭的楊涵寧一眼，“涵寧姐不怪我剛才，剛才……”　　起身把剛剛拋遠了的內衣找回來，忍不住放在鼻子上邊深深的嗅了一口做深深的陶醉狀，惹得楊涵寧嬌嗔一聲忙起身去唐昱的手中搶，卻不忘了自己還赤裸着上身，一起身身上找着的被單也隨之掉落，兩隻還在跳動着的小白兔就那樣毫無遮掩的出現在了唐昱的眼前。　　楊涵寧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驚呼一聲，一隻手探出去想要從唐昱的手中搶過內衣，另一隻手趕忙去抓滑落的被單來遮掩，卻是兩頭被沒有顧過來，被兩眼冒光的唐昱一把攔腰抱過，“涵寧姐，我幫你戴上好不好。”口中這樣說著，兩隻手卻在楊涵寧的嬌呼聲中不規矩的放到了那一對白兔上邊滑動。　　楊涵寧連忙按住唐昱作怪亂動的手，卻不知這樣豈不是把唐昱的手就那樣直直的摁在了那對嬌艷的白兔上邊，過了幾秒楊涵寧這才驚覺不對，又趕忙想把唐昱的手給驅逐出去禁地，流連忘返的唐昱哪捨得離開那美妙的地方。也不管楊涵寧的嗔怪，兩隻有力的胳膊把她靠在自己的懷中，手掌卻放在單手恰好掌控之地。　　“小昱，你……”還沒說出口就變成了嬌呼聲，卻是唐昱在那兒輕輕的捻動了一下，敏感之地受襲，楊涵寧自然驚呼出聲。　　“小昱，你拿開手好不好，涵寧姐現在，現在還沒有……”手上也恢復了幾分力氣，想要把唐昱作怪的手扯下去，掙扎着不要呆在唐昱的懷裡邊。聲音裡邊帶着幾分懇求的意味，她話沒有說完，不過唐昱卻明白她的意思，她是還沒有做好這樣的心理準備呀。　　“涵寧姐還是放不下過去嗎？以前發生的過去便過去了，沒有人會揪着過去不放手，涵寧姐自己不必在意這些事情，這社會總不會容不下一個過往稍有瑕疵的人。再說，涵寧姐不是還有我嗎，你呀，你是我的涵寧姐呀。”　　楊涵寧的頭嬌軟的靠在唐昱的懷裡邊，說話之時的熱氣順着耳朵襲過禁不住讓她有几絲痒痒的感覺，聽着唐昱綿綿的話，感覺到他湊在自己脖頸處的嘴唇，喉嚨裡邊擠出幾分嬌、吟，剛剛恢復了幾分力氣的身子卻又軟了下去，再也沒有力氣在唐昱的懷抱裡邊掙扎。　　看到楊涵寧沒了抵觸的動作，兩隻微微閉着的眼睛上方顫動的睫毛出賣了她內心深處的緊張，唐昱禁不住心中大喜，輕輕的順着她潔白無瑕的脖頸處吸吮着，一隻手在前邊緩動，另一隻手卻不安分的順着光潔的小腹一路下襲。　　掀起她的筒裙的時候感到楊涵寧的身子僵硬了十幾秒，唐昱的手上緩了緩，把楊涵寧的臉朝向自己輕吻着她的朱唇，感覺她身體軟了下來才繼續手上的侵襲動作。　　楊涵寧頭腦中想着抵禦唐昱越來越具有侵略性的動作，嬌軟的身體卻不聽她頭腦的指揮，而且不知為何，心中竟然忍不住長長的鬆了一口氣，隱隱有些小竊喜，小緊張，好似多年的夙願終於得償一般。　　待到唐昱把她輕柔的放到床上褪下筒裙的時候，楊涵寧終於嬌、吟一聲，忍不住把羞紅的俏臉埋進了被單之中不敢再看唐昱的眼睛，越發急促的呼吸和越來越嬌軟的身子讓她再也沒有抵抗的力氣和心思。　　唐昱的舌頭也沿着脖頸之處一路下滑，楊涵寧雖然一貫一用什麼護膚品，卻並不妨礙她的肌膚白嫩柔軟，彷彿能掐出水來一般，每一寸都讓唐昱為之着迷愛不釋手。手指也熟練的上下挑動，惹的楊涵寧的呼吸越發的急促，偶爾還會伴隨兩聲被壓抑的低聲聲音透過被單傳到唐昱的耳中，刺激的他鼻血上涌，這具從來沒有接觸過女人的少年人的身體，竟然有了擦槍走火的衝動，暗罵自己不爭氣。　　待到退下印着卡通小虎略帶水跡的內褲，唐昱終於記起。自己第一次在公車上見到楊涵寧，下車之後在她手提包裡邊瞥到的可不就是這條可愛的小內褲，這樣想着，手下的動作卻不慢，手口並用。　　正享受她的嬌軟柔嫩，耳邊的嬌、吟驟然停止，卻聽得楊涵寧壓抑這嗓子低呼一聲，拿毛巾緊緊遮掩着頸部往上，原本癱軟的腰腹之下一滯，大腿驟然綳的直直的，愣神之間，一股水流便激射而出打了他一手。　　唐昱微微愣了愣神，一瞬間之後卻轉而一喜，倒沒想着這樣便讓她高潮了，還有這樣春潮帶雨的洗禮。　　扯下矇著面部的被單露出楊涵寧那羞紅的俏臉，因為害羞而不敢睜開眼睛，雙手下意識的想要抓住被單不讓唐昱看到自己的面孔，喉嚨深處隱約還能聽到幾聲壓抑不住的低吟，“涵寧姐。”低低的呼喚了幾聲，把含着水跡的手指湊到睜開一條縫隙的楊涵寧的眼睛旁邊，楊涵寧不依的用手捂住了自己羞紅的臉孔不敢讓唐昱看……　　三下五除二的去掉身上的雜物撲到床上，眼見得好事便要水到渠成，唐昱進入之時卻注意到她兩隻手下邊皺緊了的額頭和壓抑不住的痛呼，唐昱愣了愣，低頭一看，裡邊的緊窄溫熱和透出的絲絲血紅卻告訴他發生了什麼。　　唐昱身下的動作一滯，仔細想來，從楊涵寧開始時的表現，可不就是一個初經人事的小姑娘的表現嗎？　　似乎感覺到了唐昱的內心所想，楊涵寧遮着臉的雙手猛然抱到了唐昱的腰上邊，緊閉着的眼角處卻溢出了幾滴淚水。　　唐昱放緩着動作，輕柔的低下頭愛憐的幫楊涵寧把眼角的淚水吻去，動作卻是越發的愛憐輕微……

# 第七十一章 尹匡虞是天閹？

　　初次破、瓜唐昱自然要盡量的遷就着楊涵寧，只要了她一次便體貼的不再動作，生怕傷到了她嬌弱的軀體。　　兩人云雨初歇，唐昱摟着楊涵寧嬌軟光潔的身子靜靜地躺在床上，把她的臉緊緊的貼近自己的臉，近距離凝視着那雙緊閉的眼睛和顫動的睫毛，慢慢的感受着她心髒的跳動，漸漸的感覺兩人的心跳合拍起來。　　輕吻着她的臉頰，感覺到楊涵寧眼角處又變得濕潤，知道她又想起以前的事情來，知道她是想起自己曾經是尹匡虞的情婦，這樣想着唐昱禁不住為她心中一痛，“涵寧姐，明明是這樣，你，你又何苦委屈了自己，你明明可以說出來的，你又何苦……”　　唐昱話未說完，緊閉着雙眼的楊涵寧卻陡然爆發出哭腔來，“我又怎麼想啊，我又怎麼想。當初我拿了雷大福的錢就知道終究會有那麼一天，我一個柔弱女子，那麼大的一筆錢，我能付出的，除了這個身體還有什麼，還有什麼呀？我有的，也只有這個身體了，我，我還能怎麼辦呀。”　　語聲嬌弱，哽咽的語調和泣聲卻又讓人忍不住的憐惜三分。　　唐昱問起來，楊涵寧才斷斷續續的說起她和尹匡虞的事情。　　原來，那尹匡虞竟然是個天閹。　　從得到楊涵寧作為情人開始，自始至終他都沒有碰過楊涵寧的身子，也就是說，楊涵寧雖然名義上是尹匡虞的情人，其實還是處子之身未失。　　當初雷大福給了楊涵寧父親治病的二十多萬，這錢是偷稅的發起者羅傳際出的，他對楊涵寧驚為天人，要求楊涵寧去做尹匡虞的情人以密切雙方之間的關係。當時為了給父親治病，楊涵寧只得屈從與尹匡虞，做了他的情人。　　卻沒想，這尹匡虞是個實打實的天閹，根本就不能人道，要了楊涵寧做情人之後也只作為擺設。或許僅僅是為了掩人耳目，又或是別的理由，總之，雖然之後楊涵寧雖然經常到中山公園的豪宅，天閹的尹匡虞卻從來沒有碰過她。當然，便是想碰也是有心無力。　　之後的接觸中楊涵寧也能慢慢知道一些事情，後來更是發現，那尹匡虞雖然自己不能人道，卻是想讓她做陳松威的情人。　　所幸這步行動還沒有來得及實施，緊接着就讓她去陷害蘇慕儒，忙於與蘇慕儒爭鬥的陳松威自然也沒時間去管她這個大美人。再之後陳松威陷害案暴露出來，就更不可能讓她做情人了。　　從楊涵寧口中得知尹匡虞竟然是個天閹，唐昱也不由的感慨了兩聲。　　他還清楚的記得，當年東陵市官場上邊上得了檯面的官員裡邊，有兩個人妻管嚴是出了名的，其中一個是尹匡虞，另一個是杜繼海。　　杜繼海的老婆當年就是出了名的剽悍吝嗇跋扈，在整個東陵市都是出了名的，最後還導致杜繼海丟了官，他怕老婆自然不足為奇，倒是大家一直好奇為何尹匡虞也畏老婆如虎。現在看來倒是能夠想象得出，尹匡虞定然是怕老婆泄露出去被人知道了他是個天閹，這才畏老婆如虎。　　再仔細想來，98年之時專案組最後對楊涵寧的定性是尹匡虞的情婦，多年來協助犯案，助紂為虐，最後量刑時判刑卻是死緩，現在看來和此事不無關係啊，想來那時候的她，明面上是尹匡虞的情人，實際上卻已經被迫做了陳松威的情人了。　　這樣想着，又想到前世在法庭上見到楊涵寧最後一面之時她眼睛中那種自責、悔恨卻又無奈的眼神，想到她曲折的經歷和以及那被壓抑着的善良天性，唐昱的心中卻禁不住對楊涵寧更多幾分愛憐，若此生能得幸福安康，又有誰願顛沛流離。若是當年有其他的辦法來救治她相依為命的父親，她又何苦輕賤了自己的身體。　　想着，唐昱的手臂禁不住緊緊的摟住不斷抽噎的楊涵寧，輕輕吻着她臉上的淚痕，再抬頭時，那長美麗的容顏已在他的臂彎裡邊熟睡過去，十指卻緊緊的扣着唐昱的胳膊，似乎生怕他在自己熟睡的時候獨自離開……　　唐昱心頭暗嘆，這樣的女孩，又有何人真的能狠下心去傷害。　　第二天方建銘來了安��，楊涵寧昨天晚上剛破了身子，現在一個人偷偷躲在大套間中靜養不敢見人，怕被人從他怪異的走路姿勢看出什麼。　　和現代集團那邊的談判進行的異常的順利已經進入尾聲，只剩下最後的交接工作，倒是也不是特別需要她出面，周曉虹自然也沒有什麼意見，或許已經看出些什麼也未可知。　　方建銘過來安��一是因為被唐昱說的新型的冰茶概念飲料勾起了興趣想要看看有沒有投資的可能性，畢竟當初雖然退出房地產是老爺子的決定，不過進入飲料行業卻是他自己做的選擇，自然也想要做出一番成績來，不想灰頭土臉的退出去；二來卻是好奇一貫眼光獨到的唐昱到底對什麼項目起了心思，這般大張旗鼓的這麼大的動靜，想要親自見識一下這個項目。　　唐昱過去接機的時候方建銘還好奇的調侃了他一句，“怎麼不見楊大美女和你小子在一起，我可是知道她人也在安��的，是你小子特意從東陵叫過來的，怎麼著，總不會是偷偷藏起來怕你方哥覬覦吧。”　　昨夜剛剛得逞了好事兒的唐昱老臉上邊不自然的紅了一下，趕緊插科打諢糊弄過去，倒是沒敢和方建銘多說什麼，省的一不小心得意忘形被他看出馬腳來。想來，楊涵寧這會兒也不願意旁人知道他們兩人的親密關係。　　方建銘是個急性子的人，現在既然對冰茶飲料起了好奇心，自然就想着馬上見識一下。　　他此行也不是獨自一個人過來的，也帶來專業人士考察，畢竟有些東西還需要專業人士來做判斷。　　唐昱之前已經對這個河肥供銷社進行過詳細的調查，所謂的河肥供銷社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就成立的，原先是农民自己集資入股成立的一個合作經濟組織，計劃經濟時代變成了大集體企業。　　河肥供銷社的業績一直不是很好，92年全年的銷售額只有一千萬出頭，至於這個冰茶概念的飲料卻是屬於誤打誤撞研發出來的，並且暫時還沒有受到供銷社的重視，畢竟他們身為供銷社的背景限制了他們的商業思維，不重視這個新品種的飲料也說得過去。　　唐昱之前就通過渠道搞來了供銷社這種冰茶飲料，方建銘自己品嘗了之後感覺不錯，隨行的技術人員和專家開始進行各種檢測，而唐昱則對方建銘說起了這種飲料的炒作點，“首先我們可以從茶這個概念出去炒作，把傳統的茶與飲料結合起來本來就是一種創新，而且國人對茶向來是情有獨鐘的，這是一個很大的炒作點，炒作的好，那就是巨大的成功。”　　在唐昱的記憶中，從九十年代後期開始，茶飲料市場的增長速度每年超過20％的漲幅，在98年之前，國內除了旭日升之外再沒有其他的冰茶飲料廠商，也正是憑藉這冰茶概念的炒作讓旭日升在短短的幾年之內，營業額從初期的不到千萬增長到98年的三十億的巨大規模。　　讓人遺憾的是，直到唐昱重生的前夕，中國依舊沒有一個專業的茶飲料品牌，也沒有一家專註的大型茶飲品牌企業。當年旭日升對於冰茶的炒作也被後來者以冰紅茶冰綠茶等品牌代替掉，旭日升的輝煌一去不復返。　　儘管旭日升最終還是免不了被收購的命運，可是不得不承認，旭日升對冰茶概念的炒作是中國飲料史上邊不可或缺的一頁，也改寫了日後飲料行業的利益分佈。　　河肥供銷社獨辟蹊徑在中國傳統的飲品茶上邊做文章，唐昱想讓方建銘做的就是趁他們還沒有意識到着裡邊的商機的時候把冰茶的配方買過來，並且申請專利註冊商標。或者說，合肥供銷社的人即便是意識到了裡邊的商機，可是若是方建銘給出的籌碼足夠大，在利益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想必還是有着大把的人願意賣出配方來換錢的。　　方建銘帶過來的人很快就給了他結論，在第二天的時候方建銘基本就肯定了這種飲品的價值，尤其是晚上唐昱給他連比帶划的所說的各種炒作點和宣傳方式，無一不讓他心中大動。　　90年代國內還沒有系統的營銷手段，在93年這會兒，正是“廣告有多大市場就有多大”這種觀念興起的時候，唐昱給方建銘說茶飲料的市場前景，順便就說起了如何炒作，如何吸引人的眼球，內中的種種，無不讓方建銘大開眼界。　　單單唐昱說的炒作方法就讓方建銘看到了茶飲料的賣點，在諮詢了各方面的專家之後，他已經準備派人和合肥供銷社接觸商談購買配方的事情。既然進了飲料行業，他從不想灰溜溜的退出去，“唐昱，你方哥這次可又欠下了你的人情。”方建銘鄭重其事的對唐昱道，“後邊做市場的時候，估計還需要借你那好使腦袋來用用。”　　唐昱笑了兩聲，“我幫方哥的忙方哥總不好意思讓我白幫吧，這次可是需要方哥的幫忙。”　　“就知道，你小子那腦袋，還不算計的清清楚楚啊。嘿，我說你小子這麼殷勤，感情是早有圖謀。”仰頭笑了幾聲，“你小子，前幾天打電話的時候說自己的項目需要大筆的資金支持，是不是看上了方哥手裡邊的錢了，需要就開口，你方哥對你還能吝嗇了不成？和你方哥，你就無須客氣了。”　　“我可不和方哥客氣，不過這次需要的資金或許會比較大。”　　又斟酌了一下，“我仔細的計算過，百聆那邊有區裡邊的支持，加上後期的原材料採購和人員工資等等，大約需要五百萬左右就能讓廠子重新運作。這個新項目我還沒有具體的和你說，這次佔了現代集團的大便宜，你也知道是怎麼回事兒，只要支付計劃中兩成的費用，省了三百萬，國外還有個公司需要支付大約五百萬的費用，這兩筆錢加起來就需要一千一百萬。”　　頓了頓，“你那邊的一千萬我已經計算在內了，宛如姐這邊大約有兩百多萬的現金，勉強可以把新成立的恆達电子研究所搭起架子，不過後續的研究經費就要靠你的支持了。”　　方建銘皺了一下眉頭，“你那個VCD的項目真的那樣看好？這個且不說他，你估摸着那個項目要出成果，還需要多少的研究費用？”　　唐昱苦笑兩聲，“這我哪知道，他們那邊原先投入了六百七十萬，連個動靜也沒有，按照負責項目的人的說法，或許幾百萬就能出結果了，可是那時或許，按照我的估計，起碼要一千萬以上的研發資金，或許需要三五千萬也不為過。”　　事實上，在唐昱的記憶中，VCD的研發費用確實需要好幾千萬的。　　當年的萬燕在研發了VCD之後還收購了多家音像出版社，購買了版權，並且推出了97種卡拉OK碟片，再加上後期的市場推廣的費用，大約投入在兩億的規模左右。　　雖然現在唐昱不需要音像版權不需要研發卡拉ok碟片，也不需要市場推廣的費用，不過單單VCD的研發費用也是在千萬級別的，三五千萬也只是保守估計，或許七八千萬也是有可能的。　　聽說可能要三五千萬的研發資金，方建銘的嘴一下張的老大，“三五千萬？你小子不會是開玩笑吧，你小子才多少點錢就敢推動這個燒錢的玩意兒。”　　頓了頓“嘿，我算是明白現代集團為何要決心砍掉這個項目了，別看他們的盤子不小，三五千萬的流動資金對於他們也是一個巨大的包袱吧。”　　轉頭看唐昱一臉希冀的看着自己，“得，你方哥還能不支持你嗎？好歹方家那幾億的資金還是你從海南救出來的，有機會給你小子救急我還巴不得呢。”　　事實上，唐昱拿他的資金研發出東西做成功了項目自然是好，若是唐昱最後失敗了方建銘也不會心疼那打了水漂的幾千萬的資金，就當還唐昱的人情了。　　而且，幾千萬的流動資金，對於手頭寬裕的方建銘來說還真不算什麼事兒，他也有心看看唐昱拿了幾千萬到底能做出什麼來。

# 第七十二章 返遼海

　　獲得了方建銘的支持，唐昱正式的舒了一口氣。　　雖然早就知道方家應該不會吝嗇於在這個項目上邊支持他，不過幾千萬的資金畢竟不是一個小數目，方建銘能夠毫無保留的信任他的眼光還是讓他有些感動。　　方建銘或者說是方家，他們與宋宛如是不同的，宋宛如的心性讓她不在乎這些東西，而且因為語馨和沈芸的關係，也就隨之唐昱的性子讓他胡搞。　　方建銘畢竟有些不同，一來方家雖然欠了唐昱大人情，可是與唐昱的關係畢竟沒有宋宛如那般親密；二來，便是方建銘也有很多事情不能隨心所欲的來，畢竟他手中的資金也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整個家族的，要支持唐昱，自然就要承擔來自家裡邊的壓力，還要幫着唐昱承擔風險。　　在外人看來，若是他們沒有先知先覺預知未來的本領，那麼在他們看來，唐昱搞這個項目就是在賭博，用幾千萬來賭能研究出這個項目，賭這個項目的前景，賭贏了項目研究成功，可是盈利前景還不確定；萬一賭輸了，花了幾千萬卻沒有研製成功，那結果就是幾千萬打了水漂了。　　方家欠着唐昱的人情，到時候這幾千萬打了水漂自然也不能指着唐昱日後去還……　　總之，與方建銘達成一致之後，之後的事情便很快在安��敲定下來。　　新成立的恆達电子研究所落戶東陵，方建銘暫時占股10％以方便他日後出資，宋宛如被唐昱強塞了20％，暫時還要在上邊包着恆達的外衣來拉虎皮。　　除了他們佔去的30％，其餘70％的股份為唐昱擁有，不過股份暫時掛在楊涵寧的名下，研究所的法人代表暫定為楊涵寧，把楊涵寧感動的夠嗆獻了身子。　　恆達這邊與現代集團的接觸已經基本完畢，之後就只剩下項目的交接，人員和設備的轉移等等繁瑣的細節問題。　　與美國斯高柏的接觸也進入了正式的談判階段，斯高柏的孫燕生對他們接手項目持歡迎的態度，談判結果也是遲早的事情。不過這些都不是唐昱要關心的事情，他向來不管這些細節上的東西，這些需要專業人士來搞，所以，他在七月十六號的時候他便和楊涵寧先返回了遼海。　　自打那天他把楊涵寧感動了個夠嗆佔了人家的身子之後，這幾日對楊涵寧口花花不斷，楊涵寧也不排斥他手上邊揩油，不過不知為何卻也不讓唐昱再碰她的身子，每次等唐昱要上火的時候總用那副哀怨的眼神讓唐昱敗退下來，這種看得見得不到的誘惑，倒是讓初嘗腥味的他好生鬱悶。　　唐昱回了綿州，他自然是要先到香榭苑報道的，楊涵寧的身份不方便過去，先獨自下榻在綿州的賓館，當然，這些事情都有方建銘的人幫着來安排，倒是方便的緊。　　唐昱過去香榭苑的時候自不忘為每個人帶上幾件在安��親手挑選的小禮物，包括語馨和小保姆在內都有一份，讓小保姆看着唐昱的眼神都連連放光，沈芸接過東西的時候昂着小孔雀般驕傲的頭，一副算你識相的模樣。　　雀躍的沈芸卻不知，唐昱這幾日初嘗肉味正是心裏邊痒痒的時候，少年人的身體本就沒有什麼定力，看着沈芸跳動之時胸前抖動的初具規模的鼓鼓囊囊的兩團，頓覺青澀可口芳香怡人，忍不住有些意動，沈芸抬頭時才看到唐昱熾熱的眼神，忍不住臉上一紅，往後邊縮了縮脖子……　　宋宛如和鄭舒嫻一臉笑意的看着她們兩個，唐昱從宋宛如的懷裡邊接過小語馨的時候，短暫的肌膚接觸讓他那本就不安分的心又嘭嘭的跳動起來。　　語馨把小嘴放到唐昱耳朵上，“小昱哥哥，你有沒有找那個壞女人給語馨和媽媽報仇？語馨和媽媽都好生氣的。”　　唐昱趕緊哄了語馨兩句，抬眼望過去，宋宛如在那邊也看過來，盡在不言中。　　唐昱心中暗嘆，他們和解家算是暫時結下了這個梁子。他知道現代集團等的事情是林家和解家出的力，也知道解家的解倉嶴在機場“偶遇”到宋宛如並且帶着被扇了好幾巴掌的解茜珍道歉，可是有些事情，那樣單單是不夠的，沈家現在沒了由頭，不過日後有機會，唐昱自然不會放過黑他們的機會。　　不過這些東西自然是不好說出來的，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了，宋宛如便是再心平氣和，被惹惱到那種程度也不會就此善罷甘休的，她雖然一貫平和，不過也算是將門出身，有一个中將的老爸，起了火氣也是很可怕的……　　晚上沈睿鴻到家，席間倒是沒多說什麼，一家人吃過飯後卻又照例把唐昱單獨叫到了書房裡邊。　　話說，自從唐昱的能力得到認可之後，這就是他見沈睿鴻之後免不了的步驟，時不時的要被召進去書房說幾句，偶爾兩人說話之時，便是劉秘書都要被隔離在外，遼海省在沈家能享受這個待遇的，屈指可數。　　“聽說你在安��那邊又看上了一個項目？”沈睿鴻淡淡的問了一句，不過沒等唐昱回答就又接着道，“你那些經商的亂七八糟的事情我就不去管了，那些東西，自己做到心裏有數就是了。你小子心思活泛的緊，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亂來，這些東西想來你自己也是清楚的。第一次嘛，成功失敗都是無所謂。”　　頓了頓，看唐昱正襟危坐的樣子，又不禁轉而笑道，“也不要有什麼負擔。宛如肯讓你瞎瘋，跟着你瞎鬧騰，她倒是對你放心的緊，你呀！不過你小子能讓方建銘那驕傲的小子也給你擔著風險，這倒是不簡單啊。”　　唐昱正襟危坐，唯唯諾諾的應了幾句，也不知道沈睿鴻對他經商上邊這件事到底是什麼態度，不過想來也不會很是反對，兩人曾經的對話堵死了他官場上邊發展的路子，想來、經商不會很是反對，只要不頂着他的名字出去招搖撞騙就行。　　唐昱屁股半邊坐着，還想着要不要詳細的解釋一下VCD的項目，不過還未開口說話卻見沈睿鴻低下頭，從身前的桌下拿起一份紅頭文件給他遞過來，唐昱趕忙接過去，翻開一看，禁不住愣了愣，政府資產加入拍賣行列？這個耀眼的紅頭題目登時就讓唐昱愣了神，過了幾秒才反應過來。抬頭看了看沈睿鴻嚴肅的眼神和刺眼的大紅頭，這才確認了這個事實。　　政府資產加入拍賣。　　唐昱對這項政策說不上很了解，前世之時對這方面接觸的少，不過多少也知道一些。雖然不太知道前世這項政策具體的執行時間，不過也多少有點印象，而且因為前世某一段時間的工作關係，他對於裡邊的貓膩知道不少，前世的他也見識過不少，對那裡邊的門門道道自然清楚不少。　　仔細說來，國家出台政策的初衷自然是好的，不過在國內的體制之下，任何一種政策的出台，都免不了是各方利益妥協的結果，背後總是少不了某些人推手的影子。　　很多東西，原本就代表着某個階層或是某個特定群體的利益訴求，是在某些人的推動之下出台的，所以，政策自然也就有了各種的弊端。事實上，這種弊端是在制訂之初就埋下的，有些人，早就在裡邊給自己設下了方便之門。　　類似與這種政策，總免不了為參与其中的某些人提供大量權力尋租的空間，這兒，歷來就是大量的腐敗滋生的溫床，尋租的高發地。由於國內“條塊分割”的管理體制與統計方法的不一致，對於許多浸淫官場和商場的老油子來說，在上邊做些事手腳實在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不菲的收益更是讓許多人鋌而走險不惜腳踏火線。　　在唐昱的記憶之中國內的改革曾將經歷過幾次瓜分國資的盛宴，而這次的政府資產加入拍賣行列也名列其中的，這個某些人推動之下的政策，在制訂之處就留下了方便之門，註定少不了尋租的空間。　　唐昱不記得前世之時國家是什麼時候出台這個政策的，也不記得具體如何操作，不過毫無疑問，這個政策的出台也就意味着這又是一次瓜分國資的盛宴的來臨，不久之後，想必就有的無數商人與權力掌控者在政策的盲點肆無忌憚的尋租以圖獲得暴利。　　不過，看着文件又偷眼瞟了瞟對面的沈睿鴻，唐昱卻是不知道沈睿鴻把這個文件給他看是何意。　　他雖然已經讓沈睿鴻認可了他的能力，知道了他商業上邊的天賦，政治上邊也有些小出息小眼光，不過要一眼看出這份文件有可能帶來的東西，卻不是僅僅有聰明就行的，有些東西，要是沒有多年的閱歷和體會，便是再聰明也不能理解透徹其中的三味。若不是唐昱重生而來，前世就見多了那些人是如何操作來避過政策的盲點來獲利，又哪能知道的如此清楚。　　正想着沈睿鴻讓他看這份東西的意圖，卻聽沈睿鴻低聲嘆息一聲，“國務院這份文件才出台不過短短几天時間，聞風而動的人可不少。省裡邊當時響應國務院的政策，當天的常委會議決定從東陵市開始試點，消息才傳出去不久就有人不安分了。”　　政府資產拍賣，東陵市開始試點？而且，有人不安分了？這是何意？唐昱緊緊的皺着眉頭，知道沈睿鴻這樣說定然有其用意，有些話總不好太過直白的說出來，便是熟悉的人也不行。　　到底是心思敏捷之輩，原本唐昱對這上邊的事情就不陌生，前世之時多少接觸過一些，當下皺起眉頭，心頭微微轉動了幾圈便有些明白沈睿鴻的意思……

# 第七十三章 沈睿鴻的用意

　　國資拍賣東陵市要開始試點，想來心思敏捷的商人定然有人意識到國資拍賣蘊含的東西，一些人的心中已經對此事起了想法，即便是他們暫時還沒有什麼可行性的辦法，並不妨礙這些人為此提前做些準備。　　東陵市因為四月份發生市委書記陳松威陷害市長的惡劣事件，更是順藤摸瓜引出了市委書記為首的國內驚天特大騙稅案的事情，市裡邊一直風聲鶴唳風波動蕩。　　到現在為止，因為陳松威被捕，東陵市的市委書記一職還在空缺之中，一切的工作都由蘇慕儒和黃寶德代為主持。省裡邊也一直沒有對此表態，更沒有表明何時會下派市委書記。　　按照當初省裡邊和蘇慕儒之間的默契，為了補償蘇慕儒，省裡邊會讓他在東陵市站穩腳跟有了掌控力之後再下派市委書記，這個時間，大約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省人代會之前。　　沈睿鴻說這時候有人不安分，而且提到了東陵市，唐昱自然能夠想到很多東西。　　沈睿鴻說的不安分，他自然不是僅僅指現在有人對這個市委書記的職位不安分，而是說有人對政府資產拍賣的不安分。再往深了想，章家的吉隆集團在夏天的時候已經通過萬建進入東陵……　　有人想要在這場瓜分的盛宴上邊插一腳，這自然是預料之中的事情，可是東陵市的蘇慕儒，也就是唐昱的乾爸，他一貫的剛硬派行事作風讓那些想要在灰暗地帶進行權力尋租的人無從插手，蘇慕儒一不貪財二不好色，某些人便是想要伸手也不知道怎麼伸，這個時候，急於尋租的他們自然就想起東陵市那個還空缺着的市委書記的位置。　　當然，沈睿鴻和唐昱說這事兒自然也不是要唐昱出謀划策的，也不指望唐昱能明白多少，這些事情上邊，唐昱便是想插手也有心無力。　　唐昱想到還不止這些，他想的要更多一些，不過倒是從沈睿鴻剛剛的幾句話裡邊聽明白了一些東西，從沈睿鴻的話裡邊看，現在看來省政府這邊的工作已經由他全面接手了。　　這麼想着，唐昱倒是立刻明白過來，為何這幾日在安��看遼海省台的新聞之時沈睿鴻露面的時候比以前多了不少，這便是某些事情的先兆啊。他還記得，上次的時候在書房中和沈睿鴻說起遼海的省長接任人選的事情，當時沈睿鴻說上邊對這個位子還有些爭議的，現在看來，爭議已經傾向於他這一邊了，“沈伯伯，省長的事兒，上邊已經定下來了？”　　沈睿鴻詫異的看了唐昱一眼，心道他的政治敏銳想確實不是一般人能及，在他這般年紀，甚是難得。這件事情，便是省裡邊知道的人也在一手之數，倒不想幾句話唐昱便猜出來，雖然他刻意的引導了幾句，不過這般年紀有這樣的政治敏銳想，那可不簡單。　　這麼想着，沈睿鴻心裏邊倒是有些後悔，後悔自己上次話語中堵死了唐昱在政治上邊的出路，現在看他的政治敏銳性，不當官還真是有些屈才了，不過對唐昱的話還是微微點了點頭，臉上倒是看不出什麼悲喜之色。　　“水面已經有了定論。”又看了唐昱一眼，笑道，“你沈伯伯這次說來還是託了你的福，裡邊還有不小是你的功勞。”　　唐昱愣了一下，不知道沈睿鴻能當省長，何時又有了自己的功勞，他可不認為自己會有影響一省之長任命的能力。　　沈睿鴻看了看唐昱，“這上邊的事情哪能說的情書，原本也是有些異議的，最後朱延山副總理說了話才定了下來。”　　唐昱遂醒悟過來，原來沈睿鴻要上位是有着朱延山副總理的支持。　　沈睿鴻說有唐昱的功勞，自然是說海南樓市泡沫的事情。　　五月份國務院的十六條政策一出，各地的地產開發集團和各大投行一片哀鴻遍野橫屍滿地。　　到了六月份的時候，國務院給樓市降溫的各項政策已經顯現出無與倫比的威力來，截止到現在，海南已經出現了600多棟“爛尾樓”、18834公頃閑置土地和800億元積壓資金，僅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壞賬就高達300億元。　　一些老牌券商如華夏證券、南方證券因在海南進行了大量房地產直接投資，同樣損失慘重。　　因為巨大的損失，被直接擼了官職的不在少數，海南的省委裡邊都有不少人受到牽連，省委書記和省長到北京，直接被朱延山副總理當面拍了桌子。　　這種事情自然就凸現出沈睿鴻來，他在此之前就根據唐昱的談話向朱延山副總理有過建議，之後更是在其支持下直接插手省內的各大投行。　　在其他各省的各大投行壞賬爛帳一大堆的情況下，遼海的部分投行在泡沫前夕拋售海南的業務，反倒有少量的獲益，自然在一片哀鴻遍野之中獨樹一幟，也能在上邊的大佬心中給他加不少的分，給這次的上位增加說服力。　　而且，他這是對朱延山副總理的直接支持，朱副總理肯為他說話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仔細說來，兩人一貫的剛硬派作風倒是極為的相似。　　當然，政治上邊的事情自然不會是是非非黑黑白白那麼簡單，這裏邊自然還有着其他的各種利益考量，涉及到派系等等的東西，要複雜的多，遠不是一兩句話能說的清楚的。唐昱自然明白這些，也不指望沈睿鴻給他說清楚。　　而且，根據他的想法，遼海在93年出了陳松威這樣惡劣的事件，又牽連到邱立源這樣的一省之長，按照上邊的意思，大概遼海也需要一個剛硬派的強勢人物來出任省長。　　這樣想着，沈睿鴻出任省長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　　唐昱之前就對此事有了預料，之前陳松威案就是在沈睿鴻的干涉之下才暴露出來，當時在知道了邱省長要動一動之後唐昱就猜想或許會讓沈睿鴻來接任省長，當然，這自然也不僅僅是因為他作為省委副書記兼常務副省長最有資格，裡邊還有着其他的各種思量就不一一道來。　　不過儘管事先就有猜想，真正的得知之後唐昱臉上還是有着難以掩飾的高興流露。　　至於他到底在高興什麼，這個就不必多想了……　　因為在綿州也沒有什麼大事，在香榭苑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唐昱就心急火燎的回東陵了。宋宛如和沈芸沒有一塊跟着走，她們或許要在香榭苑和東陵之間倒着住一段時間，家中只有沈睿鴻和鄭舒嫻兩個老人在，也甚是孤獨。　　獨自回東陵市的路上，駕着車，腦海裡邊盤旋着和沈睿鴻在書房的談話，唐昱倒是想了不少的東西，現在看來，他乾爸蘇慕儒在東陵市必須要加快步伐才行。　　目前來看，章家或者還有其他一些人，她們已經把目光瞄到了東陵市市委書記的位子上邊，而且在蠢蠢欲動积極準備，沈睿鴻之前說的有些人不安分了，自然就是指這些人。　　他們關注這個位子自然是為了政府資產拍賣的事情做準備，許是也為了萬建在東陵市的發展，總之，新來的市委書記想來不會和蘇慕儒一條心，而且，只怕還是蔡明財那些人一丘之貉。　　沈睿鴻隱隱透露出這個意思，其實也是隱晦的告訴唐昱，在這個市委書記的人選上邊，他或許並沒有多大的發言權。　　政治，很多時候就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換，或許沈睿鴻不喜歡這樣的事情，但是身在局中……　　這樣想着，唐昱不禁又嘆息一聲，因為章家的插手，蘇慕儒現在東陵市裡邊本來就沒有很大的優勢，若是新來的市委書記到來東陵之後再與黃寶德、馬華全等一干人聯合起來，背後還有着萬建、吉隆等大集體的支持，那他就能迅速的在東陵市立足並且打開局面。　　若是到時候蘇慕儒對市裡邊的掌控不夠，只怕他們的聯合立馬就能讓蘇慕儒處於一個相當尷尬的位置。　　所以，為了防止到時候出現那樣的被動局面，唐昱這才心急火燎的趕回東陵。　　現在的他們就需要為此未雨綢繆了，省的到時候省裡邊忽然空降一個對立派的市委書記聯合黃寶德那些人把他們打個措手不急。　　細細想來，沈睿鴻昨天和他說起此事，大概也有要借他的口把消息給蘇慕儒知道的意思，要不只怕也不會和他點的那麼透徹。沈睿鴻這樣的人，雖然身在那個位子要做出某些妥協，不過終究還是見不得一些事情在眼皮子下邊發生。　　至於為何要通過唐昱的口來傳這些東西，那卻是因為，四月份陳松威案的發生，讓整個東陵甚至遼海都處於風口浪尖之上，從那之後，東陵市市裡邊和省里的關係就疏遠了很多。　　蘇慕儒走的是學院派的路線，在省裡邊沒有實打實的背景，黃寶德退下來的時間也不短了，很多關係都淡了下來，也就是說，自從陳松威下台之後，東陵市就幾乎斷了和上層的聯繫，市裡邊對上邊的很多消息滯后一些反應遲鈍一系自然也是情理之中。　　這種時候，沈睿鴻不方便說話，自然需要唐昱這个中間人來當一下傳聲筒。

# 第七十四章 蘇晴不見了

　　唐昱是十七日才到的東陵，原本想着把沈睿鴻說的關於政府資產拍賣的事情與蘇慕儒還有他爸交流一下，不過在家裡邊還沒等他爸回來就被成少洵找上門來，“你小子可算回來了，我都來你家找你好幾次了都不見你的影子。”說著狠狠在唐昱肩膀上擂了一拳。看着猶自不忿的成少洵，唐昱有些奇怪他哪來這麼大怨氣，“你不在家好好練車找我幹嘛，走的時候不是告訴你了嗎，我爸和你說我今天回來了？不對啊，我老爸他也不知道的。你小子，該不會想借車出去玩吧。”　　這小子暑假時候下決心要學好開車，天天纏着他老子的司機練車，唐昱還以為成少洵眼饞那輛軍牌的寶馬想要借過去開呢，不過成少洵的下一句話直接讓唐昱愣住了神，“蘇晴不見了？”　　“她不見了關我何……”正揉着肩膀的唐昱沒好氣的應了一句，話沒說完陡然反應過來成少洵說的名字，“蘇晴？你是說蘇晴了？開什麼玩笑，蘇晴怎麼會不見了？”　　抬頭看成少洵不似在和他開玩笑，心下一緊，“你快和我說說，怎麼回事兒，蘇晴好好的一個大活人怎麼會不見了？”　　成少洵嘆了口氣，“嗨，我到現在還納悶着不知道怎麼回事兒呢。那天一中的教導主任畢東育到我家送通知書，當時他和我爸說著說著就說起咱們市中考狀元舉家搬遷不知所終的事情，中考狀元可不就是蘇晴嗎，我當時就奇怪了，她怎麼會消失不見了？”　　頓了頓，細看了唐昱一眼，看沒什麼大反應這才又道，“我事後還特意去她住的地方看過，鄰居都說她一家在七月初就搬走了。她家就在城關區，我事後還特意讓我爸關照下邊的人問了一聲，不過什麼也沒有打聽到什麼消息。”　　唐昱愣了愣神，有些不敢相信的問道，“你小子是說蘇晴在七月份搬走了？而且不知道搬到什麼地方去了？”　　看成少洵不似開玩笑的點了點頭唐昱才意識到，成少洵不是在和他開玩笑，或許他說的是真的，蘇晴不見了！　　可是，蘇晴怎麼會不見了？她為何搬家？又搬到哪兒去了？為何竟然沒有一個招呼？想着，唐昱的臉上一下子垂了下來。　　唐昱對蘇晴的感覺很奇怪，前世之時唐昱不記得蘇晴高中是不是在東陵市上的，也不記得她有沒有搬過家。高中那會兒他恰逢家中變故，整個人都自閉起來不與外界接觸，對其他事情都是漠不關心的，自然不記得蘇晴是不是在一中上的高中。　　雖然他們兩個前世之時就是初中同學，不過唐昱真正與蘇晴的接觸還是在遼海大學的時候，他們兩個從大一第一次打工時候的遇到開始，一直到大學畢業都是好朋友。　　唐昱對蘇晴的感覺很奇怪，前世的時候這種感覺就很奇怪，這種奇怪的感覺一直帶到了這一世。　　前世之時，在大學唐昱與蘇晴第一次重逢之後就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二人時常一塊做兼職一塊早跑一塊出去玩，蘇晴的六級還是在唐昱的輔導幫助下才考過去的！當時，唐昱舍裡邊的一干損友都猜測兩人之間遲早要爆發出“姦情”來。　　可是事實上，直到唐昱重生的前夜兩人都沒有發生過什麼超越友誼的事情。　　他們兩人之間的關係比一般的男女朋友要近的多，可是又沒有戀人之間的那種綺麗和浪漫，所以唐昱一直覺得兩人之間的感覺很是奇怪。　　話說，唐昱的初戀女友羅欣還是蘇晴給牽線介紹的，便在重生的前两天唐昱還在綿州和蘇晴喝悶酒。　　他重生而來聽到的第一句聲音是蘇晴，除了家裡人，見到的第一個熟悉的人也是蘇晴。　　或許兩人在一起的時候還不覺得什麼，可是不自然間，唐昱已經把前世兩人之間的那種關係不知不覺的加到了這一世還只有十五六歲的小姑娘的身上還不自知，此時突然聞得她舉家搬遷不知所終，唐昱的心裏邊驟然一空，那種空落落的感覺讓他的胸口禁不住有些發悶發堵。　　他不記得前世蘇晴有沒有搬過家，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自己重生而來的蝴蝶效應讓蘇晴消失了，更不確定日後還能不能見到她，禁不住有些苦悶。　　前世之時他便習慣了把心中的一切不爽向蘇晴傾訴，和羅欣分手的那一天也是蘇晴陪着他喝的天昏地暗酩酊大醉。　　唐昱的朋友不多，前世之時真正的朋友兩隻手就能數過來，成少洵是一個，毫無疑問，蘇晴也是一個，兩人之間朦朧的曖昧和沒有逾越過的那堵牆，在唐昱的記憶深處都刻下了深深的印記，這一世他或許存了什麼想法，或許沒有存什麼想法，不過若是重生而來反倒不能見到她，豈不是遺憾又不甘心？　　心中煩悶，頭腦卻愈加的清醒，唐昱也不關管旁邊一臉擔憂相的成少洵，自顧自的榻坐在沙发上皺起眉頭，仔細的想了想，回憶着前世的種種，驀然想起，前世的時候在大學碰到蘇晴，她似乎不是東陵市同鄉會的人，自己雖然因為種種原因而幾乎不參与同鄉會的活動，不過也從來沒有見蘇晴去過。　　或許，或許前世之時她的高中就不在東陵市上的吧。唐昱只能在心中這樣默默的安慰着自己，卻也打定主意，要好好的查查看看能不能查到蛛絲馬跡。　　他記得上次中考的時候見到過一次蘇晴的爸爸，滿身都是軍人的氣質，或許是因為她爸爸的工作調動吧，或許可以通過市裡邊讓他爸打聽一下。　　一旁的成少洵看着唐昱急速變幻的臉色禁不住有些小擔心，他知道唐昱和蘇晴的關係一向不錯，所以知道了消息趕緊來通知唐昱，現在看唐昱失魂落魄的樣子，兩人之間的關係可不是一般的不錯呀。不過他此刻也只把這種想法壓在心裏邊，現在說出來可不就是添堵嗎。　　唐昱下樓買了幾罐啤酒，成少洵自告奮勇的要捨命陪君子，陪着唐昱開了幾罐，幾口下肚這小子就後悔起來。唐昱有着前世的歷練打底，幾瓶啤酒自然是小事一樁，成少洵雖然跟着他老子偶爾也會應酬的喝幾杯，不過比唐昱這種酒桌上泡出來的老油子就差遠了，想學着唐昱拿起瓶子對着吹，嘿，平日里兩瓶量不到的他，今天一瓶吹下去就兩眼亂晃，逞強又灌了一瓶便頭重腳輕的卧倒在沙发上打起了呼嚕，引得唐昱暗笑了兩聲。　　不過前世之時他知道這小子酒品不錯，酒量不大，不過每次喝醉了只要躺着睡一覺就和沒事兒人一樣，從沒見這小子鬧過酒瘋，也沒見他喝醉了吐過，唐昱可是記得，那時候不止一個人懷疑過這小子裝醉。　　給成家掛了個電話告訴一聲成少洵今天晚上住家裡邊，唐昱也開始安心的考慮一些事情，蘇晴不見了，可是一時半會他也打聽不出來，心中雖然苦悶，幾罐啤酒下肚，頭腦卻越發的清醒起來。這時候，第一個要考慮的自然是他最為上心的VCD項目。　　安��那邊的事情基本已經談妥，除了斯高柏那邊要支付的研發芯片的費用之外，VCD項目等於唐昱已經完全的談下來並且接手了，若是不出什麼重大的意外，正式的交接之後，八月份就可以開始進入研發，若是順利的話，或許姜萬勐在今年之內就能夠把VCD研發成功。不過現在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考慮，例如恆達电子研究所至今還沒有落戶的地方。　　第二個要考慮的就是百聆的問題，百聆與區裡邊已經基本談妥，至於姬長發那邊，想必吊了他這麼久這次回來很多事情也會容易很多。接手了百聆就要為其負責，不能讓它繼續的虧損下去，那麼，如何扭虧為盈這是唐昱需要考慮的問題。　　而且，一下子增加了百聆和VCD兩個項目，恆達原本的人就顯得捉襟見肘，這時候自然就更加的不夠用了，還需要招聘大量的人員。　　电子研究所方面倒是好說，可以從現代集團那邊接手二十多個現成的研究人員，唐昱對這些研究人員開出的薪酬足夠高，待遇能達到他們在現代集團的一點五倍，若是加上兩邊的物價差折抵，差不多能達到那邊的待遇的兩倍，又逢上現代集團大規模的砍掉項目裁員，所以幾乎整個項目的原班人馬都被唐昱挖了過來，這個項目暫時不需要重新招聘人員。　　不過百聆那邊就不行了，唐昱仔細看過百聆那邊的資料，百聆內部現在也是問題重重需要整頓。　　因為姬長發個人更加重視生產的緣故，百聆內部的高管大都是長於生產的人，而對於銷售等等其他事情，整個廠子裡邊幾乎無人精通。而且鳳城區政府這幾年對百聆也是指手畫腳，往裡邊安插了不少肥頭大耳只拿錢不干事的人。　　所以，百聆還需要招聘不少人，尤其是擅長做市場的營銷精英。也需要解僱不少“大爺”，若是其他人處理這些當大爺們或許還有些顧忌，不過恆達有着沈睿鴻的背景，想必沒有人會這麼不識趣的去死磕。　　另一方面，VCD項目的研究資金唐昱也不想完全的佔用方家的援助。　　畢竟，到時候若是VCD的利潤显示出來，數百億的市場前景暴露到眼前，不是人人都能抵禦那樣的誘惑的，到時候若是某些小人作踐，那就有些不好說話了。萬一到時候方家有些人跳出來亂嚷嚷，會讓雙方都不好做人。　　所以，唐昱對方建銘的借款都會支付一定的利息，而且他計劃讓他小叔也在电子研究所裡邊佔一成的股份，研究經費由他小叔也分擔一部分，或許鳳城區政府也可以幫着解決一部分。　　當然。這件事暫時還只在唐昱的腦海中考慮，還沒有和他二叔談起，唐天浩資金再緊張，想來若是唐昱開口要他預留一兩千萬的現金還是不成問題的，地產開發只要撬動了整個項目，幾乎不需要佔用開發商的現金。　　唐天浩在東陵市也算背景深厚，有蘇慕儒的虎皮扯着，婊子作風的銀行自然對他是大開方便之門，所以他整個開發商自然混的如魚得水，雖然沒有拉虎皮扯大旗的玩什麼東西，不過這些體制合乎規矩的便宜該占還是要佔的，所以他或許可以提供一部分的資金。　　至於恆達电子研究所，唐昱想着暫時或許可以放在百聆那邊，百聆裡邊原先就有個技術研究中心，不過規模不大而且不受重視而已，唐昱現在沒有時間也沒有錢，自然是那委屈VCD項目放在百聆那邊了，這個倒是好解決，實在不行讓他小叔墊付資金給建造一個就好。　　不過百聆那邊招聘人員是勢在必行了，百聆一天不走上正軌就要持續的虧損一天，接手之後唐昱自然就多一絲麻煩，所以自然要儘快的招聘和銷售和企管方面的人才，百聆的管理層過於混亂，負責生產的和技術的暫時不需要招聘，不過負責市場、廣告策劃、財務等方面都需要重新招聘。　　按照唐昱的意思，招聘或許可以從現在就籌備了，雖然談判最後的條款還沒有完全敲定下來，不過他們接手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情，提前籌備自然會更好，能早一日讓廠子的生產和銷售走上正軌，便能少一些虧損儘快的扭虧為盈。

# 第七十五章 提點老爸

　　晚上唐天鴻和張雅惠一起回來，唐昱趕緊親熱討好的叫了聲老媽。　　話說，他老媽張雅惠現在也是水漲船高，唐天鴻失勢的時候，張雅惠的廠子因為種種原因而關停，人只能閑在家裡邊無所事事，現在唐天鴻一下子跳到了政府秘書長的位子上，她這個秘書長夫人的待遇自然就水漲船高起來。　　而且，很多事情自然不需要他親自去辦就會有人找着門辦好，而且讓你想推辭也推辭不了。　　這不，蘇慕儒四月份回到東陵的時候，鼻子不錯的人已經知道該怎麼做事兒，張雅惠因為自身“種種過硬的素質”而被“慧眼識人”的衛生局以借調的名義從要倒閉的國營小廠調過去進去，現在才過去兩個月多一點的時間已經有了正式的編製。　　唐天鴻骨子里還是有些書生意氣，一貫不喜歡以權謀私的事情，不過這種事情他也不好多說什麼，人家衛生局也沒有把什麼事情求到他的頭上，總不好人家熱臉貼上來回個冷屁股，而且他們這個級別對這種事情也有了一套慣例，他若是不想日後在體制中處處艱難寸步難行，也不好過於獨行特立。　　唐昱回來之前也沒有通知家裡邊，唐天鴻和張雅惠還以為他現在還在安��那邊玩呢，兩人一進來看到家裡邊橫七豎八的啤酒瓶還有癱在沙发上邊的成少洵還嚇了一跳，直到還在廚房裡邊忙活的唐昱探出了半邊身子他們兩個這才知道是唐昱回來了。　　張雅惠面上先是一喜，轉而一黑，虎着臉過去一把擰住唐昱的耳朵，“你還知道回來呀，說說，你走了幾天了，走的時候還說一天一個電話呢，這都幾天沒打了？走了倒好，不說一天一個，便是三天一個也不夠。你自己說說，這都幾天沒打了？”　　唐昱趕忙腆着臉求饒，又向他老爸那邊求救，他那幾天正忙着弄VCD項目的事情，倒是一時把給家裡邊打電話的事情忘了，惹的張雅惠大發雌威。　　唐天鴻也不搭理他，免得惹火燒身，站在一旁笑看他被張雅惠擰着耳朵的樣子，對他求助的眼神無動於衷，倒是尋着香氣看到了廚房裡邊做好的幾個家常菜，理科食指大動，指着廚房對張雅惠道，“我說這小子今天怎麼捨得下廚了，原來是有着這層意思啊，感情是想着吃人的嘴軟，恩，你可小看你媽了，別以為就你那兩下子能把你媽給收買了。”　　看看唐昱拖拉着的臉，忍不住的笑道，“得，你們娘倆繼續交流，你媽這幾天可是積累了不少的怨氣，我先去享受大餐了。你小子難得動一次手，我可得好好嘗嘗。”說著也不理一臉求饒像的唐昱，起身擠進了廚房。　　張雅惠倒是知道，前幾年自己工作忙沒時間做飯，午飯都是這爺倆自己解決的，也知道自己兒子的手藝比唐天鴻強，不過她也少嘗唐昱的菜，以往她在家的時候唐昱可從來不會下廚，“還真是準備賄賂你媽呀，你老媽我吃一次你做的飯可不容易啊，讓我想想，讓我想想，上了初三就沒見你進過廚房了。”　　說著也放開了唐昱的耳朵，進去幫着把炒好的菜拿出來，臨了還不忘威脅唐昱一句，“你可不要以為賄賂一頓飯就完事了，要是不好吃不能讓你老媽我滿意……”　　唐昱趕忙堵住話頭，“對英明神武的老媽自然不能這樣。”說著指了指不遠的沙发上邊的一大堆的東西，“那可是你兒子特意在安��給你挑選的禮物，花了不少錢呢。我手上臟，老媽你自己拆開看吧，看看兒子是多麼的孝敬你。”說完進去廚房幫他老爸把菜拿出來。　　對於他老媽的強悍唐昱是深有體會，這個時候自然要明智的凡事遷就她哄着她，否則他自己就有苦頭吃了，單單那揪耳朵的九陰白骨爪就是爐火純青，絕對能讓你體會到270度得激情旋轉。　　為了平息老媽的怨氣，唐昱今天在菜上邊可是花了一番工夫的，雖然只是六個家常菜，不過也燒的有滋有味，看着就讓人食指大動，唐天鴻詫異的瞅了一眼，“行啊小昱，啥時候長進了？還以為這麼長時間沒做飯手藝退步了呢，以後倒是不愁你養活不了家，出去開個飯館就成了，這菜。”說著轉頭看了張雅惠一眼，“可比你媽燒的強多了，要不，以後咱家的飯就你做得了。”　　張雅惠看了唐昱花了心思買的一大堆禮物已經喜上眉梢，不過轉身又虎起了臉，聽唐天鴻這麼說，不信的拿起筷子嘗了一口，嚼着嚼着臉上也露出詫異之色，暗道，確實比她燒的強，“小昱，不會是在外邊的菜館打包回來糊弄我和你爸的吧。”不過想想廚房裡的那一攤子的東西，菜裡邊的青椒和西紅柿還是早晨她剛剛買的。　　唐昱受打擊般的揚了揚頭，“老媽，你這麼說可是太打擊我的熱情了，為了孝敬您，我可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做好了這一桌子的菜，您着可是一句話就完全的抹煞了我的勞動成果啊，還準備以後多孝敬你們幾次。”　　頓一下，又得意的揚起頭，“我這做菜本領可是沒的說的，在沈伯伯家便是鄭伯母都誇的。”　　“看把你能的！”臉上倒是一臉笑意，也沒有再提唐昱沒打電話的事情。吃完了又似乎想起了什麼，“對了，我怎麼把這茬給忘了，有件事兒差點忘了和你說了，你走了三四天吧，你們初中班的班長，就是你病了來看你的那個漂亮的小女孩，她來家裡邊找過你了。”　　“蘇晴？”一聽有蘇晴的消息，唐昱立馬豎起了耳朵。　　“對對對，就是叫蘇晴。小姑娘人家來找你，那時候你已經到安��了，我只能告訴人家你去旅遊了，哦，人家還說她爸因為工作的調動，她高中就不在這兒上了。”　　“不在這兒上高中？老媽你有沒有問問她要搬家到哪兒，有沒有讓她給留給地址什麼的？”　　張雅惠一拍腦袋，“你不說我倒是還忘了，我當時也忘了問人家了。”看唐昱一臉失望相，張雅惠滿臉狐疑的道，“小昱，你們兩個，沒有，沒有那啥吧，你現在可還小着呢。”　　“媽，看你想哪兒去了，你兒子是那樣的人嗎？還不興有好朋友啊，不興有純潔的男女關係啊，老爸你說是吧。”　　看戰火燒身，唐天鴻趕緊把頭扭到一邊，裝作沒聽見。　　一家子吃完了飯，張雅惠起身去收拾桌子，唐昱和老爸又擺開圍棋。　　隨意的說著事情，不幾句唐昱又引上正題，說起他和沈睿鴻說的事情。　　“爸，這次在沈伯伯家裡，沈伯伯說起了政府資產拍賣的事情。”唐昱還準備解釋兩句，唐天鴻就接上了口，“消息早傳下來了，咱們東陵市又成了急先鋒嘛。四月份的陳松威案已經把我們架在火上邊烤了，現在讓東陵市做試點，這又要把我們推到風口浪尖上邊。做得好沒功勞，做的壞那也招人記恨，省裡邊說全省要到94年才能全面開始，暫時只有我們東陵市一個試點市。嘿，這種事情，你對官面上也知道不少，成天跟着你二叔打轉，估計他們那裡邊的道道你也知道不少，這裏邊的水，深不見底啊。”　　轉而又道，“政府資產拍賣嗎，全國推行的政策，我也看了點資料，深圳那邊等大城市搞的如火如荼，就是不知道遼海怎麼挑上了我們東陵，這呀，還是有些人……”說著頓住了話頭，沒有繼續往下說。　　唐昱暗嘆了一聲，老爸也是老機關了，雖然一直不得意，不過在底層打滾十餘年，對那裡邊的門門道道早就門清了，有些事情自然看的清楚，就像這種政府資產拍賣的事情，裡邊可能發生的貓膩早就心中有數。　　可惜的是，官場上的那些勾心斗角，他都不一定比自己擅長啊。　　“乾爸那邊指不定要把眉頭皺着什麼樣子，按照定例這種事情在官面上本來好做的緊，偏偏你們兩個都是水撥不進的主，估計東陵市裡邊記恨你們的商人可不少。”　　唐天鴻盯着唐昱使勁的看了兩眼，“有這麼說自己老子的嗎？”　　頓了頓，忽又笑道，“要比記恨，蔡明財對你和你二叔那才是真正的記恨，我和你乾爸頂多是擋了別人的財路，你和你二叔可是誑着人家把自己口袋裡邊的錢掏出去了三億多，不記恨才怪。要是知道這件事情是你二叔故意算計他，而且是你在後邊出謀划策啊，不知道他要跳腳成什麼樣子。”　　唐昱心裏邊打個顫，蔡明財發家的底子不幹凈在東陵市是人盡皆知的事情，直到現在還和那些踩着線的團伙有着暗中的往來，若是真的知道是自己設計算計他，說不準真起了殺心也說不定，要知道他們兩個可是直接讓蔡明財的財產縮水了接近三分之一，還被吉隆拿了40％的股份，投入海南的三億，現在雖然賬面上還能值一億多，不過能賣出幾千萬就不錯了。　　不過遂又搖搖頭，暗道不可能。　　若是這種事情放在十幾年前的蔡明財身上指不定他真敢殺人，不過現在有了這麼大的家業，估計不到山窮水盡窮途末路的時候，類似於自己的這種身份的人他是不會去動那些見不得人的手段的。收拾沒身份的普通人和自己這種人，那可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對了，老爸，那個章家的吉隆集團來了東陵市之後有沒有什麼動靜？”　　唐天鴻搖了搖頭，“他們入主萬建一直挺安分的，安心的打理萬建的盤子，對以前在萬建被打壓的時候佔了便宜的小地產開發公司他們也是咄咄逼人，除了你二叔的綠都，餘下的現在大都又被萬建給擠壓的快沒有生存的空間。”　　又嘆了口氣，一臉憂心的道，“他們在東陵一直很少和你乾爸這邊聯繫，原先的時候和黃主任那邊也沒怎麼聯繫，最近卻忽然走動多了起來。”　　“老爸你又不是不知道，吉隆來東陵本來就是黃寶德牽頭搭線的，聯繫多一些自然也是正常，不過若是和最近上邊的政策聯繫起來，那可就不是什麼好兆頭？”　　“這話怎麼說？”唐天鴻的臉上一下認真起來，他是知道自家兒子的敏銳性的，不會隨意開口亂說。　　“嘿，老爸你和乾爸兩個人擋着他們發財的路子ban，沈伯伯那邊傳來的可不是什麼好消息啊。”　　唐天鴻眉頭一皺，微微想了想才道，“你是說，沈副書記說省裡邊有可能提前下派市委書記？這，這不可能吧？”　　“沈伯伯沒有直接這樣說，不過話里話外的意思，我猜着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了。章家等一些人已經開始在上邊上跳下竄的活動了。哦，對了，以後也不能稱呼沈伯伯叫副書記了，或許不久就要改一改了。”　　聽着前邊唐天鴻眉頭還是皺着，不過後邊一句卻眉眼一亮，“沈副書記要上省長了？”　　唐昱笑了笑，“聽沈伯伯的意思是已經定下了來，省裡邊現在的工作已經在逐漸的往他手上轉移，具體上省長，正式的文件或許要晚一些。”　　……

# 第七十六章 小叔

　　第二天一大早成少洵也就被他老子派過來的司機接走了。　　唐天鴻早起未吃飯就匆匆趕去政府那邊，他急於把剛剛從唐昱那邊得到的消息告訴蘇慕儒以便商量對策，臨走時才似乎想起了什麼，拍拍腦袋告訴唐昱，“昨兒個忘了和你說了，你小叔前两天從北京回來了。”說完就上班去了。　　小叔？聽到老爸說起這個稱呼，唐昱腦中冒出的第一印象就是那副厚厚的書生眼鏡片兒，具體的容貌卻是怎麼也回憶不起來。　　說來，唐昱父親這一輩的三兄弟在東陵市都算是有頭有臉排的上號的人物。　　唐天鴻和唐天浩就不必說了，一個是市裡邊當紅的政府秘書長，市長蘇慕儒最信任的人，一個是年紀輕輕就獨自打拚下數千萬家產的成功商人。都算是成功人士了。至於老三唐天宇也不簡單，他是東陵市為數不多的幾個上了清華的人之一。東陵市教育落後，能考上清華的，那是屈指可數了。　　唐昱前世之時對這個小叔的印象不深，在他還沒有上初中的時候唐天宇就已經上了清華，之後兩人見面的時間很少。　　之後唐天宇從清華大學計算機專業碩士畢業后，卻恰好是唐家變故之後。　　那時候，因為唐家在東陵市失勢，他也受到很多人的排擠，不得已之下只得出國，之後再也沒有回來過。所以唐昱很少和這個被稱為天才少年的小叔見過面，自然印象也就不怎麼深了。倒是記得，他出國之後賺的不少錢都郵寄回來幫二叔還債，唐天浩才得以出獄。　　唐天宇大約只比唐昱大七八歲的樣子，兩人見面不多，聯繫也大多是電話，唐昱記憶中最深刻的就是小叔那副厚厚的黑邊框的眼鏡了，仔細想想，容貌都記得不是很清晰。　　原本想着，吃完早飯之後要去看看小叔的，不過想着二叔這會兒或許也忙着，還是晚上過去找靠譜。他二叔家裡邊寬敞，所以小叔回來之後是住在那邊的。　　吃完早飯張雅惠收拾了東西也上班去了，衛生局給她的位子不錯，現在整個人也透着一股子的意氣風發的味道，比起前世因為操勞，不到五十就如六十般的蒼老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這自然也讓唐昱由衷的高興，感嘆自己沒有白活這第二遭。　　坐在家中，無聊的翻了幾頁大部頭，總覺得心裏邊煩煩悶悶看不進去，拿出圍棋一個人打譜也心煩意躁的，腦袋裡邊時不時的冒出蘇晴的影子。　　唐昱這才意識到，兩人之間雖然一直平淡如水，可是在不知不覺間，她早已經深深的印在了自己的心裏邊，那份從前世帶過來的牽挂在這一世卻無處寄託，對於他這個重生者來說自然也是個不小的打擊。　　不知為何，想着蘇晴，唐昱的腦海裡邊忽然冒出陳怡的影子來，想着那個後世只是琉金殿堂一臉冰霜的修長美腿，忽然想到，既然蘇晴和陳怡的關係那麼好，或許臨走時和她說了一些什麼也說不定，她或許知道一些蘇晴搬家的信息。　　想到這兒，唐昱的心中驀然激動起來，起身下樓。　　方建銘送他的寶馬昨兒個剛剛開回來，還沒來得及送去恆達，現在正好開着過去。　　到了老街的時候遠遠的把車停下，唐昱最近常和楊涵寧一起去老街，楊涵寧碰到熟人打招呼，街坊鄰居自然也就有不少知道唐昱的，他開着寶馬過去太扎眼，唐昱也不想影響到楊涵寧。　　在衚衕口恰好看到買水果回來的陳怡，一如既往的素麵朝天不着一絲粉黛，臉上也看不出一絲笑容，不負冰山美人的盛名，不過冰冷之中透出來的清麗依然是那般的引人注目，唐昱暗道，這樣的容顏，也怪不得蔡冠宗這個萬建的太子爺都着迷不已，唐昱都聽到後邊一溜的青皮小流氓的口哨聲。心中倒是感嘆，老街還真是個出美女的地方。　　陳怡在看到唐昱的時候顯然也聽到後邊的口哨聲，見唐昱對後邊一溜的尾巴側目不已，忍不住小臉有些發紅，啐了一句“無聊”。　　陳怡初次見到唐昱，唐昱給她的印象便是盯着她一動不動的那一臉豬哥相（天知道唐昱當時正在回憶前世的事情，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這個印象直到唐昱幫了她家裡邊之後也沒有改觀，對他總是透着一絲距離感。　　以往她對唐昱都是不太搭理，這次倒是先開口打了招呼，一時之間讓唐昱竟有些受寵若驚的感覺，接過陳怡遞過來的水果，心道這冰山美女什麼時候轉了性子，不過也沒心思想別的，隨便招呼了幾句便心急火燎的直接開口問起了蘇晴的事情。　　見唐昱問起，陳怡也是一臉詫異，“這件事兒你不知道嗎？蘇晴她爸爸因為工作的關係要到別的地方，所以她舉家搬出東陵了。”頓了頓，“我還以為你知道這件事呢。”　　唐昱自然知道這件事兒，“我也知道蘇晴搬家了，可是不知道搬到什麼地方了，蘇晴臨走時沒和你說起嗎？她走之前曾經到我家找過我，不過那時候我恰好到安��去了錯過了見面，昨天回來的時候她已經走了。”　　陳怡也搖了搖頭，“我也不知道她搬到哪兒去了，之前我問過她搬家的地址，想着日後或許要寫信給她的，不過連她自己都不知道要搬到什麼地方去，似乎，似乎，唉，總之就是她自己都不知道要搬到什麼地方就對了，我也只知道不在遼海省。”　　蘇晴自己都不知道要搬家的地方？這是什麼邏輯，家裡邊搬家，總不會不告訴她搬家的地址吧？這卻是好生詭異。　　這樣想着，唐昱卻驀然想起，以前雖然沒有問起過蘇晴她爸爸是干什麼的，不過在家裡邊見到過幾幅身着軍裝的照片，上次中考之時見到她爸爸，那身上的舉動間也是充滿着軍人的氣息。唐昱心中一震，心道，或許她爸爸的工作具有保密性質不便多透露吧。暗自嘆息一聲，也沒有多想，問過之後和陳怡打了招呼就要離去。　　看唐昱一臉失望相的轉身要走，陳怡忍不住的開口叫住他，“你，你等一下……”　　見唐昱轉身一臉詫異的看着自己，詫異面色不自然的紅了一下，臉上猶豫了一下還是開口道，“小晴她臨走時曾經和我說起道，她，她三年後也許，也許會去遼海大學的。”　　遼海大學？蘇晴三年後會去遼海大學？　　聽到陳怡的話，唐昱心中驟然一喜，原來她還是給自己留下線索啊。　　再想到前世之時在遼大碰到蘇晴，那或許也不是偶然，也許前世之時她便在初中之後離開了東陵吧，並不是自己重生而來的蝴蝶效應讓她搬家的。　　唐昱之前一直在懷疑，畢竟，他重生而來讓不少事情都發生了改變，雖然很多事情大的地方沒變，不過也被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了不少，小的自不必說，便是海南樓市調控這種國家層面的事情也被他影響的比前世提前了整整一個月，而這次在安��碰到姜萬勐，似乎也和前世歷史上的萬燕不太相似。　　這種似是而非的歷史軌跡總讓他擔心，是不是因為自己的重生引起的蝴蝶效應才導致蘇晴不見了。不過現在看來似乎並非如此，三年後蘇晴依然如前世那般出現在遼海大學……　　總之現在有線索便好，雖然或許要有三年不能不見面，不過……　　唐昱正皺着眉頭想着，忽然聽到裡邊一個女人的聲音，“是小昱吧，怎麼來了站在外邊不進來家裡，小怡這孩子，也不知道邀請人進來。”說著走過來叫唐昱進去，屋子裡邊隱隱傳來男人“舒蘭，誰呢？”略覺有些耳熟的聲音讓唐昱微微詫異，不知道是誰在她家裡邊，自己這一世在老街的熟人可不多。　　進門是聽到幾聲棋子落盤的聲音，進門一看才發現，一屋子裡邊可都是熟人，沒一個不認識的。　　“小昱？你怎麼過這邊來了？可不知道你在這兒也有熟人啊！”下棋中的一個二十餘歲的年輕人抬頭看到唐昱一臉詫異的道。　　“小叔？”　　一如記憶中的那副大邊框的低檔眼鏡，驀然看到小叔出現在陳怡家裡邊，唐昱也是一臉驚喜。　　算來，他與唐天宇之間也有十多年沒有見過面了，前世之時自從唐天宇出了國之後就沒有回來過，與家裡邊也只有電話聯繫。　　唐昱前世之時與這個見面不多的小叔通過不多的幾次電話，不過對小叔卻尤為感激，他二叔當年欠下銀行二百多萬的錢款還不清，其中大半都是唐天宇出國之後匯回來的，唐昱上大學那會兒家裡邊還是在他的接濟之下才慢慢緩過氣來。　　唐昱不知道他小叔在國外的工作是做什麼，不過即便是清華的高材生，沒有機遇想要在兩三年之內賺到百餘萬的錢款實屬不易，而且遠走美國之後依然不忘家中，絕大部分錢款都寄回來幫二叔出獄，也幫助自己家中，所以唐昱對這個小叔一直心存感激，心存敬佩。在唐昱的記憶中，直到他三十多歲重生之時他小叔還沒有成家，想來也有整個的影響。　　當然，一家人之間自然沒有那麼多俗套。　　忍了忍眼角的酸澀，唐昱趕忙找了個話頭，儘力讓自己的語調正常起來，“我爸早晨和我說你回東陵了，還準備打電話找二叔問問呢。”　　不敢看那張十多年未見的臉孔，應了幾句趕忙轉向對坐的另一個下棋人，“小叔也認識岑老師？”　　轉而卻想到，自己這句話可問的多餘了，小叔少年之時就拜岑培倫為師，之後出了國依然念念不忘，每次打電話必然托他們問候。唐天鴻認識岑培倫還是因為唐天宇的原因，後來唐家落魄岑培倫願意幫助，估計也有着與唐天宇之間的師徒情分在。　　幸好唐天宇沒有多懷疑，“小昱你認識岑老師？”　　那邊的劉舒蘭笑道，“感情你們都認識啊？原來小昱還是岑老師學生的侄子呀。”　　她和唐天宇第一次見面，也不是很熟，轉而對一旁正詫異的盯着唐昱的楊涵寧的父親道，“老楊，這就是上次和你說的小怡的同學，就是幫了我家大忙的那個。”說著一臉笑意的端着一盤陳怡剛剛買的果子給大家遞過來，特意給唐昱撿了個大的。　　楊岐山也滿臉驚異的看了看唐昱，他自然是認識唐昱的，上次人家頭也不回的給了他十幾萬至今還讓他心有餘悸，要不是知道他的身份，楊岐山指不定要懷疑他的企圖，倒是不知道，之前幫了陳怡一家的人依然是這個少年人。　　“舒蘭，我和小昱認識的可比你早，不用你介紹的。”說著轉頭看了看下棋的人，“怎麼？小昱還認識岑老師？”

# 第七十七章 岑培倫

　　看岑培倫拿着旗子也是一臉詫異的看着自己，唐昱笑道，“岑老師自然是認識的，以前還在少年宮和岑老師學過棋的，想來是岑老師不記得了。”　　唐天宇恍然道，“你小子以前也是和岑老師學過棋，我倒是把這事兒給忘了。”轉而對岑培倫到，“岑老師，這是我大哥家的孩子，唐昱，以前和您學過下棋的。”　　他這麼一說岑培倫自然恍然，皺着眉頭想了想，唐昱他記不起來，不過唐天鴻他還是比較熟悉的。　　以前唐天鴻在黨史研究室坐冷板凳的時候可沒少來找他鑽研棋藝，現在坐上了政府秘書長的位置，市台的新聞也經常給個側臉，這麼一想，倒是看着唐昱又有幾分熟悉感，不過對於教唐昱學棋卻沒甚印象。又仔細的盯着唐昱看了兩眼，拍了拍腦袋，恍然道，“是最近常跟着岐山家丫頭後邊的那小子吧，我說剛剛看着怎麼熟悉來着。”　　說完又對楊岐山道，“以前見他和你家大丫頭在衚衕口，還詫異來着，感情你們早就認識了呀。”　　唐昱接口道，“涵寧姐在我姐家的公司裡邊工作，所以才認識的。”見他們都好奇的盯過來，又小心的解釋道，“我姐家的公司，我常去玩。”　　岑培倫一雙眼睛眼睛甚是毒辣，唐昱可不敢露出什麼馬腳，楊岐山他卻是看一眼都心虛。他最近才和楊涵寧發生了關係，碰到人家老爸自然有些心虛，還好楊涵寧還留在省城處理一些事情沒有跟着一起回來，要不更要露出馬腳來了。　　唐天宇對宋宛如的事情只是從唐天浩那邊知道一些，不甚了解，不過他也知道這個時候不好多問，臉上一副瞭然於心的樣子。　　要說岑培倫，那在東陵市裡邊也是個傳奇式的人物，無論是官場上還是文人又或是市井之中，知道他的人都不在少數。　　早年的時候岑培倫在東陵市的官場上邊有個招呼叫做筆杆子，說的是他的文章寫的好。至於說他的經歷，那可謂是成也文章敗也文章。　　79年那會兒，只是一個山村市井小青年的他因為靠着知青在他家留下的書自學成材而發表了一篇文章成名，他當時雖然年輕，不過下筆的格局很高，差不多上升到國家政策的層面。　　話說，當年那篇文章引起的轟動可不小，裡邊的諸多闡述對鄧公對外開放的一些想法把握的很到位，在當時的輿論洪流之中也算是獨樹一幟，最後文章還在有心人的授意之下上了黨報，他本人也因為這篇文章而被人賞識，從一個市井之中無權無勢的文化小青年進入市委工作，筆杆子的名號也是那時候叫起來的。　　進入市裡邊后，他先後曾在市委秘書一科二科三科四科都任過職，坎坎坷坷，仕途也不是一帆風順，可謂是起起伏伏波瀾不斷，不過大體還是一直在向上走着，也有一些人在關照着。　　這說的是他走上仕途是因為手裡邊的筆杆子，至於說敗也文章說的還是他手裡邊的筆杆子。　　那大約是91年12月那會兒，一向被稱為老大哥的蘇聯解體了（具體時間是25號），當時此事在國內可是引起了了不得的轟動，全國上下由此還爆發了一輪、大辯論。　　而在蘇聯解體之前一個月的時候，岑培倫就曾經署名發表過一篇“警惕紅色蘇聯改革出現的若干問題”的文章，裡邊就提到蘇聯改革出現的很多矛盾和問題，讓國內要注意警惕和反思，並作出自己的預測，認為蘇聯也許要不了多久就要全面崩盤了。　　當時國內也有着兩種思想在進行激烈的碰撞和辯論，岑培倫的這種“消極”的思想不佔據主流，還被認為是污衊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當時這件事情在某些人的推手之下，提高了政治上的高度。那時候市裡邊都對他作出了停止反省的決定，讓他在家裡邊好好反思思想上的傾向性錯誤。　　當時岑培倫服從安排回家反省，可是拒不認錯。　　兩個月後，蘇聯果真如他預料的那般解體，眾人在驚詫的同時不由又想起了他當初的那篇文章，那裡邊的描述，着實狠狠的打了那些對他落井下石之人一巴掌，作出對他停職處理的一個市委副書記還在會議上邊做了檢討。　　當時市裡邊甚至出現了提拔他到市委副秘書長的聲音，那時候他的級別還只是個副處，想來市裡邊當時也有意解決他的處級編製。　　嘿，讓人預料不到的是，岑培倫還看不上這個職位，不願意回市裡邊工作，他本人也就此淡出東陵市官場，自請進入了市文化局任了個閑職，整天和東陵市的歷史古迹打交道，下棋喝茶，好不自在，倒是和市井中人打成一片，而且在東陵的文人圈子裡邊也有不小的影響力。　　92年在鄧公南巡之際，他還曾經發表過兩篇不署名的文章，一篇是“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另一篇“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　　在鄧公沒有明確態度之前，當時國內關於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的爭論還處在主流地位，這兩篇看似要終結意識形態爭論的文章又在第一時間招來一片明槍暗箭，即便他已經淡出了官場，依然有無數的磚塊砸了過來，也虧得他之前沒有署名，倒是南巡之後鄧公表明的態度與他的文章中的觀點暗暗氣和，又讓人不得不嘆服他眼光的老辣。　　在唐昱看來，岑培倫無疑是改革開放以來，對這個時代認識最深的人那一批人之一。　　無論是對於鄧公的了解或是對於中國整個國內社會的了解，岑培倫的見解都是極為深刻的，便是放眼整個國內及得上的人都不多，若是他願意下海經商，單單他的那份見解便足以保證穩賺不賠。　　不過他無意與這方面，只是在老街不遠的清凈處開了個清雲茶館，閑暇時與品茶之人殺上兩局，倒也是好不自在，倒是聽說他還在社科院裡邊還掛了個名，也不知是真是假。他本人是無意與名利，無意與官場的，對好些東西都看的不重。　　而且，岑培倫浸淫官場數十年，也是深得其中三昧，對官場上邊的了解，遠不是唐天鴻這樣的剛硬派又坐了十多年冷板凳的人能夠及得上的。領導，起碼要做到政績和個人效益的雙贏才是一個合格的“領導”，顯然，蘇慕儒和唐天鴻都達不到這個境界。　　至於說唐昱對岑培倫的了解，那還是因為前世他小叔的關係才熟悉起來的，唐天鴻在之前雖然與岑培倫是棋友，不過也談不上多深的交情，兩家之間真正的相熟卻是前世唐家在東陵失勢落魄之後。　　那時候他們一家子被人落井下石趕出了機關大院的住宅，一時之間竟落魄到無處容身的地步，最後只能住到了老街這樣接近於貧民窟的地方，記得當時還是岑培倫出面在老街找的地方。　　而且，前世那會兒，在家裡邊最窘迫的時候，也是岑培倫接濟他們，最後還在清雲茶館給岑培倫騰出了一小塊地方讓他擺棋局賺錢度日。　　也是從那時起唐昱才逐漸的了解到岑培倫的前塵往事，也正式的和岑培倫開始學棋。　　因為這層關係，唐昱的心裏邊對岑培倫更多的是敬重和感激。　　在他們家落魄的那段時日，家裡邊便是較近的親戚都不怎麼往來，視他們一家如瘟疫一般躲都來不及。那個時候，能對他們伸出援助之手的，反倒是岑培倫這個不相干的外人，不得不兩人感慨良多。　　也是因為那時候才十五六歲的唐昱就見識了那些勢力之人的惡俗嘴臉才對世事體悟良多。而對於那時候幫助過家裡邊，就像岑培倫這些人，唐昱會把他們永遠的深深刻在心中，便是重活一世他們沒有了幫助唐家的機會，唐昱依然不會忘記他們那時候的恩情，若是有機會，定然要還上這份前世欠下的大人情。　　想着這些，唐昱的心裏邊雜感頓生，也無心開口說話，站在一旁看他小叔和岑培倫下起棋來又覺得無趣的緊，卻聽楊岐山問起楊涵寧的事情，“小昱，涵寧那丫頭是不是還在安��呀，公司出差她走的急，臨了才給家裡邊打了個電話。”　　唐昱心虛的不敢看楊岐山的眼睛，“涵寧姐在綿州呢，安��那邊差不多完事兒了，宛如姐的公司在省城還有些事情，涵寧姐幫着做呢。”　　那邊的唐天宇抬了抬頭，“小昱，你們在安��看上了什麼項目弄這麼大的動靜？昨天和二哥一塊兒吃飯，被陶區長堵着問你們那邊的人啥時候能騰出手來，你們不會就是想着晾着人家陶區長吧。”　　“哪能呢，安��那邊是真的有大項目，在鳳城區的地界上，陶區長可是我們日後的父母官，哪敢晾着他呀，小叔你可別開我的玩笑，下次陶區長見了還不膈應我呀……”　　就這麼不自在的在屋裡邊獃著，倒是讓唐昱看出些門道來，楊岐山和劉舒蘭時不時的眉來眼去一下，看兩人的眉目之間，倒似是……　　唐昱暗暗搖了搖頭，暗道自己的思想什麼時候這麼邪惡了，總不能人家表現的略微親密些就懷疑人家有“姦情”吧。　　不過想想卻也不是什麼不可能的事情，陳怡的父親據說在她很小的時候就拋下她們母女兩個走了，楊涵寧的母親卻是在生她妹妹的時候難產而死，兩家離的也不遠，若說他們兩個之間有什麼事情，也不是不可能的。

# 第七十八章

　　岑培倫和唐天宇下的是快棋，不一會兒兩人就下完了。　　“老師的思維還是那麼敏捷呀。”　　岑培倫笑了兩聲，“到底比不得你們年輕人，再過兩年想贏你就沒有這麼容易了。”　　唐天宇是專程過來拜訪岑培倫的，每次回家必然要拜訪幾次，兩人下完棋，岑培倫還有些別的事情，唐天宇便叫上唐昱一起離開，出來老街的時候隱隱看到衚衕口有個人影一晃而過，矮胖的身形到有些像是杜大浩那小子。唐昱心裏暗道，這小子來這兒幹嘛來了？不過也沒有多想，跟着他小叔便出去了。　　除了老街，單手搭過唐昱的肩膀嘆息一聲，“家裡邊的事情都聽二哥說過了。”說著狠狠的拍了唐昱幾下，“你小子，還真有兩下子，不枉你小叔往常誇你聰明。”　　唐天宇說的家裡邊的事情自然是說海南房地產的事情，陳松威案估計也知道，這些事情，自家人之間自然不必瞞着。　　被小叔誇獎，唐昱趕緊謙虛兩句，臉上的得意勁兒倒是沒有裝起來。　　“說說，你們這次到安��那邊又是什麼項目？二哥可是和我說，宋女士的廠子都是你在打理的，收購那個電視機廠也是你的主意。你小子，以前倒是沒看出來是個做生意的料子，還以為你要走和我一樣的路子。”　　“小叔，你不是一向一心撲在書上邊不喜歡經商這些事情嗎？二叔和你說了好幾次你都是不屑一顧的樣子，現在怎麼想着來關心了？該不會是畢了業想經商吧。”　　“你小子，小叔也敢調侃了？”說著就要敲唐昱的腦袋，“原本還想把電腦給你的，現在改主意了，留着給二哥用吧。”　　“別呀，我認錯還不行啊。”唐昱摸着被敲到的腦袋，“小叔怎麼捨得給我買電腦了？那玩意兒可不便宜，不會是找二叔要的錢吧。”　　唐天宇笑罵了唐昱兩句，“你小叔就那麼不爭氣？”　　頓了頓，解釋道，“導師那邊有個項目，我們幾個師兄師弟也參与了項目的研發，導師不捨得給錢，就獎勵了一台電腦，以前二哥買的那個自然就給你用了。”　　唐昱故作嘆息，“原來是小叔不用了的淘汰貨呀，小叔不會是想拿二手貨糊弄我吧，你這個侄子就這麼不值錢呀。”　　“看把你能的，愛要不要，你二叔還想整一個放在家裡邊充門面呢。”頓了頓，“還沒說你在安��那邊的項目呢，在裡邊人多不好問，現在總該給我交交底了吧，我問了二哥，二哥說他也不太清楚，不過估摸着投資規模怎麼也在千萬以上。他可是說，你把方家的方建銘都給忽悠過去了。”　　唐昱笑着撫了撫腦袋，“小叔你在清華學的是計算機專業，估計對电子領域的事情多少知道點，我看上的這個項目，說實話，還真是撿了個大便宜，現在還在沾沾自喜呢。”　　得意的笑了兩聲，“小叔可是小看這個項目了，千萬隻是接手這個項目的價格，宛如姐和小叔一人出點力就過去了，後續的研究經費才是天文数字，幾百萬的進去估計只夠打個水漂，起碼要千萬級的資金量才能出成果，要不也不需要讓方建銘給忽悠過去，那可是財神爺。”　　“得，看把你小子能的，宋小姐放心吧事情交給你打理，你就不怕搞砸了呀。”　　不過聽到需要數千萬的研發投入還是有些詫異，“小昱，你說的千萬級資金量得研發投入，不會是開玩笑吧，數千萬呀，在國內也算是不小的手筆了。”　　唐昱接口道，“這個項目，其實關鍵還是一個思維上邊的轉變，小叔你學計算機，對於去年美國國際廣播電視技術展覽會上邊斯高柏的MPEG技術定然有印象吧？”　　唐天宇點頭道，“知道這個技術，是一種数字存貯媒體活動圖像及其伴音的編碼技術，導師曾經介紹過這項技術，不過似乎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前景吧，目前也沒有發現哪種成熟的电子產品在使用這項技術，怎麼，小昱你接手的項目和這個技術有關？”　　唐昱點點頭，“確實是和這個技術有關的，這個姜萬勐啊，確實是個天才式的人物，他當時從這項技術上邊，天馬行空跳躍般的想到了應用這個技術來開發出一種音響視聽產品，就是Video compact Disc。並且他從電視技術展覽會上邊回來之後就着手開始研究，並拉入斯高柏為合伙人，不過他的東家，也就是安��的現代集團的老總們魄力不夠，看到投入了幾百萬的研究經費卻沒有什麼實質性的產出，就對他們的研究所不滿意起來，而且斯高柏那邊也撤了資，恰好現代集團在大規模的縮減項目，電視技術研究所就被順理成章的砍掉了，倒是便宜我接手了這個項目。”　　“等等，小昱你是說他們投入了幾百萬都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嗎？看不到研發前景的技術你怎麼就這樣草率的接手了？而且，即便能研發出來，你能保證這種名為VCd產品的市場前景嗎？數千萬的投入呀，你……”　　感覺小叔的語氣有些急切起來，唐昱趕緊打斷，“小叔，VCD的市場前景是毋庸置疑的，這個項目的提出者姜萬勐做了一份詳細的市場調查，裡邊的各項數據我都考證過，基本沒有什麼大的投入，不過我仔細的分析過，這個項目的市場前景，遠遠的超出姜萬勐的預估。他做出的預估，在市場膨脹到巔峰的時候大約每年能有一百萬的市場份額，不過我仔細的分析過，或許遠遠的不止這些。”　　“你又不懂經商，怎麼知道自己的預測是否正確……”話未說完，突然想起唐天浩和他說的海南房地產的事情，那件事可是充分的證明了他超前的眼光和意識，或許自己這個打小聰明的侄子真的在商業上邊有天賦呢，這樣想着，不禁嘆了一口氣，忽然想起了什麼，轉而用英語道，“我倒要好好考考你，二哥說你把大哥家裡邊那些經濟學的大部頭都吃透了，開始的時候還是用來學英語的，讓小叔看看你的英語水平到底怎麼樣。”語速不快，顯然是怕唐昱聽不清楚。　　唐昱哈哈一笑，也用英語流利的道，“小叔你也太小看我了，好歹我也是唐家的，這聰明的天賦可是天生的，英語這玩意兒，別的不敢說，過你們那個四六級還是有把握的。就咱這口語水平，大學的不敢說，高中的英語老師絕對會羞憤死。”　　唐天宇驚訝一聲，“蠻標準的口語呀，不簡單，你小叔我當年在大學，那不標準的發音還被舍友嘲笑好久呢，為了糾正過來可沒少花功夫，現在這個導師還是因為當初找人家練口語而熟悉起來的，你小子，不簡單，不愧是咱唐家的人。”　　說話間兩人已經走到了唐昱放車的地方，看唐昱掏出車鑰匙唐天宇這才想起二哥唐天浩說過的話，眼前這輛牛X的寶馬大概就是方家給的謝禮吧，看唐昱熟練的開車上路，不禁口中嘖嘖稱奇。　　“怎麼樣，小叔要不要過過手癮？”　　“我？還是算了吧，你小叔可沒你這麼能，現在還沒拿駕照呢。對了，你繼續說你剛才那個項目。”　　唐昱把車開上路，忽然想起了什麼，“咱們到二叔家去吧，到了那邊一塊說，這個項目我還想讓二叔也參与進來呢，而且或許還需要小叔你的幫忙。”　　“我幫忙？我能幫什麼忙？你小叔我學的東西和這個可不大沾邊兒，估計幫不上你什麼忙。”　　唐昱道，“那可不一定，小叔你學計算機技術，那是清華的信息科學技術學院下設的學科，在那裡邊應該有相熟的老師之類，這個項目讓姜萬勐他們來或許花的時間要長一些，我們可以支付一定的費用，委託你們學校的某些導師代為開發一些東西，其實就是請你們的導師接私活，我們支付費用，開發出來的專利算是我們的。”　　唐天宇沉思了幾秒，“這個或許可以，學校裡邊導師帶着學生做私活是常事兒，我也常被導師叫去做苦力，不過這要看你們需要的是哪方面的技術研發了，也不是信息科學技術方面我們都能做研發，有些方面是我們不太擅長的，而且也需要看看也什麼規則上邊的抵觸，具體還需要看你們委託研究的項目。”　　唐昱苦笑一聲，“我又不搞技術，這個方面我還真沒底，主意還是剛剛看到小叔才想到的，回去可以讓你和姜萬勐商量一下，看看哪些輔助的技術可以委託你們進行研發。”　　……

# 第七十九章 唐天浩參股

　　唐天浩住的地方在鳳城區不算繁華的地方，不過一棟小洋樓在93年這會兒還是顯得很氣派的，唐昱他們過去的時候是唐天浩老婆過來開的門，個子不高，膚色微有些黑，小有姿色，不過也算不得很漂亮。　　“是小昱和天宇過來了呀，快進來吧，天浩剛剛回來在樓上呢，你們上去吧，我去準備飯菜。”唐昱親熱的叫了聲嬸子，打過招呼才換上拖鞋和唐天宇一起上樓去，他們在這兒算是自家人，也不用別人過來招呼。　　唐昱對於這個嬸子是很有好感的，當年他二叔下了獄，家裡邊值錢的東西都被搬了一空，房子也被銀行拍賣，家中的親戚更是避之如瘟疫，可是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她也沒有提出和唐天浩離婚，硬是一個人在外邊把孩子拉扯大。一直等到唐天浩出獄，她和唐天浩也算是患難夫妻了。　　那種時候，一個女人獨自拉扯孩子本就不易，還要忍受別人的冷眼和背後的風言，那時便是她改嫁了想來唐天浩和唐昱一家對她都不會怨恨，一個女人在那種情況下能做到那般地步，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唐天浩顯然是聽到樓下的聲音，在二樓露出半個頭來，看到唐昱他們兩個招手叫他們上去。　　“剛剛嫂子說你剛回來，二哥那生意就這麼忙活呀。”唐天宇老實不客氣的自個兒從冰箱里拿出飲料，也給唐昱拋了一罐。　　唐昱接過飲料四處瞅了瞅，不禁道，“妞妞呢？那纏人的小丫頭哪去了？今個兒咋沒見到往我身上纏，這倒奇了。”起開蓋子，隨口道，“二叔家裡邊真是腐敗，我媽和老爸嘮叨了好幾次要買冰箱，到現在還沒影兒呢。”　　“得得，就知道你小子沒好話，來這兒寒磣你二叔來了？把你在安��花的錢拿出來，怕不得買幾百台啊，堆個房子都綽綽有餘了。你要是想要趕明兒我就給你送一台過去，要是給人知道我大哥堂堂政府秘書長，家裡邊連個冰箱都沒有，那可是太�}人了。”　　頓了頓，“妞妞被她姥姥和姥爺接過去住幾天，丫頭太纏人，我這幾天忙，你嬸子也有些不方便，先送她姥姥家住幾天。”　　妞妞是唐天浩女兒的小名，今年才四歲大，小丫頭最是纏人。　　“對了，小昱，安��那邊的事情你還沒給我說呢，上次還是聽建銘提了兩嘴才知道動靜不小，要不還以為你小子想晾着區裡邊呢。你把建銘都給忽悠過去好幾天，弄的你二叔我也是心裏痒痒。”　　“二叔的綠都現在東陵也是掛的上號的，這會兒正吃的滿嘴流油呢，怎麼有暇抽身對我的項目感興趣起來？我可是聽說，蔡明財現在對你恨得是牙痒痒的呀。”　　唐天浩笑罵了唐昱兩句，“還滿嘴流油呢，你二叔我現在都煩死了，原本想着在海南那邊咱們的策劃能讓萬建傷筋動骨，能把蔡明財半死不活的吊著，嘿，人家轉頭就拉來了章家這頭大鱷，雖然說蔡明財自己利益要受些損失，不過好歹把萬建給保住了。你二叔我身板小，滿打滿算不過幾千萬的資金量，可不敢去碰觸人家這樣總資產上十億的地產巨鱷。”　　唐昱灌了兩口灌裝啤酒，“二叔，你這話說的可不厚道啊，蔡明財那可不是受了點損失，40％的股份，足夠他肉痛大半年了。”頓了頓，“二叔你從萬建身上剝下來的也不是一心半點吧，萬建之前抽身到海南就被你明着暗着剝了差不多一千萬，蔡明財在海南出了事忙着保他的天兆家園，郊區的那兩塊地和項目還不是被你壓着價拿走了？人家狠你牙痒痒的，那也是有原因的，單單郊區的那兩塊地就能給你省幾百萬，要是項目做的好，盈利前景也是很可觀的。”　　說起商業，唐天浩立馬精神起來，“小昱，上次你說的利用邊際效益來獲利，我之後找人仔細的研究過，總體來說沒有什麼問題，關鍵就是要迅速的把建好的樓盤賣出去，在短時間之內形成較大的人流規模，這樣掌握在我們手中的商業地產才能獲得更高的租金。這裏邊，還有一個平衡點的問題……”　　“得得，二叔你還是別說這個了，這些你找專業人士來，你侄子我負責出個點子就夠了。”看唐天浩一副要往下深談的樣子，唐昱趕忙揮手打斷，說實話，具體到細節上邊，他是不太擅長的。　　“二叔，我看你還是心裏邊有顧忌，是吧。”　　“你們兩個說什麼呢，我怎麼沒聽明白？二哥，該不會是小昱出了什麼賺錢的點子吧？邊際效益我也知道，不過用到房地產上邊，這倒是頭一遭聽說。”　　唐天浩摸了摸腦袋，“可不是小昱這小子出的注意，你別說，我後來仔細想了想，還真是個不錯的商業模式，也專門找專家求證過可行性，也從理論上證明了確實可行。不過說實話，還真的是心裏邊有些顧忌，畢竟是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要嘗試的話還需要自己從頭到尾完全等額創新，可能賺的盆滿缽滿，也可能一步走錯功虧一簣。這樣想着，心裏邊總有些毛毛的……”　　聽唐天浩這麼說，唐昱撲哧一笑，指了指不遠處擺着的一個精緻的算盤，“二叔你算盤倒是盤算的清楚，這項目，就算是失誤沒有做成功，說實話，也不會有什麼大的影響，只不過利潤低點而已。低價售房又不是賠本售房，我們也要把利潤點維持在5％到10％之間，便是後來的商業地產的增值不夠，也足以維持我們的成本了。二叔你呀，就算少賺點有什麼大不了的，那兩塊地上邊得的便宜，還不夠你樂啊。再說，現在萬建忙着市裡邊的天兆家園等幾個大項目，和市裡邊的地產開發公司斗的狗咬狗兩嘴毛，郊區和不繁華的地帶這會兒可沒人關注，正是大展身手的好時機，二叔你是瞻前顧后，不敢把身價全部壓上去吧。”　　唐天浩笑了笑，“你小子張了張口，一個邊際效益這個詞兒就把你二叔我折騰了整整一個月，還不興我瞻前顧后啊。”　　“說吧，二叔你是不是像把錢投到我的項目裡邊？你有多少閑錢？”　　唐天浩詫異了一聲，“這你都看出來了？”轉頭看唐昱一臉詭笑，趕忙打住話題，繼續往下說，“你能讓方建銘投，自家親二叔要投點錢你總不能不要吧。”　　“二叔你連項目都不清楚就敢往進去投錢？就這麼信任你侄子，不怕打了水漂？”　　“嘿，天塌了還有高個的頂着呢，宋小姐和方家小子都贊同的項目，賠了我也認了。再說，小昱你的眼光也不是蓋的，二叔在海南能相信你一次，現在自然能再相信一次，你倒是快給我說說，這是個什麼項目？”　　“得，小昱你還是別說了，你二叔我哪明白這些東西啊。”　　唐昱笑着剛解釋了兩句，一出口立馬讓唐天浩頭大如牛，便是MPEG他都聽不明白，涉及到專業術語的東西他就更不明白了，最後唐昱說和錄像機差不多的時候才算是有些明白。　　“這東西吧，按照我的預測，因為其廉價的碟片價格只有錄像帶的十分之一，遲早是要取代錄像機成為新一代的音響視聽產品的，市場規模，算了，現在預測還為時過早，總之二叔你投錢不會虧了就是了，原本過來就是找二叔化緣的，二叔手頭能擠出多少？”　　唐天浩笑罵了唐昱兩句，“就知道你小子過來沒按好心。”頓了頓，“我仔細的算了一下，郊區在建的那幾個樓盤，因為項目已經撬動，和銀行也處於蜜月期，暫時不需要大筆的資金投入，只需要佔用的資金就能讓項目運行。在扣除後續的宣傳和售樓費用等等，保留一定的流動資金，大約能擠出一千萬吧。怎麼樣，一千萬夠不夠？”　　唐昱苦笑道，“那是正在研發中的項目，若是運氣好興許有一千萬的投入就夠了，運氣不好，再有一千萬也白搭，方建銘那邊，估計還需要他投入幾千萬的。”頓了頓，“二叔這一千萬投進去，我可只給你10％的股份。”　　看唐天浩聽到10％忍不住拖拉下去的臉，唐昱忍不住又打擊幾句，“而且，這10％的股份還是受限制的股份，我們要保留回購的權利的。二叔你就知足吧，方建銘往裡邊前前後后或許要投入幾千萬的資金，他才能占股10％的。”　　唐天浩苦笑道，“你小子這麼空口一白話，你二叔我的一千萬就變成了一個還不見蹤影的項目的10％的股份，沒有人比你小子更黑了，可不帶這麼占自家人便宜的，建銘一向精明，這次這麼被你小子給忽悠的答應了下來，我看他呀，是鬼迷了心竅。說說吧，你二叔我現在好歹也是股東之一，股權配置從該說一下吧，項目前景你也說說，讓二叔心裏邊有個底。”　　“方哥鬼迷心竅，二叔你就不迷了？我那項目，現在可看不出來值一個億的。股權，方哥和你各佔10％，宛如姐那邊原本不要的，我強塞了20％，剩下的自然就都是你侄子我的了，不過為了避免麻煩，暫時法人和股權都掛在涵寧姐的名下。”　　“楊涵寧？”唐天浩不自覺的皺了一下眉頭，陳松威案之後他就察覺到自己這個侄子的心智不是一般的成熟，而且和楊涵寧之間似乎還有些什麼，那次眼睛眨也不眨的給人家丟了十多萬就能看得出來。他還記得，上次看到兩個人晚上住一個屋子來着。　　對於楊涵寧在陳松威案中所扮演的身份唐天浩自然知之甚詳，他是不希望兩人之間有些亂七八糟的事情的。　　唐天宇也好奇的問了一聲，“楊涵寧？小昱，我怎麼不知道你還有這麼個姐？”不過說完立馬就反應過來這個熟悉的名字，可不就是唐天浩和他提過的那個女人嗎，倒是不知道為何和小昱會有這麼深的牽扯。　　“二叔你就別管這些事了，我自己知道分寸的。”　　頓了頓，“至於這個項目的前景，現在說還為之過早，不過按照我的預測，這是能夠完全的替代錄像機的產品，或許，在市場發展的巔峰期能達到一年六百萬台以上的市場，按照每台三四千元的價格，二叔你可以自己計算一下是多大的市場。”　　說完也不管唐天浩和唐天宇二人驚異的張着的大嘴，“小昱，你不會是開玩笑吧？那豈不是有兩百多億的市場？會不會，你的預測過於樂觀了。”確實，幾百億的市場份額，足夠讓唐天浩目瞪口呆了，即便是之前就猜想自己這個侄子必有驚人之舉，不過那樣龐大的数字，還是把他嚇了一跳。　　唐昱把喝空的罐子放下，“或許吧，不過即便是只有十分之一的市場，那也是每年二十多億的市場啊，到時候我們擁有研發專利，就可以賺的盆滿坡滿了。”　　事實上，唐昱說的已經足夠的保守了，事實上，歷史上的VCD市場的巔峰時期，年銷量曾經達到一千兩百萬台的天文数字。　　不過，現在說出這個数字了顯然沒人能夠接受，便是自認為對VCD市場看的足夠清楚了解的足夠詳細預測的足夠樂觀的姜萬勐，估計也不認為能有這樣龐大的市場銷量，更不會想到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夠鑄就一個怎樣龐大的集團……

# 第八十章 剛哥

　　給唐天鴻辦公室掛了個電話告訴他自己晚上在二叔家吃飯，回頭唐昱就和唐天浩兩個把一千萬的研究經費給敲定下來，具體的10％的股份需要的手續等等那就是下邊的人的事情了。　　誑到了一千萬的唐昱顯然興奮無比，興緻一下高了起來，連着喝了兩罐冰鎮啤酒才想起事情來，“二叔，你以後就負責和和小叔聯繫清華那邊的事情吧，這個項目要想快點出成果，興許還需要請小叔系裡邊的老是做些私活幫忙研究，二叔你出面聯繫正好合適。”　　唐天浩笑罵了唐昱兩句，“得，感情八字還沒一撇呢就要把你二叔當苦力了？嘿，遇到苦着的事情就想到你二叔了，苦命人啊，虧我有什麼好事兒都想着你。”說著起身過去拿個盒子給唐昱遞過來，“拿，今天剛給你買的，看看咋樣？”　　“摩托羅拉？”唐昱打開盒子，無語的从里邊拿出那個所謂的大哥大。　　唐天浩笑了兩聲，“現在事情多了，有個電話以後在外邊聯繫也方便，省的有了事兒找不到你，天宇去了北京自己買。”頓了頓，“怎麼樣，還喜歡吧。連帶着選號，你二叔可是足足給你花了三萬塊，買的新型號。”　　唐昱不屑的撇了撇嘴，“二叔什麼時候把三萬塊也掛在嘴邊了提不休了，小叔送我一個電腦都不說什麼呢，二叔你倒是小氣起來，你說是吧小叔。”說著眼睛轉向唐天宇。　　說實話，唐昱對這種笨重的大哥大還真有些看不上不太樂意用，用慣了後世身態苗條功能強大的手機，這種磚頭塊在他眼中實在是垃圾般的存在，又笨拙又丑又重，通信質量還不好，打架時當武器倒是個好選擇。　　不過93年這會，想要通信方便，也只能將就着用磚頭塊了，倒是沒有再調侃。　　叔侄三個正在上邊談着，正問起他小叔在學校裡邊有沒有對象，把一貫自詡強大的唐天宇弄的臉上臊紅不已，九三年這會兒，對這事兒大家還是臉皮薄得很，唐天宇現實還不習慣唐昱用這樣的口氣說這種事兒，正臊着，忽又聽到下邊的門鈴聲，“嫂子好。”似是年齡不大的年輕男人，“聽說天宇回來了，我過來看看！”　　“剛子？你可稀客呀，你呀，就知道天宇回來你指定來，還尋思着什麼時候過來呢。”遞過一雙拖鞋，“天宇正和他二哥在樓上呢，自己上去吧，嫂子給你們做飯去。就不招呼你了。”　　唐天宇顯然聽出了聲音，“該是剛子這小子過來了，還想着這回這小子咋不過來呢。”說著趕緊從唐昱和唐天浩的“圍追堵截”中脫身，起身下了樓去，不大一會兒就傳來兩人的喧嘩和笑鬧聲，看樣子兩人的關係倒是不錯，就是不知道這個剛子是何許人。　　唐天浩看唐昱一臉的疑惑，笑着解釋道，“剛子，人不錯。以前和你小叔以前一塊玩到大的，所以一直跟着天宇一塊叫我二哥。他原先是老街那邊的人，小學初中高中都和你小叔一塊兒上的，後來高考沒考上就戳了學折騰，現在東河區開了家遊戲廳……”　　兩人正說著，那邊樓梯上兩個人已經冒了頭，唐天浩止住話頭往那邊打招呼，“剛子，你小子可稀客的緊，打天宇去了學校你可就少來家裡邊玩了，怎麼，還怕來了二哥不招待你？”　　那個叫剛子的青年趕緊笑了兩聲，神態間略顯拘謹，有些放不開的樣子，和剛剛樓下略顯豪放的笑聲可大不一樣，“二哥你大忙人一個，這不是怕過來給家裡邊添麻煩嗎，上次的事情還沒有謝二哥呢。”摸出兩根煙給唐天浩和唐昱遞過去，這才注意到唐昱面嫩，看起來不過十六七歲的樣子，心裏邊猶豫着不知道要不要遞，“昨天才聽說天宇回來，那邊忙了些事情，趕着今天才過來。”正猶豫着要不要抽回來給唐昱遞煙的手，唐昱已經笑着把煙接了過去。　　唐天浩接過香煙看了看，“吆，剛子都抽紅雙喜了，遊戲廳經營的不錯啊，你唐哥我現在還抽着咱東陵本地產的‘人民大會堂’，改天是不是要打土豪去。”看唐昱拿過煙也沒有說什麼。　　“唐哥可別寒磣我，你那是和天宇一樣不喜張揚，我那小打小鬧的哪能和二哥比。”　　唐昱細細的打量着這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個不矮，比現在的唐昱還高一截，遞煙的時候唐昱注意到，半袖露出的左臂上邊有一條十多厘米長的縫過的疤痕，一看就是砍刀砍過的刀疤無疑，額頭上也有一道三寸來長的刀疤，不細看不是很明顯，倒是平添了幾分剽悍之氣。　　紅雙喜93年的時候也要一百多一條，普通人家一般不抽這種煙。手裡邊提着的“磚頭塊”看着有些破舊，一個角有明顯的凹進去的痕迹，像是砸東西出來留下的痕迹。　　看着他眉宇間隱隱流露出的剽悍氣息，再想到唐天浩說他經營着一家遊戲廳，唐昱心下微微一轉，大致也就明白了這個剛子的身份，只怕即便不是街上混着的青皮之流，和道上也脫不了干係。　　九十年代那會兒，經營遊戲廳的老闆，少有幾個是底子乾淨的，大都是街面上的混子出身，經營那東西的，若是沒有些關係是罩不住的，三天兩頭生事的人，若是沒有硬茬子撐場子，碰上尋釁生事的就麻煩了，交保護費啥的都只是小意思……　　唐昱心中暗道，倒是不知道一貫中正平和頗有書生意氣的小叔如何能和這種人交上朋友，在唐昱前世的記憶里，小叔是屬於那種很傳統很正派的人物，和二叔經商練就出來的圓滑大不相同，應該不會認識這種街面上的人才是，而且唐昱的記憶中也沒有這個人的印象。　　剛子起身幫唐天浩點了煙又給自己點上，聽唐天鴻問起遊戲廳的事情，面上一虞，感嘆一聲，“這世道，越來越不好混了，還是天宇在清華讀書最有前途啊，說出去誰不豎大拇指，我那會兒不聽天宇勸在外邊瞎混瞎鬧騰，現在後悔了呀。”　　又嘆了口氣，“那遊戲廳現在雖然看着來錢，到底長久不了，而且也不是什麼正正經經的行當，說出去都不好聽，終究是個渣，現在每次回老街都得躲着，怕被人戳着脊梁骨，也省的被岑老師看到給上政治課。”　　感嘆一聲，抬眼看到了桌上的大哥大，剛子眼睛一亮，“二哥給天宇買的呀，摩托羅拉，好東西，可比我手裡這玩意兒強多了。”說著指了指手裡邊掉了漆的磚頭塊和上邊凹進去的地方，“上次和……，算了，不說那掃興的事兒。”　　唐天浩笑着搖頭道，“是給小昱買着玩的，天宇的到了北京自己買去。”頓了頓，“你呀，手重，以後悠着點，凡事不能太過火。”　　剛子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唐天浩口中的小昱就是眼前這個笑呵呵接了煙的少年，心下暗奇，不知道這事何許人也值得唐天浩花這麼大價錢。　　看他一臉疑惑，唐天宇解釋道，“我大哥家的孩子，唐昱，今年上一中。”　　“哦！原來是唐秘書長家的孩子，我說咋瞅着眼熟呢，以前跟着你一塊到老街那兒玩過吧，那會兒還是小不點呢，一轉眼都上一中了。”又轉頭對唐昱道，“小昱，別見外，我和你小叔是鐵子，你就當我是自家人，以後有什麼麻煩只管來找我。”這話才稍微流露出些符合身份的霸氣，倒是不知道二叔有何能耐能讓他如此拘謹，看他眉宇間的樣子，平日里應該不是這樣的作態才是。　　剛子恍然唐昱的身份，心下卻是詫異，不知道唐天浩為何給唐昱這麼個小孩買這麼貴重的東西，桌上那玩意兒的型號他前幾天還專門到郵局看過，加上選號，怕不得三萬塊出頭，當時他狠了狠心也沒捨得買下來，倒不想唐天浩給唐昱買着玩，自然極為詫異。便是唐昱的老子是政府秘書長，似乎也沒必要拿這麼貴重的東西出去招搖吧。　　唐昱倒是從“唐秘書長”這個稱呼聽出來，這個所謂的剛子應該和自家老子不熟，要不也不會叫唐天浩二哥，叫自己老子秘書長這麼正式的稱呼，而且他對自家應該也不熟悉，要不不可能認不出自己來。　　笑着打了招呼，嘴下不滿，轉頭對唐天宇道，“小叔，你們兩個是鐵子，總不會讓我叫剛子叔吧。”說著看着剛子。　　唐天宇和剛子都愣了一下，兩人尋思了一下，讓唐昱叫剛子叫叔還真是有些彆扭，看着剛子也不過二十齣頭的樣子。　　唐天浩笑了笑，“這有什麼為難的，直接叫剛哥得了，你叫建銘還不是叫方哥嘛，這輩分早亂套了，乾脆就叫剛哥吧。”又轉頭對剛子道，“你小子可別不樂意，以後小昱就叫你哥了，可得照顧着點，我們唐家，以後可就指着他了。”說完哈哈一笑。　　唐天浩三言兩語就給剛子降了一輩，他倒是沒什麼不滿，忽又記起剛進門的時候看到的那輛扎眼的寶馬，看這屋裡邊也沒有外人，難不成會是這個少年人的？越發對唐昱好奇，至於輩分什麼的倒是沒什麼講究，趕忙笑道，“二哥都這樣說了我有什麼不樂意的，得，以後就叫剛哥得了，日後在學校有啥麻煩就只管找我，剛哥保管給你弄的利利索索。”說著還給唐昱遞了個電話號碼，名片倒是像模像樣的。　　唐昱接過名片心下暗笑，二叔和小叔對這話都沒有什麼反應，看來和這個剛子之間的關係倒是不簡單，起碼對他是極為信任的，不擔心把自己給禍害了。　　看了看錶已經六點多鍾，心裏邊盤算着楊涵寧應該這會差不多下高速了，便起身告辭離去。　　到車站的路上，唐昱邊開車邊想着楊涵寧曼妙的身姿和婉轉嬌、吟，禁不住心中有些意動心熱，車子也開的飄了起來。

# 第八十一章 二度梅開

　　唐昱半依在車前，看着那曼妙的身影從車站出來，依然是那晚上的筒裙，上次那件雪紡衫被唐昱暴力的順着開領部位破壞掉了，楊涵寧便再也不好意思穿出來，這次換了橘黃色的略顯職業性的翻領T恤。想着衣服下邊隱藏着的那驚心動魄的曼妙身體，幾日不佔葷腥的唐昱忍不住心中一熱，趕緊扔下手中未抽完的煙頭小跑着過去，“涵寧姐，好幾天沒有看到，你有沒有想我？”說著一手接過楊涵寧手裡的行李包，另一隻手去牽過她的手。　　“別，這兒，會讓人看到的……”楊涵寧心虛的避了兩下，唐昱浸淫此道多年為此種高手，哪是她能躲過去的，三倆下纖纖小手便被唐昱抓到了手中，掙了兩下沒有掙脫，也便由着他去，臉上卻如做賊般怕被人看到，微風拂動的長發遮住半邊臉頰。　　唐昱腆着臉笑了笑，“怕什麼呀，你是我的涵寧姐。”　　到車旁邊的時候楊涵寧看到車頭前的一攤燃盡的煙頭，掃到前座上剩餘的小半包煙，眼角抽動了一下，禁不住心疼道，“怎麼都學會抽煙了？才這麼小。”拿指頭在唐昱額頭上戳了一記，“在這兒等了涵寧姐好久吧，都說了不用的，涵寧姐自己打車可以回去的，不用麻煩你過來。”　　“你是我的涵寧姐啊，再說，我想涵寧姐了。”轉頭認真的凝視着那雙夕陽下格外亮麗的眼睛，“涵寧姐現在還要和我客氣嗎？”抬手輕輕捏了捏楊涵寧的耳垂，剛在安��買的吊墜印着通紅的耳垂，說不出得誘人心動。　　把行李在後備箱放好，唐昱讓楊涵寧做駕駛室裡邊駕車，他自己做到了副駕駛的位子上，等楊涵寧開車上了路，又忍不住的口花花調戲一番，楊涵寧也不搭理他，自顧自的開着車，臉上時不時的露出几絲笑容看的唐昱心痒痒的，到十字路口的時候紅燈恰好亮起，唐昱忽然把腦袋伸到楊涵寧的頭前，“涵寧姐，我和楊叔說你明後天才回來的。”頓了頓，看着楊涵寧顫動着的睫毛，唐昱吸了口氣，“我在西池賓館訂了房間，……”　　楊涵寧肩膀微微顫抖了一下，等唐昱在她的臉上輕輕啄了一下才反應過來唐昱的意思，睜開眼睛的時候綠燈已經亮起，後邊一片不耐煩的鳴號聲，楊涵寧忍着發燙的俏臉，趕緊打火開車拐上了東河路。　　東河路向來不熱鬧，半天不見一輛車通過，路牙上也是可以停車的，把車子在路牙子停好，楊涵寧紅着臉看着唐昱，心跳聲彷彿隔着老遠都能聽見，語音呢喃着弱不可聞，手心擎着一掌的汗，“小昱，我晚上還是回去吧，我……”　　話未說完便被唐昱捧過臉頰，鼻子貼近着鼻子摩挲着她的臉頰，“涵寧姐……”不等她說話便禁不住對着那嬌艷的紅唇吻了下去，楊涵寧不安的扭動着身子，含糊不清的嗚嗚聲中嘴唇和牙齒被唐昱熟練地撬開，靈動的勾動着她略顯僵硬的香舌在口中四處攪動，手也不安分的往下邊摸索着，車中空間狹小，卻更方便唐昱施展身手，讓兩人貼的更加緊密。　　“別，別在這裏……”　　感覺到敏感地帶受襲，楊涵寧掙扎着摁住唐昱作怪的雙手，含糊不清的說著。　　唐昱反手握住楊涵寧柔若無骨的小手，又在嘴裏邊攪動了一下才不舍的起身，近距離的凝視着拿絕美的容顏，不禁感嘆上天賜個自己的尤物，似是感到了唐昱的目光，楊涵寧緊閉的雙眼不敢睜開，臉上越發的通紅俏麗，讓唐昱忍不住又吻了一口，楊涵寧早已癱軟在車座上不動彈，睫毛在唐昱的手指劃過肌膚之時凌亂的抖動才能讓人感覺到內心的顫動。　　衣服也被唐昱摸的一團糟，唐昱趕緊幫着整理了一下。　　楊涵寧現在癱軟的樣子也不能開車了，兩人左右換了一下位子，車裡邊的空間原本就不大，換位子的時候自然讓兩人的肢體接觸更加的親密，唐昱的關鍵部位剛才就已經不雅的凸起老高，剛剛還能掩飾着，一換位子，凸起的部位自然無可避免膈着楊涵寧的大腿往上，讓楊涵寧嬌嗔忍不住在他腰側使勁捏了一把。　　“涵寧姐，這不能怪我，是涵寧姐自己太誘人……”唐昱得了便宜還賣乖，一臉委屈的對着楊涵寧說道，自然被楊涵寧哭笑不得的戳着額頭。　　西池賓館在東河區，順着東河路一直走，不到半個小時就到了地方，楊涵寧還是顯的有些害羞，在車裡邊還哀怨的看着唐昱，不過在唐昱的溫潤軟語中三言兩語就敗下陣來，耐不住唐昱的軟語哀求，兩人又在車裡邊膩歪了好大一會兒楊涵寧才下車，下車前還事先做好了火力偵察，發現路上行人稀少的時候才下來，好在這個點這邊的人不多，也沒人注意這個害羞的大美女，也便長發半遮着臉孔就被唐昱牽着手進了賓館。　　牽着楊涵寧的手，她總是不自覺的落後唐昱小半個身位，藉著唐昱的半邊肩膀擋住一大半的目光，進電梯的時候唐昱還能感覺到她手心裏邊滲出的汗跡，禁不住心頭一酸，摟過她的半邊身子，楊涵寧顫動了一下沒有掙扎。　　進了房間唐昱就迫不及待抱過楊涵寧，“別，我，我還沒洗澡……”　　“我和涵寧姐一塊洗吧。”　　“不要……”楊涵寧在唐昱胸部捶打了幾下，害羞的一把推過唐昱，轉身拿了東西小跑進了浴室一把把門關上，還能聽到隔着門的反鎖聲唐昱心裏邊暗笑，得意的從口袋裡邊掏出一把鑰匙在手裡揚了揚，這東西可是他特意朝酒店要過來的，三下五除二的脫光身上的衣服，聽着浴室裡邊的水聲，想着水中的曼妙身影，唐昱忍不住心癢難耐，迫不及待的走到浴室門口拿鑰匙插開門，“啊……”楊涵寧顯然沒有料到唐昱能夠進了反鎖着的浴室，看到唐昱赤裸着身體跑進來，忍不住驚叫一聲，羞紅着臉趕忙把自己的身子藏入浴缸的泡沫裡邊，“小昱，你，你怎麼進來的。”看唐昱得意的揚着手中的鑰匙楊涵寧才知道，原來這小滑頭早就算計好了，心頭嘆息，這個冤家……　　浴缸之中還藏不太嚴實，隱約間露出的大片白膩卻是更加的吸引人，讓唐昱忍不住的看直了眼。來不及藏匿的胸前那兩個飽滿的所在，在楊涵寧手忙腳亂的遮掩中顯得愈發的突出，宛如兩把大鎚震得唐昱頭重腳輕，差點一個不穩載入浴缸中，飈出二兩血來。　　唐昱扔掉身上的浴巾，蹲下隔着浴缸轉過楊涵寧羞紅的俏臉輕吻了一下，“涵寧姐，我幫你搓背好不好。”說著也不理楊涵寧的反應，自顧自的跨進浴缸裡邊。　　套間的浴缸原本就寬大異常，並排躺入三個人都略顯寬鬆，自然放進唐昱不成問題，看唐昱一臉奸謀得逞的樣子，楊涵寧忍不住好氣又好笑，在唐昱倒吸涼氣聲中捏着唐昱腰側的嫩肉旋轉了一圈，轉身卻又恰好撇到唐昱的堅昂凸起，俏臉忍不住又升起一絲紅暈，趕忙轉過頭不敢看唐昱。　　兩人一起在浴缸中自然不能安安分分的洗澡，唐昱藉著幫楊涵寧搓背的借口，一雙怪手肆意妄為，讓楊涵寧臉上紅暈更甚，“別，別鬧……”為了躲避唐昱的怪手，楊涵寧只得一直往浴缸的一側移動身子，她側移一點唐昱便跟進一點，直到壓縮的她沒有了移動的空間，又被唐昱半抱進懷裡，半個嬌軀都依偎在唐昱的懷中，隔着胸腔感受着唐昱心跳的脈動，感覺到他的勃發碩大，身子越發滾燙越發的嬌軟無力，卻也有些小企盼。　　“小昱，我們別鬧好不好……”話未說完便嬌、吟一聲，唐昱早已經等不及，單手把她的身子托起浮出泡沫，一口、含住了紅櫻桃，手也不安分的從胸部順着小腹往下探索，“不要，小昱，我們不要，不要在這兒好不好。”聲細如蚊蚋，喃喃不可知。　　唐昱抬頭，恰好看到楊涵寧眼中那一抹渴求的神色，心中一震，暗罵自己一聲，趕忙停下了手上不安分的動作，輕輕把她抱在懷裡邊，兩人安靜的躺在浴缸中，楊涵寧顯然也感受到了唐昱的內心，感覺到下邊不再抬頭的小調皮，忍住心中的感動，安靜的把自己的頭枕在少年不算健壯寬廣的胸膛，便是這個不寬的肩膀，在那個艱難的時刻為她的人生重新撐起一片蔚藍的天空！　　貼着胸膛，感受到兩人漸漸合拍的心跳，楊涵寧微微仰頭看着唐昱，卻見唐昱也低着頭脈脈的凝視着她的眼睛，楊涵寧慌忙害羞的低下頭，“小昱，涵寧姐泡好了，我們，我們出去吧！”說完趕緊害羞的把自己的頭埋進高聳的胸部，耳根子邊的滾燙，唐昱如奉聖旨，趕忙起身把身子略顯發軟的楊涵寧抱起來跨出浴缸，拿浴巾胡亂把兩人身上擦了擦又把她抱進卧室，“晚上我摟着涵寧姐睡。”似有歧義，楊涵寧卻能感受到，唐昱說這句話的時候沒有動其他的念頭，只是單純的想抱着她一起睡罷了。　　兩人能披上睡衣到床上躺下，唐昱隔着睡衣把楊涵寧辦軟的嬌軀輕摟在懷裡，感受着她的鼻息打在臉上的氣浪，麻麻痒痒，卻只是微微摩挲着她的臉頰克制着沒有進一步的動作，良久才見楊涵寧睜開了緊閉的雙眼，“小昱……”　　唐昱偏着頭，看楊涵寧一臉羞紅的移動着腦袋，把自己的香唇探到了唐昱的嘴上，略顯生澀的伸動着她的香唇卻不知如何在唐昱口中探索，唐昱心中一喜，猛一用力讓楊涵寧整個身子趴在他的身上，舌頭勾動住楊涵寧的香舌，手上也熟練的解去兩人的睡衣，“輕，輕點……”楊涵寧仿若無骨的趴在唐昱的身上，閉着眼睛呢喃着。　　唐昱一手抱着嬌軀，鼻尖觸碰着楊的鼻翼，慢慢用雙唇掠過她的唇角、頜尖，舌尖微舔到她的耳垂，直到赤燙的耳背，一手指卻沿着佳人的背脊自頸部與股溝間滑動，每一次自上而下都帶起佳人的一陣微顫，快感跟着手勢在身軀中遊走，楊朦朧的雙眼中已經微微泛起水花，粗重的喘息聲起伏在嫣紅的面頰上。　　兩人緊貼的胸膛已經讓唐昱感受到楊涵寧胸前的翹起，他的雙手摩挲着楊涵寧的乳側、白花花的如奶油般上點綴着一顆紅色櫻桃，手指輕輕劃過肋骨間的縫隙，讓楊的內心止不住的一陣顫慄。　　這一瞬，唐昱彷彿也感受到楊涵寧壓抑着的訴求，輕輕將佳人置於身下，看着身下女子的嬌媚與臉紅耳赤，唐昱翻滾的熱血就差噴體而出了。　　撐起那雙修長、白皙的晃眼的大腿，隱秘之處透過毛髮隱約可見，垂滴的液體晶瑩，預示着身體的主人已然做好準備。　　雖然已經不是第一次，但是如此景況以及接下來的發展還是讓楊涵寧有種讓自己眩暈過去的嬌羞。　　提槍上馬，沿着潤滑而狹仄的泥濘小道闖入，緊窄溫熱讓少年人的身體差點噴涌而出，還好他有着大叔般的心性，嬌、吟喘息的熱浪聲中，又是一室春光……

# 第八十二章 陶業驊又有麻煩了

　　早晨楊涵寧身子依然有些發軟，被唐昱抱到浴室裡邊泡了澡才能自己站起來，猶自捶打着唐昱怪他昨晚太兇猛，唐昱腆着臉，“涵寧姐，我怎麼記得昨晚是某人自己叫的歡快還要再來的……”話未說完便被飛來的一堆枕頭砸到頭上，趕忙腆着臉求饒，楊涵寧猶自不依，把羞紅的臉蛋埋在胸口不敢抬頭。　　兩人未吃早飯楊涵寧便催着速速離開，生怕被熟人撞見，唐昱幫着她把胸前的束縛系好帶子，自然不忘占足了便宜，搞的她嬌、喘連連，只得把唐昱推到一邊。　　穿戴好之後，唐昱卻又見楊涵寧從隨身的包里拿出一頂大檐帽也一副墨鏡，細細的戴好，又在鏡子上照了半天確認旁人不會認出自己來才放心下來。　　不過一貫不喜化妝打扮清麗的楊涵寧帶上一副精緻的墨鏡，確實又顯露出另外一番不曾見到的風情，那種熟女的風味讓唐昱禁不住看直了眼，忍不住又有些意動……　　待到兩人從西池賓館出來的時候已經過了中午，楊涵寧還沒有完全恢復過來，走路的姿勢還稍顯彆扭，出來的時候被賓館的服務員頻頻側目，幸好兩人都帶着墨鏡和大檐帽不擔心被認出來，楊涵寧上了車還掐着唐昱腰側的軟、肉不滿他的瘋狂，摘下的墨鏡後邊露出半張羞紅的俏臉……　　從東河大區出來的時候，駕着車得唐昱意外在東河區看到杜大浩幾個人，唐昱駕車駛過的時候正好看到杜大浩和幾個黃毛青皮在衚衕口吞雲吐霧，心下里禁不住有些奇怪，不過想想也就釋然了，上次見到蔡冠宗的時候他可是親眼見到蔡冠宗讓人扁了這小子一頓，想來現在也不可能在那個圈子里了，淪為與街上的青皮之流為伍倒也沒什麼好奇怪的。　　因為前世的關係，唐昱每次看到杜大浩都忍不住想起前世的時候，杜大浩因為蘇晴把自己推下大石，結果在自己小腿上留下的那道十多年都留着痕迹的疤痕，那道疤痕是他一輩子抹不去的記憶，自然對這種人的下場不會有絲毫同情，想想他老子還是被自己間接的搞下去的。　　先開車把楊涵寧送到了老街，還好楊岐山不在家，唐昱現在看到楊岐山心裏邊總有些不自然的感覺，把人家的女兒偷偷法辦了，自然心中不安，楊涵寧自己也是做賊心虛，生怕被看出什麼破綻。　　放下東西後唐昱不便在老街久留，那輛車停在老街附近也有些扎眼，趕緊趁着楊岐山不在和楊涵寧膩歪了幾分鐘就匆匆離去，出去的時候隔着衚衕似乎聽到楊岐山和劉舒蘭的說笑聲，唐昱心裏邊會心一笑，忍不住笑着搖了搖頭，看來，這兩人……　　到了衚衕口恰好碰到陳怡買菜回來拐進另一邊的衚衕，唐昱趕緊叫住她。　　陳怡轉過身看到唐昱，冰山不溶的臉上閃過一絲異色又迅速恢復如常，“唐昱，你怎麼過來老街了，和你小叔過來找岑老師嗎？”　　讓冰山美人開口打招呼可不容易，以前蘇晴叫着一起出去玩的時候她都不怎麼搭理唐昱的，“涵寧姐從綿州回來了，我開車送她回來。”邊說邊從口袋裡拿出一塊紙條，寫上自己的電話和唐天浩剛剛給他的大哥大的號碼遞給陳怡，“給，這是我家的電話，你要是有蘇晴的消息可以告訴我。”頓了頓，“你要是遇到什麼麻煩也能找我。”　　“涵寧姐回來了嗎？我叫她過去我家吃飯，楊叔也在我家呢。”陳怡臉上小小的雀躍了一下又迅速恢復如常，看到唐昱遞過來的紙條，猶豫了一下還是接了過去裝入口袋，“要不，要不你也過去一起吃飯吧。”　　看唐昱面露異色，陳怡趕緊解釋道，“你可別瞎想，我媽老是說你幫了大忙還沒有好好感謝你呢。”臉上不自然的閃過几絲紅暈。　　唐昱昨晚和今早連番大戰早已經筋疲力盡，精神萎靡頭昏腦脹的他自然也沒有注意到小姑娘的異色，匆匆客氣的拒絕之後便離開了。　　到了家中倒頭便睡，一直到下午唐天鴻下班回家的時候才醒來。　　張雅惠今晚和同事有事兒不回來吃飯，父子兩個匆匆對付了兩口就拿出圍棋在茶几上展開陣勢，下到中盤，唐天鴻忽然開口道，“小昱，你倒是給我說說，恆達和百聆那邊是怎麼回事兒？”　　頓了頓，隔着茶几瞟了唐昱一眼，猶豫了一下還是道，“宋小姐對收購百聆到底是什麼態度？”唐天鴻直到這會兒還不知道收購百聆是唐昱的主意，更不知道宋宛如的恆達現在幾乎是唐昱完全在操作，有着極大的權利唐昱隨手拈起一粒棋子抬頭笑道，“老爸，陶區長最近是不是找過你了？”　　“就你聰明！”跟着唐昱落了一子，“陶區長這幾天已經找了我兩回了，那話里明着暗着都是問這事兒來的，可是宋小姐的事情，我哪知道啊，也只能敷衍過去，你的倒是說說，恆達這邊到底是要吊著百聆，還是另有其他想法？”　　唐昱隨手落了一子，“宛如姐本就沒有其他想法，是陶區長他們想多了吧？恆達那邊的人是真的到安��有事兒才走的，倒不是故意要晾着這邊，不過恆達和區裡邊協議已經差不多擬定好了，陶區長還上火什麼呀？”　　“和自家老爸還打馬虎眼？恆達和區裡邊達成協議，不過區裡邊只有30％的股份，姬廠長那邊可沒有談妥，陶區長現在正急得上火。”　　唐昱呵呵笑了兩聲，不過那笑聲便是唐天鴻也能聽出裡邊的奸詐意味，“老爸，該不會是陳大嗓門又和陶區長唱對台戲了吧。”　　“小孩子家家的，陳書記也是你調侃的？”說著自己倒是笑了起來。　　陳大嗓門說的是鳳城區的區委書記，說話嗓門大，據說是他以前做副縣長的時候，第一次和黃寶德彙報工作的時候因為聲音大而被叫出了這麼個外號，後來就從市裡邊慢慢流傳出來了，大家明裡暗裡都這麼叫，他自己倒是也樂意這麼被人叫，偶爾和回有人調侃為陳大嘴。　　陳大嗓門和陶業驊本就不怎麼對頭，以前在工作中就有矛盾，而且陳大嗓門年齡快要到線，若是陶業驊不出什麼狀況，一兩年內就要把他頂到二線去，陳和森自然不樂意。不過若是陶業驊不能順順噹噹的做好區長，他這個區委書記就能風風光光的再干一屆，他心中自然巴不得陶業驊出點問題。　　原本上次沈芸和語馨在東陵公園的事情讓他抓住了機會發難，差點就讓陶業驊就此被打落到底層黯淡下來，後來是因為唐昱插手才讓他緩過勁兒來，着實讓陳大嗓門很是鬱悶，這不，這次恆達晾着百聆的談判讓陳大嗓門以為又是機會，自然要趕緊抓住噁心陶業驊一下，即便不能給他造成什麼實質性的損失，能噁心噁心他估計陳大嗓門就高興的不得了。　　百聆原本就是區裡邊的負擔，和區委沒有多大牽扯，陳大嗓門巴不得這個包袱能永遠的爛在陶業驊的手上他才高興。　　陶業驊雖然獲得了沈家的諒解，不過官場上的老油子稍微想想就知道，陶業驊也不可能就此和沈家搭上線，沈副書記不計較不追究責任那是大人大量，若是反過來給些照顧陶業驊，除非是吃飽了撐的，否則指定不會有那種可能，所以其他事情上該拿捏的別人還是要拿捏，只不過是不拿中山公園的事情做文章罷了。　　唐昱前世見多了政治傾軋的事情自然腦子活泛，只是稍微在心頭一轉就明白這裏邊的關節，自然笑嘻嘻的和唐天鴻調侃起他來。　　“恆達在安��真的有事兒？東陵市的廠子跑到安��幹嗎，你們不是要故意晾着區裡邊？”唐天鴻一臉不相信的樣子。　　“那是自然，你該不會認為宛如姐到安��真的只是去散心了吧？”唐昱故作驚奇，這時候自然要把宋宛如拉出做擋箭牌，反正他老爸總不會去找宋宛如求證。　　“過幾天你們就知道是怎麼回事兒了，宛如姐在安��的項目二叔也是知道的，不信你問二叔，過不了幾天恆達的周姐或許還要找陶區長交涉呢，到時候他就知道了。”　　“真的？”嘴上帶着疑問的語氣，不過心裏邊已經相信了唐昱說的，又關心起恆達在安��的動作來，恆達在東陵市雖然是小公司，不過宋宛如對於東陵市來說可是大人物，尤其是唐昱透露了沈睿鴻要上省長的事情，“宋小姐在安��那邊拉來了什麼項目？你倒是給我講講。”　　唐昱神秘一笑，“恆達的事情，你兒子哪知道的那麼清楚，再說，過幾天你怕陶區長不和你說啊。”　　“好好，不問你，知道你是小滑頭。”頓了頓，看看茶几上的棋盤，“比不上你了，你這水平，能去和岑培倫下了。”說著開始收拾棋盤。

# 第八十三章 陳怡遭劫

　　讓唐昱意料不到的是，他頭天給陳怡留下的電話號碼，第二天就被陳怡派上了用場。　　“唐昱，你……你快來。”電話裡邊的語聲顯的很焦急，話說的也斷斷續續含糊不清。　　還有些睡意的唐昱愣了幾秒才反應過來打電話的是陳怡，感覺到她話筒中透過來的焦慮，唐昱心下一緊，不知道她出了什麼事兒，“你別急，慢慢說，到底怎麼回事兒，讓我去哪兒？”　　“我，我去早市回來在街上碰到杜大浩和幾個，幾個青皮，到了老街才發現，他們，他們那些人一路跟在我背後到了衚衕裡邊，就快要進衚衕口了。我媽和鄰居都出去工作了，衚衕裡邊沒人，他們就要過來了，你，你能過來一下嗎？他們那些人，好嚇人……”　　陳怡的話中早沒了往日的從容鎮定，已經帶上了些許哭腔和少許哀求，她話沒有說完，不過唐昱已經明白了他的意思，“你別急，你是說杜大浩那些人是吧，你發放心，我馬上過去……”　　“他們進衚衕口了，我……”　　“別怕，你是在衚衕裡邊的磁卡電話上打過來的吧，你現在馬上回家把們鎖好，不管他們怎麼叫也不要開門，手裡邊最好準備兩把兇器以備不時只需，只要你堅持幾分鐘，我馬上就開車過去，別怕。”　　陳怡應了一聲電話里就傳來一陣忙音，想來是匆忙回家去了。　　唐昱不敢怠慢，掛了電話拿起車鑰匙就下樓，不知為何，唐昱的腦中又冒出前世在琉金殿堂見到的那雙絕美修長的大腿和不化的冰山容顏，到底是什麼樣的事情才能讓那樣一個少女從面上到心裏邊都冰涼到那種地步？　　唐昱不知道杜大浩他們會做出什麼事情來，不過想起前天看到在東河區看到和杜大浩混在一塊的那幾個黃毛，一看就沒一個善茬，杜大浩這段時間又受了刺激，陳怡若是真的被他們堵到家裡邊，那些人喪心病狂的，指不定會幹出什麼事情。老街那片都是窮人，早晨要麼上早市賣東西要麼出門打零工，這會兒少有人在家，被那些人跟過去了，呼喊救命也來不及。　　唐昱這麼想還真沒錯，杜大浩這小子還真是受了刺激，原本他老子是市公安局的副局，他自然也是個小衙內，在東陵市混的風生水起，周圍也“團結”着一幫子拍馬屁的人，可是他老子一失勢那幫人也立馬樹倒猢猻散不見了蹤影。　　在蔡冠宗的圈子裡邊，原本還有些地位的他也淪為了跑腿的角色，上次在老街被唐昱諷刺之後蔡冠宗為了討好唐昱還讓人海扁了他一頓，自然連蔡冠宗的圈子也沒有混下去的資格，只能淪為青皮小混混。　　他老子原本做過副局，自然得罪過不少人，以前街面上的人礙於他老子的威風自然不敢造次，現在他老是失勢了，雖然沒膽量動他老子，不過動動杜大浩的卻大有人在，不少以前杜繼海收拾過的人都把怨氣發到了杜大浩的身上，時不時總有人打一頓，近來才和鳳城區的一個大混子明哥拉上了關係。　　唐昱他不敢招惹，蔡冠宗他更不敢招惹，原本想着欺負蘇晴的，可是蘇晴消失了讓他無從下手，後來偶然看到陳怡，惱怒那天的事情，自然把怨氣發到了陳怡的身上，恰好明哥也是好色之徒，一拍即合。　　想到這些，唐昱不敢耽擱，生怕去晚了出了什麼不可挽救的事情，趕緊開車往老街走，打火時忽又想起，自己一個人過去未必是一群青皮流氓的對手，想打電話叫二叔找點人幫忙，不過隨手一摸遂想起前两天在二叔家遇到的那個剛子，當時看樣子，這個剛子似乎和道上沾點邊，這事兒正合適。自己一個人過去興許不頂事兒，搞不好還會搭進去了，於是又撥通電話掛過去，事態緊急，他也顧不上客套，“剛哥，是我，我是唐昱。”頓了幾秒，等那邊反應過來這才又道，“剛哥，我有急事兒想麻煩你一下，不知道剛哥能不能幫幫忙。”　　“唐昱？”剛子只是愣了一下就反應過來，唐昱就是唐天浩的侄子，“小昱，有什麼事兒你儘管和剛哥說，這東陵，大事兒不敢說，小事剛哥還是能辦不少的。”　　唐昱也沒有客套，“剛哥，是這樣，這事兒有些急，我一個朋友在老街遇到點麻煩，想找剛哥幫幫忙。”頓了頓，讓剛子反應了一下幫忙是什麼意思，“剛哥帶點人過去，能快則快，我現在開車過去，晚了怕出事，謝謝剛哥。”　　剛子稍微一想，心道，這種事情不外乎是少年人之間年少氣盛爭勇鬥狠之類的事情，倒沒什麼大不了的，不過想想那天唐昱給自己留下的印象很有些深不可測的味道，似乎和這種事兒應該掛不上鈎才是剛子還想多問幾句問清楚，電話那頭想起汽車打火的聲音，接着就是一陣忙音。　　剛子忍不住搖了搖頭，不過聽唐昱的語氣似乎事情真的很緊急，他自然是很樂意與唐昱扯上關係，看唐天浩對這個侄子可不是一般的重視，自然不敢怠慢，到遊戲廳裡邊喊了一聲拉出一大幫子約有十幾個人的樣子，個個手裡邊提了架火什，出門叫了出租車就準備往老街趕去。　　路上剛子似乎又想起什麼事情來，趕緊又給唐天浩掛了個電話，“二哥。”掛過電話也不客套，趕緊把唐昱找他借人到老街的事情說了一下，明顯感到那頭的唐天浩似乎也有些緊張起來。　　唐天浩知道楊涵寧是住在老街的，也知道自己這個早熟的侄子和那個女人之間的關係不簡單，聽到唐昱叫人去老街救急自然就想到了楊涵寧的身上，心中還以為楊涵寧出事兒樂，陳松威案件牽扯到的什麼人要報復她。而且知道唐昱已經獨自一個人駕車過去，自然心中焦急，生怕唐昱一個人碰上心狠手辣之徒出了什麼事情。電話里催促着剛子趕緊過去，而且自己也準備到工地叫點兒人過去。　　感覺到唐天浩催促的語氣，剛子自然更加的不敢怠慢，一個勁兒的催促着司機快點，司機自然只能在心中罵娘，看着車裡邊擠着的這群魁梧大漢個個手持“兇器”，自然也不敢頂嘴，一路上紅燈都不知道闖了多少個，還不知道這些人會不會給車錢。　　再說唐昱，掛了電話開車上了路還有些不放心，想了想又給成少洵家裡邊掛過去一個。　　“昱少，你老人家大清早的找小的有何貴幹？”　　“你小子哪來那麼多廢話。”不耐煩的應了兩句，直接開口道，“陳怡家的路你還記得吧，她被杜大浩帶着混子堵在家裡邊，可能會出事兒，我先過去，你趕緊找點人過去，要快。”說著也不等成少洵問話就掛了電話，一踩油門，加速前進。　　唐昱向來不開快車，這次倒是破了例，原本近半個小時的車程，這會兒心中焦急開的飛快，十來分鐘就到了老街，往日里他都是遠遠的停着車，這回也顧不得那麼多，順着不寬的衚衕口就開了進去，車兩邊的后視鏡也被牆壁撞歪了都顧不上。　　老街這會兒的衚衕裡邊幾乎沒有什麼人，唐昱開車進了衚衕口順着走了一段后直接拐到了陳怡的家附近，下了車走了幾步看到院門已經被暴力破開，裡邊也傳來陳怡的呼叫聲，“杜大浩，你，你們要干什麼？”聲音裡邊明顯透着急惶。　　“你說我們要干什麼。”伴隨着一陣奸笑聲，卻不是杜大浩的聲音，不知是何人，唐昱卻心頭一松，還好比較及時，沒有出什麼事情。　　“你，你們別過來，我已經報警了……”伴隨着驚呼聲，似乎有人已經在動手動腳。　　“報警？妹子好天真啊，這邊的派出所所長是我叔，你報警管個毛用。”　　“妹子這麼水靈，看那臉蛋都能掐出水來，跟了哥，保證日後讓你吃香的喝辣的。”故意在“日”字上邊加重了口音，裡邊出來一陣爆笑聲，各種污言穢語可是層出不斷，聽聲音判斷，似乎有五六個人的樣子。　　“你，你們無恥……”　　“啊……”　　“臭婊子，敢抓老子的臉，看老子待會怎麼讓你求饒。耗子，你們幾個給我摁住她堵上嘴，老子要親自扒了她的衣服。媽的，越辣老子越喜歡。”　　裡邊呼喊聲漸大，顯然已經上升到動手的地步，唐昱也顧不上再等剛子過來，返身回車上拿起一把修車的大扳手就往陳怡家的院子里跑去，剛好有個黃毛小子似乎因為聽到汽車的聲音出來查看，在院門口剛剛探出腦袋來還沒來得及說話就被恰好衝過去的唐昱掄起扳手砸在了鎖骨上邊，咔嚓一聲，也不知道雜碎了幾根骨頭，那黃毛殺豬般的慘叫了一聲，順着院門半蹲在了地上，猶自不解恨的從他身上才過去奔向裡邊。　　裡邊正圍着對陳怡要動手動腳的幾個青皮聽到慘叫聲都是一愣，手上對陳怡的動作也是一滯，還準備出去查看情況，那邊唐昱便已經提着扳手砸開了屋子。　　砸開屋門掃了一眼大致情況，連帶着外邊那個倒地的總共是七個人，杜大浩就在其中，裡邊兩個人的臉上邊有明顯的指甲傷過的痕迹，看着血淋淋的，地上掉着切面刀，應該是陳怡用來防身的，不過對這些人沒有起到作用。　　“哪來的小兔崽……”還沒說完唐昱就兩手揮動起手中的大扳手來，驚的趕緊後退幾步。　　陳怡上身的衣服有些凌亂，外衣被扯開了條大口子，順着能看到裡邊戴着的小可愛，一個青皮的手臂還搭在陳怡身上動手動腳，不過唐昱這會兒可沒有心情欣賞陳怡露出來的春色，趁着那些人愣神還沒反應過來的功夫，拎起扳手照着陳怡身上搭着的那隻手就砸了過去。　　那些人這才反應過來，不過也沒有預料到這麼個臉嫩的少年一言不發就掄扳手砸人，那人反應快些往後撤了半步，還是被唐昱一扳手砸在胳膊肘處，痛的慘叫一聲捂着胳膊半蹲在地上。　　這些其他人這下都反應過來，不過他們手裡邊沒有趁手的傢伙，被唐昱瘋狂的掄着扳手逼到了一邊不能靠近。　　唐昱也知道自己一個人對上這六七個那是找死，扳手掄幾下手臂也會沒力，所以把人逼開之後拉過還顯得有些獃滯的陳怡，“走。”喊了一聲，把笨重的扳手往那些人身上一仍，轉身一把拉起陳怡就往外跑。扳手那玩意太沉，掄了幾圈他胳膊就沒了力氣，要不倒是個好武器，扔出去之後有個小子避讓不及被彈起來砸到了腳上，痛的嗷嗷直叫。　　“追……”當先一人反應及時追了出去，剛跑兩步到門口就被唐昱一腳反踹回來的屋門正打在了面門上，捂着鼻子的手指縫中滴下絲絲血跡。　　“他媽的那就是唐昱。”杜大浩認出了救人的是唐昱，見他拉了陳怡跑出去，心頭大惡，趕緊撿了地上扳手追上，又回頭對那幾個青皮道，“幾位大哥你們要是幫我廢了他，我給你們五千，不，一萬，那妞也歸你們，我不要頭籌了。”一臉扭曲，顯然是對唐昱恨到了極致。　　那幾個人本就窩了火，煮熟的鴨子飛了自然不樂意，被傷了人失了面子自然要找回廠子，場子，而且唐昱扔了扳手對他們就沒了威脅，杜大浩又承諾有錢拿，幾人自然心中樂意，除了被扳手砸中一時不能動彈的兩人，其餘三個人連着杜大浩都罵罵咧咧的追了出去。　　唐昱拉着陳怡跑出去，原本想着出了門立馬上車開車跑路的，所以他進院子的時候車還打着火，車門也是開着的，哪想出院門的時候，那個剛剛被他砸中鎖骨半躺在地上的青皮伸腿絆了一下，陳怡摔倒在地上還有些崴到了腳。　　這麼一耽擱，等到唐昱扶着陳怡起了身再跑的時候屋子裡邊的人已經追出了院門，再上車已經來不及……

# 第八十四章 唐昱受傷與老街火併

　　上車來不及，唐昱只好臨時改變計劃，扶起陳怡攙着他往前衚衕外邊跑，自然也沒有注意到車裡邊不停響着的大哥大。　　耳聽後邊罵罵咧咧的追趕聲，唐昱心裏邊不禁暗嘆，這些人撿的真實時候，現在這會兒恰是老街一天之中最清凈的時候，若是再過半個小時等擺早市的人就回來了，那時候隨口喊一聲都能叫出大片的熱心人來幫忙，哪會搞到現在讓這些青皮這麼囂張。估摸着他們也是摸清了老街的狀況才敢這麼明目張膽的亂來。　　不過這時候也顧不上抱怨這麼多，跑出衚衕到熱鬧地方才是正道。　　不過越惶急越亂，跑出去的時候，陳怡在院門口沒注意，被之前唐昱砸倒在地的那人絆了一下摔倒在地，起身被唐昱拉起來跑的時候還有些一拐一拐的，顯然是扭了腳，要唐昱攙着才能跑，“要不，要不你先走吧，我腳受傷了，不能跑。”　　“說什麼話呢，我大男人還能丟下你獨自逃走？”唐昱偏頭看了一眼陳怡，只有這會兒才能看到冰山美人的臉上露出常人才有的情感，不過那顯得有些決絕的神色卻讓唐昱腦中又現出前世見到的那個已經冷到心裏的陳怡，不知為何，隱隱竟泛起些許心痛的感覺。　　“咱們只要跑出衚衕口就勝利了，他們不敢亂來，而且我已經打電話叫了人過來。”　　“小、逼崽子，讓你們他媽跑，等老子抓住了不日、死你，小王八蛋，老子的事你也敢壞……”　　唐昱不理會後邊的叫罵聲，拉着陳怡埋頭往前跑，聽得後邊的腳步聲越來越近，不禁暗暗有些心焦，被那些人追上可就完了，他倒是小事，不外乎打一頓了事，不過陳怡……　　又跑了幾步，唐昱驀然眼睛一亮，前邊不遠處的衚衕拐角口處閃出幾個人來，當先一人不是剛子又是誰來，唐昱趕忙揮手示意，“這兒呢……”　　“小心！”　　唐昱話未說完驀然感到後邊一陣呼嘯聲，緊接着後腦勺一痛就失去了知覺，倒地之前似乎聽到陳怡在呼喊着他的名字。　　“小、逼崽子，讓你再跑。”罵罵咧咧的明哥踹了倒地的唐昱一腳便要去扯陳怡的頭髮，被陳怡一把拍開，這才抬眼注意到衚衕口拐角處過來的幾個人，詫異道，“吆，這不是剛子嗎？怎麼有閑情來老街消遣了？”　　剛子黑着臉過來看到倒在地上人事不省的唐昱，“明哥，這麼對兩個孩子，過了吧？”說著快步走過來，拿肩膀把那所謂的明哥擠過一邊，趕忙俯下身來檢驗唐昱的傷勢。　　不遠處滾着半塊磚頭，後腦勺鼓起老大的包，顯然是被磚塊砸到，看唐昱昏迷不醒，剛子臉色一變，起身還沒開口便見那明哥一臉不善的看着他，“怎麼找，剛子你是要架今天這梁子是不是？這兒是我的地盤，你現在可是踩過界了，再說，我明哥過不過還輪不到你剛子來管吧。”圍着剛子不屑的轉了兩眼，“管我的事兒？我呸，也不看看自己什麼東西，上次的事兒虎爺沒和你算賬那是江姐的面子，你該不會以為自己真的成了氣候什麼事兒都敢管吧……”　　正說著，剛子出來的衚衕口陸續冒出十幾個人來，個個都帶着傢伙什，明哥臉上一變，“吆，感情是早有準備呢，感情是真要架這梁子。剛子，你可要想清楚了，這兒是虎爺划給我的地盤，你最後知道撈過界的後果。”嘴上硬氣，心裏邊卻露了怯，退回到追上來的三個人身邊接過成少洵手裡的扳手。　　剛子帶過來的人也不善的揮舞着手上的傢伙什盯着明哥他們幾個，只等剛子一聲吩咐下去就衝上去廝打。　　剛子看了唐昱沒有醒過來的跡象，心裏邊越發的着急，也顧不上搭理明哥，趕緊掏出大哥大先掛了120，掛完又給唐天浩打了過去，“剛子，我已經到了老街了，怎麼樣？”　　“二哥，你快過來，小昱出事了，我來的時候小昱的後腦勺被鳳城的明哥那些人拿磚頭砸中了，現在還昏迷着，我剛剛打了120……”　　“剛子，你要是識相就把那女的留下給哥幾個處置，虎爺那邊啥事沒有，那個傷了我們的小子，你墊上醫藥費，人你帶走，我們也不追究，要不，虎爺追究起來，你可要想清楚了。”　　正說著，唐天浩已經氣喘吁吁的跑進衚衕，“剛子，怎麼樣？小昱怎麼樣？”說著分開人群小跑過來，“小昱，小昱……”　　叫了兩聲見唐昱沒反應，禁不住心急如焚，看着那邊還在唧唧歪歪的明哥幾個人自然眼睛不善，“那個狗東西乾的，說，誰乾的。”　　被唐天浩的眼睛望過來，明哥禁不住心虛的退了兩步，又趕緊頓住，色厲內荏的道，“你又是什麼東西，知道我是誰嗎？這兒是虎爺劃下的地盤。”　　話未說完便見唐天浩冷笑了一聲，“剛子，廢了這個嘴多的，出了事兒我兜着。”又轉頭對着明哥那邊幾個，“小兔崽子，老子在東陵市混的時候你還不知道是褲襠里的什麼玩意兒呢，跟老子耍橫，活的不耐煩了。”說著揮手，示意剛子帶過來的人上去群毆。　　明哥這才臉色一變，知道對方是動真格的了，“你，你別亂來啊……”話未說完，旁邊的剛子帶過來的一幫子的人已經揮着手中的木棍鋼條往他們身上招呼了上去，趕忙拿起扳手反抗。　　他們這邊總共才四個人，手裡邊除了那把扳手之外都沒有趁手的傢伙什，剛子這邊十幾個人一哄而上，手裡邊大多帶着利於群戰的木棍和鋼條，圍着沒幾下那四人就都躺在地上只剩下哼唧的份兒，被大夥輪流拿腳往身上招呼，只能勉強拿手臂護住腦袋。　　唐天浩不解恨，剛子自然也沒有讓他們停手的意思，反正他早看不慣明哥這伙人，有唐天浩兜着，他自然要好好出一口惡氣。　　唐天浩和陳怡兩人把唐昱扶起來，陳怡自覺的讓唐昱半躺在自己懷裡邊盡量讓腦袋的位置舒服些，顯然她也是受了寫驚嚇，斷斷續續的才把事情和唐天浩說清楚。　　“這些畜生。”　　知道唐昱的車還在衚衕裡邊，兩人也不等救護車過來，和剛子三人搭着手把唐昱抬過去放進寶馬裡邊，唐天浩又回頭把自己的插鑰匙給了剛子，讓剛子去開着他開過來的車，自己則開着唐昱的車準備把唐昱送過醫院，陳怡自然也跟着過去，唐昱放在後座平躺在她懷裡。　　唐天浩開了車，這才想起，還沒有知會他大哥一聲，趕緊又給唐天鴻打電話。電話裡邊說不清楚事情的原委，只是說唐昱為了救人被青皮傷了腦袋昏迷不清，因為不知道唐昱具體傷的情況，傷又在腦袋上而且人事不省，也不知道具體嚴重的程度。　　唐天鴻一聽登時就急了眼，趕緊打電話給市一院聯繫住院，放下電話又放心不下，匆忙和蘇慕儒招呼了一聲就叫了司機往市一院趕。　　到了一院，因為唐天鴻事先和院長打過招呼，早有一眾醫生在門口嚴陣以待，唐天浩下車匆忙和院長打過招呼，那些醫生便上來把唐昱接手過去推入診室，他和陳怡兩個人也一起不放心的跟着進去。　　不一會兒唐天鴻也坐車到了，一上樓就匆匆跑過去拉住唐天浩，“老二，怎麼樣？小昱怎麼樣？沒什麼事吧？”　　唐天浩無奈的攤攤手指了指病房，意思是他也不知道，一旁的醫院副院長插口道，“醫院腦科的主任醫師在做全面的診斷，唐秘書長儘管放心，孩子一定會沒事兒的。”不過這話也不能打消唐天鴻心頭的焦慮，畢竟唐昱還在昏迷不醒着。　　陳怡在一旁喃喃道，“都怪我，都是我不好……”　　唐天浩嘆息一聲，“那怎麼能怪你。”說完把事情的原委又給唐天鴻說了一遍，唐天鴻聽完大怒，“這幫畜生還真是無法無天了，光天化日就敢做出這等事情，當東陵市是他們的天下嗎？當東陵市沒有法律了么？”說完把唐昱的大哥大拿過來，走到僻靜處給蘇慕儒掛了個電話說了一下這邊的事情，重點說了唐昱救人遭難昏迷不醒。　　走回來的時候卻見唐天浩拿着大哥大說了些什麼，掛了之後露出一臉尷尬相，“怎麼了？”　　唐天浩苦笑一聲，“剛子那邊有人找麻煩了。”見唐天鴻一臉疑惑，又解釋道，“剛子，小三以前的鐵子，現在街面上，小昱過去老街的時候讓人家帶人過去幫忙，剛子帶了十幾個人過去幫忙……”　　正說著，那邊的急救室的門打開，唐天浩忙止住話頭和唐天鴻急走過去，“李醫生，怎麼樣？小昱沒事吧？”　　李醫生摘下眼鏡還想習慣性的端一下架子，猛然想起這兩個人的身份，趕忙放低姿態和緩語氣，不過臉上還是很嚴肅，“唐秘書長，孩子的情況不容樂觀呀。”　　“什麼？不容樂觀？李醫生，你趕緊說說，小昱的情況到底怎麼樣？”唐天浩一聽就急了眼。　　李醫生嘆了口氣，“初步檢查的結果是輕微腦震蕩，這個自然沒什麼，休養調理幾天就沒事兒了，可是病人受鈍器擊打腦部之後到現在還沒有蘇醒的跡象，因為受傷的部位在腦部，所以極有可能在鈍器的擊打之後造成了顱內出血，在顱腔內形成了淤血或者凝血塊，這才導致病人昏迷不醒。”　　“顱內淤血？”　　“對，當然，這個只是基於我多年來的判斷，並沒有得到證實，唐秘書長也不必過於擔心，病人現在呼吸穩定心脈以及血壓等都很正常，腦部受重創的可能性不大，或許是我多慮了，如果需要確定還需要做進一步的檢查，這個檢查會比較繁瑣。”　　“希望沒有，希望沒有。”唐天鴻低聲的喃喃到，“那，那，那如果腦內真的形成血塊怎麼辦？”　　李醫生不動聲色的偏頭看了一下院長面上的表情，這才小心翼翼的道，“若是腦部受到重創的話，那我建議轉移到省醫院的腦科就診，我們市一院的醫療條件還無非對那種複雜的病症做有效治療。”頓了頓，“當然，現階段病人最好還是留在醫院進行觀察，如果病人在二十四小時之內能夠蘇醒那應該就沒有什麼大問題，如果二十四小時之內無法蘇醒，那就之內轉移到省醫院了。在沒有確診之前，病人還是不要頻繁移動的好，否則可能會造成不良的後果。”　　“那，顱內出血會造成什麼後果，治癒的幾率有多大？”　　李醫生猶豫了一下，“顱內形成淤血或者血塊，會堵塞血管壓迫神經等，輕微者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可以自然化去，重者。”小心的看了唐天鴻一眼，“重者可能永遠昏迷，至於治癒的幾率也是因人而異的，要看血塊的部分和大小。”　　頓了頓，“當然，唐秘書長也不必過於擔心，病人除了昏迷之外身體機能一切正常，腦部重創的可能性不大。我現在組織腦科的專家開個會診再研究一下，或許會有些進展。”　　心中默默祈禱了一聲，唐天鴻揮了揮手，“麻煩李醫生了。”又偏頭道，“錢院長你們先去忙吧，我聯繫一下省醫院的人。”一句話說完，整個人卻腳下一軟往後癱去，幸好唐天浩眼疾手快趕緊扶住了才沒倒在地上，幾個人又是一番手忙腳亂把他扶進了一個病房。　　忙亂的人沒有注意到，不遠處一個清冷的女孩臉上默默掛着兩痕眼淚，“是我連累了他，是我害了他，是我害了他……”　　陳怡在旁邊也聽到了剛才醫生的話，想到唐昱有可能因為自己而永遠無法醒來，忍不住心中悲苦，也就是在這一刻，唐昱和她第一次見面時留在她心中的豬哥的印象漸漸被另一種印象取代……　　她倒是想為唐昱做些什麼，可是卻似乎完全的無能為力，只能在心中默默的祈禱着他能夠平安的醒來，祈求上天保佑好人一生平安。

# 第八十五章 唐昱醒不了了？

　　再說剛子這邊，去醫院他也幫不上什麼忙，唐天浩讓他在這兒好好“招呼”一下這邊的幾個龜孫子，他自然鐵了心的整那幫龜孫子，對着明哥一幫人又是一頓拳打腳踢，而且他是此中的老手，下手儘是往柔弱的地方招呼，那個所謂的明哥手下的幾人哭喊連天，明哥倒是還有些硬氣，還色厲內荏的放着狠話，“剛子，你個犢子，老子今天記住你了，你等着虎爺送你上路吧……”話沒說完又被剛子一腳揣在嘴上，後半截被堵在肚子裡邊。　　這邊十幾個人圍着幾人打的熱鬧，不過老街上擺早市的人也陸續回來，剛子是老街的人，怕被人戳脊梁骨，吩咐人拖死狗般的把那幾人，連帶着陳怡家裡邊被唐昱打傷的幾個都出了老街準備帶回自家的地盤上收拾，哪像剛出了老街的衚衕就被兩輛警車截了下來，“吆，這不是牛所長嗎？什麼風把你老人家給吹來了？”剛子嘴上客氣着手裡邊卻把大哥大暗暗塞給了身邊一個小弟使眼色讓他趕緊開溜。　　這個牛所長他是知道的，人送綽號牛扒皮，是個吃人不吐骨頭的厲害角色，這片混街面的，少有不知道這個牛所長的，而且剛子知道的更多一些，這個牛扒皮和明哥還是有些關係的，靠着這層關係才能在鳳城區這片混的風生水起，要不虎爺也不會賞識他。　　“叔，快來救我，我快被他們打死了，快救我啊。”看到警車過來，明哥立馬撕心裂肺的叫了起來。　　看到被打的幾乎不成人形的明哥，牛扒皮臉色一變，驀然一黑，“這是怎麼回事兒？剛子，你不好好在東河區獃著跑我的地盤上搞事兒，怎麼找，想打我老牛的臉？還吃了熊心豹子膽了你，嘿，光天化日聚眾鬥毆欺壓百姓。怎麼樣，是我們動手還是你們配合著點？”說著揮手，示意手底下的七八個公安帶着警拐警棍圍了上去。　　牛扒皮原本正吃着早飯，接到報警說老街有人在聚眾鬥毆所以才帶人過來，原本想着這種機會逮着好好敲一筆，哪想到竟然看到自己的遠房侄子被打的不成人形，雖然親戚關係已經很遠了，不過明哥每年給他孝敬的可不少，自然對這個遠房侄子喜愛的緊，這會兒看到自己的搖錢樹被人打成那樣，自然心中不舒坦要拿剛子幾個人出氣。　　剛子他們常年在街面上廝混，進出看守所比進自己院門還熟臉，自然早就和這些警察早就混了熟臉，都知根知底，想跑也沒機會，一個個拖拉着腦袋，乖乖的伸出雙手帶上手銬，有牛扒皮的暗示，自然在“文明執法”的過程中藥來電不文明的小手段來折騰一下這些人，基層的警員執法歷來行事剽悍，對這些人的手段自然也是藏出不窮，搞的剛子的幾個小弟哀嚎連天。　　原本有個小弟拿了剛子塞過來的大哥大要趁機溜出去的，哪想被眼尖的牛扒皮看到，一個警拐飛過去恰好打在膝蓋彎摔倒在地上，牛扒皮走過去又不解氣的拿警拐電了一下，那小弟就躺在地上直抽抽，牛扒皮不屑的吐了口痰在他臉上，“小子活膩味了是吧，在我牛天順的眼皮子底下也敢開溜，不知道老子的厲害是吧，有你小子受的。”說著又不解氣的踢了兩腳，手中的大哥大卻被他撿起來順手揣進自己兜裡邊。　　等到剛子也被反剪着手帶上銬子，被駕着的明哥又神氣活現起來，仰着頭走到剛子面前，對着剛子臉上的啐了口痰，剛子一偏頭吐在了衣領上，“媽的，你不看看自己什麼玩意兒連老子也敢打。”說著靠到剛子耳邊，“你在看守所裡邊好好獃着，爺會進去好好招待你的。”　　說完摟住剛子的腰背猛的一抬膝撞到了剛子的小腹上，剛子吃痛不住背弓這彎下了腰又被明哥在下巴上打了一拳，剛子倒是硬氣，愣是沒哼一聲。明哥看着不解氣還要再動手，牛扒皮斜斜瞥了一眼，看周圍人群漸漸多了，知道這樣影響不好，對明哥低喊了一聲，“夠了，不解氣回了所里再說。”　　因為人太多，所以又臨時叫過來一輛專門押運犯人的車吧剛子的十幾個人浩浩蕩盪的準備帶回所裡邊去。　　成少洵也在這會兒開着車帶了幾個警察過來，唐昱打過電話之後他也心中着急，打着老子的旗號在城關區叫了幾個平日里相熟的警察就往這邊趕，他暑假也學會了開車，他老子的車今天留在家裡，正好方便了他。　　過來看到停着幾輛警車成少洵還以為是唐昱叫過來的救兵，聽周圍人議論才知道是兩伙人鬥毆被抓走了，他正奇怪着，一起過來的那個年紀稍輕看起來不過二十歲的警察低聲自語道，“那不是東河的剛子嗎？怎麼跑到這邊的地盤上鬧事還被抓了？”　　成少洵回頭，“劉哥，剛子是誰？”　　“哦，你說剛子呀，東河區一個混街面的，上不得大檯面，倒是不知道他怎麼踩過線了，上次就以為得罪了虎爺差點被廢了，是因為琉金殿堂的江姐說了話才繞過他的，似乎說是和唐家的老二挺熟，是唐天浩出面擺平的，不過這種事情誰知道真假。這小子，倒是不長記性，才多長時間就又鬧出事兒來，等着吧，這會兒不死也得脫層皮。”　　成少洵生在政治家庭，自然也知道那所謂的虎爺是誰，正帶着幾人進衚衕準備到陳怡家那邊救急，驀然瞥到杜大浩的身影也在那邊的幾個人中，成少洵心中驀然一動，莫不是這個剛子是唐昱叫過來的人？如果是這樣的話倒是能解釋得清楚了，不過怎麼沒有看到唐昱的身影？而且看樣子剛子幾個人似乎被杜大浩那邊叫來的警察給制住了，這可有些解釋不通啊。　　這樣想着，腳下卻不慢，匆忙趕到陳怡里卻只見到一片混亂，一個人影也看不到，心知不對，趕忙出門給唐天浩打過電話，這才知道唐昱已經受傷昏迷住院了，又趕忙把這邊看到剛子被警察抓了的事情說了一聲。　　掛了電話后成少洵心中也有些焦急，不知道怎麼做才好，他本就年紀不大經世不多，又素來不喜歡官面上的東西，也不知道遇到這種事情如何處理，他老子的名頭更不知道怎麼借，轉頭看了看身邊的幾人，“劉哥，你們能不能去和那邊的人交涉一下，看看能不能放了剛子那些人？”至於現在留下杜大浩那幾個人給唐昱出氣，即便是成少洵不精通這些道道也知道現在不可能。　　被叫做劉哥的警察面露難色，“我們不是一個區的，跨區管事招人記恨，我們出面不合適啊，而且，人家也未必買我們的帳呀。”偷眼看了一下成少洵的臉色，又道，“我過去試試看吧，不過洵少你別抱太大的期望，那個牛扒皮牛所長，在公安系統裡邊是出了名的難纏角色，犯到他手裡邊的人少有號下場，要不是有人給撐腰，早就被搞下去了。人家老資格，可不一定搭理我們這些人。”說著帶了身邊的幾個警察過那邊去交涉。　　成少洵遠遠的跟在後邊，看到劉哥幾個警察過去之後開始人家還客套了幾句，緊接着聲音就高了起來，剛子十幾個人也被相繼壓倒車上。　　劉哥幾個人垂頭喪氣的走回來無奈的攤了攤手，“我們幾個嘍��不夠格呀，人家完全不搭理我們。”又看了看成少洵，“洵少你自己出面還差不多。”　　成少洵搖了搖頭，他已經被事情和唐天浩說了，想必那邊會有人出面交涉的，他自己出面未必好，人家也不一定買他這個小孩子的臉。打發了跟過來幫忙的幾個警察，成少洵獨自開車到一院去探望唐昱，到了一院花了一番工夫才找到獨自在走廊的角落裡默默祈禱的陳怡，趕忙走過去，焦急的問到道，“陳怡，唐昱怎麼樣了？”　　被成少洵搖了兩下肩膀陳怡才反應過來，驀然爆發出哭腔來，斷斷續續的把剛才會診的李醫生說的話又說了一遍，“什麼？顱內凝血？你是說唐昱可能有危險？”看陳怡掛着淚痕的臉這才知道不是開玩笑，不禁暗怪自己剛才沒有出面強勢的留下杜大浩幾個人給唐昱出氣，他倒是沒想到，這個冰山美人有一天會露出這樣楚楚可憐的一面，猶自能聽到小姑娘口中的喃喃自語，“是我害了他，是我害了他……”　　成少洵匆匆安慰了陳怡幾句，趕緊又找地兒給他老子打過去電話，把唐昱的事情和他老子說了一遍，重點說了唐昱現在重傷，也把剛子被鳳城區的一個派出所抓去的事情，隔着聽筒成少洵都能感覺到他老子凝重的呼吸聲。　　放下電話，成少洵也開始默默的坐在陳怡旁邊為唐昱祈禱起來。

# 第八十六章 官痞一窩與各方雲動

　　唐昱腦部重傷昏迷不醒的消息很快就在東陵市的某個階層傳開並引發起巨大的波動，雖然此刻的唐昱還沒有在外人前展露他巨大的能量，不過東陵市的人起碼知道他有一個做市政府秘書長的老爸，知道他有一個做市長的乾爹，知道他有一個接近億萬富翁的二叔，知道他有一個讀清華的小叔……　　於是乎，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就在所有人都沒有預料之中迅速席捲了整個東陵市。　　當然，說整個東陵市或許有些不恰當，因為東陵市內只有老街的人在津津樂道，其餘絕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這種每天都會發生幾起的鬥毆事件。但是這件事兒，在東陵市的某個層級以上的人群裡邊確實是掀起了巨大的風暴，由此引發了後續一系列的事端暫且不提。　　張雅惠上班的時候聽到消息趕忙趕了過來，陳怡的母親劉舒蘭來了，成少洵的老子成衛東抽時間過來了，楊涵寧聽到消息也來了，她的身份不便出現在唐天鴻面前，只能把陳怡母子兩個叫出去問情況，又讓周曉虹進去醫院內部……　　周曉虹知道了消息，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不敢怠慢，於是乎省城的宋宛如她們自然也就知道了，宋宛如和沈芸一聽唐昱被重擊昏睡不醒，兩人立馬就急了眼，登時就決定來東陵市看唐昱。　　給沈睿鴻打過電話之後沈睿鴻也是心頭焦急，畢竟人腦部歷來就是醫學的疑難區，現在唐昱又昏睡不醒，沈睿鴻自然也是心下焦急，親自給省軍醫大打了電話，那邊不敢怠慢，立即在省城組織起一批腦科專家跟隨宋宛如和沈芸一起到東陵市給唐昱進行會診。　　蘇慕儒在接近中午時分也接着視察的名義來了一院，大家自然都心知肚明他是為了看唐昱過來的，蘇慕儒也不掩飾自己的目的，過來之後和院領導應付了幾句就匆匆問起唐昱的病情，聽着腦科主任李醫生的描述和會診不利的結果，蘇慕儒的臉上越發的陰沉起來。　　成衛東比蘇慕儒早過來幾分鐘，就這蘇慕儒的話頭說起剛子幾個人的事情，自然，很有技巧性的避過了剛子等人的身份，蘇慕儒登時大怒，讓秘書打電話叫區委書記陳大嗓門過來彙報工作，問問他鳳城區的治安工作是怎麼做的，對待見義勇為的人是不是要送進看守所裡邊，他這個區委書記，到底還要不要當了，說完頭也不回的離開了醫院。　　蘇慕儒大發雷霆的消息不久之後就從有心人的嘴裏邊傳出來，立馬在東陵市的某個階層傳的沸沸揚揚，大夥這才知道，東陵要出大事兒了。　　作為此次事件的參与者，明哥和牛扒皮這才從陳大嗓門暴怒的電話聲中知道，那個被明哥拿磚塊砸暈的人竟然是市裡邊正紅的發燙的政府秘書長唐天鴻的兒子，而且知道蘇慕儒為此發了脾氣，兩人心中不禁大驚。　　“牛天順，你到底是怎麼搞的，那個明哥，又是怎麼回事兒？”聽着那天牛天順膽顫求幫忙的聲音，陳和森心中不禁苦笑，他現在自己自保尚且不及，哪有機會幫別人擦屁股。　　明哥自己本就沒什麼見識，也不認識後來過來的唐天浩，自然不知道他打傷的人是誰，也不想管是誰，牛扒皮過來的時候唐天浩已經開車走了，要不說不準事情另有轉機。　　若說此事他們占些理也就罷了，蘇慕儒要想沖他們發怒還要找個由頭，現在市裡邊也不是蘇慕儒的一言堂，陳大嗓門也不缺乏支持者，可是關鍵時期的起因是明哥一伙人準備強姦一個女孩然後人家“見義勇為”才受傷的，那性質可就不一樣了。　　明哥此刻心中恨不得扒了出主意的杜大浩的皮，要不是杜大浩的主意他們也不會去動陳怡，當然，現在想着陳怡的身段還是心中意動不已。他更恨的是，杜大浩那小子明明知道唐昱的身份還讓激着他們去得罪，而且事後偷偷的離開也沒有和他們說唐昱的身份。　　兩人現在還沒空想唐昱的事情，剛子還在他們手中，牛扒皮現在是兩頭為難，放出去也不是不放也不是，蘇慕儒都直接責問陳大嗓門見義勇為是不是要被送到看守所裡邊，指的自然是他牛扒皮抓剛子的事情，可是若是放出去也不是，倒不是牛扒皮不想放人，實在是放不得。　　他把剛子十多人帶回所裡邊之後，明哥惱怒剛子的人剛才對他拳打腳踢，現在有了機會自然要報復一下，所裡邊這種陰暗的事情不少，落到裡邊，那下場叫一個凄慘，而且保管叫你驗不出傷來。　　明哥這次是急了眼，也不管這裏邊一貫的手法，對着剛子以及其他人就是一陣猛揍，還招呼來自己在這一片的人一起來招呼。其他人還好些，剛子是重點照顧對象要嚴重的多，幾乎被打的看不出人形。值得慶幸的是，明哥放話要親手廢了剛子，不過他剛剛被打了一頓還沒有恢復過來，要等恢復過來才給剛子留個畢生難忘的教訓，沒想到現在居然出了這等事兒。　　兩人還沒想出個結果來，派出所外邊已經開來一溜的車，有市裡邊的，有區政府的，還有幾輛警車夾在裡邊，陶業驊親自和政府秘書處的人一起過來，區裡邊公安系統的頭頭腦腦有三個在裡邊，直接對他開口提人，牛扒皮唯唯諾諾了幾句含糊不清的話，什麼不合規矩之類的，陶業驊看了他一眼，“牛所長端得是好威風好霸氣，是不是要蘇市長親自過來給你發個錦旗你才能把見義勇為的人給放出來？”特意在見義勇為上邊咬重了字眼。　　說完也不理會一臉死灰的牛扒皮，吩咐人進去把剛子一眾人給放了出來，看到幾乎不成人形的剛子陶業驊臉上更是盛怒，“牛天順，誰給你的權利濫用私刑，誰給你的權利拘留見義勇為的公民？人民賦予你的權利，不是讓你來禍害人的。”　　明哥大概是一輩子也沒有這麼近距離的站在這麼多領導的面前，聽着陶業驊責問的話早就腿根子發軟，後邊跟進來的幾個如狼似虎的警察也把明哥一伙人相繼控制住，在陶業驊他們接出剛子的時候，陳大嗓門也正滿頭大汗的承受着蘇慕儒的怒火。　　自打臨近中午蘇慕儒從醫院回來開始，市裡邊就瀰漫著濃濃的火藥味，一貫態勢強硬卻溫文爾雅的蘇慕儒，竟然對彙報工作的鳳城區區委書記拍了桌子，而且破天荒地的叫出了陳大嗓門這個大家背地里傳着的綽號，指着陳大嗓門的鼻子，一把把一疊材料摔到陳大嘴的面前，“你自己看看你做的好事，鳳城區的治安問題，你作為區委書記區裡邊的一把手，你是怎麼抓的工作，為什麼會發生光天化日之下有人敢入室強姦的事情……”　　陳和森心裏邊也有些委屈，不過也無從反駁，他作為區裡邊的一把手，總不好說治安工作不歸他管轄，而且牛天順也是他的人。　　正說著，桌子上的電話響起，蘇慕儒接過電話，腰桿驀然挺直，隔着聽筒陳和森還能聽到電話裡邊咆哮的聲音，“你們東陵市的治安是怎麼搞的？”接着他就被蘇慕儒揮手趕了出去，心裏邊判斷出是省裡邊的電話，只是不知道市裡邊發生的事情怎麼這麼快就傳到省裡邊的耳朵里。　　電話打了約有五六分鐘，之後秘書處的人進去說了幾句什麼，出來的時候意味深長的看了陳和森一眼，看的他心中發毛。陳和森再進去的時候明顯感到了蘇慕儒壓抑不住的憤怒，“瞧瞧你們乾的好事，沈省長打過電話，是我去和他解釋東陵市的治安還是你去？是我去解釋東陵市公安系統的執法問題還是你去。”　　正說著，秘書處的人說陶區長過來了，蘇慕儒吩咐讓他們把人抬進來，然後指着後邊擔架上不成人樣的剛子，“看看你們鳳城區的派出所乾的好事兒，剛剛沈省長問我，東陵市是不是官痞一家，你讓我怎麼回答，一個見義勇為的人，派出所誤抓也就罷了，身為所長，竟然放縱一群地痞流氓在派出所內公然行兇毆打人民群眾，這是什麼樣的行為？他還是不是一個共產黨員？東陵市，還是不是一個有法律制度的城市？這樣這樣的執法人員，你讓人民群眾如何敢去信任他們，如何敢把自己的安全交給這些蛀蟲來守護？”　　說完走過去對着剛子道，“你，受委屈了！你放心，我蘇慕儒在此承諾，東陵市裡邊的蛀蟲，一定要一個個找出來，虧欠人民群眾的，一定要補回來。”然後吩咐人趕緊帶剛子去醫治，陳和森動動嘴唇還想說什麼也被他不耐煩的揮手趕了出去，“你先回去反思好自己的工作，區裡邊暫時由陶區長主持全面工作。”　　陳和森失魂落魄的出了政府辦公大樓，一路上覺得樓裡邊每個人看他的目光都怪怪的，一向在他面前只有扮老鼠份的陶業驊也趾高氣揚起來，讓他心裏邊異常的憋屈，剛回家就接到黃寶德打過來的電話，接起便是一頓氣急敗壞的聲音，“老陳，你們那邊到底是怎麼搞的，怎麼會捅出那麼大的簍子還被蘇慕儒抓住了把柄？”　　陳和森苦笑一聲，“我哪知道下邊會搞出這種事，還恰好被唐天鴻的兒子給趕上了。”頓了頓，小心翼翼的道，“唐天鴻家那小子，據說情況不妙？到底怎麼樣了？”　　“怎麼樣了？”黃寶德冷笑一聲，“不是據說，是真的，一院一個副院長說，若是顱內積血，嚴重的話有可能永遠醒不過來，你自己掂量着看吧。”說著掛斷了電話。　　聽着電話中的忙音，陳和森一臉灰白，心裏卻在暗罵，當初若不是黃寶德的妻子過來說那個牛扒皮是本家弟弟，他也不會給牛天順上位的機會，而且還幫着擦了那麼多次的屁股，現在出了事情黃寶德倒是知道撇清自己了。　　又打了幾個電話，這才知道，明哥那些人已經被市局以強姦未遂的嫌疑犯拘捕，市局正式對事件立案偵查，包括牛天順等幾個派出所的民警也因為和明哥的勾結被市局立案調查。　　陳和森暗恨黃寶德的狠辣，關鍵時刻什麼都可以拋棄，不過他自己也知道，這事兒出的不是時候，而且有些鬧的大了。　　若是唐天鴻的兒子真的有個三長兩短，人家一個正當紅的實打實的正處，若是硬要和他死磕也有他喝的。　　而且唐昱是蘇慕儒的乾兒子，這是東陵市上邊都知道的事情，蘇慕儒從此冷看他也在情理之中，更讓陳和森心驚肉跳的額是，東陵市自打四月份之後就一直傳言唐家和省裡邊的沈家有深厚的關係，今天在市裡邊看到蘇慕儒被省里責問似乎也證實了這一點，若是沈睿鴻動了怒，那可不是一個小小的派出所的所長能承受得了的，搞不好他這個區委書記都在劫難逃。　　下午傳來的消息似乎側面證實了這一點，中午剛過宋宛如沈芸就帶着人心急火燎的從省城趕了過來，隨行呆過來的數十個省裡邊一流的腦科專家組成的強大會診團隊，無不在彰顯着唐家與沈家不同尋常的關係，也讓以前不少懷疑的人閉上了自己的嘴巴，重新回過頭來審視唐天鴻這個人……

# 第八十七章 陳怡心思

　　醫院走廊的拐角處，陳怡正含着淚看着劉舒蘭，“媽，他，他是為了我才成了那樣的，我，不該給他打電話的，不該給他打電話的，是我害了他呀。”一貫堅強從不哭泣的陳怡，這時候對着劉舒蘭終於忍不住露出哭腔來，趴到劉舒蘭的懷裡邊放聲大哭。　　劉舒蘭拍着陳怡的肩膀，“傻孩子，傻孩子，是咱們娘倆欠他的，上次的恩情還沒還，這次又，又，唉。”說著心裏邊嘆息一聲，默默為唐昱祈禱起來，只希望好人能夠一生平安。　　過了一會兒陳怡忽然抬起頭來看着劉舒蘭，認真的道，“媽，若是，若是唐昱因為這個有了什麼后遺症或者永遠醒不過來，我，我想日後照顧他。”　　劉舒蘭愣了一下，沒料到陳怡竟然生出這樣的想法，不過想想女兒的心性也就釋然了，原本上次車禍就欠下了人家的恩情，這次又因為自己的事情而導致腦部重創，以陳怡的心性，生出這樣的念頭實在不足為怪。輕拍着陳怡的後背，“你願意就好，有些恩情，我們總是要還回去的……”　　唐昱這次出事着實驚動了不少的人，整個樓裡邊滿滿噹噹幾乎都是聞風來探望的人，唐昱現在特護病房之中，剛子也被轉移到了重症監護室進行治療，不過他受的大多是皮肉之傷，倒是沒有什麼大問題，休養一段時間就好。　　因為過來的人太多，唐天鴻又有些受不舒服，只得唐天浩代為出面打發走大部分的人，陳怡雖然想去看看唐昱的情況，不過裡邊專家正在進行集中會診，她不便打擾，心情煩悶的她也隨着人流除了醫院。　　拐過牆腳想找個僻靜的地方走走，卻看到楊涵寧也在不遠的拐角處默默噙着眼淚，“涵寧姐。”　　“小怡？你怎麼過來了。”楊涵寧趕緊拿紙巾擦了擦眼角的淚水，“沙子吹進眼睛裡邊了。”　　陳怡沒有揭穿她明顯的謊言，看着楊涵寧微紅的眼睛，不知為何，陳怡忽的又想哭泣，忍不住撲到楊涵寧的懷裡邊，“涵寧姐，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他也不會成了那個樣子的！”　　楊涵寧輕輕摟住陳怡，“不怪你，是那些喪心病狂的畜生，便是小昱醒來想必也是不會怪你的，你就不用自責了。再說，不是還沒有確診嗎，小昱會好起來的，他那麼好的人，不會有事的。”說著，眼淚卻不爭氣的又流了出來。　　陳怡本就知道唐昱和楊涵寧之間的關係不簡單，現在看楊涵寧的樣子，這才知道，兩人之間遠遠不是不簡單可以描述的。　　“涵寧姐，要不，要不你去看看他吧，剛剛聽說省城那邊又來了一批專家，好人會沒事兒的。”　　楊涵寧笑着搖了搖頭，“涵寧姐不方便上去，你去幫我看看他就好了。”　　陳怡不知道四月份發生的事情，不知道楊涵寧在四月份的陳松威案件之中扮演的角色，自然不明白楊涵寧為何不方便與唐天鴻等人見面，不過她是心思聰明的女孩，自然知道這些事情不該問，兩人相互安慰了一會兒都祈禱着唐昱能夠恢復過來……　　陳怡又回到樓里的時候恰好聽到張雅惠含着怒氣的聲音，“杜繼海，你走，我們這兒不歡迎你。我家小昱也不用你來假裝好心，你還是協助公安局把你兒子找出來去投案自首吧。”　　陳怡好奇的轉頭一看，看到那個提着果籃的人，她也禁不住心頭暗恨，那邊站着的一臉尷尬的人，不是杜大浩的老子杜繼海又是誰來。　　陳怡因為她媽之前被杜大浩駕車撞傷又不願賠償醫藥費用的事情，她自然對杜家父子沒什麼好感，之後還是因為唐昱的幫忙才讓杜家給她賠償了足夠的醫療費用，要不她媽或許就要一輩子癱瘓在床上了，而且這次的事情也是因為杜大浩而起，若不是杜大浩慫恿一伙人對自己心存不軌，大概也不會弄出後來的事情，唐昱更不會像現在一樣為了救自己而昏迷不醒。　　唐家的人早從陳怡的口中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張雅惠對罪魁禍首的杜大浩自然不好有什麼好態度，早晨涉案的人員，除了杜大浩外現在已經全部被市局羈押，在蘇慕儒和唐天鴻的盛怒之下，拖沓的市局難得的雷厲風行起來，僅僅幾個小時的時間就把卷宗採集證據證詞等東西紛紛搞定。　　杜大浩暫時還沒有被控制，他在看到唐昱昏迷之後估計已經意識到了事情不妙，他是知道唐昱的身份的，而且生於政治家庭，多少回知道這種事情的後果，他原本的想法也只是想拿陳怡出氣，沒有想着動唐昱的，現在唐昱出事了，他自然知道他們這些搞事的人要倒霉了。所以後來沒有知會明哥就獨自偷偷開溜了，現在暫時還不知道跑到哪兒去了，市局在杜家沒有發現杜大浩的影子，或許是獨自在開溜，也或許是杜繼海幫着隱藏的緣故。　　張雅惠自然知道杜繼海這時候過來的目的，不外乎是為了他家的小子，希望這邊能把他家的小子漏過不追究責任，而且剛剛還許下了不小的“封口費”。　　張雅惠一臉厭惡的看着眼前之人，心中卻打定主意要好好追究杜家那混蛋小子的責任。在她看來，自然是杜繼海幫着把杜大浩藏起來了，他是老公安，精通刑偵手段，對偵查和反偵察相當的熟悉，若是一心隱藏杜大浩，公安內部再有些舊故門生之類的幫着隱藏，那要找到杜大浩無疑很費勁兒。　　被張雅惠驅趕，杜繼海還想再說些什麼，不過看張雅惠一臉不耐揮手趕蒼蠅般的樣子，只得一臉尷尬的離開，經過陳怡身旁的時候還聽到她鼻子里發出的不屑的哼聲，想起自家小子上次似乎就是撞了人家老媽還不賠償醫藥費，杜繼海經不住老臉一紅，趕緊加快步子走了出去。　　張雅惠看到樓道中孤立的陳怡，猶豫了一下，“小昱這會兒那邊清凈了，你，你要是想進去的話就去看看他吧，也不知道他……”話未說完卻眼角一酸，差點掉出淚水了，趕緊轉過頭擦了擦眼睛。　　陳怡也是心中一酸，“阿姨，對，對不起，是我害了他……”　　張雅惠摸了摸眼角，“不要多想，阿姨不會怪你，本就不是你的錯，小昱，他，唉，這都是命呀。”　　張雅惠說完把陳怡領過去進了特護病房，陳怡這才見到所謂的特護到底特殊在哪兒，病房就是整個一個大套間，怕不有六七十平方大，內部無論是裝修還是傢具等等都設置的相當的豪華，不過此刻的她自然無心欣賞這些東西。前廳坐着不少人都沉默着孤寂無言，看到陳怡進來也只有唐天浩抬頭示意了一下，張雅惠就把她領進去了裡邊的大套間。　　陳怡進去的時候裡邊已經有兩個人在了，一個二十齣頭的少婦模樣，一個十六七歲和自己差不多年紀，兩人都在一連關切的看着床上毫無動靜的唐昱沒有注意到她們的進來。　　陳怡不知道她們兩個是誰，可是能從她們兩個的眼睛裡邊感受到她們對唐昱深深的關切，就如張雅惠看唐昱的目光一般。　　宋宛如抬頭詫異的看了陳怡一眼，又抬頭看了看張雅惠，見張雅惠點了點頭，心思敏銳的她立馬就知道，這就是此次事件的女主了。　　善意的朝陳怡笑了笑，指了指床邊上的座位示意她坐下。　　在這個美艷不可方物的女子面前，陳怡原本略顯拘謹的心情竟然毫無緣由的放鬆下來，坐在床邊凝視着緊閉雙眼的唐昱，想着這個男人因為自己一個電話就被召喚過來被惡徒傷成如此模樣，禁不住心痛如刀，邊上的三個女人受到她情緒的感染，也一個個的沉默無聲的盯着唐昱，盼望着奇迹出現睜開眼睛。　　“唉，這孩子。”張雅惠嘆息一聲走了出去，宋宛如輕聲道，“會好起來的。”也跟着出去了。　　沈芸好奇的打量着陳怡，唐昱就是為了這個女孩受傷的嗎，不過她真的好漂亮的，不由的掃了一眼陳怡修長引人注目的腿，“你能和我說說唐昱的事情嗎？”　　陳怡猶豫了一下，雖然不知道這個漂亮的女孩是誰，不過明顯和唐昱關係不淺的樣子，便把事情全部和沈芸說了一遍，“他是因為接到我的電話才過去幫忙的是，是我害了他呀。”　　“會好起來的，他會好起來的。”　　陳怡最後頓了一下，又把之前唐昱幫助出了車禍的她媽的事情也說了出來。　　沈芸微微眨了下眼睛，也和陳怡說起她和唐昱第一次見面被唐昱從水中救上來的經過，只是沒有提到自己的身份。　　陳怡早就從蘇晴的口中知道唐昱在中山公園救人的事情，倒沒想到原來就是眼前這個美艷的少女。　　在那個沉寂的單間中，兩個十六歲的花季少女對着昏迷中的唐昱分享了她們與他之間的記憶，然後心有靈犀的一同默默的注視着昏迷中的唐昱，祈禱他能夠快快醒來……

# 第八十八章 虛驚一場？

　　特護病房中沈芸和陳怡兩個人對着昏迷的唐昱兩美無猜卻也相顧無言，一時之間病房之中倒是安靜下來，不過一院的專家會診室現在卻熱鬧非凡，十幾個省城過來的腦科專家外加一院的主任醫師李醫生，一人一疊資料正討論的熱鬧。十幾個人看起來意見並不同意，分成幾個圈子相互說服着其餘人，居中一個饅頭白髮的老者主持着會診。　　外邊，唐天鴻、張雅惠、宋宛如以及蘇慕儒的妻子顧秋霞幾個人也正圍在會診室隔層的屋子里隔着玻璃看着一個個面紅耳赤的專家，面上擔憂隱約可見，盯着討論會診的醫生專家，幾人心頭也被揪的緊緊的放鬆不下來。　　“老唐，你和雅惠也不要太過擔心，小昱這麼好的孩子，一定，一定會沒事的，我和老蘇……唉。”　　顧秋霞說著自己卻先嘆息了一聲，她和蘇慕儒剛剛受唐昱為乾兒子不過兩個月的時間唐昱就出了事，自然心中難受。原本她和蘇慕儒有個女兒，可是走失多年尋找未果的情況下，現在自然把唐昱這個既聰明伶俐又於蘇慕儒有恩的人作為依靠，一院的腦科主任對唐昱病情的描述，着實把她嚇了一跳，這會兒嘴上勸說這唐天鴻和張雅惠，自己心頭卻也忍不住的擔心。　　張雅惠抬頭勉強擠出一絲苦笑，“小昱這孩子，有事兒也不通知老唐和他二叔，偏要自己逞強，這下可好，也不知道能不能……”說著也嘆息一聲，閉上眼睛默默祈禱幾句。　　後邊不遠處的劉舒蘭有些拘謹的走過來，微微佝僂着身子對着唐天鴻和張雅惠，“唐，唐秘書長，張大妹子，是我家小怡的不好，是我家小怡給你們添麻煩了，要不是我家閨女，小昱這麼好的孩子也不會，也不會……”未說完眼角已經濕潤，“我，我給你們跪下了。”　　說著劉舒蘭對着唐天鴻和張雅惠便要跪下去。　　宋宛如離的近些，趕緊一把攙住已經要半跪在地上的劉舒蘭，“大姐你這又是何必，小昱他去救人是因為和小怡是朋友才去的，發生這樣的事情是大家都始料不及的，要怪也只能怪那些喪盡天良的行兇之人，怎麼能怪你和小怡啊。再說，小昱，小昱他也會好起來的，不會有事的。”　　這麼說著，宋宛如的心中卻打定主意，便是用一些關係也不能讓那幾個傷了唐昱的小青皮好過。她本就是軍人世家出身，雖然一貫溫婉可親，可是骨子里也是遺傳了她老爸軍人的剽悍血統的，只是平日里一貫不表現出來罷了。若是語馨知道了她的小昱哥哥昏迷過去不能醒來，還不知道要傷心成什麼樣子呢。　　省城裡邊沈睿鴻和鄭舒嫻在聽說了唐昱的事情后也是擔心異常，若不是鄭舒嫻的身份也不便公然到東陵市露面，只怕當時就和沈芸一塊來東陵了。心中擔心又震怒的沈睿鴻，甚至直接把電話掛到了蘇慕儒和黃寶德的辦公室給他們施加壓力。當然，他的電話也遞了把刀子給蘇慕儒，讓蘇慕儒好多事情處理起來阻力減小一些。也是沈睿鴻的電話才請動了拿着國家特殊津貼的周院士過來主持會診。　　看着硬撐着要下跪的劉舒蘭，張雅惠強忍着心頭的擔心和悲痛，想說什麼，動了動嘴唇卻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來，是啊，這種事情，又怎麼能怪罪到着可憐的母女倆身上，要怪，也應該怪那些喪心病狂的禽獸吧。　　張雅惠扭頭忍不住摸了兩把眼淚，想着昏迷不醒的唐昱，強忍着才沒有哭出聲來，微微的抽噎聲在寂靜的屋子里卻越發的明顯，宋宛如和顧秋霞趕忙遞過去紙巾幫着她擦去淚水。　　唐天鴻到底內斂一些，忍住心頭的擔心也勸了劉舒蘭幾句，告訴她唐家的人不怪陳怡云云，這才打消了劉舒蘭要下跪謝恩的意思，不過看着傷心悲痛的張雅惠，她心中的愧疚感卻越發的多了起來，“這孩子心眼好，是大好人呀，大好人呀，是我們家欠他的。”頓了頓，抹去眼角的淚水，“上次我們家就欠了他的恩情啊，要不是他幫忙，我，我現在還癱瘓在床上，還沒來得及感謝他，這次他又因為小怡的事情……”說著劉舒蘭又斷斷續續的說出她被杜繼海的兒子杜大浩撞了不賠錢，後來是因為唐昱的插手才得以讓杜家賠錢治療的事情。她不知道唐昱用了什麼法子讓鐵公雞的杜繼海願意賠錢，不過她知道，是她女兒陳怡把照片給了唐昱之後沒幾天杜繼海就親自上門送錢的，若是不明白這裏邊的關節，那她也白活這麼多年了。　　唐天鴻卻是心中苦笑，聽劉舒蘭說起這事兒他才明白，原來上次唐昱遞把刀子給蘇慕儒把杜繼海給整了下去，還順帶着用這把刀子把市交通局、市交通執法大隊給清理了一遍進行了大換血，原來唐昱的舉動當初還有着這層意思，就是為了幫助這對母女，苦笑了一聲，也明白了那些遞過來的材料大概還是從這兒得到的。　　這樣想着，唐天鴻的心中禁不住心中有些好氣又好笑。　　張雅惠在聽到杜大浩和杜繼海這兩個名字猶自咬牙切齒心中發狠，轉頭對唐天鴻道，“老唐，杜繼海那老不羞的還敢找到醫院來，也不看看他那殺千刀得兒子整天做什麼缺德事兒，老唐，你兒子已經躺在那兒了，怎麼做你自己看着辦，要是不能把那個壞痞子給抓住，我，我就……”　　唐天鴻不耐煩的擺了擺手，這事兒他還心中煩着，唐昱都那個樣子了，若是有機會，他自然也不會手軟的，都是老機關，自然有的是手段，更何況是杜繼海這個沒牙的貓，正要開口說什麼，卻見吱呀一聲，不遠處的會診室的門開了，領頭的周院士出來之後，後邊的一眾專家相繼从里邊走出來，唐天鴻和張雅惠趕緊停下話頭擁上去正要發問，旁邊的宋宛如已經先一步走過去開口，“周伯伯，小昱他怎麼樣？”　　被稱為周主任的是一位六十多歲滿頭白髮的醫生了，他是省軍區總醫院的主任醫師，腦科專家，本人還享有國家愛的特殊津貼。在腦科的領域，不說在遼海省首屈一指，便是在整個國內的腦科領域以及國際上邊都赫赫有名，這次也是因為沈睿鴻的面子才專程跑到東陵來參加會診，平常人想見他一面可不容易，更不要說勞動大駕主持會診了。　　周醫生和宋宛如顯然極為的熟悉，聽到宋宛如的問話，微微笑了一下，“宛如你們也不必太過擔心，根據我們初步得出的結論，應該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唐天鴻、宋宛如等人臉上都是一喜，“周院士，小昱，小昱他真的不會有事兒？”張雅惠抹過臉上的淚水，一臉驚喜的問道。　　周主任微微側了一下頭拿起手中的一疊資料，“這是我們之前又對他進行的全身性的檢查，可以說，病人除了昏迷之外，全身上下的一切機能都很正常，與一個健康的常人無異，對腦部的檢查得出來的結論显示，腦中雖然可能有少量淤血，不過淤血的位置和數量完全對健康沒有影響，不會造成大的危害。所以說，你們大可不必太過擔心。”　　“真的？”宋宛如和唐天鴻等人不由自主的問出了這句話。　　“自然是真的，市一院的李主任進行初步檢查的時候並不完全，只是基於病人昏迷不醒又受到重擊做出的判斷，事實上，腦中少量的淤血並無多大的影響，而且出血的部位也不在危險區，稍微休養一段時間就會好起來的。”　　“那，小昱他什麼時候能夠醒過來？”張雅惠有些急切的道。　　周主任揚了揚手中的資料苦笑了一聲，“這個就不能確定了。”　　頓了頓，看了一下宋宛如的臉色又接着道，“雖然說病人的腦部看似沒有什麼危險，不過病人現在還存在一個問題。”說完也不管臉色驟然又繃緊的唐天鴻和張雅惠，自顧自的翻開手中的資料往下說，“怎麼說呢，雖然病人檢查的結果毫無危險，不過病人現在的狀態很奇怪，他全身上下的狀態都非常的良好，與健康人一般無異，甚至心肺功能比常人更加強健，而且腦部的檢查除了輕微的腦震蕩和微量的淤血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病症，活躍度很高。在這樣的情況下，病人依舊昏迷不醒，這就異常費解了，在醫學上邊，這種情況出現是極為不合理的。”　　唐天鴻皺了皺眉頭嘆了口氣，“周院士，您是說，會診也不知道小昱到底為何昏迷嗎？”　　周姓專家微微苦笑一聲，“就我們暫時得出來的結論，他的病情應該很輕，他的情況僅僅是輕微的腦震蕩和少量淤血，從理論上來講應該不會導致長時間的昏迷才是，可是現實的情況是，從早晨病人被重擊昏迷到現在，其間已經過去了近十個小時，病人依然處於昏迷之中而且毫無蘇醒的跡象，這是極為不合理的，不符合醫學的常規，而且根據我多年會診的經驗，也少見這種情況。”頓了頓又換了種語氣，“不過腦袋歷來就是醫學中最神秘的領域，我們也不敢肯定我們的檢查結果。剛剛在會診室中，我們對於病人昏迷的原因也多有探討，不過大都是猜測性質，並沒有什麼醫學根據，而且意見也不同意，暫時來說我們是解釋不清楚他昏迷不醒的原因。”　　“什麼……”張雅惠臉上一下子血色全無，剛剛升起的希望又被打落到谷底，腳步一虛，瞬間血氣上涌手麻腳軟差點摔倒在地上，旁邊的顧秋霞和唐天鴻眼疾手快才扶住她，宋宛如心頭的擔心也流露到了臉上，趕忙又問了一句，“周伯伯，那，小昱他怎麼樣啊，什麼時候能醒過來？”　　周醫生搖了搖頭，“什麼時候醒過來不好說，我們對於他長時間昏迷的原因都不是很了解，自然無法判斷出什麼時候能夠醒來。就我個人的看法以及多數專家會診之後得出的結論，暫時來說只能靜心等待醒來了，外來的治療分式不會起到多大的作用，或許還會起到反作用。病人的身體情況完全無礙，只要每天保證營養的攝入，在定期的進行肌肉按摩和翻壓，然後讓他處於一個安靜的環境之中靜心等待他醒來。當然，對於他的健康問題你們是完全不必擔心的。”　　腦部確實是醫學界最神秘的領域之一，作為全國知名的腦科醫生的周院士在會診之後也無法得出什麼有效的結論，從會診得到的資料來看，病人的一切生理機能都異常的完好，輕度的腦震蕩對他這種年紀的壯小伙也不會有多大的影響，完全不應該出現這樣的可能，但是事實上這種可能就是出現了，於是，包括周院士在內的一眾腦科專家都束手無策了。　　不過周院士到底是拿着國家特殊津貼的院士，在沉思之後還提出另外一種可能，當然，在眾人看來是玄之又玄的，那就是，他認為病人現在的這種情況有可能是自主意識上的自閉，病人在腦中潛意識中認為自己死了或者昏迷過去無法醒過來了，然後一直無法醒過來。　　周院士離開之前還表示，這個病例他會發到國際上去找知名的專家來一起討論，看看能不能得出來什麼有效的結論，反正現在對唐昱是無法採取任何有效的治療手段，只能靜靜的等待他醒來或者等到國際的腦科專家有了可行性的措施……

# 第八十九章 幾女心思

　　周院士一眾專家出去之後，會診室中又蔓延起一片悲傷的氣氛，幾個人寂靜無言，輕微的抽泣聲隱隱傳出。　　想着，兒子或許就要這麼永遠的昏迷一輩子，張雅惠禁不住悲從心來，捂着臉跑出了屋子往特護病房跑去，指縫間猶自飄灑着辛酸的淚水。唐天浩面無表情的抬頭仰視天花板，讓人看不出他心中的想法，可是濕潤的眼角還是出賣了他的內心，劉舒蘭也獨自在角落中自言，“是我們欠他的，是我們欠他的……”　　宋宛如去送周院士一眾專家出去，猶自不放棄的追問着唐昱醒來的可能性，不過聽着周院士都不肯定的語氣，便是一向淡然的宋宛如也忍不住辛酸悲苦眼圈發紅，身旁的其他人卻在想着那個重傷少年與沈家是何關係，為何能勞動沈睿鴻出面把周院士請來，為何他的傷能讓座位沈家兒媳婦的宋宛如如此牽挂以至失態。　　不過無論他們怎麼想，大概也不會把唐昱與中山公園的救人少年聯繫起來。一來四月份的事情知道者本就不多，知道沈睿鴻的孫女和女兒在中山公園出事的人並不是很多，知道救人者得就更少，而且，一個救人的少年，似乎也當不起沈家這樣對待，自然也就無人往着身邊想。　　說來，宋宛如與唐昱最初的接觸還是因為他阿七中山公園救了落水的沈芸和小語馨的關係，之後在沈宅意外見面才和唐昱接觸並熟悉起來。　　那時候，對於沒了丈夫的她來說，獨女語馨自然就是她的全部精神依靠，難以想象，剛剛失去了丈夫就要失去女兒會對她造成多大的打擊，僅僅這一點就足以當得起沈家以及她對唐昱的好感和謝意。　　語馨在落水之後就稍顯自閉，不願與人說話，不願與人接觸，還時不時的發些小脾氣不如以前那般懂事乖巧，這種改變讓鄭舒嫻以及他們一家子都一直很擔心，心中憂鬱了好久，直到後來唐昱的出現才改變了這個狀況，他救了語馨，小孩子的心靈雖然幼小，不過也知道是這個大哥哥救了自己，所以打心底願意和唐昱親近，唐昱也能時不時的把小語馨抖的咯咯直笑。讓以前那個小語馨重新回到大家身邊。沈家對這種改變最是歡樂，宋宛如愛屋及烏，因為語馨的關係自然也對這個半大的少年小子很有好感。　　宋宛如還記得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唐昱當天晚上在沈宅吃飯時給她留下的印象，那晚上，年方十六的唐昱在他們面前不着痕迹的秀了一把棋藝和為人處世之道，談話之中偶爾露出的天機讓沈家一家人知道什麼叫做少年天才，讓沈家人知道，他不僅僅有一副善良的心腸願意在大冷天跳水救人，也不僅僅能從蛛絲馬跡中發現蘇慕儒被害的真相的能力，同時他還精通經濟學，他的英語水平讓出國留學的宋宛如都自愧弗如，而且還有一手讓有着職業棋手水準的鄭舒嫻都贊不絕口的棋藝。　　唐昱之後在海南房地產的預測上邊，更是表現出不一般的經濟常識和政治敏銳力，對於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這種專業性很強的經濟學著作都精通到能夠大段大段的背誦英文原著，自然讓包括宋宛如和沈睿鴻都很驚異。藉助於重生的金手指，他所表現出的這種敏銳力讓沈睿鴻都為之側目。　　之後他對海南房地產市場的先知先覺，對朱延山副總理在政策上上的把握，不僅讓二叔從海南的樓市泡沫之中倖免於難，沒有像前世那般傾盡家產還鋃鐺入獄。而且。不止如此，他的先知先覺還對方家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那晚他對方建銘的提醒讓方家及時的把海南的近十億資金撤了出來，不僅在泡沫之中沒有損失，反而因為和唐昱一起算計萬建的蔡明財而小賺了一筆，這裏邊自然又是唐昱的功勞。　　在這般年紀能夠讓方家這樣的大家族欠下了他大人請，讓方家老爺子都生出了見他一面認為小友的心思，那自然不是一般的少年人能夠做到的，也不是一個少年天才的簡單詞彙能夠形容的，宋宛如和沈睿鴻心中都明白這點。有些可笑的是，唐天鴻和蘇慕儒到現在還不知道唐昱與方家之間還有這麼多的瓜葛在裡邊。　　之後表現越發搶眼的唐昱，他無論個人能力還是品性都漸漸得到了沈宅眾人的認可，成為和沈睿鴻能直接對話的人，沈睿鴻時不時的把他叫入那間宋宛如都不常進去的書房就是明證。　　沈睿鴻、鄭舒嫻和宋宛如對這個早熟的半大少年越發的喜歡，而且，沈睿鴻上省長和唐昱還有一定的關係。再加上唐昱與宋宛如股份上邊的關聯，現在，唐昱與沈家的關係越發的密切。　　至於宋宛如本人，她對唐昱就幾乎是溺愛了，溺愛到讓一般人難以理解的程度。或許，便是沈睿鴻和鄭舒嫻都不能明白她為何對唐昱如此放心大膽，一切由着唐昱去胡搞。　　之前在沈宅，唐昱偶然表現出商業上的興趣，宋宛如就由着他去操作，放心大膽的把恆達這樣一個幾百萬的廠子交給他打理。唐昱說不做紅頂商人，於是立馬退掉了軍方的訂單；唐昱說收購百聆，於是調研過後立馬雷厲風行的收購百聆；唐昱要上VCD的項目，宋宛如也被他“三言兩語”便說服，幾千萬的項目只言片語之間便定下決策然後就那麼放心大膽的交給一個少年人來打理……　　或許，在外人看來，無論是推掉原本軍方承接的訂單或是收購百聆進軍完全陌生的電視機領域，又或是VCD這種研發動輒千萬的項目，都顯的有些胡鬧的成分，似乎脫不了少年人的心性，照理說，宋宛如不應該由着他的意去才是，但是事實上，宋宛如不僅由着他去了，而且幾乎是委了全權給他。　　宋宛如一個留美的金融系高材生，總不會心性不成熟抱着玩鬧的心思，她的心，外人很少能夠明白，外人很難明白她對唐昱的感覺，更不明白她對唐昱能力的信任源自於何方……　　或許，便是她自己也不是很明白吧！　　至於沈芸，她和唐昱之間或許也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不過許是她自己都不明白或者沒有意識到。　　此刻的她正揚着俏麗的小臉陪着陳怡在特護病房中默默注視着唐昱，和陳怡一起拿毛巾小心翼翼的給唐昱擦着臉和手臂，兩人一人擦着一邊，倒是配合默契。　　在特護病房中，一邊注視着唐昱，沈芸一邊和陳怡小聲的說著她與唐昱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在水中差點被淹死的事情，說到她和語馨被唐昱救上岸來唐昱卻名字也不留就離開了的事，說到興起出，嘴角忍不住彎起一個小小的弧度，不過看着昏睡的唐昱忍不住又垮了下來。　　她與唐昱的第一次見面之時唐昱對她並無印象，當時剛剛經歷過重生的唐昱因為心中的煩躁，整個救人的過程之中都顯得渾渾噩噩渾然不覺自己在做什麼，下水救人也是處於一種下意識的本能動作，救人之後沒有在腿上發現疤痕的他心中大震甩手就走，自然對沈芸這個被救的小小美少女毫無印象，自然更不知道也不可能想到，從他在水中托起那兩個就要沉入水底的一大一小兩具身體的那一刻起，他的形象便已經深深的印入了青春少女的心。　　唐昱不知道，自打那天他救了沈芸和小語馨獨自離開留下個不算高大的背影后，他的形象就一直在徘徊在沈芸的腦袋裡，便是之後要通過東陵的報社懸賞五萬找唐昱也是沈芸的提議。　　當然，沈芸這個心態比較好解釋，從心理學上來說，臨危之際被人救了性命，而且還是異性，那麼對異性產生好感的概率是很高的，更何況又是唐昱這種第二次見面就表現出讓整個沈宅都側目的經濟學實力和圍棋實力的“少年天才”，沈芸對其有些好感自然也很容易想明白。　　再之後唐昱到沈宅去被語馨認出來，沈芸這才得以第二次得見唐昱，和她嫂子宋宛如一樣，當天晚上她就被唐昱表現出來的淵博的知識和見識折服，腦袋裡邊早就是一堆的小星星，當然，僅限於崇拜和感激而已。她們這種出身的人，心思總歸是要和旁人有些不一樣的。　　再之後唐昱獲得了沈宅的認可，來往沈宅的次數也多了起來，兩人之間的接觸慢慢多了起來，唐昱身上的諸多特質也被這小妮子一一記在心上。唐昱為沈宅接受成為沈宅的自家人，被沈睿鴻和鄭舒嫻近似的當成親人，失去了哥哥的沈芸在心理上也漸漸的覺得唐昱可以作為依靠的臂膀。　　從第一次和唐昱去見方建銘，在車中想起大哥而悲傷的對着唐昱哭泣，那一晚她第一次被唐昱牽住了小手，還被方建銘看在眼中，對她這個傳統的女孩子來說已經是一個不小的突破了。再到兩人之後一起去游泳……　　想到那天唐昱教她游泳之時兩人在肢體上的接觸和唐昱暗中占她便宜的事情，沈芸的臉上又忍不住有些發紅髮燙，心中泛起絲絲羞怯，不過抬眼看着床上依然昏睡不醒的唐昱，又忍不住心中一酸。　　對面的陳怡心中卻又是一番天地，她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對唐昱的印象並不好，而且是非常的不好。　　當時唐昱看到她之時恰好記起了重生那一夜在琉金殿堂見到的冰山美女，兩張臉跨越時空重合在唐昱的頭腦中讓唐昱當時愣了好一會兒，兩隻眼睛一直盯着陳怡猛看，其視線落點恰好在某個部位，便是蘇晴都覺得他過於豬哥相了，陳怡不明白他心中想到的東西，不明白唐昱是因為想起了日後的“她”才發獃發愣，自然而然的吧他的一臉呆傻像當成了蔡冠宗之流的紈絝人物，也沒有給他什麼好臉色看。　　不過之後發生的一系列事情讓她逐漸扭轉了觀念，這才察覺，或許唐昱並不是想象中那樣的人也說不準。　　無論是唐昱那天幫她趕走蔡冠宗的糾纏還是之後幫她媽解決了車禍的賠償問題，這些對她來說都是大人情，對唐昱的感覺自然沒有之前那麼壞。不過因為好友蘇晴的關係，她心中對唐昱總是無緣無故的生出些不滿來。三個人一起出去玩的時候對唐昱也是愛理不理，臉上一貫保持着她冰山女王的冷冽。　　陳怡對唐昱印象真正的轉變還是這次上次在老街第二次與蔡冠宗衝突的時候，再加上唐昱為了救她而昏迷的事情，心中某些想法自然而然的發生改變。　　事實上，在剛剛聽到沈芸說起唐昱在中山公園跳水救人之後事了佛身去的行為後，本就對唐昱心存愧疚的她徹底在心中扭轉了對唐昱的看法，不過心中卻越發的對唐昱心存愧疚，感覺自己以前誤解了他。　　除了劉舒蘭，旁人都不知道陳怡心中的想法，不知道她已經在心中打算，若是唐昱無法蘇醒的話，她就照顧唐昱一輩子。　　而此刻，與沈芸的一番談話之後，她心中也越發的堅定了這種想法……　　旁人沒有注意的是，醫院外邊，在天色漸黑的夜幕下，楊涵寧依然留在醫院外邊沒有離開。　　“閨女，要不，我進去看看？咱們就這麼在外邊等着也不是個事兒呀。”楊岐山撇下嘴裏的煙頭，一臉擔憂的對着楊涵寧道。　　“爸，要不，要不你先回去吧，我在這邊等等就好，我，我們不方便進去的。”　　楊岐山是下午回來才聽到老街那邊的人說起早晨的事情的，稍微一打聽，沒想到出事的人竟然是唐昱，那還得了，他也不敢怠慢，趕忙往醫院這邊過來，放下自行車卻被不遠處的女兒拉到角落裡來。　　此刻聽到楊涵寧說起不方便這個詞兒這才反應過來，他們兩個確實不方便進去看唐昱啊。　　這樣想着，楊岐山禁不住在心底里嘆息一聲，他心中自然明白為何他們不方便進去，暗嘆，若不是因為自己的事情，她也不至於委屈自己去做那樣的事情啊，心中又為唐昱暗暗祈禱幾句，卻瞥見了自家女兒濕潤的眼角和明顯掛過淚痕的臉頰，心中不禁一震……　　楊涵寧與唐昱的第一次相識是重生日在公交車上的偶然碰面，第二次是唐昱刻意追尋，之後因為陳松威的事情，唐昱藉助於楊涵寧的幫助救了蘇慕儒，打落了陳松威，同時也是幫助楊涵寧獲得了解脫。　　對這個年紀不大卻異常老成的少年，楊涵寧總比別人有着更多的體會和感受，之前唐昱運籌帷幄解決陳松威、算計蔡冠宗、收購百聆、啟動VCD計劃，這些事情她都從頭到尾的經歷過，親眼的見證了每件事情的發生，見證了這個少年人身上一應的匪夷所思的東西，可以說，她甚至比唐昱的父母和二叔對唐昱重生以來的事情有着更多的了解。　　便是這個少年人給了她一個全新的人生，把她從那個日日忍受着煎熬的火坑裡邊拯救了出來，也是這個少年，幫着安慰她，幫着洗刷她的冤情，幫助她處理家裡的事情，幫着她安排一個全新的工作……　　可以說，楊涵寧現在的一切都是和唐昱有關的。楊涵寧簡直無法想象，若是那天沒有碰到唐昱的話自己的人生會是什麼樣子，或許成為陳松威的情婦，或許跟着陳松威一起鋃鐺入獄。　　自然，她對唐昱有着別人難以想象的感情。　　她對唐昱一直心存感激，唐昱平日里對她口花花毛手毛腳，她嘴上邊嬌羞呵斥，心裏邊卻不排斥，安皖省的獻身，或許唐昱讓她做法人僅僅是一個引子……　　而現在，她心中想着的那個人卻躺在醫院裡邊有可能無法醒過來，她卻只能在外邊默默的守候甚至沒有進去看一眼的資格。

# 第九十章 震怒與風波（上）

　　唐昱躺在東陵市的醫院中人事不省，唐天鴻等人在醫院中陪着暗暗傷心的同時，東陵市市內卻早已經亂成了一鍋粥。　　東陵市自陳松威垮台之後一直沒有市委書記，市委和市政府兩套班子幾乎全部由蘇慕儒在負責，唐昱是蘇慕儒的乾兒子，乾兒子受傷老子自然要動怒，現在蘇慕儒動了怒，自然市委市政府兩套班子也全部亂了起來。　　若是少年人爭強鬥狠也就罷了，黃寶德等人還能用些手段來壓一下，可是偏偏唐昱是見義勇為才被歹人所傷，蘇慕儒為了唐昱動肝火，便是其他人想挑理也無從下手。　　蘇慕儒第一撥的怒火發泄到了老街派出所的牛天順的頭上，他也算是事情的直接參与者了，恰好牛天順和明哥幾個混子勾結在派出所內動私刑被陶業驊等人抓個正着，也算他倒霉，撞到槍口上的牛扒皮不到一個小時之後就被市紀委的人接手負責對其進行調查，美其名曰喝茶，不過明眼的人都知道，他這輩子算是完了。　　紀委那種地方，對於官員來說，進去了那就差不多算是有進無出了，像蘇慕儒那樣能囫圇着走出來的畢竟是少數，還是因為有了唐昱這個逆天級的存在才能出來的，牛扒皮沒有唐昱這樣的人幫助，陷在紀委之中是十拿九穩的事情。　　身在公安口上廝混的人，再加上手裡又捏着點小權，牛天順的身上若是沒有些齷齪那是不可能的，基層中的齷齪事情海了去了，隨便抓出一樁來就夠他吃不了兜着走。　　紀委平日里接到的舉報無數，不過紀委也有自己的辦案原則，接到舉報查不查是紀委內部的事情，不過鐵定是有備案的。　　那些公安口上廝混的人，基層的公安的小辮子，那是一抓一大把，平日里若是不出事便罷了，出了事基本就完了，考核科又是市紀委親自出手，個小小的派出所所長還不是手到擒來。　　蘇慕儒一市之長動了怒，一個小小的派出所所長，便是沒有齷齪也能給整出些來，何況他平日里做的那張揚事兒，那牛扒皮的稱呼不是百來的。　　這次，牛扒皮怕是真的要被扒下一層皮來了。　　嘿，也是“託了蘇慕儒的福”，要不他一個小小的派出所所長，平日里哪有機會光顧市紀委的大門。那地方雖然說素來是官員的噩夢之地，不過那地方，也不是什麼人都有資格進去喝茶的，沒有一定的級別，想進去也沒門，人家還不帶搭理。一個小小的街道派出所所長想喝到市紀委的茶，那在東陵市也是頭一遭。　　這次，牛扒皮在紀委裡邊脫層皮能出來算是輕的了，保不準弄到最後，整個人都得給搭進去。他身上的底子若是被紀委的人深究起來，能把他這輩子都廢在裡邊。基層執法人員的剽悍和無法無天，不是某些人能夠想象得到的。像他這種人，紀委想讓他死，那都是分分鐘鐘的事兒，都不用刻意的去搜集他的黑材料。　　不過一個小小的老街派出所所長顯然不能平息蘇慕儒的怒火，老街的一群青皮更不能平息他的怒火。市委書記的震怒，顯然不是這些小小嘍��就能夠平息下來的，不揪出幾隻大螞蚱來給唐昱出氣，只怕這次蘇慕儒是不會善罷甘休。　　那幾個被稱呼為明哥的幾個老街周圍的青皮，這些人在下午的時候已經被市局來的人接手，他們當時在派出所內公然搞私刑被抓個正着，想抵賴也沒地兒去，僅僅這一樁就足夠明哥和他的小弟們吃不了兜着走，更何況他們身上的黑底子在公安系統內部那也是一堆一堆的，下場，吃怕要比牛扒皮凄慘的多。這還僅僅是在合理合法的情況下，若是唐天浩等人要整些其他的東西，那也有他們受的。　　蘇慕儒是學院派出身的幹部，辦公之時一貫以溫文爾雅稱著，平日里少見他冷下臉來說事兒，不過今日在政府辦公大樓冷着的臉和驟然加大的話語聲讓市委市政府兩套班子的人都認識到，這個大權在握的市長是真的動了肝火。　　下午鳳城區的區委書記陳和森和區長陶業驊被叫到市政府挨訓，陳和森更是被蘇慕儒當面打了臉，陳大嗓門的外號都被蘇慕儒直接喊了出來，鳳城區的治安狀況被蘇慕儒批的一無是處，就差直接告訴陳和森要撤掉鳳城區的公安局長和負責治安的副區長了。　　這次也算是陳大嗓門撞到了槍口上邊，原本他就不是蘇慕儒這一系的官員，在蘇慕儒來東陵市之前他就是陳松威那一系的人，以前陳松威在的時候沒少給他充當出頭鳥的角色，和蘇慕儒等人頂牛，那時候蘇慕儒在東陵市沒有站穩腳跟，他可沒少給蘇慕儒難堪。　　之後陳松威下台之後，這老狐狸知道自己與蘇慕儒沒有緩和的機會，所以也沒有去想着緩和雙方之間的關係，反而和人大的黃寶德以及市委的馬華全走的近，對蔡明財等人的關係是原本就積累下來的。　　陳松威下台之後，這個老狐狸因為一貫謹慎而沒有被騙稅案牽扯到，依然穩穩的做在鳳城區區委書記的寶座上邊，而且其老道的手段還能順帶着穩壓陶業驊一頭，讓陶業驊在區裡邊處境艱難，還是因為唐昱的幫忙才暫時站住了腳跟，要不早就被擠到了一邊。　　蘇慕儒早就對這個又臭又硬的石頭是一肚子惱火，很多事情，黃寶德因為省城的暗示在人大那邊不方便直接，那些事情大都是陳大嗓門跳出來唱戲，搞的蘇慕儒很是惱火。蘇慕儒早就有收拾他的心思，奈何陳大嗓門也是官場上廝混多年的老油子了，而且他也知道自己在兩三年之內就要退下去，很多事情掌握在某個度上，讓蘇慕儒有火也發不出，一直沒有抓住把柄和由頭，自然也沒機會把這塊石頭收拾了。　　這次的事情，也算陳和森倒霉，撞到槍口上邊被老街的幾個青皮和派出所所長給連累了。本來這種事情和他的關係不大，蘇慕儒便是有怒火也發不到他頭上，頂多找區裡邊主管治安的區委副書記和副區長發火，那和他又有什麼關係。可是這幾年他抓權太緊，區裡邊很多權都被他抓在手裡沒有放出去，而且好死不死的，這個惹出事情的派出所所長牛天順牛扒皮，當初是他提拔上去的。　　牛天順和他老婆的娘家有些關係，是那邊的一個遠親，當初求到門上來還帶了不少的禮金，他推卻不過也就順帶着提拔了一下，那時候哪想到會發生今天這樣的事情，想必他現在是後悔死了，若是當初沒有提拔這個牛扒皮，哪會有今天的麻煩。　　這種事情說大不大說小不小，關鍵就要看蘇慕儒對他是輕拿輕放還是舉的高高的摔下去摔個半死，決定權全在蘇慕儒的手中，要看蘇慕儒要把事情拔高到一個什麼樣的高度，拔的越高，他陳和森摔的越重死的越慘，這種事情，便是黃寶德和馬華全那邊也不好開口說話。　　唐昱是蘇慕儒最近剛剛收的乾兒子，這個事情在東陵市的上層傳的很開，很多人都知道這個事實，認乾親的當天，唐昱還在唐天鴻的帶領下給他敬過一杯酒，他自然對這件事情印象深刻。　　蘇慕儒沒有兒女的事情東陵市上層的很多人也知道，大家自然能夠想象他收唐昱為乾兒子的想法。現在唐昱出了事情，蘇慕儒不動肝火才怪。　　陳和森作為鳳城區的一把手，被蘇慕儒以治安問題往身上落實責任，他自然是逃不掉。光天化日之下有青皮入室強姦，往大了說，那完全就是他一把手陳和森的責任，瀆職之類的帽子都算是小的。　　再者，看守所內部雖然一貫黑暗，可是那種事情大部分時候都是不見光的，大家都會抹乾凈手腳，上邊的人即便是心中杜明不過也就糊弄過去了。可是若是真的鐵了心追究，那很多人也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發生在老家派出所的事情，完全可以這樣報導，在他陳和森的治下，“見義勇為”者被他治下的派出所所長和青皮勾結起來在看守所內打成重傷。　　這頂大帽子扣下來，本來不關他的事情也是他陳大嗓門的責任。　　現在最讓陳和森驚心動魄的就是聽到沈睿鴻從省城打過來的電話了，當時在蘇慕儒的辦公室，隔着聽筒他都能聽到沈睿鴻壓抑着怒氣的聲音，直接問責東陵市的治安問題。　　東陵市自從四月份的事情發生后，上層的圈子就一直在盛傳唐家與省城沈副書記家的關係，例如宋宛如來東陵市這些事情，東陵市上層的有心人都看在眼中，也月發的確定了唐家與沈宅關係不淺的事情。　　陳大嗓門雖然不知道一貫低調的唐天鴻是如何與沈家扯上關係的，不過這並不妨礙他從黃寶德的口中知道有關沈睿鴻的消息，知道不久后沈睿鴻即將上遼海省的省長。　　沈家和唐家關係不淺東陵市眾人早有知曉，對於唐昱每次去省城都會到香榭苑小住幾日的事情早被有心人看在眼中。　　不過即使是這樣，唐昱早晨出了事情沈睿鴻下午就把電話打到了市裡邊責問東陵市的治安狀況，這個電話還是讓陳和森心中發憷不已。唐家和沈宅到底有什麼關係能勞動沈睿鴻為他動肝火？陳和森心中禁不住冒出這樣的念頭，不過隨後就是一身的冷汗。　　蘇慕儒動怒，他和黃寶德、馬華全以及蔡明財等人聯手或許還能對付過去，不過若是沈睿鴻動了怒，那顯然就不是他一個小小的區委書記能夠承受得起了。　　沖市政府的辦公大樓出去的時候陳和森的腿肚子還有些發顫，一想到沈睿鴻責難的電話掛到了市裡邊他就忍不住的心驚膽戰。沈睿鴻問責的是東陵市的整個治安問題，話鋒卻直指鳳城區老街早上發生的事，陳大嗓門自然明白其中的意思。　　本來沒他啥事兒，可是老街的事情被抓住了一堆的小辮子，偏偏主謀之一的牛扒皮還能和他扯上些關係，那他自然要受牽連。最重要的是作為事件主角的唐昱還處於昏迷之中，有可能再也醒不過來，這個事情就鬧大了。顯然，唐昱病情是此中關鍵，他病情的輕重直接關係到陳和森等人被牽連的程度。　　若是唐昱受的傷輕一些，他收到的牽連自然也會小一些，雖然最終難免會有些損失，不過總比最壞的結果要好了很多。　　他現在的心中，咒罵著牛天順這不知死活的東西的時候，其實也是在暗暗的祈禱着唐昱能夠醒過來，若是唐昱就那樣躺着一輩子醒不過來，一個市長和一個即將上任的省長的怒火，足夠湮滅他這個“小小的”區委書記，那個時候，所謂的政治傾軋手段都是微不足道的……　　臨近傍晚的時候蘇慕儒吧市局的一干頭頭腦腦召喚到市政府的辦公大樓，就東陵市的治安問題一事開了專題會議，蘇慕儒親自主持會議，對市裡的治安問題大批特批，鳳城區自然是重災區，被直接點了名字。明眼人自然知道，這位溫文儒雅的市長若是動了肝火，那也是要拿人頭來血祭的。　　若是換了其他事情，這種看起來似乎是在為受了委屈的小輩行報復之事的行為自然不得人心，會惹人說閑話，不過這次顯然不是這樣，一來是唐昱是在見義勇為的過程中受傷，二來就是來自省城的沈睿鴻問責的電話了。　　天色微微擦黑的時候市裡邊的會議才進行完畢，公安局也一改往日的拖沓，雷厲風行起來，當天晚上市局就組織人手在東陵市內展開嚴打，打擊的重點區域自然毫無疑問的放在鳳城區，行動完全的繞過區公安局，市局直接插手。鳳城區公安局的一干頭頭腦腦，下午的時候就被召喚到市裡邊，到現在還被放在一邊干晾着不知道該做什麼好。　　陳大嗓門被點名批評滿臉無光，不過作為區長的陶業驊卻沒有受到多大的牽連，除了被蘇慕儒不麻不癢的被說了幾句之後就被指派去協助市局的人對鳳城區的治安問題開始整飭。　　臨了從政府辦公大樓離開之時，陳和森一臉灰心喪氣，政府大樓裡邊的工作人員似乎也有人在背後指指點點的嚼耳根子，再看看陶業驊那似笑非笑的臉，陳和森也不禁心中凄凄。　　明眼人都知道，鳳城區，這是要變天了。　　蘇慕儒也要藉著這個由頭壓壓陳大嗓門好把陶業驊扶上去。原本派系不明顯的陶業驊，現在已經是旗幟鮮明的蘇慕儒的人了，便是處級中的老資格成衛東也有了向蘇慕儒這邊倒的傾向。　　繼前一段時間蘇慕儒下狠手整飭了市裡的交通系統之後，這次又要整飭公安系統和鳳城區了……

# 第九十一章 震怒與風波（中）

　　蘇慕儒這一動怒可謂是雷霆之災，他第一次行雷厲風行之事。第一次展露鐵血強硬手腕，自然也有震懾一下某些蠢蠢欲動的人。在加上有之前沈睿鴻的問責電話，這個電話也方便了他很多事情的行事，有了省裡邊的問責電話，嚴打之類的事情就可以順理成章的安排下去。　　於是乎，當天晚上的鳳城區的青皮可算是遭了大殃。　　老街明哥手底下的那些個小混混們自不必說，市局的這次行動本來很大意義上就是特意衝著他們去的，自然跑不了他們。老街周圍，凡是在局裡邊有些底子的青皮混混地痞流氓，幾乎被一網打盡全部抓了回去盤查。　　同時，市局批複的對杜繼海之子杜大浩的逮捕令也送到了杜繼海的家中，其中包括以強姦未遂等多項罪名。這份逮捕令，再一次显示了蘇慕儒此次的強硬態度，明擺着告訴他們，這件事沒有妥協的可能。市局已經有人對杜家進行了布控，開始實施二十四小時監控，一有杜大浩出現，立馬進行抓捕。　　至於市局的其他人，自然是在頭頭腦腦的帶領下實施嚴打戰略。　　所謂嚴打，自然也要做出些嚴打的樣子，不能單單拿着幾個小混子說事兒。　　雖然大家都知道蘇慕儒進行此次嚴打的出發點是為了唐昱，不過這種事情不能放在明面上說事兒，還需要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蘇慕儒身為一市之長，不能以公器來行私事，自然需要些事情來堵住悠悠眾口。　　於是乎，東陵市，尤其是鳳城區，一場轟轟烈烈的嚴打的活動就在夜幕的遮掩下展開了。　　這下，鳳城區的幾個娛樂場所可是遭了殃。　　原先的嚴打，或是政府做做樣子，或是內部早就事先定好了重點打擊的目標，抓大放小或是抓小放大，公安系統內部與這些人早就通好了氣，大都是有驚無險。　　不過這次可不一樣，這次的事情，市局的頭頭腦腦都知道，這不僅僅是蘇慕儒這個市長吩咐下來的事情，還是即將上任的省長沈睿鴻在背後關注的事情，有省長這頂大帽子在後邊督促着，嚴打自然不能敷衍了事。他們今天在市裡邊被蘇慕儒批了個夠嗆，原本就窩了一肚子的火，現在自然要把火氣發泄到這些青皮流氓身上。　　嚴打的目標，除了那些個街上溜達廝混的青皮混混，餘下的自然就是那些個娛樂場所了，當然，這才是嚴打的大頭，此中門道大家都是知曉了，青皮可沒有多大的油水。不過這下可把不少自認為手眼通天的娛樂場所的老闆們搞的叫苦連天。　　他們在群裡邊的娛樂場所，自然與區裡邊的關係鐵，市裡邊能經營的資源不多，這次是市局直接插手，讓他們想鑽營也無處鑽營，有幾個自覺背景雄厚還想着搬後台說事兒的老闆，暗暗一打聽事情的來龍去脈后也就淡了心思。廢話，市長動怒，便是損失一些他們也只能認了。　　只怕這些老闆怎麼也不會想到，這場驟然而起的嚴打風波僅僅是因為一個少年人在見義勇為中被打傷住院昏迷。　　……　　因為唐昱的事情震怒的自然不止是蘇慕儒和沈睿鴻等人，他們兩個人用自己的分式表示了他們的憤怒，其他人自然也有他們的分式來為唐昱出氣。　　市一院中，剛子因為在派出所內受到虐打而多處受傷，被救出來之後暫時住在一院裡邊，因為唐天鴻和蘇慕儒特意關照的原因，他也住在高等病房裡邊，此刻唐天浩正陪在病房裡邊聊天，“嘿，二哥，端得是好享受。你說我這算不算是因禍得福。一院的高級病房，以前那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這裏可不是給我們這些人開放的，沒這些的機會，只怕我下輩子也不一定能瞅到這裏邊的光景。”望着剛剛走出去的護士白嫩嫩的半截小腿，剛子咽了口唾沫自嘲了一句，想要笑一下卻牽扯到了嘴角的傷口，齜牙咧嘴起來。　　剛子此刻滿身都纏着繃帶，從頭到腳如木乃伊一般裹了一身。派出所裡邊那些人下手可不含糊，陰的狠的一律往身上招呼，那裡邊整人的手段海了去了，保管能把一個大活人給折騰廢了。而且，那裡邊的有些暗傷，若是處理不好會落一輩子的毛病。　　剛子在派出所裡邊也着實遭了些罪，明哥那些人對他下手夠狠，單單肋骨就斷了三根，手臂和腿骨上邊多處骨裂，脾臟也有些輕微的傷，有些內出血的癥狀。若不是這邊的人反應及時吧他從派出所撈了出來，只怕真的要被明哥給廢在派出所裡邊。　　剛子是老街的孤兒，自小在老街吃百家飯長大，也沒有什麼親人。這會兒住了院自然也沒人來照顧，全靠唐天浩在張羅着。　　和他一塊過去的幾個小弟也有不同程度的受傷，都住在旁邊的病房之中。他剛剛自嘲的話倒是不假，若是沒有這次機會，一院的高級病房，只怕他這輩子也沒機會瞅一眼。　　唐天浩沒有說話，皺着眉頭又點燃一根煙似乎在想着什麼事情。　　剛子猶豫了一下，“二哥，小昱那邊的情況到底怎麼樣？聽他們說，腦袋上邊有些嚴重？”　　嘆息一聲，“唉，這個小昱，怎麼說才好，偏要自己逞能去救人，這些好了，自己也搭裡邊了，省心了吧？省裡邊的專家都覺得棘手，不好弄。雖然沒有查出什麼毛病來，可是人就是醒不過來，這才是大事呀，省裡邊的專家都無法確定小昱什麼時候能醒過來。”　　不耐煩的掐掉手裡的煙捲，“我們唐家就這麼一顆獨苗，若是他出了什麼事兒，我，我就……”　　剛子也懊惱的嘆息一聲，“當時我要是能再快點，早點過去就好了，我若是能早點帶人過去，興許小昱就不會出這樣的事情了，這事兒，怪我呀。”　　唐天浩又點起一根煙，“怎麼能怪你，要不是你過去幫忙，小丫頭之後還不知道要出什麼事呢。小昱可是特意跑過去救人家的。”這麼說著，唐天浩的腦中卻回想着特護病房裡邊坐在唐昱床邊的兩個青春少女，自以為是的想通了唐昱去救人的原因。　　剛子低下頭沒有說什麼，默默為唐昱祈禱幾句，過了一會兒，忽然又似是想起了什麼，“二哥，你是不是安排了人進去？”　　唐天浩的臉驟然黑了下來，點了點頭隨即又搖了搖頭，眼角之中不自然的閃過一絲戾氣，“總不能讓那些龜孫子在裡邊過舒坦了，打了人就躲到裡邊去，天底下哪有那麼幸福的事兒。不給他們些苦頭吃，還以為這東陵市就是他們的天下了。”　　頓了頓，“我已經和看守所那邊打過了招呼，今天晚上就安排人進去，哼，有些人，總要叫他們知道些厲害。”　　“老街那片是虎爺的地盤。”剛子提醒了一句。　　唐天浩愣了一下，“那個什麼明哥，是虎爺的人？”不過轉而不屑的哼了一聲，“虎爺又如何，莫不成他還敢護着那幾個龜孫子？這東陵市，那是蘇市長的東陵市，不是他虎爺的。哼，虎爺，也就是陳松威在的時候能威風兩把。他若是不惹我也就罷了，若是給那幾個龜孫子出頭，哼……”隱隱卻是露出几絲霸氣來。　　剛子在病床上艱難的移動了一下，“對虎爺啥的，二哥現在的身份自然可以不在乎，也沒什麼了不起的。不過島上這種事情，二哥親自去做，不太好，也不合適。這種東西，傳出去影響不好，還是我安排人進去，他們在裡邊都是常來常往的熟客，業務也方便。”說著又自嘲的笑了笑。　　唐天浩皺着眉頭想了想，還真是這個理兒，“你現在外邊還有能使喚的人？”說著側頭偏了一下旁邊的幾個小病房，意思自然是說，他手底下的那些小弟現在還在醫院躺着呢。　　“我自然有我的門路，二哥不用擔心就是了，只管把事情交給我。”斜眼看了看身上的繃帶，“小昱的傷和我這一身的血也不能白流了，總要讓讓他們還回來才是。”　　原來，這兩個人說的竟然是安排人進看守所裡邊去黑明哥那些人。　　不過想想也就釋然了，所謂出來混，總是要還的，說的大概就是這個理。明哥他們今天做下這樣的事情，日後自然有人要討回來。　　唐天浩雖然沒有在道上廝混過，不過他是做建築商起家，後來才慢慢成為開發商的，自然和島上脫不了干係。　　那會兒，建築商常和拆遷公司之類的打交道，接觸的大都不是什麼善類，再加上建築隊的工人裡邊三教九流什麼人都有，地痞流氓也不在少數。有時候與人牆工程，打個頭破血流實在是在正常不過的事情。　　若是真要有什麼事兒，隨便從建築隊裡邊拉出去一伙人和人死磕也不是什麼難事兒，當年這樣的事兒也沒少干。說到底，他的骨子里自然也留着剽悍的血液。　　所以說，唐天浩雖然沒有在道上廝混過，在道上也聲明不顯，不過東陵市道上的老人大多是知道他這號人物的，去年的時候剛子得罪了東陵市道上的虎爺，還是唐天浩出面才擺平了事情，對他來說，要安排幾個人進監獄裡邊整人實在是再簡單不過的事情。　　而且，看守所那邊都理順了關係，以他現在的身份，那些事情也就是幾句話的事情。　　不過仔細想想，他的身份確實有些不合適做這種事情。　　若是放在以前也就罷了，可是現在，他們唐家正因為唐昱的事情而正處在風口浪尖上邊，蘇慕儒此刻正為了唐昱大動肝火進行嚴打，他若是再在背後整這些個幺蛾子來噁心人，到時候確實會落人口實，若是被人抓住把柄，那對他大哥唐天鴻和蘇慕儒的影響都不好。這種事情，還是剛子這樣身份的人出面更方便。　　所以，稍微想了想，唐天浩也就答應了剛子的建議，由剛子出面安排人進去裡邊收拾那些龜孫子明哥等人，比起其他人來，起碼剛子還是信得過的，不用擔心其他的事情。　　得了唐天浩的應許之後，剛子拿大哥大撥了幾個電話吩咐了一些事情便辦妥了。　　這種事情，其實都不用特意的安排人進去的。他們在監獄裡邊的熟人海了去了，有錢，才不怕做不了事情，而且有內部人員的幫忙和看守所封面的默許甚至幫忙，安排人進去看守所要對付幾個看守所的犯人實在是小菜一碟。

# 第九十二章 震怒與餘波（下）

　　不止是唐天浩和剛子在行動，已經把觸手伸到了看守所裡邊準備給明哥幾人一個難忘的教訓，便是還遠在安��調研茶飲料的方建銘也暴跳如雷，他在安��那邊通過自己的途徑知道了唐昱的事情，知道了唐昱昏迷不醒受傷嚴重之後，他當時立馬就急了眼，心急火燎的給家中的老爺子掛了個電話說明了一下情況，然後自己就心急火燎的打飛、機往遼海省趕回來。　　唐昱對方家意義重大，不是一般的重大。四月份，唐昱對樓市政策的預測，把海南樓市可能出現泡沫的情況向方家說明，這才使方家脫離泡沫，最後不禁讓方家全部近十億的資產能夠及時的離開，還能小賺一筆。單單這筆恩情，挽救數億資產的幫助，這就讓方家不能漠視唐昱的存在，不能漠視他的受傷。　　方家，那是欠了唐昱一個大大的人情的。既然方家不能拿幾億的資金去還這個人情，自然平日里要多多提供幫助來償還人情。　　已經推下來多年一直在家中修身養性的方家老爺子在聽到對方家有大恩的小友唐昱竟然在見義勇為中為歹人所傷重傷不醒之後，他退下來來之後古井不波的心境又泛起一絲波瀾。　　方老爺子一生磊落，他是從副國級的位置上邊退下來的，是中辦的老人，最是欠不得別人的恩情，這次整個方家都受了唐昱莫大的恩惠，他自然思索着如何相報，而且已經決定找時間見見唐昱這個小友，畢竟，對國內政治和經濟了解的如此透徹的人可不多，也想和唐昱好好聊聊，自然也不知道唐昱是佔了重生的金手指的優勢。　　不過方家老爺子的想法還沒有來得及實踐，哪想得唐昱轉眼之間竟然出了這樣的事情，其頭部受傷的嚴重程度，甚至有可能導致此生都沒機會醒過來，老爺子自然心中為唐昱焦慮起來。　　方博臻吩咐方建銘速速回東陵之後放下了電話立馬叫來警衛過來，讓警衛撥了東陵市政府的電話想要掛過去，臨了想了想還是沒有撥通這個電話。　　他是知道沈宅和唐家的關係的，知道沈家與唐昱親近，唐昱出了這事兒，想必這會兒，沈睿鴻的電話早就打到了東陵市市政府責問，施壓也是給蘇慕儒施展手腕的後盾，這會兒若是自己打，他的身份有些敏感，這種事情若是他親自出面，有些不合適。　　方博臻又低下頭皺着眉頭微微想了想，隨後吩咐自己的醫護人員到東陵市去幫唐昱診治一下，看看能不能對他有所幫助，也算是盡些心力，同時又讓警衛把電話掛到北京，托那邊的老友幫着尋找腦科專家赴遼海幫助唐昱診治。　　國內藏龍卧虎的能人之輩眾多，興許有些意外發現也說不準。最後，方博臻老爺子還是不放心，親自把電話掛到了京城，督促那邊快些行事。　　他自然不知道，在他掛這個電話之前，沈睿鴻以及宋宛如早就都託人在京城尋找腦科專家前來會診，而且已經有專家動身往遼海這邊趕過來。　　便是成少洵這個小子也在鬼頭鬼腦的暗暗做着些什麼事兒，用自己在學生中的人脈號召別人幫着把杜大浩那壞痞子給找出來，暗中還給提供信息者提供了不菲的獎勵。　　……　　除了與唐昱親近的這些人之外，另一邊的人現在也是亂成了一鍋粥，東陵市內為之惱怒跳腳者大有人在。　　東陵市郊區一處隱蔽的房子裡邊此刻就正上演此幕。　　這棟房子外邊看不出什麼痕迹，反而稍顯古舊，內部的裝修卻是極盡奢華，一應享受的東西應有盡有。此刻已經深夜，平日里少有人光顧的豪宅之中，這天卻依舊是燈火通明，房間中對坐的兩個人隱隱傳來幾句壓抑的聲音。　　“老蔡，你給說說，這叫什麼事兒，老陳這人一貫謹慎，這次怎麼被抓了這麼個辮子，讓人家那邊能毫無顧忌的下手整飭，你倒是說說，我們現在怎麼搞？這個老陳，怎麼儘是惹麻煩。”頓了頓，“還有你那邊的自己的事兒，你都處理利索了，省的被人抓住痛腳。”　　沙發不遠處的蔡明財苦笑的看了看額頭隱隱出現汗跡的黃寶德一眼，暗道，陳和森陳大嗓門，那往日里可是給你當槍使的，這會兒出了事就叫盡惹麻煩了？他倒是把自己撇的清楚，微嘆一聲，“我現在還愁着呢，現在看這樣子和態勢，這回蘇慕儒鐵了心給唐天鴻家那小子出氣。今天晚上，鳳城區的娛樂場所是一團糟，稍微沾點邊的幾乎都被市局光顧了一遍，聽說還有武警配合行動，完全不買賬，今晚可是在鳳城區搞出大動靜了，趕得上88年市裡邊嚴打那會兒了。”說著嘆息一聲，“徐虎那邊今天晚上都給我打了幾遭的電話來求助，這犢子，要不是他手底下那個叫明子的愣頭青，哪會搞出這樣的事情，老子這會兒還沒心思打理他呢。”不過臉上惱羞成怒的表情可不是這個意思。　　黃寶德是知道蔡明財現在為何惱怒的，東陵市和虎爺沾邊的娛樂場所，蔡明財在裡邊明着暗着大都是有着股份的，虎爺的發跡和他有着莫大的關聯，背後到處是他的影子和手腳。　　原先他佔著那些股份或許僅僅是為了掌控東陵市地下的勢力，方便他地上的生意，地產開發總免不了和陰暗面得事情扯上關係，道上要給理順了才行。　　以前他報的是這樣的想法，不過現在這會兒可不一樣了。萬建之前在海南樓市泡沫這種元氣大傷，砸進去的三億多資金被吞噬掉了一大半，剩下的一小半還被套牢在裡邊，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機會套現，前前後后損失過兩億。上了元氣后又被吉隆這隻大鱷佔便宜咬了一口拿去了40％的股份，這會兒的蔡家，早就沒有了往日的威風和魄力。　　所以，原先他不太看得上的娛樂場所，現在也被蔡明財緊緊的抓在手中作為一個財源進項。畢竟，娛樂場所經營好了，那也是一大筆的錢，不過是以前看不上罷了，現在沒了威風，自然要死死抓在手中。　　這次蘇慕儒動用了雷霆手段，首先遭殃的就是鳳城區的娛樂場所，蘇慕儒用的是嚴打的名義，虎爺在那邊的那些娛樂場所，大多都在打擊的尺度和範圍之內，要打擊到什麼程度，自然要看蘇慕儒的意思。　　顯然，蘇慕儒的嚴打動作剛剛展開就讓蔡明財感覺到了心痛，口中說著徐虎，臉上的肉痛模樣卻不是裝出來的。蔡家現在的家底，不厚實呀，可經不起幾次大折騰了。　　蔡明財不提徐虎還好，他一提徐虎，黃寶德的臉立馬黑了下來，黑着臉冷哼一聲，“這個徐虎，越來越不知道天高地厚了，這次的事情又是他的手底下的小弟搞出來的，他莫不是以為這東陵市還真是他徐虎的天下了？大白天的就敢入室強姦，端的是好膽量啊。”說完又冷哼一聲，眼神卻是瞅向可蔡明財，顯然是在怪蔡明財沒有養好自己的狗。　　蔡明財在心中卻是不屑的對黃寶德哼了一聲，暗道，莫不成他往日里拿徐虎的那些錢就不覺得燙手？又便宜只管占，有錢也不怕燙手，有事兒了卻急着自己摘乾淨，哪有那麼便宜的事兒。不過對於徐虎，也就是道上所謂的虎爺，他早就沒了黃寶德想象中那樣的掌控力。　　不過也怪不得黃寶德如此惱怒徐虎，這次的事情，雖然說對陳和森、蔡明財都有影響，而看上去似乎和他毫無關係，其實產生的後果對他的影響才是最大的。明哥就是這個徐虎下邊的人，若不是明哥搞出的事情，哪會有現在這麼麻煩，自然連帶着對背後的虎爺也怨恨上了。　　蔡明財想的是他的利益即將受損，不過黃寶德考慮的可不是蔡明財的利益，而是他自己的利益。事實上，若是真的認真考慮，還真就是對似乎毫無關聯的黃寶德的影響最大了，原本在四月份之前的陳松威時代，黃寶德的人大主任做的憋屈，已經快要被陳松威徹底的排擠到二線去。之後是蘇慕儒的異軍突起擠下了陳松威才又給了黃寶德希望，雖然在人大的位置上已經不好挪動，不過在市裡邊能多一分話語權，這他顯然不會拒絕。　　當然，蘇慕儒也不是吃素的，回了東陵市之後，藉著省裡邊的尚方寶劍在市裡邊穩紮穩打，又有着唐昱偶爾在背後參謀一下，於是他一步步的掃清障礙站穩腳跟。　　五六月份的時候，蘇慕儒已經在市裡邊站穩了腳跟，藉著杜繼海的事情，吧交通部門徹底清算了一遍，順帶擼下了一個副局。　　那會兒，市裡邊幾乎沒有了他黃寶德的位置，即使霸着人大的位置也難以有多大的話語權，和市委那邊的副書記馬華全聯手才能勉強壓一壓蘇慕儒，不過馬華全性子軟，也不是一個好的盟友，所以黃寶德的處境，也僅僅是比陳松威在的時候好上一線而已，並無多大的實質性改變。　　轉折在五六月份發生在海南的樓市泡沫，蔡明財在唐昱等人的設計下投資海南，致使萬建在海南的意外損失數億，不過這一損失也間接的促使了黃寶德和蘇慕儒蜜月期的破裂，導致他與蔡明財也正式聯合起來，不過此刻的萬建也成了沒牙的老虎，沒了往日的威風，被蘇慕儒當做奶牛來供養着給市裡邊的企業吸精吸髓。　　為了改變這個狀況，之後又是黃寶德暗中牽線搭橋給萬建引來了吉隆這個合作者，吉隆入主萬建並注資是萬建起死回生，這才讓他們這邊形勢有素好轉。　　有着遼海省民營企業的龍頭作為盟友，再加上市委的馬華全，蔡明財這個地頭蛇，他們在東陵市才有了與蘇慕儒想抗衡的實力。　　章家在運作東陵市市委主機一職的事情對黃寶德來說也不是秘密，這件事情他早已從章驊口中知曉。到時候只要新的市委書記一來，東陵市現有的格局立馬改變，那時候，人大有他黃寶德，市委有副書記馬華全，區里有區委書記陳大嗓門，再加上陳松威遺留下的眾多收入囊中的政治資源，以及市裡邊地頭蛇的蔡明財。　　那他們到時候就有了徹底壓制蘇慕儒的實力，到時候東陵市幾乎就是他們的天下了，他黃寶德在此中運作良久，最後的好處自然也少不了他的一份。　　可是眼見得好事將成，卻被明哥這麼一搞給弄的前功盡棄。　　先不說唐昱如何，蘇慕儒現在有着沈睿鴻背後的支持，再加上事情出師有名讓別人挑不出理，他在東陵市內能夠名正言順的整合市裡邊的公安系統，陳大嗓門這次撞到了槍口上，即使最後不會給什麼實質性的懲處，不過蘇慕儒想必也不會放過這次機會，鳳城區自此之後成為蘇慕儒自家的後院卻是毋庸置疑的。　　而且，藉著這次的事情，蘇慕儒能做的不僅僅是整合公安系統這種權利極大的實權部門，市裡邊很多其他部門都能被他順帶着整合成自己的資源。　　經此一事，事後，市裡邊的很多局面想必都會因為明哥這一搞唐昱這一昏迷給弄的局面大變，很多東西都會面臨着重新洗牌的局面。　　這次嚴打的尺度的主動權完全掌握在蘇慕儒的手中，打擊誰，打擊到什麼地步，在這種情況下，黃寶德和馬華全完全的插不上手，只能是蘇慕儒說了算。　　……　　現在，黃寶德心中也和陳大嗓門打着同樣的心思，也在祈禱着希望唐昱快快醒來。　　只有唐昱醒過來才能讓蘇慕儒和沈睿鴻的肝火平息下來，那時候他和馬華全才有機會運作，才能避免自己這一方的實力過度受損，此刻的蘇慕儒正是鋒芒畢露的時候擋其鋒芒之人，會死的很慘，起碼黃寶德自己是不會去觸這個霉頭的。　　他因為身份的緣故比旁人了解的東西多一下，知道唐昱這個小子在蘇慕儒洗冤一案之時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雖然不知道發揮的程度，不過看之後蘇慕儒對其的態度就知道，這小子對蘇慕儒的恩情也不淺，要不多年未收養的蘇慕儒為何會在剛剛平息了冤情就大張旗鼓的收唐昱為乾兒子，要知道蘇慕儒平日里行事是最不喜張揚的，也只有那樣才能解釋清楚整件事兒。　　他倒是心中暗暗的埋怨唐昱，好好的秘書長公子不做，沒事兒跑去英雄救美見義勇為是何道理。

# 第九十三章 東陵虎爺（上）

　　唐昱昏迷的當天晚上，除了這些牽挂唐昱安危的親近之人和黃寶德、沒有入睡之外，還有一個人也惱火的誰不着。　　“疤子，杜家那小子怎麼樣了？”　　說話之人四五十歲的年紀，身材看上去頗為高大壯實，接近一米九的樣子，說話卻一臉陰鬱，透着一種陰柔的味道，破壞了身上的陽剛之氣。此刻他正緊緊皺着眉頭望着眼前的幾個人，語聲中的陰森之氣讓人耳朵相當難受。　　這人的面相倒是相當的奇怪，短袖露出的胳膊上連到肩頭的虎頭紋身就不必說了，隱約有幾分霸氣流露，單單說他皺眉的時候就相當的奇怪，旁人眉頭皺着的時候大都是川字型，豎著三道皺紋，這人皺着眉頭卻是橫着三道皺紋為三字型，看着給人的感覺相當的怪異，倒是頗顯威勢，只是陰柔的語氣和面孔讓這份威勢略減三分。　　“虎爺，那小子現在安好着，被咱們好吃好睡的供着，地方也在虎爺你親自安排的地方，就兄弟幾個知道，走漏不小消息。”頓了頓，抬眼偷偷瞧了一下問話的男人一眼，“虎爺，咱們為啥要幫杜繼海擔風險？他以前可沒少從咱們手裡敲銀子，這會兒身上沒了那身狗皮，就他娘的啥都不是，咱們還理他作甚？這不是白白幫他擔著風險嗎？”　　回答的是個年輕人，虎背熊腰，比問話者還要壯上三分，站在這人身旁卻要弓着身子，左臉眼角下放一道刀疤斜斜的拉過去一直拉到鼻子旁邊，足足有六厘米的長度，頗為恐怖，稍微偏上只怕整隻眼珠子就要給摳出來了。　　“你懂什麼，哼，杜繼海那白眼狼可不是好惹的，沒了狗皮也不是你能隨便招惹的。不說他還掛着處級的編製，沒有實權也照樣給咱們出麻煩，你可不要以為他被輕易整下去了就是好惹的，那是市長才有的能耐，還是機緣巧合撞到了槍口上，你疤子要是有蘇慕儒的能耐，現在還能在這裏抱怨？”　　冷哼了一聲，“杜狗皮穿着那身狗皮在東陵市威風了二十多年，在東陵市是從最底下的警察做起來的，東陵市咱們道上邊的東西，有什麼事兒是他不知道的，他是老資格了，手裡邊的東西，誰知道都掌握了什麼？包保不了就有能要人命的東西，不小心泄出去點，有你小子受的。哼，道上不想讓他好過的人多了去了，要是能動他，還能輪得到你動手？”　　邊上幾人紛紛點頭應是，連道虎爺高見虎爺高明之類，不過也沒有讓此人臉上的陰鬱淡下幾分，倒是陰森之意更濃，搞的旁邊幾人大氣都不敢出，看他不耐煩的擺手都趕忙弓着身子出去。　　“疤哥，你說，這蘇市長什麼勞子的，真是衝著虎爺來的。”　　疤臉沒好氣的哼了聲，“你問我，我問誰去，虎爺不說，我哪知道，要不你自己問虎爺去？”　　那人訕訕一笑，“我哪敢去問虎爺。”頓了頓，小心翼翼的看四周無人，小聲開口道，“疤哥，你說，虎爺到底怎麼得罪了咱們東陵市的大祖宗，讓市長下令市局的人來鳳城區整咱們的場子？”　　“我哪知道，虎爺這兩年這麼低調，除了去年那個叫剛子什麼勞子的張揚了一下，還是我自作的主張，事後還被虎爺給批了，你說，虎爺能怎麼得罪市長？”頓了頓，“不過聽虎爺的口氣，好像是下邊的人得罪了什麼人。”隨即冷哼了一聲，“不過我們關心這些做什麼，我們管好自己的本分就行，虎爺在東陵市紮根多年自有自己的道理，莫不你以為虎爺還能被整倒了不成。”說完也盯着問話之人，臉上的陰鬱與剛剛屋子裡邊的那人如出一轍。　　旁邊問話之人訕訕一笑，連道不過是好奇而已，好奇而已。　　原來，剛剛屋子里的那個一臉陰鬱的問話之人便是東陵道上，被大夥稱作虎爺的地下皇帝。　　虎爺原名是什麼東陵市知道的人不多，或者說無人知曉，只知道他當初闖東陵市的時候自稱是虎牢山下來的，後來在東陵市闖出了虎爺的名堂，就改名為徐虎，大家也習慣以虎爺來稱呼，都沒人究過他原名，便是徐虎這個名字也少有人叫。　　說起虎爺，那在東陵市也是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他的故事，唐天浩這輩人耳熟能詳，在他們那個年代，算是如雷貫耳了。　　虎爺是八十年代初期那會兒在東陵市開始闖蕩的，出道時據身邊的人說是某地的老軍，出道之時就很是生猛，那身材加上還有幾手過得去的把式，剛出道就因為架子過硬而被人賞識，後來、經了幾次事兒入了一個老大的眼，迅速上位有了一片小天地。　　當然，那時候的他在東陵市遠沒有現在這樣的名氣，充其量算是一個街道級的大哥而已。而且，那會兒的東陵市是一片混亂，不像現在這麼平和，小小一個地級市，市裡邊的流氓團伙就不下數十個，打架鬥毆生事者眾多，大白天就在街上拿着砍刀追殺者都有之，而虎爺也就是在那種混亂的境地之中闖出了名聲。當年，他最初是被稱作下山虎的，就是形容他打架時候的生猛和拚命。　　至於虎爺這個名聲，據說還是因為他眉頭皺起來是三字型才被大家這麼稱呼，身上的虎頭豹尾的紋身也是那個時候紋下來的。不過那時候的他，可遠沒有今天這樣的威風。　　虎爺真正的崛起是從83年開始的，藉著83年嚴打過後的機會迅速成長。　　93年那會兒趕上二王槍案全國震驚，於是全國範圍內展開嚴打，當時國家可是動用了不少的暴力部門，不少老大級別的人物都是在那場嚴打的風暴中消失的，或吃了米粒兒，活漂白洗手，少有幾人挺過去繼續混的。　　那會兒，東陵市的人可是相當的不安分，不少道上大哥二哥級的大人物在嚴打的時候還不消停，不少人都吃了米粒兒，手底下的人也樹倒猢猻散，所以道上邊也消停了好久。虎爺以前跟着的大哥也在嚴打中被抓住槍斃掉了，不過他這個當時的街道大哥卻神奇的躲過一劫。　　嚴打之後東陵市道上邊風平浪靜了好久，那時候是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全國性嚴打，手腕之鐵血遠不是現在能夠想象的，那些混道上的人大概是第一次見到國家對他們這些人動用這樣的鐵血手腕，好多經過事兒的人都被嚇破了膽子，僥倖逃過一劫的幾個老大老二級的人物都沒了心思繼續在道上廝混，也就趁機隱退了出去，道上一時間竟然沒有了領頭之人。　　虎爺是那時候膽子比較大的人，興許是瞅出了門道，又興許當初僅僅是愣頭青的想法，總之，在嚴打過後大家都消停了龜縮起來的時候，他卻沒有消停下來，反而開始頂風而上招兵買馬。他原本就在道上邊攢下了不小的聲名，道上邊沒了大哥級的人物，大家都不敢露頭做出頭鳥，他卻先冒了出來，開始收攏以前的老大手底下的小弟。　　所謂收益是與風險成正比的，敢在83年嚴打之後頂風而上的，整個東陵市就他一個，顯然，回報也是出乎想象的大。　　83年的嚴打之後，靠着頂風而上收攏的人馬，徐虎迅速的在東陵市站穩了腳跟，收攏了自己大哥以前的人手還不滿足，開始以原先的地盤為中心不斷的擴大自己的地盤。　　那會兒，剛剛經了嚴打的事情，道上邊的血性不足，敢真正搞大陣仗的人不多，大都是小打小鬧，徐虎卻毫無顧忌放手拼殺，迅速的佔領了大片的地盤。不過短短三兩年的時間，他便在東陵市闖出了偌大的名聲，成為了東陵市名副其實的地下皇帝。　　八十年代那會兒，在街上提一聲虎爺那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初出道那會兒得虎爺的血腥，完全不是現在的人能想象的，有考證的說法，是，曾經落單的時候被對頭十三個人圍在死衚衕裡邊，最後折了左臂骨頭卻廢了對方四個人而走，後來的那十三個人分別在第二個月的不同時段“意外”死亡，死狀凄慘，最後死的幾個人據說死在遼海出省的邊界上邊。　　東陵市，三四十四五十歲的這輩人對他的記憶最是深刻，隨便拎出個人來都知道虎爺是誰，他那會兒在道上邊的事情大多也耳熟能詳。　　他是直到這幾年才慢慢的淡出了身影低調的退到幕後，開始了自己的洗白過程，像唐昱這輩人對他的了解就不是很多，即便是知道也僅僅限於一個名字，了解的大都不深，不過像唐天浩這輩的人就了解較深厚了。即便是他從九十年代開始逐漸漂白，可是對東陵市地下灰暗層的掌控力卻是有增無減，該控制在手裡邊的，依然牢牢的掌控在手裡。　　東陵市，和娛樂場所掛鈎的都方大都有他的身影，鳳城區的四家大型迪廳，有三家是被打或直接活間接掌控的，整個市裡邊，近一半的娛樂場所有他的參与。83年以來，東陵市地下，能與他並肩的人物，寥寥無幾，或者說幾乎沒有。

# 第九十四章 東陵虎爺（下）

　　對於虎爺發跡的事情東陵市流傳着很多的橋段，大家一直在猜測，83年嚴打之後，他一個外來戶是靠着誰的支持在東陵市站穩腳跟的。　　要知道，想要在道上邊立足，可不僅僅是有幾分勇武和膽略就成，那種人只配當打手或是在街道裡邊小打小鬧。若是想要上位做到他如今這種呼風喚雨的地步，背後沒有實權強力人物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而且，初期的時候若是沒有官面上的助力，沒有一定的財力支撐，幾乎是不可能站住腳跟。虎爺在83年之前不過是街面上的一個小混混，有身份的大人物他沒可能認識，83年之後在街面上開起來的幾家娛樂場所也不是僅僅靠着收保護費就能積攢起來的資金，這後邊定然是有着某些人或者勢力的支持，不過是一直沒有浮出水面罷了。所以，大家一直在好奇虎爺的支持者到底是何人。　　東陵市內流傳的關於虎爺的傳聞，比較有譜的說法是，虎爺當年是蔡明財支持着起來的，而且這種說法最為大家所接受。　　說來，虎爺和蔡明財兩人之間實是有着眾多的相似之處，也由不得大家產生這樣的想法。兩個人都是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時候在東陵市驟然崛起，崛起的地方都是在鳳城區，也就是陳松威後來的龍興之地，還是現在的人大主任黃寶德做過區委書記的地方。　　蔡明財的起家和唐天鴻一樣是建築商出身，他最初起家做的還是拆遷公司。拆遷那種活，少不了沾點血腥，少不了和道上的人扯上關係。　　八十年代那會兒，蔡明財從拆遷商到建築商再到地產商一路跨越，完成了從萬元戶到百萬富翁到千萬富翁再到億萬富翁的積累，和他差不多同時發跡的虎爺，也從最初的小混混到街道大哥到鳳城區的大哥再到東陵市的大哥一路跨越。　　在發跡的時間上邊，兩人的步調驚人的一致，幾乎蔡明財的生意每次更上一層樓，虎爺的地盤也會擴大一些，這種驚人的巧合，不得不引人懷疑。　　東陵市絕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萬建做拆遷商和建築商的時候，遇到的大部分需要動用暴力的麻煩，大都是虎爺的人出面解決的。直到現在萬建成為地產開發商，依然要時不時的藉助道上邊去處理某些事情。　　蔡明財在做建築商和拆遷商的時候向來不是那種規規矩矩賺錢的主做，他那過億的身價裡邊不知道佔了多少血腥氣，雖說資本原始積累的手段總是會顯得有些血腥，不過做到蔡明財那種天怒人怨的地步也不容易。雖然說那些血腥的事兒大都不是他親自經手，而是藉助於虎爺的人，不過裡邊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大家都是明白的。　　把虎爺和蔡明財扯上關係能夠解釋清楚很多事情，例如虎爺發跡之初來自於官面上的支持，蔡明財的背景大家是心知肚明的，無論是黃寶德還是陳松威還是更早的人，都給過萬建或明或暗的支持，若是虎爺和蔡明財有關係，得到他背後圈子的支持自不是什麼難事兒，而且蔡明財的財力也能給他解決掉初期擴張的問題。　　所以，東陵市很多人都一直在懷疑，虎爺和蔡明財是一起的，他是蔡明財在背後支持的，甚至有人曾說過，虎爺是蔡明財養的一條狗，專門給萬建咬不聽話人的狗……　　不過不管怎麼說，說虎爺是爺也好狗也好，他徐虎是東陵市地下的實際掌控者，這個卻是不假，他在東陵市的威風，時隔多年依然沒有絲毫的減損。去年的事情就可見一般，去年的時候剛子因為酒後失言，言語無意之中得罪了虎爺，最後被好事的人傳到了人家的耳朵里，第二天道上便傳出要買剛子的命的傳言，最後還是唐天浩出面才擺平了事情。據說，當時還是因為蘇慕儒剛來東陵市看重唐天鴻，所以虎爺才賣唐天浩的面子，要不，事情沒有那麼容易揭過去。　　不過現在這會兒，這位東陵市的地下皇帝卻是一臉陰鬱的愁容沒了往日的威風。　　虎爺來回在房間中踱了幾步，連着點燃了幾隻煙又掐滅，皺着的眉頭開了又合合了又開，不知道心中在想些什麼事兒，看到剛剛出去的疤臉年輕人出去又進來，抬頭開口道，“疤子，外邊的情況怎麼樣？”　　“虎爺，情況不妙啊。”頓了頓，組織了一下語言。“剛剛那邊打電話傳過來消息，鳳城區那邊，市局的狗皮晚上七點多開始的嚴打，到現在也不過兩三個小時的時間，可是鳳城區那邊，咱們的三家夜場和八家遊戲廳已經全部被光顧了，其他地方也有幾家出了事兒，人家擺明了就是衝著咱們來的。”　　虎爺的眉頭又皺成了三子型，“全部被查了？”　　疤臉點了點頭，猶豫了一下，“全部被查了，而且裡邊的情況虎爺你也知道，少不了那些事兒，若是認真起來，不好弄，人家這次，是動真格的了。虎爺你提前通知下去大家也做了些準備，不過，不過，好幾個地方還是出了事兒，咱們迪廳裡邊，六子的人賣東西被抓個正着，已經被帶走了，還，還……”　　“還什麼，還不快說。”　　“還，他們還查出了六子在迪吧裡邊的貨。”　　“什麼。”一腳踹翻眼前的茶几，“六子怎麼辦事的，平常不是叫你們小心的嗎，今晚還特意給你們到了招呼，怎麼還能給抓個正着。”冷哼了一聲，“他六子現在翅膀硬了呀，我的話也能不當回事兒了，哼……”猶自不解氣的摔了一個茶杯，半截上好的雪茄丟出去把高級地毯上邊燙出個洞來也不搭理。　　看到虎爺接近暴走，疤臉趕緊往後邊避了避，小開口心的道，“六子那邊的人已經把事情扛下來了，不會出什麼大事兒，就是迪廳要關一段時間。不過市局帶隊的不是熟人，似乎有些不依不饒的樣子，六子也被武警帶走了。而且，而且甜蜜蜜那邊練歌城的小姐也被抓了現行……”　　“反了天了，一個個都這麼大膽子，不把我的話放在眼裡了……”虎爺頹然坐到沙发上，眼中閃過一絲冷芒。　　他在東陵市廝混多年，公安系統裡邊的眼線無數，要不也不能一直混到現在這般的局面。不過這次事出突然，他也沒料到蘇慕儒會動這麼大的肝火搞出這麼大的陣仗，蔡明財之前和他打招呼的時候他還有些不信，以為只是隨便搞一下就完事兒了，也沒有太放在心上。　　蔡明財當時沒有吧具體的情況和他說清楚，只說讓他最近注意點，後來他才知道事情的原委，是老街那邊的小嘍��打傷了唐天鴻唐秘書長家裡的公子，惹出了事兒搞的很多人不爽，不過他也料想不到蘇慕儒會為了一個處級秘書長家的小子搞出這種實打實的嚴打陣仗，也不怕旁人說閑話，這顯然是他沒有料到的。　　當然，他這種層面的人顯然不會知道唐昱與省城的關係，他充其量也就是黑道大哥罷了，即便是混的好，也只能說是青皮中的出色人物，歸根結底還是青皮，官面上那種層面的東西，不是他能夠知道的。　　若是知道了唐昱四月份在蘇慕儒案件中起的作用，知道了唐家與沈宅的關係不淺，只怕他就不會這麼掉以輕心了，不過便是蔡明財和黃寶德也沒有料到蘇慕儒真的會搞出這種局面，在市局召開會議之前，顯然他們也沒有料到現在發生的事情。　　虎爺是直到臨近傍晚才知道的情況，市局的那幫頭頭腦腦在市政府開完會後他才接到市局一個“朋友”的電話線報，這才知道這次的事情大發了，估摸着要出大事，趕忙讓下邊消停點。他可是知道，若是他那些地方被人真的用心給整治了，那可是有些料的。　　不過他可沒料到，蘇慕儒在出動市局的時候早已經有武警在陶業驊的配合下進駐鳳城區，虎爺雖然打電話通知了下邊，不過有些東西可不是短時間能弄好的，最後還是出了事。更讓他惱火的是，有些東西來不及弄好也就罷了，竟然有下邊的人不聽他的招呼，不把他說的話當回事兒，他吩咐之後下邊依然在胡搞，最後導致出了事兒，若是沒有六子的那樁事兒，好多事情會好弄很多，現在出了這事兒就麻煩多了。　　虎爺在東陵市縱橫十多年，顯然，對下邊的人不聽招呼這種事情很犯忌諱，心中已然動怒，而且六子還是他最器重的人之一。　　“你去把六子給我找回來。”話出了口才意識到六子現在已經被市局的人給帶走了。　　心中微微嘆息一聲，他心中明白，這是蘇慕儒要給唐家的那小子也就是自己的乾兒子出氣啊，便是沒有問題他也要給整出些問題了，更何況他這種在道上廝混的人，又怎麼會沒有問題來，隨便拿個底子就夠他喝一壺的。　　雖然最後不會牽扯到他身上，那幾個娛樂場所迪吧歌城什麼的也不見得開不下去，不過這麼一搞，造成的損失卻足夠讓他肉痛了，而且還不知道蘇慕儒的底線在哪裡，要讓他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才會罷休。　　虎爺現在心煩的倒不是今晚的事情，這種嚴打，即便是嚴格些查處一些東西，那些也不是他不能接受的，他在東陵市風風雨雨十多年，什麼陣仗沒有經歷過，開的夜場被查封實在是小事一樁，可是他不知道蘇慕儒這次的底線，不知道這種嚴打什麼時候是個頭。　　他剛剛給蔡明財打過電話，那邊也是好生推諉不肯幫忙，要知道那些娛樂場所裡邊也有着蔡明財的不少股份的，再三追問之下才知道，事情裡邊竟然還有着即將上任的省長沈睿鴻的影子，那種頂天的人物，可不是他這種人能夠仰鼻息的。　　蘇慕儒的脾氣他摸不清楚，一貫以為他學院派出身會中正平和一些，哪想這次搞出了這種陣仗，而且蘇慕儒此人水滴不進，讓他完全沒有腐蝕的機會，若是蘇慕儒以為此事而和他對上，經歷過83年嚴打的他可是知道這裏邊到底意味着什麼，這才是他所擔心的問題，要不，一晚上嚴打的損失還不至於讓久經風浪的他憂心至此，他擔心的，是日後的問題，混他們這行的，若是和政府搞僵了，那也就混到頭了。雖然現在看起來還沒有惡劣到那種地步，卻也由不得他不擔心。　　他現在，算是把那個叫做明哥的小嘍��給恨死了，一個小小的街道大哥給他惹出這麼大的麻煩，讓他想擦屁股也不知道怎麼擦，怎麼能心中不生氣，其實都不用唐天浩和剛子找人去看守所收拾，虎爺早就給裡邊遞了消息，明哥那伙人，現在可謂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擺了擺手叫疤臉出去想自己靜一靜，想想到底如何去彌補此事，等疤臉走到門口的時候卻又忽然抬頭叫了回來，“把甜蜜蜜練歌城那邊的幾個負責人都給我叫過來，哼，莫不是以為不聽招呼就這麼容易矇混過去？”　　“他們，他們那邊的人都被帶走了。”　　頹然嘆息了一聲，又似乎想到了什麼，“對了，剛才讓你聯繫琉金殿堂，那邊的人怎麼說？”　　準備出去的疤子又趕忙折返回來，“剛剛打電話問過那邊了，不過江姐不太搭理人，說了兩句便掛了電話，只知道她在鳳城區的琉金殿堂今晚也被人光顧過了，不過聽她口氣，很是不在乎的樣子，到不知道是為啥。”　　說完小心翼翼的抬頭看了看虎爺，看到他擺手才趕緊返身出來。　　夜色下的另一處宅子中，一個冷艷的女人嘴角掛着一絲不屑的笑容，“虎爺也虎爺，這次可是撞到鋼板上了，能挺過去這次，你便是東陵市真真的爺了，被一個小嘍��連累到這般地步，哼……”說完冷哼一聲，喉間發出几絲笑音。　　不知為何，這個女人即便是笑的時候也給人一種撲面而來的冰冷感覺，和陳怡那種掛在臉上的冷不同，她的冷是那種冰冷到骨子里的冷，有種看一眼彷彿有冰碴子從眼前掠過的感覺。若是唐昱在這裏便能發現，那種冷，與他前世見到長大后的陳怡那種冰冷，如出一轍……

# 第九十五章 蘇慕儒的考量

　　唐昱昏迷的當天晚上東陵市展開嚴打，隨後在第二天，蘇慕儒起草文件向省里進行專項彙報之後，省委省政府在當天就補發了關於東陵市治安維護與嚴打的文件，給蘇慕儒提供了上層的實際支持，而且文件上邊還表明，若是市裡邊在行動中有武力需要的時候，還可以就近支調附近駐紮的武警部隊來進行幫忙。　　這份文件的威力可是足夠大的，單單文件的名字就足以堵住市裡邊某些人的嘴，讓他們無法吧公器私用的說法說出來，而且，這份文件的下發，其實也側面的讓黃寶德這些人認識到，唐家與省城沈家的關係，確實不淺。若不是唐家與沈宅的關係，省裡邊哪會因為這種事情專門下發紅頭文件的。市裡邊的明眼人都知道，那份文件裡邊提的是東陵市的治安問題，其實根子還是因為唐昱受傷昏迷的事。　　事實上，頭天晚上蘇慕儒就露出了自己的鋒芒，告訴東陵市的人，他這個學院派的官員，也是有着鐵血的手腕和魄力，不過一晚上的時間的嚴打，鳳城區內，凡是涉及到娛樂場所的，幾乎在他的嚴格要求下被市局查處了一大半，若是僅有市局的人或許還不會有這樣的效率，畢竟，混娛樂場所的，大多都把公安系統裡邊打點透了，不過加了武警支隊的人之後就不一樣了，凡是查處到涉及到問題的，一律不留情面。　　蘇慕儒當晚表現出來的這種鐵血手腕，也確實讓以前覺得他書生意氣的人大為改觀，不少人都推翻了以前給蘇慕儒的定論，開始重新審視這個被陳松威陷害過的市長大人。　　蘇慕儒的這哥行動之初就現實出浩大聲勢的嚴打行動，自然也不僅僅是因為唐昱受傷昏迷那麼簡單，若是那樣，那就顯的他這個市長太孩子氣了，那種帶着報復性的行動，不是一個政治思想成熟的人應該做的。很顯然，對這個行動，他應該還有着更深層次的考慮。　　雖然唐昱的心中一貫認為，類似於蘇慕儒、唐天鴻以及沈睿鴻的這些官員都不是政客，而是政治家，政客長於政治、鬥爭，一心於鬥爭之上，政治家則不同，心中有着自己的執政思想，有着做一番事業的雄心和魄力。　　不過政治家顯然也是要參与政治、鬥爭的其中的，不管是客還是家，總歸都是政治的範疇。和政治沾了邊，那裡邊涉及到的鬥爭之類，總不會那麼簡單的三言兩語能說清楚裡邊的各種複雜關係。不過很顯然，無論是政治家還是政客，他們行事之時總會有自己的利益考量，總會有政治層面的東西涉及在其中，不會單純的頭腦發熱拿公器為私慾來泄憤。更何況又是嚴打這種驚動了省城下發文件的如此大的行動，更不會僅僅是為了唐昱。他的事情，不過是哥導火索罷了。　　蘇慕儒身為一市之長，為了小輩之事動用國家公器意圖“報復”，那是會遭人詬病的，即便是師出有名，唐昱是見義勇為才受傷的，不過傳出去畢竟不太好聽，到了上邊指不定就變成了一個坎。　　他行嚴打之事，內中也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或者說更多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不會僅僅是為了唐昱的事情，這點，蘇慕儒自己知道，省城的沈睿鴻知道，人大的黃寶德隱約知道，道上的虎爺也能在提點之後勉強想明白一些……　　或許唐昱之事僅僅是他嚴打的引子，或許他心中早就有了這次行動的想法，只是缺乏一個合適的時機，要不，昨天晚上的事情也不可能做的那般滴水不露。　　要知道，夜場裡邊那些隱秘的東西，可不是想查就能抓住現行的，想要在那種地方抓住些真材實料的東西可不容易。而且虎爺的夜場在東陵市開了十多年而沒有出過什麼大事兒，這裏邊自然有他的道理。　　昨晚蘇慕儒的突然行動是一個因素，武警的介入是一個因素，虎爺不以為意是一個因素，下邊的人不把他的話當回事兒也是一個因素，不過這些都不是重點，若說蘇慕儒或是參与行動的人，他們事先沒有這方面的準備，沒有這方面的消息手機，那顯然是不可能的。　　昨晚的行動之準確，抓到的某些人的詳實的證據，倒像是一場策劃良久的活動，而不是蘇慕儒激怒之下倉促制定的行動計劃。　　至於蘇慕儒的目的，那自然也很明顯，東陵市中他的阻力，不外乎黃寶德和蔡明財之流，現在又加了一個省城的過江龍章家，蘇慕儒要掃除自己在市裡邊的阻力，改變市裡邊固有的格局，於是吧目光瞄向了道上所謂的虎爺。　　此前，東陵市雖然因為陳松威案件而被清掃了一遍，不過整個案件牽扯的人其實並不多，騙稅案，前前後后不過那麼幾個重要的人物參与，其餘的大都是嘍��級別，所以，陳松威在位時的政治資源還是有很多在東陵市盤踞的，這些人群龍無首，可是蘇慕儒也不可能吧這些官員通通一網打盡，那顯然是不合適的，選擇性的接收了一些，其餘的，倒是有大半被黃寶德和馬華全接手了過去，接手這些人，他們比蘇慕儒有着先天的優勢。　　這一層對蘇慕儒是不利的，接手陳松威的政治資源，不知道黃寶德和馬華全是不是樂瘋了。　　至於說東陵市黑暗灰暗層面的東西，蘇慕儒初來乍到幾乎毫無了解，不過虎爺與黃寶德蔡明財等人親近，這在東陵市顯然是人盡皆知的事情。　　黃寶德在官面上有地位照拂，蔡明財經營商業億萬資產，虎爺則在道上邊幫他們處理他們不便於出手的事情，三人之間相互配合，也能在東陵市掀起不小的風浪。而這種局面，顯然不是蘇慕儒想要看到的。　　他若是要想在新市委書記到任之前把東陵市經營成鐵桶一片，那這個類似於鐵三角的聯盟就必須給瓦解掉。他們三人之間的關係越牢固，實力越強大，對蘇慕儒的威脅也越大，意識到這點的蘇慕儒，顯然已經在想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了。　　無疑，在道上邊的虎爺是三個裡邊的軟柿子，所以蘇慕儒的目光第一眼就瞄到了他身上。　　黃寶德在東陵市是老資格老狐狸了，把持東陵市很長一段時間，現在還佔着人大的位置，在新市委書記到任之前，無論有無實權，他是東陵市名義上的二把手目前想要把他整下去，無疑要一番手腳，而且還要等待時機，不值當，時間上也來不及。而且上邊現在需要的是東陵市政治穩定的局面，也不希望類似的事情發生。　　至於蔡明財，他是東陵市民營企業的領頭人物，動他也不合適。在東陵市成長出另外一個大型的民營企業之前，還需要他來撐架子，所以，即便是蘇慕儒因為陳松威的關係對此人充滿了惡感，也不想蔡明財和他的萬建一下子給搞垮台，那樣對他的影響是不利的，足以給他的政治生涯設一個坎，這顯然不是他能夠接受的。　　所以，這三個人裡邊，也只有虎爺看上去是哥軟柿子了。　　首先他的身份擺在那兒，自古民不與官斗，更何況又是在這種體制下的國家。　　類似於虎爺這種道上邊大哥級的存在，若是市裡邊的一把手真的動了心思，在這個體制下的國家，那實在是不堪一擊，垮台也不過是分分鐘鐘的事情。只不過在這邊土壤上邊，少了一個虎爺，還會出來一個豹爺之流，弄不好還會引發市裡邊的動蕩之類，誰也不願意見到這樣的局面發生罷了，要不也不至於花這麼多的心思。　　或許蘇慕儒早就有了動動這個所謂的虎爺的心思，只不過沒有合適的時機，又擔心引發不必要的動蕩和阻力，這次遲遲一直沒有下手。　　上次把市局的杜繼海給踢到一邊其實已經是在進行準備，市局少了一個副局，自然是蘇慕儒安排人接手工作，順帶着對公安系統進行了小範圍的換血，雖然動作不大，不過足夠他做一些事情了，例如對虎爺的場子進行深入的調查，這才能解釋通這次的行動這麼順利的原因，也是虎爺的人在東陵市安逸久了，被他們趁虛而入。　　這次唐昱的事情顯然僅僅是個合適的契機，蘇慕儒進行此次嚴打，一來是因為唐昱的關係，二來自然就是從他自己的利益立場來出發了。昨夜在鳳城區的動作，足以向虎爺表面他此次行動的態度。　　昨晚，虎爺在鳳城區的三個夜場八個大型遊戲廳都被市局的人重點光顧，查處問題的自然不會手軟，沒有查出問題，那就……，顯然，類似於夜場和遊戲廳那些地方，總會存在些問題的，只不過是查不查的問題而已，便是沒有問題也能給挑出理來，更何況是鐵了心來找麻煩了。這可和平日那些打點好了就你好我好大家好不一樣，被市長親自管找過，顯然不會讓他們輕易矇混過關。平常看着眼熱的紅袍，這次也顯得格外的燙手。

# 第九十六章 王貴成的發現

　　認真說來，唐昱的事情本來和虎爺扯不上太大的關係的。　　雖然說那個打傷唐昱的所謂的明哥確實是虎爺的人不假，不過是他那個級別的青皮，大概連見虎爺一面的資格都沒有，廝混這麼久，興許連虎爺這個神秘老大的面都沒有見過一次。蘇慕儒不過藉著明哥這個由頭擴大打擊範圍，硬吧怒火扯到了虎爺的身上。說來，其實虎爺才是最冤枉的人，無緣無故啊的中槍，他到現在甚至連這個所謂的明哥是何人都不知道，就這麼稀里糊塗的被這個街道小混混給牽連了。　　不過這種冤可沒處說理，其他人可不會認為他冤枉，只會認為蘇慕儒的行事是理所應當的事情，下邊的小弟出了事兒，作為老大的他自然應該擔待點，只不過不知道這個小弟是隔着多少重的第幾代小弟了。　　說白了，這次就是他撞到蘇慕儒的槍口上邊，讓蘇慕儒拿他開刀，既有震懾又有別的意味。　　昨晚市局查處的娛樂場所，近一半都是他虎爺的或是和他掛鈎的，這種情形便足以說明問題了，人家就是衝著他來的。　　鳳城區是虎爺發家的地方，83年那會兒他就是在這兒起家的，然後一步步的壯大，鳳城區是他在東陵市道上的后花園，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蘇慕儒動了那邊的夜場和遊戲廳不見得是動了虎爺的命根子，即便是查封一段時間的損失也不見得會讓他這種見多了風浪的狠人肉痛，不過這次得行動足以讓他認識到蘇慕儒的態度了。　　嚴打的尺度掌握在蘇慕儒的手中，那虎爺的七寸便在蘇慕儒的手中，還是那句話，虎爺擔心的不是一晚上或者幾晚上的損失，蘇慕儒作為東陵市新任的市長顯然短時間內不會更換，也就是說，他日後若是想在東陵市繼續混下去，繼續活的風光，那就少不了要和蘇慕儒打交道，若是自此和蘇慕儒交惡，那他在東陵市的日子也就到頭了。　　首鼠兩端的牆頭草顯然不討喜，不過倒向蘇慕儒他也不能夠接受，這下虎爺可就為難了……　　省城的沈睿鴻顯然知道蘇慕儒的打算，認清了他心中的算盤，或許蘇慕儒提前就與沈睿鴻打過招呼知會了此事然後沈睿鴻默許，也或許沒有知會只是他自作主張，不過沈睿鴻顯然是知道他的心思的，要不省裡邊的文件也不會那麼迅速的就下達到東陵市政府。　　不過若是說省裡邊的這份文件也僅僅是沈睿鴻出於私人想法想要給唐昱出氣或是其他什麼的，那顯然也不太可能，那樣，也把省裡邊以及這位即將上任的省長看的太過於兒戲了一些，若是兒戲性質的文件，省裡邊也不會允許那樣的文件下發下來。　　既然文件下發了，那這裏邊顯然有着其他的意味。　　省裡邊，自然也有着省裡邊自己的考量和利益立場，這份文件明顯是省里在配合蘇慕儒的行動而特意整出來的，是為了給他名正言順的整合東陵市整體局面的理由。省裡邊支持這樣的行動，自然是因為這符合省裡邊的利益或者是符合省裡邊的某些人給東陵市劃定的東西。　　唐昱昏迷的頭天晚上的嚴打只是開胃菜，第二天有了省裡邊專門下發的文件，蘇慕儒有了底氣，手段也更加的強硬，市局外加武警部隊，對東陵市市內幾個區的娛樂場所都一一進行了臨檢。　　於是，在接下來的两天之中，東陵市的青皮混子們可算是遭了殃，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唐昱是被青皮所傷，又或是有人刻意吩咐過，總之遇到街頭廝混的青皮，這些如狼似虎的警察絕不手軟。　　原本常在街頭出沒收取保護費的街頭混子們，這两天可算是被嚇怕了，幾進幾齣視看守所為自家後院的不少，不過碰上普通的警察死皮賴臉還好，碰上荷槍實彈的武警，渣都不是。這會兒，在街上已經很少能看到他們的身影了，大都找地方龜縮起來，或者被拿到班房吃公糧去了，倒是讓不少的老百姓拍手稱快，直叫大快人心。　　唐昱依然在醫院中昏迷着沒有蘇醒的跡象，顯然，昏迷中的他還不知道，在他昏迷的這三天里牽動了多少人的人心，多少在為他擔心着期盼着他的蘇醒。　　唐天鴻、張雅惠、唐天鴻以及蘇慕儒、宋宛如、陳怡、沈芸這些人牽挂着唐昱讓他醒來，他們都算是與唐昱的親近之人，這些天大多在一院裡邊陪着唐昱度過。唐天鴻已經暫時和市政府請了幾天假在這邊，嚴打的事，原本他就不太好參与，避到醫院裡邊也好，省的某些人說閑話。　　方建銘也在唐昱昏迷的第二天就從安��趕了回來過來這邊看唐昱，他是當天乘坐飛機趕回綿州的，然後又從綿州乘車，連夜趕來東陵市，隨行還帶着幾名方家老爺子隨身的醫務人員。方家老爺子退下來之後享受的是副國級的待遇，隨行的醫務人員和警衛都是按照副國級的標準配備，那些隨身的醫務人員水準自然是極高，希望能對唐昱的病情有所幫助。　　方建銘自然不知道，他帶來的這幾個醫務人員雖然對唐昱的病情沒有起到什麼實質性的幫助，不過卻着實把看到的某些人震撼了一把。　　這某些人，說的就是一院的院長王貴成。　　王貴成前幾年曾經有幸到京城參加一次大型的醫學研討會，在那次京城的醫學座談會中，他曾經有幸見到這些醫務人員其中的一個，當時此人表現很低調，上台做過專題講座之後就直接離開，王貴成是時候才挺旁人說起這人是何許人也，據說，他是中央某位大人物的隨行醫生。　　王貴成當年便特意留意過此人，還想着乘機嗒嗒關係，可惜一直沒有機會，可是現在，這樣一個人卻出現在一院裡邊，專程為了病床上的唐昱而來，這不得不令他吃驚，要知道，此人的身份，那可是大佬級別的人才能享受的醫務人員，俗話說宰相門前七品官，他這個御用醫生，自然不止是七品那麼簡單。　　原本在宋宛如請來了享譽全國的腦科專家周院士的時候他就已經對唐昱以及唐家背後可能隱藏着的關係產生了懷疑，以唐家在東陵市的實力，一個小小的處級市政府秘書長可沒有那麼大的面子，蘇慕儒出面相請還差不多，不過當時他好奇的是，那個一直稱呼周院士為伯伯的女士到底是何人，和唐家又是什麼關係，為何會有那麼大的能量？　　沒成想還沒搞明白宋宛如的身份，現在又出現了某大佬的貼身醫務人員專程過來為唐昱診治，不得不說，這已經超出了王貴成的認知，他無法想象，知根知底的唐天鴻如何有了這麼大的能耐，能召來這種級別的大人物來。　　唐天鴻的履歷和背景，自從他從黨史研究室的位置被蘇慕儒賞識提拔到政府委以重任之後，東陵市自某個階層以上的人對他的履歷和背景就耳熟能詳了，唐家家裡邊的背景，原先就是東陵市的人，自然沒有什麼好調查的，也沒有什麼硬料，張雅惠娘家那邊也沒有什麼大能量，也不也不至於讓唐天鴻在黨史研究室的冷板凳上邊一坐就是近十年。　　除了他們自家之外，王貴成實在是無法想象，唐家是如何與上邊的大人物扯上關係的，大佬身邊的醫務人員，那可不是什麼人都有的面子和能量。而且剛剛下車來看唐昱的青年人，對那伙醫務人員指使的態度可不像是情人來做事的，反而如自家人那般熟悉，這就更怪了。　　在接下來的两天中，一連串的事情讓他對唐家的認知不斷被顛覆。　　接下來的两天，東陵市一院陸續有來自全國各地的腦科專家，相繼趕來這邊參与唐昱的會診，大都是宋宛如和方建銘負責出面接待和安排。　　讓王貴成心驚的是，這些前來參与會診的人，竟然個個都是他耳熟能詳的強悍人物，其中不泛類似於周院士那般享譽全國世界知名的醫學專家，便是被尊為腦科的泰山北斗的人物，也出現在了會診的團隊之中。　　他們這些人，平日里都是各個一院的震宅之寶，如今卻被不知道什麼樣的力量給調集到了東陵市這樣一個三線城市來為一個少年人進行會診，這裏邊所蘊含的東西，着實能夠令人深思啊，那可不是一個小小的市裡邊的實權處級幹部能夠擁有的能量，王貴成無法想象，到底是什麼人才有這麼大的能量，也無法想象，唐家為何會和這樣的人扯上關係。不過唐家有着雄厚的背景，這一點卻毋庸置疑，王貴成依然確認了這一點。　　顯然，以他在東陵市的地位還不足以讓他知道宋宛如和方建銘的身份，更不知道唐家與省裡邊即將上任的省長的親近關係，自然不知道宋宛如和沈睿鴻在背後便給唐昱出力，再加上有方建銘這個更神秘的人帶着某大佬的隨行醫務人員出現在醫院里給他的震撼，於是自然便生出了諸多的猜測，恰好，王貴成和城關區的區委書記陳衛東是姨表兄弟，心中有着諸多猜測的王貴成，於是與成衛東……

# 第九十七章 三天三夜

　　在唐昱昏迷的這三天，東陵市可着實發生了不少事情。　　這三天，陳怡和沈芸一直寸步不離的陪在唐昱的病房之中，幫着照顧唐昱。　　陳怡是在心中打定了主意，若是唐昱不能蘇醒便照顧他一生，劉舒蘭知道她心中的這種想法，卻無從勸說，只能在心中默默的祈禱，像唐昱這樣的好人一定好有好報，一定要醒過來。至於同樣守着要照顧唐昱的沈芸心中是如何做想，那她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兩人配合起來照顧唐昱倒是越來越默契，都不用張雅惠來幫忙。　　宋宛如有時候隔着窗戶看着兩個小妮子照顧唐昱，沒來由的想起自己因故去世的丈夫，忍不住的心中一痛，卻又有些愛憐的看着兩個小妮子……　　方建銘帶過來的醫務人員並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方博臻老爺子的隨行醫務人員大多是心腦血管的專家，對唐昱的病情卻不能起到幫助。　　對於唐昱的會診依然，雖然參与的專家逐漸增多，不過依然是一無所得，沒有什麼實質性的進展。他們反覆給唐昱做檢查，然後又多次討論，最後依然只能確定唐昱的身體完全健康，不用擔心他的健康狀況。至於唐昱昏迷不醒的原因卻沒人能說出個所以然來。這些專家，大都言，他們這麼多年來也從來沒有見過唐昱這麼奇怪的癥狀，身體機能一切完好，都能夠正常運轉，心肺功能甚至較常人還要更加的健康，可是病人就是無法蘇醒。遂腦部的檢查也沒有發現什麼異常的狀況，完全不能明白他昏迷不醒的原因，只能用腦部的神秘來檢查這種異常的醫學狀況。　　唐天鴻等人對於方建銘的身份都不是很了解，只知道是唐天浩生意上的夥伴，是兒子在省城交的朋友，不過對他熱心於唐昱的病情還帶來幾位醫務人員參与會診，還是抱有很大的好感。　　開始的時候唐天鴻還不明白這個氣質不俗的青年人到底是何方神聖，不過後來看其與宋宛如相識並且談話之間自如的樣子，官場上廝混多年的唐天鴻就知道，這個年輕人也不是簡單之輩，單單看他帶來的那些醫務人員的派頭就知道不簡單，唐天浩之前也沒有刻意的解釋過方建銘的身份。還是唐天鴻問起來的時候才說了兩句，事實上他知道的遠不如唐昱知道的清楚，不過管中窺豹卻足以讓唐天鴻看到省城那個方家龐大的身影的一角，這才知道，自家這個兒子，可是在不知不覺之間就要超過他這個老子了。　　雖然帶來的醫務人員沒有什麼實質性的作用，不過打發他們回去之後。方建銘還是決定在東陵市暫住幾天觀察一下唐昱的狀況。他家老爺子從各地託人請來的醫學專家也需要他出面接待一下，僅有唐天鴻這個秘書長可壓不住那些人的場子，方家還是需要有人出面的。　　在經過專家的毫無建樹的會診之後，已經有人建議他們把唐昱轉移到國外的大醫院進行診治，或許效果會更好些也說不定，內心幾近於崩潰的張雅惠在聽到這種建議后相當的意動，已經做好了把唐昱轉移到美國的準備。　　醫院中眾人憂心忡忡的為唐昱擔心着，自然無人知道，這三天里，每天都有一個美麗的女人在醫院外邊默默為唐昱祈禱着。　　不用說，這個鎂鋁的女人自然就是楊涵寧了。　　楊涵寧這三天來，每天都獨自一人過來偷偷在醫院下邊，默默的守着為唐昱祈禱。她因為自己的身份的原因，她和父親楊岐山都不便去醫院裡邊探望唐昱，只有偶爾才能從陳怡母女的只言片語裡邊聽到唐昱的狀況。　　心憂之人便在一牆之隔的病房之中，她卻不能入內探望他的狀況，也算是她的悲哀。大概，只有楊岐山才能隱隱察覺到女兒心中所想，可是也不便多說什麼。宋宛如倒是幾次都看家了她，她是知道楊涵寧當初在陳松威案中的事情的，也知道唐昱與她之間的關係不一般，為了她不被檢察院起訴的事情，沈睿鴻都是說了話的，後來還安排到了恆達裡邊。現在看她對唐昱這般的擔心，那可不單單是報恩那麼簡單啊，兩人之間……　　宋宛如暗暗搖了搖頭，自己心中想的都是什麼呀，不過腦海中卻又閃過病房之中照顧唐昱的兩個小妮子，臉上忍不住浮起几絲微笑，轉而又被唐昱的病情依然毫無好轉的情況而沖淡，又掛上一臉的擔憂。　　說來，他們這些與唐昱親近之人，對那個三天來一直在病房之中照顧這唐昱的陳怡並無多大的抱怨，雖然說唐昱是因為救助陳怡才被折騰成現在的樣子，不過包括張雅惠在內的人，大都把怒火宣洩到了明哥那些人身上，奇怪的是，他們對杜大浩這個小子的怨恨反而要遠高於明哥這個實際傷害着，這卻是着實奇怪的事情。不僅是成少洵那小子在尋找杜大浩的身影，其他人，也都在或明或暗的行動，誓要把罪魁禍首的杜家壞痞子給找出來。　　沈睿鴻和鄭舒嫻打過來詢問病情的電話也是不斷，一天能打好幾遭過來，可見他們對唐昱的擔心，確實是把唐昱當成自家人了，連小語馨似乎也感覺到了什麼，悶悶不樂的叫着要找唐昱哥哥玩，可她的唐昱哥哥，現在哪能起來和她玩呀。　　方建銘也要時不時的往省城的老爺子那邊彙報唐昱的狀況，要是被人知道，這麼一個少年人躺在病床上，有一個省部級一個副國級為他擔憂，只怕一院的院長都要嚇掉了大牙。唐昱或是唐家，怎麼看也不像有這麼大能量能引起副國級人物的關注。　　黃寶德、蔡明財和虎爺這些另一個利益立場的人也在想着唐昱能夠好轉。若不是怕惹人厭，只怕他們也想去找幾個醫生幫唐昱看看、畢竟，唐昱的病情，那是會直接關係到這次嚴打的尺度。而嚴打的尺度，那是關係到他們這幾個人的切身利益的。　　若是因此而讓蘇慕儒吧事情一直我那個下搞，那對於他們這個鐵三角組合可是大大的不利，若是蘇慕儒把他們三個人的阻力給去掉了，那東陵市大概也就是他的天下了，即便九月份之後章家運作市委書記的事情成功，新市委書記下派，到時候對於他黃寶德或是蔡明財，已經沒有了多大的用處了。那時候的局面，可就不如今天這般容易改變了。　　顯然，唐昱是否好轉是此中的關鍵。　　事情本來就是因唐昱而起，自然也要因唐昱才能結束，這是他們的共識，要不蘇慕儒就能夠藉著這個由頭一直搞下去。　　他們在醫院中安插的人手倒是也知道了這两天那邊的幾批毫無結果的會診，都是來自於外地的醫生。　　不過送消息的那些人平常接觸的事情不多，哪能認識那些個專家學者，再加上方建銘和宋宛如低調行事，唐昱又是在特護之中，基本杜絕了外人查探的可能性，能見到這些專家的人可不多，見過的人裡邊大概也只有王貴成才能明白這些人都額分量。至於黃寶德等人，既然會診毫無結果自然不會過於關心，他們只以為那些會診的人是急病亂投醫請來的人，若是知道那些人的身份和頭銜，只怕心中又是另外一番想法了，起碼對唐家的實力和背景要重新審視。　　至於打傷唐昱的明哥一行人，他們幾個現在看守所裡邊可是被招呼的很好，不僅有唐天浩和剛子安排的人在折騰他，成少洵這小子也脫關係遞了話，讓看守所方面好好“照顧”一下這個人。　　成少洵他老子是城關區的區委書記，在城關區的公安系統找個人給遞話實在是再簡單不過的事情，城關區，願意給他做事情的人海了去了，誰不希望巴結上太子爺？雖然以前沒幹過這樣的事情，業務還不熟練，不過以往唐昱老是諷刺他不是一個合格的太子爺，這次倒是體驗了一下感覺。　　除了這兩撥人要找明哥幾人的麻煩之外還有另外一撥人，他們招呼的甚至更加兇狠，看其心思倒似乎是恨不得弄死明哥才甘心，若不是看守所方面發現情況不對及時制止，說不準明哥已經被人家整死了。　　不用說，這些心狠手辣的人自然是虎爺那邊的人了。虎爺的人在看守所裡邊吃的開的人海了去了，隨便傳個話就有大把的人來效力。明哥這次連累虎爺跟着倒霉，虎爺自然也不準備讓他們這些人在牢裡邊舒坦，早就傳話讓人給備了幾道大菜給他們準備着好好招呼。　　本來明哥他們這幾個混街面的青皮皮肉就不怎麼很結實，再被這些人一天三撥九次的招呼，一條命都去了大半條，魂也只剩下三分，嘿，他們幾人的後邊，這三天來可謂是花開燦爛嬌艷無雙……　　尤其是明哥，被照顧的最周全。　　他原本就被剛子的人收拾的不輕，身上的傷還沒緩過來就被帶進了看守所，而進了看守所的當晚就是他噩夢的開端，一撥接一撥的“溫柔體貼”的近身照顧，着實把明哥給照顧的妥妥帖帖。　　渾身上下挨打的傷痕也就罷了，花開燦爛之處慘遭輪番蹂躪，這裏邊的屈辱和痛苦卻是更令人難受，再加上看守所裡邊各種噁心的整人玩意兒，他現在的日子，那可真可謂是“水深火熱之中啊。”　　大概明哥的心中現在也在後悔，何苦為了一個女人搭上了自己一整個人，現在好了，女人沒有爽到，自己反而先被別人給爽了，心中卻無端的怨恨起杜大浩這個出餿主意最後卻見機不妙偷偷溜走的人。　　有些巧合的是，無論是親近唐昱的人或是虎爺那些人，又或是現在正在被蹂躪的明哥等人，他們，對杜大浩都是毫無好感的。

# 第九十八章 唐昱蘇醒

　　“我是誰？我這是怎麼了？我這是在哪兒……”　　“為什麼我是現在這個樣子？我到底怎麼了？我怎麼什麼也記不起來？”　　……　　不知道過了多久，那一抹意識終於有了新動靜，“對，我是唐昱，我是唐昱，我想起來了，我就是唐昱，我爸是唐天鴻，我媽是張雅惠，還有二叔唐天浩、小叔唐天宇。”　　“可是，我現在這是什麼了？我怎麼會這個樣子？為什麼我現在感覺不到自己的身體？我怎麼睜不開眼睛，我怎麼什麼也感覺不到什麼也看不到？為什麼我覺得自己現在的狀態好奇怪？”唐昱的腦中充滿了疑問，可是思考起來卻毫無頭緒，認真一想腦袋中的某處總會有一種要把腦子撕裂般的疼痛阻止他繼續想下去。　　這種渾渾噩噩的狀態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終於，意識又一次的發生了變化，電光火石之間，唐昱的腦中如放電影般一幕幕的閃過自己前世今生的種種，腦中的記憶一下子變得清晰鮮活起來。從小時候剛剛有記憶開始時候的記憶一直持續到三十多歲，樁樁件件都清晰的從腦中閃過，從幼兒園時候積攢下來的記憶，都像放電影一樣從唐昱的腦海中閃過，小到他小時候尿了幾次床之類的事情，都清清楚楚的映到了他的腦子裡邊。　　他“看到了”父親正當年富力強之時被排擠到黨史研究室時候的郁郁不得志，“看到”蘇慕儒提拔他到政府辦之後的意氣飛揚，“看到了”二叔作為東陵市第一批千萬級的富翁的意氣風發，“看到了”小叔作為東陵市少有的幾個清華學子的躊躇滿志。　　當然，他“看到”的遠不止這些，也“看到了”好景不長之後，蘇慕儒被陷害也讓唐天鴻被連累而遭到排擠的鬱郁寡歡，“看到”二叔失陷於海南房地產泡沫之後因為欠錢而鋃鐺入獄，“看到了”之後一家人的困頓生活的窮迫與艱辛，“看到了”小叔被迫遠走美國的無奈，“看到了”母親因為操勞而過早蒼老的容顏和粗糙的雙手……　　親身經歷如“電影”畫面般一幕幕的閃過，經歷過的一切，有記憶的，沒有記憶的，都是那麼的真實，那麼的清晰，仿若讓他重新經歷了一遍。　　他也“看到了”自己十六歲之前的年少輕狂，“看到了”家庭變故之後自己的驟然改變，“看到了”自己為了啃透那幾本經濟學的大部頭而日日點燈熬夜，“看到”自己研究經濟模型時候幾日的不眠不休，“看到了”自己大學時為了減輕家裡邊的負擔而拚命做兼職賺學費，“看到了”大學畢業後為了幫助二叔早日還錢出獄而在事業上的拚命和發奮……　　自然，那一幕幕中，蘇晴、成少洵、羅欣、何芷瑤、燕南翔等人的熟悉的臉孔也一一閃過。　　這一幕幕的畫面，一直持續到唐昱34歲的時候卻忽然停止。　　怎麼了？怎麼沒了？莫非這就是自己經歷過的事情嗎，可是為什麼在三十四歲的時候停止了？莫非自己在那個年齡的時候變成了現在的這種狀態了嗎？這是死了嗎？　　正當他的意識中充滿疑惑的時候，那一幕幕的畫面又突然出現了，不過卻是從十六歲的那個初夏繼續開始重新重放。　　不對，不是重新播放，這次的人物和時間以及年齡段都沒有變化，可是發生的事情卻與之前大大不同，或者說是完全逆轉。　　這新的這一幕中，蘇慕儒沒有被陷害，而是在自己的幫助下把陳松威送入獄中；二叔也沒有失陷於海南樓市泡沫之中鋃鐺入獄，反而因為自己的提醒提前撤出海南樓市而小賺了一筆，並且設計了他的大對頭蔡明財在海南損失了數億資金，還從萬建身上咬下一大塊肉來；父親也沒有遭到排擠，反而因為蘇慕儒的脫困而被重用，提拔到了政府秘書長的位置上，成為東陵市官場上的新貴；而自己，似乎還機緣巧合之下救了省委副書記兼常務副省長沈睿鴻的孫女和女兒，從而獲得了沈家的好感，被沈睿鴻當成了沈家的自家人，之後還進一步的見識了省城的龐然大物方家，還因為海南樓市的事情讓方家欠下一個大人情……　　這是怎麼回事兒？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唐昱的心中滿是疑問，為何同樣的經歷會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畫面？為何十六歲的初夏之後，同樣的事情自己的腦袋中卻出現了不同的兩個片段，導致事情走向了兩個截然不同的道路？而且，這兩個片段，都讓自己覺得很真實像是都親身經歷一般？這到底是為什麼？　　這是為什麼？為何自己的腦袋中會有兩個片段？　　自己這是怎麼了？為何不能睜開眼睛？　　唐昱不明白自己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兒，不明白自己現在所處的奇異狀態，這種似乎只有意識形態的奇異狀態，更不明白自己腦中不斷播放的畫面到底又是何意。　　不過不管他心中的疑問如何，又是如何的糾結於現在的狀況，腦中的那兩段清晰而又截然不同的畫面卻是毫不停歇，開始在他腦袋裡邊一遍遍的重複播放，放完一遍又是一遍，一遍遍的持續過去。　　那畫面，總是在第一個片段到了三十四歲的時候就又從十六歲時候的另一個畫面開始繼續播放，然後僅僅似乎只有三兩個月長短的畫面，就又繼續轉而播放第一個畫面，就這樣周而復始的在唐昱的腦中循環。　　宛若親身經歷的畫面，兩個片段都能讓他的意識中產生共鳴感，似乎都是他親身經歷過一般。而每播放一遍，唐昱腦袋中的記憶就清晰一份，心中也更多幾分感觸。　　第二個畫面發生的事情，那是自己在做夢嗎？莫非自己是因為上一世的經歷過於慘痛辛酸，而讓自己做的一個可以彌補缺憾的夢嗎？可是，為什麼兩個截然不同的片段，在畫面中都是那麼的真實而清晰？　　真的只是個夢嗎？唐昱在意識中對自己不斷的發問，可是總是無法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身處混沌之中的他，又有何人來為他解惑。　　不過“電影”中的畫面總能給他帶來深深的共鳴感這個卻是毋庸置疑的。　　每每看到“電影畫面中”的前世的傷心之處，看到前世一家人因為排擠而搬出機關大院住在老街的辛酸，看到父親為了維持家用而到岑培倫的茶館去擺棋局，看到二嬸不得不拋頭露面擺地攤，每每這些畫面閃過，總是讓他心中忍不住隱隱發酸發痛，想要流淚，眼睛卻毫無反應不受控制；而第二個畫面中的改變，二叔、父親、老媽以及蘇慕儒，他們截然不同的命運也讓他的意識裡邊由衷的高興……　　這，真的只是夢嗎？如果是夢，我寧願希望永遠的在第二個夢中不再醒來……唐昱心中如是的想到，想着永遠的沉浸在第二個“夢中”不復醒……　　就這樣，觀看這一幕幕的畫面，感受着一個畫面裡邊一幕幕的辛酸與無奈，再到第二個畫面裡邊尋求彌補，周而復始……　　“陳怡，你看，你快來看也，你看看唐昱是不是在流淚？”正在床邊注視着唐昱的沈芸似乎發現了什麼事情，滿臉驚喜的驚呼着叫陳怡來看，聽到沈芸的驚呼，陳怡趕忙拿着剛剛洗好的毛巾走過來，朝床上躺着的唐昱仔細一看，可不是嘛，昏迷中唐昱的兩側眼角可不是掛着幾滴隱約可見的淚珠嗎？　　陳怡心中驚喜，莫非唐昱的傷勢正在慢慢好轉？“你說，唐昱他是不是要醒來了？”陳怡有些不確定卻滿懷希望的對着沈芸道。　　不管怎麼說，有動靜總比什麼也好，只是不知道昏迷中的唐昱想到了什麼傷心的往事，竟然在昏迷只是都會淚流滿面。不過緊接着陳怡又似乎發現了什麼，帶着驚喜的聲音驟然提高，“小芸，你看，你快看，唐昱他的睫毛是不是在動，他的睫毛是不是在動？”怕自己眼睛發花，陳怡不確定的問了沈芸一句。　　“是……是的，他的睫毛，他的睫毛真的在動……”沈芸也滿臉驚喜，確認了陳怡看到的。　　“陳怡，你說，那小昱，他是不是真的要醒了……”明明每天希望着他快點醒來，這一刻真的看到希望的時候，陳怡的嗓子眼裡還是充滿顫音話未說完，兩人便見唐昱原本緊緊閉合的睫毛開始眨動，輕輕地，一眨，兩眨，三眨……　　在沈芸和陳怡滿懷希望的期待中，唐昱的睫毛輕輕地眨了幾下之後，緊緊閉了三天的眼睛終於裂開了一條小縫……　　“唐昱？唐昱？”　　耳邊的聲音有些熟悉，似乎是自己很熟悉的人一樣。　　這是誰？自己這又是在哪兒，感覺到眼中透進來的光有些刺目，唐昱微微眯着眼睛適應了一會兒才，茫然的看着眼前兩個滿臉驚喜的清亮養眼的女孩，這是哪兒？自己為什麼在這裏？　　唐昱微微矚目自己躺着的地方，為什麼會給自己一種身處醫院的感覺，可是，又有些不像，記憶中的醫院似乎不是這個樣子的，沒有這麼寬敞，沒有這麼明亮，沒有這麼豪華，更不會只有這麼一張病床。可是，這裏邊的擺設，分明就是醫院。　　顯然，前世的唐昱是無緣享受特護病房的，自然不認識這裏邊的東西。　　等等，眼前這兩個養眼的女孩又是誰？　　她們叫自己唐昱，莫非這是自己的名字？　　為何她倆一直在自己眼前晃動着五根指頭？微微有些犯迷糊的唐昱一把擒住眼前左右搖晃的兩隻手掌，不過在抓住手掌的時候，腦中那如電影般的一幕幕的畫面又驟然出現在腦海深處，“小芸？陳怡？”　　唐昱有些不確定的喊了兩個名字。　　她們兩個，不應該是自己夢中的人物嗎？記得沈芸是自己夢中的時候在中山公園救的，還是沈睿鴻的女兒，而陳怡，似乎也是自己在夢中曾經幫助的對象。　　她們，她們兩個怎麼會出現在自己的身邊？　　莫非，莫非自己現在依然在做夢？依然在夢中沒有醒過來？可是為何手中握着的兩隻細軟膩滑的手掌是那麼的真實？　　這麼想着，他腦子裡邊如電影畫面般的第二個片段卻自動的在腦袋中運行起來，腦袋也一下子豁然開朗……　　想起來了，我記起來來了，她是沈芸，自己夢中似乎救過她一命；她是陳怡，是蘇晴的朋友，自己昏迷之前似乎為了去救她？　　腦中又冒出一個疑問，昏迷？自己為什麼會昏迷？記得當時自己正拉着陳怡在跑，怎麼會昏迷？現在自己又為什麼躺在這個看起來有些奇怪像醫院又不想醫院的地方？唐昱的腦中依然有些疑惑。　　“唐昱醒了，唐昱醒了……”沈芸應了一聲唐昱的話，不顧形象的在特護病房中呼喊道，兩人似乎都很有默契的忘掉了被唐昱僅僅抓在手中沒有放開的柔薏，只是興奮的呼喊着唐昱醒來的聲音，充滿喜悅的音質，立馬像風一般的傳遍整個特護病房……

# 第九十九章

　　唐天鴻和張雅惠這三天來可是擔心透了，看到躺在床上一直昏迷不醒的唐昱就揪不住的心痛，看着陳怡，一家子的人也提不起生氣的意味，心中雖然也有些暗暗的惱怒，不過這種事情，怪在人家小姑娘的頭上也又和不合適。　　三天了，每天看到一個專家趕過來他們就在心中暗暗安慰自己，希望這個專家能夠有所幫助，可是一次次的搖頭讓他們滿懷希望的心一次次的被打落到谷底。　　張雅惠這三天和沈芸、陳怡她們三人一起陪床，一天二十四小時倒有二十個小時是在唐昱病房中度過的，陳怡和沈芸雖然要照顧唐昱，不過張雅惠可沒好意思讓兩個小姑娘真的手把手的照顧，大部分的事情還是要她親自來的，有些事情，也不適合沈芸和陳怡來。倒是陳怡幾次要求和她一起給唐昱擦身子，張雅惠沒有答應。　　張雅惠這會兒離的唐昱躺着的病房最近，就在門口邊上，隔着門聽到沈芸和陳怡驚喜的呼喊唐昱醒過來了，她先是臉上一滯，似乎還沒有反應過來那兩個人的呼喊意味着什麼，不過腳下卻已經下意識的朝着病房衝過去，“小昱，小昱……”　　三兩步到了唐昱的病房裡，張雅惠果真見昏迷了三天的唐昱已經從床上坐了起來睜開了眼睛，雖然看起來眼睛有些茫然，不過擔心了三天之久的張雅惠哪顧得這些，人能醒過來就好，衝過去一把過去就把唐昱摟在懷裡，“小昱，你可算醒了，可算醒了……”想說什麼卻再也說不出來，眼中的淚水卻止不住的流下下來。　　陳怡和沈芸這才悄悄把唐昱握在手中把玩的纖纖玉指抽出來，兩人相互臉紅的對視一眼，各自側着臉都沒有說話，只是認真的盯着唐昱。　　“媽，你這是幹嘛呢？”被老媽直衝過來抱在懷裡邊還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哭喊着，唐昱的腦中有些懵了，他顯然還是沒能理解他老媽看似有些怪異的舉動，不知道老媽為何看到自己醒來要抱着痛哭一番。他自然也不知道，他已經昏迷了整整三天，甚至有人曾言他可能永遠醒不過來，唐昱也不知道，他昏迷的這三天里，有多少人在為他擔驚受怕，如張雅惠和唐天鴻；有多少人為他衝冠一怒，如蘇慕儒、唐天浩；又有多少人因為他的事情而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如明哥、虎爺。　　此刻，唐昱的腦中還是在不斷的重複着昏迷之時腦子中一刻不停的循環着播放的兩個片段。　　此刻的他已經回憶起來很多東西，也清晰的知道，畫面的第二個片段裡邊發生的事情，那不是夢，而是真的發生在了自己的身上。之所以十六歲之後會出現兩個截然不同的片段，那是因為自己，在三十四歲的時候重生了，重生回到了自己的十六歲，所以才有了另一端截然不同的經歷。　　至於之後發生的事情和畫面，則是他自己藉著重生的金手指，利用上天給自己重來一次的機會改變了很多事情，改變了他父親、二叔、蘇慕儒以及自己前世的悲慘命運。　　那不是夢，而是真實的發生的！　　這時候，外邊的唐天鴻、唐天鴻、宋宛如、顧秋霞以及方建銘等一直守在特護病房的其他人也聽到了裡邊的動靜趕進了病房，進去的時候，幾人正好看到張雅惠抱着唐昱大哭。　　看到唐昱睜開的研究，他們幾個緊繃了三天的神經終於放了下來，心中一直提着的一口氣也終於鬆了。不過這會兒，張雅惠正抱着唐昱哭的稀里嘩啦，嘴裏邊也含糊的喊着，“你這傻小子，終於醒了”之類的話，他們幾人看着張雅惠略有些失控的聲音也不便打擾，更插不上話，但是看到眼睛睜開坐起來的唐昱，這已經足夠讓他們驚喜了。　　唐天鴻的眼角也隱隱有些濕潤的感覺，嘴角不自覺彎起一個弧度，這幾天一直無精打采倍受打擊的他，似乎臉上也一下子煥發出神采來。　　不過唐天鴻畢竟在機關裡邊廝混良久，比張雅惠要鎮靜些，看着母子倆在床上擁着大哭的情景首先反應過來，現在可不是放鬆的時候，“雅惠，還是先叫醫生過來給小昱檢查一下……”言下之意，自然是不放心唐昱這種突然蘇醒的情況，害怕又有什麼意外出現，畢竟，唐昱昏迷的這三天可是讓不少專家都束手無策的，現在這種突然蘇醒雖然是好事，可是說不準會有些別的意外，他的擔心到時有些道理的。　　其他人聽到唐天鴻的話，大家也這才反應過來，唐昱現在醒過來，可不代表着他就脫離危險了，到底是什麼情況，還需要醫生來進行一次全面的大檢查才對，否則若是不小心出了問題，那就不好了。　　嚎啕中的張雅惠聽到了唐天鴻的話，趕忙放開了抱着唐昱的手，生怕自己這一摟就把唐昱給摟出什麼問題來，“小昱別怕，再讓醫生給你做個檢查就好，好孩子，會沒事兒的。”說完臉上猶自掛着幾痕淚跡，轉頭看到唐天鴻嗔了一聲，“你還不快去？”自然是催促唐天鴻快去找醫生過來給唐昱進行檢查。　　唐天鴻沒說什麼，又盯了唐昱幾眼，看沒什麼問題，這才轉身出去找醫生過來。病房之中，滿臉疑惑的唐昱還想要讓大家給解解惑，不過張雅惠可不理解他的心思，生怕唐昱剛剛醒過來，這麼多人在屋子裡邊會搞出意外來，所以讓大家看過唐昱之後先到外邊暫時等待，等等專家們給唐昱做過檢查確定沒有問題之後再進來。　　說來，聽到唐昱自然蘇醒過來，最尷尬的莫過於那些個被請來的專家了。　　事實上，這幾天，聚集在一院裡邊的腦科封方面的全國知名專家已經有二十餘個，而且這幾天還會陸續有人趕過來，有些已經在路上了，不日即將趕來。　　平常這些人可都是全國各大醫院的頂樑柱，平常人想見到其中的一個都難，不知道要送出多少紅包而來，現在這些人卻被齊齊的聚集在東陵市這麼個小小三線城市的一院之中，並且是在為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子會診，說出去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掉了眼鏡。事實上，這些人裡邊，好多個都是有行政級別的，雖然是虛職，不過級別聽起來可要比唐天鴻還強上一些的也有好幾個，憑唐天鴻或是蘇慕儒，他們兩個是沒有這麼大面子的。　　唐天鴻過去的時候這些專家還在緊急會診之中。　　說實話，這幾天他們這些個專家也是心中憂心忡忡，請動他們的人面子都足夠大，其中包括副國級退下來的方家老爺子，即將提省長的沈睿鴻，還有軍職中將軍銜的宋宛如之父的宋家，這才能勞動他們這些幾十個專家過來。　　人家花了力氣賣了人情請他們過來，若是能起到幫助自然最好，那就是方家、沈家、宋家欠他們的人情，指不定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可是若是他們這些人過來之後一點作用也沒有，那對他們可不是什麼好事兒，雖然人家不見得會遷怒他們，總歸還是有些不好的影響，便是單單對他們的名譽都不太好。　　所以，他們這幾天也都是在窮盡心力的參与會診。　　不過唐昱的傷勢確實足夠的怪異，要說受傷的方法，實在是簡單的不能在簡單，不過是被一塊飛過來的磚頭砸中頭部，照理說，應該不會有什麼大問題才是。　　而且，根據進一步的檢查的結果現實，也應該不會有什麼大問題，輕微的腦震蕩也早已經在這三天之中回復了過來，都沒有什麼事兒了。可是令他們為難的是，唐昱就是醒不過來，明明各項指標都正常，可是人就是無法蘇醒，讓他們想要治療都無從下手，若是有異常，他們還能對症下藥，這種一切正常人卻無法蘇醒的情況，最是難搞，他們面臨的是無從下手治療的局面，一切只能靠大家的推測，可是請動他們之人的身份又讓他們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不能輕易去嘗試，只能進行保守治療，這中複雜的情況，不禁讓他們大是擔憂。　　好在唐昱除了不能醒過來，餘下的都很正常，生理功能一切安好，也給了他們足夠的時間去進行會診研究。　　今天早晨的時候他們還在針對昨晚的檢查結果進行緊急會診，事實上，每次檢查的結果都沒有多大出入，只是人無法醒過來而已。　　會診室中，會診中二十餘個專家聽到唐天鴻說唐昱醒過來的時候這些專家還有些難以置信，昨天晚上的檢查還毫無成果，現在卻聽說病人已經醒過來了，心中不禁都大為驚異，聽到唐天鴻拜託他們對唐昱進行檢查之後，眾人立馬決定，馬上對唐昱進行會診。　　他們此次不僅要檢查唐昱的頭部傷勢，而且要做出針對性的研究，就這個案例顯現出來的奇特之處，對他們這些行醫多年的專家來說也算是個經典的案例了，研究的價值還是很大的，所以眾人的熱情還是很高。　　一院的王貴成倒是個精明的人物，很是知道利用這些專家為醫院打名氣的機會，不少的照片已經掛在了醫院的展覽室和宣傳畫上邊，當然，他也是徵求過人家的意見的，這两天，單單醫院首席醫師的名譽職位他就送出去不少。　　這幾天，一院為了這些專家還專門騰出了整個這層樓的特護病房，一應醫療器材也優先向這邊供應，所以，檢查所需要的器材等東西很快就準備齊全，等專家們過來之後，最後留在唐昱病房之中的陳怡、沈芸以及張雅惠三人這才依依不舍的從病房裡邊走出來。　　之前唐天鴻出去的時候，唐昱這才從陳怡和沈芸以及他老媽斷斷續續的口中知道，大家見他醒來為何如此高興失態的原因。　　他這才知道，自己那天為了救陳怡而被明哥飛來的磚塊砸傷之後，竟然在醫院裡邊昏迷了整整三天三夜，而且醫院完全查不出昏迷的原因，這才讓大家心中大亂，還以為他這輩子有可能醒不過來了。　　如此一來，見到他醒來，大夥自然心中的高興難以自製，尤其是張雅惠，這幾天可是擔心壞了，生怕自己這個寶貝兒子就這樣一去不復返了，見到唐昱醒來，她說話都語無倫次起來，眼中的淚水也在不爭氣的一直往外流，心中之前的擔憂和現在的興奮自然可想而知。　　……　　眾人各自歡樂的時候，沒有人注意到，在旁人不易看到的角落，陳怡的眼角也在悄悄的溢出淚水，臉上卻掛着說不清道不明的淚痕。　　沒有人知道，在前幾天知曉唐昱或許不能醒過來的時候，小姑娘這三天來到底一個人偷偷為唐昱哭泣過多少次，又有多少次後悔給唐昱打的那個求救電話。這幾日，眾人裡邊，除了唐天鴻和張雅惠，大概就是她的心中的悲苦最重了，不過她冰山一般的臉孔，不易被別人察覺到內心世界的活動罷了。　　宋宛如倒是注意到了小姑娘掛着眼淚的笑臉，轉頭看了一眼猶自傻笑的沈芸，心中微微一動卻沒有說什麼。　　唐昱自然不會知道，這两天由於兩個小妮子的存在，讓特護病房養眼的護士姐姐少了不少的工作。

# 第一百章 安然無恙與成衛東的心思

　　前來參加會診的二十餘個專家，其中有十餘個都進入病房之中對唐昱進行全面的身體檢查，這幾天類似這樣的檢查他們已經對唐昱做過很多戲，現在已經是熟門熟路了。　　唐天鴻和張雅惠等人都在默默的守在病房外邊等待着檢查的結果，心裏便祈禱着唐昱能夠安然無恙；特護病房外邊的某個角落，陳怡和她母親劉舒蘭相互抱在一起，默默的為唐昱祈禱着；宋宛如也輕輕地摟着一臉小緊張的沈芸，安慰道，“唐昱會沒事的，會沒事的……”兩人也都在祈禱着。成少洵這小子這幾天也時不時的跑過來看看，這會兒也在眾人的一側默默為唐昱擔心。　　醫院外邊的楊涵寧也一如既往的像往日那般守護在一院外邊，合十雙手，默默的祈禱着，好人一生平安，好人一生平安……　　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示着對唐昱的關心，期望他這次醒過來最終會沒事兒的。　　檢查一直持續了兩個多小時，大家就一直在特護病房的門口等待了兩個多小時。　　王貴成這個很會找機會鑽營的一院院長也聽到了唐昱醒過來的消息，趕忙過來和唐天鴻道賀，順便幫着忙前忙后的打理一切。這幾天來他對唐昱這邊所表現的殷勤程度，讓唐天鴻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他的職位可擔不上人家的態度，只是這會兒擔心着唐昱，都沒有心思去道謝和深思，自然不會很注意，王貴成倒是也沒有理會這些。　　照理說，唐天鴻雖然是政府秘書長，在東陵市裡邊也算是一號人物，可是醫院裡邊這種跑腿辦事的事情，原本是不需要王貴成這個市一院的院長親自出馬的，這種事兒，醫院裡邊有一個副院長幫着打理就行了，他身為一院院長，陪同一下就好，若說是蘇慕儒住院，那才是他應該鞍前馬後的忙一切的時候。現在他表現出來的殷勤態度可與常理不符，事出反常即為妖。　　事實上，王貴成之所以這麼殷勤，實是因為他發現了唐家的不一般，感受到了唐家後邊巨大的能量，這時候若是不在抓住機會表現一番，以後也不一定有這樣的機會。不僅是唐昱這邊安排的妥妥帖帖，便是住院的明哥等人也安排的滴水不漏周全萬分，誰也挑不出理來。一院裡邊眼根子淺的人，實在是想不明白，這個王院長怎麼就轉了性了，那些雜七雜八的事情都親自去安排。他們可不認為，一個處級幹部的工子，他們可不認為有面子讓王貴成來鞍前馬後。　　不過就王貴成自己的發現，這唐家確實是值得他進行這樣的投資的，這幾天的觀察，可着實的把他震驚了好幾把。　　不說別的，就單單說這三天來被請過來會診的那二十餘個全國性的專家，那些個專家，他們一院是沒有資格擁有其中的一個的，便是名譽的職銜人家平常都未必願意掛在名不見經傳的他們醫院裡邊。　　這二十多個專家之中，最低都是省級大醫院裡邊的主任級醫師，更不泛大軍區總醫院裡邊的人，也有些人聲明不顯不知道出處，不過單看和其他專家之間說話之間的態度就知道也不是尋常人，或許又是之前見到的那種國家大佬的貼身醫生之類的強悍人物。　　唐家能在短短三天之內能召集這麼多專家來為唐昱進行會診，而且能讓眾專家看在他的面子之上願意接受一院的名譽職銜給一院長臉，這裏邊的能耐可是不簡單，不是一般人能有的面子。其所表現出來的能量，不說他一個地級市的政府秘書長沒有實力擁有，便是身為市長的蘇慕儒大概也沒有這樣的能量。這點王貴成能夠確定，好歹他也是體制裡邊廝混的人物。　　於是乎，我們的王大院長便知道，唐家後邊，杵着的可不是一尊一般的神，那是興許有着頂天能量的神，要不也不能短短三天便能招呼出這麼一堆的專家前來會診。　　能做到院長的位置上，王貴成自然心思玲瓏有他的過人之處，什麼時候該干什麼事兒對什麼樣的人需要做什麼程度的投資，這些東西他還是拎得清楚。想清楚了這些，他自然也要表現的殷勤一些，鞍前馬後也不為過。　　為官之道，本就在於經營二字，其中的學問，非是口頭教導或是言傳身教便能學好，好多東西，全靠個人體悟，便如王貴成這次做的一般，日後總會有用得上的時候。　　不過這两天的觀察，他倒是也看出了些門道，這邊這些專家們真正的正主還不是唐天鴻，而是那個姓宋的女士以及另一個叫不出名字的青年人，他注意到，這些專家們過來的時候都是由他們二人出面接待的，而且看他們與那些專家之間接觸的態度，似乎這些專家是他們二人出面找來的。　　王貴成本想着找機會探聽一下口風了解一下這二人的身份，不過人家也不是吃素的，顯然看清了他的打算，吃了幾次軟釘子之後就絕了這方面的想法，他知道自己的能耐，沒資格知道的事情自然也知道適可而止，省的引得人家不滿就不好了。不過也從那些專家對他們二人的態度以及這二人身上的氣質就能看出來，這二人，絕對不是一般人。　　90年代那會兒，富二代和官二代的說法還不是很流行，要不王貴成一準吧這詞兒用到他們兩個的身上。　　那天王貴成在醫院外邊看到宋宛如和方建銘兩人的車牌照，一個大軍區靠前的車牌號，另一個明顯是京城某部委的牌照，雖然號碼不靠前，不過那個通行證可着實把他給嚇了一跳，這兩人的身份，那可是夠瞧得，那種車牌號，可不是一般的人家能有的，王貴成這點見識還是有的。那個軍牌，便是京城出身的紅色子弟，也不見得有多少人掛。　　之後，王貴成那天與其表親，也就是城關區區委書記成衛東談起來這二人身份的時候才隱約猜到，那個優雅的宋女士大概就是省裡邊沈省長的兒媳婦，至於另一個，卻是成衛東也不大知道，不知道唐家還認識怎樣強悍的人。　　不過這倆人露出的冰山一角，就足夠王貴成和成衛東浮想聯翩了，也足夠讓他們重新審視唐家。方建銘那個京城部委的車牌號，由不得他們兩個不往天上去想。　　也是方建銘低調了些，不像章家的章驊那般張揚，省內不少人都能認出來。他在方家是這幾年才被老爺子推出來主事，而且一出來就整合方家的資源搞房地產，之後就泡在海南和北海那邊，所以下邊的人認識的可不多，不過若是到了省城綿州，那知道他的可不少，在省城的公子圈裡邊，他方建銘算是第一號人物，章驊那小子都被他搞的灰頭土臉，回到家還要繼續被老子收拾。　　知道了這些的成衛東或許要想的更多些，考慮的層次和王貴成出發的層次就不一樣。　　唐家所表現出來的強悍之處，到底是唐家自己的關係還是蘇慕儒背後的東西？這個卻是很值得深思的。　　若說是唐家自己的關係，成衛東多少有些不相信。　　畢竟，唐天鴻和唐天鴻在東陵市立足十多年，大家之間彼此都是知根知底的，相互之間有幾斤幾兩，十多年下來早看的一清二楚。東陵市內，從來沒有人知道唐家背後有什麼大神杵着，唐天鴻也沒有显示過着方面的信息。　　而且，若是唐天鴻背後真的有強悍的背景，又何苦在黨史研究室那樣的冷板凳上邊一坐就是近十年，直到蘇慕儒來了才有出頭的機會，而且，從唐天浩這些年來生意場上邊所表現出來的，也不像是後邊有什麼人在可以照拂着，要不憑藉唐天浩玩商戰的本事，現在可不會是這麼大的規模。總不會是唐家在短時間內攀附了一個大人物，不過這種可能幾乎無人能夠想象出來，現在表現出來的情況是，唐家後邊分明是杵着一尊大神，或許還不止一尊，可是從唐家一貫的表現來看，這種背景似乎更有可能是蘇慕儒背後的關係。　　蘇慕儒是空降到東陵市做市長的，若說背後沒有點關係，那顯然是不可能的，這點毋庸置疑，大概陳松威直到進了監獄也不知道蘇慕儒背後的關係到底是什麼，其他人自然更不知道了。不過按照東陵市官場上人的猜測，若是他背後沒有關係，都被陳松威陷害進了程序的人，顯然沒有那麼容易脫困，若是背後有着實力雄厚的背景在照拂支持着，那才能解釋清楚。要不，陳松威在東陵市內紮根多年，相當於土皇帝的他可沒有那麼容易被整倒。　　所以，包括成衛東在內的很多人，大概都會認為，唐家現在所表現出來的東西，實際上是蘇慕儒背後的東西，蘇慕儒想通過唐家來彰顯自己背後的實力，這樣似乎更能解釋清楚。要不，唐家這樣一個東陵市的小家族，如何能夠突然之間和大人物扯上關係？這種事實顯然不為眾人所接受。　　之所以想這些，實是因為，現在的東陵市的局勢不明朗，所以成衛東考慮的東西才多一些。　　原本市裡邊的格局明顯，自然不需要多擔心。　　蘇慕儒洗清冤案之後在省裡邊的支持下，佔據着絕對的優勢，人大的黃寶德也好，市委的馬華全也好，萬建的蔡明財也好，或是鳳城區的陳大嗓門也好，輕易都不敢去觸其鋒芒，反而要儘力與之配合給省里做出一副團結大好的局面，所以，那時候自然是蘇慕儒一家獨大，雖然不若之前的陳松威，不過若是能這樣經營一兩年，顯然達到陳松威的程度也不難。　　六月份省裡邊對蘇慕儒的支持力度減弱，這大概是因為，省裡邊大概也不願意看到另外一個陳松威的崛起，不能讓蘇慕儒打着省裡邊的旗號無限制的膨脹下去。　　之後，在海南大受打擊的萬建與黃寶德之進行了深層次的聯合，後來黃寶德牽線搭橋，又有了省裡邊的民營大鱷章家的插足來支持，市裡邊的局面一下子又複雜起來，雖然章家的身份讓他們不便於直接在政治上邊指手畫腳，不過作為省內排名第一的民營企業，政治資源是相當的雄厚的，即便是有些顧忌，也能對黃寶德等人提供一些幫助。　　所以，章家插足東陵市之後，黃寶德等人為首的政治利益集團和蔡明財為首的商業利益集團，隱隱有與蘇慕儒在市裡邊分庭抗禮的局面，而且看上去還略佔優勢。雖然沒有搞出一邊倒的形勢，不過也能給蘇慕儒製造足夠的麻煩，讓他的政令不是那麼容易得到實施。　　現在的局勢則是又有所轉變，讓局勢更加的複雜化。　　這幾天關於沈睿鴻當省長的消息已經從省裡邊透露下來，畢竟，這種事情總是不好保密的，各有各的門道。不過在知道這個消息的同時，東陵市官場眾人也知道了東陵市九月份會有新市委書記到任的消息。　　從最近黃寶德等人的表現來看，那市委書記似乎是章家在進行運作，畢竟，章家這些年在省內經營下來，政治資源可是足夠雄厚的，他自家也有不弱的實力，這點倒是比較容易讓人接受，只是不知道章家這麼不顧忌諱的插手東陵市市委書記一職所圖為何。　　當然，這些暫時還不需要考慮。消息既然傳了出來，世上總會有些有心人打探出章家運作市委書記的想法。消息自然更進一步的傳出來，不少有心人也知悉了這件事兒，成衛東也是其中之一。不過若是真的是這樣，是章家在運作市委書記，若是最後運作成功的話，那蘇慕儒在市裡邊的局面就不太好了。很明顯，章家是和黃寶德那些人更加親近的，自然就與蘇慕儒之間不親近了。　　成衛東是東陵市的老處級了，資格足夠，他背後沒有什麼強硬的關係，走到這一步不容易，所以每走一步路都要小心翼翼的思考，生怕一步走錯就進了萬丈深淵。　　市裡邊現在的局面複雜，陳松威走後，成衛東一直在認真觀察還沒有急於站隊，不過現在的局面很顯然，蘇慕儒顯然希望看到某些人在新市委書記到任之前站隊的。雖然沒有待價而沽的意思，不過怕的是站錯隊的後果，很顯然，鳳城區的陳大嗓門就是前車之鑒，經了這件事兒，不管嚴打最後的結果如何，他這個鳳城區的區委書記，算是完了，這大概也是最後必須做出的妥協。　　原本成衛東還有些觀察的心思，不過這次見到了蘇慕儒表現出於一貫溫文爾雅的作風不符合的鐵腕手段，唐家背後杵着的幾尊大神又有着足夠的能量，成衛東的心裏邊已經開始動搖，開始考慮站隊這個有些嚴肅的問題。　　官場上的站隊，歷來就是一件相當有學問的事情，而向來忌諱牆頭草這樣的做法，官場上邊的騎牆派，大都死的很難看，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在市裡邊這種圈子比較明顯的地方，這種現象更加的明顯。　　成衛東要嚴肅的考慮站隊這種問題，這是關乎他日後政治生涯的問題，若是站好了，雖然一步登天的機會不多，不過畢竟上升的希望要更多些，若是站錯了，那可就不是什麼好事兒了，陳和森現在所處的境地就是明鑒。　　誠然，蘇慕儒的很多做法更得他的心思，不過還不知道新市委書記的人選，成衛東原本是不想着提早站隊的，不過在聽到王貴成說起醫院的所見所聞之後，心中不禁有些意動起來……　　或許，需要提前站隊了呀！成衛東心裏邊嘆息一聲，掛掉成少洵的電話，默默做出了某些決定。　　且不說在獻着殷勤的王貴成心裏邊打的小九九和成衛東的心思，再說唐昱這邊。　　唐天鴻等人在外邊默默的守了近三個小時之後，唐昱被送進去進行大檢查的房間的門終於打開，看着魚貫而出的一眾專家門，唐天鴻和張雅惠的心都被提到了嗓子眼裡。　　“醫生，小昱他怎麼樣？”眾人七嘴八舌都要問，唐天鴻趕忙擺手讓大家靜下來，問了一句，聽醫生細說。　　打頭的還是上次的周院士，他在這些人中的地位不低，除了幾個不太願意出頭的人，其餘人暫時以他為首。　　摘下來戴着的口罩之後，周院士微微頓了一下，然後開口笑道，“唐秘書長不用擔心，根據我們進一步檢查得出來的結論，唐昱現在是安然無恙的，他的身體機能一切都與正常人無異，生理功能等等一切都很正常，可以確定，他現在非常的健康，不過……”語風微微一轉，張雅惠和唐天鴻等人的心一下子又提到嗓子眼裡，生怕他又說出對唐昱不利的話來，陳怡也緊緊的抓住劉舒蘭的衣角，呼吸也有些急促，心中的擔憂，讓她把母親的衣角扯的老長，綳斷了扣子都沒有注意到；宋宛如也感受到沈芸抓着自己雙手力道的增大，看到手上微微發紅的印跡，略有深意的看着旁邊一臉緊張的小妮子，不過她沒注意到，她自己其實也是繃緊了心神，額頭上隱現汗跡。　　周院士頓了一下，看唐天鴻和張雅惠他們臉上又露出緊張的神色，這才緩緩道，“由於唐昱這次的病例很特殊，我們這些老傢伙們都覺得很有研究的意義，而且為了防止複發，我們還是建議他可以留在醫院裡邊觀察一段時間，等到確認完全沒事兒了再出院，同時我們之中的部分人也將暫時停留一段時間記錄一些東西。”　　原來是這樣，唐天鴻和張雅惠這才放下來提着的心，“沒事就好，沒事就好……”　　張雅惠確認了唐昱無事，又有些激動的語無倫次，不過即便是周院士不說，原本他們也準備讓唐昱繼續在醫院裡邊休養一段時間的，看王貴成往王院長所表現出來的，那可是巴不得唐昱一直住在特護裡邊，看他的樣子，向唐天鴻收錢顯然是不可能的了，想必他會有各種名義幫着報銷掉的，自然也不介意讓唐昱在高級特護病房裡邊多享受一段時間。　　只要唐昱安好無恙便好，餘下的，一切都好，雖然這些專家們從頭到尾貌似都沒有起到什麼作用，不過人家畢竟千里迢迢的趕來幫忙，唐天鴻自然也不好拒絕人家再觀察一段時間來做研究。　　事實上，這次專家們對唐昱做的檢查結果，與之前的幾次全面檢查的結果都是一般無異的，不同的只是，前幾次唐昱是昏迷不醒的，這次唐昱是醒着的，餘下的生理功能等等，幾乎與昏迷時的狀況沒有區別……

# 第一百零一章 事後風波

　　唐昱醒來了！　　這個消息立馬像長了翅膀一樣在東陵市裡邊迅速傳開，有心人在不到一個小時之內就大都通過各種途徑知曉了這個消息，不管是與唐昱親近的人還是黃寶德為首的利益集團，不管是不是真心的希望唐昱好過來，這時候大概都鬆了一口氣。唯一心中不爽的，或許就是杜大浩這個二愣子了。他大概不知道，若是唐昱醒不過來，那他大概一輩子沒有在陽光下做人的機會了。　　最先知道唐昱醒過來這個消息的自然是蘇慕儒。　　唐昱剛剛醒過來的時候，一直在醫院中陪床的顧秋霞就給蘇慕儒打過電話告知了此事，隨後唐天鴻也親自把電話打過去告訴他唐昱醒過來的消息，不管是因為蘇慕儒是唐昱的乾爸還是其他原因，唐天鴻都有必要把這件事和蘇慕儒說一聲的。　　當時蘇慕儒還在下邊“考察”，因為之前藉著由頭親自發起的嚴打的事情，蘇慕儒在第三天已經把範圍擴大到了整個東陵市內，對下邊管轄的縣裡邊也展開了嚴打，畢竟，省裡邊都下發了正式的文件，自然要做出個樣子來，不能隨意敷衍過去，據說，省裡邊已經在討論全省內進行嚴打的議題。　　縣裡邊的力度執行的沒有市裡邊的大，市裡邊絕大部分嚴打的力度沒有鳳城區嚴打的力度大，蘇慕儒這两天正忙着督導下邊嚴打的有關事宜，防止某些人利用這個機會興風作浪。接到唐昱醒來的消息，蘇慕儒心頭一喜，立刻讓人接手手頭的工作，一刻也不停歇的驅車從下邊趕回。他過來的時候，已經是唐昱檢查完畢被告知安然無恙了。　　沈睿鴻得知了消息。　　唐天鴻原本以為宋宛如會給沈睿鴻打電話的，看到她的眼色才知道，人家是示意自己打這個電話的。接到唐天鴻電話的沈睿鴻當時只是淡淡的應了一聲，讓唐天鴻不知道他心中想着什麼，還以為自己這個電話打的不適時宜，心中正忐忑着，不過隨後唐天鴻就從宋宛如的口中的消息打消了疑慮，因為他掛了電話沒多久，省城那邊就知會宋宛如，鄭舒嫻即將帶着小語馨過來。　　宋宛如笑着解釋道，小語馨在家裡邊吵着要找她的小昱哥哥，這會兒唐昱醒了，鄭舒嫻自然要帶她過來看看唐昱。不過這個舉動裡邊可是意味深長，沈睿鴻的身份比較敏感，不能隨意到東陵來，鄭舒嫻雖然沒有他敏感，不過也平日里走動也不是很方便的，這麼公然過來看唐昱，豈不是直白的表面了沈睿鴻與唐家不俗的關係？唐天鴻是老機關，自然能夠明白這裏邊的意思，倒是不知道沈睿鴻為何要這樣做。當然，這對他來說，自然是好事，有一個省長在後邊做靠山，市裡邊的行事總要方便很多。　　在知道唐昱安然無恙后，方建銘也在第一時間通知了方家的老爺子。他明顯的感到，老爺子接完電話的時候送了一口氣。方家老爺子一輩子光明磊落，最是欠不得別人的人情，退下來之前在副國級的位置上，便是想欠別人的人情別人也不一定受得起，倒是沒想到，臨老了受了唐昱莫大的人情。若是唐昱就此一睡不復醒，讓老爺子到哪兒去還方家欠下的大人情？　　陳怡心思玲瓏，知道這會兒楊涵寧還在醫院外邊擔心着，所以確定了唐昱安然無恙之後，深深的看了唐昱幾眼，然後出去醫院外邊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守在外邊的楊涵寧。　　小丫頭雖然不知道唐昱與楊涵寧之間的關係，更不知道為何楊涵寧為何滿心擔心着唐昱卻不進入醫院看他而是一直守在醫院外邊默默祈禱。不過這並妨礙她從楊涵寧這三天來的表現感受到她內心對唐昱的擔心和關懷。　　楊涵寧在得知了唐昱安然無樣的消息后，原本一直緊縮着的眉頭一瞬間便在臉上展露出笑容來，緊接着便感到眼角微微濕潤的感覺，心中竟然有些喜極而泣的味道，不過看陳怡在眼前，還是強忍住沒有掉下激動的眼淚，吩咐陳怡趕緊回去醫院裡邊。　　楊涵寧因為身份的緣故不方便和唐天鴻等人見面，可是又放不下心頭對唐昱的擔心，唐昱昏迷了三天，她就獨自一人在醫院外邊默默守候了三天，原本天生麗質的她，在這三天的擔心之中現在卻變得滿臉憔悴之色。眼角上大大的眼袋和幾天沒有整理過的妝容，讓人完全無法把現在的她同東陵市第一大美女的名頭聯繫起來。　　不過這會兒在聽到唐昱安然無恙的消息后，原本憔悴的臉上一瞬間煥發的容光還是禁不住讓旁邊看到的人忍不住回頭矚目，便是同屬女人的陳怡也在那個瞬間被楊涵寧的魅力鎮的微微失神。　　這幾天一直在醫院守着的成少洵也在第一時間把這個消息通知了他老子。　　成衛東接到電話知道唐昱蘇醒安然無恙的消息，並且蘇慕儒已經到了一院之後，立馬決定馬上到一院看看唐昱。　　他與唐家的關係顯然還沒有熟絡到這種地步，唐昱的身份似乎也並不值得他親自過去探望，不過他兒子成少洵與唐昱關係不淺，他倒是可以藉著這個由頭過去，所以才讓成少洵一有唐昱的消息，立馬告訴他。他，是想藉著這個機會和蘇慕儒表面態度了。去探望唐昱，這便是一種態度，一種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態度。當然，還是要避過有心人的耳目才好。　　立場問題，歷來就是一個嚴肅的問題，關鍵性的站隊問題上，一定不能出差池。他藉著這個機會表態倒是個好選擇，指不定能起到出人意料的作用。成衛東心中如是的想到。　　黃寶德、蔡明財和虎爺等人也通過各自的途徑知道了這個消息，心中都長長的舒了口氣。　　他們這幾天可是着實擔心壞了，若是虎爺手底下那個小嘍��真的讓唐天鴻家的那小子就此一睡不復醒，那樂子可就大了，誰知道頭腦發瘋的唐家人會做出什麼事兒來。　　唐天鴻市政府秘書長的位子字不必說，唐天浩的商業實力也不容小覷，再加上背後還有着省裡邊的關係，人家若是就認準了虎爺要和他死磕，那他們這邊的事情就麻煩了，在他們看來，目前的情況顯然只有唐昱醒過來才有轉機。黃寶德這會兒已經讓他老婆細細備下東西，準備明天就讓他老婆到一院裡邊走一趟，意思意思，有這麼回事兒大家心裏都明了就成。自然，虎爺那邊還需要有另外的準備，這就不是他關心的了。　　一院裡邊，王貴成還在鞍前馬後的幫着忙前忙后準備東西，大家一聽說唐昱安然無恙，立馬一窩蜂的湧進唐昱的房間，忙着對他噓寒問暖的。　　七嘴八舌的聲音，唐昱在病床上苦着臉一一打過招呼之後，張雅惠怕大家吵吵鬧鬧的會影響到剛剛醒過來的唐昱，生怕再出什麼亂子，所以唐昱打過招呼之後，又把大家一窩蜂的趕出去，不讓他們打擾唐昱靜養，讓進去看唐昱的要一個個進去。　　兩個小妮子自然有特權，大夥都出去了她們兩個還留在屋子裡邊陪着唐昱。　　王貴成那邊早就給唐昱預備好了稀粥，知道剛剛蘇醒的病人只能吃這個，他現在對這鞍前馬後的活是越來越熟練了，整的唐天鴻都有些不好意思。　　張雅惠還想自己親自喂唐昱吃飯的，不過被陳怡搶過了飯碗，陳怡之前照顧了劉舒蘭很長時間，對這個還是很有經驗的。張雅惠對這個三天來一直心存愧疚照顧着唐昱的小姑娘是很有好感的，打心底里喜歡，也就留下兩個小丫頭自己也出去了。　　等張雅惠出去了，陳怡拿着飯碗走過去，猶豫了一下，還是抬頭對唐昱道，“唐昱，對不起，要不是我，你也不會……”　　話未說完便被唐昱打斷，笑對陳怡道，“老媽讓你在屋子里可不是讓你對我說對不起的。”指了指陳怡手裡邊的飯碗又指了指自己的嘴巴，意思說她應該喂自己吃飯，“再說，那種事情怎麼能怪你，要怪也只能怪杜大浩和那群渣滓，怎麼能怪你。你能在那種危機的時候想起來並向我求救，那是在心裏邊把我當成你的朋友和可以信任的人，我高興還來不及呢。”沈芸在旁邊，他倒是識趣的沒有說出蘇晴來。　　沈芸一遍幫着唐昱系好餐巾，一遍開口開導陳怡不用自責。事實上，她這幾天可沒少對陳怡做這樣的工作，不過因為過不了自己心裏這一關，唐昱一日不醒來，小姑娘心裏邊的愧疚就一日不能減少。這會兒唐昱醒過來，陳怡心中倒是好過了很多。　　陳怡聽到唐昱的話心中卻有些怪怪的感覺，她這幾天心裏邊自責愧疚的同時其實一直在奇怪，奇怪為何在那種情況下自己第一直覺是向唐昱求救？為何自己在面臨危險的時候想到的是他？莫非真的是自己那時候心裏邊就已經把他當成了朋友當成了可以信任的人嗎？可是自己與他之間的接觸，滿打滿算，見面也不足十次啊，為什麼會這樣？　　陳怡自小到大，異性朋友都很少，或者說是幾乎沒有。她知道自己的漂亮，所以就用冰山一般的面孔把自己給偽裝起來，就差在臉上寫下生人勿近四個字，也靠着高傲和裝出來的冰冷嚇退了一個又一個對她抱有不了幻想的人，靠着這個來保護自己。一貫以來，她都認為自己沒有異性朋友的。莫非，不知不覺間，自己已經認可了他嗎？　　看唐昱微微張開了嘴，陳怡沒有多往下想，端着飯碗過去，拿起勺子輕輕吹了吹，這才遞到唐昱的嘴裏，溫柔的倒像個小媳婦一般，唐昱很是享受的張口接了過去，事實上，他現在的健康狀況良好無比，根本無需人來餵食的，不過有便宜不佔，顯然不是唐昱的風格，有這麼大兩個小美女來伺候，他自然要好好享受。　　不過餵了兩勺子之後，陳怡卻見唐昱的眼珠子一動也不動，似乎在直視着某處，陳怡心下奇怪，不知唐昱為何這種作態，突然聽到唐昱背後的沈芸一聲喊，“陳怡，你走光了，唐昱是個大色狼。”　　陳怡趕忙低頭一看，可不是嗎，她這幾天穿的衣服雖然不是低領的衣服，不過低着頭給唐昱喂飯，上身往前稍微傾斜，胸口處露出的春光就被跟前的唐昱看個正着，看唐昱的目光，可不就是對着胸口處大片的白膩滑、嫩嗎。陳怡臉上一紅，趕忙放下手中的飯碗去掩衣領，背後的沈芸一把捂住唐昱的雙眼，“唐昱是個大色狼，偷看女孩子，羞也不羞，不許看，不許看。”　　沒了大片的白膩來養眼，唐昱也不惱，被沈芸點破了他的邪惡用心更沒有什麼不好意思了，倒是覺得少年人的身體越來越禁不住誘惑，看着眼前手女泛紅的臉孔，几絲羞紅一直順着衣領延伸到衣服深處，禁不住又有些想入非非的感覺，讓對上他大叔級別的目光的陳怡抓緊了衣領，生怕這個色狼再做出什麼羞人的事情。　　感覺到十根青蔥玉指僅僅貼在自己眼前，透着指縫看着陳怡羞紅的小臉，唐昱伸起雙手微微一用力，背後的沈芸便整個身子貼在了唐昱的背上。　　小姑娘十六七歲雖然還沒有完全的長開，不過那兒已經初具規模，那兩團鼓鼓囊囊的東西還是忍不住讓唐昱心中一盪，從背後伸過去的手再也不願意放開，稍微用力就讓沈芸趴在他背後動彈不得，感受着背部緊貼着的膠乳上的彈力。　　“要死了，唐昱你還不放手，陳怡，快來幫忙，小昱他欺負我……”沒說完便被唐昱撓到了腰側的癢處，咯咯咯的笑個不停。稍微用了掙了兩下沒有掙脫，感覺自己的胸前和唐昱的背部擠壓出奇怪的形狀來，臉上羞紅，心中卻泛起陣陣奇怪的感覺，雙手無力的在唐昱肩膀上扭打着。　　“要體諒病號好不好……”唐昱未說完，陳怡早已經應沈芸的要求加入戰團，她一貫冰冷，從未和別人放開的玩過，開始還有些放不開。　　三個人正在床上笑鬧成一團，唐昱正上下揩油不亦樂乎的時候，病房的門口忽然探頭探腦的打開門鑽進一個腦袋，陳怡趕忙從瘋鬧的床上下來，沈芸也受驚似的一下子逃離唐昱的背後。她剛剛的樣子，倒像是自己趴在唐昱身上一般，就是不知道現在走的這麼利索，剛剛為何一直趴在上邊。陳怡臉上的笑容也隱退了回去，又變成了冰山美女的模樣，不過臉側的一抹羞紅卻出賣了他。　　再看門口探進了的那個腦袋，不是成少洵又是誰來。這小子這會兒這目瞪口呆的看着面露羞紅的陳怡，他雖然一貫不搭理女孩，不過對這個大名鼎鼎的有一中校花之稱的冰山美人還是有所了解的，知道她一貫是那種冷冰冰的作態，哪有人見過她滿臉羞紅與人笑鬧的場景，再看看同樣滿臉羞紅的沈芸，這小子現在對唐昱那可是佩服的緊。　　唐昱笑罵了一句這個擾了自己好事的人，以後有這種機會的時候可不多，“你小子，現在來的到快，那天咋不快點，我之前可是給你打了求救電話的，你小子也不知道早點過來，有咱哥倆在，我也不至於躺這三天。怎麼找，這是進來檢討來了？歡迎歡迎。”還象徵性的鼓了幾下掌，沈芸和陳怡也配合的拍了幾下小手。　　成少洵腆着臉笑了笑，沒去管兩個嬌滴滴的羞紅着臉的小美女，他一貫對女人不起興趣吧女人當做真正的猛虎的，一屁股做到唐昱的病床上，“得，這次算我的錯，大罵隨你來，城關區的地方，看上哪兒，咱隨時去搓。”城關區是他老子的地盤，隨便搓自然是小事一樁，這小子倒是也精明，嘆了口氣，“我帶人過去的時候事情差不多都完事兒了，你小子已經被你二叔給帶到一院來了，正好趕上你叫來的幫手被派出所的人帶走，我倒是想把人救下來來着，奈何人家牛扒皮不賣我的面子啊。你小子要是稍微等會兒，也不至於這樣啊。”　　唐昱笑了笑不置可否，當時的事情可不允許他繼續等下去，若是等他等齊了剛哥或者成少洵的人，或許陳怡就是另一番的下場了，那又有什麼意義？　　打眼望過去，那邊的陳怡似乎心裏邊也有所感應，抬頭看了唐昱一眼，對上唐昱炯炯有神的目光又想起剛剛走光的事情，下意識的掩了掩衣領，趕緊羞紅着俏臉低下了頭。　　成少洵沒看到唐昱與陳怡兩人眉目之間流傳的意味卻被沈芸看個正着，悄悄在唐昱的腰側擰了一記，讓唐昱暗暗吸了口冷氣，回頭卻見沈芸和陳怡都對着自己捂嘴笑個不停。　　成少洵還是不習慣有兩頭老虎在旁邊虎視眈眈，總讓他說起話來有些不自在，看了看唐昱，忽然又神秘兮兮的道，“不過你小子也不用擔心，我已經給你出氣了，那幾個小子在裡邊也舒坦不了，有他們好受的。”　　唐昱笑了笑沒有說話，這種事情，相比於剛剛學了些官二代該有的樣子的成少洵，重活一世的他自然更明白是怎麼回事兒，只怕成少洵連看守所裡邊整人的節目有哪些都不大知道吧，前世的他還有幸見識過看守所裡邊是如何整人的，這種事情，想必不用成少洵去做什麼，他二叔和剛哥有的是門路來，不過忽然又想起了什麼，轉頭問成少洵道，“老街那天的青皮都被抓起來了，杜大浩那小子呢？有沒有找到他？”　　唐昱剛剛醒來，對這些事還都不大了解，不過想來，若是老爸和蘇慕儒知道了自己昏迷或許無法蘇醒的消息，總要做些事情的。　　成少洵臉上一苦，“我倒是想把那個龜孫子渣滓給找出來的，那小子，嫩是滑溜，這三天我可是動用了我家老子不少的關係，連個影子都沒有發現。”不過頓了頓，又道，“你小子可算是威風了，我老子都說蘇市長這次有魄力。這次，蘇市長可是為了你大發雷霆的，你還不知道吧，你乾爸為了你，現在可是把整個東陵市的青皮都搞得戰戰兢兢，整個市內都進行了嚴打，那小子，你也不用擔心，遲早能找出來，你小子就安心的好好養着享福吧，想那麼多幹嘛，自然有人給你出氣。”　　整個市內進行嚴打？這可不是蘇慕儒的做派啊，唐昱心下暗奇。不過眼角掠過床邊上的沈芸，隔着被單把她柔軟的小手抓在手裡邊，心中卻是有些明了，這種事情，只怕裡邊未必沒有沈伯伯的意思，東陵市的僵局，也是應該乘着整個機會來打破了，若是不利用好這個機會，等到章家運作好了市委書記的位子，那蘇慕儒，也就是他的乾爸，處級就要艱難很多了，唐昱心中暗暗苦笑一聲，自己這麼已昏迷，反倒像是大好事一般，不過倒了明了，這個機會，他乾爸是必須要抓住的，也有沈睿鴻的影子在後邊，甚至自己的父親也有所參与，要不以蘇慕儒一貫的作風可是做不了這樣的事情的。或許嚴打都早有籌備，只是缺少一個契機而已，自己的昏迷倒是提供了一個合適的契機。　　細細把玩着沈芸的纖纖玉指，唐昱另一隻手也不規矩的從被單下伸過去，又抓住了沈芸的另外一隻小手。　　兩隻手的肉感怎麼不一樣？唐昱心中還在暗暗奇怪，卻見床邊礙挨着沈芸坐着的陳怡臉上驀然羞紅更甚，這才明了，感情自己抓錯人了。看陳怡扭頭狠狠的瞪了他一眼，趕忙放開冰山美女的手，說實話，他還真沒有占人家便宜的想法。　　怕給兩個小美女看出臉上的尷尬來，趕忙回頭讓成少洵給他講起嚴打的事情，他對這件事可是好奇的緊，不知道他老爸、他乾爸等人，抓住這次機會能把事情做到什麼地步，能不能把東陵市即將來臨的僵局打開一個新的局面。

# 第一百零二章 昱少

　　聽唐昱問起嚴打的事情，成少洵立馬眉飛色舞起來。陳怡和沈芸這幾天一直呆在醫院裡邊，對嚴打的事情不大關心，了解的也不多，自然不能給唐昱解惑，成少洵知道的多少比她們兩個要多一點，這會兒見唐昱有了興趣，立馬給唐昱講起蘇慕儒這幾天在東陵市的大動作來。　　東陵市最近三天的嚴打那可是整個東陵市的大事，距離上次全省嚴打已經過去了好一段時間，不少人都不記得嚴打時候政府的手段。這次的嚴打第一天的重點打擊區域圍繞在鳳城區，有了省委的正式文件下發之後已經對全市都開始了嚴打，到了第三天，已經擴大到了整個市內，市下轄的縣區也都開始了嚴打風暴。　　這幾天，嚴打的事情可是東陵市的頭條大事兒，從上到下幾乎都在談論這件事情，市台的新聞上邊在報道，下邊茶餘飯後也在談論，便是省裡邊都有記者跟隨嚴打的武警做出專訪。每天都能看到警車呼嘯而過，一個個平日里在街面上囂張的不可一世的大混子被逮到警車上，據說市裡邊的看守所這两天都出現了爆滿的情況。　　成少洵自然有自己的消息來源，和那些緊緊靠着道聽途說的街面上邊的議論自然不同，給唐昱說的還算是有條理。開始時說的大都是他自己在街面上的所見所聞，裡邊摻雜着明顯的個人色彩，之後說的東西，大概是從他老子成衛東的口中聽到的，要不，憑藉他那半桶水的功夫，有些東西可不一定能說得出來。　　唐昱開始時還皺着眉頭，聽到成少洵說起省裡邊在第二天補發的關於東陵市嚴打的文件以及省內對全省範圍內進行嚴打的討論之後眉頭才舒展開，看了沈芸一眼，小意的捏着她的指頭，心道，裡邊果真有着沈伯伯的手腳啊。　　這種事情，有着前世三十多年經驗的唐昱只要稍微想一下就知道，只考他乾爸蘇慕儒單單一個市長的身份是玩不轉的，嚴打進行到這種地步，那可不僅僅是市裡邊的事情，這麼大的動靜，若是沒有省裡邊下發的這份文件來為蘇慕儒提供支持，只怕現在，他乾爸策劃的嚴打不會有這麼輕鬆，雖然沒有省裡邊的支持嚴打也會繼續下去，不過背後說閑話的人指定也不少，進行的力度也不會是現在的這個樣子，不過有了這份文件可就不一樣了。　　有了這份文件，蘇慕儒動起手來就相當於有了名正言順的理由，不用懼怕某些說閑話的人，而且，有了這份文件，不僅能獲得很多中間派的支持，還會有些意想不到的作用。　　不過唐昱吧事情從前到后細細想了一遍之後，倒是又看出來些東西。從沈睿鴻配合蘇慕儒的這次嚴打就可以看出來，省裡邊現在對東陵市的態度也不統一啊，若是省裡邊有統一的態度，那可犯不上沈睿鴻親自來推動這件事兒給蘇慕儒提供支持。現在發生了這種事兒，只能說明，省裡邊對東陵市，或者說對他乾爸蘇慕儒，那是存在着較大的分歧的，也或者說，省裡邊的某些人在這件事情上邊與沈睿鴻存在着分歧。　　東陵市經了四月份的事情后，作為東陵市土皇帝多年的市委書記陳松威忽然下台落馬讓不少人大跌眼鏡，然後之前被陷害的蘇慕儒也順勢在省裡邊的支持下坐穩了市長的位置。　　陳松威落馬之事事發突然，所以很多省裡邊的關係也沒有交代下來，這也是為何陳派官員之後群龍無首一團糟給黃寶德和馬華全瓜分了的原因之一。而東陵市因為之前蘇慕儒慘遭陷害的事情有省長邱立源的關係，所以之後也讓整個東陵市的官場上與省裡邊無形之中多了一層隔膜，市裡邊與省裡邊的關係也出現了某種斷層。原本黃寶德還有些門路，不過他被陳松威逼道人大多年，便是有些關係也早就不溫不火了。　　也就是說，經了陳松威陷害蘇慕儒還得到過省長邱立源的默許一事後，東陵市與省裡邊的關係，除了沈睿鴻因為在蘇慕儒案件中出力的原因，與東陵市的蘇慕儒以及唐天鴻親近之外，再沒有第二條線了。雖說之後有章家入主了東陵然那個這種情況有所改變，不過章家畢竟只是一個商業性質的集團，不能說是政治上邊的聯繫。　　至於省裡邊的態度出現分歧，其實是六月份開始就顯現出來的事情，原本省裡邊的計劃給蘇慕儒的支持力度要大的多，市委書記下派的時間也要晚的多，現在這種情況，雖然有因為政府資產加入拍賣行列而讓章家蠢蠢欲動的運作新市委書記的原因，不過若是沒有省裡邊某些人物的默許和支持，這種事情是斷斷不會成功的，而若是省裡邊沒有分歧，這種消息也不會這麼早的就流傳出來。之所以是現在這種情況，大概和前省長邱立源調任中央任閑職而沈睿鴻上省長有着直接的關係。　　以前沈睿鴻是省委副書記也就罷了，自然沒有其他人管這些事兒，蘇慕儒安心在東陵市做他的市長，有能力掌控全局做土皇帝那是他的能耐，省裡邊反倒是樂見其成。經了他被陳松威陷害一事，省裡邊多少要對他做些補償的，要不說不過去。　　不過現在沈睿鴻上了省長，那情況自然又有所不同。沈睿鴻做省長，他與東陵市之間的關係，作為省委書記的嚴仲賢自然心裏邊就多了些想法，蘇慕儒被陷害過，還有着邱立源的參与，那東陵市與省裡邊的關係自然較為淡漠，親近不起來，可是偏偏作為市長的蘇慕儒得沈睿鴻的賞識，作為省委書記的嚴仲賢若是沒有想法那才怪。　　省委書記有了想法，那東陵市的局面自然而然的也就複雜起來，對他乾爸蘇慕儒的支持力度也就有所減弱，而在下派市委書記一事上邊也鬆了口。要不，想必章家運作這個市委書記還要多花些功夫吧，唐昱的心中如是的想到。在他看來，即使事實與他的猜測有些出入，應該也相去不遠，他對這些政治上邊的東西，向來是比較敏感的。　　唐昱一邊聽一邊在心中暗暗思考這裏邊的因果和得失關係，兩個小妮子倒是聽得有人為唐昱出氣而搞出大動靜而聽得津津有味，抿嘴而笑，陳怡生活的層次讓她第一次接觸這些東西，雖然心裏邊有些底層之人對這些特權階層的抵觸，不過想到唐昱也就釋然了，倒也沒有抱有仇視之類的想法，以前這小妮子的世界觀可不是這個樣子的，階級對立的想法很嚴重，要不冰山美女的樣子可不是那麼容易裝出來的。　　看唐昱時而皺眉時而舒展，成少洵這小子卻越說越是興奮，說起老街周圍幾乎所有的青皮都遭了殃、鳳城區絕大部分的娛樂場所都在整改中的時候，成少洵不禁感嘆到，“昱少，你說我咋沒有個市長做乾爹呀，要不也能找機會威風這麼一把呀。”　　唐昱笑着抽出一隻手在他腦袋上敲了一記，“還威風呢，要不你也到着醫院裡邊昏迷三天，我負責給你威風去？”看成少洵笑而不語，唐昱又想起他剛才的稱呼來，“昱少？啥時候給了這麼個稱呼？不會是你小子寒磣我吧，我家老子小小一個處級的政府秘書長，他的資格還沒你老子資格老，你都不稱少，這昱少的稱呼可還輪不到我頭上。”　　成少洵揉了揉腦袋，冷不丁的看到唐昱伸出手來時被子下邊糾纏着的兩隻手，詫異了一下，不過也沒有多說什麼，轉而又說起昱少這個稱呼來，“嘿，這可不是我叫出來的，和我沒啥關係。再說，我倒是想做個少爺，不過我可沒有個市長做乾爸的，東陵市就這麼一個市長，也就你小子這麼一個市長的乾兒子，你不是昱少是什麼。你小子，現在的名氣不是一般的大，街面上的人層次不夠，他們不大知道這次嚴打是怎麼回事兒，虎爺和江姐那邊可不會不知道。嘿，昱少這名字還是從琉金殿堂裡邊流傳出來的，不過街面上的人大概不會知道這個稱呼，即便是知道，也不知道這個所謂的額昱少會是秘書長的公子。現在啊，昱少這個名字，在圈子裡邊可是已經流傳開了，昨兒個見到蔡冠宗那渣滓，開口都是問昱少怎麼滴。”　　“敢打趣我，你小子長膽量了。”唐昱又在成少洵頭上敲了一記，“感情都流傳起來了呀，昱少？這倒是個不錯的名字，和本少爺挺般配，我喜歡。嘿，以後，本大少可就是東陵市的昱少了。”嘴上這麼說，不過唐昱心裏邊卻知道，這個少爺的水分可是足夠大的，他老子的級別，讓他離衙內這個階層還有一段不小的距離。　　他心裏邊也明白，之所以虎爺和江姐那些人流傳出這個稱呼，大概還是因為蘇慕儒以及唐家背後杵着的關係，和他的能力那是沒什麼關係的，和他老爸的級別也沒啥大關係。東陵市一個處級，人家虎爺還未必就怕了他唐天鴻，說打底，看的還是後邊的東西。　　一個小小的處級政府秘書長的公子被加上個少字銜，不知道傳出去要給多少人笑掉大牙，唐昱心中微微自嘲了一句。不過轉而卻又想到，自己重生而來開着金手指，若是這樣還配不上個昱少的稱呼，那也愣是小看了重生這麼一遭，那自己活的也太遜了點。　　這樣想着，心中也暗道，日後總會讓人明白，這個東陵市的昱少到底是何意，到底有沒有水分。　　忽又起了玩鬧的心思，唐昱轉頭對一旁的抿嘴而笑的兩個小丫頭勾了勾手指，“小妞，叫聲少爺來聽聽，本大少上你們糖吃。敢不叫，搶回去給本大少做陪床的丫環。”　　輕佻的語氣和動作，惹的沈芸又不依不饒鬧了他一番，腰上的軟、肉不知道遭了多少次的殃，沈芸倒是平靜多了，只是微微眨着眼盯着唐昱，脖子根處微微泛紅一直延伸到裡邊，卻是不“讓你當少爺，讓你當少爺，看你還當不當，看你敢不敢讓我做陪床的丫環。”說到陪床丫鬟，沈芸的俏臉上也傷過一抹羞紅，自己和陳怡這三天，可不就是給他做陪床的丫鬟了嗎手上對唐昱的動作卻不減力道，讓唐昱趕忙求饒，連道不做少爺了，不做了。　　“我還喜歡洵少這個拉風的稱呼呢，可惜沒人叫啊，哪像你小子這麼幸福。”成少洵在一旁酸溜溜的說。　　“得了吧，在城關區你小子還不是太子爺呀，在你老子的一畝三分地上邊混，誰敢不給你小子面子，誰敢不把你當少爺，剛剛還說情我到城關區搓一頓，你小子不會想着到了城關區還要沒出息的自己討腰包吧。”唐昱又損了他一句，這小子的心思，他哪裡不明白。剛見面那會兒，成少洵可一點沒有意識到他是城關區的衙內這麼個重大的身份，沒有一點兒衙內的自覺和威風，混吃混合還是在唐昱的精心“教導”下才學會的。　　成少洵傻笑了兩聲，“那倒不會，咱要做個有覺悟的衙內好不好。”被唐昱拎着頭教育了幾次，這小子現在算是知道，這個衙內的好身份若是不好好的利用一下，還真對不起他老子區委書記的大好身份。按照唐昱的說法，只要不是太過火的事兒，他老子想必都會幫他買單的。

# 第一零三章 昏迷的好時機

　　成少洵說了一會兒話之後蘇慕儒也終於從下邊趕回來了，進了醫院便在王貴成的帶領下來到特護病房，王貴成這幾天可是扮足了奴才相，自降身份的給唐天鴻把奴才，這會兒又給蘇慕儒扮，不過此人做人倒是相當有藝術性。　　蘇慕儒進來時恰好看到沈芸不自然的從北角伸出手來，小丫頭臉上一片羞紅，蘇慕儒愣了一下，不過轉而就對唐昱露了個大大的笑臉，个中意味卻是只有唐昱才能明白。　　蘇慕儒進來，成少洵起身拘謹的打了個招呼便出去了。他之前只跟着他老子與蘇慕儒見過面，也沒說過幾句話。人家市長的身份擺在那兒自有一股威嚴感讓他戰戰兢兢，廳級和他老子的處級可不是一個概念，這點他小子還是明白的，他又沒有唐昱是蘇慕儒乾兒子那樣方便的身份來接觸，他老子之前與蘇慕儒還不算是一路人，他自然不敢在蘇慕儒面前表現的太隨便。　　而且蘇慕儒久居上位，眼神偶爾掃過來讓成少洵還頗有些壓抑的感覺，而且看出蘇慕儒和唐昱似乎有話要說，這點眼梢他還是有的，所以自覺的避了出去。這小子現在還不知道，他家老子讓他在這兒當眼線，其實已經打定主意提前站隊了，可憐他現在還沒有把那些心思給琢磨透了。　　唐昱在床上和蘇慕儒，也就是他乾爸打過招呼，蘇慕儒隨意問候了幾句之後，不一會兒唐天鴻也從門外進來，手裡邊還拿着一疊子的紙張，沈芸腦子也不含糊，看唐天鴻手裡邊還拿着幾份省裡邊標誌的紅頭文件，輕巧的打了幾聲招呼之後，一把拉了陳怡就往外走，她生長的家庭讓她在這種事情上比陳怡要多懂得不少。　　蘇慕儒和唐天鴻饒有興緻的也跟沈芸打了招呼，他們兩個是知道沈芸身份的，也不能像唐昱之前那樣隨便，自然也不會怠慢了沈宅的這個小公主。蘇慕儒可不知道，沈芸已經給唐昱做了將近三天的“保姆”了。　　“老唐，你家這小子可不簡單啊，這才剛剛從昏迷中醒過來就不安分了。”蘇慕儒饒有興緻的看了唐昱一眼，意味深長的說道。　　唐天鴻笑了兩聲，“是我家小子，不是你乾兒子呀。”倒是不知道蘇慕儒剛剛的話是什麼意思，不過看蘇慕儒沒有解釋的意思，他也就不再往深了想。自家這個兒子，向來是不安分的，這點他了解的清楚，尤其是四月份之後心思就野了不少，連他都有些管不住的感覺，現在和唐昱說起話來，越來越沒有做父親的教育兒子的那種感覺，反倒是更多的是平等的對話。　　唐昱假裝看不見剛剛蘇慕儒意味深長的笑容，腆着臉叫了聲乾爸，這才開口道，“剛剛聽成少洵那小子說，東陵市現在可是被嚴打搞的一片雞飛狗跳啊，七大姑八大姨都在議論乾爸的威風呢。”唐昱說的臉不紅心不跳，彷彿東陵市的嚴打和自己一點關係也沒有。　　看他死皮賴臉的樣子，唐天鴻好氣的看了唐昱一眼，“你這小子還有臉說，這次要不是為了你，你乾爸哪用冒着這麼大的政治風險來提前發動這次嚴打？你呀，做事情之前也不知道想清楚後果，那些亡命之徒，是你一己之力能抗衡的嗎。去之前也不先聯繫你二叔，再說，有我和你乾爸在，你不會找公安局找派出所嗎？”　　正事沒說，倒是開始教訓起唐昱來，而且一開口就沒完沒了，頗有以往張雅惠教育他的風範，蘇慕儒在一旁饒有興緻的看着唐昱低頭受教的樣子，偶爾也插嘴教育唐昱兩句，倒像是兩人在給唐昱開批鬥會一般，不一會兒唐昱的臉就拖拉下來變成了苦瓜臉。　　“派出所能相信才怪，那個什麼牛扒皮的，你們又不是沒有見過是什麼嘴臉，指望他們，還不如指望老天來的踏實。”　　唐天鴻老臉一紅，“牛扒皮那個只是個別，我們公安系統的同志，還是值得信任的。”不過說出去，自己都覺得不能相信，沒好意思看唐昱。剛子那幾個明證，可還在隔壁的病房躺着呢，由不得他說話硬氣。　　蘇慕儒也笑了兩聲，“得，和自家兒子你還打官腔啊，小昱可不吃你這套。”不過說完唐天鴻又轉頭數落起唐昱來，怪他當時太草率。　　“乾爸，你們兩個好歹體諒一下病號好不好，我可是剛剛才醒過來的，各方面都比較虛弱，萬一心理承受能力比較弱，被你們兩人的批鬥會給打擊了幼小的心靈受不了刺激再昏迷了怎麼辦。”說著把眼睛一閉往床上一躺，裝的倒是有模有樣的。　　唐天鴻笑罵著把唐昱又從床上拉起來，“嘿？你小子還有理了，知不知道你昏迷的這幾天多少人給你擔心？知道你媽三天來暗暗掉了多少次眼淚，知不知道你乾爸提前發動嚴打冒了多大的風險？”越說越帶勁，倒像是唐昱去救人這麼一遭真的十惡不赦一般。　　唐昱趕緊打住話頭，“得得，是我不對，是我的錯好不好，是我草率行動以致釀成了不良後果，害的大家擔心了好不好，我給老爸賠禮了。”　　“這才像話。”　　唐昱趕緊又賠上小臉，“老爸，你們之前就在準備嚴打的事情嗎？剛剛成少洵那小子在這邊和我說起來的時候就感覺有些奇怪，那個什麼虎爺的，在東陵市經營這麼多年，他的夜場可不是隨隨便便就能被人查了的，事先要是你們沒有準備，想做到他描述的那種打擊程度可不容易。我剛剛就在想呢，你們之前是不是早有準備啊。”　　唐天鴻沒有說話，一旁的蘇慕儒坐在床沿接過話頭，“就你小子聰明，還以為你小子猜不到心裏邊指不定多感動呢。”頓了頓，這才開始道，“這次還真被你給猜中了，這次的嚴打確實是早就在準備的，你小子的政治智慧不差，裡邊的道道你明白，也省的我給你多解釋。市裡邊的局面你也知道，打從六月份吉隆的章家入主東陵市的時候，局面就對我不利起來，那時候我和你爸商量過後，決定打破僵局，還是從徐虎這條線切入。”　　“於是你們就制定了嚴打的計劃？那沈伯伯是怎麼知道這件事的？”唐昱又問了一聲，確實是不需要唐天鴻多解釋，這裏邊的東西剛剛聽成少洵說的時候他就已經有所猜測了，現在不過是確認一下而已。他前世歷練了幾十年，尤其是家庭變故之後的生活，讓他對這些彎彎繞的東西實在是太熟悉了。　　聽唐昱提起沈睿鴻，蘇慕儒苦笑着回頭看了唐天鴻一眼，“老唐，剛剛我就說吧，小昱這小子精明着呢，只有有人把嚴打的事情給說一遍，這小子的腦袋，准能想到這上邊，嘿，之前你還不信，現在沒話說樂吧。你這個當老子的呀，還不如我這個乾爹對小昱的了解呀。”　　蘇慕儒說完笑了幾聲，又轉頭對唐昱道，“上次我去找你沈伯伯彙報工作的時候，就隱晦的吧這件事兒提了一下，當時沈副書記沒有多說什麼，之後溝通過一次，我就把這邊的準備都說了一遍，這次嚴打之前也和省裡邊打過招呼，倒是沒想到能獲得沈省長的支持。”蘇慕儒說和省裡邊打過招呼，省裡邊自然是指即將上任的省長沈睿鴻了。　　東陵市現在與省裡邊只有沈睿鴻這一條線，蘇慕儒有什麼想法自然要知會省裡邊一聲的，否則那就是態度問題了，和省裡邊知會，無論是對於東陵市來說還是對於蘇慕儒來說，沈睿鴻都是最好的人選。　　至於蘇慕儒的策劃能獲得沈睿鴻的支持那也不奇怪，不外乎是更高層次的鬥爭傾軋罷了，蘇慕儒在東陵市有他們的鬥爭，沈睿鴻在省裡邊自然也不會是一片風平浪靜，只不過層次越高，鬥爭便越是隱晦越是不着痕迹罷了。這點想必蘇慕儒也是心知肚明的，這會兒不過是說說罷了，彼此之間都知道是怎麼回事兒。　　唐天鴻在一旁接口，“你之前說我們提前在準備嚴打，這卻是沒錯的。事實上，我和你乾爸從六月份就開始籌備這次嚴打，我們最初的想法就是放在徐虎這條線上，要吧這條線給他們搞廢了，能順便的拉出些什麼就更好了。恰好上次杜繼海的事情讓你乾爸在市局裡邊放進一個副局長，這種事情的準備上邊方便我們做很多事，不驚動別人的情況下也能搞到不少東西，於是接下來就順理成章了，不過原本是沒打算這時候動手的。”　　唐昱心中暗道，老爸現在總算是學會些官場上的門道，他做了冷板凳十年，雖然心裏邊對裡邊的門門道道都清楚，不過放到自己身上卻未必願意用出來，這會兒就算是個進步吧。笑着接口道，“你們之前是沒想到會發生我這檔子事兒吧，我這會兒都感覺到我昏迷和醒來的時機大好，你和我乾爸之前策劃的嚴打，大概達不到現在的成效吧。嘿，我這一昏迷，倒是給你們做了貢獻呀。”唐昱自嘲了一句。　　“我倒是寧願你沒有昏迷！”　　唐天鴻雖然這麼說，不過卻也承認，唐昱之前的話確實不假，唐昱的昏迷，對他們來說確實是一個大好的機會，雖然需要冒一些風險，不過收益和風險是成正比的，沒有冒險，哪有收穫，若是抓住了這次的機會，說不準就能夠把東陵市現在的僵局給打破了。　　事實上，若僅僅是他們之前策劃的嚴打，對黃寶德為首的利益集團，是起不到什麼實質性的打擊的。　　他們之前的策劃，最好的結果或許就是，嚴打的最後動用強硬的手段，把東陵市以所謂虎爺為首的黑暗性質的團伙組織給拔掉，然後拔出蘿蔔帶出泥，再往深裡邊挖幾個。　　不過虎爺從九十年代就開始漂白，這個人能立足這麼多年，自然有自己的立足之道，想要整倒他還是要花一番工夫的，說不準還會搞出什麼亂子來，而且，東陵市沒了一個虎爺道上還可以再有一個豹爺之流，這種東西，存在即是合理，總會有人冒頭，不過蔡明財再花時間養一條狗的事兒。　　當然，他們策劃的嚴打，也可以給蘇慕儒他們贏得一些時間和機會，不過相比於現在的收穫不會很大就是了。　　不過發生了唐昱的事情，那就完全可以採取另一種做法造成完全不同的結果了，蘇慕儒完全可以全部推倒他之前的策劃，或者說，吧之前的嚴打方案改頭換面之後拿出來用。　　有了唐昱這檔子的事兒，蘇慕儒完全可以藉著牛扒皮的事情對市公安局完成滲透，吧市局這個強力的實權部門抓到自己的手裡邊，而且有了唐昱這個由頭，嚴打的力度完全可以做的更透徹，省裡邊對此事的支持也師出有名，可以幫沈睿鴻在省裡邊分解壓力。　　而且，此事對沈睿鴻也是大有好處的，其他的先不提，省裡邊最近在討論的全省嚴打，應該就是沈睿鴻藉此發起的手筆。　　至於對所謂的虎爺等人，也完全可以採用另外一種手段。是拉是打，有了更多的選擇的餘地，蘇慕儒他們的手裡邊也有了更多的底牌，完全可以乘着這次機會，在新市委書記下派之前，打破東陵市現在這種對蘇慕儒不利的僵局，這樣，即便是到時候有了新市委書記與蘇慕儒不合，他想要短時間之內在東陵市撇開蘇慕儒打開局面也會很難的。至於黃寶德和蔡明財，他們前一段時間的小動作，完全可以乘着這個機會給拔出的一干二凈，以前陳松威的餘黨，不識時務的也有手段給他們。　　總之，唐昱的這次昏迷的時機，除了讓蘇慕儒的嚴打發動的有些倉促之外，其他的倒是起了不少有利的作用。至於有些倉促的動作，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手段來彌補，而且，事情走到這個地步，已經沒有所謂的倉促不倉促了，局面完全在蘇慕儒的掌控之中。

# 第一百零四章 唐昱的警醒與自知之明

　　蘇慕儒和唐天鴻以及唐昱這兩老一少三人又在病房裡好好的合計了一番利害得失，這次的嚴打對日後蘇慕儒掌控東陵市的局面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由不得他們大意，自然要認真的合計，博取眾長。當然，蘇慕儒他們兩個最後也沒有從唐昱嘴裏邊得到什麼建設性的意見，不過他們原先也沒指望得到什麼，不過是告知唐昱一聲罷了。　　畢竟，少年天才也有着天才的局限性，他們也不指望唐昱是個全能變態的人。　　至於唐昱，他雖然有着重生的金手指，有重生作為他的大bug，不過他充其量也就是先知先覺的人罷了，比起常人來並沒有多少奇特的地方。便是有着前世生活到三十多歲的經歷，比同齡人多了十多年的社會閱歷，可是那不過是相對於同齡人來說罷了，社會上邊的鬥爭，歷來不以年齡為限制的。　　他在社會上邊歷練的那十多年的社會閱歷，便是相比於蘇慕儒和唐天鴻這些在官場上打滾了十多年的老人都有些不夠看，他們的閱歷，或許比之重生前的唐昱要更甚一籌，所以，唐昱的想法，自然不會比他們以及他們背後的團隊制定的更完善。　　這會兒他們之所以和他說這些，大概也是因為唐昱四月份以來的表現過於搶眼過於成熟，所以讓他們在心理上也把唐昱當做一個可以出謀划策，可以商量事情的人，也就是說，不知不覺間把唐昱放在了與他們對等的地位上邊，吧唐昱當做了大人來看待，這大概就是唐昱重生以來一直追求的認可。　　而且嚴打這件事，說來是與唐昱密切相關的，雖然之前他們制定的計劃與唐昱沒有什麼關係，不過嚴打是以唐昱的昏迷為由頭展開的，自然要告知唐昱。　　這幾個月來，隨着唐昱的地位越來越凸顯出來，他們兩個在心中越來越認可唐昱的地位自然也有必要讓唐昱知道一些。　　蘇慕儒這會兒也知道了那個一臉無害的與自己打招呼的青年人的身份，他之前在省裡邊的某個座談會上邊還曾見到過方建銘，只不過那會兒不太注意，方建銘也一貫低調不張揚，所以他一時見到之後沒有記起來，也下意識的沒有往那方面去想，這回兒他倒是知道，那個人畜無害的低調青年便是方建銘，也就是省城方家老爺子方博臻最得意的孫子。　　或許方建銘這個名字在省內並不怎麼顯赫，不過他家老爺子方博臻，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中國這十三億人，能有多少個副國級，那都是板着指頭可以數出來的，他們這些在政壇上廝混了十多年的人，如何能不知道這個方家老爺子的能量，即便是退下來了，一个中辦的老人，一個副國級，只要在那兒還能喘氣，那便讓人不敢小覷方家。　　蘇慕儒也知曉了唐昱與這個方建銘之間的交情不淺，單單從這幾天方建銘的所作所為便能看得出來。要不，方家也不至於花了那麼大的力氣來幫助他尋找那些個專家。　　要知道，當初蘇慕儒在知道了宋宛如和方建銘請來的專家陣容的時候也是相當震驚的。　　看過那份專家的名單之後，蘇慕儒在心裏邊暗暗的估量了一下，最後只得頹然嘆息。那份名單裡邊的人，他雖然花些力氣也有能力請來其中的一兩個，不過也要花不短的時間，通過中間人，不知道要幾經周轉才能托上人，然後不知道要過幾天才能得到肯定的答覆，要想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吧那些個專家們聚集到一起，對於蘇慕儒來說，那是絕無可能的，即便只是其中的一兩個，或許花的時間都不止两天。那其中有幾個耳熟能詳的專家蘇慕儒隱約知曉身份，那些人，人家都未必給他這個市長的面子，能不能請來還不一定。　　至此，他和唐天鴻才算是真正的認識到，唐昱這個小子，已經完全不能僅僅當成小子來看待了，而是能在各方博弈之中作為自己一方的一個重量級籌碼來考量。　　不知不覺間，他已經在背後聚集起來不弱的盟友和實力。　　知曉了方建銘的身份后，蘇慕儒還特意把方家的資料找來研究了一下，他這才知道，方家在五月份之前，在海南和北海也投了近十億的資產來開發房地產，不過卻在泡沫來臨的前夕抽身而出，如唐天浩一般，不僅沒有損失，反而大賺了一筆，再往下查，似乎唐天浩算計萬建的蔡明財的事情，也有方建銘的參与。　　五月份的朱延山副總理對海南房地產的掉空政策，至今某些人都心有餘悸，蘇慕儒和唐天鴻兩個因為唐天浩在海南的經營，還特意的研究過海南樓市，對於樓市泡沫之後的事情也一直在追蹤，他們兩個自然知道，在這次的樓市泡沫之中，朱副總理那不是一般的得罪人。　　就他們兩個所知，海南樓市泡沫裡邊，能夠成功逃離的，除了唐天浩這個被唐昱提醒過的人外，餘下的不過一手之數，還大都是玩票性質的小額資金，損失在泡沫裡邊的，除了像蔡明財的萬建這樣的之外，不泛背景雄厚到嚇人地步的地產公司，想必，有方家那樣背景的也不在少數。可是，無一例外，這些人都毫無反抗的損失在了泡沫之中。　　找這樣看來，方家的十億資金能逃出泡沫，想必不會是方家老爺的關係，還是另有原因。再想想方建銘對唐昱的態度，蘇慕儒和唐天浩也就釋然了，大概還是因為房地產上邊的這樁事情在讓方家這樣的家族欠下了大人情吧。　　這樣想來，倒是越發的體現出唐昱不俗的政治和經濟頭腦，單單海南樓市泡沫這一樁便給他攢下了不少本錢，唐天浩撈出來的那六千萬自然不用說，方家近十億資金似乎是他的功勞，便是沈睿鴻上省長的位置也和此事有些關係。　　唐天鴻在此前對唐昱的大多數事情都不大知曉，要不唐昱重生過來也不至於那麼容易的糊弄過去。他只知道，四月份之後唐昱似乎在幫着宋宛如打理她在東陵市的生意，因為裡邊有着沈睿鴻的關係，唐昱又被保送一中，所以對唐昱的曠課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近來他倒是聽說，宋宛如最近的項目，似乎就有這個方建銘的參与，對於唐昱的其他的事情卻一概不知。他自然不知道，他的兒子可是要搞出大動靜來了。　　唐天鴻這會兒知曉了方建銘的身份，倒是越發的感嘆自己這個兒子的手眼通天，連省城的方家這樣的人物都能勞其大駕，讓方建銘這個方家的大少爺幫着忙前忙后，這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待遇。心裏邊細細想來，唐天鴻這才發現，兒子還是從四月份與自己深夜的那番談話之後才野了起來，至於之前為何沒有表現出這方面的能力，唐天鴻卻也不得而知。　　且不管唐天鴻和蘇慕儒兩人心中是如何做想，唐昱對自己是很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這次救人昏迷不過是個小小意外罷了。　　說起他之前幾次解決的事情，包括改變他二叔、他老爸、蘇慕儒、沈睿鴻以及方家的命運，這裏邊有巧合的因素，也有他的金手指的作用。　　唐昱自己知道，自己比蘇慕儒、唐天鴻他們的優勢，大約就是他因為是從那個信息大爆炸的時代重生而來，因為他見識過了後世的東西，所以他比這個時代的人有着更開闊的眼界以及對未來走勢的把握。若是脫離了這些，他那三十多年的生活閱歷，未必能比蘇慕儒或是唐天鴻做的更好。這次受傷昏迷的事情也給了他警醒，讓他知道重生不是萬能的，還是會有各種各樣的意外發生，事情不是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一如他現在仍然不知道消失的蘇晴到底在何方。　　正是因為唐昱一貫很有自知之明，對自己的定位很明確，所以很多事情才能做起來順風順水。這也是唐昱重生以來一直避免直接進行細節操作的原因，正是因為了解自己，他才盡量把那些東西交給更專業的人去做，而他自己只做大體規劃的事。　　畢竟，那些並不是他擅長的，有人能比他做得更好，他只需要提綱挈領的把握好大方向就行，餘下的事情都找專業人士來做。　　就像VCD這個項目，他其實只是基於先知先覺比別人更有眼光，所以決定上馬這個項目，不過決定了之後，其餘大部分的工作卻是由別人做的，研发上邊有姜萬勐，其他的事情也有周曉虹和楊涵寧來操作，完全不需要他來操心。再說收購百聆的事情，他只是提出了這個想法然後給出了可行性的意見，具體的操作，都是別人在執行的，那些事情，若是他自己親自來，反倒會弄的一團糟。　　專業的事情，自然需要更專業的人士來做。唐昱自己心裏邊對這一點深有體會。　　所以，非專業領域的東西，不搞清楚他是不會輕易指手畫腳的，最忌諱外行人指導內行，前世的唐昱對這個觀點便有着很深的體會，放到他自己身上自然知道應該怎麼做不應該怎麼做，活了兩世的他，對這些事情還是搞的很清楚。　　這麼想着，唐昱忽然又記起來，收購了百聆之後，公司還需要招聘大量的管理人員才能讓廠子成功的運轉，以前百聆的那些管理層，除了主抓生產的人外，餘下的大都是不合格的，必須經過重新聘用才行，廠子才能重新煥發生機，而且自己給廠子量身定做的起死回生的方案，也需要一個新的管理團隊才能運轉起來。自己這一昏迷，倒是把這件事兒給耽擱了，這事兒可要抓緊做才好。　　……

# 第一百零五章 成衛東的意外站隊（上）

　　蘇慕儒和唐天鴻最後還是被張雅惠和顧秋霞強拉出去的，張雅惠進去的時候恰好聽到他們三個在談政治上邊那些東西，立馬動了怒，她生怕唐昱腦子受傷，剛剛醒過來受不了這些東西的煩擾，所以立馬夥同顧秋霞一起吧這兩個壓榨勞動力的萬惡資本主義從勞動人民的隊伍中轟了出去。　　唐天鴻和蘇慕儒兩人被張雅惠和顧秋霞瞪着，只得不甘的出了病房。　　沒想到，他們兩個出去之後，唐昱的地獄才剛剛開始。　　張雅惠和顧秋霞把唐天鴻兩人趕出去之後，然後兩个中年婦女開始對唐昱了一番長達半個小時的噓寒問暖和思想教育。　　開始的時候是張雅惠在說著這三天來唐昱的昏迷讓大夥是如何如何的擔心，又責備唐昱做事不考慮後果，萬一他有個三長兩短，讓她和唐天鴻兩個人如何過，說著還抹了兩把辛酸的淚水，讓唐昱也跟着好一番傷心。　　不過說完之後，這兩人又開始了語重心長的給唐昱講述各種各樣的人生哲學，其涉獵之廣包含的道理之深，讓一向忍耐力堪稱無敵的唐昱也不得不在兩個老媽的嘮叨中敗下陣來，在兩人的逼迫之下做出了一連串的保證，諸如不隨便逞個人英雄主意之類的，不知道唐昱被迫口頭髮了多少誓。　　兩個老媽都有一個不錯的搞政治工作的丈夫，所以她們兩個說起教育人的話來那也是一套一套的，其中的道理，能把人給淹死，把人給唬的一愣一愣的。幸好唐昱心理承受能力極強，早已經到了左耳進右耳出的境界，這才能一邊做出認真受教育的模樣還頻頻點頭符合著，一邊卻在心裏邊考慮着自己的事情。　　唐昱還以為自己剩下的這半天都要在嘮叨的大道理中度過了，幸好中途的時候就結束了，還是成少洵這小子從門縫裡冒出來半個腦袋才把唐昱從悲慘的命運中拯救出來，張雅惠和顧秋霞這才止住了嘮叨聲，又意猶未盡的囑咐了唐昱幾句這才出去。　　等張雅惠和顧秋霞出去了，成少洵這才暗暗對唐昱豎了豎大拇指，他可沒有這種在兩台轟炸機的持續轟炸下還能面不改色做出專心受教模樣的本事。他老媽在家一嘮叨，這小子絕對是兩股戰戰，要不也不會直到大學之時還把女人當做老虎讓人懷疑他的性取向。　　唐昱不屑的回了成少洵一眼，告訴他這是小意思，不過心中卻在暗嘆，若不是自己重生而來，還真沒有耐心聽兩个中年婦女沒完沒了的嘮叨。經了一次事，有了前世三十多年的經歷，重生而來就越發的能體會到某些東西的可貴，現在既然又有了一次機會，自然要更加加倍去珍惜。那些嘮叨，以前覺得分外的煩躁，這會兒雖然也不見得能聽得進去，心中卻有着一種淡淡的幸福感。懂得滿足懂得珍惜才會幸福，這是唐昱重活一世之後的感受。　　問了成少洵兩句，唐昱這才知道，成少洵他家老子也過來了，貌似還是專程過來探望自己這個病號的，這會兒正在外邊和蘇慕儒以及唐天鴻說話。　　聽成少洵說他老子過來探望自己，唐昱心下暗暗奇怪，成少洵在這邊也就罷了，成衛東過來看自己，那可有些蹊蹺，剛要靜下心來細想這裏邊的關節，看看成衛東此舉到底有何深意，那邊他老爸已經陪着成衛東開門走了進來。　　成衛東一進來便露着一張招牌式的笑臉，東陵市官場上邊有兩隻笑面虎，這成衛東便是其中的一隻，說的便是無論何時他臉上都掛着的一臉笑咪咪的笑容。　　據說，成衛東作為一把手訓人的時候，臉上的笑容都不減半分，除了到市裡邊彙報工作挨批評的時候，那笑容就從來沒有減過半分，不過旁人可不敢當他這是沒有威嚴。　　他那笑面虎裡邊的虎字可不是白叫得，別看當面批評的時候還是一臉笑容，背後若是損起人來，那也是一點也不含糊。　　不過此人治理髮展經濟倒是相當有一手，在東陵市的官場上邊還是很出名的，城關區的經濟，還是他做區長的那會兒才發展起來的，最初的時候，城關區的經濟在東陵市的四個區裡邊那是墊底的，成衛東從副區長坐起，然後區長，區委書記，一點點的把城關區的經濟給搞上去，他在城關區的威信，估摸着比當年陳松威做東陵市的土皇帝的威風也不減半分。　　他做區委書記也有好幾年了，要不是之前和陳松威有些不對頭被陳松威一直壓着，早在前年的時候便是要入常的人物，這會兒，在東陵市的處級裡邊，他成衛東算是數一數二的人物，以前在市裡邊，那也是和市委書記拍過桌子的人物。市裡邊的某些副市長和副書記，說話都不見得有他腰杆子硬氣。　　這會兒看到那招牌式的笑容進門，躺着的唐昱還要起身打招呼。成衛東擺了擺，笑着對唐昱道，“小昱好好躺着吧，和成伯伯還這麼見外啊。嘿，你這剛剛醒過來可不適合來回折騰，你成伯伯我過來也只是看看咱們東陵市的小英雄。”說完笑了一聲，“小昱你可是了不得啊，我們東陵市的少年英雄，剛剛聽蘇市長說，市裡邊還準備給十佳少年頒獎呢，我看呀，這十佳少年怎麼也得有你一個。嘿，我們家少洵平常怎麼就沒學會一鱗半爪的，整日在外邊瞎混游。”說完拍了拍成少洵的肩膀，意思是叫他日後和唐昱好好學習。　　成少洵不服氣的看着唐昱，不知道這小子怎麼就和十佳少年沾了邊了。　　唐昱口中和成衛東謙虛的應着，連道不敢當不敢當之類，心下卻更是奇怪，不知道成衛東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成衛東見面便自稱成伯伯，雖然從輩分上講這樣的叫法沒錯，不過這才更加令唐昱奇怪，他和成少洵雖然比較熟，不過唐家和成家以前可沒什麼交情，唐昱心裏邊可是記着的，這句伯伯，自己之前可是一次也沒有叫過的。倒不是他不願意這麼稱呼，關鍵也沒有他稱呼的機會呀。　　為何唐昱會覺得成衛東來探望他的舉動奇怪？這裏邊的道理卻也極是簡單。　　要知道，成衛東在東陵市的眾多處級之中可算是老資格了。　　身為城關區這個東陵市的第一大區的區委書記一把手，可謂是大權在握，在城關區，那是說一不二的人物。　　他之前便是城關區的副區長、區長這樣一步步的上來的，城關區的經濟便是在他手裡邊抓上來成為市裡邊排名第一的，這幾年，城關區內部早就在他手裡邊經營的如鐵桶一般，水潑不進，說是一言堂也不為過，之前便有城關區的土皇帝這種說法。陳松威之前就是用這樣的理由壓着她，不讓入常。要不，東陵市市裡邊的決策，他早就能參一分。　　不過成衛東為人還算乾淨，成少洵這個小衙內也不怎麼惹事，即便是在城關區大搞一言堂，別人也知道他這塊骨頭不好啃，便是陳松威的時代也沒怎麼動過他的位置。　　相比於他這個處級，唐昱的老子唐天鴻的處級水分就比較大了，他在東陵市的處級之中只能算是新貴，以前在黨史研究室做冷板凳的時候不過是一個正科級的小幹部，談不上什麼根基，自然不能和成衛東這樣的區裡邊的一把手相比，政府秘書長也不算是什麼值得區裡邊一把手巴結的地方。　　所以，從兩人的級別和地位上邊來看，唐昱受傷他能親自過來探望就已經有屈尊的意思。　　或許是因為唐昱是蘇慕儒乾兒子的原因？可是這會兒唐昱聽他話里話外，可完全不是這麼個意思，似乎自覺的放低了身段啊。要知道，他以前可是和陳松威拍過桌子的，這會兒的表現着實令人捉摸不清。　　唐昱心裏邊奇怪着，又和成衛東在病房裡邊說了幾句沒營養的話，成衛東這才和唐天鴻出去，幾人之間眉來眼去搞的唐昱一頭霧水，不知道他們到底是什麼意思。莫不成，這三個人也要“勾搭”上了？　　“洵仔，你們家老頭子這是什麼意思啊，外邊這會兒傳着昱少的名字，你老子不會真把我當少爺了，還專程過來探望這麼一遭吧。我咋記得你家老子向來是尾巴翹上天的人物。”唐天鴻轉頭對成少洵道。　　成少洵苦笑一聲，他老子出去之後立馬又精神起來，不過對唐昱的問話也不得而知，“我哪知道他是什麼意思，他的心思，我小孩子家家的哪能搞明白呀。你別說，我自個兒心裏邊還奇怪着呢，以前可沒見他這麼上心的關心誰。你小子以受傷，我家老子好像比我生病還着急，讓我在這邊有什麼消息就趕緊告訴他。這不，我剛剛告訴他你安然無恙，這會兒就心急火燎的趕過來了，不會也想讓你當乾兒子吧，我可不想有個便宜弟弟。”說完做出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　　“去你的，想讓我當還不當呢，當老子的乾爸那可不是一般的能耐。”在成少洵腦袋上邊敲了一記，“你家老子怎麼這麼殷勤，我這個什麼昱少的，可是當不得他這麼一遭啊，這會兒，我的心裏邊可是直發毛的，千萬別是對我有什麼企圖。”唐昱自嘲一句又做出怕怕的樣子來噁心成少洵……　　“我還納悶着呢，你小子啥時候有這麼大的面子，那會兒馬華全家裡邊的小子病了還是我和我媽一塊兒去的，他都沒有親自去，你小子的面子倒是能夠勞動他的大駕呀。嘿，剛剛我家老子進來的時候我還專門注意看來着，手裡邊提着兩件東西，你猜他帶的是啥，一件是上次他專程到白馬寺求回來的一副玉質的圍棋棋子，另一件看盒子的樣式像是我們家那一整套的套印章。”頓了頓喝了口茶水，“這兩件東西可不一般，平常他可是寶貝的緊，碰都不讓人碰的，我輕易都不見一面的，你小子倒好，受一次傷我家老子就給貢獻了兩件他的寶貝，你小子，佔大便宜了。不成不成，這樣我太吃虧了，欠你的那頓飯我不請了，換你請，你小子佔了大便宜，理應搓一頓嘛。”　　唐昱皺着眉頭微微思考着沒有應成少洵的話。　　圍棋棋子和一整套的印章，這兩個玩意兒，怎麼看也不像是探望病人的時候應該帶着的東西，不過既然帶來了，總歸有些意思，成衛東此舉有什麼深意？　　皺着眉頭想着，唐昱忽然想到了某些事情，眼睛一亮，似乎明白了什麼。

# 第一百零六章 成衛東的意外站隊（下）

　　圍棋棋子？圍棋是自己和自家老子都喜好的東西，像是給自己的也像是給自家老子的，當然，現在看來更有可能是給自家老子的。至於一整套收藏的印章，不用想，那自然是給蘇慕儒的了，蘇慕儒的這點喜好雖然知者甚少，不過重生而來的唐昱是知道的，知道蘇慕儒喜好收集印章。而且，送蘇慕儒印章，那裡邊的含義可有些耐人尋味。　　唐昱皺起眉頭想要繼續考慮成衛東的意思，病房門口半開着的門外又走進兩個人來，唐昱抬頭看了看，卻是他二叔、三叔和剛子他們三個。　　看唐昱坐起了身子，唐天浩道，“你爸這會兒正陪着蘇市長和城關區的區委書記說話呢，我們幾個過來看看你這救美的小英雄。”偏頭卻看見了一旁的成少洵，“是成書記家的小子吧，這幾天看你常在這兒，和小昱關係近的朋友可不多，這小子。”成少洵也起身打了招呼，他和唐昱家的人不是很熟，也不大喜歡熱鬧，所以過了小一會兒就打招呼出去了。　　剛子跟在唐天浩後邊進來了，他這會兒身上邊還打着繃帶，從頭到腳，包的像個木乃伊一般。那天看守所裡邊明哥的那些人下手夠狠，盡往吃痛的地方招呼，而且還上了刑，對他們幾個動了看守所裡邊整人的玩意兒，若不是陶業驊等人救的及時，只怕還真有可能廢在裡邊。　　這會兒，剛子他們在醫院裡邊躺了三天還沒有完全的好利索，剛剛走路的時候還能看出他走路的姿勢有些微微的不自然，只怕腿上的傷不輕。　　唐昱趕忙對剛子打過招呼，又讓成少洵給剛子搬過去一張椅子，“剛哥，這次我可得好好謝謝你，要不是你，這次我可就不是躺着這三天的事兒了。別說救美，指不定小命都要搭在裡邊，要不是你，我可就慘了。現在還連累你也和我一塊兒住院，真是對不住了，改天好好請兄弟們來一桌表示一下我的謝意。”　　唐天浩在一旁笑着自己撥了一根香蕉自顧自的吃，“你和剛子還客氣啥，都是自家人，什麼謝不謝的。那些傷你的龜孫子也不用擔心，剛子這會兒正安排人在裡邊好好招呼着呢，我和看守所的人打過招呼，保證叫你小子滿意。”　　唐天宇開口道，“二哥你也不怕大哥收拾你，就這麼和小昱說，不怕吧小昱教壞啊。剛子那邊，什麼謝不謝的倒是多餘。”　　剛子也符合的笑了笑，“二哥和天宇說的是，自家人，什麼謝不謝的，我和天宇一塊兒長大，那都是自家人，昱少還客氣啥，能幫昱少做點事，我還巴不得呢。況且，也沒幫了什麼大忙，還讓昱少你受傷了，若是我過去的再早一些，保准不叫那些龜孫子好看。”　　“那不一樣的，若是後來沒有剛哥過來，我那個朋友還不知道是什麼下場，我還要代她謝謝你的。”　　“昱少的朋友，什麼謝不謝的，都是應該的。”剛子說完舉了舉打着蹦�Q的胳膊又指了指頭上纏着的繃帶示意道，“昱少你別看這上邊纏着的紗布看着慘了點，其實都是皮外傷，不礙事的，沒啥大問題，休養两天就好了。常在街面上邊，這些都是家常便飯了。”又看了看周圍的病房，“還是托昱少的福才能住進這樣高檔的病房，能拼着一身傷住這種地方，值了，就咱們這些人的身份，若是沒有這次機會，只怕一輩子都不一定能見着這種地方。以前只聽人說過一院裡邊有這麼個地方，這回總算是有機會見識了，也不枉了這一身的傷啊。”　　他說倒是事實，一般的高級病房自然是捨得花錢就能住，不過有些地方，可不是有錢就能進去的，若是沒有這個機會，他剛子在街面上再混個十年八年的，便是到了虎爺的那種程度，也未必有機會到這個病房裡邊住幾天。特權，從來都是令人眼熱的東西。　　唐天宇打趣了剛子一句，“你是惦記着人家長腿的護士妹子吧，都見你對着人家流了好幾次的口水了，讓人家護士妹子都不好意思去給你換藥了。”　　剛子臉色不變的笑了笑，“那有啥，小昱不還英雄救美呢，漂亮女人誰不愛。不過天宇你還別說，這裏邊的護士，那質量叫一個高，外邊夜場裡邊也不見得能有幾個比得上的……”沒說完就被唐天浩敲了一下腦袋，這才意猶未盡的住嘴。　　唐昱裝作惋惜的道，“可惜咱昏迷了三天，沒有看到那養眼的護士姐姐呀。”　　說完忽然又意識到剛哥剛剛也是稱呼他昱少的，偏頭問唐天浩，“二叔，昱少這個稱呼不會是從你口中流出去的吧，要不怎麼傳這麼快，剛剛洵仔還和我說起這事兒呢。”　　唐天浩笑罵了唐昱兩句，“怎麼著？你還想讓你二叔也叫你兩聲昱少來體會一下做少爺的感覺？嘿，沒門。不過昱少這稱呼對你倒是挺貼切的，你是蘇市長的乾兒子嘛，他做市長，你在東陵市噹噹少爺也是應該的。不過這稱呼呀，還真不是從我嘴裏邊流傳出去的，不信你問剛子。”　　“二叔，有本事你吧這話對着我乾爸說，看我爸怎麼收拾你。”唐天浩縮了下脖子。　　剛子在一旁笑了聲，“這稱呼還真不是二哥說的，我也是聽下邊的人說起的，似乎最初是從琉金殿堂的江姐口中說的，具體我就不太知道了。不過下邊的人，估計沒人知道這個昱少是什麼意思。”　　江姐？琉金殿堂的兩個冷美人之一？　　這個江姐唐昱也是知道的，據說是個相當強悍的女人，具體的東西卻不大知曉，只知道琉金殿堂有兩個冷美女做老闆娘，後來的時候又多了一個，就是唐昱重生之前見到的陳怡。幾人的共同點就是，從內到外都是一片冰冷，能把人兵到心裏邊的那種冷。不過琉金殿堂這會兒就名聲不菲，到唐昱重生那會兒據現在都十多年樂，在東陵市依然能做的風生水起，這裏邊也是有些門道的，不過一般人不知曉罷了。　　唐昱心下暗道，琉金殿堂，她為何給自己昱少這個稱呼？　　這種東西，既然傳出來了，總會有些用意的，唐昱一時之間想不明白是何道理，不過這種沒頭沒尾的事情，也大可不必擔心，一個小小的稱呼，對他來說已經算不了什麼大事了，而且，他未必就沒有資格當得起昱少的稱呼。　　“看來改天咱要出去好好吧少爺的威風抖一抖啊。”心裏邊卻道，看來要摸一摸這個江姐的底，能把琉金殿堂一直開到十多年後還一枝獨秀，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這期間，東陵市的市長市委書記之流走馬燈的不知道換了幾茬，獨獨這個琉金殿堂能一直屹立不倒，總會有些不為人知的門道。　　“吆，還要抖一抖少爺的威風呀，小昱可不簡單啊。”唐昱話音未落，蘇慕儒和唐天鴻就推門進來，蘇慕儒進來的時候剛好聽到昱少那句，笑着打趣了唐昱他幾句，倒是沒有多說什麼。　　唐昱臉不紅心不跳，“我是市長大人你的乾兒子好不好，還不興在東陵市內抖抖衙內的威風啊。”　　剛子起身有些拘謹的分別和蘇慕儒唐天鴻打過招呼，蘇慕儒還特意的表示了一下謝意，讓他受寵若驚。　　其實之前唐天鴻就來謝過的，這會兒一市之長親自來謝，可把這小子在心裏邊得瑟壞了，即便是僅僅一個口頭的謝意也足夠他在心中興奮好久了。　　不過這兩個對他來說頂天一般的人物站在身邊總有些拘謹的感覺，匆忙招呼了兩聲便被唐天浩唐天宇一人拉一隻胳膊出去了。　　等人都出去后，唐昱又小意的躺在病床上，轉頭道，“怎麼樣？成衛東走了？他已經有了決定？”　　見蘇慕儒和唐天鴻都點了點頭，唐昱的臉上也露出笑容，“這可是大好事呀，成衛東站了隊，那意義可不一般，不過這笑面虎一向謹慎不輕易站隊的，這會兒倒是奇了怪了。這老小子，怎麼一下子想通了，莫非乾爸的個人魅力最近見長？”　　唐天鴻敲了敲他的腦袋，“哪有這樣和乾爸開玩笑的，找打。”　　蘇慕儒笑了笑不置可否，倒是答了唐昱的問題，“這一點也不奇怪，我想來想去，估摸着還是你的原因。這幾天宋女士和方家給你搞出來的動靜可不小，雖然醫院方面盡量封鎖了消息，不過不是還有王貴成知道嗎？這個馬屁精可是夠精明的，這幾天繞着老唐鞍前馬後的，指定是察覺到了什麼。我也是剛剛才知道，這個王貴成和成衛東還是表親的，估摸着是你這邊搞出來的陣仗嚇到他了，這才急着站隊吧。”　　聽蘇慕儒這麼說，唐雨的額心中這才釋然。　　成衛東這種人，都是在官場上廝混多年的老油子，是不見兔子不撒鷹的主，若不是見證了某些東西，是斷然不會這麼快的站隊的。而且，成衛東做城關區的土皇帝也不錯，即便是有了新市委書，那時候他都不見得必須站隊，是兩邊都要拉攏的對象，便是人家不願意靠向蘇慕儒這一邊，蘇慕儒也未必能給了人家小鞋床，搞不好還要處處受人家肘制。　　再者，即便是成衛東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認可了蘇慕儒的執政方針和主張以及個人魅力等等，不過官場上邊歷來的站隊，在市縣這種層面上邊，還是很少依據這個來站隊的。市縣兩級機構裡邊的大圈子小圈子尤為明顯，其中的利益糾葛，和省級往上的那種高層次的鬥爭明顯是兩碼事，不能以那些來衡量，而是有着另外一套的標準。　　成衛東意外的提前站隊，大約也是其表親王貴成和他說起這三天來那兩人瞠目結舌的專家隊伍，讓他們兩人看到了唐家以及蘇慕儒隱藏在背後實力的冰山一角，這才生出了站隊的心思。畢竟，請那些專家們，動用了一個省部級、一个中將和一個副國級的關係網，若是造成的結果還不夠令人吃驚，那大概也沒什麼好讓人吃驚的。成衛東顯然是通過王貴成覺察到了這個巨大關係網的冰山一角，所以才有了這個心思。　　當然，這次的事情應該算是意外，不能效仿。蘇慕儒和唐天鴻兩個人也不敢就此拉虎皮扯大旗的拉起沈睿鴻和方博臻的虎皮在市裡邊混的風生水起，這次不過是沾了唐昱的光罷了，若是兩人不識趣的在下邊搞出些小動作來籠絡人，那可是不招人喜歡的，指不定這條線也要就此斷掉，還要影響到政治前途。　　不過有了成衛東這個意外收穫已經足夠讓兩人喜出望外了。　　成衛東靠往這邊，那就意味着蘇慕儒能夠完全的掌控城關區，再加上鳳城區的區委書記陳大嗓門倒霉的撞了槍口，蘇慕儒通過陶業驊對鳳城區也能夠做到完全的掌控。　　也就是說，東陵市的三個區，蘇慕儒能夠完全控制的已經有兩個，剩下的一個也有一定的掌控力度。下邊的五個縣，蘇慕儒也都有一定的掌控力，這對蘇慕儒來說，不可謂不可喜。　　再加上幾次的大動作，讓蘇慕儒能夠完全的掌控交通部門和市公安局這個實權部門，政府那邊的部門在一步步的滲透中都有了很強的掌控力，有了這些，那對他全面的掌控市裡邊的情況是極為便利的。　　當然，最關鍵的還是成衛東在東陵市處級以下官員之中的影響力。　　此人在東陵市為官多年，處級之中數一數二的人物，他對整個東陵市處級以下的官員都有很強的影響力。　　他對蘇慕儒的歸附，對蘇慕儒來說，可不單單是城關區那麼一點收穫。成衛東的站隊，足夠影響到市裡邊很多正在騎牆觀望的中間派的立場，足夠讓這些人動搖。也就是說，成衛東的提前站隊，這個動作能夠影響到一大批的處級以下官員的站隊。　　而要對市內的工作做到實質性的掌控，需要的是更多的基層官員的配合，顯然，現在就是大好時機。完全可以藉著這個時機，對處級以下的官員進行更深層次的滲透。　　這，才是蘇慕儒和唐天鴻兩人喜出望外的東西，兩人之前可沒想到會有這樣的意外收穫。當然，對於拉虎皮扯大旗這種東西，他們兩個暫且還沒有什麼想法的，想要借勢，也需要有借勢的實力才成，若是這個勢由唐昱藉著來合法的經商，沈睿鴻和方博臻不會多說什麼，只要唐昱不出格，他們或許還能給些幫助。　　不過若是由蘇慕儒和唐天鴻藉著來打擊異己，顯然，那是不討喜的。這也是蘇慕儒和沈睿鴻沒有讓那些專家們搞出大動靜來的原因，要不，王貴成這個善於鑽營的傢伙，早就把那些個專家們蒞臨一院的照片掛出去了。這種事情，還是不張揚的好，蘇慕儒和唐天鴻都明白裡邊的關節，自然也一直在注意。　　好在黃寶德和蔡明財那些人不大注意這些來給唐昱會診的人，一心在注意唐昱的病情和來探望的人，加上他們對醫學界也不大了解，自然不關注那些個專家們，要不，被他們知曉了，事情說不準還會有些麻煩，也或許是不麻煩。　　當然，有這種結果已經是喜出望外了。有了一個成衛東的意外收穫，足夠給他們更多的驚喜。

# 第一百零七章 沈睿鴻的電話（上）

　　蘇慕儒和唐天鴻沒和唐昱說幾句話便又被張雅惠和顧秋霞趕了出去，這倆人那對唐昱可是心疼的緊，雖然說醫生的檢查是唐昱一切都很正常，不過這倆人可是擔心的緊，怕唐昱用腦過度再度昏迷過去，對於這些壓榨勞動力的資本主義，一貫是採取打壓的態度，搞的唐天鴻和蘇慕儒兩人很是哭笑不得。　　趕跑了那兩個萬惡的壓榨腦力的資本主義，這倆馬格斯主義的堅定支持者還要對唐昱再來一番深刻的思想教育，幸好這時候宋宛如拿着大哥大走了進來，打過招呼后示意唐昱接電話。　　原來，是沈睿鴻打過來的電話，直接打到了宋宛如帶着的大哥大上邊，然後招呼唐昱聽電話。　　張雅惠和顧秋霞兩人自然知曉沈睿鴻是何人，尤其是顧秋霞，蘇慕儒現在能風風光光的做市長，那可是沈睿鴻的功勞，要不是四月份沈睿鴻幫着蘇慕儒洗清冤情，只怕現在監獄裡邊做吃等死的就不是陳松威而是蘇慕儒了。　　沈睿鴻給唐昱打過電話，她們兩個知道輕重，她們知道沈睿鴻看重唐昱，心裏邊高興着，也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事兒，唐昱接電話的時候也便沒有嘮叨自顧自的出去了。　　宋宛如看了唐昱兩眼，一臉含笑的也跟着出去了。　　便是一家人之間，有些東西不該摻和的她也知道不進去摻和。這些道理，生於軍人世家的宋宛如不陌生。　　唐昱也對宋宛如回了一個笑臉，接起電話的時候親熱的叫了聲沈伯伯。　　沈睿鴻在那邊應了一聲，沉默了幾秒才道，“以前覺得覺得你小小年紀做事老道，想着將來許有那麼一兩個坎很難邁過去，少年早熟也未必見得就是好事，這次你倒是也衝動了一回，可不像是你謀定后動的作風，就當長點記性也好。”話雖然這麼說，不過隔着聽筒，唐昱依然能夠感覺到沈睿鴻濃濃的關心之意。　　和沈睿鴻應對了兩句，大多是沈睿鴻問他這幾天的情況，然後唐昱據實而答，說來，他對自己傷勢的了解，還未必有沈睿鴻和方博臻這些人了解的清楚，所以說了兩句后，兩人之間的話題不知不覺間又轉到了這次事情引動的風波上邊。　　說到嚴打的事情，沈睿鴻隔着話筒淡淡的道，“蘇慕儒已經和你談過了？”　　沈睿鴻知道唐昱這孩子在唐天鴻和蘇慕儒心裏邊都有不輕的分量，是吧唐昱當做可以商討的對象，這種事情唐昱醒過來后應該會與他進行溝通。不過不說蘇慕儒和唐天鴻，便是他現在有時候也喜歡和唐昱談談，唐昱那種超脫了時代的見識，可不是什麼人都能說出來的，或者可以說，在這個時代是絕無僅有的獨一份，偶爾談談，便是沈睿鴻也有獲益匪淺的感覺。當然，最初的認可還是海南房地產泡沫的事情。　　沈睿鴻問起，唐昱趕忙應了聲，“剛剛的時候談過了，我從前到后想了想，我這昏迷的，恰到好處啊，醒來的時機也不錯，倒是不知道有沒有人懷疑我是在裝着受傷。”聽到那邊的笑聲，唐昱也自嘲一笑，他這話卻是不假，說時機恰到好處，自然是指對蘇慕儒嚴打的時機，笑過之後又小心的問道，“省裡邊，有動靜？”　　沈睿鴻的語聲又轉了轉，“你的鼻子倒是好使，也不知道這麼大年紀就這麼成熟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頓了頓，語聲中沒了笑意，“省裡邊的動靜是有些，不過算不得大動靜，也扯不到東陵市的層面去。鬥爭嘛，總是會有的，小心應對就是。怎麼，感覺翅膀硬了，還要給你沈伯伯做做參謀？”　　唐昱說道，“那有什麼不可以的，沈伯伯看不起我這個參謀啊。”說完聽到那邊沉默了一下，唐昱緊接着又道，“是嚴書記那邊的動作？”　　沈睿鴻沉默着乾咳了幾聲沒有說話，不過唐昱已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的猜測應該是沒有錯的。　　看來，沈睿鴻上省長也不是一無阻力啊，這不，正式的任命還沒有下來，暗中的各種阻力已經接踵而來。唐昱不知道之前省委書記在省裡邊做了什麼動作，東陵市下派新市委書記是動作之一，不過那裡邊章家的影子太重，不是嚴書記的手筆，也不需要沈睿鴻來搞什麼大動作，省裡邊顯然還有其他的動作來肘制沈睿鴻，現在的情況很顯然，沈睿鴻現在支持東陵市的嚴打是一個小反擊，全省嚴打則是大反擊。　　還未上任便已經開始了鬥爭，不過想想也就釋然了，政治嘛，哪能少得了鬥爭。　　有利益的地方，總會有些爭端的。不過是爭端的原因不同，引起爭端的利益有大有小，解決爭端的手段也有所不同。層次越高，解決的手段就越不着痕迹罷了。不過只要有利益，各種明爭暗鬥，總歸是少不了的。到了他們這個層次，手段越是不着痕迹，越是趨於平和，最後顯現出來的威力卻是越來越大。　　歸根結底，還是利益的不統一，各人有各人的利益訴求。　　或許到了他們這種省部級的封疆大吏的層次，他們關於利益計較的方式也是不一樣的，這種東西，只有身居一定的高位才能有所體會。也許他們的利益爭端，在於個人抱負的實現上，在於施政分針的不統一。　　能做到這種高位，對於金錢之流的物慾看的大都比較淡，對於個人慾望的克制上邊也不是常人所能想象，他們的利益爭端，有着另外的體現形式。所謂的屁股決定腦袋，大概說的就是這種意思。　　不到某個層次，你是無法理解那個層次的鬥爭，無法想象他們的思維方式和利益訴求。省部級的這種層次，各種大圈子小圈子已經不是很明顯，派系之間的鬥爭，也不是你死我活的那種，要更加的複雜一些，考慮問題，不能單單的放在自己的層面上。　　所謂的封疆大吏，既然封了疆，總歸要治理好，考慮的東西，要大很多。　　唐昱前世的時候，因為身份的局限性，對於這種東西不過摸着點皮毛，不是很能搞明白，還是前世在社科院與那個導師之間的接觸才摸索到的皮毛。這一世，他與蘇慕儒、沈睿鴻接觸的越多，用成年人的思維來思考，便越能感受到他們之間的利益訴求和更高層次的思考方式。這種脫胎於高層政治的思考方式，慢慢的與他前世的人生觀世界觀進行着一定程度的融合，形成一種全新的世界觀。　　暫且不說這個，且說唐昱與沈睿鴻之間的談話。　　沈睿鴻之後的談話沒有具體和唐昱說省裡邊的各種態勢，唐昱也很有自知之明的沒有問那些東西。　　說實話，以唐昱現在的水平，也沒有資格去指導那個層次的鬥爭，說到底，他前世也不過是一個職場上邊較為成功的人，是一個有着相比於同齡人更加成熟的思想，除此之外，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斗、爭的手段，比之蘇慕儒、沈睿鴻之流，還是有着不小的差距的，未必能提高什麼大的幫助。這點自知之明他還是有的。　　與沈睿鴻之間，兩人的談話，大多是到了某些地方的時候都會自覺的點到為止，有些東西可以點透，有些東西只能模糊的說出來讓他自己去體會到底是什麼意思，唐昱知曉這裏邊的輕重，不該知道的絕不亂問，這一點沈睿鴻尤其的欣賞。　　不過兩人說著，唐昱倒是想起另外一件事兒來，“沈伯伯，最近這邊在風傳全省嚴打，省裡邊，有沒有具體的態度？”　　沈睿鴻笑了聲，“你小子，倒是知道變着法子探聽消息。”頓了頓，“全省嚴打，是我基於蘇慕儒在東陵市的嚴打才提出來的。這個其實早的時候在省裡邊就有議論，是去年省委秘書處那邊傳出來的，最後不了了之了。這次蘇慕儒在東陵市弄的動靜不小，最近省內的治安事件頻頻發生，省裡邊也有意進行一次大範圍的嚴打。當然，具體還要看東陵市最後的成果。省裡邊在今天已經開會，決定抽調精英下派東陵市，督導和監察嚴打的各項事宜，明天檢查督導小組就會進駐東陵。”　　沈睿鴻說的含蓄，不過唐昱能夠明白話裡邊的意思。　　全省嚴打的事情大概還是以前省委書記嚴仲賢就有的提議，不過那時候省裡邊還有一個省長邱立源，最後不了了之，想必還是基於邱立源的原因，或許是兩人之間的某種利益妥協或是其他。至於這會兒邱立源到中央任閑職，而沈睿鴻上省長又藉著蘇慕儒在東陵市搞嚴打的契機重提全省嚴打之事，這裏邊的意思也是耐人尋味的。　　不過就沈睿鴻剛才話裡邊透露的意思，全省嚴打的事情，在省裡邊大概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了。至於和唐昱之所以說還要看東陵市最後嚴打的結果，這還是說各方利益上邊的博弈結果，說的是嚴打的力度等等的複雜問題，只不過那種層次的利益得失，不是一般人能夠明白得了的就是了。　　不過全省的嚴打已經定下了基調，這個卻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就沈睿鴻話里話外的意思，大概在近期之內就要進行，要不沈睿鴻也不會說出來。雖然沈睿鴻沒有點透，不過能讓唐昱明白裡邊的意思，自然也是告訴他，這就是近期的事情了。

# 第一百零八章 沈睿鴻的電話（下）

　　說來，所謂的嚴打之類的事情，經了前世在社會上的近二十年的歷練，又有在社科院求學的經歷，唐昱心中是很明白是怎麼會一回事兒的。　　國內的嚴打，除了83年那次因為二王槍案引起的全國震怒進行的全國性大嚴打動用了非比尋常的鐵血手腕之外，之後陸陸續續的嚴打都有些變了味兒的意思，後面陸續的幾次嚴打，都不能堅定的把嚴打原本的思想貫徹下去，裡邊的各種貓膩，藏出不窮。當然，這也是受限於國內的政治經濟體制。　　就唐昱自己的理解，國內在對待很多事情上邊的政策，歷來都有“要麼一刀切，要麼罰款”的說法。這種說法，需要的大約就是些模稜兩可的東西，在國內的這種政治經濟體制下邊，就滋生了這種有些畸形的“行規”，這種說法，幾乎是放到任何一個行業都適用的，放在嚴打上邊，那就更適用了。　　所謂一刀切，自然是指吧那些越過了法律線或者踩在法律線邊緣的存在，一次性給解決掉，不留後患，放到嚴打上邊，那就是把已經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的團伙一窩端掉。　　別看這些人平日里囂張，共產黨要是真和他們認真起來，那他們渣都不是，收拾掉，實在是小菜一碟。在唐昱的記憶裡邊，混社會的那些大哥大裡邊，真正的敢和共產黨扛上的，大概就是當初東北三省的那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喬四爺了，當年喬四爺那麼囂張，最後也不過是上邊的大佬幾句話的事情就下了地獄，所謂東三省的勢力也瞬間煙消雲散。　　說到這喬四爺，當初在東三省那可是不得了的人物，所謂的虎爺之流，不過是在東陵市這樣的小地方威風威風，比之當年在整個東三省威名赫赫的喬四爺，連看都不夠看，不過當年的喬四爺也是囂張過頭。　　當年的大佬李來東三省視察，這個喬四爺犯了傻的在高速路上和大佬李的車隊搶道，人家回了中央，幾句話的功夫便吧這不可一世的喬爺給逮住了，可憐這娃死到臨頭還大言不慚的要和中央談判，最後死的渣都不剩。這就是所謂的一刀切了，絕對給你切的乾乾凈凈。不過當年的東三省沒了喬四爺可是亂了好一陣子，讓人不知道，這喬四爺的死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　　如果沒有一刀切了，那自然就是罰款了。　　中國的官員，玩這種模稜兩可的手段玩的最是爐火純青，大多時候的人還是不大喜歡這種一刀切的手段，而是喜歡溫火慢燉。這上邊還有個說法，叫養羊，把那些能切掉的都當成肥羊來養，養着自然是為了刮毛下崽，養肥了殺了吃肉，唐昱前世那會兒食品安全問題泛濫，和這種思想是大有關係的。　　放到嚴打上邊，自然是吧某些東西給模稜兩可過去，然後逮着你經營的娛樂場所罰款，然後你好我好大家好。　　當然，也不能說這種做法不對，一刀切有一刀切的好處，罰款也有罰款的必要性，所謂的在合適的時機選擇合適的做法，這種說法的準確性自然毋庸置疑，不過是這種政治體制給了執行的官員過大的自主性，容易成為腐敗滋生的溫床罷了。　　沈睿鴻電話裡邊說的這嚴打的度，自然說的就是，嚴打最後的處理結果是一刀切還是罰款，或者說是對某些人要一刀切，對另一些人要罰款。　　至於沈睿鴻說到明天省內會下派督導檢查小組來督查嚴打事宜，這卻是應有之宜。　　遼海省對於嚴打一貫是有整個慣例的，只不過各個時期的嚴打，這個下派到市裡邊用來監督的監察小組所用的名義不同罷了。省內對下邊自行的嚴打，還是需要有一定的掌控力的，不能由着下邊信馬由韁的搞，需要下邊的嚴打掌握在某個度內，不能鬧出難以收拾的局面。大多時候這個監察小組都是個擺設，還經常需要做些吃力不討好的活兒。　　知曉了這個后，唐昱又試探的問，這邊的嚴打應該進行到什麼程度，應該用多大的力度。　　沈睿鴻笑罵他兩聲，告訴他那時蘇慕儒關心的問題，不該他來管，唐昱也就不再多問。　　不過想來蘇慕儒在之前應該就此事溝通過，蘇慕儒好歹為一市之長，具體做到什麼程度，想必他心中也是有譜的，確實不是應該由唐昱來管。　　說實話，他前世三十多年的經歷，放到官場上邊來，還真有些不夠看，比起蘇慕儒沈睿鴻這些人來，確實沒有什麼優勢，反倒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最後沈睿鴻有意無意的提點了唐昱一句，現有的格局，該保持的就要保持，大概是見好就收的意思。　　唐昱心中暗嘆，和官場上的人打招呼就是麻煩，總喜歡說一些不着邊際摸不着頭腦的話，讓人要思考半天才能想通裡邊的意思，還未必想的就是正確的。便是有時候和他老子唐天鴻說起來，唐天鴻的話也是深一句淺一句的讓人琢磨半天才能明白了意思，自家人之間也很少點破了直接說。　　官場上邊的這種朦朧話，唐昱最是不喜。可是揣摩這種東西，那是在國內官場上邊廝混必備的技能。不會揣摩話語，不會琢磨人心，那在國內的體制裡邊是寸步難行的。　　沈睿鴻之前說唐昱不適合做官，這話倒是不假，倒不是他不會琢磨那些東西，只是不屑於去琢磨罷了，要不他也不會直接堵死了自己的這條路，體制裡邊廝混，他的性格還是有些不合適，按照唐昱對自己的定位，他更適合的是做一個默默地幕後主導者。　　掛了沈睿鴻電話的時候宋宛如和沈芸都進來房間，宋宛如拿過唐昱遞過來的大哥大，沒問沈睿鴻這時候打電話來說什麼事兒，倒是沈芸一臉雀躍的告訴唐昱，鄭舒嫻已經帶着小語馨快下高速路了，她要去接她媽媽了，還要拉着陳怡一塊去。　　一想到小語馨，剛剛還在心中思索的事情立馬一掃而光，這個纏人的小丫頭最是討人喜歡，不過也很是纏人，尤其喜歡纏着唐昱，見了唐昱比對宋宛如這個媽媽還親，每次唐昱去了香榭苑的時候都要掛在唐昱的脖子上，一句句親熱的小昱哥哥讓沈芸都很是嫉妒，不過想着小語馨叫唐昱哥哥而叫自己姑姑，這麼來自己倒是比唐昱長了一輩，沈芸總喜歡拿這個打趣唐昱，讓唐昱也叫她姑姑，每每這時，鄭舒嫻總是一臉笑意的看着他們兩個，心中想着什麼卻不得而知。　　鄭舒嫻是知道了唐昱醒過來的消息之後帶着小語馨過來東陵的，小語馨似乎也從之前的電話裡邊知道唐昱似乎出了什麼不好的事兒，這幾天總是吵着要她的唐昱哥哥，這會兒唐昱蘇醒了，鄭舒嫻自然趕緊帶着這個小祖宗過來，這個小丫頭，纏起人來那可是不償命的，而且小丫頭推她的唐昱哥哥有着特殊的感情，這點鄭舒嫻和宋宛如都是知道的，順便她自己也想要看看唐昱了。　　她們從綿州出發的時候已經差不多有中午了，到現在是下午四點左右，快要下高速路了。鄭舒嫻之前沒有到過宋宛如在東陵市的房子，也不大知道一院在哪兒，所以沈芸才拉着陳怡過去接，宋宛如和唐天鴻和蘇慕儒也過去了。　　雖然說省長夫人過來東陵市，他身為一市之長未必需要親自過去迎接，不過蘇慕儒與沈家之間的關係是不同的，他這個市長，那是四月份的時候沈家給撿回來的，沈睿鴻對他那是莫大的恩情，所以，對沈睿鴻和鄭舒嫻，蘇慕儒他自然需要有自己的姿態。這點他自己心中是清楚的，無論人家是否領情，他都必須吧自己的姿態做到。　　不過說起來，東綿高速路可是很值得詬病的。　　93年的時候綿州到東陵有一條雙車道的高速路，到2000年之後那條路通常被人叫做二級路。不僅路窄，路況也不咋地，三四百公里的高速路，倒要近五個小時才能到達，而且還事故頻發。記得98還是97年的時候某一段還被認定為豆腐渣工程，整下去了好幾個官員。在唐昱的記憶中，東綿路高速路好像是在99年才重新修繕的三車道高速路，修好之後兩地之間只用兩個多小時就能到達。　　這麼想着，唐昱又想起他的VCD項目來，心道，若是這個項目能夠發展起來，那東陵市可就不僅僅是一個小小的三線城市了。　　唐昱對VCD的市場是很有信心的，他前世大學的畢業論文就和這個相關，和特異做了數學建模，之後在社科院裡邊和一個亦師亦友的人求學的時候更是精研過這個項目，即便是在前世，也未必能有幾人比他更了解這個項目。粗略估計，兩三年的積累就會有過千億的市場，還不包括由此衍生的各個產業鏈帶動的東西。若是掌握了VCD的專利權，那唐昱就能從這個巨大的市場上邊咬下大大的一口。　　在唐昱腦子裡邊的籌劃中，若是能把東陵市打造成全國VCD基地，進一步發展為全國的电子工業基地，那東陵市可是有望衝上一線城市的，那時候東綿路可要提早修繕了。　　當然，這裏邊前一個目標或許能夠比較容易的實現，既然唐昱作為VCD項目的發起人，而且VCD項目誕生於東陵市，若是條件允許，唐昱努力以東陵市為中心打造一個VCD基地還是能做到的。不過第二個目標就難了，東陵市基礎薄弱，想要靠唐昱一己之力成為全國的电子工業基地，這個現在看來，有些痴人說夢了。　　當然，未來是什麼，現在誰又知曉。　　這小子，這會兒就已經在考慮着重修高速路的事情，之前的這條二級路還是老省委書記在着的時候砸鍋賣鐵才修起來的，為了這條路，東陵市不知道前前後后花費了多少的功夫，這會兒唐昱就想着重新修繕，只怕沈睿鴻這會兒知道了也要說他異想天開。　　修一條高速路，那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不是動動嘴皮子就能做好的，那是實打實的拿鈔票堆起來的。

# 第一百零九章 淡淡的溫馨

　　掛了沈睿鴻的電話，他老媽和乾媽顧秋霞又忙不迭的進來給他進行噓寒問暖和思想政治教育，讓他充分的明白他此次單獨救人是犯了何等大的錯誤，兩个中年婦女在床頭雖然語聲嘮叨，可是幾人之間卻瀰漫著一股淡淡的溫馨。　　給唐昱上了約有半個小時的思想政治課，病房裡又浩浩蕩盪的進來一行人，卻是宋宛如她們接鄭舒嫻和小語馨回來了。一行人之間還是比較低調的，因為蘇慕儒要到高速路口迎接鄭舒嫻擺正他自己的姿態，所以臨走之時幾人還是換了車過去，不大想讓別人認出來，也省的被鄭舒嫻誤認為有拉虎皮的嫌疑。　　小語馨進屋的時候原本被宋宛如抱在懷裡邊的，這丫頭，自從那次落水被唐昱救了之後，就越發的喜歡呆在別人的臂彎之中，越發的喜歡被人抱着，宋宛如一個女人家也沒有多大的力氣，平常可沒少被這個小祖宗折騰，這會兒抱着大概也有些吃力的感覺。　　語馨一進屋看到唐昱便喊着讓小昱哥哥抱，在宋宛如的懷裡邊邊對着唐昱伸出兩隻胳膊來，宋宛如好氣又好笑的問她，“語馨，是小昱哥哥親還是媽媽親，見了小昱哥哥就不要媽媽了？”倒像是吃醋的小媳婦一般，語馨咯咯咯的笑了兩聲，也不知道低着頭對着宋宛如的耳朵說了什麼悄悄話，讓宋宛如的臉上不自然的閃過一絲羞紅，不過也就一閃而逝，大概除了唐昱沒人注意到她臉上閃過的不自然。　　宋宛如把語馨抱到床邊放到唐昱懷裡邊，還囑咐她，她的小昱哥哥受傷了，不能打擾哥哥休息，不能在床上折騰她的小昱哥哥，要讓哥哥好好休息，不過遞小語馨的時候，宋宛如被唐昱的指尖從裸露的膊灣處劃過泛起一層戰慄，剛剛一閃而逝的紅暈又再度浮起。　　語馨倒是懂事，到了唐昱的病床上也不鬧，小小年紀的她顯然已經知道受傷是什麼意思，小孩子敏感的內心從這幾天大人說起唐昱時候的表情也知道，她的唐昱哥哥，有危險了。　　小丫頭一隻手抓過唐昱的胳膊學着醫生搭在脈門上邊，一隻手放在唐昱的額頭似乎要測試他的體溫，兩隻圓溜溜的大眼珠一個勁兒的瞅着唐昱看，從頭到腳認真的審視，看看她的小昱哥哥有沒有少了一塊兒肉，還煞有介事的問着唐昱痛不痛熱不熱之類的問題，一屋子的人都滿臉笑意的看着這個可愛的小丫頭，滿病房都充斥着她的童聲夾雜着大家的笑語。便是一貫都是冰山容顏的陳怡，也被小語馨抖的浮現了几絲笑容，被唐昱的目光掃過的時候也沒有吝嗇的吧笑容藏起來。　　張雅惠和顧秋霞都是第一次見到鄭舒嫻，之前她們都沒有到過沈宅之中，便是與宋宛如接觸的都不多，還是這幾天才與沈省長的這個兒媳婦熟絡起來。　　顯然，省長夫人這樣的頭銜還是讓她們兩個很有壓力感的，而且鄭舒嫻本身也是省裡邊的一個幹部，掛的還是處級的虛銜，自然讓張雅惠和顧秋霞很有壓力感。這種等級上邊的壓力感，她們這些老公是搞政治的人最是敏感，這幾日對着宋宛如還好，現在對上鄭舒嫻，頗有些進退失據的感覺。　　好在鄭舒嫻為人平和，說話之間也沒什麼架子，更沒有拿捏的意思，幾句話便打消了兩人壓力的感覺，很快便能聊了起來。　　一群人在病房裡邊寒暄了幾句之後，唐天鴻蘇慕儒等人又從唐昱的病房出去，顧秋霞還想着在裡邊招呼一下，也被蘇慕儒使眼色叫了出去，屋子裡邊就剩下張雅惠在招呼着人，陳怡也被沈芸拉着在裡邊，宋宛如則被小語馨的一隻手拉住放在唐昱躺着的病床上，小丫頭的另一隻手拉着唐昱，努力的想把兩個人的手放在一起……　　等裡邊的其他人都出去了，鄭舒嫻坐在唐昱的床邊上，讓唐昱把腦袋伸過來看看他那天受傷的地方。雖然說已經過了三天，不過這會兒還能看到一點微微的紅腫沒有完全的消退下去，用手摸着還能感覺到稍微的凸起的腫塊，讓鄭舒嫻好一番心疼，拉着唐昱的手問長問短，唐昱自然撿好聽的給說著。　　鄭舒嫻嘮叨了唐昱一會兒又看看不遠處幫着張雅惠削果皮的陳怡，“這就是小昱救的小姑娘吧，和我家小芸差不多大呢。小昱這孩子的心眼好，唉，這救人的事兒，總是給他趕上，是我家語馨和小芸的福氣，也是你的福氣啊。上次救了語馨和小芸就給搞出個重感冒來，這次也不輕，這孩子呀……”　　語氣裡邊除了對唐昱的心疼，大概還是在慶幸上次在中山公園遇到了唐昱，在有着三百萬人口的東陵市，會水的比例低到了難以置信的地步，能在那個公園裡邊遇到就更少了，願意在那麼冷的天裡邊冒着危險下水救人的，就只有唐昱一個了，和這次一般，明知道對方人多勢眾心狠手辣，依然義無反顧的前去救人。　　唐昱可不知道屋子裡邊這些人對他是如何評價的，若是知道了只怕會汗顏死。倒是鄭舒嫻說起救沈芸的事情讓他記起了中山公園，那個前世本應該在92年年底建成93年就被永久的關停的公園。　　上次小語馨意外在中山公園落水，裡邊有她的不小心，自然也是因為公園有着安全設施上邊的漏洞，而且救助設備也不完善，要不也不至於落水十幾分鐘無人救援的局面，原本在消息傳出去后，市裡邊是要關掉中山公園作為給沈睿鴻的態度的，後來有着唐昱從中闞璇才把中山公園保了下來，讓鳳城區的管理部分在規定期限整改完畢后重新開放，這會兒，離正式開放還有十多天的時間。　　沈芸把削好的水果遞給鄭舒嫻，微微紅着臉和鄭舒嫻打過招呼。小姑娘則會三天來擔心壞了，怕唐昱醒不過來，原本就略顯營養不良的臉上更現蒼白，唐昱今天醒了過來才讓她放下了心理負擔，仔細想想唐昱做的事，除了第一次見到自己的時候眼神很豬哥，餘下的時候的表現，可不像是鄭舒嫻說的那般心眼很好嗎。　　不過這两天她在醫院中犟着要照顧唐昱，三天下來，來來往往接觸的人，對於她這個從小長在老街這種接近於貧民窟的地方，那可是大開眼界。那些個醫學界裡邊只能在電視上看到的專家自不必說，市政府秘書長，區委書記，市長，現在倒好，又來一個省長夫人，這對與她和劉舒蘭母女兩人，對於平日里鳳城區的區長都只在新聞裡邊見到的母女兩個，可是個不小的煎熬。　　即便是沈芸平日里不大關心體制內的事情，不過對於省長是多大的官還是能夠想象的，雖然鄭舒嫻性子平和，又有沈芸在一旁給他緩解壓力，聽到問話還是有些心神動搖。　　她怎麼也想不到，那個第一次見面時對着她露着一臉豬哥相，關鍵時刻卻挺身相救不願拋下自己獨自跑路的少年，他的昏迷竟然能夠牽動這麼多人的心，能勞動這麼多人的大駕過來探望的。　　這麼想着，又被鄭舒嫻細細打量着，臉上卻越發的發燙了。　　沈芸過去搖着鄭舒嫻的胳膊，“媽，有你這麼看人的嗎，你看小怡都被你嚇着了，人家比我和唐昱大一歲的，現在都要上高二了。”　　“原來比小芸還大些呀，那就是姐姐了。”說著撇過唐昱，把陳怡拉過來說話，她倒是看出了小姑娘的局促，不過畢竟是搞了多年政治工作的老手，幾句話過來就讓陳怡談吐自然。沈芸和宋宛如和張雅惠也不時的插幾句嘴，倒是把唐昱給冷落了下來。張雅惠對兒子捨身救下的這個漂亮懂事的小姑娘也很有好感，這會兒唐昱醒過來，原本心中還有些小小的芥蒂也煙消雲散，這會兒倒是越看越喜歡。　　一屋子的人，似乎只有唐昱一個男人，陰盛陽衰。　　無聊的唐昱只得在病床上逗着小語馨玩，在病床上不動彈的躺着三天三夜，對於一個渾身上下健康無比的青少年來說，簡直是無比的煎熬，可惜他下床的請求一直不被張雅惠和顧秋霞同意，這會兒只好在床上邊逗着小語馨玩，盡量活動一下他生鏽的筋骨。偶爾間身體會與床邊上的宋宛如不經意的接觸……　　大約五點鐘得時候，留守在一院之中欲把唐昱的病例作為一個典型來研究的周院士等人進來病房之中對唐昱進行再一次的檢查，她們只好先避了出去。　　這次的檢查只用了不到半個小時就完成了，周院士這些人，其實直到這會兒還迷糊着，不明白唐昱昏迷中和醒來后的檢查結果為何完全一樣，看不出任何不同的地方，而唐昱無論是腦部的檢查還是臟器的檢查，健康程度都與常人無異，對於行醫一輩子的周院士等專家來說，這也算是個不小的發現，可惜，並不能研究出什麼東西。周院士等一眾人，也只能用腦部過於神奇複雜來解釋唐昱的昏迷額蘇醒。　　不過他們的檢查結果倒是給張雅惠吃了定心丸，知道兒子健康無比，所以，檢查過後經過唐昱的再三懇求，終於同意唐昱下地走動。　　幾天不動彈，剛下地還有些失去平衡感的感覺，直起身子還晃了兩下，近前的張雅惠趕忙扶住一邊的胳膊，旁邊的陳怡也自覺的攙住唐昱的另一隻胳膊，讓唐昱心下還好生奇怪，這冷丫頭什麼時候這麼有人情味兒了，走動的時候肘部不時的觸碰一下小姑娘的椒乳，心思蕩漾的唐昱心中YY道，莫非今兒個還要上演一出英雄救美以身相許的狗血劇情？不過想想陳怡的性格，還是趕緊否定了這個YY的想法。　　張雅惠開始的時候見唐昱走不穩還一臉的擔心，等唐昱走了幾步適應了一下之後就好多了，撇過張雅惠和陳怡，在房間中來回自如的行走，讓張雅惠終於放下了最後的擔心，眼角掩不住的露着笑容。唐昱走動的時候陳怡還一直跟隨在旁邊，生怕他一不小心摔倒了，倒是體貼的緊。

# 第一百一十章 昏迷的疑團

　　其實對於這次的昏迷不醒，不只是那些個請來的專家們心中在奇怪，唐昱自己心中也是好生奇怪的。　　若說一般的醫生檢查不出原因也就罷了，畢竟傷在腦部，腦部歷來就是醫學的疑難區，市一級的醫院查不出來很正常，東陵市的作為一個三線城市，醫院的設施自然比不得其他發達的城市，這沒什麼好奇怪的。不過若是全國各地的幾十個專家聚集在一起也解釋不通他的昏迷不醒和突然蘇醒的原因，這就奇怪了，裡邊的問題值得思考。　　對於宋宛如和方建銘請來的這些專家們的含金量唐昱心中是清楚的，這些人與前世那些換上一身西裝坐在鏡頭前侃侃而談的那些個所謂的專家們可不同，他們這些人是貨真價實的有真材實料的人，要麼是國際上的知名專家，要麼是國內領域的搭建學者，而他們服務的對象，也大多是針對像沈睿鴻這些特定的群體，他們的實力自然是毋庸置疑的。　　若是這些含金量十足的人聚集在一起依然無法查清楚病因，那就奇了怪了，只能說，唐昱的傷勢很奇怪，或是唐昱的身體很奇怪。　　想來想去，唐昱最後只能把懷疑的目光放到了自己的身上，總不好去懷疑那些個知名的專家們，一個兩個還好說，若是所有人得觀點都一致，那就只能是他自己身上的問題了。　　至於說自己，若說自己身上有什麼與眾不同的特殊地方，唐昱的第一直覺，那自然就是因為自己是一個重生者了，是一個前世活到了三十五歲又重生回到十六歲的人，這是他相比於常人最特殊的地方。可是，重生於這次的昏迷有什麼直接關聯的地方？唐昱一時之間還無法想清楚，可是除了重生，唐昱也無法從自己身上找出更特殊的地方。　　莫非，自己這次昏迷，真是因為自己重生的原因？是重生改變了自己的體質以至於讓醫生無法查清楚？可是這似乎有些玄乎啊，重生以來，可沒有發現體質上邊有什麼奇特的改變。　　這麼想着，唐昱又想起自己昏迷的三天之中在腦海中一直重複着的一幕幕電影般的畫面，莫非，真是重生的原因？唐昱心中如是的想到。　　不過說起昏迷時他腦中一直在循環播放的畫面，這又是一樁疑團。　　若說昏迷時的那些畫面是回憶，可是那種回憶也太清晰了點。要知道，在昏迷時一直閃現的畫面上邊，從唐昱有記憶的四五歲時候起一直持續到他重生前的三十五歲之間，這近三十年的他前世生活的畫面，幾乎每一幕每一個生活片段都出現在了電影的畫面中。　　諸如他小時候尿過幾次床，是哪一天尿的，都清清楚楚的在腦中閃過，印刻在記憶之中，那些畫面，完全在唐昱的腦中重現了他前世近三十年的生活經歷以及重生后這幾個月來的生活經歷，而事實上，日常生活之中的很多繁瑣的事情，在腦中是無法留下多深刻的記憶的，大多會隨着歲月隨風而逝。　　那些大大小小的事情，無一例外的在他的腦中一一閃現而過，這些，對於一個正常人來說，無疑是極為不合理的。當然，唐昱也不能說是一個正常人，一個重生的人士，理應有些特殊的地方。　　這樣想着，想到自己昏迷的三天讓一眾全國的專家都束手無策，唐昱心中忽然有一個猜測，或許，自己無緣無故昏迷的這三天，並不完全是因為自己的頭部受到磚塊的重擊而引起的，或許，昏迷原本就不是因為磚塊是腦袋受到重傷，而是與自己的重生也是有些關係。也許，是磚塊的重擊激活了自己腦中的某些記憶條塊，然後大腦需要一定的緩衝時間來適應那龐大的記憶對腦組織的壓力……　　唉，想不明白唐昱也就放棄不再往下想。　　連重生這種超脫與現實的最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都在他發生了，便是再發生些什麼稀奇古怪的事情，也沒有什麼值得他大驚小怪的。　　這世上，解釋不清楚的事情多了去了，就像他無法解釋的重生，就像他明明只昏迷了三天的時間，可是昏迷中腦子裡邊卻播放了自己前世今生近三十年生活的全部畫面，而且似乎是循環着播放了無數遍。這種事情，哪是用平常的道理能解釋得清楚的，不過那昏迷時一幕幕閃過的電影畫面，對唐昱也不是全無用處，倒是還有些好處的。　　他昏迷之時，那一幕幕循環播放的畫面的特點之一就是清晰無比，循環着的播放又讓那一幕幕都深深的刻畫在唐昱的腦海中，也就是說，唐昱現在對於他前世的每一天每一個經歷熟悉到了一個無以復加的地步，很多或許當時只是不小心瞟過去的不起眼的信息，現在都深深的刻在腦海深處，讓他可是隨時提取利用。　　當然，也不是沒有壞處的。　　由於三十多年的繁瑣經歷全部銘刻在腦海深處，那龐大的記憶對於腦袋的壓力可不是一般的大，就像平常只容納一瓢子的水，現在卻被注入了一桶甚至一缸，那感覺自然不好受，以至於唐昱剛剛醒過來的那會兒，腦袋一直處於混沌的狀態在適應腦袋裡邊憑空多出的那些東西。　　現在他走路時感覺到輕微的失衡感，大概也是因為腦袋裡邊多出來的這一大堆的繁瑣的記憶致使腦袋的反應有些跟不上節奏。　　不過那些記憶之中，絕大多數都是生活中繁瑣的事情，大部分並無多大的作用，想要好好利用，還需要唐昱自己在腦袋中篩選出來有用的才是。　　唐昱現在就有一個想法，那就是儘快花時間整理一下自己腦袋裡邊的東西，把認為對自己有用的，或許能用得上的信息，都用只有自己才明白的方式記錄下來以備不時之需。他可不知道這種奇特的記憶能夠在自己的腦子裡邊存留多久，或許一個板磚能夠讓自己記起來這麼多的東西，下一個板磚就能讓自己通通忘記，所以趁着這會兒記下來還是非常有必要的，萬一以後再遭一次板磚沒了這些記憶也好有備無患。　　且不說這個，再說醫院裡邊。　　等唐昱在病房中自己轉了幾圈適應了走路之後，那邊也為他們準備好了晚飯。　　飯是蘇慕儒吩咐下來，王貴成親自去忙前忙后的張羅的，就在唐昱特護病房的客廳裡邊食用。　　唐昱住的地方說是特護病房，其實裡邊的裝修等等，未必比一般的四星級酒店的高級客房差多少，單單面積就超過一百平，卧室客廳傢具應有盡有，裡邊的各種設施擺設，雖然說沒有極盡奢華，可也都價值不菲，在小心思上邊着實花了些功夫。而且，這裏邊的護士挑選的質量，比市裡邊下屬的第一招待所裡邊的還要苛刻些。　　像這種地方，那可不是有錢就可以住的，就像唐昱住的這間，那是只有市裡邊某個層級以上的領導或是他們指定的人才有資格住進來的，一年之中，倒有絕大部分的時間是空着的。剛子他們那幾個人住的，也是只有市裡邊有錢的大爺才能偶爾享受一下。　　當然，醫院之中可不在乎這樣的病房是否能夠盈利，這些病房，在市裡邊都是有專門的財政預算下撥到醫院用來沖賬的，在這上邊，一貫行事拖沓的財政局，對待這上邊的撥款向來不和醫院裡邊碎嘴，要多利索就有多利索。他們心裏邊可清楚，這上邊撥下了來的錢用到什麼上邊了，自然不敢怠慢。　　晚飯要留在這邊吃的人不少，除了唐昱一家子，唐昱、唐天鴻、張雅惠、唐天浩兩口子和唐天宇六人外，還有蘇慕儒和顧秋霞兩口子，還有鄭舒嫻、宋宛如、沈芸和小語馨以及方建銘，陳怡和劉舒蘭母女兩個也被拉着在這邊一起。　　唐天鴻倒是也讓剛子以及他那幾個兄弟過來的，好在這個剛子也有自知之明，知道他們那一干人的身份上不得檯面，這種場合不適合他們來摻和，所以百般推辭，最後唐天鴻在隔壁又給他們另外準備了一桌子的飯菜。　　即使這麼算起來，一起吃飯的人，倒也有十五個人之多，幸好成少洵跟着他老子一起回家了，若是再加上剛子那些人，怕不得超過二十個。　　除了這些人之外，宋宛如和方建銘請過來給唐昱看病的專家們，這會兒還有八個人留在這邊繼續觀察，他們也是要在這兒一起吃飯的，雖然說人家是賣沈家和方家的面子過來的，不過人家是在給唐昱看病，作為東道主的唐天鴻無論如何對他們是要有些表示的，這頓飯可是少不了，之前送走的那些專家們已經有過一次的招待。　　為了這麼些個人的吃飯，王貴成還特意張羅着在客廳裡邊放了兩張大圓桌，一張唐昱親近的這些人坐着，十五個人圍着做上去不緊不松恰好，另一桌坐着那些個專家們，兩張桌子緊挨着。　　這個王貴成，倒是個相當有心的人，一切都給弄的妥妥噹噹讓人挑不出毛病來，蘇慕儒心下高興口頭給了幾句表揚，立馬吧這老小子樂的找不着北了。　　都是自己人之間吃飯，倒是不必把氣氛搞的太熱烈，隨意便可。不過唐昱“大病初愈”，大家還是開了兩瓶紅酒小小的慶祝了一下，紅酒還是宋宛如特意吩咐人帶過來的。　　那幾個專家的桌上倒是比這邊熱鬧很多，除了蘇慕儒和唐天鴻宋宛如、方建銘等人的敬酒之外，唐昱也被他老子拉着過去敬了一輪，還被那些個專家們好生說道了一番忌口之類的。　　吃飯間唐天鴻隨口提了一句，大意是說，看唐昱現在的樣子，住在醫院裡邊也沒有什麼必要，不如明天就出院吧之類的話。　　不過他這話剛剛說出來立馬就遭到張雅惠和顧秋霞的集體反對，她們一致認為唐昱應該再在醫院裡邊觀察休養一段時間。　　蘇慕儒在旁邊笑着沒有多說什麼，不過王貴成倒是來了勁兒，說道唐秘書長是不是對一院裡邊的什麼地方不滿意，只管說出來之類的話，搞的唐天鴻也很是哭笑不得，最後只得同意，讓唐昱在裡邊繼續觀察休養一段時日。　　他自己其實倒也不是很堅持讓唐昱出院，只是怕影響不好之類的事情，既然蘇慕儒都沒有多說，想必是無所謂了。　　至於唐昱，那就更無所謂了，能有這種免費又舒適的星級標準的高級套房住，何樂而不為呢。而且人家王貴成同志這麼熱情，總不好佛了人家的好意。　　於是，唐昱繼續住院七天，就這樣定了下來。　　吃過飯之後大家也各自散去，這些個專家們自然有王貴成給張羅的住的地方，保證讓人家滿意。宋宛如一家人自然住她們在東陵市的房子，也就是陶業驊在中山公園附近的那套房子。方建銘在東陵市也有自己的物業，晚上都各自回去住，省的唐天鴻來安排。小語馨還有些舍不得和唐昱放開，硬要晚上和唐昱一塊兒睡，還是在唐昱懷裡邊睡着之後才被宋宛如抱走。　　陳怡原本想和張雅惠一起給唐昱守夜的，不過現在看唐昱的樣子，完全沒有那個必要了，也和劉舒蘭回了老街，出了醫院之後還特意把唐昱的情況給一直等着的楊涵寧說了一遍讓楊涵寧放心。她直到這會兒也沒有弄明白，楊涵寧與唐昱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這倆人，怎麼看怎麼像是八竿子打不着的關係，讓陳怡好生奇怪楊涵寧對唐昱不同尋常的擔心。要知道，楊涵寧這三天來的表現，那可是超出了一般的朋友之間的關係，就像她想不明白，楊涵寧為何不能進醫院看望唐昱一般。　　到了八點那會兒，眾人散去之後，醫院裡邊又只剩下唐昱一家子，唐天浩和唐天宇也回去了，只剩下唐天鴻和張雅惠，反正特護的房間足夠大，夠他們一家子住的，所以晚上唐天鴻和張雅惠便陪着唐昱一起住在這邊。　　其間唐昱還和他二叔一塊過去感謝了一下剛子的那些兄弟，大夥這次都被唐昱連累的受傷不輕，唐昱自然也不能對他們沒有表示，這些都是應有之意……

# 第一百一十一章 純凈水市場的經營模式（上）

　　唐昱醒過來之後身邊圍着的人一直不少，他的一大家子，尤其是張雅惠和顧秋霞得空都要圍着給來一輪思想教育。陸陸續續過來探望的人也不少，宋宛如為首的一家子就不必說了，還有意外靠過來的成衛東，有鳳城區的區委書記陳大嗓門，有鳳城區的區長陶業驊，有黃寶德的夫人等等眾多人等，這些是有資格進醫院來探望的，還有些消息靈通卻沒資格探望的，也用各種方式表現了他們的心意就不必多言，官場上本就是這麼回事兒，花花轎子眾人抬的道理唐天鴻還是明白的。　　杜大浩的老子杜繼海過來了幾次，不過張雅惠一直沒有給好臉色看。大約是知道這條路走不通，也就沒有再來。說來也怪，蘇慕儒嚴打的力度不小，暗中也吩咐下去要藉機逮住杜大浩這小子，可是幾天過去了，愣是連影子都沒有找到。和杜大浩熟悉的幾個老街的混子更是被審了又審，卻無一人知道那小子的下落。　　且不說這個。　　方建銘這傢伙，從唐昱受傷開始就一直忙前忙后的，請過了的專家裡邊，倒有一半人是托方家老爺子的關係才請過來的。唐昱醒過來后這傢伙因為邊上陸續過來探望的人太多，方建銘不喜歡湊熱鬧，也只是稍微問候了幾句，還沒有來得及和唐昱好好說道說道。　　這會兒，上午過來看望唐昱的人不多，該來的差不多都來過了，現在這會兒這邊還算清靜，唐天鴻和張雅惠都有自己的工作，現在這會兒這邊不大需要人，他們就各自上班去了，反正醫院裡邊有比保姆還稱職的護士，還有陳怡這個貼心無比堪比保姆的人，他們也放心的緊。這會兒，方建銘就呆在醫院裡邊陪着唐昱嘮嗑，嘿，這小子還在打趣着唐昱。　　高中還在暑假期間，陳怡在家也無事可做，早晨就過來醫院這邊幫着照顧唐昱，雖然說醫院裡邊其實也沒什麼事情可做，而且這會兒唐昱蘇醒了也沒人埋怨她害唐昱昏迷了三天，不過小姑娘還是覺得對唐昱心存愧疚，自覺的去做一些事情。　　方建銘坐在唐昱床邊一邊剝着香蕉皮，一邊看陳怡和沈芸這兩個風格各異的小美女出了病房之後，忍不住打趣了他兩句，“你小子，這個英雄當的值當。”這两天他可是見識了陳怡表現出來的“賢惠”，時不時的總是打趣唐昱兩句，說他英雄救美救的這個冰山美女值得，再昏迷三天也值得。　　唐昱沒搭理他，這會兒手裡邊正捧着一本英文原著的管理學巨著在細讀，另一隻手裡邊拿着鋼筆，時不時的在上邊寫寫畫畫。在這邊獃著無聊，張雅惠又不同意他出院，他只好看書來打發時間了。書還是早晨特意讓陳怡回他家裡邊拿的，是上次到安��的時候買的。　　唐昱他對自己的斤兩是清楚的，該充電的時候就要充電，要不，僅僅憑藉他前世的那些老本可不夠吃的。他知道自己相比於其他人的優勢，可是若是想要實現心中的某些東西，僅僅憑藉他現在的水準是不夠的。單單說那個VCD項目，若是經營得當，98年之前VCD在國內積累下來的過千億的市場，唐昱有把握從上邊分走最大的一塊兒蛋糕。　　過千億的市場，隨便掉根毛都能把普通人砸死，若是從上邊分走最大的一塊蛋糕，粗略估計也是上百億的市場。而唐昱前世，充其量也只管理過一個不足百人的團隊，顯然，若是VCD的項目最後做到了幾百億的規模，以唐昱前世那半吊子的管理水平是不足的，所以他才忙於充電，忙於充實自己。　　一個重生者相比於其他人雖然有着不少的優勢，可是那先優勢大多是取決於前世的經歷，前世的水準不夠這一世來用，自然就要辛勤的學習。還是那句話，重生不是萬能的，唐昱從這次救人意外的昏迷再一次的感覺到這句話不是說著玩的，要真的當回事兒才成。　　見唐昱不搭理他，方建銘沒好氣的搶過唐昱手裡邊的書，“你小子，方哥為了你好歹勞動家裡邊的老爺子賣了好幾個人情才把那些個眼高於頂的專家們給請過來，你小子倒好，不對方哥說一聲謝字也就罷了，現在還敢擺出這副面孔，就不怕你方哥我翻臉和你急呀，這書的魅力就這麼大？”　　方建銘拿去搶過來得書，隨意翻開幾頁，隨處可見裡邊密密麻麻的字母，還有一些鋼筆寫的批註，倒像是剛剛唐昱看書時在上邊的勾畫，不過那一連串密密麻麻的英語，方建銘看了三眼便放棄，那玩意兒，對他來說雖然不比天書，不過也差不了多少，“你小子不會是在裝模作樣吧，你方哥好歹是正宗的大學生畢業，看那些東西都是頭昏腦脹的，你小子不會能看明白吧？別告訴我，那上邊那些批註是你寫的。”　　唐昱沒好氣的槍回大部頭，不屑的瞥了方建銘一眼，“虧你還自稱大學畢業，兩句鳥語都念不順溜，還好意思在這裏顯擺，念大學時不會只顧着泡小MM去了吧。咱是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新世界的四有青年好不好。”不過說完才反應過來，這會兒可還沒到新世界呢，好在方建銘也沒太注意那點語病。　　“就你小子還好好學習呢，五六月份，你小子往綿州就不知道去了多少趟，總不會每次都是放假吧。”　　唐昱沒搭理他，不過五六月份，他確實是請了不少假的，在學校的時間，只怕不足正常上課時間的一半，不過拿起書看着看着，忽然又從腦子裡邊跳出個想法來。他這幾天一直在整理腦子裡邊關於前世的繁瑣的記憶，隔一會兒總會有些新奇的想法需要記錄下來，這會兒倒是想起一個現在就可以實施的想法。　　“方哥，你在安��那邊茶飲料的項目弄的怎麼樣？有沒有什麼進展？”　　說起茶飲料，方建銘立馬又眉飛色舞起來，“嘿，唐昱，你的眼光真不是蓋的，旁人還真沒有你那樣隨眼一看就能發現商機的商業眼光。你走之後那邊就出了可行性方案的評估，我看到那份花大價錢搞來的評估之後立馬就拍板把茶飲料的配方以及發明整個配方的團隊都買了過來，總共只花了八百萬。嘿，我找專業的分析工作室分析過，如果運作得當，在這個茶飲料上邊，大有可為。”　　唐昱笑了笑，“那是當然，也不看是誰的主意。”倒是對方建銘花了八百萬就搞定了這件事兒還是相當佩服的，當年的旭日升在兩年之內就把冰茶飲料的銷售額做到了十幾億的規模，現在方建銘只花了八百萬就全部搞到手，若是一兩年後河肥供銷社的人看到茶飲料的火爆市場，不知道會不會後悔的想撞牆。　　方建銘敲了一下他的腦袋，“看把你得瑟的，不過說真的，這個茶飲料，確實是大有作為的。接手了這個項目之後，我的團隊做的全國性的調研显示，在國內，還從來沒有出現過這麼一款主打茶得飲料，也從來沒有過茶飲料的概念。而且，在國內，我們國人對茶是情有獨鐘的，推出茶飲料有着天然的優勢和認同感，所以，這樣一個獨一無二的賣點推出之後，不火爆才怪。我和老爺子通電話的時候說了這個想法，便是老爺子都覺得，在茶上邊做文章是個好想法。”　　唐昱撥過方建銘的手，“那可不，要不我還會麻煩方哥專門到安皖省走一趟啊，若不是意識到裡邊的機會，也不敢麻煩方哥那麼一遭。我的眼光，呵呵……”　　方建銘也不搭理唐昱的得瑟，人家有得瑟的資本，笑了幾聲后，又故作嘆息一聲，“也不知道你小子的腦袋是怎麼長的，旁人意識不到的東西，偏偏你小子總是能一眼看到機會。”　　“那也是方哥的魄力，河肥供銷社的人也能看到這個茶飲料是有前景的，可惜他們的格局太小，看不到這個茶飲料到底有多大的前途，方哥的八百萬砸下去，可把他們給砸暈了。原本就沒有多大的付出，等於是平白的得了這八百萬，他們自然不願意冒着風險去經營了，還不如賣給方哥合算，自然就被方哥撿了便宜。當然，現在說這話還為時過早，也許我害了方哥也說不準，到時候方哥別怨我。”　　方建銘起身給唐昱倒了杯水遞過來，“被你小子害了，那我方建銘就認了，老爺子都誇你小子，在商業上邊的眼光無人能及，你小子就謙虛吧。嘿，你方哥也不是吃獨食的人，這個項目是你發現的，前期的推廣之類，估計還要藉助你的腦袋，老爺子的意思是，也不能就這樣老是白白的受着你的人情，我們方家總不好一直佔著你的額便宜，多少要有些表示，要不也說不過去。我的意思是，茶飲料的事情，其他的包括投資在內的亂七八糟的事情我們來做，不過你要在裡邊佔著股份。上次的人情多少還你一點，要不老爺子心不安。家裡邊的事情不能隨心所欲的來，只能一點點給你慢慢補償。”　　“方哥這是拿我當外人呢，什麼股份不股份的，不過是出個主意的事情，當不得多大的事兒，方哥給我股份那不是寒磣我？再說，VCD的那個項目，還要指着方哥你出力呢。幾千萬的研究經費我可沒能力負擔，若是沒有方哥的資金支持，那我的項目可就完了，方哥這已經是幫了大忙了，那還能指着你們家裡邊的股份。再說，方哥要給我擠出來股份，家裡邊還不知道要費多少口舌呢。”　　“你小子，不要股份，該不會是想撂挑子了吧，你方哥還指着你策劃前期的推廣呢，天生掉下來的餡餅，你小子被砸着了還不要。嘿，你小子要是不拿這個股份，到時候不出力咋辦，你方哥可不是那麼好糊弄的。再說，這股份，也不是我的意思，那是老爺子的意思，老爺子的話，我可不敢不聽。嘿，老爺子可是好些年沒有對一個人這麼上心過了，你小子就生受着吧。要是敢拒絕，有你好受的，當心老爺子發話給你家老子小鞋穿。”　　唐昱心裏邊苦笑，哪有這樣威脅着給人塞錢的呀，這也算是一大奇事了。　　不過看方建銘這架勢，似乎也是拒絕不得。　　之後兩人又是推讓了好一番，最後相互退讓，由方建銘提出的百分之二十的股份變成了百分之十，方家出人出力，唐昱什麼也不做就在裡邊佔著百分之十的股份。　　說實話，僅憑着唐昱的一個建議，自然當不起這百分之十的股份，畢竟，方建銘若是一心搞茶飲料，投入的資金量起碼在億元以上，也就是說，唐昱就這樣幾句話的功夫就又增加了千萬的身價。還有之前的VCD項目方家提供絕大部分的資金代為周轉，在裡邊占股也只有百分之十，這裏邊，自然有方家老爺子要還人情的意思，老爺子可不喜歡欠着別人莫大的人情。　　不過唐昱也知道，這股份也不是白拿的，既然拿了股份，那自然就更不能偷懶了。之前唐昱就和方建銘談論過茶飲料的各種炒作點和炒作方法等等內容，只不過當時說的匆忙，也沒有細說，這會兒他也成為了股東之一，自然也知道，前期的推廣策劃這些東西，是少不了他了，也非他莫屬。好在他前世對這方面的東西就比較熟悉，到時候做起來應該也是得心應手。　　不過這麼想着，唐昱倒是又想起件事兒來。　　“方哥，你現在的飲品那塊兒做的還是不溫不火？”　　方建銘苦笑一聲，“可不是嘛，原本就是家裡邊的一支辦的廠子，做的就是低端的汽水和花生露，總共也不過幾百萬的規模，我接手過來之後投入了資金進行擴大，不過市場只有那麼大，現在也不過有三兩千萬的規模。當初家裡邊的幾支都各有產業，不過沒一個弄的像樣的，老爺子讓我挑一個，我閉着眼睛就挑了這個，要不是你這次在安��發現了茶飲料這個賣點，我都準備徹底的退出去繼續搞房地產開發或是其他了。”　　方建銘這段時間可算是憋屈壞了，手裡邊握着近十億的資金，偏偏只能管理着兩三千萬的小攤子，手裡邊有錢砸不出去，心裏邊的鬱悶可想而知了。　　關鍵是他自己當初雖然是閉着眼睛挑了這個飲品的項目，可是若是就這樣灰頭土臉的退出去，也不是他的作風，讓當初那些反對退出地產開發的人又有了話頭，所以他才拚命要抓住唐昱說的茶飲品這個獨特的飲料，想要做出一番樣子來。　　唐昱不搭理方建銘的苦笑，轉而問他，“我記得你當初進入飲品這個行當的時候，除了做那些低端的飲品外，不是還有純凈水的項目嗎，純凈水上邊做的怎麼樣？”　　“純凈水？你怎麼問起這個來了？也是不溫不火，沒多大格局，遼海省就這麼大的市場，方家剛剛插進來也吃不了獨食，做不起來也做不大，這會兒準備專心做大茶飲品，我已經準備放棄純凈水的這一塊的市場了，連帶着那些低端的汽水、花生露之類的，全部放棄掉，好好經營寶之源這個品牌。”　　“別呀，方哥，低端的汽水和花生放棄也就放棄了，沒什麼好可惜的，本來就沒有多大的市場，可是純凈水這玩意兒，隱藏的市場潛力是很大的，現在放棄了，對於寶之源可不見得是好事兒，以後有你後悔的時候。而且，這個純凈水的市場也不見得做不大，關鍵還是要看方哥怎麼去經營。”　　“怎麼說？”　　聽唐昱這麼說，方建銘立馬又來了興趣，自己經營起來的東西，他自然也不想就這麼放棄了，之前不過是迫於形勢而已。他是知道唐昱在商業上邊獨到的眼光的，這會兒見唐昱如此說，那必然有他的原因。

# 第一百一十二章 純凈水市場的經營模式（中）

　　方建銘起了興趣，唐昱倒是和他賣起了關子，被方建銘纏了兩下這才不在床上裝死，翻身從床上邊下來，拿起手邊的筆和紙張開始給方建銘比劃。　　“剛剛我腦子裡邊冒出了個想法，就是關於這個純凈水的經營模式的想法。”也不對方建銘賣關子，開口往下說，“這個想法還不太成熟，不過也是個思路，你先聽我慢慢說，這個想法，說到底還是邊際效益利潤最大化的一個想法，通過擴大邊際收益來獲得盈利。”　　“邊際效益？”方建銘皺了一下眉頭，“你給我好好說說，這個純凈水，如何通過邊際效益來賺錢？”他這會兒其實一門心思都撲在茶飲料上邊，純凈水的那點兒市場份額，這會兒可有些看不上眼，不過唐昱這麼說可勾起了他的興趣。　　他雖然不是經濟學的科班出身，不過好歹上過大學，之後為了經商也進行過專門的培訓，對於邊際效益以及其遞減規律之類的東西還是有所了解的，不過他一時之間還無法反應過來，無法明白，這個所謂的邊際效益和純凈水的經營又如何扯上關係。如何能通過邊際效益來、經營純凈水，這是他一時間沒有反應過來的。　　唐昱笑着把手中的紙張攤在桌上，這時候陳怡、沈芸還要抱着小語馨的宋宛如也走了進來，唐昱從宋宛如的手裡邊一手抱過語馨，另一隻手開始給方建銘比劃，看方建銘聽的認真，其餘三個人也饒有興緻的圍着桌子聽唐昱說。　　“我們要追求邊際效益的最大化，要擴大我們的邊際收益來使我們的利益最大化，其實除了直接經營，我們還有着多鐘的經營手段。方哥以前是做地產開發的，對於我二叔現在的那種全新的地產開發模式有所了解吧？”　　“你是說你二叔最近在建設的低利潤的樓盤？”唐天浩經營的樓盤方建銘是清楚的，對於他要採用的這種全新的經營模式也有些好奇，還特意的與唐天浩探討過，唐天浩當時就拿了唐昱說服他的那一套理論來說服方建銘，不過他那會兒已經不做房地產了，倒是對唐天浩嘗試的這種靠低價房迅速積累人流，然後通過周邊的商業地產來獲利的模式很認同。這會兒見唐昱提到這個，自然有些好奇，不知道這與純凈水的經營又什麼關係。　　看方建銘一臉疑惑，唐昱笑了笑，“其實我在經營純凈水的思路上邊，與這種地產經營的模式有着異曲同工之妙的。在純凈水的經營上邊，我們完全可以換個思路來，不要單單想着經營純凈水，還是透過經營其他低利潤的東西，然後用純凈水來擴大我們的邊際收益。”　　“怎麼說？”　　方建銘對唐昱這麼快的適應了自己的身份很滿意，唐昱言語之中說的都是我們，顯然已經以方家寶之源的股東自居了，這讓他很是滿意。不過唐昱說的雲山霧罩的，方建銘一時之間還沒有明白唐昱要表達的意思。倒是宋宛如是貨真價實的留美的經濟學碩士，能夠明白唐昱話裡邊的意思，不過一時之間也不明白唐昱具體的經營思路。　　“這麼說吧，其實從純凈水上邊獲益，我們完全可以不必直接經營純凈水，或者說可以不必打着純凈水的牌子來、經營純凈水，而是可以換一種手段來推廣營銷，例如，我們來、經營飲水機，打着飲水機的牌子來、經營礦泉水。”　　“飲水機？”方建銘詫異的問了一句，“經營飲水機和純凈水有什麼直接的關係？怎麼通過經營飲水機來、經營純凈水？”　　唐昱不搭理方建銘，而是看了宋宛如一眼，“宛如姐明白了吧，方哥這榆木腦袋，虧他手裡邊捏着近十億的資金，方家老爺子倒是放心他。”　　宋宛如白了唐昱一眼，“我也只是有些摸着你的想法，能理解你的思路，不過具體怎麼弄卻沒有什麼頭緒，邊際效益利潤最大化倒是個好的想法，可是如何來具體操作了獲得大的邊際收益，這在國外也是一個經濟學上邊的難題，倒要看看你在這個純凈水的經營上邊有什麼高招。”　　沈芸略帶崇拜的目光看着唐昱，大概在心裏邊想着他為何懂得這麼多的東西。小妮子的目光讓這小子的虛榮心大大的滿足，接過陳怡削好的水果，“其實，在純凈水市場上邊，還有一個很龐大的市場目前來說幾乎無人去開發過，而這個沒開發的市場，就是我們的目標。只要打開了這個新市場，我們自然能得利。”　　“無人開發的市場？不會吧，我在此之前也對這個行業進行過深入的調研，哇哈哈和統一打純凈水的市場已經有不短的一段時間了，雖然說市場沒有飽和，可是一個完全無人開發的龐大市場，不大可能吧。”方建銘有些懷疑的說道。　　不止是方建銘懷疑，便是宋宛如也有些不相信，哇哈哈和統一做純凈水已經有不短的一段時間，這兩家的實力都不弱，若是存在着一個龐大的純凈水的市場，他們應該不會沒有發現。　　看他們一臉不信，唐昱也沒有解釋，而是接着往下說，“現在幾家大型的做純凈水的飲品公司，大都主打的是瓶裝水的市場，而他們卻忽略了純凈水的另一個巨大的市場，那就是桶裝水市場。當然，他們也有做桶裝水，可是並沒有在這上邊花費很大的精力，顯然，包括娃哈哈和統一在內的這些純凈水的廠商，他們都不認為桶裝水會有多大的市場份額，這就導致他們的經營力度不夠而漏掉了一個巨大的市場，一個桶裝水的巨大市場。”　　見唐昱說起瓶裝水和桶裝水市場，方建銘贊同的點點頭，“現在的幾家飲品巨頭，在純凈水市場上邊主打的確實是瓶裝水而不是桶裝水，這點沒錯，包括我們在內都是這樣做的。”不過猶豫了一下，還是對唐昱道，“對於瓶裝水和桶裝水的市場，之前我也做過市場調研的，在國內市場，桶裝水的市場前景不可觀，不過就目前階段來說，市場份額不大，或者可以說，在今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桶裝水的市場都不會很大。而且。似乎在沒有經營好瓶裝水的市場的時候，桶裝水也不容易打開局面，也不值得花心思去打市場。”　　“方哥，這你就錯了，目前的桶裝水市場確實不大，不過並不是市場真的不大，而是大家都忽略了一個巨大的市場。確實，在國內現階段的消費水平下，桶裝水的市場確實不大，願意購入飲水機的家庭在少數，導致桶裝水的消費市場有限，不過方哥你可不要忘了，無論是什麼產品，最初的產品市場，那都是人為的開發出來的，不是原本就有的。而現在，在桶裝水的市場上邊顯然就是這種情況，不是沒有市場，而是我們沒有發掘出來市場的潛能，或者說，打市場的手法不正確。現在，在純凈水的市場上邊，就有一個很好的機會等着我們去開發。”　　頓了頓，見大家都望着自己，唐昱小小的得意了一把滿足下自己的虛榮心，也不賣關子，繼續往下說，“桶裝水比起瓶裝水，在某些地方是有着巨大的優勢的，這個大家都忽略掉的桶裝水市場，我其實指的是大學的市場，那兒，對於純凈水來說，是一個未開發的龐大的市場。”　　“大學？”方建銘和宋宛如都詫異的問了一聲，不明白這怎麼又和大學車上關係了。　　“沒錯，就是大學。在大學裡邊，桶裝水的優勢要比瓶裝水大很多的，只不過這個市場暫時還沒有被開發出來，還是一塊待開發的處女地。”肯定了之後，唐昱又開始比劃，“在國內，大學生是一個消費水平比較高的群體，而且比較容易接受新事物。大學裡邊，其實蘊含着一個巨大的桶裝水的市場。原本大學同學的消費平均水平就普遍比較高，而水這種東西，在大學裡邊其實是有着巨大的市場的，只不過以前的時候大都是瓶裝水的市場罷了。”　　“大學生裡邊，願意花錢買飲水機的人不多吧。即便是想買，他們也未必有那個經濟實力呀，大部分的人，我看未必捨得花錢去專門買一個飲水機，等到畢業的時候又帶不走，只能賤賣。”方建銘有些疑惑，不明白唐昱為何認定大學是一個巨大的桶裝純凈水市場。　　唐昱輕笑了一聲，“這就是我們要追求的邊際收益了。大學這個巨大的桶裝水市場，之所以直到現在還沒有打開，或者說是沒有被發現，那就是人們從來就沒有正視過這個地方對於純凈水來說是個巨大的市場。具體的原因，第一個原因是飲水機的價格以及大學生對飲水機並不高的購買慾望，第二個是廣告宣傳的力度不夠，第三個自然是指企業的公關，至於這個為何與公關力度有關，你等我給你細說。”　　“我們就先說這個飲水機的價格和大學生對飲水機的購買慾望，桶裝水需要飲水機這個載體，沒有飲水機，自然就沒有桶裝水的市場，這個是毋庸置疑的。顯然，大部分的學生對於飲水機並沒有多高的購買慾望，不過這個是我們可以很快改變的東西，不必太在意。我們要搞清楚大學生這個消費群體對於純凈水的購買力度有多大，你之前做過市場調研，自然知道，大學校園裡邊消費的飲料和瓶裝礦泉水是一個何等龐大的数字。現在，我們要想讓桶裝礦泉水擠進這個市場裡邊，從瓶裝水的市場裡邊分一杯羹出來，那麼我們首先要解決的就是飲水機的問題，沒有飲水機，也就沒有純凈水的市場，我們需要大學生先有一台飲水機，至於這台飲水機如何讓他們心甘情願的去購買，這個就需要我們的手段了，這也就是我要說的重點，那就是，在飲水機的問題上邊，我們完全可以想辦法幫助他們解決，增加他們的購買慾望。”　　“增加他們的購買慾望？如何增加？”　　“嘿，想要增加他們的購買慾望，這個辦法其實也簡單，只不過桶裝水的市場太小，以前沒有人想過這種經營模式罷了。我們完全可以與飲水機的生產廠家合作，大批購進飲水機，或者我們完全可以增加一個飲水機的生產項目，總之就是讓飲水機和桶裝水關聯起來，作為一個整體來推銷。至於如何讓大學生願意購買飲水機，我們就要打消他們購買的疑慮，他們不願意買，無非是兩個原因，第一就是價格的問題，第二就是覺得沒有必要為了這四年特意花錢去買一個，大四畢業了又無法帶走。這兩點上邊，我們完全可以打消他們的顧慮。”　　“如何打消？”　　唐昱笑了笑，“想要打消他們的顧慮，暫時來說我想了兩個辦法開解決這個問題，第一個模式，我們購入大批的飲水機，然後以低廉的價格出租給大學生，這個低廉的價格，我們完全可以定在四年三十元、二十元、十元甚至五元，他們只需要繳納一定的押金就可以低廉的價格租回去一個飲水機，他們的押金，會在他們退還飲水機的時候還給他們。”　　“第二個辦法其實也和出租差不多，不過是換了種形式和名目，那就是他們出錢買飲水機，我們直接把他們買飲水機的錢裡邊的一部分折算為若干桶純凈水返還給他們，並且承諾，會在他們畢業的時候，以一定的價格回收飲水機。”

# 第一百一十三章 純凈水市場的經營模式（下）

　　唐昱說了兩種經營模式，把這幾人說的雲山霧罩的。　　“怎麼覺得像是給大學生服務啊，我們可不是思善機構。”方建銘聽的覺着玄乎，不解的問唐昱，沈芸和陳怡也一臉的不解，不知道唐昱的這兩種模式到底有和用，倒是宋宛如已經明白了些。　　“方哥，你怎麼還沒想明白，我們是要靠純凈水來賺錢啊，不是靠着飲水機來賺錢，無論是出售飲水機從水票，還是低廉的價格出租飲水機，這些都是幌子，最終的目的是為了讓他們有一個飲水機，然後心甘情願的購買我們的純凈水，然後用純凈水來擴大我們的邊際收益。先不說飲水機我們可以持續的利用，這個上邊的投入，有他們的押金做保證，其實算不得多大的投入。我們最終的目的，是要靠賣出純凈水來盈利的。他們出租我們的飲水機，然後從我們的水站獲得桶裝礦泉水的供應，我們賺錢，就要靠事後他們在礦泉水上邊的消費來賺錢，那就是我們的邊際收益。”　　唐昱說的這麼明白，周圍幾個人再聽不明白那就是智商問題了，不過方建銘還是有些疑慮。　　“可是，你怎麼保證，他們四年在礦泉水上邊的消費能夠使你盈利而不是虧本？而且，這個所謂的大學市場，到底有多大的市場，有多少大學生願意通過你的這種模式來消費礦泉水？”　　“這個就需要方哥你組織人手去進行市場調研了，未經過調研，我怎麼能知道具體的數據，這個是需要一份可行性的計劃和方案評估的。如果是從遼海開始主打市場的話，就需要知道遼海有多少所大學，有多少學生，還需要估測有多少人願意出租或者以我們的方式購買飲水機，一台飲水機每年又能夠消費多少桶純凈水，這些都是需要進行市場調查的，我現在說的只是一個粗略的建議，還要很多問題有待解決。”　　事實上，有着前世經歷的唐昱對於大學校園的桶裝純凈水這個市場的了解是相當深的，也能夠明白這個市場到底有着多大的潛力。　　前世的時候，就唐昱所知，遼海省似乎到了97年的時候才純凈水廠家進行着方面的嘗試，用這種較為新穎的模式來進行飲水機和礦泉水的捆綁式營銷，而且一開始就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後模仿者雲集，呈現烽火燎原之勢。到了兩千年後，幾乎每個大學都有純凈水水站的供應，不過後來出現在大學裡邊的水站，和學校大都有着莫大的關聯，不是飲品公司隨便可以插足的。　　唐昱之所以對這個市場有所了解，那還是因為他在大學的時候，是做過這個吧飲水機和純凈水打包銷售的校園代理，為此，他那時候還走訪了多個校園做了一份細緻的統計，對裡邊的很多情況都是很熟悉的。　　這個東西，若是沒有進行過深入的調查，你是無法想象裡邊到底有多大的市場潛力。　　唐昱不大知道遼海有多少所大學，也不知道有多少學生，不過對於大學內部消耗礦泉水的速度心中有個大概的印象。　　在唐昱前世的記憶中，他們上學那會兒，幾乎有一半以上的寢室都有一台飲水機的。大學裡邊大多是四人一個寢室或者六人一個寢室，在純凈水消耗最快的五月、六月、七月和九月四個月裡邊，一個四人間的寢室，大約五天就要消耗一桶礦泉水，六人間的更快。過了這個消耗的旺季，純凈水的消耗速度才有所減弱。　　雖然那樣的消耗速度看起來不快，可是對於一個基數很大的大學生群體來說，這樣的消耗速度，積累下來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数字，是一個相當龐大的市場。　　就唐昱那時候的調查數據，一個四人間的寢室，一年消耗的純凈水大約為三十桶到四十桶之間，四年的積累下來，平均每人的消費大約三百到五百元之間。這樣的收益，相比於之前在飲水機上邊的投入，簡直可以忽略不計。　　每個人那麼多的消費，再加上大學生龐大的人口基數，積累下來就是一個相當龐大的市場。而這個市場，現在還是一片正在等待人開發的處女地，先去開發的人，只要把握好時機，置頂好策略，賺的盆滿缽滿實在是太過容易了。當然，唐昱想讓方建銘去開發這個市場可不單單是為了賣純凈水那麼簡單，雖然那個市場看起來不小，不過相比於茶飲料或是VCD，那個市場目前來說都有些不夠看，唐昱還是有着其他的目的。　　看了看若有所思的方建銘，唐昱笑了笑，“你現在想太多也沒用，這東西需要進行專業的調研。不過如果有前景的話，還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想要在大學裡邊開展這個項目，首先就要讓學生信任承辦人，也就是需要學校的擔保。項目展開之後，每個大學裡邊或者附近也需要一個純凈水的水站，這些都需要與學校的協商。這些工作都要做好才能展開這個項目，現在已經七月多了，離大學開學只剩下一個多月的時間，如果真的要進行這個項目的話，準備的時間也不多了，現在就要開始着手調研，着實與學校之間的協商，着手飲水機廠家的合作。而且，這種飲水機加桶裝水的銷售模式，完全可以擴展到其他地方，不必只局限於大學裡邊，只不過大學裡邊市場較大，人員集中，打開局面更加容易罷了。”　　事實上，對於方建銘來說最不需要擔心的就是所謂的公關問題了，以方家老爺子的面子，別的地方不說，與遼海省內的大學展開合作還是輕而易舉的，不存在所謂的難題，不過唐昱知道這裏邊的機會，方建銘卻需要經過市場調研才能確定到底是否可行，再加上若是確定了方案之後，還有一大堆的事情要趕再開學之前做好，一個月的時間，還真有些緊張。　　“方哥，要我說，如果覺得我的這個想法有一定的可行性的話，現在就開始實踐，趁着今年別人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先佔領市場，與大學之間的合作，盡量把合同往長了簽，簽個十來年的，這種經營模式，若是想要模仿，實在是太容易了，若是別人看到了盈利的前景，可以肯定，大批的跟風者無數。所以，我們在第一年，就要搶佔大片的市場份額，不能單單局限於省內，在省外也要展開活動。”　　就唐昱的想法，他自然是希望方建銘在第一年的時候就要佔據主動，盡量佔領大規模的大學市場，不過這需要看方建銘的魄力了。頓了頓，唐昱喝了口水，“當然，對於純凈水的市場來說，瓶裝水永遠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是一個不能放棄的市場。要想做大市場份額，憑藉現在的寶之源，有些不夠看，在遼海都威風不起來。不過我們完全可以用桶裝水來打開市場提高知名度，用桶裝水來為瓶裝水做廣告，實現品牌效應的延伸。”　　方建銘若有所思的拍了拍腦袋，想了一會兒后，越想越覺得唐昱的這個建議不錯，雖然說任何一種新的模式的嘗試都有着很大的風險，不過像唐昱說的這種模式，完全能夠看得見風險，不經過市場調查，方建銘都能夠肯定唐昱的這種模式是能夠獲得成功的，他現在具體想知道的就是，這種模式，到底有多大的市場份額，值得他花多大的心思，要佔用多少的資金量，有需要重新招聘多少人。　　“也不知道你小子這腦子是怎麼長的，隨便轉轉腦子就是一個點子，你現在這會兒說的這個想法雖然我還不確定可行性，不過也已經被你說動了。嘿，現在我是越來越佩服老爺子的眼光，給你小子那百分之十的股份，值了。”　　唐昱笑笑不語，他知道，自己也不過是佔著重生的便利罷了，作為一個重生者，總是會有些旁人沒有的優勢。　　方建銘現在是一心想着把飲品公司給做出個名堂來，茶飲料已經給了他希望，現在這個關於飲水機和純凈水的營銷模式又給了他更大的啟發，唐昱說的沒錯，若是這個模式具有可行性的話，完全可以擴大範圍，不必只局限在大學裡邊，城市的任何一個比較集中的居民區都可以實行這種類似於捆綁的營銷模式。　　方建銘越想越是覺得可行性很高，反正這會兒唐昱已經平安無事，他留在這兒也無所事事，上午的時候就迫不及待的趕回綿州，着手安排人開始進行市場調研和可行性分析。　　他知道現在的寶之源相比於娃哈哈和統一的還很弱小，知道暫時還無法對他們構成什麼威脅，不過從唐昱的這種營銷模式上邊，他已經看到了寶之源旗下的桶裝純凈水雄霸大學校園的場面，進而在整個桶裝純凈水上邊形成自己的優勢，然後對瓶裝系列起到促進作用，再加上現在的前景很大的茶飲料，方建銘似乎已經看到了又一個娃哈哈的崛起。　　方建銘走了之後，宋宛如看着正在和小語馨逗樂的唐昱，又看看眼冒小星星的沈芸和露着淡淡的笑意的陳怡，她也不禁暗暗感嘆唐昱在商業上邊的悟性。即便是當初從海南樓市上邊就見識了唐昱的眼光，這兩次又看到唐昱在茶飲料和純凈水上邊對方建銘的提點，五、不在證明着他的商業眼光。宋宛如現在已經在期待着，唐昱自己要親自主導的VCD項目，到底會是一種什麼樣的妖孽般的存在。　　所謂小富勤勞出，大富天成就，像唐昱這般人，本就是妖孽般的存在。　　“唐昱，你怎麼懂得這麼多的東西。你和我一樣的年紀啊，你知不知道，你剛才侃侃而談的樣子，讓身為同齡人的我很受打擊的。”頓了頓，眨了下可愛的小眼睛，“要不，你教我怎麼樣。”　　唐昱把小語馨放到自己的腿上，“好啊，咱們就先從那本大部頭的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學起吧。”　　沈芸立馬拖拉下了腦袋，唐昱一句話就打消了她的熱情。那本大部頭的英文巨著，上次她還不信邪的看了幾頁，那密密麻麻的不認識的單詞兒，着實讓她頭皮發麻，更關鍵的是，那種書籍，不是你拿本字典翻譯就能看明白的，裡邊很多的專有名詞，很難理解，而她自己對那方面的東西也不是很有興趣。　　邊上的陳怡聽到兩人的談話，詫異的問了沈芸一聲，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是什麼東西。　　沈芸就笑着說了唐昱第一次在她家裡邊給大家造成的震驚，又順帶着解釋了一下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具體是什麼東西，還說了唐昱拿一口讓出國留學的宋宛如都佩服的英語水平。　　陳怡這才明白，自己這個小一屆的學弟，可不單單是一個樂於助人的好心眼的人，也不單單是一個外人詬病的太子黨，而是有着真材實料的，這麼想着，又想起唐昱今天早上特意讓她拿過來的那本裡邊密密麻麻的寫着批註的英文管理學大部頭，莫非，那裡邊的拿手漂亮的鋼筆字，是出自唐昱之手？　　陳怡原先只以為唐昱拿那本書是做做樣子的，可不認為剛剛被保送一中的唐昱真的能夠看明白，不過現在聽沈芸的話可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兒。　　這下，小姑娘心裏邊對唐昱的認識又多了一層。　　這個迷一樣的男人，總要人慢慢的才能揭開他的層層面紗，可是往往對你揭開了一層的時候，才發現，迷霧後邊有着更多的迷霧，始終是那個謎一樣的男人……　　唐昱自然不知道此刻的他在別人心目中的印象又升格到另外一種形象，此刻的他還在考慮着其他的問題。

# 第一百一十四章 再扯一次虎皮

　　下午的時候鄭舒嫻過來，看唐昱興緻很高的拿出成衛東送過來的那副玉質的圍棋棋子來，兩人索性下起旗來。　　“伯母，上次在家裡您可是說要教我下棋的，這會兒可有機會了。”唐昱口中的家自然是指省城沈宅的家了，他這麼稱呼自然是不把自己當沈宅的外人，鄭舒嫻和宋宛如大概也習慣了唐昱這麼說，臉上毫無異樣，她們心裏邊，早就把唐昱當成了自家人。　　小語馨不安分的樹袋熊般的掛在唐昱的脖子上，“奶奶，語馨也要學下棋，奶奶也教我好不好。”　　鄭舒嫻笑得臉上樂開了后，“好，好，語馨要學，奶奶不知道多高興呢，可別和你小姑姑學，你小姑姑，那是半途而廢的小丫頭，我們語馨啊，可不能這樣。現在奶奶和你小昱哥哥下，語馨以後想學呀，找你小昱哥哥教你。”　　一旁的沈芸朝着唐昱狠狠的恣了一下牙，依着鄭舒嫻撒嬌道，“媽，我才沒有半途而廢呢，是媽你不用心教我嘛。”又轉頭對語馨道，“語馨，以後小姑姑教你下棋，好不好？”　　語馨裝模作樣的想了想，在沈芸期待的眼神中，又把目光轉向了唐昱，然後在唐昱和沈芸兩人之間來回徘徊着，那煞有介事的小模樣，讓宋宛如和鄭舒嫻都忍不住的笑了起來，等她們的笑聲落了，小語馨的目光最後定格在唐昱身上，“我要和小昱哥哥學，小姑姑好不羞，自己都不會，語馨要找和奶奶一樣厲害的小昱哥哥學。”　　唐昱忙道，“語馨，小昱哥哥可沒有奶奶厲害。”　　沈芸拿起手來回撥弄着語馨的頭髮，“語馨，這麼快忘記小姑姑的好了，不記得小姑姑昨天給你買的冰糖葫蘆了？”　　“芸兒這是吃醋了呀。”鄭舒嫻看着他們之間的笑鬧，心下高興，打趣了沈芸一句。　　宋宛如在旁邊幫腔，“不是小芸，便是我這個當媽的也吃醋了，語馨這丫頭，見了小昱就扒到他身上不願意下來，對我這個當媽的都沒有這麼親。”　　語馨把頭埋在唐昱的胸口不搭理沈芸，讓這丫頭恨的牙痒痒的，大概也在想着，語馨這丫頭，為何對唐昱要比對她這個小姑姑還要親密。想來，還是中山公園的那次了。這麼想着，又想到自己身上來，想着自己每每對唐昱生起的奇怪的感覺，臉上又忍不住的有些羞紅。　　鄭舒嫻奇怪的看着臉上突然變紅的沈芸，心下暗暗奇怪，不知道這妮子又想到什麼東西了，不過也沒有深想，接過棋子和唐昱擺開陣勢廝殺起來。　　唐昱以前去沈宅的時候，鄭舒嫻空閑的時候也會和他下，兩人之間一般是下三盤，第一盤讓唐昱一個子，第二盤讓兩個，第三盤讓三個。　　這次依然是連下三盤，第一局鄭舒嫻讓了唐昱一子，唐昱依然如往常一樣毫無懸念的慘敗，第二局讓唐昱兩子，鄭舒嫻依然勝，不過沒有第一局那麼輕鬆，額頭微微現出汗跡，顯然也費了些心思。　　到第三局的時候讓唐昱三子，鄭舒嫻也拿出了十分的力氣，這盤開局之時兩人一直旗鼓相當，兩人額頭隱隱的汗跡顯然說明兩人都不輕鬆，到了中盤之後唐昱稍微露出一點優勢，竟似有屠掉大龍的態勢，不過鄭舒嫻依舊是不驕不躁穩紮穩打，看似唐昱一直佔著優勢，不夠收宮點目之時，唐昱依然輸半目。　　兩人都抹了下額頭的汗跡，鄭舒嫻長長的舒了一口氣，“小昱的進步不小啊，第二盤讓你兩子的時候贏得就有些吃力了，第三盤，收宮的時候還以為要輸給你這毛孩子了。”　　唐昱一邊收拾棋子一邊擦着額頭的汗水，“和伯母下棋我可一點也不輕鬆，一不留神就要小心自己的大龍，下這三盤，比跑了一萬米還累啊。”說著把手上濕剌剌的汗跡給鄭舒嫻看了一下，“還是和沈伯伯下棋舒服，不用費這麼多的腦筋。”　　唐昱這麼說，自然是說他第一次與沈睿鴻下棋放水的事情，沈睿鴻的棋力，大概與此時的唐天鴻差不多，在前世的時候，唐天鴻是在家裡邊出了事兒之後棋藝才在與岑培倫的切磋中突飛猛進的，到最後還在岑培倫的清雲茶館靠下棋來養家度日，這一世的唐家沒有遭遇變故，唐天鴻自然也沒有那麼多空閑的時間去鑽研棋藝了，現在的水準，比唐昱還有好一段的距離。　　唐昱的話倒是讓大家想起來他放水被鄭舒嫻看出破綻的事情，宋宛如說了他一聲小滑頭，唐昱摸了摸腦袋沒有說話。　　唐昱和鄭舒嫻兩人之間下棋，他自然是要拿出渾身的功夫來，可不敢像第一次與沈睿鴻下棋那般放水，那樣做，反而是要起到反效果的。　　鄭舒嫻在圍棋上邊是何等的實力，那是二十多年前就入了段有實力做職業棋手的人物，只不過後來因其身份迫使她不能做職業棋手。　　在唐昱的印象中，他前世見過的人裡邊，大約也只有老街的岑培倫有這份棋力，大概能和鄭舒嫻過過招，兩人的棋風，一人穩，一人詭，若是廝殺起來，到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情景。　　不過當年唐昱與岑培倫下棋，岑培倫讓兩子的時候兩人能下的旗鼓相當各有輸贏，讓唐昱三子卻是唐昱大多時候險勝的，這麼看來，岑培倫比鄭舒嫻也要略輸一籌。不過唐昱與岑培倫下棋的時候岑培倫的年紀也有些大了，思維不像現在這般的敏捷，或許兩人的實力相差無幾也說不定。上次唐昱在陳怡的家裡邊還見岑培倫與他三叔在下快棋，那思維的敏捷度，比之前世兩人下棋的時候可要快了不少。　　眾人之中沈芸最是沒有下棋的天賦，她以往也和鄭舒嫻學過圍棋，不過她不大喜歡這東西，只是粗通皮毛，她的心思大都放在畫畫上邊，這會兒聽兩人說話交流棋藝如聽天書一般，心下鬱悶，一會兒拉過語馨來說要教語馨畫畫，見語馨沒興趣，又拉了陳怡過來要手談一番。　　陳怡平日里在老街也常見岑培倫在茶樓下棋，楊岐山的棋力也不錯，不過陳怡對這些東西也不大感興趣，和沈芸一樣也只是粗通皮毛，拗不過沈芸，只得和她擺起陣勢來，兩個小妮子倒是下的半斤八兩，不過她們天馬行空般的走法讓鄭舒嫻和宋宛如都看的很是好笑。　　說來，宋宛如的棋力倒是也不差，按照鄭舒嫻的說法，宋宛如的圍棋水平與唐昱或許在伯仲之間，或許稍遜唐昱一籌，唐昱倒是想找機會和宋宛如下棋的，只不過宋宛如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一直不大願意和他下。有次倒是聽沈芸說起，宋宛如以前常和她大哥，也就是宋宛如去世的丈夫下棋的，唐昱這才明白，後來也就不再多提這件事兒。　　唐昱和鄭舒嫻打着譜，不大一會兒又有人過來，過來探望唐昱的人大都在早晨上午那會兒過來，這會兒幾乎已經清靜下來，唐昱早在心裏邊默默地數過，有資格過來的大都來過了，倒是不知道這會兒誰又過來。唐天鴻的地位現在水漲船高，可不是什麼人都有資格來醫院探望唐昱的，唐家的門檻，現在也不低呀，能過來探望唐昱的，板着指頭也能數清楚。　　況且，唐天鴻一貫不大喜歡這種送禮之類的事情，好些，只是推不過而已。　　除了那些個官員們，自然還有不少的親戚想要過來巴結，老話說“窮在鬧市無人知，富在深山有遠親”，這話說的卻是不假。唐天鴻兄弟三人之間的感情極好，這自然不能算入其中，不過其他的親戚，唐天鴻和張雅惠可是都不怎麼想搭理的。　　唐天鴻之前做了十年的冷板凳，唐家這邊的親戚，大凡有些門路的，都不太瞧得上唐天鴻，倒是一心想巴結經商的唐天浩。唐天鴻和張雅惠早就見識了他們的嘴臉，對那些親戚們自然不太搭理，找機會搞來探望的，張雅惠也只是告訴他們唐昱腦袋受傷住院，不便被打擾，一句話就把他們堵在了半坡上，最後連唐昱的面都沒有見着。　　至於張雅惠娘家那頭的親戚，她本是唐天鴻念大學那會兒在外地找的，張雅惠的娘家不在遼海省，走動很少，一般只有在過年之時才會走動，關係也是不遠不近的。　　唐昱還好奇着，這會兒誰會過來，他算着，應該已經沒人了才是，要不也不會讓鄭舒嫻帶着語馨過來，鄭舒嫻是不大喜歡和地方上的官員見面的，有些東西，雖然說不大在意，不過傳出去后興許會有不好的影響。所以，唐昱板着指頭算着，這邊人清凈了才讓宋宛如把鄭舒嫻和語馨接過來的。　　等陳怡開門引進來之後唐昱才發現，原來竟然是成衛東父子兩個，成少洵這小子這两天往這邊跑的勤，一般是自己過來，偶爾回家的時候會有成衛東的司機接回去，倒是沒見過成衛東直接送過來。說來，前世的時候，唐昱在高中時代，真正的朋友，如果不算蘇晴這個特殊的存在的話，也只有成少洵這麼一個了，兩人之間的友好關係一直持續到唐昱重生之前的那會兒，唐昱之後在事業上的成功，也沒少了成少洵這小子家裡邊的支持。　　成衛東進來后看到和唐昱打譜的鄭舒嫻，臉上異樣的表情一閃而逝，不過沒有逃過唐昱的研究，見唐昱和宋宛如都沒有介紹鄭舒嫻的意思，心頭明白，口頭上說是送成少洵過來找唐昱玩，屁股都沒有坐下來，陳怡遞過去的水也沒有喝，和宋宛如打過招呼后就匆匆離去。　　不過成衛東出了唐昱的病房之後，他的心中卻久久不能平靜下來。　　他一進門就看到了和唐昱一起打譜的鄭舒嫻和桌子上那副他送給唐天鴻的玉質棋子，鄭舒嫻不認識他，不過他之前在省城裡邊見到過沈睿鴻和鄭舒嫻一起出席過一個活動，自然知道，那個和唐昱之間表現的像一家人般的婦女便是即便上任的省長沈睿鴻的妻子。　　意識到這一點，成衛東除了再一次的感嘆唐家的背景不俗的時候，倒是覺得自己提前站隊的舉動相當的明智。他早就聽人說起過唐家和沈睿鴻的關係不淺，也曾有人見過唐昱到了省城之後到香榭苑的事情，他之前還一直以為那是蘇慕儒背後的關係，不過現在看唐昱與鄭舒嫻之間的關係，倒像是唐家自己的關係。　　成衛東心下疑惑着，對於人家沒有給他介紹鄭舒嫻也沒有在意，他現在還沒有徹底的融入蘇慕儒的圈子，自然不指望人家這時候對他交底，而且屋子裡邊的唐昱，他也不認為唐昱懂得那些心思。他可不知道，不介紹鄭舒嫻，那是唐昱故意的。　　成少洵這會兒心裏邊還納悶着，他家老子明明說來這邊有事兒的，怎麼屁股沒坐穩就走了，留着他好生奇怪，唐昱吧他臉上的異樣盡收眼底，心裏邊暗笑，自己又藉著鄭舒嫻的威風扯了一次虎皮呀。　　抬頭看鄭舒嫻，唐昱恰好看鄭舒嫻和宋宛如都似笑非笑的看着他，他那點小心思，老於世故的鄭舒嫻自然明白，不過都是些無傷大雅的事情，自然也不是很在意。宋宛如笑着從他懷裡邊接過小語馨，又笑罵了唐昱一句，“小滑頭。”　　唐昱摸了摸腦袋沒有說話，沈芸、陳怡和成少洵都似懂非懂的看着唐昱，不知道這小子怎麼又成了小滑頭。　　倒是小語馨在宋宛如的懷裡邊不安分的動彈着，最裡邊呼喊着，“小昱哥哥是小滑頭，小滑頭，語馨喜歡小滑頭，語馨也要做小滑頭，和小昱哥哥一樣的小滑頭。”　　幼稚的童聲抖的大家哈哈直笑，宋宛如的懷裡邊經不起語馨這樣來來回回動彈的折騰，抱了一會兒就又放到唐昱的懷裡邊。這纏人的丫頭，大概還是因為那次落水的關係，平常只喜歡呆在大人的懷裡邊，不喜歡站在地上，更不喜歡水邊。

# 第一百一十五章

　　下午的時候成少洵在這邊一直獃著，成少洵，唐昱，沈芸，陳怡，四個人都是差不多大的年紀，湊到一起倒是有不少的話題可談論，可惜唐昱十六歲的身體裡邊裝的是三十四歲的靈魂，偶爾說幾句話總有些格格不入的感覺，索性和宋宛如一起逗小語馨玩，再和鄭舒嫻打打譜。　　鄭舒嫻過了小半個時辰就有些精力不濟的感覺，感嘆一聲，“到底不如你們這些年輕人啊。”下棋本來就是費腦力也費體力的活，鄭舒嫻年紀大了，自然比不得唐昱現在年輕力壯，所以幾盤過來就有些精力不濟，宋宛如便先把鄭舒嫻送到客房裡邊休息。　　唐昱閑來無事，便和成少洵三人打起牌來，幾個人都不耍錢，打了一會兒也覺着索然無味，便規定出貼紙條的懲罰規定來，輸了就要在臉上邊貼紙條。他們四人玩，語馨負責貼紙條，小丫頭倒是玩的津津有味，感覺貼紙條是相當好玩的事情。　　不過完了十多盤過來，成少洵把撲克往桌子上一仍不玩了。恰好宋宛如進來，問他為啥不玩了，成少洵悲憤的“怒吼”一聲，指着唐昱三個，“他們，他們欺負人。”臉上的表情，倒像是受了委屈的小媳婦一般。　　宋宛如看着成少洵的臉，撲哧笑了一聲。　　可不是嘛，唐昱只是稀稀拉拉的掛着一兩條紙條，沈芸和陳怡的臉上乾乾凈凈的，可是成少洵的臉上就不同了，到處都是貼着的紙條，粗略估計不下十條，都快要把眼睛給遮住了。宋宛如進來的時候小語馨還不依不饒的往他臉上貼着，這丫頭玩着高興了，貼一條還不夠，要給成少洵貼兩條。　　唐昱這傢伙本來心算能力就不錯，前世的時候打撲克更是老手，再加上沈芸和陳怡都明着暗着幫着他，三個人打一個，哪有他不輸的道理。成少洵玩着就鬱悶了，怎麼所有的人都打他呀，再看唐昱，人人放水。這傢伙，傷着了，笑鬧着不玩了，轉而和小語馨玩起了貼紙條的遊戲，一貫認生的小語馨倒是不排斥他，高興的吧他臉上的紙條拿下來再貼，貼了再拿下來，感情是把那小子的臉當成貼畫兒的牆壁了。　　陳怡看着好笑，心裏邊自然明白是怎麼回事兒。沈芸這小妮子心裏邊自然是向著唐昱的，兩個小妮子都是被唐昱救過命的人，四個人一起玩，沈芸和陳怡自然是暗中幫着唐昱的，她們兩個又不互相針對，自然一致的吧槍口對準成少洵，唐昱自然也不會對兩個小妮子開火，於是成少洵就只能倒霉了。　　宋宛如童心大發，成少洵鬱悶的不受虐了，宋宛如便頂上去接着玩了起來。　　剛才已經被成少洵給喊破了，宋宛如又似笑非笑的瞧着，沈芸和陳怡自然不好意思再放水，這下可輪到唐昱倒霉了，三個大小美女一致對他開炮，不大一會唐昱的臉上就掛滿了大大小小的紙條，也不依不饒的在床上和三個美女笑鬧起來。　　在宋宛如的統領之下，大家一致槍口對外，不大一會兒唐昱這個潛藏在革命戰士中的敵對分子打的落花流水潰不成軍，不大一會兒就敗下陣來。不過被枕頭和抱枕砸着的唐昱心裏邊卻是在偷着樂，他可是趁機佔了不少便宜的……　　從床上下來的時候，兩個小美女都臉上紅紅的，便是宋宛如的臉上也現出几絲不引人注意的紅暈，偷眼瞧見的唐昱忍不住有些意動，倒是不知道剛剛混亂間自己被堵着臉亂抓的龍抓手到底是從哪個的彈軟細大上邊滑過去，那一瞬間的手感，要不是現在有被子遮着，指不定當場就要出醜。幾人玩開了，倒要不知道唐昱此刻的齷齪心思。　　到了五六點的時候，玩鬧成一堆的人才散去，成少洵有他老子的司機過來接，宋宛如駕車帶着沈芸和鄭舒嫻、小語馨回去，她這幾天已經把那個拉風的牌照換了下來，那個牌照，在東陵市這個小地方過於扎眼了，而宋宛如一貫是不喜歡出風頭的人，換了一個東陵市市委的黑牌上去。至於陳怡，老街離這兒不遠，步行也不過半個小時的路程，這小妮子每天都是自己騎車過來的。　　每天來往的人裡邊陳怡幾乎總是最後一個離開的，收拾好了東西才離開，都差點吧唐昱誤認為是自家的保姆了，她顯然對於保姆的這個定位很高興，樂於在唐昱沒有出院的時候把自己的身份定位為唐家的保姆，就當報答唐昱救她的恩情了，至於張雅惠和唐天鴻，勸了幾次勸不過們也就由着她去了。　　等成少洵和宋宛如離開，陳怡收拾好了東西要離開的時候，唐昱忽然有些扭捏的問她關於寧的事情。　　唐昱之前就從陳怡的口中知道了楊涵寧的事情，知道他昏迷的這幾天，楊涵寧天天在外邊守着不進來醫院探望，便是唐昱醒過來之後也每天過來，陳怡這两天帶過來的吃的東西，有些是她媽劉舒蘭準備的，還有好些都是楊涵寧托陳怡帶進來的，只是她自己不願意親手送進來，也不讓陳怡告訴唐昱的家裡人這是她送過來的，陳怡也是趁着人少的時候才告訴唐昱，那是涵寧姐送過來的。　　楊涵寧為何擔心的唐昱要命卻偏偏守在醫院外邊不進來探望，這裏邊的東西陳怡不知道具體的原因，不知道楊涵寧只是單純的不想在這個時候和唐昱見面還是不願意和唐昱的家裡人或是這裏邊的某些人照面，又或是另有其他原因，她也是冰雪聰明之人，看楊涵寧的表現，倒像是對唐昱的家裡人有什麼顧忌才不願意進來的。只不過，陳怡無論如何也想不通，楊涵寧為何不願意與唐昱的家裡人見面。看兩人之間，應該甚是相熟才是。　　陳怡不知道楊涵寧不願進來的具體原因，唐昱對這裏邊的門道卻知之甚詳，陳怡不了解四月份陳松威案件與蘇慕儒、與唐家、與楊涵寧幾者之間的勾連，或者說，東陵市絕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這裏邊的勾連，不過親自參与事件的唐昱自然知道，楊涵寧是因為還沒有從四月份陳松威的案件的影子裡邊走出去。　　不過陳怡不知道這件事兒，其實也代表着，東陵市的平民之中，絕大部分的人都是不大知道這件事情的，雖然知道蘇慕儒被陷害過，也知道陳松威的倒台，不過大多人都所知不詳，不大知道楊涵寧參与其中。說來，這還是唐昱當時極力避免吧楊涵寧給牽扯進來，極力避免吧楊涵寧暴露到公眾面前，為此還花了不少的心思，這才能讓楊涵寧最終沒有走上被告席，避免了被公訴，也讓楊涵寧少了許多的閑言碎語。　　不過下邊的人不知道的事情，可不代表沒人知道，東陵市裡邊，自某個階層以上的人，對楊涵寧的名字還是不大陌生的，也知道她曾經直接參与過對蘇慕儒的陷害，只是不大明白為何陳松威倒台蘇慕儒洗冤之後這個女人依然沒事兒罷了，指不定還會有些人把她和蘇慕儒扯上關係，眼睛不亮的人，興許還以為是蘇慕儒給陳松威設的局。　　四月份陳松威誣陷蘇慕儒一案裡邊，楊涵寧是具體的直接參与者，舉報蘇慕儒的信件是在陳松威等人的授意之下由她親自執筆寫的，陷害蘇慕儒的證據，也是由她提供的，總之，很多人大約是把她當做蘇慕儒陷害的罪魁禍首。上邊的鬥爭，下邊的人又哪是那麼容易看明白的，只能自己胡亂的猜測臆造，倒是也衍生出不少的版本來。　　這會兒離蘇慕儒案件已經過去了三個月左右的時間，人總是健忘的，再加上市裡邊對此事三緘其口諱莫如深，省裡邊一直在對案件進行審理，也一直沒有消息對下邊公布，地下的人沒有了談資，自然風波也就漸漸平息下來，這對楊涵寧自然是好事。如果這件事兒在東陵市裡邊傳開，都說吐沫星子能淹死人，若是大家知曉了事情，再加上以訛傳訛，最後指不定能把事情給傳成什麼樣子，到時候楊涵寧活的就要艱難了。　　蘇慕儒大概也不大想讓這件事兒傳開，畢竟，雖然他自己清者自清，可是旁人大概不會這麼想，人的慣常思維大都是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外人大約是不願意相信他的清白的，所以蘇慕儒大概也是不願意事情被太多的人知曉。而省裡邊對這件事情就更是諱莫如深了，因為這件事情讓中央抓住了機會在稅改的事情上邊堅決的不鬆口，地方上也不得不妥協，最後自然都把怒火發到了遼海省的頭上邊去，邱立源之所以到了中央就是這個原因，也是個地方派系一個瀉火的地方。遼海省內，對此事自然早就達成共識，影響要盡量的縮小。　　不過雖然現在東陵市已經不大能聽到關於陳松威一案的議論者，可是陳松威的偷稅案件審理還需要不短的一段時間在，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落下帷幕。陳松威的絕大多數罪名雖然已經確認下來，不過在偷稅騙稅的事情上邊，需要調查的東西還很多，而且，現在正在稅改的緊要關頭，中央點了東陵市的名字做稅改試行的試點市，而地方上邊又有抓緊時間，在最後的關頭再和中央搏一把，在陳松威的案件上邊自然也是一拖再拖，所以，事情其實沒有完全的淡化下去。　　而且，三個月的時間，也不足以讓蘇慕儒一家忘掉蘇慕儒遭受陷害的事情，或許對於楊涵寧還耿耿於懷。　　蘇慕儒是唐昱的乾爸，這幾天和顧秋霞大概會經常在醫院之中，楊涵寧自然就不大方便進來了。　　楊涵寧是陷害案件的直接參与者，即便是蘇慕儒最後是因為她被唐昱勸服主動交代情況而脫困，可是，蘇慕儒和顧秋霞的心裏邊，若說對她沒有一點芥蒂，那指定是不可能的，畢竟，蘇慕儒平白無故的遭人陷害差點萬劫不復，只要不是聖人，大概都不會輕易的放下這個芥蒂的。　　尤其是顧秋霞，女人的心眼本來就不大，蘇慕儒平白遭受陷害，自然對楊涵寧沒好感，興許還在想着，那個美麗的女人與蘇慕儒之間到底有沒有那麼一點點的關係，要不為何能陷害了蘇慕儒。　　大概，便是唐天鴻他們，也不大喜歡看到唐昱和楊涵寧這個美麗的禍水般的女人攪和在一起，她們心中對楊涵寧的看法不得而知，不過用屁股想想也知道，無論如何，他們大概是不願意在這種時候與楊涵寧見面的。這也是楊涵寧明明已經洗脫了罪名，可是最終沒有會建材局上班的原因。　　楊涵寧是個聰明的女人，她心裏邊自然清楚這些，明白自己不適合出現在唐昱的家人或是蘇慕儒的面前，或者說，目前的她不適合出現，不適合和唐昱一起出現在蘇慕儒等人的面前。唐昱的親人裡邊，大約也只有唐天浩知道唐昱的事情了。顯然，唐天浩是不會把這件事兒說出去的，也不會自討苦吃的找蘇慕儒或是唐天鴻告狀。他現在，對唐昱是越發的看重了，唐昱隨隨便便的一句話，似乎都能帶給他發財的點子。　　楊涵寧冰雪聰明，她心下里明白這些事兒，所以，即便是她心中如何的擔心唐昱，也不希望因為自己的見面而帶來唐昱和大家人之間的彆扭，最好的做法，自然就是不出現在唐昱的家人以及蘇慕儒的面孔前了。　　她知道，以她的身份，大概是永遠沒有機會與唐昱光明正大的站在陽關下邊，自然也就不奢望更多的東西，偶爾有那麼個小男人的一點體溫就能夠讓她滿足。經了四月份之後的事情，楊涵寧無法想象，如果沒有唐昱的出現，現在的她會是個什麼樣子，或許，是陳松威的玩物，或許是那些人助紂為虐的工具……　　她是個易於滿足的人，她現在只希望，自己能夠安安靜靜的活在那個小男人的影子裡邊就行了，別的什麼東西，她不強求，也不奢望，經了事兒的人，總是容易滿足。　　唐昱知道楊涵寧的心思，不過越是了解她的心思，了解她為自己考慮的東西，唐昱的心中卻越是為她感到心痛。這個女人，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為她自己考慮考慮。以前的時候大約是把她父親和妹妹當成了她的一切，為了給楊岐山治病不惜準備出賣自己的身體，現在，她要為之付出的人，又多了一個唐昱。

# 第一百一十六章 我想你了

　　之所以唐昱這會兒問起陳怡來，卻是他這幾天沒見到楊涵寧，確實有些想她了。少年人的身體，經了那事兒總是忍不住的去多想，更何況又是楊涵寧那樣的人。　　而且，唐昱知道楊涵寧一直在心裏邊擔心着他放心不下，大概不見到他一面是不會安心的，總讓那樣嬌滴滴的一個大美女每天默默的在醫院外邊守着也不是個事兒，楊涵寧不怕吃苦，可是唐昱心疼。　　他呆在特護病房裡邊，病房的窗口看不到醫院外邊的地方，便是唐昱想要在窗口看楊涵寧一眼或是讓楊涵寧看他一眼都做不到，況且唐昱在醫院裡邊還要待差不多一周的時間，張雅惠心疼兒子不捨得讓唐昱提前出院，沒有人權的唐昱自然沒有發言權，幾次的出院申請被張雅惠毫不留情的粉碎，還發動廣大的護士監控着不讓這小子偷偷的溜出去。　　唐昱自己也怕萬一有什麼后遺症，需要在醫院裡邊觀察一段時間，也就是說，他至少還有將近一周的時間才能出院，一周的時間，唐昱自然不希望讓楊涵寧再在醫院外邊曬一周的太陽吹一周的風，讓那麼個嬌滴滴的美女一直在外邊默默的守着，那可是男人的罪過。況且，他現在也確實有事情需要交代楊涵寧和宋宛如去做的，自然希望和楊涵寧見面。　　唐昱剛剛醒過來那會兒便想要見楊涵寧的，這一世，楊涵寧是他的第一個女人，心裏邊總會有些特別的情感，這會兒自然更是惦記。　　不過這两天醫院裡邊人來人往的一直沒有機會，一來是因為楊涵寧的身份對於蘇唐兩家過於敏感，唐昱自然也不希望在這個階段就被家裡邊或是他乾爸那邊察覺到引起什麼不必要的麻煩，二來他自己又被張雅惠下令嚴格看守，不足一周堅決不能出醫院，所以一直沒有機會看到楊涵寧。　　不過今天晚上，可是個大好機會，他專門創造出來的大好機會，若是不把握住這個大好機會來會面，那可是太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一直苦苦守候的楊涵寧了。　　今天晚上唐天鴻和張雅惠都有事兒回家，晚上不在醫院裡邊獃著，反正特護病房裡邊的護士眾多，服務周到，張雅惠完全不必擔心其他，也不是很需要一個人專門來陪床，所以張雅惠和唐天鴻很放心的回去辦事兒。　　宋宛如和方建銘等人都各自會回去自己住的地方，醫院裡邊沒有什麼特別的人在。也就是說，今天晚上，唐昱的特護病房裡邊是沒有外人的。　　至於那些個養眼的護士姐姐以及醫生們，唐昱也有的是辦法來支開他們，隨便和王貴成吭個聲兒吧那些個護士姐姐們給糊弄過去，實在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情，只要唐昱不出醫院，其他的事情王貴成都好辦。　　剛子那伙人也在早晨的時候搬出去了，他們的傷已經差不多好利索了，剛子還是有些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這麼一伙人住在這裏邊不合適，蘇慕儒因為唐昱的事情讓他住在這裏邊，他也要知道眉眼高低才行，這會兒兄弟幾個下地走路都沒問題了，也就叫着大夥一塊兒出去了，挨一遭打能免費的住一次這種病房，對於他們這種人來說也值了。而且，唐天浩還有其他的意思意思，總之大夥都很是滿意就是了。　　沒了那些礙眼的人，顯然，今晚就是個最好的機會，過了今晚，張雅惠說不準就要繼續住道醫院裡邊陪着唐昱了，又是一周沒有機會，唐昱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所以才和陳怡提起這件事兒來。　　陳怡不大明白唐昱和楊涵寧之間的關係，顯然，這個純潔的小姑娘，無論如何也不會把比唐昱打了四五歲的楊涵寧與唐昱這個還沒有上高中的小弟弟，吧兩人之間的關係往男女關係上邊去想。　　對於兩人的關係，唐昱也不便直說什麼，不好讓陳怡知道他與楊涵寧之間的事情，所以他費了好一番工夫也沒能讓陳怡理解了他想要表達的意思還不引起小姑娘其他的想法。　　最後唐昱才反應過來，自己的腦子秀逗了，要聯繫楊涵寧進來，完全有更方便的辦法嘛。不禁感嘆一聲，回了這個時代，讓他的腦子也僵化了不少。雖然說大哥大比起後世的手機來還差了不少，不過好歹也是個便攜式的聯繫工具，用這個多方便呀。直接讓陳怡把唐天浩給他買的那個大哥大帶給楊涵寧就好了，哪用多費這麼多的口舌。　　楊涵寧先前是知道唐昱的大哥大的號碼的，不過她想唐昱昏迷之後大哥大或許被家人保管着，所以一直沒有打電話，怕引起什麼誤會，原本她還想讓陳怡把醫院裡邊的電話給抄出來的，不過想到唐昱這两天剛剛醒過來，想到未必有單獨一個人的時間，未必方便和她打電話，所以想等過两天再要電話號碼。　　她倒是沒想到，臨近傍晚五六點的時候，陳怡從醫院裡邊出來，竟然直接把唐昱的大哥大給了她，她自然明白唐昱是什麼意思，接過陳怡的大哥大的時候，心還在砰砰的直跳，生怕被陳怡看出破綻來。　　陳怡這两天每天大都是晚上六七點左右從醫院出來回家的，比宋宛如他們走的還晚一些，她要把特護病房裡邊的東西都收拾好才回家，雖然那些事情原本應該會有護士去做的，陳怡倒是樂得自己去做。　　楊涵寧每天在醫院外邊也默默的矚目着唐昱的病房所在的樓層，醫院外邊有個小茶館，人不多，楊涵寧就一直在裡邊坐着，到傍晚時分，然後和陳怡一起相跟着回家。路上的時候讓陳怡給她講講唐昱在醫院裡邊的事情，時不時的會心一笑，倒是也自得其樂。　　她心中，大約只要唐昱安好無恙便是了，其他的卻不必多管，這個女人，在四月份的事情過後，心裏邊大概已經把那個小男人當做心底里的依靠了。　　陳怡這丫頭心思細膩，從唐昱受傷之處就發現了唐昱和楊涵寧之間的關係不同尋常，起碼不是普通的朋友關係。　　楊涵寧之前一直被稱作東陵市第一美女，在老街自然也是人人知曉，老楊家和陳怡家裡邊以前也一直熟識，陳怡自覺對這個美麗的鄰家大姐姐知曉不少，可是她怎麼也不能明白，唐昱這個完全不搭界的人，是如何與老街的第一大美女扯上關係的。照理說，唐昱平常是不大可能到老街那個類似於貧民窟的地方的。　　就她的觀察，楊涵寧對唐昱表現出來的關心程度之深，完全超出了常理無法解釋。　　小妮子的心裏邊大概也一直在猜測唐昱與楊涵寧的關係，不過她的心思甚是單純，沒有往某些事情上邊去想。或許即便是想到了也會立馬否定。　　還沒有上高二的她，在這個還趨於保守的年代里，無論如何也不會吧唐昱和楊涵寧兩人的關係考慮到男女關係上邊的。　　倒是這两天回家時聽她母親劉舒蘭說起，楊涵寧的父親楊岐山之前治病的錢，還是唐昱幫着解決的，而且他似乎還幫了楊家其他的忙，所以，小妮子大概是吧她們兩個的關係想到像她這般的報恩上邊了，即便是楊涵寧的表現過了些，大概也就是報恩的心思重了些吧，其他的，這般年紀的她大概還不會多想，也不知道怎麼想。　　說來，倒是劉舒蘭對楊涵寧的事情知道的要更多些，她本就是老街人，和楊涵寧之父楊岐山之間甚是熟悉，對楊家的事情多少知道一些，只是了解的不大清楚罷了。她清楚楊家的家底，也知道楊岐山治病的時候花了多少錢，再稍微推測一下，總能知道些事情。　　而且，劉舒蘭之前就是建材局的人，建材局裡邊一直流傳的事情多少知道點，四月份的那會兒建材局裡邊一直在傳着楊涵寧是蘇慕儒情人的事情，當時劉舒蘭還以為是真的來着，因為老楊當時看病花了大筆的錢財，楊家是無力支付的。不過隨後陳松威倒台蘇慕儒做市長，這種留言也就迅速的消失了。後來建材局裡邊又有種說法，說是楊涵寧誣告蘇慕儒之類的，不過現在蘇慕儒做着市長楊涵寧也活的瀟洒，怎麼看也不像一個得罪了市長的人。　　然後事情再往唐昱的身上一扯，劉舒蘭就知道，這事情指定還是與唐昱有關係的，或是與唐家有關係。劉舒蘭能想到這些，只不過她在家裡邊嘴也很嚴實，不大和陳怡說這些事兒，陳怡回家之後大概也不會拿這些事兒與劉舒蘭交流，所以陳怡就不大知曉了。　　大約下午五六點的時候唐天鴻和張雅惠過來看望了唐昱一遭就回家去了，唐天浩和小叔唐天宇也過來了，唐天宇還說晚上留下來與唐昱作陪的，不過被唐昱拿話支開，唐天浩看出唐昱似乎有別的事兒，就幫着腔把唐天宇也叫回去了。　　唐天鴻他們走後，陳怡收拾了一下屋子也和唐昱告辭之後準備離開了醫院，臨走之時良心發現的唐昱讓她把醫院裡邊的一大攤子的水果往家裡邊拿一些回去自己吃。　　小妮子開頭還不肯，最後唐昱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告訴她這些東西太多了，放着吃不完最後壞了都是要扔掉的，而且成少洵走的時候也被唐昱囑咐着拿了不少回去，所以最後她才勉為其難的拿了一些。唐昱心中暗道，這小妮子，這副作態倒似乎和自己拒絕方建銘的股份時候的作態有一拼。　　小姑娘在學校裡邊一貫是冷艷的面孔，向來不喜歡這種接受別人饋贈的東西，她知道自己的魅力，又不確定那些饋贈之人到底打的是什麼心思，索性就弄出一副冰冷的面孔來偽裝自己，把一切的東西都擋在她冰山的面孔之前，久而久之，騷擾自然就少了。　　大概也是因為唐昱開了口才接受的，唐昱，總是有些不同的。小姑娘，一貫是用傲嬌了偽裝和保護自己的，她心裏邊的心思，可不是唐昱能摸透的。　　出了醫院後唐昱交給她的大哥大遞過去，“涵寧姐，這是唐昱讓我給你的，他說你這幾天在這邊耽誤了工作，或許會需要這個大哥大，所以讓我帶給你的。”　　楊涵寧俏臉微紅的接過電話，心裏邊自然明白唐昱是什麼意思。　　吧大哥大給了楊涵寧后，陳怡原本還想着拉楊涵寧一起回家的，不過剛剛離開醫院沒多遠楊涵寧忽然似乎想起來什麼的樣子，“小怡，要不你先回去吧，姐剛剛想起還有事情沒有辦完需要過去公司一趟，你先回去吧。”　　陳怡狐疑的看了楊涵寧一眼，這麼多天都在這邊守着，怎麼這會兒有事了？不過雖然心下有些奇怪，到底心思單純寫，卻也沒往其他地方想，便先獨自一人走了，走了不遠又被楊涵寧叫住，“小怡，你回去了到我家和你楊叔說一聲，我晚上可能要到公司加班，可能要晚點回去，這幾天耽誤了不少的工作時間。”　　陳怡應了一聲，點了點頭。　　等陳怡走遠了，楊涵寧這才心虛的拍了拍胸口，看着陳怡給捎出來的大哥大，臉上禁不住露出一抹會心的微笑，卻讓不遠處一直在矚目着這個大美人的茶館老闆摔了一地的杯子，他這幾天總見楊涵寧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都準備搭訕試試手了，這會兒卻被那一抹微笑給鎮住了。　　楊涵寧把電話握在手裡邊，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屏幕，似乎生怕錯過了唐昱的電話的模樣。　　過了大約五分鐘左右，電話響起，楊涵寧沒等響起第二聲就迫不及待的接起電話，聽筒裡邊，那熟悉的小男人的聲音如預料般的響起，“涵寧姐，把那小丫頭支開了？”唐昱在病房裡邊玩世不恭的，心裏邊估算着陳怡和楊涵寧已經分開了，這才把電話打過去。　　楊涵寧卻在聽到唐昱的聲音的那一瞬間，禁不住的落下了眼淚，五天了，整整五天了，她在唐昱昏迷的三天里，為唐昱默默的祈禱了三天，擔心了三天，唐昱醒過來之後，也一刻不住的在想着那個小男人，現在，終於再一次的聽到了那熟悉的聲音，楊涵寧禁不住的有些哽咽。　　似乎聽到了楊涵寧的抽泣聲，“涵寧姐，我，我想你了。”　　楊涵寧終於再也忍不住，在小茶館裡邊抽泣起來，臉上卻掛着幸福的笑容，那小茶館的老闆在一邊目瞪口呆的看着如蓮花般綻放的笑容和滴滴淚珠出現在同一張妖嬈的面孔上。　　好不容易止住了眼淚，聽着唐昱在話筒裡邊換着法子開玩笑來逗自己，楊涵寧綻放着幸福的笑容，又想起唐昱剛剛的問話來，“你還比小怡小一屆呢，就稱呼人家是小丫頭呀，難不成你自己是老頭子呀。”　　唐昱在電話那頭苦笑，自己可不就是個大叔級的人物嗎，前世好歹已經活到了三十四歲呀，不過這會兒可沒空和楊涵寧糾葛這些問題。

# 第一百一十七章 涵寧姐來了

　　電話裡邊，唐昱一句“我想你了”便讓楊涵寧哽咽的語不得聲，這麼多天來的思念，這麼多天來的相思和擔憂之苦，卻在這一句話中化作了滿腔的淚水，話語也堵在喉嚨之間說不出來。楊涵寧不奢望什麼，大概，唐昱一句想你了的話就足以讓她那小小的心靈得到滿足。　　“涵寧姐，你晚上來醫院裡邊陪我吧，我，想看看你。”唐昱對着話筒溫潤細語，生怕楊涵寧不答應。　　楊涵寧心中一震，她倒是沒想到，這會兒唐昱竟然讓她到醫院裡邊，陳怡把大哥大給她的時候就在想着唐昱到底要干什麼，這會兒唐昱真的開口說出她這幾天一直盼望着的事情，還是經不住心神大震。　　不過她畢竟還是理智之人，立馬就想到了此中的不妥之處，她還以為唐昱沒有想到，這會兒的她不方便與蘇慕儒以及唐天鴻等人見面，趕忙和唐昱解釋，“小昱，涵寧姐不方便進去……”　　不過唐昱沒等她解釋完就打斷了她的話，他自然知道楊涵寧心中在擔心着什麼，不過他早就做好了安排，“涵寧姐不要擔心，醫院今天晚上沒有其他人的，我老爸和老媽回家去了不搭理我這個兒子，醫院裡邊的護士和醫生也被我支開了，沒人會看到的。”　　唐昱沒有再多說，不過楊涵寧卻明白了他的意思，唐昱是在告訴她，醫院裡邊沒有她害怕見到的人，不必擔心，讓她放心大膽的上去，不會有不相干的人看到。不過她心中雖然想見唐昱，卻還極是猶豫，“萬一，萬一被別人看到，不，不太好吧。”　　唐昱輕笑了一聲，“涵寧姐，陳怡那小丫頭沒和你說我住的病房是什麼樣子嗎？特護病房，沒有外人能夠隨隨便便混進去的，這裏的安保措施的設置，可是為了保護市領導的，哪會給其他人隨意混進去，再說，特護樓層的人，都是見多了事情的人，都是嘴巴嚴實的，便是看到了也會當做沒看到，更何況，我吧人都支開了，又哪有人能看到。醫生們今天都被我爸叫出去吃飯感謝他們了，護士也被我支開了，沒人能看到的。”　　聽唐昱這麼說，楊涵寧這才想起來陳怡的描述，唐昱住的特護病房可不一般，不過小丫頭描述的時候的語氣倒是對能夠享受那種病房的特權階層的微微不滿。　　按照陳怡的說法，唐昱住的病房怕不比一般人家裡邊的房子都要大，粗略估計都超過一百平方的樣子，一應傢具應有盡有，還有客廳卧室之類，趕得上賓館的高級套房了。　　而且，整層樓目前只有唐昱住的那間病房開着，相當於唐昱一個人佔著一層樓。特護樓層雖然不小，病房也有好幾間，不過每年真正入住的人可不多，倒是省醫院專門開辦的幹部療養院時常有不少人光顧。陳怡沒事兒還嘀咕着浪費資源之類的話，下邊的病房可是擁擠的緊，這邊卻空着大量的高級病房。不過資源的分配，歷來就是不均等的，特權階層，本來就應該有他們自己的享受。　　按照陳怡的描述，像唐昱住的那種地方，一般人想進去都無法進去的，不是隨隨便便誰都能夠進去，醫院裡邊，平常的時候就有較為鬆散的安保措施，在高級領導入住的時候還有着更為嚴密的安保措施來護衛安全。　　平日里無人入住的時候，特護樓層的電梯都是半封閉狀態的，平常人是無法上去的，若是蘇慕儒這些市裡邊的高級領導入住的話，會有醫院聯合市局打造的專門的安保措施，若是要進去，還需要市委那邊簽發的通行證才能進去。所以說，在國內，普通人想要威脅到某個層次以上的高級官員的生命，那是萬難的。　　唐昱自己入住沒有那麼麻煩，畢竟他只是一個處級幹部的兒子，還是蘇慕儒發了話才有機會住在這裏邊的，他的身份，自然沒必要搞那麼嚴密的安保措施，不過也不是一般人能夠隨意混進來的，要不，以唐天鴻現在如日中天的態勢，來探望唐昱的還不踏破了醫院的門檻。　　當然，這些都是楊涵寧才陳怡那兒聽過來的，她自己也是沒有見識過那個所謂的神奇的病房，原本心裏邊就念着唐昱，想去看看昏迷醒來的唐昱，這會兒也被他說動了心思，禁不住有些意動，“可是，可是我怎麼進去呀，陳怡那妮子說，那個病房外人不能隨便進去的，她每天進去的時候還拿着通行證的，可是我也沒有簽發的通行證啊，怎麼上到樓上去？”　　唐昱輕笑了聲，“這個自然簡單，要讓涵寧姐上來，我早就安排好了一切，我又不是重要的領導人，也沒資格享受那麼嚴密的安保措施，沒陳怡那丫頭說的那麼玄乎。你若是要上來，待會兒我和下邊的安保人員打個招呼，涵寧姐把你穿着的衣服和褲子的眼色告訴我就好，到時候他們會方形的。”頓了頓，又囑咐了楊涵寧一句，“進來的時候有監控，涵寧姐買個大檐帽戴着進來吧。那些安保人員，應該不會詢問，涵寧姐不要搭話就成。”所謂的監控設備以及大檐帽，自然是以防萬一的，萬一有人恰好認識楊涵寧，又從監控畫面裡邊看到她來特護病房，會給某些人造成不必要的困擾的，現在自然要極力的避免一切的麻煩。　　見楊涵寧不說話，唐昱又輕笑一聲，“你不說話我就當你答應了，你仔細聽我給你說上樓的路線。”也不管楊涵寧的反應，自顧自的開始敘述如何上來特護病房。其實他自己也不是很知曉，上來的時候他是昏迷着被抬進來的，蘇醒之後也一直不被允許出去病房，好在他之前就問過陳怡如何上來，病房裡邊也有一張醫院布局的地圖，倒是方便了他不少事情。　　楊涵寧細不可聞的應了一聲，默認了唐昱的說法，又仔細的聽唐昱細細的說清楚上去的路線，一連說了三遍，確認自己記住了路線之後這才掛掉了電話。　　想着唐昱剛才的綿綿細語，楊涵寧的臉上又閃過一絲羞紅，想着馬上就要和唐昱見面，又匆忙跑出去茶館去買帽子，小茶館的老闆這才反應過來，等楊涵寧跑出去之後才從那驚艷的笑容中醒過來，倒是還不忘自己的職業，盡職的喊着，“姑娘姑娘，別走啊，你還沒付錢呢，我的茶錢。”　　楊涵寧忙又不好意思的跑回來付清了茶錢，她一心想着唐昱，倒是把這茬給忘了，又匆忙給老闆道了歉這才離開。　　事實上，她這幾天經常坐在這兒佔著位子要一壺茶，要付的錢可不應該是那點茶錢那麼簡單，不過有她坐在那兒，老闆這幾天的生意也好了不少，知道這是美女的效應，倒是樂意讓她就那麼坐着，若是旁人，老闆指不定就要趕人了，不趕人也要多收錢。美女，總是在任何地方都有特權的。　　楊涵寧可不知道小茶館的老闆心裏邊的小九九，匆忙跑到旁邊的禮品店裡邊去買了一頂大檐帽戴在頭上，帽子遮住了大半的容顏，對着鏡子看了幾次，發現沒有什麼破綻之後，就按照唐昱之前說的路線，忐忑的走進了醫院裡邊。她這會兒的心思可不平靜，生怕一不小心撞見了諸如蘇慕儒之類的人，那麻煩就大了，不是她的麻煩，而是唐昱的麻煩。　　繞着過道一直走，穿過了一棟樓之後進入了另一棟樓的電梯，也就是唐昱住着的特護樓層所在那棟樓的電梯。　　電梯果真如陳怡說的那般，在特護樓層之下的下一層就停住了不再往上走，楊涵寧心中忐忑的從電梯裡邊出來。左右一看，外邊果真如那般，有幾個安保人員在值守，不過似乎唐昱之前已經打過了招呼，兩個來回走動的保安只是略微看了打着大檐帽的楊涵寧一眼，與唐昱的描述在心中大體核對了一下，對上了號，也沒有多說什麼，楊涵寧腳步未停便走了上去。　　至於說他們為何沒有管楊涵寧帶着的大檐帽，實是這而的保安見多了世面，早就見怪不怪了。　　他們久在這種地方當差，知道住在上邊的都是什麼人，知道有什麼樣的身份才能住進去。他們自然也知道，什麼事情該說什麼事情不該說，也知道什麼事情看到了要當做沒看到。　　做了這麼多年的保安，對這些事情早就心裏邊有數，嘴巴大的人，那是萬萬不會選到這兒當差的。他們這些人，早就養成了職業習慣，該問的問，不該問的不問，反正穿着描述對上了號，他們也就不去管其他了，弄不好惹人厭了，他們就麻煩了。上邊的大人物要他們這些人的麻煩，那還不是手到擒來的事情。　　到了特護樓層，楊涵寧按照唐昱之前的描述，順着樓梯走過去，敲開左手邊第一個門。　　唐昱打過電話之後就一直在這兒守着，這會兒聽到敲門聲，楊涵寧才敲了一下門就打開，然後唐昱打開門把她的身子讓進去之後又緊緊的關上門，未等楊涵寧說話便摟着她的身子抵在門上，看着那誘人的紅唇吻了下去，“涵寧姐，我想你了。”　　楊涵寧未開口便被唐昱拿嘴巴堵上了她的嘴，話被堵在口中小聲的嗚嗚着說不出來，被唐昱這樣劇烈的吻着，開始的時候她還有些不適應，等到被唐昱的舌尖在口中靈巧的勾動着、牽引着，楊涵寧也動了情有些情迷意亂起來，慢慢的也開始回應唐昱吻，兩人的舌頭開始在對方的口中糾纏不休。

# 第一百一十八章 三度梅開

　　把楊涵寧抵在門上，摟着她柔軟的嬌軀吻了約有五分多鍾唐昱才把她放開，楊涵寧顯然不太適應這樣的吻，一吻過後，早已經眼神迷離，口中也微微喘息着，接吻中換氣，對於初經人事的她還有些困難，有待摸索。楊涵寧顯然從來沒有去想過，為何唐昱這般的年紀，會對這些事情如此知曉。在93年那會的那個趨於保守的年代，可沒有武老師和蒼老師來真人演繹給大家做、愛情動作片的示範。不過早就迷離在那個小男人的臂彎裡邊的楊涵寧，哪顧得上去想這些東西。　　唐昱低垂着頭，摟着楊涵寧的細腰，看着近在咫尺還在微微喘着氣的紅唇，忍不住又想撲上去吻一番，不過被楊涵寧的雙手機警的推拒住沒能得逞。　　“小昱，你，別，別這樣，別鬧，讓涵寧姐好好看看你。”　　楊涵寧口中喘息着，手從唐昱的背後伸上去，在他的腦後邊摸索着，顯然是想要看看唐昱後代後邊的傷。　　唐昱輕笑一聲，“早好了，沒事兒了。”輕輕在楊涵寧的嬌艷紅唇上邊啄了一下，“涵寧姐，你不知道我多想你，不知道你多誘人。”　　說著也不管喘息中的楊涵寧，一把抱起她走向裡屋的床上，“別，別鬧，你的傷才剛剛好，別……”楊涵寧意識到了唐昱的想法，此刻被唐昱勾起了心中的那攤火，可是又擔心着唐昱剛剛醒過來，身體不知道能不能經得起那樣的折騰。　　唐昱未等她說完便拿嘴堵上了她的嘴巴，到了他睡的屋子裡邊，輕輕的把楊涵寧放在了床上，“涵寧姐！”　　“小昱……”　　到了床上，唐昱又俯身對着楊涵寧嬌艷的紅唇吻了下去，然後舌頭逐漸的轉移陣地，從嘴上慢慢的移動到臉頰，再一寸寸的到耳邊，輕輕啄着她敏感的耳垂，感受着楊涵寧身體微微的戰慄，大受鼓舞的唐昱又順着脖頸處顯露出來的紅暈一寸寸的往下移動，往下探索。　　“別，別……”雖然兩人已經有過兩次的合體之緣，不過在這種事情上邊，楊涵寧總是顯的很害羞，在唐昱面前也有些放不開的感覺，喉嚨間的嬌、喘一直被她刻意的壓抑着。　　夏天的衣服穿的本來就不多，又有唐昱這個前世的縱橫花叢的老手在，不大一會兒就把楊涵寧剝成了小白羊。　　唐昱雖然不是初經人事的初哥，前世的他見多了女人，上過的也不少，而且這一世也不是第一次見到楊涵寧赤裸的身體，不過這會兒再一次看到，饒是唐昱這樣大叔級別的人，依然還是再一次忍不住的驚嘆楊涵寧身體的誘人。　　“涵寧姐真美！”唐昱由衷的讚歎一聲這上帝的傑作。　　雖然已經和唐昱有過兩次合體之緣，不過楊涵寧還是有些害羞，被唐昱這樣盯着赤裸的身體，禁不住臉上紅着發燙，隨手扯過床上的毛巾就要往身上蓋住，卻被唐昱的手擋住，最後只能把發燙的臉頰埋在抱枕之中，不好意思看唐昱的眼睛，吧自己嬌紅的面孔掩藏了起來。　　三下五除二的清理掉身上的裝備，惡狼般撲到床上，壓住那嬌軟的軀體，唐昱做足前、戲，順着脖頸處一寸寸的往下吻，感受着身下美女的戰慄和為不可聞的嬌、吟聲，唐昱某個部位越發的堅挺勃發，不過他到底是此中老手，沒有立馬提槍上陣，而是繼續挑逗，手也不安分的往下邊活動，碰觸到某個部位的嬌軟柔嫩，感受着身下嬌軀繃緊着的小腹和戰慄着的輕微抖動。　　舌頭一直沿着脖頸，到了那兩處彈軟細大之處緩緩逗留着流連忘返。楊涵寧的胸部不適盈盈一握的小喬秀珍型，和陳怡、沈芸這些未長開的小妮子不同，處處散發著成熟的魅力；不過她也不是爆乳型，恰到好處，歷經花叢的唐昱手測為C罩杯。一隻手的動作在那兒還不能完全掌握，唐昱的嘴卻更加的賣力。　　被唐昱如此挑逗，楊涵寧早已起了情絲，原本還準備和唐昱說的話也顧不上去說，意亂情迷的低聲喘息嬌、吟起來，卻刺激的唐昱更是賣力。待到唐昱的腦袋沿着小腹一路下移的時候，便是已經發生過兩次關係的楊涵寧，在意識到了唐昱的動作的時候，還是忍不住的抱住唐昱的腦袋，“不要，那兒臟……”後半句卻被嬌、吟聲代替。　　唐昱哪兒理會她，埋頭便進入了大腿之間，對着那處嫣紅的嬌軟之處賣力的使用着舌頭，等到前、戲做足，看楊涵寧欲拒還迎不甚嬌羞的模樣，唐昱知道時機已到，也便不再等待。身上某個部位早已經在刺激下變成了金剛怒目的狀態，對着那處嬌軟之地挺槍便刺，正中紅心。　　在唐昱那般的逗弄下，下邊早已經是一片泥濘，感受到下邊的充實感，楊涵寧長長的舒了一口氣，摟住唐昱的腰身，用自己的彈軟摩擦着唐昱的胸口處，口中壓抑着喘息。　　唐昱輕聲道，“涵寧姐，想叫就叫出來吧，這兒沒人會聽見的。”　　楊涵寧臉上嬌紅的在唐昱的胸口錘了一記，卻更是壓抑着口中的聲音不肯叫出來，唐昱心下好笑，動作也由慢變快逐漸的狂野起來，楊涵寧再也忍受不住，原本被壓抑的嬌、吟聲也止不住的從喉間低低發出再逐漸的轉向高昂，卻刺激的唐昱更是生猛有力。不過被唐昱拿似笑非笑的眼光看着，楊涵寧內心總是羞怯無比，忍不住的把腦袋埋起來，把嬌、吟聲用毛巾遮擋住不讓唐昱看到她嬌羞的樣子……　　少年人的身體原本就經不起情、欲的誘惑，更何況是楊涵寧這樣的天生尤物在眼前。唐昱原本就有着大叔級的心態和少年人精力充沛的身體，食髓知味的他哪受得了那具嬌軀散發的誘惑力，楊涵寧剛剛被唐昱開發，雖然還不能完全的體會到此中的妙處，不過她這幾天對唐昱擔心無比，想要用這樣的方式瀉、出她內心的情感，於是乎，兩個年輕的男女之間的戰鬥，一時之間天昏地暗起來，唐昱一連要了兩次才在楊涵寧的求饒聲中停下來。　　汗水揮灑，淺斟低唱，雲疏雨歇卻又是一室春光……　　戰鬥平息，唐昱默默的摟着楊涵寧光潔如玉的背部，一隻手還不安分的在兩座山峰間流連忘返，楊涵寧摁住他作怪的手，“別鬧了。”　　“是涵寧姐自己太誘人。”　　一隻手摩挲着唐昱的臉頰，楊涵寧喃喃自語着，卻又忍不住的流下淚水來，捶打着唐昱的胸口處，“你怎麼這麼傻呀，你怎麼這麼傻呀，你要是有個三長兩短的，我可怎麼辦呀。”說著把唐昱的腦袋抱過來枕着自己胸前的嬌軟之處，撥開細密的頭髮，在後腦勺處看到那兒的板磚砸過之後還沒有完全的消退的傷口，楊涵寧忍不住心頭髮痛。　　“你怎麼這麼傻呀。”　　唐昱默默的感受着身畔的女人發自內心的關心，一時之間沉默無語，靜靜的撫摸着楊涵寧的長發，腦袋枕着胸口彈軟之處細細的傾聽着兩人的心跳。　　楊涵寧發泄了一會兒，終於把這幾天對唐昱的擔心全部發泄出來，這才趴在唐昱的胸口不動彈。　　唐昱微微的捧起楊涵寧的臉頰，“涵寧姐，你瘦了，你瘦了我會心疼的。”　　楊涵寧這幾天一直擔心着唐昱的安危，害怕他無法蘇醒，心中思念着唐昱，感嘆不知不覺間這個小男人已經在她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迹，佔有了不輕的分量。昱的昏迷讓她幾天來飯吃不好覺睡不香，心中有事兒藏着，臉型也有些瘦削下來，唐昱的手掌輕輕的撫摸過去，忍不住的感到一陣心疼，抱緊了懷中的可人兒。　　似乎感受到了唐昱內心的愛意，楊涵寧也心有靈犀般的送上了自己的紅唇，等到感受到唐昱某個部位又蠢蠢欲動的時候楊涵寧才醒悟過來，自己又挑起了戰火呀，趕忙推拒着唐昱，不過這會兒她身子酸軟無力的，又被唐昱勾起了情、欲，不大一會兒后又是滿室的嬌、吟。　　完事之後癱軟在唐昱的胸膛上，楊涵寧不安的捶打着他的胸口，怪他剛才過於狂野，唐昱輕笑兩聲，“不知道剛才是誰喊着要來的，戰火可是涵寧姐挑起來的。”　　楊涵寧臉上一紅，不依不饒的在唐昱的身上扭動了幾下，感覺下邊又有抬頭的趨勢這才不敢動彈，“你，你怎麼盡想着那事兒。”　　“還不是涵寧姐的身子太誘人。”唐昱怪笑着又在那彈軟細大之處摸過一把，惹得楊涵寧連連怪叫。　　陶醉在兩人的世界之中，想着這樣若是能永遠繼續下去該有多好，不過沉靜中楊涵寧猛然似乎想起了什麼，“壞了，小雨，我要回家去了，你楊叔還在家裡邊等着我呢，已經九點多鍾了，再不回去，我爸該擔心死了。”說著就準備去穿衣，不過身子嬌軟無力，還未直起身子胳膊一軟又倒在唐昱的胸口處。　　唐昱一把又把楊涵寧拉了回來，“給楊伯父打個電話就說今晚加班，晚上留在這兒吧，明天早上再走。涵寧姐現在的這個樣子，可不好回去。”唐昱怪笑一聲。　　“還不是你。”楊涵寧沒好氣的捶打着唐昱的胸口，這會兒情、欲過後，渾身上下都透着股慵懶的味道，沒有力氣起身沒有力氣走路，確實是不適合回去的，到了家，只怕楊岐山一眼就能看出來。　　楊涵寧猶豫了一下，怕回家被楊岐山發現了她與唐昱之間的事情，又分外留戀唐昱不太寬闊的肩膀，也就默認了唐昱的提議，在唐昱的慫恿下給楊岐山打了個電話。　　和家裡人撒混，以前的她顯然沒做過這樣的事兒，說起話了前言不搭后語，好在終於讓楊岐山明白了她要加班的意思，楊岐山倒是知道她這幾天耽誤了不少的工作，也就沒有多想。可憐楊涵寧打電話的時候又被唐昱的怪手作弄着，還要承受着撒謊時候的罪惡感，打完電話倒是出了一頭的汗水。　　摩挲着唐昱的臉頰，盯着唐昱的眼睛，“小昱，你說，咱們這算不算偷情。”楊涵寧好奇的看着唐昱，卻不知道心中如何作想。　　唐昱心中輕笑，“我家裡邊也沒有黃臉婆，和涵寧姐怎麼能叫偷情。”　　楊涵寧心中輕嘆，現在沒有，日後卻會有啊，而且也未必是黃臉婆的。　　不過她本就是個容易滿足的人，不去奢望太多的東西，自然也懶得多想，唐昱能時不時的想着她就已經很滿足了，轉而說起其他的事情。　　“小怡倒是幸運的緊，要不是你去相救，保不準要出什麼事情來。”　　唐昱卻不樂意她說別的事情，只是專註於手上掌握的兩隻小白兔。　　楊涵寧沒好氣的摁住唐昱作怪的兩隻手，也怕他少年人的身子經不起這樣的折騰，堅決不讓他得逞，好在唐昱也只是手上作怪，楊涵寧訴說這她這幾日對唐昱的擔心，說著又說起工作上邊的事情，然後未說完便沉沉的睡去。今日見着了唐昱，終於讓她完全的放下了心頭的擔心。　　唐昱凝視着楊涵寧熟睡中臉上如嬰兒般純真的笑容，也露出了笑意。　　這個女人，現在把自己的一切都寄托在了自己的身上，自己日後又要給她一個什麼樣的位置……

# 第一百一十九章 浴室激情

　　早晨五六點鐘得時候楊涵寧醒過來，兩人肢股交叉的躺在一起，看着熟睡中唐昱的臉頰，那物事還軟塌塌的垂在兩腿、之間，上邊隱隱的粘液擦再楊涵寧白皙的大腿上。　　看那現在鼻涕蟲般的模樣，實在難以想象它昨晚大震雄風時候的威猛，這麼想着，楊涵寧卻又想起昨晚的瘋狂來，想到昨晚兩人的狂野，想到自己咋唐昱最後衝刺下忘情的嬌、吟，想到自己在唐昱的慫恿下第一次用女上位的姿勢費力的吞吐着那物事，楊涵寧忍不住又是臉上發燙，兩股間隱隱有些水跡。　　她不敢再回憶最晚的事情，微微恢復了些力氣，支起身子費力的把唐昱的兩隻手從自己的胸部拿開，那軟塌塌的鼻涕蟲，即使在睡覺的時候也不安分，楊涵寧輕微的扭動便有了抬頭的跡象，讓楊涵寧不得不拿捏着動作，盡量小心寫，不過起身要下床的時候卻還是驚醒了唐昱。　　“涵寧姐，再睡一會兒嘛，還早着呢。”說著閉着眼睛一把又把楊涵寧拉回到自己的臂彎之中，眼神迷離神情恍惚，雙手卻不安分的下意識在楊涵寧那光潔白膩的嬌軀上邊遊走作怪，楊涵寧不依的嬌嗔了幾聲，下了好大的決心讓自己不再沉醉於唐昱的愛撫，摁住唐昱作怪的手脫出身來，“小昱，天亮了，我要走了，我要快些回去。”　　唐昱一個激靈醒過神來，這才看到天已經大亮了，原來已經到了五點多鍾，楊涵寧已經要回去了。　　他自然明白楊涵寧的意思，知道她為何這麼早就急着要離開。　　唐昱住在醫院之中，雖然這會兒無人過來，不過早晨的時候他父母在上班之前都會快來看他的，雖然醫院裡邊有準備的飯食，不過張雅惠還是會帶些吃的過來；蘇慕儒雖說昨天就到省城開會去了不會過來醫院這邊，不過顧秋霞一人在家中閑來無事，說不準也會過來探望他這個乾兒子，到時候撞見楊涵寧與唐昱在此幽會自然不妥；還有陳怡、宋宛如等人……　　總之，醫院這邊白天人就會多起來，裡邊不少人都是認識楊涵寧的，她的身份敏感，不願此刻便讓別人知曉她與唐昱之間不能公開的關係，自然要趁着別人沒有過來的時候離開醫院，以防被人看到她和唐昱在一起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下了好大的決心從唐昱的臂彎之中掙扎出來下了床，楊涵寧起身要去浴室洗澡之後離開。　　昨晚兩人酣戰過後雖然也各自洗了澡，不過躺在床上，唐昱的手總是很不規矩的四處作怪，不安分的挑動着她的情、欲，讓楊涵寧大腿上邊醒來后一陣黏糊糊的感覺好不舒服，自然要洗了澡再回去。身上那種交、合之後特有的味道，若是不洗乾淨了，不引起旁人的懷疑才怪。　　好在特護病房裡邊的洗澡設施也非常的完備，倒是方便的緊。　　見楊涵寧要去洗澡，唐昱也不再迷糊，一把扯開身上的被子也下了床，“涵寧姐，咱們一起洗吧，我幫你搓背。”唐昱腆着臉找了個蹩腳的理由。昨晚完事之後唐昱就想要和楊涵寧一起洗個鴛鴦浴的，不過害羞的楊涵寧卻死活不肯，即便兩人已經有了幾次的關係，楊涵寧在這些事情上邊還是不能很放得開，即便是陳裸、身體的面對着唐昱都忍不住的害羞。這會兒自然要抓住機會好好的把握以下。　　“別，別胡鬧，我還要回去，早上不能，不能……”　　不過唐昱可不搭理她的拒絕，他向來是喜歡把女人說的不要當成要的。　　起身從床上跳起來，不顧楊涵寧的驚呼，一把抱起赤身裸體還未穿衣服的楊涵寧就往浴室裡邊走去，楊涵寧在他懷裡邊不安分的扭動，卻越發的刺激他的感官，原本胯下軟塌塌的鼻涕蟲，等到兩人走到浴室的時候，被楊涵寧在懷裡邊廝摩，早就已經被刺激的成為一柱擎天的態勢。　　那物事，不安分的抵在楊涵寧的兩股之間磨來磨去，灼熱的感覺搞的她一陣心慌意亂，刺激的情、欲又起，那肉杵子在兩股間的廝磨，忍不住讓她又想起昨晚兩人的瘋狂作態來，兩腿、之間微微的水跡讓她忍不住又有些意動，不過到底還是理智戰勝了唐昱那物事，想到待會還有回去，家裡邊有楊岐山這個經了大半輩子事情的人，到時候若是被看出些什麼來可就不好了，楊涵寧可不準備讓楊岐山知道她與唐昱之間的事情，或者說暫時不準備讓楊岐山知道，至於日後的事情日後再說。　　這麼想着，略顯情迷意亂的楊涵寧的頭腦中又恢復了几絲理智，知道現在不是做這種事情的時候，要不，待會兒渾身無力臉色潮紅的自己，到了家中被人看到這種情、欲剛剛消退後的樣子，指不定會有何做想。　　“小昱，別，別鬧，我，我還要回去啊……”　　“你，你楊伯父他在家的……”　　楊涵寧一邊費力的摁着唐昱作怪的雙手，一邊讓唐昱別鬧，唐昱卻不答話，抱着楊涵寧進了早就放好水的浴缸。　　特護病房的浴缸當初設計的人想必就沒安什麼好心思，一個病房的浴缸，設計的三人躺下都不嫌擁擠，裡邊設計的構架更是適合做某些事情，這會兒兩人躺進去倒是也寬敞的緊，楊涵寧欲往另一邊靠過去躲過唐昱的怪手，不過唐昱哪容得她臨陣脫逃，把她扯在懷裡邊就是不讓她脫出去。　　楊涵寧心急回家，唐昱讓她目光對着那物事，“涵寧姐，是你自己搞起了它的火氣的，這會兒自然要負責滅火，一隻手還不忘在那嬌軟柔嫩之地流連忘返。”　　楊涵寧嬌嗔兩聲，“哪有，明明是你自己想要使壞。”　　“還不是涵寧姐你自己太誘人……”　　似乎知道了楊涵寧心中動搖，唐昱一隻手在楊涵寧的身上作怪，另一隻手卻偷偷引導着楊涵寧的手放到了自己那昂頭怒目的物事上邊。　　楊涵寧心神迷離着，初一碰觸還沒有反應過來，在那碩大之處摸了一把才反應過來是何物，立馬像觸電般的逃離。她還是第一次用手接觸到男人的那物事，心中羞怯的她哪做過這等事情，臉上甚是羞紅，不肯再碰到。　　“涵寧姐，幫我弄出來嘛……”唐昱溫潤軟語的渴求着，一臉渴望的看着楊涵寧的眼睛。　　楊涵寧一邊摁住唐昱作怪的雙手，一邊心裏邊卻想着，大學的生理衛生課上邊的老師似乎說過，男人那樣憋着對身體不太好，要弄出來才是，否則對身體是有危害的……　　不能與唐昱再行合體之事，矚目着唐昱的眼睛，楊涵寧終於還是經不住唐昱的循循善誘，又害怕那樣憋着對唐昱的身體不好，禁不住有些鬆動心神。　　這麼想着，心中又覺得那頂着自己兩股間的物事甚是頑皮的來回跳動，灼熱的感覺刺激的自己心頭燃燒，終於忍不住在唐昱一隻手的引導下握住了那肉杵子來回撥弄了幾下，她還不知道到底還如何弄，讓唐昱很是哭笑不得，又在唐昱的引導下上下套、弄起來。　　楊涵寧以前顯然沒有這樣的經驗，不知道到底如何來取悅男人，動作之間手法生硬，更沒有任何技巧，有時候還會不小心的弄痛了唐昱，不過倒是很享受，閉着眼睛雙手在楊涵寧的身上作怪着，口中微微的喘息。　　心中卻在想着，什麼時候把武老師和蒼老師的教學片拿過來給楊涵寧觀摩觀摩才是，不過想想這時候的武老師和蒼老師還沒有出道，也只得作罷。倒是越發的感慨起這個時代的女人的純情來，在那個黑木耳遍地一摸下邊就濕一摸、乳、頭就硬的年代里，想楊涵寧這般手上技巧都不會的女人可不大好找。　　看唐昱閉着眼睛一臉享受的樣子，楊涵寧雖然心中不甚嬌羞，倒是樂意這樣給唐昱服務，不過過了好一會兒還不見出來的跡象，忍不住抬眼看着唐昱，“小昱，你怎麼，怎麼還不出來。”　　楊涵寧一臉焦急，她雖然樂意這樣給唐昱弄，不過兩隻手換着來了幾次，手都酸了唐昱依然沒有噴涌的跡象，忍不住心中焦急，她還記着馬上要離開醫院，生怕被人撞見，自然希望快點幫唐昱弄出來離開。　　唐昱一臉怪笑，心道，你這樣不合格的技巧，自然需要的時間要長一些，不過這種話他是不會說出來的，看到楊涵寧臉上略顯焦急的神色，心下一動，一臉怪笑的湊到楊涵寧的耳邊，“涵寧姐，你把咬字分開來念念，這可是必殺的神技。”　　楊涵寧把口、交來來回回念了好幾遍，愣是沒明白到底是什麼意思，不過也知道，這個時候的唐昱說出來的東西，必然又是什麼讓人臉紅心跳的東西，“小昱，那口，不對，那咬字分開來，到底是何意？”　　唐昱愣了一下神，這才明白過來，那個新鮮詞彙在這個年代里可不見得人人知曉的，不禁在心中感嘆，沒有武老師和蒼老師的知識普及，便是上過大學的楊涵寧都處於愚昧無知之中啊，不禁對武老師和蒼老師萬分想念起來。她們，以及她們代表的群體，對全世界的知識普及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促進了人類文化的“交流”和發展。　　看着楊涵寧微微發紅又疑惑不解的眼神，唐昱怪笑一聲，對着楊涵寧的耳邊低語了幾句，然後才道，然後做怪的抓着楊涵寧的胸前兩團鼓鼓囊囊的凸起之處，“涵寧姐，那樣會快很多的，不信你試試。”　　聽唐昱在耳邊的描述，楊涵寧的臉上驀然升起一股紅暈，以前從未知曉這方面事情的楊涵寧哪知道還有這種法子，那般的不堪，忍不住啐了唐昱一口，“哪有那樣的法子來作踐人的，你在哪兒學的怪東西。”　　“涵寧姐試試嘛，試試嘛，昨晚我還做過的……”　　楊涵寧臉上騰的一下子又紅了起來，被唐昱的話一下子勾起昨天晚上的事情，想起昨晚唐昱埋首在那個嬌羞的地方來回舔、弄，可不是就是那咬字分開嗎，那樣，自己為他那樣又有何妨。　　猶豫了一下，感覺到手中那物事依然沒有軟化下來的跡象，又被唐昱渴求的眼神打動，“可是，真的要那樣嗎，那樣，那樣，可是……”連說了幾句，還是不好意思把那讓她羞紅了臉的詞說出來。　　“涵寧姐，你也想它快點出來吧。”唐昱一臉期待的看着楊涵寧，“那樣會很快的。”　　楊涵寧猶豫了一下，低下頭看着那對自己怒目而視的肉杵子，似乎在渴望着雨露的滋潤，臉上閃過几絲羞紅，楊涵寧心中似乎下了某個決定，慢慢低頭埋首往某個怒目而睜的物事靠近過去……　　唐昱的呼吸瞬間粗重起來，等待着那無限誘人的溫潤之所的包容……

# 第一百二十章 被打斷的好事

　　唐昱等待着那無限誘人的溫潤之所的包容，眼看得那嬌艷的紅唇就要靠近到哪物事上邊，唐昱的呼吸瞬間粗重起來，哪知道，眼瞅着嘴邊的熱氣都噴塗到了那物事上邊，楊涵寧已經感覺到那兒的灼熱和唐昱的渴望，就要用嬌艷的紅唇把那物事給包容住，外邊的電話鈴聲卻在那個瞬間不合時宜的響了起來……　　楊涵寧原本就內心嬌羞，對這種事情羞怯無比，是在唐昱不斷慫恿之下才下定了決心的，這會兒電話鈴聲響起，就像偷情被發現的小媳婦一樣，立馬受驚般的從唐昱的懷裡邊掙扎出來，也不管唐昱在後邊的一臉無奈相，匆忙擦乾了身子，趕緊出了浴缸披了浴袍頭也不回的走出浴室，臉上的羞紅讓她不敢回去去看唐昱。　　浴缸裡邊，只留下唐昱懊惱的捶胸頓足，他這會兒對打電話的人簡直有要殺人的心思，眼見得就要大功告成了呀，在他浪費了無數的口舌才把楊涵寧慫恿的動搖了心思，眼見得好事就要得逞，哪想得被一個電話破壞了好事，下次要等到這個機會，還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以楊涵寧的嬌羞，下次可未必能慫恿起來。　　楊涵寧出去忙着穿衣，身旁的電話鈴聲不依不饒的響着，心中有鬼的她越發的焦急慌亂，那響着的電話鈴聲，就像對她催命一般，她一刻也不敢在這邊多呆下去。　　等到唐昱披着浴巾從浴室裡邊出來的時候楊涵寧已經匆忙的把內衣穿好，身上還有些水珠子沒有擦乾淨，不過這會兒也顧不上那些了，匆忙就穿戴起來。　　看那電話還不依不饒的響着，唐昱不耐煩的接起電話，“喂，誰呀。”　　“小昱，一大早怎麼這麼大火氣呀，是不是擾了你的清夢。”小小的調侃了唐昱一句。　　“宛如姐？哪有呀，怎麼這麼早打過電話來呀，還迷糊着沒睡醒呢。”原來竟然是宋宛如打過來的電話，唐昱趕忙做出打哈欠的聲音來，生怕被發現端倪，楊涵寧也趕緊放緩了動作不敢弄出聲音來。　　宋宛如還未說話，話筒裡邊又傳過來一個稚嫩的聲音，“小昱哥哥，我要請你吃好吃的東西，好吃又補腦。”一聽便知道是小語馨那稚嫩的童聲。　　宋宛如拿過電話笑道，“語馨這丫頭就愛胡鬧，早晨帶她出來吃飯，小丫頭稀奇的緊，在一家早餐店裡邊吃了豆腐腦直叫好吃，我和她說豆腐腦是補腦的，這丫頭立馬就來勁兒了，不依不饒的吵着要請你吃給你補腦，怕你下次再被人打壞了腦子，還說現在就要給你送過去。”說完自顧自的呵呵一笑，“我們已經在來醫院的路上了，豆腐腦和油條都給你提着，語馨可是給你買了兩大份的，這丫頭，對你可比對我這個當媽的親多了，怪不得小芸也要吃你的醋。”頓了頓，“我們還有十來分鐘就到醫院了，你讓醫院那邊別準備早餐了。”　　唐昱支支吾吾了兩聲感覺掛掉電話，抬眼看向楊涵寧，她顯然也聽到電話裡邊的聲音，知道宋宛如不大一會兒就要過來，立馬心急起來，“涵寧姐，不要急，被宛如姐看到也沒事兒的。”　　“怎麼會沒事兒。”楊涵寧還是放不下心頭的擔心，雖然知道宋宛如和蘇慕儒這些人的身份有些不同，不過畢竟還是不想被別人撞見。　　匆忙吧身上的衣服穿好，也沒有補妝，楊涵寧戴上大檐帽就匆匆離開醫院，臨走時猶豫了一下，主動在唐昱的額頭上吻了一口這才轉身離開，出去的時候臉上的紅暈還沒有完全的消退下來。　　等楊涵寧走了之後，唐昱摸了摸剛剛被吻過的地方，臉上露着傻笑。　　他剛剛心下還奇怪着，怎麼宋宛如她們那麼早就起床吃早飯，等楊涵寧走了之後他看了下掛鐘，這才知道，現在已經接近七點鐘了。　　唐昱這才知道，自己和楊涵寧的鴛鴦浴竟然洗了接近一個小時，看看浴巾下邊遮擋不住的欲求不滿的往外邊探頭的兄弟，唐昱苦笑一聲，“老二啊老二，原本今天是有福共享的，現在只能委屈你了。”　　趁着宋宛如還沒有過來，唐昱趕忙開始穿衣服，穿好之後迅速的收拾屋子和床上。　　楊涵寧來過的一切痕迹都要趁着宋宛如沒有過來的時候清理掉，以防被看出破綻來，尤其是床上邊，兩人昨晚的戰場上邊的痕迹可要清理掉才是，要不很容易被看出來什麼東西來。　　楊涵寧離開之後不到十五分鐘宋宛如便敲門進來，她進來的時候唐昱剛剛好把那一床舊被單連着昨晚盤腸大戰的一應痕迹清理出來扔到衛生間里，新被單還沒有鋪好宋宛如便帶着小語馨進了屋子。　　唐昱把們打開后只有宋宛如和小語馨在門外，沒看到沈芸一塊兒過來，估計正陪着鄭舒嫻一塊兒在吃早餐，一把抱起小語馨，“語馨，要給哥哥吃什麼好東西？”　　語馨指了指宋宛如手裡提着的豆腐腦和油條，“哥哥的腦袋受傷了，語馨要請哥哥吃豆腐腦補腦，媽媽說豆腐腦可以補腦，可好吃了，給哥哥買了兩大份呢，哥哥要吃光哦。”　　宋宛如從特護象徵式的廚房找來碗碟，洗過之後把豆腐腦和油條放好，看着和語馨相互逗樂的唐昱，拿手指戳了戳語馨的小臉，“這丫頭，就知道想着你的小昱哥哥，也不知道想着媽媽。”　　語馨咯咯直笑的把頭埋到唐昱的懷中，不理宋宛如，唐昱抱着小語馨過去餐桌上吃起豆腐腦來，偶爾也拿勺子喂小語馨一口。　　宋宛如看着有趣，進了唐昱的卧室，看到唐昱卧室裡邊鋪了半邊的新床單，宋宛如心下奇怪，不知道唐昱這麼勤快的換床單幹嗎，這些東西，自然有醫院的護士幫着做好，完全不用他們自己動手的，“唐昱，你大早上的，這麼勤快的換什麼床單呀，剛才打電話的時候還睡意蒙�呢。”　　說完也不管吃着豆腐腦的唐昱，自顧自的要過去幫着唐昱鋪好，唐昱心道不好，那邊的東西他還沒有完全的收拾停當呢，不過要起身阻攔已經來不及，只得低着頭對着豆腐腦和油條奮戰起來，心中默默的祈禱着宋宛如不會發現兩人酣戰之後留下的痕迹。　　到了唐昱床邊，宋宛如正準備幫着他把未鋪好的床單鋪好，不過到了床邊，她的鼻子忽然抽動了一下，隨即鼻子裡邊鑽進一種奇怪的味道，宋宛如微微愣了一下，猛然臉上一紅，暗啐了唐昱一口，暗道，“小傢伙，這般年紀就開始長大成人了。”心中這才明白，怪不得唐昱急着要換被單，原來是這個原因，床單上邊沾了那東西，自然要自己偷偷的換掉。　　她原先還想着，或許是唐昱夢遺或是手、淫之類的事情，畢竟，唐昱是個十六歲的青少年，有這些反應也不奇怪。這時候，宋宛如還沒有往男女的事情上邊想，畢竟，唐昱是一個還沒有上高中的少年人，年紀也太小了些。　　不過隨後宋宛如就反應過來，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兒啊，她是經過事兒嫁過人生過子的人，在這方面是過來人，自然熟悉這種味道，這兒的氣味裡邊，隱隱的夾雜着些女人在某個時候才會分泌的東西特有的味道，倒似乎是……　　這麼想着，意識到是怎麼回事兒的宋宛如的臉上又是一紅，暗道，唐昱這傢伙小小年紀，怎麼就做了……　　以前她可向來只是把唐昱當成早熟的小弟弟的，現在看來，這傢伙可不僅僅是思想早熟智商早熟，身體上邊也早熟的緊啊。　　原本心中只是有些懷疑，鋪床的時候床單上邊的一根長長的頭髮和床下某個角落裡邊的一枚小巧的銀色耳環證實了宋宛如的猜測，讓宋宛如支調，這裏，昨天晚上確實是來過女人的，而且還做了某些事情，留下了那些痕迹和氣味。　　“這小子，才多大的年紀就這般，這般……”具體想用個什麼詞兒來說唐昱，一時之間卻想不出合適的來。　　宋宛如生於豪門之中，見多了事情，即便是沒有親眼見到也聽人說過，自然知道，醫院裡邊那些所謂的特護病房和高等療養院裡邊的齷齪，知道那些個漂亮護士姐姐們的工作不是單單的護理那麼簡單，要不醫院在挑選的時候為何要質量比市委下轄的招待所裡邊的質量還要高些，這裏邊自然是有原因的。這裏邊的護士們，若是需要，她們還要時不時的還要兼職做些其他事情的。　　宋宛如自然知道這裏邊的齷齪，暗暗啐了唐昱一口，心道，唐昱這般衝動的年紀，被那些個漂亮的護士們勾搭上也不奇怪，倒是奇怪，何人有這麼大的本事能把唐昱給迷了心竅，在醫院裡邊就不合時宜的做了這些事情。　　起初宋宛如還以為是唐昱與醫院特護的護士在胡搞，還想說道說道他，不過想想，唐昱似乎不應該做出那樣的事情。　　她對唐昱的早熟是早有體會的，以這小子的政治智慧，似乎不應該在這種地方做出這樣的事情，而且這小子天天與楊涵寧那個大美女呆在一起，不見得看得上特護的護士。　　莫非這小子還兔子不吃窩邊草？宋宛如暗暗的想着。

# 第一百二十一章 宋宛如的意外發現

　　唐昱進來卧室的時候恰好看到宋宛如在細細的端詳着手中那枚耳環，心道壞了，楊涵寧臨走時怎麼把這東西給落下了，這下可不好了。　　那枚耳環是唐昱和宋宛如、沈芸等人七月初在安��旅行的時候買的紀念物品，那時候宋宛如可是見過那枚耳環的樣子的，這會兒被她看到，說不準已經認了出來。唐昱只能在心中暗暗的祈禱，祈禱宋宛如想不起來那枚耳環。　　不過顯然事情並不如意，唐昱進來之後，宋宛如也在這時候反應過來，想起來為何看着這枚耳環眼熟。　　剛剛她心中閃過楊涵寧這個名字，還想着唐昱兔子不吃窩邊草，若是有意，為何沒有對那個美麗的女人下手。　　然後宋宛如驀然醒悟過來，越看手中那枚左耳的耳環越覺得眼熟，再想想，心下明了，可不是嘛，這東西不就是上次在安��的時候唐昱特意挑選的那對精緻的耳環中的一枚嗎，自己當時還好奇他給誰買的呢，看那款式似乎也不是給張雅惠的，當時她問唐昱來着，可惜問的時候他還一臉神秘的笑容保密不願意說。然後宋宛如又記起來，那枚耳環後來在綿州的時候，她曾經在楊涵寧的耳朵上見過一次，這才知道唐昱買的那枚耳環是送給楊涵寧的。　　這麼想着，宋宛如又記起來，十幾分鐘前在樓下，自己剛下車的時候看到醫院裡邊一個大檐帽的女子從醫院出來匆匆離去，當時同為女人的宋宛如也不得不驚嘆對方的魔鬼身段，而且當時還隱隱覺得有些熟悉感，似乎是自己的某個認識的人，那時候還以為自己看錯了呢，畢竟她在東陵市熟識的人不多，熟識的女人就更少了，只以為是自己看花了眼。　　不過現在仔細想想，那個大檐帽的女子的身材，可不就是楊涵寧嗎，那身材，之所以看着有熟悉感，可不就是因為和楊涵寧一般無二嗎。現在想來，不是楊涵寧又是誰來。再往之前想象，大概自己打過電話來的時候兩人還窩在被窩裡邊，知道自己要過來的時候才匆忙起身離開，然後唐昱匆忙收拾兩人戰鬥的痕迹。　　心中想着事情，鼻孔裡邊鑽進的那種交、合后特有的氣味卻讓久不經人事的宋宛如臉上略微發紅髮燙，看到唐昱進門后看到耳環露着一臉尷尬的神色。　　唐昱倒是臉厚心黑，還欲發揮一下自己良好的口才來編個故事糊弄過去，卻見宋宛如快步走過來把那枚耳環塞到唐昱的手裡邊，“早知道你上次在安��沒幹好事兒。”對着唐昱哼了一下鼻子，見那小子一臉的尷尬樣，忍不住的心中好笑，臉上神情卻不減，“還不收拾你那臟東西去。”　　宋宛如說完頭也不回的快步走出去，走到卧室門口又似乎想起了什麼，折了回來打開窗戶后又走出唐昱的卧室，只留下唐昱看着手中那枚耳環一臉發獃的回味着宋宛如剛剛說他在安��不幹好事的那句話。他看到宋宛如打開窗戶才反應過來，屋子裡邊這會兒的氣味可不大對，有心人進來就能聞出來那盤腸大戰後特有的味道，趕忙把屋子裡邊所有的窗戶全部打開。　　宋宛如的話裡邊沒有提到楊涵寧，大概還是顧及着唐昱，怕他太尷尬才沒有說出來，不過提到安��，自然是心中已經明白了的意思，等到唐昱醒過神來回味過來宋宛如那句話的意思，他出了卧室的時候，宋宛如和小語馨已經不在客廳裡邊了，唐昱苦笑一聲，都是耳環惹的禍。想來，定然是宋宛如猜到了他昨晚做的好事兒，不大好意思呆在這兒，於是帶着語馨回去了。　　仔細想想宋宛如的那句話，似乎對唐昱與楊涵寧之間的事情已經知曉了。　　被宋宛如撞破了好事兒，唐昱饒是臉皮厚比城牆也禁不住老臉發紅，他與沈宅的關係，這會兒已經到了自家人的程度，被自家人撞破了自己偷會小情人，自然臉上尷尬，好在他知道宋宛如不是多嘴之人，即便知道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看着手中那枚惹禍的耳環，唐昱趕緊給楊涵寧掛了個電話過去。　　原本想着楊涵寧會把那個大哥大帶走以方便兩人聯繫的，不過唐昱一打電話，鈴聲卻在自己卧室裡邊響起，原來大哥大楊涵寧也沒帶走，想來怕是楊涵寧怕被唐昱的家人打過電話鬧出尷尬來，又或是走的匆忙，這才沒帶走大哥大的，記得唐昱昨晚還特意囑咐她帶着大哥大讓這幾天聯繫的。　　不過唐昱苦笑着放下聽筒不過兩分鐘，電話鈴聲便又再度響起，唐昱接起電話剛剛說了一個字兒，聽筒裡邊就傳來楊涵寧焦急的聲音，“小昱，你，你有沒有看到你上次在安��送給我的那枚耳環，我出來才發現，左耳上邊的耳環不在了，是不是拉在醫院裡邊了。”　　唐昱苦笑着，“耳環你臨走時拉在床上了，大概是昨晚的時候不小心掉下來的，我整理床鋪的時候發現的，現在正在我手裡邊拿着，下次再給你。”倒是沒說耳環被宋宛如發現的事情。　　楊涵寧低低的應了一聲，沉默了幾秒才小心翼翼的到，“宛如姐，她沒有發現什麼吧。”　　唐昱依然苦笑，“你說呢……”　　事實上，宋宛如對唐昱與楊涵寧之間的關係早就有所懷疑，只不過一開始沒有往男女關係上邊想罷了。　　唐昱雖然一貫表現成熟，在男女情事上邊成熟些自然也能理解，不過那時候唐昱不過十五六歲，楊涵寧已經二十齣頭，兩人之間有着四五歲的年齡差距。在這個趨於保守的年代，一個已經在社會上打拚，一個還未上高中，兩人這樣奇特的身份導致宋宛如一直沒有把他們兩個的關係考慮到男女關係上邊。　　不過後來見多了唐昱與楊涵寧之間的事情，卻越發的懷疑兩人之間的關係，總覺得不是那麼簡單和單純。　　女人的心思總是敏感些，直覺更是準確的可怕，而且是毫無理由的直覺。　　宋宛如對唐昱和楊涵寧都還算了解，從唐昱帶着楊涵寧出現開始，兩人之間的關係就不簡單。　　從唐昱說服楊涵寧為蘇慕儒洗冤並指證陳松威，之後唐昱又對沈睿鴻那邊求情讓楊涵寧免於被起訴免於出庭，然後一直到之後的一系列事端，唐昱對這個女人，總是有些特殊和不同尋常，例如唐昱通過宋宛如吧楊涵寧安排到恆達裡邊工作，例如唐昱的VCD項目的法人寫着楊涵寧的名字這些等等的事情，宋宛如對這些事情都是知曉的，而這樁樁件件，無不再說明唐昱與楊涵寧的關係不簡單。單純的朋友關係，可不值得這麼做。　　尤其是從安��回來之後，宋宛如就更是感覺到兩人之間的關係不簡單，隱隱有些其他的關係。　　至於說理由，卻是女人之間的那種特有的直覺，毫無理由的直覺，從安��回來之後，她從楊涵寧看唐昱的那特殊的眼神和表情就能察覺到這點，身為女人，對這些事情總要敏感些。　　如果說以前宋宛如對唐昱和楊涵寧之間的關係還僅僅是懷疑，這次倒是恰恰間接的證實了這點。　　想着在唐昱房間中聞到的那兩人酣戰之後留下的氣味，宋宛如忍不住又是臉上發燙，暗道，這倆人膽子好大，好不羞，在醫院之中就迫不及待了。　　一旁的小語馨看到宋宛如的臉上變紅，心下奇怪，“媽媽，媽媽，你是不是生病了，怎麼臉那麼紅。”　　宋宛如好氣又好笑的看了語馨一眼沒有說話……　　說實話，雖然93年這會兒大陸的風氣還趨於保守，連師生戀這種戀情都不大能接受，更不可能接受類似於唐昱與楊涵寧之間的這種關係，不過宋宛如曾經留美，受過那邊開放文化的洗禮，倒是不覺得這個有什麼難以接受的，對他們之間的關係也能夠理解。　　不過她生於政治家庭，考慮的事情自然要多一些，對這些東西自然能夠考慮清楚厲害關係。　　她清楚唐昱的身份，也知道楊涵寧的身份，更知道楊涵寧與蘇慕儒之間的糾葛，所以，在知道了唐昱和楊涵寧之間的關係后，同為女人，宋宛如不得不暗暗的為這個美麗的女子嘆息一聲，宋宛如知曉，跟了唐昱，大概楊涵寧一輩子都沒有出現在陽光下的機會了。　　宋宛如是聰明的女人，她自然知道，像楊涵寧這樣的身份，大概永遠也無法以唐昱正牌女友的身份出現，甚至連朋友的身份都不好出現在蘇慕儒的面前。　　她跟了唐昱，註定要一輩子藏在陰影之中無法露面的，而這對於一個美麗的女人來說，這種結果未免過於殘忍了，還未開始便已經知道了最後註定沒有結果的結果。　　不過再想想楊涵寧的經歷，宋宛如心裏邊也就有些釋然，倒是在心中同情起這個美麗的女人來。　　楊涵寧有過那樣的經歷，是在唐昱的幫助之下才從那件事裡邊走了出來，她心裏邊對唐昱有些特殊的情感自然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就唐昱表現的獨特的魅力，大概也讓女人慾罷不能。　　像楊涵寧這樣漂亮的女人，若是沒有能力保護自己，日後很可能會淪為他人的玩物，以前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就是明證，雖然最後因為唐昱的幫助而沒有成為了陳松威的情人，不過若是以後還沒有能力來保護自己，那樣的事情，不見得不會發生第二次。　　她跟了唐昱，雖然一輩子沒有見到陽關的希望，不過倒未必不是個好選擇……

# 第一百二十二章 分稅制改革試點（上）

　　被宋宛如發現了他與楊涵寧之間的事情，搞的唐昱一上午精神恍惚，好在他老媽張雅惠過來的時候唐昱已經把這邊的事情處理乾淨了，呆了一會兒也沒有發現什麼異常，這才讓唐昱放下心來。　　那種擔驚受怕的感受，讓前世睡過良家的唐昱都心驚膽戰的，倒比前世真正的偷情之時還要來的刺激。　　最後唐昱總結了一句，原來，這才叫做真正的“玩的就是心跳”，以前那些，都是小兒科了。　　陳怡那丫頭大約是被楊涵寧用什麼法子給忽悠到恆達那邊去了，一上午沒有過來，倒是省得被這細心的小妮子發現什麼。　　宋宛如發現了這邊的事情，一上午自然也拉着沈芸和鄭舒嫻逛東陵市去了，沒有過來醫院這邊；還有成少洵等人，都沒有過來，讓唐昱從容的打掃了戰場，處理了贓物……　　下午的時候，在省城開了三天會議的蘇慕儒和唐天鴻一塊兒過來這邊，一過來就給唐昱帶過來一個不知道是好是壞的消息，分稅制的改革終於要開始了，而且，東陵市再一次到了風口浪尖之上，和政府資產加入拍賣行列一事系統，依然是以東陵市為試點單位，到了九月份十月份才開始全國大規模的改革。事實上是整個遼海省試點，東陵市作為試點的先鋒率先開始實行國稅地稅分家搞兩套稅務機構。　　原來，蘇慕儒他們這幾天連着在省裡邊開了三天的會議，總共就說了兩件事兒，第一件是關於全省嚴打的事情，第二件就是關於分稅制改革的事情，分稅制改革一旦開始實施，就要拆分原本的稅務局，改為國稅和地稅兩個機構，具體實施起來，自然又是要一番起飛狗跳。　　分稅制唐昱還是有所了解，並且還進行過深入研究的。　　具體來說，所謂的分稅制，就是按稅種劃分中央和地方收入來源一種財政管理體制。實行分稅制，要求按照稅種實現“三分”：即分權、分稅、分管。　　所以，分稅制實質上就是為了有效的處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事權和財權關係，通過劃分稅權，將稅收按照稅種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有時還有共享稅）兩大稅類進行管理而形成的一種財政管理體制。　　關於前世93年94年國內進行的大刀闊斧的大規模的稅制改革，前世的唐昱不在政壇上廝混，對裡邊的東西了解的不是很多，不過後來因為某個課題的關係，他前世的時候曾經看過一些這方面的政策性報道的文章，後來在社科院充電的時候以留意過一些這方面的東西，多少有些記憶。　　說來那三天的昏迷也不是全無好處，起碼那一幕幕的在唐昱的頭腦中閃現過的畫面讓他對前世的很多事情能熟記於心，甚至包括前世之時看過的某些統計性的報表，都能夠記得其中的数字，比那些所謂的過目不忘的天才都要強不少，也算是怪胎了。　　“分稅制改革試點依然是從東陵市開始？是不是整個遼海省都要優先於全國開始稅制改革？”唐昱抬頭看着蘇慕儒和唐天鴻，見他們肯定的點點頭后，又開口問道，“東陵市是中央還是省裡邊點的名？”　　到底是中央還是省裡邊點的名字，這點卻是需要搞明白的。至於唐昱他能夠猜到遼海要優先於全國開始分稅制改革，卻是因為，這段時間負責分稅制改革的朱延山副總理正帶着一個團隊飛赴全國各省與地方上進行談判來推動分稅制改革的進行，遼海省被四月份陳松威的事情牽連到，與中央美院談判的資格，自然要優先開始實行分稅制。　　蘇慕儒奇怪的看了唐昱一眼，“是中央特別點了東陵市的名字。”　　顯然，省裡邊點名和中央點名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像上次的政府資產開始拍賣，吧東陵市定位試點就是省裡邊的意思，是嚴仲賢和沈睿鴻兩個人要鬥法的先兆，而這次的情況顯然又有不同，是中央的大佬特意點了東陵市的名字。　　雖然試點不止一個市，不過點了東陵市的名字，足以說明一些問題。　　頓了頓，蘇慕儒怕唐昱不明白，又給他解釋道，“你也知道，東陵市自從前任市委書記發生了大額騙稅一事被查處之後，時機恰在稅制改革的風口浪尖上，東陵市被捲入地方與中央大博弈的舞台，就這樣納入了中央大佬的法眼之中，這次估計就是這個願意，所以點了東陵市的名字開始試點。”　　他話語之中不提陳松威，而是說前市委書記，顯然心中還是有些芥蒂，不願意提這個名字。不過任誰被陷害到那種地步，若是心裏邊沒有些怨氣，顯然是不可能的。　　唐昱笑了兩聲，“不知道中央對市裡邊市委書記帶頭的大額騙稅案有多高興，這次要不是咱們市裡邊出了這事兒，中央和地方不知道要扯皮多久才能把事情給定下來，咱們到時間接的幫了中央的大忙，讓中央說話硬氣起來。這次分稅制改革，地方與中央之間的大博弈，地方上的利益，不用說，肯定是損失慘重了。”　　唐昱這話說的直白，若是搞政治的，是絕對不會這麼說出來的，唐昱最後一句沒有點出來的是，地方與中央的大博弈把騙稅案發生地的東陵市和遼海省推到了風口浪尖上邊，而前省長邱立源就是因為稍微牽扯到了裡邊，因為這個原因而被調到了中央任閑職，也算是時運不濟。　　蘇慕儒到時極願意聽唐昱關於此事的論述，遞給唐昱一份省裡邊下發的紅頭文件，“這份東西，就是中央這次的政策，你小子看看，然後好好說道說道。”　　唐昱腆着臉笑了笑，“你們兩個都是搞政治的老手，不用壓榨我這麼個年輕的勞動力吧，我的腦袋可是剛剛受過傷還沒有好利索呢，再說，這些東西，我懂得的，未必有你們知道的深啊，怎麼還要聽我說道。”不過嘴裏邊這樣說著，還是隨手翻開那份文件仔細看起來。　　蘇慕儒在一旁笑道，“讓你小子說道說道，自然是有原因的。這次東陵市被點了試點的名字，我特意的問了沈省長一聲，沈省長說，這次被中央大佬點名試點，也不僅僅是因為騙稅的事情，那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還有另外一個願意就是我在內參上邊那篇關於分稅制改革的文章了。沈省長說，那篇文章，在上邊入了中央大佬的眼睛，這才特意點了東陵市的名字，嘿，我的那篇文章，原本就是讓老唐代寫，最後可是被你改的面目全非才上了內參的。那時候還不覺得你小子寫的那些東西怎麼樣，不過這會兒對照着這份中央下發的文件來看才能體會到裡邊的東西，朱延山副總理在這份文件裡邊要表達的意思，你那份文章裡邊就明着暗着說了不少，倒是把人家的心思猜的透徹，自然要讓你來好好說道說道的。”　　頓了頓，忽然又笑出聲來，“你小子這次可是讓我出了丑了，我在香榭苑和沈省長談完事情，最後沈省長忽然笑呵呵的問了一句，問我那篇文章是不是你小子操刀，我還沒回答呢，沈省長直接笑道，看那字里行間的模樣就少不了你的手筆，便是不是你操刀，最後也有你的潤色，沈省長最後還說讓你最近到省裡邊去一趟，分稅制改革的東西，他還要和你好好談談。”　　唐昱笑了笑沒有說話，沈睿鴻能這樣和蘇慕儒說話，自然說明蘇慕儒已經納入了他的體系之中，要不，官場上邊可是很忌諱這樣說話的。　　至於沈睿鴻能猜到那篇文章裡邊有唐昱的手筆，卻是因為，唐昱在之前就和沈睿鴻在稅制改革的問題上邊做過討論，而且深入的闡述過一些東西，沈睿鴻自然能從那篇文章裡邊看到唐昱的手筆。　　至於說他和蘇慕儒說的，那篇文章入了中央某人的法眼，其實唐昱稍微猜測一下就知道，定然說的是朱延山副總理了，前世之時分稅制的改革就是在這位副總理的推動下進行的，唐昱在文章中多種表述都暗合了這位副總理的意思，自然就入了他的法眼，而恰好，沈睿鴻與這位副總理之間的關係也不淺，蘇慕儒也就入了法眼。　　不過唐昱一直有些奇怪，照理說，入了朱延山副總理的法眼，若是運氣的話，或許會被叫過去問對，只是這麼長時間過去了依舊還沒有動靜，看來應該沒有希望了，倒是可惜了那篇文章，唐昱當初準備的時候，可是希望給蘇慕儒架個梯子的，事後還又準備了不少的資料，這會兒看來，是完全的多餘了。　　不過唐天鴻倒是打心眼裡邊高興，兒子出息了，他自然高興的緊，要知道，那篇文章可是入了中央大佬的研究，雖然用的是蘇慕儒的名字，不過唐昱操刀，已經足夠說明他的實力。　　和蘇慕儒之間也不必忌諱很多東西，唐天鴻開口問道，“小昱，你剛剛沒看那份文件就說，地方利益指定要大大的受損，這話怎麼說？”　　唐昱合上那份紅頭文件，開口道，“這裏邊的道理其實你們都能夠看得到的，中央和地方，什麼時候和諧過？從來都是扯不清的利益糾葛。其實在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對於稅制的改革一直在探索之中，也有過一些措施的，不過對於稅制的改革，千變萬變，概括起來無非是六個字兒，‘強中央，弱地方’，萬變不離其宗，這次的分稅制改革自然也不例外，終究還是脫不了這六個字兒。”　　唐昱這麼說著，唐天鴻和蘇慕儒都來了興趣，想聽唐昱好好闡述一下這六個字兒。　　沈睿鴻私下里和蘇慕儒說，他見過的人裡邊，最能夠體會到中央政策走向的，唐昱是最敏感的，這一點上邊，他自己都自然不如，前有海南樓市調控的事情，這次又是分稅制改革的事情，也由不得他們不高度的評價唐昱在政治上邊的敏感性，尤其是對中央政策的把握，簡直到了神的地步，知無不對。　　這會兒蘇慕儒自然也想聽聽唐昱對分稅制改革上邊的看法，這會兒的唐昱，可不能僅僅當成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來看待，而是要當成一個能體會到中央政策思想的人來看待，當成能把握住中央某些人心態的人來看待。　　看兩人都是一副感興趣的神情，唐昱又接着往下說，“我最近看了不少有關國內進行分稅制改革的文章和相關的政策概括了一下，自打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國內的財政體制經歷了多次調整改革，在國內的稅制改革上邊，我們先後實行了‘統收統支’、‘分灶吃飯’和‘利改稅’體制的改革。無一例外，這些改革都把握着這樣的一個方向，那就是‘弱地方，強中央’的原則，無論怎麼改革，都不會偏離這個原則和大方向。”　　頓了頓，唐昱又接着往下說，“不知道你們注意沒，在1992年的時候，我們黨的十四大會議上邊就確立了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不斷擴大，使原有財政體制的弊端日益顯露，這種以放權讓利為特徵的財政‘分灶吃飯’體制，推行到今年的時侯，已經出現了重大的問題，我看過的一組數據显示，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已經下降至不足30％的水平，顯然，這樣的制度嚴重弱化了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增強中央宏觀調控能力，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財政分配關係，稅制的改革是必然的，改革的方向必然是增加中央的財政收入，既然要增加中央，那自然就要弱化地方上的利益。”　　蘇慕儒贊同的點了點頭，“這些資料我也研究過，分稅制的改革，必然是要弱化地方上的利益加強中央上的利益，中央的錢袋子空着，自然瞅着地方上的，你之前說中央與地方上的扯皮，說的倒是很有道理，你這小子，對這些事情倒是看的清楚，也不知道誰教你的。”　　唐昱心頭暗道，若是你也到社科院裡邊寫兩年的資料，大概也能明白這些東西，不過這話他可不敢說出來。

# 第一百二十三章 征管之爭

　　“其實中央與地方上邊的扯皮，說到底還是征管之爭。這種涉及到利益的東西，自然是要扯皮的，中央和地方上邊歷來就不平靜，中央對待下邊，不會溫情脈脈，下邊也不會任由中央割去自己的利益，這種扯皮的事情，多了去了，只要涉及到利益的東西，哪能少得了扯皮。”　　蘇慕儒贊同的點了點頭，“小昱，你倒是說說這個征管之爭，我對這份文件裡邊的東西還沒有太吃透，看來沈省長之前說聽你小子給分析分析，倒是很有先見之明啊。”以蘇慕儒的實力，一個小小的地級市的市長自然沒有資格參与到地方與中央在稅制改革上邊的大博弈，自然對裡邊的一些門道不是很清楚。　　唐昱微微一笑，“說到這征管之爭，其實還是要先說這個分稅制。你們看這份紅頭文件，這是國務院下發的《關於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這裏邊，將原專司稅收征管的一個稅務機構劃分為國稅和地稅，很顯然，按照這份文件裡邊的表述，地稅局是競爭不過國稅局的，在這件事兒上邊，地稅局是弱勢群體。至於為何說競爭不過國稅，這裏邊其實也是有着多層次的原因。先從稅種上邊來說，從這份文件裡邊就能看得出來，首先表現在地稅的日常征管層面，即稅種多、稅額小；稅源零散，不穩定；徵收成本過高。地稅征管比之於國稅征管，一個是撿芝麻，一個是抱西瓜。”　　喝了口水，唐昱又接着往下說，“就稅種數量來看，地稅稅種有12個，假使將一些中央、省、市法定代征的稅費項目計算在內，從數目上邊看是要多於國稅稅種的，看似有些優勢。但實際情況是，這些稅種稅基比較小，且不易控制。比如車船稅和普通營業稅的徵收，稅源零星分散，稅金從幾十元到百元不等，徵收成本很高，有時甚至需要委託多部門代征、代管，衍生出無數繁瑣環節。其實從這個稅種的劃分上邊就能看出一些東西，中央的做法，是要把易徵稅種都划給國稅，難徵稅種都留給了地稅，吧地稅當做後娘養的孩子。國稅吃肉，地稅喝湯的這種說法是之前的口水戰的時候南方周末上邊的一篇針對性很強的文章，這種說法雖然有些極端，不過大體還是沒錯的，中央的做法，就是只給地稅喝湯甚至只給喝水。既然是這樣，那地方與中央的矛盾也就此產生，而很顯然，分歧罪的地方就產生在這個征管之爭的上邊。”　　蘇慕儒還是有些疑惑，“你剛剛說的這些，似乎在說國稅地稅分家之後中央偏袒國稅，這個是自然的，中央要增加收入，自然要拿大頭，地方上的利益自然要受一些損失的，也就與中央有了扯皮，不過這征管之爭的說法，到底是在說什麼？”　　唐昱笑了一下，“其實，在這個之前，有些人早就提出來過這個所謂的征管之爭，不過不大受人注意罷了。這最大的分歧，其實出現在企業所得稅征管上。”　　“我看過近期關於分稅制改革的討論文章，其實在初期的時候，雖然定下了國稅和地分稅制改革革的基調，不過最初的草案與現在的這份文件，在某些地方是有很大的改變的，也正是某些地方的改變，才有了征管之爭的這個巨大分歧。按照初期草案之中的說法，企業所得稅按企業隸屬關係劃分，中央企業收入所得歸國稅機構征管，地方企業收入所得歸地稅機構征管，兩不相礙。不過後來，隨着討論的深入，中央的聲音強硬起來之後，這種草案就被另一種方法給代替了，就是現在的紅頭文件上邊的說法，企業所得稅是中央與地方的共享稅種。”　　“共享稅種？這怎麼說？”唐天鴻與蘇慕儒兩人在這方面都不是專業人士，還需要唐昱做些解釋。　　“其實說來，這個共享稅種的出現還是因為我們東陵市騙稅的事情才出現的，在之前的草案之中，企業所得稅按企業隸屬關係劃分，中央企業收入所得歸國稅機構征管，地方企業收入所得歸地稅機構征管，兩不相礙。不過我們東陵市的騙稅案讓地方上邊落了話柄，中央的聲音進一步的強硬起來，這才有了這個所謂的共享稅種的出現，而這個稅種，其實就是征管之爭矛盾的潛伏。”　　“怎麼說？”　　事實上，在唐昱前世的記憶裡邊，這個共享稅種的出現，在前世的時候，是直到2002年之後才出現的，而之前，一直沿用的是中央企業收入所得歸國稅機構征管，地方企業收入所得歸地稅機構征管的方法。　　顯然，唐昱重生而來讓東陵市的巨大騙誰團伙提前暴露，在推動了分稅制改革政策的同時，也讓某些東西出現了不為人知的改變，例如這個共享稅種的出現，例如，在前世的時候，地稅初期是有十七個稅種的，而不是現在文件裡邊的十二個。顯然，事情已經偏離了原來的方向，沒有按照前世時候的軌道，雖然大體方向不變，不過在細微之處，已經與前世出現了不同。　　意識到了這點，唐昱繼續往下說，“既然決定了共享，那就自然而然的有了分歧，關於企業所得稅界定標準，其實這裏邊是很難鑒定的。就這份文件之中，雖然對國稅和地稅如何征繳企業所得稅、稅源歸屬等問題進行劃分，但表述並不明晰、文本內容也有矛盾，那幾種界限劃分的標準也不是很明確，這就是征管之爭的根源。事實上，這種含糊不清的表述，在國內的政治體制下才能出現的，國內官員做這些扯皮的事情，很是拿手。”　　“再說這份文件關於企業所得稅的劃分的表述，我舉個例子，這個例子其實在前段時間的爭端大討論上邊就有文章提到過，只不過不是很引人注意，例如：在企業所得稅的徵收上邊，地稅方面認為新辦企業是從無到有，如果是老企業出資辦新企業，這是投資、屬關聯企業，不應由國稅征管。企業的機構分設和業務衍生，均不能算是新辦企業行為，所得稅也不由國稅征繳。可是根據國稅總局文件的表述，新設企業的母公司或股東原來繳納地稅的，則新企業的所得收入仍由地稅徵收。為了弄清很多外來投資企業的母公司在原始註冊地到底是繳納地稅還是繳納國稅，還需要擠出一些時間到外省去調查取證，以便確保這些企業的稅源不至於‘外流’。 再有，這份文件裡邊的規定，服務業和第三產業的企業所得稅要由國稅局徵收的，但事實上地稅局控制了這些領域的發票就等於控制了徵收。我們幾乎可以肯定，當納稅人去開發票時，地稅局會向納稅人施壓，明確要求他們到地稅繳交所得稅，但本來是國稅局征的稅。這種界限不清的問題，在國稅地稅劃分之後的例子還有很多，這才有了征管之爭的這種說法。”　　見蘇慕儒和唐天鴻聽的認真，唐昱笑了笑，“其實所謂的征管之爭，說到底還是地方與中央的利益博弈，中央有中央的利益需求，地方有地方的利益需求，都希望自己的利益能夠大些，這才出來了征管之爭。不過這次中央有了說話的底氣，在與地方的博弈中硬氣起來，地方上邊直不起腰，自然就要被中央捏着七寸走，這征管之爭，最終還是要看誰的底氣硬，現在看來，是中央的底氣要硬些，換句話說，國稅的後台比地稅硬，地稅是爭不過國稅的。”　　“其實說來，要是地方上能硬氣些，就應該與中央搭台唱戲，強烈要求把稅種的劃分上升到立法的高度，目前的這種財政集權不是通過法制化來實現的，因此隨意性很大按照分稅制規定，中央主導稅權，只有中央具備稅種設立權力。在稅種設立時會啟動法律程序，但在具體劃分過程中，則由財稅部門通過自己的行政性文件加以具體界定。這容易造成中央部門與地方政府爭稅的情況。在劃分稅源上，中央不立法，法律程序也不走，財政部一紙文件，很多稅源就歸了國稅。在目前的政治體制下邊，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不過我們東陵市的大額騙稅案讓地方派在分稅制改革的事情上邊沒有了博弈的底氣，立法的事情自然也就不了了之。前段時間報紙上邊就此事已經打過了口水仗，不過最後顯然還是中央勝出了一籌。”　　“其實這裏邊還涉及到一個立法權的先後順序的問題，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要求中央和地方都有立法權。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中央稅收立法權的行使優先於地方的稅收立法權，地方的稅收立法權必須服從於中央的稅收立法權，地方稅法不能同中央稅法有相悖之處。這種要求之下，地稅似乎成了後娘養的，與國稅之間的矛盾只會更加的凸顯出來。而且，按照這份文件裡邊的說法，這裏邊規定，把需要由全國統一管理、影響全國性的商品流通和稅源集中、收入較大的稅種划為中央稅，稅權（立法權、司法權、執法權）均歸中央；把與地方資源、經濟狀況聯繫比較緊密，對全國性商品生產和流通影響小或沒有影響，稅源比較分散的稅種划為地方稅，稅權歸地方；把一些稅源具有普遍性、但征管難度較大的稅種划為中央和地方共享稅，立法權歸中央，司法權和執法權可歸中央也可歸地方。這種強制性的立法規定，註定了國稅與地稅天生就是不平等的，國稅天生就處於優越的地位，地方上邊的既得利益受損，不和中央扯皮鬧矛盾才怪。這種行為，完全就是中央變着法子從地方的口袋裡邊撈錢，地方上邊自然不樂意了。”　　唐天鴻贊同的點了點頭，他是經濟學科班出身，是國內最早的一批經濟學碩士，之前不大關心分稅制改革的事情，所以很多東西不大了解，不過這會兒聽了唐昱的解釋倒是明白了不少，不過還是對着蘇慕儒嘆息了一聲，兩人相視而笑，盡在不言中。　　他們兩個自然知道，唐昱能看得到這些東西，自然也有其他人能夠看得到，中央制定政策的大佬也不會看不到，不過最終是以這樣的文件形式下發，說到底，還是利益上邊的博弈罷了。　　蘇慕儒嘆息一聲，對着唐昱道，“你小子，對這些東西了解的倒是清楚，怪不得沈省長說你最能把握到中央的思想，這些東西，有些若是不點出來，可不一定能想得到，不過中央這次的分稅制改革，那是勢在必行了，前面的弊端積累的太深，若是不改革，中央勒緊褲腰帶也過不下去了。”　　嘆息了一聲，“這次之所以中央迫不及待的要進行強勢的稅制改革，而且還讓朱延山副總理來挑頭，那實在是中央也窮怕了。”

# 第一百二十四章 分稅制改革（中）

　　唐昱也贊同了一聲蘇慕儒的說法，中央卻是窮怕了，這才有了這次的稅制改革。　　事實上，他對於分稅制改革的背景可要比蘇慕儒了解的清楚的多，不僅有前世的記憶，還有這一世專門收集的資料。當然，大多數還是源自於前世的記憶，源自於前世在社科院充電那段時間的瘋狂涉獵，至於這一世收集的資料，卻是為了說話之時不說露了嘴。　　事實上，在八九十年代的時候，中央的財政已經到了懸崖的邊上，不得不進行改革。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內的中央財政就陷入了嚴重危機，由於財政收入佔GDP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中央政府面臨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的狀態。中央財力的薄弱，使那些需要國家財政投入的國防、基礎研究和各方面必需的建設資金嚴重匱乏。　　正是這場財政危機，讓黨中央、國務院痛下決心，一場具有深遠影響的分稅制改革在國內開了序幕，這才有了蘇慕儒手中的那份文件。　　在唐昱前世的記憶之中，九十年代初的那會兒，中央財政窘迫到了極致，好像是1991年的全國財政會議，當時中央財政十分困難，第二年的預算無論如何都安排不了，有一個大的窟窿，因為前一年稅收只有2970多億元，很多地方非常困難，又趕上貴州遭遇大災，中央沒有錢給地方。當時的財政部部長出於無奈，要各省作“貢獻”，從1000萬到1億元不等。　　原本每年財政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做下一年度的財政預算，可是那一年的財政會卻變成了變相的“募捐”會。據唐昱看的某些文字資料描述當時的事情，一些財政廳廳長當場和中央財政部翻臉說：“跟我要錢，我可沒有！”一些富裕省份的財政廳廳長與財政部長當面“反目”。　　而也這是那次的反目，才促使了中央下定決心要充實錢袋子。　　唐昱記得，前世的時候有個經濟學家還專門評論過那次的財政會議，評論當時的“反目”到底有沒有道理？　　事實上，按照當時的說辭，人家地方上是有道理的，有人家不給錢的理由！就比如廣東，依據與中央簽訂的財政大包干“契約”，廣東每年只向中央財政上交22.74億元，遞增9％，再要錢就超出“合同”範圍。但是，讓財長下不來台的是，原以為由於中央給了廣東很多優惠政策，就連關稅都留給了廣東，中央財政遇到困難，要點小錢會如此不給面子。　　在唐昱的記憶中，他在社科院充電的那會兒看過的資料中似乎提到，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共發生過兩次中央財政向地方財政“借錢”的事，每次總數大約都是二三十億元。其實人們心裏都清楚，名為“借”，實為“取”，就是要地方“作貢獻”，有借無還的買賣，地方上邊自然不樂意。　　財政會議還向地方“壓”稅收指標，壓不下去預算盤子就定不下來，中央財政下一年度就無米下鍋。因此，財政會議上“羅圈架”打得不可開交，稅務局長跟財政部“打”，地方財政廳廳長也跟財政部長“打”。稅務局說：我們收不了這麼多。財政部堅持不讓步。當時，幾乎所有省份對中央下達的稅收指標提出異議，特別是富裕地區。　　那個時候，據說一年一度的全國財政會一開就是半個多月到20天，會上不是認真總結財稅工作，變成人們為“領任務”，分稅“收指”標而爭執不下的會議。　　也正是中央的錢袋子太空，中央被窮怕了，在財政過於窮迫的背景下邊，才有了朱延山這位向來喜歡大刀闊斧整改又有着鐵血手腕的人士進行這次分稅制改革。事實上，中央對於重用朱延山副總理這樣的人也是很有用意的，有些事情，不是每個人都能做，不同的事情就需要不同的手段來。　　關於當年中央財政的窘迫，唐昱的記憶裡邊有這樣一組書記，1992年，全國財政收入3500億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億元，地方收入2500億元，中央財政支出2000億元，赤字1000億元，當年的赤字大部分向銀行掛賬。中央財政非常困難，唐昱好像記得，當時的財政部部長似乎某個劉姓人士向分管銀行的朱延山副總理借錢，朱延山當時沒有答應，而是開始醞釀分稅制改革的事情。　　其實在那種情況下，中央的財政已經難以維持下去。　　好像是1993年上半年的一些指標發出警示，國家財政特別是中央財政十分緊張，唐昱不太記得前世的具體数字，不過他這一世通過沈睿鴻也收集了一些資料，唐昱把那些資料拿出來分別給唐天鴻和蘇慕儒看，資料上邊，中央的財政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　　唐昱的腦中還有一份當時的數據，那時候整個財政收入一季度比1992年同期下降2.2％，按可比口徑也僅僅持平；工商稅收1400億元，比上年同期增12％，去掉出口退稅10％，僅比上年同期增長1.4％。而1993年一季度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15.1％，上半年達到14％，比1992年GDP增長12.8％高出不少。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比例失衡，全國生產增長速度很高，而國家財政特別是中央財政十分緊張。　　稅收增幅小，開支卻大幅增長。資金不到位的情況多方出現：糧食收購財政虧損性補貼資金不到位；重點建設資金不到位，很多重點建設卡着脖子，如鐵路、港口、民航等。按照往年的進度，重點建設資金上半年至少要撥付全年的40％，而1993上半年為19.5％，差了將近一半；重點生產企業和重點出口企業缺乏流動資金。　　與此同時，需要由中央財政收入中支出的硬支出，一分也不能少。在朱延山副總理宣布財政再困難也不能到銀行透支之後，所以那一年，劉仲藜三次找朱延山副總理，希望他批條子向銀行借錢，自然沒借來。當時已經到了不借錢工資發不出去的境地。　　財政緊張到這種狀況，引起朱延山副總理的高度重視。　　那時候的他已經意識到，如果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到不了2000年就會垮台，這不是危言聳聽”。事實上，關於分稅制改革，在中央早就進行過討論，只不過一直沒有一個可行性的措施制定出來，也沒有人去挑這個擔子。　　在唐昱的記憶之中，前世的時候，是在1993年7月的時候，朱延山副總理來到全國財政、稅務工作會議，對所有參加會議的人員說過這樣一番話：在現行體制下，中央財政十分困難，現在不改革，中央財政的日子過不下去了。目前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不到40％，但中央支出卻佔50％多，收支明顯有差額，中央只好大量發債，不然維持不下去。去年，內外債務，向銀行借款900多億元，今年預計1000多億元，中央背着大量的債務，而且越背越重，中央財政困難，而且是加劇的趨勢。一般來說，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央財政收入比重都在60％以上。而中央支出一般佔40％，地方佔60％。但是我們正好相反，收支矛盾十分突出。這種狀況是與市場經濟發展背道而馳的，必須調整過來。　　不過這一世的情況顯然有所改變，因為騙稅案的發生，促使朱延山副總理關於稅制改革大變動的提前發動，七月份的時候已經開始了具體的流程，開始了與地方上邊的談判，開始了草案的修改。　　中央的財政為何窮迫到了這個地步？這一世很多人都在分析這些東西，這份稅制改革的政策就是在分析的基礎上制定出來的，不過很顯然，前世之時唐昱在社科院裡邊接觸到的東西被完備，到了2000年後，隨着某些分析軟件和數學建模的出現，很好的分析了那個時候的中央財政出現這個問題的原因。　　具體來說，80年代以後，中國出現持續性的高速經濟增長。1980年―1990年間，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率為9.5％。經濟的高速增長並沒有帶動和促進國家財力的同步增長。當時，財政部透露，政府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2年的14％，中央財政收入的比例不斷下降，已經削弱了中央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能力。　　為什麼財政收入佔GDP比重不斷下降？為什麼中央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是什麼造成中央政府財政能力降至歷史最低點，已經陷入“弱中央”的地步？就唐昱前世所接觸到的絕大部分資料都显示，這是因為當時稅收體製造成的結果，是因為稅收已被“包”死了，中央沒有增量。　　在分稅制改革之前，國內的財政體制始終處於多變的、不穩定的狀態之中。　　1993年之前，在40多年裡，國內的財政體制變動了不下15次，最短的一次財政體制只維持了一年，這種頻繁改變的財政體制，自然是罪魁禍首之一，不過也僅僅是之一。　　當時，全國的財政體制大體上分為收入遞增包干、總額分成、總額分成加增長分成、上解額遞增包干、定額上解、定額補助，另外還有五五分成的分稅制試點。這種狀況，被形象地比喻為“一省一率”的財政體制。　　老財政體制的弊病，從滬市和京城可窺見一斑。滬市實行的是定額上解加遞增分成的模式。定下每年財政收入165億元，100億元歸中央財政，65億元歸地方財政，每增加一億元，中央與地方五五分成。結果，滬市實行財政包干五年，年年財政收是163億元――165億元之間，一點沒增長。對京城採取的是收入遞增包干分成模式，約定的年增長率是4％.5年之中，京城每年財政增長為4％。分稅制之後才發下京城隱瞞了98億元的收入。　　所謂承包是“包盈不包虧”，即使包上來的也跟不上物價上漲，物價一漲財政就又缺了一塊，這些都造成了稅收來源困難。同時，地方承包了以後，就有了這樣一種心理：我增收一塊錢，你還要拿走幾毛，如果不增收不就一點都不拿了嗎？於是就出現了“藏富於企業”、“藏富於地方”的現象，給企業減免產品稅，造成“不增長”，然後通過非財政途徑的攤派，收取費用。最後生產迅速發展，而間接稅（產品稅）收不上來。如此，中央收入被“包”死了，“包”到了中央財政困難的窘境。而地方的日子相對於中央財政要好過得多。　　一個市場經濟國家的財稅體制應該是穩定和規範，並且更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公平及透明的分配體制。而國內家當時頻繁的、輪番變換的財稅體制，造成了地方對中央極大的不信任以及互相猜疑，因為不知道下一步你如何改？怎麼改？更不知道未來的預期。　　由於“稅”收不上來，政府開始打“費”的主意，到80年代中期，沒有辦法就出現了“能源交通基金”，在原有的基礎上增加10％（整體約100多億），來補充中央財政的不足。到1989年還是過不下去，財政受到政策體制的限制，又出台了一項政策，叫“預算調節基金”，同樣的口徑增收5％，而且那時候每年財政會議之前，總要千方百計地出台一些收費措施。　　正是因為這裏邊種種不合理的制度，造成了九十年代初的那種財政窘迫的事情。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朱延山副總理挑起了分稅制改革的大梁，仔細的分析了種種弊端之後，大刀闊斧的實行了分稅制的改革。　　與前世有些不同的只是，分稅制改革的時間因為唐昱重生的蝴蝶效應而提前了，分稅制改革的力度因為唐昱的蝴蝶效應而增大了，至於其他的，大方向上邊基本沒有什麼改變的，朱延山副總理，依然是挑大梁的人，他的手腕，依然是大刀闊斧的鐵血手段。　　事實上，根據唐昱前世在社科院的了解，早年的時候，當時分稅制只是一種理想主義的設計。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邊就有人提出相關設想，由於當時社會經濟環境沒有要求實施分稅制的動因，也不具備實施分稅制所要求的市場經濟財稅體制，計劃經濟下是無法搞分稅制的，所以遭到了幾個省的強烈反對，因為這直接觸及到了地方的利益，因此這次嘗試沒有成功。　　後來在1990年的時候，時任國務院總理在《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建議》中提出，要在“八五”期間，有計劃地實施分稅制。鑒於當時的狀況還要不斷完善財政包干制，也是在那年，財政部提出了“分稅包干”的體制方案。　　至於具體的提上日程，那還是在1992年年初，鄧公發表南方談話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登堂入室，分稅制的被再次提出。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要逐步實行稅利分流和分稅制”同年中央選擇天津等九個地區進行分稅制試點。　　按照唐昱的想法，在分稅制的事情上，1992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是標誌性的。92年，第一次在黨的代表大會的文件中正式寫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黨代會審議通過了這個政治報告之後，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實際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共同意志。　　前世的時候，在1993年5月的時候，中央成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文件起草小組才開始具體的起草東西，而這一世，五月份的時候關於草案的爭論已久如火如荼，中央在東陵市的騙稅案發生之後已經推翻了一次草案，吧關於企業所得稅之類的稅種又重新進行了起草。　　說來，這一世中央之所以能這麼快速的制定出稅制改革的各項措施，其實唐昱的功勞也是功不可沒的，出了提前揭發出陳松威的騙稅案之外，他幫助蘇慕儒寫的那篇上了內參的文章也對中央的某些草案的起草起到了促進的作用，他本就是根據前世朱延山副總理的想法寫的文章，自然很是合朱延山副總理的意。朱延山副總理改革之中制定出來的七條主要內容，唐昱或明或暗的都有所提到。　　除了這些，在唐昱前世的記憶之中，關於朱延山副總理的稅制改革還有個說法，叫南“征”北“戰”十七省，說的就是為了分稅制的實施，朱延山副總理南征北戰與地方進行艱難的談判的事兒。上一世的時候，朱延山副總理帶領60多人的大隊人馬，有體改辦、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及銀行等部門的同志，其中主要是財稅系統的同志，飛遍17個省、市、自治區，與地方上邊展開談判，由遠及近，第一站是海口，最後一站是河北。　　這一世中央的口氣硬了很多，地方上邊在很多地方不得不妥協，不過朱延山副總理與地方上的談判也是有進行的，例如廣東這些態度強硬的省份，都需要親自談判，只是不知道會不會像前世那樣南征北戰十七省。不過很顯然，遼海是沒有談判的資格了。　　說來，像蘇慕儒帶回來給唐昱看的這份紅頭文件，其實也可能不是中央最後的定案，或許只是在遼海省的定案，所以在東陵市的依然叫試點。事實上，分稅制實施下來，具體到了某個省份上邊的細節也是不盡相同的。　　不過很顯然，在分稅制改革一事上邊，遼海省是最沒有與中央談判的資格和立場的，因為陳松威這個市委書記的騙稅案，其中還牽扯到前省長邱立源，遼海省在分稅制改革上邊沒有與中央談判的資格，也是最早贊同中央分稅制改革的省份。嚴仲賢為了此事都大為的火光。　　唐昱心中暗道，若是陳松威的案件能晚一年左右揭露出來，到時候雖然也會有些不利的影響，不過那時候分稅制早就定了調，大概也不會有現在這麼大的影響了。　　可惜的是，唐昱在那個時候重生了，為了蘇慕儒和唐天鴻，為了前世的悲劇不再重演，也就註定他要揭開陳松威特大騙稅案這個蓋子的。揭開了這個蓋子，自然就註定了遼海在分稅制改革裡邊要吃一些虧。　　沈睿鴻的心中此刻大概也在權衡利益得失，他幫了蘇慕儒，揭了陳松威的蓋子，於是乎邱立源到了中央，他上了省長，可是，省長的任命書還沒下來，遼海在分稅制的改革上邊就先失一馬，不過看起來，還是得到的多一些。　　蘇慕儒大概也是心中忐忑，這才來找唐昱尋求信心。　　其他各省都有和中央談判的資格，都可以適當的和中央談一些條件，可以和中央扯皮，唯獨遼海省站不住提條件的立場，沒有那個資格，在這個時候，遼海省的東陵市被中央點了名開始試點，若是試點工作做不好，那自然是繼陳松威那時省委省政府被打了臉之後又一次被打臉，那個時候，蘇慕儒的日子就不好過了，所以他才要來找唐昱，理清楚裡邊的厲害關係。　　顯然，唐昱前世的時候腦子裡邊就裝着不少這方面的東西，這一世為了他老子的前途，也一直在做各方面的準備，也收集了不少資料，兩下印證着，他也整理出來了一些東西，雖然不是很完善，不過蘇慕儒有了那個東西做參考，情況自然比現在的兩眼一抹黑要好多了。

# 第一百二十五章 分稅制改革（下）

　　其實概括說起來，分稅制的改革就是三條的主要內容：重整稅收結構，取消一些不合理的稅種（如產品稅），代之以較符合市場化改革的稅種，例如徵收增值稅和規範消費稅；重新劃分中央稅，地方稅，中央地方共享稅，使中央取得更大的財源；為了保護個省市（特別是富有的省市）的既得利益，中央設計了一套稅收返還制度。　　而分稅的大致作法也極是簡單，不過是幾種做法：按稅種劃分收入；中央集中必要的財力實施宏觀調控；中央和地方分設稅務機構，分別徵稅；有一套科學、完整的中央對地方收入轉移支付制度。　　當然，國稅地稅分家，一個稅務機關分成兩個，那些東西說起來極是簡單，做起來卻是極為的困難的，要不，前世的時候國稅和地稅也不會扯皮的不可開交。　　在唐昱的記憶之中，國稅與地稅鬧的最凶的時候，國稅曾經請動公安機關直接抓捕了在地稅局門前要去交稅的地產商來威脅其他的地產商到國稅局納稅。　　所以說，東陵市想要做好這個試點，也不容易，蘇慕儒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　　唐昱一邊吧以前自己整理的一些東西和注意事項拿給蘇慕儒和唐天鴻看，一邊拿着那份紅頭文件在紙張上邊寫寫畫畫，蘇慕儒看着唐昱之前整理的那些東西，暗暗點頭，知道唐昱在這上邊花了一番的功夫，奇怪的開口問道，“小昱，你什麼時候開始搞這些東西？你怎麼知道我們會用到？”　　唐昱笑了笑，“之前可不知道你們會用到那份東西的，我是在上次幫乾爸寫那篇文章的時候查了些資料的，後來到香榭苑的時候和沈伯伯談起這件事兒，沈伯伯也很乾興趣，我就托他幫我收集了一些資料，順便整理出了這些東西。”　　唐天鴻和蘇慕儒這才明白，原來手中的這份東西是給沈睿鴻準備的。　　湊頭過去，卻見唐昱在紙張上邊寫寫畫畫的，竟然是把那份文件之中關於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的具體內容概括了四方面，蘇慕儒大致看了兩眼，只看那四個方面的標題就知道，出入不大，倒是越發的感慨這小子的政治敏感性。　　說來，分稅制也就是四個方面的內容，一個是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的劃分，中央和地方之間財力分配，要以財權與事權相統一為原則。　　第二個是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的劃分。根據中央和地方的事權，按照稅種劃分中央與地方的收入。　　第三個是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的確定。中央財政對地方稅收返還數額以1993年為基期年核定。按照1993年地方實際收入以及稅制改革和中央地方收入劃分情況，核定1993年中央從地方凈上划的收入數額，即消費稅＋75％的增值稅一中央下划收入，並以此作為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基數。從1994年開始，稅收返還數額在1993年基數上逐年遞增，遞增率按全國增值稅和消費稅增長率的1：0.3係數確定，即全國增值稅和消費稅每增長1％，中央財政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增長0.3％。　　第四個則是對原包干體制有關事項的處理。實行分稅制以後，原體制分配格局暫時不變，過渡一段時間后，再逐步規範化。　　這些東西與前世的時候大體沒有出入，基本還是遵循前世的發展趨勢，沒有什麼大的改變。　　不過仔細的說來，唐昱對國內93年94年伊始的分稅制的改革，其實是沒有多高的評價的，他寫那篇文章，更多的是為了蘇慕儒和唐天鴻的前途而適當的適應一下形勢，並不是很贊同這個改革。當然，或許從他的角度看有些片面了，畢竟，那次改革是切切實實的幫助中央解決了財政問題，不過卻也由此衍生出另外的一系列的問題。　　朱延山副總理曾經說過，“這是一個長治久安的基礎，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這句話的準確性自然毋庸置疑，肯定了分稅制的作用。不過，同樣也不能掩飾分稅制的弊端。　　在以“分類指導”方式逐步構建省以下分稅分級財政體制，在唐昱看來，或者說在2000年之後的很大一部分經濟學家看來，只能說是國內經濟發展政治改革的某個特殊時期的一種必然選擇，或者說是一種過渡性的選擇，而不能說是一次完美的改革。　　為什麼市場經濟的財政體制必須要搞分稅制？對此社會上和經濟學界早已有許多的討論。　　簡而言之，財政體制如要適應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必須處理好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兩大基本經濟關係，除了分稅制之外，別無它途。　　不過，唐昱也還記得，在2000后，過於分稅制爭論的言論也逐漸的出現在報紙和論壇上邊，大量的專業人士都發表過評論，分稅制改革后，中央財政收入偏低狀況得到明顯改善，但許多地方也出現了縣鄉財政困難的問題。唐昱記得，當年他在社科院充電的時候看到過的一份報表性質的東西显示了一份觸目驚心的數據，數據显示，2002年，全國鄉鎮財政凈債務1770億元，鄉鎮財政平均凈負債400萬元，村平均凈負債20萬元。全國65％的鄉村有負債，其中中西部不發達地區的負債面更大。比如河南90％以上的鄉鎮都有負債，湖南全省2000多個鄉鎮中的負債率達到88.2％，湖北鄉級負債面在95％以上，村級負債面也在90％以上，幾乎是鄉鄉有債、村村欠錢。　　這顯然就是分稅製造成的弊端，而當時面對縣鄉財政困難也產生了兩種意見，其中的一種意見認為，分稅制只適於中央和省級之間，省以下不宜搞分稅制，主張區分發達地區和落後地區，後者不搞分稅制。　　事實上，唐昱對於分稅制真正詬病的不在此處，而是詬病由分稅制衍生出來的“跑步前進”“跑部錢進”這麼個詞兒。　　唐昱記得，前世的時候，有一份數據显示，國內每年超過200億元的腐敗資金用來“跑步錢進”，這個問題，這個数字，免不了讓人觸目驚心，而那所謂的跑部錢進，就是分稅制之後才有的事情。　　因為分稅制改革之後，大權和大錢都在北京，要錢要官都得去。正如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指出的：“有的駐京辦目的就是跑‘部’‘錢’進。”“跑是一個足字旁，還有一個包，要帶包去跑。”這個“包”是個“通天袋”，裏面內容豐富，應有盡有。唐昱記得，前世的時候，一本叫做《瞭望》的雜誌就指出過，各地駐京辦每年用在疏通關係上的“灰色經費”在200億元以上。中央轉移支付的欠透明狀態，成了各地駐京辦“跑部錢進”的原因之一。　　事實上，駐京機構的迅猛增長，正好契合了中央和地方分權的歷史演變。唐昱的腦子裡邊有這樣一組數據，到1991年，北京還只有不到兩百個市級以上的駐京辦。此後，駐京辦以驚人的速度增長。據粗略統計，現在北京，除了52家副省級以上辦事處，還有超過五百家市級和超過五千家縣級辦事處。如果加上各種協會、企業和大學的聯絡處，各種駐京機構超過1萬家。　　顯然，這些駐京辦都是為了所謂的跑部錢進才出現得。　　唐昱倒是還記得前世有這麼一件滑稽的事兒，網上有一部當紅小說叫做《駐京辦主任》的書出了名，裡邊描述了大量駐京辦的事情，最後大量的市縣兩級駐京辦在北京撤銷。　　分稅制的第二個為唐昱所詬病的問題就是房地產上邊的問題。　　1994年分稅制給地方政府留了一個借地生財的口子�D�D土地出讓金歸地方政府，因此給持續高熱的房地產市場和不受制約的征地和拆遷運動埋下了伏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表明，土地出讓已佔地方財政預算外收入的60％以上。在這種制度下，地方政府通過征地，以幾萬元每畝的低價，將土地從农民手中拿走，轉手通過拍賣等方式出讓，地價上升幾十、幾百倍以上。地方政府的財力得以增強，官員的尋租也由此進入瘋狂狀態（尋租成本占房地產總成本的3％到5％甚至更高）。在城市拆遷中，民眾的利益同樣得不到保障。在此過程中，民眾受到了補償費低、房價高和無住房社會保障的三重剝奪。　　可以這麼說，唐昱前世的時候的房價只所以那麼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分稅制改革引起的，這才是唐昱最為詬病的地方。

# 第一百二十六章

　　當然，即便是唐昱的心中對於分稅制有着各種各樣的擔心和不滿意之類的東西，這些擔心和不滿意，此刻的他定然是不會和蘇慕儒這些人說出來的，那些東西，或許和沈睿鴻可以淺淺的談一些，還不能過於深入，至於蘇慕儒和唐天鴻兩人，他是萬萬不會談論這些東西的。　　唐昱想來是很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該做什麼事情不該做什麼事情，知道有些事情，在這個時候可以做，那個時候就不方便做。　　以唐昱現在的資格，他不過一個小小的高中生，充其量有一個處級的政府秘書長老子和一個地級市的市長做乾爸，就他這樣的小身板和分量，不要說干擾到中央那個層面類似於分稅制這樣重要的政策制定，便是省內和市裡邊的一些東西的制定，如果沒有足夠的說服力來說服沈睿鴻和蘇慕儒，讓他們同意觀點，他都沒有參与進去制定政策的資格。　　所以，即便他前世的經驗以及社科院充電時候的學習，讓他早就知道分稅制下隱藏的種種弊端和隱患，不過此時此刻，那是絕對不適合提出來的，提出來，無論是對他或是對蘇慕儒或是對沈睿鴻，都沒有好處的。　　分稅制改革，即便是在唐昱重生的那會兒，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體制改革裡邊依然佔據着舉足輕重的分量，記得唐昱重生那會兒恰好是建黨九十周年的周年慶，國內在大肆的宣揚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改革履歷，分稅制的改革在其中名列前茅。93年和94年的那會兒，在後世的評論家口中，這兩年一度被稱為朱延山副總理的改革年，可見分稅制改革的重大意義。　　那時候，在中央財政幾近於崩潰的情況下，分稅制的改革迫在眉睫勢在必行，可以說，中央的財稅制度已經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在那種大背景下，別說唐昱或是唐天鴻、蘇慕儒這種層面的人提出異議，便是沈睿鴻提出來，中央也要毫不猶豫的碾過去，忽視你的意見那是最好的結果，若是把你碾哥粉身碎骨，那就悲慘了。　　在這種情況下，明知道出力不討好的情況下，唐昱自然不會自討苦吃，也不會讓蘇慕儒和沈睿鴻自討苦吃。　　唐昱心裏邊清楚，或許在日後逐漸強大之後他或許有資格參与到這個層次的東西，不過現階段，他最多只能和蘇慕儒等人說一下分稅制裡邊各種需要注意的事項罷了，其他的東西，卻不是這個時候的他能夠參与的。他能做的，最多也就是把某些不輕不重的想法和沈睿鴻隱晦的淺淺表露一下，至於最後能不能進入某些人的耳朵，進入耳朵之後又造成什麼樣的想法，那就未可知了。　　不過饒是如此，唐昱今天說的東西還是讓蘇慕儒和唐天鴻兩人大為受益。要知道，那可是穿越了接近二十年的時光來到這個是帶動額產物，是唐昱前世的時候在社科院拜讀了眾多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們的評論性的文章才能說出來的東西，不客氣的說，便是制定政策的中央領導，包括朱延山副總理在內的人，他們都未必有唐昱了解的清楚。畢竟，時代總有他的局限性，而實踐之後才能檢驗出裡邊的弊端和隱患等等的東西。　　看完唐昱那份總結的小冊子，蘇慕儒不得不感慨兩聲，“寫了這麼多的東西，倒是不知道，這裏邊這麼深的門道，你小子如何能知曉，這可不單單是一個政治敏銳性那麼簡單的東西。而且，你代寫的那篇文章上了內參之後我還特意留意了這方面的東西，不過都是流於表面了，想你這麼深入的觀點，倒是少見的很，雖然也偶有發現，不過這麼系統性的弄出這麼個東西來，你小子大概是頭一個了。我和你爸可一直好奇，你小子的腦袋是怎麼生的，這些東西，可不像是你這般的年紀的人能夠想得到的東西啊。”　　蘇慕儒這麼說，唐天鴻也一臉疑惑的看着唐昱。說實話，他自己心中也是很好奇的。雖然說一切對兒子的了解也不多，不過妖孽到這種地步，還是很出乎他的意料的。在經濟學和英語上邊的表現也就罷了，這麼大的人口基數，總會有幾個天才出現，不過政治上許多和閱歷掛鈎的東西，可不是天才就能解釋得了的。有些東西，那是需要閱歷的。　　倒不是他兩人起疑心，實在是唐昱的表現過於妖孽。　　蘇慕儒和唐天鴻都算作是學院派出身的官員，兩人上的同一所大學，是遼大最早的一批經濟學類的碩士研究生，偏重於理論性質的東西他們是很在行的，而且對於經濟學上的很多東西都有較深的見解。這會兒雖然撇了書本多年，不過見解卻未必少得了。就想這次的分稅制上邊，兩人心中未必沒有其他的想法，未必不能發表一下意見和見解，可是聽唐昱說過之後，與他們心中一印證，好多想法便豁然開朗。　　唐昱某些點評性質的話語，即便是有了二十多年的閱歷，有一定理論基礎的蘇慕儒還是不得不讚歎一聲，確實一針見血。而且，唐昱手寫的那本小冊子裡邊提醒蘇慕儒注意的一些東西，其詳細程度，更像是已經親眼見證過國稅地稅之間的矛盾，要不不可能說的那麼清楚。憑空臆造，似乎達不到那種程度，很多國稅和地稅可能存在的爭端問題，之前的人大概想都沒有想過，不過看了唐昱的書寫，似乎又極有出現的可能，很有道理，讓人不得不信。　　當然，最讓唐天鴻和蘇慕儒他們兩個疑惑的還不是這點，而是那篇上了內參的文章，那才是引動兩人疑惑的焦點，實在是因為，這才的省城之行，那份內參的文章，給蘇慕儒的震撼太大了。　　當時的篇文章是唐昱的提議之下寫的，當時的東陵市，因為陳松威這個市委書記抬頭的騙稅案件發生在了地方與中央進行稅改博弈的關鍵時期，而被中央掌管的媒體的喉舌把東陵市頂到了風口浪尖之上，當時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唐昱提示蘇慕儒寫那篇文章的，在那個時候，蘇慕儒作為陳松威一案的直接受害者，又是東陵市的市長，他最有發表看法的資格和立場。　　文章最初是由蘇慕儒表達意思的觀點，唐天鴻親自動手寫，寫成之後蘇慕儒又經過自己的潤色，最後經過唐昱的潤色才在內參上邊發表的。說實話，當時的蘇慕儒對於那篇上了內參的文章也不是很在意的，當時只是作為緩減市內壓力的一個辦法而已，可沒想到最後會引起那麼大的轟動。　　唐昱潤色過的文章他們看過，把他們寫的文章，改的是面目全非，唐昱對那篇文章已經不單單是潤色那麼簡單，而是直接改變了他們要表述的中心思想，完全改變了整篇的文章，篇幅也增加了一倍不止。　　蘇慕儒當時還有疑惑，疑惑唐昱的那篇文章，不過他原本就不是很在意，加上唐昱的文采出眾，文章的整體構架也不錯，讀起來的感覺，似乎唐昱寫書來的東西似乎比他們那份要好很多，也有利於緩減當時風口浪尖之上的東陵市的壓力，所以，最後徵求過沈睿鴻的意見之後也就署名發表了。　　現在想來，蘇慕儒倒是覺得，沈睿鴻大概在當初第一眼看到文章的時候便知道是唐昱動筆寫的了，要不也不會在這次在省城的時候和他說那些話。　　當初蘇慕儒和唐天鴻看唐昱的那篇文章還不覺得如何，只是覺得文章的構架不錯，讀起來也朗朗上口，而且內中行文措辭異常的老辣，倒像是老機關的人寫的。他們大概不知道，唐昱在前世的時候寫東西就不錯，家庭變故住進老街之後，還被岑培倫這個遠近聞名的筆杆子特意調教過，水平自然不差。他大學時候做了很多的兼職，其中一個就是給一個平面媒體寫稿，之後大學期間還陸續寫過軟文、新聞稿、劇本之類的槍稿，寫起來自然是熟門熟路的，寫出來的東西自然不一般。他大學畢業之後參加工作，第一次被老闆賞識還是因為他那過硬的筆杆子。　　蘇慕儒和唐天鴻初看唐昱的文章，在內容上倒不覺如何，當時的他們，對於這個分稅制的了解還不是很深的。可是這會兒，中央稅改的文件下發之後兩相一對照，再反過來看看唐昱寫的那篇文章，他們就會驚訝的發現，唐昱寫的那篇文章，內中與中央的那份紅頭文件，內中或明或暗的契合點，竟然達到了七成左右，其他唐昱寫上去的東西，雖然沒有表現出來，不過與那份文件之中的東西也沒有什麼抵觸。　　這麼驚人的相似度，倒似乎唐昱是朱延山副總理肚子里的蛔蟲一般，事先便知曉了中央可能會出台的政策，然後才寫出了這篇文章，文章和那份紅頭文件，若是出現的時間顛倒一下才合理，現在出現的先後順序，着實奇怪，這一點才是蘇慕儒和唐天鴻疑惑的。　　按照蘇慕儒最初的想法，他在心中猜測，或許這篇文章表露的是沈睿鴻的想法也說不準，只不過沈睿鴻的身份不大適合說這些話，所以才借蘇慕儒的署名表露。畢竟，沈睿鴻身為省長，而且是出了騙稅案的遼海省的省長，很多話都是不方便說的，藉著蘇慕儒這個身份更加合適的人來說也說不準。　　而且，那篇文章，需要寫作之人對中央層面的意圖領會到一定的地步，對朱延山副總理這個人了解到一定的地步，然後還需要考慮地方上的好多東西，考慮到地方上與中央的利益大博弈，考慮到雙方各自可能需要作出的妥協，然後才能寫出來的文章。　　以沈睿鴻的身份和格局，寫出來這樣的一份東西倒是不出奇，畢竟，沈睿鴻身為省長，自然有他的眼光和見解，而且沈睿鴻與朱延山副總理一向走的比較近，對朱延山副總理自然有些了解的，所以，初聞那份紅頭文件之時，蘇慕儒在心下震驚的時候，心中卻暗自以為，那或許是沈睿鴻寫的。　　不過現在這會兒看來，看唐昱與沈睿鴻兩人的表現，似乎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兒啊，倒像是唐昱自己寫的而與沈睿鴻沒有關係。

# 第一百二十七章

　　看着唐天鴻和蘇慕儒兩人一臉疑惑又好奇的看過來，唐昱無奈的笑了笑，心裏卻明白他們兩個人心裏邊的疑惑。　　唐昱心中暗自好笑，知道他們兩個人好幾的東西。　　他是知道自己的斤兩的，明白他現在之所以能有這樣驚艷的表現，能讓身為一市之長的蘇慕儒都作為平等交談的對象，能讓沈睿鴻看重，說到底，完全是藉著他重活一世見識過很多東西，這才能做出精準的預測，這才能有各種出彩的表現。而且也是因為前世的經歷，才能吧文章把握的滴水不漏。很多東西，用官場上邊最常見的模糊詞彙糊弄過去，讓人挑不出理來。　　不過這種事兒可是不能說的，重生是唐昱現在最大的秘密了，這個秘密，唐昱不想，也不敢吧這個天大的秘密讓別人知曉，若是有人知道了這個秘密，唐昱這個小白鼠是做定了，即便不是小白鼠，也會多了很多的麻煩，所以，不能暴露出這個秘密來，現在的唐昱自然要想個合理的理由把蘇慕儒和唐天鴻糊弄過去。　　好在他當初動筆寫那篇上了內參的文章的時候便預料到了現在的狀況，知道今天這種事情遲早會發生，知道蘇慕儒遲早要找他來尋解釋，所以倒是早有準備。　　接過唐天鴻遞過來的香蕉，唐昱開口解釋道，“爸，乾爸，怎麼說呢，這件事兒，這麼說吧，我對朱延山副總理這個人很有興趣，很有了解。對於這個人，我很早的時候便進行過研究的，當然，說研究或許不合適，應該是了解，是深入的了解。我對於朱延山副總理從滬市開始時候的履歷以及行事風格就有所了解，而且經常關注他有關方面的消息，關於他的講話、會議之類的東西，我幾乎都會搜集過來看的，這也是四月份的時候我看到了他要動一動海南樓市的原因。”　　唐昱這會兒也不會怕把話說穿了，事實上，在四月份重生一來，唐天鴻和張雅惠聚焦在他身上的目光逐漸多了之後，他確實是經常去了解朱延山的，房間之中關於朱延山副總理的報紙雜誌一大推，這些唐天鴻都是知道的。至於四月份之前的事情，自然也沒有人去深究。　　“說實話，當時要做出那個預測，預測他會調控海南的樓市，會戳破那邊的泡沫經濟，單單有海南那邊樓市的行情可是不夠的，還需要對國家現階段的政策有所涉獵，需要對主管金融的副總理有足夠的了解才行，像調控海南樓市的這種鐵腕事情，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得出來的，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那種程度，不是每個人都要朱副總理那樣的膽略和氣魄。”　　蘇慕儒和唐天鴻若有所思的點了點頭，倒是贊同唐昱的說法。　　唐昱對朱副總理有很深的研究，這一點蘇慕儒和唐天鴻之前就在心中認同了那一點，要不，唐昱也不可能在說明海南樓市情況的時候，一針見血的說出朱副總理視察北海時候的講話，也不可能對朱副總理的政策有那麼深的把握，更不可能對海南樓市的調控做出精準的判斷。所以，唐昱對朱延山副總理的了解很深，這一點他們心中沒有任何的異議，雖然說一個初中生對國務院的副總理了解很深這一點也很奇怪。　　看見他們兩個人臉上若有所思的神色，唐昱頓了一下，又笑着往下說，“其實，認真想來，中央當初讓朱延山副總理這樣的鐵腕人物來主管金融便是早就有這樣的想法，有心人當初便有猜測的，記得當初一本叫做《�t望》的雜誌上邊就做出過類似的猜測，說中央要對金融和財政上邊動大手術了，要不不可能用朱延山副總理這樣一個爭議性很大的人來主管金融。要知道，中央當初讓朱副總理上位，也是頂着很大的壓力的，若是沒有目的，那才怪了。今年三月份得全國人大會議上邊還特意強調過此事，提出了有關分稅制改革的事情，明顯是中央要有大動作了，而且還是啟用這位副總理通過鐵腕的手段來實行。嘿，仔細想想，五月份調控海南樓市的事情，不過是朱副總理他鐵腕手段的冰山一角罷了，說不準當初就有敲山震虎的意思。至於說我對分稅制改革比較深入的見解，其實不能說是我的見解的，那是別人的勞動成果被我竊取而已。”　　“哦？”蘇慕儒好奇起來，試探的問了一句，“是沈省長……”　　唐昱搖了搖頭，“這種事兒，怎麼會和沈伯伯有關係，若是那篇文章表達的是沈伯伯的想法，可不比費這麼大的周折才能把東西遞上去上內參，沈伯伯與朱副總理之間的關係可不一般。”　　又笑了笑，“只所以說那篇文章上邊不是我個人的見解，其實也是有原因的，內參上邊發表的那篇文章，以及現在給你們說的這些有關稅改的東西等等，其實別人都是早有說辭的，我只不過是進行了一次系統性的歸納，把自認為不合理的東西去掉而已，事實上，裡邊關於我自己的想法，是很少的，十之八九都是對於別人想法的深層次的加工。”　　“加工？你倒是好好說道說道，怎麼個加工法，加工的又是誰的東西，我怎麼不知道，以前還有過類似的文章的出現？”　　“爸？你也太小看你兒子了吧，難道借鑒別人的東西要弄的那麼明顯嗎。爸，你今晚回家的時候到你書房裡邊第三層的下邊找一本剪貼報，那上邊，幾乎從分稅制提出以來國內的大小辯論以及各種評述性文章，我幾乎全部有收錄的，尤其是五月份時候的全國大辯論。嘿，裡邊的很多報紙雜誌，還是我托沈伯伯的秘書幫着收集的，各方面的評論，贊同的反對的中立的觀點，我都有收錄，吧那些東西仔細研讀一遍，很容易去粗取精的歸納出這些東西來的，然後各方面都借鑒一下，那篇大作就出爐了。事先說明啊，我可不是朱副總理肚子裡邊的蛔蟲，可不知道能猜到那麼多的想法的。”　　唐天鴻答應了一聲，心中卻下定決心，回去之後定然要把那本剪貼報拿出來好好研讀一下，不過蘇慕儒倒是苦笑了一聲，“去粗取精，你小子說的倒是容易，大概也就是你那小腦袋能行，別人可沒有這份能耐，要不，能提前把朱副總理以及中央的政策作出這麼深的體悟的人，豈不是一抓一大把？”　　唐昱腆着臉笑了笑，吃了幾口水果，忽然抬頭道，“說不準乾爸你和我老爸已經引起朱副總理的注意也說不準，五月份的那會兒，能從海南樓市全身抽離的地產商屈指可數，方哥上次和我說了，多也不過五指之數，我二叔便是其中之一，自然會引人注目，調控樓市是朱延山副總理的手筆，自然對這些另類的逃出去泡沫的人要關注一下。若說那會兒還是巧合，不過現在乾爸你的文章又上了內參，那可就不是巧合了。你和我老爸關係不淺，自然和我二叔也算是關係不淺，和海南的事情是可以扯上關係的，這次又和稅改扯上了關係，朱副總理今年就這麼兩個大動作，全被乾爸你看在眼中，他想不對你們兩個起興趣都難。”　　“要去興趣，朱副總理也是對你小子起興趣吧，那些東西可都是出自你小子的手筆，和你乾爸我可沒有多大的關係。”　　唐昱腆着臉笑了笑，“朱副總理可不知道我是那隻藏在幕後的黑手，乾爸你站在明面上邊，自然是找你了，他可不相信那些東西是我這個毛頭小子說的、不過你和我老爸，哪天興許能獲得副總理的接見就此飛黃騰達了也說不準，我看啊，這次這個稅改試點就是前兆，也許是副總理對乾爸你能力的一個小小的考驗，等到九十月份試點結束的時候，到時候，你們可能是要被副總理接見的，他是在埋伏筆啊。”　　蘇慕儒笑了兩聲，“你這小滑頭，說不得這次要佔你的光了。”心下倒是默認了唐昱的這種說法。事實上，這次在省城之中與沈睿鴻之間的會面，在徹底的融入了沈睿鴻這邊的體系之後，沈睿鴻便隱隱的透露過這方面的意思，大體便是說，若是稅改試點做的好的話，是會受到中央大佬的接見的，這個所謂的中央大佬，說的自然就是指朱延山副總理了。　　唐天鴻沒有多說什麼，乾笑兩聲趕緊岔過話頭不再說這個話題。　　當老子的要佔兒子的光，他這個父親做的可不合格，不過唐天鴻倒是打心底里高興。　　兒子比老子出息，他心中自然巴不得呢。更何況，唐昱現在的表現，那可不是一般的出息。能對中央的某個政策有這種層次的見識，便是蘇慕儒這個廳級的一市之長都沒有這樣的水準，偏偏唐昱有這種本事，便說海南樓市的事情，便是身為省長的沈睿鴻都是在唐昱的提示下才有了這方面的覺悟，這種莫大的能耐，自然讓他這個做老子的高興無比。

# 第一百二十八章 全省要嚴打與對老杜的企圖

　　唐天鴻岔開唐昱的話題，三人又對坐着聊了一會兒，不過唐昱這會兒可沒閑心東拉西扯的，三人說了一會兒又說道東陵市的嚴打的事情上邊，看蘇慕儒和唐天鴻似乎在這件事上邊都沒有什麼顧忌，唐昱腆着臉問了一句，“乾爸，這次你衝冠一怒為乾子的段子，這會兒在我爸他們這個層級的圈子裡邊可是流傳甚廣啊，下邊的小青皮怕的是荷槍實彈的警察，有些人怕的可不是這個。”奸詐的笑了一聲，“乾爸，你發起的這嚴打，到底要進行到什麼地步才收手？我估摸着，下邊的人，這會兒不知道多少人人心惶惶的在揣測着你的態度呢。我昏迷了三天醒過來，高興的人可不止是你們這些人，不知道多少人要放下心頭的擔心。”　　唐昱這話說的卻是不假，嚴打一開始，街面上的小混混們怕的自然是荷槍實彈的警察，不過類似於陳大嗓門和牛扒皮這些人，他們心中真正怕的卻是蘇慕儒，是發動嚴打的蘇慕儒。嚴打打的再透徹，終究那些個警察的槍口不會對準他們這些人，不過蘇慕儒可就未必了，有這麼個機會，若不趁機好好的用用手裡邊的這把刀子，那可是太對不起唐昱昏迷的這三天和蘇慕儒準備的這麼多天了。　　若是蘇慕儒要動動刀子，黃寶德和馬華全這樣的人不會成為目標，蘇慕儒要動搖的是他們下層的支撐，暫時還不宜對他們這種級別的人動手，陳大嗓門這個區委書記或許就是分量最重的一個了。蘇慕儒刀子的目標，指向的是黃寶德一系的處級及其以下的人，對準的是他們頭頂上的烏紗帽，他們那些人自然要人人自危，生怕下一步刀子就落到自己的腦袋上邊。　　下邊的幹部，哪有幾個是屁股乾淨的，關鍵要看身邊動不動他，紀委那邊的黑材料是常備的，按照紀委的慣例，對於很多人的舉報信或是黑材料之類的，動不動此人是要看上邊的態度的，藉著嚴打的事情，很多東西就可以根據蘇慕儒的意思或輕或重的動一動，反正也不過是拔出蘿蔔帶出泥的事情，都可以掩蓋在嚴打的巨大動作之下，實在是再輕而易舉不過的事情。　　至於為唐昱醒來高興的人，黃寶德、徐虎這些人自然是高興的，便是杜繼海也要隱隱的有些高興，因為若是唐昱不能夠醒過來，那他和唐天鴻之間可就要不死不休了，他現在這個落魄的前市局副局長，對上當紅的政府秘書長，最後怎麼死的都不知道。所以，唐昱最後一句也是大實話。　　蘇慕儒看了唐昱一眼，臉上似笑非笑，“衝冠一怒為乾子？這說法倒是好聽，老唐，誰編的這麼一句，怎麼沒見傳到我的耳朵里。”　　唐天鴻尷尬的笑了笑，“別聽那小子胡說，他自己嘴裏邊瞎掰呢，誰敢亂編排東西，東陵市這會兒膽大的可不多。這小子，還真把自己當根蔥了，當還真是為了你小子啊，這嚴打，可是早就策劃好的事情，我和你乾爸，六月份就在籌劃了，他這小子，還真以為自己這麼大的面子呢，能動用武警支隊嚴打給你出氣，不過是適逢其會罷了。”　　“別人心裏邊可未必這麼想，黃寶德、馬華全和陳大嗓門這些人，估摸着早就醒悟過來，你們兩個在六月份就開始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了，知道乾爸早就在策劃嚴打這麼個行動來打擊他們，不過別人可未必有他們那麼高的政治覺悟啊，小青皮們也就罷了，估計就知曉警察要抓他們。不知曉的，就是那些不上不下的了，想不到你們之前就在籌劃嚴打這一層，又多少知道點事兒，知道我昏迷的前因後果，若是他們在心裏邊不這樣想才怪呢，指不定還想着乾爸和你兩人借題發揮呢，這下可好，東陵市自那啥勞子虎爺一下的人，人人自危啊。”　　蘇慕儒笑了一聲，“虧你小子提起這事兒了，雖然說嚴打是早就籌劃的事情，不過沒有你小子英雄救美這一出，可打不到現在的這種程度，這嚴打，還真就有不少的原因是為了你小子的，那句話倒是也有半句不假，衝冠一怒嘛，本來就是衝冠一怒，你小子可知道，沈省長對這件事可是很關注的，省裡邊下派的督導小組，是沈省長親自敲定的人選。”沈睿鴻敲定的人選，雖然不一定全是自己的人，不過裡邊肯定是有耳朵的，自然是為了關注嚴打的發展動態。　　這時候唐昱忽然又想起件事兒來，“乾爸，你們這嚴打，加上我昏迷的三天，算來也差不多有一周了，杜大浩那小子不應該還沒有找到啊，雖然政府的效率一向不怎麼高，不過有乾爸這個市長親自發令，若是真的還找不出一個人來那可就是咄咄怪事了。杜大浩他那小子我還是有些了解的，出了這事兒，那慫包的小子可沒啥能耐，指定回家找他老子去。杜繼海，他在市公安局做到副局長的位子上，總不會連這點政治覺悟也沒有，若說我昏迷的那三天，那老小子保子心切，不顧一切的要飛蛾撲火的保下杜大浩，吧那小子藏匿起來還情有可原，若說現在這會兒我都醒來了兩三天，他還把杜大浩給藏着不露面，那可就有些不識趣了，他也是在政壇打滾多年的人，不會不明白這裏邊的東西吧。”　　疑惑的看了看蘇慕儒和唐天鴻，唐昱似笑非笑的問道，“老爸，你和我乾爸是不是又預謀着其他的事情啊，該不會杜繼海這條線，你們也準備動一動了吧。”　　蘇慕儒詫異的看了下唐天鴻，唐天鴻攤攤手，“我沒和這小子說過什麼，這幾天沒見小昱提老杜家的那小子，還以為這小子已經把杜家那小子拋到腦後邊去了，我還納悶着呢，倒是沒想着，早就在心裏邊琢磨我們兩個了。我就說嘛，這事兒，你不和他說他也能猜得到。”　　蘇慕儒笑了笑，“沈省長說你的政治敏銳性，倒真是不假，你小子的鼻子可不簡單。”頓了頓，見唐昱依然似笑非笑沒有說話，這才接着說，“你小子該不會為了這事兒要怪你我吧，說實話，關於杜家那小子的蹤跡，在你醒來的當天就有了消息，東陵市的混子畢竟多了去了，一網撒下去，總會幾個知道的，不過……”　　“算了算了，乾爸你們的算盤我還不知道啊，唉，傷心啊！”唐昱裝模作樣的哀聲嘆氣了兩聲，搞的蘇慕儒和唐天鴻很是哭笑不得。　　事實上，唐昱醒來之後在聽過陳怡以及他二叔唐天浩等人描述嚴打之後就已經有了懷疑，懷疑三四天來杜大浩依然沒有被找出來這個事實。　　政府機關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像這樣的全市自上而下的嚴打，對於想杜大浩這樣的人來說，如果要想找出來的話，其實還是比較容易的，政府的能力，唐昱向來不懷疑這把銳利的專制武器，只不過要看用的時機和對象罷了。杜大浩畢竟只是一個十五六歲大的孩子，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亡命之徒，若是真的有心要找出來，還是一市之長藉著嚴打的機會找，其實還是比較容易的。　　按照常理來說，若是唐昱沒有醒過來，那麼唐天鴻以及蘇慕儒他們的憤怒，自然需要杜大浩來承擔更多的東西，一個老街派出所的所長，顯然不夠承擔蘇慕儒的怒火了。　　那時候杜繼海為了維護這個唯一的兒子，鋌而走險的要把杜大浩藏起來也能做到，能在短時間內躲過公安的眼睛，畢竟他是多年的老公安，做起這種事情來還是輕車熟路的。不過杜繼海他在政壇廝混了大半輩子，自然也知道這樣做的風險，若是這樣做了，基本就等於他玩完了，他在政壇大半輩子，自然知道這裏邊的風險。　　而現在唐昱已經醒過來两天，杜大浩依然毫無消息，這顯然是極為不合理的，照理說，唐昱已經醒來，即便是蘇慕儒等人對杜大浩還有怨氣，不過能做的東西就不多了，杜大浩即便需要受一些牽連，也不會有多重。照理說，在這個時候，杜繼海若是識趣，就應該主動把杜大浩帶出來的，可是現在杜大浩依然還沒有出現，這自然讓唐昱很是懷疑。　　他這两天想來想去，杜大浩直到現在沒有出現，定然是有其他的原因的。　　嚴打的動靜那麼大，若是杜大浩靠着虎爺的那些人躲藏，蘇慕儒這邊定然不會這麼多天海沒有消息。若是靠着杜繼海藏起來的，這種時候杜繼海不應該人不清楚這種形式才對，若是他不識趣，那可就是毀了他和杜大浩兩個人。顯然，在政壇廝混了大半輩子的杜繼海不會不明白這裏邊的關節，現在的這種情況，定然是有其他的原因。而且杜繼海在唐昱昏迷的那两天來多次過這邊探望，雖然被張雅惠態度不好的多次趕走，可是畢竟做出了自己應有的態度，可是在唐昱醒過來之後，反而沒有見過他，這裏邊自然也是有疑問的，除非……　　唐昱醒來想去，最有可能的就是，蘇慕儒這邊其實已經有了杜大浩的消息，之所以遲遲沒有行動，那自然是有其他的想法，至於這其他的想法，自然和杜繼海有關了。杜繼海在東陵市公安系統廝混多年，他是從底層的公安一步步的混起來的，在東陵市是地頭蛇，虎爺的發家，說來和他也是有很大的關係的，按照東陵市流傳的說法，虎爺和杜繼海之間的牽扯是很深的。按照唐昱前世知道的一些東西，這個也確實是這個樣子。　　政治上邊無非就是利益上的妥協，不是我對你妥協就是你對我妥協。蘇慕儒和唐天鴻這會兒大約也是想藉著杜大浩的事情讓杜繼海妥協妥協。　　杜繼海雖然這會兒不是東陵市市局的副局長了，可是他在公安系統裡邊紮根多年，而且是從底層起來的公安，還和、陳松威、虎爺、蔡冠宗、黃寶德等多人有牽扯，蘇慕儒和唐天鴻吊著這根線的目的，唐昱現在自然也就知道了，不外乎是需要杜繼海的一些東西罷了，杜繼海在公安系統這麼多年，若是手上沒有些把柄沒有些保命的東西，唐昱是斷斷不會相信的，顯然，蘇慕儒這會兒的目的就是那些東西，想把嚴打進行的更深一些，更徹底一些……　　唐昱在心中嘆息一聲，可憐的老杜啊，上次就是你，這次還是你。遇上我唐昱，便算是你倒霉吧，上次丟的是副局長的帽子，這次，估計很多人是要恨死你了。

# 第一百二十九章 東陵市的十佳少年

　　被唐昱知曉了他和唐天鴻對杜繼海的企圖，唐天鴻只是乾笑了兩聲沒有說話。　　事實上也確實如唐昱猜測的那樣，他們對杜繼海是有些想法的。　　嚴打進行到現在的地步確實已經收穫頗豐，不過杜大浩摻和在事情裡邊，這就為蘇慕儒和唐天鴻提供了更好的想法。原本他們兩個都是沒有想這麼多的，那時候唐昱還在昏迷之中，若是發現了杜大浩，自然有那小子好受的。不過在市局有了杜大浩的消息的時候，蘇慕儒也恰好知道了唐昱醒過來的消息。心下對唐昱沒有了擔心，自然就有了更多的想法。　　於是，和唐天鴻合計了一下之後，兩人對杜家那小子的處理上邊又形成一個新的想法，那就是迫使老杜就範。　　雖然說嚴打的收穫已經足夠，不過若是能讓老杜再提供一些東西，那顯然能讓嚴打更加的圓滿。蘇慕儒也不求杜繼海能給出多有料的東西，畢竟杜繼海自己也知道什麼東西可以說出來，什麼東西不能說出來。蘇慕儒，他需要的只是杜繼海在這上邊的妥協，而這個妥協可以讓他做很多事情。有些東西，事實上已經有所掌握，不過沒有發難的借口，顯然杜繼海願意透露的東西可以成為借口。而杜繼海若是能提供一些蘇慕儒和唐天鴻沒有掌握的東西，蘇慕儒只會更加的高興。　　敲了敲唐昱的腦袋，“你倒是精明，我和你乾爸不和你說便能夠想到着上邊，這幾天我們才剛剛通過一些途徑和杜繼海透露了一下我們的某些想法，那邊的回應還不錯，只是稍微有些顧忌，應該這两天就會有了解的，不過你小子若是真的要拿杜家那小子來出氣……”　　“得得，爸你還是別說了，你讓乾爸看看都能看到你臉上敷衍的態度，我看還是算了吧，再說，你兒子可不是那麼不識大體的，這種事情，原本就沒太大的問題，杜大浩那小子，要收拾他，我以後自然有的是機會，現在就不勞你們二老上心了，你們還是想着怎麼榨乾老杜最後的料吧，老杜可不是好相與的，保不齊你們還要花些心思。”　　“合著我和老唐都成了資本家了，要壓榨剩餘價值啊。”　　唐昱沒有說話，不過看臉上的表情，那可是贊同的緊，唐天鴻趕緊撇過臉沒有說話，倒是唐昱和蘇慕儒又說起嚴打的事情來，顯然，現在有了杜繼海的這條線，嚴打的後期，肯定是要用用這條線的。　　“說起嚴打，這次在省城两天多的會議，除了分稅制改革的事情之外，就是敲定了嚴打的事情。之前沈省長估計就和你提過的，省裡邊致歉就準備進行全省的嚴打，這次省裡邊已經就此事定下了基調。原本上邊的態度也不統一。有些人還有些爭議的，不過分稅制的文件下發下來，省裡邊爭議的聲音倒是立刻就小了下來，加上原本嚴仲賢省長在年初的時候提過省內的嚴打的事情，不過因為和邱立源的分歧才暫緩了下來，現在沈省長重提，自然要方便很多。”　　蘇慕儒這麼說，唐昱心裏邊倒是立馬就能夠明白，為何分稅制的文件下發之後省內爭議的聲音要小了很多，明白為何這會兒原本爭議的嚴打會這麼快的定下基調。　　嚴打，說起來是要打擊黑社會，打擊犯罪團伙，不過說到底還是和利益牽扯掛鈎的，83年的嚴打是因為二王槍案讓全國震怒，這才有了全國性的嚴打，這裏邊不大能看到政治的影子，不過之後或大或小的嚴打，大多是和政治有不小的牽扯的。　　嚴打，大多時候還是利益的博弈，是高層鬥爭的延伸。所謂的市一級以上的涉黑性質的團伙，稍微有些規模的，大多是上邊的利益代言，動他們，自然意在身後的影子來，所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大致也就是這個意思。　　全省嚴打本就是沈睿鴻藉著東陵市的嚴打這股風發起來的動作，嚴打之後，下邊的利益分派必將形成新的格局，自然就會損害到省裡邊某些人的利益，自然也就有了所謂的爭議，反正有利益的地方，那些扯皮的事情總是少不了，國內的官員，對於扯皮一事的心得是很深的。　　省內形成的爭議自然是由嚴打之後利益可能會受損的利益集團發起來的，他們不便吧矛頭直接對準即將上任的省長沈睿鴻，畢竟那樣做，對他們來說也是有政治風險的。於是乎，唇槍舌劍口誅筆伐自然就落到了正在東陵市裡邊大張旗鼓的進行嚴打的蘇慕儒的身上，或明或暗的攻擊，都在某些人的幕後操縱下彰顯出來。　　不過這會兒分稅制改革的文件出台，他們這些上躥下跳不安分的人連帶着他們幕後的主使者就自然的閉上了嘴巴。　　東陵原本就與分稅制的事情牽扯不少，涉及到分稅的事情上邊自然要慎重。這些人又都是時常吧內參放在桌面上的人物，自然不會不曉得蘇慕儒上了內參的那篇文章，分稅制的紅頭文件一下發，兩下以對照，自然能夠看到那篇文章對朱延山副總理的這項政策的把握之深，再加上東陵市被上邊點了試點的名字。　　於是，那些個自作聰明的人，自然又要好一番的胡思亂想一番，要使勁的琢磨琢磨蘇慕儒以及這個分稅制，這會兒自認為看清了形勢，自然也就不敢再對東陵市的嚴打指手畫腳，不能攻擊蘇慕儒，又不便把矛頭直指沈睿鴻，省裡邊的嚴打自然就定下了基調。　　“那，我們市裡邊的，還要進行到什麼程度？”　　唐天鴻拍了唐昱腦袋一下，“小孩子家家的，關心這麼清楚干什麼，杜大浩那小子你沒指望就是了。”　　唐昱裝模作樣的揉着腦袋，“怎麼剛才談論稅改的時候不說我小孩子家家的，不過杜家那小子，我現在還不樂意動他呢。”這樣說著，腦袋中卻自然而然的想起前世見過的陳怡那種冷到骨子裡邊的冰山容顏，又浮現出一幕杜大浩那小子跪在寶山美女的腳下……　　蘇慕儒笑了一聲，不理這倆父子間的笑鬧，“省裡邊的嚴打，說穿了，還是和我們東陵市的要掛鈎的，省裡邊的意思是，我們這邊的嚴打落下帷幕之後全省的嚴打才正式開始，省裡邊最終還是要看看我們東陵市嚴打的力度，最後來決定省裡邊的力度的。省裡邊具體的方案還沒有定下來，我們這些人是不會直接參与方案的制定的，最後的方案由省軍區、武警大隊、武警支隊為主力，省市縣三級公安系統的同志配合行動，方案最終省裡邊敲定的時候，也是不通過我們的，頂多知會一聲，我們是不參与具體的過程的。”　　嚴打對於他們這些人自然是外行，這種專業性比較強的事情，自然需要內行的人來做，蘇慕儒要不是之前藉著杜繼海的事情在市公安局裡邊安插進去一個副局，又請動了武警大隊的配合行動，他這次的嚴打是很難在東陵市進行下去的，即便是強行發動也不會有多大的收效。　　省裡邊這樣的行動，他們這些人不參與制定計劃，一來是不讓外行人指導內行，二來自然是知曉的人越多泄露的可能性最大，所以，最後具體的步驟的制定他們也不會參与的，至於說市裡邊參与策劃的公安和武警系統的人把消息“不小心”泄露出來，那自然兩說。　　見唐昱一臉若有所思的模樣，蘇慕儒有笑了笑，“省裡邊暫時只是定下了基調，具體的事情還要到我們東陵市的事情基本平息下來。至於市裡邊要進行到什麼地步，我和你爸也已經商量過，差不多適可而止就行，原本還準備動一動徐虎的，現在的目的已經超額目成，成果超出了想象，這個徐虎自然也就沒必要動了，只要打痛他就夠了，至於其他的，到了現在的這種地步，也沒有必要再勞心勞力的進行下去。”　　唐昱微微點了點頭，心中明白蘇慕儒的想法。　　嚴打原本計劃動虎爺，大概也是蘇慕儒和唐天鴻在迫不得已之下用來打破僵局的想法，是不得已而為之，不過現在顯然情況有所改變。　　現在因為自己昏迷不醒這件事兒，嚴打的成果或者說造成的影響出乎想象，自然沒必要動那個所謂的虎爺了，畢竟，人家在東陵市紮根十多年自然有人家的道理，那種人，若是動了，市裡邊會有一段時間的動蕩那是肯定的，還是有一定的政治風險的，現在有了更好的選擇，蘇慕儒自然不會去冒着風險動這個所謂的虎爺的，只要嚴打打痛他，讓他領會到裡邊的意思就好，他若是不識趣，趁着全省嚴打的機會，蘇慕儒自然也有的是辦法來打掉他。　　不過蘇慕儒口中的那個適可而止可是有說法的，最終具體如何，大概還要看杜繼海給出的東西到底有多少料，然後才能決定這個適可而止的度來。　　蘇慕儒不搭理唐昱，又繼續往下說，“看沈省長的意思，他是希望全省的嚴打可以儘快開始的，所以我們市裡邊也不能拖沓，最多一周，風波必須完全平息下來，至於說最後省裡邊的博弈那些背後的事情，我們暫時且不去管他。我和你爸商量過了，你三两天就可以出院，到時候市裡邊會有一個十佳少年的評選和頒獎儀式，你這個救美的小英雄自然要去露露臉，市裡邊藉機平息下這場間接因你而起的風波，你去露露臉，也算是給一些人一個交代，我們也算是有了嚴打停下來的表面上得借口。”　　蘇慕儒說的給某些一個交代，自然是要堵住某些人的嘴，這某些人，自然就包括那些口中喊着衝冠一怒為乾子的人，唐昱自然明白蘇慕儒的想法。　　不過他可沒想到，自己去救個人，倒是還能混個這麼個名號，雖然不大看重這些東西，也知道這裏邊的門道不是旁人看的那麼清澈，不過也不建議偶爾的出一次風頭。而且，這種風波，表面上在很多自以為知道內情的人看來，是因為唐昱而起的，然他在十佳少年上邊露露面再因他結束，這才是最好的選擇，唐昱自然要配合蘇慕儒的行事。　　“來，看看我們英雄救美的小英雄的模樣。”說著似笑非笑的看着還穿着病服的唐昱。　　恰巧張雅惠端着一盤削好的水果進來，“還小英雄呢，都把自己整到了病床上，為了那麼個名號可不值，你說是吧小昱，以後可不能這樣。”說著便又要對唐昱展開一場長篇大論的思想政治教育，蘇慕儒和唐天鴻同情的看了唐昱一眼，雙雙離開出去了。　　唐昱做出老僧入定的態勢，半個多小時后，張雅惠終於心滿意足的從唐昱的房間裡邊出去了，又對唐昱進行了一番長篇大論，當然，她也又被唐昱忽悠的晚上繼續和唐天鴻一塊回去了，醫院晚上之後又只剩下唐昱一個人。

# 第一百三十章 宋宛如的奇怪態度

　　等張雅惠和唐天鴻等人前腳剛剛離開醫院，成功的忽悠他們晚上回家的唐昱昨晚食髓知味，便迫不及待的給楊涵寧打過電話，少年人的身體對那種事情本來就需求很多，唐昱雖然有着大叔的心態，不過楊涵寧這樣的人對他這般年紀的身體的誘惑力，簡直的無以復加的，把其他人都忽悠走了，自然是為晚上創造條件，好在張雅惠等人都沒有起疑。早上宋宛如走後，為了處理衛生間裡邊那一片狼藉的被單等物品，可是讓唐昱花了好一番心思的。　　楊涵寧在恆達那邊的工作，辦公室裡邊的辦公電話唐昱是知道的，在安��那會兒，唐昱可沒少打這個電腦騷擾她，想來，楊涵寧這會兒應該在恆達工作，心中有鬼的她應該不大可能呆在家裡邊，便是陳怡那小妮子也被她忽悠到恆達裡邊去玩，省得那小妮子過來醫院這邊發現異常。　　那邊的楊涵寧接起電話便知道是唐昱，扭頭見四下無人，聽唐昱剛剛說了兩句楊涵寧便接過話頭，忸怩了兩句，這才道，“小昱，宋，不，宛如姐剛剛在恆達這邊和我說，她們準備明天離開東陵回省城，把她們那邊住宅的鑰匙給了我一把，讓我經常過去打掃一下。”頓了頓，“宛如姐說，我自己也可以住在裡邊，那房子時常無人住，讓我時常過去幫着照看一下。”說著，聲音已經細如蚊蠅不可聽。　　唐昱費了好大的力氣才聽明白楊涵寧說的意思，倒是詫異了一句，“涵寧姐，以前你不是稱呼宛如姐叫宋女士的嗎，這會兒怎麼也叫宛如姐了。”　　楊涵寧忸怩了兩句，這才道，是宋宛如讓她這樣稱呼的。　　楊涵寧原本就心思敏感，顯然，宋宛如的這個舉動已經讓心思聰慧的楊涵寧覺察到，人家或許已經知道她與唐昱之間的事情了，這才給了她這把鑰匙方便他們二人。她這會兒還能記得，宋宛如遞過鑰匙的時候那略顯曖昧的眼神，顯然是在告訴着她什麼東西，楊涵寧原本還推辭來着，宋宛如當時還說，自己這個老闆做的太失敗了，想讓員工幫着收拾屋子都沒人願意，擠兌的楊涵寧只得收下鑰匙。　　楊涵寧略微明白宋宛如的意思，猜測她可能發現了自己與唐昱之間的事情，她想不明白的是，宋宛如在知道他們兩個之間的關係后，為何還要把那套房子的鑰匙交給她給她與唐昱之間幽會創造便利條件。　　在她想來，旁人若是知曉這件事兒，第一想法應該是阻止他們兩個才是，畢竟，她們之間的這種關係，在當下的這個趨於保守的年代里還是不容易被人接受的，首先唐昱的家裡邊，唐天鴻也張雅惠就不能接受，唐昱的乾爸蘇慕儒不能接受，便是她的父親楊岐山也未必能夠接受。　　“小昱，宛如姐，她，她是不是知道了什麼。”　　唐昱苦笑一聲，“宛如姐早上過來的時候我匆忙收拾完東西，還沒有收拾利索，你拉在床上的那枚耳環被宛如姐看到了，那枚耳環我在安��買的時候她和沈芸都是見過的，估計後來也在你耳朵上邊見過，一眼便認出來了。而且，而且衛生間裡邊的床單也被她看到了。”唐昱倒是臉皮不薄，說起來倒是沒有什麼尷尬的感覺，心裏邊卻在琢磨着宋宛如把鑰匙給楊涵寧的含義。　　楊涵寧原本只是猜測宋宛如發現了她和唐昱之間的關係，現在唐昱的話證實，她與唐昱的關係已經暴露出來，讓宋宛如完全的直銷，心下不禁更是着急，“小昱，小昱，我們怎麼辦，怎麼辦呀，宛如姐，她，你怎麼就被發現了，我早晨說了要走的，都怪你，都怪你要……”最裡邊說著，腦袋裡邊卻冒出早晨兩人在浴室裡邊的激情，想着唐昱讓她差點就做了的那羞人的事情，又是俏臉發燙。　　感覺到楊涵寧內心的擔憂，唐昱趕忙溫潤細語的安慰起來，“涵寧姐，宛如姐便是知道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宛如姐和其他人總是不一樣的，要不也不會吧鑰匙給了你默許咱們兩人的關係，更不會讓你稱呼她宛如姐的。你就放心吧，宛如姐不會吧事情說出去。”　　“真的？”楊涵寧依然內心擔憂，又被唐昱好一番安慰之後，最後才確信，宋宛如是不會把他們之間的關係泄露出去的，這才讓她稍微安心，不過對於唐昱之後邀請晚上去醫院的事情卻無論如何也不肯答應，經歷今天差點被人“捉姦在床”的事情后，她現在可是心驚肉跳的緊，這次是宋宛如還好些，沒有什麼大問題，若是下次碰到張雅惠或是唐天鴻他們，那樂子可就大了，楊涵寧這會兒可不會冒這個險。　　楊涵寧晚上不過來，可讓唐昱好生失望，他剛才可是費了好一番的力氣和口舌才把張雅惠忽悠回去的，現在看來是白費了功夫了，不過倒是也覺得楊涵寧擔心的有理，少年人貪歡，這次幸好是宋宛如，若是他老媽老爸，那可真的是樂子大了。　　這樣想着，唐昱這會兒倒是心裏邊也在奇怪着，奇怪宋宛如的舉動到底有什麼含義，要知道，她把鑰匙給了楊涵寧，那就是默許了兩人把那兒當做“偷情”的場所的。可是她是把鑰匙直接給了楊涵寧而不是給自己，這裏邊的東西也有些耐人尋味，着實讓唐昱好生思考正想着，那邊的電話又響起來，接起電話，語馨奶聲奶氣的聲音傳過來，“小昱哥哥，媽媽說要回家了，爺爺在家裡可想語馨了，語馨要回家看爺爺去，不能陪着小昱哥哥了。”　　唐昱趕忙又好一番的安慰，心中卻道，看來宋宛如是真的準備回去了，大概在撞破了自己與楊涵寧之間的事情后，不大願意直接面對自己。　　和小語馨耳語了幾句，小語馨最後還讓唐昱做了保證，要他出院之後一定要先到綿州去看她，這才把話筒給了沈芸，唐昱又與沈芸和鄭舒嫻說了幾句，最後話筒才到了宋宛如的手上，唐昱試探的叫了聲宛如姐，那邊沉默了十幾秒，唐昱聽着腳步聲似乎往遠處走了一截，這才聽道宋宛如溫潤的聲音，“一會兒帶着語馨和小芸過去道別，小語馨吵着回家之前一定要過去看看你。”頓了頓，不等唐昱開口就又接着道，“那邊房子的鑰匙給了涵寧了，我不在的時候讓她幫去打掃打掃，住着幫我看看家。”　　宋宛如說的語速極快，也聽不出語氣裡邊到底是什麼意思，唐昱聽完還想再說幾句，那邊已經掛斷了電話。　　看着滴滴滴響着的電話，唐昱臉上的表情一下子又垮了下來。　　饒是他前世活了三十多年，這會兒依然琢磨不清宋宛如此舉到底是什麼意思，想了好一會兒也沒有想出個所以然來，只得作罷。　　大約半個小時之後宋宛如帶着語馨，沈芸，還有鄭舒嫻一行五人又來到唐昱的病房來和唐昱道別，宋宛如看到唐昱的目光似乎有些躲閃，不大願意和唐昱對視，讓唐昱心下里好生的奇怪。　　看宋宛如幾乎沒有開口，待到臨走的時候語馨她們幾個都出去了只剩下宋宛如的時候，唐昱才試探的問了一句，是否要通知一下市裡邊，言語裡邊的意思，自然是要不要和蘇慕儒打一聲招呼。　　畢竟，沈家與東陵市現在的關係可不一般，尤其是與蘇慕儒和唐天鴻的關係，若是她們一行人離開，若是蘇慕儒知道，定然是要送到高速路口的，雖然一市之長未必需要做這些事兒，不過蘇慕儒知道自己應有的態度。　　宋宛如自然知道唐昱問話的意思，猶豫了一下，“你還是不要和蘇市長那邊說了，明天我們到了高速路口的時候再給蘇市長掛個電話就好了，語馨她奶奶不喜歡興師動眾的勞煩別人。”說完之後瞥了一眼唐昱的床又看了眼衛生間，臉上邊不自然的紅了一下一閃而逝，“看你做的好事。”說完頭也不回的留下一串鑰匙在唐昱的桌上，轉身便要離開，側坐在床上的唐昱自然沒有看到她臉上一閃而逝的羞紅。　　唐昱趕忙又喊住宋宛如，“宛如姐，百聆那邊我們已經收購過來了，這會兒要儘早讓廠子走上正軌才是，廠子裡邊還缺少大量的人員需要招聘……”　　未等唐昱說完宋宛如已經走到唐昱的卧室門口，“你直接找周姐商量吧，這種事情不用知會我。”說完頭也沒回便離開了。　　唐昱從病房裡邊又出來一隻目送她們幾人上了電梯，這才回來，沈芸她們剛剛已經說過，明天早上一早起來便打道回綿州，所以才趁着今晚過來道別的。既然鄭舒嫻和宋宛如都不希望知會市裡邊，唐昱自然也不會自討沒趣，不過想了想還是給他老子掛了個電話說明了一下情況，特意表明了鄭舒嫻的想法。　　唐天鴻自然又告訴了蘇慕儒，不過既然知道了鄭舒嫻和宋宛如的想法，他們自然知道要如何做的，這個就不必唐昱來擔心了。　　唐昱掛過電話，想起剛剛和宋宛如說起百聆的事情宋宛如讓他直接找周曉虹商量，唐昱心中無奈的搖了搖頭，宋宛如對他倒是放心的緊，那麼大一個廠子，就那麼放心給他一個半大的小子瞎鼓搗，也不怕賠個一干二凈的。　　想了想，唐昱又給周曉虹打了個電話讓她來這邊一趟。

# 第一百三十一章 百聆要招聘

　　事實上，關於百聆招聘人才的事情在恆達內部也早就被提出來了，都走上了日程，只不過唐昱七月份在安��發現的VCD項目從恆達這邊抽調了大量的人手到安��去，那會兒百聆這邊的談判雖然到了最後階段，不過也因為安��的事情拖了下來，談判沒有弄出結果來，招聘自然也無從談起。　　原本唐昱從安��回來之後還準備與鳳城區的區長陶業驊見一面商量一下某些事情的解決方法的，然後進行招聘人才的事情，不過之後也因為唐昱救人昏迷的事情又耽擱了幾天，醒來之後又因為嚴打和稅改等等亂七八糟的事情纏繞在腦海之中一時沒有想到那上邊，導致很多事情一拖再拖，尤其是百聆招聘的事情和VCD項目落址的事情。　　百聆需要招聘大量的人才，這個是毋庸置疑的，無論是唐昱還是宋宛如或是周曉虹，在這上邊都達成了共識。而且百聆的招聘，是要大規模的招聘的，不是小打小鬧，而是要進行管理層大換血。　　百聆原先的廠長姬長發是從長虹跳槽出來單幹的，姬長發原先在長虹就是負責搞生產的，在生產上邊很有一手，離開長虹后一手創辦了百聆。不過由於他個人長於生產重視生產，導致百聆的整個管理層都是偏向於生產方面的人才，整個廠子都只重視生產而忽略了其他的東西，要不百聆也不會落到如今的地步。　　而現在，按照唐昱的想法，百聆的那些個管理層要進行大換血，普通的生產員工倒是不需要這樣，不過管理層的人員，必須要補充大量的新鮮血液。　　百聆要想在短時間內煥發光彩，那就必須要改變原先只重視生產的局面，必須大量招聘中高層的管理人員，尤其是營銷策劃的精英人物，那是百聆目前最緊缺的人物，只有營銷策劃的精英，才能幫助百聆迅速的擺脫現在的局面。　　此外，除了策劃營銷的人之外，百聆還需要負責技術方面的，負責生產方面的，負責管理方面的，負責廣告策劃方面的，負責市場方面的，負責項目方面的等等眾多中高層管理人員，這些人裡邊，百聆除了不缺少負責生產方面的主管之外，其餘的都緊缺，都需要重新招聘。　　此外，由於百聆此前是鳳城區區內的規模不小的企業，區裡邊還在廠子里佔了百分之三十的股份，所以，廠子事實上還幫着區裡邊養了不少的閑人，不少只吃飯不幹活的閑人。因為區裡邊佔著股份的關係，百聆原先相當於半國企性質的，區裡邊稍微有些權利的人都往百聆裡邊塞過人，這些人讓廠子有着龐大而臃腫的結構，效率極其的低下，百聆要想重新煥發生機，這些人是斷斷不能留的，或者說這些人裡邊，絕大部分不干事兒的人是不能留的。　　雖然這些人以前因為區裡邊的關係，在廠裡邊要當場大爺供着，不過現在廠子被宋宛如接手，有沈睿鴻的這層關係在裡邊，自然不需要顧忌這些人。鳳城區裡邊敢朝着新百聆吹鬍子瞪眼的人，指定沒有，沒有人會這麼不識趣的去找即將上任的沈省長的兒媳婦的麻煩，所以辭去這些人也容易，不過一下子辭退那麼多的人，廠子自然還需要補充新的血液才能重新運作起來，這些都需要招聘大量的人才。　　原本這些都是提上日程的事情，不過因為安��的事情和唐昱住院的事情都耽擱了下來，唐昱這會兒閑下來無事，自然先想着解決這樁問題。而百聆的事情，現在其實已經是迫在眉睫必須要解決了，唐昱的心裏邊有着自己的計劃，百聆，在九月份，在新市長到來的時候，必須要有一個新的面貌才行，這個時候自然要抓緊時間做事了。　　周曉虹在接到唐昱的召喚電話之後還有些奇怪，聽唐昱說起招聘的事情，這才打起精神來，雖然覺得唐昱這會兒叫人過來有些奇怪，不過她自己也感覺到百聆確實需要儘快招聘人了，她和恆達的中高層管理人員最近可是累壞了，差不多一個人要當場三個人來用，不禁要負責恆達自身的事情，還要負責百聆的事情，還需要負責安��那邊的VCD項目的事情，一個人要拆開當成好幾個人才能用。也幸好安��那邊有着解家和林家的人出面幫着解決掉，要不他們還需要花費更多的手腳才行。　　周曉虹大約過了半個小時的時間才過來醫院，唐昱事先已經和下邊的保安溝通過，所以很方便的就通過了安保系統進來了，周曉虹倒是一見唐昱就來了一句，“昱少現在可是越發的大牌了，住個病房，搞的比市裡邊的領導還要大牌呀，瞧瞧裡邊這享受，這小日子過的，可比你周姐家裡邊要氣派多了，我可是聽說，這件病房是市長專屬的。”　　唐昱愣了一下，這才知道，感情昱少這麼個稱呼，已經流傳開了呀，連周曉虹這個圈子裡邊的人都知道了，這對他來說可不見得是什麼好事兒，倒是不知道那個琉金殿堂的江姐到底存的是什麼心思，他可不喜歡被很多人知曉的，悶聲發大財才是王道。問了周曉虹一句才知曉自己擔心的多餘了，“今天涵寧帶着陳怡過去廠子裡邊玩，聽那妮子說起來這會兒我們的大少爺有了個響噹噹的外號叫昱少，這不，你周姐我趕緊來奉承來的。”說著笑嘻嘻的給唐昱遞過來一疊她之前整理出來的關於百聆的管理層空缺的資料。　　聽周曉虹說道是陳怡提起的，唐昱這才打消了心頭的擔心，如果琉金殿堂的人真的把昱少這個稱呼弄的人盡皆知了，說不得這次的嚴打最後就要加上一個琉金殿堂的名單到裡邊了，不過這會兒看來，似乎還沒有到那個地步，僅限於圈子裡邊的人知曉，這個倒是無傷大雅，有這麼個雅號，在這個官二代和富二代的說法還沒有流行起來的年代，倒也是個不錯的事情。　　隨手接過周曉虹遞過來的東西看了幾眼唐昱便放在一邊，“周姐，百聆的事情現在完全定下來了嗎。”　　周曉虹抬眼盯着唐昱不說話，直到看的唐昱心裏邊毛毛的，在尋思着是不是自己最近魅力大增老少通吃的迷倒了這個熟女，這才聽周曉虹略帶着怨氣的道，“你和宋小姐這個甩手掌柜做的可是舒服，隨便幾句話我們這些人就要忙上忙下的，你倒好，這會兒竟然不知道自己拍板要收購的廠子的談判情況，宋女士交代廠子裡邊的事情照着你的意思來，我現在可是懷疑的緊，你這個小老闆可是很不負責任的。”　　唐昱心裏邊暗笑，這個周曉虹倒是心直口快，也不怕言語之中得罪了自己這個名義上的小老闆。　　不過唐昱倒是理解周曉虹的話，恆達的很多人，對於收購百聆的事情都是不能夠理解的，按照他們的想法，推了軍方的訂單原本就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哪有這樣自己絕了自己發財的路子。而且讓一個电子儀錶長去收購完全不搭界的百聆電視機廠，他們這些人不能夠理解唐昱和宋宛如的想法，自然心中不大樂意。再加上後來唐昱隨便幾句話便又無緣無故的多了一個VCD的項目，恆達的那幫子的人，這段時間可算是被折騰壞了。　　周曉虹只是稍微的抱怨了兩句便接着往下說正事兒，“其實談判已經基本結束了，很多事情基本已經達成一致，之前這件事兒就和宋女士說過的，估計是這两天因為你住院的事情她沒有提起來，事實上我們從昨天開始就已經在進行交接驗收了，估計有三天的時間就能夠交接完畢。”　　唐昱點了點頭，這種事兒早在他的預料之中。　　事實上之前與區裡邊的談判是異常的順利的，無論是陶業驊還是陳大嗓門都不會在這件事兒上邊刁難恆達，陶業驊自己是急着甩出去這個區裡邊的大包袱，陳大嗓門原本不大願意陶業驊甩出去這個包袱的，不過既然接包袱的人是沈省長的兒媳婦宋宛如，那事情就另當別論了。　　有區委書記和區長的支持，所以和區裡邊的談判是異常的順利的，幾天時間就大致的確定了區裡邊百分之三十的股份的處理分式。談判之中有些扯皮和糾葛的就是與姬長發之間的談判了，還有一些小的事情上邊沒有談攏。　　原本他們還是在談判中糾纏不清的，不過七月份那會兒，唐昱一個電話把恆達正在談判的人員全部招呼到了安��，把這邊的談判一晾就是小半個月，不僅區裡邊急了眼，就是姬長發自己也急了眼，再加上區裡邊或明或暗的壓力，等周曉虹一回來之後，談判沒幾天功夫就解決掉了，原本有糾葛的地方雙方稍微的一讓步都迅速的達成了一致。　　所以，這會兒聽周曉虹說起談判的結構來，唐昱自然一點兒也不意外，不過心中倒是肯定了，這個陶業驊確實是個有心人啊，倒是對此人越發的滿意了起來。

# 第一百三十二章

　　周曉虹事先準備的資料相當的詳實，唐昱只是稍微做了些補充就定下了招聘的事情，兩人商量着定下了招聘人員的類型、數量和工資待遇等等，最後在高級管理人員的招聘上邊，唐昱特意說明了自己的想法，“周姐，現在的恆達比之前的規模已經擴大了不少，我們目前準備招聘的這些人員，其實不僅僅是為了百聆銷售彩電來服務的，同時我們還需要考慮，這些招聘的人員要為日後VCD的項目服務，他們的能力，不能僅僅局限於只做好百聆的事情，那是遠遠不夠的。當前招聘的人員自然是為了他們做好彩電的銷售工作，不過我們也要為VCD的項目做籌劃做打算。現在我就可以很肯定的說，恆達日後的業務，一定會集中在VCD的項目上邊的，所以要早作打算，尤其是現在招聘人員上邊，我們想要的是精英，不吝嗇對這些精英的薪水。”　　“昱少的意思是？”周曉虹疑惑的看了唐昱一眼，不明白唐昱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現在招聘人員的時候，不要僅僅局限於百聆這個廠子上邊，而是要稍微的放大一下我們的眼界和思維。也不是我現在吹牛，按照我個人的估計，無論是百聆的項目還是VCD的項目，在幾年之內，這兩個項目的規模或許會達到一個令人無法想象的地步。所以，我們現在招聘的人員，不要僅僅局限於現在的廠子的規模，而是要考慮一個大型企業需要的人才儲備。現在，百聆的規模還太小，所以，在中高端人才的招聘上邊，我們可以適當的提高一些待遇來吸引人，要不，在同等的待遇之下，優秀的人才大概不會願意來我們這邊的小廠子。”　　頓了頓，看了看周曉虹有些發苦的臉色，唐昱笑了笑，“周姐也不要過於為難，也不要過於小瞧我們的廠子，總有讓大家都目瞪口呆的一天。其實仔細說來，現在我們最需要招聘的人就是營銷策劃的精英，其他的都可以暫緩一下，我們要先讓百聆的產品打開市場。”　　“恩，還有就是我們的招聘不能僅僅限於東陵市，市裡邊未必能招聘到我們需要的人才，需要在更大的範圍內進行招聘。我建議，明天我們到省報上邊刊登一周以上的中縫廣告來說明我們的招聘信息，至於待遇，我們要盡量制定的吸引人一些，高層管理人員人員的工資，我們大致可以定在1600到2000元左右，中層的人員，可以定在900到1200之間，這樣應該足夠吸引人了。”　　周曉虹愣了一下，倒是沒想到唐昱會定出這麼高的工資來。　　在93年來說，東陵市的工薪階層的人均月收入只要不到五百元左右。月收入一千就屬於高收入群體了，就像唐天鴻，若是算工資的話，他一個處級才兩千多的待遇。月薪兩千，那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兒。　　想周曉虹，她在百聆的待遇算是比較不錯的，月薪才不過1000元左右，若是加上各種福利年收入也不過15000元。可是這種收入，放在93年的東陵市已經算是了不得的收入了，屬於高收入群體。唐昱定下的這個工資待遇，那可是高出這個年代的平均水平一大截，也怪不得周曉虹心下奇怪，不過倒是足夠吸引人的。她在心下暗暗盤算，廠子要做到什麼樣的效益才能支付起那麼龐大的職工工資。　　周曉虹猶豫了一下，準備和唐昱說他定下的工資待遇太高，唐昱擺擺手止住了她的話頭，“周姐是奇怪我定的工資待遇吧，恆達之前的業務因為有軍方穩定的訂單，效益一直不錯，周姐作為廠子的管理人員，收入放在東陵市也還過得去，月薪也不過一千元左右。不過我想說的是，那樣的待遇，放到百聆裡邊，不合適，也不夠吸引人。按照這份招聘計劃，周姐的月薪應該在2000上下，還不包括各種職工福利。”　　看着周曉虹奇怪的臉色，唐昱笑了笑，“周姐之所以覺得奇怪，其實還是小看我的野心了，我說過，無論是百聆還是VCD項目，最終都會達到一個難以企及的高度，那個高度，自然需要有能把百聆帶到那個高度的管理團隊、我們現在招聘管理人員，雖然不說要一步到位，不過也不能得過且過，沒有高待遇，哪能吸引到有用的人才，哪能吸引到精英。而且，不僅是中高層管理人員要大幅度的提高待遇，下邊的員工也要注意一下。百聆這半年來的效益一直不好，下層的員工也流失了不少，那些熟練的員工是我們必須的，雖然要大幅度的裁撤百聆的人員，不過熟練的技術工人永遠使我們爭取的對象，對於這些人，我們也要在他們的身上花不少的功夫才行，然他們安心的留在廠子裡邊工作，這個問題就需要周姐費心了。”　　周曉虹雖然不知道唐昱的信心從何而來，不過她是知道宋宛如的背景的，思維自然不知不覺的就想到了省裡邊的沈睿鴻的身上。以前靠着宋宛如的關係，雖然不是她有意的用自己的政治資源，不過總有鼻子靈的人找上門來，那時候軍方隨隨便便一個訂單就夠恆達吃大半年，這會兒若是有省長親自照拂，恆達或是百聆，日後發展到什麼規模，目前還真不好估計。不過可以肯定的說，靠着省長的這棵大樹，虧不了就是了。　　周曉虹不了解唐昱讓恆達放棄軍方的訂單的原因，不知道唐昱和宋宛如都是不想做紅頂商人，這才推掉了軍方的單子。理解不了唐昱的想法，她自然就把唐昱也當成了那種想利用政治資源來賺錢的官二代，這倒是怪不得她心中的這種想法。　　整理了一下手中的資料，周曉虹又給唐昱遞過來一張紙，“在招聘上邊還有一件事兒，我和宋小姐之前商量過了，收購了百聆之後，廠子其實還需要招聘一個職業經理人來管理。”　　頓了頓，這才繼續往下說，“以前的時候，恆達有解小姐來負責這些東西，不用我來操心，解小姐走了之後，業務方面的事情宋小姐幾個電話就ok了，事實上並沒有我多大的事情，關於業務的事情我基本沒有接觸過，我自己的能力也不足以負責全局。我自己想了想，也和宋小姐商量過了，還是術業有專攻，不要像之前的姬廠長一樣毀了百聆，收購了百聆之後，我最好依然負責財務上邊的事情。而宋小姐對這些事情又不上心，所以廠子還需要再另外招聘一名職業經理人來負責全局。我和宋小姐商量過，中層人員的招聘由我和恆達以前的一些人負責，最後由宋小姐決定，高層人員的招聘宋小姐會親自把關。”頓了頓，奇怪的看了唐昱一眼，“宋小姐到時候讓你也參与招聘活動，和她一起把關。”　　看着周曉虹奇怪的臉色，唐昱心下明白，人家定然是好奇招聘高層人員這樣重大的事情，為何要自己這個小屁孩來參与。畢竟，自己在她眼中，最多也就是個比較早熟的小屁孩罷了，即便是早熟，也早熟的有限，受限于思維和眼界，類似於這種招聘的事情，自己不應該能幫上多大的忙才是，畢竟那是需要很多的社會和職場閱歷才行。便是現在坐在這裏與自己一塊兒商議，大約也是因為宋宛如的原因，而不是真的服氣自己這個乳臭未乾的小毛孩。想要這些人日後真正的服氣自己，還需要很多的工作要做。　　不過唐昱卻明白宋宛如這樣做的用心，宋宛如是要他完全的參与進去百聆的事情裡邊，要從招聘開始就讓那些高層的管理人員熟悉自己，方便自己日後對他們的掌控。宋宛如這樣做，其實是希望唐昱能夠更好的掌控百聆的。單單宋宛如能信任並把投了幾千萬的攤子交給自己這麼大的半大毛孩子來胡鬧，就已經足夠唐唐昱感動了，現在宋宛如存下的心思，讓這份感動又深了一分。　　唐昱壓下心中的感動，“周姐，那就按照你和宛如姐商量的來吧，具體招聘開始的時間，就定在兩周之後，我們的招聘廣告，市裡邊的電視台飄字兩周，外加報紙上邊的招聘廣告，然後在省報上邊也刊登招聘信息，範圍能覆蓋省城就ok了，至於職業經理人的招聘，這個還需要更加慎重一些，我們預先把待遇定在三千的月薪，然後發出招聘信息。”看了那筆記錄的周曉虹一眼，“就這樣吧，還有什麼問題嗎？沒有的話就照着咱們今晚說的來吧，周姐你們先負責招聘中層的人員，招聘地點都定在東陵市。”　　看唐昱已經露出趕人的意思，周曉虹立馬恨得牙痒痒的，什麼叫還有什麼問題啊，問題多着呢，唐昱和宋宛如這兩個甩手掌柜，着實讓她恨得牙痒痒的，“資金……”　　周曉虹剛剛說出資金二字唐昱就反應過來，明白了她要說什麼。　　可不是嘛，還沒說資金的問題呢，恆達收購百聆已經在這两天內談判完畢，而且進入了交接的程序，不過可還沒有交付資金呢，還有招聘人員等等的各種費用，如果僅僅有恆達自己的資金，那可是有着很大的資金缺口的。而且，九十年代，可是少有人熟悉資本運作的手法，用恆達來撬動那麼大的兩個項目，周曉虹心中不擔心才怪。　　“宋小姐之前聯繫人吧恆達之前的电子儀錶的生產設備等東西賣掉折現之後總共有一百八十萬元，安��的解小姐退出的時候股份已經轉讓到了宋小姐的名下，所以有一百八十萬的資金周轉，在安��收購的VCD項目上邊花費了八十萬，還剩下一百萬左右。與百聆的談判結束后，區政府那邊沒有催着給資金，所以暫時還拖着，百聆以前的廠長姬長發那邊已經交付了百分之二十，交接完畢之後需要再交付百分之五十，剩餘的百分之三十也需要在一個月內付清，這裏邊還有着很大的資金缺口。還有，負責VCD項目的姜萬勐還在於美國的斯高柏進行接觸，如果成功的話，也需要幾百萬的資金的。”　　說到這兒，倒是讓唐昱想起當初在安��的事情來。　　上次他和宋宛如等人在安��遊玩，碰到解家的那個潑婦解茜珍，不僅弄哭了小語馨，還在言語之中傷了宋宛如，說語馨是有娘生沒爹養的小雜種，成功的挑起了宋宛如的怒火，最後因為解家了林家兩家的出面才讓事情暫時平息了下來。那次，解家為了平息宋宛如的怒火，了解到她有意接手現代集團的一個要砍掉的業務的時候，迅速發動公關關係，最終才讓恆達能夠以八十萬的代價全盤接手了現代集團占股百分之七十的VCD項目。　　事實上，如果在正常情況下，唐昱他們想要完全從現代集團手中接手這個項目，至少要對現代集團支付四百萬左右的代價，之所以能以八十萬的價格接手，自然是有解氏集團在幕後的推手，他們與現代集團進行了暗盤交易，在其他項目上邊補償現代集團損失的這三百餘萬的錢款。　　為了這件事兒，記得當初談判后簽署的協議唐昱還是自己親自審核過，又找律師審核過，確認合同裡邊沒有任何的漏洞，這才簽署了協議的。畢竟，若是合同裡邊有着漏洞，等到日後VCD創造出幾十億的利潤后那就麻煩了，不能因為現在的小便宜而導致日後丟了西瓜。好在那份合同確實是沒有什麼問題的，VCD本來就是現代集團要砍掉的放棄項目，賣多賣少，確實不需要在合同上邊做什麼手腳。等到日後了解到VCD的利潤，不知道現代集團的人會不會哭鼻子。　　當然，解家這三百多萬的公關費用，也只是暫時的壓下了事情而已，一個省部級實權官員的怒火，一个中將的怒火，可不是三五百萬就能平息下來的，和解家的這個梁子算是結下來了，解家，日後若不讓他們吃些虧那指定是不可能的。憑藉沈家和宋家的能量，解氏集團和林家的人，肯定要多些阻礙的。　　安��的VCD項目，除了以八十萬這樣的白菜價接手了現代集團的VCD業務之外，項目的負責人姜萬勐現在還在與美國的斯高柏在接觸談判之中。　　當初的這個項目裡邊有斯高柏的參与，MPEG技術原本就是斯高柏的，而VCD是要在MPEG的基礎上進行研發的，還需要擺平斯高柏那邊的事情。　　按照唐昱的想法，是希望趁着現在大多數的人都無法估測出VCD的潛在市場的時候，花一筆錢一次性的解決和斯高柏上邊的事情，省得日後還需要在這上邊支付費用，所以姜萬勐和恆達的兩個負責人才一直在那邊談判。　　而據姜萬勐回饋的消息，斯高柏倒是也願意一攬子的解決所有的事情，完全的授權唐昱他們在VCD上邊應有MPEG技術不再收費，不過斯高柏的胃口也奇大，需要支付近一千萬的代價才行。　　按照唐昱來自於前世對VCD市場的記憶，那個龐大的市場，如果在日後因為斯高柏的MPEG技術支付專利費的話，將需要向斯高柏支付一筆很龐大的費用，那個費用和一千萬比起來，一千萬隻能算是九牛一毛，這實在是一筆很划算的買賣。不過唐昱現在可不敢把自己心裏邊的想法露出來，依然讓姜萬勐在美國那邊與斯高柏的人接觸談判。若是這邊答應的太輕鬆了，估計斯高柏的那些人才會起疑。　　不過按照唐昱的估計，即使最後與斯高柏談判成功，需要向斯高柏支付的費用也應該在八百萬上下才能一攬子的解決所有的事情。這個費用他之前就與姜萬勐透過底，宋宛如和周曉虹也是知道的，這會兒自然想到了這兩筆龐大的花銷上邊。　　恆達捨棄了电子儀錶的業務，賣過機器設備，再加上以前的流動資金，總共加起來也不足三百萬。若是連着宋宛如與軍方之間的關係來賣恆達，自然能值一千萬以上，畢竟恆達是靠着宋宛如與軍方之間的良好合作才能支撐的，沒了軍方穩定的訂單，恆達就只剩下那些設備了，自然不值錢。　　總共擁有資金不到三百萬的恆達去撬動百聆和VCD這兩個都超過千萬的項目，對於不大了解內情的周曉虹來說，擔心的第一個問題自然是資金的問題。雖然知道，以宋宛如家裡邊的關係定然有門路，不會搞不到錢，不過沒看到錢，周曉虹這個搞財務的人心裏邊自然不踏實，這會兒唐昱就在眼前，自然要問個清楚的。　　唐昱心裏邊一邊想着VCD的事情，嘴裏邊也不慢，“周姐倒是負責的緊，剛剛定下來周姐日後分管財務的事情這就找我要錢來了，倒是不忘本行啊。資金的事情周姐不要擔心，我和宛如姐已經基本搞定。”　　看周曉虹依然一臉擔憂，倒是很有做財務工作的潛質，唐昱笑着拿過紙筆開始在上邊勾畫給周曉虹示意，“根據你們與百聆談判的結果，實際上我們大約付出六百萬左右就能夠全盤的接手電視機廠，這裏邊需要支付給區裡邊的大約不到二百萬，給姬廠長的大約四百按出頭。除了這些，在接手之後我們大約還需要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的資金來做市場，這部分費用是不能少的，再加上需要重新招聘銷售和管理人員等等的費用，大約八百萬就足夠了。”　　奸詐的笑了一聲，“雖然需要八百萬，不過這八百萬我們也是不是要一下子拿出來，廠子在鳳城區，區裡邊想必也不想讓廠子這樣持續的虧損，廠子有效益才是他們的政績。所以，想來陶區長也不吝嗇出面，我們在支付了區裡邊的百分之三十的股份的接近二百萬的錢款之後，再讓區裡邊出面幫我們解決二百到三百萬的資金缺口，這也不成問題。也就是說，事實上暫時來說我們只要有五百萬左右的資金打底就能夠把百聆給接手過來並且讓廠子開始運行。”　　百聆的價值在效益好的時候大約有千萬的市值，不過持續虧損了半年，恆達願意付出六百萬的價格接手，便是百聆的創辦人姬長發都比較滿意的，之前談判糾葛的也不在價格上邊。而唐昱讓區裡邊幫着解決兩三百萬的資金其實是再簡單不過的事情，不說有宋宛如的關係，便是唐天鴻的面子都很簡單就能讓區裡邊幫着解決三五百萬的錢款，只不過唐昱暫時不想讓家裡邊知道他的事情，也不想通過唐天鴻的關係來解決資金上邊的缺口罷了。　　“五百萬？可是廠子現在連兩百萬的現金都沒有了，之前在安��就支付了現代集團八十萬，百聆那邊支付了姬廠長百分之二十，也就是接近九十萬，廠子裡邊的現金加上賣設備的一百八十萬也不足三百萬，現在只有一百萬左右的現金了，哪有五百萬。再加上姜先生在美國那邊與斯高柏的接觸，估計最後也需要近千萬的資金缺口，即便是鳳城區區政府願意幫助解決兩三百萬的資金，也還有一千萬出頭的資金缺口啊。”　　周曉虹在心裏邊大致估計了一下，百聆那邊，若是區裡邊願意幫助解決兩三百萬的資金的話，那確實如唐昱所說的，有五百萬的資金足夠啟動項目了，而且還很寬鬆。這五百萬，在支付了收購百聆的費用外，還有近兩百萬用來招聘人員和打市場。93年這個年代，周曉虹顯然還沒有見過一個不足一千萬的廠子話一兩百萬的資金來打市場的，不過唐昱多預算一些資金，她自己自然是樂意的。管財務的人，總是希望自己手裡邊的資金足夠充裕，不用拆東牆補西牆的。　　“不過是一千萬的資金缺口而已，周姐不必擔心，宛如姐已經就此事與省城的一個投資商達成協議，一千萬的資金不久后就能到賬。”　　唐昱說著給周曉虹遞過一張方建銘的名片，“就是這個人，周姐以後管財務，少不得要個這個人打些交到的，VCD項目的後續研究經費，大部分是要他來支付的，周姐日後只管找他要錢就是了，其他的東西宛如姐會處理好。”　　說完又遞過一張名片，“這是我二叔，估計你們認識。VCD項目裡邊我二叔和方建銘都佔著股份，後續的研究經費就由他們兩人支付了，你改天找我二叔要錢，我會事先和他打過招呼的。”　　周曉虹點點頭沒有多說什麼，VCD項目的占股情況她是一概不知的，搞不清楚唐昱、宋宛如、方建銘以及唐天浩四人是如何弄的，不過唐昱在裡邊佔著股，這個是肯定的。　　“還有就是VCD項目落址的問題了。”　　“這個好解決，姜萬勐還在美國那邊談判，安��那邊的研究人員還在陸續到來之中，這些到來的研究人員，我們要儘力的幫他們解決好家庭和住宿等等問題，我之前就此事而卧二叔商量過，他開發的樓盤之中會專門留出幾層作為VCD研究人員安家的地方，公司裡邊補貼他們租房子的百分之七十的費用，直接補貼到房租裡邊。至於研究所落址，我之前與姜萬勐說過這個問題，他說百聆裡邊的那個研究所可以暫時將就用着，等我們這邊有條件了再建造更好的研究所。現在我們接手了百聆，安��那邊的研究設備也在陸續運過來，就放在百聆以前那個不被人重視的研究所裡邊，具體如何弄還需要詢問他們的技術人員，如果有特殊需要的話你負責聯繫我二叔，讓他們的建築商過來建築。”　　事實上這些東西唐昱在之前就有所打算，例如他二叔占股的事情，不過因為他昏迷住院的事情，好多東西都耽擱了下來，這才一直拖到了現在還沒有解決，而宋宛如對這些事情都不大有興趣，尤其是百聆和VCD上邊的事情，幾乎完全不插手，導致周曉虹很大東西都是不知曉的，需要唐昱在這兒一件件的點出來。

# 第一百三十三章

　　唐昱既然說明了資金來源和渠道，給她指出了方建銘和唐天浩這兩個大金主，並且資金在一两天內就會到賬，周曉虹也被原先的擔心放回到肚子里。　　事實上她之前擔心的也不是怕宋宛如拿不出恆達擴充的錢，而是擔心其他的東西。　　對於宋宛如來說，無論是沈睿鴻這個省長的關係還是宋家中將老爹的關係，讓他們出面幫忙拆借幾百萬實在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即便是宋宛如未必喜歡做這些事兒，便是由蘇慕儒或是唐天鴻出面和銀行打招呼，短期之內融資一兩千萬也不是什麼大的問題，資金問題，對於宋宛如來說，實在是再簡單不過的問題了，周曉虹之前擔心的也不是這些。　　她擔心的是，宋宛如現在似乎把恆達很多的事情都交給唐昱這個十五六歲大的毛孩子來決定，讓唐昱來對恆達的事情指手畫腳，這才是她擔心的問題，也是恆達很多的老人擔心的問題。　　最近，恆達的很多事情都是唐昱的手筆，無論是放棄軍方原先的訂單，或是收購百聆，又或是接手VCD項目，似乎都是唐昱的想法，這些才是周曉虹擔心的事情。無論是收購百聆還是接手VCD項目，在周曉虹這些人看來，似乎都是唐昱臨時起意一時興起的項目，更像是一個小孩子的胡鬧過家家的遊戲。　　不過現在看情況，百聆和研究所的事情有省城裡邊方家的資金支持，又有唐天浩參股，這兩人總不會跟着唐昱一個小孩子家家的胡鬧太，方建銘周曉虹還是知道的，她時常往來與省城，也聽宋宛如之前說過方家的事情，自然知道方家的來頭，唐天浩的綠都在東陵市也是數的出來的大房地產商，這兩人的參股才暫時打消了周曉虹心中的擔憂。不過打消了擔憂，心中卻也未必拿唐昱當回事兒。最是無碼，這話不是說著玩兒的，大多數人都有這種心思。　　其實說來，周曉虹他們這些人才是對恆達最有感情的人，他們對恆達的感情，要比宋宛如或是解夢��還要深的多。　　當年宋宛如和解家的解夢��從美國留學歸來草創恆達，這些人便是元老，一直在恆達裡邊干。　　宋宛如一向對經營廠子這些事情不大有興趣，當初也是因為閨蜜解夢��的蠱惑之下才創辦的恆達，之後幾乎沒有管過事情，很多事情都是想像周曉虹這樣的人一手操辦的。早的時候有解夢��，解夢��走了之後廠子就上了正軌，宋宛如幾乎沒有管過事兒。他們這些人對恆達的感情，遠比宋宛如要深的多。　　事實上，在宋宛如的心中，恆達或許只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唐昱要拿去玩，便讓唐昱拿去玩，讓唐昱拿去實踐。她對這些東西，向來不是很看重的。也正是宋宛如的這種心思，才讓像周曉虹這樣的恆達老人擔心，生怕唐昱胡搞把恆達徹底的搞垮了。　　“還有就是安��那邊VCD項目新成立的电子研究所，我們在姜萬勐先生的幫忙下與那邊進行了交接，不過這個項目，我覺得既然新組建了恆達电子研究所，不過事實上與恆達之間並沒有多大的關聯，為了以後管理方便，有必要成立新的財務部來管理那邊的財務。之前和宋小姐也談過這件事兒，宋小姐也覺得有必要把財務獨立出來。”　　唐昱愣了一下，隨即反應過來周曉虹要表達的意思。恆達电子研究所，確實應該與百聆這邊的財務獨立起來的。　　百聆現在算作是恆達的業務，財務上邊暫時可以不分家。可是VCD項目，雖然說掛着恆達电子研究所的名字，事實上和恆達是不掛鈎的，幾乎和恆達沒有任何關係，只不過因為暫時還沒有必要專門去成立一個公司來，所以才暫時掛着恆達的名號。　　不過若是VCD今年研發成功的話，那麼很快就需要成立一個新的公司來運作VCD的。研究所裡邊的財務上邊也會複雜無比，不僅安��那邊過來的研究人員各自有着不同的工資待遇等等，還有就是研究經費的問題了，研究所總體來說還是唐昱的研究所，其他人在裡邊的占股都是其少數的，倒是很有必要獨立財務，唐昱之前自己還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倒是沒想，宋宛如和周曉虹已經先一步幫他考慮好了。　　微微點了點頭，“既然周姐和宛如姐已經商量好了，那就照着你們商量出來的進行吧，研究所那邊的財務雖然要與百聆獨立出來，不過兩邊都要勞心周姐來照看，我們暫時可以單獨聘請財務人員，不過財務部暫時沒必要成立，等到研究所的項目有了眉目之後再成立新的財務部，暫時來說，只要財務獨立就可以了。”　　唐昱這麼說，周曉虹自然也只能認可，倒是也沒必要專門為了那個成立一個單獨的財務部，只要財務獨立出來就好。又和唐昱商量了一些事情便起身準備告辭離開，快出門的時候才似乎突然想起了什麼，又回頭道，“鳳城區的陶區長這幾天原本是想找宋小姐的，不過……”　　唐昱微微皺了下眉頭，隨即反應過來，“宛如姐在東陵市這幾天不大有時間見外人，她和鄭伯母明天一早便要動身回綿州，陶叔大概是沒有機會了。”　　周曉虹臉上的失望一閃而逝，便是唐昱也沒有注意到，匆忙告辭之後就離開了。　　周曉虹走了之後，唐昱一人在醫院之中無聊，想打電話騷擾一下楊涵寧，這才記起楊涵寧是沒有大哥大的，他的大哥大今早離開的時候楊涵寧也沒有拿，只得作罷。原本他晚上把唐天鴻和張雅惠都忽悠走是為了創造機會的，不過楊涵寧被宋宛如嚇破了膽，晚上自然不敢過來，唐昱只能一人在病房了。　　他這會兒倒是後悔把唐天鴻和張雅惠都忽悠走，讓他這會兒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特護病房的護士姐姐雖然質量不錯，不過唐昱對這些人可沒有什麼興趣。　　把腦袋中的電話號碼從上到下過濾了一遍，先給方建銘打了個電話，讓方建銘儘快的把一千萬到賬方便恆達周轉。　　方建銘的這一千萬，說來應該算是他們兩人分贓了。　　五月份那會兒，唐昱和唐天浩定計把蔡明財的萬建騙到海南的樓市裡邊，又和方建銘定計把方家在海南和北海的不少樓盤和地皮脫手給了萬建。五月份朱延山副總理強勢調控海南樓市之後，蔡明財的三億多資金被套牢在海南那邊，到現在已經虧了兩億多，剩下的一億多也沒機會套現，而方建銘卻在唐昱的提醒下，當時不僅從海南樓市的泡沫之中脫身，還順帶着從萬建身上賺了兩千多萬。　　從蔡明財身上賺的這兩千多萬方建銘自然不好意思把這筆前獨吞了，原本方家就因為樓市的事情欠下了唐昱天大的人情，在那件事兒上邊唐昱拿着一千萬分贓倒是順理成章。當然，那可不是方家還的人情，而是合作算計萬建分贓的錢。蔡明財大概這會兒還沒有反應過來，當初他到海南進入樓市是唐昱一手策劃的事情，若是知道的話，大概殺了唐昱的心思都有了。要知道，他在海南損失的是兩億多，不是兩千多萬，也不是兩百多萬，更不是二十多萬，而是兩億多，是接近他總資產的三分之一。便是因為那件事兒，蔡明財的萬建現在有百分之四十是章家的吉隆集團的。　　方建銘接過唐昱的電話之後笑了幾聲，隨便說了幾句便笑道，“便知道你小子這會兒打電話是為了錢的事情，在醫院裡邊你沒和我說，還以為你小子忘了。我最近琢磨着，恆達的兩百多萬資金最近就要被你小子給揮霍光了，也該找我要錢了，早就給你預備着了，就等你小子開口了。”　　唐昱乾笑了幾聲，“方哥，那一千萬可算是我的錢，方哥好沒有自覺性啊。嘿，恆達那兩三百萬，到了VCD項目上邊塞牙縫都不夠，哪敢指望那些錢。等姜萬勐從美國回來正是開動VCD項目，那才是真正燒錢的時候，方哥這會兒給錢痛快，等到VCD開始燒錢的時候，有方哥你頭疼的時候。到時候就看着錢嘩啦啦的投到裡邊連個水花也跳不出來，方哥到時候可別找我哭鼻子。”隔着話筒兩人大笑了幾聲，“對了，上次和方哥說的桶裝水的項目怎麼樣？”　　“嘿，你小子說的建議倒是可行，我請人研究了下，確實是有利可圖的。不過調查的結果說明，這個項目，需要的投入並不是很大，產出雖然有利可圖，不過投資過於分散。我們應該會試着做，我已經讓人跟進負責這個時期，不過那最多幾百萬撐死千萬的投資額度，可不是現在的我需要的，除了茶飲料系列的東西還需要投入幾千萬，VCD項目或許要投入幾千萬之外，我手裡邊大筆資金沒有去處啊。”　　其實對於方家這樣家族來說，有錢是不愁花不出去的，總有他們投資的門路，不過方家老爺子和方建銘的想法與旁人不同，他們是真的想做實業的，而不是要做紅頂商人，雖然總免不了政治上邊的助力，不過他們不希望最終成為紅頂商人的。所以當初方家老爺子才力排眾議，堅持方家從房地產行業退出來，這一點唐昱倒是好生的佩服。在利益面前，不是人人都有這樣的魄力的。

# 第一百三十四章投資私人會所

　　方建銘的兩句話倒是讓唐昱回過味來，“怎麼著，家裡邊的人又催着方哥投資了？不過八九億的資金，就那麼放着在銀行裡邊也不是個事兒啊。”　　“可不是嘛，原本這些錢就不是你方哥我自己的，老爺子當初發話弄起這麼大的資金規模也是花了不少功夫的。現在這會兒，近十億的資金空閑在手裡邊沒處放，自然有些人不樂意了。”　　唐昱笑了兩聲，“是方哥之前的投資讓他們嘗到了甜頭啊，記得我二叔說，90年那會兒方家集團的資本規模也不過兩三億，在方哥的手裡邊慢慢的壯大，在海南和北海兜了一圈就翻了幾番變成了近十億，自然有些人頭腦不清醒了，而且，這會兒的房地產市場，確實也有利可圖的，該不會是有人又鼓動着進軍房地產吧。”對於他們這些人來說，把錢放在銀行裡邊吃利息是最愚蠢的做法。　　方建銘苦笑一聲，“可不是嘛，他們不理解老爺子的想法，誰都有自己的想法。現在有老爺子壓着，他們還翻不起風浪了，不過總這麼讓錢空着也不是辦法。我和老爺子談過之後老爺子也說，你之前說的那個私人會所的經營確實是個不錯的想法，老爺子最近剛剛從北京那邊回來，對京城正在籌建的兩個會所都有所耳聞，老爺子還特意的去看過，也查了一些資料。老爺子現在的意思是，這個私人會所在國內是先例，不過看起來倒是很有搞頭，京城的圈子我們也可以去試試水，不過最好還是從遼海開始……”　　方建銘還沒有說完就被唐昱打斷，“怎麼？老爺子的意思是想要方家搞會所？搞俱樂部？”　　方建銘笑了笑，“大致就是這樣，具體我和老爺子還在討論之中，對於怎麼搞，在哪兒搞，還沒有完全的定下來。不過老爺子的意思是，京城已經有兩家這樣的會所模式的俱樂部在建了，這個東西在國內又是個新鮮玩意兒，而且京城的圈子我們未必擠得進去，準備先從遼海開始試水。畢竟，我們方家的大本營在遼海，從遼海先開始搞有優勢。”　　方建銘這話說的卻是不假，私人會所這玩意，不是什麼人都能搞的，不是什麼人都能搞起來的，那裡邊的水，深着呢，當年的國內四大俱樂部裡邊的那些會員們，若是創辦者沒有能壓得住他們的東西，人家可未必願意做你的會員。　　方家老爺子雖然從副國級的位置上退下來的，不過京城的水深，方家雖然有老爺子這個大樹庇護，不過下邊的人水性未必好。而且還是搞私人會所商務會所，方家作為創辦者在商業領域沒有多大的建樹，在京城搞，未必有搞頭。而且京城京城已經有兩家在籌建中了，方家老爺子大概也知道這兩家各自都是什麼人杵在後邊的，所以才讓方建銘從遼海省開始試水。　　搞私人會所這些東西和旁的不一樣，籌建者需要有極為龐大的社會影響力才能募集到高等的會員，才會有人願意把為會員身份交會費。要不，以人家在社會上邊的顯赫身份，為何要買你俱樂部的面子，為何要眼巴巴的成為會所的會員？顯然，僅有一個副國級的老爺子杵在後邊是不夠的。方家老爺子大約是明白這裏邊的關節，所以才讓方建銘從遼海先開始搞。　　事實上，國內關於私人會所的構想，是93年的時候才有這種思想流入國內的，之前的時候，國內從來沒有過類似於會所、俱樂部之類的東西，不過國外倒是在很早之前就有經營的很成功的俱樂部、會所。無論是純商務性質的會所還是用來娛樂性質的會所，在國外都有很多成熟的經營模式。　　一直享譽後世的長安俱樂部和京都俱樂部都是93年開始在京城籌建，算是國內最早的一批私人會所了，在此之前幾乎沒有。在唐昱前世的記憶之中，京都俱樂部是國內最早開始營業的俱樂部，他們從94年十月份開始招收第一批的會員，隨後的各種高低等的會所模式的俱樂部才如雨後春筍一般出現在國內。成功者有之，失敗者也有之。　　事實上，前世名滿中國的四大私人會所，招收的會員身份我們是無法想象的，裡邊的會員，基本年消費額都在一百萬元以上，國內和港台的富豪數不計數，以方建銘這樣的身份，十億的身價放到裡邊實在是不夠看。　　在唐昱前世的記憶中，大約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國內初顯苗頭的四大頂級俱樂部（私人會所）在京城悄然出現，那時候，俱樂部的成員以“美元的終身會員資格”享受着生活的快樂。而能夠加入這些會所者“非富即貴”，他們在私人會所里，在彼此熟悉的氣息間，摘下面具，把酒言歡，分享成功的感覺。　　對於四大頂級的俱樂部，唐昱前世雖然沒有光顧過，不過多少有所耳聞。　　最早的當屬京都俱樂部和長安俱樂部了。　　長安俱樂部成立於1993年，主要會員：李嘉誠、霍英東、楊元慶，這三個人自不必說，放在前世，哪個不是如雷貫耳的人物。　　長安俱樂部的入會費為，個人會籍16000美元，公司會籍18000美元。其最出名的便是它雍容華貴、大氣而精緻的宮廷風格。而且，長安俱樂部有能力邀請到行業內最有權威、最頂級的人物。據說，在唐昱前世的時候有這麼個說法，說中關村“村長”段永基從來不去星級酒店談事，而是選擇長安俱樂部，因為這裏的每個人都會給他私密而親切彷彿家人一般的照顧。　　接下來便是京都俱樂部了，京都俱樂部成立的時間也是1993年，是中國商業精英階層首選的私人商務俱樂部。其主要成員大多是商界精英人士、新興產業人士和使館工作人員，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李澤楷和許榮茂了。京都俱樂部的入會費為，個人會籍10萬元人民幣，公司會籍12.5萬元人民幣，似乎比長安俱樂部的會費要便宜一些。唐昱前世即便是沒有進入過，不過也知道，京都俱樂部最特殊的，莫過於它位於北京京城大廈50層的360度視角的落地長窗，那是它最與眾不同的地方。從踏進俱樂部那一刻起，便能俯瞰北京城。前世的時候，據唐昱所知，京都俱樂部號稱是“中國第一富人俱樂部”，曾雲集了全球500強大部分中國公司的總裁和相當數量的駐華大使。至於是否屬實，以唐昱前世的身份就無法知曉了。　　接下來，中國會是在1996年的時候由鄧永鏘創辦，它最奇特的就是保留了中國傳統建築的精髓，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宮燈、老式的桌椅、床鋪，院內的風荷、柳樹、桃樹和銀杏，傳統結合自然的風味。中國會的入會費為，常駐會員入會費為15000美元，每月會費100美元，海外會籍入會費為7000美元，本地會籍為5000美元。主要會員大多為國外王室成員、企業家、藝術家。　　唐昱前世的時候經常聽到這樣的說法：“中國會的一切都是古董，只有人是新的。”大概正是因為這種獨特的中國特色，中國會接待過無數外國元首和各界名流。據說當年法國總統希拉克在北京簽署《中法聯合聲明》后，神秘消失了數小時，其實這位對中國文化研究頗深的總統，正是抵擋不住四合院的誘惑，跑到了中國會感受中國帝王生活去了。至於是真是假，對於唐昱前世所接觸的社會層次來說，自然是不得而知了，不過想必即使是真的，也只能說是一次成功的炒作罷了。　　四大俱樂部中成立昨晚的是北京美洲俱樂部，在2002年的時候才成立，不過卻也絲毫不遜色。其主要會員大多是世界500強企業駐內地代表、企業高層、藝術界人士、海歸派人士。代表成員張朝陽和孫振邀，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人會費為每人16000萬美金。北京美洲俱樂部位於華潤大廈頂層，是京城“四大會所”中最年輕的俱樂部，把自己清晰定位在“商務俱樂部”上，像微軟、惠普這樣的大公司都是其主要會員。　　除此之外，唐昱前世所知道的成功的俱樂部還有銀行傢俱樂部，廣州盧浮宮會所，瀋陽御豪俱樂部，深圳喜福會等等眾多的俱樂部。　　雖然他們的會費看起來不多，事實上俱樂部的盈利和影響力卻是圈外人士所不能了解的。　　若是以方家在國內的人脈以及影響力來說，現在若是籌建類似與前世那樣的國內四大頂級規模的會所自然力有不逮，不過若是在遼海省內籌建一所類似京都俱樂部的私人會所，倒是大有可為。以唐昱的想法，方家若是籌建私人會所，按照方家老爺子的想法，大概也是偏重於商務性質的會所，而不是那種軟色、情或是純色、情的娛樂會所。　　雖然說省內民營企業的領頭羊是章家的吉隆集團，方家在省內的商業實力比不得章家，不過章家可沒有方家老爺子那龐大的影響力。搞這種東西，那可不是有錢就行的，即便是以方家的能量，方家老爺子也是讓方建銘從省內搞起來，而不是直接到京城試水。　　當然，若是從遼海省內搞起，先天性的也局限了會所後期的發展，畢竟，遼海作為國內的一個發展中等的省份，可比不得京城那樣的條件，在京城搞私人會所那是具有先天條件和優勢的。私人會所的會員，畢竟是偏重於商海之中的成功人士的，京城的先天條件讓富者雲集，可不是遼海的一隅之地能夠比得上的。　　當然，93年這會兒，在國內無論是從京城搞起來還是從遼海搞，大家都是摸着石頭過河的，國內之前沒有搞會所的先例，大家都是在嘗試中探索，反倒是唐昱這個前世見識過不少東西的唐昱知道不少成熟的國內的會所的經營模式。　　雖然以他前世的省份來說，類似於京都俱樂部、長安俱樂部這樣的高等會所他沒有機會進去瞧瞧，不過京城的不少中等私人會所他還是見識過不少的，遼海省當年也有一家經營比較成功的私人會所，不過那是近似於紅樓性質的，卻是不值得效仿。　　事實上，按照唐昱的規劃，等到方家的私人會所籌建完畢招收會員的時候，或許那時的方家和唐昱，都已經發展到了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以唐昱對VCD項目和茶系列飲料的了解，超過章家成為省內企業的領頭羊實在是輕而易舉，尤其是VCD的項目，最終將會達到的地步，唐昱實在是很期待。而他們在商業上的成功，顯然是有利於方家的私人會所的成功的。會所開辦的初期，是需要幾個鎮得住場子的會員的。　　和方建銘說了幾句會所方面的事情，方建銘告訴唐昱，他近期已經準備到國外去考察一下，熟悉一下私人會所的模式，然後挖幾個人再請一個管理團隊，準備在這個項目上邊大幹一場。既然老爺子都同意了這個項目，他自然要好好乾一番的。方建銘在之前就說過，他喜歡經營娛樂場所的，不過老爺子不同意他涉足，這時候有了變通，自然是極好。　　臨了方建銘又和唐昱說，他在省城那邊專門讓一個人負責和研究所這邊的資金往來，給了唐昱一個姓名和電話號碼，告訴他這是專門為VCD項目而用的財務專員，他在省城為這個項目預留了近一個億的資金來讓唐昱燒。　　畢若是研究所走上正軌開始正式研究的話，那研究經費就要流水一般嘩啦啦的投進去了，倒是需要一個專門的人員來負責這件事兒的。唐昱粗略的估計了一下，有一個億的資金，對於VCD項目來說已經是綽綽有餘了。按照姜萬勐的估計，有兩三千萬左右的資金就夠用了，不過科研這種事情說不準，最後翻一番也是極有可能，剩一半也有可能，還是預先準備充足的好。　　方建銘倒是從唐昱的話裡邊聽出了些名堂來，唐昱對所謂的額私人會所，那可是熟悉的緊，唐昱隨便說了幾句便讓方建銘大為的驚嘆，還以為這小子在國外親自見識過那些會所，打定主意，他從國外回來之後，一定要拉住唐昱好好的說道說道，畢竟，當初的這個想法，還是唐昱提出來的。　　方建銘可不知道，唐昱這一世雖然沒有見過國外的那些東西，不過前世的他可是見多了國內的私人會所和俱樂部。到了04年之後，國內的俱樂部和私人會所之類的東西，簡直是數不勝數。唐昱前世以為工作的關係，可沒少接觸那些東西，除了純商務性質的會所，那些帶着軟色、情服務和純粹娛樂性質的會所，他都見識過很多的。這會兒用來詐唬方建銘，自然輕而易舉。九十年代，國內可是很少有人了解私人會所的。　　掛了方建銘的電話，唐昱搖頭笑了笑，看來日後少不了在這個項目上邊給籌劃籌劃了，方家進行這個項目，那和自己當初鼓搗方建銘可是脫不了關係的。　　而且，方家這個家族，無論是從商業上講還是從政治上講作為盟友都是不錯的，雖然現在的唐昱還沒有資格作為方家在商業和政治上邊的盟友，不過唐昱相信，不久的將來，總會有這麼一天出現的。而在這一天出現之前，他自然要和方家搞好關係，同時還要讓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價值和重要性，意識到自己有資格作為方家的盟友。　　掛了電話想了想，反正四下無事，唐昱索性給他二叔又掛過去一個電話，恰好唐天浩和唐天宇原本就在外邊醫院附近，也準備一會兒過來看看唐昱的。

# 第一百三十五章 叔侄三個

　　打過電話之後，不大一會兒唐天浩就開着車帶着唐天宇一塊過來了。唐天浩原先那幾天一直耗在醫院裡邊的，直到唐昱蘇醒過來之後，剛子那伙人出院的時候他才離開，之前的三四天，他和唐天宇唐天鴻三兄弟一直在醫院裡邊守着唐昱醒來。　　不過他到底是地產開發商，綠都初建手頭一大堆的事情，也就是唐昱的昏迷能讓他拋下手邊一切的事情過來專門等着唐昱醒來。等唐昱一醒來，唐天浩心頭的壓力一輕，自然要忙着處理手頭的事情。這幾天，唐天宇也跟在他身邊長長見識，歷練歷練。　　唐天宇進了門見四下無人，奇怪的左右看了看，“小昱怎麼成了孤家寡人了，大哥和嫂子呢，晚上不在這邊陪你啊。那幾天醫院裡邊可不是這麼冷清的，這會兒可有些反常。”　　唐天宇說的卻是不假，唐昱昏迷的那三天，過來探望的人可謂是絡繹不絕，有資格呆在特護病房的也是一大堆，粗粗數一下都有接近二十個，倒是很是熱鬧。這會兒天海沒有完全的黑下來醫院裡邊就只剩下唐昱一個，最奇怪的是唐天浩和張雅惠夫婦不在，沈芸一伙人人不在，陳怡那個小妮子不在，這才是唐天宇奇怪的。照理說，這些人應該是常在這邊才是。　　“該不會是你小子做什麼缺德事兒把大家都嚇跑了吧。”　　見唐天浩也奇怪的看過來，唐昱笑了兩聲，“該來的人都來過了，不該來的也來了，這會兒自然就清凈了。再說，咱這可憐的娃，爺爺不親姥姥不愛的，晚上哪有人陪啊。”說完起身秀了下肌肉，“再說，咱現在只是預備病號而已，可沒必要讓我老爸老媽一直耗在這裏消磨時間。”　　嘴上這麼說著，唐昱的心中卻道，宋宛如一行人，倒是確實是因為自己做了什麼“缺德”事兒才走的，不過這種話打死他現在也不會說出來的。楊涵寧不僅對於蘇慕儒來說是個禁忌，對於唐家來說也有些忌諱的，唐天浩或許多少知道一些事情，不過知道的不大清楚，也不大可能亂說，唐昱自然就更不會明目張膽的招出來了。　　聽唐昱半帶自嘲的語氣，唐天浩在一旁揶揄道，“小昱，我看不是這樣吧，敢叫我們小昱做孤家寡人的可不多。你小子，指定是怕了你媽思想教育了，害怕你媽在耳邊嘮叨，這才把大哥和嫂子都趕回家去吧，我猜你小子打的就是這個心思，想着晚上自己在這兒偷偷的調戲護士妹妹啥的。不過康田小區離這邊也不算遠，想過來倒是也方便的緊，你小子可要小心嫂子查崗。”　　“你這為老不尊的……”　　唐天浩口中說的康田小區說的是唐昱家住的地方，那兒是市委家屬居住的小區，裡邊大多是處級以下的機關人員，環境說不上好，不過也還算是湊活。　　前世唐昱一家原本也是住在那兒的，後來在93年家裡邊遭了變故之後唐天鴻牆倒眾人推，被人排擠，最後甚至被人從康田小區裡邊趕了出來，算是唐昱前世經歷的唐家所忍受的屈辱之一了，唐昱直到現在還能記得當年舉家被趕出康田小區時候的情景，記得那些人的醜惡嘴臉，記得被趕出那邊最後只能住在老街時候的困頓，有些東西，該拿回來的，終究會拿回來，該遭報應的，自然也會“遭受報應。”　　這一世因為唐昱先知先覺解決了蘇慕儒的問題，唐天鴻未收到牽連，唐家倒是依然住在裡邊。不過唐天鴻之前僅僅是市委黨史研究室裡邊的一個小科級，能在康田小區熬出這麼一套房來也不容易，這兒的房子，可不是那麼容易得到的，唐昱可不記得自己老子什麼時候有這樣的手腕。不過最近倒是市裡邊有說法在流傳，說市裡邊準備幫助類似唐天鴻這樣的人再解決一套住房的問題的，倒是不知道是真是假，不過在98年沒有取消福利分房制度之前，倒是什麼都有可能。　　頓住不想這些，三人閑聊了幾句，唐天浩把玩着唐昱的大哥大，“小昱，剛剛你打電話過去說叫我過來，趕緊給二叔說說，又有什麼好事兒想着你二叔了。”　　唐昱沒好氣的搶過大哥大，“二叔就盡想着好事兒了，哪有那麼多的好事兒給你啊，上次算計萬建，二叔你的綠都可是吃的滿嘴流油的，東陵市裡邊，不知道多少人都要羡慕死了，不過這次找二叔可沒好事兒，不僅沒有好事兒，這次我可是找二叔要錢來了，答應了的事情，二叔可不能賴着不給。”　　唐天浩愣了一下，“答應了的事情？小昱你說的該不會是上次在家裡邊說的那百分之十的股份的事兒吧，建銘那邊，真的有必要防着這一手？我看建銘不大可能幹出這種事情吧。”唐天鴻上次聽唐昱給他解釋過讓他參股在裡邊的意思，明白唐昱心中的擔憂，不過覺得方建銘不大可能做出那樣的事情，而且以方家老爺子的性情，大約不大可能讓下邊的人胡作非為的。　　唐昱笑了兩聲，“那可未必，方哥未必有這樣的想法，可是保不齊別人不會起了這樣的心思，方家畢竟不是方哥一個人的方家，而是很多個人的，若是事情發展到了那個地步，方哥未必能決定得了，身不由己的做出一些事情也未可知，還是早些就把事情做的無懈可擊的好，省的到時候出事兒，那時候再補救可就來不及了。”　　唐昱這話卻是不假，其實主要還是基於唐昱來自於前世，對於VCD項目的市場前景和潛力到底有多大是很知曉的，知道96年和97年市場進入井噴期之後每年都有幾百億的市場規模，而VCD最初的研究經費絕大多數是由方家提供，若說到時候某些人不眼紅，唐昱是絕對不會相信的，還是事先就做好打算防止矛盾的出現才好，這才是唐昱讓唐天浩也參股的原因。　　其實，若是有能力有雄厚的資金實力作為研發的後盾，唐昱是無論如何不會讓別人參與到這個項目之中的，那裡邊，一小塊的蛋糕都是過億的規模，這會兒借用方家的資金而讓方建銘占股百分之十，其實也是迫不得已而為之的。方家的人或許之前不會很在乎這百分之十的股份，還是方建銘象徵意義的手下的，不過等到VCD的市場潛力爆發出來的時候，他們就知道今天這百分之十的股份是多麼的值得的事情，那時候的他們大概就不會忽略了那僅有的百分之十的股份的了。　　見唐昱如此說，唐天浩皺了下眉頭，不過心中倒是也認可唐昱的說法，心下微微奇怪的是，從來沒有在商海中打過滾的唐昱如何對這裏邊的門道如此的清楚，這些東西，那可不近僅僅用天才兩個字兒來解釋，那裡邊，很多東西都是需要一定的社會閱歷的，倒是不知道唐昱這般的年紀如何能知曉那些事情。　　打住話頭沒有說什麼，唐天浩又繼續往下說，“上次你小子忽悠了幾句就忽悠走了你二叔我一千萬，百分之十便百分之十，二叔總不會和你計較這些東西，就當給你小子的學費了。怎麼，這會兒恆達就需要用錢了？”　　唐昱點了點頭，“二叔倒是夠大方，拿一千萬做學費，好大的手筆呀。不過恆達這會兒確實是需要錢了，VCD的項目，那就是個無底洞啊，時刻準備着吸干你們。嘿，恆達原先的自有資金不過兩百多萬，還是賣掉了設備之後才有這麼多錢的，兩三百萬，對於現在的恆達不過是杯水車薪而已，怎麼能撐起百聆和研究所兩邊的事情。剛剛已經和方哥那邊打過招呼了，方哥不明后两天就會先送過來之前的一千萬來應急，之後的研究經費，方家那邊會有專門的財務人員來弄，二叔你儘快把股份的手續辦一下，一千萬也要儘快到賬，研究所那邊可是無底洞，指不定要填進去多少才能有產出。”頓了頓，抬眼看着唐天浩，“二叔，你這一千萬進去佔百分之十的股份，現在你和別不樂意，總有你樂的睡不着覺的時候，到時候你就知道你佔了多大的便宜了。我現在可是後悔的緊，一千萬換百分之十的股份，兩三年後，若是這百分之十的股份不值個十億八億的，我就跟你姓。”　　唐天浩笑罵著拍了拍唐昱的腦袋，“十億八億，你小子就吹吧，跟我姓還不是※唐，就知道你小子滑頭，敢這麼戲弄你二叔。”頓了頓，倒是滿臉笑道，“知道你小子的眼光不錯，要不你二叔能放心大膽的把一千萬投進去呀？不過你小子就這麼大的信心？相信你那個什麼VCD能大賺？還十億八億，過個三兩年，若是那百分之十的股份能值七八千萬的，啥也不說，二叔日後就給你打工了，綠都也給你。”　　唐昱笑了兩聲，“這可是二叔說的，小叔也在這邊做見證的，到時候二叔可別後悔，七八千萬，二叔可是小瞧我了，到時候二叔可不能哭鼻子。嘿，要是對我沒有信心，二叔你當初也不會放心的把六千萬的資金從海南撤出來呀。再說，不過一千萬而已，便是虧了，二叔就當打水漂了。”　　“說的道輕巧。”嘴裏邊這麼說，不過若是唐昱真的虧了這一千萬，唐天浩大概也不會對唐昱做什麼事兒，之前都說了，一千萬就當給唐昱交學費了，這話可不是說著玩得，而是唐天浩心裏邊真正的想法。要是沒有唐昱，五月份在海南他就要傾家蕩產了，現在這一千萬，其實他投給唐昱，也是抱着讓唐昱練手的心思，未必真的指望唐昱在這個項目上邊能賺多少。　　至於兩人說的賭約，三兩年內讓唐天浩百分之十的股份的價值在七八千萬以上，唐天浩心裏邊也沒有當回事兒。他之前做過各種生意，自然知道什麼生意的回報率有多高，最初做輕紡的時候，三兩年能回本就不錯。地產開發算是利潤最高的行業之一，唐天浩這會兒佔著政治資源都不敢說自己三兩年內能讓一千萬翻八倍變成八千萬，自然不相信唐昱這個VCD項目會比房地產開發有更高的利潤。　　唐昱也不去管唐天浩心裏邊的想法，又閑聊了幾句，忽然對唐天宇開口道，“對了，小叔，之前提到讓你們學校的老師做些私活幫助我們研究，你有沒有探一下口風看看可不可行。”　　唐天宇笑了笑，“我之前打電話問了一下，其實這事兒簡單去了，學校裡邊的導師帶着學生做私活是常事兒，只要方向對口價格合適，有的是人願意接活，我們這些研究生，經常是要被導師抓去作為廉價的勞動力幹活的。如果價格合適，研究的成果以及專利，全部是屬於投資人的，當然，要價格合適，具體情況還要和導師接觸的。我們學校裡邊，也不是什麼項目都接得了，有些東西，未必有你的研究生裡邊的實力高。”　　大學導師接私活的事情唐昱前世就經歷過見識過，自然知道這裏邊的東西，要不也不會和唐天宇提起這件事情來。　　“那小叔就算作研究所的編外人員了，協助所裡邊和那邊的人協調，等姜萬勐回來之後我讓他把你們學院的導師能夠分擔的東西列個清單出來，價格上邊自然會很合適的，要不可請動不了大牌的清華導師啊。”　　“那我有沒有工資呀，你現在可算是壓榨工人的資本家了，可不興連自己家人一塊兒的壓榨，你小叔我可是窮人一個。”　　“找二叔要去，二叔是股東還是大款，你侄子我可沒有錢。”　　“這會兒知道我是長輩了，知道你是侄子了，剛才看你小子一臉的奸詐相，可不見你小子有晚輩的覺悟啊。”　　唐天宇腆着臉笑笑，不答話。

# 第一百三十六章 財神廣場

　　“對了，二叔你最近是不是在忙活城關火車站那邊的事情？”說完VCD的事兒，唐昱忽然又對着唐天浩問了一句。　　唐天浩愣了一下，“你小子消息倒是靈通，財神衚衕的事情，我也是最近才上手的，還沒有具體決定弄不弄，還在考察之中，這幾天讓天宇跟着長長見識，你在醫院裡邊怎麼知道火車站的事情呀，你爸和你說的？”事實上唐天浩對城關火車站旁邊的地皮起興趣的事情，確實是最近幾天的事兒，準確的說，考察財神衚衕的事情，還是最近兩三天的事兒，唐昱進醫院之前是不知道的，就算是現在知道的人也不多，屈指可數，所以唐天浩才奇怪唐昱知曉這事兒。　　唐昱笑了笑，“涵寧姐和我說的，怎麼，二叔對財神廣場的項目起了心思？”事實上唐昱是昏迷醒來後知道的這件事兒，不過不是從楊涵寧的口中知道的，而是從他老子的口中知道的，至於這會兒說起楊涵寧，自然是希望慢慢的吧楊涵寧融入自己的圈子裡邊，雖然暫時不能讓父母以及蘇慕儒這些人知道，不過既然宋宛如已經知曉了，慢慢讓他二叔唐天浩知曉也是可以的。畢竟，唐昱以後玩商業，不少都牽扯到他二叔的，而楊涵寧幾乎作為唐昱商業代言人的身份出現，唐天浩知曉也是遲早的事情，不如現在就讓楊涵寧慢慢的走進唐天浩的視野，省的日後麻煩。　　聽到楊涵寧的名字，唐天浩臉上的異色一閃而逝，對於楊涵寧的身份他自然是知曉的，當初的事情他可是從頭到尾都參与在裡邊，對於楊涵寧這個女人，他可是知曉這裏邊的利害關係，知道唐昱住院的這幾天，以楊涵寧的身份是絕對不適合進來看唐昱的，這會兒唐昱這麼說，自然是表示他住院期間已經和楊涵寧偷偷的見過面了。不過對這個侄子身上的奇異之處他早是見識多多，這會兒自然也不會多話，倒是心裏邊奇怪，楊涵寧為何會知道財神廣場的事情，要知道，這件事兒知道的人可是屈指可數的，十根指頭砍掉三根還能數過來，楊涵寧絕對不在這些知曉的人裡邊。當然，唐天浩更奇怪的是，唐昱為何問起火車站那邊那塊項目的事兒。　　“你叔我最近確實是對那邊的項目起了心思，怎麼，小昱你有什麼看法？”　　唐昱微笑不語。　　不過既然唐昱問起來，唐天浩自然就開始了說道，對侄子在商業上邊的眼光，唐天浩向來是不懷疑的。唐昱這會兒說起來，自然是有他的用意。唐天浩便開始說起城關火車站的事情。　　說來，事情還是和唐昱有些關係的。唐昱聽完唐天浩的敘述才明白，這裏邊，其實還是牽扯到他的，雖然說關係不大，不過還是和他有些關係的，要不是他，這件事兒可輪不到唐天浩動心思。　　原來，唐天浩也是最近才起了心思的。以前這個項目是萬建的囊中之物，哪有綠都動心思的份兒，也是因為唐昱重生帶來的各種影響，這才讓唐天浩起了心思。　　說來，財神廣場的這個項目，是城關區在92年年底市政規劃上邊就提出來的計劃，在市政規劃的大討論決定了之後，又被下放到了區裡邊。至於為何要把項目下放到區裡邊，自然是因為成衛東這個區委書記足夠的強勢，強勢到陳松威在位的時候敢和陳松威頂牛的程度，涉及到城關區的事情，自然要慎重。　　按照原先的市政規劃的計劃是，在城關區的火車站旁邊興建一座大型的購物廣場，即財神廣場。當然，這是後來的萬建在接手了改造計劃之後提出來的，並且通過了當時的市政規劃計劃。當時，在萬建提出來的計劃規模是，整個廣場總共佔地約20600平方米，除了財神衚衕之外，還涉及到另外一塊緊鄰的地皮。財神廣場的總建築面積，計劃達110000平方米，共修建10層，其中1―4層計劃為商場，5―10層規劃為寫字樓、賓館。按照萬建的計劃，是要把財神衚衕作為商業地產來開發。　　城關區火車站旁邊的財神衚衕地理位置極為的特殊，那是東陵市市內唯一的火車站，在財神衚衕的周邊，具有一定的人流規模和消費潛力，交通相當的便利，人流規模足夠的大，所以萬建才決定作為商業地產來開發的。　　財神廣場規劃的位置，也就是財神衚衕，那邊原先是一片低矮的平房，在七八十年代，那兒是屬於郊區的，房屋都是五六十年代的建築，類似於鳳城區老街的貧民區那樣的存在。　　早些年的時候這些倒是沒有什麼，不過隨着市政規劃市區面積的不斷擴大，原本的財神衚衕附近都作為城中村的模式規劃為市區，拆遷之後建起了一片片漂亮的高樓，那片低矮破舊的房子也被市政規劃弄到二環裡邊，財神衚衕自然就成為市裡邊的一塊兒牛皮癬，而且由於是位於火車站口，嚴重的影響市裡邊的現象。所以，市裡邊早就有聲音傳出來要改造財神衚衕周圍的形象，不過一直沒有付諸實踐。　　關於財神衚衕的改造計劃，其實早就有各種方案的提出，在八十年代末的時候，也就是黃寶德當政那會兒提出的改造計劃是拆遷之後修建城中村的，不過後來因為各種原因擱淺了計劃。之後一直到92年的市政規劃大討論的時候，城關區區委書記成衛東才提出了新的計劃，即財神廣場計劃。　　原本財神衚衕就是位於城關區的，城關區這幾年在成衛東的治理下經濟實力在市下轄的區縣裡邊排名第一，靠近市區的二環以內的地方，早就改造的相當的好了。在九十年代那個熱衷於市政形象工程的年代，成衛東作為一個年富力強又強勢的區委書記，自然不喜歡市二環之內有財神衚衕這麼一塊牛皮癬影響形象，於是財神廣場計劃就順理成章的提出來了。　　財神廣場項目，當時是城關區提出來，前市委書記陳松威拍板，最後由蔡明財的萬建接下來的。區裡邊當時只是大致的有那麼個改造計劃，整個後續的商業開發計劃具體都是由萬建通過後期的市場調查確立下來的。　　92年年底，萬建在陳松威的支持下接下了工程之後就在积極策劃開發。財神廣場項目，除了財神衚衕的地皮之外，緊鄰的一塊商業地皮也被陳松威以行政劃撥的手段批給了萬建，這裏邊的貓膩自不必說唐昱和唐天浩也都明白，在那個瘋狂的圈地的年代，有着陳松威支持的萬建，自然佔盡了便宜，便是裡邊的貓膩，以陳松威的強勢，自然無人敢過問。　　在今年四月份的時候，萬建對財神衚衕那邊已經完成了拆遷等前期工程，據說為了加快開發速度為了省錢，萬建因為拆遷的事情還死了兩個人，當時弄的沸沸揚揚，不過萬建有着陳松威的撐腰，最後也就不了了之了。　　弄好了前期的拆遷等事情之後，蔡明財也摩拳擦掌準備在那邊大幹一場，都定下了年底完成百分之八十的修建進度，具體的承建計劃都已經定了下來，建築商都準備開始動工了，不過事情卻在四月份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讓這一切都停了下來。　　四月份的政治傾軋中陳松威不僅沒有陷害了蘇慕儒，反而把自己搭在了裡邊意外落馬，這自然對萬建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陳松威原本就是萬建在東陵市裡邊最大的靠山，他的倒台，原本對萬建就有不小的影響，當然，這個影響自然不僅僅是財神廣場的事情，不過確實對財神廣場的事兒造成了不小的影響、所以，自四月份陳松威落馬的事兒之後，財神廣場那邊的事情也緩了下來，原本的修建計劃也被一拖再拖，只是在拆遷好的地方挖下了築基的大坑，地基都沒來得及修建。　　四月份之後蔡明財還準備觀望觀望再做決定，然後又出變故，五月份的時候萬建在海南的樓市泡沫裡邊被套住了三億多的資金，萬建虧損嚴重，資金鏈幾乎斷裂，蔡明財當時為了保住天兆家園的項目，財神廣場那邊被迫完全的停滯下來。　　原本既定的市政規劃改造計劃，萬建單方面的停下來，區裡邊和市裡邊自然都是不能接受的，若是有陳松威壓着還好，不過現在區裡邊成衛東當政，市裡邊蘇慕儒大權獨攬，兩個人都不與萬建交好，萬建這種單方面的停止自然讓人大怒，蔡明財自然舉步維艱。　　說來，萬建停下財神廣場的項目，這裏邊自然不止是因為萬建資金的問題，其實還是牽扯到很多的東西。　　原本萬建弄這個項目就不幹不凈，蔡明財此人，發家就從拆遷隊開始的，他的心狠手辣，在東陵市那是出了名的，原先有陳松威在後邊還好，現在陳松威倒台，蘇慕儒當政，蔡明財當初得罪蘇慕儒得罪慘了，財神廣場的項目又經不起推敲經不起細查。　　而且，當初萬建拆遷的時候也是弄出了不小的麻煩的。　　萬建本來就干慣了強拆這樣的事兒，為了節約拆遷的費用，自然要做一些不光彩的事兒，當初拆遷的時候是死了兩個人的，雖然沒有鬧起來。不過那是因為原先有陳松威壓着，那時還好，下邊的人想要鬧事兒也鬧不起來，陳松威可是出了名的強勢，他與萬建之間的貓膩，東陵的人都知道。可是這會兒陳松威倒台，沒了陳松威壓着，那些原本蔡明財不是很在意的事兒自然就冒出來了。　　萬建原本得罪的人就不少，這會兒在有心人的授意下，自然就有了雪片般的舉報信嘩啦啦的飛過來，蔡明財想壓也壓不下來。再加上萬建的資金量的匱乏，萬建自五月份之後的資金鏈就斷開了好久，雖然後來省城章家吉隆集團的插手讓他們的資金鏈重新建立起來，可是各種各樣的政治因素的影響，又必須先顧忌天兆家園的項目，財神廣場的項目，蔡明財他們是不放棄也得放棄。　　至於說唐天浩對財神廣場的項目起了心思，其實他是早就有的心思，只不過原先的綠都實力不夠，唐天鴻和蘇慕儒也沒有現在這麼大的權利，唐天浩自然不能染指。　　不過現在東陵市內形勢大變，唐天浩不僅資金量大漲，新組建的綠都實力大增。唐天浩的綠都背後有着唐天鴻和蘇慕儒的影子，自然也就硬氣起來，許多原先不敢染指的東西，這會兒也有了底氣。而且這會兒萬建在財神廣場的項目上邊無力啟動，市裡邊把項目下放到城關區，城關區最近已經有了更換開發商的想法，萬建也有意轉讓項目，他自然也就生了些旁的心思，對財神廣場的項目起了心思。　　唐天浩起這樣的心思，倒是還與成衛東有些關係，若不是唐昱這次的受傷，唐天浩還不會真正對那個項目動心。　　財神廣場的整個項目因為全部位於城關區，在作出市政規劃之後就被市裡邊下放到了城關區，市裡邊和區裡邊都想儘早的弄掉這塊牛皮癬，萬建現在無力啟動財神廣場的項目，想把整個燙手的山芋丟出去，兩方都急於尋找第三方，尋找一個新的有實力的開發商來接下這個項目。　　要說東陵市內有實力的地產開發商，除了萬建自然當屬綠都。　　蔡明財原本就霸道，原先後邊有着陳松威的撐腰，自有資金量又足夠大，東陵市內的地產開發商都被擠壓的沒有活路，只能龜縮在一角小打小鬧，自然沒有什麼實力大的開發商，有也一些稍有實力的，可也早被萬建擠垮了，唐天浩當初玩房地產就是因為萬建一家獨大過於強勢的原因才遠走海南。　　東陵市的地產界原本就是萬建一家獨大的局面，財神廣場的項目規劃也不小，萬建不幹了，也少有幾個能接下來的開發商，而且萬建不做的項目，也未必有幾個人敢接下來。而唐天浩四月份撤出海南的時候，撤出的資金量達到六千萬，加上趁火打劫在萬建身上沾了不小的便宜，資金量早就大增。再加上他背後還有着市裡邊的支持，算是除了萬建之外東陵市內最大的開發商了，自然有實力做財神廣場的項目。想來，若是唐天浩表露出一絲，無論是區裡邊還是萬建都會比較屬意的。　　當然，唐天浩真正起了心思還是因為成衛東的關係。　　財神廣場的整個項目決定權這會兒都在城關區那邊，而區委書記成衛東，這會兒雖然沒有旗幟鮮明的站在蘇慕儒這邊，不過唐天浩經商多年，自然也歷練出了一副火眼金睛，再加上成衛東在唐昱受傷住院這些天來表現出來的態度，唐天浩自然能夠意識到，成衛東現在已經在蘇慕儒一方的陣營了。　　蘇慕儒雖然一直沒有態度鮮明的給綠都以支持，不過東陵市裡邊誰人不知道這裏邊的關節，唐天鴻是蘇慕儒的親信，唐昱是蘇慕儒的乾兒子，唐天浩又是唐天鴻的親弟弟，有了這層關係，唐天浩的綠都才能在東陵市裡邊玩的風生水起。即便是蘇慕儒沒有明確的為綠都打招呼，沒有遞條子開方便之門，不過下邊的人自然知道應該怎麼做事兒，綠都自然能混的風生水起。　　也正是因為意識到了成衛東的站隊，意識到了成衛東已經進入了蘇慕儒的陣營，唐天浩才對財神廣場的事情真正的起了心思。畢竟，原先他雖然有心思，不過那個項目本身不小，綠都一家吃下來有些吃力，成衛東又是出了名的強勢和專權，唐天浩也不敢輕易的涉足財神廣場的事情。　　不過這會兒成衛東站了對進入蘇慕儒的陣營，那對唐天浩來說就是自家人了，自然就起了心思。雖然說唐昱讓他玩萬象城的模式，不過唐天浩最大的心思不在居住的住宅樓盤上邊，而是一直想玩商業地產。　　唐昱之前給他說的模式他已經在嘗試之中，通過低廉的房價達到迅速積累起人流規模的目的，然後控制住周邊附屬的商業地產的產權，通過租金獲益，不過這種模式收益速度比較慢，唐天浩還是想玩玩商業地產，作為一個有實力有野心的地產開發商，唐天浩可不願意一直被萬建壓着，涉足商業地產是遲早的事情。　　顯然，眼前的財神廣場就是一個進入商業地產的好的選擇，是一個好的契機。不僅僅是成衛東的關係，而且蔡明財的萬建已經明確的表示準備放棄這個項目，已經準備轉讓，而且把話遞到了唐天浩這邊。　　以萬建現在的形勢和財神廣場的狀態，再加上綠都腰杆子硬，萬建自然開不了高價，估摸着還要做虧本的買賣，唐天浩之前在萬建身上榨了不少油水嘗到了甜頭，這會兒自然就起了心思，他這幾天正在考察這個項目，還讓唐天宇也跟在上邊長長見識。　　唐天浩說了差不多半個小時才基本說清楚財神廣場的事情，中間唐天宇偶爾也會插幾句補充，他這幾天跟着也了解了不少，能考上清華的人，智力自然足夠，也了解了不少的東西，不過他對這些不大感興趣。　　說完之後，唐天浩看着皺着眉頭臉上邊若有所思的唐昱，心中一愣，“怎麼，小昱對這個項目有看法？”他可不認為唐昱會毫無緣故的問起這件事兒來，既然問出了口，他就知道唐昱必然是有些東西要和他說的。看唐昱臉上的這幅表情，顯然是有些想法的。

# 第一百三十七章 財神廣場（中）

　　唐昱問唐天浩財神廣場自然是有他的想法和用意的，無關緊要的事情，唐昱向來是不會關心的。他此刻提起財神廣場，自然是有些東西要和他二叔說道說道，防止他二叔出了岔子。　　事實上，唐昱對財神廣場的了解可不少。當然，他了解的自然不是唐天浩剛剛介紹的這些，這些東西是因為他重生后帶來的各種影響而發生的變法，在他前世的記憶裡邊自然不會有的。他了解的，是前世的財神廣場建成之後的銷售狀況等等情況，而不是唐天浩剛才說的這些。　　唐昱這次從他老爸唐天鴻口中知道了他二叔的心思之後，確實有些東西需要和唐天浩談談，不僅僅是要談商業上邊的事情，現在的財神廣場可不見得是個好東西，不僅在商業上邊有很大的失敗的可能性，事實唐昱要說的東西上還要和政治沾點邊的，要不他老子也不會隱晦的和他說起這事兒。　　說來，這個所謂的財神廣場，在唐昱前世的記憶裡邊，它在東陵市的名頭可不小，幾乎到了家喻戶曉的地步。不過不是因為其繁華，而是因為其爛尾。2000年的時候，那會兒全國有一場大討論，討論的話題就是在九十年代的地產泡沫經濟的背景下邊的各種案例等等的東西，當時的財神廣場案例，可是在遼海省內引發了一場規模不小的討論的。　　財神廣場那邊的情況，在唐昱前世的記憶裡邊，那個項目可謂是2000年之前，東陵市最大的爛尾樓項目，是遼海省九十年代最大的爛尾項目之一，也是萬建在東陵市裡邊少數的失敗案例中的典型。以萬建在東陵市地產開發上邊的強勢，以他東陵市地產界一家獨大的局面下萬建都在這上邊載了跟頭，可見這個項目並不是眾人想象中的香餑餑，而是帶着毒的漂亮蘑菇，一不小心吃下去，胃口不好的地產開發商，足夠毒死他們了。　　在唐昱前世的記憶裡邊，財神廣場的銷售日期是從1993年4月到1998年年初結束，因為銷售狀況不良，最終整個項目與98年的時候封頂作為爛尾樓，一直持續到2000年的時候都處於爛尾狀況，直到2000年之後才市裡邊又跳出一家新的地產開發商接手了這個項目，重新規劃開發，這才讓財神廣場重新煥發了光彩，不過那會兒的開發，是吧周圍的一整片地都開發為東陵市的不夜街，在那兒建起一座大大的不夜城。依靠旁邊步行街的人流，讓不夜城在東陵市裡邊成為少數幾個能夠媲美琉金殿堂和環城的娛樂場所。　　前世的時候，93年萬建接下了財神廣場的項目開始進行商業開發。　　當時財神廣場凱建后，萬建對財神廣場那邊的商業樓盤租售方式採用的是分割小面積商鋪銷售的方式，這種方式當時在國內還頗為新穎，是一種八九十年代新興起的銷售模式。萬建當時運用返租手法，承諾投資者每年高達25％的回報。　　不過很顯然，萬建對財神廣場採用的這種模式最終失敗了，導致了財神廣場項目成為了2000年之前東陵市最大的爛尾樓項目，也是萬建少數失敗的地產開發項目之一。　　唐昱當年在遼大商學院讀研進修的時候，他的導師專門調研評價過這個項目，那會兒正是全國以九十年代的地產泡沫經濟為背景的大討論進行的如火如荼的時候，唐昱那會兒對整個項目還花了些心思，還專門聯合了幾個同學收集資料做了系統的分析，所以這會兒在頭腦中才對這個項目記憶深刻。　　唐昱記得，他當年在商學院的倒是曾經對財神廣場的整個項目有過這麼一句評論，說財神廣場項目是東陵市乃至遼海省經典的爛尾商鋪項目的代表，說財神廣場是當時地產及經濟泡沫的產物，其失敗是必然的。他的導師還說道，萬建在財神廣場項目上邊採用的過高的、不切實際的投資回報承諾對在東陵市乃至整個遼海省的商業銷售市場會產生負作用，這完全是一個失敗的決策或者嘗試。　　唐昱等一眾同學當時還不是很明白這句話，不過在他們經過認真的調研分析之後，不得不承認，在當時的那種大環境下邊，事實上確實如他的導師所說的那般，財神廣場的項目，其失敗是必然的。而失敗的根子，就在過高的不切實際的投資回報承諾上邊。　　既然唐昱明知道財神廣場的項目失敗是必然的，唐昱自然不能看着他二叔往火坑裡邊跳，所以這會兒自然要和他二叔好好的說道說道，盡量讓他二叔放棄整個財神廣場的項目。當然，唐昱談話的目的自然不是僅僅因為知道財神廣場會失敗所以讓他二叔放棄這個項目的，以唐昱前世的見識，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走，更何況他前世本來就做過這方面的工作，對這個裡邊的東西很是熟悉，完全有辦法重新為財神廣場設計一個可以盈利的銷售模式，似乎並沒有必要讓唐天浩必須放棄這個項目。唐昱想讓唐天浩放棄這個項目，其實還是有着其他的原因的，這個原因，自然是因為他老子唐天鴻和他隱晦的說起了這件事兒，讓他意識到了這裏邊的貓膩，所以才讓他二叔儘早撒手的。　　說來，財神廣場這個項目的失敗，其實涉及到多鍾因素，也不單單是因為蔡明財炒作銷售概念的原因，其最主要的原因的就是因為當時的地產經濟泡沫這個時代大背景的存在。　　唐昱記得，萬建在財神廣場的項目銷售上邊，他們在93年就推出了那個年代較為風行的返租銷售手法。　　蔡明財當時的膽子相當的大，在項目銷售時缺乏明確的商家經營支持的情況下，他依然大膽的承諾商家高達25％的投資回報。25％的投資回報，這在當時的大環境之下，是一個相當膽大的数字，相當離譜的数字，是一種對銷售概念的炒作。靠着這種炒作，萬建在財神廣場項目上邊在前期取得一定的銷售成績，但這種手法，在當時的地產泡沫經濟的大環境下，這種返祖的銷售手法註定難以獲得銷售及經營的成功。那種大環境下邊，少有炒作銷售概念成功的地產開發案例。　　除了這個，唐昱前世的那時候還重點關注了財神廣場在銷售推廣上的手法，這個還是有些可取之處的。　　從他當時收集到的各種資料來看，萬建當年對財神廣場上邊採用的銷售宣傳手法可謂是面面俱到，系統性較強，運用了大量的半版廣告進行推廣，從多角度、人性化的方式進行宣傳推廣。　　萬建當年在東陵市的實力不可謂不強大，其鋪天蓋地的宣傳也不可謂不強大，可是在財神廣場的項目上邊，萬建最終還是失敗了，倒是其在這個項目上邊的經典的銷售推廣的手法被選上了商學院的教材，萬建就靠着這個銷售推廣的手段在八九十年代包打天下，之後不少的地產商也紛紛模仿了萬建在財神廣場上邊的銷售推廣的手法，這個就是后話了，無論他的推廣手段如何，財神廣場的項目最終還是失敗了，從這個上邊來說，這個推廣並不能說是一個成功的推廣案例，畢竟，任何推廣，都是為銷售服務的，銷售成績不好，自然說明推廣的手段不成功。當然，在這個項目上邊，萬建的推廣手段是個例外，不能單純的以財神廣場的銷售成績來衡量，萬建之後在其他的項目上邊都是從這個推廣手段上邊開始引申的，都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從當時財神廣場項目銷售的進程上來看，唐昱記得，當時財神廣場的廣告投放跨度從1993年底到1998年才結束，銷售期達5年之久，可是最終依然被封頂做爛尾樓處理，免不了整個項目的失敗，可見當年其銷售情況的不理想。也幸好萬建的實力不弱，一個項目的失敗還不至於讓整個萬建垮掉，若是換一個實力弱小的地產開發商，只怕早就要傾家蕩產了。　　其實萬建在財神廣場這個項目的失敗是必然的，萬建在這個項目上邊，他們初始的制定計劃的時候就犯了個錯誤，犯了個致命的錯誤。　　東陵市無論是商業還是工業或者農業都不是很發達，放在全國範圍內屬於三線城市，放在遼海省內來說勉強算是二線城市，城市的發展程度以及東陵市歷來的商業傳統造成了東陵市的投資者對於銷售概念的炒作並不熱衷，他們更傾向於投資回報的實質保障。萬建制定的炒作銷售概念的銷售想法，從最開始的時候就是錯誤的，不應該放在地產泡沫經濟的這個大背景下，更不應該放在東陵市這個投資趨於保守的二三線城市裡邊。或許，若是換個時間，換個地點，萬建的這個模式就能夠去的巨大的成功。不過顯然是不可能的了，老天只讓唐昱重生過來，沒有讓蔡明財也重生，自然不可能給萬建一個換個時間換個地點的機會。　　蔡明財在房地產開發上邊打拚多年，白手起家，不管是白的還是灰的或是黑的，能把萬建弄到近十億規模的程度，這裏邊運氣有着，能力自然也有之，要不，他也不可能把萬建打拚到如今這個地步。他並不缺乏能力，也不缺乏一個地產開發投資者應有的眼光，那麼，在東陵市地產界紮根多年的他自然應該明白東陵市歷來的商業投資者的思維慣性，明白東陵市的投資圈並不喜歡炒作銷售概念，明白他的這種商業模式不大可能在東陵市獲得成功。　　可是在明白的情況下，蔡明財依然選擇了投資財神廣場的項目，依然選擇了採用炒作銷售概念的手段來進行財神廣場的項目，這不得不說有些奇怪，有些不合理，讓人很是想不通蔡明財到底是如何想的。　　唐昱記得，前世的時候，2000年的那場地產界的大討論中，很多人都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而且在財神廣場被當做爛尾樓封頂之後，還有記者專門採訪過蔡明財，不過蔡明財從來沒有回答過這個問題，因此，自然也就產生了諸多的猜測。　　萬建當時作為省內在地產開發行業排名前十的民營企業，財神廣場又是當時遼海省內較大的幾個爛尾樓項目之一，自然引得諸多人矚目。對於蔡明財當時選擇靠炒作銷售概念來進行財神廣場項目，普遍有兩種猜測，一種自然就是認為蔡明財的決策失誤，最終導致了財神廣場項目的失敗，畢竟，受限於各種原因，決策失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任何一個人都可能有決策失敗的時候，只不過損失打小不同罷了。這種觀點，遼海省內接受的人比較多，絕大部分的人都認為萬建在財神廣場上邊馬失前蹄是因為蔡明財的決策上的致命錯誤。　　至於第二種猜測就有些想當然了，除了認為蔡明財決策錯誤之外，還有一部分人認為，蔡明財做出那樣的決策是想逆向而為。在明知道東陵市的商業投資者更加傾向於投資回報的實質保障的情況下，依然選擇進行銷售概念的炒作。　　他們這些人認為，蔡明財的萬建在東陵市已經發展到了頂峰，想要有更大的作為第一就是走出東陵市，第二是在東陵市尋找更大的投資空間。萬建走出東陵市進軍綿州的實力不足，畢竟，地產開發這種東西，在背後若是沒有強力的政治後盾是很難做大的，蔡明財當時做大的靠山就是東陵市的市委書記陳松威了，這註定了萬建只能龜孫在東陵市的一隅之地。在東陵市內已經沒有了萬建這個相當於東陵市來說的龐然大物的萬建，於是蔡明財想通過這種新的模式的嘗試在東陵市為萬建的發展開闢更大的發展空間。　　萬建當年雖然不是遼海最大的地產開發商，實力在省內只能排到前十，可是萬建在遼海省的名氣卻不小，尤其是財神廣場這個案例，當時在省內的開發商和學者界都引起過不小的討論。至於那兩種猜測到底哪種更有說服力，哪種是蔡明財的真正想法，這個卻是無人知曉。倒是萬建因為那次的以地產泡沫經濟為背景的大討論中名聲大漲，這個卻是毋庸置疑。　　當然，唐昱前世的時候還曾經猜測過，那次的大討論，後邊未必沒有蔡明財的影子，要不一個爛尾樓的項目，不至於讓眾多的人津津樂道進行大討論。　　從財神廣場的項目上邊看蔡明財對於炒作之道的熟悉程度，倒是不難排除他這種變相的為萬建炒作的手法。當時的大討論，挖出的可不僅僅是財神廣場那麼一個項目，萬建的好多項目都被拿出來討論過，一個地級市的地產龍頭，可未必有這樣的資格，若說後邊沒有炒作的影子，這個唐昱是萬萬不相信的。萬建在98年的時候財神廣場正式封頂宣布爛尾，導致實力受損，再加上陳松威也是在98年的時候落馬，導致萬建的強大靠山倒塌，元氣大傷，那個後來接了財神廣場改造為不夜城的開發商就是在萬建實力大孫的那會兒成長起來的。不過萬建一句不振之後，倒是在2000年的那次的大討論中因為名氣大漲而恢復了不少的元氣，依然霸着東陵市地產界老大的寶座位置。若說那次的遼海省內的討論裡邊沒有蔡明財的影子和手筆，顯然沒人會相信，那可是變相的為萬建做了不少的免費廣告。在宣傳那個失敗的樓盤項目的同時，也宣傳了萬建大量的成功案例。　　且不管那些猜測，事實上，根據前世唐昱配合其導師的調研，萬建在財神廣場的項目上邊馬失前蹄，不僅僅是因為東陵市投資者對於銷售概念的炒作並不熱衷而更傾向於投資回報的實質保障這個原因，其實還是有着各種各樣因素的影響。　　第一個自然就是地產泡沫經濟的這個大背景環境，在這個大背景下，本身就不適合炒作銷售概念這樣的商業地產模式。　　當然，這個不僅僅蔡明財一個人的錯誤，事實上在當時的那個大背景下邊，絕大多數的地產投資商都有或多或少的錯誤，那是一個時代的大背景，是整個時代人思維的局限性，能夠跳出這個思維局限的，大都成為了超級地產商，諸如王石之類，至於絕大多數決策錯誤的，自然大多都如財神廣場那般爛尾了，實力強大的開發商還好，一兩個項目的虧損不至於傷筋動骨，小的開發商就不行了。　　第二個原因就是財神衚衕的地理位置的因素了。　　雖然說財神衚衕是在火車站附近，而且周圍有着一定的人流量，照理說應該有不錯的銷售成績才是，可是在成衛東的治理之下，城關區的發展速度飛快，94年的時候在離財神衚衕不遠的地方就開始了步行街的修建，把原來緊挨財神衚衕的舊城區拆遷修建為步行街，步行街的地理位置要比財神衚衕優越的多，而且那邊的商業地產模式更適合東陵市的投資商慣性的投資行為，自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了財神廣場那邊商業地產的銷售，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還有第三個原因，那就是政治因素以及萬建歷來的不規矩手段了。萬建當年在財神衚衕的拆遷中因為強拆的原因，打死了兩個釘子戶，還有近十人重傷多人輕傷，這些不安定因素給財神廣場的失敗埋下了隱患，雖然一直有陳松威在身邊幫他壓着，不過那些東西就是不定時的炸彈，稍微一不注意就會出事兒。萬建的暴力強拆，為財神廣場的失敗埋下了不小的隱患。　　說來，前世之時陳松威在98年的時候落馬並暴露出全國第一大騙稅案的事兒，其實還是與財神廣場的這個項目有些關係的。據說，陳松威的落馬最初就是因為原本消停下來的財神衚衕告狀的人，在98年的時候不知在何人的授意下又鬧騰了起來，而且鬧出來的動靜不小，最終專案組徹查此案，卻牽連出了陳松威的事情，這才導致了陳松威的落馬。　　至於萬建的強拆致人重傷和死亡，九十年代那會兒，拆遷四人實在是在平常不過的事情，只不過那時候沒有網絡這個便捷的工具，通訊媒體又大多不會報道這類的事情罷了。即便是查出來之後也不過是罰點錢，然後找幾個人頂罪完事兒。九十年代這類的事兒，大多是這樣處理的，甚至於，只要罰點錢就完事兒了。　　九十年代那會兒的拆遷公司，好多都是掛靠在行政機關的下邊的，像東陵市的幾個拆遷公司，全部有着行政背景。在這種情況下需要避免拆遷中的暴力事件，實在是痴人說夢，倒是陳松威這個大搞一言堂的市委書記落馬的有些冤枉，他把東陵市經營的鐵桶一片，沒想到最後竟然是因為強拆的事兒落馬，然後才牽扯出其他的事情。當然，那些原本消停下來的告狀戶為何在98年的時候忽然又鬧騰了起來，這個卻是不為人知，唐昱只知道陳松威之後的下一任市委書記姓賀，想來不外乎政治傾軋的手段罷了。　　基於這種種的原因，唐昱自然不能讓他二叔跳到這個大火炕裡邊，成為2000年的那場大討論之中的反面主角。當然，也不僅僅是因為這個原因，還有些目前的政治上邊的原因，無論如何都是不能讓唐天浩插手這個項目的。　　唐昱現在要做就是，勸說他二叔放棄這個項目。事實上，這個才是他今天把唐天浩叫過來的目的，之前說一千萬入股的事情，不過是附帶的罷了，有了方建銘的那一千萬，恆達現在還不缺唐天浩的這一千萬來周轉。

# 第一百三十八章 財神廣場（下）

　　回憶完自己前世對財神廣場的記憶，唐昱抬眼看着臉上明顯有些忐忑的唐天浩，故意揶揄了他一句，“二叔，這病房裡邊空調開着你怎麼額頭見汗啊，要不我把空調的溫度再打低點兒？”說著不看唐天浩的臉色，拿了遙控板就要調控空調溫度。　　唐天宇在一旁撲哧一聲笑出聲來，“小昱，你就別拿捏你二叔了，他剛才見你皺着眉頭一句話不說的坐在那兒，不知道多着急呢，有話你就感覺給他說說。我這幾天也跟着二哥長長見識，倒是沒有看出什麼旁的東西來，感覺那個項目很不錯呢。看你這會兒的樣子，似乎是真的有些想法呀，要不你給小叔說道說道，讓小叔也開開眼界？”　　唐天浩也一臉希冀的抬頭看着唐昱。　　說實話，自從五月份海南的樓市泡沫真正的像唐昱預料的那般發生了之後，唐天浩在商業上邊是越來越看重唐昱的意見了，尤其是見到唐昱能折服方建銘這樣大家族出身的子弟，還能讓沈睿鴻刮目相看，唐天浩更是明白自己這個侄子不能小覷。能折服方建銘，能讓沈睿鴻刮目相看，這自然說明了唐昱的能力和魅力，唐天浩這會兒是越來越重視唐昱在商業上邊的意見了。剛才看唐昱皺着眉頭思考，明顯是對他看中的財神衚衕的項目有些看法，由不得他不心急，那可是他在東陵市內準備做的第一個大型的商業地產項目。　　聽了唐天宇的話，唐昱皺着的眉頭微微一松，不過還是沒有什麼笑容，讓唐天浩的心綳的緊巴巴的，“二叔，你真的看中財神廣場的那個項目，想從萬建的手中把這個燙手山芋接過來？”在說到燙手山芋周四個字兒的時候，唐昱原本微微鬆開的眉頭又皺了起來。　　“那是當然，如果不是看中了那個項目，我這幾天何苦上躥下跳的忙活那些事兒。”不過說完隨即反應過來，“燙手山芋？小昱你說財神廣場的項目是個燙手山芋？這話怎麼說？雖然說這個項目萬建暫時無力做下去，不過很明顯，這個項目大有可為啊，我自己也做過調查，那個地理位置做商業地產的開發，不賺的盆滿缽滿才怪，要不是這樣，當初蔡明財也不會在那僅僅兩萬多平的項目上邊花這麼多的心思，也不會為了快速拆遷而傷人性命了。”　　唐昱兩眼上揚，“原來二叔也知道財神衚衕拆遷的時候是弄出過人命啊，我還以為二叔不知道這件事兒呢。”說完兩眼看着唐天浩，心裏邊卻道，要不是你這幾天忙着上躥下跳的，我老爸和乾爸還不一定能知道這件事兒呢，今天的有些話，可是他代表他老爸唐天鴻和乾爸蘇慕儒說的，不僅僅是他自己的意思。　　唐天浩被唐昱看的有些心裏邊發毛，不過還是開口辯解道，“拆遷的事情是萬建找的人做的，和你二叔我的綠都可沒有半毛錢的關係，鬧出人命的事情又不是我鬧的。再說，拆遷嘛，開發商與釘子戶之間總會有些各種各樣的糾紛。”口中這麼說這，不過唐天浩的心中卻對唐昱把強拆的事兒拿出來說事兒有些不以為意。　　事實上，在九十年代，強拆之類的事情，確實是稀鬆平常的事兒，無論是政府人員還是開發商又或是拆遷商，都不會把強拆當回事兒。不說在那個法制還不健全商業規範還不完善的年代，便是在唐昱重生的那會兒，強拆依然是熱門的話題。在那個網絡信息已經相當強大的年代強拆依然頻繁發生，可想而知，在這個商業道德底線無比地下的年代，強拆會進行到什麼樣的程度。　　事實上，在八九十年，強拆幾乎是政府以及地產開發商默許的行為，是拆遷必然的一個階段，幾乎成為了那個年代的拆遷公司的一個流程。在那個政府可以公開支持強拆的年代，在政府可以把強拆寫如工作報告的年代，拆遷的時候搞出人命來，其實實在是稀鬆平常的事兒。像唐天浩這樣的開發商，雖然沒有做過這樣的事兒，不過類似的東西早就見多了，所以自然不以為意，這幾乎都成為行業的行規了，無論是政府還是開發商在那個年代，都有的是辦法捂住事情。　　見唐天浩說的輕描淡寫，唐昱不禁瞪大了眼睛，“糾紛？二叔你說的倒好聽，兩條人命，十多個重傷員，就用糾紛兩個字兒含糊過去？還有，二叔你也別以為這盆髒水潑不到你身上，別以為事情是萬建做的就和綠都沒有關係，若是綠都接下項目，財神衚衕的那些告狀的釘子戶可不會理會這些事兒，到時候有你頭疼的，他們可不管冤有頭債有主什麼的，都是一丘之貉。”　　說著抬眼看了看唐天浩臉上不以為然的神色，唐昱心中立馬就知道，他二叔顯然不在意這種事兒，也不把那事兒當成髒水。畢竟，那是那個時代默認的行業規則，他早就習慣了這種類似的事情，自然不以為意，唐昱只得暗暗搖了搖頭，不再和他糾纏這個問題。九十年代，確實是一個商業道德底線無比地下的年代。　　“算了，既然二叔你不以為意，我在這件事兒上邊也不和你多說了，不過我還是要表明我的態度，也算是我老爸和乾爸的態度。我們賺錢，不能賺像萬建那樣的黑心錢，要不，我們和蔡明財有什麼區別？綠都和萬建有什麼區別？二叔最好想清楚這件事兒，再多考慮考慮。而且，二叔你要知道我爸以及乾爸都是什麼樣的性子，就他們那性子，雖然說偶爾給你撐撐腰可以，不過那是有前提的，要看二叔你做的是什麼樣的事情。若是強拆這種事兒是綠都做的或者綠都默許別人做的，二叔你自己想想我爸以及我乾爸會是什麼態度。他們兩個，和陳松威是不一樣的。”　　唐昱提到唐天鴻和蘇慕儒，唐天浩的臉上這才有些動容。　　他自然知道他大哥唐天鴻是什麼樣的性子，若不是因為那種性子，以唐天鴻的能力也不至於在黨史研究室裡邊一直做冷板凳。蘇慕儒的性子和唐天鴻有些類似，都是眼睛裡邊容不得沙子的人物，若不是這樣，陳松威也不至於一點兒也抓不住蘇慕儒的把柄而不得不鋌而走險去陷害蘇慕儒。　　唐天浩自然明白，他的綠都這會兒之所以能在東陵市裡邊順風順水，這裏邊自然少不了蘇慕儒和唐天鴻的影響力，若是綠都做的事兒讓這兩個人看不過去了，那也就意味着綠都在東陵市裡邊的路子走死了，所以唐天浩這才臉上動容。　　唐昱可不管唐天浩心裏邊這時候轉過的想法，事實上他也能夠猜到他的想法，唐昱轉而撇過這件事兒繼續往下說，“拆遷的事兒比較是萬建之前負責的，我們先不說這事兒。二叔你對這個項目起了心思，這幾天想必也做了不少的功夫吧，不知道二叔對財神廣場這個項目有什麼具體的計劃。”　　“計劃？”唐天浩愣了一下，“這還需要什麼計劃，都是現成的東西，萬建之前已經下了很深的功夫做了調研，到時候從萬建手裡邊接下了項目之後，自然是根據綠都的實力稍作改動，然後上馬項目就行了，還需要重新做一份完整的計劃嗎？”　　聽唐天浩的話，唐昱徹底的無語了，二叔你好歹也是白手起家混了近億資金的人物，怎麼會說出這麼小白的話來，一個那麼大的項目的轉讓，哪是那般簡單的事兒。不過細細想想，似乎他說的也有些道理，萬建之前已經把該做的工作都做完了，在財神廣場的項目上邊所做的工作幾乎是面面俱到了，確實沒有必要重新再做一遍，當然，這是指萬建的計劃想得通的條件下。　　萬建的計劃能成功嗎？毫無疑問，自然是無法成功的，如果能夠成功，財神廣場也不會成為2000年之前東陵市最大的爛尾樓項目。所以唐昱才覺得，唐天浩的話說出來很小白。不過九十年代發家的人，好多都是泥腿子出身的，這些倒也不是很講究。　　“二叔，我之前多對這個財神廣場的狀況也是有所了解的。我給你說說我了解的東西，蔡明財在去年接下了財神廣場的項目之後就開始大肆的進行銷售推廣，對財神廣場的商業樓盤進行銷售概念的炒作。萬建在此之前就表示過，財神廣場的商業樓盤的租售方式上採用的是分割小面積商鋪銷售的方式，而且萬建的計劃是採用返祖的模式，宣傳推廣之中萬建承諾了高達25％的投資回報率，這個沒錯吧。”　　唐天浩點點頭，雖然奇怪唐昱為何會知道這些圈子裡邊的東西，不過唐昱說的卻是沒錯的，財神廣場的項目，萬建早就做出了規劃並放出了風聲，那25％的投資回報率，看起來似乎是一個相當誘人的想法。而且，唐天浩雖然不恥於蔡明財的人品和手段，不過卻也不得不承認此人在商業地產開發上邊獨到的眼光和魄力，除了五月份那會兒在海南算計了萬建一次讓蔡明財大傷元氣之外，在東陵市內，萬建還不曾馬失前蹄過。　　“原來你也知道萬建那邊的情況啊，分割小面積商鋪銷售，這個方式我個人認為是很不錯的，這種租售模式是近年來從沿海那邊流行起來的商業樓盤的租售模式，至於返祖的手法，我覺得對銷售的促進作用是很大的，怎麼，你覺得有什麼問題？”唐天浩看着唐昱。　　“問題大了。”唐昱皺起眉頭，“二叔，你在東陵市多年，還不了解東陵市的投資商的投資慣性思維？我們東陵市的人，在商業投資上邊，絕大多數都是趨於保守的。我們歷來的商業傳造成了我們東陵市的投資者對於所謂的銷售概念的炒作並不熱衷，他們更傾向於投資回報的實質保障。而萬建在財神廣場上邊的銷售模式，看他們前期的銷售推廣，明顯是採用了炒作銷售概念的手段，這種手段，在趨於保守的東陵市商圈內，是很難獲得成功的，或許放在省城綿州還行，我們東陵市，那是萬萬不可能成功的。25％的投資回報承諾，看似很吸引人，不過放在東陵市裡邊，未必行得通啊。”　　喝了口水，也不管唐天浩臉上若有所思的表情，唐昱繼續往下說，“而且，不僅僅是在東陵市內這種炒作的方式很難獲得成功，便是換個其他地方也不容易成功。五月份海南和北海的事情二叔你現在想必還是心有餘悸，海南和北海的樓市泡沫，只是整個國家樓市經濟泡沫的一個縮影，只不過那邊的泡沫過於龐大，國家不得不採取手段戳破整個泡沫，事實上，各地的樓市，目前都存在這或多或少的泡沫，可以說，現在，國內整個樓市，都處於一個泡沫經濟的大背景之下，在這種大背景下，難道二叔你覺得這種靠着炒作銷售概念的模式能夠在商業地產上邊獲得成功嗎？尤其是在東陵市整個整個商圈都處於保守的環境之內，這完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唐天浩臉上的眉頭越皺越緊，心中卻不得不承認，唐昱說的是有些道理的。　　東陵市原本的商業氛圍就不重，敢於投資的人都不多，絕大多數人寧願把錢存在銀行里，而敢於投資的投資商中，裡邊絕大多數都如唐昱所說的那般，趨於保守，他們這些人對於銷售概念的炒作並不熱衷而是更傾向於投資回報的實質保障。唐天浩對於東陵市內歷來的商業傳統也是有些了解的，這是東陵市商圈的傳統，形成之中投資慣性思維有多方面的因素，不是短時間之內能改變的。東陵市內，敢於像唐天浩和蔡明財這樣拼的投資商，不多，屈指可數。　　至於唐昱口中的樓市泡沫經濟，唐天浩自認，在這件事情上邊，唐昱遠比他有發言權，或者說國內，少有幾個人比唐昱更有發言權，因為在五月份海南的事情之中，只有唐昱一個人提前做出了精準的預測。　　既然唐昱說整個國內的樓市都處於泡沫經濟的大背景之下，這個定然是有些道理的。　　事實上，自從五月份海南的樓市泡沫破滅之後，唐天浩也特意關注過這方面的事情，也多少意識到了一些東西，覺察到了國內樓市泡沫充斥的事情，不過沒有唐昱說的這麼明確罷了，而且他的目光也遠遠沒有唐昱所說的格局大，只是收集了省內的信息分析了一下，也徵詢過一些專家的意見。　　“可是萬建為何……”唐天浩有些疑惑的問了一句，他也是最近幾天才對財神廣場的事情上了心的，忙着收集各種各樣的資料，唯獨沒有懷疑過萬建在這個項目上邊所採用的銷售模式。　　唐昱笑了笑，“蔡明財什麼心思我們且不去管它，反正這種模式，我看是不行的，起碼放在東陵市搞不起來。”　　唐天浩猶豫了一下，“那我們可以不採用萬建的租售模式，我們完全可以採用一種心的租售模式，採用適合於東陵市的模式，二叔知道你腦子裡邊有貨，怎麼樣，不給二叔提點提點。”唐天浩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涉足商業地產的契機，這可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讓他就這麼放棄了，確實是有些不甘心，而且這個項目上邊，大有便宜可以占的。雖然唐昱剛剛說的東西已經讓他有些動搖，不過唐昱只是說炒作銷售概念的模式不大適合東陵市，若是僅僅這樣，完全可以採用另外一種模式。　　唐昱偏着頭看着唐天浩，“二叔你就對財神廣場的項目這麼上心這麼想搞這個項目？”說完搖了搖頭，“財神廣場的項目，可不僅僅是因為銷售模式的問題，剛剛我也說了，財神衚衕拆遷的時候死了人，而且不是一個，還重傷了十多個，這些東西，遲早是個隱患，二叔要想玩地產就要正正經經的玩，要不我爸和乾爸的面子上都會不好看，最好不要和這些東西牽扯上去，即便是這件事兒是萬建的人做的，不過綠都若是接下了工程，自然就連帶着把財神衚衕的人的怒火轉移到了綠都的身上，二叔可要注意了。”　　唐天浩張嘴想說，不過還沒有開口唐昱就接着往下說，“財神廣場的事兒，也不僅僅是因為這兩個原因讓我勸說二叔放棄的，其實還有兩個原因。”　　“還有兩個原因？什麼原因？”唐天浩又好奇起來，剛才唐昱說的這兩個東西雖然已經讓他有所動搖，不過還不足以讓他放棄財神廣場的項目，這時候自然好奇唐昱口中的兩個原因。　　唐昱微微笑了笑，“第一個原因二叔你怕是想不到，絕大多數人都不會意識到這個原因。”說著笑了笑，“財神衚衕的項目是因為地理條件不錯，所以才吸引二叔你想在那邊投資商業地產，這個沒錯吧。”　　唐天浩贊同的點了點頭，正是因為財神衚衕的地理條件優越，所以他才有些舍不得放棄。財神衚衕不僅是位於火車站附近，其實整個地理位置在東陵市內來說都是不錯的，尤其是二環規劃之後，那邊能夠形成一定規模的人流，非常有利於商業地產的開發，若是開發為住宅樓就有些浪費了，而且區裡邊和市裡邊都不希望那邊開發為住宅樓，而是要作為大型創業地產的項目來開發。　　“那二叔你知不知道，緊挨着財神衚衕的舊城區，或許用不了多久也要進行改造？”　　“什麼？”唐天浩臉上立馬大驚失色，這對他來說可是個驚天大新聞，“小昱你從什麼地方知道的這個消息？準確不正確？”　　若是緊挨着財神衚衕的舊城區也進行改造的話，那對投資財神廣場的人來說可不是個好消息，舊城區緊挨着財神衚衕，那邊的地理位置比財神衚衕更好，無論是地理位置還是交通條件都要好的多，而且是緊挨着財神衚衕的。若是那邊也進行了改造，而且是作為商業地產來開發，那財神廣場的項目可就危險了。可以說，舊城區的開發對財神廣場這個項目，有着致命的影響。　　唐昱也不理唐天浩的驚疑，“舊城區的改造雖然沒有提上日程，不過想來也就是明後年的事情，今年年底的市政規劃上或許就會提出來。事實上，舊城區的改造也是勢在必行的，舊城區被規劃在二環以內，市裡邊總不能容許那樣一塊牛皮癬一直貼在那兒。以前一直沒有提出來，那是受限於市裡邊以及城關區的經濟發展條件，不過現在看城關區的發展速度，不超過兩年，舊城區改造肯定會提上日程的。再說，我乾爸初掌實權，在市政規劃上邊總要留些自己的影子。”　　唐昱這話說的卻是不假，九十年代的市裡邊的一二把手官員，沒有幾個不對市政形象工程情有獨鐘的，蘇慕儒自然也不能免俗。而且，現在的東陵市內，到處倒是陳松威在位時候的影子，蘇慕儒在市政規劃上邊，自然也要有些自己的手筆留下來，無疑，舊城區就是一個不錯的契機。　　事實上，在唐昱前世的記憶裡邊，即便沒有蘇慕儒，陳松威也在94年的時候開始着手舊城區的改造工作。不過不知道為何，在這件事情上邊陳松威沒有考慮蔡明財的利益，舊城區的改造也不是由萬建承建的，而是由另外一家唐昱不大記得名字的地產開發商接手的。唐昱當時不大關心那些事兒，只是隱隱約約記得，似乎老闆是姓章的，這會兒細細想想，或許就是省城章家的吉隆集團了，前世的時候，或許章家對東陵市就有些想法的，然後搭上了陳松威的線。唐昱的重生，只是讓章家的觸角提前的進入東陵市罷了。這麼想着，禁不住又讓唐昱對章家入主東陵市提起了一些警惕，若不是財神廣場的事情，只怕唐昱還想不起來章家在前世的時候就插足過東陵市的地產開發行業。　　“舊城區真的會進行改造？”唐天浩又不確定的問了一句，不過唐昱提到蘇慕儒，唐天浩心中就已經有些相信了。蘇慕儒想在市政形象工程上邊留下自己的手筆，舊城區無疑是最好的選擇，其他的地方，都需要等待三環的規劃了。　　唐昱笑了笑，“二叔你說呢？乾爸的心思，我可摸不清楚。”　　口中這麼說著，唐昱的心中卻在暗笑，事實上提起蘇慕儒來，卻是有些詐唬唐天浩的意思，蘇慕儒可是從來沒有透露過舊城區改造的想法，完全是唐昱結合後世的發展自己做出的猜測，不過料想蘇慕儒遲早會把舊城區的改造提上日程的，所以唐昱才這麼說，反正唐天浩總不會去找蘇慕儒求證。而且，這種事情，唐天浩必然知道深淺，不會隨意向別人透露的。　　唐昱不正面回答，唐天浩卻是經不住心中一嘆，看來財神廣場的項目，自己是不得不放棄了，心中忽然又想起，唐昱剛剛說還有一個原因的，經不住又好奇的問了一句，“小昱，你剛剛說還有一個原因讓我不能接手財神廣場項目，你也給二叔說道說道？”　　唐昱哈哈一笑，“看來二叔是不到黃河不死心啊，還是抱有期望。這麼說吧，其實這最後一個原因才是最重要的，比其他幾個原因都重要。”　　“哦？小昱你倒是趕緊說說，這最後一個原因又是為何？”　　唐昱笑了笑，“其實不讓二叔接手這個項目，除了我說的這些原因之外，最主要的是，這件事兒，是我老爸和乾爸的意思，不純粹是商業上邊的事情。好些話，他們不大方便說，所以才借我的口說出來的。”　　“什麼？”唐天浩大驚失色，“是大哥和蘇市長的意思？怎麼會？難怪……”　　他說難怪，卻是說唐昱知道他對財神廣場起了心思，要知道，這件事兒知道的人可不多，像楊涵寧，無論如何也是不會知曉的，若說是這件事兒是蘇慕儒和唐天鴻的意思，那就能解釋通了，他這幾天上躥下跳的，也驚動了幾個人，蘇慕儒和唐天鴻知曉，自然是很正常的事情，他只是不明白，為何唐天鴻和蘇慕儒會阻止他接手這個項目。　　“小昱，你老實說，這個項目是不是還有什麼貓膩？”　　唐昱哈哈一笑，“貓膩倒是沒有，不過我老爸和乾爸插手這件事兒，自然有他們的道理，二叔若是想知道，我也可以給你說道說道，省的二叔你不甘心。”　　唐天宇在旁邊笑了笑，給唐昱遞過來一個削好的蘋果，“你就別吊你二叔的胃口了，我在一旁都心痒痒的，你就趕緊說吧。”

# 第一百三十九章 陰險的心思――燙手山芋留給他

　　“這麼說吧，其實二叔你想接手財神廣場的項目，雖然有個原因是看中財神衚衕的地理位置，其實主要還是像佔万建的便宜吧。”　　唐天浩不以為意的笑了笑，“就你小子精明，有便宜不佔，那可不是你二叔的作風，從萬建身上剝皮，你小子不是最樂意這樣的事兒嘛。”　　事實上，唐昱還真說對了，唐天浩卻是想佔万建的便宜的。要說地理位置優越的商業地產，東陵市現在也有好幾個項目適合綠都來做，可是偏偏唐唐天浩就看中了財神廣場的項目，這裏邊也是有原因的，不僅僅是因為財神廣場的項目潛力，其實主要還是唐天浩想要從萬建的身上剝皮。蔡明財現在是一身的麻煩，不趁火打劫落井下石，那豈不是太委屈唐天浩這些年來在萬建身上收的氣了？　　財神廣場萬建先期工程已經投入了不少，綠都若是接手的話，那可是個大好的時機。因為萬建現在滿身的麻煩，急於把財神廣場的項目脫手，因為若是八九月份工程還沒有動靜的話，區裡邊就會強制收回去財神衚衕那邊的兩塊地。而且轉讓項目是蔡明財主動讓人找上門來的，唐天浩自然可以盡可能的壓價，綠都自然能佔到不少的便宜。　　財神衚衕的項目，蔡明財當初託了陳松威的關係，不僅財神衚衕的地拿的是低價，拆遷之中花費遠低於正常價格，而且緊挨着的一塊兒地還是通過行政劃撥的手段獲得的，並沒有付出多少代價，萬建當時是佔了大便宜的，當然，這裏邊，蔡明財與陳松威之間的貓膩暫且撇過、唐天浩若是能接手財神廣場的項目，不僅可以省下一大筆的項目轉讓費和初期的活動資金，在那兩塊地皮上邊，自然也能佔到大便宜，這才是唐天浩一直眼饞這個項目的原因。雖然他也有門路拿到低價的地皮，不過那需要動用唐天鴻和蘇慕儒的關係，顯然，他是了解這兩個人的為人的，不大可能在這種事情上邊幫他，就如唐昱所說的那般，他若是堂堂正正的做生意，唐天鴻和蘇慕儒自然樂意照拂，若是他手腳不規矩，這兩人只怕第一個收拾他。　　嘿，蔡明財這個冤大頭大概直到現在還不知道，五六月份他在海南損失的兩三億的資金的這件事兒，後邊是有着唐昱和唐天浩的影子，若是知道的話，只怕他寧死也不會找到唐天浩的門上來讓綠都接手財神廣場的項目。當初唐昱只是略施小計就牽着蔡明財的鼻子走，遠走海南是蔡明財自己的決定，所以虧損了只能自認倒霉，不會想到是有人故意在算計他。　　在蔡明財的心中，財神廣場那邊還是一個大有可為的項目，要不然他當初也不會花那麼多的手段得到那個項目，只不過計劃趕不上變化，今年四月份開始，不僅萬建的大靠山陳松威倒了，萬建在海南樓市之中也大傷元氣，再也沒有往日的威風，這會兒蔡明財為了天兆家園以及周圍的度假山莊的事兒繼續下去，現在已經無力把財神廣場的項目做下去罷了。若不是此，這個吃人不吐骨頭的老狐狸才不會把這個項目轉讓出去。　　“二叔你是想從財神廣場這個項目上邊佔便宜，所以才起了興趣的。不過二叔你有沒有想過，你為何能從萬建身上佔到便宜？蔡明財可不是好相與的，他可是只老狐狸，這隻老狐狸的便宜可不是那麼好占的。”　　唐天浩愣了一下，“自然是因為萬建遇到了麻煩，我剛剛不是就說過了嗎，陳松威的倒台，以及城關區的區委書記成衛東的態度，還有萬建現在的資金鏈也還是有些問題，再加上海南那邊被套牢了三個多億，萬建的資金鏈早就出了問題，所以才能佔到便宜。雖然說這會兒萬建有章家吉隆集團的注資，不過蔡明財之前把蘇市長得罪死了，他的萬建在市裡邊沒有融資渠道，政治上邊也沒有助力，章家的注資僅僅夠萬建把天兆家園以及附帶的度假山莊的那個超大型的項目維持下去，財神廣場，萬建現在是有心無力，再加上城關區和市裡邊都逼的緊，萬建的壓力很多，所以才能從萬建身上佔到便宜。”　　其實萬建這會兒還沒有倒了山窮水盡的時候，雖然之前蔡明財把蘇慕儒得罪死了，跳票事件的策劃裡邊就有他的身影，自然要受到蘇慕儒的打壓，不過萬建在政治上邊也不能說全無助力，例如黃寶德和馬華全，都在一定程度上位萬建出了力的，章家在政治上邊的人脈也不小，只不過因為唐昱受傷昏迷的事情讓蘇慕儒抓住機會做了反擊，這些人再也鬧騰不起來，政治上邊自然在市裡形成蘇慕儒一家獨大的局面，這個局面起碼會維持到新市委書記到任之前一直如此，而等新市委書記上任，財神廣場的項目，黃花菜早涼了。　　唐昱聽完唐天浩的話，哈哈笑了一下，“二叔既然這麼說，這不就得了，萬建現在有麻煩，蔡明財有麻煩，這才是重點。二叔你的想法僅僅是想從萬建身上沾點兒便宜，心思到底是小了些，不過是些小便宜罷了，我老爸和乾爸的格局可要比你大得多，他們的想法，可不僅僅是讓萬建損失些小便宜就罷了。既然萬建這會兒遇到了麻煩，那就不能讓蔡明財輕輕鬆松的過了這個坎，不能讓他緩過這口氣來，而是要把他往死角裡邊逼。”　　唐天浩神情一震，“你的意思是？”雖然口中疑問，不過唐天浩的心中卻已經回味過來，這件事兒，可不僅僅是他的事兒了，而是牽扯到唐天鴻和蘇慕儒，至於這裏邊的瓜葛，唐天浩自認也看得清楚。　　雖然說政治上邊也不外乎利益妥協，不過蘇慕儒與蔡明財之間，卻幾乎是沒有妥協的可能，蔡明財之前就一直充當陳松威的爪牙，不把蘇慕儒的話當會兒事兒，甚至之前參与了跳票事件，這讓他與蘇慕儒之間幾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陳松威倒台之後，蔡明財沒有急於與蘇慕儒修復關係，而是與黃寶德、馬華全等人走的近，之後更是引進了章家來牽制蘇慕儒。　　便是泥菩薩也有三分火氣，蔡明財這樣頻繁的挑選蘇慕儒，作為一市之長，蘇慕儒便是心性再平和，也容不得這等人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活的歡快，有機會，自然要給他點顏色瞧瞧。這樣想着，唐天浩自然也就明白了為何蘇慕儒和唐天鴻會摻和在這件事兒裡邊，顯然是要利用這件事兒來整萬建的。　　唐昱也不理唐天浩臉上變換的神色，冷哼一聲繼續往下說，“蔡明財如此的不識趣，我爸和乾爸都容不得他，這個他自然也是知曉的，得了機會，自然要給他點顏色瞧瞧，讓他知道，這東陵市不是他蔡明財的東陵市，不是以前陳松威的東陵市，也不是黃寶德馬華全等人的東陵市，更不是章家的東陵市。哼，我們前兩個月能設計把蔡明財逼到海南讓他損失三個多億，現在自然也能在財神廣場的項目上邊設計他，給他造成不小的損失。”　　唐天浩和唐天宇都在心底感嘆，誰得罪了這小子，算是倒了八輩子的大霉了，都讓人家損失了三個多億還不解氣，連環計一個接着一個來，防不勝防。　　看唐天浩了唐天宇臉上的驚訝表情，唐昱也不在意，笑了笑又接着往下說，“萬建現在雖然有了章家的注資，不過還是無力把財神廣場的項目做下去，我查過萬建現在的資金鏈，雖然名義上有着近十億的資產，不過大都是不動產，萬建現在的流動資金，只夠萬建目前進行的幾個大項目。當初為了以較低的價格獲得財神廣場的地，而且為了那塊行政劃撥的地，萬建與城關區簽訂的合同是有時間上邊的限制的，若是到了八九月份萬建還是無力把項目做下去，到時候區裡邊就能強制性的收回去財神衚衕的地以及緊挨着行政劃撥的那塊地，然後重新招標。陳松威在位的時候這條合同自然沒有什麼威力，不過現在陳松威倒台，無論是我乾爸還是區委書記成衛東對萬建都沒有好感，他們的公關作用完全起不了效果。如果萬建因為資金問題而倒了八九月份依然無法開動，那麼城關區就會按照合同，強制性的收回原本已經給了萬建的兩塊地皮，這也就意味着，萬建前期在財神衚衕兩塊地皮上邊的投入全部要打水漂了。前期，無論是給陳松威的還是其他的活動經費，以及拆遷的花費、買地的費用等等，萬建已經投入了不少的資金，蔡明財顯然不能容忍這些投入的錢全部打水漂，所以現在才急於把項目轉讓出去，即便是有些虧損他也願意，總比全部打水漂要好的多。”　　唐天浩皺着眉頭微微思考，“你是說……”他到底在商界之中打拚多年，唐昱只是稍微說幾句他就反應過來唐昱要表達的意思，明白了唐昱的想法。　　“沒錯，我們就是要用財神廣場的項目吊著萬建，讓他半死不活的一直吊著。只要二叔你的綠都不願意接手這個項目，那東陵市裡邊，有實力接下這個項目的開發商就屈指可數了，一個巴掌就能數的過來，到時候讓區裡邊隨便設置幾個障礙，有的是辦法讓萬建無法把項目轉讓出去。嘿，到時候，他蔡明財絕對不能容忍他在財神廣場上的前期投入全部打了水漂，既然他不能接受那樣的結果，那在無人接手財神廣場項目他又不願意被區裡邊把地收回去的情況下，你說蔡明財能怎麼做？他只能讓萬建咬牙強撐，咬着牙把這個項目繼續下去，反正他自我感覺這個項目的前景還不錯的，但凡有可能，他是絕對不會讓前期投入完全打水漂。”　　唐天宇到底還是個學生，與唐昱這種活了兩世的變態不能相比，對唐昱的話聽明白的只是一半一半，對與這裏邊的門道還不大明白，“小昱，你和二哥剛剛還說萬建是因為無力把這個項目做下去才要轉讓的，這會兒怎麼又說讓他們咬牙強撐啊，蔡明財從哪兒生出錢來做項目？”　　唐天浩早已經聽明白了唐昱的意思，打趣了唐天宇兩句，“天宇你在商業上邊的才能和小昱可是差遠了，你二哥我的這攤子，以後還指望着小昱來接手呢，這會兒看着，人家日後都未必看得上啊。”哈哈笑了兩聲，給唐天宇解釋了兩句，“小昱他是想用這個項目把萬建徹底的吊住，吊他們個半死不活吧，天宇你之前沒有接觸過商業上邊的東西，自然就不明白這裏邊的東西，蔡明財雖然無力把財神廣場的項目繼續下去，不過那也要看情況而定，並不是絕對的，對於他們這些人來說，要搞到資金，總會有些門路的。就比如現在，若是我願意以一定的價格接手這個項目，那資金匱乏的萬建定然願意轉讓項目。不過若是無人願意接手項目而讓蔡明財前期在財神廣場上邊的投入全部打水漂，蔡明財無論如何也要撐下去的。”　　“可是萬建已經沒有資金了，蔡明財拿什麼撐下去，你們剛才不是說市裡邊堵死了萬建融資的門路嗎，蔡明財到哪兒搞錢去？”唐天宇還是有些不明白，心中卻在暗道，唐天浩之前說他沒有接觸過商業上邊的事情，可是在他的記憶裡邊，唐昱更是沒接觸過這些東西，不過這些話他這會兒可不會說出來，以後抓住機會，自然要好好的審問唐昱一番。他又哪裡知道，唐昱可是個活了兩世的人。　　唐天浩笑了兩聲，給唐天宇解釋他的疑問，“這你就不明白了，萬建雖然沒錢，不過蔡明財有萬建這麼大個攤子，想要搞錢總會有門路的，市裡邊雖然堵死了融資渠道，不過能融資的地方，可不止是東陵市啊。不過別的，單單說吉隆的章家。章家的吉隆集團有的是錢，吉隆集團的實力可是很雄厚的，若是蔡明財願意付出一些代價從吉隆集團拆藉資金的話，還是能夠籌集到不少資金的，別忘了，吉隆集團現在還是萬建的股東之一，就看吉隆集團願意在萬建上邊投入多少了。而且，除了這個渠道，蔡明財也還有其他的辦法融資，例如地下錢莊之類的，不過那個代價比較高罷了，卻也不是沒有可能。逼急了，他蔡明財未必不會選擇那條路子。”唐天浩說著轉頭看唐昱，“小昱，是這個樣子吧。”　　唐昱微微笑了笑，“確實如此，蔡明財若是真的鐵了心把項目做下去，還是能籌集到資金的，只不過需要付出不少的代價罷了。而且我們的計劃可不止是這樣的，如果僅僅是這樣，那可太便宜蔡明財了。”笑了兩聲，“嘿，若是萬建願意把財神廣場的項目進行下去，想必與區裡邊市裡邊還有一番博弈，到時候讓市裡邊稍微送一下口子，我乾爸稍微露一下口風，銀行那邊自然能開一下口子。到時候讓蔡明財拿萬建的實業來抵押貸款，那萬建的不少項目可就捏在了銀行的手裡邊。哼，財神廣場的項目虧了，到時候有他蔡明財受的。”　　頓了頓，唐昱又接着說，“當然，萬建現在也不是蔡明財一個人的，裡邊還有省城章家40％的股份，算來，陳松威的倒台，蔡明財也佔了些便宜的，萬建裡邊可是有着陳松威的乾股的，這咱們東陵市人都知曉。陳松威在這件事兒上邊不開口，他死了那些股份自然就依然是蔡明財的，要不，憑藉40％的股份，章家就算是萬建的第一大股東了，現在只能屈居第二。”　　唐天浩也這才又記起來，萬建現在還有着章家的背景，經不住又有些懷疑唐昱的計策，“現在章家是萬建的第二大股東，萬一章家不願意萬建繼續這個項目怎麼辦？這個項目是去年蔡明財接手的，那會兒吉隆集團還沒有入主萬建呢。”　　唐昱笑着搖了搖頭，“不會的，這種情況之前我們就考慮過。萬建在東陵市現在的攤子，據說是章家的太子爺章驊在負責。此人被傳為遼海難得一見的商業天才，不到二十歲的時候就開始打理吉隆集團下轄的遼海飛龍，幾年間把這個項目從幾千萬的銷售額做到近十億。如果你仔細的研究過遼海飛龍的銷售模式就能發現，這裏邊的東西，不外乎是炒作之類。我具體的研究過章驊此人，他對於炒作之類的事情，那是熟門熟路情有獨鍾，包括之前偶爾打理過吉隆集團之前的地產開發公司的時候也是如此。也就是說，蔡明財在財神廣場上邊的模式，很多這個章驊的胃口，所以他應該會贊成才是。再說，相比於蔡明財這個老狐狸，他只是個毛頭小伙罷了，蔡明財鐵了心要做財神廣場的項目，有的是辦法讓章家的人同意。”　　“哦，我明白了，關鍵還是在蔡明財自己的身上，蔡明財自己身上，畢竟這個項目是吉隆集團入主之前萬建就坐下來的，吉隆集團未必願意和蔡明財一起承擔地皮被收回的損失，蔡明財若是不想自己前期的投入打水漂，只能硬着頭皮往下做，是吧。”唐天宇若有所思的說道，唐昱贊同的點點頭，肯定了唐天宇的說法。事實上，在這個項目上邊，其實完全沒必要考慮吉隆集團，只要考慮好蔡明財的反應就是了，抓住了蔡明財不願意白白損失了前期投入這個致命點，那就吃定了蔡明財。　　唐天浩目瞪口呆，這才反應過來，自己這個侄子可不是一般的陰險狡詐啊，這一手玩的，那叫一個漂亮，若是蔡明財真的把財神廣場的項目進行下去，而且如唐昱預測的那般，市裡邊對萬建稍微松一鬆口子的話，財神廣場的項目失敗了，那萬建可真有被拖垮了。不過這次設計萬建，裡邊的東西可是過於陰險了些，不似是唐昱這般的年紀能想出來的東西。不過唐天浩已經見識多了自己這個侄子身上的神奇之處，自然也就不再多想。　　唐昱也不搭理唐天浩的反應，繼續往下說，“若是蔡明財願意拿天兆家園來抵押，哼哼。”　　不過也只是說所而已，他自己也知道，這個有些不可能了，財神廣場的商業樓盤雖然規模不小，即便是市裡邊完全堵住了萬建融資的口子再使些絆子，有個三兩千萬的，萬建就能夠撬動整個項目。為了三兩千萬的款子，蔡明財哪捨得拿天兆家園來抵押。天兆家園以及其配套的度假山莊，那是萬建有史以來最大的手筆了，總投入的資金規模要達到三億左右，只要不是傻子，蔡明財無論如何也不會拿天兆家園的項目去抵押的。可以說，只要天兆家園的項目能夠進行下去，那萬建就不會徹底的垮掉，遲早有東山再起的機會，除非天兆家園的項目黃了。　　唐天浩倒是在一旁目瞪口呆的看着唐昱，心中暗道，自己整個侄子的胃口可不是一般的大啊，現在就圖謀萬建的天兆家園了，要知道，現在的三個綠都也未必抵得上天兆家園。不過對於唐昱算計萬建的計劃他還是很看好的，這個計策，還真不是一般的陰險。　　按照唐昱剛剛的分析，財神廣場的失敗那是鐵定了，指定會失敗，到時候萬建需要源源不斷的投入資金來維持整個項目，若是銷售情況不好，萬建的資金回籠就會很慢，由此就會產生一系列的影響，首先就是銀行這個婊子第一個就會找上他，那他抵押的那些東西就玩玩了。可以說，唐昱的計劃就是用財神廣場的項目來吊著萬建，讓財神廣場像吸血鬼一樣，源源不斷的從萬建身上抽血，把萬建抽空雖然不大可能，卻也足夠讓萬建再傷一次元氣。　　事實上，這個險計倒是不是出自唐昱的手筆，雖然是老子隱晦的和他說了說，不過唐昱用屁股想也知道，這樣的事情，斷然不會是唐天鴻或者是蘇慕儒這兩人想出來的，以這兩人的心性，斷然是不會想出這樣的計策。唐天鴻當時和他隱晦的說了一句，倒是讓唐昱猜測到，這件事兒，十有八九是出自成衛東這個老狐狸的手筆。　　成衛東在東陵市裡邊紮根多年，在區委書記的位置上就和陳松威頂過牛，自然有其過人之處，論說政治傾軋的手段，他在東陵市裡邊委實不一般，要不也不能把城關區在陳松威的高壓下還能經營的鐵通一片，這些手段對他這個老狐狸來說實在是毛毛雨了。當然，唐昱對成衛東具體的了解，還是因為前世的接觸。他前世人生事業的成功，和成衛東此人是脫不了鈎的。　　唐昱通篇說完，唐天浩只能感嘆幾聲，陰險陰險，別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唐天宇也用看怪物的眼光一般看着唐昱，他最然聰慧，雖然考上了清華，不過他長於研究，對於這些道道，自然沒有唐昱這個重活了一時的人精通。　　唐昱被這兩人看的有些心裏發毛，“你們兩個別這樣看着我呀，這東西可不是我想出來的，這是我老爸和乾爸讓我和二叔說的，他們兩人有些話不方便直接和二叔你說，所以才讓我代為轉述的，這可不是我想出來的，我可沒有這麼陰險。”唐昱說的是實話，奈何唐天浩可不相信他。　　唐天浩不屑的撇了撇嘴，“得了吧，我大哥以及蘇市長的為人我還不清楚？這處處透着陰謀詭計的東西，怎麼看也不像是大哥能搞出來的，嘿，一看就是你小子的手筆，和上次在海南算計萬建如出一轍啊。嘿，得罪了你小子，算是蔡明財倒霉，也活該他倒霉。”顯然在心中已經默認了，這個計策就是出自唐昱的手筆。　　見唐天浩如此說，唐昱也懶得辯解，“隨便你說，反正我只說這不是我的手筆。不過咱們今晚說的這東西，二叔可千萬別隨便泄露出去，尤其是舊城區改造步行街的事情。”　　唐天浩揚了揚眉毛，“得，你二叔我還不知道輕重深淺啊，什麼東西該說什麼東西不該說我還不知道嗎。”口中這樣說著，唐天浩心裏邊卻暗道，你小子連舊城區要改造為步行街的事情都知道的這麼清楚，分明是蘇市長心中早就有了決定呀，幸好有了唐昱的這番說辭，要不他可就要往財神廣場這個火炕裡邊挑了。　　步行街？這倒是個好機會，興許可以早做準備。唐天浩在心中如是的打着如意算盤暗暗得意着，不過他可不知道，唐昱最後那句話，那是故意說給他聽的，要不，以唐昱前世在商場歷練十多年的老練，哪會那麼輕易的從口中透露出消息來。他是不想直說，所以才通過這種說漏嘴的方式把這個信息透露出來的。　　反正在他前世的記憶裡邊，舊城區遲早要改造為步行街的，而且成為了東陵市日後最繁華的地段之一，取得了不錯的成功。雖然說東陵市現在換了掌舵人，不過等到舊城區的改造提上日程的時候，步行街這個選擇估計是個熱門，到時候自己再給蘇慕儒敲敲邊鼓，事情自然就成了。所以說，他這會兒告訴唐天浩，可不是在誑他，而是心中早就有了定案的。

# 第一百四十章 淘金大廈

　　唐昱的一番論述讓唐天浩完全沒有了染指財神廣場的心思，無論是唐昱對於財神廣場的前景分析還是蘇慕儒準備利用這個項目來打擊蔡明財，唐天浩都沒有了插足財神廣場項目的理由，畢竟，這牽扯到了更高一步的利益鬥爭，不是綠都占的那些便宜夠看的。再退一步說，即便是財神廣場有着很好的盈利前景，若是蘇慕儒和唐天鴻想要利用這個項目做些事情，那他還是要放棄的，更何況，唐昱的一番分析都說明了這個項目失敗的必然性，尤其是唐昱對於東陵市投資商的投資慣性的分析，以及知曉步行街的改造這個大殺器，無不證明了財神廣場失敗的必然性，他自然不會再糾纏與這個項目了。　　放棄財神廣場的項目，即便是知道財神廣場必然會失敗，不過唐天浩的心中還是有些遺憾，畢竟那些只是唐昱的分析，未必就會一定失敗。而且他一直想進行商業地產的開發，想要插足東陵市的商業地產行業，而財神廣場無疑是一個很好的綠都插足商業地產的契機，不過通過唐昱的論述，無疑是當頭一盆冷水潑下來，讓他徹底的打消了那樣的心思，只得放棄了這個項目上邊的想法。至於插足商業地產，只能等待下一個合適的機會了，畢竟，在東陵市的地產行業，綠都只能算是小字輩的，成立的過遲了。　　唐昱微微偏了偏頭看着唐天浩臉上的失望神色，似乎猜到了他的心思，知道自己這個二叔確實是對商業地產的投資上了心，畢竟，自己讓他進行的類似於萬象城之類的模式，投資回報的周期都太長了，還是商業地產更有吸引了。這麼想着，唐昱微微一笑，事實上之前他就已經考慮過這個問題了，“二叔你若是真的想要插足商業地產，也未必必須選擇財神廣場的項目啊，咱東陵市目前大型商業地產的項目雖然不多，不過若是二叔有意插足，也未必沒有適合綠都的，沒必要非要在財神廣場這一棵樹上邊弔死，綠都還是可以做別的選擇的，二叔的目光不妨放大些，別只盯着財神廣場這一個項目。東陵市的大型商業地產，可不止是財神廣場那一個項目的。”　　唐天浩愣了一下，這才反應過來，對啊，正是這個理兒，自己為何非要在財神廣場這條死衚衕裡邊弔死，綠都完全可以有其他的選擇嘛。東陵市雖然不大，不過商業地產項目可不止財神廣場一個，總有適合綠都的。當初自己看上財神廣場也不過是因為想在財神衚衕的地皮上邊獲利，現在既然財神廣場的項目行不通，綠都完全可以從其他的項目上邊插足商業地產。　　這樣想着，唐天浩抬頭兩眼發光的看着唐昱，“小昱，你快給二叔說道說道，你是不是有什麼想法？”他知道，唐昱既然把這話說出口來，定然是有些想法的，要不唐昱可不會隨隨便便說出來。　　唐昱微微一笑，沒有直說，“二叔不妨自己好好想想呀，你的綠都在東陵市的地產開發行業裡邊好歹排名第二，你現在的樣子可沒有身為一個合格的決策者該有的氣度啊，哪能事事聽信他人，這可不利於綠都的成長。再說，我說的也未必正確。二叔不妨自己想想，反正東陵市現在大型的商業地產項目就那麼幾個，掰着指頭也能數出來，二叔你羅列一下稍微篩選一下就行了，哪用我來出主意啊。”　　唐天浩愣了愣，轉而一拍大腿，“對呀，我也是剛剛被你那番長篇大論給說糊塗了，腦子蒙蒙的，一下子都忘了。”說完唐天浩皺起眉頭，開始回憶着他知道的東陵市目前的大型商業地產項目，篩選適合綠都的，反正東陵市裡邊就那麼幾個。　　“東陵市最近沒有待開發的項目，只能看未完成得項目了。天一大廈？不對不對，這個項目綠都插不上手，人家已經修建了一半了。遊子鄉大廈？也不對，這個項目的前景還有待商榷，在沒有旅游業的東陵市裡邊，這個項目的前景可不好，當初的這個規劃就有些問題的。佳麗廣場？這個倒是有些搞頭，不過人家項目進行的正好，綠都插不進去，不能隨意攪了人家的項目。東福商場？不對不對，這個項目已經到尾聲了，沒有什麼看頭。百營大廈？這個項目倒是不錯，是專門作為大型批發市場而修建的，前景倒是不錯，可惜啊，這個項目裡邊政府的影子太重，我的綠都不適合插足，要不有人會說大哥和蘇市長的閑話……”　　唐天浩皺着眉頭吧東陵市目前的幾個商業地產項目一個個的數過去，口中分析着每個項目的優劣，想要挑出適合綠都的。不得不說，在地產上邊，唐天浩的了解要比唐昱全面深刻的多，唐昱充其量只是靠着前世的記憶對某些項目有些了解，沒有唐天浩了解的這樣面面俱到。　　東陵市的地產圈子本來就不大，大型商業地產的項目本來就沒有幾個，兩個巴掌就能數過來，一個個的排除倒是花不了多少功夫。唐昱也不打擾他，坐在一旁看着唐天浩口中念念有詞的一個個的排除着。　　“南泰亞希廣場？也不是，這個項目是東南亞一個華商搞的，不適合綠都摻和，也摻和不進去。淘金大廈……”說到這兒，唐天浩的眼睛驀然一亮，“淘金大廈，淘金大廈，這倒是個不錯的項目，地段不錯，項目規劃也不錯，而且還是萬建的項目，萬建的資金鏈又有些問題，若是綠都能插足的話……”說著唐天浩就兩眼放光起來，看來是對這個項目上了心。　　唐昱打斷唐天浩的說話，哈哈一笑，“二叔你倒是和我想到一起去了，我也認為這個項目不錯，適合綠都插足。之前我聽說二叔你想插足商業地產，也特意讓人收集了一下東陵市商業地產開發的資料，我粗粗看了一下，仔細分析后也覺得淘金大廈是個不錯的選擇，非常適和現在的綠都。”事實上唐昱可沒有什麼分析，更沒有收集過什麼全市的商業地產資料，只是靠着前世的經驗說的。　　“可是，淘金大廈也是萬建在做的項目，這個項目前景不錯，蔡明財未必願意轉讓項目啊。”唐天浩猶豫了一下，對着唐昱說道。　　唐昱微微一笑，“誰說蔡明財不願意轉讓淘金大廈的項目，咱們當初能逼着萬建遠走海南，這會兒自然就有辦法讓蔡明財心甘情願的轉讓淘金大廈的項目。再說，你說淘金大廈的前景不錯，蔡明財還覺得財神廣場的前景不錯呢，要不萬建也不至於在財神廣場上邊花那麼大的心思，結果怎麼樣，萬建還不是要轉讓財神廣場的項目？我們若是想要他吐出來，總有辦法的，而且蔡明財興許還急着想轉讓呢。”　　“你的意思是？”唐天浩有些疑惑的看着唐昱，不知道唐昱為何這麼說。　　唐昱哈哈一笑，“其實若是餓哦們仔細的分析一下，萬建也許更樂於轉讓淘金大廈的項目而不是財神廣場的項目，因為從蔡明財在兩個項目上邊花的力氣就知道，他更看好的是財神廣場的項目，而不是淘金大廈，除了因為蔡明財個人的決策因素外，就是財神衚衕的那兩塊地皮了，那兩塊地皮，萬建單單在地皮上邊的獲利就不小，蔡明財其實還是不大願意轉讓財神廣場的項目的。現在他之所以要轉讓財神廣場的項目，也不過是形勢所逼罷了，若不是八九月份區裡邊可以強制性的收回那邊的兩塊地皮，蔡明財是舍不得把這個項目轉讓出去的。”　　頓了頓，唐昱又接着往下說，“現在我們可以給萬建一個選擇，反正兩個項目萬建只有能力把一個做下去，除非萬建捨得放棄天兆家園的項目，不過那顯然是不可能的，天兆家園是萬建的命根子，萬建是斷斷不可能放棄的。不放棄天兆家園，那在銀根緊縮的情況下，即使萬建有途徑融資，也只能把一個項目做下去。讓蔡明財在淘金大廈和財神廣場這兩個項目裡邊選擇一個轉讓出去，你猜他願意轉讓哪個？”　　“自然是淘金大廈。”唐天浩毫不猶豫的說道，“淘金大廈雖然看上去也不錯，不過相比於萬建在財神衚衕那邊那兩塊地皮上邊占的便宜，而且在蔡明財的心中，大概是認為財神廣場的盈利前景更好的，那蔡明財自然更樂於財神衚衕的項目了，完全不必考慮。”　　“這就對了。”唐昱拍了一下大腿，聲音拔高了幾個分貝，“萬建現在資金鏈不足，財神廣場的項目和淘金大廈，萬建現在只有能力做下去一個，即使吉隆章家願意幫助解決一部分資金，萬建的能力也只能做一個，怪只怪蔡明財當初把攤子鋪的太大了，他現在指不定多後悔呢。財神廣場項目要比淘金大廈大的多，建築面積幾乎達到淘金大廈的兩倍，接近三萬平方的建築面積，總投資要達到兩億以上，對於資金鏈緊繃的萬建來說，蔡明財只能選擇總投資一億左右淘金大廈。不過，這說的是萬建成功的把財神廣場的項目轉讓出去的情況，若是他無法把這個項目轉讓出去，那情況可就不一樣了。我們剛剛也說過，財神廣場的項目，我們是一定要想辦法讓這個項目爛在萬建的手裡邊的，不能讓萬建轉讓出去。那麼，在無法轉讓出去財神廣場這個項目，而二叔你又透露出對淘金大廈項目有興趣的情況下，你說蔡明財會怎麼做？”　　唐昱話說到這個份上，便是唐天宇都明白了，唐天浩自然也明白了。　　在那樣的情況下，其實萬建只有一個選擇，想來，蔡明財自然會選擇轉讓出去淘金大廈的項目，轉而把資金投入到財神廣場的項目上邊。　　雖然財神廣場的投資要比淘金大廈大的多，不利於萬建現在繃緊的資金鏈，不過在那種情況下，萬建也只能咬牙把財神廣場的項目做下去了，要不就要接受財神衚衕的兩塊地被區裡邊收回的後果，這可不是蔡明財能夠接受得了的。估摸着，蔡明財這會兒最後悔的就是當初的那份合同裡邊的這個條款了，若是早知今日，當初萬建哪怕多花點錢也不能讓這個條款存在。　　唐天宇也呵呵一笑，“我算是明白你的想法了，在無力把兩個項目都維持下去的情況下，蔡明財只能選擇維持一個，若是無人願意接手財神廣場，他只能選擇轉讓淘金大廈了，然後把資源集中投入到財神廣場上邊，爭取把財神廣場的項目做下去，然後被套出越來越多的資金，最後把萬建給拖垮了。”　　唐昱也微微一笑，眼中精光一閃而逝，對於這個造成了前世自己家庭悲劇的參与者之一，唐昱自然是沒有什麼好感的，有機會整他們，自然要狠狠的用些手段，“二叔若是接手淘金大廈，其實也是有着諸多的好處的，第一個就是，淘金大廈的投入沒有財神廣場那邊的大，綠都畢竟是剛剛才商業地產上邊插足，而且實力也不是很雄厚，不能把攤子鋪的太大，只能慢慢來，淘金大廈就是個不錯的選擇。第二個，淘金大廈的初期工作已經完畢，綠都接手之後馬上就能開始工程，用不了多久就能夠結束項目，而且淘金大廈在中山路和五愛街的交匯處，位於鳳城區，有陶叔照應着，也方便行事。至於第三個好處，那就是在項目轉讓費用上邊，若是我們操作得當，其實二叔也可以占很大的便宜的，再從萬建身上剝一層皮。”　　“哦？這個便宜怎麼占？”　　唐天浩有些好奇，畢竟，財神廣場那邊是必須在八九月份之前轉讓出去，讓整個項目開動起來才行，萬建急於轉讓，自然就給了別人佔便宜的機會，不過在淘金大廈上邊就沒有這個限制了，蔡明財不是那麼急迫，別人想從他的手裡邊佔到便宜的可能性就要小很多，這個唐天浩還是有自知之明的，東陵市的地產開發行當之中，他只能算是後輩，蔡明財才是當之無愧的老大，即使是海南樓市泡沫裡邊虧損嚴重，依然是東陵市的老大。　　唐昱呵呵一笑，“其實這個說來也簡單，我們不是想要把萬建弔死在財神廣場的項目上邊嗎，不是要讓銀行給萬建開個口子吊著他嗎，萬建現在的資金啟動財神廣場項目上邊還很吃力，需要通過別的手段來融資，當然，要付出的代價也不小，二叔完全可以這個和他談條件嘛。”　　“談條件？”唐天宇有些詫異，不過唐昱這麼一說，唐天浩卻已經明白了他的意思，只得在心中感嘆唐昱這個計策的邪惡。　　唐天浩哈哈一笑，“我算是明白小昱的意思了，你這是把萬建往肉裡邊算計啊，賣了人家還讓人家幫着數錢，還得再心裏邊感激你。嘿，銀行那邊若是要給萬建開口子，肯定需要蘇市長的點頭的，不過這在以前自然是不大可能的，不過現在既然蘇市長那邊已經決定了要把萬建吊在財神廣場的項目上邊，自然會隱晦的和銀行那邊打招呼的。不過這件事兒我們知道，蔡明財卻不會知道，他可想不明白銀行會對他開口子。若是我告訴他，我能給他在銀行之間牽線搭橋，幫助萬建解決一部分的融資渠道，想必蔡明財願意在其他方面做出些讓步的。小昱的意思，大概就是讓我利用這個事兒來敲詐萬建，是吧。”說著轉頭看着唐昱、唐昱也笑了笑，點頭贊成，“以二叔你此時的身份，若是能承諾出幫萬建與銀行之間牽線搭橋，蔡明財無論如何都會相信的。而且，讓二叔你掩人耳目的牽線搭橋，其實也是必然的一環，要不，銀行無緣無故的對萬建放開口子，蔡明財這個老狐狸不疑惑才怪，他和我乾爸的矛盾那麼深，在銀根緊縮的時候，不用這件事兒來壓着他才怪。不過若是二叔你以這個和他提條件，讓他在淘金大廈的項目轉讓上邊讓步，那自然就能夠打消他的疑慮了，畢竟，什麼事情頭逃脫不出利益的範疇，若是有了利益，自然能幫他擺平銀行，蔡明財大概也會是這麼認為的。”　　唐天浩這才明白，原來裡邊還有着這麼一層意思，不得不嘆服，這裏邊環環相扣，不僅算計事兒，還算計人心，這麼周密的謀算，也由不得蔡明財不落入陷阱。倒是越發的在心中感慨自己這個侄子的不一般，揮手之間便是這樣的一條計策，上次隨口一提的一個計策不僅讓萬建在海南損失了三億的資金，還配合著方建銘給自己贏了一千萬，這次的算計，不知道又要讓萬建損失多少，不過這次得利的卻是自己的綠都了。　　說完算計萬建的事情，叔侄兩人又討論起淘金大廈的這個項目來。　　唐昱對於淘金大廈的這個項目的了解，大多是來自前世的記憶的，還有就是這幾天剛剛看的資料了。　　淘金大廈和財神廣場都是萬建的項目，而且上馬的時間差不多，不過兩者的結局卻是大相徑庭，財神廣場最後成為2000年之前東陵市最大的爛尾樓，是萬建最大的敗筆之一，而淘金大廈卻是2000年之前東陵市最繁華的商城之一，是萬建成功的運作之中的典型，而且，淘金大廈的這種繁榮一直持續到2000年之後才有所下降，為萬建賺的盆滿缽滿。　　唐昱前世對淘金大廈就有很深的記憶，淘金大廈位於鳳城區的中山大道和五愛街的交匯處，那兒在94年之後是東陵市最繁華的地段之一，淘金大廈規劃之初定位為購物百貨商場，後來成為東陵市最大的百貨商場。整個商業樓盤規劃共建有七層，總建築面積預計約14000平方左右。　　在唐昱的記憶中，淘金大廈的售價可不便宜，其價格在同年代的東陵市的商業樓盤的價格裡邊是首屈一指的。其最下邊四層的價格，開盤的時候都是每平方接近於三萬的價格的，95年的時候最高價一度上漲到35000元一平方，第五層的價格好像是14000左右，第六層12000，第七層6000，最後的總銷售額達到兩億以上左右，為萬建創作了不小的利潤。　　這個項目，也是萬建成功的幾個大型商業地產項目之一，唐昱前世的時候因為某些原因還特意看過這個項目裡邊的各種細節，並作出了模型了分析。當然，那會兒他分析的不止這麼一個項目、這會兒準備讓唐天浩做這個項目，唐昱自然要把前世這個項目成功的經驗給他說道說道，防止他二叔走了彎路，既然是他提出來的，自然是要負些責任的。　　“二叔，淘金大廈那邊的情況你想必也知道了，市裡邊對鳳城區的市政規劃市裡邊雖然一直沒有公布，不過你想必也多少了解一下，那兒在兩三年之內，必然是東陵市最繁華的地段之一，若是項目操作的好，獲得的利潤是很可觀的。當然，那個項目，相對於現在的綠都來說也是個大項目，總投入預計要在一億以上，雖然說區裡邊和市裡邊都能夠解決一部分，不過那畢竟是少數的，海南樓市泡沫的風波還沒有徹底過去，國家關於銀根緊縮的政策估計要執行很長的一段時間，所以二叔你要事先規劃好融資渠道之類的，不要到時候綳斷了資金鏈。”　　唐天浩點了點頭，“這個問題我之前就考慮過了，以綠都的能力，或許撬動財神廣場的項目還有些麻煩，需要藉助一些力量才行，不過淘金大廈的盤子，綠都還是有能力接下來的，尤其是項目轉讓中還能敲詐萬建一筆，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的。再說，小昱你的VCD項目也不能光吃不吐啊，你二叔這一千萬投進去，那可是指望着拿一個億兩個億的出來，你小子可要努力才好。”　　唐昱笑了笑，“那一千萬，總虧不了二叔你就是了。既然二叔已經規劃好資金鏈的問題，那就好辦多了。淘金大廈在地理位置上的優勢，讓其銷售的情況估計會好很多，資金迴流應該會很快的，大約幾千萬就能撬動項目了，當然，具體二叔你要找專業人才合計。我就單單說說這個項目上邊，我們可以採用的模式。”　　頓了頓，唐昱拿過旁邊的紙和筆開始在上邊勾畫，“其實，我感覺淘金大廈的項目，可以採用一種現在南邊那邊比較流行的模式，我們完全可以將所有的鋪位，按每1平方米進行面積劃分。淘金大廈的總體規劃約為14000平方的建築面積，那我們就可以將鋪面劃分為共計14000個鋪位，相對於投資者來說也就是相當於14000個投資機會，然後我們可讓投資商按1平方米為最小單位購買，然後辦理房產證。這種模式，其實對於淘金大廈這中位於繁華地段的商業地產來說是個不錯的選擇，尤其是我們的定位是百貨商場，這種模式其實是很不錯的。我們同樣可以採用返祖的模式，不過承諾的投資回報率不能過高，我們東陵市的投資者不吃這套。純粹的炒作銷售概念對我們在東陵市的商業地產的銷售並沒有什麼好處，如果返祖的話，我們承諾的投資回報率，應該在12％到18％之間，過低了沒有什麼實質性的作用，過高了在東陵市更沒有意義，還可能拖垮了整個項目，當然，這個只是我的大致估計，具體定多少還需要二叔你去找專業人士來估計，我說的僅僅作為參考。”　　唐昱說的這些，其實都是前世萬建在淘金大廈上邊採用的模式，唐昱只是稍微的改頭換面了一下就拿出來了，既然前世的時候萬建採用這種模式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那自然有人家的道理，唐昱也特意的分析過，萬建的這種模式，在東陵市確實是行得通的。當然，淘金大廈的成功還有多方面的原因，就不一一細表了，好些東西都需要一整個團隊的運作，並不是唐昱三兩句話能說得清楚的。　　唐天浩聽完唐昱的話若有所思，唐昱看了看他的臉色又接着往下說，“二叔若是想玩商業地產的話，我建議你去把萬建的推廣策劃的負責人給挖過來，這個人，絕對是個人才，他在商業地產的推廣策劃上邊，有着別人難以企及的才華，二叔若是能把萬建在推廣策劃上邊的整個團隊都挖過來，那就更妙了。”　　唐昱說這話自然是有根據的，萬建的推廣策劃的團隊，確實是很強大，在唐昱前世的時候，好幾個推廣策劃的案例都被選入遼海大學商學院的教材，不少的地產開發商，在推廣策劃上邊都是借鑒了萬建的手法，改頭換面之後作為自己推廣策劃的手段。　　當然，萬建目前的推廣策劃的團隊，還僅僅是嶄露頭角而已，還沒有被人意識到他們巨大的潛力和能量。這個團隊真正的耀眼起來，那還是93年之後萬建在淘金大廈等多個項目上邊的巨大成功，才讓別人意識到這個推廣策劃團隊的厲害，自此名聲大噪。　　唐昱既然先知先覺知道了這個團隊的厲害，在蔡明財還沒有察覺到的情況下，自然希望唐天浩能把這個團隊給挖過來的。　　不過唐天浩卻有些疑惑，不明白唐昱為何認為萬建的推廣策劃的團隊很強大，畢竟，現在這個團隊的力量還沒有顯露出來，不禁疑惑的問了唐昱一句。　　唐昱笑了笑，“二叔就不要管我怎麼知道的了，反正萬建推廣策劃的團隊是很強大的，二叔若是日後有意發展商業地產，不妨把這個團隊挖過來，當然，不能把整個團隊挖過來也不要緊，能挖到多少算多少。”唐天浩點了點頭，把這件事兒記載了心上，既然唐昱很是慎重的提出來了，那自然不是無的放矢，總會有些用意的，唐天浩已經見多了這個侄子身上的神奇之處，對於唐昱的話，自然要放在心上的。　　三人又說道了一番，等到說完的時候已經到了凌晨一點鐘了，唐天浩這才和唐天宇離開，走的時候還有些意猶未盡，越發的肯定了自己整個侄子在商業上邊的才華。不過他也知道，這會兒唐昱就開始鼓搗自己的項目，以後怕是看不上綠都那麼大的攤子了，不得不心生感慨，這個小子，這麼如此的妖孽……

# 第一百四十一章 山雨欲來

　　唐天浩離開與唐昱談完話得第二天就開着手調查淘金大廈的項目工作，畢竟，那麼大的一個項目，他不能僅僅靠着唐昱的幾句話就做決定，需要進行諸多的調查，還要進行項目的可行性分析，對投資的預算等等諸多的內容，需要專業的人士來鼓搗，不是一時半會兒就能完事兒的。　　財神廣場這個項目的放棄倒是簡單，反正這個項目背後有蘇慕儒和唐天鴻的影子，這倆人想要利用這個項目做些事兒，那麼便是有前景能賺錢他也要放棄，這裏邊的輕重緩急他還是知道的，只要蘇慕儒和唐天鴻能在市裡邊站穩腳跟，那就少不了綠都賺錢的機會，相反，若是蘇慕儒和唐天鴻站不穩腳跟，那即便是綠都現在賺了不少，遲早也要吐出來，能否保住都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所以唐天浩自然知道取捨。　　當然，一個項目的放棄和接手，這裏邊要花費的功夫比較起來，那相差的不是一星半點兒，財神廣場的放棄自然極是簡單，幾句話就完事兒了，不過淘金大廈就不是那麼回事兒了，既然綠都決定搞這個項目，唐天浩自然要做出詳細的調查，不能單單因為和唐昱的談話就做出決定。　　不過唐天浩自己心中其實已經有了定論的，他已經決定採用唐昱的辦法，接手淘金大廈的項目，他自己也仔細的考慮過，目前的東陵市，適合綠都插手的商業地產項目，只有淘金大廈這一個選擇，若是綠都真的要插足商業地產，只能抓住這個契機，要不又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所以，在對淘金大廈的項目進行調查的同時，唐天浩也隱晦的對萬建那邊放出消息，表示自己更感興趣的是淘金大廈的項目，而不是財神廣場，並讓這個消息迅速的傳遞出去，傳到蔡明財的耳朵裡邊。　　唐天浩第二天表露出的這種態度，可讓這些天一直在等待着綠都回應的萬建的人有些目瞪口呆，他們原本是想遊說唐天浩接手財神廣場的項目的，可是唐天浩卻表示對淘金大廈的項目感興趣，這些人吃不住唐天浩打的到底是什麼注意，只得趕忙把消息上報給蔡明財。　　蔡明財聽到唐天浩的反應之後僅僅是愣了一下，轉而哈哈大笑起來，轉頭對着身旁的人道，“他唐天浩，也就這點能耐，哼，單單這眼光和格局就不夠啊，東陵市，他註定是萬年老二的料，便是有了蘇慕儒和唐天鴻的支持，他也翻不起什麼大風浪來。哼，他不想要財神廣場的項目，那正好，我還舍不得這個項目呢。財神廣場和淘金大廈，這兩個項目，只要轉讓出去一個就好，既然他唐天浩鼠目寸光，那咱們還有什麼好說的，送他大禮他都不敢收，綠都現在的能力，勉強還是能吃下財神廣場的項目的。”　　蔡明財說完又大笑起來，既然唐天浩明確的表示對淘金大廈的項目感興趣，那剩下的事情就好辦多了，他這幾天因為蘇慕儒嚴打而引起的鬱悶之情也隨之一掃而空，原本陰鬱的心情，立馬清爽起來。　　“可是，我們的資金……”旁邊彙報的人猶豫了一下，還是開口對蔡明財說道，他們這些人對於萬建的資金狀況還是了解的，知道萬建現在的資金鏈，在保證天兆家園的情況下，想要弄好淘金大廈的項目都還捉襟見肘的，更何談財神廣場的項目了，財神廣場的項目，投資達到淘金大廈的兩倍之多的，他自然懷疑萬建此時到底有沒有能力繼續財神廣場的項目，不過他還沒說完就被蔡明財打斷了話頭。　　“資金的問題大家不用擔心，哼，兩個項目我蔡明財沒有把握做下來，不過若是只做一個而轉讓另外一個的話，那就簡單多了，憑藉萬建現在的實力還是綽綽有餘的，資金上邊的事情，自然有門路解決。”　　“可是上邊的政策這會兒是銀根緊縮，尤其是因為海南樓市泡沫的事情，政策主要就是針對地產開發行業的，而且，蘇市長那邊的態度，讓銀行對咱們……”　　這個推廣策劃的經理說著便看到蔡明財的臉上黑成了一片，眼睛盯着他似乎要噴出火來，這才反應過來，自己剛剛說的話，犯了大不敬了。自己剛剛言語中提到海南樓市泡沫，那是觸到了蔡明財的痛處啊，當初決定暫時跳出東陵市的圈子到海南搶地盤，那是蔡明財一個人的決定，最後卻導致萬建被套牢了三億多的資金，目前已經縮水到了一億多，還無法套現。海南樓市泡沫，那是蔡明財永遠的痛。這段時間，幾乎沒人敢當著蔡明財的面提到海南和泡沫這兩個詞兒，一提到保證會惹得蔡明財大怒，之前已經有一个中層管理人員因為這事兒被炒掉了，這個推廣策劃的經理此時提到這個，自然是觸到了蔡明財的痛處。　　“滾……”蔡明財盯着那個經理看了好了一會兒，嘴裏邊才蹦出了這麼個字兒，臉上的表情早已經黑成了醬紫色。　　蔡明財原本聽到唐天浩準備接手淘金大廈的好心情也被破壞的一干二凈，看着一屋子膽戰心驚的萬建高層，蔡明財不耐煩的揮了揮手，把他們都趕了出去。　　那些個經理總監們一個個不敢怠慢，趕忙從會議室裡邊出來。這時候，他們可沒有人敢去觸蔡明財的霉頭，蔡明財的霸道作風他們早就見慣了，這會兒蔡明財心頭起火，原本對財神廣場的前景有些懷疑的幾個人，也只能把話悶再心裏邊，這會兒他們可沒有說出來的勇氣，萬一蔡明財遷怒到他們身上，那就不智了，倒是在心裏邊開始埋怨起那個推廣策劃的負責人來，埋怨他挑起了蔡明財的火氣。　　等這些人魚貫而出會議室裡邊只剩下蔡明財一個人的時候，蔡明財臉上的怒氣不僅沒有消，反而漸漸猙獰起來，在會議室的們關上的那一瞬間蔡明財爆然站起身來開始在會議室裡邊摔東西，站起身接連砸了三部電話五個花盆之後猙獰之色才將將平息下來。　　“哼，海南，海南，我遲早要……”至於要什麼，蔡明財卻一句也說不出來。他現在還不知道他是被唐昱等人給算計了，在海南馬失前蹄，自然只能歸咎於國家的政策調控這邊，怨恨的人也是制定政策的朱延山副總理，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唐昱等人的身上。　　不過在對於財神廣場和淘金大廈這兩個項目的態度上邊，蔡明財的心思確實如唐昱猜測的那般，他更看好的是財神廣場的項目，當初是因為財神廣場的投資額度達到淘金大廈的兩倍之多，而且還有着時間上邊的限制，以萬建此時的實力確實不大好弄，所以才決定要轉讓的。不過既然唐天浩要接手淘金大廈，那萬建自然就要把財神廣場做下去了。　　從心底上，蔡明財其實是不想把財神廣場的項目轉讓出去的，因為那邊的兩塊地皮，萬建當初是從市裡邊討了大便宜的，而且這個項目蔡明財也很看好，現在唐天浩想接手淘金大廈，正如了他的意，反正兩個項目，只要轉讓出去一個就好，另一個，萬建總有辦法做下去的。雖然說原本沒有想着轉讓淘金大廈的項目，不過現在情況有變，自然也要變通一下。　　炒作銷售概念，原本就是蔡明財一直想在東陵市做的商業嘗試，雖然他在東陵市經商多年的經驗告訴他，東陵市的投資商不大喜歡這樣的模式，不過他原本就是個敢於冒險的人，再加上財神廣場無論是地段還是上馬項目的時機都不錯，而且當初還在土地上邊佔了大便宜，蔡明財對這個項目自然很是看好的。至於說當初強拆死傷人的事情，蔡明財甚至從來沒有考慮過這件事兒會帶來麻煩。對於八九十年代的地產開發商來說，那實在是稀鬆平常的事兒，而且強拆在當時還可以得到政府的支持。　　至於說資金上邊的問題，對於蔡明財來說也有辦法解決。兩個項目同時弄或許萬建做不到，不過若是只弄一個項目，蔡明財自認為還是能玩得轉的。不說萬建現在還有着吉隆章家的參与，到時候可以從吉隆集團緊急拆借一筆資金用來應急，便是蔡明財自己也有門路搞到大筆的資金，只不過一來是風險比較大，二來是代價比較高罷了。當然，他搞錢的門路，無非是地下錢莊和私募之類的，那些東西，都是有着巨大的風險的，還要付出不小的代價至於章家放在東陵市的那個章驊，蔡明財自覺有的是辦法來擺平這個毛頭小子。雖然章驊一直被省城那邊冠以少年天才的名聲，不過蔡明財試探了幾次，盛名之下其實難符，不過是徒有其表罷了，至於說章驊在遼海飛龍上邊運作的成功，這個卻是蔡明財無法解釋的，只能認為這小子走了狗屎運，或許是背後有着高人的指點之類的。他可不相信，一個毛頭小子能做出那樣的商業案例來。　　要說遼海飛龍，那在遼海省內也是一個傳奇，章驊在大學階段就參与了吉隆集團這個項目的運作，把原本銷售額只有幾千萬的保健品項目，生生做到了銷售額十多億的地步，也成就了他少年天才的名聲，只不過最近一兩年，遼海飛龍的名聲逐漸被其他的東西蓋過去了，不過也不能掩飾他曾經的輝煌。　　想通了這些事兒，自覺萬建可以輕鬆的做好財神廣場的項目，蔡明財的心情才又慢慢的好起來。開始打電話吩咐人進來收拾會議室，他自己則轉而聯繫起資金的事情來。　　萬建的人早就見慣了蔡明財發怒砸東西的事情，砸爛會議室這種事兒，以前他們就見多了，這會兒收拾起來也是輕車熟路的，好多東西早有備用以防不測的，不大一會兒就都換上了新的，會議室裡邊又煥然一新起來。　　正當蔡明財拿起電話看着一個號碼猶豫着要不要打過去的時候，辦公室門口又響起一片喧嘩聲來，蔡明財站起身來正要發怒，不大一會兒卻見他兒子蔡冠宗從外邊走了進來，蔡明財愣了一下，他兒子可是不常到公司來的。隨眼瞟了一下蔡冠宗剛剛從機要秘書屁股上抽回來的手，蔡明財眼睛眯了一下，不過也不是很在意，兒子與公司裡邊幾個秘書的曖昧他早就知道，而且在這件事兒上邊對蔡冠宗也不是很限制，雖然蔡冠宗這會兒不過是高中生，不過對於男女之事早就熟絡起來，早在初一的時候就把億萬子孫播撒在了蔡明財上一任的秘書肚皮上。　　看到蔡明財，蔡冠宗這才戀戀不舍的從那個前凸后翹的機要秘書的高聳處收回戀戀不舍的目光，這才和蔡明財打過招呼，隨意說了幾句之後，這才說起自己到公司找蔡明財的目的，他對蔡明財提起一件事兒，一見無論怎麼看都是再平常不過的小事兒，不過放在這會兒，卻是讓讓蔡明財的心中一驚。　　“爸，杜大浩那小子，今天回家去了，是杜繼海親自接回去的，而且，更奇怪的是，咱們的人盯了那邊半天，至今也沒見那邊有什麼反應，到這會兒還是一點兒的動靜也沒有，老爸你安排的人說不太正常，讓我過來和你說一下。”蔡冠宗口中的那邊自然是指蘇慕儒一系的人，他也知道自家與蘇慕儒不太和睦的事情。　　蔡明財眉頭一皺，“唐天鴻那邊的人沒反應？不對啊，蘇慕儒這次搞出這麼大的動靜來，名義上雖然是嚴打，不過很大的原因都是為了他那個乾兒子出氣的，那小子昏迷的事情，杜家的小子可是有很大的份的，前幾天的嚴打可是搞出了很大的動靜要不杜家那小子找出來的，這會兒杜繼海親自把他兒子接回去那邊卻沒有動靜，不大對勁，不大對勁，這裏邊肯定有貓膩。”　　蔡明財說著，眉頭越發的緊縮起來。　　他事先就知曉杜大浩是在虎爺那邊的，是虎爺安排人把他藏了起來，就是為了避過這陣風頭。杜繼海在東陵市的公安系統紮根多年，灰的黑的都知道不少，誰也不知道他手裡邊到底握了多少東西，所以，在他倒台之後，雖然有不少同僚落井下石，不過像蔡明財和徐虎這些人，他們是不敢做的太過分的，就比如這次，杜繼海找到了虎爺的門上，即便是虎爺心中為難，也不得不暫時幫着他把杜大浩給藏了起來。　　“不對，不對，到底是怎麼回事兒？”蔡明財緊縮着眉頭，“冠宗，你看清楚了？確實是杜繼海親自把他家小子接走的？”　　蔡冠宗連忙道，“爸你可以給虎爺那邊打個電話問問嘛，人都接走了半天了，而且直到這會兒那小子還在家裡邊好好的獃著，也沒有警察上門去找麻煩。”　　蔡明財皺了皺眉頭，“到底是怎麼回事兒？”想了想，還是給徐虎打了個電話，確認了確實是杜繼海把杜大浩接回去的，蔡明財的眉頭皺的更緊了，“莫非……”蔡明財猛然想到了一種情況，一種對他們來說最不妙的情況，他臉色一變，趕忙給黃寶德打過去電話。　　掛過去電話，他還沒有開口那邊黃寶德就已經說話了，“看來你的得到了消息吧，唉，小瞧了蘇慕儒，小瞧了唐天鴻啊，一步錯步步錯，現在已經沒有挽回的機會了。”　　蔡明財明顯感覺到電話那頭的聲音低沉無力，還隱隱的壓抑着憤怒，蔡明財趕忙問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唐天鴻那邊怎麼會放過杜家那小子。”　　黃寶德在電話裡邊沉默了一下，“你沒有想到嗎？不要故意裝傻，如果你也想不到，哼……如果不是那樣，唐家和蘇慕儒怎麼會放過那小子。”　　黃寶德親口確認了消息，蔡明財一下子頹然下來，“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　　似乎感覺到了蔡明財心中的驚恐，黃寶德沉默了一下，還是說道，“這次是我們小瞧了蘇慕儒的手段啊，不過你也不要過於擔心，杜繼海做了三十多年的老公安，該知道什麼東西能說什麼不能說的，有些東西說了沒事兒，有些說出來是要掉腦袋的，他自己不會不知道分寸，要不徐虎那邊也不會放人走。哼，蘇慕儒這次也不過是藉機敲打敲打我們罷了，難不成他還真敢在東陵市再搞出什麼大動靜來不成？現在，可是有不少的目光都盯着這兒呢，上邊想必也不大願意東陵市裡邊真的再出了什麼事情，蘇慕儒這次的目標，重點在小魚小蝦上邊……”　　差不多在同一時刻，東陵市的不少人都知曉了這個消息，都在猜測着蘇慕儒和唐天鴻到底打的是什麼注意，為何對杜家沒有採取想象中那樣激烈的措施，頭腦機靈的人，已經在考慮着背後又隱藏着什麼樣的利益交換，而且有些人已經隱隱的有了些想法。　　東陵市，這一天又醞釀其風暴來，厚重的雲層之下，山雨欲來。

# 第一百四十二章 風滿樓（上）

　　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　　原本剛剛要平靜下來的東陵市，這會兒卻因為杜大浩這麼個小人物的出現而再次沸騰起來，本就一片動蕩的官場，似乎在七月的末尾，要重新再來一次權利分配。　　東陵市自打四月份之後便是風波不斷很不太平，若不是有省裡邊壓着不想讓下邊過於混亂，指不定還會鬧出什麼不可收拾的事情來。　　說來，其實是自打去年蘇慕儒空降來東陵市做市長的時候就給東陵市的內鬥埋下了隱患，造成了東陵市官場上邊現在不安定的局面。　　原本，市委市政府兩套班子不合這些還不算什麼大事兒，不值得什麼大驚小怪的。畢竟，地方上一二把手不合是很正常的事兒，黨政兩套班子，少有和睦的時候，大都有些齷齪，畢竟，一二把手執政理念不合性格不合等諸多影響，再加上權利上邊的交叉等等，很容易造成地方上邊一二把手之間的矛盾。　　原本這還算不得什麼事兒的，黨政一二把手之間的矛盾，其實這也是上邊所謂的平衡之道，政治上邊，省裡邊和中央對於所謂的平衡之道玩的是爐火純青，這所謂的平衡，自然就是利用地方上邊一二把手之間的矛盾來平衡了，沒有矛盾，也要製造出一些矛盾來。所以，一二把手的人選上邊，一般都是很費事兒的，和這個所謂的平衡之道有着很大的關係、不過地方上一二把手之間雖然歷來不合，不過這不合卻也是有個限度的，能做到他們那種地步，心裏邊想必也是能夠明白上邊的想法，有些事情也是故意做到明面上來的爭鬥。黨政領導之間的矛盾鬧到東陵市的這個地步，鬧到不得不你死我活甚至用出了陷害這等下作的手段的地步，那個卻是少有，或說，幾乎是絕無僅有了。　　東陵市一二把手的不合，幾乎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當然，這主要是陳松威的原因，蘇慕儒倒是有意和人家好好相處，奈何陳松威心裏邊有鬼，生怕被發現了他騙稅的醜事兒，自然也就沒心思搭理蘇慕儒的善意，反倒頻頻為難蘇慕儒，造成市委和市政府兩套班子之間的矛盾，而這種矛盾，在四月份的時候發展到極致。　　四月份的時候，先有市委書記陳松威策劃了人大選舉上邊的跳票一事，所幸被察覺到，把事情鬧到了省裡邊，最後陳松威不得不停手，不過他可沒有就此放棄，緊接着在跳票事件事敗之後又策劃了陷害市長蘇慕儒之事，利用蘇慕儒在東陵市的根子淺的弱點，拿楊涵寧的舉報策劃了所謂的陷害事件，不過最終也是棋差一招，因為唐昱這個重生人士的插手而讓蘇慕儒最終扳回一局，反倒是把自己搭在了裡邊深陷牢獄。　　也是自此之後，東陵市的官場上邊就風波不斷，一直沒有平息下來。當然，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一個市的市委書記的倒台，即便是省裡邊再壓着，拔出蘿蔔帶出泥，不知道空出來了多少個位子來，自然就要動蕩起來。而蘇慕儒這個以前弱勢的市長，現在有了省裡邊的支持自然要盡量的把東陵市掌控在自己的手掌，官場上邊想要平靜下來都難，好在蘇慕儒大多數時候的手段都是溫情脈脈的，少有激烈的手段，這次嚴打屬於例外。　　官場上邊的動蕩從四月份開始就沒有停止過，陳松威四月份意外落馬，陷害案件還牽扯出了全國最大的一樁騙稅案件，連恰巧碰在了分稅制改革的時機，把東陵市推到了風口浪尖上邊，不僅東陵市倒了霉，還牽連了省長也被調到中央作了閑職，而東陵市的事情，自此之後就一直沒有斷過風波。　　蘇慕儒初掌權柄想要有一番作為，黃寶德老而彌堅要重獲權力，馬華全賊心不死欲再進一步，便是蔡明財也蠢蠢欲動要獲得更大的利益，還有黑道上邊大大有名卻上不得檯面的東陵虎爺也不甘蟄伏要參上一手，似乎也在進行着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總之，因緣際會，原本一潭死水的東陵市官場，在經歷了四月份的權力更迭的風波之後，一輪輪的權力角逐就此展開，無論是萬建在海南的馬失前蹄，還是杜繼海的落馬，還是吉隆章家插手萬建，又或是現在正在進行中的嚴打，都和權利的角逐脫不了干係，都是全力盛宴的開胃菜和漱口湯罷了。　　原本蘇慕儒借唐昱的昏迷發起的嚴打在這幾天已經進入了尾聲了，蘇慕儒在昨天的政府會議上邊也證實了這件事兒，預計三五天之內就要結束嚴打，這個“好”消息讓不少提心吊膽的人把龜縮到龜殼裡邊的腦袋伸了出來四處觀望，畢竟，蘇慕儒這次的嚴打，那可着實的拿下了一些人，雖然大都是所謂的道上的青皮，偶爾才會涉及到幾個公安系統的大小蛀蟲，不大涉及官面上的人物，不過這並不妨礙某些提心吊膽，他們是自家人知道自家事兒。　　好容易盼來了嚴打就要結束的消息，這些個人原本提着的心終於要落下來了，可不想，這時候竟然傳出了杜家那邊出人意料的消息，杜繼海家的那小子平安到家，公安系統那邊也沒有什麼消息，唐天鴻和蘇慕儒也沒有傳出動靜。　　這詭異的事兒，一下子又把不少人打落到了谷底，心中升起無限的恐懼。　　唐天鴻、蘇慕儒這二人與杜繼海之間的矛盾那是不用說，杜繼海原本就是陳松威的死忠派，陳松威在的時候沒有少和蘇慕儒頂牛，陳松威下台之後蘇慕儒秋後算賬，抓住機會，他那個副局長的位子就是被蘇慕儒擼下去的，這兩者之間自然談不上和和睦睦。而且，這次，杜家的小子杜大浩勾結青皮欲強姦一個小姑娘，最終導致英雄救美的唐天鴻的兒子昏迷三天，險些造成永久性的昏迷，搞的蘇慕儒大怒弄出了嚴打這樁事兒。　　要說蘇慕儒和唐天鴻對杜家那小子沒有心存怨氣，那顯然是不可能的，杜大浩險些讓唐昱昏迷一輩子，這裏邊的過節可不是賠禮道歉就能完事兒的，況且唐昱還是蘇慕儒的敢兒子，這裏邊還涉及到蘇慕儒與唐天鴻的面子的問題，肯定不會善罷甘休的。　　他們這些人可知道，前些日子，參与嚴打的人對於老街的青皮尤其狠辣，還在暗中查找着杜家那個惹了事兒的小子的下落，畢竟，這種事兒還不好明着來。不過現在，杜家的小子都光明正大的回到了自個兒家中，蘇慕儒和唐天鴻這邊卻毫無動靜，這顯然在說明了某些事兒，說明杜繼海與蘇慕儒之間已經達成了某種妥協。要不，他家那小子可不敢那樣光明正大的回到自個兒家中，想要逮着他給唐昱出氣的人可不少，若不是蘇慕儒和唐天鴻那邊鬆了口，杜繼海可沒有膽量把自己兒子放在家中。人家知不知道杜大浩藏在哪兒是一回事兒，他的態度又是一回事兒，這裏邊又是一番門道。　　事實上，蘇慕儒在嚴打這件事情上邊本來就做的極妙，無論是時機還是手段亦或是成果都折服了東陵市官場上邊的不少老油條，藉著唐昱昏迷的這樁事兒發動的嚴打，讓東陵市官場上邊的那些老油條都不敢小看了蘇慕儒的手腕，開始折服與他。可是任這些老油條如何去想他們也不會想到，蘇慕儒發動的這嚴打的最後竟然要以這樁事兒來結尾，臨了了蘇慕儒竟然還給他們來了一記釜底抽薪的大招，把剛剛準備展翅高飛的不少人又打落塵埃。　　杜繼海這邊的事兒，那對東陵市官場上邊廝混的人來說可是個大殺招，搞不好就要丟了盯上的烏紗和脖子上的腦袋，那可不是鬧着玩的。　　當然，自己說來，杜繼海對蘇慕儒的妥協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其實這事兒和嚴打一樣，都是可大可小可方可圓的事兒，不過這大小和方圓的度卻掌握在了蘇慕儒的手裡邊，最後的結果到底如何，最終卻是要由蘇慕儒這個一市之長說了算的。　　嚴打兩個字兒，不管是嚴還是打，在官場上邊都是有說道的，裡邊有着很深的學問，尤其是在國內這種變通性很強的政治體制下，同樣的事兒能處理出很多的結果來。就像杜繼海的事兒，他對蘇慕儒的妥協，用屁股想也知道，肯定是要有些東西交給蘇慕儒的，而這些材料最後到底如何，關鍵還是要看蘇慕儒要做如何定奪。這些東西，其實也算是上不得檯面的東西，上不得檯面，自然有不上檯面的處理方式，不過這方式卻是由蘇慕儒來掌控的，也就是所謂的生死大權。　　說來，這杜繼海也確實是個人物，要不也不會因為他的妥協而讓東陵市官場上邊那麼多的人震動害怕起來，歸根結底，這人確實是有些底料的，用東陵市的話說，那就是有乾貨，撐得起架子。　　杜繼海在東陵市的公安系統裡邊經營多年，根深蒂固爪牙遍地，早就在東陵市裡邊自成一派有了很深的影響力，這個影響力，可不僅僅是限於公安系統內部的，還有因為各種利益關係而結合起來的一個巨大的整體。　　說來，當初要不是蘇慕儒自四月份的事之後有着省裡邊的強勢支持，當時又抓住了杜繼海的痛腳，這才一擊斃命的把他整了下去，要不，想要把這個市局的副局長給整下去還是很困難的，單單他後邊那個盤根錯節的關係網就夠蘇慕儒頭疼的，好在那會兒還有省裡邊的尚方寶劍。　　正所謂成王敗寇，既然被蘇慕儒給弄下去了，那隻要蘇慕儒在東陵市一天不倒，他杜繼海在東陵市就一天沒有出頭之日，這些道理很多人都明白，杜繼海自然也不會不明白，所以之前才沒有人往着方面去考慮，沒有想到杜繼海會選擇和蘇慕儒妥協，或者說，沒有想到蘇慕儒和唐天鴻這樣的人會接受杜繼海的妥協，沒有防着蘇慕儒在這上邊玩了他們一手，給他們來了個釜底抽薪。所謂的人性，他們終究還是沒有看透，倒是唐昱在不久之前從唐天鴻的只言片語之中猜測到了蘇慕儒準備利用杜繼海來做些事兒。　　杜繼海手裡邊的東西，這個其價值是毋庸置疑的，東陵市官場廝混的人，只要稍微有點政治智慧，又稍微了解一下杜繼海這些年在東陵市的經歷，那麼他們就會明白，杜繼海這個前市局的副局長，手裡邊掌握的東西絕對是少不了的，而且貨真價實。　　杜繼海在東陵市的公安系統裡邊廝混多年，他是從公安系統的最底層廝混起來的，一步步的走到了如今的地位，真正說來，他才是東陵市的地頭蛇，是東陵市土生土長的地頭蛇，是在黑白灰三道外加官面上都吃得開的人物，紮根公安系統多年，但凡和黑的沾點邊的東西，只怕他都是有些了解的，無論是道上還是官面上的那些個齷齪事兒，他只怕都是知道不少。公安系統的身份，為他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三教九流的東西，他都有掌控，若不是蘇慕儒突然出手，他只怕現在還安穩的在市局副局長的位子上好好的坐着。　　東陵市官面上的人，不少都對杜繼海此人是有所了解的，像他這樣的人，都是有些保命的手段的，手上指不定就握着你什麼樣的把柄，事實上，杜繼海可沒少利用那些黑材料辦事兒，憑着那些東西，他可是安插了不少親戚到各個部門之中混吃混合，之前被蘇慕儒給整下去，那也是措手不及，蘇慕儒雷厲風行的作風讓他很多手段都來不及施展，這才着了蘇慕儒的道，被整了下來，再加上陳松威的意外倒台讓很多東西都沒有整合起來，這才讓蘇慕儒有了渾水摸魚的機會，要不，蘇慕儒想要把他這個地頭蛇給整下去，那可要費好大的一番工夫，他手上的那些保命的東西，指不定能給蘇慕儒搞出什麼事兒來。　　現在好了，杜繼海妥協了，為了他那唯一的不成氣候的兒子，他和蘇慕儒妥協了，毫無疑問，他一個被整下去的副局長能有什麼資格和蘇慕儒妥協，大概就是手裡邊的那些黑材料了，毫無疑問，他是要把他手上的那些黑材料給交上去來保他兒子，來換取蘇慕儒和唐天鴻的諒解。　　沒有疑問，杜繼海的手上是有些真材實料的，絕對能讓某些人丟了頂上烏紗的材料，不少東陵市官場上廝混的人心中都認為，杜繼海手裡邊的東西，大概比市紀委那邊的東西還要詳實。在陳松威的時代，市紀委幾乎就是個擺設，毫無作用，反倒是杜繼海利用工作的便利以及三教九流的瓜葛，手裡邊有些真材實料。所以，一聽說杜家那邊發生的詭異的事兒，東陵市官場上邊，但凡鼻子靈敏的人便知道，山雨欲來風滿樓，杜繼海的這一妥協，那東陵市便又是一場腥風血雨要起來了。

# 第一百四十三章 風滿樓（中）

　　東陵市官場上邊，那些個底子不幹不凈、半黑不白的人，猜測着杜繼海手中或許有着自己的把柄，這會兒早已經心驚肉跳額頭大汗，生怕蘇慕儒的屠刀落到自己的脖子上邊。　　他們可絲毫不懷疑杜繼海手裡邊的把柄，要是沒有手上的那些個東西，他杜繼海也不能在市局副局長的位子上邊威風好幾年，比市局名義上的局長還吃得開。再說，杜繼海也沒少用那些東西讓他們辦事兒，他們是自家人知道自家事兒，知道自己的底子不幹凈，沒有擦乾淨屁股，保不準就有什麼把柄落到了杜繼海的手上。　　這會兒杜繼海要對蘇慕儒妥協表忠，自然要貢獻一些有料的東西，一些蘇慕儒喜歡看到的東西，他們不知道人家交上去的材料到底包括那些人那些事兒，不知道是不是有自己在裡邊，自然在心裏邊擔驚受怕的，這些人倒是有心到蘇慕儒那邊去試試口風，卻又不夠資格和蘇慕儒搭話，以蘇慕儒現在的地位，自然不是什麼人都有資格說話的，他早已經不是去年剛來東陵市時候的無依無靠急需別人投靠，現在的蘇慕儒早就站穩了腳跟，有資格和黃寶德這些老牌的人過招而且穩佔上風，自然不是什麼人都能來說得上話得。蘇慕儒那兒苦無門路，只得另找他法，有些人便想找唐天鴻探探底，畢竟，唐天鴻是蘇慕儒的心腹，這倆人步調一致，若是能從唐天鴻那兒探聽到口風，一定程度上邊也代表着蘇慕儒的態度，哪知道他們的電話到了唐家卻被告知，唐天鴻這會兒人在蘇慕儒家中呢，這條路也被堵上了，這些人只得急惶起來，急病亂投醫。　　於是乎，杜大浩歸家不到一個小時之後，杜繼海家電話聲不斷的響了起來，官場上邊本來就不是容易保密的地方，很多東西很容易就傳出消息，杜大浩安穩回家安然無恙的消息，不到一個小時之內就在東陵市的官場上邊傳了個遍。　　杜繼海家的電話，“您好，您撥打的電話正在通話中，請稍後再撥……”　　“您好，您撥打的電話正在通話中，請稍後再撥……”　　不少往杜家打過電話的人都發現，電話正在忙線之中，很顯然，這會兒急着往杜家打電話探底的人可不少，心裏有鬼怕被杜繼海抓到把柄的人可不少，一聽到消息就立馬往杜家打過電話，讓這邊的電話一直在忙線中，不過這些個心裏邊有鬼的官員也不嫌不耐煩，一遍遍的撥打着，只為了探聽幾句口風好讓他們有所準備。　　“找誰呀？”電話一接通一個粗着嗓門的中年婦女的聲音便從杜家的電話裡邊傳出來，這是杜大浩到家之後，杜繼海的老婆接起的第一個電話。　　“是嫂子啊，我是規劃局的老陸，你家老杜在不在家，和他說點事兒。”聲音倒是沉穩，不過若是有人在電話那頭的話，就能發現他與語音不符的期待和驚恐。　　“是老陸啊，您最近可是少給我家那口子打電話的呀，我家老杜從早晨出去就沒回來呢。您找他啥事兒？要不我回來和他說？”杜繼海的老婆劉鳳榮略帶恭敬諂媚的說道，她自然沒有注意到電話那頭的老陸的顫音，原本囂張跋扈的她可沒有這種好脾氣，不過老杜的失勢，對她的影響可不小，自然要收斂一些。　　“呵呵，沒事兒，就是許久不見老杜了，找他老喝口酒，不在就算了。”頓了頓，“嫂子，老杜早晨出去是去哪兒了，嫂子知道不知道？我們哥倆好久沒有聚過了，想找他喝兩口來着。”電話那頭的規劃局老陸不着痕迹的問了句。　　“你說他呀，他早晨出去的時候也沒太說，好像說到市裡邊去吧，我也不太清楚。”心裏邊倒是在奇怪，這個老陸的口氣，怎麼比以往杜繼海在位的時候還要恭敬，自打杜繼海推下去之後，可是少有人用這樣的語氣說話的，特別是想老陸這種在規劃局裡邊的實權派人物，進來可是囂張的緊。　　“那老杜有沒有說什麼時候回來？”電話那頭的老陸聽說杜繼海到了市裡邊，證實了心中的推測，再無一絲僥倖，聲音明顯的急切起來，略有些失態。　　“這個倒是沒說，不過老杜剛剛打電話說今天不會來了，怎麼，你找老杜有急事兒？”　　“沒事兒沒事兒，老杜回來嫂子和他說一聲就是了，讓他給我回個電話。”　　放下電話，電話那頭的規劃局老陸早已經是一頭的冷汗，額頭上邊的汗跡，擦也擦不幹凈，剛剛從杜繼海老婆的口中他已經推測出，杜繼海現在，或許正和蘇慕儒在一塊兒，正在和蘇慕儒彙報這什麼黑材料。　　老陸是自家人知自家事兒，知道這些年來自己做了不少齷齪事兒，而且屁股還沒有擦乾淨。他和其他人不同，其他人是在猜測杜繼海手裡邊可能有他們的黑材料卻不確定到底有沒有，而老陸卻是知道，杜繼海的手裡邊，那是實實在有他的把柄，雖然不知致命的東西，不過讓他丟了烏紗卻是足夠了。以前的時候還因為某件事兒敲打過他，順帶着讓他在市規劃局裡邊給解決了一個遠親的編製，正是因為清楚這個，所以這個老陸才頭冒冷汗。　　當然，這僅僅是一個原因，另外一個讓他膽寒的原因就是，他以前是屬於陳松威一派的人，是蘇慕儒不喜歡的人。他以前與鳳城區的區委書記陳和森走的很近，典型的陳松威派系人物，陳松威倒台之後，他也沒有特意去靠攏蘇慕儒，當然，以蘇慕儒現在的身份，也輪不到他這個規劃局的副局長去靠攏，身份不夠。　　不過身份是個問題，態度才是更大的問題，他沒有與蘇慕儒靠攏的資格，卻可以適當的與唐天鴻親近一下，這樣也可以表明他的態度，那就好辦了，可是關鍵是，當初他不知道怎麼的鬼迷了心竅，聽了陳和森和馬華全的忽悠，愣是要一條道走到黑，沒有想蘇慕儒或是唐天鴻表明自己的態度，這才是現在最大的問題。　　杜繼海手裡邊有他的黑材料不假，不過若是他是蘇慕儒的人，即便是身上有些小問題，蘇慕儒總會儘力幫着遮掩些，況且也不是很致命的把柄，稍微扒拉兩下就完事兒了，官場上，這些東西總是有些迂迴空間的，如果他是蘇慕儒的人，或是杜繼海就會幹脆很識趣的不把他的把柄給遞到蘇慕儒的手裡邊，那樣他也不至於像現在這般的被動。　　可現在的關鍵是，他不是蘇慕儒的人，而且之前還對蘇慕儒有些敵意，若是他的黑材料遞到了蘇慕儒的手裡邊，蘇慕儒不藉著這把刀來拿他的腦袋殺雞儆猴，那才怪了。陳松威倒台之後雖然也讓不少陳派的人物跟着倒了下去，不過那時候省裡邊為了穩定而沒有大動干戈，還是有很多陳松威派系的人的，蘇慕儒上位之後，本着拉一批打一批的打算，倒是那些人裡邊不少不識趣的，沒有投入蘇慕儒的陣營，反倒是和黃寶德、馬華全等人走的比較近，蘇慕儒這次若是不利用這個機會來打擊他們這些陳派的餘孽，那才是怪事兒，雖然官場上邊的派系之爭沒有所謂的斬盡殺絕的說法，不過他們這些若是總是礙眼，蘇慕儒自然心裏邊不舒服，即便是沒有這次的機會也要找機會把他們這些個人一個個的閑置了。　　正是因為想到了這些，所以，在接到了杜家那邊的消息之後，他才迫不及待的第一時間把電話打到了杜家去求證消息。都到了這會兒，他也顧不上避嫌了，原本他這樣的做法那可是會落人口實的，這會兒哪顧上講究那些個的東西、不過打過電話之後，從杜家得到的消息讓他更加的膽寒，從杜繼海老婆的話裡邊不難推斷，杜繼海已經給蘇慕儒從材料去了。　　杜繼海是早上離開家的，而杜大浩是下午才回到杜家，這也就是說，人家早就掐好了時間，讓他們知道消息卻沒辦法阻攔省事兒。官面上的事情，有時候遠比黑道上邊來的狠辣，若是被人提前得知了杜繼海的想法，那他可就有危險了，為了不讓他手裡邊的東西落到蘇慕儒的手上便，那些個鋌而走險的人可是什麼事情都能做出來的。　　不過杜繼海是混了多年的老公安了，自然不會不知道這裏邊的齷齪，人家早就做了充足的準備讓他們無力插手。這會兒，杜繼海手中的材料大概早就送到了蘇慕儒的手裡邊，人家興許已經在研究着要把刀子砍到誰的頂上烏紗上邊了。　　東陵市官場上邊，類似於老陸這種情況的還有幾個人，這些人大都是知曉自己屁股不幹凈，而且他們本身與蘇慕儒一系的人馬還不較好，他們都在收到消息后心中大急，趕忙把電話打到了杜家之中探聽消息，不過毫無例外，得到的消息讓他們又是失望又是擔心，心懷忐忑卻又不知道如何作為。　　不過他們的電話倒是讓電話那邊的劉鳳榮很是奇怪，話說，杜繼海還坐着市局副局長的寶座的時候家中也是熱鬧如雲，天天有過來拜訪托情辦事的，電話聲也是不斷，不過自打被蘇慕儒給擼了下來失勢之後家中就冷清起來，往日里響個不停的電話這些日子也沒了聲音，所謂人走茶涼大概就是這般道理。而且，不聯繫他們的不僅僅是那些個往日的同僚，便是下屬和親戚好友都避之不及，生怕沾染了什麼麻煩。　　杜家可有日沒有這麼熱鬧了，電話聲一個接着一個讓劉鳳榮疲於應付，這個在東陵市內鼎鼎大名的悍婦暗暗好奇，為何她家小子一回來家中的電話就響個不停，而且個個的態度是那麼的奇怪，她這個官太太這些日子可算是體會到了官場上那人走茶涼的炎涼世態，不久前還是囂張的人人畏懼的副局長的官太太，轉眼間就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過街老鼠，這裏邊的心態轉折可是把她好生的折磨了一番，一邊應付着電話，一邊在心中暗道，自家那個老不死的，今天倒是料事如神了，怎麼知道的這麼清楚。　　原來，杜繼海早上臨走的時候就告訴她，下午的時候他們家的小子就會被送回來，而且不用擔心被警察抓去。杜繼海還告訴她，在杜大浩回來不久之後必然會有不少人打電話過來探聽口風，事實上，這些人裡邊會有誰，杜繼海這個混跡官場多年的老油田也心中有底了，杜繼海臨走前還指導了劉鳳榮一番，告訴她如何應答如何把那些人對付過去。　　劉鳳榮原本還不相信，畢竟，官場上邊人走茶涼，哪會有人無緣無故的大過電話來，大家急着撇清關係還來不及，不過她問杜繼海到底是咋回事兒，杜繼海卻是不願意告訴她，只說讓她照他說的做就成。劉鳳榮也沒有想太多，她雖然一貫剽悍，讓杜繼海這樣的人都畏妻如虎，不過這人的政治智慧卻是着實有限，只想着自家兒子能夠平安便好。　　這會兒，一到下午，杜大浩果真回來了，而且沒有警察過來找麻煩，讓她心裏邊放下了擔心，她可不認為杜繼海和蘇慕儒、唐天鴻扳腕子能贏過人家。杜大浩回來不久后，杜繼海的話果真就應驗了，杜大浩回家不到一個小時就陸續有人打過電話來，而且所說的話大多如杜繼海臨走之時交代的，讓這個悍婦暗暗好奇，自家男人何時有了這能掐會算的本事了，能把下午要發生的事情預料的這般清楚。　　電話這頭的劉鳳榮在想着家中突如其來的眾多莫名其妙的電話，打過電話的幾個人卻是心中一個比一個焦急。　　這些人裡邊，稍微有些分量能和蘇慕儒搭上話的都已經在準備着速速投誠，也不知道亡羊補牢是否為時未晚，不知道這會兒的蘇慕儒還會不會接納他們這樣的人，畢竟，現在蘇慕儒在市裡邊的分量可和四五月份那會兒不一樣，現在的蘇慕儒已經在市裡邊站穩了腳跟了，不是隨隨便便一個小嘍��就能入了眼了。　　和蘇慕儒搭不上話的也在暗暗思量這自己的出路。　　杜繼海今天把態度明明確確的擺了出來，昨兒個的市裡邊的會議上也說了，嚴打在這三五天里就會結束，也就是說，如果不出意外的話，蘇慕儒的屠刀在這三两天里就要落下來了，必須要在蘇慕儒的屠刀舉起之前給自己尋好出路，要不頂上的烏紗，那可就真的要丟了，而且到時候或許不僅僅是丟烏紗的事兒，或許，會連着頂着烏紗的腦袋一塊兒沒了。　　他們這些人知道政治傾軋之中最後會落到什麼下場，心中暗暗後悔的時候，也不敢有什麼僥倖心理，級別不夠和蘇慕儒搭不上話的，資格不成，那就採用迂迴手段，和唐天鴻搭話，反正唐天鴻是蘇慕儒的心腹，這二人步調幾乎一致，和蘇慕儒說不上話，自然要試着讓唐天鴻接納，那樣或許還有一條出路。　　當然，也有些人大概是自家人知自家事兒，知道即便是他願意投誠人家是當然不願意接納的，官場上雖然一貫以利益說話，有利益又足夠大的話，總能夠換來妥協，不過也總有例外的時候。　　這些人裡邊，要麼就是之前得罪蘇慕儒狠了還沒來得及被收拾的，他們這些陳派的人，之前可沒想到形勢會急轉直下，他們的大靠山陳松威就那樣倒的徹徹底底，在有陳松威做靠山的時候，他們裡邊的有些人，那可是把蘇慕儒給得罪狠了，例如鳳城區的區委書記陳大嗓門陳和森。　　要麼就是這些人利弊那還有些人沒有看清楚形勢，對黃寶德等人還抱着不切實際的期望，不相信蘇慕儒能夠完全的掌握東陵市的局面，還想着或許黃寶德這些人還能夠力挽狂瀾的，沒有想着及時補救。　　總之就是入不了蘇慕儒的陣營，這些人要麼就是忙着聯繫黃寶德和馬華全，要麼就是完全的放棄了想法在家裡邊靜坐。　　那些個蠢蠢欲動的人，無論是找蘇慕儒或是唐天鴻又或是黃寶德和馬華全的人，都無一例外的吃了閉門羹。　　蘇慕儒的電話自然是沒有什麼人敢隨意的撥打，便是知道號碼也不敢輕易的打，一市之長的電話，可是不是誰都資格打的，電話不能大，到家中拜訪的卻是無一例外的吃了閉門羹，都被告知不在家。當然，即便是在家也未必願意見他們這些人。之前的時候他們就表過態，無論是蘇慕儒還是唐天鴻都或明或暗的說過，在嚴打結束之前，都不會輕易的表面自己的態度的，其實這也說明，人家早就想藉著這事兒做些事情了。　　藉著這回事兒，其實是可以看清楚很多東西的。　　不過管怎麼說，杜大浩這小子的“安全”歸家，搞的東陵市當天是一片的雞飛狗跳動蕩不安，也是有人歡喜有人愁。　　喜的人自然是蘇慕儒這邊的人，蘇慕儒藉著這件事兒來清理陳派的餘孽，蘇慕儒對市裡邊掌控的力度越大，那麼他們這些人自然就活的越瀟洒。還有些人也在欣喜，這些人或許現在還不屬於蘇慕儒這一方的人，不過他們也沒有太得罪於蘇慕儒，而且自信沒有被杜繼海抓到過把柄，這些人自然也是欣喜。　　這件事兒過後，蘇慕儒清理了那些人，自然能空出不少的坑來，以前是一個蘿蔔一個坑，他們這些人不大有機會，不過現在，空出了許多的坑來，自然就是他們的機會了，這些人自然是心中欣喜，反正他們沒有得罪蘇慕儒，若是投靠的話，總會有個不錯的位置的，即便是沒有明確的站隊，空出好多個的坑來，總會有他們的機會的。　　至於愁的人，自然就是那些個之前與蘇慕儒交惡的人，這些人裡邊，有的是陳派的中堅人物，是陳松威之前的死忠，有些人看不清形勢把蘇慕儒得罪狠了的，還有些就是屁股過於不幹凈，落下了不少把柄的人。他們是知道的，蘇慕儒和唐天鴻都是眼睛裡邊容不得沙子的人物，若是被知道了他們做的那些個缺德違法的事兒，那指定沒有他們的好果子吃。　　至於黃寶德和馬華全，他們兩個現在哪管得上其他人，他們自己的屁股還不幹凈呢。　　雖然說他們知道蘇慕儒為了市裡邊的“和平安定”，應該不會動他們這樣的人，可是蘇慕儒此人向來不按常理出牌，最近的招式頗有些亂拳打死老師傅的意思，他們怎麼能夠不擔心。而且，他們兩個自己的底子又有些不幹不凈的，生怕他們也有被杜繼海抓住的把柄，然後杜繼海不知輕重的遞了上去，那可就不好辦了，到時候總歸會有些麻煩的。對於杜繼海手裡邊的東西他們可是心有餘悸，杜繼海掌握的東西，或許真的要比市紀委的要詳實，陳松威在位的幾年裡，市紀委就是完完全全的擺設，完全沒有作用，辦案的證據，大多還是公安局這邊出的，而市局的材料，大多是出自杜繼海的手中，也由不得他們不害怕不擔心。　　尤其是黃寶德，他今天遇到蘇慕儒的時候被不輕不重的敲打了幾句，之後唐天鴻打過電話，裡邊的話似乎也是意有所指，由不得他不心驚肉跳。

# 第一百四十四章 風滿樓（下）

　　在東陵市的官場一片混亂的時候，有幾個人正聚集在一起商量着什麼事兒。　　此刻天已經黑了下來，華燈初上，黃寶德和馬華全以及蔡明財三人正在一個隱蔽的居所裡邊商量着什麼事兒。　　蔡明財心中擔憂，是因為他這些年來幹了不少缺德事兒，當然，僅僅用一個缺德是不能形容出來的，或許可以說是喪心病狂了，官面上也有不少人和他都有很深的牽扯。蔡明財不知道自己做的那些事兒杜繼海到底知道多少，又掌握了多少資料，心中自然有些焦急，所以才約了黃寶德來商量對策。當然，他擔心的倒不是自己，他做過的那些事兒，即便是這會兒暴露出來，以他現在的家底，也有的是辦法來遮掩過去，杜繼海若是識趣的話就不會把他牽扯到裡邊，而蘇慕儒也不會在這種時候來動他這個民營企業的龍頭。只不過杜繼海的這麼一手，即便火最後燒不到他蔡明財身上，萬建這些年來辛苦經營起來的關係網卻可能就要毀於一旦了，他現在找黃寶德來商量對策，就是為了要把損失降到最低。　　這件事兒原本和馬華全是沒有什麼大關係的，只不過馬華全之前在市裡邊的地位比黃寶德還要尷尬，在陳松威的時代他和黃寶德都是悲劇，陳松威獨攬市委和市政府的大權，他這個空降下來的市委副書記，沒根沒底的，在市委幾乎沒有權利，即便是苦心經營了兩年，這種情況依然沒有改變，他在市委的權力，比不得陳松威的秘書的話管用。好不容易盼到陳松威下台了，他和黃寶德都迫不及待的跳了出來欲瓜分這場權力的盛宴，可惜的是，蘇慕儒不給他這個機會。黃寶德還好些，原先做過市委書記，自有一批自己的心腹，他下台之後這些人受到陳松威的打壓，這會兒陳松威倒台，自然有人來投奔。而馬虎全不同，他在市裡邊的根基太淺，即便是陳松威倒了台，他出頭的機會也不大，而且還有蘇慕儒這樣的強勢人物死死的壓着，自然鬧不出什麼大風浪來。　　不過馬華全之前被陳松威欺負的太慘了，堂堂一個市委副書記，說話不如一個專職秘書管用，他對權力的渴求，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現在好不容易盼到了陳松威下台讓他有了出頭的機會，就像溺水的人遇到了一根稻草一樣死死抓住不放手，他自然不願意放過這個機會，他不要做一個傀儡副書記，而要做一個實權派，他也不求自己能與蘇慕儒一樣想抗衡，只需要擁有一個他作為市委副書記應有的權利就可以了。　　陳松威走了之後，在新市委書記下派之前，他這個市委副書記，名義上來說就是市委的一把手了，即便是之前沒有根底，在陳松威倒台之後，依然也有不少人改投門庭到了他的門下，這些人雖然只是蘇慕儒和黃寶德不大願意接納的人，不過對於沒有嘗過權利味道的馬華全來說，這些人也算是聊勝於無了。只不過這些人裡邊，絕大多數都是陳松威派系的人物。　　杜繼海的事情對馬華全自己幾乎沒有什麼影響的，他雖然渴求權利，但是喜歡的是擁有權利發號施令的那種感覺，他自己的屁股還是乾淨的，自然不怕杜繼海的火燒到自個兒的身上，只不過他自己雖然不怕，他手底下這幾個月來站在他的確旗下的官員卻有不少心驚膽戰的。這些人裡邊不少都是陳松威一系的人馬，生怕蘇慕儒藉著此事秋後算賬來收拾掉他們，而且好多人自己的屁股也不幹凈，自然心中擔心無比。　　馬華全今天已經接到了好幾個電話來試探口風的，都是站隊站在他的旗下的人。他自己自然明白這些人打電話是何意，是來尋求他這個新主人的幫助來了，可是馬華全還不得不幫這些人，他太喜歡權力的感覺了，再也不願意做之前的那個傀儡副書記，那麼，他自然就要保全手底下的人馬，不能讓這些人隨意的止損掉，為此，他必須要和蘇慕儒做出妥協，所謂的妥協，自然近似於利益的交換，也就是他需要割讓某些權力給蘇慕儒。而且，現在的態勢，蘇慕儒都未必需要他的妥協，他主動靠上去人家都未必願意這樣做。　　馬華全現在之所以坐在這裏就是為了他手底下的那些人，為了聯合黃寶德來抗衡蘇慕儒，為了讓自己的損失降到最小。對於他自身他倒是不擔心的，雖然他權力慾望重了點，不過自己該做什麼事兒不該做什麼事兒卻是知道的，幾乎沒有什麼把柄給別人抓的。而且他在東陵市的這兩年，以他傀儡副書記的身份，都未必有人來巴結他，想落下什麼把柄都難。　　至於黃寶德，他和蘇慕儒之間的鬥爭都到了明火執仗的地步，蘇慕儒亮了劍，他就不得不拔刀，要不，鬥爭還沒有開始，他就已經處在了完全的下風。　　蘇慕儒的這手釜底抽薪，他無論如何都要和蘇慕儒過過招的，不僅僅是因為要保下手底下的人，事實上他更多的原因是因為他自己，他怕蘇慕儒直接把目標瞄準到了他身上、原本以他們三個現在的身份，是不合適暗中聚在一起私自會面的，尤其是在這種特殊的時期，若是被別人看到，讓蘇慕儒知道了，這種事兒，在官場上邊可是會惹人忌諱落人口實的，以他們幾個的政治智慧，自不會不明白這裏邊的門道，不過現在東陵市的官場上邊人心惶惶的亂成一團，他們自然也就顧不上那許多了。蔡明財自覺這個地方的隱蔽性足夠，只要路上沒有尾巴，應該不會被別人知道的，所以三人才聚集在了一起商量事情而這會兒，三個人都圍在一張茶几旁邊吞吐着雲霧，面無表情的暗暗的咒罵著杜繼海。桌上的煙灰缸裡邊已經有了一半的煙頭，屋子裡邊也是一片煙霧繚繞的，顯然，三個人在屋子裡邊已經呆了不短的時間，只看他們愁眉苦臉的樣子也知道，只怕是遇到了不小的麻煩。　　原本這邊可不止他們三個的，蔡明財原先還準備和虎爺也叫上，然後四個人一起商量一些事情，雖然虎爺的身份不合適與黃寶德馬華全等人見面，不過他自己卻是毫無關係的，和虎爺這樣道上的人混在一起，原本就是無傷大雅的東西，他是做房地產的，可離不了這些道上的人。而且，這次蘇慕儒的動作，很明顯，虎爺一方也是利益受損的，嚴打之中特意針對了虎爺的場子和他手底下的人，虎爺利益大損，所以蔡明財才有心把虎爺也叫上的，畢竟，多一個人就多一分力量，指望着和虎爺一起同仇敵愾對坑蘇慕儒。　　只是讓他失望和驚怒的是，他給徐虎打過電話說明了事情之後，虎爺只是不陰不陽的說了幾句就掛了他的電話，大意便是不想與他們這些人糾葛在一起了，以後怕是要你走陽關道我走獨木橋的意思，虎爺的那番說辭，自然是蔡明財大是火光。　　“哼，徐虎那王八蛋，這老不死的，什麼東西，還真把自己個兒當回事兒了，這是多年來什麼時候敢掛我的電話。我看他是翅膀硬了，不知道這東陵市的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莫不成以為攀上了蘇慕儒的高枝就敢不把我放在眼裡？他也不想想，當年他單槍匹馬的到了東陵市，要不是我和黃書記的扶持，哪有他今天，哼。”說完猶自不忿的啐了一口，言語之間隱含這對虎爺的憤怒。　　蔡明財心中憤怒自然有他的道理，在他看來，虎爺就是他的人，或是他的一條狗，當年徐虎當前匹馬在東陵市能夠打下偌大的一片江上，這裏邊是少不了他的幫助的，還有黃寶德的照拂，在他看來，虎爺也好，或是他手底下的人也好，都是他萬建的，沒有他蔡明財，也就沒有東陵虎爺。而現在虎爺的做派，在他看來那是背叛了他，由不得他心裏邊不憤怒，尤其是在這種需要同仇敵愾的緊要關頭，徐虎的做法，對他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至於他口中的黃書記，說的自然是說現在人大的黃寶德了，黃寶德以前做過鳳城區的區委書記，做過東陵市的市委書記，只不過後來被陳松威給擠了下去了，在人大也一直被陳松威壓着不能動彈，直到陳松威落馬之後他才能出來透口氣，早就沒了往日的威風，蔡明財這會兒稱呼他為黃書記，倒是有些揶揄的味道，只不過黃寶德這會兒也是心急如焚的想着蘇慕儒那邊的事兒，沒有太注意。蘇慕儒這一手釜底抽薪玩的確實好，把他這個老油條都套在了裡邊。而他又不是唐天鴻或是蘇慕儒那樣的清官，這些年在東陵市，早就交織起一張利益的大網，萬建便是其中的一個。　　蔡明財的話倒是一旁的馬華全微微揚了下眉毛，蔡明財剛剛的話裡邊終於證實了一件事兒，那就是之前東陵市就一直有人猜測，東陵虎爺的崛起和蔡明財以及黃寶德這二人脫不了關係，只不過之前一直是傳言，現在才從蔡明財的口中證實了這件事兒，虎爺的發跡，確實和蔡明財脫不了干係的，甚至和黃寶德都有牽扯。這會兒這邊出了事兒，他們自然也緊張，而此時虎爺的做派，讓人不由得與杜繼海以及蘇慕儒的動作聯繫起來，不知道是不是也對蘇慕儒做了什麼妥協而要對付黃寶德。畢竟，黃寶德與虎爺的牽扯不淺，虎爺是道上的，這裏邊自然會有些見不得人的齷齪，若是有人要對黃寶德下手，從虎爺身上着手無疑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馬華全和蘇慕儒差不多，都是從上邊空降下來的，在東陵市沒有根底，對市裡邊好多東西也不摸底。他比蘇慕儒幸運的就是，蘇慕儒的到來對陳松威造成了威脅，讓陳松威不得不想辦法來對付蘇慕儒，而黃寶德兩年之前自打到了東陵市之後就一直安安分分，對陳松威沒有威脅，所以就這樣安安份恩的呆了兩年而沒有出什麼事情。　　當然，這也不是沒有弊端的，因為他對市裡邊的權利染指的極少，所以，以前他也是只能暗暗猜測虎爺的背景，畢竟，他在東陵市的心腹極少，經營比不得黃寶德這些人，自然對於市裡邊的很多秘辛不是很了解，也不知道這個所謂的虎爺到底是何方神聖。不過這會兒，他心中的猜測終於被蔡明財證實了，那個虎爺，和蔡明財以及黃寶德都牽扯不清。　　只不過，現在的情況是，這條東陵市的大老虎，他們兩個親手養起來的大老虎，這會兒似乎有些失去控制的跡象，似乎不再聽這倆主人的招呼了，反倒隱隱有和蘇慕儒靠攏的跡象，而這種靠攏，對於黃寶德以及蔡明財來說，都是致命的威脅，即便是現在不致命，日後遲早也要成為致命的威脅。　　自己辛苦養起來的狗卻準備幫着別人來咬主人，所以也由不得蔡明財這個自詡為虎爺之主人的人心中不忿和驚恐了。　　黃寶德聽了蔡明財的話后，原本緊緊皺着的眉頭鬆了又緊緊了又松，暗暗惱怒蔡明財不該在馬華全面前把話說這麼透，官場上就是那麼回事兒，明知道是這麼回事兒，可是就是不說出來，心照不宣，不能給別人落了口實，蔡明財剛剛的話，那可是會給他造成不小的麻煩的，所幸馬華全現在和他在一條船上，暫時不用擔心馬華全利用這件事兒來打擊他。　　其實他剛剛皺着為頭也是在考慮徐虎的事兒，他的官場之路是從鳳城區內撅起來的，最初的時候，他的崛起之路與蔡明財和虎爺都脫不了干係，很多事情在裡邊牽扯極深，雖然說事情已經過去了很多年，不過若是硬要拿出來說事兒，也沒他好果子吃的，所以初聞之後也是心中焦急，不過想來想去，似乎事情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壞，最後沉吟了一下，終於開口道，“老蔡，我看你的擔心是多餘的，完全沒有必要，你對於政治上邊的東西了解的不大清楚，東陵市，在今年之內，絕對不能發生大規模的混亂，這是毋庸置疑的，便是支持蘇慕儒的沈省長都說了要穩定為主，這就註定蘇慕儒他掀不起什麼大風浪。而且，徐虎那邊更沒有必要去擔心，徐虎他是什麼身份，哼，說穿了，一個混混而已，即便是混的再好，終究不過是一個混混，到了那兒都上不得檯面的。哼，蘇慕儒和唐天鴻這兩個人你們還不了解？他們兩個即便是有些手段有些心機，不過以他們兩個的性格，那是容不得沙子的，那是斷然不會和徐虎這種身份的人扯上關係的，哪怕是一丁點的合作我看都不大可能，要不，陳松威之前也不至於一點也抓不住蘇慕儒的把柄而只能選擇陷害了。”　　黃寶德這話說的卻是有些道理的，以蘇慕儒和唐天鴻一貫表現出來的性格，他們是斷斷不會與虎爺這種上不得檯面的渣滓扯上關係的，以蘇慕儒現在的身份，若是和虎爺扯上關係，那就是自毀前程之舉，以他的政治智慧，自然不會不明白這點。　　馬華全也贊同黃寶德的說法，便是他都不樂意與虎爺扯上關係的，而且，自打知道了虎爺最初是蔡明財和黃寶德扶植起來的之後，心底里對黃寶德還是有些鄙夷的，蔡明財也就罷了，他一個商人，與虎爺這種人扯上關係自然不足為怪，不過以他黃寶德的身份還與這種人有關係，那可就是政治上的不成熟了。　　不過這些話他是不會說出來的，心裏邊想着，嘴裏邊也不慢，從鼻子裡邊哼了一聲，“可是這條自家養的狗這會兒不聽話了，若是沒有一個新主人給丟了骨頭，這條狗不至於有膽子自己跑了吧，我看啊，還是要慎重對待。怎麼，老黃和老蔡你們對這個徐虎就沒有些限制的手段嗎？”不着痕迹的刺了黃寶德一句。　　蔡明財倒是接了下去，“這隻老狗，前幾年便有些脫離掌控的跡象了。”　　他沒有細細往下說，不過馬華全和黃寶德都能夠明白他的意思。　　事實上，虎爺當初的崛起雖然和黃寶德以及蔡明財有些關係，但是事實上並不是蔡明財說的那種，虎爺並不是他們兩個支持起來的，說起來，三者之間的關係，倒是有些類似於合作的關係，只不過在合作的初期蔡明財付出的比較多而已，所以他一直把自己認為是虎爺的主人。　　徐虎自然不這樣認為，他只把他們之間的關係當做是合作而已，在他的實力壯大到了一定的地步的時候，自然就不甘於一直受到別人的掌控，再說，他這些年為蔡明財做的造就超過了蔡明財當初的付出，蔡明財對虎爺那邊又只知道索取，人家若是不起了反心才怪。　　“這隻老狗。”　　黃寶德冷笑一聲，“徐虎，虎爺，哼，你把人家當狗，人家可未必認為自己是狗。所謂虎爺，人家現在是真把自己當老虎了。狗沒有膽子脫離主人，不過老虎的膽子可不見得小，老虎，要的可不是骨頭，而是肉。哼，蘇慕儒那邊徐虎是不可能搭上線的，這個毋庸置疑，便是唐天鴻那裡他也未必能搭上線。這隻老虎現在生了旁的心思，估計是這會兒看到了蘇慕儒的強勢，看到了我們不得不縮起脖子來，這才敢起了旁的心思。他大概是覺得，這次的事情過後，東陵市裡邊，就真實的蘇慕儒一家獨大了，卻不想想，蘇慕儒和唐天鴻那種人是容不得他這種沙子的，遲早有他後悔的時候。”　　黃寶德說著瞥了蔡明財一眼，“徐虎有脫離掌控的跡象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哼，若是你早做些準備，我們也不至於像今天這般被動。”　　蔡明財動了動嘴皮子，想說什麼卻終究沒有說出來。心中卻暗暗誹謗，徐虎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這些年來早就翅膀硬了，哪還把他這個萬建的老大放在眼裡邊，若不是你自己當初放手太寬，那至於出現現在這種尾大不掉的局面，還不是因為你的縱容，現在倒是怪起老子來了。而徐虎這些年尾大不掉，確實和黃寶德有些關係的，原本，虎爺的很多事情都在蔡明財的掌控之中，無論是虎爺的場子還是財務，最初的時候幾乎都被蔡明財暗中控制，後來是因為黃寶德放寬了，這才讓虎爺暗中積蓄了不小的力量。若是黃寶德權勢還在自然還好，能壓得住他，可是黃寶德現在權勢不在，單單憑藉蔡明財一個人，自然壓制不住這隻老虎，不過這些話他可是不敢說出來的，他現在是不敢和黃寶德撕破臉皮的，還要指着黃寶德讓萬建好好的生存，要聯合黃寶德來抗衡蘇慕儒。心中想着，蔡明財臉上不動聲色，嘴裏邊也不慢，“蘇慕儒那邊插不上手，徐虎那邊暫時也沒有什麼辦法，杜繼海的東西大概早就到了蘇慕儒的手上，那我們現在怎麼辦，總不能幹等着坐以待斃吧。”　　蔡明財這麼說著，馬華全的臉上也緊張起來，身體前傾一臉希冀的看着黃寶德。　　黃寶德冷笑一聲，“坐以待斃？那倒不見得，東陵市自打四月份到現在就沒有安定過，省裡邊早就不滿了，東陵市的事情鬧的太大，最後會讓省裡邊都很被動的，省裡邊絕對不希望東陵市的官場上邊再出現地震。哼，蘇慕儒這會兒可沒有膽量冒着大不韙的風險把市裡邊搞的一片烏煙瘴氣，放心吧。而且，這次雖然讓他佔了先手搶得了先機，不過他那把刀，頂多看幾個小嘍��罷了，再往上，即便是他有心思動，省裡邊也不會讓他如意的，我已經往省裡邊通了口風。”　　“上邊怎麼說？”馬華全問道，不過話一出口就知道自己有些急切了，這可不是一個成熟的政客應該問出的問題。　　黃寶德鼻子裡邊哼了兩聲沒有回答，其實他的意思已經表達的很明確了，只不過馬華全心急之下想要求證而已，正是因為這件事兒對他的影響太大，所以才急切起來。　　蔡明財卻是有些急切，“那我們也不能幹等着蘇慕儒揮起屠刀吧，逼急了……”　　黃寶德冷冷的瞥了他一眼，“你還能做什麼，難不成還敢對杜繼海伸刀子？不說你現在沒機會，以後只怕也沒機會了。”　　頓了頓，黃寶德冷冷的看着蔡明財，“莫不成以還真以為蘇慕儒需要杜繼海手裡邊的那份東西？哼……”　　蔡明財愣了愣，“怎麼說？莫非這裏邊還有什麼隱情？”　　“哼，蘇慕儒需要的不過是一個借口罷了，杜繼海一個市局的副局長，便是有某些人的把柄也是有限的，想要誰的黑材料，紀委永遠是最好的選擇，別以為陳松威在的時候壓制着紀委那就是擺設了，紀委自成一系，陳松威也只能壓制住，想要真正的伸手還是有些困難的。蘇慕儒需要的本就不是杜繼海手裡邊的東西，那不過是做給外人看的，哼，省裡邊需要下邊穩定，蘇慕儒剛剛站穩了腳跟，也不能明目張膽的清洗陳松威留下的人以及他看不順眼的人。哼，蘇慕儒大概也是知道了章家在運作新市委書記的事情，他需要在市委書記下派之前把東陵市給搞定，把咱們這些不安穩的因素都搞定。哼，想要動那些人，他自然需要找一個合適的借口，找一個合適的契機才能把他的刀給砍下去。毫無疑問，杜繼海的事情就是一個很好的契機，自始至終，他需要的就是一個動手的借口罷了，若是沒有這個借口，蘇慕儒他想要動手搞出些事兒來，那可不容易。杜繼海的材料，那能抵什麼事兒，不過是一堆廢紙罷了，說穿了，杜繼海，不過是蘇慕儒拿來放在火上邊烤着用來掩人耳目的罷了，杜繼海提供的東西，哼，那能有多大的用處。他蘇慕儒用動誰，只有有個合理的契機，那需要那麼多的材料什麼的，不過是一句話的功夫罷了。他苦心策劃，只不過是為了讓旁的人說不出話來，用來堵大家的嘴巴而已，要不，他可不用費心思整出這麼一攤子的事兒來。”　　黃寶德一口氣說了這麼一堆也有些口乾舌燥，喝了兩口水才緩過來，心中卻在暗嘆，“那唐家的小子，果真是蘇慕儒的福星啊，什麼事兒和他扯上關係，那蘇慕儒就無往不利。似乎，從四月份開始，就到處都是那小子的身影啊。那小子叫什麼名字來着？似乎是叫唐昱吧，唐昱……”　　蔡明財沒有注意到黃寶德沉思之中的臉色，反倒是有些疑問，“你是說杜繼海和蘇慕儒，不過是在配合著演戲？這不大可能吧，蘇慕儒怎麼會不需要杜繼海提供的那些東西？”　　“哼，他一市之長，想要誰的黑材料還不容易？紀委那邊辦案的流程又不是不清楚，那裡邊的東西多的是，只不過要看查不查罷了。蘇慕儒只不過是用杜繼海來擺出一個態度，同時也給了他一個動手大規模清洗的借口。哼，大魚他不敢動，打幾尾小魚卻是無傷大雅的。這次過後，咱們只怕是要實力大孫了，東陵市自此就是蘇慕儒的天下。”　　“唉……”馬華全嘆息一聲，“我之前也是這樣猜測的。老黃和我的看法倒是相同，誰能想到，蘇慕儒這個學院派出身的官員，能有這樣的算計，東陵市，這次風波過後，就要實實在在姓蘇了，杜繼海倒是識趣，找了這麼個好機會，端的是好算計啊，都是好算計。”　　“怎麼，難不成蘇慕儒還打算用杜繼海不成，那可是他剛剛擼下來的，那樣做，只怕不大好吧。杜繼海是被蘇慕儒給搞下去的，若是他再用這個人，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臉嗎，蘇慕儒不至於做出這樣的事情吧。”蔡明財已經被黃寶德和馬華全的說法給嚇住了，他可沒想到，杜繼海的投誠對於蘇慕儒來說不過是一個動手的借口，人家根本就不需要那些東西，人家需要的不過是一個契機和借口罷了。不過這會兒聽到杜繼海這個心中咒罵的人物還有可能被蘇慕儒重新啟用，不禁還是好奇的問了句。說起來，他們這些人這會兒最怨恨的就是杜繼海了，巴不得他能立刻死掉。若是杜繼海投誠的消息早一步暴露出來，說不準蔡明財還真有心神不知鬼不覺的做掉他。　　“有什麼好不好的，好不好，那要看是誰說了算，東陵市馬上就要成為蘇慕儒的天下了，這會兒在東陵市，那就是他蘇慕儒說了算。哼，蘇慕儒也端的是好算計，不僅有了一個動手清洗的借口，而且杜繼海經了這次的事兒，東陵市官場上邊的人算是得罪了個遍，蘇慕儒那是把他放在火上邊烤。哼，這會兒，除了蘇慕儒那兒，怕是再也沒有他容身的地方了，東陵市裡邊不知道多少官員恨不得吃了他，而且，在這件事兒上邊，蘇慕儒也要做些樣板給其他人看的，杜繼海做了這些事兒，算式幫了他一個大忙，而且已經站到了他的旗下，他自然也不能過海拆橋，總歸是要有些補償啊。哼，以後，蘇慕儒便又多了一條忠心的狗，興許人家現在就在一起謀算着怎麼對付你我。至於什麼影響不好的，蘇慕儒之前不懂神色能讓他下台，這會兒自然也有辦法讓他上台，虛職實職，總歸會有一個的。”　　黃寶德說完嘆了一口氣，心中卻在想着，這次，只怕杜繼海一個政法委副書記的職位是少不了的，而且也能看得出來，政法委書記，在這件事兒之後，定然是他蘇慕儒的人，要不也不敢把杜繼海放到政法委副書記的位子上邊。這會兒他也能看出蘇慕儒之前做的一些安排到底是什麼意思了，例如市裡邊的政法委副書記被調走，分明就是給杜繼海讓路啊。當然，杜繼海這個政法委的副書記，也是做個傀儡看罷了，不過總歸不是擺設。　　這樣想着，心中卻是一陣發涼，暗道，自己這些人以前可是低看了蘇慕儒和唐天鴻的手段，以為這倆人學院派出身，自是那些文文弱弱的書生，在這爾虞我詐的官場之中，不是他們廝混的地方，而蘇慕儒在四月份之前的表現也確實是這樣，兩人被陳松威略施小計就困再東陵市不得動彈。　　不過哪知道四月份之後，蘇慕儒卻有如神助一般，先是整倒了陳松威，不僅沒有被陳松威陷害掉，反而藉著那件事兒把陳松威給弄的倒台了，之後一幢幢一件件的，各個都是手段不凡，最終把東陵市掌控在了手中，連他這個前市委書記都被逼的不得不暫避三分，就如這次的事情，利用乾兒子的昏迷搞出了這麼多的事情，只怕這次的嚴打之後，東陵市就再無他翻身的機會了，除非，除非指望心來的市委書記能夠壓過他，不過現在看來似乎希望也不大。　　黃寶德現在都在懷疑，四月份之前，蘇慕儒的表現是不是裝出來的，要不然在四月份之前，為何表現的如此微囊，四月份之後卻變得是如此的厲害，他又哪裡知道，四月份，那不僅僅是蘇慕儒的轉機，也是唐昱的轉機，因為唐昱在那天重生了，有了他這個重生人士的相助，說是神助也為不過吧。黃寶德自然不知道這些，他還在想着，四月份陳松威的陷害蘇慕儒之事，是不是早就在人家的算計之中，然後按部就班的讓陳松威下台。　　這麼一想，黃寶德卻是越加的心裏發寒，七月的大夏天，他卻是出了一身的冷汗。　　“那我們總歸要做些什麼吧。”蔡明財猶自不忿，口中依然對虎爺和杜繼海兩個罵罵咧咧，也沒有注意到黃寶德表情的異樣，倒是馬華全若有所覺的看了一眼，總覺得黃寶德似乎一下子失去了鬥志。　　黃寶德這才醒過神來，微微嘆息了一聲，調整了一下心態，“我們暫時無事可做，也不能做什麼事兒，不過不是還有章家的那小子嗎，我們不能做什麼，可不代表他們不能做，章家有人脈有資源，總歸能做些事兒。哼，他們章家佔了你萬建的便宜，這次總歸要出些力吧，想必蘇慕儒一家獨大，對他們章家在東陵市的發展也沒有好處，他們大概也不願意見到這樣的情景。”　　“章家那小子？我看還是算了吧，不是我小看他，那壓根不是做大事兒的料啊，什麼少年商業天才，我看不過是誇誇其才的吹出來的罷了，章家那邊讓那小子負責東陵市這邊的事情，他倒是一大半的時間都泡在綿州，哼，不過也正好，沒有他指手畫腳，也方便我做事兒。”　　“可不要小看了人家。”馬華全點了一句，他之前在省裡邊，多少知道一些這個章驊的事情，知道那小子不簡單，在商業上邊有些料，不過他對蔡明財點一句就算是仁至義盡了，蔡明財有沒有放在心上，那就和他沒有關係了。　　蔡明財不置可否的應了一句，黃寶德在邊上道，“不管那小子，又不是指望他來，章家總該出些力的，不能光想着佔便宜，我已經和章家那邊的人聯繫過，估計會有些作用的。章家若是想在東陵市混下去，就不能讓蘇慕儒一家獨大。之前他們已經得罪了蘇慕儒，自然不會坐視蘇慕儒一直做大的，這個是毋庸置疑的。”　　黃寶德口中說著，卻不由的想起章家掌舵人通電話時候的語氣，冷淡中帶着三分輕蔑的語氣黃寶德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他好歹是做過市委書記的人，即便是現在退下來了也有一個人大主任的身份，一個小小的商人也敢這樣對他，自然心中不忿。好歹當初的事情是他牽線搭橋才讓章家插進了萬建裡邊的，現在看到自己失勢便想着過河拆橋，天下間哪有這般簡單的事兒，若是自己不留一些後手，哼……　　暗暗冷哼了一聲，卻對章家現在的處境幸災樂禍起來。　　章家插手東陵市是為了賺錢而來，不過現在東陵市裡邊蘇慕儒一家獨大，他們在之前選擇了與自己以及蔡明財合作，也就是選擇了與蘇慕儒作對。那麼，蘇慕儒的做大對他們自然是沒有什麼好處的，所以讓章家在東陵市現在的地位很是尷尬。　　章家一直在運作市委書記的位子，不過黃寶德卻對此事嗤之以鼻。商人，本不該干政事的，即便是商人逐利也不該是這般做法，冷哼一聲，那章家老狐狸妄干政事想要運作東陵市的市委書記，那可不是一個民營企業應該做的事情，即便他是省內的民營龍頭，也不該把手伸這麼長，遲早有他的苦頭吃。　　別看現在吉隆集團風頭正勁，似乎一市的市委書記都有可能運作成功，不過那是遼海省最近政壇上邊雲波詭譎讓他插了空子罷了，等到人家騰出手來，有他的苦頭吃的。　　不過這些話黃寶德也不會說出來的，他現在對吉隆集團也是心存怨氣，若不是吉隆集團那邊不出力，他在東陵市裡邊也不至於是現在這個被動局面，半生不活的。　　蔡明財倒是若有所思，“確實是應該讓章家出些力了，他們在省城的人脈廣，總歸能限制一下蘇慕儒的。”提到章家，蔡明財的語氣自然不好，任誰自己的財產被別人巧取豪奪了不少都會是這般的樣子，章家當時趁着萬建資金鏈斷裂的時候趁虛而入插手萬建，以低價接受了萬建百分之四十的股份，若是蔡明財對他們不心存怨氣，那才是咄咄怪事。

# 第一百四十五章 杜繼海

　　杜繼海對蘇慕儒的意外妥協，這可真的讓東陵市風雲乍起。其所引起的轟動，比之前嚴打引起的轟動要大的多畢竟，嚴打雖然聽着可怕，下牢獄吃米粒的都不少，不過大家都知道，嚴打只是針對了特定的群體，大多是把槍口對準那些個街面上的不安分人物，官場上邊的絕大部分的人不用擔心自己的腦袋，嚴打的火一般燒不到他們的身上，即便是有也大多隻針對公安系統裡邊極少數的幾個蛀蟲用來殺雞儆猴。不過杜繼海的這事兒可不是嚴打，若是蘇慕儒的手狠點兒，搞不好，好多人都要丟了頂上烏紗的，其轟動，絲毫不亞於嚴打，而可能要造成的後果，在官面上的影響力要比嚴打大的多。　　而東陵市的官場上邊的人，不是每個人都能像黃寶德那樣了解到省裡邊的態度而知道蘇慕儒的底線，不是每個人都知道這件事兒最終或許是要雷聲大雨點小的，他們不知道省裡邊的態度，不知道蘇慕儒要的只是一個借口，這些個心裏邊有鬼的人自然搞的是人心惶惶人人自危，生怕蘇慕儒的屠刀落到了自個兒的頭上去。　　這會兒，東陵市官場上的人不知道多少人在心頭暗罵著杜繼海，咒他不得好死的，官場上對這樣的人和事，歷來都是很忌諱的。　　可以想象，即便是這次杜繼海讓杜大浩逃過一劫免遭蘇慕儒的怒火，不過他杜繼海日後在東陵市官場上就難混了，也只能落個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地，即便是以前有人還念着舊情對他明裡暗裡或有關照，不過自此事過後，他算是被東陵市的官場徹底的給孤立了，所謂的孤家寡人，不外如是。　　這會兒已經到了晚上八九點鐘，平日里早就應該安靜下來的機關大院卻沒了往日的安靜，不知道多少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官員，在這天晚上愁的睡不着覺，而這會兒，杜繼海這個似乎被外界猜測應該在和蘇慕儒呆在一起彙報材料的人，現在卻是獨自一人呆在紀委的招待所裡邊暫避風頭。而蘇慕儒以及唐天鴻，也並沒有和他呆在一起，事實上，在杜繼海剛剛知曉他兒子闖下了這個禍事之後就一直在暗暗思量着對策，唐天鴻的兒子昏迷不醒，這不是個小事兒，是要拿政治態度來對待的事情，而之後看到蘇慕儒以及唐天鴻對此事的反應之後，他就知道，這事兒只怕不能善了，蘇慕儒為此發動了嚴打這個事兒，雖然絕大部分是政治層面的原因，不過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為了唐昱，由此可見杜大浩闖下的禍事之嚴重。　　事實上他心裏邊已經有了譜，知道這事兒若是處理不當的話，倒霉的或許不僅僅是他兒子杜大浩，蘇慕儒和唐天鴻的怒火一定會宣洩到杜大浩的身上，只怕搞不好，最後便是他也有可能被牽連到，誰也不知道憤怒的唐天鴻和蘇慕儒會做出什麼事情來，順便把他這個過期的副局長給收拾了，也不過是抬抬手動動嘴的事兒。　　他知道自己現在已經不是那個一呼百應的市公安局副局長，而只是個落魄的政治傾軋失敗者，不說蘇慕儒的怒火，只怕一個小小的車輪過來就能夠把他給碾碎了。所以，在當天知曉了消息后，他一直在思考着如何處理。　　事實上，他在當時就已經有了決斷，已經決定了如何處理這件事兒來保住他兒子和自己，所以才把杜大浩給送走的。之後，無論是讓虎爺幫着藏起來杜大浩還是他到醫院之中親自探望唐昱而被驅逐，其實都不過是計劃中的一環，為的不過是掩人耳目罷了，為了讓他對蘇慕儒的妥協能夠達成。　　他自己也知道，蘇慕儒需要的僅僅是一個借口而不是他手裡的那份東西，他是混跡官場的老油條了，怎麼會不明白蘇慕儒心裏邊的想法，他知道自己做出來的一切態度都是為了放到人前給別人看，是為了給蘇慕儒遮擋風雨，替蘇慕儒襠下一切的閑言蜚語，替蘇慕儒來承擔本應由的政治風險。　　杜繼海他自己是知道這個的，而且知道的很清楚，也是知曉他這樣做的後果，知道自己自此過後就要成為孤家寡人了，東陵市的官場上邊，日後再無自己的容身之地，只能堅定不移的跟着蘇慕儒的腳步再無其他的出路。　　雖然說蘇慕儒透露出來的口風大致能猜想到，此次的風波過後會給自己一個政法委副書記的位子來作為補償和安慰，可是，政法委副書記，名義上可比他之前的市公安局排名第三的副局長要高一些，但是杜繼海心裏邊清楚，蘇慕儒把他放到那個位子上不是讓他享福去了，而是做給旁人看的。那個位子，說穿了不過是給他一個被架空了的位子罷了，和一般的虛職也差不了多少，只不過名義上聽着好聽罷了，說穿了不過是個傀儡，當不得真的，他若是識趣，就呆在那個位子順便裝聾作啞，還能享幾天的福，否則的話，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　　可是即便知道了這個，知曉了這樣做的後果，杜繼海還不得不硬着頭皮往下做，因為他不得不拯救自己那雖然不成器卻是唯一的兒子，只有這麼做，才能讓蘇慕儒和唐天鴻的怒火有了宣洩的場所，才能保下他的兒子。　　他那兒子杜大浩此次闖下禍事，險些讓唐昱昏迷一輩子。唐昱是什麼身份，那是政府秘書長唐天鴻的兒子，是市長蘇慕儒的乾兒子，還和省城新上任的省長沈睿鴻有些不清不楚的關係。打傷了這樣的人，豈能有他的好果子吃，不說他現在已經從市局副局長的位子上邊退了下來無權無勢，便是他在位的時候也不大容易解決這樁麻煩事兒。蘇慕儒和唐天鴻之前擺出來的陣勢，呢可不是要善罷甘休的樣子，只怕若是他不作出這樣的妥協，他那唯一的寶貝兒子就保不住了，從四月份以來蘇慕儒和唐天鴻二人表現出來的手腕來看，這倆人雖然大多數時候都是心平氣和的，不過該出手時也從不留情的。　　正是由於這樣的情勢所逼，為了保住兒子，他才不得不出此下策，走到了東陵市官場上邊所有人的對立面。自此之後，東陵市，除了蘇慕儒的門下，再無他的立足之地，便是蘇慕儒這一方的人，只怕也未必有人願意和他走的近些。日後，他便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了。　　當然，最後他的妥協被接受，還是在唐昱蘇醒過來的那天，在唐昱沒有蘇醒的那三天裡邊，他雖然和唐天鴻以及蘇慕儒都隱晦的表達過這個意思，不過兩人都沒有表示出明確的態度來，反倒是有些推拒的意味，要不也不會幾次把他趕出來。直到唐昱蘇醒了之後才接受了他的妥協，然後就開始策劃之後的事情。　　事實上，他的妥協對於蘇慕儒來說只能說是個意外的收穫，在嚴打發動之前，蘇慕儒和唐天鴻都沒有考慮到這一層，沒有考慮到會在杜繼海這裡有這麼個意外的收穫。　　事實上，有了嚴打的事情做鋪墊，蘇慕儒經過這次行動已經把東陵市實實在在抓在了自己的手中，已經無需其他的手段了，杜繼海的妥協，對他來說不過是錦上添花罷了，雖然不能說是可有可無，不過對蘇慕儒掌控東陵市的影響並不大，因為即便是有了這個借口，蘇慕儒在東陵市裡邊依然不能打工干戈，只能大範圍內小打小鬧的搞搞下邊的小人物，在基層上邊做些動作讓自己心裏邊舒坦點，借口動動陳松威留下的爪牙和痕迹，從實質上來講對掌控東陵市的實際意義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大，只不過有了這個借口，蘇慕儒可以在基層大舉的安插親信，可以不着痕迹的把陳松威留下的爪牙給撇倒一邊。　　不過這種事情，即便是沒有杜繼海的這個借口，蘇慕儒遲早也能找到機會來做的，他在東陵市已經徹底的站穩了腳跟，利用嚴打的事情也把黃寶德、馬華全、蔡明財以及東陵虎爺這幾個人之間的布局徹底的打破，成為東陵市實質上的第一人和一把手，一把手若是要做什麼事兒，自此之後就少了很多的肘制，不像以前那樣橫生枝節的諸多事端，所以，杜繼海的妥協，並沒有外人想象中的那麼大的作用，不過是威懾的力度比較大罷了，讓東陵市官場的諸多人再一次意識到杜繼海這個人的存在感，也算是個可有可無的事情吧，只不過沒有杜繼海的話，蘇慕儒還需要多花費一番時間和功夫，而且有了杜繼海，就可以幫着蘇慕儒擋住其他人的言談，把大家心中的怨恨引到杜繼海的身上。　　所以，杜繼海可以想到，若是唐昱沒有蘇醒的話，無論是蘇慕儒還是唐天鴻，他們都不會接受這樣的妥協的，而是毫不猶豫的把他和杜大浩碾過去。事情的關鍵人物，自始至終都是在唐昱身上，杜繼海是直到唐昱蘇醒后蘇慕儒這邊的態度轉變才意識到了唐昱這個關鍵人物的體會到這個少年人對東陵官場上邊舉足輕重的影響。當然，這個影響在他看來更多是因為蘇慕儒和唐天鴻的原因，還沒有意識到唐昱此人本身的巨大影響力。　　事實上，事情自唐昱蘇醒後邊開始了實質性的進展，唐天鴻當天就隱晦的透露出來他們的意思，而他要交給蘇慕儒的那些材料，早在五天之前就給了蘇慕儒，而不是大家認為的幾天，那會兒唐昱才剛剛蘇醒，蘇慕儒的態度剛剛轉變，他便迫不及待的把一些東西給了蘇慕儒，之所以杜大浩到今天才回家讓大家認為一切都發生在今天，那不過是為了掩人耳目讓蘇慕儒有充足的時間來準備來麻痹大家罷了，他們是絕對不會想到，嚴打進行的同時，官場上也同時在醞釀着一場風暴。　　在東陵市官場絕大多數人都無法入眠的夜晚，身處紀委招待所的杜繼海也夜不能寐，翻來覆去睡不着，杜繼海放心不下又往家裡邊打了個電話，確定了杜大浩安然無恙之後這才放下心來，杜大浩雖然不成器，不過畢竟是他唯一的兒子，再不好也不希望他出事兒，所以這次才拼了命的要救回來。而且，在他看來，經了這件事兒之後，杜大浩多少回成熟些。　　說來杜大浩也是個杯具人物，在唐昱前世的時候還好些，起碼欺負了唐昱，在唐昱的腿上留下了終生難愈的疤痕之後，讓唐天鴻還不得不道歉，不過這一世他遇到了重生而來的唐昱，他就註定是個杯具，先是因為駕車撞人事件讓他老子丟了官，自此沒有了太子爺的身份。原本還跟着蔡冠宗做跟屁蟲，蔡冠宗為了討好唐昱又把他給拋棄了，還當場唐昱的面讓人打了他，之後混不下去了，只得在老街附近跟着那邊的青皮混，結果又惹上了唐昱，險些讓他和杜繼海都進高牆院裡邊。或許，他的心中，早就把唐昱當成了他的災星，凡是他的事兒和唐昱扯上一心半點的關係，那就註定沒有好下場。　　杜繼海在電話裡邊罵了杜大浩一番之後，也不管他聽沒有聽進去，杜大浩這次倒是學乖了，知道這次惹下的禍事不小，也不敢仗着老媽的寵愛頂嘴，乖乖的受着，等杜繼海罵完了之後，又把電話遞到了他老媽的手裡邊，杜繼海吩咐他老婆劉鳳榮把今天下午往家裡邊打過電話的人的名字都記下來。　　杜繼海的心裏邊也有着另外的算盤，這些名單可不是無用之物，說不準什麼時候就能夠用得上了，不過事實上也無需劉鳳榮專門去記，杜繼海自個兒也能夠想象得出都有什麼人往家裡邊打電話，之所以讓劉鳳榮記下來，也不過是保險起見罷了，而且，從名單上的人與自己推測中的人兩相對照，也能夠得出來不少結論，從中看出不少的事情。杜繼海梟雄式的人物，好不容易有了復起的機會，自然不甘心只做個傀儡。

# 第一百四十六章琉金殿堂

　　夜晚，往日里熱鬧非凡的琉金殿堂今日卻有些例外。　　往日里的這個時候，正是華燈初上夜生活開始的時候，各個夜場這會兒都開始了一天最忙碌的時候，這會兒，便是規模和檔次遠遜於琉金殿堂的在水一方和甜蜜蜜等幾個不上檔次的夜場都開門迎客到了熱鬧非凡的時候，緊鄰這琉金殿堂不遠的破爛迪廳水木年華裡邊已經傳出了陣陣重金屬音樂，一群群經歷旺盛的青年男女成群結隊的進入裡邊釋放激情，微微迷醉的霓虹燈，似乎也在宣示着今天的夜生活即將開始。　　不過今天的琉金殿堂卻顯得有些冷清，頗為怪異，原本每天的這個時候本應顧客盈門的時候，是一天最熱鬧的時候，可是這晚的琉金殿堂卻幾乎到了門可羅雀的地步，滿打滿算也沒有幾個客人。往日里門前滿滿噹噹的免費泊車位，今天晚上不過是稀稀拉拉的停着幾輛不上檔次的車，往日里的熟客常客金主們，今天除了少數幾個人過來玩樂，絕大部分，在這個時刻本應該流連於這邊的夜場的人卻是一個也沒有出現，到似乎是東陵市的富人公子哥兒們一天之間被一網打盡都消失不見了，昨兒個還在這邊燈紅酒綠的高談闊論，今天卻是少有人出現。這種詭異的情形，讓向來是人滿為患的琉金殿堂在燈紅酒綠的夜生活中顯的頗為怪異。　　琉金殿堂在東陵市的娛樂場所裡邊是排的上號的大型夜場，在東陵市的娛樂場所裡邊，除了鼎鼎大名的東陵虎爺直接控制的環城之外，就數琉金殿堂的規模大了。餘下的類似於水明年會、在水一方、甜蜜蜜以及糖果等幾個娛樂場所，與琉金殿堂都沒有可比性。　　當然，說琉金殿堂是大型夜場有些不大妥當，琉金殿堂所採用的經營模式和當時國內的絕大部分娛樂場所都有些不同，這兒用着香港那邊的管理團隊在管理着，頗為正規，而且經營模式上邊有些類似於國內早期的會所式的娛樂場所的那種經營模式，或者說是從單純的夜場向會所模式蛻變的過渡模式，只不過國內當時少有私人娛樂會所的出現，這幾者之間的界限也不是很明顯，所以不大容易區分，不過琉金殿堂和當時國內絕大部分的娛樂場所有些不同就是了。　　而且，琉金殿堂從規模上來講雖然比環城要小一些，不過若是單純的從經營的檔次上來說，琉金殿堂的檔次比虎爺的環城還要高一些的，無論是從管理者的水平，還是內部裝潢以及服務的考究，又或是酒水食物的檔次以及服務人員的水準等等，都比同行要高出一大截來，所以，頗受東陵市一些高端商務人士的喜愛。像類似於蔡明財和唐天浩這樣比較成功的商業人，都是經常光顧這兒的，也有不少的商業人士願意把這兒當成談商業的場所。也就是說，這兒已經有了早起商務會所的雛形，算是早起私人會所的萌芽狀態。要知道，在93年之前，國內是沒有私人會所這種經營模式的，便是京城最早的私人會所，也是在93年的時候才開始籌建，最早開業的也要到了94年樂，而琉金殿堂是八十年代末期的時候開起來的，在那會兒就有了在國內嘗試這種模式的想法，那可不簡單，雖然琉金殿堂比起後世那些成熟的商務會所來說連渣都不如，不過放在這會兒，那就是很牛X的東西了。便是唐昱，其實都是有些佩服琉金殿堂的老闆娘的，前世的時候沒有少嘆服過。　　和後世的私人會所相比，琉金殿堂的嘗試還顯得略微有些稚嫩和不成熟，琉金殿堂也沒有採用會員那樣的會所經營模式，沒有固定的會員和會費那樣的說法，不過經常光顧琉金殿堂的人，其實在東陵市也是有着特定的群體的，既然是最高檔的娛樂場所，那裡邊的花費也是很恐怖的，一般人，只怕一輩子也沒有機會看看裡邊是什麼模樣，所以，往來者大多是商業上比較成功的人士，又或是公子哥之類的。這兒的服務人員素質很高，因為往來者幾乎固定的群體，這些服務員幾乎能把每個光臨的顧客都叫上名字來，還能記清楚他們的喜好等等之類的東西。說來，這種經營模式，其實已經和後世的高檔商務會所的經營有些類似了，算是國內娛樂場所早期向會所發展的過渡產品或是實驗產品，很顯然，這是個成功的試驗品，最後也成功的過渡到了私人會所。　　話說，唐昱前世的時候也沒少光顧過這個地方，不過那是他大學畢業之後又打拚出了一番事業之後才有資格光顧這兒的。　　在唐昱前世的記憶裡邊，琉金殿堂是從95年還是96年開始徹底的轉型，從一個四不像的娛樂場所變為純粹的高檔私人會所。那會兒，琉金殿堂裡邊的會員，大都是在東陵市有頭有臉的人物，裡邊的消費，達到了一個讓普通人瞠目結舌的地步。唐昱前世的時候能混到琉金殿堂的金卡，那會兒還是託了成少洵的關係，他自己可沒有能耐搞到琉金殿堂的金卡，銀卡都困難。那會兒成少洵的老子在東陵市也是跺跺腳能讓東陵市抖三抖的人物了，這才能給他搞到一張金卡。　　轉型后的琉金殿堂與環城，以及日後在步行街崛起的不夜城，在東陵市的娛樂場所裡邊形成了鼎足三分的形勢，是東陵市最大的三個娛樂場所，直到唐昱重生的那會兒，那鼎足三立的狀態還沒有改變，只不過不夜城和環城都被另外兩家新崛起的娛樂場所代替了，只有琉金殿堂依然風光依舊。　　三個娛樂場所在經營上邊各有特色互不干擾，都有自己特定的消費群體。不過在三個裡邊，琉金殿堂是最高檔的，這個卻是毋庸置疑的，在琉金殿堂消費的人是東陵市最有錢和有權的階層。環城規模最大，檔次稍微次之，消費者自然不如琉金殿堂的顧客，不過規模要大的多，與琉金殿堂之間也不存在競爭關係，或者競爭很小。至於不夜城，那就是純粹的大型夜場了，這個崛起於步行街的新銳靠着背後的關係，成為2000后東陵市最亂卻又規模不小的娛樂場所，在不夜城裡邊，裡邊各種不堪的東西，在那兒比比皆是，成為了東陵市藏污納垢的場所和罪惡的滋生地，便是虎爺的環城都要稍微的遮掩些，那不夜城卻是毫無顧忌膽大包天。直到2004年不夜城背後的靠山倒台，不夜城才傾倒下來被另外一家所替代。　　往來於琉金殿堂的人，除了商務人士，便是官面上的不少人物，時不時的也要偷偷摸摸的來這兒享受一遭。　　當然，這個享受可不要想歪了，琉金殿堂雖然也是娛樂場所，不過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夜場，這兒從一開始經營的時候就一直在緊守着某個底線堅決不越過去。　　經常光顧琉金殿堂的人都知道，這兒的小姐其實不是小姐，應該是類似於包房公主的那種，她們可以陪酒，可以陪聊，偶爾的動手動腳只要不是很過分，也勉強在接受的範圍之內。至於這個很過分的限度，子啊琉金殿堂裡邊其實也是有着潛規則的，摟摟抱抱啥的都勉強能夠接受，若是想要上下其手就不行了。而且，琉金殿堂的小姐不陪睡，不坐、台也不出、台，就像一個普通的服務人員一樣。　　除了沒有妓女這種夜場最常見的職業者之外，琉金殿堂的場子還很乾凈，乾淨的不像話，琉金殿堂裡邊沒有夜場中流行的那些用來助興的小藥丸之類的不幹凈東西，兜售那種東西的人，是混不進去琉金殿堂的。至於所謂的享受，大都不過是到那兒去體驗一下所謂的高檔的享受，高檔的酒水，高檔的服務……　　在東陵市混夜場的人大多心裏邊都有這樣的共識，那就是環城是東陵規模最大的娛樂場所，琉金殿堂卻是檔次最高的娛樂場所，便是省城都不見得有幾家的檔次比琉金殿堂高，不過就是規模小了點，放到省城就不起眼了。其內部的乾淨程度是讓人無法相信的，這個從其燈光的設計上邊其實就能夠看得出來，一般來說，夜場的燈光越是迷離越是迷糊，那場子就越是不幹凈，反觀琉金殿堂，在八九十年代那種烏煙瘴氣的夜場之中有如此純潔的娛樂場所，能保住自己的乾淨不被污染，也算得上是一朵奇葩了。　　而且，說起琉金殿堂，那在東陵市也是一個相當有名的傳奇，是個堪比虎爺的傳奇。　　東陵虎爺的傳奇在於他單槍匹馬赤手空拳的在東陵市打下了一片天空，八十年代那會兒，他一個人來到東陵市，愣是在排外的東陵市獨自站穩了腳跟還越混越大，最後被道上的人尊稱一聲虎爺，成為了東陵市地下名副其實的王者型人物，造就了東陵市的傳奇。而琉金殿堂的傳奇卻在於它的神秘性，在於它不和道上沾邊，不沾染道上邊的事情，卻自有一番獨特的地位，讓道上的青皮黃皮都敬而遠之。　　琉金殿堂神秘無比，至今無人知道它的老闆到底是何方神聖，又有着什麼樣的恐怖背景。　　在東陵市混夜場的人大都知道，琉金殿堂是有兩個老闆的，兩個美女老闆，兩個冷冰冰的堪比冰山的靚女老闆，看似一對姐妹花。這一對冷冰冰的姐妹花，一個大姐江慧琳，一個二姐恭弘=叶 恭弘青花，都是東陵市裡邊排的上號的大美人，恩，是冰山大美人。　　當然，這都是傳言，具體到底如何卻是不大知曉，因為這兩個老闆，便是在琉金殿堂裡邊都很少露面的，顯得頗為神秘。只有經常光顧琉金殿堂的，偶爾才能看到這對美女姐妹花的真容，外人幾乎是不可能見到這兩個神秘的存在的。　　琉金殿堂有着神秘而強大的背景，不過東陵市的絕大部分人都不大知道琉金殿堂的背景的，但是很多人都對此事諱莫如深，不過毋庸置疑，琉金殿堂肯定有着不俗的背景就是了。能開得起這樣一家娛樂場所而多年屹立不倒，總歸不是普通人能夠做到的事情，至於大家為何知道琉金殿堂的背景不俗，這就要說起琉金殿堂的傳奇了。　　說來，琉金殿堂自打開業來還是發生了不少的事情的，正是因為發生的那些個傳奇的事情，才奠定了它的地位，也坐實了琉金殿堂擁有背景的猜測。而也是因為有了那些個傳奇的事情，才能讓琉金殿堂在混亂不堪的娛樂場所裡邊擁有自己制定的規則，並且能夠強制的讓別人來遵守自己的規則。　　這第一個傳奇的事情，那就是從來沒有人知道琉金殿堂這兩個老闆來自何方，更何談她們的背景了。照理說，琉金殿堂是八十年代末期的時候就開起來的，到現在也有了好幾年的時間，若是留心的話，多少應該能夠得到一些信息才是，但是事實上，從琉金殿堂開到現在，從來沒有人能夠獲得這一對冰山姐妹花的任何信息，無論是從官面上下手調查還是其他手段，都不能夠得到想要的消息，甚至還有人突發奇想的讓人跟蹤，看看這倆人離了東陵市會到什麼地方去，最後得到的卻是兩個斷了腿的手下，讓他們欲哭無淚，這足已經說明這對姐妹花的神秘和強大了。　　琉金殿堂是八十年代末期的時候在東陵市開起來的，當時的兩個美女老闆都是外來戶，在東陵市呆了沒多久就開始大張旗鼓的搞起了這個娛樂場所來，頗有一副不是猛龍不過將的態勢。　　琉金殿堂初期開業的員工也和他們的老闆一樣全部是外來戶，是經過專業培訓的人員，運營的團隊也是從香港那邊過來的專業人士，是一整個專業的娛樂場所的經營團隊。也正是因為這個唬頭，這才奠定了琉金殿堂是東陵市最高檔的娛樂場所的地位。　　而琉金殿堂現在的員工，雖然偶爾也會從本地招聘，不過錄取之後都要送到香港培訓好長時間才能開始上崗的。這種顯得很專業和上檔次的東西，在當時一片混亂的娛樂場所裡邊，這也算是一個傳奇了，這才能讓琉金殿堂一直保持着最高檔的優勢。別人對於這種經營模式，想學也學不來。　　至於琉金殿堂的第二個傳奇，那就是她們的場子太乾淨了，沒有其他夜場裡邊的那些個類似於妓女和助興的小藥丸之類的亂七八糟的東西。　　照理說，經營娛樂場所和道上總是脫不了干係的，和妓女以及兜售藥丸的小販們脫不了干係、畢竟，娛樂場所，本來就是介於黑白之間的灰色地帶，半黑不白的，要想經營起來，總要和道上沾點邊的，官面上的照應和道上的照應都少不了，這兩者缺一不可，都是經營娛樂場所必備的條件。　　而道上，似乎也不會放過這樣送上門來的肥肉，琉金殿堂的規模可不小，這樣大的娛樂場所裡邊，收保護費，幫着看場子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拉皮、條的，賣小藥丸的都要光顧一下，這都是道上邊的財源來路，琉金殿堂對於這些人來說無疑是一塊福地，是一塊巨大的肥肉，是他們這種人寄生的好地方，他們自然是不會放過這樣的肥肉的。　　不過，奇怪的是，琉金殿堂開業幾年了，卻從來沒有和那些個不幹凈的東西扯上過干係，從來沒有那些個串場的妓女們能夠進來這裏，也從來沒有人在琉金殿堂裡邊兜售小藥丸之類的軟毒品。　　若說是道上邊的人大發慈悲的放過了這裏，那顯然是不可能的，這麼大的場子，那可是一塊巨大的財源來路，不過琉金殿堂能一直保持着乾淨，道上的人始終無法插手到裡邊去，在混亂無則的娛樂場所裡邊獨樹一幟，那自然就是個傳奇，至於道上邊為何放過了琉金殿堂讓琉金殿堂擁有着自己的規矩而不被破壞，這也是個傳奇的事情，東陵市對於此事也是有着諸多的傳聞的。　　據說，琉金殿堂剛剛開業的時候，便是東陵虎爺也在覬覦那塊肥肉，而且似乎起過了謀奪的心思，畢竟，這對冰山姐妹花當時搞起來的，單單在建築和裝潢的品味上邊就折服了好多人，虎爺經營着東陵市最大對多的娛樂場所，若說是對這個新崛起的娛樂場所沒有些什麼想法，那顯然是不可能的。　　虎爺覬覦琉金殿堂，這件事情東陵市的很多人都是知道的，那畢竟也不是什麼秘密的事情，而且對於虎爺來說也算不得什麼不光彩的事情，據說在開始的時候虎爺還暗地里讓人去找過這對姐妹花的麻煩，大家那會兒還都在看着這對姐妹花辛苦經營起來的琉金殿堂就要易主了，甚至保不準連帶着兩個小美女自己也要搭進去，只不過後來讓人大跌眼鏡的是，這件事兒最後卻不了了之了，而且在不久之後虎爺就在道上邊放了話，讓人不要去騷擾琉金殿堂。也就是說，虎爺不僅沒有謀奪了人家的場子，反倒是要幫着照應，這倒是奇了怪了，當時的東陵市人都不明白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怎麼會讓大名鼎鼎的東陵市虎爺都吃了癟，直到不久之後又發生了兩件事兒才讓人明白虎爺的做派。　　那會兒，琉金殿堂初建的時候，也有不少人挑戰過那兒的規則，畢竟，琉金殿堂在娛樂場所裡邊獨樹一幟，和那會兒大多數的娛樂場所都大不相同。八九十年代的那會兒，真正乾淨的娛樂場所屈指可數，東陵市的人顯然不習慣琉金殿堂裡邊賣笑不賣身的小姐，不習慣裡邊的高額收費等等，於是乎就又出了幾樁事情，最後終於讓琉金殿堂的規則建立起來了。　　開始的時候是市裡邊當年一個頗有實力的商業人士在裡邊無故搞事，看上了裡邊的酒水公主，非要讓人家出台陪睡，最後欲行不果之後，還在外邊喊了人到這邊要大打出手的鬧事，之後還是因為虎爺的從中調停那平息下來，不過也就此和琉金殿堂接下了梁子，放話要找麻煩，遲早讓那公主乖乖的出台。　　當時東陵市很多人都以為琉金殿堂是那種既想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的那種，很多人還想着看琉金殿堂的笑話，看那對姐妹花怎麼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那人當年在東陵市也是風雲人物，在東陵市的企業裡邊，除了萬建之外，他便是數一數二的人物，可是在那件事情發生不久之後，正當他想着找琉金殿堂的麻煩的時候，他自己的公司卻開始麻煩不斷，無論是官面上還是其他方面，暗中的阻力都開始藏出不窮，短短一個月的時間便讓原本資產近億的企業就有些日薄西山的感覺，要找琉金殿堂的麻煩的事兒也就不了了之，最後不知為何沒有在東陵市呆下去，而跑到外地發展去了，好幾年都沒有消息傳回來，想必是發展的也很不如意。　　這件事兒當時大多數的人還沒有往琉金殿堂上邊去考慮，畢竟，想要做到那種程度，那可不是一般的能量能做到的，大家只以為是巧合之事，只有極少數的有心人才暗暗感覺到着裡邊的東西不一般。而在不久之後的另外一樁事情徹底證明，那完全不是巧合，而是那對姐妹花搞出來的手筆。　　也就在那件事情之後不久就又發生了一樁事情，那會兒有個省裡邊的公子哥到市裡邊鍍金，是省裡邊貨真價實的太子爺，老子在省裡邊某廳的二把手，實權人物。　　據說當時這個公子哥兒到了琉金殿堂的第一天恰好看到了恭弘=叶 恭弘青花，一時驚為天人想要騎在胯下，當時便上去動手動腳的，奈何冰山美人的冰不是裝出來的，對他不假辭色，如此幾次三番之後那公子哥便失去了耐性，最終想了個法子，一次竟然讓他找到機會給恭弘=叶 恭弘青花下了迷藥，險些便得逞了奸計，最後卻讓江慧琳趕過來壞了好事，而且還被江慧琳一腳給廢了子孫袋。　　那事兒在東陵市可引起了不小的風波，要知道那個公子哥兒背後的能量可不小，是省廳的實權二把手，而且那個公子哥兒還是家裡邊的獨苗，江慧琳把人家的下邊廢掉了，就等於讓人家絕了后，這種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那可就沒有了妥協的可能，若是沒有傷到那兒還好，傷了那兒讓人家不能人道，那便是那對姐妹花願意委身於人都難以平息怒火了。　　正當大家想看那對冰山一般的姐妹花的下場的時候，哪知道過了一兩個月，琉金殿堂依然開的好好的，照常營業，什麼事兒都沒有，至於之前發生的那件事兒就像完全沒有發生過一樣，沒有任何人過來找麻煩，被人輕輕的給揭過了，自始至終都沒有人來找過琉金殿堂的麻煩，這不禁讓想看熱鬧的人好生失望，不過也終於認識到了，這家夜場，那後邊的背景是不得了的。大家悄悄打聽過後才知道，那公子哥兒的家裡邊，壓根就沒有想過找麻煩的事兒，甚至還有人見過那公子哥在省廳的老子悄悄到琉金殿堂賠禮的事兒。　　能讓省廳一個二把手對兒子被廢了子孫袋的事情都只能忍氣吞聲的認慫，那表現出來的能量可不是一星半點兒，其背景，不是一般的強大，那種事兒，便是東陵市的市長出面，只怕都擺平不了這件事兒，能讓人家兒子被廢了還不得不上門賠禮，不知道要背景雄厚到什麼程度。　　於是乎，大家便又多了一樁八卦，開始猜測其這倆姐妹花的出身來歷了，猜測她們兩個這樣的背景為何會跑到東陵市這種鳥不拉屎的地方來開一家娛樂場所。那會兒，大多數說法，要麼是類似於太子黨那般的人物，要麼就是某個大人物的情人，因為見過這倆人的都知道，無論是江慧琳還是恭弘=叶 恭弘青花，都是絕色，雖然兩人一貫都是冰山一般的容顏。　　不過經了這些事兒，在奠定了琉金殿堂的地位的時候，也再也沒有人敢去找琉金殿堂的麻煩，因為誰也不知道這家小小的夜場都變到底杵着什麼樣的人物，保不齊自己的小命就要搭裡邊了，他們可不想自己因為一時貪歡而被廢掉了子孫袋。而那個時候，他們也終於明白了，為何虎爺當時覬覦人家的場子最後卻雷聲大雨點小的，還要幫着人家護着場子，感情是知道自己踢到了鐵板上邊了。　　到了現在，琉金殿堂的規矩已經深入人心了，往年的那些個事情也淡了下去無人再談論，不過對於琉金殿堂的背景，大家依然是諱莫如深的。　　這會兒，琉金殿堂今晚處於詭異的冷清之中，而這對東陵市裡邊的傳奇姐妹花卻正湊在一起商量着什麼事兒，不過她們的臉上此時卻沒有了外人之前的那種冷到骨子裡邊的氣息，雖然表情看起來依然有些冰冷，“大姐，徐虎那邊打過電話來，說要過來咱們這邊談點東西，這老狐狸，倒是打的好主意，莫不是以為咱們不知道他的心思？”　　江慧琳臉上微微一展，不過這一展顏配合其一貫的冰冷來看的卻是頗為怪異，似乎臉上將要笑卻沒有笑出來的怪模樣，倒是把之前的一臉冷氣沖刷的乾乾凈凈，“你說這個虎爺呀，人家端的是好算計，不過咱們管這些幹嘛，東陵市裡邊的事情，和咱們是沒有什麼大關係的，只要不和咱們的琉金殿堂扯上關係便好。”說完頓了頓，“咱們這邊今天門可羅雀的，說來到是和蘇慕儒這個市長脫不了干係，以前倒是沒有發現這個蘇慕儒還能玩出這樣漂亮的一手，咱們姐妹二人，可是把人家給小瞧了呀。”

# 第一百四十七章 絕代雙驕（上）

　　“姐，你說咱們當初放下家裡邊的羈絆來東陵這哥偏遠的小城市開這麼一間小娛樂場所，到底是對還是不對？”恭弘=叶 恭弘青花冰山一般的容顏上罕見的浮現起一絲迷茫。　　“怎麼了，後悔和我一起離家出走了，想家了吧？”　　“哼，我才不想那個家，那個地方有什麼好想的，只是……”恭弘=叶 恭弘青花想說什麼，嘆了一口氣還是沒說出來，轉而又換了種口氣，“咱們當初說過不靠家裡邊的，可是你看看，雖然和家裡邊鬧翻了，不過若不是家裡邊照應着，只怕咱們過來的第一年便要給人吃的渣都不剩了，終究還是沒有擺脫啊。算了，不說這個，琉金殿堂，咱們也是咱們姐妹二人的奮鬥結晶，我們還是說說眼下的東陵市吧。這個蘇慕儒倒是不簡單，以前卻是沒有發現他在政治上邊還有這等手腕，不僅把陳松威給徹底的搞垮了，這兩三個月來，藉著省裡邊的支持和各種機緣，算是把東陵市給徹底的掌控住了。只不過他這一通的嚴打，搞的市裡邊雲波詭譎風雲變幻的，可不利於咱們琉金殿堂。”　　說著似乎又想起了什麼，“徐虎倒是比咱們倒霉多了，人家蘇慕儒的槍口就是對着他去的，他那幾間小型的夜場可算是倒了大霉了，蘇慕儒倒是不手軟。”　　“你這小妮子，自己打什麼主意我還不清楚，你呀，想找機會給徐虎找點麻煩就直說。蘇慕儒出手有分寸，讓他知道疼又不傷筋動骨的，只不過是對他彰顯自己的存在感罷了，對於那隻見慣了風雲的老虎來說算不得什麼大事兒，你這小妮子想要煽風點火就直說，和琳姐還要拐彎抹角啊。只不過東陵市的事情複雜無比，咱們姐妹不適合摻和，不說有蘇慕儒這個人摻和在裡邊，便是沒有他在，我們兩個也不合適去插手的。他們亂便讓他們亂去吧，只要不影響到咱們就好。至於徐虎那邊，那老狐狸雖然滑頭，這些年人家幫着照應琉金殿堂，若是沒有人家幫着打點道上邊的事情，我們指不定要花多少精力在上邊的，人家沒有功勞還有苦勞呢，你這小妮子，不至於這麼記仇吧。”　　江慧琳說著臉上露出似笑非笑的樣子，原本的冰冷氣息也在一笑間瞬間瓦解，那瞬間的突轉的風情，若是有男人在此，對他的衝擊力只怕不下於一個清純玉女在他面前忽然變成胯下婉轉承歡的欲女，只是很可惜，這倆姐妹現在獃著的地方，註定不會有男人能夠見到她們兩個的這幅表情了，倒是可惜的緊。　　要知道，江慧琳和恭弘=叶 恭弘青花這兩個對姐妹花被圈裡邊的人稱作是冰山玉女那可不是沒有原因的。這倆人，在人前的時候從來沒有過笑臉，從來都是一身冷艷的裝扮，冰山一般的面孔上邊從來沒有任何的表情，而且全身都有着一股滲透到骨子裡邊的冷氣。　　據說曾經有好事者為了這對姐妹花的一個笑容而打賭，賭什麼時候能見到這兩個人她們的笑臉亦或是其他的表情，不過失望的是，琉金殿堂開業至今已經有五年的時間，從未有人見過這兩個人哪怕露出一個笑臉來，不說是笑臉，便是其他的表情也從來沒有人見過。讓東陵市的這幫圈內人士失望的緊。而且琉金殿堂背後神秘的背景又讓這兩個老闆娘不需要笑臉迎人，不需要卑躬屈膝的應酬，所以自然無人能夠得見這兩人的笑臉，而也少有人敢打着兩人的主意或是惹人家生氣什麼的，自然就沒有見過其他的表情，最多見過她皺皺眉頭而已。也有人在猜測，這姐妹二人到底受過什麼樣的打擊讓她們心冷到這種地步，能把這樣嬌滴滴的大美女傷成這個樣子，那可有時一樁八卦……　　恭弘=叶 恭弘青花聽過江慧琳的話倒是沒有反駁，在鼻子裡邊小小的哼了一聲，“姐，那可不怪我，誰讓他當初敢打我們的主意，我們姐妹倆的主意，也是他那老不死的配打的，當初放過他只是留下有用罷了，哼，我可還沒有教訓他出氣呢。”　　說著可愛的握了握小拳頭，又可愛的嘟嘟嘴，不過這副表情若是被外人見到，只怕又是一地的眼鏡，誰能想到，外人面前冰山的容顏下邊，竟然隱藏的是這樣一副可愛的性情模樣，說出去只怕也沒人相信。　　“你呀！”江慧琳摸了摸恭弘=叶 恭弘青花的腦袋，“以前在家裡邊的時候你就被叫做小魔女，跟着姐這幾年還是不改本性啊，當初綿州過來的公子哥不過是口花花了幾句就被你設計絕了人家的命根子。”　　“哼哼，那也是他自討苦吃，要不是他膽大包天的想打我的主意，那計可不一定管用的。哼，說到底還不是他自己好色，有膽量給姑奶奶我下藥，就要做好被琳姐你踢爆那兒的打算，恩，琳姐你當時那一腳酷斃了，我什麼時候才有機會踢出那麼一腳呀。”說著還做出躍躍欲試的樣子。　　江慧琳聽的哭笑不得，“你這小妮子，腦袋裡邊盡想些什麼亂七八糟的事情，他欺負你，我自然要做出激憤的樣子來給你報仇，再說，當時不是意外嗎，那會兒本來只是想給他掉教訓就算了，哪想到會正好踢到那裡，我又正好穿着高跟尖底鞋，還不是為了給你這妮子出氣呀，到取笑去我來了。”說著在恭弘=叶 恭弘青花的腦袋上邊拍了兩下。　　“我哪敢取笑琳姐你呀，萬一琳姐不高興也給我那麼一腳就不好了。”　　“你這妮子，找打。”　　這時候若是有旁人在場聽到這姐妹二人剛剛的談話只怕又是一驚，原來，當初在東陵市風傳的那件事兒並不是真實版本啊，當時的說法是，省城過來鍍金的公子哥兒看上了恭弘=叶 恭弘青花欲據為己有，多次騷擾不果之後找到機會給恭弘=叶 恭弘青花下了葯，哪像在關鍵時刻卻被江慧琳趕過來破壞了好事，不僅救下了恭弘=叶 恭弘青花，還一腳踢跑了人家的子孫袋。不過現在聽着姐妹二人的談話，似乎當初的事兒並不是這麼回事兒呀，而是還另外有着隱情。　　事實上，當初的事兒確實不是這麼回事兒，或者是，外人之所以這樣口口相傳，不過是這姐妹二人故意誤導而造出來的假象，而事實是，這件事兒，自始至終就在兩人的掌握之中。　　當時琉金殿堂剛剛成立，又自定了一套自己的行業規則，打破了業界的規矩，暗中想找麻煩看笑話的人不計其數，當時恭弘=叶 恭弘青花為了給琉金殿堂立威，為了稍微的凸顯一下自己的背景，確實是使了不少小手段的，開始的虎爺自然就是這樣被擺平的，之後的那個東陵市的商人是個意外，自然也是她們在暗中出手的，至於後來的那個省城過來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公子哥只不過恰好撞到槍口上被恭弘=叶 恭弘青花利用了一把罷了。只不過那人也確實是死有餘辜的，恭弘=叶 恭弘青花不過是利用了他好色的心裏，至於之後的下藥，也是確有其事的，只不過那公子哥兒不知道這件事兒自始至終都在人家的掌控之中，最後卻是美人也沒有得到，命根子也丟了還無話可說，最後還被人傳為了東陵市的笑談。這孩子，也算是杯具到家了。不過也正是因為那個公子哥兒的事兒，才給琉金殿堂徹底的立下了規矩，再也沒有敢在裡邊鬧事，鬧事者，都要小心自己下邊的那玩意兒。當初在東陵市裡邊還流傳着這麼一句話來形容江慧琳，“琉金殿堂的老闆娘，會閹人。”　　頓了頓，恭弘=叶 恭弘青花似乎又想起了什麼事情，“姐，你真的不會家看看呀，我聽說，家裡邊正在按照你當初的想法籌建高檔商務會所的，聽說叫什麼長安俱樂部和京都俱樂部的，你不回去看看呀。”若是唐昱在這兒的話，只怕又是要大吃一驚，前世的時候京城最頂級的四個俱樂部，長安俱樂部和晶簇俱樂部佔了兩個名額，而這兩個俱樂部，竟然是琉金殿堂這對姐妹花家裡邊的人搞出來的。若是唐昱知道的話，只怕會驚訝的掉了大牙，只不過他這會兒是註定不可能知道了。　　不過聽到恭弘=叶 恭弘青花這話，江慧琳臉色一整忽然抬起眼睛看着恭弘=叶 恭弘青花，直到看的她不好意思的開口求饒，“好琳姐，我不說了還不行嗎？”　　“你這妮子，自己想回去就直接說，難道琳姐還能強行不讓你回去呀，你說的那什麼勞子的京都俱樂部，幾個不成氣候的小屁孩，你能指望他們能搞出什麼好東西來，哼，懶得搭理他們。我既然出來了，就沒打算回去。”　　“琳姐當初還說不靠家裡邊的，結果怎麼樣，還不是要家裡邊幫忙的呀。”說著可愛的眨了眨眼睛。　　“那是……”想說什麼卻又說不出來，她自己心裏邊卻是清楚的，出來的這幾年，確實依靠了不少家裡邊的資源。雖然她離家之前就發誓絕對不會動用家裡邊的關係，不過既然是從那個家走出來的，身上邊就不可避免的會被打上那個家的印記，想擺脫都擺脫不了，經營琉金殿堂的這幾年，她雖然好強的從來沒有向家裡邊求助，但是事實上，很多事情和家裡邊的人脈是脫不了干係的，例如她的琉金殿堂能在東陵市開起來而不受污染，能不被虎爺覬覦，能踢爆了省裡邊的小太子而啥事兒沒有，這些都和家裡邊的強大背景脫不了干係的，並不是她自己努力而得到的，只不過好強的她一直不願意承認罷了。而且家裡邊的幫助，她也不會領情的。　　嘆了口氣，臉上神色一整又嚴肅起來，“算了，我們不說這個了，還是說說東陵市吧。”　　不知為何，最近一兩年來，談起那個家她總是有一種逃避的感覺，而不是像最初離家的時候那種厭惡到骨子里的感覺，意識到這點的她顯然不覺得這是一個好趨勢，所以一直在盡量的逃避着，轉而說起東陵市的事情來。　　微微想了想，也不理恭弘=叶 恭弘青花臉上的神色，“東陵市，這次算是徹底的洗牌了，過了這個月，只怕是商界和政界都要重新洗牌。蘇慕儒這次玩的這手倒是漂亮，以前卻是沒有發現，表面上一臉儒雅的學院派出身的幹部，在政治、鬥爭上邊也絲毫不弱呀，他若是之前有這樣的手段，和陳家的關係和不會鬧到那個地步，他現在也不至於還只是個市長。不過這次確實做的很有手段，已經有了一個政客的潛質了，這次的嚴打過後，只怕東陵市就徹徹底底的姓蘇了，黃寶德和馬華全這些人再也沒有機會翻起什麼風浪來，至於蔡明財和那隻自以為是的老虎，等到蘇慕儒徹底的整合了東陵市的資源，他們只不過是哥小人物罷了。不過這樣也好，穩定才好啊，咱們的琉金殿堂才能好好的經營。哼，至於省城那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章家妄圖運作市委書記，實在是有些弱智，也不知道章家當家的人是不是被鬼迷了心竅，他們這次即便是成功了，日後吉隆集團的麻煩也不小，章家，他們這是在玩火呀，為了一個小小的東陵市搞出那麼大的陣仗，甚至還和即將上任的新任省長唱了對台戲，這次等省裡邊的風暴過後，只怕他們是要賠了夫人又折兵了。”　　“玩火？琳姐，我怎麼沒有覺得他們是在玩火呀。”恭弘=叶 恭弘青花有些疑惑，她對省裡邊的事情也知道不少，不過還沒有看出來章家做的事情有什麼不妥之處。　　“你這小妮子天天不知道想些什麼東西，哪裡會了解這些事兒呀。再說，這裏邊彎彎繞的，只怕你也是不喜歡的。不過章家這次驀然插手政治，確實是不大妥當。他們原本只是省內的民營企業，只不過規模比較大又有些人脈罷了，他們若是乖乖的做生意也就罷了，那些人脈足夠他們揮霍的，可是他們偏偏不知死活的要插手政治上邊的事情。哼，那原本就是很引人忌諱的事情，政治上，那可比商場要險惡百倍不止，豈是他們一個民營企業能夠隨隨便便指手畫腳的。”　　“我看，章家就是太把自己當回事兒了，他們乖乖的做好他們民營企業的本分就是了，即便在政界有些人脈又攀附了什麼大人物，也不該公認插手這種事兒。他們是商人，經商才是他們的本分，驀然插手政治上邊的事情，對於他們這種政治底蘊不足的家族，不會有什麼好處的。而且，遼海省內現在的情況有些複雜，沈睿鴻上了省長之後，省內就一直在進行權力的重新洗牌，這才給章家有機可趁。不過越是這等時候，其實他們這些商人越是不能胡亂的指手畫腳。等這過一段時間這輪新的權利盛宴分配完畢，只怕有人就要對吉隆集團秋後算賬了。和省長公然唱對台戲，還是一個省內的民營企業，沈睿鴻可不是好脾氣的人，到時候不會有他們的好果子吃的。”　　頓了頓喝了口水，江慧琳又接着說，“而且，這次他們章家冒着巨大的政治風險運作東陵市市委書記的位子，其實有些得不償失的，絲毫沒有實際的意義。他們原先大概是看上了東陵市的商業機遇，而且稅改和國有資產拍賣都在東陵市開始試點，讓他們瞅准了機會想要撈一把，這才費力的鬧出這麼大的動靜來。不過計劃趕不上變化，到時候即便是運作成功了，對吉隆集團只怕也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呀。原先的話還好，蘇慕儒雖然有着省裡邊的支持，可是對東陵市的掌控還不全面，若是他們能把新市委書記在七月份之前給運作下來，那局面當然是大不一樣。可是現在不同，東陵市現在已經實實在在到了蘇慕儒的手裡邊，東陵市已經被蘇慕儒徹底的掌控在手中了。到時候，新來的市委書記空降過來無根無底的，拿什麼和蘇慕儒爭？爭不過來，那章家的投資自然就是打水漂了。新來的市委書記，他若是沒有蘇慕儒那樣的機遇和手段，只怕一兩年內都不見得能在東陵市打開局面來。所以說呀，這次他們怕是要賠了夫人又折兵了，兩頭都討不得好，省裡邊討不得好，市裡邊更是討不得好，兩頭都要落空啊。而且，我猜着，章家這次只怕也是被人當槍使了，照理說，他們做到這種地步，應該不會不知道這些忌諱才是，只怕誰拿着他當槍來試探沈睿鴻，又給了他一些不切實際的許諾，這才這般膽大的……”　　“停停停，琳姐您老人家快別說這些了，你也知道，這些彎彎繞的東西，我是聽不明白，還是琳姐您老人家自己研究去把，不過我們管這些東西幹嘛呀，我們只要管好我們的琉金殿堂就好了。我就知道，蘇慕儒這次搞出來的動作影響了我們的生意，讓我們今天喝西北風去了，不是好人，還有就是虎爺那個老狐狸，他不大一會兒要過來了，不知道又要想着做什麼事兒，這老狐狸，那可是鬼精鬼精的。”　　“他鬼精鬼精的，莫非你琳姐就笨頭笨腦呀，蘇慕儒搞他的事兒，又怎麼能和琉金殿堂來扯上關係的。我們姐妹二人之前可是看低了人家呀，能和陳家鬧翻了，總歸不該是些紙老虎之輩，應該是有幾分料的。至於那些個亂七八糟的官員，他們自己慌亂，那是他們沒腦子，不知道蘇慕儒到底要做什麼事兒。”　　不過恭弘=叶 恭弘青花之前的話卻是不假，琉金殿堂今天門可羅雀，還真和蘇慕儒有些關係。　　琉金殿堂往來者大都是在東陵市有頭有臉的人物，不是商界便是政界的精英，普通人家可沒有資格來這兒享受，這兒被稱為東陵市最高檔次的娛樂場所，接待的自然也是金字塔上層的那些人。而這些人，今天卻是不能過來了。今天的他們，大都被杜繼海的事情搞的是焦頭爛額，哪有心情來享受。　　杜繼海的事情，那是牽扯到整個東陵市官場上邊和商界人士切身利益的事兒，哪能等閑對待。害怕受到牽連的人自然是愁眉苦臉在想着對策，這種時候，哪敢到琉金殿堂這種扎眼的地方，都是在拚命的想着法子讓蘇慕儒不要惦記上他們。　　至於心中有底往日里不做虧心事兒不怕被抓到把柄受到牽連的，這些人又要想着在杜繼海的這次事情中收穫點什麼東西。畢竟，蘇慕儒稍微的動動手，到時候就要打破官場上邊一個蘿蔔一個坑的局面了，不知道要空中多少個坑來，若是稍微運作一下，便極有可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這些人這會兒自然沒有心情來光陳琉金殿堂了，挖空心思的想着怎麼能把蘇慕儒惦記到。　　至於商界的那些人，他們比官面上的人更加的驚恐害怕，生怕蘇慕儒的火燒到他們身上。自古官商便不分家，經商者，想要做大局面，自然要和官面上打好關係，這關係怎麼打好，自然一是錢財二是女人了，不外乎這兩樣東西。這些東西放到平日里自然沒什麼事兒，大家你開心我快樂你情我願的就完事了，算不得什麼大事兒，不過若是被人盯上了，還是一市之長，那或許就要杯具了。可以猜到，若是到時候有官面上的人要倒霉了，鐵定會牽連出一堆經商者，這是毋庸置疑的，這些人這會兒正想着，自己平日里結交的那些個政要，要沒要那個是被蘇慕儒盯上了要收拾的，還是趁早撇清關係的好，他們自然也沒有心思來琉金殿堂喝茶品酒，於是乎往日里熱鬧非凡的琉金殿堂，便有了開業以來最是客少的詭異局面……　　還有那個什麼東陵虎爺的，恭弘=叶 恭弘青花對此人是沒有什麼好感的。當初虎爺確實是覬覦琉金殿堂的，而且還使了些手段引起了恭弘=叶 恭弘青花的方案，之後把身後的背景稍微露出了冰山一角給他見識才算是把他給唬住了，不過對他並沒有什麼好感，反而有些討厭。不過之後因為各種關係倒是慢慢和這邊熟絡了起來。　　畢竟，開娛樂場所總和道上邊脫不了干係，不擺平那些人，少有娛樂場所能夠平平安安的開下去的。江慧琳和恭弘=叶 恭弘青花不屑於去搞道上的事兒，見識了他們背景的虎爺便很上道的幫着擺平了那些事兒。正所謂伸手不打笑臉人，人家幫着給解決了那麼多的事兒，江慧琳自然也不好記仇的再去找人家的麻煩，之前的事情便輕輕的揭過去了，之後一來二去倒是有些熟絡了，不過虎爺對這邊一直是恭敬的緊，東陵市的混子，從來沒有人敢在琉金殿堂鬧事的。　　恭弘=叶 恭弘青花說過話不大一會兒屋子裡邊的電話就響了起來，接起電話說了幾句便掛了電話，恭弘=叶 恭弘青花聽電話裡邊的聲音便知道是徐虎過來了，江慧琳笑了笑說道，“這個虎爺倒是有趣，過來的倒是不慢。他只怕也是知道，東陵市這次的權利洗牌雖然暫時還牽扯不到他，便是蘇慕儒這次的嚴打也只是給他撓了撓痒痒，沒有傷筋動骨，不過他心裏大概也是知道，這不過是暫時的事情罷了，遲早有他的苦頭吃。看蘇慕儒最近玩的手段，也不是好相與的人。他之前和蔡明財黃寶德這些人走的近，以前的時候和陳松威之間都是有些不清不楚的關係，和蘇慕儒之間的關係那可算不得友好，等到蘇慕儒騰出手來，若是不收拾他，那才是咄咄怪事。現在之所以不收拾他，不過是蘇慕儒秉承着省裡邊的意思，暫時不想讓東陵市發生混亂罷了，遲早有機會收拾這些牛鬼、蛇神的。他倒是想的清楚，想從現在就開始補救。”　　一個開娛樂場所的老闆憑着一些信息就猜測到省裡邊大人物的心思，着實是個厲害人物，東陵市官場上邊的人若是都有她這份能力，了解到蘇慕儒的底線，只怕市裡邊現在也不會這麼慌亂了。　　說完又整理了一下妝容，江慧琳臉上的笑容隱去，一瞬間又恢復了那派人前的冰山美人的作態，一股冰冷的氣息在套上了那套職業裝之後便若隱若現的散發出來，“我去和他談談，你就不要過去了，我倒是要看看，這個老狐狸這次又想要耍出什麼樣的花樣了。從現在來看，蘇慕儒可不是好糊弄的人，他可不要聰明反被聰明誤，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說完獨自一人去了會客室。　　江慧琳出去之後大約不到一刻鐘之後便又回來了，也不知道她和虎爺到底說了些什麼，這麼快便把大名鼎鼎的東陵虎爺給打發了，看江慧琳這麼快回來，恭弘=叶 恭弘青花眨着眼睛，好奇的問道，“琳姐，怎麼這麼快就把人家打發了，這隻老虎怎麼說？該不會需要我們做什麼事兒吧，哼，他想的倒好。”　　江慧琳皺着眉頭似乎在想着什麼東西，臉上邊似笑非笑，“徐虎打的倒是好主意，他準備這幾天在琉金殿堂給唐天鴻家的那小子擺酒，似乎叫做唐昱來着，到時候讓我們能夠隨意的露一下面，倒是不需要做什麼事兒，我們又沒有什麼虎皮好扯的，他便是想借力也借不上也借不上啊。”不過轉而卻又皺起眉頭，“不過蘇慕儒對我們的事情多少知道點，不要憑白生出事端來讓人家誤會就不大好了。”　　若是有東陵市的人在這兒的話只怕又要吃一驚，從剛剛江慧琳的話裡邊來判斷，原來他們的市長蘇慕儒，與這琉金殿堂的女老闆也是認識的。這消息若是傳了出去，在東陵市裡邊只怕又是一樁奇聞，不知道能被好事者搞出什麼八卦來。不過這個消息，也註定是不會傳出去了。　　恭弘=叶 恭弘青花卻忽略過她後邊的那句話，不管蘇慕儒的事情，她只注意到了前半截，“唐昱？你是說上次在東陵公園救了沈睿鴻女兒和孫女這次又被誤傷昏迷三天的唐昱？沈家和恭弘=叶 恭弘家可是為了他搞出很大的陣仗來，發動兩家的關係找來了不少的著名腦科醫生啊，最後卻什麼結論也沒有查出來。”這個本應該在東陵市算是絕密的事情，在恭弘=叶 恭弘青花的口中卻是隨口說出。　　若是唐昱在這兒的話只怕也要大驚失色，他救了小語馨和沈芸的事情知道的人不多，東陵市內知道的，除了他自家人便是只有唐天浩和蘇慕儒了，除了這些人，其他人只怕是不知曉的，至於省裡邊也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而且基本都是和沈家親近的人，其他人都只知道唐家與沈家很是親近，至於為何親近卻是不知曉的。可是這兩個東陵市的冷艷姐妹花卻似乎對此事知之甚詳，這卻不知道是何故。還有，方家和沈家幫着給他大張旗鼓的找醫生的事兒，東陵市絕大多數的人都是不知道的，除了成少洵和一院的院長之外便幾乎是無人知曉了，外人對於唐昱的病情更是無人知曉。而這對姐妹花不僅知道是方家和沈家在出力幫他，連唐昱的病情都知曉的清清楚楚，這二人卻是着實不凡。　　江慧琳鬆了松皺着的眉頭，“徐虎打的倒是好主意，只是放在這個唐昱身上卻是有些不妥了，只怕是要吃個大虧的，若是這等手段放在其他的公子哥兒倒是無所謂，說不準事兒就成了，不過這個唐昱卻是不簡單的。方家和沈家為了他這般大張旗鼓，那可不是簡單的事兒。”　　“不簡單？姐，我可少見你夸人的呀，不會是看走眼了吧。這個唐昱，不過是哥小官僚的兒子罷了，充其量便是跳水救了兩個人，這有什麼不簡單的，說是見義勇為還差不多。雖然東陵市裡邊回水的人不多，不過姐你該不會認為會游泳就不簡單了吧。”恭弘=叶 恭弘青花皺了皺可愛的小瓊鼻說道，她們這姐妹二人在人前雖然冰冷，不過兩姐妹在一起的時候卻甚是隨和的。　　“你這小妮子，怎麼說話呢。”頓了頓，江慧琳又皺起了眉頭，“不過這個唐昱，確實是有些不簡單的，只怕不能以常理推測，四月份東陵市裡邊發生了巨變之後我特意的查過蘇慕儒以及與他親近的唐家的消息，發現了諸多奇怪的事情。”　　“奇怪的事兒？琳姐你快快說說，我怎麼不知道呀。”　　“恩，便先說這次唐昱昏迷的事兒，你沒有發現沈家和方家搞出來的動靜太大了嗎？即便是他對沈家有救命之恩，那方家又是怎麼回事兒，以方老爺子的身份，可沒必要去巴結他這個小子吧，可事實上，方家是也方老爺子的名義找人的，這難道不是一樁怪事嗎，單單方家為了他大張旗鼓，那就是一樁天大的怪事了。”　　“再說蘇慕儒，蘇慕儒這個人你也知道的，我們兩個對他多少了解一些，他這個學院派出身的官員做學問還好，搞政治卻是有些不稱職的。依我看，四月份之前他在東陵市的表現似乎才是真正的他，那才是我所知道的蘇慕儒在政治上邊的水準。而四月份之後，他處事之法卻與之前大不相同，手腕高明了許多。雖然說陷害之事對他有些影響，或許刺激之下一下子開了竅，不過那些老辣的政治手腕，可不是受幾次打擊就能夠悟透的。”　　“事情的轉折一直在四月份，陳松威四月的時候在東陵市準備搞出跳票的事兒，隨後卻不了了之了，我讓人查了一下，原來在之前就被蘇慕儒識破了他的策劃並把事情捅到了省裡邊讓陳松威吃了掛落，之後陳松威才情急之下倉促策劃了陷害的事兒，雖然那個陷害整體來說不是很嚴密，不過在陳松威的強力掌控下，又有省裡邊的邱立源幫着遮掩，這卻不是他蘇慕儒自己能夠輕易破解的。奇怪的是，事情的結果卻很是出人意料，最後蘇慕儒在被陷害不久之後就洗清了冤情，而陳松威卻因此把自己搭進去了，你不覺得這事兒很奇怪很離奇嗎，一點也不符合常理。蘇慕儒那兩下子別人不清楚，你我還不清楚？他哪是搞政治、鬥爭的料，至於陳松威的手段你也不是不清楚，玩政治，兩個蘇慕儒也不是他的對手。可是事情就是這麼奇怪，蘇慕儒愣是能把陳松威給斗下去，這不是很奇怪嗎？”　　“不是說蘇慕儒那件案子裡邊有沈睿鴻這個省長出了力嗎？和你說的那個唐昱那小子有什麼關係呀。”江慧琳說的有些混亂，恭弘=叶 恭弘青花沒有太聽明白她想要表達的意思。　　“這才是重點，蘇慕儒是如何脫困的？沈睿鴻當時為何要出力救蘇慕儒？蘇慕儒是被冤枉的不假，可是誰知道這件事兒？我調查過，當時之所以沈睿鴻出手，似乎是唐家，就是唐天鴻、唐昱還有唐天浩這三個人到省城找的沈睿鴻出面，沈睿鴻為何願意出面？要知道，這裏邊的牽扯可不簡單的，而事情應該和唐昱那小子救了沈睿鴻的女兒以及孫女肯定是有些關係的，至於沈睿鴻最後願意出面，大概也是因為知道了邱立源這個前省長在裡邊扮演的不光彩角色，這才出面要踩一腳的，只不過他們都沒想到最後會牽扯到騙稅和分稅制改革的事情上，這個只怕是意外之喜了，不過能把邱立源這個省長給擠走，說來唐昱在這件事情裡邊是起到了紐帶的作用的，所以我才注意到他的。”　　“而且，因為四月份以來東陵市的動蕩，我對這邊的關注有所增加，我仔細的研究過，發現字四月份以來，似乎有一隻手在背後幫着蘇慕儒和唐家。你仔細想想，五月份上邊調控海南樓市，陷在裡邊的地產公司不計其數，可是偏偏唐天浩的地產公司在四月份的時候就提前撤離出來，之後省城方家的方建銘也在不久后就撤出了海南，再之後，蔡明財的萬建在市裡邊的聯合擠壓下，不得不暫避蘇慕儒的鋒銳而遠走海南，最後把萬建三億多的資金套牢在那兒，奇怪的是，萬建接手的樓盤和地皮，大都是省城方家原先出手的地盤，而這個方家掌控地產的方建銘，似乎和和唐天浩的關係不錯，你說，這裏邊是不是有些古怪，倒似乎是他們預料到了樓市泡沫要發生一般。而且，自打四月份之後，我一直感覺到，蘇慕儒的背後有人在幫着他策劃，幫着給他出謀划策，要不他可玩不出那些個政治手腕來。蘇慕儒的性格限定了他，對於政治傾軋這種事兒他是不在行的，而唐天鴻顯然也不是此道高手，要不他也不會在黨史研究室的位子上邊一坐就是十年啊，直到蘇慕儒來了之後才有了出頭之日。所以，我一直在推測，蘇慕儒在四月份以來，後邊是有人相助的，包括他能夠洗脫冤情的事情，否則的話，也不至於能讓陳松威倒台。”　　“有人相助？琳姐你不會認為是陳家的人在後邊出手吧？這怎麼可能？還有，你該不會是認為海南房地產的事情他們預先就知道了，然後提前做出判斷吧？這明顯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中央調控海南樓市，便是像咱們這樣的人都不大可能提前知曉的，這也是很多和方建銘背景差不多的人折在裡邊的願意，唐家不過是個小小的家族，甚至連家族都算不上，背後也沒有什麼厲害的勢力，怎麼可能提前知曉？”　　江慧琳搖了搖頭，“蘇慕儒的事情怎麼會是陳家的人，我開始的時候也猜測或許是陳家的人，不過後來想了想，確實不大可能是陳家，陳家當年便和蘇慕儒徹底的鬧翻了，原本還有些聯繫，不過蘇慕儒結婚後卻把陳家的外孫女給弄丟了，自此便和陳家徹底的交惡，陳家不給他使絆子都是好的，又怎麼會在後邊幫他，我說的另有其人。”　　“另有其人？”恭弘=叶 恭弘青花疑惑的皺着眉頭，不過突然似乎想到了什麼，“琳姐，你剛剛和我說唐家的那小子唐昱不簡單，你該不會認為是那小子吧？”　　江慧琳皺着眉頭沒有說話，“我們再看海南樓市的事情，為什麼唐家的人不可能提前知曉？要不你怎麼解釋方建銘的事情，若說是唐家在這件事兒上邊幫了方家，這才能解釋方老爺子大張旗鼓的給唐昱尋醫的事兒。再說，唐家沒有背景從中央得到消息，不過若是有人能夠推測出來呢？”　　“推測出來？不大可能吧？這件事兒幾乎沒有任何徵兆就發生了，趙繼東副總理歷來都是鐵腕的手段，誰能猜到他下一步要做什麼。”　　“這天下可不泛聰明人，你知道稅改為何選擇在東陵市？那是因為蘇慕儒上了紅頭內參的那篇文章，我還特意找過來看了看，裡邊對趙繼東副總理的很多思想都把握的很到位，海南樓市調控也是趙繼東副總理進行的，既然蘇慕儒在那篇文章上邊能迎合趙副總理的政治思想，為何就不能推測到海南樓市上邊的事情。”　　“不會把！”恭弘=叶 恭弘青花不可思議的張這嘴巴，不過轉而去似乎又意識到了什麼，“琳姐，你之前一直在說唐昱，又說了這麼多的事情，該不會真的認為那個毛頭小子就是蘇慕儒背後的人吧，而且是那個小子揣摩到了趙副總理調控海南樓市的心思，這，這不大可能吧？”　　江慧琳皺着眉頭沒有說話，心裏邊卻道，不是沒有可能，是極有可能。　　“琳姐，那隻老虎不是要在琉金殿堂給唐昱擺酒嗎，到時候我倒要好好的見識見識，這個毛頭小子到底又和能耐能讓琳姐你這般的推崇，哼，我可不相信有人能夠揣摩到趙副總理的心思。”　　江慧琳半笑着無奈的搖了搖頭，卻讓恭弘=叶 恭弘青花對這個唐昱更加的好奇起來，迫不及待的想要見識下此人的魔力了……

# 第一百四十八章 絕代雙驕（下）

　　“姐，你說咱們當初放下家裡邊的羈絆來東陵這哥偏遠的小城市開這麼一間小娛樂場所，到底是對還是不對？”恭弘=叶 恭弘青花冰山一般的容顏上罕見的浮現起一絲迷茫。　　“怎麼了，後悔和我一起離家出走了，想家了吧？”　　“哼，我才不想那個家，那個地方有什麼好想的，只是……”恭弘=叶 恭弘青花想說什麼，嘆了一口氣還是沒說出來，轉而又換了種口氣，“咱們當初說過不靠家裡邊的，可是你看看，雖然和家裡邊鬧翻了，不過若不是家裡邊照應着，只怕咱們過來的第一年便要給人吃的渣都不剩了，終究還是沒有擺脫啊。算了，不說這個，琉金殿堂，咱們也是咱們姐妹二人的奮鬥結晶，我們還是說說眼下的東陵市吧。這個蘇慕儒倒是不簡單，以前卻是沒有發現他在政治上邊還有這等手腕，不僅把陳松威給徹底的搞垮了，這兩三個月來，藉著省裡邊的支持和各種機緣，算是把東陵市給徹底的掌控住了。只不過他這一通的嚴打，搞的市裡邊雲波詭譎風雲變幻的，可不利於咱們琉金殿堂。”　　說著似乎又想起了什麼，“徐虎倒是比咱們倒霉多了，人家蘇慕儒的槍口就是對着他去的，他那幾間小型的夜場可算是倒了大霉了，蘇慕儒倒是不手軟。”　　“你這小妮子，自己打什麼主意我還不清楚，你呀，想找機會給徐虎找點麻煩就直說。蘇慕儒出手有分寸，讓他知道疼又不傷筋動骨的，只不過是對他彰顯自己的存在感罷了，對於那隻見慣了風雲的老虎來說算不得什麼大事兒，你這小妮子想要煽風點火就直說，和琳姐還要拐彎抹角啊。只不過東陵市的事情複雜無比，咱們姐妹不適合摻和，不說有蘇慕儒這個人摻和在裡邊，便是沒有他在，我們兩個也不合適去插手的。他們亂便讓他們亂去吧，只要不影響到咱們就好。至於徐虎那邊，那老狐狸雖然滑頭，這些年人家幫着照應琉金殿堂，若是沒有人家幫着打點道上邊的事情，我們指不定要花多少精力在上邊的，人家沒有功勞還有苦勞呢，你這小妮子，不至於這麼記仇吧。”　　江慧琳說著臉上露出似笑非笑的樣子，原本的冰冷氣息也在一笑間瞬間瓦解，那瞬間的突轉的風情，若是有男人在此，對他的衝擊力只怕不下於一個清純玉女在他面前忽然變成胯下婉轉承歡的欲女，只是很可惜，這倆姐妹現在獃著的地方，註定不會有男人能夠見到她們兩個的這幅表情了，倒是可惜的緊。　　要知道，江慧琳和恭弘=叶 恭弘青花這兩個對姐妹花被圈裡邊的人稱作是冰山玉女那可不是沒有原因的。這倆人，在人前的時候從來沒有過笑臉，從來都是一身冷艷的裝扮，冰山一般的面孔上邊從來沒有任何的表情，而且全身都有着一股滲透到骨子裡邊的冷氣。　　據說曾經有好事者為了這對姐妹花的一個笑容而打賭，賭什麼時候能見到這兩個人她們的笑臉亦或是其他的表情，不過失望的是，琉金殿堂開業至今已經有五年的時間，從未有人見過這兩個人哪怕露出一個笑臉來，不說是笑臉，便是其他的表情也從來沒有人見過。讓東陵市的這幫圈內人士失望的緊。而且琉金殿堂背後神秘的背景又讓這兩個老闆娘不需要笑臉迎人，不需要卑躬屈膝的應酬，所以自然無人能夠得見這兩人的笑臉，而也少有人敢打着兩人的主意或是惹人家生氣什麼的，自然就沒有見過其他的表情，最多見過她皺皺眉頭而已。也有人在猜測，這姐妹二人到底受過什麼樣的打擊讓她們心冷到這種地步，能把這樣嬌滴滴的大美女傷成這個樣子，那可有時一樁八卦……　　恭弘=叶 恭弘青花聽過江慧琳的話倒是沒有反駁，在鼻子裡邊小小的哼了一聲，“姐，那可不怪我，誰讓他當初敢打我們的主意，我們姐妹倆的主意，也是他那老不死的配打的，當初放過他只是留下有用罷了，哼，我可還沒有教訓他出氣呢。”　　說著可愛的握了握小拳頭，又可愛的嘟嘟嘴，不過這副表情若是被外人見到，只怕又是一地的眼鏡，誰能想到，外人面前冰山的容顏下邊，竟然隱藏的是這樣一副可愛的性情模樣，說出去只怕也沒人相信。　　“你呀！”江慧琳摸了摸恭弘=叶 恭弘青花的腦袋，“以前在家裡邊的時候你就被叫做小魔女，跟着姐這幾年還是不改本性啊，當初綿州過來的公子哥不過是口花花了幾句就被你設計絕了人家的命根子。”　　“哼哼，那也是他自討苦吃，要不是他膽大包天的想打我的主意，那計可不一定管用的。哼，說到底還不是他自己好色，有膽量給姑奶奶我下藥，就要做好被琳姐你踢爆那兒的打算，恩，琳姐你當時那一腳酷斃了，我什麼時候才有機會踢出那麼一腳呀。”說著還做出躍躍欲試的樣子。　　江慧琳聽的哭笑不得，“你這小妮子，腦袋裡邊盡想些什麼亂七八糟的事情，他欺負你，我自然要做出激憤的樣子來給你報仇，再說，當時不是意外嗎，那會兒本來只是想給他掉教訓就算了，哪想到會正好踢到那裡，我又正好穿着高跟尖底鞋，還不是為了給你這妮子出氣呀，到取笑去我來了。”說著在恭弘=叶 恭弘青花的腦袋上邊拍了兩下。　　“我哪敢取笑琳姐你呀，萬一琳姐不高興也給我那麼一腳就不好了。”　　“你這妮子，找打。”　　這時候若是有旁人在場聽到這姐妹二人剛剛的談話只怕又是一驚，原來，當初在東陵市風傳的那件事兒並不是真實版本啊，當時的說法是，省城過來鍍金的公子哥兒看上了恭弘=叶 恭弘青花欲據為己有，多次騷擾不果之後找到機會給恭弘=叶 恭弘青花下了葯，哪像在關鍵時刻卻被江慧琳趕過來破壞了好事，不僅救下了恭弘=叶 恭弘青花，還一腳踢跑了人家的子孫袋。不過現在聽着姐妹二人的談話，似乎當初的事兒並不是這麼回事兒呀，而是還另外有着隱情。　　事實上，當初的事兒確實不是這麼回事兒，或者是，外人之所以這樣口口相傳，不過是這姐妹二人故意誤導而造出來的假象，而事實是，這件事兒，自始至終就在兩人的掌握之中。　　當時琉金殿堂剛剛成立，又自定了一套自己的行業規則，打破了業界的規矩，暗中想找麻煩看笑話的人不計其數，當時恭弘=叶 恭弘青花為了給琉金殿堂立威，為了稍微的凸顯一下自己的背景，確實是使了不少小手段的，開始的虎爺自然就是這樣被擺平的，之後的那個東陵市的商人是個意外，自然也是她們在暗中出手的，至於後來的那個省城過來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公子哥只不過恰好撞到槍口上被恭弘=叶 恭弘青花利用了一把罷了。只不過那人也確實是死有餘辜的，恭弘=叶 恭弘青花不過是利用了他好色的心裏，至於之後的下藥，也是確有其事的，只不過那公子哥兒不知道這件事兒自始至終都在人家的掌控之中，最後卻是美人也沒有得到，命根子也丟了還無話可說，最後還被人傳為了東陵市的笑談。這孩子，也算是杯具到家了。不過也正是因為那個公子哥兒的事兒，才給琉金殿堂徹底的立下了規矩，再也沒有敢在裡邊鬧事，鬧事者，都要小心自己下邊的那玩意兒。當初在東陵市裡邊還流傳着這麼一句話來形容江慧琳，“琉金殿堂的老闆娘，會閹人。”　　頓了頓，恭弘=叶 恭弘青花似乎又想起了什麼事情，“姐，你真的不會家看看呀，我聽說，家裡邊正在按照你當初的想法籌建高檔商務會所的，聽說叫什麼長安俱樂部和京都俱樂部的，你不回去看看呀。”若是唐昱在這兒的話，只怕又是要大吃一驚，前世的時候京城最頂級的四個俱樂部，長安俱樂部和晶簇俱樂部佔了兩個名額，而這兩個俱樂部，竟然是琉金殿堂這對姐妹花家裡邊的人搞出來的。若是唐昱知道的話，只怕會驚訝的掉了大牙，只不過他這會兒是註定不可能知道了。　　不過聽到恭弘=叶 恭弘青花這話，江慧琳臉色一整忽然抬起眼睛看着恭弘=叶 恭弘青花，直到看的她不好意思的開口求饒，“好琳姐，我不說了還不行嗎？”　　“你這妮子，自己想回去就直接說，難道琳姐還能強行不讓你回去呀，你說的那什麼勞子的京都俱樂部，幾個不成氣候的小屁孩，你能指望他們能搞出什麼好東西來，哼，懶得搭理他們。我既然出來了，就沒打算回去。”　　“琳姐當初還說不靠家裡邊的，結果怎麼樣，還不是要家裡邊幫忙的呀。”說著可愛的眨了眨眼睛。　　“那是……”想說什麼卻又說不出來，她自己心裏邊卻是清楚的，出來的這幾年，確實依靠了不少家裡邊的資源。雖然她離家之前就發誓絕對不會動用家裡邊的關係，不過既然是從那個家走出來的，身上邊就不可避免的會被打上那個家的印記，想擺脫都擺脫不了，經營琉金殿堂的這幾年，她雖然好強的從來沒有向家裡邊求助，但是事實上，很多事情和家裡邊的人脈是脫不了干係的，例如她的琉金殿堂能在東陵市開起來而不受污染，能不被虎爺覬覦，能踢爆了省裡邊的小太子而啥事兒沒有，這些都和家裡邊的強大背景脫不了干係的，並不是她自己努力而得到的，只不過好強的她一直不願意承認罷了。而且家裡邊的幫助，她也不會領情的。　　嘆了口氣，臉上神色一整又嚴肅起來，“算了，我們不說這個了，還是說說東陵市吧。”　　不知為何，最近一兩年來，談起那個家她總是有一種逃避的感覺，而不是像最初離家的時候那種厭惡到骨子里的感覺，意識到這點的她顯然不覺得這是一個好趨勢，所以一直在盡量的逃避着，轉而說起東陵市的事情來。　　微微想了想，也不理恭弘=叶 恭弘青花臉上的神色，“東陵市，這次算是徹底的洗牌了，過了這個月，只怕是商界和政界都要重新洗牌。蘇慕儒這次玩的這手倒是漂亮，以前卻是沒有發現，表面上一臉儒雅的學院派出身的幹部，在政治、鬥爭上邊也絲毫不弱呀，他若是之前有這樣的手段，和陳家的關係和不會鬧到那個地步，他現在也不至於還只是個市長。不過這次確實做的很有手段，已經有了一個政客的潛質了，這次的嚴打過後，只怕東陵市就徹徹底底的姓蘇了，黃寶德和馬華全這些人再也沒有機會翻起什麼風浪來，至於蔡明財和那隻自以為是的老虎，等到蘇慕儒徹底的整合了東陵市的資源，他們只不過是哥小人物罷了。不過這樣也好，穩定才好啊，咱們的琉金殿堂才能好好的經營。哼，至於省城那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章家妄圖運作市委書記，實在是有些弱智，也不知道章家當家的人是不是被鬼迷了心竅，他們這次即便是成功了，日後吉隆集團的麻煩也不小，章家，他們這是在玩火呀，為了一個小小的東陵市搞出那麼大的陣仗，甚至還和即將上任的新任省長唱了對台戲，這次等省裡邊的風暴過後，只怕他們是要賠了夫人又折兵了。”　　“玩火？琳姐，我怎麼沒有覺得他們是在玩火呀。”恭弘=叶 恭弘青花有些疑惑，她對省裡邊的事情也知道不少，不過還沒有看出來章家做的事情有什麼不妥之處。　　“你這小妮子天天不知道想些什麼東西，哪裡會了解這些事兒呀。再說，這裏邊彎彎繞的，只怕你也是不喜歡的。不過章家這次驀然插手政治，確實是不大妥當。他們原本只是省內的民營企業，只不過規模比較大又有些人脈罷了，他們若是乖乖的做生意也就罷了，那些人脈足夠他們揮霍的，可是他們偏偏不知死活的要插手政治上邊的事情。哼，那原本就是很引人忌諱的事情，政治上，那可比商場要險惡百倍不止，豈是他們一個民營企業能夠隨隨便便指手畫腳的。”　　“我看，章家就是太把自己當回事兒了，他們乖乖的做好他們民營企業的本分就是了，即便在政界有些人脈又攀附了什麼大人物，也不該公認插手這種事兒。他們是商人，經商才是他們的本分，驀然插手政治上邊的事情，對於他們這種政治底蘊不足的家族，不會有什麼好處的。而且，遼海省內現在的情況有些複雜，沈睿鴻上了省長之後，省內就一直在進行權力的重新洗牌，這才給章家有機可趁。不過越是這等時候，其實他們這些商人越是不能胡亂的指手畫腳。等這過一段時間這輪新的權利盛宴分配完畢，只怕有人就要對吉隆集團秋後算賬了。和省長公然唱對台戲，還是一個省內的民營企業，沈睿鴻可不是好脾氣的人，到時候不會有他們的好果子吃的。”　　頓了頓喝了口水，江慧琳又接着說，“而且，這次他們章家冒着巨大的政治風險運作東陵市市委書記的位子，其實有些得不償失的，絲毫沒有實際的意義。他們原先大概是看上了東陵市的商業機遇，而且稅改和國有資產拍賣都在東陵市開始試點，讓他們瞅准了機會想要撈一把，這才費力的鬧出這麼大的動靜來。不過計劃趕不上變化，到時候即便是運作成功了，對吉隆集團只怕也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呀。原先的話還好，蘇慕儒雖然有着省裡邊的支持，可是對東陵市的掌控還不全面，若是他們能把新市委書記在七月份之前給運作下來，那局面當然是大不一樣。可是現在不同，東陵市現在已經實實在在到了蘇慕儒的手裡邊，東陵市已經被蘇慕儒徹底的掌控在手中了。到時候，新來的市委書記空降過來無根無底的，拿什麼和蘇慕儒爭？爭不過來，那章家的投資自然就是打水漂了。新來的市委書記，他若是沒有蘇慕儒那樣的機遇和手段，只怕一兩年內都不見得能在東陵市打開局面來。所以說呀，這次他們怕是要賠了夫人又折兵了，兩頭都討不得好，省裡邊討不得好，市裡邊更是討不得好，兩頭都要落空啊。而且，我猜着，章家這次只怕也是被人當槍使了，照理說，他們做到這種地步，應該不會不知道這些忌諱才是，只怕誰拿着他當槍來試探沈睿鴻，又給了他一些不切實際的許諾，這才這般膽大的……”　　“停停停，琳姐您老人家快別說這些了，你也知道，這些彎彎繞的東西，我是聽不明白，還是琳姐您老人家自己研究去把，不過我們管這些東西幹嘛呀，我們只要管好我們的琉金殿堂就好了。我就知道，蘇慕儒這次搞出來的動作影響了我們的生意，讓我們今天喝西北風去了，不是好人，還有就是虎爺那個老狐狸，他不大一會兒要過來了，不知道又要想着做什麼事兒，這老狐狸，那可是鬼精鬼精的。”　　“他鬼精鬼精的，莫非你琳姐就笨頭笨腦呀，蘇慕儒搞他的事兒，又怎麼能和琉金殿堂來扯上關係的。我們姐妹二人之前可是看低了人家呀，能和陳家鬧翻了，總歸不該是些紙老虎之輩，應該是有幾分料的。至於那些個亂七八糟的官員，他們自己慌亂，那是他們沒腦子，不知道蘇慕儒到底要做什麼事兒。”　　不過恭弘=叶 恭弘青花之前的話卻是不假，琉金殿堂今天門可羅雀，還真和蘇慕儒有些關係。　　琉金殿堂往來者大都是在東陵市有頭有臉的人物，不是商界便是政界的精英，普通人家可沒有資格來這兒享受，這兒被稱為東陵市最高檔次的娛樂場所，接待的自然也是金字塔上層的那些人。而這些人，今天卻是不能過來了。今天的他們，大都被杜繼海的事情搞的是焦頭爛額，哪有心情來享受。　　杜繼海的事情，那是牽扯到整個東陵市官場上邊和商界人士切身利益的事兒，哪能等閑對待。害怕受到牽連的人自然是愁眉苦臉在想着對策，這種時候，哪敢到琉金殿堂這種扎眼的地方，都是在拚命的想着法子讓蘇慕儒不要惦記上他們。　　至於心中有底往日里不做虧心事兒不怕被抓到把柄受到牽連的，這些人又要想着在杜繼海的這次事情中收穫點什麼東西。畢竟，蘇慕儒稍微的動動手，到時候就要打破官場上邊一個蘿蔔一個坑的局面了，不知道要空中多少個坑來，若是稍微運作一下，便極有可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這些人這會兒自然沒有心情來光陳琉金殿堂了，挖空心思的想着怎麼能把蘇慕儒惦記到。　　至於商界的那些人，他們比官面上的人更加的驚恐害怕，生怕蘇慕儒的火燒到他們身上。自古官商便不分家，經商者，想要做大局面，自然要和官面上打好關係，這關係怎麼打好，自然一是錢財二是女人了，不外乎這兩樣東西。這些東西放到平日里自然沒什麼事兒，大家你開心我快樂你情我願的就完事了，算不得什麼大事兒，不過若是被人盯上了，還是一市之長，那或許就要杯具了。可以猜到，若是到時候有官面上的人要倒霉了，鐵定會牽連出一堆經商者，這是毋庸置疑的，這些人這會兒正想着，自己平日里結交的那些個政要，要沒要那個是被蘇慕儒盯上了要收拾的，還是趁早撇清關係的好，他們自然也沒有心思來琉金殿堂喝茶品酒，於是乎往日里熱鬧非凡的琉金殿堂，便有了開業以來最是客少的詭異局面……　　還有那個什麼東陵虎爺的，恭弘=叶 恭弘青花對此人是沒有什麼好感的。當初虎爺確實是覬覦琉金殿堂的，而且還使了些手段引起了恭弘=叶 恭弘青花的方案，之後把身後的背景稍微露出了冰山一角給他見識才算是把他給唬住了，不過對他並沒有什麼好感，反而有些討厭。不過之後因為各種關係倒是慢慢和這邊熟絡了起來。　　畢竟，開娛樂場所總和道上邊脫不了干係，不擺平那些人，少有娛樂場所能夠平平安安的開下去的。江慧琳和恭弘=叶 恭弘青花不屑於去搞道上的事兒，見識了他們背景的虎爺便很上道的幫着擺平了那些事兒。正所謂伸手不打笑臉人，人家幫着給解決了那麼多的事兒，江慧琳自然也不好記仇的再去找人家的麻煩，之前的事情便輕輕的揭過去了，之後一來二去倒是有些熟絡了，不過虎爺對這邊一直是恭敬的緊，東陵市的混子，從來沒有人敢在琉金殿堂鬧事的。　　恭弘=叶 恭弘青花說過話不大一會兒屋子裡邊的電話就響了起來，接起電話說了幾句便掛了電話，恭弘=叶 恭弘青花聽電話裡邊的聲音便知道是徐虎過來了，江慧琳笑了笑說道，“這個虎爺倒是有趣，過來的倒是不慢。他只怕也是知道，東陵市這次的權利洗牌雖然暫時還牽扯不到他，便是蘇慕儒這次的嚴打也只是給他撓了撓痒痒，沒有傷筋動骨，不過他心裏大概也是知道，這不過是暫時的事情罷了，遲早有他的苦頭吃。看蘇慕儒最近玩的手段，也不是好相與的人。他之前和蔡明財黃寶德這些人走的近，以前的時候和陳松威之間都是有些不清不楚的關係，和蘇慕儒之間的關係那可算不得友好，等到蘇慕儒騰出手來，若是不收拾他，那才是咄咄怪事。現在之所以不收拾他，不過是蘇慕儒秉承着省裡邊的意思，暫時不想讓東陵市發生混亂罷了，遲早有機會收拾這些牛鬼、蛇神的。他倒是想的清楚，想從現在就開始補救。”　　一個開娛樂場所的老闆憑着一些信息就猜測到省裡邊大人物的心思，着實是個厲害人物，東陵市官場上邊的人若是都有她這份能力，了解到蘇慕儒的底線，只怕市裡邊現在也不會這麼慌亂了。　　說完又整理了一下妝容，江慧琳臉上的笑容隱去，一瞬間又恢復了那派人前的冰山美人的作態，一股冰冷的氣息在套上了那套職業裝之後便若隱若現的散發出來，“我去和他談談，你就不要過去了，我倒是要看看，這個老狐狸這次又想要耍出什麼樣的花樣了。從現在來看，蘇慕儒可不是好糊弄的人，他可不要聰明反被聰明誤，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說完獨自一人去了會客室。　　江慧琳出去之後大約不到一刻鐘之後便又回來了，也不知道她和虎爺到底說了些什麼，這麼快便把大名鼎鼎的東陵虎爺給打發了，看江慧琳這麼快回來，恭弘=叶 恭弘青花眨着眼睛，好奇的問道，“琳姐，怎麼這麼快就把人家打發了，這隻老虎怎麼說？該不會需要我們做什麼事兒吧，哼，他想的倒好。”　　江慧琳皺着眉頭似乎在想着什麼東西，臉上邊似笑非笑，“徐虎打的倒是好主意，他準備這幾天在琉金殿堂給唐天鴻家的那小子擺酒，似乎叫做唐昱來着，到時候讓我們能夠隨意的露一下面，倒是不需要做什麼事兒，我們又沒有什麼虎皮好扯的，他便是想借力也借不上也借不上啊。”不過轉而卻又皺起眉頭，“不過蘇慕儒對我們的事情多少知道點，不要憑白生出事端來讓人家誤會就不大好了。”　　若是有東陵市的人在這兒的話只怕又要吃一驚，從剛剛江慧琳的話裡邊來判斷，原來他們的市長蘇慕儒，與這琉金殿堂的女老闆也是認識的。這消息若是傳了出去，在東陵市裡邊只怕又是一樁奇聞，不知道能被好事者搞出什麼八卦來。不過這個消息，也註定是不會傳出去了。　　恭弘=叶 恭弘青花卻忽略過她後邊的那句話，不管蘇慕儒的事情，她只注意到了前半截，“唐昱？你是說上次在東陵公園救了沈睿鴻女兒和孫女這次又被誤傷昏迷三天的唐昱？沈家和恭弘=叶 恭弘家可是為了他搞出很大的陣仗來，發動兩家的關係找來了不少的著名腦科醫生啊，最後卻什麼結論也沒有查出來。”這個本應該在東陵市算是絕密的事情，在恭弘=叶 恭弘青花的口中卻是隨口說出。　　若是唐昱在這兒的話只怕也要大驚失色，他救了小語馨和沈芸的事情知道的人不多，東陵市內知道的，除了他自家人便是只有唐天浩和蘇慕儒了，除了這些人，其他人只怕是不知曉的，至於省裡邊也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而且基本都是和沈家親近的人，其他人都只知道唐家與沈家很是親近，至於為何親近卻是不知曉的。可是這兩個東陵市的冷艷姐妹花卻似乎對此事知之甚詳，這卻不知道是何故。還有，方家和沈家幫着給他大張旗鼓的找醫生的事兒，東陵市絕大多數的人都是不知道的，除了成少洵和一院的院長之外便幾乎是無人知曉了，外人對於唐昱的病情更是無人知曉。而這對姐妹花不僅知道是方家和沈家在出力幫他，連唐昱的病情都知曉的清清楚楚，這二人卻是着實不凡。　　江慧琳鬆了松皺着的眉頭，“徐虎打的倒是好主意，只是放在這個唐昱身上卻是有些不妥了，只怕是要吃個大虧的，若是這等手段放在其他的公子哥兒倒是無所謂，說不準事兒就成了，不過這個唐昱卻是不簡單的。方家和沈家為了他這般大張旗鼓，那可不是簡單的事兒。”　　“不簡單？姐，我可少見你夸人的呀，不會是看走眼了吧。這個唐昱，不過是哥小官僚的兒子罷了，充其量便是跳水救了兩個人，這有什麼不簡單的，說是見義勇為還差不多。雖然東陵市裡邊回水的人不多，不過姐你該不會認為會游泳就不簡單了吧。”恭弘=叶 恭弘青花皺了皺可愛的小瓊鼻說道，她們這姐妹二人在人前雖然冰冷，不過兩姐妹在一起的時候卻甚是隨和的。　　“你這小妮子，怎麼說話呢。”頓了頓，江慧琳又皺起了眉頭，“不過這個唐昱，確實是有些不簡單的，只怕不能以常理推測，四月份東陵市裡邊發生了巨變之後我特意的查過蘇慕儒以及與他親近的唐家的消息，發現了諸多奇怪的事情。”　　“奇怪的事兒？琳姐你快快說說，我怎麼不知道呀。”　　“恩，便先說這次唐昱昏迷的事兒，你沒有發現沈家和方家搞出來的動靜太大了嗎？即便是他對沈家有救命之恩，那方家又是怎麼回事兒，以方老爺子的身份，可沒必要去巴結他這個小子吧，可事實上，方家是也方老爺子的名義找人的，這難道不是一樁怪事嗎，單單方家為了他大張旗鼓，那就是一樁天大的怪事了。”　　“再說蘇慕儒，蘇慕儒這個人你也知道的，我們兩個對他多少了解一些，他這個學院派出身的官員做學問還好，搞政治卻是有些不稱職的。依我看，四月份之前他在東陵市的表現似乎才是真正的他，那才是我所知道的蘇慕儒在政治上邊的水準。而四月份之後，他處事之法卻與之前大不相同，手腕高明了許多。雖然說陷害之事對他有些影響，或許刺激之下一下子開了竅，不過那些老辣的政治手腕，可不是受幾次打擊就能夠悟透的。”　　“事情的轉折一直在四月份，陳松威四月的時候在東陵市準備搞出跳票的事兒，隨後卻不了了之了，我讓人查了一下，原來在之前就被蘇慕儒識破了他的策劃並把事情捅到了省裡邊讓陳松威吃了掛落，之後陳松威才情急之下倉促策劃了陷害的事兒，雖然那個陷害整體來說不是很嚴密，不過在陳松威的強力掌控下，又有省裡邊的邱立源幫着遮掩，這卻不是他蘇慕儒自己能夠輕易破解的。奇怪的是，事情的結果卻很是出人意料，最後蘇慕儒在被陷害不久之後就洗清了冤情，而陳松威卻因此把自己搭進去了，你不覺得這事兒很奇怪很離奇嗎，一點也不符合常理。蘇慕儒那兩下子別人不清楚，你我還不清楚？他哪是搞政治、鬥爭的料，至於陳松威的手段你也不是不清楚，玩政治，兩個蘇慕儒也不是他的對手。可是事情就是這麼奇怪，蘇慕儒愣是能把陳松威給斗下去，這不是很奇怪嗎？”　　“不是說蘇慕儒那件案子裡邊有沈睿鴻這個省長出了力嗎？和你說的那個唐昱那小子有什麼關係呀。”江慧琳說的有些混亂，恭弘=叶 恭弘青花沒有太聽明白她想要表達的意思。　　“這才是重點，蘇慕儒是如何脫困的？沈睿鴻當時為何要出力救蘇慕儒？蘇慕儒是被冤枉的不假，可是誰知道這件事兒？我調查過，當時之所以沈睿鴻出手，似乎是唐家，就是唐天鴻、唐昱還有唐天浩這三個人到省城找的沈睿鴻出面，沈睿鴻為何願意出面？要知道，這裏邊的牽扯可不簡單的，而事情應該和唐昱那小子救了沈睿鴻的女兒以及孫女肯定是有些關係的，至於沈睿鴻最後願意出面，大概也是因為知道了邱立源這個前省長在裡邊扮演的不光彩角色，這才出面要踩一腳的，只不過他們都沒想到最後會牽扯到騙稅和分稅制改革的事情上，這個只怕是意外之喜了，不過能把邱立源這個省長給擠走，說來唐昱在這件事情裡邊是起到了紐帶的作用的，所以我才注意到他的。”　　“而且，因為四月份以來東陵市的動蕩，我對這邊的關注有所增加，我仔細的研究過，發現字四月份以來，似乎有一隻手在背後幫着蘇慕儒和唐家。你仔細想想，五月份上邊調控海南樓市，陷在裡邊的地產公司不計其數，可是偏偏唐天浩的地產公司在四月份的時候就提前撤離出來，之後省城方家的方建銘也在不久后就撤出了海南，再之後，蔡明財的萬建在市裡邊的聯合擠壓下，不得不暫避蘇慕儒的鋒銳而遠走海南，最後把萬建三億多的資金套牢在那兒，奇怪的是，萬建接手的樓盤和地皮，大都是省城方家原先出手的地盤，而這個方家掌控地產的方建銘，似乎和和唐天浩的關係不錯，你說，這裏邊是不是有些古怪，倒似乎是他們預料到了樓市泡沫要發生一般。而且，自打四月份之後，我一直感覺到，蘇慕儒的背後有人在幫着他策劃，幫着給他出謀划策，要不他可玩不出那些個政治手腕來。蘇慕儒的性格限定了他，對於政治傾軋這種事兒他是不在行的，而唐天鴻顯然也不是此道高手，要不他也不會在黨史研究室的位子上邊一坐就是十年啊，直到蘇慕儒來了之後才有了出頭之日。所以，我一直在推測，蘇慕儒在四月份以來，後邊是有人相助的，包括他能夠洗脫冤情的事情，否則的話，也不至於能讓陳松威倒台。”　　“有人相助？琳姐你不會認為是陳家的人在後邊出手吧？這怎麼可能？還有，你該不會是認為海南房地產的事情他們預先就知道了，然後提前做出判斷吧？這明顯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中央調控海南樓市，便是像咱們這樣的人都不大可能提前知曉的，這也是很多和方建銘背景差不多的人折在裡邊的願意，唐家不過是個小小的家族，甚至連家族都算不上，背後也沒有什麼厲害的勢力，怎麼可能提前知曉？”　　江慧琳搖了搖頭，“蘇慕儒的事情怎麼會是陳家的人，我開始的時候也猜測或許是陳家的人，不過後來想了想，確實不大可能是陳家，陳家當年便和蘇慕儒徹底的鬧翻了，原本還有些聯繫，不過蘇慕儒結婚後卻把陳家的外孫女給弄丟了，自此便和陳家徹底的交惡，陳家不給他使絆子都是好的，又怎麼會在後邊幫他，我說的另有其人。”　　“另有其人？”恭弘=叶 恭弘青花疑惑的皺着眉頭，不過突然似乎想到了什麼，“琳姐，你剛剛和我說唐家的那小子唐昱不簡單，你該不會認為是那小子吧？”　　江慧琳皺着眉頭沒有說話，“我們再看海南樓市的事情，為什麼唐家的人不可能提前知曉？要不你怎麼解釋方建銘的事情，若說是唐家在這件事兒上邊幫了方家，這才能解釋方老爺子大張旗鼓的給唐昱尋醫的事兒。再說，唐家沒有背景從中央得到消息，不過若是有人能夠推測出來呢？”　　“推測出來？不大可能吧？這件事兒幾乎沒有任何徵兆就發生了，趙繼東副總理歷來都是鐵腕的手段，誰能猜到他下一步要做什麼。”　　“這天下可不泛聰明人，你知道稅改為何選擇在東陵市？那是因為蘇慕儒上了紅頭內參的那篇文章，我還特意找過來看了看，裡邊對趙繼東副總理的很多思想都把握的很到位，海南樓市調控也是趙繼東副總理進行的，既然蘇慕儒在那篇文章上邊能迎合趙副總理的政治思想，為何就不能推測到海南樓市上邊的事情。”　　“不會把！”恭弘=叶 恭弘青花不可思議的張這嘴巴，不過轉而去似乎又意識到了什麼，“琳姐，你之前一直在說唐昱，又說了這麼多的事情，該不會真的認為那個毛頭小子就是蘇慕儒背後的人吧，而且是那個小子揣摩到了趙副總理調控海南樓市的心思，這，這不大可能吧？”　　江慧琳皺着眉頭沒有說話，心裏邊卻道，不是沒有可能，是極有可能。　　“琳姐，那隻老虎不是要在琉金殿堂給唐昱擺酒嗎，到時候我倒要好好的見識見識，這個毛頭小子到底又和能耐能讓琳姐你這般的推崇，哼，我可不相信有人能夠揣摩到趙副總理的心思。”　　江慧琳半笑着無奈的搖了搖頭，卻讓恭弘=叶 恭弘青花對這個唐昱更加的好奇起來，迫不及待的想要見識下此人的魔力了……

# 第一百四十八章 小談

　　琉金殿堂裡邊的姐妹花正在討論着唐昱這個透着怪異的人的時候，從琉金殿堂裡邊出來的虎爺心情卻依舊沒有好起來。　　作為在東陵市的黑道上邊獨霸了多年老大位置的虎爺自然不是易於之輩，而且有他自己的獨到之處，是個聰明人，這會兒，他是自家人知自家事兒，知道有些事情，若是不早做謀算的話，最後不知道要落的多凄慘。在道上的這些年來別的東西沒有學到，但是這裏邊的門門道道卻很是清楚的。　　他這次到琉金殿堂過來其實是有些求援的味道的，他知曉琉金殿堂的背景深厚，而他自己這些年來也算幫着那對冷艷的姐妹花做了不少事情，所以有意讓人家幫着出頭，不過原先也沒有抱着什麼希望的，只是試試看罷了。果然，江慧琳直接告訴他，莫說人家沒有權利去干涉一個地級市的事情，別是有能力干涉，這種惹人忌諱的事情也不能去做。虎爺自然滿臉失望，最後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在琉金殿堂宴請唐昱過來，到時候希望着對冷艷姐妹花能夠稍微的露一下面，也算是扯一次虎皮吧。這個叱吒東陵市的虎爺大概不知道，江慧琳之所以答應到時候出面，不過是因為他宴請的人是唐昱，而江慧琳恰好對唐昱起了興趣罷了，若不是因為這樣，以她的身份，無論如何是不會搭理像虎爺這樣的人，更不會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市裡邊的某些決定，畢竟，那是惹人忌諱的事兒。　　說來徐虎自己心裏邊現在也有些憋屈，他是叱吒東陵市的虎爺，在東陵市威風了十多年而沒有倒下來，之間不知道經歷了多少次的劫難和起伏這才有了如今的地位，可是現在，他去不得不委曲求全低聲下氣的去宴請一個小屁孩擺陪酒宴，着實讓他感覺着很憋屈。　　要說他在東陵市的身份和地位，雖然混混大都是上不得檯面的，可是混到了他這種地步那就不一樣了，也算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雖然比起蔡明財的身份不如，不過他明面上的娛樂集團給他的社會身份，其實在東陵市的商圈之中也是排的上號的人物，起碼不比唐天浩差，再加上他黑道教父的身份，其實已經算是身份不淺了，一般的沒有實權的副處級之類的幹部，他都不帶搭理的。不過這次，他卻不得不低聲下氣的給唐昱這麼個毛頭小伙擺陪酒宴。　　當然，這次也確實是他手底下的人做了錯事犯到了人家的手裡邊給抓住了把柄，若是他不在一定意義上表示屈服的話，那後果可就大了，畢竟，他得罪的雖然是唐昱，不過唐昱後邊是唐天鴻，唐天鴻後邊是蘇慕儒，得罪了唐昱，其實就等於是得罪了蘇慕儒和唐天鴻，那他虎爺的日子可就要難做了。所以，這個頭，他是不低也得低，給唐昱陪酒，其實不過是做姿態給唐天鴻以及蘇慕儒看罷了，所謂人活臉樹活皮，大體就是這番意思。　　當然，他還有着另外的想法，都要在這次的宴請之中把自己的態度表明，透過唐昱把自己的態度透露給蘇慕儒。他，現在怕的不僅僅是蘇慕儒藉著唐昱的由頭來收拾他，而是怕另外的事情呀，蘇慕儒遭受過陷害，眼睛裡邊似乎容不得他們這樣的人存在。　　事實上，虎爺他擔心的並不是這次的嚴打，怕的也不是這個。　　蘇慕儒搞出來的這次嚴打雖然聲勢浩大，不過絕大部分是因為政治目的而出發的，只不過是聲勢造的不小罷了。雖然因為唐昱的事情而在嚴打中特意針對了虎爺這方的人，不過造成的損失卻是不大的，不會傷筋動骨。而且，類似於這種嚴打，一般火是燒不到他這樣的人身上的，大多針對那些街面上的人，即便是燒到了身上他也有的是辦法來擺脫，虎爺是從九十年代初期的時候就開始進行洗白的，在明面上都是有一定社會影響力和地位的人，嚴打這種事兒，暫時還不會把目標對準他的。這會兒，虎爺除了控制着旗下不少的娛樂場所之外，他已經不大沾染道上邊打打殺殺的事情，那些事情大都交給了下邊的人在做。　　所以，虎爺敢打包票，如果蘇慕儒不究老底的話，嚴打的火是永遠燒不到他身上的。　　虎爺他真正擔心的並不是蘇慕儒這次發動的嚴打，而是另有其事。說白了，這次嚴打，對於虎爺來說不過是雷聲大雨點小罷了，大不了損失些銀錢，當不得一回事兒，他真正怕的，是蘇慕儒秋後算賬。　　虎爺在東陵市裡邊廝混多年，他能在黑道皇帝身邊屹立數十年而不倒自有其過人之處，這點是值得肯定的。　　虎爺在東陵市摸爬滾打這麼多年，早就經營出一張龐大的關係網絡，在官面上邊，無論是前市委書記黃寶德還是之後的陳松威，他都能過與他們那一系的人打好關係，還藉著這些人的關係暗暗擺脫着蔡明財的掌控與肘制，從這點上便可以知道此人的厲害之處。唐昱前世的那會兒，陳松威在98年倒台之後這隻東陵市的老虎也沒有倒下來，環城依舊開着，直到零幾年的時候才被某隻過江龍把環城給踩了下去，也自此淡出江湖。這其間，東陵市幾次更換一二把手，都沒有讓他傷筋動骨。　　這還僅僅是他在官面上的手段，在商界也同樣不俗，本市的拆遷公司，十有八九都和虎爺的人沾點關係，地產開發集團、建築商方面他也是人頭熟絡，除了蔡明財之外，他還有着大批的人脈。　　若是放在平日里，虎爺遇到了麻煩，這些政商諒解的人脈自然能發揮出威力了逢凶化吉，可是這次的事情不同，這次他遇到的麻煩大了，不是隨隨意意就能解決掉的，蘇慕儒這個官與以往的市裡邊的一二把手也不同，那麼很多事情就多出來很多的變數。　　虎爺自己心裏邊也清楚，他自己以前與陳松威一系的人走的太近了，蘇慕儒大概是容不得他的。他除了與陳松威之外，與黃寶德、以及蔡明財之間的關係更是不淺，被人風傳為是蔡明財養起來的一隻狗，事實和這個也差不了多少。他在蘇慕儒上位之前，親近的這些人大都是不溶於蘇慕儒一系的人物。　　以前的時候，他自然是靠着這些背後的關係才能在東陵市裡邊活的滋潤，才能徹底的打點好官面上邊的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可是現在，蘇慕儒插手進來還在短時間之內強勢的成為了東陵市地上的皇帝，那麼他這個以前與蘇慕儒的敵人走的過近的地下皇帝，自然就沒了好日子過，他親近的人大都是蘇慕儒容不得的人，而且他自己又是這種半灰不白的身份，蘇慕儒大概也是容不得他的。當然，具體還要看他的表現，看他會不會做人。　　蘇慕儒現在沒有收拾他，那是因為現在還沒有騰出手來而不是要放過他，這點虎爺心裏邊是清楚的。　　他知道，蘇慕儒之所以沒有藉著這次嚴打的機會把自己整下去而只是敲打了幾下，那不是因為蘇慕儒不敢動他，而只是時機不成熟的原因，虎爺雖然在政治上邊沒有什麼見地，也不知道省裡邊的打算什麼的，不過他有着驚人的直覺，他直覺的認為蘇慕儒遲早會動他，認為自己現在正處於一個危險的境地，雖然蘇慕儒還沒有表現出要動他的慾望來，不過多年來他正是憑藉著這種直覺才死里逃生的，自然不會忽視這種直覺，所以他才要想法子早做補救的，這個法子，自然就是宴請唐昱來賠罪了，畢竟是他的人惹上了唐昱的，那天和杜大浩在一起的五個人，這會兒都在高牆院裡邊被收拾呢，唐天浩可是託人在裡邊給那些人弄點苦頭的，自然舒坦不了他們。虎爺要想接近蘇慕儒這些人，也只能找着這個由頭先找上唐昱了，別的人，還真未必願意搭理他，反倒是唐昱這樣年紀的人好下手些。不過若是虎爺明白唐昱的底線的話，他大概就不會這樣想了。　　虎爺他自己是知道蘇慕儒和唐天鴻這樣性格的官員是不大看得上他們這些半灰不白的人的，知道蘇慕儒不大願意和他們這些所謂的渣滓扯上關係，虎爺自然也不奢望和蘇慕儒能夠扯上關係，這裏邊的忌諱他是知道的，即便是以前陳松威強勢的時候都沒有直接和他這種人直接聯繫過，而是透過蔡明財或是他的秘書與他聯繫，以防被抓住把柄，而像蘇慕儒這樣的人，大概是不會與他扯關係了。　　話說，虎爺想要做的只是讓蘇慕儒或是唐天鴻知道，這個世界有白就有黑，這兩種對立的關係總是少不了的，既然要有黑存在，那麼是別人黑或是自己黑，關係其實並不是很大的。他知道，蘇慕儒不動他，大概是顧忌動他不可避免的會造成市裡邊一定程度的混亂，這也是他與蘇慕儒談判的唯一的籌碼，當然，他是沒資格直接與蘇慕儒談判的，而是想透過一些事情表面自己的立場。例如，他此次到琉金殿堂來就是為了這件事兒，他希望藉著琉金殿堂的地盤來宴請唐昱。　　虎爺這個算盤卻是打的極好，當然，這是從他的角度來看的。一來這次無論是嚴打在民間引起的風暴還是杜繼海在官面造成的轟動，都與唐昱這個不起眼的小子脫不了干係，而且唐昱有着唐天鴻的兒子、蘇慕儒的乾兒子這樣的身份，所以，透過唐昱，虎爺可以向蘇慕儒表明自己的立場了態度。至於藉著琉金殿堂的地盤，卻也是做給蘇慕儒看的。　　琉金殿堂後邊有什麼背景他不大知曉，但總歸是異常強大就是了，別的人沒有親身體會過，他自己可是有着切身體會的，類似於他這樣的人，在人家眼裡邊大概渣都不是，當年他覬覦琉金殿堂想要巧取豪奪，最後要不是因為江慧琳的一句話，他差點就要人頭落地，這才讓他見識到人家背後的恐怖，這也是他多年來願意一直幫着琉金殿堂處理道上邊關係的願意，為的就是有一天能夠用得上這個人情，當然，人家是否願意領情就是人家的事情了。　　在他看來，蘇慕儒定然是知曉琉金殿堂的背景的，那麼藉著琉金殿堂的地盤，自然是個不錯的想法，雖然不至於讓蘇慕儒在收拾他的時候產生什麼顧忌，不過有這麼個大背景杵着，畢竟是件好事兒。而宴請唐昱，在他看來就更是神來之筆了。　　當然，若是虎爺有江慧琳那樣龐大的情報支持和精密的情報分析能力，只怕他就不會這樣想了。唐昱，那可不是一般人……　　而在東陵官場上邊一片人心惶惶人人自危的時候，在杜繼海患得患失的為自己日後的路途謀算的時候，在東陵虎爺暗中謀划緊急求助的時候，在琉金殿堂的絕代雙驕暗暗揣摩唐昱這麼個人的時候，這會兒，我們的大主角，也就是唐昱這隻小狐狸，他這會兒正和他老爸呆在一塊兒說道。　　他可不知道他已經被人給盯上了，唐昱一貫夠謹慎，自認為很多事情做的滴水不漏，即便是身邊的人也不大可能有懷疑，至於非親近的人，無論如何是不能夠知曉他做的事情的，不過他哪裡能想到，琉金殿堂的姐妹花會有那麼強大的情報來源，而且僅僅憑藉蛛絲馬跡的情報就能推測出好多事情來，這天下間妖孽班的人物，總是少不了的，而琉金殿堂的江慧琳顯然就是其中的一個。　　還不知曉自己已經被人暗暗惦記上的唐昱這會兒正興高采烈的和他老子在內室聊天，他已經準備明天出院了，在裡邊這麼多天，可把他給悶壞了，一個活蹦亂跳的大小伙，愣是被強制性的要求在醫院裡邊獃著這麼多天而不能動彈，不知道唐昱是多麼的憋屈，而且每天還要忍受那些個所謂的專家們的檢查，唐昱不心煩才怪。其間楊涵寧與他私會一次卻被宋宛如給抓了奸，自此再也不敢來醫院與唐昱幽會，讓唐昱在醫院徹底的成了孤家寡人，自然不想在這個鬼地方繼續呆下去，雖然特護病房的小MM都很養眼。　　而且，經過了這麼些天，那些個留下來要研究他莫名其妙的從昏迷中蘇醒過來的專家們，在觀察了幾天沒有任何發現之後，不得不準備離開，已經在醫院裡邊悶壞了的唐昱自然迫不及待的要求出院了，一直強制要求唐昱住院的張雅惠見沒有在唐昱身上發現什麼不妥之處，也感覺他已經完全的恢復了，也不好這樣一直住在市裡邊為市領導準備的高幹病房之中，畢竟影響不好，也就同意了他出院的事兒。　　這會兒，唐天鴻和張雅惠都在醫院裡邊過來幫着收拾東西準備明天的出院。張雅惠在卧室外邊忙碌着整理東西。　　唐昱住院的這些天來，病房裡邊積攢下來的東西可不少，一直也沒人好好收拾，搞的是亂七八糟的。雖然有資格過來這邊探望唐昱的人不多，不過大都帶了不少好玩意兒，這些自然就是官場上邊所謂的人情了。這些東西，人家送來了就必須做到心裏邊有數才行，雖然不需要上賬，不過要做到心裏邊有一本明細賬才行，這種事情自然馬虎不得。　　張雅惠收拾屋子的時候，唐昱和唐天鴻舒服的坐在裡邊的躺椅上邊說著話，他們爺倆可不樂意做收拾屋子的這種活兒，恰好唐昱有不少東西想要和唐天鴻說道說道以解開心中的疑惑。　　“老爸，你們這次藉著我昏迷的事兒這個由頭搞了這麼多的大動作，對我這個受害者，有沒有什麼獎勵啊。”唐昱腆着臉滿臉期盼的望着唐天鴻，他這次的昏迷可算是幫了蘇慕儒的大忙，而且惹禍的人裡邊又恰好是杜大浩這個關鍵人物，讓原本在政治傾軋之中不佔優勢的蘇慕儒一舉反轉局面，說唐昱在這裏邊有着巨大的功勞，那可是一點也不假。　　唐天鴻笑罵了唐昱兩句，接口道，“口頭嘉獎行不？你乾爸不是說了嗎，過幾天市裡邊的十佳青年給你一個名額。”　　“得了吧，市十佳青年，好像往年沒有這東西吧，是不是老爸你們今年搞出來糊弄我的，一個虛名，我才不在乎，好歹給點實質性的東西，比如一兩萬的獎金啊啥的。我說老爸呀，你也恁是小氣了點吧，好歹我也幫了你們大忙的，不能卸磨殺驢呀。”　　“卸磨殺驢？這詞兒用的好，還真把自己當頭驢了？”頓了頓，唐天鴻又接着道，“你小子還想要獎勵，沒有收拾你就是好的，要不我讓你媽進來給你說道說道？你這孩子不知道輕重緩急的，原先還以為你的性格是運籌帷幄做到心中有數才會行動的人，哪想着你也有衝動的時候，這次要不是剛子和你二叔過去的早，指不定要出什麼事情，你呀，唉，也不知道這麼說你才好，要是你真的出了什麼事情，你讓我和你媽怎麼辦……”　　“停停停。”唐昱趕緊擺手讓唐天鴻停下說道，“老爸啥時候和老媽一樣喜歡��嗦了，我可受不了你們這樣的，得，咱不用獎勵還不成？再說，我這不是沒事兒嗎，我這其實也是事先謀划好的，事先都給剛子打了電話的，只不過辦事的時候出了點意外而已，沒什麼大不了的。”　　“還沒什麼呢，都昏迷了三天，你還想被人傷到什麼樣，我和你媽……”唐天鴻的臉說著似乎黑了下來，眼角隱隱有某種光芒閃爍，唐昱一見不好，趕忙連連賠笑不止，再也不提此事，又把話題轉移到別的事情上邊，唐天鴻的臉色這才好看起來，心中卻在暗道，臭小子，看老子還收拾不了你。　　兩人閑扯了幾句，唐昱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來，趕忙開口道，“老爸，我今兒個聽說那什麼虎爺的，今晚光顧了琉金殿堂啊。”輕笑兩聲，又道，“都這種時候了，東陵市裡邊都要亂成一鍋粥了，這隻老虎還有心思到琉金殿堂去玩樂，虎爺的心理素質不錯呀，莫不成還真以為咱們不敢收拾他？”　　唐昱把玩着手裡邊的杯子似乎漫無邊際的說了一句，說的漫不經心，眼睛卻一眨不眨的盯着唐天鴻的反應。說實話，他對這個所謂的虎爺是心存淡淡的怨氣的，若不是他手底下的小弟，陳怡也不會險遭侮辱，自己也不會昏迷三天還一直被禁足在醫院。當然，除了怨氣之外，對這個能夠單槍匹馬在東陵市打下一番天地的虎爺，也有一種佩服，他前世的記憶裡邊，關於這個所謂的虎爺的記憶可不少，直到他重生的那會兒，這隻老虎雖然退出了江湖，可依然有些影響力的。　　“你小子的鼻子和耳朵倒是靈，再說，你小子管的也恁是寬了點吧，人家去琉金殿堂可沒有礙着你什麼事兒。”唐天鴻笑罵了他一句。　　琉金殿堂到底是個娛樂場所，唐天鴻不想唐昱過早的沾染那些東西，雖然子弟家庭對那些遲早要涉足，不過能不沾染還是不沾染的好，唐天鴻倒是不知道，唐昱如何能夠知曉那邊的事情。他自己也是剛剛過來醫院的時候才接到消息的，還是以為這些天來一直有人盯着虎爺的關係他這才能在第一時間得知，可是這會兒唐昱卻已經知道了虎爺的消息，不得不說唐昱的消息靈通的有些不像話，這讓唐天鴻有些奇怪，他還以為唐昱這些日子來心野了，在琉金殿堂都有了路子和眼線，這才能第一時間得到消息。　　似乎是看透了唐天鴻心裏邊的想法，唐昱微微笑了笑，“老爸，你可別把兒子看的那麼不堪，我可還沒有到那種地方找樂子的年齡，也沒有那麼多的心思，再說了，找樂子也應該到環城不是？到琉金殿堂去，那有什麼樂子好找的，老爸你說是不是。”　　這下可把唐天鴻搞的尷尬了，知道兒子明白了他心中的想法，不過心裏邊卻暗暗埋怨：你小子知道也就知道了，可也不用說出來呀。唐天鴻眼角的餘光看到張雅惠正在門口邊上收拾着東西，耳朵卻一直往這邊探視，他哪敢應話，暗道這小子害死了自己，只得微笑不語，拿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唐昱，直看的他心裏邊發毛。　　唐昱自然不管唐天鴻的反應，他可是知道自家老媽的剽悍，“得得，老爸你別這樣看着我成不？看的我心裏邊毛毛的，我投降，我說還不成啊，是二叔剛剛打電話過來的，二叔今天心情大好，帶着小叔去長見識去了，恰好看到虎爺在琉金殿堂那邊，就給我打了個電話。”　　看着那邊張雅惠離開，唐天鴻這才不動聲色的舒了一口氣，“你小子，會陷害老子了，長本事了不是？”又嘆了口氣，“你二叔呀，現在可是不管我這個當大哥的了，有什麼消息都先往你這邊彙報，倒是不在乎我這個大哥了，老了，老了呀。”還裝模作樣的唉聲嘆氣。　　“得得，就數老爸你會裝模作樣了，你要是再加上一句長江後浪推前浪就更好了，況且，你還在乎我二叔那點消息啊，那什麼虎爺的，那邊你們只怕早就讓人盯着了吧，嚴打結束之前，你們只怕會讓人一直盯着那隻老虎的，他的行蹤，還能瞞得過你們？”　　唐天鴻笑了笑沒有說話，這些東西，即便是有這麼回事兒，不過也不能親口說出來，即便是自家人之間，這些東西能不說還是不說的好，不過他不說話，其實也等於是默認了唐昱的說法。　　事實上也確實如唐昱說的那般，虎爺那邊是有人盯着的。從嚴打剛剛開始的時候，市局專門安排了一個監視工作組，日夜不停的監視着虎爺的行蹤，這種監視大概會一直持續到嚴打結束之後一段時間才會撤銷。畢竟，虎爺他是東陵市地下公認的王者型人物，即便是這些年來有金盆洗手不幹的跡象，可是東陵市內也沒有人敢小覷了他，在嚴打這種關鍵時刻，那是堅決不能掉鏈子的，自然要派人盯着他了。　　而虎爺，他大概也是知道這種監視的，不過猜到市裡邊暫時不會動他，他自然也會默認這種監視的存在，反正在嚴打這種危險時候也搞不出什麼大小動作了，被盯着行蹤也無傷大雅，沒什麼大不了的。　　“那隻老虎，這種時候到琉金殿堂做什麼事兒？這種時候可不是他享受的時候啊，一不小心就要萬劫不復的，他倒是有一副不錯的心理素質，讓人好生佩服啊。”　　唐天鴻看着臉上略顯迷惑的唐昱，微微說道，“探我口風呢？關心這麼多幹嘛，你小子可別胡亂的揣測，人家到琉金殿堂可未必是去享受的，你二叔難道沒告訴你，人家進去不到一刻鐘就出來了？”　　“一刻鐘？原來是中看不中用的快槍手啊。”　　唐天鴻在唐昱腦袋上邊扇了一記，“說什麼呢……”不過動了動嘴皮子，想說什麼卻終究沒有說出來。他自己是知道的，自從四月份以來唐昱這個悶葫蘆開了竅之後一言一行便大不一樣了，若不是從各種細節上邊知道這確實是自家的兒子，唐天鴻都要懷疑是不是被人給掉包了。到現在，他已經能夠接受唐昱的口中每每口出狂言了，不過這會兒說出快槍手這個詞兒，還着實是把他給雷了一把。93年這會兒大陸這方面的知識可是匱乏的緊，沒有蒼老師和武老師的現身說法，沒有網上流行的某某門，這種知識的傳播途徑可是有限的緊。那個年代，可是少有人能說出快槍手這個詞兒，還是兒子當著老子的面說出來的。　　唐昱嘿嘿笑了兩聲沒有說話，話說，他剛才那句話脫口而出沒有經過大腦的思考，說出去之後才反應過來面前說話之人是自家老子，不過唐昱前世的時候早就把臉皮練就的比城牆還厚，臉上邊的尷尬之時一閃而逝卻也不是很在意，倒是對虎爺到琉金殿堂的事情感到有些奇怪，“這種時候那隻老虎跑到琉金殿堂去本身就是異常奇怪惹眼的事情，在裡邊只呆了不到一刻鐘就出來，這卻是有些奇怪了，老爸你知不知道這隻老虎打的是什麼主意？”　　唐天鴻苦笑一聲，“我又不是人家肚子裡邊的蛔蟲，那知道人家心裏邊是什麼樣的想法，倒是你小子，關心這麼多的事情干什麼，這種事兒現在可輪不到你小子來思考，安心學習就是了。”　　“得得，老爸，是我自作多情好了吧，我這可是幫着你和乾爸分解壓力呢，你這麼還不領情呀，我好心沒好報是吧……”　　唐昱正說著，外邊忽然傳來一聲宏亮的笑音，“說什麼呢，怎麼聽到小昱你提到我了呀，要幫我分解什麼壓了呀。”原來卻是蘇慕儒和顧秋霞兩人過來了，恰好在外邊聽到了唐天鴻和唐昱的對話。　　“乾爸？你們怎麼這會兒過來了，都大半夜了。”說著和唐天鴻起身，接過蘇慕儒手裡邊的包。　　“什麼大半夜呀，我看你小子不是糊塗了吧，才八九點鐘嘛。我和你乾媽吃完了飯在家閑着無聊，聽說你小子明天就要出院，過來看看你，不過明天你二叔給你擺酒我就不過去了，你爸估計到時候也不大有時間，也不大方便。”　　唐昱暗自點頭，原來是這麼回事兒啊，怪不得都八九點鐘了蘇慕儒和顧秋霞還跑過來。　　唐昱出院，自然要好好的慶祝一下，明天出院之後，唐天浩事先就在酒店裡邊定好了酒宴，邀請了不少親近之人過去，蘇慕儒作為唐昱的乾爸自然也是要邀請的，不過蘇慕儒出席這種場合，有些不大合適，因為唐天浩請過來的人，可不止是自家人，而且是這種敏感的時期，是在剛剛出了杜繼海的事兒的這種時候，作為一市之長的蘇慕儒，他的一舉一動都不知道牽扯到了多少人得心，決定這多少人的切身利益，所以，蘇慕儒這種時候自然不大方便露面的，而且這幾天正是忙亂的時候，蘇慕儒自然也不大有時間去參加一個私人性質的宴會，反正都是自家人，也不大在意這些個虛的東西，所以這會兒蘇慕儒才過來和唐昱打個招呼。　　“怎麼，你們兩個剛剛在說什麼呢，怎麼聽到小昱提到了我呀。”　　唐昱嘿嘿笑了兩聲，“我剛剛說幫兩個老爸分解壓力呢，可是老爸不樂意呀。”　　“哦？你這小滑頭，又要幫我們兩個分解什麼壓力呀？再說，你這小胳膊小腿的，能分擔多少壓力。”　　“嘿嘿，剛剛我們正說著琉金殿堂的事兒呢。我二叔晚上打過電話來，說咱們東陵市的那隻大老虎晚上跑到琉金殿堂消遣去了，我老爸剛剛又說他進去十多分鐘就又出來了，我和老爸剛剛正琢磨着，人家是不是快槍手呢。”　　撲哧一聲，蘇慕儒嘴裏邊的水噴出來半口，“你……”　　唐天鴻也無奈的道，“這小子，心野了。我可收拾不了，你看他說的都是什麼話。”頓了頓，“天浩也是，什麼東西都和他說，這麼個半大小子能頂什麼事兒。”　　“誰說我不頂事兒了……”　　唐天浩和蘇慕儒數落着唐昱，不過說話的時候唐昱卻注意到，在剛剛他說起琉金殿堂的時候，蘇慕儒臉上的異色一閃而逝，雖然僅僅是一絲的異色，很快就被蘇慕儒給隱藏了起來，不過卻恰好被唐昱觀察到了，這不禁讓唐昱心中一奇。　　唐昱對琉金殿堂是有些了解的，知道這個在東陵市略微帶着些傳奇色彩的娛樂場所。　　當然，唐昱的了解大多是來自於前世時候的記憶，這一世的他可還沒來的及光顧那些地方。在唐昱前世的記憶之中，他知道這是前世的時候東陵市最高檔次的娛樂場所，知道那兒的經營模式是一種會所的雛形，知道在96年之後琉金殿堂改造成為遼海省第一家私人會所，知道琉金殿堂一直在自己重生的那會兒，依然是東陵市最頂級的三家娛樂場所之一，而且一直是最高檔次的那家。　　唐昱前世的時候限於身份的原因，其實對琉金殿堂的了解也不是很多，畢竟人家可是有着很雄厚的背景的，不是誰都有資格接觸到核心的東西。前世的時候唐昱光顧琉金殿堂大都是2000年之後了，那會兒他在事業上邊已經小有成就，而且在成少洵的幫助下高了一張琉金殿堂的會員金卡，所以在裡邊消費過幾次，對裡邊很是出面的冷艷姐妹花也曾經見到過一次，體會到什麼叫做冷到骨子里的冰山美人。　　說實話，唐昱對琉金殿堂的背景也是有些好奇的。他前世的時候知曉琉金殿堂有兩個冰冷的美女姐妹花是大老闆，這兩朵冷艷花，直到唐昱重生的那會兒呢沒有聽說被誰摘去了，反倒是越加的冷艷，而且還又增加了一朵，也就是唐昱前世的時候在琉金殿堂見到的第三位冷艷花陳怡。對琉金殿堂採用的經營模式唐昱也很是佩服，在那個年代，國內對於娛樂場所的經營思想還趨於保守，能夠在八十年代末就開始經營會所的雛形，着實有着不簡單的頭腦和眼光。雖然局限於東陵市一地而沒有讓琉金殿堂成長為京都俱樂部那種龐然大物，不過在唐昱前世的時候，琉金殿堂在整個省內都是很出名的，算是省內私人會所之中的王牌級娛樂場所，要不唐昱也不會特意搞了一張裡邊的會員卡到裡邊消遣。前世的時候，96之後琉金殿堂就成了遼海省高端商務人士的集散地。　　唐昱前世的時候也是聽說過琉金殿堂的各種傳說，知曉琉金殿堂的這對冷艷的姐妹花有着強大的背景，可以可以無視東陵市地下皇帝的覬覦，忽視一個省廳實權二把手的怒火，這自然不是一般人能夠擁有的能量。只不過唐昱前世的時候對琉金殿堂也不是很熟悉，所以也不大知曉琉金殿堂背後的人到底是誰，只不過前世十多年，東陵市的市長和市委書記更換了一個又一個，可是琉金殿堂依然在那兒屹立不倒，反倒是越加的輝煌。　　剛剛說起琉金殿堂的名字的時候唐昱注意到了蘇慕儒臉上剛剛一閃而逝的異色，心裏邊着實有些奇怪，暗道，莫非，自己的乾爸知曉這對姐妹花的背景？可是琉金殿堂明明是八十年代末就開起來的，那會兒就在東陵市裡邊紮根了，而自己的乾爸蘇慕儒卻是在去年的時候才空降過來東陵市裡邊，照理說，這兩者之間應該不大會扯上關係的，起碼蘇慕儒不會是琉金殿堂的背景。那麼，蘇慕儒要是知曉琉金殿堂的這對冷艷花，那就是以前的時候認識，或是聽說過接觸過了。　　看來，自己的這個乾爸也是不簡單啊，前世的時候自己接觸蘇慕儒就是蘇慕儒空降到東陵市之後了，而空降之前的蘇慕儒唐昱卻不是很了解，更不知道蘇慕儒身後是否有着什麼背景。不過他一直以為蘇慕儒的後邊是沒有什麼背景的，要不前世的時候也不可能被陷害的那麼凄慘。只是……　　唐昱沒有再往下想，卻下決心，定然要好好的查查這個琉金殿堂的底細，看看那冷艷姐妹花到底是何方神聖，“乾爸，那隻老虎這會兒到琉金殿堂是何意？他只呆了十來分鐘就出來了，自然不大可能是去娛樂了，這種時候，他應該好好思量着怎麼來應對乾爸的出招才是，摸不是想到琉金殿堂去尋求庇護？”　　“尋求庇護？小昱你這想法可不一般呀，好笑，好笑。”蘇慕儒自然不知道唐昱已經注意到了他剛剛臉上邊閃過去的異色，這句話不過是試探罷了，“算了，不說那個，什麼大老虎小老鼠的，不過是些上不得檯面的傢伙罷了，當不得什麼事兒，不過你小子不是說要幫我和你爸分解壓力嗎，你倒是說說，乾爸下一步該怎麼走？”　　唐昱嘿嘿笑了兩聲，“乾爸，你們兩個明明是心裏邊早就有了打算並且開始實行了嗎，哪還用得着我出謀划策呀，杜繼海的事兒我事先可不知道，你們可欠我一個交代，我可是眼巴巴的等着看那杜大浩的凄慘下場呢。”　　“得，就知道你小子還記着這件事兒呢，不過杜家那小子那兒，現在確實是有些不方便得……”　　“得得。”蘇慕儒還沒有說完就被唐昱打斷，“算了算，我可不是不知道輕重的人，不過是說說罷了，乾爸你可別當真。我是知道杜繼海這個人留着有大用，能幫乾爸你擔著人家暗中的咒罵，幫乾爸分解壓力，咱還不至於不識大體，只不過那小子害我這麼倒霉，心裏邊有股子惡氣沒有出來，不過既然杜繼海這會兒也給乾爸效力，我自然要把這口惡氣放下的。”　　唐天鴻笑罵了唐昱兩句，“怎麼著，還委屈你小子了，一市之長親自發動規模浩大的嚴打，就為了給你小子出氣，還不知足啊，你小子呀，可別得寸進尺。”不過心裏邊卻對唐昱的說法暗暗肯定，知道蘇慕儒留着杜繼海，就是為了幫自己擔著那些得罪人的罵名，不過自己沒有幫唐昱出氣，多少還是讓他有些心存愧疚的。　　“得得，我還不知道分寸呀，輕重緩急我還是知道的，老爸你還不清楚我呀，我這會兒可沒有想那些事兒，我就是在琢磨着咱們東陵市的這隻大老虎。嘿嘿，乾爸都說了，嚴打這幾天就要結束了，對那隻大老虎也沒有傷筋動骨的，他現在這會兒上躥下跳的，怕就是為了應付乾爸日後的算賬了，這隻老虎，大概也知道乾爸遲早饒他不得，這就開始早做打算了，就是不知道他到琉金殿堂是何意。”　　蘇慕儒擺擺手，“不說這事兒了，咱們說說杜繼海的事兒。”　　唐昱搖着頭，“這兩件事兒雖然關聯不是很大，其實說穿了還是一碼事兒嘛，都是這次嚴打牽出來的事端，當成一碼事處理就行了。那隻大老虎那邊，嘿嘿，有黑就有白嘛，總是少不了他們這些人的，乾爸若是看他不順眼整治了他，自然會有另外一個人跑出來代替，而且中間還少不了一番的動蕩，小規模的混亂肯定是少不了的，這才是乾爸現在沒有動他的原因，想過段時間省裡邊的底線降低點之後在對他動手。當然，若是這隻大老虎足夠的識趣，不亂搞出什麼事端的話，留着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反正他們這種半灰不白的人，總歸是少不了的，有個聽話點的，總比不聽話的強。”唐昱說著還配合著奸笑了兩聲，“乾爸你說是吧。”　　蘇慕儒不置可否，沒有表態，也沒有具體說什麼。　　不過官面上的東西就是這樣，有些話心知肚明就好，是不會說出來的，即便和唐昱已經親近的如一家人一般也不會隨意的說，唐昱可以看作是童言無忌，能夠隨意說，不過蘇慕儒作為一市之長，即便是沒有外人的時候，對這種事情也不會直接發表言論的，這倒不是愛惜羽毛什麼的，而是官面上原本就是這樣，有些東西，即便是在家人面前也不會說的。　　倒是唐天鴻接過口，“咱們且不管那隻大老虎，反正在東陵市裡邊，他翻不起什麼風浪來。”唐天鴻自然也知曉琉金殿堂有着雄厚的背景，雖然不大知曉具體是什麼背景，不過並不妨礙這個背景的足夠的強勢，不過琉金殿堂這些年來只是專心經營自己的娛樂場所，從類沒有聽說過和政治上邊的事情扯上過關係，他自然不認為一個區區東陵市的虎爺能夠請動琉金殿堂為他出面。虎爺這種人，說穿了只不過是個混子，是個社會渣滓罷了，即便是有些地位，也只能說是大混子，終究是上不得檯面的東西，對於蘇慕儒這樣身份的人來說，不值一提。對於琉金殿堂的這種背景雄厚的人，自然更不會在意這樣的社會渣滓。　　“你小子倒是說說，杜繼海的事兒，這後續要怎麼演下去？沈省長說你的政治敏銳性足夠，今天我倒是要好好見識見識，看看你小子到底有幾分本事。”　　唐昱嘿嘿笑了幾聲，“乾爸還用這個來考考我呀，不過這種事兒，其實簡單的緊，完全不用考慮的，外邊的人人心惶惶，那是他們格局不夠，看不明白你們這些大人物和省裡邊那些個大人物的想法，想必人家黃寶德和馬華全心中現在雖然焦急，卻不是焦急乾爸你接下來的動作，而是焦急他們日後的出路。嘿嘿，省裡邊現在一致的態度是求穩，這次搞出嚴打這麼大的動靜來其實原本已經超出了省裡邊的底線了，只不過時機恰恰好罷了，省裡邊又有不少人看不過章家想在東陵市裡邊搞風搞雨的，這才默認了這次的事情，不過要想搞出再大的事情，即便是乾爸你有心有力，只怕省裡邊也未必能夠讓你如願。只不過這些東西我們知道，那些個心中急惶惶的官員可不知道，他們只以為乾爸你拿到杜繼海手裡邊的東西就要對他們這些陳松威時代的蛀蟲進行清理，豈不知幹部你需要的只是一個借口和雨傘，哪需要杜繼海手裡邊的那些東西，只不過是做給外人看的罷了。至於過了幾天怎麼辦，那就更簡單了，反正乾爸已經說了，嚴打在三五天之內就要結束的，那麼事情自然也要在嚴打之前結束，等到過了嚴打，只怕什麼動作都搞不出來。嘿，乾爸過了幾天，只需要在某些場合稍微的表露一下態度，再殺雞儆猴的拿下一兩個給大夥看看，到時候，若是某些人識趣的話，該病退的就病退，該退居二線的就退居二線，該給下邊的同志讓位子的就讓位子，那就簡單多了，完全不用我們做什麼事情嘛，至於某些人不長腦筋不識趣的話，自然還有其他的手段，不過想來大多數同志的心思，還是向著乾爸你的，對於乾爸的意志自然能徹底的執行下去，乾爸你說是不是呀？”　　唐天鴻和蘇慕儒愣愣楞的相互對視一眼，兩人眼中都透着些許驚訝和無奈，他們兩個可沒想到，唐昱竟然能把他們的細膩把握的如此清楚，猜測到了他們連個絕大部分的想法。　　事實上，他們正是如此打算的，從杜繼海表露了態度之後，他們就動了這方面的心思，只不過省裡邊的態度是不希望東陵市這段時間發生什麼大動靜，蘇慕儒他們兩個即便是有杜繼海手裡邊的材料其實也和沒有差別不大，只不過杜繼海和他們配合著搞出這麼一齣戲做給東陵市的很多人看，那結果就不一樣了，完全可以不動聲色的發生很多事情的，就和唐昱剛剛說的那般，不動聲色的就能讓陳松威一系的人靠邊站而順利的安插上自己的人手。當然，安插自己的人手，倒不是說蘇慕儒排除異己，只不過在市縣這種單位，那是圈子相當明顯的地方，若是沒有自己的人手，命令出不了市委大門這是很可能的事情，蘇慕儒初來東陵市的半年之中就遭遇的是那樣的尷尬的事兒。　　“你小子知道的倒是清楚，日後不從政，真是屈才了。”蘇慕儒嘆息了一聲。　　“別呀，乾爸你可是高看我了，所謂屁股決定腦袋，他們坐着的位子就決定了他們的格局，自然看不了那麼清楚，哪像我是旁觀者清，而且和沈伯伯的聊天也能知道省裡邊的態度，還熟悉乾爸，也熟悉我老爸，自然能大致的把握你們的想法，從政，那可不是我喜歡的事兒，我看還是算了吧。”　　蘇慕儒笑了笑，“不逼你，知道你小子喜歡的經商，沈省長也是支持你日後經常的，要不人家兒媳婦也不會把那麼大的公司交給你瞎鼓搗。”　　唐昱裝模作樣的憨笑兩聲不言語，唐天鴻笑罵了他兩句，又接口道，“鳳城區的那攤子事情，你到底弄的怎麼樣了？上次見到陶業驊，我怎麼聽說恆達那邊的事情你小子有很大的決定權呀，還有就是，恆達的規模原本不大，你們先是兼并了百聆這個電視機廠，接着又在安��弄了個什麼大項目，恆達能撐住嗎？你小子，可別瞎搞，陶區長現在可是整天提心吊膽的，生怕你們搞出來的局面隨後收拾不了。他可是和我說，百聆收購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什麼動靜呢。”　　唐昱笑了笑，“恆達那邊宛如姐不大管事，說是交給我實習了，我自然要好好鼓搗的，百聆那邊還在進行着人才招聘，還不能正式開工，估計要進入八月份才行，至於安��收購的項目，嘿嘿，你們就等着看好戲吧。”說著賣起了關子不再往下說。　　“你這小子，不想說就算了，和我們兩個還要賣關子呀。”說著摸了摸唐昱的腦袋。　　唐昱口中嘿嘿的笑着，心裏邊卻在暗道，VCD的項目，總有一天要讓所有的人都大吃一驚的，那個前世沒有專利權都產生了一大批資產過十億的企業，這一世自己搞出了專利權，最後不知道要搞出一個什麼樣的怪物來。資產十億，唐昱心中暗笑，不過是小意思罷了，或許福布斯的榜上，遲早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若是蘇慕儒和唐天鴻知道，唐昱這小子現在就把目光瞄準到了福布斯榜上，不知道心中要驚訝到什麼地步，唐昱雖然一貫表現的很出彩，不過距離福布斯榜，似乎還有着一段遙遠的距離。起碼現在的他，蘇慕儒和唐天鴻看不出來他有一天能夠走上神壇。倒是蘇慕儒認為，若是這小子從政的話，有自己和沈睿鴻的照顧，遲早有一天能走到比自己還高的位子上邊。　　“明天你二叔幫你張羅酒宴，你媽一塊兒過去，我和你乾爸到時候可能不大有時間，嚴打到了收尾的階段，各種事情一大推的，暫時就顧不上你了，你小子可別抱怨我們。”　　唐昱趕忙搖頭，“兩個老爸都是大忙人，為了人民鞠躬盡瘁的，我哪敢抱怨呀，你們還是忙你的去吧，二叔到時候不知道要找多少人過來，你們兩個若是到時候露面的話，只怕也不大方便，會有不少為難的事情，倒不如不去，我乾媽倒是無所謂。”　　蘇慕儒也點點頭，“你這小子，現在也算是我們東陵市的大名人了，明天的酒宴，指不定有多少人擠破了頭想要插進去的，我和你爸確實不方便出息。”　　“大名人呀大名人，昏迷了三天換來這個結果。”唐昱錘着頭，“我這次可是虧大了，老爸你們都是大豐收，獨獨我一個人在醫院裡邊住了這麼多天，默默無聞的為你們坐着奉獻，這會兒我可是虧大了。”唐昱裝模作樣的抱怨着。　　恰好顧秋霞插了進來聽到了這句話，“小昱呀，乾媽和你說，所謂的吃虧就是福，我怎麼聽說，這幾天有個小姑娘天天在這兒伺候着你，怎麼趕都趕不走，端茶倒水洗臉喂飯的，什麼都給你做呀，你可別和乾媽裝蒜。”　　唐昱苦笑一聲搖頭不語，他自然知道，顧秋霞說的小姑娘就是說陳怡。唐昱也沒想到，以前對自己不假辭色的陳怡，這次對自己的態度會轉變的這麼大，看那副天天在病房裡邊照顧他的態度，都比得上古時候的童養媳了。　　蘇慕儒臉上也露着古怪的笑容，不過和唐天鴻兩人都沒有說什麼，倒是顧秋霞繼續打趣着，指着唐昱對蘇慕儒說道，“老蘇，你們兩個看，這孩子還臉紅着害羞了。”　　“咳咳咳。”唐昱連忙咳嗽幾聲，他臉上倒是確實有些紅了，不過那是剛才喝水嗆了一口，要說他的臉皮，那早就練的比城牆還要厚實，哪是打趣幾句就會變紅的呀。不過他這會兒可不敢解釋，要不可不知道要招來什麼樣的話，他對於乾媽顧秋霞的那張利嘴可是深有體會的。

# 第一百四十九章 慶酒宴

　　八月二十二日的時候唐昱正式出院，早上大約八九點鐘的時候唐天鴻的司機過來醫院這邊接人，唐天鴻現在是政府秘書長的位子，實打實的正處級，自然有專車接送，國家那會兒對處級人員的配車還沒有硬性的划價格規定，不過官場上邊自有一套自己的潛規則，像唐天鴻這樣的實權處級幹部，一般的配車是不能超過二十五萬的，像唐天鴻的配車就是一輛帕斯特，全部配備下來大約二十三萬左右，至於牌照，這些東西在政府都有自己的規矩的。　　蘇慕儒和唐天鴻都忙着處理政府那邊一大堆的瑣事，不能親自過來，所以只有張雅惠和顧秋霞在，唐天浩也開車過來幫忙，畢竟，唐昱住院的這些天，這邊可着實積累下了不少的傢伙什，有些是別人送的，有些是張雅惠不放心唐昱，特意從家裡邊帶過來的，這些東西，唐昱出院了自然要帶回家去。至於唐昱的小叔唐天宇，在前天的時候就已經返校了，原本他在八月底才開學的，不過導師那邊有個項目需要幫忙，他也只得提前過去了，臨走時倒是告訴唐昱，讓他把放在唐天浩家裡邊的那台電腦搬回去。　　不過唐昱的苦難可沒有因為出了醫院就結束了，到了家之後又是一番折騰。他們老家這邊有個習俗，想唐昱這種生了大病住院的，到家之後要跨火盆來去霉氣。所以，等唐昱到了家之後，早有一盆燒的旺旺的炭火放在了門前。　　“媽，要不咱就算了吧，直接回家多好！”　　唐昱看着那冒起足有一尺高的火焰，着實心裏邊有些發憷。他們這邊的習俗，可不僅僅是跨過火盆那麼簡單的，之所以把這盆炭火燒的這麼旺，其實也是有緣故的。他們這邊有個說法，那就是跨過火盆的時候，身上必然要給火盆留下點紀念，意思就是穿着戴着的東西，一定要給火盆燒着一些才能算完事兒，要不火盆就白跨了，是不吉利的事情。所以，他們這邊的人跨火盆的時候，都穿着比自己大一號的褲子，褲子的下擺還要綉上幾根布條讓跨過火盆的時候給火神爺上供，這樣就算是去了霉氣。　　當然，這是唐昱老家多年前的風俗，現在已經很少有人做這樣的事兒了，都簡化成了尋常的跨火盆，畢竟，給火神爺上供褲子下擺綉着的布條，那可是有一定危險性的，那會兒的說法是燒着的越多越吉利，還在旁邊備着一盆子的水怕是真的把人給燒傷了，挺麻煩的，所以就簡化為了最簡單的跨火盆了。　　不過這次唐昱昏迷過去的蹊蹺，醒過來的也蹊蹺，讓原本不喜歡這些神神道道東西的張雅惠，在一些老人的勸說下，把這個古老的跨火盆燒霉運的習俗又給搞了出來，弄的唐昱看着自己現在對自己身上邊的“奇裝異服”好生無奈。話說，他現在身上邊穿着的東西，堪比二十一世紀的非主流的洞洞裝之類的東西，超級寬鬆的褲子，比他正常穿的褲子大了三號，長了接近十公分的褲管拖拉在地下，褲腳的邊緣給粘上去了十來根的破布條，形態各異顏色奇怪，也虧得他家門前只有他老媽張雅惠、乾媽顧秋霞以及二叔唐天浩還有二嬸四個人，若是被其他人看到了唐昱的着一身“奇裝異服”，不知道要笑成什麼樣子，唐昱早晨是在老媽的威逼利誘之下扭着耳朵才穿上去的，他可是記得他走出醫院時候那些人怪異的目光。　　“媽，咱直接回去吧，你看人家現在都不興這個了。要不，咱把火弄小點，跨過去就成了，別燒褲子成不？”唐昱哭喪着臉對張雅惠求饒，說話的時候那火苗又冒起了一截，讓讓看着生畏。　　“不行，你這孩子，說什麼呢，從醫院回來哪有不跨火盆的，這可是咱老家流傳了前年的習俗，靈驗着呢，還不趕緊跨過去？難不成想把一身的霉氣帶到家裡邊呀。”說著敲了敲唐昱的腦袋，扭着他的耳朵就來到了火盆前邊。張雅惠可是下了狠心了，這次唐昱昏迷的三天，對她來說比三年還漫長，這次好不容易聽信家中老人的話讓唐昱跨火盆來去霉運，哪是唐昱幾句話能打消得了他的決心的。　　看張雅惠這副架勢，唐昱也知道，看來這火盆是必須要跨過去了，眼睛一閉，用哀怨無比的聲音，心下暗道，豁出去樂，不就是跨個火盆嗎，連重生這種事兒咱都經歷過了，還怕一個小小的火盆呀。閉着眼睛，一狠心便對着火盆走了過去，耳邊還聽着張雅惠神神道道的念叨着怪異的語言，什麼“去霉運燒霉運，跨過火盆沒霉運”之類的話。　　接近一尺高的火苗，雖然火勢不大火苗也不粗，不過還是讓人心驚膽戰的，唐昱跨過去的時候，拖在褲腳下邊的幾根十幾厘米長的布條就被點燃了，火苗嗖嗖的直往上邊竄，讓唐昱的小心肝噗咚噗咚的跳個不停，話說，便是知曉了自己重生的那會兒唐昱都沒有這般的心跳加速。好在唐天浩的手裡邊早就預備好了水，和唐昱二嬸兩人拿着柏樹枝蘸着水往唐昱的褲腳上邊灑，撲滅了褲腳那些破布條上邊的小火焰之後又把水從下往上的往唐昱身上灑一直撒到他腦袋上邊，直讓唐昱欲哭無淚。　　他們的這幅神神道道的模樣，倒是讓唐昱想起了以前的時候那些個糊弄人的巫婆啊神婆啊之類的人，實在是讓唐昱有些無語和無奈，他着實沒想到，自己一貫為無神論者的老媽，怎麼會因為自己受傷一次就變得如此神神道道。他可不知道，他昏迷的那三天，不止是他老媽張雅惠，便是他老爸唐天鴻都去求過神拜過佛。　　跨過火盆洗了霉氣之後，這些神神道道的活動總算是結束了，唐昱在心裏邊悲嘆一聲，轉身脫下自己身上的那套“奇裝異服”遞給他二叔，然後丟到火盆裡邊，張雅惠和他二嬸又是一番神神道道的念叨，等到念叨完了，這才徹底的結束，那一番跳大神的模樣，讓唐昱都誤以為自家老媽前世的時候是走江湖混神婆吃飯的。　　“終於到家了！”結束了那番跳大神的活動之後，一身“清爽”的唐昱終於在時隔多日之後，再一次的踏入了家門。　　原本他們十點鐘的時候就到家了，在家門口的那一番的折騰花了小半個小時，等到唐昱踏進家門的時候其實已經到了十點半鍾了，迫不及待的脫掉身上邊的衣服，唐昱趕忙衝進了浴室裡邊。話說，他二叔用那兒柏樹枝蘸着亂七八糟的“神水”往他身上潑灑，着實讓他有些心中發憷，這才迫不及待的衝進浴室洗澡。　　等唐昱洗澡出來，家裡邊也徹底的收拾完了，從醫院裡邊帶回來的那一大攤子的東西也都從車上卸了下來。於是，一家人開始浩浩蕩盪的向外邊出發。　　唐天浩可是在外邊給訂好了慶酒宴的，酒席到了十二點就要開席了，現在已經差不多有十一點鐘，他們作為主家自然要早點兒到達。　　慶酒宴的地方定在了鳳城區老街附近一个中等規模中檔檔次的酒樓，之所以訂在這個地方，也是因為唐昱是在老街受傷昏迷住院的，按照這邊的習俗，自然是應該在老街這邊慶酒，這又是與別處不同的風俗。　　到了酒樓，唐天浩原先就安排了人在這邊招呼客人，這會兒已經陸陸續續有些人到了，唐昱今天是主角，自然坐主席，唐天浩招呼唐昱坐下之後就開始到外邊去招呼人。他今天可邀請了好幾個商界的朋友過來，都是想藉機和唐家搭上關係的，唐天浩也是拗不過他們，這才讓這些人過來的，事實上，這種慶酒宴，本來是沒有這些人的份的。　　慶酒宴果真如唐昱之前猜測的那般，雖然唐天浩只是邀請了親近之人和幾個商界的朋友，滿打滿算不過是三桌的客人，可是事實上卻遠勝於此，大大超出了唐天浩的預測。　　在唐天浩邀請的人陸續到達之後，唐天浩就準備開席，不過緊接着外邊就傳來一陣爽朗的笑聲。　　“哈哈哈，天浩，你這可是不給我面子呀，給小昱慶酒，怎麼能少了我，小昱這次在我們鳳城區的地界上邊出了事兒，是我這個當叔叔的沒有盡到責任，理當過來給小昱慶酒。”原來卻是鳳城區的區長陶業驊過來了。　　“陶叔。”唐昱趕忙起身打過招呼，當著這麼多人的面，唐昱也不能對陶業驊託大，雖然他和陶業驊見面的時候一貫隨便，沒有那麼多的規矩，陶業驊也不敢指望唐昱對他有什麼規矩，不過今天當著眾多人的面，唐昱自然不能給陶業驊掉臉，也不想讓其他人知道他們兩個之間的關係。　　陶業驊過來之後，酒宴更加的熱鬧起來，有給唐昱慶酒的，也有給陶業驊拍馬屁的。　　“小昱這麼大年紀就要那樣的膽識，着實不簡單呀，與六個歹徒搏鬥，嘖嘖……”　　“虎父無犬子嘛，唐秘書長的兒子，蘇市長的乾兒子，有這樣的長輩，小昱這樣出息自然是應當的……”　　“東陵市的小英雄啊……”　　“聽說咱們東陵市從今年開始要每年舉辦一次市十佳青年表彰大會，像小昱這般的少年英雄，自然是少不了要上去露露臉……”　　“小昱這次，可是給我們機關大院裡邊的孩子長了臉，季良，以後好好和人家學學，少年人，就應該有血性……”　　總之，酒宴一開，各種讚揚聲馬屁聲就開始不絕於耳，若非唐昱前世久經陣仗，這會兒只怕就要飄飄然了，不過他臉上的一臉平淡的神色，倒是讓不少過來慶祝的老官油子暗暗高看他一眼，少年人能耐這般寵辱不驚，那可不簡單，他們是見慣了世面的人，自然能看得出唐昱的表現不是裝出來的，而是能夠真正的淡然處之。便是唐天浩都對自己這個侄子的心態好生佩服，若是他在這般年紀，在這種場合下可做不到唐昱這般。要知道，限於唐天鴻之前在官場上邊的不得意，唐昱可是第一次經歷這種陣仗的。　　隨着酒宴開席，陸續還是有些人趕到過來給唐昱慶賀，這些人有些是接到了唐天浩的邀請，可是在唐天浩想來應該不會過來的，例如城關區的區委書記成衛東，雖然只是過來和唐昱喝了半杯酒就匆匆離去了，有些人卻是沒有接到邀請而不請自來的，官場上邊，永遠不缺少厚臉皮的人，所謂的臉厚心黑，大體就是這般。　　這些人陸陸續續的過來，到最後，過來的人越來越多，原本準備的三桌酒席一加再加，最後整個酒樓都被包下來還人滿為患，這卻是唐天浩和唐昱始料不及的。也虧得唐天浩事先就感覺三五桌酒宴是不夠用的，把酒樓整個包下來了，要不可要鬧出笑話來。酒樓的老闆也算是個又能耐的人，見過來的人比原本的多了不少，也不匆忙，趕忙新加了幾桌的宴席，在每桌上邊又添了幾張椅子，這才把過來的人全部坐下，至於酒樓準備的食材不夠，這卻也難不倒他，立馬從附近的酒樓高價往過來運。　　今天這生意，便是虧本他都願意做，若是唐天浩願意的話，他都願意給免費。要知道，他這個比較偏遠的中檔酒樓，雖然檔次還行，可是平日里卻少有這些個大人物光顧，今天過來的這些人，可算是他的活廣告，平日里請都請不過來人，今天卻集聚一堂的來到他的酒樓，若是運作得當，日後他的生意便能夠好上幾籌，所以，他才不在乎今天能不能賺到錢，關鍵是對酒樓的影響力。開酒樓，要的就是名氣，名氣好了，還怕客人不過來？今天唐天浩把酒宴釘在這兒，就等於是無形之中把酒樓的檔次給提高了不止一檔，也是因為他與唐天浩有些關係唐天浩才願意幫幫他，換做是旁人，只怕是巴結也巴結不來的。　　唐昱原本以為參加這種酒宴，即便不是親近之人，起碼也要認識才行，要不不大適合過來參加這種有些親近以為的慶酒宴，哪像，除了開頭的幾桌人，後邊過來的人裡邊，倒要一大半是不認識的，或是只知道名字而沒有見過本人的。　　不過官場上拉扯關係的本領卻是這些人的強項，臉厚心黑是混官場的必備技能，不聲不響不着痕迹的就與唐家扯上了關係，也不管這關係是怎麼扯過來的，便是唐天鴻曾經到某個機關去視察過，都能被這些人給扯上關係，還讓你無話可說。　　唐昱可沒有料到這些人死纏爛打的本事是如此的強大，也虧得唐昱前世在商場上邊歷練出一張好嘴和一副厚臉皮這才沒有被這些人給忽悠暈了。　　這些人自然不是專門來為唐昱慶祝的，唐昱這麼個毛頭小子，放在平日裡邊，即便他有一個處級的老爸也不值得這些人過來這麼多人來巴結，實在是這次的情況有些怪異，他們這些人過來參加，實則是各有各的目的，不過不外乎打點關係、套口風之類的事情。　　能和唐家打好關係自然是好的，唐天鴻現在是東陵市官場的新貴，是蘇慕儒跟前的第一大紅人，比蘇慕儒的專職秘書都吃香，自然是值得巴結的人物。能和唐天鴻打好關係，也就意味着與蘇慕儒的關係近了一層，這對他們這些混官場的人自然是好的。　　與唐家扯不上關係的，也想着從唐昱或是唐天浩的口中套套口風，看看此次的事情最後到底要如何處理。畢竟，無論是嚴打還是杜繼海搞出來的事兒，都是因為唐昱的昏迷而引起的，和唐昱有着很深的牽扯，找唐昱來打探自然是應有之意。　　只不過他們着實是小看了唐昱這個前世在商場之中沉浮數十年的商界強人，對於與這些官面人物扯皮的本領早就歷練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雖然沒有在言語之間與這些官油子打機鋒，不過一副神神道道的模樣，一邊隨意瞎扯，一邊裝傻充愣，楞是讓那些個官油子沒了脾氣。倒是唐昱跟着他二叔一桌酒一桌酒的敬過來，嘴裏邊說這話裝傻充愣的，卻也藉機摸清了不少官員的態度，還收了不少的紅包。他們這些人過來給唐昱慶酒，自然不能空着手過來，而且還不能小氣，讓唐昱收紅包收到手抽筋。　　其間蘇慕儒和唐天鴻還出人意料的出現了幾分鐘，匆忙喝過酒之後又離開了。　　原本蘇慕儒和唐天鴻忙着處理各種事情，是沒準備過來的，不過唐天浩給唐天鴻打電話，把這邊過來的賓客名單大致說了一遍之後，蘇慕儒卻決定過來了。可別看他們兩個只是出席了幾分鐘就匆忙離去，蘇慕儒也只喝了半杯酒，不過這幾分鐘可不能小看，蘇慕儒是否出席，讓他們對唐昱的定位有着決定性的作用。　　在這種敏感時機，蘇慕儒都要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過來給唐昱慶酒，也讓這些人徹底的明白了唐昱此人的分量，暗暗感嘆今天這趟沒有白來。　　至於唐昱，今天他算是徹底的走入了東陵市官場的眼中，也算是混了哥熟練，還給不少人留下了印象。　　上次唐昱認乾親的時候也舉辦了一次酒宴，只不過那次的主角是唐昱和蘇慕儒，參加的人，起碼也是處級幹部才有資格，這次的慶酒宴卻有些不同，主角是唐昱，籌辦人是唐天浩，自然就沒有了那麼多的講究，來者，大都是處級以下的幹部，除了陶業驊和成衛東這兩個處級之外，大都是處級之下的人，成衛東也只是喝了一杯酒就匆匆離開了，畢竟，唐昱的身份限制在那兒，他能過來和一杯酒就已經做的很好了，再留下來，就顯得有些跌份兒了，至於陶業驊為何一直賴在這邊沒有離開，這卻是有些耐人尋味。　　不過毋庸置疑，藉著上次認乾親的酒宴和這次的慶酒宴，唐昱在東陵市的官場上邊，起碼混了個臉熟，唐天浩和拉着他給東陵市幾個商界的人物敬了酒，多少也算是混了個臉熟，至於蘇慕儒和唐天鴻的中途到來，這些都是給唐昱長臉，給他鋪路的事兒，唐昱明白這些，那些個官員自然也明白蘇慕儒的意思，大致就是這般了。　　中間還發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兒，那就是中途蘇慕儒和唐天鴻過來的時候，杜繼海也跟在後邊過來露了一下臉，還親自給唐昱敬了一杯酒，雖然後來也跟着蘇慕儒很快就離開了，不過這裏邊透露出來的意思，也是有些耐人尋味的。官場上邊的事兒，每一步都有自己的用意，不會是隨隨便便的走出來的，杜繼海的出現，甚至讓熱鬧的酒宴冷了一下場，在杜繼海給唐昱敬過酒之後才熱鬧起來，不過也表明出來了意思，杜繼海確實是投入了蘇慕儒一系。　　之前的時候大家僅僅是猜測，還沒有徹底的證實此事，不過今天杜繼海的這種出現方式，卻是徹底的向大家證實了此事，證實了他確實已經投入了蘇慕儒一系，至於他為何能取得蘇慕儒的諒解，這一點大家自然是心知肚明的。　　不過即使進入了蘇慕儒一系，杜繼海也徹底的成了孤家寡人了，官面上的這些人，對於他做的這種事兒是極為的忌諱的，即便是從此事之中得了好處的官員，也很是忌諱杜繼海做的這樣的事兒，所以，沒有幾個人給杜繼海好臉色看，即便是虛與委蛇的人都沒有幾個，這才讓尷尬的他在蘇慕儒離開不久后也匆忙的離開……　　總之，在唐昱看來，這次有着非同尋常意味的慶酒宴，還是比較成功的，他，自此之後，在東陵市裡邊算是有了一席之地……

# 第一百五十章

　　出院的當天，唐昱在慶酒宴上喝的醉醺醺的，好在唐家在喝酒上邊有着優良的傳統，所以張雅惠和唐天鴻都放心的讓唐昱喝酒。　　不過今天的人顯然有些多了，雖然眾人體諒而且有蘇慕儒和唐天鴻出現過，他們也不大敢鬧酒，不過參加酒宴的百來人有十多張桌子，唐昱在唐天浩的陪伴下一桌桌的敬下去，即便是兌了水的茅台，最後也喝的他頭昏腦脹的，來慶酒的人可着實不少，以唐天鴻現在東陵市裡邊的態勢，趕着來巴結的人，確實很多，不過這卻是苦了唐昱這個酒桶子，好些人的酒都不能抿一口了事，要實打實的喝下去，好在他前世在喝酒上邊的經驗就不少，其間倒是陳怡這妮子過來幫唐昱擋了不少酒。　　因為唐昱是為了救陳怡才受傷的，所以這次的慶酒宴陳怡也過來給唐昱慶祝，這小妮子別看平常冰冰冷冷的，喝起酒來卻是海量，唐昱初時還不大敢讓小姑娘喝，直到陳怡的母親劉舒蘭告訴唐昱無妨，唐昱才發現，這小姑娘，還真的是有一副好酒量，小半斤酒下肚，除了小臉變得紅彤彤的之外，竟然毫無異色，也算是一大奇事了，不過喝過酒的陳怡身上卻沒了往日那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態色，脖頸處往下，紅彤彤的一片，反倒是多了一番誘人的風情，好生可愛。　　陳怡原本就是大美女，和楊涵寧想必雖然還是青蘋果，不過眉眼已經長開了，即便是沒有那種成熟的韻味，卻是另有一番風味，只不過平常衣着色素，而且一貫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態度，這會兒喝了酒之後，在唐昱面前卻少了那番冰冷而多了几絲火熱。　　不過這次小妮子卻是吃虧了，雖然酒量不錯，不過扶着唐昱去洗手間的時候，神智稍微有些迷糊的唐昱恍惚間竟然捧着人家的小臉啃了幾口，滿嘴的酒氣噴洒在柔嫩的小臉上，讓度初中以來還從未與男孩子握過手的陳怡又羞又怒，不過看唐昱那神志不清的樣子，陳怡的臉上卻又多了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暗嘆一聲，心中暗道，也不知道這冤家，知不知道自己吻過的人是誰，知道不知道他在無意之中奪去了一個女孩子的初吻，不過看唐昱現在的樣子，只怕清醒之後也不會記得了吧，不過這樣也好，省得……　　酒醉中的唐昱自然不知曉自己無意之中在人家黃花大閨女的臉上啃了好幾口，更加不會知道被奪去初吻的陳怡此刻心中的想法，兌了一大半水的茅台，一輪輪的敬下來終究還是讓他胃裡邊翻江倒海起來，頭腦清醒的時候，心中卻在想，這一世的酒量可沒有鍛煉出來，以他前世的業務水準，東北的燒刀子都有一斤半的量，哪至於像現在這般的狼狽，上廁所都需要陳怡這妮子給扶着。　　慶酒宴一直鬧了三個多小時氣氛才慢慢下來，陸續有人開始離開，唐昱微微迷離的雙眼卻開始清醒起來，到底是前世從酒桌上鍛煉出來的人物，稍微緩緩就緩過來了，前世剛剛畢業做業務那會兒，酒桌上最常說的就是“我幹了，您隨意”，酒量也是那樣練出來的。　　等到人散的差不多了已經到了下午三點多鍾，唐天浩開車載着微微帶着酒意的唐昱回家，他今天喝的也不少，替唐昱擋了不少酒，雖然以唐家現在的聲望，很多人的敬酒都可以隨意抿一口，不過他是生意場上的人，自然要做的圓滑些，而且有些人得就是必須要喝的，有些人得面子是必須要給的，所以唐天浩和的酒沒有一斤估計也有八兩了。不過他這些年一直在生意場上，酒量自然造就鍛煉出來了，喝了碗醒酒湯就清醒過來，駕車倒是沒什麼問題，想必東陵市的交警也沒人會吃飽了撐的找他查酒駕什麼的事兒。　　唐昱雖然醒了酒，不過身子倒是有些軟綿綿的，陳怡扶着他上了車，唐昱還有半邊肩膀靠着人家，陳怡掙了兩下沒有掙脫，索性坐進車子裡邊和唐昱一起回去，反正她也唐家的人已經熟絡了，就連張雅惠都習慣了這個清秀的小女生的存在，路上，張雅惠看着軟綿綿的唐昱，禁不住的心疼道，“這孩子，喝了這麼多，天浩，你也是的，怎麼讓小昱喝這麼多，他才多大，可比不得你們這些酒桌上的常客。”　　唐天浩苦笑一聲，“嫂子，這酒桌上可由不得我們，人家是來給小昱慶祝的，咱們作為主家多少要給人點面子，再說，我大哥又不是沒和你說，今天的這桌酒，那不是簡單事兒，關係著很多的東西的，給小昱慶酒，不過是借個名義，大哥日後在東陵市要想阻力小點，今天這面子還不能不給。大哥和蘇市長都不方便在這種時候出面，只能讓小昱擋在前邊。”唐天浩說這些東西也沒有避諱陳怡，這些東西，不是這般年紀的小姑娘能聽明白的，不是每個人都能和唐昱這個早熟的小變態比，再說，即便是陳怡聽明白了沒啥。　　頓了頓，唐天浩扭頭看了唐昱一眼，“再說，這小子以後少不了喝酒的時候，現在就當提前鍛煉了。”　　這話倒是讓迷糊中的唐昱清醒了過來，這才發現自己的腦袋不雅的枕着陳怡的肩膀，滿口的酒氣打在人家姑娘的脖頸處，映出一片紅暈，煞是好看，唐昱竟然不覺間有些痴了，直到陳怡在他侵略性的目光下不安的晃了兩下肩膀這才醒過神來，忙把腦袋抬起來，這才發覺小姑娘的態度有些奇怪，不羞不惱的。　　張雅惠看唐昱醒過來了，嗔怒的在他腦袋上邊點了兩下，“你這孩子，不會喝酒和不知道少喝點，看看你喝成了什麼樣子。”說著給唐昱遞過來兩片紙巾。　　唐昱擦了擦嘴，“媽，這可不能怪我，要怪就怪我老爸和乾爸，這什麼勞子的慶酒宴，可是他們兩個人給鼓搗出來的，我可不樂意，再說，原本請三五個人就得了，是老爸和二叔他們兩人鼓搗出這麼多人的，那些一個個處級副處級的大叔敬酒，我一個毛頭小伙的，能拒絕得了嗎，總不好和人家說，你幹了，我隨意吧。”　　唐陳怡聽唐昱說的有趣，忍不住抿嘴笑了起來。　　唐天浩扭頭道，“這可不能怪我，這是大哥給你鋪路，你小子還別不領情。”　　唐昱不屑的撇了撇嘴，“二叔，你敢說你沒有私心？”　　唐天浩扭頭不語，這個侄子的嘴向來是不饒人的，他可沒信心贏了唐昱，再說，這次的慶酒宴，他花了這麼多的心思，請了這麼多的人，還真就有些自個兒的心思。做生意嘛，最重要的就是人脈，能有這種機會借勢，他自然要把握好機會，好在唐天鴻和蘇慕儒都默許了他的這種行為，倒是也沒什麼好擔心的。　　看張雅惠又要數落自己，唐昱趕忙求饒，又把火引到二叔的身上，“媽。你兒子我的酒量，那可是遺傳了老爸的優良基因，不信你問我二叔，半斤八兩的，那是平常事兒，和喝白開水差不多，是吧二叔。”　　唐天浩趕忙點頭，不過這倒不是應付，他對唐昱表現出來的酒量也是有些佩服，近半的茅台下肚，雖然是兌了水的，不過能不吐不鬧的，足以說明唐昱的酒量了，說來唐家的人其實都很能喝酒的，別看唐天鴻一副斯文樣，喝起酒來一斤的茅台下肚都臉不紅心不跳的，在黨史研究室的那會兒，沒少被領導叫着去陪酒，就是唐天宇這個唐家的書獃子都有一副好酒量，所以對唐昱表現出來的酒量倒是沒什麼好奇怪的。　　張雅惠也是見多了唐家的男人喝酒時候的樣子，知道這一大家子的人都能喝酒，所以才沒有過於的擔心，剛剛數落唐昱，不過是看到唐昱身子軟綿綿的，有些心疼罷了，這會兒看唐昱醒了過來，倒是沒了那麼多的擔心，她是知道唐家這些人的酒量的。　　放下了心，張雅惠倒是關心起今天的收穫了，別說，唐昱喝了這麼多的酒，陪着唐天浩敬了那麼多桌，還是有不少的收穫的，那些個過來的人，可不是空手過來的，都帶着紅包，張雅惠在車上就迫不及待的開始拆開清點起來。　　說實話，在蘇慕儒沒有來東陵市之前，唐昱一家子的經濟條件很一般，唐天鴻在之前充其量就是個混吃等死的公務員，要不是唐天浩經商有不少的收穫，他們家的日子估計也就一般，現在有這種機會光明正大的來錢，張雅惠自然很是高興。　　還別說，今天過來的這些人，沒幾個小氣的，張雅惠自個兒清點不過來，到了家之後又拉着陳怡一塊兒清點，最後點下來，竟然有二十萬出頭，陳怡這小妮子也是第一次見識到了權力的魅力，這小妮子，心中是有着一貫的小小的仇富仇官的心裏滴……

# 第一百五十一章

　　唐天鴻是晚上九點多鍾才到家的，蘇慕儒也一起過來了，陳怡早已經被唐天浩送了回去，倒是顧秋霞知道蘇慕儒晚上還會過來，所以一直等在這邊。　　唐天鴻他們回來的時候，唐昱已經徹底的醒了酒，慶酒宴上雖然喝的不少，不過比起前世的應酬來，實在是小兒科了，唐昱回來躺了一會兒就完全的醒過神來，這會兒正在卧室裡邊打着電話。　　他剛剛回來的時候沈芸就從省裡邊給他打過電話來問候，小語馨也爭着說了幾句，倒是宋宛如只是淡淡的打了個招呼就完事兒了，不知道是因為那天早晨撞破了唐昱與楊涵寧之間的事情有些尷尬還是怎麼滴……　　打完電話唐昱從卧室裡邊出去的時候，他老媽張雅惠正一臉喜色的在外邊說著什麼，唐昱撅了撅嘴，“老爸，我媽可是完全的變成了小財迷，回了家只知道數錢，也不知道好好的關心下自家的兒子。”　　張雅惠挺了挺眉毛，沒有搭理唐昱，美滋滋的看着手裡邊整理出來的禮單和沙发上放着的一堆的錢，一百張一沓的整理出來了二十多沓。　　說實話，就二十多萬，在九十年代初期，那可是一大筆的錢，即使相當於蘇慕儒和唐天鴻這樣不大不小的幹部家庭來說，都不是一筆小錢。可以想象，在工人家庭人均月收入徘徊在五六百元的那個年代，二十多萬，要不吃不喝四十多年才能攢出來的。今天這個慶酒宴，這個可是唐天鴻為數不多的可以公然接受這些錢的時候，畢竟，即便是官場上邊，也少不了人情往來的時候，那些個送禮的人也都會自己把握分寸，知道上多少禮不會超出了分量被定性了賄賂。　　張雅惠這麼多年來，可還沒見過這麼大筆的錢，自然是喜滋滋的一遍又一遍的數着，當然，這些錢可不能都收着，那份禮單上邊，有些人的錢，拿着是會燙手的，不能心安理得的拿着，職位低的自然是無所謂，平級的也能收着，不過職位比唐天鴻高的，那可就不成了，不僅要想方設法的把人家的紅包給還回去，還要給上一份回禮。　　事實上，以唐天鴻現在的級別，一個宴席是不會有這麼多人出席的，即便是他現在東陵市紅的發紫，也不會有這麼多的人過來，不過這次的慶酒宴，時機恰恰好，恰是市裡邊處級以下官員人心惶惶的時候，這個慶酒宴，說白了，和市裡邊當下的局勢是有着巨大的關係的，由不得那些個處級副處級的官員不來參加，自然紅包也就少不了了。　　唐天鴻也不搭理唐昱口花花，“感情是把你老子當成大貪官了。”　　唐昱不屑的撇了撇嘴，“二叔手裡邊隨便漏出來點也不止這些，還拿的心安理得，哪像你們這些當官的，拿幾個錢還提心吊膽的，生怕被人知道了，花的偷偷摸摸的。”　　唐天鴻和蘇慕儒早知道唐昱無意與官場，他這麼說，其實也算是變相的表面心跡了，等於告訴這兩人，自己日後發展的道路在商場上邊。　　“還說你媽是財迷，你小子才是真正的財迷，哈哈，要說你在政治上邊的敏感性，要是不做官可真是可惜了，有我和你爸照應着，沈省長偶爾出點小力，日後的成就肯定在我之上的，可惜了。怎麼樣，要不你再考慮考慮？”蘇慕儒說完笑了笑的指着沙发上邊的那一堆錢，“做官也是能賺錢的，而且可比經商容易多了，不正合你這小財迷的意嗎。”　　唐昱趕緊縮了縮脖子，“乾爸，哪有這樣教育人做官的，大肆收受賄賂的這種事兒，紀委的人可不是吃素的。再說，做官這麼麻煩的事兒，可比經商的要算計的多了去了，偷偷摸摸花錢的事兒，我可不願意做，再說，我二叔現在也算是身價過億，當官要貪污一億大元，那要黑心到什麼程度啊。”　　“感情現在就以天浩為目標了，志向不小啊。億萬身價，你小子現在倒是敢想。”　　唐昱打了個哈哈沒有接話，他可不敢和身邊的這幾個人說，自己現在已經有了幾千萬的身價了，他二叔在VCD的項目裡邊投進去了一千萬隻能佔百分之十的股份，要是這麼算的話，說他現在身價過億也不為過，只不過這個身價有些虛罷了。而且，他的目標可不僅僅是身家過億那麼簡單，單單VCD的這個項目，如果做好了的話，整出一個規模幾十億上百億也不是不可能的，唐天鴻也蘇慕儒，可着實是小看了他的野心。　　張雅惠和顧秋霞坐了一會兒就出去了，知道唐天鴻也蘇慕儒他們還有話說，看唐昱坐在那兒不動彈，也沒有說什麼。　　唐昱揀着重要的把今天的慶酒宴上邊的事兒說了一下，賓客的名單就在剛剛的禮單上邊，這個唐天鴻和蘇慕儒兩個人都看過了，該來的絕大部分都過來的，不該來的也過來了幾個，這個倒是沒啥，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能看清楚形勢的，也不是每個人都心中有鬼。過來的好些人，也有不少是看着唐天鴻的面子過來的，畢竟，他這個政府秘書長還是有些小權利的。　　讓唐昱微微詫異的是，今天過來的人，除了絕大部分是市裡邊的官員之外，下邊的縣裡邊竟然過來了一個縣長也常務副縣長，這可着實唐唐昱有些奇怪，慶酒宴的事兒，最多在市裡邊流傳一下，這麼短的時間，竟然傳到了下邊，而且一個縣長和常務副縣長參加這麼的宴席，雖然也僅僅是露面了一下遞了個紅包，然後和唐昱喝了一杯酒就匆匆而去，口上說的是來市裡邊辦事，順路參加一下，不過具體是怎麼回事兒大家心裏邊都清楚。讓唐昱奇怪的是，縣裡邊的二把手以及常務副縣長的身份，卻來參加他一個小子的慶酒宴，這可着實是有些奇怪和想不通的，而且人家的時機把握的也恰恰好，恰是蘇慕儒和唐天鴻過來的那會兒，也不知道是偶然還是……　　不過看蘇慕儒和唐天鴻兩人臉上一副早知道如此的模樣，唐昱就知道，估計又是兩個新投入蘇慕儒陣營的官員，藉著慶酒宴來露露臉，當然，這次投入蘇慕儒陣營的官員，肯定不止這兩個人的，不過有些事情不好放在明面上，有這兩個人來露露臉就夠了，估計也是蘇慕儒的默許，才讓這兩個人屈尊降貴的出席了慶酒宴。倒不是說他們的身份有多高，陶業驊和成衛東一個是老牌的區委書記，一個是當紅的區長，身份也不低，不過這倆人與唐家都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來參加自然能說的清楚，而下邊這兩個縣長什麼的，唐昱在之前都沒有聽說過，與唐家應該也沒有什麼交情，自然是心下奇怪了。不過現在倒是微微有些明白了其中的關節，官場上邊，不外乎那些事兒，說簡單也簡單，說麻煩也麻煩，不過是一層薄薄的紙罷了，說穿了一文不值，不過若是不說穿了，只怕有些人一輩子也是想不明白的。　　之後唐昱又說了說那些個官場上邊的老油子是怎麼從他最裡邊套話的，順口又說了說自己裝傻充愣連蒙帶騙半真半假插科打諢的是如何糊弄那些個老油條的，直把蘇慕儒和唐天鴻兩人樂的夠嗆。　　“你呀。”蘇慕儒笑了笑，“倒是沒想到，在這些老官油子裡邊你也能混的如魚得水，你小子，不混官場，真是可惜了，天生就是當官的料啊。”　　唐昱趕緊糊弄過去，要說他所謂的政治敏感性，那純粹是瞎蒙，他比別人多的，不過是多了幾十年的生活經歷，多了前世的幾年坎坷之路，多了十多年的閱歷，他可不認為，憑藉著這些東西就能夠在官場上邊混的如魚得水，指不定那天被人吃的渣都不剩，還不如藉著前世在商場上邊的經歷去拼搏個幾代的榮華富貴出來才是正道，而且他前世在商場上邊打拚多年，很多地方有不少的遺憾，確實想在商業上邊做出一些成績來的。　　“他們倒是想從我嘴裏邊套出點什麼，不過本來就是那些事兒，我猜到的原本就沒有多少，翻來覆去的糊弄幾句，倒是不用管他們信不信的，該說的對他們透露了不少，不該說的咱也一句沒說，真真假假的，不外乎那些東西，至於哪些能信那些不能信，這就要他們自個兒的去甄別了，而且，我說錯了也是無所謂的，也就一句童言無忌就能了事，倒是簡單的緊，他們又不能把我當成官場上的同僚對待，哈哈，倒是可惜了他們的紅包，都白搭了。”　　蘇慕儒也笑了笑，“你呀，他們這些個老油條，碰上你算是倒了大霉了。”　　唐昱口中的該說的不該說的，其實是說之前他們三人就討論出來的，藉著唐昱的口，把許多唐天鴻和蘇慕儒兩個人不方便說出來的話告訴那些個老官油子，反正童言無忌嘛，倒是藉著唐昱的口，能辦不少的事情。唐昱收的那些紅包，倒是也沒有白拿，起碼模稜兩可的說了不少蘇慕儒對待杜繼海的事上邊的態度，安了不少的心，也提起了不少人的心，敲打了某些人，也安撫了某些人，總之這次的慶酒宴，對於唐昱來說，是皆大歡喜的，至於那些個老官油子心裏邊是怎麼想的，有沒有在送出了紅包之後心裏邊罵娘，這就不是唐昱應該考慮的事兒了，他可管不了那麼多……　　蘇慕儒和顧秋霞大約十點多鍾離開的，他們走了之後，唐天鴻臨睡前倒是想起件事兒，“你二叔說，鳳城區的區長陶業驊找你要說事兒……”　　“你說陶叔啊，嘿嘿，鳳城區那邊的事兒，宛如姐那邊晾了好長時間沒說，估計他是心急了吧。”　　“都叫上陶叔了，你倒是知道順桿爬。”笑罵了唐昱兩句，“不過鳳城區那邊，到底……”　　唐昱趕忙打斷了唐天鴻的好奇心，“這個事兒老爸你就別瞎操心了，還嫌市裡邊的事情不夠多啊，這個事兒我自己心裏邊有數，宛如姐那邊早就交代下來了。”　　“你當我喜歡管你的事兒啊，你小子，別拉虎皮扯大旗就行了，宋小姐把事情交給你做，你可別搞砸了，區裡邊的態度倒是不用擔心，陶業驊應該知道如何做的，不過也不能壓的太緊，到底還是要給區裡邊留些餘地的。”　　“行了行了，老爸，這些我都知道的，晾着區裡邊，倒不是故意要晾着的，而是有些事情確實沒有弄好，一時之間顧不上，而且我在醫院裡邊住了那麼多天，好多事情都耽擱了，這才耽誤下來的。”　　唐天鴻笑了笑，“感情來真把自己當個角了，人家恆達離了你就不轉了呀。”　　“老爸，這你可小看兒子我了，恆達那邊，宛如姐是全權授權給我的，沒了我，它還就真轉不了了。”　　“你就得意吧……”唐天鴻倒是不反感唐昱這麼早就接觸商業上邊的事情，唐天浩也是在讀高中期間就開始學着經商的，要不以老唐家的基因，他也不至於沒上過大學，而且看唐昱現在表現出來的東西，讓他安安穩穩的坐在學校了，還真是有些為難他了，只看唐昱平常看的那些個英文的大部頭就知道，高中的那些課程讓他去學，確實是大材小用了，而唐天鴻也不是迂腐的人，倒是不介意唐昱早些接觸社會上邊的東西，只是怕唐昱把宋宛如的恆達給搞砸了，畢竟，唐昱的年齡放在那兒，經驗也是有限的，所以他才擔心。不過若是讓他知道，唐昱現在已經自己搞起了上千萬的項目，估計他就不會這麼想了……

# 第一百五十二章 辦公室曖昧

　　慶酒宴的第二天，唐昱一大早起來便先來到了恆達的辦公樓。昨天喝的酒雖然不少，不過他的酒量在前世就歷練出來了，這一世雖然喝的不多，不過有着唐家優良的基因打底，自然一覺醒來就沒事兒來，那叫一個神清氣爽，任何酒後的后遺症都沒有。唐家，想唐天鴻這樣儒雅的知識分子都在家裡邊常備茅台用來自個兒解饞，可想而知唐家遺傳的基因是多麼的強悍。唐昱最早時候的職場生涯，可就是憑藉著這副天生遺傳下來的酒量包打天下的。　　所以，早晨起床吃過飯，毫無酒後頭痛癥狀的唐昱，和家裡人打了招呼之後，也不顧二叔打過來的騷擾電話，他就迫不及待的過來恆達這邊。　　恆達這邊說是辦公樓，其實就是恆達的廠房旁邊一個幾百平方的辦公場所，離辦公樓的概念還差得遠，以前的時候，宋宛如不常過來，解家的天才小女生在外邊有租着的單身公寓，而恆達其他的一大票人，就全部在這裏邊窩着辦公，這裏邊辦公的地方，比之百聆還要寒磣不少，怪不得周曉虹一直喊着要換個辦公的地方。　　這倒是怪不是周曉虹，事實上這是由於恆達以前的業務決定的。恆達之前代工產品，接的是軍工廠的代工訂單，不需要業務員出去跑業務，其他的工作人員需要的也不多，說白了，其他人不要也成，只有有一個車間用來生產產品就成。所以，恆達這邊，以前辦公坐班的人員不多，恆達的員工絕大部分都是車間的工人，這些工人，自然很少需要人在辦公室裡邊辦公的，所以租下來的辦公的地方就不是很大，而且以恆達以前的規模，也沒有實力更沒有必要去搞一個寫字樓租下來。像恆達這種性質的公司，不少都把辦公室直接放在車間裡邊，恆達有幾間外租的辦公室，這算是不錯的了。　　不過現在的情況可不一樣，恆達不再是以前的恆達了，現在的恆達，在收購了百聆之後，規模一下子擴大了原先的三倍不止。說來，單單一個百聆的規模就有以前的恆達的兩倍以上的規模，恆達以前的員工大都不贊成收購百聆的，認為這是蛇吞象，不會有好結果，不過恆達是宋宛如的恆達，自然最終還是要貫徹宋宛如的意志，其實也就是唐昱的意志。　　除了百聆，再加上唐昱現在又在安��搞了一個看上去不大不小的VCD項目，這個項目從名義上併入了恆達，掛着恆達电子研究所的名義，事實上和恆達沒有半毛錢的關係，當然，在外人眼中就不是這個樣子了，這個打着恆達前綴的电子研究所，在外人眼中依然是恆達的，也就是宋宛如的。　　VCD項目的規模也不小，這麼一來，恆達的規模擴大了好多倍，原先辦公的地方自然就捉襟見肘了。當然，恆達原先也沒有多少需要坐班的工作，不過現在把百聆併購過來，百聆那邊一大堆的爛攤子，自然多出來了很大的工作，原先的辦公室，擴大幾倍也不夠用。所幸現在恆達已經和百聆那邊進行交接過了，在和區裡邊以及姬長發談好收購合同之後，姬長發就像扔燙手山芋般的迫不及待的把百聆交接到恆達的手裡邊，這樣一來，百聆那邊就空出大片辦公的地方，所以周曉虹等人在與宋宛如通過氣后，索性帶着恆達的人暫時搬到百聆去辦公，只等新的寫字樓租好，立馬就搬到新的寫字樓中。畢竟，百聆的規模也效益也不是很好，按照唐昱的規劃，是需要重新租或者購買一層寫字樓作為辦公場所的。　　恆達這邊的廠房，原先放在廠房裡邊的設備已經轉手賣了出去，廠房如今早就空了下來。　　反正宋宛如已經下定決心推了軍工廠的訂單，不做紅頂商人，而是踏踏實實的搞寫東西。而唐昱日後也不準備做恆達這方面的業務，接手的百聆和VCD項目都用不到原先的設備，那些東西自然就沒了作用，放在廠房裡邊就等於是一堆的破銅爛鐵，於是就作價賣了出去，原先的恆達，現在剩下的就是這邊的幾間還沒有到租期的辦公室以及那邊買下的一大片的空着的廠房，現在廠房也都空了出來，按照唐昱的計劃，VCD的項目需要佔用百聆那邊的實驗室。百聆的實驗室雖然規模很小，不過也比一無所有的恆達強，VCD暫時先在那邊紮根，而且，日後佔用的地方會越來越大，那麼百聆那邊也就不再適合作為電視機生產的車間，反倒不如把生產設備搬到恆達原先的廠房裡邊。日後VCD需要的地方只會是越來越大的，早做準備總是好的。　　唐昱在之前就把這個想法與恆達的人交流過，不過他對生產上邊的事情還不是很了解，只是把想法告訴了楊涵寧以及周曉虹等人，具體的這些事兒還需要周曉虹與百聆那邊的人交流一下，讓他們那邊負責生產的人到恆達這邊看看恆達的廠房是否適合作為電視機的生產車間。　　所以，恆達現在大多數人都不在恆達了，在這邊也啥事兒，在與百聆交接過後，辦公的不少東西連帶着辦公人員，全部都搬到了百聆那邊，這邊只剩下了楊涵寧等少數幾個人還在，他們在這邊也沒什麼大事兒需要做，除了安排幾個人守着廠房外，楊涵寧在這兒卻是為了等唐昱，唐昱吩咐她暫時不要過百聆那邊，讓她留在恆達，雖然楊涵寧暫時還不知道原因。　　唐昱這會兒過來這邊自然是要過來找楊涵寧的，自從那天他與楊涵寧在醫院的事情被宋宛如發現之後，楊涵寧便再也沒有過來找他，幾次通電話也是說幾句就掛斷了，看來是被宋宛如給嚇着了，礙於臉面上的原因，不敢再過來找唐昱。大概楊涵寧也不大知曉唐昱對於此事到底是什麼想法，更不知道宋宛如對於此事又是什麼想法，心中自然忐忑，不大敢主動的聯繫唐昱，至於去醫院陪床，那她就更不敢去了，上次是宋宛如，下次說不準就變成張雅惠了，楊涵寧可不敢再冒一次險。　　昨天唐昱出院，因為楊涵寧的身份不適合出現，不適合與唐家的人見面，不適合公然與唐昱出現在某些人的面前，所以慶酒宴她也沒有參加，陳怡就算是他在唐昱身邊的耳目了，陳怡昨兒個回了家之後，被她旁敲側擊的套了不少話，聽說唐昱喝酒喝得醉醺醺的，楊涵寧還擔心了好久，有心打個電話問問，又怕被唐昱的家人接住，最後只得作罷，天知道她那會兒在心裏邊猶豫了多久，下了多少次的決心，鼓起過多少次的勇氣，最後依然沒有打過去。　　算來，自從上次兩人從醫院偷情之後，唐昱又有好幾天沒有見到楊涵寧了。　　少年人的身體，成年人的靈魂，這兩者融合在一起便發生了一些奇妙的變化，於是乎，每每想到那句成熟的身體散發出的誘人的味道，想到身下動人的嬌、吟聲，那一聲聲的叫喚，身體支配着行動，總是讓他騷動不已，而來自於成年人的靈魂又隱隱的有些克制着這種不可捉摸的騷動。　　“涵寧姐。”　　唐昱進去的時候楊涵寧正在辦公桌上寫寫畫畫，偌大的恆達裡邊一個人也沒有，只有楊涵寧獨自一人在裡邊。看着那嬌弱的身影忙碌在辦公桌前，唐昱不禁心中隱隱一痛，是自己讓她獨自一人在此等候啊，若不是此，她現在應該在百聆那邊舒舒服服的辦公吧，自己也沒有徵求過她的想法就給她安排下來，這對她來說，或許有些殘忍了吧。不過接下啦楊涵寧的表現卻讓他從沉思之中醒過神來，楊涵寧聽到聲音先是一愣，仰起頭來，一看是唐昱，先是一喜，就要站起身來，不過緊接着似乎又想到了什麼，趕緊裝模作樣的把臉上的喜色藏起來，原本欣喜的話語到了嘴邊，又被她生生的給憋了回去，看的唐昱好生鬱悶，楊涵寧那裝模作樣的樣子，倒似乎是剛剛說話之人是個陌生人一樣。　　“涵寧姐，你該不會不認我了吧。”唐昱故作傷心的摸了摸眼角，看着倒似乎是受了多大的委屈，心中卻反應過來，看來上次兩人偷情被發現，這事兒對她的影響不小啊，在心底里留下了不小的陰影，而且只怕還在擔心着兩人以後的路到底怎麼樣，要不是這樣，大概也不至於讓楊涵寧是這幅表情。他們兩人之間的事情，楊涵寧在與唐昱發生關係的時候就知道，她大概是永遠也上不了檯面，只能隱藏在背後做個情人或者紅顏知己，她與唐昱之間的關係，永遠不能給唐昱的家人知道的。楊涵寧和唐昱一直都在人前掩蓋這他們二人之間的關係，不過宋宛如的出現卻讓這種關係暴露了出來，楊涵寧大概也不知道與唐昱到底還能不能繼續下去，更不知道宋宛如如何對待此事，這會兒驟然看到唐昱，原本心中就充滿了矛盾，自然就體現在了臉上，立馬驚慌失措起來，說話也有些結結巴巴的。　　“小，小昱，你怎麼過來了，昨天，昨天你不是喝醉，喝醉了嗎？”　　唐昱自然知道楊涵寧心中的擔心，他要做的，便是慢慢的打消楊涵寧心中的陰影，他對於宋宛如是了解的，知道宋宛如應該不會把這件事兒說出去，而且，唐昱一直感覺，宋宛如對於楊涵寧是有好感的，要不也不會把在東陵市的房子的鑰匙留給楊涵寧，說是讓她幫着照看，其實是默許那兒為他們兩人偷情的地方了。唐昱上次就和楊涵寧說過此事，不過現在看楊涵寧的反應，大概是心中已然不確定吧。　　而且那件事兒，大概也終於讓楊涵寧開始意識一個問題，她和唐昱之間，既然能被宋宛如遇到第一次，就能被別人遇到第二次。宋宛如或許不會和別人說，還隱隱的贊同此事，可是下次被別人撞見，會不會有這麼好的運氣就兩說了，這才是楊涵寧心中擔憂的問題，唐昱也想到了這一層，不過一時也沒有什麼好的辦法來打消她心中的憂慮。　　“涵寧姐怎麼知道我昨天喝醉了？”問玩之後唐昱便反應過來，“是陳怡說的吧，那妮子可不一般，昨天喝的估計有我喝的一半多，面不改色的，也不知道這妮子的酒量是怎麼練出來的，該不會是從小泡在酒桶子裡邊長大的吧。我倒是聽說，有熱愛學習的女孩子，半夜用白酒提神來學習的……”　　楊涵寧心裏邊有鬼，也不答唐昱的話，心虛的嘟噥了兩句，站起身來探頭探腦的往外邊看了一陣，見外邊沒人這才放下心來做心虛狀的拍了拍胸口，轉頭卻不看唐昱，低下頭又看起桌面上的一份文件來。　　“感情涵寧姐認為我們兩個在一起是見不得人的事兒啊，還這麼偷偷摸摸的。”　　唐昱轉身過去把辦公室的門關上，關門的聲音卻讓楊涵寧嚇了一大跳，一下子從座位上坐起身來，“你，你想幹嘛？”說完之後才發現自己的反應有些大了，心中卻在暗道，原本就是見不得人的事兒，哪能讓其他人知道啊，看唐昱似笑非笑的盯着自己看，楊涵寧又手足無措起來。　　“涵寧姐，你說我想幹嘛？”唐昱裝出大灰狼般的笑容，一步步緩緩向著楊涵寧的辦公桌逼近，眼中透露出來的帶着侵略性的光芒，楊涵寧自然看的明白。　　“別，別……”見唐昱一步步靠近過來，楊涵寧更加的手足無措。其實原本這事兒本來沒啥的，唐昱以前也一貫口花花的，偶爾還要在她身上揩點兒油，這還是兩人沒有發生關係之前，發生了關係之後，唐昱的膽子就更大了，相比於想着唐昱的動作，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了，楊涵寧之所以如此驚慌，表現的如此詭異，實在是因為上次宋宛如的事情讓她嚇破了膽子，又一直在心中思索着與唐昱之間的關係要不要繼續維持下去，她此刻的心中還充滿着矛盾，自然就有了現在的表現。　　“別幹嘛呀，涵寧姐，我只是過來看看你，昨天出院，你也沒有去看完，還不准我想你了過來看看你呀。”說著又向楊涵寧靠近了幾步，彷彿大灰狼看小白兔般的看着楊涵寧，那眼神，分明是把她看成了一隻粉嫩嫩的小白羊。　　“小昱，別，別，這裡是辦公室，有人，不要，不要好不好……”壓下心中矛盾的心思，楊涵寧專心應付起唐昱來。　　“有人？那涵寧姐的意思是不是沒有人就可以做些什麼了？”唐昱故作疑問的看着楊涵寧，臉上的表情依然似笑非笑。　　“小昱……”楊涵寧拉長了聲線，卻一下子又不惶恐了起來，“明知道涵寧姐不是那個意思的。”這句話說完忽然膽大起來，沒好氣的把唐昱伸到下巴跟前的咸豬手給拍掉。　　唐昱又靠近了兩步，這下兩人之間連剛剛一步的距離也沒有了，楊涵寧坐在靠背椅上沒有起身，仰着頭看着唐昱，兩人之間，不足十公分，唐昱微微低着頭，目光卻恰好從衣領的縫隙看進去，恰是一抹白膩，讓唐昱禁不住一陣熱血上涌。　　原本楊涵寧穿的還算是保守，不過兩人此刻的姿勢，唐昱佔據地利，自然就看到了一些不該看到的東西，那一抹白膩，確實是耀煞了人眼。　　“粉色的……”唐昱抽了抽鼻子，無意識的喃喃自語道。　　楊涵寧還奇怪唐昱怎麼不口花花了，聽到這句才明白，原來是自己走光了，自己今天穿着的胸罩，可不就是粉色的嗎，嬌嗔一聲，不知為何卻沒有了之前的惶恐，又恢復了以前與唐昱見面時的那種心態，大概還是因為唐昱對她的態度沒有任何改變，不過手下卻是趕忙掩住露出的春光。　　“又不是沒有看過。”唐昱嘟噥了兩句。　　“你說什麼？”楊涵寧提高聲音。　　“沒，沒，我就是讚美涵寧姐今天穿的粉色的，粉色的那啥，很漂亮……”　　“你還說。”楊涵寧俏臉一紅，嬌嗔着說著便要起身，不過唐昱的頭卻壓順勢壓下來靠近她的小臉。　　“涵寧姐，給我親親，好不好。”唐昱厚顏無恥的說道，這可是他第一次公然開口對楊涵寧索吻，依然是為了打消楊涵寧心中的陰影，楊涵寧擔心的，大概不僅僅是其他人發現他們兩個人之間的事情，更在乎的是唐昱對她的態度。剛剛意識到唐昱對自己的態度依然沒有改變，楊涵寧一下子就換了一種狀態。　　不過聽了唐昱公然索吻的話，“你。”楊涵寧的臉一下子又驀然變成了紅蘋果，不過隨着唐昱靠近下來的腦袋，話語卻越來越無力。　　“小昱，這兒是辦公室。”　　唐昱緩緩靠近着，聽着楊涵寧越來越無力的話語，看着臉上不甚嬌羞而泛起的紅暈，看着她因為害羞而閉上的眼睛，睫毛卻因為心中慌亂而不住的跳動，唐昱不再猶豫，一探身，張嘴便印上了那處嬌艷的紅唇之上，吮吸着那滿嘴的芳芳……　　開始時楊涵寧還微微有些抗拒的不肯張開嘴巴，舌頭一直縮在口中，不過隨着唐昱的舌頭靈巧的跳動，終於得其門而入，探入其中，兩條靈蛇般的舌頭，各自跳動着，相互糾纏着，你躲我追，我追你跑，你卷我伸，你退我進……　　兩人自打上次分別便好久沒有見面，這一吻自然是風雷勾動地火一發而不可收拾，吻的是昏天黑地地老天荒，唐昱前世便是花叢老手，在這上邊自然是經驗老道，七十二般絕技一一施展出來，並引導着楊涵寧來學習，直到幾分鐘之後楊涵寧才因為喘不上氣來而不得不結束了這個熱吻。楊涵寧到底剛剛結束少女生涯才不到一個月，在接吻的技巧上邊，哪是唐昱的對手，沒有經驗的她，幾分鐘便喘不上氣來，心下倒是暗暗奇怪，唐昱怎麼看上去很熟練的樣子……　　一吻過來，原本就是大美女的楊涵寧，越發的展露出自己的風情來，夏天穿的本就清涼，剛剛這一吻，楊涵寧還出了不少的汗，衣服緊緊的貼在身上，更顯露出她的身段來，接吻結束了，唐昱卻依然摟着楊涵寧，不滿足於剛剛兩人的熱吻，又把注意力放在她惹火的身段上，自從這畝良田被唐昱開發之後，就越發的肥沃起來，熟女的風情，開始在楊涵寧的身上逐漸顯露，尤其是動情之後，那風情，讓熟女控的唐昱心中的騷動更甚，原本只想吻一下的他，這會兒兩隻手卻止不住的在楊涵寧嬌俏的身子上不規矩的騷動起來。　　“別，別鬧，還在上班……”　　唐昱口上應着，手上的動作卻不停，兩隻手不規矩的送衣服之中探入，一把熟練的握住那處挺翹飽滿滑、嫩之處，楊涵寧那兒本就罩杯足夠大，還足夠敏感，唐昱一把握住還不能完全的掌控，楊涵寧喉嚨間禁不住嬌、吟一聲連着聲，連着呻吟了好幾聲這才反應過來，這會兒可是在辦公室呢，不適合做這些事情，至於之前思考的亂七八糟的事情，這會兒卻是完全的放下了，一點兒也不去想。　　回過神來，楊涵寧隔着衣服一把抓住唐昱作怪的咸豬手，“別，小昱，這裡是辦公室，有人會過來……”話未說完，那挺翹之處的相思豆卻又被唐昱靈巧的手指給捕捉住，此處更是敏感，被抓住的瞬間唐昱用力過大，楊涵寧張口便喊了出來，把唐昱的手隔着衣服按着，卻是被唐昱的手給固定在了那飽滿滑、嫩之處。喊出來之後又馬上意識到有些不妥，又伸手趕忙堵上嘴巴，卻又拿開了拿着唐昱作怪的手，於是乎，唐昱的手便又開始蠢蠢欲動起來，口中卻也不停歇，“涵寧姐，這會兒哪兒會有人啊，恆達的員工都搬到百聆去了，守着廠房的幾個人，這會兒哪會過來這兒，再說，我剛剛不是把門關上了嗎，不會有人的……”嘴裏說著，手下也不慢，另一隻手也不甘寂寞，避過楊涵寧的防守，繼續往裡邊探索，從上到下，一點兒也不放過。　　對於唐昱來說，楊涵寧渾身上下都散發著讓人難以拒絕的魅力，每一寸肌膚都讓他戀戀不舍，於是乎，他的怪手從上到下，一寸寸的開始探索起來，眼瞅着就到了褲子的邊緣處，他依然木有停下來，還在繼續探索……　　楊涵寧也是全身水嫩，在唐昱的百般挑逗之下，也是嬌、喘連連，忙着制止唐昱在，最後卻越來越是無力。她可沒想到，唐昱在辦公室這種地方就敢大膽到如此地步。在93年的那個年代，在辦公室裡邊做那事兒，那可是一件稀罕事兒，對於這種誰人，以前的楊涵寧壓根兒就沒有想過。　　這會兒，眼瞅着唐昱就要解開褲腰帶破開最後一層的額防線，楊涵寧終於忍不住嬌、喘兩聲制止起來，“小昱，不要，不要在這裏好不好，我們不能在這裏，不能在這裏的。”嬌羞的語氣之中，幾分羞怯，卻又露出几絲懇求的意味來，“大不了，大不了我幫你，幫你……”楊涵寧口中說著，卻自己忍不住的俏臉通紅的說不出口來。　　唐昱眼珠子一轉，手下動作不停，弄的楊涵寧嬌嗔連連，“涵寧姐，你幫我怎麼樣？”　　說著似笑非笑的看着楊涵寧通紅的小臉，不知為何，唐昱非常喜歡看着楊涵寧嬌羞時候的模樣，“快說呀，涵寧姐，你幫我怎麼樣嘛。”唐昱依舊不依不饒的挑逗着楊涵寧敏感的神經，探索在褲腰邊緣的動作雖然慢了下來，不過依舊沒有停止下來的跡象。　　按住唐昱作怪的手，忍着敏感的身體傳來的感覺，理智卻讓她不由開口道，“大不了，我，我幫你，幫你，幫你弄出來……”說完便羞怯的低下了頭，滿臉通紅的再也不敢看唐昱。　　聽過楊涵寧的話，唐昱卻是心下一愣，下意識的問了一句，“怎麼弄？”說完才反應過來楊涵寧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說實話，他原本也沒想着在辦公室裡邊和楊涵寧真正發生什麼事情的，只是想藉著這種事兒來打消楊涵寧心中的陰影，讓楊涵寧意識到自己對她依然不變，依然是她的依靠。哪想着，這一弄便不可收拾起來，到底是少年人的身體，經不得挑逗。　　而且，雖然辦公室那啥的聽上去很有誘惑力，不過若真的要求和楊涵寧在辦公室裡邊，多少有些對楊涵寧的不尊重，而且，那不僅僅是對楊涵寧的不尊重，也是對他自己的貶低。他可是明白，九十年代的這個時期，那可不是後世蒼老師教學片子遍地的年代，不是那種觀念已經普遍被人接受了的年代，這種事兒，這個年代的人的保守，是那個年代的人無法想象的，而唐昱前世見識過的開放程度，大概也是這個時代的人所不能了解的。　　不過雖然說少年人對性的渴求很高，但是他擁有的可是成年人的靈魂，這個年紀的少年在這種事情上大多是身體支配行動，他卻可以利用成年人的靈魂克制着自己的行動，而且，他還沒有那樣的惡趣味。不過楊涵寧剛剛的答覆卻是讓他一愣，他也沒想到一向嬌羞的楊涵寧會主動提出幫他弄出來，他可是知曉這個弄出來到底是什麼意思的，也難為楊涵寧，一向羞怯的她能把這句話對着唐昱說出來，這可不簡單。　　心中想着，唐昱低頭看着楊涵寧嬌羞的臉蛋，暗中思考着什麼，楊涵寧也仰着頭看着他的眼睛，臉上雖然嬌羞，聲音卻穩定下來，動了幾下嘴皮子，看着唐昱似笑非笑的眼神，不知為何，剛剛鼓起的勇氣又消散下去，趕緊低下了小臉，微不可查的聲音道，“我聽別人說，男人那樣憋着，憋着，不，不好，要弄出來，弄出來才行……”說著又結巴起來，而且話未說完便說不出口來，趕緊又把頭埋進胸口中，嬌羞的說不出話來。一道紅暈順着耳根子一直往脖頸處往下蔓延，映的整個臉頰都是紅紅的，不勝嬌羞。　　唐昱低頭看着下邊，話說，他剛剛不規矩的可不僅僅是兩隻手，心中早已經燒起來一片騰騰大火來，下面的小唐昱也早就響應號召，不規矩的舉旗抗議，硬邦邦的杵在楊涵寧的小腹處不放鬆，還調皮的一下下的跳動着。楊涵寧大概也是感覺到了小唐昱的異動，這才提出來幫唐昱弄出來的。　　到底是少年人的身體，經不得誘惑，原本僅僅打算熱吻的，哪想到真的搞出火來，這會兒又有這麼個誘人的美人在側，剛剛兩人熱吻之時，小唐昱早就起身抗議了，唐昱的意志力可控制不了小唐昱抗議的動作，雖然不想和楊涵寧在辦公室裡邊真的做出來，不過看楊涵寧的意思，她不勝嬌羞的話語，似乎有意用別的辦法幫自己弄出來，這麼想着，卻越發的感覺到這個小女人的可愛之處。不過心中卻跳動着某個邪惡的想法，“手？口？胸？”唐昱默默想着，看來小唐昱今天有福了。　　既然美女願意，唐昱自然不會放過這麼好的機會，再說，小唐昱就那麼杵着，也不是個事兒，總要降降火的，既然小唐昱今天有福氣了，自然要好好的享受一下，不容錯過啊，以前的時候，即便是與唐昱發生了關係，楊涵寧也大都是按部就班的，那些在這個時代看上去有些離經叛道的，她卻是不願意做出來的，上次在醫院的浴室裡邊，好不容易有機會，最後卻被宋宛如的電話給破壞掉了，讓唐昱好生的懊惱，現在又有了一次機會，唐昱自然要好好的把握。　　於是乎，兩人做賊般的關好了門窗，唐昱舒服的斜坐在辦公室裡邊的沙发上，楊涵寧在一旁哆哆嗦嗦的把小唐昱放出來透氣。　　說實話，她還是第一次細細的查看這個每次都讓她又愛又恨的傢伙，以往的時候，他們做的時候都是關着燈的，即使洗過一次鴛鴦浴，楊涵寧依然沒有近距離的觀察過這個小傢伙，恩，是大傢伙。　　此刻，小唐昱正露着猙獰的面孔，一跳一跳的對着楊涵寧示威，楊涵寧看了幾眼，又趕緊閉上眼睛，在唐昱的指導下抓住開始動作起來，過了一會兒又偷偷的露出一跳小縫隙，看着這奇怪的小傢伙，心中覺得甚是有趣。　　不過過了一會兒之後楊涵寧就不覺得有趣了，“小昱，它，它怎麼還，怎麼還不好……”楊涵寧指着仍然猙獰的小唐昱，忍不住的對唐昱抱怨起來。　　她對這個小唐昱有些無語了，她原本只是怕唐昱憋出病來，這才想着幫唐昱弄出來的，以前的時候聽唐昱說可以用手的，她對這些東西也不是很明白，在七月份之前，她還是黃花大閨女的，哪知道這些東西。不過剛剛對着小唐昱的那一番作弄，原本想着趕緊幫唐昱弄出來了事的，哪想到這麼久過去了，小唐昱卻依然毫無出來的跡象。　　楊涵寧記得，兩人往日里顛龍倒鳳之時，唐昱一次最長也在一個小時之內，可是這會兒，她兩隻手輪着來，手腕都酸痛了，大半個小時過去，小唐昱依然毫無降旗的跡象，依然是那麼的鬥志昂揚，倒是她的手腕首先受不了了，罷了工。　　“我，我不弄了……”楊涵寧氣惱的把小唐昱扒拉到一邊，沒成想人家又不依不饒的跑回來。　　“涵寧姐，剛剛可是你說要幫我的，這會兒不上不下的，那可真是要憋出病來的，你總不想讓我日後落下啥病來吧……”唐昱連唬帶嚇的說了一句。　　楊涵寧對這些東西本就不是很了解，知道的東西也是道聽途說。九十年代，即便是大學生都沒有普及生理教育的，那會兒，大學生問出接吻會不會懷孕這種弱智的問題是很常見的，可想而知楊涵寧在這上邊有多小白了。她也是聽別的閨中小姐妹說男人不弄出來會被憋壞的，具體如何她卻是不是很了解的，這會兒見唐昱煞有介事的說出來，自然就當真了，而且小唐昱在那兒揚眉吐氣的，若是不弄出來，唐昱這會兒也沒法出去見人啊。　　“可是，我，我兩手都酸了，沒力氣了，怎麼，怎麼弄啊。”楊涵寧心中禁不住有些焦急起來，看來需要另外的想辦法了，這樣下去可不行，可是，可是，總不能真的在辦公室裡邊做吧。真的在辦公室裡邊做，楊涵寧還是有些接受不了，幫唐昱弄出來倒是可以勉強的接受。　　唐昱賊笑一聲，“涵寧姐，誰說弄出來必須用手的，還可以用別的辦法呀，又快又好，還記得上次在醫院的浴室裡邊……”說著一臉賊笑的把嘴湊到楊涵寧的耳邊悄悄說起來。　　也不知道唐昱說了些啥，楊涵寧趕緊一扭頭，耳根子一下又紅了起來，“不行，怎麼，怎麼可以那樣，不行的，不行的，羞死人了，不能那樣的……”　　唐昱攤了攤手，“涵寧姐，不能那樣那你說怎麼辦才好。”說著指了指趾高氣揚的小唐昱，“那可是最好的辦法了，它可是毫不妥協的，涵寧姐總不好就讓我這麼出去見人吧，你剛剛可是主動答應幫我弄出來的。”　　“可是，可是……”楊涵寧還是有些猶豫。　　她在這種事情上的觀念本來就很保守的，剛剛用手幫唐昱已經是她的極限了，若是用那兒，想想便羞死她了，無論如何也不願意那樣做的。她無法想象，唐昱這樣的年紀，是在哪兒學的那些作弄人的東西，她從陳怡那邊多少知道些唐昱初中時候的事兒，知道他不是那種紈絝子弟，也不知道在哪兒學到的那些歪門邪道的東西。　　“涵寧姐，上次在醫院裡邊你都答應了的，這次也說要幫我，那會兒都快做了，這次就當是上次你答應我的，而且，你這次可不能說話不算數，這麼一直憋着對身體可不好。”唐昱趕緊又提了一句，告訴楊涵寧，自己可還憋着呢。　　到底是擔心唐昱會給憋出病來，楊涵寧又猶豫了好一會兒，禁不住唐昱的軟磨硬泡，害怕唐昱憋出病來的想法佔據了上風，猶豫着迷迷糊糊的就答應了下來。　　“就知道欺負我，說好了，就這一次，就這一次……”　　唐昱忙不迭的答應下來，口中嘿嘿的傻笑着，看着那嬌艷的紅唇慢慢的靠近了那處，心中暗道，有了第一次，自然就有了第二次。　　不過對於楊涵寧願意幫他這樣，唐昱心中說不感動那是假的，想着自己連哄帶騙的讓這樣一個角色的大美女給自己這樣服務，越發的下決心日後要好好對待楊涵寧。　　93年，這還是一個純潔的像白紙一樣的年代，距離那個因為有不止一個性伴侶的女人因此而被判刑入獄還沒有幾年。這個年代，沒有蒼老師和武老師的教學片子充斥整個世界，所以大陸的女人在對待這種事情上，不是一般的保守，可想而知，楊涵寧願意這樣為唐昱服務，那要下定多大的決心，這種事情，放在前世唐昱生活的那個年代自然少見多怪，可是放在93年，這算得上一件離經叛道的事情了。　　這樣做的感受自然不是兩隻手可比的，所以，在那嬌艷紅唇吞吐的進攻下，小唐昱不大一會兒就敗下陣來。雖然楊涵寧的技術還有些生澀，牙齒時不時的掛到有些微微的痛感，可是心理上的滿足感還是讓小唐昱在不久之後便舉白旗投降。　　一陣滿足的噴發之後，楊涵寧單手捂着嘴巴起身向洗手間衝去，手指縫隙間隱隱露出几絲白色來，唐昱拿紙巾隨意擦拭過，把那句“多吃蛋白質可以美容”強忍到嘴邊沒有說出來，那種話可不應該對楊涵寧說出來。　　不大一會兒洗手間便出來刷牙聲，過了約有十分鐘之久楊涵寧才走出來，臉上依然是掩不住的嬌羞之色。　　她在洗手間里可是足足的刷了三遍牙，刷過之後依然感覺到最裡邊有股子的怪味兒，出了洗手間看着唐昱臉上的笑容，想着自己剛剛做的那羞人的事情，趕緊把頭低着不敢抬頭看唐昱，“你，你，就知道欺負我，哼，就此一次……”　　說完之後好久不見唐昱說話，抬頭卻看唐昱的眼睛直愣愣的看着自己，這才發現，衣服上邊的兩顆扣子沒有被扣上，露出了大片的白膩出來，趕忙伸手掩住，心中卻在想着，自己剛剛那樣做，不會被他認為，自己是那樣輕佻放、盪不知羞的女人吧？　　“小昱，你，我，剛剛，你不會覺得，我，我，你……”我你你的說了半天，卻依然沒有完整的表達出自己的意思來。　　倒是唐昱看着她臉上的擔憂之色，明白了她心中所想，暗嘆一聲，楊涵寧因為四月份的事情，自此對這些事兒看的都是很重的，尤其是在自己心裏邊對她的想法，這會兒，可不能因為此事在她心中留下個疙瘩來。　　笑着拉過楊涵寧的小手，“傻瓜，怎麼會呢，你願意這樣做，我欣喜還來不及。再說，你願意這樣來做，是因為我在你心中的分量啊，我又怎麼會因此而看輕你……”說完笑着撫了撫她的秀髮。　　楊涵寧這才放下心頭的擔心，被唐昱拉着小手跨、坐在他大腿上，沉沉的看着這個註定在自己的生命之中佔據了重要色彩的男人，不覺有些痴了，要是能永遠這樣下去，那該有多好，即使，即使他下次再讓自己這樣，自己也是願意的啊……

# 第一百五十三章 楊涵寧的擔憂

　　“小昱，你說，你說咱們兩個，以後可怎麼辦才好呀？”頓了頓，“咱們能被宛如姐發現，自然也有可能被其他人發現，萬一，我是說萬一，被別人發現了，我們……”　　楊涵寧沒有再說下去，唐昱卻明白她要表達的意思，也是，兩人之間雖然從四月份就開始認識並有了交集，可是事實上，兩人真正發生關係的時候是在七月份唐昱到安��旅遊的時候，距離現在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可是就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兩人之間看似秘密的戀情已經為宋宛如所察覺，這怎麼能讓楊涵寧不擔心。兩人日後若是要相處，即使是做唐昱的情人，那日後的日子也長着呢，遲早會被別人發現。當然，到現在為止，真正知道他們兩個之間關係的，其實只有宋宛如，唐昱二叔唐天浩倒是知道唐昱對楊涵寧一直似乎有些不對勁，不過具體唐昱和楊涵寧之間做到了什麼程度，他卻是不知曉的。大概也是唐昱四月份以來的表現迷惑住了他，讓他認為唐昱穩重的性格，應該不會和楊涵寧這樣身份敏感的人做出什麼不合時宜的事情來，他又哪裡能想象得到，唐昱在前世之時便對這個可憐又美麗的女人有着深刻的印象。　　心中想着事情，耳邊聽着楊涵寧低聲的喃喃自語，“小昱，我，我真的什麼都不求，涵寧姐什麼都不要你的，什麼都不要，不要名分，不要地位，不要金錢，我，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哪怕，哪怕僅僅是看着你，僅僅偶爾的看看你，我就滿足了，可，可是，可是現在……”說著，聲音中隱隱帶上了哭腔。　　自從四月份陳松威案件之後，唐昱這個年僅十五六歲的半大少年，就成為了楊涵寧心中唯一的依靠，唯一的精神支柱，這種依賴性，甚至比她小時候對父母的依賴還要強，她實在是不敢想象，如果沒有了唐昱，沒有了她心中的精神支柱，她的世界會變的怎麼樣。　　她確實什麼也不求，想要的也簡簡單單，只要唐昱不拋棄她，只要時不時的能讓她看上唐昱一眼，她就滿足了。她是個可憐的小女人，是個知足的小女人，不要求那麼多，只要丁丁點點就夠了。　　可是，現在看來，即使是這種簡單的要求，這種看上去似乎很簡單的要求，或許在不久的將來也會成為奢望。　　楊涵寧的身份，讓她在唐昱的家人心裏邊很是尷尬。她曾經屬於陳松威一系，簡單的說，她是蘇慕儒的敵人，是唐天鴻的敵人。四月份的時候，她對蘇慕儒的陷害行動差點讓蘇慕儒陷入萬劫不復之地，蘇慕儒倒台又會間接的倒置唐天鴻失去地位，雖然後來在唐昱的勸導和幫助下供出了陳松威的事情，可是她在蘇慕儒心中留下的那個疙瘩卻不會消失，在唐家，尤其是唐天鴻的心中留下的疙瘩也消除不去。不說恨她一輩子，那或許是有些誇張了，但是心中對她不喜卻是必然的。作為唐昱母親的張雅惠，似乎對這個漂亮的過分的女人，也不是很喜歡，或許她真的是太過於漂亮了，以至於張雅惠都在心中嫉妒，總之張雅惠對楊涵寧也說不上喜歡。　　蘇慕儒作為唐昱的乾爸，險些被楊涵寧陷害致死，僅僅這一點，就註定讓她與唐家人以及蘇慕儒之間有一道越不過的鴻溝，雖然這並不是處於楊涵寧的本意，她自己也是被逼的，不過她在蘇慕儒以及唐天鴻心中留下的那個疙瘩，卻註定了她與唐昱有緣無分，即使做情人也強求不得……　　楊涵寧擔心的還不止是這些，她或許可以不在意旁人的眼光，不在意旁人的看法，不在意蘇慕儒以及唐天鴻等人，因為她不奢求能夠嫁給唐昱，可是她怕的是，唐昱在乎這些東西，她怕唐昱會在這些人的逼迫之下，離開自己。她心中，只有唐昱一個，別人的想法都是管不得的，可是若是唐昱自己要離開她，這才是她最怕的。　　唐昱自然是了解楊涵寧現在心頭的擔心，終究還是怕自己日後因為身邊之人的看法而不願意在與她相見，怕自己離開她。　　心中想着，唐昱臉上微微笑了笑，認真而嚴肅的盯着楊涵寧的眼睛，直看的楊涵寧不好意思的眨了好幾次眼，這才開口說道，“涵寧姐，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當初的時候，在我認識你不久的時候我就對你說過，那時候在綿州，把你從檢察院裡邊接出來的時候我就說過，要你放心的將你以後的生活交給我，完完全全的交給我。或許那時候你還不是很明白我的想法，可是現在，你已經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給了我，莫非還不明白那時候我說的那句話是什麼意思嗎？或許，我不敢保證我會給你天堂般的生活，但我一定可以給你幸福。你放心，沒有人可以把你從我身邊搶走，沒有人可以的……”　　輕輕將楊涵寧擁在懷中，憐惜的輕輕拂過楊涵寧那柔順的長發，低頭將臉埋在發間，嗅着長發散發的淡淡的清香，內心一陣柔軟。心中卻早已經下定決心，這個女人，這個前世今生都與自己有牽扯的女人，前世今生都對自己有着重大影響的女人，誰也不能把她從自己身邊奪走，誰也不能……　　這個簡單單純的女人，她已經經受不起更多的磨難了，她的心中早已經支離破碎，若不是有自己作為她的精神支柱，只怕她早就崩潰了。　　四月那段暗淡的時光中，無論是之前尹匡虞以及陳松威對她造成的心靈身邊的折磨還是陳松威事件之時被省廳羈押時候的痛處，還有之後的各種傳言小話，這些都已經給她的內心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印記，此時她脆弱的心根本經受不住離開唐昱的折磨。　　她的心中痛苦，矛盾，她知道自己無法完全得到唐昱，也不奢望完全得到他，她只是想就這麼陪着他，看着他，這就夠了，名分對她來說已經無所謂，曾經傷害過唐昱的乾爹也就是蘇幕儒的楊涵寧又怎麼會奢望得到那所謂的名分呢，別說是名分，就是公開見一見唐昱的家人此時的她也不敢。她的要求，只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就算是微不足道的要求，對於她的身份來說，依然是個遙不可及的奢望。　　感受到懷中女子輕微的顫抖，唐昱心中微微一嘆，知道想要打消她內心中的那些擔憂還需要繼續努力，四月發生的那些事就像是一根刺一般，牢牢的橫亘在她心中，如果不將那根刺拔除，或許她永遠都不會真正的開心起來，永遠都會活在這種患得患失之間。與陳松威以及尹匡虞的事情，在她心中永遠是一個痛，雖然她的貞潔沒有被尹匡虞以及陳松威這些人奪去，而是保留給了唐昱，吧自己完完整整的給了唐昱，可是她畢竟幫着陳松威去陷害過蘇慕儒還差點成功，單單這一點，就註定了她與唐昱之間要有一番波瀾。　　一邊輕輕撫着楊涵寧的秀髮，唐昱一邊柔聲的說道，“涵寧姐，我知道你心中的擔憂，你擔心如果有一天我的家人發現了我身邊的你，擔心他們會將我從你身邊趕走是不是，更擔心的是我迫於蘇市長和我爸他們的壓力，直接棄你而去是不是。”　　“嗯。”埋首在唐昱懷中的楊涵寧微微的點了一下頭，應了一聲，算是認同了唐昱的說法。　　這是楊涵寧的心結，至始至終都系的牢牢地無法打開的心結。　　她陷害了蘇幕儒，雖然是身不由己，是為了給父親籌錢治病，身不由己的上了陳松威的賊船，但畢竟給蘇幕儒造成了天大的麻煩，差點斷送他的政治生命，差點將他永遠關在那冰冷的高牆之內，別說蘇幕儒和唐昱的家人無法原諒她，就是在夜深人靜之時，自己想起這事也無法原諒自己。　　在她現在還比較簡單幼稚的想法中，蘇幕儒是一個好官，一個純粹的好官，相比於陳松威不知道好了多少倍的清官，金錢、美女在其眼中真可謂是浮雲，簡直沒有任何瑕疵，否則陳松威也不會因為抓不住他的把柄而設計陷害他了，但就是這樣一個好官，一個好人，差點被自己害死，楊涵寧無法走出自己心中的那一關，更不要說其他人了。　　為了這事楊涵寧的生活曾一度失去過色彩，如果不是因為還有牽挂，還有病重的父親，還有上大學的妹妹，打死她她都不會做這件事情的。在事情發生后，要不是有唐昱這個精神支柱，她還不知道是否能繼續活下去。前世的她大概也是一直處於這種自責和矛盾之中，最終香消玉殞。　　事後，她深深地後悔，那段灰暗的時光中，如果不是唐昱的幫助，如果沒有唐昱的時時勸導和開解，她無法想象自己現在的樣子，興許已經成為了陳松威發泄肉、欲的工具，成為他陷害好人工具。　　是這個小男人給了自己陽光和活下去的希望，而唐昱也成為了她心中的精神支柱，如果沒有了這個精神支柱，她很難想象，在沒有唐昱的日子自己將怎麼過，怎麼生活，可以說，唐昱現在幾乎算是她人生的全部了，除了家人，她心中只有唐昱，便是妹妹，在她心中，此刻也只是放到和唐昱等同的位置上。　　雙手捧起楊涵寧的頭，讓她的眼睛直視自己的眼睛，一字一頓的說道，“涵寧姐，你放心，一、切、有、我，一切你都不需要擔心，無論如何，我都不會拋下你的，相信我。”　　看出唐昱眼神中的真誠，楊涵寧心中泛起絲絲甜蜜，輕輕的點了點頭，再次將頭埋在唐昱的胸口，聽着唐昱強而有力的心跳，感受着唐昱胸口的溫暖，此時楊涵寧感覺這個不太寬廣的胸膛，似乎可以為自己擋住無數的狂風暴雨，在這臂彎的環抱下，在這胸膛的遮掩下，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已經變得不重要了，如果永遠的這樣該有多好，如果這一刻永久的停止該有多好，楊涵寧腦海中閃過這樣的念頭，雖然她知道這個念頭不切實際，但她真的希望自己可以永遠的躲在這個胸膛之下。　　感受到懷中佳人的嬌軀不似之前那般輕微顫抖，唐昱輕笑一聲，道，“涵寧姐，你放心，我不會讓你這樣永遠的躲在陰暗中，我會努力的讓你重回到陽光之下，相信我。乾爸那邊雖然會對你的身份有所顧忌，不過現在我爸他們都把我放在平等的地位上邊對話，很多事情都是有解決的辦法的。只要我們日後不明目張膽的出現在乾爸的面前，他也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　　對於這一點唐昱沒有瞎說，他一直在努力，努力讓自己身邊的人改變對楊涵寧的看法，之前他在勸導他二叔放棄財神廣場這個項目的時候就曾經提到過楊涵寧，就是為了這個。那時二叔唐天浩問他是誰告訴他自己在張羅財神廣場的事情的時候，唐昱沒有說是從父親唐天鴻和乾爸蘇幕儒得來的消息，反而說是楊涵寧告訴自己的，就是為了要在唐天浩心中印上楊涵寧的影子，讓他慢慢的改變對楊涵寧的看法，從而接受她。這些東西，需要慢慢來，一步步的潛移默化，不能操之過急。在唐昱的家人裡邊，也只有唐天浩對楊涵寧的敵意最小，所以唐昱才會選擇從唐天浩下手。而且，日後與楊涵寧在一起，也是比不過唐天浩的眼睛的。唐昱日後不準備把楊涵寧帶入自己的家庭，楊涵寧自己也不奢求這個，他們要做的，只不過是讓家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罷了，這一點，唐昱還是能夠做到的，要不他前世就白活了。　　說實話，在誣陷蘇幕儒一事中，楊涵寧也是受害者，雖然不是最直接的受害人，但這件事對她的內心造成的傷害可能出來她自己之外，也只有她父親楊岐山和唐昱感受到了，可能宋宛如也有這樣的感覺，否則也不會在撞破唐昱和楊涵寧的姦情后，反倒把鳳城區房子的鑰匙給楊涵寧，其中的含義不言而喻，明裡說是讓她幫忙收拾房間，打掃屋子，但楊涵寧和唐昱都知道，那不過是宋宛如在為他倆創造機會和條件，創造在一起的機會和場所，在宋宛如的心中，也是為楊涵寧不幸的遭遇感到心痛和同情，大概也有些是因為自己失去了丈夫的關係，對這個命運凄苦的女人，是抱着几絲同情的。　　兩人就這麼靜靜相擁在這個略顯空曠和遭亂的辦公室中，享受着這一份寧靜，誰也不願打破這份寧靜，只想着這麼永遠的靜靜的擁抱下去。這一刻，雖然懷中擁着佳人，可是唐昱心中卻沒有泛起任何一絲的邪念，沒有生出任何情、欲的想法。　　但這世上不是你想擁有寧靜就可以隨便擁有的，很快，一陣電話的鈴聲將這份寧靜打破，楊涵寧被這突然而來的鈴聲下了一跳，還以為是有人來了呢，受驚小兔一般從唐昱懷中跳起，紅着臉慌忙的整理着因為靠在唐昱懷中而有些褶皺凌亂的衣服，跳起之後才發現並不是有人來，而是唐昱的大哥大發出的鈴聲。　　看着楊涵寧那因為驚嚇有些慌亂的眼神和已經蔓延到脖子深處的紅霞，唐昱哈哈笑了幾聲，他知道自己的話已經打消了一些楊涵寧心中的擔憂，雖然沒有徹底的將這份擔憂清理掉，但那也不是朝夕間就能完成的，需要唐昱慢慢，潛移默化的把家人心中楊涵寧不好的形象清除，讓他們從心理上邊默認他們兩人之間的關係，那或許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當然，若是兩人之間足夠小心翼翼的話，或許在未來好幾年之內都不會讓其他人發現的，只要二叔唐天浩幫自己隱瞞下去。而唐天浩會幫唐昱隱瞞嗎？這自然是毋庸置疑的，自從二月份的海南樓市泡沫之後，唐天浩對唐昱的很多話都是言聽計從的，他還指着唐昱的电子幫他發財致富的，這點小事自然樂意之至。再說，他常年在商場打拚，見多了亂七八糟的黑暗事情，不像唐天鴻以及蘇慕儒那般的心性，自然也能夠接受唐昱與楊涵寧之間的事兒。　　雖然沒有完全打消楊涵寧心中的顧慮，但通過自己剛剛的話，最起碼楊涵寧不會再向之前那樣驚恐，那樣可以的疏遠自己，這個結果唐昱已經很滿意了。　　“喂，我說小昱啊，你小子在哪呢，我一大早去你家就沒堵到你，這麼早就出去了，不會去幹啥壞事去了吧。”電話那頭傳來二叔唐天浩有些揶揄的聲音，唐昱剛剛還想着讓二叔幫着隱瞞事情的，這會兒沒成想唐天浩就打過電話來。　　還別說，還真讓唐天浩猜中了，唐昱還真沒幹什麼好事，一大早便享受了一次，聽了一曲簫聲，一曲鳳戲凰的妙曲，所謂白日宣、淫，不外如是也。　　但唐昱的臉皮何等之厚，那可是堪比城牆，被二叔無意中猜中，卻臉不紅心不跳，淡定的說道，“好事倒是幹了，怎麼，二叔你羡慕了？我可是聽說，二叔你最近不太安分呀，那個心請的秘書叫什麼來着，我記得姓武是吧。”隔着聽筒笑了幾聲，說不出得陰森，他這話倒不是信口開河，昨兒個慶酒宴的時候還見過那個姓武的女秘書，不過這會兒還不是那個有事秘書干，沒事兒干秘書的年代，倒是不知道兩人之間有沒有什麼姦情，不過像唐天浩這樣的身價，養個小老婆也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唐昱自然也不會介意，家裡紅旗不倒外邊彩旗飄飄，這可是唐昱前世的夢想，只不過這會兒是信口開河的調侃他二叔罷了，他們兩個叔侄之間，只怕是最不像叔侄的一對叔侄了，唐昱說起話來也是沒大沒小的，“二叔，您老說吧，大中午的打電話幹嘛呀，不會是知道我沒有吃午飯，想要叫我吃午飯去吧，你這會兒可是壞了我的好事兒啊。”　　“你這小子，和你二叔還這麼不客氣，再說了，這都一點多鍾了，你小子怎麼還沒有吃午飯。”唐浩天笑罵了一聲，也沒有在意唐昱的話，不知道自己真的撞破了他的寧靜時光，繼續說道，“不過這次找你還真有事，難道昨天大哥沒有和你說陶業驊的事？得，你小子不會是真的還沒有吃飯吧，那就過來吧，這邊給你弄一桌。”　　經過唐浩天的提醒，唐昱這才想起來，昨晚睡覺前父親唐天鴻的確和自己說過陶業驊要見自己的事，自己今天早上起來的時候還記得，只不過剛剛和楊涵寧的一陣激情后，便忘了。又反映過來，現在還真是一點多鍾了，看來自己在這邊一陣激情過來，再加上絮絮叨叨的，竟然過去了三個多小時，連午飯都忘了吃了，楊涵寧大概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不好意思的又把小臉蛋給羞紅了。　　“哦，我想起來了，昨晚老爸和我說了，說陶叔要見我，本來是記得的，但剛剛一時間又忘了，對了，他找我有什麼事啊？”　　“你小子這不明知故問么，人家找你能幹啥呀，你小子也長本事了，一個區長，你愣是晾了人家這麼長時間，這會兒得了便宜還賣乖，嘿，你可比二叔我要奸詐多了。趕緊的，快來百聆，人家都在這等你好半天了，你個臭小子，年齡不大，就知道拿起大牌了，呵呵……”唐浩天笑罵一句，便掛了電話。　　他現在隨着唐天鴻的權利越來越大，也是水漲船高了，和陶業驊這樣的官在一起，起碼不用像以前那般卑躬屈膝了，雖然還沒有資格平起平坐，不過陶業驊也不會在他跟前拿大牌的。不得不說，全力，還真他媽的是個好東西呀，唐天浩在心中暗暗的感慨着。　　恆達這邊，唐昱接過電話后回頭掃了一眼凌亂空曠的辦公室，拉起楊涵寧的小手，便向外走去。楊涵寧微微掙扎了一下，卻沒有掙開，只能無奈的任由他牽着自己了，在她心中其實還是心存芥蒂，怕外面的人撞破二人的關係。　　“涵寧姐，以後你就在百聆那邊吧，不用過來了，這邊也沒人了，你有后就在百聆那邊工作吧，那裡的環境比這好點。”邊說，便拉着楊涵寧走向不遠處自己開來的車。　　這車還是方建銘給弄牌照的那個坐騎，雖然車不咋值錢，才幾十萬的樣子，不過上邊的那個牌照可是很唬人的，依然是軍區出品，必屬精品，上邊的那個車牌號，不說過高速路交費，便是平常不做太出格的違章事兒，不搞出人命來，交警心中就謝天謝地了。　　當然，唐昱的性格一貫是不喜張揚的，之所以開着這個車，其實也是為了在陶業驊這些人心中增加分量。再說，這車，其實是給恆達用的，有這麼個車牌照在，去找政府部門辦事兒的時候，那門檻立馬就要矮上三尺，這輛車，就是為了方便恆達辦事兒的。　　唐昱這會兒開着這輛車還載着楊涵寧過去，其實就是為了藉機把楊涵寧放到明面上，雖然不能給楊涵寧一個名分，不能讓楊涵寧與他的家人見面，不過吧楊涵寧放到唐天浩之前，暗示給唐天浩兩人的關係，這個卻是行的，當然，也只能是暗示了，很多事情，和官場上的東西一樣，大家心裏都知道，可就是不說出來，也不能說出來，心知肚明各有默契就好。　　至於陶業驊，唐昱對這個人也是有所了解的，是個聰明的官，想必他也是能夠明白自己把楊涵寧帶去見面的用意，想必是不會在唐天鴻的面前亂說的，這個卻是不用擔心。　　楊涵寧不知道唐昱心中的想法，不知道他打着的注意我，不過多少知道，唐昱這是要帶自己去和某些人見面了……

# 第一百五十四章 陶業驊的試探（上）

　　陶業驊最近一直處在一種興奮於忐忑的狀態中，這種矛盾的情緒折磨的他連睡覺都睡不好。　　他自然是有興奮的理由的，嘿，興奮的自然是因為自己這次站隊了隊伍，成為了蘇慕儒一系的人。　　事實上，自打四月份陳松威的事情之後，他就已經有了向蘇慕儒靠攏的跡象，他是一個有野心的人，也是一個眼光不錯而且有決斷的人，陳松威倒台之後他便準備向蘇慕儒靠攏了，當然，也有原因是因為，他是一個沒有背景沒有靠山的人。官場上，像他這樣的人，能走到一個實權處級的區長的位子，也算是一朵奇葩了，所謂花花轎子眾人抬，他從做官以來背後一直沒有靠山，能走到這一步，着實不容易。　　這次四月份之後的事情也算是讓他認清了一些東西，官場上，尤其是市裡邊這種圈子明顯的地方，可是容不得他這種沒有派系的人存在的，要不，一旦有事兒就會被推出去做擋箭牌，就像四月份沈家之人落入中山公園的湖水之中差點丟了性命，他就成了替罪羊，所以，必須要有一個靠山，背靠一個派系才能讓他更加放心大膽的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事實上，他在以前就有了這樣的明悟，因為他背後沒有靠山，而又一直自詡清高的沒有派系，所以很多工作做起來處處肘制，要多花好多的功夫。當然，自詡清高這是別人給他的評價，事實上他並不清高，他是一個有野心的人，也是一個有原則的人，他想要一個靠山，也想投一個派系，但是無論是在黃寶德的時代還是在陳松威的時代，這兩個人都不適合他，也不符合他的原則。蘇慕儒的出現讓他心中一喜，尤其是四月份之後蘇慕儒從蘇陳之爭中勝利了，吧陳松威打落塵埃，這更加的加重了他心中的想法。　　只不過那會兒他自身難保，那會兒他正因為中山公園落水事件而焦頭爛額，區裡邊和市裡邊都政敵都藉著此事落井下石，差點把他也打落塵埃，那會兒的他有什麼資格獲得蘇慕儒的青睞，只不過世事無常，唐昱卻是對他起了心思，之後利用與沈家之間不錯的關係，愣是幫助陶業驊解決掉他的麻煩，讓他這個區長重掌大權，解決掉了那些落井下石的小人。　　唐昱是唐天鴻的兒子，是蘇慕儒的乾兒子，唐昱幫助他解決了事情，他身上自然就不可避免的刻上了蘇慕儒的烙印，當然，他也是願意投桃報李歸入蘇慕儒一系的，這裏邊有唐昱的願意，更進一步，卻是因為沈家的願意，準確的說，是沈家給了他這樣的信心，他比東陵市官場上的其他人了解的要多一些，因為他看到了唐家和沈家之間的關係，看到了唐昱此人在沈家的地位，雖然想不明白具體的有什麼關係，但是這並不妨礙他把沈家當做唐天鴻或是蘇慕儒的靠山。顯然，背後有一個即將上任的省長，無疑會讓陶業驊信心大增，這也是他願意投入蘇慕儒一系的願意，官場上邊，切不可情緒化，所謂一入官場，良心先被狗吃了一半，若不是有這層願意，即便是唐昱對他有所幫助，他也會選擇另外的方式報答，而不是投入蘇慕儒的陣營之中、現在蘇慕儒和黃寶德之間充滿了火藥味兒，他自然就更要站穩腳跟幫助蘇慕儒分擔壓力。　　事實上，他站隊確實是非常正確的，蘇慕儒掌權之後，雖然發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讓這個市長的位子看上去岌岌可危，可是蘇慕儒都在唐天鴻的輔佐之下一步步的走了過來，吧黃寶德那些人丟下越來越遠。自打四五月份一來，蘇慕儒在官場上，每一步走出都似是神來之筆，把黃寶德這些本土派打的毫無還手之力。　　這次蘇幕儒藉著唐昱受傷的時機，轟轟烈烈搞得這次嚴打和嚴打后利用杜繼海的敲山震虎，藉機完全吧東陵市的局面掌控下來。　　事實上，從現在開始，東陵市，已經完完全全的算是蘇慕儒的囊中之物了，黃寶德之流，再也翻不起什麼風浪來，即便是前一段時間傳的風風雨雨的市委書記下派之事，短時間之內也無法對蘇慕儒構成威脅，這一點陶業驊已經看的清楚。　　事實上，蘇慕儒這次玩的這手釜底抽薪，已經把東陵市上下所有機關搞得心驚膽寒，站在蘇幕儒這邊的還好，起碼他們知道無論這次的事情搞得再大，蘇幕儒手中的那柄屠刀都不會落在自己的頭上，即便是有把柄被抓住了，估計也是大棒舉起輕輕落下。官場上本就是黑水一潭，哪有那般的清，屁股沒幾個乾淨的，只不過髒的程度不同，擦屁股的手段不同罷了。　　而那些和蘇幕儒對立的或者一直騎在牆頭隨風搖擺的人，特別是懷疑自己有把柄落在杜繼海手中的人，這些人就悲劇了，他們時刻在擔心着自己頭上的烏紗，擔心蘇慕儒的殺威棒落在他們身上。這些天來，可算是把他們急壞了，也後悔壞了，恨不得立馬投入市長的陣營。　　也由不得他們不擔心，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知道省裡邊的大人物的心思，不是每個人都知道蘇慕儒會有顧忌，不敢把東陵市搞出大動靜來，即便是有些聰明人能看的清楚，可是總要殺幾隻雞來儆猴的，他們怕的就是自己是那隻被殺的雞、蘇慕儒搞出那麼大的動靜來，總歸要拿幾個人的烏紗帽來立威的。　　這些個人這幾天不停地遊走於各處打聽消息，打探着蘇幕儒的態度，打探自己是不是有把柄被抓住，打探蘇慕儒是不是要拿某人立威，可謂是心急如焚。　　這也就是為什麼唐昱慶酒宴當天來了那麼多人的主要原因，他們都想藉著唐昱這個毛頭小子來探探蘇幕儒的口風，畢竟嚴打是與唐昱有關的，而且唐昱作為蘇慕儒的乾兒子唐天鴻的兒子，多少應該知道點什麼，他的年紀又不大，這些個老油條，都想着從唐昱的口總套話的。　　但是無奈的是，他們太不了解唐昱這個小滑頭了，唐昱，那可是擁有前一世在商海摸爬滾打十餘年的經歷，論起繞圈子來，可不見得比這些官場上的老油條差多少，三句話就能把你繞的沒影兒了，簡直是滑入泥鰍，在唐昱插科打諢顛三倒四胡說八道之下，這些人根本沒有打探到什麼有用的信息，反倒是被唐昱明着暗着套了不少話，當然，這也是因為他們對唐昱沒有防備的原因，唐昱的年齡，太具有欺騙性了。　　當然，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打探到，從唐昱糊糊塗塗的字里行間中，這些老官油子們還是理順了一些東西的，自然的，那些東西就是蘇幕儒特意借唐昱之口向他們傳達的一些隱約信息。有些話蘇慕儒不方便說，要藉著唐天鴻的口說出去，而有些話便是唐天鴻也不方便說，官場上，最忌諱的便是落人口實，童言無忌嘛，所以也就藉著這個機會通過唐昱的口說出去。唐昱倒是做得不錯，透露出那些信息的同時，讓那些個老官油子還沾沾自喜的以為是被自己套出來的話，哪知曉那是唐昱故意透露出來給他們知道的。　　陶業驊慶幸自己站隊了隊伍，他很難想象，如果自己現在和蘇幕儒是敵對關係，和那些如同熱鍋上螞蟻的官員在一個隊伍的話，那將是怎樣一個煎熬的心情。蘇慕儒所展露出來的手段，足已經獲得他的投靠，所以現在的他很興奮，非常興奮，同時也在暗暗地感激唐昱，如果不是唐昱，他現在可能已經因為中山公園沈省長女兒和孫女落水的事情被陳和森陳大嗓門排擠到哪個犄角旮旯呢。　　不過同時，現在的陶業驊也很忐忑，和他興奮的原因一樣，他的忐忑也是因為唐昱，因為唐昱收購百聆的事情。雖然用成也唐昱敗也唐昱來說有些誇張了，不過也差不離，起碼陶業驊是這樣想的。　　唐昱收購百聆的事情已經拖拖拉拉的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有宋女士在中間，陶業驊本應該放心的，本應高興區里既可以擺脫百聆這個包袱，又可以借這件事情和宋女士的關係更進一步。百聆這個包袱甩出去是區裡邊所有人共同的目標，雖然陳和森有意利用百聆來打擊陶業驊，不過百聆最終肯定還是要甩出去的，陶業驊從中牽線做好了這點，這自然算是他的政績了。　　但就在前不久，他突然得到一個消息，說宋女士在安皖省旅遊時又引進了一個項目，而且是一個耗資巨大的項目，這便由不得他不擔心，由不得他不忐忑。　　儘管他對於宋女士有着很大的自信，怎麼說人家也是沈省長的兒媳婦啊，即使不用開口，有心人便會立刻屁顛屁顛的跑來資助，但相信歸相信，心底里不免還是有一絲憂慮，萬一這個項目達不到預期的效果，賠了，那豈不是說區里又多了一個包袱？剛剛甩掉百聆，就又來一個比百聆更重的行囊，所以陶業驊決定先談談唐昱的口風。　　當然，對區裡邊的包袱還是小事兒，畢竟，百聆和恆達的規模都不大，即便是恆達收購百聆之後破產了，造成不少的工人失業，對區裡邊其實也形不成多大的失業壓力，畢竟，百聆被恆達收購之後，就脫離了國企的性質而成為了私企，包袱自然就變相的給了恆達了。可是關鍵是，這個接包袱的人是誰，那是沈省長的兒媳婦，而且還有着一个中將的老爸。　　以前他不知道恆達是宋宛如的產業也就罷了，得虧損宜都和他沒有多大的關係，可是現在的情況不同了，現在他已經知曉了恆達和宋宛如之間的關係，知道那是宋宛如的產業，那情況可就不同了，若是恆達成功也就罷了，少不了他的功勞，可若是恆達失敗了，那對他可算是個不小的打擊。畢竟，恆達現在是在他的地盤上，而且恆達接手百聆，多少有接區裡邊包袱的意思，大家都能明白這裏邊的門道，如果恆達經營失敗了，那其他人可是有足夠的理由把怒火發泄到自己的身上。　　若是僅僅是恆達也就罷了，他信心憑藉宋宛如在省裡邊的人脈，再加上百聆原本的生產實力，百聆要做到盈利還是比較容易的，可是現在唐昱又在安��搞回來一個完全沒聽說過的大項目，而且是要花費巨額研發資金的大項目，怎麼能不讓陶業驊心驚膽戰。要知道，在陶業驊的心中，恆達的成功和失敗，那可是關乎着他政治前途的，宋宛如能幫助他解決區裡邊的壓力，自然也能夠讓他陷入四面楚歌的局面。他不知道恆達失敗了宋宛如會不會對他報復，不過他知道，其他的政敵是一定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　　可以說，現在的陶業驊也是在賭博，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恆達的成功與否掛在了一起，這時候，恆達是否能夠獲得成功，對他自然就顯的很是重要了。　　他知道宋女士基本是一個甩手掌柜，具體的事情都交給了唐昱早做，而這也是陶業驊忐忑的原因之一。　　對於讓剛剛才初中畢業的一個半大小子來打理這麼大一攤生意，陶業驊怎麼想怎麼不靠譜。他知道唐昱是有些能力的，從幾次接觸下來就可以發現，唐昱確實很有能力，而且後邊還有蘇慕儒以及沈家在支持着，可是即使這樣，就算是唐昱再天才，可是他的年齡在那裡擺着呢，做生意可不是單獨要靠一個聰明伶俐的頭腦，閱歷和經驗這東西也是不可或缺的，在陶業驊心中，十五六歲的唐昱顯然不具備多少閱歷，這對於經商來說可不是個好東西。　　也是，唐昱今年不過十五六歲的年紀，今年夏天才剛剛要上高中的，這個年紀，放在官場和商場上邊都不足以讓人信服的，所謂嘴上無、毛辦事不牢，絕大多數人都是很把這句話當回事兒的，經商這種東西和做學問不同，不是天才就能立馬上手的，這種東西，需要時間，需要閱歷，需要經驗，而這些東西，都是和年齡掛鈎的，和所經歷的東西掛鈎的，唐昱，無論怎麼看上去，都不像是一個商場閱歷豐富的人，也由不得陶業驊不放心了。　　當然，這是他作為一個外人的看法，若是唐天浩或是沈睿鴻這些人，他們是不會這樣認為的，若是陶業驊知道沈睿鴻以及方建銘對唐昱是如何評價的，只怕他心中就不會有這樣的擔心了，四月份的事情之後，唐昱用自己的行動向身邊的人證明，自己的商業身邊，確實是擁有不俗的天分的，唐天鴻放在家裡邊的幾本英文大部頭身邊的註解就足以說明問題。　　“二叔。”唐昱揮手打了個招呼，“陶叔也在這兒啊，讓你們久等了，真是不好意思，這路上堵車，不好走啊。”　　見到陶業驊后，唐昱臉不紅心不跳信口胡說了起來，不過這個借口找的實在有些蹩腳，93的時候，道路上往來車輛不是很多，雖然不至於說車輛寥寥，但更不能說是擁擠，離擁擠還差着遠呢，在93年的時候，汽車對於一般家庭來說那可是絕對的奢侈品，不要說開車了，除了公交車外，就是坐過汽車的人都不多。道路上又怎麼會擁擠呢，更不用說是堵車了。事實上，直到唐昱重生的那會兒，東陵市都沒有過堵車的跡象，在遼海省的幾個市裡邊，東陵市的發展不算快，一直落在後邊的，私家車的數量，即使在唐昱重生的年代也是少得可憐，倒是琉金殿堂在幾年之後闖出了不小的名氣，在省內的娛樂場所裡邊都小有名氣，經常有省城的人駕車過來玩，也算是東陵市的一道奇景了。　　楊涵寧跟隨在唐昱的身後，被唐昱牽着一隻手，唐昱能感覺到，那被自己握在手心裏邊的柔薏正充滿着汗水，在不安的抖動着，唐昱能夠感覺到楊涵寧內心的不安。　　本來在進來之前，楊涵寧不打算進來的，更不打算和唐昱一起進來，畢竟她心中對於和唐昱一起出現在公共場合還是心存芥蒂的，她也不希望這麼早的把自己和唐昱之間的關係暴露出來，雖然遲早會讓人知道，但是能隱瞞一天是一天，在她看來，自己和唐昱之間的關係一旦暴露出來，那也就離兩個人分手不遠了，她不願意這樣。而且，對於和唐昱一起出現在人前，她總是有一種莫名的恐懼。但誰知道唐昱好像事先知道她的想法般，在她開溜之前，便拉住了她的手，在她掙了幾下無果后，也只能任由他牽着進來了。當然，唐昱是和她闡明了其中的利害關係的，雖然楊涵寧不大知曉這些權謀之術，不過也知道唐昱這是為了她好，也就由着唐昱來了，這僅僅是唐昱為了楊涵寧做的第一步，以後他還要做更多的。　　看着和唐昱一起進來的楊涵寧，屋裡的唐天浩和陶業驊雙雙一愣，唐天浩不用說，自是認識楊涵寧，他此前就知道自己這個侄子對楊涵寧這個大美女有些不同尋常的感覺，以前還以為是自己多疑了，現在看來，兩人之間的關係，可完全不像是自己想象中的那般簡單啊，想到楊涵寧曾經做過的事情，再想想唐天鴻和蘇慕儒對這個女人的看法，唐天浩不禁一陣頭大，看來他知曉這個侄子是要把這個難題交給他來解決了。　　陶業驊對唐昱身後的這個滿臉紅霞，低着頭，身材婀娜的漂亮女子也不陌生，畢竟號稱是東陵第一美女，況且，他在東陵市的地位不低，對於四月份蘇陳之爭的內幕多少有些了解，知道這個女人參與其中最後卻反目這才造成了陳松威的落敗，而之前還和楊涵寧一起和唐昱為了給宋女士張羅房子的事情一起去過省城，對於楊涵寧的事情也略有所知，楊涵寧陷害蘇幕儒的事情或許底層百姓一無所知，但在東陵的這些官員中，早已不是什麼秘密了。　　陶業驊不明白這個楊涵寧怎麼會和唐昱在一起，而且看着兩人牽手而入，說明兩人的關係很不一般啊。　　身為從政多年了老人，陶業驊自然知道什麼事情該問，什麼事情不該問，這是最起碼的為官之道，而且，楊涵寧曾經做過的事情以及現在和唐昱表現出來的關係，讓他潛意識里認識到，這潭水，很深的。雖然看出了兩人關係不一般，但人家既然沒有開口介紹，他也不會上趕着去問，他不是唐天浩，自然不會明白唐昱公然把楊涵寧帶出來的意思，不過並不妨礙他做出某些猜想。　　“呵呵，理解理解，我們這位東陵的小英雄可是很忙的啊，你陶叔我在這多等一會兒又有什麼關係呢。”陶業驊也沒有戳穿唐昱蹩腳的說辭，笑嘻嘻看着唐昱，至於這個東陵市的小英雄，自然是調侃他為了救陳怡而受傷住院的事情，蘇慕儒之前可是說了，要給唐昱個市十佳少年的表彰的，雖然只是個虛名，唐昱也早過了看重虛名的心理年紀，不過陶業驊還是把唐昱當少年人對待的，自然拿這個話題來調侃了一句。　　旁邊的唐天浩看着牽着楊涵寧走進來的唐昱，臉上異色一閃而逝，卻沒有多說什麼，看着楊涵寧滿面的紅霞，心中不禁暗想，怪不得這麼早就離開家，怪不得忘記了今天和陶業驊的會面，原來是把妹妹去了，嘿嘿，剛剛興許自己的電話真的壞了這小子的好事呢，他這會兒有些明白自己打過電話的時候唐昱為何顯得有些氣急敗壞了。　　楊涵寧和唐昱之間的事情唐天浩多少看出了一些苗頭，不過以前的時候還不知道發展到什麼程度的，他倒是曾經在省城的時候看到過這二人睡在一張床上，不過那會兒他可沒有往那個事情上邊去想，不過現在很顯然，唐昱把楊涵寧待到這兒，自然就是給他看的，他倒是佩服自己這個侄子的膽量，他可是看出來了，省城那個曾經被唐昱救過的叫做沈芸的小姑娘，對唐昱也是有些那個意思的，要知道，沈芸可是省長沈睿鴻的女兒……　　意味深長的看了唐昱一眼，沒有多管這個事兒，這種事兒，心中明白就好，倒是不用刻意說出來的，說出來便落了下乘，既然明白了唐昱的意思，他便不再多說這件事兒，唐天浩轉而對唐昱道：“小昱，你這小子的架子是越來越大了，對二叔我也有脾氣了，嘿，今天可是讓你陶叔一頓好等啊，還不快坐下，你陶叔有事和你說。”唐天浩指了指不遠處的一張椅子，賓主落座。　　這時楊涵寧奮力掙來了唐昱的手，輕聲的說了一句“我先出去了。”轉身便低着頭，紅着臉跑了出去。　　楊涵寧知道唐昱把自己帶進屋子中的含義，他剛剛還承諾要盡自己的努力讓自己生活在陽光下，這是唐昱給自己的一顆定心丸，想到此處，楊涵寧心中不由得泛起絲絲甜蜜和幸福感。唐昱把楊涵寧帶過來也沒準備讓她談事兒，兩人露一下臉就罷了，楊涵寧現在還臉皮子薄，也就沒有阻止她出去。　　事實上，以陶業驊的身份來宴請唐昱，那可是自降身份，而且降了十萬八千里，他是實權的區長，便是見了唐天鴻都不用小心翼翼，更何況唐昱這樣一個才上高中的毛頭小子，他親自宴請，而且找唐天浩作陪，足以說明他對唐昱的重視了，唐天浩倒是在心中感嘆，這個陶業驊確實是有些眼光的，沒有誰比他更了解唐昱的野心和實力了，陶業驊能在唐昱還沒有露出頭角的時候就施以善意，足以說明他的眼光不凡。　　當然，唐天浩到底是個商人，局限於眼光和格局，不了解陶業驊這麼做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恆達是宋宛如的，他請不來宋宛如，自然只能把希望完全的放在唐昱的身上了，這個身份，他還就非降不可。　　“走吧，陶區長，既然唐昱這小子已經來了，我們就一起去吃頓飯吧，我請客，剛剛打電話的時候，這小子還說沒吃飯呢，正好一起去，有什麼事咱飯桌上再聊，可別把這小子餓壞了，他可是我大哥的寶貝，餓壞了我可擔待不起。”說著，唐天浩便拉起陶業驊，招呼一聲唐昱，向外走去。　　作為商人的他，自然是想要和陶業驊多交流一下感情，怎麼說人家也是一區之長，以後用得着他的地方興許還有很多，這麼好的一個交流感情的機會，在商場上摸爬滾打多年的唐天浩又怎麼不會不抓住呢。事實上他早就吃過了，之所以這麼說不過是個台階罷了。而中國自古就是如此，最好的交流感情的地方便是酒桌上，只要三杯酒下肚，沒有關係也能扯上關係，有點關係的立刻就可以稱兄道弟。　　三人驅車來到百聆不遠處的一家不大的小酒館，不是唐天浩摳門，本來他是想找一個不錯的酒店的了，但是陶業驊隨便吃一口就行，唐昱也點了點頭，畢竟人家陶業驊是一區之長，而這裏又是他的管轄範圍，一般的商家特別是高級酒店的老闆對他可是臉熟的緊，這麼公然的和唐天浩出來吃飯，總是有些忌諱的，人言可畏啊，就是不為陶業驊考慮，為蘇幕儒和唐天鴻考慮，影響也不好，所以也就只能隨便找一家小餐館了。當然，這個地方是陶業驊指定的，或許有某些其他的想法也說不準，唐天浩在心中某某的揣摩着。　　還好這家餐館雖然不大，但環境衛生還是搞得不錯的，一進屋便是一個七八十平的大廳，大廳稀稀落落的擺放着七八個餐桌，地面鋪就的是暗黃色的瓷磚，光滑可映人影，此時已近兩點，中午飯口已過，餐館中除了最裏面有五個人還在赤紅着臉推杯換盞以外，其他桌椅全都空着，有兩個服務員正在穿梭與桌椅板凳之間，打掃着一桌明顯剛剛完事的殘局，一個服務員看到唐昱三人走了進來，立刻迎了上來。　　作為服務行業的人，特別是做服務員的人，特別有眼力見兒，一打眼，便看出了唐昱三人的不凡來，陶業驊滿臉嚴肅，不苟言笑，常年為官自然培養出一股不怒自威的氣勢，唐天浩滿面笑容，無論是誰在看到他的笑臉后，都會有一種如沐春風的感覺，三人之中，也只有年齡不大的唐昱最為不起眼，但那服務員還是注意到了在唐昱略顯稚嫩的面孔上，那雙沉穩的眼神，這個看似最為普通的小子恐怕也不向他表面那麼普通吧，而且看幾人的走位，唐昱到似乎處於主位的樣子，又有些不像，這倒是有些奇怪了。　　那個服務生熱情的將陶業驊三人迎了進來，安排在了餐廳最裏面一個相對安靜的包間內，拿過餐桌遞給了陶業驊，他也看出來了，三人之中似乎這個一直板着臉不苟言笑的人地位最高。　　“三位想吃點什麼，小店雖然沒有那些珍饈佳肴，倒是那些家常小菜做得還算可口，不知三位想點點什麼？”服務生露出職業式的微笑說道。　　陶業驊拿起菜譜，眼睛在菜譜上隨便地掃了一眼，的確沒有什麼稱得上檔次的菜，也是，就這個不大的，位置又有些偏的小餐館，你就是給他鮑魚魚翅，他恐怕都不會做，做了也未必會有人來吃。　　“你隨便上幾樣可口的小菜就行了。”陶業驊掃了一眼菜譜，又再次把菜譜合上，遞給旁邊的服務員，隨意的說道。服務生接過菜譜，微笑着點了點頭，向大廳后的廚房走去。　　“哦，對了，給我們開瓶茅台。”就在那服務生走進廚房前，唐天浩輕聲的說了一句，心中卻在暗笑，這個陶業驊，在外人面前總是擺出那麼一副臭臉來，剛才和唐昱可不帶這樣的。

# 第一百五十五章 陶業驊的試探（中）

　　“哦，對了，給我們開瓶茅台。”就在那服務生走進廚房前，唐天浩輕聲的說了一句。　　在商場上，請人喝酒很有講究，請人喝什麼酒更有講究，喝的酒檔次越高，就代表你的誠意越大，你越重視人家，一般唐天浩請人喝酒喝的都是茅台，畢竟茅台是中國的國窖，請人喝茅台，即表現出了品味，也表現出了檔次，當然，茅台也分不同的等級級別，十年茅台自然不能和五十年茅台相比，不但品質不在一個檔次上，價格上也有天壤之別。　　唐昱記得上一世有一瓶六十年限的茅台，拍賣出了百萬元的天價。就是最普通的茅台，也上百元呢，這種價格對於93年人均收入五六百元的家庭，可以說相當奢侈了。唐家人好酒，天生好酒，前世之時唐昱便懷疑過，他們唐家人，骨子裡邊是不是有着草原人的血統，要不唐天鴻那樣一個看上去和蘇慕儒一樣儒雅的人，在家裡邊卻是離不了酒，哪怕一天只喝一杯，唐天鴻在酒場上邊的豪氣，絕對能讓平日里的同事們目瞪口呆的，那種豪爽，無論怎麼看都應該出現在一個絡腮鬍子的大漢身上的，出現在唐天鴻這樣一個帶着眼鏡的知識分子身上，形成的反差是很巨大的。這不，飯還沒有上桌，唐天浩便先點了酒。　　那個服務生聽到唐天浩的話，略顯尷尬的轉過身，“對不起先生，我們這裏沒有茅台。”這邊是小飯館，雖然還算是清雅，不過平日里來這邊吃飯的人，哪會點茅台這種高檔酒，唐天浩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倒是有些奇怪，陶業驊怎麼會選了這樣一個地方，要知道陶業驊找唐昱有事相商，說白了其實是有求於唐昱，怎麼看也應該更隆重正式點才是，說什麼也不應該選到這種地方。不得不說，他這種商場上的老油條，確實是難以理解的，倒是唐昱重活了一世，前世的時候接觸的層次也足夠，多少能夠理解，為何在這種情況下陶業驊反而選擇了這樣的一個地方。　　“五糧液呢？”既然沒有茅台，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了，五糧液也不比茅台差多少。　　“也沒有。”　　“古井貢呢？”　　“沒有”　　……　　唐天浩一連說出幾種高檔酒的名字，服務生俱都搖頭，眼看唐天浩又要張口，服務生立刻轉身，指着大廳深處的一個貨架，道，“我們店的酒都在那呢，您說的那些酒哪會出現在我們這種小店啊。”　　唐天浩順着服務生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見一個高大的貨架豎立在大廳最裡邊，貨架前是收銀台，貨架上密密麻麻的擺放着各種飲料和酒，但那些酒唐天浩別說是喝過，就是看都沒看過，恩，應該說是近十多年見都沒有見過，都是一些最普通最普通的酒，價格普遍都在十元以內。　　不覺間，唐天浩皺起了眉頭，陶業驊怎麼說也是堂堂區長，怎麼可以請他喝這種酒，就看那些酒瓶的低質濫造的包裝便知，這些酒絕對是最下等的酒，沒嘴兒裏面還有假酒，唐天浩可是經常在新聞報紙上看到一些因為喝假酒而住進醫院的報道，萬一因為喝頓酒，把堂堂區長給喝進醫院，恐怕自己以後就別在商圈裡混了，不被那些人笑掉大牙才怪。唐天浩發家早，幾乎沒怎麼吃過大苦頭，經商之後平日里見的也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宴請別人，都是中高檔的酒，這些廉價酒，不說品嘗，他確實是見都沒有見過的。　　“我看那個酒就不錯，就給我們來那個酒吧。”就在唐天浩考慮是不是該換一家稍微好一點的，最起碼有茅台的酒店的時候，唐昱眼尖的看到收銀台放着的用一個大玻璃瓶裝的補酒。　　玻璃瓶中的酒呈黃褐色，酒不算太多，僅剩半瓶，但裏面的東西卻是不少，有一顆巨大的人蔘，還有鹿茸，枸杞，蠍子，和一些唐昱叫不出名字的草藥和毒蟲。嘿，唐昱可不是不識貨的人，前世見多了大場面，不少東西，多少知道一些的，唐天浩，說白了，和個暴發戶差不多，最近才意識到了自己要充充電，準備讀成教了。　　“這個、這個、各位等等，我去問問老闆娘，這酒是我們老闆自己炮製的，是不賣的，已有十多年的年限了，平時自己都不捨得喝，各位既然想喝，我就去問問老闆娘。”說著，那服務生看唐昱點頭，轉身走進了廚房，想必是詢問老闆娘去了，不過唐昱和那服務員一問一答，倒是引起了唐天浩的興趣，不明白自家侄子怎麼看上了那半瓶怎麼看也不覺得咋樣的酒，那服務員的反應就更奇怪了，俗話說打開門做生意，哪有不賣東西的道理，當然，更奇怪的是，竟然把半瓶酒放出來賣，這就更奇怪了，而且還被那啥子的老闆娘當個寶貝。若是半瓶酒放在某個大酒店的櫃檯裡邊，倒有可能是某些熟客寄存的，不過這個小飯館嘛……　　不一會兒的功夫，一個身材豐腴，腰系圍裙，頭上還戴着一頂高高的白色廚師帽，一手拿着一個還在滴着油的勺子便從廚房走了出來，身後跟着那個剛剛進去的服務生，如果不是因為服務生介紹，唐昱三人一點也不會想到這廚娘打扮的女人會是老闆娘，老闆娘親自做大廚，這倒是稀罕事兒，貌似這種情況一般發生在小餐館裡邊，像這種飯店，雖然規模不大，不過怎麼看也不是僱用不起大廚的人，心中想着，唐昱饒有興緻的看着這個身段不錯氣質平和的老闆娘。　　在這個偏僻的小店裡，平日根本就沒有多少客人，這小店掙來的錢也就只夠勉強度日的，為了節省開支，加上老闆娘本就做了一手好菜，便兼職做了廚師，不過唐昱對這個小飯館以及陶業驊表現出來的東西，是越來越好奇了。　　剛剛老闆娘還在廚房張羅着，聽到自己兒子也就是那個服務生說外面有三個身份看似不簡單的人想要喝店裡面自家泡的補酒，便走了出來。　　“你們要喝那藥酒？”老闆娘揮着手中的勺子指了指櫃檯上的那半瓶黃褐藥酒。　　“嗯，我們看你們這也沒什麼好酒，也就是那藥酒似乎還不錯，那酒怎麼賣的，給我們一人來上一杯。”唐天浩微笑着說道誰知那老闆娘甚至連價格都沒報，變搖了搖頭，道，“這酒不買，這酒本是在我兒子出生時窖藏起來的，打算等到他結婚的時候才打開的，誰知我那酒鬼丈夫嘴饞，這些年間，竟喝的只剩半瓶，這半瓶我是說什麼也不能再動了，我那兒子可是連對象還沒有呢，不一定啥時候才能結婚，再喝可就沒了。”　　唐昱以前聽說南方有個習俗，是哪家人生了女兒，便會在這女兒出生的當天窖藏起一些酒，等到女兒十八歲那年出嫁才會拿出來與人分享，所以這種酒便叫女兒紅。沒想到今天竟然碰到了男兒紅，唐昱心中不禁對着酒的興趣大增，先不說這酒里的那無數草藥毒蟲，就是憑那酒的年限，唐昱心中也有品一品的衝動。　　可以看出，聽了那老闆娘的描述，不僅唐昱想要嘗一嘗這酒，就是陶業驊和唐天浩神色間也有意動。　　“這位大姐，我們也不要多，你就給我們一人一杯就行，價錢好商量。”看來唐天浩是真對這酒產生了興趣，竟然連大姐都叫上了。　　“不賣不賣，多少錢都不賣，這不是錢不錢的問題，這是我們老家的習俗，還沒娶到媳婦就把酒喝光了不吉利，不行，這酒不買。”老闆娘依舊搖着頭擺着手，手中的勺子隨着擺手的動作來回的揮動，說什麼都不賣。　　嘭――　　“怎麼的，老子喝酒你們還要錢，你也不打聽打聽老子是干什麼的，在這一片我還沒聽說敢管老子要錢的人。”就在唐天浩打算軟磨硬泡買下一些藥酒的時候，餐館中另外一夥喝酒的人，也就是那除了唐昱三人之外唯一還在這喝酒的五六個人，之間那六個人赤裸着上身，滿臉通紅的看着身前的服務生，口中的話帶着滿嘴的唾沫星和酒氣，撲向那服務生。　　看着這六人各個面目猙獰，每個人身上都刺着張牙舞爪的恐怖紋身，那大嗓門震得耳朵嗡嗡作響，那服務生不禁懼怕的退後了數步，臉色有些發白，額頭上隱現一層細密的汗珠，口中卻依舊小聲的嘟囔着，“你們怎麼可以吃東西不給錢呢，怎麼可以不給錢呢。”　　“要錢，還想好錢，好，今天老子就給你錢。”說著，那六人中一個顯然喝大了的人，搖晃着站起身，一個踉蹌的箭步竄到那服務生身前，一巴掌便把那服務生扇倒在地，整個半邊臉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迅速變紅變大，眨眼間便腫了起來，一絲血從嘴角滴落。　　“看你還敢要錢，老子的錢你也敢要，你也不打聽打聽，我趙六爺吃飯什麼時候給過錢，我看你小子是活得不耐煩了，草，你信不信老子說句話現在就把你小子給廢了，敢跟老子蘿莉��唆的要錢，真膽兒肥了。”說著，有踉蹌着坐回了自己的座位。　　“哥，哥，你沒事吧，你怎麼樣了。”老闆娘身後的那個服務生快速的跑到那個被打的服務生身邊，把他從地上扶了起來，關心的問道。　　“你們，你們，你們怎麼可以打人呢你們。”老闆娘也快步走到那個受傷的服務生身旁，滿眼心痛的問道，“小龍，疼不疼，沒事吧，用不用上醫院。”　　噗，那個叫小龍的服務生強忍着眼淚，張口將口中被打掉的一顆牙齒混合著血水吐了出來，搖了搖頭，含糊不清的說道，“媽，沒事，不疼，不用上醫院。”　　“小虎，還愣着干什麼，還不去冰箱里那些冰塊，給你哥敷一敷。”看着兒子腫起老高的腮幫子，老闆娘趕緊囑咐另外一個兒子去取冰塊。　　“哦，哦，嗯，我這就去。”小虎回過神來，快速跑向廚房。　　“你們的錢我們不要了，你們走吧。”老闆娘沉着臉對着那些喝的滿面通紅的青皮混混說道。　　“哼，算你識相，在這一畝三分地上，別說你一個小小的餐館，就是區長市長也奈何不了我趙六爺。”一旁的幾個混混頓時點頭，馬屁如潮水般的拍向那個所謂的趙六爺，拍得趙六爺那叫一個舒坦啊，本來就通紅的臉因為興奮竟然有些漲紫，嘴角咧到腮幫子，昂起頭一幅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勢。　　噗――　　唐昱剛剛拿起桌子上的茶水，剛喝道嘴裏，便因那趙六爺的話全噴了出來，全噴到對面的陶業驊身上。　　哇哈哈哈，笑死我了，這混混太有意思了，真是啥都敢吹，啥話都敢說，啥虎皮都敢扯，在陶業驊這位真神面前竟然說連區長市長都不怕，哇哈哈，真是笑死我了。　　唐天浩在旁邊也是雙肩劇烈的顫抖，滿臉通紅，牙唇緊咬，臉通紅是因為憋笑憋得，咬嘴唇是不想讓自己笑出聲，唐天浩真懷疑，如果在這麼憋下去，自己會不會憋出內傷來。看着陶業驊那已經漆黑無比的臉，唐天浩覺得自己出來持這一頓飯真是太值了，這種笑話可不是一般人能碰到的，唐天浩決定回家一定要給大哥好好的描述一遍，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么。　　“陶叔，您別介意啊，千萬別介意，那幫人都是瞎說的，都是瞎說的。”噴了陶業驊一臉茶水，唐昱趕緊起身，拿起桌子上的餐巾紙為陶業驊擦拭，一隻手擦拭，另一隻手在桌子下面使勁的掐着自己的大腿，他怕自己忍不住會笑出來，哈哈哈，真是太有意思了，這些混混真是太搞了。　　由於唐昱說話時大部分的精力都集中在控制自己不笑，反而沒有多餘的精力控制自己說話時的音量，聲音雖然不算太大，但卻足以讓不遠處的那伙逗人的青皮混混聽到了。　　“草，小子活的不耐發了，敢質疑我們六爺，找死不是。”一個馬屁精聽到唐昱的話，立時站起身，抓起桌子上的酒瓶子，搖晃着就向唐昱三人走了過來。

# 第一百五十六章 陶業驊的試探（下）

　　看着拎着酒瓶子滿面通紅醉眼迷離越走越近的那個混混，而其他五個混混也跟着站起身，一人拎着一個酒瓶，腳步虛浮的向這邊聚來，唐昱感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受控制了，對方六個人，自己這方就算算上老闆娘和她兒子，也才剛剛六人，而對方是六個年輕力壯，而且是喝多了的無賴混混，自己這方卻只有他二叔和自己算得上強壯，而從來沒有多做過體力運動的陶業驊和老闆娘還有她那兩個瘦弱的服務生兒子，他們兩個不抵人家一個，這仗沒法打，更何況老闆娘一家未必就一定會幫着自己。　　唐天浩站起身，同時也把黑着臉的陶業驊從座位上拉了起來拉到自己的身後，而自己則把陶業驊和唐昱擋在了身後。　　三人中，似乎只有他的戰力最強，陶業驊身子弱，而唐昱雖然體格可以，但畢竟還只是個十五六的小子。　　唐天浩一手抓住身旁的椅子，另一隻手將大哥大暗暗地遞給唐昱。　　唐昱很快就反應過來，唐天浩是讓自己打電話求援。　　“你們想干什麼？”唐天浩沉聲質問道，一直保持的笑臉此時也收斂的笑意，變得嚴肅了起來，原本柔和的目光也變得犀利了起來。　　“不、不、不、不幹什麼，就、就、就是、就是想給你點教、教，啊，教訓，敢質疑，敢質疑我們六六六六，六爺，你是活得，活得，活活活活得不耐煩了啊。”那混混大着舌頭，揚了揚手中的酒瓶，示威道，“如、如、如果，如果想要，想想想，想要活命，你們，你們，你們就就給我們六六六六六爺跪下磕磕磕磕磕磕磕頭。”這一句話說完那混混自己大喘了一口氣，顯然自己的結巴把他自己也憋得夠嗆，混混說完話后，所有人也都鬆了口氣，聽這傢伙說話，真他娘的折磨人，這是所有人的心聲。　　“各位小兄弟，各位小兄弟，你們的錢我不要了，你就放過他們吧，這事和他們無關啊。”老闆娘看着形勢即將失控，趕緊跑到那混混，勸了起來，聲音已帶哭腔。　　“去去去、去去你娘的無無無無關，再再再廢話老老老子先費了費了費了你。”已被酒精完全麻醉的混混根本聽不下去任何勸阻，見老闆娘攔在身前，不耐煩的一擺手，舉起手中的酒瓶子就要砸下去。　　這時唐昱已經撥通了剛子的電話，正要開口說話，斜眼看到那即將落在老闆娘頭上的酒瓶，一時間有些愣住了。而就算距離老闆娘最近的唐天浩此時想援救也已經來不及了。　　酒瓶帶着一絲風聲飛速的砸向老闆娘，唐昱、唐天浩和老闆娘的兩個兒子口中不約而同的高呼，“不要，住手。”飛速奔向老闆娘，但由於距離的問題，顯然是來不及了。　　嘩――　　酒瓶因砸中腦袋而支離破碎，伴隨着數多鮮紅的血色分撒覆蓋了半個餐廳。　　嘭――人體摔倒在地的聲音。　　所有人都停住了動作，目瞪口呆的看着倒在血泊中的人，一時間餐廳內靜悄悄的，只有唐昱手中大哥大傳來的一陣喂喂喂的聲音和那個所謂的趙六爺粗重的喘息聲，而他手中握着破碎的半個酒瓶。　　誰也沒有想到事情的結果竟然是這樣，這變化讓所有人的思維都停頓了那麼一秒。　　倒在地上的不是老闆娘，老闆娘已經因為身上的血紅嚇的獃滯了，倒在地上的是那個喝醉酒想要給唐昱教訓的混混。　　反應過來的唐昱、唐天浩和陶業驊雙雙對視了一眼，均看到對方眼中的迷惑。　　怎麼回事？他們怎麼自己人打起自己人來了，就算喝的再多，也不可能連自己人都不認識了吧。就在眾人處在疑惑之中的時候，那個趙六爺接下來的話給出了眾人答案。　　只見那個趙六爺此時似乎酒已經全醒了，眼神雖然還有那麼一絲渾濁但卻沒有了剛才醉酒時的那種懵懂，已經差不多完全清醒了。　　只見那趙六爺走出人群，走向唐昱三人，並隨手把那半個酒瓶扔到一旁。　　看着趙六爺靠近，唐天浩立刻上前，手中的椅子也抬了起來，抓在兩手之中，隨時準備給那個趙六爺一下。　　看到唐昱三人如臨大敵的樣子，趙六爺停下了腳步，臉上露出獻媚的笑容，躬了躬身，抱了抱拳，歉聲道，“對不起對不起，小的手下有眼無珠，有眼不識泰山，竟然衝撞了昱少，小的該死，該死，這個人小的一定會好好教訓他的，一定會給昱少一個說法，還請昱少您老人家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記小人過，宰相肚裏能撐船，就把小的和小的兄弟當個屁放了吧，下次小的一定給你擺桌壓驚酒。還請昱少原諒。”說完變擺了擺手，讓其他四個混混抬起倒在地上頭破血流的那個青皮，弓着身子飛快向門外走去。　　現在的東陵市誰的風頭最勁，恐怕除了我們那位大市長外，就要數唐昱了，因為唐昱的受傷，蘇幕儒興師動眾的搞了一場嚴打，將街面上的那些地痞混混青皮癟三一個不剩的全部收拾了個遍。　　可以說唐昱現在是那些混混們最害怕的人，誰知道招惹他之後，蘇幕儒會不會再來一次嚴打，唐昱已經成為了東陵市黑暗勢力為數不多不敢招惹的幾個人之一，而且還是名列前茅。　　剛剛那個趙六爺隨着那個結巴混混拎着酒瓶走上前後，眼光無意中掃到了唐昱的身影，頓時身體激靈靈的打了個寒戰，醉酒也清醒了過來，眼看着唐昱低頭正在撥打電話，趙六爺的心猛然顫抖了起來，在趙六爺認為，唐昱一定是在給他的乾爸爸蘇幕儒打電話，剛剛經歷嚴打，街面上剛剛恢復平靜，公安武警剛剛從街上消失，他可不想再因為自己的一次醉酒，再招起蘇幕儒的怒火，嚴打時的情形此時還清晰的存留在趙六爺的腦海中，自己也是剛剛才從派出所里出來，這次喝酒也是為了慶祝自己出來，此時派出所里還扣留着自己的好幾個兄弟呢。　　招惹了唐昱，別說蘇幕儒不會放過自己，就算蘇幕儒放過了自己，虎爺也不會放過自己的，虎爺可是特意吩咐過，現在的東陵就是招惹誰，也別招惹唐昱昱大少，除非那個人是嫌自己命長了。為此，還特意將唐昱的照片分發給下面的小頭目，以防勿傷唐昱，這也是趙六爺為什麼一眼就認出唐昱的原因。　　眼看着唐昱的手指在大哥大上快速的躍動，趙六爺腦海中一片空白，唯一的念頭便是阻止，阻止唐昱給他的乾爸爸打電話，正好這時，身前的那個結巴混混舉起了手中的酒瓶，正要向下砸，趙六爺根本沒來得及反應，身體本能的做出動作，給那個結巴混混重重的來了那麼一下，這一下可謂是神來之筆，即救下了老闆娘，也打斷了唐昱撥電話的動作。　　趙六爺在打了那結巴混混之後，自己也是一愣，待他反應過來之後，心中一片慶幸，幸好打了，否則他也沒辦法打斷唐昱撥電話，在打倒那混混后，趙六爺卑躬屈膝的一番賠禮道歉，抬起那個結巴混混，狼狽而逃。　　“等等。”　　就在趙六爺等人走出餐館前，唐昱的聲音止住了他們即將跨出門的腳步，同時趙六爺的心也隨着唐昱的聲音高高的揪了起來，他，他，他不會是要找我算賬吧，不會還不放過我吧。　　“你們的酒錢……”知道事情的起末后，唐昱有恃無恐的說道，聲音拉得很長。　　“酒錢？酒錢，酒錢我給，酒錢我給。”趙六爺立刻慌忙地從兜里掏出錢來，怕不夠，又挨個搜了一遍身旁混混的身，將他們身上所有的錢全都拿出來了，厚厚的一打，約莫着有將近伍佰多，飛快的將這一打錢塞在還不明所以的老闆娘手裡，轉手招呼其他混混，快速的消失在街盡頭的拐角處。　　趙六爺他們吃的這頓飯，頂天不超過一百元，他們卻因為怕唐昱不滿意，也不理會酒錢是多少，總之把身上所有的錢都留了下來，與金錢相比，對他們來說，還是命重要啊，如果唐昱把電話打到蘇幕儒那裡，蘇幕儒一氣之下再來一次嚴打，他們恐怕就見不到明天的太陽了，起碼虎爺不會讓他們見到。　　待所有混混全部走乾淨后，唐天浩轉過頭似笑非笑的看着唐昱，語氣揶揄的道，“昱少，昱大少爺，昱大少爺這本事可真厲害啊，名聲可真大啊，看來我和老陶以後還要看昱大少爺你來罩着啊，跟着你混，起碼不必擔心會被打，不用懼怕街面上的那些混子了，你說是不是啊，我的昱大少。”　　被唐天浩這頓連褒帶貶，唐昱的臉色沒有絲毫改變，而且竟然還煞有其事的點了點頭，“放心，以後我罩着你，不會有人欺負你了。”　　“嘿，小子，你蹬鼻子就上臉啊，竟敢占你叔叔我的便宜，真是越來越沒大沒下了。”說著看了一眼唐昱，率先笑了起來，唐昱和陶業驊也跟着笑了起來，只不過陶業驊的笑容似乎很勉強，今天的面子他是丟大了，先是那趙六爺扯他的虎皮旗，把他的臉面踩在腳底下，之後又差點傷在這群混混手上，還要靠着唐昱的面子才躲過一劫，他心裏這個恨啊，等回到區里，一定要給這群混混好看，陶業驊心中暗暗的決定。　　唐昱將手中不停的喂喂喂的大哥大遞給了唐浩天。　　“喂，剛子啊。哦，呵呵，沒事了沒事了，已經被昱少解決了，麻煩你了啊，嗯，好的，以後聯繫，掛了啊。”唐天浩笑着掛斷了電話。　　電話那頭剛子眼神中還一陣迷惑，剛剛似乎從電話中隱約聽到玻璃破碎的聲音，在市井混跡這麼多年，剛子一下子便聽出那是酒瓶打碎的聲音，說明電話那頭出事了，可是怎麼又突然間沒事了呢，納悶。剛子撓了撓頭，滿眼疑惑的收起了大哥大。　　經過了這件意外，本來唐天浩打算換一家餐館的，但誰知道那個原先死活不願意買藥酒的老闆娘這次竟然自動的給唐天浩三人各倒了一杯，同時口中不住的稱謝，那五百多元也好交給唐天浩，但唐天浩又怎麼會在乎這點錢，說就當是壓驚費，再次塞到老闆娘手中。　　在那粘稠的可以拉出絲線的藥酒的誘惑下，唐昱三人沒有離開飯館。　　“陶叔，你找我有什麼事啊，咱們這飯也吃了，酒也喝了，還看了場戲，活動了下手腳，總該說正事兒了吧？”唐昱喝了一口酒，臉上露出一絲享受，這酒真是好酒啊，品了一口后，明知故問的道。倒是沒想到，來這小飯館吃頓飯，還能看這麼場好戲，他以前可不知道自己個兒在東陵市已經有了這麼大的名頭了，一眾小混子聞聲便走，雖然他不大喜歡這個名頭，不過也無傷大雅了，至於那些個混子心裏邊想的，他們到底是接觸的層次不夠，嚴打，哪是那般容易發動的，這次也不過是借了唐昱受傷的借口罷了，總不能真的為了唐昱而動這麼大的干戈，這不過下邊的人不知曉事情罷了。　　事實上，唐昱的名字在下邊傳開，多少和黃寶德這些人有些關係的，還是蔡明財不甘心，想要敗了蘇慕儒的名聲，才在下邊使勁的宣揚事兒，只不過以蘇慕儒如今的手段和地位，早已經不懼怕這些陰司的手段了，官場中，終究還是陽謀比陰謀要重要，純粹玩弄陰謀的，在官場上邊，那是走不遠的，遲早要吃大虧，陳松威就是這樣的人。　　“昱少，你這不是明知故問么，你可是吊著你陶叔近一個月的時間了，百聆那邊的事你到底打不打算進行下去了。”陶業驊半開玩笑的叫了聲昱少，這倒是玩笑的意味居多，被一個處級的區長叫少爺，那可不是一般人能享受得到的待遇，唐昱也不過是機緣巧合罷了，陶業驊這麼叫，到也不是真把他當少爺，單憑蘇慕儒的乾兒子唐天鴻的兒子這個身份，那是當不得他叫少爺的，這麼叫有些開玩笑的意味，也可以和唐昱拉近些距離。　　其實百聆那邊的事情早已經進行完了，談判也已經談判完了，交接了完了，唯一差的就是和區裡邊簽合同和付款了，陶業驊的話雖然溫婉，但唐昱怎能聽不出其中的意思，陶業驊根本就是想說，百聆的事情已經結束了，錢你什麼時候付啊，意思就是這個意思，只不過沒有明說，當然，陶業驊也不擔心宋宛如給不了錢，更不擔心宋宛如賴賬，這麼說，也不過是試探罷了。　　“前幾天我住院，沒太關心恆達和百聆的事情，不過還是聽說那邊已經談妥了，就差簽約了，其實吧，我和宛如姐一樣，基本上都是甩手掌柜，具體的事宜我還真不知道，等我今天晚上去問問周姐，她應該更了解。”　　唐昱笑着說道，這些話自然也是應付人的場面話了，前世之時，這種不花錢的場面話，一天不知道要說多少，這個時候說起來，自然也是輕車熟路的。　　雖然唐昱這些天在醫院，但是其間周曉虹多次看望過他，也多次和他提過公司的事情，甚至為了資金還把方建銘的電話和二叔的電話給了她，讓她在沒錢的時候想着兩人要。公司的事情唐昱雖說不上完全了解，但大體還是知道，如此和陶業驊說，是為了再拿拿他，爭取更多的好處，畢竟，恆達在區裡邊發展，就要從區裡邊拿政策，拿各種各樣的優惠政策，有便宜不佔，那可不是唐昱的風格。再者說，作為一個優秀的商人，不應該把商業上邊的事情和個人的私事兒混為一談的，即便是和陶業驊的關係不過，不過這個便宜，該占的時候還是要佔的，區裡邊的政策，少不了他要拿的。　　“那你看區里的那百分之三十？”陶業驊看唐昱顧左右而言他，根本就不往緊要地方說，忍不住直白的說了出來。倒不是他沉不住氣，也不是他太在意區裡邊的那百分之三十的款項，作為一個區長，還不至於沒有這麼點氣量，那點錢，還不至於讓他如此的着急，只不過唐昱滑不留手的讓他一句話也逃不出來，這才有些着急了。　　“哦，陶叔你說的是這個啊，這個么……”唐昱裝成恍然大悟的模樣，之後又低下頭作沉思狀，一隻手撫摸着下巴，一隻手托着撫摸下巴那隻手的手肘，眉頭輕輕的皺起來。嘿，他前世的時候多次作為公司的談判人員出現，這種裝模作樣的作態，可是他的拿手好戲，不知道前世從商場上邊佔了多少便宜。這會兒，不說是陶業驊，便是唐天浩這個商場上邊廝混多年的老油條都有些佩服唐昱了，要不是他知曉恆達的事情，還真就被唐昱的這幅表情給唬住了。心中暗嘆，看來自家這個侄子，真的就是天生是經商的料啊。　　“恆達的資金不是很緊缺，但是……”　　聽到唐昱前半句話，陶業驊面露一絲喜色，資金不緊缺，一絲就是可以支付那百分之三十的欠款唄，但之後的但是又再次將陶業驊剛剛興奮起來的心錘到低谷。他可沒有意識到，從談話開始，便是唐昱完全的在把握着節奏，一句話能耐讓他高興，一句話也能讓他不高興，這種本事，那可不是簡簡單單一個識人心就能說明白的，明明陶業驊對那百分之三十的款項不是很在意，也不過是幾百萬的事情，提出來不過是為了試探唐昱，可偏偏就是被唐昱的一句句話那樣牽着鼻子走。　　“但是什麼？”陶業驊不得不隨着唐昱的思維節奏接下去。　　聽到陶業驊接話，唐昱抬起了頭，面露難色的道，“想必陶叔也知道，每個企業生產都需要啟動資金，恆達的確是有資金將百聆收購，但是收購之後，恆達的賬面上的資金就所剩無幾了，根本無法生產，你知道百聆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進，我們不但要招聘新的工人和公司管理，還要對百聆的市場做調查，這前期投資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啊，哎。”唐昱唉聲嘆氣的說著，這完全是睜着眼說閑話了，不說從唐天浩那兒籌集到的一千萬，省城的方建銘，可是答應過資金無限量的供應的。　　聽着唐昱的描述，陶業驊不由得心中暗罵一聲小滑頭，唐天浩也暗嘆一聲，不知道自家大哥那秉性，怎麼會教育出這樣一個小狐狸般的兒子，倒比自己這個商場上打拚多年的老油條還要油滑，滑不留手。　　“昱少，你這事怎麼不早和我說呢，怎麼說百聆也是曾經給區里創造過巨大利益的企業，區里怎麼說也不會看着他在那裡停工啊，回去我會和銀行知會一聲，百聆以前在銀行的欠款可以遲些再還，同時，如果百聆的資金還是周轉不過來的話，還可以在銀行貸取一些，畢竟你們恆達的信譽還是可以保證的。”　　對於銀行的貸款，陶業驊一點也不擔心，先不說唐昱身後的唐天鴻和蘇幕儒，就是唐天浩也根本不在乎這些錢，而且，在恆達的背後還有一個更深不可測宋女士呢，沈省長的兒媳婦，一句話就值幾百萬。所以陶業驊對於銀行貸款根本不擔心，不擔心唐昱會還不上。雖然說五月份的時候朱副總理下來的銀行政策要銀根緊縮，貸款不大容易，不過那些政策，絕大部分是針對地產行業的，像百聆這種电子產業，國家向來是支持的，再者說，千萬以內的款項，都不需要沈省長出面打招呼，宋宛如開了口，願意幫忙的人海了去了。　　“啊，那就太好了，有了陶叔的幫助，資金問題就不是問題了，我一會兒就給周姐打電話，讓她儘快簽合同，匯款。”　　唐天浩一直靜靜的在旁邊，微笑着看着這一大一小在那裡話語藏鋒，各耍詭計，看着唐昱那老成的話語，不由心中一陣暗笑，自己這個侄子啊，真是妖孽，和陶業驊這種老官油子相交詞鋒，一點也不落下風，甚至還被他掌握着話語的節奏，隱佔上風。陶業驊不斷地出言試探唐昱，而唐昱卻總能不着痕迹的把話題岔開，顧左右而言他，讓陶業驊恨得心裏痒痒，不斷暗罵小滑頭。　　一頓飯就在這種看似和諧卻有些詭異的氛圍中結束，三人中，唐昱和陶業驊都感覺這頓飯吃的不輕鬆，雖然酒是好酒，但在這種氣氛中，味道卻淡了幾分，唯一對着頓飯滿意就是唐天浩，一邊品着美酒，一邊欣賞着這一老一小的交鋒，可把他愜意壞了。　　飯後，老闆娘說什麼也不要這桌飯錢，推搡半天，唐天浩也只能放棄給錢的慾望了，在三人出門前，老闆娘還給他們三人一人一瓶“男兒紅”，而泡酒的那個大瓶子，在分出這三瓶酒後，也只剩一層瓶底了，三人本是拒絕，說這是她兒子結婚喝的，老闆娘指着屋裡酒瓶的瓶底說，還有點，到那天的時候，倒出來意思意思也就是了。　　出了餐館，天色已經暗了下來，抬手一看手錶，已經六點多了，沒想到不知不覺間，這頓就竟然喝了三個多小時。　　出了餐館，唐天浩開車把陶業驊送回去，陶業驊本來的司機早在出了百聆后，便被他打發了回去，在車上，陶業驊還是不放棄的問了一句關於從安皖得來的那個項目，卻被唐昱以那個項目是宛如姐搞來的，自己不知道的借口給打發了，聽到是宋宛如搞來的項目，陶業驊也不便多問，雖然他知道，唐昱一定知道那個項目，但唐昱不說，他也沒辦法。

# 第一百五十七章 琉金殿堂會虎爺（一）

　　噹噹當――　　“進來。”虎爺陰沉的聲音从里面傳了出來。　　聽到裏面放話，疤子才敢推開門，輕手輕腳的走了進去，臉色陰沉，眼神閃爍，看了一眼斜躺在床上享受着身前美女服務的虎爺，想要說什麼，幾次開口，卻都沒有說出什麼。　　“有事？”看到疤子猶猶豫豫吞吞吐吐的樣子，虎爺皺起了眉頭，眉目間皺成了帶有一絲威嚴的三字型，口氣平緩，卻散發出一股不怒自威的氣息。　　“嗯。”疤子低頭輕聲應了一聲，斜眼看了一眼虎爺跨前妖嬈的女子，又再次飛快的低下頭。　　“你先出去吧。”虎爺明白疤子的意思，揮了揮手，示意身前的那個女子出去。　　“說吧，什麼事？”待那個為自己服務的女子出去並關上門后，虎爺拽過旁邊的被子，該在自己的身上，這才抬頭問向疤子。　　疤子幾步走到虎爺身旁，在其耳旁小聲的嘟囔了些什麼，之間虎爺原本微微皺起的眉頭越皺越深，一股青氣在其臉上蔓延，眼睛慢慢的眯了起來，道道精光從那眯起的縫隙中閃爍而出。　　嘭――虎爺重重的將身旁床頭柜上的檯燈打落在地。東陵市的地下，到底還是虎爺的，六子那些人和唐昱在小飯館裡邊發生了衝突才不大一會兒，虎爺這邊的人就已經得了消息，也不敢怠慢，馬上把消息傳給虎爺。他們這些虎爺上邊的人可是知道的，虎爺這幾天心情不好，可不就是因為那個叫做唐昱的傢伙。　　“胡鬧，六子不想活了？我不是早就囑咐過這段時間不讓他們鬧事，消停幾天，怎麼今天又給我捅這麼大的簍子，而且招惹誰不好，在這麼敏感的時期，怎麼還去招惹唐昱，拿我的話當做耳旁風，真的以為我洗手多年，就管不了他們了？昱少昱少，嘿，人家，哼……”虎爺一頓咆哮，眼中精光爆閃，倒是不知道他口中連着叫了兩聲昱少，到底是有何用意。　　這東陵市表面上剛剛安頓了下來，雖然暗地里依舊是暗潮湧動，甚至因為杜繼海的投靠，比嚴打時更加人心惶惶，蘇幕儒後續的手段還沒有露出來，包括虎爺，東陵官員各個心驚膽寒。而這些事情，明裡暗裡，或多或少都與唐昱是有些關係的，虎爺比其他人的眼睛要亮一些，比其他人能多看清楚不少的事兒。　　虎爺小心小心再小心，曾不止一次的囑咐下邊這段時期收斂一些，將那些不該顯露在明面上的東西全部藏起來，管束好手下的那些桀驁之輩，今時不同往日，在這種時期虎爺可不想在引起蘇幕儒的反感，本來蘇幕儒對他就沒有什麼好印象，甚至還會因為自己和陳松威菜明財和黃寶德等人的關係對自己有敵視心理，虎爺可不想再招惹什麼麻煩，即使虎爺知道蘇幕儒現在不會對付自己，但現在不對付自己不代表日後不對付自己啊，自己這個東陵市的地下皇帝和蘇幕儒這個真正的皇帝相比，還是有些差距，蘇幕儒想要設計自己不是什麼難事。　　嘿，其實不能說是有些差距，兩者之間，完全不具備可比性的，在天朝，他們這種人，成為渣滓也不為過的，雖然說虎爺已經開始洗白了，對於這種人，一個市長想要動他，不過是分分鐘鐘的事情罷了，完全沒有反抗的餘地，只不過動了他之後，還會冒出第二個豹爺豬爺之類的阿貓阿狗，讓東陵市又要亂好一會兒，這才不動他們的，如果真的要動虎爺，也就是一句話的事兒罷了，連那些個當官的都沒有幾個屁股乾淨的，他這個從黑道裡邊摸爬滾打出來的，自然是滿身黑了，那把柄，一抓一大把。他虎爺，相對於蘇慕儒這樣的人來說，不過是主板上的肉罷了，不動他不是動不了而是不想動。　　經過了這次嚴打和杜繼海的投誠，整個東陵市基本上已經完全掌控在蘇幕儒的手中，人大主任黃寶德和萬建的菜明財已經明顯處於弱勢了，已經罩不住虎爺了，這點虎爺心中清除，就是有遼海省民營企業龍頭章家加盟，也無法撼動現在蘇幕儒在東陵市的地位和影響力。　　所以虎爺要找一條後路，在黑色的世界中，從來沒有所謂的忠誠，如果真的要說黑暗世界的人忠誠什麼，只能說他們忠誠權，忠誠錢，利益至上是黑暗世界最崇高的行事準則，永遠不會改變的行事準則。　　本來虎爺是想要尋求琉金殿堂的庇護，曾經窺見過琉金殿堂的強大的他自然知道，只要能夠得到琉金殿堂的幫助，在東陵市做任何事不說無所顧忌，也可以不用懼怕任何人，包括蘇幕儒。但是無奈，琉金殿堂根本看不上虎爺，無奈之下，虎爺也只能稍微借用一下琉金殿堂威名，打算幾日後在琉金殿堂請唐昱吃頓飯。嘿，他在之前見識過琉金殿堂的強大，雖然不知道具體背景如何，但是多少能猜到，那是天子腳下出來的強人，是真正的過江猛龍，只不過人家看不上東陵市這一畝三分地罷了，如果真的看上了，哪有他虎爺吃飯的地兒。他也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那家底，人家確實看不上。他倒是也沒有和蘇慕儒相抗衡的意思，做什麼事兒，求的都是自保，相反，蘇慕儒上台，他心裏邊其實還是有些高興的。　　相比於唐昱，其實虎爺最想請的就是蘇幕儒或者他身邊的大紅人唐天鴻，但是他知道，這兩人都不會和他這種人同席吃飯的，蘇慕儒和唐天鴻這兩人有些相似，雖然不能說是光棍眼裡容不得沙子，不過也相去不遠，這兩人，雖然不至於完全容不得他這種人的存在，畢竟有黑就有白，不過不會和他這種人同流合污就是了，所以，最後他也只能請唐昱了，這次唐昱住院，多少有些原因是因為他的，他也被牽扯在其中，請唐昱，也在情理之中。　　所有人都可看出，這次的嚴打和杜繼海的投誠全部都是蘇幕儒使的手段，究其根底還是為了政治上邊的需要，可是所有人都不能否定，在這兩件事中，唐昱都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嚴打是因為唐昱受傷，惹怒了蘇幕儒暴怒而開始的，至少表面上是這樣，唐昱起到了一個導火線的作用。而杜繼海的投誠也和唐昱過不了干係，杜大浩因報復唐昱而遭災，隱藏起來，為了挽救獨自，杜繼海才不得已投向了蘇幕儒這邊，在整件事中，唐昱起到了穿針引線的作用，是一個不可或缺重要人物。　　既然無法直接邀請到蘇幕儒和唐天鴻，虎爺也只能退而求其次，通過唐昱間接的向蘇幕儒表達自己的善意，他其實早就一直在做洗白的事兒，如果蘇慕儒要和他為難，那他洗白的工作可就做不下去了，不僅做不下去，東陵市能不能容得下他都兩說。　　不得不說，他請唐昱，這個主意還是不錯的，他到現在還不了解唐昱的能量，只是單純的看到了唐昱背後的蘇慕儒以及唐天鴻，還不大了解唐昱本身就具備着強大的能量，自四月份以來，東陵市的官場上，幾乎每一件事兒裡邊都充斥着唐昱的手腳。虎爺不知道這些，只知道這次老街的事兒，他們開罪了唐昱，所以，即使不知道唐昱本身具備的能量，不過這並不妨礙他邀請唐昱。　　“六子現在哪？”發泄了一下，虎爺很快就平靜了下來，只不過臉色陰沉似水，整個房間都籠罩在一種壓抑的氣息下，壓的疤子連大氣都不敢喘，只能諾諾的低着頭，甚至不敢抬頭看虎爺。到底是東陵市的地下皇帝，即使這麼多年沒有佔過血腥，依然處處透露出昔年的霸氣。　　“六子現在就在外面，等着你處置呢。”疤子輕聲說道。　　雖然疤子跟着虎爺十多年了，出生入死無數，手中沾滿鮮血，喪生在他手底下的人已過十人開外，但即使經歷過無數腥風血雨，從無數屍體中走過來的他，在面對虎爺的時候，依然感到一絲膽寒。當年的時候，他可是曾親眼目睹過虎爺手刃數名混混而眼都不眨，在數十人的包圍之中，單人獨刀殺的別人望而生畏，生命在他眼中似乎已經沒有了意義，搏殺之時，眼前的敵人只有兩種狀態，一種是手中刀入體之前的狀態，一種是入體之後的狀態，生與死在他眼中只是手中刀一前一后的區別，與虎爺的彪悍相比，自己只是小巫見大巫，他也是因為親眼見識過那場虎爺的成名之戰，這才心甘情願的給虎爺打下手的，要不，以他的身手，隨便到哪個地方都能打下一片天地來。　　“哼，還算他知道自己的斤兩，如果他要是還繼續在外的話，恐怕他永遠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陽了。你去，帶着弟兄們把六子和那幾個今天和他一起鬧事的人一起給我胖揍一頓，之後送進派出所，沒我的話，誰也不能撈他出來。”　　六子今天既然做了如此愚蠢的事情，那就要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價，而進派出所之前的那頓胖揍，就算是不聽自己話的懲罰吧。既然六子招惹了今天的事，那就只有將他交給唐昱他們，讓他們自己處理，只要能讓唐昱幾人出氣就行，只要能讓蘇慕容看到自己的誠意就行。當然，這些都是做給唐昱看的，事實上，他還是把唐昱當成了那種在十五六歲還喜歡爭強斗勇的少年人，蘇慕儒自然不會在意這些事兒，他要做的，自然是做給唐昱看的，這些事兒，自然不好給蘇慕儒以及唐天鴻這樣的人看在眼中，嘿，這種手段，也便是他這種人才能做得出來。　　“啊，虎爺，這，這……”疤子有些猶豫，道上有道上的規矩，黑道上雖然無情，但也是一個講求義氣的地方，也不算是義氣，也算是一種交換吧，既然我投到你門下，為你打殺，那麼你就要有義務保護我不受他人欺負，這邊是道上的規矩。但虎爺此時的做法卻有些不符規矩，將自己的兄弟交給外人處置，這多少寒了其他混混的心。　　“這什麼這，還不快去，記住，不要手下留情。”虎爺一瞪眼，不耐煩的揮手打發疤子，他在道上多年，和普通的混子不一樣，他的格局，已經不僅僅是一個街面上的小混混了，自然，他的想法也不是那些個小混混們能夠理解的。　　疤子雖然心裏不太贊同虎爺的做法，可是卻不敢違背他的意思，猶豫了一下，轉身向外走。　　“哦，對了，打電話告訴剛子，讓他聯繫唐昱，說今晚八點，我在琉金殿堂給他擺致歉壓驚酒。”事實上他準備宴請唐昱，都和琉金殿堂的神秘老闆事先溝通過了，這次六子的事情倒是給了他一個借口，省的他再找借口來邀請唐昱，雖然琉金殿堂那邊的人沒有給他答覆，不過當時他倒是看出來，琉金殿堂的老闆，對這個叫做唐昱的少年是有些興趣的。　　……　　唐天浩皺着眉頭放下電話，沒有說話。　　“怎麼了二叔，誰來的電話？”旁邊的唐昱看出了唐天浩的異常，忍不住出聲問道。　　“剛子打來的。”　　“剛子哥打來的？有事嗎？”唐昱一聽是剛子打來的，不禁愣了一下，眼神微微一轉，便隱隱猜出電話的內容，怪不得二叔神色有異呢。對與剛子這個人唐昱還是比較欣賞的，他在社會上邊歷練了多年，早已經過了那個單純用好了壞了區分人的年紀，知道某些東西存在便是合理，例如虎爺和剛子這些人，社會上邊總是少不了的，上次的事情，若是沒有剛子即使趕過去，那他和陳怡了就要倒霉了，他倒是無所謂，不過若是陳怡出了什麼事兒……　　這樣想着，他的腦中不僅又冒出陳怡那清麗的影子來……　　“剛子剛才打電話說虎爺邀請你今晚八點到琉金殿堂，說什麼要給你擺什麼致歉壓驚酒。”唐天浩眉頭越皺越緊，他是在不明白虎爺要干什麼。　　唐天浩心中一直對虎爺心存顧忌，虎爺是比他還要早一輩混跡東陵的人，在唐天浩在東陵稍稍創出一點名堂的時候，虎爺已經成為東陵的一方大佬，唐天浩初涉房地產之際，沒少和虎爺打交道，畢竟房地產業不是很乾凈，很多時候都要和一些黑暗的東西沾邊，特別是幾年前，更是黑暗無比。雖然唐天浩不樂意做那些事兒，不過拆遷之類的事兒，總是少不了和虎爺這樣的人打交道。　　在虎爺手下，唐天浩沒少吃虧，當然，也不能算是多大的虧，應該叫做吃癟才是。唐天浩一直非常忌憚虎爺，他不知道虎爺這次邀請唐昱是什麼意思，不過心裏邊冷笑一聲，卻知道應該不會有什麼不軌之事的，除非他不想活了，蘇幕儒的虎鬚可不是現在的虎爺可以隨便擄的。以蘇慕儒如今在東陵市表現出來的強勢，唐昱可不是誰敢隨便動的，即便是蘇慕儒是個沒啥實權的市長，他的乾兒子也不是一個混混老大就敢動的，兩者完全不是一個重量級，不是一個層次的人物。轉而又想到小飯館那個什麼六子的事情，暗笑，這個虎爺倒是心思活泛。　　“哦？虎爺邀請我？邀請我去吃飯？這是好事啊，正好我感到有些餓呢，現在已經七點多了，我們趕緊去吧，別讓人家等急了。”　　唐天浩和唐昱剛剛送陶業驊回家，返回到自家樓下，剛剛打開車門，一人包着一瓶裝着“男兒紅”的藥酒正準備上樓，便接到了剛子的電話，聽到唐浩天的描述，唐昱立時轉身向車走去，準備去搓一頓。　　唐天浩一把拽住唐昱的手臂，疑惑的問道，“你不會不知道虎爺是誰吧？”　　“知道啊，怎麼不知道，不就是東陵市地下的教皇么，怎麼了？”唐昱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嘿，對於這個虎爺，唐昱其實早有心思接觸一下。　　“你知道你還去，萬一他對你有什麼企圖怎麼辦，你可是我們老唐家的獨苗啊，你可不能有事啊，前幾天的事情就已經吧我們一家人嚇壞了，你怎麼還要冒險呢？”唐天浩在沒有弄清楚虎爺真正意圖之前可是不會讓唐昱冒這個風險的，萬一虎爺不識趣鋌而走險傷了唐昱，那可就不值當了，他可沒辦法向唐天鴻以及蘇慕儒交代。　　“不會的，現在這個時期虎爺是不會對我怎麼樣的，他巴結我還來不及呢，怎麼會對我不利呢？”唐昱輕笑的說道，他對於東陵市現在的態勢熟悉無比，這個虎爺要是聰明，那定然是不會動他的，反而要把他當大爺供着。　　“哦，這話怎麼說？”唐天浩還是沒有反應過來，沒有明白唐昱話中的意思，雖然說知道虎爺這種混混老大不敢真動唐昱，不過現在倒是要聽聽唐昱怎麼說，他知道這小子天天和蘇市長泡在一塊，對市裡邊的情況，可比自己這個滿身銅臭的商人要強多了。　　不得已，唐昱只能細心的給唐浩天講解一遍其中的利害關係，“現在的東陵市可以說已經基本上掌控在乾爸蘇幕儒的手中，除了幾個動不得的死硬分子外，東陵不會再出現對乾爸反對的聲音，起碼現在不會。也就說，現在的東陵市，乾爸有着絕對的權利。虎爺以前一直跟陳松威、蔡明財和黃寶德有聯繫，甚至現在還會有聯繫，屬於乾爸的敵對者，四月份后，陳松威倒台後，支持虎爺的力量可以說減少了大半，而通過這次嚴打和杜繼海的投誠，蔡明財和黃寶德此時自保有餘，卻再也無力去照管虎爺了，可以說虎爺已經徹底的暴露在乾爸的眼皮底下，沒有蔡明財黃寶德的支持，滅了虎爺也只是乾爸一句話的事，雖然現在還不是滅他的時候，但等這陣風波過去后，等省里投注在東陵市的目光減弱后，虎爺可就真的要東躲西藏了。而虎爺想要改變這種態勢，現在的時機是最好的，他邀請不到我爸和乾爸，就只能藉助我這個翹板間接的向乾爸是好，以保日後不會被乾爹滅了，你說這個時候的虎爺，會不會對我不利，他不但不會，還會盡可能的討好咱們。嘿，不過這個虎爺也算是個聰明人吧，知道黑道走不長久的，我倒是聽說，他很早時候就開始洗白了。”　　經過唐昱細細的剖析，唐天浩的眼神也漸漸的出現了瞭然的神色，原本皺着的眉頭也舒展開了，這些東西他自然也是知道的，不過由唐昱親口點出來，那意思又不一樣，官場上的學問，大着呢。　　“按照你說的，我們這次去不會有任何危險？”唐天浩還是問了一句。　　“沒有任何危險。”唐昱笑着點頭，心中暗道，笑話，若是自己這個市長的乾兒子公然見一個混混頭子還有危險，那蘇慕儒這個市長乾脆別當了，除非虎爺的腦袋被驢踢了。　　經過唐昱的再三肯定，唐天浩這才長長地出了口氣，露出了笑容，他倒是要看看，這個虎爺能耍出什麼花招來。　　“既然你心中沒有了顧慮，咱們就走吧。”說著，唐昱便朝車走去。　　唐天浩一把拉住他，“你急什麼，這都到家門口了，不進去和他們打聲招呼，也太失禮了，還有，你打算把這兩瓶寶貝也一起帶去啊，就是你捨得我還舍不得呢。”唐天浩指了指自己懷中和唐昱懷中的那兩瓶“男兒紅”，嘿，那可是好東西，唐家人饞酒，連唐天鴻都饞，家裡邊收藏了不少的好傢伙，這不，唐天浩又饞上了。　　前世的時候，唐天浩自己還收藏了不少好酒的，那會兒他在海南經商出事兒，單單家裡邊的酒就賣了幾十萬人民幣用來還賬，由此可見一般。唐天鴻只是因為經濟條件的限制，才沒有收藏那麼多的酒的，如果有機會，想必也是不會錯過的。

# 第一百五十八章 琉金殿堂會虎爺（二）

　　事實上，無論是官場上邊還是商場上邊，要說道的東西都是很多的，很多東西都需要注意。　　就比如，虎爺在杜繼海投入蘇慕儒的陣營的時候就準備邀請唐昱了，不過卻一直等到那個叫做六子的人和唐昱發生了衝突之後才邀請。可以想象，即便是沒有六子的事兒，虎爺肯定也會弄出什麼七子八子什麼的來造出這個機會的，那個六子，反倒是幫了虎爺，把一個機會送到了他手上，所以，在聽說了六子和唐昱發生了衝突之後，虎爺雖然有些惱怒，不過心中的竊喜卻更甚，他之前還在發愁如何找上唐昱呢。他這種人，想要和唐昱這種官二代接觸，那是需要技巧的，一個不小心弄巧成拙或是引起蘇慕儒唐天鴻的誤解，那樂子可就大了，蘇慕儒對於這種人，不是一般的不待見，這裏邊，自然也有些關係是因為此前虎爺一直和黃寶德，蔡明財那些人走的比較近的原因。　　再比如，虎爺明明是要邀請唐昱的，卻是讓剛子把電話打到了唐天浩這兒，而不是他自己直接聯繫唐昱，也不是他自己直接聯繫唐天浩，而是通過剛子聯繫的，虎爺不知道唐昱的聯繫分式這還好說，不過和唐天浩卻不止打過一次交道的，自然不會聯繫不上唐天浩。這裏邊，其實也是有着很多說道的。官場上的事兒，說簡單也簡單，說難也難，悟性、閱歷、經驗，缺一不可。　　唐天浩能夠明白虎爺通過剛子打電話過來的意思，其實已經有一定程度示弱的意思了，剛子不是虎爺的人，在地位上自然比不得虎爺，而剛子和唐天浩走的比較近，上次唐昱在老街出事兒，最後還是剛子救下來的，還有一點，剛子以前的罪過虎爺，差點被虎爺給廢了。所以，虎爺通過剛子聯繫唐昱，邀請唐昱赴宴，這裏邊隱含着一絲示弱的意思。畢竟，虎爺雖然不能夠直接聯繫唐昱，不過通過很多人的口都能聯繫上的，而他單單選擇了剛子，由此可見一般。　　唐天浩在官場上打拚多年，想通了這裏邊的關節，這才敢讓唐昱去見虎爺的，否則的話，他可怕唐天鴻收拾他。他知道唐天鴻和蘇慕儒對虎爺這種人心中不喜，自然是不大希望唐昱與這些人見面，不過他在商場打拚，三教九流都要接觸，唐昱日後也要在商場打拚，與這些人提前接觸一下，倒是沒有什麼壞事兒。　　唐天浩自然不知道，在他想明白這些關節之前，唐昱早就對裡邊的門門道道都門清了，要不也不會答應的這麼乾脆利索。事實上，在那小飯館與六子什麼的發生過衝突之後，他就預料到，他和這個東陵市傳奇的虎爺，不久之後就要見面了，甚至連虎爺會通過剛子這個人來聯繫他二叔都預料到了，只是沒想到虎爺的邀請來的這麼快。　　嘿，他唐昱好歹是東陵市市長蘇慕儒的乾兒子，是政府秘書長唐天鴻的兒子，上次唐昱在老街受傷就和虎爺手底下的人有關，最後還差點在東陵市鬧出一場大風暴來，這次小飯館的衝突還是與虎爺的人有關，除非這個虎爺的腦袋被驢踢了，否則的話，他遲早要和唐昱見面的，這個事兒，唐昱早就想到了，唯一沒有預料到的，就是虎爺雷厲風行，知道了事情之後，立馬就通過剛子邀請人了。　　一邊上樓，唐昱一邊在心中暗嘆，看來自己以前可是低估了這頭東陵老虎啊，單看這種雷厲風行的霹靂作風就知道不簡單。不過轉而一想，也是，人家好歹是東陵市傳奇的虎爺，單槍匹馬在東陵市打下偌大的江山，要是能簡單得了才怪。　　上樓敲門，是老媽張雅惠開的門，現在已經七點多了，現在才回了來對於其他人家的孩子可以說是晚歸了，但張雅惠和唐昱的家人對唐昱的晚歸早已司空見慣了，先不說今天是和他二叔一起出去的，就是平時只有他自己，晚歸也很是正常。　　自打四月份的事情發生之後，隨着唐昱一步步的表現出自己不同尋常的能力之後，唐昱的家人大多已經不拿他當一個十幾歲的孩子看待了，而是當做恨自己平等的成年人，尤其是唐天鴻，在談論事情的時候，真的把唐昱放到了對等的位子上邊，不說他，便是蘇慕儒都是這樣的，唐昱在某些方面的見解，比如政治和經濟上的見解，比大多數人還要敏銳，所以對於唐昱的早出晚歸甚至是早出不歸現象，早已司空見慣，習以為常了。便是之前唐昱被保送一中便不參加中考，唐天鴻都放任自流，由此可見一般，倒是張雅惠偶爾會抱怨幾句，不過也僅僅是抱怨幾句罷了，對於兒子的早熟以及表現出來的本事，她比誰都高興。　　唐昱剛進家門就發現，今天家裡似乎挺熱鬧啊，不但平時很少在家老爸唐天鴻在家，乾爸蘇幕儒也在，小叔也來了，最讓唐昱驚訝的是陳怡這小丫頭和他的母親劉舒蘭竟然也在，看着陳怡，唐昱不禁又想起這丫頭的酒量來，那酒量，可不是一句女中豪傑能形容的，估摸着比唐天浩這個在酒桌上歷練的商人都不遑多讓，讓唐天浩都是好生佩服的。唐昱有時候對會懷疑，陳怡是不是就是前世的時候，那種在網上流傳的，靠喝白酒提神的優秀女學生。不過這會兒倒是好奇，這丫頭怎麼和她母親一塊兒過來自己家了。　　原來，她們母女可是專門過來探望唐昱的。　　唐昱前天剛出的院，出院第二天便被拉去喝什麼慶酒宴，喝的大醉，陳怡看不過去還幫他擋了不少酒，但即使如此，依舊醉得不像樣子，還是陳怡攙扶着一起坐車回來的，這丫頭回到家裡很是擔心，畢竟唐昱是剛出院，她擔心喝了這麼多酒的唐昱會出現什麼不適，所以今天便和母親一起來看看唐昱了。她哪知道，唐家的人，天生便是酒桶，哪是那般容易喝壞了的。　　陳怡的心情就是她自己也摸不透，不知道自己對唐昱的感覺，第一次見唐昱的時候，由於當時唐昱表現出來的豬哥相，讓陳怡厭惡無比，她以為唐昱和其他機關的紈絝一樣，藉著自己老子的威勢，胡作非為，那時的唐昱在陳怡本就惡權惡富的心中和紈絝畫上了等號，還不止一次的勸告好朋友蘇晴要離唐昱遠點。但之後發生的一系列事情，都讓陳怡對唐昱的感覺慢慢的發生變化。　　先是唐昱和蔡明財的兒子萬建的公子哥蔡冠宗對峙，諷刺其要陳怡做他情人的事，之後有幫助她從杜繼海手中討回母親應該得到的醫療補償金，直到前不久唐昱為了保護自己而受傷，差點永久性昏迷，再也醒不來，就這麼不知不覺間，唐昱原本在心中紈絝的影子一點一點的消散，厭惡的感覺沒有了，反而滋生出一種連她自己都不清楚的莫名其妙的感覺。在唐昱剛剛昏迷入院的時候，在她剛剛得到唐昱有可能永遠都醒不過來的時候，陳怡便和自己母親說，如果唐昱就這麼一直昏迷下去的話，那麼自己會一直在他身邊照顧他，雖然說這話大部分原因是因為想要用這種方式來報答唐昱，但是就連陳怡自己也可能沒有察覺到，還有一些原因也是導致她決定照顧唐昱的因素，那就是自己心中那份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感覺。　　而昨天，剛剛出院的唐昱便被人灌了一肚子酒，心痛之下，捨身站出幫他擋酒，但依舊讓他酩酊大醉，回家后一直擔心不已，一宿后，心中的擔心不但沒有因為一夜的沉澱而淡化，反而更加濃烈了，就在這種擔心中煎熬了一天，晚上實在忍不住，就和母親一起過來看一看。　　“蘇市長也來了啊，咦，陳怡你這小丫頭也來了啊，怎麼的，想小昱了，一天不見都不行啊。”　　二叔進屋一看，呵，好不熱鬧啊，當看到了陳怡的時候，忍不住出聲揶揄一下，倒是沒有什麼惡意，單純的覺得小丫頭挺好而已。　　說實話，唐天浩和陳怡見面的次數並不多，只是經過唐昱這次受傷才知道唐昱身邊還存在着這麼一個小美女，經過唐昱受傷的這幾天，包括唐天浩在內的所有唐家人全部對陳怡心存好感，聽到唐天浩戲謔的話，所有人都面露微笑，就連陳怡的母親劉舒蘭也是微笑的看着女兒，看着滿面羞紅，把頭埋在胸前略有規模的雙峰下，“沒，沒，哪有……”倒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味道。　　平時一副冰山的面孔，此時卻已紅霞滿天，一時間，唐昱看的有些愣住了，好半天才反應過來，看到幾乎所有人都投向自己戲謔的目光，就是唐昱堪比城牆厚度的麵皮也忍不住閃過一絲紅暈，但也只是一閃而逝，眨眼間便直接無視所有人的目光，大大咧咧的走進屋中，他是什麼人，那是前世在花叢中玩出來的老手，哪是這點小玩笑能嚇到的。轉身一下子跌坐在沙发上，長長地吐了口氣，今天可真是給他累壞了，和陶業驊這種老官油子言辭交鋒扯七岔八的說了一下午，可是有些讓他身心具疲，和這種官場上的老油條打交道，那可不是件簡單事兒，相當於一場戰爭了。不過本來就是戰爭，俗話說官場如戰場，商場如戰場，也這種官場上的老油子打交道，哪能不用心，還虧得他前世的時候沒少經歷過這種陣仗，這才能撐過去的。　　“今天干什麼去啦，怎麼累成這樣啊。”看到兒子疲憊的模樣，又聞着一口的酒氣，張雅惠心疼的走到唐昱身旁，撫摸了一下唐昱的頭，無論唐昱在外面怎麼強勢，在政治商場上怎麼敏感，怎麼成熟，在父母的心中，唐昱都是沒有長大的孩子。當然，對於喝酒倒是無所謂的，她嫁給唐天鴻這麼多年，早就了解了唐家這些個人在酒上邊的執着，以前不過是因為唐昱年齡不大才不怎麼讓他喝的，現在唐昱已經成熟了，自然是無所謂了，作為唐家的男人，若是不會喝酒，那還了得，說出去都丟唐家人的臉。　　“沒事，媽，今天也沒啥事，只不過是陪着二叔和鳳城區區長陶業驊吃了頓飯。”唐昱聳聳肩，故作輕鬆的笑着安慰道，卻也不着痕迹的把話頭引導了唐天浩的身上，哪是他陪着唐天浩，是唐天浩陪着他才對，不過一旁的唐天浩可不敢辯駁。　　正在和蘇幕儒下棋的唐天鴻聽到唐昱的話，忍不住笑了起來，不為唐昱的詭計所動，“哦？今天你和陶業驊見面了？你沒給他扒層皮。”唐天鴻是太了解自己兒子的性格了，不見兔子不撒鷹的主，想要佔他的便宜可是難上艱難。對於陶業驊找唐昱的目的，唐天鴻多少也能猜到幾分的，暗嘆，自家這個兒子，心是真的野了，現在都有區長來請着吃飯了，自己在去年的時候可沒有這個待遇啊。　　“哈哈，大哥你不知道，你是沒看到今天陶業驊離開時看小昱那幽怨的眼神，只要一想起來，哈哈哈，我想笑，嘿，陶區長套了一下午的話，愣是一點沒有從唐昱口中套出一星半點來，這小子，這繞圈子的本事真是太令人嘆服了，三句話不過就繞的沒遠沒近的，不說陶區長，就是我也被繞的暈頭轉向，差點忘了到底要說啥，你們是沒看當時陶區長那臉，啊哈哈％……”　　一說到今天的事情，唐天浩便忍不住大笑起來，唐家人和蘇慕儒之間已經足夠的熟悉，這種時候在家裡邊，倒也不用誰拿架子，都不顯得生分，唐天浩自然也不用去可以巴結或者注意什麼的，旁人可不敢在蘇慕儒在場的時候，這樣旁若無人的開口大笑口無遮攔的，也就唐家人在蘇慕儒面前才能放得開。　　唐天鴻和蘇幕儒嘴角漸漸的翹起，即使沒有在當場，就憑想象，也能想象的出陶業驊吃癟的樣子。蘇慕儒是親自見識過唐昱那繞圈子的本事的，說起來天南地北的，還真能把人給繞暈了。　　“咦，天浩，你懷裡的是什麼？怎麼這種顏色？”唐天鴻無意間瞄到唐天浩懷中的“男兒紅”，忍不住問道。　　“嘿，這可是好東西，不可多得的好東西。”頓了頓，看引起了唐天鴻和蘇慕儒的注意，這才神秘的笑了笑，“這可是珍藏了十多年的補酒，嘿，可是我們好不容易得來的呢，能得到這酒，陶業驊陶大區長可是受了不少委屈，那些青皮混混，青皮混混竟然……啊，啊，不行了，我不行了，一想到這事，我肚皮就痛，啊哈哈哈……”　　十多年的補酒？唐天鴻眼睛立刻就亮了起來，唐家人對酒，那可不是一般的感興趣，不再下棋，反而起身向冰箱處走去。這冰箱剛買不久，93年那時候，擁有冰箱的家庭還不多，還是那種利用氟利昂製冷的冰箱。　　唐天浩一邊捂着肚子，一邊講述今天吃飯遇到混混，混混當著陶業驊埋汰他的經過，添油加醋的描述了一番，他原本就在商場廝混，嘴上功夫了得，這一說，吧當時的場景說的活靈活現的，再加上添油加醋，直令所有人全都捧腹大笑起來。蘇慕儒心中也暗笑，陶業驊這老小子這次的面子可丟大了，下次他到市裡邊彙報工作的時候，倒是可以埋汰兩句。陶業驊現在是蘇慕儒陣營的人了，而且以他實權區長的地位，在這個陣營裡邊也屬於主要人員，算是蘇慕儒的自己人了。　　就在唐天浩講述的過程中，唐天鴻已經在不知不覺間拿上來一碟花生米，幾樣熟食，幾個小酒盅，唐家對於這些下酒的東西可是常備的，每天睡前喝一杯，身體倍兒棒，這可是唐天鴻經常在口裡邊念叨的，當然，唐家的人也不能說是酗酒，不過是酒量大，好酒罷了，可談不上酗酒，和酒鬼也不沾邊。　　唐昱在無意中看到唐天鴻的所作所為，立刻醒悟過來，趕緊悄悄的將自己懷中的佳釀藏到了沙發下面，唐昱可知道，別看自己的老爸看似文質彬彬，不過對於美酒那可是趨之若鶩的，今天看到二叔手中的美酒，又怎麼會不動心呢，他可不想自己的那瓶也犧牲掉，他還想留着自己以後慢慢享受呢，那可是好東西，可遇不可求啊。　　“哦，我說怎麼剛剛接到電話，說鳳城區派出所接受了幾個自動自首的混混，原來是為了這事啊，看來這個徐虎，倒是有些腦子啊，不是那一條道走到黑的人。”蘇幕儒微微一笑，看了一眼唐昱，“徐虎什麼時候叫你過去啊？”　　事實上，他一個市長一天公務繁忙的，幾個混混因為打架自首這種小的不能再小的事兒，東陵市那天不發生幾十起的，要是事事都通知蘇慕儒，那他還不累死了，之所以知道這件事兒，大概也是下邊的人知道事情涉及到了唐昱，這才報上來的，當然，事情還涉及到了陶業驊，估摸着他是想把事情壓下去的，畢竟那可是讓他丟臉了，不過關係到唐昱，自然是瞞不過蘇慕儒的眼睛，蘇慕儒只是微微一想，便猜到那個什麼虎爺的，有可能要走唐昱的門路。　　說起正事兒來，這邊還有着不少的外人，唐昱裝模作樣的起身幫着唐天鴻收拾棋盤，跟着進了唐天鴻的書房裡邊，“我就知道這個虎爺的想法一定瞞不過乾爸你，嘿，就在剛剛二叔接到剛子的電話，說今天八點去琉金殿堂，他要給我擺什麼致歉壓驚酒，倒是識相的緊，知道從我這個毛頭小子下手。”　　唐昱注意到，說道琉金殿堂的時候，蘇慕儒的臉上閃過了一絲異色，不過轉瞬即逝，不禁又暗暗的好奇起這個琉金殿堂來，連蘇慕儒看上去都有些顧忌的樣子，看來那個虎爺選擇了這個地方，也是有些想法的呀。　　蘇幕儒的臉色很快的就恢復正常了，他自然不知道，他臉上的異色早已經被唐昱察覺到，還以為沒有露出馬腳來，抬手看了一眼手錶笑了聲，“這都七點四十五了，你小子是打不打算去了？這個徐虎，倒也是個人物，你去見見也是無妨的。”蘇慕儒還以為唐昱顧忌自己以及唐天鴻的想法，所以不準備和那個什麼的虎爺見面了，畢竟，他和唐天鴻兩人，對於這些黑暗層面的人，都不大喜歡的。　　事實上，蘇慕儒對於虎爺這樣的人，確實是不大喜歡的，不過他身為一市之長，考慮的層面自然就高了，知道這些東西存在便有存在的道理，唐昱見見卻也是無妨的，說不準還能收到某些出乎意料的好處，當然，這好處自然不是指金錢上的。而且，蘇慕儒也不擔心唐昱與這個徐虎見面的安危，他可不相信虎爺敢動唐昱，便是他吃了雄心豹子膽，只怕也不敢動唐昱分毫，除非他不要命不要東陵市的這份家業了。　　蘇慕儒以為唐昱是顧忌他的想法所以準備拒絕，不過他這次可猜錯了，唐昱原本就打算去的，只不過給虎爺做出一副年少氣盛的樣子卻是無妨的。　　“自然是要去的，幹嗎不去，人家請客哪有不去的道理，白吃白喝嘛，這種明顯佔便宜的事情不去就是傻子了。”唐昱不在意的一說，他原本就能猜到，蘇慕儒即便是不喜歡虎爺，也不會阻止他和虎爺見面的，一個市長，自然有一個市長的格局，而且，這些東西，唐昱自然也是不會瞞着唐天鴻和蘇慕儒的。　　“嗯，去也無所謂，見到他后適當的敲打他一下。”蘇幕儒似是無意的輕聲說道，不過這個敲打說的卻是有些巧妙了，要是敲打，也應該是蘇慕儒敲打才是，唐昱不過是一個小小少年，在外人眼中，離了蘇慕儒和唐天鴻，啥都不是，有什麼資格敲打虎爺這頭東陵市的大老虎。只不過這個時候，誰也沒有提出異議，唐昱沒有異議，蘇慕儒也不以為意，顯然早有默契。　　唐昱似有似無的點了一下頭，他當然知道蘇幕儒所說的敲打是什麼意思。蘇幕儒是讓自己稍稍的恐嚇一下虎爺，當然，恐嚇這個詞兒用的不好，應該說是提點一下虎爺，一是他讓以後行事收斂一些，二是讓他和蔡明財和黃明德保持一些距離，三是間接的告訴他以後東陵究竟誰是誰的東陵市，別以為他做的那些事蘇幕儒不知道，而這幾點正是唐昱與虎爺最直接的原因。　　“天浩，你和小昱一起去吧。”外邊唐天鴻對唐浩天說了一句，大概還是有些不放心唐昱獨自一人過去，有唐天浩陪着就好多了，唐天鴻自己是不方便出面的，他若是出面，只怕第二天東陵市就要謠言滿天飛了。　　聽到大哥和蘇幕儒對唐昱與虎爺見面沒有阻止，自己微微懸着的心也徹底的落了地了，此前他還是生怕蘇慕儒歸罪與他的，這會兒才算是放下心來。點了點頭，把手中的“男兒紅”隨手放在身旁的小茶几上，幾個人又聊了幾句，看看時間差不多了，唐天浩轉身便和唐昱走了出去。

# 第一百五十九章 琉金殿堂會虎爺（三）

　　令所有驚奇的是唐昱在即將跨出門的瞬間又折返了回來，拉起陳怡的手說要帶她一起去，還美其名曰讓她幫着自己擋酒，陳怡略顯不安的看向母親，而劉舒蘭則把目光投向唐天鴻身上，唐天鴻沉吟了一下，便點了點頭，“別欺負陳丫頭。”說完眼睛又再次投向身前的棋盤，只不過在轉動目光的時候，不自覺的在二叔放在茶几上的那瓶“男兒紅”上停留了一下。　　唐昱三人走後，蘇幕儒站起身，踱步到書房，裏面隱隱傳來小聲的說話聲，不一會兒，便再次走了出來。　　“我就知道你還沒有徹底放心小昱的安全，其實也不用擔心，那個小滑頭，他不算計別人就好不錯了，能算計到他的人應該不多，再說，那個徐虎，能在東陵市打下這麼大的局面，也是個人物，想必不會做蠢事兒，我們不妨給他個機會。”蘇慕儒看着唐天鴻說道。　　“小心駛得萬年船，還是小心點好，雖然我們敢肯定徐虎現在不敢做出什麼事情，但他畢竟是在東陵混了大半輩子的人，誰也不知知道他的底線究竟在哪，萬一他拚死魚死網破傷害小昱，那時後悔就晚了，還是小心點好。”到底是自己的兒子，唐天鴻還是有些擔心，不過卻也相信，那是徐虎，是不敢對唐昱做出什麼事兒來的，敢動唐昱，那絕對是找死的行為。　　“好了，不說這個了，有了你的安排加上那小子的謹慎，應該出不了什麼事，我們還是先不想他了，我們還是先嘗嘗老二拿了回來的這瓶寶貝吧，十幾年的補酒，這可是珍品啊，可是不那麼容易喝到的。”說著，唐天鴻便迫不及待的拿着那瓶酒到餐桌旁，將裏面的稠稠的酒水到了幾杯，招呼其他人，“老蘇，天宇，你們都過來嘗嘗，啊，就是聞這酒的味道都知道這酒是極品，你們都來嘗嘗。”　　不僅唐天鴻，便是唐天宇也是好這杯中之物的，平日里在學校還不大接觸這東西，回來家自然就放開了，而且還是男兒紅這種好東西，看着就流口水啊。　　如果唐天浩知道他寶貝的“男兒紅”正在被一幫人瓜分，不知道他會不會欲哭無淚，還不如不把酒放在家中，隨身帶着妥當呢，有唐天鴻和唐天宇在，他那瓶酒是留不下來了，倒是唐昱自己偷偷摸摸的藏起來了一瓶，看來應該能好好的留着，就是不知道會不會被家裡人給發現什麼蛛絲馬跡那就杯具了。　　出門上了車，唐天浩又皺起了眉頭，“小昱，你小子倒是說說，虎爺這次找你究竟要談些什麼事？你別告訴我他真的要給你道歉壓驚，這件事只要明眼人一看便知道，裏面的貓膩可不少，可別當你二叔傻。”唐天浩開着車，旁邊的副駕駛空着，而唐昱和陳怡全部都坐在後面。唐天浩一邊開車，一邊打探着唐昱的口風。原本他還以為那虎爺真是要給唐昱道歉的，他到底是商場上廝混的人，格局不夠，自然看的不是很清楚，剛才在家裡邊的時候又見唐昱和蘇慕儒進書房嘀嘀咕咕好一會兒，自然知道事情不會是那麼簡單了，若是僅僅是賠禮道歉，自然不會讓蘇慕儒都重視的，他對於官面上的門門道道，還不是很能明白，他以前接觸的層次也沒有讓他去明白這些東西的空間，倒是比起唐昱還有些不如，雖然心裏邊有些猜想，卻還需要通過唐昱來印證，心中暗嘆，不服老是不行啊，事實上，他今年才三十多還不到四十而已，不過是被唐昱的妖孽給打擊到了，這才有此感嘆。　　“還能有什麼事，那虎爺，不過是想找一條出路罷了，二叔你也知道，現在的東陵，從現在開始，估摸着就是我乾爸說得最算了，可能在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都會是如此，雖然不至於搞出一言堂來了，不過也相去不遠了，即便是新市委書記下來，只要乾爸沒有太大的失誤，只怕東陵市還是我乾爸的天下。”　　頓了頓，見唐天浩贊同的點頭，這才繼續往下說，“那虎爺，他現在做的，都是在為自己的以後考慮。”　　“為以後考慮？那與你見面有何關係？蘇市長總不好把這件事兒給來你做吧。”　　唐昱冷笑一聲沒有答唐天浩的話，而是繼續往下說，“那虎爺雖然號稱是單槍匹馬在東陵市打下了江山，不過那些灰色層面的東西，什麼時候能脫離得了政治和經濟上邊的支持，不說遠的有陳松威，便是現在，和黃寶德以及蔡明財之間還是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的，這些二叔你應該知道吧。”　　唐天浩點點頭，這些他確實是知道的，下邊一直風傳黃寶德是虎爺的靠山，不過也僅僅是風傳而已，而且各種各樣的風傳都有，還有人說虎爺是蔡明財培養出來的一條咬人的狗，因為凡是得罪了蔡明財的人他都要咬一口。唐天浩卻是在偶然的情況下知道，東陵虎爺，與黃寶德，蔡明財，以及陳松威之間，都是有些關係的，幫着他們處理一些不方便出面做的事兒。　　“嘿，那虎爺，他的原本堅實的後台先後倒塌或者被打壓，現在沒有一個能靠的上的，先是陳松威的倒台，之後又是現在的菜明財和黃寶德疲軟，這些大概是讓虎爺明白了，沒有強大後台罩着的黑暗世界是存在不了很長時間的。當然，這些道理他以前大概就是明白的，只不過以前一直有靠山在撐着，不需要他擔心而已。”　　“哼，他們就好像牆根陰暗處的積雪，有牆根的籠罩，積雪便不會弱化，但若是牆根轟然倒塌或者這牆變得很矮很矮，便會將那積雪暴露在陽關下，積雪會很快的消融，虎爺和陳松威、蔡明財和黃寶德之間的關係就是這牆根和積雪的關係，三面前本來可以將陰影處的積雪籠罩的嚴嚴實實，但就因為四月的那些事情，虎爺三面牆中最為堅實的那面陳松威的那面牆轟然倒塌，讓虎爺這積雪隨時都有可能暴露在陽關下的危險，幸好還有蔡明財和黃寶德這兩面牆，可是經過嚴打和杜繼海的投誠，這兩面牆已經越來越矮了，雖然還不至於像陳松威那面牆那樣倒塌，對隨着這兩面牆越來越矮，牆角下的陰影也慢慢的縮小，虎爺這積雪隨時都有面對炙熱陽光暴晒的危險，所以虎爺現在想找到另外一面牆，另外一面比蔡明財和黃寶德更高大堅固的牆，而在現在這個東陵市中，比這兩人還要高大的牆就只有我乾爸了，因為我乾爸非常不喜歡這個和他曾經作過對的虎爺，所以他才會請我吃這致歉壓驚酒，以此來緩和和我乾爸的關係。”　　唐昱一點一點的給唐天浩解釋着，唐天浩雖然在商場上有些作為，但對於比商場更黑暗的政治上，還是不太了解，唐昱一來有着前世的熏陶接觸的層次足夠，二來卻是因為他對於政治這類東西，確實有着先天的敏感，這和他生於政治家庭是分不開的。　　唐昱在給唐天浩解釋的時候，並沒有忌諱陳怡在旁邊，先不說才剛剛十六歲的陳怡能否完全理解唐昱說的話，就是理解了，這又不是什麼機密，旁人便是知道也是無所謂的，而且唐昱相信陳怡，自己對其有過救命之恩，再觀其脾性，相信這種人是不會做出什麼對自己不利的事情。若是唐昱連這小丫頭的心思都把握不住，只能說他前一世白活了。　　看着旁邊侃侃而談神態自若的唐昱，陳怡的眼神中出現了她平時根本不會出現的朦朧，他真的比自己小么？為什麼比他大一歲的自己對這些事情一無所知，而他卻可以給那些成熟的人答疑解惑，甚至出謀划策？陳怡心中不由自主的閃過這樣的疑問。　　陳怡可是記得，當初在醫院護理昏迷中的唐昱的時候，和自己一起護理唐昱的那個叫沈芸的小姑娘告訴她，就連她父親，也就是遼海省省長都對唐昱刮目相看，對他平等相待的，那些沈芸一看就迷糊的經濟大部頭，唐昱都可以大段大段背詠下來，那些英文的大部頭，即便是陳怡在一中裡邊號稱品學兼優英語每次考全校第一的她，都不敢說自己能看的懂。　　他真的比自己還小么？此時的陳怡滿眼都是小星星，雖然她一貫用冰冷來偽裝自己，不過自打唐昱捨身救她之後，這個少年人的身影便走入了她的心中。畢竟是個花季少女，哪個少女不懷春，陳怡平日里的偽裝，只不過是因為她沒有能力來保護自己的魅力罷了，現在，她情願自己的美麗為身旁的這個男人綻放。　　如果唐昱看到此時陳怡的模樣和狀態，以他前世縱橫花叢的經驗一定可以看出陳怡此時的心思，自己一定會把握住這個機會，好好享受一下這個小美女最自己的崇拜，但是此時的他卻沒有主意旁邊小美女的神態，而且，是否禍害掉陳怡這顆小白菜，唐昱還沒有下決心呢，此時的他完全被剛剛腦海中閃過的一道靈光給抓住了。　　虎爺還有兩道牆的庇護，雖然這兩道牆不是很堅固，但那畢竟是兩道保護啊，而現在虎爺卻要投奔他處，尋找更高大堅固的牆，如果此時虎爺的動作被這兩道牆知道了，那麼……嘿嘿，我就給你們加把火。　　唐昱心中冷笑一聲，拿出唐天浩給他買的那個大哥大，撥通了家裡的電話。　　“喂，老媽啊，嗯，我正在去琉金殿堂的路上呢，嗯，我會小心的，你把電話給我乾爸一下唄，嗯，我找他有點事。”接電話的是老媽張雅惠，報了聲平安后，便叫老媽將電話遞給蘇幕儒了。　　“小昱，怎麼了，怎麼這會兒給打電話？你那邊不會出什麼事情了吧，實在不行的話就回來，要不要讓市局的人過去接應你。”電話那頭傳來蘇幕儒關心的聲音，顯然他以為唐昱發現了什麼不尋常的事情，擔心唐昱的危險，所以讓他回來，不過想想唐昱剛剛出門，應該還沒有到琉金殿堂的，卻是奇怪他這會兒把電話打回來。　　“乾爸，你們吃的挺好啊，嘿嘿。”唐昱沒有回答蘇幕儒的話，反而嘿嘿一下的問道，意思很明顯，就是你們喝的那酒很過癮吧。　　“很好很好啊，絕對的上品美酒，平日可是很難喝到這種好酒啊，哦對了，你小子別岔開話題，趕緊和我說，你打電話回來到底要干什麼，你可別說只是要問問我這酒好不好喝，你也知道我不會信着鬼話的，趕緊說，到底要干什麼，還是那邊出了什麼變化？”蘇幕儒堂堂市長，在官場商混跡十幾年了，怎麼會被唐昱輕易岔開話題。　　“其實也沒什麼事，只是想問問乾爸你，有沒有把我赴宴的事情稍微向外透露透露啊。”唐昱笑着說道。　　“那徐虎給你打過電話才多大一會兒，你也剛剛從家裡邊離開，誰透露啊。嘿，我算是明白了，你這個小滑頭啊，又存了別的心思，你是一點都不放過算計人的機會，被你盯上的人估計做夢都不會做到好夢。不過乾爸還是要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小看了這東陵市的人啊，世上可不是只有你聰明的，再說，你以為琉金殿堂是多秘密的地方，只怕要不了明天就有人知道了，那徐虎也不指望瞞過天下人，他既然這樣做，自然就有這樣做的準備。”蘇幕儒是老官油子了，唐昱這略一提醒，便明白過來唐昱的用意，頓了頓，見唐昱那邊傻笑着沒回應，笑了聲，“你小子是想給加把火吧，讓他徹底沒有回頭路是吧，這倒是簡單，得，既然你小子有這樣的想法，乾爸自然沒有什麼意見，待會讓人安排一下就是了。”　　嘆了口氣，蘇慕儒想了想，還是開口道，“無論是官場還是商場，終究是要靠實力，即使是玩手段，玩的也是陽謀，陰謀，終究是長久不了的，這次也就由得你去了。”說完也不等唐昱說話便掛斷了電話，只留下唐昱在那邊空對着電話思考着什麼……　　虎爺宴請唐昱，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裏面的道道，原本身為蔡明財黃寶德陣營的虎爺，此時要轉投敵軍了，這個消息對誰最為不利，當然是黃寶德和蔡明財了，他們在一起多年，彼此榮辱與共，彼此之間全都掌握着對方某些致命的東西，與杜繼海掌握的東西相比，虎爺手裡握的東西對蔡明財和黃寶德更具有威脅力，雖然虎爺宴請唐昱只是想要對蘇幕儒表達一點善意，並沒有真正的投入到蘇幕儒的陣營，但官字兩張口，上口管下口，如果蘇幕儒放出一些消息，比如虎爺轉投自己陣營的消息，就是不說虎爺轉投自己陣營，而只說他有這方面的意願，只要這個消息一放，恐怕蔡明財和黃寶德立時便會成為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團團亂轉。　　而且這個消息的真實性因為是從蘇幕儒口中傳出的，即使虎爺想為自己澄清，蔡明財和黃明德也未必會相信，到時候恐怕就會上演一出人大主任和萬建老闆戰黑道的大戲，鷸蚌相爭，最後得利的便會是一直所壁上觀的漁翁蘇幕儒了。　　無論是蔡明財和黃明德勝還是虎爺勝，最後獲利的都會是蘇幕儒，因為他們都是蘇幕儒的敵對。當然，這種想法只能是理論上成立的，無論是蔡明財還是黃明德還是虎爺都已經是人精了，他們都不會因為彼此的矛盾而大動干戈，最多也就是疏遠虎爺，或者雙方給彼此都暗中使絆子，不到玉石俱焚的境界，他們誰都不會把手中彼此的把柄全部亮出來，因為他們還要用這些把柄來保護自己。即使是這樣，對蘇幕儒也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分化敵人的陣營，就等於消減自己的危險。　　掛掉電話后，蘇幕儒面帶微笑的看着正在享受美酒的唐天鴻，“你兒子真是一個滑頭啊，誰要是招惹上他，恐怕睡覺都會被算計。”　　“他就不是你兒子了，他滑頭也不是一两天了，你難道現在才知道？看你滿面笑容的樣子，是不是那小子又給你什麼驚喜了？”　　唐天鴻白了蘇幕儒一眼，他和蘇慕儒之間也不生分，說起話自然也是隨便了很多。　　唐昱的滑頭他們早就領教過了，而且領教過不止一次，即使陳松威和萬建這以前在東陵跺一跺腳天都顫的龐然大物，不也被他的滑頭給弄得一個進了大牢，出來遙遙無期，一個苟延殘喘，被吉隆章家乘虛而入，之後恐怕還會因為財神廣場的陷阱一敗塗地，現在蘇幕儒卻還在驚訝唐昱的滑頭，殊不知唐天鴻已經被他的滑頭給驚的麻木了，現在就是有人在他面前說你兒子現在是億元富翁，他恐怕都不會有太大的驚訝，雖然從理論上來講，唐昱現在已經是億元富翁了，VCD的項目唐天浩一千萬的投入卻只擁有10％的股份，豈不是變相說唐昱已經成為億元富翁了。　　“嗯。是一個不錯的想法，你先和我到書房來，這件事從你口裡傳出去比從我口裡傳出去更好。”說著，便向書房走去。　　也是，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消息，從他這個堂堂的市長口中傳出去可能會更加有說服力，但就是因為他是市長不好讓消息從他的口中說出去，反而從唐天鴻的口中說出去比較好，這裏邊首先有一個可信度的問題暫且不用管它，關鍵是讓一市之長玩弄這種上不得檯面的把戲，多少有些不好，至於唐天鴻就不用考慮這個問題了，他只是政府的秘書長，而且唐昱是他的兒子，雖然從他口中傳出去消息和蘇慕儒的效果是一樣的，別人也會認為是蘇慕儒的授意，不過放在蘇慕儒身上就落了下乘，在他身上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了。　　當然，這裏邊不僅僅是一個可信度的問題，事實上，這種事兒，估計都不用蘇慕儒讓人把消息放出去。唐昱和虎爺兩個人的身份都不俗，在這種敏感的時期會面，盯着的人海了去了，這個敏感的時期，關注唐家以及虎爺的人還是很多的，就比如今天唐昱與陶業驊的會面，雖然選擇的是人少的小飯館，但是估計消息早就傳到了黃寶德的耳中。這會兒，估計唐昱和虎爺一見面，這消息自然而然的在東陵市裡邊就傳開了，琉金殿堂禮拜呢雖然不容易安插耳目，但是傳遞幾句話還是能夠做到的，東陵市畢竟蔡明財等人才是地頭蛇，想要什麼消息還不簡單，這種事兒，黃寶德估計不久后就能收到消息。　　不過黃寶德自己收到消息是一回事兒，別人放出消息又是一回事兒，這裏邊可是大不一樣的。　　若是蘇慕儒這邊放了風，那裡邊的意味可就耐人尋味了，不單單是放出消息那麼簡單。國內官場上邊，最重要的便是揣摩上意，蘇慕儒此舉，估計會讓黃寶德這些人睡不着覺吧。　　二人在書房嘀嘀咕咕了半天才出來，當天夜裡，一個虎爺意欲背棄黃寶德另找靠山的消息便在東陵市的官場上邊風一般的傳了出來，而且是飛快的席捲整個東陵市官場。他們之間原本就是利益的關係才結合在一起的，所謂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既然此時他們之間的利益關係要結束了，那麼原來存在的鬆散的合作關係，自然也就要煙消雲散了，虎爺離黃寶德等人而去，不過是時間的問題罷了。　　於是乎，虎爺和蔡明財以及黃寶德要鬧翻的消息，第二天在東陵市的官場上邊就不是秘密了，至於說虎爺和蔡明財、黃寶德鬧翻之後怎麼辦，官場上邊的人自然人人心中有本賬，只不過有些東西不好說出來罷了。就像以前的時候，雖然東陵市下邊的人不知道虎爺具體是怎麼發家的，不過官場上邊，到了一定的層次的人，誰不知曉虎爺與黃寶德等人之間的關係，便是唐天浩都是知道的，這在某個層次的人眼中，自然不是什麼秘密，不過在下邊的民眾之中，他們只能自己揣測，於是有了各種版本的流傳，即便是無限的接近真相或是原本就是真相，他們就是無從判斷，因為不會有人告訴他們的，那是屬於另外一個階層的秘密。　　在官場上邊，有些東西是不能說出口的，說出口就要壞事兒了，所謂禍從口出，在官場上邊，尤其要注意這個詞兒，心照不宣就是了，說出口是萬萬不能的。官字長了兩隻口，卻不是讓人多說話的，因為身邊的寶蓋把兩隻口給遮的嚴嚴實實的，那就是讓做官的少說話，小心禍從口出。

# 第一百六十章 琉金殿堂會虎爺（四）

　　唐天浩來琉金殿堂不知多少次了，早已輕車熟路了。琉金殿堂作為東陵市最高檔次的娛樂場所，是他們這些商務人士的首選，雖然裡邊少了不少色、情的項目讓人很是遺憾，不貴裡邊無論是從品味還是環境又或是無微不至的服務態度，都讓人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至於其他娛樂場所裡邊的色、情項目，有琉金殿堂背後大老闆的照拂，自然也沒人敢提意見，有意見的人，東陵市的人早在幾年前就見到了他們那凄慘的下場。　　唐天鴻在東陵市的商人之中也算是比較成功的一個了，能排的上號，自然對這個商務人士首選的高檔娛樂場所熟悉的很，以前的時候他是經常光顧這兒的，在這兒消費，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無論是誰來這裏，家裡邊的老婆即便是知曉了也不會胡鬧，因為東陵市的人都知道，琉金殿堂是不提供那種服務的。這倒是也算是一樁好處，就是消費高了些讓人很是無奈，無論是卡座還是酒水又或是服務的價格，都是很高的。　　很快，遠遠的便可以看到琉金殿堂那個巨大的霓虹招牌，閃耀的彩燈將琉金殿堂附近籠罩在一片朦朧之中，燈光絢麗卻不刺眼，娛樂場所到底涉不涉黃，其實最簡單的區分的辦法就是燈光了，燈光越迷茫越迷糊的，裡邊定然是見不得人的勾當，而燈光越亮，自然是裡邊越乾淨了。當然，這僅僅是簡單的區分辦法，並不是絕對的，也只能用來區分一般的娛樂場所，放到那些私人會所上邊就不合適了。　　一如昨天一樣，今天琉金殿堂的生意依舊顯得有些冷清，往來人流稀疏，大門前的停車位也僅停靠着幾輛普通的轎車。很顯然，東陵市上層的那些人，還沒有從蘇慕儒的雷霆手段之中恢復過來，所以琉金殿堂的生意自然也沒有恢復過來，依然略顯冷清。東陵市官場上邊的動蕩，影響最大的第一是那些個心中有鬼的官員和商人，第二估計就是琉金殿堂的營業了，原本應該賓客滿堂上，卻接連两天門可羅雀。　　坐在車中的唐昱遠遠的便看到琉金殿堂門前徘徊着幾個頭髮五顏六色的半大少年，一看便是常在街面上邊廝混的混子，這些人平日里可不敢出現在琉金殿堂的地方，這個地方，是混子們的禁區，去收保護費那是找死，進裡邊消費又沒有那個資格，東陵市道上的人，估計也就虎爺才有資格到琉金殿堂裡邊消費。那些個五顏六色的混子看到唐天浩的車從遠處駛來，兩個少年飛快的回身向琉金殿堂裏面跑去。　　“呵呵，這個虎爺真夠給面子啊，竟然親自出來迎接咱們。”唐昱微笑的笑着說道，倒是奇怪，虎爺手底下不會沒人，怎麼帶着些上不得檯面的人來琉金殿堂，虎爺在東陵市叱吒多年，憑藉的肯定不是那些個五顏六色的混子，那些人可不頂事兒。　　聽了唐昱的話，非常清楚這裏面門道的唐天浩也笑着點點頭，揶揄道，“能讓這個東陵地下教皇出來迎接的，除了我們這位昱少外，也沒有幾人能享受這樣的待遇。”這話卻是不假，倒不是說虎爺在東陵市裡邊的地位高到了什麼程度，東陵市裡邊，虎爺見到了必須要低頭的人自然有好幾個，不過這些人，除了蔡明財，沒有人敢和虎爺公然見面的，自然也就談不上親自迎接了，便是蔡明財都沒有享受過這個待遇的，倒不想今日竟然用在了唐昱的身上，這虎爺，倒是真的給面子呀。　　“那是，誰讓我乾爹是市長呢。”唐昱臉皮是在夠厚，這種臉皮，早在前世的時候就練習的無比深厚了，哪會被唐天浩幾句話所動，似乎根本就沒有聽出唐天浩語氣中揶揄的味道，臉不紅心不跳的接着他的話就往上爬。　　“你這臭小子，在你二叔面前你還擺大牌。”開車之餘，唐天浩回身打了唐昱從前排兩個椅子之間伸出的腦袋一下。　　“他們誰是虎爺啊？”陳怡對這個虎爺也很是好奇，畢竟他的彪悍和霸道在平民之中流傳已久的，她這個小姑娘自然是有些好奇的，當然了，不僅是她，便是唐昱也有些好奇的，作為東陵市的傳奇人物，東陵市的民眾，哪個不好奇，起碼，這個虎爺在民眾之中的知名度，要比蘇慕儒這個市長搞的多。　　所以，一聽說虎爺親自出來迎接唐昱，陳怡便也探過頭來，想要看看這位虎爺的真容，她一路上儘是聽唐昱和唐天浩兩人云山霧罩的說話，聽的頭昏腦脹的，也不明白這叔侄兩個到底談論的是什麼事兒，不由得對唐昱更是佩服了，以前唐昱在她心中留下的最初的豬哥的印象，自然造就煙消雲散了。　　探出頭來晃頭晃腦的看來看去，可是琉金殿堂前除了幾個徘徊的混混模樣的人外，再無其它人，而這幾個似乎只有二十歲的混混顯然不會是虎爺，虎爺出道都將近二十年了，做他們的爹都足夠了，這些人的氣勢，自然也比那傳說中的虎爺要差遠了，便是陳怡都能看得出來是些外強中乾的街面混混，定然不會是傳說中的虎爺的。　　“虎爺還……”唐昱回過頭，剛說了三個字，聲音便戛然而止，顯然看到了什麼亮麗的風景。　　陳怡由於好奇虎爺的樣子，所以也半站立起身，將頭伸向前排兩個椅子之間的縫隙處，幾乎是和唐昱並頭，向車前看去，由於沒看出來哪個是虎爺，便問了一句，唐昱回過頭準備回答她的問題，這麼一回頭，卻正好看到身後的風光，陳怡弓着要，身體前探，前襟因為重力的關係盡可能的向下垂，便露出了裏面的無限春光，此時唐昱正回頭，所有的春光全部盡收眼底，只見兩抹亮麗的白皙，兩抹白皙之間略顯深沉，鼻尖的那股淡淡的也不知是發香還是體香的香氣，彷彿催化劑一般，騰的便點燃唐昱心中的火焰，眼睛直直的盯着那兩抹白皙，喉嚨不自覺的上下抖動，發出一聲聲輕微的咯咯聲，嘴角似有一線晶瑩滴下，唐昱彷彿感覺到身體中所有的血液全部湧現頭部，鼻血似乎即將噴薄而出。　　到底是少年人的身體啊，稍有一點火星便會被徹底點燃，今天才剛剛和楊涵寧雲雨一番，所謂食髓知味，自然有了反應。　　陳怡見唐昱剛說三個字便停了下來，似有所覺的低下頭，呀，陳怡驚呼了一聲，飛快的跌坐回位子上，雙手緊了緊衣領，將那抹春光完全的掩蓋在衣服之下，“你……”至於你什麼，卻沒有說出來，只是小臉蛋紅彤彤的，煞是好看。　　“怎麼了？”聽到陳怡的驚呼，唐天浩疑惑的問了一聲。　　“沒、沒事。”陳怡低着頭，因為羞澀而有些結巴的說道，淡淡的紅霞在陳怡嬌嫩的臉上升起，並飛速的向下蔓延，蔓延，一直蔓延到深處，更深處。　　偷窺被撞破，唐昱卻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一般，擦了一下嘴角的口水也坐回了座位上，口中喃喃的說了一句，“真白……”唐昱的聲音微小，但是卻讓旁邊的陳怡清晰的聽到了，剛剛要抬起的頭又再次飛速的低了下去，埋在那兩座略見規模的雙峰間。　　他，他，他這人怎麼這樣啊……陳怡心中羞澀的想到，卻沒有一絲惱怒，連她自己都沒有發覺，她對待唐昱的態度越來越奇怪了。　　唐天浩很快便把車泊好，走下了車，唐昱也緊隨而下，只有還沉浸在那份羞澀中的陳怡還沒有下來，依然在裡邊紅着臉蛋亂七八糟的想着羞死人的事情。　　唐昱從車前繞到另外一面，打開車門，“愣啥神兒呢，小美女到地方了，下車吧。”唐昱一邊說著，一邊拉起陳怡的手，從車裡把她輕輕拉了出來。　　“我才不小呢。”陳怡下意識的說了一句，說完之後才發現似乎有些不對，也沒有注意到自己的小手正被唐昱抓在手裡邊。　　握住那只有些冰涼的小手，感受到上面的滑軟，唐昱和陳怡俱都顫了一下。　　“我，我，我自己下來。”陳怡輕輕的掙了掙，終究還是沒有從唐昱的手中將自己的小手掙出來，只能無奈的半推半就的任他拉着了，嘿嘿，下個車，哪需要別人拉着手啊，陳怡的反應，似乎證明了什麼事兒，不過這時候可沒人去挑破這層窗戶紙。　　唐天浩嘴角詭異的翹了起來，意味深長的看了二人牽着的手，轉過頭向琉金殿堂走去，對自家這個侄子的手段，他是越來越佩服了，不單單是商業天才政治天才，便是在這種事兒上邊，也是天才，早晨還是楊涵寧那個東陵第一大美女，晚上又變成了這個味道完全不同的小美女，還有省城的那個沈芸，以前托自己打聽過的蘇晴，不知道想到了什麼，唐天浩嘆息了一聲，這小子的風流債，可別最後自己收拾不了了……　　“哈哈哈，昱少你終於來了，我可是等你好半天了啊，呦，天浩兄也來了啊，真是太歡迎了。”　　就在三人下車，把車子剛剛鎖好，一陣腳步聲伴隨着一個低沉的聲音從琉金殿堂里傳來，中氣十足，語聲透着股豪爽的味道，倒不愧是道上邊混出來的人物。　　話語未落，一個虎背熊腰的大漢身後跟着幾個同樣壯碩的人從琉金殿堂走了出來。　　虎爺帶着他的幾個當年一起打天下的小弟親自到琉金殿堂出來迎接，人家這態勢做的，根本不怕旁人知道，這不禁讓唐昱想起了蘇慕儒剛剛在電話裡邊和自己說的，無論是官場和商場，最終靠的還是實力，耍手段也要玩陽謀，純粹玩弄陰謀是行不通的，想到這句話，唐昱不禁又生出幾分感慨來，虎爺做出的這態勢，那需要別人來放出消息啊，黃寶德和蔡明財這些個地頭蛇，只怕要不了多久就能夠知道消息了。　　這樣想着，轉而卻又和蘇慕儒想到了一起，消息從自己這邊放出去，畢竟和黃寶德等人從他們的途徑知道是有些區別的……　　“誒呀，這怎麼好意思呢，怎麼好意思虎爺親自出來迎我們呢，路上堵車，所以來晚了，還請虎爺見諒啊。”　　看到最前面的那個虎背熊腰的人，唐昱立刻裝出一副受寵若驚的表情迎了上去，口中胡亂的編造着遲到的理由，順口間竟然將今天唐昱對陶業驊說的借口給說了出來，話剛出口，唐天浩便已經知道自己編錯了理由，也不在意，而且唐昱臉上那裝模作樣的神色，哪能瞞過其他人來。通過唐昱的一番解釋唐天浩早就知道，無論今天怎樣，虎爺都不會翻臉，也不敢翻臉，更沒資格翻臉，討好還來不及呢，怎麼會抓住自己的一句話翻臉呢，倒是有些佩服唐昱的手段。　　虎爺的眉頭不自覺的皺了一下，眉間的三字飛速的閃現，又飛快的隨着眉頭的舒展而消失，唐昱臉上那應付的神色，是個人就能看得出來，他可沒想到剛剛見面唐昱就給了他個難堪，不過到底是個人物，臉上神色一閃而逝便又露出笑臉來。　　就僅僅憑這控制情緒的本事，也不愧掌控東陵市地下這麼久，就這掌控情緒的本事，足以看出虎爺的深沉城府，喜怒不形於色，這是做大事的人最起碼應該掌握的本領，看來虎爺能在東陵市的地下逍遙這麼久，可不是偶然。　　虎爺的城府深，但他身後的小弟顯然沒有虎爺的城府，他們個個都是桀驁之輩，見唐天浩這麼敷衍的和自己老大說話，而且還編出了這麼蹩腳的借口，不由得一個個對着唐天浩怒目而視，疤子甚至已經擄起了袖子。他們這些人不過是道上打拚的混子，只會打打殺殺，哪能懂得虎爺心中想的事情，更不明白這個層面的交鋒。當然，若是他們懂得，東陵市便不是虎爺的而是他們的了。　　哼――虎爺感受到身後的躁動，回過頭輕聲的冷哼一聲，眉眼一瞪，頓時將疤子他們的情緒壓了下去。他在這些人中威信之高是外人無法想象的，一個眼神那些個凶神惡煞的混子便收斂了神色不過亂動，他們對於這位虎爺的手段可是知道的，若是壞了虎爺的好事，那事後有他們好受的。　　唐昱在旁邊也在打量着這位虎爺，只見他身高近一米九，皮膚黝黑一雙鋒眉斜飛入鬢，眉下雙眼不大，卻是精光閃閃，異常有神，年齡看起來四十多歲，說話低沉，略帶些陰柔，和那龐大的體格有些不相符，不過若僅僅是一個粗豪的只會打殺的漢子，大概也沒有資格在東陵市的地下毅力這麼久，還能在蔡明財黃寶德這些人中周旋而不落下風，反而越做越大，這點卻是極不簡單的。　　可能是因為和唐昱見面，穿着的西裝革履的正裝，但那一身價值不菲的西裝，穿在他身上卻怎麼看怎麼彆扭。虎爺身後的幾人也都穿着西裝，但很顯然，是匆忙間套上去的，西裝裏面根本就什麼都沒穿，偷過紐扣的縫隙處，隱約可以看到後面紋着紋身的胸肌。黑，以前常在電視裡邊看到那些黑社會的人一個個西裝墨鏡的，看上去很是威風有氣勢，不過放在這邊的這群人身上，卻是怎麼看怎麼彆扭，也不知道是虎爺故意如此還是有着其他的想法。　　唐昱觀察虎爺的時候，虎爺也在觀察着他，表面上唐昱和其他十五六歲的少年給有什麼分別，說英俊不算英俊，說丑不醜，完全是一副普通人的面孔，基本就是放在人堆中找不到的那種，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唯一不同的就是，他有一個政府秘書長的老爸和市長乾爸。　　這就是這段時間轟動整個東陵的少年？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同，如果撇過背景不說的話，確實沒什麼不同。　　“走，走，我們進去說吧，別在這吃風了，我已經點好菜了，就等你們來就可以開席了。”虎爺低沉的哈哈一笑，將唐昱三人迎了進去，這時才瞥見藏在唐昱身後的陳怡，心中有些疑惑，這兩人帶着個小姑娘干什麼？今天可是要說正事兒的，不適合亂七八糟的人在場的。雖然驚艷於陳怡的容貌，不過虎爺顯然是把陳怡當成了什麼亂七八糟的女人，他可不知道，唐昱身邊的這個女人，就是這段時間以來發生的事情的另一個主角，就是那個唐昱救了的女孩。　　其實唐昱拉陳怡過來還真的沒有什麼特殊的用意，只不過是一時臨時起意，畢竟前世自己第一次見陳怡的地方就在琉金殿堂，既然虎爺邀請自己的地方就在琉金殿堂，唐昱不自覺的就想帶着陳怡。而且，這次的事情，起因可以說是因陳怡而起的，是杜大浩活動老街的青皮混子要輪、奸陳怡，這才引出了後來唐昱英雄救美受傷，蘇慕儒嚴打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可以說，陳怡就是這一系列事情的導火索，唐昱過來見虎爺，起因依然是那件事情，因為老街的青皮混子，名義上是屬於虎爺的人，唐昱過來見虎爺，看到陳怡在旁邊，自然也就帶上了，至於具體要做什麼事兒，卻是要隨機而定了，他事先可沒想到陳怡和劉舒蘭會在自己家裡邊，帶着陳怡，只不過是一時起意罷了，事先可沒有什麼預謀的。　　在虎爺和他的那些手下的簇擁下，眾人進入了琉金殿堂，並走進虎爺事先準備好的巨大包間中。　　琉金殿堂的包間很大，足可以容納幾十人，恩，也許是虎爺特意選擇了這麼一個包間，也不知道是何用意。　　包間中燈火通明，中間是一個直徑兩米多的巨大轉動圓桌，圓桌四周奚落的擺放着幾把椅子，圓桌上方是一個絢麗的水晶吊燈，明亮的燈光將整個圓桌籠罩其中。僅僅是這一點便能知道琉金殿堂為何被稱為東陵市最高檔的娛樂場所了，所謂窺一斑而見全豹，從這個包間裡邊，大致便能看得出琉金殿堂的檔次之高。　　唐昱前世也是光顧過琉金殿堂的，也正是在琉金殿堂裡邊見到了讓他印象深刻的陳怡，這才在第一次見到陳怡的時候有些失態，險些被陳怡誤認為豬哥。不過那會兒的琉金殿堂和現在的可不一樣，那會兒的琉金殿堂已經完全的轉變為了私人會所的模式，成為了在整個遼海省都有名氣的會所，檔次比現在見到的，又是高了一籌。　　虎爺原本還想在唐昱的臉上看到驚艷等等的神色的，畢竟，在他看來，唐昱以前是沒有光顧過這樣的娛樂場所的，唐天鴻的工資可不夠在這裏邊揮霍。哪像，自始至終他都沒有在唐昱的臉上看到任何異色，反倒是一副習以為常的神色，倒是在陳怡的神態上看出些土包子的模樣，這才心裏邊有些平衡。他哪裡知道，唐昱前世的時候光顧過的高檔娛樂場所多了去了，琉金殿堂雖然檔次不錯，不過比起唐昱前世光顧過的，只能算是小兒科了，而且唐昱前世還光顧過已經變成了私人會所的琉金殿堂，比這個的檔次更高一籌，自然不會有什麼驚艷的神色。不過虎爺哪裡知道這些，看唐昱毫無驚異的神色，心中又多了個高深莫測的評價來。　　不過也僅僅是這樣罷了，虎爺沒有繼續往下想，而是客套了幾句沒營養的話之後就吩咐開席。　　隨着虎爺一聲開席，服務員穿着標準的服務生服裝，上身穿着潔白整潔的白色襯衫，襯衫外套着一件紅色的馬甲，衣領處系著一個黑色的領結，下身穿的是紅色的西褲，腳上的是黑色的皮鞋。在虎爺的吩咐下，服務員一個個排着隊的走了進來，每個服務員的右手上都拖着一個餐盤，每個餐盤上都放置着一道製作精緻的菜肴，二十多名服務生先後走了進來，放下餐盤上的菜肴，拿着托盤又走了出去，近三十道菜不到五分鐘的時間，就已經全部上來了，上菜其間服務員沒有發出一點聲音，沒有一點混亂，顯然都受到了嚴格的訓練。

# 第一百六十一章 琉金殿堂會虎爺（五）

　　包間很大，可是餐桌上只有四個人，虎爺，唐天浩，唐昱和有些局促的陳怡，陳怡還是第一次來這種地方，從小生活在老街，在老街長大，別說是來琉金殿堂這種東陵最奢侈檔次最高的地方吃飯，就是老街附近的小餐館，陳怡進去吃的次數都有數。　　餐桌上就這四個人，至於虎爺的那些小弟們，則是被虎爺安排到了另外一個包間中讓他們自己去吃喝去了，他們可沒有資格和虎爺以及唐昱同桌吃飯的，虎爺也不想讓那些莽撞的傢伙在這裏給自己搗亂，萬一某個口無遮攔的傢伙的某一句話得罪了唐昱或者唐天浩，從而傳到蘇幕儒耳中，那虎爺安排的這次酒宴可真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了，不但沒有起到自己想象中的效果，可能還會惹來更大的麻煩。不過虎爺卻想不通，這種談正事的場合，為何那個土包子女孩也會留在包間裡邊而沒有被唐昱趕出去，顯然，他心中已然是把陳怡當做那種亂七八糟的女孩的，即便是虎爺眼色不俗，也只把陳怡當做了公子哥兒的惡俗趣味，他對這些東西可是見多了，在唐昱身上見到了也不足為奇的。　　唐昱可不知道虎爺心中此刻對陳怡的想法以及對他的而已揣測，要是知曉了，不知道他會不會立刻小宇宙爆發了和虎爺大戰三百回合，陳怡這種清麗的女孩兒，到了他的腦袋裡邊就變的亂七八糟了，這虎爺大概也是見多了這樣的事情，不吝以最壞的態度來揣測人間啊。　　大概是知道唐家人好酒的習慣，桌子上邊早就擺好了外邊很難見到的高檔酒，一瓶價值不菲的飛天茅台被虎爺抬手間打開了，起身分別給唐昱、唐天浩和陳怡斟了一杯，在給陳怡倒酒的時候，虎爺略略猶豫了一下，看到唐昱點了點頭才給她倒上。　　虎爺這姿態做的可是足足的，好歹在東陵市是排的上號的人物，起身給唐昱這個半大小子倒酒，那可真的說得上是折節下交了，就是不知道唐昱領不領情，不過唐天浩卻是領這個請的，以他在東陵市的身份地位，可不值得虎爺倒酒，唐昱卻是不置可否，似乎早就才到了虎爺的反應。至於陳怡這妮子，這會讓正局促不安的坐在座位中，她可不明白虎爺親自倒酒意味着什麼，之所以局促，是意味從小到大都沒有見過這樣的地方。當然，對於虎爺，她心中可談不上什麼好感，畢竟，上次她差點被人輪、奸，那些人，名義上可是這個虎爺的屬下，陳怡對於這些混社會的自然談不上什麼好感。　　虎爺剛剛給陳怡倒酒的時候明顯感覺到了陳怡臉上的不悅，不過饒是他這種人老成精的人物，也意味是這個小美女不喜歡喝酒，又拗不過唐昱的吩咐，這才不高興的，他又哪裡知道，人家臉上不悅，那是不喜歡他虎爺，可不是不喜歡茅台。　　唐昱可知道陳怡的酒量，可不比自己差多少，自己出院后的那場慶酒宴，給自己敬的酒，有近三分之一都到了她的那個小肚子里，慶酒宴后，就憑着唐昱那遺傳老唐家優良的酒鬼基因，都差點吐了，而喝了將近半斤的陳怡卻只是臉色微紅，是在讓唐昱懷疑陳怡從小是不是在酒缸中長大的。嘿，有時候唐昱都不禁要惡意的揣測一下，陳怡會不會是有他們老唐家的基因啊，要不怎麼會有這麼厲害的酒量。不過想想似乎也不大可能，無論是唐天鴻還是唐天浩，都不是始亂終棄的主，即使搞出小生命來，估計也不會這麼多年不聞不問的。　　倒完酒後，虎爺站起身，舉起酒杯，對着唐昱說道，“昱少，這頓酒是我給昱少你賠禮的，我徐虎治下不嚴，手下那些小兔崽子給昱少你帶來了不少麻煩，還因此受了傷，實在是我徐虎的罪過，這第一杯酒，就當是我徐虎的賠禮了。”說著，一昂脖子，一口便幹掉了那個二兩半杯子的杯中酒，一杯剛下肚，便立刻又為自己倒了一杯，“這第二杯就當是我徐虎給昱少壓驚。”端起酒杯，一昂脖子，又幹了，酒杯見底，徐虎又為自己倒上一杯，“如果昱少不嫌棄我徐虎是一個莽撞之人，就交下我徐虎這個朋友，這第三杯酒，就當是相交朋友的朋友酒。”說罷，還沒等唐昱阻止，便又幹了。連着三杯下肚，每一杯都有二兩多，三杯下肚，就喝了六七兩酒，虎爺的臉色便在這三杯酒之後，飛速的紅了起來，本來就不白的臉上，泛出了一層紫光。　　看着虎爺那紅的發紫的臉，唐昱心中暗暗佩服，不愧是在道上闖蕩這麼多年的人，就這一手，便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　　別小看這三杯酒，其中的含義可是不小，三杯酒下肚，不但表達出了徐虎的誠意，同時又拉近了彼此間的關係，最後甚至稀里糊塗的交上了朋友，這三杯酒可抵得上千言萬語，唐昱前世曾聽人在酒桌上說過，其實喝酒的時候不必多說話，一切都在酒里。徐虎僅僅用這一手，便輕易地消除了彼此之間的隔閡，讓唐昱心中的千言萬語全部都憋到了肚子里，怎麼吐也吐不出來，人家都和你成朋友了，難不成你還要為難朋友。　　而且，人家用的是二兩半的杯子，足可以見到誠意了，東陵市在這上邊是有規矩的，賠禮用的酒杯都是大杯，要麼一兩半一杯，要麼二兩半一杯，都是一口乾了，誠意自然就體現在這杯子的大小和喝的杯數上邊。二兩半的杯子自罰三杯，這是東陵市酒桌上邊最大的禮數了。虎爺這樣，顯然是很給唐昱面子的，便是唐天浩這樣城府的人，臉上都不禁像打了雞血一樣紅了起來，顯然很是激動的，也徹底的相信了唐昱來的時候在路上邊說的話。　　嘿，想做到這手可不容易，普通人，能做到一杯酒下肚臉不變色就不容易樂，像徐虎剛剛這樣，三杯酒連着下肚還能面不改色的，唐昱即便是有這樣的酒量，也做不到這般的豪爽，一般人，只怕當場就能給喝的胃出血來。不得不說，這些道上的人，確實是有些自己的本領的。　　虎爺不愧是虎爺，不愧是掌控東陵地下勢力這麼多年的東陵教皇。唐昱在心中暗暗的感嘆了一句，不得不佩服這隻東陵市的大老虎。　　“虎爺……”唐昱舉起酒杯，剛要說話便被徐虎給打斷了，偏偏人家的這種打斷，還讓你心底生不出不悅來，這就是酒桌上邊豪爽的好處了。　　“停停，停，什麼虎爺，那都是道上人瞎叫的，昱少這麼叫，那不是寒磣人嗎，被其他人聽去了，豈不是笑掉大牙？嘿，咱們都是朋友了，如果昱少不介意的話，我就斗膽叫一聲你昱兄弟，兄弟你就叫我虎哥就行，什麼虎爺不虎爺的，那不是太見外了么。”　　“這個？”唐昱臉上露出一絲為難的表情。　　“怎麼，你看不起你虎哥我，還是認為虎哥我的誠意不夠？”看到唐昱臉上為難的表情，徐虎頓時瞪起了大眼睛，大嗓門就是琉金殿堂外恐怕也能聽到，還好琉金殿堂的隔音效果是不錯的。　　徐虎聲音剛落，便聽到隔壁一陣乒乓亂響，眨眼間疤子幾人便赤裸着上身闖了進來，看到闖進來滿臉煞氣的數人，看着似乎馬上就要動手的樣子，陳怡不由得嚇的驚叫一聲，龜縮到唐昱身旁，抱着他的胳膊，將腦袋埋在唐昱的胸口，一方面是被這幾個人兇悍之氣嚇到了，另一方面是看到他們一個個赤裸着上身，有些害羞。這些人都是有膽氣，在琉金殿堂裡邊光着膀子，估摸着他們也是頭一個了，琉金殿堂從開店到現在，估計還沒接待過他們這麼沒品的客人，若是放在往日里，早有人把他們轟出去了，今天大概是有些特殊。　　感受着自己手臂被死死的壓在兩團柔軟之中，唐昱心中可是樂開了花了，這種佔便宜的機會在陳怡身上可是很少有的，這小妮子平時就是自己牽牽她的手，她都不樂意，這次竟然這麼主動的投懷送抱，唐昱甚至享受的閉上眼睛，感受着手臂上傳來柔軟的感覺，心中那個美啊，你們這些混混來得好，來的真是太好了。至於那些個看上去凶神惡煞的混子們，他現在可不怕這幫混混，就是這些混混想把自己怎麼樣，虎爺也不會讓的。而且，他倒要看看這個看似豪爽的虎爺接下來要如何表演。　　心底冷笑一聲，若是虎爺真的像是表面上得這般粗枝大恭弘=叶 恭弘，東陵市可輪不到他來做這個位子……　　“滾，滾，都給我滾出去，誰讓你們進來的，滾，沒有我的話誰要是再進來我打斷誰的腿。”看到唐昱“害怕”的閉上了眼睛，虎爺那個怒啊，自己好不容易營造出來的氣氛就讓這幫兔崽子給破壞了，如果這時候把這個唐昱嚇出個好歹來，自己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他剛剛在迎唐昱進琉金殿堂的時候就看到不遠處停着幾輛警車，雖然看似是巡查的，不過想來還是有些人放心不下自己，派過來給唐昱保駕護航的，虎爺相信，如果自己對唐昱三人做出了什麼不利的事情，不出三分鐘，警察就會將琉金殿堂包圍。心底里苦笑一聲，看來自己在某些人的印象裡邊，可着實沒有留下什麼好底子，自己都光明正大的過來給唐昱賠禮了，竟然還是放心不下。　　那幾個闖進來的混混在虎爺的怒吼聲中唯唯諾諾的夾着尾巴退了出去。　　“昱少，昱兄弟，你，你你沒事吧？”虎爺一臉緊張的看着唐昱，生怕唐昱做出什麼過分的舉動，出現什麼不正常的反應。　　“沒、沒、沒事。”唐昱裝出一副心有餘悸的樣子，拍了拍陳怡的粉背，讓她可以抬起頭了，同時那隻被陳怡環抱的手臂也不規矩的動了動，手臂上傳來的那異常柔軟的觸感，讓唐昱差點呻吟出來。　　感受到胸前的異動，這才注意到剛剛自己的動作似乎有些不雅，陳怡的臉上霎時竄起兩團紅霞，如同受驚的小兔一般，飛速的鬆開環抱着唐昱手臂的手，向後跳了一步，低下頭，雙手不安的揉搓着衣角，心中羞澀的想找個地縫轉進去。我、我、我怎麼會抱了他呢，而且還讓他碰到、碰到那羞人的地方。　　雖然害羞，卻仍然忍不住抬頭悄悄的看向唐昱，正好對上唐昱那副幽怨的眼神，好像自己鬆開他的手臂是讓他多麼委屈的一件事，兩人目光在半空中碰撞，陳怡渾身一震，飛快的低下頭，這次不僅臉紅，脖子都已經紅了，就連那雙白皙的小手，都泛起了一點紅潤。　　“虎爺，你的手下可真是威風啊。”唐天浩陰沉的說道，語氣中透漏着濃濃的不滿，他也沒看出來唐昱那副害怕的表情是裝出來的，以為唐昱真的被嚇到了。若是換在往日里，他唐天浩可不敢這樣對虎爺說話，今天看虎爺的姿態放的如此的低，這才敢這樣說，若是在往日里，他敢這樣說話，第二天就有人到他的樓盤鬧事。　　“天浩兄別介意，我回去一定會好好教訓他們的，一定會給昱少一個公道的，天浩兄你可千萬別動氣啊，我也是沒有想到這幫小兔崽子這麼沒規矩，就這麼闖進來了。”虎爺心中這個憋屈啊，想他虎爺何時這麼低聲下氣，要是在以前，唐天浩這種商人，想要教訓他只不過是自己一句話的事，但今時不同往日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現在的東陵是蘇幕儒的天下，也可以變相說是他唐家的天下，這個時期招惹他們，除非是活得不耐煩了。　　“小昱，你沒事吧，如果哪裡不舒服咱就回去。”唐天浩擔憂的看着唐昱，在他心中，唐昱剛從醫院出來，可禁不起嚇啊，當然，這麼說也有些故意做作的意思，他可不相信，那幾個人還真能把唐昱給嚇着了，自打四月份以來，唐昱經歷過那麼多的風雨，豈是這般小陣仗能夠嚇到的。　　聽到唐天浩說要回去，虎爺的臉色一變，暗罵唐天浩不識好歹，如果讓唐昱三人就這麼回去了，那他以後的日子可存步難行了，今天刻意和唐昱營造出來的良好氣氛，估計也就煙消雲散了，蘇慕儒雖然一時騰不出手來對付他，但是給他放幾個小絆子卻是輕而易舉的，這東陵市，畢竟還是蘇慕儒的東陵市，他雖然被稱為東陵市的地下皇帝，其實比起蘇慕儒來，不過是個笑話罷了，當不得真的，他要是真敢把自己當皇帝了，還不知道是怎麼死的。　　“沒事二叔，真的沒事。”唐昱向唐天浩輕聲一笑，轉過頭對虎爺說道，“虎哥是誤會我了，我剛才之所以犯難，是因為虎哥你管我二叔叫天浩兄，我再管你叫虎哥，這輩分不亂了么，不過剛剛我略一想，也罷，反正我們的輩分早就亂了，咱們自己論自己的，不必鑽牛角尖。”這話唐昱說的倒是不假，他和二叔唐天浩的輩分，早在和方建銘認識之後便亂了。　　“對，對，各自論各自的。”聽了唐昱的話，虎爺才放下心來，一句虎哥出口，顯然是接受了他的好意，不準備在以前的事情上邊作難了，他倒是在心中暗嘆，這個少年人，當真是好氣派，一言一行，莫不讓自己雖然他的心思而動。唐昱開了口之後，四人這才再次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來。　　接下來便是一些沒營養的話了，迎來送往，大家都是此中高手，酒過三巡，菜過五味，飯桌上你一句兄我一句弟的，氣氛很融洽，至少表面上很融洽，只有陳怡這小妮子悶着頭吃菜，還只吃唐昱夾到她盤子裡邊的菜，唐昱倒是樂意為美女服務的，看得出來，陳怡這小妮子還是有些放不開的，虎爺也終於知道那小丫頭便是唐昱在老街救下的人，這才對陳怡另眼相看，還暗中考慮着唐昱帶這麼個女孩子過來見自己到底有何用意。　　看了看這酒也喝得差不多了，虎爺開口試探唐昱，想從唐昱口中套出一些對於有用的話，這才是虎爺擺這次酒席最本質的目的。　　“昱兄弟啊，咱倆可真是相見恨晚啊，如果有時間，老哥一定去你家去拜訪你和你的父母，嗯，對了，還要去擺放你乾爹，他可是我們的父母官，有時間你可要安排老哥我和我們的市長大人見一面啊，我可一直想見一見他啊。”虎爺開始了他的試探，當然，也僅僅是試探罷了，連他自己都知道，他一個黑道老大去見東陵市的父母官，怎麼看怎麼滑稽。　　“見我乾爹，市台電視上隔三差五的就可以看到啊。”唐昱醉眼惺忪大着舌頭的說道，好像已經醉的不像樣子了，桌子上倒是有不少酒下了他的肚子，還真像那麼回事兒。心中卻在冷笑，這虎爺，還真他媽是個人物啊，花了這麼大的本錢，哼……　　“那怎麼能行，在電視上看到怎麼能和本人見面相比呢，不行，你可得一定得答應老哥我，讓我和我們的市長大人見見面，就是見一面就好，讓我好好地近距離看看我們這位父母官的真容。”　　唐天浩就在旁邊看着這一老一小在那裡套話，不由得想起了今天下午和陶業驊之間的那頓酒，也是一老一小，也是在相互試探，不過最後陶業驊這個老的卻那唐昱這個小的絲毫辦法都沒有，什麼都沒有套出來，看看現在虎爺和唐昱之間，和下午的情形是多麼相似啊。他一點都不擔心唐昱最後被套出什麼不該說的話，別看唐昱一副醉眼朦朧的樣子，但知道唐昱酒量的唐天浩知道，唐昱根本就沒醉，和陳怡那小丫頭喝的差不多，那小丫頭都沒醉，唐昱這個遺傳了老唐家優良的喝酒基因的人又怎麼會醉呢。　　唐天浩沒有打擾這一老一小的你來我往，一邊喝着小酒，吃着佳肴，看着這一老一小的免費表演，越發的佩服唐昱了。　　而陳怡則在旁邊靜靜的陪着唐昱，她隱約的也猜出了唐昱在裝醉，但她又怎麼會戳穿呢，也越看越是有趣，奇怪着兩人說起話來，怎麼沒一句有用的。　　“見我乾爸？真的見我乾爸？”唐昱醉眼朦朧的用手臂支起腦袋，似是認真的看了一眼虎爺后，腦袋又再次趴在桌子上，嘴裏含糊不清的說道，“不行不行，我乾爹是不會見你的，前幾天我聽我乾爸和我爸說話時提到過虎哥你的，乾爹說虎哥你不怎麼樣，說你以前的屁股還沒擦乾淨，最近卻又出來瞎搞小動作，而且還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現在這種時候卻還敢瞎搞，就太不把我乾爹放在眼裡了，乾爸還說……還說……說……呼……呼……”這話自然也是瞎說的了，蘇慕儒即便是心中這樣想，這種話也是斷然不會說出來的，官場上最忌諱的就是落人口實，有些話，即便是當著自家人也不會說出來的，心知肚明就好。　　唐昱說話的聲音越來越小，最後竟然呼呼睡了起來，虎爺湊到唐昱嘴邊的耳朵的聽到一聲聲輕微的鼾聲，有些氣惱，還說什麼啊，究竟還說了什麼呢？　　雖然不知道還說後面的內容，但虎爺對於自己套到如此多的消息已經很滿意了，他這般費力的試探，原本就是要看看蘇慕儒對自己的態度的，現在看來，似乎沒有對自己動手的意思，那就好。　　仔細的回想着唐昱所說的話，暗自思索了起來，屁股還沒擦乾淨，也就說自己似乎有什麼把柄在蘇幕儒手中，又或是別的什麼，他們這種人，早年發家的時候。落下的把柄多了去了，一抓一大把，關鍵是要看人家是否要對他動手，要是不動手，多少把柄都無所謂，要是動手，即便是沒有把柄落下，也能給你造出個把柄來，共產黨的那一套，他早年便領教過了，這些年來也看的清楚。　　至於說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虎爺略一思考便自覺的認為是說蔡明財和黃明德了，而最後那句話說我不把蘇幕儒放在眼裡，意思似乎是說這東陵現在的皇帝是他蘇幕儒，而不是自己。　　虎爺稍微思考了一會兒便已經從唐昱亂七八糟的話中理出了對自己有用的信息，他可不知道，這裏邊雖然有蘇慕儒的意思，不過卻是唐昱自己順口胡編亂造出來的，難得他能得出這麼多的結論來。官場上邊，揣摩人心，永遠是最博學而深奧的一門功課啊。　　“呦，這小子，竟然睡着了。”看着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的唐昱，唐天浩站起身，笑着對虎爺說道，“虎爺，這頓飯可吃的不錯啊，以後我們可要經常聚聚，多多聯絡聯絡感情啊，今天就到此為止吧，我得帶着小子回去了，蘇市長還在家裡邊等着呢。”　　這話自然也是有別的意思，暗指自己過來，蘇慕儒是知道的，唐昱的意思，或許就是蘇市長要表達的意思。　　“天浩兄說的對，以後常聯繫，那今天就到此為止，用不用我叫人開車送你回去？”虎爺笑着問道，打聽到了對自己有用的信息，虎爺的心情不賴。　　“不用了不用了，還是我自己給他送回去吧。”說著，便架起唐昱向外走，而另一邊陳怡也扶着唐昱的一隻手臂向外走。　　看着漸行漸遠的轎車，虎爺沉聲對身後的眾混混說道，“你們，哎，你們今天險些壞了我的大事，疤子，把這頓酒席的飯錢結清，其他人和我迴環城。”　　原本他還打算把琉金殿堂的老闆給請出來鎮鎮場子的，後來覺得實在是沒必要，這才作罷的，而且，人家琉金殿堂的老闆，也未必願意折節來見這個毛頭小子，虎爺可不認為自己有這樣的面子，琉金殿堂的老闆，那可不是他虎爺能夠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人物。

# 第一百六十二章 監視

　　“好了，別裝了，這裏已經離琉金殿堂很遠了。”唐天浩對着後面躺在陳怡腿上裝醉的唐昱笑着說道，唐天浩自然是了解唐昱的酒量的，昨天慶酒宴上邊喝的，可比這個多多了，那唐昱剛剛的表現，自然就是裝出來的了。　　唐昱三人剛一上車，唐昱便順勢倒在了陳怡的腿上裝睡，有便宜不佔王八蛋，陳怡雖然知道唐昱是裝醉，但是那時虎爺正在旁邊和唐天浩還在寒暄着告別，自己也不便推開，只能強忍着羞意任由唐昱躺在自己腿上，小臉通紅身體僵硬的坐在座位上，閉着眼睛不敢看人，陳怡現在很是懷疑，現在的情況是不是唐昱早就算計好的啊，而之所以叫上自己一起過來，就是想要乘機占自己的便宜，越想越有這種可能，這這個人怎麼這麼無賴啊，下次不搭理他了，陳怡心中暗暗的下決心，心中雖然惡狠狠地詛咒着無賴的唐昱，但不知為何，對唐昱這些輕浮的舉動沒有一絲反感，有的只是羞澀和不知所措。　　她卻不知道，唐昱把她帶過來，還有其他的意思的，畢竟，上次的事情，她也是受害者之一，唐昱把陳怡帶到了這裏，虎爺就不能無視這件事兒，想必他是知道如何去做的。陳怡的家境不大好，她的自尊心又讓唐昱無法給提供錢財上邊的幫助，這次倒是個好機會，虎爺若是聰明，想必是知道如何做人的。　　感受着身下大腿傳來的溫度，驚人的彈性，和那絲輕微的顫抖，這簡直是這世間最大的享受了，還真別說，躺在這個絕世是軟枕頭上，唐昱真有那麼一絲睡意襲來，少年人的身體，果真是沒有什麼抵抗力啊。　　如果不是唐天浩叫他，說不定他還真就睡過去了，可不能睡啊，今晚可還有好事等着自己呢，晃了晃微微犯沉的腦袋，直起了身，看了一眼旁邊手足無措的低着頭的陳怡，又轉頭看了一眼車外，“咱們離開了琉金殿堂了？”　　“早就把琉金殿堂拋在後面了，放心吧，他們不會發現的裝醉的，嘿，便是那虎爺知道你沒有真的醉了，他又能如何。”唐天浩從后視鏡中看了一眼後面還沉浸在羞澀中的陳怡，意有所指的說道，“你這個小滑頭啊，一點佔便宜的機會也不會放過。”也不知唐天浩說的是唐昱占虎爺的便宜還是陳怡的便宜，不過之前說的話卻是有些道理的，便是虎爺知道了唐昱是在裝醉，他也不能把唐昱怎麼樣，只不過唐昱事先收到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　　唐昱嘿嘿一笑，道，“這種免費的便宜不佔白不佔，況且虎爺又不是什麼好人，占他的便宜我心安理得。”唐昱好像沒有聽出唐天浩的話中還有其他的意思一般，似是想起了什麼，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已經近十點了，又道，“對了二叔，先去你家吧，車我得用，我還得送陳怡回家呢，這麼晚了，我不放心她自己回去。”　　唐天浩心下暗嘆，想到今天陪着唐昱在一起的楊涵寧，知道這小子心中打的是什麼主意。　　送二叔回到家，唐昱又先開車回家一趟，正好趕上老爸老媽送小叔下樓，唐昱家的房子不大，三室一廳，一室是老爸老媽的卧室，二室是唐昱的卧室，最小的三室被老爸改造成了一個書房，如果小叔也在這睡的話，就只有和唐昱擠一張床了，可是唐昱那張床是一張單人床，所以小叔也就只能去二叔家誰去了，這麼晚了早就沒有公交，只能打車回去了。　　“呵呵，我看就不用打車了，那小子已經開車回來了，讓他送你回去吧。”唐天鴻看到不遠處駛來的車，笑着說道。　　“老媽老爸，不用這麼隆重吧，還專門出來迎接我，你們真是讓兒子受寵若驚啊。”把車停到唐天鴻三人身前，唐昱下車開玩笑的說道。　　“你也真敢說，誰要迎接你這臭小子，我們這正要送你小叔去你二叔家呢，正好你回來了，你就送你小叔回去吧。”老媽張雅惠笑罵了一聲，在唐昱腦袋上輕輕的敲了一下，卻從敞開的車門看到了坐在後排的陳怡，“咦，小怡還在啊，那你小子先送小怡回去吧，回來再來接你二叔。”　　“張姨，我媽呢？”陳怡的臉上還掛着一絲紅暈，這麼長時間還沒有退去。　　“你媽在你們走不久后，就趕着最後一班公交回去了。”看了一眼陳怡臉上的紅暈，張雅惠似笑非笑的看着旁邊的唐昱，輕聲的問到，“小怡，那臭小子沒欺負你吧？”　　“沒、沒、沒有……”陳怡所賊心虛似的撇了一眼不遠處的唐昱，心中暗道，今天他該佔得便宜他都佔了，這個無恥的無賴。　　唐昱笑着看了一眼陳怡，轉過頭對老爸唐天鴻說道，“我說老爸啊，咱們是不是該換一換房子了，現在這房子也太小了，家裡來一個人都住不下，我可是聽說政府又要分配房子了，這次怎麼說也有老爸的一份吧。”　　政府的福利房制度，在那會兒可真是好啊，93年的時候可不比唐昱重生前的時候，官員的住房還沒有多大的限制。而前幾次政府分房都沒有唐天鴻的份，現在的這套住房雖然也是政府分配下來了，但那可是在黨史研究室冷板凳上以十年的代價硬生生的磨來的，不過現在不同了，身為市長身邊最紅的大紅人，如果此時的唐天鴻還分不到房子，那可就太說不過去了。以唐天鴻現在的身份和地位，也不適合繼續住在這個機關大院裡邊，是該換個地方了。　　“你這滑頭，分房那是政府的事，可不是我說的算的。”唐天鴻呵呵一笑，沒有說什麼，有些事情心裏知道就行，說出來反倒不美。　　唐昱無所謂的一聳肩，對於老爸的太極也不在意，話音一轉說道，“不過今天小叔就不用走了，就住下吧，住在我的房間里就行，宛如姐走之前把她在鳳城區那套房子的鑰匙給了我，讓我沒事去幫她收拾照看一下，剛好今天上午宛如姐來電話說讓我整理一下百聆日後的規劃經營方案，材料就在宛如姐的房子里，我送陳怡回去后，直接就去鳳城區，去看一眼那些材料，明天好整理出來，宛如姐這麼信任我，我也不能讓她失望不是，今天晚上我就住那了，小樹恭弘=叶 恭弘不用走了。”　　“嗯，這樣也好，宋女士這麼信任你，把那麼大一個公司交給你打理，你還是上點心的好，別讓人家失望，這幾天你也沒什麼事情，就多到那邊幫幫忙，在有些時日你就開學了，上學后你就不會有這麼多時間再做別的事情，畢竟現在對你來說，學業對你最重要。”　　唐昱一邊聽着，一邊哼哼哈哈的應承着，卻沒有多少聽進心裏，學業對他現在來說可有可無，畢竟前世已經學過一遍了，就算有些知識模糊了，但是那高考時的考卷內容他可是清晰地記在心裏，特別是經過前些日子在昏迷中電影版閃過無數畫面后，可以說他對那幾張試卷上的內容再清楚不過了。　　分別父母和小叔后，唐昱驅車將陳怡送回家，直接趕往鳳城區宋宛如的那套房子。　　叮咚――　　唐昱按捺下有些激動的心情按響門鈴，隔了好一會兒門才打開，開門的是楊涵寧，此時的她裹在一個巨大的白色浴巾中，頭髮濕漉漉的，顯然是剛剛洗完澡，巨大的浴巾從腋下開始，將楊涵寧凹凸有致的身軀包裹在其中，露出兩條粉臂和胸前大片的潔白，散發著瑩瑩的光芒，牢牢地將唐昱的目光吸引住。　　楊涵寧之所以在這是唐昱事先安排好的，宛如姐將這間房子交給楊涵寧，給他們創造約會的條件，如果不做點什麼，豈不是有些對不起宛如姐的好意，所以今天上午在離開恆達，前往百聆的路上唐昱就囑咐楊涵寧晚上到這裏來等着自己，早上在恆達勾起的火氣雖然在楊涵寧那嬌柔的小嘴下被壓下，但是卻沒有徹底的消除，今晚可要好好的享受一下，一想到楊涵寧那火熱的嬌軀，那在自己身下嬌、喘吟唱的樣子，唐昱內心便火熱了起來。　　看到唐昱呆立在門口直直的盯着自己，楊涵寧頓時身體輕微地顫抖了起來，嫵媚的看了唐昱一眼，柔聲道，“獃子，還在那站着干什麼，還不快進來。”　　獃子，聽到這個撒嬌似的稱呼，唐昱感覺靈魂似乎都飄了起來，傻傻一下，跟着楊涵寧走進房間中。　　當――門狠狠的關上了，某些少兒不宜的聲音……　　唐昱和楊涵寧那邊的春光咱暫且不表，先說一說琉金殿堂這邊。　　唐昱離開不久，虎爺便帶領着中小弟，在付完賬后，匆匆離開了。要說他虎爺在哪裡吃飯還要付錢，虎爺到哪家飯店吃飯，人家興許還要倒搭錢呢，能把這位瘟神請走，飯店老闆豈會在意這一桌飯錢。　　但這琉金殿堂卻是唯一的例外，就是給虎爺一個膽子，他也不敢在琉金殿堂吃霸王餐啊，和琉金殿堂幕後強大的實力相比，他虎爺哪有做霸王的資格，虎爺就是再囂張在霸道，在琉金殿堂他都得消停的。　　這會兒，琉金殿堂深處的一間小屋子中，江慧琳、恭弘=叶 恭弘青花正各坐在一張沙發中，手中拿着一個盛着半杯紅酒的高腳杯，在兩人身前是一個二十一英寸的屏幕，屏幕中一個個服務員正在盡然有序的收拾一桌剛剛結束的殘局，如果唐昱在這裏的話，一定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着屏幕显示的地方，正是自己剛剛和虎爺喝酒的那個包間。　　哎……江慧琳輕聲的嘆了一口氣，秀氣的眉頭微微皺了起來。　　“怎麼了姐，有什麼不對的么？”恭弘=叶 恭弘青花看出了江慧琳臉上的異色，不由得出聲問道。　　“不對，很不對。”江慧琳輕聲說道。　　“誰不對了？”恭弘=叶 恭弘青花疑惑的問道。　　“還能是誰，就是那個唐昱唄，這個人不簡單啊。”江慧琳抬起頭看着身前屏幕中忙碌的服務員，腦海中不由得回想起唐昱和虎爺吃飯的全過程，越想越覺得這個剛剛要買入高中的少年不簡單。　　“唐昱？他有什麼不簡單的，不就是一個毛頭小子么，膽子那麼小，幾個混混就把他嚇得閉上了眼睛，喝了幾口酒便醉的一塌糊塗，還被那隻臭老虎套出了不少信息，他有什麼不簡單的，我看他就是一個既沒實力又沒能力的草包紈絝，你看看，喝頓酒還要帶着一個小姑娘，這種紈絝我最瞧不起了。”想起剛剛唐昱的種種作態，恭弘=叶 恭弘青花撇了撇嘴，一臉的不屑。　　江慧琳好笑的看了一眼旁邊的恭弘=叶 恭弘青花，出來這麼多年，這小丫頭還是這麼天真，看問題只會看錶面，無法看穿其本質，搖了搖頭，給恭弘=叶 恭弘青花解釋道，“不，你把這件事情看的太簡單了，你看到的根本就是那小子故意做給旁人看的。這小子掩藏的手段很高明啊，不像是這麼大年紀的小孩子該有的城府，哼，我就不信那徐虎看不出來什麼。”　　“故意做給別人看的？姐你的意思是那小子的這些都是裝的？裝醉，裝着醉后無意的被套話？我看不像。”恭弘=叶 恭弘青花還是對江慧琳的話表示懷疑，那小子剛多大啊，怎麼會有那麼深的城府啊。　　江慧琳拿起身旁的遙控器，她已經錄下了這頓酒宴的全過程，把畫面倒回唐昱醉倒被虎爺套話的畫面。畫面中，唐昱正在無意識的被虎爺套着話，那迷迷糊糊的樣子根本就是一個醉漢即將要睡過去的樣子。　　江慧琳沒有看畫面中的唐昱，反而指着旁邊的唐天浩，對恭弘=叶 恭弘青花說道，“你看，你看唐天浩的樣子和神態，明明看到了唐昱正在被虎爺套話，而他卻沒有絲毫阻止的意思，神態上反而是像看熱鬧的。”手指微偏，又指向唐昱身邊的陳怡，“這個小姑娘的臉上也沒有多少擔心的神色，唐天浩這個在商海中摸爬滾打多年的人的神態表情興許是裝出來的，但這個小姑娘總不會也是裝的吧，裝也無法裝的這麼自然啊，所以說他們根本就不擔心唐昱被套話，在我猜測，唐昱這小子醉酒都是假的，聽說前幾天這小子在慶酒宴上喝了將近一斤，也沒見他如今天這樣啊，所以他今天的醉酒，可以肯定是他裝的，既然他裝醉，既然他沒醉，那麼那些被虎爺套出的信息，就一定是唐昱特意透露給虎爺的，我看今天虎爺請的這頓酒，完全是自投羅網，我估計虎爺現在正在他的環城暗自高興呢，卻不知自己已經被唐昱這小子給算計了。如果這些都是蘇幕儒或者唐天鴻交給他做的還好說，如果這些是他自己安排的，那這個小子可夠可怕的，城府深的可以啊。”　　“一定是他家大人教他的，他一個毛頭小子，一個小屁孩，哪裡懂得這麼多，你看那被混混嚇的閉眼的樣子就能看出來，這傢伙根本沒多大的本事，就是一個還沒長大的小屁孩。”恭弘=叶 恭弘青花對於這些全部出自唐昱之手還是不大相信，兀自找着理由反駁者江慧琳。　　“小屁孩？”江慧琳似笑非笑的看了恭弘=叶 恭弘青花一眼，“你好像也不必這個小屁孩大多少吧，你說他被混混嚇的閉眼，如果他真的這麼膽小的話那他在中山公園救出落水的沈睿鴻孫女和女兒的事情怎麼說，他前不久為了救那個叫陳怡的小女孩而獨對六七個混混的事情怎麼說，這兩件事又豈是一個沒有膽子的小屁孩可做出來的？那徐虎，哼，都不是什麼好東西，都是狐狸啊，一大一小兩隻狐狸。這東陵市，看來要熱鬧了，原本還以為是無趣的緊呢。”　　江慧琳不說還好，已將這所有的事情羅列出來，就連她自己都感覺不可思議，這個看起來絲毫不起眼的小子，成熟的令人恐懼，難怪這小子會和身家這麼親密，恐怕這裏面不止是有唐昱救出沈睿鴻女兒和孫女這麼簡單，和他表現出來的成熟一定也有關係，蘇幕儒和唐天鴻能夠在東陵市這麼吃得開，這麼快掌握局勢恐怕也有這小子的影子，江慧琳現在甚至有些懷疑，前不久唐昱受傷昏迷也是這小子一手策劃的，否則怎麼會這麼巧在那種關鍵的時期受傷昏迷呢，而又恰到好處的在三天後醒來，興許這一切都是為了唐天鴻和蘇幕儒能夠更快更徹底的掌控東陵而施展的苦肉計。　　不過這點江慧琳還真是冤枉唐昱了，受傷這件事完全是意外中的意外。即便是唐昱重生而來，也不是每件事兒都能預測到的，就像這次他救人受傷昏迷，事先就沒有預測到。事實上，即便是重生人士，也不可能把每件事兒都掌控在手中的，總會有些意外出現。　　不過這個意外的結果唐昱還是很滿意的，不但老爸和乾爸藉著這次意外牢牢地鞏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他自己也在那幾天的昏迷中回憶起了好多早已模糊遺忘的記憶，這些記憶對他以後的發展來說，都有不小的幫助。　　“哼，我才不信，你說破天，我也不相信一個毛頭小子，竟然可以將虎爺這種人玩弄於鼓掌之中，我才不信呢。”恭弘=叶 恭弘青花嘴上讓不肯示弱，不肯承認，可心中卻已經動搖了，這傢伙真的有這麼厲害？哪天我非要試試他的斤兩，恭弘=叶 恭弘青花嘴角露出一絲詭異的笑肉，眼神中光芒一閃一閃的。唐昱不知道，他在不知不覺間，已經被一個小魔女給盯上了，恭弘=叶 恭弘青花在以前的家族中可是讓所有人都頭疼，這小魔女的稱號名副其實，被這樣一個女魔頭盯上，唐昱自求多福吧。　　看多恭弘=叶 恭弘青花嘴角的笑容和眼中的光芒，江慧琳哪裡不知道她打的什麼主意，寵溺的搖了搖頭，沒有再說什麼，端着手中的酒向外走去，再者說，江慧琳也不認為虎爺被唐昱給耍了，都是老狐狸，哪可能被這般的手段愚弄，只不過是各自都達到了各自的目的罷了。　　“哦，對了，把那個監視器趕快拿下來，還有把今天錄的帶子給我燒了。”在包廂內部設置監視器對於向琉金殿堂這樣的交際場所可是非常忌諱的，向琉金殿堂這樣高檔次的娛樂場所，通常是那些社會高層聚集的地方，在上層社會的這個圈子里，誰沒有點秘密，誰沒有點見不得人的勾當，誰會容忍自己的秘密被他人窺探，如果被別人知道琉金殿堂內裝置監視器，就是你的後台再硬，恐怕也很少再會有人來光顧了。別人敢不敢動你是一回事兒，是否樂意光顧你這兒又是一回事兒，這種犯忌諱的事兒，還是少做為妙。　　嘿，93年那時候，監視器或者監視鏡頭這種東西還沒有流傳開來，不像十幾年後那樣普遍，這會兒，市面上根本就沒有這些東西，偷窺這種事兒也不想後世那般層出不窮的各種門得事兒。這種東西，也就江慧琳這種有背景的人才能從軍方弄一兩套過來，還要謹慎着使用，防止落人話柄。　　這東西倒不是姐妹兩個有窺人隱私的嗜好，實在是江慧琳對唐昱太感興趣了，這才在恭弘=叶 恭弘青花的主意下裝了這麼個監控的東西的，平日里，這套好不容易搞來的東西她可沒有使用過。而且，琉金殿堂這種不涉及情色的場子，便是監控也沒什麼樂子看，那些所謂的商業機密什麼的，真正的機密不會放在這種地方談，即便是在這兒談，江慧琳也未必感興趣的，以她的身份地位，那些人所謂的商業，在她眼中不過是小打小鬧罷了，還引不起她的興趣，沒有偷窺的必要。這東西，完全是恭弘=叶 恭弘青花這小魔女搞來的，美其名曰，為了琉金殿堂的安全，實在是笑話，以琉金殿堂在東陵市裡邊的名氣，誰敢去動，這小魔女，不過是為了自己好玩罷了，江慧琳自然也就由着她去了，反正是些無傷大雅的事情，沒有什麼大關係的。

# 第一百六十三章 虎爺投靠？

　　就在唐昱三人結束虎爺的宴請離開琉璃殿堂后，一個消息已經在東陵官場上的某個特定層次的人群中以恐怖的速度傳播開來――東陵市地下教皇投靠蘇幕儒！這個荒誕的而又震撼的消息頓時就像一塊巨石投入湖中，讓原本就不平靜的湖水又再一次掀起一疊波濤，並以巨石落入湖水中的那個地方為中心點，不斷地向四周擴散。　　嘿，這個消息，怎麼聽怎麼奇怪，人們的第一反應自然是虎爺與黃寶德蔡明財這些人鬧翻了，畢竟，虎爺是黃寶德的人，這件事情在東陵市的某些人眼中，是一個不是秘密的秘密。現在卻傳出虎爺要投靠蘇慕儒，自然是與黃寶德這些人鬧翻了。第一反應過後，第二反應卻是懷疑這個消息的真實性。　　事實上，虎爺與黃寶德這些人鬧翻，在某些人看來這是必然的，畢竟，黃寶德已經是昨日黃花了，若是還死守着這顆老樹，那虎爺遲早要倒霉的，蘇慕儒遲早要找他秋後算賬，不過若說是虎爺投靠蘇慕儒，這卻讓人難以相信。倒不是說虎爺這人多有節氣，不可能投靠蘇慕儒，而是說蘇慕儒是否可能接納這樣一個人。　　蘇慕儒和唐天鴻這兩人的秉性有些相似，要不也不會走的這麼近。這兩人，都是眼裡邊容不得沙子的人物，對於虎爺這種混社會的人，那是打心底里討厭，所以，無論怎麼看，蘇慕儒都不可能接納這個虎爺的。而且，蘇慕儒這個人很是清廉，對虎爺沒有什麼利益需求，那麼接納這個人就沒有什麼實際意義了，一個黑社會頭子，若是蘇慕儒沒有利益需求的話，對於他這個市長來說，虎爺的投靠還真沒有什麼意義。　　再退一步的說，即便是蘇慕儒有可能接納虎爺，那也不可能搞的大張旗鼓，官場上，好多事情不能放在明面上，即便是心裏邊知道，也是萬萬不能說出來的，尤其是官員和虎爺這種人之間的關係，那是上不得檯面的，能多保密就要多保密，哪能像現在這般鬧的是沸沸揚揚。　　所以說，可以判斷，這個消息，不外乎兩個目的，第一個自然就是要徹底的粉碎虎爺和黃寶德之間的關係，第二個目的卻是有些匪夷所思，便是蘇慕儒事先都沒有考慮，那就是這個消息，其實還是可以用來打擊蘇慕儒的，畢竟，一個黑社會老大投靠市長，這個消息若是公布出來，那國內政府肯定是容不下他的。　　好在這個消息只在某個圈子裡邊流傳，不會傳到外邊去，若是傳出去了，對蘇慕儒可不是什麼好事兒。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大概說的就是這般了，大事情上毫無披露，反倒在這種小事情上邊出了差錯，好在只是小錯誤，以蘇慕儒現在的地位來說，不要說是這種“無中生有的謠言”，便是再惡劣上幾分對蘇慕儒來說也不過是無傷大雅的“謠言”罷了，誰敢當真。這種事兒，也就在落井下石的時候能作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放在這會兒卻是毫無用處的。　　就在這個消息剛剛傳出去不久，一輛掛着政府拍照的不起眼的轎車飛速的駛向萬建建築集團不遠處的一棟隱秘別墅，吱嘎――長長地剎車聲后，黃寶德黑着臉走下車，快步的走向那棟別墅門前，按動了門鈴。臉上的神色，倒比這大半夜的天還要黑上三分，足見心情之不好了。　　很快，房門打開，蔡明財看着門外的黃寶德，對於黃寶德的深夜造訪沒有絲毫驚訝，似乎知道他要來一般，對他臉上的神情也似乎早有預料，沒有說什麼，把身子一側，看來他也是收到了那個消息的，“黃兄，你來了，進來吧。”　　黃寶德這也是急了，放在往日里，他這個人大主任即便是再不值錢也不會巴巴的大半夜趕來找蔡明財，蔡明財雖然說有些小勢力，在商界混的不錯，不過充其量也就是哥商人罷了，和黃寶德這種人是無法相提並論的，兩人不在一個層面上，即便是黃寶德現在已經失勢了，他的地位也不是一個蔡明財能夠比得上的，往日里，兩人見面，哪一會不是蔡明財巴巴的上門找他去，不過這會兒他急了眼，而且，這種時候蔡明財也不方便到他家裡邊去找他，反倒是這個隱秘的別墅裡邊見面比較方便，所以這才在大半夜的趕過來，蔡明財也不過是先到一會兒罷了，他可不敢讓黃寶德在這兒等他。　　兩人坐在沙发上，黃寶德沒有再兜圈子，直接開口問道，“那個消息想必你聽到了吧，你有什麼看法？徐虎，哼，不知所謂，莫不成還真以為現在我就動不了他？”　　蔡明財陰沉着臉，緩緩地說道，“我也是剛聽到消息不久，之後我又打了幾個電話，確定了這件事，這徐虎，還真是無法無天到家了，哼，今天晚上八點多鐘的時候，徐虎的確邀請了唐昱吃飯，哼，名義上是要給唐昱賠禮壓驚，唐昱也的確是去了，和他一起去的還有他二叔唐天浩和一個叫陳怡的小丫頭，那個陳怡，就是唐家那小子受傷救下的那個女孩。哼，他們三人和徐虎還有徐虎的幾個小混混進入琉金殿堂后，知道快十點的時候才出來，而且出來的時候徐虎滿臉笑容，和唐天浩似乎非常親熱，而那個唐昱則是已經喝醉了睡過去了。”　　自打唐昱離開琉金殿堂到現在還不到一個小時，蔡明財就已經把事情的前前後后全都打探清楚了，可見蔡明財在東陵的情報網是多麼強大，不過東陵市，原本他們就是地頭蛇的，像蔡明財，在東陵市經營這麼多年，早就是處處耳目了，沒有虎爺的人照樣能打探出來消息。或許，便是虎爺的人裡邊，也有他安插的耳目，畢竟，他們也不能放任虎爺這麼一頭大老虎任其發展。　　黃寶德也是剛剛得到消息，得到消息后他也通過自己的關係打探到了事情的經過，和蔡明財剛剛說的出入不大，聽到蔡明財的講述，黃寶德皺起了眉頭，問道，“外邊這會兒在傳着徐虎要投靠蘇慕儒，哼，你對徐虎比我了解，你認為這件事的可信度有多高。”　　看了一眼黃寶德，蔡明財心中暗罵了一聲老狐狸，什麼叫我對徐虎比你了解，關於徐虎的了解，你又比我少多少，你只不過是看徐虎有背叛陣營的跡象，特意和他疏遠罷了。　　蔡明財心中暗罵黃寶德老狐狸，臉上卻絲毫沒有表現出來，皺着眉頭沉思了一下，“徐虎這個人怎麼說呢，唉，對這個人，我說不好。實話說吧，多年徐虎是怎麼上位的你也清楚，我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的。哼，早現年還好，不過在什麼上邊都有限制他的門路，不過自打……”頓了一下，沒有吧後邊的說出來，黃寶德卻是明白，蔡明財說的這個時間點，就是他和陳松威相鬥的那會兒。　　“自打那之後，徐虎這邊就不聽招呼了，好多限制他的手段不好用，尤其是他完全的掌控了道上的事情之後，我就更無法掌控他了。你也知道，我們控制他的手段，不外乎政治和經濟兩種，政治上邊自不必說了，那會兒陳松威的那條船他也踩着的，至於經濟，哼，早的時候還能控制，這會兒靠着夜場的經營，他的財力早就不是制約的因素了，我在那些夜場裡邊的股份這些年也是越來越少，股份多的夜場，生意卻是越來越不好，我不說，你難道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嗎，他的心思早就不安分了。”　　說著蔡明財又嘆了口氣，“你也知道，道上的那些事情，我們誰都不方便出面，只能交給他掌控，再扶植一個，其他人卻未必斗得過他。只是一直以來，我們幾方的利益都結合在一起，沒有什麼利益衝突，他的存在一直沒有做出什麼太忤逆的事情，還能給咱們帶來不菲的好處，所以才一直活的逍遙。至於說投靠蘇慕儒，哼，他倒是想的倒美，有那麼容易就怪了，總之，在我看來，徐虎投靠蘇幕儒的消息還是不太靠譜的，徐虎早就和我們在同一條船上了，我們這些人早就是一條繩上的螞蚱，他應該不會做出這麼不理智的事情，畢竟他有很多把柄還在我們的手上呢，他如果惹了我們，無疑是自找苦吃，除非他瘋了，要和我們玉石俱焚。咱們這些人，哼，也說不上誰比誰黑，他徐虎白不了，我蔡明財白不了，你黃主任也是白不了。要是真的和咱們徹底的鬧翻了，他早年做的那些事兒，足夠他死個十次八次的。”　　黃寶德沒有注意到，蔡明財在說話的時候，刻意的在強調我們這個詞兒，時而把他和黃寶德放在一起稱為“我們”，時而又加上徐虎，吧三個人一起稱為“我們”，這種強調，裡邊透露出的意味卻是耐人尋味的，只不過黃寶德心中想着別的事兒，一時沒有注意到蔡明財的這種說法。　　聽完蔡明財的敘述，黃寶德也是點點頭，開口道，“沒錯兒，我也是這麼想的，如果徐虎不傻的話，應該不會做什麼過分的事，和我們徹底決裂投入蘇慕儒？哼，他徐虎要有這個魄力才行，除非他準備舍了自己的性命和東陵市的這份家當不要了，不然的話，斷斷不可能和我們完全鬧翻了的，我們之間，相互的底子多少都知道點，他應該不會做什麼蠢事兒的。”　　頓了頓，又皺着眉頭說道，“我想他這次與唐昱會面，恐怕是想改善一些蘇幕儒對他的印象和態度，畢竟等到上頭把投注在東陵的目光移走後，不再制約蘇幕儒后，蘇幕儒很有可能拿他徐虎開刀，徐虎也是想利用現在這個緩衝的時間來緩和一下和蘇幕儒的關係，不過也只不過是緩和關係而已，至於投靠，我想應該不可能。哼，而且蘇慕儒這人，我自認為還是比較了解的，便是徐虎他鐵了心要投靠蘇慕儒，蘇慕儒卻未必願意接納他這樣的人。蘇慕儒學院派出身，雖然來歷不怎麼清楚，不過似乎不缺錢，也不貪財不好色，對徐虎這種人沒有什麼需求，而且還隱隱透着些不喜。說白了，徐虎對蘇慕儒的利用價值不大，而且蘇慕儒還不大喜歡這樣的人，哼，他便是真的要投靠，也要人家願意接納才行。”　　黃寶德雖然嘴上這麼說，但是心中卻還是有一些猶豫。　　他得到的消息比蔡明財還要多一些，他聽說這個消息似乎從唐天鴻口中無意中傳出來的，誰都知道唐天鴻是蘇幕儒身邊的第一紅人，是他的絕對心腹，從他口中傳出來的消息可信性可是相當大的，難道徐虎真的要投靠蘇幕儒？如果是真的，那徐虎這個人可留不得，他手中關於自己的把柄太多了，留着他太危險了，黃寶德心中發狠，一道寒芒從眼神中一閃而過。　　說來，玩政治的人，有時候可比那些所謂的道上的人更要心狠手辣的，動輒滅口的手段也不是沒有，只不過看看值不值得用而已，每年死在紀委賓館裡邊準備交代別人問題的人，數不勝數，便是東陵市這種不大的地方偶爾也要死上幾個的，虎爺若是真的威脅到了他的生命，說不得也只能除掉這個人了，雖然不是很容易，不過這麼多年來，他也不是沒有防着這徐虎的手段，只不過要看是否值得用這個手段罷了。　　“我們在這想破天也沒有，我先試探試探他，他若是真的投了蘇慕儒，不至於不露出一絲破綻來，總會有些馬腳的，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膽的，真的準備舍了他這條命和東陵市的這份家業。”　　蔡明財想的有些頭疼，索性不想了，看黃寶德點頭同意，轉身拿起身旁的大哥大，手中飛快的播出一串號碼，電話那頭幾聲嘟嘟的忙音后，一個人接起了電話。　　“虎兄，還沒睡呢？不會是在做一些有異於身心的事情呢吧，不會打攪你了吧，如果打攪了，那可是我的罪過啊，呵呵。”蔡明財笑着和虎爺寒暄着，他們這些人，早就喜怒不形於色，便是當面知道了對方有異心，臉上和口頭都不會露出絲毫的異色來。無論是商場還是官場，喜怒不形於色，都是必修的本事，做不到這一點，還是趁早滾蛋，否則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　　“哦，是蔡老闆啊，我還以為誰呢，這麼晚了還打電話，可不是么，你可把我的好事給打斷了，不知道蔡老闆打電話過來有什麼事吩咐啊，如果有我徐虎能幫得上忙的地方，蔡老闆你儘管說，當然，你也知道我的能力有限，如果超出了我的能力範圍，那我徐虎就在這邊先和蔡老闆道一聲歉，不過我想蔡老闆也不會給我徐虎出什麼難題，而那些不是難題的事情對於蔡老闆來說只不過是一句話就能解決的事情，恐怕也用不着我徐虎。所以我才疑惑，蔡老闆你這麼晚了打電話過來究竟是干什麼呢。”　　虎爺的語氣明顯比以前生硬，也難怪，虎爺剛剛從唐昱口中套出蘇幕儒對自己的看法，蘇幕儒不想讓自己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過甚，而蔡明財這個時候打過電話，這不是沒事找不自在么。額，其實說起來，人家黃寶德和蔡明財，一個是人大的主任一個是東陵市民營企業的老大，不管是哪個，明面上的身份都和比三不四扯不上關係，他徐虎作為東陵市黑道的龍頭老大，反而應該歸入不三不四的類型。　　蔡老闆？聽到這個稱呼蔡明財眼神一寒，眉頭不自覺的皺了起來，徐虎以前可是稱呼自己為蔡兄的，怎麼一晚上剛過，這蔡兄就變成蔡老闆了呢，從這個明顯疏遠的稱呼，蔡明財原本確定徐虎不會背叛自己這個陣營的心也有些動搖了。　　嘿，可別小看這一個稱呼的變化，這裏邊也是有很多的門道的，尤其是在這種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時候，徐虎的這種作態，自然由不得蔡明財不心生懷疑了。徐虎早年發家的時候，經濟上邊幾乎全靠着蔡明財的暗中支持才能養活一大幫子的兄弟打天下，雖然說蔡明財的目的是為了從徐虎身上獲得更大的回報，而這些年也確實收到了十倍百倍的回報，不過徐虎卻還從來沒有在私人的場合或者電話中，用蔡老闆這個稱呼來叫蔡明財的，即便是這些年來心思不安分了，也叫聲蔡兄，早年的時候，是直接叫老闆的，這可和蔡老闆不一樣，叫老闆是把自己當蔡明財的下屬，叫蔡兄隱隱有相互交往地位平等的意思，這會兒叫蔡老闆，似乎就有了撇清干係的樣子。　　而徐虎之後說話的內容更是讓蔡明財怒火萬丈，什麼叫大事不能找你，小事不用找你，這不就是說無論有事沒事，都別找他徐虎么。　　嘭――　　“我日你姥姥……”蔡明財怒火萬丈，直接將手中價值萬元的大哥大用力的摔到地板上，嘭的一聲后，四分五裂，口中更是怒吼連連，三字經、四字經出口成臟，把徐虎的祖宗八輩所有女性都照顧了個遍。　　罵了將近十分鐘，蔡明財才慢慢地平靜下來，看着旁邊臉色同樣不好看的黃寶德，陰沉的說道，“這個徐虎我們已經把握不住了，找個恰當的時期……”蔡明財沒有把話說完，但是同樣是老油條的黃寶德已經知道他是什麼意思了。　　原本他也不是沉不住氣的人，像他這種城府和地位的人，一般都不會把自己心中的想法直接給表現出來給外人看的，只不過往日里和徐虎打電話，哪次不是恭恭敬敬的，這次的突然轉變，也怪不得蔡明財要生氣了。東陵市下邊一直有種說法，說徐虎是蔡明財養的一條狗，轉為萬建咬不聽話的人，蔡明財雖然表面上不把這種傳言當回事兒，實際上心中卻未必不認為徐虎充當的角色便是他蔡某人的一條狗。　　剛剛徐虎的意思，明顯就是以後不準備為他辦事兒了，或者說不準備為他無償的辦事兒了。原本自己養了多年的狗，現在忽然不聽招呼不準備幫自己咬人了，再加上這段時間心情原本就不好，黃寶德也在這兒絮絮叨叨，一下子就爆發出來，這番做派，倒有點在黃寶德面前裝模作樣的意味。　　搖了搖頭，黃寶德制止住了蔡明財無休止的怒氣說道，“這件事情還不是非常肯定，嘿嘿，剛剛你和徐虎的電話我也聽到了，只不過是不聽話罷了，這倒是一個好兆頭，若說他徐虎真的準備投了蘇慕儒，這會兒他就應該和我們虛與委蛇才是，他表象的強硬，哼，不過是想和我們劃清關係罷了，看來應該是蘇慕儒通過唐天浩遞了什麼話，這才讓徐虎有了這番做派的。他這麼表現，反倒是說明他還沒有投入蘇慕儒的陣營，或者說蘇慕儒沒有接受他的投誠。哼，我就說，蘇慕儒這種人，對於徐虎這樣的渣滓，怎麼會接受。不過我們也不能大意了，還要繼續看看如何，真要到了那個地步，說不得，我們也只能……”後邊的話沒有出口，臉上卻在一瞬間露出了猙獰的表情。他判斷的倒是有點眉目，只不過遞話的是唐昱而不是唐天浩，看來，直到這會兒，他們還依然不知曉唐昱這個小狐狸的存在啊，不知道很多事情背後都有這隻小狐狸的手筆。　　蔡明財口頭答應着，心中卻在暗道，蘇慕儒不會接受徐虎這樣的渣滓，那麼你這個培養出渣滓的人又算是什麼樣的敗類？不過這話他也就在心裏邊想想罷了，是萬萬不會說出來的，現階段，雖然黃寶德的實力大不如前，不過他蔡明財還是要藉助黃寶德的力量的，“我已經讓人監視徐虎的一舉一動了，我這邊還有些人手能夠用得上，徐虎那邊也有我們的人，他如果有什麼動作，我會第一時間知道的。哼，如果他真敢不識好歹，那說不得，我們也得冒些風險了。”　　說到底，其實還是他們這些年對虎爺的掌控力度太差，導致現在讓虎爺消失了還要毛相當大的風險。要是在黃寶德和陳松威爭鬥之前，虎爺他是萬萬不敢動出那樣的心思的，因為他知道，只要他敢那樣做，那等待他的下場，絕對是無聲無息的消失，消失的無影無蹤乾乾凈凈徹徹底底。　　只不過現在，虎爺自己已經有了相當的自主權，蔡明財他們再想除掉虎爺就不容易樂，反而要冒着相當大的風險，還未必能夠成功，而一旦不成功，那等待他們的必然是魚死網破。這也是為何在知道了徐虎不安分的時候，他們第一時間想的不是做掉徐虎。蔡明財和黃寶德現在也有一個底線，那就是徐虎可以不給他們免費做事，可是也不能徹底的倒向蘇慕儒，只要不越過這個底線，那他們就還能容忍徐虎的存在，一旦越過這個底線，徐虎徹底的投靠了蘇慕儒，那就意味着他們之間很多見不得光的事情要曝光出來，到時候等待他們的只能是監獄，所以他們說不得只能做掉徐虎了。　　電話那頭的徐虎拿着嘟嘟發著忙音的大哥大還在納悶，至於么，不就是和你們稍稍疏遠了些，語氣稍稍生硬了些，至於了我電話么，由於蔡明財摔手機在前，問候他祖宗八輩在後，所以並沒有聽到蔡明財的三字經……　　嘿，他心裏邊自然多少能夠猜到一些蔡明財當時的心思，只不過他這會兒心中其實也是在暗喜的，終於可以藉著這個機會徹底的擺脫黃寶德和蔡明財的控制了，他以前就一直在做着這方面的努力，為的就是漂白，可是一日不脫離這兩人的控制，他就一日無法完全的漂白得了，這幾年他一直在陳松威和黃寶德之間尋求一個平衡，然後逐步的擺脫黃寶德的控制。　　事實上，在此之前，他差的僅僅是一個契機罷了，而今晚的這事兒，無疑給了他一個很好的契機，讓他終於可以擺脫黃寶德和蔡明財了。　　至於蘇慕儒那邊，他是想也不敢想的，知道人家不會接納他這種人，不過徐虎原本的意願就不是讓蘇慕儒接納，而是藉著這次的機會漂白罷了，在道上這麼些年來，他早就心累了，不想混下去了，一直在尋求漂白的契機，只不過沒有時機罷了。對此，即便是蘇慕儒不願意接納他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 第一百六十四章 初定大局

　　恩，求下票票吧！　　這一晚註定是一個不平靜的夜晚，不知道徐虎投靠蘇幕儒的消息讓多少人揪起心睡不着。畢竟虎爺可是東陵的地下教皇，和他有牽連的可不只是黃寶德和蔡明財，還有很多身在不同職位的人，和徐虎有關係的，今天晚上恐怕都不會睡好的。　　嘿，能知道虎爺和唐昱在琉金殿堂見面的人，說多不多，說少也不少，都是圈子裡邊的人，官場這個圈子，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而身處官場之中，流通最快的也就是消息了，虎爺和唐昱見面的事兒，東陵市絕大部分的人都不會去關注，也沒有關注的實力和資格，不會對於身處於某個圈子某個層次的人來說，關注一切和自己有關的，會關係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情，那是他們行事的本能。　　唐天鴻放出去的消息自然也只是針對某些人放出的，這些人都是圈子裡邊的人，有資格有實力。自然的，虎爺與唐昱在琉金殿堂會面的消息，再加上唐天鴻那邊看似無意透露出來的消息，似乎都在有意無意的告訴他們，虎爺和黃寶德蔡明財這些人要決裂了。　　身處於這個圈子裡邊的人，他們的見識自然不是一般人可比的，所謂的東陵市虎爺他們平日里其實也不怎麼放在心上的，對於虎爺和黃寶德以及蔡明財的關係，圈子裡邊的人大多心中知曉，只不過這種事情抓不住把柄也不好放到明面上，大家都心知肚明便好，斷斷不會有人把這層關係放到桌面上來的。　　既然他們把虎爺當做了黃寶德和馬華全的狗，那自然不必太過於擔心徐虎，雖然道上儘是亡命之徒，不過黃寶德在官場上廝混，就要謹守官場上的那一套規則，是斷斷不會讓虎爺去做那違反那個大家都默認的規則和底線的，至於誰掌控東陵市的黑道，對於他們這些人來說卻是無關緊要的。　　只不過現在情況特殊啊，黃寶德的失勢已經是必然的了，即便是新市委書記上台便聯合黃寶德抗衡蘇慕儒，在短時間之內也是沒有抗衡之力的。這種時候，虎爺做出這種舉動，那就耐人尋味了。虎爺和黃寶德以及馬華全的關係不淺，陳松威的時代和陳松威也有些關係，自然的，他們這些人裡邊，之前或者和黃寶德親近，或者和陳松威親近，自然就少不得暗中讓虎爺做些見不得光的事情，至於有沒有被徐虎暗中給保留下了什麼把柄，這個他們卻是不知曉的，這會兒虎爺表現出和黃寶德決裂而親近蘇慕儒的態度，便由不得他們不擔心了。　　當然，他們這些人也都是官場上的老油子了，自然心中也有自己的思量，絕大多數還是不相信虎爺會投靠蘇慕儒的，或者說，他們不相信蘇慕儒會接受虎爺這種兩手扎滿血腥的人。他們的這種信心，與其說是來源與虎爺，倒不如說是來源與對蘇慕儒品格的信任，按照他們對蘇慕儒的了解，蘇慕儒是斷斷不會和虎爺這種人扯上關係的，或許是愛惜羽毛，或是本性如此，總之蘇慕儒在之前的表現，讓人難以相信會和虎爺這種人扯上關係。　　當然，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官場上的事情誰又能說的清楚，或許蘇慕儒之前的表現僅僅是因為沒有足夠的利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格，或許如果虎爺付出的利益足夠，謠言裡邊說的，似乎也是極有可能發生的。雖然這種可能性不大，或者說是幾乎沒有可能，不過那僅存的一線可能，已經足夠讓某些人睡不着覺了。　　當然，這些睡不好覺的人當中一定不包括這件事的始作俑者給徐虎使絆子的唐昱，嘿，這小子倒是逍遙，完全不管自己晚上的行動讓多少人徹夜難眠，此刻的他，正在享受楊涵寧那稍顯稚嫩卻動聽無比的蕭技呢。晚上過來找楊涵寧是他早就事先做好的預謀，家裡人都被他給糊弄過去了，這會兒自然就可以心安理得的留在宋宛如在東陵市的房產之中和楊涵寧私會了。　　嘿，大概也只有唐天浩能隱隱猜到唐昱的打算，畢竟他今天可是見到過楊涵寧的，也知曉了自己侄子是把他們兩個人的關係在明面上放到了自己以及陶業驊的面前，雖然表面上沒有說什麼，不過都是人精了，自然明白唐昱暗中表露的意思，自然的，唐天浩便能夠猜到唐昱晚上的去處了，指定是和楊涵寧那東陵市的第一大美女私會去了，暗嘆一聲，只能感嘆自己這個侄子，對女人上邊着實是好本事啊，東陵市的第一大美女，那可不是什麼人都能沾染得上的，這會兒兩人不定在哪個小旅館裡邊瘋狂的做、愛做的事情呢。　　嘿，只怕唐天浩怎麼也不會想到，唐昱可沒有去什麼小旅館，這會兒的他，和楊涵寧在的地方，卻是陶業驊給宋宛如準備的那套房子。若是唐天浩知道了唐昱現在獃著的地方，是怕又是要目瞪口呆了。　　再說楊涵寧，嘿，所謂有一就有二，今早剛剛享受過楊涵寧蕭技的唐昱怎麼也無法忘卻那銷魂蝕骨的感覺，這會兒自然再一次無恥的索求了。　　話說，雖然上午那會兒楊涵寧做之前約法不知道幾章，說好只此一次下不為例的，不過有了再一自然就有了再二，以後更會有再三再四。在唐昱的軟磨硬泡的乞求和可憐兮兮的眼神下，楊涵寧只能無奈的違背了今早說的就此一次的話語，那令人蝕骨銷魂的簫聲在偌大的房間中二度而起，吹奏出美妙的樂章，讓身處其中細細品味的唐昱陶醉在裡邊欲罷不能。　　當然，在簫聲響起之前，楊涵寧又再一次申明，這是最後一次，只此一次下不為例，唐昱表面上點頭，心中卻在暗笑不已，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有三之後恐怕就沒有顧忌了吧，以前聽說過一句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意思恐怕就是如此了。　　額，如果此時《道德經》的書寫者老子知道唐昱如此解釋他書中的話語，不知道會不會降下一道天雷，讓唐昱再重生一次，或者從墳墓裡邊爬出來把唐昱給拽下去……　　簫聲陣陣酥魂骨，槍影連連點花心，正是一堂春色，至於其中的美妙之處，卻是不足為外人道也，暫且不表。　　……　　次日一早，市政府市長辦公室內便傳出蘇幕儒憤怒的咆哮聲音，而唐天鴻則在他的面前低着頭，滿臉羞愧一聲都不敢反駁，所有人都滿頭霧水，不明白這位市長大人因為什麼發這麼大的脾氣，而且發脾氣的對象還是他的心腹，他身邊的第一紅人唐天浩，所有人心中都升起了一個大大的問號，相互詢問之後才知道，似乎是因為唐天鴻唐秘書長泄露了什麼消息，所以市長才發這麼大的火。　　昨晚得到一絲風聲的人頓時恍然大悟，心中暗道，一定是因為唐天鴻不小心泄露徐虎投靠的事，所以蘇幕儒才發這麼大的火。　　不過對於蘇慕儒發火的事情，這些人還是有些不以為然的，唐昱與虎爺見面，他們這些人即便是沒有唐天鴻“無意”之中泄露出去的消息，卻也還有其他的渠道能知道消息，就比如黃寶德，在唐昱和虎爺踏入琉金殿堂的時候他便知曉，所以感覺蘇慕儒這通火發的，有些莫名其妙，不過對於徐虎的事情上邊，卻是越加的擔心了，蘇慕儒的發火，無疑等於是從側面說明了昨晚的消息，還是有着一定的可信度得。　　自然的，也有人在心中暗暗起了想法，暗道，蘇慕儒和唐天鴻，這倆人指不定是在演戲呢，平常可不見蘇慕儒對唐天鴻發火。而且，即便是唐天鴻的工作做的不到位，作為蘇慕儒的心腹兼友人，蘇慕儒即使要批評也會選擇一個合適的時機和地點的，而不是這種時候弄的人盡皆知。想到了這層，再聯想虎爺的事情，依然是一頭霧水看不清楚其中的脈絡。　　嘿，不過虎爺投靠蘇幕儒的事情在東陵市的官場上的某個圈子裡邊，已經基本被坐實了，雖然虎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什麼時候投靠過去，但是現在就算虎爺自己出面澄清，恐怕也沒有多少人相信他。　　當然，這也是虎爺自己想要達到的目的，不管蘇慕儒是否接受他，只要不排斥他就可以了，那樣他的洗白就能繼續做下去，而黃寶德蔡明財這些人想要暗中給他使絆子就不是那麼容易了，只要不是在官面上硬卡，虎爺也有辦法去應付的，他這個東陵市的大老虎可不是吃稀飯的，縱橫東陵市地下這麼多年，自然有自己的一番本事。只有洗白能夠進行下去，那自然就是好的。　　這件事情對於蘇慕儒來說也是雙贏的局面，原本經了杜繼海的事情就已經奠定了他在東陵市的地位，再加上虎爺的這把火燒了起來，那對他的好處可不是一般的好。若說讓東陵市的官員接受虎爺投靠了他這個消息，顯然相信的人不會很多，但是大部分人抱有疑惑卻是肯定的，不過另外一方面，黃寶德以及蔡明財這兩人與虎爺的決裂卻是可以確定的，等於黃寶德和蘇慕儒的鬥爭之中又少了一個極為重要的棋子。嘿，這對於他們來說，無異於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對蘇慕儒，他們再無其他的心思。　　於是乎，前幾天找來彙報工作的人不算太多，還有部分的官員在觀望之中，這些人還抱有投機的想法，想要騎牆觀望，不過經過了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的事情后，前來回報的人突然大增，這些人再無了其他的心思。　　嘿，原本市政府就是東陵市的老機關，八十年代建成之後還沒有擴建過，地方就不大，這會兒，門前早就停着一排排的轎車，分外的顯眼。雖然往日里政府這邊的車就不少，不過比起今天來，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了。看那些車得車牌號，無一例外的政府黑牌，大都是某某機關的一二號車，這些個人，可是趕巧了，今天一塊兒過來了，原本存着的觀望的心思，卻是一分也沒了。　　這會兒，政府的大門都快被踏爛了，這些過來找蘇慕儒彙報工作的人意思很明顯，都是前來表達自己的立場的，原本中立的騎牆頭隨風倒的都過來向蘇幕儒彙報工作，就是一些原本在陳松威和黃明德陣營的也有不少前來彙報的，這些人這些日子受過的驚嚇可不止一次了，不知道在這樣下去，自己的小心肝還能不能受得了。　　蘇幕儒暗中將這些人的名字記在心中，這些人中的一部分，以後可都是自己陣營的了，雖然大多數都是副處級甚至更小的官職，處級的寥寥幾個，但這些人基數大啊，如果他們全部歸攏到自己的陣營，也就間接的架空黃明德陣營的權利，縱然黃明德是強將，但手下沒有聽話的兵，他無論做什麼事請都會束手束腳，無計可施。況且說，黃寶德現在可算不得強將，充其量是個強兵罷了，離強將還差着遠呢。　　當然，對於這些過來彙報工作的人，蘇慕儒可沒有辦法一一接見，某些官不大的，可見不了蘇慕儒的面，官場上，對於越級表達自己看法的人，可是很忌諱的。而且，蘇慕儒也不會囫圇吞棗的一窩蜂吧這些人全部收下，對於什麼人可以接受什麼人不能接受，在東陵市已經呆了這麼長時間的蘇慕儒自然自己心中有本賬，有些人他自己親自作了接待，有些人是由唐天鴻出面接待，有些在就在大會議室裡邊一起見了一下，還有些人，自然是誰都沒有見着，吃了閉門羹，這裏邊的區別對待，自然也讓這些人明白，誰是中堅力量，誰可有可無，誰最後老實獃著不要亂動。　　同時，今天蘇幕儒也挾着因為唐天鴻“泄露”消息而爆發出的“怒氣”果斷的扒拉了數個佔著人位不幹人事的官員讓他們靠邊站給其他人讓位子，而這些官員不用說，以前都是陳松威的強硬遺黨和黃明德的死硬跟隨者。對蘇慕儒的話語不以為然或是陽奉陰違的，蘇慕儒這是要徹底的把政府大樓給弄的乾乾凈凈啊。　　除了嚴打的事情之後，這是蘇慕儒第二次使用霹靂手段，那些個之前一直因為蘇慕儒是學院派出身就輕視他的人，這次再一次見識了蘇慕儒雷厲風行的霹靂手段，再不敢輕視這個市長。　　這會兒，蘇慕儒終於可以說一句，東陵市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了，這會兒，除了黃明德和他那個陣營中的幾個人外，幾乎沒有一絲反對的聲音，少數幾個不和諧的聲音，早就被壓了下去。嘿，便是某些人這會兒存了其他的心思，也翻不起大浪來了，大局已定，存了其他的心思，也只得選擇暫時的隱忍。　　這會兒，就是黃明德，現在的他對蘇幕儒的態度也改變很多，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啊，勢不如人說什麼都白費，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自己人大主任的位子恐怕就要換屁股了，提前退居二線到了政協去養老都不是不可能的，對於蘇慕儒表現出來的手段，他現在可是打心眼裡邊害怕。當然，害怕這個詞兒他是絕不會承認的，他給自己找了個合理的理由，叫做暫時性的戰略撤退。　　就在黃明德感覺前途暗淡之際，下午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讓他原本沮喪的心又再次打了一針興奮劑，他在東陵市經營多年，省內自然也是有些關係的，上次能通過別人和吉隆章家搭上話就是明證，只不過現在人走茶涼，人情自然也就淡了下來，好多關係都不好再聯繫，只不過對於省內的各種消息，他還是有着自己的渠道的。這會兒，顯然他就得到了一個讓他興奮的消息。　　同樣的，蘇幕儒下午也接到了一個電話，辦公室里的幾部電話，只有兩部是接省裡邊的，不對外公布，其中一部，必須要蘇慕儒親自接電話。　　顯然，下午打過來的這個電話就是上面打來的，他自然也有自己在省裡邊獲得消息的途徑，只不過一般不用罷了。掛了電話后，蘇幕儒原本裝出氣憤的臉，這會兒真的黑了下來，省城裡邊這會兒打過來的電話對他來說可不是什麼好消息，要不也不至於讓他的面色如此的難看。　　掛了電話后蘇慕儒面色變了幾次，最終還是無奈的嘆了口氣，繼續在東陵市鞏固他的地位，省城裡邊的事情，不是他可以干涉得到的，有心無力啊，還不如專心經營東陵市。　　嘿，這次這麼多官員的投靠讓他在東陵市的官場上邊的中堅力量開始充實起來，自然要把某些人放到更重要的位子上，給他們挑更重的擔子，至於另外一些不識趣的人，該內退的內退，該到政協養老的到政協養老，該清閑的混個閑職的就去混閑職，該混吃等死的就混吃等死，這種事情，在市級這種圈子明顯的地方，是每個接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都要做的事情，蘇慕儒自然也是要做的。當然，這個舉動就不能太大了，要來的溫和一些，手筆太大，可不和上邊的意思，這個事情慢慢來就好。

# 第一百六十五章 楊涵寧的轉變

　　再說唐昱，嘿，昨夜這小子如同脫韁的野馬般，和楊涵寧抵死纏綿，這種兩人獨自相處的機會可是很難得的，再加上楊涵寧被稱為東陵市的第一大美女，那誘人的身段，在床上對唐昱這個毛頭小伙身體的誘惑可是難以底坑的，所以兩人都特別瘋狂，床上、浴室里、沙发上全部留下了他們纏綿的痕迹，楊涵寧大概也知道唐昱的想法，更知道兩人之間想要找到這個機會不容易，所以兩人直到凌晨四點的時候才結束了瘋狂，疲憊的睡去，第二天上午十點唐昱才悠悠醒來。　　不愧是少年的身體啊，昨夜半宿的纏綿，經過幾個小時的恢復，竟然只是感覺身體微微發軟，沒有其他的異狀，這身體的恢復能力真的太強悍了。不過相比於楊涵寧的恢復，他卻是差遠了，在這種事情上邊，男人天生是比不上女人的，要不這麼說男人是牛女人是地，只有累死的牛沒有耕壞的地。不得不說，男人和女人滴構造，在這種事情上確實讓女人的天賦天生要優於男人滴。　　看着依舊在躺在床上懶懶的睡着的楊涵寧，被子輕柔的穿過腋下，蓋在她身上，一條粉筆和半邊柔軟裸露在外面，嘴角依舊掛着昨晚遺留下的滿足的微笑，一種溫馨甜蜜的感覺從唐昱心中升起。不過那純情過後，即便是在睡夢之中，楊涵寧渾身上下都散發著一種濃濃的春意，讓小唐昱又忍不住的蠢蠢欲動起來。　　通過昨晚的瘋狂，唐昱知道楊涵寧已經把所有的芥蒂全部拋去了，已經將自己所有的一切全部都交給了自己，不單單是身體，她的思想，她的尊嚴甚至是她的信仰她的所有所有的一切，全部后毫無保留的交給了自己。在此之前，楊涵寧是屬於唐昱的，身心都是唐昱的，但是面對唐昱，她總是有放不開的心結，直到昨天唐昱帶着她出現在唐天浩和陶業驊面前之後，再加上昨晚的雲雨春、情，楊涵寧終於放開了部分心結。　　看着睡態可掬的楊涵寧，唐昱心中滿是憐惜和寵溺，同時也暗自慶幸，慶幸自己幫助她脫離了苦海，唐昱真的很難想象，如果沒有自己，此時的楊涵寧將會是何等的悲慘，恐怕也是像前世那般，早就淪為陳松威的玩物甚至是玩具了，恐怕早就成為了他陷害和控制其他人的木偶，最後落得個不得好死的下場。　　想到自己前世最後在法庭上見到楊涵寧時，看到她眼中的自責、無辜和絕望，唐昱暗自責問老天，這麼一個單純可愛的女人，你怎麼忍心給她安排那樣的命運，蒼天最是無情啊，慶幸的是，還好自己重生了，有了逆天改命的本事，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彌補前世遺留下來的遺憾，不僅救了自己家人的命運，而且也把楊涵寧從那恐怖的泥潭拉了出來。　　輕柔的抬起楊涵寧的玉臂，放進被子中，將被子往上拉了拉，掖了掖。　　唐昱的動作雖然很輕微，但依舊把楊涵寧驚醒了，雲雨過後，身體本就敏感的緊，睜開朦朧惺忪的睡眼，看了看唐昱，露出了一個甜甜的微笑。　　“不小心把你吵醒了啊，沒事，你再睡一會兒，我去弄點吃的，弄好了我來叫你，你再睡一會兒。”唐昱柔聲說道。　　“嗯。”楊涵寧乖巧的點了點頭，帶着甜甜的笑容，再次閉上了眼睛，昨晚兩人大戰幾百回合的，着實耗費了兩人不少的精力，若是不好好意思，楊涵寧早上肯定要頂着兩個黑眼圈去上班的。　　早飯，額，等唐昱做好飯的時候已經十一點了，昨晚可幾乎把唐昱這小子給榨乾了，一夜幾次郎可不是那麼好做的，原本計劃的早餐前的某項偉大的運動也被他自動的給忽略過了，他可沒想到，一向溫柔如水的楊涵寧，在床上瘋狂起來能夠瘋狂到那個地步，便是他也很是驚訝的，那場大戰，讓他一直睡到八九點鐘才恢復了點精力，看楊涵寧還在熟睡，忽然想給她做飯吃，不過整個店做出來的就不是造反而應該說是午飯了。　　午飯很簡單，因為鄭舒嫻和小語馨前不久在這裏住過一段時間，所以這裏的食材還是有不少的，唐昱用這些食材做了兩道精緻的小菜，熬了一小鍋紅豆粥。　　“小懶豬，該起床了吃飯了，這可是我親自下的廚哦，我做的東西就是沈伯伯都贊不絕口，你今天可有口福嘍。”唐昱走到床邊，彎下要，用額頭頂了頂楊涵寧的額頭，輕輕的將她叫醒，“快點起來啦，洗洗吃飯啦。”　　楊涵寧緩緩地睜開眼睛，溫柔的看了唐昱一眼，伸出兩條玉臂，長長地伸了個懶腰，伸懶腰時不經意間露出的點點春光，看的唐昱眼神一陣發直，將這個誘惑死人不償命的小妖精正、法的念頭騰地從心底竄了起來，但他不得不死死地按捺下這個誘人的念頭，他知道，如果再不控制點，恐怕他們倆今天都別想出這個屋子了，唐昱現在身體還發軟呢，估計楊涵寧也好不到哪去。當然，女人在這方面天生是具有優勢的，男人在這點上邊比不得，而且，唐昱到底擁有成年人的靈魂，知道少年時期，在這種事情上邊還是節制一些的好，省的中年之後便要靠着藥力才行，唐昱可不想重生而來反倒出現了那種杯具，那可就大大的不妙了。　　“小懶豬，起來洗洗，吃飯了，今天可是老公我親自下廚哦，起來嘗嘗我的手藝。”唐昱微笑着說道，一邊說，眼睛一邊在楊涵寧凹凸有致的身上遊走徘徊，不能付諸實際行動，還不能過眼癮么。　　昨晚纏綿之時，唐昱突發奇想，讓楊涵寧管自己叫老公，開始時楊涵寧說什麼也不從，畢竟93年時，人們的思想還不是很開放，特別是女性，很保守。而且，楊涵寧自己的心結，讓他也不會對唐昱這個小了好幾歲的半大男孩叫出老公這個詞兒的。　　但在昨晚唐昱兇猛的征伐進攻之下，嘿，最後楊涵寧被征伐的連連嬌、喘只能乖乖的就範叫出了老公這個以前讓她想都不敢想的詞兒，雖然剛開始幾口老公叫的艱澀，甚至微小到聽不到，但隨着叫的次數多了，也就慢慢習慣了這個稱呼，在楊涵寧的內心深處，對於這個稱呼一點都不排斥，甚至在叫出老公的時候，還有種竊喜的感覺。雖然她和唐昱不可能舉辦婚禮，不過能夠叫唐昱一聲老公她已經很滿足了，她是一個知足的人，她需要的很少，真的很少，少的唐玉都覺得心酸。　　“小老公，我要你抱我去衛生間，人家現在身子發軟，沒有力氣，都怪你了，昨晚那麼欺負人家，你看看吧，人家現在都起不來床了。”　　楊涵寧嬌媚的說道，不過這瞬間露出的媚態讓唐昱禁不住的直了眼，以前的楊涵寧可不會做出這種姿態來。　　嘿，說來這便是昨晚的好處了，經過昨天晚上的瘋狂，楊涵寧完全放下了心中的芥蒂，至少在唐昱面前，不會再有什麼顧忌了，完全將自己放開了，把一個真是的自己完完全全毫無保留的展露在唐昱的眼前，這樣的一個為了自己，把什麼都放下的女人，唐昱又有什麼理由不愛呢，有什麼理由不保護她呢。　　“你真的要我抱你去？你確定？”唐昱嘴角泛起一絲邪笑，揶揄的道，雖然這會兒脊背還有些微微酸麻的感覺，不過這送上門來的機會就在眼前，若是不好好把握以下，那可對不起廣大男同袍們啊，除非這會兒已經到了不舉的程度了，很顯然，唐昱現在還沒有到有心無力的地步，少年人的身體，恢復起來還是很快的，即便是經歷了昨晚的大戰，這會兒小唐昱早已經龍精虎猛了。　　看着唐昱那雙如同狼一樣的發綠的眼睛，楊涵寧心中一陣顫慄，身體本能的泛起一絲紅暈。楊涵寧當然知道唐昱話語中的意思，知道如果唐昱抱自己去，恐怕兩人又要面臨一陣狂風暴雨了，恐怕兩人今天別想再踏出這個門了，而且她也不想榨乾唐昱，畢竟唐昱的身體還沒有完全的發育，這種事情做多了，對唐昱的身體也是不大好的。　　“好、好吧，還是我自己來吧。”楊涵寧勉強的支撐起身體，將地上凌亂的衣服撿起，一步三晃的走向衛生間，很快，衛生間中便傳來嘩嘩的水聲。　　好在唐昱也是知曉這個道理的，沒有要求鴛鴦浴什麼的，也沒有過去騷擾楊涵寧，等到洗完之後兩人一起吃飯。　　兩個人面對面得坐在小小的餐桌上，唐昱吵了四個菜，都是些家常菜，不過這種氛圍下吃着這種菜，卻讓兩人心中都生出了家的感覺，偶爾的目光碰觸，都滿是溫馨。於是乎，一頓飯，便在這種溫馨而又旖旎的氣氛中度過。至於說唐昱親自做飯讓楊涵寧心中生出的感動，這個就不必多言，兩人現在的關係，似乎也無需多說什麼。　　飯後，兩人一起開車前去百聆，去看一看事情究竟進展到什麼地步了，什麼時候能正式生產。　　說實話，唐昱這個老闆，真的很不稱職。當然，說他是老闆卻是有些不合適的，畢竟法人和大股東都是宋宛如，不過宋宛如把廠子完全交給他打理，他也算是半個老闆吧。　　嘿，宋宛如完全相信他把恆達交給他，他說把軍工廠那邊的事情推了，便真的推了，他說要讓恆達轉型，賣掉以前的儀錶生產線，收購百聆，便真的照他的話做了，儀錶生產線賣了。　　百聆的收購也到了尾聲，只差交接了，所有所有的一切，似乎只是唐昱在說，卻沒有真正的做過什麼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別人在忙活，唐昱這個甩手掌柜當的夠徹底的。　　來到了百聆，見到了周姐周曉虹，知道了百聆現在的發展情況。　　這會兒，百聆已經徹底的交接完成，姬長發那方面早就簽好合同，也付了款，政府這方面的百分之三十股權，也在那天和陶業驊會面后，完成了股權轉讓，到現在，百聆已經完全姓唐了。額，不對，似乎應該說是姓宋，不過說是姓唐似乎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反正宋宛如完全不在意這些東西，也沒有把唐昱鼓搗的這些東西太當回事兒，商業上邊的事情她是完全不在乎的，而她生活的那種家庭，錢財之類的事情註定是無法引起她的注意。且不說這個，百聆現在全部接收過來，現在差的，就是招收工人和市場調查了，百聆本就不缺乏生產人員，姬長發原本就是生產人員，原先百聆的管理層，除了鳳城區硬塞進來的之外，大多是負責生產的，造就了百聆畸形的管理層，所以，百聆要想好好運營下去，他們缺少的是銷售管理方面的人。　　唐昱在之前就曾經說過，在百聆要開始生產前，還要招收好大一批人的，之前就定下了招聘的計劃，周曉虹最近也正在為這件事情奔波忙碌，馬不停蹄的遊走於各大人才市場，廣告也鋪天蓋地的發了出去，報紙電視，所有媒體都沒有放過，這是唐昱囑咐的，想要招收到真正有能力的人，就要盡可能擴大宣傳力度，省城都有招聘廣告。　　在百聆忙了一天，直到晚上五六點中的時候，才被周曉虹放了回來。嘿，說是忙，不過是周曉虹說一些事情，唐昱點頭說是就對了，對於具體的事情如何操作等等，唐昱確實不怎麼精通的，他比較不是全能人，只不過對了一堆前世的記憶罷了，不過安歇記憶也不是萬能的，在好多事情的具體操作上邊，唐昱比周曉虹這些老手可差遠了，他也就出能指揮指揮出出主意。　　本來唐昱還想和楊涵寧一起回宋宛如在鳳城區的那棟房子，但是楊涵寧卻說什麼也不願意，倒不是不想，而是為了唐昱的身體，經過昨晚的瘋狂，就是鐵人也會被掏空，如果今天再來這麼一回，就算唐昱的身體再好，恐怕都撐不住，而且，在楊涵寧想來，唐天浩應該是知道唐昱在這兒的，她不想給唐天浩留下不好的印象，不想過於影響唐昱的生活。　　最後唐昱也只能一臉鬱悶的獨自驅車回家，事實上他也不能離家太久的，老媽和老爸還在家裡邊呢，說不準回去之後又是一番審問。要是隔在以前，唐昱可不敢這樣夜不歸宿的，也是四月份以來他的表現折服了家人，這才稍微多了些特權的，以前可沒有這樣的待遇。　　回到家后，正好趕上飯口，家裡人正圍坐在餐桌四周吃晚飯，而乾爸蘇幕儒竟然也來了。這两天倒是奇了，蘇慕儒天天喜歡過來這邊，也是這两天東陵市發生的事情多了些。不過即便是沒有其他的事情，蘇慕儒也是願意過來這邊吃飯的，因為過來唐家吃飯，多了些溫馨的氣息，只有他和顧秋霞在家，兩人還是感覺有些孤獨的，見了唐昱可就不一樣了，兩人可是真把唐昱當做自己的孩子的，認唐昱做乾兒子，也並不是政治上邊的意思，就是純粹想認唐昱做乾兒子罷了，當然，也是因為唐昱在四月份陳松威的事情之中出了大力，這才讓他萌生了這樣的想法，至於其他的意味卻是沒有的，以他和唐天鴻之間的關係，也不需要通過唐昱這個乾兒子來鞏固。　　兩家現在的關係，便是蘇慕儒這個大市長上門都不需要去刻意的準備，還是按照往常那樣，不同的只是多加了盤菜，多添了兩雙碗筷罷了，其他的卻是沒有了。　　“小昱回來了啊，趕快去洗洗手，一起吃飯。”母親張雅惠聽到敲門聲，開門后見是唐昱，笑着說道。　　不過今天飯桌上面的氣氛並不像唐昱想象中的那樣活躍，反倒是有些壓抑，雖然說兩家人自己吃飯不用把氣氛搞的很熱烈，平平常常自有其中的溫馨，只不過今天的氣氛卻是有些不對的，蘇幕儒和唐天鴻皺着眉頭，只是悶頭吃飯，看到唐昱上桌，也只是抬起頭看了一眼，沒有說話，這不禁讓唐昱有些奇怪，往日里可不是這樣的。　　唐昱疑惑的看着老爸唐天鴻和乾爸蘇幕儒，怎麼回事，按理說今天這兩個人應該高興的啊。唐昱心中暗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讓老爹和乾爸都不高興。　　根據他自己的推測，經過了昨晚的事情之後，不少人都會知道虎爺與黃寶德蔡明財決裂的事情，剩下的一個馬華全也翻不起什麼風浪來，照理說，知曉了這個消息之後，今天應該后很多人前去向乾爹蘇幕儒去表忠心站立場啊，按理說乾爹應該是藉著這股風完全的掌握了東陵市啊，怎麼會一臉陰沉呢，什麼事情能讓乾爸這個堂堂的大市長不快呢？莫不成出了什麼變故？不過轉而想想卻有些不可能，東陵市就這麼大的地方，能翻起放浪的不外乎那麼幾個人，可是照理說，那幾個人，無論是黃寶德或是馬華全又或是蔡明財，現在應該完全沒有反擊的餘地才是，而且東陵市屁大點的地方，一有風吹草動便滿城都知道了，現在自己完全沒有聽到任何風聲，那隻能說明，變故不是出在東陵市。　　不在東陵市，那便只能是省城了。　　省城會發生什麼變故影響到蘇慕儒？唐昱心底里疑惑，默默的思考着，口中吃着的飯卻是味同嚼蠟，便是張雅惠和顧秋霞這兩個不通政治的人都知曉發生了不同尋常的事情，不過剛剛問話已經被蘇慕儒喊止過了，這會兒倒是也不好多說。　　難道是？來自省城又對蘇慕儒會產生影響的事情，不外乎那麼幾件，近期有可能發生的，那麼……　　這麼想着，唐昱眼前靈光一現，想到了一個可能。不過想完之後心下里有些疑惑，按照自己的推測，應該過一段時間啊，起碼應該是九月份，怎麼會是現在，起碼還應該有一個月的時間啊，莫非自己推測錯了？　　不過仔細想來也確實有這種可能的，上層的心思，哪是那麼容易把握的。唐昱暗嘆一聲，果真是天威難測啊，看來應該是今天才有的消息，要不自己也不會完全不知道。

# 第一百六十六章 兩個消息

　　一頓飯就在這沉悶的氣氛中結束了，往日里蘇慕儒過來家裡邊吃飯可不是這樣的，感受到氣氛的唐昱也沒有像往日那樣插科打諢，張雅惠和顧秋霞都沒有開口說話，飯後也沒有說別的，蘇幕儒和唐天鴻徑直進了書房，進去的時候回頭看了唐昱一眼，唐昱會意的也後腳就跟了進去，對此他自然早有預料，如果真的是心中猜測到的那件事兒的話，蘇慕儒一定會找他說話的，往日里談正事兒的時候大多也是在唐天鴻的書房的。　　倒是可以從一個地方看出唐昱在家中的地位的變化，以前的時候唐家只有一個書房的，自然是給唐天鴻用的，唐昱只是偶爾找書看的時候才進去，平日里唐天鴻也不大喜歡別人進去自己的書房，最近唐天鴻已經和張雅惠商量着在家裡邊給唐昱也弄一個書房，唐昱的卧室裡邊倒是有一個書架放着自己看的書，不過那和書房可是不同的。單單從準備為唐昱單獨設置一個書房上邊就可以看得出，唐昱在唐天鴻的心中，也算是一個小大人了，有一個自己的書房，那可是意義非凡啊，唐昱自然是明白這其中的道理的，唐天鴻提出書房，其實就代表着，日後不會再把他當做小孩子來看待了。　　只不過唐家現在住的地方三室一廳不怎麼大，是唐天鴻以前在黨史研究室的時候分下來的房子，質量自然不怎麼高，面積也不大，現在想給唐昱弄出個書房來卻是沒有地方了，所以只能暫時擱下了，這也是唐昱最近老是吆喝着要弄個新房子的緣由。　　書房的剛被身後的老爸關上，唐昱便看向蘇幕儒，進了書房兩人的臉上比剛才更加的嚴肅，當然，只能說是嚴肅了，唐昱沒心沒肺的微微笑了一聲，開口試探的問道，：“老爸，乾爸，看你們兩人這臉色，黑的能擠出墨汁來，嘿，我還以為昨兒個的表現不錯，能讓乾爸高興呢。”頓了頓，“是不是省裡邊那邊有消息了，我們東陵市的市委書記快到了？！”雖然是問，但語氣中已經帶有着一絲肯定的氣息，如果不是新書委書記要下來了，蘇慕儒的臉色也不至於像現在這般。這會兒以蘇慕儒對東陵市的掌控程度，恐怕也只有市委書記到了這件事才會讓他皺眉頭，當然，也僅僅是皺眉頭，心急如焚卻還是說不上的，要不也不能安心的把飯吃飯才進書房了。　　蘇幕儒詫異的看了唐昱一眼，隨即呵呵一笑，明白剛剛吃飯時的氣氛已經讓唐昱猜到了事情的緣由，“你這個小滑頭呀，就憑我和你爸剛剛的表情就猜到了我們心裏的事，你這心思可真夠細膩的了，我現在真的懷疑沈省長同意你不從政是對還是錯，你這小子真是一個從政的好材料，不踏上這條路真是可惜了，你的政治敏感性照我和你老爸這種老油條也不差了，也不知道沈省長當初為何堅決不希望你這小子從政。”　　唐昱不置可否的笑了一句，他是自家人知道自家事兒，知道自己現在能憑藉的不過是比別人多了十多年的人生經歷以及對未來一些事情的先知先覺，至於所謂的政治敏銳性，那不過是前世三十多歲的心理年齡的體現罷了，真要說他在政治上邊有什麼天賦，那可不見得，若是入了官場，還不定是怎麼回事兒呢，倒是不如安心在商場上邊做一番事業出來也未必就比做官差了，而且，唐昱在商業上邊的野心可不是一般的大。　　誇讚了唐昱一句，蘇幕儒嘆了口氣接着說，“你小子說的沒錯，確實是省裡邊來消息，今天下午上面打電話告訴我，說是咱們的新市委書記的人選已經定下來了，不日即將上任，讓我做好迎接的準備。”說著不知道想起什麼來，臉上嚴肅的神色一改竟是笑出聲來，“今天本來是有一件好消息和一件壞消息要告訴你的，現在你把這壞消息才出來了，我倒要看看，你小子能不能把這好消息也猜出來。”　　“是啊，我們也這個市委書記這麼快就要下來了，我剛聽到老蘇說這個消息的時候，也很驚訝的，原本不應該這樣啊。”唐天鴻關上門后，走上前說道。　　這個市委書記來的確夠突然，本以為要九月末才會上任，誰曾想這八月還沒到，他便來了，還好，蘇幕儒利用這一陣的風波把整個東陵市以秋風掃落恭弘=叶 恭弘之勢迅疾掌握在手中，否則恐怕就真的被這個市委書記搞個措手不及啊。　　不過其實嚴格上說來，新市委書記之所以下來這麼早，也是因為蘇慕儒過快的掌控了東陵市的緣故。四月份陳松威的事情過後，因為蘇慕儒是陳松威事件的受害者，因為省裡邊某些人的疏忽，險些導致蘇慕儒冤枉入獄，省裡邊自然要對蘇慕儒做出補償的，這個補償，包括初期省裡邊對蘇慕儒在市裡邊工作的全面支持以及短時間之內不給東陵市下派一把手，讓蘇慕儒全面主持市裡邊的工作，當時雖然沒有明說，畢竟這種東西不能放到檯面上說事兒，不過大致的意思卻是，到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的時候才會把新的市委書記派下來的，這裏邊自然也還有別的原因，例如東陵市因為陳松威的事情而變成了一堆的爛攤子，也不大有人願意到這個位子上來。　　變故卻是因為兩件事兒，一件是稅改，一件是政府資產加入拍賣行列，讓章家的吉隆集團開始插手東陵市的事情，準備在東陵市裡邊撈一把，又趁着省裡邊的大人物們自顧不暇的時候開始渾水摸魚運作市委書記，這才導致了這個市委書記的早產。不過唐昱之前就此事也和沈睿鴻以及蘇慕儒等人探討過，當時一致認為新市長即便是早產也應該到了十月份左右的，最早也是九月份，不過現在看樣子，卻是要在八月份就下來了，現在不過是七月末就把人選給定下來了，既然蘇慕儒說是省裡邊傳來的消息，自然是大局已定了，不可能事什麼不確切的消息的。　　細細想來，這個新市委書記的早產，其實也是意料之中的，因為蘇慕儒對東陵市的掌控已經非常的強大了，如果說蘇慕儒現在對蘇慕儒的掌控還沒有到達現在的程度，或者說完全的沒有掌控，那自然又是一番局面，新書委書記或許就要按部就班才能下來，說白了，這不過是省裡邊的平衡之道。　　這些年來中央對地方上的平衡之道玩的是爐火純青，再加上還有朱延山副總理這樣的鐵腕人物。省裡邊也學着中央，對下邊大玩平衡之道，一個市裡邊，斷然是不會容忍給蘇慕儒搞成一言堂的，雖然省裡邊有意要補償蘇慕儒，不過也不能任由蘇慕儒吧東陵市給經營成鐵桶一般的，那不符合省裡邊的平衡的局面，恰好吉隆章家在運作這個位子，於是乎順手推舟一把，自然的，這個新書委書記就早產了。省裡邊大獲其利，得罪人的卻是吉隆的章家，這一手玩的，卻是極為的漂亮的。章家的人，只怕怎麼也不會想到，他們運作市委書記成功慶祝的時候，會讓省裡邊的某些人暗地里偷着笑吧。　　想明白這些唐昱自然也就不再奇怪為何市委書記會早產了，說白了，就是因為蘇慕儒對東陵市的掌控程度太高了，省裡邊弄個人下來噁心噁心他，保持市裡邊的平衡，這才是省裡邊的目的。微微皺起了眉頭思索了一下，笑了笑說道，“其實這個市委書記提前到來也不是什麼壞事，說不準還有些意外的收穫呢。”　　“哦，怎麼說，怎麼不是壞事了？你這小子，現在說話也會打官腔了，你倒是給我說說。”唐天鴻聽了唐昱的話，看了一眼這個經常給自己帶來驚喜和意外的兒子，似笑非笑的輕聲問道，旁邊的蘇幕儒也饒有興緻的看着唐昱，等待着唐昱的解釋。他們心中自然也是有他們自己的想法和考慮的，讓唐昱說說，不過是一人計短兩人計長，若說他們這兩個官場上的老油條還需要唐昱的點撥才能明白，那這個官場他們還是不要混的好，說不準哪天死都不知道是怎麼死的。　　唐昱沒有再拿捏這二人，也不去費心的猜測蘇慕儒和唐天鴻心中的想法，直接開口解釋道，“新市委書記的到來，第一是說明了乾爸對市裡邊的掌控力度已經足夠了，引起了省裡邊大佬的注意，不得不讓這個新市委書記早產來平衡東陵市的政治局面，不讓市裡邊出現一言堂的情況，嘿，這從另外一方面說，就是省裡邊肯定了乾爸的政治能力。能在短短三個月內從一窮二白到完全的掌控市裡邊的局面，足以說明乾爸你的能力了，被省裡邊肯定政治能力，這還不好嗎，乾爸總不會一輩子偏安於東陵市一地吧。”　　說完唐昱嘿嘿一笑，抬頭見蘇慕儒和唐天鴻臉上也泛起笑意，不復剛才的嚴肅，這才繼續往下說。　　“第二點，新市委書記這會兒下來，這不是說明了省里的權利分配已經到了最後階段嗎？甚至已經結束了也說不準，省裡邊的事情咱們伸不上手，也沒資格伸手，那裡邊的利益自然不是咱們能沾手的，不過從這件事情上邊多少能看出些端倪來，嘿，恐怕就在明天或者幾天後，沈伯伯的省長委任書就要正式的下發下來了，這不是好事兒嗎？省裡邊穩定下來，沈伯伯就要變成代省長了，下次到了省城就不能叫沈副書記而是要叫沈省長了。”　　又低低的笑了一聲，見蘇慕儒和唐天鴻都沒有接口的意思，而是不約而同的似笑非笑的看着自己，唐昱不得不繼續往下說，“嘿，省裏面因為省長的換任所引起的動蕩會很快得以平息，如此的話省里對東陵的注意也會減弱，省里對乾爸你的制約也會相應的減小，以前是因為怕東陵發生大的震動從而影響省里的權力分配，而現在省里的事情已經平息，權利分配也已經結束，自然就不會再給乾爸你太大的掣肘。還有一方面，那就是現在的東陵已經經過這一段時間的這一連串的事，徹底的被乾爸你掌握在手中，就算市委書記下來，他一個外來戶，腳跟還沒站穩呢，怎麼會對乾爸你產生什麼威脅呢，摩擦或許會有，但一定不會是現在，新到任的市委書記剛開始絕對不會太和乾爸你唱反調，怎麼說他也要了解東陵，把東陵的權利分配分析透徹，稍稍站穩腳跟之後，才有和乾爸你抗衡的能力，你們暫時還是會有一段蜜月期讓他來站穩腳跟的，不過我想乾爸你也不會這麼輕易地就讓他站穩的，呵呵。”　　事實上，省裡邊對蘇慕儒的態度，從四月份事情過後，初期的時候是補償性質的不遺餘力的支持，到後來隨着蘇慕儒對市裡邊掌控力度的加大以及章家的插手，省裡邊的態度也一變在變，七月份以來就多了不少制約，到了現在，直接下派新市委書記來平衡市裡邊的局面。　　“哈哈哈哈，老唐，怎麼樣，我說的吧，這件事情肯定難不住他，你還不信，怎麼樣，這小子只從我們的表情中就分析出了發生什麼事，一併的將其利害關係也分析出來了，你啊，你現在還不如我了解他呢，你要改一改你看他的眼光了，你以後再看他，就要以一種非人的眼光看他，這樣，你就不會對他所做的事情感到驚訝了，哈哈哈……”　　看到大笑的蘇幕儒和臉色有些鬱悶，但眼神中卻滿是欣慰的唐天鴻，唐昱終於知道自己被騙了，這兩人裝出那一副死人臉，根本就不是因為什麼市委書記的到來，完全是要考研自己，想要看看自己這個小腦袋到底好不好使。　　也是，自己這個毛頭小子能分析出來的事情，人家堂堂市長和政府秘書長，兩個混跡宦海十幾年的好油條又怎麼會看不出其中的門道呢，如果他們都看不出來，那這些年的官場也白混了，不如回家中紅薯罷了。　　“好啊，老爸、乾爸，你們這兩個為老不尊的老的，聯起手來給我這個小的難堪，你們說，給我什麼補償吧，用什麼東西來彌補你們給我這幼小的心靈帶來的創傷。”唐昱裝出一副很受傷的樣子，手捂着胸口，裝出一副痛苦的表情。　　“彌補？這好辦啊，我今天一連串擄下來十幾個官員，而且大部分都是實權幹部，你如果想要彌補的話，我就給你一個官帽怎麼樣？”蘇幕儒似笑非笑的看着唐昱，他說的這話完全是在試探唐昱，自然是在開玩笑了，唐昱一個還沒有上高中的半大少年，給個官帽也沒用啊。　　再者說，今天他擄下來的官員，最高的是正處級，最低的也是鄉科級的實權幹部，即使他是一市之長，也沒有那個權利給一個剛要上高中的孩子那麼大的權利，即使讓他當上個芝麻大的村官，也難免落了一個任人唯親的口實。嘿，俗話說書記管帽子市長抓經濟，蘇慕儒估計這是最後一次這麼暢快的進行官帽子的變動了，以後若是想要讓誰上去或者讓誰下來的話，說不得要和新市委書記扳扳手腕了，那會兒就沒有這麼容易了。　　聽了蘇幕儒的話，唐昱的頭要的和撥浪鼓似的，“不了不了，還是免了吧，我還想在玩幾年呢，我可不想這麼早的就被你們套上韁繩，而且壓根我也沒有從政的打算，乾爸，你的官帽還是留給別人帶吧，兒子我可受之不起，無福消受。嘿，沈伯伯可是說了不讓我從政的，你就不怕沈伯伯生氣啊。再者說，我可不是從政的那塊兒料啊。”　　唐昱說自個兒不是從政的料自然是實話實說了，不過聽在別人口中可就不是那個意思了，要知道，他在政治上邊的表現，是個人都會認為這小子天生應該去當官。　　“哦？真的不要？”雖然明知道唐昱不會要，原先也只是試探一下，畢竟以他現在的年齡也不可能去做公務員，只是試探看看這小子日後有沒有從政的打算，但被唐昱這麼果決的拒絕，蘇幕儒心中還是有那麼一絲遺憾，如果唐昱踏上了仕途，前期有自己和他老爸唐天鴻的幫助，順順利利的走到處級的位子上還是很簡單的，再加上又有沈省長和那個方家照顧，再加上唐昱本身的政治敏感度，四十歲之前一個實權的正廳級是跑不了的，至於之後唐昱能走多遠，蘇幕儒真的有些期待，但是無奈，唐昱壓根就沒有往這方面考慮，蘇慕容心中除了無奈還有一絲惋惜。　　“那既然你官帽不想要，我就給你扣一個其他的帽子，不知十佳青年這個帽子你滿意么？你這個見義勇為，勇斗惡徒的小子，這個十佳青年的稱號可是當之無愧啊。”蘇幕儒笑着說道，這個十佳青年，其實是以前就和唐昱說過的，東陵市還是第一年搞這個東西，以唐昱做過的事情，給他一個自然也是情理之中，別人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唐昱苦笑一聲，“乾爸，你剛剛說有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這個壞消息是市委書記即將到任，那麼這個好消息應該就是這個所謂的十佳青年的帽子吧，你都已經安排好了，你說我能不接受么？”　　說實話，唐昱還真不在乎這個十佳青年的稱號，低調一向是他的行事作風，而且他已經活過了一世，是從後世重生過來的人，三十多歲的心理年齡，讓他註定對這些東西難以提起什麼興趣的。不過這次恐怕想低調都不行了，很顯然，這個十佳青年蘇幕儒都已經給自己安排好了，今天過來不是要徵求自己的意見，只是要告訴自己一聲罷了，不過他怎麼記得，自己住院那會兒，蘇慕儒便已經和他說過此事了。　　“你瞧瞧你拿什麼表情，人家搶着要的好名聲，怎麼在你眼中就好像瘟神一眼，避之不及。不過你以後可別在這麼衝動了，做什麼事情之前考慮清楚，你昏迷的那幾天可能你不知道，可把一大幫人給急壞了，你母親不知在暗處摸了多少淚，以後做事可別這麼衝動了啊。”想到唐昱受傷昏迷而且有可能一睡不醒的那幾天，蘇幕儒心中一陣感慨，不知不覺間，唐昱徹底的成為了自己的親人，彷彿是自己親生兒子那般。　　唐昱的眼角也有些濕潤，見這個屋中的氣氛似乎有些壓抑，唐昱半開玩笑的說，“乾爸，這可不像一個市長應該說的話啊，你這個市長應該鼓勵我們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應該對我們說繼續發揚見義勇為的這種良好的優良傳統，怎麼聽你話中的意思似乎是讓你的乾兒子不要去拔刀相助啊。”　　“你這臭小子，就知道找你乾爸我話中的毛病，但剛才的話我不會收回，剛剛我不是以一個市長的身份和你說話，而是以一個父親的身份在勸導你，再說了，我什麼時候不讓你拔刀相助了，我只是說遇事不能莽撞，不能衝動，量力而行，不要逞一時匹夫之勇，誰不讓你見義勇為了，你這可是斷章取義，曲解你乾爹我話中的意思了啊。”蘇幕儒笑罵了一句。　　看着唐昱和蘇幕儒，旁邊的唐天鴻欣慰的笑了笑，見唐昱和蘇幕儒關係如此之好，心裏說沒有一絲不舒服那是假話，但這絲不舒服在這種溫馨的感覺面前，就顯得有些微不足道了。而且他與蘇慕儒少年時相交，兩人關係莫逆，對於蘇慕儒丟失了自己女兒的事情，他也是有些遺憾的，能讓蘇慕儒從唐昱身上找到兒女的感覺，他也是有些高興的，為蘇慕儒高興，也為唐昱高興。

# 第一百六十七章 東陵市十佳少年

　　“對了乾爹，虎爺的事情你打算怎麼處理，虎爺現在可已經被黃明德他們排除在了他們的那個利益陣營，進退兩難，乾爹不會就這麼撂着他吧。”唐昱轉念，便想到這隻此時進退維谷的老虎身上，不由得出聲問道。　　“你不提這個還好，一提這個我還想問問你呢，你是怎麼想出的這個，怎麼說呢，也不能說是餿主意，我和你爸也不知道怎麼就給答應下來了，總之這個主意對你乾爸我總的來說似乎不是太好，雖然這隻老虎脫離了黃明德的陣營，削弱了黃明德他們的實力，但是你也知道，以我和你爸的性子，對於他們這種人是不喜的，雖然我們也知道，有白就有黑，他們這些人總有存在的道理，但是我們不是黃寶德也不是陳松威，是不會和這種人攪和到一起的，讓徐虎也黃寶德這些人搞不到一起就好了，真要接受他卻是不可能的，他好自為之也就罷了，若是敢存了其他的心思，說不得……”後邊的話蘇幕儒沒有說出來，不過其中的那股子的殺氣卻是透露無疑的，只怕虎爺再做出什麼惹惱蘇慕儒的事情，那條命能不能保住就要看蘇慕儒那會兒的心情了。　　誰說文人便沒有殺氣，真要是論起心狠手辣來，那些個道上自詡心狠手辣的人，比起這些個筆杆子來可要差遠了。武人不過是自逞武勇殺幾個人罷了，多也不說幾十上百個，那邊是不出世的凶人了，文人的筆杆子動輒卻是滅人滿門誅九族的，那殺起來是論千計算的，兩者的殺傷力完全不在一個等級啊。　　唐昱苦笑了一聲，“乾爹自己都有主意了，幹嘛又來問我呢，和虎爺勾結沒勾結還不就是你一句話的事，雖然現在外面把這件事情傳的跟真的一樣，但那歸根結底不都是他們的捕風捉影，以訛傳訛么，根本算不得什麼的，事情只會在某個圈子裡邊傳，嘿，以他們的額智慧，倒也不至於猜不到乾爸你斷斷不會接受虎爺這個人的，這種事情，說出去也沒人相信啊，只要乾爸你在適當的時候，做出一些表示和態度，這件事完全就會煙消雲散。”　　頓了頓，冷笑一聲，“至於那隻老虎，乾爸你心裏依舊有了思量，還來問我，不過你既然問我了，我就給你說說我的看法，這個世界上有光明的地方就會有黑暗，絕對的光明是不存在的，乾爸你知道，即使今天剷除一個虎爺，興許明天就會出來一個豹爺，後天就回出來一個獅爺，這種人是怎麼也不會消失的，與其等待出現的那個未知的豹爺獅爺，還不如留着這個知根知底的虎爺，至於怎麼處理虎爺，那還不好辦，只要你什麼都不說，什麼都不做，就好了，這也就間接的等於默認虎爺的存在。”“哦？那萬一某些人抓住我勾結虎爺這個小辮子不放怎麼辦，我總不能一直默認他的存在吧。”蘇幕儒聽了唐昱的話，微笑着點了點頭，他說的和自己想的相差不多，等他說完，蘇幕儒又提一個問題，等待唐昱的解答。　　“我是發現了，今天干爸你就是來靠我的，你不打算把我靠胡了，你不會罷手的，哎，我命苦啊。”唐昱搖頭晃腦的苦笑着。　　“你小子，別在這裝腔作勢，趕緊說說怎麼解決被人抓把柄的事，我也想聽聽你有什麼好辦法。”旁邊的唐天鴻看着唐昱搖頭晃腦的樣子，笑罵了一句，督促道。　　看着眼前這兩個“為父不仁”時刻想着壓榨他剩餘勞動力的無良老爸，只能無奈的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哎，我知道乾爹你是個好官，是個清官，不想背負一個勾結黑惡勢力的罪名，更不想落人把柄，不想和虎爺這種所謂的道上的人物扯上關係。”　　輕笑了一聲，唐昱對於蘇慕儒的心思還是有些了解的，蘇慕儒不喜歡和虎爺這種人弄到一起，第一自然是本性，心中就不喜這些人，而且蘇慕儒為人正直，也沒有什麼陰司事兒需要這些人處理，而且也不貪圖這些人的錢財，要了虎爺這些人也沒有什麼大用，反倒是一不小心要惹一身騷；第二便是蘇慕儒此人愛惜羽毛了，不希望和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扯上關係。　　“嘿，要解決這件事說難不難，說簡單也不簡單，關鍵是看乾爸你如何操作了。想要擺脫勾結虎爺這個罪名很簡單，其實原本乾爸你和虎爺就沒有關係的，別人捕風捉影根本找不到證據，這會兒，乾爸自然已經不在乎那些捕風捉影的東西了，只要在適當的時機，給虎爺做出一點適當的教訓，表明一下你的立場就可以了，這個所謂的教訓嘛，可大可小可有可無，比如這次的嚴打就是個教訓。而且，適當的敲打下徐虎，對於我們也是有好處的，省的他在外邊亂搞弄出什麼不可收拾的事情來。嘿，這件事難就難在這個適當的時機上，這個時機的把握一定要準確，不能操之過急，否則反而會給人一種欲蓋彌彰的感覺，至於這個適當的時機究竟是什麼，我也不知道，這就要看敢把你的把握了。”　　說完唐昱聳聳肩，攤了攤手，做出一副自己也不知道這個時機是什麼的表情，不過那表情，倒是逗得蘇幕儒和唐天鴻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不過唐昱說的卻是實情，他確實是不知道什麼時候適當的敲打敲打虎爺的。　　如果說出謀划策，因為有前一世三十幾年的閱歷和相比於這個時期超前的意識，在出謀划策方面唐昱還是可以的，但如果真的說對細節的把握，唐昱就是拍馬也趕不上眼前這兩個在官場上浸淫十多年的老官油子，畢竟術有專攻，無論是前世還是今生，唐昱都沒有打算在官場上混，對官場雖然有所了解，但並不精通。　　聽了唐昱的解釋，蘇幕儒和唐天鴻不得不又再一次感慨唐昱的妖孽程度，似乎所有的事情在他那裡，都有解決之道，其政治敏感性，又再次讓這二人感覺既欣慰，又惋惜。不過對於此事，蘇慕儒其實是早有自己的打算的，和唐昱這麼一提，也不過是提罷了，對於唐昱說的辦法，也是不置可否的。　　說實話，別人若是想抓住他勾結徐虎的罪證，那是斷斷不可能的，若是蘇慕儒真的打算把徐虎收入自己的陣營做些見不得光的事情，那或許會不小心給某些人抓住把柄，畢竟，只有做了就會留下痕迹的，想要完全的清理掉是不可能的。只不過蘇慕儒事先便沒有打算接納徐虎這種不幹不凈的人，旁人想要無中生有的給搞出事兒來，那是萬萬不可能的，捕風捉影的事情他蘇慕儒可是毫無畏懼的，況且，他可是聽說，這個徐虎一直在致力於漂白的，這才和蔡明財等人產生了利益衝突，要不也不至於這麼簡單的就離間了他們。關鍵還是利益上的衝突，這種衝突是不可調和的，所以，即便是沒有唐昱煽風點火添油加醋，虎爺和黃寶德蔡明財這些人，遲早還是要決裂的，因為決裂的根源早就埋下了。　　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已經將近八點了，蘇幕儒起身向外走去，“我也該回去了，這两天來你家太頻繁了，再不趕快回去，恐怕再有心人眼中，又要成為我的一個口實了，從明天開始，恐怕會更加忙了，市委書記要到了，一些準備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老唐，這两天你可要累一些了。”　　“累又有什麼辦法，誰讓我是你這個市長的政府秘書長呢，不為你勞累為誰勞累，我如果有哪一天不幹活了，恐怕你第二天就把我擄下來，我可不敢偷懶啊，哈哈哈。”唐天鴻開玩笑的說道，說著說著，就連他自己都笑了起來。　　這兩個人已經是十幾年的朋友了，青年時代就結交了，這幾十年下來，關係早就莫逆，再加上現在兩人的工作關係以及相同的立場，自然關係就更近了，在私下里，經常開這種小玩笑，彼此都不會介意。　　“哦，對了昱兒，明天換套新衣服，參加明天的市級十佳青年的頒獎典禮。”就在出門前，蘇幕儒想起明天的事情，不忘回頭提醒唐昱一下。　　“嗯，好的，我忘不了的了。”唐昱無奈的點了點頭。目送着蘇幕儒離開，他可沒想着，蘇慕儒這麼雷厲風行的，明天就要給這所謂的十佳青年頒獎，其實在有些人看來，這個所謂的市十佳青年，倒似乎是專門為唐昱給弄的，以前的東陵市給沒有這個所謂的東西，這次倒像是專門為了表彰唐昱而弄的，不過就唐昱做的事情，似乎也夠得上這個表彰了。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有衝上去和歹徒搏鬥的勇氣的，唐昱當時可是和超過六個人的青皮混混搏鬥，雖然最後負了傷昏迷了，不過單單其引起的轟動就夠得上這個十佳青年的表彰了，其他人可沒有面子讓蘇慕儒專門弄一次嚴打的。　　嘿，在東陵市的青皮混混中，唐昱絕對算是第一號不能惹上的人，他們這些人格局不夠，自然不知曉政治上邊深層次的事情，只以為嚴打果真是為了唐昱的受傷而發動的，那唐昱，對他們來說就是個災星啊，那是萬萬不能去招惹的，說不準會再引起一次嚴打也說不準，他們可不嫌自己活的命長了。　　一夜無話，第二天一大早，睡夢中的唐昱便被老媽從被窩了拽了出來，還好唐昱沒有裸、睡的習慣，否則可真夠他難看的啦。這小子的生活習慣其實還是比較規律的，大部分時間都能夠做到定時睡覺起床的，額，和楊涵寧雲雨過後不算。這天早上卻是張雅惠早早就把他叫起來了，足足比往日里早了半個小時。　　“老媽，隨便挑一套就行了，像你這種挑衣服的方法，恐怕中午吃飯的時候，我們都出不去門。”看着老媽在衣櫃里不斷的拿出衣服，在唐昱的身上比劃兩下，搖了搖頭再放回去，之後再拿出一件，比了比，感覺不合適又在放回去，唐昱在這已經站了近十分鐘了，老媽卻還沒有挑出一套她認為合適的。　　唐昱的衣服其實也真夠多的，裏面大多數都是二叔給他買的，以前基本二叔每一次來，都大包小包的買一大兜子衣服，二叔買衣服不論件，而論打，一打一打的買，日久之後，也就形成了唐昱這個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衣服的衣櫃，裏面有些衣服甚至唐昱一次都沒穿過，商標還在上面沒有撕下來。　　唐昱現在第一次感覺二叔給他買的衣服實在太多了，照老媽這種挑衣服的方法，何年何月他們能出門啊。女人啊，在這種事情上邊總是很麻煩的，給她們自己個兒選衣服穿麻煩，給別人選也麻煩，唐昱都有點受不了了。　　“隨便怎麼行，昨天你乾爸走之前特意囑咐過，今天要穿的好點，隨便怎麼能行呢。”老媽依舊孜孜不倦的埋頭在衣櫃中，拿出一件件衣服，在唐昱身上比劃了一下，又再次放進去，絲毫沒有注意到唐昱臉上那種哭笑不得的表情。　　換一套衣服整整有了半個小時的時間，直到老爸打電話問出門了么，老媽才發現已經八點多了，頒獎典禮九點正式舉行，這都八點多了，這是老媽才知道着急，匆匆的換了一身還算順眼的衣服，拉着唐昱便出門了。嘿，張雅惠對於唐昱能得到這麼一項榮譽還是比較高興的，雖然不滿意唐昱為了這項榮譽而受了傷，不過哪個母親不喜歡看到自家兒子高高的走上領獎台受萬人崇拜的樣子。　　方建銘給他的那輛車還在恆達那邊，那車，無論是車還是車牌子，都太張揚了些，方建銘當時是為了感謝唐昱幫助方家的，也沒有想太多，怎麼貴重怎麼來，所以是拉風的寶馬外加拉風的牌照，當然，重要的是牌照。不過他可不知道，唐昱這小子自打重生過來，最不喜歡的就是張揚了，那部車他開着不大喜歡，倒不如留在百聆那邊撐門面，自然的，這會兒就沒有坐騎了，所以出門后，唐昱只能打了一輛車，向市政府辦公大樓不遠的少年宮走去，頒獎典禮就在少年宮舉行。　　十佳少年，十佳和少年這兩個詞兒，在唐昱看來，那可都是耐人尋味的，嘿……　　這一上午對唐昱來說簡直是充滿這麼與苦難的一上午，唐昱宛如木偶一樣，被人呼來喝去，台上台下來回不斷的跑，最讓唐昱難以忍受的是胸前的那朵巨大的大紅花，那佔了大半個胸的大紅花五花大綁的系在胸前，左右看了看其他幾個同樣獲得十佳青年帶紅花的少年，看着他們臉上的笑容，唐昱怎麼看怎麼覺得自己好像是在舉行集體婚禮新郎官，而且還是那種古代的婚禮，那巨大的紅花就像是新郎的象徵一般，如果真的面對美女和美女成親的話唐昱還可以接受，但他面前的那裡是美女啊，基本上全部是三四十的壯漢或者小老頭，還有無數閃光燈攝像機，今天的頒獎典禮可是全市所有的媒體都來了，在那明晃晃的鏡頭下，唐昱心中即使再不滿，在煩躁，都要保持笑容，兩個小時的頒獎典禮下來，唐昱感覺自己的臉都僵住了，嘴巴本能的咧着，使勁的揉了揉臉，才緩解了那種僵硬感，嘴巴不再那樣傻傻的咧着。　　倒是那給唐昱特意寫的頒獎詞挺有味道的：他勇敢，他機敏，他為了別人不惜把自己置於險地，一人獨斗六名兇狠的歹徒……　　頒獎的時候陳怡也來了，也是被邀請的人之一，只不過那頒獎詞兒倒是讓唐昱想起，企圖強姦陳怡最後還把自己送入醫院的六個青皮混混來，也不知道這幾個人下場如何，偷着問了二叔幾句，這才知道，那幾個人，這會兒依然在監獄裡邊水深火熱着。　　話說，這幾個人可算是倒了大霉了，當初被杜大浩蠱惑着想要去禍害陳怡，結果人沒禍害了，自己反倒是進監獄了，他們這幾個，也算是蘇慕儒發動嚴打的導火索，自然在東陵市裡邊不討喜，便是虎爺對他們也很是生氣，至於其他的混子，多也把他們當做嚴打的罪魁禍首，作為混子，他們這些人都是嚴打的受害者，對於老街的這六個青皮自然也沒有什麼好臉色，於是乎這幾個人受罪的生涯就開始了，唐天浩安排的人過後有成少洵托關係安排的人，再後來就是其他的自發的混子們，一個個都看他們不過眼。　　要說他們，若是得手了遭這些罪也就罷了，關鍵他們那會兒可沒有得手，陳怡至今還好好的，他們可就是典型的沒吃了狐狸肉反倒是惹了一身騷。　　聽到這兒，唐昱心中這才舒服點，他可不希望那幾個打過陳怡主意的青皮能夠囫圇着出了監獄，不過好心情並不能緩解他這會兒生理上邊所受到的煎熬。　　就在主持人宣布十佳青年頒獎典禮結束的瞬間，唐昱一下子跳起來，一把扯下胸前的大紅花，將手中的那個所謂的十佳青年榮譽證書和大紅花一起塞到母親張雅惠的手中，在她還沒有反應過來之際，唐昱說了一聲，“媽，你自己回家吧，我去沈伯伯家了。”　　之後，變狼狽的逃之夭夭，唐昱很清楚，在頒獎典禮結束后，一定有鼻子和狗一樣敏銳的記者採訪自己，唐昱可不想再咧出那種令臉部肌肉痙攣的笑容了，所以在所有人包括自己的老媽還沒有反應過來之際，趕緊跑路。　　原本可是有安排的採訪的，那些個記者們對這所謂的額十佳少年的背景都是知道的，尤其是唐昱，對於他們來說那是最具有採訪價值的，事先幾個報社也早就按照實力各自商量好哪家採訪哪個，不過他們可沒有想到，唐昱對於這種事情是深惡痛絕的，還沒等他們反映過來就匆匆開溜了，讓一眾等着的記者看的是目瞪口呆。　　要知道，唐昱可是這十佳少年裡邊含金量最高的，無論是唐昱做過的事情還是唐昱的身份，對於他們來說都充滿了含金量，採訪價值最高，最有報道價值，而且唐昱做的事情因為之後聲勢浩大的嚴打，讓東陵市的很多人都知曉了他做過的事情，所以報社迫切的也想報道一下，稍微運作一下，絕對能吸引足夠的眼球。他們可想不到，唐昱這般大的年齡竟然會不喜歡那種萬眾矚目的感覺。要知道，這個年紀的少年人，是多麼的渴望成為其他人的中心，有機會處於鎂光燈下，不知道是多少人的期待。　　唐昱可不知道自己的匆忙離開給後邊等着的記者造成了多大的麻煩，一個個用幽怨的目光看着唐昱的背影，無奈的嘆着氣，不過如果知道的話，唐昱絕對會更加快速的離開的，他是不會把自己放在別人的目光中心的。　　匆忙打車離開，直到唐昱趕到恆達取出自己的寶馬，上了高速公路之後，唐昱才心有餘悸的呼出一口氣，這一上午，太煎熬了。前世的他就厭煩了這樣的事情，今生有辦法逃避，他自然要毫不猶豫的避過去，低調，低調才是王道啊。　　至於去省城，這個是昨天晚上和他老爸以及乾爸蘇慕儒談話的時候就定下來的，他有不短的時間沒有去過省城了，也是該道省城去了，而且最近東陵市發生這麼多的事情，唐昱作為沈睿鴻和蘇慕儒之間的傳聲筒，也很有必要去交代一下，順便從沈睿鴻那裡打探一些省城的事情以便給蘇慕儒參考，沈睿鴻自然也是默認了這些的，也會有意的把一些事情通過唐昱的口透露給蘇慕儒，一些他不方便直接和蘇慕儒交流的，就要通過唐昱的口了。　　還別說，幾天不見，唐昱還真有些想念那個聰明伶俐一見到他就要他抱的小語馨了，當然，至於想不想除語馨之外的人，也只有唐昱心中自己明白。　　這麼想着，沈芸那丫頭的影子從心中閃過之後，緊接着又換成了宋宛如……

# 第一百六十八章 再赴省城

　　唐昱進入省城來到香榭苑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兩點多了，張雅惠現在對他自己開車的行為也算是默認了，不再多說什麼，唐昱這車技，前世可是歷練了十多年的，技術倒是過關，只不過前世這小子親自經歷過一次車禍，雖然人沒啥事兒，不過也嚇的不輕，所以開車一直不怎麼快。　　香榭苑的保安已經和唐昱很熟了，輪值的幾個班的警衛都和唐昱打過照面，而且沈睿鴻還讓秘書給唐昱辦了出入省委大院的出入證件，所以唐昱來香榭苑的時候都不需要往沈家打電話，直接就放她進去了。事實上，唐昱那個車牌照也足夠唬人的，單單那個號碼很靠前的軍牌就得讓即便是省委大院的警衛都要另眼相看，不過省委大院到底是不同於一般的機關大院的，這裏就不一一細說了。　　開門的是宋宛如，看到唐昱便開口笑道，“昨天爸就說過你這两天會來，他就猜到你今天要來了，沒想到這麼快。”　　“能不快么，幾天不見宛如姐，我的心就難受，還不趕快找時間就過來，哈哈哈。”唐昱笑嘻嘻的開了一個半葷半素的玩笑，不過他也注意到，剛剛宋宛如看到他的時候，臉上有一絲尷尬的神色一閃而過，顯然又想到了上次在醫院撞破唐昱與楊涵寧的事情。　　頓了頓，見宋宛如臉上沒有惱色，這才道，“當然，還想小芸、小語馨，還有沈伯伯、鄭伯母。”　　“小昱哥哥抱。”宋宛如腳邊的小語馨跑過來，向著唐昱張開雙手，露出一個甜甜的笑容。　　幾天不見這小傢伙似乎長了不少啊，怪不得宋宛如不抱了呢，估計是有些難以負擔這小傢伙的體重。這小丫頭最是膩人，總是喜歡賴在別人的懷裡，當然，這人必定是親近之人，小語馨雖然年紀小，不過見了不親近的人也是會板臉色的，估計也受那次掉入水中的影響。　　唐昱一彎腰，將小語馨抱在了懷裡，“小語馨啊，這幾天有沒有想哥哥啊。”　　唐昱一邊說著一邊向屋中走去，還不忘斜眼看了看旁邊的宋宛如，見她只是臉色飛速紅了一下，便恢復正常了，並沒有露出什麼不愉之色便稍稍放下心來，同時心中也閃過一絲失落。　　這時鄭舒嫻正從樓上下來，唐昱微微躬了一下腰，“鄭伯母好。”　　“呵呵，小昱來了啊，這回好了，我們又有口福了，晚飯就交給你了，呵呵。”鄭舒嫻和唐昱寒暄了一下，還不忘唐昱的一手好菜，唐昱自打露過一手做菜的好本領之後，每次過來沈宅，趕上飯點的時候總是要露一手的，他和沈家之間極為的熟絡，沈家人不拿他當外人，他也不拿自己當外人。　　“沒問題，只要伯母想，我天天給您做。”唐昱笑道，對於做飯，唐昱並不反感，反倒覺得欣慰，就從這點上，就可以看出沈家人沒有打他當外人，而是當做自家人，自家人給自己人做飯，又怎麼會有那麼多說道呢。況且，對於做飯，他對這種事兒向來是很享受的，若是沒有那麼多其他的想法，他倒是樂意自己開個小飯館，絕對不會賠本。有這手本領，倒是不愁日後沒工作活不下去。　　“小語馨啊，你還沒告訴哥哥，你到底想沒想我啊。”　　“想了，當然想了，語馨剛剛就說想了，只不過哥哥和奶奶說話，沒有聽到。”小語馨笑着說道，懶懶的你在唐昱懷裡，“還是小魚哥哥好，媽媽現在都不抱我了，她說我太胖了，抱不動我了，小昱哥哥，你說語馨胖么？”小語馨撅個小嘴，一副很委屈的樣子，睜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唐昱，期待唐昱能給出她想要的答案。　　看來愛美是每個女性的天性，即使是幾歲大的小語馨，也知道胖不好看，看那眨着的小眼睛和握着的小拳頭，只怕唐昱回答的不如意就要吐他一臉的口水，這可是小語馨貫用的手段，親在臉上弄一臉的口水。　　“怎麼會呢，語馨哪裡胖了，語馨是長大了，是大姑娘了，是大姑娘后，就不能讓媽媽抱了，那樣別人就會羞你的。”唐昱笑着看了宋宛如一眼，回過頭對語馨說道。　　“媽媽，你看，小昱哥哥都說我沒胖，你和小芸姑姑騙人，非要說我胖了，我只是長大了，我是大姑娘了，所以我決定，以後不要你抱了。”小語馨煞有其事的對着宋宛如說道，回過頭又看向唐昱，“就讓小昱哥哥抱。”　　額，唐昱摸了摸鼻子，哭笑不得，哪有長大了不讓媽媽抱而給唐昱抱的，那豈不是……　　唐昱愕然，宋宛如和鄭舒嫻也是一愣，隨即看着什麼都不懂的小語馨哈哈的笑了起來，看着唐昱那鬱悶的表情，整個屋子的氣氛頓時活躍了起來。　　“多虧你了，語馨現在越來越粘人了，但我可抱不動她了，多虧你了，否則不知道以後會不會被她粘死。”宋宛如趁小語馨不注意，在唐昱耳邊說道。　　感受到耳邊熱熱的帶着清香的氣息，唐昱覺得很是痒痒，本能的轉過頭，好巧不巧的正好“碰到”宋宛如那粉嫩的小嘴，當然，說碰到有些過了，應該還有一兩公分的距離，只不過是吐氣可聞罷了。只不過還是讓宋宛如嚇了一跳，觸電一般跳開，平時冷靜無比的她，此時的臉上也不禁掛起來兩朵紅雲，狠狠地瞪了唐昱一眼后，轉過頭去不理唐昱。　　“對了，語馨，你小芸姑姑呢？”唐昱左右看啦看，卻沒有發現沈芸這丫頭的影子，不由得開口向懷中的小語馨問道，也正好藉著這個話題來沖淡剛剛所帶來的尷尬。饒是他老臉很厚，對於剛剛差點吻了宋宛如的事情還是覺得很尷尬的。　　“小雲姑姑去學游泳去了，她說在其他方面不能超過你，一定要在游泳上超過你。”語馨學着沈芸說話時的神態和語氣，學的惟妙惟肖，一時間，屋中又是笑聲一片。　　學游泳去了？一提到游泳，唐昱就想到那次和沈芸在游泳館的旖旎風情，暗笑一聲，這小丫頭，學游泳也不叫我，難道還有比我教的更好的老師么？唐昱不要臉的想着……　　時間在唐昱和鄭舒嫻的對弈中不知不覺的從指間流過，一如以前那樣，兩人共對陣三局，第一局鄭舒嫻讓唐昱一子，唐昱慘敗，第二局鄭舒嫻讓唐昱二子，鄭舒嫻險勝，第三局鄭舒嫻讓唐昱三子，下了近半個時辰，鄭舒嫻最後額頭上一層細密的汗珠，無奈，人老了，精力又怎麼比得過唐昱這樣的大小伙子呢，收官的時候一不小心，在第三局，鄭舒嫻小敗一目。　　他們兩人之間下棋也沒有什麼讓棋的說法，再說，若是唐昱這小子不盡全力，以鄭舒嫻的眼力，定然是能夠看出來的，還不如老老實實的表現自己的實力，再者說，自家人之間嘛，也沒有必要搞官場上的那一套，否則的話鄭舒嫻只怕不喜的。在自家人面前，那些小手段，還是不要賣弄的好。　　“呵呵，小昱的棋藝越來越精湛了，恐怕再打兩年棋譜，就超過我了。”鄭舒嫻笑着和唐昱說道，拿過旁邊宋宛如遞過來的一條毛巾，擦了擦額頭上的汗，喝了口茶水，輕輕的呼出了一口氣，顯然，這三盤起耗費了她不少精力和體力，不過這會兒說起話來，依然不忘了誘惑唐昱打譜下棋，她在之前可是希望唐昱能做職業棋手的，不過也知道不大可能，唐昱這種人，做職業棋手，有些屈才了，那片天地，對他來說太小了。　　“我哪有時間打譜啊，再說圍棋只是我的興趣而已，平時玩玩還可，我可不會把太多的時間耗費在這上面，和伯母相比，就我這水平，別說兩年，就是四年，我也未必是您的對手，你只不過是年歲大了，精力不如我們這些年輕人，如果是第一局，即使你讓我三子，結果恐怕依舊是我輸。”唐昱不着痕迹的一個小馬屁拍了過去，讓鄭舒嫻本來就瀰漫在臉上的笑容更加燦爛。　　“就你小子嘴甜。”鄭舒嫻笑罵了一句，不過心裏邊也是喜歡的緊，誰不希望別人奉承幾句，尤其是在自己喜歡的領域，又是唐昱這個小子說的話。　　就在這時，門開了，一陣輕微的腳步聲伴隨着一聲清泠的聲音傳到屋中。　　“媽，我餓了，累死我了，這個教練笨死了，還不如唐昱那個壞小子呢，教了我一天都沒把我教會。”沈芸帶着家中的鑰匙，所以沒有按門鈴，自己便進來了，一邊說著今天游泳館的女教練，一邊又數落起唐昱來，話音剛落，便看到大廳中，唐昱似笑非笑的看着自己。　　“我說我的芸大小姐，我什麼時候成壞小子了，這沒有證據可別亂說話，小心我告你誹謗，讓你陪我的名譽費和精神損失費。”唐昱佯裝傷心的樣子，兩隻眼睛悲憤的看着沈芸。　　沈芸的臉上頓時升起了兩朵紅雲，想到上次在游泳館裏面的情形，她只感覺自己的臉上越來越燙，紅暈一閃而逝，轉而卻感覺自己的氣勢太弱了，不由自主的撅着小嘴反駁道，“哼，壞小子，你就是壞下子，小語馨，你說她是不是壞小子。”沈芸手指着坐在沙发上的唐昱，轉過頭向小語馨問答。　　小語馨煞有其事的看了看沈芸，又看了看唐昱，皺起了小眉頭，一副思索的樣子，半天才抬起頭，對着沈芸說道，“才不是呢，小昱哥哥才不是壞小子呢，小昱哥哥會抱我，小芸姑姑不抱語馨，所以小昱哥哥不是壞下子，小芸姑姑才是壞姑娘呢。”說著跑下唐昱，張開雙臂，不用看就知道讓唐昱抱。　　“哈哈哈……”一時間，屋裡又是一陣笑聲，這個小語馨真是全家的開心果，家裡有了她，就有了快樂。　　唐昱一把抱起小語馨，“哈哈，小語馨說的太對了，她是壞姑娘，咱們小語馨是好姑娘。”說著，唐昱又把小語馨放到了地上，站起身，“語馨乖，小昱哥哥要做飯去了，要不一會兒就把那個壞姑娘給餓壞了。”說著，便走向廚房。　　看着唐昱在廚房忙碌的身影，鄭舒嫻輕輕地說了一句，“小昱這孩子真是好孩子啊。”說著還似有意似無意的看了沈芸一眼。　　似乎感受到了鄭舒嫻那意味深長的眼神，沈芸臉上剛剛退下的紅霞，又再次升起，嘴中兀自強硬的道，“哼，壞小子就是壞小子，永遠也不會好到哪去的。”　　晚飯不算豐盛，四菜一湯，標準的食堂伙食，但卻被唐昱做的特別精緻，可謂是色香味俱全，讓人一看就有食慾，才剛一上桌沈芸那小丫頭便迫不及待的要動筷，但卻被宋宛如用筷子輕輕的打了一下，“去，和語馨一起去洗手去，小語馨都知道飯錢洗手，你這麼大個丫頭怎麼還不懂規矩呢。”宋宛如笑着說道。　　“人家不是餓了么。”沈芸撅着嘴走向衛生間。　　“嗯，壞小子做飯真是越來越好吃了，以後你可要常來啊，如果每天都來得話，就可以省下我家的保姆了。”沈芸一邊瘋狂的向著桌子上的菜發起掃蕩，一邊用塞得滿滿的小嘴說道。　　“哦，原來我在你眼裡只是相當於保姆啊，難道我在你心中的地位只是如此么？”唐昱哭喪着臉看着沈芸。　　聽到唐昱問自己，沈芸快速咽下嘴裏的菜，看了唐昱一眼，搖了搖頭，“錯了，你在我心中還不如保姆呢，我家的保姆姐姐還可以幫我洗澡搓背……額，哎呀，壞小子，快吃飯了。”沈芸一時說錯嘴，惱羞的瞪了唐昱一眼，紅着臉再次向桌子上的菜發起了進攻。　　你家保姆幫你洗澡搓背，我也可以啊。看着沈芸那紅似蘋果的笑臉，讓人有一種想咬一口的衝動，心中暗自嘀咕着，但是這話唐昱也只敢在心裏嘀咕，當著這麼多人的面說出來，他可就不敢了，不過沈芸的這句話還是讓這小子浮想聯翩。莫非，這，也是一種暗示？唐昱惡意的揣測着。　　沈睿鴻是在飯進行了一半的時候才回來，他們家裡邊，吃飯向來是不會等他回來才開席的，他回來的點經常不固定，所以大家就先吃起來了。進來后看到唐昱，沈睿鴻並沒有露出驚訝的表情，好像早就知道唐昱會來一樣，笑着和唐昱打了聲招呼，洗了洗手后，便坐下來和大家一起吃了起來，不過也只是隨意品嘗了一下唐昱做的菜，看來在政府那邊吃過了才回來得。　　飯後，唐昱並沒有幫着宋宛如和沈芸一起收拾碗筷，而是被沈睿鴻叫到了書房，這自然也是意料中的事兒，往日里，收拾碗筷這種事兒本應該是保姆做的，只不過唐昱來了總被宋宛如和沈芸一起擠兌着去做，然後把沈芸和宋宛如也忽悠着去做，上次沈芸還打了幾個盤子讓大家笑了好半天。　　看着這兩人進入書房，鄭舒嫻和宋宛如對視一眼，笑了起來，唐昱每一次來，書房是必去的地方之一，這都是慣例了，每次沈睿鴻都會把他叫進去談論事情的，足見唐昱在沈睿鴻心中的地位了。能進入沈睿鴻的書房的人，可沒有幾個，能如此頻繁的進入沈睿鴻書房的人，好像除了沈睿鴻本人，就是唐昱了，就是鄭舒嫻除了幫沈睿鴻打掃之外，也沒有進去過幾回。當然，沈睿鴻的秘書不計算在內，這個人是需要經常出入書房的，只不過他在書房裡邊做的事情，和唐昱卻是不能比的。　　“恭喜沈伯伯即將正式接任省長職位。”剛進入書房，唐昱便笑着想沈睿鴻道喜。　　“在東陵市委書記即將到任的消息傳到東陵的時候，我就知道你小子一定會猜出其中的關鍵和一些門道，所以我昨天就猜出了你這两天一定會過來。”沈睿鴻笑着應了一句，看起來心情不錯的樣子。　　“省里的事情，完全的結束了？”唐昱好奇的問了一句。　　他問的，自然是指省裡邊權力分配的事兒，沈睿鴻的任命下來以及東陵市的市委書記的人選決定下來，都預示着省裡邊新一輪的權利分配結束了，雖然這事是明擺着的，但唐昱還是忍不住問了出來，當然，官面上說話不會完全的說出來，唐昱自然也不會直接問。　　“兩天後，我的任命就從中央下來了，正式的接任省長職務，當然，暫且是代省長，這個你是知道的，還要經過人大的表決的，想來不會有什麼跳票發生的。而你們東陵的市委書記不日也要上任了，這些事情也算告一段落，可能會平靜些時日。”　　沈睿鴻沒有回答唐昱的問題，有些事情不必說頭，自己心裡頭有就行了，點頭了反而對大家都不好，在官場上就是這樣，做任何事、說任何話都要留有三分餘地，都要給自己留條後路。所謂禍從口出，在官場上尤為重要。不過沈睿鴻說跳票倒是有些開玩笑的意思了，蘇慕儒現在能崛起，在外人開來，崛起的起點，其實就是從跳票開始的，在那一局裡勝了陳松威一局，這才逼得陳松威狗急跳牆，這才有了後續的一堆的事情，也早就了蘇慕儒現在的地位。事實上，跳票這種事兒，在國內的政治體制下，是很難發生的，有時候數十年也難得一見。　　不過沈睿鴻剛剛的話，倒是也間接的說明了某些事兒。　　是啊，是要告一段落了，從四月份唐昱重生開始，無數的事情便接踵而來，先是二叔的房地產泡沫，陳松威誣陷蘇幕儒，之後便是蘇幕儒脫困回歸東陵，和自己的父親逐步的掌控東陵，而自己幫助宋宛如打理恆達，收購百聆，已近VCD項目，畢業，勇救陳怡，坎坎坷坷跌跌撞撞一直到現在，短短的四個多月的時間，自己竟然經歷了這麼多，是該告一段落了。　　是會平靜一段時間，東陵市委書記到任，會和乾爸擁有一段時間的蜜月期，畢竟他要先在東陵站住腳才有說話的能力，而省里也隨着沈睿鴻的接任，一切重歸平靜，似乎一切都靜了下來，但唐昱知道，這不是結束，而只是前一段時間發生事情的沉澱，未來即將要發生的事情的醞釀，現在的平靜只是暴風雨前夕的平靜，迎接唐昱的，恐怕是更危險的風雨。　　“沈伯伯，你能和我說一下新任的東陵市市委書記么？”唐昱面露渴求之色，這才使他來省城最重要的原因。　　東陵市包括市長蘇幕儒在內，所有人都對這位新到任的市委書記一無所知，當然，也不能說是一無所知，不過都是些模模糊糊的東西，很多東西都不完全知曉的，這在官場上是很致命的，不知道他的底細，你就無法針對他作出判斷，對他的態度是該強硬還是該柔和都難以決定，如果他有強大的後台靠山，對他的態度就不能太強硬，如果他沒有靠山，只是一個毫無背景的學院派，那麼有些事情就可以強硬一些，可以爭取到更多的利益。　　吉隆章家在運作的時候是很保密的，等到蘇慕儒知道具體人選的時候，也沒有太多的時間給他收集資料了，所以對此人知之甚少，這會兒，唐昱連人家的名字都是不知道的。當然，蘇慕儒或許是知道的，若是他也不知道，那這個市長做的也太失職了，至於不直接告訴唐昱，自然有他的道理在。　　“呵呵，我就知道你會忍不住問出來的，其實和你說說也無妨的，畢竟你以後依然會知道的，蘇慕儒啊，倒是知道認了這麼個好乾兒子。”沈睿鴻停頓了一下，拿起桌子上的茶杯，卻發現裏面沒有查了，唐昱頓時心領神會的拿起旁邊的茶壺，給沈睿鴻倒了一杯。　　沈睿鴻讚賞的看了唐昱一眼，眼力見這個東西，無論是經商還是為官，都是必備的一種本事，唐昱能明白這個，就說明唐昱將來無論是經商還是為官，都會減少不小的阻力。

# 第一百六十九章 新市委書記

　　端起茶杯淺淺的抿了一口茶，沈睿鴻繼續說道，“這個新到任的東陵市市委書記叫錢啟建，蘇慕儒想必應該是知道這個名字的，估計有人會和他說的。哼，若是到現在還不知道對手的名字，那他這個市長也別做了，起碼要知道自己的對手是誰。不過這個錢啟建，此人還是有些本事的，他沒有什麼背景的，能一步步的走到今天這一步，不容易。蘇慕儒雖然說現在東陵市有了不錯的局面，不過也萬萬不能小瞧了他，小心了吃了虧。”　　“沒有背景？那他又怎麼當上這個東陵市市委書記的，不會是天上掉餡餅砸到他頭上的吧。”唐昱笑着問了一句，不過心下也有些奇怪，看沈睿鴻剛剛的口氣，這個錢啟建的年齡也不是很大，沒有什麼背景能走到市委書記這種實權正廳級的位子上，那可不是一般的不簡單啊。　　沈睿鴻搖了搖頭，“天上掉餡餅？怎麼可能，這個錢啟建雖然沒有什麼背景，但卻有，嗯怎麼說呢，應該叫盟友吧，他的這個市委書記的位置也是在這幾個盟友的努力下才拿到手的。而且，此人的能力也是不俗的。”　　沈睿鴻口中說著其能力的不俗，不過唐昱卻是聽出了裡邊略帶一絲不屑，看來這能力不是長於經濟，還是長於內鬥啊，不過不管怎麼說，能走到市委書記的位子上，那就是人家的能力。至於說盟友什麼的，哪個當官的沒有幾個，只不過要看其盟友的實力是否強大罷了。　　說是盟友，其實不過是一個個的利益結合體，彼此之間有着各種各樣的利益糾纏罷了，至於其他的什麼，卻是談不上的，所以沈睿鴻說起錢啟建的盟友來唐昱也沒什麼好奇怪的，沒有背景，若是再沒有盟友，那這個官也就做到頭了。　　“吉隆章家？”　　唐昱立時就想到這個吉隆章家這個遼海省民營企業的老大，唐昱早就說過吉隆章家一直在運作東陵市市委書記。東陵市官場上的很多人也都知道吉隆的章家在運作這個市委書記的位子，比如黃寶德蔡明財還有馬華全這些人，蘇慕儒也是收到了消息的。　　以前唐昱對此還嗤之以鼻，一個堂堂的市委書記怎麼說運作就可以運作出來的，你當政府是你家開的？吉隆的章家雖然說是省內民營企業的龍頭，不過企業就是企業，而且還是民營企業，在政治上邊可是沒有什麼話語權的，大型國企在政治上邊還有些話語權，不過民營企業嘛，在政治上邊，那是沒有什麼地位的，一個市委書記的位子，也不是一個民營企業可以隨意摻和的。　　市委書記，在省內來說已經算是有數的為國權重的人了，對於省內的權力分配來說都是很重要的，一個市委書記的位子，足以牽動省內多個大佬的心思，哪是一個民營企業可以隨意摻和的，而且，民營企業摻和這些東西，在唐昱看來那是極為犯忌諱的事兒，前世的經歷告訴他，敢這樣行事的民營企業，最後都會不得好死的，倒是不知道章家怎麼會有這樣的膽量敢做出這種犯忌諱的事兒來。　　當然，章家最後能夠運作成功，也是有些出乎唐昱意料的，開始的時候還以為這個時期的政治體制有些特殊，不過後來想了想也就大致明白了，為何章家竟然能夠運作成功，嘿，也不知道章家為了這個市委書記付出了多少代價。一個市委書記，那可不是個小位子，即便是省裡邊的大人物順水推舟的拿錢啟建來限制蘇慕儒，也需要章家付出足夠的代價。等到省裡邊的局勢穩定了，遲早有找吉隆集團秋後算賬的時候，那時候，管飽叫章家的人慾哭無淚。　　“呵呵，沒錯，是吉隆章家，但是不止有章家，還有另外兩個大集團，兩個我不太欣賞的集團也參与在裡邊，你再猜猜，這兩個集團是誰？”沈睿鴻先是讚賞的誇了唐昱一句，之後有給唐昱出了一個難題。倒也不能算是什麼難題，其實也就是隨意的問了句，也不指望唐昱知道多少。　　本以為唐昱要想很久，但誰知道沈睿鴻的話剛說完，唐昱便接口道，“安皖訊飛集團林家和謝氏集團謝家。”　　唐昱肯定的說道，說實話，唐昱對沈睿鴻了解的不多，他在官場上的事情了解的就更少了，而沈睿鴻既然問自己了，就證明自己應該知道，沈睿鴻剛剛說過，是兩個我不太欣賞的集團，唐昱很清楚，不欣賞這個詞兒，從沈睿鴻這種人的口裡邊說出來，那可不容易，到了他這種位子的人，一言一行都有自己的道理，不會隨意說出來的，既然沈睿鴻說了，而且還是唐昱知道的，又有資格參与到只為書記這種層面的利益絕症，那便好想了，唐昱立刻便推斷出來這兩個集團分別是安皖的訊飛林家和安皖的謝氏集團謝家，因為只有這兩個集團和沈睿鴻有過過節。　　說來，唐昱所知道的大集團也就是那麼幾個，省內和他相熟的便是方家了，除了方家，他知道的也就有吉隆集團了，方家指定是不可能的，以方老爺子的地位，估計也不屑於去做這種事兒，而且他是中央退下來的老人了，既然退下來了，有些忌諱肯定是知道的，而且會刻意的避免，這種遭人忌諱的事情應該是不會去做的。剩下的唐昱接觸過的大集團，就是安皖省的那兩家了，所以唐昱立馬便判斷出來，沈睿鴻說的定然是這兩個集團無疑，省內應該沒有什麼集團有資格去運作一個市委書記的位子了。嘿，和沈睿鴻之間有些齷齪的，也恰好就是這兩個集團了。　　當初林宛如受她在美國留學時的同學謝夢姬邀請，帶着唐昱、沈芸還有小語馨前往安皖旅遊，在遊玩的過程中，唐昱可是清楚的記得那時候的事兒，那會兒，小語馨被一個叫謝茜珍的女人和她的未婚夫林沃欺負，那句“有娘生沒爹養”的話唐昱至今還記憶猶新，即使現在想起來，都恨不得再給那個謝茜珍的惡毒女人一嘴巴。那句惡毒的罵人的話，當時便讓唐昱異常的憤怒，而且，那句話，觸犯了宋宛如的逆鱗，觸犯了沈睿鴻的逆鱗，觸犯了宋家的逆鱗。　　而這個謝茜珍和林沃正是謝氏集團和訊飛集團的人，如此，把小語馨當做寶的沈睿鴻自然把這兩個集團納入對立的行列。像那般辱人的話，便是宋家和解家之後做出了足夠的補償，放低了姿態，也難以取得沈睿鴻的諒解。說來，唐昱能順利的送安��的現代集團接手VCD項目還是有着宋家和解家的關係的，要不當初也不能那麼低的價格就能接手。　　不過事情發生在沈家和宋家這樣的家庭，這種事情，顯然不會因為宋家和解家的低姿態就完事兒了，這種事情不是那樣容易就能揭過去的，不說宋家到現在還沒有出手，便是沈睿鴻，抓住機會也要給宋家和解家弄點麻煩，唐昱倒是沒有想到，在這種情況下，解家和宋家竟然還敢自投羅網的跑到遼海省來，他們要是在安��也就罷了，沈睿鴻鞭長莫及還不好吧他們怎麼樣，不過倒了遼海省，那可就是他這個沈省長的天下了。　　“嗯，沒錯，正是訊飛林家和謝家，訊飛集團、謝氏集團和吉隆集團趁着省里的這次震蕩波動，聯手運作了東陵的市委書記一職。”很顯然，沈睿鴻對那次的事情還是心存介懷，當提到林家和謝家的時候，語氣明顯的重了很多，最後甚至還冷哼了一聲，看來這兩個大集團想要在遼海省安穩下來不大容易啊，一個省長的怒火，可不是那麼容易熄滅的，他們這招自投羅網用的着實妙啊。　　“林家，謝家，呵呵，既然敢進這個泥潭，就要做好陷進去的準備。”唐昱詭異的一笑，嘿，可不止沈睿鴻，唐昱也把這兩家當做肥肉的，有機會啃一口自然也是不會放過的。　　唐昱並不是說大話，如果VCD研究了出來，創造出來的產值根本就不是小小的林家和謝家可比的。而且，若是在其他地方，唐昱比起解家和宋家自然是不夠看的，不過在東陵市嘛，那就兩說了，東陵市畢竟是蘇慕儒的天下，強龍還不壓地頭蛇呢。到時候若是不給他們留下一個難忘的教訓，那可就太對不起他們這自投羅網來了。　　不過唐昱還是有些奇怪的，不知道這東陵市到底有什麼利益值得解家和宋家可以忽視沈睿鴻這個遼海省的省長而跑到東陵市來，還參与了章家對市委書記的運作，要說是因為政府資產加入拍賣的事情在東陵市試點，這裏邊的利益應該還無法吸引動解家和宋家的這樣的大家族，而且，他們也不會天真的認為他們和沈睿鴻之間的梁子已經消了，便是再大度的人，被觸犯了逆鱗之後還有脾氣呢，更何況是沈睿鴻這種大權在握的人，他們跑到東陵市來，那就是送上門給沈睿鴻宰割啊。　　倒是沈睿鴻聽了唐昱那略顯霸氣的話之後詫異的看了唐昱一眼，不明白他哪來的這種信心，不過也沒多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沈睿鴻自然不會去深究這裏邊的東西，而且也知道，唐昱對付解家和宋家，是為了給小語馨以及宋宛如出氣的，他沈睿鴻也要承這個情的，雖然一家人之間不必說出來。　　他也知道唐昱這小子在商業上邊的天分不淺，沒有哪個人在初中時代就抱着英文原著的商業大部頭讀的，唐昱能做到這一步，自然是不簡單的，便是沈睿鴻這種身居高位見多了天才的人都佩服唐昱在商業上邊的天分。唐昱既然這麼肯定能讓宋家和解家在東陵市吃癟，想必是胸有成竹了。　　事實上，都不用唐昱如何做，若是宋家和解家真的敢大舉進入遼海省，肯定要損兵折將的，不說沈睿鴻，便是省內的其他大佬，對這兩個外省的集團也未必喜歡的。就是年代的那會兒地方保護主義大行其道，宋家和解家在商業上邊都很有實力，若是大舉進入遼海省，必然會對本省的企業造成衝擊的，在地方保護主義盛行的時代，便是省內的大佬，大多數也是很排外的，不大喜歡這種外省過來的大鱷。而且，乘着遼海省省內混亂的時候趁火打劫，總有秋後算賬的時候，兩個外省的民營企業夥同本省的民營企業的龍頭插手一個市委書記的任命，哼，遲早有他們的苦頭吃。　　在八九十年，民營企業的地方不是一般的弱，無論是在政商博弈之中或是和國企的博弈之中，幾乎沒有任何優勢可言，當年有個人說了句話，叫做“宏觀過熱，調控民企”，說的就是民營企業的尷尬地位。處於這種尷尬地位上，反而做出了逾越的事情，實在是有些膽大包天了，倒不知道是什麼人給了他們這樣的膽子。　　……　　唐昱就在香榭苑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在吃過早飯後，便開車會東陵了，當然，這頓早飯依舊是唐昱做的，有唐昱這位堪比普通小酒館大廚的手藝，沈家人又怎麼回去吃別人做的飯呢。　　唐昱之所以如此急匆匆趕回去，只不過是想儘早的回去告訴老爸和乾爸這個錢啟建的底細，這些事情還是早早讓蘇慕儒了解的好。　　錢啟建不日就要上任，但是蘇幕儒卻對這個即將到來的市委書記知道的極為有限，雖然蘇幕儒遲早都會知道他的底細，但早知道總比晚知道要好得多，早知道就早做些準備。沈睿鴻那邊有一份基本的資料，這是需要交給蘇慕儒的，僅僅憑藉蘇慕儒自己的渠道，得到的資料肯定不如沈睿鴻這邊的。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嘛，說的就是這般。　　三個小時候，唐昱把車停放到了百聆，之所以沒有像以前那樣停放到恆達，是因為恆達現在除了一片空廠房和幾個打更的老大爺之外，已經沒有人了，所有的人全部都搬到百聆這邊來了，那邊現在已經完全是哥空殼子了。　　當然，這隻是暫時的，唐昱早就決定把百聆的生產線挪到恆達，前幾天還特意帶着百聆的一些生產人員去恆達的空廠房那裡看了一遍，完全可以移過去，只不過現在還沒有動手罷了，那邊恆達原先的廠房設施可是不錯的，比百聆這邊的環境和設施還要好上一些，當初宋宛如和解家大小姐可是投入了不少的資金的。　　打了一輛車，向家趕去，路遇一個報攤，唐昱下車買了一份報紙，這是唐昱近期才養成的習慣，看報紙，看新聞，唐昱知道自己擁有重生的金手指，但也不能啃老本啊，學習如行舟，不進則退，學習更多的東西，便可以讓自己的眼界更高，思考問題更細膩，這也是為什麼當初唐昱在醫院時，拿着那本經濟學的大部頭啃的原因，要時常為自己充電，否則遲早有一天會被這個世界淘汰的。　　坐在車後座，唐昱胡亂的翻看着書中的報紙，看看是否能尋找到對自己有用的信息，恍然間，唐昱看到報紙上的一張照片，照片上橫排站着十個少年，每個少年胸前都系著一朵巨大的大紅花，雙手捧着一張榮譽證書，橫置於胸前，中間那個臉色發稚的可不就是自己嘛，臉上露着僵硬的笑容。照片的旁邊有一行巨大的黑體題目，《為東陵爭輝的十佳青年》。　　唐昱很輕易的便從那是十個青年中找到了自己，看着自己那比哭還難看的笑容，看着那如同古時新郎官的裝束，唐昱直有扶頭的衝動，我靠，這是那個記者拍得，不會等本少爺擺個漂亮點的POOS再照么，本少爺的光輝形象全都毀在這張照片上了，唐昱仰天長嘆。　　鬼知道唐昱有什麼光輝形象。　　“昨天中午，在我市的少年文化宮舉行了今年的十佳青年頒獎儀式，與會者近百人，其中市委秘書蔣愛民、市人大委員陳大偉、市人大委員姜昕等十餘位市領導參加了這次頒獎典禮，並親自為十佳少年頒發榮譽證書，並致辭。這次榮獲十佳少年稱號的分別為張玲宇，馮譚辭，劉繼輝，唐昱……”　　出租車廣播中正在播報昨天十佳青年頒獎的新聞，唐昱此時才突然間感覺到，自己出名了，自己成名人了，就在這種不知不覺間，自己似乎已經被無數人記在心裏。恩，說無數人或許是有些誇張了，不過東陵市的很大一部分人，這就不誇張了。其實應該說，唐昱這小子在東陵市的青皮混混中的知名度足夠高才是，簡直到了聞之色變的程度。　　“小伙子，你不知道吧，十佳青年中的那個劉繼輝是我侄子，我這侄子可了不起了，在火車站撿到了一個大皮兜子，裏面全是花花綠綠的紙，我那侄子心也好，既然這東西不是自己的，是別人的，那就應該送給警察，隨後便將那個皮兜子交給警察，你知道那個兜子里的是什麼么？我告訴你吧，那兜子里是錢，而且是港幣，那兜子里的錢摺合人民幣有將近五十萬呢，那可是五十萬啊，我得開多少年車才能轉來五十萬啊，面對如此大的誘惑，我那侄子硬是連猶豫都沒猶豫，直接全部都交給警察了，你說我這侄子有多善良，他現在可是我們一家人的驕傲。”　　司機在那滔滔不絕的講述着他侄子是光輝事迹，但是唐昱在後排怎麼聽，怎麼感覺這人的語氣中有股懊悔的意思，估計他們並不是有意把這些錢送回去吧，也許是他那個侄子根本不認識什麼港幣，根本不知道那是錢，也許是在他那個侄子撿到那個皮兜子的時候，還有其他人看到，所以他不得不交給警察，總之不管是因為什麼原因送回去的，他們一家在聽到那個皮兜子里的東西價值幾十萬的時候，恐怕心裏早就後悔死了。　　“這十佳青年裡，除了我那拾金不昧的侄子之外，我最佩服的就是那個見義勇為的唐昱，聽說他為了救一個小女孩，徒手勇斗十幾個大漢，最後把那些大漢全都給打跑了，而他自己也因為透支而陷入昏迷，直到前不久才醒來。”　　我靠，唐昱？這說的是我么，十幾個大漢？我的天啊，要是那樣的話，我早就再次轉世重生了，最後還把那十幾個大漢打跑了？我的個老天爺啊，我啥時候變得這麼英勇了，我怎麼不知道。體力透支？我怎麼記得自己是被別人飛來的板磚拍飛了啊。　　“忽悠的吧，把十幾個大漢打跑，那還是人么？那個唐昱不過是個小孩子，又不是什麼特種兵的。”唐昱有心給自己正名，但他還沒說完，便被那司機打斷了。　　“嘿，你還別不信，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也不信，但我經過多方打聽之後，我才知道真相。”那個出租車自己顯然是不滿唐昱質疑他的話，滿嘴的唾沫星子立馬又飛向了唐昱。　　“真相？什麼真相？”唐昱好奇的接口道，他倒是想聽聽，這外邊到底把自己傳成了什麼樣子，該不會是後世的那種反穿內褲的超人吧。　　“經過我多方打聽才知道，這個唐昱從小是在少林寺長大的，一身橫練功夫，別說是十幾個大漢了，就是再多一倍，也不一定能拿他怎麼樣，如果不是那些大漢車輪戰消耗唐昱的體力，唐昱最後都不會昏迷。這小伙子，可不簡單呢，看過少林寺那部電影吧，他練的就是那裡邊的功夫。”　　司機在前面侃侃而談，而唐昱已經在後面已經翻白眼了。　　偶滴個神那，這究竟是哪跟哪啊，武俠電影看多了吧，怎麼又出來個少林寺，還橫練功夫，唐昱終於知道為什麼牛能在天上飛了，全是這些人吹起來的，什麼東西在這些人的嘴裏都會變成可能，即使哪一天從這張嘴裏傳出某人抱着原子彈去炸太陽這樣的震撼消息都有可能，而且這張嘴還會給你找出無數“確實鑿鑿”的證據，讓你不得不信。　　以前總是聽說人言可畏，現在唐昱才知道，某些人的話是真夠嚇人的。　　唐昱就在那司機的胡天海吹之中，迷迷糊糊終於煎熬到家了，下了車，飛速的掏出錢，塞給了那個“人言可畏”的司機，快速的跑進樓中，他怕他再和那司機呆在一起，他會昏過去，而且是永久性的那種。　　“喂，兄弟，還沒找錢呢。”看着消失在樓道中的身影，那司機感慨了一句，“現在這年輕人啊，記性越來越差了，沒找錢就走了，這樣的人以後怎麼在社會上混啊，如果是唐昱那樣的高手興許還能混两天，其他人可就難說嘍。”啟動車子，出租車便在這司機的感慨聲中絕塵而去。

# 第一百七十章 偶遇李小冰

　　剛剛走到家門前，按了半天門鈴，唐昱終於悲催的承認了，家裡沒人，而自己又忘帶鑰匙了。也是，現在老爸應該在市政府忙前忙后，老媽也在上班，家裡可不是就沒人了。話說，這小子對於鑰匙這種東西，向來是深惡痛絕的，無奈的走下樓，彷徨的走在大街上，唐昱不知道去哪裡，他現在可不敢再打車了，剛剛的那位司機大哥已經給他幼小的心靈留下了陰影，唐昱終於繼不敢坐飛機之後，今天又增加了一樣不敢坐的交通工具，出租車。那位司機大哥可不知道自己的壯舉，不過是多說了幾句話多噴了幾句話從此人家便多了一個出租車恐懼症的人，若是知道的話，不知道會不會得意的笑出聲來。　　唐昱走在大街上，一個個行人從他身旁經過，有些人手裡拿着報紙，有些人正在看那篇關於十佳青年的報道，但是卻沒有一個人發現，走在自己旁邊或者剛剛和自己擦肩而過的那個少年，就是這屆十佳青年呼聲最高的那個唐昱，他們之所以沒有認出來，主要是那個照相時拍照的水平實在太高了，完全捕捉到了唐昱最不像唐昱的瞬間，那張照片和唐昱平時的樣子，是在失真的太厲害了，即使是熟人，和唐昱認識的熟人，如果不仔細辨認，也根本無法認出照片上的那個人就是唐昱。這件事對於本就以低調為行事準則的唐昱來說，還是好事，還真應該感謝一下這個照相師。　　唐昱可能忘了，剛剛自己在那個“人言可畏”的大哥的車上還在暗罵這個照相師拍出的照片有損他的光輝形象，而此時唐昱又在感激這個照相師，真不知道唐昱到底在想些什麼，真是矛盾啊。　　無聊的走到一個公共汽車站點，正好不遠處駛來一輛公交，抬頭看了一眼那公交的路號牌，在車一停一走之間，唐昱已經上車了。　　這路車是通往城郊的，路經市圖書館的，既然閑下來，無事可做，正好去圖書館看看書，充充電，打發一下時間。　　公車走走停停，在停第五次的時候，唐昱下車了，市圖書館到了。　　對於這裏，唐昱並不陌生，重生之前的唐昱經常到這裏，並不是因為唐昱有多麼喜歡讀書，而是喜歡到這裏看漫畫，看連環畫，那時的七龍珠剛剛傳過來，無數少年為此痴迷，而唐昱也是痴迷者之一，就是現在，唐昱家中還珍藏這一套全套的七龍珠，那是二叔在知道自己喜歡這部漫畫后，給自己買的，買回來后，在幾個月間，都快被他翻爛了，由此可見其喜愛的程度，而在二叔給他買七龍珠之前，他便來這看，每天將老爸老媽給的零花錢攢起來，到了周日周六，作為坐車錢，來這看漫畫。　　當然，在下決心學英語的時候也沒少來這兒查資料，以前家裡邊的那些大部頭，之所以能被他給翻譯過來，還是多虧了這個規模不怎麼大的圖書館，就是在這裏唐昱才一一做出翻譯的，而也是憑藉這個借口唐昱才糊弄過去了他老爸，讓唐天鴻相信唐昱之所以對商業上邊的事情如此了解，是因為他看那些經濟學著作而得來的知識。事實上，唐昱前世真正開始鑽研那些書，卻是家庭變故之後，從高中和大學的時候開始鑽研的，初中時代，不過是翻譯了一下罷了，不過英語卻是實打實的在初中便達到了一般人無法達到的水準。　　不得不說，唐家出的人都是足夠妖孽的，起碼都算得上一代人傑吧，其小叔自不必說，以省內第一的成績考入了清華，其二叔在高中時代便開始經商，白手起家到現在攢下了這麼一份家當，至於其父唐天鴻就更不用說了，一遇風雲變化龍，說的便是唐天鴻了，這風雲，自然便是蘇慕儒了，至於唐昱，即便是沒有重生那會兒的唐昱，放在那個年代也是人中龍鳳的，要不也不能在初中的時候便把英語學習到可以看懂那些大部頭的程度。　　且不說這個，信步走進圖書館，迎面一股書卷的氣息讓唐昱情不自禁的閉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氣。無論是前世還是今生，對於讀書唐昱都是異常鍾愛的，前世的時候自不必說，沒有那些積累就沒有後面的厚積薄發，至於重生而來，唐昱也時刻不忘充電，他可不相信僅有前世那十多年的經歷便能讓他在這一世活的風生水起。而且，對於紙質書本，唐昱是異常鍾愛的，便是後世的時候电子書流行起來之後依然無法改變這個習慣，很多書都習慣買實體書，那樣看起來才有感覺。為此，前世的他可沒少在這上邊花錢，記得08年那會兒有個朋友和唐昱開玩笑說，若是他哪天實業了活不下去，把家裡邊的藏書都賣了估計還能給他弄一份不小本金再入商海，足見他藏書之多了。　　東陵市的圖書館規模一般，不過書也不少，一排排書架整齊有序的排放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各種書籍，在每個書架上都有一個小牌子，上面寫的是這個書架放置的是什麼類型的書，唐昱沒有猶豫，徑直走向牌子上寫着的經濟管理的那個書架。無疑，經管類的書對於他這個立志於進入商海的他是最需要的。　　邊走邊隨意的打量着各個書架上的書，猛然間，唐昱不經意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杜大浩。　　咦，這杜大浩怎麼會來這種地方呢，他不是最討厭這種地方嗎，曾經甚至揚言要燒掉學校的圖書館，當然，最終沒有實現，但由此也可見杜大浩對圖書館的厭煩之情。這個小子以前的時候仗着家裡邊的關係在學校裡邊胡作非為不幹好事兒，學習之類的事情自然是最討厭的，倒是沒想到會在這兒看書。　　他怎麼會在這呢？唐昱心下微微奇怪，莫非是浪子回頭了？　　唐昱抬頭看了一眼杜大浩旁邊書架上的牌子，英文輔導，咦，杜大浩什麼事轉性了，他以前不是最討厭學英文么，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我是中國人，不學外國語，英語考試不及格，說明我愛國嗎？怎麼現在又做出這種不愛國的舉動了呢？難道他真的在經歷之前那些事後，轉性了，棄惡從善了，學好了？而且人家看上去很認真，連唐昱走過來都沒有發現，依然皺着眉頭專心的看着書。不過經了那種事兒，浪子回頭卻也不是不可能的，人總不會是一成不變的。　　唐昱很懷疑，但也沒在意，他學不學好，似乎和我沒多大關係，最應該高興地應該是他的父母。　　杜繼海為了他這個不成器的兒子，可是付出了太多了，先是丟了市公安局副局長的位子，之後又是冒着犯眾怒的危險投靠蘇幕儒，可以說，杜繼海已經把他用的東西該給的都給了，如果杜大浩還不長進，還行以前那樣胡作非為，恐怕下一次為了救這個不爭氣的兒子杜繼海付出的將會是自由或者是生命。　　沒有再理會正在聚精會神的皺着眉頭研讀英文字母的杜大浩，唐昱徑直走向寫着經濟管理牌子的那個書架。　　不過想到杜大浩的這種改變裡邊多少還是有些自己的原因，唐昱心中竟然禁不住的有些自豪起來，自己可算是間接的拯救了一個失足少年啊，這還不值得自豪嗎。不過他似乎忘了，杜大浩之所以落到那步田地，和他可是脫不了干係的，便是杜繼海當初被蘇慕儒給擼了也和唐昱脫不了干係的……　　手中的大部頭一頁一頁的被翻過，幾個小時的時間就這樣在書頁中被翻過。　　啊哈，唐昱長長地伸了個懶腰，市圖書館就這點不好，沒有椅子，如果累了，也只能是在書架上靠一下，有的人甚至乾脆蹲下或者直接就坐在地上看。九十年代的圖書館設備可是很落後的，尤其是東陵市這種不發達的城市，圖書館上邊的投入也不多，哪像前世唐昱上大學的時候，經常到市圖書館去上自習，那兒的自習室的質量可是很好的。　　唐昱雖然靠着書架看，但幾個小時的站立姿勢，讓他感覺腰有點不舒服，抬手看了看手錶，竟然已經三點多了，市圖書館的營業時間是早上的九點到下午的四點，現在離關門的時間只有不到半個小時了。　　唐昱合上手中的大部頭，將它放回原來的位置，不是他不想拿回家去看，市圖書館的圖書是可以外借的，但那需要身份證和押金來辦理手續，幾塊錢的押金對於現在的唐昱來說不算什麼，公司的錢雖然唐昱一分錢都沒都過，公司也沒給他發過什麼所謂的工資，但唐昱的兜里並不差錢，二叔隔三差五的就給他幾百，老爸老媽那邊現在也是只要開口，他們就會給你，但唐昱一般不會向老爸老媽開口要錢的。　　押金對唐昱不是問題，但那個身份證可就難倒他了，十六歲的他哪有身份證啊，93年那時候，還是老闆身份證，是需要到十八周歲的時候才可以辦理的，沒有身份證，唐昱也只能將那本看了一小半的書放回去，空着手出來。看着那邊辦理借書的人手裡邊拿着的身份證，唐昱沒來由的懷念去前世的磁卡身份證來，這會兒的身份證，質量比高中的學生證還不如。　　在他離開市圖書館的時候，唐昱特意看了看英語輔導那邊，杜大浩依舊在那裡啃着英語基礎知識，看來這個杜大浩在經歷過如此多的事情后，真的成熟了，變了，雖然為了這份改變杜家付出了許多，但亡羊補牢猶未晚矣，浪子回頭金不換，有了這份改變的心，杜大浩將來或許真的會有所作為，他老爸杜繼海雖然現在是東陵官場公認的最不受歡迎的人，但他畢竟在那個公安局副局長的位子上坐了十多年，其關係如同老樹根一般紛亂複雜，所有的關係豈是說斷就斷的，在某些方面，杜繼海還是可以幫到杜大浩這小子的。　　出了圖書館，唐昱拿出他二叔送給他的那個大哥大，準備給他二叔打個電話，讓他找個司機來接自己，唐昱現在對出租車很是過敏，一時半會恐怕是不敢再坐了，而回家的那路公交要半個小時才一班，唐昱看了看手錶，三點三十八，公交車已經過去了，等下一班還要等半個小時呢，找個年代的公交車可不像前世的那般，頂多十分鐘就有一趟的，叫他二叔過來，同時他也要問問他二叔淘金大廈那邊進行的怎麼樣了。　　唐天浩現在倒有點像是唐昱的專職司機了，唐天浩只怕也是有些無奈的。　　淘金大廈那邊的事情，前幾天倒是聽到過二叔提過那麼一嘴，但也只是提一嘴罷了，沒有深說細說，只是聽說似乎交接轉讓項目的合同已經通過了，萬建對於這筆買賣答應得非常痛快，畢竟在他們看來，和財富廣場的前景相比，這個淘金大廈還差點，而他二叔也沒手下留情，壓低了價錢，再次在萬建身上撈了一小把。　　萬建那邊雖然對唐天浩的這種近似於落井下石的做法，很是無奈，但也沒有辦法，在現在的東陵，在銀行銀根緊縮，特別是房地產方面根本沒有貸出款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再也沒有能吃下，除了唐天浩的綠都外，沒有第二家能吃下淘金大廈了，唐天浩佔著這蠍子粑粑獨一份的優勢，佔了幾百萬的便宜。　　很快，在接到唐昱的電話不就，唐天浩開着他那輛帕斯特從遠處駛來。　　現在對於這個事事出人意料，眼光獨到，做事成熟穩重的這個侄子，唐天浩可以說是有求必應，而對他的話也是基本上言聽計從，他是看出來，自己的這個侄子絕對的妖孽，無論是在官場上還是在商海中，眼光犀利，能一眼看出隱藏在表面之下的本質，能一眼便看穿裏面的商機，對於這點，唐天浩是打心底里佩服。其實唐天浩太高看唐昱了，如果不是有前世的記憶，知道某些事物的發展方向，除非唐昱是神，否則他也看不出那麼多東西的。比如說南海樓市、比如說VCD項目、再比如說他給方建銘指引的綠茶項目和桶裝礦泉水計劃，都是以前世的記憶為基準，才看出其中的商機。　　“呦，這是我們的十佳青年唐昱么，怎麼有些不像啊。”唐昱剛上車，便聽到唐天浩戲謔的聲音，抬頭看到儀錶盤上的那份報紙，唐昱苦笑道。　　“哎，這隻能說是這個照相師的技術太高超了，能把我拍的那麼不像我自己，我是打心眼裡佩服啊，這個照相師絕對的高人啊。”　　“呵呵，的確是高人，我剛拿到這張報紙的時候，愣是花了兩分鐘才從這十個新郎官中找到你，把握眼睛都累酸了，拍照能拍到這種水平，真是不容易啊，哦對了，我的昱大少爺，你找我有啥事啊？”唐天浩轉過頭看向最在副駕駛的唐昱，開口問道。唐昱給他打電話時並沒有明說什麼事情，只是說有事，要見一下面。　　唐昱搖了搖頭，“沒事，我只不過回不去家了，我不想坐出租，也沒有耐心等公交，所以我就打電話給二叔你了，讓你來接我。”唐昱無辜的看着唐天浩。　　“我……你……”唐天浩頓時臉漲得通紅我的天啊，這小子把我從大老遠的地方調過來，就是為了坐車回家，唐天浩有心爆出粗口，但想了想，唐昱是自己的侄子啊，罵他不就間接地等於罵自己了么，所以你你我了半天，也沒說出什麼，最後不得不深吸一口氣，壓下心中暴打唐昱的衝動，狠狠地看了唐昱一眼，說道，“靠，你小子真的把你二叔我當成你的專職司機了。”　　看到二叔那憋得通紅的臉，唐昱頓時覺得不妙，心頭一轉，趕緊得找個話題把這事岔開，“其實還真有些事情要問問二叔。”　　“啥事？”雖然明知道唐昱在岔開話題，唐天浩也不介意，他不可能真的開口罵他，更不可能下手打他，他也舍不得打啊。　　“二叔最近在忙什麼呢？淘金大廈那邊進行的怎麼樣了？”唐昱開口問道，雖然這是因為要岔開話題，臨時想到的問題，但也是唐昱想知道的。　　“淘金那邊已經結束了，合同已經簽過了，款也付清了，現在的淘金大廈的項目已經完全歸屬綠都了，和萬建沒有關係了，而我也趁機狠狠地敲了萬建一把，佔了幾百萬的便宜。而我這幾天正在忙着挖牆腳。”唐天浩說完看了唐昱一眼。　　“挖牆腳？挖什麼牆角？難道這樣的小的建築工作二叔你都要親力親為么？”　　“你小子別和我裝蒜，還不是你小子出的鬼主意，讓我把萬建的那隻策劃隊伍給挖過來，我這幾天這在忙活這件事呢。我真不知道你小子打的什麼鬼主意，為什麼非要把萬建的策劃隊伍花高金撬過來，現在的策劃人員，到哪個人才市場一抓不是一大把，干什麼非要費盡心思的花高價撬萬建的策劃人員啊。”這也是唐天浩一直想要問唐昱的，今天唐昱剛好問到這個問題上來了，唐天浩也就問出了心中的疑惑。　　唐昱當然不能說是因為他知道這支隊的強大，知道這隻隊伍後來為萬建策劃了不少漂亮工程，唐昱也只能迂迴的給唐天浩解釋，“人才市場的那些菜鳥怎麼能和萬建的這些人比呢，根本就不在一個檔次上，而且二叔你也知道，想要打造出一支成熟的策劃隊伍有多難，投入有多大，咱就先不說投入的事，想要打造一支強大的策劃隊伍，最少要經過兩年的系統培養，兩年的時間對於商場這種瞬息間風雲變化的地方有多漫長這點相信我不說，二叔也知道，萬建的這支隊伍已經培養了將近三年了，他們的思想和策劃理念已經相當成熟了，現在唯一缺少的就是嶄露頭角的機會，所以我才會讓二叔你趁着萬建還沒有發現這支隊伍的重要性的時候，將他們挖過來，挖過來后立刻簽合同，簽的時間越長越好，八年十年都行。所以我說與其話低成本去人才市場招收那些沒有任何經驗的菜鳥，之後再花重金和時間培養，還不如現在直接花高成本將萬建的那支隊伍給撬過來，而且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原因。”說道這唐昱聽了聽，微微的喘了口氣，繼續說道，“這個原因就是，挖萬建的牆角，也就是間接地削弱萬建的實力，等萬建反應過來這支隊伍重要性的時候，後悔死他們。如此一舉多得的事情，不做豈不可惜。”　　唐昱越說，唐天浩臉上的笑容越燦爛，雖然他之前也猜到了一些，但此時被唐昱這麼直接的點破，還是讓唐天浩的心中興奮萬分，特別是唐昱最後的那個理由，太給力了，這可是一個讓萬建吃癟的機會，能讓萬建吃癟的事情，唐天浩是最樂意做的了，就是賠錢也喜歡做。　　“嗯，按照你這種說法，挖萬建的牆角，我們的確能佔到不小的便宜，我回去后可要加快挖人的步伐了，讓萬建發現就不好辦了。”聽了唐昱的描述，唐天浩對這次挖人的計劃也有些迫不及待啦，按照唐昱的描述，這明顯是穩佔便宜不吃虧的事情，如果中途被萬建發現了，從而半途而廢甚至前功盡棄，那可就太可惜了，唐天浩現在甚至有些迫不及待的要回公司，把那些寶貝疙瘩請出來喝頓酒，順便把簽約綠都的事談妥談穩。　　其實唐天浩能如此輕易地挖人也是萬建的疏忽，這些人雖然都是萬建的正式工，但卻並沒有簽訂勞務合同，所以唐天浩才有機會把人挖過來，如果他們和萬建簽了合同，想要跳槽過了，基本是不可能的，就算真的跳過來，也要付出一筆價值不菲的違約金。　　“呵呵，這件事也不能太急，太着急了就着了跡象了，容易露出馬腳讓萬建發現，還是要慢慢來，一點一點來，最重要的是要先把那個主管挖來，其他的再慢慢地進行就可以了。對了，二叔，你剛剛說你最近一直在忙活這件事，進行的怎麼樣了。”唐昱微微的提醒了唐天浩一下，畢竟如果忽然之間有數人辭職，就算晚間反映再遲鈍，也會有反應的，除非綠都一下子把那些人全部挖過來，但這顯然是不太可能的，先不說一下子接觸這麼多人會不會引起萬建的警惕，就是接觸了，人家也不一定會全部過來，那樣只會打草驚蛇。　　唐天浩立刻點了點頭，明白唐昱話中的意思，同時心中暗惱，自己這個混跡商海多年的老牌商人，竟然也有反如此低級錯誤的時候。其實也不怪唐天浩，就是誰在知道有這麼個大便宜擺在自己面前，誰不着急啊，即使唐昱不提醒，唐天浩這個在商海多年的人，在激動一陣后也會想到這事不便操之過急。　　叔侄二人一邊聊天，一邊開車，向唐昱家的小區方向走去，突然間，唐昱在車窗外看到一個既熟悉有很陌生的身影，唐昱思索了好一會，才想起來這個人的名字――李小兵。　　“二叔，停，把車倒回去。”看到這個身影后，一個想法在唐昱腦海中形成，來不及想唐天浩解釋，便讓他把車倒回去。　　疑惑的看了一眼唐昱，唐天浩沒有多問什麼，左腳輕踏離合，右手已經掛上倒檔，左腳抬起，右腳輕點油門，這輛帕斯特便向後倒去。

# 第一百七十一章 形象代言

　　李小兵？怎麼會在這裏看到她？唐昱略微有些奇怪，不過轉而一想卻又是搖搖頭，現在的她也不過是這般的年紀，還不是後世的那個大明星吧，不過那容顏倒是與自己前世的時候見到的差不多，一如往昔般嫵媚。　　李小兵，嘿，別看這名字裡邊透着一股子男孩子的氣息，人卻是個不折不扣的女人，而且還是女人中的女人。　　這個自己重生前新聞不斷的女星，在那個監控到處是，狗仔滿街跑，信息大爆炸的時代中，這個李小兵曾一度被推到輿論的巔峰，各種關於她的報道桃色新聞不斷，不少人都說她是靠着潛規則走進娛樂圈的，說她是標準的花瓶。　　唐昱重生前也在那各種信息充斥的網絡中見到過一些關於李小兵的評價，但說唐昱卻對這個標準的花瓶的說法有些不敢苟同，就算人家是潛規則進入的演藝圈，但是如果真的沒有任何本事的話，哪個導演會用她，無論怎麼說，人家都不是一無是處，更何況唐昱看到過幾部她演的電影，雖然在裏面演的不是主角，但在演技方面，唐昱自我感覺還是不錯的，比某些港台的偶像影星強多了。　　對於娛樂圈裡邊的黑暗唐昱多少還是了解一些的，前世的他也算是功成名就的人物，對於上層的黑暗多少能夠接觸到一些，前世的他曾經被人邀請到京城一個規模一般的四人俱樂部裡邊玩，就曾經在裡邊和某個一直在走清純路線的大明星一度春宵，个中銷魂，不足為外人道也，不過該明星在房、事上邊的熟絡程度，可不是一個清純的女孩應該具備的本領。所以說，娛樂圈的那些話是萬萬不可信得，說是清純玉女，或與便是清純欲女，當然，那些個緋聞不斷的女星，也未必見得便是清純了，或許更加的風騷。　　帕納斯向後倒了一段路，在唐昱的擺手之下，停了下來，唐昱打開車門，抬起手，剛要張口，猶豫了一下，叫道，“小姐，小姐。”　　小姐這個詞在唐昱重生前可是相當於罵人的話，在服務業發展到極致的年代，這個稱呼可是代表着某些不良的含義，特別是在對一個小姑娘面前這麼叫她，你絕對會挨兩個大嘴巴，還會順便的奉送無恥流氓等稱呼。　　這也是唐昱剛才開口之前猶豫的原因，但是在現在，在93年的時候，這個小姐的這個稱呼除了是一個客套的稱呼外，沒有其他特別的意思。這個年代，那所謂的小姐這個行業可還沒有發展起來呢。這麼想着，唐昱忽然又想起前世時候網絡上風傳的所謂的九零后之類的，在唐昱那會兒，甚至連零零后都在網上冒頭了，搖了搖頭，不知道自己腦袋裡邊為何跳出這個想法來，莫非因為自己生活在九零后嗎？說來，他是九三年重生而來的，在九三年獲得了新生，也算是個偽九零后吧！　　且不說這個，李小兵疑惑的轉過頭，左右看了看沒有其他人，便指向自己，“小弟弟你是在叫我么？”　　李小兵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半截袖，摟着兩條半截玉臂，右臂彎曲，掛着一個白色的小包，下身穿的是一條粉色長裙，到腳踝處，腳上穿的是一雙黑色的高跟鞋。　　漸漸的瓜子臉上除了嘴唇上點了點唇紅，未施粉黛，臉上還有一絲稚嫩，和唐昱重生前從網絡中看到濃妝艷抹嫵媚妖嬈的樣子有着天壤之別，此時的她顯得有些清純，眼神中還有些天真。當然，說人家前世的時候濃妝艷抹也有些過了，明星嘛，總之就是那麼回事兒，自打那次在會所裡邊看到那些個平日里熒幕前高高在上一副清純模樣的女明星在那兒卑躬屈膝搖尾乞憐做盡下賤之事，唐昱便再不把那些人放在眼中了。雖然知道娛樂圈黑暗，不過知道和親眼見過，畢竟還是有些區別的。　　“嗯。”唐昱點了點頭，對於那個小弟弟的稱呼雖然不太喜歡，但也沒有多少排斥，畢竟眼前的李小兵卻是比他大，應該和楊涵寧的年紀差不多。暗嘆一聲，自己這個禁錮了成年人的少年人的群軀殼啊，果真不是什麼好東西，除了熟悉的人，外人是不會把他當回事兒的。　　“不知姐姐有時間么？我想和你談些事情。”唐昱臉上露出自以為迷人的微笑，做出彬彬有禮的邀請模樣，不過這模樣放在他現在的年紀上看，怎麼看怎麼有些滑稽。　　李小兵帶着一絲戲謔的眼神看着唐昱，對他所說的談些事情根本就不信，話說，她天生麗質，自打上高中以來搭訕的人便從不中斷，下到小小高中生，上到五六十大腹便便白髮蒼蒼者兼有之，只不過他現在年齡已經有二十三四，卻是再沒遇到過學生過來搭訕，眼前這個可能才是高中生的小孩能和自己有什麼可談的，不過看着唐昱眼神中的那種鄭重模樣，覺得有些好玩，也就沒有直接拒絕，而且唐昱的樣子，讓人也生不起討厭的心思，不得不是，有一副好皮囊就是有優勢啊。　　李小兵反而問道，“小弟弟想找姐姐談些什麼啊，該不會是借口搭訕或者給你家大人搭訕吧。”說著甚至抬手要摸摸唐昱的頭頂，一副大姐姐的模樣，又不着痕迹的瞟了唐天浩一眼。　　唐昱苦笑着一閃身，躲開了摸自己頭頂的手，要是抹其他地方唐昱不會在意，甚至求之不得呢，可是摸頭頂的意義不一樣，那是長輩的專利，對於這個大自己不了幾歲的李小兵，唐昱可不想吃虧，不過倒是明白了這個李小兵的意思，看來是不把自己當回事兒啊。　　這是唐天浩已經從車上下來了，疑惑的看了唐昱一眼，不明白這大白天的你招惹人家小姑娘干什麼啊，心道，自己這個侄子，可是着實夠花心的，高中還沒上呢，這都能數出來好幾個了，現在又過來招惹這個，隨即不屑的心中暗道，你小子就是想要搭訕，也要找個好點的借口啊，專業點行不行，這種我找你有點事的借口，太蹩腳了，哪怕說個你和我認識的某人好像啊也行啊。　　“小昱，你這是？”唐浩天叫住唐昱忍不住的問了問。　　“二叔，我想找她做百聆的形象代言。嘿，百聆最近不是要打廣告嘛，我還給想了幾句廣告詞兒，不過拍廣告的模特兒還沒有定下來呢，我這不是正在物色嗎。”唐昱小聲對唐天浩說道。　　今天遇到李小兵完全是個意外，百聆那邊其實已經在找模特兒了，只不過唐昱看到這個李小兵，卻是生了些別的心思，而且這個李小兵，無論是容貌還是氣質，都是絕佳，培養一下給百聆做形象代言卻是不錯的，倒是應了那句瞌睡就有人送枕頭的老話，唐昱可沒想到隨便在街上邊開車走着都能夠遇到這個前世的時候名滿大街的女明星，這個也算是意外的收穫了。　　“形象代言？”唐天浩斜眼看了一眼李小兵，點了點頭，“確實有幾分姿色，但你怎麼偏偏就看中了她呢？”唐天浩可不相信唐昱是臨時起興隨便在大街上找了一個姿色不錯的人來做形象代言。　　“這個……這個……”一時之間唐昱還真想不來什麼好主意，好借口，總不能告訴他是因為自己知道她將來將會是演藝圈大紅大紫的明星吧，他可不敢讓別人知道自己是個重生過來的人士，那玩笑可就大發了。　　“二叔，你就先別問了，你還是先把她留住吧，她根本不相信我，二叔你還不相信我的眼光嗎，我什麼時候看錯過人啊，這個人，肯定行的，不行大不了再找一個吧，沒什麼大不了的，不過是試試鏡罷了。”唐昱鬱悶的說道。　　剛剛唐昱和李小兵之間的對話唐天浩都聽到了，自然知道唐昱在煩惱什麼，知道人家看到唐昱的年齡，先入為主的觀念，是不會吧唐昱說的當回事兒的，呵呵一笑，“等着，看你二叔我的。”說著，便轉身看向李小兵。　　李小兵現在眼神中的疑惑之色更濃，甚至還有一絲警惕，不會是那個半大小子看上自己，讓這位大叔用強吧，又或是那個大叔看上了自己？李小兵心中暗暗擔心，這位大叔如果稍有什麼不軌的舉動，自己就大叫，反正這裡是大街上，人來人往的，諒他們也不能拿自己怎麼樣。話說，應對騷擾的經驗李小兵可是豐富無比，從小到大不知道應對過多少個豬哥色狼了，便是那防狼三式也刷的有模有樣的。　　唐天浩自然看出來李小兵眼神中的警惕，也不在意，他在商場上廝混多年，這種人不知道遇到了多少，自然知道如何與這些人打交道，先要打消他們的戒心，然後事情就好談了。　　於是乎，在李小兵緊張的目光下，從懷中拿出了一張名片，遞給了李小兵，“你好小姐，我是唐天浩，綠都的董事長，我們對你沒有惡意，剛才那個是我侄子，最近和百聆那邊弄個廣告，我那侄子看到你的氣質和相貌都非常合適，所以只是想找你給一個公司做代言。”　　聽了唐天浩的解釋，李小兵微微鬆了一口氣，卻依舊沒有放下心來，謹慎的接過唐天浩手中的名片，看了一眼，“綠都地產集團董事中唐天浩，你是要找我給綠都集團做形象代言？”　　看了名片，李小兵確認了唐天浩的話，頓時有些激動起來，綠都她還是聽說過的，是東陵除了萬建集團外，最大的地產公司，唐天浩這個名字李小兵也不陌生，偶爾也可以在電視上看到，畢竟唐天浩憑着自己的本事白手起家，到現在已經有資產近億，是遠近聞名小有名氣的企業家，剛才只不過是先入為主的觀念，所以一下子沒有認出來，不過唐天浩這麼一說，再和記憶中對比這細細一看，還真有些想自己以前在電視里看到的那個人，而且看人家開的車也不一般，車牌號也是那種拉風的號，自然便相信了唐天浩的身份，放下了一半的戒心，知道他們不是騙子就好。　　形象代言？這個可有些出乎李小兵的意料，她還以為這個大叔級的人物看上了自己想要保養呢？畢竟，她對自己的容貌可是很自信的，以往的時候，想要保養她的大老闆也不是沒有過。　　這樣想着，李小兵禁不住有些激動起來，像綠都這樣的大集團找自己做形象代言，怎麼能不讓二十餘歲的她不激動呢。　　不過誰知唐天浩接下來的話卻讓她剛剛火熱的心又涼了下去。　　唐天浩搖了搖頭，“不是給綠都做形象代言，而是給另外一家公司，另外一家電視生產廠做形象代言，百聆，或許你聽說過的。”　　這時旁邊的唐昱接話道，“如果小姐你不介意的話，咱們就到那裡聊聊合作的事情。”　　剛剛就在唐天浩和李小兵談的時候，唐昱已經左右打量了一遍四周，畢竟大街上也不是談事情的地方啊，找了半天都沒有找到一家咖啡屋或者奶茶店，就只看到一家茶館，茶館就茶館吧，反正茶館也很清靜，也挺適合談事情的，不過在那種雅地談這種充滿銅臭味兒的事情那可是大煞風景了。　　忽然間，唐昱腦海中閃過兩個詞，咖啡、奶茶。唐昱的眼睛頓時亮了起來，嘴角慢慢的翹了起來，那可是好東西啊，前世之時，唐昱可是見多了這兩種東西的風靡，倒是可以讓方建銘插上一手，只不過現在還不是想這個事情的時候，還是先把眼前這個李小兵搞定再說。恩，搞定這個詞兒還是很好的，在很多地方都適用。　　唐天浩轉過頭看向不遠處的茶館，又轉過頭看向李小兵，笑着問道，“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哦，對了，還沒有問小姐的名諱你，雖然問女孩子的名字是一件很不禮貌的事，但我也不能總小姐小姐的叫你啊，不僅我叫着麻煩，你聽着也彆扭不是么。”　　唐昱在旁邊笑着看着滿面笑容的二叔，不禁有些佩服，不愧是在商海中翻騰這麼多年的老人，話說的滴水不露，還讓人沒有絲毫反感的感覺。　　“我叫李小兵，你叫我小兵或者小李就行。”說著，又轉身看向唐昱，笑着說道，“不過小弟弟你可要叫我姐姐哦，哦，對了，小弟弟，你叫什麼啊。”　　此時的李小兵完全表現出一副小女孩的調皮，根本沒有重生前唐昱在網絡中看到的那種城府，都說人是經歷了挫折才會變得成熟，也不知道李小兵前世經歷了多少東西，才能讓這樣一個天真的小姑娘蛻變成為那個演藝圈到處都吃得開的“紅人”。　　“唐昱。”唐昱一臉鬱悶的放下兩個字便向那茶館走去，這種被人當做小孩子的感覺真的不太好，尤其是被一個本身就不大的小姑娘當成小孩，感覺就更不好了。額，當然，這種不大是相對於他前世的心理年齡的，相比於這一世的少年人的身體，可就不是那麼回事兒了。　　“唐昱？唐昱……”李小兵呆立在原地皺着眉頭嘟囔着，她怎麼覺得自個兒這麼熟悉這個名字，似乎在哪兒聽見，可是一時之間又想不起來在哪裡聽到過，直到唐昱在不遠處叫她，她才回過神，搖了搖頭，想不起來就不想了，暗道，自己可是有些神神道道了，一個小屁孩，自己以前到哪兒去知道啊，隨即放下心中的疑問，李小兵向不遠處那小茶館跑去。　　“要我為電視做代言，那也要讓我知道是哪個牌子的電視吧，還有那個電視生產廠多大，在哪吧，我什麼都不知道，怎麼答應你們。”　　來到那個茶館，和唐天浩寒暄了兩句，李小兵便把話題轉到正題上來了，李小兵雖然年紀不大，但也不傻，自己什麼都不知道呢，就貿然答應對方的要求，到時候恐怕被人家賣了恐怕還在幫人家數錢呢。其實對於拍廣告或者形象代言的事情，李小兵也是不排斥的，以前也拍過平面廣告之類的，誰讓她天生麗質呢。　　唐天浩沒有回答李小兵，反而看向唐昱，百聆那邊的情況他還真的不太了解，自己只知道那好像是省里沈省長兒媳婦宋宛如收購的，而且還交給了唐昱打理，那邊的事情唐昱應該比自己更了解，所以才看向唐昱。而且，剛剛說準備讓李小兵做形象代言可是自己這個侄子的主意，也不知道心裏邊是不是看人家姑娘長的漂亮而有着其他的打算。　　一旁的李小兵心中的疑慮越來越濃了，剛開始的時候，她便感覺到這件事情似乎不是那個綠都老總想要邀請自己，而是他旁邊的那個少年，而此時唐天浩的動作正好證實了她心中的猜測，邀請自己做什麼電視廠的形象代言，完全是那個不起眼少年的主意，而唐天浩只不過是從中牽線罷了。是什麼人能夠讓唐天浩這樣的人來牽線？李小兵心中禁不住冒出這樣的疑問來，而且，這個人還只有這般的年紀，這就更奇怪了。看唐昱的樣子，頂多不過高中生罷了，高中生能做什麼事兒啊。　　唐昱一攤手，無辜的看向唐天浩和李小兵，“二叔，你也知道我本就是一個甩手掌柜，百聆那邊具體的事情我也不知道，這樣吧，我打電話給周姐，讓她過來一趟，具體事情還是你和她說吧。”唐昱前半句是和唐天浩說道，後半句是對李小兵說的，這種具體的事情，還是交給別人做的好，自己最省心了。　　說著，唐昱便拿出大哥大，熟練地撥通了百聆那邊的電話，接電話的是楊涵寧。　　“喂，哦，涵寧姐啊，嗯，行，周姐在你身邊么？哦，那你把電話給她。”這次有外人在旁邊，唐昱也沒有和楊涵寧寒暄，直接就開門見山的找周曉虹。　　“唐昱，你挺逍遙啊，我們在這累死累活的，你倒好，一天也不來一次，這究竟是不是你公司啊，小心我們罷工。”周曉虹剛剛接過電話，便聽到周曉虹一陣咆哮，那裡邊衝天的怨氣讓唐昱不得不將大哥大遠離耳朵一點，否則沒嘴兒周曉虹的獅吼就把他的耳膜給震破了。　　知道大哥大裏面的聲音稍稍減弱了，唐昱才再次放在耳邊，苦笑着道，“周姐，你別生氣啊，我這不是剛從省城回來么，我明天一定到你那報道行了吧，對了，我找你有事，你還記得你上次和我提過要找一個形象代言人的事情吧，我給你物色了一個，你現在就過來吧，行與不行你看看再說，這樣吧，周姐你會開車，你就開我那輛車過來吧，鑰匙在涵寧姐那裡呢。我們在江濱路中斷的一家名叫‘韻味’的茶館，你快點來吧，別讓人家等急了。”　　說著，唐昱便掛了電話。苦笑着看着唐浩天，“周姐要暴動了，也是，百聆剛收購過來，卻還沒有招聘管理層，這上上下下都是她忙活張羅的，也不怪她會暴動。”唐昱搖了搖頭，決定這两天便開始面試，正式招聘百聆的管理。　　隨後唐昱唐天浩和李小兵便在這個叫“韻味”的茶館中邊喝着茶，邊等着周曉虹的到來。其間唐昱簡單的給李小兵介紹了一下百聆的情況，至於具體的他沒說，就算他想說他也不知道啊，他這個甩手掌柜可是很稱職的，整體知道，詳細的一點都不了解。不過李小兵對百聆這個品牌多少知道點，畢竟是東陵市唯一的電視機廠，只不過了解的不詳細罷了。　　吱嘎，一聲輕微的剎車聲傳來，唐昱三人不約而同的轉過頭，一輛拉風的黑色寶馬316i coupe在茶館門前停了下來，正式唐昱放在百聆撐門面的那輛，話說，有這麼一輛車充場面，那對百聆來說不是一般的方便啊，談事情的時候別人看到你那車牌照，臉上便立馬要多出三分的笑容來，便是政府的門檻也要低上三分來。這種軍牌，便是市統、戰局局長還是市委常委中的一員，他開的軍車也沒資格用這樣的牌照，由此可見一般了，也就是方家這種有方老爺子在的牛x家族才能搞得到的，當然，宋宛如也是有一個的，那個就是託了她中將老爺子的福氣了。

# 第一百七十二章

　　車子在旁邊停穩後周曉虹從駕駛室中走了出來，副駕駛的車門也被打開了，楊涵寧也从里面走了出來。　　名車美女是所有人都追求的，特別是男人，周曉虹和楊涵寧從車上走下來，頓時吸引了茶館內所有人的目光。恩，當然，主要是楊涵寧了，周曉虹已經三十多歲，和楊涵寧放到一起是不能比的。　　不過楊涵寧本就美極，這東陵第一美女可是名副其實的，而周曉虹在容貌上雖然差楊涵寧一籌，但是身上穿着簡約幹練的職業裝，臉上淡施粉黛，渾身上下透露了一股女強人的英氣，具有一種別樣的誘惑。這倆人走在一起，而且還是從那麼牛x的車子上邊下來，那可不得了，便是李小兵也心中有些震撼，尤其是楊涵寧的容貌，似乎比她還有勝上一籌。　　“周姐，涵寧姐，這裏。”就在周曉虹大量茶館裏面的情形，尋找唐昱的時候，不遠處一個靠近窗戶的角落傳來唐昱的呼喚聲，不過在茶館裡邊大呼小叫，可有些不討喜。　　“周姐，涵寧姐，這裏。”就在周曉虹打量茶館裏面的情形，尋找唐昱的時候，不遠處一個靠近窗戶的角落傳來唐昱的呼喚聲。　　“來，我給你們介紹介紹。”等人紛紛落座之後，唐昱站起身介紹，指了指周曉虹，對着同樣站了起來的李小兵說道，“這是周姐周曉虹，是百聆的、百聆的總經理，是公司的大拿，所有的事情都歸她管。”　　在說周曉虹的職稱的時候，唐昱頓了頓，他還真不知道周曉虹在百聆究竟是什麼職務，百聆剛剛接受過來，所有的職位都還沒有分配呢，所有周曉虹哪裡有什麼職位啊，她現在的職位完全是在恆達時候的職務，業務主管，但唐昱根本不知道的啊，所以乾脆給順嘴說出來總經理，也就是說，周曉虹就在這幾句話之間，不知不覺的升了職。　　“別聽他瞎說，什麼大拿，就是一個打工的罷了，我管的再多不還是要聽你這個小老闆的么，你一句話要開了我，我立刻就得卷鋪蓋走人。”周曉虹的語氣中滿是幽怨和不滿，宋宛如當了甩手掌柜的，唐昱便是當之無愧的小老闆了，所以說唐昱是小老闆，倒是也沒有什麼不妥，而且她也知道宋宛如的心性，是不會在意這些東西的，既然交給了唐昱，那便是真的給了唐昱。　　“那我哪敢，那我哪敢啊，就是把握自己炒了，我也不敢炒周姐你啊，就是給我兩個膽子我也不敢啊。”唐昱腆着臉嘿嘿一笑，指着李小兵對着周曉虹說道，“周姐，這個就是我在電話里和你說的那個給你找的形象代言人，有什麼問題你直接就問她吧。”　　周曉虹不再理會唐昱，她對這個甩手掌柜可是一肚子的怨氣，當然，沒有唐昱在，她這個女強人做起來也更加的順手，只不過是口頭上的怨氣，心裏對唐昱卻是沒有什麼的，等唐昱介紹完便伸出手，和李小兵握了一下，“你好，我是周曉虹，百聆電視生產廠的業務主管。”　　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唐昱沒有介紹跟着周曉虹一起來的楊涵寧，就在周曉虹和李小兵寒暄的時候，唐昱轉過頭對着楊涵寧眨了眨眼，嘴巴嘎巴了一下，卻沒有聲音。　　雖然沒有聲音，但是楊涵寧卻根據唐昱的口型知道了唐昱說的是什麼，唐昱說的是“老婆”。　　“聽”到這個稱呼，楊涵寧立刻想起了那一夜兩人的瘋狂，而且彼此間用老婆老公這兩個親密之極的稱呼稱呼對方，想到這些，楊涵寧頓時滿臉羞紅，低下頭，不敢再看唐昱火熱的眼神。　　唐天浩在旁邊將兩人的擠眉弄眼、眉目傳情看的清清楚楚，但臉上卻沒有任何變化，自從上次唐昱牽着楊涵寧的手去見自己和陶業驊的時候，唐天浩便對兩人的關係有了肯定，知道兩人之間肯定已經突破了那一層關係了，唐天浩知道唐昱用這種隱晦的方式來告訴自己他們兩人關係的原因，唐昱是讓自己去做他老爸老媽的工作，同時唐昱也知道自己不會對他和楊涵寧之間的關係有所阻攔，唐天浩也一直在為這事苦惱，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向大哥大嫂解釋唐昱和楊涵寧之間的關係，更不知道用什麼辦法才能讓他倆承認楊涵寧，苦惱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既然都認識了，那你們聊吧，我就先走了，我從省城回來的事，還沒有告訴我爸媽呢，我得回去了。”唐昱站起身，對周曉虹和李小兵說道，說完，又轉過頭看向楊涵寧，“涵寧姐，你回去么，我送你啊。”　　“不、不、不用了，我、我和周姐一起回去。”楊涵寧被唐昱盯得面紅耳赤，他當然知道他所說的送你回去是什麼意思，他的意思不是送她回家，而是送她去宋宛如在鳳城區的那個房子，至於把她送過去之後，唐昱會不會回來了，可就不好說了。　　“哎，那好吧，那我和二叔就先回去了。”唐昱語氣中略帶失望，轉身就要走。　　“唐昱，你又要開溜？你這個甩手掌柜當的可真夠徹底的啊。”周曉虹恨恨的看着已經邁出一步的唐昱，語氣中滿是濃濃的怨氣。　　“周姐，你看，我留在這也沒什麼作用了，你總不能讓我在這干坐着吧，更何況我二叔還有事呢，他要趕緊回公司呢。”唐昱可憐巴巴的看着周曉虹，看大周曉虹沒有絲毫改變的眼神，不得已拉上了二叔做擋箭牌。　　唐天浩在旁邊聽得直翻白眼，我什麼時候說有事要回公司了，就是回公司，和你又有什麼關係，你在這獃著你的唄，我想回去自己就回去了。雖然明知道唐昱這是拿自己當擋箭牌，但也不能戳穿他，只能幫他打掩護，在旁邊煞有其事的點了點頭。　　“哦，既然唐先生有事，那你就走吧，記得明天來公司啊，明天百聆面試招聘，你這個小老闆總要到場吧。”周曉虹見唐天浩點頭，以為他真的有事，不得不放唐昱一馬，同時也提醒唐昱一下明天到公司報道。對於唐天浩她還是心中有着無限的佩服的，白手起家到今天近億的身價，那可了不得，唐天浩在東陵市裡邊，知名度還是很高的。　　“好的，好的，我一定去，周姐，涵寧姐，小兵姐，你們聊，我先走了。”說著，來着唐天浩便往外走。　　“對了，唐昱，你的車鑰匙……”周曉虹突然想到他那車鑰匙還在自己的手上呢。　　“你先開吧。”唐昱說話時，已經在十步之外了，那輛車還是留在百聆的好，百聆初創，還是需要一輛好車來撐場面。　　“唐昱？唐昱……啊，我想起來了，這屆的十佳青年有個叫唐昱的。”旁邊的李小兵突然響起來為什麼對唐昱這個名字這麼熟悉了，可不是嘛。今天早上他還在報紙上看到的，那會兒自個兒還在佩服這個見義勇為的少年呢。　　“那個唐昱就是他。”旁邊的楊涵寧微笑着說道。　　“就是他？”李小兵皺起了秀氣的眉頭，“可是不像啊……”　　噗――聽到這話，周曉虹剛喝道嘴中的茶立刻噴了出來，想起那張照片上唐昱掛着紅花僵硬的笑着的樣子，周曉虹忍不住笑了起來。話說，但凡是熟悉唐昱的人，只要看到那個照片都要忍不住的笑兩聲，實在是……　　就在唐昱剛上車，準備給老爸打個電話報一下平安，告訴他自己已經回來了的時候，自己的大哥大突然響了起來。　　咦？誰打的電話，自己的號碼知道的人很少啊，疑惑的接起電話。　　“喂，我是唐昱，哦，乾爸啊，行，好的，今晚我現在就去你家，嗯，好的。”　　電話是蘇幕儒打來的，他剛剛得到唐昱從省城回來的消息便立刻打電話，要唐昱去他家。　　他知道唐昱這次去省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向沈睿鴻打探即將上任的那個東陵市委書記，這也是他想知道的。畢竟，在官場上最忌諱的便是對敵人一無所知，那會讓你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官場上錯綜複雜，即使一個科級幹部，都有可能背後隱藏着一個廳級甚至更高的靠山。錢啟建年齡不大，卻能作為市委書記的位子上邊，鐵定不是表面上那麼簡單的，也不僅僅是露在外邊的章家吉隆集團那個浮在水面上的東西。當然，官場上這個年齡不大，不同的職位是有着不同的說道的，對於他們這種廳級幹部來說，基本四十二歲以下，都算是比較年輕的。　　放下電話，唐昱疑惑的皺起了眉頭，“乾爸怎麼知道我回來了呢，我回來的消息我可誰都沒告訴啊。”　　旁邊的唐天浩呵呵一笑，“一定是你爸告訴他的，你打電話給我之後，我就給大哥打個電話，告訴他你回來了，應該是大哥告訴蘇市長的。”　　“哦。”唐昱恍然大悟的哦了一聲。　　“去哪？去市政府大院？”剛剛唐昱打電話，唐天浩雖然沒有聽到電話那頭蘇幕儒說了些什麼，但通過唐昱的回答，他也猜到了電話的內容，他這種在商海混跡多年的老油子，只要給他們一點訊息，他們就可以吧整件事情分析個大概。　　“嗯，乾爸讓我去他那裡，我爸也在哪裡呢。”對於唐天浩猜出了電話內容唐昱絲毫不感到意外，他也沒打算背着唐浩天，又不是什麼機密大事。　　市政府大院不是一般人既可以隨便進入的，往來進出都需要通行證，唐昱和唐天浩沒有通行證，但是可能是剛剛乾爸打電話囑咐過了，門前的保安微微看了一眼車牌便放行了。　　唐天浩把唐昱送到蘇慕容家的樓下，唐昱下車回頭看了一眼依舊在車上坐着的二叔，問道，“二叔，你不上去？”　　“呵呵，我就不上去了，我一個商人貿然進市長的家門，落人口實，影響不好，我還要回公司一趟，回去督促一下挖萬建牆角的事情，所以你自己上去吧。”　　“嗯，好吧，那我就上去了。”　　唐昱微微思考了一下，點了點頭，他知道唐天浩說的事實，官場上的事情很微妙，官商勾結在官場上是很忌諱的，唐天浩到蘇幕儒家裡，即使什麼也不幹，但在有心人的眼裡，這邊是把柄，當然，說是把柄有些過了，不過以蘇慕儒和唐家的關係，唐天浩這麼明目張膽的過去，總歸是有些落人口實了，影響不好。在官場上，有時候並不一定抓要住真憑實據才能定罪，憑空猜測也能害死人，這裏面的道道不足為外人道也，總之是很微妙很微妙，錦上添花之時，便是真憑實據也未必見得有用，不過落井下石的時候，捕風捉影卻是可以的。為官之道，其玄妙之處便在此中。　　告別唐天浩，唐昱快不上樓，按了按門鈴，很快，門便開了，開門的是蘇幕儒的妻子，也就是唐昱的乾媽顧秋霞，“乾媽。”唐昱笑着打了聲招呼。　　“小昱來了啊，快進來。”顧秋霞似乎正在做飯，腰間圍着圍裙，不知道是巧合還是什麼，唐昱熟悉的這幾個官員家裡邊，都不喜歡保姆做飯，沈睿鴻家裡邊是這樣，蘇慕儒家裡邊也是這樣，這可有些不符合他們的身份。　　將唐昱迎進來后，便說道，“你乾爸在書房等你呢，你去吧，我去做法了，你們說完話就可以吃飯了。”說著便向廚房走去。　　唐昱進入書房的時候，正看到老爸和乾爸蘇幕儒對弈廝殺，戰事正酣，已經到了最後的時刻。　　兩人下棋的風格完全不同，可能和他們的性格有關係，乾爸蘇幕儒講究大局，講究局勢，有時為了大局可以捨去一目兩目，而老爸的風格則是謹小慎微，穩紮穩打，即使細小的地方也不會放棄，追求盡善盡美，細膩無比。　　一時間棋局上黑子白子縱橫交錯，黑龍白龍相互廝殺，唐天鴻和蘇幕儒的額頭上都覆蓋了一層細密的汗珠，神色越來越凝重，每一步都小心謹慎考慮好久才落子。　　“哎，又輸給你了……”唐天鴻將手中的白子頹然的放在棋盒，嘆了口氣，抬起頭，這時才發現唐昱已經來了。說實話，兩人的棋力都不咋地，起碼比起唐昱來是有些不如的，這倆人下棋之時也不必說誰讓誰，沒有那個必要。事實上，前世的時候，唐昱的棋力是比不上唐天鴻的，因為唐天鴻前世之時棋力長進，卻是在家裡邊出了變故之後在岑培倫那邊長進的，後來家中窘迫之時還在岑培倫的茶樓裡邊下棋謀生。　　“什麼時候來的？”唐天鴻問了一句。　　“來了有些時間了，看到你們戰事正酣，就沒有打擾。”唐昱笑着答道。　　“見到沈省長了？”蘇幕儒一邊收拾着棋盤，一邊問道，這會兒自然便可以稱呼沈省長了，事情基本已經定下來，也不會犯了什麼忌諱。　　“我來吧。”唐天鴻從蘇幕儒手中接過裝着黑白棋子的棋盒，說道。　　蘇幕儒也沒推讓，將棋盒給了唐天鴻后，站起身，伸了個懶腰。　　“嗯，見到了，而且還談了很多。”唐昱笑着點了點頭。　　蘇幕儒看了唐昱一眼，沒有說話，走到桌案後面的椅子前坐了上去。　　唐昱也多少知道這些官場上的道道，所以即使蘇幕儒沒有問，他已經主動地說出來了，這裏邊，其實也是很有門道的，玄妙之處，繫於一心……　　“沈伯伯明天，也就是八月一號正式接任省長，中央的任命已將下來了。”唐昱輕笑着說道。　　“哦，下來了，呵呵，這是好事。”　　蘇幕儒笑着點了點頭，以唐昱和沈睿鴻一家的關係，再以唐家和蘇幕儒的關係，沈睿鴻可以說是蘇幕儒的間接靠山，如今沈睿鴻升任省長，權利比以前更大了，也就是說蘇幕儒的靠山更加強大了，所以對於沈睿鴻升任省長，他當然感到高興。不過這個消息，說來他也是知道的，要是一市之長在省長上任前夕對省長的任命都不知道，那他這個市長也白做了，只不過這個消息從唐昱的口中說出來，那代表的意義又是不同，唐昱此時充當的角色，便是沈睿鴻和蘇慕儒之間的傳聲筒，可以說，唐昱此刻說的話，一定意義上邊是代表沈睿鴻說的。香榭苑裡邊蘇慕儒不便經常去拜訪沈睿鴻，那樣做引人注目不說，而且影響不好，對沈睿鴻和蘇慕儒兩人的影響到不好，不過唐昱一個半大少年，自然便沒了這樣的忌諱。而且有些話不好當面說，有些話不好在電話里說，這些話通過唐昱之口遞給蘇慕儒，這卻是極好的。　　唐昱也笑着點了點頭，再次開口道，“沈伯伯明天上任，估摸着咱們的新市委書記在這三五天就要下來了。”　　唐天鴻也笑了兩聲，“是應該下來了，咱們在東陵市搞出這麼大的動靜來，省里不提前下派市委書記才怪，我估摸着也就是這三五天的事兒了。”他們這邊自然不會一點消息都不知道，多少還是能夠了解一些省城的事情的，蘇慕儒在省裡邊自然有自己的人脈和消息渠道。　　唐昱奸笑兩聲，“書記管帽子，市長抓經濟，乾爸，看來你這權力轉眼就要少上一大塊了，這一把手嘛。馬上就要淪為二把手了。”　　“連你乾爸也敢打趣。”唐天鴻笑罵了唐昱兩句，臉上沒有一點兒的擔心，一旁的蘇慕儒對唐昱的話也不置可否，便是唐昱自己都沒有放在心上，不過是一句玩笑話罷了。　　接下來唐昱便把自己在省城得到的關於錢啟建的消息說了一下，裡邊有些是蘇慕儒已經通過自己的渠道知道的，有些是他不知道的，兩相一印證，自然得益匪淺。所謂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眼下的東陵市，雖然錢啟建和蘇慕儒不是一個數量級的對戰，不過還是要謹慎些的好，畢竟，名義上邊，蘇慕儒只是二把手，這個即將來臨的市委書記錢啟建才是一把手。

# 第一百七十三章 百聆重生（一）

　　從蘇幕儒家回來已經將近九點了，雖然有些晚了，但唐昱還是給宋宛如掛去了一個電話。畢竟明天是百聆招聘的日子，少了宋宛如這位大老闆怎麼能行，如果是招聘普通員工，也無需勞動宋宛如親自前來，但是明天招聘的是百聆以後的管理層，沒有她在場，根本進行不下去。而且，招聘人才這種事兒，可不是唐昱這個小屁孩能夠服眾的，還是需要宋宛如過來的。　　“喂，宛如姐，是我，唐昱。”電話接通了，唐昱率先打了聲招呼。　　“哦，這麼晚了來電話，我還以為是誰呢，原來是你這小鬼頭啊，有事么？”　　宋宛如似乎剛剛洗過澡，或者是已經入睡，唐昱從她的語氣中聽出來一股嫵媚庸懶的問道，唐昱幾乎可以想到此時的宋宛如正在為這一條浴袍趴在床上接電話，或者是穿着迷人的內衣蜷縮在被窩中接電話，這樣想着，唐昱的身體不禁有些反應，感受到身體若有若無的變化，唐昱立刻收斂住心神，同時心中暗罵自己畜生。　　這年輕人的身體還真是精力旺盛啊，僅僅宋宛如的一句話便被勾起了火氣。壓下心中的旖念，唐昱苦笑了一聲，開口說道，“宛如姐你這個甩手掌柜當的比我還徹底，你難道沒聽說……”　　唐昱還沒說完，便被電話那頭的宋宛如搶去了話頭，“哦，你是說明天的百聆招聘啊，今天下午周姐給我打過電話來了，已經告訴我明天百聆的招聘，我明天早上就會去東陵，我估計十點左右我就能到那。”不過轉而忽然又道，“小昱，這甩手掌柜說的可是你哦，當初是你讓我把恆達交給你玩的，這會兒自己不負責任當了甩手掌柜，倒是怪起我來了。”　　唐昱尷尬一笑，貌似當初還真是這樣的，是自己讓宋宛如把恆達交給自己負責的，宋宛如不沾恆達的事情，反倒是遵守承諾，不干擾他行事，這不禁讓唐昱有些無語，而且他可是注意到了，宋宛如剛剛的話裡邊說的是，吧恆達交給他玩，也就是說，壓根兒沒把唐昱做的一番東西看在眼裡，只當是小孩子過家家般的玩，這讓唐昱更是無語。想VCD項目，前世的時候沒有專利權都能夠造就好幾個資產數十億的企業，這一自己先知先覺的研發，那創造的利潤，不知道比前世要大多少，數十億甚至上百億的企業，怎麼也和玩不沾邊啊。不過現在可沒處說理去，這會兒可沒人能夠看得到VCD可能造就的利潤。　　無奈的在電話中嘆了口氣，唐昱低聲道，“宛如姐明天過來那就好，如果宛如姐你不來，我擔心我還真的玩不來，招聘那事兒可不是過家家的。這幾天周姐已經對我爆發出強大的怨氣了，她現在對你和我這兩個甩手掌柜可是存在着強大的不滿啊。”說著又想到周曉虹那幽怨的眼神，唐昱就有些不寒而栗了。　　“哎，這也不能怪她，百聆那邊那麼大一攤子事，全都是她一個人在忙前忙后的操辦，就算是鐵人估計也會累趴下，她沒有給我們直接罷工已經好不錯了。”宋宛如在電話中輕笑，她已經能夠想象到唐昱在面對周曉虹時候吃癟的樣子，不覺有些好笑。不過這般年紀就參与經商，很多時候是不能服眾的，只能讓周曉虹這樣的老人出面做工作，自然絕大部分的工作要由周曉虹做了，唐昱即便是不做甩手掌柜，事實上也沒有多少工作是他能做的。　　之後唐昱又和宋宛如商量了一些招聘的具體事宜，直到將近十點，才掛斷電話，嘿，這個電話打了一個多小時，幸好兩人都不是心疼電話費的主。　　其間多半是唐昱在出謀划策，宋宛如聽着，雖然宋宛如是經濟管理學碩士，但那也只是理論上強大，但要論實際操作，特別是細節上的掌握，恐怕還是唐昱這個前世在商海中摸爬滾打數年的人。而且，宋宛如在國外學的，偏向於經濟，對於管理可不怎麼精通。事實上，對於經商她也不怎麼精通的，之前的百聆，一來是有軍方代工的訂單，二來有周曉虹和解家的大小姐，幾乎不用宋宛如操心的，她又沒有權力和控制的慾望，自然對這些不感興趣，也就談不上精通了。　　掛了電話的宋宛如躺在床上，心中不由得洶湧不休，這個唐昱似乎隨時都在帶個自己驚喜，以前只是以為他在官場和商海的敏感性十分了得，官場上的敏感性暫且不說，就說唐昱對商海敏感性的洞察，對於商機的掌握獨到、犀利，對市場的方向把握的很到位，但是現在看來，唐昱不止是對商機掌握獨到，對市場把握準確，對於企業的運行的細節也似乎了如指掌，這可不是憑藉啃幾本經濟大部頭就可以掌握的，還需要多年的行商經驗，這些東西都是要靠時間和閱歷積累起來的，但是唐昱只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半大小子啊，有些東西，即便是自己這個經管碩士都不怎麼精通，他怎麼會這麼熟悉裏面的東西呢？這一點，也正是宋宛如感到驚奇和疑惑的原因，當然，疑惑的可不僅僅是宋宛如，驚異於唐昱商業才華的，可不僅僅是她一個，方建銘、唐天浩，哪個不驚奇？便是沈睿鴻和蘇慕儒都是有些驚艷於唐昱的才華的，更何況其他人。　　和宋宛如通過電話后，雖然已經很晚了，但唐昱並沒有關燈睡覺，走到床邊床頭櫃旁，拿起上面的紙和筆，坐在床上，刷刷的寫起了什麼。　　招聘可不是簡單的事情，往小了說是一種儀式，往大了說是一門學問，招聘中，考驗的並不只是被招聘者，同時也是在考驗招聘的人，特別是想百聆明天那樣大批的招聘公司的管理層。　　這不僅是對被招聘者能力的考驗，同時也是在考驗招聘者的眼光，同時也是在決定這企業未來的命運，畢竟，日後，企業就要靠這些中高層的管理人員撐起來的，遇人不淑，也可能就毀了一個企業，而招聘到一個合適的人才，或許就能夠讓企業起死回生。當然，這說的有些誇張了，不過中高層的管理人員的素質，確實和企業自身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所以從中便可以看出此次招聘對企業的重要性。　　招聘，並不是每個人的優點都是直接表現在外面，那些優點是需要招聘者用他的獨到的眼光來發掘，不同的優點，不同性格的人適合不同的崗位，這些都要考驗招聘者的眼光，當然，同時也需要被招聘者的配合，讓招聘者更加清晰更加全面的知道自己的能力，從而給自己安排一個適合自己的崗位。　　不同的崗位需要不同性格的人，你如果讓一個性格活潑開朗能言善辯的人加入到策劃部，天天在辦公桌上寫寫畫畫，恐怕就算你給他再高一倍的工資，也都未必能熬住那種寂寞，同時工作效率和工作質量也不會高到哪去。但是如果你將他安排在宣傳銷售部，他就會如魚得水，工作效率和質量也會大大的提高，甚至會超額完成工作，比預期更完美的完成工作，給公司帶了更大的利益。　　這些都需要招聘者來挖掘，所以說招聘不僅考研的事被招聘者，同時也是在考驗招聘者。　　唐昱此時正在準備一些材料，確切的說是一些測試題，測試性格的考題，這些題並不是考驗被招聘者的能力，而是在測試他們的性格，也可以變相的說，這些題是一些心理測試題，用這些題盡可能挖掘出隱藏在外表下的真實性格。　　這也是唐昱重生前最為流行的一種招聘方式，既簡便，同時又非常有效，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招聘效果，將被招聘者安排在最適合他們的崗位，百分之一百二的發揮出他們的能力。　　這種測試在後世被叫做氣質類型測試，在93年，可還沒有如此先進的測試理念，或者說還沒有應用到招聘中。　　氣質是個體比較穩定的心理活動的動力特徵。如情緒的強弱，思維的快慢，注意力集中時間的長短，注意力轉移的難易，以及心理活動傾向於外部事物還是內心世界等等，都是氣質特徵的表現。它能夠使管理者的全部心理活動都染上一種濃厚的色彩。　　氣質具有穩定性，雖然在客觀條件影響下，氣質也會發生一定的變化，但是和其他心理特徵相比，氣質變化要緩慢得多。　　氣質大體上可分為四種類型，分別為膽汁質類型、多血質類型、粘液質類型和抑鬱質類型，每種類型都有不同的表現特徵，適合不同的崗位。　　膽汁質類型：屬於膽汁質類型的管理者思維敏捷，工作熱情，辦事果斷，雷厲風行，但也容易感情衝動，脾氣暴躁，缺乏耐力。　　多血質類型：屬於多血質類型的管理者機智敏銳，適應性強，能較快把握新事物；有很高的靈活性，善於交際，應變能力強；但往往注意力不穩定，興趣容易轉移，缺乏持續性。　　粘液質類型：屬於黏液質類型的管理者遇事沉着冷靜，能很好地克制自己的感情衝動；比較踏實，長於實幹，不愛作空泛的清談，善於忍耐，情緒不易外露，能很好地克服困難，把事業堅持到底；但往往反應緩慢，穩定性有餘而靈活性不足。　　抑鬱質類型：屬於抑鬱質類型的管理者遇事認真、一絲不苟，辦事細心；善於覺察出別人不易覺察的細小事物；善於完成某項交辦的具體任務，能克服困難，具有堅定性；但比較孤僻，行動遲緩，容易優柔寡斷。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類型，每種類型都有屬於他自己的優點和缺點，沒有不合格的員工，只有不合格的領導，即使在愚鈍的員工，把它放在適合他的位置上，他也能發揮出不小的能量，即使再聰敏的員工，如果你把他放在不合適他的崗位，他也將會是一事無成。員工的能力是一方面，類型同樣是一方面。　　唐昱手中的筆在紙上飛快遊走，洋洋洒洒的寫了幾張紙，偶爾抬起頭思考一下，又在奮筆書寫，直到晚上十二點多的時候，唐昱才勉強將明天需要的材料準備好。　　放下筆，胡亂的將衣服脫下，一翻身便躺倒被窩中，隨手將床頭柜上的檯燈關掉，幾個呼吸間，房間中便傳出唐昱均勻細微的鼾聲，腦力勞動，其實在很多時候比體力勞動更累人的，腦力勞動，耗費的是心血，體力勞動，花費的只是體力，體力可以靠吃東西補回來，心血卻不是那麼容易補回來的。　　今天實在有些累，早上在沈睿鴻家早早的起來準備早飯，草草的吃過早飯後，開了近三個小時的車回到東陵，把寶馬放在百聆后又打車回家，在出租車上又遭到了那位“人言可畏”的大叔的精神摧殘，發現家中沒人後，坐公交去圖書館，站着看了幾個小時的大部頭，累得腰酸腿疼的出了圖書館，掛電話給二叔，讓他來接自己，坐車回家的途中又偶遇李小兵，便動了讓李小兵給百聆做形象代言的念頭，之後把周曉虹招來，之後又去的蘇幕儒家，被兩個老爸壓迫剝削了腦海中的想法后，回到家，給宋宛如掛了一個小時的電話，之後準備明天招聘的材材料，匆匆忙忙的一天，可把唐昱累壞了，倒在床上，幾個呼吸間便睡着了。養足精神，明天恐怕會更加忙綠。　　月落日升，第二天便在唐昱甜甜的睡夢中悄然的來了。　　“兒子啊，起來了，太陽都快照屁股了，飯菜再說桌子上，你醒來后如果涼了的話就自己熱一下，老媽去上班了。”早上，唐昱被老媽的絮絮叨叨吵醒，迷糊間問了一句。　　“老媽，幾點了。”　　“才八點多，你又不上學，就繼續睡吧。”老媽看了一眼手錶說道。　　“哦，才八點多啊。”唐昱懶懶的翻了個身，繼續睡，忽然，原本躺着的唐昱忽然從床上跳了起來，“什麼？八點多了？”唐昱飛快的把目光投在床頭柜上的那個鬧錶上，八點十五。往日里，找小子大多數時候都是按時起床的，只不過昨天確實有些累了，寫東西一直寫到了深夜。　　話說，熬夜可不是個好習慣。　　呀，完了完了，慘了慘了，周姐估計這次得拔我的皮，即使不扒皮恐怕也會罵自己個狗血淋頭，昨天和周曉虹分開后，周曉虹特意打了一個電話給自己，讓自己第二天必須七點之前到公司，否則就給自己好看，唐昱不知道周曉虹會給自己什麼好看，但唐昱寧願不看，因為那對唐昱來說一定不是什麼好事。　　嘿，有這麼和老闆說話的員工，也算是一大奇事了，唐昱這老闆做的，可不算成功。　　撿起地上胡亂仍的襪子，抓住襪口，腳往裡一伸，OK，褲子的穿着方式也差不多，抓住褲腰，兩條腿往裡一伸，一蹦，在身體還在半空中的時候，飛快的將褲子提了起來，並迅速的扣好褲腰上的那個扣子，拉好拉鏈，腰帶往裡一錯，OK，抓起身旁的衣服便拋向衛生間，擠牙膏，防水，一氣呵成，左三下右三下，上三下，下三下，喝了口水，漱了漱口，刷牙，OK。　　之後便飛快地向外跑去，就在唐昱剛打開門，踏出門的時候，忽然間想起來什麼，跑回自己的房間，拿起床頭櫃昨夜整理出來的材料，又跑了出去，前前後后，從穿襪子開始，到唐昱跑出門，前後沒用上三分鐘，這是唐昱有史以來最輝煌的戰果……　　“這孩子，這麼忙干什麼，不吃早飯了。”就在張雅惠回屋拿自己的包準備上班的這一瞬間，唐昱便已經出了門了，看着唐昱匆匆的背影，開口問道。　　“老媽，我有急事，就不吃了，我會在外頭吃的。”遠遠地，樓道內傳來唐昱的聲音。　　“這孩子，啥事啊，這麼急……”

# 第一百七十四章 百聆重生（二）

　　看着周曉虹那像深閨怨婦般的幽怨眼神，唐昱只覺得心裏發毛，周曉虹已經用這種眼神看他看了十多分鐘了，唐昱感覺這十多分鐘比十個小時還要難熬，周曉虹的這種眼神對唐昱來說，比任何懲罰都要恐怖，僅僅十多分鐘，唐昱就感覺自己背後出了一層冷汗。嘿，能讓他這個前世就把臉皮鍛煉到一定程度的人露出羞愧的表情，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足見周曉虹對唐昱的“怨氣”已經積累到了一定的地步了。　　當早上起床時，老媽告訴唐昱已經八點多的時候，唐昱就已經預感到周曉虹可能會對他施加某些恐怖的手段，但怎麼也沒想到，只是這樣看着他，既不說話，更不怒罵，就這樣看着，直直的看着，這種在別人眼中可能算不上懲罰的懲罰，唐昱卻覺得這是這個世界上最恐怖，沒有人道的懲罰，其他的懲罰可能只是傷害到肉體，但周曉虹的眼神卻直刺唐昱的內心，首先讓唐昱從心底了感覺到自己錯了，從而便是自責懊悔等一切負面情緒開始湧現，這是對精神上的虐待。　　要說，唐昱還真是把周曉虹當牛做馬的用着，原本周曉虹在恆達那邊的工作就不少，不過那會兒，宋宛如雖然不怎麼管事兒，不過多少還是會過問一些的，哪像這會兒，把公司交給唐昱之後，不知道是為了避嫌還是怎麼滴，那真格兒叫做不聞不問，除了有些事情必須要給她過問的。唐昱這個甩手掌柜，做的比宋宛如還要徹底，一來是他的年紀問題，很多事情不合適出面參与，而來那些具體的事情，唐昱可未必做得來，他只適合高屋建瓴的來，具體就不行了，和紙上談兵的趙括有一拼。　　這樣一來，恆達的事情自然就全部壓在了周曉虹的身上。以前倒是還好說，只有恆達一家的業務，周曉虹即便是忙一些，還是能夠忙過來的，這會兒卻恰是恆達和百聆整合的初期，最是忙亂的時候，尤其緊缺人手。恆達那邊不用說，無論是以前還是現在，都只有她一個能挑大梁的，至於百聆那邊，雖然也有幾個能用得上的人，不過畢竟剛剛接手，亂七八糟的人員關係都還沒有理順，無論是唐昱還是宋宛如都不會貿然重用這些人。自然而然的，所有的重擔就都壓在了周曉虹的身上。楊涵寧多少能幫她分擔一些，不過畢竟剛剛上手，也幫不了什麼大忙。　　這段日子來，可算是把她給忙壞了，恨不得把一個人給掰成三瓣才夠用，這些日子以來，在唐昱逍遙快活的時候，她一天休息的時間不超過五個小時，對女人來說，這可是致命的，對唐昱這個甩手掌柜自然是有些怨氣了。要不是想親眼見證一個企業的成長，要不是當初宋宛如對她有恩，她才不樂意做這樣的事情，這幾天，為了掩蓋那睡眠不足出現的黑眼圈可花了她不少的功夫。這會兒逮住唐昱，自然不能放過他，尤其是百聆招聘的這種事兒，唐昱竟然還遲到了，這還是他事先交代萬萬不能怠慢的事情啊，結果自個兒都怠慢了，說不得周曉虹要逮住唐昱好好問問他了。　　嘿，員工和老闆當到這個地步，不知道應該叫做周曉虹的成功還是唐昱的失敗。好在這種怨氣也不是什麼真正的怨氣，就是發發牢騷罷了，倒是可以通過這個看出來，周曉虹對唐昱也是比較親近的，要不一般的員工可不敢對老闆使臉色看。　　“好吧好吧，周姐，你就別用這種眼神看我了，我服你了，我保證，只要我有時間，我一定常來公司，其實，其實我來晚了是因為我昨天整理資料整理的太晚了，今天早上睜開眼睛就已經八點多了，我怕你責難我，我還是用最快的速度趕來的，不敢耽擱一點時間。”　　終於，在周曉虹的非人道的目光下，唐昱繳械投降，舉起了白旗，不投降也不行啊，唐昱猜想，自己如果再要在那種眼神下煎熬一會兒的話，非精神崩潰不可。　　“哦？昨天晚上你整理資料了？你拿出來我看看。”周曉虹笑眯眯的看着唐昱，一臉不相信的模樣，着實打擊了唐昱“幼小而稚嫩”的心靈。　　在周曉虹看來，什麼所謂的資料，什麼用最快速度趕過來，這都是借口，都是唐昱想讓自己放過他的借口，而且還是十分蹩腳的借口，在她看來，唐昱根本和其他十六七歲的孩子沒什麼不同，可能唯一的不同就是有一個當市政府秘書長的老爸和一個當市長的乾爸，還僥倖的和省長沾上點關係，和方家也有某些關係，雖然周曉虹不得不承認，唐昱的某些想法很獨特，但是這些根本無法改變唐昱在周曉虹心中依然還是個孩子的印象，就算唐昱各方面都很優秀，也不過是一個優秀的孩子罷了。　　一個孩子，說什麼整理資料，這讓周曉虹怎麼能相信，周曉虹心中暗笑，就是找借口，你也要找個好點的借口吧，就算是撒謊，你也要把這個謊給說圓了吧。　　唐昱不知道周曉虹的心中的想法，見周曉虹管自己要那資料，唐昱也沒有再想其他東西，只要能讓周曉虹不再用哪種眼神看自己，別說是要資料了，就算是要自己的清白，自己也會給，汗，這種時候，唐昱心中還在轉動着這種念頭，不得不說他的內心真是太強大了……　　從懷中拿出一個紙卷，唐昱遞給了周曉虹。　　周曉虹疑惑的打開紙卷，疑惑的看了唐昱一眼，打開紙卷，三張密密麻麻寫滿文字的紙出現在周曉虹的面前。　　字體是標準的行書，偶爾幾個字略草了一些，但也可以辨認得出來，整張紙寫滿了文字，卻絲毫感覺不到亂，字里行間穩健大氣，行雲流水，先不說內容，就是這手字，就不是一般人能寫的出來。　　裡邊隱隱流露的霸氣和飄逸，如果說這手字是一個三十以上的成熟男人寫的，周曉紅會心，但她怎麼也不會相信這是一個剛剛上高中的高中生寫的。　　“這是你寫的字？”周曉虹抬頭看了唐昱一眼，問道，單看那字兒，周曉虹就有些不相信是唐昱這個小屁孩寫出來的東西。　　“嗯，當然是我寫的。”　　唐昱摸了摸鼻子，他自己也感覺到這手字出現在現在的自己的身上的確有些驚世駭俗了，在前世唐昱為了練就這手字可是下了一番苦工的。那時候的商海中流傳着這樣一句話，叫做，字是出馬槍，練字如同練心，就因為這句話，唐昱還拜了一個當時文壇上一個很有名氣的書法家為師，經過了三年的苦練才成就這手字。嘿，不過唐天鴻的字兒本來就是不錯的，便是唐天浩這個整天嗅這銅臭味兒的商人也寫的是一手好字兒，這大概也算是唐家的遺傳了吧。　　寫字其實就是一種習慣，當你習慣了字的書寫方式，你就能寫出一手好字，當然，這種習慣是需要常年累月的練習才能養成的。而習慣這種東西是被刻印靈魂中的，他不會因為外界的任何事情的改變而改變，無論是時間，無論是空間，就算是一個失憶的人，如果讓他寫字，他寫出來的字依舊會和在沒有失憶之前一樣，因為他的靈魂沒有喪失，因為他寫字的習慣沒有改變。而唐昱的重生似乎很玄妙，唐昱猜測非常有可能就是自己前世的靈魂穿越附在了現在自己的身上，雖然關於靈魂這種東西唐昱也不懂，重生前甚至根本不相信有靈魂這種東西，但真實經歷了這種玄之又玄的重生之後，唐昱有些相信了，而且猜測就是自己的靈魂穿越到以前，附在以前那個自己的身上，現在的唐昱雖然肉身依舊是這個時代的肉身，但靈魂卻已經是幾十年後的靈魂了，正如上面所說，既然靈魂沒有改變，所以重生前唐昱的那一手字，現在的自己自然也能寫的出來。　　“你就吹吧。”周曉虹根本不相信唐昱的話，心想，這可能是他老爸寫的拿來給他充數吧，不愧是政府秘書長，就只憑藉這手字，也不知道讓多少他的競爭對手汗顏，政府的筆杆子啊，當之無愧。　　唐昱聽了周曉虹的話，只有搖頭苦笑的份兒，這還上哪裡講理去啊，我說的真話也沒有人信，不過看樣子，似乎不親自給演示一下，周曉虹是不會相信的。　　周曉虹沒有再理會唐昱，低頭將目光投注到眼前的三頁紙上，如果這是唐天鴻寫的，興許還有一看的價值。周曉虹就憑藉著這手字猜測，不對，是完全肯定，這三頁紙不是出自唐昱之手，而是唐天鴻寫的，不過一個政府秘書長費心思去搞這東西，可有些不務正業的感覺啊，而且，唐天鴻可不是商人。　　隨着周曉虹眼光在那三頁紙上來迴轉動，不過看着看着，她原本面無表情的臉開始出現了一絲驚訝，隨後驚訝之色越來越濃，顯然也看出了上面的那些想法的妙處。　　“唐昱，看在你拿來的這些資料的份上我今天饒過你，以後你要是在像今天這樣，我絕對不放過你。”　　周曉虹惡狠狠向唐昱說了一句，便飛快的向辦公室跑去，顯然是去研究唐昱寫的那些東西去了，那些東西可是唐昱重生前最為稱道的面試方法之一，領先了這個時代十多年的先進理念啊，豈是一眼就可以將其中的奧秘看透，不過能第一眼看出那東西的不凡，也說明了周曉虹很有這方面的天賦和能力，到底是在商海中縱橫了好一段時間的人物。　　看着周曉虹遠去的背影，唐昱心有餘悸的拍了拍胸口，還有下次，就是給唐昱十個膽子唐昱也不敢有下次了。　　不知不覺間已經快到九點鐘了，昨天給宋宛如打電話時宋宛如說今天可能十點前後到，所以周曉虹便把面試時間由原先的九點開始延遲到了十點，面試時間為十點到十二點，中午休息一個小時，下午一點再次開始面試，到下午三點結束。　　初步設想，面試分為两天，明天的面試時間安排和今天一樣，這次面試主要是面試百聆以後的管理階層，百聆因為以前姬長發的關係，缺少大量的合格管理人員，百聆之前的管理層，除了區政府塞進來的肥頭大耳濫竽充數的之外，便是負責生產的人員了，這會兒自然不能這樣，清洗了一下區政府塞過來的人之後，自然便要招聘大量的管理層來充實公司，讓整合后的百聆迅速運作起來。　　嘿，也是因為有着宋宛如的這層關係在，要不百聆想把區政府塞過來的管理層全部給清理出去可要花好一番工夫的，或者乾脆沒有可能，也是宋宛如背後的關係硬，這才能讓唐昱和周曉虹放開手腳清理蛀蟲，還讓那些被清理的人心中不敢有任何的怨言。　　恩，如果不是面試管理階層，也不用勞駕宋宛如這個面子超大的大老闆，如果只是招聘普通的職員，周曉虹就可以了。　　這次唐昱他們要準備給百聆來一次大充血，除了負責生產這塊，其他部門全都要充血，從部門的部長到下面的員工，全部都要擴充，很多部門以前的百聆根本就沒有，現在唐昱他們要重新建立起來，人員招收數量之大，難以想象。　　百聆以前的廠長姬長發以前世長虹的一個負責生產的高管，所以在建立百聆后，幾乎把全部力量都放到生產上了，以前的百聆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生產工人，當然，這些生產工人也有近三成是區里派下來吃白飯的，把他們當做光吃飯不幹活的大爺養着。　　而從宋宛如接手百聆后，這些吃白飯的大爺全部都卷鋪蓋走人，讓周曉虹藉著宋宛如的名義給炒了，以宋宛如的背景，炒他們，他們自然沒有什麼脾氣，只有乖乖的夾尾巴走了。　　在炒了這些吃白飯的之後，百聆的生產員工依舊是富富有餘，由此可見當初百聆的生產人員有多少了。　　唐昱剛剛已經看過周曉虹做出的以後公司組成部分的結構圖，以後公司主要分為這幾個部門：生產部：這是以後百聆的主題部門，畢竟百聆是做實體的廠子，生產方面是重中之重。　　人事部：管理公司的人員安排，包括人員調動，招工辭工等事務。　　市場規劃部：研究市場的風向，規劃公司以後的發展方向。　　財會部：管理公司資金的部門，包括資金的流入流出，員工的工資發放等事務。　　廣告宣傳部：主要任務就是擴大公司和產品的知名度，讓更多的人了解百聆和百聆牌電視。　　技術部：主要任務就是平時維修和保養機器，並盡可能的加以改善。　　銷售部：主要任務就是聯繫貨單，銷售產品。　　每個部門都需要部長一名，副部長一名，員工若干。　　此外，在各個部長之上加派一個總經理、副經理職務，權利凌駕於各個部門的部長之上。　　當然，這其中有幾個職務已經內定了。首先是生產部，現在已經滿員，根本不用再招聘，生產部長是以前百聆的一個副廠長，是一個很務實很老實的人，副部長是以前恆達的一個生產總管，為人踏實肯干。　　總經理由宋宛如擔任，但是說白了這個總經理就是一個虛銜，誰都知道宋宛如平時根本不來廠子。　　副經理由周曉虹擔任，這個是昨天晚上唐昱和宋宛如商量出來的結果，在他們所有人中，如果說誰對百聆做的最多，貢獻更大，無疑那個人肯定是周曉虹，當初宋宛如和唐昱本來打算從外面招收一個經理，但想了想，如此很可能寒了那些從恆達過來的老人的心，而且在經營這麼多年恆達之後，周曉虹的能力也有了很大的增長，這點就從沒有其他人幫助，獨自收購百聆方面就可以看出來。同時，周曉虹還兼任人事部的部長，人事部可以說是掌握公司人員生殺大權的一個部門，必須由信得過的人才可以升任，否則很有可能再次出現以前百聆的那種養大爺的現象。　　財會部由楊涵寧負責，這個主意是宋宛如提出的，唐昱不明白宋宛如這樣安排有什麼意思，唐昱雖然表面上對這個提議沒有反對，也沒有贊成，但他的心裏卻是非常贊同的。財務部這種部門，一般要掌控在自己人手中，要絕對信得過的人物。　　楊涵寧是財會專業畢業的，她有這方面的能力，而且以前也在建材局和恆達做過一段財會工作，升任這個總管雖然有些勉強，但也是可以的，沒有太大的問題，隨着一段時間的適應，她會完全勝任這個位置的，這點唐昱確信。而且，楊涵寧對唐昱來說，絕對是自己人中的自己人，這個是毫無疑問的。　　而昨天唐昱偶遇的那個李小兵，在答應擔當百聆的形象大使之後，周曉虹也在廣告宣傳部安排了一個虛銜，形象大使。　　至於唐昱，本來周曉虹不打算給唐昱安排職務的，但是宋宛如卻搖了搖頭，思索了一下，給了唐昱一個依舊是有名無實的位置，總經理助理。　　汗，你說總經理都不在，他這個助理又能幹什麼，所以依舊是一個擺設。至於這個職位的職責是什麼，這個暫時待定，待遇也待定。

# 第一百七十五章 百聆重生（三）

　　由於百聆的宣傳力度大，無論是報紙還是電視上，廣告鋪天蓋地，雖不至於家喻戶曉，但只要有心人，都能看到，而且，最讓人心動的是百聆招收的職位和工資。　　想要從一個普通的員工奮鬥到部門經理的位置，先不說有沒有這樣的機會，就是有這樣的機會，那最少也需要奮鬥三四年，而且還需要你的業績特別優秀才有可能，但是百聆招聘的人員裏面，就有好幾個部門經理，如果競爭上，那可是等於少奮鬥三四年的時光，三四年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啊，人生又有幾個三四年呢。雖然管理層的招聘要求有一定的工作經驗等等之類的要求，不過只要有希望，還是要試一下的好，若是真的能夠競爭上了，那可不得了。　　再說，即使競爭不上部門經理，那下面不是還有部門副經理等職位么，這麼多職位，沒嘴兒自己就搶到一個呢，即便只是副的，對他們來說也是莫大的誘惑啊。　　這些空着的企業高層的位置，讓無數青年才俊，或是剛剛畢業的大學生，或是已經在職場上奮鬥過幾年的人趨之若鶩了。　　還有一個引起眾人關注的就是百聆開出的價錢，公司高層月薪高達1500～2000元，中層管理900～1200，這對於他們來說也是一個不低的吸引力，在93年來說，東陵市的工薪階層的人均月收入只要不到五百元左右，月收入一千就屬於高收入群體了。那會兒，便是唐天鴻這樣的處級官員，只論工資的話，一個月也不過兩千餘元，而一個處級官員，外放了那就是縣長縣委書記啊，從中便可以想象那個年代的工資收入了。　　月薪兩千，放到93年的東陵市，那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兒，超過了絕大多數的工薪階層和政府官員的。當然，官員的收入不能僅僅通過工資或者福利之類的來計算的，這裏邊的門道暫且就不一一細說了。　　百聆的招聘廣告打出去之後，於是乎，在這高層職位和高薪水的雙層能夠誘惑下，報名參加應聘有三四百人，當然，其中大多數應聘中層職員和普通員工，僅有不到一百個人報名應聘高層職位，百聆已經寄出信件，通知他們其中的五十人今天來參加應聘，剩下的不到五十人，參加明天的應聘。　　九十年代初期，其實鐵飯碗的說法還是比較吃香的，很多人其實還是不願意拋棄手中鐵飯碗，願意進入私企的人少之又少，像現在這般應聘者這麼多，一來是因為百聆的職位和薪資的誘惑，二來百聆之前還是有着政府背景的，多少能打消他們一些疑慮。　　按照原先定下來的職位，這一百人中最後只有不到十人可以留下，其他的都淘汰掉。百分之九十的淘汰率，競爭還算是激烈，在93年那個時候，也是很罕見的了，由此可見百聆的職位是多麼誘惑人。其實九十年代的工作，找起來遠遠沒有前世那般的困難，尤其是知識分子、上過大學的人等，在九十年代還是很吃香的，想要找個工作還是比較容易的。　　不過從他們的薪金其實也可以看出來一些東西的，百聆招聘的是中高層管理人員，薪金雖然不低，高者達到兩千多元的高薪，可是比起VCD那邊的研究人員，差距不是一星半點，研究所那邊的投入，動輒都是上千萬的款項，裡邊的部分經費，那是要作為獎勵給研發人員的，隨便掉根毛都不是月薪一兩千的職位能比的。幸好，研究所那邊的財務只有極少數的人才知道的，要不指不定在百聆還要弄出大亂子來，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找個社會，歷來都是這樣的。　　不過不管怎麼說，百聆這邊的招聘還是足夠吸引人的，還是有不少人眼熱的看着這裏，這不，剛剛九點，百聆門前便陸續應聘者前來，這會兒周曉虹也已經安排人引領他們來到接待室，靜候面試開始。　　大約九點多鐘的時候，一輛掛着軍牌的雪弗蘭從遠處駛來，在百聆門前略停了一下，車窗下滑，露出一張美艷的面容，看了保安室的保安一眼，在保安的點頭之後，百聆的電動閘門緩緩地打開了，雪弗蘭在一陣輕微的嗡鳴聲后，駛了進去。　　“呀，宛如姐，你怎麼這麼早就來了？”看到從雪弗蘭中走出的倩影，唐昱驚咦了一聲，昨天打電話不是說十點左右才到么，這剛九點，怎麼就來了。不知為何，每次看到宋宛如的容顏，總是讓唐昱那小小的心不由自主的悸動幾分，然後又罵自己幾聲畜生把心頭的悸動壓下去。　　話說，這會兒看到宋宛如，唐昱還是有些驚訝的。省城到東陵市足足有三個小時的車程，就算開快車，也要兩個半小時，現在剛九點，這麼算的話，也就是說宋宛如六點多就往這來了，這才是唐昱驚訝的地方，六點就出門，這也夠早的啊，人家的表現，可比他找個甩手掌柜好多了。　　“呦，怎麼的，小子，我來的這麼早你不滿意啊，怎麼的，不歡迎你宛如姐啊。”宋宛如嫵媚的看了唐昱一眼，輕聲道，不過那一眼看過去，直把唐昱看的心跳飛速。　　話說自從那次宋宛如發現唐昱和楊涵寧的關係后，對唐昱似乎就有些疏遠。當然，或許疏遠還算不上，總之有些若即若離的隔閡，也不知道是何緣故，不過最近她總是避免和唐昱過多的接觸這卻是不爭的事實。就是前天去省城，見到宋宛如的時候，這種感覺依然存在，讓唐昱能夠明顯的感覺到的，那會兒還儘力的想着彌補，只不過沒有收到什麼效果。　　可是今天這是怎麼了，今天宋宛如給唐昱的那種疏遠的感覺已經完全消失了，卻而代之的是親切，是比在沒發現唐昱和楊涵寧之間的關係之前還要親切的那種感覺，這卻是奇了，怎麼會經過一晚上的時間變化這麼大呢？任唐昱怎麼想也想不明白宋宛如這麼短的時間內，對他的態度是一變再變，饒是他前世混跡花叢自詡對女人的心思能把握百分之百的他也沒想明白，宋宛如的心思到底如何。　　特別是那個嫵媚的一眼，看的唐昱心都露跳了一拍。只能暗暗感嘆一聲，女人心海底針，果真不是那麼容易把握啊，看來自己的功力還有待鍛煉。　　“怎、怎、怎麼會呢，我高興還來不及呢，怎麼會不歡迎呢，我只不過有些心疼宛如姐那麼早就出門，昨天我們打電話又打到那麼晚，只是擔心宛如姐的身體會吃不住。”唐昱被那一眼看的有些結巴，好一會才從那一眼中緩過神來，口不擇言的亂說起來。　　“就你小子嘴甜。”　　宋宛如似乎也感覺到自己剛剛的表現有些不妥，立刻收斂心神，轉過頭四處看了看，看到接待室已經來了的二十多人，說道，“今天應聘的人不少啊，哦，對了，周姐呢？怎麼沒看到她呢？”宋宛如眼光掃了一圈，也沒有看到周曉虹，不由疑惑的問道，平時這時候，工廠中可到處是她的身影，怎麼現在見不到了呢？　　“周姐可能在辦公室呢吧。”唐昱苦着臉說道，一說到周曉虹，唐昱便想到剛剛那恐怖的幽怨眼神，內心不由得戰慄起來。　　“哦，辦公室呢啊，走，唐昱，我們去找她，今天我們三個可是監考官，先去問問她對今天的應聘有什麼方案沒有。”宋宛如說完，便向辦公室走去，說實話，對於招聘這種事兒她也不知道具體怎麼弄的，最近還查了不少資料，不過主要的考官，還是要看周曉虹的，畢竟周曉虹在商海中也歷練了不斷的時間了，在恆達工作之前就在其他的大公司工作過，要不是自己與她有恩，也不會屈尊過來恆達這個小公司工作的，好在現在恆達的規模一直在擴大，對周曉虹來說倒是也不錯。　　這麼想着，宋宛如往前走了兩步卻意外發現唐昱並沒有跟着自己，回過頭卻看到唐昱一臉的不自然的站在原地。　　“那個、那個宛如姐，你自己去吧，我就不去了。”現在讓唐昱見周曉虹，那不是折磨他呢么，這會兒自然不想送上門去自討苦吃。　　“那怎麼行，今天我們三個是監考官，怎麼也得相互通通氣啊，要不一會兒怎麼面試那幫人啊。哦，不會是你得罪周姐不敢見她了吧？”宋宛如忽然恍然大悟的說道。　　“沒、沒，才沒有……”唐昱結結巴巴的說道，眼神來回閃爍，周曉虹對於他來說，不亞於惡魔般的存在啊，不過也是他壓站勞動力。　　“沒有就走吧。”宋宛如走回來一把拉住唐昱，不由分說的把唐昱向辦公室的方向拽去。　　在宋宛如的手碰到唐昱的手的瞬間，宋宛如的臉上不可查的出現一絲紅暈，又在所有人都沒有察覺之際，飛快的消逝了，唐昱這小子還處於內心的鬥爭之中，自然也沒有注意到宋宛如臉上一閃而逝的紅暈。　　唐昱就這樣半拖半拉半拽的跟着宋宛如來到了辦公室，果不其然，周曉虹正坐在辦公桌后研讀唐昱給他的那三頁紙呢。　　周曉虹在發現這三頁紙上寫的內容，寫的面試方法非常精妙之後，裡邊又似乎都蘊含着不可思議的道理和理念，和現今流傳的任何一種理念都不相同，而且還有自己的道理能夠說的通，這不禁讓周曉虹暗暗好奇起來，離開了唐昱之後便迫不及待的跑到辦公室，靜靜地研讀了起來，不過越看越驚奇，這上面寫的那些面試方式新奇大膽，但細細思考之下卻很有道理，而且最讓周曉虹欣喜的是這種方法十分方便。她到底是在商海中打拚多年，雖然說這些年來因為某些事情而屈居於恆達這個小公司，不過眼力她還是有的，自然能夠一眼就看出這裏邊蘊含的東西來。　　唐昱給她的那三頁紙，其中又一頁上面寫的是那些類似測試心理的那種試題，足足有六十多道試題，上面記載的試題千奇百怪，各種各樣。後面的那兩頁紙，則是記載着對這些問題的解釋，在得出結果后，根據這些結果推斷應聘者的性格，是屬於那種類型的，從而就可以更好的分配給他們職務。　　正在周曉虹研讀在興頭上呢，辦公室的門開了。　　“有什麼事情一會兒再說，先出去。”周曉虹頭也不抬的，向著門方向擺擺手，示意進來的人出去。　　“周姐看什麼呢，這麼入神，還不讓別人打擾。”宋宛如看着趴在辦公桌上的周曉虹，出聲調笑道。　　“宋小姐，你怎麼這麼快就來了，我還以為你要十點之後才到呢。”周曉虹聽到宋宛如的聲音，這才抬起頭，有些吃吃驚的看着宋宛如，往常的時候宋宛如是極少出現在公司的，無論是以前還是現在，這次不過是因為招聘管理層這種大事兒，這才需要宋宛如這個名義上的老闆出馬的。不過周曉虹顯然也知道省城綿州到東陵市有三個小時的車程的，宋宛如這會兒出現，也就意味着六點鐘就從綿州出發了，這麼想着，不禁又把目光放到了唐昱這個甩手掌柜的身上。　　“周姐，我都和你說了多少次了，交我宛如就好，你怎麼就是記不住呢。”宋宛如笑了笑，繼續說道，“我這個甩手掌柜的對公司了解的太少了，今天我有事主考，不早點過來做點功課怎麼可以，對了周姐，你看什麼呢，這麼津津有味的。”　　“對了，宋老……哦，不，宛如，這可是一份天才的面試計劃啊，這個是唐昱那小子拿來的，他說是他寫的，不過，他說謊多不會說，就這筆字，哪像是一個高中生能寫的出來的，更不要說裏面那份天才的計劃了。”周曉虹有些鄙夷的看了一眼被宋宛如拉進來的唐昱，略帶几絲譏諷道，顯然對唐昱今天遲到的事情還是沒有放下介懷。　　唐昱聽着周曉虹的話，除了翻白眼外，再也做不出其他的動作，這真話怎麼就沒人信呢。　　宋宛如聽到這是一份天才的面試計劃，也不禁有些好奇，走上前，拿起辦公桌上的那三張紙，看了一眼，呵呵一笑，“周姐，這次你可能真的冤枉唐昱了，這真的是他寫的，我曾經看到過他寫的字，他的字體我認識，這真的是他寫的。不說是你，便是我第一次見到唐昱這小子寫字兒的時候都有些吃驚的，都趕得上家裡老爺子了。”　　“什麼？這真的是他寫的？”周曉虹驚奇的看向唐昱，依舊不信的問了一句，她可知道宋宛如口中的老爺子說的是誰，不過猶自對着唐昱下意識的問了一聲，“這真的是你寫的？”不過問完之後就知道有些多餘了，既然是宋宛如親口證實，那自然便是真的了，宋宛如還不至於在這種事情上邊撒謊騙她，其實心中已經相信了三分的。　　唐昱苦笑道，“我都說了好多次了，可是你不信，我又有什麼辦法。”　　“那上面的那份計劃也是你想出來的？”周曉虹眼睛越瞪越大滿目驚訝，既然字兒是唐昱寫的，那那份所謂的招聘計劃估計也就是出自唐昱之手了。之前的時候宋宛如就和她說過唐昱這小子在經商上邊的天分，只不過她一直不怎麼相信，不過如果宋宛如之前說的是真的話，那這份東西或許真有可能出自唐昱之手。畢竟，以唐天鴻也蘇慕儒的身份，是不屑於去做這些事情的，而且他們對於商業也未必就如粗熟悉。至於唐天浩，他是草根派出身，這麼專業的東西，自然不會是出自他的手中。　　唐昱無奈的點了點頭，雖然唐昱不願意承認，就是不承認也不行啊，因為這份資料在這個時期根本沒有出現過，唐昱就算是想編假話說是抄襲的，但也沒有東西讓他抄襲啊，至於隨便編個人給安到他的頭上，一時之間也造不出這麼個人來，所以唐昱只能承認，總不能跟他們說這是幾十年後的一些心理學家研究出來的吧。再說，他也需要讓周曉虹一步步的接收他的身份，讓周曉虹意識到他在商業上邊的天分，從這份材料開始，也算是個不錯的選擇吧，起碼可以讓周曉虹在商業上邊正視自己。　　“我曾經看過一些關於心裏方面的書籍，這些測試題也是我根據那些心理書籍中的描述寫出來的。”唐昱也只能這麼胡編亂造了，至於她們相信還是不相信，也就只能這樣了。嘿，不過這麼說也確實是糊弄人了，如果隨便看幾本心理學的書就能搞出這麼一份東西來，那後世的那些所謂的額專家們就都白活了。　　就在唐昱和周曉虹對話的時候，宋宛如已經大致的看了一遍這三張紙。　　宋宛如留過學，得到過經濟學碩士學位的宋宛如自然比周曉虹理解問題理解的快，僅僅是大致的看了一遍，她便已經熟悉了這種面試方法，看出了裏面的精妙之處，她的專業知識豐富無比，自然能夠意識到別人無法意識到的東西，能看出這份東西的價值來。

# 第一百七十六章 百聆重生（四）

　　“唐昱，這真的是你想出來的？”現在就連宋宛如都有些難以相信，畢竟眼前着份面試計劃太新奇，甚至說太超前了，裏面對於人的心理的掌握非常準確，宋宛如甚至認為這將是划時代的一份面試材料，這份材料將會打開一個全新的招聘領域，心理招聘。或許，這就是這小子的天才和妖孽之處吧，搖着頭，宋宛如不禁又想到第一次與唐昱在沈宅見面的時候唐昱對沈家人造成的驚訝。　　唐昱現在除了苦笑還是苦笑，這個謊似乎有些說大了，但現在也只能厚着臉皮把這個謊繼續圓下去。於是乎，唐昱無恥把後世無數專家們經過實踐而總結出來的東西，據為己有。　　“嗯，是我寫的，我爸書房中有幾部心理學的書，我從那上面得到的啟發，我看那些心理書的時候，做了些筆記，這些就是我昨天整理筆記的時候，整理出來的試題。”　　這點唐昱倒是沒有說謊，唐天鴻的書房中還真有幾本心理學的書，也是他在考經濟學研究生的時候買回來的，經濟多少和心理沾上點邊，市場的變化起伏有事也是因為人們的心理變化起伏而產生的。　　宋宛如深深地看了唐昱一眼，便把目光在此放在了眼前的三頁紙上，有了這三頁紙，他們今天的面試就要輕鬆一大半。事實上宋宛如和周曉虹在事前也都有準備的，只不過比起唐昱這薄薄的三頁紙來可差遠了。不過也是，前世的唐昱，對面試可是熟悉的緊，不談他自己參加過好幾次招聘會面試等等，事業有成之後，他自己也沒少面試別人的，自然對這裏邊的程序熟悉無比，若是連百聆這樣一個小廠子的面試都搞不定，那可太對不起他這個重生人士了。　　唐昱給宋宛如的震驚已經夠多了，所以很快的就從這次的驚喜清醒過來，她可是見多了唐昱這小子給別人的震驚，這會兒唐昱再冒出一個驚喜來，雖然有些驚異，不過馬上就反應過來，什麼神奇的事兒，放在初中就抱着英文大部頭的唐昱身上就都不驚奇了。　　但是周曉虹和宋宛如不同，她此前還不了解唐昱，不知道唐昱到底做過什麼樣的神奇事兒，自然的，在她的觀念中，唐昱一直都是一個頂着二世祖光環的幸運兒而已，雖然不大理解宋宛如為何把恆達整個兒的交給唐昱玩，但是也沒有多少把唐昱看在眼裡的意思。沒錯兒，宋宛如把唐昱做的事兒當做玩，周曉虹也是把唐昱當做玩的，雖然這兩個玩的意思有些不一樣。　　在周曉虹看來，宋宛如把恆達給唐昱，便是給他玩的，尤其是唐昱在接手了恆達之後先後話巨資收購了百聆和VCD項目，百聆的項目多少還能有些理解，可是那個什麼VCD項目，在周曉虹看來，完全就是個華而不實的東西，自然把唐昱的動作當做玩兒了。　　只不過現在看來，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兒，那筆好字和那份計劃書完全顛覆了唐昱在她心中的印象，讓她一時間有些反應不過來。看宋宛如的樣子，對此沒有一定的驚奇，似乎完全相信那些東西是出自唐昱之手的。　　暗嘆了一聲，看來自己也沒有把這個小子看透啊，單單有魄力讓恆達完全放棄軍工企業的訂單，又不失時機的接手百聆，單單這手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出的，更何談那個無敵洞般的研究所，豈是一個一般的少年人能做到的，而且，宋宛如只怕也不會隨隨便便就把恆達給了別人吧，這麼看來，這個小子，或許還真有些料，也許是可以和吉隆章家的那個商業小天才章驊可以比肩的人物。　　若是周曉虹知道，唐昱自始至終都沒有把那個叫做章驊的小子看在眼裡不知道會如何想。事實上，唐昱還真沒把那個什麼商業天才放在眼中，不過是個靠保健品發家的野路子罷了，長久不了的，無論是比這個時代的弄潮兒還是唐昱這個重生而來的妖孽，都有太多的差距。遼海飛龍，在唐昱前世的記憶中，下場可是很凄慘的，至於章驊這個人，在唐昱的記憶中幾乎找不出來，章家的吉隆卻是有些記憶。　　唐昱前世的時候也算是一號人物了，遼海省商圈之中有頭有臉的人認識不少，即使不大認識的，起碼知道名字，既然他沒有聽說過章驊這個名字，只能說在九十年代的大浪淘沙中被淘汰掉了。對於這樣一個人，唐昱自然是不用放在眼中的。　　“周姐，你就別在那發獃了，快過來一起研究這份面試計劃書吧，無論什麼事情發生在唐昱這個小妖孽身上都不足為奇，以後他給你的驚喜興許更多，你根本就不能用看人的眼光看他。”宋宛如拉過發獃的周曉虹，笑着對她說道，“等什麼時候得空了，我給你好好說道說道這小子的事迹周姐你就明白了。”　　唐昱在旁邊摸了摸鼻子，苦笑了一聲，嘟囔道，“什麼叫不能有看人的眼光看我，難道我就不是人了么？”　　“不是。”聽到了唐昱的嘟囔，宋宛如轉過頭，一本正經的說道，看着垮了下來的臉，突然笑了起來，“因為你是妖孽，呵呵……”　　宋宛如這一笑，如同海棠花開，彩虹映空，一時間，唐昱有些看呆了，便是一旁的周曉虹，相處這麼多年來，也少見宋宛如這般小女兒的作態……　　十點的面試如期舉行，面試的地點是在一件不大的房間裡邊，房間中的擺設很簡單，一張長有三米的寫字台，寫字台後面是三張軟皮椅子，在寫字台前，僅有一張硬木椅和一張小學生用的矮桌，當唐昱進入這間屋子的時候，第一感覺便是這不是在面試，反而有點像審犯人。　　事實上，這是一種刻意給人營造心理壓力的設置，在面試中很常用的方法。　　宋宛如、唐昱和周曉虹三人進入這間“審訊室”，做到了那張長長地寫字台後，宋宛如坐中間，唐昱坐左邊，周曉虹左右邊。事實上面試的主導者還是周曉虹的，唐昱太嫩了，完全像一個旁觀者，雖然他有着豐富的經驗，不過所謂嘴上無、毛辦事不牢，唐昱此時給別人的感覺就是這樣，虧他還特意的弄了一下自己的造型，穿着的也是顯老的衣服，不過再怎麼看也不像一個超過二十的人。至於宋宛如，她對於這樣的事情的經驗太少了，還是要靠周曉虹的。　　可能是宋宛如也覺得這間屋子有些怪異，臉上露出了幾許不自然。　　“第一個犯……額，面試者，進來吧。”宋宛如險些說走嘴，險些說出第一個犯人，汗，看來宋宛如和唐昱的感覺一樣，都感覺這間屋子像審訊室多過像面試的房間。　　周曉虹笑了笑，轉過頭對宋宛如說道，“這麼安排主要是要給那些面試者一些心理壓力，在這種壓力下，可以看出很多東西，比如膽量，比如氣度，等等。”　　聽了周曉虹的解釋，唐昱不置可否，這種方法太老套了，而且似乎有些踐踏面試者尊嚴的意思。當然，這話可能說的有些嚴重了，但是如果自己是面試者的話，自己肯定不會喜歡在這種環境下進行面試的，同時也會間接的對這家公司產生一絲不好的印象。　　但是既然這個提議是周曉虹提出的，唐昱就是覺得不妥，也不會開口說出來，在這種時候，即便是有不同意見，也還是符合周曉虹的好，而且這個提議也並不是沒有一絲可取之處，的確能起到周曉虹剛剛所說的那種效果，只不過比起唐昱前世的時候所用的方法有些落後罷了。　　這時，第一個面試者走了進來，作為第一個面試者，可能有些緊張，竟然是順拐着進來的，估摸着是個以前沒有參加過面試也沒有什麼工作經歷的人，不過那樣子，看的唐昱差點笑出聲來，如果不是因為一隻手狠命的掐着大腿恐怕真的就笑出聲來了，斜眼看到宋宛如也是滿臉通紅，牙齒緊緊的咬着下唇，也在努力地憋笑呢。　　那個面試着進屋后，看到這如同三堂會審的架勢，立刻更加的緊張了，小心謹慎的一步步挪到那個硬木椅便，看了唐昱三人一眼，慢慢的把半邊屁股坐了上去，倒像是官場上那些人拜訪上級時候那小心翼翼的模樣，說不出得搞笑。　　“你叫什麼名字？”宋宛如深吸了一口氣，壓下情緒，輕聲問道。　　“張建華。”　　宋宛如立刻就從身前的一堆簡歷中，找到了寫着張建華名字的那個簡歷，看了一眼學歷和畢業學校，眼睛一亮，都說沒有金剛鑽別攬瓷器活，看來這些應聘百聆高層的人，各個都有些實力，這個張建華畢業於遼海省經濟大學企業策劃與管理專業的，竟然畢業於省名牌大學。雖然說學歷不等於一切，不過在很多時候，那麼一紙重點大學的文憑還是能夠起到很多的作用的。　　“你有工作經驗么？”宋宛如按照一般面試的步驟，先問面試者一些問題，了解一下面試者的基本情況。　　張建華搖了搖頭，“我今年剛畢業，你們這是我找的第一份工作，還沒有什麼工作經驗。”　　這個張建華倒是誠實，怎麼問就怎麼答，沒有一點拐彎抹角。　　隨後宋宛如又問了幾個問題，唐昱和周曉虹也問了幾個，這個張建華也都按實回答了，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好的他也不誇大，壞的他也不遮掩，給唐昱三人的印象就是這個傢伙老實，誠實，同時從進屋時的動作也可以看出，做事謹慎，細膩。　　該問的問題也都問完了，唐昱拿出了那份試卷，同時也拿出了一張紙和一支筆，走向張建華。　　“你要在三分鐘內，答完着六十幾道題，放心，這些並不是什麼專業知識，知識一些測試而已，很簡單。你要把答案寫到這張紙上，不能寫到試卷上。”試卷就一張，如果這傢伙把他的答案寫到試卷上，那之後的人又怎麼答。　　“這上面的提你只要答是與不是就可以，是，就在這張空白紙上打個對號，不是就打叉，你可要按順序答啊，千萬別亂了，否則我們判卷的時候可能會出現錯誤。”唐昱提醒了他一下，走回座位，“你的時間很有限，每道題都沒有考慮的時間，完全是憑藉你的第一感覺來判斷，好了，開始吧。”唐昱裝模作樣的抬起手腕，看着上面的手錶，其實這隻是唐昱做做樣子罷了，他根本就沒有計時間，只要張建華答完，他就會立刻收卷。　　唐昱開始剛喊出口，那邊張建華已經趴在那張小課桌上健筆如飛的在那張白紙上按順序的畫著對勾或者是叉。　　三分鐘的時間實在是不長，也就剛剛讀完題便要立刻憑藉這第一反應做出判斷。　　這正是因為這個時間的限制，才能盡可能的挖掘出人的內心深處的想法，往往人的第一反應就是他的性格決定的，比如一個膽小如鼠的人在看到牆拐角處有一攤血跡，他的第一反應便是逃跑，之後可能會因為好奇心之類的東西前去查看，這第一反應便是他膽小如鼠的性格的體現。當然，這僅僅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的，經受過一定心理學訓練的人，這些紙面上的東西是測試不出來的，所以說也不是適用於每一個人。　　時間飛逝，三分鐘眨眼變過去了，就在張建華剛答完最後一道題的時候，早已悄悄來到他身邊的唐昱便將試卷和他的那張畫滿對勾和叉的紙拿了起來。　　“好了，你今天的面試就到這裏了，你先回家去吧，無論結果如何，我們都會通知你的。”這是宋宛如開口說道。　　張建華疑惑的看了三人一眼，心中暗想，這就結束了，回答了幾個問題，寫了張小白都會寫的卷子，就面試完了。　　雖然心中有疑惑，但張建華卻沒有出聲詢問，對宋宛如三人點了點頭，緩慢的走出來房間。　　“這個人怎麼樣？周姐。”宋宛如轉過頭看向周曉虹，周曉虹思索了一下，“為人謹慎，做事細膩，誠實，即對自己有信心，同時又不誇大自己。看他簡歷上邊的東西，還是有些料的，大學時候就獨自做過詳細的市場調研，而且在校園的創意策劃大賽上邊獲過獎，這點比較重要的，能給不少加分。”周曉虹給出了她對這個張建華的評價，評價很高。　　宋宛如又轉過頭，看向唐昱，唐昱回答的更直接，“水平不錯，若是培養一下的話，有資格做市場規劃部經理，就是資歷差了點，沒有什麼經驗，而且心理素質也差了點，可以作為後備的管理梯隊培養，可以留下來，暫時作為助理之類的，作為重點培養人員。不過他的心理素質嘛，還有待長進啊。”說著似乎又想起了那人剛剛順拐着進來時的樣子，撲哧一聲笑出聲來，惹得宋宛如和周曉虹也發笑起來，心理素質這麼差的人，那個文憑多少能給他一些信心才是，呵……　　唐昱的話不短，從他的話中卻可以看出，唐昱比周曉虹更看重這個張建華。不過聽一個十五六歲的半大少年老氣橫秋的評價一個名牌大學的畢業生，怎麼看怎麼滑稽，幸好周曉虹在今天已經認識到了唐昱這小子是個妖孽，所以也沒有把唐昱說的話當成開玩笑。　　宋宛如沒有說話，反而看向手中的那張滿是對勾和叉的紙。　　沒想到面試第一個人，就碰到了這樣一個人才，從簡歷上來看，確實是有些才華的。　　面試在繼續，之後面試的人雖然不想張建華那麼緊張，畢竟張建華是第一個面試的么，但是後面的這些人卻沒幾個再讓宋宛如三人同時看上眼的，三個人都是挑毛病的高手，少有人能入得了他們的眼睛。先是宋宛如和周曉虹篩選一番，之後還有唐昱這雙火眼金睛在，所以這輪面試，對於面試者來說可說不上簡單。而且之後的面試也不是單單做測試那麼簡單，唐昱或是周曉虹都會不失時機的問幾個比較尖銳的問題。　　宋宛如也算是長了見識了，她這個坐在主位的人反倒像是陪襯了，在一旁當起了看客，看着周曉虹和唐昱用尖銳的問題把一個個面試者問的五體投地無所遁形，有幾個甚至醜態百出，着實給宋宛如長了不少見識。　　不過她還是沒有意料到，唐昱在面試的時候，表現竟然尤其出眾，也不知道是他臉嫩太具有欺騙性沒有被人看在眼中還是怎麼回事兒，好幾次都把面試者弄的狼狽不堪的，那尖銳的問題，讓宋宛如都很是詫異，而周曉虹對於唐昱，也終於福氣了。她是因為之前已經有了多年的額工作經驗，這才能做到這樣的，可沒想到，唐昱應對這些面試者也是綽綽有餘的，讓面試者臨走前都少不了看一眼這個年輕的面試官一眼。　　兩個小時很快就過去了，因為有了唐昱那份獨特的面試計劃的幫助，到十二點休息的時候，唐昱三人已經面試了二十八人，還有二十二人沒有面試。　　中午，唐昱開着他那輛寶馬帶着宋宛如和周曉虹駛出百聆，準備找一家飯館吃飯。

# 第一百七十六章 百聆重生（五）

　　說實話，百聆建廠的這個地方可能是因為不相擾民的原因，畢竟在生產電視的時候，多少會發出些噪音，所以這個地方遠離鬧市區，有些偏。不過這個地段，基本就相當於鳳城區的工業區了，不僅地價便宜，有着大片的空地，而且周圍人煙稀少，也不怕污染什麼的，是個建廠的好地方，就是離市區遠了點，沒有直達的公交車，上班不大方便。　　這不，唐昱這會兒開車開了好一會兒，都沒有找到家合適的，這邊是地段偏遠的壞處了，倒是碰到幾家規模不錯的大排檔，但環境實在差得可以，唐昱怎麼會讓宋宛如到那種髒亂差的大排檔去吃東西，唐昱自己倒是無所謂，前世家中落魄的時候，再髒亂差的地方都去過，大排檔更是經常去，不過讓宋宛如這樣一個大家族出身的大美女去那種地方可就有些大煞風景了。　　93年的東陵市，唐昱已經沒有多少記憶了，他記憶清晰的，是2000年之後重回東陵市那時的記憶，這會兒，哪兒有個好吃的地方，唐昱還真不知道，於是乎，這樣一路開着，不知覺間，唐昱竟然開車來到了上會和陶業驊一起吃飯的那家飯館。　　此時正是飯口，小餐館里已經有了不少人了，大廳裡邊總共就八個餐桌，已經有六個坐上了人，只空着兩個。本來就不大點的餐館，這會兒倒是顯得有些擁擠了，好在唐昱知道，這個地方雖然做不出什麼好東西來，可是絕對乾淨。再者說，宋宛如那種出身的人，吃慣了山珍海味的，東陵市裡邊，還真找不出她能看得上眼的美食，倒不如在這種乾乾凈凈的小飯館，就當體驗人生了。　　飯店裡邊，隔着車窗唐昱便看到小龍和小虎兩個小服務生飛快的穿梭與那坐上人的六個餐桌之間，盡可能快速的滿足客人的需求。　　“走，就這家吧，上次和鳳城區的陶區長吃飯，就在這家，這家做的東西還挺好吃的，而且東西也乾淨。”唐昱停好車，下車率先走了進去，宋宛如和周曉虹自然也不會有什麼意見，將就着對付一口就行，只要乾淨就好，其他的倒是無所謂的，周曉虹本來就不講究這個。　　“小虎，挑幾樣可口的小菜，再來三碗熱湯麵。”唐昱進門坐在最裏面的那張閑桌子旁的椅子上，一邊招呼宋宛如和周曉虹過來，一邊熟練的點菜，心中卻在惡意的揣測着，不知道熱湯麵這種東西，宋宛如從小到大有沒有吃過。　　“好嘞，馬上就好。”小虎本能的回答，剛回答完，便反應過來這個有些熟悉的聲音的主人是誰，愣愣的轉過身，“昱、昱、昱、昱少。”　　“呵呵，怎麼，幾天不見，不認識了，我今天可是給你拉來兩位客人啊，你可要好好招待，別怠慢了。”唐昱指着宋宛如和周曉虹，有些揶揄的對小虎說道。　　“一定，一定，昱少的朋友，我們怎麼敢怠慢呢，昱少你先等一會兒，我去告訴我媽做兩樣好吃的。”一見是上次對他們飯館有恩的唐昱，這倆人立刻激動起來。　　“別太麻煩，我們下午有事，簡單吃點就行。”唐昱囑咐了一聲，隨後就坐下來。　　“放心吧，馬上就好。”小虎笑着跑進廚房。　　也不怪小虎對唐昱如此熱情，先不說唐昱上次在這裏為他們打抱不平，就說唐昱他們離開后，原本三天一小鬧五天一大鬧的混混竟然沒有一個再敢到這來鬧事，而且有一天一個客人喝醉酒，佔了點老闆娘便宜，還沒等老闆娘發火，這個醉漢便被幾個路過的混混給拖了出去，不一會兒旁邊的小巷中便傳來一聲聲慘叫聲，慘叫平息后，竟然又有一個混混回來，手中拿着一打錢，說是剛才那個醉漢的酒錢，說罷，便不由分說的把錢塞到老闆娘的手中，飛速離去。從此之後，老闆娘的這個小店裡便再也沒有發生過任何醉漢鬧事的事情，只不過生意相比以前稍稍冷清了些，看來某些人已經把昱少罩着這裏的消息給傳了出去。　　老闆娘和小龍小虎都知道這是沾了那個昱少的光託了唐昱的福氣，心中不由得對昱少感激不已，今天唐昱再次光臨這裏，他們豈能不熱情。　　“昱少？呵呵，名頭不小啊，連這邊一個小飯館的人都知道了，不知道昱少在哪兒闖蕩啊？”宋宛如似笑非笑的看着同於，旁邊的周曉虹嘴角也畫起了一道弧線。　　事實上昱少這個稱呼宋宛如在之前就知道的，那會兒唐昱還在醫院裡邊躺着的時候琉金殿堂那邊就率先傳出了昱少的稱呼，所以宋宛如也是知道的，只是沒想到在這麼個偏僻的地方的小飯館都有人知道，而且還能認出唐昱來，倒是能看得出來，這幾個人對唐昱很是感激。　　“額，宛如姐，你就別挖苦我了。”唐昱苦笑了一聲。　　這時，不遠處的小龍也注意到唐昱這邊，迅速從貨架上拿下來兩瓶最貴的飲料，走了過來。　　“昱少，我媽做東西很快的，你們先在這等一等，喝點飲料，菜一會兒就好。”小龍說話有些低沉，不知道為什麼，眉頭總是緊鎖着。　　唐昱笑着點點頭，從小龍的手中接過飲料，打開后，給宋宛如周曉虹和自己各倒了一杯。　　小龍說的沒錯，倒是真夠快的，不知道跳過了幾個人直接給唐昱他們做，不到十分鐘，小虎便從廚房出來了，手裡托着一個托盤，托盤上是三道精緻的小菜。　　“菜來了，昱少，你們先吃，我媽正在給你們下面，馬上面就好，對了，昱少，喝酒么，那補酒還有一點，我去給你們倒去，不過不多了。”說著，小虎便轉身要去廚房，自從上次唐昱來過之後，老闆娘就已經把那所剩不多的“男兒紅”那進廚房，不敢再放在外面了。原本就不多，又給唐昱和唐天浩帶了兩瓶，剩下的就更少了。唐天浩帶回去的那瓶，自己還沒有聞過味兒就被唐天鴻給喝了，那天從琉金殿堂回去之後看到桌上的空瓶子，他是欲哭無淚啊，死活鬧着要唐昱把自己的那瓶分一半給他。　　雖然說那是老闆娘那邊的習俗，在沒有結婚之前將那酒喝光的話不吉利，但是對於唐昱就不一樣，唐昱對他們有恩，像老闆娘小老百姓，是最知道報恩的了，別說是那所剩不多的補酒，無論任何事，只要老闆娘一家可以幫得上忙的，他們絕對不會推辭，與社會上層的爾虞我詐相比，反倒是這些市井的平民更有人情味。　　上一世唐昱家裡破敗后，搬到老街，幸虧有周圍的鄰里相互幫助相互照顧，這才能撐過去那段最艱難的時光，特別是岑培倫，更是不遺餘力的幫助他家。而這種溫情，在上層社會是很難找到的，雖然地位越高的時候見面之時便越是謙虛有禮，不過表面上如此，那和煦如春風般的笑容下邊，掩藏的都是數不清的爾虞我詐。　　“不用了不用了，上次來的時候拿走你們那麼多補酒就有些不好意思，剩下的那些你們就留着吧，留着你和小龍結婚的時候喝，興許到時候我還要來討一杯你們的喜酒呢，和你們的喜酒的時候我可是要喝那寶貝補酒的啊，其他的酒我可不喝，而且我們一會兒還有事，不能喝酒，喝點飲料就行。”唐昱叫住小虎，開什麼玩笑，人家就剩那麼點寶貝酒了，而且還關乎人家的習俗，唐昱怎麼能奪人所愛呢。　　見小虎回來陪着唐昱幾人，加上另外一邊有人招呼，小龍便對唐昱知會一聲，過去招呼那邊的客人了。　　面還沒有上來，但菜卻已經上來了，唐昱招呼了一下宋宛如和周曉虹，開動了起來，邊吃邊和旁邊的小虎閑聊。　　“小虎啊，你還在上學呢吧，幾年級了？”　　其實看樣子小虎比唐昱還要大上一兩歲，只不過唐昱的人雖然是個才上高中的高中生，但他的心已經是大叔級別的了，某些時候便會不自覺的以大叔的口吻和其他人說話。小虎也不在意，一個稱呼罷了，不必計較，而且上次也見過了唐昱老氣橫秋的樣子。　　聽了唐昱的問話，小虎略帶苦澀的笑了一笑，道，“早就不念了，初中畢業后，我就來這幫媽打理這個店。”　　唐昱心中恍然，也是，小虎表面上看挺憨實的，實際上卻是一個很圓滑的一個人，這種圓滑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形成的，由於長時間從事服務生這種行業，就是再老實的人，也會培養出眼力見兒的。從小虎的圓滑上就可以看出，他做服務生已經不是一兩年了。　　上一次唐昱、唐天浩和陶業驊三人來這個小店的時候，小虎從三人的神態氣質舉止上就看出了三人的不同，就從這一點上，也就足以證明他在服務生這個行業上已經是個老手了。　　唐昱沉默了一下，他非常清楚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的生活方式和感受，因為他曾經也曾是他們其中的一員。　　重生前，唐昱一家經歷了那場浩劫后，可以說是窮困潦倒到了極點，那時的唐昱也曾動過輟學的念頭，回家打些零工，希望幫助家裡分擔一些，但是當唐天鴻知道他的這種想法后，暴打了他一頓，那是他有生以來，父親第一次打他，一邊打，還一邊落淚，唐天鴻說，就是砸鍋賣鐵，也要供他上學，讓他絕了輟學的這個念頭，從那之後，父親便到岑培倫的茶館里擺殘局陪人下棋，早出晚歸，風雨不誤，就是為了能多掙點錢，讓他在學校生活的好點。　　宋宛如一直在旁邊一直看着唐昱和小虎聊天，沒有插話，此時卻突然感覺到氣氛有些沉悶，唐昱的眼神中不知何時已經浮現出一股濃郁的憂鬱，這種憂鬱的眼神不禁令宋宛如心頭一震，她不明白唐昱這種年齡，為什麼有這種近似於滄桑的憂鬱眼神，但不得不說，這種大叔級別的憂鬱眼神，對下至六歲，上到六十的女性都有着致命的殺傷力，其中就包括宋宛如。　　宋宛如此刻好像將唐昱抱在懷中好好地安慰一番，這種感覺來的莫名其妙，卻又真實存在。　　唐昱的那種憂鬱的眼神令宋宛如有種窒息的感覺，為了緩解這種壓抑的氣氛，宋宛如不得不出聲，打破這種沉默的局面。　　“小虎，那個是你哥吧？”宋宛如指了指不遠處忙活的小龍問道。　　“嗯，我家就我們哥倆，哥比我大一歲，平時哥放假的時候，也跟着到店裡來幫忙。”小虎看了一眼美艷的宋宛如，立刻低下頭，輕聲地回答。　　“哦？你哥還在上學？高几了？”　　“開學上大學。”　　“哦，這麼說你哥已經是大學生了啊，靠到哪個大學了？”宋宛如輕笑一聲問道。　　“清華。”小虎的嘴角不自然的抽搐了一下，臉上泛起了一絲苦澀。　　“清華？不簡單啊，咱們遼海省，一年才能考上幾十個呢，東陵市的教育在省裡邊派不上號，能考上清華，不簡單不簡單。”　　注意到小虎臉上的苦澀，宋宛如趕忙改口，“考上清華是好事啊，應該高興才對，你怎麼……”　　說到這，宋宛如立刻意識到什麼，止住了話頭，沒有再往下說，因為答案已經很明顯了，老闆娘家不富裕，雖然有家小餐館，但生意頂多也就維持全家度日而已，否則也不會讓小虎輟學了，而小龍考上清華，上大學的費用可遠非上高中時可比，雖然九十年代的大學學費也不怎麼高，不過在外邊衣食住行都是開銷，可能是老闆娘家是在負擔不起，恐怕小龍也要輟學了，難怪自從進來后，唐昱就發現小龍一直苦着臉，愁眉不展，恐怕就是因為這事。　　93年那時政府還沒有補助優秀學生的這項政策，不像後世，後世如果哪一家的孩子考上清華北大，那基本都不用自己家花錢，政府的補助就足夠了，而且還會有各個企業的贊助等等。在唐昱的記憶中，到了2000年後，市裡邊一個考上清華或者北大的同學，單單市裡邊的獎勵和企業的贊助就有小二十萬的。不過現在可沒有人意識到企業贊助對於企業來說是一個很有效的慈善廣告，更沒有意識到造成的影響力，所以也沒有企業在做。　　在知道小龍也有輟學的意圖后，餐桌上的氣氛更加壓抑了，宋宛如暗恨自己幫了倒忙，本來看着唐昱一臉憂鬱的表情想打破這種壓抑，誰知道反倒讓這壓抑的氣氛更加濃重了，同時宋宛如對老闆娘一家的境遇感到同情，暗自思量自己是不是該幫幫他們，幫助他們對自己來說，只是举手之勞而已。　　不止是宋宛如，周曉虹和唐昱此時也在思量這個問題。　　唐昱眼睛一轉一掃剛才的頹廢，心中已經有了計劃。剛剛只是觸景生情想到了前世時候的窮迫，不過這一世因為自己的關係，全家的命運早就被改的面目全非了，倒是不需要再想另外一個空間發生的辛酸的往事。剛剛小虎的話讓他意識到了一個機會，這個年代，可還沒有企業意識到贊助清華學子做慈善廣告來增加企業的知名度這個好東西。　　這頓飯就在這種壓抑的氣氛中結束了，飯後老闆娘死活不收唐昱三人的飯錢，而唐昱卻已不收錢就是看不起自己的理由強強的把一百元錢塞進老闆娘的手中，不等老闆娘找錢，便匆忙出去帶着宋宛如周曉虹開車離開了。　　寶馬車中，氣氛依舊因為剛剛的事情有些沉悶，不知道是不是還是想着剛才遇到的事情。　　“唐昱，你說我們……”宋宛如剛要開口說話，唐昱便擺手，阻止她的話，他知道宋宛如要說什麼，她是想說我們是不是應該幫助老闆娘一家，給他們些錢，這種事情，沒有遇到也就罷了，既然遇到了，而且看上去和唐昱還認識，宋宛如動了這樣的心思也不奇怪。　　從后視鏡中看了一眼周曉虹，唐昱開口道，“宛如姐，其實像這樣的人還是很多的，今天我們遇到了一個，我們沒有遇到的還不知道有多少呢，既然想幫，就多盡一份力。周姐，這次招聘結束后，你安排廣告宣傳部做一份‘資助貧困大學生’的計劃書，也算是他們正式工作前的一個小測驗吧，目標就是資助向老闆娘一家這樣考上好大學卻上不起學的大學生。”　　周曉虹沒有直接答應唐昱，反而看向副駕駛的宋宛如，周曉虹到底對唐昱的年紀還是有些介懷，這麼大的公司，還是不喜歡聽唐昱這個小屁孩來發號施令。雖然這個主意似乎很不錯，但由於是唐昱這個在自己心中的小屁孩提出來的，還是有些遲疑，而且這個計劃對企業沒有盈利，又要花不少的錢，雖然心中有些贊同，不過還是不由得看向宋宛如，畢竟她才是百聆的大老闆，有她在，自然應該由她定奪。

# 第一百七十八章 百聆重生（六）

　　聽到周曉虹的問話看到她投來的眼神，宋宛如自然知道周曉虹的意思，知道她還是不放心唐昱在給百聆做決定，倒是不對唐昱的這個決策有什麼意見，微微笑了笑想說什麼，不過轉頭看着唐昱骨碌碌轉着的小眼睛，宋宛如立馬就知道這小子不是單純的想幫助別人這麼簡單，心中指不定在打着什麼主意。這麼想着，宋宛如忽然想到在國外見到的額那些慈善廣告，贊助學子，這不也是慈善廣告嗎？而且還是很高明的慈善廣告啊，立馬便心有所悟，開口道，“周姐你就答應吧，小昱這可是個好主意啊，是一個給百聆宣傳做廣告的好機會啊，我們資助貧困大學生，必定會被所有媒體追捧，那樣可是省卻了好大一筆廣告費啊。這種慈善廣告，在社會上邊造成的影響，要比我們直接花錢請明星打廣告的效果要好的多的，在國外，這種手法很常見的。”　　唐昱讚賞的看了一眼宋宛如，他也沒想到，僅憑自己的一句話，就推斷出來這麼多，宋宛如說的沒錯，唐昱正是這樣打算的，資助貧困大學生，這不僅是在全省，在全國好像也沒有幾個人這麼做，百聆做了這頭一個吃螃蟹的人，其影響力肯定不小。於是便接着宋宛如的口往下說，“而且不僅僅是宛如姐說的這樣的，國外和國內還是有些區別的，這種事兒，我們到時候如果稍微運作一下的話，完全可以炒作出一個社會新聞來，到時候找幾個記者，找幾個筆杆子，一篇新鮮的軟廣告就可以出來了。嘿嘿，以新聞的形式來宣傳，可比正規的廣告的宣傳效果好的多得多，這樣不但可以賺取個好名聲，而且宣傳力度和範圍可能會更廣，咱們可是全省第一個提出資助貧困大學生的企業，到時候很有可能省台都回來，那宣傳的範圍可就廣了，影響力可不是小小的廣告可比的。這樣既捐助了大學生，同時又省卻無數廣告費，賺取了好名聲，這種一舉數得的好機會，干什麼不做。再者，我們幫助了這些學子們，他們日後發達了，遲早有回報的時候的，這些清華北大的學子們，日後可都是社會的精英，只有有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的人能夠想着回報我們，那我們就賺翻了。”　　事實上唐昱考慮的還不止這些的，自己的那個VCD的項目，和百聆可以說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係，此時擴大了百聆的影響力和知名度，為以後的VCD的打開市場同樣起到了促進的效果。這個資助，暫時因為資金和其他的限制只能做到東陵市，不過等到百聆做大之後，完全可以擴大到整個省內，甚至可以弄出一個基金來，擴大到全國範圍內。　　周曉虹目瞪口呆的聽着宋宛如和唐昱說著種種好處，她實在沒有想到，唐昱的一個建議里竟然蘊含着這麼多道道，什麼慈善廣告什麼的，花少量的錢來達到大量金錢的廣告效果，不由得震驚的看着唐昱。至於唐昱所說稍微運作一下她自然也是明白的，估計是要稍微藉助一下唐天鴻的力量，讓市教育局或者市裡邊某個機關出面，這樣造成的影響一下更大。　　此時的周曉虹真的有些相信上午宋宛如在辦公室評價唐昱的話，看待唐昱，你不能把他當人看，因為他是妖孽，這般年紀，僅僅憑藉剛剛一點點的信息便想出這麼個轍來，而且還用上了借勢，這可不是一般的少年人能做到的，倒像是商海打拚多年的老手……　　今天上午唐昱已經帶給周曉虹太多的驚奇甚至震驚，那筆即使是三四十歲的人也少有能寫出的一筆好字，那份顛覆時代具有划世紀意義的面試計劃書，而現在唐昱似乎是隨口而出的一個點子，裏面竟然蘊含着這麼多的道道，這麼多的好處，雖然看起來贊助貧困大學生是把自己的錢往外掏，但是這往外掏出的錢和這件事情所帶來的利益相比，實在太微不足道了，到現在為止，周曉虹才承認了唐昱的妖孽程度。　　唐昱沒有理會周曉虹看自己那震驚的目光，話音一轉，再次說道，“至於實行這件事，把錢親自交到那些學生家人的這個步驟，就交給李小兵吧，這種拋頭露面的事情，她這個形象大使最合適。”　　這次周曉虹沒有再遲疑，點了點頭應承了這件事。她已經和李小兵接觸過，對於這個人還是比較滿意的，雖然不是拍廣告的專業人士，但是李小兵無論是容貌還是氣質都不錯，以前也拍攝過片面廣告，所以由李小兵代言百聆，基本已經定了下來，之後要做的不過就是就待遇等等方面的問題進行合同了。　　“李小兵？李小兵是誰？”　　宋宛如今天剛到這，到了之後便一起研讀唐昱的那份面試計劃書，之後便是面試，周曉虹根本沒有機會將這件事告訴她，這時見她問起，便笑着用下巴指了指開車的唐昱，“還不是你的這位助理，是他昨天幫百聆物色的代言人，倒是個美人兒，這小子眼光還是不錯的。”　　“物色”這兩個字和“美人兒”被周曉虹咬的特別重，笑了笑有繼續說道，“不過這個人倒是很不錯，滬海市電影學院表演系畢業，加上人長得漂亮，以前也拍攝過片面廣告，氣質絕佳，形象大使這個職位到很適合她。”　　“哦，是么？是唐昱物色的？還是個漂亮的美女。”宋宛如似笑非笑的看着唐昱，眼神中不可察覺的閃過一道光芒。　　“宛如姐，你可別誤會，我以前和這個李小兵可是不認識的，我是和二叔在大街上碰到的，這個可是二叔注意到的，然後我才突發奇想的介紹個周姐做代言人的，不信你問周姐。”看到宋宛如的嘴角的笑容，唐昱自然知道她心裏想的是什麼，立即解釋道，不過這會兒自然是說謊話不眨眼睛了，唐天浩的作用就是在這會兒被推出來做擋箭牌滴。　　這件事周曉虹倒是聽那個李小兵說過，他們的確是在大街上碰到的，至於是唐昱發現還是唐天浩發現，這她就不知道了，不過這會兒自然不會糾結於這個，不着痕迹的瞟了唐昱一眼，見到宋宛如投來詢問的眼神，點了點頭沒有多說什麼。　　下午的面試很快就結束了，三點剛過，在最後一個面試者離開那個與審訊室相似的面試房間，宋宛如靠在軟皮椅子上，抬起雙臂，長長地伸了個懶腰，身體那曼妙的曲線頓時看的旁邊的唐昱一陣目瞪口呆。　　“終於完事了，還幸虧你的那個面試計劃，省了我們大半的精力。否則今天都有可能面試不完這些人。”宋宛如轉過頭看向唐昱，正好看到唐昱那兩隻眼睛直直的盯在自己的高聳之上，臉上閃過一絲紅暈，立刻放下雙臂，擋住了唐昱的目光，小聲的啐了一句，“臭小子……”　　“周姐，公司了還有什麼事？沒有我就走了。”唐昱看今天的面試提前完成了，自己在這也幫不上忙，也就想走了。　　“走吧走吧，記得明天八點之前到這啊，如果你還遲到的話……”說著周曉虹轉過頭，再次用那幽怨的眼神看了唐昱一眼，幽幽的說道，“如果再遲到的話，你看着辦吧。”　　被周曉虹那幽怨的眼神看了一眼，唐昱激靈靈的打了個寒戰，如果小雞啄米便，快速點頭，“不會的，不會的，我一定不會遲到。”　　唐昱快速點頭，轉身，向外走去，剛走了兩步，又停下了，滿臉猶豫的看了周曉虹一眼，又看向宋宛如，“那個，宛如姐，你能不能送送我啊。”　　“你自己打車回去唄，怎麼的，你自己走了，還要再拉一個？”看到周曉虹那不善的目光，唐昱頓時解釋道，“不是，不是，是因為，是因為……”唐昱因為了半天，都沒有說出個所以然來，總不能和她說是因為怕再次遇到那種“人言可畏”的大叔吧，今天早上為了趕時間，唐昱就已經玩了一次心跳，大着膽子打車到這，下車的時候還心有餘悸的拍了拍胸口，暗自慶幸這個司機的話不多，沒有那個“人言可畏”的大叔恐怖。　　但是現在讓他再次打出回去，他可真有點膽怵兒，這出租車恐懼症他是徹底的在他心中紮根了。　　雖然那輛寶馬是他自己的，但是為了老爸和乾爸，唐昱也只能把它放在百聆。　　看奧唐昱那猶豫的樣子，宋宛如笑了笑，“好吧，周姐，我就送送他，反正這裡有你一個人就行了，我也幫不上什麼忙。”　　“哎……”周曉虹苦着臉嘆了口氣，暗恨自己怎麼攤上這麼兩個無良的老闆，無力的擺擺手，“去吧去吧……”　　……　　“你小子和我說說，你為什麼不自己打車回去，我剛才看你的表情似乎有什麼難言之隱，說說吧，我還真想聽聽能有什麼事情能讓你小子怕成這樣。”宋宛如一邊開車，一邊開口問道。　　一提到這件事，唐昱除了苦笑之外，別無其他表情，“是這樣的，昨天從省城回來，我將車開到百聆，放到了那裡，打車回家，誰知道那司機……”　　唐昱緩緩地說起事情的經過，當唐昱說到那個司機說唐昱把十八個大漢打跑的時候，宋宛如雙肩急劇抖動，俏臉憋得通紅，顯然正在極力的忍住笑，但在唐昱說到那個司機得到的真相，說唐昱是從少林寺下來的，一身橫練功夫的時候，終於再也忍不住了，把車停靠在道邊，抱着肚子彎着腰大笑了起來。　　“哈哈哈哈，笑死我了，那個司機也太逗了，少林寺下來的，虧他編的出來，啊哈哈，笑的我肚子疼，真是笑死我了，少林寺下來的，哈哈哈，少林寺下來的，一身橫練功夫，哈哈哈……”宋宛如的眼淚都快要笑出來了，以往的淑女像，這會兒卻是一點也沒有了，倒像是個頑皮的小女孩一般。　　好不容易忍住笑，轉過頭看了唐昱一眼，又再次彎下腰笑了起來。　　然而宋宛如卻沒有看到，就在她彎腰的時候，唐昱的目光已經順着她的領口探了進去，那兩團渾圓的飽滿，飽滿之間的溝壑，還有那個勉強束縛住半個飽滿的粉紅色罩罩，都清晰地呈現在唐昱的眼前。一時間唐昱屏住了呼吸。　　“怪不得你現在這麼怕坐出租車呢，遇到這麼彪悍的司機，誰都會對出租車產生恐懼的，這司機太彪悍了，和你一樣妖孽。”好半天宋宛如才徹底的止住笑，揉了揉肚子，肚子笑得好疼。　　就在宋宛如抬頭的瞬間，唐昱終於不舍的移開目光，看了宋宛如那張笑得通紅的臉，鬱悶的搖頭，自己怎麼這麼幸運，碰到這麼個極品司機。　　宋宛如整理了一下凌亂的發行和有些褶皺的衣服，再次啟動車子，“對了，還沒問你，你要去哪？回家么？”　　唐昱一愣，這時才想起來，自己似乎還沒有想好去哪呢，回家？唐昱暗暗地搖了搖頭，老爸老媽都上班去了，雖然自己兜里有鑰匙，能進去屋，但自己在家多沒意思，左思右想，還真么地方去，嘆了口氣，“去市圖書館吧。”也只能去那了，去那看會兒書去。在宋宛如的點頭中，雪弗蘭開動了。　　“宛如姐，把收音機打開。”坐在車上的唐昱忽然想起了什麼，輕聲說道。　　宋宛如似乎知道他要干什麼，笑着看了他一眼，打開了廣播，並準確的撥到省廣播電台的波段上，此時正好是午後新聞的時間，好巧不巧，剛打開不一會兒，廣播中變播報出唐昱想要聽的內容。　　“今天上午十一點，中央任命原遼海省省委副書記兼常務副省長沈睿鴻為遼海省常務省長……”　　聽到這，唐昱終於也笑了起來，“沈伯伯當省長了啊……”　　副部級提升到部級，雖然只一個字之差，只是小小的半步的距離，但其意義卻有天壤之別。不知道有多少人一生被卡在這半步上邊進步不得，之前的沈睿鴻，只能說是省委領導，而現在的他，可以當之無愧的說，那是封疆大吏了。無論是省委書記還是省長，執掌一省大權，那是真的堪比古代的封疆大吏了。邁過了這一步，沈睿鴻相當於走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無論是對於沈睿鴻自己還是身邊的人來說，都是極為重要的，具有重大的意義。　　說來沈睿鴻能上這個省長，還真是和唐昱有莫大的關係，無論是之前陳松威的案件牽扯到了原省長邱立源讓他調到中央任了閑職還是之後讓朱延山副總理下決心支持沈睿鴻上這個省長，這裏邊和唐昱都是有着莫大的干係的。　　將唐昱送到圖書馆后，宋宛如沒有停留，而是開車回她那個鳳城區的房子去了，鑰匙已經在中午吃完飯回到百聆后，向楊涵寧要過來了，想到楊涵寧交出鑰匙時那通紅的小臉，宋宛如就知道唐昱和楊涵寧在裏面肯定做過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情。　　唐昱走進圖書館，輕車熟路的向著那個牌子上寫着經濟管理的書架走去，在經過英文輔導書架的時候，唐昱又在看到了那個即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身影，呵呵，看來杜大浩這下子真的學好了，他老爸這番付出也沒有白費，用自己的人生和前程換取兒子的人生和前途，這筆買賣似乎不賠，當然，賠不賠，還要看從什麼角度看這個問題了，杜繼海，現在多少也算是蘇慕儒這邊的人了，雖然沒有什麼大用。　　在圖書館看了一個多小時后，唐昱離開圖書館，坐上恰好趕上的公交，回到家中。　　回到家中，老爸老媽還沒有回來，不過看時間也快了，看了看時間，想想自己似乎好久沒有給老爸老媽露一手了，於是唐昱洗洗手，走入廚房。很快，廚房便傳來濃濃的香味。　　不大一會兒老爸老媽陸續回來了，唐天鴻的笑容似乎比平時多了不少，也是，沈睿鴻今天正式坐上省長的位子，對於他和蘇幕儒來說，無疑靠山更強硬了，以後說話也會更有底氣。現在，蘇慕儒已經完全可以說是沈睿鴻派系的人了，無論是外人還是蘇慕儒自己，估計都是這麼認為的，他的身上，等於已經打下了沈睿鴻的烙印。這麼一來，沈睿鴻上省長，對於蘇慕儒來說自然是好事兒，對唐天鴻來說那就更是好事兒了。　　“呦，今天小昱下廚啊，難得啊，看來今天得好好的吃一頓，小昱啊，你說你是不是把你那瓶補酒拿出來啊，今天你沈伯伯正式上任，咱們是不是該慶祝一下啊。”　　唐昱藏着一瓶補酒唐天鴻早就知道，就在那天唐昱和唐天浩一起進來的時候，唐天鴻便看到唐昱的懷中鼓鼓囊囊的，便已經猜到了，這會兒心中高興，自然便惦記起唐昱的那瓶酒來。　　不得已，在唐天鴻的威逼利誘之下，唐昱只能哭喪着臉，把那瓶已經從沙發地下轉移到房間中的黃褐色補酒拿了出來。　　這頓飯便在一家人嬉笑中溫馨的結束，一瓶上好的補酒也被唐昱和唐天鴻兩人瓜分掉了。唐昱這小子因為自個兒的酒被老爸給搜颳了，還特意搶着多喝了一杯，讓唐天鴻吹鬍子瞪眼的。　　由於昨天晚上熬得太晚了，今天的面試又累死人了，唐昱在吃完飯後，洗了洗，倒在床上便睡着了，睡着之前，唐昱不忘將鬧鐘打開，將鬧鈴定在明天六點半……

# 第一百七十九章 百聆重生（七）

　　第二天在一陣鬧鈴聲中，唐昱從迷濛中清醒過來，不敢再在床上懶睡，在把鬧鈴拍平息后，大大的伸了個懶腰，一躍而起，十五分鐘解決洗漱和早飯，和老媽和還沒出門的老爸打了聲招呼，便出了門了。　　看了一眼唐昱遠去的背影，唐天鴻和張雅惠對視了一眼，雙雙一笑。　　“孩子長大了啊……”話語中頗多的感慨，卻又滿是欣慰。　　在公車站樁等了五分鐘后，唐昱登上了去往百聆方向的公共汽車。這輛公交車並不是直達百聆的，唐昱下車后，還有兩公里的路呢，下了車之後唐昱一路小跑過去，就當是軍訓前的熱身了，五號就是開學前的軍訓，今天已經二號了，也沒幾天了。恩，為了自己日後的性福生活，身體還是要好好鍛煉的，要不到了三四十歲可就要杯具了。　　用了二十分鐘，唐昱終於滿身是汗的跑到了百聆，到了百聆，唐昱長長地吐了一口氣，沒想到沒事跑跑，還真舒服，唐昱感到全身的筋骨都舒展開了，只是百聆沒有地方洗澡，出了一身汗，襯衫都濕了，黏在身上有些難受。　　此時，剛剛七點十五分，百聆的一些員工已經陸續趕過來了，本來百聆已經停產了，那些工人也在家放假，但是前天周曉虹發布公告，從昨天工人開始上班，他們來上班的工作並不是開始生產，而是幫忙拆卸生產線，將百聆的生產線安放到以前恆達的廠房，恆達那邊已經改造好了，只差把生產線挪過去了。　　這時不遠處一個倩影騎着一輛淡黃色的自行車從遠處走了過來，在93年的時候，自行車是主流，這會兒可少有人能買得起私家車，93年這會兒，身價富裕的象徵便是大哥大和私家車了，絕對都是能人才有的，這會兒過來的便是楊涵寧了。　　“唐、唐、唐昱，你怎麼來這麼早，額，你怎麼出這麼多汗啊？”楊涵寧在唐昱身旁停了下來，看着唐昱滿身汗水的樣子，擔憂的問道，不知道唐昱發生了什麼事。　　自從上次瘋狂過後，楊涵寧每一次見到唐昱，都會臉紅，不知是不是想起他們瘋狂的過程。　　唐昱色迷迷的上下打量楊涵寧，湊到楊涵寧的耳邊，“老婆，想老公我了么？”　　楊涵寧立刻如同受驚的小兔般推開唐昱，還小心翼翼的左右看了看，擔心剛剛的親密舉動被人看到。見沒人，才放下心的拍了拍飽滿的胸脯，這時才想起剛剛在自己耳邊說的話，雖然害羞，但卻依然點了點頭，用蚊子般的聲音說道，“想了……”　　自從經歷上次的瘋狂之後，楊涵寧已經完全把自己的心向唐昱敞開，不再對唐昱隱藏自己心中的想法，有些原本說不出口的話，現在也勉強在兩人獨自面對的時候能夠說得出口來了。　　看到楊涵寧那嬌羞的模樣，唐昱內心立刻火熱了起來，輕聲的對她說，“晚上去宛如姐那……”話剛說出一半，才想起來，宋宛如昨天來東陵，鳳城區那套房子的使用權自然是物歸原主了，自己和楊涵寧即使想做些有意義的事情，恐怕也不能去那了，想到這，唐昱不由得鬱悶的摸了摸鼻子。　　看到唐昱那略帶尷尬的樣子，楊涵寧撲哧的笑出了聲，對唐昱說了一聲“你等一下。”便快速推着自行車的走向不遠處的自行車車棚，而唐昱的那輛寶馬就停在離車棚不遠處的地方。　　不一會兒，楊涵寧從車棚那邊跑了過來，手裡頭拎着一個塑料袋子。　　“給，你趕緊去那邊換上，瞧你一身臭汗。”楊涵寧紅着臉把手中的塑料袋遞給唐昱。　　唐昱疑惑的接過來，打開來，塑料袋裡面的是一件條狀黑白圖案的短袖，唐昱僅僅看了一眼，便看出了這件短袖價值不菲，沒一百元下不來。93年這會兒，一百元的衣服，那絕對是好衣服了，雖然對唐昱來說不算什麼，倒是可以看得出來楊涵寧的心意來。　　“這是我前幾天給你買的，本來早就想給你了，但這段時間忙，一直沒騰出時間，所以就一直放在你的車中。”　　唐昱溫柔的看了楊涵寧一眼，沒有說什麼，這時候好像說什麼都是多餘的。　　走向楊涵寧剛剛指的道邊的一片小樹林，飛速的脫下身上已經半濕的短袖，在用這個短袖擦了擦身上殘留的汗水，這才套上楊涵寧給他買的那件短袖。　　楊涵寧生活很節儉，從來不多花一分錢，即使是買衣服，都去那種地攤上買最便宜的，化妝品也很少使用，唐昱還記得那次自己把楊涵寧從檢察院接出來后，帶她專賣店買衣服的情景，看到那衣服上的標籤，楊涵寧說什麼也不買，還要把已經付了錢的退回去，最後終於在唐昱說要見個尊貴的客人要穿的體面，這才勉強接受，但是嘴裏卻一直嘟囔着浪費，楊涵寧自己不捨得買任何貴一點的衣服，卻為自己買了這件價值不菲的短袖，其中的情誼唐昱雖然沒說什麼，但卻牢牢地記在心裏。　　今天的面試異常順利，有了昨天面試的經驗，只一上午，便已經面試近三十個面試者，還有十幾個，下午不用一個小時就可以面試完。　　在最後一個面試者離去后，包括唐昱，幾乎所有人都長長地出了一口氣，經過這两天的面試，基本上那些招聘的職務已經定下來了，就比如那個張建華，他肯定是市場策劃部做助理工作的，等到培養一段時間，看看能不能擔任更加重要的工作，這近一百個人裏面有幾個表現特別優異，已經是那幾個部門經理副經理的候選人了，至於最後終究誰是經理誰是副經理，就要憑藉著唐昱的那張面試試卷以及之後的下一輪面試來決定了，來挑選最適合那個崗位的人來做。雖然百聆的規模不怎麼大，不需要弄好幾輪的面試，不過只有一輪，也太草率了些，起碼要兩輪的面試才行，不過之後的工作就沒有唐昱的事兒了，周曉虹完全能夠做好的，之前的唐昱也不過是被抓了壯丁，事實上事先周曉虹可沒有指望唐昱能夠派上什麼用場的，唐昱的表現，對她來說只能算是意外之喜了。　　“周姐，現在招聘已經算是基本結束了，之後你打算怎麼做？”唐昱靠在軟皮椅子上，一邊用眼神偷偷瓢宋宛如那玲瓏有致的嬌軀，一邊看似漫不經心的問周曉虹。　　“之後？之後讓他們上崗后就開始生產了唄，難道還有什麼事？”周曉虹疑惑的問道。　　的確，現在管理層已經定下來了，其他的那些員工也會很快的招聘上來，人到齊了，生產線這两天也轉移結束，之後就開始生產了唄，不生產，難道還要干什麼嗎？　　唐昱真有一種扶頭的衝動，現在表面上看來，百聆的確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就差生產了，但是在生產前，卻還有不少事情需要解決，既然周曉虹沒有想到，那就只有唐昱提醒他了。　　唐昱搖了搖頭，道，“不，周姐，在生產前，還需要有幾件事情需要解決。”　　宋宛如在旁邊笑着看着唐昱，在國外深造過並同時獲得過經濟學碩士學位的她，最強大的是理論，但是其他的一些東西也都又說涉獵，她當然知道唐昱說的是什麼，但她卻沒有說，反倒看着唐昱說，誰也不知道她心中的想法。　　唐昱看了宋宛如一眼，看到她笑着看着自己，沒有阻止自己，這才開口說道，“所謂無規矩不成方圓，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公司也是如此，任何一個組織都要有規矩，有了規矩才會更好地更容易的約束下屬，同時約束自己。”　　經過唐昱的提醒，周曉虹也反應過來了，暗惱自己心急，的確，哪一個公司企業在生產之前，都要定製一套屬於他們自己的公司制度，自己有些太着急了，所有把這件事給忘了。百聆以前的那一套顯然不能照搬過來的，還需要自己商量着弄一套新的規則。　　也難怪，收購百聆的這件事前前後后的拖了好幾個月，而且為了收購百聆，以前的恆達也賣掉了，宋宛如和唐昱是兩個徹頭徹尾的甩手掌柜，百聆這邊前前後後上上下下全部都是周曉虹打理，基本上這個百聆就相當於是周曉虹自己搞起來的，沒有人比她更着急百聆能夠正常生產，在這種心急之下，遺忘一些東西也是情有可原的。　　周曉虹現在對唐昱的看法已經大為改觀了，這两天唐昱接二連三的帶給她驚喜，此時的她早已不把唐昱當做一個小孩子看了，而是把他放在和宋宛如同等的位置上，見唐昱提醒自己，周曉虹心裏也沒有一絲惱怒或者羞怒的意思，反而越過隔在中間的宋宛如看向唐昱，問道，“那你說，公司的制度都應該有哪些？我今天晚上回去就做準備。”　　“你準備什麼？周姐，你什麼都不用做，你要做的只是要把你的意思表達出來和提出意見就行了。”唐昱咧嘴一笑道。　　“哦？”周曉虹還沒有明白唐昱的意思。　　“呵呵，周姐，你還沒有擺正你現在的位置，不，應該說你還沒有適應你現在的位置，你現在是誰？你可是咱們百聆的副總經理啊，既然是副總經理，怎麼能事事親力親為呢，小昱剛才說的對，你什麼都不用做，只需要表達你的意思，和提出你的意見就行了，至於事情么，咱們今天面試的這些人是干什麼吃的，把職位給他們了，他們就要對得起自己的職位，對得起工資。”見周曉虹還是很疑惑，宋宛如開口笑着給她解釋了起來。　　旁邊的唐昱也跟着點了點頭，“我就是這個意思，就像是這個公司的制度，你完全可以表達自己的意願后，讓規劃部的人來做，如果他們做的讓你滿意了，你就可以點點頭，如果有哪裡讓你不滿意，你就可以直接指出來，讓他們改正，我和宛如姐是甩手掌柜，大局當然就由周姐你來掌控，如果說公司內的所有員工就像是一支軍隊的話，那麼周姐你，就是這支軍隊的元帥，哪有元帥上陣殺小兵的，那不是大炮打蚊子，殺雞用牛刀了么，至於我和宛如姐，也就是這支軍隊的軍旗，震懾作用遠遠大於實際作用。”　　周曉虹似懂非懂的點了點頭，讓她立刻適應自己的位置真的有點難，她需要點時間。　　“哦，對了，周姐，在制定公司制度的時候，同時也要制定賞罰制度，而且公司制度要和賞罰制度掛鈎，這樣才能調動大家的积極性。”93年那時候，雖然每個公司都有自己的公司制度，但賞罰制度卻很不明確，有的公司甚至根本就沒有什麼賞罰制度，所以唐昱才要提醒一下周曉虹，擁有賞罰制度后，可以最大程度的調動員工的积極性，減少很多不必要的困擾。　　這時宋宛如也有些好奇，的確有不少公司擁有自己的賞罰，但賞罰一般都是一句老闆的意思，老闆今天高興了，賞你點錢，你今天做什麼事情讓老闆不高興了，老闆就會扣你工資，甚至把你炒了，所有公司並不是沒有賞罰，而是還沒有將賞罰定位到制度的高度上。所以宋宛如也想聽聽唐昱的解釋，便問道，“小昱，你給我解釋解釋，什麼叫賞罰制度，又怎麼將公司制度和賞罰制度掛上鈎？”　　唐昱整理了一下思路，畢竟他有太多幾十年後的記憶，有些想法唐昱暫時還不能提出來，否則那樣就太驚世駭俗了，就像是昨天，唐昱只不過拿出來那份面試計劃書，這兩人就把他當成怪物看，當成妖孽，但就是不把他當人看，所以唐昱要思索，把腦海中的一些驚世駭俗的東西過濾掉，把一些複雜的東西簡單化，用讓她們能夠聽懂的語句表達出來，唐昱腦海中的某些東西，都是幾年或者十幾年後才出來的東西或者是思想，有些專業詞彙現在根本就沒有，宋宛如和周曉虹會聽不懂。　　“賞罰制度無非就是兩點，一點，是權，一點，是錢，什麼是權呢，就是公司的哪些職位，打個比方，比如一個生產間的員工，工作勤勤懇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沒有一天缺勤，那麼你就可以根據賞罰制度提他為生產間的小組長，再比如，一個生產間的總管，經常晚到早歸，甚至經常不請假便不來了，那樣根據賞罰制度，就可以罷免他的總管職務，讓工作表現好的頂替上，這就是賞罰制度的權，至於錢理解起來就更簡單了，比如一個員工今天遲到了，你就可以根據賞罰制度，罰他五元或者十元。而一個員工一個月滿勤，無早退遲到等事件的員工，可以根據制度，開工資是給他百分之一百一的工資，也就是說全勤者會得到百分之十的提成。賞罰制度要和公司制度聯繫起來，這兩個制度甚至可以做成一份，只要在公司制度後面做出獎賞懲罰措施就可以了。這樣帶有賞罰色彩的公司制度制定出來后，就會最大可能的提高公司員工的工作效率和律己能力，而且在公司制度之下，不得有例外，就比如周姐你，假如你今天來晚了，同樣，公司制度也會施加在你身上，該賞的賞該罰的罰，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不得有例外，只要公司制度制定出來了，那就是絕對的權威，負責的話，它將失去它的意義，沒有人遵守，它只是一張廢紙。”　　“你才遲到呢。”周曉虹笑罵了唐昱一句，點了點頭，“等公司的職位安排完了，普通員工也招聘完成后，我就會把這制定公司制度的任務交給規劃部，讓他們自己去商量吧，呵呵，這我以後就輕鬆了。”此時周曉虹已經開始有一些適應了這個實際上是總經理的權利的副經理的位子，當然，現在的這個適應還是在宋宛如和唐昱連番提醒之下產生的效果，想要真正的適應，恐怕還需要一段時間。　　這時宋宛如也想起了一件是，轉頭看向周曉虹，笑着說道，“還有一件事，周姐，你要找個人去聯繫一家服裝廠，定製一批服裝，我看那些大公司都有自己的制服，咱們廠子是不是也要定製一套屬於百聆的制服啊。”　　“不，不是一套，而是兩套。”唐昱突然接過話頭說道，見宋宛如和周曉虹全部都看向自己這邊，忙開口解釋，“宛如姐說的不錯，我們公司是應該有屬於自己的制服，這樣可以增加公司的凝聚力，但不是要訂做一套，而是兩套，你們不會是想讓生產部整天呆在車間中生產的那是職工也穿的和文秘一樣的制服吧，穿成那樣，就別工作了。”　　撲哧，想到車間中生產工人也穿得和文秘們一樣的服飾在車間中忙碌，宋宛如和周曉虹撲哧一聲笑出聲來。　　“你這個小鬼頭啊，就你反應得快。”宋宛如右手手指輕輕的戳在唐昱的腦門上，笑罵道，忽然間，宋宛如感覺到自己剛才的動作似乎有些過於親密，撇了一眼苦笑着的唐昱，臉上不可查的閃過一絲紅暈。　　直到現在，百聆才可以說自從前任廠長姬長發停產後，正式的獲得了重生，而且是如火鳳凰那樣，浴火重生，重生后，身上的色彩更盛往昔。

# 第一百八十章 報名與軍訓開始

　　忙活了整整两天，百聆那邊的事情算是解決完了，除了初次的一輪面試基本確定了某些人選之後，很多人還是結果第二輪甚至第三輪的面試，再結合唐昱給的那份東西，終於讓周曉虹等人把人選基本定下來。　　事情到了這步，和唐昱就沒有多少關係了，之後的事情和他不想插手，也不大能插得上手，還是全部交給那位副總經理就好，那些細節上的問題，還是交給新招聘來的那些員工吧，即使自己在那，恐怕也不會有比那些專業的員工做得更好，術有專攻么。而且該說的自己都說了，之後的百聆會變得怎麼樣，就只有看這隻新組建的團隊的能力了。唐昱自始至終要做的事情，都是高屋建瓴的給別人指明方向，細節上邊的事情，從不參与。周曉虹大概也是知道這點的，所以在細節上邊的東西，也從來不會叫唐昱幫忙，若是他幫忙的話，只怕會越幫越忙的。　　這邊百聆招工的事情解決后，唐昱終於可以歇一口氣了，暫時沒有了周曉虹的電話騷擾和那幽怨眼神的恐嚇了。等這幫子新招聘的人上崗熟悉了工作之後，百聆就可以走上正軌了，嘿，百聆之前之所以一直不景氣，和姬長發這個只重視生產的廠長是有很大關係的，因為他的關係，百聆生產的電視機質量倒是不錯，不過一沒有知名度，二來從來沒有做過市場推廣，早的時候也是一直靠着地方保護主意的外衣才能在東陵市裡邊混得下去，等到百聆走上正軌之後，唐昱自然是不能讓這樣的事情發生的，單單看他招聘的那些人就知道。　　招完工第二天一大早，宋宛如便開車回省城了，那邊畢竟還有一個不大的心肝寶貝小語馨呢，雖然才離開两天，但宋宛如便已經有些想念這個寶貝女兒了，自從小語馨的爸爸去世后，小語馨已經成為了宋宛如全部的精神支柱，即使一刻不見，都會挂念。原本她還想着把語馨也帶到東陵市來的，不過省城裡邊沈睿鴻和鄭舒嫻兩個老人太寶貝語馨，無論如何都要留在身邊，一天都不願意離開，七月份那會兒語馨不過去了安��幾天，就遭到那個惡毒女人的罵語，讓兩個老人再也不願意放語馨離開身邊，宋宛如也只得只身前來。　　讓唐昱有些奇怪的是，宋宛如喜歡自己開車子，綿州到東陵市的路也不短，沈家應該也有給宋宛如的專職司機，不過她卻是喜歡自己開着車子的。當然，後邊有沒有跟着一輛類似於保鏢的車子，這個唐昱就不知道了。　　宋宛如走之前給還在睡夢中的唐昱打了一個電話，告訴他一聲自己回去了，在掛電話的前一刻，宋宛如輕聲的囑咐了一句說，鳳城區房子的鑰匙已經再次交給了楊涵寧，在說完這句話之後，宋宛如便飛快地掛了電話。　　唐昱聽到這話，即使正處在朦朧中的他，也不禁一愣，把鑰匙再次交給楊涵寧，那豈不是說……唐昱微微一笑，再次閉上眼睛，陷入夢鄉中，反正他和楊涵寧的事宋宛如都已經知道了，而且他相信，自己和楊涵寧在鳳城區那套房子中瘋狂的事情，她也知道，畢竟那天晚上唐昱和楊涵寧玩的太瘋狂了，整個屋子幾乎所有的地方都留下了纏綿的痕迹，床上床下，卧室沙發，浴室客廳，幾乎所有地方都留下了痕迹，雖然事後楊涵寧仔仔細細的清理過了，但是宋宛如是過來人，豈能發現不出蛛絲馬跡？既然宋宛如再次將鑰匙交給楊涵寧，就證明她已經完全的接受了自己和楊涵寧之間的關係了。　　不再理會宋宛如電話中稍有些莫名其妙的話，唐昱再次陷入夢鄉，這樣逍遙的日子可不多了，明天是八月四號，也是自己的高中生活開始前的軍訓，自己可要養足精神，迎接即將到來的高中生活。　　這一天唐昱哪裡都沒有去，就那麼宅在家裡，享受這為數不多的逍遙時光。　　八月四號一早，唐昱早早的起來，洗漱完后，享受了一頓張雅惠的早飯後，拿着那張一中的錄取通知，唐昱獨自走出來家門，本來這一天一般要家長陪着的，但是在唐昱的搖頭之下，無論是張雅惠還是唐天鴻都同意了唐昱自己去報名，他們都看出來了，相比於其他的同齡人，唐昱要成熟的很多，再說這第一天蹬校，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況且唐天鴻這幾天實在是有些忙，市委書記即將到任，市裡有很多準備工作需要他忙活呢。　　唐昱獨自下樓，剛剛走出樓道便看到不遠處停着一輛黑色的桑塔納，掃了一眼車牌，區政府的黑牌，就在唐昱打量這輛車的時候，那輛桑塔納的車窗搖了下來，露出了裏面滿面笑容的成少洵的面容。　　“我就知道，昱少你今天一定和哥們我一樣，自己去一中報道，不過似乎我比你好一點，起碼我家老爺子把車子借給了我，走吧，上車吧，咱們一起。”成少洵笑着指了指自己旁邊的副駕駛說道。　　唐昱也不客氣，他看出來了，成少洵是專門在這等自己呢。　　“我老爸哪能和你家老爺子比啊，你家那老爺子可是正處級的區長啊，可享有國家分配的政府車輛的權利，我爸雖然也是正處，但照你叫老爺子還是差點，所以我可沒有你這樣開公車的福氣哦。”唐昱走上車，笑着看了成少洵一眼說道。　　唐天鴻自然也是有配車的，93年這會兒，貌似正處級的官員的坐騎，配置要求是不超過二十萬的，不過這年頭，一來是規矩定的還不夠硬，二來在地方上都是實權人物，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沒有幾個喜歡標配的，外邊看着不起眼，內部都是別有洞天的，像唐天鴻和蘇慕儒這種標配的人，在地方上可是少之又少的。　　成衛東的車子，2.4的排量，他一個正處級，那可真是有些超標了，不過他是東陵市的老牌正處了，又是實權的區委書記，自然也沒人敢說啥，而且有傳言說，成衛東，很可能上市委常委的，到時候，那就是市領導了，自然也不會有人糾結於這個。地方上超配，本來就是慣例了，大家都是這麼做的，即便是落井下石的時候也沒有人會把這個揪出來說事兒的。要是國家真的用鐵腕手段來查查官員的配車是否超標，估計有一大半的人是超標的。　　嘿，下邊的人應付上邊，都有的是手段，就像縣裡邊，按照要求，副縣長一般是不給配秘書的，不過哪個副縣長手邊不得有個使喚的人啊，於是下邊的政府秘書長那邊就多出了好多人，其實裡邊掛的是秘書處的名，卻不幹秘書處的事兒，一大半都是各個副縣長的專職秘書。　　聽了唐昱的話，那邊的成少洵撇撇嘴，做出一副不屑的樣子，兩眼一翻，鄙視的看了唐昱一眼道，“昱少，你就少在這哭窮了，有你這麼寒酸人的嗎，只要你一句話，你二叔那斯帕奇就是你的，你都開出來顯擺過多少回了，否則杜大浩那小子也不會眼紅的偷開他老爹的車，最後闖出了那麼大的禍，給他老子招來那麼大的麻煩。”　　成少洵這活說的不錯，以現在唐昱在唐天浩心中的位置，只要他開口，別說是那輛舊的斯帕奇，就是再給他買一輛新的，唐天浩都不會皺一下眉頭的，不過唐天浩可不會多此一舉，他可是知道方建銘送唐昱的那輛限量版寶馬，還配有基本上和寶馬同等價值的軍牌。那寶馬配上那車牌，足可頂十輛八輛斯帕奇了。　　再說，太扎眼的事兒他也不喜歡做啊。還是那句話，低調，低調，低調才是王道啊車子在成少洵熟練的手法中，啟動了起來，旁邊的唐昱看了咧嘴一笑，呵呵道，“怎麼，成大少爺去學車了？開車的手法挺熟練的么，不是菜鳥了，怪不得成叔敢放你上路。”　　一提起開車的事情，立刻就看到成少洵的臉上露出了苦意，“別提了，我家老爺子在知道我要開車之後，二話不說，便把我打發到駕校去了，而且還特別囑咐教官，讓教官嚴格監督我學車，這幾天，我天天泡在駕校，三個教官輪番督導我開車，可是把兄弟我累苦了，不過還真別說，在這高壓的訓練中，這開車的本事，兄弟我雖然比不得你這變態的昱少，但至少比杜大浩那小子好太多了。”　　“呵呵呵，你家老爺子是被杜大浩開車撞人的事給嚇到了，我所這幾天怎麼不見你呢，原來是被你家老爺子抓去學車去了啊。再說，三個教練輪着教你，你小子還不樂啊，別人考駕照想要練車都要排隊的，一次還練不了幾分鐘，你小子還別不知足。”　　說完唐昱又笑罵了成少洵幾句，成少洵也沒有吱聲，只是笑呵呵的給唐昱秀着他學的車技。當然，在唐昱口中，自然便成了三腳貓的功夫。　　……　　東陵市第一高中，是東陵市教育質量最好的高中，成立於1975年，屬於公立學校，學校的黨委書記耿新民是東陵市的人大代表。成立這近二十年間，前後換了三個校長，現任校長叫做朱鐵栓，行政級別也不低，只不過只在一中這一畝三分地上邊說話算數。此人為人酸腐，在教學方面一絲不苟，絲毫容不得馬虎，學校在他的這種酸腐的教育思想的影響下，升學率倒是大大提升，重點大學的錄取率也有了大幅度增長，在朱鐵栓的帶領下，東陵一中在整個遼海省都小有名氣。　　不過這一中校長朱鐵栓，除了教育之外，還生財有道，一中招生，對外宣布一般是一千出頭，不過最後實際下來，到一中讀書的人，足足要比實際招生人數多出一半來，這些人怎麼來，除了少數幾個家中有權的或是一中的教工子弟，餘下的要想進來，那是要白花花的銀子的，差的分數越多，出錢也越多，而且還有個底價，然後一分一分往上加。這會兒這個底價好像是幾千大元，具體唐昱也不是很知曉，不過在2006年那會唐昱記得自己一個朋友送兒子進一中，那會兒底價已經16000了。可以想象，每年一中利用這個可以創收多少。　　當然，這自然也是教育局默許了的，這筆前，最後自然不會全部落入一中的口袋，要分潤的，除了市教育局之外，還有一堆亂七八糟的地方，這裏就不一一細表了。總之一句話，想要進一中，要麼學習好，要麼有權，要麼有錢，這三樣裡邊，怎麼著也得佔一樣才行。想唐昱這種學校保送的，也算是特例了。當然，這是因為唐昱在之前的成績就很好的，而且唐天鴻得勢，那些人也想給唐天鴻賣個好……　　很快，成少洵和唐昱便已經來到了一中校門前，今天是報名的時候，照理說應該人山人海才是，不過也不知道這倆人是來的早了還是晚了，校門口的人卻是不多的，估計送孩子的家長已經散去了。　　把車泊在校門前的停車場中后，唐昱和成少洵下車，說笑着走進一中校門，成少洵在門口的保安處問了一下，兩人走向不遠處教學樓的教導處。事實上唐昱前世的時候對這裏早已經熟悉無比了，哪需要問什麼保安啊，不過成少洵這麼去做，他自然也不會阻止的，省的露出什麼馬腳來。畢竟，這一世的他可還沒有來過這兒呢。　　門口保安本來不會打理唐昱這種剛入學的新生，但是當其中一個眼尖的看到成少洵剛剛下來的那輛背後不遠處的桑塔納的黑色車牌，原本想要綳起的臉，頓時松垮了下來，笑着給唐昱和成少洵指引教導處的位置，甚至還要親自帶着他倆去，但是在唐昱的擺手下，只好作罷。　　這種勢利人無論在哪裡，都不少見，其實也別說他們勢利眼，他們之所以如此作為，也是一種保護自己的手段，人之常情罷了，對這些人唐昱說不上討厭，不過自然也不會多喜歡就是了。　　今天學校的人着實不少，雖然沒有開學，但校內卻依舊是一片熱鬧景象，大多數是一位兩位家長帶着自己的孩子來學校報到的，原來家長卻是在學校裡邊参觀呢，怪不得在外邊沒有看到幾個。不過也難怪，考上一中，對很多人和很多家庭來說都是值得慶祝，一中對很多人來說，還是帶着神聖的色彩的。　　看着人潮湧動的教導處，唐昱和成少洵對視苦笑，他們本以為自己來的就夠早的了，誰曾想到報到的人卻依舊這麼多，怪不得外邊沒見到幾個，原來都在這兒呢，沒辦法，等吧，慢慢排隊吧。　　唐昱和成少洵不到八點來到學校，到了九點才報上名，報到、分班，一切都在按照程序進行着，也不知道是天意還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唐昱和成少洵這小子還真是有緣，竟然又再次分到同一個班級，一年級一班。當然，分班這種事兒，自然應該是事先就分好的，按照成績，基本能做到均勻分配。　　一中今年招收的人加上那些各種關係活權或錢的，總共差不多有1500的人，分了24個班，每個班差不多六十人左右，一班二班屬於特優般，也叫尖子生班，裏面的全部都是成績優異，在考試時靠近前一百名的學生，當然，凡事都有特例，就比如成少洵這樣的，成少洵平時的成績考上一中已是勉強，至於能進入這個特優班，其原因就是不說，也很明顯，這世上根本就沒有絕對的公平，公平只存在與相互平等的兩個人或者兩個群體中，如果雙反的層次差距太大，公平也就無從談起。　　上午是報到分班，下午則開始軍訓，一提到軍訓，唐昱就面露苦笑，在唐昱的認知中，無論是小升初、初升高還是高升大，這所謂的軍訓就是用來折磨人的，那一個個的教官，個個都是折磨人的高手，不把你折磨的死去活來，絕對不放過你。　　當然，像唐昱和成少洵這樣的特權階層，其實是可以不參加，理由也很簡單的就能想一個，不過重活一世，雖然對學習不怎麼感興趣，這個軍訓唐昱卻還是想參加一下的，這一世，學校裡邊能讓唐昱感興趣的事情已經很少了，這軍訓也算是其中的一項。要不是唐天鴻和張雅惠還有蘇慕儒、沈睿鴻這些人都不會同意唐昱不上課輟學經商，唐昱或許就不窩在學校這個犄角旮旯裡邊了。　　再說了，身體嘛，革命的本錢，本錢還是越雄厚越好。軍訓這種事兒，多少還是能夠增加一些本錢的，這個便是唐昱的理論了。　　……　　一堆人頂着炙熱的太陽，穿着厚厚的迷彩服，在操場上立正稍息齊步走，向左看向右轉，簡直就是在累傻小子一般。　　女孩子興許會受到一些特殊的照顧，在她們可憐兮兮的眼神和嬌聲的哀求下，教官很有可能大發慈悲，讓她們到陰涼的地方歇一會兒，但是男同學可就沒有這麼走運了，在教官立正稍息齊步走的口令下，頂着炎炎烈日走着隊列，怎一個慘字了得啊……　　但是這次軍訓似乎有些不同……

# 第一百八十一章 書記到任

　　在下午學校鈴聲響起后，新生們零零散散的聚集在一起，學校巨大的操場被分割成二十四個區域，在這二十四個區域中，各有用石灰寫成的二十四個数字，分別為一二三四……直到二十四，很顯然，是用作分班只用，上午被分到一班的新生自主的站在寫着“一”的那塊區域，二班的新生站到寫着“二”的那塊區域。　　每個區域前都站着一個身穿軍裝的教官，而在眾教官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一班的教官，也就是唐昱這班的教官。　　嘿，這個教官竟然是個女的，而且還是個美女，妙齡美女，二十來歲，齊耳的短髮，頭上戴着一頂鴨舌帽，面容姣好，皮膚白皙，未施粉黛，卻有一種天然的美，眉不畫而黛，唇不點自紅，玲瓏有致的勉強的包裹在軍裝之中，肩膀上一杠三星上尉的軍銜閃閃發光，渾身上下透露出一股子英姿颯爽的氣息，讓包括一般在內的所有男性新生暗吞口水，同時看一班眾人的眼神也充滿了不善，羡慕嫉妒恨啊……　　然而其他班級的人此時羡慕不已，但是在今天之後，滿腔的羡慕卻全部化為慶幸……　　“大家好。”那美女軍官看着眼前自行排好隊伍的一班同學，率先打了聲招呼。　　“教官好――”這一聲問候似乎響亮，幾乎全班的男生都是喊出來的，當然，這裏不包括唐昱，唐昱的身體雖然是高中生的身體，但其思想卻已經是大叔級的了，雖然他對這個美女教官也充滿了好奇，但是卻沒有像其他那些小男生那樣熱血澎湃。　　“我叫喬燕，15378部隊上尉連長，在今後的十天中，擔任你們的教官，希望大家多多關照。”　　所有人包括唐昱在內，都不知道，十天之後，一班的所有童鞋們，被這位美女教官這兒的不成人樣。不過這會兒的他們，顯然還不知道，這副天使的面孔之下，到底掩藏的是神馬樣的恐怖。　　於是乎，在其他的二十三個個男教官憐憫的目光下，軍訓就這樣開始了。　　十天後，所有的同學特別是一般的同學給這個喬娜去了一個綽號，因為她那天使的面容和身材，加上魔鬼的訓練手段，所有童鞋跟這位美女教官起了一個綽號――天魔。嘿，其實一般的高中軍訓是很簡單的，唐昱他們碰上這魔鬼般的教官，只能算他們倒霉了。而且，高中軍訓能請來上尉，這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兒。在唐昱前世的記憶裡邊似乎就沒有這個魔鬼般的教官，要不他一定會有記憶的，說不定就要利用特權不參加這恐怖的軍訓了，不過既然參加了，以他的心性，卻是沒有中途放棄的道理的。　　看來他這隻小小的蝴蝶震動了翅膀之後，改變的可不僅僅是與自己相關的人啊，比如這個魔鬼教官，在唐昱前世的記憶中是完全沒有的，這一世卻出現了，這便是蝴蝶震動翅膀的表現啊。不過這對唐昱來說可不是什麼好事兒，改變的越多，那便意味着唐昱能夠利用的bug越來越少了，所以說，這種意外，對唐昱來說，還是少出現才為妙啊，他這隻蝴蝶，還是少震動幾下翅膀為妙。　　第一天的軍訓還算輕鬆，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童鞋們的自我介紹中的度過，等到正式訓練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三點鐘左右，在教官的指揮下，走了幾步正步，便放學了，在一班童鞋們戀戀不舍的目光中，離開了美女教官。　　美女的魅力就是大，在太陽下硬生生的暴晒了一下午，但卻沒有一個男生髮出抱怨，當然女生不算，大部分女生都苦着臉。顯然，這個時候，大部分的男同袍們還沒有意識到這個美女教官的真面目，這會兒，估計還在賞心悅目呢。　　放學后，唐昱依舊坐着成少洵的車回家，將唐昱送回家后，成少洵苦着臉在唐昱的囑咐下，還車回家，成少洵之所以苦着臉，就是因為唐昱下車后，回頭告訴他，明天再來接自己，汗，唐昱是將成少洵當做私家司機了。而且，成少洵這小子本來是不怎麼想參加軍訓的，認為哪個是超級無聊的事情，不過在唐昱的威逼利誘之下，也只得陪着唐昱一起參加了。要不然，以他老子的身份，都不用成衛東出馬打招呼，成少洵自己言語一聲，一中肯定沒有老師敢逼着這小子參加軍訓的。　　看着成少洵的車漸行漸遠，唐昱搖了搖頭，看來自己還真的找一個代步機器，這小子可不靠譜啊，成衛東的公車，也就這两天成少洵開着新鮮罷了，成衛東肯定不能由着他這麼胡鬧的，那公車，估摸着他也開不了幾天了，到時候自己可就沒有了代步工具了。　　苦思冥想一番，忽然唐昱眼睛一轉，嘴角露出一絲笑容，這麼好的司機怎麼可以忘了呀，那可是一舉多得的事情。　　拿出大哥大，唐昱熟練地撥了一串熟悉的號碼。　　“喂，你好。”電話那頭傳來楊涵寧甜甜的聲音。　　“老婆，還沒下班啊，我想你了。”唐昱笑着輕聲說道。　　電話那頭頓了頓，楊涵寧聽到唐昱的聲音，聽到唐昱的話，立刻飛霞滿面，小心翼翼的左右看了看，見沒人注意這邊，這才捂着話筒，膩聲道，“小老公，我也想你了。”　　嘿，現在楊涵寧單獨和唐昱的時候，喊兩聲老公已經不怎麼害羞了，以前的時候可是叫不出口的。看來唐昱在這方面的功力已經足夠的深厚了。　　“那我們今天晚上……”楊涵寧的話頓時讓唐昱感覺到熱血沸騰，他似乎已經想到了電話那頭此時楊涵寧嬌羞的模樣，一時間心頭火熱。而且，宋宛如那邊的鑰匙可是依然留着的，如果不好好把那邊的房子利用一下，也太對不起那棟大房子了，也對不起宋宛如的一番苦心啊。　　“不行不行，還是……還是改天吧，好么？”　　楊涵寧並沒有直接拒絕唐昱，自從那次瘋狂后，楊涵寧對於唐昱這個小自己幾歲的小男生已經完全敞開了心扉，不會再拒絕他什麼事了，況且，可不僅僅是唐昱自個兒心痒痒的，楊涵寧這會兒，對唐昱也是很想念的，俗話說食髓知味嘛，這種事情，對女人也是很有誘惑力的。　　“那、那好吧……”雖然有一些喪氣，但唐昱卻沒有過多的在這件事情上多做糾纏，話題一轉，說到今天給楊涵寧打電話最主要的目的，“老婆，你這幾天去報名考駕照，去學學車，我那車子不是停在百聆么，就那麼閑着也是閑着，你就拿去開吧，正好鑰匙就在你那，等你學好車后，我就雇你當你老公我的專職司機。”　　讓楊涵寧學車的想法唐昱早就有了，特別百聆招聘的第二天，唐昱剛趕到百聆，看到楊涵寧騎着自行車氣喘吁吁的時候，讓楊涵寧學車的想法特彆強烈，唐昱因為一些忌諱不能開那輛寶馬，但楊涵寧可沒這方面的忌諱，而且楊涵寧學會開車后，自己也不用再為沒有代步工具而犯愁了。讓楊涵寧接送自己，唐昱可沒有什麼心理壓力，只要避過唐天鴻的耳目就好，而且即便是撞傷了也沒什麼的，還有合理的理由給糊弄過去，起碼可以說，這是宋宛如在百聆給自己的特權，公司專車接送。　　楊涵寧略略猶豫了一下，便輕聲答應了，顯然也明白了唐昱的想法，自然趕緊答應，能多些機會和唐昱在一起，對她來說總是願意的，而且她也知道，唐昱讓她學車，主要還是為了她考慮的，不想她天天騎自行車辛苦上班。唐昱這麼體諒她為她考慮，她哪會不答應啊。　　之後兩人又在電話里調笑了一會兒，唐昱才戀戀不舍的掛了電話。　　一夜無話，第二天一大早，在唐昱還沒有醒來的時候，唐天鴻便匆匆離家趕往市政府。　　嘿，今天東陵市的事情可不少，因為東陵市新任的市委書記將於今天上午趕到東陵赴任了。這件事情，無論是對於蘇慕儒還是唐昱來說，可都不是小事兒啊。不過暫時來說，應該對唐昱不會有什麼大的影響的。至於以後嘛，自然要看他的手段了，大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就是了，這會兒想不過是特在煩惱罷了。　　大約十點鐘左右，蘇幕儒的帶領着市委市政府各級領導，守在高速公路路口，準備迎接這位新來的東陵市市委書記錢啟建，蘇幕儒已經得到消息，他們很快就到，在不遠處，市台的記者正在調試着機器。　　市長帶人到高速路口接人，這個也算是蘇慕儒放低姿態了，透露的意思不外乎是兩人暫時不要發生衝突。不過估計這也是兩人的共識了，即便是兩人之間想要發生衝突，省裡邊也不會允許東陵市在這會兒亂起來的，東陵市，今年已經夠亂了，甚至都引起了中央大佬的目光，雖然是因為稅改的事情，不過既然中央都頗有微詞，省裡邊自然不能讓這邊再亂了，蘇慕儒上次的嚴打，估計就是省裡邊的底線了，暫時來說，兩人之間是不會有什麼衝突的。　　十點十分，一輛黑色的掛着省政府號牌的奧迪從遠處駛來，蘇幕儒和旁邊的唐天鴻對視了一眼，相互點了點頭，不用說，新任市委書記錢啟建到了！　　奧迪在距離蘇幕儒十幾米遠的地方就停下來了，從上面走下來三個西裝革履的人，後邊又跟着幾個跑龍套的，前邊三人，不用問，其中一人便是錢啟建，另外一人則是陪同他一起來的省委組織部副部長於東天，最後那個拿着一個黑色的皮甲的無疑是一位秘書。　　官場上想要認人其實是很容易的，從走位上邊就能夠看的出來，官場上的走位，歷來是一門學問，每個人都要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位子，絕對不能站錯了地方，走路的時候，不能快一步，也不能慢一步，時刻要走在合適的位置。所以，即便是以前從來沒有見過錢啟建那也是無妨的，從現在的走位上邊，很容易就能夠認出誰是誰。　　就在錢啟建剛剛走下車，蘇幕儒等人便笑着迎了上去。　　“可算把你們給盼來了，於部長，錢書記，你們可讓我們等得好苦哦。”　　蘇幕儒笑着和錢啟建於東天握了握手，熱情的寒暄了一句，同時回過頭，介紹起身後的眾人，“來，於部長，錢書記，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是我市的人大主任黃寶德，這是市委副書記馬華全，這是副市長李玉勝……”蘇幕儒每介紹一個人，錢啟建和於東天便立刻上前和氣握手，手裡說著一些沒有營養的寒暄話。　　旁邊的幾台攝像機也是一頓猛拍，唯恐流落任何一處細節。　　毫無疑問，這將是今晚東陵市市台最大的新聞了，要放到第一條。　　……　　西華賓館在東陵市並不是最好的賓館，無論從設施上還是服務員的素質上，都能找出比西華好的，只能算是一流，算不得極好，但是和同市的其他賓館酒店相比，西華還存在一個最大的優勢，它是市政府下屬的招待所，同時，也是市裡各行政、事業單位公款招待費的制定報銷點。恩，很多夠級別的官員，在賓館裡邊其實是有常年留着的套房的，不過是否入住，都不會給其他人住。　　當天，東陵市市委委召開全市領導幹部會議，省委常委、組織部長及市領導蘇慕儒，馬華全黃寶德等出席會議，蘇慕儒親自主持會議。會上，省委常委、組織部長宣讀了省委關於調整東陵市市委、市政府主要負責同志工作職務的決定。決定任命錢啟建為安東市委書記，提名為東陵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候選人。　　這個消息自然算不得多突兀，原本就是意料中的事情，從蘇慕儒高調到高速路口接人的事情便看得出來，稍微消息靈通的人，大概都是知道這個消息的。　　會議過後，蘇幕儒便帶着錢啟建和於東天等人來到西華賓館，新官上任，這一桌酒席是肯定免不了的，這是慣例，所有人都找不出什麼毛病，更何況是在市政府下屬招待所的西華賓館。　　在中國，酒桌上是最容易增進相互之間了解，拉近彼此感情的地方，中國成事做多的地方並不是談判桌上，而是酒桌上。不過官場上的這桌酒，自然不是那個意思，各人心裏邊打着什麼注意，那就不足為外人道了。　　錢啟建外表看起來其貌不揚，個子不高，將近一米七，臉上始終掛着一絲謙遜的笑容，讓人看到如沐春風，一派謙謙君子的模樣。　　酒桌上的氣氛和熱烈，也很和諧，錢啟建和蘇幕儒兩人就像是兩個多年未見的好友一般，頻頻舉杯，雖然舉杯后都是淺淺的抿一小口，在這種場面，誰都不敢多喝，更不敢喝多。當然，姿態也是要做足的。　　兩人一會兒的功夫，便已經已老蘇、老錢這種親切的稱呼叫對方了。至於各自心中打着的主意，顯然不會像表面上這樣心平氣和。　　這頓酒直到下午一點多的時候，才結束。　　通過這頓酒席，錢啟建也簡單的了解了東陵市的權利分配，同時，通過其他人對蘇幕儒的態度，多少看出了些蘇幕儒對東陵的掌控程度，也讓錢啟建對自己日後的對蘇幕儒的態度，有了一些把握。這桌酒，原本就要介紹人認識的。當然，估計錢啟建能看到多少，還要看蘇慕儒想要讓他看出多少來，官場上邊，都是老油條了，喜怒不行於色，這是最基本的。　　在市台和市裡的各大媒體的強力宣傳下，錢啟建到任的消息飛速的在東陵市鋪展開來，幾乎所有人都知道了昨天來了一位叫錢啟建的市委書記。　　當然，也僅僅知道來了這麼一個人而已，還是喜歡看新聞關注時事的人，至於其他的，生活在底層的老百姓就不知道了，也不想知道，對於他們來說，關心市委書記是誰，還不如關心關心門前大白菜張沒漲價來的實在，市委書記的到來在百姓中就像是一塊小石子投入到平靜的湖中一般，雖然泛起了一波波蕩漾，但很快就平息了。　　與平民的平靜一般，東陵的官場對於市委書記到來的這件事，也沒有太大的波瀾，至少表面上沒有多大的波瀾，至於私底下有沒有什麼下動作，也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但如果說他們心底沒有一絲動蕩，這誰都不信，雖然東陵現在已經被蘇幕儒掌控在手中，但怎麼說書記都是東陵名義上一把手，身在體制內的他們，怎麼能不顧忌呢，所以有些人的心中又再次活泛了起來。而且，蘇慕儒之前提拔了一波也打壓了一波，那些被打壓的，過的不如意的，心中自然有別的想法。　　新市委書記的到來，對他們這些不入蘇慕儒之眼的人，自然是個機會，蘇慕儒要拉一批打一批，錢啟建剛來，想要在工作室打開局面，打破蘇慕儒的地位，也只能拉一批打一批了，現在不好打一批，自然只能先拉一批，至於這拉的人嘛，自然便是被蘇慕儒排擠的打壓的了，所謂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嘛，既然蘇慕儒對這些人看不上眼，錢啟建自然要好好的利用下這個資源。　　這種手段，算是每個新來就任的領導者都會做的，蘇慕儒當初初來東陵市也是做過的，只不過那會兒陳松威勢大，拉一批打一批，蘇慕儒這兩點是都沒有做到啊，他當初倒是想做來說，可惜在陳松威的高壓下，沒有機會啊。不過這種官場上慣用的手段，其實還是很不錯的。

# 第一百八十二章 方建銘歸來

　　唐昱現在終於知道越漂亮的女人越狠辣的含義了，不僅是唐昱，唐昱的童鞋們，一班的所有新生此刻都懂得了這句話的含義。　　昨天那個把一班男新生心神撩撥起來的那個美女教官，今天展現了她那魔鬼般的手段，整整一天，一班除了中午午休的一個時辰外，就再沒有得到歇息的機會，立正稍息齊步走，頂着烈日，汗如雨下，深色的迷彩服好像要把太陽所有的熱量都吸收過來一樣，熱的發燙的粘在身上，短短一天，一班所有人都感到自己好像是在地獄中一般，累的不像樣子。嘿，也不知道這折騰人的教官，上輩子是不是真的是魔鬼轉世，反正天使的面孔魔鬼的心腸，這個卻是無疑的了，反正唐昱他們是真格兒的見識了這美女魔鬼教官的手段。　　最為鬱悶的是一班的女生，其他班級的教官，在女新生可憐兮兮的眼神和撒嬌般的哀求之下，有大半的時間是在陰涼中度過。軍訓時候分男女分隊，女生分隊自然要佔個陰涼的好位子，訓練量也比男生少很多，而且只要嬌滴滴的一句，那些個鐵面的教官們，還能真把一個個嬌滴滴的大美女放在陽光下曝晒？　　但是一班的女生太悲催，她們可憐的眼神和撒嬌對於同樣是美女的喬娜教官，根本無效，直接被無視，不愧是美女魔鬼教官。　　還好，喬娜教官訓練雖然看似無情，但為人並不冷血，在下午一兩點的時候，太陽最毒的時候，沒有讓大家站在太陽下，而是安排眾人來到學校操場旁的一個小樹林中避暑，否則，恐怕這第一天的軍訓就會有人中暑。七八月份的東陵，那是東陵市一年中最熱的兩個月了，便是平日里在街上走幾步路，身體不好的都會中暑的，更不用說在烈日下軍訓了。　　在避暑的過程中，喬娜安排了一些節目，其實也不是什麼文藝節目，只不過是教大家一些軍旅歌曲，整個悲慘的一天，也只有那時候幸福一些，躲在悶熱沒有一絲風，即使是有也是熱風的小樹林中，聽着美女教官如同她的身材一樣曼妙的歌聲，所有人身心的疲憊稍稍減緩。　　還真別說，喬娜的歌喉真的不多，甚至比唐昱前世的某些港台歌星都要好，一首本來氣勢恢弘的軍旅歌曲，從她的喉嚨中飄出后，總帶着一股子軟意綿綿。雖然都是些軍歌，什麼軍中綠花之類的，不過大家還是聽的津津有味的。　　不過那種“幸福”的時刻畢竟是短暫的，在烈日剛剛減弱一些，又一輪的訓練便有再次開始了……　　剛剛還在心中念着美女教官的好的一班同學，立馬又在心中問候起魔鬼教官來，於是乎，悲慘繼續……　　放學的時候，其他班級所有的新生看一班同學的眼神再沒有昨天的那種羡慕嫉妒恨，獨留一絲慶幸，看着被訓得如同落湯雞般的一班童鞋，所有人，包括其他二十三班的教官，只有心中為他們祈禱。　　成少洵這小子，現在可是真的後悔了，後悔昨天答應唐昱要參加軍訓，原本只要打一聲招呼就能對付過去的，現在卻不得不跟着唐昱一起受累受苦唉聲嘆氣，直說唐昱把自己推進了火炕裡邊，唐昱也不理他，自顧自的走路，不過成少洵這小子也算是硬氣，見唐昱沒說不參加軍訓，自個兒也沒找人打招呼，愣是天天去遭那魔鬼教官的折騰，也算是一樁異事兒了，不過想來，若是沒有唐昱的話，他鐵定第二天就找人打招呼，不參加這什麼勞子的軍訓的。　　唐昱自己個兒心中倒是也有些後悔，他參加軍訓的本意，也不是來遭受折騰來的，早知道是這樣一個魔鬼般的教官，他大概也不會參加的，不過他的心性，既然參加了，自然不能見到困難就中途放棄，那不是他的作風，自然也就忽悠着成少洵和他一起被折騰，那小子倒是也夠義氣。　　十天，煎熬的十天，受苦受累的十天，真格兒的流血流汗不流淚得十天，這是東陵市第一高中一年一班所有新生的心聲。恩，不流淚倒是有些誇張了，軍訓第二天就有小女生哭了，這流血卻是不誇張的，還真有同學練軍體拳的時候摔傷了，擦破了胳膊，而且還不止一個，算得上是名副其實的流血流汗了。　　十天的軍訓結束，美女教官喬娜這“天魔”的綽號算是坐實了――天使的面容和身段，魔鬼的手段和心腸。　　這十天中，唐昱的臉上的皮膚和身上的皮膚形成了強烈的反差，臉被烈日晒得如同黑臉包公似的，而身上因為穿着衣服，沒有被陽光直接照射，反而顯得白皙。當然，大部分的同學都是這個樣子的，除了少數幾個女孩子恰好逢到那事兒的時候可以特例請假，餘下的參加軍訓的，沒有一個不是黑炭的。　　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經過了美女教官那種幾乎可以號稱非人的虐待后，這次軍訓的成果倒是很讓人滿意，軍訓的最後一天，當所有人邁着整齊的步伐從那些檢查軍訓成果的校領導身前走過，一種國慶閱兵的感覺從唐昱心底升起，而自己就是那其中的一員，一種淡淡的驕傲的感覺從心底升起，舉步抬臂，舉步抬臂，一班所有人在喬娜的口令下，所有一班同學默契的踏着正步，口中喊着一二三四的號子，從其他班級同學和校領導欽佩驚訝的目光中，所有人包括唐昱，心中都充斥着一股淡淡的滿足感，此時喬娜那“天魔”的凌厲已經在所有人的心中漸漸淡化，留下的只有親切。　　檢閱的結果不用說，唐昱他們班第一。　　雖然只是一個簡單的口頭表揚，不要說獎金了，就是連一張獎狀都沒有給他們，但是所有人的心中根本不在乎這個，無論是喬娜還是唐昱，還是其他的一班童鞋，都不在乎，他們在乎的是他們努力了，他們收穫了，在這十天中，一班的所有同學從陌生到認識再到熟練，最後再到默契，這就是他們的收穫。　　當然，唐昱心中想的和一般同學自然是不一樣的，類似這種東西，其實是激不起他的興趣的，那個第一，固然是因為他們的教官訓練給力，其實即便是教官不給力，這個第一，十有八九還是要落到他們班的頭上的。重活一世，唐昱自然造就知曉了這裏邊的彎彎繞，不談一班在整個學校中的地位，單單是自己和成少洵兩個東陵市的太子般的人物在一班，這個第一十有八九就跑不了。當然，現在，他們拿的這個第一，卻是名副其實的，天魔教官的訓練，那是真的很給力，和一般高中的軍訓絕對不同，比起唐昱前世在大學的軍訓也不遑多讓，就是少了個打靶的項目，想來學校也沒有條件給安排打靶。　　當檢閱結束后，教官們自然就要離開了，而且是當天就要離開，一輛北京212從校外開進來，看着喬娜走上車，一班的所有人的眼中都滿是濃濃的不舍，訓練時的不滿早就不知跑到哪個爪窪國去了。　　十天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足夠將一個人的身影留在心中了，而且，在這種訓練之中結下的情感，和一般的又有些不同。　　喬娜走之前，所有人都送個她一件禮物，大都是同學們自己製作的小玩意兒，拿着紙張摺疊的小東西，處處透着份靈巧可愛。　　當然，喬娜也想送每個人一樣小物件作紀念，但是僅僅身穿一身軍裝的她身上哪有那麼多東西啊，最後只留下了一樣，她的那頂貝雷帽，也不知是無意之舉還是有意而為，喬娜將那頂貝雷帽戴在了唐昱的頭上，恩，或許只是忘了取走吧……　　躺在床上，手中把玩着那頂貝雷帽，輕輕的嗅了嗅其上的遺留的那絲淡淡的余香，唐昱的嘴角露出了一絲淡淡的笑，喬娜既然將貝雷帽戴在了自己的頭上，所以唐昱便在所有同學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中，厚着臉皮將那貝雷帽拿了回來。　　這想着什麼東西，鈴鈴鈴……　　身旁的大哥大響了起來。　　“喂，哪位？”唐昱疑惑的接通電話，要知道，知道唐昱電話號的人不多，一雙手可以數得出來，這會兒會給他打過電話的人就更少了，心中不禁有些疑惑。　　“是我，方建銘。”電話那頭傳來方建銘的聲音，聽起來聲音倒是比以前渾厚了不少，看來這些日子很有收穫啊。　　“方大哥？你不是出國了么？回來了？”　　93年那時候打一通國際長途可是很費勁的，所以唐昱猜測方建銘回來了，這會兒的電話其實還是很不方便得，例如唐昱的大哥大，連個來電显示都沒有，心中倒是下決心，下次一定要弄個來電显示，就是不知道，93年這會兒，有沒有來電显示。　　算算時間，方建銘是自己出院前就出國的，說是出去考察國外的私人會所的經營方式，算算時間，前前後后已經走了將近二十多天了，是該回來了，就是不知道考察的咋樣，不過聽之前臨走時的口氣，似乎已經下了決心了。　　“嗯，前天回來的，到老爺子那彙報了一番后，就想起了兄弟你了，所以就過來看看，我已經快到你家樓下了，你出來吧，咱兄弟去喝一口去。”電話那頭傳來方建銘的笑聲，看起來很是高興，估摸着被老頭子表揚了幾句就找不着北了。　　撂下電話，唐昱從衣櫃中隨便的拿了一件外衣，便走出了家門，方建銘這個未來的盟友唐昱還是很看重的，事實上，兩人現在已經是盟友了，不過很顯然，直到現在方建銘還沒有把唐昱鼓搗的VCD看在眼中。　　好巧不巧，剛走出樓道，便看到不遠處一輛掛着軍牌的寶馬駛來，很快便來到唐昱的身前，車窗搖下，露出裏面方建銘微笑的臉，看來人家是掐着時間過來的，走算到了。　　“走，上車，咱們找家飯館吃一口，你老哥我開了近三個小時的車從省城過來，早飯還沒有吃多少，這肚子已經開始造反了，呵呵。”方建銘的話語中透着股親熱勁兒，和唐昱一點也不見外，顯然是真的當成了自己人了，對於想他這種身份的太子爺，這種做法可是難能可貴的，可見是真的認可了唐昱的身份，想來其中還是有些那老太爺的功夫在的，要不是唐昱獲得了方家老太爺的認可，想必方建銘一不會這麼快任認可了唐昱的身份的。　　唐昱笑着點了點頭，從車前繞到那頭，打開車門，坐到了副駕駛的位置，他倒是一點也不和方建銘見外。　　方建銘看來對東陵市的某些地方還是有些熟悉的，例如這會兒，兩人就在一家叫“滿樓香”的小飯館中，可這是他自個兒開發出來的好地方，據說這邊的才很是不錯的。　　菜剛一上來，方建銘也沒招呼唐昱，自己便迫不及待的動筷開動起來，看來是真的餓了，不過在唐昱面前放這麼開，自然也側面的說明了和唐昱之間的關係，兩人之間，用不着客氣。　　“方大哥，這次出口考察的怎麼樣了，國外的會所模式，還不錯吧？”待看到方建銘吃飯的速度減下來后，唐昱才半開玩笑似的問道。　　“你小子，拿你方哥也敢打趣。”方建銘看了唐昱一眼笑罵了一句，繼續說道，“這次出國考察你說的那個私人會所，收穫還是不小的，國外的經營模式也差不多了解了一些，當然，這麼短的時間，其實也看不了多少東西，到時候真的經營的話，還是要從外邊請成熟的管理團隊的。”　　“這麼說方哥你是打算要開這個私人會所了？”唐昱問了一句，看方建銘話里話外的意思，分明就是已經決定了，這個倒是不出乎唐昱的意料，畢竟，方家的老爺子都是贊同的，方家內部自然便少了阻力，只要方建銘認為可行，自然便可以的。　　“那當然，我這次去國外轉了一圈，還真別說，你這個點子的前景真的很不錯，我回來和我家老爺子說了，老爺子也催我趕緊把這個私人會所開起來，但是國內和國外還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外邊的那一套也不能照搬進來，在國內是行不通的，而且限於我們方家的影響力，所以我只能在遼海市開辦了，咱還去不了北京，這個你自然是明白的，不過這也間接的限制了咱這私人會所的發展啊。”　　唐昱點點頭，這點唐昱早就知道，國外的私人會所是以檔次和品味來衡量會所的好壞，利用檔次和品味來聚集人氣，而國內則不同，國內是以關係網和交際面來作為衡量私人會所的好壞，交際面越廣，越多的人上層人士加入，就代表着這私人會所越成功，也可以直白的說，國內的私人會所比拼的是後台，是背景，是關係網，檔次和品位雖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但並不是最重要的。當然了，關係網以及背景足夠了，檔次自然是最簡單的問題，花點錢，檔次反倒是最容易搞定的事兒了。　　方家搞這個會所，其實還是有着不少優勢的。　　方家老爺子雖然是從副國級退下來的，更是中辦的老人，其交際面之廣，關係網之大，自是不必多說，為這個私人會所保駕護航還是能做到的，但是也僅限於遼海了，京城水深，卻不是方建銘可以涉足的地方。方家老爺子，北京的那些真正的大佬比起來，還是有很大的差距，皇城根下，便是方家也不敢輕易涉足的，尤其是私人會所這種東西，所以將私人會所的地點定在遼海市是一個很明智的選擇，雖然這也間接的制約了會所將來的發展，畢竟北京才是國內上層人士聚集最多的地方，遼海市即使是省會城市，但和北京相比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通過這次國外的考察，方建銘對唐昱的商業眼光更是欽佩，國外私人會所的紅火他已經見識到了，更是結合國內的發展，看出了其中巨大的發展潛力，如果將這個私人會所成功的發展起來，對方家來所，無論是經濟效益上還是對以後方家其他產業的發展都有着強大的助力。　　現在，國內已經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一大批的成功企業家，那麼類似於國外的精英俱樂部之類的會所的湧現也就是必然的了。私人會所集結的都是社會上精英中的精英，絕對是社會的上流人士，與他們結交，對以後各方面的發展都打開了一條方便之門。　　唐昱建議方建銘經營的，自然是商務性質的俱樂部，先不說盈利多少，單單是辦成之後，其影響力就不可小覷的，若是其中的會員都是商界強人，無論是對於方建銘的商業還是唐昱，其幫助都是不小。　　雖然僅僅是一個建議，但如果方家成功將這私人會所發展起來，發展的極具影響力之後，方家對於唐昱，便又欠下一個不大不小的人情，對於這點唐昱也是知道的。　　唐昱根本不指望方家將這個人情還給他，而且他知道這私人會所的前景，如果真的發展起來，這其中對方家的幫助絕不是一句人情就可以說得清楚地。　　人情這種東西最是難以說得清楚，對比於不同的人，人情在他們的眼中也會有不同的概念和價值，對於方家來說，唐昱對方家的幫助，方家欠下唐昱的人情，絕對不是用金錢可以衡量的，當初如果不是唐昱的提醒，方家很有可能已經在海南的樓市中就那麼頹敗下去，十幾億的資金打了水漂，所以這個人情根本就不是用錢可以衡量的，經歷過這麼多的事情后，唐昱已經基本上和方家綁在了一起，這點從外人把方家當做唐昱的後台和靠山而方家沒有出面澄清這點就可以看出來了，方家已經變相的承認了唐昱與方家的關係。　　這才是唐昱樂於見到的，人情這種東西如同亂麻一般，如果一開始不把它用快刀斬斷，它只會越纏越亂，最後將會完全纏成一團，分不出彼此，有了方家，再加上沈睿鴻和蘇幕儒，唐昱以後做任何事情顧忌和掣肘會減少很多。　　嘿，其實越是大人物，越不容易欠下人情，不過同樣的，一旦欠下了，那也是非比尋常，不是輕易就能償還的，就比如方家現在欠下唐昱的人情，也許在關鍵時刻那是可以保命的，雖然唐昱沒有那些個二世祖的紈絝行徑，用不到把人情放在那些事兒上，不過這份人情，着實是夠重的了，估計不還了這個人情，方家老爺子會一直不安心吧……

# 第一百八十三章 MPEG的技術授權

　　“方哥這點其實不必太過擔心，在國內，私人會所屬於新興產業，咱們既然已經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已經沾了很大的好處了，就在這方面已經是咱們的優勢了，所以我認為咱們這會所開起來或許因為地域的原因相比於北京的會所可能會差點，但是差距絕對不會太大。不過這上邊，很多時候就要藉助你們家老爺子的能量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嘛。”　　唐昱笑着說道，這點唐昱倒是沒有說錯，私人會所這東西對於唐昱來說並不陌生，前世的時候早已經風靡國內了，自打93年京城裡邊的俱樂部開始興建之後，國內大大小小的私人會所就如雨後春筍般的冒了出來，多的數不勝數，即便是個小縣城裡邊的娛樂場所很多都開始實行會員模式，其中的經營優勢和概念對於唐昱來說早已不是秘密了。　　私人會所剛剛開始的階段的確需要強大的背景和資金支持，但隨着人氣的聚集就會形成一個良性的發展，就好像是百姓湊熱鬧的心理一樣，聚集越多人的地方，就越有吸引力，越有人上前去。　　在這種商務會所的經營上邊，方家由於有唐昱的提醒，在私人會所剛剛興起的時候就開始操辦，在時間上已經早人一步，人氣的聚集當然更有優勢，所以說當方家的私人會所開起來后，只要經營得當，雖然不敢說與當年京城的四大俱樂部比肩，不過經營成功還是不在話下的，遼海第一肯定不是唐昱的目標。　　至於唐昱說方家老爺子家有一老如有一寶，方家老爺子對方家來說可不僅僅是一寶那麼簡單啊，那是方家的定海神針，只要老爺子健在，方家就不倒。也就是方家老爺這種中辦的老人才敢讓方建銘弄這個商務會所，換了旁人是萬萬不敢做這樣的事情的，沒有這樣的人脈和關係網啊，這也是唐昱明明知道這個好點子卻讓方建銘老經營的原因，唐昱可沒有這樣的人脈，自然經營不起來這等規模的俱樂部，還是讓方建銘這種貨真價實的太子黨來弄。方建銘雖然比皇城根下那些真正的京城太子黨差了些，不過也差不了多少，畢竟老爺子在副國級的位子上也呆了不斷時間的，在遼海省內，方建銘絕對是一號二號的太子了。　　方建銘聽了唐昱的話后，笑了起來，“呵呵，你小子怎麼和我家老爺子說的一樣啊，我家老爺子說因為你的提醒，在會所這方面，咱們已經沾了一個很大的時間優勢，而這也是為什麼老爺子更我抓緊時間把會所籌辦起來的原因，老爺子說莫要讓這寶貴的時間白白流失了，那就太可惜了。呵，估計過不了幾年，這種模式在國內就要火起來了，我在國外的時候聽說，已經有國外的連鎖會所想要進軍中國了。不過咱們國內和外邊畢竟是有些不同的，估摸着他們那套在國內行不通，所以國內才一直沒有出現。”　　唐昱微微一笑，沒有答話，心中卻暗自凜然，方家老爺子不愧是副國級，對任何事情都能一下子把握住關鍵，光是這份見識和遠見，就絕非一般人可比。想向方建銘提一嘴琉金殿堂正在嘗試的模式，不過想到幾次蘇慕儒提到琉金殿堂的異樣表情，唐昱心中一凜，還是沒有張口提。　　草草的吃過飯後，唐昱看似隨意的問起，“方大哥，你看這私人會所的啟動資金需要多少？”　　方建銘微微皺起眉頭，思考了一下道，“這個前期投入不小，自有資金，五個億下來就好不錯了，至於中後期投入就要少很多了，中後期最主要的就是招攬客源，說簡單點也就是通過我家老爺子的關係往會所里拉人，這方面不需要太大的資金投入，前前後后總體算下來，七八個億吧，這個數目現在定不下來，還要看老爺子的要求，如果老爺子不滿意的話，恐怕還要往裡頭投錢，畢竟會所與其他的娛樂場所不同，他需要的是檔次、品味和內涵，這些東西都不是簡單的用錢就可以堆出來的。”　　方建銘對唐昱沒有什麼隱瞞，而且這事也沒什麼好隱瞞的，這並不是什麼機密。當然，方建銘說的是，方家需要投進去的自有資金，卻不是說整個會所實際要花費的，事實上，除了自有資金之外，也方家的關係肯定還要搞一些貸款，並且從省裡邊要一些政策的。事實上，七八億資金，對於整個私人會所的構架來說是遠遠不夠的，也就方家這樣的家族弄起來才方便許多，換了旁人，便是有十億資金也未必見得能夠弄好的。　　唐昱點了點頭，他也沒想到這個私人會所的投入會這麼大，本來他還打算將自己前段時間發現的奶茶和咖啡的商機告訴方建銘，但是現在聽見方建銘說這個會所的投入竟然會這麼大，唐昱也就沒有再開口了，方家現在這攤子鋪的已經不小了，先是茶飲料，之後又是礦泉水，現在又是私人會所，鋪張的有些大了，未必是什麼好事兒。　　前兩個項目的投入不算太大，方家可以輕易的接下來，但是如果再加上私人會所的話，方家的資金恐怕也會出現緊張的狀況，如果這時候再插手奶茶喝咖啡領域的話，恐怕資金鏈就會更加緊繃，這可不是什麼好事，奶茶咖啡的投入，特別是前期投入也不小，唐昱擔心方家恐怕負擔不起，所以唐昱現在也沒有對方建銘說起這事，還是等過一段時間茶飲料和礦泉水收益后，方家有更多的精力和資金的時候，再提這事吧。　　飯後，方建銘開車又再次送唐昱回家，方建銘這次過來主要是來看看唐昱，畢竟，方建銘出國的時候，唐昱還在住院，現在回來了，理應過來看看唐昱，看看唐昱恢復的怎麼樣，有沒有什麼后遺症之類的，同時，他這次來還帶來了“寶之源”百分之十的股權轉讓書，所有手續都已經齊全，只要唐昱在上面簽上自己的名字，“寶之源”百分之十價值幾千萬的股份就歸唐昱了，而且這幾千萬還只是現在的價值，在茶飲料和礦泉水正是適應市場后，其價值恐怕就會翻幾番，甚至十幾番。這裏邊自然不僅僅是他自己的意思，肯定有方家老爺子的意思。畢竟，方家不是方建銘的方家，股權關係估計也有些複雜，若是沒有老爺子拍板的話，10％的股份，可不是方建銘可以做主給別人的。　　不過唐昱想了想，最後卻依舊沒有簽，一來他現在的身份很敏感，現在的他還只是高中生，而且背後還有一個敏感的老爸和一個更加敏感的乾爸，如果此時自己手裡明着多出幾千萬的財產，在有心人的眼中恐怕就會有更多的猜測了。二來嘛，同方家的關係，日後還長着呢，不用貪現在的小便宜。　　估計也就唐昱會把方家的股份當做小便宜了，畢竟，雖然那只有10％，不過其價值，鐵定是過千萬的，日後發展起來，上億也不是不可能的。在唐昱口中，這有可能上億的股份卻僅僅是小便宜，由此可見他在商業上邊的野心之大。當然，他也確實有這樣的底氣的，一個重生的人士，若是這點底氣都沒有那是不可能的。　　方建銘再送唐昱回家后，邊開車回省城了，那邊還有好多的事情需要他親自去做，雖然即使他不回去，家族中依舊有人會做，但是出了一次國回來后的方建銘已經認識到了私人會所的發展潛力，又怎麼會將這樣一個潛力股交與他人之手呢。現在的他，正是那三分鐘熱情說的那三分鐘的時候，顯然準備親力親為去了。而且，會所初創，需要他出面打通關節的地方也不少。　　……　　錢啟建過來之後，這幾天東陵市意料之中又意料之外的平靜，似乎並沒有因為市委書記錢啟建的到來而引起波瀾，至少表面上，東陵市上層對於錢啟建的到來根本沒有什麼反應，至於實際情況到底如何從表面上卻是看不出一絲的波瀾，但是在官場上廝混的，任誰都能感覺到，自從錢啟建來到東陵后，東陵市市委市政府相比平常，多了一股壓抑的氣氛，同事之間見面依舊如平時一樣笑着打着招呼，但是話語間神態中總是小心謹慎，不似以前只有蘇慕儒那般的模樣，顯然，這個市委書記對大家還是有些壓力的。　　錢啟建給人的感覺很和藹，無論遇到誰，都是微笑點頭，似乎沒有一點距離感，沒有一絲書記應有的壓迫感。至於他到底是不是笑里藏刀的笑面虎，卻不是現在可以看得出來的。　　草根出身能走到這一步，到底不簡單，能被幾個集團推出來做利益代言，肯定有自己得過人之處。　　錢啟建此時的表現很曖昧，在召開的幾次常委會上，對於蘇幕儒的提議也多半不發表意見或者偶爾的點頭同意，但從沒有提出任何反對意見，恐怕他也知道，即使自己提出反對意見，但是在少數服從多數的常委會上，多半自己的反對也會被無視，既然被無視，自己與何必當那個壞人呢。若是書記無法控制常委會，那對他的威信可是大有損失的，暫時來說只能跟着蘇慕儒的步伐了。　　通過這幾次常委會，錢啟建算是徹底的知道了蘇幕儒對東陵的掌控程度了，常委會，幾乎算是蘇慕儒的一言堂了，除了軍分區的司令按照慣例棄權，統、戰部部長一如既往的中立之外，其餘多是贊同的，便是馬華全也很少提出異議。這讓錢啟建更加明白自己恐怕在今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沒有和蘇幕儒正面說話的實力，但是他不急，錢啟建相信，只要自己熬過這一段，自己一定會擁有正面說話的能力，怎麼說他也是東陵市的市委書記，名義上的一把手。　　嘿，所謂一把手，一霸手，不過現在看來，這一霸手卻是落實在了蘇慕儒這個名義上的二把手的頭上啊，東陵市，若是沒有他這個市委書記的話，估計就是蘇慕儒的一言堂了，當然，市委秘書長那邊，還是要緊跟着書記的步伐的，這個卻是常例了，若是書記連市委秘書長都影響不了，估計他這個市委書記就要跳腳了。　　一般來說，他這個市委書記，在書記辦公會和常委會上，起碼要能夠控制了一個，才能在市裡邊說一不二擁有話語權，不過很顯然，現在，無論是書記辦公會還是常委會，錢啟建暫時來說都掌控不了，所以也不能和蘇慕儒翻臉，因為一旦翻臉，若是沒有打敗蘇慕儒的話，那就會讓他威信大失的。　　至於蘇慕儒，自然按部就班的搞自己的工作，錢啟建不招惹自己，他自然也不會隨意的去搞他，畢竟，班子的團結還是很重要的，自己畢竟是二把手，如果常常挑釁一把手的權威，在省裡邊領導的心中也是要降分的，到時候兩個人鐵定要被調整一個，這可不是蘇慕儒願意見到的。　　看錢啟建最近比較安分，蘇慕儒自然也不會去挑事兒，同理，錢啟建暫時來說也不會對蘇慕儒挑理，至於以後，以後的事兒誰能說得准。　　東陵市市委市政府就在這種有些詭異的平靜中，一天一天的過着……　　不過這幾日對於唐昱來說，可謂是喜事連連，方建銘剛走的第二天，百聆那邊就傳來消息，姜萬勐談判成功回來了。　　姜萬勐談判成功唐昱在幾天前就知道了，周曉虹特意給他打了一電話，和他說了一些姜萬勐談判的事情。　　姜萬勐為了獲得斯高柏的MPEG技術使用授權，被唐昱指使着出國前往斯高柏總部談判，這一走，前前後后便花去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這才談判成功歸來。　　姜萬勐以六百五十萬的價錢獲得了MPEG的使用權，這個價格照唐昱估算的價值少了近百萬，這肯定不是姜萬勐的功勞，姜萬勐是一個純粹的技術人才，對於談判桌上的事情不說是一竅不通，也通不了幾竅，以這個價格將MPEG技術拿下，估計派去的那些原恆達的談判人員努力的結果。　　不管怎麼說，姜萬勐回來，唐昱還是非常高興地，姜萬勐的回歸，意味着VCD項目正式開始運作，越早回來，就代表着越早投入研製VCD，VCD也就可能更早的被研製出來。　　事實上這點唐昱可搞錯了，用這個價格獲得斯高柏的技術授權，其實還真是姜萬勐的功勞。姜萬勐和斯高柏的孫燕生可是老熟人了，那會兒兩人都看中了MPEG技術的發展前景，決定合作開發VCD，於是才有了安��現代集團的VCD研究項目，只是後來斯高柏方面單方面的放棄了研究，險些讓VCD項目爛尾，之後才被唐昱接手。　　對於斯高柏來說，在一個已經放棄的項目上邊獲利，已經是意外之喜了，更何況斯高柏的孫燕生和姜萬勐還有一層私人友誼，自然就以不高的價格拿到了MPEG技術上邊五十年的使用權，當然，也僅限於使用於VCD項目上邊，若是在其他項目上邊想要使用的話，還需要重新談判的。當然，這個就是后話了，暫時來說，唐昱也只在VCD項目上邊需要MPEG技術的授權。　　……　　遙想94、95年VCD的瘋狂市場，唐昱不禁心中火熱，恨不得立刻就將VCD研發出來，開始生產，但也只是一時心熱而已，唐昱知道VCD的研發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但需要時間，而且還要需要上千萬甚至幾千萬的資金支持，還好唐昱已經和方建銘和二叔唐天浩打過招呼了，資金方面可以保證。　　事實上，VCD最瘋狂的時候卻是96年和97年的，還造就了一大批的VCD企業，想當年胡志標就是憑藉VCD起家的，可惜這個人和長虹的總裁倪潤峰有一拼，明明自己實力不濟，還偏偏要玩價格戰，做起了價格屠夫，拚命的佔領市場，最後卻是產能及質量都跟不上，導致了愛多這個品牌的黯然失色。　　嘿，不過不管怎麼說，VCD確實是早就一大批的大型企業的，在VCD技術公開化之後，廣州那邊貼牌賣機子的小型VCD生產商，好多僅僅憑藉一把螺絲刀就可以進行組裝然後售賣，不過也正是這些人擾亂了市場，最後造成了VCD市場的全面崩盤，無論是市場還是價格，最後都杯具了。長虹這個幾個屠夫，最後好歹還有些收穫，長虹96年做價格屠夫的時候，當年的獲利超過27億元，而胡志標這個不尊重市場的玩家，最後卻是把自己都玩到監獄裡邊去了，比起倪潤峰來，他卻是差遠了。　　唐昱倒是有些懷念，這個胡志標當年在梅地亞一擲千金時候的那種豪氣，可惜這種豪氣沒有一點兒的底氣，造成了最後只能杯具了。其實VCD市場，本來就不應該這麼玩的，即便是萬燕當年因為失策而沒有申請專利，也不應該這麼玩的。中國人發明的東西，最後卻讓斯高柏和飛利浦唱了主角，這無論如何也是不應該的。既然唐昱重生而來，顯然就是要改變這種情況的。　　現在，他已經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以後，還會這樣一步步的繼續走下去……

# 第一百八十四章 琉金殿堂姐妹花之二

　　姜萬勐從美國回來，唐昱自然是要給慶功一番的，畢竟人家走了一個多月，而且做成了這件對項目大有裨益的事情，唐昱作為老闆自然要表示一下。地點嘛，自然便選在了琉金殿堂。雖然周曉虹覺得有些鋪張了，不過唐昱還是執意如此的。以百聆現在的地位，自然不好把琉金殿堂當商務會所使用，也夠不是使用的標準，不過選擇琉金殿堂，自然也說明了唐昱要把VCD發展壯大的決心。　　琉金殿堂包廂中，唐昱笑着對姜萬勐舉起杯，道，“萬石大哥，恭喜你得到MPEG技術使用權。VCD的研究室我已經安排好了，就安排在百聆原來的那個研究室中，安皖的那些參与VCD的研究人員也陸續的來到東陵，在我二叔的安排下，也都在東陵住下了，而那些研究設備也從現代集團的那個研究室運了過來，資金方面萬石大哥不用擔心，缺什麼少什麼你儘管和周姐說，她會給你安排的，現在萬事俱備，隨時都可以VCD的研製。”　　唐昱當然知道姜萬勐擔心什麼，所以酒席剛剛開始，唐昱便給了姜萬勐一顆定心丸，“百聆那邊的研究室現在是寒磣了些，不過目光要往前看，我們一時半會也無法改變硬件設備，只能先將就着用，心的研究所已經計劃修建了，這個你們不用擔心，只管做好研究就是了，其他的東西別人會負責弄好的。”　　這個VCD項目可以說是姜萬勐一手策劃出來的，是他全部心血所投注的所在，可以說將VCD研製出來，已經成為了他的一個夢想，否則的話他也不可能在安皖的時候，為了跑這個項目，拉資金，如同無頭蒼蠅一般亂撞，差點將腿都跑斷了，嘴皮子都磨破了。　　還好，他碰到了唐昱，碰到了知道VCD中巨大商機的唐昱。雖然即使不碰到唐昱，姜萬勐依然有可能拉到贊助，畢竟，歷史的大潮是讓姜萬勐研究室VCD的，不過那就不知道到神馬時候，更不知道其中還好經歷多少波折。　　姜萬勐只是個研究人員，對於經商其實也不怎麼擅長的，能安心做自己的研究，對他來說自然是好的，對他手底下那些個研究人員來說也是很好的，唐昱這麼說，自然是為了打消他的後顧之憂。　　聽到唐昱的承諾，本來就滿面笑容的姜萬勐，臉上的笑意更盛了，他現在可絲毫不敢小看眼前這個看似稚嫩的唐昱。　　當初在安皖時，姜萬勐還曾經以為唐昱是解氏集團的一員，但在之後的一系列的事情后，他才徹底的知道，眼前這個少年不簡單，單單是當初從現代集團手中接過VCD項目時，現代集團那種半賣半送的態度，就可以看出，唐昱或者唐昱的身後，一定有一股強大的勢力和力量。　　而通過這次出國前往斯高柏總部談判，姜萬勐更是見識到了唐昱的財力，以六百五十萬的價錢買來MPEG技術的使用權，這種魄力就不是普通人可以擁有的，畢竟現在誰都不知道VCD是否可以研究出來，研製出來后，市場又是怎麼樣的，在這些種種還不是很明朗的情況下，唐昱便往裡面投了近千萬，也不由得姜萬勐不對唐昱心折。　　姜萬勐不知道的事，如果唐昱不是重生過來的，如果唐昱不知道VCD日後的火熱市場，唐昱也不可能這麼慷慨的對VCD項目進行投資。　　……　　這頓酒宴氣氛很熱鬧，無論是唐昱還是姜萬勐還是還是那些同姜萬勐一同歸來的談判人員，對這桌酒席都很滿意，滿臉掛着笑容。　　唐昱臉上的笑是因為他已經看到了VCD給他帶來的財富，他似乎已經聽到了無數鈔票在耳邊嘩嘩作響。　　姜萬勐臉上的笑是因為自己視為夢想的視為自己價值體現的VCD項目終於有了強有力的支持，可以展開進一步的研究。　　而那些談判人員臉上的笑則是滿足的笑，他們對於這次談判的結果很是滿意，畢竟在出發前，唐昱給他們的底線是八百萬拿下MPEG技術，而他們卻只用了六百五十萬，省了足足一百五十萬，在93年，一百五十萬可是一筆普通人難以想象的財富，正因為如此，唐昱給了這些談判人員不菲的分紅。　　整桌酒席上，所有人都是滿面笑容，只有一個人，只有一個人的笑容似乎有些勉強，那個人就是周曉虹。　　周曉虹沒有什麼太超前的眼光，更不是和唐昱一樣的重生者，所以她根本就看不出VCD巨大的市場前景，她不知道究竟是什麼讓唐昱對VCD這麼有信心，就那麼眼也不眨一下的就往裡面一扔就扔上千萬，而且周曉虹知道，這才只是剛剛開始，VCD之後的研究經費更是一個無底洞，一千萬是他，兩千萬是他，弄不好即使再往裡扔三四千萬也未必能砸出個水花，她不知道唐昱的信心從何而來，更不知道宋宛如、方建銘和唐天浩對唐昱的信心從何而來，就這麼放縱似的任由唐昱這樣胡搞，這樣在一個看不出多大市場前景的項目中扔錢聽響，甚至連響都有可能聽不到。雖然這些錢和周曉虹沒有什麼關係，但就這麼看着唐昱“稀里糊塗”的往裡面砸錢，誰都會有心疼的感覺，那可是幾千萬啊，百聆現在的資產也才上千萬，還是無法折現的千萬，說起來其實還是有些縮水的，唐昱往VCD這個無底洞中扔的可是相當於幾個百聆啊，而且是真金白銀的往裡邊砸錢，不對，是燒錢……　　周曉虹的複雜心緒這裏就不多加表述了，總之，除卻周曉虹之外，所有人都對這頓酒席感到異常滿意。當然，周曉虹不會把自己心中的東西明確的說出來的，唐昱在這件事情上邊已經下了決心了，誰也無法動搖，這個周曉虹自然已經看出來了。而且，VCD項目，雖然掛的名字是恆達电子研究所，事實上和百聆和恆達都沒有什麼關係，屬於獨立性質的，無論在財務上邊還是其他，都是獨立出來的，周曉虹便是想管也管不到。VCD項目，只是因為暫時缺人，所以才用的是恆達這邊的財務，實際上是兩碼事兒，和百聆不能混為一談的。　　有一件事不得不說一下，就在唐昱和姜萬勐幾人推杯換盞的時候，琉金殿堂的那兩個神秘的女老闆，那兩個冰山美人特意來到包廂，問了唐昱他們一句對飯菜是否滿意后，就轉身離去了，雖然這隻是一個小插曲，但是卻讓唐昱留上了心，特別是在那兩個冰山美女轉身離去的那一刻，那個年齡稍小的美女看唐昱的眼神，那種似乎看到好玩的玩具一樣的眼神，讓唐昱有種毛骨悚然的感覺。　　對，就是玩具，唐昱也不知道自己心中為何會冒出這樣的想法來，不過他前世便有着三十多歲的心理年齡，這看人上邊，自然有自己的獨到之處。　　玩具？自己是玩具？唐昱心中暗自苦笑，他都懷疑自己怎麼會從那小美女的眼神中讀出這樣的信息。再想想每次提到琉金殿堂的時候蘇慕儒臉上一閃而逝的異樣，唐昱心中也冒出些異樣的感覺來。直覺告訴他，這個琉金殿堂，絕對有不為人知的秘密……　　當然，這隻是一個小插曲，除了唐昱略略留心外，其他人都沒有放在心上。　　但是包括唐昱，他們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從琉金殿堂創立以來，可沒有任何一個人得到兩位美女如此關照，竟然還親自進入包間中詢問飯菜是否可口，這可是大姑娘上轎頭一遭啊，在平時，來到琉金殿堂的客人別說是讓這兩位冰山美人親自問候，就是和她們說一句話，都是難上加難，那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冰冷，似乎已經將她們所有的言語全部冰封在喉嚨中，而且，以人家的別具，東陵市可沒有人有面子或者有膽量叫人家來陪酒，這次過來問候唐昱一聲，已經是破天荒地的事情了。　　……　　走出包間后，江慧琳對旁邊的恭弘=叶 恭弘青花苦笑了一聲，“青花，這回你滿意了吧，怎麼樣，對那小子印象怎麼樣？”　　上次虎爺在琉金殿堂宴請唐昱后，江慧琳從監控中就判斷出唐昱不簡單，城府很深，對他的評價很高，但是恭弘=叶 恭弘青花卻一直對此有些嗤之以鼻，雖然心中已經有所動搖，但表面上卻依舊一副不信的樣子，她怎麼也不願意相信一個剛上高中的高中生，能在虎爺這種老江湖的面前耍把式卻沒有被識破，心中的那一份驕傲讓她根本不相信這是一個比自己還小的唐昱所能做出來的，所以自從那次后，恭弘=叶 恭弘青花就一直想要會會唐昱，但卻一直沒有什麼合適的機會，這次正好，唐昱在琉金殿堂宴請談判成功的姜萬勐和那些談判人員，正好給了恭弘=叶 恭弘青花一個正面與唐昱見面的機會。　　“什麼怎麼樣？除了長得還可以之外，我看出來他和其他那些紈絝有什麼不同，你瞧瞧今天在酒桌上那一擲千金的樣子，我看比一般的紈絝還有不如呢，我真不知道琳姐你怎麼就把他誇出個花來呢，你說的那些，我可是一點都沒有從那小子身上看出來。”恭弘=叶 恭弘青花撇撇嘴，顯然剛剛對唐昱的印象並不怎麼樣。不過她這個樣子可和她的身份不符，好歹她也是琉金殿堂的老闆之一，唐昱在琉金殿堂消費，一擲千金她應該歡喜才是，可不應該是現在的樣子。　　“要是這樣就讓你看出來他的與眾不同，那他可就真的沒什麼大不了的了，你有沒有注意到那個姓姜的對那小子的態度，還有，我剛剛在進屋的時候在門口無意中聽了幾句，似乎那個叫唐昱的小子投資了某個項目，而且是那種上千萬的項目，這可不簡單。如果是平常人，哪有這種魄力，況且，他老子，僅僅是個實權的處級罷了，千萬，那對這個級別的幹部家庭來說也是可望不可即的。別說是你，就是我在他那個年齡，對於上千萬資金的使用也不會像那小子那樣輕描淡寫，你沒有注意到他說話時的那種頤氣指使的模樣，那可不是裝出來的，而是慣常於發號施令的人才能有的模樣。而且我聽說昨天方家的那小子昨天來找過唐昱，方家那小子剛剛從國外回來，還沒呆上一天，便跑過來見唐昱，方建銘你也是知道的，很傲氣的一個人，有方家老爺子在，也有傲氣的資本。可是這樣一個傲氣的人，從國外剛回來便跑到東陵市來見唐昱，就從這點上就可以看出，不僅方建銘看重這個唐昱，只怕方家的那個老爺子對這個唐昱也很看重的，據我估計，方家之所以插足私人會所，恐怕這其中就有這個唐昱的影子。你也知道，他這次出去，就是去考察私人會所的。”　　方建銘昨天來找過唐昱，這件事情知道的人寥寥，但是時隔一天，江慧琳便已經掌握了準確的信息，甚至從些微的線索猜到了唐昱參与了方家私人會所的事情，由此可見江慧琳的情報是多麼強大，同時也反映出來江慧琳那細如好發的心。別人即便是知道了這些情報，只怕也未必見得能分析到，方家涉足私人會所是因為唐昱的建議。　　恭弘=叶 恭弘青花一邊聽江慧琳的猜測，一邊疑惑的看着江慧琳，冷不丁的冒出了一句，“琳姐，你是不是看上那小子了，要不然怎麼將那小子說的好像天上少有，地上絕無的非人類了。私人會所？只怕京城知道的人都不多呢，他一個窮鄉僻壤的小子，能知道個什麼勁兒啊，還指使方建銘了，我估摸着就是和方家那小子罷了，還被方家老爺子看重呢。琳姐，你不會是真的看上了那小子吧，要不我去幫你探探口風？”　　江慧琳被恭弘=叶 恭弘青花說的一愣，一時間沒有反應出恭弘=叶 恭弘青花話中的意思，隨即反應過來，這是恭弘=叶 恭弘青花調笑自己的話，臉上一陣氣苦，故意板起臉來，“好啊小丫頭，漲脾氣了，竟敢調笑你琳姐我了，看我不好好教訓教訓你。”說著，伸出兩隻芊芊玉手，在嘴前哈了哈，便向恭弘=叶 恭弘青花的肋處騷去。　　“啊哈哈哈，琳姐、琳姐饒命，我不敢了，啊哈哈哈，好癢，好癢，琳姐饒命啊，我不敢了，哈哈……”　　“知道琳姐臉皮子薄，我去幫琳姐探探口風，哈哈哈哈……”　　“小妮子，幾天不見這嘴上長功夫了，讓琳姐看看，那兩團肉是不是又大了，哈哈哈……”　　此時的江慧琳和恭弘=叶 恭弘青花哪有半點那種冰山美人的樣子，完全一副活潑少女的表現……　　兩人瘋了好半天才停下來，不過這一陣玩鬧，早就弄到是氣喘吁吁了，若是被外人看到兩人現在的模樣，絕對會目瞪口呆，兩人現在的樣子，無論如何與她們一貫表露出來的冰山模樣可是大不一樣，就是不知道，這一對姐妹花在外人面前為何要做出冷冰冰的樣子。　　笑鬧過來，恭弘=叶 恭弘青花倒是認真起來，“琳姐，你剛剛說的不是認真的吧，你真的那麼看重這個十五六歲的毛孩子？我就不信，哼，一個窮鄉僻壤的小子，怎麼會了解俱樂部這種東西，再說了，唐天鴻我又不是沒有見過，那個書獃子，生出的兒子也未必不是書獃子，倒是蘇慕儒還有些料，那小子估計就是仗着是蘇慕儒的乾兒子這層，在外邊招搖撞騙吧，也不知道蘇慕儒為何要認這個小子為乾兒子，哼。”　　這魔女恭弘=叶 恭弘青花也不知為何，愣是要把唐昱往磕磣了去想，估摸着看江慧琳對唐昱的評價過高，心裏邊看不過去吧。　　江慧琳好笑的看着撅着小嘴巴露着小女兒家模樣的恭弘=叶 恭弘青花，拿中指平碰了碰她光潔的額頭，“哪有你想的那樣簡單啊，上次就和你說過，蘇慕儒和陳松威的鬥爭能勝出來，卻是勝的有些蹊蹺的，蘇慕儒的政治手腕，能看得出來是在四月份之後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的，這才顯露出他的霸氣來，若是以他現在的手腕和陳松威斗，四月份的額事情自然能解釋得通，不過四月份之前，他的表現，怎麼說呢，着實有些窩囊。能勝過陳松威，固然是因為陳松威的偷稅的事情，不過也不僅僅是那麼簡單的，我現在雖然沒有弄出個大概來，不過大致也能猜到，唐昱，才這件事情裡邊是參与了的，而且參与的不淺，蘇慕儒也是在那件事兒之後認唐昱做乾兒子的，若說這裏邊沒有什麼緣故，我卻是不信的。哼，這小子，總要露出馬腳的時候，看我如何揭開他的真面目。”　　“不會吧？”恭弘=叶 恭弘青花故作驚訝狀，“琳姐，我可是記得的，當初你和我說過，若是對一個男人起了興趣，那這個女人就危險了，琳姐，你現在就危險了。”　　“死妮子，還敢說……”　　若是唐昱知道別人已經把他的底給摸的七七八八了，不知道他會如何想，想來他無路如何也不會想到，琉金殿堂的這對姐妹花會對他感興趣，而且還擁有者強大的情報能力，好多事情竟然能給分析出來個七七八八來。

# 第一百八十五章 開學第一天

　　早晨看着手錶掐着點，唐昱匆忙將手中飯碗中的飯扒進口中，拿起前幾天剛剛買回來的新書包，奪門而出，口中還含糊着道，“爸媽，你們慢慢吃，我去上學去了，今天是第一天上學，可別遲到了……”一句話的功夫，人就已經消失在樓道中了。　　原本重生過來的他已經有了三十多歲的心理年齡，應該越發的穩重才是，不過近來接觸的都是十五六歲的少年人，他也煥發出青春的氣息來，開始風風火火起來，有返老還童的跡象。　　“這孩子，現在怎麼毛毛躁躁的呢，你也不管管。”張雅惠看着唐昱消失的背影，嘟囔了一句。　　“呵呵，孩子長大了，管不了了啊。”　　唐天鴻笑着說了一句，唐昱這段時間做的任何事已經讓唐天鴻不再拿他當一個剛剛上高中的小孩了，唐天鴻知道，現在的唐昱已經有了自己的思想和主見，而且是很成熟的思想和主見，自己再插手教育他已經不合適了，那樣興許只會起到反作用。　　不過唐昱越來越成熟，做父母的，在高興的時候，其實還是略微有些失落的，這其中的心理，卻是外人所不能體會的。不過對於唐昱，唐天鴻和張雅惠兩人是再也拿不出父母的威風來教育他。　　唐天鴻起身，來到廚房，拿起裝鹽的小瓶，今天的湯有點淡了，再加點芝麻鹽，這還是唐昱特意給他做的，知道他好這口。　　小區外不遠處，唐昱的那輛掛着軍牌的寶馬停在樓道前，駕駛室的車窗已經搖下，露出裏面楊涵寧嬌俏嫵媚的笑臉。她現在做起了唐昱的司機，不過唐昱家在機關大院裡邊，人多嘴雜的，也不好讓楊涵寧公然露面，這種事情做起來自然就有些偷偷摸摸了。　　楊涵寧的身份，現在還是不好在唐天鴻等人面前公然出現，接唐昱的時候自然自然要遠離小區。不過老是這麼來可不是個事兒，天天有寶馬接送唐昱上學，一次兩次倒是無所謂，次數多了，對唐天鴻的影響卻是不好的，所以說，這美女香車的，唐昱這小子也只能偶爾享受下，次數多了卻是不成的。無論是對楊涵寧還是對唐天鴻，都不好。這裏邊的道理，唐昱自然是知道的，不會為了自己的享受做出什麼糊塗事兒。　　“老婆，今天可夠早的啊，我還沒吃完早飯呢。”唐昱揶揄的看了一眼楊涵寧，來到車的另一面，打開車門，坐上車。　　“我現在可是小老公你的專職司機，如果再不勤奮一點，被你開了可就慘了。”只有唐昱在旁邊，沒有其他人，所以楊涵寧說話時也沒什麼顧忌。　　“我就是開了誰也不可能開了我的老婆啊。”在唐昱嬉笑聲中，寶馬車絕塵而去。　　但是唐昱和楊涵寧誰都沒有注意到，三樓正對着他們的窗戶旁，唐天鴻的身影……　　早在軍訓開始的時候唐昱就打電話讓楊涵寧學車考駕照，現在已經過去二十多天了，楊涵寧已經把駕照拿到手了，而且經過幾天在唐昱陪同下的實戰駕駛，楊涵寧完全掌握了駕駛技巧，可以獨自開車上路了，這也省去了唐昱不少的麻煩事，雖然唐昱現在對出租車已經沒有剛開始的那種畏懼感，但是讓唐昱從楊涵寧和有可能是“人言可畏”的司機大叔之間做選擇，當然還是讓既養眼有時又可以過過手癮的楊涵寧做自己的司機更“實惠”一點了。　　事實上楊涵寧原本就會開車的，只不過不是很熟練，她以前是尹匡虞的情人，尹匡虞這個天閹不能人道，不過當時倒是讓楊涵寧學車來着，只不過楊涵寧還沒有學會的時候他和陳松威就栽了，倒是楊涵寧現在還好端端的在學車，不得不說，世事無常啊。　　一中是東陵市教育質量最好，升學率最高，也可以變相來說市內最有檔次的高中，進了一中，基本等於半隻腳邁進了大學的大門，這樣一來，其中達官顯貴的子女自然不少，凡是有點門路有點錢有點勢力的都會將自己的子女往一中里送。只不過一中那高到嚇人的錄取分數以及分數不高需要交納的高額金錢，阻擋了絕大多數人，每一年，能夠進一中讀書的，最多也就1500左右。　　當然，一中的檔次完全是相對於市內的其他高中來說的，在省內卻是排不上名次的，這個和東陵市整個市的發展程度有關，東陵市原本在省內就屬於二三流的城市，教育自然也就跟不上去，遼海省一年幾十個清華北大的學子，大多數時候東陵市是沒有份兒的，隔幾年才能有一個考上，市裡邊不少有門路的都喜歡把子女送到省內的五中和遼大附中等等名氣大的院校，這個就暫且不表了。　　今天是開學的第一天，大部分學生都是由他的父母親自送來上學的，在93年時，東陵的經濟還沒有完全發展起來，馬路上的私家車也不多，但是此時一中門前卻已經有了堵車的趨勢，一輛輛平時不多見的私家車，簇擁在一中的大門前，車名聲不斷，這種景象讓唐昱第一次有了前世的那種繁華感覺。　　說來，每次一中放月假的時候都是市裡邊交通部分警力最緊張的時候，半數的警力都要被調派到一中、二中等幾個高中門口維護秩序，以防發生交通事故。事實上也是確有先例的，之前就曾經因為月假的時候在校門口發生過事故，後來市裡邊幾個高中放假的時候不得不選擇錯開時間，以方便市裡邊警力的調派。　　看着眼前如潮水般的車輛，楊涵寧苦笑着看了唐昱一眼，“小老公，看來我也只能送到你這裏了。”此時唐昱的寶馬距離校門還有近百米的距離，但已經是寸步難行了。　　楊涵寧又從倒車鏡看了看後面依舊很擁擠的車輛，無奈的發現，自己似乎已經被包了餃子了，進，進不去，退，退不出。　　“平時看不多東陵有多少車，今天似乎全都聚集到這來了。”唐昱看了一眼不遠處的幾個政府黑牌的車輛，笑着走下了車，車是別想再前行一步了，只有走着進校門了，“涵寧姐，那我就先去上學了，一會兒這裏的交通可能就會得到疏通，你先在這等等吧。”因為這附近人多，唐昱也沒有再以“老婆”的稱呼叫楊涵寧，如果被有心人聽到了，無論是對唐天鴻、蘇幕儒或者是楊涵寧和唐昱自己，都沒有好處。　　就在唐昱剛剛踏入校門，身後傳來成少洵的呼喚聲，“昱少，等我一下，咱們一起進去。”　　聽到呼喚聲，唐昱轉過頭，笑着看向成少洵，看着他從他老爸成衛東的車上跳下來，從擋風玻璃隱隱看到坐在車後座成衛東的影子。　　“你老爸送你來的？”待成少洵走進，唐昱笑着輕聲問道。　　“嗯。”成少洵點了點頭，“今天早上起來晚了，被我老爸訓了一頓后，搭他的順風車來的。”　　唐昱嘿嘿一笑，沒有說話。　　唐昱知道，剛剛自己從寶馬車出來，成衛東一定看到了，而且還很有可能看到車中的楊涵寧，但唐昱並不擔心成衛東會將這件事情到處宣揚，在官場上縱橫了這麼多年，他很清楚有些事情及時看到了也要當做沒看到，只要自己心裏有就行。而且，成衛東也未必會把兩人之間的關係往男女關係上邊想，或許，他們這些多少知道一些陳松威案件內幕的人，看到楊涵寧與自己一方如此親近之後，還會以為楊涵寧是自己這邊打入陳松威那邊的卧底也說不定。畢竟，陳松威倒台的那麼突然，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到底是怎麼回事兒，把事情往楊涵寧身上想也不是不可能的。　　這種事情，本就是虛虛實實沒個真假的，唐昱自然不會在意，想來成衛東也只會在心中暗暗的揣摩，鐵定不會放到檯面上去和唐天鴻討論的。　　“昱少，少洵，好久不見啊。”　　聽到這個聲音，唐昱和成少洵不約而同的皺起了眉頭。　　季良也是剛到，剛從父親的車上下來，便看到唐昱從那輛扎眼的掛着軍牌的寶馬上下來，可能他更多的目光是在寶馬和唐昱的身上，所以他也沒有注意到車中的楊涵寧。嘿，楊涵寧美則美矣，名頭也只是在東陵市官場上的某個階層裡邊大都知道，像這些東陵市的小太子們，大多數是認不出來的，便是成少洵，若是唐昱不開口介紹，他也認不出來楊涵寧。這些個小太子們，或許連楊涵寧的存在都不見得知道的，官場上的那些東西，離他們還是遠了些。　　季良是唐昱初中的同學，也算是東陵市的一個小太子爺了，其父親是東陵市食品衛生局的局長，不高不低，不過多少算是圈子裡邊的人物，比不少人還是有優勢的。　　季良自己是一個標準的損友式的人物，在初中時和杜大浩混在一起，總是變着法子找唐昱的不自在，當初唐昱的父親還只是在黨史研究室中坐冷板凳，所以唐昱多次受到杜大浩和眼前這個季良的欺負，卻也只能忍氣吞聲。嘿，前一世自己在中山公園被杜大浩和季良合夥推下斜坡，造成了腿部的一條十幾厘米長的大口子，而且還留下了一輩子的疤痕，這裏邊可有着這小子不小的功勞，但是那時由於父親根本沒有任何勢力和實力，這件事也就那麼不了了之了。　　而杜大浩那次開車裝上陳怡母親的這件事情，背後也不乏季良的攛掇。　　所以說唐昱對這個季良的印象已經不能用壞來形容了，更準確的說是惡劣。不過這小子可比杜大浩有心計不少，杜大浩別看在圈子裡邊總是一副老大的模樣，實際上總是被這個季良當槍使，這小子名字裡邊有個良子，實際和良子一點邊都不佔，要不是唐昱前世高中的時候知道這小子高中做過什麼事兒，說不準還了解不了這小子的真面目。　　而自從唐昱重生以來，他也不經常去學校，即使偶爾去一天两天，自打唐天鴻得勢之後，這個季良也都是躲着唐昱走，這小子倒是懂得觀風色，所以唐昱已經很長時間沒有見到這個令他有些噁心的面孔了，但不知道為什麼這次他又來主動和自己搭訕，現在的唐昱可不怕季良了，以現在唐昱的身份和一個市長的乾爸，也不是季良可以順便欺負的。嘿，多出幾十年的經驗來，欺負這些小孩子家家的，那還不少鬧着玩，不過畢竟時過境遷，心態是不同了，對這個壞小子，卻依然是沒有什麼好感的，杜大浩走到那一步，少不了這小子的功勞。　　季良身後跟着一個和他們年紀差不多的人，這人相貌普通，但即使相隔幾十米，也能感覺到那人身上令人不爽的傲慢氣息，彷彿滲透到了骨子裡邊，下巴上揚，鼻孔朝天，眼睛上翻，似乎正在尋找天上掉下來的金子。當然，像唐昱這般老於世故的人，自然能看得出來其外強中乾的本質，多少有些裝模作樣了，卻不知道此人是誰，能和季良混在一起。要知道，他們這些個小太子們雖然各有各的圈子，不過不是他們這種人，很難混進這種圈子的。說不得，這小子也是哪家的太子爺吧，唐昱如是的想到。不過想想，自己才應該是東陵市太子爺裡邊的一號才是。　　“呵呵，季良，真的沒想到，你竟然也來一中了，看來現在一中的錄取分數線真的很低啊，什麼人都能進來。”　　唐昱還沒有答話，旁邊的成少洵便已經出言諷刺了，無論是以前還是現在，成少洵可是不怕他季良的，他老爸成衛東可是城關區的實權處級區長，雖然季良他爸也是正處，但論到實權，他那個衛生局的老爸和成衛東還真不是一個檔次上的。而且，對這小子，成少洵也沒什麼好感。　　季良在初中成績真的不怎麼樣，每天和杜大浩在一起到處作威作福，想想就能知道成績能好到哪去啊。能進一中，其中的關係不言而喻，肯定是他家的那個食品衛生局局長的老爸使勁了，否則別說一中這樣的全市最好的高中，就是三流高中能不能考上還是兩說呢。當然，這種事情，其實都不一定需要他家裡邊的老子出面打招呼，說不準一中都要主動找上門的，或者下邊有門路的人也會幫着把事情辦了。　　季良笑了笑，沒有理會成少洵的諷刺，機關中的孩子，耳濡目染下，從小便已經知道審視時度，知道自己老子和成衛東之間還有些差距，所以對成少洵的話也是左耳聽右耳冒，壓根就沒聽進心裏去。他們這個年紀，過了衝動的時候，其實便是拼爹的年紀了，更多時候，還是要看誰的老爹更牛x的。　　季良和他身後那個把腦袋揚上天的人走到唐昱兩人身前，“來，昱少，少洵，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位是錢偉，是我市新任市委書記錢書記的侄子，他是昨天剛辦完轉學手續的，他和我們是一屆的，以後咱們就是校友了，呵呵。”　　季良介紹完錢偉，又轉過頭對錢偉說，“偉哥，這位就是我昨天和你提到過的唐昱，咱市的十佳青年之一，他爸是咱市的市政府秘書長唐天鴻，而蘇市長是他乾爸。”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季良將乾爸這兩個字咬的很狠，微微一笑指着唐昱旁邊的成少洵繼續說道，“他是成少洵，他老爸是城關區區長成衛東。”　　偉哥？當唐昱聽到季良對錢偉的稱呼的時候，差點笑噴出來，還好現在是93年，在這個時期，雖然並不少見，但也只是流通與那些夜店與某些娛樂場所，並不像後世那樣那麼出名，否則錢偉聽到這個名字，恐怕也會受不了。輝瑞在這個年代還沒有發展起來啊，靠着偉哥起家的輝瑞，這個年代會沒有到家喻戶曉的地步。　　唐昱詫異的看了季良旁邊的少年，沒想到這個少年竟然是錢啟建的侄子，禮貌性的伸出了手，想要和他打聲招呼，雖然他們還只是不大的孩子，但官場上的那一套手段已經學得十足了，握手便是官場上不可或缺的禮儀。嘿，他們這些小太子，自己人之間，大多時候還是彬彬有禮的，能不起衝突還是很少起的，至於唐昱之前和那些人的沖入，委實是因為唐天鴻之前太過於不爭氣了，一個小小的黨史研究室裡邊的主任級科員，自然不被季良和杜大浩這些人放在眼中。　　在知道季良旁邊的竟然是新任市委書記的兒子，成少洵也收起了對季良的那幅譏笑的面孔，對着錢偉微微一笑，點了點頭，怎麼說人家都是市委書記的侄子，該給的面子還是要給的。　　誰知道這個錢偉真是高傲的可以，對唐昱伸出的手和成少洵的笑臉宛如未見，只是眼珠下翻，掃了一眼唐昱和成少洵，嘴中哼了一聲，算是打招呼了，甚至連頭都沒有低一下。這小子，卻是有些不識趣了。　　唐昱微微一笑，把手收了回來，沒有在意，臉上沒有一絲惱怒的表情，前世在商海中沉浮數載，這種喜怒不形於色的本事，唐昱早就練到家了，倒是旁邊的成少洵的眼中閃過一絲惱怒，到底年輕氣盛的，正要開口說什麼，卻被唐昱拉住了，沒讓他說出來。　　這小子，看來還沒有認清楚東陵市的形勢啊，他叔叔錢啟建都沒有這般的高調，他倒是拿起了架子，擺的譜倒是不小。　　“哼，難怪季良那小子今天竟然主動搭訕，原來又傍上了一個新主子，我看這小子就是一個災星，傍上誰誰倒霉，先是杜大浩，之後又傍上蔡明財兒子蔡冠宗，萬建不景氣，現在又傍上這個姓錢的，不過我一看那個姓錢的那副誰欠他八百萬的樣子，我心中就氣，要不是你剛剛拉着我，我早就……”看着季良和錢偉走遠，成少洵按捺不住心中的不滿，出聲抱怨，還沒說完，便被唐昱打斷了。　　“你就，你就怎麼樣，你就罵他？和他一樣到處咬人？你要記住，咱們和他們這些二世祖不一樣，雖然從某種意義上講，咱們也是二世祖，但咱們這二世祖不招人煩，而他們則是二世祖中的敗類，咱們可不能和他們一般見識。”唐昱微微一笑，臉上看不出任何異樣，拉着成少洵向班級走去。　　這件事唐昱也沒有怎麼放在心上，囂張傲慢本來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有一點一定要記住，想要囂張，你就要有囂張的資本和實力，沒有資本的囂張，那是傻、B的行為，特別是在和自己實力差距巨大的人面前囂張，那與找死無疑。　　錢啟建新來東陵，立足未穩，雖然他是市委書記，但是在這個特殊的時期，怎麼說都要收斂一些，而錢偉今日的表現就可以看出，錢偉還只是一個孩子，心智沒有成熟的孩子，所以唐昱心中不但沒有對錢偉今日的表現心存任何不滿，反倒有種鬆口氣的感覺，從某方面來看，這個錢偉似乎還沒有季良這傢伙有心計呢。　　不過剛來東陵市就和季良攪和到了一起，自然是說季良的老子與錢啟建攪和到了一起，要不季良和錢偉也不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就湊到了一起。　　這錢啟建，還是有些本事的，不是草包一個，這麼短的時間內，已經爭取到了老季這種分量不輕不重的人，倒是不簡單的很。

# 第一百八十六章 步入正軌

　　撂下電話，唐昱微微一笑。　　電話是周曉虹打來的，怎麼說唐昱也是百聆名義上的總經理助理啊，有些事還是有必要向唐昱說一聲的。進來她也總算是認識到了唐昱的能力，知道了唐昱在商業上邊很是有些不凡的見識，與唐昱之間的電話自然就多了些，大多數時候還是彙報一些東西的，不過那些瑣碎的事兒，唐昱自然是不會去關心的。電話多了，周曉虹自然也摸清了唐昱的脾氣，那些瑣碎的事兒也就不去找唐昱了。　　“周姐，贊助大學生那邊怎麼樣了？”兩人卻是說起了上次唐昱突發奇想的慈善廣告來，這個事情，若是操作的好的話，對百聆來說也是一次很好的廣告宣傳，不過這東西也只是別人暫時沒有想到罷了，百聆做了，別人自然能夠意識到其中的好處，只怕到明後年這些慈善廣告就會躲起來，會多出不少贊助學子的企業來。不過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能間接的幫助那些個學子們，唐昱也算是做了一件大善事吧，至於其他的，現在卻是不需要多想的。　　“那邊已經安排好了，就在這两天，現在九月份，正好是大學開學的時候，到時候有李小兵出面，將錢交給那些大學生，整個東陵市貧困大學生的資料我已經整理出來了，就在公司，明天我交給李小兵看一下就行，沒有多少人，總共就七個考上重點大學又上不起的。我已經將贊助大學生的消息散播了出去，我估計到時候省台都會來人，你這幾天回去準備一下，這次我打算用電視廣告和這次的捐助活動，來個雙管齊下，徹底打響百聆的。”　　這些具體的計劃周曉虹已經安排完了，只是和唐昱簡單的說了兩句，也知道這些瑣碎的事兒唐昱是不會感興趣的，自然也就不會多說了。　　……　　聽了周曉虹簡單的彙報，唐昱輕鬆地笑了笑，有這麼個盡職又有能力的人負責，百聆那邊現在已經沒有他操心的事情了，交給周曉虹他還是很放心的。　　VCD項目上在姜萬勐回來后，也步入了正軌，開始了研發，原本姜萬勐他們就研發了一部分，後來只是因為資金問題而停止了研究，現在資金和設備都很充足，自然很快就可以研究出來。唐昱有前世的記憶在，自然不會懷疑姜萬勐的水平，相信這個人遲早能鼓搗出來。　　當然，為了加快研發的進度，那天歡迎姜萬勐談判歸來的酒席后，唐昱已經聯繫上了小叔，讓小叔會抽時間回來一次，來與姜萬勐見一次面，同時把一些研究工作交給唐天宇，唐天宇會拿回去交給清華的那些導師代為研發一些外圍的不重要得技術。　　人無外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這種賺外快的事情，在清華導師中並不少見，何況是不是很難的外層技術開發，有外快拿，那些個教授們自然很願意的。事實上，這個年代的教授們，還不是前世傳聞的那些個叫獸，不過已經開始有發展的傾向了，這種賺外快的事兒，自然是大夥都默認的，就像藥科大學裡邊好多導師接私活一樣，都是很常見的事兒。　　清華那邊在技術上邊有實力，姜萬勐他們負責核心的研究，不過VCD一些外層技術的開發，為了不耽擱時間，自然就交給別人來說了，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畢竟，姜萬勐的研究團隊，現在還不是很強大，唐昱又是一個講究效率的人，希望VCD能儘快面世，這才託了小叔的關係在清華進行外層技術開發，當然，事先的合同裡邊會寫明，支付費用之後，這些外層技術的專利權也是全部歸研究所的，以防以後VCD面世之後引出什麼麻煩。　　事實上，唐昱這麼急迫的想要VCD面世，還是有着他自己的擔憂的，最近發現他自己這隻蝴蝶的翅膀振動之後不少事情改變了，例如軍訓時候的天魔教官，在唐昱前世的時候就沒有出現過，這一世卻給自己進行了軍訓。　　這種改變見到的越多，唐昱心中就越是急迫，畢竟，和前世不一樣了，也就意味着自己重生的這個大優勢沒了，那可不是唐昱樂意見到的，他也害怕他自己這隻小蝴蝶的翅膀振動之後，讓VCD提前從別人手中面世了，所以這才迫不及待的想要把這東西給鼓搗出來，以防後患。　　這種心思自然是不能和旁人講的，不過姜萬勐對於自己把外層一些不重要得技術交給清華來開發還是很樂意的，雖然他手底下的團隊也可以開發，但是他手裡的人太少，去公關非核心技術的話，有些大材小用的感覺，人手上邊也是捉襟見肘的，倒不如給別人委託開發，這樣反而好些。　　這樣想着，百聆那邊似乎現在真的沒有有關自己的事情了，唐昱前後想了想，拿起電話，給方建銘打了一個電話。　　姜萬勐已經回來，VCD的繼續研製已經搬上了日程，而資金方面方建銘已經答應了由他供應，現在既然已經開始了研製，就有必要和方建銘知會一聲，以防那邊也出現了資金缺口導致研究擱淺，還是提前招呼一聲的好。在唐昱的預算中，這個vcd項目的研發，只怕最終需要近億的研究經費的。　　電話那頭方建銘似乎正在酒桌上，亂糟糟的聲音通過電話傳到唐昱的耳朵中。　　在聽到是唐昱打過來的電話后，方建銘對酒桌上的其他人客氣的道了一聲歉，走到酒店包廂的走廊中。　　“兄弟，這麼晚了還想着哥，有事么？”方建銘笑着道。　　“呵呵，方哥，沒有打擾你吧，我剛剛通過電話聽到你那邊似乎有應酬，沒有打攪你的好事吧。”　　“沒有沒有，其實也不是什麼應酬，只是一些朋友在一起喝頓酒罷了，說吧，兄弟，找我究竟有啥事，沒事我可就撂了啊。”方建銘笑着開玩笑道。　　“沒事就不能打電話給老哥你了，你也太看不起兄弟我了。”唐昱佯裝這生氣說，說著說著，自己先笑了起來，又道，“其實也沒什麼事，只不過想告訴老哥你一聲，我這邊的姜萬勐回來了，恩，這邊的VCD項目正式開始研製，到時候可要將老哥你的票子往裡扔不少啊，所以我事先先和你打聲招呼，省得你心疼，找我秋後算賬。”　　“你小子，埋汰你方哥我呢啊，我說過，只要你需要，你要多少你拿多少，和方哥我你還客氣，更何況VCD那邊可還有我的百分之十股份呢，我有責任對VCD的項目給與支持的，所以你根本不用和我打招呼，咱兄弟，沒話說。”　　方建銘笑着隨便找了一個借口，VCD的那百分之十股份方建銘壓根就沒有放在心中，可能至今為止，除了唐昱這個重生過來的人，誰也看不出VCD的市場前景，就是姜萬勐自己，也不敢肯定VCD能創出多大的產值，方建銘之所以如此支援VCD項目，最主要的就是因為還唐昱一些人情，至於VCD今後給自己帶來多少財富，方建銘甚至方家，壓根想都沒想。若是知曉了vcd可能創造的利潤，只怕便是方建銘到時候也會後悔的。　　電話那邊的唐昱嘿嘿一笑，也沒有再這件事上過多糾纏，他打這個電話只是為了知會一聲，畢竟拿人家的錢，還不告訴人家一聲，就有些不講究了，兩人之間的關係歸關係，但要涉及到利益方面，還是相互通知一聲的好。　　就在唐昱即將掛電話，突然間腦海中一個念頭。　　“等等，方哥，先別掛。”　　“怎麼了，兄弟，還有什麼事么，VCD那方面的資金問題你放心，方哥這邊全力支持。”　　“不是，不是這件事，我想問一下，方哥你最近看沒看新聞。”就在剛剛，唐昱想着這幾天看到的東西，腦海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意識到一個很好的商機，唐昱思量着有必要告訴方建銘一聲。方建銘最近有兩個重心，一個自然是剛剛上心的私人會所，這個是重中之重，另一個就是他寄以厚望的飲料公司了，唐昱腦中冒出來的想法，卻依然還是和飲料有關的，上次這小子還專門給方建銘出了個主意，利用前世的先知先覺，讓方建銘把前世大放異彩的茶飲料給弄到了手中。　　“哦？新聞？兄弟你說的是哪方面的？”方建銘一時沒有反應過來。　　“體育方面，國際的，要是關注的話應該知道吧，這幾天媒體上很火爆的。”　　“哦，我知道了，你小子說的是斯圖加特世界田徑錦標賽上，我還真看了，現在還能記得呢，王軍霞、曲雲霞、劉冬分別獲得10000米、3000米和1500米冠軍的事吧，雖然我不太關注新聞，但這件事現在可是國人的驕傲，我還是聽到過一些消息的，怎麼，兄弟你難道對這件事情有什麼看法么？”　　方建銘問這個問題，自然是有些奇怪的，唐昱這會兒打過這個電話來，那個vcd項目也就罷了，畢竟涉及到大筆的資金的，不過和自己談體育，這個卻不知道是為何？不過他知道唐昱很少無的放矢的，既然提到了運動會，估計這小子又有了什麼想法吧，方建銘心中如是的想着。　　唐昱沒有回答方建銘的話，反而問道，“那方哥你有沒有聽說王軍霞她們的教練馬俊仁所說的那個秘方？最近馬家軍的那個什麼秘方的，可是傳的很火爆啊，民間很多人都在談論的，不知道方哥關注這個事兒沒。”　　嘿，說來，唐昱其實是把主意打到“生命核能”身上了，這個主意卻是打的好。　　這主意說來也是巧了，幾天前，唐昱在電視上猛然看見王軍霞她們獲得冠軍的報道以及媒體上邊傳聞的馬家軍的秘方云云的東西后后，立刻就想到了“生命核能”，更想到了其中對方家的飲料公司的商機。　　說來，在中國體壇，馬俊仁絕對是一個人物。他旗下的馬家軍曾在世界田壇亂起一道道“黃色旋風”，而在廣告領域，他同樣是一個算盤撥得叮噹響的高級會計師及策劃大師。　　1993年是馬家軍最為輝煌的一年，斯圖加特世錦賽，全國七運會上，冠軍以及紀錄在馬家軍眼裡不過是腳下的幾分塵土，從女子800米到1萬米以及馬拉松當時的世界紀錄都在馬俊仁沙啞的嗓子中灰飛煙滅。這在世界體壇也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傑作，於是馬俊仁和他的隊伍迅速飄紅。　　名氣意味着財富。況且很多人都在思索，馬家軍究竟吃了什麼秘方，才有如此體能健步如飛，當然想得最多的還是那些保健品產家。在馬俊仁大手筆的策劃下，人們頻頻從報紙、廣播、電視中看到另一種形象的馬俊仁。　　1993年馬家軍率先觸電廣告，為浙江聖達集團的中華鱉精做廣告，雖然在廣告片中，馬俊仁豎起大拇指吼道：我們常喝中華鱉精。但事後，他對國際田聯主席內比奧洛說了真話，喝鱉血只是外界對馬家軍的傳說。　　當然，唐昱關注的自然不是這個，而是一直傳說的馬家軍的秘方云云的東西，馬家軍的秘方，在馬家軍奪冠之後，傳的是紛紛揚揚，不管是真的還是假的，反正外界很多人是相信了。而利用這個，其實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前世的一家企業做的就很好，唐昱要讓方建銘做的，其實還是模仿前世的案例，炒作這個馬家軍的秘方。　　1993年12月，一項中國體育知識產權最大的一筆民間交易，在馬俊仁和廣東今日集團老總何伯權的聯手策劃下誕生。馬俊仁憑着一張隨口叫隊醫開的“秘方藥單”：紅參、鹿茸、天麻、黃芪、枸杞子、阿膠、大棗、當歸，這張任何人都不覺得特別的方子，就是貼着馬家軍的標籤搖身變為“生命核能”，成為今日集團二次創業的物質基礎，不過他們為這項“知識產權”付出了1千萬人民幣。　　之後今日集團憑着馬家軍的名氣，加之大肆炒作，“生命核能”當年便在成都舉行的全國糖酒會上一炮走紅，隨後，今日集團又靠拍賣經銷權大發其財，一年之後1千萬又回到何伯權手中，當然“核能”的裂變效應遠不止這區區1千萬。真是無限風光在險峰，而在險峰的背後，馬俊仁和何伯權的大手隱約可見。　　經歷了核能衝擊波，馬家軍儼然廣告市場的大腕角色，商家、廠家趨之若鶩，據粗略統計，馬家軍還先後為廣東中山蟲草王、鞍山馬家軍礦泉水、雙星鞋業等露面宣傳。與其他體育明星不同，馬俊仁1994年還自立門戶創建馬氏保健品總公司，同樣是“生命核能”的8味中藥，卻被冠名為“馬家軍1號”，公司給馬俊仁的承諾是先期付款500萬元，每年紅利60％。當然，現在這家公司是否還存在我們不得而知。名氣的確給馬家軍帶來豐碩的經濟效益，但“錢”也讓馬俊仁體味到苦澀，因為分配上的矛盾引發了馬家軍的數次地震，以至於震得人去樓空，英雄難再。　　這些後續的東西自不在唐昱的考慮之中，他要考慮的自然不是馬家軍，而是今日集團對馬家軍秘方的炒作，今日集團可以利用其炒作，方家自然也能，方家的寶之源現在還沒有打響名氣，茶飲料現在還沒有上市，利用這個馬家軍的秘方，抄一抄也好，反正只要方家高調的收購馬家軍的秘方，對於其打響名氣就很好了。　　唐昱在看到王軍霞獲得冠軍的報道后，就打算給方建銘打電話了，只不過在考慮方家籌建私人會館投入太大的資金，使之資金鏈有些緊繃，所以也就沒有打這個電話，剛剛即將掛電話的時候猛然間想起了這件事，略略考慮了一下，唐昱認為還是提醒一下方建銘的好，方家畢竟是一個大家族，家族的底蘊有多雄厚唐昱還真的不是很清楚，把“生命核能”的這個計劃告訴方建銘，如果方家有充裕的資金，自然會投資“生命核能”，如果方家資金緊張，相信他們自己也會衡量其中的利弊，是否發展“生命核能”，這主動權還是交給方家的好。　　之後唐昱便簡單的和方建銘提起了馬俊仁所說的那個神秘配方，簡單的陳述了一下其中的商機后，唐昱才掛了電話，至於方建銘對於他的這個建議聽沒聽進去，會不會採納，就不是唐昱所考慮的了。　　事實上，唐昱也知道，像方家這樣的家族，在經商的時候，其實最不缺少的就是錢財了，錢上邊，總是最容易解決的問題，反倒是其他的問題有些難以解決。像方家，除了像樓市泡沫被硬性調控這種時候使不上力，其實大多數時候融資還是相當容易的，無論是貸款還是拆借，對於他們這種家庭來說，都不是什麼難事兒，不過是方家老爺子張張口罷了。　　這種積累下來的人脈，其實才是最寶貴的東西。

# 第一百八十七章 解家的憑藉

　　就在唐昱和方建銘打電話提醒着方建銘某個商機的時候，安��的某處卻是雲霧繚繞。　　安皖林家。　　看着父親坐在沙发上悠哉的喝着茶水，林沃終於忍不住將心中的疑問問了出來。　　“爸，我們這次和和解家還有遼海章家共同運作那個什麼東陵市委書記，是不是太莽撞了，雖然我們這次趁着遼海省里的一些權利變動從而將這個市委書記運作成功，但是這似乎對我們並沒與多大的好處，畢竟咱們主要業務都在安皖這邊，而且因為這次運作那個什麼市委書記，已經引起遼海省裡邊一些不滿，我估計等到過一段時間，等遼海那邊徹底的平靜后，就會引起他們很大的反彈，我們那邊的生意已經因為上次那個宋宛如的事情損失了不少，這次恐怕那邊那攤子要徹底的被拔出遼海，我相信這些父親你都知道，正是如此才讓我疑惑，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父親你為什麼還要插上這麼一手，而且竟然老爺子也默認你的這種做法。”　　“還有，明明當初解家的那個蠢女人已經把遼海沈家給得罪慘了，沈睿鴻現在更是上了省長，這時候，我們更不應該摻和到遼海的事兒裡邊才是。原本我們這些民企插手這種事兒就是犯忌諱的事情，錢啟建這個人我也知道，是某些人推出去的利益代言人，可是這和我們林家有什麼關係？哼，反正我覺得，我們林家在安��省好好發展就成，即便是安��飽和了，也不能往遼海去摻和，周邊有的是地方，哪個不比遼海好？我就納悶了，老爺子為何會同意你們運作遼海的事情，就不怕遼海的那個沈省長認為是我們在故意挑釁，一怒之下把我們在遼海的事業連根拔起？我就不相信你和老爺子沒有考慮過這些問題。”　　“什麼老爺子，那是你爺爺，沒大沒小的。”林青柏看着林沃，笑罵了一句，道，“我就知道你心中有此疑問，原以為你早就會來問我，沒想到你還算沉得住氣，現在才問起，呵呵，不錯，這點很好，做任何事不驕不躁，要沉得住氣，這是成大事的基本素質。”林青柏讚賞了一句。　　對於父親的稱讚，林沃並沒有表現出太多激動，依舊平靜的看着父親，等待着父親的答案。對於剛剛的問題，他在心中已經疑惑了很久，看得出來，若是今天沒有得到個肯定的答覆，他肯定是不會善罷甘休的。這小子，在林家和解家的第三代裡邊也是屬於領軍型的人物，在商業上邊，自然也有着自己的思路和打算的。可是林家在遼海的這步棋，無論如何他也想不明白，這些天來，他可是為了此事傷透了腦經的。　　要知道，民企運作市長，雖然參与的三個集團都分量足夠，但是這種犯忌諱的事兒，對於他們來說，其實已經等於是踩線了，是在刀尖上邊跳舞，更有解家和沈睿鴻這個省長的矛盾，無論怎麼看，似乎林家和解家都不應該放棄安��這個大本營而跑到遼海去。當然，說放棄安��的大本營有些誇張了，不過若是到遼海發展，肯定要從大本營抽調力量的，卻是不知道，在這種混亂的時刻，跑到遼海那種是非之地去做啥。　　事實上，自打今年四月份以來，遼海在某些人心中，那真的是非之地，無論是從商還是從政，都是非之地，不能說是個好地方，而這種時候林家和解家卻要跑到沈睿鴻的大本營去，這無論如何林沃都不能接受。　　林家和解家在很多時候都是共同進退的，雖然說那天得罪人的是解家的人，不過當時林沃也在場的，人家未必不會連着林家一起恨上了。若是沈睿鴻不想放下當年的事兒，那對於林家和解家來說，進軍遼海可就危險了。一個民企被省長給惦記上，那對於他們這些經商的人來說可不是什麼好事兒。商人說和氣生財，說的是與人和善，其實也要別人對你和善才行。　　看着越發沉穩的林沃這時候不可避免的顯得有些急躁，林青柏就有些好笑，這個兒子，終究有些急了，有些東西，可不是他這個年紀能夠看得清楚的，那個市委書記的運作，還有錢啟建這個利益代言人，可不僅僅是三家企業在後邊運作的，若是沒有某些人背後的默許，吉隆章家的那些人，說什麼也不敢去運作一個市委書記，更何談遠在安��的解家和林家插手這邊的事兒，不過有些東西，卻是不好和林沃明說，只能換個說法，至於他如何理解，卻要看他的理解能力了。　　呵呵一笑，卻是沒有正面回答林沃，反而反問了一句，“兒子，你還記得解家的那個解崇傑么？”　　雖然不知道父親為什麼提起這個人，但林沃卻沒有繼續問，低頭想了想，道，“父親莫非說的是解家的那個在中國政法大學讀研究生的那個解崇傑？怎麼，難道這件事和他有關？”口中這麼問着，林沃的心下卻着實有些奇怪，他還以為這是林家和解家老爺子的意思呢，沒成想是和解家的那個人有關係，這無論如何也是他不能像明白的。　　“嗯，是有關係的，不過是旁人不知道罷了。”林青柏肯定了林沃的猜測，又問，“你還知道關於這個人的什麼事情？”　　“我聽說這個解崇傑在解家很有地位，是解家第三代人的領軍人物，現在就讀於中國政法大學行政管理，已經讀到研究生了，估計畢業后，會走上政途，很早以前還聽說他和北京的一個大家族的一個小姐結姻，但不知道為什麼，後來這件事不了了之了，我對這個解崇傑就了解這麼多，他一直在北京學習，很少回來，接觸的很少。”林沃在林家三代中表現不凡，自然對同樣在解家地位不凡的這個人有些了解，只不過解家內部關於此人的消息也不多，他能夠了解到的自然也不多。　　林青柏笑着聽著兒子說話，一邊聽一邊點頭，待他說完后，才開口說話，“其實我們插手遼海的這件事，也間接和這個解崇傑有關的，至於到底是何關係，這個就要和解家背後的靠山說起了。”　　“靠山？解家難道還有什麼來頭？我怎麼不知道？”　　也不怪林沃驚訝，身為安皖兩大龍頭企業之一，林沃不敢說對解家了如指掌，但大致情況還是非常清楚的，他就沒有聽說過解家有什麼靠山。當然，說解家的靠山什麼的，哪個企業背後能沒有幾個人照料着，便是林家，背後要不是有人照拂着，也不能順風順水的走過這些年而屹立不倒。只不過這些人，頂多是利益關係罷了，靠山卻是說不上的，而且，聽林青柏剛才的語氣，顯然，解家背後是有着很強勢的人物的，不是自己知道的任何一個，這不禁讓林沃也有些好奇，不知道到底是何人站在解家的背後，這次的事情又有何內幕。　　林青柏斜眼看了一眼林沃，眼神中有一股對林沃大驚小怪的責怪，輕聲解釋道，“你也不想想，解家原本是一家食品加工廠，如果上頭沒有人的話，他怎麼可能發展成現在安皖兩大民營企業之一的解氏集團。”　　林青柏幽幽的嘆了一口氣，繼續道，“說來也是解家的運氣了，解家的老爺子和北京的一位大佬是至交，具體到底是什麼交情我們這些小輩自然是不知道的，不過傳言似乎在十年、動亂時期給了那個大佬背過什麼黑鍋，所以才成就了那位大佬今日的成就，那位大佬也非忘恩負義之輩，這些年一直在暗中支持着解家，這才成就了解家現今偌大的家業的。否則你以為就憑解家原先的一個小小的食品加工作坊，能崛起的如此之快？幾年的時光便已經成為了安皖民營企業的兩大龍頭之一，咱林家有並駕齊驅，在最近幾年，甚至有超越咱們林家的趨勢。而且凡是政府推出的經濟扶持項目，一般都優先考慮解家，這一切的一切，歸根結底都與北京的那位大佬脫離不了干係的，是人家在照拂着解家。當然，這種關係，我們羡慕不來。”　　林沃緊緊皺着的眉頭漸漸舒展開來，一直結在心底的那個疙瘩也在父親的幾句話中解開了。　　林青柏是林家的老二，他不善經商，所以在林家第二代裡邊地位不高，不過林沃卻很有經商的天賦，也正是因為這點，林沃已經隱隱成為林家三代人的領軍人物。林沃很久之前便對解家的發跡感到疑惑，一個不大的食品加工廠，就在短短的幾年的時光一躍成為一家可以和林家訊飛集團並驅的大集團，這無疑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而父親的話恰好解開了這個結在心底許久的疑問，上面有人好說話，這句話不但是官場上的至理名言，同樣適用在商海中。　　“那這件事和那個解崇傑又有什麼關係？總不會是解家背後的大人物想要我們進軍遼海省吧，這聽着怎麼會有些滑稽。”林沃還記得剛剛父親說過，這件事情和解崇傑有間接地關係，這才有此一問。想來，那樣的大人物，應該不會做這種滑稽的事兒的。　　“呵呵，這就要和解家的那位老爺子的身體狀況說起了。”　　林青柏頓了頓，淺淺的喝了一口茶水，繼續說道，“在近幾年，解家的那位老爺子身體每況愈下，一天不如一天，正所謂人走茶涼，解家老爺子自己也擔心如果自己撒手人寰，那麼北京的那位大佬還會不會再如此照顧解家，所以，就在幾年前，解家老爺子提出了聯姻，想要和那邊的人聯姻。”　　“聯姻？”林沃皺起了眉頭，一提到這個詞，他就想起了解家的那個沒教養的解茜珍，上次如果不是那個女的，遼海的生意也不至於如此步履維艱，自然一聽到這個詞兒就心中不爽，而且，解家背後的人，只聽着便知道地位不淺，會與解家這樣的家庭聯姻？這點林沃卻是抱着懷疑的態度的，更不知道這所謂的聯姻和進軍遼海有什麼必然的聯繫。　　看到林沃那皺起的眉頭，知子莫若父，林青柏當然知道他心中在想什麼，但他卻沒有說出任何勸慰的話，他自然知道那個解茜珍到底是什麼貨色，不過現在卻是說什麼都晚了，這或許就是生在大家族中的悲哀，有好多事都不是自己說的算的，和家族利益相比，個人的幸福與否，已經無足輕重了。　　心裏默默的嘆了口氣，林青柏繼續說道，“解家老爺子是想通過聯姻的這種方式，將北京的那位大佬徹底綁住，只要聯姻成功，即使自己走了，北京那邊依舊會給與解家照顧。當然，這種心思自然不會明着說出來，不過大家想必都是明白這裏邊的意思的。而且，解家走到如今的高度，倒也不是非要那個人照看不可。”　　“聯姻的對象就是解崇傑？”這時林沃接過林青柏的話頭，猜疑的說道，不過還是有些不解，這個和進軍遼海，似乎還是扯不上關係啊。　　“是的，聯姻的對象就是解崇傑，解家那邊打算讓解崇傑娶北京的那位大佬的一個孫女。”　　“哦。”林沃露出一絲恍然大悟，難怪幾年前傳聞解崇傑即將要結婚，這個消息恐怕就是解家傳出來的，只是後來卻不了了之了，想到這裏，林沃心地突然又冒出一個疑問，“那這件事情為什麼就那麼不了了之，難道北京那邊後來反悔了不同意？”　　林青柏搖了搖頭，“不，那邊當初是同意了的，那邊也很看好解崇傑，而且解崇傑考上的中國政法行政管理，出來后無疑就會走上仕途，北京方面肯定能在這方面給與幫助，所以北京那方面對這個聯姻也很看好，只不過、只不過……呵呵……”說到這林青柏突然笑了起來。　　“只不過怎樣？”林沃不由的問道。　　“所有人都同意這樁婚事，只不過北京的那位和解崇傑聯姻的大小姐不同意，因為這件事和家裡大吵了一架，那位小姐竟然好大的脾氣，最後竟然離家出走了，而且一走就是幾年不回家，呵呵……”　　“離家出走？”　　林沃愕然，林沃是在沒想到這個大小姐竟然演繹了一版現實版逃婚記，這種一般只在電視劇中的橋段，竟然出現在現實中，而且似乎還成功了，實在有些匪夷所思。事實上，對於他們這些子弟來說，婚姻大多不能由自己做主的，頂多能做一小部分的主。逃婚之類的事情倒是少見，頂多結婚之後雙方各有大把的情人。　　“難道找不到了？”　　林沃剛剛問出這話便感到父親投來的責怪他的眼神，也是，憑藉著北京的那位大佬的手段和勢力，有什麼人是他找不到的，即使那個人不在中國，在國外，人家都有辦法將你揪出來。　　“那位大小姐和家裡玩的是分裂是脫離，又不是失蹤，即使是失蹤，北京的那位大佬想找一個人，還不是一句話的事，但是可能那位大佬對於這位大小姐太過寵愛，所以也就一直沒有把她叫回來，而是一直讓她在外面，可能那位大佬也想讓這位大小姐在外面歷練歷練吧，但是，雖然這位大小姐跑了，北京方面卻已經承認了解崇傑的女婿的身份。這就是解家的憑藉，同時也是我們的憑藉，我們現在可以說是和解家在同一條船上，穿同一條褲子，遼海方面既然不能動解家，同時也不能動我們，所以我才會同意和解家還有遼海章家共同運作這個市委書記。”　　頓了頓，又接着道，“當然，這裏邊自然不是這麼簡單的，還涉及到政治上邊的很多事兒卻是我們不了解的，這個所謂的市委書記，若是沒有解家背後的人的首肯，哪是我們可以沾邊的。而且，為了解家的事情，估計也對沈睿鴻做出了不少的妥協的，解家背後的人，大也大不到哪兒去，沈睿鴻卻是封疆大吏的，這裏邊涉及的東西，卻是我們這個層次理解不了的。至於說我們進軍遼海，嘿，我們曾經為了打開遼海市場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但收效甚微，但是現在我們就可以東陵為翹板，徹底的打開遼海市場。有一個市委書記做盟友，咱們在東陵做任何事都會輕鬆許多，掣肘也會少很多。其實最主要的是，我還打聽到一件事，就是那位離家出走的大小姐現在似乎就在東陵，在東陵開了一家好像叫‘琉璃殿堂’的酒店，你以後到東陵后，和那位大小姐多接觸接觸，這對你只有好處沒有壞處。估摸着，也是因為那位大小姐在東陵市，這才有了我們運作市委書記的這齣戲，具體的，卻要老爺子才知道的。”　　林沃聽了父親林青柏的話后，一直低頭沉默着，沒有再說什麼，他沒想到這裏頭竟然還有這麼多說道，給想到解家背後還有一個如此強大的靠山憑藉，轉念一想，林沃突然想到自己和解家的聯姻，以前一直不明白林家為什麼要巴結解家，非要自己娶那個刁蠻無理沒有教養的解茜珍，但是今天聽過父親的話后，林沃終於明白了其中的原因，自己娶那個解茜珍恐怕不是林家想要傍上解家，而是想要傍上解家背後的那位大佬。當然，巴結和榜上，應該說的是他林沃才是，至於林家，那也是和解家齊名的存在，頂多和解家成為盟友，解家的附庸，哼，解家可沒有那麼好的胃口。　　不過同時，林沃心中還是哀嘆了一聲，想到那個解茜珍，林沃心中就不由得一陣煩躁，他甚至也有一種學習北京那位大小姐的衝動離家出走，但他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想做這個家族的子弟，該犧牲的時候就要犧牲一些東西的。　　“別想太多了，很多事情都不是你自己想要怎樣就可以怎樣的，既然你沒有能力改變命運，那你就只能改變自己，適應命運，做自己該做的事，你知道的。”　　林青柏拍了拍林沃的肩膀，意味深長的說了一句話，轉頭走出了房間，獨留林沃一個人在房間中皺眉沉思。

# 第一百八十八章 校花美女榜

　　高中的生活就至於不知不覺的開始了，與小學的玩耍、中學的輕鬆和大學的自由相比，高中生活無疑是最緊張的，緊張的學習，緊張的課業負擔，雖然93年的時候高中的學習氣氛還沒有像十幾年後那樣壓得人喘不過起來，但對於大多數孩子來說，依舊是最辛苦的一段學習旅程。　　當然，這隻是對大多數的孩子，這些人中並不包括那些有一定背景的人，比如季良、比如錢偉，比如成少洵，還有唐昱……　　這些幹部子弟的家裡都有能力和門路為自己的孩子某一條好的出路，即使他們的成績不怎麼樣，他們的父母也有能力將他們送入大學的校園，這一點他們自己也清楚。就像成少洵，實在混不下去了，成衛東安排他混公務員，在成衛東的照拂下，平平穩穩到正科還是沒問題的，臨退下的時候和組織張一次口，或許就能給解決了副處級的待遇，當然，那會兒需要成衛東走到副廳的位子上。　　即便是不做公務員轉而去經商，有成衛東為之營造起來的關係網，便是經商也要方便很多的，很多時候並不需要以權謀私，但是生於這樣的家庭，就是比普通人有些優勢，自幼接觸的層次便不同，認識的人不同，眼界等等的東西都會不同。　　不想從政不想經商，專心的做個二世祖其實也是可以的，哪怕倒賣幾個批文都有大把的銀錢，更何談那些個膽大包天公然收受賄賂的。　　唐昱和那些幹部子弟還是有些不同的，因為他不必利用家裡的門路上大學，上學對他來說不過是體驗生活罷了，該學習的東西，他上一世早就都學過了，雖然上一世在高中學習的知識在經過這麼多年的沉澱后，已經所剩無幾了，但是唐昱對於高考卻有一個殺手鐧，那就是他知道高考時的試卷內容，就算這個高中一點都不學，但是只要他記得那幾張試卷，記得試卷的答案，全國各大高校還不是任他挑選。　　雖然有作弊的嫌疑，但是老天既然給了他這個逆天的重生作弊器，不用豈不可惜，豈不辜負了上天的一番心意了么。原本他重新來學校也不過是體驗下生活，回顧下以前的感受而已，卻不是真的要來上課來了，有那個時間，倒不如看幾本大部頭來的合算。至於神馬大學不大學的，唐昱其實也不怎麼看重，反正有着重生值個作弊器，自己好好把握，興許大學之前就是個億萬富翁了，那神馬大學之類的，倒是無所謂了，不過是給父母安心罷了。　　事實上，唐昱現在腦袋裡邊就能把前世高考時候各省以及全國卷的試題給背下來，這個卻是得益於他受傷昏迷的那會兒，腦子裡邊放電影似的把前世的生活過了一遍又一遍，點點滴滴都深深的刻在腦海裡邊，前世做過的高考試卷自然便能夠記得了。只不過唐昱關於前世的記憶，在腦袋裡邊卻是有些雜亂的，需要自己刻意去想才能知道，就像一個沒有整理過的電腦硬盤一般混亂，沒有任何章法。　　悠閑的漫步在一中的校園中，看着周圍個個行色匆匆的學子們，唐昱的心中不禁升起一股懷念的情緒，上一世自己在高中時，也是那些行色匆匆中的一員，而且因為家中的變故，比他們還要刻苦，一天到晚，書本都不離手。和這些人在一起，自己的心態倒是能夠年輕起來。年輕自有年輕的好處啊，衝勁兒足，有拼勁兒，老了卻有老了的好處，經驗豐富，唐昱現在卻是綜合了二者的優點，少年人的身體，成年人的思想……　　“昱少、昱少。”成少洵從不遠處跑了過來。　　“呵呵，我說你小子這两天跑哪去了？怎麼到處不見你的人影啊。”唐昱笑着和成少洵打着招呼。　　對於唐昱用這種老氣橫秋的口氣和自己說話，成少洵早就見怪不怪了，剛開始的時候還強調糾正幾次，但是唐昱總也改不過來，漸漸的，就連成少洵自己都已經習慣了。　　“還能幹什麼？當然是掌握第一手資料去了？”成少洵來到唐昱身邊，神秘兮兮的對唐昱輕聲說道，嘴角掛起一絲猥瑣的弧線，那模樣，看的唐昱有一種扁他的衝動。不知道的，還以為這倆人之間有什麼基情呢，倒是頗有怪蜀黍的風範，不用裝扮就可以直接上鏡。　　“第一手資料？什麼第一手資料？”唐昱一時間還沒有反應過來成少洵說的是什麼，不由疑惑的看了成少洵一眼，他可不知道這小子在搞什麼鬼。　　“不會吧，這你都不知道，這可是所有進入一中的男童鞋們第一要掌握的重要信息。”成少洵鄙夷的看了唐昱一眼，“就是一中的校花美女排行榜啊。”　　“校花美女榜？”　　對於這個唐昱還真的不知道，上一世唐昱在上高中的時候，恰好逢上了家庭變故，把整個人都封閉了起來，哪有時間研究這些東西，那會兒，他整天就是捧着個書本猛啃，基本上完全將自己自閉了起來，這些東西卻是不了解的。不過唐昱還是從那字面上理解出了成少洵所說的東西，估計這個校花美女榜就是學校的那些閑的沒事乾的男同學們琢磨出來的，前世的時候倒是在大學見過這東西，那會兒遼大的BBS上邊還專門投票討論過此事，排出了一個美女榜單，倒是沒想到，這一世的高中便有了這玩意兒，卻是不知道那個好事的人搞出來的，卻是同道中人啊，有機會要好好認識一下。　　“對，就是校花美女榜，嘿，哥們這幾天就是在忙活這事呢，經過我多方的打探，在我的不懈努力之下才打探到這屆的校花美女榜，看在怎麼哥們的份上，兄弟就無條件的和你共享我這幾天的成果吧。”　　成少洵煞有其事的從懷中拿出一本小冊子，向唐昱晃了晃，臉上還帶有一股驕傲的神色，看來這所謂的校花美女榜似乎並不是那麼容易得到，也是，這剛開學幾天啊，同學之間還都不是太熟悉呢，收集美女的資料特別是新生美女的資料自然是有些難度了。　　唐昱心中暗暗嘆息一聲，看來自己這隻蝴蝶的翅膀振動的不是一般的大啊，成少洵這小子，在自己的記憶裡邊一向是有着女人恐懼症的，吧女人等同於老虎，一直到大學時期都沒有改變了這種觀念，倒是沒想到，現在才高中，這小子的觀念就已經扭轉過來了，這會兒還能這麼猥瑣到底談論着什麼校花美女榜，不知道的，還以為這小子天性如此呢，虧自己剛剛還嘆服那同道中人，卻不想就在自個兒身邊。　　“哦，說說看。”　　閑來無事，唐昱也想看看成少洵整理出來的這個校花美女榜究竟是個什麼東東，更何況唐昱對這個也有一絲好奇，愛美之心人皆有之，美女么，即使得不到，看看也是很養眼的么，而且，對成少洵整出來的這份榜單，唐昱多少還是有些好奇的，想看看這個以前把女人等同於老虎的傢伙，到底給整出來一份神馬東西，不是一窩子的老虎就好。說實話，對於成少洵的品味和審美觀，唐昱可是不敢恭維的。　　成少洵翻開他的那本冊子，露出了一絲奸笑，說道，“你好好聽着吧，這可是我花了好大的功夫才整理出來的。每一屆校花美女榜都有十名，這屆也不例外，高一高二高三都有，這一屆高三四名，高二四名，高一三名……”　　就在成少洵唾沫橫飛的時候，唐昱斜眼瞟了成少洵的那本小冊子一眼，嘿，還真別說，裏面的內容還真是詳盡，美女的名字、身高、年齡、喜好、班級、有些甚至家庭住址都有，比戶口本上記載的都詳細，而且每個美女都還有照片，從照片上那模糊的圖像上看，不難猜出，這些照片都是偷拍的。　　“這一中校花美女榜的榜首也就是花魁叫做田苗，今年高三，她是咱市國營企業龍頭龍陵化工老總田興華的掌上明珠，那長的可真的是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啊，自從她來到一中，一中這花魁的位置便一直被她佔著，直到今年依舊無人撼動。因為氣質優雅，舉止溫柔，人送綽號‘優雅女神’。”　　唐昱瞟了一眼那個叫田苗的照片，眼前不禁一亮，暗自點頭，這個田苗的容貌絕對當得起這花魁的稱號，雖然從照片上看，因為年齡的關係，相貌上還略有些稚嫩，但唐昱可以肯定，再等兩年的話，這個田苗在相貌上絕對堪比楊涵寧這個東陵第一美女。不過對於成少洵給人家起的這個外號唐昱就不敢恭維了，簡直是俗不可耐啊。　　“這排在第二的美女……”說到這成少洵停頓了一下，啪的一聲合上了手中的小冊子，笑着看了唐昱一眼，有些神秘的問道，“昱少，你猜這個排在第二的美女是誰？你肯定猜不到。”　　唐昱聽了成少洵的話不由得大翻白眼，“廢話，我又不是神，你又沒告訴我，我怎麼知道是誰，我可沒有你那調查美女的興緻，快說快說，不說我可要走了。”　　成少洵嘿嘿一笑，也沒有再拿捏唐昱，直接說道，“嘿嘿，這個人你絕對想不到，這排名第二的美女叫做徐可欣，你一定猜不出她的來歷。”說到這裏，成少洵又停頓了一下，看到唐昱那副你愛說不說的表情，只能繼續說道，“他爸就是虎爺，就是咱東陵的地下教皇徐虎。”　　“什麼？”唐昱這次是真的驚訝了，他很難想象虎爺的那個模子會生出怎樣一個女兒，徐虎他也是見過的，生的五大三粗，倒不成想能生出這麼個女兒來，但轉念一想，眉頭便皺了起來，“不對啊，不是說虎爺一生從未娶妻么，而且無兒無女么，怎麼會突然冒出來一個女兒？”　　虎爺的底細早在唐昱那次昏迷醒來后調查的清清楚楚，根本就沒有什麼女兒啊，更何況虎爺應該明白，黑暗中的人是最忌諱的有親人的，那樣只會處處束手束腳，一個不好不但自己的生命會受到威脅，就連親人也會受到牽連。　　“這個你就不知道了吧，這個徐可欣不是虎爺親生的，而是在虎爺掌握東陵后，撿來的，也幸好不是徐虎親生的，如果是親生的，那這個徐可欣還不知道長成啥樣呢。”　　聽了成少洵的解釋，唐昱露出恍然之色，難怪呢，如果是虎爺在掌握東陵地下后撿來的還說得過去，掌握東陵地下后，恐怕也沒有那個不開眼的敢來招惹他和他的家人了。前世的他不大關注虎爺的事情，自然不知道他還有這麼個養女。　　“可能是繼承了他老爹的傳統，很有乃父的風範，這個徐可欣可是一中絕對的大姐大，看到不順眼就要管一管，誰要是得罪她，那就是一頓拳打腳踢，她的脾氣可一點不像她的名字那樣溫柔，她的脾氣可是火爆的很，一點就着，被她打過的學生咱就不算了，就是老師，被她打過的都有好幾位，所以所有人都給她起了一個綽號，叫‘女暴龍’。”成少洵一邊說，一邊咧着大嘴，眼中冒光，似乎對這個徐可欣很感興趣的樣子，看的旁邊唐昱冷汗直流，這小子不會是有受虐傾向吧。　　說完這個徐可欣，成少洵意猶未盡的舔了舔嘴唇，這才說道這排名第三的美女。　　剛說到這個排名第三的美女的時候，成少洵露出了一絲神秘的神色，並沒有立刻就說出這個美女的名字，“這排名第三的美女沒有前兩位美女的身後背景，只是一個普通的小老百姓，但卻有一副雪蓮般的容貌，渾身上下透露出一股冰冷，讓人不敢親近，今年高二，所有人都叫她‘冰山美人’……”　　“你說的是陳怡吧，你就別拐彎抹角的了，在你說出第二句話的時候，我就已經猜到她了，我早就知道她在一中上學，不過說來也奇怪，這都開學好幾天了，我怎麼沒見到她呢？”唐昱揮手打斷成少洵的拽文，想到這幾天沒有見到陳怡，不由得心生疑惑。　　“呵呵，她現在可正處在麻煩中呢，平時根本就不出教室。不過說來，這個陳怡的容貌，倒是能夠做排名第一的校花的，容貌和第一第二都不相上下，甚至還要稍微強一些，只不過她太冷了，寒了廣大男同胞的心啊。”成少洵似乎對此事了解不少，笑着說道。　　“麻煩，什麼麻煩，是家裡的事情么，她媽又出了什麼事了？”唐昱一聽說成少洵說陳怡有麻煩，心中微微焦急，那個一直將自己偽裝在冰冷之下的小美女的影子在腦海中一閃而過，對於陳怡，他心中自然也是有些其他想法的。　　成少洵似笑非笑的看着唐昱，多少了解些唐昱與陳怡之間的曖昧，聽到唐昱連珠炮似的問話，搖了搖頭，“不是，不是她家裡的事，是她自己，今年一中不是來了幾隻大的癩蛤蟆么，其中一隻最大個的正在對陳怡展開瘋狂的蒼蠅攻勢，陳怡此時正自顧不暇呢。”　　在成少洵那似笑非笑的眼神中，唐昱平靜了下來，也不理會成少洵眼神中的那種少兒不宜的含義，低頭皺起了眉頭。　　“你是說那個錢偉？”　　“除了他還有誰，咱這個一中，就他這隻癩蛤蟆個頭最大，開學的那天只看到陳怡一眼，便黏上她了，還公開說要將陳怡追到手，哼，不自量力，還真以為東陵市就是錢啟建的天下了？這小子啊，就會出風頭。”成少洵面露鄙夷，在他的印象中，那個錢偉就是一個自高自大的紈絝二世祖。顯然，對這個二世祖，他也是看不上眼的。　　唐昱聽到錢偉追求陳怡，一股說不上來的滋味湧上心頭，搖了搖頭，似乎要將這種不好的滋味搖出去，微微笑道，“人家是不是癩蛤蟆咱們可管不着，不過我估計這個錢偉是沒戲，陳怡可不是他可以打動的，陳怡她……”唐昱還沒有說完，便被不遠處的喧嘩聲給打斷了。　　“你煩不煩啊，我說過讓你別跟着我。”　　“小怡，你別走么，你別走，小怡，只要你今天晚上答應我和我一起吃晚飯，我就不跟着你，哎，你別走啊，別走啊……”　　“這有些人還真不禁說，剛剛提到那隻癩蛤蟆，癩蛤蟆就出現了。”成少洵在唐昱身邊小聲的笑道，“你看看，看看那癩蛤蟆那鍥而不舍的樣子，呵呵，有時候想來，還真有些佩服這傢伙，我可沒那麼厚的臉皮，被陳怡拒絕了這麼多回，竟然還有臉腆着上前。”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點和缺點。”唐昱也笑着調侃道，“可能這傢伙的優點就是臉皮厚吧。”　　恍然間，陳怡看到不遠處的唐昱，眼睛一亮，向這邊快步走來。　　也不知道是因為累的還是氣的，走到唐昱身邊的陳怡有些氣喘，原本寒冰一般的臉此時有些泛紅，身後錢偉依舊鍥而不舍，抬頭看到唐昱，眉頭皺了一下，卻還是沒有停下腳步，追了上來。　　“小怡，你就答應我吧，咱倆今晚共進晚餐，地方隨你挑，要不去吃西餐吧。”　　“我都說過多少次了，讓你別跟着我了，你怎麼還纏着我啊，你煩不煩啊，還有，以後請你別叫我小怡，我不習慣。”來到唐昱身邊，陳怡停下了腳步，對着身後趕來的錢偉冷聲呵斥道。

# 第一百八十九章 他是我男朋友

　　“我都說過多少次了，讓你別跟着我了，你怎麼還纏着我啊，你煩不煩啊，還有，以後請你別叫我小怡，我不習慣。”來到唐昱身邊，陳怡停下了腳步，對着身後趕來的錢偉冷聲呵斥道，貌似被這小子糾纏了不短的時間了。　　“小怡，你就給我一個機會嗎，我一定會讓你看到我的真心的。”說著，錢偉從懷中拿出一個紅色的小袖珍錦盒，只要稍微年歲大一點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來是裝戒指的，“小怡，這是我昨天專門給你買的，24K金純金戒指。”說著便把手中的紅色錦盒打開了，露出裏面戒指，在陽光的映耀下，散發出耀眼的璀璨的光芒。看樣子，那玩意兒倒是有可能是真的，不是用來糊弄人的玩意兒。　　93年那時，雖然金價還不是很高，但是對於月收入幾百元的老百姓來說，金子依然是奢侈品，能賣的起金子的人雖然也不少，但絕對不多，拿金子送禮的人更少，錢偉能送陳怡一枚金戒指，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對陳怡的確是動了幾分心思。嘿，這會兒還不是後世那種流行起鑽戒的時候，金戒指金耳環金項鏈在暴發戶裡邊才剛剛流行起來，可見這小子還是下了不少的功夫的。　　這個時代的拜金女剛剛興起，即使有，也沒有後世那樣多，沒有那樣瘋狂和現實，顯然，外邊冰冷的陳怡不屬於拜金女系列的，要不也不會一直把自己偽裝成這個模樣，她若是真的願意和誰談對象，就比如蔡明財家的小子蔡冠宗，就未必會比錢偉小氣，所以只是淡淡的瞟了一眼那金光璀璨的金戒指后，眼中的神色一閃而逝便理也不理的轉過頭去，淡淡的說道，“謝謝你的好意，但是如此貴重的禮物你還是拿回去吧，我是不會收的，還有，我再強調一次，請叫我陳怡。”　　旁邊的唐昱和成少洵一直笑着看着錢偉那彷彿暴發戶般的表演，沒有插話，看到陳怡在如此誘惑面前，卻依舊心若止水，唐昱眼神中閃過一道讚許的光芒，唐昱可是從十幾年後重生過來的人，在十幾年後，像陳怡這樣堅守自己的信念或者說是信仰不拜金的女孩子，可是少之又少的。不少純潔的少女，在經過社會的洗禮之後，大都經不起誘惑，拋棄了心中僅剩的那一抹純真，一個個加入拜金狂潮。　　一直暗暗關注唐昱神色的陳怡在看到唐昱眼中閃過的那道光芒后，心中不自禁的泛出一股甜蜜，一股連她也說不清楚或者說是她不願承認的特殊情緒。她也不知道，為何得到唐昱的認可，會讓她心中如此的高興，不過對於這個俗不可耐又纏人的錢偉，她心中總是有着說不出得厭煩，總感覺那彬彬有禮的面孔之下隱藏的不知道是什麼樣的虛偽，渾不似唐昱那種。也不知道，被唐昱撞到這個煩人的錢偉的表白，會不會讓唐昱心中對自己有什麼別的看法。　　“陳怡啊，你什麼時候有了這麼一個大外甥啊。”唐昱轉頭伏在陳怡的耳邊輕聲調侃道，對於這個旁人需要忌憚的錢偉，唐昱自然沒有那麼多的顧忌，他有個市委書記的叔叔，自己還有個市長的乾爹呢，拼爹也是半斤八兩，況且，以自己多出幾十年的心理年齡，玩這些小字輩還不是輕而易舉的。　　也不怪唐昱由此一問，嘿，實在是陳怡的這個名字太佔便宜了，特別是在錢偉為了顯得親熱而喊出“小怡”的時候，若是不認識陳怡的人聽到，估計十個人聽到這個稱呼九個人都會以為錢偉在喊“小姨”，這名字，委實佔便宜不淺。不過唐昱口中這麼說著，心中卻想着自己以後要如何的稱呼陳怡，今天既然這麼調侃錢偉，那以後自己也不能叫陳怡叫做小怡了，好換個稱呼才好。　　唐昱在調侃陳怡的時候，微微往陳怡旁邊靠了一步，陳怡也沒有避讓，這樣兩人之間的距離便顯得很近了，倒顯得有些親熱了，鼻間傳來的淡淡的清香讓唐昱心神一盪，那嬌俏白皙的耳垂讓唐昱有一種想咬一口的衝動。兩人之間更親人的舉動以前自然也是有過的，不過在外人之前，唐昱和陳怡可還沒有靠的這麼近。　　可能是因為唐昱說話時吐出的熱氣讓陳怡感到痒痒，亦或是唐昱說話的內容的原因，所以陳怡在唐昱說話時，忍不住略略偏了偏頭，臉上原本就紅潤的粉面變得更加嬌艷起來，冰山融化雪蓮盛開般的美景讓包括唐昱在內的旁邊三個男人一陣目瞪口呆，此時的陳怡哪有一點冰山美人的樣子，完全是一個嬌羞的俏佳人的樣子么。　　對於唐昱的這手融化冰山的手段旁邊的成少洵是羡慕欽佩不已，但卻絕對沒有一絲嫉妒，因為成少洵知道陳怡和唐昱之間似乎有那麼一絲複雜的關係，成少洵可是知道當初唐昱為了救陳怡而深受重傷的事情，而且還險些永久性昏迷再也醒不過來，也知道蘇晴和陳怡之間的關係，而且他還無意中聽到陳怡對他母親劉舒蘭說過，如果唐昱要是永久性昏迷了，陳怡便會永遠的陪在他床邊，照顧他，當時陳怡的話還把成少洵感動了許久。　　和成少洵只有羡慕欽佩的心態不同，錢偉的心中則完全充斥着嫉妒和恨，冒火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唐昱，特別是在剛剛唐昱在陳怡耳邊說悄悄話的時候，如果目光可以殺死人的話，此時的唐昱可能已經死了千百回了。自打初二以來嘗過女人的滋味之後，陳怡是第一個真正的讓他動心的女人，在第一次看到這個女人的時候，他就發誓一定要收入房中，這會兒看到陳怡與唐昱之間顯的有些親熱，自然便吧不爽表現在了臉上。　　“唐昱，這件事與你無關，我勸你你和還是別管這件事的好，這對你和你的家人都沒有好處。”錢偉面色陰沉的對着唐昱說道，一個處級的幹部子弟，自然不被他看在眼中，好不容易叔叔做了市委書記一把手，他自然要把一號太子的威風在東陵市好好的抖一抖，至於蘇慕儒的乾兒子這個身份，他壓根兒沒有去考慮，錢啟建之前交代的不要隨便惹事的話，這會兒在陳怡清麗的面孔之前也被拋到了爪哇國。說到底，他這個太子，不是真正的太子，不過是個侄子罷了。　　雖然錢偉的話說的很隱晦，但着顯然便是拼爹的開始了，但無論是唐昱，還是成少洵都能聽出威脅的一位。　　也是，唐昱的父親只是一個正處級的市政府秘書長，和正廳級的市委書記的差距不是一點半點，正常的話，市政府秘書長根本就沒有任何和市委書記叫板的能力，兩個人根本就是兩個檔次，兩個級別。按照常理來說，唐昱自然是沒有和錢偉叫板的資格，便是成少洵也要差上幾籌。　　四人中，可能也只有陳怡對錢偉的話懵懵懂懂，畢竟她不是體制內的人，而且現在也不過是高中生，很少接觸到體制內的事和說話方式，也不了解這些衙內之間的彎彎繞，不過只看錢偉說話的樣子便知道，沒有說什麼好話。　　聽到錢偉的話后，唐昱沒有任何錶示，甚至連臉上的表情都沒有變，依舊笑嘻嘻的，只不過誰都沒有注意到唐昱眼神中那一閃而過的寒芒。按照常理來說，他自然是沒有和錢偉叫板的資格，可是這世間的許多事，偏偏不能以常理來論。　　成少洵在旁邊大皺眉頭，想要上前說些什麼，幾經猶豫，依舊沒有走上前。　　雖然成少洵沒有上前，但並不代表他對唐昱之間的情誼不夠，兩者不能混為一灘，如果他們都是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成少洵一定會衝上去，先給錢偉一頓老拳，但是他們不是，身為官員的子女，他們的一舉一動已經不僅僅是代表他們自己，更代表着他們身後的勢力，代表着他們的父母。　　成少洵的父親成衛東和唐天鴻一樣，都是正處級，但是論實權，成衛東這個區長可不是唐天鴻這個市政府秘書長可比的，但是即使是掌握着實權的正處，成衛東依舊無法和市委書記相比，即使現在的市委書記錢啟建只是名義上的一把手，沒有太大的實權，而且因為蘇幕儒的存在，在市委市政府中，做任何事情都很掣肘，但是即使如此，仍是成衛東不願招惹的，官場中風雲變幻，誰知道這個錢啟建今天疲軟，明天是不是會強硬起來。這會兒拼爹，成少洵資格不夠，自然不好摻和在裡邊，反正那個錢偉什麼的，對手唐昱也沒有任何優勢。　　這小子啊，直到現在還沒有認清形勢，不知道他那便宜叔叔在東陵市都要低調做人。他這麼高調，那是在給錢啟建惹麻煩啊，就是不知道這個小子腦子裡邊是怎麼想的，莫非錢啟建沒有交代過什麼人不能惹嗎？雖然這僅僅是小輩之間的事情，不過若是真的出了事兒，最後還是要大人來收拾殘局的，這小子這麼高調，指定會給錢啟建惹出處理不了的大麻煩的，唐昱，那可不是吃素的。　　唐昱倒是想管一下這個事兒，畢竟，他之前便和陳怡有過一點小曖昧，男人嘛，總是有那麼點那個心思的，不過要和這個錢偉頂牛，也要師出有名才好，這個錢偉，到底是錢啟建的侄子，唐昱也不能無緣無故的就管閑事，可是衙內之間頂上了自然不好再退讓。　　忽然間，旁邊的陳怡竄上來，一下子將自己的胳膊摟進懷中，滿面通紅脆生的道，“誰說和他沒關係，他，他是我男朋友。”　　本來預想着讓唐昱退讓的錢偉，臉上已經浮現出一絲得意的笑容，錢偉只是以為唐昱害怕自己的叔叔的權勢，不敢得罪自己，畢竟，一個政府秘書長可得罪不起市委書記，自然的，秘書長的兒子也得罪不起他這個市委書記的侄子，拼爹失敗，自然要退避三舍了。　　然而他卻不知道，其實唐昱根本就不怕錢啟建，先不說唐昱身後有着錢偉不知道的沈睿鴻和方家，就是自己的那個乾爸，也不是現在的錢啟建願意得罪的，錢偉根本不知道唐昱的依仗，不知道唐昱之前只是不想把事情鬧大，讓蘇慕儒提前和錢啟建發生了衝突，所以才沒有顯的很強硬，不過既然這個錢偉不識趣，認識不清楚東陵市的形勢，那唐昱也不介意給他一點教訓。　　這邊的錢偉，他臉上得意笑容還沒等蔓延開來，嘴剛咧開，卻被陳怡之後的那突然的舉動和震撼的話語驚呆了，嘴依舊咧着，半張着，不過這次不是因為得意，而是因為錯愕，因為驚訝，臉上的表情飛快的由得意演變成為錯愕和不信，最終徹底的陰了下來，陰沉沉的如同黑臉包公一般。要知道，他的性格久被壓抑，這次他叔叔錢啟建做了一把手，好不容易能讓他威風一把，卻在這兒受到了打擊，如何不讓他這個一向自詡一號太子的人心中不爽。　　不但是錢偉一臉的錯愕，就是成少洵和唐昱自己，也是一臉的震驚，一時間愣住了，隨後唐昱在成少洵那戲謔和果然如此的目光下回過神來，猶自不信轉過頭看了旁邊的陳怡一眼。他們兩個可沒想到，這個冰山一般的女人，會承認自己是唐昱的女朋友，便是唐昱自己都有些錯愕的。莫非自打上次英雄救美之後，這小美人便以身相許？唐昱在心中惡意的揣測着。　　陳怡也不知道剛剛自己為什麼就一時衝動的沖了上去，並說出了那現在想來都無比羞人的話，這些話平時別說是說了，就是想也不會想的，這會兒不過是在錢偉的步步緊逼之下才說出了這種話得，她也看得出來，這個錢偉和以前那些個口花花的人有些不一樣的，背後不知道有着什麼樣的依仗。　　不過既然話已經說出去了，陳怡心中打着破罐子破摔的想法，紅着臉將懷中唐昱的手臂又緊了緊，羞紅着臉看向錢偉，“你以後別再來騷擾我了，我已經有男朋友了，你最好別再有其他的想法了。”說著，陳怡回過頭看向滿臉無奈之色的唐昱，眼神中滿是懇求。　　如果此時唐昱口中說出一句“她不是我女朋友”的話，恐怕陳怡以後就沒有臉在一中學習了，某些消息在校園中的傳播速度甚至比在市井中的傳播速度還要恐怖，特別是關於美女和誰誰誰好或者和誰誰誰不好的事情，同學們會發揮出他們充沛的想象力，天馬行空的將這件事情編排出各種不同的版本。　　唐昱現在似乎已經沒有別的選擇了，只能配合著陳怡將這場戲演下去，唐昱面帶苦笑的對着錢偉點了點頭，承認了陳怡口中男朋友的話，此時的唐昱只能期望錢偉識大體一些，不要將這件事搞得沸沸揚揚，甚至驚動他身後的那個叔叔。現在的蘇慕儒，還不想和錢啟建起了較大的衝突，小輩之間的事情，雖然大人一般不會管，不過鬧大了，最終還是要鬧到大人之間的衝突的。　　但是唐昱好像有些過度估計錢偉的心胸，這個錢偉，渾不似一個識大體的人，對東陵市市內的局面也完全不了解，更不知道他叔叔現在的艱難處境，也不知道在這種時候，錢啟建怎麼會讓錢偉來東陵市，起碼也應該站穩腳跟之後再人這些雞犬升天吧。　　那邊的錢偉在狠狠地看了唐昱和陳怡一眼，說了三個好字，撂下一句“你們等着”的狠話后，陰着臉轉身離去。衙內之間，可不帶這樣的，他這樣子，倒是和街面上的小混混差不多，搞的唐昱都有些哭笑不得。　　看着錢偉氣憤離去的背影，成少洵和唐昱的臉色都微微一變，怎麼會是這麼個愣頭青，唐昱的眼睛更是眯了起來，情況似乎比想象中的更糟，這個錢偉壓根就是一個睚眥必報的人，和他們這下人不一樣，想讓他默默吃下這個虧而不吭聲，似乎有些困難。看來，衝突似乎不可避免啊。　　“我、我是、我是不是給你們招來麻煩了？”　　看到唐昱和成少洵的臉色，陳怡就算再遲鈍，也反應過來裏面可能有些他不知道的東西，唐昱和成少洵對這個錢偉有些顧忌，此時陳怡突然想到自己的同學在閑聊中說的一句話，似乎這個錢偉和那個新來的市委書記有某些干係，念及於此，陳怡心中微微有些後悔自己的衝動，如果因為自己的一時任性而給唐昱甚至唐昱的父親帶來什麼麻煩，陳怡是不會原諒自己的，自己已經欠下唐家欠下唐昱太多的人情了，再因為這件事給唐昱帶來什麼麻煩，陳怡是說什麼都不會原諒自己的。　　看着陳怡那微微變色的小臉，唐昱也感覺到自己剛剛的臉色似乎嚇到這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了，整理了一下心情，收起臉上的苦色，笑道，“沒事沒事，就是給這小子兩個膽兒，他也不會做出什麼事情的，就是他想做出點事情，恐怕他叔叔也不會讓的。”　　心中暗道，你想要衝突，那便給你衝突，現在想在蜜月期站穩腳跟的是錢啟建，可不是唐昱的乾爹蘇慕儒，是錢啟建更不想在這段時間與蘇慕儒交惡，既然你這麼不識趣，那就給你點顏色瞧瞧，讓你知道，這東陵市到底是誰的天下。唐昱心中如是的想着。　　錢啟建剛到東陵不久，可以說剛剛熟悉東陵的權利體系，剛剛有些站穩腳跟，他是不會在這個時候和蘇幕儒叫板的，就算他的侄子真的受了委屈，他也只會盡量將這件事情壓下去，更不會做出什麼過激的舉動，能成為市委書記的人，其中的利害關係比誰看的都清楚，而且唐昱背後的沈睿鴻和方家錢啟建也一定知道，有錢啟建的干涉，錢偉根本不會做出什麼事情的。

# 第一百九十章 市委書記和茶話會

　　“冰山美人”名花有主的消息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迅速的在一中的校園中傳開，而且經過童鞋們強大想象力的編排之後，各種版本的都開始流傳開來，有爭風吃醋的，有二夫爭妻，甚至有的版本將成少洵這個本來是事外人的人都給編排進去了，其精彩程度不亞於時上最流行的言情小說。　　嘿，陳怡在學校裡邊一向以冷艷稱著，以她的面孔和氣質，在那所謂的校花美女榜上邊排第一也不是不可能的，不過因為其對男生向來不假辭色，而且因為家境的關係，所以只能屈居第三，沒有人想到，這個一貫以冷艷稱著的校花，竟然在不知不覺間便已經名花有主，而且根據不可靠傳聞，采了這朵花的人，只是個高一的新生，這就更讓對陳怡有些想法的人義憤填膺，險些釀成一股風暴，這兒就暫時不交代了。　　是夜，市委一號院。　　錢啟建手中拿着一份報紙，低着頭坐在大廳的沙发上，一聲輕聲的開門聲響起。　　“怎麼有這麼晚回來啊，又喝酒去了？”錢啟建頭也不抬，依舊盯着手中的那份報紙，沉聲問道。對這個侄子，錢啟建其實有些看不上眼的，屬於那種爛泥扶不上牆的那種，可是對這個侄子，他還總是有些溺愛，誰讓他就這麼一個侄子，錢家本就男丁稀少，對錢偉這個侄子，他自然是溺愛有加，即便知道這是個阿斗，也時常讓他跟着自己。　　“嗯。”錢偉似乎對這個錢啟建這個叔叔沒有太多的畏懼，徑直走到飲水機旁，自己給自己到了一杯水，咕嘟咕嘟一口喝下，渾不把自己當外人，看來在錢啟建面前隨便慣了。　　今天下午，在被陳怡拒絕，對唐昱撂下狠話后，錢偉便被那群以季良為首的狐朋狗友的拉扯下去酒吧買醉，心情實在不怎麼樣的，而且，他今天喝的確實有些多，膽量也比平常大了不少。平日里，他對這個市委書記的叔叔還是有些畏懼的，今天在酒精的催眠下，倒是膽子大了不少。　　錢啟建斜眼瞟了一眼坐在沙發另一邊發愣的錢偉，暗暗地嘆了一口氣。　　錢偉是錢啟建那個在一場車禍中已經去世的大哥的兒子，而他的母親也在錢偉的父親去世后的不長時間將家裡唯一的一棟房子賣掉后，攜款跑了，可以說錢偉現在已經是一個孤兒了，還有有自己這麼個叔叔，否則錢偉現在可能已經被餓死或者還在浪跡街頭。而且，這是他們錢家第三代裡邊唯一的男丁了。　　錢啟建結婚已經十多年了，膝下卻依舊沒有一兒半女，年近四十的他已經不在抱有擁有親生子女的想法，他已經把錢偉當成了自己的親生孩子，不僅是他，就連妻子胡巧芳也是這麼認為的。骨子裡邊，錢啟建還是有些封建的人，對於傳宗接代之類的事情看的比較重，對於這個第三代裡邊唯一的男丁，自然就更加的看重了。　　沒有子女的人便特別知道孩子的寶貴，所以無論是錢啟建還是胡巧芳，對錢偉的要求幾乎就是一呼百應，這也造就了錢偉如今這個驕橫無理，傲慢跋扈的性格，當錢啟建察覺出錢偉的性格有問題的時候，一切都已經晚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雖然錢偉這樣的性格不是本性，但想要改變依舊很難，起碼不付出一些代價變想要改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當然，如果付出一定的代價，也是有改變的機會的，就像是杜大浩，在屢受挫折之後，終於有了悔改的趨勢。　　一時間，房間中詭異的靜了下來，錢偉還沉浸在今天受挫的頹廢情緒中，而錢啟建也沉浸在對錢偉的這種驕橫無理的性格的無奈中，誰都沒有說話。　　良久，錢啟建打破了這種平靜，開口沉聲說道，“以後，你別再去招惹那個唐昱。”　　和錢偉不同，錢啟建可是直到唐昱身後的靠山，先不說蘇幕儒，就是沈睿鴻和那個神秘的方家，無論是哪一個，都不是自己可以輕戳其鋒的。他到底是市委書記，多少能知道一些旁人不知道的事情，像是唐昱救了沈家的沈芸和小語馨的事情，他便是知道的，自然也就知道了唐家和沈家的關係不淺，而且也知道唐昱不知道為何與省城的方家關係也不淺。對於方家的那個老人，錢啟建有着說不出得忌憚，自然不希望自己這個不成器的侄子去招惹唐昱了。不說現階段他不希望和蘇慕儒發生直接衝突，便是和蘇慕儒發生了衝突，對唐天鴻以及唐天浩，還是要放過一馬的，不然定會引來沈睿鴻的怒火。唐家，對沈家來說，那是大恩。　　“什麼？”錢偉一下子從沙发上跳起來，滿臉不信的看着錢啟建，他本以為錢啟建還不知道這件事情，剛剛還在思量怎麼添油加醋和這個養父一般的叔叔說這事呢，卻沒想到錢啟建已經知道了這件事，而且，而且還讓自己息事寧人，不由得一股怒火在心中醞釀。　　“我說，你以後不要去再招惹那個叫唐昱的人，現在的他還不是你能惹得起的。”錢啟建抬起頭，皺着眉頭鄭重的看着面目微微猙獰的錢偉，心中默默地嘆了一口氣。這個侄子，確實有些不成器啊，那個唐昱，錢啟建也是見過的，穩重的樣子，和自己這個侄子一點也不一樣，也不知道錢偉什麼時候才能成熟點。　　錢啟建在心中暗暗的嘆息。　　“我惹不起難道你還惹不起么，他不就是有一個市政府秘書長的爹么。”錢偉側着目看着錢啟建，語氣卻有些歇斯底里了，他此時心底的怒火已經燃燒了起來，再加上酒精壯膽，已經有些壓抑不住，到達了爆發的邊緣，“哦，對了，我聽說那個唐昱還是市長的乾兒子，但是即使是市長，你也不應該怕他啊，你可是市委書記，東陵市的第一把手啊……”　　“好了。”錢偉還沒有說完，便被錢啟建沉聲打斷了，“這裏面的事情你還不需要知道，你只要記住，以後別再去招惹那個唐昱就行了，好了，晚了，睡覺去吧。”　　錢啟建略顯疲憊的擺擺手，把手中的報紙放在身前的茶桌上，起身向卧室走去。自家這個侄子，對官場上的門道是一點也不明白啊，自己現在連自身都穩定不了，哪有餘力去摻和小輩之間的事情，那隻會讓他與蘇慕儒之間決裂的更早，這可不是他願意看到的。至於侄子與唐昱之間的事情，貌似是因為一個女同學起來的，他也不方便摻和，聽說為了那個女同學，唐昱可是受傷昏迷了三天的。　　看着錢啟建離去的背影，錢偉眼中閃過一絲怨毒，唐昱、陳怡，你們等着，哼，你不幫我，我自有辦法……　　不得不說，事情往往就壞在這種不知所謂的小人手中，錢啟建也算英雄一世，草根出身一步步走到市委書記的高位，也算是了不得了，可是偏偏就有錢偉這麼一個不成器的侄子，還鐵了心的要給他搞亂子……　　之後的幾日很平靜，一中到處傳言說錢偉會報復唐昱的話並沒有實現，對於錢偉這小子是錢啟建的侄子，一中自然也有不少人知道，還以為會和唐昱發生大衝突呢，不過這件事似乎就這麼有頭無尾的結束了，這讓一些知道錢偉身份的人很是疑惑，市委書記的侄子和市政府秘書長的兒子鬧矛盾，最後卻以市委書記的兒子退讓而結束，怎麼看，這件事都透着詭異。當然，想這些的，自然是像季良這樣的不上等次的小衙內，其他的同學，此時的心思還沒有這麼複雜的，大家此刻不過是高中生而已，還不會考慮這些東西。　　先不說一中校園內的詭異氣氛，反正錢偉此刻是面子大失，便是季良心中也有些看不起他，當然，可不敢把這種心思放到臉上，依然做着錢偉的跟班。　　此時市委市政府那裡的氣氛和一中截然相反，新來的市委書記和強勢的市長一直處在一種曖昧的狀態中，幾次常委會上，蘇幕儒提出的一些規劃和意見，錢啟建都是能贊同的贊同，自己認為不太好的也不反對，只是不發表意見。　　在這種曖昧的氣氛中，蘇幕儒的話有了絕對的權威，基本上任何意見都全票通過，這讓蘇幕儒最近心情很是不錯，當然，對於錢啟建的一些不觸及利益的決策，或是踩着邊線的東西，蘇慕儒這邊也盡量不會反對。　　但是蘇幕儒知道，這並不是代表着現在市委市政府就是自己的一言堂，他們之所以沒有提出反對意見一方面是自己在市政府的地位，一方面是自己和錢啟建還處在蜜月階段，錢啟建在還沒有徹底的在東陵站住腳前，是不會對自己有太大的抵觸情緒的，還有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自己所提的那些意見並沒有觸及到其他人的根本利益，既然對其他人的利益沒有衝突，這些老官油子又怎麼會在自己士氣正盛的這個階段來找不自在呢。　　雙方，現在都在不斷的小心翼翼的試探着對方的底線，看看對方的底線到底在什麼地方，每次的會議，都是一輪輪的試探。等到試探結束了，估計就是兩人正式衝突的開始今天，市委市政府就在這種曖昧的氣氛中舉辦了一次茶話會。　　茶話會的提議是錢啟建提出的，在蘇幕儒沒有提出反對意見，也就是說變相的默認的情況下，就這樣促成了。　　市政府的一間會議室中，此時已經坐滿了人，所謂茶話會么，畢竟不是正式的會議，娛樂休閑為主，所以此時會議室中的人們的坐位並沒有什麼規矩，隨意而坐，雖然如此，但依舊有那麼一絲看似凌亂的秩序存在。　　蘇幕儒坐在會議室最裏面一個靠窗戶的位置，手裡端着茶杯，笑着和旁邊的錢啟建說著什麼，在蘇幕儒和錢啟建旁邊零散的市裡的幾個副市長副書記，再往外則是幾個實權的局長副局長，會議室中的氣氛似乎很熱烈，是不是的傳出蘇幕儒和錢啟建的笑聲。　　其實這次茶話會最主要的目的所有人基本上都了解，只不過是錢啟建想要利用這次茶話會和市裡的各個部門間增進了解，相互熟悉的媒介罷了，至於有沒有其他的目的，可就沒有人知道了。　　“老唐啊，前幾天我可聽說你兒子把我那侄子的女朋友給搶去了啊，為了這件事我那侄子回家可是好一頓和我哭訴啊。”錢啟建笑着對唐天鴻說道，語氣中玩笑意味十足，所有人都聽出來他並沒有因為那這件事情而責難的意思，只不過是當做一個笑料來說的，既然說出來，自然便是揭過去的意思。不過這種小輩的事情拿過來在這兒說，這個錢啟建，在東陵市的處境還是有些艱難啊，倒是不知道什麼人無聊的把這事兒也給錢啟建彙報。　　唐天鴻當然明白錢啟建沒有拿這件事情說事的意思，怎麼說，說破大天這件事也只是小孩子之間的事情，當笑料還可以，但絕對不會是責難人的把柄，所以他只是笑笑，卻沒有說什麼。小輩之間嘛，什麼女朋友不女朋友的，都是當不得真的。　　倒是旁邊的蘇幕儒笑了起來，“是么老錢？怎麼我聽說的不是這麼一回事啊，我可是聽說是你那侄子橫插一杠子，來搶唐昱那小子的女朋友啊。”對於陳怡這個小女孩蘇慕儒自然也是知道的，畢竟唐昱那會兒可是在醫院裡邊躺了三天的，搞的蘇慕儒差點對這個清理的女孩也起了怨氣。　　“呵呵，你這老傢伙和真是夠護短的啊，我現在才想起來老唐家的那小子可是你的乾兒子啊，哈哈哈。”錢啟建哈哈一笑，也沒有在這件事上多做糾纏，反倒看向主管工業的副市長李玉勝。　　“玉勝啊，我聽說最近咱市的經濟沒有太大的改善啊，而且因為前不久房地產泡沫的事件還導致了經濟有些微下滑的趨勢，這可不是好現象。”　　李玉勝被問得一愣，不明白這話題怎麼突然就轉到了自己身上，更不明白錢啟建為何提起這件事，不由得斜眼看了蘇幕儒一眼，看到蘇幕儒臉上沒有任何錶情變化，依舊笑着喝着茶，似乎沒有什麼不妥，李玉勝安下心來，轉過頭對着錢啟建苦笑了一聲，“書記，我也正為這事煩着呢，最近正在四處跑着招商引資，我會儘快的讓東陵的經濟從房產泡沫中恢復過來的。”這自然便是官面上的套話了。　　書記管帽子，市長管經濟，雖然錢啟建這麼問似乎有些越俎代庖的嫌疑，但人家畢竟是書記，是東陵市名義上的一把手，掌控全局，也就是什麼都能插一手，人家都問了，李玉勝也只有回答了，更何況這是茶話會，又不是正式的會議，事前可是說好了可以暢所欲言的。　　嘿，其實現在還是蘇慕儒佔著大優勢，很多原本屬於市委的工作，都被政府這邊抓在了手裡邊，錢啟建這個市委書記，現在做的可不稱職，便是人事大權，蘇慕儒真正的發力的話，估計書記辦公會和常委會他都掌控不了。沒有人事權的書記，基本就是個空架子了。　　“哦，招商引資啊，呵呵，正好，我在上任東陵之前聽說過有兩家企業有要入住東陵的意向，你可以去聯繫聯繫，說不定真的能成功呢，雖然東陵市的經濟歸老蘇管，但是怎麼說我也是東陵的書記，東陵發展的越好，對我們大家不就越好么，呵呵。”錢啟建呵呵一笑，轉過頭看向蘇幕儒，問道，“老蘇，你覺得怎麼樣？”　　“呵呵，招來企業拉動東陵的經濟當然是好事，就是不知書記你說的是那兩家企業啊？”　　蘇幕儒此時已經知道了這才是錢啟建召開這次茶話會的真實目的，其他的什麼和東陵市各個領導拉近關係的說法都是借口，都是掩蓋，同時也隱約的猜到了錢啟建所說的那兩家企業是誰了，只不過還是問了一句。　　“我記得好像是安皖的訊飛集團和解氏集團，我也是無意中聽到的說這兩家企業有來到東陵的打算，後來我還專門派人打探了一下，才知道這兩家企業竟然是安皖省的兩家民營龍頭企業，如果把它們招來，對咱們東陵可以說是有百利而無一害啊，呵呵，老蘇，東陵的經濟歸你管，我幫你招來這兩家企業后，你說你該怎麼感謝我呢，我估計一頓酒是跑不了你了啊。”　　果然是這兩家，聽了錢啟建的話后，蘇幕儒心裏暗嘆了一句，默默地和唐天鴻對視了一眼。　　錢啟建這招很高，根本就沒有給蘇幕儒拒絕的餘地和理由，人家都說了，招來這兩家企業的政績可是算在蘇幕儒的身上，這即對東陵經濟有益又對蘇幕儒自己有益的事情，蘇幕儒又有什麼理由拒絕呢。　　雖然這個會議室的大多數人都知道錢啟建和這兩家企業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招來這兩家企業，對錢啟建來說，就可以說是找來兩個強大的盟友，但卻偏偏沒有任何理由拒絕，這就是錢啟建的高明之處。招商引資嘛，本來就是好事兒。　　“呵呵，這件事還是明天在常委會上討論吧，今天是茶話會，不談政治。”蘇幕儒也只有以這種借口拖延了。說來，這種事情似乎拿到常委會上邊，有些大材小用了。倒不是蘇慕儒非要拖延，只不過他現在還看不清楚錢啟建到底打的是什麼主意，雖然知道錢啟建是那邊推出來的利益代言人，不過以解家和沈家的矛盾，似乎不應該跑到遼海來。　　既然看不清楚錢啟建的牌路，蘇慕儒自然要稍微的拖一拖了，這自然也是無可厚非的，至於說上常委會，自然是託詞了，現在的常委會，基本在蘇慕儒的掌控之中，不會有什麼大的變數的。上了常委會，基本貫徹的就是蘇慕儒的意志了，現在的錢啟建，無論是書記辦公會還是常委會，都不能夠做到掌控全局，只不過現在雙方都在試探之中，各自有各自的估計，沒有撕破臉皮大張旗鼓的斗罷了。

# 第一百九十一章 預售的銷售模式（一）

　　晚上唐天鴻回到家的時候家裡人正在吃飯，簡單的吃過晚飯後，唐天鴻將唐昱叫到了書房中。　　凡是熟悉唐昱的人，已經沒有人在當他是小孩了，無論是唐家一家人還是沈家人，方家人或者是蘇幕儒，他們都知道唐昱擁有者超越年齡的見識、觀點和看法，經常會時不時的和唐昱談些事情，有時唐昱的某些觀點和看法，能讓這些老官油子和在商海中縱橫多年的人眼前一亮，甚至是茅塞頓開。　　進入書房后，唐天鴻簡單的將今天茶話會的事情說了一遍，自然開玩笑的說了兩句陳怡的事情，唐昱倒是沒想到，這種事兒會在茶話會上邊被錢啟建給先點出來，想來也是急於痛蘇慕儒處好關係，怕和蘇慕儒發生衝突吧，不過切入的這個點可不怎麼好，想來錢啟建也不會知道自己在蘇慕儒等人心中的分量的，自己可不僅僅是一個乾兒子那麼簡單啊。　　唐天鴻說起陳怡來打趣唐昱，唐昱自然不置可否的應付了過去，之後唐天鴻也沒有細問，兒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不能事事指手畫腳了，於是便問唐昱對於錢啟建招引訊飛和解氏集團進入東陵有什麼看法。錢啟建今天在茶話會上邊的提議，總是給人一種狼來了的感覺。　　市裡邊的其他人雖然不是很知道，不過像唐天鴻也蘇慕儒絕對是知道的，錢啟建與吉隆章家以及安��的解家、林家之間的關係都不且，這個市委書記的運作，裡邊就有着這三家的參与，當然，後邊還有沒有其他人的影子，唐天鴻不知曉，蘇慕儒或許也不知曉，沈睿鴻或許知道，但是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沒有給唐昱透露，不過錢啟建與安��的這兩家民營巨頭之間的關係不淺，這個東陵市上層的不少人都是知道的，現在錢啟建要大張旗鼓的讓林家和解家入主東陵市，怎麼都給人家一種狼來了的感覺。　　事實上，自打四月份之後，東陵市的企業就有些複雜起來，局面不想以前那般清明了。以往的時候，東陵市裡邊的民企自然是以蔡明財的萬建為大，東陵市裡邊也沒有什麼大型的國企。不過自從四月份陳松威的事情過後，東陵市企業的局面就複雜起來，先有省城民企的龍頭吉隆章家來插手，現在又有安��的林家和解家插手，讓局面越發的複雜起來。　　事實上，在唐昱前世的時候，東陵市直到98年的時候還是萬建一家獨大的局面，直到九八年之後陳松威倒台了，東陵市裡邊才被外來的企業插足，漸漸的有了過江的猛龍來這裏尋找機會，不過這一世，顯然意味唐昱這隻小蝴蝶震動的翅膀，讓東陵市的企業局面，提前的複雜起來。就現在來說，吉隆章家已經藉著萬建把手伸到了東陵市裡邊，要做那過江的猛龍，而安��的解家和林家既然把錢啟建推出來了，那入主東陵也是遲早的事情。這樣三家過江的猛龍插足東陵市的事情，讓東陵市原本就複雜的政治局面，要更加的複雜起來。　　書房裡只有唐天鴻和唐昱父子兩人，所以唐昱也沒有客氣，自顧自的坐在了書房一側的椅子上，拿起旁邊茶几上的茶杯，淺淺的喝了一口，略思考了一下，便說道，“老爸你們該不會是認為狼來了吧，我倒是意味，這安��的訊飛和解氏集團入主東陵，似乎對乾爸並沒有壞處，反倒是大有機會啊。”　　說完，抬頭看了唐天鴻一眼，看到唐天鴻只是笑着看着自己，沒有什麼表情變化，想來心中也是早有了打算了，問問自己也不過是一人計短兩人計長罷了，便再次開口說道。　　“依我看錢啟建這麼做並不是打算對乾爸不利，訊飛、解氏入主東陵應該是一件雙贏、不，應該是一件三贏的是，訊飛、解氏的入主，最某方面是對錢啟建的支持，讓他在東陵能夠更加快的站穩腳，而因為東陵有了錢啟建的存在，訊飛和解氏在東陵的企業遇到的阻力也會相對的小一些，發展的也會更快，他們可以東陵為翹板，進一步的打開遼海市場；而乾爸作為主管東陵經濟的市長，訊飛和解氏的到來一定會拉動東陵的經濟，這兩家的入主，也可以算得上是乾爸的政績，所以我看訊飛、謝氏入主東陵，是一件三全齊美的事，市長管經濟嘛，這東陵市出了政績，功勞薄上邊自然要有乾爸的一筆，而若是出了什麼問題，卻可以順手推舟的推到錢啟建的身上，畢竟引入這兩家企業可是他的提議。”　　唐天鴻笑着聽着唐昱對這件事的理解，越聽，臉上的笑容越大，眼神中儘是濃濃的欣慰略帶一股子豪，有子如此，夫復何求，他和蘇慕儒之前也討論過這個問題，大致也是這麼想的。　　“呵呵，小子，說的不錯，你乾爸也是這麼想的，所以他今天說的明天的那個常委會只是一個過場而已，畢竟當時會議室里那麼多人都在，縱然你乾爸是市長，也不能獨裁啊，一言堂可是要不得的。”唐天鴻笑着認同了唐昱的說法，沒有再問什麼了。　　一言堂要不得，市長壓着市委書記搞一言堂就更要不得了。　　本來唐天鴻還想問問唐昱，問他訊飛和解氏的入主對蘇幕儒有沒有什麼影響，但想了想，沒有問出口，因為他知道這件事情根本不必問，兩人都知道答案。　　訊飛和解氏即使他們的資本再大，他們也是民營企業，在現在這個以“宏觀過熱，調控民企”為主旋律的時代，民企的地位是在不怎麼樣，民企根本就沒有和政府正面對話的資本，更談不上威脅一個市長了，政府如果想要為難企業，借口隨手拈來。所以說訊飛和解氏的入主，根本對蘇幕儒構不成任何威脅。　　當然，這兩家企業的入住，自然會牽動各方的利益，讓市裡邊複雜的局面更加負責，也方便了錢啟建打開局面，畢竟林家和解家都是親近錢啟建的，自然會對錢啟建有利，不過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要做出些成績，必然要做出妥協的，蘇慕儒也不能硬卡着不讓人家進來。而林家和解家敢入住遼海，顯然就此事已經與沈睿鴻達成了諒解和妥協，要不，以解家和沈睿鴻結下的怨，他們是斷然不會來遼海的。既然人家與沈睿鴻都達成了妥協，東陵市這邊自然也不能硬卡着的。局面雖然會對錢啟建比較有利，不過對蘇慕儒也會有利的。　　就在這父子二人聊得火熱的時候，門鈴響了，正在廚房刷碗的張雅惠胡亂的擦了擦手，跑到玄關打開了門，“天浩啊，怎麼這會兒過來了，快，快，快進來吧。”　　唐天浩笑着叫了聲嫂子后，拎着一兜子水果走了進來，順手將水果交給了張雅惠，張雅惠笑着接過水果轉身走向廚房，“你大哥和小昱在書房呢，你自己進去吧，我去把這水果洗洗，就不招呼你了。”　　“嫂子，還有吃的么，我還沒吃飯呢。”唐天浩揉了揉不見癟的肚子，唐天浩和其他普通的商人一樣，都有一個象徵式的老闆肚，此時雖然沒有吃晚飯，但肚子去依舊沒見小。說來他們這些商人，其實是最容易得胃病的，他們這些人，生活最是不規律，飯點沒個固定的時間，吃的東西大多數時候還要看別人的喜好而定，時間久了，很容易弄出胃病來。　　“怎麼？弟妹不給你做飯吃啊，跑到這蹭飯來了。”聽到聲響的唐天鴻和唐昱從書房中走了出來，剛走出來便聽到唐天浩捂着肚子說餓，不由得笑着揶揄了一聲。　　“哪啊，我還沒回家呢，我剛從公司出來，想了想，便來這蹭飯來了，好了大哥，先不和你說了，我這肚子都要造反了，嫂子啊，不用再炒什麼菜，你們今天剩下的那些菜就行。”　　“怎麼說我也得給你熱熱吧，急什麼，馬上就好。”廚房中傳來張雅惠的聲音。　　“哎呀，這肚子都餓瘦了。”唐浩天低頭看了一眼自己的肚子，小聲地嘟囔着。　　“呵呵，就你那肚子，我看就是再餓幾天，也不見得能變小。”唐天鴻聽到唐天浩的嘟囔，哭笑不得的說道。　　在一頓狼吞虎咽之後，唐天浩心滿意足的拍了拍又打了起來的肚子，滿足的打了一個飽嗝。　　“吃完了吧，吃完了就說說，怎麼回事，是不是公司有什麼事情了，今天怎麼這麼晚才回來，竟然連飯都顧不上吃。”唐天鴻在唐天浩一進屋后，就感覺到唐天浩可能有事。　　唐天浩抬頭，剛要說什麼，便被唐天鴻抬手打斷了，“走，進書房再說。”　　進書房說並不是怕張雅惠他們知道，而是因為這是唐天鴻的習慣，他習慣於在書房處理公事，唐天浩公司的事兒，也算是公事了，在走進書房前，唐天鴻的腳步頓了頓，“小昱你也進來。”叫唐昱進去自然是指望唐昱了，唐昱在商業上邊的智慧以及嶄露頭角，唐天鴻和唐天浩自然都要聽聽他的意見的。　　“說吧，什麼事？”當最後面的唐昱進入書房並關上門后，唐天鴻率先開口問道。　　“哎。”還沒說話，唐天浩先嘆了一口氣整張臉垮了下來，面露苦色，“還不是公司的那一攤爛事。”　　“資金緊張？”唐天浩剛開口說一句話，唐昱便開口猜道，他這幾天倒是也有些耳聞，看唐天浩現在把攤子鋪的這麼大，估摸這如果出了問題，也應該是資金問題了，以唐天浩這會兒在東陵市的地位，各個關節都很容易打通，除了大筆的資金，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了。　　唐天浩頹然的點了點頭，承認了唐昱的猜測，“淘金大廈項目已經進入了中段，一期的基礎建設已經完成了，我們正要展開接下來的建設，可是突然發現資金不夠了，淘金大廈的耗資遠遠超過了我們初期的預算，以前的每一個項目，銀行方面都會給與很大的幫助，但是自從海南樓市泡沫后，銀行銀根緊縮，想貸出款太難了，特別是房地產商，根本就沒有可能，這段時間我跑銀行已經快跑斷了腿了，嘴皮子都磨破了，但是銀行那邊就是不鬆口，一毛錢都不吐，這幾天都愁死我了。”　　唐天浩嘆了口氣，抬頭看向唐天鴻，道，“所以我今天來找大哥你了，你看你是不是能和蘇市長說一聲，讓他放個話，讓銀行鬆鬆口，先貸出個一兩千萬，我的信譽蘇市長也知道，絕對不會拖欠，只要資金稍稍寬裕，我第一時間便會把銀行的貸款還了，現在我只是要應應急，如果再沒有在資金注入，我估計公司內現在的資金最多也就堅持半個月，半個月之後恐怕就要因為資金短缺而停工了。”　　聽着唐天浩的話，唐天鴻皺起了眉頭，想了想，搖頭道，“恐怕即使我把這件事告訴老蘇，老蘇也無能為力，銀行系統你又不是不知道，銀行系統是直線管理，政府根本就無權干涉銀行的資金走向，而且就算老蘇的話能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在新任市委書記剛剛到任的敏感時期，老蘇也不會在這個時候做這種事情的，你清楚老蘇的性格，就算銀行是他家開的，他恐怕都不會為某一個人開後門，所以你恐怕要另外想辦法了，總之老蘇這條路是行不通的。”　　唐天鴻和蘇幕儒有十幾年的交情了，他太了解蘇幕儒的性格了，他那種正直的性格，絕對不會做這種走回門的事。若是一般性質的，估計無所謂，不過這種性質的，估計不太好辦。　　而且，即便是蘇慕儒出馬也未必能行的，五六月份中央定下的基調是銀根緊縮，這可不是一個地級市的市長能干預的，要不海南那邊也不會有那麼多的地產商人破產了。　　“哎。”唐天浩頹然的嘆了一口氣，他又如何不知道蘇幕儒的性格，他與蘇幕儒的交情雖然沒有唐天鴻那麼深，但是對這個市長行事作風還是知道一點的，他今天來找唐天鴻也是病急亂投醫的無奈之舉啊。　　事實上之前唐天鴻就說過他，別把攤子鋪的太大了，可是現在萬建遇到困難，若是綠都不趕緊趁機擴張的話，那唐天浩可不願意，以後再想碰到這樣的機會就難了，所以才急於擴張造成了現在的資金鏈緊巴巴的，有可能斷裂。　　事實上，唐天浩也不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不是非得需要唐天鴻的幫忙，事實上，他解決資金問題還有不少渠道，不過有些東西，是有風險的，唐天浩不大樂意沾手那些地下錢莊和非法的私募，所以這邊堵死了一個渠道。也有些人從不同的渠道知道了綠都擴張的時候遇到了資金問題，找上門來想入股綠都，這唐天浩也不是很願意，綠都裡邊是他前半生的心血，現在不過是小小的資金問題，他不想把股份讓出去。而且，這些人獅子大開口，若是價格合適的話，他也許還會考慮一下，可是那些人一個個吃人不吐骨頭的，唐天浩自然不願意，這些人裡邊，就有萬建和吉隆章家的說客，唐天浩自然不想看這些人的臉色。　　事實上還有第三條渠道，那就是找方建銘了，他和方建銘的關係不淺，方家現在有着大筆的閑散資金，從方家那邊拆借的話，自然可以度過這個危機，可是自從唐昱插進來方家的關係網之後，他便不想從方家那邊獲得資金。人情這東西，自然是越用越少，他自然是知道方家欠下了唐昱大人情的，若是從方家借錢，絕對能借出來。只不過他也知道方家欠唐昱的人情極大，若是用在這個上邊，多少有些不值得，方家的那種人情，說不準啥時候就能起大作用，還是不用用在這兒的好。　　事實上，今天過來這邊也不過是發發牢騷碰碰運氣罷了。他是搞地產的，自然知道國家銀根緊縮對於他們這些地產商會有什麼樣的影響，也知道這會兒，便是蘇慕儒擔著政治風險也未必能從銀行裡邊給綠都搞來資金。但是心中畢竟還是有些不死心，這麼好的擴張的機會就在眼前，無論如何唐天浩也不想看到這個機會從眼前白白的溜走。　　這個機會，可是近幾年綠都唯一可能趕上萬建的機會，錯過了這個擴張的機會，等到吉隆章家以及安��解家和林家完全的進入東陵市之後，綠都的機會就更小了。他也是消息靈通的人，今天茶話會上邊錢啟建提到安��解家和林家入主東陵市的消息他也聽到了，自然知道會對東陵市本土的企業造成衝突的，這才急了眼來唐天鴻這兒。　　所以，唐天浩不甘心啊，來這邊，多少有些碰碰運氣的想法，他知道自家侄子腦袋裡邊向來是有些奇思妙想的，這次自然也想看看能不能從唐昱這兒得個好點子，幫綠都度過難關，讓綠都大步向前踏進擴張，不過多少也知道，這種希望太小了，唐昱只是個半大小子，不是神啊，這種事情，是要用真金白銀來解決的，不是三兩句話一兩個妙點子就能解決的。　　事實上，在來這兒之前唐天浩就已經下定了決心，若是實在不行的話，就冒險拆藉資金了，不過這種拆借，自然說不上合法，要擔著很大風險的，若是唐天鴻不同意拆借的話，他就只能讓別人入股綠都或者從方建銘那邊借錢了，無論是哪種選擇都不是他願意接受的，不過為了綠都的擴張，也只能這樣了。

# 第一百九十二章 預售的銷售模式（二）

　　唐昱在旁邊看着唐天浩頹然的表情，心中也不是個滋味。　　因為唐昱很清楚，唐天浩今天之所以如此窘迫，其實裡邊也有着自己的原因的。　　話說，當初唐天浩為了支持唐昱的那個VCD項目，拿出一千萬換現在為止沒有絲毫意義的VCD百分之十的股份。雖然當初那個一千萬唐昱一提出來唐天浩就答應了，而且還說對綠都沒有影響，不過現在看來顯然不是那麼回事兒，萬建現在明顯就是因為資金的缺乏而放慢了擴張的步伐。　　唐昱可以肯定，當初淘金大廈的預算即使出現偏差也不會偏差太大，東拼拼西湊湊的話應該可以維持下去，但是由於挪用一千萬給了唐昱，這才使得淘金大廈項目出現資金緊缺的情況，甚至有可能導致這個項目流產，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綠都現在的情況就像不久前的萬建一樣，甚至比萬建還要糟糕，因為萬建有多餘的項目可以當做壁虎的尾巴，可以斬斷其中的一個項目從而保住其他的項目，但是綠都畢竟是新興起來的集團，底蘊無法和萬建相比，根本就沒有棄車保帥資本，現在的綠都除了這個淘金大廈的項目外，就只有一個還沒有形成氣候運用邊際效應的一片偏僻的房產，但現在即使將那塊房產賣掉，也無法維持淘金大廈的消耗，因為如果不懂得如何運用邊際效應聚攏人氣，那片房產根本就不值幾個錢，地理位置偏僻，又是那種廉價的居民住房。　　除了淘金大廈之外，綠都在地產上邊鋪的攤子很大，為的就是乘着這個萬建為難的時候大肆擴張綠都的影響力，如果有了那一千萬，綠都的擴張明顯可以好很多了，唐天浩也不至於像現在這般的為難。　　最重要的就是現在即使唐昱先把那一千萬還給唐天浩，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姜萬勐從斯高柏買MPEG技術使用權的費用，就是用二叔的錢，雖然只用了六百五十萬，但剩下的錢在最近姜萬勐的研製VCD中已經花的差不多了，科研是最燒錢的一個東西了，有時候你就是一下子砸進去幾千萬，恐怕都研究不出什麼玩意。而臨時從方建銘那邊調資金也不太好。　　現在從VCD那邊抽調資金給綠都也不現實，現在的綠都，缺少的僅僅是資金，有了大把的資金就可以加快擴張的步伐。當然，其實沒有資金對唐天浩來說也沒有什麼大的影響，綠都肯定不會垮了，只不過這次擴張的機會就要錯過了，無疑，無論是唐天浩還是唐昱，都不想讓綠都錯過這個機會。　　資金問題，資金問題……　　唐昱自然知道，唐天浩肯定也有辦法來解決部分資金問題的，只不過只怕代價不小，要冒不小的風險。若是放在以前，說不準唐天浩就做了，不過現在背後靠着唐天鴻和蘇慕儒，唐天浩也怕影響到唐天鴻，例如非法的私募就可以籌集到不少的資金，只不過現在的唐天浩大概不想走這樣的路子。好不容易上了岸，自然不想輕易的濕了鞋。現在已經過了資金積累的原始階段，那些半灰不白的事情，唐天浩現在大概是不願意沾手了。可是看着擴張的機會就在眼前，卻要白白的放過，唐昱可以想象唐天浩此時心中的不甘。　　現在，對於綠都來說，估計有多少資金就能幫助綠都擴大多大的市場份額，唐天浩需要的資金，估計也不是當初投入VCD的一千萬就夠了的。　　突然一個念頭閃電般劃過唐昱的腦海，令唐昱眼前一亮。　　“二叔，或許你可以試試‘預售’的方式。”唐昱抬起頭，笑着說道。一直在想着資金的問題，剛剛唐昱卻是忽然想到了香港那邊已經開始了的買樓花的那種模式，變相的把資金操作成本轉嫁到大批購買者的身上，這倒是不失為一種籌集資金的好辦法。　　房屋預售也稱商品房預售，樓花買賣，是指房地產開發企業與購房者約定，由購房者交付定金或預付款，而在未來一定日期擁有現房的房產交易行為。其實質是房屋期貨買賣，買賣的只是房屋的一張期貨合約。　　在唐昱的前世記憶中，前世的這個時候，這種“預售”銷售模式此刻應該在廣州、深圳那邊試行，是從香港那邊流傳過來的方法，暫時還沒有流行到內地。這種模式，其實開發商很是喜歡的，可以轉嫁很大一部分開發成本。　　不過這種方法現在挪到東陵來，恐怕還要疏通許多關節，畢竟預售房屋不是開放商的一句話就行的，還需要在政府註冊，需要政府的批准，同時還要有銀行的擔保，缺一不可。這種模式，無論是銀行那邊還是政府這邊，都要打通關節才好，不是三兩句話就能弄好的，不過如果運作成功的話，綠都作為這邊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不賺的盆滿缽滿才怪。　　在唐昱的前世的時候，中國房地產開發項目的主要資金來源是銀行貸款和房屋預售，開發商自籌資金所佔比例有限，也正是因為這種模式流行起來才造成房價節節攀升的，這種模式，等於消費者幫助開發商轉嫁了一大部分的開發成本。唐昱重生的那會兒，一些有門路的開發商開發一個樓盤，自有資金不到20％都能夠成功的開發。　　唐昱還記得那會兒在社科院求學的時候，還曾經和導師專門做過一次這方面的數據收集，好像是以上海為例進行的研究，上海那邊的房企自有資金2001年為18.84％，2002年為17.53％，2003年為16.94％。　　至於其他的資金大部分都是銀行的貸款和以預售的方式募集的資金，還有通過其他的一些融資方式募集而來，但其他的融資方式所佔有的比例小之又小，不足所有資金的10％。　　既然銀行現在因為海南房產泡沫而銀根緊縮，根本貸不出款，那麼就只有以預售的方式才可以一次性的募集到足夠量的資金，而且這種模式，對於綠都來說沒有什麼后遺症，可以很好的解決資金問題。　　事實上，這種模式也是國內地產發展的主流方式，最後都要走向這個模式的，只不過暫時來說限於政治等等方面的問題，還沒有在內地的地產開發商裡邊流傳起來，不過看起來也不遠了，遲早的事兒。　　“預售的方式？”唐天浩疑惑的抬起頭，看向唐昱。　　因為這種預售的方式現在中國才剛剛興起，早的時候只有香港那邊在買樓花，這會兒也只有深圳廣州那邊才有試點，內地卻是幾乎沒有的，所以唐天浩雖然是一個規模不小的地產開發商，對這個詞卻感到很陌生，不明白唐昱所說的那個“預售的方式”究竟為何。　　唐天鴻也不明白唐昱話中的意思，唐天鴻整天在是政府工作，接觸到的人也多數是政府官員，對於商海中的事情的了解，他還不如唐天浩了解的多呢。現在的商業日新月異的，早就和他大學讀經濟學的那會兒不一樣了，他現在這個經濟學碩士可不能算是貨真價實了。　　“房屋預售是新興的一種銷售模式。”　　唐昱為兩人解釋了起來，“國家也是剛剛出台不久，現在只是在深圳、廣州那邊進行試點，其他地方還沒有普及開來，我也是前段時間在一份報紙上看到的，為此我還特意去圖書館中查了資料。”說著轉過頭看向唐天浩，“二叔你還記得不，那回我在圖書館我叫你開車來圖書館接我的那回，我正是去圖書館查找這方面的資料。”這話絕對是瞎掰，唐昱到圖書館僅僅是為了打發時間，唐昱如此說只是為了打消唐天浩和唐天鴻對自己知道這事的疑惑。而且那種資料，圖書館也未必有，倒是從內部的一些文件上邊能找到一些資料，一些報紙上邊估計也會提到，找找總能找到的，關鍵是給指個方向就行。　　“哦，你是說遇到那個李小兵的那回？哦，我說你怎麼沒事跑去圖書館啊，原來是為了查這事啊，那你怎麼不早告訴我啊。”唐天浩在唐昱的誤導下，終於想起來那天的事了。　　“那不是因為那天我沒有查到什麼東西么，之後我又去了幾次圖書館，才找到這方面的資料。”唐昱裝傻充愣般的嘿嘿一笑，話音一轉，把這個話題拋到一邊，“我去了幾次圖書館才找到這方面的資料，原來這個預售的銷售模式早在很久以前國外就已經運用了，大陸這邊最早實行這種銷售模式的地方是香港，內陸今年才開始實行，但是卻還沒有普及，只在幾個經濟相對發達的城市進行試點。如果運用這種預售的銷售模式，正好可以解決到二叔你現在的資金短缺的困難。”　　唐天浩一聽可以解決自己現在的困難，原本苦瓜似的臉立刻開放成一朵花般，走到唐昱的身邊，“親切”的問道，“小昱，你快說，這種預售究竟是怎麼回事，又究竟怎麼實行，如果你幫你二叔度過這次危機，你要什麼，我都……”　　唐天浩說到這，突然停了下來，因為他也不知道唐昱需要什麼，似乎現在的唐昱什麼都不需要，他只知道唐昱很喜歡汽車，但唐昱現在已經有了方建銘給他的那輛寶馬了，那可是限量版寶馬316i coupe，全中國也沒有幾輛，再加上那和寶馬同等價值的軍牌，唐天浩知道自己恐怕也搞不來比唐昱現在那輛寶馬更好的車了，所以他話說道一半，便停住了，忽然腦海中靈光一閃，眼前一亮，嘴角露出一絲詭異的笑容，湊近唐昱的耳朵，輕聲說道，“只要你幫助二叔我度過這次難關，二叔我幫你搞定你老爸。”　　如果其他人聽到這句莫名其妙的話，肯定不明白唐天浩話中的意思，但是唐昱明白，唐昱知道唐天浩所說的那句“搞定老爸”是什麼意思，無非就是楊涵寧和唐昱之間的關係。不過唐天浩這話可就大發了，他能夠搞定唐天鴻那才怪。　　自己和楊涵寧的關係只有幾個人知道，他二叔唐天浩知道，宋宛如也在無意中撞破了他和楊涵寧的關係，可能鳳城區區長陶業驊因為那次在百聆見到唐昱和楊涵寧出雙入對，也多少能猜到兩人的關係，除了這幾個人外，其他人恐怕就不知道。　　而唐昱之所以讓唐天浩知道這件事情，一是知道唐天浩不會將這件事情亂說，還有一個考慮就是希望唐天浩能在自己的父母旁邊敲敲邊鼓，探探父母這邊的口風。不過這種事情，即便是發現了，唐天鴻想必也不會說出來的，頂多是默認的態度，若說是接受，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了。　　此時聽到唐天浩說幫忙搞定自己的老爸，唐昱心中自然是喜不自禁，不過也僅僅是想象罷了，唐天浩那點能耐他還不知道？自家老爸自己都搞不定，唐天浩又有什麼本事搞定，不過即使唐天浩什麼好處都不給唐昱，唐昱也不會袖手旁觀的，怎麼說唐天浩都是自己的二叔，怎麼說唐天浩這次的危機，都有自己的一部分責任，即使唐天浩任何好處都不許給自己，唐昱也會將這個預售的銷售模式告訴給唐天浩的，當然，又便宜不佔王八蛋，既然二叔許給自己好處，唐昱豈有拒絕的理由。　　“這可是你說的啊，我可沒強求你，不過二叔你既然答應了，日後可要兌現你的承諾哦。”唐昱嘿嘿一笑，輕聲的說道。　　“放心，你這小鬼頭，你二叔我什麼時候騙過你啊，只要你幫着你二叔我度過這次難關，姓楊的那小丫頭的事情就包在你二叔身上，你老媽那邊我不敢說，你老爸這邊沒問題。”唐天浩自信的說道。　　聽到唐天浩信誓旦旦的話，唐昱不禁喜上心頭，只要老爸老媽他們兩個搞定了一個，就好辦了，最怕的就是他倆結成聯盟，然而唐昱沒有注意到，就在他暗自高興的時候，唐天浩眼神中閃過的一絲狡猾的光芒。　　“你們叔侄倆在那嘀嘀咕咕着什麼呢，難道有啥事還要瞞着我說？”旁邊的唐天鴻看着唐昱和唐天浩神秘兮兮的樣子，不由得眉頭大皺。　　“沒有沒有，二叔就是再問關於預售的事情。”聽到唐天鴻的話，唐昱一驚，迅速的說道。　　“預售又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要說就大大方方的說唄，正好我也想聽聽你說的這個預售是怎麼回事？”唐天鴻似乎話中有話，什麼叫見不得人的事，聽得唐昱一頭冷汗。　　“所謂的房屋預售是指房地產開發企業與購房者約定，由購房者交付定金或預付款，而在未來一定日期擁有現房的房產交易行為。其實質是房屋期貨買賣，買賣的只是房屋的一張期貨合約。”唐昱笑了笑，繼續說道，“這個預售模式如果真的得以實現並推行的話，那麼二叔，不僅僅是二叔，應該說是對所有的地產開發商來說都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他們可以在房屋還在建造的時候，就可以提前收回大部分成本，不必擔心賣不出去，更不用擔心房屋積壓。”　　唐昱表面上笑着說著，心中卻在感慨，這預售的模式出現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不可否認，預售模式的出現，從某方面的確帶動了中國經濟的復蘇，推動了社會的發展，但是唐昱想到後世那比火箭升的還快的房價的時候，就不由得一身冷汗，有的人奮鬥了一生，為的就是擁有一棟屬於自己的房子，有的人甚至奮鬥一輩子都不夠。　　後世的房價之所以升的如此飛快，和這個預售模式有着直接的關係。　　房屋預售制帶來的銷售市場價格的“低開高走”，既幫助解決開發商的融資問題，提供房地產開發所需的資金保障，又帶來的房地產開發的“暴利”。這是因為：其一，“先交錢、后交貨”降低了進入房地產開發市場所需的門檻，降低了房地產商信用貸款需求，提高了開發上的資金流轉能力；其二，房屋價格的定價一般會定在平均價格之上，隨後房價的走高帶來的都是“額外”利潤。“持續高走”的房價極大地降低了房地產開發的高風險性。房屋價格持續高走，一方面激勵和激發了潛在的買房者的熱情和慾望；另一方面也滿足了已買房者的“消費心理”或投資期待。為居住而買房的人們看到不斷走高的房價而使已買的房屋價格升值欣慰；為投資而買房的人們在暗自計算着什麼時候出售，從而獲得最大的投資回報。當然，缺少其它可靠的投資渠道也是吸引房屋投資資金的原因之一。　　總之，唐宇認為，後世中國房屋價格的持續走高的主要原因是開發商與購房者相互驅動的結果。從開發商的角度而言，融資機制從根源上促使開發商聯合起來共同推動房價高走，只有這樣，他們的資金運作才會順暢，房地產開發項目才能得到順利進行。對消費者而言，或因誤導、或因對房屋市場預期值過高，很多人強烈認為房價不會“跌”，甚至會持續高漲，這無疑極大地刺激了房屋的超前消費或投資慾望，對後世的房價持續走高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房地產開發的融資機制需要不斷上漲的房價來配合，也就是說，融資機制是房價上漲的主要原因。如果房價不上升的話，哪個業主願意預先購買還沒有見過的房子？試想，如果房價在開發建設過程中保持不變，絕大多數業主都會持幣待購，等到房子建成后，通過貨比三家后再決定購買。廣大買房者如果持幣待購，不知道有幾家房地產開發商能夠有足夠的資金運作能力繼續從事房地產開發，而這個融資機制中最主要的就是銀行的貸款和預售房屋的預售金。　　房屋預售制的潛在風險：風險轉嫁給消費者和銀行；通過“炒樓花”等製造樓市虛假緊缺，藉機囤積抬高價格；逐步提高房價慢慢賣，造成期房價格低的幻覺等。唐昱認為，房地產開發的融資機制（依賴於房屋預售）需要不斷上漲的房價來配合，也就是說，融資機制是房價上漲的主要原因。這是因為，如果房價不上升的話（不需要房價下跌，只要房價不漲），哪個業主願意預先購買還沒有見過的房子？試想，如果房價在開發建設過程中保持不變（而不是現在的持續上升），絕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的話）業主都會持幣待購，等到房子建成后再決定購買。這樣（沒有房屋預售制），我想中國的絕大多數開發商（如果不是全部的話）都會面臨資金周轉問題，很多甚至會面臨破產的風險。　　所以，唐昱認為，這個房屋預售的銷售模式，是後世房價不斷上漲的根本和直接原因。

# 第一百九十三章 預售的銷售模式（三）

　　先不說這預售制對後世房產的影響，唐天鴻和唐天浩在聽了唐昱的解釋后，眉頭卻依舊沒有打開。　　“照你的說法，這預售的銷售模式似乎就是等於這沒蓋完的房子預訂出去，而且還收取價值不菲的預定金？”唐天浩在商海中縱橫這麼多年，唐昱剛解釋完，他便基本上將這個預售的銷售模式理解了。不過這種模式他之前可沒有接觸過，裡邊還是有着不少的疑惑。　　唐昱笑着點了點頭，“可以這麼理解，預售模式就是將房子預訂出去，在一定的時間範圍內，將房子交與買主，其實買主也沒有損失什麼，這預定模式和之前房地產交易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以前買主是先看房，后交錢，可以貨比三家，而預售模式則不同，它是先交錢，后看房，這其中買主可能就要承擔一部分風險，什麼風險呢，就是可能他要買的房子和買到的房子之間可能會有一些差別，其餘的方面對於消費者來說，和之前的房地產交易沒什麼區別。”　　唐昱頓了頓，繼續說道，“當然，二叔你的淘金大廈屬於商品房，而非住房，你的淘金大廈用的是租賃方式而非出售，但是也可以變通着運用預售的模式，只不過將預售改為預租，道理是一樣的。”　　“聽起來似乎很簡單，但具體實施起來，恐怕就要困難許多。”聽了唐昱的解釋后，唐天鴻低頭沉思了一下。他在政府工作，自然知道，這裏邊涉及到政府的政策，還有銀行等等方面的亂七八糟的問題，還有擔保，信譽之類的，總之聽起來似乎是個好方法，不過執行起來有些麻煩。　　唐昱點了點頭，面帶一絲苦笑，“的確不容易，在國內，這種銷售模式剛剛興起，僅有幾個城市在試點，所以對於這方面的政策國內幾乎等於零，而且，所有消費者都會對新興事物保持一種觀望的態度，想要讓消費者接受這種模式，恐怕還要費一番工夫。當然，主要還是政府和銀行這邊的問題，這兩邊解決了，其他的倒是好弄。”　　唐天浩在屋中來回的踱起了步，便走邊說，“讓消費者接受這種模式雖然不易，但也不是不可能，只要加大一下宣傳力度，讓消費者接受也不是不可能的，關鍵是這種模式需要的手續……”　　說著，唐天浩看向唐天鴻，雖然以前從來沒有接觸過這種銷售模式，但僅僅通過唐昱的解釋和一番斟酌，唐天浩便已經明白了這種銷售模式的關鍵，關鍵不是消費者是否接受，消費者的意識會隨着某些外部的因素很容易被改變，這件事的關鍵是那些手續上。　　首先，這種新興的銷售模式肯定是在政府的管制之內的，想要推出這種模式，恐怕到政府的許可。　　唐天鴻當然明白唐天浩看自己的意思，低頭沉思了一下，並沒有拒絕，也沒有直接答應，略略沉思了一下說道，“這樣吧，天浩，明天晚上你再來一趟，我明天到市裡去查查資料，既然小昱說了，這種銷售模式現在廣州深圳那邊做試點，那麼就應該已經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措施，我明天到政府里查查，明晚答覆你，如果這種模式真的可行，倒不介意將這種模式引進來。”　　唐天鴻這麼說自然有他的道理，這種事情，可不是他一個政府秘書長可以決定的，這種經濟政策，需要有蘇慕儒的拍板才行，現在又多了一個錢啟建這個不安分的因素，所以即便是真的可行，最後估計也需要花費一番工夫的。　　唐天浩聽罷，臉上的苦色已經完全化作滿面笑容，他知道，唐天鴻一定會將這件事情放在心上的，“好的大哥，那我明天再來。”唐天浩抬手看了看錶，“那我就先回去了，你弟妹還在家等我呢，再不回去她恐怕就着急了，電話恐怕就打過來了，哎，現在的女人啊，只要晚回去一會兒，電話就會蜂擁而至。”　　唐天鴻笑了笑，沒有說話，這種事情在商海中太常見了，官場上也不罕見，畢竟混跡在商海和官場中的人交際廣，經常流連一些娛樂場所，出現一些出軌的事情也是情理之中意料之中，能把握住自己的人，很少。唐天浩自然也要時不時的逢場作戲一番，家中之人兇悍一點自然可想而知。　　不過對於唐天浩的老婆，也就是唐昱的二嬸，唐昱其實還是很喜歡得，前世的時候，即便是唐天浩進了監獄也做到了不離不棄，獨自一人把孩子拉扯大，一直等到唐天浩出院，這裏邊的辛酸，唐昱這個經歷過的人自然知道這個二嬸前世的時候到底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自然希望二叔能夠好好對人家。不過商場上嘛，逢場作戲總是少不了的。　　說完，唐天浩便笑着走出書房，和在大廳中看電視的張雅惠打聲招呼，便向外走去。　　“二叔，記得你的話。”就在唐天浩消失在門口的前一刻，唐昱又忍不住出聲提醒了一聲。　　“你小子放心……”樓道中傳來二叔的聲音。　　第二天的常委會果然如預期的一般，以全票通過引進訊飛集團和解氏集團的提議，這種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情，又有誰會反對呢。錢啟建支持，蘇慕儒也支持，自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常委會依然是一派祥和的景象。　　同時，錢啟建也通過這次的提議，在常委會上稍稍樹立了一些威信，畢竟這個提議是他提出來的，提議通過，雖然對他沒有直接的利益關係，但也從側面肯定了他。不過官場上邊的事情，自然是不能單單以這樣定的。錢啟建這個市委書記，到現在為止，還是很窩囊的，什麼時候他能掌控了書記辦公會或者常委會這兩個裡邊的一個，他這個一把手才能算是名副其實，若是能兩個都掌控了，那就是名副其實的一把手，一霸手了。　　當天晚上，唐天鴻剛回家，便看到唐昱和唐天浩坐在大廳的沙发上，一邊看電視，一邊嗑瓜子，一邊聊天。　　“老二什麼時候來的啊？”唐天鴻隨口問了一句。　　“為了等老爸你的消息，二叔中午就來了。”　　還沒等唐天浩說話，唐昱便開口了，語氣中多少帶些揶揄的味道。唐天浩其實也不想這麼早來的，可是早上到公司后，心中便像有一團火似的，讓他坐立不安，沒辦法，只有先到這來了。這件事兒可是關係到綠都融資之後擴張的大事兒，他心中自然是有些着急的。　　今天是周日，所以唐昱沒有去上學，就在家裡陪着二叔聊聊天，下了幾盤棋，至於結果，都是以唐天浩告負而結束。他這個滿身銅臭味兒的商人，對這些東西自然談不上精通，完全是被唐昱拉壯丁過來虐待的。　　“哦。”　　唐天鴻應了一聲，沒有再在這件事上糾纏，說道，“咱們先吃飯，吃晚飯再談這件事。”　　可能是因為今天二叔在這的原因，今天的飯菜相比平時好了不少，張雅惠還特意加了一個菜。　　飯後，唐天鴻便把唐天浩和唐昱叫到書房中說起昨晚討論的事情。　　“我今天特意去查了一下小昱昨天說的那個預售模式的資料，也託了幾個人打聽了一下廣州深圳那邊的情況，確實是有這嘛事兒的。我今天也和老蘇將這件事說了一下，老蘇認為這件事很有可行度，老蘇說如果東陵引進這種模式的話，興許還能帶動一下東陵因為海南泡沫而一直低迷的地產市場，對東陵經濟的鞏固也有着促進的作用。當然，這種事情自然不能幾句話就定下來，還需要政研室那邊具體的研究一下，弄出個章程來才行，估計需要一些時間。”　　唐天鴻看到唐天浩進入書房后，也沒等他們開問，自己便先說了出來。　　說著，便從周中的黑色公文包中拿出了幾張紙，回過頭遞給唐天浩，說道，“這是關於房屋預售的一些材料，你拿回去看看，的確如你昨天所說的那樣，對於這種新興的房地產銷售模式，國家已經出台了一些管理規範，你如果想要預售房屋，首先要得到政府的許可，在房產局登記，同時，你還要得到銀行的擔保，和銀行的監督，你今天回去后，明天讓你的下面的策劃部做出一個企劃案來，同時擬出預租合同，這些都是要被政府和銀行方面審核的。”　　唐天浩接過唐天鴻遞過來的資料，一邊聽着唐天鴻的話，一邊低頭簡單的翻看起手中的資料，“嗯，大哥你放心，我明天就把這份資料交給下面，讓他做出一份報告來，我今天已經通知廣告部，已經讓他們策劃一下銷售廣告，想要讓更多的人認可這種銷售模式，這擴大知名度是必不可少的。”　　“具體的事情還是你自己做吧，我對這方面也不是很了解。”說著，唐天鴻再次從那個黑色的公文包中拿出了一張名片，遞給了唐天浩，“這是闞全傑闞副市長的電話，他是主管東陵的房屋建設的，他興許能給你一些幫助，有些事情，還是要看看人家的意見的。”　　一聽是闞副市長的電話，唐天浩立刻抬起頭來，幾乎用搶的方式從唐天鴻手中那個那張名片，他是房地產公司的老總，自然知道東陵這位主管地產的市長，雖然唐天浩一直都想結交一下，但始終都沒有這個機會，準確的說是這位闞副市長根本不給他機會，一位主管地產方面的副市長和一位地產商人頻繁的見面，這是很忌諱的一件事。所以，即使有着唐天鴻的關係，唐天浩也一直沒有和這個副市長搭上線。這會兒唐天鴻給他這個名片，明顯就是給兩人搭線了。說實話，這個名片上邊的信息，唐天浩閉着眼睛都能背下來，只不過通過唐天鴻的手中遞過來，那意義是完全不一樣的，也由不得唐天浩如此興奮。　　接過名片后，唐天浩這時才想到這麼明目張膽的找上門去，似乎不太好吧，對唐天鴻和副市長，似乎都有些不太好，而且人家也未必願意搭理自己。　　唐天鴻自然明白唐天浩眼中的疑問，笑了笑說道，“沒事，今天老蘇已經和闞副市長打過招呼了，而且在今天的會議上，老蘇也提了一嘴關於這種銷售模式的事情，所以你放心，闞副市長那邊不需要擔心的，你只管找上門去就好，也不需要有什麼壓力，這短時間多準備一下，政研室那邊如果有什麼資料，我會和你說的，你也做一些補充給政研室那邊，這樣上了常委會也好辦，政研室的章程要弄的好看點才行。”　　聽了唐天鴻的解釋，唐天浩這才露出放心的笑容，將名片揣進上衣的里兜里。　　“政府方面我能幫你的只能這麼多了，至於銀行方面，就只能靠你自己走動了，銀行和政府屬於兩個系統，我們說不上話，所以只能靠你自己了。”　　“這些就夠了，銀行方面我會想辦法的，這幾天為了貸款的事情跑銀行，銀行那邊的人都對我熟悉了，明後天我把他們約出來喝頓酒，這是估計就差不多了。”唐天浩笑了笑，語氣中有些輕鬆的味道，與政府這方面相比，顯然銀行更好擺平。當然，這個也是相對來說的，銀行這邊，主要還是看政府這邊的政策的，政府這邊通過了，銀行自然要配合的。在內地，這種模式其實已經有了先例，只不過只是一縣一市之地，規模不大罷了。反正這種事情，只要有理可循就好，不用摸着石頭過河。　　“那就好，不過老二，我還是要提醒你一句，別做出格的事情。”唐天鴻看了唐天浩一眼，沒有再說什麼。他也知道，自打經歷了陳松威的事情之後，自家這個二弟，在經商上邊步伐已經小多了，不像以前那般的粗放，就說這次的資金問題，合著他以前的性子，肯定會通過那些個半灰不白的途徑搞的，而不會弄的像現在這般的麻煩。　　“哥，你放心，有些事情我是不會做的，這不僅是為了我自己，同時也是為了咱們一家。”唐天浩當然知道唐天鴻所說的出格的事情是什麼，無非就是收受賄賂的事情，這些事情他是不會做的，做了不被發現還好說，如果事情稍一敗露，就很有可能連累唐天鴻甚至蘇幕儒，畢竟唐家的組成有些複雜，有官有商，由不得其他人不懷疑。　　唐天鴻點了點頭，沒有再在這個話題上繼續糾纏，轉過頭看向唐昱，“小昱，我聽說你最近和錢書記的侄子似乎有些不愉快，你說說是怎麼回事？”　　聽到老爸提起這件事，唐昱本來微笑的臉，立刻瀰漫起一絲苦笑，垂頭喪氣的將事情的經過講了一遍。這種事情，自然也沒有什麼好添油加醋的，唐天鴻對陳怡也很是熟悉，沒有什麼好隱瞞的。　　唐天鴻和唐天浩當聽說是陳怡拿唐昱當擋箭牌的時候，不約而同的笑了起來。　　“這個小丫頭反應夠快的。”唐天浩笑着看着唐昱，意有所指的說道，其實不僅是唐天浩，唐家所有人都看得出來陳怡對唐昱的那種微妙情愫，陳怡對唐昱的關心，在唐昱在醫院昏迷時對唐昱無微不至的照顧中就可以看出來，雖然裏面大部分原因是因為對唐昱的感激，但誰都看的出來，這裏面不僅有感激存在，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不過兩人都才這般年紀，這種事情也不好多說什麼，就任她去了便是，其實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至於那什麼錢偉的，唐天鴻就更不在乎了，只要唐昱不吃虧就好。不過唐昱，怎麼看都不像一個會吃虧的主啊。　　“沒大事就好，不過我還是要提醒你一句，和那個錢偉別鬧的太僵，免得影響你乾爸和錢書記之間的關係，最近還是要求穩，這個賣樓花的事情，也需要市委書記的通過才行，僅憑蘇市長也是搞不起來的。”　　唐昱點了點頭，小聲的嘀咕了一句，“只要他不來找我麻煩就好，我才懶得理會他呢……”　　不過也知道，蘇市長和錢啟建的蜜月期，估計還有一段時間，上邊對此事，估摸着暫時還是不理會，不過蘇慕儒也不能做的太明目張膽了，不能真的給搞成了一言堂，適當的讓步估計還是要做的，這大概也是兩人之間達成的默契。

# 第一百九十四章 楊涵琳

　　一天的學習生活結束了，唐昱背着一個黑色的書包隨着人流走出校門，和其他大多數童鞋又重又大的書包不同，唐昱的書包不大，裏面只是象徵性的放了幾本書和幾隻筆，其象徵意義遠遠大於實際意義，書包對於唐昱來說，只是一個高中生的象徵罷了。唐昱可不是乖乖的在學校上課的好學生，學生時代，對他來說不過是前世的會議罷了，並沒有多少現實意義，反倒是象徵的意義更大一些。反正無論是唐天鴻有或是蘇慕儒還是沈睿鴻，都不會同意唐昱不讀書的，說不得他也得再學校裡邊混日子了。　　剛剛走出校門，唐昱便看到不遠處停着的那輛扎眼的寶馬，透過車窗，隱約可以看到一個俏麗的身影。　　在無數童鞋們的羡慕眼光中，唐昱上了車。雖然張揚了些，不過偶爾張揚一下，滿足一下自己那小小的虛榮心還是不錯的，不過經常這樣就不大好了，對唐天鴻會造成不好的影響，會影響其政治生涯的，對唐昱也未必是什麼好事兒，不過偶爾來這麼一次還是很愜意的，唐昱自然樂意這樣美女香車的享受。　　“涵寧姐，我不是說過了么，你不用天天都來接我的，一中的地理位置很好，交通很方便，我走不上幾步就能走到直通我家小區的公交車車站，你又何必天天來接我呢。嘿，說不準哪天就被我家老唐給看到了，那可不好。”　　自從學會開車后，楊涵寧每天便風雨不誤的接送唐昱上下學，唐昱之前那句玩笑似的讓楊涵寧做專職司機的話，楊涵寧竟然當真了，不過這可不是個好趨勢。　　更可氣的是楊涵寧並不開車上下班，她開車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了接送唐昱，而她自己上下班卻依舊騎那輛早已半新不舊的自行車，每天早上早早的來到公司，把車開出來來接唐昱上學，晚上接唐昱放學，之後再把車開回百聆，騎着那輛自行車回家，每天早出晚歸的。　　唐昱知道楊涵寧之所以不願開車回家是怕她父親楊岐山多心，也同樣怕鄰里鄰居說些閑話，在老街那種可能是東陵最下層的生活環境中，楊涵寧驟然開回一輛如此扎眼的轎車，想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和議論都難。　　“誰讓我是你的專職司機呢？我可害怕你這個小老闆把我這個打工妹給炒回家了。”楊涵寧轉過頭，掩嘴笑了一聲，白了唐昱一眼。　　唐昱被楊涵寧那嫵媚的一眼看得心神一盪，頓時露出一副獃獃的色色的表情，直直的盯着楊涵寧猛看，“老婆，今天我們去宛如姐那棟房子去住好不好？”唐昱面帶一絲懇求。　　自從那次瘋狂后，唐昱已經很久沒有和楊涵寧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情了，主要是這段時間太忙，不僅唐昱忙，楊涵寧也忙，百聆剛剛步入正軌，投入生產，進入市場，楊涵寧這個財務部經理可以說從早忙到晚，哪裡還有閑工夫應付唐昱啊，唐昱第一次後悔自己答應了讓楊涵寧做這個勞什子經理，耽誤多少好事啊，正所謂春宵一刻值千金，這浪費了多少金子啊。　　楊涵寧略略歉意的看着唐昱，她感受得到唐昱忍的很辛苦，想想也是，一個年輕氣盛的大小伙子，而且還是一個剛剛嘗到其中滋味的大小伙子，讓他這麼長時間不沾葷腥，也難怪唐昱會如此急色。　　楊涵寧低頭思索了一下，猶豫着說道，“小老公，再等幾天好么，這幾天不行。”　　唐昱一臉鬱悶的嗯了一聲，也沒說什麼，看楊涵寧臉上的神色就知道是怎麼回事兒了，女人每個月都有那麼幾天，很是讓人掃興的，看來只能五打一了，自打有了楊涵寧之後，五姑娘距離自己的生活可是越來越遠了。　　不過這次唐昱可猜錯了，本以為是楊涵寧的生理周期到了，但是楊涵寧接下來的話否定了唐昱的猜測。　　“這幾天不行，我妹妹從省城回來了，我要在家裡邊陪她。”　　妹妹？唐昱略一思考，便想起來了，楊涵寧曾經和他提過，她的確有一個妹妹，好像叫楊涵琳的，這會兒正在遼大上學的，暑假還在那邊打工來着也沒有回來，自己也從來沒有見過楊涵寧這個妹妹，當然，現在的楊寒��，應該是他的小姨子才是。　　只不過唐昱心中有些疑惑，現在大學應該剛開學沒多久的，她這個妹妹怎麼這時候回來了？　　“你妹妹不是在上學么？怎麼回來了？”唐昱說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遼大在這個時候，應該沒有什麼假期才是。　　楊涵寧點了點頭，苦笑着說道，“我這個妹妹很要強，這次暑假並沒有回家，而是留在學校打工，接了幾份家教的工作，生活上基本不從家裡要錢，只是沒想到這次開學后，不小心在學校的樓梯上滑到，跌落了下來，左腿受了點傷，所以就回來養傷來了。”　　“受傷了？嚴重不？上醫院了么？”唐昱一聽此話，頓時有些緊張起來，這個可是自己的小姨子啊。不過問了也覺得多餘了，這麼大個人了，還會不知道上醫院？自己這一問卻是大驚小怪了。　　不過還是心中感嘆，上天為何總是為難楊涵寧一家，先是父親有病住院，為了給父親籌集治療費，為了妹妹的學費，楊涵寧將自己賣給了原稅務局局長尹匡虞做情人，好不容易在唐昱的幫助下逃脫虎口，生活剛剛有一絲起色，現在妹妹又受傷了，老天為何總是為難善良的人呢……　　看着唐昱那一臉緊張，楊涵寧的心中滿是幸福甜蜜的感覺，楊涵寧知道自己和唐昱之間不會有什麼結果，唐昱也不可能給自己什麼所謂的名分，但是楊涵寧很懂得知足，她不需要太多，只要一點小小的呵護就足夠了，哎，真是一個很可愛的女人！　　常言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放在楊涵寧這一家上，他們倒是夠可憐了，可是哪兒可恨卻是看不出來，這話卻也未必就正確了。　　“不要緊的，只是有些輕微的骨裂，我已經帶她去過醫院了，開過葯了，現在正在家養着呢。只不過傷到了骨頭，估計要將養一段時日，只不過這丫頭怕耽擱了學業，倒是帶回來一堆的書。”說著臉上倒是露出來些笑容，倒是有些為這個妹妹高興的意思。　　“怎麼不住院，在家裡有很多事不方便，有沒有徹底的檢查，從樓梯上跌下來可不是小事，最好全身上下都檢查一遍，特別是腦部，腦部的有些傷是不會立刻就表現出來的，別留下什麼後患和病根。”唐昱對楊涵寧草率的說法很是不滿，斜眼不經意間看到楊涵寧眼角上的一絲無奈，心下恍然，知道了是怎麼回事兒，“老婆，是不是缺錢啊？”　　“不、不不是，我前两天剛和周姐預支了兩個月的工資，藥費啥的都夠，只是我們這些百姓家的孩子沒有你們那麼嬌貴，經常磕磕碰碰的都習慣了，不必大驚小怪的，不過小妹她想要回家中將養一段時日的，住院卻是不必了。”楊涵寧輕笑了一聲，對於唐昱的細心很欣慰。　　“走，去你家。”唐昱沉思了一下說道，隨即笑了笑，“怎麼說也是小姨子，我這個做姐夫的也要關心一下才好。”這麼說著，唐昱的心中卻閃過東陵市的人時常掛在口頭的一句話，小姨子是姐夫的半拉屁股是，隨即暗嘆，有些邪惡了不是……　　對唐昱的話楊涵寧沒有猶豫，發動車子，向老街方向行去，她知道唐昱大概是愛屋及烏，因為她的關係對自家小妹也很是關心，如果今天不讓唐昱回家去看看，恐怕唐昱是不會放心的。　　半道上，唐昱讓楊涵寧在路邊的一個水果攤上停下，在楊涵寧無奈的目光下買了兩大兜水果。　　楊涵寧並沒有將車直接開到家門前，而是將車停到了小巷入口不遠處，大約是為了掩人耳目，畢竟，這輛車過於扎眼了，這麼開進去不大好。唐昱理解的笑了笑，沒有說什麼，拎着兩大兜水果和楊涵寧一起下了車，向楊涵寧的家走去。　　楊涵寧的家唐昱之前就來過幾次，自然是熟門熟路的，到了之後看見院門是半掩着的，估計是為楊涵寧留的門，楊涵寧笑着招呼着唐昱，一起走了進去。　　不大的小院中擺着幾盆菊花，現在正值九月，黃色的菊花開的很是燦爛，幾縷燈光從窗戶處映出，現在天色已經暗了下來，所以可以清楚地偷過窗戶看到屋中的情景，此時似乎正是晚飯的時刻，透過窗戶可以看到屋中有兩個人正圍坐在一個小炕桌旁吃着晚飯，其中的一個人唐昱認識，正是楊涵寧的父親楊岐山，之前便見過幾次，楊岐山也是認識他的。　　在楊岐山旁邊坐着一個穿着白色短袖的清麗少女，眉宇間和楊涵寧有幾分相似，容貌應該和楊涵寧不相上下，只不過臉色有些蒼白，身體也稍顯單薄了些，某些地方發育的不如楊涵寧這個姐姐，當然，也許是還在學校的原因。唐昱心中暗嘆一聲，知道這個少女就是楊涵寧的妹妹，楊涵琳了。　　可能是聽到院門的開門聲，楊岐山對着楊涵琳說了句什麼，走下炕，迎了出來。　　當看到楊涵寧身後的唐昱時，楊岐山愣了愣，隨即迅速的反應過來，熱情的將唐昱和楊涵寧迎進了屋。他在之前便見過唐昱的，也知道唐昱做過的不少事情，便是唐昱前一段時日救下陳怡的事情他也是知曉的。　　“唐昱，這是我妹，楊涵琳。”進屋后，楊涵寧指着瞪着一雙水靈靈大眼睛帶着一絲好奇之色看着唐昱的楊涵琳，給唐昱介紹道。不過說完也知道自己的介紹多餘了，屋子裡邊就她老爸和小妹兩個人，而且小妹一看就知道腿腳不便，自然一眼便能夠認出來的。　　說完，又再次看向楊涵琳，指着微笑着的唐昱道，“妹妹，這是……”　　說到這，楊涵寧突然停了下來，她還真不知道怎麼介紹唐昱，這倒是有些為難了。說唐昱是市長的乾兒子？如果這麼說保不準楊涵琳會胡思亂想，楊涵琳可是對這種事情有着一種與生俱來的反感，當初楊涵寧做尹匡虞的情人的時候，自己一不小心說漏了嘴，差點被小妹猜到，後來還和妹妹大吵了一次。　　就在楊涵寧不知該如何介紹唐昱的時候，唐昱將話頭接了過去，唐昱笑着看着楊涵琳，點了點頭說道，“你好，我叫唐昱，百聆的總經理助理，你姐的同事。”　　唐昱知道楊涵寧的顧慮，那次楊涵寧和楊涵琳吵架，唐昱也聽到了，事後也聽過楊涵寧說起過這次吵架的事情，所以唐昱雖然沒有見過楊涵琳，但對她的性格多少還是了解一些的。所以唐昱就接過了楊涵寧的話頭，拿出了那個徒有其名的總經理助理的職位。雖然看上去面嫩了一些，不過那裝腔作勢的模樣拿出來，還真就是一副總經理的模樣，也虧得他拿出了前世時候的架勢來。　　隨着兩人進來的楊岐山聽到唐昱的自我介紹，只是微微的愣了一下，沒有說話，楊岐山是知道唐昱的真實身份的，其實唐昱的身份早就不是什麼秘密了，在唐昱獲得十佳青年後，很多人都知道唐昱是誰，只不過楊涵琳在遼海上學，這次放假也沒有回來，所以自然不知道今年火起來的唐昱是何許人也。不過楊岐山卻是知道的，不提唐昱在之前幫楊家做的事情，單單是唐昱上次救了陳怡，老街就少有不知道這個“勇敢”的少年人的。　　知女莫若父，楊岐山看出來了自己女兒的顧慮，同時也明白唐昱如此說的含義，知道自己這個二女兒心中的某些想法，怕唐昱說出來引起什麼誤會，雖此刻的他倒是沒有懷疑過楊涵寧和唐昱之間的關係，畢竟兩人的年齡擺在那兒在，怎麼看也不像能扯在一起，倒是對唐昱拿出來的這個頭銜有些興趣，他倒是知道女兒在百聆上班的，卻不知道唐昱在裡邊還掛了一個總經理助理的頭銜。對唐昱他可是知道的，似乎今年才剛剛上高中吧，這就做了總經理助理，以後那還了得？　　“你好，你好，好年輕啊，應該比我還小啊，這麼年輕就不上學了么？”楊涵琳和楊涵寧一樣沒有心機，心直口快，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不過對唐昱的形容，好不容易才想出年輕這麼個詞兒的，這便是面嫩的壞處了。　　唐昱笑着搖了搖頭，“這個總經理助理只是一個虛銜，百聆的老闆你姐知道的，和我家有些關係，於是就給我掛了這麼個虛銜，其實沒啥實權的，就是掛着玩兒。公司的事我根本就不管，再說，我現在一中上學呢，可沒有多少時間管公司的事兒，恩，今天放學的時候碰到涵寧姐，聽到涵寧姐說你受傷了，所以我就過來看看。”唐昱笑着指了指自己身後的書包和胸前的那個小小的一中校徽，證明自己還是學生。　　“你還在上學就已經有自己的事業了，很了不起啊。”說著，楊涵琳就要從炕上下地，畢竟怎麼說唐昱都是客人，客人在地上站着，自己還在炕上坐着，多少有些不禮貌。倒是對唐昱說的那個百聆的老闆沒有多說什麼，虛銜也是銜啊。　　可是因為自己的腿受傷了，挪動了一下，頓時一陣鑽心的痛襲上心頭，楊涵琳不由得倒吸一口涼氣。　　這時唐昱才注意到楊涵琳打着夾板綁着繃帶的左腿，立刻上前將楊涵琳扶在炕上，“別動別動，我和涵寧姐是好朋友，你和我不用這麼客氣，在炕上坐着就好，不必下地。”　　當唐昱按住楊涵琳肩膀的時候，心跳微微加快了一些，畢竟楊涵琳是一個絲毫不遜色與她姐的小美女，雖然與楊涵寧比起來，還稍顯青澀稚嫩了一些，但卻有一種別樣的誘惑。心中暗罵自己畜生，這種時候還佔人家姑娘家的便宜。　　同時，唐昱心中也在暗嘆，真是太瘦了，顯得很是骨感啊，比起楊涵寧的豐腴來卻是差遠了，唐昱觸手之下，胳膊上儘是骨頭，根本沒有幾兩肉，看來楊涵琳在學校的生活不怎麼樣，否則也不能瘦弱至此。　　楊涵琳也沒有再堅持，順着唐昱手上的力氣，靠在身後豎起的枕頭上。　　唐昱回過頭責怪的看了楊涵寧一眼，眼中責怪的意思楊涵寧看得出來，他是在怪自己沒有讓妹妹出院，唐昱雖然不太懂醫，但也看得出來楊涵琳根本不是什麼輕微的骨裂，估計是骨折了。　　從兜里拿出在進門前從楊涵寧手中結果的寶馬車車鑰匙，拋給了楊涵寧，“涵寧姐，我看涵、涵琳姐傷的不輕，這車就先借你，明天你也不用去班上了，帶着涵琳姐去醫院仔細檢查一遍，如果與必要的話就住院。”扎一叫楊涵琳姐，唐昱還真有些不習慣，不過叫了一遍后，就漸漸適應了。　　楊涵寧感激的看了唐昱一眼，知道唐昱這是給了她以後開車回家的一個借口，同時也為唐昱的心細感到甜蜜，從唐昱在剛下車的時候就把鑰匙要過去就可以看出，這不是唐昱的臨時起意，而是早就計劃好了的。　　之後唐昱又在楊家坐了好久，還在楊家吃了飯，知道外面天色完全暗了下來，唐昱才起身離開。　　楊涵寧以送送唐昱的借口跟了出來。　　“唐……小老公，謝謝你。”走出院子，楊涵寧低着頭臉色微微泛紅，甜蜜的看着身前帶給自己安全感的小男生，似乎無論發生什麼事情，只要躲在那個並不算太寬敞的懷中，多大的風雨都會度過。　　“老婆，明天你不用去上班了，我會和周姐打招呼的，至於錢的方面你不用擔心，明天我會派人給你送過來的。”唐昱停下腳步，轉過身笑着對楊涵寧說道，此時楊涵寧那副小媳婦的模樣，看的唐昱心頭一陣火熱，決定等過段時間，一定要做些愛做的事情。　　看到楊涵寧神色間的遲疑，還沒等她開口，唐昱率先開口說道，“老婆你不用顧慮其他什麼東西，老婆的家人有事，老公出些力氣也是應該的，不過……”　　“怎麼了？”楊涵寧被唐昱的一聲不過將心提了起來。　　“不過老婆你是不是先獎勵獎勵你老公我啊，鼓勵鼓勵我。”唐昱邪笑着說道。　　“你……”楊涵寧一陣氣急，跺了一下腳，飛快的在唐昱嘴上蜻蜓一點，便帶着一連串銀鈴般的笑聲向遠處跑去。　　舔了舔嘴唇上殘留下的余香，唐昱邪笑着嘟囔着，“這隻是利息，遲早有一天我會讓你連本帶利都還給我的……”

# 第一百九十五章 馬家軍和生命核能

　　唐昱並沒有讓楊涵寧開車送自己，而是打車回來的，雖然唐昱對於出租車還存在一些恐懼感，但是遇到那“人言可畏”的大叔的事情已經過去了這麼久了，唐昱心中的那種恐懼感已經隨着時間的流逝減弱了許多，雖然還是有陰影，但至少他現在敢坐出租車了。　　在出租車上，唐昱給周曉虹打了一個電話，周曉虹沒有大哥大，那時候大哥大還是奢侈品，不是什麼人都可能擁有的，唐昱是往周曉虹家的座機打的，現在已經七點多了，周曉虹應該已經到家了。　　接電話的是一個聲音稚嫩的小女孩，聽到唐昱說找周曉虹，那小女孩說了一聲“等等，我去叫媽媽，媽媽在廚房做飯呢。”　　唐昱猜測這可能就是周曉虹經常掛在嘴邊的那個寶貝女兒吧，蘿莉清音，唐昱這次倒是享受了一次。　　很快，電話那邊便傳來周曉虹的聲音，唐昱把楊涵寧家裡的情況和周曉虹簡單的說了一遍，同時給楊涵寧請了一天的假。　　楊涵寧家中的情況周曉虹多少知道一些，前幾天楊涵寧預支工資的時候就和周曉虹提過一嘴，所以對於楊涵寧請假的事情，周曉虹沒有遲疑便答應了，只是在她心中還有那麼一絲疑惑，楊涵寧家中有事，為什麼要讓唐昱幫她請假呢，只不過這種事情周曉虹也沒有多問，她知道什麼事情需要自己了解什麼事情不需要了解。　　在掛電話之前，周曉虹囑咐了一句，讓唐昱晚八點左右看一眼市台的電視，說百聆的廣告在今天播出。　　唐昱應了一聲便撂了電話。　　李小兵天生的演員，拍廣告很成功，感覺很好，至於播放廣告的事情，吧百聆的背景東陵市少有不知道的，市台播放還是很容易的，省台自然也能上，不過那些黃金廣告位都是明碼標記的，什麼時段的廣告一秒鐘多少錢等等，這個是廣電都是定好了價的，倒是也沒有什麼可談的，不過這筆廣告開支，對於百聆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啊。以前的百聆，便是市台都沒有打過廣告的，若不是那會兒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只怕百聆早就垮在了姬長發的手中了，難為這樣一個廠子竟然能撐過了好幾年而沒有倒閉。　　撂下周曉虹的電話后，坐在出租車上的唐昱略沉思一下，又給二叔打了一個電話，讓二叔明天給楊涵寧送去一些錢，同時問了一聲‘預售’的事情進行的怎麼樣了。　　兩通電話結束后，唐昱家所在的那個小區已經遙遙在望了。　　到家的時候已經七點半左右了，對於唐昱的晚歸現象，唐天鴻和張雅惠已經不再大驚小怪的了，只是簡單的問了問唐昱吃飯了么，便沒有再多說什麼，唐家人已經不拿唐昱當做孩子了，他們已經看出來唐昱有自己成熟的思想和主見，甚至有了自己的事業（宋宛如交給他打理百聆的事情唐家人都知道），所有人都已經拿他當做一個思想上和自己平等的成年人。　　唐昱坐到電視機前的沙发上，拿起遙控器，換了幾個台，終於找到了東陵市市台，周曉虹剛剛讓他在八點左右的時候看百聆的廣告的事情，唐昱還沒忘。　　此時已經七點四十了，市台在轉播完央視的新聞聯播后，正在播放一部泡沫劇，至於名字，唐昱壓根就沒有關注。再活一世，那些肥皂劇卻是再也激不起他的興趣了，要麼記得完整的情節，要麼知道結局，要麼感覺太幼稚，總之除了新聞和社科，電視上邊卻是沒有能讓他感興趣的東西了，便是大熱的綜藝節目他也談不上很喜歡，人生也算是少了一大樂趣吧。　　所有人都知道在廣告中等電視劇的時候的那種煎熬，卻不知道在自己不感興趣的電視劇中，等待這廣告是更加煎熬的事。　　終於，在唐昱快要睡着的時候，那個你愛我愛你，你哭一會兒，我笑一會兒的泡沫劇終於告一段落，廣告來了。　　聽到廣告那略帶煽動行的聲音，唐昱立刻精神了起來，聚精會神的看着。　　看了兩個無用的藥品廣告后，唐昱終於看到了他想要看的東西，百聆電視機的廣告。　　一首優美的旋律響起，無數幽美的景色電影版一晃而過，最後畫面縮小，原來那些美景都是由一台電視機播放出來的，畫面再次變小，一個清新亮麗的美女出現在這電視機旁，一襲緊身旗袍，勾勒出身體曼妙的形態，那優美的旋律漸漸接近尾聲，這時美女笑着說道。　　“百聆百聆，一首歌一片情，百聆電視，拉近你與世界的距離。”　　最後，在屏幕的下方出現幾排小子，都是百聆電視機的銷售地點，在最後是一部諮詢熱線。　　看完百聆的廣告，唐昱笑了笑，心道，看來這次百聆所招聘的這些人真的不錯，這個廣告設計的很不錯，看吸引人眼球，特別是畫面中的李小兵那清純中略帶一絲嫵媚的造型，簡直堪稱經典。　　這廣告詞還是出自唐昱的手筆，在唐昱的記憶裡邊，好像是燕舞的廣告詞兒，然後被唐昱給盜用了，看起來用在百聆上邊的效果也是不錯的。　　廣告剛結束不到一分鐘，唐昱的電話響了，這個時候來電話，唐昱不用猜就知道是誰。　　果然，唐昱剛接起電話，那邊便傳來周曉虹驚喜的聲音。　　“唐昱，怎麼樣，這廣告的效果怎麼樣，你這個小老闆還滿意么？你想的這句廣告詞兒也絕了，廣告公司那邊都贊不絕口的。”　　“滿意，絕對滿意，特別是那幾句廣告詞，李小兵說的夠味兒，和我當初預想的效果一樣，夠硬，沒嘴明天這兩句話就成為了流行語了呢，我估計再過两天，百聆電視的銷售就會有所改觀。”　　唐昱對這個廣告給與了很高的評價，以唐昱十幾年後的眼光看這則廣告都很有看點，足可以證明這廣告做的確很出色了。不說他的那句經典的廣告詞兒，以及李小兵這個容貌和氣質絕佳的廣告模特兒，便是廣告公司製作的效果也是很出眾的，是百聆這邊花了大價錢找大公司做的。　　“具體有沒有效果，還要看過幾天才能看出來，對了唐昱，明後天我們將要進行貧困大學生資助的活動，省里的電視台已經打電話過來了，到時候省台回來人，至於央視來不來人還不好說，想想應該不大可能，畢竟我們的規模不是很大，對了，那天的活動你參加嗎？”　　說著說著，周曉虹想到了過幾天將要舉行的資助活動，畢竟唐昱是百聆的名譽上的老闆之一，怎麼也要和他打聲招呼，去不去是唐昱的事情，但是通不通知就是周曉虹的事了。以百聆的背景和做出的事情，省報的記者下來本就是應有之義，不過畢竟資金規模太小了，要不，運作一下，全國性的報紙都能給招來幾個記者的，說到底還是百聆現在資格不夠。　　“事情你安排吧，我就不去，我還在上學呢，不便拋頭露面。”唐昱嘿嘿一笑拒絕到，低調一直是唐昱的行事作風，能不自己出頭盡量不自己出頭。　　“那好吧，沒什麼事了，晚了，睡吧。”說完，便撂下了電話。　　現在剛剛八點多一點，唐昱沒有絲毫睡意，就坐在沙发上漫無目的胡亂的換着台，無論是前世還是今生，唐昱對電視沒有什麼興趣，除了偶爾看一會兒新聞外，基本上不看電視，這都是前世養成的習慣，前世唐昱在家中發生變故后，便下定決心學習，沒有多少時間看電視，等到畢業后，又繁忙於商海中的各種應酬中，看電視的時間就更少了，漸漸的養成了不看電視的習慣，有時甚至新聞都不看，因為唐昱覺得，所謂的新聞都是人家想要告訴你的東西，深層次的東西新聞中根本就沒有，新聞對唐昱唯一的幫助可能就是盡可能的知道一些已經发上過的事情。　　忽然，唐昱在遙控器上胡亂換着台的手指停了下來，電視上的節目吸引了唐昱的眼球。　　電視的頻道是中央五套，也就是體育頻道，此時屏幕中正播放着七運會中的女子1500米的長跑比賽。　　比賽很快就結束了，唐昱皺着眉頭看着屏幕中歡呼的運動員，唐昱如果記得不錯的話，這次1500米跑的前七名竟然全部都是馬家軍里的運動員，這時唐昱才想起來，在斯圖加特世界田徑錦標賽后，馬家軍又迎來了他的又一次輝煌，也就會在北京舉辦的七運會，也就是全國運動會，當時的“馬家軍”席捲田徑場，並集體大規模橫掃世界紀錄，女子中長跑各個項目都成了馬家軍的天下，他們包攬了七運會中長跑的金銀銅牌，其中的1500米馬家軍居然佔了前八名中的七名，3000米5人超世界紀錄。　　在這不久，馬俊仁便率先接觸廣告。　　那是唐昱經常能從報紙、廣播、電視中看到另一種形象的馬俊仁。　　記得好像是這年的十二月，一項中國體育知識產權最大的一筆民間交易，在馬俊仁和廣東今日集團老總何伯權的聯手策劃下誕生。馬俊仁憑着一張隨口叫隊醫開的“秘方藥單”：紅參、鹿茸、天麻、黃芪、枸杞子、阿膠、大棗、當歸，這張任何人都不覺得特別的方子，就是貼着馬家軍的標籤搖身變為“生命核能”，成為今日集團二次創業的物質基礎，不過他們為這項“知識產權”付出了1千萬人民幣。今日集團憑着馬家軍的名氣，加之大肆炒作，“生命核能”當年便在成都舉行的全國糖酒會上一炮走紅，隨後，今日集團又靠拍賣經銷權大發其財，一年之後1千萬又回到何伯權手中，當然“核能”的裂變效應遠不止這區區1千萬。真是無限風光在險峰，而在險峰的背後，馬俊仁和何伯權的大手隱約可見。　　而唐昱之前提醒方建銘的那個方案正是“生命核能”，唐昱前世在上大學的時候，專門和導師對這个中國一項體育知識產權最大的一筆民間交易進行了仔細的研究分析。準確的說是調查分析這筆交易所獲得的效益。　　這個和馬俊仁交易的何伯權先是同本鎮的四位小伙子辦了一家很小的飲料廠子，生產一種叫做“樂百氏”的保健飲料。　　這產品後來也遍布當今中國。而飲料業的競爭十分激烈，要想有大的發展絕非易事。何伯權創業之初自然也不會太順，產品出來后，他們也不過是肩扛手抱，沿街叫賣。想作廣告而無錢，就自己動手連寫帶畫，再把這一張張充滿渴盼的廣告紙片四處張貼，招襪顧客。但是何伯權這撥人高就高在走了一條智能型開發創業之路，又瞄準少年兒童這個大市場，敢於突破種種禁區，遂使企業連年躍進。後來發展成龐大的今日集團，推出了“樂百氏”和“反斗星”兩種名牌產品，年產值從當年的300餘萬元直線上升到超過兩億元，不過三年時光，雄踞國內同行業領先地位。即便是在廣東這塊商家競顯身手的戰場上，何伯權的速度也稱得上奇迹，廣東省委書記謝非稱之為“在廣東也不多見”的超高速發展。　　而這個“樂百氏”便是“生命核能”的前身，靠着這個“生命核能”，何伯權將今日集團一時間發展為全國知名的大企業。　　這筆交易絕對是一筆成功的交易其產生的利益將會是投資的幾倍甚至是十幾倍，唐昱不想讓方建銘錯過這筆利潤巨大的買賣，但是又擔心方家在投資會所之後，資金會出現緊張，所以唐昱只是微微提醒了他一下，至於會不會接下這筆生意，就只有看方建銘自己和方家的底蘊了。　　唐昱能做的，也僅僅是提醒罷了，想方建銘這樣的人，自然有自己的主見，不會輕易被別人動搖，而且類似於方家這樣的家族式的商業，很多事情不能貫徹個人的意志的，最後到底結果如何，卻要看方建銘的魄力了，唐昱總不會告訴人家自己是從十幾年後回來的，知道這種東西必然會大火。　　事實上，在方家經營飲料這上邊，唐昱給出過這麼多的主意，若是最後還成功不了，那可就說不過去了，單單之前唐昱說過的茶飲料，若是經營得當的話，年銷售做到十多億是很容易的事情，屬於典型的金牛型投資項目，而且屬於那種有成長為明星型潛質的項目。再加上現在的這個生命核能，若是好好利用馬家軍炒作一番的話，最後造成的轟動，肯定是難以想象的巨大。若是在這種情況下方家的寶之源還不能打響名氣，那就該懷疑方建銘的能力了。　　自然，對方家的東西，唐昱也不能過多的插手，該避嫌的還是要適當的避嫌的，就像上次，方建銘要給唐昱百分之十的股份就被唐昱拒絕了，而在此之前白白給了唐昱一千萬還有一輛車唐昱卻沒有拒絕，這裏邊的度，還是需要唐昱自己去掌握，也難為他，這般的年紀就要開始算計這些事情。

# 第一百九十六章 方建銘的邀請

　　頭一天晚上唐昱還想着方建銘，想着馬家軍和生命核能的事情，誰知道第二天一大早，在唐昱剛起來準備上學的時候，電話響了，真是想曹操曹操就到啊，倒是省了唐昱的電話。　　電話是方建銘打來的，是問唐昱有時間沒，想要邀請唐昱到省城聚聚，不過話里話外卻透着股神秘的意思，而且具體為了什麼事情，唐昱再三追問方建銘也沒有說，當然，即便是他不說，從他的話裡邊唐昱多少能猜到一點，心中還是忍不住的有些小激動。　　唐昱和老爸唐天鴻說了一聲，這幾天恰好沒事兒，於是打了聲招呼，便趕到長途車站，乘坐長途客車趕去省城。　　唐昱的那輛拉風的寶馬借給了楊涵寧，昨晚剛借的，也不能今天就要回來不是，更何況，楊涵寧今天還要用它接送腿部受傷的楊涵琳去醫院呢，自己就跟不能要回來了。老爹的公車唐昱自然也不想做，於是乎只得自己做長途去了。其實他在電話裡邊交代一聲的話，估計方建銘會直接派司機過來接他，甚至自己來東陵都有可能，不過唐昱想了想，還是自己做長途吧，就當體驗生活了。　　長途車比自駕車慢也慢不了多少，走的也是高速路，三個多小時就到了。　　唐昱走下大巴，隨手招來一輛出租車，趕去香榭苑，沈家那裡已經是唐昱來省城的一站地了，如果來省城不去那和沈家人打聲招呼，恐怕就會受埋怨的，更何況這麼長時間沒有見到沈家人，唐昱心中還真有些想了。倒是不知道，宋宛如、沈芸、小語馨這三個人，哪個在他心裏邊更想一些。　　出租車是別想開進香榭苑的，那門口的武警可有些晃人的眼睛，所以在香榭苑門口處，唐昱下了車，在出租車司機驚羡的目光下，唐昱走向門口的保安室。　　香榭苑這邊，為了方便唐昱到沈家，沈睿鴻的秘書早就給唐昱辦理了通行證，所以唐昱是可以自由出入香榭苑的，包括唐昱的那輛拉風的寶馬也是有通行證的，不過若是載着其他人進入的話，還需要通報登基什麼的，若是只有自己，那倒是省事兒，可以直接進去的。今天大概是新換了人，以前輪值的幾班的人都不在，所以滿臉狐疑的看着唐昱的通行證，最後還是沈宅那邊打過電話之後才放行，想來下次就認得人了。　　沈家這會兒只有四個人在家，鄭舒嫻、宋宛如和小語馨，還有一個小保姆，沈睿鴻一個大省長自然有無數工作需要他忙活，沈芸那小丫頭也去上學了不在家，那小丫頭可沒有唐昱這種逆天級的重生作弊器，學習還是要很努力的。曠課這種事兒，也就唐昱可以光明正大的做，老爸老媽還不怎麼說，沈芸卻是不行的，她可是個乖乖女，即便是有沈睿鴻這樣身份顯赫的老爸，在學校裡邊依然是個乖乖女。　　對於唐昱的到來，沈家一家人後很高興，小語馨這小丫頭自是不必說，看到唐昱第一句話便是唐昱哥哥抱抱，看着唐昱抱着小語馨嬉鬧，鄭舒嫻和宋宛如都在一旁微笑，不說沈家人見到唐昱高興，就是那個小保姆看到唐昱的到來，也是滿臉微笑，畢竟只要唐昱到沈家，沈家的飯菜就歸唐昱管了，這讓這個小保姆可是輕鬆了很多。　　在唐昱的張羅下，午飯一桌的飯菜在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中，準備好了，在唐昱和小語馨的笑鬧中，午飯愉快的結束了，唐昱簡單的和宋宛如說出自己這次來到省城的目的，向宋宛如借了她那輛雪弗蘭，和鄭舒嫻小語馨打了聲招呼，便出門而去。　　唐昱出門的時候已經將近兩點了，唐昱之前和方建銘約好了，三點在愷撒皇宮見面的。方建銘也沒想唐昱這麼雷厲風行的，上午剛剛提的事情，下午就專門跑到省裡邊來了。　　對於綿州的地形唐昱很是熟悉，畢竟前世在這座城市學習工作了好多年，大學是在綿州讀的，大學那會兒為了做兼職賺錢，幾乎跑遍了大半個綿州，而且大學之後他也一直在綿州打拚事業，混出了個人樣之後才回東陵，所以，唐昱對於綿州的熟悉程度，甚至超過了東陵。　　輕車熟路的來到愷撒皇宮，時間剛到兩點半，還不到三點鐘，唐昱本以為會在這等方建銘一會兒，誰知道剛剛到愷撒皇宮門口，便看到了方建銘的那輛掛着軍牌的寶馬，他倒是沒想到，方建銘竟然這麼早就來了。　　下了車給方建銘打了個電話，讓他出來接自己，畢竟自己表面上看起來才剛剛十七八，愷撒皇宮是綿州這個最頂級的娛樂場所，可未必會讓他這個年齡不大的孩子進入。　　電話剛撂下，徘徊在愷撒皇宮門口的唐昱便看到一個熟悉的人影从里面走了出來，正是方建銘的身影。　　“老弟啊，你可算來了，走，進去再說。”方建銘熱情的擁着唐昱的肩膀，將唐昱半拖半拽的拉近愷撒皇宮，有了方建銘的帶路，門口的那些保安自然不會再阻攔唐昱，方建銘是這裏的常客，他們自然不會不認識，倒是有些好奇唐昱的身份，不知道是什麼人能讓方家的這個太子爺跑出去迎接。要知道，方建銘這個人，在綿州也是出了名的傲氣，便是章家的那個小天才叫做章驊的，當年也被他搞的很是下不來台。這會兒親自出去迎接一個看起來十五六歲的半大小子，自然讓他們很是好奇唐昱的身份，不知道又是哪家的太子爺。顯然，他們把唐昱也當做了太子黨之類的人物的。　　跟着方建銘，唐昱順利的和方建銘進入裏面的一個包間中。　　包間不大，中間擺放着一個玻璃轉桌，這個足可以坐十人的轉桌此時僅有唐昱和方建銘，顯然方建銘僅僅請了唐昱一個人，並沒有請其他人。　　唐昱剛坐到椅子上，方建銘便將菜單扔了過來，“給，吃啥自己點，別客氣，這頓你方哥我請。”　　“呵呵，方哥請客，那我可就不客氣了。”　　唐昱可是不會和方建銘客氣，他也知道，一頓飯對於方建銘來說，根本不算什麼，就算唐昱挑最貴的點，一頓又能吃多少，一頓飯對於身家近十億的方建銘來說，只是打了一口哈欠的事，在這些事情上邊，倒是不需要刻意的去客套。　　唐昱手指在菜單上隨便的點了幾樣，便將菜單遞給了旁邊的服務員，“好了，就像這些吧，哦，對了，在開瓶飛天茅台。”吃的不怎麼講究，不過對於酒唐昱可沒客氣，好不容易敲詐方建銘一次，單單這瓶茅台就價值不菲，唐昱以前可是饞了好久的，就是舍不得買，這次倒是刻意幫着方建銘慷慨一番。　　“方哥，礦泉水那邊怎麼樣了？”飯間，唐昱和方建銘閑聊着。　　聽了唐昱的問話，方建銘笑着點了點頭，“已經差不多了，經過了一個多月的準備，遼海省內所有的大學都設立起了桶裝礦泉水的供應點，同時我也和一家飲水機廠談好了，也簽訂了合同，他們會提供給我飲水機，不僅是遼海省，一些鄰省省會的大部分大學也都設立了供應點，算起來我們已經在五六十所大學內都設立桶裝水供應點，時間還是太少，如果再給我兩個月的時間，我有信心將在國內大部分大學內都設立起這個桶裝水供應點。”聽方建銘話中的意思，他似乎對一個月內僅發展五六十所得大學的成績依然感到不滿。　　唐昱笑了笑，“方哥，五六十所就不少了，剛開始的時候肯定不會太快，貪多嚼不爛，等到把這五六十所大學全部消化掉，在向外發展也不遲啊，不過我認為這個消化的過程能縮短盡量縮短，畢竟發展這桶裝水供應點並不是什麼難事，也不需要太多的資金和關係，如果被其他人看出其中的效益，是很容易模仿的，所以最好還是在短時間內，盡可能多的發展幾家，和學校方面談妥后，就簽協議，承包下這一所學校的桶裝水供應。”　　“嗯，協議都簽好了，簽了四年的，你那天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我不是在喝酒么，我正是和教育局的那幫老傢伙喝酒呢，一下拿下這麼多所學校，沒有教育局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唐昱笑着點了點頭，沒有再說什麼。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終於，方建銘問出了今天邀請唐昱的真正目的。　　“老弟啊，那天你打電話的時候我正在應酬那些酸儒，你說的那個什麼馬家軍的事情我也沒太往心裏去，一忙活吧，就給忘了，知道昨天我無意中看到七運會，這才想起來，回頭和老爺子說了一遍。”　　說到這，方建銘苦笑了起來，“讓老爺子給我訓了一頓，老爺子告訴我，以後無論你說什麼事，我回去都要和老爺子說一遍，雖然老爺子不大關注商業上邊的事情，倒是對你小子說過的什麼很是重視，我無意中提了一口就惹得他老人家發了半天的脾氣。老爺子現在對你的感覺啊，比對我都要重視，搞的我現在都有些嫉妒你了。嘿，馬家軍還有那生命核能的事情，我提了一嘴老爺子就怪我沒有好好思量，嘿，那天在電話裡頭你沒有細說，我也因為應付那幫老夫子而沒有太在意，今天就咱們倆人，你可要好好地和你方哥我說道說道這件事。”　　說著，方建銘拍了拍唐昱的肩膀，“如果你今天不給我說清楚這件事，回家后，你方哥我有得挨老爺子的訓了，你小子在電話裡邊好像是說要好好的炒作一下，不亞於茶飲料吧。現在茶飲料的影響已經可見一般了，就等着市場的反響，不過這生命核能的事情，你還是要給我好好說道說道，要不是昨天看到了馬家軍在七運會上邊的表現，我都快要忘了你提的這茬。嘿，老爺子說，在經商上邊，咱倆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啊。”　　聽了方建銘的話，唐昱有些哭笑不得。什麼叫我說什麼，回去都要和老爺子再說一遍，看來以後自己和方建銘說話的時候不能太隨便了，可別自己放個屁，方建銘也兜着回去熏一熏他家那個老爺子，人家怎麼說也是個國老啊，看來自己說話以後要注意一點，和方建銘說話的時候不能當做只和他自己說話，還要當做和方家老爺子說話。不過這方家的老爺子嘛，倒是也有趣的緊，只不過這樣一來，方家欠下自己的人情只怕會越來越多，多到還不清吧。自己重活一世，腦子裡邊的東西可不是別人能比的。　　在唐昱接到方建銘的邀請電話的時候，唐昱就猜到了方建銘要問他這事，也不感到意外，近來能讓方建銘上心的事情，除了私人會所，估計就是這件事兒了，自己之前就和他提了一嘴，現在看馬家軍鬧出的動靜挺大的，自然便起了見自己的心思，這卻是沒有什麼奇怪的，笑了一笑說道，“方哥你知道什麼叫做名人效應吧，名人效應，是名人的出現所達成的引人注意、強化事物、擴大影響的效應，或人們模仿名人的心理現象的統稱。簡單的說名人效應相當於一種品牌效應，它可以帶動人群，它的效應可以如同瘋狂的追星族那麼強大。”　　見方建銘點頭，唐昱繼續說道，“現在中國最大的體育名人是誰？這無疑是馬俊仁帶領的馬家軍，馬家軍對於中國的體育事業有着划時代性的意義，我前段時間無意中聽到一個消息，說馬家軍之所以跑的這麼快，就是因為馬俊仁憑開的一份神秘‘秘方藥單’，我上次和方哥你說的意思就是讓方哥將這個神秘藥方買下來。這個秘方，現在可是傳的神乎其神的，在民間有很多的版本，眾說紛紜的。”　　“藥方？”　　聽到唐昱的話，方建銘沒有高興的意思，反倒皺起了眉頭，“難道你是讓我進軍藥品行業或是保健品行業？這不是個好主意。”　　九十年代初期的時候，是醫藥行業最為混亂的時候，由於國家對藥品的監管制度還不夠完善，導致了大量假藥充斥市場，直到幾年後，在出了幾起較大的假藥吃死人事件，國家才下決心徹底的整頓醫藥行業。再說保健品，這幾乎是個沒有道德底線的行業，方建銘自然知道這裏邊的道道，不大願意摻和進去，自然對唐昱的說法有些疑惑。　　唐昱搖了搖頭，笑道，“方哥你只怕沒有關注最近傳說的馬家軍的那些東西吧，看來方哥要好好調研一下才行。嘿，對於那個秘方，我們只要買下這份神秘的藥單，至於買下之後我們用這份藥單做什麼那就是我們的事了，我自然也不贊成進軍醫藥業或者保健品行業的，但我們可以做保健品飲料啊，打着這神秘藥方的名義做飲料。”　　說完微微笑了笑，“我們需要的只是馬家軍造成的轟動以及對這個神秘的秘方的炒作，至於這個秘方到底有沒有，又或者到底真不真，其實沒有多大關係的，我們只要炒作一下，高調的買下秘方，然後開發出一款保健型的飲料就可以了，這完全可以成為寶之源的主打產品的。”　　在唐昱的記憶中，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就將是保健品行業的風暴了，唐昱當然不會讓方家的“寶之源”卷進這場風暴，所以唐昱不同意方建銘進軍醫藥業，同時也不會同意他進軍保健品行業，他打算以這份神秘藥方的名義，做保健品飲料的，雖然依舊和保健品刮上點邊，但其本質卻是飲料，而非保健品。而且，這種東西，其實要的就是個唬頭，就像當初健力寶火起來也是因為運動，只不過是奧運會上被外媒稱為東方魔水，於是火了起來的，那麼寶之源也完全可以藉著馬家軍炒作起來的。當然，這具體如何炒作，這就有待商榷了，不過這種事兒，無論是對於方建銘還是馬家軍，應該說都是雙贏的事情。　　方建銘愣愣的看着唐昱好一會兒，好半天後，大力拍了一下桌子，猛地站起身大笑起來，“哈哈哈哈，兄弟，真有你的，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事情你也能做出來，好好好啊，哈哈哈，我現在是明白了，我們要的根本不是那個什麼所謂的藥方，我們要的是馬俊仁和他所帶領的馬家軍的名氣，利用他們的名氣，來打響咱們即將生產的這個保健品飲料，哈哈哈，這種主意虧你小子能想得出來。”　　“方哥你這是誇我呢還是損我呢。”唐昱苦笑道，搖了搖頭，繼續說道，“不過方哥也別完全將它做成飲料，在不影響口感的情況下，往裡面放些藥材，否則恐怕會被別人控告詐騙。其實開發出一款保健飲料也不是什麼難事兒，而且，人家馬家軍的秘方，也未必見得就是子虛烏有，或許是確有其事的，總之我們好好操作就是了，想必馬家軍那邊是不會拒絕這樣的好事兒的。不過方哥你可要抓緊了，看準了這個事兒的，可未必只有方家一家，或許也有別的人看重，方哥你到時候可別被人捷足先登了。而且，有可能的話，直接讓馬家軍的人代言最好。”　　“這些東西不用你小子教，你方哥怎麼說也是在這商海中混跡近十年的人，對這些有分寸。”　　唐昱點了點頭，沒有再說什麼，繼續埋頭和身前價值不菲的飯菜做着鬥爭，杯中的飛天茅台一杯一杯的下肚。　　這頓飯進行了兩個多小時才結束，看了看手錶，拒絕了方建銘邀請他耍耍去的建議，開着車子回到了香榭苑。

# 第一百九十七章 住院

　　回到香榭苑后，和沈家人的嬉笑玩鬧自是不必說，沈芸那小丫頭早在唐昱回來之前就已經放學到家了，乍一看到沈芸，唐昱突然有一種驚艷的感覺，都說女大十八變，這剛幾天不見，變化就這麼大了，可能是因為成為高中生的緣故，沈芸從心底里感覺自己已經成為一個大人了，眼神中的稚氣減少了很多，身體也隨着時間的推移逐漸發展出規模起來，雖然還沒有完全發育完成，但該凸的凸，該凹的凹，已經初現規模了。　　沈睿鴻是在七點左右才回來的，他剛當上省長不久，自然有許多事情需要他安排，雖然現在只是個代省長，但已經與省長無異了，只差在年底的省人代會上走個過場罷了，應該不會再出現什麼岔子，畢竟跳票這種事情在中國很少見的。嘿，國內的政治體制，就是喜歡這種調調，非得要這麼個過場，所謂的人代會，其實都是事先定好的基調，所謂的民主，也只能說是所謂的民主了。想東陵市發生的那種，陳松威策劃跳票的事情，其實數十年也難得一見的。一二把手，初時階段一般也不會把矛盾搞到這種程度，搞了這種事兒，二把手固然威信受損，一把手的政治生涯也要結束了。　　這次沈睿鴻並沒有再將唐昱叫到書房，可能是知道最近沒有什麼大事情，可能是對唐昱的能力已經有所了解，不用再考驗了，倒是讓唐昱輕鬆不少。和一省之長談論，其實唐昱還是頗有壓力的，即便他是個重生的人士，不過重生那會兒，他可沒有見過省長這般的大人物，當然，電視上見過不算，至於當面談話，前世的他可沒有這樣的資格。所以，每次和沈睿鴻談話，即便是與沈睿鴻之間還是親近，他還是要小心翼翼的，這便是地位上的差距了，自然而然的便會造成心理上的壓力，沈睿鴻不自覺間散發出的官威，還是很令人心悸的。　　沈睿鴻只是在吃飯和唐昱閑聊的時候提了一嘴百聆資助大學生的事，聽沈睿鴻的口吻似乎對這次活動很讚賞。這種事情，能傳到省長的耳朵裡邊，其實就已經是成功了，一個小集團策劃的一個小慈善的事情能傳到省長的耳朵里，這本就很成功，畢竟，一省之長關注全省的事情，百聆這個一丁點大的小廠子，若不是宋宛如的關係，哪會進了沈睿鴻的眼裡，估計省台這邊也是因為沈睿鴻的關照，要不估摸着就只有市台那邊了。對這種事情，沈睿鴻其實還是持贊成的態度的，權限之內給一些幫助卻是理所應當的。　　唐昱本來準備第二天就坐公交回去的，但是被宋宛如留住了，宋宛如要他在住一天再走，因為宋宛如自己也將會去東陵，到時候可以開車帶着唐昱一起回去，雖然百聆那邊即使自己不去，也會運作正常，但是如果總是不出現，難保公司員工會生出其他的情緒。　　唐昱心想反正自己回去也只是在學校獃著，聽着那些枯燥的課程，索性就在留這一天，給家裡打了一個電話，告訴家裡自己要再晚一天回去后，便安心的又在沈家當了一天的廚子。　　九月十五號，唐昱坐着宋宛如的順風車回到東陵，也就是在這一天，北京七運會閉幕，馬家軍宛如一股黃色旋風般，橫掃整個田徑賽場，而方家也僅僅通過一天的緩衝時間，在十五號這天憑藉著方老爺子強大的關係網，與馬俊仁取得了聯繫，正是磋商購買他口中那份“神秘藥單”的知識產權問題。至於這馬俊仁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個祖傳的秘方，這秘方又到底像不像傳說中的那般靈驗，其實到了現在已經沒有細究的必要了，現在已經炒作到了這個地步，這個或許存在或許不存在的秘方，即便是原本沒有，現在也有了，這便是炒作的力量了。　　將唐昱送回家后，宋宛如沒有停留，直接開車去百聆了，現在百聆的電視機在以前恆達的廠房生產，所以整個管理層也都搬到原恆達的那邊去了，以前百聆的廠房反而空了出來，只有那個研究室在用着，姜萬勐回來后，便在那裡正式的開展研究VCD的工作。　　唐昱的小叔唐天宇也在前幾天回來過一次，但只是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甚至連唐昱的面都沒見到，當天來到東陵后，直接前往VCD研究室，和姜萬勐商量一下，拿走了幾個VCD外層技術需要的攻克的幾個難關，便又再次匆匆回去了，當然，回去之前還是給唐昱打了一電話，目的不是問好，而是要錢。　　人家清華導師不是慈善家，幫你幹活你總的給人錢吧，雖然還沒有開始研究，但唐昱還是要先付一部分定金，其餘的要等到東西研究出來，再付清。　　有一點唐昱還是放心的，大學裡邊的導師只是幫你研究東西，接受委託之後他們只拿錢，至於其他像專利和產權，人家不會再染指，這種干私活的事，在清華已經是公開的秘密，所有人都知道，但是不會揭露出來的，教室的工資其實不怎麼高的，靠這種私活賺點錢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這種委託類型的活，一般委託方都是需要完整的專利的。像這樣的事情，唐昱在前世上大學的時候也沒少被導師抓苦工，幫助老師研究整理一些資料，甚至直接參与到裡邊也不是沒有的事兒，過後導師一般也會給參与的學生們意思意思，大致幾百塊的樣子，那會兒就已經讓大夥很是高興了，自然也不知道導師从里邊到底賺了多少。其實音樂學院的老師最是愜意了，唐昱前世的時候認識一個音樂學院的老師，這些老師經常幫人做私活，本着寫幾首歌啥啥的，報酬那不是一般的高啊，而且活還很多，超級多。　　回到家后，老爸老媽都不在家，無聊之極的唐昱在空曠的家中轉了一圈后，又再次出門下樓，在馬路上擺手招下一輛出租，坐上出租后，便向老街方向趕去。　　既然無所事事，就去看看楊涵寧的那個妹妹去吧，看看她的腿上怎麼樣了。　　輕車熟路的來到楊涵寧家，院門是開着的，在老街，白天只要家裡有人，是不鎖門的。　　唐昱輕步走了進去，楊岐山坐在院中，手中夾着一支用舊報紙卷的煙捲，雙眼無神的看着眼前盛開的菊花，眉頭緊鎖，不知道在想什麼，唐昱走進來也沒注意。　　“伯父，楊伯父。”唐昱輕聲的叫了幾聲，楊岐山才回過神來。　　“啊，是、是唐，唐公子啊……”抬頭看到眼前的唐昱，楊岐山明顯一愣，反應過來之後，卻又不知道如何稱呼唐昱，想了半天，想出了“唐公子”這種不倫不類的稱呼。　　“呵呵，伯父如果不介意的話就加我唐昱或者直接叫我小昱就行，我和涵寧姐是好朋友，伯父你不用見外的。”對於這個“唐公子”的稱呼唐昱很是不適應，讓唐昱想起了以前某部小說中的那個採花大盜，汗……　　“對了，伯父，涵寧姐和涵琳姐呢，涵琳姐去醫院檢查了么？結果怎麼樣？”唐昱問道。　　一聽到唐昱問起楊涵琳的傷勢，楊岐山飽經滄桑的臉上便滿是愁苦，重重的嘆了一口氣。　　“怎麼？是不是結果不理想？”看着楊岐山臉上的表情，唐昱心中已經知道了答案，但是忍不住問了出來。　　楊岐山沉重的點了點頭，沉聲道，“小昱你那天晚上走後，第二天小寧就帶着二丫頭去醫院檢查，拍了X光片，醫生說二丫頭的康復情況很不理想，由於在家康復的這個階段沒有注意，導致了斷骨有輕微的錯位，還要把什麼已經快要長在一起的骨頭斷開，複位，哎，都怪我，要不是我為了省那兩個錢，二丫頭也不會遭這份罪，哎……”　　唐昱雖然不是學醫的，但一些醫學常識還是知道的，唐昱已經知道了楊涵琳的病狀了，沒有再繼續這個話題，唐昱問道，“楊伯父，你別擔心，這不算什麼大病，很快就會好的，對了，涵琳姐現在哪個醫院？我去看看。”　　“在鳳城區和諧醫院，小寧已經辦完住院手續了，要在那裡住一段時間呢。”　　“鳳城區和諧醫院？”唐昱前世在老街住了不短的時間，記得這家醫院，離老街不遠，是一家區級的小醫院，檔次只比普通的診所高那麼一點。“怎麼沒去市裡的醫院？”唐昱皺起了眉頭，那家鳳城區和諧醫院的醫療水品很有限，唐昱記得在前世的時候在95年的時候還因為誤診而導致一個三歲大的孩子因為耽誤了治療而死了。　　“還不是二丫頭那個倔脾氣，說什麼也不去市裡的醫院，說什麼傷的不重，和諧醫院就能治，不用去，哎，我知道她是擔心……哎……”擔心什麼楊岐山沒有說出來，但唐昱知道他說的那個擔心是什麼。　　楊家本就不富裕，後來又因為楊岐山的一場大病，讓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雖然後來因為楊涵寧的犧牲把病看好了，但依舊欠下一些債，楊家的情況楊涵琳雖然具體的不清楚，但也多少了解一些，所以才會在放假的時候依舊留在學校兼職家教，以減少家裡的負擔。　　“呵呵，伯父你別擔心，不會有什麼事的，我先去醫院看看。”唐昱安慰了楊岐山一聲，轉身走出來院子，在老街巷子的出口處攔下了一輛出租，向那個鳳城區和諧醫院趕去。　　在醫院大廳處費了好大一番口舌，那個護士大媽才不耐煩的翻看了一下身前的住院記錄，找到了楊涵琳的房間，二樓骨外科203房。　　和諧醫院這樣的小醫院，根本就沒有電梯，唐昱順了樓梯幾步走上了二樓，剛來到二樓，順着一條長長的走廊便看到不遠處一份病房門被打開，楊涵寧那略顯憔悴的身影出現在唐昱的眼前。　　楊涵寧抬頭間，也看到了樓梯口處的唐昱，“小昱……”　　唐昱不出現還好，此時一看到唐昱，楊涵寧突然感覺到所有的疲憊霎時襲滿全身，如果不是因為這裡是醫院，如果這裡是鳳城區的那棟房子里，楊涵寧知道自己一定會撲入那個還不算太寬闊的懷中大哭一場，就連心思單純的她此時也感覺到了上天的不公，為何給她家安排如此多的磨難，自己還好說，先是自己的父親，此時又是自己的妹妹，楊涵寧感覺到自己很委屈，如果不是因為這裡是醫院，他一定會抱着眼前那個人大哭一場。　　看到楊涵寧通紅的眼眶，唐昱也能感受到她心中的苦悶，走上前，微笑着撫了撫楊涵寧柔順的頭髮，“放心吧，一切都會過去的，一切有我。”　　“嗯。”楊涵寧強忍着落淚的衝動，強忍着投入唐昱懷抱的衝動，咬着下唇，狠狠地點了點頭，此時唐昱回來，楊涵寧感覺到前所未有的輕鬆，看着那張還略顯稚嫩的面龐，楊涵寧心中滿是甜蜜。　　“走，和我下樓。”唐昱輕輕的拍了拍楊涵寧的小腦袋，微笑着說道，轉身向樓梯口走去。　　“干什麼？”楊涵寧如同一個乖巧的小媳婦般亦步亦趨的跟着唐昱。　　“去辦轉院手續。”對於這所醫院的醫療能力唐昱可是非常信不過的，還是儘早離開這裏吧。　　“小琳她……”楊涵寧聽到唐昱的話，有些猶豫的說道，可是還沒有說完，便被唐昱打斷。　　“有些事情不能依着涵琳姐。”回過頭看了楊涵寧一眼，唐昱問道，“錢還夠么？”　　“夠、夠、夠吧。”楊涵寧不是很肯定的說道。　　“嗯，錢的事情你不必擔心，我會張羅的，現在先把涵琳姐轉到市一院去，那裡的院長應該還認識我，應該會盡心的給涵琳姐治療的。”　　唐昱或許對一院院長只是認識，但一院院長王貴成對唐昱可不僅僅是認識那麼簡單，在王貴成眼裡，唐昱可非平常人物，一個能請動眾多院士級別來匯珍的人，豈是普通人。　　當看到唐昱將楊涵琳轉到一院的時候，王貴成親自給楊涵琳安排的病房，本來他打算讓楊涵琳住唐昱上次住的那種豪華級病房，但被唐昱婉拒了，開什麼玩笑，唐昱上次能住上那樣的病房，還是借了乾爸蘇幕儒的光，本來他住在那裡就有些以權謀私的嫌疑，畢竟那是市領導的專屬病房，唐昱能住那樣的病房雖然有些勉強，但他多少沾了點市領導的光，怎麼說他乾爸也是市長啊，所以其他人也找不出什麼太大的毛病，但是楊涵琳就不同了，她不但和市領導沾不上任何干係，甚至她姐姐楊涵寧還曾經得罪過蘇幕儒，如果讓有心人知道楊涵琳住那種病房，雖然不算什麼把柄，但畢竟影響不好。　　“呵呵，我就託大叫你一聲小昱吧，反正你也我女兒的年紀差不多，我這麼叫你你也不吃虧，呵呵。”　　王貴成開玩笑似的說了一句，繼續說道，“小昱，你放心，你帶來的那個病人情況不是很糟糕，他腿部的傷原本只是輕微的骨折，但是因為康復過程不好，導致了骨頭有些移位，不過你放心，這也不是什麼大病，我會儘快安排她的骨骼矯正手術，之後再住一段時間院就不會有問題了。”　　唐昱笑着點了點頭，有了王貴成的承諾，唐昱也放下了心，唐昱身後的楊涵寧在聽了王貴成的話后，也露出了微笑。　　“手術沒什麼危險吧？會不會很疼？”唐昱還是有些不放心的問了一句，每當想到要將原本已經快要癒合的骨頭再次弄斷重接，唐昱就感到一陣毛骨悚然。　　“完全沒有危險，手術的時候我們會打麻藥，手術過程中肯定不會有疼痛的感覺，但等麻藥的時間一過，病人肯定會感覺到一點不適或者疼痛，但這些都是沒辦法的，過两天就會好的。”王貴成給唐昱簡單的解釋了一句。　　“嗯，那就拜託王叔叔了。”唐昱笑着說道。

# 第一百九十八章 杜大浩的轉變

　　都說不經歷風雨怎能見彩虹，或許這句話正是對杜大浩說的。他這個浪子，是真的回頭了，說金不換倒是也不為過。　　杜大浩從一個囂張跋扈的市公安局副局長公子淪落為現在幾乎與百姓家的孩子無異的位置，誰都不能怨，要怨，也只能怨自己。當然，他現在其實比大多數的人還是強了不少的，杜繼海現在雖然沒啥實權，但是一個處級的待遇還是跑不了的。　　說實話，杜大浩的本性不壞，只不過在父母的嬌生慣養下和周圍的一些狐朋狗友的攛掇下，做出了一些出格的事情而已，至少杜大浩還沒有將他老爸和後世的那個“李剛”畫上等號，而杜大浩自己也沒有後世“葯家鑫”的那種魄力。說到底，還是一個環境和教育的問題。　　當整個東陵市因為自己而陷入嚴打，大街上警車縱橫，警鳴四起，而自己只能躲在虎爺安排的小屋中的時候，杜大浩想了很多，考慮了很多，最後他害怕了，應該說他早就害怕了，自從自己開車撞傷劉舒蘭的時候他就害怕了，怎麼說那時的他也只是一個剛剛上初三的孩子，當父親因為自己的過失而從局長的位置下來的時候，他真的害怕了，後悔了。他不敢相信，如果杜繼海真的完全的垮了，他會怎麼樣，他的家庭會怎麼樣。　　雖然那時候父親回到家只是簡單的說了一句“我被停職了”，只是淡淡的看了杜大浩一眼，沒有罵，更沒有打，但是父親眼神中的那絲無奈和失望，令杜大浩的心陷入無限的悔恨之中，或許當一種情緒強大到極端的時候，就會變得瘋狂，杜大浩將所有的罪責轉移到唐昱的身上，他恨唐昱，簡直恨到了骨子里，恨屋及烏，連帶着唐昱周邊的人也恨了起來。　　深沉的悔恨勾起了杜大浩心中所有的負面情緒，他似乎變得比以前更壞了。　　他想報復唐昱，卻無能為力，那時的唐昱，根本就不是他所能算計到的，因為蘇幕儒被陷案的洗雪，唐天鴻一躍成為蘇幕儒的絕對心腹，而唐昱也成為了蘇幕儒的乾兒子，即使杜繼海依舊是公安局的副局長，杜大浩依舊無法和唐昱相抗衡，更何況杜繼海已經被他的莽撞連累，不再是副局長了。　　一瞬間，杜大浩從一個小弟馬仔無數的“老大級”人物，一下子跌落成為別人的馬仔小弟。　　為了討好蔡冠宗，杜大浩將陳怡介紹給了他，因為自己的父親從局長的位置掉下來，裏面有陳怡的關係，更因為陳怡與唐昱相識。　　當蔡冠宗為了討好唐昱不但放棄了陳怡，更是當著唐昱的面讓其他小弟胖揍了自己一頓，從此被驅逐出了蔡冠宗的圈子，季良等這些以前的小弟，現在對他也是大罵隨意。　　杜大浩離開了蔡冠宗，不，應該說是蔡冠宗拋棄了杜大浩，杜大浩被蔡冠宗徹底這件事不但沒有令杜大浩行事收斂，反而對唐昱的恨意上漲到一個瘋狂的地步。　　離開了蔡冠宗這樣的太子黨的圈子，杜大浩結交上了市井的混混明哥，目標依舊是陳怡，他要利用陳怡來打擊唐昱，但本來杜大浩只是想利用明哥教訓一下陳怡，卻沒有想到明哥見色起意，竟然意圖弓雖女、干陳怡，當一幫混混將陳怡堵在屋中，在一片猥瑣的笑聲中，杜大浩知道事情已經超出了他的控制，不過之後唐昱的出現卻令杜大浩欣喜若狂，恨意滔天的杜大浩立刻攛掇明哥收拾唐昱，事情的確像他想象的那樣展開了，唐昱最後的確被收拾了，而且還受了重傷，當唐昱倒下的那一刻，杜大浩突然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了，此時的他才想起來唐昱不是自己可以招惹的，如果唐昱不幸死了，恐怕自己也會跟着陪葬，甚至是自己的家人，也都會受到牽連，但此時後悔已經來不及了，唐昱就那麼倒在自己的眼前，可自己此時卻沒有絲毫快感，跑，這是杜大浩腦海中唯一的念頭。　　他此時的頭腦也不知為什麼，一下子清晰了起來，他知道自己不能回家，雖然家裡有自己老爸老媽，但這件事就連老爸老媽恐怕也保護不了自己，就在杜大浩茫然失措不知道欲往何處的時候，虎爺的手下找上了他，將他帶到虎爺為他安排的一個隱秘的地方。　　整整三天，整整三天的時間杜大浩就在那個小屋子里獃著，不是他不想出去，他如果出去的話，沒人會攔着他，但他不敢，他從和他在一起的那幾個混混的口中了解了外面的情況，外頭的人都在瘋狂的找着自己，這次連父親都無法保得住自己了，在那三天中，杜大浩想了很多，想到自己之前的所作所為，想到現在的處境，想到以後有可能就一直呆在那個高牆大院之內，杜大浩真的後悔了。　　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當虎爺的小弟告訴自己可以離開了，告訴自己已經沒事了，當杜大浩安全回到家中，他有一種重生的感覺，他第一次體會到，家是這麼溫暖。　　當杜繼海回來的后，杜繼海將杜大浩叫到書房中，這兩父子在書房中說了什麼除了他們倆外誰都不知道，但是當杜大浩從那書房出來之後，杜大浩變了，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經過了這次的磨礪，杜大浩已經將自己的這柄寶劍上的污穢洗凈，微微露出裏面的鋒芒。　　他見識了世態炎涼，見識了自家由盛轉衰時候的樣子，見識自家從賓客盈門到門可羅雀的轉變，見識了前天還對自己卑躬屈膝的小弟今天便不把自己放在眼中的樣子，更多的卻是，他認識到了自己以前的荒唐，知道了以前的錯誤，他後悔了，真的後悔了，他感覺自己需要做些什麼，看着日漸蒼老的杜繼海，他覺得自己也應該為了這個家做些什麼了。　　於是，從那天開始，杜大浩便是市圖書館的常客，他知道自己落下的太多了，還好現在開始追趕，似乎還不晚。　　在杜繼海的運作下，杜大浩進入了一中，他這個前市局的副局長，還是有些能量的，雖然日落西山人走茶涼，不過安排杜大浩進一中還是小事一樁。　　本來杜大浩是不打算上一中的，畢竟東陵市大部分的富商官員的子女都在這，最重要的是唐昱在這，他現在對唐昱的感覺很複雜，說是恨吧，他似乎沒有恨的資格，說是感激吧，感激他他讓自己重新走回正路，但杜大浩卻根本生不起一絲感激的情緒，此時他對唐昱的感覺似乎只有歉意，在虎爺那三天里，杜大浩前前後后的想了一遍他與唐昱的糾葛，似乎每次都是自己主動找上唐昱麻煩，可能自己落到此時的地步，就是報應吧。　　看着兒子一天一天的轉變，杜繼海心中滿是欣慰，浪子回頭金不換，雖然為了讓杜大浩回頭，杜繼海付出了太多太多，但杜繼海依舊感到非常值得，子女是父母的延續，父母的寄託，只要杜大浩能變好，付出的再多，杜繼海都不會感到不值的。　　中午午休，在學校食堂草草的吃完飯後，杜大浩疾步向教室走去，今天老師講的課有些地方自己還沒有搞懂，趕緊回去好好研究研究一下，杜大浩知道自己落下不少，如果再不抓緊時間，恐怕就永遠都趕不上了，他老爸杜繼海曾經說過，文憑這種東西，就是一張紙，說它沒用它就沒用，說它有用它就有用，無論是進入商海還是步入仕途，都無法缺少了他，沒有一張牌子硬的文憑，任何人都會低看你一眼，但你說它沒用，他還真的沒用，讀了十幾年書，步入社會後，書本中的東西用到的還不足百分之一，這十幾年的書基本上白讀，說到底，那張紙只是一個證明，有了沒用，沒了不行的一個證明。　　就在杜大浩剛走出食堂，無意中瞟到不遠處的小樹林中的一對男女，自嘲一笑，然後搖了搖頭就要走開。　　在高中校園中，這種成雙成對的現象並不罕見，所以杜大浩也沒有準備去打擾人家的好事兒，但是小樹林當中的那對男女卻吸引了杜大海的注意力，原因無他，因為這兩個人他都認識，那對男女中的女的杜大浩記得似乎是陳怡的好友，好像叫做余彤，經常能看到她和陳怡在一起，關係很親密，應該屬於閨中密友的那種關係，陳怡在一中一向以冷艷稱著，朋友少的可憐，異性幾乎沒有，同性也只有那麼幾個，對陳怡杜大浩還特意條查過，自然不會不認識這個陳怡的閨中密友。而那個男的杜大浩更是熟悉無比，正是當初自己父親還是局長的時候，經常跟在自己的屁股後面杜哥杜哥的叫，而等到自己父親失勢后，露出幸災樂禍神色的季良。　　對於這個季良，杜大浩非常清楚，以前的時候還不覺得，不過自打出事之後認真反思了一下，頭腦卻是清明了起來。　　在杜大浩的思想中，季良就是一個一肚子壞水的小人，自己以前做的那些壞事，十件中，有八件是他攛掇自己做的，包括那次自己開車將陳怡母親撞傷的那次，也是因為季良在看到唐昱開車來學校后，對自己施展激將法，這才令杜大浩一時腦熱，偷出老爸的車子開出來玩，這才闖的禍。可以說，自己變成如今這個樣子，裡邊季良有一大半的功勞。　　杜大浩的眼神只是稍稍在這兩人身上停留了一下，根本就沒有停下腳步，這兩人和自己沒有一毛錢關係，人家在那干什麼自己又有什麼資格過問呢，而且也不想問。不過還是微微有些奇怪，這兩個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卻是不知道為何能扯到一塊兒，和季良扯到一起，在杜大浩看來自然是季良又在搞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了，不過那和自己有什麼關係。　　杜大浩根本沒有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快步向班級走去，對他來說，現在學習最重要，往日里的那些誰讓，和他卻是再無關係了。對於季良，現在他也不想去追究什麼，更沒有能力去追究什麼，現在的他，身份比之季良卻還是有些不如啊，拼爹是拼不過人家的，而且，現在的杜大浩大概也不想去做那樣無聊的事情。　　他，是真正的變了，從骨子裡邊開始變了。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那是因為沒有經歷過真正的挫折，若是有了杜大浩這樣的經歷，浪子回頭卻也不是什麼稀奇事兒。　　高中的學習生活總是枯燥忙碌而又充實的，不知不覺間，一天就這麼結束了，童鞋們成群結隊的走出校門，各回各家各找各媽。　　“余彤，有什麼好事啊，今天竟然想起來請我吃飯了，你是不是有什麼是求我啊，我可事先聲明，吃飯可以，其他事情免談。”陳怡看着拉着自己胳膊往校外走余彤，笑着開玩笑道。　　因為陳怡平時整天以一副冷冰冰的面孔示人，所以她的朋友很少，少的可憐，除了在初中時候認識的蘇晴外，就是旁邊這個余彤了。異性的朋友，若是不算唐昱的話，那陳怡還真是一個沒有，認識唐昱的那會兒也是因為蘇晴的關係，要不她可不樂意和唐昱說話。記得兩人剛見面的那會兒，陳怡可是把唐昱當做豬哥的，即便是後來幫助了陳怡也沒有扭轉了在陳怡心中的形象，直到那次捨身相救之後……　　還真別說，陳怡和這個余彤還真是有緣，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一直都是同學，這也是余彤成為陳怡閨蜜的重要原因，余彤有什麼事情都向陳怡傾訴，陳怡也是一樣，閨房中的那些悄悄話相互彼此傾訴，關係非常好，所以兩人在一起的時候，陳怡也不會擺出那副冰山的面孔。　　“怎、怎、怎麼，沒事、沒事我就、就不能請你了，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不知為何，余彤聽見陳怡的問話，突然間緊張了起來，說話也不流利了，面色古怪，眼神閃爍，不敢正面看陳怡，和往日里可是大不一樣。　　看到余彤古怪的臉色，陳怡自以為是自己說中了她的心思，不由輕笑了一聲，“哼，你就騙我吧，你說不說，不說的話我不和你去了，不就是一頓飯么，你如果不說我就不去吃。”　　“真的沒什麼事。”聽到陳怡不去，不知什麼原因，余彤臉上出現一絲焦急的神色。　　“不說不去。”陳怡把臉轉到另一邊，作勢欲走。　　“別、別、別走，好、好吧，我說，我說就是了。”余彤一把拉住陳怡的胳膊，焦急的說道。　　“什麼事？”陳怡壓根也沒想走，只是想詐詐她，見她要說，便回過頭好奇的問道。　　“是，是……”余彤是了半天，都沒有說出什麼，旁邊的陳怡反倒有些焦急起來。　　“快說啊，是什麼啊？”　　“是、是、是我找了一個男朋友，嗯，對，我找了一個男朋友，想找你參謀參謀。”想了半天，余彤終於找到一個可以說服陳怡和自己走的借口。　　“男朋友？真的？誰？”　　話說這個余彤長得還算過得去，雖然不是什麼絕色，但也屬於中上之姿，但是至今也沒有看到過和任何一個男生表現出曖昧，知道自己這個閨蜜的尋友要求的陳怡自然很想知道她究竟看上了哪家的公子。余彤的話，倒是真的讓她心中有些好奇了。　　“走，吃飯的時候我再告訴你。”說著，拉着陳怡向校外的一家飯館走去。　　那是一家既是飯館有事旅館的二層小樓，一樓做餐廳，二樓則為旅店。

# 第一百九十九章 煮熟的鴨子

　　杜大浩推着老爸杜繼海前不久剛給自己買的變速自行車獨自回家，九三年這會兒，變速自行車才剛剛流行起來，擁有一輛已經很不錯了，很有面子的一件事情，杜繼海也是看自己兒子最近的巨大改觀，這才給他買的，以表獎勵。　　話說，初中的時候這小子還能經常享受杜繼海的專車接送的，不過這會兒杜家家道中落，他自然也沒了以往的享受，不過杜大浩經了那些事情之後，卻是對這些東西不是很在乎了，騎着自行車卻是自得其樂。不過他這小子以往紈絝慣了，卻是沒有什麼朋友，以往的一棒子的狐朋狗友，自打杜家家道中落之後便離他而去，其他的朋友卻是一個沒有，所以這小子現在是孤家寡人一個。　　剛走出校門，杜大浩便看到陳怡和余彤進入了那家即使餐館有事旅店的二層小樓，也不怪杜大浩會看到，畢竟陳怡可是一中校花美女榜的探花啊，走到哪都會引人注意的，特別會吸引男人的注意。更何況是陳怡這個人，這個讓他刻骨銘心的人。當初，他可是差點讓人把陳怡給輪了的，現在想想，卻是對這個小姑娘充滿了愧疚，越發的鄙視自己的過往，想想，自己以前怎麼會做出那種荒唐的事情，幸好陳怡沒事兒，如果真的讓自己當初的計劃得逞了，現在的自己，只怕也只能呆在監獄了，即便是被杜繼海保下來，和季良那幫子的人混在一起，遲早也要混到監獄裡邊，還要連累家人。　　不過杜大浩也只是看看罷了，即使腦海中有某種想法，也知道是不可能的，陳怡這座冰山可不是自己可以融化的了的。現在的他，卻是一心想着學習了，以往的一切，無論是蘇晴還是陳怡，對於他來說都是代表着過去那段不可知的日子里的東西，現在卻是不去多想那些東西了。　　搖了搖頭，杜大浩苦笑着將腦海中的某種想法甩出去，搖頭的過程中，忽然瞥見在那二層小樓的對面的茶館前停着的五六輛變速自行車，紅藍黃綠各種顏色，扎眼無比，變速自行車這時候還是新興物品，不是平常人就可以擁有的，特別是在還不算髮達的東陵，不太多見，更何況是一起停放這五六輛呢，尤其是那輛紅色的，杜大浩太熟悉了。　　杜大浩記得，那輛車應該是季良的，是杜大浩在幾個月前，他老爸還是局長的時候，自己陪着季良到東陵解放大路上東陵唯一的一家變速自行車店買的，這個紅色還是杜大浩給季良挑的呢，當初還在季良的忽悠下給墊付了好大一部分的錢，現在想想，那會兒的他簡直就是個冤大頭啊，完全被季良刷着玩。那會兒本來季良是打算買另外一輛綠色的了，但是在杜大浩“老大”似的口吻下，只好買下了這輛紅色的，所以杜大浩才能記得那麼清楚。　　杜大浩疑惑的看了看茶館前的那幾輛變速車，目光一轉，看向茶館對面陳怡剛剛進去的那個二層樓飯店，不由得皺起了眉頭，不知為何，此時杜大浩腦海中閃現出季良和那個余彤在小樹林中的情景，一絲不安在心中蔓延。隱隱的，他感覺到某些事情有些不對，可是一下子卻想不出來到底是哪兒不對來着，不禁嘆氣的搖了搖頭，看來自己離開了那個圈子，卻是真的離開了，連季良那伙人在弄啥都不知道了。想想以前，季良那些人，做什麼事情不要事先和自己招呼一聲啊，現在卻是完全的無視自己了，想想，還真是有些滑稽和悲哀。　　……　　且不管杜大浩這小子現在心中的感慨，錢偉最近很生氣，真的很生氣，一個小小的市政府秘書長的兒子竟然敢搶自己的獵物，而且家中的叔叔竟然不幫自己，這讓從小就嬌生慣養的他惱火之極。他當初一眼看到陳怡便把這個清理的小女人當做了自己的禁臠，一定要弄到手裡邊，哪想到這個女人不識趣，而且還有一個同樣不識趣的男人，搞的錢偉很是惱火。　　唐昱不給他面子，自然被他視為唐昱不知道天高地厚，可是自家的叔叔竟然在這件事情上邊不表態支持自己，反倒讓自己不要去招惹唐昱，這不禁讓他更加的惱火。　　男人對任何好的東西都有一種佔有的慾望，特別是對漂亮的女人，幾乎所有的男人都會把自己的女人當做自己的禁臠，不容他人染指，但是唐昱卻在他面前硬生生的搶走了自己的女人。在錢偉的眼中，陳怡已經成為了自己的女人，而陳怡說唐昱是她的男朋友，自然被錢偉視為唐昱搶走了自己的女人，錢偉認為，這種仇恨無異於殺父奪妻之恨。所以，對於唐昱，他是真的恨上了，早就有想法要給唐昱一個難忘的教訓，只是暫時沒有找到機會。　　至於陳怡，哼，得不到的總是最好的，越是得不到，就會越瘋狂的追求。　　唐昱“搶”走了陳怡，至少錢偉是這麼認為的，認為陳怡是被唐昱搶走的，但錢偉對陳怡的感覺不但沒有因此而消退，反而日益強烈，越發的想要佔有那個冰山美人的身體，每每幻想着陳怡那冰山般的面孔被自己的熱情融化，陳怡的嬌軀在自己的身下婉轉承歡的時刻，錢偉便激動得不能自己，心中得到陳怡的心就越加迫切起來。不過想想，那個冰山在唐昱的身下婉轉承歡，錢偉又被噁心到了，卻是越發的想要佔有陳怡。　　哼，明着來不行，自然還有其他的手段，這些個太子爺們，自然一個個都是膽大包天的主兒。　　小人不是那麼好做的，做小人的最基本條件就是要懂得看臉色，季良無疑做這點做的很合格，看到錢偉每天陰沉的臉，便知道他心中在想什麼，同是男人，季良多少明白點錢偉此時心中的感受，知道錢偉是想陳怡。對於那個冰山美女，季良自己自然不會沒有什麼想法，不過無論是以前的杜大浩還是現在的錢偉，都不是他能夠得罪得起的，他就是個千年老二的主，杜大浩被擠下去了，似乎好不容易就要熬出頭來，卻又跑出個錢偉來，而且同樣對陳怡感興趣，深知做人之道的季良自然在這些人面前要深深的隱藏自己的想法，或許還在想着，老大得到了玩膩了之後賞給他喝湯之類的想法。小小年紀就有這般的心機，不得不說，這個季良很了不起。可惜，這點聰明沒有用到正道上不說，還偏偏選擇了和唐昱作對……　　這會兒錢偉正為陳怡傷神，在季良的眼裡邊正是他這個小弟表現的機會，他作為一個稱職的馬仔怎麼會錯過這樣的機會呢，於是乎，暗自策劃了兩三天的時間，終於等到時機成熟的今天。　　“真的行么？”　　錢偉皺着眉頭低聲問着坐在旁邊一副老神在樣子的季良，雖然季良已經給他再三保證過，不會有事，但真到事情发上的這一刻，他心中還是泛起一絲猶豫，以前的他雖然也很囂張，不過這樣的事兒卻是沒有做過的，“那個丫頭會不會報案？”　　“偉哥，你就放心吧，今天保證幫你促成好事，而且應該沒有後顧之憂。”季良裝模作樣的端起身前桌子上的茶杯，淺淺的抿了一口，心中卻在暗暗的鄙視錢偉，有個市委書記的叔叔，卻是這般的優柔寡斷膽小如鼠，怪不得爭不過唐昱呢，不過這種心思他自然不會放在臉上，繼續說道，“偉哥你想想，這種事情既然發生了，那丫頭還敢聲張么？我估計她包還來不及呢，哪會聲張，更不會報警了，否則她以後也就別在東陵市生活了，就是周圍鄰居的口水都能把她淹死。嘿，若是找個照相機拍幾張照片，以後還不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　　季良這點說的倒不錯，九三年的時候社會風氣的確很保守，男女之間很是單純，受古時習俗的影響，女人對於貞潔還是很看重的，不潔的女人會受到其他人的排擠、鄙視甚至是謾罵。被強姦的人，報警的卻是少之極少的，大都怕損壞了自己的名聲。　　顯然，他們是在策劃着強姦陳怡了。　　“是啊，偉哥，你就放心吧，具體的事情良哥都已經安排好了，你現在只需要想想一會兒如何享受美女吧，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正所謂春宵一刻值千金，偉哥你可要好好的享受這段美好的時光啊。”　　旁邊的幾個人也跟着起鬨道，這些人都是幹部子弟，家中或大或小，不過都在體制裡邊廝混，以往的時候倒是團結在杜大浩的身邊，杜繼海倒了，他們就跟着季良，現在自然便順理成章的跟着錢偉了，門外的那幾輛自行車便是他們的，季良在杜大浩離開了圈子之後能把這些人掌握在手裡邊，也算是一種能力吧。　　“嘿嘿……”經過周圍的人的一番勸解，錢偉懸着的心也漸漸地放下去了，接着又想到一會兒即將展開的肉搏大戲，想着陳怡那曼妙的身材，錢偉的嘴角畫出一道詭異猥瑣的弧線。至於之後的事情，他卻是不怎麼擔心的，即便是事情最後被陳怡給張揚了出來，自己不是還有叔叔嗎，叔叔會幫自己遮掩過去的。　　一個市委書記，若是連侄子都包不下來，那倒是滑稽了。錢偉在心中如是的想到，所以，對於這樣的事情，他並不是很擔心，而且沒有任何的負罪感。　　這時，一直盯着對面旅館動靜的季良忽然看到余彤走出旅館的大門，向這邊擺擺手，頓時眼前一亮，笑着對旁邊的錢偉說道，“偉哥，煮熟的鴨子已經上桌了，等待着你的享用。”　　錢偉一愣，一時間還沒有反應過來季良話中的含義，“鴨子？什麼鴨子？”話音剛落，便明白了季良話中的意思，“你是說……”錢偉頓了頓，轉過頭看向對面的旅館，“你是說已經成功了？”　　季良沒有說話，只是笑着點點頭，此時他已經不用在說什麼了，說什麼錢偉也未必聽得進去。　　看到季良點頭，錢偉激動地滿臉通紅的站了起來，大力的拍了拍季良的肩膀，“兄弟，這情我記住了，以後有事儘管說，兄弟我一定儘力幫你。”說完，便不理會周圍幾人曖昧的眼光，飛快的向馬路對面的二層小樓跑去。　　季良看着錢偉急匆匆的背影，笑了起來，他等的就是錢偉這句話，有了這句話，他的這番張羅就不算白費。　　看着錢偉急匆匆的從茶館出來，奔向對面的二層小樓，杜大浩終於肯定了心中的猜測，他早就知道季良那小子是一肚子的壞水，沒想到這會兒竟然膽大包天的敢做這樣的事兒，今天見到了季良和余彤在一塊兒，再加上剛剛看到的事情，再結合錢偉和陳怡以及唐昱這三人之間的事兒，稍微一分析杜大浩便能猜到季良那些人在做什麼事兒，猶豫了一下，走向旁邊的食雜店，從書包中找出一個電話本，用食雜店的公共電話打了一個電話。　　錢偉杜大浩是認識的，兩人雖然沒有什麼交情，但是對於這位新來的市委書記的侄子，杜大浩還是能認出來的，杜繼海很早就給告訴他一中都有哪些官場中的子女，哪些商海中的子女，有哪些人可以結交，哪些人不能得罪，這都是官場上的必要的準備工作，雖然杜大浩還沒有涉足官場，但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杜繼海總是間接地或者直接的培養杜大浩一些官場常識。　　這會兒意識到了季良和錢偉想做的事情，杜大浩心中爭鬥了一番，還是決定做些什麼，不能眼看着這樣的事情發生。浪子回頭之後，他的好多想法都改變了，再也不是以前的杜大浩了。　　杜大浩本來是想打電話給唐昱的，這樣最直接，但是他卻沒有唐昱的電話號碼，想了想，他給剛子打了一個電話，剛子的電話也是杜繼海給他的，杜大浩記得當時杜繼海讓自己記下這個電話號碼的時候，自己還不以為然，真沒想到今天就用上了。這種社會上邊的大混混，偶爾還是能派上大用場的，杜大浩知道，這個剛子和唐昱之間的關係應該不淺，上次在老街就是剛子帶人去救唐昱的。　　市一院，唐昱和楊涵寧正安慰着撅着嘴的楊涵琳，對於唐昱和自己的老姐沒有經過自己的同意，就給自己辦理轉院，而且還是一院這種全市最好最貴的醫院，楊涵琳很是不滿。　　“涵琳姐，你別擔心錢的問題，這所醫院的院長我認識，他會儘快給你手術的，而且各種費用也會優惠很多，更何況你也不想想，涵寧姐現在是什麼人物，他現在可是百聆公司的財務經理啊，月工資兩千多呢，豈會在意這點小錢，你就放心養病吧，其他的都不用管……”　　鈴鈴鈴……　　正在這時，電話響了。　　“喂，剛子哥，你怎麼想起小弟我了呢。”唐昱抬眼看了一眼手機上的來電显示，竟然是許久不聯繫的剛子，心中不由得泛起疑惑。對剛子這個人，唐昱還是有些好感的，至於他做的事情，唐昱自然也不是很在意，反正像虎爺和剛子這樣的人，社會上邊總是會存在的，由別人做，倒不如由自己喜歡的人做，還能控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剛子，對於唐昱來說，一定程度上邊也算是救命恩人了。　　許久，唐昱放下電話，臉色可以用陰沉的滴出水來形容。　　“小昱，怎麼了？”看到唐昱的臉色，楊涵寧本能的察覺到出事了。　　“陳怡現在有危險，涵寧姐，把車先借個我。”唐昱根本來不及解釋什麼，從楊涵寧手中接過車鑰匙，奪門而出。　　剛才剛子打電話說杜大浩打電話給他，讓他轉告自己，錢偉要對陳怡不利啊，就在一中校門口的二層小旅館，讓他趕緊過去。　　雖然對杜大浩能打過來這個電話感到一絲疑惑，但唐昱並不懷疑陳怡有危險這件事，誣陷一個市委書記的侄子，這事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何況欺騙唐昱，對現在的杜大浩沒有任何好處。自打連着幾次見過杜大浩在市圖書館的表現之後，再加上之後的某些事情，唐昱便知曉，這小子是真的浪子回頭了，這會兒投放報信，真實程度還是很高的。而且，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軍牌寶馬在馬路上橫衝直撞，這種時刻唐昱根本來不及低調，他非常清楚陳怡的性子，如果事情真的到了某種程度，陳怡恐怕不會再繼續活下去的。　　也虧得他寶馬車前面的軍牌，所以這一路雖然闖了不少紅燈，但硬是沒有任何一個交警敢攔自己。　　開着車的唐昱強迫自己冷靜下來，他知道這個時候就算再心急也無濟於事，只有儘快趕過去，心中默默祈禱，千萬別發生不可想象的事情啊。　　按耐住心中的煩躁和焦急，唐昱漸漸的冷靜了下來，同時也思索着這件事將帶來的後果，如果事情真的發生了，陳怡那邊會怎樣唐昱知道，而錢偉這邊唐昱就有些拿不定主意了，怎麼說人家也是錢啟建的侄子，是抓是放還真不好掌握，這裏面有個度，但是唐昱現在卻不知道這個尺度在那裡。　　想了想，唐昱拿起身旁的手機，飛速的給蘇幕儒撥了一個電話，怎樣做自己這個乾爹應該比自己更清楚，問誰都不如問他。　　錢偉急匆匆的走進二層旅店，迎面碰到是余彤，只見此時的余彤神色慌亂，眼神始終處在掙扎之中，看到從對面跑來的錢偉，最後狠狠地一咬牙，將一把掛着一個小牌子的鑰匙遞給了錢偉，之後便匆匆的走出旅店。　　錢偉愣了一下后反應過來，抬手看了一眼鑰匙上掛着的那個小牌子，上面寫着三個数字，201。　　無疑，這是201房間的鑰匙。　　錢偉沒有過多考慮，走上樓，很快就找到靠近樓梯口最近的201號房。　　錢偉心中興奮地不得了，一想到房間中的那個冰山美女即將在自己的身下融化，他握着鑰匙的手便止不住的顫抖，興奮地顫抖，好半天才對準鎖口，將鑰匙插進去，逆時針轉了一圈，在咔的一聲輕響后，房門打開了。　　房間中的擺設非常簡單，甚至可以說用簡陋來形容，房間不大，最裏面有一張雙人床，在床頭放着一個床頭櫃，床頭柜上擺着一個小檯燈，在床尾處放着一個衣架，這個房間中就只有這幾樣東西，別無其他。　　而此時在那張雙人床上，陳怡正半睜着眼睛躺在那，從眼角滑落的淚水可以看出，陳怡現在有意識，但是身體似乎不能動。　　進入屋中的錢偉看到陳怡后，眼睛便再也挪不開了，隨手一甩，將房門關上，滿臉通紅，喉嚨出發出咯咯的咽口水的聲音。

# 第二百章 飛了！

　　看着躺在床上的嬌軀，顫抖着走進床邊，錢偉伸出手，在陳怡的臉上輕輕的摸了一下，心中興奮的嚎叫，這就是自己做夢都想擁有的俏佳人，此時竟然就這麼躺在自己面前，沒有絲毫防範能力的躺在自己面前，還有什麼事情能比這更讓人興奮地呢。　　錢偉彷彿摸上癮一般，不斷地摩挲着陳怡滿臉淚痕的小臉，而且越摸越往下，越摸越往下。　　“陳怡啊，你別哭，別哭，我會很溫柔很溫柔的，你說我哪點不好，你怎麼會選擇一個小小的市政府秘書長的兒子呢，我爸可是市委書記，你以後就跟着我吧，我會好好待你的。哼，我已經打聽過了，你和唐昱那小子認識的時間也不久，不過是拿出來做擋箭牌的，我不會在意的……”　　錢偉口中說著，眼神卻一直盯着陳怡的身子，就在這說話這段期間，他已經將陳怡的短袖給扯成兩半，露出了裏面白皙晶瑩的大片肌膚，兩個初具規模的小白兔被一件很卡哇伊的粉色胸罩保護在內。　　這兩隻白兔宛如有致命誘惑一般，死死的吸引住錢偉的目光，雙手在不知覺見，已經附在其上。　　陳怡並沒有失去意識，她的意識此時不知為何，甚至比平時更加清醒，感覺比平常更加敏感，身體突然感受到一些冷，陳怡很清楚這代表着什麼，自己的短袖已經脫離了它的崗位。　　此時已經是九月中旬了，一早一晚的天氣有些涼，本來陳怡還穿着一件外套的，但之前吃飯的時候怕弄髒了，便拖了下去。　　陳怡的意識很清醒，但身體好像已經不屬於自己一樣，麻麻的根本不受自己的控制，身體的感覺傳到腦海中，陳怡此時恨不得立刻死去，但是她現在就是連咬舌的力氣和能力都沒有，只能絕望的就這麼眼睜睜看着自己就這麼被玷污。　　陳怡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兒，自己最好的朋友算計了自己，給自己下了迷藥，吧自己弄到了這個賓館，她也知道接下來要發生的事情，想到接下來可能被……　　臉上了淚水已經將陳怡頭下的被子浸濕了大片，身上的衣服在錢偉顫抖的雙手下越來越少，錢偉的呼吸也隨着陳怡衣服的減少越來越沉重。　　感受着手下嬌人那身體本能的輕微顫抖，錢偉飛速的脫下自己的衣服和褲子……　　吱嘎――一陣刺耳的剎車聲后，寶馬車在二層旅館門前停了下來，唐昱推開車門走了下來，唐昱並沒有莽撞的立刻進入旅館而是現象四周掃了一遍，似乎在尋找什麼人。　　經過上次就陳怡受傷的事，無論是唐昱身邊的人還是唐昱自己，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太莽撞了，剛剛給蘇幕儒打電話的時候，蘇幕儒還特意叮囑了他一遍，讓他等他安排的人到齊之後，再進去，誰知道裏面有多少人，即使沒有人，即使就錢偉一個人，但是當錢偉知道自己的是被發現后，做出什麼事情誰也不知道。　　但是唐昱能等么，就算唐昱能等，但是陳怡能等么？等到乾爸蘇幕儒安排的人到了之後，恐怕黃花菜都涼了。　　唐昱不能等，他害怕自己晚到一分鐘，陳怡可能就遭了毒手，但也不能太莽撞的闖進去，以防再發生上次在老街的事情，上次是僥倖，以後可就未必有這樣的運氣了，所以下車后，唐昱便四處打量，尋找那個現在唯一可能是自己盟友的那個人，很快，唐昱便看到一直躲在不遠處食雜店中觀看這邊情況杜大浩。　　看到杜大浩，唐昱心中一喜，雖然以前和杜大浩之間存在着很多矛盾，甚至杜大浩心中記恨自己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唐昱知道，經歷過幾次風雨後的杜大浩已經成熟了，至少自己不止一次的在市圖書館看到杜大浩的身影，而且這次杜大浩給自己通風報信，已經說明了杜大浩在向自己示好，此時此刻，唐昱也只有杜大浩這一個盟友了，現在也只能把他拉上了。這小子現在倒是懂得觀風色了，沒有一個人莽撞的去救人，倒是知道先給剛子通風報信。　　二層旅店對面的茶館，季良剛一看到那輛寶馬車的時候，臉色就變了，但心中還是存有那麼一絲僥倖，但是從車上走下來的唐昱進入賓館，立馬把這絲僥倖擊的粉碎，他知道唐昱是為何而來，雖然有些疑惑唐昱為何能知道這個消息。　　不僅是季良，就連季良旁邊的幾個公子哥見到唐昱的到來，也都駭然色變，那幾個公子哥都是官宦家的子女，對於唐昱這個最近在東陵聲名大噪的人自然不會陌生，而且他們自己爸爸或者媽媽都很直接的告訴過他們，招惹誰，都別招惹唐昱，在他們看來，唐昱也是一個火藥桶，不能輕易去招惹的，杜大浩就是一個反面教材，搞的現在險些家破人亡，他們自然知道唐昱這兩個字兒在東陵市的威力。　　“良、良哥，這、這、這小子怎、怎麼來了……”旁邊的一個公子哥說話已經不流利了，他可不想成為第二個杜大浩，而且自己的老爸也沒有杜繼海那樣雄厚的關係，如果出事了，自己的老爸恐怕都救不了自己。　　“看來要壞事。”　　季良此時的臉色也好不到哪去，陰沉的臉上時不時的不自然的抖動一下，眼神中滿是慌亂，怎麼說他們也只是剛上高中的孩子，沒有立刻作鳥獸散已經很不錯了。“你們誰有大哥大，快拿出來，給錢書記打電話，這事恐怕要鬧大了。”　　相對於其他人，此時的季良是他們中最鎮定的一個，但也只是矮子中拔高個，強也強不到哪去。這會兒唐昱跑過來，那他們做出的事兒自然就要曝光出來了，那可不是件簡單的事兒，被唐昱抓了把柄，他們還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兒呢，這會兒，他唯一能想到的，不是和他老子打電話，而是給市委書記錢啟建打電話。在他看來，這會兒能救下錢偉，或者說能救下他們這些參与者的，自然只有錢啟建這個市委書記了。　　“我、我、我有、我有。”大哥大這東西雖然在這個年代還是奢侈品，這個公子哥的電話也是他老爸剛買來不久的，他拿出來顯擺顯擺。　　但是在那位公子哥拿出電話后，卻茫然的看向季良，“良哥，我沒有錢書記的電話號碼。”　　也是，堂堂一市一把手的電話，豈是誰都能有的，雖然機關裡邊不少人都知道市委書記辦公室的電話，但是錢啟建的私人電話卻是少有人知道的，更何況他們這些人一個個不過高中生，誰會去關注錢啟建的電話，便是他們的父母老子也未必知道的。　　“給你們父親打電話，每個人都打，讓他們聯繫錢書記，快。”季良反應的很快，他們這些毛頭小子沒有市委書記的電話，但是他們的老子興許會有，即使沒有，他們的老子也能通過一些關係聯繫到錢啟建。　　大哥大輪流在眾公子哥手中傳用，很快，便傳到了季良手中，季良也沒猶豫，他老爹是食品衛生局的局長季叔圖，雖然沒有什麼大的實權，但怎麼說也是一個處級幹部，應該知道錢書記的電話，電話打過去，聽了兒子的描述，季叔圖深知道這件事情裏面的厲害，說簡單的這是孩子們之間無知之舉，說複雜了這有可能就是一個市委書記和一個市長的對弈，當然，後者的可能性不大，即使陳怡真的受到了什麼傷害，蘇幕儒都會盡量的把這件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真的抓住這件事情不放的話，恐怕蘇幕儒和錢啟建就會成為死敵，雖然錢啟建不會有什麼好的收場，但蘇幕儒也不會是贏家，最多也就是慘勝，官場上，慘勝就是不勝，最高明的手段不是打到對方，而是既要能打擊到對方，又不能讓對方倒下，聰明的領導要讓反對你的人理解你，要讓理解你的人支持你，要讓支持你的人忠誠你，要讓忠誠你的人捍衛你；允許有人不喜歡你，但不能讓他恨你，萬一他要恨你，也要讓他怕你。　　季叔圖甚至來不及呵斥兒子，匆匆的撂下電話，聯繫錢啟建去了。　　撂下電話，季良迅速起身，“走，我們趕緊過去，一定要攔住唐昱，不能讓他闖進去，不能給他真的抓住把柄了，盧俊，你就趁機進入旅店，阻止偉哥，希望事情還沒有到達最後的階段。”剛剛季良還在幻想着那個絕色的陳怡在錢偉身下的樣子，而此時他卻在暗暗祈禱，祈禱錢偉可千萬別真的到那一步啊，要是真的被唐昱捉住了，那可就不妙了。　　說完，季良便轉身向門外走去，走了兩步就發現身後的幾個公子哥並沒有跟着自己，回過頭看到他們臉上的猶豫和驚魂不定，季良說道，“你們以為你們藏在這裏其他人就找不到了么，你們以為你們只要不出去，其他人就不知道這件事情有你們一份？別忘了，偉哥可是認識我們所有人的，事情如果真的鬧大了，偉哥興許沒事，但我們肯定……”　　之後的話季良沒有說出來，但誰都知道他話中的意思，這件事情如果真的發展到那一步，錢偉興許以為錢啟建的原因沒有多大事，但總要找個或者找幾個替死鬼背黑鍋，無疑就是他們這幾個背景不是很厚的人。　　這時，唐昱已經揮手招過來杜大浩，在杜大浩的肩膀上用力地拍了拍，沒有說什麼，但這個動作的意思已經很明顯了，就是這個人情，我記下了。　　杜大浩當然知道唐昱找自己干什麼，自從他拿起電話給剛子打過去的那一刻起，杜大浩便沒有置身事外的打算了，來到唐昱身邊后，並肩和唐昱一起走進小旅館。　　就在這時，身後傳來幾聲焦急的呼喚聲，“唐昱、唐昱，等等，你等等。”　　就在唐昱轉身的過程中，幾個人已經越過唐昱，擋在了唐昱的身前，同時那個叫做盧俊的公子哥迅速的進入旅館。　　“讓開。”唐昱沒有廢話，現在不是廢話的時候，剛剛在召喚杜大浩的時候，已經浪費了很長的時間，再不進去恐怕真的就來不及了。　　“昱少，你怎麼……”季良慢吞吞的想要說什麼，但是剛說幾個字，便又被唐昱打斷。　　“季良，我勸你讓開，否則這回你老子也保不了你。”說著，唐昱大步向前跨出一步，這會兒的他心急如焚，哪有心思和這些人墨跡，看來這些人參與的份兒也不小啊，季良本能的側過身子，隨即反應過來，又迅速地擋在了唐昱的身前。　　“昱少，這件事不是你想的那樣……”就在季良看到唐昱身邊的杜大浩的時候，他便已經知道今天的事情為什麼會暴露了，恨恨的看了一眼杜大浩，轉過頭還打算說什麼，但唐昱根本沒有給他說話的機會。　　唐昱看出來這幾個人是死心要攔着自己了，剛剛進去的那個公子哥唐昱也看到，心中擔心陳怡的安危，唐昱根本不顧上其他，拿着手中的大哥大當板磚用，一下子砸開了左邊的一個公子哥，同時一腳將身前的季良踹到在地，在所有人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唐昱便已經衝進小旅館。　　錢偉看着眼前的佳人，雙目通紅，喉嚨間無意識的發出一聲聲如同野獸般的咯咯的聲音，此時他已經全身赤裸，下身的小錢偉已將鬥志昂揚的站立了起來，而身前的陳怡已經幾乎全身赤裸裸，那個卡哇伊的粉色胸罩已經不知何時被拋在房間的角落中，兩隻白兔似乎也感到一絲冷意，在半空中顫顫巍巍，楚楚可憐，下身的緊身牛仔褲也被扒下，露出兩條潔白如玉般的秀腿，全身上下僅剩一件綉着一個小熊圖案的內褲。　　看着這如同世上最完美的藝術品一樣的嬌軀，錢偉再也無法忍住心中的慾望之火，餓狼一樣一撲而上，一隻手準確的抓住一隻白兔，另一隻手則像陳怡全身上下僅有的那件屏障探去。　　咣咣咣，這已經不是敲門的聲音了，已經可以算是砸門的聲音了，門外傳來盧俊焦急的聲音，“偉哥、偉哥，快出來，快出來，唐昱來了，快出來……”　　錢偉紅着眼睛一抬頭，不耐煩的吼了一聲，“滾，別耽誤老子的好事。”此時的錢偉已經完全被慾望沖昏了頭腦，別說是唐昱，就是天王老子他也未必會開門。　　盧俊依舊在門外焦急的叫着，而此時錢偉哪裡顧得上他，早已埋首與陳怡的頸間，嗅着那一絲淡淡的清香，宛如在天上。　　忽然，門外盧俊的聲音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則是一聲慘叫。　　咣當。房門被大力的踹開，唐昱一臉陰沉的出現在房門口，看到房間中幾乎赤身裸體的兩個人，唐昱怒吼一聲，一把拽起趴在陳怡身上的錢偉的頭髮，揮手間就是一個點炮，隨即又是一腳，一腳將錢偉踹到房間的角落裡。　　唐昱轉頭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陳怡，心中有一絲慶幸，內褲剛脫到一半，應該還沒有到達最後那個不可收拾的局面，來不及思索其他，甚至來不及欣賞陳怡那曼妙的身體，飛快的將自己的外套脫了下來，蓋到了陳怡的身上，趴在陳怡的耳邊輕聲的說道，“陳怡姐，沒事了，沒事了，一切都過去了。”說著，輕輕的撫了撫陳怡的秀髮。　　聽到唐昱的聲音，陳怡原本已經死寂的眼神又逐漸恢復一絲光彩，恢復了一絲生機，她知道，自己又再一次的被唐昱救了下來，想到剛剛那如同噩夢般的場景，陳怡雖然全身都不能動，但是眼中的淚水卻已經以更加洶湧的趨勢向外流。　　受了唐昱的一拳外加一腳，此時的錢偉已經徹底的清醒了，顧不得嘴角流下的鮮血，惶恐的尋找着自己的衣服，看到自己的衣服就在唐昱的腳下踩着，想要拿回來，卻不敢上前。　　門外傳來一陣喧嘩的聲音，錢偉頓時色變，顧不得其他，拽過掉在地上的被子，將自己包裹了起來。　　很快，杜大浩和季良一眾公子哥在一隊公安的“護送下”，進入了房間，看到躺在床上露着半截大腿和半截上身的陳怡（其餘的部分已經被唐昱的外衣蓋住了），又看了一眼一臉惶恐，裹着被子的錢偉，進來的一眾公安自然知道發生了什麼。　　唐昱來不及說什麼，看着陳怡只是轉動眼球，嘴巴一開一合，卻發不出一點聲音，唐昱心中焦急了起來，回過頭看向那個帶頭的公安，“救護車來了么？”　　“還沒有，我們不知道這裡有病人，所以就沒有叫他們來。”領頭的那個公安國字臉，濃濃的眉毛，一臉正氣。　　“這麼樣了？”這時，一個洪亮的聲音傳來，成衛東排開人群，走了進來，看到躺在床上一動不動的陳怡，皺起了眉頭，問道，“她怎麼樣了，沒事吧。”　　雖然唐昱給蘇幕儒打了電話，但是蘇幕儒也不好直接插手地方上的事情，更不好直接調動地方上的公安，貿然越級插手地方上的事情，在官場上是很忌諱的。　　越級，分為向上越級和向下越級，兩種越級都不符合官場規則。但是程度又稍有不同，向上越級是大忌，越級者自以為聰明，卻經常死得很難看。向下越級者都是領導。中間層級的領導經常將火氣窩在心裏，敢怒不敢言。最多腹誹一句“四處插手”或者“管得太細”。　　蘇幕儒沒有直接調動地方上的警衛人員，反而給成衛東打了一電話，這兒是成衛東的地界，自然由成衛東出面比較好。　　電話中，蘇幕儒只是說了一句“聽說一中那邊地方最近治安有些不好，你最好是去看看云云。”蘇幕儒說的很隱晦，但是稍微暗示兩句，在官場上縱橫這麼多年的老官油子成衛東怎能聽不出來這話中的意思，蘇幕儒話中的意思就是一中那裡現在有事，你趕緊過去。　　一中在城關區，加上之後還有秘書打過來的電話，自然便知道是什麼事兒了，屬於成衛東的管轄區域，出了事，蘇幕儒自然要找他成衛東。　　成衛東接了電話，不敢耽擱，立刻給一中附近的派出所打了一個電話，讓他們立刻出警，到一中那裡去看看，到底出了什麼事，而自己則在撂下電話后，立刻趕了過來，卻恰好趕上了這一幕。

# 第二百零一章 後續處理

　　“他怎麼樣？”成衛東皺着眉頭看着床上的陳怡，輕聲的問道，不過看樣子，似乎還沒有真的出了什麼事兒。這會兒，成衛東倒是真的有些佩服陳怡這個丫頭了，怎麼唐昱每次躺雷都是和這個丫頭有關啊，上次杜大浩的事情便是因為陳怡，這次錢偉的事兒，又是陳怡，這妮子，倒有些災星的潛質啊，怎麼誰碰誰倒霉啊，而且每次都能和唐昱扯上關係。當然，這些話他自然是不會說出來的。　　“我也不清楚，估計是被服下某種藥物了。”　　唐昱一邊說，一邊示意杜大浩將自己的外衣也脫下來，此時屋中這麼多人，不可能當著真么多人的面給幾乎赤裸的陳怡穿衣服，接過杜大浩的外衣，加上自己的外衣，兩件寬大的衣服將陳怡嬌俏的身軀包裹的嚴嚴實實。　　唐昱抱起陳怡，輕聲的對成衛東說道，“成伯伯，這裏的事情就交給你了，我得趕緊帶陳怡去醫院，也不知道這幫人給她服下什麼葯，這麼長時間了，她一動都不會動，說話都說不出來，只是流淚，我得趕緊送她去醫院看看。”　　唐昱說話時，有意無意中說的是這幫人，而非錢偉自己，唐昱也明白，因為身後有錢啟建，所以錢偉最後可能不會受到太嚴重的處罰，那麼多拉幾個替死鬼唐昱也是很樂意的，對於季良那幫人，唐昱打心眼裡不喜歡，甚至是打心眼裡厭煩。　　“好吧，你先去吧，這裏交給我。”成衛東點了點頭，這些事不用唐昱提醒，在官場生存了十多年的成衛東，自然知道怎麼做即能顧全錢啟建的面子，同時又能照顧到蘇幕儒的利益。他自然也知道市裡邊最近的事兒，知道蘇慕儒和錢啟建，暫時是不會挑起全面的衝突的。　　唐昱抱起被包裹的嚴嚴實實的陳怡，向樓下走去。　　至始至終，進入房間里的任何人，都沒有和角落中包裹在被子中的錢偉說一句話，哪怕是季良他們已經面如死灰的公子哥，也只是看了看錢偉，而沒有上前說話。　　這家小旅館很快就平靜了下來，無論是杜大浩、錢偉還是季良那幾位公子哥，全部被帶回派出所，同時，那家小旅館也被吊銷了營業執照，老闆也被帶了回來，雖然這家店的老闆並沒有直接參与這件事，而一開始開房的明明是兩個姑娘，如今演變成這樣，只能怨他倒霉。估摸着，最後說不準還要成為替死鬼的，怒火不好直接發泄到錢偉和季良這幫公子哥兒的身上，但是對他這個旅店的小老闆就沒有什麼顧忌了。　　唐昱開車直接將陳怡拉到一院，在路上，給王貴成打了一個電話，這個電話號碼是王貴成今早給他的，同時他也把自己的電話留給了王貴成，按照王貴成的意思是，楊涵琳如果有什麼病情變化的話，會立刻通知唐昱的，雖然如此說，但唐昱自然不會相信他的鬼話，剛住院的時候王貴成還信誓旦旦的說楊涵琳的傷沒有大礙，唐昱知道這隻是王貴成和自己套交情拉關係的一種手段罷了。　　唐昱將車剛開到一院門診部的門口，便看到一隊醫生護士聚集在門口，中間是一副擔架車，唐昱下車，將陳怡從後座抱了出來，抬到擔架車上，“她被人下了什麼葯，神智似乎是清醒的，但身體不能動。”唐昱簡單的描述了一下陳怡的病情，一個醫生向著唐昱點了點頭，將擔架車推進了不遠處急診室中。　　不一會兒，王貴成從電梯中出來，臉上略帶一絲歉意，“小昱啊，剛剛有一個緊急會議，已是脫不開身，不過我已經囑咐下去了，他們會全力的診治你送來的那個病人。”　　王貴成和唐昱並沒有直接的利益關係，他之所以如此討好唐昱，是因為唐昱身後的強大的背景。上次唐昱昏迷時那專家會診的陣仗，着實讓他吃驚不已，也算是側面見識了唐家背景的冰山一角，對於唐昱自然也就巴結有加了，唐昱也樂意有這麼個人的存在來讓自己狐假虎威的。　　身為市一院的院長，王貴成雖然在醫學上可以稱之為專家，特別是在他最拿手心血管方面，但他卻不是一個只懂得做學問的書獃子，若是不懂的人情世故，他也不可能出任這種行政性的職務。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醫院系統就面臨着很尷尬的處境，因為資產歸屬關係以及領導單位、黨委關係存在着很複雜的背景，醫院系統的改革始終處在停滯不前的境地上。就拿一院來說，院領導的人事關係在東陵市委組織部，財政關係在市財政局，而領導層面上的隸屬關係，卻在省衛生廳。　　從表面上看，一院似乎是一個三處共管的香餑餑，而實際上呢，三處共管也就等於是三不管，王貴成在院長這個職位上坐的也相當舒服。但歸根結底，市委組織部還是捏着他的命根子，一個應付不得體，他上來的容易下去的估計會更加容易，所以自從就任以來，他這個院長也是做得小心翼翼，醫院里那個常年空着的幹部病房，就是在他的操辦下建立起來的。所以他才會和唐昱拉關係，但是對於其他的一些人可就沒有這種待遇了，他畢竟是一院之長，不是什麼病人都需要他親自受理的。　　唐昱理解的笑了笑，“王叔你太客氣了。”　　“小昱，你先在這等等，我進去看看。”說著，王貴成便走進來那件急診室，唐昱就坐在門外的長椅上等着。　　這時，楊涵寧從外面走了進來，楊涵琳就住在急診部大樓後面的住院部里，楊涵寧剛剛出來買些水果，無意中看到了唐昱的車子，這就進來了。　　“小昱，陳怡怎麼樣了？”唐昱走的時候急匆匆的，也沒有解釋什麼，只說一句陳怡有危險，便趕了出去，所以楊涵寧的心一直懸在半空，楊涵寧和陳怡雖然不算太熟悉，但怎麼說也是十幾年的老鄰居了，特別是在認識唐昱之後，雙方之間已經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　　唐昱搖了搖頭，說道，“我也不知道她現在的情況。”唐昱是真不知道，自從陳怡被推進急診室到現在，已經快二十分鐘了，卻至今沒有出來任何一個人，這讓他心中有些忐忑。　　然而楊涵寧卻理解錯了唐昱的意思，以為陳怡有了生命危險，現在生死不知，不由得鼻子一酸，眼眶突然就紅了起來，水霧慢慢的在眼中聚集，馬上就有滴落的趨勢。　　“哎呀，涵寧姐，你別哭啊，你理解錯了，不是你想的那樣，陳怡只是被下了葯，身體不受控制而已，沒有生命危險。”說著，唐昱就把事情的經過給楊涵寧講了一遍。　　“這群畜生。”楊涵寧聽了唐昱的講述，小臉露出憤恨之色，很快，又被一絲慶幸所取代，“還好，陳怡沒有被那畜生得逞。”　　唐昱也心有餘悸的點了點頭，想到自己剛進入屋子中的情景，也是后怕不已，如果自己再晚來那麼一會兒，恐怕事情就會變得不可挽回了。　　這時，急診室的房門被打開了，王貴成走了出來，看着旁邊面露詢問之色的唐昱，笑了笑，“小昱別擔心，那女孩沒有大礙，只是中了一種麻醉藥劑，過一段時間等藥效過了，病人就會恢復行動的。”　　“那種要有沒有什麼副作用？”唐昱依舊不放心的問了一句。　　王貴成搖了搖頭，“基本上沒有，不過最好還是留在醫院觀察幾天。”　　聽了王貴成的肯定，唐昱點了點頭，和楊涵寧都鬆了一口氣城關區這邊，錢偉幾人被帶到了一中附近的派出所中，杜大浩在做完一份詳細的筆錄后，就被放了出來，也是，他只是一個目擊證人而已，在提供完一些證據后，自然要被放出來了。其實他倒是也沒有看到什麼，之前的事情不過也是自己猜測而已，而且他生於政治家庭，老子杜繼海又是公安口的人，自然知道話不能亂說，要不會倒霉的，所以也沒有亂說什麼話。而公安口的同志們，自然也知道這次事情不同以往，不能像平常遇到的那些事情那樣處理。可是偏偏兩方的人他們都得罪不起，若是沒有唐昱壓着，他們自然希望得過且過了，可是既然唐昱參与在裡邊，那或許就代表着唐天鴻或者蘇慕儒，而另一邊卻是錢啟建的侄子，也由不得他們不為難。現在的他們自然不好處理事兒，只能等着蘇慕儒和錢啟建背後的博弈出來個結果，上邊給了他們指示，他們才好對事情進行定性。　　杜大浩出去了，但是其他人卻依舊呆在裏面，有幾個人不斷地叫喧着要給自己的老爸打電話，其中叫的最凶的就是錢偉，被帶到派出所后，只是經過了一番簡單的問詢后，似乎就沒人管他們了，將他們關在一個小屋中，不聞不問，當然，也不會放他們走。　　那個國字臉的派出所所長此時正苦着臉坐在辦公室中，攤上這種事情也只能怪他運氣不好，被關的那幾個公子哥後面有好幾個都不是他一個小小的派出所所長能得罪的起的，此時聽到旁邊的小屋中時不時傳來的幾聲叫嚷，讓這個所長煩躁異常，但卻又是無可奈何，成衛東在離開之前特意叮囑過他，不讓他們和外界聯繫，同時，也不讓外界的人來探望他們，至於這種情況要持續到什麼時候，說實話，成衛東也不知道，這就要看上面的意思了，畢竟裏面的錢偉可不是簡單的人物。　　成衛東知道，錢偉肯定不會有多大的問題的，上面有錢啟建，蘇幕儒也不好太為難錢偉，這會兒既然不想爆發全面的衝突，自然便是妥協和退讓了，政治上邊不外乎這些事兒。　　在錢啟建做出一些讓步后，恐怕錢偉的事情就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至於其他的幾個公子哥可就不好說了，雖然不至於全部獲罪，但肯定的有幾個出來頂缸的，至於究竟是誰來頂缸，這就說不好了。當然，也要看這件事情的具體定性，如果被定性為強姦未遂，那包括錢偉在內的人都跑不了，若是定性輕的話，事情也要簡單很多，關鍵看的還是，背後的博弈。　　這件事情似乎就這麼平靜了下來，錢偉在裡邊很快釋放了出來，而其他的公子哥也在被分別拘留三五七天後，被放了出來。事情的定性很簡單，似乎輕而易舉的就被揭了過去，也沒人趁機發難，似乎在東陵市的官場上邊沒有引起一絲波瀾。　　不過真的沒有引起什麼波瀾嗎？　　在市裡幾日後的一次政府幹部會議上，蘇幕儒似乎無意中說起了一中周邊的治安問題，之後又在一些部門的崗位上做了一些調整，這件事似乎就這麼風平浪靜般的過去了，外人卻是什麼門道也看不出來，只有局內人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兒。　　錢偉那小子，卻是被錢啟建給趕走了，出了這種事兒，自然不好讓他再呆在一中，那會成為他和蘇慕儒之間的一根刺兒，這會兒自然要離開東陵的。　　陳怡在當天晚上就已經恢復行動了，雖然四肢依舊有些酸麻，但已經沒有多大的影響了，只不過精神上似乎受了很大的影響，原本就冰山般的臉上，一時間變得更加冰冷了，與唐昱前世在琉璃殿堂見到她時的感覺有些像，是那種發自內心的冰冷。　　唐昱知道，無論是這件事情的本身還是好友的出賣，都已經眼中的傷害了陳怡，自己似乎應該找一個時間好好的開導一下他，唐昱可不希望再看到前世的那個絕對冰冷的陳怡。對於這個外表冰冷內心火熱的女孩，唐昱的心中卻有着說不出得憐惜和喜愛，這種憐惜和喜愛，便是唐昱自己都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對陳怡生出來的。　　有時候偶爾想想，前世的時候見到的那個真正的冷到了骨子裡邊的陳怡，或許便是因為有了余彤這麼個損友吧，前世的時候雖然沒有錢偉這麼個人，不過余彤既然可以把陳怡出賣給錢偉，前世的時候自然可以出賣給其他人，或許，陳怡便是經歷了那樣的事情之後才變成了真正的冰山美人吧。　　當然，這僅僅是唐昱的猜測了，不知道為何，他總是喜歡把現在的陳怡與前世在琉金殿堂的那個陳怡在腦海中放到一起比較，很是有些惡趣味的意思。

# 第二百零二章 病房中的旖旎

　　唐昱從省城回來的第二天，便又再次恢復枯燥乏味的高中生活，每天早七晚六，往來奔波與學校與家之間，還好，這種讓唐昱感到一些鬱悶的生活沒有持續太久，在上了两天學后，轉眼間便又到了星期六，休息。　　錢偉的事情，表面上看似乎沒有帶給他如何一絲的波瀾，至於這副平靜的表面下隱藏着的是什麼樣的洶湧波濤，這卻不是外人能看得出來的，便是唐天鴻都抽空安慰了這小子兩句，怕是唐昱在心中生出其他的想法來。畢竟，錢偉幾個人，最後都沒有受到什麼實質性的處罰的。不過表面上，唐昱卻是看不出對此事有任何的想法。　　在睡了一個舒服的懶覺后，八點鐘起床的唐昱慢吞吞的洗漱完，吃過也不知道是早飯還是午飯後，出門打車前往一院。　　昨天楊涵琳剛做完骨骼恢復手術，手術結束后，楊涵寧便打電話過來，給唐昱報了聲平安，手術很成功。　　在醫院門口處，唐昱買了一些水果，去看人家總不能空着手不是，買水果付錢的時候，唐昱微微的皺了一下眉頭，這醫院門前的水果攤照其他地方貴了有將近三分之一，這兩大兜子水果花了唐昱一百五十塊錢，對於這一百多塊錢唐昱並沒有感到心痛，只是感到有些不值罷了，在其他地方本來可以一百塊錢買到的東西，這裏卻要多花五十塊錢的大頭錢，這讓唐昱微微感到有些不爽，不過也沒辦法，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像火車站汽車站醫院這種地方，物價基本都會比其他地方高出不少。　　唐昱輕車熟路的來到楊涵琳的病房門前，推開門，房間卻只有楊涵琳一人躺在床上看着一本雜誌，唐昱特意留意了一下她的那隻受傷的腿，這次並沒有打夾板，而是用石膏給牢牢固定住了，這回只要不做劇烈運動，腿部的斷骨處應該不會再出現移位的這種問題。　　“涵琳姐，怎麼就你一個人呢，涵寧姐呢？”進入病房后，唐昱將手中的兩兜子水果放到床頭櫃旁的地上，打量了一下整個病房，要說這個王貴成還真是有心的人，楊涵寧所住的這個病房雖然不是唐昱上會住的那種高級特護病房，卻也不是普通的病房，不但是單人單間，而且病房中還自帶一間衛生間。　　“我讓她回公司了，我這又沒有什麼大事，現在手術已經結束了，我這又不需要人照顧，如果在床上躺累了，還可以拄着拐杖在屋子中溜達兩圈，她在這也幫不上什麼忙，還礙眼，所以我就讓她回公司了。”看到唐昱的到來，楊涵琳笑着放下手中的雜誌，看了一眼唐昱放在地上的兩大兜子水果，嗔怪的看了看唐玉，說道，“買這麼多東西干什麼，我老姐買的那些到現在還沒有吃完，你又買這麼多，這不得吃壞了啊。”　　“吃不了讓涵寧姐拿回家，給楊伯父吃，再說，我可是聽你姐說過你最愛吃水果的，我估計這些東西還沒等壞呢，就已經填進你的小肚子里去了。”說著，唐昱笑着指了指楊涵琳無意中露出來的雪白的小肚子。　　楊涵琳穿的是病號服，似乎有些不合身，穿在楊涵琳身上寬寬大大的，而且因為最下面的那兩個扣子沒有系好，躺着的姿勢也很是隨意，所以無意中就把肚子上大片的肌膚都露了出來，倒是讓唐昱小小的飽了一下眼福。　　感受到唐昱那略帶侵犯性的目光，順着唐昱的目光，楊涵琳也發現了自己微泄的春光，小臉不自然的一紅，飛快的扯過病號服，將春光遮掩。　　對於楊涵寧的離開，唐昱很是理解，雖然和楊涵琳這小丫頭相交不是很長時間，但對她的性格多少掌握了一些，這小丫頭倔，不是一般的倔，自己決定的事情很少有人能夠改變她的看法，就是上次轉院，都是唐昱和楊涵寧背着她做的，等到所有手續都辦齊全后，才告訴她，讓她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即使這樣，在之後的一两天中，楊涵琳還是經常地撅着小嘴，表示着自己的不滿，所以楊涵琳既然不讓楊涵寧照顧了，讓她回公司上班，楊涵寧也只能照做，如果繼續留在這，將楊涵琳這小丫頭的倔脾氣引出來，還不一定發生什麼事情呢。　　“哼，我姐就會說我壞話，你跟我說說，我姐還說我什麼了，放心，我不會把你說的話告訴我姐的。”楊涵琳小嘴一撅，輕聲的哼了一聲問道。　　“這哪裡是壞話啊。”唐昱笑了笑，從地上的那兩大兜子水果中挑出了一半附着保鮮膜的西瓜，從床頭櫃中拿出了一柄水果刀，將西瓜放在床頭柜上，邊切西瓜邊說道，“你姐在我面前都是誇你的，說你聰明，說你漂亮，說你能幹，不用家裡操心。”　　“給，吃塊西瓜，解解暑，現在這天氣可夠熱的。”唐昱遞給了楊涵琳一塊西瓜。　　“哼，鬼才信你。”楊涵琳不客氣的接過西瓜，口中說著不信，但眼神中的笑意卻已經出賣了她心中的想法。　　時間就在唐昱和楊涵琳的閑聊中度過，很快，四分之一的西瓜便已經被兩人消滅掉了，當然，這其中的大部分還是被楊涵琳吃掉的，看來楊涵寧說的沒錯，楊涵琳這小丫頭的確很喜歡吃水果。　　忽然，楊涵琳的臉色變得有些不自然，在床上不安的扭動了一會兒，起身，拿過床頭的那副拐杖，對唐昱說道，“我先去一下廁所，你等我一下。”可能是因為西瓜吃多了，楊涵琳有種要噓噓的感覺。　　唐昱笑着點了點頭，說道，“用不用幫忙？”唐昱其實也沒有什麼其他意思，只是看楊涵琳腿腳不方便，想要扶着她進衛生間，但這小丫頭似乎理解錯了，羞怒的看了唐昱一眼，啐了他一句，“去你的小混蛋。”　　說著，拿過身旁的拐杖，就要站起身。　　這副拐杖是王貴成拿來的，從醫多年，王貴成自然知道病人這個時候需要這個東西，所以就從醫院的倉庫中，將這幅用來做病人康復訓練的拐杖拿來給楊涵琳用。　　可能是第一次使用這種拐杖，楊涵琳顯得很是笨拙，努力了幾次都沒有成功的站起來，唐昱在旁邊無奈的笑了笑，這個倔強的小丫頭啊。　　“還是我幫你吧。”唐昱並不知道自己的話被這小丫頭給錯悟了，起身走到楊涵琳的身旁，架起她受傷的腿的那邊的胳膊，將她從床上扶起來，“就你這樣，你還說你不用人照顧？看來明天還是讓涵寧姐過來陪你吧。”　　“不、不用。”這小丫頭的臉變得紅紅的，說話也有些不流利了，“這、這副拐杖今天早上我還用了的呢，剛剛、剛剛、剛剛只不過因為還有些不熟練而已，用過兩遍就好了。”　　唐昱心中感嘆了一句，真是個倔強的丫頭。　　病床離衛生間不遠，總共也不過十幾步的距離，也不是有意還是無意，唐昱架着楊涵琳手臂的那一隻胳膊，總是在楊涵琳一蹦一蹦之間，於楊涵琳胸前的那處高聳的地方來回摩擦，蹦了幾下，楊涵琳便已經察覺到了自己身體的某個部位和唐昱手臂的接觸，小臉上頓時升起兩朵紅霞，一直蔓延到脖頸深處，為了減少那高聳的地方和唐昱手臂的接觸，楊涵琳只能讓自己蹦跳的動作盡量小一些，然而這就使原本十幾步的距離，變成了二十幾步。　　唐昱發誓，剛開始的那幾下觸碰的確不是自己有意而為的，楊涵琳因為蹦跳的幅度過大，兩人之間的身體觸碰肯定是在所難免的，剛開始的時候，就是唐昱自己也沒有發現什麼異常，但是隨着楊涵琳刻意的減小蹦跳的幅度，唐昱反倒注意到兩人之間的身體接觸，剛開始的幾下是唐昱的無疑之舉，但之後，在楊涵琳減小跳躍幅度后，兩人之間的觸碰卻沒有絲毫減少，楊涵琳甚至感覺到每當自己躍出去的時候，唐昱的手臂故意向自己前胸出靠攏，之後的觸碰接觸絕對是唐昱有意而為的。　　楊涵琳感覺到自己都快被氣瘋了，這簡直就是公然的佔便宜么，雖然心中有氣，但不知為何，卻沒有一絲惱怒的情緒，而且唐昱手臂每一次觸碰楊涵琳那高聳之處的時候，楊涵琳總感覺到唐昱手臂碰到自己的那個地方，有一道電流似的酸麻感覺瞬間襲遍全身，楊涵琳感覺到自己的身體在逐漸的發熱，力氣也隨着這一次次的觸碰中，脫離自己的身體，眼睛漸漸的迷離了起來，最後的那幾步，楊涵琳幾乎是掛在唐昱身上前行的，因為她身上大部分力氣已經被抽走了。　　看着身旁滿臉紅霞，呼吸微微急促的楊涵琳，前世縱橫花叢的大叔級別的唐昱自然知道這小丫頭此時的究竟怎麼了，同時也因為楊涵琳力氣的減弱，靠在自己身上的部分越來越大，最後幾乎不是唐昱架着楊涵琳走，而變成了楊涵琳抱着唐昱的手臂而走，感受着手臂上傳來竟然的柔軟和溫度，唐昱的身體也漸漸地發生了反應，雖然說唐昱的心理年齡已經是大叔級別了，但他此時的身體卻是不折不扣的一個大小伙子，正值精力旺盛時期的大小伙子，被身旁嬌俏的楊涵琳如此媚態這樣一勾引，心中的火氣騰地就竄了起來。　　可惜，很可惜，就在唐昱考慮是不是要更近一步的時候，衛生間到了。　　“好、好、好了，你可以、可以鬆開我了。”楊涵琳紅着臉說道。　　衛生間不大，裏面只有一個抽水馬桶和一個洗臉池，馬桶距離門的距離只有一步，所以唐昱也不用擔心楊涵琳在前往馬桶的途中摔倒，因為只要單腳蹦一下就可以了。　　唐昱略帶些失望的神色鬆開楊涵琳的手臂，退出了衛生間。　　唐昱鬆開楊涵琳手臂的瞬間，楊涵琳搖晃了一下，扶着旁邊的門框，這才站穩，她身上此時已經沒有多少力氣了，軟綿綿的，輕輕的關上衛生間的門。　　很快，衛生間中便傳出抽水馬桶放水的聲音，衛生間的門也在不久后被打開，唐昱幾乎是用竄的，一步竄到門口的楊涵琳身邊，厚着臉皮直接架起楊涵琳的手臂，返回的途中自然是充滿了“磕磕絆絆”，等到將楊涵琳送到床上的時候，無論是唐昱還是楊涵琳，兩人的呼吸都變粗了起來，楊涵琳半倒在床上，面色酡紅，鬢角因為剛剛回來的途中，唐昱“無意”的觸碰下，有些輕微的凌亂，眼色迷離，目光似秋水。　　而唐昱的臉也紅了起來，不是因為害羞，而是因為心中的那團火焰燒的，身下的已經支起了一個不小的帳篷。　　楊涵琳心中有些茫然無措，而唐昱則在考慮是不是將眼前這個小、乳豬吃掉，一時間，雙方詭異的沉默了起來，房間中瀰漫著一股曖昧旖旎的氣氛。　　這倒是應了東陵市的那句老話，小姨子是姐夫的半拉屁股，不過怎麼想都是有些邪惡了。東北老話常說好吃不過餃子，好睡不過嫂子，和這小姨子卻也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　　心中冒着這些想法，唐昱也只能暗罵自己無恥了。怪只能怪，這個小姨子也太誘人了些，不過對小姨子萌生了這樣的想法，多少還是讓唐昱有些尷尬的。　　重生這一世，不知不覺間卻是越來越邪惡了……

# 第二百零三章

　　旖旎的氣氛沒有維持多久，便被病房外的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所打破，楊涵琳聽到這腳步聲，如同受驚小鹿般，面色慌張，右手尾指快速的整理了一下鬢角出有些散亂的秀髮，同時狠狠的瞪了唐昱一眼，“臭小子，再有下次，有你好看。”　　唐昱面帶無辜的之色，摸了摸鼻子，楊涵琳不知道，她自己的貌似兇狠的眼神在她那桃花似面龐的映襯下，不但沒有起到任何威脅的效果，反而更增添一股魅惑的氣息。　　此時唐昱心中也有那麼一絲對剛剛自己莽撞行為的悔意，並不是因為他心裏有多麼純潔，已經是大叔級心理年齡的他，對這種事情並沒有什麼障礙，他之所以有些後悔是因為楊涵琳是楊涵寧的妹妹，如果自己真的把楊涵琳這頭小、乳豬吃了，對楊涵寧很是不公，楊涵寧已經毫無保留的向自己敞開了所有而自己卻背着她和楊涵琳不清不楚，對楊涵寧不僅是不公，而且也是一種變相的背叛。　　唐昱心中暗自苦笑一聲，哎，還是自己這個少年人身體惹的禍啊，經不起一點誘惑。　　楊涵寧今天一天工作都心不在焉，心中擔心着楊涵琳在醫院中的情況，楊涵寧對自己這個妹妹的性子太了解了，既然她不願自己在醫院照顧她，那麼自己就是在醫院，恐怕也幫不上什麼忙，就算可以幫得上，楊涵琳也不會讓自己插手的，楊涵琳就是這種倔強的性子。　　可能是看出楊涵寧的心不在焉，對楊涵寧家中的情況也有所了解，所以周曉虹讓楊涵寧早早的回來了，現在公司已經基本上步入正軌了，財務部雖然現在很是繁忙，但基本上楊涵寧下面的那些人就可以搞定，楊涵寧在與不在沒有太大的問題，就是有什麼事情下面的人拿不出主意或者不敢做決定，周曉虹也會酌情處理的。　　楊涵寧匆匆趕回醫院，推開房門，便看到唐昱坐在床頭櫃旁，和楊涵琳笑着說著什麼。　　“咦，小昱也在啊，如果知道你在，我就不這麼早回來了。”　　聽到聲音，唐昱回過頭，看到楊涵寧，點了點頭。　　唐昱並沒有在醫院待多久，楊涵寧回來后，和她閑聊了幾句，就出了醫院了。　　剛剛自己衝動之下和楊涵琳發生了一絲曖昧，讓即使臉皮厚如城牆的唐昱在與楊涵寧楊涵琳兩姐妹在一起的時候，也感覺到一種不自在，可能楊涵琳也是如此感覺，所以總是愣神，臉紅紅的，說話前言不搭后語，低着頭，不敢看楊涵寧，更不敢看唐昱，見楊涵琳如此狀態，唐昱趕緊找個借口離開了，如果自己再不走，感覺到不自在的楊涵琳恐怕就會露出什麼馬腳來，唐昱可不想讓楊涵寧知道自己剛剛的衝動之舉。　　從楊涵寧口中，唐昱簡單的了解了百聆現在的情況。他這個甩手掌柜也不能做的太過了，該關心的東西還是要關心一下的，要不周曉虹可就要鬧罷工了，而且，對於自己親自參与策劃的東西，唐昱自然也想見識一下效果的。　　自從百聆的廣告播出兩天後，百聆在各大商場銷售便有了增長的跡象，幾天下來，百聆市場不統計，短短的不到一周的時間，百聆的銷售量便已經突破了近百台，雖然這個数字不知特別理想，離百聆盈利的指標還差很多，但是這已經讓周曉虹整日笑容滿面了，這已經說明了李小兵的廣告出現成效了，隨着時間的推移，廣告的效果會越來越大，盈利的日子也將不遠。相比於百聆之前完全滯銷的情況，現在的情況已經好多了。　　而且周曉虹還在期待着幾日後資助大學生活動，這次活動的影響力恐怕不比李小兵的廣告差，在廣告的反而方面，還要在電視廣告之上，李小兵的廣告只是在東陵市台播出，而資助大學生的活動不但會招來市台，而且省台還會來，其影響力遠不是東陵市台的廣告可比的。在這個年代，這種慈善方式的軟廣告還是很吃香的，雖然短時間內還看不出什麼效果來，不過這是個細水長流的事情，日子久了自然就能顯出效果來。　　唐昱估計，在資助大學生的活動之後，就會有一些省城的代理商前來洽談，這恐怕也是百聆進軍省城的大好機會。　　百聆畢竟是地方性的小企業，想要走出東陵，在開拓銷售渠道方面，恐怕還要費不少資金和不少關係，但是在資助大學生后，不用自己去開拓銷售市場，就會有人資源找上門來。以往的時候，百聆可是從來沒有走出過東陵的，而且，即便是在東陵市裡邊，也是靠着當下盛行的地方保護主義才能立足的，通過地方政府政策上邊給其他品牌設置障礙阻止其他品牌進入，這才能在東陵市站穩腳跟，不過隨着外來品牌越來越強勢，百聆的生存範圍卻越來越窄，若是能藉著這個機會走出省城，對百聆來說可是個好機會。　　次日，9月20日，星期一，唐昱悠閑的背着空書包來到學校，忽然間感到整個校園的空氣似乎都變得純凈了很多。　　心中嘆息一聲，錢偉經過了那件強姦未遂之後，默默地辦了轉學手續，大概是錢啟建的要求，大概他也是不大想在這個時候和蘇慕儒發生衝突的，又不能親手把自家這個侄子送進監獄，那麼在這個時候讓錢偉離開東陵市就是個好選擇了，而季良那些往日里囂張無比的公子哥也收斂了起來，也不得不收斂。　　藉著那件事情的影響，蘇幕儒在政府辦公會議上對一些政府官員做出了調整，雖然調整的力度和範圍不大，但對蘇幕儒的地位也起到了不小的鞏固效果，那些因為市委書記的到來而活泛起心思的官員，在經過這件事情之後，消停了起來。　　當然，這些被調整的官員自然包括那些公子哥的老爸或者老媽，若是不警告這些小子在學校裡邊消停點，下次他們還能不能被稱為公子哥可就說不準了，蘇慕儒的鍘刀可就在他們的頭頂上懸挂着呢，若是這些人在不知道天高地厚，說不定蘇慕儒便要拿出嚴打時候的手段了。　　腦子里正想着事兒，成少洵的呼喊聲從身後傳來，唐昱停下腳步，轉過身，看着成少洵從校外跑過來。　　跑到唐昱身邊，成少洵皺着眉頭重重的拍了唐昱肩膀一下，滿腹怨氣的說道，“好啊，昱少，捉姦的這種好事你竟然不找我，竟然去找杜大浩那小子，靠，你還拿我當兄弟不。”　　放假的這两天，成少洵聽到了不少那天的消息，對於唐昱找杜大浩幫忙，而非自己，心中滿是怨氣。　　感受到肩膀傳來的一股不適，杜大浩這小子身材壯碩，比唐昱高出幾公分，在同齡人中，絕對算的上是大塊頭，而且在成少洵心存不滿之下，這一下拍得自然重了一些。話說，成少洵對杜大浩這小子可是非常記恨的，以前的時候兩人之間便有些齷齪，再加上成少洵和唐昱交好，唐昱上次昏迷三天，這筆賬自然記在了杜大浩的頭上，要不是因為杜繼海的身份特殊，成少洵說不得要把衙內的威風抖一抖找人去收拾了這小子。那幾個當初動過唐昱的六個老街的小子在監獄裡邊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這裏邊可是有着他成少洵的一份功勞的。都是大院裡邊長大的孩子，即便不是紈絝，這種事情做起來都是輕車熟路的。　　成少洵不爽的是，這種事兒，無論是論關係親疏還是其他的，唐昱怎麼都不應該找杜大浩這小子。　　唐昱沒有在意肩膀上的不適，苦笑了一下，“那種情況下，哪裡有時間去叫你啊，你老子又不捨得給你買一個板磚隨身帶着能讓我聯繫上你，我去哪兒找你啊，找到你也顧不上趕過來啊，再說，這件事情其實是杜大浩發現的，也幸虧他打電話給，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嘆息了一聲，“說起來，我倒是應該感謝他才是，要不是他的這個電話，陳怡現在，說不準……”　　“哼，錢偉那小子，便宜他了。”　　成少洵也沒有在這件事情上過多糾纏，事情的經過成少洵也差不多都了解，雖然剛開始聽到杜大浩報信，成少洵多少還有些不信，但這的確是事實，也由不得他不信，心中暗自思量，杜大浩這小子什麼時候改邪歸正了，但無論怎麼說，經過這件事情后，唐昱欠了杜大浩一個人情，這個人情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自然的，關鍵還是陳怡了，但是最起碼，唐昱對杜大浩以前的那種觀念，已經通過這件事情徹底的改變了過來。　　杜大浩上次險些讓人把陳怡給糟蹋了，這次間接的幫着陳怡逃過一劫，甚至不惜得罪了錢偉為首的人，對他來說，也算是一種贖罪吧，雖然陳怡未必會原諒他，但是多少也會有些改觀的。　　所謂浪子回頭金不換嘛。　　“杜大浩這小子現在不錯啊。”　　唐昱說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話后，拉着成少洵向自己班級走去。這句話自然也是有感而發，之前在圖書館幾次見到杜大浩在學習，唐昱心中多少就有些明白，這小子是浪子回頭了，這次杜大浩給他的電話，也算是肯定了唐昱的想法。想想，杜繼海投靠蘇慕儒換來兒子的改邪歸正，怎麼看都是賺了。　　進入校門后是一片巨大的沙土地操場，操場布滿米粒大小的沙粒，踩在上面發出沙沙的聲音，唐昱在前世，重生的前不久還專門來一中看看，怎麼說這也是自己的母校，那時的唐昱在商場上已經混的風生水起了。　　唐昱記得那次來一中后，一中的變化很大，眼前的沙土地操場已經被塑膠跑道所替代，教學樓也整體的翻新過，操場一邊的籃球場的籃球架也由現在這個木頭的籃板換成了兩公分厚鋼化玻璃的籃板，教學樓旁邊的那塊空地上也建起了兩棟建築，那時唐昱沒有進去，但聽說是那是音樂教室和體育教室。雖然具體不知道是哪個校友或是市裡邊的集團贊助的，但是想必不會是一中自己掏錢的，搞教育，就是這種時候佔優勢啊，修個圖書館什麼的，只要張張口，在2000年後有大把的人願意出這個錢，特別是九十年代發家的暴發戶，對這種事情簡直是情有獨鍾。　　唐昱和成少洵走進教室，所有的同學立刻都抬起頭看了兩人一眼，在唐昱掃視他們的時候，他們又立刻低下頭。　　每個班級都有其特殊的存在，而唐昱而成少洵便是這一年一班中，兩個特殊的存在，不要說同學們對這兩人畏懼十足，就是各科的教課老師，對這二人說話也不敢說重了。唐昱把錢偉從一中逼走的事情在這些人裡邊自然也是廣為流傳的，而且擁有者各種版本，總之最後讓大家認識到的就是，唐昱是比錢偉還要強大的存在，他們還是少惹為妙。便是學校，對於像唐昱和成少洵這類人的態度也是很奇怪得，一方面想藉著這層關係與他們背後的人搭上話，一方面對於這些人的處理又很頭疼，例如曠課啊打架之類的事情，學校規定的那些懲罰措施，對這些人顯然是不合適的。　　好在唐昱和成少洵在班裡邊還是比較安分的，不像季良那些人天天儘是搗蛋，讓老師們都很是無奈，至於說唐昱偶爾曠課之類的，放在老師眼中，不惹事就是不錯了，曠課實在是沒什麼大不了的。他們可不想像錢偉一樣被趕出一中，錢偉好歹有個市委書記的叔叔都被人家趕走了，他們背後可只有背影。　　唐昱班的班主任是一名男老師，叫張喬，交語文的，三十左右歲，戴個眼鏡，看起來蠻有儒雅氣質的，說話談吐很是幽默，同學們很喜歡他的課，特別是那些處在懷春年紀的女同學們，天天盼望着他的課。這老師，長的可不是一般的帥氣。　　一切都不同了，前世的時候，教自己的老師可不是這個人。唐昱心中暗嘆一聲，自己這隻小蝴蝶，對這個時代潛移默化的影響是越來越多了，尤其是涉及自己身邊的人和事，很多都變的面目全非了，再也不復往昔。今天的第一節課就是語文課。　　張喬一如往常一般，只拿着一本語文課本，並沒有帶其他的教學材料或者教案之類的，原因很簡單，張喬這老師教課，從來不按教案來，講到哪，說到哪，旁征博引，說古辯今，往往一堂課，轉瞬即逝，這也是同學們喜歡上他的課的主要原因，也是喜歡他的主要原因，從他講課的方式不難看出，張喬是一個知識面廣，只是比較淵博的一個人。語文這種看着課本照本宣科的課程能被他講到這個程度，也是一手不俗的本事，起碼唐昱感覺，自己即便有着前世的經歷也未必有這麼豐富的只是，這便是術業有專攻罷了。　　如往日一般，張喬進入教室后，笑着向全班同學點了點頭，眼神在唐昱的身上略略的停留了一會兒，走上講台，省卻了同學們好老師好這些俗套，直接開始了今天的課程。　　津津有味中，下了鈴響了，唐昱也帶着一絲意猶未盡的感覺，看着張喬走出教室。聽這老師講課，唐昱竟然隱隱也有些享受的感覺，對於這個前世已經活了三十多歲的人來說，可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兒。　　這時唐昱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拍了拍身後的成少洵，“少洵，陳怡在幾樓幾班？”　　陳怡住院后，在恢復身體活動力后的第二天，便辦了出院手續回家了，臉上冷冰冰的，那是一種比之前更冷的一種有內心發出的冷意，其間一直沉默不語，除了在可以開口說話后，和唐昱說了一聲謝謝，在第二天說了聲我要出院后，便再也沒有開過口，這幾天唐昱也沒有再看到她，也不知道她今天來沒來上學。　　成少洵開學后便收集起一中的校花美女榜的資料，陳怡的資料他自然是了如指掌。　　“陳怡？他在三樓，二年三班。”成少洵略一思索，便回答了唐昱的問話。對學校裡邊的各個美女的資料，他可是認真的搜索過的，發動了眾多的人力物力。　　來到三樓二年三班的門前，唐昱往裡面掃了一眼，並沒有看到陳怡的身影，截過一個男同學問過之後，才知道陳怡今天並沒有來上學，不僅陳怡沒來，就連她那個所謂的最好的朋友最好的閨蜜余彤也沒有來。　　看來今天放學后要去看看她了。　　唐昱心中知道，這件事情對陳怡的打擊不可謂不重，好友的背叛，差點失身的恐懼，已經在她的心中留下了嚴重的傷痕和陰影，這點從她那比之前更冷的臉色便可以看出來，如果沒有人開導的話，唐昱懷疑很有可能前世在琉金殿堂看到的那個三個冷艷老闆娘之一的那個陳怡又會出現在這一世中。　　又或許，前世她之所以成為這個樣子，便是和這個余彤有關？或許前世的時候沒有錢偉，但是李偉趙偉什麼大概還是會有的，以那余彤的性子，遲早是會把陳怡給出賣了的。　　之後的課都在唐昱迷迷糊糊中度過，除了張喬的課，其他的東西對他再也沒有什麼吸引力了，能安心坐在學校裡邊，便已經是一種進步了，對他的心性可是一個不簡單的考驗。　　好不容易終於熬到放學鈴聲響起，唐昱將課本往書桌樘里一塞，拿起身後的空書包，走出了教室。　　如果不是爸媽的督促，唐昱甚至有不讀這個高中的打算，高中課程甚至大學課程，對唐昱的事業的幫助微乎其微，唐昱來學校唯一的目的就是為了那張紙，有了沒用，沒有不行的一張紙罷了，當然，這裏也有唐天鴻和張雅惠對自己的希望，畢竟對於一般人來說，高中、大學，是每個人都要經歷的一個人生歷程，他們可不知道唐昱在前世已經經歷過了。　　走到校門，叫了一輛出租車，前往老街駛去。現在的他，荷包可是充實的很，這個年代，叫出租車可是一件奢華的事兒，不過放在他身上，那邊是理所應當的了。

# 第二百零四章 陳怡要轉學？

　　老街依舊是那副樣子，低矮的平房一片連着一片，縱橫間組成了一條有一條的小巷，幸好唐昱前世在這住了很長時間，如果第一次來這裏的人，一定會在這一條又一條的小巷中迷路的。這兒，也算是東陵市的貧民窟了，東陵市絕大部分的窮人都住在這裏，當政者對這種情況也大都心照不宣，前世的時候，老街也是在很多年之後才拆遷的。當然，在老街，岑培倫是個例外的，無論怎麼看，他都不會是個只能住在老街的窮人。　　陳怡家住的地方唐昱來了不止一次了，所以很容易的便找到了，現在正是下班時候，人們都結伴的出去買菜了，唐昱下了車，來到陳怡家門前，門是虛掩着的，知道陳怡家沒有狗，所以唐昱也沒有多想，推門就進去了，誰知道剛進去，便聽到一陣犬吠，褲腳一緊，似乎被什麼咬到了，唐昱下意識的奮力一甩腿，腳下的狗在一聲嗚咽聲中，被唐昱甩到不遠處的牆根下。　　這是唐昱才注意到，這隻是一隻小狗，二十公分左右，皮毛烏黑，似乎被唐昱的一腳給嚇到了，匍匐在牆角處看着唐昱嗚嗚的叫喚，卻不敢上前。　　這時屋中人聽到外面的動靜，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后，陳怡那略顯消瘦的身影出現在唐昱的視線中。　　“那個，我不是故意的。”唐昱摸了摸鼻子，略顯尷尬的說道，當他看到那只是兩個巴掌的小狗的時候，也感覺到自己的大驚小怪，還好那小狗只是被自己甩了出去，並沒有受什麼傷。　　陳怡淡淡的看了唐昱一眼，點了點頭，算是打招呼了，之後便來到那隻小狗旁，把它抱了起來，一如既往的冰冷，只不過這種冰冷，和以前那種故作冰冷卻又有些不同，唐昱這個前世活了六十多年的人自然能看得出來。　　“我今天聽說你沒有上學，所以來看看，對了，阿姨呢。”看着那隻小狗在陳怡略顯規模的小胸脯上拱來拱去，唐昱不禁露出一絲羡慕之色，能光明正大的享受着那個神秘地方的溫暖和柔軟。　　此時的唐昱腦海中突然閃過一個詞，――禽獸不如，自己的待遇，似乎真的趕不上這隻小狗啊。汗，唐昱都被自己的想法弄笑了。　　陳怡抱着小狗走進屋中，唐昱亦步亦趨的跟着，進屋后左右看了看，沒有看到陳怡的母親劉舒蘭，不由的問道。　　“我媽去買菜去了。”陳怡的聲音很是冷淡，沒有起伏，聽得唐昱眉頭直皺，以前的時候陳怡雖然有些清冷，不過可不是現在這個樣子的。而且，對待自己，也不是這個態度的。　　“你的……好了么？”唐昱本來想說你的身體好了么？但話剛出口，突然覺得這麼說似乎又會勾起陳怡傷心事，暗悔之際，話語也收起了一半。　　“嗯。”過了好久不見陳怡答話，就在唐昱以為陳怡不準備回答的時候，陳怡輕聲的嗯了一句，倒是讓他小小的吃驚一把，看來自己在她心中終究還是有些不同啊。　　陳怡的家裡的擺設很簡單，開門后是一個小廚房，小廚房的一側有一個門，裏面算是正屋，也就是睡覺的地方，在正屋的旁邊有一間偏屋，是陳怡的房間，畢竟陳怡已經這麼大了，和父母睡在一張炕上，多少有些不便，那間小屋是母親在陳怡上高中之後，為了怕耽誤陳怡學習，專門給隔出來的。　　正屋的左側是一張佔了房間一半的炕，炕的裏面是一排立櫃，炕的下面有幾個箱子，箱子上放着幾張照片，很古老的照片，有些發黃，大部分照片都有兩個人，一男一女，眉宇間和陳怡有些相似，估計是陳怡的父母。　　陳怡將那隻小黑狗放在地上，給唐昱倒了一杯水后，低頭坐在炕上，兩隻手搓揉着衣角，唐昱一時間也找不到要說的，房間中有些沉默。　　“那個……你，明天去上學么？”唐昱率先打破這種沉默。　　“哎……”似有似無的一聲嘆息，陳怡沒有抬頭的搖了搖頭，“不了，我媽明天去幫我辦轉學手續，我要去六中去上學。”　　對於轉學這個結果唐昱並沒有意外，他心裏早就有這種預感了，前幾天發生的那件事情雖然還沒有傳開，但唐昱知道，這種事情遲早會傳出去的，所謂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學校中對這種事情很是八卦，而且主人公有事一中校花美女榜的探花，號稱“冰山美人”陳怡，在那些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酸的男生和羡慕嫉妒恨的女生的眼裡，前幾天的事情一定會飛快的傳開的。九六年的時候，對這種事情還很忌諱，陳怡不在一中待下去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然而又有意料之外的因素，那就是轉到六中。　　六中，全稱是東陵市第六高中，在東陵市屬於六流之後的學校，不但教學質量欠奉，而且學校的治安更差，从里面走出的半大小子，大半都會混跡在社會中。　　轉念間，唐昱便理解陳怡為什麼轉到六中，陳家就只有陳怡母女倆，與陳怡相識這麼久，一直沒有聽說過陳怡的父親，只是偶爾的一次聽楊涵寧似乎提過一嘴，陳怡的父親似乎在她很小的時候，便拋棄了陳怡母女倆，這麼多年，一直都是陳怡母女相依相偎、相依為命，前幾年，陳怡的母親在一家工廠工作，陳怡家的情況還算過得去，但是自從劉舒蘭被杜大浩撞傷后，那份工作丟了，雖然陳怡母親經過手術之後，簡單的運動已經沒什麼問題了，但是脊椎受傷畢竟不同於其他地方，沒有癱瘓已經是僥天之幸了，雖然已經治癒，但是依舊不能做重活，所以一直沒有再去找工作，家中沒有經濟來源，幸好前不久虎爺送來一些錢，生活還算勉強維持，但也只是勉強維持而已。　　家裡經濟緊張，經過了這件事後，陳怡本打算不再念書，余彤的背叛，對她的打擊，遠比差點被錢偉強、奸的打擊要大的多，這會兒，她已經想着回到家裡幫母親做些家務，同時找個工作補貼一下家裡，可是劉舒蘭沒有沒有同意，她自然是希望陳怡能有個好出路，不希望這一輩子就這麼廢了，不過以陳家現在的經濟條件，劉舒蘭又沒有什麼關係來利用，自然的一二流學校上不起，就只能上六中這種勉強算上六流的學校了。　　唐昱點了點頭，沒有說話，此時他沒有說什麼反對的話，更沒有說給陳怡錢，因為唐昱知道陳怡是一個很有自尊的女孩，這樣直接的給她錢，即使她因為生活壓力而接受唐昱的錢，也會覺得在唐昱面前抬不起頭，自尊會受傷，所以唐昱想要幫助陳怡，也只能迂迴着來。　　和陳怡有一句每一句的閑聊了幾句，唐昱便離開了陳家，心中卻已經暗暗在考慮着如何能幫幫陳怡。對陳怡，他也算是有一種特殊的感情，雖然未必是那種男女之情，但是兩人之間，多少與尋常的男女普通朋友有些不同的。　　出了陳怡家的小巷，唐昱拿出手機，給楊涵寧打了一個電話。　　唐昱前不久專門托二叔給楊涵寧買來一部新的大哥大，雖然當時沒有明說這部大哥大給誰，但唐昱相信，二叔已經猜到了，想必唐天浩也是知道的，這電話鐵定是要給楊涵寧用的，至於唐昱為何要通過他的手買而不是自己買，自然也是有他的考慮的。　　電話那頭傳來楊涵寧甜美而嬌媚的聲音。　　唐昱讓楊涵寧開車到老街巷口來接自己。　　楊涵寧此時正在醫院照顧楊涵琳，那天唐昱從醫院走出來之前，便越俎代庖給楊涵寧放了幾天假，讓她在醫院照顧楊涵琳，知道楊涵琳完全康復出院，才讓她上班。雖然楊涵寧表面上沒有說什麼，心中卻是很甜蜜的。　　在巷口的一家茶館邊喝茶，邊等候楊涵寧，二十分鐘后，巷口傳來一陣汽車馬達的嗚嗚聲，很快，楊涵寧俏麗的身影便出現在唐昱的視線中。　　唐昱留下一塊錢，當做茶水錢，起身朝着楊涵寧，迎了上去。不加鹽的大碗茶，喝着就是不爽，可惜加鹽還要另外算錢。　　“走，帶去看看涵琳姐。”唐昱沒有多說什麼，招呼了一聲，向寶馬走去，自打那天病房中發生的事情之後，唐昱每每想到心中總是有些尷尬的感覺。　　前往醫院的路上，唐昱簡單的和楊涵寧說了今天陳怡沒有上學和剛剛陳怡和自己說的轉學的事情，這些事情，自然還是由楊涵寧或者楊涵寧的老爸楊岐山出面比較好。而且，也不知道是唐昱的思想過於邪惡還是怎麼滴，總感覺楊岐山與劉舒蘭之間，有些什麼不為人道的事情。　　“這些錢你晚上回去的時候交給劉姨或者陳怡，說什麼也不能讓陳怡轉到六中，即使是輟學在家，也比在六中強，那裡太亂了，不但學不到任何好東西，還有可能學壞，甚至有某些危險。雖然陳怡性子不至於和那些人學壞了，但是有那些壞小子在身邊，對她的學習也不大好，說不準錢偉的事兒還有可能再次發生，還是不要讓她去那種學校的好，其實讓她留在一中更好的，該面對的事情，始終都要面對的，東陵市就這麼大點的地方，發生在一中的事情，六中未必就不知道了，倒不如留在一中。而且，一中也未必就會有什麼流言蜚語的，只是這話我不方便和陳怡說，還是你來說的好，能讓她不離開一中最好。”　　唐昱拿出自己的錢包，將裏面所有的錢都拿了出來，遞給了楊涵寧，看到楊涵寧開車，便直接把錢放在了駕駛盤上。一打錢，有近五百元。　　楊涵寧家也不富裕，即使楊涵寧有幫助陳怡的心，恐怕也沒有那份力量。　　楊涵寧沒有說話，只是點了點頭，雖然感覺唐昱對陳怡的態度有些奇怪，不過這種事情，她自然是不會去多管的，只要唐昱對她好，不拋棄她，那樣她就滿足了。　　忽然，唐昱腦海中閃過一個念頭，嘴角不自覺的翹了起來，“或許不用你送。”　　“嗯？”楊涵寧聞言疑惑的皺起了眉頭，看了唐昱一眼。　　“我想讓楊伯伯送給劉姨會更好，更能讓劉姨接受。”唐昱笑了一笑，早在很久以前，唐昱便看出了楊岐山和劉舒蘭之間存在那麼一絲曖昧，或許可以撮合一下，一個光棍兒至今，一個寡婦到現在，兩人是王八瞅綠豆――對眼了。　　“涵琳姐的傷怎麼樣了？”唐昱笑着問道。　　楊涵寧嫵媚的白了唐昱一眼，唐昱這個不經常到老街的人都看出來楊岐山和劉舒蘭之間的情愫，楊涵寧這個局中人又怎麼會看不出來呢，心中對唐昱的這個決定很是滿意，楊涵寧也希望自己的父親老了可以找一個伴。　　“涵琳她的腿已經好得差不多了，現在已經可以拄着拐到處走了，今天還嚷着讓醫生將腿上的石膏去掉，要出院回家呢。”　　“可別，傷筋動骨一百天，這剛幾天啊，怎麼也得在住一個禮拜，住院這種事情可不能聽她的，萬一要想上次那樣，出院后出了什麼意外，還要遭更大的罪。”　　一聽楊涵琳要出院，唐昱立刻拒絕道，不僅僅是擔心她傷沒有好，更擔心兩人見面時候尷尬的樣子，而且，若是妹妹出院了，可不利於唐昱與楊涵寧私會，笑了笑又接着道，“如果涵琳姐真的沒有什麼問題的話，如果她真的可以暫時的照顧自己的話，那你明天就騰出半天的時間，和陳怡明天去辦轉學手續，一中估計陳怡是呆不下去了，那就轉三中去，二中也行，但說什麼也不能去那個六中。”　　三中是東陵市除了一中外最好的高中，教學質量相當，兩所學校最大的區別就是一中注重理科，三中是注重文科。　　二中是僅次於一中和三中的學校，也屬於市重點高中。　　“嗯，還是去三中吧，三中離我家近，有時間的話，我去看看她也方便。”最後唐昱還是決定陳怡轉去三中。　　楊涵寧默默地點了點頭，開車之餘斜眼看了一眼唐昱，心中微嘆，如果沒有遇到唐昱，無論是自己還是陳怡，兩人的命運又將是怎樣的呢，只怕只能淪為某些人的玩物吧，最後成為一具行屍走肉……　　寶馬在醫院住院部旁的停車場停了下來，唐昱和楊涵寧並肩走進住院大樓，抬頭間，看到不遠處王貴成正和一個女醫生邊說邊聊向這邊走，抬頭看到唐昱，便對身邊的女醫生揮了揮手，“你先去門診那邊看看，如果那人真的沒錢的話，簡單的給他包紮一下，就讓他回去吧，我們這是醫院，又不是慈善機構，即使有心幫他，卻也無能為力啊。”　　那女醫生面帶無奈的點了點頭，和唐昱擦肩而過，向外走去。　　“王叔，忙什麼呢？”唐昱笑着和王貴成禮貌性的打招呼。　　“哎。”唐昱的話剛問出口，王貴成便面露苦色，倒苦水似的對唐昱倒向唐昱，“忙？還能忙什麼，這不前幾天有一個工人，在工作時不小心砸斷了手臂，來這來看病，可是卻沒有錢，小昱你也知道，咱醫院屬於政府單位，就算是我想幫助他，沒有政府的批准，也無能為力啊，誰知這個人似乎賴上咱們醫院了，前幾天剛給他攆走，今天又來了，而且坐在門診部就不走了，這不，我剛剛打發門診部的主任前去做做工作，簡單的給他包紮一下，打發了罷了。”　　王貴成這話說得半真半假，一院屬於政府單位沒錯，無論是人事還是財政，都歸政府管，但王貴成一個堂堂的院長，想要就一個人，而且還只是骨折這種外傷，僅僅只是一句話的事，他如此做，恐怕是不想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更準確的說，王貴成有些勢利眼。不過作為一個一院的院長，去關注這些小事兒可就有些得不償失了，這些事兒，應該有其他人做才是，他這個院長卻是不應該出面的。　　還好，他的良心沒有完全泯滅，還囑咐人幫那個病人包紮一下，不像後世的醫院，沒錢免進，如果你沒錢，即使你死在醫院，恐怕太平間都沒有你的位置……

# 第二百零五章 紅星服裝廠

　　對於王貴成的話唐昱不置可否的笑了笑，一個市一院的院長關心這些事兒，本來就是本末倒置的舉動，不過這個王貴成還算是會辦事的，起碼自打那次的事情之後就對唐昱很是巴結，而且也沒有隨意把唐昱的資料泄露出去。這個人，其實還是很會做人的，能混到一院院長的位子上邊，自然有他的過人之處。　　閑談間，唐昱知道了這個沒錢看病的人的基本資料。　　那個沒錢看病的人是鳳城區紅豐鎮的一個叫紅星服裝廠的搬運工，叫孫斌，前段時間在搬運貨物的時候，不小心重達四五十斤的貨箱突然倒了，砸到了他的手臂上，導致手臂骨折，而且那貨箱稜角處還在他的手臂上劃出了一道近十厘米長半厘米深的口子。　　受傷的那天便來到一院，請醫生給他看看，但因為沒有錢，被門診部的醫生三言兩語的打發走了，但是這個孫斌似乎並沒有死心，第二天又來了，又再次被醫生和一院保安給架走了，第三天又來了，如此反覆直到現在，現在已經是第四天了，門診部的醫生都頗感無奈，對於孫斌，打不能打，轟又轟不走，最後也只能來找院長王貴成來了，否則一個這種只是骨折的病人，門診部又怎麼會來麻煩院長呢，完全是因為被這個孫斌給搞煩了。　　“呵呵，王叔啊，還是給那個孫斌包紮一下，打個甲板吧，錢就從涵琳姐的賬上過。”　　唐昱自認不是什麼大慈大悲菩薩心腸的人，但這事既然遇到了免不了出手幫一下，況且又不費多大的力，如果不是現在唐昱兜里沒錢（兜里的錢都給楊涵寧，讓她回家給她爸，讓楊岐山轉交給劉舒蘭），就直接拿出二百塊錢了。　　內心感嘆一聲，這個時代大概還沒有因工受傷的說法吧，想要找那服裝廠的老闆給出醫藥費，估計是老大難了，要不也不至於這樣。不過又何止是這個時代，即便是他重生過來的那個時代，這種事情依然是藏出不窮的，而且大都不像這個傷着這麼簡單，只是手臂骨折。　　“小昱，你這不是打你王叔我的臉么，我又怎麼會是那種見死不救的人，救死扶傷是我們做醫生的天職，這事就是你不說，你王叔也會自己處理的，就是我自己掏腰包，也不能看着病人痛苦不是，又怎麼會要你的錢呢。”　　看到唐昱表態，王貴成立刻轉了語風，臉上那種被誤解的痛心疾首的表情和救死扶傷的神色，真是聽者傷心聞者心痛，都是場面上的人，唐昱表了態他自然知道如何做人，難道還能真讓唐昱出錢不成？那他的政治智慧可就太不成熟了。再說，這個傷着傷勢簡單，也花不了多少錢，一院之前也不過是怕沾上麻煩罷了，而且這種先例也不能開。現在既然唐昱開了口，那自然另當別論了。　　唐昱心中不得不感嘆一句，這傢伙變臉的速度真是太快了，不愧是一院的院長啊。　　這個紅星服裝廠對唐昱來說並不陌生，雖然這一世至今為止還是第一次聽到，但是在唐昱重生前，家中突遭變故之後，母親張雅惠被原先的工作單位辭退後，便到這個紅星服裝廠工作了一段時間，最後也是因為這個廠子不景氣，一連拖欠了三個月的工資，母親才從這個廠子中辭職，另外又找了一份工作。　　紅星服裝廠是一家鄉鎮企業，是由紅豐鎮政府和一個叫田星啟的人合資組建的廠子，紅豐鎮占資百分之八十五，那個田星啟占資百分之十五，其實辦廠之初，這個田星啟根本沒有出多少錢，這百分之十五的股份也是因為田星啟和那時的鎮委書記有親戚，走的關係猜得到的。　　紅星服裝廠創辦與一九八五年，在東陵來說，也算得上是老廠了，籌辦之初，效益還算不錯，在東陵的服裝市場佔據了很大的份額，給鎮裡帶來了不少效益。　　但是隨着改革開放的日益擴大，外來服飾甚至是國際品牌湧進東陵后，紅星服裝的所佔據的市場份額也隨着急劇減少，而且因為廠子中的設備陳舊，生產出來的服飾樣式陳舊，材質粗糙，已經又被淘汰的趨勢了，近一兩年，甚至根本不盈利，百餘名職工的工資全部靠着銀行的貸款來維持，但是近幾個月由於銀行銀根緊縮，從銀行已經帶不出款來了，職工已經有半年沒有發工資了。　　在陳松威在的時候，紅星職工甚至圍堵過幾次市政府，但是都在陳松威的強硬幹預下，不了了之了，蘇幕儒當上市長后，也遇到過一次圍堵市政府，但是那時正值嚴打，圍堵還沒等開始呢，便被武警的干預下，驅散了，沒有真正的鬧起事情來。　　現在的紅星已經成為紅豐鎮的一個大包袱了，每年不但沒有絲毫利益，鎮政府的財政還被它緊扯後腿，此時的紅星服裝廠，不僅成為了紅豐鎮的老大難，甚至連鳳城區也為此頭疼不已，區裡頭曾經做決定關停紅星服裝廠，但是因為因為這其中牽連甚廣，一是關停老廠后，那百餘名員工無處安置，二是每次提起關停老廠這個話題，員工都會鬧，不是圍堵區政府，就是圍堵市政府，搞得東陵市各級領導都頭疼不已。　　看過楊涵琳后，從醫院出來，唐昱拿起手機，給二叔打了個電話。　　“喂，二叔啊，最近怎麼樣？預售的模式施行的怎麼樣？”　　“小昱啊，怎麼想起你二叔來了，這樣吧，正好咱叔侄倆也有幾天沒見了，你現在哪？我去接你，咱倆聚聚，有什麼話見面再說。”從唐天浩的口氣上唐昱就可以聽出，估計那預售的模式進行很順利，否則他二叔可不會有時間出來聚聚啊。嘿，有蘇慕儒的點頭支持，錢啟建那邊又出了錢偉的事情，這種事兒在市裡邊自然很容易通過，而且怎麼看都是很行得通的東西，出了成績，到時候又是政績。錢啟建作為一把手抓全面，市裡邊哪兒出了成績，功勞薄上都要寫上他的名字。當然，不管哪兒出了問題，自然也是要他來擔責任的。　　十分鐘后，二叔的帕斯特從遠處駛了過來。現在的唐天浩，對唐昱可是有求必應，就差當唐昱的專職司機了。他一個資產過億的大老闆，屁顛屁顛的開車來接唐昱，那姿態放的可不是一般的低啊。他現在，算是徹底的認識到了唐昱的作用了。　　“走，上車，找家飯館，邊說邊聊。”　　因為一院的關係，周邊的飯館不少，唐天浩和唐昱隨便找了一家看起來還算乾淨的飯館，走了進去。　　隨便點了幾個小菜，叫了一瓶還算過得去的酒，一邊吃，一邊聊了起來。　　“二叔，淘金大廈那邊進行的怎麼樣了？”夾了一口國菜尖椒炒干豆腐，放到嘴裏，唐昱漫不經心的問道。　　“嗯，還不錯，你說的那個預售的模式這幾天已經初見效果了，已經有幾家鋪位定了出去，也交了定金，很多人還在觀望，畢竟這種預售屬於新興的模式，很多人拿不定主意，只是有些南邊那邊過來的商人，估計以前就接觸過這種東西，所以敢嘗試，不過過些日子恐怕就會好點，我現在也在組織人手來宣傳。”　　從唐天浩的臉上就可以看出，這件事基本已經解決了。不過從這個模式提出來到市裡邊定下基調，再到綠都開始實踐，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完成了，足以證明蘇慕儒對東陵市的掌控力度了。　　“手續都辦齊全了？”唐昱抬眼看了一眼滿臉微笑的唐天浩，輕聲問道。　　“嗯。”　　抬手一口乾下杯中酒，吧唧了一下嘴，唐天浩點了點頭，“政府方面給了很多方便，那邊沒有費多大的力氣，唯一有點難度的就是銀行，不過可能是政府那邊的關係，銀行這邊很快就鬆口了。”　　唐昱點了點頭，沒有說話，預售模式的順利實施本就是意料之中的，政府方面，蘇幕儒點頭后，基本上沒有任何阻力，銀行方面因為上面的政策，對地產方面的監管非常嚴，但是怎麼說也要和地方政府的步調一致，更何況預售模式只是要求銀行做一個擔保而已，又不是貸款，既然政府方面都已經順利通過了，銀行也沒有理由更沒有必要卡着不放了。　　“你小子，說吧，這次找你二叔我干什麼，我可不信你小子這次找我只是為了關心關心我的那個淘金大廈的事，你要不說，我可走了，公司還有一大攤子事等我處理呢，我可沒時間和你這磨菇。”　　飯吃的差不多了，往身後椅子上的靠背一靠，唐天浩看着唐昱，笑着說道。　　拿過餐巾紙，擦了擦油膩的嘴巴，“還能有什麼事情，你窮侄子我沒錢了，就只能找你這個富有二叔討倆錢花花唄。”　　“額，就這事？”唐天浩還以為唐昱又有什麼點子呢，所以在唐昱打過電話之後，便迫不及待的放下公司的事，飛速的趕來了，他可知道唐昱的點子可是絕對的金點子，千金不止啊。　　但現在聽到唐昱叫自己只是為了要錢，不由得有些鬱悶，拿過身旁黑色的皮包，从里面拿出一打錢，都是百元大票，唐昱目測，這一打估計有個三千多。　　“夠不？你二叔雖然現在缺錢，但是你的零花還是出得起的，不夠的話我打電話再派人送來。”　　唐昱拿起那一打錢，在手中拍了拍，發出啪啪的聲響，大大方方的收了起來，“差不多吧，夠花幾天的了。”　　聽了唐昱的話，唐天浩也不由得有些愕然，這小子，還真是不客氣啊，要知道這三千多如果是放在普通家庭中，那可是一年的工資啊，而唐昱卻只是說夠花幾天的，唐昱的這種大手大腳，讓唐天浩也不禁有些愕然，不知道這小子拿了這麼大筆的錢干什麼。不過他也知道，唐昱是有主意的人，有些事情自然不好多問。當然，以他現在的身價，自然也不會在乎給唐昱的這點錢。其實莫說是這點，便是把綠都的一半都給了唐昱，估計唐天浩也是願意的。　　“哦，對了，還有一件事拜託二叔。”收了錢后，唐昱抬起頭對着唐天浩說道。　　“我就說么，我就說你找我肯定不是為了零花錢，說吧，又有什麼事情拜託你二叔我，不會又要買一部手機吧。”說著，唐天浩看唐昱的眼神也變得曖昧了起來。　　上次唐昱拜託唐天浩給他買一部手機，並在手機里存了幾百塊錢，唐昱雖然沒有明說給誰買，但唐天浩已經猜到是給楊涵寧的，所以這次又聽到唐昱要拜託自己，讓唐天浩不由得想起了上次的事情，語氣中滿是揶揄的味道。　　唐昱被唐天浩的眼神看到滿身不自在，臉上卻沒有絲毫尷尬之色，搖了搖頭，“不是，我只不想要你給我打聽一下紅星服裝廠的情況。”　　“紅星服裝廠？那個總到市政府門前鬧事的那個紅星服裝廠？”　　看到唐昱點頭，唐天浩眉頭微微皺起，“你打聽他干什麼？那家廠子我聽說過，這幾年一直處在虧損的狀態中，工人的工資都是貸款發的，區裏面一直嚷嚷着要關停紅星，但至今一直沒有動靜，你打聽這麼個破廠子有什麼用？”　　紅星職工多次到市政府門前鬧事，所以很多人都聽說過這個廠子，身為商人的唐天浩，而且是本土商人，唐天浩對紅星了解的比普通人還要多一些。不過一個小服裝廠的消息唐天浩都知道，能傳到他這種層面的人的耳朵里，自然也有些不簡單的地方。　　唐昱笑了笑，沒有正面回答唐天浩，“我今天在醫院看到一個紅星服裝廠的一個受傷的工人，所以一時有些好奇，想通過二叔打聽打聽罷了。”　　唐天浩怎麼會相信唐昱這隨口的搪塞之語，不過見唐昱如此回答，他也就沒有在繼續問下去，唐天浩已經不拿唐昱當成孩子看待了，從唐昱這幾個月的所作所為，唐天浩知道唐昱已經擁有了成熟的思想和主見，做事有自己的分寸和把握。　　同時唐天浩也暗暗決定回去一定要好好查查這個紅星服裝廠，他可不相信唐昱口中的什麼隨便打聽打聽之語，興許這裏面有什麼商機或者貓膩也不一定啊。不過唐昱不明說，他自己也不好多問，只能回去自己調查一下了。他現在是發現，唐昱說起話來，已經和官面上的那些人一樣，打起機鋒來，半說半露的。和他這個小叔說起來，都是不盡不實的，還要費心思去揣摩。這，明明是天生就應該做官的料子嘛。　　之後兩人隨便閑聊了幾句，唐天浩便送唐昱回家了。唐昱現在對這個二叔，差不多算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了，億萬富翁做到他這個份兒上，也算是奇葩了，時不時的要給一個半大少年客串一把司機。而每次與唐昱見面的時候，唐天浩也會習慣性的不帶司機，而是自己駕車過來，倒是坐實了這個司機的名分啊。

# 第二百零六章 捐助大學生

　　回到家后，已經很晚了，張雅惠和唐天鴻對於唐昱的晚歸現象已經置若罔聞了，只是在唐昱回來后問了一聲吃飯了么，在得知唐昱已經和唐天浩吃過後，便沒有再問什麼，沒有問唐昱怎麼這麼晚回來，更沒有問唐昱去干什麼去了。　　晚上八點左右，就在唐昱快要上床躺下的時候，電話響了，是周曉虹來的電話。　　“唐昱，明天公司舉行資助大學生活動，你有沒有時間過來參加啊？”電話那頭周曉虹說道。　　“周姐，恐怕去不了，明天我還要上學，而且這種活動也不適合我參加，明天的事情就交給你吧。”　　這種拋頭露臉的事情唐昱不喜歡，而且他的年齡和身份也不適合參加這種活動，否則會招來不必要的麻煩，甚至對唐天鴻和蘇幕儒也會產生一些不好的影響，所以這種活動，唐昱是能避則避，盡量少參加。　　“哎……”周曉虹嘆了一口氣，小聲的嘟囔了一句，“你們這兩個老闆，怎麼都這樣啊，那好吧，明天的事情我安排吧。”　　“咦？周姐，難道宛如姐明天也不來？”聽周曉虹的語氣，似乎宋宛如明天也不來。　　“可不是么，我都不知道用什麼詞彙來形容你們這兩個無良的老闆了，我今天下午接到省台打來的電話后，就給宛如打了一個電話，問她明天過不過來，她說她那邊有事，過不來，哎，現在百聆這副重擔，全撂在我肩上了。”周曉虹邊說邊嘆氣。　　“能者多勞么，有周姐在，百聆那邊我和宛如姐放心的很。”唐昱笑着說道，也算是小小的一記馬屁，自然拍的是不露痕迹。　　宋宛如不參加這次的活動恐怕和唐昱的顧慮差不多，國家有政策，對幹部自己經商的限制很嚴格，宋宛如不想讓別人抓住沈睿鴻的尾巴，這種公開的場合能避免盡量避免，而且明天省台還回來人，就更不能拋頭露面了。　　“哦，對了，周姐，通知你一下，明天區長也許會過去，到時候你稍微招待一下。”唐昱說道。　　“區長？陶業驊？陶業驊明天來？”周曉虹有些驚訝，百聆現在已經完全轉為私企，和政府的瓜葛已經不大了。　　“嗯，這麼大的事，省台都要來人，就賣陶業驊一個面子，和政府搞好關係。”　　以唐昱的關係，讓陶業驊出馬自然是輕而易舉的，或許都不用唐昱出馬，陶業驊自己就會去參加的。　　“嗯，那好吧，我會安排的。”周曉虹剛剛聽到這個消息卻有一絲驚訝，但聽到唐昱的解釋后，也就釋然了，和政府搞好關係百利而無一害啊。再者說，以宋宛如和唐昱的關係，要什麼樣的政府關係，那都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撂下電話，唐昱拿過身旁的一件外衣，披在身上，走出房間。　　書房的燈還亮着，老爸還沒有睡覺。　　唐昱走到書房門前，敲了敲門。　　家裡沒有外人，所以門是虛掩着的，唐昱敲過門后，裏面還沒有應聲之際，就已經推開門進去了。　　唐天鴻坐在桌案后，正在整理什麼材料，聽到聲音抬頭看到是唐昱后，又低下頭繼續看眼前的材料。　　“這麼晚了不睡覺，來我這干什麼？”唐天鴻低着頭問道，眼睛依舊在眼前的材料上左右晃動。　　“明天百聆舉行資助大學生的活動，省台來人，我打算邀請陶業驊也過去。”唐昱如實的說道，“可是我沒有陶叔的電話，所以……”唐昱聳聳肩說道，當然，這話其實也有託詞的意思。　　聽了唐昱的話，唐天鴻的眼神中光芒一閃，從桌案下的抽屜中拿出一個小本，扔給唐昱，“第三頁第二個電話號碼就是陶業驊的。”　　唐昱按照唐天鴻所說的頁數，很容易便找到了陶業驊的電話號碼，當著唐天鴻的面，便撥了過去，通話不到一分鐘，便結束了，也沒說其他的，只是告訴他明天百聆舉行資助大學生活動，問他來不來參加，同時也順口提一句，省台也將會來。　　如此好事，陶業驊又怎麼會拒絕呢。滿口答應下來，告訴唐昱明天一定到。　　掛了電話，唐天鴻讚賞的看了唐昱一眼，又再次低頭工作。　　“趕緊回去睡覺去吧，明天還要上學呢，我前天打電話給你的班主任，問了一句你的學習的情況，雖然張喬老師沒有說你什麼，但是聽他的口氣，似乎你在學校的表現不怎麼樣啊。我知道學校的東西對你來說可有可無，學得到也未必用得着，但是高中畢竟是你的一個人生階段，掌握更多的東西有益而無一害，總之你自己把握就行。”　　唐天鴻似是無意的輕描淡寫的這一段話說的唐昱額頭隱現汗珠，唐天鴻平時似乎忙來忙去，從不關心唐昱的學習，現在看來，好像並不是這樣。　　唐昱在學校中基本上就是消磨時間，上課時昏昏沉沉，因為那些課程真的很難調動起唐昱的興趣，看來以後不能這樣了，雖然高考的試卷已經在自己的腦海中了，但這個過程也不能太草率。　　唐昱點了點頭，默默地退出書房，唐昱走後，唐天鴻的嘴角微微的翹了起來。　　第二天似乎很是漫長，在唐昱上眼皮和下眼皮來回打架之中，放學鈴聲終於姍姍來遲，這一天可以說是唐昱開學至今最認真的一天，昨晚唐天鴻那似乎是無意中的一句話，讓唐昱知道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應付了，也要適當的學一點。　　高中課程，怎麼說唐昱都在上一世經歷過了一次，語文、英語、數學唐昱基本上不用太怎麼學，即使經歷了這麼長時間的沉澱，這三門課程唐昱卻沒有忘卻多少，特別是英語，唐昱的英語水平，恐怕都可以給英語老師當老師了。　　唯一讓唐昱鬱悶的就是政治歷史生物等這些副科，化學和物理還能回憶起來什麼，但政治歷史生物這些靠死記硬背的學科，唐昱是一拿起課本就打怵，哎，只有慢慢地適應了。　　放學后，唐昱直接打車來到百聆，也就是原恆達的廠址。　　唐昱一進百聆的辦公室便看到陶業驊的那張笑臉，陶業驊身穿一身黑色西裝，裏面的是一件白色的襯衫，腳下是一雙黑的發亮的皮鞋，一身標準的正裝，此時的陶業驊正笑着和周曉虹說著什麼，聽見聲音，看到唐昱走進來，笑着點了點頭，“小昱啊，這次百聆的這個活動舉辦的真不錯啊，給咱們區里很長臉啊。”　　唐昱笑了笑，“這可和我沒多大關係，一切都是周姐安排的，我也就平時來玩玩。”　　“呵呵，小昱啊，你可謙虛了啊。”話雖如此說，但陶業驊也沒有再誇唐昱，在他的想法中，這個大學生資助的活動也不可能有唐昱的影子。　　在他的想法中，唐昱雖然在有些方面的確比平常同齡人成熟，但資助大學生這個如此有建設性的想法，多半不會是唐昱提出來的，他剛剛之所以如此說，只不過是客套話罷了。　　陶業驊笑着點了點頭，轉過頭看向周曉虹，“周經理，我提今天受到你們資助的那七個大學生謝謝你們，你們現在可是在塑造國家的棟樑啊，他們將來獲得的成績，你們有很大的功勞啊。”　　與前幾個月相比，現在的陶業驊明顯已經老練了很多，官場上的套話信手拈來，恐怕這幾個月，陶業驊在鳳城區的地位混得不錯。　　也正如唐昱所猜的那樣，陶業驊在鳳城區豈止用混得不錯就可以形容的。　　當初因為小語馨和沈芸失足在鳳城區的中山公園落水事件，陶業驊險些被人從區長的位子上掀下去，還好唐昱適時的出現，幫了他一把，讓宋宛如將原百聆廠收購了過來。　　原百聆廠是鳳城區的一大包袱，宋宛如收購過來，也就間接的說明了沈睿鴻已經不打算追究中山公園的落水事件了，這個隱晦的表態，讓原先那些打算對陶業驊落井下石的人沒有了砸石頭的借口，這才使得陶業驊得以喘息。　　之後經過嚴打，陶業驊對蘇幕儒的投靠，再次鞏固了陶業驊在區里的地位。　　而百聆的這次資助活動，又讓陶業驊露一次臉，你說他能不高興么。　　鳳城區區委書記陳和森陳大嗓門已經五十多了，已經快到退下去的年齡了，如果以之前陶業驊在區里的地位，陳和森興許還可以連任一屆的區委書記，不過看現在陶業驊的強勢，別說連任了，這一屆平安結束就是萬幸了，毫無疑問，在陳和森下去后，區委書記的位置自然就落到了陶業驊的頭上。　　“陶區長，晚上我們有個慶祝宴，如果你有時間的話是不是可以賞個臉啊。”隨便寒暄了幾句，陶業驊起身要走，周曉虹站起身說道。　　“多謝周經理的招待了，不過區裡頭這段時間太忙了，是在騰不出時間啊，等有時間，有時間我一定賞臉，今天恐怕不行啊，實在不好意思。”這種商業性質的酒宴，陶業驊是不會參見的，而且因為百聆之前和區裡邊的關係，他的身份也不大適合出現，周曉虹也不過是提一口罷了，也不是真的要讓他去參加。　　“哎，那好吧，有時間我再請陶區長喝酒，既然今天陶區長這麼忙，我也就不強求了。”周曉虹臉上很自然的泛出失望的神色，起身要送陶業驊出門。　　“周經理不用送了。”陶業驊向周曉虹點了點頭，回身拍了拍唐昱的肩膀，“小昱啊，真羡慕唐秘書長有你這麼一個好兒子啊，哈哈哈。”陶業驊半開玩笑的說道，這話有真有假，說是羡慕唐天鴻有一個好兒子，倒不如說羡慕唐天鴻有一個可以和省長搭上關係的好兒子。　　周曉虹和唐昱目送着陶業驊離開，陶業驊說是不讓他們送，但可不能真的不送啊。　　“咦，怎麼不見李小兵呢？她今天露臉了吧。呵呵。”陶業驊離開后，唐昱左右看了看，卻沒有看到李小兵，不由得疑惑的出聲問道。　　“今天可是把她累壞了，活動剛結束，她就回家歇着了。”　　今天資助七個貧困大學生，而且唐昱曾經吩咐過，這種露臉的事情交給李小兵，所以說今天李小兵前前後后跑了七個地方，還要應付學生家長，還要應付媒體，還要應付陶業驊，也是夠累的。　　其實本來捐助的人應該更多的，只不過這會兒已經九月份，不少的大學都開學了，所以暫時就只有這七名了，不過以後想必會多起來的，只不過百聆第一年嘗到了甜頭，第二年自然會有別的企業效仿。不過能推動一個慈善事業的發展，這種事情唐昱還是很樂意做的。　　“哦，對了，這幾天小兵似乎有什麼事情找你，但是一直照不到你的面，你明天有時間的話就過來一趟吧。”周曉虹突然說道。　　點了點頭，應了一聲，唐昱繼續說道，“周姐，今天沒事了吧，沒事我就回家了啊。”　　“你不參加今晚的慶祝會了啊？”　　“不了，今天留的作業多，我還要回家寫作業呢。”　　汗，唐昱自從上學后，書包裏面就沒有幾本書，那有什麼作業可寫，這隻是他胡亂找的借口罷了，對於酒宴的那種場合，即使前世經歷了無數次，但卻依舊不太喜歡，更何況這並不符合唐昱低調的作風。

# 第二百零七章 奧運會舉辦權

　　當晚的慶祝會唐昱沒有參加，這不符合他低調的性格。　　出了百聆，唐昱打車前往百聆以前的老廠，打算百聆研究室去看看姜萬勐最近的研究工作進行的怎麼樣了。　　有了唐昱金錢上近乎無限制的支持，姜萬勐再回來后的第二天，在慶祝談判成功酒宴的第二天，便召集起那些已經來到東陵的研究人員，以莫大的熱情投入到VCD的研製中。　　早在安皖的時候，當這個項目還在現代集團的手中的時候，VCD的研製就已經進行了很長時間，耗費了千餘萬的資金，雖然最後沒有研製出什麼，但是在那麼大資金的投注下，VCD的運行理論無疑更嚴謹了，同時一些重要部件的研製開發，也收到了一些初步的成果。　　有了在安皖那邊研究的基礎，再加上唐昱龐大的資金的支持，已經初步的研究出一些成效來了。　　當唐昱來都百聆研究室的時候，姜萬勐興奮的拉着唐昱，給他講述這些日子的研究成果，同時也給唐昱解釋一些VCD的運行原理，只不過那些專業術語聽得唐昱腦袋都大了，話說，他對這些東西，可是很傷腦子的。　　影碟機，也就是VCD起源是数字視屏壓縮技術，根據這個技術，姜萬勐在現代集團的時候，就已經研發出第一塊定型的解碼芯片，但僅有解碼芯片只能做出播放機，為此，姜萬勐和他的研究團隊又為此進行一系列的創造性的工作，在解碼芯片的基礎上研製出VCD機芯，也就是讀取光盤信號的光頭和光盤驅動系統，也叫做伺服系統。　　此時伺服系統已經基本研製完成，這套系統是VCD中，最重要的元件，伺服系統的研製成功，代表着VCD的研製已經完成了大半，再配合音視頻的輸入輸出后，第一台VCD就誕生了，關於音視頻輸入輸出的一些不重要的元件的研製，姜萬勐已經交給唐天宇托清華導師來完成了，前不久唐天宇來過一個電話，說那些元件的研製工作已經進入尾聲了，只要將餘款匯過來，就可以交工了。　　聽到這第一台VCD即將誕生，唐昱也是發自內心的興奮，同時還特別囑咐姜萬勐，研究出來的這些元件技術，一定要第一時間進行專利申請，唐昱可不想重蹈姜萬勐上一世的覆轍。　　九三年時，人們對產權和技術保護意識沒有有徹底形成，雖然對於唐昱的再三囑咐感到多此一舉，但是姜萬勐還是聽從了唐昱的話，每研製出一個元件或者一項技術，便會派人去申請專利。　　產權歸屬則是維科公司。　　維科是唐昱前不久讓楊涵寧事情的兩個皮包公司之一，VCD的研製進行的如火如荼，已經初步的有了成果，總掛靠在百聆也不是那麼回事，所以才申請的這個皮包公司，同時將VCD的項目轉到維科公司上，為了避免宋宛如多想，在申請公司之前，唐昱已經和宋宛如打過招呼了。　　現在的維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空殼，唐昱把他的那輛寶馬劃到維科公司，所以註冊時的資產為八十萬，現在維科公司中，除了一個VCD的項目還有一輛寶馬以外，別無其他，沒有一分錢的流動資金。　　從百聆研究室中搖搖晃晃的走了出來，被姜萬勐一個多小時的專業術語狂轟濫炸，唐昱已經有些迷糊了，術有專攻，對於VCD這方面，唐昱承認自己和姜萬勐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　　在走出研究室前，唐昱向姜萬勐要了一本VCD技術方面的書，VCD將來將會是唐昱的主打產業，這方面的知識即使不精，但也要通，也要懂。　　唐昱的內心深處一直在時刻的提醒着自己，雖然自己是過來人，掌握着重生這件強大的作弊器，但也不能為此而自滿，在歷史的車輪下，自己多出來的那十幾年光陰和經歷似乎真的有些微不足道，如果不繼續充實自己，興許有一天自己就會發現，自己竟然在不知不覺間，被社會拋棄了……　　所以唐昱一直在充實着自己。　　最近唐昱似乎總是很晚才回來，今天又是如此，母親似乎也有了一絲埋怨，一邊給唐昱熱飯，一邊不免嘮叨幾句，唐昱在旁邊如同受訓的小學生般，低着頭，應和着，但究竟聽沒聽進去，就只有唐昱自己知道了。　　草草的往肚子里扒了兩碗飯，洗漱一番后，回到自己的房間中，躺在床上，拿出從姜萬勐手中討來的一本名叫“視屏壓縮技術解析”的書看了起來，不知不覺中，就那麼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就連床頭柜上的檯燈都忘了閉了。　　迷迷糊糊中，唐昱聽到了客廳中傳來的響動，唐昱睡覺前，房門並沒有關嚴，半掩着的，所以大廳中的響動很清晰的變傳到了唐昱的房間中，正好唐昱感到有泡尿，迷迷糊糊的穿上拖鞋，眼睛半睜半閉的來到衛生間，舒舒服服的痛快了一場，出衛生間的時候，看到老爸唐天鴻正坐在電視前看體育頻道。　　掃了一眼掛在牆上的鐘，已經是凌晨時分了。　　“老爸，今天有足球？什麼比賽啊？”唐天鴻是個球迷，在他的熏陶下，唐昱也成為了半個球迷，但是自從從黨史研究室出來后，唐天鴻忙碌了起來，也就沒時間再看足球了，不知道今天晚上究竟是怎麼回事，今天有什麼重要的比賽么？唐昱怎麼沒印象。　　唐天鴻搖了搖頭，“不是，我在等國際奧委會宣布2000年的奧運會的舉辦城市，聽說這次北京的呼聲很高。”　　聽了唐天鴻的話，唐昱猛然想起今天是9月24號，正是國奧會宣布2000年奧運會城市的日子。　　但又隨即想到結果，唐昱頹然的嘆了口氣，轉身向自己房間走去。　　“怎麼，你不看看。”　　看到唐昱轉身回房間，唐天鴻有些訝然，他本以為唐昱會和他一起看一起等待結果呢，以往的時候，唐昱對這種時事新聞可是表現出莫大的關注的，但唐天鴻卻不知道，唐昱已經知道結果了，而且還是令人頹廢的結果。　　“不了，太困了，我還是回去睡覺去吧，啊哈。”說著，唐昱還打了一個大大的哈欠。　　唐昱還記得前世的這個時候，那時家裡遭劫，住在老街，還沒有買彩電，只有一個十七寸的小黑白電視機，卻只能收到模糊的市台，就連中央一都收不來，沒有電視，因為那時家裡的經濟是在太差了，唐天鴻在岑培倫的茶館門口擺殘局勞累了一天，很早就睡了，沒有陪唐昱熬夜，唐昱包着一個小半導體貓在被窩裡聽。　　那時所有人的心態似乎都很輕鬆，平時看到的和聽到的全是积極的信息，“開放的中國盼奧運”這句當時用來征服世界的申奧口號，征服了大多數人的心，很多人都能掰着手指頭說出一套一套北京獲勝的理由，似乎這句口號已經自動理解成“開放的中國辦奧運”。　　當唐昱從廣播中聽到薩馬蘭奇宣布悉尼獲得2000年的奧運會舉辦權時，差點當場罵娘，唐昱承認，那時的自己的確有些“憤青”，但是在那種時刻，在白天幾乎所有人都信誓旦旦討論北京將會奪得舉辦權的時候，晚上就突然來這麼一棒，任何人估計都要罵娘。　　此時電視上，薩馬蘭奇那個乾癟的老頭正在講話，馬上就要公布2000年奧運會的舉辦地。　　就在唐昱關門的剎那，唐昱聽到從薩馬蘭奇口中蹦出的悉尼的英文發音，同時也隱約的聽到唐天鴻的那聲似有似無的嘆息聲。　　唐昱躺在床上，一時間心潮起伏，雖然已經知道了結果，但心中難免存在着一絲僥倖，唐昱也盼望着自己這隻蝴蝶扇動翅膀所引起的力量可以改變歷史，改變結果，雖然心中知道這是不可能的，知道自己現在還沒有改變國際決議的實力與力量，但心中難免存在一種僥倖。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是骨感的，殘酷的現實將唐昱心中的那份僥倖擊的粉碎，悵然若失，一時間竟然沒有了睡意，躺在床上胡思亂想。　　唐昱知道，中國總共申辦了兩次奧運會，現在的這次是第一次，沒成功，舉辦權被悉尼奪去了，第二次是2001年，申辦成功了，北京奪得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舉辦權，唐昱至今還記得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時的盛況，那宏大的場面，永久的刻印在唐昱的靈魂深處。　　想着想着，一個想法突然從唐昱的腦海中冒了出來，嘴角不自覺的翹了起來。　　既然沒有睡意，唐昱索性不再睡覺了，拿起那本《視屏壓縮技術解析》，看着看着，眼皮沉了下來，迷迷糊糊間陷入了夢鄉。　　汗，唐昱這傢伙是拿這本《視屏壓縮技術解析》當做安眠葯了……　　平靜的度過25號，終於在唐昱的期待中，迎來了26號。　　26號早上懶懶的睡到八點才起來，起來的時候老爸老媽都已經去上班了，他們可沒有雙休日，自己將飯桌上的菜熱了熱后，唐昱拿起外衣，走出了家門。　　今天唐昱打算去省城，一是去看一看沈家人，看一看小語馨，看一看沈芸那個壞丫頭……二是唐昱還要找沈睿鴻商量一件事情，一件他前天看過奧運申辦結束后，想到的一件事。　　唐昱打車來到一院，看了一眼楊涵琳后，從楊涵寧手中接過寶馬車鑰匙，向省城駛去。　　楊涵琳的傷已經好得差不多了，明後天將會把腳上的石膏取下來，再住兩三天院觀察一下，沒問題的話就可以出院了。　　唐昱到省城已經十一點多了，沒有直接到香榭苑，而是先到重慶街上逛了一圈，買了點吃的和禮物，這才轉向香榭苑駛去。　　往來這麼多次沈家，唐昱沒有一次是拿着東西的，雖然知道沈家人不會在意，但總是空着手，唐昱自己也會不太好意思，唐昱買了一些食材，打算在沈家人面前好好地露一手，買的這些食材可都是唐昱最拿手的。

# 第二百零八章 沈芸生病

　　唐昱這次來省城，並沒有事先通知沈家人，打算來一次突然襲擊，給他們一個驚喜，可能是這段時間在學校的時間太長了，唐昱偶爾也會出現一些少年人的心性。　　對於唐昱的到來，沈家人的確很驚喜，對於沈芸來說甚至有些措手不及。　　“啊？壞小子來了，嫂子，你把他攔在外面，別讓他進來啊，慘了慘了，早不來晚不來，偏偏這時候來，我還沒起床洗臉呢，哎呀，一定會讓那個壞小子笑話的。”房間中的沈芸聽到客廳中的聲音，慌慌張張的從被窩裡爬出來，將宋宛如推出屋子，特意囑咐了一句，“嫂子，你可千萬別讓他進來看我的笑話啊。”　　給唐昱開門的是鄭舒嫻，微笑着把唐昱領進屋。　　唐昱順手將手中的禮物放到沙发上，走兩步將食材放到廚房，回到客廳左右打量了一下，抱起腳邊的小語馨，“語馨啊，媽媽呢，壞丫頭呢，怎麼就你自己啊？”　　“媽媽在小姑房間呢，小姑還沒起來呢。”小語馨笑着回答唐昱，轉過頭看向唐昱放在沙发上的大包小包，滿臉期待的看着唐昱，“小昱哥哥，你都買什麼了，有小語馨的么？”　　“有，當然有了，我怎麼會忘了小語馨呢。”說著，抱着小語馨坐到沙发上，拿過身旁的一個兜子，“看看哥哥都給小語馨買什麼了。”　　“你這孩子，來就來唄，買什麼東西啊，家裡什麼都不缺。”鄭舒嫻埋怨似的看了唐昱一眼，口上雖這麼說，但嘴角的那道弧線卻暴露了她心中的想法。雖然像他們這種家庭平日里上門拜訪的人很多，大多不會是空手而來，而且對於這種拜訪他們也未必喜歡，不過唐昱，那自然是不同的，對於沈家的人來說，唐昱是個很特殊的存在。　　唐昱笑了笑，從兜子里拿出一串九連環，給小語馨買東西可是費了唐昱很多心思，小女孩么，一般都喜歡布娃娃之類的，但是唐昱知道，沈家對於語馨特別的寵愛，特別是在小語馨爸爸走了和小語馨落水之後，更是當她為手中寶，心尖肉，小語馨的布娃娃可以堆滿半個屋子，就算自己買再好的布娃娃，恐怕語馨都不會感覺怎麼樣，想了半天，逛了半天，無意中看到一家益智玩具店，就買了一些益智類玩具，這九連環就是其中的一個。也是唐昱很喜歡的一種玩具之一。　　“沈芸怎麼了，怎麼還沒起床？”唐昱抬起頭看向鄭舒嫻，沈芸雖然是省長的女兒，卻不是嬌生慣養的嬌嬌女大小姐，貌似還沒聽說過沈芸有懶床的習慣。　　唐昱話音剛落，宋宛如的聲音從樓上傳來，“小芸病了，這幾天早上有點冷，小芸沒注意，感冒了。”　　現在已經是九月下旬了，天氣轉涼了，特別是一早一晚，甚至有些冷。　　聽到沈芸病了，唐昱皺起來眉頭，拍了拍小語馨粉嘟嘟的小臉，將坐在自己大腿上的她抱到旁邊，“小語馨先自己玩，看看能不能自己將這些環解下來，哥哥先去看看那個壞丫頭。”　　小語馨弄着手中的九連環，嘩啦嘩啦直響，聽到唐昱的話，抬起頭向著唐昱點了點頭，露出一個甜甜的微笑后，又再次低頭擺弄手中的九連環。　　唐昱走上樓，與宋琬如擦肩而，走到沈芸房間的門前，宋宛如笑着看着唐昱推門而入，並沒有如沈芸要求的那樣，將唐昱攔在門外。　　沈芸正在房間中穿衣服，聽到響動，回頭看到唐昱進來，呀的一聲跳到床上，慌忙地將被子蓋在身上。　　“壞小子，怎麼不敲門就進啊。”此時沈芸的原本蒼白的臉紅了起來，也不知道剛剛走沒走光，剛剛自己可是剛把睡衣的扣子解開，正要換衣服，唐昱便進來了，搞沈芸一個措手不及。同時也在埋怨宋宛如，剛剛還特意交代了一句，讓她攔住唐昱，別讓他進來，現在看來，自己的話似乎白說了，宋宛如根本就沒有攔唐昱，甚至連唐昱進來也不說一聲，好讓自己做好準備啊。　　沈芸心中苦笑，這次慘了，現在已經快到十二點了，自己還賴在床上，要被這個壞小子笑話了啊，以前兩人說話可都是針尖對麥芒，各不相讓的，現在這種好機會讓唐昱逮到，沈芸已經做好了被唐昱奚落的準備。　　剛剛沈芸走光了么？這自然是肯定的，已經解開的寬鬆的睡衣，在沈芸跳到床上的過程中便已經露出了裏面白皙的皮膚，唐昱甚至看到那兩個小白鴿。　　此時的沈芸全身嚴嚴實實的包裹在印着卡通圖案的被子之中，就露出一小腦袋，一頭烏黑的秀髮凌亂的在枕頭上鋪散開來，原本蒼白的小臉上此時泛起紅暈，可能是因為害羞的緣故，或是因為買沒有起床，眼角處顯露出一絲不易察覺嬌媚。　　看着唐昱徑直的走向自己，沈芸似乎已經猜到唐昱將要奚落自己的話，但是出乎沈芸意料，唐昱走到床邊后，並沒有奚落調侃自己，溫熱的手貼在沈芸的額頭上，又放在自己的額頭上拭了拭溫度，滿眼憐愛的看着沈芸，柔聲道，“怎麼這麼不小心啊，難受么？”說著，輕輕將遮住眼睛的一縷秀髮撥開，動作輕柔而緩慢。　　看着唐昱那憐愛的眼神，感受着唐昱輕柔的動作，沈芸心中突然升起一股甜蜜本來就有些紅潤的臉蛋更加嬌艷了，大大的眼睛彷彿滲出水來，水汪汪的眼睛害羞的看着唐昱，見唐昱直直的看着自己，又害羞的躲閃開來，被子中的小手反覆的糾纏着衣角。　　唐昱輕柔的將沈芸剛剛因為著急跳上床胡亂的扯過蓋在身上的而有些褶皺的被子撫平，幫着她掖了掖，“先別起來，好好躺着，好好休息，我去給你做些吃的。”　　“嗯。”沈芸低着頭，不敢看唐昱的眼睛，輕輕點頭，用一聲自己都難以聽見的聲音應了一聲。　　溫柔的拍了拍沈芸的秀髮，唐昱轉身走出房間。　　看着唐昱消失在門口的背影，沈芸甜甜的笑了起來，忽然不知道想到了什麼，臉上剛剛要消散的紅霞又猛然間反撲，映紅了整個臉龐。　　出了沈芸的房間，走下樓，宋宛如此時正在大廳中和小語馨一起研究那個九連環，宋宛如以前雖然見過，但卻並不會玩。　　九連環這東西很有技巧，如果不會玩，除非你將那些環拆卡，否則怎麼也拿不下來，如果掌握了技巧，很容易。　　“小昱哥哥，你快過來，告訴語馨，這個環子怎麼玩，怎麼把它拆下來，媽媽也不會。”看到唐昱從樓上下來，小語馨立即高聲說道，旁邊的宋宛如微微一笑，沒有在意女兒的話。　　“語馨乖，小昱哥哥要先去做飯了，給我的小語馨做好吃的，等吃過飯哥哥教語馨好不好。”　　“嗯。”小語馨乖乖的點了點頭，低下頭再次研究起九連環。　　“呵呵，這孩子啊，每次到這都讓你忙前忙后的。”鄭舒嫻笑着說道。　　“能給伯父伯母還有宛如姐做飯，可是小子我的福氣，高興還來不及呢，哪裡會感到累呢。”唐昱一邊笑着說，一邊走向廚房。　　食材都是現成的，來之前唐昱就準備的差不多啦。　　忙活將近一個小時，在沈家小保姆的幫助下，唐昱終於將午飯做好了，很豐盛，一條糖醋魚，一盤竹筍炒肉，一個冬瓜湯，本來還打算再做一些的，但是讓宋宛如止住了，說午飯簡單點就行，太豐盛了也吃不下。　　唐昱還特意給沈芸熬了一鍋桂圓蓮子粥，桂圓和蓮子還是唐昱讓那個小保姆特意出去現買的。　　飯菜上桌，唐昱端着一碗桂圓蓮子粥進入沈芸的房間。　　可能是真的病得不輕，此時沈芸還在沉睡中。　　嘴角掛着一絲淺淺的笑，可能實在睡夢中遇到了什麼美事，一條粉臂伸了出來，不雅的搭在被子上，睡衣的衣袖捲起，露出雪白的皮膚，粉嫩晶瑩。　　唐昱笑了笑，將那碗桂圓蓮子粥放在床頭柜上，走近床邊，輕輕的拿起那條粉臂，放回被子中。　　唐昱的動作很輕柔，但依舊還是將沈芸弄醒了。　　眼瞼下的眼球晃動了兩下，朦朧的睜開睡眼，看到眼前的唐昱，露出了一個略顯尷尬的笑，“早上吃的那個葯很好使，就是有一點不好，吃了葯后就特別嗜睡。”沈芸輕聲解釋了一句。　　“既然醒了，那就起來吃點東西吧。”唐昱拿起床頭柜上的那碗桂圓蓮子粥。　　“嗯。”沈芸點了點頭，將枕頭豎著靠在床頭，真起身往上挪了挪，靠了上去。不經意間睡意咧了開來，露出裏面大片白皙，隱約間還可以看到亮點嫣紅。看的唐昱兩眼發直，嘴角不自然的抖動了一下，咕嘟，一大口口水咽下。　　似乎感受到唐昱那灼熱的眼光，或許是因為睡衣的失職而感到胸前的涼意，沈芸扭過頭順着唐昱的目光，“呀。”一聲驚呼，沈芸頓時將睡衣掖了起來，擋住胸前的春光，“壞小子，你、你瞎看什麼。”沈芸紅着臉略顯氣憤的說道，這時她才想起來，睡覺前慌忙跳上床，忘了把睡衣系好，唉，又讓這個壞小子佔了便宜了，雖如此想，但心中卻沒有一絲不滿，甚至心底還升起了一種莫名的情愫。　　沈芸伸出手，要從唐昱手中接過那碗粥，卻被唐昱出聲制止了，“你別動，我喂你。”　　遲疑了一下，沈芸紅着臉收回了手，沒有說同意，也沒有說不同意，默認了。　　唐昱微微一笑，拿着碗坐到床邊，盛出一勺，在嘴邊試了試溫度，“來乖，張嘴。”看着沈芸嬌羞的樣子，唐昱忍不住出聲出聲逗了她一下。　　沈芸的臉紅紅的，似花一般嬌艷，閉着眼睛輕輕張開那略顯蒼白的粉唇，貝齒輕啟，那種誘惑的表情險些讓唐昱失守，看着那潤潤的丹唇，一種吻下去的衝動在唐昱心底不可抑止的升起。　　強自的抑制住心底的衝動，碗中的粥在一勺一勺間減少，很快就見底了。　　“還有么？”沈芸一直紅着臉閉着眼任由唐昱一勺一勺的喂着自己，聽到勺子和碗碰撞的聲音，應該是沒有了。　　“還有，還有一勺。”不知怎麼，沈芸感覺唐昱此時的聲音有些怪異，但聽到唐昱說還有，便沒有睜開眼睛，輕聲的恩了一聲，等待着唐昱最後一勺。　　然而等了半天，卻依舊沒有等到最後一勺，不由得有些疑惑的微微睜開了一道縫，猛然間看到近在咫尺唐昱的臉，驚呼聲還沒等吐出口，便已經被唐昱的嘴強橫的堵了回去。

# 第二百零九章 資助申奧團隊的構想

　　沈芸本能的掙紮起來，嘴中發出嗚嗚的聲音，雙手抗拒的將唐昱往外推，但很快，便軟化在唐昱強橫的溫柔中。　　感受身前嬌人不再抗拒，唐昱順勢上前，將沈芸抱在懷中，雙手不着痕迹的鑽入沈芸的睡衣中，不規矩的在沈芸的背部遊走，舌頭挺入她的口中，不斷挑逗着沈芸的柔軟的小香舌，小香舌僵硬的和闖入者糾纏在一起，香津暗度。　　一邊沉浸在沈芸的香津中，另一邊雙手搞怪的幅度越來越大，範圍越來越廣，一隻手不斷下潛，另一隻手則轉移到身前，向那高聳之處突進。　　沈芸的肌膚出乎意料的好，嬌嫩軟滑，可能是因為經常運動的緣故，彈性十足。　　“呀。”突然間，唐昱悶聲慘呼了一聲，就在剛剛唐昱的手剛剛附在那小、乳鴿之上的瞬間，甚至還沒有來得及感受它的柔軟，便感覺到舌頭一痛。　　唐昱疑惑的看着沈芸，此時的沈芸髮絲凌亂，整張臉紅潤似蘋果，睡衣也因為剛剛和唐昱的糾纏，多處春光乍泄，露出裏面白嫩中透着粉紅的肌膚，眼睛彷彿滴出水一般，水靈靈的明亮映人，柔軟的嬌唇因為剛剛唐昱的過力吸、允有些充血似的紅潤起來。　　沈芸嗔怒的看着唐昱，身子一縮，完全縮進被子中，甚至小腦袋都被蒙上了，“壞小子，你出去，我要睡覺了。”沈芸的聲音從被子里傳出。　　舌頭在嘴裏動了動，痛感減輕了很多，還好沈芸剛剛雖然忘情，但也在意着分寸，並沒有用力，只是想給唐昱那越來越過分的手一個提醒罷了，所以唐昱適應了一下，說話還算正常，唐昱很難想象，如果沈芸這一口再用力一些，讓下面的人的聽出自己說話的異樣，自己恐怕就別在沈家待了，在人家家裡調戲人家女兒，還被咬傷，即使沈家人不介意，唐昱自己都感到臉紅。　　苦笑了一聲，拿起碗，“那你好好休息。”轉身走出房間，順帶着將房門關上。　　聽到關門聲后，沈芸才悄悄的伸出小腦袋，對這房門，皺起小瓊鼻，重重的哼了一聲。　　想起剛剛和唐昱糾纏時的感覺，沈芸的臉滴血一般的紅，心中除了一絲甜蜜，沒有其他情緒，剛剛如果不是唐昱太冒進，沈芸恐怕也不會有那麼激烈的反映。　　走出房間，迎接他的是鄭舒嫻和宋宛如那意味深長的眼神。　　小孩子童言無忌，看到唐昱從沈芸的房間走了出來，小語馨輕聲問道，“小昱哥哥，怎麼才出來啊，語馨都吃完了，你在不吃菜都涼了。”　　小語馨的話問的唐昱一陣語塞，摸了摸鼻子，將手中的碗亮了亮，“我是等壞丫頭吃完了才出來的。”　　這話也就騙騙語馨，鄭舒嫻和宋宛如在聽了唐昱的解釋后，眼中意味深長的神色不但沒有消退，反倒更加濃重了。　　解釋就是掩飾，掩飾就是事實。　　唐昱就在這兩人那中讓人渾身不自在的眼神中，草草的吃完了這頓飯。　　飯後，宋宛如拿出棋盤，她知道鄭舒嫻和唐昱在飯後通常是要下幾盤的。　　沈睿鴻回來的時候已經將近五點了，唐昱的晚飯都已經準備好了，比中午還豐盛一些，多了兩個菜。　　沈芸下午沒有再睡覺，畢竟睡太多的覺反倒對身體有害，在唐昱和鄭舒嫻下第二盤棋的時候，就已經走出房間，紅着臉，一直不敢正眼看唐昱，對於宋宛如略帶審視意味的眼神也躲閃不已，不敢正視。　　對於唐昱的到來，沈睿鴻並沒有表示多少驚訝，對唐昱笑了笑后，走進衛生間，洗了洗手，坐在飯桌的首位，和眾人一起吃飯。　　“沈伯伯，你能聯繫上國家體育委員會的人么？”吃飯的時候，唐昱輕聲的問道。　　“體委？你找他們干什麼？”沈睿鴻低着頭，加了一口菜，沒有回答唐昱話，反而問了一句。　　“前天的體育頻道播出的事情您知道吧。”　　沈睿鴻點了點頭，“你是說申奧失敗的事吧，怎麼了？”　　“我想捐些錢，贊助申奧的團隊。”唐昱苦笑了一下，“但是體委那方面我根本聯繫不上，所以我只能來拜託沈伯伯您了。”　　“呵呵，沒想到壞小子你還挺憤青的么。”聽到唐昱贊助申奧團隊，沈芸以為唐昱是因為對前天的申奧失敗感到不滿。　　唐昱笑了笑，沒有說話，看向沈睿鴻。　　沈睿鴻現在已經是省長了，交際面肯定很廣，如果連他都聯繫不到國家體委，那唐昱就只能去找方建銘了，聽說方建銘為了那個“生命核能的神秘藥方”已經聯繫到了馬俊仁。　　沈睿鴻斜眼看了唐昱一眼，眼中滿是讚賞，沈睿鴻可知道這絕對不是唐昱一時的憤青之舉，他一眼就看出這裏面的好處了。　　點了點頭，“明天我讓劉秘書回來一趟，我有一個老戰友在體委工作，明天我把他的聯繫方式給你。”沈睿鴻沒有多問什麼，也不用再問，就在唐昱說出要捐錢的時候，沈睿鴻就已經猜到了唐昱的打算。　　“那就謝謝沈伯伯了。”唐昱笑着道了一聲謝。　　“你這小鬼頭。”　　第二天，27日，星期日。沈芸的病已經大見好轉，只要不要出去再染風寒，在家中休息一天，就可以康復。　　沈睿鴻的司機七點準時前來接沈睿鴻去省政府，八點左右，劉秘書來到沈家，將一個電話號碼交給唐昱后，又匆匆的回去了。　　因為明天上學，唐昱下午也開車回到了東陵。　　回到東陵的時候，將近三點，唐昱驅車來到一院，看了一眼楊涵琳后，將楊涵寧從她身邊借出來后，向鳳城區區政府開去。　　半道上唐昱便給陶業驊打了個電話，問他有沒有時間，約出來吃頓飯。　　“老婆，想我沒？”唐昱瞟了一眼身旁的楊涵寧，心中的火氣不可抑止的爆發了出來。　　楊涵寧今天穿着很簡單，一條緊身牛仔褲，將腿部的曲線完美的勾勒了出來，也展現出了腿部的修長，緊翹的臀部被牛仔褲牢牢地兜了起來，一雙黑色的高跟鞋，更能突出楊涵寧身體的修長，亭亭玉立，身上穿的是一件淡粉色的短袖，衣領很高，但是低頭俯身間，唐昱還是可以隱約的可以看到兩座山峰間的那道深邃深淵，那道可以將唐昱靈魂吸進去的深淵，兩座山峰之下，突然間驚心動魄的細了下去，纖細的腰肢盈盈一握。　　尖尖的下巴，一張標準的瓜子臉未施粉黛，給人一種天然去雕飾的美感，唇不點而朱，眉未畫自黛，眼波流轉間，露出一股驚人的嫵媚，看的旁邊的唐昱一陣眼直，昨天被沈芸勾起卻無法發泄出去的火氣立刻被身旁的絕代佳人給勾了起來。　　“老婆，今天去宛如姐的那套房子好不好。”　　看着唐昱那滿是期待的眼神，楊涵寧實在說不出拒絕的話，況且她也不想拒絕，不知唐昱期待，所謂食髓知味，楊涵寧剛剛品嘗了禁果，對這些事情也有着渴望和需求。　　開車之餘，楊涵寧嫵媚的白了唐昱一眼，紅着臉說道，“我晚上給我爸爸打個電話，妹妹那邊康復的也很好，不需要人照顧了，更不需要人陪護了。”　　“耶。”唐昱興奮的大叫一聲，如果不是因為楊涵寧正在開吃，唐昱恨不得立刻就在那個粉嫩的小臉上啃一口。　　看着唐昱那孩子氣的表情和動作，楊涵寧溫柔的笑了笑，心底溢滿甜蜜，此時的她才感覺到，唐昱還是個孩子，但是不知什麼時候，這個孩子似得男人，已經成為了自己的依靠。　　將車開到區政府大門前，不一會兒，便看到陶業驊一身西服的从里面走了出來。　　唐昱下車，和陶業驊打了聲招呼。　　“小昱啊，客氣什麼啊，不就是一頓飯么，吃不吃又有什麼關係呢。”陶業驊面帶微笑的說道。　　“上次百聆資助大學生活動之後，就要請陶叔吃頓飯，無奈那次陶叔忙，今天有空，不妨就賞臉，陪小侄去喝一杯去。”既然陶業驊滿口官腔，唐昱上世混跡多年商海，自是不怕。　　陶業驊斜眼看了一眼車中的楊涵寧，轉過頭看向唐昱，拍了拍唐昱的肩膀，“說啥呢，和小昱你喝酒，還什麼賞臉不賞臉，既然小昱你要喝酒，陶叔陪你就是。”說著，陶業驊回過頭向不遠處在車中的自己的司機招招手，回過頭繼續說道，“正好今天政府沒什麼大事，陶叔我就捨命陪君子，地方小昱你安排。”說話間，那輛政府牌照的車已經開到陶業驊的身旁，陶業驊開門坐了上去。　　陶業驊沒有坐唐昱的寶馬，可能是因為唐昱那掛着軍牌的寶馬太扎眼了，或者是因為楊涵寧在車上的關係。　　陶業驊多少猜出來唐昱和楊涵寧之間的關係，自從上次恆達收購百聆的時候，那次唐昱牽着楊涵寧的手出現在陶業驊身邊的時候，他就隱約猜出了兩人之間的關係，現在看到兩人在一起，雖然意外，卻並不感到驚訝，只是心中的那份猜測更肯定了一些。　　見到陶業驊上車后，唐昱也走上了寶馬。　　“隨便找一個乾淨的飯館就行。”上車后，唐昱對旁邊的楊涵寧說道。　　雖然不知道唐昱要干什麼，但楊涵寧並沒有多問，啟動車子，很快便找到了一家規模不算小的飯店。　　寶馬在這家飯館門前的飯館剛停下來，陶業驊的車也緊隨其後的跟來了。

# 第二百一十章 收購紅星服裝廠

　　酒桌上的氣氛很和諧，唐昱和陶業驊叔叔侄兒的叫的那叫一個親切，但是旁邊的楊涵寧卻從兩人的話語中感受到兩人之間，似乎並不是那麼親密，十句話中有八句是客套的寒暄話，剩下的兩句也都不能全信。這倆人倒也不是唇槍舌劍的，不過話語裡邊處處露着機鋒，一句話能給繞上十來八個大彎子也繞不到原先的話題上邊。　　楊涵寧聽的直頭疼，同時也對唐昱如此年紀，卻能和陶業驊這官場上混跡的風生水起的老狐狸在詞鋒上不落下風感到驚奇。　　很難想像，唐昱剛剛十七歲的年紀，哪來的這樣嫻熟的交際手段。要知道，陶業驊能從小小官吏一直的陳大嗓門的擠壓下混到今天的局面自有自己的過人之處，唐昱才多大啊，說穿了不過是個嘴上無、毛辦事不牢的小屁孩罷了，能和陶業驊打機鋒繞圈子而不落下風，足以說明他的能力了。　　或許，大院裡邊出來的孩子，都是早熟的吧，楊涵寧如是的想到。　　“哦，對了，陶叔啊，前幾天我和涵寧姐在醫院碰到一個沒錢治病的一個什麼紅星服裝廠的工人，這個紅星服裝廠我似乎在什麼地方聽過，但是一時卻想不起來，回家問老爸，他卻只是搖頭嘆氣，搞的我莫名奇妙的，不知陶叔知不知道這個紅星服裝廠啊。”　　不知不覺間，唐昱將話題扯到紅星服裝廠上。　　這繞圈子的本事，陶業驊卻是比不上唐昱的，這會兒已經額頭見汗了，同樣是打機鋒，他的話唐昱聽到便能明白過來接上下句，可是唐昱的話他有時候應了之後再看唐昱那似笑非笑的笑容回頭再一想，才知道自己已經不小心着了道。所以，和唐昱打機鋒，他也是小心翼翼的拿出十二分的小心來。他現在是越來越佩服唐天鴻和唐天浩這兄弟二人，能把唐昱給教育到如今的水平。不過又有些奇怪，以唐天鴻的性子，教育出來的兒子無論如何不應該是這個樣子，更不應該是這樣的水平才是，唐天鴻在這種事情上邊的表現，可未必比得上唐昱，尤其是三句話便能繞個圈子的本事，陶業驊只在和老商家打交道的時候才見過。　　“紅星服裝廠？哎……”　　陶業驊聽到唐昱提到這個廠子，竟然也是搖頭嘆氣，唐昱在旁邊裝出一絲焦急，“陶叔怎麼也是這個表情啊，和我老爸一個樣子，這個紅星究竟什麼來歷了，怎麼看起來你們一提到這個廠子，似乎滿臉為難啊。”　　“小昱，你打聽這個廠子干什麼啊？”陶業驊聽唐天鴻沒有告訴唐昱這個廠子的情況，便也沒有正面回答，反問了一句。　　“哦，其實也沒什麼，只不過前些日子我聽說宛如姐要插手服裝業，讓我幫着她留一下心，所以我才想打聽打聽這個什麼紅星服裝廠的情況，看陶叔似乎很為難，既然為難，那就不用說了，我聽說臨市似乎也有幾家小規模的服裝廠，改天我去打聽打聽。”唐昱再次扯出宋宛如的大旗，繼續忽悠。　　“什麼？你說得是真的？宋女士有心收購紅星？”陶業驊聽了唐昱的話，說話的聲音都提高了一個聲調，也不怪他如此激動，要知道這個紅星服裝廠可是區里的老大難啊，關又關不了，不關吧，每年都吃着區里的財政，這幾年區里都已經有不堪重負的感覺了。　　看見唐昱點頭，陶業驊隱隱送了一口氣，苦笑了一聲，“這其實也沒什麼不可以說的，這個紅星服裝廠成立於八五年，頭幾年盈利情況還算可以，不過現在已經瀕臨倒閉的邊緣了，區裡頭都有關停此廠的打算，但是其中的阻力很大，就一直僵持到現在。”什麼阻力陶業驊沒說，雖然唐昱知道這些阻力都是什麼，可能工人鬧事就是最大的阻力吧。　　宋宛如收購服裝廠，讓陶業驊看到了擺脫紅星這個包袱的希望，但是唐昱之後的態度就讓陶業驊有些鬱悶了，唐昱似乎對這個紅星並不是很關注，幾句話后，就把話題轉到其他的方面，陶業驊幾次將話題再次轉回來，但是卻總是被唐昱不着痕迹的岔開，不由得一陣氣苦。　　直到這頓飯結束，陶業驊也沒從唐昱口中挖出一絲有用的消息，只是知道宋宛如似乎打算有進軍服裝業的跡象，其他的什麼都沒有從唐昱的嘴中套出來。　　送走一臉鬱悶的陶業驊，唐昱和楊涵寧一起開車去鳳城區宋宛如的那所房子。　　“老婆，你明天有時間的話去紅豐鎮政府，去探討一下收購紅星的事情。”唐昱對這身旁的楊涵寧說道。　　“你真的打算收購這家服裝廠？”楊涵寧知道，剛剛唐昱和陶業驊說的那個宋宛如要進駐服裝業根本就是忽悠的，這根本就是唐昱自己的想法。　　“嗯。”唐昱點了點頭。　　“那你總該給我一個底線吧，我對這個廠子不熟悉，總不能他們說多少錢就多少吧。”談判這種事情楊涵寧還是第一次，心中沒有多少底氣，有些心虛。　　“底線？沒有底線。”　　唐昱攤了攤手，做出一個自己也不清楚的動作，見到楊涵寧滿臉的疑惑，解釋道，“你明天到紅豐鎮后，只要說出自己有收購紅星的意向後，便不用管了，和他們胡扯就行，無論他們給出什麼價格，你都只是笑就可以了，先晾他們幾天，他們自己會給出他們最後的底線的。”　　“狡猾。”唐昱解釋了之後，楊涵寧便已經知道唐昱的想法了，嬌嗔的白了唐昱一眼。　　紅星服裝廠是紅豐鎮是鳳城區的包袱，無論是鎮領導還是區領導，都是要將這個包袱拋之而後快，甚至不惜關停這個廠子，此時突然知道有人想要收購這攤爛攤子，怎麼能不急着甩出去，就是有些人想要從中撈一筆，但是在鎮政府和區政府的雙重壓力下，也會妥協的，只要多拖幾天，最好做出一些不滿意的姿態，鎮政府和區政府急於脫手的心態下，就會不斷地壓低價格，直到最後的那個底線。　　“哈哈，你老公我不僅‘較滑’，還很堅挺呢。”唐昱揶揄的看着楊涵寧。　　楊涵寧一愣，很快便反應過來唐昱話語中的調侃，小臉頓時嫵媚的紅了起來，開車之餘，抬手輕輕的錘了唐昱一下，“壞蛋，不想好事。”　　“怎麼不想好事了，我想的可都是好事啊。”唐昱得寸進尺，俯身來到楊涵寧耳邊，不斷地吹着氣。　　一種酸麻的感覺頓時襲滿全身，身體中的力氣似乎也被唐昱的幾口氣漸漸的吹走了，越來越無力。　　“別、別、別鬧，我開車呢。”楊涵寧立刻將唐昱推離自己的身邊，如果再讓他這麼搗亂下去，楊涵寧可就真的開不了車了，沒力氣開車了。　　“好、好、好，現在不鬧，晚上再鬧。”　　寶馬在道邊的一個報亭停了下來，楊涵寧在報亭的公共電話上給父親楊岐山打了個電話，說今天公司有些事情，回不去了，晚上在同事家住，當然，還特意說明了一下，是女同志。　　而在楊涵寧打電話的時候，唐昱在車上也拿起大哥大，給家裡去了一個電話，當然，借口是幫宛如姐收拾房子，就不回去了，這個借口唐昱已經用的不止一次了，唐天鴻和張雅惠也沒有多疑，老媽只是嘮叨一句明天要準時上學之類的話后，便掛掉電話了。　　飛快的來到鳳城區的房子，楊涵寧剛打開門走了進去，唐昱便迫不及待的從後面把她抱住，將楊涵寧的身體反轉過來，正面相對，兩人的嘴唇不由分說的粘合在一起，只有粗重的喘息的聲音，唐昱的舌頭輕車熟路的轉進那甜美的芳香之地，攪動着，吸、允着，楊涵寧的香舌也略顯稚嫩的回應者。　　唐昱的手像蛇一樣轉進楊涵寧的衣服里，腰帶太緊，卡在那裡，楊涵寧吃吃的笑着，唐昱一手從楊涵寧的山峰上拿下來，解開楊涵寧的腰帶，手順勢而入，順着她豐翹肥滑的翹臀鑽下去，潛到楊涵寧的兩、腿之間，濕淋淋的一片。　　天雷勾地火，烈火遇乾柴，半宿的瘋狂已經將二人心底的火氣徹底的中和掉了，風停雨歇後，唐昱靜靜的擁着楊涵寧沉沉睡去。　　次日，星期一，唐昱起來的還算早，開車到早市上買來豆漿油條，還有一碗豆腐腦後，回到了鳳城區的房子。　　進屋后，看到楊涵寧已經起來了，正紅着臉清理兩人昨晚留下的瘋狂痕迹。　　“老婆，洗洗，吃早飯了。”　　在一頓溫馨的早飯後，楊涵寧開車送唐昱到學校。　　唐昱沒有背書包，書包還在家裡放着呢，從省城回來后，根本就沒有時間去取，不過也沒關係，書包對於唐昱來說，只是一個擺設，唐昱書包里根本就是空的……　　“哦，對了老公，忘了告訴你一件事情。”楊涵寧突然想起了什麼。　　“什麼事？”唐昱順口接道。　　“陳怡沒有轉去三中……”　　“怎麼？陳怡不願意去？還是覺得三中的費用太高了？難道我給你的錢不夠？”　　聽到陳怡沒有轉去三中，唐昱的眉頭不自覺的皺了起來，一中和三中的教學質量相當，學校的治安管理也都很好，相對於這兩個方面，其他的高中就差點，而陳怡剛開始選擇的那個六中，唐昱是說什麼都不會讓她去的，那裡根本就不適合陳怡，沒有唐昱在身邊照顧她，她很容易吃虧。“三中不行，那就二中，雖然差了點，但總比那個什麼六中好得多得多。”　　楊涵寧白了唐昱一眼，“我剛剛的話還沒說完呢，你着什麼急啊，別說是你，就是我也不會讓小怡去六中的。”頓了一頓繼續說道，“我是說陳怡沒有轉去三中，是因為在我的勸說下，陳怡放棄了轉學的念頭，繼續留在一中。”　　故意的，一定是故意的，楊涵寧剛剛說的話一定是故意的，哪有那樣大喘氣式的說話，看着楊涵寧那似笑非笑的眼神，唐昱狠狠的回瞪一眼。　　上午四節課，唐昱並沒有去找陳怡，直到中午午休的時候，唐昱才來到三樓二年三班的門前，此時下課鈴已經響了好一陣子了，教室中人基本上都已經走光了，只有幾個無聊的人還留在教室中，陳怡就是其中的一員。　　“陳怡姐。”唐昱向著教室中還在低頭看書的陳怡找了招手。　　聽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陳怡抬起頭，看到教室外的唐昱，微微一愣，猶豫了一下，合上書，起身走了出來。　　“走，去吃飯。”等陳怡走到身邊，唐昱不由分說的上前一把抓住陳怡的小手，半拉半拽的向樓下走去，邊走邊說，“這都已經午休了，你怎麼不去吃飯，不吃飯可不行，走吧，今天我請你。”　　滿臉複雜的看了唐昱一眼，陳怡沒有掙脫唐昱拉着自己的手，低着頭跟在唐昱身後，向食堂走去。　　早已先一步來到食堂的成少洵看到唐昱進來后，本來打算和唐昱一起吃，但看到唐昱身後的陳怡，剛剛抬起的腳步又收了回去，他可不想當電燈泡。

# 第二百一十一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學校食堂是一個二層小樓，佔地上千平米，一層是學校的食堂，供應的是學校的大鍋飯大鍋菜，雖然菜樣單調，口感也欠奉，唯一值得稱道的就是價格還算公道便宜，所以學校食堂是大部分一中的平民孩子的首選，應該說是大多數同學的首選。　　食堂的二樓被學校包了出去，包給了六七家小飯館，與一樓相比，二樓顯然高級一些，在這裏可以點菜，菜樣豐富，除了一些珍貴的佳肴珍饈外，基本上都能做得出來，二樓便成為了富家子弟那些不在乎一塊兩塊錢的孩子的首選。當然，偶爾也會迎來一兩個為了改善一下伙食的平民學生，額，或許也是情侶的首選。若是兩個人談上了戀愛不請女友到二樓吃一次那可不太妙。當然，二樓的服務也是不錯的，大師傅的手藝還成，價格也要比外邊便宜不少，只不過依然是大多數同學不能接受的價格。　　僅僅是這麼一個食堂，便已經自然而然的把同學分出了三六九等。或許學校的本意不是如此，只不過造成的結果卻是這樣的。只能說，一中的校長生財有道，這樣的想法都能想得出來，二樓的租金，那可比一摟是要高出不少的。　　唐昱拉着陳怡來在食堂，根本就沒有在一樓停留，直接走上二樓。　　陳怡家裡的經濟條件拮据，雖然都已經高二了，但陳怡從來沒有來過二樓，她自己的經濟條件自然不允許她進來這兒，雖然想邀請她到二樓吃飯的男生趨之若鶩，但是她從來是不假顏色的，要不，以她的容貌和氣質，在一中混個長期到二樓的飯票還是很容易的，只不過她不願意那樣做罷了。當然，唐昱在她心中與其他人自然是不同的，至於這怎麼個不同法，她雖然說不出來，但是就是與其他人不同就是了。反正被唐昱拉着手一起走上二樓，她心中一點也不反感，對唐昱更沒有對其他男生的那種打心眼裡的厭惡，反倒在唐昱抓着她的手的時候，心中還忍不住的有些小小的竊喜。　　進入二樓后，陳怡抬眼打量了一下四周，打量着這個自己以前沒有接觸過的世界。　　與一樓的有些空曠的大食堂不同，二樓被甲板隔出來六七個區域，每個區域的門前還都有一個店牌，那是一個個承包的類似於小飯館的東東。　　唐昱拉着陳怡走入了店牌上寫着鄉土小炒的一家餐館，“這家小餐館的衛生還可以，菜做的也不錯。”　　“嗯。”身後的陳怡微不可查的輕輕應了一聲，任由唐昱牽着自己的手走入了那家餐館。　　從外面看不出這餐館的大小，走進后才發現這裏頭真的不小，將近二百平的大廳，應該是二樓這些餐館中最大的一家，十幾張桌子有序的擺放在大廳中。　　此時正值中午午休十分，大廳中大部分桌椅早已坐上了人，進入餐馆后，唐昱掃了大廳一眼，忽然眼前一亮，他看到一個容貌不次於身後陳怡的美女。　　徐可欣，虎爺的養女，成少洵當初給唐昱介紹過校花美女榜，這個徐可欣可是位列第二探花的位置啊。　　此時徐可欣坐在餐廳左側靠里的一個位置上，側對着唐昱坐着，齊腰的長發隨意的披散在背後，上身一身緊身的短袖配上下身緊身的牛仔褲，完美的將其身體的曼妙體現了出來，腳上是一雙白色的一塵不染的旅遊鞋。　　標準的瓜子臉上最吸引唐昱注意的就是那雙含煞的丹鳳眼，唐昱記得校花美女榜上，這個徐可欣的綽號可是女暴龍，就從這雙丹鳳眼上，唐昱就能感受到這個小辣椒平時的火爆。話說，不知道為何，看到她總會讓唐昱想到王熙鳳這麼個人，“一雙丹鳳三角眼，兩彎柳恭弘=叶 恭弘吊梢眉”，當然，這個徐同學的丹鳳眼並不是三角形，柳恭弘=叶 恭弘眉也並不弔梢。　　在徐可欣旁邊還坐着一個女孩子，可能是因為對自己相貌上的不滿意，那個女孩子的臉上畫著濃艷的妝，放在後世就屬於那種低俗的濃妝艷抹的那種，但是她可能不知道，這樣反而會降低她在其他人心中的形象。當然，或許只是唐昱自己心裏邊這樣想也說不準，畢竟他的審美眼光是來自於2011年的，超出了這個年代將近二十年，或許，這種化妝，正是這個年代所流行的也說不準。據說，早年最流行的就是把臉化妝的像女鬼一樣白，嘴唇弄的紅艷艷的，到了唐昱重生的那個年代，口紅這種東西幾乎與絕大部分的女性都絕緣了，這便是時代和審美的差距。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徐可欣雖然容貌出眾，但唐昱也只是以欣賞的眼光來看待，當然，欣賞的也僅僅是容貌罷了，並沒有上前搭訕的慾望，拉着陳怡走向餐廳最裏面的一個空位子上。話說，前世的時候唐昱在高中可是個悶葫蘆，因為家庭的變故一心撲在學習上邊，差不多做到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書的境界，對於同學，除了包括成少洵在內的少數幾個人外，大都是不了解的。　　陳怡乍一進這餐廳，面上便帶着一絲猶豫，她沒想到餐廳中會有這麼多人。　　經歷了錢偉的那件事後，陳怡對這種人多的場合有一種本能的排斥，可能是出於自我保護意識，她內心深處害怕聽到外面的人對自己的議論，有心掉頭離開，奈何自己的手被唐昱牢牢地牽着，也只能跟着他走了進去，唐昱牽着自己那隻手上傳來的溫度，讓陳怡心中稍稍有些安定的感覺。所幸她平日里總是一副面無表情的冰冷模樣，外人倒也看不出異常來。　　餐廳中的人很快就注意到唐昱二人，美女的魅力可是能吸引一切的，在眾人關注到陳怡的同時，順帶着看到了牽着陳怡的唐昱，一時間餐廳中原本的嘈雜忽然間平靜了許多，說話的語調減小了，有些人是因為看到陳怡而忘了說話，而大部分人呢是因為唐昱。話說，陳怡沒上過食堂二樓，這個事兒一中絕大部分的男生都知道的，暗地里還打賭過誰能把這個冰美人給帶上二樓來，不過大多數人都認為沒可能的，沒想到在剛剛發生過前邊轟動的事情之後她今天便和唐昱出現在了二樓上，這不禁讓他們有些愕然。當然，也在驚訝唐昱的出現，或許更驚訝的是唐昱拉着陳怡的那隻手，又或許是各種羡慕嫉妒恨等等之類亂七八糟的情緒。　　錢偉強姦陳怡未遂的這件事情還沒有在一中的校園中傳開，可能只有少部分人知道這件事情，無論是蘇慕儒還是錢啟建都選擇了壓下這件事兒，季良這些人大概也被家裡邊的長輩警告過了，讓他們不能在學校亂說這件事兒，所以一中知道的人並不多，大多數人不知道，陳怡這個冰美人，險些被錢偉這個紈絝子弟強、奸。　　但在這之前，錢偉和唐昱公開的在操場中上演“兩男爭美”的戲碼可是已經傳遍了校園，那天唐昱當著季良眾多人的面對錢偉打臉的事情在一中可是流傳着眾多的版本的。而之後錢偉轉學的消息一中幾乎所有人都知道，他們中大部分人不知道錢偉是因為強、奸陳怡未遂的事情被發現而作為政治妥協轉學的，再加上錢偉轉學和“兩男爭美”時間段上又相差不遠，於是大部分人將這兩件事情聯繫在一起，便得出一個結論，“錢偉轉學，是因為怕唐昱”，爭不過唐昱，所以不得不從一中離開了。　　一個市委書記的侄子會怕市政府秘書長的兒子？當然，還有一個市長乾兒子的身份，但是這身份，無論如何，最多也就和市委書記的侄子相差無幾罷了，甚至要稍遜一籌的。一中的同學中三分之一是花錢出權進來的，這意味着這部分的人家中要麼有錢要麼有權，他們生長的家庭，讓他們對這種事兒的想法要比其他人多一些，即便是其他家庭的子弟，即便是不懂官場上的事情，大多也知道錢偉的後台要比唐昱硬的多，這兩個碰在一起，應該是雞蛋碰石頭的感覺，當然，碎的自然應該是唐昱這個雞蛋，但是他們怎麼也想不明白，最後的結果竟然會是這個樣子，以錢偉不聲不語的離開東陵市而告終。　　但“事實”似乎就是這樣，再加上季良等這些錢偉的狗腿子對錢偉離開的事情也是諱莫如深，三緘其口，對唐昱又懷着幾分敬畏，於是乎，在這件事情的渲染下，唐昱被莫名奇妙的披上了一層神秘的外衣，同時也成為了全校人心中不能招惹的人之首，市委書記的侄子都被嚇走了，其他人掂量着自己連錢偉都比不了，人家錢偉都不敢招惹唐昱，其他人又怎麼會有這樣的膽量招惹唐昱。　　唐昱做的地方離徐可欣不遠，就隔着一條過道。　　在唐昱坐下后，餐廳很快便又再次恢復到了嘈雜之中，只不過與之前相比，卻靜了很多，有不少人同身邊的人一邊悄悄私語，一邊用眼角瞄唐昱和陳怡這邊。能在二樓吃飯的人家中都有些小能量，自然能夠體會到唐昱的能量，尤其是季良那些人，在家中長輩的棍棒之下，終於明白一中最大的老虎，原來是以前一直扮豬的唐昱。　　那些人大半實在討論唐昱的神秘，但是心中有鬼的陳怡卻總是感覺他們在議論自己，議論自己上次險些被錢偉強姦的事情，臉上的表情愈加冰冷，眼神中屢屢閃過痛苦之色。她是心思敏感的人，以前的冰山容顏，不過是她偽裝用來保護自己的罷了。　　唐昱看出了陳怡眼神中的痛苦，拍了拍手，對她笑了笑。　　這時，唐昱點的菜已經上來了，很簡單，一盤尖椒炒干豆腐，一盤鍋包肉，一碟花生米外加兩小碗米飯，簡單，但卻很實惠。　　唐昱拿起筷子，示意陳怡一起吃。　　整頓飯陳怡都沒說一句話，唐昱屢次想開口，但又找不到話頭，心中暗自鬱悶。　　“什麼？你說他被強姦了？”就在唐昱和陳怡即將結賬的時候，旁邊徐可欣同桌的那個女孩忽然高聲叫了起來，同時有些鄙夷的看向陳怡。而徐可欣在旁邊則有些手足無措，飛速的上前捂住那個女孩的嘴，但顯然，已經晚了。　　也不知道那女孩是故意的還是因為驚訝，這句話說的倍加響亮，餐廳中所有人的目光都投了過來，順着那個女孩的目光看向陳怡，疑問、猜疑的神色出現在所有人的眼神中。　　陳怡的臉色也因為這句話猛然間變得煞白，剛剛要站起的身子搖晃着跌坐在椅子上，兩行清淚從眼角處滑落，臉上的冷意卻更加明顯了，唐昱甚至從她的眼神中見到一絲絕望。　　人言可畏，在這個相對保守的年代，這種消息一旦散播開來，光是口水，就有可能將陳怡淹死，更何況唐昱知道，陳怡的內心並不像表面上冷冰冰的臉色那樣堅毅，她的內心無比的脆弱，她只是用那個看似堅硬的冰冷外殼來保護自己。　　徐可欣此時的心情可以用懊悔來形容，特別是看到唐昱那個迅速陰沉下來的臉，一種不好的預感在心中升起，父親徐虎的話不斷的在腦海中迴響，“如果不到萬不得已之際，千萬別招惹唐昱，認可自己吃點虧，千萬千萬別招惹他。”　　看着旁邊自己的這個已經惹上了唐昱這個煞星而猶自不知的朋友，徐可欣甚至有掐死她的心理。她這會兒後悔死了，沒事兒干還這個大嘴巴八卦這種事兒幹嗎，不知道那煞星不能惹嗎？　　徐可欣的這個朋友名叫閆穎，是東陵是一家小型公司老總閆浩東的女兒，本來是在二中上學的，但不知為什麼，前两天閆浩東突然花了些錢，將閆穎轉到一中來了，今天可以說是閆穎第一天來一中上課，所以對一中的情況並不了解，更沒聽說過唐昱是誰。　　無知者無畏，剛剛看到陳怡走進餐廳，看到陳怡那絕色的容顏，嫉妒心隨着心中那自愧不如的感覺一同涌了出來，這才向初中同學，更是好朋友的徐可欣打探陳怡的消息，聽到陳怡只是一個平頭老百姓家的孩子時，閆穎的心中稍稍平衡了一些，又聽徐可欣說起前不久陳怡差點被強姦時，嫉妒心理作祟的閆穎，第一時間“驚呼”出聲。　　徐可欣知道這件事情也是從他老爸的口中無意中聽到的，身為東陵地下教皇，雖然現在已經洗白了，但對於某些消息，還是非常靈通的，特別是這種發生在市井的消息，他得到消息時間，甚至比市裡的許多領導還要早。　　唐昱陰沉着臉站起身，走到陳怡的身邊，將陳怡從椅子上扶了起來，摟入懷中，此時唐昱才知道，陳怡的身體似乎沒有一絲力氣，被唐昱扶起來后，幾乎全身的重量都掛在了唐昱的身上，窩進唐昱懷中的嬌軀瑟瑟發抖，拉起陳怡那可用冰冷來形容的小手，唐昱輕聲的在陳怡耳邊說道，“別怕，有我。”　　陳怡有些茫然的抬起頭，看了唐昱一眼，猛然間埋首於唐昱的胸前，雙肩急劇的顫抖，緊緊地將唐昱抱在懷中。　　感受着陳怡此時在懷中的顫抖，唐昱心中滿是憐惜。　　拍了拍陳怡的粉背，擁着她走到那個此時依舊滿臉鄙夷的看着陳怡的閆穎身前。　　“你找死。”看似一句兇狠的話，但是唐昱卻以那種十分平穩的口氣說出來，語調語氣沒有一絲波瀾，沉沉的，帶着一絲壓抑。　　此時餐廳內所有的目光都已經投向這邊，所有人都知道，這裏恐怕要出事，一個心思機敏的服務員已經跑向後廚，去通知老闆去了。　　“呦，行你們做，就不行我們說了，你以為你是誰啊……”此時的閆穎沒有看出周圍人看她那甚至有些可憐的目光，見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到這邊，反而自鳴得意的看着唐昱，同時以一種不屑的目光投向躲在唐昱懷中的陳怡身上。　　旁邊的徐可欣一把捂住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朋友的嘴，臉上帶着濃濃的歉意，“昱少，今天的事情是我這位朋友的不對，請你高抬貴手，別把事情鬧得太大，請你別……”　　還沒等徐可欣說完，唐昱一擺手，打斷了她的話，“剛剛她說的話是你讓說的？”唐昱指着閆穎看向徐可欣，眼神中閃過一道厲芒。　　“不、不、不，不是……”　　被唐昱那狠厲的眼神嚇的一哆嗦，徐可欣飛速的搖頭，閆穎今天招惹到了唐昱，恐怕不會有什麼好下場，自己可不能往火坑裡跳啊，自己可以在平常百姓面前作威作福，充當大姐大，但就是給她個膽子，她也不敢和唐昱做對啊，身後的背景相差的太懸殊了。　　“不是你就靠邊站。哼。別給那隻老虎找麻煩。”唐昱冷哼一聲，看到徐可欣低下頭後退了一步，又再次看向閆穎，眼睛眯了起來，不由分說，上前便是一腳。　　啊――閆穎慘嚎一聲，跌出兩米外，撞翻了兩張餐桌，如同一直蝦米一般，弓着腰趴在地上，痛苦的呻吟，鼻涕眼淚的流了一臉，將原本艷麗的狀侵染成染坊一般，彷彿小丑一樣。

# 第一百一十二章 弱者的道歉

　　一腳顯然不足以完全發泄出唐昱心中的鬱氣，半擁着陳怡走到閆穎的身前，抓着她的頭髮就給她提了起來，厭惡的看了一眼那張花里胡哨的臉，提着閆穎頭髮的那隻手迅速的鬆開了頭髮，在閆穎還沒有再次栽倒在地之前，飛速的扇出一巴掌，打在閆穎的臉上，再次將她扇倒。　　看了一眼自己沾了一掌化妝品的手，彎下腰，在閆穎的身上擦了擦。　　回過頭，掃了一眼周圍目瞪口呆的一眾學生還有幾個服務生，“誰要是再敢亂嚼舌根子，就別怪我對他不客氣，哼，沒嘴兒的事兒，再敢亂傳，小心你的嘴巴。”說著，還猶自不解氣的在腳下已經陷入昏迷中的閆穎身上踢了一腳，擁着陳怡走了出去。　　直到唐昱消失在店門口后，餐廳中的人才重重的呼出了一口氣，所有人都被剛剛唐昱的樣子給嚇到了，那兇狠的手段，即使身前的人是一個女人，也決不留情的狠辣，震懾住了在場的所有人。　　徐可欣憐憫的看了一眼倒在地上已經陷入半昏迷中的閆穎，拿出手中的電話，叫了救護車過來。　　餐廳老闆急匆匆的從廚房中跑了出來，看着眼前凌亂的餐廳，滿地碗碟碎片，還有那個倒在地上的閆穎，欲哭無淚。　　當然，這個聰明的老闆不準備找唐昱來賠償他的損失，也不敢找，他甚至期望唐昱別來找他麻煩，他就萬幸了，再怎麼說也是在他的餐廳中發生的這種事情，或多或少和他都有些牽連，他可不希望唐昱記恨上這個小餐館，不來這邊吃飯是小事，萬一讓人來找麻煩可就壞了，最簡單的事兒，通過校方直接取消他對這而的承包權，那就夠他喝一壺的。他是在社會上廝混多年的人，最是知道權力的恐怖了，別看唐昱只是個小孩子，可是架不住人家背後的人啊，而且，看着那昏迷的女孩子便知道唐昱的狠辣，老闆禁不住心有餘悸，萬一，萬一人家把這手段也用到了自己身上……　　唐昱沒有再留在學校，擁着陳怡走出校門，擺手叫停一輛出租，往中山公園開去。話說，他其實不是衝動的人，更不是暴躁的人，打架這種事兒以前他還是很少做的，只在多年號稱年少衝動的時候瞎打過幾次，起碼，打女人這種事兒他以前是沒有做過，甚至沒有想過的。只不過這次那個濃妝艷抹的女生，實在做的有些過了，自己化妝的噁心也就罷了，騙要說話噁心人，她當時說那麼大聲，是個人便可以看出來是故意的，叔叔可忍嬸嬸不可忍，對於這種噁心的女人，唐昱自然要好好的給她個教訓。　　當然，更重要的自然是為了陳怡，所謂人言可畏，陳怡日後想要在一中呆下去，自然不能總讓別人在她耳邊嚷嚷那些事兒，要不對她來說可是個不小的折磨，雖然她下定決心要面對現實，但是這也講究一個心理承受能力，暫時來說，唐昱只能用這種辦法來把這種事兒壓下去了，只有用出這樣的手段，才能暫時的震懾住某些人，當然，也僅僅是暫時而已，最終如何，還是要看陳怡自己的。這種事兒，終究需要她自己去面對才行，靠別人是不行的，唐昱也幫不上多少忙。　　原本他以為蘇慕儒和錢啟建對此事進行了冷處理，季良那些人應該會被家中警告過不要亂說，那樣的話一中知道的人也不會很多，對陳怡的影響估計也不會很大，哪想到最後竟然壞在了這個惡女人的嘴上，在餐廳中宣揚出來，雖然大多數人應該知道不能亂說，但是總會有那麼幾個大嘴巴把事情傳出去的，一傳十十傳百，到時候一中整個校園就都要知道了。說實話，唐昱現在算是把那個惡女人給記恨上了。　　陳怡現在需要一段時間冷靜，在學校肯定不合適，回陳怡家的話，唐昱擔心劉舒蘭擔心，想了半天，最後決定去中山公園。　　自從沈芸和小語馨在中山公園險些遇難后，中山公園一度面臨着被關閉的風險，最後還是唐昱幫着陶業驊說了幾句話，這才保下了中山公園，當然，也是間接的挽救了陶業驊的政治生命，並且之後又發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在唐昱前世的時候，這个中山公園其實在93年四月份關停之後便再也沒有開過，現在這個公園能夠開着，應該算是自己的功勞吧。若是平日里，唐昱說不準還要為自己這個無意中的壯舉而自豪一番，現在自然也沒了那個心情。　　唐昱擁着陳怡坐在公園中的長椅上，任由陳怡的淚水染濕自己的衣襟，哭累了，倦了，陳怡帶着淚花，倒在唐昱的懷中睡着了。　　此時已經兩點多了，正是一天中最熱的時候，但現在已經是九月末了，加上唐昱二人坐在樹蔭下的長椅上，雖然現在是一天中最熱的時候，但風中卻依舊帶着一絲涼意。唐昱輕輕的脫下自己的外衣，披在陳怡身上。　　看着懷中佳人蒼白憔悴的面龐，臉上猶自掛着點點淚痕，即使在睡夢中，眉頭依舊緊緊地皺起，心中滿是憐惜，輕輕的撫平那眉宇間的皺痕，擁着陳怡的手不自覺的緊了緊。　　這是一個需要保護的女孩，需要自己保護的女孩，唐昱有責任保護她不受到任何傷害，這是唐昱在自己心中默默念着的話語。　　陳怡這一覺睡了整整一個小時才醒過來，這一個小時間，唐昱沒有動一動，他怕驚醒了身旁的這位睡美人，即使肩膀被壓麻了，唐昱依舊沒有動。　　陳怡醒來后，看了一眼唐昱那依舊濕潮的前襟和肩膀處被自己壓出來的褶皺，臉色微紅，對這唐昱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現在的她，對於與唐昱之間的親密接觸，雖然還是有些不適應，不過大多數時候還是能夠泰然處之的，對於唐昱，她的感覺總是有些特殊的。畢竟，女孩子都是有英雄救美的情結的，更何況唐昱救她已經兩次了。在第一次得時候，便已經讓她生出了以身相許的想法，雖然那個時候是因為唐昱在昏迷之中，不過每每想起來還是忍不住的有些臉紅心熱。　　臉上的淚痕猶在，那梨花帶雨的嬌俏模樣，看的唐昱一呆，陳怡本就美極，雖然一中的校花美女榜上僅排第三，但那是因為陳怡的身世沒有前兩位那樣顯赫，同時經常冰着臉，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表情，如果論姿容，陳怡不比前兩位差，甚至還略有超出。　　此時在唐昱面前，陳怡那冰冷的外殼已經不復存在了，這一笑之間，充滿了嫵媚動人。　　她的冰冷，只對外人偽裝。她的嬌艷，只為她綻放。　　唐昱抬起酸麻的手臂，來回活動了兩圈，笑着對陳怡說，“陳怡姐，好了？”見陳怡要將披在身上的衣服拿下來，唐昱趕緊制止，“陳怡姐你就先披着吧，現在已經三點了，天氣有些涼，別感冒了，我沒關係，我一個大小伙子，豈是那麼輕易的就感冒的。”　　聽了唐昱的話，陳怡也就沒有再堅持，紅着臉對這唐昱點了點頭，表示自己已經從中午那件事情的情緒中恢復過來了。　　“現在，三點了？”　　陳怡突然想到剛剛唐昱說的時間，眉頭微微皺起，她沒想到自己一覺竟然睡了一個小時，立刻起身，猶豫了一下說道，“我得回學校，下午還有課呢。”　　話說，陳怡可是老師同學眼中的乖乖女，曠課這種事兒，她可是沒做過的。　　剛回到學校，唐昱就發現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看自己的眼光都很異樣，眼神中滿是俱畏。話說，他在二樓大為雄威打人的事兒，現在一中可是流傳甚廣啊。　　唐昱笑了笑，沒有在意別人看自己的眼光，相許這種眼光就是自己想要的，現在的自己既然沒讓其他人敬畏的年齡，那就只有讓對方畏懼了。　　回來的時候正是上課時間，唐昱親自送陳怡到三樓的教室門前，裏面在上課，唐昱沒有敲門，直接把教室的門輕輕一腳踹開了，在同學和老師驚疑不定的目光下，看着陳怡走進教室，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后，才離開。　　為了不讓陳怡在受欺負，為了讓其他人閉上他們的嘴，唐昱也只能表現的強硬一點，唐昱不像陳怡在受到傷害。世人大都是欺軟怕硬的，前世的唐昱早就明白了這一點。當然，這個硬，要有硬的實力和資本。　　送陳怡到教室后，唐昱也回到了自己的教室，雖然他不太喜歡這些枯燥乏味的課程，可是既然那天晚上唐昱已經下決心不在稀里糊塗的混下去，那他就不會再像開學那幾天那樣一點都不學了。　　這節是政治課，也是唐昱最不喜歡的科目之一，好不容易捧着書本熬到下課，下課鈴聲剛想，教室外便跑來一個女同學，畏懼的看了唐昱一眼，眼神躲閃的低下頭，有些慌亂的說道，“唐、唐、唐昱同學，校長讓你去他那一趟。”剛說完，便頭也不回的跑開了。　　唐昱鬱悶的摸了摸鼻子，額，這個震懾效果似乎出乎自己意料的好啊，現在連校長都驚動了，不過這會兒他自然是希望效果越大越好。　　校長找？　　肯定是因為中午吃飯時的事情，唐昱倒是無所謂，他根本不擔心什麼，如果是普通人家的孩子，遇到這件事後，恐怕留給他的路只有被開除，但唐昱對這點一點都不擔心，恐怕就是把校長給開了，唐昱也不會被開。唐昱相信，蘇慕儒這點影響力還是有的。不說蘇慕儒，便是唐天鴻也有這樣的影響力。教育系統，歷來是官場上邊最容易也最不容易滲透影響力的地方，前世的唐昱便知曉這個道理，所以他敢在食堂二樓，在公眾之下做出那種大打出手的事情，便是被別人當做紈絝子弟，那有何妨。　　衝冠一怒為紅顏，不外如是。　　一中是公立學校，學校的人事關係在市教育局，財政在市財政局，而無論是教育局還是財政局，都是蘇慕儒的直轄部門，可能就是蘇慕儒今天一句話，明天朱鐵栓就有可能調離一中校長的職位，好的話或許調到其他學校當職，壞的話直接安排到教育局的某個可有可無的部門養老，但這隻是可能，蘇慕儒不會因為一個小小的校長而打破市裡的平衡。　　換句話說，在唐昱心底，對於開除自己還有一種渴望呢。　　漫不經心的走到四樓校長室門前，抬手敲了敲門。　　“進來。”　　唐昱推門而入，抬眼打量了一圈，校長室的人還真不少，除了校長朱鐵栓和教導主任畢東育外陳怡竟然也在，還有一個身材臃腫，身穿西服的中年人。　　陳怡站在校長桌的一側，有些局促不安，臉色冷冰冰的。而那個身材臃腫的中年人和教導主任則坐在校長桌另一側的實木沙发上。　　看到唐昱進來，陳怡輕輕的鬆了一口氣，蒼白冰冷的臉色恢復了一絲紅潤。　　“唐昱來了。”朱鐵栓笑着站了起來，從校長桌後走了出來，畢東育和那个中年人也站了起來。　　“來，我給你們介紹一下。”朱鐵栓指着那个中年人，“這位是浩東食品廠的閆總，也就是閆穎的父親。”　　朱鐵栓剛介紹完，閆浩東邊笑着伸出手，“早就聽說我們東陵的十佳青年的唐昱英雄少年，今天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唐昱淡淡的看了一眼閆浩東，沒有和他握手，“過獎了。”語氣不陰不陽，不咸不淡，根本就沒把這個閆浩東放在眼裡，沒必要，這麼個小人物，遂唐昱來說，落了他的面子也就落了，實在是沒什麼大不了的，既然做出了紈絝子弟的樣子，那便做的足足的。　　對於閆穎給陳怡造成的傷害，唐昱是恨透她了，恨屋及烏，唐昱對閆浩東的態度又怎麼會好呢。　　閆浩東笑着收回了手，似乎唐昱對他的無視根本就沒放在心上，完全沒有尷尬的樣子，不愧是商人，這臉皮的厚度，便是唐昱也自愧不如啊，被一個半大少年落了面子，臉上不見絲毫尷尬的，也不知道怎麼會教育出那麼不成器的女兒。　　唐昱走到有些緊張的陳怡身旁，對陳怡笑了笑，轉過身看向朱鐵栓，“朱伯伯，你找我們有什麼事？”　　唐昱的臉皮自然也是極厚的，至少這句朱伯伯叫出去沒有一點生硬。非常的自然，倒像是以前便這樣叫慣了的，而且唐昱這樣叫，自然有自己的用意。　　還沒等朱鐵栓說話，閆浩東率先開口，“唐昱啊，我這次來是為了今天中午小女得罪你的事情，來向你道歉來了，小女不懂事，做事呢，不知道輕重，如果有給唐昱你帶來了什麼困擾的話，我在這替他給你道歉。”說著，還鄭重其事的鞠了一躬。　　只不過誰都沒有看到，在閆浩東彎下腰的時候，眼神中閃過的無奈。　　閆浩東經營這一家食品廠，因為和食品衛生安全局局長季叔圖的關係不錯的原因，生意還算紅火，當然，這種不錯的關係是建立在雙方的利益之上的。　　前段時間閆浩東不知道從哪得來的消息說季叔圖的兒子季良上了一中，心思活泛的他立刻想到了女兒，他的女兒也在上高中，如果轉到一中的話，和那個季良交個朋友，即使不是男女朋友，自己和季叔圖以後見面也多了一個話題，更何況閆浩東知道，一中可是東陵大部分官商子女的首選學校，裏面的很多學生非富即貴，如果通過女兒，釣上一個金龜婿，一個有後台的金龜婿，那他的生意興許能更上一層樓。　　可是誰知道，自己女兒今天剛剛上學第一天，不但沒有給自己釣上什麼金龜婿，反倒給自己招惹下唐昱這個大麻煩。　　唐昱是蘇慕儒的乾兒子這件事，在東陵官商界已經不是秘密了，更何況無論是蘇慕儒還是唐天鴻，都沒有打算隱瞞這件事，在認親的那天還大擺宴席呢。　　得罪了唐昱雖然說不上是和蘇慕儒交惡，但蘇慕儒對自己的印象恐怕不會好，即使蘇慕儒不對自己怎麼樣，可是那些揣摩蘇慕儒意思，進而落井下石的人恐怕會不少。況且，對於那件事兒，他多少有些耳聞的，蘇慕儒和錢啟建都冷處理的事兒，他一個商人的女兒敢亂蹦�Q，那是找死。要知道，這件事兒，可不僅僅是那麼簡單的，那是涉及到市委書記和市長交鋒的事情，哪會是那麼簡單的，又那是他一個小商人能夠隨便摻和的。　　所以在聽說自己女兒得罪唐昱的時候，立刻心急火燎的趕到學校，即使吃虧的是自己的女兒，現在還在醫院昏迷着呢，可他卻依然得屁顛屁顛的跑來道歉。　　看着眼前彎着腰的閆浩東，唐昱突然有些意興闌珊，心中原本的一點怨氣，也在不知不覺間消失了，因為看着此時的閆浩東，唐昱突然想起了前世自己的父親。　　上一世唐昱被杜大浩和季良他們合夥把他推下斜坡，自己的腿被一塊大石頭的稜角出刮出了長長的一道口子，甚至留下了永久性的疤痕，但是事後杜繼海和季叔圖就僅僅的拿來點水果，甚至連道歉都沒有說一句，這件事情就算過去了，而且唐天鴻還要違心的說自家兒子的壞話。　　唐昱現在還記得唐天鴻在杜繼海和季叔圖走後，獃獃的看着那兩兜水果臉上沒落的表情。那種表情，與現在的前景是何其的相似，只不過是換了對象罷了……

# 第二百一十三章 出院

　　看着有些卑躬屈膝的閆浩東，唐昱擺了擺手，“其實你女兒也沒得罪我什麼，她得罪的是陳怡姐。”這麼說著，心中的怨氣卻已經消散了，所以唐昱也不打算再為難閆浩東了，語氣也便沒有那麼生硬，事實上那個女同學，或許不過是嫉妒心強了些，放在往常也算不得什麼大事兒，這次不過是因為涉及了陳怡才讓唐昱大動肝火，放在往日里，實在算不得什麼大事兒，人家都做出了這樣的姿態，再加上唐昱念及以往，便不打算過多的計較了，退後一步，將身後的陳怡露出來。　　陳怡有些茫然的抬起頭，看了唐昱一眼，不知所措，不知道該說什麼，更不是到該做什麼。　　唐昱隱晦的握了握陳怡的手，對她綻放出一個安心的微笑。　　聽到唐昱如此說，閆浩東立刻面露喜色，他哪能聽不出唐昱話中不打算再追究的意思呢，立刻順着唐昱的話頭往上爬，上前一步，面容真摯的對陳怡說，“是陳怡同學吧，早就聽說陳怡同學是一中的驕傲了，次次名列年紀第一。按照年齡來排，我就託大叫你一聲侄女，今天的事情是我家那丫頭做的不對，叔叔在這給你道歉了，你也消消氣。”說著，轉身從身後拿出一個包裹，看着陳怡，卻將包裹遞到唐昱的身前，很明顯，這個包裹是給唐昱的。　　“這是你叔叔我的一點心意，喜歡啥就買點啥。”通過閆浩天的話，屋裡的所有人都聽出來了，這個包裹中裝的是錢。不過當著一中校長的面做這種事兒，他也算是獨一份了，也算是上道。　　唐昱笑了笑，卻沒有接，這錢唐昱接不合適，他的身份有些敏感，而且這次的事情本就是因為陳怡而起的，側過頭看了一眼示意陳怡接過來，這錢不要白不要，唐昱沒有任何心理負擔，而且由陳怡接這錢，沒有任何忌諱或者副作用。　　“呵呵，這件事情我們學校方面也有過失，我已經讓那家餐館先停業幾天，做了安全檢討之後，在酌情處理。”教導主任這時也充當和事佬。　　這件事情就這麼不溫不火的過去了，出了在一中里鬧得沸沸揚揚外，並沒有擴散出去。不過每每想到那個不算成功的小商人在自己女兒被打之後還要在自己這個罪魁禍首面前強露着笑臉賠罪，唐昱便心有感觸，前世的時候，自己的父母又何嘗不是如此，不過此事卻是越發的堅定了唐昱努力奮鬥的心思，只有自己強大了才能把其他人踩在腳下，要不，下次的時候卑躬屈膝的或許就是自己或者自己的父母了。　　徐可欣回到家后，將今天的事情和虎爺說了一遍，讓虎爺的眉頭緊緊地皺了起來。　　現在的虎爺已經決心洗白了，雖然他這種人，就算在洗白，也永遠不會變得潔白，只能存在黑與白之間的灰色夾層里。　　灰色夾層中的人有好處，自然也有壞處，當你混的風生水起的時候，無論是黑還是白，都會為你錦上添花，但如果你處在低谷的時候，黑白兩道都有可能落井下石，而且應景的時候，什麼亂七八糟的罪名都能加在你身上，不管是有關係還是沒關係，誰讓你的手上曾經沾染過那些半灰不白甚至完全黑的東西呢。　　自從上次嚴打之後，虎爺做事都是小心翼翼的，這次的突發事件讓徐虎有些不安，自己已經被黃寶德蔡明財排除在那個利益圈之外了，而蘇慕儒這邊更不可能接受自己，現在的虎爺似乎已經和東陵的高層脫離了關係，這種情況對在黑道上混跡這麼多年的虎爺是很危險的。　　“你明天放學去那個陳怡的家中，額，最好就你自己，別帶其他人，去和她道個歉。”　　虎爺輕聲的對徐可欣說道，這次的事情，或許說大不大說小不小，關鍵就要看唐昱心中如何想了，若是就此心中記恨上了他們父女，那可不是什麼好事兒。　　從幾次事件中不難看出，唐昱和這個陳怡的關係很不一般，當初為了就陳怡，還讓一幫混混給打成重傷，現在又為陳怡，大打出手。說兩人沒有事情，鬼都不信。　　可是貌似唐昱和陳怡真的沒什麼特殊關係……　　“哦，對了，帶上點錢，如果有機會的話，給她留點錢，我聽說她家不富裕。”　　上次虎爺邀請唐昱到琉金殿堂給唐昱擺那個致歉壓驚酒的時候，唐昱就把陳怡帶了過去，酒宴結束后，虎爺還專門派人查了一下陳怡的底細，但知道陳怡家的情況后，他還派人送去一些錢，虎爺不清楚陳怡和唐昱的關係，但他本着寧錯過不放過的原則，不願錯過任何一個和唐昱交善的機會，今天這件事情讓虎爺證實了唐昱和陳怡之間不簡單的聯想。　　……　　嘿，這個閆浩東還真是大方，走出校長室的唐昱立刻示意陳怡將那用牛皮紙包裹着的包裹拆開，裏面竟然是整整一萬塊錢，兩打沒有打開封條的五十元。　　陳怡愣愣的看着手中的一萬塊錢，不知所措，“這個，唐昱，這個錢我們送回去吧。”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錢，而且是天上掉餡餅的掉在手裡，這讓陳怡有些惶恐。　　“呵呵，陳怡姐，你就接着吧，雖然我也沒想到閆浩東這麼大方，但是既然他給了，你就接着，白給的東西，幹嘛不要。”唐昱笑着示意陳怡將錢收起來，不要有什麼心理負擔。　　“可是、可是這也太多了。”陳怡還是很遲疑，一萬塊錢，放在普通家庭里，可是相當於一家三四年的收入，93年的時候，東陵市的工人的平均月收入還保持在五六百的樣子，在這個年代，萬元戶就已經可以說是走上小康生活了。　　萬元戶，九十年代初期依然還是個了不起的形容詞兒，怡然便是身份的象徵了。　　“要不，還是你收着吧。”說著，陳怡將兩打錢遞到唐昱身前。　　“陳怡姐，你就別遲疑了，我和你不一樣，這錢你可以收，我卻動不得。”　　唐昱笑着搖了搖頭，“劉阿姨身體不太好，估計是不能出去工作了，你就用這錢回去置辦個小買賣，買個商鋪，讓劉阿姨經營，如果一個人忙不過來的話，可以找楊叔叔幫忙啊，左右這兩個老人在家也沒有事情做，他們現在這個年紀，你讓他們在家待着他們興許還會不滿意，找點事做他們才能感覺到自身的價值所在，只是別累着就行。”　　陳怡家中的情況唐昱清楚，劉舒蘭的身體狀況唐昱也多少知道一些，陳怡在上學，劉舒蘭又不能工作，家裡沒有任何經濟來源，而且陳怡的性子唐昱非常清楚，如果總是資助她，總是給她錢的話，一定會傷害到她的自尊，所以唐昱乾脆讓她拿這些錢，回去經營一個小買賣，這樣陳家也就可以自給自足了，用不到別人接濟了。　　聽了唐昱的話，陳怡猶豫了一下，深深的看了唐昱一眼，點了點頭，算是接受了這些錢。她是驕傲的人，可是這個驕傲是對別人的，在唐昱面前，不知道為何，唐昱說出來的話，總是讓她那麼的難以拒絕。　　晚上回到家，吃過晚飯後，唐天鴻將唐昱叫到書房，問了一遍今天學校發生的事情，看來他早就得到了消息，唐昱簡單的將今天事情發生的經過說了一遍，唐天鴻聽后，點了點頭，沒說什麼，這件事無論對於唐昱還是唐天鴻，都沒有任何影響，輕聲的囑咐唐昱以後在學校盡量少鬧事後，這場談話就結束了。　　第二天唐昱並沒有去上學，因為今天楊涵琳出院，打電話讓成少洵幫忙請個假后，早早的就打車來到一院。　　楊涵琳腿上的石膏已經在前两天就拿下來了，又在醫院觀察了两天，確定不會再有問題后，決定今天出院。　　來到一院的時候已經將近八點半了，推開病房的門，就看到楊涵寧和楊涵琳正在收拾東西。　　“小昱來的正好，正好給我們當搬運工，哈哈。”看到唐昱進來，楊涵琳哈哈一下，將一個大包裹直接扔到唐昱手裡，拍了拍兩隻纖細的小手，做了一個輕鬆的動作，看的唐昱不禁莞爾一笑。　　包裹不大，裏面的東西也不多，只不過是一些換洗的衣物和一些日常用品，唐昱一隻手就拎得起來，回過頭看了一眼在收拾洗簌用品的楊涵寧，問道，“出院手續都辦好了？”　　楊涵寧沒有起身回頭，依舊忙活着，點頭應了一聲，“這小丫頭昨天下午就嚷嚷着要回家，所以出院手續昨天下午就辦的差不多啦。”將牙具和幾瓶簡單的雪花膏裝進一個小袋中，楊涵寧這才直起身，看向唐昱，“你來了正好，我爸今天還要邀請你到我家吃頓飯呢，你既然來了，就省的我再給你打電話了。”　　在楊涵琳的催促下，唐昱三人很快就離開了醫院，楊涵琳的性格活潑，充滿着少女的活力，讓她在這醫院待了近半個月，可是把她給憋壞了，恨不得插上一雙翅膀，即刻就能到家。　　當然，在離開醫院前，唐昱通知了一聲王貴成，怎麼說人家在這半個月里，對楊涵琳或多或少都給與了照顧，現在出院了，不和他打聲招呼就太說不過去了。　　回到老街，楊岐山正在家中張羅飯菜，劉舒蘭在旁邊幫着忙活，聽到門外有動靜后，楊岐山的臉上閃現一絲驚喜，“二丫頭回來了。”說著，招呼了劉舒蘭一聲，快步走出屋外，此時唐昱三人剛走下車，有說有笑的推門正要進來，劉舒蘭的聲音從院子中傳來。　　唐昱三人聞聲看過去，只見劉舒蘭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搬來一個火盆，火盆中的是正在冒着火星的燒的正旺的火炭。　　唐昱看到這個東西，臉上頓時露出苦笑之色，有些幸災樂禍的看了一眼楊涵琳，這道程序唐昱當初出院進家門的時候可是經歷過一次的。　　“來，涵琳，邁火盆進家門，災星霉運全都沒。”火盆里的炭燒的火紅，卻沒有火苗竄出。　　楊涵琳的“入門儀式”似乎比當初唐昱經歷過的要簡單的多得多，並沒有穿那種帶布條的褲子，也沒有在身上洒水，更沒有讓火焰將身上的布條線頭之類的燒着，只是簡單的邁過幾乎沒有火苗竄起的炭火盆就結束了，這種不公平的“待遇”讓唐昱很是鬱悶，唐昱可記得當初出院后，為了進家門，可是經歷了好大一番挫折呢。　　“呵呵，劉姨也在啊。”邁過火盆，眾人走進屋中，唐昱笑着和劉舒蘭打了聲招呼。　　“涵琳今天不是回來么，老楊想要慶祝一下，自己有忙不過來，我就過來幫幫忙了。”劉舒蘭臉上不易察覺的閃過一絲紅暈，快速的解釋道。　　唐昱呵呵一笑，沒有再說什麼，劉舒蘭和楊岐山之間的曖昧唐昱早就看出點苗頭了。　　一番忙活后，中午十一點多，一大桌子菜就已經擺上了餐桌，並沒有什麼特別珍貴的菜肴，只是一些很平常的飯菜，知道唐昱今天要來，而且從楊涵寧那聽說唐昱會喝酒，楊岐山還特意買了一瓶三十多元的酒，三十多塊錢對於楊涵寧家，已經是一筆不菲的支出了。　　可能是一位今天出院高興，從來沒有喝過酒的楊瀚林也要喝一點，楊岐山猶豫了一下，沒有阻止，只是讓她不要喝的太多，其實楊岐山這擔心根本就多餘的，從來沒有喝過白酒的楊涵琳，你就是讓她隨便喝，她恐怕也喝不了多少。　　這不，剛和了不到一兩酒，楊涵琳便已經有些暈忽忽的了，因為酒精的關係，滿臉紅霞，醉眼迷離的坐在椅子上搖搖晃晃，似乎隨時都要倒下。　　楊涵寧看着旁邊喝多了的妹妹，苦笑一聲，轉過頭看向唐昱，“小昱，你還是和我一起把她扶到房間里去吧，早知道她這樣，我就不讓她喝了。”　　“這不是高興么。”唐昱笑着站了起來，和楊涵寧一左一右的將迷迷糊糊的楊涵琳攙起來，想她的卧室走去。

# 第二百一十四章

　　扶着楊涵琳慢慢的走向她的房間，唐昱承擔著她的大部分重量，幾乎半個身子縮進唐昱的懷中，鼻間縈繞這一股淡淡的女兒香，火熱的嬌軀隨着走動不斷和唐昱的身體發聲摩擦，這種情景頓時讓唐昱想到那天和楊涵琳在病房中的旖旎，心底不由得湧現出一股淡淡的衝動。　　唐昱強自按耐住心底的那份衝動，心虛的看了看不遠處的楊涵寧。　　小心翼翼的將楊涵琳放到床上，楊涵寧為她脫了鞋子，又給她蓋上了被子，可能是因為酒精的緣故，楊涵琳剛躺下，便已經進入了夢鄉，嘴角微微翹起，呼吸平緩。　　唐昱突然從背後抱住了楊涵寧，雙手不規矩的攀上高峰，低着頭，埋首與楊涵寧的秀髮間，貪婪的吸、允這其間的清香。　　“別、別、別鬧，我爸和劉姨在外面呢。”楊涵寧輕輕的從唐昱懷中掙扎出來，嫵媚的白了他一眼。　　“老婆，陪我出去走走。”　　楊涵寧猶豫的點了點頭，她感覺自己和唐昱在一起時候，越來越沒有主見了，也越來越難以拒絕唐昱所提的任何要求，就是以前在她看來羞澀難堪無比的吹簫，現在只要唐昱提出來，雖然心中還是很羞澀，但是卻不在拒絕了。　　楊涵寧不知道的是，在她幫唐昱吹簫的時候，唐昱除了舒爽遍身的快感外，心底同樣在高喊：《道德經》真是不欺我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果真不假……　　“爸，劉姨，我陪着小昱出去逛逛啊。”和正在收拾桌子上殘局的楊岐山和劉舒蘭說了一聲，唐昱和楊涵寧前腳後腳，走出了院子。　　看着唐昱二人的背影，劉舒蘭眉頭皺了皺，看了楊岐山一眼，“楊老哥，他們……”　　“唉。”楊岐山搖了搖頭，輕聲嘆了一口氣，說了一句美名其妙的話，“唐昱是個好孩子。”說完，拿起餐桌上的一個菜盤，走向廚房，背影有些佝僂。　　老街有什麼好逛的，房子連着房子，巷子通着巷子，腳步稍重一些，就會驚起幾條甚至十幾條狗的聲討。嘿，這種接近於貧民區的地方，着實沒有什麼吸引力。　　唐昱只是喜歡這種和楊涵寧手一起並肩漫步的感覺，這種感覺讓他很享受。當然，或許也有些別的感受，畢竟，前世唐家落魄的時候，唐昱一家子在這個地方也生活了好幾年，再一世看到這裏，總有些莫名的感受的。或許是懷念，或許是鞭策，又或許是，連唐昱也說不清楚的感受……　　一邊聊天，一邊漫步，不知不覺間，二人竟逛到岑培倫的清雲茶館。　　清雲茶館的牌匾是岑培倫自己題的，下邊還有個不太明顯的印章，字體大氣且帶有一絲洒脫，唐昱前世對書法有很深的研究，為了寫好字，還拜了當時文壇上一個很有名氣的老師，字體的好壞，唐昱一眼便可以分辨出來。　　岑培倫的字體很有王羲之的風範，估計臨摹了很長一段時間王羲之的字帖或碑文，但是細微處又有不同，岑培倫每個字每到收筆之處總有一種欲放而不放的拘束感，似乎有一種想放卻又放不開的無奈。當然，這種感覺，也就是唐昱這種懂得書法的人才能略窺門道，其他的人是斷斷看不出來的。　　也許是他心中有抱負，卻無法施展吧。　　唐昱搖了搖頭，心中暗笑，恐怕是自己自作多情，想太多了吧，只不過是幾個字，哪裡有那麼多的含義，不過卻又不由自主的想起自己的前世以及前世與岑培倫之間的種種。　　“走，進去看看岑伯伯在不，找他下一盤棋。”側過頭對楊涵寧笑着說道，拉着她向茶館中走去。　　茶館中的人不多，幾乎都是一些顯得沒事做的老大爺，來到這邊喝茶便下棋，打發時間。　　“咦？你是……對了，是天宇那小子的侄子，叫什麼來着，唉，你瞧瞧我，人老了，這記性就不夠用了。”唐昱和楊涵寧剛走進茶館，在裏面正在看另外兩個老人下棋的岑培倫便看到了，皺着眉頭想了半天卻依舊沒想起來。人大了，這記性卻也是不大好了。　　要說這一世唐昱和岑培倫見面真的沒幾次，除了小時候在文化宮和他學了幾天棋之外，最近的一次見面還是在幾個月前，在楊涵寧家看到岑培倫和小叔唐天宇下棋，唐天宇是岑培倫的徒弟，是他圍棋的啟蒙老師。話說，岑培倫能對他有些記憶，也算是不容易樂。　　“岑伯伯好，我是唐昱。”唐昱呵呵一下，自我介紹道。　　“哦，對對對，唐昱，幾個月前我和天宇在老楊家下棋的時候見過你。”　　“岑伯伯好。”楊涵寧笑着和岑培倫道了一聲好。　　“呵呵，涵寧也來了，你爸身體怎麼樣啦？”岑培倫為人熱心，當初楊岐山生病的時候，也給過楊岐山很多幫助。　　不止是楊岐山，在老街這一片，很多人都受到過岑培倫的幫助，前一世唐家遭劫后，最難熬的一段時間，就是在岑培倫的接濟下渡過的。加上岑培倫當初在市裡工作了很長時間，影響力不小，所以老街的人對岑培倫都很是尊敬。　　說這話，岑培倫將唐昱和楊涵寧引進茶館，安排在裏面的一個茶几上，又折身从里面拿出一壺剛剛沏好的茶，“小子，今天怎麼沒上學，我沒記錯的話幾天好像是星期二，好像不是放假的日子啊，這娃，該不會是逃學出來的吧。”　　“呵呵，今天涵琳姐出院，我請假來幫忙的。”唐昱摸了摸鼻子，稍稍有些尷尬。　　“哦？琳丫頭出院了？”岑培倫笑着看向楊涵寧，見她點頭，微微苦笑了一下，“當初那丫頭回來的時候，我就讓她去醫院好好看看，但是這姑娘性子太犟，這不，又遭了二遍罪。”　　……　　唐昱和楊涵寧一直在清風茶館待了將近四點才出來，其間和岑培倫下了兩盤棋，唐昱和岑培倫棋力之間還是有很大的差距，第一盤在岑培倫輕敵之下，依舊比唐昱多贏了兩目，第二盤雖然岑培倫精力有所下降，但是依舊勝了，兩盤最後都已唐昱的惜敗而告終。　　下棋時，唐昱和岑培倫天南海北的隨便的嘮了起來，這倆人，倒是都是繞圈子的高手，不過通過短短的一下午的接觸，岑培倫便給唐昱留下來深刻的印象。　　他們之間所聊的話題沒有界限，想到哪就聊到哪，政治、經濟、人文、歷史都有涉獵，岑培倫給唐昱的印象很淵博，特別是對勢的把握很精準，無論是對權勢的把握還是未來、經濟局勢的把握。不過兩人繞起圈子來，倒有些英雄惜英雄的感覺，這天南地北的，可不是任誰都能接上話的。　　岑培倫猜測，在之後的幾年中，中國的經濟體系將步入一個騰飛且混亂的時期，改革開放的效果將會淋漓盡致的展現出來，同時也會展現出來一些弊端。別看他早已經不在其位了，但是對於時事的關注卻不減，而且因為不在官場上，心胸反倒能放得更開，看清楚更多的東西，當然，也是因為有了那段官場的經歷。　　身為“過來人”的唐昱對岑培倫敏銳的嗅覺非常欽佩，因為他知道，岑培倫所說的很多東西和今後今年中國的現狀非常接近。　　“八五”末期到“九五”，中國的經濟呈現了跳躍式的發展，經濟飛速進步的同時，也暴露出了因為經濟發展過快而導致的重重弊端和漏洞，不得不說，岑培倫，眼光很毒辣。前世之時唐昱雖然便很是佩服岑培倫，不過卻遠遠沒有達到現在的程度，只有重活一世，才能知道，岑培倫的格局，到底達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當然，對於岑培倫，他還有着另外的感受，很貼心的感受，因為在前世自家倒霉之後，能夠做到不落井下石還暗中幫助的，只有岑培倫這麼一個，雖然也是因為小叔唐天宇的關係，不過毫無所求的幫助了那麼久，還允許唐天鴻在他的茶館中擺棋局賺錢，所以，唐昱對岑培倫此人，抱有的情感也是不同的，只不過這會兒，他還不想把這種對着長輩才會露出來的情緒宣洩出來，那樣的感覺太突兀了，只能慢慢的徐徐圖之了。　　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無論是前世還是今生都是唐昱做人的準則之一……　　唐昱不知道，就在他暗自欽佩岑培倫的同時，岑培倫對唐昱的評價更高。　　下棋期間，岑培倫不斷地變幻着話題，但是無論他將話題扯到什麼地方，唐昱都能插上話，而且往往能抓住事情的本質，往往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待問題，甚至有些看法給岑培倫耳目一新的感覺，心中不禁對唐昱越發好奇，如此年紀，見識變這樣廣闊，這簡直是不可能的，更不可能的事不禁見識廣闊，而且還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考慮事情縝密且通透，這種能力可不是朝夕之間便可以獲得的，這是需要時間磨練和閱歷的累積才可能到達的效果，但這種能力現在卻匪夷所思的在一個高中生身上展現，也難怪岑培倫對唐昱感到好奇，同時也因為唐昱的關係，岑培倫也對唐天鴻產生了一絲好奇，能教育出唐昱這種兒子的人，恐怕也不是庸碌之輩……　　此時已經四點多了，夕陽西下，唐昱和楊涵寧並肩踩着餘暉在小巷中漫步，偶爾的幾聲犬吠翻到更加渲染了周圍的靜謐。　　就在唐昱和楊涵寧走到楊家的時候，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現在巷口，唐昱眼神中閃過一道疑惑，咦，她來這干什麼？　　雖然心中有些疑問，不過也僅僅是疑惑而已，唐昱也沒有太在意，和楊涵寧一起走近楊家。　　楊岐山和劉舒蘭也是剛剛買菜回來，知道唐昱晚飯恐怕也會在這吃，所以飯菜也不能太對付，雖然中午剩了一些飯菜，但也不能讓唐昱吃剩菜啊，對唐昱，無論是楊岐山還是劉舒蘭，心中都充滿了感激。　　陳怡也已經放學回來了，一起幫着在廚房中忙活，看到唐昱和楊涵寧回來，冷冷的臉上罕見的出現一絲笑意。　　楊涵琳那小丫頭此時還沒有醒來，第一次喝酒，雖然喝的不多，可是也醉的很深。　　楊涵寧回來后，洗洗手，也加入了幫忙的行列，本來唐昱也打算幫忙來着，可是楊岐山和劉舒蘭說什麼也不讓。　　唐昱坐在院子里看着他們忙碌的身影，翻到有些不自在。　　楊涵寧看出來唐昱的異樣，笑了笑，拿出來一頭蒜和一個小碗，擺在唐昱的身前，“你也別閑着，幫着拔頭蒜。”唐昱呵呵一笑，點了點頭。　　在眾人的齊心努力下，半個多小時的時間，一大桌子菜便已經擺上了桌，楊涵琳也適時的醒來了，搖搖晃晃的走了出來。　　“以後可別喝酒了，快去洗把臉，吃飯。”楊岐山輕聲的對楊涵琳說道。　　……　　“小昱啊，昨天小怡給了我一萬塊錢，我想了一天，最後還是覺得這錢我們不能收，你都已經幫助我家這麼多次了，我們不能在拿這錢了。”飯間，劉舒蘭對唐昱說道，說著，將那個牛皮紙的包裹拿了出來，推到唐昱的身前。　　唐昱一笑，搖了搖頭，“劉姨，這錢不是我給你們的，所以你也用不着給我，這錢是陳怡姐參加一次是作文比賽所獲得的獎金。所以你大可以放心的收起來。用這錢做些小買賣。”　　唐昱劉舒蘭的口氣中聽出來，陳怡並沒有把昨天學校發生的事情告訴她，也是，這件事告訴她也無濟於事，只會徒增她多加操心，所以唐昱才想出了這個蹩腳的借口。　　這個借口只要是稍稍有點見識的人一下子便可以戳穿，這個時代，學生獲獎很少有發獎金的，通常只是給一個獎狀而已，就是發獎金，也不可能獎勵一萬啊，要知道那可是一個普通人家兩三年的收入。　　劉舒蘭扭頭疑惑的看向自己的女兒，詢問的意味很明顯。　　陳怡猶豫了一下，紅着臉點了點頭，隨後便飛快的把頭低了下去，在所有人都不注意的時候，用眼角瞄了唐昱一眼……　　這是她第一次說謊話，昨天雖然沒有告訴劉舒蘭具體情況，但是也沒有編造借口，現在卻是說了謊話了……

# 第二百一十五章

　　所有人都可以從陳怡遲疑的表情中看出唐昱所說的話中有許多不實之處。　　深深的看了一眼女兒，劉舒蘭知道自己無法拒絕這筆錢，現在自己家真的需要它，陳怡還在上學，而且現在的陳怡正是長身體的時候，營養跟不上這可是耽誤陳怡一生的事情，自己的身體情況劉舒蘭自己最清楚，恐怕不會有那家工廠會聘用自己，這筆錢可是幫助自己這個殘破的家脫困的希望啊，說不心動，那絕對是騙人的，可是劉舒蘭真的不要意思再收這錢了，唐昱對劉舒蘭家的幫助已經太多了，如果不是唐昱，自己不可能得到杜繼海的醫療費，很有可能這一生都會癱瘓在床，就是不說唐昱對自己的幫助，就是唐昱兩次從那些禽獸的手中將陳怡拉了回來，就是這份恩情，也是劉舒蘭還不起的，現在卻又要接受唐昱的錢財，這讓劉舒蘭心中怎麼過得去。　　顯然，她是把這筆前當做唐昱給的了。　　劉舒蘭眼神中不斷的閃過掙扎的神色。　　旁邊的楊岐山看着劉舒蘭臉上不斷變幻的表情，心中輕輕的嘆了一口氣，他現在非常理解劉舒蘭的心情，唐昱幫助劉舒蘭母女很多，但幫助他們楊家又少了么，劉舒蘭此時心中的掙扎也曾出現在他的心裏，他感同身受的理解此時劉舒蘭的為那。　　“好吧、好吧。”看着劉舒蘭游移不定的眼神，唐昱嘆了一口氣，退後一步，“這樣吧劉姨，這筆錢就當我是借給你的，等你們賺錢了，再還給我。”　　唐昱的這話也間接的給了劉舒蘭收下這錢的一個借口，唐昱不好把陳怡在學校的事情說出來，自然便默認下了這邊錢。　　劉舒蘭遲疑了一下，立刻說道，“劉姨在這謝謝你，好，既然這錢是借劉姨的，那劉姨就收下。”轉過頭看向楊涵寧，“涵寧，你去給劉姨找紙筆，我給小昱打張欠條。”　　唐昱眉頭微微一皺，知道自己即使阻攔，也攔不住，所幸就任由劉舒蘭打了一張一萬元的欠條，遞到唐昱手中，唐昱笑着收起來。　　“好了，錢的事情已經搞定了，那我們就討論一下劉姨做個什麼買賣。”飯桌上的氣氛有些壓抑，唐昱為了打破這壓抑的氣氛，轉移話題道。　　“我記得老街不遠處有一個不大的綜合市場，我看在哪裡盤下來一家店鋪或者攤位就行，但是就是不知道該經營點什麼。”　　話題被唐昱很巧妙的打開，聽了唐昱的話，楊岐山首現點了點頭，“那個綜合市場是老街附近最大的綜合市場，客源很大，在哪裡盤下攤位的確是一個好的選擇，這不過那裡的攤位不便宜啊。”　　楊岐山皺起了眉頭，繼續說道，“而且那裡的攤位基本上都已經被租售出去了，特別是位置好的攤位全部都包了出去，咱們如果在哪裡租個攤位，即使租到了，恐怕位置也很偏。”　　賣東西做買賣是門學問，即使是小商小販小地攤，也很有技巧，要想盈利，這其中除了出售物品的價格和質量外，選擇的地理位置也非常重要，酒香也怕巷子深啊。　　楊岐山的話讓唐昱的眉頭也跟着皺了起來，楊岐山的擔心很有道理，唐昱知道想要租到好的位置其實也不是不可能，但要租金恐怕會很高，甚至會比這個攤位原本的租金高了兩到三倍，如果那樣的話，這樣高額的租金，恐怕得不償失，大部分的盈利恐怕都會被這高額的租金吃掉。　　就在唐昱考慮是不是換個地方的時候，門外突然傳來敲門的聲音，之後一個俏麗的身影出現在院子中，唐昱扭頭看過去，不禁眼前一亮，如果有她幫忙這件事恐怕就好辦多了。　　楊涵寧走出屋子，看着還在打量着楊家小院的徐可欣，沒有微微皺了起來，不知道這個不次於自己的小美女要干什麼，“那個，你找誰？”　　徐可欣來老街是昨天晚上虎爺吩咐的，虎爺可不想因為昨天的事情和唐昱鬧僵甚至是給唐天鴻或者蘇慕儒留下什麼不好的印象。　　看着眼前的大美女，一直對自己相貌非常自信徐可欣突然生出了一種自慚形愧的感覺，身為東陵第一美女，楊涵寧卻有幾乎所有女人都要羡慕的資本，前凸后翹，腰身婀娜，举手投足間散發著一股溫柔婉約的氣息，膚色白皙紅潤，面容上未施粉黛，卻有一種天然的美，水靈靈的眼睛中瀰漫這點點天真純凈，眉目流轉、一顰一笑間流露出的那種風情是男女好友、只要是正常審美觀的人都無法抵擋的。　　“你好，我是陳怡的校友，我是來找陳怡的。”不知道為什麼，在楊涵寧面前，徐可欣似乎有一點小緊張，這也許是因為還沒有從楊涵寧的美中清醒過來。　　“哦，原來是小怡的同學啊，快進來，小怡在屋裡呢。”說著，一邊引着徐可欣走進屋子，一邊回頭問了一句，“哦，對了，我叫楊涵寧，我還不知道你叫什麼呢。”　　“我叫徐可欣。”說話間，兩人已經走入了屋子。　　屋裡的人剛剛一次從窗戶看到院子中的徐可欣，陳怡此時的臉色有些不自在，她不知道徐可欣來這干什麼，看到徐可欣，就不由得讓她想起昨天餐廳里發生的事情，心中忐忑間不由自主的向唐昱那看了一眼，正好對上唐昱的眼神，唐昱笑着對陳怡點頭，意思很明顯，讓她放心，看到唐昱點頭，陳怡心中稍稍安定了一些。　　“小怡，你同學來了。”還沒有進屋，楊涵寧銀鈴般的聲音就已經傳進來了。說是同學只是楊涵寧對徐可欣表示客套的一種說法，陳怡和徐可欣雖然同級，同樣上高二，但是卻不是一個班，和同學這個稱呼還有些差距。　　剛進屋，徐可欣便看到坐在飯桌上的唐昱，心中不由得一驚，經歷昨天的事情，特別是看到唐昱的狠辣后，再加上唐昱的背景，徐可欣對唐昱多少有些懼怕。　　“昱、昱少也在啊。”　　唐昱笑着點了點頭。　　“哦，原來是小怡的同學啊，正好，一起吃飯吧。”楊岐山笑着說道，劉舒蘭看了一眼面色不自然的陳怡，輕輕的推了一下，“你這孩子，同學來了也不打聲招呼，去，那把椅子去。”　　“哦？嗯嗯。”陳怡一愣，反應過來后，站起身走向房間角落處的那唯一的一把椅子。　　“不、不、不用了，我來這隻是為了昨天……”徐可欣搖頭拒絕道，可是話沒有說完，便被唐昱打斷了。　　“客氣什麼啊，來，坐下一起吃。”　　眼看徐可欣就要將昨天的事情揭露出來，唐昱立刻打斷她，從陳怡的手中接過椅子，將自己的椅子往旁邊挪了挪，那面楊涵琳也把椅子向那邊挪了挪，空出一個位置，唐昱便把手中椅子放到那個位子中，示意徐可欣坐下。說完話，還不着痕迹的瞪了徐可欣一眼。　　這時徐可欣才知道，自己剛才差點說錯話，間見唐昱示意自己坐下，看了唐昱一眼，這才小心翼翼的坐了上去。　　徐可欣心中有些後悔今天來看陳怡了，雖曾想到唐昱竟然在這。　　有了剛才的教訓，徐可欣也不敢在亂說話了，和唐昱他們有一言沒一言的搭着腔。　　唐昱看了一眼旁邊面色拘謹的徐可欣，心中苦笑了一聲，看來自己昨天在餐館中的樣子真的是嚇到這個小美女了。　　不知不覺間，唐昱又再次將話題轉到劉舒蘭做小買賣上，故作無奈的嘆了口氣，“楊伯伯剛剛考慮的那幾點的確是讓人為難，老街的那個綜合市場恐怕真的沒有好的鋪位了，無論賣什麼東西，沒有好的位置都不會產生太大的效益，唉，真是有些愁人啊。”說著，眼神似是有意無意看了旁邊徐可欣。　　徐可欣自從做上桌后就一直注意着唐昱的表情，唯恐自己的那句話再次讓這位東陵第一少不滿，所以唐昱投來的眼神第一時間便看到了，眼神微微一轉，便知道了唐昱的打算。　　“楊伯伯、劉姨，你們要在老街綜合市場做個小買賣？”徐可欣順桿往上爬的說道。　　“是啊，只不過害怕沒有好的鋪位，即使有，恐怕有需要高價才能租到手，那就不太合適了。”唐昱繼續說道，這兩人一唱一和的配合了起來。　　“哦，你早說啊，我爸和綜合市場那邊的城管所所長是好朋友，回去我讓我爸和他那朋友說一聲，應該可以給你騰出一個好的鋪位。”　　虎爺可是東陵地下教皇，雖然現在正在洗白，但是對於市井來說，他的話還是非常有權威的，別說是租一個小小的鋪位，就是要一個，也是一句話的事情，什麼地方最能展現出混混的威力，就是在市井中。　　“哦，真的？那太好了。”鋪位的問題就在這兩人的一唱一和中搞定，說完，唐昱讚賞的看了徐可欣一眼，對她的機敏很是滿意。　　整間屋子中，除了唐昱外，只有陳怡知道徐可欣的來歷，自然就聽出來徐可欣是有意在幫助自己，心中因為昨天的那件事對她的那點不滿也完全消散了，同時，陳怡也看出來徐可欣之所以這麼爽快的幫助自己，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唐昱的關係，心底莫名的湧現出一股小甜蜜。　　鋪位的問題搞定了，之後便是商量究竟要經營什麼樣的買賣，老街綜合市場里什麼東西都有得賣，日用百貨，服裝服飾，五金日雜，水果蔬菜，總之，生活中的日常用品或者消耗品都能在那裡買到。　　一提到這個話題，沉默了許久的楊涵琳第一個搶先說道，“賣水果，開家水果鋪，一定會紅火的。”　　楊涵琳話剛出口，唐昱便毫無形象的笑了起來，“我懷疑這水果鋪還沒開起來，就被涵琳姐你給吃黃了。”　　“臭小子，你找打。”楊涵琳被唐昱說的一陣羞怒，隔着徐可欣便給了唐昱一記粉拳，不過被唐昱一閃身給閃過去了。　　這屋子里大部分人都知道楊涵琳喜歡吃水果，看着唐昱和楊涵琳之間的瘋鬧，不由得都笑了起來。　　就在這嬉笑中，最後劉舒蘭決定倒騰蔬菜，同時如果鋪位夠大的話，也可以在加上水果。

# 第二百一十六章 李小兵的邀請

　　在虎爺的幫助下，劉舒蘭的蔬菜水果攤很快就辦了起來，位置是東陵綜合市場最好的位置之一，攤位也比旁邊的任何一個小販的攤位大上一號。　　由此便可以看出虎爺在東陵市市井的權威，雖然在上層社會，對那些上層官員來說，虎爺不過是一個混得風生水起的混混頭而已，然而對於平民百姓或者那些小城管來說，虎爺可是絕對的地頭蛇。　　一些許可執照也很快給辦了下來，當然，這其中也有一部分唐昱的功勞，在他的陪同下，城管、稅務等部門一點都沒有為難劉舒蘭，僅僅一天的時間便將所有的手續辦置齊全，差只差上貨營業了。這衙內的威風，該抖的時候還是要抖起來的。雖然唐昱未必會利用這衙內的身份去做什麼為非作歹欺壓良善的事情，不過適當的利用一下卻沒什麼不可，他可不是迂腐不化的人，改利用的資源還是會好好利用的。　　日子就這麼匆匆而過，在開業之前，唐昱還專門騰出來一天，陪着楊涵寧和楊岐山跑了一趟農機市場，買了一輛農用的三輪拖拉機，專門用來拉送貨物的，本來楊岐山有一輛人力三輪車，不過唐昱考慮楊岐山年歲大了，而且經過幾個月前的那次大手術后，身體也不如平常人那樣硬朗了，便拿出來幾千，買了一輛三輪拖拉機。　　話說，也就這個年代這種車子能在大城市裡邊招搖過市，等到過了2000年之後隨着私家車多起來而且市裡邊進行全國範圍內的整頓市容綠化環境，這種機動摩托之類的車子，在市裡邊是不允許通行的，不過這會兒倒是無所謂的，東陵市這會兒的私家車可是少得很，有一輛車子，那絕對是身份和地位以及財富的象徵。像唐昱這般年紀就能開着一輛限量版的寶馬掛着軍牌招搖過市的，那在東陵市，絕對是獨一份，絕無僅有。　　不知不覺間，九月份就這麼過去了……　　十月二號，星期六，唐昱終於又可以睡一天懶覺了。話說，這個年代可還沒有什麼國慶黃金周的說法。　　唐天鴻這幾天可是非常忙的，因為這幾天市裡頭開黨代會，他這個市政府秘書長忙前忙后忙的不亦樂乎。　　錢啟建和蘇慕儒之間依舊如同以前那樣曖昧，似乎錢偉的那件事情根本就沒有影響二人之間的關係。　　毫無疑問，在錢偉那件事情上，錢啟建在一些地方做出了讓步，例如之後唐天浩鼓搗出來的那個期房購買的事情，在市裡邊便很快的通過了，並且還出面協調了銀行方面的關係。當然，也不僅僅是退了這麼一步這麼簡單，例如這次的黨代會上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黨代會，本來是書記主持的，但是這次東陵黨代會，表面上依舊是錢啟建召開主持的，但蘇慕儒在會中話語權似乎比錢啟建還要多。　　錢偉那件事情，錢啟建固然吃了些虧，不但在某些地方做出了讓步，同時也對蘇慕儒在政府辦公會議上做出的一些人員調整保持着沉默的態度。話說，事情往往就壞在小人的手中，錢啟建原本也算個人物，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位子上，自有其過人之處，而且來了東陵市之後一步步按部就班穩紮穩打的，好不容易有些起色，卻被錢偉的那樁事情給搞的灰頭土臉的，等於是前功盡棄了。　　當然，也不能說這件事情對錢啟建一點好處都沒有，凡是都有兩面性，通過這次的事情固然讓蘇慕儒打壓下去幾個人，但是同時，也等於蘇慕儒將那幾個人推入了錢啟建的陣營中，雖然他們現在被安排在一些可有可無的地方，不過這隻是暫時的，等到錢啟建在東陵站穩腳，有了和蘇慕儒叫板的實力，他們想要恢復原職甚至更近一步也並不是不可能的，這些人，可都是錢啟建的後備力量。　　這就是官場藝術，打壓一部分、拉攏一部分，你拉龍的這些雖然可以成為你的支柱，但被你打壓的那些同樣也會成為你的政敵所拉攏的對象，你在打壓的同時，也是在擴充你政敵的陣營。而且，官場上，歷來很少把人一竿子打死的，被一擼到底的畢竟是少數，能一帆風順的也是少數，大多數都是幾起幾落的一步步往上爬。能真正把官場的藝術研究透徹的人，在唐昱前世今生的記憶中，他只見過岑培倫這麼一個奇人，餘下者，便是沈睿鴻在某些時候也比不得岑培倫的。　　唐天浩的預售模式也有了起色，隨着宣傳力度的增加，加上南面深圳廣州也在試行這種模式的消息傳開后，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並且接受了這個模式，經過了這麼長時間，淘金大廈已經有近三分之一的鋪位預訂了出去，綠都原本緊張的資金也漸漸的充裕了起來，二期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展開，在預售合同上寫明的明年二月份交房，照現在這樣的速度，估計今年十二月中下旬就可以完全竣工。　　預售模式的成功，讓唐天浩對唐昱在商業上敏銳的眼光更加欽佩，僅僅是聽說了深圳廣州那邊在試行這種模式，便嗅到了這裏面的商機，還特意去圖書館找的資料。　　唯一令唐天浩不滿的是，最近他聽說萬建那邊似乎也準備實行這種模式，內心中不禁暗嘆一聲萬建的運氣。　　因為唐天浩知道，萬建的資金，相比於綠都在沒有試行預售之前還要緊張，加上強行撬動財神廣場的工程，萬建的資金綳得緊緊地，如果過一段時間舊城區改造搬上政府的日程，那絕對可以說是給萬建一記沉重的打擊，雖然不至於致命，但也要元氣大傷。即便是有着吉隆章家的支持，對於萬建來說，壓力依然不小。　　可是現在，如果萬建也實行這種模式，無論這種模式實行在萬建的招牌工程天兆花園身上還是實行在財神廣場身上，都可以徹底挽救萬建，並且萬建還可以從中大賺一筆，提前將財神廣場預售出去，便將舊城區改造對財神廣場造成的影響轉嫁到消費者身上，萬建受到的影響將被大幅度的縮小。　　所以這段時間雖然預售模式有了起色，但唐天浩的臉色卻依舊陰沉沉的，還好還有一件事情讓他感到一些欣慰，那就是萬建的原班策劃人員，已經基本上全被綠都挖來了，雖然在挖牆腳的後期，引起了萬建的警惕，萬建也立刻對這件事做出了反映，但那時已經晚了，萬建策劃部門的主幹和精英已經全部被綠都挖走了，留下的只是一些小魚小蝦，有沒有挖來無傷大雅。而且，這種模式，畢竟是綠都佔了先手，無論是從市裡邊以及銀行的支持上邊還是時機上邊，綠都還是有着不少的優勢的。　　早上八點多，唐昱還來在床上，每周就這两天可以睡懶覺，就在他還在和周公的女兒約會的時候，床邊的大哥大不適宜的想了起來。　　“喂……”唐昱迷迷糊糊的接通大哥大。　　電話那頭傳來李小兵的聲音，“唐昱，我的唐大少爺，您老人家今天有沒有時間，我請你喝茶。”李小兵的語氣中滿是濃濃的怨氣，倒是把您老人家這四個字兒咬的特別重。　　也是，早在十天前，李小兵就想見見唐昱，說和唐昱有事情商量，但誰知道唐昱竟然放人家鴿子，而且一放就將近十天，別說李小兵，任何一個人被這樣放鴿子，恐怕心情都不會好。　　自從百聆的電視廣告播出后，李小兵便已經成為東陵市小有名氣的名人了，當時就有一些星探和小型影視公司來找過李小兵，不過李小兵在唐昱和周曉虹的勸說下，將那些人打發了。　　在唐昱的內心深處，並不想讓李小兵這麼早就涉足影視圈，唐昱雖然沒有在影視圈混過，但在前世那個信息大爆炸的時代，多少聽過一些影視圈中的黑幕，影視圈在唐昱心中就是一個泥潭，只要你踏進去，潛規則就會不斷的將你拉近泥潭深處，直到將你完全淹沒。唐昱可是清楚的記得，前世的時候和朋友一起到京城一個規模不錯的私人會所裡邊，親眼見到那個能量很大的朋友叫過來幾個當紅的二線明星過來陪酒，向來走清純路線的某女明星，還一臉媚態的給唐昱勸酒、自然的，唐昱對這黑暗的娛樂圈沒有什麼好感。　　其實對於這些事情李小兵本不用來找周曉虹商量，更不用找唐昱商量，李小兵雖然是百聆的形象大使，是百聆的形象代言人，但這個職位對李小兵來說只是一個兼職，百聆對李小兵沒有多少任何約束力，對她的事業選擇，更沒有話語權。　　李小兵學的是影視專業，理想就是成為一名演員，但是多少也知道一些影視界的黑暗，這才是李小兵猶豫的原因。　　李小兵之所以徵求周曉虹和唐昱的意見，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其實她自己也拿不定注意，李小兵現在才二十歲出頭，她也知道的閱歷和社會經驗少，所以才會徵求一下這周曉虹和唐昱的。　　百聆廣告后，資助大學生的活動又再次將李小兵的名氣推上了更高峰，而且這次不僅僅是局限在東陵市，而是全省，星探和影視公司相繼來訪，打算簽下這個似乎有些潛力的李小兵，有些不知所措的李小兵前去徵求周曉虹的意見，誰知道周曉虹竟然將她支到唐昱這邊，雖然不知道周曉虹為什麼讓自己去詢問一個比自己還小的孩子，抱着試試的態度，李小兵托周曉虹幫自己聯繫唐昱，聯繫是聯繫上了，誰知道唐昱竟然放了鴿子，整整十天不見蹤影，今天李小兵是實在忍不住了，向周曉虹要過唐昱的電話，一早，便給唐昱打了過來。　　“小兵姐，是你啊，喝茶怎麼能讓小兵姐請呢，這樣吧，你到我們第一次見面的那個茶館等我，我馬上就來，我請客。”聽到是李小兵的聲音，唐昱騰一下從床上坐起來，他現在才想起來，貌似李小兵很久以前找過自己，說有事要和自己說，竟然就這麼被自己給忘了，難怪李小兵的語氣中，怨氣這麼大。　　快速的穿好衣服，簡單的洗簌了一下，甚至連早餐都沒有來得及吃，便出門而去，在小區門口叫了一輛出租車，向著他和李小兵第一次見面時一起喝茶的那個叫“韻味”的茶館而去。　　二十分鐘后，唐昱來到了茶館，轉頭打量了一圈，很快便找到了李小兵，李小兵坐在上次他們喝茶時的那個位置，看到李小兵，唐昱差點笑了出來。　　李小兵的穿着實在有些怪異，不來不大的俏臉，帶了一副大大的墨鏡，遮蓋住半張臉，而且還帶着一個大檐帽，低着頭，悠悠的喝着茶。　　“小兵姐，你今天的打扮可真是令人意外啊。”唐昱走到李小兵對面，坐了下來，出口調笑了一句。　　“你小子終於肯現身了。”李小兵冷哼一聲，隨即苦笑了一聲，“你以為我喜歡這身打扮？”　　百聆的廣告加上資助大學生的活動，李小兵在東陵已經成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名人了，資助大學生活動后，走在大街上便會時不時的走過來一個人和李小兵打招呼，要簽名，甚至合影，剛開始李小兵還是很喜歡很享受這種出名的感覺，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隨着廣告效果的擴大，找他要簽名合影的人越來越多，這種享受的感覺便慢慢消退，隨之而來的則是煩悶，甚至是痛苦。　　“不好意思啊小兵姐，我真的是把這事給忘了，這樣吧，為了給你賠罪，我請你吃飯，飯店任你挑。”唐昱早飯還沒吃呢，現在感覺還真是有點餓了。　　“呵呵，你小子到時大方，就不怕我宰你一頓。”說著，站起來，和唐昱一起走出茶館，當然，李小兵這茶錢是唐昱的給的。　　李小兵的家就在這附近，所以對這很熟悉，也沒有像剛剛說的那樣要宰唐昱一頓，只是找了一家還算衛生的小餐館，隨便點了幾個家常小菜。

# 第二百一十七章 餐廳驚見

　　飯間，唐昱和李小兵有一句沒一句的聊着，雖然和李小兵的接觸不多，共同話題也沒有多少，但怎麼說李小兵都是美女啊，和美女聊天，即使沒有話說，也是一種享受，這不過那副大墨鏡和大檐帽讓這種享受大打折扣。　　更何況以唐昱以唐昱的交際水平，根本不可能讓場面徹底的冷下來，即使沒有什麼共同話題，唐昱也能創造出話題來，怎麼說唐昱前世都是在商海縱橫了幾年。　　說著說著，李小兵把話題扯到那些星探和影視公司找自己的事情，問問唐昱有什麼看法。　　李小兵並不以為唐昱能給她什麼好的見解，她可不相信唐昱這個比自己還小的小孩會對影視圈有什麼了解。她只所以將話題扯到這上面，主要是因為她也看出來了她與唐昱之間似乎真的沒有什麼話題，兩人認識的時間雖然不算短了，但總共也沒見過幾面，所以才沒話找話的把話題牽到這上面。　　李小兵既然問了，唐昱想了一想，絕對還是把影視圈中的一些黑幕告訴她，具體的是否踏入那個泥潭中，還是讓李小兵來選擇。話說，九十年代這會兒，演藝界的黑幕還不想後世那般在網絡上邊廣為流傳，大多數還是不知道的，即便偶有知曉也不大清楚到底黑到了什麼程度。　　拋開個人感情的說，李小兵踏足影視圈對唐昱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李小兵如果走紅，成為大紅大紫的女星，她所代言的百聆自然也會跟着水漲船高，知名度進一步擴大，李小兵越是出名，百聆的名氣就越大，所能創造的利益也就越大。話說，百聆和她簽訂的合同時間可不短的。　　但以個人的情感來說，唐昱還是不像讓李小兵太早的踏足影視圈，雖然他和李小兵至始至終也沒有見過幾次，但僅僅通過這幾次的接觸，他已經基本了解她的性格，李小兵身上又很濃重的中國傳統女性的保守色彩，並不是一個隨便的人，就從他平時從來不穿低領衣服和短裙，還有臉上從來不施粉黛這幾點就可以看出，但是有一句話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踏入影視圈后，有些事情都是身不由己的，如果你想要發展，想要進步，就要有所犧牲，即使是花瓶，你也要有花瓶的資本，也要付出花瓶應該付出的代價。　　唐昱知道即使自己阻止李小兵踏入影視圈，恐怕也只能阻止一時，怎麼說李小兵學的專業就是影視表演專業，踏足影視圈是遲早的事情，大紅大紫也是遲早的事情，唐昱做能幫助她的就是盡量少讓她吃虧，少走點彎路，唐昱所能做的也只有這些。　　“小兵姐，你學的是影視表演專業，踏足影視圈是遲早的事情，我也不打算阻止你，只是希望在你踏進去之前，要做些心理準備，相信那裡面的一些事情，你多少都應該知道一些，但是情況恐怕比你知道的還要殘酷，裏面比你想象的還要黑暗，最好就是在進去之前，多做一些準備，這樣最少可以讓你少受一些傷。”　　想到上一世在網上看到李小兵嫵媚的神態，妖嬈的身姿，举手投足間的媚態，再對於一下眼前這個眼神中還帶有一絲天真的李小兵，唐昱知道，在李小兵踏入影視圈后，所經歷的一定很多，受的傷也一定很多，這些傷害讓她迅速的成長起來，同時也讓她學會了利用妖嬈的外殼來保護自己，這點和陳怡利用冰冷的外殼保護自己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李小兵驚奇的看着眼前依舊在慢悠悠的吃着飯的唐昱，很難想像這段話是從一個僅有十七歲還沒有走出校園的孩子的口中說出來，此時李小兵突然想到當初周曉虹在將自己支到唐昱這邊時說過的一句話，“你去問問唐昱，問問他對這件事情有什麼看法，有些事情，他看得比我們還清楚。”那時李小兵最周曉虹的這句話還感覺有些莫名其妙，但是此時才發現，眼前這個孩子，似乎真的有他獨特的地方。　　“那你的意思呢？”既然眼前這個小孩貌似很了解影視圈裡的一些事情，李小兵索性就聽聽他的看法。　　唐昱苦笑了一聲，“我能有什麼看法，我最多也就是給小兵姐簡單的說一些影視圈中的利害關係，至於最後的決定權依舊掌握在小兵姐你的手裡，無論是早踏入影視圈還是晚些踏入進去，都有她的好處和弊端，早進去，自然會多接一些劇本，對更早的打下基礎，當然也會更早的接觸其中的黑暗。晚近去的話，雖然會對進去裏面后的發展造成一些緩慢的效果，但是同樣，也會少受到一些傷害，其中的利弊，最後還是要小兵姐你自己把握。”　　李小兵隨着唐昱的話，沉默了下來，臉上的表情雖然因為臉上的大墨鏡看不出什麼，但唐昱也從李小兵的沉默中，看出來她心中的掙扎。　　想了半天，李小兵悠悠的嘆了一口氣，也沒有和唐昱說要不要現在踏入演藝圈，反而輕笑了一聲，問道，“你這個人小鬼大的小大人，這些東西你是怎麼知道的，這些東西可不是你這個年齡應該知道的。”　　“我這人其他的優點沒有，就是喜歡看書，無論什麼書，都有涉獵，我曾經看過一本名叫《金絲雀的鳥籠》的書，裏面描述的就是影視圈的一些事情，說一個大學畢業的少女，踏入影視圈后，經歷了無數的事情，從開始的茫然失措，恐懼慌張，到漸漸的習慣，最後走上影后的寶座，我也就是從那本書里看到了影視界的黑暗。”唐昱隨口胡編亂造，就這麼糊弄過去了。　　“唉，我真懷疑你家大人平時是怎麼管你的，怎麼什麼書都讓你看，看看你剛剛說話的那種老氣橫秋的樣子，如果不是知道你現在只是一個高中生，我絕對會相信你剛剛的那段話是一個三十歲往上大叔級別的人說出來的。”李小兵撲哧一笑，用指尖戳了唐昱額頭一下，“人小鬼大。”　　雖然李小兵此時帶着大檐帽和寬大的墨鏡，但這不經意間散發出來的嫵媚風情，還是讓唐昱這個剛剛食髓知味的少年人的身體感到一陣顫慄，心中不禁暗呼，果然不愧是前世大紅大紫的女星，這種骨子里散發出來的媚態，可能就是前世走紅的一大、法寶吧。　　不只是什麼原因，可能是因為唐昱剛剛表現出來的成熟，讓李小兵漸漸的將唐昱劃到和自己平等的地位，所以餐桌上的氣氛相比於一開始，活躍了許多，李小兵也開始偶爾也調戲一兩下唐昱，唐昱面上貌似有些害羞，實則心中卻在暗笑。　　嬉笑間，唐昱眼角無意間突然掃到窗外一個既熟悉又有些陌生的身影，是她，不是別人正是一中校花美女榜的榜首狀元，號稱“優雅女神”的田苗。　　其實唐昱和這個田苗根本沒有實際接觸過，雖然上學這麼長時間，唐昱也只是再一次午休的時候，匆匆的瞥了她一眼，但是因為那時她的周圍圍了不少人，唐昱也沒有看到她的正臉，唐昱之所以認識她、知道她的名字和相貌，最主要還要歸功於成少洵的那本“花名冊”，剛踏入一中沒幾天，成少洵便拿到了這屆一中校花美女榜的第一手資料，唐昱也藉著成少洵的光，了解了一中的美女情況。　　美女總是讓人印象深刻，特別是想田苗這種絕色美女，雖然嚴格來說，唐昱只是看到過她的照片，而且還是那種比較模糊的偷拍的照片，可是唐昱依舊一眼就認出來她了。　　田苗，今年高三，是東陵市國營企業龍頭龍陵化工老總田興華的掌上明珠，自從進入一中后，已經連霸着一中校花美女榜榜首三年了，其地位一直無人撼動。　　不過唐昱認為，這個榜首，多少有些水分，起碼唐昱認為，陳怡在相貌上絕對不亞於這個田苗，特別是在陳怡笑的時候，當然，陳怡也僅僅在唐昱面前笑過幾次，在其他人面前，絕對是吝嗇無比的。　　此時窗外在街上行走的田苗腳步有些急，小臉通紅，似乎有些氣急敗壞的神色，這種神色似乎不應該出現在號稱“優雅女神”的田苗的身上吧，不過馬上，唐昱就看到了讓田苗露出如此神色的罪魁禍首，一個讓唐昱都有些厭惡的面孔，章驊，遼海民營龍頭吉隆集團的太子爺，章驊開車緊跟着田苗，頭伸出窗外，似乎在和田苗說些什麼。　　唐昱眉頭一皺，這個章驊怎麼又跑東陵來了，而且怎麼和田苗糾纏在一起，低頭沉思了一會，唐昱多少猜出點眉目。　　這個章樺在這個時候來恐怕是因為萬建即將試行的預售模式，吉隆集團在萬建收到海南地產泡沫影響而元氣大傷的時候，突然橫插一腳，以兩億元收購了萬建百分之四十的股份，一舉成為萬建的第一大股東，雖然平時都太插手萬建這邊的事情，把大部分事情都交給蔡明財處理，但是不插手並不代表不關注，怎麼說他們都在萬建中投了兩億呢，在聽說萬建打算實行一個新的而且是一個可以快速回籠資金的模式，不論是處於那方面考慮，身為萬建的第一股東，吉隆集團都應該過來看看，這才是章驊出現在東陵的主要原因。　　至於這個章驊怎麼和田苗攪在一起，唐昱心中有幾點懷疑，一是這個章驊來到東陵后，偶然見到田苗，臨時起意，加以追求，二是吉隆集團可能是要和龍陵化工扯上點關係，讓章驊有一接近田苗。　　如果是第一種情況還好說，如果是第二種情況的話，對唐昱來說可未必是好事，而且根據田苗隻身在大街行走這一點，恐怕第二種情況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看什麼，小鬼頭。”看到唐昱看着窗外愣神，李小兵嬌嗔了一聲，順着唐昱的目光向窗外看了一眼，卻沒有看到什麼，這時田苗和章驊已經走遠了。　　“哦，沒什麼沒什麼。小兵姐，我吃完了，你呢。”見李小兵點了點頭，唐昱揮手叫過服務員，把帳結了。兩人雙雙走出餐館。

# 第二百一十八章 驚人的猜測

　　想着剛剛看到的章驊，唐昱腦子裡邊禁不住的想起前世今生對此人以及章家的一些了解，無論是前世還是今生，對於這個名滿整個遼海省的民營企業，唐昱都是有所了解的，前世是因為自己本來就是商界的人士，而且是一個很成功的職業經理人，這些東西自然要去了解，這一世卻是因為吉隆摻和到了萬建的事情裡邊，也就是間接的摻和到了東陵市的政局之中，為了老爸以及乾爸的政治前途以及自己衙內的頭銜，唐昱說不得也要好好關心一番了。　　話說，在唐昱前世的記憶中，前世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旬，那是保健品行業一個高速發展和極度混亂的年代，也是一個沒有道德底線的年代，所謂的“三株口服液喝死一條老漢”之類的報道，卻也未必便不是真的。　　在唐昱前世的記憶中，在1987年，國家衛生部發布《中藥保健藥品的管理規定》，我國“葯健字”制度開始施行。　　到了1988年：太陽神、娃哈哈這些保健品行業的先驅者便掀起國內保健品市場第一輪消費熱潮，搶先開始了這個龐大的市場的開發和佔領。之後的幾年，保健品行業呈現出一種飛速發展的態勢。　　在唐昱的記憶中有這麼一組數據，僅到1991年，中國保健品市場突破100億，這個龐大的市場，開始有更多的人關注到保健品行業來，並且有更多的人進入保健品市場，打算從中分一杯羹。　　而吉隆章家旗下的保健品品牌遼海飛龍，也就是在這種情況和背景下，進入保健品行業並且脫穎而出的並且佔據了大量的市場，之後太太口服液、紅桃K、黃金腦相繼問世，將保健品行業推向高潮。話說，說道保健品又想起史玉柱和他的巨人集團來，這兒就暫且不表了。　　在唐昱前世的記憶以及這一世收集到的資料來看，吉隆章家在章驊的策劃之下，93年間飛龍投入一億廣告費，卻換來了兩億的回報，於是乎飛龍開始騰飛起來，同年太陽神創造出來13億元的銷售記錄，成為當時的保健品行業的霸主，把保健品行業又一次的推向了高峰。　　這個巨大的市場，吸引了大批的掘金者，於是，從94年開始，“三株口服液”在濟南問世，保健品生產廠家已由最初不到100家增加至3000多家。產品品種多達三萬種。年產值由16多億增至300多億元。同樣，也為保健品行業的衰敗埋下了伏筆。　　如果不是唐昱在前世就知道保健品行業之後幾年所遭遇到的風險與打擊，興許唐昱真的會投身如保健品市場，從那幾百億的利潤中分得一碗羹，不過這種道德底線地下的東西，唐昱這會兒自然沒有心思去觸碰的，即使是擦邊，也要找想馬家軍的那種，然後方建銘做的也是保健性質的飲料而不是直接做保健品。唐昱也是有自己的底線的，什麼東西能碰什麼東西不能碰，他心中有自己的道德底線和準則。　　而吉隆章家的章驊也是趕上了保健品行業的這個順風車，自此騰飛起來。　　因為飛龍所創出的市場和利潤，讓他成為新一代的少年商業天才，為萬眾所矚目，便是在宋宛如這些人中也是小有名氣的，大概也就方建銘能毫無顧忌的落他的面子。　　而唐昱在聽說這個少年天才的稱呼的時候卻是沒有其他想法，只有在暗地里偷笑，的確，飛龍在章驊強大的廣告攻勢下，在保健品這輛順風車上小撈一筆，不過唐昱還知道，章驊在不長時間后，一定也會隨着這輛順風車一起墜崖。保健品行業，在九十年代中後期就要開始衰落了，而且有些人會摔的體無完膚的。　　對於今天看到章驊出現在東陵，唐昱原本並沒有太多的想法，只不過看到這個人心中自然而然的便會有些不爽，倒是章驊和田苗糾纏在一起，讓唐昱暗自留了心，同時心中默默誹謗了一句，難道田苗這顆好白菜，會讓豬拱了？　　嘿嘿，唐昱這完全是吃不着葡萄，就說葡萄酸的心理。話說，人家章驊，可不算是豬的，好歹還頂着個少年天才的名聲。　　再說這邊，一頓飯之後，唐昱便和李小兵分開了，李小兵的事情唐昱也只能幫到這裏了，具體的決定還要李小兵自己把握和拿捏，她遲早都要踏入演藝圈，這隻不過是早與晚之間的差距，唐昱現在也只能提醒她一下裏面的黑暗，讓她早做些準備，以至於不會到裏面茫然失措，東西碰壁而導致自己傷痕累累。　　和李小兵分開后，唐昱打車來到百聆實驗室，看看VCD研製的進展情況，前幾天唐昱便將清華大學導師幫助研究VCD邊緣元件與技術的尾款打過去了，那些技術與元件應該就在這两天就被送過來。　　見到姜萬勐，看到姜萬勐臉上的笑容唐昱就知道，VCD的研究進展很順利，姜萬勐的臉完全是一張晴雨表，當VCD研製順利的時候，臉上就會露出笑容，陽光慘啦，而當遇到難關瓶頸的時候，保證這張臉是哭喪着的，愁雲慘淡。這個人，天生便是做研究的。　　果不其然，姜萬勐一看到唐昱，便給唐昱興奮的介紹起來這幾天的成果，VCD的讀取光盤信號的光頭和光盤驅動系統，也就是VCD的伺服系統已經通過了檢測，現在只要等待清華那邊的外圍技術，將他們簡單的組裝起來，再進行最後的調試，第一台VCD的樣機就將在百聆的這間研究室誕生了，聽到姜萬勐的描述，唐昱也不禁興奮起來，VCD可是他給予厚望的產業，以後將會成為唐昱的主體產業，越早的研製出來，就代表着離唐昱事業的發展與騰飛更進一步。要想到前世九六、九七年VCD市場的火爆，唐昱的內心中不由得火熱起來。　　唐昱的心中突然冒出這樣一個想法，興許自己擠進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不是什麼難事。　　不過想過之後唐昱搖了搖頭，將這個看似有些大膽的想法壓下，現在VCD還沒有研究出來，就想着進軍福布斯，似乎有些早了，不過唐昱知道，這個在前世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在這一世卻是並非不可能。　　開心之餘，唐昱問了一嘴從引進VCD項目研製到現在，共花了多少錢。　　VCD的資金並不過唐昱之手，而是在百聆的財務部，VCD的項目在百聆的財務部有一套獨立的資金鏈條，姜萬勐缺錢了，就會找周曉虹，而周曉虹會根據唐昱之前給她的方建銘的電話，和方建銘直接聯繫，將錢將錢匯到百聆的那個專管VCD項目的賬戶上，之後再划給姜萬勐。　　聽到唐昱提到這個問題，姜萬勐不由得略帶些尷尬的撓了撓頭，苦笑了一下，“從到百聆研究室到現在，已經耗費三千五百萬的資金了。”說道這些錢數的時候，姜萬勐面容尷尬，當初他在找唐昱合作的時候，曾經說過VCD只要再投入近千萬就差不多可以研究出來了，可是現在卻花了三千多萬，這使他在唐昱面前有些不好意思起來。　　“哦。”唐昱點了點頭，沒有姜萬勐想象中的驚訝或者是對消耗這些錢表相處心痛的表情，而是神色平淡，似乎這個數目早是他意料之中的数字一樣。　　的確，這些錢看似數目龐大，但卻並沒有出乎唐昱的意料，唐昱記得前世姜萬勐和孫燕生前前後后共投入近億的資金，才將VCD研製開發出來，當然，裡邊或許有部分資金是來做初期市場的花費的。　　現在唐昱才花費多少錢，從斯高柏和現代集團手中接過VCD項目加上將安皖那邊的人員設備轉移到東陵，加起來將近一千萬，清華大學的幫忙研製的費用將近兩百萬，再加上姜萬勐這邊的三千五百萬，總共研究下來才耗費了將近五千萬，這與前世近億的研究經費相比，已經相差一半了，唐昱應該知足。當然，研究這種事兒，誰也說不準的……　　唐昱知道，之所以會這麼快的研究出來，其實主要是因為清華那邊導師的幫忙，清華導師幫助研製的雖然是VCD的一些邊外技術，姜萬勐這邊人手不足，雖然實力足夠，但是通過清華大學導師幫助開發邊緣技術大大的縮短了VCD的研發時間，同時也節約了很大一部分的研究人員，如果將這些研發任務交給全部交給姜萬勐這些研究人員的話，將佔用很大一部分人力，相對的VCD核心的研發人員減少，這樣也就間接的將VCD的研發資金擴大。當然，請那些個導師幫忙的花費自然也是不少的，只不過相比於整個VCD項目來說就有些微不足道了，而且那些技術的專利都會落到這邊研究所的手裡邊，核心技術也不會交給萬人來研製。　　聽姜萬勐嘮叨了一些VCD的一些技術的研製成果，那些一長串一長換串的專業術語聽的唐昱腦袋直發暈，還好上次有過這種教訓后，回去惡補了一下电子方面的知識，所以雖然聽的乏味，但也不至於像上次來實驗室時，什麼也聽不懂。　　當著姜萬勐的面，唐昱給小叔唐天宇撥了一個電話，尾款已經匯過去了，唐昱想要問問那些技術什麼時候能送過來，看姜萬勐臉上的表情，似乎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電話打過去了，唐天宇和唐昱寒暄了幾句就將話題扯到這些研發技術上，唐天宇說現在這些技術已經在自己手上了，導師那邊已經差不多完全的完成了，只不過這幾天學校有些事情，一直沒有脫開身，所以也就沒有送過來，唐天宇可不放心將這些寶貴的資料郵遞過來，雖然只是一些技術資料以及設計到的專利項目和試驗產品等等的東西，可是那些東西價值幾百萬啊，萬一在郵遞的途中出現什麼閃失，唐天宇哭都沒地方哭去，所以他打算親自會東陵一趟，將這些材料數據送過來，也就明後天吧，明後天唐天宇就會做火車過來。　　……　　第二天逍遙一天，第三天星期一，唐昱再次踏入一中，也就是在這天，唐天宇從北京回來了，帶來了唐昱和姜萬勐盼望已久的VCD邊外技術，自然又讓姜萬勐興奮的投入了研發之中，能看到一件產品從自己的手中誕生，他還是很有成就感的，對唐昱這個老闆自然也很是感激的。　　……　　不過今天早上一到學校唐昱就很不爽，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在學校門口看到了一張領他討厭的面孔。　　章驊的那輛扎眼的奔馳，招搖停在學校的門口，田苗從奔馳的副駕駛走了出來，嘟嘟着小嘴，臉色有些不好看，頭也不回的走近一中。　　田苗剛下車，章驊便從奔馳中下來，在後面沖已經走近校門的田苗高喊，“苗苗，晚上放學我來接你啊。”也不知道田苗聽沒聽到，但唐昱感覺在章驊說完這話的時候，田苗向前走的腳步似乎更快了，不到半分鐘，便已經消失在教學樓的入口。　　田苗進入教室后，章驊並沒有立刻開車回去，反而倚在車門處，從西服里兜里掏出一個鐵質的煙盒和一個金光閃閃的火機，從煙盒裡拿出來一根拇指粗細的雪茄，在煙盒上磕了磕，慢悠悠的含在嘴裏，啪，翻開火機，波動機輪，將雪茄點着，吞雲吐霧了幾口后，掃視了一圈周圍的學生，這才進入車中，發動汽車，揚長而去。　　唐昱看着章驊那種做作的表現，暗自冷笑，這完全是一個紈絝子弟二世祖的風範嗎，這種做作的炫富，不但不會招來其他人的好感，反倒會讓其他人感到厭惡。這個年代，人們的拜金思想，還遠沒有後世那般的盛行。　　不過今早的這一幕，也間接的證明了唐昱周六那天的猜測，看來東陵的龍陵化工真的和遼海的吉隆扯上了關係，這個卻是有些不大妙的徵兆啊。　　看來錢啟建來東陵這麼長時間，並不是一無所獲，他還拉攏到了龍陵化工這個盟友，吉隆集團和錢啟建的關係這自是不用說，他們處在同一個利益陣營中，而龍陵化工和吉隆集團的親密表現，是不是就代表着龍陵對錢啟建的一種表態呢？唐昱心中暗暗的思考着。　　進一步考慮，龍陵化工是東陵國企龍頭，在遼海省都是很有名氣的，龍陵化工是市財政重要的來源之一，一直牢牢的掌控在主管工業口子的副市長李玉勝手裡，龍陵化工此時傾斜向錢啟建那邊，是不是就代表這李玉勝和錢啟建之間有所曖昧……　　這些都只是猜測，唐昱通過龍陵化工和吉隆集團之間的曖昧進行的猜測，唐昱也不知道自己猜的對不對，但他情願自己猜錯了，畢竟，主管工業的副市長，在政府這邊的排名還是很靠前的，政府這邊，應該被蘇慕儒牢牢的掌控，是蘇慕儒的勢力範圍才是，錢啟建的手怎麼能伸這麼長。　　不過雖然這麼想，可是內心中始終有着一種直覺，恐怕即使自己沒有猜中全部，也多少沾了點邊，這個主管工業的副市長，怕是真的和錢啟建之間有些不為人知的進展了。　　隨着唐昱的深入思考，心中暗嘆一口氣，看來乾爸在市委市政府的工作也不是一帆風順啊，這個錢啟建，還是有些能力的，不聲不響中，這個市第一國企便有了靠攏的心思了……

# 第二百一十九章 欲壑難填

　　早上的猜想，讓唐昱一整天都心神不寧，就連平時很喜歡的語文課，都是稀里糊塗的過去，沒有聽進去什麼。話說，市長畢竟是主管經濟的，雖然說書記管全局，但是錢啟建這個市委書記，能把管帽子的權利抓在手裡邊就不錯。　　若是市裡邊民營企業的龍頭和最大的國企都和蘇慕儒這個抓經濟的市長兩條心，那他這個市長也做的恁是失敗了點，越想心中越不是滋味，唐昱倒是沒想到，錢啟建這個老狐狸竟然從這個地方下手，這是要釜底抽薪啊。　　終於熬到放學的鈴聲響起，唐昱迫不及待的打車回家，剛出校門，便看到章驊的那輛奔馳停在一邊。　　以往為了低調，唐昱上學放學都是做公共汽車的，而且公交站樁就在一中校門外左拐一百米的地方，58路，十分鐘一輛，通往中山公園，途徑唐昱家的小區，很是方便，如非必要，唐昱很少打車。　　自從楊涵琳住院，唐昱將寶馬以送楊涵琳到醫院的借口當著楊岐山的面借給楊涵寧后，就一直楊涵寧開着，除了那次去省城，唐昱沒有打算自己開，在東陵市，自己的身份還是很敏感的，衙內的生活也不是那麼容易混的，許多地方都要注意，楊涵寧之前開車接送自己上下學，唐昱便已經感覺到周圍人看自己的眼光有些變了，為了不給老爸和乾爸找麻煩，唐昱也就沒有再讓楊涵寧接送自己，反正現在的公交車也很方便，只不過在上學放學這種高峰期的時候，有些擠而已。　　但是今天唐昱沒有打算在等幾分鐘后擠公交，而是直接打車回家，他很想向老爸打聽一下市委市政府里的局勢，心中期待着今天早上的猜想是錯的。　　如果有一個副市長支持，那就可以說錢啟建在市裡已經完全站穩了腳跟，而且還有了一定的話語權，因為副市長代表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系人，李玉勝如果偏向錢啟建那邊，那麼也就說他這一系人都有可能投過去。更重要的是，市裡邊最大的民企和國企都和市長兩條心，這可不利於市長開站經濟工作。這招釜底抽薪，不可謂不狠。錢啟建大概也知道直接從市委或者政府下手會比較困難，所以才選了這麼一個切入點。萬建和蘇慕儒原本就不是一條心，這會兒再拉攏這個主管工業的副市長，順便把化工也抓在手裡邊，對於蘇慕儒的威信來說，可是有不小的打擊的。而此風若是一長，只怕之前騎牆觀望的人，或許有些便要進入錢啟建的陣營了。　　匆匆的回到家中才發現，老爸還沒有回來，雖然黨代會雖然昨天已經結束了，但老爸這個市政府秘書長還是很忙碌的，恐怕還要再過一會兒才能回來，他這個政府的大管家，怕是比人家市委秘書長還要忙一些，老媽也還沒回來，不過估計也快了。　　既然老爸沒有回來，唐昱也就只能按耐住心中的躁動，洗洗手，到廚房準備飯菜去了。　　就在唐昱剛下廚房不到十分鐘，老媽回來了，看到唐昱在廚房中忙活的身影，輕易了一聲，“咦，你小子今天怎麼這麼早回來啊，還下廚做飯，稀奇啊。”　　老媽的話讓唐昱不由得一陣汗顏，也是，這段時間唐昱因為幫着劉舒蘭家忙活鋪位的事情，基本上都很晚才回來，放學之後，直接去老街，在老街吃過晚飯後才回來，每天早出晚歸的，似乎比唐天鴻還要忙碌，這一周多的時間，在家吃飯都是少點，也難怪張雅惠在看到唐昱在廚房中忙碌會驚訝了。　　扭過頭無意中看到老媽眼角上的皺痕，鼻子微微發酸，心中感嘆一句，看來以後應該多在家陪陪老爸老媽了。　　“我這不是看老媽你最近太忙了嗎，所以早點回來，做點飯，幫老媽你分擔一下。”唐昱呵呵一笑說道。　　和老媽說說笑笑間，飯菜準備停當，老爸適時的趕了回來，也是有些詫異的看了唐昱一眼，笑了笑，洗了洗手后，坐上了飯桌。　　飯後，唐昱幫着老媽洗完碗后，走近了書房。　　正在伏案工作的唐天鴻抬頭看了一眼唐昱后，指了指書房左邊的椅子，示意唐昱坐，而他自己又低下頭，書寫着什麼。　　“老爸，我今天看到章驊了。”唐昱開口說道。　　“嗯。”唐天鴻只是恩了一聲沒有答話。　　“他和田苗糾纏在一起。”唐昱繼續說道。　　這時唐天鴻才抬起頭，“田苗？田苗是誰？”　　“龍陵化工老總田興華的女兒。”　　聽到這，唐天鴻嘴角突然翹了起來，“哦，他倆搞在一起怎麼了，有什麼不對的么？”　　看到老爸的表情，唐昱就知道這件事情多半老爸和乾爸都已經知道了，也是，如果唐昱這個不在體制內的人都發現苗頭了，而蘇慕儒卻還一無所覺，恐怕也不會坐上現在的位子。自己這不是撞槍口上了么，唐昱暗自苦笑了一聲，試探的一問，“老爸，市裡頭的風向，是不是有些變動了……”　　“哦？說說看。”　　唐天鴻笑着看着唐昱，想要聽聽唐昱怎麼說，所幸將手中的筆也放下了，起身，拿起旁邊的一個事先就已經沖好茶的茶壺，給唐昱倒了一杯，而自己也坐到和唐昱僅隔一個小茶几的椅子上，舉着茶杯，笑着看着唐昱，等待着唐昱的解釋。　　看着老爸的表情，唐昱就知道今天老爸又要考自己了。　　拿起茶杯，輕聲的抿了一口，“田苗是田興華的掌上明珠，以前本來每天都是田興華的司機專門接送田苗，而今天接送田苗的卻是吉隆集團的太子章驊，如果沒有得到田興華的認可，章驊又怎麼會這麼容易接近田苗呢，甚至連接送的任務都交給他了，而且這兩個人的身份都很敏感，一個是東陵國企龍頭，一個是遼海民企龍頭，就不由得讓人猜想這兩個公司是不是有什麼曖昧，不過這個老田，膽子倒是不小嘛。”　　說到這，唐昱停了停，看了唐天鴻一眼，看到唐天鴻依舊微笑，沒有否定唐昱的猜測，也沒有看定，只是笑着看着他，唐昱無奈，只能繼續往下說。　　“龍陵的背景所有人都知道，是咱市的重點企業，一直牢牢地抓在副市長李玉勝的手中，他是不會放手的，因為這個是他的政績，龍陵能走到現在這個地步，和他的努力是分不開的，這份政績別人就是想搶，也不是那麼容易的。”唐昱頓了頓，見老爹依舊沒有表示，心中有些氣惱，乾脆停了下來，拿起茶杯，慢悠悠的喝着。　　“臭小子，在我面前你還擺譜，繼續說，我倒要看看你對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判斷的。”看着唐昱裝腔作勢的樣子，唐天鴻笑罵了一句。　　唐昱沒有立刻繼續往下說，反問道，“我剛才說的對還是不對？”　　唐天鴻笑着點了點頭，“基本上差不多，繼續。”　　苦着臉看着唐天鴻，唐昱繼續說道，“龍陵化工被李玉勝牢牢地抓在手中，基本上龍陵有任何動作，李玉勝都會立刻知道，而現在龍陵化工和吉隆集團走得這麼近，而且有很多人都知道吉隆集團和錢啟建是一個陣營，這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李玉勝沒有理由不知道，而田興華也更沒有理由瞞着他，所以最後得出一個結論，這件事是李玉勝默許的，或者根本就是李玉勝表了態。”看了一眼唐天鴻，唐昱慢悠悠的說道，“或許李玉勝和錢啟建之間有了曖昧，或者有了某種默契。”　　直到此時，唐天鴻的臉色才有些變化，讚賞的看了唐昱一眼后，臉色陰沉下來。　　“你猜的不錯，李玉勝的確有些搖擺，唉。”　　“為什麼？”　　唐昱不明白，李玉勝怎麼會在這個時候和錢啟建曖昧呢，現在錢啟建在東陵一直被蘇慕儒壓的死死地，現在的常委會，雖然不能說是蘇慕儒的一言堂，但他的話卻有着絕對的權威，錢啟建雖然經過了這麼長時間，在東陵基本上站穩了腳，但是依舊沒有和蘇慕儒叫板的實力，這個時候靠過去，豈不是自己找不自在？難道……　　“李玉勝被錢啟建抓住了什麼把柄？”　　唐天鴻搖了搖頭，“想要抓住一個副市長的把柄，除非他犯了非常大的過錯，否則誰又能拿他怎麼樣，更何況李玉勝也是在官場上混跡了這麼久的老油條了，怎麼會這麼容易讓人抓住把柄呢，錢啟建不過是個外來戶，想要找他的把柄，哼，我在東陵市這麼多年都沒有聽說過誰抓住了他的把柄。”　　“那他為什麼啊？這不是吃力不討好么。”見老爸否定了自己的猜測，唐昱更是疑惑，既然沒有讓人抓住把柄，那為什麼和錢啟建保持曖昧啊。　　“還能為什麼，為了他自己唄。”唐天鴻嘆了一口氣，“為了他心底的慾望唄。”　　見唐昱還是滿臉疑惑，唐天鴻再次出聲提醒道，“現在的國企，可未必有以前的那麼硬氣了呀，國家這會兒，估計是要下決心整改整改了，一直叫在口頭的國企改革，不知道什麼時候就要落實到實處了，到時候，他這個國企的老總，可就未必好混了。”　　唐昱點了點頭，這件事情唐昱當然知道，不提前一段時間國家下發的國有資產拍賣政策作為是國家進一步增長財政的一項政策，現在，不少地方的國企已經成為了地方和國家的大包袱，就和前一段時間的百聆差不多，成為了地方財政的負擔，關於國企改革的呼聲和各種政策也一直在陸續的出台，這對於有些國企的老總來說，可未必是什麼好消息，倒也由不得那老田和老李生了別的心思，估計他們也不知道風往那邊刮，錢啟建又恰到好處的伸過來橄欖枝，他們也就順便接着了。　　話說，對於這種國企改革這些事情裡邊的門道，從前世過來的唐昱自然是知道不少的。　　那些收益不好經營不善的國營企業，其中的國有股份，以非常低廉的價值拍賣給商人，有些商人再將這些資產抵押給銀行，套取高額的現金，之後再用這些錢繼續拍賣獲得國有資產，得到後繼續抵押給銀行，如此反覆，往往只需要一分的本金，就可以撬動十分的資產，其中的暴利可想而知。　　唐昱記得前世的時候，曾經看過這樣一份資料，申滬有一個商人，將自己的企業抵押到銀行，獲得兩億元的資金后，躋身到這個瓜分國有資產的盛宴當中，由於他的運作得當，硬生生的以兩億的資金，撬動了二十個億資產，連續拍賣得到六家企業，半個月的時間，暴富起來，而他之所以這麼輕易的以這麼低廉的價值，相傳似乎和市長有些關係，最後那個市長被查出嚴重的違紀，突然間倒了，而他也受到了連累，他也受到了連累，幾十億的家財頃刻間沒了，而且還遭了牢獄之災。　　恐怕這個李玉勝對這次的盛宴也動了心思，人心底的慾望之火如果被點燃，就不是那麼容易被熄滅的，總有一天會成長為燎原之勢，最後將自己吞噬掉。　　“唉，貪慾是個可怕的魔鬼。”　　頓了頓，唐天鴻又接着道，“不過錢書記，他還是心急了些啊，市委那個爛攤子他還沒有收拾好了，市委那邊，除了市委秘書長，大概沒有幾個人和他是一條心的，便是組織部長都首鼠兩端的，他倒好，現在居然急着把手伸到政府這邊來，哼，他既然有些往政府這邊放一顆釘子，我們給他拔掉想必他也是無話可說的，終究還是心急了點啊。”　　唐天鴻感嘆了一句，見唐昱眼神中的恍然，也沒有再給他即使什麼，坐回書案后，拿起筆繼續工作，唐昱也沒有再打擾唐天鴻，心底默嘆了一聲，轉身走出了書房。　　唐天鴻的話卻是提醒了他，是啊，政府這邊，那可是自己乾爸的地盤，不是錢啟建能夠隨便伸手的，那個分管工業的老李嘛，據說年齡不小了，這些年勞心勞力的，或許去分管公會和環保之類的都是不錯的選擇吧。　　唉，小人物一個，何苦摻和到這些大人物的鬥法之中。

# 第二百二十章 “皇帝不急太監急”

　　小叔這次回來並沒有像之前那樣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下午三點多到的東陵，到了之後，率先前去百聆研究室，將那些元件和資料交給了姜萬勐之後，才去的二叔家，見天色已經晚了，也就沒有到唐昱家，不過打了個電話過來。　　第二天放學，唐昱早早的回到家，剛進入家門，便聽到大廳中傳出的二叔陣陣的笑聲。　　“二叔、小叔。”唐昱走進屋，就看到唐天浩和唐天宇坐在沙发上聊天，見了唐昱回來，唐天宇招招手，讓唐昱過去。　　“小子，看來你小叔我畢業了，要和你混了啊。”唐天宇是少數知道VCD項目是唐昱的人之一，同時他也知道這個項目耗資是多麼巨大，倒是越發的看重這個侄子，他和唐天浩這兄弟兩個倒是心有靈犀。　　唐昱笑了一下，“小叔要過來我當然歡迎，就是不知道小叔你工資要多少啊，多了的話，你侄子我恐怕負擔不起啊，我的零花錢還是二叔資助的呢。”　　“小子，你少哭窮了，你現在還沒畢業，就已經成為了千萬富翁，竟然還說自己沒錢。”唐天浩笑罵了一句，他可是知道的，方建銘一千萬入股VCD項目，卻只控股10％，如此算來，這個VCD項目最少值一個億，那麼占股60％的唐昱，身價最少也有六千萬。　　唐昱走到卧室中，將書房放到床上，才走出房間。　　唐昱此時的書包可不像開學那幾天那樣裏面一無所有，雖然裏面的東西不多，但也是有幾本書，自從那次唐天鴻跟自己談話后，唐昱也感覺到自己如果天天在學校中一無所獲，實在是浪費了大好的光陰，高中生活畢竟是自己人生的一部分，即使對之後的人生幫助不大，但也應該讓這段光陰過的有意義一些。　　“小叔，這次打算在東陵呆幾天啊，不會又像上次那樣，在東陵打個轉就回去吧。”唐昱走出房間，看向唐天宇，說道。　　“這次不會了，估計可以在東陵呆幾天。”大學的生活相對來說很自由，即使是研究生，也有很多的自由時間。　　“那就讓二叔帶你去玩幾天吧，我是去不了了，我還要上學。”唐昱苦着臉說道，高中的生活對唐昱來說，即枯燥又乏味，但又不能不去，唐昱真的感覺有些無奈啊。　　“我也不能陪你啊，這幾天公司里的事情太多了，小昱介紹的那個預售模式剛剛起步，離不開我啊。”唐昱話音剛落，唐天浩就便開始大倒苦水，拿起身前小桌上的車鑰匙，拋給了唐天宇，“車給你，你想要去哪玩，你自己開車去吧，你二哥我真的沒時間。”　　“得得，我聽着我怎麼好像是沒人要的孩子一樣，推來推去的。”唐天宇將那車鑰匙有拋給唐天浩，“這車還是你用吧，我明天去百聆的那個研究室去看看，興許還能幫得上什麼忙。”說著，看向唐昱，“我今天送那些电子元件和資料的時候，那個姜萬勐給我介紹了一下VCD，我看這個VCD很有市場啊，只不過這前期投入太大了，在市場不明朗之前，恐怕很少有人會投入這麼大來研究開發這個，也真虧得你有這種魄力。”　　“可不是，當初我在知道這小子引進這個燒錢的項目的時候，也驚訝了好久，只不過因為這小子做事往往出人意料，對商機的敏銳也讓人吃驚，所以也就沒有阻止，我現在還真的有些期待，這小子投入這麼大，不知道以後到底是虧是賺啊，貌似那個VCD里，還有你二叔我的10％股份吧，不知道這錢會不會打水漂呢。”唐天浩笑着開玩笑道。　　“放心吧，肯定不會讓你虧了就是，興許還會讓你大吃一驚也會說不定啊。”唐昱故作神秘的表情，讓唐天浩和唐天宇摸不到頭腦。　　或許我應該多往裡面投些錢。唐天浩的心中突然升起來這種想法，隨即便笑了笑，先不說自己現在有沒有多餘的資金可以往裡投，就算是有，恐怕唐昱這小子也未必會接。　　VCD的市場唐昱可是知道的，今後幾年的VCD市場的前景用火爆兩個字都不足以形容，與那巨大的利潤相比，唐天浩出的那一千萬根本就是九牛一毛，當初唐昱之所以收了唐天浩這一千萬，一是想要分自己二叔一杯羹，有錢大家賺，更何況是自己的二叔，唐昱不會那麼斤斤計較，二是考慮方建銘的感受，同時也堵住放假其他人的嘴。　　VCD之所以能研究成功，最主要還是得利於方建銘龐大的資金支持，如果沒有唐天浩的那一千萬，這個項目就基本上等於方建銘一個人出資，如果將來方家人看到了VCD中的巨大利潤，難保不拿這件事情說事兒，唐昱知道方建銘應該不會這麼做，但是方家並不只是方建銘一個人，方建銘個人的情感在方家的利益面前，就顯得微不足道了。這種事情，還是事先就早做預防的好，反正方建銘和唐天浩都佔著百分之十的股份。　　話說，前世的時候，VCD那個火爆的市場，這個VCD可是沒有專利權的，那時候便已經早就了好幾個資產數十億的企業，不過這一世有了專利權，理論上來講，應該能獲得更大的利潤才是。而且，有了專利權，就會吧前世VCD造就的眾多的利潤，集中到擁有專利權的唐昱的手上，唐天浩那百分之十，未來的時候增長到幾億甚至幾十億的規模都是可以的。　　晚飯後，唐天鴻、唐天浩、唐天宇這兄弟三個侃了一會兒大山後，唐天宇便坐着唐天浩的車，一起回二叔唐天浩家了。　　二人離去之後，唐天鴻感慨了一句，“咱家還真是有點小。”　　第二天，唐昱如同往常一樣，早早的起來，背書包上學去了，隨着時間的推移，唐昱對高中的生活也漸漸的習慣了，雖然上政治歷史課的時，有時候依舊會打瞌睡，但已經可以聽進去了，唐昱不知道自己這是進不了呢還是退步了。　　中午吃飯的時候，楊涵寧打過來一個電話，電話的內容是關於紅豐鎮的那個服裝廠的，自從楊涵寧那次和紅豐鎮鎮政府接觸后，便每天三遍電話被“騷擾”着。　　話說那天楊涵寧再和紅豐鎮領導商談服裝廠的事情的時候，額，其實也不能說是商談服裝廠的事情，只不過在閑聊的時候，楊涵寧“無意中”透露出百聆老總打算收購一家服裝廠的意願，但只是提了一嘴，一句話后，話題便被楊涵寧不着痕迹的轉移了，之後無論鎮政府領導怎樣出言試探，楊涵寧都只是微笑，卻並不接話，搞的那些在官場上叱吒半輩子的政府領導毫無辦法，人家不說話，你總不能把人家的嘴給撬開吧。這百聆，可不是他們這些小領導能能夠輕易得罪的。　　楊涵寧這可是嚴格按照唐昱吩咐的去做，其實要是真論城府，就是兩個楊涵寧，也抵不上鎮政府中的那些個摸爬滾打多年的官油子，一開口，就有可能露出馬腳或者被套出什麼，所幸就不開口，來個以退為進，反正着急的是他們。　　唐昱之所以要收購這家紅星服裝廠，這裏不乏唐昱的私人感情，前世的時候，張雅惠在這家廠子工作了一段時間，那段時間正是唐家最落魄的時候，父親從政府中讓人排擠出來，還沒有找到工作，張雅惠工作的這個工廠又沒有盈利，發不出錢來，可以說那時候的唐家，那時的唐家相比與之前的陳怡家，也略有不如，家中根本就沒與收入來源。　　但是當知道唐昱家的困境后，許多工人都自發的資助給唐家一些東西，油鹽醬醋、米面粗糧，只要有一點餘力的，都會出一些力，也就是因為他們，才讓唐昱家度過了最艱難的那一段時間，也就只有這種底層社會，才能看到這種溫情。　　所以唐昱對那些可愛的工人們一直抱有一種好感，甚至是感激，唐昱就是不為了盈利，為了那些工人的崗位和飯碗，唐昱也要幫幫他們，雖然這個飯碗裡頭已經沒有米粒了，但唐昱相信，以自己的超前的營銷手段和前世的記憶，一定會讓那些可愛的人吃飽的。　　當然，拋開這層私人感情后，唐昱對這個紅星服裝廠也是有些想法的。　　紅星服裝廠是老廠，雖然已經停產，但在東陵還是有些知名度的，而且以為紅星長期處於虧損的狀態，政府為了拋掉這個包袱，肯定會在某些方面做出讓步，這麼計算來，唐昱收購這家廠子，也並不是無的放矢，如果經營的好的話，很有可能扭轉虧損的狀態，當然，這還需要唐昱的一個完善的策劃和一定量的資金。　　將話題拉回來，楊涵寧在電話中不斷地抱怨，抱怨唐昱出的餿主意，這幾天鎮政府已經打了十幾通電話了，要約楊涵寧吃頓飯，同時要討論一些事情，什麼事情雖然沒明說，不過誰都知道，他們說的是楊涵寧“無意中”提起的宋宛如想要收購一家服裝廠的事。　　楊涵寧這次打電話主要是想問問唐昱對這件事情究竟有什麼打算，總這麼拖着也不是個事啊，更何況自己可再也忍受不了更多的騷擾了。　　聽了楊涵寧的話，唐昱這才想起來，貌似這件事情已經脫離十天左右了，看來差不多啦，再拖下去，恐怕會起到反效果，想了想，唐昱對楊涵寧說，下次他們在打電話過來的話，你告訴他們，再等幾天，這周日一起吃個飯。　　周一到周五唐昱可沒時間，只有周六周日两天的空閑時間。　　楊涵寧鬱郁着掛了電話，這麼說自己恐怕還要被“騷擾”幾天。　　唐昱對鎮政府那些人着急的舉動很是滿意，他們越着急，就說明他們越想將紅星服裝廠脫手，自然，做出的讓步也就會更大。　　晚上回家，果不其然，二叔和小叔又來唐昱家蹭飯來了，唐昱的爺爺奶奶早就不在了，唐天鴻是唐家的長子，所謂長兄為父，自然而然的，唐昱家形成一種凝聚力，唐家人逢年過節，都會聚到唐昱家，即便不是過節，平時的時候，也都往着跑。　　晚上，唐天浩和唐天宇走了之後，唐昱躺在床上翻看着手中這幾張關於紅星服裝廠的資料，這資料是二叔在一周之前就送過來了，唐昱當初曾經託過二叔幫忙打聽收集一下紅星的資料，這件事情對於唐天浩來說，根本就是小菜一碟，在第三天的時候，便將這份資料交給了唐昱，只不過那時也沒在意，順手放入床頭櫃的抽屜里，之後又因為幫着忙活着劉舒蘭鋪位的事情，也就將這資料給忘了，今天楊涵寧打電話過來后，唐昱才想起來，趁着現在有時間，拿出來看看。

# 第二百二十一章 “美人計？”

　　唐天浩拿過來的這份資料很詳細，甚至連一些財務上的細賬都有記載，看來也是花了不少的功夫的，要知道財務可是每個企業的機密，真不知道二叔是怎麼搞到這些數據的，不過倒是間接的能夠看出來，這個服裝廠的管理，可不怎麼嚴密，怪不得前世的時候會搞到發不出工資的程度，想來和這些不作為的屍位素餐的領導們是脫不了干係的。至於唐天浩如何神通廣大的弄到這些東西，自然有他自己的門路。　　不過對於唐昱來說，這資料越詳細越好，從這些數據上，唐昱可以清晰的掌握紅星服裝廠的具體狀況，不但可以在收購的過程中，佔到最大的便宜，同時在自己接手紅星之後，對紅星的整改也有很大的幫助。唐昱未必有想法把這個服裝廠做的如何的大，但是起碼要能養活了服裝廠的那些個員工才行。　　資料中的數據很具體，紅星服裝廠一共有員工152人，管理層12人，包括生產主管，財務會計等，退休員工23人。　　紅星從1989年就開始虧損，勉強熬過89年，從90年開始，就在也發出不工資，為了給員工發工資，相繼從銀行貸款三次，共計三十三萬元，因政府實在負擔不起，與今年出停產。　　紅星服裝廠算得上是老廠，設備陳舊，值不了幾個錢，唯一值點錢的可能就是紅星的那塊地皮，唐昱估計，最多一百萬就可以拿下紅星，如果談好的話，恐怕還要便宜一些。　　……　　小叔唐天宇在來到東陵后的第三天就走了，畢竟他現在還是學生，雖然已經是讀到研究生，有了一定的自由，但是依舊不能離開學校太久。　　這两天唐天宇一直呆在百聆研究室里，唐天宇是學計算機專業的，對电子方面並不陌生，當然，他這两天在百聆實驗室裡邊的主要工作還是學習的，他雖然是清華的高材生，不過所謂術業有專攻，在這上邊倒是也能夠學習到不少的東西。當然，核心的東西是不能夠給他接觸的，即便他是唐昱這個老闆的小叔也不行，這倒不是信不過他，而是身為科研工作者的原則性問題，不能讓外人接觸的東西，即便是再親密也是不行的。顯然，從現在開始唐昱便已經對VCD的研發工作做了一定的保密措施，或許現在還沒有人注意到VCD這個項目，這些保密的措施也未必有多大的作用，但是一旦VCD的巨大的潛力显示主來，盯上這塊肥肉的人肯定不少，到時候做防範措施，還不如從一開始就有所準備，到時候也不會措手不及。　　因為唐昱在上學，所以也沒有去送唐天宇，是二叔唐天浩將他送到火車站的，不過在離開前，唐天宇還是給唐昱打了個電話，知會他一聲。　　……　　高中的生活總是讓人感到乏味和枯燥，但是當你埋怨時間走的太慢的時候，卻猛然發現，一天已經過去了，周五就在唐昱這樣的感知中，不知不覺的過去了。　　周六一早，唐昱便接道楊涵寧的電話，明天劉舒蘭的鋪位開張，所以今天準備了幾道菜，打算讓唐昱過去，算是開業前的慶祝。　　其實劉舒蘭的鋪位在周四那天就已經完全準備好了，貨源那邊也聯繫妥當了，只要楊岐山開着那輛新買的農用三輪拖拉機將蔬菜運回來，擺到攤面上，就可以開賣了，之所以拖到現在，就是為了等唐昱放假，這個鋪位能夠置辦起來，基本上都是歸功於唐昱，沒有唐昱的那一萬塊錢，別說是進貨了，就是吃飯，劉舒蘭家都未必能吃飽。　　當然這話說的有些過了，不過劉舒蘭一家沒有經濟來源，想要吃飽飯，還真的要費一番心思。還有辦理那些營業許可，那些亂七八糟的這個整那個證，如果沒有唐昱跟着，恐怕想要全部置辦齊全，也不是那麼簡單的，興許還要被把一層皮，唐昱即使只是跟着劉舒蘭去，並沒有說什麼，所有的一切都是劉舒蘭忙前忙后，唐昱雖然沒有干什麼，只是跟着劉舒蘭，但這卻也足以震懾那些工商稅務，順順利利的辦了下來。　　放下電話，簡單的洗簌了一下，唐昱便下了樓，楊涵寧的車就停在機關大院外。　　今天楊涵寧似乎也經過了一番精心的打扮，上身筆挺的黑色女士西裝，下身是過膝的黑色西裙，裏面傳的是一套白色的襯衫，領口微微敞開，露出裏面的點點雪白，這正是百聆管理層的職業裝，是唐昱親自挑選的樣式，以他超前的眼光，自然知道什麼樣式的職業裝最美觀大方，最適合百聆。　　向上看去，是一張精緻的令人窒息的俏臉，以往從不用任何化妝品的楊涵寧，今天似乎打了點粉底，少了一絲清純，卻多了一點嫵媚，巧笑盼兮間，那充滿風情的眼神，差點將唐昱的魂給勾走了。　　看着唐昱獃獃的看着自己，楊涵寧心底泛起一絲甜蜜，在唐昱那火熱的眼神下，有點羞意，臉頰微微泛紅，低下頭，輕聲的說道，“今天下午百聆要接待一個省里來的客戶，所以小紅姐讓我穿的正式些……”　　偷眼突然看到唐昱微微皺起了眉頭，不由得心中忐忑，“我這麼穿是不是不好看啊。”楊涵寧平時根本不怎麼打扮自己，她的模子在那呢就是不化妝，不特意挑選衣服，依舊散發出讓人無法抵擋的美麗風情，這可能就是人們說的天生麗質吧。　　今天一反常態的打扮起來，就是楊涵寧自己都有點不適應，在看到唐昱皺起的眉頭，心頭不由閃過一絲不安。　　“好看，怎麼會不好看呢，我老婆平時就是不化妝，都可以讓任何女人自慚形愧，此時這一化妝，就是仙女都比不了。”唐昱小嘴甜的宛如抹了蜜一般，兩三句便說的楊涵寧心花怒放，白了唐昱一眼，“那你剛剛為什麼皺眉頭啊？”　　“我可不是因為你不漂亮而皺眉頭，我是擔心那個省城來的客戶，我懷疑他見到你后，會不會被你迷得什麼條件都答應啊，那他可是太悲劇了。”　　說著說著，唐昱自己倒先笑了起來。但是唐昱也只是開玩笑，成功的商人定力大都很深的，或許會對楊涵寧的魅力動心，但大多時候絕對不會被迷的喪失理智，衝動這種東西，一般只是出現在青年人身上，在成功的商人身上還是很少看到的，當然，這也不是絕對，也有一些商人以為自己一時的衝動，而走上成功之路，但那只是針對事業上，在情感上，特別是美色上，好的商人是很冷靜的。　　“哼，不理你啦。”楊涵寧佯裝生氣的發動車子，臉上帶着一絲慍色，心中卻甜蜜的緊，誰不希望自己喜歡的人誇自己漂亮呢。　　說說笑笑間，唐昱二人已經來到老街的巷口，將寶馬停放在巷口旁的一個空曠的地方后，唐昱和楊涵寧下了車，並肩向楊涵寧家走去。　　也不知為什麼，那個鋪位是劉舒蘭的，卻不知為什麼要在楊岐山家擺宴，可能是因為楊岐山家稍稍比劉舒蘭家寬敞一些，或者還有什麼別的原因。　　楊涵琳的腿上已經徹底的好了，前幾天到醫院複查了一次，確定不會再出現問題后，就返回學校了。　　這頓飯很簡單，沒有特意做什麼，就是一場家宴，讓唐昱感覺很舒服。　　飯後，楊涵寧要去百聆，唐昱左右沒什麼事情，也就和他一起去了。　　百聆現在已經真正的步入正軌了，而且已經有了收益，雖然這收益很小，但已經讓周曉虹開心了，與唐昱和宋宛如這兩個甩手掌柜相比，周曉虹對百聆的付出是最多的，可以毫不誇張的說，百聆基本上是周曉虹一人撐起來的，特別是在沒有招聘管理層之前，完全是周曉虹一個人忙前忙后，百聆是周曉虹心血所澆灌出來的，此時看到百聆煥發出勃勃生機，最高興的自然是周曉虹。　　自從百聆的廣告在東陵市台播出后，百聆電視機的銷售就已經有起色了，而之後的資助大學上活動，更像是一針強心劑，讓百聆的知名度大大增加，而且不僅僅限於東陵，通過省台的報道，百聆在省內已經有了不小的知名度，接連有幾家臨市的代理商前來百聆找周曉虹洽談，而今天來的這個是省里的一家非常大的名叫“美寧”的家電賣場，如果這次的生意談成，不但意味着百聆接下一筆大單子，而且對於打開省內市場有着決定性的作用，因為“美寧”是省內連鎖，省內的幾乎所有城市，都有“美寧”的連鎖店。所以周曉虹才叫楊涵寧穿的正式一點，由此也可以看出這樁生意在周曉虹眼中的重要性。　　唐昱或許在百聆的發展上邊沒有多大的野心，但是畢竟是自己鼓搗着的，宋宛如這麼放心的吧恆達交給他給他胡搞，他自然也不能讓宋宛如失望，多少要做出些成績才是。　　前往百聆的路上，唐昱一直斜眼的看着淡妝妖嬈的楊涵寧，心中不禁誹謗了一句，這個周曉虹不會是打算利用美人計來搞定這樁生意吧，一絲酸意在唐昱心中蔓延，我得緊跟着楊涵寧點，可不能讓她吃什麼虧啊。　　話說，這也是唐昱為什麼會和楊涵寧一起來百聆的重要原因之一，要知道百聆可是唐昱最不願意去的幾個地方之一。　　現在的百聆在原來恆達的老廠，不過早在百聆重新生產之前，便已經翻蓋過了，車間旁邊的辦公樓也都重新裝修過了，已經初具了一些大公司的模樣了。　　寶馬車在百聆的廠門前停了停，楊涵寧按了一聲喇叭，保安室中的保安透過玻璃看了一眼，寶馬前的電動閘門便自行打開了。　　現在這輛寶馬可是百聆的招牌，把這寶馬車往公司辦公樓一側的停車位一停，公司的檔次頓時被無形中提升了一層，無論是寶馬車本身，還是那個牌號考前的牛X軍牌，都給一些人一種無形的震懾和莫名的說明。這車要是開着出外邊出辦事，對方那門檻立馬便要低上三分來，說話也未必會有原本的硬氣。　　和楊涵寧說笑着走進辦公室，此時周曉虹正在為下午的事情做準備，聽到動靜，“來了啊。”周曉虹笑着和楊涵寧打了聲招呼，轉過頭看向唐昱，“呵呵，今天是什麼風把我們這位小老闆給吹來了。”說著站起身，走到旁邊的飲水機旁，給唐昱倒了一杯水，遞了過去。　　可能是因為是因為百聆走上了正規，周曉虹看到唐昱后，並沒有想象之中的怨氣十足，看着遞過來的水，唐昱有種受寵若驚的感覺，愣了一下后，忙不迭的接過，看了一眼周曉虹，有些尷尬的笑了笑。　　將唐昱二人讓到一旁的沙发上，便沒有在理會唐昱，轉過頭看向楊涵寧，“涵寧，下午‘美寧’銷售部副主管就會來，到時候你一定得給我將這個項目拿下來。”　　“可是、可是我不知道怎麼做啊？”楊涵寧聽到周曉虹的話，頓時有些手足無措，這種商海中的交際，楊涵寧根本就沒有接觸過，更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做。　　“你用不着做什麼，你只要和那個主管多聊一會兒，就行。”　　周曉虹的話剛落下，旁邊的唐昱頓時就皺起了眉頭，“周姐，你不會真的準備讓涵寧姐施展美人計吧。”　　“怎麼了，你這個毛頭小子吃醋了？”周曉虹笑着看了唐昱一眼，調笑了一句。　　然而周曉虹卻不知道她這無意中的一句話，恰好說中了兩人的心思，唐昱臉皮堪比城牆，聽了周曉虹的調笑之語，臉紅都沒紅，沒有說話，反而有點像默認一樣。　　楊涵寧可沒有唐昱這種厚度的臉皮，聽了周曉虹的話，心虛的看了唐昱一眼后，紅着臉低下頭。

# 第二百二十二章 漫天要價坐地還錢

　　話說，唐昱實在沒有想到，來的這個“美寧”家電的這個銷售副主管，竟然是個女的，而且還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美女，穿着和楊涵寧有些類似，都是制服似的西裝西裙，典型的OL裝，裙子下面露出小半截的被裹在紗襪的腿，半透明肉色的紗襪不但沒有遮掩住那腿的美麗，翻到更增添一絲別樣的誘惑，腳下是一雙黑色的高跟鞋，一頭齊腰長發隨意的披在身後，面容白皙，雖畫了妝，卻不顯的妖艷，鼻樑上架着一副銀邊眼睛，增添了一種知性的美感，雖然外貌招楊涵寧還差了一籌，不過加上這一身行頭，渾身散發出一股不亞於楊涵寧的魅力，唐昱心中默默道，這可能就是所謂的制服誘惑吧。　　不過這女人的氣場卻是不一般啊，有股子女王的味道，非尋常人能及得上的。尤其是那一身OL裝，讓人充滿了征服的慾望，倒讓唐昱有些懷念起前世某老師經常出演的辦公室劇情。　　“你好，我叫付紫彤，‘美寧’電器銷售副總，認識你很高興。”　　下了車，那個叫做付紫彤的美女走到在辦辦公樓門口等待她的周曉虹等人身前，落落大方的伸出手，和周曉虹握了握，自我介紹了一下，說話簡潔而幹練，讓原本知性的美感，更增添了一絲颯爽，又略帶一絲強勢的味道。　　周曉虹熱情的和付紫彤寒暄了兩句，一起走進辦公樓。　　在進入辦公樓前，那個付紫彤不着痕迹的瞟了一眼停在辦公樓不遠處的寶馬，眼神微微一變，隨即恢復正常，一起和周曉虹、楊涵寧和唐昱走了進去。嘿，那車出現在東陵市這種小城市裡邊，確實扎眼了點，寶馬雖然一般，有點小錢的人都能買一輛長臉，不過牌照就不是那麼回事兒了，尤其是軍牌，即便是在省城綿州，那種級別的車牌也不多見的，更何況是東陵市這種小城市。如果真要論級別的話，錢啟建的市委一號車和蘇慕儒的政府一號車，理論是沒有這個軍牌的特權多的。　　將付紫彤帶到一個小型的會議室中，周曉虹回過頭讓身旁的一個女秘書去沖幾杯咖啡，隨即便和付紫彤閑聊起來。　　但是顯然，這個付紫彤是一個辦事果斷乾脆不拖泥帶水的人，在和周曉虹寒暄兩句之後，便把話題扯到正題上來了，有些職業經理人的味道。　　“周總，不知道你對這次合作有什麼看法么？”說著，用尾指將當在眼前的一縷秀髮撥到耳後，繼續說道，“我們‘美寧’的情況相比周總你也了解，如果可以的話，我們想做百聆在遼海省的代理，全權經銷百聆的電視機產品。”　　聽到這話，周曉虹面露喜色。倒不是周曉虹城府不深，怎麼說也在商場上混跡了好幾年了，雖然沒有到喜怒不形於色的境界，但也差不多了，她之所以會將心理的情緒表露在臉上，實在是因為付紫彤的話太令人、令人驚喜了。　　別說是周曉虹，就是唐昱聽了付紫彤的話，眼角也不僅跳動了一下，心中暗道，好大的胃口。　　這件事對百聆來說絕對是好事情，百聆現在最缺少的就是銷路，營銷網絡的缺乏，讓百聆只能窩在東陵這個小小的市裡，還好資助大學生活動讓百聆的市場稍稍打開了一些，但也只是幾個小單子，對百聆來說並沒有太大的幫助，而如果將百聆電視代理給“美寧”，那就不一樣了，完全可以依託“美寧”龐大的銷售網絡，藉助於他們的渠道，之後百聆就再也不用銷路所擔憂，這對百聆來說，可以說是天大的好事。　　當然，唐昱卻並沒有周曉虹那樣樂觀，不但沒有露出喜色，反而微微皺起了眉頭，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想要藉助“美寧”的銷售網絡，恐怕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以美寧現在省內家電銷售裡邊的地位，若是雙方談判的話，百聆幾乎沒有任何的談判籌碼，兩者的關係放在了一個不對等的地位上邊。百聆想要藉助美寧的渠道和銷售網絡，那可不是一般的難。自然，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　　果不其然，付紫彤接下來的話證實了唐昱心中的猜想。　　付紫彤並沒有注意唐昱臉上的表情和微微皺起的眉頭，在他眼裡，唐昱可能就是個秘書之類的人物，而且還是實習的。付紫彤看着周曉虹臉上的驚喜，頓了頓一兩秒后，繼續說道，“不過我想貴公司可以給與我們一些優惠。”　　聽到這裏，唐昱心中暗道，正餐來了。　　“哦，付總你的意思是……”此時周曉虹也從剛剛的那種興奮中恢復過來，她也想到了其中貓膩，恐怕想要促成這件事情，必須要付出一些代價啊，只不過不知道這代價是不是自己所能接受的。　　“我要百聆的省內的獨家代理。”付紫彤拿起身前桌子上秘書剛剛送過來的咖啡，輕輕的抿了一口后，慢悠悠的說出了她的第一個條件。　　這個條件不算苛刻，在某一方面來說對百聆還是一件好事情，周曉虹剛要開口答應，旁邊的唐昱開口了。　　“還有呢？”唐昱沒有答應，也沒有拒絕。　　這時付紫彤才正眼打量了唐昱一眼，對唐昱剛剛的唐突出口，雖然有些不滿，畢竟在她看來，唐昱只是一個“實習的小秘書”，但為了保險其間，付紫彤還是看向周曉虹，“這位是……”　　“哦，我忘了介紹了，這是我們公司的總經理助理，唐昱。”　　聽到對面的這個小子竟然是總經理助理，即使見識過很多大世面付紫彤也驚訝了一下，不過也沒太在意，靠關係進企業的人不勝枚舉，想來這個毛頭小子一定是靠關係進來的，以唐昱這種年齡，想來也不會有什麼能力。所謂嘴上無、毛辦事不牢，大多數都是有這樣的心思的，尤其是商場和官場這種首重閱歷的地方，年輕可不是本錢。　　雖然此時唐昱在付紫彤的眼裡根本就沒有被當作一個人物，但是既然唐昱問出來這話，付紫彤也只能回答，“當然，我們還有一個條件，就是我們從你這裏代理出去的產品，要低於市場價四成，當然，具體的我們可以商量。”　　低於市場價四成，也就是一台電視機市價5000的話，百聆賣給他們的時候就是三千，而另外兩千則到了他們手中，拋去電視的成本，百聆的利潤甚至還不如他們“美寧”高。　　周曉虹的眉頭皺了起來，讓出四成，百聆雖然說不至於賠本，但利潤絕對被壓倒了最低。事實上，這個年代，也就是九三年年末，這個時候，對於大多數的國內電視機生產廠商來說，利潤也只比百分之四十高一點，美寧在這一點上邊顯然恰的很准，握住了百聆的命脈，既不至於讓百聆接受不了，稍微給了點賺頭，自己又拿了大頭。這個女人，看來之前是花了很大的功夫的，對百聆很是了解啊，要不也不會說出這個一個底線來。　　周曉虹有心拒絕，但又有些猶豫，這次絕對是打開百聆市場的大好機會放棄了，放棄這次機會實在是太可惜了。說實話，在此之前他們就對美寧的胃口進行過估計，預估在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五之間，不過沒想到人家直接開口就是四成。事實上之前周曉虹也進行過精確的合計，即便是讓價四成，百聆依然有賺頭，也就是依然在接受的範圍之內。若是有了美寧的渠道和銷售網絡，百聆完全可以藉助於這個網絡來鋪貨，把產品鋪到全省的範圍內，甚至還能走出遼海省也說不準。在每個電視機的單機利潤降低的時候卻可以保證銷量的上漲，以量取勝。不過若是就這樣讓出這麼大的一塊利潤，周曉虹自然是打心底里不願意的。　　矛盾之下，周曉虹看向唐昱，怎麼說唐昱也是宋宛如親自任命的總經理助理，而且她知道唐昱和宋宛如甚至是沈家的關係不一般，在這種決定百聆命運的時候，還是最好聽聽他的意見的好，如果自己貿然把這件事情定了下來，如果將來百聆的利益因此受到損失，難免宋宛如不埋怨自己。　　聽到付紫彤這近乎無理的要求，唐昱的第一感覺就是這個付紫彤不想和百聆合作，所以才會提出這讓人難以接受的要求，不過她的話似乎也沒有說死，還有的商量，她這是漫天要價，那唐昱就只好坐地還錢了。話說，現在的百聆和人家美寧，完全就不是一個級別的，沒有對等的談判地位，也只能任人家宰割了。　　“咳。”唐昱裝模作樣的咳了一聲，想要吸引一下那個付紫彤的注意，但是顯然，付紫彤已經將唐昱過濾掉了，唐昱咳了兩聲，但人家根本連看都沒看唐昱一眼，這讓唐昱不禁有些鬱悶。　　“付總……”不得已，唐昱只能出聲叫了付紫彤一聲。　　聽到唐昱叫自己，付紫彤才轉過頭，看向他，“唐助理難都有什麼看法么？”付紫彤的口氣中多少有些輕視，雖然這種語氣不仔細聽，根本體會不到，但唐昱卻聽出來了。　　心頭苦笑一下，說道，“你提的條件很合理。”唐昱一開口，便說出了一個讓付紫彤和周曉虹都目瞪口呆的話。　　“唐昱，你……”周曉虹剛要說什麼，便被唐昱抬手打斷了他，“我的話還沒說完呢。”唐昱笑了一下，拿起身前的咖啡，喝了一口，抽空對旁邊的楊涵寧眨了眨眼，這才繼續說道，“你的這兩個條件無論是獨家代理還是提取抽成，我們都同意，但是尺度則要改一改。”　　“哦，這話怎麼說？”付紫彤慢悠悠的喝了一口咖啡，饒有興緻的看了唐昱一眼，在他以為，唐昱這是在作秀，只是想在周曉虹這個領導前面表現一下，唯一讓她有些疑惑的是，這個助理如此唐突的說話，而周曉虹這個副總卻沒有任何不滿。　　“你的第一個條件是你們要做百聆在遼海省的獨家代理商，這沒問題，不過這合同要幾年幾年的簽，我們可以先簽兩年的合同，兩年後我們還可以續簽。”唐昱可不想把百聆徹底的綁在“美寧”上如果一下子簽了個十年，那就基本上等於變相的把百聆賣給了“美寧”，給美寧打工十年，唐昱可不會做這種斷絕後路的事情。　　付紫彤詫異的看了唐昱的一眼，沒有說什麼，等待着唐昱繼續往下說。　　“至於這第二點么，我們也能接受，畢竟你們也要吃飯么，不過不是低於市場價四成，而是一層，你們需要吃飯，我們也需要，不是么。”唐昱說完后，呵呵一下，拿起咖啡喝了一口。　　既然你漫天要價，我就坐地還錢唄。　　一層的利潤，在實在不多，在唐昱說出了這個数字的時候，周曉虹頓時驚訝的看向他，看到唐昱對這自己點了點頭，也就沒說什麼，唐昱雖然自始自終都沒有來過公司幾天，但是由於宋宛如授權，在周曉虹面前，唐昱說話還是有些重量的，而且周曉虹也曾經看到過唐昱遠遠成熟與同齡人的思想，那份別具一格的招聘計劃材料和那手大氣洒脫的字，就已經讓周曉虹對唐昱刮目相看了，看唐昱那鎮定的眼神，周曉虹壓下心中的疑問，沒有說話。　　周曉虹的沉默，在付紫彤的眼中，被看成了默認，默認唐昱所說的，不由得皺起了眉頭，轉過頭看向周曉虹。　　“周總啊，你應該知道家電這種東西，如果僅僅有一層利潤的話，我們根本掙不到錢，你總不會讓我們忙前忙后的累了半天，缺什麼也得不到吧。”說著，見周曉虹還是沒有什麼表示，就站了起身，“呵呵，周總的條件我還要考慮一段時間，公司里還有很多事情，這樣吧，今天就聊到這，過两天我給你答覆。”　　見付紫彤要走，周曉虹立刻站了起來，“付總，你好不容易來東陵一次，你要是不在這吃飯，這不是打我這個做主人的臉么，這樣吧，付總賞個臉，我們去吃個飯，合作的事情我們可以在商量。”　　付紫彤其實也沒想走，她這麼做只是想做一個姿態，一個對於唐昱說的那僅給一層利潤的決定的抗議，抬手看了看手錶，“好吧，這個時間回去，到了省城也都黑了，公司也下班了，看來我今天回不去了。”　　一行四人往辦公樓外走去，楊涵寧快走了幾步，走出辦公樓，發動寶馬，把車開到辦公樓的門口，等待着付紫彤、周曉虹和唐昱。　　唐昱繞道車那頭，走在了副駕駛的位子上，付紫彤和周曉虹坐在後排，四人都上車后，楊涵寧往琉金殿堂開去。

# 第二百二十三章 赴宴紅楓

　　付紫彤具備着東方女人的知性美，同時又具備女強人似的幹練，在琉金殿堂中的飯局並沒有進行太多時間，不過該談的都談了，付紫彤提出的第一個要求雙方都沒有什麼意見，對於唐昱之後提到的一年一年的簽合同，付紫彤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意見，事實上，這個年代大多數的供貨商和渠道商，一年一換是很正常的事情，總不好在一棵樹上邊棒死了。　　雙方主要的矛盾點就在與“美寧”究竟以低於市場多少的價格來代理百聆電視機上，付紫彤所說的四成周曉虹肯定不會同意，那樣的話百聆自身的利潤就太低了，即便可以增大銷量，不過對於百聆這種上升型企業來說還是有些得不償失了。百聆重生的電視機的質量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以前的姬長發就首重生產，一直在抓質量，所以百聆電視機雖然規模不大，不過質量在東陵市裡邊卻是有口皆碑的，也就是說，藉助於美寧的渠道，百聆完全可以把貨鋪的很廣，然後百聆資金回籠，擴大產能，再回籠，再擴大，進入一個良性的循環，但是若是僅僅這樣便把四成的利潤讓出來，那顯然是不可能的。　　對於彩電這個行業行業唐昱還是有所了解的，別看現在的利潤點還超過百分之四十，但是用不了多久便會直線下滑，尤其是有倪潤峰這個價格屠夫的存在，絕對會讓彩電的利潤降到冰點以下的，那時候別說百分之四十，只怕再過幾年，連百分之四的利潤點也不到了。　　不過唐昱提出來的一層付紫彤也不會接受，最後在雙方你來我往的口水戰後，終於談妥，百聆這方面做出了一些讓步，以低於市場價格二十五個百分點的價值，將百聆電視機的代理權交給了“美寧”，但是，唐昱卻提到了另外一個條件，作為百聆讓步的補償：在接下百聆代理權后的一個月，唐昱要求“美寧”公司做出一份廣告的企劃案，並且在省台播出，當然，如果將百聆在東陵市台的那個廣告拿過去，唐昱也是很樂意的。　　這個條件付紫彤想了想，便答應了，打廣告這件事情，即使唐昱不說，“美寧”為了提高銷量，也會着手做的，只是沒有唐昱所要求的這麼急，而且在省台播出，可不是一句兩句話再加上幾個錢就能搞定的，廣告的質量等等亂七八糟的事情，當然，這原本就屬於美寧職責範圍內的事情，顯然，他們也是看好百聆生產的電視機的質量的，至於這裏邊有沒有宋宛如或是沈睿鴻的關係就不得而知了。　　在東陵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在知會了周曉虹一聲后，付紫彤便開車回去了，回去準備合同，過幾天會再派人過來，探討一下籤約的具體細節，在雙方都沒有意見之後，就可以正式簽約了。雙方的前期談判基本已經完成，後續的談判涉及到很多的細節，就不是他們親自出面了，由下邊的人去做便好。　　付紫彤對代理百聆這件事情之所以這麼雷厲風行，甚至在某些方面做出了讓步，其實以“美寧”這樣的大型渠道商來說，對待百聆這樣地方性的小企業，根本就不用在乎他們的感受，願意合作就合作，不願意就拉倒，百聆這樣的企業，省內雖然不多，但也並不是沒有，這次付紫彤這個銷售副總能來，已經很說明問題了，怎麼說“美寧”也是省內知名企業，別說在省內，就是在外省，也都有他們的分公司，這樣龐大的商業集團，自然會有自己的背景，打探到宋宛如和百聆的關係並不困難，正是因為宋宛如，或者可以說是因為宋宛如和沈睿鴻的關係，所以磋商才會如此順利，付紫彤也沒有拿出大企業的架子來壓百聆，這裏邊，或許是賣沈睿鴻一個面子，又或許是賣宋宛如背後一個面子。當然，這種事情，對於他們這種渠道商來說，也算不得什麼大事兒，順水人情罷了。　　晚上，在和楊涵寧煲了十幾分鐘的電話之後，唐昱才早睡覺，並不是唐昱不想再嘮一會兒，而是楊涵寧心疼話費，草草的撂了，搞的唐昱有些鬱悶。話說，這年頭的電話，接聽都是要出錢的，早的時候，拿固話打手機，打都是打過去不等手機接別掛了，然後讓手機打回來，這樣可以節約電話費。當年唐昱家中窘迫的時候，這樣的事情可沒少做。　　第二天沒到八點，唐昱便起來了，剛吃完早飯後，手機便響了。　　“喂，涵寧姐你已經到小區門口了啊，好的，我這就下去。”　　唐昱今天要去紅豐鎮去處理一下紅星服裝廠的事情，這件事情已經拖了將近半個月了，唐昱懷疑如果再這麼拖下去，恐怕鎮政府那邊會惱羞成怒，反而不好了。雖然他背景不淺，不過縣官不如現管，人家的面子也是需要在意的，改給的面子和裡子，都是要給的，這便是按照規矩辦事兒了。　　衙內，自有衙內的風騷。　　紅豐鎮在鳳城區的城郊，地理位置有點偏，從唐昱家小區開車到紅豐鎮鎮政府，用了將近半個小時的時間。　　楊涵寧今天穿的沒有昨天那麼正式，上身是一件淺黃色的半截袖，外面披着一件白色的休閑服，下身穿得是一件緊身牛仔褲，充分的將楊涵寧纖長的腿勾勒出來，腳下穿的是一雙白色的旅遊鞋，衣着雖然很普通，沒有任何一個名牌，甚至全身上下，沒有任何一件衣服超過百元的，但就是在普通的衣服，穿在楊涵寧的身上，卻有一種不一樣的感覺，楊涵寧的魅力已經將衣服的價值無形中提升了一個檔次。　　鎮政府在一棟二層小樓里，猶豫事先已經打電話通知過他們自己今天要來，所以唐昱和楊涵寧剛踏入鎮政府，一個秘書模樣，帶着眼睛的中年男子攔住了唐昱二人，在問過唐昱是談紅星服裝廠的事的時候，便把唐昱和楊涵寧帶到一個小型回憶之中，和唐昱點了點頭，示意他們先坐這等一會兒，那個秘書似的人物轉身便走了出去，估計是找鎮長去了。　　果不其然，還沒到兩分鐘，會議室外便傳來一陣輕微的腳步聲，之後門便被推開了。　　走進來的是一個年齡四十多歲的男子，身體呈現出這個年齡段成功男人應該有的發福形態，一身西裝革履，西服敞開着，露出裏面白色的襯衫，面帶微笑的看了唐昱和楊涵寧一眼，微微在楊涵寧身上停頓了一下，走到會議室中長桌的一側，坐了下來。　　“你好，我是紅豐鎮的副鎮長耿新民。”耿新民笑着自我介紹了一下，看了一眼唐昱，問道，“這位是？”　　“我叫唐昱，百聆電視機廠的總經理助理。”還沒等楊涵寧介紹，唐昱自己先開口說道。　　楊涵寧耿新民是認識的，畢竟她上次來過鎮政府，但他實在沒有想到，唐昱會來，唐昱因為和蘇慕儒的關係，這個名字在東陵官場並不陌生。　　官場上對這些東西很是敏感，蘇慕儒和唐昱任乾親的酒宴上，耿新民並沒有去，他一個副鎮長，只能算是副科級的官員，還沒有資格參加市長擺的酒宴，不說市長，縣長的家裡邊他也未必有資格進去。不過雖然沒有見過，不過他對唐昱還是了解很多的，起碼蘇慕儒的乾兒子這樣的身份便足以讓她重視了，他，不過是個小小的副科級的副鄉長罷了，那還真就是屁大點的官，在蘇慕儒這樣的人眼裡，自然是說生便生說死便死的那種。　　“哦，原來是唐秘書長的兒子啊，早就聽說我們這位東陵小英雄能力非凡，看來果然不假啊，這麼大就出來闖蕩，可不是一般人啊，你耿叔叔我在你這麼大的時候，就知道捧着本書瞎看。”耿新民親熱的和唐昱寒暄了一句，話音一轉，繼續說道，“宋女士今天沒來么？”　　“宛如姐在省城有事，脫不開身。”這麼說著，唐昱心中倒是感嘆，別看人家只是個小小的副鄉長，對於百聆的背景倒是摸的清楚。當然，或許他知道的不是很多，但是有個猜測估計還是離不了的。　　“哦，也對，不過我看今天有小昱在這，這事也能成，一看小昱你就是個干大事的人。”聽到宋宛如沒有來，耿新民臉上流露出一絲遮掩不住的失望之色，隨即便有甩個高帽子給唐昱、帶上來，口上邊倒是不慢，想想宋宛如這樣的人，可不是他這樣的身份能巴結上的，轉而巴結一下秘書長的兒子也是不錯的呀。　　如果唐於是普通的小孩的話，興許真的會為耿新民的話興奮一下，可惜唐昱不是，唐昱表面上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半大小伙子，沒有什麼社會經驗，而實際上心理卻是一個在商海混跡數年大叔級別的老油條，大叔級別心理的唐昱，又怎麼會為耿新民幾句話而忘乎所以呢。　　唐昱表面上裝出一副因為聽了耿新民的話一副興奮躍躍欲試的表情，心中卻在暗笑，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看着唐昱臉上的表情，耿新民暗喜，順勢提起今天的正事，“楊女士，小昱，聽說宋女士想要收購一家服裝廠，正好咱們鎮里就有一家老牌的服裝廠意圖出售轉讓，所幸就轉讓給宋女士，價格么，都好商量。”　　唐昱微微一笑，“宛如姐和我說過收購服裝廠的事情，上次只是提了一嘴，讓我們留意一下，後來我們無意中聽到紅星想要轉讓的消息，所以今天才會來找耿叔叔你啊。”　　“哦，宋女士真的有心收購百聆的話，一切都好說。”耿新民抬手看了看錶，繼續說道，“中午了，走，咱們去吃飯去，具體的事情吃飯時再聊。”走出會議室，耿新民揮手招來自己的秘書，“你打電話給田星啟，讓他馬上到紅楓飯店。”　　田星啟是紅星服裝廠的廠長，雖然只有百分之十五的股份，但是現在要討論收購紅星的事情，他這個除了政府外第一股東，自然也要來了。　　紅楓飯店是鎮政府的下屬招待所，飯店是一座佔地五百多平的二層小樓，一層是餐廳，二層是包間。　　出了鎮政府，看到楊涵寧開的那輛軍牌寶馬，耿新民瞳孔微微縮了一下，和唐昱打了聲招呼，坐上了自己那輛車，那輛掛着政府牌照的普桑，率先開出了鎮政府，楊涵寧駕車緊隨其後。　　紅楓飯店離鎮政府不遠，楊涵寧開了不到一公里，便看到前面的普桑在一個二層小樓前停下，抬眼看去，小樓大門的上邊掛着一個黑底金字的好牌，上面寫着“紅楓飯店”四個字。　　耿新民走下車，向著剛剛停下來的寶馬中的唐昱和楊涵寧招呼了一下，率先走了進去。　　雖然現在是中午，正是飯口，但是紅楓飯店裡卻沒有一個客人，紅楓飯店是紅豐鎮的下屬招待所，一般來着的客人都是和政府掛上點邊的，大多數時候都是掛賬的，平常百姓一般不會來這吃飯，這邊其實是經聯社在經營着，也不會承包給私人。　　等到唐昱和楊涵寧走近飯店的時候，卻沒有看到耿新民，一個服務生走過來，告訴唐昱說耿鎮長在二樓的包間中，並且給唐昱帶路。　　耿新民此時正坐在飯桌前，拿着一本菜單胡亂的翻看着，看到唐昱二人進來，笑着把菜單遞給唐昱，“給，看什麼好吃隨便點，一會兒有人付錢。”　　唐昱也沒有客氣，拿過菜單，隨便點了幾樣可口的，又將菜單遞給楊涵寧，對着楊涵寧點頭笑了笑，示意她也點幾樣，楊涵寧對於點菜這種事情，還不是很習慣，搖了搖頭，又把菜單推給唐昱。　　唐昱也沒有勉強，將菜單又遞給耿新民，耿新民接過菜單后，又點了幾樣，才將菜單遞到旁邊的服務生手裡，示意他去上菜。　　菜很快就上來了，也沒有等那個什麼田星啟，在耿新民的招呼下，便吃了起來。　　飯間的氣氛在耿新民的帶動下，很是活躍，耿新民一直說著唐昱的“豐功偉績”、讚賞着唐昱的“高尚品格”，說的活靈活現，就好像那次唐昱從混混手中把陳怡救出來的時候，他就在旁邊看着一樣，說的就連唐昱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了，楊涵寧一直在旁邊掩嘴輕笑，聽的很認真，似乎完全相信耿新民的話一樣。　　在酒席進行到一半的時候，田星啟才風風火火的走了進來，“耿鎮長，不好意思啊，突然出了點事情，耽擱了，見諒見諒。”說著，還向唐昱和楊涵寧滿臉歉意的拱拱手。

# 第二百二十四章 收購紅星

　　“啥事啊？現在才來。”對於田星啟的遲到，耿新民多少有些不滿，田星啟的家離這裏並不遠，十分鐘車程足夠了，但是從打電話到現在，已經快到一個小時了，如果他在不來，恐怕這頓飯都結束了。對於和唐昱的這頓飯，他還是很在乎的，市政府的秘書長，那對於他這個副鄉長來說幾乎就是天一樣的存在了，更何況唐昱還是蘇慕儒的乾兒子，也就是東陵市名副其實的太子爺了，他這個小小的副科，還不趕緊的巴結。　　“還能有啥事，還不是那些工人，也不知他們在哪的得到廠子要被收購的消息，擔心那幾個月沒發下來的工資，擔心自己下崗，又要到鎮政府去鬧去，我好不容易才把他們勸退，同時和他們保證了又保證，說廠子即使收購，也不會把他們辭退，這才罷手回去了。”　　田星啟苦着臉說道，說著，他還向唐昱和楊涵寧這邊看了一眼，因為他知道，他剛剛的保證能不能兌現，首現就要看着兩人的，他們把公司收購過去，便對公司有了絕對的掌控權，工人的去留其實就是他們一句話的事情。話說，人家可未必有義務把那些勞工給全盤接受的。　　他這個廠長當的是太不舒服了，下面的人沒發工資都找他，上面呢，不撥錢還要讓他安穩下面的工人，他夾在中間，實在是夠累的。　　唐昱感受到了田星啟的目光，但是他卻沒有做任何錶示，不僅如此，心中還有些暗喜，這些工人真是太可愛了，這個時候去鬧事，就等於給自己這邊又加了一個砝碼，在這個時候添加這麼一個砝碼，政府方面恐怕就會做出更大的讓步，雖然他原本也沒打算佔多大的便宜，不過到底是商人心性，這個談判桌上邊能利用的籌碼，自然要好好利用一下，要不可對不起他前世在商場上邊摸爬滾打十餘年啊。　　耿新民皺了一下眉頭，沒有再說什麼，指了指旁邊的一把椅子，示意田星啟坐下。　　“這位我就不介紹了，上次楊小姐到鎮政府的時候，你們已經見過面了。”看到田星啟坐下，耿新民給他們介紹，指着唐昱，“這位是我們東陵市的十佳少年之一，也是市政府唐秘書長的公子，唐昱，也是百聆電視機廠的總經理助理，呵呵，年少有為啊。”笑着誇了唐昱一句后，又對唐昱說道，“這位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咱鎮裡頭那個紅星服裝廠的廠長，田星啟。”　　耿新民剛介紹完，田星啟便站了起來，笑着和唐昱握了一下手，“呵呵，早就聽說了唐秘書長的公子的年輕有為，如今一見，果然不假啊。”　　唐昱臉上沒有多餘的表情，只是淡淡的笑了笑，“田廠長過獎了。”　　田星啟的到來，自然便會把話題扯到紅星服裝廠上。　　鎮政府着急將紅星脫手，所以在價格上壓得很低，做出了很大的讓步，但是田星啟為了自己的利益，卻始終不鬆口，這邊是矛盾了，其實還是與當初收購百聆時候差不多的，區政府急於脫手，但是廠長姬長發又想賣出高價。　　紅星的資產不大，債務卻不少，近百萬的資產卻又三十多萬的債務，而且還拖欠兩個月工人的工資，一百多人兩個月的工資就是差不多十萬元，雖然這股數目不大，但對於現在的紅星來說，卻也是一個不小的負擔。　　原本，唐昱打算以五十萬的價格收購紅星，當然，銀行的貸款和工人的工資，全部轉移給唐昱。　　五十萬元的價格可以說很低很低，怎麼說紅星都有近百萬的資產，不說別的，就是那幾十畝的巨大場地，就值十幾二十萬，這還是放在這個年代，如果放在十幾年後，在房價飆升的那個時候，這些地值個一二百萬不成問題。　　對於五十萬的價格耿新民裝模作樣的露出了一絲為難的表情，問了唐昱一聲是不是在考慮多加一點，可是看到唐昱只是笑了笑，眼神中卻沒有一絲動搖的情緒，知道唐昱不會再加價，便也點頭認可了這個價格。　　現在紅星服裝廠對於紅豐鎮來說，就是一個燙手的山芋，放在手裡不但不會產生任何效益，翻到不斷地拉紅豐鎮的財政，而且在耿新民心中，五十萬已經不少了，如果再加上銀行的貸款和員工的工資，唐昱付出的也有九十多萬近百萬呢。　　紅星服裝廠田星啟只有15％的股份，也就是說，唐昱如果以五十萬收購紅星的話，他只能拿的七萬五，在他的感覺中，這些錢太少了，不太對得起他手裡邊的股份，所以他一直不鬆口，他給出的最低價格是六十五萬，也就是他得到將近十萬元。　　看着兩人這樣僵持着，耿新民有些無奈，心中埋怨着田星啟，不就幾萬塊錢么，見好就收唄，何必因為這件事情得罪惹得唐昱不滿呢，得不償失啊。不過對於這頭犟驢，他沒什麼辦法。　　耿新民苦着臉勸說了田星啟一陣，誰知這頭犟驢似乎死了心了一樣，十頭牛都拉不回來，硬是不鬆口。　　最後不得已，唐昱做出了妥協，再多加十萬，以六十萬的價格收購紅星，田星啟想了想，也默默的點頭同意了這個價格。　　但是作為這多付出的十萬的補償，唐昱還向耿新民提出了兩點要求，第一，這六十萬唐昱要求分為三次付清，每次二十萬，間隔時間商定，第二，唐昱要求鎮政府減免收購過來的紅星三年的稅收。　　事實上唐昱之所以多加了十萬，倒不是他談判的水準不咋地，只是實在沒有必為了那十萬塊錢去扯皮，對於這個服裝廠，他是有感情的，尤其是服裝廠的工人，那是在前世的時候幫了他加大忙的。至於後邊要求的兩點自然便是談判的管理了，三年的免稅，也是因為政府相關方面有紅頭文件的，只不過這個界限不是很明顯。　　聽了唐昱的這兩點要求，耿新民並沒有立刻答應，猶豫了一下說道，“你這兩點要求我自己做不了主，特別是第二點，我需要回去和鎮長書記說一聲，恐怕還要召開鎮政府辦公會議討論一下，雖然確實有這樣的政策，但是還是需要鎮裡邊研究一下的，這樣吧，周三前，周三前我給你答覆。”　　唐昱笑着點了點頭，他也沒有想讓耿新民立刻就答應，這件事情耿新民未必自己做不了主，他只是不想多擔責任。　　唐昱提出來的這兩個條件，估計鎮政府那邊一定會同意通過的，要知道唐昱可是藉著宋宛如的名義收購的紅星，即使不說宋宛如那方面，單單是唐昱自己的背景，一個市長的乾兒子，恐怕鎮政府這方面也不會多加為難的。況且，人家這個可是合情合理，用的是正經的商業手段，又不佔鎮裡邊多大的便宜，若是他們多加刁難，那便是不知死活了。話說，在這件事兒上邊，唐昱對他們可沒有抖衙內的威風的。　　回去的路上，開着車的楊涵寧斜眼看着唐昱滿面的笑容，自從酒席散了，和耿新民和田星啟分別後，唐昱的臉上便掛着這種笑容，不禁問道，“你笑什麼啊，白白多花十萬你還笑，吃飯的時候我都已經看出來了，如果你最後再堅持一下，那個田星啟在耿副鎮長的勸說下，一定會妥協的，誰知道人家剛要開口，你自己便鬆動了，你要是再堅持一會兒，咱們就可以少花十萬了，唉。”說著，楊涵寧還嘆了一口氣，看來她對這十萬冤枉錢花的真的有些心疼。　　“呵呵，老婆，這錢花的不冤。”貪婪的看了楊涵寧嫵媚的俏臉，唐昱輕聲說道，看到楊涵寧投來的疑惑的眼神，唐昱解釋道，“十萬元的讓步，卻換來了一段時間的緩衝時間和三年的賦稅全免，這件事，在我看來，咱們還佔了便宜呢。咱們這個，是擦着政策的邊線的，也就是人家可以給你免稅，也可以不給免的，決定權還在政府那邊，咱們啊，還是要給人家政府一些面子的，雖然只是一個鄉政府，不過縣官不如現管啊，咱們以後可是要在人家的地盤上邊的。”　　頓了一頓，唐昱繼續說道，“三年的賦稅有多少咱先不說，那要看咱們將這紅星收購過來后的經營情況，就是那三年的緩衝時間，對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這三年，我不打算動用百聆的錢，也不打算向二叔或者方大哥要。”　　“那你拿什麼收購紅星啊，你不會有小金庫吧。”說著，楊涵寧打趣了唐昱一句。　　“哪有什麼小金庫啊。”唐昱苦笑了一下，“我只是一個政府秘書長的兒子，而且這個秘書長還是今年剛剛升上來的，如果我有幾十萬上百萬的小金庫，恐怕我家一家都不會安寧。你也知道我家老子，他哪是撈錢的主啊，人情往來的煙酒，很多都交工的。”　　“那你上哪弄這麼多錢去啊，就算只是先付給紅豐鎮二十萬，再加上銀行的三十多萬貸款，再加上員工的六七萬，這就六七十萬啊，而且收購過來后，還要大筆的資金將紅星整改，想要紅星重新生產，恐怕最少還要花十萬，前前後后加起來需要八十多萬元才能讓紅星重新生產，你又說不借任何人的錢，那你這些錢在哪來啊？”聽到唐昱說到不借用任何人的錢，將楊涵寧的好奇心徹底的調動了起來，他不明白，唐昱還能到哪裡去弄錢。　　“錢我沒有。”唐昱聳聳肩，攤攤手，示意自己一窮二白，沒有錢，而他這種神態卻只是招來了楊涵寧的白眼，要說這個世界上最熟悉轉世過來的唐昱的人，楊涵寧算一個，她知道唐昱看似不大，才上高中，但是卻有着一個遠超常人的頭腦和思想，唐昱從來不會做無的放矢沒有把握的事情。　　見楊涵寧沒有接自己的話頭，唐昱摸了摸鼻子，繼續說道，“我雖然沒有錢，但是我有它。”說著，唐昱拍了拍身旁的車門，“寶馬316i coupe，十六氣門四缸引擎，國外才上市不長時間。”　　“你是說你要把這個買了？”這輛寶馬楊涵寧開了有一段時間了，甚至比唐昱接觸的時間還要長，已經有點離不開了，聽唐昱話中的意思是要把這車買了，心裏不由自主的湧現出一種不舍的感覺。　　“賣了？你捨得我還舍不得呢。”唐昱可是一個車迷，一個車迷怎麼會捨棄自己的愛車呢，“你明天去銀行辦抵押，這車掛在百聆的名下，不過我是有權抵押的，其實就相當於我的了，我估計這車差不多能抵個七八十萬吧，重新啟動紅星這些錢差不多夠了。”　　七八十萬如果按照剛剛楊涵寧說的那種計算法，恐怕未必夠，但是唐昱知道，楊涵寧說的那些中，有一大塊資金暫時可以節省下來，那就是銀行貸款那塊。　　對於紅星在銀行的貸款，銀行方面已經催促了很長一段時間，但是如果以百聆的名義接受紅星后，先不說宋宛如現在擁有的這個上千萬的百聆廠，以宋宛如背景和身份，想要拆借個幾十萬上百萬，是很輕鬆的事情，所以銀行方面自然就不會在擔心這筆錢會血本無歸，既然這筆錢不會欠黃了，那麼銀行也不會做這個能夠引起宋宛如不高興的事。唐昱倒是未必會利用自個兒衙內的身份為非作歹，也不會狐假虎威的借這宋宛如的威風去打秋風，不過有些事情利用一下卻可以方便很多，改利用的，唐昱自然知道應該如何借勢。　　楊涵寧默默的點了點頭，沒有說什麼。　　“嗯，這樣吧，明天上午你跑完銀行后，去紅星廠一趟，召集一下廠子了的管理人員，下午四點開會，然後你到學校接我。”接手紅星廠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安定一下那些廠工的情緒，唐昱打算明天先和他們通通氣，先給他們吃顆定心丸，可別唐昱在這邊簽合同，那邊的人再到市政府鬧事。

# 第二百二十五章 安撫

　　晚上，唐昱給宋宛如打了一個電話，將自己收購紅星服裝廠的事情簡單的跟她說了一遍，對於唐昱以自己的名義收購紅星，宋宛如並沒與多說什麼，她知道唐昱的為難，那種原版的英文大部頭唐昱都看過，胸中自有溝壑千萬，但是卻因為自己的年齡的關係，很難施展出來，不得不藉著別人的名頭。　　這一通電話不知不覺間，又打了將近一個小時，唐昱將昨天省城“美寧”過來代理百聆電視機的事情和宋宛如說了一些，宋宛如知道這件事，昨天晚上周曉虹已經打電話過來和她說過這事，只不過沒有唐昱說的詳細罷了，最後，小語馨也來湊熱鬧，和唐昱聊了將近半個多小時，“語馨啊，困不困啊？”　　唐昱抬頭看了一眼床頭柜上的鬧鐘，九點半了，平時的時候，這個小傢伙已經睡着了，看來是和自己說話興奮了，不困了，果然，“不困，和小昱哥哥打電話，語馨不困……”　　這時，電話那頭隱約傳來宋宛如讓語馨睡覺的聲音，“語馨啊，媽媽叫你睡覺了，小昱哥哥也困了，咱們明天再聊好么？”　　電話那頭遲疑了一下，有些意興闌珊的說道，“嗯……那好吧，小昱哥哥晚安。”　　“語馨晚安。”　　“等等，小昱哥哥等等。”就在唐昱即將掛掉電話的時候，電話那頭傳來小語馨略顯焦急的聲音。　　“怎麼了，語馨，還有什麼事情么？”　　“小昱哥哥，十五號是小姑的生日，你來么？”　　“小姑生日？”唐昱一愣，隨即想起來說的是沈芸，“去，當然去，不過語馨啊，小昱哥哥去的這件事情你別告訴那個壞丫頭，誰也別告訴，要給小昱哥哥保密哦。”唐昱略一推算，十五號正好是周六，唐昱有時間，且不說那天是不是放假，就是那天不放假，沈芸過生日，唐昱也一定會去的。不過唐昱想要給沈芸一個驚喜，自然不會讓小語馨說出去。　　“好的好的，這是我和小昱哥哥的秘密，語馨一定不會說出去的，連媽媽也不告訴。”小孩天性的語馨，對於能擁有這種兩人之間才知道的秘密格外興奮，甚至連說話的聲音都變小了，似乎怕被旁邊的人聽到。　　“嗯，好了，語馨，小昱哥哥困了，要睡覺了，來，和小昱哥哥道聲晚安，親小昱哥哥一下。”　　“嗯，小昱哥哥晚安，啵――。”　　掛了這長達一個半小時的電話，唐昱長長的吐出來一口氣，苦笑了一下，原來打電話也是辛苦的活動啊，手中的電話已經變得溫熱了，不但電話發熱，唐昱感覺到自己的腦袋也有發熱一般暈忽忽的感覺。　　一定是受手機輻射了，這種大哥大可沒有手機輻射檢測啊。　　十五號是沈芸的生日，以前可不知道啊，這丫頭也不和自己說一聲，幸好小語馨提醒自己啊，要不可要錯過大事兒了，不過，怎麼才能給她個驚喜呢？　　迷迷糊糊中，唐昱帶着這個問題進入了夢鄉。　　第二天剛放學，唐昱便看到校門外停着的那輛熟悉的寶馬，“涵寧姐，等多長時間了。”唐昱坐上車，輕聲的問了一句。　　“沒等多長時間，我也剛到。”一邊說著，一邊發動車子，向鳳城區方向駛去。　　“上午銀行方面跑得怎麼樣？”唐昱輕聲的問了一句。　　“還算順利，上午我開車到銀行，銀行方面對這車做了評估，結果要在明後天才能出來。”　　唐昱點了點頭，這輛寶馬在國外剛剛上市不就，在國內很少見，評估的時間長了一點，也好很容易理解的。不過以那輛車在市裡邊的知名度，想必這種事情應該好辦的很。　　“紅星那邊呢？沒有什麼情緒吧？”紅星員工由於生活的壓迫，很容易做出什麼激進的舉動，穩定情緒是現在最重要的，唐昱可不想他們現在再去市政府鬧一鬧，那樣對誰都不好。　　楊涵寧搖了搖頭，“紅星的管理層還算冷靜，沒有做出太激進的舉動，不過他們的生活似乎真的……”　　楊涵寧生活在老街，屬於東陵市最底層，自然了解窮人的生活狀態，受到生活的壓迫，這些人的精神已經被綳得緊緊地了，否則也不會捕風捉影的聽到有人收購紅星后便讓他們分流下崗的消息的時候，就情緒激動的找上田星啟家，甚至還要到鎮政府去鬧事，生活所迫，讓他們承受不起任何波折。　　楊涵寧也是窮人家的孩子，對紅星員工的感受感同身受，對他們心中存在一股同情的感情。　　點了點頭，唐昱沒有再說話，上一世唐昱家經歷了那場變故，唐家就是就是紅星員工中的一員，唐昱自然理解那些人的感受，他是親身經歷親身體會過的，他自然清楚窮人心中的那份無奈。　　一時間車廂中有些沉默。　　紅星服裝廠里鳳城區很近，順着鳳城大街一直走，剛出鳳城區便可以看到紅星大片的廠房，在紅星不遠處，便是和唐昱緣分頗深是中山公園，所以說紅星的地理位置很好，算得上是繁華的地段，唐昱記得前世紅星在強迫關停后，原來的廠房都扒了，在其上建起來一個大型的休閑娛樂廣場，中山公園因為沈芸和語馨落水的事情荒廢，而這個休閑廣場則間接的頂替了中山公園的作用。　　唐昱三點半放學，到紅星的時候，將近四點。　　將車停放在紅星的門口，唐昱和楊涵寧走下車，和打更的老大爺打了聲招呼，便進去了。　　楊涵寧上午來過一次，那個老大爺還記得，所以也就沒有阻攔。　　進入紅星大門后，是一片巨大的平地，在平地的四周蓋着三排長長的廠房，將這塊平地為在了其中。　　唐昱對紅星廠並不陌生，上一世母親在這工作的時候，唐昱來過幾次，根本就不用楊涵寧帶路，和她一同進入了紅星的廠長斑辦公室。　　辦公室很大，唐昱目測了一下，估計有個一百多平，說是辦公室，在唐昱認為，還不如叫小型會議室。　　辦公室的兩旁分別放着兩排沙發，最裏面的是一台實木寫字台，寫字台後面是一把黑色的皮質老闆椅，此時兩側沙发上稀稀落落的坐着近十個人，而在最裏面的那個老闆椅上，作者田星啟。　　唐昱走進屋，走向田星啟，忽然有一種古代升堂的感覺，似乎自己有什麼冤屈要田星啟這個“青天大老爺”幫着自己申冤呢……額，冷汗直流……　　唐昱斜眼看了一眼旁邊的楊涵寧，看到她的臉色也似乎不太對勁，估計是也聯想到了什麼，奶奶的，等我收購完之後，一定要把這間辦公室好好的設計一下，這也太……額，太惡搞了……　　“呵呵，昱少來了。”　　也不知道田星啟是怎麼知道的這個名字的，這個名字似乎比自己本來的名字流傳的更廣，剛開始的時候在聽這個名號的時候，唐昱還有些不適應，一直想着要向那個給自己起名字的人索要精神損失費，但聽着聽着，也就習慣了。　　唐昱突然想起來，這個昱少的名號，似乎是琉金殿堂的那個姓江的冰山美女老闆給起的，自己似乎還在給姜萬勐慶功的時候，和她有過一面之緣。　　不說唐昱在這邊胡思亂想，那邊田星啟話音剛落，辦公室兩側的人便站了起來，表情各異的看着唐昱和楊涵寧，有興奮，有擔憂……　　他們的心情很容易理解，他們中后很多人都對田星啟曾經許諾事說的話感到質疑，當時田星啟說過，將紅星收購的那個人在收購紅星之後，不會將他們辭退，對於這句話，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信，相信的人自然對眼前這兩個收購紅星的人心存好感，而不相信的人則滿是憂慮，尤其是在看到唐昱那稚嫩的相貌的時候，這種憂慮便更加強烈。　　“田廠長，你好。”唐昱走上前和田星啟握了一下手。　　“廠長？”田星啟苦笑了一聲，“過幾天我就不是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話就叫我一聲田叔吧。”　　唐昱笑着點了點頭，“呵呵，田叔你何必如此表情，如果田叔你不介意的話，我雇你做副廠長怎麼樣？”　　唐昱這話絕對不是戲言，紅星之所以會敗落，雖然有一部分是田星啟管理不善的關係，但更多的責任則在鎮政府，當初田星啟提出過要引進更加先進的縫紉器材，淘汰掉現在的老式的，一動直響的老式縫紉機，但是看了田星啟拿出的將近二十萬的投入預算，鎮政府一口就將這個決議否決了，九十年代，二三十萬對於一個不大的鄉鎮來說也是巨款啊，而鎮政府那邊，這才是導致紅星服裝廠如今這樣的局面的根本原因。　　這個田星啟的能力還是有的，唐昱前世對這個人便有些了解，所以也想用用這個人。　　“不了，把這個廠子買了之後，我打算做點小買賣，過些平靜的日子就夠了，現在，唉……太累了。”田星啟臉上似乎有一種厭倦世俗的神色，這絕對不是裝腔作勢，而是有感而發，紅星的這幾年，已經把他搞的心力交瘁了，在上面鎮政府和底下員工之間周旋，讓他感到特別疲憊。　　唐昱點了點頭，沒有再說什麼，其實他對田星啟很有好感，這好感不是來自於這一世，而是來自於上世。　　上一世在唐昱家最破落的時候，周雅惠來到紅星，幹了五個月，卻只給了兩個月的錢，三個月發不出工資，最好逼的周雅惠不得不換份工作，但就是在周雅惠辭職的那天，田星啟拿出來六百元，也就是三個月的工資交給了她，這六百元不是廠子里的錢，廠子里的賬目上除了赤字，根本就沒有一分錢，這六百元是田星啟自己掏腰包，將周雅惠的工資墊付上的，同時也就是這六百元，幫助了唐昱家度過了最艱難的那段時光。　　之後田星啟便給唐昱挨個介紹紅星的各個管理人員，一陣寒暄后，唐昱稍稍的安穩了那些有些焦慮的人的心，他現在還無法做出什麼保證，轉讓合同還沒有簽，這個紅星理論上還不是唐昱的，所以此時唐昱不適合許下什麼諾言，許諾也不是唐昱喜歡的，唐昱不喜歡用言語來束縛住自己，實際行動才是最好的誓言。

# 第二百二十六章 紅星的發展方向

　　周三中午，楊涵寧打了一個電話過來，告訴唐昱紅豐鎮那邊對收購紅星的事情通過了鎮政府辦公會議，對唐昱提出的那些要求，也都答應了下來，不過鎮政府也提出了一個要求，就是收購過去的紅星如果招人的話，要優先考慮原紅星廠的員工。　　這個條件早在唐昱的意料之中，鎮政府怕唐昱收購紅星之後，將老員工解僱，到時候他們恐怕又會到鎮政府或者市政府鬧事，多了一批失業者，對於這個官員來說可不是什麼好事兒，搞不好這些揭不開鍋的人還要鬧出什麼事兒來，既然給紅星免了稅，自然要紅星承擔一些責任了。　　紅星廠一共也就一百五十多人，按理說即使這些人聚集起來鬧事，在市政府施展強硬手段之下，也可以平息的，但是事實上卻不是如此。　　紅星廠員工的工資一般都是一個家庭中最大的經濟來源，每月貳佰元的月薪，在這個時代也是中等偏高的，如果紅星員工的利益受損，就可能影響一家子的生活，所以他們鬧事時，通常不是自己一個人，而是拖家帶口一來來好幾個，一百五十多名員工，能聚集起來超過五百人的隊伍，在這支隊伍中，甚至可以看到拄着拐杖的古稀老人和依然還在襁褓中啼哭的嬰孩。　　所謂法不責眾，如果單單隻是一百五十人的話，政府可以用強硬的手段鎮壓下來，但是如果是一隻五六百人的隊伍，政府便會很為難，全部抓起來肯定不現實，最後只能軟硬兼施，抓幾個帶頭的，再軟言安慰一下其他人，除了這樣，別無辦法，但這種方式也是治標不治本的，甚至還有可能因為那幾個被抓的人，引起更大的反彈，這才是鎮政府、區政府甚至是市政府頭疼和為難的根本問題。　　而且，一旦出現了群體性、事件，無論最後如何處理這些鬧事的人，當官的裡邊肯定要挑出幾個替罪羊來的，這也是慣例了。　　對於唐昱所提出的要求，鎮政府那裡只是走了一個形式，全票通過，鎮政府給楊涵寧打電話的意思就是問一聲唐昱什麼時候有時間，最好是通知一聲宋宛如，這两天來紅豐鎮政府把合同簽一下。　　宋宛如能來么？開玩笑，別說是一個鎮政府，就是陶業驊想要見宋宛如，恐怕也很困難，見與不見還要看宋宛如的心情，別說宋宛如對這些事情原本就不感興趣，即便是有興趣，以她的身份，也是不方便過來的。　　鎮政府的打算唐昱很清楚，他們只是想通過這次紅星廠的事情，和宋宛如拉一下關係，就是拉不上關係，給宋宛如一個好印象，也是有百益而無一害的事情。畢竟，那可是能間接的和省長搭上關係啊，省長，省部級的官員對於他們這些最高不過科級的人來說，那真是天一般的存在了。　　宋宛如不會來，收購紅星的事情完全是唐昱自己的決定，只是借用了一下宋宛如的大旗，而且不但宋宛如不會去，唐昱也去不了，並不是唐昱架子有多大，而是因為唐昱真的沒有多餘的時間，周一到周五每天都要在學校學習，雖然唐昱可以請一天假，這都是無傷大雅的事情，可是唐昱覺得那樣沒有必要，簽合同只是一個過場而已，不用自己親自去，楊涵寧去就可以了。　　唐昱在電話中囑咐了楊涵寧一些東西，讓她有時間自己去把合同簽了，至於那二十萬元的首付，在寶馬車的抵押金下來后，就可以匯過去。事實上，很多事情唐昱自己都是不方便站在台前的，年齡是個問題，身份也是個問題，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事兒。　　紅星服裝廠已經成功收購過來了，之後就要開說著手對紅星的整改，首現就要把那些老舊殘破的縫紉機淘汰到，引進先進的縫紉器材，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沒有好的縫紉器材，就算在巧的手，也很難做出好的服裝。　　引進先進的設備恐怕需要二十萬左右，設備引進來之後，就要考慮採購材料方面了，九十年代中期的時候，布料的種類還不是很多，市場上大多以燈芯絨、牛仔布、帆布、純棉等布料為主，後世的那多樣性的紗製品很少見。　　進購什麼樣的布料這根服裝廠的發展方向有關，紅星原來主要生產的是中山裝，採購方向以燈芯絨、純毛這樣的粗厚面料不了為主，但是唐昱不想往這方面發展，唐昱打算向運動休閑這邊靠攏。　　中山裝西服這方面的市場份額不小，93年的時候當年流行以王新元為代表的職業裝，正裝，主要以純毛面料為主，涉及到藏藍色、卡其色、豆綠色等等顏色。　　但是身為過來人的唐昱，很清楚之後幾年的時尚風向，當西服、職業裝的市場達到飽和，熱度漸漸退下去之後，取而代之的則是各種各樣的休閑類服飾，以牛仔面料為主，唐昱記得之後有一段時間流行喇叭褲的風潮又會刮回來，唐昱考慮是不是在這其中插上一腳。唐昱其實也沒打算拿這個服裝廠賺多大的錢，不過是前世延續下來的對這個廠子的一種感情罷了，與其說是對這個廠子，倒不如說是對這個廠子的工人的一種感情。既然這一世自己有能力幫助這些前世幫過自家的可愛的工人，那麼他就要盡一番力，起碼不能讓廠子倒閉了，不能讓這個工人們沒飯吃。自然的，這個廠子也要紅紅火火的經營起來。　　喇叭褲是八十年代初流行起來的，曾經一度引領八十年代的時尚潮流，但是到了八十年代末，這股潮流漸漸的褪去，直到九十年代中旬，這股流行風才再次颳了回來。　　唐昱有些猶豫，喇叭褲的風潮不會持續太久，插手進來利潤肯定會有，但是不會太大，而且這股去而復返的風潮會很快消散，唐昱心中除了生產休閑服飾外，還有一個想法，就是生產體育服飾，如同運動服一類。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運動服基本上沒有市場，帶動中國運動服市場的人是李寧，李寧體育用品有限公司成立於1990年，成立之初也沒有多大市場，直到93年，才進入高速發展階段，體育服裝業的風潮，也在這個階段隨之掀起。　　就長遠的發展來看，體育服飾的前景作為樂觀，當然，在初期可能會有一些挫折。國內，似乎李寧便是在九十年代崛起的品牌。　　不過紅袖具體的發展方向唐昱還沒有徹底的決定下來，心中多少已經有了計較，現在考慮這個還有些早，現在最主要的就是先對紅星廠進行整改，穩定員工的心緒，暫時來說不要讓這些個工人們家裡邊揭不開鍋，能保證廠子扭虧為盈，起碼要保持一個相對的平衡才行。VCD那邊還在上燒錢，唐昱雖然想幫紅星的人，但是也不會源源不斷的往這個不大的廠子裡邊投錢，那對他來說便是舍本逐末了。　　晚上回到家，吃過晚飯後，唐昱趴在自己的寫字台上胡亂的畫著什麼。　　紅星之後的發展方向唐昱已經定下來了，決定如同李寧品牌一樣，向體育服飾方面發展。當然，唐昱並不打算將紅星發展成堪比李寧的國際品牌，那時不現實的，李寧有着天然的優勢，以李寧在中國體育界的地位，李寧會很快的被人們所接受，他的名字對於這個品牌來說，便是一塊天然的廣告牌子。可是紅星則不然，紅星雖然擁着唐昱這眼光超前的決策人，但是也不可能與李寧比肩，後天的缺憾是無論怎樣努力，都無法徹底的彌補的。知名的運動員做運動服，有天然的優勢。　　當然，唐昱只是想在服裝市場中分的一杯羹就夠了，唐昱既然接手，就不打算敷衍了事，即使比不上李寧的那種國際大品牌，起碼也要在國內立足，至不濟，在李寧初期發展的時候，紅星也能插上一腳。　　不過紅星想要步入正軌，還要經歷一段不短的時間，設備引進，面料採購，最主要的就是款式樣式的制定，只有好的樣式，才會被社會更快的接受。　　唐昱腦海里有無數服飾的種類樣式，在唐昱重生前的二十一世紀，服裝的多樣可以說是令人眼花繚亂，但並不是二十一世紀任何款式的衣服都可以複製到現在，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服裝特點。　　就比如說現在這九十年代初期即將步入中期的這個時間段，社會風氣相對保守，如果將後世的低胸裝、裸、背裝，超短裙拿到現在，恐怕不但不會受到歡迎，反而會再到社會的譴責。　　別說是現在，就是九十年代末期，超短裙還曾經一度被各大學者批判，稱其為敗壞社會風氣和人文思想的禍魁。　　唐昱沒有學過繪圖，雖然前世簡單的接觸過一些，但是想要將腦海中的服飾樣式按照合適比利尺寸付諸到紙上，還不是唐昱這種門外漢能夠完成的。　　唐昱頹然的放下手中的筆，看着身前紙上有些另類的服裝，唐昱苦笑了一聲，自己畫的這個服裝，可能後世的非主流會喜歡，但是肯定不是現在這個年代的人所能接受的，就是唐昱自己，看着自己畫的這個圖紙，都有些彆扭。　　看來還需要找一個服裝設計師啊，唐昱雖然不能將腦海中的服裝付諸在紙上，但那些專業人士總可以吧，唐昱將那服裝的款式樣子描述出來后，其他的就交給人家專業人士就可以了。　　抬眼看了看時間，額，竟然不知不覺間八點多了，唐昱足足畫了一個多小時，站起身，伸了伸懶腰，準備上床看一會兒書，就睡覺。　　就在這時，唐昱的手機響了起來。　　沈宅的電話，唐昱接通后，電話那頭傳來了沈芸略帶嬌柔的聲音“壞小子，還沒睡啊。”　　“正打算上床呢，怎麼，壞丫頭，你找我有什麼事啊，你可是很少給我打電話的。”唐昱明知道沈芸找自己所為何事，應該就是要求自己周六去省城給她過生日的事情，但是為了能給她驚喜，唐昱只能裝作不知。　　“哼，我不給你打你就不會給我打啊，你怎麼那麼沒有紳士風度啊，哼。”唐昱摸了摸鼻子，嘴角掛起了一絲弧線，他甚至可以想象得到電話那頭沈芸嬌嗔的模樣，沒有在這件事上多做糾纏，這件事本就他理虧，再多說，吃虧的肯定是自己。　　“壞丫頭，找我干什麼啊，有什麼事，說。”　　“沒事就不能找你了，哼。”沈芸今天的火氣似乎不小，冷哼之後，聲音突然小了起來，猶猶豫豫吞吞吐吐的道，“那個，壞小子，你、你、你周六、有時間么？”　　“周六……”唐昱裝模作樣的拉長了聲音似乎在思考，“唉，這周六恐怕沒有時間啊，你也知道，快期中考試了么，我媽給我找了一個補習老師，我周六要到那裡去補習功課，怎麼，有事？”既然打算給她驚喜，唐昱又怎麼會讓她知道自己周六會到省城呢。　　“哦。”沈芸的情緒明顯的地落下去，“那你休息吧。”　　“你有什麼事么？”聽到沈芸着低沉的語氣，唐昱的心中突然湧現出一股憐惜。　　“沒事沒事，我只不過是打電話來質問一下你這個壞小子，誰讓你這麼長時間不打電話給我的，哼，好了，你睡覺吧，我也要睡了。”沈芸輕聲的說道，“晚安。”　　“晚安。”　　唐昱強自按耐住告訴她實情的衝動，掛掉電話，一時間唐昱腦海中滿是沈芸嬌俏的身影，胡亂的看了一會兒書，迷迷糊糊間睡着了。

# 第二百二十七章 蘇慕儒的強硬手段

　　紅星服裝廠現在已經告一段落了，第二天放學，唐昱和楊涵寧再次來到紅星，和田星啟做了簡單的交接，踏遍功成身退了。　　當天夜裡，唐昱邀請紅星廠所有的管理層加上田星啟在鳳城區一家飯店吃飯，應該算是慶功宴，慶祝唐昱接收紅星。當然，唐昱擺這頓酒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更加了解紅星，和紅星的管理層親近一下。　　紅星服裝廠除了田星啟外，還有兩個副廠長，一個主管生產，叫做管元坤，一個主管銷售，叫劉猛。　　管元坤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聽名字倒有些男子漢的氣概，不過卻是個地地道道的女人，歲月在她臉上留下來濃重的痕迹，三十五歲的年齡，看起來卻有四十多歲的樣子，長的雖然不怎麼樣只能說是中國普通女性的相貌，但是聽田星啟說，這管元坤可是有一手獨到的裁縫手藝，就憑這把手藝，管元坤從一個普通的員工，一步步走到生產副廠長的位子，不知為何，可能是因為唐昱年齡的關係，這個管元坤對唐昱的態度不冷不熱，倒是對楊涵寧很是親熱，搞得唐昱有些莫名奇妙的。　　劉猛和他的名字一樣，一個莽漢一般的大漢，招牌動作便是撓頭憨笑，似乎很沒有心機，但是唐昱卻從他那靈動的眼神中看出，這個人似乎並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樣好糊弄，也是，能做到管銷售的副廠長的位子，又有幾個是沒有心計的人呢，如果誰相信了他的這副表象，恐怕最後就要吃虧了啊。不過銷售的位子，向來都是富得流油的位置啊。　　一頓酒宴，讓唐昱對紅星的管理層有了大致的了解，這些人都是生活在最底層的人群，除了劉猛和管銷售的幾個人有些心機外，其他的都很淳樸，說話直來直去，讓唐昱感覺很舒服，比那些拐彎抹角表面上笑嘻嘻的誇着你暗地里算計你的人容易相處的多。　　酒宴散去，楊涵寧開車送唐昱回去。　　“老婆，明天我和周姐說一聲，把你調到紅星來吧。”唐昱對着旁邊的楊涵寧說道，“來這依然幫我管財務。”　　“呵呵，我在哪都行，只要周姐同意，我當然可以過來幫你，你是我的小老公，我不幫你幫誰啊？”楊涵寧嫵媚的白了唐昱一眼，笑着說道。　　“不行我就說是宛如姐讓的，是宛如姐讓你來幫我的。”唐昱想了半天，還真不好開這個口。　　因為唐昱和宋宛如的信任，楊涵寧在百聆擔任的是財務部經理，這可是一個絕對的實權經理，掌握着百聆的經濟命脈，在百聆這剛剛起步的階段，把楊涵寧調走，恐怕周曉虹會找自己拚命，摸了摸鼻子，想了半天沒有想出什麼好辦法，所幸就在此借用宋宛如這面大旗，唐昱現在越來越覺得宋宛如這面大旗好用。　　楊涵寧看着唐昱表現出這罕見孩子氣，嫣然一笑，那美艷的面容，頓時看的唐昱一呆，“老婆，我想……”唐昱可憐兮兮的看着楊涵寧。　　“過幾天好么，我這幾天太忙了，明天還要去銀行取錢，把鎮政府的錢打過去，同時還要安撫紅星的員工，張羅着把欠他們的工資儘快發下去，他們有些家庭的生活很拮据。”　　這些日子，楊涵寧因為經常前去紅星，自然見到過紅星員工生活的艱難，不由得動了惻隱之心，楊涵寧在遇到唐昱之前，相比與他們，並不見得好多少，對於他們現在生活的狀態，她感同身受。　　“而且你不久后就要期中考試了，你也該準備準備吧，如果你考好，我就……”　　“你就怎樣？”唐昱兩眼放光，似乎已經猜到了楊涵寧即將說出口的承諾。　　“我就讓你親一下。”楊涵寧快速的說道，剛說完便嘻嘻的笑了起來，那銀鈴般的笑聲有一種勾魂攝魄的感覺，眼神中閃爍這狡黠的光芒。　　“額。”唐昱這時才知道自己被楊涵寧給戲耍了，鬱悶的摸了摸鼻子，再次抬頭看向楊涵寧，“老婆，這樣吧，如果我這次考的好，你就陪我三天。”唐昱猶自不死心的說道，楊涵寧這種美女天天的在唐昱面前晃悠，再加上體會過楊涵寧的美妙，食髓知味之下，早就憋着一股火了。　　“哈哈，還是等你考完之後再說這件事吧。”楊涵寧被唐昱那火熱的眼神盯得心裏放慌，言辭閃爍，沒有拒絕，也沒有答應。　　“老婆，你就等着陪我三天吧。”唐昱呵呵一下，厚着臉皮的將楊涵寧的話理解為自己想要的答案。　　到家的時候已經很晚了，從樓下可以看到唐昱家的燈還亮着。　　敲了敲門，開門的是唐昱的老媽張雅惠，現在的張雅惠對唐昱晚歸的狀況早已經習慣了，甚至連嘮叨的興許都欠奉，對唐昱淡淡的說了一聲，“回來了，你二叔來了，都等你半天了。”　　唐天浩今天來可以說是專門來感謝唐昱的，綠都緊張的資金鏈條，在唐昱的那個預售的模式下，已經完全恢復正常了，到今天為止，淘金大廈的鋪位已經出售出去30％，雖然只有三成，但是已經足夠緩解綠都的資金鏈的問題了，今天正好有時間，所以唐天浩便買了一些東西，過來看看。　　“你這臭小子，終於捨得回來了，我可是等你等的夠辛苦的啊。”看到唐昱走進屋，唐天浩笑着說道。　　唐昱看着正在和老爸拿着小酒喝着正歡的唐天浩，點了點頭，煞有其事的說道，“嗯，是挺辛苦的。”　　“吃飯了么，一起吃吧。”張雅惠從廚房中出來，看了一眼桌子上已經有些涼了的菜，“我去給你們熱熱去。”　　唐昱沒有拒絕，雖然已經在外面吃過了，但是在外面吃飯和在家中吃飯的感覺完全不一樣，家中的這種溫馨的感覺讓唐昱很留戀、很享受。　　周雅惠早在唐昱之前就已經吃完了，唐天鴻和唐天浩之所以沒有下桌，主要就是在等唐昱。　　隨便吃了幾口后，這頓晚餐便草草的結束了，看着桌子上那沒動幾口的才，周雅惠肚囊了一句，“早知道你們就吃這麼點，我就不熱了。”　　飯後，唐昱跟着唐天鴻和唐天浩來到書房。　　“天浩，你的那個綠都怎麼樣了？前段時間你不是說你那個淘金大廈的工程有些困難么？現在怎麼樣了？”唐天鴻看了唐天浩一眼，一邊說，一邊泡茶。　　“小昱的商業眼光真是沒得說，自從我引進那個預售的銷售模式后，不但將以前資金危機完全化解，甚至還提前從工程中得到利潤。”一提到這個預售模式，唐天浩便掩飾不住的興奮，這個模式的出台，簡直就是房地產商的福音，相信如果將這個模式推廣開來，國內的房產業將會迅速的從海南的地產泡沫中復蘇過來。　　唐天鴻點了點頭，“這個模式的好處顯而易見的，你們綠都從中得到了實惠剛多長時間，就已經有人跟風了，這幾天是房產局可是熱鬧非凡啊，老蘇為了這事，還專門囑咐了房產局的陳局長，讓他嚴格把關，嚴格審核地產商的資質，我聽說前幾天萬建的天兆花園已經拿到了政府給予的預售批准，這幾天他們正在跑銀行呢，估計應該銀行的擔保也很快就下來。”說著，唐天鴻看了一眼唐天浩。　　當初萬建站在陳松威那邊，雖然陳松威落馬後，萬建並沒有損失什麼，不過卻已經列入了，蘇慕儒和唐天鴻心目中不受歡迎的行列中。　　蘇慕儒雖然表面上對萬建沒有做過什麼，但是唐昱知道，萬建已經被蘇慕儒盯上了，當初唐天鴻托唐昱之口，讓唐天浩放棄財神廣場的那個大工程，把那個工程留在萬建手中，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來，蘇慕儒已經有對萬建下手的慾望了，財神廣場雖然看似是一塊肥肉，但是等到旁邊的舊城區開始改造的時候，這塊肥肉就會立刻演變為一塊雞肋，甚至是一根魚刺，死死地卡住萬建的喉嚨，讓他們吐又吐不出來，咽又咽不下去，如果這個計劃成功，萬建即使不破產，也會元氣大傷。　　九十年代，在“宏觀過熱，調控民企”的把背景下，民營企業在政府面前，根本沒有任何話語權，政府想要找一個企業的麻煩，借口是最好找的。　　而如今眼見萬建就要靠着這個預售的模式，從那個陷阱中跳出來，蘇慕儒看似沒有什麼，心中卻肯定有個疙瘩。　　唐天浩搖了搖頭，兩手一攤，做出了一個無奈表情，萬建想要靠着這個預售模式讓資金鏈條恢復正常，唐天浩就是想阻止，也無能為力啊。　　“老爸，市裡頭這幾天是不是有什麼人員調動啊？”這時唐昱突然想到，前幾天唐昱還看到章驊送田苗上學，這幾天卻沒有看到，這無疑說明了這裏頭恐怕有事情發生。　　龍陵集團和吉隆集團走的進了一些，無疑表明了李玉勝的立場有些搖擺，蘇慕儒既然早就已經看出來了，自然就要採取點措施，而從這两天章驊沒有接送田苗的事情上看，恐怕蘇慕儒已經有所動作了。　　唐天鴻笑着點了點頭，“前天老蘇招開市政府辦公會議，對市政府的這套班子做了一些調整，為了減輕年歲大的人的壓力，將一些人調到一些比價輕鬆的崗位上。”唐天鴻微笑着說道。　　看來這次龍陵化工搖擺的事情，觸怒了蘇慕儒的底線，俗話說市長抓經濟，如果連手底下的東陵第一國企都無法左右的話，那蘇慕儒的這個市長當的可真就沒什麼大的意義了。　　唐昱自然聽出唐天鴻話語中的意思，恐怕李玉勝此時已經不再管工業了，難怪章驊這幾天沒有接送田苗，恐怕就是因為這個。　　李玉勝太心急了，在這種敏感的時候，他怎麼能做出這種搖擺的舉動呢，而且還是牽着蘇慕儒手裡的東陵第一國有企業龍陵化工，這是逼着蘇慕儒對他下手。一個市裡邊第一民企和國企要是都和市長不是一條心了，那是會給身邊留下不好的印象的，不管是什麼原因，都會讓上邊的人質疑蘇慕儒的能力，也怪不得蘇慕儒要採取鐵腕手段了。　　不過也是，政府這邊完全在蘇慕儒的掌控之中，他一個分管工業的副市長亂蹦�Q，那完全是找死，蘇慕儒沒有找個由頭把他一擼到底已經是好的了，調整分工，不過是個警告罷了。　　貪慾是原罪，可以讓一個原本小心翼翼的老官油子拋掉所有顧慮，不可謂不可怕。

# 第二百二十八章 平遙推光雲雕漆器――圍

　　“哦對了二叔，你能不能幫我聯繫到一些先進的縫紉器材？”唐天浩已經在商海中沉浮近十年的時間了，交際面非常廣，興許會知道從哪裡可以引進一些優秀的縫紉器材。　　唐昱相信即使沒有唐天浩，他自己打聽打聽也可以進貨渠道，但是既然有二叔這個商場中的熟人，唐昱又何必自找苦吃親自去打探呢。　　“縫紉器材？”唐天浩皺起了眉頭，“你引進這個干什麼，要知道好的縫紉器材，一台就價值不菲啊。”　　“宋女士收購紅星完成了？”這時唐天鴻突然插嘴道。　　紅星服裝廠是鄉鎮裡邊的老大難，如今被收購出去了，唐天鴻自然得到了一些消息的，下邊有的是人會密切的聯繫市領導。原本一個小小的價值不足百萬的小企業，怎麼也不會傳到唐天鴻的耳朵裡邊，不過這事兒和百聆扯上了關係，他便是想不知道都難啊。　　唐昱點了點頭，“合同明後天就去簽，剩下的宛如姐會安排。”唐昱總不可能告訴唐天鴻這一切都是自己搞得吧，這會兒自然要拿出宋宛如做擋箭牌的。　　此時唐天浩也明白了唐昱引進縫紉器材有什麼用了，話說收購紅星服裝廠，唐天浩還出過一份力呢，當初還是拖他，唐昱才能掌握那麼詳盡的關於紅星廠的資料，這事兒原本就是通過他辦得，他只是沒想到唐昱會雷厲風行的收購了那個瀕臨倒閉的小小服裝廠，更想不明白唐昱為何會收購找個廠子。心中或許還在想着，這小子是不是又碰到了什麼商機，還猶豫着自己要不要插一手呢。他自然不知道，收購紅星不過是唐昱心血來潮罷了。　　唐天浩走的時候已經將近十點了，唐天浩走之後，唐昱便洗了洗，睡了。　　次日，星期五，唐昱第一次召開紅星員工大會，下午四點的時候，唐昱來到紅星的廠房，此時這裏已經聚滿了人。　　廠房很大，六七百平，中間放着一家家老式陳舊的縫紉機，猶豫停產多時，雖然平時有人打掃，但縫紉機上依舊覆蓋了一層薄薄的灰塵。　　昨天喝酒的時候，唐昱便讓管元坤今天通知大家下午要開會，所以基本上所有員工都來了，只有一個女員工，因為女兒突發高燒，此時在家裡照顧，無暇脫身。　　對於這種突發事件，唐昱並沒有責難那個女員工，如果是他，他也會以女兒的安慰為主。　　對於唐昱這個新來的小老闆，大多數人的心中都有些輕視，在大多數人的想法中，評價一個人是否成熟，年齡是很大的一部分考慮因素，唐昱這個十七八歲的樣子，實在有些難以服眾。況且，他們可不認為唐昱會是這個廠子真正的主人。　　唐昱沒有多做廢話，他今天來這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安撫一下紅星員工的心緒，讓他們不要因為換了廠長，心中有太大的波動，唐昱簡單的告訴那些員工，明後天就會將拖欠的那一部分工資發放給他們后，便結束了今天的這次大會，對於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你就是說一萬句好話，也不如再點將工資發給他們來的實惠。話說，對於這個廠子，很多事情唐昱其實都不方便出面的，無論是年齡和身份，都不允許他現在就出現在台前。　　會後，唐昱將管元坤、劉猛等管理人員叫到田星啟以前的那間貌似公堂的辦公室，坐在最裏面的那個老闆椅上，看着兩次落座的眾人，唐昱突然間理解了田星啟為何要如此安排這辦公室，可能就是在享受這種貌似有些高高在上的感覺，不過這感覺唐昱不喜歡。　　“徐會計，一會兒你把廠子的財務情況和涵寧姐交代一下，讓涵寧姐核對一下，明後天把工資發了。”見徐會計點頭，唐昱又看向採購面料的一個叫吳承貴的中年男子，“吳叔，你今天回去準備一份材料，將各種面料的價格的市價和批發價做一個詳細的報告，我過幾天要看。”　　吳承貴遲疑了一下，點了點頭，他文化程度不太高，雖然識字，但是什麼報告，他還真沒做過，不過還是點了點頭，應承了下來，在他想來也就是按照把各種面料的市價和批發價羅列起來而已，貌似沒有什麼困難的。　　看出來吳承貴有些勉強，唐昱微微一笑，前世里唐昱對這個人還是有些了解的，前世老媽在這個廠子工作的時候，唐昱來過紅星廠，這個吳承貴也見識過幾次，對他稍稍了解。　　這個吳承貴沒多少文化，但重要的是為人老實厚道，這種人最合適採購了，最少他不會往自己腰包里拿錢。這份報告雖然簡單，恐怕也會讓吳承貴傷一番腦筋，唐昱想了想，轉過頭看向劉猛，“劉叔，銷售這方面現在沒什麼事情，這段時間你就幫着吳叔做一下市場調查吧。”　　“嗯，好的。”劉猛點頭應了一聲。　　楊涵寧坐在唐昱旁邊，看着唐昱指揮若定的安排着工作，那種嚴肅出現在一個十七八歲的人的臉上，雖然有一絲滑稽的感覺，但是對楊涵寧來說，卻有一種別樣的誘惑，正是這個小男人，屢次不遺餘力地幫助自己，讓自己暗淡的人生顯現出希望。　　見眾人全都點頭應承，唐昱擺擺手，意思是他們可以出去了，轉過頭對這楊涵寧說道，“涵寧姐，你去和徐會計核對一下賬目，將每個員工的工資清算一下，儘快把工資發下去，安定一下他們的情緒。”　　就在眾人就要走出房間的時候，唐昱對這一直沒有說話的管元坤說道，“管廠長留步一下。”　　管元坤疑惑的停住腳步，回過頭看了唐昱一眼，心下不由得有些忐忑，“是不是這小子看我沒給他好臉色，要找我的不是了。”　　其他人也都停頓了一下，看了看管元坤，有瞟了一眼唐昱，默默的走出辦公室。　　“那個、那個廠長，你有事么？”管元坤忐忑不安的問道。　　唐昱笑着從老闆椅上站起來，從辦公桌後面走出來，“管姨，你坐。”唐昱示意管元坤坐下，同時自己坐到管元坤的對面，“將管姨你留下來，只不過有一個很私人的事情想要擺脫管姨。”　　管元坤皺起眉頭，疑惑的看着唐昱。　　唐昱笑着將自己的拜託的事情說了出來。　　半個小時后，管元坤從辦公室中走出來，臉上帶着一絲微笑。　　與往常一樣，楊涵寧開車送唐昱到是機關大院門前。　　“涵寧姐，明天你有時間么？”車停到市政機關大院門前，唐昱卻沒有下車，看了楊涵寧一眼問道。　　“哪有時間，明天還要去跑銀行，將鎮政府的錢打過去之後，把餘下的錢還要劃到紅星的賬面上，還要將工資表做出來，儘快的把工資發下去，哪還有什麼時間啊。”楊涵寧的語氣中有些幽怨，轉過頭，“你明天不是放假么？你還要干什麼去啊？”　　“明天沈芸過生日，我要去省城一趟，問問涵寧姐你有時間么？有的話一起去。”唐昱猶豫了一下說道。　　“我就不去了，這邊脫不開身。”楊涵寧搖了搖頭，“車留給你吧。”　　唐昱點了點頭，明天早上你來接我吧，“這車今晚那你開回去，這麼晚啦，你一個人打車我不放心。”　　說完，唐昱打開車門，走下車，對這楊涵寧擺擺手，向機關大院中走去。　　看着唐昱漸行漸遠的背影，楊涵寧在車中悠悠的一嘆，臉上露出一絲蕭然之色，雖然早就知道唐昱不可能屬於自己，但是當聽到唐昱要給沈芸過生日的時候，心中還是不由自主的升起一絲酸楚。　　搖了搖頭，企圖將腦海中莫名的情緒甩出去，啟動車子，向老街方向駛去。　　回到家正值老爸老媽在吃飯，看到唐昱回來，張雅惠一指廚房，“我還以為你不回來了呢，沒有給你準備碗筷，你自己去廚房拿吧。”唐昱點了點頭，到衛生間洗了把手，到廚房拿出一副碗筷，和老爸老媽一起吃了起來。　　“老爸，明天沈芸生日。”飯間，唐昱輕聲說道。　　聽了唐昱的話，唐天鴻眉頭一皺，嗯了一聲，沒有答話。　　飯後，唐天鴻將唐昱叫到書房，唐昱看着他從書架的最上面拿出兩個圍棋罐，唐昱知道，這兩個是老爸的寶貝。　　這兩個圍棋罐學名叫做平遙推光雲雕漆器――圍棋罐。　　雲雕，亦稱剔犀，是雕漆工藝的一種。因其圖案多以迴旋生動，流轉自如的雲紋回鈎組成，故稱“雲雕”。日本稱為“屈輪”。該難度極高，工藝繁雜的特種手工漆藝，始於唐，興於明，是中國漆器文化遺產中頗為珍貴的種類，堪稱中國一絕。　　平遙推光漆器以人工手掌推光的獨特工藝著稱於世，是“中國四大名漆器”之一。製作推光漆器的工序非常細緻複雜，傳統的漆器胎形有木製、羊皮、麻紙、藤類等等，而現代則幾乎全是木製的，人們首先將上好的木料充分地曝晒乾燥，打製成各種各樣的器具，然後利用大漆在精緻的木胎上裱布、披麻、掛灰、髹漆、陰乾，然後用手掌反覆推磨。　　推光是平遙推光漆生產過程中一個最關鍵、最獨特的工藝流程，它的每一個步驟，所用材料的配方都特別考究，就連推漆器的手掌都要選用比較細膩、柔軟的女性之手。據說這樣推出的漆面才會平整如鏡，有一種溫潤如玉的質地感，而要推出上乘的漆器，則需要這樣用手推磨上千遍萬遍，推光漆器的精道之處恐怕也就在於此處。　　唐天鴻的這幅平遙推光雲雕漆器還是唐天鴻在幾年前，從花鳥魚市場中淘換過來的，聽起來似乎有些不可思議，但的確如此，唐昱記得那時唐天鴻還在黨史研究室，正值月末，唐天鴻的工資發下來，每到這一天，唐昱都會很高興，因為凡是發工資的這一天，唐家的伙食都會有所改善，唐天鴻準備買一條魚回家吃，改善一下伙食。　　魚食中不但有賣食用的大魚，更多的是買觀賞魚類，比如金魚熱帶魚等。　　一走一過間，唐天鴻便看到一個賣金魚的攤鋪旁擺放着這個圍棋罐，這個賣魚的老闆一看就不認識這個究竟是什麼東西，竟然用這個裝魚食，當時這個圍棋罐很臟，表面上附着一層泥漬，將原來的光澤完全掩蓋住，這也可能是因為老闆沒有看出來這個是什麼東西的重要原因。　　唐天鴻不動聲色的和這個老闆寒暄起來，買了兩條金魚，一個小魚缸，在買魚食說道，因為家裡還養着很多魚，所以打算將那兩罐魚食全部包下來，但是為了方便，要求老闆將那兩個蓋着蓋的罐子一起給唐天鴻。　　那老闆根本沒有看出來唐天鴻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計策，當他把那兩個棋罐交到唐天鴻手中的時候還在興奮着遇到了唐天鴻這個大客戶。　　交過錢，唐天鴻匆匆的拉着正在看着手中金魚的唐昱，快速的消失在人流中，甚至連想要買的魚也沒有買，剛剛回到家中，唐天鴻便迫不及待的將那兩個寶貝中腥臭的魚食倒了出來，清洗了整整半宿，才徹底的恢復這兩個平遙推光雲雕漆器的本來面目，這麼多年，一直是唐天鴻的心肝寶貝。

# 第二百二十九章 沈芸的生日

　　圍棋罐中裝的也不是普通的棋子，而是上次唐昱住院的時候，成衛東的送來的禮物，上好的雲子。　　唐天鴻將這兩個圍棋罐推到唐昱的身前，“幫我把這個送給沈家的那個丫頭，就說是老蘇給他的生日禮物。”　　唐天鴻是蘇慕儒的心腹，可以說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個東西以蘇慕儒的名義送出去，比以自己的名義送出去，作用要大很多。當然，以唐昱與沈家的關係，自然不需要搞這些道道，對於沈家人來說，唐昱到了便是心意，不過對於蘇慕儒和唐天鴻來說，該表示的還是要表示的。　　唐昱很清楚，這份禮物明着說是送給沈芸的生日禮物，但只要是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來，這個禮物是送給鄭淑嫻的，鄭淑嫻對圍棋的喜愛，甚至曾經有走上職業棋手的打算，由此便可以看出她對圍棋的喜愛，送這副圍棋，正是投其所好。　　唐昱抱着那兩個圍棋罐，點了點頭，走回自己的房間。這些是蘇慕儒和唐天鴻準備的，至於自己給沈芸的禮物，那才是真正的禮物，還要花心思準備的，到時候給那丫頭一個驚喜才是。　　第二天，唐昱不倒留點就起來了，洗漱一番，換上一身乾淨衣服，便拎着裝着那兩個圍棋罐的布兜走出了家門。　　昨天晚上已經和楊涵寧約好時間來市機關大院來接自己，唐昱剛走到大院門口，便看到那輛寶馬停在馬路的一側。　　看到唐昱會出來，楊涵寧從車上走下來，將車鑰匙交給唐昱，“到了那裡后，幫我和沈芸問一聲生日快樂。”　　唐昱點了點頭接過鑰匙，隨口問道，“涵寧姐，你之後去哪？”　　“我先去一趟紅星，之後和徐會計一起去銀行，把銀行的錢款轉到紅星的賬上，在安排發放工資的事情。”　　唐昱疑惑的看了楊涵寧一眼，他總感覺楊涵寧今天似乎有些不對勁，臉色有些黯淡，聲音也有些低沉，不由得開口問道，“涵寧姐，你怎麼了，那不舒服么”　　“沒、沒、沒有，可能是昨天晚上沒睡好吧。”楊涵寧眼神有些閃爍，勉強一笑說道。　　唐昱聽到楊涵寧這麼說，略微放下心來，“正好我也要去一趟紅星，一起吧。”說著，唐昱走進駕駛室，另一邊楊涵寧也坐到了副駕駛的位子上。　　唐昱早晨出來的匆忙，早飯也沒吃，和楊涵寧在道邊上找了一個小攤，一人吃了一碗豆腐腦，等到唐昱到達紅星之後，已經八點多了。　　到了紅星廠，楊涵寧和唐昱打了聲招呼，便去找徐會計去了，而唐昱也走近廠房，找到管元坤。　　從廠房出來的時候，手中多了一個包裹。　　將近三個小時的車程，唐遇到了錦州的時候，已經將近十二點了，唐昱並沒有直接去沈家，而是找了一家大型商場，買了兩大兜東西，又逛了一圈市場，買了一些食材，將這些東西放在車上后，這才向香榭苑駛去。　　到了沈家，給唐昱開門的是宋宛如，“你來了啊，快進屋啊。”在唐昱意料之中，對於唐昱的到來，宋宛如沒有一絲意外，笑着從唐昱手中接過三大兜子東西，向里走去。　　唐昱剛走進屋，便看到小小語馨撅着嘴走到唐昱身邊，有些委屈的道，“小昱哥哥，語馨沒有泄漏我和哥哥的秘密，媽媽時猜出來的。”　　唐昱笑着抱起已經半人高的小語馨，“呦，我們的小公主又長高了啊。”說著，便要在小語馨那粉嫩的臉上香一口，但是卻被她笑着躲開了。　　“呵呵，小昱哥哥知道，小語馨是不會泄露我們之間的秘密的，一定是媽媽胡亂猜的。”　　“嗯嗯。”小語馨鄭重的點了點頭，“媽媽可厲害了，那天晚上語馨和小昱哥哥剛聊完電話，媽媽就猜到了，還是語馨讓媽媽一起保密的呢。”　　唐昱笑了笑，轉過頭打量了以下大廳，整個屋子里除了宋宛如和小語馨外，似乎沒有別人了，不由得問道，“鄭伯母和和壞丫頭呢？”　　話說，其實以沈芸的身份，她的生日也算是一件大事兒的，舉行個小小的patty，估計省內的政商兩界的大腕，十個要過來八個，即便是自己不過來也要讓家裡邊的子弟過來，一來是拉近關係，二來嘛……　　不過沈睿鴻一家人都不大喜歡熱鬧，沈芸的生日從小到大也沒有操辦過幾次，沈睿鴻又沒有必要通過這種形式來與人拉近關係，自然的，沈芸的生日便冷清了一些，不過她自己往年卻是喜歡這樣一家子自己過而不是搞個party的。　　唐昱話音剛落下，把唐昱拿來的那些東西安置好的宋宛如便走過來說道，“小芸一早就去和同學玩去了，估計下午三四點鐘才會回來，媽去買蛋糕去了，本來我也要跟着一起去的，但是語馨非要等他的小昱哥哥，我不放心把她自己留在家，就沒有去，媽一個人出去我還真有些不放心，一會兒給她打個電話，問問蛋糕買好了么？”　　唐昱聽了，點了點頭。　　唐昱來到省城的時候，就已經十二點多了，又在商場中逛了將近兩個小時，此時又和宋宛如閑聊了一會兒，無意間看到掛在牆上的掛鐘，竟然已經三點多了。　　沈芸那小丫頭應該回來了吧。　　正想着，一陣輕微的響動后，門開了，鄭淑嫻提着一個大蛋糕走了進來，抬頭看到唐昱，笑着說道，“小昱來了啊。”　　“伯母回來了。”唐昱笑着打了一聲招呼，“我和宛如姐剛剛還提到您來着，正想要給您打個電話，沒想到您就到家了。”說著，快速走到門口，從鄭淑嫻手中接過蛋糕，放到餐廳的餐桌上。　　“小昱什麼時候到的啊？”鄭淑嫻換上拖鞋，脫下外衣，走進屋。　　“下午兩點到的。”唐昱答道。　　“還好你來了，那天芸兒給你打電話后，得知你不回來，這幾天把壞小子三個字掛在了嘴邊，聽的我們的耳朵都出繭子了，呵呵。”鄭淑嫻坐在沙发上，一邊逗弄着小語馨，一邊打趣着唐昱。　　“還真不知道芸兒看到小昱后，會是一個什麼樣的表情呢。”宋宛如接口道，想到沈芸那即將露出的驚喜的表情，宋宛如不由得笑了起來，鄭淑嫻也是露出一絲微笑。　　唐昱微微一笑，那天晚上，在唐昱說過那句周六沒時間的話后，即使是通過的電話，唐昱都可以聽出來沈芸語氣中透露出的濃濃的失望的情緒，讓唐昱心中不由自主的生出一種憐惜的感覺，差點就把實話說出來。　　“宛如姐，過來一下。”抬頭看了看時間，三點半了，那小丫頭快回來了。　　“什麼事啊？”宋宛如走到唐昱身前，疑惑的問道。　　唐昱靠近宋宛如，在她耳邊輕輕的說了些什麼。　　剛開始說話的時候，唐昱還沒有覺得什麼，直到快要說完的時候，唐昱才發現兩人之間的這種姿勢很是曖昧。　　唐昱比宋宛如略高一下，俯在宋宛如耳邊，眼神只要玩下一探，便可以看到一片白皙見，那高聳的柔軟和柔軟間的深邃。　　鼻間縈繞這宋宛如秀髮淡淡的清香，讓唐昱不由自主的眯起眼睛，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宋宛如似乎察覺到異樣，慌忙間向後退去，臉上罕見的紅了起來，也不知道是因為唐昱說話時吐出的熱氣的緣故還是因為唐昱那不老實的眼神的緣故，亦或說兩者皆有。　　“小芸說的沒錯，你真的是個壞小子。”說著，便轉身走向大廳。　　唐昱嘻嘻一笑，拿起掛在廚房的圍裙，圍在腰間，走入廚房，開始了他的廚師工作。　　今天為了給沈芸過生日，唐昱可是買了不少好東西，雖然沒有魚翅海參鮑魚那種絕對的奢侈品，但是向小龍蝦之類的食材，唐昱都是買的最好的，最新鮮的。　　看着唐昱在廚房忙活，宋宛如也自覺地過來幫忙，但通常也幫不上什麼忙，亂到時給唐昱添了不少，最後，還是讓唐昱把宋宛如推出廚房，有宋宛如在，唐昱做出的東西絕對會很獨特，剛剛唐昱在炒菜的時候，一時間騰不出手，讓宋宛如幫忙將醬油拿過來，可是宋宛如拿過來的卻是醋，還好唐昱即使發現，否則好好的一鍋紅燜排骨就要變成醋溜排骨了。　　唐昱正在忙活的時候，大廳傳來了聲音，聽說話的聲音，是沈芸那小丫頭回來了。　　剛剛唐昱還特意出去提醒了一聲小語馨和宋宛如她們，告訴她們即使沈芸回來，也不要讓她知道自己的到來，否則就起不到給人驚喜的感覺了。　　廚房和餐廳相連，餐廳是和大廳通着的，在大廳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廚房，但是由於廚房和餐廳之間隔着一扇半透明的玻璃門，所以在大廳中雖然可以看到廚房有人，但也只能看到一個模糊的身影，具體的相貌根本看不到，只要沈芸不進廚房，唐昱根本不用擔心她會認出自己來。　　“咦，廚房的是誰啊？小瑩姐前幾天不是回家了么？難道回來了？”看着廚房的身影，沈芸疑惑的問道，說著，還要到廚房去看看。　　小瑩全名叫侯瑩瑩，是沈家的小保姆，前幾天家中突然傳來消息，說家中的母親患了重病，讓她趕緊回去，如果再不回去，恐怕就連最後一面都看不到了，所以才急匆匆的趕回去，估計每個十天是回不來的。　　宋宛如一把拉住沈芸，她可不能讓沈芸現在發現唐昱的到來，否則就沒有驚喜的效果了。　　“瑩瑩回來哪有那麼早，今天不是你生日么，而且你又不喜歡到外面去過，所以我就從附近的一家餐廳請來了一個廚師，現在正在忙活呢，你最好別進去添亂了。”宋宛如隨口找了一個借口。　　小語馨在旁邊死死的將嘴掩住，不讓自己樂出聲來，這種惡作劇，讓這小丫頭很是興奮。　　如果沈芸有宋宛如這樣的閱歷，必定一眼就看出來小語馨的異樣，但無奈，她還沒有具備那麼廣的閱歷，雖然看出來小語馨情緒似乎不對，可是壓根就沒往別處想。　　唐昱在廚房忙活，宋宛如和鄭淑嫻在觀摩着撫弄這唐昱拿來的那副圍棋罐和棋罐中的極品雲子，而沈芸和小語馨則在旁邊比試這拆卸九連環，九連環說難不難，說簡單卻也不簡單，只要掌握了其中的訣竅，再加上一點耐心，就可以將九連環拆卸下來，但是如果不知道那點技巧，恐怕除了將九連環破壞，想要把九環拆卸下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唐昱上次來的時候，給了小語馨買來這副九連環，在教授她技巧后，這小丫頭便迷上了這個遊戲，並且將其中的訣竅告訴給沈芸，兩人比試着拆卸，一個人往下拆，拆下來后，交給另一個人，讓另一個人往上裝，看兩人誰用的時間更短。　　別看小語馨年齡小，但拆卸九連環的速度絕不是蓋的，小手上下翻飛間，不到十分鐘，就可以完全將九連環拆卸下來，與小語馨相比，沈芸反而顯得有些笨拙，每次都輸給小語馨，搞的沈芸一直嘟着小嘴。

# 第二百三十章 暖心的圍脖

　　沈睿鴻今天回來相對早一點，不到六點就回來，進入十月中旬，這天有些短了，剛到六點，外面便已經朦朦朧朧的了，屋中更是需要點燈。　　“那是？”看着廚房中忙碌的身影，剛回來的沈睿鴻看了一眼鄭淑嫻，見她笑着點了點頭，便已經猜到是誰了。　　在沈家，除了沈芸之外，其他人都知道唐昱會過來，見到廚房中的那個身影，雖然鄭淑嫻沒有說什麼，只是笑着點頭，沈睿鴻便已經猜到是唐昱了。　　閑聊間，便已經到了六點半了，外面已經蒙蒙的黑了起來，宋宛如在其他人不注意的時候，拿着那個大蛋糕，走近廚房。　　“吃飯了，爸媽，小芸，吃飯了，都過來吃飯了。”宋宛如的聲音從廚房中傳出，同時一手一盤，將兩盤菜端了出來，來回幾次，眨眼間，十幾道菜便已經擺到桌子上。　　這時其他人也都洗完手，坐到了餐桌上。　　“哇，好豐盛啊。”看到滿桌的大餐，鼻間縈繞着陣陣香氣，沈芸的臉上綻放出一朵花一般燦爛，“這個廚師的手藝真不錯，不比壞小子做的差。”　　宋宛如在旁邊宛然一笑，而小語馨更是有些憋不住了，憋得滿臉通紅，小孩心性的她感覺到這個遊戲似乎越來越好玩了，沈芸蒙在鼓裡的時間越長，她就越開心，但是心中卻有種迫不及待的想要告訴她真相的衝動，想要看看當她看到唐昱時的表情。　　“你們先吃，我再去廚房看看還有什麼沒有。”宋宛如輕聲說道，轉身，便走進廚房。　　“哇，好香啊。”沈芸對這宋宛如輕輕一笑，看到沈睿鴻示意可以吃了，沈芸率先架起一隻碩大的油燜大蝦。　　剛把那隻紅紅的大蝦夾到自己的碗中，忽然，整個房間的燈忽然滅了，沈芸一愣，第一反應就是停電了。　　停電這種情況在香榭苑基本上不可能發生，但貌似今天就被沈家趕上了。　　窗外已經完全黑了，但因為點點的星光和月光，反倒比屋中還要亮堂一些，就在沈芸茫然無措間，廚房突然亮起了一朵火苗，之後有事第二朵、第三朵，十幾朵火苗的搖曳將廚房搖晃的有些夢幻，隔着那半透明的玻璃窗，更顯得有些朦朧。　　“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一個即稚嫩又有些低沉的聲音響起。　　廚房的門漸漸的被拉開，露出裏面的情形。　　唐昱雙手捧着一個碩大的蛋糕，一邊唱着生日歌，一邊慢悠悠的走近沈芸。　　噹啷，沈芸愣愣的站了起來，手中的筷子也不知何時掉落在地上，唐昱那在燭火中搖曳的面龐逐漸的在沈芸的眼中放大，同時也在她的心中無限的被放大，眼中不知何時已經蓄滿淚水。　　“壞丫頭，生日快樂。”唐昱走到沈芸身前，輕聲的說道。　　“小姑小姑，快許願，吹蠟燭。”看到沈芸愣神，旁邊的小語馨拽了拽她的衣角，催促道。　　“哦，哦，哦，好的，好的。”沈芸猛然間情形，慌張的說道，同時不經意的衣袖在兩隻眼眶出一晃而過，帶走了即將要流落的淚水。　　深深的看了唐昱一眼，沈芸雙手合十，閉上眼睛，微微的低下頭，默默的許願，數秒后，睜開眼睛，長吸一口氣，又瞬間全部從肺部擠壓出去，唐昱只感覺面前一陣清香鋪面，面前的燭火在一陣劇烈的搖曳下，恍惚間，熄滅了十多隻，但卻依舊留下來三支蠟燭沒有熄滅，唐昱所幸也吹了一口氣，幫着沈芸將這三支頑固的蠟燭徹底的熄滅了。　　宋宛如走進廚房，在拉住全部熄滅的瞬間，將房間中的電源恢復了，房間再次通亮起來。　　“給，切蛋糕吧。”從廚房中走出來的宋宛如手中拿着一柄塑料帶鋸齒的刀，遞到沈芸的手中。　　沈芸接過刀，在蛋糕上切下一角，盛在一個小碟子里，率先遞給沈睿鴻，又切一塊遞給了鄭淑嫻，又切了兩塊分別給宋宛如和旁邊一直焦急的等待的小語馨。　　又切一塊，看向唐昱，臉上卻露出一絲詭異的笑容，看到沈芸將切好的蛋糕遞到自己身前，唐昱微微一笑，將蛋糕放到餐桌上，正要接沈芸手中的蛋糕，忽然沈芸手腕一轉，整個蛋糕全都呼在了唐昱的臉上。　　“壞小子、壞小子，讓你騙我，讓你騙我。”將那塊蛋糕都呼在唐昱的臉上后，沈芸還兀自不痛快，直接下手從那塊蛋糕上抹下一塊，向唐昱的臉上抹去。　　唐昱本來咧嘴微笑着準備接過沈芸的遞過來的蛋糕，但誰知道，遞是遞過來了，但人家壓根就沒想讓你用手接，而是用臉，唐昱原本咧着微笑着的嘴，此時也錯愕的張大了一些。　　來而不往非禮也，唐昱尤其是吃虧之輩，從錯愕中清醒過來后，第一時間發動了反擊，在大蛋糕上抹了一把奶油，便向沈芸的臉上抹去。　　“啊，壞小子，你別跑，你竟敢把奶油抹在我臉上，你站住，你別跑。”一不留神，沈芸的臉上也畫了花。　　唐昱到很是實務，不抹則以，一抹必中，中即遠遁，逃之夭夭，斜眼看到身後滿手奶油張牙舞爪的沈芸，唐昱一邊跑一邊說道，“就行你往我臉上抹，就不行我往你的臉上抹啊，哈哈，你也成大花臉了。”　　“小昱哥哥加油，小昱哥哥加油，別讓小姑抓到，小昱快跑。”看着唐昱和陳怡在餐廳中盤旋追逐。小語馨興奮的給唐昱加着油，為他吶喊助威。　　“小丫頭，你竟敢幫他。”聽到身後語馨的吶喊聲，沈芸“惱羞成怒”回手就往小語馨的臉上抹了一把，又一個大花貓誕生了。　　“哇呀，小昱哥哥她欺負我，快，快，快幫我把她欺負回來。”感受到自己臉上的滑膩，小語馨頓時不幹了，嚷嚷着讓唐昱幫她報仇。　　“好嘞，你竟敢欺負我家的小公主，看我不欺負回來的。”說著唐昱不再躲避，回過身，因為手中已經沒有奶油了，所幸在自己臉上抹一把，氣勢洶洶的沖向沈芸。　　可能是被唐昱的樣子和氣勢所震懾到了，剛剛還要拼個你死我活的沈芸見到唐昱這個樣子，媽呀一聲，掉頭就跑，口中哇哇哇的大叫，“壞小子，我不抹你了，我不抹你了，你也別來抹我啊。”兩個人在大廳中瘋跑着，和剛剛唯一的不同就是剛剛是唐昱被沈芸追着跑，而現在則是沈芸被唐昱追着跑。　　看到這麼有趣的一個畫面，小孩心性的小語馨又怎麼按捺的住，從身旁的蛋糕上抓了來那個吧，蹦跳着沖向沈芸，“小昱哥哥我幫你，咱倆一起抹小姑。”　　一時間，大廳中亂成一團，有了小語馨的加入，原本就處於下風的沈芸，頓時一敗塗地，臉上的奶油被一層一層附加上去，已經很難看到其本來的面目了，不僅是臉，就連衣服上都沾上了大片的奶油。　　看着大廳中三個孩子間的嬉鬧，鄭淑嫻感慨了一句，“唐昱這孩子真的不錯啊。”　　這話鄭淑嫻已經不是第一次說了，記得前幾次唐昱來沈家，鄭淑嫻也這樣說過，一句話說一次兩次不會讓人感覺怎麼樣，特別是像這種只是讚賞居多的誇獎，更是難以讓人記憶猶新，不過如果當一句話被重複太多遍的時候，他的影響力便會不斷地擴大，不斷地深入人心。　　許久，唐昱三人玩累了，在唐昱的一聲罷戰後，走進衛生間，將臉上的奶油洗下來，沈芸的可比唐昱狼狽的多，不但臉蛋上有，頭髮上，衣服上，全是，從衛生間出來，狠狠的瞪了唐昱一眼后，回到自己的房間中換衣服去了。　　當沈芸從房間中走出來的時候，看到唐昱正在樓下等着自己呢，手中托着一條很紅色的圍脖。　　圍脖是粉紅色的，是那種用大針打出來的純手工的那種，上面布滿細小的絨毛，即使不圍上，也有一種很暖和的感覺，圍脖的兩邊有一些長長的像是麥穗似的小辮子，圍脖的四周是用一種絨毛非常長的紅色毛線打出來的花邊，整個圍脖給人的感覺是既美觀大方，又飽滿舒適。　　“沈芸，生日快樂。”唐昱走上前，親自給沈芸將圍脖圍在脖子上，交錯間，打上一個圍脖扣。　　當初唐昱從小語馨的口中得知沈芸過生日的時候，曾經一度為沈芸的生日禮物而煩惱不已。　　一省之長的家裡雖然不能說是富有，但是卻什麼都不缺，在這種情況下生長起來的沈芸，對物質方面的需求很少，近乎沒有，金銀首飾化妝品或許是大多數女人喜歡的，但絕對不是沈芸喜歡的，唐昱更不可能送這些容易被人抓住辮子的東西。　　唐昱和沈芸認識的時間不短了，不過卻沒有聽說她對什麼東西特別喜歡，這選擇生日禮物這件事，可殺死了唐昱不少腦細胞，既不能太貴重，又不能顯得太無足輕重，太輕薄。　　遼海的冬天有些漫長，而且很冷，進入十月後，天氣就開始轉涼，前幾天天氣預報上還說有一股冷空氣南下，使得這本來就不暖和的天，更增添一絲冷意。　　那天唐昱正茫然的走在大街上尋找了合適沈芸的禮物，一道冷風吹過，不由自主的將衣領豎起，就在這時，唐昱忽然想到應該給沈芸買一條圍脖。　　唐昱原本買的圍脖並不是現在這樣，這是唐昱將買來單調的圍脖送到管元坤那讓她幫忙修飾一下。　　那圍脖兩邊的麥穗時候加上去的，那紅色的邊緣也是后加上去，是唐昱專門從一家商場買來的絨毛最長最軟的毛線，管元坤身為紅星服裝廠技術最好的員工，這打毛線的手藝自然也不賴，整條圍脖渾然天成，似乎壓根就是一條毛線織出來的。　　感受到圍脖給自己帶來的溫暖，沈芸的眼眶霎時紅了起來，大滴大滴的淚珠如珍珠般滾落，猛地撲進唐昱的懷裡，雙肩不住的顫抖。絲毫沒有在意沈睿鴻幾人的眼光。

# 第二百三十一章 房屋預售制的弊端

　　不知不覺間，唐昱的身影已經牢牢地駐紮進沈芸的心中，或許，從唐昱將沈芸從湖水中就出來后，唐昱就已經闖進了她的心中吧，無論是之後的學習游泳時被唐昱暗中佔了不少的便宜，還是在一院中從陳怡口中探聽到的唐昱的事情，事情一件一件的過去，唐昱已經牢牢地佔據了沈芸的心。　　之前沈芸還沒有意識到唐昱在自己心中的位置，直到前幾天打電話，但聽到唐昱有事情不會來為自己慶祝生日的時候，那種失望酸澀的想哭的感覺，才讓沈芸徹底的意識到，這個和自己年齡相仿，但思想卻不差成人的男孩子，在自己心底的位子竟然這樣重要。　　當看到唐昱從廚房中，從那昏暗的朦朧中托着蛋糕走出來的時候，沈芸的心突然間充斥這一種以前似乎從來沒有感受過的滿足與甜蜜，這幾天心中的那股鬱氣也在唐昱的生日快樂歌中瞬間消散。　　而那暖心的圍脖，不但套住了沈芸的脖子，不但溫暖了她的心，同時也套住了她的感情，溫暖了她的靈魂，唐昱不知道，這個小小的圍脖，似乎已經成為了兩人割不斷的牽連。　　驟然嬌軀滿懷，即使是唐昱這種大叔級的思想，也不由得愣神，特別還是當著沈睿鴻他們的面，看着他們戲謔的眼神，城牆般厚度的臉皮也不由得紅了起來。　　很快，唐昱便恢復了平靜，臉上的紅暈只是一閃而逝，拍了拍沈芸的粉背，開玩笑的說道，“好了，壞丫頭，不會就一條圍脖，你就感動的以身相許吧。”　　沈芸抬起頭，揉了揉通紅的大眼睛，雙眼通紅的錘了唐昱前胸一下，“壞小子，都怪你。”沈芸可沒有唐昱那種厚度的臉皮，在宋宛如揶揄的目光下，羞得抬不起頭來。　　摸了摸鼻子，唐昱輕聲一笑，牽起沈芸的手走到向飯桌，“快走吧，我們的小壽星，快來吃飯吧，再不吃可就涼了，這可是我精心準備的一桌飯菜啊，來嘗嘗，我的手藝有沒有那個廚師好，哈哈哈。”　　“嗯。”沈芸如同一個聽話的小媳婦一樣，低着頭任由唐昱牽着手。剛走兩步，突然想到了什麼，“啊，等等。”　　唐昱疑惑的回頭看向沈芸。　　“等我，等我先把這個圍脖放起來，免得一會兒吃飯的時候弄髒了。”沈芸紅着臉低着頭輕聲說道。　　“嗯。去吧。”唐昱笑了笑，鬆開了沈芸的手，親自將那圍脖從沈芸雪白的脖頸上拿下來，放到她的手中。　　深深的看了唐昱一眼，沈芸轉身向樓上自己的房間走去。　　飯後，沈睿鴻又再次將唐昱叫到書房，問了一聲關於房產預售模式的效果。　　在整個遼海，東陵是第一個引進這種銷售模式的地方，這種模式中國剛剛從國外引進來不就，還只是在深圳廣州那邊進行試點，東陵引進這種模式，作為省長的沈睿鴻自然是知道一點，而且他還知道是綠都第一個敢吃這個螃蟹，做了實驗，所以沈睿鴻才如此問唐昱，他是知道綠都和唐家的關係，沈睿鴻甚至有一種感覺，引進這個新型的銷售模式的注意，應該和身前這個給了自己多次驚喜的小子有關係，這小子在經商上邊的天賦，着實有些嚇人，像這種透着股新鮮味道的模式，倒有些像是出自他的手筆。　　唐昱點了點頭，既然沈睿鴻問了，唐昱也就如實說，再說這種事情又不是什麼機密，“二叔的綠都全段時間資金有些緊張，又從銀行貸不出款，正着急呢，無意中看到廣州和深圳那面的這種銷售模式，這種模式似乎可以迅速的融得資金，便通過市裡，從廣州那面將這種模式引進了過來，現在已經過去將近一個月，聽二叔說，效果很不錯，不但資金方面的問題完全解決了，而且還从里面提前收回一些成本。”　　沈睿鴻點了點頭，眉頭輕輕皺起，又問了一句，“你對這種模式怎樣看。”　　沈睿鴻果然不愧是省長，唐昱從這問話中就看出了沈睿鴻已經看出來這種模式的一些弊端，他這個省長畢竟是要放眼全省的，全省哪個地方有了成績自然少不了他的，不過哪兒有問題，他這個省政府的一把手自然也是要擔責任的。　　對於房屋預售，也就是所謂的期房，樓花，其實也是存在着各種各樣的缺點的。　　要知道，這種預售模式，也可以叫做商品房銷售模式可是剛剛興起的一種模式，這種模式的效果還沒有完全顯現出來，沈睿鴻便从里面看出來其中影響，這可能就是角度和高度問題，站在沈睿鴻這種高度的人，看待問題的角度也會不同，而且往往可以一下子抓住事情的本質。　　事實上，預售的弊端實在幾年後才逐漸顯現出來的，唐昱上學時候做過一些這方面的數據調查，對這裏面的弊端雖不敢說了如指掌，但也都大致了解。　　商品房銷售最大的弊端就是推使房價不斷地上漲，這種售樓模式，完全屬於資本運作的範疇，而這種資本的運作成本又很高，其間無論是地產商還是地方政府，以及銀行、開發商，代理商，建築商，都要從中賺一筆，導致這種資本運作的成本相當的高，遠遠超過了房產本身的價值。　　在唐昱轉世前，無數人奮鬥了一生，卻只是為了得到一間屬於自己的小房子，更有無數人即使奮鬥了一生，卻也得不到一個屬於自己的完整的家。當然，這種情況，與中國人本身的觀念也是分不開的，國人歷來的觀點，都是希望有一套自家的房子的。　　唐昱曾經聽到過這樣一個冷笑話，說有一個北京商人，在冰島買了六十平方千米的土地，佔了冰島總面積的1％，但是資金卻有些緊張，一時間籌不出這麼多的錢，不得已，他將北京的一套六十平的房子賣掉，於是籌集到了資金……　　這個冷笑話中的話雖然不都是事實，有些誇大，但是也可以從側面看到中國的房價，特別是大城市一線二線的城市，房價飆升了何種地步，那是壓都壓不住。在唐昱前世的時候，國內不正常的房價自然也引來國家的干預，但是地產，本身就代表着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而且還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大事兒，自然不是單單出台幾個政策就能讓房價穩定下來的。　　即使是國家進行一系列的調控，也只是把房價穩定在一個階段，卻依舊不能讓房價冷卻下去。　　在唐昱看來，房屋預售制度是造成後世房價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自然不僅僅是這個原因的，房價高，有當年稅改把土地轉讓的費用歸入地方的原因，有高額的資本運作費用的原因，有各方利益集團推動的原因，有國人對房子情有獨鐘的原因，有資本過熱的原因，有通脹的原因，更有許多當政者希望用地產來拉動內需的原因等等……　　在房屋預售制度下，房地產開發商不僅能以低成本使用銀行資金、無息佔用購房者的預繳款以及承建商的墊款，而且也不需承擔房屋的存貨成本。所以開發商後世經常高呼的所謂“期房價格低”只是假象，實際上房地產開發商在使用各種策略讓房價持續上升。　　而預售制度更大的危害在於，當開發商提前拿到預收款，提前收回大部分乃至全部成本之後，他們就沒有了後顧之憂，便通過囤積居奇等方式步步推高房價上漲，而房價的上漲又為開發商更方便地收取下一個項目的預收款創造了條件，因為在房價上漲過程中，在買漲不買跌的心理推動下，人們未來房價增值的預期會推動房價屢創新高。　　中國房屋預售制的潛在的風險轉嫁給消費者和銀行；通過“炒樓花”等製造樓市虛假緊缺，藉機囤積抬高價格；逐步提高房價慢慢賣，造成期房價格低的幻覺等。　　國外也有房屋預售。在美國，房屋預售基本上發生在房地產市場比較“熱”的地方，如21世紀初的大華府地區。一般開發商要求1萬―2萬美金的預售款，佔總房價的比例一般都不大（如與30萬―50萬的房價相比）。　　業主願意支付預售款的原因是：房地產市場火熱，預期的房價上漲比較確定；預售款佔總房價的比例比較小，如果因對建成后的房子（戶型、質量等原因）不滿意或者其它不可控制因素（如失業、變換工作地點等）想要退房，風險和損失都不大。對開發商而言，房屋預售可以減少市場成本和提高資金流轉速度，而可能的損失是預售價與建成後房價之間的差值。但是考慮到未來房地產市場的不確定性，這個可能損失的經濟價值的期待值要比這個差值要小。　　唐昱不想將這些弊端都告訴給沈睿鴻，畢竟這些東西大部分偶是後世在經過十幾年的房地產市場的起伏總結出來的，唐昱可沒有想好用什麼樣的理由解釋自己為什麼知道的這些，若是現在就說出來，那可有些匪夷所思聳人聽聞了，還是要一步步的來。　　房屋預售模式也可以說是房屋預售模式是中國經濟發展中必不可少的一環，即使是唐昱知道這種模式給未來的中國國民帶來強大的經濟壓力，可是這就是歷史的進程，預售模式勢必是中國經濟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一環之一，唐昱即使是重生過來的人，也無法改變這點，畢竟唐昱是人，即使重生，他也是人，而不是神。　　不過唐昱還是打算將一些影響和一些必要的措施告訴給沈睿鴻，有些事情能早做好防範，總比以後面臨着房地產的瘋狂的時候而措手不及。　　而且唐昱也知道，從剛剛沈睿鴻的表情和問話上面，就可以看出來，沈睿鴻已經預見到了將來房地產的一些泡沫，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完全都有可能多此一舉。　　“預售模式不可否認的，是一種十分新穎且大膽的銷售手段，可以預見，在這種模式的帶動下，前不久的地產泡沫所帶來的影響會在短時間內消失，房地產商的春天即將到來。”唐昱低頭想了想，思考着自己的措詞，繼續道，“但是在利益之後，又隱藏着很大的風險。”　　說到這，唐昱咽了一口口水，忽然感覺到有些口渴剛剛吃了點蛋糕，那蛋糕太甜了。“那個，沈伯伯，有水嗎，我想喝口水。”　　沈睿鴻微微一笑，指了指唐昱旁邊茶几上的茶杯。　　唐昱也不客氣，從茶杯中倒了一杯茶，一口飲進，意猶未盡的放下茶杯，唐昱也不敢在沈睿鴻前面太放肆了，輕輕的舔了一下嘴唇，繼續說道，“房屋預售模式有利有弊，利的方面我就不說了，我想說一下我認為弊的一方面。”說著，看向沈睿鴻，見他笑着點了點頭，說道。　　“房屋預售模式對於房地產商來說，可謂是天大的福音，在這之前，房地產商最大的融資手段就是從銀行貸款，但是引進這種預售模式后，無疑又增加了房地產商的一種融資手段，一千一千萬撬動的工程，現在就有可能五百萬就可以撬動，這無疑大大的降低了房地產的門檻，會有更多的人湧進地產行業，但隨之而來的卻是質量上的難以保證，如此多的地產商人湧進來，如果沒有嚴格的監管系統，偷工減料甚至是豆腐渣工程將會屢見不鮮，因為房地產商承受的風險將會很小，預售模式會間接的將風險轉移到銀行和消費者身上。”　　“那你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么？”沈睿鴻笑着問了一句。

# 第二百三十二章 聚會

　　“那你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么？”沈睿鴻笑着問了一句。　　沈睿鴻如此說，也就是間接的肯定了唐昱所說的房屋預售模式的弊端。　　唐昱搖了搖頭，“徹底杜絕是不可能的，房地產畢竟是代表着眾多利益集團的事情，哪有那麼容易拎清楚的，尤其是稅改之後地方政府的收益縮水了一大截，現在土地轉讓的費用在地方政府的手裡邊，要是不好好利用這個權利來給政府創收，那可就是工作的失誤了。再者說，現在，用地產來拉動內需的觀點在國內也是很有市場的，所以，想要干涉地產開發的事情，難啊，不過我們倒是可以通過其他的途徑和方法使這種事情盡量少發生一些。”　　“哦？你說說看。”沈睿鴻這會兒也有些好奇了，唐昱說的這些他自然知曉，他倒要看看，這個經商小天才，要說出一番什麼樣的驚世駭俗的言論來。　　“房屋預售模式具有較強的國家干預性，我們可以從這方面下手。由於商品房的預售不同於房屋的實質性買賣，真正的房屋交接尚未形成。國家因此加強了對商品房預售市場的規範。我國對商品房預售的條件資格及程序作了規定，而且還要求在預售合同簽訂後向當地房地產管理部門辦理登記備案手續。”　　唐昱頓了頓，繼續說道，“我們只需要在商品房預售條件的資格上把好關，加強對這方面的監管，對沒有資質打算濫竽充數的開發商要嚴格把關。”　　唐昱說到這就停下來，沒有再繼續說什麼，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屁股決定腦袋，自己也只有稍稍提醒一下罷了，具體的自己幫不上任何忙，唐昱相信有了自己的這些提醒，沈睿鴻就會有所對策的。　　沈睿鴻笑了笑，沒有再說什麼，站起身走出書房，在走到唐昱的身邊的時候，拍了一下唐昱的肩膀，“走，出去看看芸丫頭去。”　　對於沈睿鴻的這個親密動作，唐昱明顯一愣，嘴角不自覺的掛起了一道弧線，這個親密舉動是對唐昱剛剛的話的認可，同時也是對唐昱人的認可。　　沈芸正在和小語馨坐在沙发上一邊玩着九連環，一邊聊着天。　　“語馨，你告訴小姑，那個壞小子今天來，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　　“知道啊，不僅我知道，爺爺、奶奶和媽媽都知道。”小語馨一邊拆着九連環，一邊樂不可支的說道。　　“哼，你們都知道，就不告訴我。”沈芸佯裝生氣的哼了一聲。　　小語馨抬起頭，看着沈芸那微微板起的臉，有些忐忑的說道，“是小昱哥哥不讓我說的，這是我們之間的秘密。媽媽和奶奶他們是猜出來的。小姑你別生氣啊，是小昱哥哥不讓我說的。”　　“呵呵。”　　沈芸看着語馨那可憐兮兮的小臉，撲哧一聲笑出了聲來，摸了摸小語馨的頭，“小姑怎麼會怪語馨呢，就是怪，也要怪那個壞小子，是那個壞小子太壞了，就知道騙人。”　　小語馨見到沈芸露出笑臉，也暗暗地鬆了一口氣，放下九連環，神秘兮兮的靠近沈芸，“小姑，你能不能告訴我你剛剛許的是什麼願啊。”小孩心性的小語馨，對這種秘密的事情，有着近乎偏執的渴望。　　“不、不不能說，說出去就不靈了。”不知道想到什麼，沈芸的臉突然紅了起來。　　“你就告訴我吧，你就告訴我吧，求求你啦，小姑。”小語馨拿出了她屢試不爽的撒嬌神功，但是這次好像不好使了，沈芸紅着臉起身，“不和你玩了，我去看看嫂子在干什麼。”　　“哼，臭小姑。”看着沈芸離去的背景，語馨撅着嘴嘟囔了一句。　　“壞丫頭，晚上你打算上哪玩去啊？”唐昱從書房中走出來，輕聲問道。　　“同學約我去跳舞，不過我還沒有答應呢。”這個時候正值迪廳熱，使許多青年男女發泄、精力的理想聖地，不過和其他夜場一樣，那裡有些亂，不適合沈芸去，更何況沈芸還是沈睿鴻的女兒，身份很敏感，更不太適合出現在那種場合。　　“那你今天就在家獃著？”沈芸輕輕的點了點頭，臉色有些黯淡，她何嘗不想出去玩，但出身在這樣的家庭中，也是又無奈的，如果是男孩還好，女孩的束縛就更多了一點。　　看到沈芸那暗淡的臉色，唐昱心中湧上一絲酸楚，猶豫了一下，“我陪你去。”　　“什麼？”沈芸驚訝的抬起頭看着唐昱，眼神中閃爍出一絲喜色，不由主的轉過頭看向不遠處的沈睿鴻。　　“去吧，記得早點回來就行。”沈睿鴻笑了一聲，點了點頭，有唐昱在，沈睿鴻很放心。　　“耶。”沈芸歡呼一聲后，便向樓上自己房間中跑去，“壞小子等我一下，我穿一件衣服。”　　很快，沈芸便跑下樓，外面穿上了一件白色的外套，脖子上圍着唐昱送給她的那件粉色圍脖。　　唐昱獃獃的看着沈芸，緊繃的牛仔褲將沈芸的美腿完美的勾勒出來，潔白色的外套賠上粉色的圍脖，更加襯托出皮膚的白皙瑩潤，大大的靈動的眼睛，有些害羞的看了一眼唐昱，尖尖的下巴上，紅潤的兩片薄唇抿在一起，劃出一道彎彎的弧線，“壞小子，瞎看什麼啊。還不快走，她們估計已經到了。”被唐昱那直勾勾的眼神看的有些不好意了，沈芸輕輕的一跺腳，嬌嗔了一句。　　“哦、哦、哦，好吧，走吧。”唐昱這才反應過來，摸了摸鼻子，向外走去，在門口的衣掛上將自己的外衣拿下來，套在身上。　　正要出門，身後傳來宋宛如的聲音，“小昱，等等，把這個帶去吧，有事給家裡打電話。”宋宛如將她的手機遞給唐昱。　　這個時候的手機只能在本市內打，到了外市，便打不通了，所以說唐昱的那個大哥大，在省城，和一塊磚頭沒什麼區別。　　唐昱點了點頭，接過宋宛如遞過來的手機，揣進衣服的里兜里，雖然有些不舒服，但總比一直像暴發戶一般的拿在手中的好。　　唐昱開着寶馬，在沈芸的指引下，來到了一個叫做“熱度”的迪廳，這個迪廳不遠處就是沈芸所上的高中，這裡有一小半的客源都是來自那所高中。　　迪廳外燈光閃爍，無數霓虹彩燈圍成熱火這兩個巨大的字。　　唐昱將車停放在“熱度”的門口，剛下車，還沒有進門，便感受到裏面震撼性的音樂所傳來的節奏感。　　不知道是今天如此還是往常都這樣，迪廳外的停車位已經差不多排滿了，大部分都是很普通的桑塔和尼桑，只有幾輛高級車，這些車中，除了唐昱的寶馬外，就是不遠處停着的那輛奔馳了。　　推開迪廳的門，儘管有了心理準備，但唐昱還是差點被那滾滾的聲浪給推出來，身後的沈芸皺起了眉頭，顯然她對這種震耳欲聾的感覺也很不適應。　　此時剛剛入夜，迪廳中的人還沒有飽滿，但依舊有十幾名紅男綠女在舞池中瘋狂的擺動着自己的身體。　　好一會，沈芸才適應迪廳中的那待用強烈節奏感的音樂，左右向四周大量了一下，忽然，眼前一亮，對這唐昱說了什麼，但是由於這迪廳中的聲音太大，即使沈芸離唐昱只有不倒半米遠，卻什麼也聽不到，最後，沈芸也放棄了用言語和唐昱溝通的打算，直接拉着唐昱的手，向迪廳最裏面的一個桌子走去。　　“咦，小芸，你真的來了啊，我還以為你不來呢。”　　那個桌子四周已經做了六個人了，其中一個男孩看到走向這邊的沈芸，臉上閃過一絲喜色，熱情的站起身來，但是當他看到沈芸拉着唐昱的手，臉上原本興奮的表情突然一僵，臉色很明顯的沉了下去，只是勉強的掛着一絲微笑。　　“沈芸，這位帥哥是誰啊？也不給我們介紹一下。”這時坐在最裏面的一個短髮圓臉，有一點可愛氣的小女孩看到唐昱，笑嘻嘻的問向沈芸。　　“他是唐昱，是我朋友。”沈芸乾脆而簡練的介紹道。　　唐昱微笑着向這些人點了點頭。不過在看向一開始和沈芸說話的那個男的時候，他卻一扭頭，一聲冷哼從鼻孔中傳出，一副不屑一顧的樣子。　　唐昱表面上沒有任何錶情，依舊掛着淡淡的微笑，心中卻在暗自冷笑，看來這可能是沈芸的追求者之一吧，不過看他眼高到頂的樣子，恐怕不是什麼二世祖也是一個紈絝。　　“胡斌，你什麼意思，對我帶來的朋友有意見？”　　看到那個叫胡斌的人對唐昱的無視，沈芸不知為何，心中十分不舒服，巧眉一皺，眼神霎時變得凌厲了起來，看的旁邊的唐昱不用暗自驚嘆，真沒想到，這小妮子還有這樣英姿颯爽的一面啊，還以為她永遠都是家中的那個乖乖女呢。　　想想也是，怎麼說沈芸也是省長的女兒，在學校的地位恐怕比唐昱在一中的地位還要高，恐怕走到哪裡都會被人簇擁着，這種情況持續時間一長，就是泥人也會被培養出三分火氣。　　看到沈芸為了唐昱而斥責自己，胡斌心中惱怒不已，表面上卻不敢表露出分毫。就算是沈芸心好心軟不會對自己怎麼樣，但是如果這件事被其他人知道了，被沈芸的那些追求者知道了，恐怕也不會有自己什麼好果子吃。　　“小芸，你誤會了，我怎麼會對你的朋友有意見呢，我……”　　胡斌還要說什麼，便再次被沈芸打斷了，“停，我都說多少遍了，不要叫我小芸，請直接叫我的名字就行，貌似我們的關係只是同學關係。”說著，沈芸用眼角瞟了一眼唐昱，見唐昱面容上的表情沒有任何變化，才放下心來，同時又有一種失望的感覺。　　這一頓被沈芸的搶白，讓那個胡斌尷尬不已，轉過頭對這唐昱說道，“這位兄弟，剛剛多有得罪啊，來，來我坐。”說著，那個胡斌站了起來，將唐昱推到自己剛剛坐的位子上，而他自己則坐在唐昱的旁邊，剛好將唐昱和沈芸隔開了。　　“咦，沈芸，你這條圍脖好漂亮啊，在哪買的？”女人對美麗的東西的免疫力為負數，看到沈芸脖子上唐昱送的那條粉色圍脖，坐在裏面的三個女孩子頓時為了上來，嘰嘰喳喳的詢問着沈芸這件圍脖是哪來的。　　以唐昱超前的眼光所挑選的圍脖自然有它獨特的沒，更何況唐昱還讓管元坤幫忙做了很多改動，讓這條圍脖更加精緻美觀。

# 第二百三十三章 襲胸事件

　　三個女人一台戲，這裏加上沈芸已經四個女人了，大致相當於兩千隻丫資，雖然沈芸她們應該算是女孩子不能算是女人要打個折扣，不過那也是一千隻鴨子，嘰嘰喳喳的坐在裏面說個不停，其熱烈程度甚至比這迪廳的音樂猶有過之。　　通過短暫的交流，唐昱大致了解了這群同學的身份。　　所謂人以類聚物以群分，能和沈芸聚在一起的人沒有一個簡單的，如果直接點說，這些聚集在沈芸身邊的人，很少是因為單純的朋友情誼才走到一起的。　　這可能就是出生在大家庭中的悲哀吧，別說是沈芸這個省長的女兒，就是前世，前世唐天鴻還在黨史研究室的時候，身邊沒有幾個朋友，但是等到蘇慕儒當上市長后，老爸從黨史研究室走近市政府後，身邊的人便逐漸的多了起來，而當蘇慕儒遭劫，唐家受牽連家境每況愈下，幾乎在短短的幾天中，原先圍在自己身邊的人很快便消失在眼際，到最後，唐昱就只剩下成少洵這一個朋友了，唐昱一個小小的市政府秘書長的兒子尚且如此，何況沈芸這個省長的閨女呢這些人中不是省里的官員子女，就是省級企業老總的子女，非富即貴，當然，還是官宦子弟居多。各人都有各人的圈子，這便是他們的圈子了，像這種圈子，可不是一般人能夠隨隨便便混進去的，所謂的千萬富翁之子，在這些人裡邊估計連個跑腿的資格都沒有。　　這其中，可能也就那個看唐昱不順眼的那個胡斌的背景最小，胡斌的老爸是鄰省江漢省晉源市市長鬍景翁的兒子，本來胡斌應該在晉源市說或者漢江省城上學的，但是因為胡斌的爺爺奶奶住在綿州，舍不得孫子離的太遠，胡景翁和他妻子平時又太忙，沒時間照顧胡斌，這才送到綿州來，送到爺爺奶奶這裏生活學習。　　這時沈芸第一次來到迪廳，一邊和姐妹們聊天，一邊好奇的盯着舞池中瘋狂扭曲的身軀，迪廳中那充滿震撼的音樂，讓沈芸的身體不由自主跟着律動起來。　　閑聊了一會兒，迪廳中的人越來越多，周圍的同學都陸續的進入舞池，瘋狂的發泄着他們青春的火焰。　　唐昱沒有跟着他們一起進入舞池，而是坐在座位上，端着半杯紅酒，笑着看着舞池中的人，沈芸也沒有加入其中，雖然心中有些渴望，不過卻依舊感到害羞。　　忽然，舞池中傳來一聲尖叫，那高分貝的尖叫甚至直接壓過迪廳中的音樂，尖叫過後，之後便是一陣騷動。　　唐昱皺起了眉頭，因為他聽到這聲尖叫似乎是沈芸的那幾個女同學之一。　　迪廳這種場合難免會發生一些事情，比如摸臀、比如襲胸，沈芸這個叫做聶雙雙的女同學就很幸運的遭到了襲胸。　　本來在迪廳跳舞，特別是像這時迪廳中人流如潮，肢體碰撞或摩擦是很正常的，如果尺度得當，偶爾被吃點豆腐，女生也不會做太大的反映，但是調戲聶雙雙的這個染着黃毛的哥們兒顯然對簡單的肢體接觸感到很不過癮，竟然直接伸出咸豬手，抓向聶雙雙那略顯規模的胸部。　　女人的某些地方都是很敏感的，胸部驟然被襲，聶雙雙本能的一聲尖叫，甩手便給了那個黃毛哥們兒一個嘴巴這個聶雙雙很有來頭，他老子是省里的宣傳部副部長，一個很有實權的人物在沈芸的這些同學里，除了沈芸自己，這個聶雙雙地位最高。　　驟然被一個黃毛丫頭當眾扇了耳光，讓那個黃毛大感顏面全失，眉毛一翹，雙目圓瞪，就要收拾聶雙雙，正要動手，一隊人排開人群走了過來，其中一個一個黑臉的男人看了一眼那個黃毛，又看了一眼聶雙雙，“黃毛，怎麼回事？”　　聽到那個人的稱呼，唐昱心中一笑，沒想到這個小子竟然真叫黃毛啊，“額，老大，這小妮子打我，我正要教訓教訓她呢。”看到那個黑臉漢字，剛剛還煞氣騰騰的黃毛，頓時如同霜打得茄子一般，低下頭弱弱的說道。　　“才不是呢，是他先……是他先……”聶雙雙聞言大怒，立刻高聲叫嚷，但那句是他先摸我胸的話卻怎麼也說不出口。　　這時唐昱身後的沈芸走了出來，“雙雙，你沒事吧。”說著看向那個黃毛，“你這人怎麼這樣，欺負女孩子很有成就感么？”　　看到沈芸走出來，那個黑臉漢字臉色猛然一變，其實他的臉色也看不出多大的變化，但是離他不遠處的唐昱卻敏銳的注意到那黑臉漢子在看到沈芸的時候，瞳孔猛地一縮。　　唐昱心中嘿嘿一笑，看來今天是沒有好戲看了，這個黑臉漢子既然認出了沈芸，這件事就不會再往大發展了。　　果然，只見那黑臉漢子猛地上前一步，一腳揣在黃毛的肚子上，“給我把這傢伙扔出去，以後不允許他在這。”　　黑臉漢子的聲音剛落下，他身後的那幾個人便走出來，毫不遲疑的抬起黃毛，排開人群，向門外走去。　　“好了好了，大家繼續大家繼續，只是一點小插曲，已經處理好了，大家繼續。”黑臉漢子轉頭對這周圍的人說道，將眾人遣散后，掉頭走到沈芸面前，“對不起小姐，剛剛的事是我們不好，我在這裏給你道歉了，為了表示我的歉意，小姐你們今天在這裏所有的費用，錢算在我的帳上，如果您還有什麼不滿意的話，儘管說。”　　此時的黑臉漢子根本就沒有剛剛對他手下的那種霸氣，在沈芸面前很是恭謙，唐昱甚至感覺都有些卑躬屈膝的味道。　　這個黑臉漢子是這個“熱度”的老闆，迪廳的老闆，特別是這個年代的迪廳老闆，很少有乾淨的，和道上多少都有些關係，甚至有些迪廳老闆根本就是道上的人，而這個黑臉漢子便是這一片的老大。　　做老大的，每個人心中都有一份花名冊，這花名冊上記着自己的這一片不能招惹的人，在旁邊上學，還是省長的女兒的沈芸，自然位列在這花名冊之上，當黑臉漢子在看到沈芸的時候，心中猛然一跳，暗自僥倖這事讓自己碰上的同時，也在埋怨着那個黃毛，惹誰不好，偏偏要惹這位姑奶奶，此時的他心中不斷的乞求着沈芸不要把這件事情鬧大，以沈睿鴻的地位，弄死他不比弄死一直螞蟻困難多少，前段時間全省的嚴打聽說就是這個沈省長提出來的，其強硬作風讓他們這些道上的人為之膽寒。要不是自己湊巧能認出來，今天這事兒可就大發了。　　如果今天他女兒在自己這裏受欺負的消息傳到了外面，即使今天直接的受害者並不是沈芸，而是她的朋友，但也夠他喝一壺的了，即使沈睿鴻對自己不屑一顧，不屑對自己動手，但下面那些揣摩他意思的人恐怕也不會給他好果子吃。　　此時他心中不停地暗暗祈禱着，祈禱着沈芸別再追究這件事情，否則他以後的日子絕對不會好過。　　還好沈芸並不想將這件事情鬧大，對那個黑臉漢子擺了擺手，“你走吧。”　　聽到沈芸的話，黑臉漢子如獲大赦，說了幾句客套話，叫上身後的兩個人便離開了。　　在幾天後，一個環衛工人在離“熱度”不遠的地方發現了滿身傷痕的黃毛，不用說，這些傷都是黑臉漢子派人打得，因為他後來在經過一番打探后，知道了沈芸的這群同學的身份，立刻嚇的他汗毛倒立，不說沈芸，就是聶雙雙或者那裡面的其他任何一個人，都不是他一個街道老大能招惹的起的，后怕之餘便是對黃毛的強烈不滿，自己險些折損在這孫子手裡，怎能讓他不氣，生氣的結果便是黃毛的這一身傷。　　幾天後的事情暫且不提，這邊因為聶雙雙的事情，所有人都沒有了繼續吃飯的打算，心不在焉的聊了幾句后，便各自離開了。　　那個胡斌走之前還狠狠的瞪了唐昱一眼，因為剛剛自我介紹的時候，唐昱將自己是市政府秘書長的兒子的身份沒有隱瞞的說了出來，所以胡斌的這一眼眼神中的不善絲毫沒有掩飾，一個小小的秘書長的兒子，竟然也想摘得沈芸這多玫瑰，簡直是妄想。　　看着胡斌眼神中那毫不掩飾的輕視，唐昱輕輕的皺了一下眉頭，便轉過臉去，不理這傢伙，對於這個標準的二世祖式的人物，唐昱根本就懶的理他。　　兩人的心理年齡差距太大了，唐昱的心理毫無疑問，已經是大叔級別的了，而胡斌還只是一個躲在父母羽翼下張牙舞爪的一個小屁孩而已。　　沈芸的這個生日就這麼過去了，雖然最後有一點小小的不快，但沈芸卻覺得，這是她這些年過得最開心的一個生日。　　回到香榭苑已經九點多了，小語馨瘋了一天，早已經躺下睡着了，唐昱也簡單的洗漱了一下后，住進了早已經給他安排好的客房中。　　第二天陪這沈芸逛了半天街，下午正打算回東陵，沈家意外的接到一通打給唐昱的電話，知道唐昱在沈家的人可不多，知道沈家的電話的人就更不多了，當宋宛如給遞給唐昱電話，說有人要找自己的時候，唐昱就已經知道打這通電話的人是誰了。　　“呵呵，方大哥，忙什麼呢？”電話是方建銘打來的。　　“你小子，來到省城也不說給我打個電話，咱哥倆喝一口啊。”電話那頭傳來方建銘聲音。　　唐昱苦笑了一下，“我哪有時間啊，昨天下午到的，給沈芸過完生日，今天就得走，你要不打這通電話，興許我現在已經到了高速路上了。”　　“那麼著急走干什麼啊，明天走吧，今天晚上方哥請你喝酒，同時介紹一個人給你。”方建銘知道唐昱現在還是學生，還要上學，所以這話是以徵求意見的口吻說的，去與留都在唐昱自己，方建銘並沒有強留唐昱。　　“嗯，好吧。”唐昱略略沉思了一下，學校那邊一天不上學對於唐昱來說根本沒有任何問題，“那我就再蹭方哥你一頓飯。”　　唐昱之所以留下來，不僅是因為方建銘的邀請，更重要的是他對方建銘所說的那個要給自己介紹的那個人究竟是誰，唐昱知道，一般人根本不會入方建銘的法眼，更不會介紹給自己。　　“好的，晚上七點，我在愷撒皇宮等你。”

# 第二百三十四章 方建銘之父

　　華燈初上，夜色中的綿州籠罩在一片朦朧之中，白日的喧囂被太陽牽走。　　靜謐的夜晚只是對於普通的老百姓而言的，對於那些上層社會的人，或許黑夜才是最舒適最活躍的時光。　　作為綿州最大的娛樂場所，此時的愷撒皇宮正是一天中生意做火爆的時候，唐昱開車在愷撒皇宮門前的停車場來回溜了兩圈，才找到一塊勉強停泊下車的一個位置。　　停好車下來，唐昱給方建銘打了個電話，唐昱可不想遭到愷撒皇宮那狗眼看人低的門衛的為難。　　很快，方建銘便从里面走了出來，人還沒到，笑聲卻已經傳了出來，“老弟啊，走，和方哥進去，今天方哥給你介紹一個人，他可是很早就想見你了。”　　“究竟是誰啊？能讓方哥你如此正式的介紹給我，哦，不會是你家老爺子吧，額，不能啊，人老了，活動可不太方便，就是要看，我是我這個小輩兒去看他老人家啊，方哥，給我透透底，這人到底是誰？”唐昱想了半天，也猜不出究竟是誰想見自己。　　方建銘看了唐昱一眼，神秘的一笑，心底卻在讚歎唐昱的才思敏捷，唐昱雖然沒有猜對，但也是猜的八九不離十了。　　唐昱和方建銘推門走近包廂中，此時包廂中正坐在一個人，背對着門，唐昱看不到臉，不過從身形上看，這個人很魁梧，腰桿筆挺，穿着淡藍色的襯衫沒有一絲褶皺，從兩鬢微微顯露出的點點斑白可以看出來，這個人有年紀了。　　聽到身後的聲音，那人轉過頭，“呵呵，來了。”聲音很洪亮有力，隱隱透露出一股威嚴，恐怕是久居高位所養成的氣質。　　唐昱這時才完全看清這人的面目，一雙鷹眉斜飛入鬢，寬鼻闊口，古銅色的皮膚留下一道道的歲月的痕迹，炯炯的眼神帶着一絲威嚴和藹的看着走進來的唐昱和方建銘。　　這人的眉宇間和方建銘有八分相似，唐昱猜測可能是方建銘的親人。　　果然，方建銘的介紹證實了唐昱的猜測，“來，唐昱，我給你介紹一下，這是我爸，方卓群。”介紹完后，看向方卓群，“老爸，這個就是我經常和你提起的那個商業小天才，唐昱。”　　“伯父，你好。”唐昱率先伸出手，笑着打着招呼。　　“呵呵，你就是小昱吧，我家建銘經常在我耳邊說起你，果然英雄少年啊，建銘要有你一半就好了，如果不是你，我們方家現在還不知道是啥光景呢。”方卓群緊緊地握着唐昱的手，甚是親昵。　　“伯父過獎了，我哪能和方大哥比啊。”唐昱摸了摸鼻子，順着方卓群的指引，坐到方卓群旁邊的一把椅子上，“方大哥經營那麼大的產業呢，我可沒那能力。”　　方建銘的能力毋庸置疑，如果沒有能力的話，方家老爺子也不可能將十幾億都交給他，讓他經營運作。　　“你沒有那個能力？”方卓群笑着看着唐昱，“你要沒那個能力的話，恐怕就沒有人有能力了，不說別的，就你在商業上的獨到眼光，就絕不是一般人所能擁有的，你現在是沒有資源，如果有足夠的資源的話，我很期待你能發展到什麼地步。”　　說笑間，飯菜流水般的擺到桌子上，在方卓群招呼下，一起吃了起來。　　方卓群言語間，透露出對唐昱的喜愛，甚至還帶有一絲對唐昱在商業上獨到的眼光的欽佩，這種情緒在方卓群身上很少出現，應該說非常少。　　方卓群是方家的老二，海關總署排名第四的副署長，是一個絕對實權派的人物，能讓這樣的人生出欽佩之情，由此可見唐昱在他的眼中是多麼優秀。　　方卓群和唐昱越說越投緣，現在的他已經不拿唐昱當作小輩兒了，而是一個和自己同等的同年人，唐昱無論是談吐、說話的方式甚至經驗閱歷和對社會上的一些事情獨到的看法，讓方卓群根本就無法生出眼前的唐昱是個小孩子的念頭，唐昱在某些方面的理解，甚至比方卓群和要深刻，看待問題的角度很獨到，卻可以直指事情的本質，三杯酒下肚，方卓群便已經稱呼唐昱為兄弟啊。　　“唐小兄弟啊，你給建銘提的那些商業上的建議，建銘都和我說了，無論是桶裝純凈水的營銷模式、還是綠茶中的商機還是從馬俊仁手中買那個藥方，還有私人會所的提議，無論是哪一條提議，我都經過了仔細的考量，發現無論你說得那一個建議，如果經營的好，都是一個價值萬金的金點子，額，不對不對，豈止萬金，十萬金都未必買的來，我真的不解，不解你這小腦袋裡究竟裝的是什麼，呵呵”說著說著，就連方卓群自己都笑了起來，唐昱給他的驚訝太大了。　　唐昱有些尷尬的摸了摸鼻子，唐昱唯一的憑藉就是重生的這個強大的作弊器，自己知道許多東西後世的發展情況，那種非人的超前眼光完全是重生賦予他的，如果自己沒有經歷重生這回事，自己是不可能看出這些東西的商機，唐昱現在有一種考試作弊，考高分后被老師誇獎的錯覺。　　旁邊的方建銘看着這兩個人錯亂的備份苦笑不已，自己的老爹和唐昱稱兄道弟，自己又和唐昱稱兄道弟，這叫什麼事啊，全亂了。　　還好，這種事情不是第一次發生，雖然有些彆扭，但卻是可以接受，自己論自己的。　　通過談話，唐昱對方家的企業特別是自己對方建銘提的那幾條建議的進展情況都有了大致的了解。　　唐昱給方建銘提的這幾個注意中見效最快的竟然是發展潛力最小的那個礦泉水推廣模式。　　經過了這麼多時間的準備，方建銘已經以遼海為中心點，向四周省市的大學飛速的發展開來，現在已經在一百多所大學中設置了桶裝水提供點，合同也都簽了，年限暫定為四年。　　這種桶裝水的模式剛經推廣，便得到了無數大學生的認可，飲水機的問題解決了，桶裝水便有了用武之地，銷量瘋狂飆升，這剛剛開學一個月的時間，就要把前期的投入給賺回來了。幾乎每個寢室都要準備一台飲水機，桶裝水的銷量超乎想象的好。　　在方家龐大的資金的支持下，方家將唐昱的提議全部拉上日程，桶裝水這邊已經有收益的趨勢了，綠茶那邊，也初見眉目了，旭日升的茶配方早已經買過來了，引進設備后，現在已經開始生產了，如果用廣告打開知名度，綠茶這種符合中國人口味的飲料一定會招來無數人的追捧。　　如果說稍稍有些不順利的地方，就應該是馬俊仁手中的那個神秘藥方，唐昱將這個神秘的藥房的價值告訴方建銘后，在方家龐大的關係網的作用下，方家很快就和馬俊仁取得了聯繫，同時也提出了購買他手中的那個神秘的配方，但是馬俊仁卻一直都沒有鬆口，就這麼一直拖着，方建銘聽說，在他們和馬俊仁街上關係之前，就有一個製作叫樂百氏飲料的企業在和馬俊仁搓談。　　私人會所也在金鑼彌補的籌備拿着，相對於之前的幾個項目，這私人會所才是方家最燒錢的項目，而且它的收益可能不會很高，但是私人會所這種東西對盈利這方面不是看的最重的，與金錢相比，在某些人眼裡，結交社會上各界的名流才是最重要的。　　真頓飯吃的可謂是主客皆歡，通過這次和唐昱的接觸，方卓群對唐昱的印象又再一次提升，以前方建銘總是在方卓群耳邊提起唐昱這好那好，可是他總是有些不以為然，當時在想，怎麼說唐昱也是一個高中生，就算唐昱在經商這方面有着驚人的敏銳感，也只不過是一個孩子而已，有些東西可不是頭腦聰明就可彌補的，比如說閱歷。　　但是今天的這次見面，卻將方卓群以前心中對唐昱的那份輕視擊的煙消雲散。　　唐昱無論是為人處事上還是某些對人生的感悟上，讓方卓群根本感受不到他是一個僅僅剛上高中的孩子，有些話說的比自己還要老道。　　唐昱很晚才回到香榭苑，本來在和方卓群父子分開后，見天色已經如此晚了，唐昱不打算再回去了，這麼晚啦，沈家人應該都差不多睡着了，自己這個時候過去有可能打擾人家休息，所以唐昱打算在附近找一家相對乾淨點的旅館對付一夜就算了，但誰知道，還沒等他找到旅館，手機就響了，是宋宛如打來的，打過來詢問喝完沒，如果喝完了，就趕緊回來。　　既然宋宛如如此說來，唐昱邊開車回去了。　　明天是肯定上不了學了，就在方建銘打電話聯繫他不久，唐昱便打電話給家裡，告訴老媽自己今天回不去，至於用不用和學校知會一聲，請個假，這都已經無所謂了。　　唐昱回到沈家，給他開門的自然是宋宛如，其他人都已經睡下了。　　“剛剛給你打電話，聽你那口氣似乎不打算回來了。”宋宛如打了一個大大的哈欠，轉身走向客廳。　　唐昱沒有回答宋宛如的話，因為此時他的目光和思維都已經停頓在宋宛如那曼妙的嬌軀上了。　　此時宋宛如穿着一件寬大的睡袍，領口很低，走動中偶爾露出的那點點春光，讓唐昱眼花繚亂，一刻也以不開眼睛。　　許久沒有聽到唐昱說話，宋宛如疑惑的轉過頭，卻正好對上他那火熱的目光，不知為何，那目光讓宋宛如突然間心跳加速，臉上騰地一下紅了起來，眼神慌亂的閃爍着挪開，不敢再看唐昱的眼神。　　“晚了，趕緊睡吧。”宋宛如腳步有些凌亂的走向自己的卧室，她此時也感覺到了就這麼穿着睡衣站在唐昱面前有些不妥，特別是得知唐昱和楊涵寧發生關係，知道唐昱已經是一個大人了，想到這些，宋宛如一刻也呆不住，飛快的走上樓，回到自己的旁邊。　　看着宋宛如那美麗的倩影消失在房門之後，唐昱不自禁的摸了摸下巴，暗自嘀咕了一聲，“難道我不帥嗎？”

# 第二百三十五章 挖人

　　第二天一早，唐昱便開車駛離香榭苑，開往東陵。　　那邊還有一攤子事情需要解決，紅星廠剛剛收購過來，需要準備的地方還有很多，VCD那邊也進入了最後的調試階段，相信不倒十一月，樣機就可以出來啦，應該可以趕得上法國的國際电子展，唐昱之所以在資金上對姜萬勐沒有絲毫節制，就是希望他儘快將這個VCD研發出來，藉著法國這個國際电子展打響VCD的第一炮。　　想着想着，唐昱突然嘆了一口氣，期中考試就快到了，而這段時間又有這麼多事情等着自己，怎麼事情都碰到一塊去了。　　剛進入東陵地界，唐昱便給楊涵寧打了一個電話，詢問了一下紅星廠的情況，此時楊涵寧正在百聆，怎麼說她也是百聆的財務經理，按理說楊涵寧和百聆那邊有勞務合同，紅星這邊是兼職，可是楊涵寧卻將大部分時間都用來照料紅星這邊，說周曉虹沒有意見，那是不可能的。　　這不，唐昱剛和楊涵寧說了兩句話，還沒等問紅星現在的近況，電話便被周曉虹搶去了。　　“嗬，我說我的經理助理，長本事了，挖牆腳竟然挖到百聆來了，你說吧，這件事你要是被給我一個解釋，我是不會放涵寧走的。”　　楊涵寧在昨天就已經和周曉虹提了一嘴自己要到紅星的事情，雖然楊涵寧嘴裏說這是她自己的意思，但是周曉虹又怎麼不知道這根本就是唐昱想要的結果呢，這種事情本就瞞不過她的眼睛，起碼，她知道在這種事情上邊楊涵寧不是敢拿主意的人。　　收購紅星的事情周曉虹是知道的，畢竟之前那輛寶馬是百聆的招牌，雖然是註冊在唐昱那個到現在為止可以說只是皮包公司的維科电子集團的名頭下，和百聆沒有實際的關係，但是在抵押之前，唐昱還是讓楊涵寧知會周曉虹一聲。　　“周姐，這件事情我回去和你說，我現在已經進入東陵了，半個小時后我就到百聆，到那我再和你細說。”　　其實楊涵寧不必非要調到紅星，只不過唐昱不想將紅星的財務就這麼交給一個不熟悉的人，財務可以說是一個公司的命脈，將紅星的財務交給楊涵寧，唐昱自然放心的很，同時將楊涵寧調到紅星，兩人之間相處的時間會更長一些，或許這才是唐昱將楊涵寧調到紅星最主要的原因。　　東陵的交通還算順暢，唐昱很快就駛入鳳城區，忽然，唐昱眼角突然瞥見路邊一個飯店門前停着的一輛奔馳S500，倒不是車有什麼特別，93年這時候，奔馳車雖然很貴，但卻並不少見，讓唐昱留心的是那輛奔馳的車牌，竟然是皖A打頭的，是安皖的車。　　想到安皖，唐昱不由自主的想到訊飛集團和解氏集團，那次聽老爸說過，市裡面已經通過了將這兩家企業引進東陵的提議，也不知道這兩家企業來了沒有。　　訊飛集團和解氏集團入住東陵的這件事情是錢啟建在那場茶話會上提出的，這個提議可以說是雙贏的一個建議，蘇慕儒主抓經濟，引進這兩家企業入駐東陵，肯定能在一定程度上拉動東陵的經濟發展，這可以說是蘇慕儒的政績。而另一方面，兩家企業的入住對於錢啟建來說，也是有好處的，錢啟建和這兩個企業站在同一條利益戰船上，這很多人都很清楚，這兩家企業的到來，從某方面肯定能對錢啟建有所幫助，至於在什麼方面有所幫助，又有什麼幫助，就要看錢啟建如何操作了。　　這一眼只是在馬路上一晃一過的一眼，唐昱雖然留了一點心，卻沒有太在意，不過回家后還是問問老爸，這麼長時間那兩家企業不可能還沒有進來吧，怎麼一點風聲也沒聽到呢。　　寶馬車在百聆門前頓了一頓，鳴了一聲笛，百聆的那道電動門便打開了，唐昱油門輕踩，駛了進去。　　唐昱已經很長時間沒有來百聆了，現在的百聆和剛剛生產時的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單單體現在那粉刷一新的廠房，更體現在員工的工作面貌上，從百聆的大門到辦公樓，路上看到了幾個穿着生產部深藍色的制服的員工，他們也只是向唐昱的寶馬車方向點了點頭，示意了一下，便各自工作去了，並沒有多做停留，唐昱微微一笑，看來周曉虹將這百聆經營的很好啊，員工的素質也有很大的提高。　　一個好企業，有潛力的企業，除了要具備強大的硬件之外，員工素質這樣的軟件也不可或缺。　　進入周曉虹的辦公室，發現周曉虹和楊涵寧正坐在沙发上不知道在說著什麼，臉上偶爾會泛出一絲微笑。　　抬頭看了一眼走進來的唐昱，周曉虹皺了皺眉頭，“大助理，你可算是來了，今天你可要給我好好的說道說道，你這個甩手掌柜當這麼逍遙我暫且不追究，但是你總不能拆我的台吧，不但沒有來公司幫幫我，反倒將我身邊的大將調走，說說，你是怎麼想的，你到底什麼意思。”周曉虹的話似乎有些嚴厲，但是卻是笑着說出來的，看了他對唐昱調走楊涵寧的事情，雖然有些不喜，但卻沒有生多大的氣。　　可能是因為百聆走上了正規，也可能是這段時間百聆的事情對周曉虹起到了磨練的作用，現在的周曉虹，渾身上下透漏出一股女強人的氣息，眼神也比在唐昱剛認識她時更犀利了。渾身上下透露出一股子幹練，讓唐昱忽然想到了那個“美寧”的銷售副總付紫彤來，這兩個女人在某方面似乎有些相似，或許女強人之間，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相似之處吧。　　聽了周曉虹的話，唐昱攤了攤手，做出個無奈的表情，“誰讓周姐這裏兵多將廣呢，我只是想暫借一員大將而已，這對周姐來說，沒有多大的損失吧，百聆總不至於現在就離不了涵寧姐吧。”　　周曉虹沒有過多的在這件事情上糾纏，可能甚至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對於楊涵寧，她似乎並沒有多少留戀不舍，這可能是因為楊涵寧那有些特殊的關係吧。　　楊涵寧當初是唐昱介紹給宋宛如，安排到原先的恆達儀錶廠的，之後在百聆收購過來之後，又經過宋宛如和唐昱的推薦，成為了擁有強大權利的財務經理，其地位絲毫不比周曉虹低，而且因為楊涵寧是宋宛如親自推薦的，即使是楊涵寧做錯了什麼，周曉虹也不可能隨便斥責，這讓周曉虹感覺到自己的權利被很大程度的壓制，雖然現在楊涵寧沒有做錯什麼，可是心底總是有這麼個疙瘩，所以在楊涵寧提出要去紅星的時候，周曉虹也只是埋怨了兩句，卻沒有過多的阻止。　　周曉虹沒有再提起楊涵寧轉到紅星的事情，算是默認了，轉而說道紅星，“唐昱，紅星那邊的情況怎麼樣啊，我可知道，你不是那麼莽撞的人，但是之前誰都沒有看好這個早已經衰落了的而且負債累累的廠子，你究竟是怎麼打算的啊？”　　“我只是想弄個廠子玩玩而已，剛好得知這個廠子有轉讓的意思，我就收購過來了。”唐昱一笑，他總不能說收購這個廠子是因為他唐家前世得到過這個廠子里的員工的幫助吧，周曉虹白了唐昱一眼，她才不相信唐昱只是玩玩而已的話，但是唐昱既然不說，她也就沒有在這個問題上多做糾纏，轉頭看向楊涵寧，“涵寧啊，既然你想去幫助唐昱，我也不攔着你，明天你有時間的話，到財務部做一下交接就行，如果唐昱那邊發展的不好，我隨時歡迎你回來。”　　“嗯。謝謝周姐。”楊涵寧點了點頭。　　回家的路上，唐昱看了一眼旁邊專心開着車的楊涵寧，輕聲的問道，“紅星那邊的事情進行的怎麼樣了？”　　楊涵寧沒有轉過頭，一邊開車一邊說道，“你走的那天上午我和徐會計就去了銀行，在把二十萬轉給政府後，其餘的五十五萬全部劃到紅星的賬戶上，這两天徐會計正在做員工的工資報表，估計明後天就可以將工資發到那些員工的手上了。”　　“現在紅星的賬上有五十五萬，這麼說這輛寶馬抵押了七十五萬？”　　唐昱有些驚訝，在他的想法中，這輛車最多就可能抵押七十萬，六十萬都有可能，卻沒想到能抵押到七十五萬，轉念一想，便多少猜到了原因，怎麼說他也是借了宋宛如的大旗，在宋宛如這面大旗的影響下，銀行那邊將價格估高一點也沒什麼，不過在唐昱想來，恐怕這個数字是最低的，宋宛如的名字難道就值五萬么……　　“涵寧姐，你明天在處理完百聆的交接問題后就去紅星看看，儘快的將員工的工資發下去，我明天也會給二叔打個電話，問問他新的縫紉器材的情況收集的怎麼樣了，儘快將恢復紅星的生產。”　　說著說著，唐昱眉頭皺了起來，心中嘆了一口氣，恢復生產恐怕還真不是一時半刻就可以的，還要做許多工作啊，老廠的那些廢舊的縫紉器材需要處理，引進新設備之後，還要給員工一個適應的過程，甚至需要培訓一些時日，而且還要再去招收一些設計方面的人物，服裝要想做大，模仿其他人的款式是永遠都不夠的，要有自己的研究隊伍，不斷地創新出新的款式。　　還有就是採購問題，紅星以前是做中山裝的，所以都是採購一些粗厚的毛料，而唐昱卻打算向運動服飾這方面發展，布料主要是以尼龍、帆布這樣稍顯輕薄一些的布料，兩種用材不同，所以紅星以前的採購渠道便廢棄了，要重新構建起一個新的採購渠道，這個還是等明天去紅星問問吳承貴吧，他主管採購，看他有沒有什麼新的採購渠道。　　不細想不知道，這麼一細想，不用的讓唐昱皺起眉頭，貌似紅星想要恢復生產還要經歷一個不短的歷程啊。

# 第二百三十六章 第一台VCD

　　第二天唐昱沒有去上學，最近事情有些多，即使即將期中考試，唐昱也脫不開身，學校的事兒自然便有些顧不上了，不過他也不是很在乎那些東西的，前世已經有過了一次學習的經歷，那些東西對他來說便是可有可無的了，去學校也不過是回首前世的一些事情罷了。　　早早的來到紅星，叫來吳承貴，問他那份市場調查報告和各種面料的價格表，唐昱簡單的掃了一眼，點了點頭。　　唐昱自然可以看得出，這份調查報告里有很多劉猛的痕迹，上面各種面料的價格很相近，但是卻不便宜，如果按照市價來進購面料，即使做出服裝來，即使能賣出去，利潤也很小，如果刨去工人的工資等費用，甚至是零利潤，這種情況讓唐昱直皺眉頭。　　看來真的找一條好的進購渠道，外面賣的面料都不知道被多少中間商盤剝過，想便宜都不可能。說來，這些採買人員，倒有可能是公司裡邊最腐敗的一群人，能伸手的地方自然多不勝數，防都防不住，不過有些東西，還是需要有個度的，雖然說水至清則無魚，不過自己也不是好糊弄的主，過了這個度，唐昱自然便不能接受了。　　揮手讓吳承貴出去，同時讓他把劉會計叫過來，問了一聲工人的工資發放情況，得知工資表昨天就已經做出來了，今天就可以將以前拖欠的工資發放下去。　　唐昱點了點頭，讓他就儘快的將這件事落實后，便讓他出去了，工資發放出去后，員工的情緒肯定會得到鬆緩，前段時間，雖然唐昱答應過他們會儘快的發給他們工資，可是錢沒有到手，誰的心中都會有一絲忐忑。　　徐會計出去后，唐昱拿起電話給方建銘打了一個電話，周日那天和方卓群見面后，唐昱心中便有一個想法，只不過那天喝酒的時候沒有好意思提出來，第一次和人家見面，就有求於人，多少會給人一種挾恩圖報的感覺。　　方卓群是海關總署的副署長，交際面肯能很廣，對一些原料的採購渠道，恐怕沒有多少人會比他還要廣泛的了，唐昱向問問他，是不是可以幫自己搭一個橋，引進一批國外的優質面料，通過他，不僅可以省卻很多中間費，最重要的是方卓群有渠道引購國外優質的面料布料，這對紅星打開市場、發展市場有很大的幫助。　　“喂，方哥啊，忙什麼呢？”唐昱笑着打了聲招呼。　　“還能忙什麼？正在跑私人會所的事情，說吧兄弟，找哥有什麼事情？”　　唐昱嘿嘿一笑，說道，“方哥，那天我聽說伯父是海關總署的，你幫我問問他，能不能幫我聯繫一下，我想引進一批布料。”唐昱如實的說道。　　“布料？老弟，你引進那東西干什麼，你不會向要進軍服裝行業吧，現在的服裝行業前景可是不太明朗啊。”方建銘驚訝了一下，問道，卻沒有說出拒絕的話。　　“呵呵，還真讓老哥你猜中了，兄弟我還真的收購了一家服裝廠，這不，正在為布料面料着急呢，市面上的那些不了價格太高，我也沒有太好的渠道，剛好，前幾天和伯父見面的時候得知伯父在海關工作，就像拜託伯父看看他是不是可以幫着聯繫一下。”唐昱笑着說道，這個服裝廠，他是有意做大的。　　“嗯，沒問題，一會兒我就給我爸打電話，放心，兄弟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這件事情基本上沒什麼問題。”方建銘毫不猶豫的就答應了下來，以方卓群海關第四副署長的權利，這事根本就是一盤小菜，只不過是他一句話的事情，以他的人脈關係，這些事情倒是方便的緊，有的是門路。　　“那就麻煩方哥了，等事情OK之後，我請方哥和伯父喝酒。”唐昱寒暄了一聲后，便放下了電話。　　面料的事情可以說是搞定了，唐昱心中鬆了一口氣。這事兒原本也不是非要通過方家解決，以唐昱的人脈關係，無論是通過蘇慕儒還是沈睿鴻，都不過是一句話的事兒，甚至他們的秘書一句話的事兒，不過既然通過了方家，那唐昱自然變有他的用意。人脈這種東西，還是要多走動的好，不走動，關係便要遠了，他這也算是趁熱打鐵吧。要不，一個小小服裝廠的布料，那需要麻煩到海關啊，大概方卓群也是明白的，兩人心照不宣罷了。　　出門到旁邊的會計室叫了一聲楊涵寧，兩人開車向人才市場而去。　　唐昱腦海中有很多經典服飾的款式，但是沒有一個專業人士的幫助，唐昱很難將腦海中的服飾樣式付諸到圖紙上。　　而且唐昱知道，一個優秀的服裝廠或者將來發展為服飾集團，前提條件就是要有自己的開發設計團隊，做服裝，重點還是在設計和名氣上邊。　　唐昱記得“李寧”在九八年的時候，在廣州佛山建成中國第一個運動服與鞋的設計與研發中心，也就是因為這點，奠定了李寧成為世界品牌的基礎。　　唐昱不奢望自己的服裝廠能趕超李寧，但是去也希望自己的廠子擁有獨自的研發設計的能力。　　……　　人才市場一如往昔人潮如織，但是多半的找苦力工作的，甚至還有不少泥瓦匠、搬運工在這找些零活。　　唐昱花了百餘元錢在人才市場的公告上打了一個廣告，同時將楊涵寧的手機后留在了上面后，便回來了，他可不想守株待兔似的在人才市場乾等着，運氣好興許等個十幾二十分鐘就有合適的應聘者，運氣不好的話，就是等一天，恐怕都沒有一個合適的，貌似守株待兔不如願者上鈎。　　回紅星的路上，唐昱接到二叔唐天浩打來的電話，告訴唐昱那個縫紉器材的情況已經有了一點眉目了，深圳那邊有一個縫紉器材廠願意以市價的八五折提供縫紉器材，只不過人家要求，這邊最少訂購一百台，否則的話享受不到八五折的待遇。　　唐昱微微皺了一下眉頭，一百台縫紉器材對於現在的紅星來說，的確有些超負荷了，紅星總共也就有員工百餘人的，這裏還包括裝卸、庫管、文秘等人員，真正的縫紉員工不足八十人，如果進購了這一百台縫紉器材，恐怕還要招收一些新的工人，這又是一筆多餘的開銷。　　不過這種事兒還是押后考慮吧，暫時先不想這些事兒。　　下午，唐昱跑到百聆研究室，不，現在應該叫做維科研究所，在唐昱註冊的這個到現在為止可以說還是皮包的維科公司，將VCD項目轉到維科的名目下后，百聆研究室就已經被唐昱改名為維克研究所。　　對於唐昱的到來，姜萬勐很是熱情，一看姜萬勐那張滿面笑容的臉，唐昱就知道VCD的研究又有了進展，姜萬勐的臉可是一張VCD進展情況的晴雨表。　　果然，姜萬勐剛看到唐昱，便將唐昱來到一堆如同某個电子器械別砸爛了有堆在一起的元件之前，同時告訴唐昱，這就是他們研製出來的樣機，這隻是最初的形態，只要製作好機殼，組裝在一起，就成為第一台VCD了。　　說著，拿出一張他們自己刻錄的光盤，塞在那堆元件上的一個托盤中，也不知按了一下哪個鍵子，旁邊的電視機突然亮了一下，但有瞬間黑屏，就在唐昱以為是不是出現了什麼問題的時候，旁邊的姜萬勐說道這是正常的問題，VCD需要緩衝一段時間。　　果然，再等了將近半分鐘后，電視出現了一個畫面，這畫面正是李小兵給百聆電視機做的那個廣告。　　影響還算清晰，聲音也流暢，只不過電視機的屏幕上偶爾一閃一閃的，看來這台機子還不是很穩定啊，還有待繼續努力。　　唐昱看着電視上偶爾閃爍一下的畫面，沒有什麼表情，“儘快將這第一台機子調試完成，組裝成機，我要拿它參加下個月的法國國際电子展，同時，你們也儘快的投入到下一階段的研製中，完善第一代機的不足，一代機我不想投入市場，一切等二代機出來吧。”再次囑咐了幾句，唐昱便離開了。　　前世姜萬勐在研發出第一代VCD后，由於某些技術的不成熟，系統很不穩定，所以市場很小，直到姜萬勐在一代機的基礎上研發出來的第二代機投入市場后，才掀起了VCD市場的火爆，同時也成就了數家电子企業，松下、飛利浦等國外企業，拿到VCD后，以非常低廉的成本，紛紛研發出來自己的品牌，在VCD這龐大的市場中分得一塊蛋糕。　　十月二十號，星期三，期中考試的第一天。　　期中考試分两天進行，這两天，唐昱沒有在翹課，老實的進行着期中考試，雖然這東西在這一世他已經很不重視了，也不認為有什麼不重要的，不過自己老媽可是很傳統的人，或許老爸已經在逐漸的接受自己的改變，老媽可未必能夠接受得了，該學習的還是要學習的，要是考個大鴨蛋回去，老媽還不揍死他啊，唐天鴻也是面上無光。　　話說，唐昱雖然這两天缺課，沒有進行期中複習，但畢竟他前世在高中的時候這些都學過，雖然經過這麼多年記憶已經淡化了，可是依稀還能記得點東西，在他想來，有這些東西足以應付這次考試了，至少不會讓他的名次太靠後。話說，前世的他，應付考試，那叫一個得心應手啊，即便是這麼多年過去有些手生了，但是應付過去應該還是不成問題的。在前世的時候，他可是一直秉承着活到老學到老的理念的，雖然步入職業生涯之後學習的一直是職業相關的東西……

# 第二百三十七章 招聘服裝設計人員

　　幾天之後，期中考試的成績很快就下來了，拿着成績單，唐昱的臉上露出來一絲笑容，這成績應該可以交差了，班級第十一，年段第三十七，如果從成績上看，算得上是優等生的範疇了，應該足夠拿過去應付老媽了。　　只是成績單上的各科成績差距有些大，任何人都可以從這成績單上看出來，唐昱是嚴重的偏科。　　唐昱的英語成績只差一分就滿分了，別說是班級了，就是全年段的，也是第一，這完全得益於唐昱上一世啃得那幾本英文原著的大部頭，以唐昱現在的水準，那可不是高中生表現出來的水準，估計給現在的英語老師當老師，都綽綽有餘了。便是高中的英語老師都未必能夠比得上他的，連留美的宋宛如都驚嘆於唐昱拿一口標準的美式英語，更別說高中的英語老師了。　　語文數學物理這三科的成績也都可以，在班級也是名列前茅，只不過政治歷史生物這些需要大量背誦的科目，成績實在差強人意，生物甚至才勉強及格，並不是說唐昱不聰明，而是唐昱最近一段時間實在騰不出時間去背那些東西。那些東西，對他來說多少有些雞肋了。　　晚飯過後，唐昱將成績單交給唐天鴻，唐天鴻只是看了一眼，便放到了一邊，也沒有說什麼，沒有批評，沒有表揚，只是淡淡的笑了笑，點了點頭而已。　　通過這幾個月的觀察，唐天鴻對唐昱已經有了一些了解，不，應該說對重生過來的唐昱有了一些了解，唐昱那成熟的思想已經不止一次的展現在他的眼前，所以唐天鴻對唐昱的學習也不是很強求，學校里的那些知識對於唐昱來說可有可無，之所以讓唐昱繼續留在學校，就是不想讓他的人生留下什麼缺憾，畢竟對於普通人來說，高中生活是人生中必須經歷的一個過程。倒是張雅惠拿着研究了好一會兒，還揪着他的耳朵批評了好一會兒，看來不是很滿意的樣子。　　……　　三天後，楊涵寧打來電話告訴唐昱，已經有應聘者者給她打電話了，而且不止一位，楊涵寧和他們約定，這周日下午一點，在紅星廠對他們進行面試。　　同日，二叔唐天浩那邊也傳來消息，深圳那邊已經談好了，那邊說如果這邊一次性訂購超過一百台縫紉机械的話，可以再做讓步，以市場價的七五折賣給唐昱，而且運費有廠家承擔。　　唐昱聽后，點了點頭，七五折，比之前的價格整整往下調了一成的價格，這個價格已經是唐昱能夠接受的價格了，估計還是唐天浩發揮了據他的作用，畢竟，他這些年一直在商海打拚，積攢下來的人脈和關係網可是不小，而且那點折扣，大概便是唐天浩的面子了。　　……　　周日這天下午，唐昱坐着楊涵寧開着的寶馬來到紅星，今天有六個來招聘服裝設計師的人，其實這件事情楊涵寧自己決定就行，唐昱對這方面也不太懂。　　到了紅星，那幾個人早早的就在那等着了，其中的三名顯然是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另外還有兩個年齡稍大的女人，看樣子有三十多歲，本來是六個人的，但是顯然，有一個人沒有來，不管那個沒來的人是不想參加應聘，還是因為某些原因遲到了，總之唐昱直接將他淘汰掉了，一個對時間沒有觀念的人，對任何事情都不會做的太好，這是唐昱前世從事商業活動時候的慣例了，這一世依然保留了下來，他不需要不守時的人，也不需要耍大牌的人，更不需要對老闆擺譜的人。　　面試很簡單，是真簡單的有些兒戲，六個人坐在一起，身前各有一個紙板附加一根鉛筆。　　唐昱一手托下巴，另一隻手托着那隻托下巴的手的手肘，眉頭微皺，頭腦想着腦海中的那件服裝的樣式，同時用嘴表達出來，而六人的任務就是根據唐昱的表達，迅速的將唐昱描述的這件服飾畫在圖紙上。　　面試簡單，卻很實用，很是考驗這些人的基本功力，畫圖，是一個服裝設計人員最基本的技能，如果連張圖都花不出來，又談何設計服裝呢。事實上，唐昱其實不是很需要他們的設計才華的，來自於後世的他，腦子裡邊有的是各種新穎的服裝款式，他需要的，只是一個團隊來把他腦子裡邊的東西實現出來而已。當然，一個完整的設計團隊還是必要的，要不，只靠着唐昱的腦袋，這個服裝廠能不能走多遠暫且不說，唐昱自己的表現卻是有些驚世駭俗了，所以還是需要一個完整的設計團隊的。　　畫圖結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卻又在情理之中，唐昱在看過五人的圖紙后，只有那兩個三十多歲的女人畫的和唐昱描述最靠譜，至於那三個大學生，反倒畫的似是而非，和唐昱之前自己畫的那張后現代的圖紙有的一拼，比唐昱好的好一些，卻也好不了多少。　　理所當然，唐昱將那兩個三十多歲的女人留了下來，其他的三個大學生，帶着一絲不服氣的鬱悶眼神離開了。　　還是那個道理，唐昱需要的不是他們的設計才華，起碼暫時是不需要的，暫時來說，他只需要能夠把他腦子裡邊的東西實現出來的繪圖人才便好了，至於有設計天賦的，紅星現在還用不上，等到紅星用得上的時候，大概也不叫紅星這個土裡土氣的名字了，而是成為或許可以和李寧比肩的服裝商生產了。　　這兩個被錄取的女人一個叫柳嫦，一個叫做曾芳，兩人看起來都才三十多歲，柳嫦稍稍有點胖，圓圓的臉卻很耐看，曾芳是一個很瘦小的女人，唐昱目測應該還不到一米六，有些沉默寡言，不是很愛說話，其貌不揚，一副標準的中國賢惠女人的樣子。　　這個曾芳長的雖然有些不起眼，可是唐昱剛剛看過她畫的那張圖紙，五個人中，只有她畫的和唐昱描述的最相似，可以說是這幾個人中基本功最紮實的，就連柳嫦也稍差她一籌。就唐昱自己來說，他只有一定的素描功底，繪畫不是他的天賦。　　應聘結束之後唐昱讓她們周一也就是明天來紅星正式上班，同時也將合同簽了，事實上這東西也不需要第二輪面試什麼的，直接一輪面試唐昱便能夠確定自己需要的人才。　　在兩人離開前，唐昱將兩人剛剛畫的那兩幅服裝圖紙分別遞到二人手中，讓這二人回去將圖紙上面的服飾憑着自己對服裝的理解再做修改，也當是一項作業吧。　　“你這小腦袋你都裝的什麼啊，這看似簡單甚至兒戲的面試，現在仔細想想，卻可以說是一個最恰當的面試方案，這既簡單的又實用的方法，你是怎麼想出來的。”楊涵寧笑着看着唐昱，那張美麗的小臉也因為臉上綻放的笑容，變得更加燦爛。　　楊涵寧還清晰的記得，當初百聆招聘管理的時候，便拿出來一套令人叫絕的心理招聘方案，百聆已經步入正軌這麼長時間了，百聆的管理層沒有出現過一次不適應的情況發生，效果出奇的好，而這次唐昱在招聘服裝設計人員的時候，竟然用了這樣的看似兒戲的方法，不過自己想想，也未必沒有道理，那幾個大學生理論知識固然豐富，但怎麼說，那也只能算得上是紙上談兵，真正的本事在這一篇小小的圖紙上就足以體現出來啦。　　“我這小腦袋裡頭裝的是什麼涵寧姐你還不知道嗎？全是涵寧姐你啊。”唐昱調笑了一句，順勢挪到楊涵寧的旁邊，緊挨着她，右手自然的攔住楊涵寧的纖細腰肢，腦袋湊到楊涵寧的發間，貪婪的吸、允着其中的那種也不知是洗髮水的香氣還是楊涵寧的體香，有些陶醉的閉上眼睛。　　“別、別、別……”楊涵寧勉強的推開唐昱，唐昱埋首在自己的發間，稍稍有些粗重的呼吸噴在耳後，讓楊涵寧感到全身陣陣酸麻，力氣一絲一絲的被抽走，幾乎就要癱軟在唐昱的懷中，憑藉這最後的理智，楊涵寧從唐昱的懷中掙扎出來，臉色紅的如玉般的晶瑩，“這、這、這裡是辦公室，萬一……”　　楊涵寧話音剛落，門被敲響了，把楊涵寧嚇了一跳，心虛的抬頭看了看四周，整理了一下衣衫和秀髮，埋怨似的白了唐昱一眼。　　“進來。”唐昱苦笑了一下，看來辦公室戀情真的不保險啊，幸好這個人是個還算有禮貌的人，沒有直接闖進來，否則即使是唐昱這樣臉皮的，恐怕也會擱不住，就更別說楊涵寧了。　　進來的是劉猛，這個看似莽撞的大漢，卻有着細膩的心，看了一眼臉紅低頭的楊涵寧，雖然有些疑惑，但也沒有問什麼。　　“什麼事？”唐昱慢步走回桌案後面，坐在老闆椅上，輕聲的問道。　　“唐、唐助理，外面有個叫唐天浩的人找你，現在正在外面……”　　唐昱在這些工人面前自稱是唐助理，是宋宛如的助理，如此稱呼，一是可以借用宋宛如的大旗，如此以後做一些事情會很方便，特別是在銀行方面，有了宋宛如的名號，銀行多少會給紅星一些關照，二是唐昱的身份有些敏感，不能走到台前來，所以唐昱也就只有當“宋宛如的助理”了。　　“我來找唐昱還需要等？這小子也不怕折壽，哈哈哈。”劉猛正說著，唐天浩從門外走了進來。　　“二叔，什麼風把你給吹來了？”唐昱從老闆椅上站了起來，笑着迎了上去。　　進屋后，唐天浩眼神掃了一眼臉色依舊紅紅的楊涵寧，又看向唐昱，“什麼風？還能是什麼風，還不是你交給我的那讓我幫你跑腿的風。”　　“那批縫紉機過來了？”聽到唐天浩如此說，唐昱第一時間反應過來，算了算時間，那批縫紉機也應該到了。有了這些東西，服裝廠就可以正式的開工了，希望自己的投資，能夠儘快收回來才好，VCD那邊，可是處處都是用錢的地方啊。

# 第二百三十八章 星光綻放

　　聽了唐昱的問話，唐天浩點了點頭，“送來了，你趕快去安排一下驗收，還有，根據你的要求，他們那邊派過來一個技術人員，可以對你們的員工進行两天的培訓，教他們使用這種最新款的縫紉機。”　　一個小時候，兩輛集裝箱卡車緩緩地停在紅星院門，唐昱走了過去，讓門衛將門打開，同時趕過來的吳承貴等人，指揮着車開向生產車間。　　此時生產車間已經空空如也了，以前的那些老式縫紉機，已經讓唐昱半賣半送的賣給了紅星的老員工，不但將這批即將報廢的舊貨處理掉了，而且還小賺了一筆，當然，這批縫紉機已不能說是報廢了，雖然沒有新式的縫紉機便捷，沒有新式縫紉機效率高，但是也是可以用的，更何況那些老員工已經用了那老式縫紉機很長時間了，手法已經熟練，這在別人眼中即將報廢的縫紉機，在她們手上興許會散發出一縷餘暉也說不準，也算是意外收穫了。　　在唐昱檢驗了一下產品的質量和數量后，唐昱讓已經圍攏在四周的男員工，幫忙將這一架架鐵傢伙搬進車間，有秩序的擺放整齊。　　生產車間了很大，但也絕對裝不下三百台縫紉機，安置了一百多台後，其餘的都搬進了倉庫中。　　這時卡車上下來一個年輕的女人，徑直走向唐天浩，“你好，我是金針器械廠的派來的負責培訓教導你們員工如何使用我們縫紉機的，我叫孔湘。”說著伸出手。　　顯然，在這個叫孔湘的女人看來，這些人里，只有唐天浩最想是老闆，自然直接找他說話了。　　唐天浩微微一笑，伸出手和她握了一下，指了指旁邊正在摸着鼻子的唐昱，“他是這裏的助理，你有什麼事直接找他就行，我只是來幫忙的，呵呵。”　　孔湘臉上略顯一絲尷尬，轉過頭看了一眼唐昱，“你好。”　　“你好，我叫唐昱。”唐昱握了一下手，笑着說道，“請問什麼時候可以正是上課？”唐昱倒是顯得有些心急，直接開門見山的便問起培訓的事情，連簡單點額寒暄都省去了。　　孔湘抬手看了一眼手腕上的手錶，已經四點多了，“今天恐怕不行了，這樣吧，明天，明天我八點來到這裏，親自教她們我廠縫紉機的操作和簡單的維修，其實很簡單的，如果用心學的話，我估計三四個小時就足夠了。當然，員工太多的話需要分批培訓，花的時間要多一些。”　　“嗯，好的。”唐昱點了點頭，轉過身對這旁邊的管元坤說道，“你今天通知所有員工，明天全部都過來，適應一下新設備，具體的，全部便聽從孔小姐的吩咐吧。讓大夥都用心學，這可是新玩意兒，便操作不當弄出事情來。”唐昱這麼說，自然不是怕機器被損壞了，而是擔心錯誤的操作弄出工傷來，那可就不太好了。　　管元坤點頭應了一聲，轉身便向車間走去，大部分員工現在正在車間里打量着這剛剛引進來的新設備呢。這個人名字有些男性化，最事情也是一副風風火火的模樣。　　“孔小姐，不知道你今天晚上在哪裡住，用不用我幫你安排一下？”孔湘是深圳人，對於東陵肯定不了解。　　孔湘輕聲一笑，搖頭道，“唐助理，你客氣了，我在這公司附近找一家旅店兌付這一宿就行，不用麻煩。”　　既然這個孔湘拒絕，唐昱也就沒有再上杆子去拿自己的熱臉貼人家的冷屁股，套路式的寒暄了兩句，孔湘便離開了。　　“小昱，你回去不？用不用我送你？”唐天浩走上前問道，同時也瞟了一樣唐昱身後的楊涵寧，眼神卻沒有多做停留。　　“不了，我還要處理點事情，二叔你先走吧。”　　“嗯，那好吧，我就先走了啊，記得啊，你小子欠你二叔一頓酒，為了你這幾百台破機器，你二叔差點跑斷了腿，說破了嘴。一頓酒席是肯定跑不了你的了。”唐天浩邊說便走向他的那輛帕斯特。　　前段時間聽說二叔要買新車，估計是因為淘金大廈的那個工程回款讓唐天浩感覺褲腰帶送了很多，有了多餘的錢，這才起的買新車的念頭。　　唐昱打算，等唐天浩買了新車，就讓二叔將這輛帕斯特送給自己，唐昱有自己的寶馬，不知道比這帕斯特好多少倍，但是無奈的是，由於自己的身份敏感，眼看着那輛誘人的掛着囂張軍牌的寶馬擺在自己面前，而自己去不能開回家，恐怕這種鬱悶的心情除了唐昱自己，誰也體會不到吧。　　自己的寶馬不能開，讓唐昱出行很不方便，每次都要打電話讓楊涵寧這個“專職”的司機來接自己，而且楊涵寧的身份又不能在老爸老媽面前公然出現，所以說楊涵寧每次接自己都費好大的勁。　　寶馬開不了，唐昱也只能退而求其次，打上了這輛帕斯特的注意了，寶馬車敏感，車的來源也不太好說，但是帕斯特總不會有這方面的顧慮吧，這車本來就沒有寶馬奢侈，同時又已經被二叔開了有幾年了，更何況很多人都知道這車是唐天浩的，唐天浩買了新車，將這車借給或者直接送給唐昱也無可厚非，誰也說不出什麼來，雖然駕駛這輛車沒有寶馬那麼有感覺，但是相比與只能看而不能動的寶馬來說，這輛帕斯特對唐昱來說，實用性更大一些。　　看着二叔開着寶馬車離開，那個孔湘也早一步和那兩輛集裝箱卡車的司機走出了紅星，至於那兩輛卡車，則停在紅星廠里，因為這連兩車太大，進進出出太不方便，所以孔湘便將這兩輛車放到了這裏。　　紅星工人員工的工資早在幾天前就已經發下去了，在發下錢的那一刻，所有人心頭那塊懸着的石頭終於慢悠悠的落地了，同時，也在心底對於紅星廠再次升起了一絲期盼，還稍稍湧現出一股歸屬感，現在這嶄新的縫紉器材引進到紅星，所有員工在對紅星的未來充滿憧憬的同時，心中的那份歸屬感更強了。　　第二天，唐昱早早的便來到紅星，簡單的安排了一些事情后，那個孔湘變過來了。　　“孔小姐，吃飯了么？”唐昱笑着問候了一句。　　孔湘點了點頭，問道，“什麼時候可以上課？”孔湘也不想在東陵待太長時間，在將新型縫紉機的操作方法和一些維修技巧交給紅星員工之後，她就打算回去了。　　“隨時都可以。”唐昱起身，帶着孔湘到生產車間，此時生產車間原先空曠的房間中已經井然有序的排列着一百三十多架新式縫紉機，因為此時沒有什麼工作，幾十個女員工正聚在一起，不知道在說著什麼，看到唐昱進來，全部看了過來。　　“給大家介紹一下，這位是深圳過來專門教你們如何操作這傢伙的孔小姐。”唐昱走到一家縫紉機旁，用手輕輕的拍了拍，“大家歡迎一下。”　　說著，又轉過頭看向孔湘，“我想可以開始了。”　　縫紉機的操作很簡單，特別是對這些已經在紅星工作好幾年的老員工來說，很快便上手了，在稍稍講解了一些縫紉機的構造和簡單的修理技術后，還不到中午十二點。　　“孔小姐，賞個臉，在這吃頓飯吧。”孔湘的工作完成后，便要迫不及待的趕回去，唐昱出言挽留了一句。　　“唐助理，你客氣了，那邊還有很多事，等下次吧，等下次我來的時候，一定好好和唐助理吃頓飯。”孔湘走上一輛集裝箱卡車，腦袋伸出車窗笑着對唐昱說道。　　“嗯，那好吧。”唐昱點了點頭，“尾款我一會兒就讓人給你打過去。”這三百台縫紉機事先已經繳納了兩萬塊錢的訂金，還有將近八萬沒有打過去。　　紅星廠的事情算是告一段落，只要唐昱將腦海中的幾套運動服的樣式讓那兩個新招收的設計師曾芳柳嫦展現在圖紙上，測量出合適的尺寸交給員工，再加上方家的布料，紅星很快就可以恢復生產了。　　……　　唐昱恢復了以前的那種學校和家兩地跑的狀況，這幾天一直老老實實的在學校上課，紅星廠已經開始生產了，就在新式縫紉器材引購進來的第二天，方家那邊也出來消息，已經給唐昱聯繫上一批國外運來的優質布料，在進行簡單的驗貨后，就運進了紅星廠，價格方面，因為省卻了很多中間商，自然不貴，也只能說是不貴，因為是國外的進口面料，所以也不便宜。　　總之這個已經虧損幾年的紅星廠，在唐昱的手裡不倒一個月的時間，再次煥發出新的生機。　　不知不覺間，十月流過，十一月份將近。　　維科的第一台VCD樣機已經出來啦一個，VCD研製出來的第二天，唐昱便讓姜萬勐去申請專利，同時，這邊讓楊涵寧去為接下來的法國國際电子展做準備，唐昱打算利用這個电子展，打響VCD出世的第一炮。　　這次法國电子展，說心裡話，唐昱很想親自去見識見識，不過在老爸老媽那邊，恐怕還要多做做思想工作。　　93年這時候，出國的風氣很熱，有很多富豪商賈都將自己的子女送到外國去學習進修，所以說唐昱出國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忌諱，最主要的還是過了老爸老媽這關。其實真正的出國熱，是94年那會兒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熱播之後，爆發了真正的出國熱。　　這天晚上從紅星回到家，卻看到一個稍稍有些意外的人，陳怡竟然來了，此時正坐在沙发上和老媽聊天，看到唐昱回來，張雅惠起身，“怎麼才回來，小怡都等你好半天了，你們先坐着，我到廚房去準備點東西，小怡啊，晚上就別走了，在這吃吧，吃完飯後，我在讓唐昱送你回去。”說著，走向廚房，在經過唐昱身邊的時候，還特意囑咐了一句，“好好和小怡說會兒話。別欺負人家。”　　汗，真不知道老媽的腦袋裡想着什麼，這話怎麼聽怎麼彆扭，什麼叫欺負人家，感情自己在老媽眼裡是這樣的形象啊，唐昱摸了摸鼻子，無奈的輕聲嗯了一聲，他可沒膽子和自己老媽辯論。　　把書包隨手讓在沙發的一側，唐昱大大咧咧的坐了下來，看到陳怡在不遠處有些局促的站着，不由的笑了笑，“坐啊。”

# 第二百三十九章 邀請

　　話說這一段時間，唐昱還真的沒有見過陳怡幾次，前段時間忙紅星的事情忙的腳打後腦勺，這幾天雖然上學，但是陳怡原先在學校就很少出教室，自從經歷了錢偉的那件事情后，就更少露面了，所以兩人雖然在同一所學校，但見面卻是很少的。　　“劉姨的攤鋪經營的怎麼樣？”唐昱拍了拍身旁的沙發，示意陳怡坐下。　　“嗯，最近生意很好。”陳怡猶豫了一下，坐到了沙发上，和唐昱之間隔着一人的距離，“我媽還總說，要請你到我家吃飯去呢。”　　陳怡的這個攤子在多方照顧下，可謂是十分紅火，隱約猜的到唐昱和陳怡可能有些關係的虎爺，自然很早就警告了下面的那幫小弟，能幫就幫，不能幫也別給我惹禍，誰也不行動陳怡家的那個鋪位。起碼，受保護費的是沒有的，敢去惡意搞亂的就更沒有了。　　虎爺雖然已經洗白了，但他的話，對於東陵的混混，那絕對聖旨一般，有了虎爺的“口諭”，劉舒蘭的攤位在不用繳納保護費的情況下，得到了最好的照顧。　　再加上劉舒蘭的攤位的位置，她人緣又好，這生意想不紅火都難。話說，此時的劉家，已經完全擺脫了以前的那種潦倒，每天雖然累了一點，可是劉舒蘭的臉上卻始終帶着笑容，在唐昱的幫助下，她終於看到了希望。自家掙的錢和靠別人接濟施捨的，拿在手裡邊就是不一樣。　　對於唐昱，劉舒蘭是發自內心的感激，授人魚不如授人以漁，唐昱幫助劉家找到了生活的門路，比直接扔錢給劉家讓人的心理更暖和。　　“劉姨太客氣了，其實我也沒幫上什麼，吃辛苦的還是你們，哦，對了，劉姨的身體怎麼樣，快到冬天了，讓他多注意一些身體。”劉舒蘭的脊椎動過手術，即使現在已經完全康復了，但也不能和普通人一樣，這也是之前劉家如此拮据的主要原因，劉舒蘭的身體狀況讓她無法出去工作，也沒有那家公司願意接受劉舒蘭，而之所以能經營這個鋪位，還多虧了楊涵寧他爸楊岐山，進貨運貨這些力氣活全部都交給了他，而劉舒蘭只是負責買菜就可以了，雖然依舊不輕鬆，但對劉舒蘭的身體卻沒有太大的負擔。　　“嗯。”　　陳怡輕輕的點了點頭，不知道為什麼，現在陳怡每一次和唐昱呆在一起，總感覺有些不自在，心跳加速，腦海中總是想着一些連她自己都不明白是什麼的莫名其妙的東西，其實她心理多少明白這種感覺是什麼，只是她不願承認吧，唐昱屢次救陳怡於危難中，如果不是唐昱，以陳怡的性子，就是第一次被那群混混調戲之後，恐怕都不會在苟且的活下去，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唐昱兩次將陳怡從鬼門關上拉回來，兩次挽救了她的生命。　　“那個，今天、今天蘇晴來電話了。”　　不知為何，陳怡再說這句話的時候猶豫了一下，聲音壓得很低，唐昱沒有注意陳怡的語氣，聽了這句話，唐昱原本瑟縮在沙發中的身體猛然間挺直了起來，“你說什麼？蘇晴來電話了？”　　對蘇晴，唐昱一直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上一世上初中的時候，唐昱對蘇晴一直有一種朦朧的情愫，但最後因為蘇晴搬家，心底的這份感情便好似冰封一般，永遠的掩埋在心底，直到到了大學，兩人再次相遇的時候，兩人之間的感覺卻總是那麼若即若離，這種不明不白的感覺，或者說是感情，一直帶到了這一世，蘇晴的離開，曾經讓唐昱失落了好久，而此時聽說蘇晴打來電話，讓他怎能不激動。　　陳怡點了點頭，“中午來的電話，我倆沒說幾句話，她就掛了。”說著，看了唐昱一眼，“她說讓你別忘記了你們之間的約定。”　　約定？唐昱一愣便反應過來，蘇晴說的應該是在遼海大學相聚的那個約定。　　確實，前一世的時候，唐昱也是在大學和蘇晴再次相遇的。　　蘇晴家的背景很神秘，唐昱只知道蘇晴的爸爸是一個軍人，至於是哪個部隊的，甚至是軍銜是什麼，卻一無所知。　　唐昱小時候曾經去過蘇晴的家裡，印象中蘇晴家挺有錢的，這點從家裡的擺設就可以看出來，唐昱以前問過蘇晴，問過他爸是什麼兵種，但是蘇晴沒有告訴他。　　無論如何，今天蘇晴既然打來電話，就證明她還沒有把唐昱忘了，這讓唐昱心中很是欣慰，不由得暗自猜測，這小丫頭現在長成什麼樣了。　　蘇晴是個美女，這毋庸置疑，在初中的時候，蘇晴就是一個標準的美人坯子，都說女大十八變，真不知道蘇晴現在完成第幾變了。　　唐昱和陳怡閑聊了幾句，陳怡便起身要回去，“你着什麼急啊，等在這吃完飯我送你回去唄。”唐昱起身，看着正在穿着外衣的陳怡，皺着眉頭說道。　　“不了，我還是回去吃吧，我媽在家裡等我呢，我今天來只是想告訴你一聲蘇晴來過電話，現在你已經知道了，我就回去啦。”　　聽到聲音的張雅惠從廚房裡出來，“咦，小怡，怎麼要走啦？等一會兒吃完飯再走吧，飯菜快好了。”說完，看向唐昱，“臭小子，是不是你又欺負小怡了？”　　唐昱攤攤手，做出一個無辜的樣子，“我哪有啊，陳怡說劉姨正在家等她的，要早點趕回去，怕劉姨擔心。”　　“哦。”張雅惠點了點頭，“那好吧，唐昱，你送送陳怡。”　　陳怡抬起頭，張了張嘴，卻沒有拒絕。　　兩人一前一後走出屋子，“你在學校怎麼樣？”出了門后，唐昱和陳怡一直沉默着，陳怡沒有說話，唐昱一時間也不找不到什麼話題，實在被這種壓抑的氣氛甚至有些莫名的曖昧的氣氛搞的渾身不自在，隨便的起了個頭，話剛出口，唐昱就有些後悔了，說什麼不好，偏偏提這茬。　　唐昱話中的意思陳怡自然知道，唐昱是在問學校中的那些八卦的同學還有沒有在背後亂嚼舌根。　　陳怡沒有說話，只是搖了搖頭。還真別說，陳怡是真的沒有聽到什麼閑言碎語，自從那次唐昱在餐廳中大打出手之後，所有學生對這件事諱莫如深，可能在背後說些什麼悄悄話，但是在陳怡身前，那是一個字都不敢提，誰知道這話要是傳到唐昱的耳中，會不會再招惹來一頓拳頭。　　之後的氣氛比剛才似乎更加曖昧的壓抑，也不知道想到了什麼，一直冷着的臉，莫名的化開了，紅了起來，只不過唐昱走在前面，一直想着怎麼打破這種讓他全身不舒服的氣氛，而沒有注意到旁邊稍後的陳怡的異樣表情。　　“那個，蘇晴有沒有說她現在住在哪？在哪上學？”唐昱頭也不回的問道。　　身後的陳怡沒有說話，唐昱以為自己的話他沒有聽到，剛要重複一邊，陳怡的聲音傳來，“她沒有說，我問過她，但她沒有告訴我，她只告訴我她大學要考遼海大學。”　　機關大院門前不遠處就是公交站樁，正好有一路車經過老街，唐昱和陳怡很快走到站樁，“你回去吧。”陳怡轉過身，低着頭對唐昱說道。　　此時唐昱才發現陳怡的異樣，其實以唐昱的細心，本應該早就看出來陳怡臉上的表情和平時迥異不同，只是他剛剛因為蘇晴的事情，有些心不在焉，才忽視了陳怡的異樣。　　陳怡本長的就極美，一中美女榜的美女豈是徒有虛名，加上她此時那張雪蓮般的俏臉，透着一股紅潤，更增添了一股魅惑氣息，看的唐昱的心猛然漏跳一拍。　　“嗯，好吧，那你路上小心。”唐昱在貪婪的在陳怡的俏臉上掃了一眼后，輕聲的說道，轉身便向小區里走去。　　“哪個……”身後再次傳來陳怡遲疑的聲音。　　“怎麼了，還有什麼事么？”唐昱疑惑的轉過身，他總感覺今天陳怡有些反常，平時的陳怡不是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面孔就是少言寡語，根本不搭理人，今天怎麼扭扭捏捏的，這副小女人姿態在陳怡身上可是很少見到的。　　“你這周日有時間么？”陳怡咬了咬嘴唇，猶豫了半天說道。　　“有啊，怎麼？難道這周日是你……額，這周日有什麼事情么？”本來唐昱想說難道這周日是你生日，可是這話剛要說出口，又覺得有些不妥，便改口了。　　“這周我們班主任要調走，所以我們班組織了一個歡送會，我想你和我一起去。”　　“你們班的歡送會，我去……合適么？”唐昱猶豫了一下問道。　　怎麼說也是人家班級開的歡送會，唐昱這個外班人前去參加，就是人家不說什麼，唐昱也有些不好意思。　　“那、那、那就算了。”說著，陳怡略帶些失望。這時，一輛公交從遠處駛來，陳怡低着頭走向站牌。　　其實陳怡自己也知道這麼邀請唐昱有些冒然，她也是猶豫了好久才問出口的，其實這個歡送不必要帶伴的，陳怡之所以叫上唐昱主要是因為自從經歷了上次錢偉的那件事後，陳怡對這種酒席便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恐懼，即使明知道這個班級的歡送會不會出現上次的那種被下藥的事情，但是心裏的陰影不是一時半刻就克服的。　　“周日幾點。”就在陳怡即將踏上公交車，唐昱突然問道。　　陳怡一愣，驚喜的轉過頭看向唐昱，看到唐昱微笑着點了點頭，陳怡的臉宛如雪蓮綻放般笑了起來，“周日晚上六點，學校旁邊的‘香滿樓酒家’。”　　直到公交消失在視線中，唐昱才轉身轉身往回走。

# 第二百四十章 都是美麗惹得禍

　　經過了一周的調整，紅星已經準備生產了，曾芳、柳嫦根據唐昱的描述繪製了兩款不同風格的適合春秋季節的運動服，在管元坤的安排下，已經做出了幾件樣品，在唐昱點頭之後，已經準備大量的生產了。　　這個年代的服裝市場還不想後世那樣火熱，由於這個年代的人相對來說很保守，特別是女人，所以服裝上有些單一，沒有後世那般繁多的花樣，特別是運動服市場，更是慘淡的可以，今年還算有些進步，馬俊仁帶領的馬家軍的崛起，也間接的帶動了體育運動類的服飾的前進，不過相對來說，前景還是有些慘淡。　　唐昱根本就沒有想過一開始就可以打開市場大賣特賣，這很不現實，干什麼都要一步一個腳印的來，慢慢的經營一段時間，將紅星這個品牌慢慢推廣出去，隨着紅星品牌的名氣的增加，銷售自然也會跟上去。　　當然，這其中自然需要廣告的推動，早在那幾樣樣品出來的時候，唐昱便已經讓劉猛去和電視台去談，電視廣告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還有便是唐昱腦子裡邊來自於後世的一大推的經典設計了，那才是紅星那克敵制勝的最終希望，也是紅星的金手指。　　……　　周日下午，唐昱正在紅星忙活着，其實也沒什麼可忙的，只是唐昱自己口述腦海中的服飾，而後讓曾芳柳嫦二人將其樣式款式畫出來，而唐昱則在旁邊指出兩人畫的那裡不合適，加以改正。　　唐昱正看着手中兩幅曾芳柳嫦兩人剛剛繪製出來的圖紙，辦公桌上的手機響了。　　是楊涵寧打來的。　　“喂，涵寧姐，有什麼指示？”當著曾芳和柳嫦的面，唐昱也不敢太放肆的和楊涵寧調笑，只不過稍稍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　　“今天小怡邀請你參加什麼聚會，你忘了啊，小怡跑到你家，見你沒在家，便跑到我這來問我了。”電話那頭楊涵寧說道。　　唐昱一拍腦袋，“哦天啊，你要不說我還真忘記這事了，對了，不是說要六點呢么，現在才……”說著，唐昱抬起手，看了一眼手腕上的手錶，“呀，都五點多了，怪不得那小丫頭着急呢，好了，陳怡在你旁邊呢吧，你告訴他，我馬上打車到老街去接她，讓她等我。”說著，唐昱便掛掉了電話。　　抬起頭，有些不好意思的看向曾芳和柳嫦，“真是不好意思，剛剛太投入了，不知道現在竟然已經這個時辰了，耽誤你們下班了，好了，你們剛剛圖紙我簡單的看了一眼，大毛病沒有，不過有些地方還要改一改，這就等明天的吧，今天有些晚了，你們回去吧。”員工正常的上下班時間是早上八點到下午四點，現在已經五點多了，顯然，唐昱這等於變相的給曾芳和柳嫦加班了。　　“沒什麼的，唐助理你要有事的話，我們就先走了，我回去將這兩幅圖紙再看看，再作下修改，明天給你看那看。”　　短短几天的相處，讓曾芳和柳嫦對這個年齡不大的唐昱有種刮目相看的感覺，貌似唐昱對服裝設計並不太了解，但是卻可以想出那樣堪稱經典點服飾，不由得不讓這二人佩服，不知不覺間，心中原本對唐昱的那份輕視甚至是藐視的思想已經在不知不覺間消散的無影無終了。　　第一次看到唐昱的時候，曾芳柳嫦俱都猜測唐昱肯定是某位富豪商賈或者達官顯貴的孩子，沒事閑的想收購家公司玩玩，看似衣裝華麗，實則草包一個。　　可是經過這幾天的接觸，特別是他們根據唐昱描述的話繪製出的服飾，繪製出的那種讓她們自己看了都為之心動的運動服之後，曾芳柳嫦迅速的將她們心中原本唐昱的形象完全顛覆，此時的唐昱在她們眼中，完全是一個天才的設計師。　　曾芳和柳嫦離開辦公室后，唐昱將桌案上的文件圖紙簡單的收拾了一下，也走出了辦公室。出了紅星攔下了一輛出租，前往老街而去。　　出租車還沒到老街，坐在車上副駕駛位置的唐昱便看到老街巷口站着的兩個俏麗的身影，站在前面的是楊涵寧，陳怡微微靠後，小半個身子藏在楊涵寧的身後。　　楊涵寧一如往昔般，青春俏麗卻不乏一股嫵媚，眉眼間含笑帶着春、情，婀娜的身姿凹凸有致。　　目光一轉，唐昱的眼神投注在楊涵寧身後的陳怡身上，不由得眼前一亮。　　今天的陳怡顯然經過了一番精心的打扮，無論是從衣着上還是化妝上，都比往日講究了不少，自從唐昱認識到現在，唐昱就沒有發現過陳怡化過妝，今天看到她那淡施粉黛的俏臉，讓原本冰冷的俏臉增添了一股冷艷的感覺，身體俏麗，亭亭玉立般的樣子，其魅力絲毫不亞於身旁的楊涵寧，只是比她少了一分嫵媚，卻多了一股清傲。　　兩個大美女並排站在一起，讓唐昱旁邊的司機大哥看的有些眼直，唐昱都沒有說在什麼地方停下，這位司機大哥竟然就直接停到了二位美女的身前，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懂得讀心術，讀出來唐昱想要去的地方，抑或是其他的什麼原因。　　唐昱打開車門走下車，笑着看着兩位美女，“沒等着急吧。”轉過頭對着陳怡說道，“對不起啊小怡姐，這两天太忙了，就把你這事給忘了，要不是剛才涵寧姐打電話給我，恐怕我就要食言了。”唐昱摸了摸鼻子，神情有些尷尬。　　“好了，別墨跡了，快走吧，一會兒趕不上了。”楊涵寧笑了一下，將身後的陳怡推上出租車，轉過頭看向唐昱，“小昱，你可照顧好小怡，別讓她受欺負了，當然，你也別欺負她。”說最後一句話的時候，楊涵寧的眼神變得有些意味深長，讓唐昱苦笑不已。　　“香滿樓酒家”離一中不足五百米，是一個佔地約有千平的二層小樓，酒店的檔次不算高級，但貴在實惠，菜價不高，菜碼又大，非常適合工薪階層的人就餐，偶爾碰到什麼好日子，還有很多到這裏來辦婚慶酒宴的，這樣的酒店，倒是很適合像陳怡班級舉行這樣的歡送會。　　到了“香滿樓”，趕下車，唐昱便看到一個帶着眼睛文質彬彬的小男生笑着走向陳怡，看到陳怡旁邊的唐昱，臉上的笑容突然一僵，走到跟前，甚至沒有和陳怡打招呼，輕聲的對唐昱問候了一聲，“昱少陪陳怡一起來的？”　　唐昱心頭苦笑，自己的這個昱少的名號是徹底的打響了，怎麼走到哪，哪都知道自己的這個名號呢，以後一定要找琉金殿堂的那個姓江的冰山美人討要精神損失費，嗯，一定要。　　唐昱對那個眼睛男點了點頭，看向陳怡，讓他介紹一下。　　“這位是我班的班長，叫張清泉。”在外人面前，陳怡再次恢復了清冷的面孔。　　“呵呵，你們先進去吧，老師他們已經到了，在二樓樓梯口左邊的第一個房間中，你們先上去，我在這等其他的學生。”張清泉做出了一個請的手勢，讓唐昱和陳怡先上去。　　此時包間中已經聚集了很多人，這個包間可以說的這座酒店最大的一間，裏面放置了三大張桌子，但是卻依然顯得有些擁擠。　　“咦，陳怡來了啊。快來坐。”看到陳怡進來，班裡的大部分男生熱情的招呼了起來，可是……　　可是當看到陳怡身後的唐昱的時候，所有人的表情和剛剛的那個張清泉幾乎如出一轍，唐昱也知道自從經過了那次在學校食堂的事件后，自己在一中的名氣恐怕很響亮，而且是惡名，雖然無奈，但唐昱卻並不覺得這樣有什麼不妥，當時陳怡的事情在學校傳的沸沸揚揚的，如果唐昱不出來以強硬的手段嚇住那些八卦的學生，唐昱還真怕陳怡會被這些口水淹死。　　看到說有人的臉上包括那個女老師的臉上都有些不自然，唐昱笑了笑，走上前，對這那個被十幾個學生圍在中間的老師點了點頭，“張老師你好，我聽陳怡姐說您要調走，心頭不舍之下，就和陳怡姐一起來了，老師您不會不歡迎吧。”　　扯，這都是扯，所有人在聽到唐昱這話的時候心中都是這個反應，陳怡班的班主任調走，與你唐昱有什麼關係，雖然眾人心中如此想，但誰都不敢說出來，唐昱這隻是不想讓氣氛那麼尷尬的託詞，誰都不會信的。　　“歡迎歡迎，怎麼會不歡迎呢。”那個張老師笑着說道，同時對旁邊的一個同學說，“蕭童，你去問問張清泉，問問他還有人來沒，沒人的話就上菜吧，同學們都在這等很長時間了。”　　一頓飯，因為唐昱的到來而有些壓抑，誰都不敢在唐昱這個“一中第一少”的面前瞎說話，就連那個張老師說話時，也不敢太隨意。　　飯間，所有人看陳怡的眼神都很古怪，幾乎一中所有人都聽說過唐昱和陳怡有點關係，曾經傳言唐昱和錢偉為了陳怡，兩人大打出手，而今天唐昱和陳怡結伴而來，似乎印證了之前的謠傳。　　酒宴進行了將近兩個小時，八點鐘的時候，在那個張老師的招呼下，結束了這頓酒宴，同學們陸續的走出酒店，各自回家。　　不知道為什麼，陳怡今天喝了很多酒，雖然陳怡的酒量不遜於唐昱，可是在離開的時候，腳步依舊踉踉蹌蹌的，唐昱只有扶着她的一隻手臂，纏着她下樓。　　看着唐昱和陳怡“相依相偎”的離開，所有人的眼神更多了一份肯定。　　看着斜靠在自己懷中的陳怡，看着她滿面酡紅，醉眼迷離的樣子，唐昱心中暗嘆了一口氣，他多少猜到了陳怡心中的想法。　　都說女人的美貌是上天的恩賜，可是這究竟是恩賜還是懲罰，這誰又能說的清楚呢。　　唐昱認識的兩個貌美女子，她們的人生怎麼也無法和恩賜掛鈎，無論是楊涵寧還是現在靠在自己懷中的陳怡，都為了自己的美麗，付出了代價。　　美麗對於她們來說不但不是恩賜，反倒是噩夢般的負擔，楊涵寧因為自己的魅力被當初的市稅務局局長尹匡虞收養，利用，甚至最後險些成為陳松威的玩物。陳怡因為自己的美麗兩次險遭厄難，如果不是唐昱及時感到，以陳怡的性子，恐怕此時已經香消玉殞了。　　美麗帶給她們的不是優越感，而是一重又一重的磨難，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踏入萬劫不復之地。

# 第二百四十一章 陳怡獻身

　　這幾個月的事情已經將陳怡搞的心力交瘁了，第一次杜大浩的那次導致唐昱昏迷，險些有永遠醒不過來的危險，之後錢偉的那件事，眼睜睜的看着錢偉在自己的身上放肆，眼睜睜的看着自己身上的衣服一件件減少，然而自己卻連一點掙扎的力氣都沒有，直到此時，午夜夢回中，陳怡依舊會從那個噩夢中驚醒，錢偉那惡魔般的笑聲還經常在耳邊迴響，讓人不寒而栗。　　最讓陳怡心痛的或許不是錢偉的事情，而是被自己最好的朋友出賣，陳怡從小到大，因為一直用冰冷的面目來保護自己，自己身邊根本就沒有朋友，唯一的朋友就是那個余彤，兩人從小到大，小學初中直到高中，竟然都巧合的安排在一個班，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緣分。　　這種用時間累積起來的情誼，讓陳怡一度以為是可以珍藏一生的，誰知道……這個自己最信任的閨中密友，竟然將自己給賣了，十幾年的友誼，就這麼一朝夕間風雲般消散了，這件事情給她的打擊甚至比錢偉給她的還要大。　　余彤在那第二天之後便辦了轉學，從那之後陳怡就再也沒有見過她，說實話，雖然余彤出賣了自己，傷害了自己，可是自己願意給她一個解釋的機會，陳怡很珍惜這份情誼，但是余彤卻放棄了，放棄了這個解釋的機會，從那之後，消失在了陳怡的視線中，甚至她的家都已經搬走了。　　今天教了自己兩年的班主任也要離開了，觸景生情之下，陳怡再也壓制不住內心中的感情，一杯酒一杯酒就這樣讓她灌了下去，酒不醉人人自醉，即使陳怡酒量驚人，但是在這種鬱悶的情緒下，陳怡醉了。　　出了“香滿樓”，唐昱並沒有打車，而是扶着陳怡慢慢的沿着馬路向前走，十一月的天氣已經有些涼了，唐昱將陳怡摟入懷中，盡可能的為她擋住外面侵來的屢屢寒風。　　在冷空氣的刺激下，醉酒的陳怡微微恢復了一些清明，第一次被男人抱在懷中，讓陳怡感覺到害羞之餘，同樣感覺到一種不自在，不自覺的扭動了一下身體。　　感覺到懷中嬌軀的扭動，唐昱低下頭看了一眼，正好這時，陳怡也抬起了頭，兩人的目光撞在了一起。　　此時陳怡的臉上滿是淚水，紅紅的眼睛中閃爍着一絲無助，看的唐昱莫名的心痛了起來。　　“沒事了，都過去啦。”唐昱微微轉了一下身，將陳怡完全摟進懷中，憐惜的撫着陳怡的長發，感受着懷中嬌軀的顫抖，唐昱仰看着深沉的星空，默默的嘆了一口氣。　　上天真的公平么？唐昱不知道，他只知道，他要給自己懷中的這個少女更多的溫暖，沒有任何多餘的想法，只想讓這個宛如嬌嫩的花朵一般的少女，讓她經歷一些風雨，此時的她再也經不起更多的風浪了。　　“唐昱，我、我、我今天不想回家……”許久，陳怡抬起了頭，霧蒙蒙的大眼睛朦朧的看着唐昱，語氣雖然遲疑，卻異常堅定。　　唐昱愣了一下，臉上卻有些欣喜的樣子，陳怡話中的意思唐昱怎麼能聽不懂，如果這都聽不懂，那他前世縱橫花叢的那些年的時間可真是浪費了。　　透過那雙大眼睛表面上的水霧，唐昱清晰的看到其中的堅定，還有一絲自己既熟悉又有些陌生的色彩，這種色彩唐昱在楊涵寧的眼中也曾見過。　　“陳怡，這……”　　縱然唐昱的思想到達大叔級別，也不禁被陳怡的這句話搞的措手不及，一時間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唐昱不是柳下惠，唐昱曾經懷疑過柳下惠那傢伙究竟是不是男人，所謂食色性也，貪戀美色乃是天性，唐昱自認為還沒有到喪失天性的地步，說對陳怡不心動，那純粹是騙人的，可是在這個時候將陳怡拿下，唐昱怎麼都感覺有種趁人之危的感覺，開口剛要說些什麼，嘴已經被陳怡冰涼的小手給捂住了。　　“別拒絕我好么？”可能是因為酒精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心底的龐雜情緒的爆發，也可能是因為她對唐昱心底的那一份好感，抑或是因為想要尋找一個溫暖的港灣，總之無論是什麼原因，此時的陳怡突然生出一種衝動，一種想要融進唐昱身體中的衝動。　　這種衝動出現的突然，卻無法遏制，剛一冒頭，便瞬間席捲陳怡的整個心房，再也抑制不住了。　　無疑，陳怡是那種外剛內柔的女孩，表面上堅硬的外殼只是想保護內心中的柔軟，但是當一個人一層層的剝去那層堅硬的外殼后，闖入她的柔軟中后，她便會不顧一切的接納這個闖入者，很明顯，這個闖入者就是唐昱，屢次三番的救陳怡於危難中，甚至是不顧性命，在唐昱的懷抱中，陳怡的那層堅硬的外殼如同日照冰雪般慢慢融化了，接納了唐昱。　　唐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麼，他就這麼迷迷糊糊的和陳怡到不遠處的一家小旅館中開了房間，真的是迷迷糊糊，此時的唐昱還感覺自己在夢中，但是身旁躺着的這具完美的嬌軀和嬌軀上傳來的陣陣清香，卻再告訴唐昱，這一切都是事實。　　微微一笑，唐昱將那具柔軟的嬌軀摟緊懷中，對於這件事情唐昱沒有後悔，更不會後悔，他現在只想盡自己可能的保護自己的懷中的這個可憐的女人。　　因為唐昱的動作，陳怡蒙蒙的從睡夢中醒來，抬眼看了一眼唐昱，露出了一個大大的笑容。　　唐昱低頭，眼神順着被子的縫隙往裡探，兩座盈盈一握的雪白映入眼前，讓唐昱心底的火氣再次有復燃的趨勢。　　感受到唐昱眼神的火熱，陳怡嚶嚀一聲，一把將被子死死的壓在胸前，滿面紅霞，眼神宛如滴出水來白了唐昱一眼，“瞎看什麼。”那種嬌媚的語氣，讓唐昱渾身一酥。　　“我不看我不看。”唐昱趕緊轉過頭去，只用眼角瞄這陳怡，而被窩裡頭的手卻在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摸向陳怡，在她還沒有反應過來之際，一隻手已經覆蓋到了那團柔軟上。　　“呀。”陳怡驚呼了一聲，想要阻止，卻已經來不及了，唐昱一翻身，整個壓了上去，下身的火熱頂在陳怡充滿彈性的大腿內側，令陳怡不由得一陣顫抖，昨晚她已經體驗過這根火熱的厲害，由於剛剛破、瓜，此時的陳怡不堪討伐，“別、別，下面、下面痛……”　　陳怡的話頓時如同冷水一般瞬間將他的慾望熄滅，暗自埋怨了一聲自己，從襯衣的身上滑了下來，順勢將陳怡摟緊懷中，“對不起，我……”唐昱剛想說什麼，話還沒有說出口，便被陳怡的一隻手給堵住了。　　只見陳怡兩眼朦朧的看着唐昱，此時眼中閃爍的是一種令唐昱有些不解的迷戀。　　陳怡的現身雖然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酒精的作用，但是更大一部分則是發自內心的想要和唐昱在一起，酒精其實最多只是起到催化的作用，讓陳怡將心底一隻想的卻不敢說的不敢做的做出來的一根導火索而已。　　獻身給唐昱的想法在很久之前便已經產生了，當初唐昱為了就陳怡而昏迷，陳怡就曾經說過，如果唐昱永遠也不起來，那麼她就永遠的陪在唐昱的床邊，照顧他，雖然她說這句話的時候，大部分是因為對唐昱的感激，但在她的內心深處，依然有着那一絲莫名的情愫。　　從那件事情后，唐昱便逐漸的走近了陳怡的心房，並一慢慢的在裏面紮下了跟，而那次錢偉的事情，便是徹底的打開陳怡心門，將感情釋放出來的鑰匙，從那之後，陳怡不在刻意的隱藏對唐昱的感情，在唐昱面前，也不再用冷麵孔隱藏自己，直到昨天晚上的酒宴，觸景生情之下，陳怡決定將自己獻給唐昱，沒有什麼特殊的想法，沒有想過要唐昱怎麼樣，她只是向和唐昱擁有這麼一個美妙的晚上而已，別無所求，她知道自己和唐昱有所差距，她也不敢有所求，不奢望有所求，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　　“寶貝，今天不上學了，陪我一天好么？”唐昱攬着陳怡的腰肢，讓她盡可能的靠近自己，胸前的兩團飽滿壓在唐昱的胸前已經變形了，唐昱甚至可以感受到胸前的那兩點珍珠葡萄的硬度。　　唐昱這麼一說，陳怡才反應過來，哦，對了，今天是星期一，一想到此，陳怡就要掙扎着起來，與這一世的唐昱相比，陳怡絕對是一個乖乖女，老師眼中的好學生，缺課逃學與她無緣，昨晚的瘋狂讓她暫時的忘了時間，唐昱這麼一提醒，機靈靈的想了起來。　　誰知剛一邁腿，下身突然傳來一股不適的感覺，讓陳怡微微皺起了眉頭。　　“今天別去了，好么？”唐昱再一次把陳怡拉回自己的懷抱，柔聲說道，“你就不怕現在出去，被別人看出什麼一樣來？”　　“還不是你。”陳怡用手指點了點唐昱的額頭，白了唐昱一眼，“昨天晚上也不說輕一點，跟頭野牛似的，我現在這樣，還不是都因為你。”　　唐昱摸了摸鼻子，還真的是這樣，這些日子唐昱心底一直憋着一股火，幾次想找楊涵寧瘋狂一回，卻幾次碰到楊涵寧都有事，這股火便一直壓着壓着，昨晚算是完全爆發在陳怡的身上了，難免，陳怡這個剛破、瓜的少女會不堪征伐。　　“唉。”陳怡嘆了一口氣，“看了今天我是去不了學校了，一會兒、我給老師打個電話，就說昨天喝多了，今天去不了學校，和老師請個假。”　　“電話就不用你打了，一會兒我給成少洵那小子打個電話，讓他幫你請假，何必麻煩着給老師打電話呢，還要費事的解釋。”唐昱從床頭柜上摸起大哥大，給成少洵掛了一個，簡單的讓他幫着自己和陳怡請假之後，便在成少洵八卦似的追問下，掛掉了電話。　　回過頭看向陳怡，“一切OK。”甚至還做出了一個勝利的手勢。

# 第二百四十二章 人咬狗

　　這一天唐昱一直陪着陳怡，早上起來，將也要跟着起來的陳怡再次按回被窩中，要她好好休息一會兒，唐昱獨自出了旅店，到旁邊的一個小攤鋪上買來一些早點，帶了回去，回去的時候卻發現陳怡已經起來了。　　“不是讓你躺着么，怎麼這麼早就起來了，你身體不方便，應該多休息一會兒。”唐昱將手中的豆漿油條還有一小兜豆腐腦放在了床頭柜上，將剛剛買來的一副餐具遞給陳怡，“給，先吃點東西，等身體好的差不多的時候，我陪你去逛街。”　　“嗯。”　　陳怡紅着臉應了一聲，此時的她哪有那副冰山美人的樣子，完全是一副羞澀的剛剛的綻放的嬌艷玫瑰，充滿着誘惑與嬌俏，盈盈春水般的眼神不斷的挑撥着唐昱心中的火氣，不過在考慮陳怡現在的身體，唐昱只有強自按耐下心中的衝動，找個借口出去了，“你先吃着，我去把房間退了，吃完飯咱們就走。”　　和陳怡逛街是一件很鬱悶的事情，至少唐昱是這麼覺得的，和陳怡逛街太氣人了，只看不買，一走一過，逛了一上午，兩人卻依舊兩手空空。　　並不是唐昱不想買東西，而是陳怡不讓買，唐昱稍稍看上眼的東西，都不便宜，陳怡死活不讓買，而那些便宜點的，唐昱又看不上眼，就這樣，逛了將近小半天的時間，除了口乾舌燥氣喘吁吁之外，別無收穫，到時陳怡逛得興緻勃勃。　　“小怡，我們找個地方先吃點飯吧。”唐昱看了看手錶，已經十二點多了。　　“嗯，好吧。”陳怡對着唐昱笑着點了點頭。　　看到陳怡點頭，唐昱悄悄的鬆了一口氣，別看女生柔柔弱弱的，這逛街的本事還真的不是唐昱能夠比擬的，女人在逛街上邊的天賦，那絕對不是男人能比的，別看陳怡昨晚剛剛經歷人事，不過這逛了大半天，已經直逛得唐昱腰酸腿疼的，陳怡依然和沒事兒人似的。不過也就是和唐昱一起了，以往的陳怡可是不逛街的，即便是偶爾逛街也是與相熟的女同學，和男人這卻是頭一次。　　話說，唐昱之所以提出吃飯，並不是因為餓了，八點多鍾吃的早餐，現在剛十二點，哪裡會餓，唐昱只不過想用這段吃飯的時間歇歇腳而已，再這麼走下去他可有些受不了，饒是他前世便知道女人在逛街上邊的天賦，碰到陳怡依然被折騰的不輕，也不知道陳怡是不是要把這十幾年來沒有逛過街的遺憾在今天全部彌補了。　　隨便的找了一家小餐館，點了幾道小菜后，唐昱抬頭看向陳怡，“小怡，要不要來點酒啊，有酒了，就有氣氛了啊。”唐昱說話的時候，嘴角泛起了一道邪邪的弧線。　　看到唐昱的邪笑，陳怡頓時臉就紅了起來，或許其他人聽不出來唐昱話中蘊含的特殊含義，但是陳怡卻清晰的知道，唐禹哲這是再說昨天晚上的事情，也是，昨天晚上如果沒有酒作為催化劑，若以平時陳怡的性格，就是心中的感情再澎湃也不會表達出來，即使表達出來也不會像昨天晚上那樣大膽那樣瘋狂。　　“啐，我才不喝呢。”陳怡紅着臉啐了唐昱一口。　　飯後，唐昱和陳怡又逛了將近一個小時的街，以強硬的手段買了一件外衣和一個小熊娃娃。　　小熊娃娃是陳怡要買的，她說這個小熊和唐昱很像，要買回去虐待，不過在她掏錢的時候，去被唐昱搶先把錢付了，和美女逛街，哪能讓女的花錢呢。　　打車到老街巷口，唐昱和陳怡雙雙走下車，一邊說笑，一邊向裏面走去。　　“汪汪汪……嗚……汪……嗚嗚……”　　正說笑着，突然，巷口的拐角處傳來幾聲狗吠，中間隱隱聽出幾聲嗚嗚的呻吟聲，剛剛還笑容滿面的陳怡在聽到這狗叫聲后，頓時變了臉色，顧不上和唐昱打聲招呼，飛快的向前跑去。唐昱也看出來似乎發生了什麼事情，緊隨陳怡的身後向前走去。　　轉過巷口的拐角，一個讓人氣憤的場面呈現在唐昱和陳怡的面前，只見兩個衣着華麗的少年，一男一女正站在牆根，對一個剛剛不倒半米大的小黑狗狠勁踢着，小狗蜷縮在牆角，躲無可躲，嗚嗚的無力的反抗着。　　對於這個小狗唐昱還有點印象，唐昱記得陳怡似乎樣了一個小黑狗，那次唐昱在進陳怡家的時候，被這個小狗嚇了一跳，還差點傷了它。　　“住手。”唐昱偷偷地瞟見陳怡痛苦的眼神，胸中一股怒氣猛然升起，和陳怡快步跑到那隻小狗身前，陳怡不顧那小狗身上的泥土，一把將其抱了起來，眼淚止不住的流了下來。　　而唐昱則一把將那兩人中的那個男的推開。推開那個男的后，唐昱看都沒看他們一眼，轉頭關切的看向陳怡和她懷中的那條小狗。　　對小狗實施暴力的其實並不是那個男的，而是那個男的旁邊的女人，那女人的尖尖高跟鞋已經將小狗踢得嘴角流出了鮮血，顯然受創不輕，如果幸運的話，或許通過靜養能康復過來，不過看小狗那奄奄一息的樣子，恐怕這隻小狗命不久矣了。　　“是你？”唐昱剛回過頭，便聽到身後一聲驚咦的聲音。　　聞聲，唐昱陰沉着臉轉過頭，看到那一男一女的時候偶，愣了一下后，突然笑了起來，“我還以為誰呢，原來是你們兩個啊，怎麼，現在不欺負孩子了，欺負起小狗來了？你們的本事可真是令人欽佩啊。”　　眼前的兩個人唐昱竟然認識，正是當初在應宋宛如應她留美同學解夢姬之邀去安皖時，和他們發生不快的訊飛集團的林沃和解家的那個沒有一點教養的如同潑婦一般的那個解茜珍，當初這個叫解茜珍的女人罵小語馨的那句“有娘生沒爹養”惡毒話，唐昱至今還記憶猶新，所以怎麼會將這兩個人忘記呢。不管是因為宋宛如還是小語馨，反正唐昱對這兩人的梁子是已經結下了。　　當唐昱出現在自己面前的時候，林沃心中除了苦笑就再也沒有別的感覺了，他現在鎮太他媽的討厭旁邊的這個惹禍的女人了，每一次只要帶她出來，就不會有什麼好事。　　訊飛集團和解氏集團入駐東陵的提案，市裡很早就通過了，兩家集團也在前不久就已經靜悄悄的進來了，當然，這種靜悄悄是針對普通老百姓而言，市裡的大多數人都知道他們的到來。而林沃，這個林家第三代領軍人物，便被派到東陵來開發市場，身為林沃未婚妻的解茜珍，自然也跟了過來。　　每個人都有一些愛好，就像鄭淑嫻愛好下棋一樣，林家老爺子也有一個愛好，他愛好收藏，而且是收藏那些古代青銅器具，也不知道從那得來的消息，林沃聽說老街有一戶人家有一個祖傳的青銅小鼎，這才開車過來，本來是不打算帶解茜珍的，但是在她的軟磨硬泡之下，也只好讓她和自己一起過來了，誰知道剛走進小巷，便被一陣小狗叫聲嚇了一跳，解茜珍在看到只是一隻兩掌大的小狗后，頓時惱羞成怒，抬腳便對這隻小黑狗一陣猛踢，一直到唐昱他們趕來。　　聽到唐昱的嘲諷，那個解茜珍頓時翹着腳叫喧了起來，“你罵誰，你罵誰，怎麼的，不就是一隻死狗沒，你說，多少錢，賠給你就是，有什麼了不起的。”說著從包里拿出一個紫色的錢包，刷的從中抽出數張，對這蹲在地上抱着奄奄一息的小狗的陳怡的身前，甩了出去。　　與上次相比，這次解茜珍的態度可以說好了很多了，沒有像上次那樣潑婦一般的罵街，不過那骨子裡邊看不起其他人的性子依然沒有改變。　　話說，自從上次的那件事後，解茜珍再回到家后，被她爸解倉嶴狠狠的訓了一頓，多少知道女兒的性子，怕她沒有往心裏去，還特意給她說了這裏面的利害關係。這才是解茜珍在聽到唐昱的嘲諷后，沒有像上次那樣罵街的原因。　　在解茜珍的理解，不就是一條小破狗么，死了就死了，賠給你錢就是，沒什麼大不了的，只不過她不知道，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她一樣拜金，成為金錢的努力。　　陳怡含着淚，厭惡的看了一眼林沃和解茜珍，抓起身前的錢扔了回去，“拿回你們的臭錢。”　　“哦？不夠么？”解茜珍一皺眉，又要從錢包里掏錢，旁邊的林沃頓時將她拽到一旁。　　林沃知道，以唐昱的背景，根本不在乎錢，解茜珍的這種做法，與侮辱唐昱無異，在唐昱還沒有爆發之前，林沃趕緊阻止解茜珍這看似聰明的愚蠢舉動，同時心中一陣陣悲哀，有對解茜珍無知的悲哀，也有對自己將成為這個無知女人的丈夫而感到悲哀。　　“唐昱，這次的事情是我們不對，我給你們道歉，你想要什麼補償儘管提出來，只要我們能做到的，我一定幫你做到，還請唐昱你原諒則個。”　　唐昱的資料在經過上次安皖的是事件后，林沃便已經調查過，自然知道他的名字，那資料上上介紹唐昱的背景只是寫唐昱是市政府秘書長的兒子，同時也是市長的乾兒子，其他的並沒有多寫，但是林沃卻知道，唐昱和徐家關係不淺，這從能夠陪着宋宛如一起到安皖這點就可以看出來，所以能不得罪唐昱就盡量別得罪。畢竟，日後他們可就要在人家的地盤上邊混了，他們這條過江龍，可未必就及得上人家這個地頭蛇啊。嘿，以唐昱作為蘇慕儒乾兒子的身份，做這個地頭蛇還真就是名副其實。　　林沃如此說，反倒讓唐昱為難了，讓他救活小狗，顯然不現實，那個小黑狗眼看是活不成了，即使華佗在世，恐怕也回天無術，汗，華佗貌似不是獸醫。　　這件事情在外人看來，還真的不是什麼大事，說直白點也就是死了一條狗而已，唐昱還真不好那這個做文章，想了想，唐昱說道，“看好你的女人，別讓她將火引到你身上，這件事就這樣吧，不過……”唐昱頓了頓，指着解茜珍，“不過她，必須和陳怡姐道歉。”　　“憑什麼，不就是一跳死狗么，憑什麼……”聽了唐昱的話，那個胸大無腦的女人頓時跳起腳來，眉宇間猙獰了起來，開始展現她的潑婦手段，然而剛說到兩句，便被林沃力勝打斷了，“別說了，趕緊道歉。”　　“不，一跳死狗，憑什麼讓我道歉。”解茜珍煮熟的鴨子一般，嘴硬，就是不說軟話，但是看到唐昱越來越陰沉的臉色，林沃的心焦急了起來，這個蠢女人，唐昱是你能得罪的起的么，說一句軟化能死么。　　“快道歉。”　　“我不……”　　僵持了能有半分鐘，林沃實在那這個女人沒辦法了，不得已轉過頭苦着臉看向唐昱，“唐昱，今天的事情是我們的不對，我待她向你道歉，希望你能夠原諒，對不起。”　　唐昱深深的看了一眼解茜珍一眼，擺了擺手，讓他們離開，之後便不再理會他們，蹲下身，抹去陳怡臉上的淚珠，可是卻是越抹越多。外邊冷冰的她，只有在唐昱面前才會露出自己內心之中的情感，才會表現出自己內心的柔弱。又有誰知，這個冰山笑話，實則是一個內心情感豐富到極致的人，只不過為了自我保護才在自己的臉孔上邊人為的加了一層冰冷的面具，把自己火熱的內心遮擋在面具之後……

# 第二百四十三章 浪漫之都之行

　　看着蹲在地上的唐昱二人，又看了一眼那個嘴角滲血的小黑狗，林沃嘆了口氣，這個梁子恐怕是甭想解開了，上次安皖的那件事就已經將沈家、宋家和唐昱得罪了，本來通過現代集團VCD的那個項目買了個人情，關係雖然僵，但表面卻還算平靜，沒有徹底的撕破臉皮。　　可是經過這次事件后，這次看似不大的事情，唐昱算是徹底的得罪了，一隻狗的事情或許不大，不過只看唐昱對陳怡的態度便知道，這個事兒，可未必能夠善了。　　林沃斜眼看了一眼還滿臉不在乎的解茜珍，突然有種大笑的衝動，解家遲早會敗在這個姑奶奶的手裡。　　直到林沃二人消失在視線后，陳怡自始自終都沒有抬頭，只是獃獃的看着懷中呼吸漸漸微弱的小黑狗，默默的流淚。　　唐昱起身走到陳怡身邊，將她的頭摟進懷中，“哭吧、哭吧，哭出來就好，既然它已經走了，找個地方把它埋了吧。”　　“嗚嗚……”埋首在唐昱懷中的陳怡壓抑已久的情緒終於爆發出來，雙肩急劇抖動，淚水迅速的打濕唐昱的前襟。　　幾分鐘后，陳怡止住了淚水，紅紅的眼睛看了一眼唐昱，抱起已經斷氣的小黑狗，走近家中，從院中角落處拿出一個花鋤，在牆根下挖了一個坑，將那小黑狗買了下去，一邊流淚，一邊將一把吧土掩蓋住。　　此時陳怡家中沒人，劉舒蘭這個時候正在自己的鋪位上買菜呢，要很晚才回來。　　唐昱拉起已經哭的沒有力氣的陳怡，走入房間中。　　進入房間后，在看到屋子角落中的那個狗飯碗，淚水又再次有決堤的趨勢。　　“小怡，別哭啦，有些事情你即使在後悔咱心痛也無濟於事。”　　將陳怡扶到床邊，讓其坐下，“把對它的思念藏在心底，默默的祝福它在另外一個世界過的更好，這是我們現在唯一能做的。”汗，對於這種事情，唐昱還真的不知道怎麼安慰陳怡，只能用這種俗套的話語安慰陳怡，出乎意料，這種俗套的話語貌似還有些效果，陳怡抽噎了一陣后，終於漸漸的止住了淚水，對這唐昱勉強的露出一個乾澀的微笑，那種梨花帶雨的臉上，加上嘴角那絲苦澀的笑容，讓唐昱心中突然升起一種心痛的感覺。　　“別傷心了，它走了，你，還有我。”唐昱直視陳怡的雙眼，一字一頓的說道，神情嚴肅而認真。　　和唐昱的眼睛對視了數秒，陳怡突然臉紅起來，眼神閃爍着躲開了，“你、你、你和我有什麼關係……”說話聲音越來越小，最後細不可聞。　　……　　唐昱在陳怡家待了一個多小時，直到陳怡的情緒冷靜下來，才出來。　　抬手一看，已經四點多來，叫了一輛出租車，向維科研究所而去。　　VCD樣機已經研製出來啦，專利也在前幾天申請下來了，前世發生在姜萬勐身上的那個悲催的事情在專利下來的那一刻，便不會在發生在唐昱的身上了，這也讓唐昱暗自出了一口氣。　　楊涵寧這幾天正在跑法國國際电子展的事情，唐昱現在去維科也是要從姜萬勐手中了解一些VCD的具體數據，為法國电子展做一些準備。　　從姜萬勐那裡拿出一打厚厚的資料后，唐昱便回來了，隨意的翻看了一眼，裏面的大部分都是專業術語，還要唐昱之前惡補了一些电子方面的知識，雖然不能說精通，但讀懂還是可以的。　　紅星服裝廠已經基本步入正規了，第一批服裝已經出來投入市場了，現在還看不出什麼效果，估計要等一段時間才能看出來，不過唐昱有信心，這個自己腦海中後世的經典服裝款式一定會受歡迎的。　　酒香還怕巷子深呢，這廣告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在服裝投入市場后的第二天，楊涵寧便已經和電視台談妥，騰出晚間的一個時間段，把紅星服裝的廣告擠進去。　　這中間還有一個插曲，在談廣告之前唐昱特意將紅星廠的管理聚集到一起，開了一次會，具體的就是要為他們生產出來的服裝重新取一個名字，紅星這個名字太大眾化了，吸引不了消費者的眼球，同時在提到紅星這兩個字，唐禹總會想到那部古老的抗戰電影《閃閃的紅星》，讓唐昱流汗不已，猶豫了許久，還是決定將紅星這個名字換掉。　　當然，換掉名字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用將品牌的名字安排在廣告詞中，以加深消費者的記憶和印象，就像後世的“三六一度”，“多一度的熱愛”。“李寧的一切都有可能。”這些都成為了後世人耳熟能行的經典廣告詞，而紅星牌，唐昱想了一夜，都沒有想到什麼好的詞句，最後也只能換牌子。　　眾人商量了一下午，才定下來，將原先的紅星改為星輝，廣告詞也在唐昱的一陣思考中出爐了，“星輝，讓運動成為生活。”　　近段時間，唐昱還不指望紅星長，不，現在應該叫做星輝服裝廠，唐昱不指望星輝在近期獲益，只想將這個品牌打響，為將來的發展打下基礎，這才是唐昱所看重的。　　在VCD專利下來后，唐昱便給宋宛如打了一個電話，一是為了報喜，怎麼說維科电子也有宋宛如的百分之十股份，即使宋宛如現在對這百分之十股份不在意，但是唐昱知道，現在不起眼的百分之十，在以後一定能夠給宋宛如帶來巨大的驚訝。　　給宋宛如打電話的第二個原因就是關於法國电子展的，這次电子展唐昱不想錯過，可是唐昱又知道，這麼直接和老爸老媽說自己要出國，他們同意的可能性不大，不得已之下，唐昱就只有再次扯出屢試不爽的宋宛如的大旗來，如果和宋宛如一起去參加法國电子展，恐怕老爸老媽會同意吧。　　在聽到唐昱要參加电子展，宋宛如在猶豫了一下便答應了，並不是她真的想去看什麼电子展，她只是單單想去散散心，今年經歷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了，短短的時間中，便改變了她一生的人生軌跡，丈夫去世了，他成為了一個年輕的寡婦，女兒有險些落水身亡，她險些承受喪女之痛，這樣巨大的波折，雖然已經過去這麼長時間了，可是心中仍舊鬱郁的難受，或許這次出國散散心也好，當初應留美同學去安皖，也有散心這方面的意思，可是因為那個解茜珍潑婦的事情，原本就不算太好的心情有蒙上了一層陰影。　　出國的手續護照對宋宛如來說，沒有任何困難，两天的時間便辦了下來。　　這次隨着唐昱和宋宛如一起出國的只有姜萬勐和另外一個姓嚴的研究員。　　進入機場的時候，唐昱和宋宛如兩手空空，宋宛如身上除了一個小皮兜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負擔，而身後的姜萬勐和那個研究員托着兩個大大的箱子，箱子裝的是那台有些厚重的VCD樣機和幾張光盤還有一些資料，這些東西都是在电子展中必不可少的。　　法國，浪漫之都，剛下飛機，唐昱般感受到了這種浪漫的異國風情，機場中隨處可見熱吻的男女，無論老少，有少男少女，也有老頭老太，西方的開放程度顯然不是這個時候的中國可比的，在這裏，吻，只是一種禮節。　　电子展要過两天才開始，這幾天的緩衝時間，當然是唐昱盡情的享受法國風情的時光了，將姜萬勐和那個叫做嚴峰的技術人員留在賓館，唐昱和宋宛如一同出來逛街。　　法國被賦予過無數稱呼，時尚之都，浪漫之都，購物之都，這裏簡直可以說是有錢人的天堂，法國的服飾世界聞名，剛剛出了賓館，宋宛如便直奔服裝街而去，往昔宋宛如一直都是沉着臉，不苟言笑的樣子，而此時似乎已經將那些不快完全拋去，那張俏麗的臉上也泛起了笑容，毫無顧忌的拉起唐昱的手，在各式各樣的精美服飾間穿梭遊盪，看見了某件漂亮的衣服，總是要在自己身上比劃比劃，讓唐昱品鑒一下是否漂亮，唐昱也多半是點頭認可，漂亮的女人無論穿的是什麼，哪怕只是圍上一塊布，也無法遮掩她們的魅力，有些人認為是服裝讓女人美麗，而唐昱則認為，是女人才讓服裝變得有價值。　　看着穿梭於各式服飾中宋宛如，看着她臉上的笑容，此時的唐昱才忽然反應過來，宋宛如貌似才剛剛二十七八，正是一個女人風華正茂魅力四射的時候，卻突然因為幾個月的那場變故，將自己的本性給深深的掩埋了下去。　　或許這次出國對宋宛如來說真的是件好事情。唐昱心中默默的向著，如果能夠因為這次的出國讓宋宛如解開心結，將壓抑許久的情緒消散開來，對宋宛如的健康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心理如果不健康的話，一生又如何會幸福呢。　　唐昱和宋宛如早上從賓館出來，知道華燈初上，才姍姍的返回賓館，回到賓館的時候，唐昱身上已經大包小包的掛滿了今天的成果。　　宋宛如將自己的房間打開，揮手對唐昱招手，“把這些東西放在我床的旁邊就行，也不知道這些東西夠不夠，小芸那小丫頭在我走之前還特意叮囑無要給她多買點禮物，貌似這些還是少了點，晚上咱們再去逛逛。”　　唐昱拖着腳步，挪到床旁，雙臂伸張下落，手臂上的一個個包裝袋頓時滑落到地上，唐昱毫不顧形象的直直的倒在柔軟的大床上，身子深深的陷在床上被子中。　　今天可是把唐昱累慘了，唐昱現在真的很懷疑女人是什麼成的，為什麼原本柔弱的女人，在逛街的時候，會爆發出那麼強大的戰鬥力，唐昱估計，今天他們逛街走的路最少有五公里，就連唐昱這種年輕力壯的半大小伙子都感到疲憊不已，而宋宛如竟然還依舊意猶未盡，唐昱現在最想知道的是為什麼女人只要和逛街沾邊，就會發生如此強烈的化學反應，讓原本的嬌嬌女，都快變成不知疲憊的超人了……

# 第二百四十四章 电子展之大放光彩

　　這次逛街，再加上上次陪陳怡逛街，這兩次事情告訴了唐昱一個近乎真理的事實――女生在逛街的時候，會蛻變為馬拉松式的運動超人，不要貿然的陪她們逛街，否則你會死的很慘。這個前世經過無數次的實驗便已經證實了的道理，在這一世再一次的得到印證，女人，在這種事情上邊的天賦，果真不是男人能夠比得上的。　　看着唐昱躺在床上，宋宛如輕笑了一下，“你先歇一會，我去洗個澡，一會兒晚飯後，咱們再去逛逛巴黎的夜景。”說著，便轉身走向浴室。　　“還逛啊。”唐昱近乎呻吟的嘟囔了一句。　　“你說什麼？”宋宛如的聽力太靈敏了，隱約聽到了唐昱說的話，轉過頭問向唐昱，眼角帶着笑意。　　“哦，沒什麼沒什麼。”唐昱怵然一驚，飛速的搖頭道，“我說那好、那好。”這種話自然是不能當面給說出來的，不僅不能說出來，還要做出一副很享受的模樣。當然，這和虛偽可是不掛鈎的。　　晚飯自然是法式西餐，在牛排紅酒與蠟燭所營造的帶有一絲曖昧的氣氛中，結束了這頓晚飯，兩人的西餐禮儀都很是過關，倒是也能吃出點浪漫的氣氛來。飯後，唐昱自然被宋宛如拉着去“享受”巴黎的夜景，當然，這個享受二字是宋宛如說的。至於對於唐昱來說是享受還是煎熬，自然便不得而知。　　還真別說，白天的巴黎和夜色中的巴黎完全是兩種姿態，兩種截然不同的魅力。　　兩人悠閑地走在香榭麗舍大街上，往來商廊鱗次櫛比的排列着。　　巴黎晚間的繁華絲毫不比白日里差，甚至還猶有過之，缺少卻了白日里的喧囂，多了一分恬靜，雖然現在已進十一月，但是巴黎的天氣卻只是清涼，柔柔的晚風中輕柔的撫弄着人們的肌膚。　　宋宛如並沒有像白天那樣瘋狂的游串於各大服裝商鋪中，而是和唐昱並肩的散着步，閑聊着，兩人直到半夜，才帶着買來的幾件衣服回到賓館，兩人之間，卻是多出了些莫名其妙的味道來。　　……　　电子展在兩天後如期舉辦，展示為期七天，這七天中，維克的VCD很引人注目，這個時候影像电子類的產品最多的還是那種磁帶式的錄像機，VCD，那屬於絕對的新興產品，或許蘊含的技術含量並不是很高，但是表現出來的特點及功能以及廉價性來說，優勢是很明顯的。而且很明顯，VCD放出來的影像要比錄像機穩定的多，清晰的多。　　這次的电子展，VCD可以說已經成為了一大看點，倒是成為很多人的意外收穫……　　展出其間，無需多做贅言，第八天，唐昱四人再次踏上中國的土地，這次展出的收穫還是不小的，最起碼唐昱預期的打響VCD，先讓其他人對這個新興的电子產品有一個初步的印象的目的達到了。　　除了打響VCD的第一炮之外，最大的收穫就是宋宛如的精神狀況，出國前一直不苟言笑的臉上，此時偶爾便可以看到陽光，可以看出，這次出國回來，埋藏在她心底的那股壓抑儘管沒有完全消散，可是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釋放。　　飛機降落在綿州國際機場，下了飛機，唐昱囑咐姜萬勐先回維科，而他自己則和宋宛如打車向香榭苑駛去。　　沈家只有鄭淑嫻小語馨和那個叫小瑩的小保姆在家。　　當唐昱提着大包小包幾乎將他埋了的各種禮物走進屋后，便聽到小語馨興奮的聲音，“媽媽，小昱哥哥。”　　宋宛如一把抱起跑過來的語馨，在她的臉上啵的親了一口，“語馨，想媽媽了么？”　　自從有了語馨，而且自打語馨失去了爸爸，從小到大哦，宋宛如都沒有和他分開過超過三天的，這一次將近八天沒有見面，宋宛如早就倍感思念了。可以說，語馨現在是她唯一的精神寄託了。　　“想了，媽媽走了這麼多天，語馨天天都想媽媽，還以為媽媽不要語馨了呢。”說著，小語馨的眼眶紅了起來，眼淚在眼眶中打轉，眼看就要落下，八天，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從來沒有離開過宋宛如這麼多天的語馨，怎麼能不想呢。　　語馨的幾句話說的宋宛如都有落淚的衝動，將小語馨緊緊地樓在懷中，“媽媽不好媽媽不好，語馨放心，媽媽怎麼會不要語馨呢，語馨這麼乖，媽媽喜歡還來不及呢，怎麼會不要呢。”　　這時唐昱也在保姆小瑩的幫助下從大堆的禮物中掙脫出來，見到這對母女似乎即將飆飛的眼淚，趕緊把話題岔開，“小語馨，見到哥哥也不打聲招呼。”　　宋宛如將語馨放到地上，指着唐昱對她說道，“去看看你唐昱哥哥給你買什麼好東西了。”　　說實話，這次出國帶回來的東西可真是太多了，宋宛如百分只一百二的發揮出女人逛街購物的恐怖天性，在這七天中，基本上天天都拉着唐昱陪她去逛街，而唐昱職責只是負責對宋宛如選擇的東西表示認可，同時兼任搬運工，苦勞力。　　“嗯，來看看小昱哥哥給我們的小公主買了什麼好東西。”唐昱從旁邊拿過一個包裝袋，看着顛顛跑來的小語馨，從袋中拽出一條粉紅色碎花弔帶洋裙，雙手抖了一抖，將裙子鋪展開，在跑過來的小語馨身上比劃了一下，“小語馨，好看么。”　　“好看。”語馨笑着接過裙子在眾人面前拎着裙子轉了一圈。　　“走，語馨，媽媽陪你去換上。”宋宛如笑着拉着語馨的手向樓上房間走去。　　從唐昱和宋宛如進屋來，鄭淑嫻就一直沒有說話，看着宋宛如笑着拉着語馨走上樓，鄭淑嫻轉過頭笑着看着唐昱，“這次出去，宛如這孩子的心情變好了很多啊。”　　唐昱點了點頭，“宛如姐最近笑容多了起來。”　　“這孩子也夠命苦的，攤上了我那個短命的兒子，唉，為難她了。”鄭淑嫻嘆了口氣，自從兒子走了之後，對於宋宛如的變化沒有人比鄭淑嫻更清楚，同為女人的她更加能夠理解宋宛如心中的苦，心疼之餘，卻無能為力，有些事情只有自己想通了，才能真正的過去，外人幫不上任何忙。　　在沈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唐昱便回到東凌，離家這麼長時間，即使唐昱的內心早已是成熟的大叔級別，也難免生出思念之情。　　更何況星耀那邊和維科那邊才剛剛起步，維科那邊甚至還沒有起步呢，他總放心不下。　　當他大包小包的打開家門，很意外的看這滿是人的大廳，有些發愣，今天是星期一，老爸老媽本應該都去上班去了，可是此時卻看到不但老爸老媽在家，二叔唐天浩也在，而且竟然小叔唐天宇也回來了，今天是什麼日子啊，唐昱有些納悶了，思考了半天，也沒想到今天是什麼特殊的日子。　　“發什麼愣啊，還不快進屋，你二叔和小叔都等你半天了。”　　張雅惠看着唐昱發愣，一皺眉頭，催促道，同時起身走到唐於是身前，將他手中的大包小包接過來，“怎麼買這麼多東西啊，一點也不知道珍惜。”雖然如此說，但是從張雅惠滿面的笑容就可以看出，她沒有一絲責怪唐昱的意思。　　“媽，你今天怎麼沒上班啊，爸也沒去，今天是什麼節日么？我怎麼不知道？”唐昱回過頭問道。　　“我公司這两天放假，所以就沒有去，你爸他昨天知道你回來，早上到市政府轉了一圈，沒什麼事情也就和老蘇說了一聲，也回來了，至於你二叔和你小叔，貌似真的是巧合。”張雅惠說了一句后，便拿着唐昱買的東西走進房間，估計是去看唐昱給他買了什麼東西去了吧。　　“小叔你怎麼回來了啊。”唐昱換上拖鞋，走進屋對着唐天宇說道。　　“前段時間剛剛忙活完論文，正好這幾天清閑，就回來了唄，誰想到我剛回來就聽說你出國了，還好你昨天回來了，你如果明天回來，你恐怕就看不到我了。”唐天宇笑着答道。　　“小叔明天回去？”　　“嗯，我都回來三天了，明天是該回去了。”唐天宇點了點頭。　　“別站着了，過來，快和你二叔我聊聊這次出國都見識到什麼了，你二叔我這麼大歲數了，還沒有出過國呢，快給我說說，國外都啥樣子。”唐天浩一把拉過站着和唐天宇說話的唐昱，拉到自己身旁，笑着說道。　　聽了這話，旁邊的唐天鴻和唐天宇也都露出了傾聽的神色。　　唐昱一笑，簡單的說起了這次出國的經過，當然，最主要說的還是电子展，和宋宛如逛街的事情只是一筆帶過。　　“這麼說宋女士的這個VCD的前景似乎很好啊？”唐天鴻微笑着說道，聽了唐昱的描述，三人都聽出來這個VCD在經過這個电子展后，已經吸引力一些國內外一些电子行業的人士的注意，能吸引他們的目光，已經很說明問題了。　　當著唐天鴻的面，唐昱自然不能說這個VCD項目是自己的，只能依舊借用宋宛如的旗子為自己做擋箭牌。　　“那個小昱啊，你看，那個VCD項目還需要資金不，你二叔我現在手頭還算寬裕，如果你缺少啟動資金的話，你二叔我還可以支持你一些。”直到現在，唐天浩才相信唐昱當初的話，當初唐天浩在往VCD項目投入一千萬的時候，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只是因為支持對唐昱的一種算是親情上的支持，當然，唐昱在商業上的犀利眼光也佔據着很大一部分原因，還有一部分願意有點跟風的意思，既然方建銘和宋宛如都如此相信唐昱，而且方建銘還投入了那麼大的資金，應該對唐昱的這個項目有些把握，基於以上種種外部因素，唐天浩才會拿出一千萬資金給唐昱，可是在唐天浩內心深處，對唐昱的引進的這個項目，還是保持着一絲懷疑態度。　　但是此時，經過了唐昱剛剛講述VCD在法國國際电子展所引起的效果，在商海中沉浮這麼多年自然也看出來VCD的潛力，所以才會提出增加資金投入，想要多佔一點股。　　不過讓他意外的是，聽了唐天浩的話，唐昱竟然搖了搖頭，似笑非笑的看了一眼唐天浩，“二叔你還記得我曾經說過，我曾經說過，你投入的那一千萬，一定會有更高的回報，回報率恐怕超過你的想象，你那一千萬已經夠你賺個盆滿缽滿了，呵呵……”　　唐昱還沒有說完，後腦勺便被唐天鴻輕輕的扇了一下，“你小子，這個VCD是人家宋女士的，你在這叫攪和什麼。”　　唐昱笑了笑，沒有再說什麼，而知道真相的唐天浩見唐昱如此說，也沒有再繼續為難唐昱。

# 第二百四十五章 供不應求

　　唐昱一大家子人貌似很巧合的聚集到了一起，一家人喝到很晚，唐天浩和唐天宇才走，走之後，唐昱不禁抱怨了一句，“咱家太小啦啊。”說著，唐昱還扭過頭看了唐天鴻一眼。　　前段時間聽唐天鴻提了一嘴，說市政府似乎要分房，唐昱可是惦記上了這個事兒。　　以唐天鴻在黨史研究室坐了十年板凳的資歷，這分房理應有他一分的，更何況現在的唐天鴻的地位可不是以前在黨史研究室當個小主任可比的，他現在可是蘇慕儒的絕對心腹啊，同時唐家和沈睿鴻之間的曖昧，在市裡的一些人眼中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無論是從資歷還是從地位上邊來說，這要是再分不得一套的話，那可就太說不過去了。　　話說，在唐昱的記憶裡邊，政府的福利分房制度，好像是在九八年的時候才取消的，當然，至於後邊各個單位下有對策的集資建房啊這些不算。　　聽了唐昱的嘟囔，唐天鴻只是笑了笑，沒有說什麼，搞的很是神秘。　　十一月十六號，星期二，唐昱從被窩中爬起來，吃過早飯後，便匆匆的離開家門，並不是前往學校，唐昱走了這麼多天，星耀那邊肯定堆積了很多事情需要他解決。　　打車來到星耀服裝廠，這個廠名已經正式更換成星耀了，在唐昱還沒有去法國之前，便已經讓楊涵寧到工商那邊把廠名換掉了。　　同時唐昱還特意花了五千元買了一塊巨大的大理石，打磨光滑后，在上面鑿刻上星耀服飾公司四字，這四個字是唐昱寫的，有前世幾年的書法、功底，而且還拜了名師，唐昱的字自然可稱上是上品，當初周曉虹在第一次看到唐昱親筆寫的那份招聘策劃書的時候，還非常肯定這不是唐昱的手筆，因為以唐昱這個年紀，寫出這麼一手字，無論是誰看了，都會感到匪夷所思的，這塊巨大的大理石鑿刻好后，就擺在星耀廠的門口處，給本來是一個小型服裝廠，硬生生的讓人感到大公司的氣派，或許這就是所謂你門面效應，無論是誰，在看到這塊奢豪大氣的門臉后，都會對星耀高看一等。　　出租車在星耀大門前停了下來，走到保安室，敲了敲玻璃，將裏面正在看報紙的保安驚醒，為他打開了電動門。　　保安這個職業沒有門檻限制，特別是向星耀這種小型企業，保安通常都是員工的某個鄰居家的半大小子，更有甚者，有的是社會上的青皮混子，所以一般的保安素質都不好，本分一點的可能會盡到自己的職責，而那些姦猾之輩，甚至可以直接說就是一頭餓狼，被招進來的餓狼，不但不會幫你看門護院，反倒成了家賊，防不勝防的家賊，比之真正的外賊更可恨。　　現在星耀的這個保安的來歷唐昱還算清楚，是廠子里的一個女工的侄子，為人還算本分，不會做出什麼出格的事情。　　進了星耀，唐昱直奔辦公樓而去，說是辦公樓，也只是一個老舊的二層小樓而已，牆皮有些地方都已經脫落了，整個樓體呈現敗落的灰白色，這層二層小樓是七十年代末現在已經十多年了，唐昱看了一眼，看來等資金充裕之後，還要將星耀廠全面的裝修一下啊，現在的樣子，太影響品牌形象了。　　剛走進二層樓昏暗的走廊，迎面便碰到一個彪悍的身影，走廊的燈光有些暗，驟然出現這麼一個大漢，還真讓唐昱怵然一驚，“哦，原來是劉主管啊，怎麼，這是干什麼去？”迎面的那人不是別人，正是星耀的銷售主管劉猛。　　劉猛看到唐昱，臉上頓時露出驚喜的神色，“唐助理，你回來啦啊。”　　唐昱點了點頭，“你這麼風風火火的干什麼去啊？”　　“呵呵，富園商場昨天打電話來說要訂購一批咱們的服裝，我這正要去他們談呢。”　　“哦。”唐昱點了點頭，“不着急吧，不着急的話就先等一等，走，去辦公室，給我介紹一下這些日子的銷售情況。”說完，唐昱率先走向辦公室。　　早在唐昱出國前，星耀就有服裝進入市場了，現在已經經歷一個多星期的時間了，星耀的服裝投入市場的效果也應該顯現了，唐昱找劉猛，就是要諒解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唐昱的辦公室就是之前田星啟的那個“公堂”，不過唐昱現在已經給重新裝飾擺設了一邊，搬進去幾盆花草，運進去一台書架，上面擺放着一些唐昱從家裡拿來的經濟學的大部頭。原本對立的兩排實木沙發，被唐昱拿下了一排，同時在兩個沙發之間擺放着一個紅木茶几，地上原本的瓷磚也讓唐昱刨了，重新鋪上紅木地板，打完臘的地板光刻找人，原本嚴肅壓抑的“公堂”式的辦公室經過唐昱這麼一番裝修，溫馨中卻不乏威嚴，讓人感覺舒服。　　“劉主管，說一說最近的銷售情況吧。”唐昱走近辦公室，徑直走到飲水機旁，到了兩杯水，遞給了劉猛一杯。　　劉猛狀似惶恐的接過唐昱遞過來的水杯，只是捧在手裡，卻沒有喝，聽了唐昱的問話，面容上綻放出大大的笑容，“唐助理，我們這一個星期竟然銷售了幾千套服裝，各大商場都打來訂貨電話，生產部都已經忙不過來了。”　　唐昱眼皮一跳，眼神中閃過一到差異，在他的想法中，星耀服裝由於剛剛投入市場，還要經歷一個漫長的市場適應期，這頭一周甚至是頭一個月恐怕銷售都不會上去，可是此時劉猛卻說星耀服飾竟然脫銷了，供不應求了，這讓唐昱有些意外。　　唐昱低着頭，走回辦公桌後面，慢慢的坐了下來，喝了一口水，思考了好一會兒，才猜到了原因。　　這個原因不是別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唐昱是一個重生之人，擁有者後世思想的重生之人，唐昱提供的那幾款服裝的樣式全部都是後世在這個時代最經典的幾套服裝款式，再加上上好的面料，這麼快就造成市場的供不應求，雖然在意料之外，卻也在情理之中。當然，款式這東西，在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詮釋，每個年代，都有最合適的流行款式，並不是把2000年的款式拿到1993年就一定會有市場，稍微超前一兩年還行，多過了三年就有危險了，這個唐昱還是知道的。　　“生產部那邊現在有多少名員工，有多少人生產？”　　“員工總共有一百三十多人，生產的女工有將近一百二十人。”劉猛對星耀廠如數家珍，唐昱的問話剛出口，劉猛就回答了出來。　　“一天生產多少件？”　　“近千件吧，這已經是最大的產能了，而且還需要員工加班。”劉猛說道，“而每個銷售商的訂單最少也是上千件，大的銷售商甚至一個訂單幾千件，所以現在根本供應不過來。”　　唐昱皺起了眉頭，因為之前根本就沒想過初期銷售竟然這麼火爆，所以唐昱暫時也就沒有在招收員工的打算和計劃，不過現在看來，需要儘快的擴充員工的數量來。　　這時，唐昱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對了，我記得倉庫里還有一些縫紉器材，是吧。”唐昱當初訂購三百台縫紉器材，那時候的紅星只能消化一百台，最多消化一百三四十台，剩餘的一百多台，也就暫時的放到了倉庫中，本來打算這次從國外回來后，把這些多於的縫紉器材倒賣出去，可是現在看來，似乎不用如此了，現在的星耀是肯定要擴大產能，這是毋庸置疑的，這些縫紉器材正好派上用場，還剩卻了再次到深圳那邊訂購的麻煩。　　聽了唐昱的話，劉猛點了點頭，“嗯，倉庫那還有將近一百五十太縫紉機。”　　“哦，一百五十多台，嗯，差不多夠了。”唐昱輕聲的嘟囔了一句，抬頭看向劉猛，“廠子很快就要擴招，這些縫紉機很快就會用上，也省的我們還要去深圳那邊再買。”說完，唐昱擺了擺手，“好了，劉主管，你先去忙去吧，哦，對了，把財務部的楊涵寧幫我找來，我找她了解一下財務。”　　胡扯，這自然根本就是唐昱隨口瞎說的了，唐昱什麼時候關心過財務，他如此說只不過是找一個和楊涵寧見面的機會，找一個不給別人說閑話的機會。　　出國這幾天，唐昱對楊涵寧的思念如同潮水一般，一波接着一波，一浪壓過一浪，如果不是因為昨天小叔他們來了，唐昱甚至昨天回來后，就來找楊涵寧來了。　　從唐昱重生以來到現在，楊涵寧已經成為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楊涵寧對唐昱很是依賴，同樣，唐昱對楊涵寧也是依賴非常。　　劉猛點了點頭，轉身走了出去。　　很快，門外走廊傳來一陣急促的高跟鞋踏地那有些尖銳的鏗鏘聲，聽到這聲音，不用想，就知道是楊涵寧來了，唐昱笑着起身，走向門口。　　腳步聲越來越近，還沒等楊涵寧敲門，唐昱就已經把門打開了。　　站在門口的楊涵寧微微有些氣喘，可能是因為跑動的原因，臉蛋潤潤的，泛着經營的粉紅色，鬢角處的頭髮也有些凌亂，見到門內的面帶微笑的唐昱，雙眼迷離了起來，因為驚喜的原因，反倒一時間愣住了神，嘴唇蠕動這，想要說些什麼，一肚子話，卻無法吐出一個字。　　看到門口俏麗的佳人，看到楊涵寧那欲言又止的表情，眼神中那驚喜朦朧的神色，唐昱心中泛起了甜蜜。　　唐昱一把扯了過來摟在懷中，同時腳下一用力，把門關上了。　　“老婆，我想你啦。”這話絕對是真話，出國的這幾天，唐昱真的很思念楊涵寧。　　“小老公，我也想你。”

# 第二百四十六章 繼續研發

　　思念是相互的，在唐昱思念楊涵寧的同時，楊涵寧又何嘗不是也生活在思念的煎熬中，甚至相比於唐昱所受的思念之苦更深，唐昱在的時候，楊涵寧還不覺得什麼，但是從唐昱離開的第二天開始，楊涵寧便已經清晰的感覺到唐昱在自己心中的地位了。　　這八天中，對楊涵寧來說，如同八年一般漫長，就連楊涵寧自己都忍不住輕聲感嘆，唐昱這個小冤家，在不知不覺中竟然成了變得如此重要了。　　直到擁抱住唐昱的那一刻，楊涵寧那焦慮的心才得以平復，才相信自己的依靠，自己的支柱終於回來了。　　經歷了這種思念的煎熬后，楊涵寧與唐昱無形中更加的親密了，那一句“老公，我也想你”的話是發自內心的隨着感情自然而然流露出來的。　　經歷了上一次在辦公室險些被人撞破的事件，唐昱和楊涵寧都沒有再做過多的纏綿，在淺淺的一個吻后，便分開了。　　抬頭看到楊涵寧那粉紅嬌俏的臉蛋，春水般瑩瑩的大眼睛和一點朱紅的小嘴，唐昱心中一片悸動，“老婆，今天去宛如姐房子那邊好么？”　　“嗯。”這次楊涵寧沒有拒絕，更不想拒絕，唐昱對那等恩愛的事情渴望，她自己又何嘗不渴望呢。　　唐昱看到楊涵寧嬌羞的點頭，興奮的幾乎要跳起腳來，抱過楊涵寧的頭，波的一聲大大的親了一口。　　“討厭。”楊涵寧紅着臉將唐昱推開，心虛的看了一眼門口，“也不怕被人看到。”　　唐昱嘿嘿一笑，一拍腦袋，“哦，對了，你等一下。”說著，唐昱小跑到老闆桌后，从里面拿出一個黑色的兜子，从里面拿出了一件天黑色的皮質外衣和一件淺黃色的高領毛衣，將這兩件東西遞到楊涵寧手中，“給，老婆，這是我在巴黎專門給你選得，你看看喜不喜歡。”　　看着遞過來的兩件衣服，楊涵寧臉上的笑容如同一朵嬌艷的玫瑰一般綻放開了，飛快的在唐昱臉頰上蜻蜓點水般親了一口，接過兩件衣服，“只要是小老公給我買的，我都喜歡。”　　唐昱輕輕的抹了一下楊涵寧剛剛親過的地方，把手放在鼻前，狀似陶醉的聞了一下，“兩件衣服就換老婆的一個香吻，真是太值了。”　　“貧嘴……”楊涵寧嫵媚白了唐昱一眼，嬌嗔道。　　這時，唐昱的嘴角突然翹了起來，劃出一道略有些邪惡的弧線，神秘兮兮的再次將手伸進那個黑色的兜子中，在楊涵寧好奇的目光下，拿出來一個盒子，伸手遞給了楊涵寧，“老婆，我想，這個你會更喜歡的，嘿嘿……”唐昱的笑突然讓楊涵寧感到有些發冷，疑惑的接過那個盒子，在唐昱的示意下，打開來看了看。　　看到盒子裏面的東西，楊涵寧的小臉瞬間變得通紅，飛快的把盒子重新蓋上，一把推進唐昱的懷中，“壞傢伙，我才不要這個。”說著，便捂着紅的發燙的臉跑了出去。　　唐昱看了一眼懷中的盒子，鬱悶的摸了摸鼻子，“不就是一套情趣內衣么，至於這麼大反應么。嘿嘿，今天晚上一定要讓她穿給我看看。”唐昱低聲猥瑣的嘟囔道。　　唐昱並沒有在星耀呆多長時間，楊涵寧因為害羞走出辦公室后，唐昱召集星耀所有的管理，簡單的開了一個小會，主要是彙報一下這段時間星耀的生產銷售情況，唐昱也在楊涵寧那裡問清楚公司的財務狀況。　　星耀現在的賬面上還有將近十萬的流動資金，不算多，但也不算太少，服裝的銷售上，因為星耀的服飾剛剛投入市場，雖然初期效果貌似很好，但是利潤卻少的可憐，扣除工人的工資等費用，基本上零利潤，這個看似不理想，但唐昱卻已經很滿意了，任何一種產品，在投入市場前，都需要繁複的準備工作，廣告、中間商、銷售渠道，這些大都是用錢來營造來建立起來的，而這些錢都需要一股不小的資金的支持，那十萬塊錢本來就是唐昱準備用來打響市場用的，誰知道現在市場里還沒有投入多少資金，便已經非同凡響了，這筆錢也就間接的給唐昱省了下來，這讓急缺錢的唐昱輕輕的鬆了一口氣。　　簡單的安排了一下工作，其實也沒有什麼安排的，只是強調了一句在保證質量的情況下，盡可能的多生產出服裝來，同時為了鼓勵員工工作的积極性，採取了一些鼓勵生產的制度，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的規定，還有一項任務就是儘快的招收一品員工，擴大生產，正好倉庫里有閑置下來的設備，招聘的人數就先按照倉庫中縫紉器材的熟練來衡量。　　會議之後，唐昱忽然意識到星耀現在存在這一個問題，一個管理上的空白，那就是策劃人員，以前的紅星廠的生產銷售模式非常簡單，面料運進來、在工廠里加工成成品后，再運出去買，簡單點說，這種模式只需要三個管理層就可以運作過來，一個負責採購，一個負責生產，一個負責銷售，當然，在這之後還需要一個會計進行資金的歸攏和管理。　　這中流水線式的管理模式雖然簡單，但卻不是唐昱想要的，一個大公司，甚至是一個企業，僅有這幾個人是不夠的。　　首先，想要在服裝市場站的一席之地，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有自己的設計團隊，唐昱現在還只是招收了兩個策劃人員，曾芳和柳嫦，以後還要將這支設計團隊擴充，雖然唐昱腦海中裝着很多後世的經典服飾，可是唐昱不可能一輩子的幫着星耀設計服裝啊，先不說唐昱腦海中的東西雖然不少，但也手有限度地，並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唐昱以後的事業重心將會轉移到維科那邊，VCD才是唐昱的主產業，說實話，這個星耀服裝廠其實也就是唐昱的一時興起，因為要稍稍報答一下那些前世對自家幫助的好心的員工，所以才有些孩子氣一般的接手了紅星，不過既然已經接手了，唐昱就要將星耀經營出個樣子來，唐昱做事的原則就是，要麼不做，要做，就要盡心儘力的完成。　　除了服裝的研究團隊，還要有一個優秀的管理團隊，紅星之前的那個管理層有太多的管理空白了，就像是剛剛唐昱安排工作的時候，就用一種無人可用的感覺，像一些市場策劃，公關文秘，現在的星耀根本就沒有，有些事情唐昱就是想安排下來，也無人可托。　　看來星耀也應該向幾個月前的百聆那樣，來一次充血。　　下午，唐昱開着他那輛寶馬，來到了維科研究室，VCD在唐昱龐大資金的支持下已經研製出來了，至於後事怎麼做，唐昱雖然自己心中已經有了發展方向，但是還是應該和姜萬勐談一談，怎麼說他才是VCD的研發人，有些事情還是和他知會一聲的好，同時也聽一聽他的看法。　　現在為止，維科电子公司還只是一個空殼子，旗下只有一個VCD的項目和一輛已經抵押出去了的寶馬車。　　將寶馬車聽到在原百聆電視機廠的門口，下車和門口處那個打更的老大爺打了一聲招呼后，便走了進去。　　研究人員似乎很受又休息的時候，這可能就是作為的對科學對科研的熱愛吧，當唐昱走近維科研究室的時候，姜萬勐和兩個研究員正在對着一台電腦，姜萬勐正指着電腦屏幕上一長串程序不知道再和二人說著什麼，很投入的樣子，直到唐昱站在三人身後，他們都沒有感應到唐昱的到來。　　“咳咳咳。”見三人如此聚精會神，唐昱不得不咳了幾聲，把他們沉浸在討論中的心神叫回來。　　“哦，唐昱你來了。”姜萬勐回過頭，略帶一絲驚喜的說道。　　唐昱點了點頭，“忙什麼呢？”唐昱湊過頭，看了一眼屏幕中的一長串一長串的代碼程序，腦袋有些發昏，數有專攻，在電腦這方面，恐怕唐家也只有小叔能談得上精通，唐昱這樣的只算是一個一隻腳踏入門檻的門外漢。　　“我們在改善解碼芯片的程序，現在的那台樣機還有些不穩定，應該還有改善的空間。”姜萬勐回答說，“哦，對了，唐昱，VCD什麼時候生產啊？”　　姜萬勐的夢想就是看到VCD走入千家萬戶，此時這個目標已經完成了一半，VCD已經成功研製出來了，他的任務也基本上是完成了，他只是一個研究人員，市場的營銷策劃生產並不歸他管了，他也無能為力，之後的事情就看唐昱的了。　　唐昱皺起了眉頭，他剛剛在來的路上還在考慮如何將VCD生產出來，投入市場，不過此時他的想法卻發生了改變，唐昱記得前世的時候，姜萬勐研製出來的第一代機因為系統不穩定，所以銷量很慘淡，直到國外的电子企業在姜萬勐的第一代機的基礎上研發出來第二代機，VCD市場才逐漸火熱起來，並迅速的變得火爆，直到香港那邊盜版碟的出現，彌補片源不足的缺憾后，VCD市場才徹底的爆發開來。　　當然，前世的時候萬燕的失敗可不僅僅是因為一代VCD在技術上邊存在的問題，這裏邊，其實最主要的還是因為姜萬勐此人不太懂得商業經營，更加沒有注重專利的註冊，這才讓萬燕損失巨大的。事實上，萬燕當時，除了沒有註冊專利之外，很大一部分的失敗原因是因為過高的技術研發成本和市場推廣成本。要知道，在九四年的時候，整個VCD的市場幾乎是萬燕一家撐起來的，是萬燕的資金和技術為VCD打開了前期的市場，這才讓VCD火爆起來。　　唐昱重生之後，國外的那些电子公司想要直接插手VCD這上面是不可能的了，除非得到維科的授權。　　唐昱既然知道第一代機的銷售慘淡，他又怎麼會這麼著急的生產呢。嘿嘿，他現在手裡邊抓着VCD的專利，其他的自然不怕，完全可以利用其他人幫着做初期市場的。　　皺眉思索了一會兒，抬起頭，看了旁邊一臉期待的姜萬勐和另外兩個研究人員，輕聲道，“我想暫時不生產，現在VCD的系統和技術都還不穩定，不太成熟，就這樣投入生產的話，恐怕很難打開市場，所以我想你們之後再勞累一段時間，將VCD的系統和程序再次升級，讓它變得穩定一些，等到那時候，我們再引進設備，投入生產，一舉打開VCD市場。”　　姜萬勐沒有說話，只是回過頭看了旁邊另外兩個人一眼，想了想，才同意唐昱的想法，“嗯，好吧，我承認，現在的這個樣機卻是存在着很多不足，我們會儘快完善的，研發出第二代解碼芯片。”　　姜萬勐沉聲道，事實上對於一代VCD存在的某些不足他也是知道的，只不過急於想看到這個自己親手研發的產品的市場反響，這才如此建議的，不過唐昱是老闆，他自然要尊重唐昱的想法的。　　轉過頭充滿感情的看向不遠處放在一個實驗桌上的黑色機身的VCD，“讓它儘早的投入市場，進入百姓的家裡……”

# 第二百四十七章 吸成人干！

　　從姜萬勐那出來，已經四點多了，唐昱開着寶馬往星耀那邊駛去，此時正是下班高峰，路上車水馬龍的有些不通暢，唐昱花了半個小時的時間才趕到星耀廠，遠遠的便看到離星耀不遠處的公交車站的那個熟悉的俏麗身影，手中拎着一個黑色的塑料兜，正是唐昱送個她的那些從國外買來的禮物，當然，裏面還有那件特殊的禮物看着姍姍來遲停在自己身前的寶馬，楊涵寧打開車門，坐在副駕駛的位子上，“怎麼才來，你要再不來，我就坐車回家了。”楊涵寧嬌嗔的白了唐昱一眼。　　對於自己的遲到，唐昱多少有些小尷尬，摸了摸鼻子道，“現在是下班高峰期，路上有些堵。”說著，轉過頭看向楊涵寧，“老婆，我們今天去宛如姐那啊。”　　“嗯。”楊涵寧紅着臉低下頭，微不可聞的嗯了一聲。　　哦也，唐昱心頭歡呼一聲，腳下輕踩油門，向宋宛如在鳳城區的那套房子駛去。　　宋宛如鳳城區的這套房子原本是陶業驊的，當初宋宛如因為恆達的事情，決定要在東陵找一套房子，那時陶業驊正陷在因為中山公園沈芸和語馨落水的事情被人排擠，在得知宋宛如要來東陵找房，便主動地將自己已經裝修完，即將入住的新房交給宋宛如，用以緩和和沈家的關係，而且宋宛如如果接受這座房子，也就可以算是一種表態，讓那些打算用中山公園的事情為借口落井下石的人有所顧慮。　　只是這座房子到了宋宛如手裡后，她本人卻沒有住幾天，反倒是唐昱和楊涵寧隔三差五便跑來這瘋狂一番，這裏已經成為了唐昱和楊涵寧的秘密幽會之地，當然，這件事對宋宛如不是秘密，她已經確定了唐昱和楊涵寧之間的關係，也不知是出何考慮，竟然將這裏的鑰匙交給了楊涵寧，默認了唐昱和楊涵寧的關係，隱隱中還有一種縱容。　　進入房間后，唐昱左右的打量了一圈，房間不小，進屋是一間大廳，地面上鋪着地板，大廳中沙發傢具電器一應俱全，這些都不是宋宛如更不是唐昱買的，而是陶業驊的。　　屋子很乾凈，一看就是經常有人來打掃。　　“老婆，你經常來打掃么？”　　“嗯。”楊涵寧應了一聲，“我沒事的時候就來打掃一下。”　　看着楊涵寧脫下外套，露出裏面婀娜的身材，纖細的腰肢，高聳的山巒，筆直修長的秀腿，雪白的脖頸，俏麗嫵媚的臉蛋，溫柔似水的眼眸加上一頭烏黑的秀髮，混身上下無一出不充滿誘惑，吸鐵石般牢牢地將唐昱的眼神吸引在她身上。　　一團火苗在唐昱的心底轟然點燃，飛快的蔓延到整個身心。　　唐昱兩步竄到楊涵寧的身旁，從楊涵寧的身後一把把她抱住，埋首在楊涵寧白皙的脖頸間，貪婪的吸、允着期間的清香，雙手不規則遊走在楊涵寧的身上，攀山越嶺間，很快便躍上高峰。　　楊涵寧嚶嚀一聲，瞬間癱軟在唐昱的懷抱，唐昱作怪的手讓楊涵寧的身體發燙髮熱，同時快速的抽走她身體中的所有的力氣，心底的火苗也在唐昱的撫摸中燃燒了起來，猛一轉身，抱住唐昱，熱情的擁吻了起來。　　呼吸漸漸急促，兩人身上的衣服伴隨着急促的呼吸聲一件件的被剝離，很快，兩人便已經坦誠相待。　　唐昱一把將楊涵寧橫抱了起來，在楊涵寧的驚呼中，大步走向卧室。　　跌宕起伏間，汗水飛濺，呻吟嘶吼聲中，飄然若仙。　　兩條赤裸的身體親密無間的交織在一起，瘋狂的扭動翻滾着，在一聲長長的嘆息聲中，兩人共同跨入那愉悅的巔峰。　　高潮過後的平靜往往是最讓人回味的，楊涵寧如同一隻小綿羊一般，蜷縮在唐昱的懷中，閉着眼睛，嘴角掛着一絲滿足的笑意，眼瞼下的眼球偶爾一陣滾動，顯然並沒有進入夢鄉。　　唐昱低着頭，溫柔的看着懷中的俏佳人，輕輕的撫摸着她的秀髮，一時間心中洋溢着一種從未有過的幸福平靜的感覺，這幾天原本因為出國而有些疲勞的心，也在此時完全放鬆下來。　　楊涵寧的肌膚宛如綢緞般光滑，又如玉石一般，泛着瑩瑩的光澤，唐昱的手不老實的在楊涵寧光滑的背上撫摸着，享受着那驚人的光滑和彈性，唐昱陶醉的眯上了眼睛，身下的那個小兄弟又漸漸有了精神，有了抬頭的趨勢，隨着小兄弟的抬頭，唐昱作怪的手越來越肆無忌憚，越過背脊，向身前的高聳攀爬而來，一把扣住其中的一座高峰，兩指熟練而輕柔的捻起那顆淡粉色的小葡萄，幾個呼吸間，葡萄硬了起來，楊涵寧的呼吸再次變得急促，喉嚨間一聲聲纏綿嫵媚似有似無的呻吟聲傳出。　　唐昱一翻身，將楊涵寧再次壓在身下，楊涵寧慢慢的睜開了眼睛，春水般的眼睛彷彿要把唐昱的魂勾進去一般，雪白的玉璧抬起，勾住唐昱脖子，主動地獻上了香吻，也不知道從哪裡來的力氣，將唐昱翻轉了過來，成了楊涵寧壓在唐昱身上。　　“小老公，你別動，今天讓你老婆我伺候你一次。”楊涵寧膩聲道，說著，看了一眼身下早已高聳的一柱擎天，一隻玉手輕輕的抓住，對準玉門，一聲輕微的水漬飛濺聲后，唐昱和楊涵寧不約而同的雙雙長長的吐了一口氣，滿足的嘆息聲中，滿是愉悅。　　幾個呼吸的時間后，楊涵寧動了起來，唐昱看着上下起伏的楊涵寧，看着眼前隨着楊涵寧不斷地抖動的兩座雙峰，感受着下身傳來的真真舒爽，唐昱陶醉了。　　以前的楊涵寧絕對不會像今天這樣開放，這樣大膽，雖然她從來不會拒絕唐昱做什麼，就是吹簫這種事情，只要唐昱說想要，她都儘力的滿足，可是這次不同，這次是楊涵寧主動的，並不是唐昱要求的，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楊涵寧在唐昱面前已經完完全全的放開了，再也沒有任何一絲隔閡。　　楊涵寧改變如此知道完全是因為在唐昱出國的這八天中，楊涵寧已經完全意識到唐昱在她心中的地位，那刻印在靈魂上的影子，是任何東西都無法也無法消除，無論是時間或者是空間，恐怕都無法消除唐昱留在楊涵寧心中的影子。　　這八天的思念，八天的煎熬在見到唐昱的那一瞬間完全的釋放出來，時隔八天，楊涵寧在唐昱面前再也不會有任何顧忌，只要唐昱喜歡，楊涵寧可以為他做任何事。　　女人的體力畢竟是有限的，在上下欺負十幾下后，便有些氣喘吁吁，唐昱微微一笑，抱着楊涵寧轉身，又再次將楊涵寧壓在身下，下身一直和楊涵寧牢牢地結合在一起，不曾有半秒分開。　　隨着唐昱的征伐，房間中的溫度再次上升，楊涵寧那委婉婉轉的叫聲時刻的撩撥着唐昱的心。　　一番你來我往之後，楊涵寧繳械投降，唐昱也將自己的彈藥全部打光，這時，楊涵寧突然眼神一閃，想到了什麼，掙扎的從床上爬了起來，輕輕的對唐昱說了一聲等我，便在唐昱疑惑的目光下，走進了衛生間。　　很快，楊涵寧便從衛生間走了出來，只不過剛剛進去的時候，楊涵寧還是全裸的，而此時身上卻多了一層遮掩，可是這層遮掩還不如不遮掩呢，反倒將楊涵寧的魅力無限量的擴大，這層遮掩不是別的，正是唐昱給楊涵寧買的那件情趣內衣。　　這套情趣內衣是唐昱在陪宋宛如逛街時，趁着宋宛如不注意的時候，以買杯咖啡為借口溜掉后，買的。　　內衣全身上下都沒有一塊布，而是用帶着彈性的線編製的網狀的內衣，這網狀內衣不但起不到絲毫遮掩的作用，穿上它后，反倒讓楊涵寧更增添出一種朦朧的誘惑。　　那黑色的網狀內衣和楊涵寧雪白的肌膚產生一種強烈的視覺對比，走動間，胸前的那兩點嫣紅和身下的桃園聖地若以若現，看的唐昱剛剛熄滅的心火再一次被點燃。　　唐昱心中苦笑一聲，看來今天這小妖精不把自己吸成人干，她是不會善罷甘休的，她一定在報復自己，報復自己讓她忍受了這麼長時間的煎熬之苦，這是赤裸裸的報復啊。　　但是唐昱心中的想法卻是讓着報復來的更猛烈些吧，我甘願被吸成人干。　　唐昱再次化身一頭餓狼，向楊涵寧這頭小綿羊飛撲而去。　　瘋狂在繼續，瘋狂在升級，兩人直到深夜才沉沉的睡去。　　所謂小別勝新婚，經歷了一次短暫的小別之後，唐昱和楊涵寧共赴巫山一起雲雨。　　第二天一早，唐昱在為楊涵寧準備完早餐后，便出門打車直奔學校而去，唐昱並沒有開那輛寶馬，第一，現在那輛寶馬是楊涵寧的代步工具，如無必要，唐昱是不會開這車的，還有就是唐昱不想太招搖，開着這車去學校，恐怕第二天就會有風言風語往外傳，唐昱不想自己給自己找不自在，所以就只有打車來了。　　唐昱已經曠課將近十天了，雖然實現已經何老師打招呼了，可是身為學生的唐昱，學業最他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生歷程，而且他也不想落後的太多，老媽是個傳統的女人，如果自己拿回去一個鴨蛋，唐昱實在不尬肯定張雅惠會不會使用家法。　　學校的氣息多少讓唐昱有些懷念，即使這一世的唐昱不喜歡學習，但是學校這種充滿青春氣息的地方，唐昱還是很喜歡的。　　對於唐昱一曠就曠這麼長時間的課，所有老師甚至是校長都沒有說什麼，只有班主任那個講課幽默風趣的男老師在下課後，走到唐昱面前問了一句，“現在的學習進度你能不能跟上？；老師講課的內容你能不能聽懂，用不用我找幾個老師幫你補習。”　　在得到唐昱否定的回答后，便主任寒暄了一下后，就走咯。

# 第二百四十八章 工傷事故

　　高中的生活一如往昔一般，平靜且忙碌，唐昱既然不想讓老媽失望，所以這段時間也花了一些時間在學習上。當然，那些前世便學過的東西，多以聰明如斯的他自然是沒有什麼難度，權當放鬆了。　　這天午休，唐昱剛剛將大哥大開機，還不到一分鐘，大哥大便響了起來。　　上課的時候唐昱通常會將大哥大關掉，這不僅是對老師的一種尊重，也是對自己的一種尊重，對於學校和絕大部分的老師，唐昱還是抱着很尊敬的態度的，這年頭，教授還不是叫獸，大哥大也沒有震動。　　電話是楊涵寧打過來的，唐昱剛接起來，電話那頭便傳來楊涵寧焦急的生意，“小昱，快來星耀，廠里出事了。”　　“怎麼了？出什麼事了？”　　唐昱眉頭一皺，從楊涵寧焦急的口氣上唐昱可以聽的出來，這件事情貌似不小，一般的小事以現在楊涵寧的能力她自己就可以解決，現在既然打電話來了，恐怕這件事情有些麻煩。　　“廠里有個女工受傷了，很嚴重，你快過來吧。”　　“嗯，好的，等我。”有些事情電話里說不明白，唐昱草草的撂下電話，快步走出校門，揮手打了一輛車，便向星耀廠而去。　　事情只這樣的，今天早上，有一個叫王桂珍女工由於操作不當，讓縫紉機將手給軋了，右手尾指幾乎被斬斷，只剩下一層皮連着，事故剛剛發生，楊涵寧便給唐昱了電話，但是那時候唐昱正在上課，手機已經關機，楊涵寧打了無數次電話，直到中午午休唐昱將電話開機，這才打通。　　本來，工人受傷事件不算大事，只要將病看好，給予受傷的工人一些補償，這件事也就可以不了了之，星耀的原身紅星廠也曾出現過工傷的事情，當初唐昱和楊涵寧便在一院看到一個紅星的一個被砸骨折搬運工，這樣的事情即使在後世也不罕見，只要處理好，不會有什麼太大的波折。話說，工傷這種事兒，在這種年代還是很常見的，即便是到了後世依然很常見，有良心的領導估計多給一些醫療費用營養費用，沒良心的說不準還要反咬一口。　　而今天這件事楊涵寧之所以如此焦急的給唐昱打電話，是因為現在已經超出了她自己的能力範圍，原本只是一件小事兒，可是這次，員工受傷的消息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傳到了區里，員工剛剛受傷，便來了一隊以安全檢查為名義的工商局的人，進入星耀后，便直接勒令星耀停產，接受檢查。　　唐昱趕到星耀，皺着眉頭看了一眼停在門口的那兩輛工商局的車，對這門衛打了一聲招呼，便走了進去。　　生產車間中，楊涵寧正在和一名穿着工商服的人在交涉着什麼，楊涵寧一直皺着眉頭，恐怕交涉進行的不太順利。　　看到唐昱進來，楊涵寧終於輕輕的鬆了一口氣。　　“怎麼回事？”唐昱走到楊涵寧身前，掃了一眼旁邊的那幾個工商局的人員，對着楊涵寧說道。　　“他們是來進行安全檢查的，並且要求廠子停產，直到檢查結束。”楊涵寧簡單的說道。　　停產檢查，聽了楊涵寧的話，唐昱皺起了眉頭，星耀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時間，剛剛接的幾單大單子，都是有時間限制的，如果不按時交貨，唐昱他們將要賠付高額的違約金，所以工廠現在說什麼都不能停產。　　“那個受傷的工人呢，送醫院去了么？”唐昱抬頭問道。　　“嗯。”楊涵寧點了點頭，“事故剛剛發生，就已經送到一院去了，猶豫救治的及時，聽一院的醫生說，被砸斷的斷指有很大的可能被重新接續上。”　　“你是誰？現在這家工廠正在接受安全檢查，無關緊要的人請離開。”這時，旁邊一名工商檢察員走了過來，對這唐昱說道，態度很是蠻橫。　　“他是我廠的經理助理，唐昱。”楊涵寧在旁邊介紹道。　　聽到這個名字，那個工商檢查員臉色明顯一變，原本僵硬的臉也柔軟了許多，“哦，原來是唐助理啊，你好，我叫高健，鳳城工商分局的。”說著，還伸出來手。　　唐昱沒有理會他伸出來的手，一個小小的科員級幹部，額，只能說勉強算個幹部啊，唐昱根本就沒放在眼裡，他所在乎的是他們背後的那個人，為什麼星耀剛剛出現事故，工商局的人便立刻趕到，很顯然，有人想為難星耀，有人想找他的麻煩，只是不知道，這人究竟是誰呢？又是衝著誰來的，是衝著自己，還是衝著宛如姐？　　“你們為什麼回來？”唐昱沒有過多的彎彎繞，和這個小小的科員級別的工商人員，也沒有彎彎繞的必要。　　“我們接到投訴，說星耀存在安全隱患，而且聽說還有人受傷了，所以我們才過來的。”那個工商人員有些訕訕的收回手，臉上雖然有那麼一絲尷尬，可是說話的語氣卻沒有任何惱怒的味道。　　唐昱當然不會傻傻的問是誰投訴，也知道就算問了，身前這人也未必會回答，因為唐昱直到，興許這個所謂的投訴，壓根就是子虛烏有，政府想要為難一家企業，借口是最好找的。　　唐昱沒有再理會眼前這人，轉身走到一旁，拿出大哥大，給陶業驊打了一個電話，既然這次來的是區工商分局，那麼找陶業驊這個區長問問情況，最是直接方便。　　“喂，陶叔啊，我是唐昱。”唐昱撥通電話后，笑着說道。　　“呵呵，小昱啊，你小子怎麼想起你陶叔我來了啊，是不是又要請你陶叔我喝酒啊。”和唐昱接觸了幾回，陶業驊和唐昱也都熟絡了起來，說句也有些隨意，並沒有過多的拘謹。　　“陶叔想要喝酒，我可是求之不得的啊，只要陶叔你一句話，小昱我隨叫隨到。”唐昱寒暄了一句，將話題扯到今天的這件事情上，“對了陶叔，今天工商局的來檢查我這個星耀廠的事情你知不知道，哦，星耀就是以前的紅星廠。”　　“工商局到紅星做什麼？”　　陶業驊似乎對這件事情並不知情，當然，也有可能裝蒜，不過這種可能性應該不大，找星耀廠的麻煩，對他陶業驊來說，沒有任何好處，反倒會有一些負面影響，而且東陵官場上幾乎都知道，陶業驊是蘇慕儒蘇派陣營的，和蘇慕儒一個陣營的人，來找唐昱的麻煩，除非他吃飽了撐的沒事干，自己找不自在呢。　　“星耀廠今天有個工人少了點小傷，人剛送醫院去，工商安檢的人就來了，並勒令其停產接受檢查，而且看樣子，似乎還要讓我們停產整頓，我只是想問問陶叔你知不知道這件事，貌似這件事並不是什麼大事，工商那邊怎麼搞出這麼大的動靜，會不會是……”接下來的話唐昱還沒有說完，陶業驊便打斷了唐昱的話，“小昱你別著急，我先去問問去，應該不是什麼大事，你放心好了。”說著，便急匆匆的把電話撂了。　　撂下電話，唐昱輕輕的笑了一下，回身走到楊涵寧的旁邊，此時楊涵寧的眼神中還帶有一點擔憂。　　“呵呵，走吧涵寧姐，這裏的事情很快就解決了，怎麼出去，走，去我的辦公室喝杯咖啡，我從法國買回來了一罐咖啡，味道還不錯，走，一起去嘗嘗。”　　“這是這裏法？”看着那些在縫紉機周圍遊盪，狀似在檢查是否存在安全隱患的工商人員，楊涵寧還是有些遲疑。　　“走吧，一會兒他們就會走了，這裏咱們不用管。”說著拉起楊涵寧的一隻手向車間外走去，在經過管元坤身邊時，停頓了一下說道，“管姐，你去召集一下員工，下午恢復生產，可別因為這件事情耽誤產量啊。”　　“下午生產？”管元坤一愣，指着車間中的那幾個工商人員說道，“那他們呢？”　　“他們一會兒就走咯，難道他們還想在這住下不成。”說完，也沒理會管元坤，拉着楊涵寧走出車間，向辦公室走去。　　就在唐昱剛離開車間不到十分鐘，那隊工商局中的一個人的電話響了，只見他接通電話后，皺着眉頭嗯嗯了兩聲，便掛斷了電話，“走，收隊，回去。”　　站在辦公室窗戶前的唐昱看到工商局的那群人遠去的背影，唐昱的嘴角露出一絲微笑，看來這件事陶業驊可能真的不知道，能讓這件事瞞住陶業驊，這個人是誰呢？　　正在思索的時候，唐昱的電話響了。　　“喂，小昱啊，事情解決了，你們恢復生產吧。”電話是陶業驊打來的。　　“嗯。”唐昱應了一聲，“那些人已經走了。”猶豫了一下問道，“陶叔，這件事究竟怎麼回事？”　　“還能怎麼回事，有些人看我現在這個區長的位子做的太穩了，想起刺兒唄。”陶業驊嘿嘿一笑，似乎並沒有太在意。　　唐昱沉默了一下，略一思考，便想通了其中的關鍵，今天這次的安檢，恐怕還真的不是針對星耀，而是針對陶業驊，自己這也算是遭了魚池之殃吧。　　星耀廠的前身是紅星廠，如今能夠到了唐昱手中，也多少有一些陶業驊牽線的原因，估計人家就是衝著陶業驊去了。　　如果星耀廠再次發展起來，成為全區的納稅大戶，自然會在陶業驊的政績上畫上一筆，但是相反，如果星耀因為某些原因倒閉了，先不說區里的那筆錢要不要的回來，就是那些因為工廠倒閉而下崗的人，恐怕都不會消停，到時侯如果有某些人煽風點火，將這群人煽動起來，所造成的影響也夠陶業驊喝上一壺的。嘿嘿，估計動手的大概也沒有去很細緻的調查這個收購服裝廠的人，還以為是陶業驊的親戚之類的，這才用了這種下三濫的手段，若是碰到個沒啥背景的，指不定要弄出什麼幺蛾子來。　　想到這，唐昱心中苦笑，自己似乎成為了某些人的匕首了，苦笑的同時，也有些感嘆，選擇誰不好，選擇自己，那人怎麼也不想想，匕首有雙刃，可傷人，亦可傷己，而自己便是那柄會弒主的匕首。　　其實唐昱還是將這件事情想的有些簡單了，這件事情是鳳城區區委書記陳和森陳大嗓門捅咕出來的。　　想當初，鳳城區基本上是這個陳大嗓門一手把持，新到任的陶業驊說話的力度微乎其微，即使做事小心翼翼兢兢業業，也有被擠下去的可能。　　以當時陳和森在鳳城區的地位，雖然今年已經五十多了，即將步入退休的年齡，但是以他在鳳城區的威望，再連任一屆區委書記，根本沒有多大的阻力。　　奈何當初陳松威事件被掀開來后，和陳松威是一個陣營陳大嗓門自然受到了波及，在鳳城區的地位一落千丈，恰是陶業驊從中山公園落水事件中解脫出來，一舉掌攬鳳城區大權，將自己的地位得到了鞏固，並且一次次的將陳大嗓門打壓下去，原本有機會來年連任的，可是現在別說連任了，能夠平平安安的將這一任混完就不錯了。　　曾經輝煌過的他面對如此境況，怎能不憂心。

# 第二百四十九章 後悔葯哪裡找？

　　曾經大權獨攬的陳和森，現在區里話語權已經越來越少了，現在的鳳城區，幾乎是陶業驊大權獨攬了，即便是錢啟建的到來都沒有改變這種情況，他現在是鐵杆的蘇慕儒派系，而陳大嗓門，以前是陳松威派，陳家幫的馬前卒，現在蘇慕儒和錢啟建，是兩邊不討好，看到陶業驊在區里的地位日漸鞏固，陳和森很是擔憂很是眼紅。　　所以在今天早上得知星輝出現工商后，立刻想到利用這次事故折一折陶業驊的銳氣。　　話說，近來雖然權利的衰退，他的耳目也有些不靈便了，雖然隱約聽說過收購紅星的很有背景，但是他卻並不知道是誰收購的，他可不知道是唐昱出馬的。　　再者說，紅星廠說破大天去，它也只是一個鄉鎮企業，除了每年給區里的財政上增加負擔外，沒什麼值得關注的，不過是不到一百萬的盤子罷了，真正有背景的，誰會在乎這麼個小企業。而紅星之所以受到關注，不是因為它的盈利，也不是因為它的虧損，而是因為紅星廠的員工數次到市政府去鬧事，這才讓很多人都知道有這麼一個虧損的廠子。所以，在他想來，或許便是收購的人走通了陶業驊的關係，於是才能收購成功也是在陶業驊的有意無意之下，陳和森並不知道收購紅星廠的是唐昱。　　其實陶業驊也不知道實情，不知道收購紅星的其實是唐昱，他得到的消息是宋宛如委託唐昱幫着收購的。嘿嘿，他最近也是被陶業驊給逼瘋了，腦袋也不如以往好使，心急了些。　　並不清楚星耀背景的陳和森在得到星耀出現事故后，根本就沒來得及多想，直接給鳳城區工商分局打了個電話，說有人向區政府舉報說星耀存在安全隱患，讓他們下去嚴查一下。　　所謂官大一級壓死人，雖然陳和森現在區里的話語權不大，可是人家畢竟是區委書記，名義上的鳳城區第一把手，區委書記發話了，工商局豈能不照做。　　然而陳和森卻不知道，他碰到了一個釘子，這顆釘子不是陶業驊，而是唐昱。　　工商局的人走了之後，後面的事情唐昱就不太知道了，一段時間后，偶爾一次聽老爸提了一嘴，說陳和森調到政協了，到那養老去了，而陶業驊則更進一步，區長兼任代理區委書記，這件事情不但沒有讓陳和森的狀況得到緩解，反倒葬送了他的政治生涯，同時將自己的位子拱手讓給了陶業驊。　　當然，事情自然不會是如此簡單，也不會僅僅因為星耀的事兒，那個事兒連個導火索都算不上，這裏邊，自然又涉及到不少的政治博弈和妥協之類的。陳大嗓門，不過是個犧牲品罷了，無論是蘇慕儒還是錢啟建，估計對他都沒有什麼好印象，自然也沒人保他了，便是蔡明財，估計這會兒也沒心思保他，蔡明財是商人，商人逐利而又勢力，陳大嗓門沒了利用價值，他自然便不再巴結了。曾經的鳳城區一把手，就此日落西山，淡出了東陵市的權力場所。　　以後的事情暫且不提，這邊看到工商的人離開后，唐昱安排了一些事情后，就和楊涵寧一起前往一院，去看看那個受傷的那個叫王桂珍的女工。　　王桂珍的傷勢很嚴重，整個尾指險些整個被軋下來，只留一層皮肉相連，還好就醫即時，醫生說還有續接上的可能，應該不會造成傷殘。　　當唐昱趕到一院的時候，王桂珍已經被送入手術室中去了，斷指續接要求越快越好，續接越及時，恢復的希望就越大。　　唐昱和楊涵寧來到手術室門口，此時徐會計正坐在手術門口的長椅上坐着。　　“進去多長時間了？”唐昱走到徐會計旁邊，輕聲的問道。　　“半個多小時了。”看到唐昱來了，徐會計站了起來，輕聲的答道。　　唐昱點了點頭，坐在了那天長椅上，拍了拍旁邊的位置，讓徐會計和楊涵寧都做了下來，問道，“徐會計，住院手續押金都交好了吧。”　　徐會計點了點頭，“已經都辦好了，再來之前楊經理已經從公司的賬目中支出來五千，押金已經交好了。”　　王桂珍的傷屬於工傷，雖然主要責任在她自己，是她自己在操作的時候有違規的地方，所以才導致受傷的，可是熟悉星耀員工家中經濟情況的楊涵寧還是幫助王桂珍報銷了所有醫藥醫療費用以及大部分的營養費。　　在手術室外等了半個小時，手術室的門終於被打開了，一個身穿白色大褂帶着口罩的醫生走了出來。　　“大夫，情況怎麼樣？”唐禹站起身問道。　　那個大夫將口罩摘了下來，“手術還算順利，手指已經接上來，不過是否能夠恢復到受傷之前的狀態，我還不敢肯定，這還要看病人的恢復情況。”說完，便頭也不回的走了。　　一個推車從手術室中退了出來王桂珍躺在上面，由於麻醉只是局部麻醉，所以意識還算清醒，看到手術室外的唐昱，王桂珍面露慚愧之色，“唐助理，我……”還沒有說出什麼，便被唐昱打斷道，“放心，以後注意點就行了，至於住院的費用你就不用擔心了，我會安排的，你現在的任務就是安心養傷，早日回到工作崗位。”　　唐昱並沒有說什麼責怪的話，反而輕聲的安慰了一句，畢竟這種事情誰都不願意看到，王桂珍已經為她的莽撞付出了代價，即使埋怨責怪也是無濟於事的。　　從醫院出來，唐昱又再次回到星耀，唐昱覺得有必要召開一次安全會議，當初引購縫紉機的時候，唐昱就已經要求深圳那邊派人來對員工進行一番培訓，就是為了防止今天這樣的事情發生，但是卻還是發生了，說明員工對那天的培訓並沒有放在心上，唐昱打算去給那些敲響一下警鐘，免得以後再次發生這種事情。　　當唐昱和楊涵寧到達星耀的時候，已經將近四點了，星耀的員工即將下班，唐昱和楊涵寧並排走進星耀，沒有去辦公室，直接前往車間。　　“管姐，將所有員工都召集起來，我想說幾句話。”進入車間后，唐昱徑直走到管元坤的身前，面色平靜的說道。　　管元坤點了點頭，其實有些話在唐昱來之前，管元坤就已經說過了，這次的事件管元坤也有一定的責任，她是主管生產的，生產中的安全問題，自然也在她的管轄之中，在這件事情之前，管元坤對安全的確沒有重視起來，心想也是，一個學裁剪的縫紉工，能有什麼危險，直到這次事故出現之後，管元坤才意識到危險無處不在。　　其實早在這件事故沒有發生之前，唐昱便做了防範，在引進這些縫紉設備的時候，特意強調深圳那邊派一個技術人員來指導星耀的員工，這裏面除了因為想讓員工儘快熟悉設備之外，還有一個考慮就是想通過那個技術人員的講解，避免一些可能或者不可能發生的事故，不過很顯然，所有人都沒有理解唐昱的苦心，恐怕如果不是今天出現事故，他們還不會意識到唐昱當初邀請的那個技術人員的具體用意。　　所有工人都在車間，不用特意的集結，唐昱和管元坤走入車間后，管元坤拍了拍手，將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到這邊，“好了，所有人都暫時放下手中的工作，咱們開一個小會。”說著，轉過頭看向唐昱，意思不明而喻，是讓唐昱說話。　　唐昱抬頭掃了一眼車間中的眾人，面色平靜，眼神沒有任何情緒的波動，看了變天，才低沉的說道，“今天的事情相信大家都了解了，安全的問題我不想說的太多，這種事情最主要的還是在你們自己，否則就是我說的再多，起到的效果恐怕也好似微乎其微，只有自己將安全這件事情放在心中，平時多加註意，才能將安全的隱患降低到最低。”說道這裏，唐昱停了一停，沉吟了一下繼續說道，“其實我們的工作並沒有多大的危險性，只要平時操縱縫紉器材的時候細心一些，基本上不會發生危險，將當初深圳派來的那個技術人員教導你們的東西放在心上，我們便不會受到什麼傷害，總之，今天的事情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我希望以後大家在工作的時候對一些細節多留一分心，我不想再看到今天這樣的事情再度發生。”　　說完，唐昱回過頭看向管元坤，“管姐，今天我就說這麼多，具體的事情你安排吧。”說著，招呼了楊涵寧一聲，走出了車間。　　管元坤之後說了些什麼唐昱不知道，無外乎就是一些具體的注意細節，縫紉機的操縱唐昱不清楚，其中的危險的地方唐昱也不甚了解，所以細節還是需要管元坤這個縫紉老手來對員工們說。　　這次的事故唐昱並沒有放在心上，他所在意的是那隊工商局的人，他們的過來顯然不是巧合，難道是誰想要和星耀過不去？這個問題在唐昱腦海中盤旋了一陣，思索良久沒有找到答案后，最終放棄了，既然想不出來究竟是怎麼回事，所幸就不要想了。　　這件看似不大的風波，因為工商局的介入，有些擴大的趨勢，然而眼看小事化大，卻在唐昱的一個電話后，事情又無聲無息的了結了，很多員工看到如此情況，雖然有些費解，但更多的是高興，她們的收益和公司的利益息息相關，如果工商局真的勒令星耀停產檢查的話，先不說因為無法生產而損失的利益，就是那些以為無法按時交貨的單子的違約金，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在法國电子展大出風頭的VCD回國后，似乎杳無音信了，並沒有人們想象中的那樣藉著电子展的這股東風大搞特稿，平靜的令人差異。　　VCD在法國电子展所出的風頭自然引起了國內很多人的注意，這其中最為關心這件事的自然非安皖現代集團莫屬。　　VCD項目原本是現代集團下屬的一個項目，前期投入近千萬后，因為沒有什麼成果，在喪失信心之下，對VCD研製的投入逐步減小，到最後甚至有了放棄VCD這個燒錢的研究，這才導致姜萬勐四處籌錢，四處拉贊助，從而很僥倖的碰到了唐昱。　　由於現代集團的放棄，這才讓擁有着比任何人都要超前的眼光的唐昱鑽了空子。　　此時唐昱將VCD研發了出來，同時，看VCD在电子展所出的風頭，所有人都看出了VCD的發展潛力，這怎麼能不讓現代集團後悔呢，他現在的感覺就好像將自己口邊的肥肉親手送到其他人口中的鬱悶，似乎是到手的鴨子，飛了――　　可是這個世界上，又哪裡找後悔葯去呢？　　在唐昱回國后的不幾天，安皖現代集團那邊便已經打來電話，想要和唐昱洽談合作的事情，想要和唐昱一起生產VCD，唐昱出技術，現代出資金，開出的條件貌似很誘惑，唐昱出技術占股百分之三十，現代出資金出設備占股百分之七十。　　然而唐昱在聽到這個條件后，心中冷笑了一聲，現代集團倒真是會撿便宜啊，VCD項目到現在為止，投入資金已經五千多萬，刨去現代集團前期的一千萬，唐昱已經往裡面扔了四千多萬才將VCD研發出來，而唐昱估計過，想讓VCD生產出來，包括廣告費、生產線的引進、市場的開拓等費用，將VCD生產出來投入市場所需要的所用費用，恐怕也就需要兩三千萬也就綽綽有餘了，兩三千萬就像要VCD的百分之七十的股份，這簡直是痴人說夢唐昱可是直到VCD後期的火爆程度，從1993年至1996年，短短几年的時間，VCD的社會消費總量就達到達2000萬～3000萬台左右，產業工業年產值也達到100億元以上，如此大的蛋糕，唐昱又怎麼會將其中的百分之七十分給其他人呢，就算這塊蛋糕自己無法全部吞下，可是唐昱卻有絕對的把握吃掉其中的大部分。

# 第二百五十章 垄斷法

　　自己的肥肉現在卻到了別人的嘴裏，這事擱到誰身上，誰都得鬱悶，更何況這塊肥肉的營養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從VCD在电子展所出的風頭來看，VCD的發展潛力和市場相當龐大，特別是東南亞，對VCD這種新型的电子產品，有着龐大的所求，在知道這些后，現代集團心中的鬱悶就更別提了。　　人們在極度後悔中，總是可以想出一些彌補自己之前過失的辦法，現代集團便想出了一條解決之道，一個可以彌補自己過失的辦法。　　VCD在法國电子展亮相后，現代集團曾經專門打電話和宋宛如洽談這件事情，結果毫無意外，被宋宛如給婉拒了。　　宋宛如是和唐昱一起去法國參加的电子展，VCD的市場潛力可能除了唐昱，只有她看的最清楚，在為唐昱能夠獲得這麼好的一個項目感到欣慰的同時，也對唐昱那近乎變態的商海嗅覺所折服。　　剛剛接受VCD項目的時候，任何人都對這個項目不看好，就連姜萬勐自己對VCD也沒有多大的把握，當初宋宛如在同意唐昱接受這個項目的時候，原本打算只是讓唐昱那這個項目鍛煉一下而已，後來在知道研究VCD竟然耗資幾千萬的時候，宋宛如心中也不免有些後悔，後悔同意唐昱將這個近乎是燒錢的項目接過來，但是現在，通過VCD在法國电子展的展出的效果來看，宋宛如心中除了對唐昱那敏銳的商業眼光的佩服外，再無其他什麼想法了。　　在維科电子中，宋宛如占股百分之十，這百分之十可以說是唐昱送給給她的，畢竟在某些時候，特別是在維科的發展前期，有宋宛如這桿大旗，有些事情會方便很多。　　當初在得知唐昱送給自己維科百分之十的股份的時候，宋宛如只是微微一笑，那時所有人都還沒有看出VCD的市場潛力，可是此時想來，宋宛如知道，這百分之十的股份將來的價值，恐怕比自己那個百聆廠的利潤都要豐厚的多得多。　　現代集團後悔了，在看到VCD的潛力后，現代集團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挖牆腳，他們希望從維科那裡挖來一兩個研究員，之後自己也把VCD搞出來，雖然可能會比維科在時間上差一點，但是他們想因為這兩個研究院參与過VCD的研究，有了經驗，就是晚，也不會晚多長時間。　　可是當現代集團和其中的一個研究員接觸一次之後，才無奈的知道維科竟然將所有研究出來的東西全部都申請了專利，想要重新複製VCD恐怕不可能了。　　當然，也是現代集團直到現在還沒有估計到VCD日後可能創造出數個幾十億上百億的企業，他們暫時只是感覺到了VCD的潛力，感覺到了自己當初賤賣了VCD是個錯誤，但是這個潛力具體有多大他們卻是不知道的，或許，在他們想來能創造出千萬上億的利潤就不錯了，畢竟，不是每個人都像唐昱那樣是重生而來的，知道有了專利權的VCD，有可能創造出百億以上的利潤。所以，現代集團，暫時來說還沒有不擇手段的去獲得VCD技術。或許，他們也不認為了這麼一個技術去和沈睿鴻完全的撕破臉皮沒有必要。所以，暫時來說，他們也只是想方設法來想參与到其中，而不是不擇手段。　　可是在無奈的同時，他們猛然間想到一個更為妥當的獲得VCD研製技術的辦法。　　這也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吧，可能是因為上一世姜萬勐的事情心有餘悸，唐昱的VCD產品在專利上布局過於密集，反倒讓人抓住了小辮子，現代集團以違反國際反垄斷法為借口，要求維科將VCD的研發技術與之共享。　　唐昱聽到這個消息還是從宋宛如的口中得來的，當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不由得一愣，國際反垄斷法？說實話，這個法規唐昱雖然不熟悉，但是前世在商海中縱橫了那麼長時間，對於這個法規卻也不陌生，大概知道其內容。　　隨着經濟國際化的不斷髮展，垄斷和限制性商業行為對國際經濟的消極影響愈來愈大。垄斷問題的國際化需要相應國際法律規範來予以規制，由此而產生了國際反垄斷法。　　由於國際垄斷具有跨國性，而國際反垄斷法是國際法性質的，它的直接規範對象是國家，因此，它只能通過協調或改變國內法和國家行為，使各國國內法趨於統一，這也決定了國際反垄斷統一法產生的困難。　　隨着國際經濟自由化的進行，垄斷問題變得突出，對這個問題沒有相應的法律規制，國際經濟自由的進程是難以深入的。　　中國國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垄斷法》是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於2007年8月30日通過，現予公布，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九三年的這個時候，中國還沒有制定反垄斷法，所以現代集團想要拿垄斷說事，就只能根據國際反垄斷法來約束唐昱。　　真的要和現代集團共享VCD？很顯然，如果真的如此，唐昱就吃了大虧了，唐昱前前後后話費了將近五千萬，難道就要這樣為別人做嫁衣？　　可是無奈又能怎麼樣，有些事情根本就不是自己一個人的力量就可以改變的，現代集團也是有背景的，死掐的話可沒神馬好結果，這個技術轉讓，該給還是要給別人的。　　所以唐昱在聽到這個消息后，整整鬱悶了好幾天，每天陰沉着臉讓學校每個學生都離他遠遠的，包括老師在內，全學校沒有幾個人敢主動去接觸唐昱，誰知道那句話說不好，就招來唐昱的一陣拳打腳踢，那次在學校食堂發生的事情，給人的印象太深了，直到現在，那件事情已經過去了這麼長時間，一中的所有學生對那天的事情還是心有餘悸，雖然之後唐昱在學校一直很安分，簡直就是乖乖男一般，但是依舊成為一中的十大惡少之首，這讓唐昱苦笑不已。　　當初唐昱之所以那樣，主要是想以那樣兇狠的作風將學校的那些八卦的人給鎮住，那時陳怡的內心很脆弱，唐昱不想讓那些流言口水將陳怡給淹沒，所以只能拿那個叫閆穎的倒霉大小姐殺雞儆猴了。　　效果是達到了，從那之後，一中再也沒有人敢談論陳怡的事情，至少是不敢明面上談，更不敢當著陳怡和唐昱的面前談，可是，這個效果似乎過了，過頭了，時間過去這麼長時間，錢偉的那件事情早已經過去了，在同學們的腦海中的印象也淡化了，不過對唐昱的態度，卻重來沒有改變過，始終保持着那種敬而遠之的態度。　　就是因為這樣，這一個學期快過去了，不過唐昱在學校卻已經沒有交到一個可以算是朋友的人，當然，成少洵那傢伙例外。　　成少洵那傢伙是標準的損友，那傢伙對於唐昱在學校的這種境況，不但沒有一絲安慰的話語，反而經常那隻來嘲笑唐昱，琉金殿堂的那個女老闆給唐昱取的昱少的這個稱呼，現在已經被成少洵給改為昱大少，一個紈絝氣十足的稱呼，讓唐昱既無奈，又鬱悶。　　昨天，唐昱意外的接到了方建銘的電話，唐昱和方建銘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聯繫了，並不是什麼感情破裂之類的，而是這段時間兩人都太忙了，唐昱在操辦星耀這邊的事情，而方建銘則在打理他的私人會所，算算，兩人已經有將近半個月沒有聯繫了，所以說昨天驟然接到方建銘的電話，唐昱多少有些驚訝。　　方建銘打電話說是想邀請唐昱吃頓飯，當然，肯定不止是吃飯這麼簡單，不過具體的事情方建銘沒有說，在電話里唐昱又不好問，應了一聲說這周末去后，便掛掉電話了。　　陳怡這小丫頭自從經過那次纏綿之後，一直有意無意的躲着自己，在學校都很少見到她，偶爾一次在食堂碰面，簡單的問候了一句，竟然就走了。　　唐昱不清楚陳怡如此變化的願意，難道是對那天和自己在一起感到後悔還是因為那隻小狗的死去，讓他對待人變得更冷淡了呢，唐昱不知道，不過唐昱感覺自己似乎應該去看看她。　　說實話，唐昱是那種大男子注意很重的人，一般大男子主意重的人，都會有很強烈的佔有慾，唐昱覺得，既然陳怡那天晚上已經和自己在一起了，那麼，陳怡就已經是自己的女人了，只要陳怡一天不和自己徹底的決裂，唐昱覺得自己就有保護照顧她的責任。　　所以這天一放學，唐昱沒有回家，先去市中心的一家寵物店，找了半天，才找到一條和陳怡之前死的那個小狗相似的寵物狗，之後才打車向老街而去。　　九三年這時候，寵物還沒有想後世那樣流行，這家寵物店是唐昱花了好長時間才找到的，說是寵物店，不如說是一家家禽店這家店最主要賣的是雞雛鴨雛和家禽飼料，而那幾隻小狗只是這家家禽店老闆自己家的狗生下的狗崽，養不過來了，就帶到店中，被唐昱無意中看到。　　唐昱到陳怡家的時候，陳怡也是剛到家，正在給劉舒蘭準備飯菜，現在正是下班高峰期，正是市場最紅火的時候，劉舒蘭要很晚才回來。　　“小怡，小怡，你看我給你帶來什麼了。”唐昱剛踏進陳怡家的小院，便高聲喊道。　　自從那晚纏綿后，唐昱便不再管陳怡叫姐了，而改叫小怡，對於這個稱呼，陳怡沒有贊同，也沒有拒絕，算是默認了。　　“鬼叫什麼，自己進來唄。”陳怡走出屋子，白了唐昱一眼。　　“看，我給你帶來什麼了？這是我找了好久才幫你找到的。”唐昱將蜷縮在懷中的小黑狗向陳怡推了推。　　“我不要，誰願意要誰要。”陳怡輕哼了一聲，轉身就要走進屋子。　　“你……”唐昱一皺眉，心下有些不滿，要知道唐昱為了找到這小黑狗，可是跑了很多地方，陳怡一句不要了，就算拉到了，讓唐昱多少有些感覺自己的熱臉貼到人家的冷屁股上了，“你不要拉到，反正是給你買的，你不要我也不要。”說著，便將懷中的小狗給扔到了地上，把正在睡睡中的小狗摔得嗚的一聲，搖了搖尾巴從地上站了起來，可憐兮兮的看向唐昱，不明白剛剛還在對自己溫柔的撫摸的那個新主人，為什麼就把自己扔到了地上。　　“你干什麼，你不滿你也別拿着啞巴畜生出氣啊。”陳怡快步的跑到那小狗身邊，一把將其抱起，溫柔的左看右看，左摸右摸，看看它是否哪裡受傷了，一邊檢查着，眼淚止不住的流了下來，也不知是因為唐昱的所作所為還是因為小狗的可憐的樣子讓她有些觸景生情。

# 第二百五十一章 宴無好宴

　　看到陳怡點頭那梨花帶雨的臉龐，唐昱也感覺到自己剛剛的做法似乎有些過分，陳怡現在的具體心情唐昱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絕對不會太好，最近一段時間中，太多的事情發生在陳怡的身上，讓她那原本就不是很堅強的心傷痕累累。　　“小怡，對不起，我剛才……”唐昱很少說抱歉，不過剛才的確是自己不對，這聲對不起說起來雖然不順口，可是心理卻沒有什麼不自在的感覺。　　“我是一個不祥的人，我、我不想再讓這隻小狗狗再出現什麼意外，我不想，真的不想。”說著說著，陳怡已經淚如雨下。　　“從我很小的時候，爸爸便拋下我和媽媽走了，媽媽日夜操勞將我拉扯大，供我上學，上最好的學校，可是前段時間卻被撞傷了，雖然現在已經痊癒了，卻也無法再做重活了，而你在遇到我之後，為了救我，又被人給打傷了，險些永遠都醒不過來，我最好的朋友因為我而被迫轉學，就連我收養的小狗也遭到了不幸，我是一個不幸的女人，凡是接近我的所有人，都會受到傷害，你說我還能要它么，還能收養它么，嗚嗚，我不能……”陳怡蹲在地上，抱着小狗眼淚止不住的留了下來，最後低下頭，嗚嗚的哭了起來。　　聽到陳怡的話，唐昱滿心都是心痛，他沒想到陳怡竟然將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不幸都攬到自己的頭上，此時的陳怡已經鑽入了牛角尖。　　唐昱走到陳怡的身前，將其摟入懷中，憐惜的撫摸着她長長的秀髮，沒有說什麼，現在什麼安慰的話語都是多餘，或許只有讓陳怡哭出來，讓她將心裏所有的委屈都哭出來才能緩解心中的鬱氣。　　從陳怡家中出來，唐昱心中沉甸甸的，陳怡雖然在哭過十分鐘后平靜了下來，但是唐昱知道，她心底的心結還沒有解開，那是需要時間的。　　離開陳怡家后，唐昱給楊涵寧打了一個電話，把陳怡現在的情緒狀況簡單的和楊涵寧說了一遍，並囑咐楊涵寧，有時間的話，就過來多陪陪的陳怡，興許有了楊涵寧的開導，陳怡會更快的從那種壓抑中走出來。　　第二天是周六，一大早唐昱起床后，和老媽打了聲招呼，便走了出去，機關大院門口，楊涵寧正坐在寶馬車中等着唐昱。　　看到唐昱的到來，走下車，將鑰匙放在唐昱的手中，輕聲的囑咐了一句，“路上小心。”便向不遠處的公交車站樁走去。　　“涵寧姐，你要去哪，我先送你吧。”現在天氣已經涼了，楊涵寧穿的又有些單薄，獨自走在冷風中，看的唐昱有些莫名的心酸。　　“呵呵，不用了，我今天要陪小怡去逛街，不用你送了。”楊涵寧走到站樁，笑着對唐昱擺了擺手，踏上了正好駛過來的公交。　　中午時分，唐昱到達綿州，和方建銘約定的見面時間是晚上，現在還早，唐昱直接開吃到香榭苑，今天是周六，正好沈芸那丫頭在家。　　沈家除了沈睿鴻沒有在家之外，所有人都在，在小語馨童稚的笑聲中，一天很快就過去啦，當然，午飯和晚飯是唐昱準備的，這已經是慣例了，晚飯稍稍吃了一口后，唐昱笑着和沈家人打了聲招呼后，便出去赴方建銘的宴席。　　“這孩子不是池中之物啊。”鄭淑嫻笑着說了一句，同時扭過頭看了沈睿鴻，沈睿鴻沒有說話，依舊低着頭吃着飯，也不知道這算不算默認。　　“嗯，壞小子就是壞小子。”沈芸賭氣似的嘟囔了一句。　　“壞小子、壞丫頭，呵呵，很般配嗎。”宋宛如笑着調侃了一句。　　“嫂子……”沈芸嬌嗔了一句，“就知道欺負我，我不和你們好了。”說著，紅霞滿面的跑向樓上。　　“這孩子啊，呵呵，似乎長大了啊。”鄭淑嫻看着沈芸那略有些狼狽的背影，笑了起來。　　和方建銘聚會的地方還是老地方，愷撒皇宮。　　很令人意外，這次唐昱到達愷撒皇宮后，便看到方建銘正站在愷撒皇宮門口張望，很明顯是在等人。　　不會在等自己吧。唐昱心中暗道。　　在方建銘旁邊，站着一個和他年齡相仿的男人，兩人一邊張望，一邊有一句沒一句閑聊着。　　看到唐昱的寶馬車駛過來，方建銘對着旁邊的那個年輕人說了一句什麼，向寶馬車走了過來。　　“方哥，你不會是在等我呢吧，呵呵。”唐昱走下車，笑着說道。　　“除了兄弟你，我還能等誰。”方建銘哈哈一下，走過來拍了拍唐昱的肩膀，轉過頭指着旁邊的年輕人，“來，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是我堂弟，方建勛。”說完，有看向方建勛，“二弟，這個就是我經常和你提起的那個商業天才，唐昱。”　　“方哥，你這不是罵我呢么，我哪裡是商業天才啊。”唐昱摸了摸鼻子，微微一笑，向著那個方建勛伸出了手，“你好，很高興認識你。既然你是方哥的二弟，那我就厚着臉皮叫你一聲二哥了，呵呵，以後還要二哥你多多關照啊。”　　方建勛笑着伸出手和唐昱我了一下，“那我就託大叫你一聲老弟了，呵呵，你可不知道，我哥從小到大除了我家老爺子恐怕誰都沒佩服過，可是他前不久竟然告訴我他非常佩服你，所以我一直就對你充滿了好奇，今天一見，果然名不虛傳啊，果然是少年天才啊。”　　“二哥你太過獎了，我只不過是一個平凡的高中生而已，哪有你們說的那麼神啊。”那個方建勛說話說的很老道，幾句話間，變拉進了彼此之間的距離。　　“呵呵，走吧，有什麼話進去再聊，你們總不會是想在外邊便喝風邊聊吧，就算你們願意，我還不願意呢，呵呵，走，進去。”方建銘拍了拍唐昱的肩膀，招呼了唐昱和方建勛一聲，率先向愷撒皇宮走去。　　二樓包廂中，方建銘拿着菜譜，手指在菜單上近乎胡亂的指着，對這旁邊的服務員說，“這個、這個，嗯，還有這個。”點了近十個菜后，把菜單扔個唐昱，“兄弟，隨便點，今天你方哥我請客，別客氣。”　　“呵呵，既然是方哥請客，那我可就不客氣了。”說著也翻開菜單，隨便的點了幾個，沒點太貴的，只是挑了幾樣和自己口味的，點完菜，唐昱又將菜單遞迴方建銘手中。　　“二弟你看看你還有什麼想吃的沒？”方建銘接過唐昱遞過來的菜單，轉手又遞給方建勛。　　“呵呵，我就不點了，這些就夠了。”方建勛笑着擺了擺手。　　菜很快就上來了，方建銘叫上來兩瓶飛天，看來今天他是要大出血啊，看着今天方建銘這麼大方，唐昱總感覺不舒服並不是說方建銘平時就不大方，方建銘對待唐昱那絕對是夠意思，盡八十萬的軍牌寶馬說給唐昱就給唐昱，幾千萬的資金只是唐昱一張口，便沒有節制一樣的提供，方建銘對待唐昱是絕對的慷慨，不過今天這頓酒，唐昱總感覺有些不自在，具體那裡不自在，唐昱也說不好。　　酒宴上的氣氛很活躍，那個方建勛說話很老套，幾句話不但將三人的關係拉近了，而且還讓唐昱心中感覺到舒服，這個人恐怕和方建銘一樣，在商海中恐怕混跡了不短的時間啊。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三人都喝了不少，或許是在酒精的作用下，方建勛和唐昱已經勾肩搭背的坐在一起來，雖然唐昱對他這麼親密動作很不適應，但總不好將他搭在自己的手打掉吧。　　“唐老弟。”稱呼上已經發生了本質上的改變，貌似兩人已經到了無話不談的地步一樣，“唐老弟，我聽我哥說你搞了一個什麼VCD的玩意，還參加了法國电子展，似乎效果不錯啊，怎麼樣兄弟，你二哥我入股行不，我聽說一千萬百分之十股份，你二哥我現在手頭還算有點余錢，就給兄弟你四千萬，幫你把這個VCD搞起來怎麼樣？”　　聽到這話，唐昱微微昏沉的腦袋霎時清醒了過來，恐怕這才是今天這頓飯的本質啊，想着，不由得扭過頭看了方建銘一眼，卻看到他的眼神有些躲閃。　　唉，唐昱心中一嘆，他很理解方建銘，生活在大家族中，很多事情都不是靠自己的意願決定的，唐昱相信，投資的這件事情肯定不是方建銘的注意，恐怕是他家族裡面的注意。　　現在很多人都可以看出VCD的巨大潛力，方家又是直接參与人，所謂進水後台先得月，方家想將這個VCD項目控制在手裡。　　那個方建勛說要投入四千萬，也就是說要佔股百分之四十，再加上方建銘手中的百分之十，如果唐昱答應了的話，方家占股就達到了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說成為了維科的最大股東。　　但是唐昱會答應么，顯然不會。　　“呵呵，二哥，我們的關係，還用得着你出錢，你太看不起兄弟我了吧，你放心，以你兄弟我的實力，一定可以把這個項目搞起來的。”唐昱舌頭大着說道，說著，拿起桌子上的一杯酒，一口酒喝進去了，喝完后，自顧自的又倒了一杯。　　聽了唐昱的話，方建勛臉色明顯一變，唐昱這明顯就是在拒絕么。　　“兄弟啊，我們是一家人，不說兩家話，我就和你明說了吧，我很看好你手中的這個VCD的這個項目，想要接手過來，價格你隨便開，而且貌似這VCD的研究經費大部分都是我們方家出的吧，我們接手，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既然方建勛如此說，唐昱也不打算在裝下去了，坐直身子，剛剛還是醉意朦朧的眼睛此時已經恢復了清明，搖了搖頭，“VCD項目我不可能交給你們，這裏面有我太多的心血了，方哥的確支持我很多資金，但是在我管方哥要錢之前，我就曾經說過，這錢算是接的，而剛開始那一千萬，則算作方哥的股份，占股百分之十，VCD裏面不只有方哥的股份，相信方哥也知道，我二叔也投裡頭一千萬，同樣占股百分之十，所以說我並沒有占方哥便宜……”　　“好了好了，兄弟，今天咱不談這個，咱喝酒，咱們喝酒，今天咱們只說這酒，不說別的。”唐昱還要說些什麼，但是卻別方建銘給打斷了，感覺到酒桌上的氣氛有些僵硬，方建銘趕緊或一些客套話，緩和一下氣氛。

# 第二百五十二章 再臨安皖

　　這頓酒宴就在這種略有些尷尬的氣氛中結束了，在唐昱開車離開之前，唐昱看到了方建銘嚴重的無奈。　　生活在大家族中，命運就已經不在自己的手中了，就像訊飛集團的那個林沃，想他林沃身為林家第三代中的領軍人物，但是為了家族中的利益，不得不和那個沒有教養的解茜珍訂婚。　　這頓酒席唐昱並不感到意外，或者說唐昱早就預想到了這頓酒席，否則唐昱也不可能強拉硬拽般的讓二叔入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堵上方家的口，如果沒有二叔的入股，那麼VCD的項目可就真的等於是方家一個人在研究了，唐昱說話也不會像現在這樣與底氣。　　總之，無論如何，唐昱是不會把VCD讓出去的，可是有些事情不是能左右的。　　唐昱剛回到東陵，便被老爸叫到了市政府，說蘇慕儒想要見自己。　　話說唐昱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見到蘇慕儒了，前段時間因為政府的工作不算很忙，所以蘇慕儒隔三差五的還能跑到唐昱家坐一坐，可是現在忙了起來，別說是來唐昱家，就是回自己家，每天也是很晚才回去，當然，這裏面也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別的原因，畢竟一個市長總往市政府秘書長家裡跑，就算兩家關係密切，但總有些彆扭。　　唐昱在回到東陵后，第一時間把車交給了楊涵寧，而他自己則打車到的市政府，寶馬車太扎眼，市政府又是一個敏感的地方，唐昱可不會冒然的把車開過去。　　市政府門前保安攔住了唐昱，可能是因為蘇慕儒事先已經知會了下來，在唐昱報出來自己的名字之後，便被順利的放了進去。　　走近政府大樓，進去便是一個空曠的大廳，一個架着文件秘書式的人物在看到唐昱之後，走了過來，“請問你找誰？”　　“你好，我爸找我過來的，我爸是唐天鴻。”唐昱笑着說道。　　“哦，你就是唐昱吧，呵呵，那次在你出院的慶功酒宴上見過你一次，剛才這一看還沒看出來，你是來找唐秘書長吧，跟我來吧，我帶你去。”說著，轉身向電梯走去。　　唐昱點了點頭，微笑着跟了過去。　　唐天鴻身為政府秘書長，有一個自己專門的辦公室，那個秘書式的人物將唐昱帶到唐天鴻的辦公室門前，便笑着走了。　　敲門后，裏面傳來老爸熟悉的聲音，推開門后，看到唐天鴻正在辦公桌后寫着什麼。　　抬頭看到看到來人是唐昱，唐天鴻點了點頭，指了指不遠處的沙發，“你先坐，我把這份文件整理出來后，我再帶你去見老蘇。”說完，便又埋下頭，運筆如飛。　　十分鐘后，唐天鴻放下筆，稍稍的伸了伸賴腰，站了起來，“走吧，老蘇有事找你。”說著，轉身走了出去，唐昱跟在他身後，心中不僅有些疑惑，蘇慕儒找自己究竟什麼事啊，把自己叫到市政府，應該不是閑聊嘮家常，難道是星輝的事情，或者是前段時間星耀工傷的事情？應該不會啊，工傷的事情就算再大，恐怕也不應該引起一市之長的注意啊，更何況這件事情根本就是一件小事，早已經解決了啊，可是既然不是這件事，那蘇慕儒找自己又是為了什麼呢。　　先不說唐昱跟在唐天鴻身後胡思亂想，市政府秘書長辦公室距離市長辦公室不遠，不倒一分鐘，便已經到地方了，敲了敲門，在裏面傳來蘇慕儒請進的聲音后，唐天鴻和唐昱推門而入。　　“老蘇，這小子來了，有什麼話你問他吧。”唐天鴻和蘇慕儒相識已久，而且這裏沒有外人，所有唐天鴻說話很是隨意，說完話后，順着蘇慕儒指的方向，坐了下來。　　“乾爸，什麼事啊？怎麼搞的這麼嚴肅。”看着蘇慕儒和唐天鴻臉上嚴肅的神色，唐昱心理年齡即使是大叔級別，也不禁有一些忐忑。　　“呵，你小子也知道怕？”很容易的捕捉到唐昱眼神中的那絲忐忑，蘇慕儒哈哈一笑，而本來壓抑的氣氛也在這一笑中，活躍了起來。　　“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事，只不過有些事情想要從你這打聽打聽。”　　“從我這打聽？這東陵市還有乾爹你不知道的事情？”看到蘇慕儒笑了起來，唐昱的心也輕鬆了一些，笑着說了一句后，便隨意的坐在了唐天鴻的旁邊，不過屁股剛坐下，便被唐天鴻笑着輕輕的打了唐昱後腦勺一下，“誰讓你坐下了。”　　唐昱攤攤手，無所謂的站了起來。　　蘇慕儒笑了笑，對唐昱的話沒有在意，“你對宋女士的那個維科知道多少，和我說說，我可聽說宋女士現在把維科的事情交給你了，你別告訴我你不知道。”　　“維科？”唐昱沒有輕輕一皺，要說誰最了解維科，自然非唐昱莫屬，維科可是唐昱最重視的產業，宋宛如只是唐昱用來做擋箭牌的。　　“對，你跟我說說你對那個VCD了解多少？”蘇慕儒淡了點頭。　　雖然不知道蘇慕儒問這些做什麼，但是既然人家問了，唐昱也不打算隱瞞，這東西又不是什麼商業機密，根本沒有保密的必要。　　“維科到目前為止，可以算是一家皮包公司，旗下只有一個剛剛有些進展的VCD項目和一輛已經被抵押的寶馬，員工更是沒有。”唐昱簡單的介紹道。　　“皮包公司？”旁邊的唐天鴻輕笑一聲，“你見過擁有五六千萬研究項目的皮包公司？”　　聽了唐天鴻的話，唐昱知道，恐怕維科的事情自己的這兩位老爸知道的差不多了，他們之所以叫自己過來，恐怕就是向自己確定某些事情而已。　　“那個VCD項目，是你們從外面引進過來的？”蘇慕儒問了一句。　　“嗯。”唐昱點了點頭，“VCD是當初我和宛如姐到安皖旅遊時，無意中碰到正在到處拉贊助的姜萬勐，VCD就是這個姜萬勐首先提出來的想法，並且與安皖的現代集團做了合作，前期投入了一千多萬，不過在這麼龐大的資金投入后，卻沒有看到預期的效果，現代集團便有些打退堂鼓了，到最後基本上是把這VCD的項目放棄了，宛如姐再碰到姜萬勐后，聽見姜萬勐對VCD的看法和一份市場調研報告，覺得有可行之處，便把這個項目引了進來。”唐昱簡單的將事情的經過說了一遍說完后，看向蘇慕儒。　　聽了唐昱的描述后，蘇慕儒微微皺起了眉頭，“這麼說這個VCD原先是安皖的現代集團的？”　　“嗯，是的。”唐昱點了點頭，“不過當初引進VCD項目的時候，所有的手續都已經置辦齊全了，可以說，現在的VCD和現代集團沒有一點瓜葛。”　　“呵呵，真的沒有瓜葛么？”蘇慕儒輕笑了一聲，繼續說道，“你可能還不知道，安皖那邊已經傳來消息，因為你們VCD上的專利布局過於嚴密，那邊用國際垄斷法來說事，想要你將VCD的技術與現代集團共享。”　　“憑什麼？”唐昱孩子氣一般的冷哼一聲，不過這話剛出口，心中卻已經嘆了口氣，唉，看來這件事已經定局了，安皖政府插手這件事情，恐怕這件事情迴旋的餘地很小了。　　從市政府出來直到回到家，唐昱都很沉默，這件事讓唐昱有些不舒服，自己辛辛苦苦研究出來的東西，難道就這樣拱手讓人？　　當天晚上宋宛如便打來電話，說的也是這件事情，安皖政府已經出頭，事情恐怕很難挽回。　　唐昱想了想，對電話那頭的宋宛如說道，“宛如姐，你最近這幾天有時間么，有時間的話，陪我再去一趟安皖。”　　“嗯，你不說我也要去呢，這個VCD項目雖然我沒有出多少力，但怎麼說那裡面都有我的股份，很有必要去那邊和現代集團談談。”　　“嗯，那好，我看就後天吧，後天我去你那，之後咱們一起去。”這件事情越拖越麻煩，還是儘早解決的好。　　“嗯，好吧。”閑談兩句之後，唐昱便掛掉了電話。　　這已經是唐昱第二次來安皖了，雖然和安皖交集不多，不過唐昱對安皖的印象卻不怎麼樣，不是對安皖的環境風景感覺不好，而是對安皖的某些人很不待見。　　上一次來安皖，遇到了解茜珍那潑婦，讓眾人原本的好心情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滿腹怒氣，時候雖然解家和林家都出來道勤，甚至在收購VCD項目的時候，給了很多方便，不過心底的那個疙瘩依舊沒有解開，解茜珍的那句“有娘生沒爹養”的話，太傷人了，特別是對剛剛喪失父親的小語馨來說，如果不是後來唐昱和宋宛如的細心開導，這件事很有可能在語馨的心理留下陰影。　　本來再來之前，宋宛如想要給那個留美的同學解夢姬打電話知會一聲，怎麼說人家住在安皖，過來不和她知會一聲，於情於理都不合，不過在幾次舉起電話后，宋宛如還是沒有撥過去，經過了上次的那件事情，解家和宋宛如已經存在了隔閡，宋宛如和解夢姬的關係恐怕也回不到以前的那種親密無間了。　　再來之前，宋宛如便已經將雙方談判時間定了下來，就在明天中，今天下午剛下飛機，在飛機場不遠處的一個地方找了一家賓館，可能是因為緊挨飛機場的緣故，屬於安皖的門面，所以這家賓館的檔次還算可以，屬於中高檔賓館，雖然價錢不便宜，但唐昱和宋宛如都不是在乎錢的人，舒舒服服的睡了一覺，昨天坐飛機的疲勞一掃而空，早上，簡單的吃了些早飯，唐昱便被宋宛如拉着出去逛了一上午的街，中午回來吃了一口午飯，便打車向現代集團的總部而去。

# 第二百五十三章 唐昱的算計

　　有了安皖政府插手，唐昱對能夠保住獨自開發VCD的想法已經放棄了，唐昱這次來到安皖現代集團只是想盡可能的將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獨得vcd的開發權。事實上，因為他前世的本職工作並不是和高新技術的相關的，所以對於國際垄斷公約之類的事情不是很清楚，也就沒有在意過這方面的事兒，更是沒想到這種事兒。不過既然現代集團那邊提出來了，而且是透過安��政府方面提出來的，那麼唐昱自然也不能忽視不理的。　　現代集團是安皖省最大的國企企業，在安皖的經濟體制上承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也正是因為這種地位，才是讓安皖政府為其出面的主要原因，現在集團和省財政息息相關，現代集團獲得利益，也就間接的說安皖政府得到的利益。當然，現代集團到現在為止還是沒有重視VCD技術，不過畢竟是從自己集團流出去的技術，現在大放光彩，自然也想分一杯羹，這才透過安��政府提出來這個要求的。若是他們能估計到VCD可能創造出百億以上的利潤，只怕用出來的就不是這樣的手段了，而是不擇手段。　　現代集團方面大概也知道百聆的背景，知道裡邊有沈睿鴻的影子，所以才沒想着吃白食，若是僅僅是一家資產千萬的民企，他們才不用這樣大費周章，只需要輕輕施壓便可，和他們這種大國企打交道，小民企可沒有什麼地位可言。所以，他們也是做出了付出一些代價的準備的，沈家的白食，可不是誰都有資格吃的。　　現代集團總部在安皖省城市中心，唐昱和宋宛如不到十二點便到了，走近現代集團的這個叫做現代大廈的高層建筑後，便立刻有一位長相甜美的迎賓小姐走了過來，在唐昱說明來意后，立刻帶着唐昱和宋宛如二人來到頂樓的會議室。　　此時會議室中已經坐着兩個人，看到唐昱和宋宛如進來后，站起身，揮了揮手讓那個迎賓小姐出去后，熱情的迎了上來，而迎接的對象明顯是宋宛如，而不是唐昱，在這兩人眼中，直接變吧唐昱這個十六七歲的毛頭小子給忽略了，這讓唐昱很是不滿，摸了摸鼻子，卻沒有說什麼。　　“宋女士，我們可等你半天了啊，呵呵，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現代集團總經理馮煥兵。”說著，這個帶着金邊眼鏡的中年人又指着旁邊的一個稍稍胖一些，胸前挺着一個啤酒肚，額頭稍稍禿頂的男人說道，“這位是我們集團的黨委書記，龔長鑫。”　　“你好。”龔長鑫笑着伸出了手，宋宛如也只是儀式行的握了一下。　　這時那個馮煥兵像是才注意到唐昱一樣，看着唐昱說道，“這位是……”　　“他是我的助理。”宋宛如沒有說出唐昱的名字，只是簡單的介紹了一下后，便在馮煥兵的招呼下，坐了下來。　　談判進行的很順利，在知道與現代集團共享VCD的科研技術后，唐昱對獨享VCD已經不再奢望，所談的只是在其他一些方面的補償，比如金錢方面，這個他早就有了心理準備。至於安��現代集團方面，他們也有了付出一些代價的準備。　　宋宛如要求，共享VCD的可以技術可以，不過現代要拿出一千五百萬的科研經費，唐昱為了研究VCD，前前後后話費了近五千萬，現在向現代集團索要一千五百萬，這已經是很客氣的價格了，這裏邊還是有着安��政府方面的關係，畢竟，沈睿鴻、蘇慕儒和唐天鴻都身在官場。　　同時宋宛如還有一個條件，那就是以後在維科生產出來VCD后，現代集團要將一些銷售網絡與維克共享，同時幫助維科打開安皖的市場。　　談判進行了一下午的時間，對於唐昱的第一個要求，現代集團想都沒有想便答應了，一千五百萬的價格在他們眼中根本就不高，在談判之前，現代集團甚至還猜測宋宛如張口就會要兩千五百萬呢，怎麼說VCD的研究金額已經高達五千萬，在平分之下，兩千五百萬都不算很貴，畢竟眼光在商業裡邊也是重中之重的，人家有這樣的眼光，那也是值錢的。可是誰知道宋宛如開出的價格竟然是一千五百萬，不但沒有想象中的那麼高，反倒低了很多，如此低廉的價格，他們還哪有討價還價的理由。他們可是非常看好在國際电子展上邊大放光彩的VCD技術的，好歹是中國人發明的唯一的一個家電，即便是至不濟也能創造出幾千萬的利潤吧。　　談判之所以進行了這麼長時間，主要問題便集結在宋宛如提出的第二個條件上，和維科共享銷售網絡，並且幫助維科打開安皖的市場，說的直接點，這就是從現代的口中奪食，市場本就那麼大，分給維科，現在這邊的市場自然就減小了，這點關乎現代集團的核心利益，所以雙方一直在這個問題上爭執不下。　　最後還是現代集團做出了讓步，對宋宛如的第二個條件勉強的答應了下來，不過具體的事宜卻並沒有定下來。　　這場四人的談判中，說話最多的只有兩個人，宋宛如和那個馮煥兵，而唐昱和那個龔長鑫整個談判都沒有說幾句話。　　那個龔長鑫雖然沒有說幾句話，但是誰都不敢無視他，他才是現代集團真正的老大。　　在來安皖之前，唐昱就曾調查過現代集團的一些資料，對現代集團的高層也有些了解，這個龔長鑫擔任現代集團的黨委書記，同時也是安皖的省人大代表，省經貿委副主任，可以說是現代集團的實際當家人。　　而最後拍板同意宋宛如的第二條件的人，便是這個龔長鑫。　　談判過後，馮煥兵主動地邀請宋宛如吃頓飯，不過卻被宋宛如婉拒了。　　看着唐昱和宋宛如打車離開，馮煥兵轉過頭看向龔長鑫，“龔書記，剛剛的那個條件我們本來可以拒絕的，可是……”　　“沒什麼可是的。”龔長鑫擺了擺手，“你也不想想，他們的第一個條件之所以那麼便宜，多半就是因為想要在這第二個條件上取得一些主動權，人家在第一個條件上都做出了讓步，就是為了讓咱們在第二個條件上做出讓步。再說，沈省長也不是好得罪的人呀，畢竟人家是沈省長的兒媳婦，自家老爸也不簡單。”　　說著龔長鑫笑了一笑，“不過貌似他們還是低估了VCD的市場，我近段時間研究了一下，越研究越能發現VCD中的潛力，小小的一千五百萬和安皖一部分的市場，根本就不足以衡量VCD所創造出來的利益。”　　通過VCD在法國电子展上所引起的關注便不難看出VCD以後的火爆和龐大的市場，裏面的利潤龐大的超乎所有人的想象，龔長鑫作為現代集團的書記，對於商業上的眼光自然有其獨到之處，自然看的出VCD所能引起多大的風暴。　　“你儘快安排，從維科那邊簽訂共享協議，將那些技術拿到手，同時也要儘快引進生產線，投入生產，越早的進入市場，搶佔的市場份額將會越大。”龔長鑫輕聲的對馮煥兵說道。　　“我們自己生產么？還是……”　　“授權給訊飛吧，他們之前和我提過此事的，咱們做個順水人情便好。”龔長鑫想了一會說道。　　“訊飛集團？我聽說訊飛可是和宋家、沈家有些過節吧，我們將技術授權給他們，是不是……”馮煥兵有些遲疑。　　“應該沒事，授權訊飛他們應該不會阻止，只不過這專利的費用，恐怕還要好好的和那面談談，估計會讓他們咬下一口，這是訊飛那面的事情，那面去談吧。”龔長鑫轉身走近現代大廈，向自己的辦公室走去，沒有再理會馮煥兵。　　……　　回到賓館中，宋宛如脫下外套，坐到沙发上，看着正在泡咖啡的唐昱，不由得出聲問了一句，“這件事情就這樣結束了，幾千萬的研究成果和那潛力無限市場就這樣讓出去了。再說，只要一千五百萬，這可不是你的風格呀。”說實話，對於這件事情即使是不在乎錢的宋宛如，都有些不甘，人家上下嘴唇一碰，唐昱就要將自己辛辛苦苦的研究成果拱手讓人，這件事怎麼想怎麼讓人不甘心。　　“那還能怎麼樣，安皖政府出面，以國際反垄斷法來束縛我，我也只能乖乖就範啊。”唐昱拿來剛剛沖泡好的兩杯咖啡，將一杯遞到宋宛如面前，在宋宛如接過後，自己端着另外一杯咖啡坐到了旁邊，“不過……”說著，唐昱的嘴角露出一絲笑容，有些姦猾的笑容。　　“不過什麼……”宋宛如順着唐昱的話頭接道，同時嫵媚的白了唐昱一眼，“臭小子，你趕緊說，怎麼，還想吊你宛如姐的胃口？”　　唐昱抿了一小口咖啡后，做出個討饒的手勢，繼續道，“現代集團高興的太早了，現在的他們只是看到VCD市場中的巨額利潤，然而他們卻忽略了VCD市場的前期投資。”看到宋宛如投來的疑惑的眼神，唐昱沒有再賣關子，直接說道。　　“毫無疑問，VCD屬於新型的电子產業，每一種新興的產業在投入市場后，后需要一定階段的適應期，特別是像VCD這樣的近乎奢侈的电子設備，幾千塊錢對現在的大多數人來說，都不是一筆小數目。”頓了一頓，又再次喝了一口咖啡后，唐昱繼續說道，“想要打開VCD市場，前期投入，特別是廣告的投入，肯定是一筆相當不菲的資金，而且還有更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現在的VCD還不成熟。”　　說這句話，唐昱自然是有着根據的，前世萬燕是怎麼慘淡收場的，他可是知道的清清楚楚。　　“不成熟？你是說VCD還有缺陷？”對於VCD宋宛如並不陌生，當初在法國电子展的時候，她就親手操作過，但是在她看來，VCD並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宋宛如學的是經濟管理學，對电子方面雖不至於說完全不動，但也是一個門外漢，自然看不出來VCD在哪方面有所不足。　　唐昱點了點頭，“由於急於參加法國电子展，VCD樣機的出世便有些倉促，有些系統和技術還沒有到達最完美的狀態，現在的VCD工作狀態還很不穩定。”說著唐昱看向宋宛如，“宛如姐應該發現，每一次打開VCD后，總要等到十幾秒以後，電視屏幕才會出現畫面，十幾秒的緩衝時間太長了，而且在播放VCD的時候，畫面會偶爾出現閃動，卡碟等現象，這些都是因為VCD的某些技術還不成熟。”　　聽了唐昱的話，宋宛如眉頭微皺的，點了點頭，這些狀況宋宛如在操作VCD的時候，都曾經遇到過。　　“這也是我為什麼沒有藉助法國电子展的這股風將VCD投入生產的主要原因，現在姜萬勐他們正在對VCD進行改善，升級，原本我還在為缺乏資金而擔憂，不過現在現代集團竟然親自把錢給送來了，也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啊。”　　VCD的升級同樣需要一筆不菲的研究經費，經過了上次和方建勛見面的事情，唐昱肯定是不能再向方建銘伸手要錢了，否則會落人把柄。　　本來唐昱是打算向二叔借一點錢，或者向陶業驊要一些政策，“八五計劃”在針對电子行業有一些扶持政策。　　不過現在既然現代集團送來了錢，唐昱就不用再向二叔開口了，當然，陶業驊那方面的政策能要過來還是要過來的。　　聽了唐昱的解釋，宋宛如撲哧一聲笑出來聲。　　“你這個小滑頭啊……”　　事實上，唐昱還有些話沒有說，現在之所以不是合適的時機，可不僅僅是VCD技術不成熟這樣一個簡簡單單的原因，事實上，作為VCD這種新型產品，打開前期的市場，是需要海量的資金來鋪就的，而且VCD在國內大火，與盜版光碟的出現也分不開，開發VCD光盤，打開市場，這些都需要大量的資金，顯然，維科現在並沒有這樣的實力。而當年的萬燕集團，也是被這樣給拖垮了的，唐昱現在讓現代集團先期來打開市場，那可是抱着坐享其成的主意的。

# 第二百五十四章 解夢姬離家

　　聽了唐昱的解釋，宋宛如撲哧一聲笑出來聲。　　“你這個小滑頭啊……”　　唐昱摸了摸鼻子，面露苦笑，“反手都有好有壞，既然壞的方面已經無法避免了，我也只能用這個好的方面來安慰自己了。”不過口上在這麼說著，唐昱的心中其實也是在偷着樂的。之前雖然沒有想到現代集團會在國際垄斷公約上邊做文章，不過唐昱實際上在之前就一直在考慮怎麼樣拉一個替死鬼的。　　事實上，現代集團雖然祭出了垄斷公約的法寶，但是唐昱也未必要買他的帳，那所謂的公約，在國內可未必行得通，唐昱只要用上個拖字訣就能拖死他們，而且，即便受到垄斷公約的制約，唐昱也未必要把技術給現代集團。這裏邊原因之一自然是因為VCD技術原本就是從現代集團流出來的，原因之二是因為安��政府方面的原因。　　但是即便有這兩個原因，唐昱其實還是可以選擇獨自享用VCD技術的，什麼時候VCD需要走上國際了，那時才會受到垄斷公約的制約，不過顯然，VCD的市場，只在國內和東南亞有市場，想要走上歐美是幾乎不可能的。所以，唐昱完全可以不理會所謂的反垄斷公約。至於說安��政府方面，唐昱其實也可以不搭理的，沈睿鴻也不是好惹的，即便是現代集團這樣的大國企，也無法與他這樣的一省之長放到等同的位置上邊，所以細細思量，唐昱其實完全不必要把技術共享給他們的。　　說穿了，唐昱不過是想找個替死鬼罷了，前世的時候萬燕走過的路子他可不想再走一遍。有現代集團這麼好的替死鬼不利用，那可就不是唐昱的作風了。嘿嘿，他現在把現代集團當做替死鬼，現代集團不僅不會有作為替死鬼的覺悟，反倒要欠下唐昱這邊一個人情，等到他們反映過來的時候，VCD市場上邊，估計已經是維科一家獨大的局面了。只要94年VCD市場能夠大大的打擊一把現代集團，嘿嘿……　　唐昱的便宜，從來就不是那麼好占的。　　……　　共享協議的大致方向既然已經在這一下午敲定了下來，唐昱和宋宛如打算明天就離開安皖，至於具體的協議細則自然不用唐昱二人來操心，公司裡邊有的是談判專家，細節這些東西自然由其他人來敲定。　　再來之前，回去的機票就已經預定好了，唐昱和宋宛如壓根就沒有想在安皖多呆，因為上次的事兒，安皖給二人的印象實在不怎麼樣，這個地方，還是趁早離開的好，解家和林家，遲早要付出代價的。　　因為機票是明天早上的，所以今晚還要在賓館住一宿，從現代大廈回來，在休息幾個小時后，唐昱和宋宛如走下樓，想要去賓館不遠處的一家飯店吃點飯，可是誰知道剛下樓，便碰到一個宋宛如意想不到的人，解夢姬。　　華碩，在發生上一次安皖的那次事件之前，宋宛如和解夢姬可以說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說是閨蜜也不為過，宋宛如回國后，兩個人一起合作把恆達辦了起來，之後宋宛如因為對商業不感興趣的原因，完全的放下了那個攤子，很放心的做了甩手掌柜，將一切都交給解夢姬，從這一點上便可以看出二人的親密信任程度。　　只不過上次的那次事件實在太傷害宋宛如的心了，特別是那個解茜珍欺負的還是宋宛如視若生命的語馨，毫不誇張的說，當時別說是宋宛如了，就是唐昱都有掐死那個潑婦的心理。　　也正是因為那件事，宋宛如和解夢姬的關係也就漸漸的疏遠了，雖然那件事的起因並不在解夢姬，可是那個潑婦怎麼說也是解家的人，這倒不是恨屋及烏，只不過看到解家的人總會讓她想起上次的事情，引起不大好的回憶，所以，與解夢��的聯繫，也就少了起來，甚至連帶着安皖，也成了宋宛如最不想來的地方之一。當然，對於解夢��本身，宋宛如倒是沒有什麼看法，畢竟是幾年的好朋友了，再怎麼說解夢姬都是自己幾年的同學，國外結下的幾年的友誼不是那麼容易消散的，宋宛如也不會隨便的遷怒於人。　　此時看到她從賓館外走了進來，很明顯就是來找自己的，倒是也不知道她從那裡得到的消息說宋宛如來安皖了，宋宛如過來的事情，可只有少數的幾個人知道的。　　“宛如姐，你來安皖怎麼也不和我打聲招呼啊，你還拿不拿我當姐妹了。”解夢姬有些委屈的說道。　　“呵呵，夢姬啊，我這不是沒有時間嗎，我明天早上就要回去了，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就沒有打擾你。”宋宛如苦笑了一句。　　“打擾？咱們姐妹還有必要這麼生分么？”隨即臉上露出一絲尷尬，“宛如姐不會是因為上次的事情怪罪我吧。”　　宋宛如不置可否的笑了笑，沒說是，也沒說不是，不過這種表情在解夢姬的眼中，卻成為了肯定的一種神態。　　看到宋宛如的表情，解夢姬苦笑了一下，“如果宛如姐你真的因為上次的事情的話，你大可沒有這本必要，因為上次那件事情，我已經離開解家了。再說，宛如你向來是不會遷怒於人的，這次該不會是遷怒於我七月份把你叫來安��吧。”　　“離開解家？”宋宛如詫異的看了解夢姬一眼，輕聲說道，“到底怎麼回事兒，你在解家的地位應該還不錯啊。”　　謝夢姬點了點頭，“那個女人現在已經把家裡鬧翻了天了，就是我大伯也對她無可奈何，他是我大伯以前在外面的私生女，在外面不但沒有學到好東西，反倒學會了一身臭毛病，因為她小時候受了一些苦，所以現在以為自己做錯什麼，解家都要包容她，她說這是解家欠她的，那次小語馨受欺負后，我回去就和大伯說了，大伯很生氣，她回去的時候大伯就訓了她，可是誰知道，那女人不但沒有一絲悔過的意思，反倒在家裡鬧了起來，如果不是最後爺爺發了話，還不知道要鬧到什麼地步，從那次后，我和我妹妹就離開了解家，那個女人在解家一天，我們就一天不會去。”　　“解�h也離開解家了？”　　宋宛如輕聲的問了一句，對於這個解�h，宋宛如還有印象，她是解夢姬的妹妹，確切的說應該是解夢姬的堂妹，是解夢姬大伯家的，這個解�h年紀不大，比唐昱也只大兩歲而已，不過年紀雖下，卻很有商業天賦，當初宋宛如籌建恆達之初，這個解�h也曾幫過宋宛如一些忙，幫着出過一些注意，所以宋宛如對於解�h很有好感，現在聽到解�h離開解家，難免有些詫異。　　“嗯。”解夢姬苦着臉點了點頭，“�h兒和那個女人是同父異母的姐妹，每天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對那個女人早已經到達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所以在我離家的時候，便和我一起出來了。”　　聽了這些，宋宛如心底對謝夢姬的那一點異樣一點隔閡也不知不覺的消散了，語氣柔和了很多，甚至有些親昵的拉起解夢姬的手，“那你們現在干什麼？”　　“離開家的時候，我和�h兒把我們在解氏集團的那點股份給賣了，帶着錢出來，現在正做一些小買賣呢。”解夢姬說道。　　“那個、那個……宛如姐，你看咱們是不是先找個地方吃飯啊，我都餓了，有什麼話我們邊說邊聊。”唐昱苦笑着揉了揉自己的肚子。　　“呵呵。”宋宛如輕笑一聲，對這旁邊的解夢姬說道，“走吧，我們找地方去吃飯，夢姬也一起來吧。”　　這一段由於臨近飛機場，所以有不少賓館酒店，而且檔次都在中上等。　　在唐昱住的賓館旁邊就有一家不錯的酒店，唐昱和宋宛如也沒有舍近求遠，和解夢姬一起走了進去。　　飯間，解夢姬和宋宛如相聊甚歡，唐昱只是偶爾的插上一兩句而已。　　“夢姬姐，你現在做什麼生意呢？”唐昱夾了一口菜，放入口中，漫不經心的問道。　　“也沒做什麼，只是在和我妹妹在搗騰一些服裝而已。沒有多大的利潤。”解夢姬的臉上泛起了一絲苦意，顯然，生意做的並不怎麼樣。生於大家族裡邊，可未必見得就是好事兒，那裡邊的勾心斗角，到也不亞於官場上邊，離開了倒也是好事兒，只不過家族的很多渠道和資源就利用不上了。　　“服裝生意？”唐昱眼睛突然一亮，扭過頭來看向解夢姬，“要不，夢姬姐你來我這幫我吧。”　　“幫你？”解夢姬皺着眉頭看了唐昱一眼，又轉過頭看向宋宛如。　　“小昱前段時間接受一家服裝廠，我想他可能是想讓你過去幫他吧。”宋宛如笑着幫着唐昱解釋了一句。　　“怎麼，你還是個小老闆呢？”解夢姬恍然一笑，卻並沒有在意宋宛如的話。　　上次唐昱陪宋宛如來安皖的時候，解夢姬就曾經問過宋宛如唐昱的身份，宋宛如並沒有告訴她唐昱是小語馨的救命恩人，而只是告訴她唐昱是自己的朋友而已。　　而朋友這個詞則被解夢姬意會為某位巨商富賈或者某位高官權貴之後，再加上唐昱那隻能的外貌，根本就無法讓人信服唐昱的能力。　　“怎麼樣？夢姬姐不妨好好考慮一下，我可是誠心邀請你的，待遇從優。”　　在聽到解夢姬正在做服裝買賣，而且從她的表情上看，貌似生意做得還不怎麼理想，唐昱立刻就生出招攬之心，現在的星耀什麼都不缺，就缺一兩個真正懂得經營懂得市場懂得營銷的管理人才，而和宋宛如同在美國留過學的解夢姬，無疑是這些方面都具備。　　“是啊，夢姬，你如果真的想找地方的工作的話，不妨考慮一下，唐昱那裡真的很不錯，雖然現在只是起步階段，但是卻很有發展潛力，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這倒不是宋宛如偏袒唐昱，而是真心話，星耀的服裝唐昱曾經拿過去兩件給宋宛如看過，無論是面料還是款式，都是現在市面上最好的，特別是服裝的款式上，很新穎，市面上似乎沒有出現過，不過卻很美觀大方，一看就讓人覺得舒服。　　解夢姬疑惑的看了宋宛如一眼，她可是知道宋宛如的眼光，不錯這個詞從宋宛如口中吐出來，那可是一個相當高的評價。　　宋宛如的話讓本來想拒絕的解夢姬有些遲疑了，說實話，現在謝夢姬混的並不怎麼樣，從家族中帶出來的幾百萬，經過這幾個月的摸爬滾打，雖然沒有陪，但同樣沒有賺到，這個年代的服裝市場還不如後世那樣火爆，那樣花樣繁多，市場中服裝單調的款式，讓服裝市場發展的很慢。　　解夢姬微微猶豫了一下，並沒有直接拒絕，對這唐昱笑道，“等我先安置好這邊的事情后，我會去那邊看看的，不過小子，你可得給我安排個好的職位，縫紉女工我可不幹。”解夢姬還開了個小小的玩笑。　　“那當然了，如果夢姬姐你來，總經理的位子就是你的。”　　見解夢姬有些猶豫，唐昱也沒有逼迫的太緊，他相信只要解夢姬到了星耀，看到了星耀的服飾，一定會動心的，唐昱對自己設計出來的服裝可是很有信心的，額，不對，貌似不是唐昱設計的，而是唐昱抄襲後世的經典服飾。　　這頓飯，完全解開了宋宛如和解夢姬因為上一次來安皖所產生的心結，不知不覺，天已經黑了，和解夢姬分開后，唐昱和宋宛如回到賓館，一夜無話，第二天一早，簡單的吃過早飯後，便趕往機場。　　在唐昱回到東陵的第三天，現代集團便派來人送來VCD技術共享的協議，簡單的看過協議后，讓手底下的人確定沒有什麼問題后，唐昱便讓楊涵寧簽上了字。　　對於與現代集團共享VCD技術的這件事，雖然唐昱心裏有些不舒服，可是也還算可以接受，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失去了一些東西，可貌似唐昱得到的更多，現代集團帶來的一千五百萬適時的緩解唐昱捉襟見肘的資金鏈，在這筆資金的支持下，姜萬勐對VCD的改造與升級的速度也會加快。　　等到現代集團反應過來他們中了唐昱的計策之後，估計已經是95年96年的事兒了，到時候他們想要後悔也來不及了。事實上，這個替死鬼可是他們自己跑來做的，可不是唐昱逼着他們做的，所以，即使明白過來，他們也歸罪不到唐昱的身上，只能怨恨自己眼光不足了。　　……　　不知不覺間，期末考試快到了，而唐昱最近一段時間一直忙碌與星耀與維科之間，去學校的次數越來越少，考試臨近，唐昱不由得有些擔心，沒有時間複習啊。

# 第二百五十五章 城市規劃

　　這邊，唐昱剛剛開機，不久便響了起來。　　“兄弟，你怎麼總關機啊，我打了四五個都沒打通。”電話是方建銘打來的。　　“呵呵，方哥啊，我可是在上學啊，在學校我通常不開機的，這不，我剛剛放學便開機了。”唐昱笑着解釋了一句，隨即接着問了一句，“方哥在哪呢？怎麼有時間給兄弟我打電話啊。私人會所那邊忙完了？”　　“我馬上就到你們學校了，給你打四五個電話都不通，我也只能自己趕過來了，其他事情我們見面再談，我已經到你們學校門口了。”　　正說著，唐昱便看到方建銘的寶馬車從不遠處駛過來，唐昱招了招手，便停在了唐昱的身前。　　“走上車，咱們去吃點飯去，邊吃邊談。”　　一家很普通的小飯館中，方建銘給唐昱到了一杯酒，“兄弟，上次的事情對不起啊。”方建銘舉起酒杯，對這唐昱示意了一下，二兩的小酒杯一口乾掉，隨即面露苦色。　　“呵呵，方哥你要不說我都忘了，這有什麼的，方哥你不必放在心上。”　　唐昱知道方建銘所說的是上次和方建勛見面的事，對於方家想要挖唐昱牆角的這件事，一直是方建銘心中的一個疙瘩，話說唐昱幫助了方家這麼多，說句掏心窩子的話，如果沒有唐昱，恐怕方家早就衰落甚至整整一個大族，早就分崩離析了，如果不是唐昱，海南樓市那陣，方家就有可能受到致命的打擊，加上之後唐昱又時不時的給方建銘出一些金點子，這才使得方家有了現在這樣的規模和威勢，而方家卻想要把唐昱一手操辦起來的VCD項目挖過來，這總讓方建銘有一種忘恩負義的感覺。好在現在還沒有人能夠真正的認識到VCD潛在的價值，要不說不準方家的人也要不擇手段了。現在，還沒有到撕破臉皮的時候。　　“唉。”方建銘嘆了口氣，“兄弟你沒有放在心上就好，其實那件事情只是家族中的某些人一廂情願的想法，老爺子並沒有發表什麼看法，而且聽說我二弟找你的談這件事之後，還將他給罵了，你放心，這樣的事情以後不會再發生了，老爺子已經放下話來，方家以後誰都不許再打VCD注意。”　　唐昱微微一笑，沒有說話，只是在聽到方建銘說到這件事情剛開始的時候，方家老爺子並沒有發表什麼看法的時候，眼神閃爍了一下，沒有發表看法，也可以變相理解為默認，在某些情況，方家老爺子不方便直接表達自己的看法，而默認也是一種態度的表達。嘿，等到VCD之後真正的表現出價值之後，倒不知道這些會不會後悔今天的決定，不過顯然，到時候即便是後悔也沒用了。　　方建銘這次來似乎只是為了解釋清楚上次的事情，在吃完這頓飯後，將唐昱送到家，便開車回省城了。　　對於方家的作為，唐昱並沒有太大的反感，同時也知道這件事情不是方建銘可以左右的，唐昱相信這件事不會是方建銘提出來的，也相信方建銘曾經阻止過，可是唐昱知道，與全家族的利益相比，個人的情感就顯得太微不足道了，就連方家老爺子都表示了默認，方建銘即使反對，也是做無用功。　　不知不覺中，93年就這麼悄悄的過去了，94年不知不覺間便已來到。　　今天是元旦，唐昱家特別的熱鬧，二叔二嬸、小叔都過來，一家人在一起，讓唐昱真正的感受到了一種過年的感覺。　　老媽和二嬸在廚房中忙裡忙外的準備這飯菜，唐天鴻和小叔唐天宇正在下圍棋，唐天宇是岑培倫的高徒，在棋力上不但不輸給老爸唐天鴻，反倒一直穩穩的壓着唐天鴻，從開局到中盤，一直佔據着上風。　　然而唐天鴻一直不驕不躁，穩紮穩打，場面上雖然一直被打壓着，卻總有一種韌性，小叔想要早點解決戰鬥，貌似也不是那麼容易。　　唐昱和唐天浩在旁邊旁觀，二叔是一個純粹的臭棋簍子，看了一陣后，感覺有些索然無味，便一個人獨自到沙发上，打開電視，胡亂的換着台。　　這盤棋的結果沒有出乎唐昱的意料，小叔以三目子微弱的優勢，艱難的拿了下來。　　“呵呵，真不愧是岑培倫的高徒啊，這手棋下的真不錯，如果不是你後期有些焦躁，恐怕會以更大的優勢取勝。”唐天鴻雖然輸了，但是卻依舊滿面笑容，站起身，拿過茶几上的暖水瓶，往已經沒有多少水的茶壺中加了些水，提着茶壺走向唐天浩。　　“老二你怎麼沒去看棋。”唐天鴻笑着給唐天浩身前的茶杯補上茶，輕聲的問了一句。　　“我對下棋不感興趣，我看你們下棋，除了有睡覺的感覺外，看不出什麼東西。”唐天浩原本就不會下棋，可是小時候在家裡看着唐天鴻沒事就打譜，不知不覺間，倒也懂得一些，但也只限於懂得，真槍實戰很少。　　“呵呵。”唐天鴻微微一笑，坐到唐天鴻旁邊，隨口的問道，“公司最近怎麼樣？”　　唐天浩點了點頭，“淘金大廈那邊已經在進行第三期收尾建設了，相信不到一個月就可以竣工，一個半月內，完全可以交房。”淘金大廈現在是綠都最大的項目，所以唐天鴻在問過公司的境況怎麼樣，唐天浩就直接說回答淘金大廈的進程，因為從某一方面來說，淘金大廈的情況就直接代表着綠都的情況。　　“資金抽回來多少？”唐天鴻又問了一句。　　“將近一半吧。”唐天浩略一思索了一下說道，回過頭看向唐天鴻，“怎麼了哥，有什麼事嗎？”唐天鴻可是很少關心唐天浩生意上的事情，從某方面來說，唐天鴻還不如唐昱對唐天浩的生意關心，當然，這裏面有一些唐天鴻身份的原因，身為市政府秘書長，過多的插手唐天浩生意上的事情，難免留人口舌。　　“呵呵，也沒有什麼大事，只不過最近幾天政府已經將九四年的市政建設搬上了議程，打算招標一隻建設隊伍，我們東陵市除了萬建的建設團隊外，也只有你綠都建隊還算的規模，所以我只是想問問你，有沒有心思接受這件事。”　　“有興趣、有興趣，當然有興趣了。”聽到唐天鴻的話，原本因為剛剛那盤棋而有些昏昏沉沉的唐天浩立刻精神了起來，屁股向唐天鴻這邊挪了挪，“哥，你放心的把這個項目交給我，我一定保質保量按時的完成任務，現在綠都的資金很充裕，完全可以接下這個任務。”　　看到唐天浩臉上那種興奮的表情，唐天鴻笑着搖了搖頭，“我可不敢直接把那個項目給你，我也沒有那麼大的權利，我今天和你說這件事只是為了提醒你一下，讓你事先做好準備，如果你真的想接手這個項目，明天你回去做份標書，交到市建設局，能不能成就要看你的標書和市裡的決定了，我只是聽說萬建最近也在忙活這件事情，怕你落了人後，所以才提醒你的，能不能成，還要看你們綠都的實力。”　　“萬建也參加競標？”唐天浩聽了唐天鴻的話，皺起了眉頭，說實話，現在的綠都和萬建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雖然萬建在海南房地產上吃了大虧，傷了元氣，可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更何況萬建還沒有死，在模仿綠都的預售模式后，資金鏈已經完全鬆弛了下來，萬建已經從海南的失利中慢慢的恢復了過來。　　“怎麼？老爸，老城區那邊的規劃已經搬上了議程？”收拾完棋盤的唐昱走了過來，無意中聽到唐天鴻和唐天浩的話，不由得問道。　　“嗯。”唐天鴻點了點頭，“資料都已經準備好了，估計過幾天老蘇就會在政府辦公會議上提出來。”　　老城區改造其實早就在蘇慕儒的心中了，九十年代，每位市長到任后，都要在市政規劃上留下一筆，這已經是慣例了，而蘇慕儒在上任這麼久后，卻還一直沒有提這件事，當然，這其中有一部分願意是因為幾個月前陳松威的事件后，讓蘇慕儒根本沒有時間來規劃市政建設這件事，細細算來，陳松威下台後，幾個月間，蘇慕儒還真的經歷了不少事情，首先就是四月份的蘇慕儒的陷害，在唐昱的幫助下脫困后，在市裡一步步的鞏固自己的地位，藉著嚴打之風掃清了許多政敵，就在蘇慕儒即將完全掌控東陵后，錢啟建空降到東陵，讓他的地位又有了一些動搖，直到現在，才有時間將城市規劃搬上議程。　　其實蘇慕儒早在嚴打之後的那一段平靜期就可以提出來這個城市規劃，只不過那時候他還有另外的考慮，老城區改造必將影響離他不遠的財神廣場，當初萬建的蔡明財站在陳松威那一系，雖然陳松威已經倒台了，可是蘇慕儒對於萬建對於蔡明財心底還是有一些疙瘩的，正好可以利用財神廣場的這個項目來敲打敲打萬建，可是誰知道在老城區的改造還沒有提上日程之前，因為房屋預售的制度的推出，財神廣場的那面對萬建的風險已經被降到很低很低，即使因為老城區改造而影響財神廣場，也不會出現之前預期的讓萬建元氣大傷的情況。　　凡事有利必有弊，房屋預售制度在幫綠都擺脫資金鏈緊張的同時，也幫助了萬建解決了危機。　　現在想拿老城區為難萬建是不可能了，正值現在是年初，蘇慕儒也就將老城區改造提了出來，這事總這麼拖着也不是個事啊。　　唐昱輕輕一笑，坐到了沙发上，抬頭看向唐天浩，“二叔，這個項目你們能不能拿下來啊，貌似這裏面油水可不少啊。”唐昱絲毫不忌諱老爸這位政府秘書長在旁邊，直言不諱的說道，市政建設，歷來便是油水大的工程。　　聽了唐昱的問話，唐天浩嘆了口氣，沒有微微皺起，“恐怕把握不大，我們恐怕搶不過萬建，萬建的實力很雄厚，咱們和他們還有一定的差距，如果他們真的有心拿下這個項目，綠都勝算很小，除非將利潤壓得低的不能再低。”不過轉而又說了句，“萬建也未必有那麼大的胃口的，總有我們吃的機會。”

# 第二百五十六章 解夢姬加盟

　　對於拿下老城區改造的這個項目，唐天浩很沒有信心，這可不僅僅是和實力有關，還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事兒，雖然說蘇慕儒現在市裡邊幾乎是一家獨大，但是也不好明目張膽的把工程給綠都做，那可是要落人話柄的，而且蘇慕儒和唐天鴻兩人，向來便不是徇私的人。　　“也許這並不是什麼壞事呢。”唐昱神秘的一笑，便沒有再說什麼。　　唐昱記得前世老城區改造的這個項目就是萬建接手的，不過在拆遷的時候，貌似還弄出了一起命案，因為那時候還是陳松威當政，在他的強勢干預下，陪給家屬一些撫恤金后，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直到陳松威倒台，這筆陳年舊賬才被翻了出來，讓萬建的威望一時間降到冰點。雖然說強拆的事兒從來就少不了，哪年都要發生那麼幾十起上百起的，平日里倒也沒啥事兒，不過應景的事兒，那就都是要命的事兒了，指不定什麼時候就能要了人的命。　　雖然不知道自己這隻蝴蝶煽動翅膀引起的小風會不會影響到萬建的那次事故，不過以萬建現在的囂張態度，恐怕想不出點事情都難。　　“哦，你小子難道有想到什麼歪點子了？”唐天鴻扭過頭笑着看了唐昱一眼，“不妨說出來聽聽。”　　“我哪有什麼點子啊，更何況我的點子也不是歪點子啊，我只是想告訴二叔，量力而行就行，不用太過於執着，現在的綠都和萬建之間還有一段不小的差距，即使爭過來，恐怕也沒有多少利潤了。”　　唐天浩點了點頭，“這我都知道，我只不過是心裏有些不舒服而已，這麼好的一個項目去只能看而吃不到，的確讓人有些鬱悶。”　　“二叔其實你大可不必如此，老城區改造雖然有油水有利潤可拿，但是同樣的，也存在着危險。”　　“危險？什麼危險？”　　這時就連唐天鴻也被唐昱吊起來胃口，扭過頭看向唐昱，說實話，唐天鴻對於萬建拿下老城區改造的這件事，心理多少也是有一些不自在的，這也是為什麼他今天罕見的和唐天浩說去公司的事情的主要原因，如果有可能的話，他很想將這個項目轉到唐天浩的綠都帳下，只不過唐天鴻說話的力度不夠，而且萬建的實力家底，還真不是現在的綠都可以比的，以現在綠都的實力，想要撼動萬建，無疑是以卵擊石。　　“老城區住着寫什麼人相信老爸你應該知道吧，想要讓他們搬走，恐怕要費很大的力氣啊。”　　老城區是東陵市最古老的地方，也是平民的聚集地，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人住的地方，相比於成天到處亂跑到處亂飛的上層人士，老城區里的人對於家的感覺更為珍惜，想讓他們離開生活了幾十年的地方，雖不至於說是痴人說夢，但也是難如登天。　　見老爸沒有什麼異樣的表情，唐昱繼續說道，“萬建手下有一批拆遷隊伍，可是組成卻十分的複雜，大多數都是街面上的混混青皮，你們好好想想，這些混混青皮會有耐心和那些釘子戶細細的敲定搬遷事宜么，這肯定是不可能的，他們一定會千方百計的將這些釘子戶掀走，當然，至於到底用什麼手段，我想我不說老爸和二叔也明白，用這隻拆遷隊伍，恐怕會給萬建招來不少麻煩吧。”　　具體的細節唐昱沒有明說，也不需要明說，無論是唐天鴻還是唐天浩都明白唐昱想要說些什麼，特別好死搞建築出身的唐天浩，他自然知道唐昱所說的將釘子戶掀走是怎樣個遷走法，無非就是恐嚇，恐嚇不成便動武，越反抗就會招來越瘋狂的鎮壓，識趣的在拳頭飛腳還沒有落在自己身上的時候，便卷鋪蓋走人了，而那些死硬分子，恐怕一頓毒打是免不了了，傷勢輕的也就受到一點皮外傷，而那些死硬分子多半不會有那麼好的運氣，骨折是輕的，為了拆遷，出人命的事情也不是一回兩回了。　　“那我就放棄競標了啊。”聽了唐昱的解釋，或者可以說是勸導，唐天浩心中微微鬆了一口氣。　　“為什麼不參加，干什麼不參加，如果綠都不參加，那這次競標還有什麼意義，就算明知道最後獲標的希望很渺茫，但是咱們也不能給萬建一點壓力，不能讓他們以超低的價格將這份標書拍得。”　　“嗯、嗯，對，對，不能讓萬建這麼輕易的就得到標書，就算知道搶不過萬建，但是咱們也要在萬建的身上要下一塊肉來，讓他們出點血。”不知為何，二叔對於萬建似乎很沒有好感，可能是應了同行是冤家的那句老話，每次看到萬建吃癟，唐天浩都異常高興，甚至比綠都賺了錢都要高興。　　對於城市規劃的這件事情，三人並沒有聊太多，因為那邊老媽和二嬸已經把飯菜準備好了，正招呼着他們洗手吃飯呢。　　外面的天氣很冷，甚至還飄着點點小雪，可是屋中卻溫暖異常，這種溫暖不僅是身體上的，同時也是心靈上的，親情所帶來的微暖，讓唐昱如沐春風一般舒服愜意。　　窗外偶爾的傳來幾聲炮竹的聲響，讓這個陽曆年也有了春節的味道。　　一頓飯便在一家人的嬉笑中渡過，不知不覺間，天色已經完全暗了下來，飯後唐天浩和唐昱等人侃了一會兒大山後，便帶着二嬸和小叔回去了。　　這三人一走，原本熱鬧的房間，頓時冷清的起來，讓唐昱突然感到一種不自在。　　元旦之後的幾天便是期末考試，這幾天唐昱也在進行着突擊複習，雖然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在這幾天中掌握多少知識，可是怎麼說臨陣磨槍，不快也光，這一番突擊複習，多少能取得些成果。　　對於學習，唐昱並不在意，期中考試之後，因為星耀和維科這兩方面的事情，唐昱已經很少去學校了，一般去了，也只是到哪裡報個到，轉一圈后就出來，所以說這段期間，唐昱並沒有學到什麼東西。　　高中課本上的東西對於唐昱的幫助實在太小了，能用到社會上的東西更是少之又少，因為不想辜負老媽期望，唐昱才會堅持上學的。　　時間就在唐昱略有些慌亂的翻看的書本中悄然流逝，期末考試如約而至，两天的考試時間將所有人的心都高高的提了起來。　　自然，唐昱也罕見的露出一點緊張的心緒，老媽是一個很保守很傳統的女人，對於分數這個東西很看重，在結束两天的考試從考場中走出的時候，唐昱的心中不禁在暗自揣測，如果自己這次考的不好，老媽會不會發脾氣。　　老爸那方面唐昱擔心還少一些，從之前和老爸的接觸來看，唐天鴻對唐昱的學業不算太放在心上，用唐天鴻的原話說就是“現在高中學業對於唐昱已經沒有什麼幫助了，可是怎麼說高中都是人生必須經歷的一個過程，為了以後不至於後悔，最好還是將這段歷程走完。”　　無閑心去考慮期末考試如果考的不好老媽將會怎麼樣，從考場出來后，唐昱徑直走出校門，揮手間攔下一輛出租車，向著星輝趕去。　　前幾天解夢姬從安皖那邊過來了，可能是宋宛如對她說了什麼，解夢姬對星耀的看法有了大大的改觀，前天解夢姬從安皖過來后，唐昱帶她在整個星耀廠轉了一圈，其實也沒有什麼可以觀看的，只不過是一邊走一邊看唐昱一邊給解夢姬介紹星耀的情況。　　轉了一圈后，解夢姬決定留下來，唐昱知道，解夢姬之所以會答應留下來，恐怕不是因為唐昱帶她逛一圈而讓她對星耀廠產生什麼信心，唐昱猜測恐怕解夢姬之所以答應的如此爽快，宋宛如在其中肯定說了不少好話。　　由於昨天和今天唐昱一直在忙綠着考試，也就沒有顧得上解夢姬，心底雖然有些焦急，卻更多的是無可奈何，自己總不能拋下考試跑去星耀吧，那樣的話，恐怕迎接唐昱的將是老媽的怒火伴隨着老媽的拖鞋底子。　　為了不讓老媽心中燃氣怒火，唐昱這两天中也只好乖乖的來到學校考試，這不，考試剛一考完，唐昱便迫不及待的趕往星耀。　　星耀長現在已經基本上步入正軌了，可還真就缺一位統領大局的人，雖然唐昱可以勝任，可是唐昱實在分不出太多的時間來照顧這邊，不過如果解夢姬來了的話，唐昱便可以放心的將星耀交給她，對於解夢姬的能力，唐昱不會有任何懷疑，人家是和宋宛如一起留學歸來的經濟管理學研究生，如果就理論上的知識，就是唐昱恐怕也沒有解夢姬強悍。　　當唐昱推開星耀辦公室的時候，看到解夢姬正坐在老闆椅後面翻看着手中的資料，聽見聲響，抬頭望過來，“你可算出現了，你說你把我從安皖拉過來，拉過來后，有把握扔到這，這算什麼意思么。”解夢姬語氣中雖然帶着一絲不善，可是卻沒有氣惱的情緒。　　唐昱摸了摸鼻子，把人家一個人仍在可，貌似這件事真的有些不地道，“那個、夢姬姐，實在對不起，這两天期末考試，我實在抽不出身來啊，這不，今天期末考試剛一結束，我便過來了。”唐昱苦笑一聲解釋道。　　解夢姬沒有再找唐昱不自在，其實唐昱的事情解夢姬多少已經從宋宛如那裡打聽到了一些消息，對於唐昱心底多少有一些小欽佩，如此年齡，便有那麼成熟的商業思想，無論是誰，在得知唐昱的年齡和他所做的事做出的主意后，恐怕或多或少的都會生出這種情緒。　　解夢姬將手中的材料啪的一聲合了起來，直視唐昱，“既然宛如姐叫你小昱，那麼我也就叫你小昱了。”在唐昱還沒來得急做出什麼反映的時候，解夢姬繼續說道，“小昱，你看看，你怎麼安排我。”　　“還能怎麼安排，上次我們在安皖見面的時候我就曾經說過，只要夢姬姐你過來，總經理的位子就是你的，我唐昱說話算數，你現在既然問我，我還是那句話，如果夢姬姐你不嫌我這廟小，那麼總經理的位子就是你的。”

# 第二百五十七章 家長會

　　對於總經理的職務，解夢姬並沒有推辭，她也沒有理由推辭，恐怕星耀上上下下，就只有這個位子最適合她了，在這個位子，她可以完全發揮出她的潛力。認真說來，讓她做這個小廠子的總經理，其實都是有些屈才的，要知道她可是留美回來的高材生，貨真價實的經濟學碩士，這年頭，海歸派還是很吃香的，沒有後來那麼美含金量。她這個碩士，那含金量可是足足的。　　職位定下來后，唐昱召集起來星耀所有的管理層，將這個任命的決策公布下去，對於這個消息似乎所有人都沒有感到驚訝，唐昱不在的這两天，解夢姬便已經在執行她總經理的職務，除了財政方面還沒有插手外，其他的包括銷售、生產、原料採購等環節都做了一份相對詳盡的調查，和星耀的管理也都已經熟悉了起來。　　因為解夢姬是唐昱帶來的，而上次唐昱離開星耀廠之前，還特意囑咐了其他人一句，無論解夢姬有什麼要求或看法，都要盡量配合她，所以解夢姬在收集一些資料的時候，所有人都很配合，沒有什麼抵觸情緒。　　又了解了一些星耀最近的生產銷售情況后，這場會便散了，直到最後一人離開后，解夢姬才看向唐昱，開口問道，“說說看，你對星耀後期的發展有什麼看法。”　　唐昱笑了一笑，“我能有什麼好的看法，我心底只不過有一個星耀大致的發展方向而已。”　　“哦，說說看。”解夢姬饒有興緻的開口道。　　對於解夢姬唐昱也沒有打算隱瞞什麼，怎麼說解夢姬以後都是星耀的總經理，唐昱不在的情況下，她就是星耀的當家人，有些事情自然越早和解夢姬知會一聲通通氣的好。　　“我只不過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既然夢姬姐想聽，那我就說說。”唐昱頓了一頓，繼續說道，“星耀現在最主要的就是要將品牌打響，品牌這種東西看似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可是當一個品牌的聲譽到達一定高度的時候，量變引發質變，品牌效應便會帶動企業大步的向前邁進。”　　“品牌效應？”解夢姬皺着眉頭思索了一下，不禁眼前一亮，看着唐昱點了點頭，示意他接着說。　　“品牌的聲譽是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不是一蹴而就，而且想要捧起一個品牌，索要付出的資金也是極為龐大的，別的就不說，光是廣告費用，每年都是一筆天大的開支，而我們現在的星耀只是剛剛起步，所以在品牌塑造上還不能操之過急。”唐昱說道。　　聽了唐昱的話，解夢姬點了點頭，“對於現在的星耀來說，只要不出現重大的質量缺陷，就已經在為品牌的塑造打基礎。”　　“還有……”唐昱頓了頓，看了解夢姬一眼，“我原本接手星耀的目的是進軍體育服飾界，不過現在體育服飾在市場的情況很低迷，也只有幾個一二線的大城市才有銷路，所以我也就暫時放棄了體育服飾的生產，改為生產休閑服飾，星耀現在的那兩款服裝都是屬於休閑類型的，我只不過想告訴夢姬姐，就已近期的市場來看，還是先以休閑為主，等到以後體育服飾的市場熱起來，到時候在轉型也不遲。”　　唐昱剛開始是想將星耀打造為想日後李寧一樣的體育品牌，就算達不到李寧那種跨國的高度，可唐昱依然想在國內的服飾業佔有一席之地。　　不過在唐昱接受星耀並且做了一番市場調查后，才感覺到現在做體育服飾還太早，體育服飾在像東陵這樣的屬於三線四線的城市中，根本見不到，就更別提什麼市場了，所以唐昱也只能無奈的轉型，先轉到休閑類服飾這方面。　　唐昱和解夢姬這一番對話說了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等唐昱從辦公室出來，天都已經蒙蒙的黑了。　　“好了，夢姬姐，從今天起星耀就交給你了，有時間讓財務部的涵寧姐起草一分雇傭合同，我可不想夢姬姐你這樣的人才被別人挖走了。”說著，唐昱向工廠外走去。　　看着唐昱漸行漸遠的背影，解夢姬輕輕的笑了一下，貌似這個唐昱的小子還真有幾把刷子。　　經過剛剛的一番談話，特別是唐昱所說的星輝以後的發展方向、和對未來的一些設想，很多地方都讓解夢姬擁有耳目一新的感覺，細細品味卻能感覺出裏面的道理。　　“看來宛如姐並沒有騙我，這小子的確是一個商業天才，難怪可以和宛如姐那樣眼界高的離譜的人成為朋友，這小子卻是由他自己的實力。”輕聲的嘟囔了一句，解夢姬轉身走近身後的辦公樓。　　有了解夢姬的加入，星耀廠再一次煥發出新的生機，解夢姬在來東陵之前，在安皖做的也是服裝類型的買賣，所以對於市場的需求即使不說了如指掌，卻也可以說是有了大致的掌握。　　解夢姬成為總經理后，在她的合理的安排下，生產效率提升了進百分之二十，同時有聯繫上一些安皖上朋友，星耀服飾逐漸走出東陵，而且這一走就走很遠，直接進入安皖市場。　　能進入安皖市場，這自然是多虧了解夢姬，解夢姬來星耀之前，便是在安皖搗騰服裝的，雖然說收益很不理想，可是還是打下來一些基礎，而星耀的服裝，恰好可以利用解夢姬原本想要放棄的安皖那邊的銷售渠道，逐步的進入安皖市場。　　這也是星耀起步的一個標誌。　　期末考試成績很快就下來了，情理中，唐昱這次的成績並不是和你想，與期中考試的名次相比，這次唐昱年段的名次直接滑落到八十九，而班級的名次也由以前的前十跌至二十五。　　情理之中的成績，可是在看到唐昱這份成績單后，老爸老媽的表現卻出乎了唐昱的意料。　　老爸在看過唐昱的成績單后，微微一笑，什麼也沒有說便直接遞到張雅惠的手中，就在唐昱等待着張雅惠的雷霆之火的時候，卻只得到了一句，“小子，你的成績不怎麼樣么。”一句不咸不淡的話，這讓唐昱有些疑惑，不由得轉過頭看向唐天鴻。　　“呵呵，怎麼小子，皮癢不是，你媽沒打你你反倒不自在？”唐天鴻怎麼會看不出唐昱臉上所要表達的意思呢，不由得輕笑了一句。　　唐昱從小到大的成績一直都沒有用唐天鴻和張雅惠操過心，而唐昱也是爭氣，每一次在班級都是第一第二，所以才會免去中考，直接保送入一中。　　可是誰知道唐昱在進入一中后，學習成績似乎一落千丈，期中考試的成績很可以接受，期末考試成績對唐昱來說，實在不高，所以唐昱拿着這份成績單回到家后，心中很是不安，而沒想到等到的卻是這種有些雷聲大雨點小的狀況，額，貌似連雷聲都沒有響起。　　唐天鴻微微一笑，解釋道，“你這次的成績雖然不算理想，不過我們已經有了一些心理準備，我前段時間打電話給你們班主任，你們班主任就已經告訴我你最近的學習情況了，雖然他說的很委婉，不過我還是聽的出來，你在學校的狀態不是很好啊。”　　看來老師並沒有將實話完全告訴給唐天鴻，自己在學校的狀態豈止用不好來形容，自己根本就沒怎麼在學校，每天只是到那去報個到，便出了學校，忙的時候甚至連報道都不報道，這種狀態豈能用不好就可以形容的？　　“我雖然不知道你是因為什麼原因而對於學習毫無興趣，不過我知道，現在的你已經有了自己成熟的思想，甚至是自己的打算，以後的路怎麼走，我不會幫你做決定，我想你自己會安排好的，至於你媽那邊，可是多虧了你老爸我啊，我可是為你說了不少好話，否則就這成績，恐怕你老媽一度嘮叨是免不了的了。”唐天鴻笑着說道。　　聽了唐天鴻的話，唐昱心中倍感溫暖與感動，這才是一個開明的家長啊，這才是一個開明家長教育子女的方式啊。　　唐昱並不想就中國的應試教育說什麼，只不過有些感慨，如果中國多一些像唐天鴻這樣的家長，中國的孩子的臉上恐怕就會多一分笑容。　　這時老媽從廚房中走了出來，白了唐天鴻一眼，“小昱以後沒有出息，我就找你。”又看了唐昱一眼，“你們爺倆啊，別在那嘰嘰咕咕的了，洗洗手，準備吃飯了。”　　唐天鴻微微一笑，心中暗想，就從唐昱這幾個月的表現，想要沒出息都難，現在對唐昱的要求不應該是有沒有出息，而是能有多大的出息，具體的發展還是要看唐昱自己。　　期末考試的就這樣在唐昱忐忑的心緒下，平靜的渡過了，考試過後的第三天，學校慣例的舉辦一次家長會。　　而給唐昱去開家長會的既不是唐天鴻，也不是周雅惠，而是唐昱的二叔唐天浩，可能是因為唐昱成績的原因，唐天鴻和周雅惠都以各自的借口推諉，當然，唐天鴻的借口應該不是借口，市政府的事情太多，雖然他這個秘書長不必要事必躬親，可是卻也依然走不開，至於周雅惠的借口是不是推諉，唐昱就不清楚了，無奈，唐昱最後也只能找二叔唐天浩了。　　家長會是在下午召開，中午時分，唐天浩便開着他新買的那輛寶馬來到唐昱家門前。　　唐天浩並沒有鳴笛，而是直接走上樓去叫唐昱，這裡是機關大院，鳴笛恐怕會招人厭煩。　　“小昱，你先和我透透底，你的這次考試究竟考的怎麼樣，我可不想到那去被老師當著那麼多人的面點名。”唐天浩這麼說只是想套套唐昱的底，至於其他的什麼當面點名都是唐天浩順口說得，以唐天鴻的身份，就算唐昱考個倒數第一，老師也不能更不敢當著所有家長的面落人面子。　　唐昱苦起了臉，看了一眼唐天浩，沒有說什麼。　　“額，不會真的沒考好吧，倒數第幾？”看到唐昱的表情，唐天浩心中一跳。　　“倒數倒不至於，不過這次考試的確考的不太好，二叔你也知道，這段時間星耀和維科那邊實在夠忙的。我哪有時間複習啊，考出這個成績已經很不錯了。”

# 第二百五十八章 靜默的維科

　　唐天浩是為數不多知道星耀和維科是唐昱的產業的人之一，所以唐昱在他面前也沒有必要隱瞞，雖然不是什麼都能說，不過大多數東西還是能提一下的。　　維科的VCD研製升級這會兒已經進入了關鍵階段，相信不就第二代機就出來了，那會兒機子的性能會比之前的更加穩定，而星耀那方面也才剛剛起步，很多事情都需要處理，唐昱這幾天忙的是腳打後腦勺，兩頭跑的不亦樂乎，還哪有什麼時間去複習啊，說實話，能考出這樣的成績，唐昱自己心中都感覺僥倖，期中考試之後，唐昱就沒正經的上過一天學。　　唐天浩理解的笑了笑，紅星的那個廠子原來的狀況唐天浩清楚，能將那樣一個即將破產甚至外債累累的廠子盤活走到現在的地步，可見唐昱在這上面下了多大的功夫，他對自家這個侄子在商業上邊的手段，向來是有些嘆服的，隨便一個項目到了他手裡邊似乎都能夠大放光彩。早在四月份那會兒唐昱剛剛提醒他跳出海南樓市泡沫危局的時候他就有心把綠都以後交給唐昱來打理的，不過這段時間雖然唐昱大放光彩，唐天浩也知道，自己這個攤子，唐昱怕是看不上了，人家心中的格局，自己就比不了的，動輒幾千萬的研發費用，想想都讓人害怕，要知道，此刻的唐天浩，總資產剛剛過億，還是帶着些水分的。　　“你以後打算怎麼辦，你總不能總這麼瞞下去吧，總這麼瞞下去也不是個事啊。”唐天浩一邊開車，一邊扭頭看了唐昱一眼。　　“那你說我還能怎麼辦。”唐昱苦笑了一下，“你總不能讓我把這一攤子扔了吧，說實話，我還真舍不得。”　　“那你爸怎麼辦？”唐天浩又問了一句，不過等了一會兒卻遲遲沒有聽到唐昱的回答，眼角撇到唐昱臉上的苦意，心中也是一嘆，這事還真是難辦啊。　　國家有政策，對官員子女進入商海的管制雖然不是很嚴，不過監管也是越來越嚴格了，現在倒是還好說，唐天鴻的位子不高，僅僅是一個小小的市政府秘書長，小小處級一個，好多問題還好說，不過將來若是唐天鴻提副市長提副廳級的時候，那會兒就不好辦了，那會兒的唐天鴻就是市領導了，對唐昱的經商就有了更多的限制，真正的到了那時候，唐昱便只有兩種選擇，一種自然是唐昱放棄手中在東陵市裡邊的生意，從東陵市的生意場上抽身出來在其他地方另外找發展，還有一種選擇就是唐天鴻提副廳級的時候不在東陵市做副市長或者市長助理，而是選擇離開東陵外地赴任，這樣也可以規避一些東西。事實上，不僅僅是唐昱有這樣的顧忌，便是唐天浩也有的，若是唐天鴻真的在東陵市提了副廳級，在對待唐天浩的問題上邊也要迴避的。　　這兩種選擇有利有弊，很難抉擇。　　第一種選擇，讓唐昱放棄手中的VCD項目和星耀廠，放棄星耀唐昱或許還沒什麼感覺，不過VCD項目可是他一手引進過來的，這麼長時間過去了，唐昱投注在裏面的心血唐昱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了，而且唐昱直到VCD以後的市場，上百億的巨大市場份額，讓唐昱放棄，就等於說在唐昱眼前放了一個隨時都可以拿走的金山，可是自己卻偏偏要抑制住衝動抽身而回，這讓唐昱怎能甘心。VCD剛剛有些起色，雖然有些人看到了它的前途，不過估計唐昱若是選擇這個時候找人接盤的話，也不會獲得太高的價格的，這顯然不符合唐昱的初衷。　　而第二種選擇對於唐天鴻來說，也是一種不公，唐天鴻在東陵官場已經混跡了這麼多年了，已經有很深的人脈關係了，如果調往外地，無疑說是將這邊的人脈關係拋棄，而且到了一個新的地方，一切從頭開始，難免不會受到排擠，一窮二白的開始打拚，在官場上邊可不是什麼好事兒。唐天鴻之前雖然也身在官場，不過只有東陵市的這一片天，人脈什麼的全部在東陵市，離開了東陵市，那對他……　　唉，這真是一種兩難的選擇啊。　　“你最好還是先向你爸透透氣，別到時候被你搞了一個措手不及，而且興許我大哥能有什麼解決的辦法也說不定，事先通知一聲總是好的。”唐天浩沉默了一會兒說道。　　唐昱點了點頭，“這事急不來，如果二叔你有時間的話，可以先去探探我爸的口風，說實話，我爸這方面我倒不擔心，我擔心的是我媽。不過這事兒，現在也拿捏不準，興許車到山前必有路，完全不必我們來瞎操心的，我老爸剛剛提了處級，想要上副廳，估計還需要一段時間的，到時候或許就有了轉機了。”　　經過了幾個月的接觸，唐天鴻對於自己的這個兒子已經漸漸的適應了，驚訝太多，也就麻木了，所以說維科和星耀這兩家企業的事情，慢慢的滲透的話，唐天鴻應該很容易接受，關鍵是張雅惠，張雅惠是一個很傳統的女人，思想上相對很保守，唐昱直到現在還在考慮着老爸究竟是怎樣說服老媽不計較這次的考試成績的，唐昱在周雅惠眼中，就是一個孩子，一個還在上高中的孩子，如果驟然讓她聽到唐昱是一個億萬富翁，而且還是一個一直在升值的億萬富翁，興許幾年後，唐昱的身價就有可能成為十億、百億，這樣的事情恐怕周雅惠恐怕會很難接受。　　“你就知道抓你二叔我的苦力。”唐天浩輕聲的嘟囔一句，卻沒有拒絕。　　家長會形式一般走個過場，實際意義很小，老師在講台上誇了一遍這個學習好，那個學習有進步之後，便是一些交代家長回去后監督督促孩子學習，總之，有的沒的說的儘是一些沒用的廢話。　　一個小時的家長會很快就在老師磨磨唧唧的言談中流逝掉了，鈴聲響起，唐天浩從教室中走了出來，唐昱正在操場邊上的一塊光滑的石頭上拿着一本市場營銷的書，聽到喧嘩聲，扭過頭看向教學樓的，一對對家長從教學樓里走了出來，唐昱很容易的便找到了人群中胖胖的二叔。　　唐天浩相貌上一副標準的成功商人的形象，不算高的個子胖胖的，胸前挺着一個高高的啤酒肚，臉上始終掛着那個讓人感覺如沐春風的和藹笑容。　　此時唐天浩身邊正圍着幾個家長，這幾個家長唐昱不認識，估計是唐天浩一些商場上的朋友，要知道東陵一中可是東陵市最好的高中，達官顯貴一般都會將自己的孩子送到這裏來念書，在家長會這天碰到一些商場上的朋友也不足為怪。　　唐昱沒有走過去，而是低下頭，眼神繼續流連在手中的書上。　　“你小子，也不知道給你二叔我解圍，自己倒是坐在這裏悠閑悠閑的看着書。”許久，唐天浩終於拜託那些人，走到唐昱旁邊，輕聲的抱怨一句。　　“我幫你解圍？”唐昱輕笑一聲，“我才沒那麼傻呢，我過去后，不但幫不了你，恐怕自己都會陷進去。”唐昱合上書，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微微沾上的灰塵，伸了一個大大的懶腰，“啊哈，終於輕鬆了，暫時的解放了。”家長會之後，便是一個長達兩個月的寒假，在這段時間中，唐昱終於可以稍稍的輕鬆一些了，至少不用每天都往學校跑一次，同樣也不用擔心考試了，真的可以說是解放了。　　“你這臭小子。”看到唐昱的樣子，唐天浩輕笑了一句，“走吧，回去吧。”　　家長會之後，唐昱算是輕鬆啦很多，每天都可以睡睡懶覺，偶爾跑去星輝和維科看幾眼，小日子過的很是愜意。　　唐昱閑下來了，可是其他人卻依舊忙碌的很，特別是唐天鴻，現在是年初，政府里有很多事情，一天天忙的不可開交。　　前幾天在政府辦公會議上，已經將老城區的改造納入了東陵市九四年的市政建設中，老城區一直可以說是東陵市的一塊疤痕，那裡生活着大多數東陵市最底層的人群，老城區的環境治安一直都是市委市政府等領導頭疼的事情。　　蘇慕儒在上任不久后，就想將這塊城市中的狗皮膏藥揭下去，可是因為種種原因，一直拖到現在才將老城區改造搬上議程。　　在將老城區改造搬上日程的同時，市政府方面也將這個消息散發出去，進行房屋拆遷和城區改造的建築隊的招標。　　參加招標的建築隊倒是不少，不過有實力又有資金的也就只有綠都和萬建，而與萬建相比，綠都還是差一點。毫無意外，萬建最後將這個項目拿了下來，不過因為綠都的原因，萬建拿下這個項目的資金比預期整整多了十個百分點。　　這些東西都是唐天鴻和唐昱閑聊的時候提起的，至於具體的，唐天鴻沒有細說，不過從唐天鴻的口氣中，唐昱隱隱聽出一些貓膩，似乎這裏面還有錢啟建什麼事，至於是什麼事，唐昱沒有問，唐天鴻也沒有說。　　安皖現代集團那邊，在簽訂完VCD共享合同，得到VCD的各種技術元件的資料后，便迫不及待的返回安皖。　　同時現代集團那邊也放出消息，說他們將要把VCD的生產授權給訊飛集團，邀請唐昱這邊派人去安皖就授權的事情一起磋商一下。　　乍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唐昱的眉頭大大的皺了起來。　　對於訊飛集團，唐昱實在沒有什麼好感，不過感情歸感情，生意歸生意，況且，這是人家現代集團和迅飛集團之間的事兒，他即便是有意見也要保留的，人家邀請這邊，估計也就是個面子工程，其實有沒有他們都沒有什麼必要的。　　所以就在現代集團將這個消息傳來的第三天，唐昱便派楊涵寧親自去安皖一次，把這件事情敲定下來，事實上原本就沒有他們什麼事兒，不過是過去看看罷了，完全是現代和迅飛之間的事兒。　　安皖那邊VCD搞的如火如荼，相信不就有可能批量投入市場，可是唐昱這邊卻依舊靜悄悄的，沒有一絲波瀾，更沒有一絲想要生產的樣子，這不禁讓那些自從法國电子展之後一直關注維科的那些納悶不已，不明白維科搞什麼名堂，有些人猜測可能是維科的資金上出現了問題，甚至有許多电子產業的老總聯繫唐昱，詢問唐昱需不需要投資，當然，唐昱對這些明顯想佔便宜的人沒有過多的廢話，三言兩語拒絕了事。　　唐昱不着急，真的不着急，沒有人比唐昱這個重生過來的人更知道VCD前期市場的前景了，VCD的前期市場，尤其是94年的前半年，幾乎可以用慘淡來形容，前世94年的時候，萬燕在VCD的市場份額上邊幾乎為百分之百，不過全面的銷售也不過兩萬台罷了，由此可見市場只慘淡，而開發市場的成本，那可不是一般的高，付出和收穫，幾乎不成比例。　　制約VCD發展的最大因素就是片源和成本。　　沒有充足的片源，VCD基本上就等於擺設，再加上每台高達四五千的價格，讓無數人望而祛步。　　VCD市場的爆發實在九五年末之後，那會兒大量盜版光盤湧進市場后，宛如給VCD注入一記強心劑一般，將即將沉睡的他喚醒，綻放出勃勃的生機。　　現代集團和訊飛集團就算再怎麼努力，恐怕也難以把缺乏片源的VCD市場炒起來，前期的市場開發需要投入海量的資金，而等到唐昱的第二代機出來后，別的不說，光是技術上就對訊飛集團的第一代機有着壓倒性的優勢，而他們之前所努力的宣傳VCD，所開拓出來的市場，無疑也是在給維科的VCD做嫁衣。　　在VCD的研究經費上，唐昱已經不擔心了，和現代集團簽訂共享協議后，現代那邊便已經往維科的賬戶打來一千五百萬，這筆資金完全能夠支持姜萬勐的研發與升級，而且還綽綽有餘，有了這筆龐大的資金的支持，姜萬勐的第二代機的進展也很喜人，這點光從姜萬勐那張笑容滿面的臉便可以看出來。

# 第二百五十九章 方家老爺子

　　最近這一段時間可以說是唐昱重生以來最輕鬆最逍遙的一段時光，寒假期間不用上學，日上三竿自然醒，維科那邊的技術活也不用唐昱操心，在唐昱一千多萬資金的支持下，所有的事情姜萬勐就可以搞定，而原本最需要唐昱的地方最累人的星輝廠，此時已經交給了解夢姬，唐昱再一次成為了甩手掌柜，現在唐昱沒事就在家看看書，在家呆的悶了，就去老街找楊涵寧或者陳怡聊會天，不管怎麼說，和美女聊天總是很愜意的事情，他倒是也樂得這樣享受。　　這些日子在唐昱和楊涵寧雙重安慰之下，陳怡原本低沉的情緒也有所緩解，偶爾甚至還可以在她那種冰冷的俏臉上見到一絲微笑。　　只不過有一點還是讓唐昱有些鬱悶，話說，自從那次在一中旁的那個小旅館纏綿后，陳怡總是有意無意的躲着他，不讓唐昱碰她，這倒是奇了。　　女人心海底針，唐昱冥思苦想很久，卻依然搞不明白陳怡究竟是怎麼想的，饒是他這種前世便歷練花叢的老手，也不敢說能夠完全的摸透了女孩子的心思。　　按理說兩人之間已經突破了那一層關係，本應該更加親密猜對，可是現在卻和唐昱想象中的南轅北轍。　　唐昱送給陳怡的那條小狗在經過陳怡這近半個月的細心照顧下，原本瘦弱的身體，已經漸漸的豐滿了起來，黑色的皮毛閃閃發亮，唐昱每一次來到陳怡家，都要抱起這隻小黑狗撫弄一番，並不是因為唐昱有多麼喜歡小狗，而是因為這隻小狗身上帶着陳怡身上的香味，那種令唐昱陶醉的香味。　　這天，唐昱正在陳怡家的院子中逗弄着那隻叫做小黑的小狗，陳怡在廚房中洗着唐昱帶過來的水果。　　就在這時，院子中的石桌上的大哥大響了起來，突然響起的鈴聲嚇了小黑一條，嗷嗚一聲跑回房間。　　“兄弟，在哪呢，這幾天有時間么？”電話是方建銘打來的。　　“兄弟我現在什麼都缺，就是不缺時間，怎麼，方哥又要請我吃飯？”唐昱輕笑了一聲說道。　　“是有人想請你吃飯，不過不是我，而是我家老爺子。”電話那頭方建銘道。　　方家老爺子？　　方博臻？　　方家老爺子方博臻？　　唐昱聽了方建銘的話，怵然一驚。　　話說，唐昱之前曾經從宋宛如口中打探過關於方博臻的一些事情，對這個老人的接見，他自然要慎重一些的。　　方博臻，中辦的老人，在中央浮浮沉沉多年，最後是從副國的位子上邊退下來的，可謂是位高權重，真正的權勢人物之一，想偌大的中國，省部級的也不過就那麼些人，而省部級到副國級的位子，犹如一道巨大的鴻溝，不知道擋住了多少人的腳步，方家老爺子能走到那個位子上，足見他的能力了。也正是因為有方博臻人脈和關係，方家才能將私人會所籌辦起來。要不，那種性質的會所，可不是隨隨便便一個紅頂商人能辦起來的。　　“方老爺子要見我？”　　說實話，此時唐昱的心還真有些忐忑，並不是說唐昱懼怕方家老爺子也不是說唐昱心理素質不夠，經歷了重生這樣的事情的他，心理素質，早已經強大了令人髮指的地步，之所以這樣也這隻是一個人的本能反應而已，試想，那可是一個副國級啊，想他前世雖然混的不錯，不過能面對面的談話的，不過是一個廳級罷了，還是在一個相當尷尬的立場上邊談話，現在見的是副國級了，自然有些反應也是人之常情。　　深深吸了一口氣，心緒才慢慢的平靜下來。　　“嗯。”電話那頭，方建銘應了一聲，“話說，我家老爺子早就想見你了，只不過一直都沒有騰出時間，正好這幾天我家老爺子從北京療養回來，便提出來想要見一見你。嘿嘿，我們家老頭子，可好久沒有這麼慎重其事的要見一個人了，還是你這麼個後輩，你小子可別受寵若驚啊。”　　唐昱低笑了一聲沒有立刻回話，沉默着沉吟了一下，“好的方哥，你先代我向老爺子問聲好，我明天就過去吧。”　　邀請的人是方老爺子，唐昱自然不敢耽擱。　　“嗯，好的，你的問好我一定幫你帶到，你明天過來后給我來個電話，我去接你。”客套了一句后，兩人便掛斷了電話。　　第二天一早，唐昱便開着車前往省城，中午時分，唐昱下了高速路后，在旁邊的一個電話廳給方建銘打了一個電話，很快，方建銘的寶馬便從遠處駛來。　　“走，跟着我。”和唐昱打了一聲招呼，方建銘調轉車頭，從來路往回走。　　唐昱發動車子，緊隨方建銘之後。　　對於綿州，唐昱非常熟悉，在前世的時候，唐昱在綿州生活的時間甚至比在東陵生活的時間都要長。　　方建銘的車子一直在前面不急不緩的引着路，唐昱一邊開車，一邊思索這裡是什麼地方。　　很快，唐昱便想起來前世記憶中對這裏的描述，畢竟，前世的時候他大學開始便在綿州的，後來為了打工助學，幾乎跑遍了整個綿州，現在雖然和幾年後有些不同，不過大體上還是能夠認出來的。　　方建銘此刻行駛的方向，正是綿州有名的別墅區，這裏可不是一般的地方，想要在這兒置一份物業，那在遼海省的身份需要有在上海能在湯臣一品弄一套房子的身價。當然，這樣或許有些誇張了，不過這片地方，確實是遼海富人的集中地的，綿州的達官顯貴的都以能在這擁有一套自己的別墅而感到榮幸，從這裏進出的人，即使是一條狗，其他人也會高看一眼。　　一棟一棟洋房別墅從車窗外閃過，唐昱心中難免感嘆，同樣是人，為什麼有些人可以住得上這種近乎奢侈的洋房別墅，而有些人在住在老城區那樣的簡易房中呢？　　不過又隨之感嘆一聲，也正是這樣的不均等，才能促進社會不斷的發展吧，想要什麼，就要先付出什麼，這個定律是無法打破的，即便是那些富二代官二代，他們背後付出了些什麼，只怕也有一些是常人想不到做不到的東西。這世間，沒有什麼東西是能夠白白獲得的，從來沒有……　　很快，前方方建銘的車子的尾燈閃了一下，提示一下唐雨後，減速慢慢的開進路旁邊的一個分支小道里。　　順着這條小道，唐昱很快便看到了一個佔地碩大的二層別墅，歐式的建築典雅大方，紅磚綠瓦卻又有種中國風，兩者近乎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僅從這方面便可以看出來，當初設計師在設計這棟別墅的時候花費了不少的心思。　　方建銘將車停在大門左邊的一個空位置上，下車對這剛剛停好車正準備下車的唐昱招了招手，“走吧，我帶你去見見我家老爺子，我家老爺子可是在很久以前就想認識你了，只是一直無緣一面啊。”方建銘拍了拍唐昱的肩膀，率先向別墅內走去，唐昱微微一笑，跟在他後面。　　沒見面的時候唐昱還有一點小緊張，而此時即將與這位從副國級退下來的老人家見面，心緒反倒平靜了下來。　　方建銘並沒有過多的停留，引着唐昱走近別墅后，直接往二樓的一個房間走去。　　到了二樓的這個門前，方建銘停了下來，唐昱可以明顯的感覺到方建銘臉上的表情嚴肅的了起來，唐昱早就聽說過方建銘這一生最佩服的就是他家老爺子，此時看來，這話也不是空穴來風。　　方建銘輕輕的敲了敲門，許久，裏面傳來一聲蒼老卻異常沉穩的聲音，“進來。”　　聽到裏面放話，方建銘這才輕輕的推門而入，方建銘這種小心翼翼的緊張情緒，搞的唐昱都有點忐忑，心中暗罵方建銘沒出息。　　這間屋子明顯是一間書房，屋子的最裏面是一張巨大的紅木古玩架，上面零零散散的擺放着一些青花瓷和幾件青銅器，在古玩架旁有一個小型的書架，猶豫距離稍稍有些遠，唐昱看不太清楚書架上書的名字，而在四周的牆壁上則掛滿了一幅幅字畫，唐昱不懂字畫，不懂古玩，可是從那有些發黃的紙就可以看出，這些字畫有年頭了，而且應該是真品，開玩笑，如果一個副國級的元老的書房掛着贗品字畫，那還不讓人笑掉大牙啊。　　在書房的正中間，有一種巨大的紅木桌子，整個房間中充斥這一種古香古色的感覺，唐昱甚至可以在空氣中聞到一股檀香的味道。　　這真的是一個修身養性的好地方啊，在這個房間待一段時間，心中所有的繁雜恐怕都會平復下來吧。　　此時在中間那張紅木桌子的旁邊，正站着一位童顏白髮的老人，唐昱他們進來后，那位老人卻依舊沒有抬起頭，手中的毛筆在桌子上的宣紙上筆走銀蛇，一篇毛澤、東的沁園春一氣呵成，一股磅礴的氣勢從紙上躍然而出。　　“好字。”唐昱也曾學過幾年毛筆字，而且還拜了名師，此時看這篇沁園春，其書法、功力絲毫不差與唐昱上一世的那個文壇大家，在氣勢上甚至還略有勝出。　　“哦，你也懂書法？”這老人無疑就是方家的靈魂人物，方家的頂樑柱方博臻。　　“談不上懂，只能說會寫。”唐昱摸了摸鼻子剛剛見識到方博臻身後的書法、功底，唐昱可不敢在他面前說自己懂書法，那和魯班面前弄大斧又有什麼區別。　　“哦？會寫？”方博臻詫異的看了唐昱一眼，朗聲一笑，“會寫就好，會寫就好啊，可千萬別把咱們這五千多年的底蘊給忘記了啊。”說著，方博臻走到旁邊的一把太師椅上，坐了下來，拿起身旁茶几上的茶杯，輕輕的抿了一口，這才抬頭看向唐昱。　　“你叫唐昱吧。我聽建銘經常提起你啊，是個很了不起的少年啊。”說著，指着茶几那邊的那個太師椅，“別站着啊，坐下吧。”　　唐昱苦笑了一下，“在您面前，我哪敢坐着啊，還是站着好，站着舒服。”　　唐昱此時才明白什麼叫做真正的官威，唐昱站在方博臻面前，雖然方老爺子面帶微笑，可是不知為何，還是給唐昱心中帶來了很大的壓力，那時一種由內而外的威勢，那是一種久居高位自然而然生成的一種氣勢。　　唐昱此時才真正的明白了為什麼方建銘會對方家老爺子那麼欽佩甚至帶有一絲懼怕，恐怕方博臻瀰漫在周圍的那股氣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方老爺子和藹的一笑，也沒有強求，“你和建銘的年紀差不了幾歲，我就叫你小昱吧。”方博臻再次抿了一口茶水，“你的事情我聽建銘都說過了，海南的樓市如果不是你的提醒，方家恐怕就會受到重創啊，多虧你的提醒，才免去了方家的損失，其實我早就想和你見一面了，早就想看看那些金點子究竟是從什麼樣的腦袋裡蹦出來的，可是人老了啊，身子骨不中用了，不得不到北京調養一段時間，這才將這次見面一直拖到今天。”　　“方老您太客氣了，這事本就是我的不對，本應該是我去看您，哪能讓您勞心勞力呢，這是我的對了。”　　“哦，對了，吃飯了么？”方博臻隨口的問了一句。　　唐昱摸了摸鼻子，實話實說的道，“沒呢，早上只是簡單的吃了一口，午飯沒來得及吃呢。”　　“建銘，去告訴樓下的保姆，讓她準備點菜，我今天要和小昱喝兩盅。”很顯然，看到唐昱后，方博臻的心情很高興，說著說著竟然笑了起來。　　“爺爺，你的身體……”方建銘有些遲疑，方博臻的身體情況全家人都直到，平時是嚴禁他喝酒的。　　“沒事沒事，少喝點沒事的，去吧，趕緊去準備。”方博臻揮了揮手，將方建銘打發了出去。

# 第二百六十章 初見方寧寧

　　方建銘轉身離開書房，準備飯菜去了，書房中只剩下方博臻和唐昱，大概也知道自家這老爺子和唐昱有些話要說，雖然不用避諱他，但他還是自覺的出去了，要不，準備飯菜這事兒，他用得着他這個大少爺啊。　　“小昱，聽建銘說，你剛上高中？”方博臻隨意的說道。　　“嗯。”唐昱點了點頭，書房中就剩他和方博臻，讓唐昱心中多少有些不自在，方博臻身上自然而然的散發出的那種氣勢和那蒼老深邃的眼神，給唐昱心理增添了一股壓力。　　“呵呵年齡真是不大啊，建銘在你這年齡的時候，還只知道玩呢。”方博臻讚賞的看了唐昱一眼，“那些商業上的知識你是怎麼學來了，是你父母教你的？”　　“不是。”　　唐昱搖了搖頭，似乎所有見到他的人都要問一遍這個問題，當初蘇慕儒是這樣、沈睿鴻是這樣，現在方博臻也如此問，這讓唐昱心中暗笑不已，看來自己這個年齡卻又這樣成熟的商業思想，卻是有些匪夷所思了，也不怪他們會如此一問。　　“我爸是經濟學碩士，雖然放到現在不怎麼管用了，不過畢竟是那個年代第一批貨真價實的碩士了。我家中有很多經濟學的書，我小時候不願意出去玩，沒事就翻翻這些書，翻着翻着便漸漸了理解了一些裏面的東西。”這樣的問題唐昱已經解釋了很多次，自然是輕車熟路，天衣無縫了，這會兒或許說出來他自己都要相信了。　　“嗯，書是好東西啊。”方博臻哈哈一笑，“你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形勢怎麼看？”這個問題問的就有些大了，而且問的還是這麼大一個人，多少有些不倫不類的樣子，不過若是真的有人了解唐昱做過的事情，或許就不會奇怪方博臻的問題了，畢竟，能真的把握住中央的脈搏而逢凶化吉的，就唐昱這麼一個怪胎。　　唐昱摸了摸鼻子，說實話，能和一個副國級元老如此近距離的談話，已經是普通人所不及的了，而現在從方博臻的口氣上就可以看出，方博臻並沒有擺出副國級元老的架子，反倒將自己和唐昱放在同一個位置上，這多少讓唐昱有些受寵若驚。　　“我能有什麼看法，不過這個話題我倒是聽我爸和乾爸，額，就是蘇慕儒談過，我多多少少記得一些。”　　唐昱適當的時候，還是要拿其他人做擋箭牌的，否則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人卻有三四十歲人的想法，這多少讓人感覺到匪夷所思。　　“哦，說說看。”方博臻臉上沒有任何變化，依舊是帶着微笑，拿起茶杯，慢悠悠的抿了一口。　　“那我可就要班門弄斧了。”唐昱低笑一聲，身上的氣勢卻是驟然一變，“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已經開始呈現出飛速發展的態勢。”說到這，扭過頭看了方博臻一眼，見他對自己笑着點了點頭，這才繼續說道，“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十幾年來，國內政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和鄧、小平理論，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平邁上新的台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取得明顯進展，對外開放總體格局已經形成，政治穩定，民族團結，社會進步，祖國統一大業成就喜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生機勃勃。不過……”關於中國經濟這些年的發展，唐昱曾經和岑培倫討論過，所以回答起來調理很清晰。　　方博臻笑着點了點頭，對於唐昱剛剛說的這些是從他爸和蘇慕儒的談話中聽來的話，也相信了大半，因為這話根本就不像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孩子能說出來的，反倒是向久居官場的老官油子的說出來的。　　“不過什麼？繼續說下去。”　　“不過在經濟快速、穩定發展的同時，還有不少矛盾和困難，主要是：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效益不高，經濟結構不合理的矛盾仍然比較突出，特別是部分國有企業活力不強；收入分配關係尚未理順，地區發展差距還明顯存在；城鄉部分群眾生活比較困難，以及人口增長、經濟發展給資源和環境帶來的巨大壓力等等。”這些弊端，都是唐昱後世中早就總結出來的，唐昱只是現從記憶中翻出來，現學現賣而已。　　聽了唐昱的話，方博臻有些沉重的點了點頭，其他方面的弊端倒沒有提起，反倒感嘆了一句國企的現狀，“現在很多國有企業已經成為了國家的負擔，不過國家現在已經對一些包袱類型的國企進行了改革，相信這種狀況很快就會得到緩解。”　　然而唐昱則搖了搖頭，“國企改革的確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家的財政壓力，但同時，也不可避免的造成過了國家的資產大量流失，國企改革有利也有弊，至於是有利的一面多一些還是弊的一面多一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總的來說應該算是利弊各半吧。”　　方博臻聽了唐昱的話，眼睛一亮，正要繼續問下去，房門輕輕的被敲響，之後傳來方建銘的聲音，“爺爺，飯好了。”　　“哈哈哈，好好，我們先去吃飯，吃完飯我們再聊。”方博臻大笑着站起身，拍了拍唐昱的肩膀，率先走了出去。　　房門口，方建銘疑惑的看着唐昱，不明白他們在裡頭究竟說了些什麼，老爺子這麼開心的笑可是很少見的。　　飯菜很簡單，四菜一湯，而且四個菜中，有三個菜是素的，只有一個菜稍稍有些葷腥，有幾塊肉。　　如此簡單的飯菜，唐昱卻沒有到什麼不滿，如果是大魚大肉，唐昱反倒感覺差異。　　方博臻已經年近古稀了，人老了，吃東西自然要注意很多，那些大魚大肉油膩的難以消化的東西自然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唐昱在一個小保姆的帶領下，在衛生間洗過手之後，來到飯桌旁。　　飯桌是那種長方形的長桌，長有兩米半，寬宥一米五左右，估計可以容納十個人一起就餐。　　而此時卻只有三個人，方博臻、方建銘和唐昱。　　方博臻坐在首位，左邊是方建銘，唐昱坐在右邊。　　方博臻剛剛坐下，便向旁邊的那個帶着唐雨洗手的那個小保姆問道，“寧兒呢，她怎麼不下來吃飯。”　　“小姐在自己屋裡呢，我這就去叫她。”說著，那個小保姆便快步跑向二樓。　　“我這個孫女啊，就是太靦腆了，不敢見生人，唉……”說著，方博臻莫名其妙的嘆了一口氣，對面的方建銘也是臉上一暗，搞的唐昱不明所以的。　　很快，樓上便傳來響動，之前那個小保姆緩步走下樓，而在她後面則跟着一個俏麗的少女。　　這少女的年紀不大，也就和唐昱差不多，尖下巴，瓜子臉，瓊鼻巧嘴明眸似月，一米六五左右的個頭，身材稍顯消瘦，卻凹凸有致，一身白色的立領謹慎毛衣將她的身材完美的勾勒了出來，下身是現在特別流行的牛仔褲，步伐不大，腳步很輕。　　走到飯桌旁，和方博臻和方建銘打了一聲招呼，“爺爺，哥。”　　然而卻始終不看唐昱一眼，低着頭，有些怯怯的感覺。　　“呵呵，小寧啊，來，我給你介紹一下，這個就是你哥時常掛在嘴邊的那個商業天才，唐昱。”方建銘笑着給雙方介紹道，介紹完唐昱后，又看向唐昱指着旁邊的那個嬌柔的少女說道，“這個是我妹妹，我三叔家的，叫做方寧寧，我妹妹她有些膽小，害怕見生人，老弟你別見怪啊。”　　唐昱站起身，笑着對這那個一直低着頭不敢看自己的方寧寧問候了一聲，“寧寧，你好。”　　方寧寧的俏臉立時紅了起來，頭低的更低了，雙手不自然的擺弄着衣角，文字一般喃喃的回了一聲，“你好。”　　說話時，方寧寧快速的抬起頭，紅着臉看了唐昱一眼，見唐昱看過來，立刻又飛速的把頭低了下去。　　唐雨忽然愣住了，驚鴻一瞥的看到方寧寧的相貌，讓唐昱再也挪不開眼睛了，不是因為唐昱被方寧寧的美貌吸引住，方寧寧雖然俏麗，但是與東陵第一美女楊涵寧之間還差一點，沒有楊涵寧那種嫵媚，現在的方寧寧還稍顯稚嫩。　　唐昱之所以愣住了，是因為方寧寧的相貌讓唐昱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可是思索間，卻始終想不起來在哪裡見過，不由得皺起了眉頭，一時間愣在了那裡。　　“老弟，吃飯吧。”方寧寧敏感的感覺到唐昱那始終聚集在自己身上的目光，身體不安的扭了扭，旁邊的方建銘不得不出言將唐昱喚醒過來。　　“哦？哦。”唐昱猛然間驚醒，想起剛剛的不禮貌的舉動，即使如唐昱這般臉皮厚如城牆，也不禁有些臉紅。　　“我看到寧寧，突然感覺到有些似成相識，可是卻一時間沒有想起來在哪見過，所以才……呵呵。”唐昱摸了摸鼻子，有些尷尬。　　“嗯、嗯，好了，好了，吃飯……”方建銘理解似的笑了笑，打斷唐昱的解釋，看他臉上的表情，明顯是不信唐昱的話。　　汗，唐昱心中暗自埋怨自己，這種事越解釋就越解釋不清，越描越黑，額，自己怎麼會犯這種只有純情少男才會犯的錯誤呢，看了是自己的這副年輕的肉身影響了自己的情緒和思想啊，要反省，要反省啊。　　“寧寧，今天還有課么？”吃飯時，方博臻抬頭看了方寧寧一眼，柔聲的問了一句。　　“嗯。”方寧寧輕聲應了一句，“下午還有節舞蹈課。”　　“哦，那就讓建銘送你吧，小劉今天被我打發出去給我辦點事去了。”小劉是方博臻的司機，平時都在方家的，只不過今早被方博臻打發出去了。　　方建銘一皺眉，“爺爺，會所那邊今天下午有個飯局，我，我脫不開身啊。”　　“什麼飯局，推了推了。”方博臻擺了擺手。　　“這個？”方建銘還是有些猶豫，看了唐昱一眼，伏到方博臻的耳邊說了句什麼。　　“哦，他啊。”聽了方建銘的話，方博臻也微微皺起了眉頭，“既然是他，那這個飯局還真推不了，以後用到他的地方還有很多。可是寧寧呢，你總不能讓寧寧自己打車去吧，就是你放心，我還不放心呢。”　　“誰說沒人送寧寧。”方建銘呵呵一下，看向唐昱，“老弟你下午有時間么，有時間的話就幫我送送寧寧吧。”　　“沒事沒事，好吧，下午我送寧寧。”唐昱輕聲答應道，本來唐昱下午是打算去香榭苑的了，不過現在看來是去不了了。

# 第二百六十一章 沈芸的崇拜

　　飯後，方建銘和唐昱打了一聲招呼，風風火火的就走了。　　“寧寧啊，你也去收拾一下，今天讓小昱送你去學舞蹈？”方博臻笑着對方寧寧說道。　　“嗯。”方寧寧靦腆的應了一聲，飛快的看了唐昱一眼后，轉身上樓去了。　　“我這個孫女啊，命苦。”方博臻嘆了一口氣，卻沒有多說什麼，唐昱心理雖然疑惑，卻也不好大廳人家的家事。　　很快，方寧寧便從樓上走了下來，一月份的天氣，遼海省冷得很，方寧寧穿了一件淡藍色的羽絨服，圍着一條白色的毛織圍脖，斜跨這一個黑白條格的跨兜，輕輕的走到唐昱和方博臻面前，“爺爺，那我走了。”　　“嗯，去吧去吧。”方博臻笑着擺了擺手，同時轉過身看向唐昱，“小昱啊，路上小心，慢些開車。”　　“嗯，那方……爺爺，那我就先走了啊。”唐昱一時間還真不知道該稱呼方博臻什麼，猶豫了一下說道。　　方博臻倒是不是很在意，隨即點了點頭，轉頭向樓上走去。　　唐昱對於綿州的地形很熟悉，那幾年的打工生涯可不是蓋的，再加上畢業之後幾年也一直在綿州發展，對於綿州的各個地方都很是熟悉，方寧寧只是說出了自己學習舞蹈的地方，唐昱便輕車熟路的開到地方。　　途中，車中的氣氛有些沉悶，通過短暫的接觸，唐昱便看出了方寧寧是那種內向的女生，而且還是那種你不說話她便不會說話，你說話她也不會說話的那種悶聲葫蘆，自從坐上的唐昱的車，方寧寧就一直就低着頭搓、弄着衣角，小臉蛋紅紅的。　　唐昱多次想找一些話題，打開車內的沉悶的氣氛，可是一時間又找不到什麼話題可談，畢竟唐昱和方寧寧才剛剛認識幾個小時，唐昱也只是知道方寧寧的名字而已，至於其他的，一無所知。　　就在這種壓抑的氣氛中，這次的目的地終於到了。　　方寧寧學習舞蹈的地方在市少年宮二樓的一間教室，方寧寧下了車后，卻一直沒有上樓，站在車門旁，紅着臉，扭捏着半天，才吞吞吐吐的說道，“你、你能不能、能不能在這等我啊，等我放學。”　　唐昱抬頭看着身前將頭都快埋到胸口處的方寧寧，笑了一下，“好的，左右我又沒有什麼事，我就在這等你吧，嗯，那個我可以和你一起上去么，你不會是想讓我在車裡等你吧。”　　“可以的可以的。”聽到唐昱肯定的回答，方寧寧第一次主動地抬起頭，嘴角翹了起來，淡淡的微笑牽出了兩個淺淺的酒窩，煞是可愛。　　少年宮二樓，當唐昱跟着方寧寧走近教室的時候，頓時吸引了裏面所有女孩的目光，此時唐昱才感覺到自己留在這裡是多麼英明的決定，那些鶯鶯燕燕，嬌聲軟語的聲音，即使什麼都不敢，只是看着，便是一種享受。　　和唐昱打了一聲招呼，方寧寧進入教室旁邊的一個房間，很快，便換了一身緊身的練舞服走了出來。　　這時，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女人走外面走了進來，看了一眼坐在教室一側椅子上的唐昱，卻沒有說什麼，走到那些學生身前，“今天的人都到了吧。”看到所有人都點了點頭，“那我們就開始吧，先熱身，同學們相互監督着，壓腿五十下。”　　這節舞蹈課一共進行了兩個小時，可唐昱有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一群正值青春的少女在你眼前盡可能的展現自身的曼妙，這是一種視覺的享受。　　“寧寧，我們走了，還有帥哥，下次再來啊。”一個貌似和方寧寧關係很好的女生，在走到方寧寧身邊的時候，笑着說道，甚至還大膽的向著唐昱嫵媚的拋了一個飛眼。　　“你、你你別在意啊，她就是那樣，你別理她。”方寧寧狠狠的向那個大膽的同學晃了晃小拳頭，回過頭輕聲對唐昱說道。　　經過了這一個下午的接觸，唐昱和方寧寧之間的關係也進步了不少，至少再和唐昱說話的時候，不在低下頭，當然，也沒有直視唐昱。　　將方寧寧送回方家，唐昱也沒有在方家多呆，方建銘沒有在家，雖然方博臻很熱情，但唐昱還是感覺不太自在，主要是方博臻自身散發出的那種氣勢，也可以說是官威，讓唐昱始終有些拘謹，雖然蘇慕儒身上也有官威，但和方博臻相比，小巫見大巫，恐怕只有沈睿鴻身上的官威可以和這位方家老爺子相比，但是和沈睿鴻相處的時間久了，而且沈睿鴻是真的將唐昱當作自家人，所以唐昱在沈家還是可以適應的。　　從方家出來，唐昱開車前往沈家，沈家可以說是唐昱到達省城的一站，每一次到省城，必須到沈家，不去還有可能遭埋怨。　　唐昱到沈家的時候，已經將近四點了，唐昱和沈芸幾乎前後腳的走近沈家，唐昱剛剛進屋，沈芸便放學回來了。　　幾天不見，沈芸這小丫頭似乎更俏麗了，看到唐昱坐在大廳的沙發中，滿眼驚喜。　　“咦，壞小子怎麼來了。”　　“還能因為什麼，還不是想你了唄。”唐昱語氣輕佻的調侃了一句，話剛出口，猛然醒悟過來，小心的看了一眼旁邊的鄭淑嫻和宋宛如，見他們似笑非笑的看着自己，慌忙的移開眼神。　　“壞小子，哼。”沈芸聽了唐昱的戲言，俏臉猛然間紅了起來，白了唐昱一眼，低下了頭。　　“小昱哥哥，你想不想語馨啊？”就在唐昱尷尬的不知道說什麼的時候，小語馨如同天使一般，一句孩童的天真言語，將唐昱的尷尬打破。　　“想、想、想，怎麼會不想呢，我最想我們的小公主了。”唐昱一把將身旁的小語馨抱過來，恨不得大口的親她一口。　　保姆小瑩正在廚房中忙活飯菜，唐昱洗了洗手走了過去，想要幫忙，卻被她推了出來，“好了好了，飯菜馬上就好了，你就別沾手了。”　　今天的菜很豐盛，因為唐昱的到來，鄭淑嫻特意囑咐了保姆一聲，多加了兩道菜，那誘人的香味讓唐昱直流口水。　　說實話，今天中午在方家吃的那頓飯，唐昱並沒有吃飽，方家怎麼說也是大家族，唐昱不敢在他家他放肆，淺嘗輒止的吃了點東西，便不再吃了，到了現在，還真餓了。　　在沈家，唐昱就感覺自己到了自己家一樣，並沒有過多的拘束感，很是隨意。　　“來，我嘗嘗小瑩做的怎麼樣。”看到眾人都上桌了，唐昱沒有客氣，還沒等鄭淑嫻招呼，便拿起筷子，加了一塊排骨，吃了起來。　　“哼，小瑩姐做的比你這個壞小子做的好吃多了。”沈芸賭氣似的嘟着小嘴說道。　　“嗯，還真別說，真的不錯。”唐昱咬了一口排骨，似乎在品鑒一般，比起了眼睛，幾秒鐘后才睜開眼睛，點了點頭輕聲說道。　　“那是當然。”沈芸說道。　　話說一個省長家的保姆，除了身份的安全外，其他方面也要差不多的，特別是在廚藝方面，怎能差的了。　　“小昱，維科那方面的研究怎麼樣了，出成果了么，我可是聽說安皖那邊已經將VCD的技術授權給訊飛了，而訊飛也在如火如荼安排着，廣告鋪天蓋地的散了出來，聽說第一批產品已經出來啦，可是你那邊似乎一點動靜也沒有啊，你那邊再不有所動作，恐怕市場就全被訊飛給佔了啊。”　　飯間，宋宛如輕聲的問了唐昱一句，自從在法國电子展上看出VCD的潛力之後，宋宛如也對VCD上了心，看到安皖那邊第一批VCD已經快要投入市場了，而唐昱這邊卻一點動靜都沒有，心中難免有些着急。　　“呵呵，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是急不來的。”唐昱輕聲說道，扭過頭看到宋宛如臉上疑惑的表情，只好停下手中的筷子，給她解釋了起來。　　“研究升級已經進行的差不多了，不過我們並不用着急，VCD的潛力的確很大，但是前期市場恐怕不會太好，首現就是他的價格，一台VCD現在的售價過萬元，而現在工薪階層的月工資才三四百元，你想，普通的家庭可能將一年甚至幾年的收入買一個這近乎奢侈的VCD么？盡量減少成本，是我們第一要做的，第二就是片源，片源的稀少是制約VCD發展的最大問題，訊飛他們這麼著急的將VC投入市場，那就讓他們去，他們在前面為我們將市場打開后，我們再以我們第二代機技術和價格的優勢，絕對可以迅速的掌握市場。一個完全嶄新的產品，想要打開前期的市場可不是那麼容易的，我們先讓迅飛花錢來讓大家認識並接受VCD這個產品，然後謀定后動，嘿嘿，到時候……”　　唐昱給宋宛如解釋了一番，轉過頭全看到鄭淑嫻欣慰的眼神和沈芸那貌似迷醉似的眼神，唐昱嘿嘿一笑，沒有再說什麼，埋頭繼續吃飯。　　飯後，沈芸悄悄的挪到唐昱身邊，“壞小子，你這些東西是怎麼學來的，你說什麼我怎麼聽不懂啊。”　　“什麼你聽不懂？”唐昱被沈芸這沒錢沒后的一句話，搞的一愣，不由得問道。　　“就是你剛剛給嫂子講述的那一番長篇大論啊，你是怎麼直到這些東西的，教教我唄，你剛剛的樣子太帥了，就連嫂子這個留過學的經濟學說是都被你說的一愣一愣的，你太了不起了。”沈芸的眼睛里似乎有小星星閃現，讓唐昱不由得一陣汗顏。　　“其實，其實也沒什麼，你只要將那幾部英文原版的經濟學大部頭背下來，也可以說出剛剛我說的那些話，甚至比我說的還能唬住宛如姐。”　　“額，那我還是不學啦。”當初沈芸對唐昱不服氣，和特意拿出一本經濟學英文原版的大部頭啃了幾天，可是花了三天的時間，才看了十頁，而且其中的意思也是半懂不懂的，經過了那三天後，沈芸是徹底的沒有了再次專研下去的動力，現在聽到唐昱說還要讓她去看那幾本令她頭昏眼花的書，頓時小腦袋搖的跟撥浪鼓一樣。

# 第二百六十二章 小叔的女友？

　　在沈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唐昱便回到東陵。沈家現在都專門給他卧室和床被，平日里保姆每天都收拾了，他來了也不需要刻意準備就能住下，完全把唐昱當成了自家人，這小子向來也不把自己當外人。　　剛剛踏入東陵的地界，寶馬車上的大哥大變響了起來。　　“喂，夢姬姐？什麼事啊？”電話是解夢姬打來的。　　“唐昱，你這昨天去哪裡，怎麼打了十幾通電話，也不通啊。”電話那頭傳來解夢姬的抱怨聲。　　“哦，我昨天去的省城，和一個朋友見一個面，晚了，就沒有回來，在宛如姐家住的，怎麼，有什麼事么？”唐昱解釋了一句問道。　　“你現在東陵吧，你先過來一趟吧，到了再細說。”說完，解夢姬便把電話掛斷了。　　不得不說，解夢姬對於經營管理這方面，的確有一手，星輝到了解夢姬的手中后，這才多少時日啊，聽說似乎已經盈利了，這可讓唐昱大喜過望，星耀廠這麼快就能從虧損轉為盈利，的確有些出乎唐昱的意料，當然，這其中有唐昱設計出的那兩套款式新穎的服裝的緣故，可是同時，也離不開解夢姬這些時日的細心管理的緣故。　　唐昱心中帶着一絲疑惑，開車想星耀廠駛去，唐昱也不清楚解夢姬找自己究竟有什麼事，聽口氣，貌似還挺急的。　　寶馬車慣例一樣，在星耀廠門前略停一下，鳴了一聲笛，電動門便自動的打開了，唐昱長驅直入的駛了進去。　　“夢姬姐，這麼急找我有什麼事啊。”唐昱走近辦公室，看到解夢姬正在桌案後面翻着什麼，抬頭看到唐昱，手指了指旁邊的沙發，示意唐昱坐下，那稍稍有些嚴肅的表情和幹練的動作舉止，透露出一種女強人的氣勢。　　“我找你只不過是想和你談一下擴大生產的事情。”解夢姬開門見山的說道。　　“擴大生產？”　　唐昱皺了一下眉頭，全段時間剛剛引進三百台縫紉器材，相當於應將原有的生產量擴大了兩倍，這剛離上次擴大生產幾天啊，就要再次擴大規模，這讓唐昱有些擔心，可千萬別產能過盛，銷售不出去啊。要知道，以前的紅星，總資產不過百萬之內，產量比現在差多了尚且滯銷的，現在的星耀雖然名氣上來了不少，銷路也打開了，不過畢竟底蘊不足，驀然擴大生產造成產能過剩，那可不見得是什麼好事兒。　　“夢姬姐，咱們現在的銷售情況怎麼樣。”唐昱不放心的問了一句。　　“銷售方面你現在不用擔心，基本上是供不應求，東陵的市場雖然容納不了多少，不過安皖那邊我已經聯繫好了，第一批貨我早就已經發過去了，聽說銷售情況很不錯，這不，昨天那邊打電話過來，想要在簽下一筆大訂單，不過以現在星耀的產能，供應東陵綽綽有餘，但是如果再加上安皖那邊，顯然是不夠的。”　　說到這，解夢姬頓了一頓，繼續說道，“昨天那邊打電話過來后，我就立刻打電話給你，想要和你說一下這件事，誰知道電話那頭卻總是提示我你不在服務區，所以我只好拖到今天啦。”　　聽了解夢姬的話，唐昱放下心來，安皖那邊的銷路完全是解夢姬聯繫的，具體有多大的市場唐昱也不清楚，不過聽解夢姬剛剛的語氣，安皖那邊的銷量似乎比東陵還要大，當然，這很好解釋，東陵畢竟是一個三四線的城市，和安皖相比，可是差遠啦。　　“這些事情夢姬姐你自己決定就行，何必問我呢，引進設備的時候，聯繫我二叔，上次我引進設備的事情就是二叔張羅的，價格比市價低很多，如果引進量大的話，很可以更低。”唐昱輕聲說道。　　“這件事情我不找你找誰，我現在倒是想立刻引進設備，儘快的加大生產，可是那也要有資金啊，現在星耀的賬面上，流動資金就兩萬塊錢，其中的一萬還是這個月的利益，兩萬塊錢你讓你給我引進什麼，引進幾台縫紉器材啊。”一說到這是，立刻就引起了解夢姬的一番牢騷。　　唐昱一拍額頭，這時他才想起來，上次從法國回來，為了支持VCD的研究，唐昱早就把星耀的十幾萬元轉到維科賬面上了，只給星耀留有不倒一萬的資金，不過現在顯然這十幾萬維科是用不上了，早在和安皖現代集團簽訂VCD共享合同之後，現代集團便已經將一千五百萬打入了維科的賬戶，現在星耀那十幾萬元對於維科來說，可有可無。　　“哦，我忘了這個了，這樣吧，明天你讓宛如姐直接從維科的賬面上劃過來二十萬，你引進設備用一些，剩下的就當做星耀的流動資金了，完全由你支配。”　　唐昱對解夢姬說道，同時起身，走向解夢姬的辦公桌，拿起桌子上的一筆，在一張白紙上刷刷的寫了一連串数字，遞給解夢姬，“這是我二叔的電話，你可以通過他引進設備的話，我二叔認識深圳的一家器械廠，通過他引進設備要便宜簡便的多。”　　解夢姬接過那張紙，看了一眼后，折起來夾在桌子上的一本書里，“嗯，好的，我明天就聯繫你二叔，儘快的引進設備，安皖那邊已經開始催了，咱們現在的產能實在是跟不上。”　　見解夢姬沒有其他事，唐昱起身準備離開了，剛起身，忽然想起什麼事，從兜里將寶馬車鑰匙拋給解夢姬，“夢姬姐，把這車交給宛如姐，我用不上了。”說完，便走出辦公室。　　第二天，唐昱接到唐天浩的電話，說小叔今天回來，問唐昱要不要去借去。　　接小叔，唐昱聽到這話心中閃過一絲訝然，唐天宇是自家人，還用的早去接，不過唐昱從唐天浩神秘的語氣中聽出來，似乎這次回來的不止小叔一人。　　不止小叔一個，那是誰呢，誰能勞動唐天浩去接呢，帶着這一絲疑惑，唐昱答應了下來，讓唐天浩明天開車過來接自己，兩人一起去接機。　　第二天一早，唐昱家的門便被敲響了，其實也不算早了，七點多了都，老爸老媽都已經出去上班了，唐昱因為放寒假不上學，所以每天都睡懶覺，七點對於現在的唐昱來說，還是有些早。　　唐昱拖沓這拖鞋，睡眼惺忪開了門，將唐天浩迎了進來。　　“二叔，怎麼來這麼早啊。”給唐天浩開門后，唐昱又再次向房間走去，打算再去睡個回籠覺。　　“額，你小子不會是還沒有起吧，都幾點啦啊。”唐天浩眉頭一皺。　　“現在幾點了啊。”經過唐天浩提醒，唐昱順口問了一句。　　“都七點多了，太陽都快找在屁股上了。”　　“哦，才八點多阿，我在睡一會兒，二叔你隨便坐啊。”唐昱聽到才七點多，無所謂的搖了搖頭，正要再次走入房間，猛然間停住了腳步，一拍腦袋，“哦，對了，今天要去接小叔，哦，讓我給忘了。”說著，跑入衛生間。　　“你才想起來啊。”唐天浩無奈的笑了笑。　　“小叔是坐飛機回來的？”在趕往機場的路上，唐昱問了唐天浩一句，以前唐天宇回來都是坐火車的，這次怎麼出息了，改坐飛機了。　　“呵呵，等你看到他你就知道為什麼了？”唐天浩神秘的一笑，卻並沒有告訴唐昱具體的原因，搞的唐昱心頭有些痒痒的。　　唐昱在剛一看到唐天宇的時候，便一下子明白了唐天浩神秘笑容的含義了，或者說明白了唐天宇不坐火車改坐飛機的原因了。　　因為唐昱在看到唐天宇的同時，也看到了一個抱着唐天宇，小鳥依人般的依偎在他身旁的一個嬌媚少女。　　小叔的女朋友！答案第一時間出現在唐昱的腦海中，小叔有女朋友了！　　話說，唐天宇今年已經二十七八了，他的婚姻大事一直都是唐天鴻和唐天浩所操心的大事，唐昱記得小叔實在研究生畢業后，不如社會時才交的女朋友，看來自己這隻蝴蝶煽動翅膀的力量竟然也影響到了小叔啊，沒想到這一世小叔竟然沒有畢業，就應經找尋到了自己的另一半了。　　“哈哈哈，小叔啊，這位是三嬸吧，三嬸，你好，我叫唐昱，是他的大侄子。”唐昱笑着走到唐天宇的身前，戲謔的看了唐天宇一眼后，便和她身旁的那個女孩打着招呼。　　還真別說，剛才離得遠了唐昱沒怎麼看清，此時走近了唐昱才看情這個依偎在唐天宇身旁女孩的具體相貌。　　還真別說，唐天宇的眼光還真不錯，唐天宇旁邊的這個女孩有一米六五的個頭，皮膚白皙，略顯消瘦，前腰長腿傲胸，身材絕對是一等一的，即使以唐昱前世縱橫花叢的挑剔眼光來看，也找不出多少瑕疵，五官很精緻，彎眉瓊鼻巧口，貝齒明眸秀髮，相貌上雖然照楊涵寧還差一點，但也絕對稱得上是美女了。　　“小昱，亂說什麼，叫林珊姐。”唐天宇臉上閃過一絲�逡猓�口中雖然是埋怨的話語，可是眼神中卻沒有一絲惱怒。　　“三嫂挺好，現在叫姐，以後還要改過來，多麻煩。”唐昱嘿嘿一笑，繼續調侃唐天宇。　　要說唐天宇幾年才二十多歲，不到三十，和唐昱基本上算半個同鄰人，雙方之間的代溝也小一些，所以唐昱和唐天宇說話之間，並沒有多少顧忌，兩人之間的關係不想叔侄，反倒像是兄弟。　　“好了好了，你小子別廢話了，走吧，一起回家，有什麼話回家再說。”唐天浩輕輕的打了唐昱後腦勺一下，接過唐天宇手中的一個箱子，說道。　　唐天浩開着車並沒有回唐昱的家，而是向自己市中心的房子駛去。　　也是，唐昱家自然和唐天浩家相比，說實話，就是唐昱家有錢，也不敢將錢擺在明面上，當然，這是玩笑，唐天鴻身在這個職位上，想要來錢並不是什麼難事，可是依照唐天鴻的性格，又怎麼會做那種事情。　　唐天鴻和蘇慕儒完全是一類人，都是眼睛中揉不得沙子的人，這兩人之所以能走到一起，成為要好的朋友，恐怕和兩人相似的性格有關吧，正所謂志同道合么。　　唐天浩家住在市中心錦繡家園的豪華住宅，可以說是東陵市最好住宅之一。　　帶着那個叫林珊的女孩，唐昱四人走近唐天浩的家，屋裡很是整潔乾淨，彩電冰箱洗衣機一應俱全。　　話說，在這個年代，這些家電，便是一種身份的象徵。這玩意，這年頭都是好幾千上萬一台的，普通人家可用不起這東西。

# 第二百六十三章 VCD的準備工作

　　這個林珊是唐天宇上大學的同學，從大二時，就主動的向唐天宇表達了自己對他的好感，可是唐天宇卻拒絕了，理由很簡單，唐天宇認為自己這個窮小子配不上人家。唐天浩的錢他可不認為是自己的，而且，嚴格的說，那會兒的唐天浩也不怎麼有錢的，那會兒的唐家和現在可沒法比，完全是土雞和鳳凰那樣的差距。　　這個林珊的家裡似乎很有錢，這從她那一身進口服裝就可以看出來。　　唐天宇的門戶之見雖然不是很深，不過那會兒自我感覺兩人之間的鴻溝比較大，家裡邊或許不會同意，所以自然就敷衍過去了。　　話說這兩人的轉機多少還和唐昱有些關係，自從唐昱重生以來，唐家便陸續的發生的變化，先是唐天浩從海南樓市中解脫出來，之後又是唐天鴻從那個黨史研究室中走出來，並一舉坐上了市政府秘書長的位子，同時唐天宇還知道，唐昱手中握着那個發展潛力近乎無限的VCD項目，不知不覺間，整個唐昱家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家裡的改變，給了唐天宇以自信，隨着這幾個月相處，唐天宇漸漸的接受了林珊的感情，並決定這次寒假帶她回來見一見自己的親人。　　如果沒有唐昱，或者說沒有重生過來的唐昱，唐家上一世的悲劇再次發生的話，唐天宇和這個林珊根本就不可能走到一起，起碼暫時來看是這樣的，門當戶對的思想，很多人都不能夠完全的摒棄，尤其是到了一定的身份地位，很多東西都由不得自己做主的，唐天宇之前或許也顧忌對方家裡邊的想法，這才一直拖到現在的。　　說實話，這個林珊的女人還是值得唐天宇去愛的，自己家境優越，卻看上唐天宇這個貌似不富裕的窮小子，而且女追男，一追就追了唐天宇三四年的時間，其鍥而不舍的勇氣，令人欽佩，可能也就是因為這點，才打動唐天宇的。當然，說唐天宇是窮小子也不準確，那會兒的唐天浩雖然還沒有現在的底氣，不過千萬的家產還是有的，唐天宇作為唐家的第三子，唐天浩總不會少了他花的，不過這小子倒是也有志氣，大學裡邊表現也不高調，花錢向來靠自己，生活作風也很是艱苦樸素，說是窮小子倒是也沒錯，畢竟現在為止他還幾乎沒有收入來源的。　　唐天浩家中，二嬸在家呢。見到唐天宇領着自己的女朋友回家，自然高興萬分，和林珊說了幾句體己話，便興沖沖的出去買菜去了。　　中午飯便在二嬸的張羅中結束了。　　午飯後，眾人在唐天浩家閑聊一會兒，將近三點的時候，唐天浩便開車送眾人一起去唐昱的家裡，怎麼說唐天鴻也是大哥，好歹還有長兄為父的說法嘛，家裡邊沒有了長輩，唐天宇找到女朋友，自然要讓唐天鴻看一看的。既然都帶回家了，就等於是基本確定了關係了，自然是要見見家長的，唐天鴻作為現在唐家的老大，也是要把把關的。　　一起去的加上二嬸，總共有五個人，如果擠一擠的話，唐天浩的那輛寶馬自然可以坐的下，不過唐昱卻從二叔手中要過他之前的那輛帕斯特的鑰匙，其他人坐寶馬，而唐昱則開這那輛已經停在唐天浩家樓下很久的那輛帕斯特，一前一后的趕到唐昱家。　　中午吃飯的時候，唐天浩就已經打電話哥唐天鴻，告訴他唐天宇帶着自己的女朋友回來的事情，所以今天老爸很早就回來了，幾乎是和唐昱幾人前後腳到的家，之後不久周雅惠和回來了。　　唐天鴻、唐天浩和唐昱圍着唐天宇坐在一起閑聊着，而那邊周雅惠和二嬸則圍着林珊不知道再說些什麼，只是從林珊那紅紅的小臉和羞澀的眼神就可以看出，多半是在談論林珊和唐天宇像是相知甚至相戀的經過。　　“哎呀，現在似乎就咱們家的小昱還在單着呢，你可要努力啊，可別像你天宇似的，都二十七八了，才把女朋友給帶回來。”這時，二嬸忽然轉過頭笑着看向唐昱，聲音提升了很多，將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這句話上來。　　“哈哈哈，對對對，小昱啊，你說說，有目標沒有。”　　被唐昱幾人盤問好久，心中早有一股鬱氣的唐天宇在聽到這話后，立刻戲謔的看向唐昱，那閃爍的眼神告訴唐昱此時他心中的想法：嘿嘿，小子，剛剛你還在就我的事情給我一番奚落，現在事情牽到你身上了，看你如何應付，剛剛我被人盤問的感受你現在要好好的體會一下啊，真是現世報啊。　　然而唐昱的表現大大出乎唐天宇的意料，唐昱在聽到這句話后，沒有一絲不好意思的情緒，嘿嘿一下，“我早着呢，我剛上高中，討老婆這事對我來說還有些早，不過你們放心，我會睜大眼睛，仔細的尋找目標的。嘿，到時候少不得要找大家要個大紅包的，你們可都給準備好了。”　　“嘿，臭小子，剛多大啊，就知道尋找目標。”屋裡的人聽到唐昱如此言語，俱都笑了起來，唐天鴻輕輕的照着唐昱後腦勺來了那麼一下，“你現在的任務就是學習，哪來的那麼多歪心思啊。”　　“呵呵，要說其他事情，我不敢保證，可是小昱的這件事情，我是一點也不擔心，咱家小昱可是搶手貨，就我知道圍在他身邊的就不止一個吧，什麼陳怡啊，沈芸啊，可是各個都是小美女啊，小昱啊，你可別挑花眼嘍啊，哈哈。”　　唐天浩哈哈一笑，也加入了調侃唐昱的行列，尤其是在最後還對着唐昱眨了眨眼睛，興許別人看不住他眨眼的含義，可是唐昱卻一眼就看出來了，唐天浩的意思是他知道的還不知前面那兩位，還有楊涵寧，只不過楊涵寧的存在不適合當著唐天鴻的面說出來而已，就用扎眼代替了。　　“啊哈，我和她們只是朋友，普通的朋友。”唐昱打個哈哈，將話題岔開，問向唐天宇，“小叔，三嬸什麼時候走啊，如果不着急的話，就在這多住幾天，你也陪她好好的在東陵玩幾天。”　　“恐怕不行，明後天她就要回去，我也陪她一起回去。”唐天宇搖了搖頭。　　“哦，你也陪她去？”唐天鴻詫異的看了唐天宇一眼，如果唐天宇見到了對方的家長，並且那邊對他還算滿意的話，兩人的事情就可以說是定了。　　“嗯，珊兒要我陪她去見一見他的家人。”唐天宇點了點頭。　　“嗯，見一見也好，我看珊兒這孩子不錯，你們的事越早定下來越好。”唐天鴻對唐天宇去見對方家人的事情沒有提出反對的意見。　　兩人相識的時間也不算短了，從大二開始，兩人若即若離的也將近三四年的時間了，彼此之間也磨合的差不多啦，能夠進一步發展自然是唐天鴻所願意看到的。　　第二天，唐天浩特意將他的那輛嶄新的寶馬留給了唐天宇，讓他帶着林珊去溜溜玩玩，至於兩人去了什麼地方玩，唐昱不知道，貌似東陵並沒有什麼特別好玩的地方，只有一所動物園，裏面的儘是一些很常見的動物，也沒什麼值得一看的。中山公園也還沒有显示出氣象來，二三線城市，這個年代確實沒有什麼好去處的。　　第三天一早，唐天浩親自開車，帶着唐天宇前往省城，坐飛機去背景和林珊的佳人見面。　　說實話，對於這次去見林珊的父母，唐天宇還真是有些忐忑，不過古話說的好，醜媳婦總要見公婆的，額，貌似唐天宇不是媳婦，反正就是那個意思，想要將林珊娶回家，必須先要徵求林珊父母那邊的同意才行。　　……　　安皖訊飛集團的動作很快，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前期的準備工作已經完成了，生產線也都引進了過來，廣告鋪天蓋地的散了出去，偶爾可以在某個省台的廣告上，看到訊飛VCD的影子。　　在訊飛如此緊密的宣傳下，VCD這個新興的电子產品，正逐漸走入世人的眼中，不過走近普通人的視野是一回事，能不能讓普通人接受就又是另外一回事，那四千多元的價格，讓無數人望而卻步。　　訊飛集團第一批生產的近千台VCD，在兩個月中，銷售出去不足五百台，慘淡的市場讓原本以為抓住了一個金元寶的訊飛集團愕然不已，銷售跟不上，便擴大宣傳，可是宣傳之後，銷售依舊還是跟不上，之後在進一步擴大宣傳，如此反覆，訊飛陷入了一個惡性的循環當中，幾個月的時間，訊飛前期的市場投入，已經超過了幾千萬，可是收效甚微，市場依舊慘淡的令人沮喪。　　然而就在訊飛茫然無措的時候，唐昱的維科這面，卻開始做出了動作，VCD第二代機終於出來了。　　維科VCD在訊飛茫然無知的情況下，悄然投入了市場，並因為技術上的優勢和價格的相對優惠，維科VCD迅速的佔領市場，很快便將訊飛打壓了下去，此時的VCD還沒有火熱起來，本來就不大的市場，幾乎沒有了訊飛的立足之地。　　維科的強勢崛起，更加刺激了訊飛的資金投入，又一波的廣告攻勢施展開來，意圖將市場搶回來，可是因為技術上的硬性不足，還有價格等方面的因素，訊飛依舊處於絕對的劣勢。　　而維科這方面則完全想法，因為之前訊飛在宣傳方面投入了巨大的資金，已經讓幾乎所有人都對VCD有了一個大概的印象，這省卻了維科很大的一筆宣傳費用，在廣告投入方面，維科並沒有耗費多少資金，可以說訊飛之前的宣傳，基本上是給維科做了嫁衣。　　維科VCD在投入市場之後，迅速的搶佔了市場的大部分份額，然而唐昱卻沒有擴大聲場，唐昱很清楚的知道，VCD的前期市場並不好，片源的問題和那依舊昂貴的價格，嚴重的限制了VCD的發展，現在還不是加大VCD投入的時機。　　唐昱這些天正在跑代理，想要將VCD的成本降下來，有一個辦法最為簡單，就是將VCD的部分元件代理出去，讓其他元件公司來開發生產，他們再回收組裝，這樣便會大大的降低成本。　　上一世在VCD行業進入繁榮階段之時，在廣東一帶雲集了大量生產VCD相關配件的廠家，芯片有統一的供應商，鋼材在市場上很容易買到，經過簡單的培訓，大多數普通人就可以上崗組裝VCD，這說明此區域的科技及配套產業以發展成熟，非常適合VCD的生產。而且文化的普及使得大部分中國公民有能力使用VCD，電視及音像等提供了標準的通用接口，更使VCD的普及勢不可擋。　　而唐昱現在便在尋找可以代理VCD相關配件的廠家，而維科只要將VCD最主要的芯片抓在手裡，便可以控制住VCD的市場。　　不過這些都需要慢慢的進行，唐昱現在做的只是前期的一些準備工作，為幾年後VCD的爆發做着準備，等到盜版光碟出來后解決片源問題，從而導致市場爆發的時候，迅速的佔領市場。

# 第二百六十四章 北京之行與小叔的失戀

　　小叔這一走，就走了近一個月，前幾天剛剛給唐昱打過電話來，說他在見過林珊家人後，便留在了學校，幫助導師忙活一些事情，說白了，就是接一些私活，可能要等過年才會回來。　　電話中，唐昱曾提了一句問林珊家人對他感覺怎麼樣，不過電話那頭唐天宇支支吾吾的，說了好幾句話，唐昱也沒有弄明白林珊的親人對唐天宇的印象究竟是好還是壞，不過從唐天宇的低沉語氣中，唐昱還是聽出了一些眉目，林珊的親人似乎對唐天宇並不太熱情。　　這種事情唐昱就是想插手也插不了手，就是想說一些安慰的話，唐昱也沒有說出口，這種事情，還是要唐天宇自己解決。　　說來也巧，在唐天宇打電話過來的第二天，方建銘也打來電話，說他要去北京去談些生意，為即將開張的私人會所招攬一些會員，聚攏一些人氣，打電話過來是想問一問唐昱打不打算一起去。　　唐昱一口就答應了下來，跟着方建銘出去長長見識也好。東陵這邊的事情已經沒什麼需要他忙活的地方了，星耀這邊已經完全交給了解夢姬，解夢姬也沒有辜負唐昱給予的厚望，怎麼說人家也是一個海歸派的經濟學碩士，經營星耀這個發展初期的小廠，還是綽綽有餘的。　　VCD那邊唐昱也暫時的交給姜萬勐和二叔代為照顧，找代理的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慢慢來。　　這些時日唐昱正閑得無聊，方建銘邀請唐昱去北京的提議正好，更何況和方建銘一起去，所有的費用全部由方建銘報銷，這種相當於公費旅遊的事情，唐昱豈會不答應。當然，更重要的是，藉著這次機會，也可以擴展下自己的人脈關係網，到了一定的地位和境界，各個人都有各自的圈子，類似方建銘這樣的身份，自然有他的圈子，那種圈子，可不是誰隨隨便便就能夠擠進去的。　　更何況唐昱也想去北京看看唐天宇，從昨天電話中唐天宇的口氣中就可以聽出了，唐天宇的情緒很低落，唐昱心理已經有了一些準備，恐怕唐天宇和林珊的事情，林珊家裡那邊很是反對啊。　　去北京的事情唐昱在當天晚上就告訴了唐天鴻和周雅惠，兩人也都同意唐昱去出去溜達溜達，更何況還是和方建銘一起去，更沒有不放心的了。　　張雅惠當天晚上便在唐昱無奈的目光下給唐昱收拾行李。　　“北京那邊雖然比這邊稍稍暖和點，但天氣卻依舊很涼，多帶點衣服，興許還會下雪。”一邊說著，一邊往唐昱的行李中塞了幾件衣服。　　“你們這次去北京，恐怕就要住賓館，賓館里的東西不太乾淨，別忘了帶牙具和洗簌用品。”說著，便轉身走進衛生間，將唐昱的牙具和毛巾放到一個小袋裡，一起塞進那個旅行包中。　　……　　忙活了半宿，才算將唐昱需要帶的不需要帶的都給塞到了那個巨大的旅行包中。　　看着張雅惠忙前忙后的身影，唐昱心中滿是溫暖，心中涌動這濃濃的溫情，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兒行千里母擔憂，不覺間，唐昱的眼眶有些濕潤了。　　第二天，唐昱開着從二叔手中要過來的那輛帕斯特，載着那個碩大的旅行包，趕往省城。　　飛機是今天下午的航班，由於時間緊迫，唐昱到了省城后，罕見的沒有去沈家報道，而是直接開車到方家的別墅。　　將車停在別墅的院子外，唐昱下車，按動門鈴。　　開門的是方家的那個保姆。　　此時方建銘也正在手指東西，而方寧寧則站在大廳中，腳旁放着一個不大的旅行袋。　　“寧寧也去？”唐昱對這方寧寧微微一笑，問道。　　方寧寧不敢直視唐昱的目光，紅着臉低下頭，輕輕的嗯了一聲。　　“正好這幾天寧寧沒有去，所我就打算帶着她出去散散心。”這時，方建銘收拾好行李，從樓上走了下來，聽到唐昱剛剛的問話，笑着回答道。　　“走吧，劉叔正在車上等着呢。”方建銘拍了拍唐雨的肩膀，率先走了出去，在經過唐昱身邊的時候，猛然看到唐昱空空的兩手，“咦，你的行李呢，你不是什麼都沒帶吧。”　　唐昱苦笑着搖了搖頭，他不是什麼都沒帶，而是帶的東西太多了，唐昱也就沒有從車上拿下來。　　“我的行李在車上。”唐昱輕聲說道。　　當看到唐昱從車上拿下的那個巨大的包裹，方建銘瞪着大大的眼睛，想笑卻又得憋着，臉上頓時憋得通紅。　　“說實話，這次還真的是我第一次出遠門，所以我媽就給我帶了這麼多東西。”唐昱拎着那個巨大的旅行袋，摸了摸鼻子說道。　　聽到唐昱的解釋，方建銘頓時收斂起笑容，拍了拍唐昱的肩膀，將他手中的旅行兜接了過來，走向不遠處的那輛奔馳，把車後備想打開，將三人的行李放在裏面。　　三人坐上車后，那個被叫做劉叔的司機，啟動車子，像飛機場駛去。　　話說唐昱對北京雖然說不上熟悉，但也不陌生，前世的時候，唐昱多次往返與北京與綿州辦理業務的，對國人心中的京城多少有些熟悉感。　　不過這次還真是唐昱這一世第一次出遠門，如果那次出國不算的話。　　與東陵相比，北京充滿了大都市的氣息，即使是九四年這个中國剛剛發展的年代，北京依然繁華如斯。　　道路上車水馬龍連綿不息，而比汽車更多的是自行車，每到上下班高峰時，一對對自行車遊走在馬路的兩邊，自行車還是這個時候的主旋律。　　唐昱等人到達北京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四點了，酒店早已在出發前就已經訂好了，下了飛機，剛出機場叫了一輛出租，便向那個已經預定好房間的酒店而去。　　其實方建銘這次叫唐昱一起來最主要的目的不是真的如他所說的那樣散心遊玩，唐昱最主要的目的是陪着方寧寧。　　方建銘來北京自然有很多事情需要他處理，而他又放心不下將方寧寧一個人仍在酒店，這才想起了唐昱。　　做了一個多小時的飛機，三人都有些累了，來到賓館，草草的吃過晚飯後，三人便回到房間，各自睡去啦。　　第二天一大早，方建銘在和唐昱打了一聲招呼，留下一打錢，便風風火火的出去了，這幾天方建銘的日程安排的很滿，私人會所即將開張，這聚攏人氣是最主要的一步，方建銘這幾天要拜訪招待的人很多，根本就沒有多餘時間來陪方寧寧和唐昱，偶爾也會叫上唐昱跟着過去，介紹一些人什麼的，算是給唐昱擴展人脈的機會，不過大多數的時候這小子還是需要呢寧寧在一起的。畢竟，有些圈子，不是想進去就能進去的，即便是方建銘想介紹進去也不成，而且，地位相差過大，擠進去了也不過是哥跑腿的罷了。　　對於方建銘留下的那一打錢，唐昱自然毫不客氣的收起來，陪方建銘出來旅遊，難道還要自掏腰包？如果自掏腰包，那才是怪事呢。　　唐昱再來之前，就已經定好了這次旅遊的路線，天安門升旗，這是一定要看的，不過由於昨天坐飛機有些累了，今天起來的晚了些，今天的升旗是看不到了，明後天吧。　　之後是天壇故宮，北海公園頤和園，八達嶺長城……唐昱詳細的一算計，汗，如果想把北京的所有經典都仔細的瀏覽一遍，恐怕沒個三五周的時間下不來。　　看來只能挑選幾個有代表性的建築景點來瀏覽了。　　唐昱和方寧寧總的算起來，剛見過兩次面，不過在這兩次的接觸中，雙方也都有了一些了解，方寧寧這個害羞內向的女孩，也漸漸的承認了唐昱這個朋友，話語與笑容也多了起來。　　不過這也只是與之前方寧寧的表現相比，如果與其他開朗一些的女孩相比，方寧寧還是很寡言，通常是唐昱說十句話，方寧寧回答三句，其中有一句還只是一個嗯字。　　唐昱真的很搞不清楚，方家那樣的家庭，究竟是怎麼培養出方寧寧這樣內向的女孩呢，而且方寧寧的膽子似乎特別小，特別害怕陌生人，對待不熟悉的人，始終保持着一種警惕，唐昱不明白方寧寧的這種性格究竟是怎麼養成的，唐昱感覺，方寧寧似乎在精神上受過某種刺激，這才導致她對很都事物都保有很高的警惕性。　　在陪方寧寧逛了三天的北京后，唐昱給唐天宇打了一個電話，自己來到北京的事情還沒有告訴他呢，既然打算去看一看他，就有必要事先通知他一聲。　　對於唐昱來到北京，唐天宇很是驚訝，兩人越好，第二天在北京王府井旁邊不遠處的一間咖啡廳見面。　　乍一見到唐天宇，唐昱甚至都沒有認出來，這還是幫個月前，從家裡離開的那個小叔么。　　此時的唐天宇相貌實在和半個月前有天壤之別，面容憔悴，眼眶凹陷了下去，下巴甚至長起了一層鬍鬚，和半個月前相比，此時的唐天宇看起來，起碼蒼老了三歲。　　“小叔，你這是怎麼了？”唐昱皺着眉頭問了一句，雖然心中已經有了猜測，但唐昱卻仍然難以相信，一個林珊竟然將唐天宇折磨成這樣。　　“唉。”　　唐天宇談了一口氣，嘴角露出一絲苦澀的笑容，搖了搖頭，“沒事沒事，只不過是你小叔我失戀了，沒什麼大不了的，我曾經聽過一句話，人如果不失戀，就不會成熟，以前我對這話還很是不以為然，不過現在卻感覺到，這話卻是有幾分道理，呵呵，好了，別說我了，怎麼，你也不給我介紹一下你身旁的這個女孩？”唐天宇不想多說自己的事情，便岔開了話題，看了一眼唐昱旁邊的話題，看了一眼唐昱旁邊的方寧寧，問道。　　既然唐天宇不想說，唐昱也不打算強求，順着他的話頭接下去，“呵呵，你不說我還忘了介紹了，這是方寧寧，是方建銘的堂妹。”說著又對身旁一直低着頭的方寧寧說道，“寧寧，這個是我小叔，清華大學的驕子，現在讀的是計算機系的研究生。”　　“驕子個屁啊，我就是一個被人看不起的一個毛頭小子而已。”不知為什麼，平時溫文爾雅的唐天宇在聽了唐昱的話后，突然爆出了一句粗口，話剛說出口，便感覺自己有些失禮了，在一個第一次見面的女孩子面前，這麼粗魯的說活，很是不禮貌。　　“呵呵，你好，寧寧，既然你和小昱差不多大，你以後就跟着他叫我小叔就好。”　　“嗯，小叔好。”方寧寧蚊子般的聲音響起，如果不仔細聽，根本聽不清他在說什麼。

# 第二百六十五章 溫情

　　“哦，方建銘的妹妹啊。”　　唐天宇並不認識方建銘，但是卻聽唐天浩和唐昱提起過，看着眼前這個靦腆的小姑娘，隱約間看到她呢沒遇見的神情，竟然也給了唐天宇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和唐昱當初第一次見到方寧寧是的感覺幾乎一樣，似乎在哪裡見過，可是卻一點都想不起來了。　　“小叔，你什麼時候回去啊？”感覺到氣氛有些沉悶，唐昱隨便的找了個話題說道。　　“恐怕要等到過年，最近導師又接了一個程序編程的工作，其中大部分都交給了你悲催的小叔我的手裡了，你說我總不能把這幾個活扔給老師自己回去吧，所以我只能苦命的在這裏忙活了。”　　唐天宇的話中半真半假，他的導師接了不少活這不假，不過並不是老師將這些活交給唐天宇的，而是唐天宇主動從老師的手中將這幾個程序編程的工作要回來的，自從接手這幾個活之後，唐天宇便沒日沒夜的工作，就是想讓心中的那一份痛苦減弱一些。　　“呵呵，小叔你可是你導師的左膀右臂，不交給你交給誰啊。”唐昱也聽出了唐天宇語氣中的苦澀，卻說不出什麼安慰的話。　　唐昱不知道唐天宇在林珊家裡受到了什麼樣的打擊，竟然可以讓唐天宇頹廢至此，不過唐昱既然看到了小叔的痛苦，就不打算袖手旁觀，對於這個小叔，唐昱是打心底里的敬佩，前世的時候，要不是小叔獨自一人在國外打拚，二叔也不能那麼早就還清了貸款從牢裡邊出來，這一世，既然自己有能力改變一些東西，自然要盡量讓與自己親近的人幸福起來。　　只不過，貌似自己現在並沒有說話的權利，更沒有說話的實力，一切都要等到自己的事業步入正軌，等到自己有那個實力和林珊家抗衡的時候，那時，才有可能為小叔說上一句話的，現在，什麼都還是空談啊，門當戶對這玩意兒，地位身份越高了，越是講究這些東西的，好多事情都輪不到自己來做主，除非你有實力，能把那些東西踩在腳下。顯然，現在的唐家沒有這樣的實力。　　和小叔的這次見面讓唐昱的心有些鬱郁的，旁邊的方寧寧似乎看出來唐昱心中的不快，一直沒有說話打擾，額，恐怕就是唐昱高興了，方寧寧也不會說幾句話。　　兩人打車回到賓馆后，唐昱也沒有出去遊玩的心思了，把自己關在房間中。　　許久，房門被人敲響，唐昱疑惑的走到門口，通過貓眼看到門外的方寧寧。　　打開門，“寧寧，你怎麼來了？”方建銘、唐昱和方寧寧三人各自有自己的房間，唐昱的房間在左邊，方建銘的在右邊，而方寧寧則被安排到兩人中間的那個房間中，平時的時候，方寧寧很少走出房間的，今天怎麼出來找自己來了呢？　　“寧寧，有事么？”唐昱打開門問道。　　“沒沒事，我只是想過來、過來看看你。”一句話說的斷斷續續的，而且聲音越來越小，小臉紅紅的，低下頭不敢看唐昱。　　唐昱知道可能是自己情緒的低落讓這個小丫頭擔心了，通常想方寧寧這樣性格內向的小女孩，心思都是很敏感的。　　“呵呵，好吧，那進來吧。”對於方寧寧過來安慰自己這件事，唐昱還是很窩心的，這幾天和方寧寧的相處，讓唐昱和方寧寧之間的關係親密了許多，至少方寧寧在唐昱面前，話比以前多了一些，說話時也不再低着頭，只是依舊不敢看唐昱的眼睛。　　“方哥這幾天也不知道在忙什麼，早出晚歸的，早上早早的就走咯，晚上很晚才回來，我都已經有两天沒有看到他的影了，如果不是聽大堂的人說他回來過，我還以為意他自己獨自會遼海了呢。”　　看着方寧寧有些局促的坐在沙发上，唐昱率先打開話題，同時走到冰箱旁邊，回過頭問向方寧寧，“你喝點什麼不？”這家賓館算得上是三星以上了，服務態度和硬件設施都很好，房間中不但配備電視，還有一台冰箱，冰箱中的一些飲料和啤酒，客人可以隨便引用，其實還是很不錯的享受的。　　“不用了，謝謝。”方寧寧輕輕的搖了搖頭，繼續說道，“自從我哥接手那個什麼會所的事情后，就一直很忙，我記得前一段時間，他連續一個星期都沒有回家，每天只是例行公事一樣給爺爺打個電話。”　　“你現在是不是有些不開心。”方寧寧輕聲的問了一句。　　唐昱點了點頭，這點從唐昱那陰鬱的臉上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來。　　“是因為你小叔的事情？”　　唐昱猶豫了一下，再次點了點頭，貌似是這樣，自從看到小叔那憔悴的神情，唐昱心中便很不舒服。　　“其實你大可不必這樣的，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生活經歷，我記得你小叔說的那一句話，是說人如果不失戀，就不會成熟，這句話有些偏激，但也不是沒有道理，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經歷，都有自己的坎坷，只有經歷的磨難，才會成長，你小叔這次失戀，可能就會成熟很多，所以你大可不比為這件事而煩惱，凡是有利既有弊，所有的事情又要從兩面來看。”方寧寧柔聲的勸導着唐昱。　　唐昱目瞪口呆的看着她，很難想像，這些話是從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的口中說出，而且說的那麼自然，就好像她自己親身體會過一樣，更讓唐昱詫異的是，方寧寧竟然一口氣說出這麼多話，要知道，方寧寧平時可是惜字如金的，想讓她開口，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從認識到現在，貌似只有剛剛方寧寧說的話最多，那段話的字數，恐怕比方寧寧之前三天說的話的字數還要多。　　不覺間，唐昱的目光移向方寧寧的俏臉之上。　　方寧寧的相貌只是不必多說，和北方人不同，方寧寧是一副標準的江南婉約派的相貌，皮膚白嫩細膩，眼波流轉，紅唇貝齒，霞腮粉面，細彎眉烏髮似黛，櫻桃口雪膚如脂。　　不覺間，唐昱有些痴了，就從方寧寧剛剛的一番話中，唐昱便可以感覺出來方寧寧那純潔清澈的心，不忍看到其他人傷心難過。　　都說女人似水，此時眼前的方寧寧便宛如那世間最柔和的清泉一般。　　方寧寧被唐昱那略顯灼熱的眼神盯得心中一陣慌亂，眼神閃爍，不敢與唐昱對視，飛快的低下了頭，兩側的俏臉唰的一下變得通紅，並且一直在向下蔓延，眨眼間，整個脖頸都已經被染上一層粉紅色。　　她那嬌柔纖瘦的嬌軀給人一種我見猶憐的痛惜感，不由自主的讓人生出一種想要保護的衝動。　　房間中的氣氛一時間變得曖昧起來，方寧寧的臉色越來越紅。　　“我、我、我先回去了，你好好休息。”方寧寧從沙放上站起來，有些狼狽的跑出房間。　　咣當，房門關閉時的響動終於將唐昱從朦朧中驚醒，想到自己剛剛的樣子，不由得一陣苦笑，唉，自己這是怎麼了啊，怎麼這麼容易衝動呢。　　磁，拉開手中的易拉罐啤酒，唐昱咕嘟咕嘟的一口氣喝了半罐，冰涼的酒水從喉嚨一直向下蔓延至小腹，渾身不由得一陣舒爽。　　唐昱和方寧寧又在北京待了三天，直到第七天，方建銘才安排這邊的事情，和唐昱方寧寧一起回遼海。　　自從那天在唐昱屋中發生了曖昧之後，方寧寧對唐昱似乎更加的沉默寡言了，不過唐昱總是感覺到，方寧寧經常會偷偷地看自己一眼，等到自己回過頭去，又飛快的將目光移開。　　“老弟啊，真是對不起啊，實在是應酬太多了，會所即將開張，開張那幾天總要請些有門面的人來捧場，可是這些人大爺的很，你不去請他，他那寶貴的屁股一點都懶得動彈。不得已，也只能委屈你方哥我了，這两天都把我的腿給跑斷了，肚子里也都早已被酒精麻醉了啊，現在我吃什麼東西都沒有滋味，都是因為這幾天喝酒喝的太多了，把我的舌頭都給麻醉了。”　　“呵呵，方哥，你忙你的，沒有你在，我和寧寧這幾天玩的也很開心，不信你問寧寧。”唐昱笑着客套一句，把話題又扯到方寧寧身上。　　方寧寧低着頭，輕聲的嗯了一聲，算是肯定唐昱的說法。　　回到綿州，唐昱沒有再在方家多呆，和方老爺子打了聲招呼后，便開着一周前停在這裏的被二叔淘汰下來的那輛帕薩特，甚至都沒有來得急和沈家打聲招呼，便開車上了高速，想東陵駛去。　　一周沒回來了，唐昱還真有些思念家裡的人，唐天鴻，張雅惠，二叔，甚至是楊涵寧。　　小叔的事情讓唐昱心中多少有些感慨，這個世界上恐怕唯一不會被遺忘的就是那種血濃於水的親情。　　到家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三點多了，不過張雅惠和唐天鴻卻都還沒有下班，唐昱進屋后，看着屋中熟悉的擺設，輕輕的笑了一下，洗洗手后，走近了廚房。　　當張雅惠回來的時候，已開門，便聞到了陣陣的香氣。　　“小昱回來了。”張雅惠驚喜的看着廚房中唐昱忙碌的身影，聲音有些顫抖。　　“嗯，剛回來不長時間。媽，你先等一會，飯菜馬上就好，我爸也快回來了吧，一會兒就開飯。”唐昱在廚房說道。　　唐昱話音剛落，門便被打開了，唐天鴻穿着一襲黑色風衣走了進來，剛進屋，看到廚房中唐昱的身影，表情幾乎和張雅惠一般，“小昱回來了啊。”　　“嗯。”輕輕的應了一聲，“老爸老媽，去洗洗手，飯菜好了。”　　這頓飯吃的充滿了溫情，飯間，三人的話不多，只有張雅惠偶爾的問唐昱幾句在北京的所見所聞，唐昱也盡挑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和張雅惠說。　　唐天鴻並沒有說幾句話，只是一直微笑着看着唐昱和張雅惠這對母子倆，嘴角上翹。

# 第二百六十六章 再見付紫彤

　　唐昱回來的第二天，二叔便打來電話，問候了一聲唐昱在北京玩的怎麼樣后，把話題牽到維科的VCD上面。　　“小昱啊，你托我的那件找VCD元件代理的事情，已經有些眉目了，其實這件事很簡單，VCD的市場已經讓訊飛炒了起來，很多人都對這個新興的玩意感興趣，所以我剛剛把維科想招元件代理的消息散布出去，就有好幾家电子元件廠找上門，我從中挑了三家最有實力的电子廠，讓他們周一帶着他們的合作意向書到維科，到時候再敲定究竟將這個代理交給誰。”　　“嗯，行，周一我會去維科那邊看看的。”唐昱應了一聲，叔侄兩人有閑聊了幾句后，便掛掉了電話。　　唐昱並沒有和唐天浩說唐天宇的事情，因為他知道，即使自己說了，唐天浩也無能為力，這件事多半還是要看唐天宇他自己，當斷則斷，早日走出失戀的陰影。　　放下唐天浩的電話，唐昱抬眼看了一眼掛在牆上的日曆，今天是一月二十號，星期四，離下周一還有四五天的時間。　　出門，等了一會兒公交，向星耀而去。　　星耀服裝廠在解夢姬的經營向，產能已經比原先擴大近三倍，不久前，又再次從深圳那邊引進三百台縫紉器材，員工又擴招了三百多名。這年頭，勞動力比前世那會兒廉價的勞動力還要更加的廉價。　　如果說之前的星耀服裝廠只是一個小型的服裝加工作坊，此時的星耀才有了一家大公司的模樣和規模，當然，現在依然僅僅是一個雛形罷了。　　自從接受星耀后，前後兩次擴招，員工已經由原先的百餘人擴大到現在將近七百人，如果算上文職人員的話，有七百五十多人。　　現在星耀服裝的主要銷售地已經由東陵轉移到安皖，安皖的銷售市場在解夢姬的努力下，已經完全打開了，為了擴大市場，前段時間解夢姬還特意回了一次安皖，在她那個堂妹解�h的幫助下，接下來好幾筆大的訂單，而且如果星耀服裝銷售的好，那幾筆訂單很有續簽下去的可能。　　續簽的可能性很大，唐昱“剽竊”後世而來的那幾款經典服裝，即使在幾年後，依舊堪稱經典，一直經久不衰的活躍在中國的服裝市場，這樣的服飾，又怎麼會不受歡迎呢。　　而且繼唐昱之後，解夢姬在接手星耀后，又再一次擴大服裝設計的隊伍，由原先的僅有柳嫦、曾芳兩人的設計隊伍，擴大為現在的近十人的設計團隊。　　解夢姬交給這隻團隊的任務不是繼續研發新款服裝，而是在唐昱的那兩款服裝之上，加以變化，唐昱原先的那兩款服裝都為黑色的開領休閑服，而現在這兩款服裝別的不說，就是在顏色上，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黑色、白色、深藍色，黑白相間等等不同顏色的款式已經相繼推出，雖然款式歸根結底還是那兩款，不過讓消費者挑選的餘地卻大了很多，這無疑使星耀的服裝銷量再次步入另外一個台階。　　再次來到星耀廠，唐昱忽然有種陌生的感覺，這還是之前的那個紅星服裝廠么，唐昱記得自己接受紅星的時候，整個廠區一片蕭索，在院牆牆根處，甚至有野草生出。　　可是此時有紅星蛻變過來的星耀，卻再也看不到那種蕭索，廠區乾淨而整潔，廠區一側的那棟原本灰白的二層小樓，已經不知何時被粉刷一新，偶爾一兩個人匆匆忙忙的往來於辦公樓和車間，大多數都是生面孔，應該是新招進來的。　　幾乎所有人身上的衣服都是一樣的，標準的工作裝，在左胸前有一個星耀的標誌。　　唐昱一邊觀賞這四周的變化，一邊向辦公樓走去。　　就在唐昱進入辦公樓時，迎面碰到一個高頭大漢，急匆匆的往外走，差點撞到唐昱，“劉主管，這麼急干什麼去啊。”抬頭一看，卻是銷售主管劉猛。　　“哎呀，唐助理啊，對不起對不起，我剛剛沒看到你來。”劉猛露出一個憨厚的笑容道歉，“安皖那邊有一個單子正催着，解經理讓我趕緊把貨發過去，我這正要去安排呢。”　　“哦，那你去吧。”唐昱看着劉猛遠去的背影，微微一笑。　　唐昱走近辦公室，正看到解夢姬正在打電話，解夢姬看到進來的唐昱，揮揮手，讓唐昱稍等一下。　　“好的好的，王總，貨我們明天就給你發過去。哦，行，我會儘快安排的，嗯，那好，就這樣吧，嗯，那再見。”　　解夢姬打發了電話那頭的那個什麼王總後，這才抬頭看向坐在旁邊沙发上的唐昱。“我聽楊涵寧說你這幾天去北京旅遊去了？”　　唐昱點了點頭，問了一句“貌似你最近很忙么？”　　“你也不來，這公司上上下下的就我一個人，能不忙么。”解夢姬白了唐昱一眼，正說著，電話又響了，解夢姬無奈的看了唐昱一眼，接起電話。　　唐昱微微一下，想解夢姬示意了一下，走出了辦公室，既然星輝這邊沒有什麼事，那自己也就沒有必要在這帶着了。　　剛走出辦公室，唐昱的電話也響了起來，令唐昱感到詫異的是，來電話的竟然是周曉虹，貌似自己已經很久沒有和周曉虹聯繫了，自從自己接受星輝，在將楊涵寧調過來后，便就沒有再去過百聆，更沒有時間去見周曉虹。　　周曉虹給自己打電話，能有什麼事呢？　　懷着一絲疑惑接起來電話，“喂，周姐，忙呢？”　　百聆廠在周曉虹穩紮穩打的經營下，效益還算不錯，不過畢竟只是小品牌，占的市場份額有限，雖然有些效益，但這效益不是很大。　　“唐昱啊，怎麼，從我這把人挖走了，用不到我了，就連看都不來看我一眼了？”電弧那頭傳來周曉虹帶着笑意的調侃聲。　　“額，周姐，怎麼會呢？只是我實在抽不出時間啊，全段時間準備期末考試，之後又被星耀給絆住了腳，這不，我做天剛從北京回來，正尋思這两天和涵寧姐去看看周姐你呢，這不，你就打電話過來了。”唐昱隨口找了個借口為自己開解。　　周曉虹自然知道唐昱說的不儘是事實，但也懶得揭穿唐昱，說起來這次打電話的目的，“唐昱啊，你現在有時間么，有時間的話，來一趟百聆？”　　“現在倒是沒事。”唐昱說道，隨即又問了一句，“周姐，有什麼事么？”　　“嗯，是有點事，有人找你，好了，電話里就不細說了，你來后就知道了。”　　唐昱撂下電話，向旁邊的財務室走去，打算叫上楊涵寧和自己一起去。　　此時楊涵寧正在辦公室中整理着一些賬目，看到唐昱進來后，露出了一個大大笑容。　　“涵寧姐，別忙了，走，和我去一趟百聆。”唐昱沒有拖沓，開門見山的說道。　　“百聆？怎麼了，那邊有什麼事么？”楊涵寧疑惑的抬起頭，聽了唐昱的話，也沒有遲疑站起身，將身前的賬目歸攏到一起，放入桌案下的一個抽屜里鎖好，從桌案後走了出來。　　“我也不知道具體什麼事，剛剛周姐打電話說那邊有人找我，我就想到讓你陪我一起去。”唐昱解釋了一句。　　不倒半個小時，楊涵寧和唐昱便已經開車趕到了百聆，將車停靠在百聆大門一側的空地上，唐昱走下車，疑惑的看了一眼旁邊的另外一輛掛着遼A拍照的奧迪。　　綿州來的車，唐昱第一反應就是宋宛如來了，可是想想又不對，宋宛如的車是那輛掛着超級牛氣的軍牌的雪弗蘭啊，沒聽說宋宛如有奧迪車啊，想了半天也沒想到這輛車的主人是誰，唐昱也就沒有再浪費那腦細胞了，如果唐昱猜的沒錯的話，剛才周曉虹電話中的那個找自己的人，應該就是這輛奧迪車的主人，想要知道那人是誰，進去后看一看不就知道了嗎。　　唐昱和楊涵寧一前一后的走近周曉虹的辦公室，進去便看到一個帶着金邊眼鏡，一身職業裝的女人，“呵呵，我說是誰來了呢，原來是付經理啊。”來人竟然是省城美寧家電的銷售副總付紫彤，付紫彤當初唐昱接觸過，當初美寧想要拿到百聆的省內代理的時候，就是這個付紫彤過來談的，對於這個辦事果斷幹練的女強人，唐昱的印象很深。　　唐昱可能不知道，付紫彤留給他的印象深，而他留給唐昱的印象更深，在第一次見到唐昱的時候，付紫彤曾一度認為唐昱只是某個托關係才來到百聆的紈絝，可是經過那次省代理的談判后，唐昱在付紫彤心中那種紈絝的形象徹底的顛覆，唐昱在談判桌上的老道，一點都不弱於自己這個在商海中混跡了數年的老人。　　“唐助理你好，我們又見面了。”說著，付紫彤伸出手。　　唐昱笑着點了點頭，和付紫彤握了一下手，“這次來可別像上次那樣匆忙了，怎麼也要讓我們儘儘地主之誼，一起吃個便飯。”　　“呵呵，唐助理請客，我哪敢不去啊。”兩人之間說著一些沒有營養的客套話。　　唐昱也不想再這麼浪費時間了，他還想去維科那邊看看呢，便直接把話題拉了回來，“付經理，你這次來不會只是來蹭我這一頓飯來了吧。”　　“呵呵，當然是蹭飯來了，不過順道還向和唐助理談點事情。”　　“呵呵，好吧，走，我們先去吃飯，有什麼事咱們吃飯時再聊。”唐昱已經猜出來付紫彤前來干什麼。　　……　　“唐助理，請問宋經理宋女士在東陵么？”飯桌上，才剛上來，付紫彤便迫不及待的詢問宋宛如是否在東陵。　　唐昱輕輕一笑，“付經理找宛如姐有事么，她一直在綿州，很少來東陵的，如果你有什麼事，儘管和我說，我再聯繫她。”　　“哦，是么，不在東陵。”付紫彤眼神中不易察覺的閃過一道失望，不過臉上的笑容依舊。　　付紫彤這次過來是打算來以美寧的名義代理VCD的，不過現在聽到宋宛如不在東陵，心中難免失望，畢竟她收集到的資料上显示，維科的總經理是宋宛如，而唐昱僅僅是一個助理，代理的這麼大的事情，可不是一個助理就能決定的。

# 第二百六十七章 林珊突至

　　既然宋宛如不在東陵，付紫彤也只能藉助唐昱這個傳話筒了，她並不知道，維科的實際掌權人就是眼前這個年齡不大的小子，而宋宛如只是唐昱豎起來的一面大旗而已。事實上，宋宛如對這些東西是一點也不感興趣的，要不是唐昱表現出了出人意料的天分和興趣，只怕這個攤子早就被宋宛如給盤出去了。　　“唐助理，我聽說宋女士有一家叫維科的电子公司，我也不打算拐彎抹角了，我這次來就是為了那個VCD的代理權而來，我們打算代理VCD。”付紫彤開門見山的說道。　　唐昱心想，果然，果然是為了VCD而來，VCD雖然屬於新興电子產品，剛剛出現在人們的視線中不久，可是因為訊飛這些日子鋪天蓋地的廣告的作用下，人們對於VCD卻已經不再陌生，甚至有些生活條件好的人已經對VCD起了興趣，VCD的市場已經有了抬頭的趨勢了，只是還沒有到達後世的那種火爆的程度。　　現在市面上只有兩個品牌的VCD，一種是訊飛生產的VCD，一種就是維科的VCD，而無論從價格上還是性能上，維科VCD都佔著絕對的上風，雖然訊飛的廣告投入很大，不過市場份額卻依舊是維科佔著大頭。　　“美寧”也是看到VCD的市場前景，同時又打聽到維科是宋宛如手中的企業，由於上次就百聆的事件，已經算是和宋宛如有過接觸了，所以他們打算憑着這一點關係，嘗試一下是否可拿到VCD的省內代理。　　唐昱沒有答應，也沒有直接拒絕，低着頭想了想，讓“美寧”代理VCD也不是不可以，對於現在的維科來說，也是一件好事，由於現在VCD剛剛不如市場，而維科又是一家剛剛成立起來的公司，在銷路方面，可以說是弱項，根被無法和訊飛那樣的成立已久的老牌企業相提並論，能夠藉助“美寧”的銷售網打開市場，對於維科來說，省卻了很大的一筆投入。　　在付紫彤稍稍緊張的眼神下，唐昱點了點頭，“這件事情我回去會和宛如姐說的，如果你們的代理價格公道的話，我想宛如姐會答應這件事的。”　　聽了唐昱的話付紫彤輕輕的鬆了一口氣，“具體的合作條件，我們可以一起商量，我想我們代理維科VCD的這件事，是對於我們雙方都有好處的。”　　飯後和付紫彤分開后，唐昱坐着楊涵寧的車，來到維科。　　現在的維科已經脫離了皮包的外套，前段時間，維科花費了三百多萬引進了三條生產線，一天的VCD產量七八百台，如果趕工的話，有可能生產出近千台來，不過因為銷路的問題，維科雖然有近千台的產能，卻不敢生產太多。　　這邊的事情一直是楊涵寧在忙活，雖然她也在人才市場里找了幾個人，不過相對的還是不夠，維科這邊的事情再加上星耀那邊的事情，唐昱明顯的感覺到楊涵寧相比於之前消瘦了幾分。　　“老婆，明天到人才市場打上廣告，現在維科已經投入生產了，是該組建管理層了，你畢竟只是一個人，星耀這邊就已經夠你忙的了，現在還要肩負起維科這一攤子，就是鐵人也會累壞的。”坐在車上，看着楊涵寧那精緻的卻略顯蒼白的臉龐，唐昱有些心痛。　　“嗯。”知道唐昱實在關心自己，心底不由得泛起一絲小甜蜜，開車之餘，扭過頭回以唐昱一個甜甜的微笑。　　維科現在的廠子是以前百聆的老廠，場地充足，車間寬敞，在引進生產線前，唐昱拜託二叔調來一直建築隊，將老廠房徹底的翻新了一遍，唐昱還打算在廠房不遠處的一塊空地上建起一棟辦公樓，只不過現在資金和時間都不是很充足，等到VCD市場爆發后，在考慮建造辦公樓的事情。　　和楊涵寧一起並肩走進生產車間，看到一條條那三條生產線和生產線旁忙活的工人，唐昱回過頭對這楊涵寧輕聲的說道，“老婆，辛苦你啦。”唐昱知道，無論是引進生產線，還是招收員工，無論是哪一件事，都不是輕鬆的事情，楊涵寧的付出，唐昱雖然沒有看到，卻可以想象得到。　　“這些都是你二叔幫着完成的，我沒有出多少力的。”唐昱真摯的話語，讓楊涵寧感到既甜蜜又羞澀，心虛的左右看了看，害怕周圍人聽到唐昱對自己的稱呼。　　維科的情況讓唐昱很是欣慰，說實話，唐昱為維科做的實在不多，他除了引進這個項目外，給予姜萬勐以資金的支持外，似乎並沒有做什麼其他的事情，維科能發展到今天，完全是他周圍人一起努力的結果，姜萬勐努力的研究，升級換代，楊涵寧努力的幫着唐昱來、經營，操辦各種事物，唐天浩也沒有閑着，修繕廠房，引進生產線這些事唐天浩都出了很大的力。　　下午，唐昱和楊涵寧一起到人才市場打上招聘廣告，招聘的這種事，別說唐昱了，就連楊涵寧也早已經輕車熟路了，在廣告上留下聯繫方式后，唐昱和楊涵寧便從人才市場中出來啦。　　和楊涵寧一起吃過晚飯，楊涵寧將唐昱送到機關大院門口，兩人才分開。　　這两天唐昱一直在星耀和維科這兩邊來回跑，星耀那邊因為有解夢姬在照顧，唐昱每天也只是去那打聲招呼，問問有沒有事後，便離開前往維科。　　維科這幾天可是忙得很，現實要組建起維科管理層的雛形，招收幾個管理人員，還要和付紫彤這邊談代理的事情，可以說是忙的焦頭爛額。　　不過因為有楊涵寧這位東陵第一美女相配，唐昱倒也是苦再其中。　　忙活了一天，面了一天的事，終於是把維科的管理層框架構建了起來，其實這次也沒有招收多少人，算上去不足十人，不過為了以後的打算，唐昱本着寧缺毋濫的原則，這十人可是唐昱從幾十人中，費盡心思挑選出來的，可以說各個都是精英中的精英，當然，這個“精英”的這個評價，到現在為止還只是唐昱的感覺，具體能不能成為真正的精英，還要看他們以後的表現。　　拖着一身疲憊的走回家，剛開開門，卻看到一個令唐昱意外的人坐在大廳的沙发上。　　“小叔，你不是在學校做程序么？不是說恐怕要忙到過年才回來，怎麼這麼早就回來了。”大廳中坐着的竟然是唐天宇，在唐天宇旁邊坐着的是二叔唐天浩。　　“怎麼，小昱，不歡迎你小叔我回來。”唐天宇臉上不易察覺的閃過一道不自然。　　“歡迎，怎麼會不歡迎呢。”唐昱敏銳的捕捉到唐天宇臉上的那一絲不自然，心中多少有些猜測，卻沒有繼續問下去，唐天宇既然沒有說，那就等於他不想說，他想說了，他自然就會說的。　　小叔的回來，全家人雖然有些詫異，唐天宇現在讀研，雖然快要結束了有着更多的自主權來分配自己的時間，不過也很少回家的，現在回來了，更多是歡喜，親人相聚在一起，自然是值得高興的一件事。　　所有人都看出來唐天宇的情緒有些不對，也都猜到了可能是因為那個叫林珊的女孩，所以每個人都沒有再提起這茬，省的唐天宇不自在。　　可是有些時候你不找事，事卻偏偏來找你。　　就在小叔唐天宇回來的第二天，一個女孩坐飛機來到了東陵，並找到了唐昱家，於是乎，波瀾再起。　　這時正值下午，因為維科招聘的事情已經完成了，“美寧”代理的事情也基本上定下來了，也就沒有什麼事了，所以唐昱這天罕見的在家休息。　　正躺在床上看書的唐昱，突然被一陣略顯急促的敲門聲把心神從書本中拉了出來。　　唐昱走下床，把門打開，“咦，三……三……額，林珊姐，你怎麼來了？快快進屋，快進屋，外面冷。”來人竟然是唐天宇的女朋友，或者說是前女朋友，以為這幾天在和唐天宇一次閑聊中，唐天宇無意中說起他倆已經分了。　　由於慣性思維，唐昱張口就要叫三嬸，畢竟之前唐昱都是這樣叫的，現在盡然叫順口了，有些改不回來了。　　“怎麼不叫我三嬸了，我認為還是你叫我三嬸，我聽的順耳，你說得也順口不是，還是繼續叫我三嬸吧。”林珊笑着對唐昱說道，說完站在門外掃了一眼房間，“你小叔呢，沒在這麼？”　　“小叔他在二叔家住，你想要找他？”從林珊剛剛的那一番話中，唐昱可以聽出來，這個林珊似乎並沒有像小叔說的那樣和他分手啦，繼而想到，恐怕小叔如此着急忙慌的回來，恐怕就是為了躲這個林珊。　　“哦，那我去找他。”林珊點了點頭，轉身就要離去，剛走出兩步，猛然間想起來什麼，轉過身來看着即將關上門的唐昱，“等等，那個，那個小昱啊，我忘了你二叔家住在哪了。”　　林珊只來過東陵一次，對於東陵自然是陌生的很，能記得唐昱家住在哪已經很不錯了。　　唐昱輕輕一笑，“三嬸，你等我一會兒，我拿件衣服，我開車陪你一起去找我小叔。”　　唐昱所開的車自然是那輛被唐天浩淘汰下來的帕斯特，自己的寶馬不能正大光明的開，就只能開這輛二手貨了。　　錦繡家園距離唐昱家不算太遠，開車不倒二十分鐘，便到了。　　二叔家就小叔一個人在家抱着一本電腦不知道在干什麼，唐天浩和二嬸都上班去了。　　聽到敲門聲，唐天宇走到門口，打開貓眼看到站在外面的唐昱，然而當他打開門的時候，站在自己面前的卻是亭亭玉立的林珊。　　看到眼前明顯消瘦許多的唐天宇，林珊的眼睛中蓄滿了淚水。　　“三嬸，我是讓你見到小叔了，有什麼事你找他談，我家裡那邊還有點事，你們倆慢慢聊，我先回去了。”說著，唐昱轉身往旁邊的電梯走去，在轉身的瞬間，唐昱想唐天宇點了點頭，然而迎接他的卻是唐天宇苦澀的笑容。　　之後的時間自然是應該留給這兩個感情上似乎出現了問題的一對戀人，唐昱可不想當電燈泡。

# 第二百六十八章 城中村

　　唐天宇和林珊之間出現了問題這一點是肯定的，至於具體的是什麼問題，唐昱不清楚，不過唐昱猜想應該是林珊家人那邊的阻力，因為唐天宇現在這樣的狀態，就是出現在和林珊一起去見她的家人之後，可能是林珊的家人對唐天宇說了什麼過激的話刺激到了唐天宇。對於所謂的門戶觀念，重活一世的唐昱自然不會不清楚，不過這會兒唐家還沒有發展到實力強大的地步，若是唐家的實力足夠，多的是巴結的人，豈能任其他人這般做作。　　不過無論這兩人之間發生了什麼，產生了什麼誤解，都是需要他們自己解決的，其他人幫不上什麼忙，過度熱心的話，很有可能適得其反，幫了倒忙。　　今天是星期一，下午要去維科洽談授權VCD部分軟件的事情，這件事還多虧了二叔，二叔在商海中混跡了這麼多年，也不是白混的，交際面之廣，涉及到各個領域，所以這件尋找授權代理的公司對其他人來說或許是毫無頭緒，但是對於唐天浩來說，卻不是什麼難事。他的人脈，自然不是唐昱這個小少爺比得上的，經商，重要的還是人脈的。　　中午在一家小餐滾簡單的吃了點東西后，唐昱便開車向維科而去。　　今天過來洽談代理VCD的一些軟硬件的公司總共有三家，這三家是唐天浩從近十个中小公司中挑選出來實力最雄厚的三家电子生產廠。　　其實這個所謂的洽談很簡單，只需要唐昱看一眼他們沒人拿過來的合作意向書，相互對比之下，哪本意向書對維科最為有利，能使維科的利益最大化，哪個就通過。　　唐昱用了將近半個小時的時間將這三份合作意向書看完並且對比完，答案便已經瞭然於胸了。　　可能是因為此時VCD的市場並不是很好，所以這三家中的兩家將價格壓得很低很低，將維科的利益壓制到了極限。　　倒是有一家名為科隆电子公司的意向書有些看透，裏面具體的數據不是很多，不過卻對VCD的市場前景做了一些預測，其中明確的表示出VCD在未來的一段時間中，一定會迅速升值火爆起來。　　毫無疑問，最好唐昱和這家叫做科隆的电子公司簽訂了合作意向書，達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　　晚上，唐昱回到家后不久，唐天浩和二嬸還有唐天宇和林珊一起過來了。　　從唐天宇和林珊手拉手進來的狀態就可以看出，兩人之間的矛盾似乎已經化解了，不過唐昱還是可以看出小叔眼神中的一絲猶豫。　　瑞雪兆豐年，窗外飄着大片的雪花，這已經不是今年的第一場雪了，不過卻是今年的第一場大雪。　　雪剛下不足二十分鐘，窗外的一切就已經白茫茫的一片了，路上幾乎沒有幾個行人，唐天宇和林珊在雪中漫步的身影顯得格外醒目。　　就在剛剛雪剛開始下的時候，林珊突然來了興緻，拉着唐天宇便跑了出去。　　唐昱這時已經拿出了棋盤，擺在已經整理出來空無一物的小茶几上，下棋，是唐昱和唐天鴻平時最為熱衷的休閑活動，也是父子二人交流感情的一種途徑。　　用於唐昱前世在大學中又將圍棋撿了起來，在棋力上，還是稍勝唐天鴻一籌的。　　“老爸，最近市裡頭有什麼特殊的事情么？”唐昱和唐天鴻之間並不顧忌太多，對於唐昱這樣直接的打聽市裡的情況，唐天鴻並不反感，有些能說的唐昱既然想知道，告訴他也無妨，而那些不能透露出去的，唐天鴻自然有分寸。　　“沒有么大事，多半是一些市政建設的瑣碎事情。”唐天鴻手執黑子，猶豫了一下才落到棋盤上。　　“萬建得到舊城區改造的這項工程已經有一段日子了吧，有什麼動作么？”唐昱又問了一句。　　“聽說貌似正在做人員拆遷的補償的事情，經過了這麼長時間，似乎已經有近半數的舊城區的人已經得到拆遷款項並搬離了那裡。”　　“只有近半的人搬走么？那其他人呢？”這時唐昱抬頭看了唐天鴻一眼，說道。　　“舊城區那裡住着什麼樣的人你應該聽說過一些，那裡都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說直白點那裡住的，少不了一些刁民，以前沒事給政府找事可是時常有之的，哼，碰到拆遷這種事情，那時能多從開發商手中摳出一分是一分，所以有一部分人就是死活都不肯走，窮怕了的人比所有人都知道金錢的可貴。”　　“呵呵，希望他們別出現什麼事故就好啊。”唐昱嘴上雖然這麼說，可是內心中到底怎麼想的就不得而知的，只怕還是希望萬建與那邊發生些衝突的想法居多的。　　唐天鴻微微一笑，沒有再說什麼，他豈能不知道唐昱心中所想。　　這時，唐天鴻突然抬起頭，看了唐昱一眼，“對了，你對城中村有什麼看法。”　　“城中村？”唐昱一愣，不明白唐天鴻怎麼會把話題扯到這上面來。　　所謂“城中村”唐昱自然是知道的，城中村，是指在城市高速發展的進程中，由於農村土地全部被徵用，農村集體成員由农民身份轉變為居民身份后，仍居住在由原村改造而演變成的居民區，或是指在農村村落城市化進程中，由於農村土地大部分被徵用，滯後於時代發展步伐、遊離於現代城市管理之外的农民仍在原村居住而形成的村落，亦稱為“都市裡的村莊”。　　不過通常意義上所說的“城中村”，僅指在經濟快速發展、城市化不斷推進的過程中，位於城區邊緣農村被划入城區，在區域上已經成為城市的一部分，但在土地權屬、戶籍、行政管理體制上仍然保留着農村模式的村落。　　事實上唐昱前世的時候多少便有些了解的，只是奇怪唐天鴻在這會兒問他這個問題、不過想想，現在是九十年代中恭弘=叶 恭弘，正是城市高速發展時期，城中村便在這個時期紛紛出現，同時，其展現的弊端也正在逐一顯露。　　而東陵也處在這種高速發展的階段，也開始有出現城中村的跡象，唐天鴻問他，估計也是因為東陵市的問題吧。　　唐昱前世的時候在社科院裡邊，專門做過城中村的課題研究，腦子裡邊自然是有些料的。　　“城中村”是城市的一塊“夾縫地”，這種獨特的地位和現象，必然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第一，人口雜亂，“城中村”由村民、市民和流動人口混合構成。流動人口成為主要犯罪群體。治安形勢嚴峻。　　第二，城市規劃滯后，違法違章建築相當集中，“一線天”、“握手樓”、“貼面樓”風景獨特。由於房屋密度高、採光通風條件差，村民居住環境差。　　第三，基礎設施不完善，衛生條件太差。各種管線雜亂無章，排水排污不暢，垃圾成災。街巷狹窄、擁擠，存在嚴重消防隱患。　　第四，土地使用存在諸多問題，宅基地、工業用地、商業用地相互交織，非法出租、轉讓、倒賣，管理混亂，等。　　“城中村”不僅影響城市的美觀，也阻礙城市化進程，制約着城市的發展，已成為困擾許多城市發展的“痼疾”。　　說實話，“城中村”對城市的發展有着很嚴重的制約，可是“城中村”的出現有不可避免，城市想要發展起來，“城中村”有着必然出現的原因。　　既然不能避免城中村的出現，那麼就要盡可能減小“城中村”對城市的阻礙。　　唐天鴻問出的這句話，就是想問問唐昱對如何減小“城中村”對城市的發展的阻礙有什麼看法。　　現在遇到一些猶豫不定的事情來問一問唐昱，已經基本上成為了唐天鴻的習慣，當然，他並不會說出什麼問出什麼不該說的事情，這點政治覺悟他還是有的。　　自從從四月份開始，唐昱的轉變讓周圍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無法將唐昱當成一個孩子看待。　　蘇慕儒曾經和唐天鴻說過，唐昱的某些思想甚至比他們這些活了大半輩子的人還要成熟。　　此時唐昱和唐天鴻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亦父亦友，遇到什麼不要解決或者猶豫不定的事情，唐天鴻通常回合唐昱交流一下，而每次交流，唐天鴻或多或少的都能從唐昱那裡得到一些其實甚至不同角度的看法。　　唐天鴻點了點頭，“錢書記前不久在黨代會上提出來關於城中村的建設問題，不過市領導的意見出現了一些分歧，所以這件事也就暫時放那了，今天既然有時間，我想聽聽你對城中村的看法。”　　唐昱皺着眉頭考慮了以下措辭，緩緩地說道，“誠實的高速發展，難免會出現城中村的現象，城中村的出現，在很大一定程度上，會阻礙誠實的發展，人口雜亂的問題、違章建築問題、基礎設施不完善等等問題，恐怕會在一定的時間中慢慢的顯露出來。”　　“那你說有什麼好的解決方法么？”此時的唐天鴻完全沒有一副為人父的樣子，和唐昱之間的談話更像是老友之間的閑談的情景。　　“解決方法其實不難，只要根據城中村的弊端，做出相應的政治，便可以大大的減小城中村城市的制約。”　　“哦，有什麼具體的想法么？”唐天鴻嘴角泛起了一絲微笑。　　“節省市裡的一些不必要的開支，用這些錢加快全市社會環境和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對東陵城近郊的‘城中村’進行集中整治，改善市民居住環境，提升城市整體環境水平，總之就是一句話，盡可能的拉近城中村與城市之間的差距，造成上面那些弊端的根本原因就是城市與城中村之間的差距導致的。”　　唐昱說完看向唐天鴻，卻發現唐天鴻對唐昱的話並沒有發表出什麼看法，只是笑了笑，拿起一顆黑棋，啪的一聲定在棋盤上。

# 第二百六十九章 局面

　　錢啟建在黨代會上將城中村建設的問題提出來，只要是明眼人，一眼便可以看出來其中的貓膩。　　與舊城區改造相比，城中村建設同樣是一個龐大的工程，一個絲毫不遜色與舊城區改造的工程，然而能接下這樣龐大的工程的隊伍，在整個東陵也只有兩家，萬建和綠都，然而畢竟綠都和萬建之間還有很大的差距，接下這樣龐大的工程，有些勉強，所以說最後最有可能拿到這個工程的，就只有萬建了。　　與舊城區改造相比，恐怕城中村建設中的油水更大。　　錢啟建把城中村的事情拿出來，很明顯就是要將這個項目交給萬建。　　城中村建設既然已經被錢啟建提了出來，搬上日程是遲早的事情，這裏面關乎許多人的利益，就是蘇慕儒想阻止，也阻止不了，更沒有理由阻止，畢竟都是為了東陵市的市政建設，不知不覺間，錢啟建已經通過了舊城區改造和城中村建設這兩件事情，無意中拉攏了一些人過去他的那個陣營，同時也加大了在市裡說話的力度，通過這兩件事，錢啟建在東陵市也要打開局面了。　　他這是最初的举手書記，現在終於在市裡邊稍微有了一些話語權，再不是剛剛來的時候那一窮二白完全由蘇慕儒主導局面的狀態。　　當然，市裡邊的局勢走到這一步其實也是必然的，錢啟建畢竟是書記，是名義上的一把手，而蘇慕儒對東陵市的掌控力度雖然足夠，但是他又不是那種全力慾望很重喜歡把一切都抓在自己手裡邊的官員，在東陵市搞一言堂也不是他的初衷，最初不過是為了限制黃寶德、馬華全以及萬建的蔡明財這些人罷了。　　搞一言堂，也會給上邊留下不好的印象，蘇慕儒畢竟還年輕着，才四十多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他若是就想着偏居一隅，在東陵市裡邊像陳松威那樣做個土霸王，作為市長做書記，作為書記退人大，那自然是無所謂了，即便是在東陵市裡邊搞一言堂也是無所謂的，不過關鍵是，蘇慕儒還這麼年輕，在官場上的路還能走的很遠，那麼高一言堂就有些得不償失了，會給上邊留下不會團結同志的印象，對以後的升遷之路，是有着很大的影響的。　　所以，錢啟建在東陵市裡邊打開局面是必然的，他這個名義上的一把手，怎麼也要做些一把手應該做的事兒，最近，他在市台露臉的次數可比以往多了不少，還努力的營造一個親民的形象，頻頻下鄉慰問參加出席下邊的活動等等，市台新聞的前十分鐘，倒有一半像是他的專訪一般。　　當然，這些估計也是蘇慕儒默認了的事兒，東陵市，現在各個部門都還在蘇慕儒的強力掌控之下，若是沒有蘇慕儒的點頭，錢啟建估計也不能這麼露臉，至於錢啟建努力營造的親民形象，唐昱和蘇慕儒這些聽后都不以為然。　　各個人心中自然有各個人的看法，在唐昱看來，一個合格的官員，若是不能讓自己治下的老百姓走上幸福的生活，那麼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也是沒有用的，所謂的親民，又不能給老百姓當飯吃當錢花。至於下鄉訪問慰問的所謂的親民形象唐昱就更看不起了，在國內，這些大都是面子工程罷了，而且領導下去還搞的勞師動眾的，讓附近的學生聽課拿着花朵站在路兩邊去歡迎也是時常有之，勞師動眾，真正的成果卻是幾乎沒有，不過是嘩眾取寵罷了。　　不過錢啟建的功夫也沒有白做，因為頻頻在市台的新聞上邊出現，又搞了個書記熱線，時不時的還要下鄉訪問，所以在東陵市人的知名度倒是提高了不少，起碼都知道東陵市有這麼一個親民市委書記。而且這還不是重點，重點是他的這番舉動，也讓東陵市一些搖擺不定的人靠了過去。　　不得不說，錢啟建此人的個人魅力還是有的，要不他也不能背景簡單便能走到廳局級的實權市委書記的位子上邊，雖然他上這個位子更多的關係是因為政治上邊的妥協，不過能被人推出來，這邊足夠說明他的能力了。　　這不，來東陵市不過幾個月的時間，靠着親民以及個人魅力，他在下層官員裡邊已經打開了不錯的官聲，也有了一批自己的忠實部眾。　　官場上，不如意的人海了去了，便是蘇慕儒，對於陳松威的前朝老臣也是拉一批打一批的，有人得意了，自然便有人失意。既然蘇慕儒這邊沒有他們的容身之處，那麼便只能暫時的向錢啟建靠攏了。　　官場上便是這樣，起起伏伏浮浮沉沉的，在市級以下的圈子裡邊，改換門庭更是常有之的，不像更高層的政治，站了隊就是站了隊，想回頭便沒有那般的容易，在下邊的這些圈子里，牆頭草者多之，雖然大多沒有說明好下場，改換門庭的幾姓家奴更是從來就不少，所以，靠着這些，錢啟建也很是收攏了一些人。　　也是，當初蘇慕儒下放東陵市，即便是被排擠的那般嚴重尚且有幾個自己人，那會兒的陳松威可比現在的蘇慕儒要強勢的多，可是即便在那種情況下蘇慕儒尚且能發展幾個心腹和可用之人的，更何談錢啟建現在的局面可比當初蘇慕儒初到東陵市要好的多，起碼錢啟建到了東陵市內有黃寶德、馬華全的幫襯，外邊還有萬建以及吉隆章家的支持，能做到現在的地步自然也是應該的。　　當然，現在錢啟建身邊的這些人，大多是官職不高或是沒有實權之類的，東陵市的主要力量，依然是在蘇慕儒的手中掌控着。　　顯然，這個城中村的項目，又是一次錢啟建和蘇慕儒看不到硝煙的交鋒，不過錢啟建到底是想藉著這個項目給萬建弄點好處或是給自己弄點好處，又或是市委那邊想藉著這個事兒把土地劃撥等重大的權利抓在手裡邊，這個就不得而知了，又或許，二者兼有之。　　總之，錢啟建此人，能一直踩着別人走到如今的高位，肯定有自己的不俗之處的，肯定不會沒有自己的野心，東陵市現在的局面，顯然他不會滿足與一個名義上的一把手，而是要一個實打實的一把手，兩人現在的蜜月期差不多已經過去了，也是該亮劍的時候了。

# 第二百七十章 要過年了

　　閑話少說，再說這邊，林珊在東陵並沒有呆多長時間，呆了兩夜，坐着第三天中午的飛機，飛回北京。　　這次唐天宇並沒有跟着去，林珊走了之後，唐昱明顯感覺到小叔唐天宇的情緒低落了很多，不過比剛剛從北京回來是那種頹喪要好的很多，倒是也不知道林珊過來之後和他說了些什麼。不過人家兩口子之間的事兒唐昱自然不好插嘴，再者說，他還是唐天宇的晚輩的，很多事兒由他來說也不大合適。　　倒是不知不覺間，春節又將臨近了，這個春節，對唐昱來說也是意義非凡的，這是他重生以來的第一個春節。　　春節，這个中國人從古至今中國最大的節日中，嘿，這個節日，對於很多人來說是一個喜慶的節日，不過對於另外一些人來說，那也是一個忙碌的節日，忙碌着幹嘛？自然是自動關係送禮了，這可是為數不多的幾個可以光明正大的送禮的節日，送的人光明正大，收的也是光明正大。國內的官場，歷來便少不了人情往來，迎來送往的，哪能少得了禮數和些許的意思意思。　　逢年過節經常走動走動，這已經成為了社會的一個慣例了，官場上有這樣一句話，春節其間，無處送禮之時，你的官場生涯也就結束了，你去拜年，領導興許不會放在心上，如果你不去，領導多半會記在心上。　　這句話雖然說的有些危言聳聽，但同時，也能從側面上看出，春節送禮，已經成為了官場中的習俗了。自然的，若是逢年過節的時候你家中無人走動，要麼就是官低職小，要麼就是日落西山沒了往日的威風了，總之都不是什麼好事兒。　　官場么，就是一個來回走動的場合，有些關係，走動走動就通了，同樣，有些看似通着的關係，如果經常不往來的話，恐怕不知道哪一天，就被堵上了。　　別人就不說了，就是唐昱家，這幾天來來往往的就有好幾位拎着大包小包來拜年的。　　唐天鴻雖然只是一個正處級別的秘書長，而且還只是政府秘書長，可是因為他是蘇慕儒身邊的紅人，所以，也成為了很多人巴結的對象。嘿，當然了，即便不是蘇慕儒身邊的紅人，一個實權的處級幹部，也是少不了人巴結的，只不過巴結的人和事不同罷了。　　若是沒有與蘇慕儒的親密關係，那他也不過就是個一般的處級幹嗎罷了，政府秘書長的位子不是市委秘書長，所以，充其量也就是個實權的處級，在地位和分量上邊比起陶業驊或是成衛東這些手握實權的區縣一把手還是有一些差距的，不過有了和蘇慕儒的親近關係那就不同了，地位立馬就要上升老大一截，起碼與成衛東這個老牌的城關區一把手是要同等對待的，起碼外人是這麼看的。不過成衛東和陶業驊可不敢認為自己比得上唐天鴻，這倒不僅僅是因為政府秘書長或是親近蘇慕儒的關係，主要還因為，他們兩個多少還知道一些唐家與省長沈睿鴻家的關係不淺的這層關係，知道的越多，心中的敬畏自然便越多，即便是想不明白唐家既然與沈家有這麼深厚的關係唐天鴻依然在冷板凳上邊做了十多年，不過這並不妨礙他們給唐天鴻一個很高的定位。　　地位越高，逢年過節的這會兒，家中越是熱鬧越是忙碌，不僅要忙活着去拜訪其他人，對於來自家拜訪的其實也很麻煩，國內的官場，人情往來從來就是少不了的事兒，所以，即便是清廉如唐天鴻也蘇慕儒，在這年關口，對於不少來拜見的下屬，好些該接待的還是要接待的，該收的東西也要收着，這些拜年的物事，倒也不會被人說成是賄賂。　　這不，還不到年關口，唐家和蘇家的家門口早就擠滿了人，進屋拜訪的還要排着隊。倒也不知道是不是機關大院裡邊刻意的設置，家門口總是有着一排不短的大樹種的整整齊齊，來拜訪者也不懼這大冬天的嚴寒，來了便先依着大樹排隊，大約也是約定俗成的規矩了，一棵大樹后杵着一個提着禮物的官員，只等着裡邊出來一個外邊便進去一個，也算是一道獨特的風景了，除非拜訪者與被拜訪者有着莫大的關係被人家開門叫進去，否則就要乖乖的杵着大樹後邊。　　自然的，像成衛東和陶業驊自然是可以無視這些規矩的……　　越是年關頭，這拜訪的便越是熱鬧，蘇慕儒作為東陵市的實際掌控者，年關頭來拜訪的人自然不少，區縣的一二把手，自然要一個不落的過去彙報工作，市裡邊處級以上的單位的一二把手自然也不能落後，除了這些之外便是與蘇慕儒親近而官職稍微小一些的了。不過市長家的門客不是那麼好進去的，白白在外邊等了一天進不了門的也大有人在，這些人便只能失望而歸了。　　不過好在他們心中也另有計較，既然巴結不上蘇慕儒，那麼去巴結唐天鴻也是好的，唐天鴻可不能有蘇慕儒那麼大的譜，蘇慕儒能把好多人拒之門外，他唐天鴻可不行，政府秘書長是政府這邊的大管家，要的便是八面玲瓏的角色，若是和同僚眾人處不好關係，日後的工作自然是處處肘制不得安生，所以，對於如何處理好來拜訪者，唐天鴻其實也是很傷腦筋的。　　其實這主要還是因為唐天鴻做了十多年的冷板凳，以往的時候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兒，以前的時候他雖然也身在體制中，不大不小的是個官，不過黨史研究室，說是體制中，終究還是離官場遠了些，唐天鴻也沒有什麼實權，自然便無人巴結，去年的時候蘇慕儒來了東陵市雖然扶了他一把，不過那會兒的東陵市可是陳松威的天下，沒有人把蘇慕儒放在眼裡，所以唐天鴻的家中即便到了年關頭的時候依然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模樣，往來者除了親戚以及部分同僚之外便沒了其他人，今年驟逢唐天鴻得勢，光景自然與往年便不同了很多。　　好在唐昱對自己老爸在這點上邊還是很佩服的，佩服自家老爸，這心理素質還真不是蓋的，旁人若是驟然有了這般大的權柄，可未必能有唐天鴻這般淡然處之的心境。　　事實上，唐天鴻最近的生活可是極為忙碌的。　　臨近年關口，在年前，政府這邊和市委那邊自然要到省裡邊去走一趟的，別看蘇慕儒現在還沒有和陳松威撕破了臉皮，不過這年關頭就多少能看出些端倪來，政府和市委到省裡邊“活動”，走的是兩套名義，政府這邊一套章程自有自的人馬，市委那邊又是一套章程另外有一套人馬。　　不用說，政府這邊自然要由唐天鴻這個政府的大管家出馬的，不過也大都是跑跑腿的事兒，這種事兒其實都是有定例的，往年是什麼章程，大多是不需要改變的，除非作為市長的蘇慕儒有特殊的要求。　　年頭這種時候自然不是跑部錢進的時候，市裡邊大多也沒有人有資格到京裡邊拜年啥的，即便是有什麼人情往來，大多也是駐京辦的事兒，所以，年頭的時候，市一級的自然便是到省裡邊走動走動了，往年早就有了定例，省裡邊哪個部門那些人要重點對待花費需要在多少錢內，哪些部門那些人只需要意思意思，這些早就心裏邊有數的，像財政廳上邊自然要重點對待，而林業廳之類的便可有可無的，廳長和實權的副廳長自然是要巴結的，無關緊要養老的自然是意思意思便過去了。　　唐天鴻這兩頭在省裡邊也算是長了見識，這麼多年來，他可是第一次做這等事兒，不過好在有人告訴他如何做，有往年的慣例在，再加上他本人的心態也是不錯的，所以倒也不虞出什麼差錯。　　蘇慕儒和錢啟建這幾天往省裡邊跑的次數明顯多了不少，好多走動他們這兩個一二把手都是要出面的，而且越是這幾天，省裡邊亂七八糟的會議越是多，蘇慕儒和唐天鴻，幾乎是明天要在省城和綿州之間往返一趟的，省城這邊的會議一結束，當天便要回市裡邊傳達會議精神，然後再一級級的傳達下去，年節的時候，他們這些人倒是消停不下來。　　省城裡邊蘇慕儒的人脈唐天鴻也是摸不着邊的，雖然蘇慕儒與唐天鴻親近，不過白天的走動唐天鴻跟着，晚上去大多數是自己一個人出去的，偶爾才會叫上唐天鴻，這個唐天鴻自然是理解的，官場上的人脈，還是叫人看不着摸不清的好，放到了明面上可就不是什麼好事兒了，暗地里的才是最讓人警惕的，即便是兩人親密如斯，不該知道的，還是不知道的好，唐天鴻早就知道遇到了這種事兒自己該如何自處，所以，如果沒有蘇慕儒的特別吩咐，他晚上大多時候直接回來東陵市的，蘇慕儒偶爾總要在省城耽擱一两天。　　錢啟建那邊也是如此，年頭在省城裡邊四處走動的，其實歷來在市委和政府這邊，都有默認的專門的工作小組的，在省城那邊都有專門租下來的倉庫，逢年過節，該走動的部門都要走動下，這些人，其實工作的性質和駐京辦差不多的，只不過沒有這麼個名義上的部門。　　白天忙完了省裡邊的走動，晚上自然便是忙活來自家走動的人了。

# 第二百七十一章 人情往來

　　年頭的唐家，也算是東陵市最熱鬧的幾處地方之一了，這熱鬧，自然是相對於東陵市其他的官員了，有心人細細數來只怕就會不由自主的發現，這位當初在黨史研究室不顯山不露水的做了十多年冷板凳的白面書生，在這一年裡，不知不覺已經成了東陵市數得上的權貴人物之一。在處級官員裡邊，也只有成衛東這樣手握實權的老處級能和他相提並論了，市裡邊，便是某些職權不多的副市長，這會兒都未必有唐天鴻說話管用。　　自然而然的，有了權力，這拜訪的人自然便多了起來，除了官場上邊的同僚之外，托關係辦事的，走動人情的八竿子打不着的親戚老鄉，還有拖着唐天浩的關係過來的商人，總之海了去了，於是也便生出了不少趣事兒來。　　唐天鴻白天原本是不在家的，這些人自然也知道唐天鴻在省裡邊有公務，不過有些人可未必奢望來唐家便能見得着唐天鴻的，白天過來表示下心意才對，至於晚上唐天鴻回來，那時候拜訪的，可就未必輪的上他們這些人了，唐天鴻勞累一天，也未必有心情應付他們這些人，說到底，還是一個資格問題。　　唐天鴻不在家，自然便是張雅惠和唐昱當家作主，不過張雅惠以前也沒有應付過這樣的局面，她可沒見過這樣的陣仗，初次應付起來也有些手忙腳亂的樣子，而且她對官場上的人和事都不大上心，也不知道誰上門來應該給開門誰上門來不能讓對方進家門，更不知道對方帶過來的東西能不能收下。　　大家倒是也知道唐天鴻一貫清廉，估計不會收下他們的錢財，所以帶着那些俗物上門的幾乎沒有，可是即便是這樣，有些東西張雅惠也不知道收不收，哪些人的能收哪些人的不能收。身在官場，總不好把自己弄的與眾不同格格不入，那樣在官場上邊只會處處阻力，所以有些東西還是要收下的，可是這裏邊收和不收的學問也是很大的，張雅惠以前從來沒有接觸過這些東西，哪知道怎麼辦，唐天鴻也沒機會指導，最後自然只能把差事交給唐昱來，就當考驗這小子了。　　哪知道唐昱也是滑頭，雖然應付這些老官油子對他來說不是什麼難事兒，畢竟前世在紅塵中打滾了十多年，應該得心應手才是，不過他對這些事情煩得要命，所以最後給張雅惠支了個招兒。　　唐昱這招兒自然極為的簡單，恰好他乾媽也是一個人留在東陵市，蘇慕儒那邊，白天去拜訪的人自然更多，她也是不勝其煩的，於是乎唐昱便給老媽和乾媽支了招兒，讓她們兩個一塊兒躲出去，這躲的地方嘛，自然便是宋宛如在東陵市的那個宅子了，原本是陶業驊置辦的，後來給了宋宛如住下，不過一直不咋住，除了唐昱和楊涵寧偶爾的偷情過來，宋宛如是極少住的，這會兒倒是成了張雅惠她們的避難場所了，張雅惠經歷了一天的恐怖陣仗，終於明白了唐昱先前的那句話，所謂躲送禮如躲債啊。　　開始第一天的時候張雅惠還極為的享受這樣的感覺，畢竟，享受別人的巴結，怎麼看也是一件極為幸福的事兒，不過两天一過便煩不勝煩了，原本她就是性情清淡的人，要不也不會和唐天鴻走到了一起，這两天一過，立馬就煩了起來，再加上她對於應付這些官場上的彎彎繞繞不是很在行，也怕給唐天鴻惹下什麼麻煩來，自然唐昱已提出這個建議來便極為欣喜的躲了起來。至於晚上的應酬，那自然是留給唐天鴻晚上回來應付了，人情往來這種事兒，歷來便是少不了的。　　不過即便是如此也依然沒有完全的躲過去，也不知道他們幾個在這邊的消息是怎麼傳了出去的，後來居然被某些人給知道了，然後找上門來，雖然知道的人不多，不過官場上歷來便是消息最靈通的地方，前前後后還是來了不少個，唐昱也不得不耐下心來指點這張雅惠如何把這些人給應付過去，倒是讓自家老媽和乾媽老是用一種看怪物的眼光看着自己。　　也是，這般年紀的少年，除了他之外，怕是少有人能把迎來送往這種事兒做到滴水不漏的地步了，尤其是官場上錯綜複雜的，虧得唐昱平日里便注意東陵市的官場，對於不少人都有些了解，有些是前世的記憶，有些是這一世剛剛知道的。　　不過唐昱這會兒的心裏邊卻是在詛咒着陶業驊，毫無疑問，這個落腳點若說是怎麼透露出去的，那肯定和陶業驊有些關係，畢竟這套宅子和陶業驊的關係可不小，他猜到自己一行人躲到了這裏也是情理之中的，這些天唐昱早就注意到了，能找到這個地方過來拜訪的，多是鳳城區的人，即便不是鳳城區，想來也和陶業驊脫不了干係。　　他倒是不怪陶業驊把自己賣了，畢竟身在官場中，這些事兒，有些時候也是非人力所能改變的，人在官場身不由己啊，陶業驊現在完全把自己綁在了蘇慕儒的戰車上邊，少不得要和唐天鴻這個近臣多多親近，他下邊的心腹，自然也要變着法子和唐天鴻親近……　　白天唐昱和張雅惠他們忙碌，晚上自然便是唐天鴻忙碌了，好多來走動的人，其實是完全無法避過去的，若是一般的商人或是老家過來的八竿子打不着的親戚也就罷了，張雅惠隨意應付一下也就罷了，不過好多人官面上或是來頭極大的人，唐天鴻便是在忙都要見一下的。　　有些人自然能夠擋回去，有些人卻是不能擋的，別看唐天鴻在黨史研究室做了十多年的冷板凳，對於官場上的人情世故卻是極為的明白的。　　算來，晚上能走進唐家家門的，在東陵市多少也算是排得上號的了，大都不是一般的人物。這些人，自然不完全是過來送禮的，主要卻是走動關係了，唐天鴻做人也極有分寸，一般的人情往來也就罷了，收下自然便收下了，國內歷來便少不了這樣的事兒，不能收的自然也是客氣的推了回去，對於錢財這玩意兒，唐天鴻和張雅惠兩人都是看的極淡的，也沒有多少撈外快的想法。　　在省城走動了這麼些天，他的心態也是越來越好了，以往的時候對於官面上的應付還有些生硬，畢竟他骨子裡邊還是文人，有些文人的風骨，不過經歷了這大半年的打磨以及這些天災省城的所見所聞，這會兒應付起來家裡邊的來人，自然是得心應手的，讓唐昱也好生佩服，讓前世的自己來做，大概也就做到這種程度吧，也未必有老爸現在這般的舉重若輕。　　其實官場上的關係，歷來便是最複雜也最簡單的關係，簡單便簡單在利益上，政治，說穿了，大多時候不過是利益上邊的妥協罷了，一切大都是從利益出發的，所以看起來似乎應該很簡單，這複雜卻複雜在人心上，人心，從來便是最不可捉摸的東西，唐天鴻能四兩撥千斤舉重若輕的處理好這些盤根錯節的關係，着實不易，要知道，和蘇慕儒一樣，唐天鴻在東陵市的官場上邊也沒有什麼根基的，也是一朝發跡的。別看他在東陵市做了十多年的公務員，不過黨史研究室的冷板凳上邊，做事做不出什麼根基來。所以，現在的他能做到這般的地步，確實不易。　　只怕東陵市的官場上邊，不知道多少人還等着看他的笑話，不過他們註定是要失望了。不說唐天鴻自身本就不俗，在黨史研究室冷坐了十年，也蓄勢十年，一朝有了機會，註定是要騰空而起的，除了他自身，唐昱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有唐昱這個重生這作為作弊器，註定是要佔一些便利的。　　中間倒是發生了一些有趣的事兒，例如某天晚上，某個拜訪唐天鴻的人，帶着的名貴鹽裡邊，居然裹着大把大把的百元鈔票，還好唐昱細心些發現的早，然後唐天鴻不着痕迹的退了回去，要不然說不準還會惹出麻煩來。倒不知道那人是真的要巴結唐天鴻，還是想藉著這個由頭搞出些事兒來。　　要知道，這一年來，唐天鴻得罪的人也着實不少，幫着蘇慕儒在東陵市打開局面，雖然已經培養出一大批忠於蘇慕儒的人，不過也着實得罪了一批人，損壞了一些人的利益，尤其是原先陳松威一系的人馬，對唐天鴻估計也是恨之入骨的，除了這些人，眼紅他的也大有人在，這些人，巴不得唐天鴻出一些差錯的。　　出了這檔子的事兒，搞的唐家人也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最後把別人家送過來的禮物，挨個兒的拆了檢查了一遍，好在沒有發現什麼其他的物事兒讓他們慶幸不已，要不然，被人算計了也不知道是怎麼算計的。　　當然，也是唐天鴻初次在這麼高的位子，張雅惠以前也沒有接觸過這檔子的事兒，所以才會弄出這種事兒來，想來以後會細心注意些了，倒也不能說是壞事兒。　　不過能藏錢的人，在唐昱看來卻是包藏禍心的，這個容后再提……

# 第二百七十二章 過年了！

　　年頭忙了好一會兒，忙完了省城忙市裡邊，除了慣例在省裡邊的走動之外，市裡邊各個部門之間的走動也是有慣例的，尤其是像政府辦這種類似於政府大管家的部門，走動更是頻繁，唐天鴻也少不得要入鄉隨俗接待一下外加常例的拜訪。　　官場上的人也不容易，年頭本來是最歡樂的時候，不過對於領導來說卻是最忙碌的時候，大會小會不斷，錢啟建做足了面子工程，省裡邊沒有會議的時候白天就天天泡在了下邊，什麼慰問了拜訪了指導工作了，總之不忘營造親民的形象，蘇慕儒這會兒自然也免不了俗，雖然不樂意做這些面子工程，不過身在官場，該做的自然也是要做的。　　唐昱其實對這樣的面子工程尤為不忿的，不過是浪費時間浪費金錢罷了，與人民卻未必有多大的利益，只不過大家都在這樣做，蘇慕儒和唐天鴻自然便不能獨善其身，好在蘇慕儒不熱衷於這種面子工程。　　如此忙碌了十多天終於稍微清閑下來些，年關也差不多到了。　　隨着春節臨近，過年的氣氛越來越濃了，大街上隨處可見掛起的大紅燈籠，偶爾還可以看到什麼春節迎賓特價酬客的廣告。這年頭過年還不像唐昱重生那會兒，早就不被大家重視，這會兒的過年，還是異常隆重的。九十年代那會兒，大多數人的生活還不是很寬裕的，想飽飽的吃幾頓餃子穿幾件新衣服，都要看過年的時候，平日里可沒有肉吃沒有新衣服穿，老百姓家裡邊自然便異常的隆重，到了後來生活條件越來越好了，年節這種可以吃餃子穿新衣服的節日也就不如以往那般隆重了，單純的成為一個走親訪友的傳統節日。　　過年，無疑最開心的就是孩子，壓歲錢、新衣服、放鞭炮這些都是唐昱小時候最為嚮往的春節的最主要的原因，再有便是長長的寒假了，寒假，那可是孩子們最喜歡的了，可是隨着一年一年的長大，小時候的那種期盼過年的心情不知為何，竟然一點點的消散了。有時候，竟然覺得無聊起來，倒不知道是少年人的心性變了還是如何。　　……　　“小昱，你快點，我這邊的漿糊都已經熬好了，你寫完沒有。”廚房中，傳來老媽的催促聲。　　“馬上馬上。”餐廳中，唐昱正站在餐桌前，手握着一隻大豪毛筆，身前是兩條豎著的長條紅紙，唐昱正在寫春聯。　　唐昱旁邊站着唐天宇和唐天浩，而唐天鴻則坐在大廳中拿着一份報紙。　　“小昱，你行不行啊，我以前可沒見過你寫毛筆字啊，這春聯可是要貼出去的，你可別丟人啊。”唐天浩在旁邊笑着說道。　　前幾天，唐昱在楊涵寧家看到楊涵寧正要出去去買春聯，突然生出自己寫春聯的衝動，怎麼說上一世唐昱也是拜過名師的，這筆字唐昱自信還拿得出手。不過九十年代外邊就有賣春聯的，還是讓唐昱有些奇怪，前世的時候，好像在十年之後工藝化的春聯才開始量產，然後走進各家各戶，這個年代，大家還是習慣自己找人寫的，一來是省錢，二來卻是喜歡這種感覺，寫出來的字兒，到底不一樣。　　唐昱開始還有些奇怪，不知道這賣的春聯咋就提前出現了，出去看過之後才發現，卻是有人在外邊擺了攤現場寫的，那老頭子筆下着實有些功夫，尤其是那左右開弓兩手各寫一副的本領，還是很唬人的，不過唐昱卻是起了少年人的心性，執意要自己寫，對自己的字兒，他還是有些自信的，雖然比岑培倫這樣的人比不過，不過還是拿得出手的，算不得大家，可也有些功底。　　所以就和楊涵寧一起去買了紙筆和磨，楊涵寧家的和陳怡家的春聯唐昱全部都一手包辦了。　　老街的房子有時一些磚瓦房，有的甚至是民國是留下的四合院，門特別多，自然貼的春聯也就多了很多，不想樓房，一家一戶只要貼一對春聯就可以了。　　在老街，唐昱整整寫了近十幅春聯，行雲流水般的字一點不比前世買回來的那種印刷的對聯差，而且在韻味上，根本就不是那種買來的對聯可比的。倒是街上那個老先生寫的很有些功底，不是前世那些印刷的可比的，只不過價錢卻要貴上許多的。　　這近十幅對聯下來，唐昱大呼過癮，話說，這毛筆字唐昱已經有些日子沒有寫過了，前世便很久不沾這東西，重生過來也沒有機會耍兩下，那天算是過足了癮，就是開頭浪費了好幾張紙來練筆適應手感。　　看着唐昱揮毫潑墨的樣子，楊涵寧還笑着說道，這以後過年這春聯就不用再買了，全都交給唐昱吧，還可以省卻一筆開銷呢。　　聽到這話唐昱嘿嘿一下，錢不錢的唐昱根本不在乎，別說這春聯根本就不值幾個錢，唐昱寫這春聯最主要的還是享受那種揮毫潑墨的感覺。事實上老街的人也少有買春聯的，不說這年頭賣的春聯價格不低，老街這種貧困區沒人捨得花那個錢，事實上老街可是有着專供的寫手的，自然便是岑培倫了，往年的時候，這老街的對聯，大多倒是岑培倫寫的，他字不錯，和老街的人關係極好，又不拿架子，寫幾幅對聯還是極為願意的，不當是麻煩事兒。　　老媽在廚房中催促，對於唐天浩的話，唐昱只是微微一笑，醞釀了一下，手腕輕甩，上聯一氣呵成的寫了出來。　　上聯、下聯加上橫批，唐昱總共沒用上兩分鐘，便已經完成了。　　“春色明媚山河披錦繡，華夏騰飛祖國萬年輕，山河壯麗，好聯，好字。”唐天浩扭過頭看向唐昱，“小子，你什麼時候學的這麼一手，我怎麼沒看到過你寫過毛筆字啊。”　　“我這叫深藏不露，嘿嘿。”唐昱嘿然一笑，卻沒有解釋他這一手字是怎麼練成的，貌似他也解釋不清楚，寫好毛筆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沒有個三年五載，根本就練不成。前世在上了大學之後，他可是着實花了一番工夫的。　　“寫好沒寫好啊，寫好了趕緊貼上。”張雅惠從廚房中拿出來一碗用白面熬成的江湖，漿糊里插着一柄小毛刷子。　　“寫好了寫好了，不過字跡還沒有干，要等一會兒。”唐昱放下毛筆，轉身接過張雅惠手中的那碗漿糊，一會兒自己幹了，我和小叔去把他貼好。　　這時一直坐在沙发上看報的唐天鴻也走了過來，看了一眼唐昱寫的那幅對聯，輕輕的念出了聲，回過頭詫異的看向唐昱，“這真的是你寫的？”　　唐昱嘿嘿一笑，沒有說話。　　除夕夜的重頭戲就是午夜的那頓餃子，當然，還有那精彩紛呈的春節聯歡晚會，看着電視上那自己前世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節目，唐昱心中暗自苦笑，這一年的春節聯歡晚會唐昱前世看過不止一遍，對於唐天鴻張雅惠他們來說，是第一次看到，充滿了新鮮，而對於唐昱來說，只能說是重溫經典，裏面的很多笑點，都已經無法令唐昱發笑了，這可能是這重生的唯一弊端吧，有些事物對唐昱來說喪失了新鮮感。　　屋外雪花飛揚，炮竹聲一陣接一陣響起，夾雜着濃濃的春節氣息縈繞在心間。　　要說唐昱家的年貨置辦的還真算齊全，當然，這其中大部分都是二叔買來的，還有一大捆煙花，是打算午夜的時候，出外面燃放的。　　這個年代還沒有嚴禁煙花爆竹燃放的禁令，所以一入夜，就可以看到窗外一串一串煙花升空，綻放出一朵朵絢麗的光華。　　午夜的餃子是除夕夜的重頭戲，張雅惠和二嬸從下午天剛剛黑，就開始忙活，直到八點多鍾，才算忙活完。　　一家人圍坐在餐桌前，享受着一家人在一起的溫馨。　　“呀。”突然，咬了一口餃子的唐昱驚叫了一聲，牙齒被硬物咯的有些疼，但是唐昱的臉上卻出現了喜色。　　聽到唐昱的驚叫，左右人都看過來，“怎麼了，你吃到了？”唐天宇問道。　　唐昱笑着點了點頭，含糊不清的說道，“吃到了吃到了。”說著，從嘴裏拿出了一個一角錢的硬幣。　　看着唐昱手中的硬幣，其他人臉上略閃現一絲失望的神色。　　除夕的餃子中包干蹦，這可能是很多地方都有的風俗，傳言說誰如果在除夕夜裡吃到這麼硬幣，以後的一年中，都會順順利利的，交好運。　　“呵呵，看來明年一定會有很多好事等着你啊。”二嬸笑着看着唐昱，“興許還會給我們帶回來一個侄媳婦也說不定啊。”二嬸的話還沒有說完，自己便已經笑的前仰后合了，其他人聽了這話，也都開懷的笑了起來。　　唐昱微微一笑，拿着那枚硬幣跑到衛生間，清洗了一遍后，小心的揣在自己兜里，這可是自己幸運符啊，可不能弄丟了。　　一家人開開心心的吃過年夜飯後，唐天浩拉着唐天宇和唐昱，拿着一大兜煙花走下樓。　　看着那一簇簇璀璨的花火升空，唐昱暗暗的許願，希望明年……

# 第二百七十三章 拜年沈家

　　大年初一，新的一年的第一天。　　唐昱早早的起來放過鞭炮，唐天鴻還是按着農村的規矩來了一套獻老爺，其實就是拿着亂七八糟的貢品搞那種類似於祭拜鬼神的活動，城裡人一般很少搞，不過唐天鴻是從農村出來的，依然保留着農村的習俗，不過唐昱看着滿臉書生氣的老爸對着名目不少的鬼神一個個的祭拜，多少覺得有些好笑的感覺，老爸雖然一貫不敬鬼神，不過這年節的時候依然是免不了俗啊。這種祭拜全是男人的事兒，所以一貫早起的張雅惠，今天是能好好的睡一覺了，唐昱自然也早早的被唐天鴻拉起來幫忙。話說，昨晚他睡的可是夠晚的，雖然這年代的春晚對他沒什麼吸引力，不過依着慣例自然熬過了十二點鐘才睡下。　　今天對唐天鴻和蘇慕儒來說依然是忙碌的，大年初一，他們這些人可閑不下來，俗話說想要得到什麼就要付出什麼，當官，當大官，那可不是那麼好當的。　　除了政府這邊的事兒，他今天要去沈睿鴻家去拜年，不止是他，蘇慕儒和唐天鴻也和唐昱一起前去拜年。　　蘇慕儒現在可以說是沈睿鴻的人了，過年過節理應前去拜訪，而唐昱和沈家的關係，更有前去拜訪的理由。當然，年前的時候蘇慕儒是去過沈睿鴻這邊的，按照常理來說，年後拜年自然也不是大年初一的時候去，起碼要到初三之後才合適，不過誰讓唐家與沈睿鴻的關係不俗，沈家吧唐昱當自家人，唐家現在也沒了老一輩的人了，大年初一的時候唐昱自然要去拜訪下沈睿鴻的，說起來，唐天鴻和蘇慕儒倒似乎是沾了唐昱的光才能在大年初一的時候去拜訪沈睿鴻。　　政府那邊稍微交代了下，唐昱和唐天鴻坐着蘇慕儒的車一起進入省城，來到香榭園。　　進入香榭苑后，唐昱遠遠的便看到沈睿鴻家門口停着的兩輛政府黑牌奧迪，看來早有人先一步過來了。　　也是，沈睿鴻堂堂一省之長，過年期間，前來拜會的人在然是絡繹不絕。當然，能在大年初一過來的，自然是親近的人，便是親信，估計也不會選在這個時候過來的，只有想唐昱這樣喝沈家關係不俗的人才能過來的，要不，那便是不識抬舉了。沈家的門本來就不是一般人能夠進來的，能在大年初一進去的，那就更不一般了。　　蘇慕儒的司機把車停在沈睿鴻家門口的空地上，蘇慕儒、唐天鴻和唐昱剛剛下車，沈睿鴻家的門便打開了，緊接着从里面走出三個身穿西裝的中年男子，兩胖一瘦。　　“沈省長，您留步，以後我們再來拜訪您。”那三人中其中一個胖子笑着說道。　　沈睿鴻點了點頭，“回去幫我給你的家人拜個年。”　　“好的好的，沈省長的話我們一定帶到，好了，我們走了，沈省長請留步。”說著，那三人走了出來，向沈家門口處的那兩輛奧迪走過來。　　唐昱心下暗嘆，也不知道這過來的是什麼人，需要沈睿鴻親自送出來，這可不一般啊。　　“呵呵，小昱來了，進來吧，剛剛語馨還在念叨着你呢。”剛剛要轉身回屋的沈睿鴻看到了門外的唐昱三人，笑着說道。　　“沈伯伯過年好。”唐昱走到沈睿鴻身前，笑着說道。　　“沈省長過年好啊。”唐昱身後的蘇慕儒和唐天鴻也笑着對沈睿鴻拜年道。　　“呵呵，過年好過年好，走，進來再說吧，外面冷。”沈睿鴻拍了一下唐昱的肩膀，之後率先走近屋子。　　“壞小子來了？”唐昱還沒走進屋，便聽到屋裡傳來的沈芸那略帶驚喜的聲音。　　“壞丫頭，你又在說我什麼壞話呢。”唐昱進屋后，看到沈芸正在沙发上逗弄着小語馨玩呢。　　小語馨看到唐昱走進來，立刻從沙发上跳下來，跑到唐昱的面前，“小昱哥哥，新年快樂。”說著，伸出她那白皙嬌嫩的小手，意思非常明顯。　　唐昱的臉上突然出現一絲尷尬，她還真忘了這茬了，貌似自己真的應該給小語馨壓歲錢，不過他確實沒有準備啊。身上倒是裝着點兒錢，不過那可不是新的，壓歲錢不是新的可不好，唐昱這小子也沒想到居然有人會找自己要壓歲錢，還是非給不可的那種。　　眼神一轉，唐昱從脖子上將一塊刻着一生平安的玉佩摘了下來，彎身帶到小語馨的脖子上，“呵呵，語馨啊，哥哥今天真的忘了給語馨準備壓歲錢了，這塊玉佩就算是哥哥給我們的小公主的新年禮物了。”　　這塊玉自然不算是什麼好物件，更不是什麼老物件，這塊玉佩是楊涵寧前段時間從東陵的青雲寺中求來的，貴到不貴，可是這是楊涵寧的一片心啊，所以自從楊涵寧把這塊玉佩送個唐昱后，唐昱便始終戴在脖子上，今天由於來得匆忙，忘記了給小語馨包紅包了，也只能那這塊玉代替新年禮物了。　　其實小語馨想要的並不是錢，生活在沈家這樣的家庭中，過着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小語馨對金錢的概念很模糊，她只所以伸手要壓歲錢，主要是因為孩子心性，圖個新鮮，哪個來沈家拜訪的人，敢不給這小姑奶奶壓歲錢的，她也是剛剛進來的幾人給了壓歲錢，這才即興找唐昱要的，她那兒知道，妹妹可不能找哥哥要壓歲錢。此時既然有了唐昱的禮物，給錢不給錢還真是無所謂。再說，唐昱給玉佩她才更高興的。　　小語馨捧着胸前的這塊淡綠色的玉佩，興高采烈的在唐昱的臉上親了一口，“謝謝小昱哥哥。”　　這時沈芸湊了過來，笑嘻嘻的對唐昱說道，“壞小子，如果你對我說一聲小姑過年好，我就給你壓歲錢。”　　“額，你什麼時候又成了我的小姑了。”唐昱每頭微微一皺的問道。　　“怎麼不是小姑，語馨向你叫哥哥，又向我叫小姑，你說你是不是也應該叫我一聲小姑呢。”沈芸眼睛調皮的眨了眨，嘴角露出一絲狡猾的微笑。　　“不叫，堅決不叫，你拿壓歲錢我也不要。”這種吃虧的事情唐昱豈能做，向沈芸叫小姑，唐昱才不會做這種啥事。　　忽然，唐昱的嘴角颳起了一絲邪邪的笑意，兩步走到沈芸的身前，俯下身，在沈芸的耳邊輕輕的說了一句，“如果你管我叫聲老公，我就給你壓歲錢。”　　“啊，你要死啊。”聽到唐昱的話，沈芸頓時滿臉羞紅，飛快的退後一步，一跺腳，嬌嗔的道，“壞小子，一肚子壞水，哼，不理你了。”說著，跑向樓上，口中卻在暗暗嘀咕着，“老公似乎也不需要給老婆壓歲錢吧。”不過說的聲音小了些，唐昱也沒有聽清楚。　　正好宋宛如從樓上下來，迎面看到滿面紅暈的沈芸，不用的問道，“小芸，你怎麼了，臉怎麼這麼紅，那不舒服么。”　　“不、不、不是，嫂子，我先回房間了，一會兒出來。”此時就連沈芸自己都感覺到兩個臉蛋熱的發燙，那還好意思解釋，簡單的說了一句后，便跑向自己的房間。　　沈芸雖然什麼都沒有說，但身為過來人的宋宛如卻已經猜到了事情的起因，狠狠的瞪了一眼唐昱，卻沒有說什麼。　　蘇慕儒和唐天鴻進屋后，將手中的禮物放到一邊，其實也不是什麼貴重的東西，只不過是幾瓶茅台而已。　　唐天鴻和沈睿鴻說來也沒有見過幾次面，蘇慕儒倒是因為工作的關係見過幾次，三人隨意在沙发上坐着，開口卻依然離不了工作上的事兒，嘮家常顯然不會發生在他們幾個的身上。原本這種層面的對話是沒有唐天鴻什麼事兒的，人家一個省長一個市長，他小小一個政府秘書長，小小處級官員一個，平日里便是省裡邊的廳級副省級官員想和沈睿鴻坐下聊聊都是極為難得的事兒，他卻因為唐昱的關係有了這樣的機會，說到底，這無論是做什麼事兒，運氣始終也是一個很大的關係的，若是……　　年關這會兒自然也不會說什麼沉重的話題，蘇慕儒和唐天鴻就當是提前的工作彙報了，不過一個處級能向省長進行工作彙報，不知道說出去是多麼的嚇人，唐天鴻，這不說在東陵市，便是在遼海省估計也是獨一份了。沈睿鴻自然只是偶爾的插幾句嘴，唐天鴻能插上話，自然還是因為唐昱的原因，要不他一個小處級，香榭苑的門都進不來的，更不要說沈家的沙發了，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夠坐的。　　三人閑聊了將近半個小時后，蘇慕儒站起身，“好了沈省長，我就不多打擾您了，我和天鴻就是陪着小昱過來一下，市裡邊還有事兒，我和天鴻就先走了。”　　“嗯，好吧，市裡的事情不能耽誤，既然你有事，我也不強留你了，回去好好工作，把東陵的經濟建設抓起來。”沈睿鴻也從沙发上站了起來，轉過頭看向唐天鴻，“天鴻你呢，你也跟着蘇市長一起回去嗎？”　　唐天鴻點了點頭，“我也跟着回去吧，這段時間市裡的工作不輕鬆，我也會去幫着老蘇忙活忙活吧。”

# 第二百七十四章

　　事實上唐天鴻和蘇慕儒回去還真有事兒，他們倒是願意在這兒與沈睿鴻多親近一會兒，畢竟，唐天鴻不像唐昱，能見沈睿鴻一次也不太容易，不過大年初一，對蘇慕儒來說可不是清閑的時候，上午這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出來的時間，下午回去，政府那邊還有一大堆的事兒，有一大堆的面子工程要搞，要到下邊去慰問，去檢查，把面子做的足足的。　　晚上的時候市裡邊的新聞估計就要播出這個的，政府和市委那邊，這次是要聯合下去，有慰問，有視察，有指導，總之是事情一大推，所以蘇慕儒和唐天鴻才要急着趕回去。　　當然，沈睿鴻午後在政府那邊肯定也是有事兒的，省裡邊的事兒可要比市裡邊的多多了，要是晚上的省台和市台的新聞上邊沒有他這個省長，那可就要滑天下之大稽了。　　他們這些人，在別人都過年的時候，他們是清閑不下來的。不僅清閑不下來，而且要比以往的時候更加的忙碌。　　這，大概便是他們掌控權力要付出的代價吧。　　“小昱就不用和你一起回去了，在這呆幾天，回去估計也沒什麼大事兒。”沈睿鴻笑着對唐天鴻說道。　　“嗯。”唐天鴻點了點頭，看向正在逗小語馨玩的唐昱，“小昱啊，我回去了，你在沈伯伯家可要老實點啊。”　　“嗯嗯，你回去吧。”唐昱回過身，對這唐天鴻擺了擺手做出了一個不送的手勢，就好像這沈家是他自己家一樣。　　“這孩子。”唐天鴻苦笑了一下，看向沈睿鴻，“那好，沈省長，我和老蘇就先回去了，以後有時間再來拜訪您。”　　唐天鴻剛走不久，沈家的電話變響了，宋宛如接起電話，說了兩句，邊看向唐昱，“喏，找你的。”　　“找我的？”唐昱一愣，隨即反映過來是誰打來的這個電話，既能知道自己在哪，又直到沈宅的電話，而且還能還敢打過來的，如此神通廣大的人物，唐昱貌似現在也沒認識幾個，所以宋宛如一說是找自己的，唐昱就猜到是誰了。　　“喂，方哥，過年好啊。”唐昱接起電話，還沒等那頭說話，便率先拜起年來。這省城裡邊，估計也就方建銘能把電話打到沈宅裡邊找自己了，其他人可未必有這樣的能耐，即便是知道沈宅的電話也不一定敢打過來，況且，沈宅的電話，也沒有那麼容易被外人知道。能知道這邊電話的人，鐵定都是心裏邊有分寸的，輕易是不會說出去的。　　“呵呵，你小子，來綿州，也不說到我這來一趟，我家老爺子可是很惦記你的，剛剛還提起你，讓我去東陵給你拜年呢。”　　“方哥給我拜年，這不是折煞了我么，要拜年，也是我去給你和老爺子去拜年啊，哪能讓你來給我拜年呢。”　　“呵呵，你是你不來，我也會把你拉來，老爺子說要請你吃個飯，在家裡，如果你有時間的話，明後天就過來一趟吧。”電話那頭方建銘笑着說道。　　“嗯，好的，明天我就過去。”唐昱答應了下來，就算方建銘今天不打這個電話，唐昱這两天也打算去方家拜個年，這對唐昱來說可是有白衣而無一害的事情。　　“嗯，我等你啊，我讓人明天多準備點東西，好吧，就這樣了，明天見。”　　“嗯，好的，給我替老爺子拜個年，問個好啊。”唐昱說道。　　“呵呵，還是你自己明天過來親自問候老爺子吧。”　　唐昱剛撂下電話，耳邊便傳來沈睿鴻的聲音，“小昱啊，你和方家的關係似乎不錯啊。”　　唐昱點了點頭，“機緣巧合下，幫到方家點忙。”　　唐昱雖然說的輕描淡寫，可是沈睿鴻卻知道，想要讓方家承認，恐怕不是幫到一點小忙就能達到的。　　“嗯，和方家搞好關係，對你很有好處啊，呵呵。”沈睿鴻笑着說了一句后，便不再看向唐昱，轉身看着電視里的新聞。　　事實上唐昱和方家之間的那點事兒他自然是早就知道的，最早的時候唐昱說起海南樓市泡沫的事兒，那會兒可是最先和他說的，之後方家能從泡沫危局裡邊脫出身來，沈睿鴻自然知曉是唐昱的功勞，便是方家給他的那一千萬沈睿鴻都是知曉的。　　不過是怎麼想的，不過唐昱和方家之間保持着良好的關係，無論是對誰來說都是一件好事兒，便是沈睿鴻都樂見其成的，方家老爺子一件退了下來，和沈睿鴻之間有沒有什麼直接的利益衝突，沈睿鴻對唐昱也是喜歡到了骨子里，自然是希望唐昱能夠和方家的這種關係一直持續下去。　　兩人又是閑聊了一會兒沈睿鴻便叫過生活秘書開始安排準備出去，他這個大省長，大年初一也是好不容易才能湊出這麼大一會兒的功夫來的，事實上在唐昱來拜訪他之前，他也是剛剛從政府那邊回來，也是知道了唐昱要過來這才回來的，還推了政府那邊一些不太重要的事兒。　　待會兒，省裡邊還有好多事情需要他這個省長出面的，無論是到老幹部局慰問還是人大政協那邊，又或是一些指導工作，都少不得他這個省長出面。　　沈睿鴻走了之後唐昱自然是一邊逗弄這小語馨，一邊暗暗的撩逗這沈芸，現在兩人的關係也算是有了新進展，不過卻讓沈芸每次見到他越加的羞怯起來。　　到下午的時候家裡邊的人明顯多了起來，大概都是沈睿鴻的親戚之類的，大約也是知道沈睿鴻的脾氣，所以一直到沈睿鴻出去了之後才上門來，鄭舒嫻倒是心中歡喜的緊，往年倒是不覺得什麼，但是去年的時候自家的親兒子沒了，對這些親戚卻是平白的生出了幾分歡喜，這些人倒也不都是勢力的人，不過沈睿鴻如今的高位卻也由不得他們不巴結，唐昱對這些人自然是一個不識，也沒有心思也這些人在這邊虛與委蛇的，索性便抱着小語馨出來了。　　沈家過來的這些親戚倒是沒有一個小氣的，給小語馨包得紅包，大都是五百一千的，最多的有五千之多。沈睿鴻雖然未必喜歡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為自己的這些親戚謀一些好處，不過這並不妨礙這些親戚利用沈睿鴻的權力為自己做打算。　　他們也未必需要拉虎皮扯大旗的為非作歹，不過做官的，若是知道了他有這麼個做省長的親戚，上司和同僚怎麼也要高看他一眼，即便是沈睿鴻不給他招呼，與其他人競爭的時候，這天平總要因為沈睿鴻的關係向著他們傾斜一些。不做官經商的，單單靠着沈睿鴻的親戚這麼個關係就能積累起不菲的人脈，未必需要用什麼不法的手段，便是堂堂正正經商也吃不了虧，但凡知道有沈睿鴻這麼一層關係也要高看他一眼。　　所以，即便是沈睿鴻沒有親自打招呼，這些親戚也多了不少的好處，這逢年過節的，自然要過來多巴結巴結，尤其是去年的時候沈睿鴻沒了兒子，這些人心中或許便多了些旁的心思。　　沈芸和這些親戚大概也不是很親近，在裡邊有一搭沒一搭的應付這，眼瞅着唐昱前腳出去，後腳便也跟着出來了。　　事實上沈宅這些個和沈家沾點邊的親戚，對唐昱的身份可是好奇的很，他們平日里倒是偶爾也會過來沈宅走動，不過香榭苑原本就不是那麼好進來的，沈睿鴻大概也不大喜歡這些個親戚求上門來，所以，對於經常過來沈宅的唐昱，他們裡邊倒是沒有幾個人見過。　　作為沈睿鴻的親戚，他們自己自然也是有着自己的親戚的，倒不知道唐昱這個人是從哪兒冒出來的，無論是從唐昱和小語馨、沈芸之間親昵的態度，又或是鄭舒嫻和宋宛如對唐昱的態度，都透着股親熱，和對他們這些人的態度截然不同，由不得他們對唐昱的身份不好奇，倒是有人暗暗在猜測，是不是沈芸交的男朋友，大年初一的時候帶到家裡邊來見家長。　　這麼想着，再看鄭舒嫻對唐昱的態度，越發的便肯定了他們心中的猜測，這是認可了唐昱沈家女婿的身份啊，他們把鄭舒嫻對唐昱的態度當成了丈母娘看女婿的態度。於是乎對唐昱也多了股親熱勁兒，不着痕迹的便往唐昱身上塞了好幾張名片。　　也由不得他們這麼想，既然不是沈家的親戚，鄭舒嫻和宋宛如對他有那麼親熱，沈芸和唐昱之間看着也有些小曖昧的樣子，自然便這麼考慮了。去年的時候沈芸和小語馨在東陵市出事兒他們倒是也知道，不過可沒有人往這邊想。他們這些人，與沈家的關係還是稍微遠了些，有好些事兒都是不知道的。　　這會兒唐昱已經抱着小語馨走了出來，看着後邊跟出來的沈芸，唐昱笑着掏出口袋裡邊的名片給沈芸看，“你這些親戚啊，這會兒估摸着在考慮我的背景呢，能把沈家這朵花給摘了……”　　“胡說什麼呢……”笑聲嬌羞，小臉通紅，讓唐昱忍不住又生出了啃一口的願望，不過這會兒小語馨就在身旁，這個願望是註定實現不了了，只能對着沈芸扮了個鬼臉做了個來日方長的手勢，沈芸只得紅着臉把頭轉過一邊。

# 第二百七十五章 迅飛集團的大動作

　　年頭過後，唐昱在沈家過了初三才回來，倒不是他不願意多待着，實在是省長家不是那麼好待的啊，春節這種時候，來他這個大省長家拜年的可不是少數，不管是下邊的人還是省裡邊的又或是家裡邊的親戚，總之那人是從一大早開始到晚上十二點之前，香榭苑的大樹後邊處處都是人影，處處都是等着進去的拜訪的。　　大年初二的時候還好，唐昱帶着小語馨和沈芸一塊兒和方建銘見了一面之後便被拉到了方家又和方老爺子見了一面，不過大年初三之後唐昱便不願意呆在沈宅了，初三的時候宋宛如帶着小語馨會娘家，唐昱一個人也不大想呆在這邊，於是便說了聲回了東陵市。沈芸一個人閑着無聊，本來是想跟着一塊兒去東陵市的，不過因為各種原因，最後只能和宋宛如一塊兒去了西安。　　其實唐昱呆在沈宅也有着諸多的不方便之處，官場上很多事情都需要遮遮掩掩的，尤其是背後的關係，虛虛實實最好，來沈宅的若是沈家的親戚還好，不過是走動關係是官場人物，那唐昱在沈宅裡邊就不大好了，雖然沈睿鴻不介意這些，不過唐昱總要自己避嫌的，所以在大年初三一大早就出發回東陵市去了。　　當然，他急着回去也是有其他的事兒的，這過年總是要走親戚的，原本在大年初二就應該到舅舅家去的，不過昨天因為在沈宅，自然便耽擱了下去，除了舅舅家之外，還是有着不少的親戚需要他去走動的。　　今年來唐家的親戚明顯比往年多了起來，帶着的禮物也貴重了不少，見到唐昱明顯透着股親熱勁，壓歲錢也給的多了不少。　　往年的時候，唐天鴻雖然說在政府部門工作，但是大家都知道是坐冷板凳，自然也不大願意巴結他，親戚中，便是做小生意的幾個舅舅都看不上眼，往年回娘家的時候還要牙尖嘴利幾句，今年倒是都巴結上了，唐昱也懶得看這些人的嘴臉，前世的時候，自家遭逢變故之後，他早就見識過這些親戚的醜惡嘴臉，避之不及還不算，有的親戚竟然落井下石。　　唐昱向來不是一笑泯恩仇的人，前世的種種他可都是記得清清楚楚的，該清算的遲早要清算，自然便懶得看這些人的嘴臉，倒是前世對自家依然不離不棄的幾個親戚，這一世也依然能夠保持心態，沒有刻意的逢迎巴結。　　就這樣忙忙碌碌的過了幾天，一直到正月初十過後家裡邊才清凈點，張雅惠倒是長了臉面，那些個巴結的人自然要小馬屁拍的讓他舒舒服服的，終於體會了一把領導太太的風光，吧往年在別人身上受的氣都補了補，不過唐天鴻就慘了點，從大年初一開始一直忙到初十也沒有結束。　　白天在單位忙，跟着蘇慕儒忙，回了家依然要忙着處理各個來拜訪的人。尤其是這幾天，蘇慕儒每天都要到一個或者兩個縣去視察一下，這個也是老慣例了，蘇慕儒下去，他這個政府的大管家自然要跟着的，可算是把他給累壞了。　　最優悠閑的可就算是唐昱了，除了剛剛幾天走了幾家親戚之外，餘下的便是在家裡邊收紅包了。其實他這個年齡，按照東陵市的風俗來說，已經過了收壓歲錢的年紀，好多親戚都不給了，不過現在唐天鴻得勢了，他們自然要表示表示的，明着送禮不好看，便只能把主意打到了唐昱的身上，這小子，最近收紅包可是到了手抽筋了。　　那些個往來家裡邊的人，最少的紅包都是兩百大元的，最多的也要上千的，當然，比小語馨和沈芸收到的紅包是不能比的。唐昱粗略算了下，就過年這十多天，自己收到的紅包，估計總共加起來也有一萬出頭了。　　九十年代，一萬塊錢可是個不折不扣的大數目啊，唐昱雖然已經看不上這些小錢了，不過心裏還是有些小高興。當然，最後的收益肯定不是這樣算得，人情這東西，講究的是往來，同級之間自然是有來有往，拿了人家多少便要還會去多少，下邊的人送過來的自然不必理會，給上級的也沒打算要回來，算起來最後能落下多少肯定要縮水一大塊的。　　這紅包最後自然被張雅惠毫不客氣的沒收了，美其名曰幫他保管。現在的她可不知道，自家兒子不知不覺間已經成了千萬富翁了，已經看不上這些小錢了。　　一直到正月初十之後往來的人才稍微少下來些，不過唐天鴻依然沒有清凈下來，依然在政府那邊忙的是馬背不停蹄。他是政府的大管家，政府那邊的一應事兒都要他過手，在這種時候，他自然便是那最繁忙的一個。　　到了正月十一，原本還清閑的唐昱終於接到了周曉虹的電話叫他趕緊道公司。　　“周姐，到底什麼事兒啊，這麼風風火火的把我叫來。”唐昱一邊揉着有些睡眼蒙�的眼睛一邊抱怨着，他是一大早就被周曉虹的電話從被窩裡邊叫醒的，這會兒還不到八點鐘，臉上還有些睡意。　　周曉虹臉上不見笑意的給唐昱遞過來幾張紙，裡邊還夾着一張報紙，“你看看這上邊的東西吧，迅飛集團那邊有動靜了，而且是大動靜，所以才叫你這個大老闆的，要不，我哪敢勞動您老人家啊。”　　唐昱訕訕然的笑了一下，接過她手裡邊的東西隨意瞟了幾眼，“原來讓周姐這麼心急的是這東西啊，不就是迅飛喊口號嗎，沒什麼大不了的，我們由着他們去就是了。”　　“你這大老闆甩手掌柜倒是做的輕鬆，只用我們這些人勞心勞力的，你看看這上邊，迅飛集團這是只喊喊口號的事兒嗎？明明是大動作，這年關才剛剛過就迫不及待的開始動手了。”說著看了看唐昱臉上滿不在乎的笑容，心裏越發的生氣，“得得，你這個大老闆都不着急，我們這些打工的心急什麼。”　　唐昱趕緊陪上笑臉，“別呀，周姐，這麼生氣幹嘛，你手上這些東西我昨兒個就看過了，早有人把這些資料給我發過去的，其實真的沒什麼大不了的，迅飛集團，不過是亂蹦�Q罷了，我們何苦去管他們，咱們安心坐咱們的研發就是了，管他們那麼多幹嘛。”　　原來周曉虹遞過來的這些資料，說的是迅飛集團開年來在VCD上邊的大動作。年關剛剛過去，迅飛集團便迫不及待的喊出了要收購十家以上的音像版權，要開發並推出一百種以上的卡拉OK碟片。　　在放出了這種風聲之後，據說萬燕集團已經派出了多個洽談的小組開始洽談事宜，看來不僅僅是喊喊口號這麼簡單，而是要落到實處了。　　不過唐昱看到迅飛的動作卻僅僅只是冷笑一聲，迅飛自打去年從現代集團那邊獲得了授權之後便開始了在VCD上邊的探索，不過去年的業績卻是很不佳，完全沒有人們之前預計到的那般美妙的盈利前景。　　唐昱自然不知道迅飛與現代集團達成了什麼樣的檯面協議或者台下協議獲得了VCD的技術授權，不過想來肯定小不了，現代集團肯定會獅子大開口的，畢竟，自己從現代集團那邊也獲得了1500萬的資金的，現代集團若是不從迅飛集團身上弄點肉下來，那可就說不過去了。　　割了肉的迅飛集團，去年的時候在VCD上邊估計沒有什麼效益，不甘心放棄又自以為看到了盈利前景的他們，現在自然要花更多的精力在這上邊了，現在喊出來的口號和即將的大動作，例如收購十家以上的音像版權，要開發並推出一百種以上的卡拉OK碟片等，這些不過是為了給VCD造勢罷了。　　現在的國內雖然有了VCD，不過還嚴重的缺乏片源，迅飛集團這樣做，不過是為了幫人解決有槍而沒有子彈的問題，希望有了大量的片源之後能夠促進VCD碟機的銷量。　　不過他這動作只是讓唐昱冷笑了幾聲，來自於後世的唐昱自然知道，VCD大火，那是因為盜版的原因，VCD之所以只流行在國內和東南亞地區而沒有在歐美那邊流行起來，主要便是因為國外的盜版很少的原因。迅飛集團花在音像版權和開發卡拉OK上邊的錢，註定是要打水漂的。　　當然，也不能說他們這樣的動作沒有作用，有了大量的片源之後，確實有助於開發VCD的市場，不過VCD的市場開發之後，那可就不僅僅是迅飛集團的市場了，唐昱從最開始打的主意便是藉助於現代集團的資金和渠道來給VCD打開前期市場的，現在有了渠道和資金更加雄厚的迅飛集團來打頭陣，他自然更加的樂意。　　事實上，VCD作為一種新興的事物，見證了萬燕興衰的唐昱自然知曉，要打開這個市場需要多大的資金力量和渠道資源，這些東西卻是唐昱現在最缺乏的，所以，從一開始唐昱所打的主意便是藉助於別人的資金和渠道來開拓VCD市場的。要不，他也不會那麼輕易的把技術給了現代集團。要知道，反垄斷公約是國際上的，在國內可未必能夠行得通的……　　這小狐狸，壓根從一開始就是在算計現代集團，現在迅飛集團也跳入了陷阱，唐昱自然更加高興，迅飛集團在開發VCD市場上邊投入的越多，唐昱便越高興……

# 第二百七十六章

　　“昱少，那，那我們就什麼也不做任他們這樣發展？”周曉虹明顯還是有些不忿，自己好不容易收集到的情報唐昱卻滿臉不在乎的模樣，枉自己和楊涵寧兩人擔心了一晚上在思考着對策，卻被唐昱這樣輕輕的揭過去，看着唐昱拿滿不在乎的笑臉，便是一旁的楊涵寧都有忍不住上去揉弄一番的想法。　　唐昱呵呵笑了兩聲，“誰說我們什麼都不做，我們只是沒有必要理會他們的動作不要被他們這些表面唬頭的動作嚇住了。”　　唐昱現在自然不好把自己心裏邊的打算說出來，那樣太過於驚世駭俗了，而且別人也未必就會相信，不過這並不妨礙他針對這些動作另外搞些事兒。　　“哦？昱少倒是說道說道，我們要怎麼應對啊。”　　唐昱別過臉喝了口茶，衝著旁邊的楊涵寧笑了笑又轉過頭來，“迅飛這樣的動作是為了給VCD的消費者解決片源問題，他們要動作，我們自然也不能落於人后，好歹這VCD是我們研發出來的，如果我們什麼動作也沒有，那大概是會惹人懷疑的，所以我們也不妨喊點口號和迅飛打打擂台什麼的。”　　“哦？”周曉虹臉上又露出疑惑的神色，“昱少剛剛還在說不必理會他們的動作了，為何又要和他們打擂台啊。”　　唐昱臉上詭異的一笑，“我只是讓你們喊喊口號而已，可不是真的和人家打擂台的，人家迅飛集團財大勢大，我們維科小胳膊小腿的，可打不過人家，嘿嘿，不過我們打不過他們，給他們製造一些麻煩還是可以的。咱們都是做VCD，虛張聲勢總可以吧，適當的誤導一下林家總是可以的。”　　“昱少是說……”周曉虹已經有些明白唐昱的想法，不過還是有些疑惑，不知道這樣做有什麼好處，不過她還沒有說出來就被唐昱打斷了。　　“周姐猜的對，我就是要虛張聲勢，哼，迅飛不是放出話要收購十家以上的音像版權嗎，好，他總要派出去談判的隊伍吧，我們讓人盯着他們那邊，迅飛找上哪一家我們也派人找上哪一家，想方設法的把事情給他們搞黃了。”　　“搞黃？”楊涵寧疑惑的問了一聲，“搞黃了對我們有什麼好處，畢竟，迅飛集團這是為了給VCD打開銷路才做的事兒，對我們也是有好處的。”楊涵寧大學的時候接觸過相關的東西，再加上經常喝唐昱在一起，多少能猜到唐昱的一些想法，不過這會兒卻搞不明白唐昱的動作是為了什麼。　　“當然不是真的搞黃，那對我們可沒有什麼好處，不說我們未必有能力搞黃了迅飛的事兒，便是能搞黃了我們也不能輕易給攪黃了。我讓維科這邊虛張聲勢，不過是為了表明一下我們的態度，表明我們在緊張迅飛的動作而且，嘿嘿，讓迅飛那邊知道我們在緊張他們的動作，那之後就有樂子瞧了。”　　“嗯？”　　唐昱頓了頓，喝了口茶又繼續說，“迅飛知道我們在緊張他們的動作，那麼我們派出去攪黃他們的人，自然也會讓迅飛集團緊張的，那樣他們越發的覺得自己的決策是正確的，越發的會花大力氣在收購音像版權和開發卡拉ok的事情上邊，哼，他們在這上邊投入的越多，花費的資金和精力越大多我們越有利。”　　“小昱，你是說我們虛張聲勢，只是為了讓迅飛那邊投入更多的資金和精力，花費更大的代價？”　　“對，就是這個意思，迅飛集團花費的越多，對這個市場的開發力度就越大，對我們的好處也越大。”說著唐昱低聲笑了幾聲，“估計94年在VCD上邊的投入會讓他們寒心的，我們只要安心坐我們的研發就好了，適當的時候再投入市場，現在還遠遠不是進入市場的時候啊，還是讓迅飛給大頭陣吧。”　　確實，在唐昱前世的記憶中，萬燕94年的時候在國內的VCD市場份額幾乎是百分之百也只有兩萬台左右，維科現在進入市場去佔領這隻有兩外台得市場，實在沒有什麼意義。VCD的市場，到95年才有起色的，95年和96年都有幾百萬台的銷量，97年更是驚人的突破了千萬台，相比於94年的區區兩萬台，實在是沒有佔領的意義啊。　　事實上，迅飛集團為了給VCD用戶解決片源問題，需要在音像版權的收購和開發卡拉ok上邊投入巨大的資金，再加上為了獲得VCD的技術授權，在現代集團那邊也付出了不少的代價，這樣下來，迅飛那邊VCD的成本就會處於一個很嚇人的高度。　　規矩唐昱的估算，以迅飛從現代集團獲得技術授權的代價，再加上VCD目前的生產成本，一台VCD的成本價格，估計在兩千到四千之間。如果迅飛集團要為VCD打開渠道和銷路的話那就還需要繼續投入，例如現在的收購音像版權，例如開發多鍾卡拉ok，例如前期的銷售網絡等等的投入，這樣下來通通歸入成本的話，一台VCD的成本價格，粗略估計的話估計要近萬元，那麼VCD的銷售價格，估計就要達到兩萬元了。　　兩萬元，那放在九十年代可是一筆很大的數目，像東陵市，工人階層的人均月工資不過五六百元，一台VCD，要他們不吃不喝三四年才能買得起，可未必有人願意買這玩意兒，至於有錢人，家裡邊大多有錄像機，能夠接受VCD的更是少數，所以，94年，對VCD來說，註定不會是一個豐收的年份，所以唐昱才不會擔心迅飛在那邊的折騰。　　那邊的周曉虹沉吟了一下，“昱少，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就着手安排人手？即便是要對迅飛集團做出虛張聲勢的架勢來，我們也需要投入足夠的本錢啊，若是弄的聲勢小了人家也未必願意上當。”　　事實上周曉虹對於唐昱的這個決策還是有些不以為然的，不過看唐昱的樣子似乎鐵了心要做下去，估計她勸說也沒用，只能順着意做下去了，當然，唐昱的解釋也是有些用處的，要不周曉虹也只能硬着頭皮反對了。　　“恩，周姐你就安排下去吧，挑幾個新來的去，就當鍛煉了，嗯，開始的話，我們適當收購一兩家音像版權也是可以接受的，買來反正日後也會用得上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嘛，我們多少需要投入一些才能騙別人上鈎的，若是只吆喝人家可未必上鈎的，適當的投入還是需要的，反正我們遲早也需要在這上邊投入，雖然現在不是合適的時機，不過也勉強了，維科多少還是可以拿出來一些資金的，是吧周姐？”說著又把目光轉向了周曉虹。　　恆達、百聆和維科雖然是兩套班子，一邊是宋宛如的一邊是唐昱的，不過兩邊很多地方用的是一套人馬，例如財務上邊，雖然兩邊的財務劃分的很清楚，不過還是周曉虹這邊統籌的，所以，像蘇慕儒和唐天鴻等人，從來也沒有懷疑過VCD是唐昱的產業，都以為是宋宛如的。至於法人為何掛的是楊涵寧的名字他們自然也沒有去深想，只以為是宋宛如對楊涵寧有好感想要保護楊涵寧又或是掩人耳目什麼的。　　周曉虹微微皺了一下眉頭，不過最後還是點了點頭，“姜萬勐那邊說過了，VCD的研发上邊，大頭已經花出去了，以後雖然還需要源源不斷的投入資金，不過花費上邊已經不像之前那樣花錢如流水了，咱們現在的現金流就能撐過去，如果需要的話，賬面上還是能湊出來一些的，不過……”　　唐昱擺了擺手打斷周曉虹的話，他自然知道周曉虹要說什麼，賬面上的錢，想必不少都是百聆賬面上的，維科那邊的賬面上可不見得有多少錢，在周曉虹想來i，百聆和維科這邊，還是要區別開來的，不過對唐昱來說自然沒有那麼多的考慮。　　“周姐不要想那麼多，宛如姐那邊我會去打招呼的，你只管放手做事就對了，迅飛那邊，最好有一個專人負責。”頓了頓看了看身邊的楊涵寧，臉上笑了笑，“反正服裝廠那邊也沒有什麼大事兒，有解家的大小姐坐鎮就足夠了，涵寧姐不如過來負責這件事兒吧。”　　“我？我能行嗎？”楊涵寧愣了一下，“不行不行，小昱你也知道，我對那些東西一竅不通的，哪能去負責啊。”說著連連擺手，搖着頭，“小昱你還是另外找人吧，我不成的。”　　唐昱笑了鼓勵道，“涵寧姐不要這麼沒有自信啊，不試試怎麼知道不行？維科好歹掛着你的名字呢，你是法人，可不能這麼不負責任的。”　　“我，我……”楊涵寧急的臉色通紅，想說什麼可就是說不出來。　　“涵寧姐就放心大膽的去做吧，不是還有我嗎……”隔着桌子，唐昱的手從桌子下邊偷偷伸過去握住了楊涵寧有些冰涼的小手，在她手心裏邊悄悄的鼓勵着，楊涵寧終於點了點頭。　　與此同時，安��的林家內部也在進行這一場大討論，討論的話題，也和唐昱這邊的話題相同，正是VCD的事情……

# 第二百七十七章 林家的決心

　　此時的林家，“爸，你就放心吧，對於VCD這東西的市場前景，我讓下邊的人做過市場調研的，粗略估計，每年二百萬台的銷售量總是有的，咱們林家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總是要有些優勢的。”林沃說著把手裡邊的一份市場調研報告給遞了過去。　　林青柏拿過那份報告卻沒有看，隨手放在了一邊，“這些都是紙面上的玩意兒，家族之前同意在VCD上邊巨大的投入就是因為你手裡邊的這份東西，我雖然不大喜歡經商方面的事情，不過也知道，事實總會與你的預想有些差距的。沃兒，你對這個VCD就這麼有信心？這段時間，我看你的精力是全部花在了這上邊啊。不過你說我們林家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這說法不太準確吧，我們的技術授權還是從現代集團獲得的，現代集團也是從那個恆達电子研究所裡邊獲得的，我們林家，頂多只能算是第三家了。”　　林沃搖了搖頭，“爸，我說咱們林家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這個還真沒錯，現代集團自不必說了，他們在VCD上邊想要獲得利益，估計也要通過我們林家來打頭陣，他們自己估計是沒心思親自上馬這個項目的。再說那個之前從來沒有聽說過的恆達电子研究所，也不知道這個研究所是咱們冒出來的，當初VCD研發的那些人才，還是我們林家幫着他們從現代集團挖走的。不過我最近一直在注意他們的動作，很奇怪的是，他們似乎在短時間之內完全沒有上馬這個項目的心思。”　　頓了頓，林沃又接着說，“那個女人的电子研究所，近期除了成立了一個維科的殼公司之外就沒了其他的動作，都沒有上馬生產線的想法，除了像現代集團一樣同樣授權了一個規模不大的公司，所以，我們林家，才是在VCD市場上邊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林沃口中的那個女人，說的自然是宋宛如，自打七月份林家、解家與宋宛如發生了衝突之後，他們對於這個寡居了的女人的情報了解便多了起來，很顯然，他們也把維科當做了是宋宛如的產業，而沒有往唐昱的身上想。　　“維科沒有動作？沃兒，你知不知道是為何？畢竟這個技術可是他們研究出來的，當初花了不小的力氣從現代集團挖人，耗費了老鼻子勁兒才研發出了技術，從不至於研發出來之後沒了動作吧。這裏邊，有問題。”　　林沃不置可否的笑了笑，“爸，這個問題我也去了解過的，這個估計和一個人有關係。”　　“一個人？誰？”　　林沃微微一笑，“根據我們了解到的信息，宋宛如此人對於商業並不是很熱衷，恆達又或是百聆的事情，她基本不怎麼理會的，令人奇怪的是，她自己不管也就罷了，卻把這麼大的一個攤子丟給了一個半大的孩子，這個人估計你也聽說過，七月份的時候他也在安��的，就是和宋宛如在一起的那個少年人。”　　“哦？是他？這倒是奇了，這事兒倒是也聽說過，不過以前也不以為意的，只以為是那個女人搞的遮掩的手段，莫不成恆達、百聆還有維科的事兒，都是那個半大的少年在負責？”　　“還真是這樣，起初我們也有些奇怪的，後來我們仔細調查了這個少年人，要說，他爸唐天鴻不過是個政府秘書長，和沈家這樣的大家族是搭不上線的，他二叔資產剛剛過億，比起我們林家更是差了十萬八千里，就是不知道這個少年人是如何與沈家扯上關係的，後來我們調查過之後才有個猜測，四月份的時候宋宛如的女兒和沈睿鴻的女兒，在東陵市遊樂的時候差點被淹死，當時應該就是這個叫做唐昱的少年人救上來的，我們的人特意去了解了一下當時目擊的人，大都在看過唐昱的照片之後認為是同一個人的。”　　“哦？你是說這個少年人對沈家有救命的大恩，這才能搭上沈家的這條線？”　　林沃點點頭，“應該便是這樣的，要不也解釋不清楚，一個小小的政府秘書長，如何能搭上省長家裡邊的線，從時間上來看，那個唐昱經常出入香榭苑的時間，正好是四月份之後，所以這才能和沈家親近起來。”　　林青柏喝了口茶，微微皺着眉頭，“不通，還是解釋不通，即便是這個少年人對沈家有大恩，宋宛如也不至於把幾個資產過千萬的產業交給一個少年人瞎搞吧，要知道，這是幾千萬，不是幾千，沈家和宋家便是財大氣粗也不至於這樣做吧。”　　林沃微微一笑，“放在旁人身上自然是不可能的，不過放在這個宋女士身上卻是極有可能，我特意收集過這個女人的資料，留美的時候便很有商業天賦，不過此人卻是極為不喜歡經商的，即便是之前合作和解家的解夢��一起合作在東陵市辦了個廠子，大部分的事情也是交給解夢��來負責的，她自己幾乎不插手。再加上她丈夫去世之後，一心便只撲在了女兒身上，對商業更是沒了興趣，所以交給對沈家有大恩的這個唐昱打理也是極有可能的。”　　頓了頓，“而且，這個唐昱應該也是極有商業天分的，根據我們收集到的資料，恆達之前收購百聆以及在現代集團挖人，都是出自這個少年人的手筆。不過少年人到底是少年人，經商這東西，天分和閱歷一個也少不了，即便是他有些天分，少了這十年的閱歷沉澱，註定他在開始的時候是要吃些虧的。”　　“你就對這個VCD項目這麼有信心？要知道，家族這次，在上邊的投入也算是這幾年來的大手筆了，若是搞砸了的話，你自己知道後果的。”　　林沃微微一笑，“要是沒有信心，我哪敢立下軍令狀啊。VCD的市場前景是毋庸置疑的，只不過作為一種新型的事物，要打開前期的市場，我們註定是要投入一些東西的，現在趁着東陵那邊沒有什麼動靜，我們自然要抓緊時間佔領市場，等到那個小少年反應過來的時候，這個巨大的市場上邊估計只能給他剩口湯喝就不錯了。”　　“你肯定維科那邊按兵不動不是有什麼陰謀？”　　“便是有陰謀又如何，維科規模過小，資金實力很弱，再加上也沒有銷售網絡，比起我們林家坐擁的資源來，他們這個技術開發者便是螞蟻和大象的對比了，他們的資金限制了他們去開發市場，而我們林家的資金雄厚，完全不必擔心他們。他們按兵不動，在我看來，他們也只能按兵不動，我研究過他們的資金鏈，以他們的資金實力，是沒有辦法去做市場的前期開發的。”　　林青柏微微點了點頭，“我不懂商業，商業上邊自然是你做主，不過你要記住，什麼時候都不要小看了你的任何一個對手，要不，那是會吃大虧的。”　　林沃趕緊受教的也點點頭，“這個我自然是知道的，我不會小看他們的。不過我們林家這次下了決心要來個大動作，他們便是明白我們是在佔領市場，估計也是無能為力的。只要我們搶先一步把市場穩定下來，那就沒有問題了。無論是收購音像版權還是開發卡拉ok，其實都是為了給VCD打開市場做準備的，這個新鮮玩意兒，總要幫助解決了槍彈問題才能讓銷路更上一層樓的，維科，他們可沒有這樣的資金實力來搞出這樣的大動作。”　　“你自己心裏邊有數就好，你要記住，你是立下了軍令狀的，當初這個VCD項目便是你提議從現代集團那邊接手的，現在你又牽頭搞出了這個大動作，要佔用家族資金鏈裡邊很大的份額和部分的鋪貨網絡，如果失敗了的話，不知道多少人等着看你的笑話呢。”　　聽到這兒，林沃的臉上也嚴肅起來，“爸，我知道的，林家等着看我笑話的人不少，不過這次他們註定是要失望了。”　　“你這幾年的風頭太盛了一些，外邊都傳言林家三代裡邊，就出了你這麼一個能挑大梁的人物，都把你當做了三代子弟的領軍人物，你也不要飄飄然，這種傳言，對你可不是什麼好事兒，最近估計也感覺到了，家裡邊的肘制多了不少吧。”　　林沃也沉默下來，過了一會兒之後才突然手掌，“這次，我就讓他們好好瞧一瞧，這林家的三代，我到底配不配做領軍人物……”　　說來，林沃在對待VCD的決策上邊並沒有錯，起碼按照眼前的局勢來分析，採用這種手段來佔領市場是最好的方法，前世的萬燕也是用了這種方法的，不過他們都錯誤的估計了很多的事情，例如94年的時候VCD的銷量低到了一個令人絕望的地步，總計只有兩萬台，例如VCD的火爆是因為盜版光盤的泛濫，讓他們在音像版權和開發卡拉ok上邊的投入幾乎全部打了水漂。又比如，林沃他們從來沒有考慮過，這類电子產品的更新換代問題，姜萬勐研發出來的第一代VCD雖然可以投入市場，不過無論是質量還是穩定性等方面都是存在着很大的問題的……　　而他們忽略的這些東西，註定要讓他們在VCD上邊的投入打了水漂……

# 第二百七十八章 涵寧傾情

　　事實上，為了在VCD上邊佔領市場，林家這次的投入真的不能算少，無論是之前為了從現代集團獲得技術授權，還是之後為了出產品而持續的投入，再到現在為了開發市場而不得不進行的收購音像版權和開發卡拉OK，這些都需要持續不斷的大筆資金的投入，林沃個人對與VCD市場異常的看好，所以，為了在VCD上邊證明自己，徹底確立自己在林家的地位，他確實賭上了全部，不僅用林家多年積累下來的渠道資源，還為了獲得家族的資金支持，立下了軍令狀。　　他的眼光是沒有錯的，VCD市場也確實會如他想象的那般火爆起來，只不過火爆的不是九四年而是九五年之後才會火爆……　　正月十四的時候，林家不負眾望，終於開始了他們的動作，林沃用林家的實際行動來告訴大家，林家不僅僅是喊喊大口喊那麼簡單，林家不是在放衛星，而是真正的要進行大動作，無論是林家派出的多個洽談小隊就音像版權的事宜進行談判還是挖人進行卡拉ok的開發，無不在說明，他們真的是要在VCD上邊大幹一場了。　　於此同時，維科這邊也開始磨刀霍霍，準備在林家這頭大肥羊身上好好的宰一刀讓林家大出血了。　　這會兒，唐昱正和楊涵寧呆在宋宛如在東陵的宅子里，被翻浪滾紅袖添香激情無限。　　話說，兩人可是有日子沒親近了，從臘月末開始，要麼是唐昱在家裡邊忙的出不來，要麼就是楊涵寧忙的脫不開身，總之兩人是要日子沒親近了，便是恆達這邊開始上班之後，因為楊涵寧的妹妹楊寒��一直在家，她也不方便晚上出來的，所以，直到今天楊寒��去學校之後她才找借口和唐昱跑到了宋宛如的宅子，也就是兩人的愛巢裡邊。　　雲雨過後，楊涵寧的臉上依然透着一絲紅潮沒有消退，“小昱，你今天怎麼，怎麼這麼折騰人……”　　“還不是涵寧姐你太美了，讓人慾罷不能……”　　“那也不能，不能一連，一連三次……”不過說著說著聲音卻是越來越小，臉上的紅潮更盛。　　看着那近在咫尺的嬌艷的容顏，原本已經消退的慾望又潮水般的湧起來，下邊又開始有了動靜，唐昱忍不住對着眼前的紅唇吻了過去。　　“別，別鬧，別鬧了。”楊涵寧手忙腳亂的把唐昱推過一邊，“我還有正事兒要和你說呢。”　　“和老公親熱就不是正事兒啊，你呀，最大的正事兒就是把老公我給伺候好了。”唐昱厚着臉皮無恥的說道，說著又一把握住楊涵寧胸前的高聳之處揉捏出各種形狀來，直把這大美女弄的是嬌、喘連連。　　“小昱，別，別鬧，我真的是有正事兒要說。”好不容易推開唐昱作怪的雙手，楊涵寧趕緊拉過毛巾遮蓋住自己的身體，見唐昱不再作怪了，這才開口，“小昱，林家那邊，周姐說他們今天已經開始動作了，可是，可是我總擔心自己做不好，雖然你說的滿不在乎的，不過我知道，這件事兒，肯定是對維科很重要的事情，我怕，我怕自己搞砸了……”　　還沒等楊涵寧說完別被唐昱打斷了話頭，“涵寧姐，你也太小看自己的能力了，我既然把事情交給你做，自然便是信任你的能力的，相信自己，你能做好的。”說著微微嘆息了一聲，“再說，你總是要走到台前來的，你好歹是維科的法人，要是什麼也不做那可說不過去，這次的事情對於維科來說很重要，對你來說也很重要，這是你走到台前的機會啊。”　　楊涵寧心中一震，不可置信的抬頭看着唐昱。她早就知道自己和唐昱之間是不可能的，不說兩人之間在年紀上的差距，單單她留在蘇慕儒和唐天鴻心中的芥蒂，註定讓她和唐昱保持公然的曖昧也是不可能的。而由於她在去年四月份的陳松威事件中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註定了她很多時候難以走到前台來。　　現在聽了唐昱的解釋她才明白，唐昱安排她去做這件事兒，並不是因為這件事兒對維科有多重要，也不在乎自己是否能夠做好這件事兒，他，只是想讓自己能公然的走到前台來，讓自己不必孤獨的呆在那個陰暗的角落只能等待着他的寵幸……　　想着想着，楊涵寧的眼角微微濕潤，“小昱，你，你為什麼要對我這麼好？不值得的，真的不值得……”　　唐昱捧起楊涵寧的俏臉盯着她的眼睛，“誰說不值得，我說值得便是知道，你是我的涵寧姐啊，你放心的把自己的人生放在了我的手裡，我總是要為涵寧姐做些事情的，不能和你公然站在一起對你來說已經很不公平來，若是連光明正大的站在台前的機會都沒有了，那對你來說，真的太公平了……”　　楊涵寧終於還是沒有忍住，眼角流下兩行淚水，“沒有什麼不公平的，我不在乎，真的不在乎，只要小昱你能時不時的來看看我，不要把我拋在腦後邊，其他的，我真的不在乎的……”　　輕輕的吻去楊涵寧眼角的淚水，“不管如何，既然有機會，我總要給涵寧姐一個站在台前的機會的，涵寧姐也不想做個花瓶般的女人吧，讓你站在台前，也是為了幫助我分解壓力呀，涵寧姐總不會不願意幫我的忙吧。”　　“可是，可是我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會，我怕，怕我做不好……”　　還未說完便又被唐昱打斷，“涵寧姐，你只管放心大膽的去做吧，林家這次的大動作，哼，只能說是大動作罷了，想要做好一件事兒不容易，不過要是鐵了心想要壞了別人的事兒，總要比做好這件事兒簡單許多的，破壞總比建設要容易的多嘛。”　　頓了頓，看楊涵寧的臉上露出專註的模樣，唐昱只得摟過她的肩膀，大煞風景的繼續說下去，“再說，我們也不是真的要壞了林家的事兒，我們只不過想要林家花更多的代價而已，能讓林家在前期的市場開發上邊佔用的資金量越多，對我們來說越有利，他們佔用的資金越多，94年VCD市場的不景氣讓他們在下一年的預算中肯定要削減不少，而且打開市場佔用的資金量越大，他們在改善產品上邊能投入的精力就要小很多了，這對我們來說，總是有利的。”　　“可是，我還是不知道到底要如何去做啊。”　　唐昱微微一笑，“讓涵寧姐你去做事讓你去統領全局的，細節上邊的事兒自然有專業的人士來做，我們只不過是要在林家的談判之時給他們增加一個競爭對手而已，反正在他們看來，我們若是想要進入VCD行業的話，收購音像版權和開發卡拉ok，這些都是必然要做的工作，所以他們應該不會懷疑我們的動機的，頂多會嘲笑我們不自量力。自然，我們要的就是這種效果，多了我們這個競爭對手，總能讓林家要多花費不少錢的。”　　說著，唐昱的臉上忽然露出壞壞的笑容來，“我可是聽說，林家被稱為第三代領軍人物的林沃，這次可是立下了軍令狀的，這才能從家族獲得如此之多的資金和渠道資源，真想看看，今年年底的時候，持續不斷的往這個無底洞裡邊投錢卻不見效果的他臉上會是什麼樣的表情。”　　不過唐昱說著，楊涵寧的臉上卻逐漸的露出擔心的表情，“小昱，雖然我對商業不是很懂，也沒有系統的學過東西，不過你推薦的那些大部頭我也是有看的，你就那麼相信，94年的時候VCD只會有十萬台以內的銷量而不是像林沃估計的那樣有兩百萬台？我特意問過姜萬勐的，他當初也做過市場調研。調查的結果和林沃的調查差不多的，都是一年兩百萬台左右的銷量。”　　唐昱微微一笑，“這個涵寧姐你不要擔心，我既然這麼肯定，自然是有把握的，其實姜萬勐和林沃他們的調查應該沒有錯，事實上他們完全沒有高估VCD的市場容量，反而是低估了，但是他們也犯了一個錯誤，我敢肯定，在94年的時候，VCD的市場容量，絕對是在十萬台以內的，到九五年九六年或許能夠增加到百萬台以上，之後也許會更多，但是毫無疑問，九四年，VCD肯定無法火爆起來的。”　　頓了頓，“事實上，說十萬已經是足夠的高估九四年的市場容量了，這需要林家利用他們的資金力量和以往龐大的渠道資源以及人脈才能達到這個銷量，其實按照我的估計，九四年，VCD的總銷量要達到五萬台都是很困難的，照我估計，應該只有兩萬台左右，離兩百萬台的目標，差的不是一般的多，到時候，有林家的那小子哭的時候。”　　“你怎麼那麼肯定九四年的時候……”　　還沒說完便嬌、吟一聲，唐昱的雙手早就攀上了高峰開始流連溪谷，心中卻在暗道，我自然是知道的，因為我可是重生過來的呀。　　不過現在哪有功夫去說這些事兒，所謂春宵一刻值千金，哪有那麼多的閑工夫去說，放着身邊的大美女不顧去討論VCD，那可不是唐昱的作風。身畔的這個尤物，即便是今天已經做了三次，依然還能夠讓唐昱無限的衝動起來。　　滿屋嬌、吟，又是一池春色……

# 第二百七十九章 疑慮打消

　　話說訊飛集團這次在VCD上，可是下了大的本錢了，在林沃的軍令狀下，整個林家基本上是全力支持，大筆大筆的資金投注入市場。　　為什麼說是基本上呢，這裏面自然有例外，林家的很多人對於林沃在VCD上有些賭徒式的投資，一直保持着觀望態度，既不給與支持，同時也不跟風。　　林沃一直被外界稱之為林家的第三代中的領軍人物，表面上所有人都是笑臉相迎，可是林家其他人心中的想法，恐怕和他們臉上的表情並不一致。　　所謂請打出頭鳥，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林家其他人對自己的想法，林沃心知肚明，恐怕有很多人在等待着看自己的笑話甚至是落井下石。大家族中的東西，不外如是，林沃既然下了這麼大的決心還立下了軍令狀，這些人自然要給一些支持的，暗地里準備看他笑話的人，自然是希望他搞出來的動靜越大，最後失敗的時候摔的越慘。　　當然，大部分人還是比較看好林沃的，認定了林沃在第三代中領軍的身份，也認可了林沃在VCD項目上邊的判斷。　　林沃這次之所以在VCD上投入這麼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看到了VCD的前景。　　在法國电子展上，VCD可是一大亮點，雖然這玩意兒無論是從技術含量還是從其他方面來說，相比於那些其他的电子產品VCD有着很多的先天不足，在國外尤其是西方几乎沒有什麼市場，不過在東南亞尤其是中國，市場前景還是很大的。VCD這種產品，由於先天不足，在異常注重知識產權的西方几乎沒有什麼市場，不過在版權意識薄弱的東南亞，尤其是中國，初步的考察便能夠確定下來過千萬的潛在市場。如此大的市場潛力，由不得林沃要在這上邊下重注。　　同時，還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他此時在林家的地位有些尷尬。表面上他的確是林家的三代中的領軍人物，擔任着訊飛集團的業務經理這個重要的職務，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家族中有很多人對他並不認可，表面一套背後一套的事情發生過不止一次了，很多人對他的話都是陽奉陰違。　　他在林家的地位很不穩定，對於這種狀態，林沃也是無奈至極，他現在林家的位子，其實和他老爸在林家不被重視有很大的關係，他爸沒什麼商業天賦，在林家幾乎沒有什麼地位，林沃本人的商業天賦在林家的三代子弟中或許是數一數二的，不過很顯然，由於他後邊沒有強力的支持人物，所以，在林家，他一直處於一個不尷不尬的位子上邊，看似風光，實際上，內中的苦楚，只有他自己知曉。　　所以，林沃對這個VCD很是看重，他想要藉著VCD這個項目，來鞏固自己在林家的地位，當然，VCD也有可能是逼着林沃走下林家三代領軍人物這個神壇的利劍，如果VCD這個項目失敗了，或者說是利潤少的可憐，那麼，恐怕林家從子就沒有他林沃的位置了。　　所以說，這次對於VCD的投資，對於林沃來說等同於一場賭博，勝了，他以後在林家的話語權就會大很多，同時說話的力度也會強很多，以他對VCD市場前景的估計，或許能為林家創造出數億乃至數十億的利潤。那樣的話，無論如何，都沒有人能夠動搖他在林家第三代子弟中的地位，而且他還有着解家這個外援。　　可是如果敗了，那麼林沃很有可能從林家清身出戶，從此不會再有翻身的可能，大家族中的人，雪中送炭的人恐怕不多，不過落井下石的人可是不缺。以往在三代子弟中一枝獨秀得罪的人可不少，一朝失勢，肯定是萬劫不復的局面。　　這是一場豪賭，對林沃來說是一場豪賭，對整個林家來說，又何嘗不是一種賭博，林家掌權的這一代人，不少已經被林沃對VCD市場前景的描述給打動了，他們，有何嘗不是吧林家的寶壓在了VCD上邊，可以想象，林沃失敗的話，倒霉的肯定不止是他，連帶着這個林家，或許都要傷筋動骨十餘年……　　商場如戰場，商場又勝似戰場，容不得一絲的疏忽，天分，魄力，運勢，一樣都少不得，很顯然，和唐昱相比，林沃這個林家的第三代的領軍人物，少的便是運勢，又或者說，這天下的經商的人，比起唐昱來，都少了運勢，比較，這天下，能若唐昱一樣從十餘年後重生而來的可是絕無僅有。　　……　　收購音像版權和開發卡拉OK碟片在訊飛集團的強大支持下，迅速的展開了，有了林沃的軍令狀，林家這頭安皖省的經濟巨獸開始在經濟領域施展起他的巨大能量。　　噹噹當――　　“進來。”林沃坐在辦公室中，埋頭整理這眼前的文件，聽到敲門聲，頭也沒抬的應了一聲。　　“什麼事？”抬頭瞄了一眼桌子前婷婷而立，抱着一個藍色文件夾的秘書，林沃輕聲問了一句。　　要說這個女秘書長的還真是可以，雖然沒有達到楊涵寧那種地步，不過和林沃那個名義上的未婚妻解茜珍相比，還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只不過林沃從小成長在林家這種財大勢大的大家族中，對美女已經有了一定的免疫力了，所以對這個漂亮的女秘書也不是很感冒，雖然這個女秘書時不時的對林沃送個秋波，拋個媚眼的，只不過這些小伎倆，都被林沃無視了。對於男人來說，無上的權力和成就感，遠比女人來說要重要的多，尤其是對林沃這樣的事業感很強的人來說，一個數億乃至數十億的項目的運作，遠比一個風騷的女秘書來的有吸引力。　　“林總，是音像版權那邊的事，那邊……”　　“哦？”還沒等漂亮的女秘書把話說完，在聽到是關於音像版權的是，一直低着頭的林沃立刻抬起了頭，打斷了女秘書的話，迫不及待的問道，“音像那邊出什麼事了？”　　對於這件他立下了軍令狀的事兒，林沃可是上心的緊，他自己也明白，若是在這件事兒上邊他馬失前蹄了，那他註定要從林家淡出去自己的身影。可惜啊，他從一開始就選錯了對手，把唐昱這個重生者當做對手，註定是他一生的厄運。不過很顯然，現在的他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對於林沃打斷自己的話，女秘書嫵媚的白了他一眼，可是卻被林沃無視了，面對林沃的問話，女秘書用尾指整理了一下鬢角處那略微散亂的頭髮，將懷中的文件遞給林沃。　　“音像版權的收購併不是很順利。”　　“哦？怎麼回事？”接過秘書遞來的文件，翻開后，一邊飛快的掃了幾眼，一邊問道。　　“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收購了兩家音像公司的版權，而且比預期的價格要高出很多，還有兩家版權被另外一家公司拿去了。”　　林沃眉頭皺了起來，但是很快，有舒展開了，“是維科吧。”　　林沃嘴角泛起了一絲笑意，話雖然是問話，可是語氣卻很是肯定，而且從臉上的表情來看，林沃對於失去兩家音像版權的事情，不但沒有絲毫氣惱，反倒像是有些開心。　　女秘書有些詫異，“林總你怎麼知道是維科拿走版權的，難道林總你事先已經知道了。”　　林沃搖了搖頭，笑着說道，“我不知道，不過這事就是猜也能猜到，收購音像版權是為了VCD的推廣和發展，而VCD到現在為止還屬於新興事物，國內除了咱們訊飛掌握VCD技術，就只有維科了，所以你一提到音像版權被另外一家公司搶走了，我便立刻想到了維科身上。既然我們林氏集團能想到通過這種方式來擴大VCD的知名度來大市場，那身為VCD發明者的維科沒有理由想不到這種方法，即便是開始的時候沒有想到，在我們林家做出了這麼大的聲勢之後，若是他們還想不到，那就是豬腦子了。”　　“林總似乎對於維科搶去音像版權的事情並不感到氣惱和不滿啊。”看着林沃嘴角的弧線，女秘書忍不住問道，在她想來，聽到音像版權被搶后，林沃雖然不一定會發脾氣，可是不滿是肯定的，不過現在看着林沃臉上的表情，似乎並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樣。　　聽到女秘書的問話，林沃嘴角的笑容更加的明顯了，並沒有立刻回答女秘書的話，拿起桌子上的中華，抽出一根，慢悠悠的放到嘴邊叼着，眼睛在身前桌子上四下掃了一圈，卻並沒有找到火機，正在林沃準備翻翻桌子上的文件仔細尋找的時候，身前一直白皙的小手適時的出現在身前，啪的一聲，女秘書手中的火機打着了火。　　林沃讚賞的看了女秘書一眼，藉著她的火點着煙，身體向後，靠在老闆椅上，翹起了二郎腿，吐了一口煙圈后，這才悠閑的給女秘書解釋了起來，“被維科搶走了兩家音像版權，雖然對公司可能有些損失，而且因為維科的參与，我們後面的收購的價格也會比我們預期的價格高一點，不過這些損失對於我們來說，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和VCD那龐大的市場前景比起來，這點前期的投入，實在是微不足道，而維科方面插手進來，反而打消了我心中最後一絲疑慮。”說到這，林沃停了停，抽了一口煙，吐了個眼圈后，繼續說道。　　也不小了，可是真正信得過的管理人才，唐昱手中卻沒有幾個，還好有一個解夢姬，否則唐昱恐怕真的就忙的四腳朝天了，所以唐昱現在就像再次培養出一個左膀右臂來，而這個左膀右臂又有哪個比楊涵寧更加合適的呢。　　“你可能也知道，我們手中的VCD的這個項目，是從現代集團那裡拿到的，而現代集團一時從另外一家公司的手中拿到的，而那家公司就是這個維科，所以說，維科是最早掌握VCD技術的公司，可是在我們拿到VCD這個項目后，維科那邊卻並沒有什麼大的動作，這點一直讓我疑惑，同時心中也有一點擔心，可是此時他們將手伸向音像版權的事中，那邊有了動作，便將我心中最後一絲疑慮打消了。終究，他們也是需要用這樣的手段來推廣市場的。”　　說著說著，林沃嘴角的笑容更加燦爛了，通過這件事，林沃心中的一塊大石頭也放了下來，林沃還記得當初父親林青柏對自己的警告。

# 第二百八十章 涵寧姐啊要自信

　　“什麼時候都不要小看了你的任何一個對手，要不，那是會吃大虧的。”林青柏的話在林沃的耳中縈繞。　　“呵呵。”林沃自嘲似的笑了笑，對自己之前的小心謹慎感到有些小題大做了。　　“畢竟那小子只是一個剛剛上高中的小毛孩，就算他有驚人的商業才華，可是商場上可不單單隻需要天分就可以的，閱歷也是必不可少的，這麼一個小毛孩子，想他也沒有幾分閱歷，我是不是有些大驚小怪了。”　　百聆那邊唐昱在主事，這件事情林沃是清楚的，他們知道百聆和維科那邊應該都是宋宛如的攤子，不過卻也表明，這一大攤子，很久以來一直是唐昱在做主，以林家的情報能力，自然早就弄清楚了這些事兒，知道是唐昱在主事。雖然奇怪宋宛如會把這過千萬的攤子給一個毛頭小伙擺弄，不過這並不妨礙他們對唐昱的了解和重視。　　心中的大石放下了，林沃心中輕鬆了很多，就連身前的那張熟悉的女秘書的面孔，也變得似乎比往常更嬌艷了一下。　　“小夏，今晚有事么，你來公司這麼長時間了，我也沒有好好的關照你一下，正好今天晚上沒有應酬，如果你有時間的話，我請你吃個飯怎麼樣。”　　聽了林沃的話，那個叫小夏的秘書略微猶豫了一下，便點了點頭，“好啊，免費晚餐我怎麼會不參加呢。”小夏輕笑着開了個玩笑，她在社會打拚這麼多年，形形色色的男人，什麼樣的沒有見過，早就過了天真的年紀，林沃話一出口她便明白了他的意思，所謂免費的晚餐，她自然能夠了解林沃透露出來的另外一層意思。作為林沃現在的女秘書，她早就有了這樣的覺悟，平日里打扮的這麼妖艷，倒有一大半是為了招蜂引蝶，當然，主要的目標自然是林沃這個金龜婿了。　　這晚，就在林沃和那個小夏吃飯的時候，正坐在家中看電視的唐昱也接到了楊涵寧的電話，楊涵寧和那個小夏的動作目的是一樣的，都是彙報。雖然兩人之間早就有了更進一步的親密關係，不過無論是唐昱還是楊涵寧，兩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唐昱自然是不希望自己的女人作為一個花瓶存在的，楊涵寧經歷過那樣的事情，就更不喜歡做一個花瓶了，所以，唐昱一直在努力的培養這楊涵寧，楊涵寧也一直在自己充實着自己，希望自己能待在唐昱的身邊跟着他一起走下去，而不僅僅是作為一個花瓶存在。　　所以，涉及到工作上邊的事兒，楊涵寧一般會比較慎重而正式的與唐昱接觸，而不是像平日里蜜里調油般的嬉笑。　　這會兒打過電話來說的自然是和林沃那邊差不多的事兒，楊涵寧開始向唐昱簡單的說起了這两天收購音像版權的事情。唐昱讓她單獨負責這件事兒，雖然唐昱的表情看上去不是很在乎，不過楊涵寧卻知道這件事兒對維科的重要性，一方面在心裏邊感激着唐昱對她的信任，一方面更加的感覺到了自己肩膀身邊的擔子，知道自己任務很重要，所以更不敢粗心大意，拿出十二分的謹慎來尚嫌不夠，隔三差五的還要親自和唐昱商量着事情的進展，生怕出了差錯。　　“嗯，行，很好……”唐昱一邊聽着彙報，一邊點頭應和着，看了一眼同樣在旁邊看電視的唐天鴻和張雅惠，點了點頭，起身走向廚房。　　看着自己兒子捂着大哥大走向廚房的背影，張雅惠埋怨似的看了一眼旁邊唐天鴻，“你看看你兒子，這哪像一個高中生，手裡拿着大哥大，張口閉口生意生意的，才這麼大的人，能做什麼生意啊，別最後什麼生意都沒做成，還把自己學業給耽擱了。”　　唐天鴻斜眼看了一眼唐昱在廚房中打電話的樣子，輕笑一聲，“昱兒最近一年的變化很大，經過了去年的事情，長大了很多，他有他自己的道路，我們最好不要再多加參与了，兒子已經長大了，成人了，唉。”說著，還嘆了一口氣，看着兒子這麼快就成長了起來，唐天鴻心中除了欣慰之外，還有一絲莫名的酸澀，看來自己是享受不到教育兒子的樂趣了。　　“你就慣着他吧。”張雅惠白了唐天鴻一眼后，也沒有再多做嘮叨。　　這幾個月所發生的事情讓張雅惠對自己的兒子也有了新的認識，所以對他的行為也不再多加干預了。四月份以來的事情，到現在為止還歷歷在目，張雅惠對自家兒子的了解雖然不如唐天鴻和蘇慕儒知道的多，不過她畢竟是唐昱的母親，兒子的變化她還是能夠看得出來的，尤其是唐天鴻、蘇慕儒還有唐天浩等人對待唐昱的態度，都能讓她覺察到，自家兒子，現在也被人當做小大人來對待了。而且，她畢竟也生在從政的家庭，隱隱約約感覺到，蘇慕儒四月份脫困的事情，和自家兒子是有些關係的，要不蘇慕儒也不會無緣無故的認自家兒子做乾兒子。　　政治上邊的事情唐天鴻一向不和張雅惠多說，不想讓她參与官場上邊那些烏七八黑的事兒，不過這並不妨礙張雅惠成長出自己的政治智慧來，所以多少還是能猜到一些東西的，而且比較有把握。她雖然不好多少什麼，不過對自家兒子，心中還是隱隱有些自豪的，不過在字自豪的同時又隱隱的有些擔心。　　……　　“嗯，很好。”　　門外邊，聽了楊涵寧的彙報后，唐昱輕笑了一聲，“涵寧姐，前幾天你還說自己做不好這事情，你看看，這不是做的很好么，涵寧姐你現在什麼都不缺，唯獨缺少的就是一點信心和一個展現的舞台，以後維科的事情就交給你了，你儘管放手去做，即使你沒做好，不是還有你老公我呢么，所以你儘管放開手腳，如果碰到實在拿不定主意的事情，你再來找我。”　　唐昱現在手裡的資產貌似差不多充足，倒是也不虞給楊涵寧揮霍點，哪怕當教學費也是好的，反正唐昱無論如何也不會把楊涵寧作為一個花瓶藏起來的，那對楊涵寧來說太不公平了，也太殘忍了點。為了這個，哪怕是多付出一些代價也是可以的。　　“我，我，我能行么？”　　電話那頭的楊涵寧聽出了唐昱話語中的意思，唐昱是想將維科那一攤事情全權交給自己，這讓楊涵寧心中很是忐忑，她也只是剛剛從大學中出來沒有幾年，剛剛步入複雜多變的社會，而且第一份職業就碰到陳松威的事情，遭遇了人生的第一大挫折，讓她對這個社會多少有一些驚恐，雖然這種驚恐在唐昱的幫助下已經消弭了很多，可是或多或少，還是留下了一點陰影。不僅懷疑自己的水平，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懷疑。　　天知道那次的打擊對於她來說有多大，若是沒有唐昱的出現，或許她現在不過是一具行屍走肉罷了。她自然也了解唐昱對她的苦衷，了解唐昱想讓她獨當一面到底是為了啥，可是她就是擔心自己做不好，擔心自己搞砸了，擔心自己只能做一個花瓶式的女人。她不想做花瓶，她要跟上唐昱的腳步，一直緊緊的跟隨着唐昱。對於楊涵寧來說，唐昱便是她的全部，緊跟唐昱的腳步，那是她一輩子的願望，哪怕，哪怕有一天唐昱不要她了，她也要在暗處默默的注視着他，看着他，跟着他……　　“誰說你不行，你這次的事情不是般的很好么，我相信訊飛那邊在這之後，肯定會更加放心往VCD的市場開發中投入大筆資金。同時對VCD的前景也會更加有信心。”　　“那，那我們之後呢，只好該怎麼做。”電話那頭的楊涵寧猶自不放心的輕聲的問了一句，經歷過那些事情的她，在重大事件上邊缺乏自信和魄力，這是她目前最大的魔障了，客克服了這個魔障，或許她就能破繭化蝶，展現出原本就屬於她自己的魅力來。　　“之前該怎麼做之後繼續怎麼做唄。我們派出去的那幾個洽談的隊伍也不用撤回來，只要訊飛集團和哪一家音像公司談判，你就讓我們的談判隊伍去哪裡，經過了這两天的事後，訊飛那邊在沒有了後顧之憂后，一定會加大談判的籌碼，我們的談判隊伍的任務並不是從訊飛的手中搶到那些音像版權，而是盡可能大的給訊飛搗亂，我想像訊飛這樣的大集團，肯定不會在乎這點小錢的，嘿嘿，我們要做的，就是給他們搞亂子，越亂越好，讓他們付出的代價越多，日後我們競爭的時候就越有優勢，現在，我們暫時也不怕花錢，反正我們花的比起他們來要少的多。”說著，唐昱嘿嘿的奸笑了兩聲。　　“呵呵，你這個小壞蛋。”　　電話那頭的楊涵寧聽着唐昱的話，也不禁笑了起來，同時，在聽了唐昱布置下之後的任務后，心中那略微忐忑的心也放了下來，之後貌似並沒有什麼麻煩的事情，只要按照唐昱說的做就行。

# 第二百八十一章 要政策

　　“哦，對了，涵寧姐，明天早上你來接我一下，我們去拜訪拜訪我們的父母官，拜訪一下陶大區長。”兩人嬉鬧了一陣，正要掛電話，唐昱忽然想到了什麼，出聲提醒道。　　“拜訪陶區長，陶業驊？”楊涵寧疑惑的問了一句。　　“是啊，過年了，我們怎麼也要去拜訪一下我們的父母官啊，我們這兩個晚輩去拜訪他這麼長輩，他總不能吝嗇到一點壓歲錢都不給吧。”唐昱意有所指的說道。　　楊涵寧也不知道唐昱具體打得是什麼算盤，似懂非懂的應道，“好的，明早我來接你。”　　唐昱拜訪陶業驊自然有他自己的用意，維科和百聆畢竟是在人家陶區長的地盤上邊廝混，若是不拜訪一下，確實有些說不過去，雖然說因為宋宛如的關係，陶業驊對維科和百聆肯定會特殊照顧，不過唐昱作為小輩來說，自然是理應拜訪一下的，而且，作為小輩，他出面也好討些便宜。　　官場和商場都是這樣，花花轎子眾人抬，人抬人，方能成功，唐昱作為東陵市內和陶業驊關係異常密切的人，自然要相互抬一番才是，否則，僅僅憑着唐昱與沈家的關係，那他和陶業驊之間，能走的距離終究有限，有些事情，原本就要做一步想三步才好。　　……　　“呦，你就是小昱吧，你陶叔早就和我提過我們東陵的少年英雄，以前在報紙上見到過你的照片，不過那照片似乎和你本人有點差距。”唐昱和楊涵寧到達陶業驊家的時候，已經是中午了，唐昱手裡拎着剛剛買來的兩瓶茅台和一條中華，對於陶業驊這種級別的人來說，倒是也算不得貴重，表表心意也就是了。　　開門的是陶業驊的老婆，叫俞洪敏，三四十歲的年紀，倒是風韻猶存，開門看到唐昱后，臉上顯露出來一絲驚喜。　　“俞阿姨，過年好。”唐昱笑着給俞洪敏拜年，同時將手中的禮物遞了過去。　　“俞阿姨好。”唐昱身後的楊涵寧也輕聲的拜了一聲年。　　“快進來吧快進來吧，外面冷，你陶叔今天正好放假，正在看報紙呢。”俞洪敏接過唐昱手中的東西，笑着把唐昱和楊涵寧迎了進去，看着緊跟唐昱身後的楊涵寧，俞洪敏意味深長的看了唐昱一眼。到底算是半個官場的人，這點眼力界還是有的，而且，以前她也沒少聽陶業驊和她說起唐昱這個半大小子的事情，知道這少年對他們家老陶的仕途有着活命的恩情。　　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佳節，所以陶業驊今天並沒有去上班，雖然今天有幾個應酬，不過在接到唐昱的電話后，陶業驊便把那幾個不重要的應酬給推了。事實上這幾天市裡邊和區裡邊的事兒都不少，年年的元宵佳節都要耍弄一番，熱熱鬧鬧的，不過今年提前一天就結束了，只剩下今明两天晚上市裡邊還有兩場文藝晚會，到時候市台會直播。不過這些事情自有其他人去做，陶業驊卻是不需要操心的。市裡邊需要區縣出的節目，下邊的人老早就安排下去了，這種事情還煩不到他區長的頭上。　　“陶叔，過年好啊。”唐昱剛走入大廳，便看到陶業驊正坐在沙发上，看着一份報紙。　　聽到聲音，陶業驊放下報紙，指了指旁邊的沙發，示意唐昱和楊涵寧坐下，“過年好過年好。”一邊說著，一邊將身前茶几上早已準備好的幾個小茶杯推到唐昱和楊涵寧身前。　　“是小昱啊，我說，你小子能耐挺大啊，紅星那個半死不活的廠子，到你手裡不到半年，竟然已經被你經營到現在這種狀態，你陶叔我還真是有些佩服你的商業才華啊。”　　紅星服裝廠在鳳城區可是家喻戶曉啊，甚至是整個東陵市，因為紅星員工的幾次聚眾圍堵市政府的事情，紅星服裝廠的名頭在整個東陵市也很出名，不過這名聲不是什麼好名聲罷了。　　可是誰知道，在唐昱接受紅星，收購了紅星之後，竟然在短短几個月的時間，硬生生的將紅星廠盤活，並且創造出利潤，現在的紅星，也就是現在唐昱手中的星耀服裝廠與之前的老長相比，在規模上，已經擴大了三到四倍，其製作出來的服裝頗受歡迎，已經以東陵為中心，想四周的省市級市場滲透，就紅星廠的事情，陶業驊對唐昱的商業眼光還真的有些佩服，同時也明白了，為什麼宋宛如會將紅星服裝廠全權交給唐昱來打理，這裏面恐怕不只是因為唐昱和宋家沈家的關係，還有一部分原因應該就是宋宛如早就看出來唐昱在商業上的敏銳嗅覺。　　“哪裡是我的功勞啊，星耀那邊的事情一直都是宛如姐的那個同學在打理，我只是幫着打打下手，我哪有什麼商業頭腦啊，沒有給宛如姐添亂就好不錯了。”唐昱摸了摸鼻子，搖頭說道。　　陶業驊看了唐昱一眼，同時有掃了唐昱旁邊一直坐着沒有說話，如同乖巧的小媳婦似的楊涵寧，笑了笑，沒有再說什麼，有些東西心裏知道就行，不必說破，說破了反而不好，在官場上混跡了這麼多年的陶業驊，深諳其中三昧。他自然了解唐昱帶着楊涵寧過來的意思，既有徹底把楊涵寧放到台前的意思，也是把他陶業驊當自己人看了，要不也不會帶着楊涵寧來家中拜訪。能被唐昱當做自己人，陶業驊心中還是很高興的，雖然現在看唐昱還是不顯山不露水的，不過背後杵着那麼個大人物，日後便是想不飛黃騰達都不容易。只看唐昱為人處世的氣度和手腕便知道，這少年，着實是厲害人。　　陶業驊拿起茶几上的茶壺，正要給唐昱倒上茶水，卻被唐昱搶過了茶壺，率先將陶業驊茶杯里的茶水補滿，補滿陶業驊的茶杯后，這才給自己和楊涵寧倒上茶水。　　“陶叔這幾天很忙吧。”唐昱有一句沒一句的閑聊着。　　“是啊，新年伊始，政府裏面的事情就多，唉，連過個年都過不好，要不是今天是十五，恐怕今天又要忙一天呢。”　　陶業驊點了點頭，隨即放下茶杯，看向唐昱，“小昱，說吧，有什麼事情就你陶叔我的啊，我可不信你是專程來拜訪我的，呵呵，你小子，還沒進過陶叔的家門吧，我可是知道，你這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啊，該不會找陶叔要壓歲錢來了吧，我可要事先說明，好包沒有啊，你陶叔的紅包早就分完了。”　　陶業驊不想再和唐昱打太極了，經過這麼上時間的接觸，陶業驊已經知道了唐昱是此道高手，也領教過唐昱插科打諢的本事，要是任由唐昱這麼說下去，便是繞上三天最後也未必能繞到正題上邊。再說，他下午還有個應酬，沒有更多的時間和唐昱這樣瞎耗，所以直截了當的便把話題引到正題上來。不過以他們兩個現在的熟悉程度，開門見山反倒是最好，也沒有必要搞那些個彎彎繞的。　　“哪有啊，難道沒有事情就不能給陶叔你拜年來么，您是長輩，我是小輩，大過年的給您拜個年這是應該的，你說這話不是見外了不是。”唐昱繼續耍着他的太極。　　“真的沒事？”陶業驊死死的看了唐昱一眼，又再次問了一聲。　　“就是給您來拜個年。”唐昱兩手一灘，一副無辜的樣子。　　“哦，沒事啊，那你先坐着，政府那邊有個應酬，讓你俞姨給你們做點好吃的，我估計我下午就能回來，到時候咱爺倆好好的喝一杯。”說著，陶業驊起身，走向不遠處的一副衣服架出，將掛在上面的一件風衣拿了下來，順手披在了身上，拿起衣服架旁邊的那個黑色公文包，一看就是一副要出去的架勢。　　看到此情此景，原本悠閑的坐在沙发上的唐昱立刻站了起來。　　“陶叔，你着什麼急啊，咱們再聊聊唄。”　　“聊什麼，你不是沒有什麼事情么？”　　陶業驊回過頭，似笑非笑的看着唐昱，其實他並不是真的打算現在就出門，那個應酬下午一點才開始，而現在才十點多，時間充裕的很，陶業驊之所以如此作態，主要是想捉弄一下唐昱，陶業驊可是還記得當初唐昱如何捉弄自己和自己打太極的，現在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還擊而已。　　“額，那個，陶叔啊，你如果不着急的話，咱們叔侄倆就再聊聊。”唐昱神情毫不尷尬，前世鍛煉出來的厚臉皮，要的便是在這種時候發揮作用。　　“聊什麼，我剛剛不是問你有什麼事情沒有，你說沒事，既然沒事我們還有什麼好聊的啊。”妖冶化繼續捉弄道。　　“那個，陶叔啊，其實呢，這次來出來給您拜年之外，還真有一點小事情需要您幫忙。”不得已，唐昱只能說出這次過來的目的了，同時心中暗自誹謗陶業驊老狐狸，唐昱知道這隻是陶業驊的作態而已。　　“你看，我說的吧，肯定有事。”陶業驊笑着把剛剛拿起的公文包放在了原處，同時也把風衣脫了下來，走回大廳，坐在沙发上，“說吧，究竟是什麼事情啊。”　　“這個，陶叔，我是想向政府要點政策。”這次唐昱沒有再拖泥帶說，直截了當的說出了自己的目的。

# 第二百八十二章 好心差點辦壞事（上）

　　“要政策？”　　陶業驊微一皺眉，“你說得哪方面的政策啊，國家似乎對於服裝行業並沒有什麼優惠政策啊。”陶業驊第一反應就是唐昱想要給星耀服裝廠從政府中要點錢，也怪不得他這麼想，太子也門賺錢，向來不喜歡堂堂正正的來，搞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是他們的拿手好戲，空手套白狼還算是吃相比較好看的。不過想想，服裝廠似乎不是做這種事情的好項目啊，哪怕承包一片荒山也比服裝廠的由頭好。　　“不是星耀廠。”唐昱搖了搖頭說道。　　“那是……”　　“是維科电子公司。”　　“維科电子公司？”　　陶業驊皺起了眉頭，對於維科這個名字，陶業驊不是很熟悉，畢竟維科只是唐昱剛剛成立不久的公司，而且在前期還只是一個皮包空殼公司，只是在近一段時間，在VCD研製成功后，才脫離了皮包公司的外衣，成為一家真正的电子公司。　　陶業驊雖然對這個維科不太熟悉，但卻也還是聽說過，怎麼說VCD也是在法國电子展大放異彩，而且維科的技術和現代集團共享的這件事情，也有風聲傳出，雖然陶業驊知道這個維科的存在，可是他卻並沒有仔細的收集過維科的資料，他並不知道維科和唐昱之間有什麼關係。　　更主要的原因是，維科直到現在也沒有建廠投產，至今為止還沒有一台產品下線，他這個區長原本就不是电子方面的人才，自然對維科了解的就不多了，唯一直到的便是，這個維科，和百聆的關係似乎不淺，兩邊的不少員工都是重合的，和百聆的關係不淺，自然就意味着和宋宛如的關係不淺，和沈家的關係不淺……　　“維科电子公司？”陶業驊皺着眉頭想了想，“哦，你是說生產那個什麼VCD的那家公司？”　　見唐昱點頭，陶業驊又問道，“這個維科和你有什麼關係啊，你可別告訴我這個公司是你的啊。”看着眼前唐昱那稚嫩的面孔，陶業驊實在很難想象這個看起來不過就是個孩子的人，已經負責幾家公司了，雖然這幾家公司規模都不大，不過好歹也算是過千萬的。　　唐昱笑着搖了搖頭，他怎麼會承認維科是他的呢，就算陶業驊相信維科是自己的，唐昱也不能說明說，怎麼說唐天鴻都在政府里工作，這件事情公布出去，無論是對唐昱還是對唐天鴻來說，都存在很大的不便。國家目前對高幹子弟直系經商雖然某些規定還不是很明確，唐天鴻現在為止也僅僅是一個正處，影響也不是很大，不過這畢竟還是有些影響的，暫時還是不要暴露在人前為好。　　“這個VCD是去年宛如姐在從安皖那邊引進來的一個項目，經過了大半年的研發，VCD已經可以生產了，現在已經有了一部分產品投入了市場。”唐昱慢慢的給陶業驊解釋着，試試上不用他解釋陶業驊多少也知道一些維科和宋宛如的關係，很多東西都是明擺着的，例如兩邊的財務系統，稍微明眼的人都能看得出來，再說，維科可是在百聆下屬的电子研究所的基礎上弄出來的，怎麼看都和百聆脫不了干係。　　不過有時候，人眼看到的未必就是真實的，無論是陶業驊還是林沃這些人，他們都認為維科是宋宛如的，維科是百聆下屬的，可是只有宋宛如和方建銘這些人才知道，維科，確實是唐昱的，完完全全的屬於唐昱，被唐昱絕對控股，擁有絕對的控股權。單單在這一點上邊，唐昱便麻痹了不少的人，不得不說，他在這一點上邊的掩人耳目做的還是很好的。　　“陶叔你也知道，這個VCD屬於新興產品，如果想要得到好的回報，這前期的投入是少不了的，可是我們現在的資金實在有些拮据，所以我今天想要藉著來給您拜年的這個機會，想要問問陶叔您，陶叔您看，區政府方面能不能給點資助，我記得上邊好像有什麼政策的，陶叔您看，您能不能把這個政策給我們。”　　具體的政策唐昱自然也是研究過的，要不也不會這會兒過來找陶業驊說事兒。　　“哦？這你都知道？我怎麼不知道什麼政策啊，你說得是哪條政策啊？”陶業驊揣着明白裝糊塗。身為堂堂鳳城區的代書記兼區長，又怎麼可能不對上面的政策了如指掌呢，不過這該拿捏的自然還是要拿捏的，即便是面對着唐昱。這，便是官場了。　　“嘿，陶叔，這個你還真的考不住我，前幾天我和宛如姐聊天的時候，聽宛如姐說起過這件事。”　　說到這，唐昱停了停，看了一眼陶業驊后，繼續說道，“宛如姐說好像是國家的八五計劃中，有一條政策是鼓勵發展电子科技的，同時國家還對一些新型的电子產業給予一定的政策鼓勵，難道這個政策陶叔不知道？”　　唐昱所說的話半真半假，這個政策的確是有，只不過唐昱之所以知道這個，是因為他上一世的記憶，根本就不是宋宛如告訴他的，他之所以把宋宛如搬出來，只是想讓陶業驊這個老狐狸能答應的爽快一些，怎麼說宋宛如的力度都比他唐昱要強的多。　　果然，在聽了唐昱的話后，尤其是在聽了唐昱說這個政策是宋宛如告訴的時候，陶業驊的嘴角不自然的抖動了一下。事實上，他這個大區長之所以對這條政策比較清楚，還就是因為他管轄的區裡邊有百聆和維科這些規模不算小的电子廠，要不也不會知道這麼一條文件。　　“呵呵，哦，我想起來了，上面下發下來的文件中，似乎是有這麼一條，這段時間太忙了，都給我忙的暈頭轉向的了。”陶業驊喝了一口茶水，“小昱啊，這件事不是我一個人能定的下來的，我得和其他區領導商量一下，有必要的話開一次會議。”　　說著，陶業驊抬起手，看了看手錶，“嗯，今天下午又還有個應酬，抽不出來身，這樣吧，明天，我明天上班后，召開一次區領導辦公會議，商量商量你剛剛說的維科公司政策補助的事情，我想這件事情難度不大。”　　事實上，原本陶業驊便有這樣的心思的，就等着唐昱上門了，即便是維科、百聆和宋宛如的關係不淺，可是他堂堂一個區長總不好自己把臉給送上去，那便成了諂媚了，不符合他做人的原則，雖然即便是沒有唐昱這一遭，最終他還是會把這些政策落實到百聆和維科上邊，不過有唐昱這一遭和沒這一套，無論是對唐昱還是對他陶業驊來說，都是大不一樣的。唐昱大概也是知道了陶業驊的心思，所以才有了這次的拜訪。到底是兩世為人的人了，雖然不能說是長袖善舞，不過該打理清楚的關係還是要打理好的，不能因為和省長家中有些關係便人五人六的，這個社會，終究還是要靠自己的，便是沈睿鴻遲早也有推下去的那天，到時候，能夠靠的，只能是現在就積累下來的關係了。要寫東西，終究還是要早作打算，也算不得是未雨綢繆，不過是為人處世之道罷了。　　從陶業驊家出來，已經將近十二點了，楊涵寧開着車和唐昱到一家小餐館中吃了點飯後，便送唐昱回家了。楊涵寧終究還是不大願意和唐家的人打照面，目前為止，也就是和唐天浩見過幾次，至於其他人，楊涵寧心中還是存在着幾分恐懼的。　　今天是正月十五，等唐昱到家的時候，二叔唐天浩、二嬸和小叔唐天宇正坐在大廳中聊天，老爸唐天鴻還沒有回來，身為市政府秘書長的他，相比於陶業驊來說，只會更忙，而不會更清閑，尤其是在這種時候。其實政府秘書長作為政府的大管家，作為市長的貼心人，這個位子，註定是一個忙碌的位子，是一個工作繁瑣的位子，可是有是極為培養人大局觀的位子，站在這個位子上邊，雖然和市裡邊各個局的一把手一樣都是處級，可是屁股下邊的位子不同，看東西的絕度自然就不同，大局觀和意識就不同，這些東西都是一點一滴慢慢培養出來的，對以後外放出去做個副市長什麼的是極有好處的，只不過一時半會還看不出來罷了。　　唐天浩看到走進來的唐昱，皺着眉頭問了一句。　　“沒幹什麼，只是去給陶叔拜個年。”唐昱低着頭一邊換着拖鞋，一邊漫不經心的回答。　　“陶叔？陶業驊？”唐天浩一愣，隨即便反應過來唐昱口中的這個陶叔應該就是鳳城區大區長陶業驊。貌似在他們認識的人中也只有陶業驊值得唐昱去給拜年，其他的人要麼和唐昱沒什麼交集，要麼就是不值得他出馬，要麼就是應該是唐天鴻帶着他去而不是他自己去，東陵市裡邊，也就蘇慕儒和陶業驊以及成衛東是唐昱需要親自去的，餘下的可沒有幾個了。　　唐昱點了點頭，沒有說話，走到大廳中間的茶几前，拿起茶几上的一個茶杯，也沒有理會是誰的，仰脖便將裏面的茶水一飲而盡，中午的菜有點咸了，吃的唐昱現在有些口渴。而且說了那麼多的話，臨了還把不少的體液給了楊涵寧，他自然是口乾舌燥的。

# 第二百八十三章 好心差點辦壞事兒（下）

　　“呵呵，你小子又打什麼鬼主意啊？”　　說著，唐天浩忽然笑了起來，他對唐昱轉世后的性格，可以說是這個世界中了解的比較多的了，甚至比唐天鴻和張雅惠都要了解，畢竟，四月份以來的事情，很多事兒唐昱都瞞着唐天鴻以及張雅惠，可是沒有瞞着唐天浩，畢竟，不少事情都需要藉助唐天浩的，維科裡邊還有他百分之十的股份，想瞞着也瞞不過去。　　這幾個月來的接觸早就讓唐天浩對唐昱的性子幾乎是了如指掌，以唐昱的那種無利不起早的性子，如果沒有什麼目的話，肯定不會無緣無故的去拜訪陶業驊的，陶業驊和唐天鴻是平級，都是正處，即便是要拜訪，也輪不到他這個小字輩。所以說，唐昱親自出馬，肯定是有什麼目的。　　想着想着，唐天浩突然想到當初陶業驊和唐昱互相打太極時陶業驊臉上的那種吃癟的表情，不由得輕笑起來，碰上自己這個早熟的侄子，由不得他們這些中老年人鬱悶啊。　　“什麼叫鬼主意，我只是想進進晚輩的禮數，拜拜年串串門聯絡感情的事怎麼在二叔你口中卻成了鬼主意。”　　唐昱的臉上裝出一絲悲傷的神情，似乎唐天浩的話傷害了他一樣。以這廝前世鍛煉出來的厚臉皮，自然毫無尷尬的神色。　　“行了吧，在我面前你就別裝了，我想沒有幾個人能比我更了解你了，要說你這個小狐狸只是為了聯絡感情才去給陶區長拜年，打死你我都不相信。老陶那分量可不值得你小子親自出馬，你自己說說，這大過年的，除了省城裡邊，你小子還主動的去過誰家？嘿嘿，想想也知道，你去找老陶，那絕對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啊。”　　唐昱摸了摸鼻子，嘴角泛起一絲尷尬的苦笑，“難道我在二叔你的心目中的形象真的就這樣不堪，莫非就不能為了和陶叔的關係去看看他？我就這麼不懂尊老愛幼？太傷心了……”　　嬉鬧幾句后，唐昱便把這次拜訪陶業驊的目的簡單的說了出來，本來也沒有什麼隱瞞的必要，既然是要政策，這東西自然遲早要落實下來，到時候自然便都知道了，這會兒也沒必要瞞着唐天浩，況且，唐天浩還是維科的股東了，雖然只是百分之十的股份，不過畢竟也算是三個股東之一了。　　其實今天的事情簡單到可用兩個字來總結：要錢，就是向陶業驊要錢。　　其實唐昱知道，政府即使口子，答應給他一些支持，恐怕也不會拿出多少錢，說破大天也就十幾二十萬左右，這些錢對於現在的唐昱來說，還真的不算什麼，維科也不缺少這點錢，現代集團打過來的那一千多萬雖然被姜萬勐升級VCD研究二代機的時候用掉了大半，收購那兩家音像版權也花去了一些，現在就只剩五六百萬了，與這五六百萬相比，政府支持的那幾十萬還真沒有多大的作用，不過這種白給的東西，不要白不要，這就是唐昱的想法。當然，更進一步的想法。　　八五計劃中有專門的鼓勵电子科技發展的條款，雖然國家這個政策造的很大，不過具體下來到了東陵市裡邊就沒有多少了，到了區裡邊那就更少了，至於最後下到維科上邊，那還真有可能就是十幾萬二十萬的，這麼點小錢，自然是不值得唐昱走一遭的，不過畢竟是國家八五規劃的紅頭文件啊，雖然錢不多，不過維科好歹也算是走入了這個序列裡邊，對日後的諸多事情都有很多方便的，所以才有了唐昱的這次出馬。要不，單單是十幾萬二十萬的政策性扶持，實在沒有必要去陶業驊那裡跑一遭。好歹唐昱的背後杵着的是市長和省長這樣的大人物，若是為了十幾萬的扶持資金去找區長，那也恁是小家子氣了些。　　“呵呵，你這個小狐狸啊，這點便宜都要沾，雁過拔毛啊。”唐天浩笑着打趣了幾句，雖然不大明白唐昱具體有什麼目的，不過也知道自家這個侄子的思維一貫是天馬行空，不是自己這樣的人能把握住的，也就沒有去關心太多。　　時間就在一家人嬉笑中流逝，在三點左右的時候，老媽張雅惠和二嬸便到廚房去忙活去了，做飯這種事兒，還是自家人做着自家人吃，這樣吃起來最有味道，尤其是在重生回來這一世，對於家的感覺，唐昱是尤其喜歡的。　　老爸回來的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了，這幾天市裡邊的工作不少，新的一年剛剛開始，政府這邊的工作也是千頭萬緒的，尤其是他作為政府的大管家，很多事情都要親自過手，這樣就更忙了，都是到了大晚上的才能回家，張雅惠都抱怨過好幾次了，這官越大，人反倒是越來越憔悴了，唐昱和唐天鴻也只能相視而笑，各人有各人的追求，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得到了某些東西，自然便需要付出某些東西。　　在一頓溫馨的晚餐之後，唐昱便被唐天浩和唐天宇拉着，一起到小區空地處放禮花去。　　當唐昱看到二叔慢慢一後備箱的禮花的時候，有些目瞪口呆，我去，這也太多了吧，怎麼有點政府放煙花的感覺……　　“我們今天晚上的任務就是把這些禮花全部釋放到天空中。”唐天浩嘿嘿一下，對這唐天宇和唐昱說道。　　唐昱看了一眼唐天浩，又看了一眼那滿滿一後備箱的禮花，輕聲嘀咕道，“額，這個任務很艱巨啊。”一旁的唐天宇也同意的點了點頭。　　九十年代政府對煙花的燃放管制還不像後世那麼嚴，私人燃放巨量的煙花幾乎沒人管，可以盡情的燃放。當然，這個年代因為燃放煙花引起的火災也要比後世的多。　　呲――咚――　　一束束禮花咻然升空，盛開、綻放，將整個天空渲染成五彩繽紛，雖然這個年代的煙花還沒有唐昱重生那會兒的那麼多花樣，沒有那麼絢麗，不過放這東西要的是那個氣氛，具體的東西反倒是顯的不重要了。　　海市蜃樓落星雨，火樹銀花不夜天……　　這個新年就如這綻放的煙花般，美麗，卻又飛快的流逝了……　　年後，唐天鴻、唐天鴻包括唐昱又再次恢復到緊張忙碌的生活之中。無論是唐天鴻還是唐昱，在這個時候無疑都是很忙碌的，對於唐天鴻來說，這個新年過後，在他的仕途上邊的意義很是非凡，而對於唐昱來說，現在，那可是為了VCD而努力的重要時候啊，所以，年後，兩個人都很是忙碌，好在一中的老師早就習慣了唐昱的曠課。　　小叔在正月十七的時候便已經返回學校了，說的是學業上忙，導師有任務安排，不過所有人都看出來這根本就是唐天宇隨便找的說辭，至於如此迫切的想要回去，恐怕與那個林珊脫不開關係。　　在小叔上車離開前，唐昱將他拉到一旁，從懷中摸出一個用牛皮紙包裹的包裹，從其形狀上看一眼就可以看出，裏面裝的是錢，滿滿的一沓錢，粗略估摸着也有幾萬的樣子。　　“小昱，你這是干什麼，趕緊收回去，你這不是埋汰你小叔我呢么，我怎麼能收你的錢呢。”唐天宇將唐昱塞在自己手中的錢有推給了唐昱，臉上紅紅一片，從其語氣上聽，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唐天宇真的有些惱了。　　拿自己侄子的錢，讓唐天宇有一種自卑的感覺，在這種感覺的作祟下，心中難免冒出一絲怒火，“小昱，怎麼，看不起你小叔我怎麼的，難道你小叔已經到了需要你接濟的地步了。”　　聽了小叔的話，這時唐昱才感覺到自己現在的這種舉動真的有些唐突，以小叔的高傲的性子，自己給他錢，無疑是打他的臉，人家好歹是堂堂清華大學的高材生，前途無量，拿着自己侄子的錢，這叫什麼。　　唐昱心中暗自惱悔，暗嘆自己莽撞了，如果讓二叔把這錢交給唐天宇，唐天宇恐怕就不會有現在這樣尷尬的感覺了。　　“不是不是，小叔，你誤會了，我這錢可不是給你的。”唐昱眼睛一轉，說辭瞬間從口中溜了出來，“現在二代VCD雖然已經研製的差不多了，不過還是有幾個問題需要處理，現在老薑他們已經忙不過來了，所以我打算你能不能像上次那樣，用你們學校的師資力量，幫我解決一些麻煩，這些錢只不過是給你的前期的研究經費，算是定金。”　　“哦，這樣啊。”聽了唐昱的話，唐天宇原本已經變黑的臉這才恢複本來顏色，大大方方的從唐昱手中接過那個牛皮紙包裹的錢，在手上掂了掂，“貌似不多啊。”　　包裹裏面只有三萬塊錢，如果充當定金的話，還真不算多。　　唐昱摸了摸鼻子，定金只是他剛剛找的說辭，這些錢本來是打算給小叔路上帶的，唐昱看的出來，林珊的出身不簡單，如果和那樣的千金小姐在一起，太寒酸的話，對雙方都不會有好的感覺。不過他這個小叔有些死板，老是不習慣拿家裡邊的錢，要不，以唐天浩近億的身價，怎麼著也不會虧待了這個唐家的老三，不過是唐天宇自己不大願意一直拿家裡邊的錢罷了。　　“我剛剛出來的太匆忙，公司里的現金還真沒有多少，所以我也就只能帶過啦這麼多，其餘的錢我會過幾天讓公司里的人員連帶着那些交給你的研究項目一起去北京交給你，這些錢最主要的是想讓你請那些老師吃頓飯，上次你們可是幫我們減輕很大的壓力，我這邊太忙，過不去，就只有拜託小叔你幫我感謝他們一下了，這些錢你隨便分配吧。”　　唐昱用他那三寸不爛之舌，終於讓小叔接受了這幾萬，總算讓他這份好心沒有辦了壞事。

# 第二百八十四章 出事兒了

　　撇過唐昱，且說萬建這邊。　　最近一段時間，蔡明財可以用春風得意來形容，之前因為海南地產泡沫而引起的資金危急已經利用預售制度的推出而得以緩解，而且還在錢啟建等一些人的努力下，把舊城區改造這項大工程給接了下來，甚至即將展開的城中村建設，也已經被蔡明財看成了囊中之物，如果將這兩項龐大的工程拿下並成功完成，那麼以後東陵，恐怕就會只有一家地產公司，那就是萬建，至於其他的地產公司，蔡明財有把握把他們全部排擠出東陵。　　現在的萬建和五六月份剛剛在海南遭遇挫折之後的萬建可是大大不同，現在的萬建，在吉隆章家的支持下已經緩過來元氣，而且，因為有着章家大筆資金的注入，背後又有着章家的人脈關係，現在的萬建，比蔡明財當初的萬建還要鼎盛幾分。當然，如果現在的萬建是蔡明財一個人的話，那估計他會更加的高興，可惜，在萬建最艱難的時候，吉隆章家的幫助也是趁火打劫，低價從萬建得到了大量的股份，這才讓萬建緩過來元氣。　　說來，吉隆章家對萬建最大的援助還不是在資金上邊，而是在關係網上邊，若是沒有吉隆章家的插手，只怕在蘇慕儒等人的默認下，市裡邊的其他地產開發公司，只怕會在綠都的帶領下，像吸血鬼一樣趴在萬建的身上把萬建給吸幹了，吸的渣都不剩。萬建這些年在東陵市裡邊一家獨大，蔡明財一貫的作風就是吃獨食和趕盡殺絕，早就搞的是天怒人怨，在陳松威的時代，要不是有陳松威給壓着，只怕萬建早就倒了。　　五六月份萬建的危機，不僅僅是因為三億多的資金陷在海南樓市泡沫中造成的資金鏈危機，更重要的危機卻是陳松威倒台之後造成了萬建和東陵市上層關係出現斷層的危機。蔡明財是陳松威的狗，這點東陵市稍微有些見識的人幾乎都知曉，而且陳松威對蘇慕儒的陷害和排擠，蔡明財是直接參与其中的，若說蘇慕儒得勢之後會放過萬建，蔡明財不信，便是其他人也不相信。　　當初要不是顧忌萬建是東陵市排名第一的國企，是東陵市對外的標杆企業，瞬間垮掉會對東陵市造成不好的影響，會導致更加大的就有壓力，說不準整個市裡邊的工業產值都要下滑幾個百分點，要不是顧忌到這些東西，只怕蘇慕儒就要下狠手了。　　按照他們原先的計劃，是準備用萬建的血液來養肥東陵市的其他企業的，用潤物細無聲的手段把蔡明財給搞的一無所有，不過卻沒想着，黃寶德居然甘願做萬建的馬前卒，給萬建引來了吉隆章家這隻白眼狼。　　有章家的進入，萬建不僅僅解決了資金鏈的問題，連帶着最重要的問題，萬建在關係網上邊的漏洞也被很好的彌補起來，不僅黃寶德跳到了明處，便是新任市委書記錢啟建，和章家的利益集團也是有着很密切的關係，這一切，都讓萬建重新的煥發了生機。尤其是錢啟建的出現，基本杜絕了蘇慕儒從政策上邊對萬建下手的可能性。　　所以說，蔡明財最近是得意非凡。　　這天中午，蔡明財正敲着二郎腿，叼着煙，調笑着身旁嫵媚妖嬈的女秘書，那隻狼爪是不是的偷襲一下那女秘書的敏感之處，招來一聲聲嬌嗔和驚呼。　　就在蔡明財興緻正高，準備來一個黑虎掏心老漢推車之際，辦公室的門不合時宜的被敲響了。　　“進來！”蔡明財訕訕的收回正要偷襲的豬手，暗罵了一聲，不耐煩的應了一聲，而她旁邊的那個女秘書，在聽到敲門聲的一瞬間，便如同受驚的小兔子一般，緊張的向後躍去，手忙腳亂的整理的身上的服飾和已經散亂的長發。不過看其架勢，倒似乎對這樣的遭遇早已經習以為常了。　　進來的人一看明顯是一個建築工人，頭上甚至還帶着一個滿是塵土的安全帽。　　“老李，你不是在舊城區忙活拆遷工作么，你來這有事么？”看到這個老李臉上焦急的神色，蔡明財突然有種不好的預感。平日里，這些個帶着安全帽的土老帽，他是嚴令不能進入這間辦公室的，這會兒既然出現了，自然便是有了大事兒，只看他這會兒慌張的神色便知道，事情只怕是有些不妙。　　這個老李是舊城區拆遷的總負責人，說簡單點，就是一個包工頭，負責舊城區的人員轉移和拆遷工作。　　蔡明財和這個老李很早就認識，這個老李可以說是蔡明財最早的班底之一，所以蔡明財深知老李的性格，沒有發生天大的事情，臉上絕對不會出現這種焦急的神色。　　聽了蔡明財的問話，老李雖然臉上還是有些焦急，不過並沒有立刻回答，反而看了一眼旁邊的那個女秘書。　　蔡明財心領神會，“小劉啊，你先出去吧，有事我再叫你。”　　“好的蔡總，那我就先出去了。”作為秘書，自然要有點眼色，什麼時候該出現什麼時候不該出現自然還是知曉的。　　“究竟發生什麼事了？連秘書都需要避這，小劉還是可以信任的。”直到那個女秘書走出辦公室並把們關上后，蔡明財這才又再次問了一邊，表情也稍微有了些變化。　　“蔡總，這次，恐怕事情有點糟。”老李看到蔡明財臉上那不安的神色，自己反而鎮定了下來，輕輕的吐了一口氣，說道。　　“難道……”蔡明財臉色一變，手掌在脖子上橫着劃了一下。他做慣了地產，自然知道什麼叫做事情有些不妙，而且是老李過來說明情況，自然便要往那方面想。不過早些年他發家的時候可沒少了這樣的事兒，拆遷時候傷人致殘甚至致死，都是很平常的事兒，尤其是在原始資本積累的那段時間，他就是靠着拆遷起家的，不過這些年政策風向變了，萬建也壯大了，不大需要當年的那些手段，自然也便少了很多。　　“嗯。”老李很清楚蔡明財手勢的意思，有些沉重的點了點頭。　　“操，怎麼搞的，我不是囑咐過你們了么，如果有人不願搬遷，適當的給一下教訓就可以了，可是千萬別搞出人命，怎麼又出這種事呢，你們這幫兔崽子把我的話當耳旁風不是。”　　見老李點頭，蔡明財一下子從椅子上蹦了起來，抓起桌子上的一個文件夾，狠狠的甩在老李的身上，咆哮了起來。這件事兒他當初確實是特意交代過的，現在雖然說萬建在市裡邊也有了奧援，市委書記錢啟建是傾向於他萬建的，不過市裡邊的局勢很明顯，黃寶德和錢啟建聯手也依然壓制不住蘇慕儒，他這個二把手當的，倒像是市裡邊真正的一把手。萬建現在也不過緩口氣罷了，若是在這個節骨眼上邊被人抓了把柄，那對萬建來說可有些不妙。　　“這次真的不怪我們，蔡總你應該知道，舊城區那裡都是些什麼人，那都是社會最底層的人，是咱們東陵市有名的窮人窩乞丐窩了，那是一群為了錢連命都可以不要的刁民，為了能夠多得到一些拆遷費，無論怎麼勸都不走，所以我們就稍稍給了他們一點教訓，可是誰知道……”老李這邊剛解釋一半，便被蔡明財給打斷了。　　“好了好了，現在不是追究責任的時候，我們現在首要的問題是要先講這件事情封鎖起來，讓這件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蔡明財老闆桌後面走了出來，點燃一根煙，在辦公室中踱起了步，開始慢慢的思考起來。　　他自然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兒，下邊的人之所以要鬧，除了一些死硬的釘子戶之外，主要還是因為萬建給的拆遷費比市裡邊的政策要低不少。萬建要賺錢，拆遷費上邊撥一層是很正常的事兒，大概是因為這樣才激起了衝突。　　不過這是拆遷的慣例了，以往也一向是這麼做的，而且也沒出過什麼大亂子，即便是有些釘子戶，恐嚇一番也就罷了，他蔡明財的陰司手段也不少，不過這個節骨眼上邊卻是不能出事兒的，他事前可是千叮囑萬囑咐的，哪知道最後還是出事兒了，而且是最不想看到的事兒，若是被人抓住由頭不放，那可就有些不妙了，東陵市，到底還是蘇慕儒的東陵市，不是陳松威的，不是錢啟建的，不是黃寶德的，更不是他蔡明財的。　　“先給那個死者的家屬一筆錢，穩定住他們的情緒，之後再給那個打死人的工人一些錢，多給一些也行，讓他先自己找地方避避，等這件事情的風波過去后，再出來。總之事情要盡量壓下去，哼，對鬧事的也不要手軟，總之不能把事情給鬧大了。壓不下去也要想辦法把責任給推出去，總之屎盆子不能落在萬建的身上，該捨去的就捨去，也不要心疼。”　　打死人的自然不會是簡簡單單的萬建工人，換個說法，這些人應該是萬建的打手才是，做拆遷，總是少不了這樣的人在，打死人的，自然也不僅僅是一個工人毆打，不過這些事情這會兒自然沒有必要多說。

# 第二百八十五章 找人（上）

　　對於這樣的事情，蔡明財顯然不是第一次處理了，幾句話便把事情理順同時想出了應對措施。以往的時候萬建也不是沒有出過這樣的事兒，八十年代的時候，蔡明財暴力拆遷的那會兒可不止搞出了一條人命，這些年萬建壯大了，蔡明財不想被髒水給沾了身子，這些事兒才逐漸的少了，其實不過是把執行的人換成了虎爺手底下的人罷了，方法還是老老一套，對於這樣的事兒，萬建早就有了對應的手段，只不過這次和以往不同的就是，現在的萬建缺了陳松威這樣的強力夥伴，而且市裡邊還有蘇慕儒這麼個強敵在一旁視眈眈的強勁對手，所以處理起來次啊有些麻煩。　　放在以往，這種事情都不必蔡明財去親自處理的。事實上，在八九十年代，暴力拆遷屬於很平常的事兒，幾乎都成為了默認的事實了，和兩千年後那個網絡異常發達的時代不同，在那個網絡媒體傳播速度異常快捷的情況下，暴力拆遷雖然依然存在，不過比起八九十年代的這種普遍狀況，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了，完全不是一個級別，在那個年代，甚至有一個讓現在的人無法理解的狀況，那就是，在那個年代，政府甚至可以公然給強拆者撐腰。所以，若是放在以往，這對萬建來說完全不是什麼大事兒，實在是在平常不過了。　　不過出了人命就有些不一樣了，雖然以往也出過這種棘手的事兒，不過那會兒有陳松威和黃寶德幫着壓下去，那自然是無妨的，現在沒了陳松威而換上去一個與萬建不對頭的人來給東陵市當家，那對搞出了人命的萬建可沒有什麼好處，這種事兒，說小也能大而化小，說大也能被放的無限大，關鍵就要看各人的心思了。　　老李聽到蔡明財的吩咐，趕緊點了點頭，“嗯，這些我已經做了，死者家屬那邊現在暫時還沒有鬧出多大的動靜，而那個打死人的工人，我已經給他買了一張前往內蒙的火車票，明天早上發車。”放在以往，老李也不會對這種事兒上心的，當初跟着蔡明財打天下的時候，這種事兒他甚至親自去做過，而且不止一次，這些年來，萬建逐漸的壯大了，他才从里邊脫手，放在以往，便是他也不會把這種事兒當成一回事兒的。　　不過他到底也算是萬建的中高層管理人員，對於最近市額裡邊與萬建之間的諸多齷齪多少知道一些，知道現在的萬建處境有些艱難，實在是不宜在這個風口浪尖上搞出容易被人抓住把柄的事兒，蔡明財之前對他的吩咐他也知道用意，一直在小心翼翼的收斂以前的作風，哪想到下邊的小子囂張慣了，完全沒把這吩咐當回事兒，終於還是給萬建搞出了亂子，他這才心急上火，匆匆跑來找蔡明財商量對策。　　市裡邊現在的狀況他也多少知道點，知道自家大老闆也東陵市現在的實際一把手蘇慕儒很不對付，知道蘇慕儒為首的一些人很是看萬建不順眼，想把萬建給搞下去，而萬建在市裡邊的靠山，也就是通過吉隆章家牽線的市委書記錢啟建以及萬建以前的靠山黃寶德，這兩人加起來依然不是蘇慕儒的對手，所以萬建在這種關鍵時刻，那是一分一毫的錯都不能出，除非他們現在市裡邊能找到比蘇慕儒更加強大的人，不過很顯然，短時間之內來看，這是不可能的了。　　“這就好。”　　聽了老李的話，蔡明財輕輕的鬆了一口氣，“只要那個打死人的工人藏起來，一切就都好辦，如果死者那邊依舊不依不饒，甚至將這件事情鬧到法院，咱們也可以把一切責任推到那個工人身上，我們不用負多大的責任，哼，想拿這件事兒來做文章，也要看他們有沒有那樣的手段，咱們萬建可不怕他們，不過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罷了，他蘇慕儒莫不成還能用這件事兒來扳倒萬建不成？最終也不過是妥協罷了，哼，不外乎是些錢的事兒。好了，沒有什麼事情的話，你就去處理這事去吧，能私了就私了，最好別把這事鬧大。記住，能花錢擺平的事兒都不是事，花錢也擺不平的，那才是麻煩，顯然，蘇慕儒和唐天鴻就是花錢也擺不平的那種麻煩，偏偏我們還拿他們沒辦法，哼，走着瞧……”蔡明財揮了揮手，示意老李可以出去了。　　這種事情對於蔡明財來說，除了一開始有些惱怒之外，便沒有做什麼過多的過激行為，作為萬建偌大一個房地產集團的老總，蔡明財手裡早就見紅了，在他的想法中，只要錢跟得上，所有事情都可擺平，所以他雖然有些重視，不過也依然不認為這件事兒會讓萬建傷筋動骨，即便是蘇慕儒那邊知道了這件事兒，抓住這件事兒的由頭不放，不過憑着這種事兒，那是不可能讓一個資產近十億的企業垮台的，不外乎是損失一些錢罷了。　　……　　“今天舊城區那邊鬧出人命了。”飯間，唐天鴻無意中說起了白天舊城區蠻橫拆遷所導致的人命事件。　　他到底是市政府的秘書長，眼裡邊看的是市裡邊的全局，自然消息要靈通一些，尤其是他以及蘇慕儒都與萬建不對付，對萬建的關注自然便多一些，蔡明財那邊出了什麼麻煩事兒，倒是他最先知道的，這會兒說給唐昱聽，自然便是認可了唐昱的地位，認為唐昱已經有能力參与到這樣的事兒裡邊了。不得不說，唐昱去年四月份以來，對唐天鴻的潛移默化的作用尤其大，不知不覺間把唐昱也當成了可以商量官場上麻煩事兒的諸葛亮。　　“什麼？”唐昱一愣，瞬間發您過來，“萬建地產拆遷的時候打死人了？什麼時候的事。”唐昱馬上就意識到。　　“就是今天中午十一點左右發生的事情，警方已經介入了，當然，你也知道，涉及到萬建這種地方上邊的巨型企業，市局那邊的處理其實還是要看市裡邊的態度和意見的，不過蘇市長和請書記都在裝聾作啞沒有說話，市裡邊沒有明確的表態，下邊自然不太好辦事，還在那邊僵持着。不過我聽說那個致人死命的人已經畏罪潛逃了，警方正到處批捕他呢，不過一直沒有音信。”唐天鴻給唐昱解釋道。　　“哦？那萬建那邊怎麼說，他們的工程隊致人死亡，他們作為拆遷方，責任應該不小吧？”事實上，唐昱當初讓唐天鴻不在這邊的工程上邊插手，自然是有他的用意的，俗話說窮山惡水出刁民，那邊作為東陵市的貧民區和乞丐窩，最不缺少的就是刁民，為了拆遷款和拆遷方起爭執，那幾乎是必然的，不說萬建沒有按照市裡邊的標準給予拆遷費，即便是照額給了，那些人依然會找出由頭來鬧點事兒。　　在唐昱的前世的記憶裡邊，舊城區的改造，在拆遷的時候已經算是激起了民變了，萬建當初搞出來的人命也不止是一條，不過在前世的時候，那會兒東陵市的掌權者還是陳松威的，這人捂蓋子的手段很是了得，也不知道用了什麼樣的招式就把那次的民變化解於無形之中了，保得萬建周全。　　這一世大概是因為蔡明財了解萬建現在的靠山不夠硬，所以讓萬建收斂了一些，所以到現在為止，萬建搞出來的人命只有一條，大規模的民變也沒有起來。前世的時候，因為舊城區的事兒，據說某天晚上一晚上就死了三個殘了五箇舊城區的釘子戶。相比於前世，萬建已經算是收斂了很多了。嘿嘿，事實上唐昱當初讓萬建輕易接了這個工程，本來就沒有安下什麼好的心思的，他就是等着看萬建的笑話，顯然，唐昱等到了……　　“氣人的就在這，萬建那邊將所有事情和責任一推三六五，全部吧責任推到那個逃跑的人以及死去的釘子戶身上，把自己摘了乾乾凈凈，而那個殺人的人現在又沒有找到，萬建死無對證，說什麼是什麼，按照萬建那邊的說法，他們對這件事根本沒有任何責任，如果真要強加在他們身上什麼責任的話，他們也只是有失察的責任，頂多就是讓萬建停工安全檢查幾天，過幾天有可以接着開工，對萬建來說，損失微乎其微。”　　頓了頓，“這已經是萬建的老一套了，我在東陵市這麼多年，類似萬建搞出了人命的事兒可不止一次的，每次都讓他們用這種無賴的手段給糊弄過去，上邊又有人給他們捂蓋子，所以最終不過是花些錢了事罷了，不會讓他們傷筋動骨的。”　　唐天鴻對於事情發展成這樣，也很是不滿，當初把舊城區改造交給萬建的時候，唐昱、唐天浩包括蘇慕儒都打着可以利用舊城區裏面的釘子戶為難一下萬建，給萬建找找茬，可是現在誰知到，萬建現在馬尾巴已經露出來了，可是蘇慕儒、唐天鴻卻不大容易抓住，這種看着可以讓自己討厭的人不自在的機會眼睜睜的在自己眼前溜走的感覺，實在很不舒服，挺讓人鬱悶的。當然，利用這種事兒給萬建使一些絆子還是可以的，不過要是想更進一步的打擊萬建，那就有些不太容易了，蔡明財有的是錢來擺平這種事兒，有的是人願意為了錢給萬建來頂缸。說起來，唐天鴻現在的感覺也有些窩囊，明明知道了對方露出了弱點露出了罩門，可是偏偏就是打不着，這種感覺，着實有些鬱悶。

# 第二百八十六章 找人（下）

　　“這麼說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先找到那個逃跑的工人？”唐昱放下筷子，皺着眉頭說道。　　好不容易等到萬建露出了弱點，唐昱自然希望可以藉著這個時候搞出些事兒來，即便是不能扳倒萬建，不能讓萬建傷筋動骨，可是起碼也要打到讓蔡明財感覺肉疼。要不，舊城區的改造工程，那可就是白白送給萬建的賺錢項目了，這可不是唐昱的初衷。不過很顯然，蔡明財處理這種事兒也很有經驗了，想要一下子抓住人家的把柄，那可不大容易。尤其是在這個年代，暴力拆遷，有的是辦法遮掩過去，除非直接從命案上邊下手，這樣才更加好下手一些。　　“嗯，可以這麼說，我們現在的關鍵是蔡明財把萬建搞的太滑溜了，讓我們沒處下口，雖然我們也能藉著這個由頭給萬建找些麻煩，不過那些畢竟只能說是小麻煩，對萬建來說，達不到傷筋動骨的目的。尤其是你也知道現在市裡邊的情況，現在多了錢啟建這個一把手的市委書記，很多事情做起來就不大方便了。錢啟建和黃寶德是支持萬建的，這個你是知道的，他們那邊的態度自然是要保萬建的，你乾爸的心思你也知道，他是想揮萬建幾棒子的，市裡邊意見不統一，你乾爸雖然在市裡邊有着絕對的掌控權，不過他在市裡邊，名義上畢竟只能說是二把手而不是真正的一把手，對於一把手的態度，也不好公然反對，長期這樣下去，只怕會在上邊留下不好的印象。”　　頓了，唐天鴻嘆了口氣，“現在的情況是，市裡邊意見不統一，所以不太好明確表態，你乾爸和錢啟建以及黃寶德，他們在市裡邊已經達成了默契，誰也不開口表態，不對下邊施壓，所以市局這會兒的局面才僵持着，要不，按照以往的話，市裡邊的態度以明確，對萬建是打是放，市局那邊早就有了對策了，哪會像現在這般。唉，不能藉助市裡邊，也就只能靠一些其他的方法了，若是按照現在的情況發展下去，頂多萬建那邊出一筆賠償款和罰金，然後再停幾天整頓，然後完事兒。我們要想為難萬建，只能找人，找到那個動手殺人的萬建員工，然後才方便下手。我們這邊已經做了準備，以往的時候萬建還習慣用出一個花招，說動手的人只是萬建的臨時工，不過這次我們已經從法律上邊確認，此人是萬建的正式員工。哼，只要找到那個人，並且我們可以讓那個人不承擔全部責任，而是整個建築隊的責任，那麼我們就好辦了。畢竟，他是殺了人的，若是負全責的話，極有可能是要被槍斃的，若是能過或者，誰願意死了。只要找到他，我們就可以還原萬建在此事當中扮演的角色，我就不信，暴力拆遷傷人殺人會是他一個小小的員工自作主張的。哼，到了那個時候，若是萬建的決策方要承擔大部分責任的話，我們就有理由對萬建停工整頓，甚至有借口可以將舊城區這項工程從他們嘴裏掏出來，而且以後城中村的建設招標的時候，萬建的說話力度也會小很多。”　　唐天鴻點頭肯定了唐昱的說法。他自然知道，現在市裡邊蘇慕儒和錢啟建相互牽制誰也不方便說話，那麼事情的關鍵就在搞出了人命的萬建員工身上了，萬建現在把事情一推二六五，滑溜的把事情的責任推到了動手致死的員工身上，也只有找到這個員工，從這個員工身上下手，才能從法律上邊讓萬建承擔責任。很諷刺的是，以往這種事兒的解決，從來不是依靠法律依據的，而是要看某些人的態度，還要看某人處理事情的手段，很不巧的是，這次，某些人的態度因為某些原因不好表露出來，這時候才顯露出來法律來。不得不說，這是一件非常諷刺的事情。　　“呵呵，這麼說，如果這件事情發展的好我們能夠找到那個員工的話，那麼我二叔會高興死的，我二叔可是對這舊城區改造一直眼紅不已啊，對於把這個工程交給了萬建而不是綠都，雖然而是嘴上沒有說什麼，不過我知道，他心裏一直對這件事耿耿於懷，如果讓二叔聽到這件事情，他一定會高興壞的。”唐昱想着二叔在知道這件事情后的表情，不覺間，便笑了起來。　　“先別高興的太早，以目前的情形，這件事對萬建根本沒有絲毫影響，你說得那些，前提條件就是先要找到那個逃跑的人。蔡明財不會不知道現在的情況，只怕早就做了兩手準備，要麼讓那人跑路了，要麼就藏的嚴嚴實實的，若是想要找到，那可有些難，難啊。”唐天鴻嘆了口氣，他自然也想利用這件事兒給萬建弄一些大麻煩，而不僅僅是一些小絆子，不過現在看來，想要找到那個傷人致命的萬建員工，那可不大容易啊，尤其是知道人家鐵定會小心翼翼的把人藏起來的情況下，那可比登天還難。畢竟，在東陵市的這片土地上邊，萬建和虎爺那些人才是地頭蛇的，搞這些半灰不白的事兒，他們才是最在行的人。　　“嗯，我知道。”唐昱點頭應了一聲后，站起身，向自己的房間走去。既然知道了這件事兒，那麼唐昱總是要做些什麼事兒來給蔡明財弄一些麻煩的，要不那就太對不起自己前期的布置了。至於到底能給萬建造成什麼程度的麻煩，這就要看唐昱的手段了。顯然，這小子收拾人的手段，向來是讓人後怕不已的。　　“你干什麼去啊，還沒有吃完飯呢。”張雅惠看着兒子碗里還剩下的小半碗飯，瞪了一眼唐天鴻，埋怨他不該在飯間提起這事。在她看來，兒子就是兒子，還是那個才上了高一的兒子，是那個還沒有長大的兒子，這些政治上邊的事情，自然不應該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人應該關心的。　　“我去給我二叔打個電話，把這個事情告訴他一聲，興許他還可以幫忙找到那個逃跑的人呢，二叔的人面廣，興許他有些什麼辦法也說不定呢，到時候還能給你們一個驚喜。”　　略帶着興奮的走回自己的房間，唐昱拿起大哥大給二叔唐天浩撥了過去，簡單的說明了一下情況，果然，電話那頭的二叔激動的可以，說話聲音都已經泛出一絲顫抖了。事實上他對舊城區的改造可是眼饞了好久了，奈何一直沒有下手的機會，這次好不容易逮到了個機會，自然不會輕易放過的，這對綠都來說，可是一塊大大的肥肉，是一塊難得的壯大機會啊。　　事實上，在唐昱給他打電話之前唐天浩就有一些消息了，畢竟東陵市就是那麼大一塊地方，出了這種事兒，即便是萬建那邊努力的封鎖消息，像唐天浩這樣的人還是在不久之後就得到了消息，只不過他消息的渠道不大好，得到的消息有些晚，而且在唐昱打電話之前還沒有完全的確定下來這件事兒是不是空穴來風。　　這下好了，既然是唐昱親自打電話來說明這件事兒，自然便是證實了事情的真實性，這如何不讓一直覬覦舊城區項目的唐天浩心花怒放。　　唐昱給唐天鴻打電話自然不僅僅是告訴他這件事兒的，而是要拜託他來找人，在電話裡邊告訴了他二叔一聲，讓他幫忙一起找找那個逃逸的人。　　唐天浩在官場商場之間來回摸爬滾打了這麼多年，黑白兩道多少都熟悉一些人，交際面很廣，相許他還真能發現什麼蛛絲馬跡呢。　　有些人警察未必找的到，可是市井的混混興許就可以找到，這就是所謂的貓有貓道鼠有鼠道。況且，唐天浩和蔡明財也算是死對頭，若是他在萬建那邊沒有一點眼線，那唐昱肯定是不相信的，這件事兒托他二叔去找人最好，警察那邊可有些信不過，那些人，哼……　　在唐昱剛剛把事情介紹完后，電話那頭的二叔便迫不及待的掛掉了電話，估計是着急找人，聯繫關係去了。好不容易逮着這麼個在萬建身上啃肉的機會，唐天浩不心急才怪。而且，找人這種事兒，自然是越快越好的。　　掛掉二叔的電話后，唐昱猶豫了一下，又再次撥通了一個電話號碼。顯然，僅僅憑藉他二叔，唐昱還是有些不放心的，所謂術業有專攻，有些事情，還是交給某些人做更好……　　“喂，嗯，是我，唐昱，有件事情拜託你一下，請你幫我聯繫一下虎爺，讓虎爺幫我找個人，你告訴虎爺，只要他盡心儘力幫助我找了，無論找到沒找到，這份人情我唐昱記下了。”　　唐昱這個電話打過去，雖然他沒有刻意的去提，不過作為東陵市的地下皇帝的虎爺自然知道，這會兒的唐昱要找的人是誰。　　說句不客氣的話，在東陵這個一畝三分地，要說找人，恐怕沒有人能比徐虎更加容易的了，就是警察，也沒有徐虎的鼻子靈，雖然現在徐虎已經開始準備洗白退出黑道了，可是他對道上的掌控力度，卻沒有減弱多少，恐怕他一句話下去，整個東陵的地下勢力都會發動起來，只要那個人還在東陵，就是掘地三尺也能給他挖出來。

# 第二百八十七章 暴怒的蔡明財

　　唐昱的這個電話是打給剛子的，徐虎的電話唐昱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或許應該說是，即便是他知道，大概也不會親自聯繫徐虎。徐虎畢竟是東陵市人人畏懼的虎爺，即便是他早就開始準備着上岸洗白，不過沾了一輩子的黑，那可不是那麼容易能夠洗白的，唐昱日後若是想要乾乾凈凈的做人做事，最好不要和徐虎直接扯上關係，所以，若是想要聯繫虎爺的話，還是直接聯繫剛子就好。　　在東陵市想要找一個人，沒有比徐虎更快的了。他們這些人，有時候做某些事情，反倒比警察更加的在行。徐虎以前雖然和蔡明財沆瀣一氣穿一條褲子，不過自打唐昱那次無意中與虎爺手底下的人發生衝突而昏迷住院之後，虎爺算是對唐昱低頭了。　　七月份唐昱昏迷事件，造就了整個東陵市自上而下的嚴打，虎爺本就是聰明人，他在東陵市毅力這麼多年而能夠不倒，自然有其過人之處，所以，唐昱事件發生之後，虎爺立馬找准機會見風使舵，和蔡明財漸行漸遠。　　事實上，虎爺的做法是很明智的，早先年他發家的時候靠的是見不得光的陰司手段，靠的是黃寶德在官面上的支持和蔡明財在資金上邊的支持，這才能在東陵市的地下世界混的風生水起，不過這些年過去了，隨着虎爺勢力漸大，自然便不甘於僅僅做蔡明財的一條狗，而且，年紀大了之後，自然便不想在黑道這個見不得光的道路上邊一條道走到黑。　　他已經過了資本積累的原始時期，早已經積累下了偌大的家業，明面上的生意也有不少，這時候，洗白無疑是最好的出路，而在東陵市想要洗白，自然便要和蘇慕儒這個東陵市的實際掌控着打好交道。要和蘇慕儒打好交道，自然便要和蔡明財劃清界限。官場上，最忌諱的便是牆頭草兩邊倒的人，到時候絕對是兩邊不討好。　　虎爺不想把寶壓在蔡明財以及他背後的人身上，所以他選擇了蘇慕儒，所以他在唐昱醒來之後約唐昱在琉金殿堂吃飯，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所以這會兒唐昱才會放心的讓虎爺去幫忙找人。事實上，這會兒的萬建與虎爺，早就離心離德了，以往的時候雖然是面和心不合，不過終究還是顧忌着最後的一層臉面，唐昱昏迷事件之後，兩人之間，可以說是最後的那層臉面都撕破了，徹底的離心離德。即便是沒有明刀明槍的擺開陣勢大幹一場，不過那也是遲早的事兒了，碰到這種能陰蔡明財一下還能討好蘇慕儒的事情，虎爺大概做夢都想要笑了。　　掛掉電話后，唐昱笑着走出了房間，“爸，你看，我說的吧，二叔對這件事比誰都上心，這不，剛接到電話，便已經去找人去了，這種事兒還是他們這些人出面比較合適，市局那些人啊，我看不頂事兒，萬建這些年，上上下下的，造吧那些人給餵飽了，這會兒干起活來自然是要偷工減料的，還是我們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啊，即便是沒有什麼效果，噁心蔡明財一下也是好的，就當出口惡氣了，呵呵。”　　當然，唐昱說話還是比較技巧的，雖然提了他二叔，不過虎爺那邊卻是沒有提起的，無論虎爺現在的態度如何，他的身份，畢竟是讓唐天鴻和蘇慕儒所不喜的，也不喜自己和這種人扯上關係。　　“先吃飯吧，我真懷疑，你現在都對這些大人的事情這麼上心干什麼，這些事兒有你爸和你乾爸操心就好，你這麼大的年紀，把你的學習搞上去才是正事。”老媽不滿的看了一眼唐昱，嘮叨了一聲。無論如何，當母親的，總是不喜歡兒子小小年紀就摻和到大人這些勾心斗角的事兒之中，張雅惠自然也不喜歡唐昱現在老是摻和唐天鴻和蘇慕儒的事兒。市裡邊的局面她雖然不大了解，不過有唐天鴻在市裡邊工作，她自然多少也知道一些市裡邊的態勢的，只不過兒子摻和在市裡邊的政治、鬥爭裡邊，無論怎麼看都讓她覺得很是怪異……　　唐昱聽着老媽的訓斥，訕訕一笑，沒有答話，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為何要像現在這般表現了，經歷了前世的家庭巨變，經歷了前世家中經歷過的苦難，這一世，他自然要更加努力的奮鬥，讓前世的悲劇再也不會出現在這一世的家庭身上。正是因為這樣，所以，唐昱才努力的摻和在這些事情之中，為的就是，他要親自參与到保護家人的大業之中，這一世，他要好好保護自己的家人，永遠不會受到傷害。　　再者說，現在的唐昱早已經不是小孩子了，雖然擁有一副稚嫩的皮囊，可是這具皮囊裡邊，容納的是一個前世穿越過來的靈魂，是一個擁有者三十多年人生經歷的靈魂，是一個飽經風霜的靈魂，在人生閱歷方面，上一世加上這世，恐怕不見得比那些才商場官場廝混了十多年的老油條差。擁有這樣的閱歷和手腕，若是不給前世的那些敵人找些麻煩，那可是太對不起他重生的這麼一回了。　　倒是唐天鴻，現在已經開始能夠接受唐昱的少年老成，接受唐昱能夠參与到他和蘇慕儒的對話中，這是對唐昱的認同，這種認同，並不僅僅是因為唐昱與沈睿鴻之間的關係，更多的卻是因為，唐昱在這幾個月中逐漸露出的政治手腕和見解。　　……　　而此刻，萬建那邊卻是一片硝煙，老遠便是一片火藥味兒。　　啪――　　蔡明財拍桌而起，原本白皙的肥臉此時已經通紅一片，眉角處不自覺的抖動着，眼神中滿是焦急，隱隱的甚至還有一絲擔憂。　　“怎麼回事，究竟怎麼回事，我不是告訴你了么，讓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能把這件事情聲張出去，怎麼今天上午剛發生事情，下午警察就來了，警察來了還好，媒體怎麼也來了，這不是落井下石么，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究竟是誰把媒體招來了。咱們以前也不是沒有處理這些事情的手段，往日里的打點也沒少了他們，這到底，到底是怎麼回事兒，你倒是給我說說。哼……”　　如果單單是警察插手，蔡明財還不會如此憤怒，他的萬建在東陵市屹立這麼多年，往日里做了那麼多的見不得光的事兒，和警察打交道的次數多了去了，這些年，市局的那些個人，早就被他餵飽了，有的是辦法打發這些人。　　可是現在的情況不僅僅是市局那邊過來的人，畢竟是出了人命，若是市局不出面，那才是怪事兒。往日里市局沒有出面，自然是因為他蔡明財上邊有人護着，下邊也有手段把事情給壓下去，捂蓋子的手段他蔡明財也有的是。　　可是現在的情況是，也不知道是誰，竟然把媒體也招來了，當然，萬建也不是沒有應付媒體的手段，可是這些人的出現，那就意味着某些態度了，意味着市裡邊有人要拿着這件事兒對萬建做一些文章了。要不，也不至於剛剛發生的事情才幾個小時，媒體就蜂擁而來，若是沒有某些人的默許，像萬建這種東陵市的大型企業，可不是媒體敢隨隨便便報導的，以往萬建也不是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兒，可是那會兒，從來不見有媒體上門來。即便是有些人消息靈通的找上門來，也不外乎求財罷了，蔡明財一向認為，能夠拿錢擺平的事情，從來都不是事兒。　　現在既然媒體出現了，自然是市裡邊的默許，是有人要拿這件事兒對萬建下一些絆子了。這種敏感的時機，萬建可是經不起風吹雨打的，尤其是在錢啟建在東陵市立足不穩的時候，萬建這會兒可是很脆弱的。　　蔡明財現在已經可以想象的到，得到了某些人默許的媒體，一定會把這件事兒大書特書的，有的沒的都加到萬建的身上，明天這件事情只要一登報或者上電視，那對萬建的損失就大了。　　既然人家要拿這件事兒來做文章，雖然一條人命不會讓萬建傷筋動骨，更不會讓這麼一家資產近十億的地產企業倒下去，可是若是人家真的鐵了心的要拿這件事兒來說事兒，只要能抓住萬建的一些尾巴，那麼可以想象，別的不敢說，起碼，舊城區改造這個煮熟的鴨子恐怕真的就飛了。人命處在舊城區改造的拆遷上邊，人家若是要對萬建動手，這個工程肯定要給扒拉過去。蔡明財知道，盯着舊城區改造項目的人多了去了，這塊肉是肥的流油，萬建之前給摘取了，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眼饞，這會兒萬建在這個項目上邊吃了掛落，落井下石想看萬建笑話的人，海了去了，起碼他就知道，唐天浩對這個項目一直很眼饞。唐天浩，那可是唐天鴻的弟弟。　　不但如此，若是真的讓媒體見報的話，萬建本身的信譽也會收到很大的影響，雖然萬建在民間的名聲原本就不怎麼好，賺的是血腥錢，不過還從來沒有在正規媒體上邊披露過負面消息，可以想象，若是真的見報的話，那對萬建的打擊可不止一點半點的，有了這件事兒做由頭，日後蘇慕儒就更有理由卡着他蔡明財了，反正蘇慕儒是一直看萬建不順眼的，有了這個可以卡一卡萬建的由頭，只怕之後城中村的建設，想要拿到，難度會倍增的。蘇慕儒這些人，肯定不會放過這種打擊萬建的機會的。

# 第二百八十八章 說辭（上）

　　站在蔡明財對面的老李在承受蔡明財將近半個小時口水的轟炸后，終於得到一絲空隙，趕緊解釋了起來。　　“這個、這個我也不知道，我剛剛已經去了解情況了，警察和媒體並不是死者家屬找來的，至於是誰找來的，我還沒有沒目。家屬那邊我已經讓人去了，只要錢能擺平，我也沒讓人心疼錢，反正日後有的是辦法讓他們吐出來，不過，不過好像不是家屬那邊叫人去的，我感覺，釘子戶那邊，大概還是想要一些錢的。”　　事實上，老李也不過是一開始沒有反應過來罷了，後來稍微想一下便知道是誰做的手腳，開始的時候他也不過是太過於着急了，這才沒想到，這會兒細細想想，能勞動這麼多媒體一起出現的，那可不是一般的能耐。媒體這一塊在萬建的公關費用中也佔據了很大的一塊，蔡明財也明白萬建在東陵市的名聲不大好，正面形象全靠媒體來吹捧，所以，在這上邊，萬建一向是很捨得花錢的，那些媒體，哪個不是被萬建喂的飽飽的。現在能讓這些個有奶就是娘的媒體翻臉不認賬了，整個東陵市，也就幾個人才有這樣的能耐，用屁股想想也知道是怎麼回事兒，不過這會兒蔡明財正在氣頭上，老李也只好裝傻充愣起來。　　“哼。”蔡明財怒哼了一聲，聽了老李的解釋后，沒有再說什麼，眼神中泛起了思索的神色，這件事恐怕是被人刻意捅出去的，至於這個人是誰，蔡明財已經無心理會了，反正東陵市裡邊想他倒霉又有能力勞動這麼大力量的，不外乎那麼幾個，現在最主要的就是怎麼樣把這件事情平息掉，盡可能少的減少萬建的損失。　　市裡邊現在的情況他也知道，錢啟建和黃寶德剛剛都託人遞過話來，市裡邊上層現在正形成默契，相互制衡着，發動這些力量的，即便不是蘇慕儒，也應該是他們那一方的人。至於這麼多的媒體，或許並不是一家的力量在運作。萬建這些年做的天怒人怨的事兒多了去了，遠的不說，單單說最近這幾年，東陵市裡邊被萬建排擠的經營不下去的地產開發公司就海了去了，沒有十個也有八個。萬建一貫的作風便是吃獨食，那些個被排擠的經營不下去的地產公司，大部分都沒有了活路，要麼破產要麼轉行。這些個地產開發商，若說他們心中對蔡明財，對萬建沒有怨氣，那顯然是不可能的。碰到這麼個好不容易等來的落井下石的機會，若是他們不好好運用一下，那可就有些弱智了。雖然這些個商人規模不大，影響力也不大，不過架不住人多，而且每個人背後都代表着一個小型的利益集團，集合在一起，力量也是不小的。　　總之一句話，東陵市裡邊，想看萬建笑話的人，想對萬建落井下石的人多了去了，也就是說，萬建在東陵市裡邊，可以說到處都是敵人，人人大概都想打擊一把。當然，起主要作用的，鐵定是蘇慕儒一系的人馬，沒有蘇慕儒那邊的人挑頭，這些個規模不大的地產公司，他們是萬萬不敢和萬建頂牛的，放在以往，蔡明財打個噴嚏就能吹走一大堆，不過在這應景的時候，還就真要蔡明財好好的傷傷腦筋。　　事實上有些事兒也怪蔡明財做的太絕，萬建這些年來賺的錢，血腥氣太大，而且一貫喜歡吃獨食，而不是中國人一貫奉行的做人留一線日後好想見的經商原則，每一個敗在萬建手下的開發商都是凄慘無比，當年有着黃寶德和陳松威支持的蔡明財，對趕盡殺絕的手段，運用的很是熟練，於是乎，在趕盡殺絕了一個個對手的時候，萬建也把這些個開發商背後的小型利益集團得罪了個遍，可以說，已經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　　這些個小型利益集團或許能量並不是很大，可是若應景的時候，那就有可能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好了，你出去吧，要盡量密切關注那邊的情況，媒體方面你也盡可能的關照盡，盡可能的別讓一些不好的言詞傳到他們耳中。該花錢的地方也不用想着節省，能擺平了這事兒，那就是大功一件。”說完蔡明財對着老李揮了揮手，等他出去后，蔡明財拿起身前桌子上的電話，撥出了一個電話。　　……　　而此刻，市委和市政府那邊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噹噹當――　　“進來。”　　錢啟建在寬敞明亮的書記辦公室裡邊皺着眉頭，漫不經心的翻看着什麼文件。　　從今天上午開始他的心情便一直不是很好，萬建的事情他已經能夠得到了消息，畢竟他是市委書記，對萬建平日里的關注也比較多，萬建那邊出了事兒，他自然是知道的，他雖然有心偏向萬建，畢竟怎麼說萬建也是和他一個利益陣營的，可是在這件事情上，他也有些說不上話啊。　　錢啟建在地方上為官多年，自然了解地方上的門道，以前他也是從縣長、縣委書記、副市長、市長、市委書記，這樣一步一個腳印走上來的，而不是在部委裡邊熬資歷下放的。有在地方上任職的經歷，他自然知曉，拆遷死人其實不是什麼大事兒，以往的時候，政府有時候甚至會給暴力拆遷者撐腰，可是那靠的是人嘴兩張皮，要嘴上邊裝着轉珠把黑的給說成白的紅的說成黑的，那樣才行。　　現在的情況是，東陵市的實際掌控者不是他這個名義上的一把手，而是市長蘇慕儒，蘇慕儒又和萬建素來就有矛盾，若說蘇慕儒不利用這個機會來打擊萬建，他錢啟建是萬萬不相信的，因為那樣不叫做肚量，而叫做錯失良機，叫做愚蠢。　　錢啟建倒是有心給萬建說句話，不過蘇慕儒強勢，他現在東陵市還沒有站穩腳跟，聯合黃寶德也不是蘇慕儒的對手，還好在這件事情上邊，因為市委和市政府這邊的意見不合，蘇慕儒大概也不想徹底的撕破臉皮，所以政府那邊沒有明確的表態，兩邊一直僵持着，錢啟建他自然明白蘇慕儒的意思，那意思便是，你不動我也不動，若是你要動，那麼就別怪我拔刀亮劍了，所以，錢啟建現在也很是心煩。　　他這個一把手，當的可着實有些窩囊，不僅一把手的權威建立不起來，而且還完全被二把手壓的抬不起頭來，而且還沒處訴苦去。　　“小劉啊，什麼事啊？”進來的是錢啟建的秘書，跟着他有一段時間了，還算有點眼梢。　　“錢書記，外面有一通電話找您，要不要給您接進來？”　　“電話？誰打來的？”錢啟建眉頭一皺，問道，既然秘書進來請示，自然便是感覺他需要接的電話，平常的電話，秘書一般都會自己處理的。　　“他說他姓蔡，其他的就沒說。”這個秘書倒是說話挺有分寸，身為錢啟建的秘書，自然會關心錢啟建關心過的事兒，今天萬建發生的事兒還是他親自告訴錢啟建的，所以那邊電話過來，他自然便知道是蔡明財的，要不，可不是什麼阿貓阿狗的電話都有資格讓市委書記接聽的。只不過人家這麼大張旗鼓的打過來，又故意的遮遮掩掩，他這個秘書自然也要把表面功夫給做足了，人家需要遮遮掩掩，他也便表現的遮遮掩掩吧。　　“姓蔡？”錢啟建眉頭一挑，他猜到這個電話一定是蔡明財打來的，肯定是來求他解決今天上午發生的事情。不過電話不打到他的私人電話上邊，而是接通到秘書辦公室的辦公電話上邊，這就有些說道了。這麼大張旗鼓的打過來，卻只說姓蔡來遮遮掩掩，哼，既然他遮遮掩掩，那我也就裝聾作啞裝傻充愣吧……　　這麼想着，錢啟建緩了一下，慢慢的搖了搖頭，“我不認識什麼姓蔡的，你告訴那人說，我正在開會，不方便接電話，恩，就這樣吧。”　　錢啟建也感覺現在這件事情有些燙手，他並不想插手進去，尤其是不想在這種時候插手進去，既然蘇慕儒那邊沒有和他完全的撕破臉皮，錢啟建就更不想撕破臉皮了，目前這個階段，還是和蘇慕儒僵持着，保持一定的默契比較好，畢竟，他還立足未穩。而且，這件事兒萬建處理的也有些適當，活該被人抓住把柄使絆子。他錢啟建作為市委書記，來了東陵市這麼久，他蔡明財沒有幫上什麼大忙也就罷了，還要他錢啟建來給擦屁股，哼，做夢呢，哪有這麼便宜的事兒。尤其是都到了這種時候了，居然還敢大張旗鼓的把電話打到這裏來，還故作遮遮掩掩的，當別人都不明白他的意思呢，哼……　　再者說，錢啟建也不認為這次的事兒能讓萬建傷筋動骨，頂多便是把舊城區改造的工程讓出去罷了，不讓萬建吃點虧，他蔡明財是不會意識到他錢某人的重要性的，這次，就當給他長點記性了。若是真的到了萬建生死存亡的時候，那錢啟建自然是要出一把力的，不過僅僅損失一個工程，丟了就丟了，反正不是他錢某人的。　　“嗯，好的。”聽着錢啟建的吩咐，劉秘書臉上明顯愣了一下，好在他心理素質不錯，錢啟建也正在想着某些事情，沒有注意到他的愣神，劉秘書趕忙調整過來表情，點點頭走了出去。雖然奇怪錢啟建現在的態度，不過他是秘書，自然知道，有些事情，不該知道的就不需要知道……

# 第二百八十九章 說辭（下）

　　“草他奶奶的……”聽到電話那頭的秘書說錢啟建不方便接電話的話語，蔡明財頓時心中怒火萬丈，他自然明白這是錢啟建的託詞，他在市委辦公樓裡邊早就有耳目，自然知道市委那邊沒有什麼會議，也知道錢啟建正在辦公室裡邊。所以，他立馬便明白過來，錢啟建這是不想插手萬建的事情。　　所以，放下電話后，蔡明財立馬便破口大罵起來，“媽的，現在看到這件事情燙手了，就一個個都他媽的當縮頭烏龜了！媽的，當初拿錢的時候一個個可沒見的手軟，這會兒出事兒了，倒是一個個的，都知道明哲保身了，我操￥％￥％……”　　混跡商海這麼多年了，蔡明財才不會相信電話那頭秘書的話，什麼開會，什麼不方便，都是說辭，都是借口，只不過這個借口，那便是一種態度，一種不插手的態度，其實也就是委婉的拒絕幫助的意思罷了。　　再放下電話的瞬間，蔡明財便真的有些焦急起來，這件事情既然連錢啟建都不願意幫忙，恐怕事情比想象中要麻煩的多，搞不好這件事情會越來越大。市委書記都明確表示了不插手，豈不是表明他蔡明財成了砧板上的肉了？他們兩個好歹是一個陣營的人，萬建好歹也是有着章家的股份的，他錢啟建和章家的利益集團關係密切，既然這會兒都不插手，足以說明事情的棘手程度了，搞不好，可不僅僅是丟了一個工程的事兒。　　左思右想，蔡明財越想越反，最讓他奇怪的是，吉隆章家作為萬建的一個大股東，事情現在都鬧的滿城風雨了，可是依然不見章家的人來插手，這才是他最奇怪的地方，要不，以章家的人脈關係，這件事情處理起來，即便是有着蘇慕儒的主場優勢，萬建也不至於毫無還手之力。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章家的人到現在都沒有出手的意思，甚至都沒有聯繫他蔡明財來商量對策，這才是讓他最心慌的地方。事情出了這麼久，他章家的人，總不會一點消息也沒有，即便是章家在東陵市的耳目不夠靈便，錢啟建知道了之後肯定也會和章家吱聲的，現在章家毫無動靜，自然便讓蔡明財這個老油條有了一些別的想法。莫非，這是章家對蘇慕儒的讓步？是章家的妥協？莫非章家在上層的博弈之中已經敗下陣來？　　這麼想着，蔡明財心理一時間七滋八味的全部涌了上來，臉色也隨着心中的想法而不斷的變化。　　許久，蔡明財眼神中閃過一道厲色，不管怎麼說，錢啟建可以不管，章家也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什麼也不管，反正章家也虧得起在萬建上邊的投入，可是他蔡明財輸不起，他這二十多年的奮鬥成果，全部都在萬建上邊，他輸不起，萬建也輸不起，萬建輸了，他蔡明財便什麼都沒有了。　　這麼想着，蔡明財臉色變了幾次，終於下定了決心，拿起電話又給老李撥個電話。　　“老李，我看這件事情比想象中的還要嚴重，那個工人明天恐怕出不去了，現在警察正在到處到他，雖然條子裡邊有我們的眼線，不過也有蘇慕儒不少的人，我們還是要注意點，千萬不能讓警察找到他，我聽說徐虎那邊也不大安分了，總之你們那邊要注意點。我看，你現在就去好好安排一下，把那個人安排到一個隱秘的地方，暫時的藏起來別出來，如果事情真的發展到我們無法掌控的地步的話，你就把那傢伙……”　　說到這蔡明財頓了頓，臉上泛出一絲猙獰，深吸一口氣平復了一下心緒后，繼續說道，“總之，千萬不能讓那個人被警察抓到。”　　聽到電話那頭老李應和的聲音后，蔡明財略略的放下心，又再次交代了一些不要緊的事情后，便把電話掛了。他和老李合作多年，雖然在電話裡邊沒有明說，不過想必老李能夠明白他話語裡邊的狠辣意味，這種事兒，他們兩個人也不是第一次做了，只不過以往的時候很少用在自己人身上，而且萬建這些年逐漸壯大，這種陰司手段用的也越來越少了。不到萬不得已，他蔡明財也不喜歡對自己人用出這樣的手段，尤其是這次出事兒的這個萬建員工，也算是他們中的老人了。只不過若是真的到了那個地步，說不得，還真就要用一些手段，唯一讓他有些擔心的是，徐虎那邊的動靜，他現在還不知道，徐虎是不是真的成了蘇慕儒那邊的一條狗。若是徐虎鐵了心要給他蔡明財找麻煩，那可就真的有些麻煩了，不過想想，蘇慕儒應該不會接受徐虎這種身份的人，這樣想着，蔡明財稍微放下點心來。他倒是有些找徐虎問問，不過兩人之間已經算是撕破臉皮了，也不大好意思再給徐虎打電話，所以也就作罷了。　　看了一眼手錶上的時間，蔡明財整理了一下衣服，走出了辦公室。哼，這些年想看萬建的笑話的人多了去了，不過萬建，還不照樣屹立不倒？便是他陳松威倒了，我蔡某人照樣不倒。　　此時的舊城區比之前還要慘敗，一條條道路狹窄不平，加上前段時間的一場雪，道路是即顛又滑。　　以前的舊城區雖然依舊是髒亂差，不過怎麼說因為有人居住，人氣兒還是很旺的，可是現在，由於這裏已經準備拆遷，大部分的人已經搬遷離開，只有幾戶為了錢不要命的釘子戶還在充當著一顆顆楔在這裏的釘子。　　蔡明財走下車，扭頭打量了一下四周后，便在身邊走下車的司機的帶領下，向著已經拆的殘垣斷壁的廢墟深處走去。唉，微微嘆息了一聲，蔡明財心中暗道，若是這次的事情真的處理不好，說不得，最後也只有把這個工程給拋出去了，雖然刀口邊的肉吃不成，讓人心中很是不爽，不過和整個萬建比起來，這點犧牲還是值得的。　　廢墟深處有幾台鏟車，在鏟車旁聚集着一群頭戴安全帽的工人和幾個手拿攝像機話筒記者模樣的人，看來便是今天過來這邊的媒體了，這些人倒是鼻子靈，往日里喂的飽飽的，說翻臉就翻臉，便是比婊子都不如，簡直是一群養不熟的白眼狼。　　眼尖的人看到走向這裏的蔡明財，立刻向這邊跑了過來，其他人也在這眼尖人的帶領下，看向這邊，聚攏了過來。正主過來了，職業敏感的他們自然知道，這是來爆料來了，要不蔡明財也不會出現在他們的面前，他們倒是要看看，蔡明財親自出馬，到底要如何來處理這件事兒，按照他們事先得到的吩咐，哼……　　蔡明財走到那個拿着話筒，身穿一身職業轉打扮幹練的女記者前，臉上一副悲哀的表情，“你好，我是萬建的總經理，蔡明財。”那副表情，要是不去演戲真是屈才了，倒是不知道蔡明財還有演戲的天分。　　好在這些記者一個個機靈無比，倒是不虞被蔡明財的這副表情欺騙，這不，蔡明財剛剛自我介紹完，話頭便被那女記者搶去了，之見他將手中的那個話筒遞到蔡明財的身邊，而那個抬着攝像機的男的則迅速的站在蔡明財的斜前方，肩膀上的機器對準蔡明財，配合的那叫一個默契，看來今天不在萬建這邊搞點料回去，他們是誓不罷休了。　　“蔡經理，今天發生在這裏的事情想必您應該知道了吧，根據我們的了解，舊城區的改造工程市裡邊已經整體承包給了貴公司，也就是萬建，據我們的了解，貴公司在拆遷的過程中涉嫌暴力拆遷，而且勾結黑社會勢力，縱容員工對拆遷戶傷人致命，我們已經確認，今天的事件涉及到的兩個當事人，其中一個拆遷戶當場已經死亡，另外一個是貴公司的員工，也就是殺人兇手，根據我們確認，目前殺人兇手已經畏罪潛逃不知去向，不知道作為萬建老總的您對這件事情有什麼看法，貴公司是不是要對此負責？還有，殺人的兇手還在逍遙法外，不知道蔡總您是否知道去向？”那女記者的問話乾脆直接，沒有一點委婉，明眼人一看便知道，這是事先得了吩咐的，要不，放在以往，在東陵市的媒體裡邊，可沒有人敢炮轟蔡明財的。　　“唉。”蔡明財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臉上悲傷的表情更加明顯，“首先請這位記者注意自己的言辭和用語，我們公司是否在拆遷中使用暴力手段不是你可以下結論的，我們也從未勾結什麼黑勢力。其次，作為萬建的老總，我對今天發生的這件事情深表遺憾，同時對那個工人的莽撞行為感到憤怒。不過，我要說的是，今天的事件，我們公司可以確認，那只是員工的私人行為，與萬建並沒有直接的聯繫。我不否認我公司在這件事情存在這監管不力的責任，畢竟，他是屬於我們萬建的一名員工，但是，他的行為，僅僅是他的個人行為，萬建對於他的行為也是不認同的，並且表示譴責。就在剛剛，我已經召開了董事會，對那個工人採取了開除的處分，同時，我們公司也會支付給一筆死者家屬一筆費用予以安慰，以賠償他們的損失，我們正在與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當然，這主要是因為我們萬建是一個負責任的公司，雖然員工的私人行為與公司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作為一個有責任心的公司，我們有責任處理後續工作。當然，這並不是表示我們有這樣的義務，我們之所以要與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並不是因為我們公司的過錯，而是萬建在幫助他的員工，在彌補員工私人行為給他人造成的損失。同時，我們會盡量的配合警方，儘早的將那個肇事的工人儘快抓住，給死者、死者的家人和社會一個交代，謝謝。”

# 第二百九十章 章家的沉默

　　蔡明財一番話說的水滴不漏，不但把自己從這件事情摘的一干二凈，同時還扮演了一個配合警方抓捕兇犯的正義角色。他倒是把萬建給摘的乾乾凈凈的，不管記者如何發問，他就是咬住一句話，那就是今天的暴力事件，那只是員工的私人行為，和萬建本身並沒有關係。　　蔡明財這老狐狸對於對付記者的伎倆實在太多了，那張利嘴黑的能說出白的，彎的說成直的，雖然打不到明目張膽指鹿為馬的境界，可是將所有的責任全部推到其他人身上的說辭還是無數的。而且，萬建早先時候便出過這樣的事兒的，蔡明財早在之前便準備好了好幾套的說辭，有的是辦法把媒體給應付過去。當然，應付媒體是小事兒，關鍵的是要應付背後對萬建使絆子的人，媒體向來是政府的喉舌，作為無冕之王的他們，有的是辦法把黑的說成白的，不說萬建在這件事兒裡邊本來就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便是萬建原本是清白的，他們也有的是辦法給萬建上點塗料。這種事兒，本來就是記者們的拿手好戲。　　見蔡明財如此說，就是記者也有些啞然，不知道之後再問什麼，簡單的再問幾句無關緊要的問題后，幾個記者便離開了。他們自然是知道蔡明財這樣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那樣的暴力事件，即便是蔡明財再如何狡辯，也不可能把萬建完全的摘出去，已經出了人命，不是一句私人行為能夠搪塞過去的，不過所謂吃人的嘴軟拿人的手段，往日里萬建早就餵飽了他們，這次也早早的預備了紅包，他們也不好真的徹底和萬建撕破臉皮，稍微表示一下就罷了，上邊給的命令也不是讓他們窮追猛打，市裡邊尚在僵持，他們這些跑腿的馬前卒，自然也不好把事情做的太絕，做人留一線，日後好想見，若是真的把蔡明財給惹毛了，他們這些人也不是不知道蔡明財整人的手段。所以，稍微意思一下，大家回去都有交代就是了，少數幾個窮追猛打的，也被周圍虎視眈眈膀大腰圓的萬建“員工”給嚇了回去，那些人，明面上是員工，實際上一個個的，都是打手。　　當然，在記者離開前，蔡明財還去慰問了一下死者的家屬，說了一些人人都會說的客套話。這些明面上的工作他蔡明財總是要給做的足足的，做的讓人說不出話來。當然，他這也是盡人事聽天命罷了，若是蘇慕儒真的鐵了心要拿這件事兒做文章，他用來搪塞記者的那套說辭可搪塞不過去，關鍵，最後要看的還是市裡邊的態度。市裡邊的態度不出來，只怕這些記者拿回去的新聞稿也未必敢見報。　　……　　“這個蔡明財還真是會做人啊，這話說的水滴不漏啊，蔡明財的這套說辭倒是不錯，也不知道誰給打的底稿，他們處理起這樣的事情來倒是很有經驗啊，我原先還想着看蔡明財如何在媒體面前出醜呢，現在可着實有些失望。”這天晚上吃完飯後，唐昱一家三口坐在大廳里一邊閑聊一邊有一眼無一眼看着電視，正好看到昨天下午蔡明財對這記者說的那番話，說著又笑了笑，“嘿嘿，我想，蔡明財大概有些年沒有被人逼得這樣狼狽了吧，這些個媒體記者們，估計有些年沒有敢炮轟蔡明財了。”　　“呵呵，怎麼說人家也是在社會上摸爬滾打這麼多年的人，什麼時候說什麼話，見什麼人說什麼話他的心裏比誰都清楚。再說，萬建處理這種事兒來自然是得心應手，他們也不是第一次遇到這種事兒了。”唐天鴻笑了一笑說道，他在東陵市坐了十年的冷板凳，雖然不怎麼管事兒，不過對於萬建的作風還是知道不少的，官場裡邊就是消息靈通，對於萬建以往鬧出的事兒，唐天鴻多少心裏都有點數，只不過蔡明財捂蓋子的手段向來很是了得，上邊又有人罩着，讓人抓不住把柄罷了。　　唐昱點了點頭，“今天的這件事對萬建來說造不成什麼實際損失，乾爸不方便直接和錢啟建徹底的撕破臉皮，他不出面表態，很多事情做起來就不太容易呀。”　　唐天鴻也嘆了口氣，“你乾爸這麼做也是不得已，雖然他在市裡邊能夠壓過錢啟建，不過若是想要徹底的搬到萬建，那就要徹底的和錢啟建以及章家撕破臉皮，現在可不是時候啊。”　　唐昱贊同的點了點頭，“確實如此，現在還不能把萬建徹底的給扳倒，想想就有些憋悶。唉，就是抓到了那個肇事者，也無法給萬建造成實質的傷害，不過也會讓他們不比在很長一段時間，最起碼這箇舊城區改造的工程恐怕就要旁落了，而且對城中村建設的工程也會有所影響，所以現在二叔對這件事情可是很上心啊，在東陵，除了萬建有實力接下這兩個工程之外，恐怕就只有二叔的綠都勉強能接下來。”　　唐天鴻笑了笑沒有接話，他自然知道他這個二弟為何對這件事兒這麼上心的。　　不過父子兩人說著說著，唐昱忽然想起件事兒來，“爸，我一直感覺很奇怪，吉隆章家在萬建也有不少的股份，算是萬建的大股東，照理說，萬建出了這種事兒，他們章家的人應該站出來說話才是，若是章家願意給萬建擔下干係，蔡明財的處境也不會像現在這麼艱難，哼，我可不認為章家的人現在會不知道東陵市的事情。”　　細細想來，也確實如此，章家當初繞了好大的圈子，通過黃寶德的牽線，在萬建身上割下了一塊肥肉，用低價獲得了萬建不少的股份，而且前一段時間章家的太子爺還常駐東陵市裡邊負責萬建的事情，他們對萬建，肯定不會不聞不問的。照理說，萬建出了事情，章家確實應該過問，而且盡可能的給萬建提供幫助，像現在這樣，萬建出了事兒，蔡明財急得上火，章家卻毫無動靜，不得不說，這有些詭異，而且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章家在東陵市在萬建的利益。　　聽了唐昱的問話，唐天鴻高深莫測的笑了笑，“還以為你小子什麼都知道呢，原來也有你不知道的啊，我就知道，你肯定會問這件事兒的。”　　唐昱愣了下，“老爸，你該不會是知道吧，等等，等等，等我稍微想想。”說著拿起杯子，閉上眼睛開始沉思起來。　　唐天鴻也不說話，就這麼看着唐昱，眼睛裡邊倒是露出幾分笑意來，他倒要看看，自己這個兒子，到底有多高的天分。　　兩人就這麼沉默的對坐着，大約有三五分鐘，唐昱終於睜開了眼睛，“我明白了，章家他們不是想要沉默，而是不得不沉默啊。”　　“哦？你小子倒是說說，章家在萬建利益受損的時候，為何還要被迫的沉默？”　　“老爸，你這是考我呢，好吧，兒子就給你好好秀一把。”　　“嘿，章家作為省裡邊規模最大的民企，他們一心做生意也就罷了，偏偏還要摻和到政治裡邊，這就有些不明智了，錢啟建下來東陵市，這裏邊是有着他們的背影的，當初我們已經從沈伯伯那兒知道了這個消息，應該是無誤的。哼，一個民企摻和到這種事情裡邊，那可不是什麼好事兒，雖然當初是因為省裡邊局勢有些混亂，而且錢啟建下來也有着背後利益集團運作的關係，不過章家的舉動，在省裡邊也得罪了不少人，起碼我就知道，沈伯伯是不喜歡章家的吉隆集團的。”　　頓了頓，唐昱又喝了口茶水，“現在省裡邊局勢明朗了，好多人緩過氣來，自然便要對章家秋後算賬了，雖然應該各種利益集團的關係不好直接對章家下手，不過各種肘制定然是有的。就像萬建這次出事兒章家卻被迫沉默，定然是因為省裡邊的關係。原本省裡邊就有不少大人物不喜歡章家當時運作錢啟建下來東陵市，若是這個時候章家再對東陵市裡邊插手，上邊有些人心裏邊就要發問了，章家這是要幹嘛呢，東陵市裡邊摻了一個市委書記還不夠，還要摻和到萬建裡邊，莫不成，他們是要把東陵市當成他們章家的后花園？”　　“嘿嘿，上邊的人不喜歡章家把手伸的太長，不喜歡他們把手伸進了東陵市，所以，章家他們是不沉默也得沉默。”說完笑了笑，“老爸，怎麼樣，我說的還行吧。”　　唐天鴻在唐昱腦袋上敲了一記，笑罵了他兩聲沒有多說話，不過卻也是默認了唐昱的說法。萬建出了這麼大的事兒章家卻保持着沉默，確實是因為唐昱剛剛所說，是因為省裡邊的肘制，所以章家才不能也不敢為萬建出面。這種感覺，大概才是真正的憋屈。　　唐天鴻也是下午才蘇慕儒的只言片語中猜測到的，他倒是沒有想到，自家兒子居然也能夠猜測個八九不離十的，看來，自己這個兒子，確實是有些妖孽啊……　　嘿嘿，章家，終究還是不能夠真正的明白官與商啊，那會兒摻和進去，現在就要收穫苦果了……

# 第二百九十一章 人找到了

　　說著，唐昱端起身前的茶水喝了一口，又轉過頭對這唐天鴻問了一句，“那個肇事者有什麼消息沒有，這事過去都已經一天了。”　　唐天鴻搖了搖頭，“沒有什麼消息，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那個人還沒有出東陵，火車站汽車站都已經設置了檢查，那個人應該逃不出去。”說著又帶着些許自信的笑了笑，“蔡明財雖然能耐不小，不過東陵市也不是他當家作主的，這件事兒發生之後盯着的人可不少，蔡明財想要無聲無息的把人從東陵市從出去，起碼在一天之內是做不到的，市局就是再不頂事兒，起碼也要两天左右讓蔡明財來從容安排，才能悄無聲息的把人從東陵市從出去。他那邊大概事先也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若是事情一發生他就安排人把那個肇事者給送走，那倒是還有些可能，現在可以肯定的是，那個人，應該還在東陵市裡邊沒有離開。”　　聽了唐天鴻的話后，唐昱便沒有再說什麼，嘴角泛起了一絲笑容，心想，只要還呆在東陵，遲早都能把他找出來，有虎爺出馬，就是你把人藏在公安局，都無法逃過他的眼線。不過現在怕就怕的是，蔡明財萬一狗急跳牆，喪心病狂的把那個萬建的員工也給解決掉，那事情就不大好辦了。不過想來蔡明財在這件事兒上邊應該會慎重才是，畢竟已經出了一條人命了，若是再搞出一條人命來，稍微露出些蛛絲馬跡來，那對萬建或許真的會帶來致命的打擊。別看蘇慕儒現在和錢啟建保持着一定的默契，若是蔡明財敢做出殺人滅口的事兒，那蘇慕儒說不得寧願和錢啟建翻臉也要給萬建好看。　　……　　東陵郊區的一個爛尾樓，往常這裏都是黑漆漆的，然而今天卻有一點微弱的光芒從爛尾樓中掙扎而出。　　此刻，外界一直在尋找的殺人兇手，這會兒就正躲藏在這裏邊。　　陳彪此時心裏除了恐懼還是恐懼，自從前天他“失手”將那個老太太推到而致死後，他的心裏便沒有一刻安寧的，茫然無措的被工頭老李拉到這裏躲了起來。說起來，這件事兒和他本身的關係並不是很大，他自己是萬建的員工而不是打手，他負責的工作也不是與那些釘子戶扯皮，而是負責工程上邊的事兒。事實上，當時動手打人的也不是他，而是萬建的專職打手。畢竟，萬建這些年一直在從事房地產開發，少不了需要專職打手的，即便是之前有虎爺的人幫襯，萬建自己還是養了一批打手。　　陳彪別看名字裡帶着個彪字，其實一點也不彪，甚至可以說，平日里的表現，還有些老實。這次的事情，對他來說完全是個意外。他並不是萬建的御用打手，也不和那些個釘子戶扯皮，當時的情況是，萬建的一批打手正在和釘子戶們“協商”解決問題，和他這個工程上邊的人完全沒有關係，而且那些個打手動手的對象也不是那個眼瞅着就活不了的老太太，畢竟蔡明財吩咐過最近不要鬧事，他們也不想搞出人命來，動手也是挑那些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不會找到這個老太太的頭上來。　　陳彪他當時完全是一種看熱鬧的心態在旁邊圍觀，畢竟萬建這些年來做的這樣的事情不在少數，他也見多了，而且他們這些人雖然不是打手，不過老李也吩咐過，若是釘子戶那邊人多勢眾的話，他們這些個不是打手的工人也要上去幫忙的，以往的時候，這種忙也不是幫過一兩次，所以老李吆喝了一聲之後，他也便像以往那樣沖了上去干架，不過哪能想到，最後居然在混亂之中一不小心的撞倒了那個老太太，最後給搞出人命來了。　　陳彪從骨子裡邊還是一個比較膽小的人，而不是像萬建養的那些個打手一樣，之所以動手，完全是因為老李的吩咐，也因為按照以往每次的慣例，他們若是也動手的話，時候可以多拿两天的工資，他完全是衝著那點工資去的，沒有身為打手的覺悟。　　在鬧出人命之後，他不是沒有想過自首，畢竟，他不是專業的打手，對於自己鬧出人命的事情還是從心底里恐懼的。可是他一個法盲，在他的思想里，殺人就要償命，雖然這件事情責任並不全在他，當時動手的可不止他一個人，一大群人對掐，可是偏偏他最倒霉，最後那一下無意中的推搡，竟然將那個老太太推倒了，而且又巧之又巧頭部可在一個稜角分明的石頭上，加上年歲又大，竟然就這樣死了，他可不想被警察抓住，從而被槍斃。　　……　　現在剛剛如三月份，不知不覺的已經步入了春天，東陵的初春乍暖還寒，加之這個爛尾樓根本沒有任何取暖措施，別說取暖了，就是連最基本的點，都沒有通上，陳彪盤坐在一鋪污跡斑斑的被褥中，身前一堆柴火正燒的正旺，而從外面看到的那點火光就是這火堆發出的。從事情發生過後他就一個人一直被安排着躲在這裏，孤孤單單的挨餓受凍。他自己也知道，自己這會兒估摸着已經成了通緝犯了，出去的話肯定被逮着槍斃，所以到時也安心的躲着，不敢有什麼抱怨。　　陳彪一邊烤着火，一邊焦急的向外面張望，他今天一天都沒有吃飯了，從事情發生之後就一直躲在這兒，連飯也顧不上吃，而且他自己也不敢出去買東西，只能等着別人給送吃的進來，飢腸轆轆的讓他本來就不好的心情更差了。　　他現在不方便出去露面，老李答應他晚上來給他送吃的，指已經將近八點了，怎麼還沒有來呢，不會是告發我去了吧，陳彪疑神疑鬼的想着。只是一個工人的他，自然不知曉，整個東陵市為了他，現在差不多算是鬧翻了天，起碼市委市政府裡邊，不少人都知道了他的名字，他的資料在蘇慕儒和錢啟建的桌子上邊都各放着一份。他更加不知道，他的不小心搞出來的一條人命，或許要讓萬建付出很大的代價，他的老闆蔡明財現在恨不得當時死的那個人是他陳彪而不是那個老太太。　　就在他胡思亂想至極，遠處一聲微弱的汽車馬達聲漸行漸近，越來越清晰，陳彪如同驚弓之鳥一般，迅速多了起來，偷偷的向外面張望。現在的他已經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外邊消防車的警笛都能讓他擔驚受怕大半天的。時刻擔心着別人來抓自己，擔心自己被帶進去監獄。　　小心翼翼的在破口處看了看，看到來的是一輛黑色的小轎車，不過由於是黑夜的原因，陳彪看不出車牌和車標。　　接着一個人從車中走了出來，從身材輪廓上，陳彪認出了來人應該是工頭老李，不由得輕輕鬆了一口氣。　　“你怎麼才來啊，我還以為你不來了呢。”等着老李走上前，陳彪一把將他手中裝滿食物的塑料口袋搶了過來，拿出裏面的盒飯，狼吞虎咽的吃了起來，這會兒餓極了，自然也就顧不上上下尊卑。　　老李看都沒看陳彪一眼，這個給萬建惹來了大麻煩的麻煩，老李恨不得他立馬死掉，掃了一眼四處漏風的房間，“你先在這裏委屈幾天，現在外面風頭正緊，警察正在四處通緝你呢，各個路口關卡都已經安排了檢查人員，這幾天出不了東陵市，等這幾天熬過去，我會做主讓公司給你一筆錢補償你，足夠你後半輩子花的，然後送你到內蒙，在那邊混幾年，等這件事完全過去了，若是你在內蒙古那邊呆不下去了，你還可以回來。”　　陳彪忽然間停下，死死的盯着老李足有十秒鐘，眼神中滿是掙扎之色，最後一咬牙，“好，一切你安排吧，去哪都行。”　　陳彪是土生土長的東凌人，從他這往上數祖宗八代都是生在長在東陵，他所有的親人所有的牽挂也全部在這片土地上，父母、妻子、兒子、朋友，一切的一切都在這，讓他離開東陵，徹底的和這邊斷絕關係，心中的那種滋味，簡直如同五味瓶被打翻一樣，各種滋味一齊湧上心頭，鼻子一算，眼淚差點掉下來。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這會兒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候，自然就顧不上那些兒女情長了，先保下命來才是。　　“這邊的家人你就不用擔心了，我會時常過去關照一下，你到那邊生活幾年後，還是可以回來的。”老李拍了拍陳彪的肩膀，輕聲說道。　　……　　也就差不多在這個時候，唐昱拜託的人也有了消息。　　鈴鈴鈴――　　虎爺拿起了手機，看了一眼來顯，“疤子，那個人找到了？”　　“嗯，找到了。”　　靶子稍微頓了一下，“我們跟着那個工頭的兄弟帶來消息說，今天晚上入夜，那個工頭老李偷偷摸摸的在一家飯館買了幾盒盒飯後，便開車往城郊一處爛尾樓而去，恩，是化妝前去的，換了車，路上還繞了不少地方，要不是咱們人多，安排的兄弟跟蹤人有些新的，說不準就要跟丟了。”

# 第二百九十二章 蔡明財再次吃癟

　　“根據那位兄弟說，他看到了那工頭拎着那寫盒飯走近了爛尾樓，同時也看到了爛尾樓中有微弱的火光傳出，虎爺找的那個人肯定藏在那裡。後來那個兄弟偷着進去瞧了瞧，可以確定，那個叫做陳彪的萬建員工，現在就呆在那裡邊，我們的人也沒有被他們發現。”電話那頭的疤子恭聲答道。　　“嗯，好，你讓人給我看緊，給我死死的盯着那兒，別讓那個人再跑了，也不要給萬建的人動手的機會，若是那個老李沒有殺人滅口的意思，你們就先給我盯着，恩，等到下半夜的時候，把那人給我帶回來。”虎爺點了點頭，囑咐了疤子幾句。　　“好的。”疤子應了一聲。　　就在虎爺準備掛掉電話的時候，突然想到了什麼，“哦，對了疤子，把那個人帶回來的時候，你們可輕點，別傷害到他，這個人，我們可是有大用的，千萬別失手傷了人。”　　掛了疤子的電話后，徐虎便立刻給剛子撥了過去。　　“剛子，人找到了，明天來領人就行。”　　徐虎的話很簡單，十幾個字說完后，電話那頭的剛子還沒有說一句話，虎爺便已經掛了電話。　　“呵呵，這個徐虎的能耐還真不小。”唐昱微微一笑，剛子在得到徐虎的通知后，便立刻把這件事告訴給唐昱了。現在的剛子也抖了起來，以往的時候他雖然也在東陵市廝混，不過僅僅是一個街道大哥的級別，還要靠着唐天浩的照拂才能廝混下去，離虎爺這種檯面上的大人物，那差了是十萬八千里的距離，平日里，連虎爺的面都見不着，更不用說讓虎爺親自給打過來電話了。　　剛子和唐家幾個兄弟都比較熟，唐昱不方便直接聯繫虎爺，所以和虎爺之間的話，很多都是讓剛子代為轉述的，自然的，剛子在虎爺心中的分量就不一般起來，虎爺看重剛子，那在東陵市的地下世界裡邊，剛子自然也稱得上一號人物了。只不過他畢竟資歷淺，人脈也淺，比起虎爺這種真正的大佬來，還是有着一段不小的距離的，不過也可以想象，假以時日，若是虎爺徹底的從東陵市的地下世界退出去了，剛子或許也可以作為挑頭的人物。　　而且，唐昱和剛子接觸沒有那麼多的忌諱，剛子現在還屬於混混級別的，離真正的涉黑還遠着呢，與虎爺這些人的性質是不同的，而且剛子與唐昱的關係不錯，還幫過唐昱幾次，唐昱自然更喜歡通過剛子來聯繫虎爺。當然，他這樣做，自然也是變相的讓虎爺默認剛子的地位，變相的把剛子往高了捧。　　……　　閑話少說，頭天夜裡陳彪被虎爺的人控制住，得了唐昱的吩咐，第二天不到中午，警方便得到匿名的群眾舉報，說發現犯罪嫌疑人陳彪在一個夜總會中出現，於是乎根據舉報者異常詳實的具體到包廂的舉報信息，警方很輕易的便根據這個舉報，把陳彪給抓了起來。不過那個時候，陳彪已經是爛醉如泥不省人事了。不用說，這些自然是虎爺的功勞，這些事情唐昱不方便出面去做，自然便麻煩虎爺的人來做了。不過這樣一來，虎爺和蔡明財算是徹底的決裂了，再無修復的可能。　　若說七八月份以來萬建和虎爺還多少有一些修復的可能的話，那麼這件事兒一出，虎爺算是把萬建給得罪慘了，兩人以後便算是生死對頭，當然，對於虎爺來說，得罪蔡明財不得罪已經不是很重要得了，對於他來說，更重要的是，可以拿這件事兒來作為給唐昱的一個投名狀……　　警方控制了陳彪之後迅速開始問訊，經過一夜的審查，陳彪頂不住壓力，開始交代了所有事情，事實上一開始他就沒想過隱瞞下去。　　根據陳彪的交代，這件致人死亡的事情的參与者並不只有陳彪自己，還有包括工頭在內的將近數十人，而且大打出手的命令也是出自老李的福。同時審查出萬建施工隊在施工過程中，存在很多安全隱患，在拆遷補償方面與政府的政策嚴重不符合。　　於是乎，接下來的事情就順理成章了。　　事實上，在陳彪被虎爺的人控制了不久之後蔡明財這邊便得到了消息，陳彪對他們來說畢竟是個定時炸彈，蔡明財雖然不方便安排人盯着他，但是隔幾個小時老李也會重新確認陳彪是否還在的消息。所以，陳彪那邊一失去聯繫，蔡明財這邊在第二天早晨就得到了消息，而且猜到了應該是虎爺那邊的人動的手。　　只不過那時已經來不及了，還沒等他重新布置，沒等他和虎爺電話交涉，陳彪便已經落入了警方手中，氣的蔡明財在辦公室裡邊摔了三個杯子，直罵徐虎是白眼狼，罵他忘恩負義，之後連個電話都沒有打。　　陳彪落入警方手中，蔡明財便知道這件事兒萬建現在被動了，之前可以一推二六五，耍無賴的手段把責任都推到陳彪的身上，把萬建摘出來，也算是給了媒體一個交代，不過現在人落入了警方手中，市局現在又在蘇慕儒的掌控之中，那萬建現在就很被動了。　　事實上，自打那次唐昱因為杜大浩住院之後，老杜便覺悟了，於是乎，老杜的投誠，讓蘇慕儒開始逐漸的把市公安局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內，嘿，不說這件事兒本來就是萬建理虧在先，便是萬建沒有什麼過錯，人落入了市局的手裡邊，他也能夠給炮製出一大堆的過錯來，很早之前蔡明財就明白，話語權永遠掌握在強勢一方的手中，現在強勢的一方是蘇慕儒，蔡明財和他的萬建處於弱勢的一方，而且是他們理虧在先，所以，蔡明財立馬便知道，萬建現在的局面很被動。　　事實上，蘇慕儒現在需要的也不是陳彪的口供，不是陳彪那份可以證明萬建需要負責任的供詞，他需要的，僅僅是陳彪這麼個人罷了，或者說，他需要的，僅僅是這麼一個借口。這個道理，蔡明財是明白的，他知道，若是陳彪不落入警方手中，或許蘇慕儒為了不和錢啟建撕破臉皮而不會搞什麼大動靜，不過現在既然陳彪已經落入了人家的手中，那麼人家掌握了主動權，自然不會輕易的把這件事兒給揭過去，有了這麼個借口，蘇慕儒不對萬建做一些事情，那才是咄咄怪事兒。　　所以，蔡明財在此之前才一直想要安排陳彪離開，哪知道最後栽在了虎爺的手中，千防萬防，最後還是讓人家把陳彪給逮住了。　　既然陳彪都落入了人家的手中，蔡明財自然也就不再做什麼垂死掙扎，否則的話，若是激怒了蘇慕儒，萬建只會付出更大的代價。這件事情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畢竟也是一條人命的事兒，蔡明財自然知道，蘇慕儒也不是想要借這件事兒把萬建徹底的給整下去，而是用鈍刀子割肉的法子，慢慢的一刀一刀把萬建給颳了。現在的話，萬建或許僅僅損失的是舊城區的改造項目，若是蘇慕儒真的發怒了，那萬建付出的代價就要大多了。　　於是乎，在第二天的時候，政府勒令萬建對舊城區的項目強制停工，然後安排市裡邊的諸多部門對萬建目前實施的好幾個工程項目進行安全審查，說穿了，就是給萬建找麻煩挑毛病了，不說萬建本身就不幹不凈，便是乾乾凈凈這些人照樣能給你挑出麻煩來。　　同時，市裡邊也通過會議強制的拿回了萬建手中的舊城區改造的項目，重新進行投標，選取出一個新的房地產公司來接這項工程。　　當然了，這些事情，利用的名目自然不會和那條命案扯上關係，各方都刻意迴避了這件事情，對此事進行了冷處理，政府的喉舌，也就是那一大堆的媒體們，也沒有炮轟萬建，只不過幾家媒體都不約而同的在一個小版塊裡邊把這件事兒大致的描述了一下，同時委婉的指責萬建的暴力拆遷。至於之前的命案，依然還是萬建花錢來擺平，不過那個陳彪……　　市裡邊收回舊城區項目的由頭是質疑萬建的施工資格，這個由頭，自然是之前安排的在下邊給萬建做檢查的各個部門做的貢獻，既然放手找茬，總能找出不少的毛病來，於是乎，萬建不僅在舊城區的前期投入打了水漂，而且還被勒令停業整頓半個月。　　這次的蔡明財倒是學了個乖，沒有對政府方面的決議提出任何異議，象徵性的反對了一下就默認了政府的處理結果。事實上他也不得不默認這樣的結果，蘇慕儒沒有讓媒體那邊大肆的披露萬建的黑內幕，沒有硬拿命案來卡萬建，蔡明財已經偷着樂了，能得到這樣的結果，他便是打碎了牙齒也只能往肚子裡邊咽，臉上邊還得裝出一副笑容來，感謝市委市政府對萬建的嚴格要求和鞭策。　　毫無疑問，蔡明財這次算是又吃了一個大虧，這次的交手，依然以萬建的完敗而收尾。嘿，蔡明財在角落裡邊哭鼻子的時候，有人卻在高興的大肆慶祝……

# 第二百九十三章 工程轉手

　　不用想，樂的找不着頭的，自然便是唐昱的二叔唐天浩了。　　毫無意外，這箇舊城區改造的工程，政府從萬建手裡邊收回來重新招標之後，不出意外的交到了唐昱二叔的房地產公司綠都地產公司的手中。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在東陵數得上號的地產公司也就只有兩家，一個是蔡明財的萬建，另外一家就是唐天浩的綠都了，只有兩家公司才有資格和實力接下舊城區改造這麼大的工程。不過相比於擁有資產十幾億的萬建，綠都還有很大的差距，現在的綠都，滿打滿算資產才剛剛跨過億元大關，比起萬建這樣的龐然大物來還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之前的舊城區改造項目才落入了萬建的手中，在這種事情上邊，即便是蘇慕儒不屬意蔡明財的萬建，也不好把工程交到綠都的手裡邊，畢竟差距太大，也不好讓綠都的吃相太難看了。　　不過此時萬建已經被停工接受安全檢查，這個龐大的工程，自然落到了綠的手中了。東陵市裡邊，目前有資格接下這麼大工程的，大概也只有綠都了，其他的地產公司，稍微有些實力的早就被萬建排擠的沒了活路，剩下的都是些小打小鬧，對萬建沒有任何威脅。事實上，東陵市裡邊，現在連千萬以上資產規模的地產開發公司都找不出來幾家。那麼，即便是蘇慕儒和唐天鴻避嫌，這樣的工程也只能落到唐天浩的綠都的頭上。　　而且在經過萬建搞出來的人命事件后，舊城區的那些釘子戶也不約而同的做出了讓步，在經過幾番協商之後，也都陸續的搬離了舊城區，舊城區的改造中最為困難的拆遷工作，在一條人命的砝碼下，圓滿的結束。嘿嘿，其實在這個項目上邊，萬建已經做了不少的前期工作，尤其是拆遷這種麻煩事兒，萬建已經差不多做完了，不過現在么，自然是便宜了綠都了。　　人員遷走後，拆遷的工作進行的就順利很多，沒了那些個釘子戶的阻攔，幾台鏟車鈎機吊車的一個多禮拜的忙碌過後，基本上將舊城區所有的建築都拆乾淨了。　　舊城區改造是一項龐大的工程，至少對於綠都來說，想要獨自完美的完成，恐怕很難，不但需要龐大的啟動資金，同時還需要眾多的建築隊伍。綠都雖然現在是東陵市排名第二的地產公司，不過獨自接下這個工程，還是有些吃力的。　　資金方面到好說，畢竟是從政府手中接到的項目，雖然現在銀行銀根緊縮，不過綠都還是可以貸到一些的，而且綠都本來就有着不少的流動資金，實在不行也可以找方建銘來化緣，所以資金方面不是最麻煩的。　　最麻煩的反倒是人手，以綠都現在手上的建築隊伍的數量和規模，遠遠達不到舊城區改造的要求。萬建之前有着近十億的底氣，這才能從容進行，不過綠都就不成了，在去年四月份的時候，綠都僅僅六千萬的規模，離萬建可是差了十萬八千里的。　　這個問題讓唐天浩撓頭了好幾天，原本他想着用笨辦法來解決的，實在不行就讓方建銘也入股萬建，再收購兼并幾個地產公司，徹底的擴大萬建的規模，不過最後經過唐昱的提醒，唐天鴻的思路便豁然開朗起來。　　綠都採取的策略就是將手中的工程分割成幾部分，將那些邊角余料的工程再次轉手承包出去。　　嘿，唐昱當時和唐天浩說了一句話，“人呢，千萬不能吃獨食，那是要遭人記恨的。”於是乎，唐天浩的思路便開闊起來。　　之前的萬建便是因為吃獨食而犯了眾怒，這才被大夥落井下石的，綠都顯然不能走萬建的老路，舊城區改造油水很大，之前唐天浩還不大想轉包出去，不過有了唐昱的這句話，唐天浩徹底的下了決心，決定轉包部分出去給別人，自己吃肉，也讓別人喝點湯。　　雖然主體工程市裡邊禁止轉包，不過除了主體工程外，還有很多邊角料的工程，若是萬建都去做的話，那就太耗費人手和精力了，反倒不如轉包出去，這樣不但大大的節省了綠都的人手，解決了人手緊張的問題，同時也可以回收過來一定的資金，最重要的是，可以按時的保質保量的完成項目任務，這才是最主要的。　　畢竟，這是綠都第一次和政府合作，從政府手中接活，如果這第一次就搞砸了，恐怕以後就再難從政府手中接到工程。雖然有這唐天鴻和蘇慕儒在市裡邊撐腰，不過綠都日後想要發展，關鍵還是要看實力，看口碑的，這一次的工程，玩玩不能給搞砸了。　　當然，對於唐昱等人來說，這次萬建發生的事故即在意料之中，同時也在意料之外，將這項工程之初，唐昱便打算藉著舊城區的這些釘子戶給萬建找點麻煩，他有着前世的記憶，自然知道舊城區的拆遷指定要出事兒。尤其是由萬建來負責，他對萬建手下的拆遷隊伍的素質很多人都了解，知道這些人絕對不會和平和諧拆遷，在此之前他們的手上有好幾個致人傷殘甚至致命的記錄了。　　萬建手下的拆遷隊素質不怎麼樣，而舊城區的那些釘子戶的狀況即使不用親眼看，就是猜也能才出幾分，如此兩伙人碰撞在一起，就是想不出先火花，恐怕都不可能。　　所以說出現這個事故，在很多人的意料之中，而在意料之外的便是誰也沒想到這個事故竟然這麼快就發生了，事故不但發生的突然，而其事故還不小，一條人命啊，這事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當然，更讓人意料之外的是，這件事情這麼快的就平息下去了，這麼容易的就從萬建的嘴裏邊搶下一塊大大的肥肉來，讓綠都吃的滿嘴流油。　　不過，這個事故雖然讓萬建受了一些損失，特別是在聲譽上的損失，不過這點損失對於萬建來說還不至於傷筋動骨，作為一家資產十幾億的房地產公司，即便是損失了一塊肥肉，頂多是讓萬建少賺些錢罷了，遠遠談不得傷筋動骨。　　……　　而此刻，和暴怒的蔡明財不同，唐唐天浩和唐昱這叔侄倆正膩歪着歡樂着。　　“小昱啊，你對二叔的幫助二叔都記在心裏，嘿，咱們都是一家人，我也不說兩家話，以後小昱你有什麼不方便和大哥大嫂開口的事情，你就告訴二叔我，你小子呀，只要不是什麼違法亂紀或者傷天害理的事情，二叔一定儘力幫你完成。”　　舊城區改造的項目綠都接下了，而且已經步入了正規，這天，唐天浩把唐昱約了出來吃頓飯，看着眼前這個看上去有些稚嫩，可是思想去獨到超前的侄子，唐天浩一時間感慨萬千。這會兒喝了兩口酒，和唐昱說起話來也有些大舌頭，倒是平日里有些不方便說的話，現在倒是可以明明確確的說出來。　　這近一年的時間，唐昱不但對整個唐家幫助絕大，就是對他自己，幫助也不是一兩句感謝就可以抹平的，先是將自己從海南地產泡沫中拉出來，之後又是給自己出謀划策，淘金大廈項目的選擇，預售制度的提出，到現在的舊城區改造的到手，一切的一切，無不歸功於唐昱的金點子，此時的唐天浩對自己的這個侄子，可是佩服的五體投地了。　　至於說讓萬建吃癟，無論是五月份讓萬建陷在海南樓市泡沫中被套住了三個多億的資金，還是現在讓萬建在舊城區的項目上邊黯然而歸，和唐昱的出謀划策都脫不了干係，甚至可以說，這些事兒，都是唐昱這麼個半大的孩子在幕後運作的，想想，這是何其驚人的一個事實，若是讓外人知道，蔡明財這個在東陵市屹立了這麼多年的老手，居然在唐昱這麼個少年手裡邊兩次吃癟，而且對萬建的損失都不小，不知道他們對唐昱會不會吃驚的掉了大牙。　　“二叔，你說這話不就是見外了么，我們叔侄還需要說這些么。”說道這，唐昱停了下來，臉上裝出一副委屈的神色，“還有二叔，我什麼時候做過違法亂紀傷天害理的事情了，你這可是在污衊我啊，你這是在玷污我的人格，你這是在摧殘祖國的花朵，你這是……”　　“是么？”還沒等唐昱說完，唐天浩便似笑非笑的看着他，說出一句滿是揶揄語氣的話。　　於是乎在唐天浩那戲謔的眼神下，唐昱臉上的表情僵硬了一下，訕訕一笑，沒有再說什麼。　　唐昱心知肚明，唐天浩所說的那個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就是他和楊涵寧之間的關係，他和楊涵寧之間的關係，自家人裡邊，大概也只有他二叔知道，而且也只能讓他二叔知道了，現在只有兩個人在這邊喝酒，說話也很是方便，倒是被拿過來打趣唐昱了。　　這，大概便是唐昱握在他二叔手中的把柄了，也是唯一的把柄……

# 第二百九十四章 溫馨

　　唐昱和唐天浩之間的關係，現在真的不太像叔侄關係，反而像朋友，像是合作夥伴，甚至是師友關係，兩個人的位置完全顛倒了，完全不是普通的叔侄關係。　　現在唐天浩，在商業上邊的很多事情上邊，對唐昱可以說是言聽計從，也由不得他不聽唐昱的每個輕描淡寫的建議，看似不起眼，實際上可都可以幫他渡過一次又一次的難過，這幾個月的時間，毫不誇張的說，綠都之所以能有現在的規模和聲望，有一大半要歸功於唐昱的那幾個重要的建議。事實早就證明了唐昱這小子在商業上邊的眼光和天分，也由不得唐天浩不去重視。　　叔侄二人在一種輕鬆的氛圍中，吃完了這頓飯，飯後，唐天浩開車親自送唐昱回家，之後他又返回公司處理事情去了。綠都那麼多的事兒，唐天浩還要親自給唐昱充當司機，可見他對唐昱的重視程度。　　話說，綠都集團現在需要他主持的事情可是不少，自從接到這箇舊城區改造的這項工程后，唐天浩忙的是腳打後腦勺，一步都沒有停歇，今天和唐昱出來吃的這頓飯，也是他忙裡偷閑，硬擠出的一點時間，以往的時候他就不是很清閑，綠都資產破億元這個大關之後，他就徹底的忙的腳不沾地，現在的綠都還沒有完全的走上正軌，還處於高速發展時期，很多時期都需要唐天浩這個老總來親力親為，尤其是在接下了舊城區改造的項目之後。　　事實上，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綠都在上一年的時候發展的過快，和集團本身有些脫節了，若是按照原本的發展軌道，綠都少說也要經過三五年才能發展到現在這樣的規模，而且，有了那三五年的人才積累和儲備，唐天浩就能夠輕鬆很多，不過去年僅僅用了不到十個月的時間，綠都的規模就迅速的膨脹起來，人才跟不上綠都本身的發展，人才儲備和公關關係上邊綠都還有很大的缺陷，很多事情都需要他這個老總親自出馬，所以，他開年一來一直是忙的腳不沾地的。這不，剛剛把唐昱送到家，唐天浩的手機便響了起來……　　暫且先不說唐天浩的繁忙，這邊唐昱下了車，回到家，屁股還沒有坐熱乎，他的那個板磚似的大哥大變響了起來。　　看看上邊，電話上显示的號碼是沈家的，不是沈睿鴻便是沈芸了。　　“喂，壞小子，你在干什麼呢？怎麼好久沒有過來家裡邊了，我爸媽和嫂子這幾天還念叨你額，語馨也像你了。”　　唐昱接起電話，一個清脆的聲音從電話那頭傳來，唐昱的嘴角微微的翹了起來。　　唐昱即使不從聲音上，從那個獨特的稱呼上也能聽出來，電話是沈芸那小丫頭打來的，“壞小子”是沈芸對唐昱的專有稱呼，聽到這個獨特的稱呼，唐昱的心裏忽然間湧出縷縷思念和溫暖。仔細算來，唐昱已經半個多月沒有見到這個小丫頭了，心裏邊還真有些想她了。　　上一次和沈芸見面還是在初一時給沈睿鴻拜年的時候，唐昱在沈家住了两天，大年初三的時候回來的，而沈芸和宋宛如帶着小語馨也在之後回宋宛如的娘家了。　　“壞丫頭，什麼時候回來的？”唐昱笑着問道，接到沈芸的電話，唐昱忽然間輕鬆了許多，心中泛起一絲愉悅。　　“今天剛回來，不回來也不行了，過幾天就開學了……”還沒等沈芸說完話，電話里便隱約傳出一個稚嫩清脆的聲音，“小姑、小姑，給我，電話給我，我也要和小昱哥哥說話，我也要和小昱哥哥說話么……”　　“壞小子，語馨要和你說話。”沈芸說完，便把電話交給了身旁的語馨，“小昱哥哥……”　　“嗯，語馨小公主啊，想哥哥了么？”　　“想了，可想了，小昱哥哥，你什麼時候來看語馨啊。”　　“真的那麼想么，好吧，正好哥哥明天有時間，我明天就去看我的小語馨。”　　即使語馨不提出邀請唐昱去，唐昱明天也會過去，就在剛剛聽到沈芸的聲音的那一剎那，唐昱便已經生出去沈家的念頭。關係啊，總要越總動才能越近的，現在的沈家，也算是唐昱的半個家了，看得出來，沈睿鴻和鄭舒嫻，是真的把唐昱當做半個家裡人的。　　“耶，太好了，小昱哥哥要來的，小昱哥哥要來了……”唐昱話音剛落，電話那頭便傳來小語馨興奮歡呼的聲音。　　又再次和小語馨嬉鬧了幾句，唐鈺便掛掉了電話。和沈家的人通電話，無論是小語馨還是沈芸，總能讓唐昱心中不自覺的升起幾分溫馨的感覺，那種淡淡的溫馨，直到掛了電話之後還一直縈繞在心頭揮灑不去。　　……　　第二天，唐昱到達香榭苑的時候已經臨近下午一點了，本來到達到達的時間會更早的，唐昱很早變起來，來到維科取車，在維科那裡耽誤了一些時間。　　楊涵寧在將車鑰匙給唐昱之後，便開始向唐昱介紹起這些日子公司發生的一些事情和訊飛集團那邊事情。　　維科VCD雖然已經投入了生產，而且一部分產品已經流入量市場，可是產量不是很多，唐昱壓根就沒打算VCD在今年給他賺錢，現在的生產銷售只不過是想為以後的大規模生產銷售打下一些基礎而已。今年的VCD，能給人留給印象便好，真正的大展身手的時候可不是現在，還要等VCD真正的發展起來。　　楊涵寧還和唐昱介紹了訊飛那邊的情況，這段時間以來，一直是她負責那邊的事情的，開始的時候還一直提心吊膽，直到最近才有了些長進，開始摸清楚做事情的脈絡。　　話說，自從維科從訊飛的口中搶到兩家音像版權后，訊飛明顯在收購音像版權這方面再次加大投入，一連收購四五家音像版權，當然，因為唐昱派出的那些談判隊伍的原因，訊飛收購到這些版權也比他們預期的收購價格貴了很多。不過從側面也看得出來，林家那邊，這次是鐵了心要上大動作了，完全不在乎花費情況，只要達到預期的目的，他們甚至願意支付兩倍的溢價，由此可見他們的決心。　　唐昱花了近一個小時的時間聽完楊涵寧的彙報，聽完后，並沒有立即發表什麼看法，而是笑着對楊涵寧說道，“涵寧姐，我現在越來越感覺到我當初的那個想把你培養成左膀右臂的想法是多麼明智，難道你自己沒有感覺出自己的變化么。”　　事實上，這些東西，很多唐昱在先前便已經知曉，楊涵寧開始的時候幾乎是每天一個小彙報，三天一個大彙報，唐昱便是想不清楚都難，這會兒不過是聽楊涵寧的補充罷了，大部分的內容他其實事先就已經心中有譜了。　　唐昱饒有興緻上下打量起楊涵寧，精緻的面孔上淡施粉黛，含媚的杏眼已經不知不覺間流露出一絲職業高管特有的威嚴，長長的秀髮被一個黑色的皮筋套束縛在一起，散散的披在身後，上身穿的是意見黑色的女士西服，西服裏面穿的是一件潔白的襯衣，緊身的襯衣無法遮掩住那傲人的身姿，身下穿的是一條過膝西裙，露出的一截美腿被一雙長絲襪所遮掩，卻更增添一股別樣的誘惑，腳下是一雙簡單的平底高跟鞋，典型的OL裝。　　此時的楊涵寧給人的感覺是嫵媚中不乏幹練，幹練中帶着妖嬈，看的唐昱內心火起，不由得想起前幾日在鳳城區宋宛如的那套房子里的纏綿情景。　　楊涵寧敏感的感覺到唐昱眼神中的火熱，心有靈犀般的也想起了那也瘋狂的情景，俏臉不由得升起一朵嫣紅，更增添一絲嫵媚。　　“現在我老婆越來越有女強人的姿態了。”唐昱略帶調侃的口氣說道。　　“你以為我喜歡當這個女強人啊，還不是你趕鴨子上架，硬把我推上這個位置的，現在每天跑動跑西的，都累死我了，我還不樂意做女強人的，是你想要我成為女強人，我才願意去做的。”楊涵寧白了唐昱一眼，嬌嗔道。她這麼努力，為的只是能夠趕上唐昱的步伐，不被唐昱落下太遠。　　唐昱走上前一步，將楊涵寧擁入懷中，感動地說道，“我知道我知道，老婆你之所以這麼心甘情願的接下這些事情，完全是在心疼你老公我，老婆，你辛苦了，不過你要知道，我這樣做，只為了給你一個能光明正大的走到前台的機會，一個讓別人能夠接受你的機會，這樣，日後萬一咱們的關係暴露出來，才不會有太大的阻力，只是苦了你了，逼着你去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兒，你……”　　“小昱不要說了，我明白的，我明白的，我也願意去做的……”　　楊涵寧靜靜的埋首在唐昱的懷中，沒有說什麼，她怎麼會不明白唐昱的苦心呢，想着唐昱一直為她付出的努力，楊涵寧的嘴角不由自主的泛起甜甜的笑。一股淡淡的溫馨和默契，環繞在兩人之間，不知不覺既然有些痴了。

# 第二百九十五章 宋家的邀請

　　兩人之間也是好久沒有在一起親密過，對於這兩個初嘗肉味兒的年輕男女來說，那真可謂是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不過這會兒的地方可不適合兩人來個被翻紅浪，便是唐昱有心思搞個辦公室什麼什麼的，楊涵寧肯定也拉不下臉面來，不過即便是不能真箇兒的做些什麼，兩人還是膩歪了好大一會兒。　　於是乎，在那邊和楊涵寧一陣郎情妾意之後，時間已經將近十一點了，之後又往省城裡邊趕，所以唐昱這麼晚才到香榭苑。　　“小昱哥哥……”唐昱剛走進沈家，迎面便看到飛撲過來的小語馨。　　“呦，這個年我們的小公主肯定吃很多好吃的了，瞧瞧，都重了好幾斤了，你小昱哥哥差點抱不動了。”唐昱笑着抱起語馨，打趣兒道。　　“啊？真么的？語馨是不是變胖了，是不是不漂亮了。”　　看來容貌對於任何年紀的女人或是女孩來說，都是絕對的放在第一位的，即使是對於還是孩子的語馨來說，在聽說有人說她變沉了的時候，這小心思也是緊張的不得了，生怕自己變重了變的不好看了，唉，也不知道這麼小的年紀在哪兒學到的。看來，愛美確實是任何一個年紀的女孩的天性，不分年紀，不分種族。　　“怎麼會呢，我們的小語馨怎麼會不漂亮了呢，我們的小公主不是變胖了，而是長大了，長高了，自然就要變的重了幾斤，你看看，這幾天不見，我們的小語馨就長成大姑娘了，讓你小昱哥哥都抱不動了。我們的小語馨啊，過了年就又大了一歲了，成了大姑娘了，你說是不是啊。”　　“語馨啊，你小昱哥哥一來就一直黏在人家身上，也不知道人家煩不煩你，都是大姑娘了，還是這麼黏人，一點也不知羞，也不怕小昱哥哥笑話你。”宋宛如从里面走了過來，從唐昱的懷中接過語馨，笑着打趣了兩句，不過可能是因為現在的語馨的重量不是她能長時間承擔的，女人家到底力氣小，語馨的體重也不輕了，所以剛接過來，便放下了。　　“小語馨，這次去先看到外公，開心不。”飯桌上，唐昱給小語馨加了一塊肉，笑着問道。　　“開心開心，可開心了，外公外婆可喜歡語馨了，都不讓語馨跟着媽媽回來了，語馨可開心了，就是，就是……”小語馨笑着回答，忽然想到了什麼，臉色一變，小嘴嘟了起來，那模樣，要多萌有多萌，一下子就把唐昱給看樂了，倒是不知道小語馨到底遇到了什麼事兒。　　“就是什麼？”唐昱趕緊配合著接口道。　　“就是沒有小昱哥哥，下次我要小昱哥哥陪我一起去。”小語馨臉色一轉，抓住唐昱的手搖啊搖的，怎麼看怎麼像女兒對爸爸撒嬌。　　“這小妮子啊，在她外公身前，是左一句小昱哥哥怎樣怎樣，右一句小昱哥哥怎樣怎樣，把這壞小子都誇上天了，好想你的這個小昱哥哥壁我這個親小姑都要似的。以後啊，你小姑就不要你了，你去找你的小昱哥哥吧。”唐昱旁邊的沈芸嘴一撇，話語中滿是醋意，倒是不知道這個酸味是怎麼來的。　　“小昱哥哥根本就很好嘛，對語馨好，對媽媽好，對小姑好，對爺爺奶奶也好，所以小昱哥哥是很好很好很好很好的人。”小語馨搖頭晃腦的數這指頭，數數看唐昱到底對幾個人好了。她對唐昱的親近感，已經類似於對家人之間的那種感覺，小孩子的天性使然，那次唐昱從水中救了她，便讓她永遠的記住了唐昱，再加上唐昱這小子很有孩子緣，自然很得語馨的喜歡。小孩子的心思最是敏感，誰對自己好誰對自己不好，誰是真的對自己好誰是假意的討好自己，小孩子的第七感都能輕易的分清楚。　　“對了，媽媽，外公不是也要小昱哥哥下次一起過去么，小昱哥哥，下次我們去姥爺家，你和我們一起去好不好，好么好么。”小語馨抱起唐昱的一隻手，撒嬌似的搖了起來。　　“這個……”唐昱唐昱猶豫了一下，看向宋宛如。小孩子是不會撒謊的，看語馨這煞有介事的樣子，倒不似是開玩笑，不過宋家的人邀請自己過去，這裏邊可是有很多東西是值得思量的啊。　　唐昱自然不會以為，宋家的人會隨隨便便見自己這麼個毛頭小子。宋宛如的爸爸宋振國，那可是共和國的將軍啊，而且是中將，中國滿打滿算，中將以上軍銜的人也就那麼多。　　唐昱前世的時候對宋振國此人也不是很了解，不過重生以來因為宋宛如的關係，自然很是了解了一番，宋振國，解放軍總政治部排名最後的副主任，當然，雖然說排名最後，不過在總政這種部門，一個排名最後的副主任那也很是了不得，在軍方中也算是排的上號的實權人物了，再加上他還同時兼任總政下屬的西安政治軍事學院院長，可謂是門生遍天下，在軍界人脈很廣。而且，別看人家是軍事學院的院長，看似是儒將，實際上人家當年還親自參加過對越反擊戰，是那種能文能武的全能型人物，在軍界，很是了不得，之前也是幾經沉浮，最後才到了如今的位子上邊。　　宋宛如聽了小語馨的話微微笑了笑沒有表示，看到唐昱臉上略帶沉思的模樣，知道這小子少年老成，大概對自家的關係早就理清楚了，再加上他在政治上邊的敏銳性，想的自然多些，這麼想着，不由的為唐昱感到有些心痛，他還這麼小啊，憑什麼要承擔這麼多，要這麼累……　　微微壓下心中的感觸，這才對唐昱笑了笑開口，“呵呵，小昱啊，你也不要多想，就是語馨不說，我一會兒也會和你說這件事的，我爸他還真想見見你，你呀，現在我爸心中也是如雷貫耳了，他都來來回回的念叨了好幾遍了，讓我們下次必須要把你給帶過去，不過這次寒假恐怕不行了，你馬上就要上學了，雖然你小子時常曠課，不過我可知道，張姐（張雅惠）在這上邊對你的要求可是很嚴格的，等下次放假吧，下次你就和我們一起回一趟西安，讓我爸好好看看你，見識下你這不凡的小子。”　　其實宋振國要見唐昱的原因也沒有那麼複雜，不過唐昱現在的心思越發的複雜起來，看問題自然不會從簡單處着手去想，倒是一下子給想複雜了。　　要說原因，最直接的原因，自然是因為唐昱救了小語馨，救了他宋振國的嫡親外孫女。　　去年四月份，唐昱在東陵公園因緣際會救了小語馨，之後因為各種關係而與沈家親近無比，唐昱救了小語馨，不僅是沈家的恩人，也可以說是宋家的恩人。　　事實上，宋宛如家裡那邊的人早就想見見唐昱了，不僅僅只是想感謝唐昱救小語馨的恩情，同時，宋宛如的父親也想看看這個宋宛如口中的商業天才究竟是什麼樣的，要知道宋宛如本身就是留過學的經濟學碩士，在金融方面造詣很深，眼界自然高的可以，可是就連宋宛如這種眼高於頂的商業精英也都稱讚的人，宋父自然好奇的很。宋宛如在家裡邊，可是把唐昱給誇的沒邊，尤其是把唐昱事先覺察到海南樓市泡沫會破滅的論點，給誇的神乎其神。　　要知道，朱延山副總理對海南樓市的調控，那在中央都屬於絕密級的，便是宋振國身居如此高位，事先也沒有聽到什麼風聲，僅僅是在調控的前夕略有察覺罷了，可是便是這種中央都屬於絕密級的東西，卻讓一個半大的小子指手畫腳的給蒙對了，這不可謂不是一個奇迹。要知道，當時陷在海南樓市中的地產公司，不少都是數億數十億那種級別的超級地產大鱷，便是這種人才濟濟的大集團都沒有察覺到沒有從海南樓市逃出去，可見唐昱在經濟學上邊的造詣。再加上唐天浩和方家的地產集團都是因為唐昱的事先察覺而從海南樓市逃出去的，而蔡明財的萬建是因為唐昱的運作而陷在海南樓市的，這樣一來，宋振國就更想見見這樣的少年俊傑了。　　畢竟，那可是能把握住朱延山副總理的政策走向的超級天才人物啊，宋振國也從宋宛如的口中聽說了唐昱在朱延山副總理推行的稅改上邊的看法，知道了東陵市那篇上了中央內參的文章應該是出自這個少年之手，沈睿鴻的一些政策裡邊也有唐昱的參与，宋振國對唐昱就更加的好奇了。　　想當初，不少人還在猜測，方家的十億資金當初之所以能從海南樓市逃離出去，興許是因為方家那個老爺子的關係，畢竟是從中辦退下來的老人了，眼光自然要比別人是要大不同的，興許是因為方家的老爺子察覺到了某些苗頭。不過現在看來，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兒，原來完全是因為這個毛頭小子的關係啊。　　……　　既然是宋家邀請，唐昱知道就算自己拒絕也是無效的，他沒有拒絕的理由，更何況他並不想拒絕。　　話說，這樣的機會別人就是想要還得不到呢，那可是一个中將啊，屬於平日里想都想不到的大人物，平日里大概也就在電視上邊能見見，以唐天鴻的資格，是沒有關係網能夠構架到中將這個層次的，有了這樣的機會，他有豈會往外推。關係網，總是這樣一層一層慢慢的構建起來的，經商，多一層關係就多一條路，況且還是中將這個層級的，那可是老粗的一條大腿。宋宛如以前的廠子，之所以能接到軍工廠代工的訂單，那可是因為宋家在軍方的影響力，即便是沒有宋振國親自打招呼，自然有別人送上門來。　　所以只是微微遲疑而來一下，唐昱便點了點頭。　　“歐耶，小昱哥哥下次能和語馨一起會姥爺家嘍，太好了，啵――”見到唐昱點頭，其他人還沒有什麼表情呢，小語馨便跳起來了，跳到唐昱的懷中，摟着唐昱的脖子，啵的親了一口，親完后，在唐昱懷中咯咯的笑了起來，惹的大家也跟着笑了起來。

# 第二百九十六章 雪中漫步

　　飯後，沈芸突然提出想要出去走走，唐昱自然願意作陪，和美女一起散步，這可是一個享受的過程，尤其是有些曖昧關係的男女，那種感覺就更加的奇妙了。　　不過認真說起來，唐昱和沈芸認識到現在，兩個人之間單獨相處的機會好像真沒有幾次，即使有，也只是短短的時間，貌似還真沒有超過一個小時的。恩，那次兩人一起在游泳館應該算一次，也是兩人之間曖昧的開始。　　說實話，唐昱對於沈芸就連他自己也有些無法說清楚到底是什麼感覺，兩人之間的感情來的有些莫名其妙，要說開端的話，自然便是兩人第一次見面，唐昱在中山公園救了沈芸。　　自從那次從中山公園把沈芸從湖水中救出后，唐昱和沈芸之間似乎有一種莫名的牽連，或者直接說是牽挂更為恰當，每每在人靜之時，唐昱的腦海中總是會閃現沈芸俏皮可愛的面孔。　　沈芸給唐昱的感覺與其他女孩不一樣，楊涵寧給唐昱的感覺是嫵媚溫柔，陳怡給他的感覺是一種需要安慰需要保護的聯繫，蘇晴這是那種初戀的甜蜜帶着酸澀，而和沈芸在一起的時候，唐昱感覺到的是輕鬆，一種拋卻其他可以肆意玩笑的輕鬆，兩個人之間的壞小子壞丫頭的稱呼，不知不覺間，將兩個人拉的很近很近。　　特別是這次春節，和沈芸僅僅只有半個多月額時間沒有見面，昨天驟然接到她的電話時，心中的那種喜悅，唐昱至今記憶深刻，從那一刻起，唐昱知道，自己似乎真的離不開這個“壞丫頭”了。　　至於沈芸對唐昱的感覺，最開始的時候應該說是感激，每個女孩心中都有一個自己的白馬王子，唐昱在沈芸生命危急的時候救了她，也算得上是白馬王子了，而且，在沈宅，唐昱與沈睿鴻一家第一次見面便折服了整個沈家的人，無論是他的英語水準還是他的經濟學造詣又或是他在圍棋上邊的實力，無論哪一樣都能讓沈家的人心折，更何況她這樣一個情竇初開的小女孩。　　更何況，她這個年紀的女孩，本身便對救了自己性命的異性有着特殊的好感，再加上唐昱又是如此的優秀如此的出眾，沈芸對唐昱傾心自然也便是想象中的事情。　　此刻的沈芸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羽絨服，下身是一件謹慎的牛仔褲，腳下是一雙及膝的紅色長筒靴頭上帶着一個粉色的毛織帽子，而脖子上則圍着唐昱在她生日送給她的那條圍巾，把少女嬌媚的身材襯托的淋漓盡致。　　沈芸的嘴角依舊掛着唐昱熟悉的那種俏皮中帶着一絲可愛天真的笑容，沒有權勢和利益的污染，沒有出身豪門而自帶的職業化而顯得疏離的微笑，每次看到這份笑容，唐昱總能感到一種發自內心的輕鬆。　　話說，自從唐昱轉世重生之後，始終活在一種緊張中夾雜着一絲壓抑的氣氛之中，無論是剛剛重生時候幫助蘇慕儒還是之後與錢啟建和林家等人鬥智斗勇，都是異常辛苦的活。　　這種氣氛讓他有一種喘不過氣來的感覺，轉世之初，唐昱為了使唐家拜託上一世的厄運，絞盡腦汁戳穿陳松威事件，之後又規勸二叔從當時正火的海南房地產中抽手，之後又是為了保護陳怡而挨打，引進VCD項目，收購紅星等等……自從唐昱重生之後，事情一件事藉著一件事情密集的壓向唐昱，讓唐昱沒有一時可以喘息的機會。　　只有和沈芸在一起時，那種肆無忌憚的玩笑，這種沒有被污染的純凈的微笑才會讓唐昱感覺到一種精神上的放鬆。　　雪地漫步無疑是愜意的，腳踩在雪地上，一步步發出有節奏的嘎吱嘎吱的聲音，不但沒有破壞這種愜意，反倒更令這副絕美的畫卷增添一種意境。　　“這次去西安玩的開心么？”　　雖然這種兩相無語的感覺很讓人享受，可是時間長了，難免生出一種無話可說的尷尬，所以唐昱率先找了個話茬，打破了這種微妙的尷尬。嘿，對於他這種久經陣仗的人，自然不會到了無話可說的地步，不過任是他以往巧舌如簧舌戰群雄，對上沈芸，那些個亂七八糟的話語卻是一句也蹦�Q不出來。　　“嗯。”沈芸點了點頭，“宋伯伯和伯母都很熱情，對我們都很好，尤其是小語馨，大家可喜歡了，我們在那玩的很開心，如果不是我即將開學，不是小語馨想她的小昱哥哥，我們也不可能這麼早回來。”按照輩分，沈芸管宋宛如的爸媽叫伯伯和伯母的。不過小姑子就這麼堂而皇之的跑到嫂子的娘家去玩，她也算是想象力豐富了。　　“哦？只是小語馨想我了么？你就沒想？”唐昱似笑非笑的看向沈芸，眼神中帶着一絲戲謔，還夾雜着一種其他的莫名情愫。　　“要死啊，你個壞小子。”聽了唐昱的調侃，沈芸的雙頰頓時羞紅了起來，白皙柔軟的小手神出鬼沒的出現在唐昱腰間軟、肉處，在唐昱來不及反映之際，“奪命掐”這種武林至高絕學便被沈芸這小丫頭舉重若輕般的使用了出來，要不說呢，掐人和擰人絕對是每個女人生來必備的天賦，這一出手便不同凡響，唐昱頓時倒吸一口涼氣，眉角不自覺的顫抖了幾下，臉上露出一種誇張的痛苦之色，“女俠饒命，女俠手下留情啊……”唐昱連連討饒。　　兩人在雪地里追逐嬉鬧，沈芸銀鈴般的笑聲回蕩在整個白色的世界。　　許久，兩個人瘋累了，鬧累了，找了一個長椅凳，相互依偎着坐着，世界又靜了下來，卻瀰漫這一種溫馨。　　“我、我也想了……”忽然，沈芸蚊子一般的說了一句。　　“什麼？”唐昱聽見了沈芸說話，只不過因為沈芸的聲音太小，沒有聽的太清楚，或許是聽清楚卻故意裝着沒聽清楚，不由得扭頭問了一句。　　“什麼什麼啊，我什麼都沒說，沒說。”沈芸的臉微微泛紅，搖頭否認自己剛剛說過什麼話。　　唐昱溫柔的盯着沈芸的雙眼，定定的盯着，直到盯得沈芸雙腮嫣紅，眼神躲閃，這才滿意的移開眼神，嘴角輕輕的翹起，慢慢的往沈芸這邊挪了挪，輕輕的把沈芸擁進懷中，兩人相擁着對視着，雙唇漸漸靠近……　　唐昱和沈芸再次回到沈家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四點多了。　　“小昱哥哥、小姑，你們干什麼去了，怎麼才回來呢，是不是出去玩了，出去玩了怎麼也不帶這我啊，哼哼，以後小語馨也不理你們了。”看到唐昱二人走進屋來，小語馨迅速的跑了過來，撅着嘴埋怨着，轉過頭突然看到唐昱身後俏臉依舊通紅的沈芸，不由疑惑的問道，“小姑，你的臉怎麼了，怎麼這麼紅啊，是不是生病了，紅彤彤的，上次我的臉紅彤彤的，媽媽說是發燒了要吃藥的，我這就去告訴媽媽，讓媽媽陪小姑去看病去。”說著，小語馨轉身就要跑進大廳去找宋宛如。　　沈芸心中一急，甚至來不及換鞋，一個箭步，一把拉住小語馨，沈芸知道，如果讓宋宛如看到自己紅紅的臉，一定能猜到自己剛剛和唐昱做了什麼，那叫她以後還怎麼面對宋宛如啊，羞都羞死了。　　“語馨啊，沒事沒事，小姑這是凍得，外面太冷了，把臉蛋凍紅了，沒生病。”沈芸隨口胡編個借口，還好小語馨單純，並沒有懷疑沈芸的話，聽了沈芸的解釋后，點了點頭也沒有再提這件事情，不過看着唐昱似笑非笑的臉沈芸便氣不打一處來，背着語馨又使勁的掐了唐昱一把，看着他張着口卻不能叫出聲的模樣，很是好笑……　　唐昱在沈家住了一宿，第二天上午陪沈芸、宋宛如帶着小語馨逛了一上午的街，直累的是腰酸背疼，要不說逛街是女人的天賦，當然，其他人的職責是逛街挑東西，而唐昱的任務則是幫着她們挑選東西，做一名合格的搬運工。恩，偶爾也要做一下衣架子看看宋宛如和沈芸給他挑選的衣服。　　本來下午打算會東陵的，可是誰知道唐昱剛剛逛完街，回到沈家，屁股還沒坐熱，沈家的電話變響了起來，接起來才知道是找唐昱的……　　唐昱不用想也知道，電話十有八九是方建銘打來的，唐昱認識的人不是很多，有資格把電話打到沈宅來找人的，除了方家，省城可找不出幾個來。　　方建銘一開始是打到唐昱二叔的手機里，從唐天浩的口中才得知唐昱來沈家了，這才把電話打到這來。　　方建銘的電話的內容很簡單，那就是方家老爺子方博臻請唐昱吃飯，至於其他的卻是什麼也沒說，只說讓他小子好生琢磨。　　撂下電話，唐昱無奈的對着旁邊沈芸聳了聳肩，“看來我今天又回不去了，唉，業務繁忙啊，優秀的人總是這麼搶手，到哪兒都有人找……”說完就招來一頓粉拳，便是小語馨也呵呵笑着輕輕的給他來了幾下，唐昱也配合著裝模作樣的做出凄慘的模樣，抖的小語馨和沈芸咯咯直笑。

# 第二百九十七章 初見李經緯

　　對於方博臻的邀請，唐昱已經從剛開始的受寵若驚，到現在的習以為常了，方老爺子雖然是副國級的大人物，不過副國級的人物國內還是有那麼幾個的，而唐昱卻是這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重生人士，這麼想着，心裏邊的壓力自然便能少一些。　　而且，經過幾次的接觸，方博臻給唐昱的感覺很和藹，並沒有想象之中那種作為上位者高高臨下的壓迫感，唐昱和方家老爺子說話很隨意，可能是因為方博臻經歷多見識廣，也可能是因為唐昱是轉世重生過來的人，思想成熟，所以兩人之間談話唐昱感覺並沒有多少代溝，幾次交流下來，感覺很舒服。　　當然，這裏邊也有一定的因素是因為方老爺子對唐昱很有好感，所以很少擺出久居上位特有的威嚴和氣場，畢竟，唐昱可是幫方家挽回了近十億的資金，若是方老爺子還要對唐昱擺譜，那就有些說不過去了。所以，唐昱和方老爺子聊天的時候才會這麼隨意，才能顯的毫無壓力，若是其他人的話，那是萬萬不會如此的，便是像沈睿鴻這樣的省部級領導見到了方博臻也不敢如此的隨意，對老人家說的每句話都要去細心的琢磨一番，哪會像唐昱這般的隨意而毫無拘束。　　話說，就這一個月，唐昱已經三進三出方家了，而且都是受方家老爺子的邀請，這種待遇可不是普通人能享受得到的，方老爺子退下來之後就一直在這邊養老，深居簡出的，便是沈睿鴻這些人想見一面都不容易，倒是讓唐昱這小子見了好幾次，也算是了不得了，已經不僅僅是用一個少年英才能概括得了的。　　不過唐昱沒有因為方博臻的抬舉而沾沾自喜，他知道，方博臻之所以如此看重自己，不單單是因為自己幫助了方家，幫方家出一些商業上的建議，而是方老爺子再和唐昱的交流中，感覺到了唐昱的潛力、眼光甚至是學識閱歷都遠超同齡人，這才會對唐昱另眼相看，如果唐昱因為這個而沾沾自喜，反而會招來方家老爺子的反感。到底是中辦退下來的老人了，也算是位居共和國最上層最近的那個階層了，見過的天才也是數不勝數，早就練就了一雙火眼金睛。　　車子駛進了那個高檔的別墅區，很快，唐昱便輕車熟路的來到方家，電動大門在唐昱的車子剛靠近，便已經打開了，門邊上的警衛事先早就接到了通知，瞟了一眼便迅速放行。唐昱開車長驅直入，直接把車聽到方家偏樓二層樓前的小型停車場中。　　這邊唐昱剛走下車，便看到方建銘從房間中走出來，哈哈笑着迎着唐昱走了過來，“呵呵，可算等到你了，我的小老弟啊，走，趕緊進屋，老爺子可是等了你好一會兒了，你小子倒是不緊不慢的，還要學着人家姍姍來遲啊。”　　說著方建銘直接把唐昱帶到方博臻的書房中，這也是老慣例了，除了第一次唐昱過來的時候事先不是在書房中接待的，之後都是直接進入老爺子的書房裡邊。副國級的大人物的書房，那可不是一般的人能夠隨意進去的，唐昱也算是了不得了，不僅是沈睿鴻書房的常客，看這趨勢，似乎也要成為方家老爺子書房的常客了。　　書房的門沒有關嚴，微微敞開一個小縫，唐昱還沒有走近，便聽到了裏面傳來交談的聲音，其中一個聲音是方博臻的聲音，而另外一個聲音很陌生，唐昱從來沒有聽過。不過想想也是，省城自己才認識幾個人啊，現在的自己離融入方家的圈子還遠着呢，不認識書房中的人才正常，不過唐昱倒是有些好奇，到底是誰在書房中和方老爺子說話，這年頭，能見到方老爺子的人可不一般啊。　　雖然門是半掩着的，可是方建銘依舊沒有直接推門而入，而是走到門前，輕輕的敲了幾下門，等裏面傳出方博臻請進的聲音后，才招呼唐昱一起走了進去。方老爺子平日里威嚴甚重，尤其是這間書房，平日里便是方建銘這樣的嫡長孫也很少有機會進去的，這幾次進去，還是託了唐昱的福。要不，有時候他一年都難得進去一次的。這間書房，可以說是“書房重地，閑人免進”了。　　方博臻的書房依舊古香古色，在最裏面的一個桌案上擺放着一個香爐，一縷縷檀香从里面裊裊而出，將整個房間都瀰漫在一種寧靜的氣氛中。　　房間中除了方博臻還有一個穿着西裝的中年人，唐昱不認識，應該就是剛剛在門外聽到的那個陌生聲音的主人，看着面容似乎略有些眼熟，不過任是唐昱如何回憶也不記得此人是誰，仔細想來，重生以來似乎沒有見過這個人，這樣一來，便讓唐昱越發的對此人的身份好奇起來，方家老爺子的書房，那可真不是一般人能夠進來的，自己也是機緣巧合才能在這裏邊有一席之地的。　　“呵呵，小昱來了，坐坐，別站着。”方博臻看到唐昱進來，顯然十分高興，不過對於自己的嫡親長孫方建銘卻是沒多大招呼，微微瞟了一眼便作罷，直接招呼唐昱坐下。　　說完，方博臻看向那个中年人，“經緯啊，這就是我剛剛給你提到的我的那個忘年交，唐昱，嘿，別看這孩子年輕，可是他腦袋裡的東西可是不少，是一個很有思想的年輕人啊，老成的倒是有些像你們這些中老年人。”　　方博臻並沒有想起他人在介紹唐昱時，用的那個“商業天才”，反而用一個“很有思想”和“少年老成”來形容唐昱，這也許就是方家老爺子和其他人的不同，方家老爺子和他們思考的角度高度都有所差別的，外人眼中的商業天才，也就是一直被誇到天上的章家的太子爺章驊，在方老爺子看來實在是不值一提，便是章家的掌舵人都見不到方博臻，可見唐昱此人，遠遠不是一個商業天才可比的，在方家老爺子心目中的分量，那可是一點也不低。　　在方家老爺子方博臻看來，唐昱商業上的才華的確出眾，讓邇更讓方博臻看重的卻是唐昱的思想，唐昱的眼光，以及他對一些事物的看法，更或者說是看重唐昱的人品和為人處世的態度。有些東西可以學得來，可是有些東西，那便是有人教也未必學得來的，尤其在為人處世上邊，有些人一點就透，有些人便是耳濡目染多少年也未必學得來。　　“哦？”方博臻剛介紹完，那个中年人看向唐昱的眼神立刻就不一樣了。　　由於唐昱是跟着方建銘進來的，加之唐昱的相貌又不是很出眾，進屋後有沒有說什麼，所以這个中年人自從唐昱進屋后，只是略微掃了一眼便沒有再看，只以為是方建銘的朋友，藉機來攀上方老爺子的高枝，自然不會太重視，一個十多歲的少年人，便是想讓別人重視都不行，直到剛剛方博臻鄭重的介紹了一邊遍，這才讓這個叫經緯的人重視了起來，此時的他不僅重視唐昱，而且是高度重視。嘿，這邊是所謂的借勢了。若是放在平常，一個少年人，任是旁人如何稱讚也不會讓他這種商海的老人放在眼中，不過話從方博臻的口中說出來，那意味自然就又不一樣了，既然被方博臻稱為忘年交，那他李經緯便是想不重視都不成。　　方博臻的地位這個李經緯很清楚，中辦的老人了，宦海浮浮沉沉大半生的，最後又在中辦裡邊走到副國級的位子上，還安安穩穩的退了下來，方博臻看人的眼光更是高的可以，平常，一般人就是想和方博臻說句話都難，而眼前這個面孔稚嫩，帶着一點書生氣的孩子，竟然讓方博臻親口承認是其忘年交，這樣的人，雖然其年齡看似很小，看似不起眼，可是卻也不容忽視。　　“呵呵，剛剛我和方老還說起你，沒想到你這就來了，能得到方老承認，小兄弟不簡單啊。”那个中年人先是讚美了唐昱一句，同時伸出手，笑着自我介紹道。　　“你好，我叫李經緯。”　　唐昱一愣，腦袋中瞬間閃過一個人物的名字和形象，可不就是眼前這個略有些眼熟的人物嗎，而且，這個名字，又有資格進來方老爺子書房的，大概也只有他了吧，不過也還是有些奇怪，李經緯雖然在商界有些名氣，不過和方博臻這樣的人物可搭不上關係啊，李經緯，說破天也不過是個稍微成功些的商人罷了，能和方家搭上關係就算是不錯的了，以李經緯的身份，是當不得方博臻方老爺子的接見的，方家老爺子退下來之後修身養性，早就不見外人了，唐昱是個例外，因為唐昱給方家挽回來十億的資金，可是這個李經緯，憑什麼能當得起方家老爺子的接待。　　不過轉而一想，方家現在飲料市場上邊準備大展拳腳，李經緯此時在這個行業中正是名聲大噪的時代，或許是因為這樣才搭上了方家的關係吧，至於方家老爺子在書房中見他，也許是因為方家轉行在這個行業，方老爺子也想給這個行業把把脈，來聽聽這個行業老大的敘述自然也是極有可能的。　　大概便是這樣了，唐昱心中如是的想到，不過他這一想，倒是在書房裡邊愣神了好幾秒種，過了好幾個呼吸才反應過來，清醒后，唐昱立刻醒過神來，知道自己剛剛有些失態了，趕忙伸出手，和李經緯緊緊的握了一握，“你好，我是唐昱。”不過讓李經緯有些奇怪的是，唐昱握着他的手實在是太用力了些……

# 第二百九十八章 李經緯（上）

　　唐昱在聽到李經緯三個子時，臉上的那份詫異之色難以遮掩，一旁的方博臻和方建銘都有些奇怪，唐昱就是第一次見到自己的時候，都沒有出現過這種表情，怎麼聽到李經緯的名字的時候，會這樣反常呢。便是李經緯自己也有些奇怪，不知道這個少年人為何一聽到自己的名字會是這樣一幅表情，倒似乎是很早就認識或者知道自己一樣。　　其實也怪不得唐昱如此的詫異，李經緯這個名字，在八九十年代的商界之中還是相當的有名氣的，對於當時的商學院的學生來說，李經緯也算是數得上號的人物了，這個健力寶董事局主席，在當年的商界可是相當有名氣的。　　當然，李經緯的這個名氣可不是僅僅是因為他輝煌的事業，不僅僅是因為他把健力寶這個名不見經傳的飲品公司發展成為一個享譽大半个中國的飲料品牌，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他之後被雙規，因為健力寶的衰落。話說，健力寶的失敗案例，當年的幾乎每個版本的商學院的教材上邊都要拿出來說教評論一番的，唐昱也是當年讀書的時候了解的這個人，那個時候，對李經緯此人還有着諸多的感慨。　　健力寶在八九十年代的飲料市場如日中天，可是就在那時，這個原來的商界精英，竟然被查出犯有嚴重的貪污受賄，這個消息一經公布，瞬間便讓無數人記住了李經緯這個名字。當然，唐昱作為健力寶案例研究的比較深的人，自然知道部分事實的真相，事實上，無論是李經緯的意外下台還是健力寶的一蹶不振，和李經緯本人的關係其實不大，他不過是個政治上邊的犧牲品罷了，健力寶衰落的真真的原因，其實與當時的社會以及企業制度有着很大的關係，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產權不清的問題。這個問題才是健力寶日後真真衰落的原因，唐昱在大學時代特意的研究過這個案例，所以對此人知道的很清楚。　　事實上，八九十年代的人更熟知的是健力寶，而不是李經緯這個企業家，九十年代初期，國內最出名的企業家，當屬巨人集團的史玉柱，李經緯在當年尚屬於比較低調的企業家，雖然他的健力寶也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事實上，說起健力寶就不得不說李經緯，說起李經緯也不得不說健力寶。　　前世的唐昱因為研究案例的機會，對健力寶的興衰和李經緯最後的下場也是知之甚詳，不知不覺就在腦袋中回憶起來。　　健力寶的前身不過是個很小型的酒廠，叫三水酒廠，年利潤不過幾萬元而已，84年的時候李經緯下決心要做一番大事業，把眼光瞄準了8月即將在美國洛杉磯舉辦的第23屆奧運會。他得到訊息，國家體委將在6月份開會決定中國代表團的指定飲料是什麼。而那時，他手上有一種還沒有投放市場，甚至連用什麼來包裝和商標是什麼都還沒有確定下來的新飲料。那時候，李經緯便已經決定搏一把，給三水酒廠搏一個出路。事實上，根據唐昱事後的分析，李經緯在決定之初也是沒有什麼信心的。　　根據唐昱在案例中的了解，健力寶正式的發源，應該是1983年。　　1983年的時候，李經緯去廣州出差，在街邊買了一聽易拉罐裝的可口可樂。這是他平生第一次喝到這個飲料。也就是在這時，他突然萌發了讓企業生產飲料的念頭。那時，隨着可口可樂在中國中心城市的日漸風靡，一些小型的飲料工廠已經在各地冒了出來，有些甚至直接冠上了“可樂”的名號：出現在四川成都的天府可樂是第一個國產可樂飲料，隨後河南出現了少林可樂，杭州出現了西湖可樂。據資料显示，當時國內的各類飲料工廠已經超過2000家。體委幹部出身的李經緯很“天才”地想到了運動型飲料。　　要不說成功總是在不經意之間呢，也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李經緯他聽說廣東體育科學研究所的研究員歐陽孝研發出了一種“能讓運動員迅速恢復體力，而普通人也能喝”的飲料，便找上門去要求合作。在歐陽孝的主持下，一種橙黃色的飲料被開發了出來，它有一個很拗口的名稱――“促超量恢複合劑運動飲料”。實際上，它是一種含鹼電解質的飲料。這，便是健力寶的前身了。　　當年的三水酒廠，一年利潤不過幾萬元，李經緯敢於把目光直接投向奧運會，實在是膽識過人。如今細細分析，便是唐昱都很是佩服人家當時的膽識和眼光。　　1984年4月，亞洲足聯將在廣州開一個會，李經緯想把飲料帶到這個會上去，這樣就有機會接觸到國家體委的人。而這時，連飲料的品牌叫什麼、商標是怎樣的、到底採用何種包裝，都還沒有一個影子。　　根據唐昱在案例中的了解，那時的李經緯可謂是一窮二白，那會兒的廠里已經有了一個叫“肆江”的品牌，但是李經緯卻不滿意，他苦思冥想出了一個新的名字――“健力寶”，聽上去朗朗上口，還含有“健康、活力”的保健暗示。參与產品開發的陳新金醫生則自告奮勇設計商標，請自己喜愛書法的哥哥將“健力寶”三個字寫在一張宣紙上，李經緯又請縣裡的廣告公司設計出一個由中國書法與英文字母相結合的商標圖形。　　這個新商標的誕生在1984年的商品大潮中可謂石破天驚：“J”字頂頭的點像個球體，是球類運動的象徵，下半部由三條曲線並列組成，像三條跑道，是田徑運動的象徵。從整體來看，那個字的形狀又如一個做着屈體收腹姿勢的體操或跳水運動員。整個商標體現了健力寶與體育運動的血脈關係。它在當時陳舊、雷同的中國商品商標中簡直算得上是鶴立雞群，這也是健力寶最終能夠成功的原因之一。　　李經緯另一個大膽的舉措是提出用易拉罐包裝健力寶。在當時的消費者眼中，易拉罐無疑是高檔飲料的代名詞。那時國內尚無一家易拉罐生產企業，三水酒廠更不可能有這樣的罐裝生產線。李經緯四處奔波，最後竟說動深圳的百事可樂公司為他代工生產健力寶。就這樣，在一番手忙腳亂之後，200箱光鮮亮麗的健力寶準時出現在了亞足聯的廣州會議上，引起了眾人的驚嘆。當年6月，健力寶毫無爭議地成為中國奧運代表團的首選飲料。跟所有的參評飲料相比，它是唯一的罐裝品，品牌形象與體育運動天然有關，而且口感、色澤和質量均無可挑剔。　　1984年8月，洛杉磯奧運會開幕，它是當時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奧運會，也是第一次由民間舉辦並有了贏利的奧運會。中國奧運代表團在此次運動會上憑藉許海峰的射擊實現了金牌“零的突破”，並最終奪得15枚金牌，金牌數僅次於美國、羅馬尼亞、聯邦德國，位居第四。奧運會上的成功，極大地激發了全民的熱情和民族自豪感，而作為中國奧運代表團的首選飲料，健力寶也獲得了不可想象的關注。　　在8月7日的女排決賽場上，已經成為民族英雄的中國女排姑娘們以勇不可當之勢，直落三局，擊敗東道主美國隊，實現了“三連冠”的鴻鵠偉業，這在當年曾是一件舉國沸騰的盛事。而健力寶的成功，也與女排的成功密切相關。　　在11日的《東京新聞》上，記者有賀發表了一篇花邊新聞稿《靠“魔水”快速進擊？》，他好奇地發現中國女排運動員比賽間歇在喝一種從沒有看到過的飲料――事實上，健力寶在當時除了供給中國奧運代表團以外，在國內市場上幾乎沒有任何銷量――於是便猜測“中國運動員取得了15塊奧運金牌，可能是喝了某種具有神奇功效的新型運動飲品――健力寶的緣故”。　　很顯然，這是一篇信手寫來的、沒有經過任何採訪與核實的新聞稿。中國運動員成績的大幅度提升在國際上曾引起過很多猜測，這無非是其中還算友好的一種。沒有想到，一位隨團採訪的《羊城晚報》記者看到了這篇新聞，他將之妙手改寫成了《“中國魔水”風靡洛杉磯》。當這條“出口轉內銷式”的新聞在晚報上刊出后，居然被迅速廣泛轉載。“中國魔水”與“東方魔女”（對中國女排的昵稱）的交相輝映，在早已沸騰的奧運熱上再添了一份充滿神秘氣息的驕傲，它實在非常吻合一個剛剛回到國際舞台的東方民族的心理滿足。從此，健力寶一夜而為天下知。　　李經緯就這樣交上了好運。1984年，健力寶的年銷售額為345萬元，第二年就飛躥到1650萬元，再下一年達到1.3億元。在此後的15年裡，它一直是“民族飲料第一品牌”。在最緊俏的時候，三水縣到處是全國各地前來拉貨的大卡車，一車皮健力寶的批條被炒到了2萬元。　　事實上，在看到這裏的時候，當年的唐昱曾經暗暗的揣測過，當年發表在報紙上邊促使健力寶成功的兩篇文章，到底是真的出自記者之手妙手偶得之而造就了這麼一個飲料品牌，還是這幾個記者背後都有着李經緯的影子，是槍手寫的軟文。不過這也僅僅是一個猜測罷了，八十年代初懂得軟文營銷的人可是少之又少的，即便真的是出自李經緯的手筆，唐昱在當時也無法親自找他求證。事實上，唐昱自己研究健力寶案例的時候已經是兩千年以後了，那會兒他已經不在學校讀書，而是因為商業上邊的關係這才研究這個案例的。

# 第二百九十九章 李經緯（中）

　　繼續說健力寶和李經緯。在84年給健力寶打出名氣之後，李經緯並不滿意這樣的結果，他還有着更大的野心。　　他第二次讓人眼前一亮，則是在1987年。　　1987年11月，在廣州舉辦的全國第6屆運動會上，第一次出現了中國企業與國外跨國企業同場競爭的場面。兩年多前在洛杉磯奧運會上出足了風頭的健力寶此時風頭正勁。為了得到“六運會指定飲料”的名號，當時已是全國最大飲料企業的健力寶公司與可口可樂公司展開了競爭，後者願意出資100萬元，而李經緯則一口氣把價碼抬高到250萬元，並外加贈送10萬元飲料。結果當然是健力寶如願以償，而可口可樂只得到了“可樂型”飲料的指定權。這個細節被當時的媒體記者津津樂道了很久。賽會期間，在新建成的廣州天河體育中心，大到牆壁，小至痰盂、垃圾桶，都鋪天蓋地的印上了健力寶的廣告。最誇張的景象出現在閉幕式上，在當日會場的入口處，200多名工作人員均被要求穿上清一色印有健力寶標誌的運動服裝，他們還向入場的8萬名觀眾每人贈飲一聽健力寶飲料。放眼環形運動場，星星點點全部是健力寶的飲料罐，簡直成了一個橙紅色的海洋，為健力寶的知名度提升了無數個百分點。　　“六運會”一過，李經緯趁熱打鐵召開了全國經銷商訂貨會，短短兩個小時，訂貨額就達2億元。第二年實現銷售額2.7億元。健力寶的廣告也第一次出現在中央電視台上，李經緯親自擬定的廣告詞非常實在也很朗朗上口：“您想身體好，請喝健力寶。”　　這，是健力寶的第二個大台階。　　1989年，健力寶的廣告投放值高達1000萬元，這在當年中國的消費品企業中名列第一，其產值接近5億元。　　1991年，李經緯異想天開地策劃出一個“拉環有獎”的促銷創意，凡是購買健力寶的消費者只要拉到印有特別圖案的拉環就可以得到5萬元的獎金。李經緯宣稱每年投入數百萬元的獎金――從一開始的200萬元，後來遞增到1994年的800萬元。這個活動在中國城鄉獲得了意外的成功。尤其讓人驚奇的是，“健力寶拉環”竟成為很多鄉村騙子的道具。他們坐在長途汽車上，突然驚呼自己拉到了一罐有5萬元巨獎的健力寶，然後將之轉賣給那些貪小便宜的無辜乘客。這種詐騙遊戲一直到2000年前後，還在全國各地的城鄉無比愚蠢卻又驚險地上演着，唐昱自己甚至還親自遭遇過一次。　　這，是健力寶發展的第三個大台階。不過李經緯的好運也就到此為止了，之後的李經緯的商路，頗有些不順暢，而健力寶也開始走下坡路了，最終讓這個名聲赫赫的品牌慢慢的消失不見了。　　至於說健力寶的衰落和李經緯最後的凄慘下場，有政商交惡的原因，更多的卻是因為產權糾紛不清的關係。　　1997年，38層高的廣州健力寶大廈落成，李經緯按計劃把公司總部遷到了廣州。這時的健力寶達到了歷史的高峰，1996年集團的銷售額突破了50億元大關；4月，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評定第一批“中國馳名商標”，健力寶赫然在榜；8月，中國飲料協會公布行業數據，健力寶在產量、總產值、銷售收入和稅利4項上均排名第一；它還被媒體評選為“90年代中國公眾心目中的十大知名品牌”之一。　　可是，不為人所知的是，李經緯與三水市政府的關係已經到了嚴重惡化的境地。　　李經緯在產權上的如意算盤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廂情願。在三水市政府官員們看來，他的所有舉動都無異於叛離。作為地方最大的財政收入來源，健力寶的離心行動越來越讓他們坐立不安。據稱，健力寶大廈的建造並沒有通過三水市政府的批准，而其造價之高更是有轉移資產的嫌疑；當總部搬到廣州之後，是否意味着這棵搖錢樹最終將從自己的土地上“遷走”？這些懷疑如病毒一樣在三水市政府官員圈內繁殖和擴散，有人甚至質疑健力寶的海外戰略也是一個“圈套”。因為，“上千萬美元的錢被投入到美國市場，可是在那裡的超市並看不到健力寶的產品”。這些懷疑最終變成了一個堅定的共識，那就是，李經緯已經不跟三水人一條心了。從此，他的所有行動都被打上了可疑的標誌。　　這其實便是政商交惡的關係，若是他們之間能在多一些新人，健力寶日後也不至於落得如此下場。　　1997年秋天，在李經緯的精心策劃下，健力寶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的方案行將通過，在此方案中，包括了經營層的股權分配。然而，三水市政府以李經緯團隊“沒有香港暫居證，因而不得購買H股原始股票”為理由，拒絕批准這個方案。李經緯一怒之下，放棄上市。從此，他和三水政府的矛盾開始變得公開化。　　從1998年開始，三水市政府加大了對健力寶資金的掌控。集團每開發一種新產品都必須通過市政府審批，經過市政府的財政預算，然後劃撥經費。知情者解釋說，這是因為“三水非常警惕李經緯借開發新產品之名轉移資產，因此幾乎每一個新的招商引資項目，政府都要親自審批，資金卡得緊，還主動要求替健力寶尋找合作對象”。　　當懷疑像魔鬼一樣地橫亘在合作夥伴之間的時候，任何理性或善意的判斷都會被扭曲和誤解。對於這句話，當時解讀這個案例的唐昱深以為然。　　在將近6年的時間里，個性豪爽而耿直的李經緯始終沒有放下身段，與政府部門溝通以緩和關係，這也許是他最大的失誤。　　1999年，三水市政府大換屆，一些與李經緯有交情的老官員退休或換崗，一層因歷史淵源而形成的溫情脈脈的薄紗也最終被揭開了，他的處境更趨艱險。便在這一時刻，健力寶集團提出在公司內部實行員工股份合作制的方案，由管理層自籌資金買下三水市政府所持有的股份，李經緯開出的價格是4.5億元，將在3年內分期付清。三水市政府斷然拒絕，理由據稱是“風險很大，有用健力寶資金來買健力寶之嫌”。之後，深圳一家諮詢公司又設計出一套新的方案，李經緯團隊持股75％，三水市政府再給李經緯個人5％的股權獎勵。這個方案也遭到三水市政府的否決，理由依然是“擔心經營層的錢來歷不明”。　　在這一時期，出售健力寶已成為許多人的共識。　　一方面，三水自1998年開始的國有企業改制已經完成80％，健力寶成為最後一個待改制的大型國有企業，而地方財政的狀況也不是很好。據新上任的市長後來承認，在那些年的某些月份里，“公務員工資都欠發，日子非常難過”。另一方面，健力寶的經營業績也在大踏步地下滑。自1997年創造了54億元的驕人紀錄后，銷售額逐年大幅降低，到2001年跌到31億元，相當於1994年時的水平，上交政府的利稅也從1億元降到2000萬元左右。因此，儘快將健力寶出手，已經成了一個明擺着的現實，其需要研究的問題僅僅是，把這個正在由“香餑餑”變成“燙手山芋”的企業賣給誰。　　一次關鍵性的會議在2001年7月召開。三水市政府為健力寶召開了轉制工作聯席會議，市委、市政府領導悉數到齊，每個與會的政府官員都被要求依次當場表態。結果，90％的人主張賣掉健力寶，但是不能賣給李經緯團隊。　　健力寶和李經緯的命運在這一刻被強悍地決定了下來，從這兒開始，就已經註定了李經緯的悲慘結局，政商博弈，大多數時候，吃虧的總是商人，政府總是處於強勢的一方，胳膊，終究還是擰不過大腿的。　　事實上，若是僅僅是因為政商交惡，還不至於毀了這樣一個知名的品牌，當初政府不信任李經緯的團隊，可是若是接手健力寶的，是一個懂得經營的團隊，那麼健力寶這個品牌也不至於完全的衰落，可惜，當年政府的不理智，徹底的毀了這麼個品牌，當年，唐昱也很為這麼個品牌惋惜，他小時候對於健力寶可是情有獨鐘的。　　當健力寶即將出售的消息被釋放出來之後，一群來自四面八方的“鯊魚”聞腥而動，悄悄向三水圍攏。它們均不在陽光下遊行，而尖銳的利齒已經兇猛地露出。張海登台：命運三耍李經緯最初，新加坡第一食品（行情論壇）公司險些成為健力寶的新主人。在那次關鍵的聯席會議后的第三個月，李經緯被通知去參加一個晚宴。就在宴席上，一個名叫魏成輝的新加坡商人被介紹給了李經緯，市長開宗明義地說，市政府已選中魏先生的公司來購買健力寶。　　李經緯聞言，如驚雷轟頂。他的憤懣之情可以想見。第二天，在公司內部的工作餐上，他突然失去控制地說了粗話：“他媽的，市裡要賣股，我一點都不知道，就只通知我一起吃個飯。”

# 第三百章 李經緯（下）

　　事實上，當時政府的很多做法，確實很引人詬病，倒是也怨不得李經緯要對坑到底。　　當年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與三水市政府草簽協議，三水市政府作價3.8億元，將健力寶100％的股份全數售出，在這個協議――以及日後所有協議中，顯赫無比的健力寶品牌的評估價格均為零。這一決定讓李經緯難以接受，他無法理解為什麼市政府寧可把企業售給素不相識的外國公司，也不賣給一手將企業創建起來、為此嘔心瀝血了一輩子而且還願意出更高價格的自己。在他的幕後策劃下，國內媒體聞風而動，一時間“健力寶被無情賤賣”、“中國第一民族品牌旗幟被砍”等等輿論鋪天蓋地，其間夾雜的高昂情緒顯然讓三水市政府難以招架。而健力寶則一方面向外宣稱，願以4.5億元的價格替健力寶“贖身”；另一方面則對試圖進入公司審核查賬的新加坡人全面抵制，拒不交出相關的商業資料。　　李經緯的對抗姿態和洶湧而來的輿論攻勢，把本來就缺少公關應對能力的三水市政府逼到了一個萬分尷尬的牆角。一位三水市政府官員後來頗為光火地說：“媒體的提前介入打亂了我們的計劃，使我們完全陷入被動的地步。”新加坡方案很快就流產了，但是，三水市政府與健力寶雙方已到了勢同水火、無法調和的對立局面。三水市政府必須在最短的時間里找到一個“國內買家”，這樣才能“合理合法”地阻止李經緯團隊的MBO方案。　　最有可能購買健力寶的當然是飲料業同行。當時在國內，與健力寶齊名的飲料公司有廣州的樂百氏和杭州的娃哈哈。其中，樂百氏已被法國達能公司收入囊中，不能再談，娃哈哈成了最後的選擇。宗慶后是浙商的典範，為人精明，出手謹慎。他對健力寶自然十分動心，可是卻苦於不了解公司的實際家底，也對其強勢的企業文化頗有忌憚。與此同時，李經緯則通過各種渠道對宗慶后軟硬兼施，力圖說服他高抬貴手。於是，三水市政府與娃哈哈的談判或明或暗，糾纏前行。　　這時候的三水局勢，已處在一個無比微妙的時刻。三水市政府把出售的時間表卡定在2002年1月底前，因為，“春節前一個月是飲料訂貨的旺季，一切的變數要在旺季前發生掉”。可是，跟杭州方面的談判卻始終沒有着落，宗慶后顯然在做着兩手準備，要麼給足李經緯面子，要麼在最後的時刻狠砍一刀。　　2002年1月9日，三水市政府與健力寶團隊再次開會對話。此時的李經緯在擊退新加坡人、勸止宗慶后，而且在輿論上頗占上風，他認定命運不可能第三次從他手中搶走健力寶了。於是，他以質詢的口吻斥問市長，為什麼完全拋開健力寶創業團隊，一意要將健力寶對外出售，“為什麼不讓我們買回來？”市長當即表態：“要買可以，我給你們一個星期的時間。”　　雙方商定，李經緯團隊一次性拿出4.5億元買走全部的健力寶股份，從此大路朝天，各走兩邊。對桌人馬話不投機，條款擬定，即冷冷地一拍兩散。　　眼看着峰迴路轉，柳暗花明，可是，命運卻在這個時刻無比殘忍地第三次耍弄了李經緯。　　此時，年僅28歲的張海登場了，對於這個人的評價，唐昱用了幾個詞兒，“神棍，棋子，替死鬼”，也便是這麼個人，徹底的毀了健力寶。　　張海進入健力寶並不是一個預謀中的事件。2001年12月下旬，他從廣州到上海辦事，在飛機上無聊地翻閱報紙時，突然看到健力寶股權即將轉讓的報道。飛機一降落上海，他當即買了一張回程機票，匆匆趕往三水市。　　張海的出現，讓心有不甘的三水市政府如遇曠世知音，儘管所有的人都對他的年輕難以置信，可是他所代表的“凱地系”和中國高科卻是如雷貫耳。他給出的名片上更有一個接一個的顯赫頭銜：東方時代投資公司董事長、中國高科董事長、方正科技董事、香港康達控股董事長、香港慧德基金董事局主席、深圳億眾和投資公司法人代表……淳厚而心急的三水市政府官員們實在分不清楚眼前這個年輕的神秘人物到底哪句話是真的，哪句話是假的。不過，他的背景和開出的條件是讓人滿意的，張海承諾按李經緯的出價收購，而出面的公司將是浙江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一家純種的國有企業。於是談判在一切都“看上去很美”的氛圍中，以驚人的速度推進着。2002年1月14日，在三水市政府承諾“一周內籌足錢就賣給經營團隊”的第六天，正在四處籌措資金的李經緯突然被緊急召到市政府。他的屁股還沒有坐到椅子上，市長就開口告知他：“這事已經定了，我們現在決定把健力寶賣給浙江國投。”　　1月15日，在三水的健力寶山莊，一場倉促籌備的簽約儀式在眾目睽睽下舉行了。三水市政府向浙江國投轉讓健力寶75％的股份，作價3.38億元。在儀式上，功敗垂成的李經緯如一匹被棄的老戰駒，默默地坐在會場一角，難掩一臉的落寞神情。第二天，他“含淚仰天，不發一語”的照片被刊登在國內所有的新聞網站和財經媒體上，觀者無不為之動容。　　這也成為李經緯的最後一次悲愴亮相。從此，這位個性開朗、很喜歡跟年輕記者交朋友的老者再沒有在公開的媒體上說過一句話。　　對於張海，在健力寶衰落之後，國內知名的評論雜誌用了一句話來描述健力寶的衰落：“法師”當家：步步臭棋毀天物，這法師，說的自然便是神棍張海了。　　而此時，李經緯的厄運還沒有到頭。在簽約儀式舉行后的第九天，他在家中突發腦溢血，親屬急撥“120”送他到廣州空軍醫院急救，醫生立即為李經緯施行腦內血腫碎吸排空術，當天就把腦內的積血全部抽出。　　自此，他再也沒有離開過病房。舉國之內，對他的同情之聲大起。　　2002年10月中旬，病榻上的李經緯收到一紙通知，廣東省第九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七次會議通過決定，以涉嫌貪污犯罪為罪名罷免了他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檢察院的立案案由是：“身為受國家機關委託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無視國家法律，夥同他人利用職務之便，以購買人壽保險的形式，侵吞國有財產331.88萬元。”李經緯團隊中的4位副總裁，其中3人相繼被雙規、拘捕，一人“出逃”國外。　　至此，撲朔迷離、一波三折的健力寶產權交易事件，以李經緯的涉嫌犯罪而塵埃落定。無論如何，沒有人願意去同情一個貪污犯。然而，讓人難解的是，一直到5年後的2007年初，檢察院都一直未對李經緯正式提起訴訟，這裏邊的貓膩，自然是明眼人一看便清楚，不過是政商博弈的最終結果罷了，政府總是處於強勢的一方的。可憐的李經緯，便因為產權糾紛以及政商交惡，就此淡出商海，甚至多了一堆亂七八糟的罪名……　　據知情者後來透露，當張海拿到健力寶的資產調查數據時，仰天大笑說：“3個億就是單買下一座健力寶大廈也值得呀！”――況且，他僅憑着一筆只有一個月的短期拆借款，就一口吃下了龐然大物般的健力寶，其以空博大的豪膽實在令人驚嘆。　　“法師”張海在健力寶的所有經營決策，都可以一言以蔽之：步步臭棋毀天物。　　他走的第一步臭棋是唾棄健力寶品牌。他嫌這個品牌太“老土”，原有的城鎮市場沒有價值，所以他生造出一個時尚而新銳的“第五季”，要中心開花，主打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青年人群。殊不知廣袤的城鎮市場卻是最肥的一塊肉，健力寶多年屹立不倒靠的正是在這個天地里的“魔水效應”。而在那幾个中心城市，卻擁擠着眾多的跨國品牌，競爭空前激烈。在過去的10多年裡，中國飲料公司鮮有成功的先例，以宗慶后這樣的營銷奇才也只是幾進幾齣，了無戰績――一直到2004年之後，蒙牛、伊利等純奶公司靠垄斷的奶源優勢才稍稍站住了腳跟。張海以一個聞所未聞的新品牌，像愣頭青一樣扎進這片光鮮而又慘烈的“紅海”，又能有什麼好的結局？　　他走的第二步臭棋是唾棄健力寶現有的營銷團隊。在李經緯治內，由於積陳多年，整個營銷團隊確有老化和渙散之虞，舞弊、吃回扣之風蔓延，但是整支隊伍還是能征善戰，頗為齊整。　　張海上任后，認定這群人都已“廢掉”了，於是一刀砍下去，辭去八成老營銷員，同時大量招聘年輕大學生。他更認為，健力寶原有的市場理念是“坐商”，現在應該學習可口可樂的模式，對渠道和市場進行精細化管理。這樣，營銷隊伍一下子從原來的500多人擴充到6000多人，營銷成本陡增數倍。許多新手像蜜蜂一樣地奔赴全國市場，除了賣力地張貼海報、安裝涼篷之外，百無一用。　　他走的第三步臭棋是迷信廣告，追求轟動效應。他花上千萬元拍攝精美的廣告片，聘請日本廣告公司代理廣告業務，在媒體投放上一擲千金。一次在《廣州日報》上投放廣告，張海在短短5天內就做了16個整版，密度之大令人咋舌；2002年4月，中央電視台進行世界杯廣告的招標，喜愛足球的張海以3100萬元拿下了標王，引起轟動。在鄭州的“第五季”新品推介會上，他放言：“今年至少投入1.5個億的廣告，要在全國撒下天羅地網。”有廣告業人士戲稱：“李經緯辦健力寶，明明是政府的錢，他還省着不肯打廣告戰；輪到張海了，明明是他口袋裡的錢，卻花得比誰都不知道心疼。”2002年8月28日，他包下亞洲最豪華的郵輪“處女號”，邀請全國300多家經銷商和數十家媒體記者遊歷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張海在鮮花和掌聲中，親手拉響了起航的汽笛。“8・28起航”極盡奢華，一次活動耗資就超過300萬元。為了讓“第五季”一炮走紅，他一次性採購了500台送貨車和5萬台電冰箱，還在訂貨會現場準備了奔馳轎車和別克商務轎車作為抽獎的獎品。這些促銷行動看上去轟轟烈烈，但在具體的鋪貨、理貨及經銷政策的制定上卻沒有一項做到了實處，最終導致雖然廣告攻勢兇猛無比，一時間無人不知“第五季”，可是在店鋪里卻看不到產品。在北京市場，當健力寶的3100萬元世界杯廣告播出一個月後，有人向廣東要貨，得到的回答居然是“北京地區的銷售體系還沒有建好，還要再等幾天”。　　他走的第四步臭棋是多品種齊上，沒有主打重點。“第五季”系列走的是多元化之路，凡是當時飲料市場上流行的概念，從茶飲料、純凈水、礦泉水，到果汁、碳酸飲料無所不包，品種多達30多個。在“第五季”首戰未捷的時候，他又突發靈感地推出了“爆果汽”，試圖一下子把市場打透。這種沒有重點主推的營銷方式，讓所有的廣告都綻放成了絢麗而沒有着落的煙花。一年市場打下來，上億元廣告費花出去，卻沒有人說得清楚“第五季”到底是一種怎樣的飲料。　　他走的第五步臭棋是邯鄲學步，沉迷足球營銷。張海酷愛足球，健力寶亦有贊助足球的傳統，這倒是一拍即合。2002年底，健力寶集團宣布正式入主深圳足球俱樂部，張海親自出任董事長，之後足球隊的每一場比賽他逢賽必到，從不缺席。2004年6月，亞洲杯足球賽開踢，張海從4月份開始就不管經營事務，一場不落地看球，因而被其他董事譏笑為“玩球喪志”。他還十分熱衷於參与足球界的各種口水風波，宣布要發動一場與中國足協相抗衡的“足球革命”，以滌清足球圈內的不正之風。在他任內，健力寶在足球上共花了5000萬元。他的這些“足球營銷”儘管也在各類媒體的體育和娛樂版面上出盡了風頭，可是對產品銷售卻毫無助益，與當年李經緯的大手筆相比更是有雲泥之判。　　他走的第六步臭棋是借建基地之名，再操重組舊業。資本運作出身的張海很快發現，健力寶要擴大產能就必須在各地建罐裝基地，而這正成了他操作資本重組遊戲的最好籌碼。從2003年開始，他相繼與湖北的雙環科技、甘肅的西北化工、江西的華意壓縮（行情論壇）等上市公司洽談收購事宜，無一例外的是，上述企業都是經營陷入困境的“空殼公司”，而張海的收購條件均是承諾在當地建造一個投資不低於1億元的“健力寶健康產業園”。這些項目耗去了張海無數精力，但最終均無功而返。　　這6步臭棋僅僅是一種粗線條的歸納。中國飲料市場本來就高手如雲，競爭十分激烈，出招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機警的對手抓住機會，一擊而潰。而像張海這樣挺胸蠻行、不避箭鏃的“豪傑”卻已是多年不遇。　　“第五季”在2002年度成為飲料行業最大的笑料。之後兩年裡，健力寶的銷量一直徘徊在30億元上下，可是運營成本卻遠遠高於李經緯時代，其品牌力的喪失和人心之渙散更是一個讓人後怕的事實。那些跟着“法師”張海入局健力寶，夢想着靠出售健力寶大賺一票的炒家們眼看着這個“全中國最聰明的人”實在不中用，開始了新的謀划。　　2004年7月，正是飲料的銷售旺季，然而健力寶只完成了區區1億元的銷售額，離計劃中的3億元相去甚遠，自此，健力寶這個品牌，永遠的衰退了。　　在2000年前後的中國國有企業產權變革大潮中，健力寶案可謂一個經典的範例。　　想着想着，唐昱略微的有些出神，不過還是兼顧這邊的談話。　　可是……這個李經緯怎麼會出現在方家，方家歸根結底還是個政治家庭，涉足商業的時間並不長，怎麼會結識李經緯呢？李經緯雖然說有一部分政界的身份，不過自從其下海並創辦健力寶之後，人們便承認了其商人的身份，反而忽略他的政界的身份。而且，像李經緯這樣的商人，可未必有資格進入方家的大門，說穿了，不過是個企業家罷了，在方老爺子面前，實在是不值一提。　　隨即轉念一想，唐昱便知道了原因。　　“健力寶”誕生於1984年，含有“健康、活力”的保健意義，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後一炮走紅，被譽為“中國魔水”。作為中國第一個添加鹼性電解質的飲料，健力寶率先為國人引入運動飲料的概念。　　可以說，“健力寶”是中國第一第一個保健飲料，和方家的“生命之源”的口號基本一致，都是打着保健的名義，生產飲料。　　“健力寶”是中國保健品飲料行業中的龍頭企業，而方家的“生命之源”怎麼說也是後起之秀，既然同時製作保健品飲料的兩家企業，雙方相互認識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方家老爺子要關心家族企業，見見這個李經緯也是意料之中。　　唐昱前世在商場上摸爬滾打多年，自然練就成了自來熟的技能，幾句話之後，唐昱便已經能夠在李經緯和方博臻的對話中插上話，當然，唐昱也只是該說的時候說，不該自己說的時候，絕不插嘴搶話，倒是極為的討人喜歡，短短時間就給李經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第三百零一章 開學第一天

　　這次和李經緯的見面，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在進行了一頓晚飯後，唐昱便開車回到了沈家，在方家加起來的時間，不足三個小時。　　可就是這三個小時，唐昱和李經緯算正式的相識了，當然，這其中方博臻功不可沒，如果沒有方博臻在其中牽線，如果沒有方博臻對唐昱的那一番評論，作為一家年銷售額在二十億以上的企業的老總，李經緯根本不會在意一個小小市政府秘書長的兒子，當然，目前來說這也是暫時的，如果等到VCD大爆發后，唐昱的身價便會飛速的提升，到時候興許唐昱還會不把李經緯放在眼裡。　　總之，唐昱和李經緯算是認識了。而且不僅僅是認識，還以為方博臻的一番話語，讓李經緯對唐昱產生了重大的興趣，而且也引起了他足夠的重視……　　從方家回到沈家的時候，沈睿鴻已經到家了，沈睿鴻並沒有問方家找唐昱去干什麼去了，這些事情也不需要刻意的去問什麼，反正之前的兩次便讓沈睿鴻基本上確定了方家對唐昱的態度，自然沒什麼好擔心的，反正唐昱日後想要在商業上邊發展，關係網自然是越大越好的，有方家這樣的家族作為支撐者，對唐昱來說總是好的，所以，和唐昱簡單的交流一下，問了一句東陵最近有沒有發生什麼后，便讓唐昱睡覺去了，他自己依然還有不少工作需要到書房中去處理，這些東西，可不好讓其他人代勞。　　第二天一大早，唐昱和方家人打了個招呼后，便開車返回東陵。反正沈家人對他像自家人一般，他對這邊也當成了第二個家，自然也不需要刻意的去做什麼，來去都很是隨便，倒也不用刻意的準備什麼。　　……　　不知不覺間，三月份來臨，學校也開了學，今年的一中開學比往年要稍微晚了幾天，往年的時候，按照一中的慣例，習慣在正月十七開學，若是高三的話可能在正月初六就要開始補課備考了，今年因為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情，倒是讓一中錯過了慣例的開學時間，一直拖到現在，不過拖了幾天之後，學生們還是在失望之中來到學校上學。　　於是乎，每天早晨，一中的門前又恢復了繁華的模樣，這年頭還沒有小商小販在校園門口雲集，只有一兩個推着麻辣燙賣的車子，不過市一中的繁華自然不是因為這幾個麻辣燙的車而繁華的，而是每天準點接送子女的各種車輛。　　市一中雲集的學生不僅僅是整個市裡邊學習最優秀的人，還有市裡邊最有權勢最有錢的那群人的子女，所以，除了學習尖子之外，便是官二代和富二代了，所以，市一中的門口在上下學的時候停着的車，便差不多算是市裡邊私家車的一個縮影了，似乎全市的高檔車都在這裏集體展覽一樣，其中不乏紅牌黑牌政府車輛或者軍車。像是唐昱，若是他願意的話，政府那邊肯定也要給弄輛車接送上下學的，雖然未必是他一個人的專車，平日里大部分的時間還要給其他領導使用的，不過唐天鴻不喜歡搞這些，唐昱自然便沒有了黑牌的接送公車。　　這次過來唐昱並沒有開車，也沒有讓楊涵寧送他，當然，他也沒有坐出租車，過了這麼長時間，雖然唐昱對於出租車的恐懼已經消散，不過心中還是有那麼一絲陰影的，能不坐盡量不坐。　　唐昱是坐公交來到一中的，低調的很，同時也沒有那些開着高檔車的高官富商堵車的煩惱，唐昱家小區大門對面便是公交車站樁，有好幾路公交都經過一中，方便的很。話說，市一中這邊，在周末和放月假的時候，市交通局都要專門的調配警力過來這邊支援，而且還要選那些個有眼力界的交警，防止衝撞了哪個牛人的車子。可以說，市裡邊除了市委和市政府，這邊是停着的車子最多的地方之一了，而且最容易碰到東陵市的達官顯貴的。　　……　　經過了一個春節，再次踏入一中校門，唐昱忽然有種恍然隔世的感覺，彷彿周圍的一切都變得親切了，所有人臉上的表情似乎都變得真實了。　　唐昱微微一笑，他知道自己的這種感覺從何而來。　　當初唐昱轉世重生過來，雖然生活在這個世界，可是唐昱內心深處始終存在這一個“我不是這個世界的人”的聲音，始終讓唐昱對周圍的一切存在一種排斥，從而將自己孤立了起來，將自己排斥於整個世界。　　可是經過了這個春節，家中的溫馨氣氛，不知不覺間，讓唐昱心中的那個聲音漸漸消散，唐昱這才真正的融入這個世界，徹底的適應了自己的身份和角色。這種心境的轉變，讓唐昱的心變得輕鬆了很多，當然，這其中還有很大一部分沈芸那個壞丫頭的功勞。碰到那個丫頭，唐昱總會不自覺的放下心中的牽挂和包袱，真正的放鬆下來，融入這個世界的溫情之中，忘記掉前世那個傷自己傷的很徹底的世界。　　就在唐昱正在享受這種全新的感覺，忽然，肩膀被人從後面拍了一下，“昱少，發什麼呆呢，第一天開學就心不在焉的，不會是還沒有從某個女女的溫柔中清醒過來吧。”身後傳來成少洵打趣的聲音，這小子手勁倒是長了不少，拍的唐昱肩膀生痛。　　不過話說，唐昱還真有些日子沒看到成少洵，剛開始是因為唐昱太忙，星耀廠剛剛起步，有很多事情需要他決策，維科那邊也忙着坐市場調研和技術更新，只有過年的這幾天還算清閑，可是成少洵這小子過年卻回他奶奶那邊拜年去了，所以這一個假期，唐昱和成少洵見面的次數還真的可以數得過來。過年的時候成衛東倒是來過唐昱的家裡邊，不過那會兒這小子也沒有跟着過來，唐天鴻走動的時候唐昱也不喜歡在後邊跟着，倒是沒見着這小子。　　“你小子，這個年過的怎麼樣啊？我說，我看你這可是粗了一圈啊。”唐昱回過頭，看了成少洵一眼，笑着問道。　　“就那樣唄，和往常一樣，就是這個腰包……”說到這，成少洵拍了拍褲兜，“腰包鼓了不少。”　　“呵呵，回你奶家那裡，收了不少錢啊，少洵啊，我這一個禮拜的伙食可是交給你了啊，哈哈，好好打打你這個土豪……”　　成少洵親戚非常多，七大姑八大姨的一片一片，所以這小子每一次過年，都能大賺一筆啊，每一次過年回來，都成了個小款爺。當然，紅包的大頭可不在這上邊，親戚家的大概也就是長輩的意思意思，不多一點兒，重點還是他老子的下屬和同事，那個過來不得給準備個厚厚的紅包，自然把這小子給養的肥肥的，倒是唐昱這小子向來不喜歡那些鼓鼓的紅包，倒是正常的長輩給晚輩的意思意思還能心安理得的踹在懷中。　　“沒問題，不就是一周的伙食么，包在我身上。”成少洵拍了拍胸脯，大包大攬的說道。　　嘿，話說，唐昱和成少洵的關係已經鐵到一定程度，那是屬於絕對的死黨，說直白點，已經到了除了老婆不可以共享，其他都可以共享的地步，又怎麼會在意幾頓飯錢。前世的朋友，到了這一世依然沒有變，依然是鐵哥們。　　說著，成少洵摟着唐昱的肩膀往教學樓走去，忽然，成少洵猛地停下了腳步，“不對，這飯貌似不應該我請啊。”　　成少洵轉過頭饒有興緻的看着唐昱，“話說，我可是聽說了，現在昱少你可是很有出息的緊啊，我爸那天說，你小子小小年紀就已經涉足商界了，嘿，宋女士的幾個廠子都是你在打理的吧，能耐不小啊，你這個小老闆現在的小金庫恐怕比我還多吧，你說，這飯是你請還是我請呢。”　　“額……”唐昱愕然一下，之後便是苦笑，“我哪裡是老闆啊，我就是一個搗亂的，宛如姐信得過我，讓我幫她照顧一下，不過實際的工作都有別人來完成，我只是一個可有可無的角色，哪有什麼小金庫啊，你說，如果有小金庫的話，我能坐公交過來？”不過話是這麼說，對於成少洵了解到自己的一些東西倒是不奇怪，畢竟他老子也不是個簡單人物。　　“哼，信你才怪。”　　成少洵回以唐昱一個鄙視的眼神，其實成少洵多少猜出來宋女士的那幾個公司肯定有唐昱一些股份，他自己即便是不大知道，不過他老子成衛東肯定能夠猜到的，不過這些事情不好放在明面上說事兒罷了，有些東西，大家知道便好，不需要特意的說出來的。　　氣勢成少洵只猜對了一半，無論是他還是他老子成衛東，只怕都想不到，那幾家公司的確和唐昱有關係，可是任是成少洵和成衛東他們父子兩個就是想破腦袋，恐怕他們也想不出來，那幾家公司壓根就是唐昱的，維科那邊，根本就是唐昱在完全的控股，宋宛如只是幌子，是唐昱拿出去鎮壓局勢的一桿大旗而已，便是唐天浩和方建銘也都不過是幌子，其實如果仔細算算，算上VCD的專利和研發費用等等，以唐昱現在維科中的股份，只怕他的資產，估計已經過億了，雖然那裡邊的資產評估大部分都是虛的，不能實打實的換成錢，不過十八歲的億萬富翁，即便是紙面上的財富，說出去也依然能嚇人一跳，億萬富翁啊，在這個時代說出去還真有點匪夷所思。要知道，這個年代，東陵市的工薪階層的月平均工資也不過五六百元而已，要多少個工人工作多少輩子才能賺取一億的財富啊……

# 第三百零二章 岑培倫住院

　　開學的第一天，同學們貌似還沒有從寒假中適應過來，教室里亂糟糟的，三個五個聚在一起聊天的聊天，嘮嗑的嘮嗑，不過大致的內容基本一樣，都是在炫耀自己過年都吃了什麼好吃的，買了什麼珍貴物品，收到什麼高級禮物，拿到多少壓歲錢，等等諸如此類的話題，總是就是一句話，同學們都在攀比這自己這個春節的收穫。這個年代的人還比較早熟，高中的學生就已經有了一定的社會常識，開始了亂七八糟的攀比和炫耀，一個個家中非富即貴的，一中裡邊，最是不缺他們這種人。倒有三分之一是憑着權和錢進來讀書的，再加上考進來的裡邊也有部分家境不錯的。　　當然，也有一些人沒有加入到這攀比之中，這些人大部分是窮人家的孩子，能過上年就好不錯了，哪有什麼意外收穫，在一些自卑的心理的作祟下，他們便沒有參与攀比之中，他們也沒有什麼可以拿出來攀比的。　　當然，這些不參与攀比的人中，還有一少部分是不屑，不屑與他們攀比，這其中，唐昱和成少洵便是其中一位，成少洵認為，在那些人誇誇其談的貌似很牛X的事情，和自己的收穫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他懶得和他們炫耀，成衛東作為東陵市老資格的正處，在東陵市裡邊也算得上號人物，沒有幾個人的實權比他更大了，再加上現在緊跟着蘇慕儒的腳步，自然就更是水漲船高，成少洵作為兒子，心境自然也就高了起來，而唐昱則根本就不願意加入之中小孩子的遊戲中，這和他的超前而成熟的思想不符。　　他到底是重生過來的人，眼前的同學，無論如何的表現，在他看來都是幼稚到了極點的，實在是不值得他參与到這種無知而幼稚的事情裡邊。　　就這樣無聊的在學校裡邊熬了一天，終於熬到了放學的時候。　　放學回家的路上，唐昱略帶一些無奈的掂了掂身後背的書包，書包的重量讓他不得不身體微微前傾，這一天似乎根本什麼都沒有做，唯一的收穫就是身後的一書兜的書。雖然心裏年紀早就已經是大叔了，不過現在既然做學生，總要有些學生的樣子，這些書包啊書啊什麼的，該背着還是要背着的。　　放學后，唐昱並沒有直接坐車回家，出了校門擺了擺手，攔下一輛出租車，向著老街駛去。　　唐昱去老街是要去看看陳怡，今天開學，放學的時候唐昱曾經到過陳怡的班級去找她，可是卻沒有找到，陳怡的同學告訴唐昱說陳怡今天壓根就沒有來，而且還沒有向老師請假，這讓唐昱心中疑惑之餘，更增添一絲擔憂。　　要知道，陳怡可是和經常蹺課的唐昱不一樣，陳怡在市一中，那可絕對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是那種即使生病都會堅持來上學的尖子生，老師眼中的希望之星，在一中這麼久，貌似還沒有聽說過陳怡有過蹺課的經歷。　　陳怡這樣的乖乖學生竟然會不和老師打招呼就不來上學，一定是發生了什麼急事，或者是意外，想到這，唐昱的心不由得突的一跳，他可真的不希望在看到陳怡遭到什麼意外了，上天對這個外表剛強內心柔弱的女孩已經夠苛刻了，接二連三的打擊已經將陳怡推到崩潰的邊緣，她再也經不起哪怕任何一點風浪了。　　前往老街的路上，唐昱一直在不斷地祈禱，陳怡可千萬別出什麼事情啊。若是早一點知道陳怡今天沒有來上學的消息，唐昱這開學第一天，只怕也要給曠了，學校在他心中可是萬萬比不得陳怡和楊涵寧這些人的。　　到了老街，唐昱熟門熟路的朝着陳怡的家走去，不過到了之後看着眼前緊縮的大門，唐昱心中的不安更勝了，陳怡家沒有人，陳怡沒有在家，而她也沒有去學校，甚至沒有和老師請假，那她又會去哪呢。　　唐昱猶豫了一下，向著老街外不遠處的那個綜合市場走去，陳怡的媽媽劉舒蘭平常就在那裡買菜呢，當初還是唐昱讓人出面幫助解決的工商方面的各種亂七八糟的問題，這會兒要找陳怡，與其徘徊在陳怡家門口空着急，還不如走幾步到去綜合市場問問劉舒蘭，即便是劉舒蘭不在，問問她的同事也總是可以的，只不過老街的白天冷冷清清的，大家都出去找零活養家，想找個問話的人也不容易。　　正當唐昱轉身走過去的時候，誰知他還沒有走近綜合市場，迎面便碰到劉舒蘭風風火火的从里面出來。　　“咦，唐昱，你怎麼在這。”唐昱來老街的次數不多，所以劉舒蘭看到唐昱，不由得有些驚訝。不過對於唐昱她還是很有好感的，單單唐昱兩次救了陳怡便足以讓劉舒蘭感激不盡了，要知道她可只有這麼一個相依為命的女兒了。　　“劉姨好，我過來是來找陳怡的，今天開學，可是她卻沒有去學校，也沒有請假，我擔心老街這邊有什麼事兒，所以就過來看看，哦，對了，陳怡呢，怎麼也不在家裡邊，是不是生病住院了？”唐昱輕聲回答劉舒蘭的話。　　“陳怡在醫院呢……”　　“什麼？她怎麼了？”劉舒蘭還沒有把話說完就被唐昱打斷了，在聽到陳怡進醫院了，唐昱的臉上猛一變色，眼神中滿是焦急，不知道陳怡又出了什麼事兒，住了醫院甚至連學校那邊都顧不上請假。　　“小昱，你別著急別著急，聽我把話說完。”劉舒蘭看到唐昱如此緊張陳怡，嘴角不易察覺的微微翹了起來，知道唐昱誤會自己的話了，趕緊解釋道，“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樣，陳怡沒事，不是她有病了，只不過是跟着別人到醫院了。”　　“別人？不是陳怡？那就好，那就好。”唐昱臉上的擔憂放下，不過遂想起陳怡也在醫院，甚至連假都沒有請，那定然是她的親近人物了，“劉姨，究竟是怎麼回事？到底是誰住院而來，我記得，你們在這邊沒有什麼親戚是吧。”唐昱這時候也已經恢復了冷靜，怎麼說他也是經歷過一些風雨的，基本上已經具備了處事不驚的本事。　　自從唐昱和陳怡經過那一晚纏綿后，在唐昱的內心深處，已經將陳怡看作是自己的親人了，所以剛剛他才會如此緊張，對唐昱來說，這個世界上恐怕沒有什麼比親人受到傷害更讓他難以接受的事情了。　　自從唐昱轉世重生以來，所做的所有的一切基本上都是為了讓自己的親人過得更好，讓自己熟悉親近的人從前世的悲慘命運中擺脫出來。不過對於陳怡跟着別人去醫院，唐昱還是有些奇怪的，陳怡家裡邊他很了解，那是真的沒有什麼親戚了，自打她爸拋下她們娘倆之後，在老街這邊，基本沒有親戚了，所以，唐昱想不到什麼人會讓陳怡如此緊張。　　“小昱你別急，聽我慢慢說，小怡去醫院並不是因為她生病了，她是去照顧別人。”　　“照顧別人，誰生病了？”　　“是岑培倫岑老先生生病住院了，小怡也跟着過去，岑老先生對我們家也是有大恩的。”劉舒蘭的臉上突然出現一絲感傷，她們娘倆在老街生存不易，開始的時候全靠着街坊鄰居的幫助，尤以岑培倫對她們的幫助最大，算得上她們家的半個親戚了，岑培倫住院，她和陳怡自然也很是緊張。　　看到劉舒蘭的表情，唐昱心中一沉，岑培倫得的恐怕不是什麼容易治療的病，要不劉舒蘭的臉上也不至於是這副表情。　　話說，岑培倫在老街的人緣是有目共睹的，老街那個地方，那個東陵最下層人生活的地方，岑培倫則勉強夠得住東陵市上層的門檻，可是他依然住在老街，而且岑培倫給過老街很多人無私的幫助，就是上一世唐昱家遭遇劫難，在生活最窘迫的時候，如果不是岑培倫的幫助，唐家恐怕很難度過那個時期，唐昱很有可能在那個時期就輟學。岑培倫，是前世的時候，唐昱打心眼裡尊敬的少數幾個人之一，不僅僅是因為岑培倫的博學和在很多問題上邊的見解，更是因為岑培倫的那副心腸。　　在前世，唐昱打內心裏感謝和尊敬岑培倫，只不過前世他正式接觸岑培倫是在高中那會兒了，這一世雖然提前認識了岑培倫，不過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建立起什麼比較密切的關係。　　此時聽到岑培倫生病了，而且從劉舒蘭的表情可以看出，並不是什麼小感冒，老街的人住院本就不是小事，陳怡不請假，看來恐怕還是大病啊。只不過，自己前世的時候怎麼不記得岑培倫的身體有大病呢，要是真的是什麼不治之症，那自己前世的時候，在高中才接觸到的岑培倫是哪兒來的？前世的時候，岑培倫的身體可是好的很呢，沒聽過有什麼大病，在唐昱重生的那會兒還依然活的好好的，這一世怎麼就出了問題？莫非，是因為自己的重生帶來歷史的車輪滾滾而動？然後在自己家人的命運改變的時候，其他人的命運也發生了不可知的改變？　　“劉姨，岑伯伯得的是什麼病？”　　唐昱略帶一些緊張的問道，若是真的是自己重生帶來的影響而讓岑培倫先走一步，那自己可是犯了大罪過了，岑培倫可是少數幾個在前世的時候對自家有恩情的人。

# 第三百零三章 沒救？

　　“胃癌，已經開始擴散了，唉，老岑就是這麼個倔脾氣，我想他大概他自己早就知道自己的身體有些毛病了，可是他就是不說，更不去醫院，自己硬是撐着，如果這次不是他在他的那個茶館中昏迷，我們恐怕到現在還不會知道，唉……”　　劉舒蘭的臉上瀰漫著濃濃的悲傷，陳怡孤兒寡母的曾經多次得到過岑培倫的幫助，從某種角度說，岑培倫可以說是陳怡母女的恩人，更是半個親人。　　聽到岑培倫身患胃癌，唐昱心頭一震，一臉的震驚，上一世的時候，唐昱記得岑培倫在某個時期的確患病了，後來被他在南方做生意的兒子接走了，過了一段時間才又出現在老街的人面前，大夥也就以為當時不過是小病而已，倒是都為他找到自家兒子而高興，現在想想，或許那會兒得的病便是胃癌吧，只是大夥當年都不知道罷了。不過前世的時候岑培倫最終活了過來，那這一世，自然也是有辦法救他的。　　唐昱實在沒想到，自己的來到，讓這段歷史發生了改變，似乎讓岑培倫的病情提前複發，忽然，唐昱想到了什麼，看向劉舒蘭，“哦，對了，劉姨，岑伯伯有親人么？我聽說他有個兒子在南方做生意，我怎麼沒見過他？”　　“你聽誰說的，岑老哥年輕的時候是結過婚，也有一個兒子，只不過在結婚不久，小孩剛剛誕生不久，那個女的便帶着孩子走了，同時也捲走了岑老哥的所有財產，甚至連房子也瞞着岑老哥給買了，那孩子被她母親抱走的時候，還在襁褓中，根本不可能認識岑老哥，岑老哥在老街生活了這麼多年，我們一次也沒有看到什麼人來看他，他一直自己住着。”劉舒蘭搖了搖頭回答道，“要說，岑老哥當年在政府也是意氣風發，要不是受了那件事情的打擊，只怕也不會退出政壇甘心在老街擺弄一個茶館，一弄就是這麼多年，當年岑老哥從政府離開的時候，最初可是有不少人開着車來老街請他出山的，唉，岑老哥也是可憐人啊……”　　唐昱聽到這不由的心中一震，他前世的時候對這段歷史可不怎麼知道，只知道岑培倫在政府因為一篇文章不得上意而遭人排擠，這才淡出政壇的，現在想想，似乎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兒，前世的時候唐昱便知道，岑培倫，可以說是改革開放以來對鄧公思想了解的嘴透徹的那個群體中的人物之一，這樣的人物，怎麼會隨隨便便的寫出那種不得上意的文章呢，想來大概從當年受了打擊之後便無意與仕途了，碌碌無為這麼多年，最終才用了那麼個辦法退出了仕途。　　不知不覺，唐昱的鼻子有種酸酸的感覺，不過，前世的時候，他到底是怎麼渡過了危險期頑強的活了下來？一直活到了自己的重生那會兒已經身體健康？難不成，還真要去他在南方那個做生意的兒子不成？　　唐昱不着痕迹的擦了以下眼角，“劉姨，岑伯伯在哪家醫院，我去看看他吧，畢竟，我小叔還特意拜他為師呢，我也算是晚輩了。”　　“小怡沒有讓我把老岑送到小醫院，而是送到市一院了。”　　“嗯。”唐昱應了一聲，對着劉舒蘭點了點頭，轉身便要離去，剛走出兩步，忽然想到了什麼，轉過身又走到劉舒蘭的身前，“哦，我差點忘了，今天學校發新書，陳怡沒去，我就幫她領回來了。”說著，唐昱脫下書包，从里面拿出一個裝着七八本新書的布兜，遞給了劉舒蘭，“書你幫陳怡拿回去吧，我先去一院看看岑伯伯去了。”說著，轉身招手攔下一輛出租車，向著一院而去。　　唐昱似乎和這個一院還很有緣，自從轉世重生后，他已經近不清幾進幾齣一院了，從自己為了救陳怡被幾個小混混打暈住院開始，唐昱隔三差五便過來一次，話說，現在這個醫院的大部分醫生護士，唐昱都已經混了個臉熟。當然，他可以不認識這裏邊的人，不過這些個醫生護士門可不敢不認識他這個大衙內。　　“咦，昱少，你怎麼又來了？”一院住院部大廳的接待護士看到唐昱走了進來，不由得問道，她現在看唐昱可是眼熟的緊，不僅眼熟，而且眼熱，要是能攀上這麼個大衙內，哪怕僅僅是做個情人也後半輩子不愁啊，那眼睛裡邊冒出來的星星，什麼都不懂的人都能看得出來。　　唐昱避過那有些火辣辣的眼神，略微苦笑了一聲，“護士姐姐，你以為我喜歡來這裏啊，如果可以的話，我寧可一輩子都不要進來當然，來看漂亮的護士姐姐你還是很樂意的，只不過不要在醫院這樣的環境裡邊邂逅就好了。”小小的開了個玩笑，唐昱話音一轉，把話題牽到正事上來。　　“護士姐姐，我今天有一個……額，有個朋友，恩，也算是半個親人吧，今天住院了，你幫我查查他住在幾樓幾號房？”　　唐昱左一句護士姐姐有一句護士姐姐的，叫的那個接待護士是笑靨如花，說話的語氣也變得柔柔的甜甜的，“好的昱弟弟，我幫你查查。”說著低下頭翻開身前的一把文件夾，“你那個親戚叫什麼？”　　“恩，叫岑培倫，今天住院，應該是胃癌，你幫我查查看看住哪兒。”　　“岑培倫……哦，找到了，他住在三樓三零三房間。”　　“嗯，謝謝護士姐姐，改天我請你吃飯。”唐昱不想在這再多耽擱了，和那個接待護士打了一個招呼后，便快步往樓梯口走去。　　……　　“來，岑伯伯，吃個蘋果吧。”病房中，陳怡把一個剛剛削好的蘋果遞到躺在病床上的岑培倫身前。　　此時的岑培倫和年前已經大不相同，此時的岑培倫臉色蒼白，瘦的甚至有些嚇人，蒼白的臉色，乾裂的嘴唇，眼角處深深的皺紋，看的讓人有些心酸，此時的岑培倫和年前的他，判若兩人，如果說有什麼地方沒變的話，就只有他的眼神，依舊那樣平靜，滄桑的深邃，飽經滄桑而充滿了智慧。　　“小怡啊，你從今天早上就開始照顧我，也累壞了，你去歇一會吧，你看我這不是已經住在醫院里了么，不會再出什麼事情的，你就去休息一會兒吧，你要是累壞啦，岑伯伯可會自責的啊。”岑培倫的聲音有些沙啞，語氣卻很是平靜，甚至淡漠，沒有一點為自己的病情而焦急甚至絕望的感覺。　　這時唐昱推開門，輕輕的走了進來。　　“呵呵，小昱也來了，瞧瞧，一個小病，麻煩你們這麼多人。”岑培倫的頭正對着門，所以第一時間看到唐昱，聽到岑培倫的話，陳怡這才轉過身，看了一眼身後的唐昱，卻沒有說什麼。　　唐昱拍了拍陳怡的肩膀，安慰了一下，陳怡明顯哭過，眼眶現在還是紅紅的，還帶着一圈淡淡的黑眼圈，“你去歇一會兒吧，我在這呢。”　　對於唐昱的話，陳怡沒有再反對，柔順的點了點頭，卧在旁邊的一個空病床上，歇息去了。　　“岑伯伯……”唐昱不知道現在該說什麼，貌似現在所有安慰的話對於岑培倫來說，都那麼蒼白，看着他淡定的眼神，唐昱已經知道，岑培倫已經對生死看開了，或許，他本來就不是很在乎吧，又或是他的定力實在是太高了，連唐昱這樣的重生人士也無法從他的眼睛裡邊看出他內心的情緒波動。　　“呵呵，沒事，每個人都有這麼一天的，既然始終都要面對，晚一點早一點又有什麼區別，再說，不過是個胃癌而已，又不是一定會死人的，倒是我這個病人都不急，你們這些個外人一個個到似乎比我還要心急，死不了，我這人啊，命硬，當年有個算命的就說過，這要是遇了貴人啊，那壽數可就不得了了，所以啊，我看你們什麼也不要急。”此時岑培倫的話，讓唐昱聽着有一種空洞又遙遠的感覺，飽經世事，卻有充滿一種樂觀的心態，倒像是這胃癌是別人得了而不是他自己。　　這夜，唐昱一直陪着岑培倫，兩個人沒有多說什麼，唐昱沒有說那些保重會好的這些虛偽的話，為了打發時間，唐昱讓睡了一會兒，恢復了一些精神的陳怡回到岑培倫的家中，將他的那副圍棋拿了過來，這夜，唐昱和岑培倫下了一夜的棋，直到岑培倫沒了精力這才作罷，唐昱倒是有心讓他好好休息，不過岑培倫卻是堅決不從，下了一盤之後硬是要繼續拉着唐昱下，唐昱拗不過，也只得擺開陣勢。不過到底是精力不如人了，以他的實力，也僅僅和唐昱下了個旗鼓相當，略勝一籌罷了，若是放在他精力健旺的時候，那唐昱可是萬萬下不過他的。　　到了第二天，唐昱看着岑培倫喝了點稀粥之後，才離開醫院。　　在離開醫院前，唐昱特意去找了一下一院的院長，那個王貴成。　　“王叔，岑伯伯的病……有希望么？”

# 第三百零四章 一線生機，找人？

　　王貴成遲疑了一下，“我之前已經讓一院的專家進行了會診，大家都感覺，希望不是很大，雖然是胃癌中期，不過已經開始擴散了，必須要進行手術，不過若是手術的話，我們感覺，希望也不是很大，而且，一旦手術之後不能痊癒的話，手術還會造成病人身體和精力的嚴重下降，到時候，只怕……”頓了頓，猶豫了一下，王貴成還是繼續說道，“而且昱少你也知道，我們不過是個市級醫院，醫療水平也不夠高，比不得省級的和軍區的那些個大醫院，總之我還是建議，對病人進行保守治療，盡量使用藥物進行控制，雖然到最後依然還是要……不過，還是保守治療的把握更大一些，我們醫院的實力，是不敢對病人有任何保證的，像上次來給昱少你會診的那種級別的專家，我們醫院連半個都找不出來。”　　王貴成這麼說，其言外之意自然是，既然昱少你的能量這麼大，能把病人轉送到醫療水準更高的醫院請分量更高的專家來會診，那樣更好，若是換了一般的人，王貴成是萬萬不會這樣說話的，所謂同行是冤家，類似癌症這種病，其實在省醫院和市一院並無多大的區別，市一院也是市級的三甲醫院，在癌症這種病上邊反倒是有些獨特的意料辦法，也有一些很有能耐的專家，不過他知道唐昱能耐大，見識過上次給唐昱會診時候的專家陣容，自然不敢把話說滿，若是真的有把握的話，這種能賣給唐昱人情的機會，他是萬萬不會放過的，可惜，岑培倫的病情確實有些棘手，要不，他才不會把這種送上門來的機會往外推。　　事實上，在岑培倫剛剛來住院的時候他就恰好碰到而且注意上了，當然，他那會兒之所以注意到這麼個不怎麼起眼的病人，一來是因為岑培倫以前也一直在東陵市的政局裡邊，他對這個東陵市有名的筆杆子多少有些印象，二來便是因為那會兒滿臉愁容又一臉清麗的陳怡了。像陳怡這種級別的美女，自然是走到哪兒都是視線集中的焦點，不過王貴成注意到陳怡，卻是因為上次唐昱住在一院的時候他見過這個漂亮的女孩多次，知道這個女孩和唐昱的關係不淺。而且也知道，上次唐昱之所以住院，便是因為了救這個女孩。既然和昱少有關係，他王貴成親自見識過唐昱能量的人自然不敢怠慢，趕忙安排專家會診，要不，一個普通的病人，哪會讓他這個院長了解的如此清楚。市一院每天的疑難雜症那麼多，哪有那麼多的專家力量來組織會診，不過是王貴成想賣唐昱人情罷了，可惜的是，會診的結果很不理想。　　“那、那他還有多長時間？”　　唐昱都感覺到自己聲音的顫抖，雖然之前已經猜測到岑培倫的病已經回天乏術了，畢竟，那是癌症啊，即便是在他前世重生的那會兒，癌症也依然是讓人談之色變的大病，況且這會兒是醫療水平更低的九十年代初，若是患了癌症，基本就等於宣判死刑了，可是真正的聽到一聲專業人士宣判他死刑的時候，唐昱心中還是忍不住一陣悸動。　　“唉。”王貴成嘆息了一聲，“入錯不進行手術，採取保守治療的話，我們可以通過藥物控制，大概還能撐過去幾年，不過具體卻要看病人的意志等等方面的東西，按照我們的判斷，最多也撐不過五年了，還是在需要使用昂貴的進口藥物的情況下，要不，昱少你可以找其他專家，到其他醫院去看看，一院的能力，實在有限，這次怕是幫不上昱少的忙了。”說實話，這次這麼大的送唐昱人情的機會卻因為沒有能力，王貴成自己的感覺都有些憋屈。東陵市內，他是少數幾個親自感受過唐昱能量的人，知道這個看似不起眼的少年，僅僅一個昏迷便能讓人差遣全國的腦科專家趕到這麼個偏僻的地方來。　　其實王貴成並不知道的是，唐昱因為前世重生的原因，對於市一院的了解遠比王貴成想想中的要多，尤其是在癌症方面，有着幾個省內甚至全國都有些名氣的專家級人物，別看現在還不顯山不露水的，過了97年的時候，市一院在癌症方面，早就名聲顯赫了，現在那些專家在嶄露頭角而已，還不為外人所知。既然市一院的會診斷定了岑培倫的病手術希望不大，只能通過藥物來控制，那基本就給岑培倫斷定了死刑，到了其他醫院，估計也就是這個結果，不過是徒勞而已。　　可是，自己的記憶中，前世的岑培倫明明還活的好好的啊，怎麼會因為癌症而在九十年代便離開人世了？　　唐昱有些茫然的走出醫院，腦海中混混沌沌的不斷的重複這岑培倫的那幾句話，“每個人都有這麼一天，既然終究要面對，早一天晚一天，又有什麼區別呢，更何況，癌症可不是死刑……”岑培倫說這句話時，臉上的那種淡然，唐昱記憶猶新。　　這一天唐昱沒有去上學，只是把自己關在屋子里，細細的想着一些東西。　　岑培倫的這次生病，讓唐昱心中對生活有了一種不同的感受，讓唐昱再一次感受到生命的脆弱。　　這個世界上，大概沒有任何人一個人比唐昱更清楚死亡的感受了，因為唐昱已經是死過的一個人，死亡對於唐昱來說，雖說不上是熟悉，可也並不是那麼陌生，前世到現在，唐昱已經有兩次接近死亡的邊緣了，甚至已經經歷過死亡，一次是前世自己被車撞死，后又轉世過來，一次是唐昱那次被小混混擊中腦部，導致昏迷的那次，這兩次都讓唐昱體會到死亡的感覺，對於唐昱來說，死亡並不是那麼可怕。　　可是唐昱捫心自問，如果現在問他怕不怕死，唐昱一定會回答，怕。　　難道歷史的車輪已經滾滾而過，自己重生而來，改變了一些人的命運的同時，自己這隻小蝴蝶震動這翅膀，也開始改變了他人的命運嗎？可是，即便是改變命運，那也不應該是患了癌症啊，唐昱從來不相信什麼命數只說，可是一個前世好端端的人，在這一世卻無緣無故的患上了癌症，而且前世的他原本可以再活十多年依然健在，這一世卻眼看着就要離開人世，這，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唐昱心中有些茫然，更準確的說，是有些害怕，自己重生以來最大的優勢便是先知先覺了，現在已經有一些東西開始偏離原來的歷史走向了，那麼自己這種優勢便蕩然無存了，當然，他更加感到有些痛心的是，前世自己那麼尊敬的一個長輩，這一世，卻這麼早就要離開自己而去……　　不行，不能就這麼放棄，雖然市一院的專家們認定手術的希望不大，不過自己可以託人找來其他的專家，可以去更大的醫院裡邊進行治療，總之，即便是有一線的生機也不能放棄。　　這麼想着，唐昱立馬拿過大哥大來，準備給方建銘和宋宛如兩個打電話，托他們兩人的關係網來請動那些個大牌的專家們，也只有他們兩個，大概才有能量來差遣那些人了。　　不過正當唐昱準備撥號的時候，自己的電話突然響了起來，接起來才知道，是王貴成打過來的。　　“昱少，你走了之後我又組織一院的專家進行了緊急會診，通過我們仔細研究過後，發現岑老先生的病，其實還是有轉機的……”　　“有轉機？”唐昱立馬喜上眉梢，王貴成既然敢這麼說，那自然是有了一定的把握的，要是沒把握的話，估計他寧可採用保守治療也不會打過這個電話來，“到底怎麼回事兒，老王你趕緊給我說說。”　　“昱少你別急，聽我慢慢給你說，我們這邊第二次會診，仔細觀察了岑老先生的病灶，他的胃癌處於中期，雖然有擴散的跡象，不過並不嚴重，還是可以通過藥物控制住的，然後通過手術，根據我們的觀察，大約要切除三分之三左右的胃部，手術后痊癒的可能性很高，能達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甚至更高，不過……”　　“不過什麼？”一聽到不過這兩個字兒，唐昱又立馬焦急起來，他知道，對於癌症手術來說，百分之五十已經是很高的把握了，卻不知道又有什麼問題。　　那邊的王貴成頓了頓，“雖然我們這邊做出了會診，不過呢有些事情昱少估計你也能夠理解，第一呢就是我們市一院做這種手術，條件不夠，缺少很多關鍵的儀器，所以這個手術最好到省級或者大軍區的手術室裡邊更好，不過咱說句大話，我們一院在癌症方面還有幾個專家的，解決方案也是他們研究出來的，所以希望可以參与手術，最好可以主刀。”說著說了兩個人名，剛剛說出來那邊的唐昱就一口答應下來。　　說實話，唐昱答應到其他大醫院卻讓一院的人主刀，王貴成還是有些意外的，他自然不懷疑唐昱有這樣的能量，他奇怪的是，為何唐昱會信任由一院這種規模不大的醫院的醫生主刀，他自然不知道，他剛剛口中說出去的那兩個名字，雖然現在還默默無聞，不過兩三年之後便會成為享譽全國的癌症手術專家，唐昱自然是信任的。　　聽到唐昱答應了，王貴成臉色一松，這個人情終於賣出去了，趕忙又說後邊的，“昱少，雖然我們這邊已經開始研究手術方案，不過根據我們醫院裡邊醫生的觀察，岑老先生似乎求生的慾望並不高，而且心中似乎有什麼牽挂，也不大願意接受手術，我們又旁敲側擊了好一會兒才知道，他心中所想的，大概是多年沒有見過面的兒子了，我們希望，最好能夠找到這個兒子，讓他在岑老先生手術之前見上一面，無論見面的結果如何，對手術都是有好處的。恩，我們這邊要研究手術方案，岑老先生那邊如果手術的話也需要準備一段時間，暫時先通過藥物來控制，根據我們這邊的看法，最好能在三個月內進行手術，也就是說，不管找沒找到他的兒子，在三個月後都要進行手術，不過成功率上邊還是有區別的，所以這個就要勞煩昱少了，我們幫不上什麼忙了。”　　“好好”，唐昱在電話中爽朗的笑了幾聲，“老王你這個人情，我記下了，我現在就讓人開始去找人，那邊你們開始準備手術吧……”　　掛了電話后，唐昱心中一陣輕鬆，不管這麼說，現在總算是有了一線的生機，現在還是先找到岑培倫的失蹤的兒子才是正道，不過這可不大容易，畢竟都離開好多年了，不過根據自己前世時候所了解的，大概是在南方做什麼生意才是，看來應該先從戶籍那邊下手，這個，看來好麻煩杜大浩的老子了，畢竟人家在公安系統裡邊的關係網是經營了幾十年的。　　掛了王貴成的電話后，唐昱又接連的打了好幾個電話，開始拜託人幫自己找人，無論如何，總要努力一番的，至於最後的結果，那就要盡人事聽天命了……

# 第三百零五章 飛龍死人事件

　　之後唐昱的生活又有些平靜了，除了偶爾到醫院陪着陳怡去看看岑培倫之外，便又泡在了學校裡邊，至於尋找岑培倫的兒子的事情，那只有托別人了，自己也幫不上什麼忙這天唐昱放學回家，順手在路上的報攤上買了一份報紙，剛看兩眼，便立刻被其中一條新聞吸引住了眼球。《“飛龍口服液”致死三人，責任誰負？》、《八瓶飛龍喝死一條老漢，是保健品還是催死葯》……　　看到這個標題，唐昱心頭猛地一震，看來自己期待已久的吉隆集團，終於出事了！　　事實上，九十年代初的保健品行業根本就是一個沒有道德底線的行業，說是保健品，有些不過是些對人沒有壞處的中草藥製劑或者澱粉葡萄糖之類，這些還算是好的，不少保健品，根本就是對人有害的東西，只不過就像前世的地溝油之類，一時半會兒還感覺不到壞處來。　　保健品這個行業，在經過九三九四年的一個高潮后，由於過於混亂，不久之後整個行業就會到達一個低谷，這裏面的水很深，很黑，雖然利潤很大，不過賺的也是昧心的錢，這也是為什麼唐昱沒有建議方家涉足保健品行業，最多也就只是打了個擦邊球，涉足保健品飲料行業，雖然是打着保健品的牌子，可是本質上卻只是飲料而已。事實上，方建銘自己也不大願意進入保健品行業之中，和那些購買保健品的群體不同，方建銘自己所處的層次讓他完全能夠了解到，那些所謂的保健品，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記得前世的時候，中華鱉精曝光之後，人們才驚訝的發現，這所謂的中華鱉精，除了名字裡邊有個鱉字外，餘下的沒有一個和鱉有關，中華鱉精，不過是國內九十年代保健品行業的一個縮影罷了。　　對於飛龍集團的這次事故，唐昱並不感到意外，唯一有些意外的就是飛龍出事似乎有些早了，在唐昱的想法中，國家在九六才開始整頓保健品行業，推出了一系列關於保健品的規範法章，而就在那時候，無數家保健品行業被查出問題，從而一蹶不振甚至倒閉破產。事實上，對於飛龍存在的問題，唐昱原本心中就有數的，不過前世的時候，飛龍喝死人事件，那是在95年還是96年的時候，肯定不是在94年，現在飛龍提前出事兒了，看來自己這隻重生的小蝴蝶，震動的翅膀還是很有力度的。　　經過短短的驚訝之後，唐昱的眼球向下掃去，很快便了解了事情的全部，原來大年初七那天，有一個老漢突然在家裡昏迷，送去醫院搶救，可是最後卻還是死了，那人死後，那人的家屬要求進行屍檢，死者的死因很快便查出來了，――食物中毒，在死者家屬的配合下，很快便檢查出致死的東西，那就是吉隆集團下屬的保健品公司生產銷售的飛龍口服液。　　如果這家人只是普通的家庭的話，在吉隆集團的巨額賠款下，興許這件事就這麼遮掩過去了，可是偏偏這家人的家庭家境還算富裕，而且家裡邊還有些能量，小有影響力，根本不在乎吉隆集團的那點錢，而且章家的主要人脈集中在遼海省，人家根本不是遼海人，章家的影響力延伸不到那兒去，所以，事情便開始鬧大了。　　在拿到屍檢報告的第三天，那家人便一紙訴狀把吉隆集團告上了法庭，開庭審理的檔期排到了三個月之後。其實唐昱前世的時候便一直在想，法院從立案到開庭，中間要間隔那麼長的時間，是不是就是為了讓人有充足的時間去打點關係，讓人賺的盆滿缽滿滿嘴流油。當年看大宅門的時候，那個白景琦明明可以迅速的讓孫家落敗，卻故意讓官府拖着不結案，讓那邊一直花錢打點，現在的發源排檔期，可不就是這麼回事兒嗎。　　也怪章家大意了，公關上邊沒有跟上，也沒有太注意這件事兒，所以，直到人家把吉隆集團告了之後他們才知曉，原來他們的飛龍口服液，居然喝死人了。　　知道了事情之後他們倒是趕忙想辦法善後，公關人員明確表示，這隻是個意外，或許是那個老人對保健品中的某個藥物過敏，他們表示願意賠償二十萬來彌補損失，只要求那家人撤訴，並公開表示那人的死因與章家的飛龍口服液無關，而是誤食其他東西中毒而死的。　　可是這次他們失算了，那家人卻不願接受他們的賠償，就是要告飛龍口服液，要把這個保健品的本質大白於天下，讓其他人都知道飛龍是騙人騙命的玩意兒。　　這下章家的人才急了眼，對於飛龍口服液這隻生蛋的母雞，他們可不捨得這個品牌就這樣給砸了，飛龍到底是什麼玩意兒他們自己清楚，所以也害怕給曝光了，保健品這玩意兒，靠的是名氣，一旦飛龍喝死人的事情給曝光了，那基本就等於給飛龍宣判了死刑，為了保住飛龍口服液的品牌，章家的人自然通過各種手段來對那家人威逼利用，可惜的是他們鞭長莫及，人家那邊也不是好惹的，人家家中有人和媒體有些關係，直接給捅了出去。　　就這樣，這件事情便擴大了開來，甚至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媒體的眼球，弄的是越來越大，居然又暴露出來了飛龍的其他問題，原來，飛龍口服液致人死亡的事情並不只是這一次，而是已經有了先例了，原來，在最近的兩年中，前後已經有三人因為服用了龍飛口服液死亡的事情，幾十人因為服用飛龍口服液而住進醫院，可是這些事情都被吉隆集團在金錢的利誘之下，給壓了下去，直到現在才因為事態的擴大而被翻出舊賬來。這下，飛龍口服液的牌子算是徹底的毀了，這隻吉隆集團的生蛋的母雞，算是廢了，即將要被絕育掉。　　有了媒體的加入，這些事吉隆集團就是想壓也壓不下去了，很多事情就這樣被抖了出來。　　迫於媒體和民眾的壓力和質疑，吉隆集團下屬的生產飛龍口服液的公司，現在已經被省衛生局、省醫療監察局勒令停產接受檢查。事實上國家有關部門大概也早就有心整頓混亂的保健品行業，所以才藉著這次飛龍喝死人的事情為由頭的，要不，媒體方面不至於會這麼整齊，作為政府的喉舌，若是沒有有關方面的默許，只怕他們也不會把矛頭這樣直接對着一個省內最大的民營企業的。　　嘿，飛龍口服液的事情，這次對吉隆集團來說可是個巨大的打擊，吉隆集團作為省內最大的民企不假，不過章家人經營企業，最喜歡的便是撈偏門，而不是像眾多的企業家一樣安安心心做實業，飛龍口服液給章家創造了巨額的利潤這個不假，不過飛龍這一出事兒，連帶着吉隆集團的眾多其他產品也受到了質疑，飛龍這個牌子的垮掉，也間接的導致了整個吉隆集團的名聲受損，品牌價值大減，這次吉隆集團就是不死，恐怕也會給搞的半殘，很有可能就此消沉下去，起碼這個省內第一民企是輪不到他們了。嘿，這次的事情，說來也是吉隆硬要插手省內政壇的苦果了，一省一市的政治，哪是這麼個民企能夠插手的，這次的事情，難保不是有省內某個大人物在背後的推手，要不，以吉隆集團在省內的關係網，也不至於到了現在的地步，說穿了，還是有人想要吉隆集團倒霉的，要是省內有大人物鐵了心要保下吉隆集團，這次的事情，有的是辦法可以壓下去，起碼那些媒體就可以由省裡邊出面解決掉，說到底，吉隆章家，和省內有了隔閡，省裡邊不想要這麼個不聽話的民企罷了。　　當然，想要利用這件事徹底搞垮吉隆集團是不可能的，怎麼說人家也是遼海省的民營龍頭企業，而且飛龍口服液只是其旗下眾多項目之一，所謂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破船還有三千釘，況且人家吉隆集團既不是瘦死的駱駝也不是破爛的船，飛龍口服液不是吉隆的全部，對章家來說，最悲慘的只不過是壯士斷腕，將飛龍口服液完全放棄而已，雖然會疼，可是卻不會威脅生命，不會觸及到根基，只不過少了一隻生蛋的母雞而已，吉隆集團有的是母雞，雖然飛龍生的是金蛋，其他的母雞生的是雞蛋，不過只有不是母雞全部死了就好。　　將手中的報紙捲成一個圓筒，唐昱的嘴角微微翹起。　　對於飛龍口服液的這次事情，唐昱心中還是有些高興的，雖然和吉隆集團沒有什麼大仇，可是畢竟不在一個陣營，甚至在某個角度來說，唐昱和吉隆集團分別站在對立的兩個陣營，而且還有一點，唐昱很討厭章驊那個人。　　唐昱和章驊沒有太多的接觸，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唐昱就是看他不順眼，此時他一手籌建起來的飛龍口服液出現了這麼大的事故，唐昱有些幸災樂禍的笑了。再加上吉隆集團插手了萬建的事情，之後又插手了東陵市內市委書記的事情，和錢啟建很密切，唐昱便是想不對吉隆集團有敵意都不成，註定了他們不會成為朋友的，雖然也未必一定就是敵人。

# 第三百零六章 星耀的發展

　　這天是星期五，唐昱在和小語馨做了一份電話煲又和沈芸卿卿我半天後之後，早早的就睡了，第二天不上課，貓在被窩裡直到八點才懶懶的爬了起來。話說，重生過來，他自己的身體是越發的懶了，尤其是喜歡睡懶覺。想當年剛剛打拚事業的時候，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月上柳梢頭才能回到自己租住的小屋子裡邊吃泡麵的，人啊，就是不能安逸富貴。　　早晨起來，老爸老媽早已經去上班了，鍋里的粥還溫乎，在洗簌完之後，唐昱草草的喝了一碗粥后，便出了家門，打了一輛車，向星耀駛去。　　他這個甩手掌柜做的是相當徹底，自從任命解夢姬而總經理全權負責星耀的事情后，唐昱別說過問了，就是去都很少去。要不是解夢��催了他好幾次，說不準今天還在家睡着懶覺呢，才不會跑到星耀去。事實上，唐昱對星耀也不是很重視的，有着VCD這麼一直肯定可以生蛋的母雞在，星耀不過是他練練手而已，在那上邊，沒有寄託多大的希望。　　他管理企業，真可謂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不過以解夢��的水準來管理這麼個小型企業，還真是有些大材小用了，解夢��和宋宛如可是國外留學時的朋友兼閨蜜兼同學，貨真價實的留美碩士。其實唐昱讓解夢��管理星耀也是暫時的，想來，日後VCD壯大了，大概還是要讓她參与到維科中去的，放在這麼個小服裝廠，着實是有些委屈她了。不過這時候的唐昱顯然還無法想象到日後的星耀會是個什麼樣的光景，更無法想象解夢��在商業上邊的魄力和野心，這些是后話，暫且不提……　　對於唐昱的到來，坐在老闆桌後面的解夢姬只是抬頭看了一眼，便又低下頭去，“呦，什麼風把你這個大老闆給吹來了。”語氣有些清冷，似乎完全沒有員工見老闆時應該有的態度，甚至語氣裡邊，還隱隱約約的夾雜着一絲若有若無的怨氣。　　唐昱苦笑了一下，對於解夢姬的態度，唐昱早已經猜到了，也理解，如果是別人，將一灘剛剛起步的基本上可以算得上的爛攤子的企業扔到你手中，只讓你一個人忙前忙后的張羅，而他這個當大老闆的卻很少過問，這事放在誰身上，誰能沒有怨氣，想當初唐昱和宋宛如把百聆仍在周曉虹的手中的時候，周曉虹不也是怨氣十足么，與周曉虹相比，解夢姬此時的表現和語氣已經算是好的了，也是人家涵養不錯，若是換了別人指不定就跳槽跑哪兒去了。　　當然，解夢姬不可能真正的對唐昱大吐苦水，怎麼說唐昱也是這星耀的老闆，說破大天，解夢姬也只是一個打工者，偶爾的抱怨一下沒事，可是頂撞老闆這種事，解夢姬可不會做，再說，她離家出走，現在也算是寄人籬下了，唐昱要好好壓榨他這個勞動力，他便是有苦也說不出來啊。　　“夢姐，最近星耀有什麼事么？不過咱可說好啊，小事你決策，能不過問我還是別過問，我對夢姐放權可是夠徹底的吧。”唐昱走到沙發前坐了下來，問了一句。　　這時解夢姬才把手上的工作忙完，將身前的文件夾合了起來，抬起頭，看了唐昱一眼，沒有說什麼，起身走到飲水機旁，給唐昱倒了一杯水，“星耀現在也算是上了正軌，基本沒什麼大事兒，現在的服裝銷路的問題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安皖那方面的市場很大，遼海這邊的市場也不小，我現在正考慮是不是要在擴張一下。”　　“那就擴張唄，機器那方面你聯繫我二叔，交給他就行。”　　解夢姬白了唐昱一眼，“你說得到輕巧，資金從哪來？熟練的員工從哪裡來？雖然星耀現在已經轉虧為盈，不過賬面的資金根本就不夠再次擴張的，而且，我們這次擴張不僅要擴張機器和工人，不僅要擴張產量，我還想要擴張研究設計團隊，現在星耀服飾雖然在你那兩款衣服的基礎上創新出幾種不同的款式，不過樣式還是有些單調，所以我想將咱們的設計團隊在擴編一下，設計出更多的款式，這樣才是服裝廠發展的長久之計。現在咱們的設計團隊，還是顯的有些單薄，若是想讓星耀真的壯大的話，這方面還是需要好好完善的。”　　唐昱一邊認真的聽，一邊點着頭，心中讚賞這解夢姬的眼光，服裝行業，最重要的就是推陳出新，重要的是能夠跟得上趨勢潮流，這就需要一個設計款式的團隊來。　　剛剛入行便能看到這點，足以說明她的確有商業的眼光。要知道，以前的解夢��可沒有進入過服裝行業，這對她來說也是一個全新的行業，她也是在慢慢的摸索，不過她管理企業的水準還是很高的，這個留美碩士的含金量可是很高的。　　與唐昱相比，解夢姬經濟管理的理論知識可比唐昱豐富的多，怎麼說人家也是從海外留學回來的，在眼界方面，比一般的商人可要開闊的多。與唐昱相比，解夢��是科班出身，而唐昱在商業上邊的見解，有些是前世在學校中學到的，更多的卻是他前世在社會上打拚多年才慢慢的摸索到的。　　唐昱之所以能夠看出服裝行業的發展之本，追其原因是因為他是過來人，身為重生之人，在眼界和經濟的發展方向，比任何人把握的都要准，可是解夢姬沒有重生這個逆天級的作弊器，卻在星耀還不大的時候就看到了設計團隊的重要性，其前瞻性的眼光和在商業上邊的野心還是很讓唐昱受觸動的。　　聽了解夢姬的解釋，唐昱點了點頭，“是啊，星耀想要持續發展，吸收設計人才是必不可少的，可是貌似我們這邊現在服裝設計師很少啊，有經驗的就更少了。這種人才，國內本來就是稀缺資源，國內大多數服裝廠都不大喜歡親自進行設計，對這方面人才的培養也不是很重視，這樣的人才，可不大好找，尤其是好的設計人員，那可是很需要天分的，國內這部分人才本來就不多，要麼被各大服裝公司挖走，要麼被各大設計工作室雪藏，咱們很難找到啊。”　　九十年代初，服裝行業才開始進入發展階段，這方面的人才也很少，唐昱當初到人才市場打廣告，招來兩個名義上的服裝設計人員，柳嫦和曾芳，這兩個人雖然被唐昱冠以了服裝設計師的名號和職務，不過說到底，這兩人只是擔任一個繪畫和裁縫的任務，而真正的設計的部分，全部由唐昱負責，由唐昱來描述他腦袋中的款式，或者唐昱出粗圖，這兩個人負責繪畫部分，所以說，從本質上說，星耀還沒有組建出自己的設計團隊，這兩人只能算是給設計師打下手的人員，離設計師還有一截的距離呢。　　在這個時期，要想在國內白手起家的組建一個專業的服裝設計團隊，那可不是一般的難。可是即使再難，作為一個想要走上成熟的服裝企業，這個完善的設計團隊總是少不了的，不能總靠着唐昱腦袋裡邊的東西，那不是一個成熟的企業應該走的路子。　　唐昱沉吟了一下，卻沒有想出什麼好辦法，國內的現狀如此，他也不能憑空給生出這方面的人才來，不由得抬起頭來看向解夢姬，解夢姬既然已經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了，恐怕她心裏已經有了應對之策，找他這個老闆，不過是彙報下罷了，不過有些方面倒是他這個老闆可以出力。　　“資金方面的問題好解決，我一會兒讓涵寧姐從維科的賬面上撥過來一百萬，雖然不多，不過應急足夠了，星耀現在不過是缺少現金流罷了，服裝匯款要付工資，要採購原料，初期的渠道成本也不低，維科的賬面上還有一些錢，你先用着，不夠了再說。至於招收組建設計團隊，我一時還真想不出什麼好方法，不知夢姐有什麼好辦法么？說來聽聽？這麼點小事，總不至於難倒夢姐這麼個貨真價實的留美經濟學和管理學碩士吧。”唐昱又把這個皮球踢了出去。　　解夢姬微微一笑，一直以來，解夢姬對於唐昱都充滿了無線好奇，似乎無論什麼事情，到他手上都會很輕易的解決掉，小小年紀卻擁有着領人懼怕的商業眼光和敏銳的嗅覺。　　原本以為沒有什麼事情能難得到他，今天才感覺到唐昱有了一些人氣，似乎變得親切了很多，想着想着，解夢姬認不出笑了起來，感覺到自己形容唐昱的詞實在是太準確了，對，唐昱之前就是缺少人氣，那麼小的年紀，卻擁有着與她年齡不相匹配的智商和眼光，實在有些駭人。　　“我也沒有什麼好的主意，只是有一點想法而已。”解夢姬輕笑一聲，用尾指將鬢角處一縷秀髮噎到耳後，輕聲說道。　　“哦，什麼想法？”唐昱順着解夢姬的話問了一句。　　“現在的服裝行業剛剛起步，恐怕即使到人才市場中，也招不到什麼擁有大才的人，與其到人才市場去招人，我們不如把眼光放在那些還沒有出校門的學生身上，他們經過學校的學習，並不缺少理論知識，他們缺少的就是一個實踐的平台，而我們可以提供給他們這個平台，或許在近期內，他們不會給我們帶來直接的效益，不過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磨練和實踐，他們一定會成長起來的。而且，由於他們是我們一手培養起來，在忠誠度方面，要比那些在人才市場中招來的人更有歸屬感。”　　頓了頓，解夢��用略帶詫異的眼神看了下唐昱，“如果我們從學校直接招人然後拍樣的話，其實還是有個大前提的，那就是要你這個老闆出力，雖然不知道小昱你從哪兒學的，不過我看過你之前出的設計圖，足以說明你的天分和能力了，所以，這些人的初期培養是要交給你的，這也是大前提，要不是有你這麼個專家級的人在，這個辦法可是行不通的，怎麼樣？你這個老闆是不是要貢獻一下自己的力量？”說實話，對於唐昱在設計上邊的天分，便是解夢��也有些驚異的，沒想到這小子，居然還有這方面的才能啊。

# 第三百零七章 方寧寧的邀請

　　“好，就這麼辦。”解夢姬話音剛落，唐昱便一拍大腿，站了起來，“這事就交給你了，有時間你就去各個大學去看看，國內這方面的人才雖然不多，不過還是有不少大學的，雖然這些大學生剛出來未必能頂什麼事兒，不過咱們細心挑選培養，總是能找到幾個好苗子的，招人的時候，盡量找那些有潛力向上發展的，願意虛心學習的，這樣的人才有培養的價值。恩，這事越早辦越好，設計團隊組建的越早越好，至於資金方面，我這邊會盡量的滿足你的。”　　此時唐昱很慶幸前段時間向陶業驊去討要政策，如果星耀想要徹底的擴建完成，同時也組建起設計團隊，維科賬面上的那些資金還真有些緊張，畢竟不僅星耀需要錢，維科那邊更需要錢，VCD的升級已經基本上完成，在經過了最後的調試和改善後，在做一番市場調查后，就可以投入生產了，唐昱打算在今年下邊年，就正式投入生產，到那時候，恐怕維科還需要更大一筆資金啊。　　唐昱從陶業驊那邊要來的政策支持雖然不多，也就幾十萬，不過這幾十萬對於剛剛走入正軌的星耀來說，作用卻不小。　　恩，需要說的一點是，這個年代，想要直接從大學裡邊招幾個人可不容易啊，這會兒不少大學依然管分配呢，只有部分大學才採取了雙渠道就業的方式，想要從大學招人，可有些不大容易。大學包分配，可是分配的單位，一般都是政府機關、事業單位，或是國企之類的，私企也外企不在範圍之內。　　從星耀出來，唐昱的心情很愉快，唐昱對於星耀的發展很滿意，誰能想到當初那個區里的財政包袱，實力頭疼的一個即將破產的廠子，竟然在短短几個月的時間，在自己的手裡就這樣重新煥發出生機，現在的唐昱很有成就感，對於一個商人來說，恐怕沒有任何一件事情比眼看着一家曾經頹廢無比的企業，在自己的手裡一步步又站了起來，甚至比以前站在更高的高度。　　星耀廠在解夢姬的努力下，其銷售網絡已經以東陵為中心逐漸的向四周的省市擴散開去，而安皖那邊的市場甚至比東陵的這邊的還要大，解夢姬在來星耀之前，曾經在安皖和她的表妹解�h做過一段時間服裝生意，就是現在，安皖那邊的生意也沒有扔下，只不過全部交給解�h打理。　　星耀在安皖的市場，都是解�h幫着忙活聯繫的，其實說簡單點，解�h就是一个中間商，或者說是一個代理，星耀把服裝交給解�h，而解�h幫着聯繫商家，當然，這其中解�h也會撈取一些利潤，至於多少，唐昱不知道，也懶得知道，楊涵寧曾經就這件事情和唐昱說過，雖然解夢姬是星耀的總經理，解�h是她的表妹，可是她們之間並沒有做什麼影響星耀利益的事情，所有的賬目楊涵寧早已經仔細核對過，沒有任何差錯。　　楊涵寧是財會畢業，而且曾經在是建設局工作過，之後又在百聆工作一段時間，可以說工作經驗也是十分豐富的，所以唐昱對楊涵寧的話，表示了百分百的信任。　　唐昱從星耀出來，剛走進家門，電話變響了，不過打電話的卻是一個讓唐昱意想不到人――方寧寧。　　方寧寧是方博臻的孫女，方家老三的女兒，也就是方建銘的堂妹，對於方寧寧那個靦腆的近乎與世隔絕的女孩，唐昱一直保持是十足的好感，無疑，那樣一個柔弱的女孩，總是會喚醒男人的保護慾望。不過讓唐昱有些奇怪的是，每次看到方寧寧，總讓唐昱能找到些熟悉的感覺，至於這份感覺來源於何處，卻是有些說不清楚了。　　方寧寧打電話的目的很簡單，可是方寧寧卻扭扭捏捏將近五分鐘，才讓唐昱明白方寧寧的意思――她想要邀請自己參加學校的露營。　　方寧寧就讀於綿州市第一實驗高中，不但在遼海省是最好的學校，就是展望中國各大高校，也是數得上好的，每年進北大清華的學生，最少也有近百人，算是相鄰幾個省內名聲最大的高中了。　　更令人稱讚的是，綿州市第一實驗高中不但教學質量沒得說，其他的課餘活動和體育項目也搞得有聲有色，綿州市第一實驗高中的籃球隊，是整個遼海最好的籃球隊之一，相比於綿州體校的籃球隊的實力，也不差哪去，而且每年春秋兩季，學校都會組織一次露營活動。　　而方寧寧這次邀請唐昱參加的，正是今天的春季露營。　　方寧寧撂下電話，紅着臉回頭看坐在旁邊的方建銘，輕輕的點了點頭。　　“呵呵，我就說么，這小子肯定會答應的，有他陪着你，我就放心了，我可不想像上次那樣，差點把你搞丟了，你可還不知道，上次為了找你，老爺子差點調用軍用直升機，我真就納悶了，上一次你們學校去哪裡不好，偏要去深山老林里，那種電話都沒有信號的地方，虧你們學校能想的出來，還好最好把你找到了，如果你真的丟了，我看啊，一中的那個校長恐怕應該換換人了。”　　想起上次方寧寧差點在深山裡走丟的事情，方建銘至今仍心有餘悸，他現在還記得當時老爺子那種陰沉的彷彿可以滴出水的臉，自從老爺子從中辦退下來后，方建銘還是第一次見到老爺子生那麼大的氣。這可是老人家的心肝寶貝，在方家，寶貝着呢。　　方寧寧紅着臉低下頭，喏喏的說道，“那事不怨學校，怨我自己，是我自己嚇跑的，而且，而且這次露營的地點只是一個小山包，不會再發生那樣的事了，我想，我想不用麻煩唐昱來陪我了吧。”　　“別了，我看還是讓他陪着你吧，有他在，我多少還放心點，這次雖然不是在深山老林里，可是誰有知道會不會發生點其他什麼事，還是讓他陪你一起去的好，我打聽過了，他也是剛開學，正好你露營是在星期六，他也沒有課，在家獃著也是獃著，就讓他過來陪着你吧。”說著，方建銘起身，向著樓上方博臻的書房走去，邊走邊說道，“老爺子本來是讓我陪着你的，可是最近這些日子所有的事情都趕到一起了，我實在是脫不開身啊，正好讓這小子陪你，我去告訴老爺子一聲。”　　看着方建銘走在樓體上的背影，方寧寧嘟起了嘴，沒有再說什麼。不過方建銘把這麼個小美女丟給唐昱，也不知道他到底知不知道唐昱的本性，怎麼有些肉包子打狗羊入虎口的感覺。　　……　　接到方寧寧的邀請，唐昱開始的時候還真有些疑惑，疑惑中帶着一絲受寵若驚。　　說實話，唐昱和方寧寧還真不是很熟悉，只是見過幾次面而已，可是因為方寧寧的靦腆性格，即使見面也都是相互點點頭，打了聲招呼而已，唯一的一次接觸就是唐昱第一次去方家的時候，帶着方寧寧去舞蹈培訓班上課的那次。　　對於方寧寧，唐昱可是很有好感的，雖然雙方接觸的不多，可是對於這個動不動就愛臉紅，說話總是滴着痛，聲音弱弱的靦腆女孩，唐昱總是不用自主的生出一種保護的慾望，在唐昱眼中，方寧寧似乎就是一個易碎的紙玫瑰，即使捧在手裡，也怕用力大了，傷害了她。　　這次方寧寧主動邀請唐昱，顯然不想方寧寧的靦腆性格，唐昱在略一思考後，便猜到了原因，恐怕這是方建銘這小子的注意，估計本來應該是方建銘去的，這小子把自己給抓壯丁了。　　要說唐昱和方家誰的關係最親密，和誰接觸的最多，這個人無疑就是方建銘，方建銘和唐昱間，基本上可是說是不分彼此，從方建銘可以眼都不眨一下的態度，就忘前景不明朗的VCD初期研究中投入幾千萬的做法，就可以看出，方建銘對唐昱可以說是絕對的信任，雖然這裏面大部分因素是因為方家欠唐昱天大的人情，可是這裏面也不乏方建銘的個人感情，要知道，幾千萬的資金，對於諾大的方家，也是一筆不小的支出，方家反對的人可是大有人在，如果不是方建銘的力挺和老爺子的最後拍板，唐昱的VCD項目恐怕就要擱淺了。當然，唐昱和方建銘能建立起這麼好的關係，追根揭底還是因為海南樓市的事情，可以說，海南樓市的泡沫，那是唐昱的福星啊，唐昱的好多事兒都是因為這個泡沫而成功的。這次的事情，想來還是方建銘的主意。　　嘿，以方寧寧的性格，想要她自己開口邀請唐昱陪她參加露營，顯然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就是方建銘的讓的，當然，恐怕方家老爺子也是默許的。要讓唐昱去陪着方家的小公主，方建銘肯定要和老爺子知會一聲的，現在既然已經落實到了實處，自然便是取得了老爺子的默許，要不方建銘可不敢隨便找人抓壯丁，回去老爺子肯定饒不了他。

# 第三百零八章 意外

　　周六露營，早上八點就要到學校集合，唐昱為了能趕上這個時間，周五一放學，和老爸老媽打了聲招呼，從楊涵寧的手中結果車鑰匙，便披星戴月的趕往省城，當然，這一夜唐昱是在沈家度過的，貌似現在的沈家已經成為了唐昱的第二個家，隔三差五就要到這裏來住一两天，如果長時間不去，別人就不說，就是小語馨，恐怕都會不高興的，自從唐昱將小語馨從中山公園湖中救出來，小語馨便對唐昱有種特別的依賴。那種依賴，倒像是女兒對父親式的依賴，也對，小時候父親便是兒女心中的一座山，一座可以依靠的山，小語馨沒了父親，唐昱又救了她，把唐昱當成父親的角色倒是沒什麼可奇怪的。所以，唐昱隔三差五的總要來看看小語馨，要來沈家吃頓飯，住一晚上。　　在沈家住了一夜后，唐昱便打車來到方寧寧的學校，唐昱並沒有開他的那輛風騷的寶馬，原因很簡單，一是唐昱不想太招搖，雖然這裡是省城，名貴跑車也是不缺的，可是唐昱的那輛掛着軍牌的寶馬，即便是在一堆豪華跑車中依舊是很引人注目的，低調一直是唐昱奉行的原則，而且昨天晚上唐昱已經和方寧寧通過電話了，在方寧寧弱弱的話語中，唐昱知道，這次露營學校安排車，唐昱根本就不用自己開車，再次學校搞的是旅遊團，可不是自駕游，唐昱自然是不用開車過來的。這種場合，唐昱原本就不想搞的很矚目。　　唐昱剛走下出租車，遠遠的便看到徘徊在一實驗高中門口出的那個柔弱的身影。　　就在唐昱看到方寧寧的同時，顯然，那邊的方寧寧也發現了唐昱。　　現在已經臨近四月，春天雖然早已經到了，可是這個時候的綿州，卻正是乍暖還寒的時節，可能是因為在外面等唐昱等的太長時間了，方寧寧的小臉凍得紅紅，看到唐昱后，一路小跑跑到唐昱身前。　　“你、你、你、你到啦啊……”方寧寧每次剛開始和唐昱說話的時候，總是有些結巴，說過幾句放開了，便流利很多。當然，按照方家人的說法，方寧寧根本就不喜歡和陌生人接觸，唐昱倒是個例外，這小子倒是大小通吃，不僅有孩子緣，便是方寧寧這樣的女孩子也不認生。　　“嗯，剛下車。”　　唐昱微微一笑的看着紅着臉低着頭的方寧寧，每一次見到方寧寧這種表情，唐昱總是情不自禁的想要調侃幾句，可是因為兩人的關係不算太熟，唐昱不敢太放肆，怎麼說人家也是方家的大小姐，方家所有人的心肝寶貝，唐昱可不想因為自己的某一個半葷不素的玩笑，招來方家的反感。　　這次學校說是進行野外生存體驗，不過等唐昱到地方了，卻發現，這哪裡是野外體驗生活啊，根本就是幾天野餐嘛。唐昱估計不知道，上次學校的野營，方寧寧險些丟了，校方估計也是知道方寧寧的身份的，副國級的大人物的孫女兒，那在省城的太子爺和公主裡邊也絕對是頂天的那號人物，若是方寧寧出了什麼事兒，省實驗中學的校長肯定別想幹了，組織隨同的老師和領導估計也要連帶承擔責任。好在上次最終方寧寧沒有出什麼事兒，不過校方絕對被嚇了個半死，今年估計是吸取了教訓，不再進行所謂的野外生存了，乾脆給搞成野餐得了。　　名義上雖然依然是野外生存，不過實質嘛，嘿嘿，這裏可不是什麼荒蕪之地，而是一個地勢相對平緩的小山包，和所謂的野外生存，那是一點也不沾邊啊。　　到了地方之後，童鞋們從學校的大巴上走下來后，爭先恐后的搶佔野餐的好地方，眨眼間，整個小山包便被各種顏色的桌布所覆蓋。　　童鞋們身後背着的那些書包如同機器貓的口袋一樣，各式各樣的好吃的和餐具一件件的被掏了出來，三五成群的坐在一起，有說有笑的開始吃了起來。顯然，事先準備好的烤爐和木炭神馬的，都輸多餘的，大家顯然早有準備。　　“額，這就是你說得野外生存試練？”唐昱有些目瞪口呆的看着小山包上那些已經對身前食物開動攻勢的童鞋們，問向旁邊的方寧寧。　　“老師說是野外生存試驗的，可是昨天又突然變卦，改成野餐了。”方寧寧紅着臉解釋道。　　其實方寧寧心裏清楚，這次突然變卦的野外生存試驗，估計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老爺子的關係，上一次自己險些在深山中走失的事情，恐怕讓老爺子對這件事很介懷，這才通過什麼關係，讓一中臨時改變計劃，把生存試練改成野餐了。　　唐昱看了看小山包上眾人的“百寶囊”，有回過頭看了一眼自己背着的那個從方寧寧手中搶過來的書包，“這裏不會都是……”　　唐昱還沒有說完，方寧寧便紅着臉點了點頭，從唐昱的背上接過那個碩大的書包打開，从里面拿出一塊野餐專用的塑料桌布，鋪在地上，桌布是二乘二的，方寧寧自己想要把它鋪平，還要費一番工夫，不由得抬頭看了看呆立在旁邊的唐昱，“幫我一下唄。”　　“哦，嗯，好的。”　　……　　方寧寧帶來的東西還真不少，看着眼前一大攤的各色美事，唐昱真的有些懷疑，懷疑方寧寧究竟是怎樣才將這些東西全部裝進那個不大的書包中的。不過女孩子都愛吃零食，這個顯然不假，看方寧寧這樣的女孩子都帶了這麼老大一包就可以了解到了。　　聚餐聚餐，就是聚在一起吃飯，方寧寧這裏可不只有方寧寧和唐昱兩個人，方寧寧的兩個關係比較好的兩個好姐妹，也都拿着自己的各種事物過來，一起吃飯，一起HAPPY。其實雖然這兒還僅僅是高中，不過早就各自有了各自的圈子，尤其是像方寧寧這種出身的人，很容易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別人是很那進入這個圈子之中的。只不過方寧寧性格內向，對於這樣的圈子沒有什麼興趣，只有兩個類似於閨蜜的朋友而已。若是論這些小太子小公主們的背景，這些人裡邊，大概要數方寧寧的背景雄厚了，實驗中學雖然權貴雲集，不過方寧寧有着副國級的爺爺打底，想必在遼海省內，應該算是背景最牛x的太子爺和公主了，只不過她不擅長去搞那些亂七八糟的事兒罷了。　　餐桌上的氣氛很熱烈，所謂三個女人一台戲，雖然眼前的這三個，還沒到女人的這種級別，可是已經擁有了女人八卦的潛質了，額，或許這樣說不對，女人壓根就擁有八卦的本質，只不過像方寧寧這種年紀的女孩，身體中的八卦本質還沒有完全挖掘出來而已。　　方寧寧本就靦腆，平時很少見到她說話，就是唐昱認識她這麼久，她和唐昱說的話，恐怕都能數得過來，可是即使這樣的靦腆女孩，在和兩個小姐妹在一起的時候，也是時常插一句嘴，咯咯笑個不停，唐昱被三個女孩位在中間，在外人看來可是羡慕不已，唐昱自己也是聽着三個女孩鶯鶯燕燕的嬌聲不止，也是自在的很，沒有一絲不自在的感覺。　　很快，整個小山包便一片狼藉中，結束了聚餐，還好學校老師還算又環保意識，在老師的號召下，同學們很快行動起來，把狼藉一片的綠地收拾乾淨，恢復其本來面目。　　飯後，老師也沒有布置什麼，童鞋們自發的活動了起來，不知是誰起頭，所有的男同學分成兩隊，拔起河來，而女童鞋們則站在不同隊伍的一邊，為他們吶喊加油，給這些拔河的朝氣男童鞋們無限活力，拼盡吃奶的力氣，將那條比拇指還要粗一點的長繩死命的往自己這邊拉，就好像繩子的那頭是絕色美女一般，死活也要拉過來。　　看着雙方一邊喊着整齊的號子，一邊用力，四周的女孩發出一聲聲尖叫，唐昱不由自主的笑了起來，這樣充滿朝氣的畫面，讓唐昱也感覺到自己年輕了很多。　　雖然唐昱肉身的年齡和那些童鞋們一般無二，甚至比他們還要小一點，可是唐昱心理年齡可不是這群毛孩子可比的，先不說唐昱前世已經是三十幾歲的大叔了，就是這次的重生事件，也讓唐昱的心理年齡成長了很多，這樣離奇的事情，放在誰身上，恐怕誰都會迅速的成長起來。　　這時，唐昱扭頭往四周看了看，卻沒有發現方寧寧的身影，不由得疑惑的將視線的搜索範圍再一次擴大，很快便看到不遠處散步的方寧寧。　　方寧寧生性靦腆內向，外柔內剛，不喜歡熱鬧，所以便沒有隨着那些女孩子給那些男童鞋們加油，而是獨自的在不遠處散着步，踏着微微泛綠的大地，感受着微風中的那一絲春天的氣息，倒也是一番享受。　　雖然這個年代的都市還沒有後世那樣壞的環境，可是怎麼說綿州也是大都市，是遼海省的省會，往日自然是多幾分喧囂，少了幾分自然與寧靜，此時在這遠離市中心的小山包中散步，讓生性靦腆內向的方寧寧感受到一種由衷的舒適。　　“怎麼沒去看他們拔河呢？”唐昱走到方寧寧身邊，輕聲的問了一句。　　方寧寧扭過頭，微微仰頭看了看比她高很多的唐昱，輕輕的一笑，搖了搖頭，去沒有說什麼。　　方寧寧沒說，唐昱也就沒再問，靜靜的陪在方寧寧的身邊，和她一起悠閑地走着。　　小山包已經泛起了綠色，不到一寸的小草已經頑強的突破土地的束縛，抬起頭，擁抱這陽光，潮濕的空氣混雜着泥土的芬芳，柔柔的空氣拂在臉上，冷冷中隱約帶着一絲暖意，改用那句古話，春天到了，夏天還會遠么……　　“哎呀――”忽然，走在唐昱右邊的方寧寧驚叫一聲，整個人跌倒在地，痛苦的捂着小腿，微微的呻吟出聲。

# 第三百零九章 動作

　　“怎麼了，怎麼了？”看到方寧寧痛苦的蹲坐在地上，唐昱立刻低下身，緊張的看向她，一邊詢問着，一邊查看她捂着的那個地方。　　這會兒唐昱心中真的很是緊張，昨天晚上，唐昱剛到沈家，便接到了方建銘的電話，電話里方建銘讓唐昱在方寧寧露營的時候，看着她點，別讓她出什麼意外外，當時唐昱還信誓旦旦的保證呢，而且在知道了這次露營只不過是一次野餐而已的時候，唐昱就更放心了，誰知道剛把心放下來，這邊方寧寧便受傷了，唐昱心中既鬱悶，有些心疼，這個看着瓷娃娃式的嬌弱女孩，總能讓男人不經意間便生出一種保護的慾望，這會兒看着方寧寧臉上那因為疼痛而略微有些扭曲的面孔，唐昱心中滿是自責和心痛，倒是不知道她到底如何受傷了。　　“別動，我幫你看看。”　　唐昱輕聲的說了一句后，便小心翼翼的把方寧寧的牛仔褲向大腿上部推了推，還好方寧寧知道今天露營可能會走很多路，所以並沒有穿緊身的牛仔褲，這也方便了唐昱檢查方寧寧的傷勢，否則的話，恐怕唐昱想要在不傷害方寧寧的情況下檢查傷勢會很困難。　　褲子和裏面的白色襯褲被唐昱推到膝蓋處，露出了方寧寧那白皙滑、嫩的小腿，一塊紫青的淤痕很扎眼的印在方寧寧膝蓋下三公分處。　　看到這傷，唐昱輕輕的鬆了一口氣，只是普通的磕碰，沒什麼大礙的。　　現在是春天，萬物復蘇，小草剛剛從略帶一些泥濘的土地中鑽出來，在這種潮濕的氛圍中，地上很滑，而且這裏還是一個小山包，地勢傾斜，方寧寧在一不留神的情況下，這才摔了一跤，好巧不巧，膝蓋下的小腿正好磕到地上的一塊不大卻有些尖銳的石頭上，這才是這塊淤痕出現的原因。大約是石頭過於尖銳了，這才如此的疼痛，淤青上邊，看着紫黑最嚴重的地方，差不多已經破皮了。　　“還好還好，只是磕碰了一下，沒有傷到筋骨，上點傷葯，過幾天就好了，不會留下疤痕的。”唐昱輕輕的說道，“不過恐怕會有些疼，影響走路，回去的時候，我背着你下山吧，要不你的傷口處和褲子摩擦，只怕會把那兒給磨破了，會引起感染的。”唐昱一邊說，一邊將方寧寧的褲子輕輕的擼下來，現在畢竟還只是早春，天氣有點涼，還是不要讓肌膚長時間暴露在空氣中的好。不過這些學生和老師大概對野外生存都很是不了解，居然沒有一個帶着傷葯和消毒碘酒以及繃帶之類的東西，這可是野外必備之物啊，要是有那些東西的話，現在倒是簡單了，起碼可以先包紮一下，這樣會方便很多。不過這群嬌生慣養的學生，原本就沒有把這個當成獨立生存，自然也不會有專業的人員來指導他們。　　“嗯。”方寧寧紅着臉，低着頭，微不可查的應了一聲，雙手略帶一絲不安的搓、弄着衣角，時不時的用眼角瞄了一眼唐昱，見唐昱有什麼動作的時候，又飛快的將眼神移開。　　不知為什麼，此時方寧寧的心中滿是一種莫名的甜蜜，在這種甜蜜的渲染下，腿上的疼痛似乎都已經減小了很多。　　說實話，方寧寧現在都對自己對唐昱的態度有些奇怪，她打小便很內向，除了方家大宅裡邊的人物，對外人從來都是很認生的，即便沒有冷麵以對，卻也不會過分親熱，老爺子對她又極為的寵愛，也不用她對外人去刻意的逢迎，也便養成了她略顯孤僻而又容易害羞的性格。可是不知道為何，見了唐昱，她心中總是莫名的便有了一種親近的感覺，和自己以往見到陌生人時候那種想要迴避的感覺很是不同，就像是自己面對的是從小一起生活在方家大宅的親人一般，可是那種感覺，又不像是自己對方家人心中的感覺，有時候，這種感覺來的會比對方家的人還要強烈一些。　　就像這次，方建銘讓唐昱陪着她來野餐，雖然她一直害羞的看似拒絕，實則心中也很是欣喜的，若是換了其他的人，估計她是萬萬不會同意的，當然，或許方建銘也不會和她提，方建銘估計也是看到了她對唐昱似乎並不排斥，這才推薦了唐昱的。和唐昱在一起，總能夠讓方寧寧的心中生起一種莫名的親近，讓她很是享受這種感覺。　　在唐昱給她檢查傷勢的時候，唐昱的那雙溫熱的大手每次觸碰到方寧寧的皮膚的時候，都讓她有一種過電的感覺，一種顫慄，心弦不知不覺間便緊緊的綳起來，隨着唐昱手的動作而跳動。臉上早已經不知不覺的蔓延滿了一道道的紅霞，而且越來越紅，最後方寧寧的那原本白皙粉嫩的小臉，已經紅的彷彿滴血一般，就連耳後和脖頸處，也都紅了起來。　　方寧寧的長這麼大，貌似還沒有哪個男生碰過她，唐昱的這種帶着一絲野蠻的行為，不知為何，不但沒有給方寧寧帶來一絲反感，心中反倒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咦，你這是？”就在唐昱將方寧寧襯褲退下的時候，猛地看到方寧寧腳踝處有一塊紅色印記，心中不由的一驚，難道這裏又受傷了？　　“這是我的胎記，我出生的時候帶來的，不是受傷了。”看到唐昱那微微皺起的眉頭，方寧寧紅着臉解釋道。　　“哦，我還以為是碰到哪磕壞了呢，不是就好，不是就好。”唐昱輕輕的送了一口氣，落下褲腿，將方寧寧從地上攙起來，剛才也是心中焦急，這才看走眼了，胎記看起來和磕傷可很是不一樣的。　　“唉，我昨天還向方哥保證了的，不讓你出什麼意外，誰知道今天卻……”唐昱微微的嘆息了一聲，“向方哥交代倒是小事，不過我沒有盡到責任讓你受了傷，對你卻很是過意不去的。”　　“沒、沒事的。”方寧寧紅着臉搖了搖頭，“我回去和哥解釋。”　　其實這會兒方寧寧的心中有些奇怪，她知道唐昱和自己的年紀差不多，現在才讀高一呢，可是看這說話的老成的樣子，倒似乎和大人一般，不過不知為何，她不僅沒有一絲的反感，反倒是略略的有些甜蜜。　　……　　整個露營便在大部分童鞋的歡快的笑聲中結束了，當然，其中笑着的人，絕對不包括唐昱和方寧寧，方寧寧腿上的疼痛，沒哭出來就證明方寧寧是一個堅強的女孩，而唐昱則一直在想怎麼樣才能向方建銘和方家老爺子解釋，畢竟人家將方寧寧託付給自己，而且自己還再三保證不會出問題，可誰知道會出現今天的事情……　　下山的路並不遠，加之方寧寧自小學舞蹈，身材體重一直保持在一種良好的狀態，所以把方寧寧被下山，唐昱並沒有費多少力氣。　　背方寧寧下山，對唐昱來說，不但不是負擔，反倒讓唐昱感覺是一種享受，感受着時候嬌軀在自己一步一顫之下，身後的柔軟與後背的相互接觸與摩擦，讓唐昱享受不已，故此，唐昱每走一步，都要顫上三顫。　　身後的方寧寧一直都是紅着臉，眼睛眯了起來，不敢看其他人，身上傳來的觸感讓方寧寧害羞不一，幾次掙扎的想要下來，可是卻被唐昱強言拒絕了。長這麼大，方寧寧可是第一次和男生這麼親密接觸的，以往的時候，便是方建銘都沒有背過她。　　……　　對於方寧寧這次受傷，方建銘並沒有說什麼，甚至都沒有說一句責怪唐昱的話，左右又沒有什麼大事，養幾天就好了，所以方建銘根本沒有為難唐昱。本來便是意外事故，唐昱也不是神仙，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讓唐昱跟着過去，只不過也是以防萬一，防止上次方寧寧走失的情況再次發生的。　　當天，唐昱在和方建銘和老爺子道了一聲歉后，便開車回到東陵了。　　……　　“涵寧姐，現在訊飛那邊的動作進行的怎麼樣了？最近一段時間有沒有什麼大事啊？”回到東陵后，唐昱直接開車到維科公司，找到楊涵寧，詢問了一下公司的事情。VCD可是他重生以來最大的手筆了，那是萬萬不能失敗的。　　VCD，那是唐昱給予厚望的項目，所以對各方面的情況特別留心，雖然唐昱因為重生的原因很清楚的知道VCD的前景和發展，可是今生畢竟不比前世，很多事情都因為唐昱的到來，發生了一些改變，唐昱也不敢肯定，VCD的發展會不會因為自己的原因而發生改變。這可是一個涉及到了數十億乃至上百億的項目，也由不得唐昱馬虎，饒是他是重生人士，一想到數十億上百億的一個企業就要在自己手中誕生，唐昱心中也禁不住的要生起幾分自豪的感覺來。　　“最近那邊應該沒有什麼大事。”楊涵寧輕輕的搖了搖頭說道，“這段時間迅飛那邊依舊在對影像公司版權的收購，只不過對收購的力度相比與之前又加大了很多，看來不久就要開始大動作了，而且我打聽到，訊飛那邊對卡拉OK的研究也正在進行中，貌似根據咱們的情報显示，他們已經研究出來一定的成果，應該近期就會有結果的。”

# 第三百一十章

　　對於楊涵寧所說的消息唐昱並沒有什麼意外，只是略微的點了點頭，卻沒有說什麼。　　事實上這本來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多鍾卡拉ok的開發，本來就不是什麼技術含量很高的研發項目，這些不過是為了給VCD增添彈藥而已，有了VCD前期的完整技術，想要開發出VCD光碟來，還是比較容易的，這倒是沒什麼好奇怪的，人家迅飛那邊財大氣粗的，應該是不缺少研發人員的，況且並不是什麼技術攻關。若是這麼久的時間，花了這麼多錢迅飛集團依然沒什麼結果，那才會讓唐昱奇怪的。　　“我們這邊，是不是也要有些動作，若是什麼動作也沒有，那可就要落後迅飛了。”楊涵寧遲疑了一下，說道。　　雖然唐昱早已經告訴楊涵寧，VCD的爆發要在九五年以後，可是現在眼睜睜的看着訊飛集團熱火朝天的開拓市場，說心裏不急，那是假話，畢竟對楊涵寧來說，唐昱說的只是預言，預言VCD項目爆發會在九五年後，雖然經過這麼多事情，楊涵寧對於唐昱的商業眼光有着依賴式的盲目，可是那怎麼說都是唐昱預測，楊涵寧心中多少還有些懷疑。　　話說，她可不知道唐昱是重生之人，重生這件事情，一直都是唐昱最大的秘密，唐昱會將這件事爛在心裏，不會告訴任何人，即便是最親近的人也不行，而且，唐昱就算是說了，恐怕其他人也不會相信，這樣利器的事情，如果不是唐昱親身經歷過，就連他都不會相信。既然不能像唐昱那樣肯定VCD的市場爆發期，楊涵寧自然有些焦急。她可是知道，唐昱在VCD上邊，幾乎壓下了自己的全部身家的，若是失敗了，那可不是什麼好事兒。　　“動作？”唐昱微微一笑，“我們需要什麼動作？嘿嘿，我看我們現在的主要任務就是將VCD二代機盡可能的完善，同時坐看訊飛今年是怎樣陷進去的，我現在就可以很肯定的告訴你，此時的他們投入的越多，將來失去的恐怕就越多，商場么，從來都不是你投入多少收穫多少的地方。”　　“哦對了，說道VCD的升級改進，我想起一件事，我小叔唐天宇走的時候，我讓他幫我聯繫那邊的導師，我們這邊的研究人員還有些不足，有些外層技術還是讓別人幫忙做來的比較快。你回去和姜萬勐說一聲，讓他派人到北京，將一些不屬於核心技術的升級改進的活計交給我小叔，這樣雖然會多花費一些資金，可是會節省很多時間，二代VCD越早上市，搶佔的市場份額就會越大，對我們的好處便越大。”　　事實上，二代機才是唐昱預備用來打市場的利器，二代機比一代機要優秀了整整一代，很多技術上邊都有着重大的突破，迅飛那邊本來就不是做研究的企業，現在的主要精力又放在了打市場上邊，而忽略了技術研發，這註定他們要吃大虧的。在VCD根本沒有知名度的時候，他們花費了巨額的資金和大量的渠道來給VCD提升知名度，用一代機來打開VCD的前期市場。等到VCD的市場徹底爆發出來的時候，唐昱卻能夠拿出二代機這種明顯更加成熟的產品來搶佔市場，到時候，有着巨大質量差距，在價格上邊又不佔據優勢的迅飛，無論如何也不是維科的對手，只能坐看唐昱搶錢，他們那會兒重新投入研發力量已經有所不足了，等到他們的新機子出來，至少要等到三個月或者六個月之後才有可能。　　事實上在周四那天晚上，唐天宇便打電話回來了，說唐昱交代的事情已經辦妥了，同時讓唐昱把那些需要升級改進的外層技術列表，同時還需要這邊過去一個技術人員來說明情況。技術研發這玩意兒可不比其他的，還是需要這邊出一個技術人員的。這個電話距今已經有三天的時間了，本來打算周五那天就來找姜萬勐商量一下，可是由於方寧寧的邀請，這一忙活，就把這件事情給忘了，如果不是剛剛楊涵寧提到VCD的事情，唐昱恐怕還想不起來，這會兒想起來了，自然趕緊交代下去。　　“嗯，我回去就和姜經理說，我們這邊的研發力量確實還有些不足，還需要再招聘一些技術骨幹的。”楊涵寧點了點頭。　　此時的維科已經由原來的殼子公司徹底發展成一個實業公司，維科的第一代機已經在年前就已經投入市場了，雖然投入的不多，但是已經可以在市面上看到維科的VCD了，只不過銷售量少的令人髮指，有時候每個月都賣不出十台，比起被維科授權的VCD公司以及迅飛來說，都要遜色不少，主要是維科在打市場上邊下的力度不足，上邊投入的資金不夠。這東西是個新鮮玩意兒，想讓市場接受，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　　不過唐昱不急，維科的第一代機投入市場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麻痹安皖的訊飛，如果為這邊一點動靜都沒有，訊飛一定會疑神疑鬼。總不可能研發出來一點也不上市場的，多少要有些動作。　　現在的維科已經逐漸往正式的公司企業靠攏了，各個部門也都在慢慢的組建中，而這個技術部經理，毫無懸念的，由姜萬勐擔任，所以楊涵寧才會管姜萬勐叫姜經理。　　自從唐昱打算將楊涵寧培養成自己的左膀右臂，或者說是培養成自己的賢內助之後，唐昱便很少過問維科的事情，所有的事情大部分都是詢問楊涵寧才得知的，而他有什麼想法，也都是囑咐楊涵寧，讓楊涵寧來執行。事實上，具體而細微的事情，唐昱做起來未必會有這些專業人士做的好，他最寶貴的，還是那重生帶來的前瞻性的眼光。　　短短的兩個月的時間，唐昱可以明顯的感受到楊涵寧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僅表現在外形上，更表現在氣質上，以前溫柔嫵媚的氣質已經發生的改變，現在的她，雖然嫵媚還在，可是在那嫵媚的氣質，卻明顯可以感受到那種幹練果決，唐昱甚至已經可以從楊涵寧身上看出來，一個女強人已經漸漸的成長起來了。不過把這樣一個女強人壓在身下邊婉轉承歡，似乎讓唐昱更加的有享受和成就感。　　……　　第二天，星期一，唐昱如同往日一樣，坐着公交去一中上學，高中的生活一如往常的那樣，緊張而忙碌，一天中，也只有中午午休的時候，得到那一點空閑。當然，唐昱和一般人自然是不同的，他這小子，向來不把高中的課程放在眼中的，大部分人的高中是為了讀大學，成為人生的第一個跳板，而唐昱讀高中，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為了重新體驗人生，再一次的感受到年青和活力。自然而然，抱着這種想法，這小子自然不會在讀書上邊下多大的功夫，而學校的老師也大都知道這小子是政府秘書長的兒子，自然也不會過分的苛刻。嘿，上學期的時候，這小子曠課可是稀鬆平常的緊，這學期還是好了很多，大部分時間還是會謹守學生的本分的。　　吃過午飯後，唐昱走到陳怡的教室門前，因為還沒有到上課時間，教室中稀稀拉拉的只有幾個已經吃過午飯的童鞋，分成幾個陣營，有的在聊天，有的在端着課本學着習。　　唐昱剛走到教室門口，還沒等敲門，裏面的幾個同學便看到了他。　　要說一中誰最出名，不是校長，更不是什麼教導主任科任老師這些學校領導，而是唐昱。　　自從唐昱那次在學校餐廳二樓那次發威后，再加上已經被傳的沸沸揚揚的唐昱和錢偉二男爭女的事情，唐昱基本上已經被神化了，特別是在錢偉轉學之後，唐昱的威名更是讓所有人猜測不已，這種捕風捉影的猜測，越傳越離奇，而唐昱的形象，便在這種捕風捉影的猜測中不斷的提升，變得高大。　　“昱少，你是來找陳怡的吧？”還沒等唐昱詢問，教室里便走出一個男生，小心的甚至帶有一絲謹慎、緊張的語氣問道。大概是唐昱威名過甚，剛剛過來便有人猜測到了唐昱的來意。　　“嗯。”唐昱點了點頭，“她今天來了么？”　　“沒有，已經好幾天沒有過來了，今天上課的時候老師還問了呢。”那個男生輕聲回答。　　唐昱點了點頭，“哦，我知道了，那個，一會兒老師來了，你就告訴老師，說陳怡家最近出了點事情，恐怕會有一段時間不會來，你幫我給她請個假，ok吧。”　　“哦，行，一會兒老師來了，我就跟老師說，幫昱少做事是我的榮幸。”這小子倒是不忘不着痕迹的拍了唐昱一記馬屁。　　……　　從陳怡教室回來，唐昱的心下有些奇怪，陳怡這幾天還在醫院照顧岑培倫？不過為了照顧病人而耽誤了學業可不大好，岑培倫那邊，應該讓他進特護病房才是，不能總讓陳怡這麼請假不來學校。

# 第三百一十一章 憔悴的陳怡

　　因為心中想着陳怡，又牽挂着岑培倫的病情，這天學校剛放假，唐昱便打車來到一院，輕車熟路的來到住院部三樓，直奔岑培倫的病房而去。　　唐昱剛走出樓梯口，很巧合的碰到剛從醫院食堂打來飯的陳怡。　　幾天沒見，陳怡明顯消瘦了很多，眼眶四周有一圈淡淡的黑眼圈，單薄的身體讓人看了不由得產生一種憐惜之情。這會兒的陳怡，更讓人多了一種憐惜的感覺，即便是單薄的身體也掩飾不住那份驚人的魅力，倒是臉上清冷的表情依然不變。　　就在唐昱看到陳怡的同時，陳怡也看到了唐昱，原本冰冷的臉上，瞬間如同雪蓮一般，綻放開來，未施粉黛的臉上，卻散發出驚人的魅力。　　“唐昱，你來了。”陳怡快步走到唐昱身前，嘴唇囁喏了幾下，似乎想說什麼，可是最後去只把這五個字吐出了嘴。　　“陳怡姐，你、瘦了……”看着陳怡那略顯蒼白的俏臉，唐昱滿臉憐惜，輕輕的撫了撫她那一頭長長的秀髮，滿是感慨而心痛的說道，“這邊我看還是安排岑伯伯到特護吧，你這樣太辛苦了，耽擱學業也不大好，要不給岑伯伯請個保姆也是好的。”　　唐昱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卻如同催淚彈一般，陳怡的眼睛瞬間紅了起來，點點晶瑩飛快的凝聚，眼看就要決堤。　　唐昱心中輕嘆一聲，恐怕這些天眼睜睜的看着岑培倫一天天靠近死神，對於陳怡的心理不能不說是一種衝擊，當這種衝擊過於強大，便會演變為一種折磨，這些天的日夜照顧岑培倫，陳怡勞累的不止是身體，心靈恐怕也疲憊萬分。岑培倫對她們母女兩個有着大恩情，這會兒，自然越發的為岑培倫傷感起來。不過生老病死，唐昱也是無法控制，現在只能寄希望於能儘快找到岑培倫的兒子，讓岑培倫了了心中那份牽挂，安心接受手術，這樣才好啊，要不只憑藉藥物控制病情，岑培倫也只會這樣一天天的憔悴下去。不說為了前世自己對岑培倫的尊敬和感激之情，便是單單為了陳怡心中的那份念想，唐昱也要儘力的去幫助岑培倫養病。　　唐昱走上前，甚至沒有在乎這裡是醫院，沒有在乎這是公眾場合有可能被熟識的人看到，便不管不顧的一把將陳怡摟緊自己的懷中，唐昱知道，此時的陳怡最需要的就是一個懷抱，一個可以讓她心中的那些鬱氣發泄出來的懷抱，如果讓這種鬱氣長期凝結在身體中，對陳怡的身體也是一種傷害。她才這麼大的年紀，不應該在心理上邊承擔著這樣的重壓。岑培倫對她來說，大概也是亦父亦師的關係吧。岑培倫日益憔悴，這會兒的她，需要的是一個有力的肩膀，一個溫暖的胸膛。　　果然，剛被唐昱擁進懷中，陳怡的淚水頓時如同決堤的河水，洶湧而落，雙肩急劇的抖動起來。　　醫院雖然往來的人不是很多，可是相對於其他醫院來說，一院的患者和家屬還是不少，不少人都看到了樓梯口這對相擁的年輕人，可是誰都沒有說什麼，如果在其他地方，某些八卦人員恐怕會對這對看似早戀的年輕人感興趣，可是這樣的畫面，在醫院來說，去並不罕見，大部分人恐怕都誤會了……　　許久，陳怡的情緒才漸漸的平復下來，看了一眼唐昱那已經被浸濕了的前襟，俏臉紅了起來，“對不起，把你的衣服弄濕了。”　　都說女人是水做的，此刻唐昱才真正明白這句話的含義，倒是不知道怎麼會有這麼多的淚水來，不自覺的摸了摸鼻子，“沒事，一會就幹了，你今天回家好好休息一晚吧，岑伯伯今晚我來照顧，明天我就讓他進去特護病房吧，你也知道我在醫院有些關係，花不了多少錢的。這些天可把你給累壞了，可別岑伯伯的病還沒好，你倒先被累倒了。”　　陳怡猶豫了一下，沒有拒絕，紅着臉點了點頭。　　“岑伯伯的病情怎麼樣了？這幾天，有沒有好轉。”唐昱從陳怡的手中接過那個用塑料袋裝着的還冒着熱氣的小米粥，和她並肩想岑培倫的病房走去，邊走，唐昱邊向陳怡打聽岑培倫的病情。　　唐昱剛提出這個問題，明顯感覺到陳怡的情緒有低落的幾分。　　“不是很好。”陳怡搖頭低聲道，“醫生說岑伯伯的病情不大妙，只能靠着藥物控制，必須要在三個月內進行手術，若是不進行手術的話，就要惡化擴散了，可是我能夠看得出來，岑伯伯並不是很願意接受手術，醫生說必須改變他的這種心態，手術的成功率才能提高的，按照他現在的這種狀態，手術的把握不到百分之二十。”說到這，陳怡的聲音已經帶着哭腔了。　　唐昱嘆息了一聲，“岑伯伯心中牽挂的大概還是他那個兒子，我已經發動了很多的力量去尋找了，不過畢竟離開的時間已經很久了，而且離開的時候他的兒子還是個小孩子，現在不太容易找到啊，不過你放心，我一定會努力在三個月內找到岑伯伯的兒子，讓岑伯伯了了牽挂，儘快手術的。”　　唐昱自然也知道，僅靠藥物控制是沒用的，必須要儘快的手術，而且這種手術，進行的時間越早把握越大，可是問題是，唐昱倒是想讓岑培倫迅速手術，不過他現在的狀況，估計對手術有些排斥，成功率很低，一旦失敗，原本岑培倫還可以在藥物的控制下活幾年，可是手術失敗的話，消耗了大量精力的他，估計也活不了多久了，所以要儘快的找到他的兒子。可是滿中國十多億人，要想大海撈針的在三個月內找到一個消失了好多年的人，談何容易啊。饒是唐昱現在的關係網不小，想要找到這麼個人也不大容易的。現在，他只能給個大致的範圍，因為前世的時候似乎知道岑培倫的兒子在南方經商，只能從這方面下手了，再一個方向就是岑培倫當年的老婆，只有這兩個方向下手，至於能不能找到，也只能盡人事聽天命了。這是重生以來，唐昱第一次遇到束手無策的事情，終於知道了重生也不是萬能的。碰到生老病死，也終究是個束手無策的結果。　　之後唐昱和陳怡兩人直到進入病房，誰都沒有再說一句話，在走入病房前，唐昱兩隻手輕輕的揉了揉陳怡的臉頰，讓原本掛滿了淚痕的臉上，強硬的擠出一絲僵硬的笑容。　　病房裡邊，岑培倫躺在病床上，手中拿着一份報紙，正專註的看着，從神態上來看，倒是看不出來是知道自己患了癌症的人，倒像是在幹部療養院裡邊療養的老幹部。　　不過這會兒的岑培倫，神情雖然還算是安逸，不過身體卻幾乎可以用瘦骨嶙峋來形容，整個人瘦的嚇人，別的不說，就說那雙握着報紙的手，一根根指節如初而明顯，一條條青筋似的血管盤繞在手背上，憔悴的厲害。藥物控制，對於身體機能的損害也是很嚴重的，還是要儘快手術啊，唐昱心中感慨一聲。　　“岑伯伯，看報呢啊……”唐昱突然感覺到自己的聲音有些嘶啞。對於這個前世自己最尊敬的老人，想想或許是因為自己這隻重生的小蝴蝶震動這翅膀才讓岑培倫在這一世可能提前離開人世，唐昱忍不住的便一陣心酸。　　“哦，小昱來了啊，過來坐，過來坐。”聽到聲音，岑培倫扭頭看了過來，看到唐昱后，蒼白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　　“我這一天天的獃著無聊，也就能看看報了。”岑培倫將報紙放在一邊，扭過身，“你來了就好了，來來來，咱爺倆殺兩盤，這些天沒人陪我下棋，只能我自己和我自己下，都快悶死我了，陳怡這小丫頭又不讓我出院，唉，我就是沒病，這樣憋着我，也會給我憋出病的，陳丫頭，你去幫我把棋盤和棋子拿來，讓我和這臭小子殺兩盤。”　　“岑伯伯，醫生讓你多休息，不讓你下棋的。”陳怡沒有動，反倒看向唐昱。　　“你看他干什麼，他是下也得陪我下，不下，也得陪我下，好不容易抓到一個對手，豈能讓他跑了，我這一天天的，盡休息了，待得我這把老骨頭都生鏽了，你就讓我殺兩盤吧。”岑培倫有些無奈的說道。　　唐昱對這陳怡笑着點了點頭，“把棋盤那來吧，我看岑伯伯這棋癮是上來了，不和他殺兩盤，我估計他想休息都休息不好。”　　“呵呵，還是你小子了解我，我這大半輩子和圍棋打交道，可是現在卻不讓我碰他，別提我心裏有多鬱悶了。”說著，岑培倫意味深長的看了一眼去拿棋盤的陳怡，“這小丫頭現在蠻聽你的話的么。”岑培倫的語氣多少有些取笑兩人的意思，人家眼睛毒辣，興許早就看出來些什麼了，搞的唐昱多少有些不自在，可也僅僅是不自在，臉上倒是依舊沒有表現出什麼。　　……　　“小子，我和你說個事唄。”岑培倫猶豫了一下，將一顆棋子落在棋盤上，抬起頭對唐昱說道。

# 第三百一十二章 出院？不行！

　　唐昱感受到了岑培倫的目光，也抬起了頭，“岑伯伯，什麼事啊，您說，我都會盡量幫您辦到的。不過咱可說好啊，不能提什麼強人所難的要求。”　　“嘿嘿，不會的，怎麼會強人所難呢，放心，這事兒對你來說簡單的很。”　　岑培倫笑了笑又接着說道，“小子啊，我知道陳家丫頭對你的話很能聽進去幾句，所以才找你來的。呵呵，我也知道，你小子最近不知何故對我的事情很上心，最近估計就是你小子發動人給我找那多年未見的兒子吧，唉，都這麼多年了，是你有心了。不過這也確實是我的一塊心病，醫生那邊也說了，要了了這塊心病手術才能成功，不過呀，也是你們有心了，都這麼多年不見了，哪是那麼容易找到的，況且，即便是找到了，人家也未必願意見我這個老頭子啊，即便是見了，這病也未必見得就能好了。所以啊，我看呢，這事兒還是算了吧，這幾天我思來想去的，反正這病看下去也沒什麼意思了，所以啊，你也別幫我找兒子了，我啊，我想出院，陳家丫頭那邊你幫我說兩句。”岑培倫淡淡的說了一句，又低下頭，看向棋盤，渾不似在說著自己的事情。　　“出院？不行，絕對不行……”唐昱的不行剛剛說了出來，後邊的話還沒有接着說下去便被岑培倫抬手打斷了。　　“你別著急着拒絕，我的身體狀況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估計你小子也是清楚的，沒什麼希望啊。與其在這裏整天無聊的花錢混吃等死，還不如讓我出去好好的過幾天屬於我自己的日子，現在還僅僅是中期，好好保養，估計也能活個兩三年的，在醫院和在家裡邊，我看區別不大。唉，這件事情我和陳怡那小丫頭說過，可是那小丫頭根本是一根筋，說什麼也不讓我出院，所以我也只能和你說了。”岑培倫的語氣很平淡，彷彿那要命的病根本就不生長在自己身上一樣。　　唐昱皺起了眉頭，將手中的剛剛從棋盒裡拿出的一顆白子又放到了棋盒裡，抬起頭鄭重的看向岑培倫，“岑伯伯，如果你真的像要出院的話……”唐昱說到這，頓了一頓，聲音不知為何，竟然有些沙啞起來，“如果您真的想要出去，那也可以，我也能答應幫您去勸說陳怡，不過呢，您也不能急於這麼一會兒啊，您這麼做，可有些傷我們這些後輩的心啊，好歹我們為你忙前忙后的，岑伯伯你也不好白搭了我們的心意吧。”　　“那你小子的意思是？”岑培倫饒有興緻的看着唐昱，他倒要看看，這個少年老成的孩子，到底要如何的卻說自己，自己這會兒可是鐵了心要出院的。　　“呵呵，岑伯伯，我的意思是，您要是想要出院，那也可以，不過不能是這會兒，醫院那邊你也知道，專家會診過後說手術還是有痊癒的希望的，關鍵就是要找到你的兒子，讓你了了心病安心接受手術。我問過王貴成，他的意思是，最好能在三個月內找到您的兒子，然後進行手術，才能成功的希望，若是三個月內依然沒有找到，那麼即便進行手術，成功率也是很低的，還不如進行化療，用藥物控制病情。我的意思吧，岑伯伯你現在就在醫院裡邊安心的養着，只等我們找到您的兒子然後就進行手術。當然，要是在三個月內沒有找到的話，那在醫院對您來說確實有些憋悶了，倒不如出院。您說這樣好吧，您在醫院裡邊只需要住院三個月，三個月後，若是沒有找到您兒子，倒是您再出院也不遲，您說是吧。再等三個月，我們這些小輩也算是對您盡了心，日後總歸不會有什麼遺憾，若是您就這樣不聲不響的出去了，陳怡那丫頭，日後指不定多後悔呢，到時候指不定就要怪罪到我的頭上了。”　　唐昱說完，有些期頤的看着岑培倫，岑培倫也盯着唐昱的眼睛看，直到看的唐昱心裏邊發毛，這才嘴角微微的露出笑意，“好，就依你，三個月也不算是很長，反正閑來無事，我就再在這醫院裡邊待上他三個月，不過可說好了，三個月後，若是不能手術，無論如何我也是要出院的，到時候若是陳怡再來勸說我，到時候她不依了，你可要負責來勸說陳家丫頭，嘿，這會兒我的話那丫頭都不聽了，我看她挺聽你的話的，估計你提出來，她能答應。”語氣中倒是帶着些揶揄的味道，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出來些什麼。　　“對了，岑伯伯，我看現在把您轉到特護病房吧，陳怡每天還要上學，不方便一直在這裏照顧你，還是到特護裡邊方便一些。”　　岑培倫笑呵呵的答應下來，他早年在政壇廝混，現在雖然退出了政壇，不過對裡邊的東西多少知道一些，也了解唐昱的身份，知道他安排自己進特護，也不用特意花什麼錢的，這時候倒是沒必要刻意的清高，不過答應之後，忽然問了唐昱一句，“小昱，不知道是我的錯覺還是如何，總覺得自打第一次見面之後，你對我這個糟老頭子就有些特別，我刻意肯定，不會是因為你小時候上過我的書法課，更不是因為我是你小叔敬茶拜師的對象，肯定是有些特別的原因的。呵呵，算了，既然你小子一臉神秘的不願意說，我也就不逼你了，以後遲早會知道的，你這小子呀……”　　唐昱心中暗笑，你自然不會知道，前世的我和你之間的關係到底有多好，和現在陳怡對岑培倫的感覺一樣，那是一種近似於親人的感覺。不過唐昱倒是在心裏邊猶豫，要不要把岑培倫生病的消息告訴小叔，唐天宇直到現在還不知道他敬茶拜師的岑培倫得了癌症。猶豫了一下，唐昱還是決定暫時不說，還是等到找到岑培倫的兒子或是三個月後沒找到，那會兒再和唐天宇說吧。他小叔最近也是焦頭爛額的，為了對象的事兒，估計也有些上頭，還是不要再去擾他的心才是。　　……　　第二天一大早，陳怡便拎着在家熬得粥，來到一院。　　“什麼？出院？不行。”當聽到唐昱答應了岑培倫要出院的想法，陳怡本能的拒絕了。　　“唉。”唐昱輕聲的嘆了一口氣，“岑伯伯的性格你也知道，他若是一心要出院，哪是你我能攔得住的。”　　“可是……”陳怡還是沒有鬆口。　　“呵呵，小怡你也不用着急，我雖然答應了岑伯伯讓他出院，可是並不是答應他馬上出院，而是等到三個月後，若是三個月後還沒有找打岑伯伯的兒子，那住在醫院也沒有什麼意義了，倒不如出院，我們現在要做的啊，還是要儘快找到岑伯伯的兒子。”唐昱繼續勸說了一句。　　“那、那好吧。”終於，陳怡勉強的點頭答應了下來。　　“對了，我已經安排岑伯伯進了特護了，他的病情暫時還不需要進入重症監護，到特護裡邊也方便照顧和治療，你以後就不需要把大把的時間花到醫院裡邊了，學校那邊也不能落下，好吧。”　　陳怡猶豫了一下，還是點了點頭，心中對唐昱卻是越發的感激了。　　其實岑培倫和陳怡家沒有一點關係，陳怡之所以這樣體貼入微的照顧岑培倫，說簡單點這是岑培倫的善報，在老街那，貌似沒有哪家沒有接受過岑培倫的幫助，岑培倫在老街之所以聲望那麼高，其中雖然有一部分原因是由於他以前擔任過市政府秘書的職務，可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岑培倫的熱心，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此時岑培倫生病了，曾經受過他很大恩惠的陳怡家，自然當仁不讓的來照顧他。　　別看老街的人大部分都是生活在社會的最下層，可是這裏卻是最有人情味的地方，在老街的人，都知道知恩圖報。　　唐昱今天沒有去上學，而是和陳怡一起照顧這岑培倫。　　看到唐昱忙前忙后的身影，岑培倫自己都有些納悶，貌似自己和唐昱並沒有多大的瓜葛吧，為什麼唐昱會如此熱心呢，不但來看自己，陪自己下棋，甚至留在醫院做陪護，岑培倫想了好久，也沒想出個究竟來，如果要說岑培倫和唐家誰的關係稍稍密切一點，那隻能是唐天宇，而不是唐昱啊，岑培倫和唐天宇多少還能拉上點關係，岑培倫是唐天宇的圍棋師傅，兩人關係一直很好，每次唐天宇回來，只要有空，就會買點東西過來看看岑培倫，和他下幾盤，至於唐昱，岑培倫不記得自己和他有什麼瓜葛，貌似兩人總共見面，也不會超過十次。不過他問過唐昱，唐昱卻是一臉的神秘模樣不大願意說，他也只得作罷。　　岑培倫不知道的是，這一世的他的確和唐昱沒什麼瓜葛，然而上一世，或者說是唐昱重生之前的那一世，唐家卻受到了岑培倫的很大恩惠，那時剛遭變革的唐家，如果不是有岑培倫的幫助，恐怕唐家會餓肚子，住馬路，而唐昱則有輟學的可能，唐於是把上一世的岑培倫對唐家的恩惠，拿到這一世來報答了。

# 第三百一十三章 女接待

　　從老街回來后，唐昱並沒有回學校，而是打車向綠都而去，話說，唐昱已經好長時間沒有看到他二叔了，貌似唐天浩在接到舊城區改造項目后，就一直忙的可以。不過做他這行的，他倒是希望越忙越好。可惜啊，他這個老闆，當的是沒有唐昱愜意啊，哪像唐昱這個甩手掌柜，幾乎一切的事情都交給下邊的人在做，他自己可真是閑的可以。好在唐天浩現在也知道趕緊給綠都儲備人才了，要不人才儲備老是跟不上企業的誇張，那可不大妙，不是什麼好事兒。唐天浩現在如此忙，還就真是受制於綠都擴張太快的緣故，現在，碰到能挖人的機會，他可也很是捨得花錢的。　　綠都總部在東陵是最繁華的商業街上，唐昱打車很快便到了。　　“先生，請問你找誰？”唐昱剛走進綠都大廳中，一個貌似接待的小姐走了過來，微笑的說道。　　“嗯，我找你們唐董事長。”　　“您有預約么？”可能是因為唐昱年齡的關係，那個接待小姐說話的語氣有些僵硬。　　“預約？”聽到這個詞，唐昱突然有一種想笑的感覺，自己見二叔還要預約？不過倒是也知道，綠都這麼大的規模，別人要是想見唐天浩一面，還真需要預約。　　今天主要是唐昱沒有帶電話，如果帶着電話，唐昱早就給他打電話讓他去老街接自己，而不是自己來找他了，自己找就找了唄，誰知道竟然還被告知需要預約。　　唐昱搖了搖頭，“對不起，我沒有預約，不過你只要給他打個電話，他一定會見我的，你就說我是他侄子。”唐昱指了指那個接待小姐不遠處的那個電話說道。　　“嗯，對不起先生，如果沒有預約，你不能見我們董事長的，對不起了。”誰知道那個接待小姐竟然連電話都懶得撥一個，直接拒絕了，“先生，如果你沒有其他事情，你就回去吧。”同時，又下達了逐客令，還侄子呢，自稱侄子的，她在前台早就屢見不鮮了，自稱老爸的都見過呢。　　“小姐，你就給他打個電話吧，我真是他侄子，他肯定會見我的，你就說我叫唐昱。”唐昱無奈的摸了摸鼻子繼續解釋了一句。　　“真是侄子？”聽到這，那女接待臉上原本職業化的笑容猛地一僵，她以前還真在無意中，聽到過唐天浩提到過他有一個侄子，而且唐天浩姓唐，這人也姓唐，莫非就是眼前這個少年。她到底離真正的大人物的圈子太遠，所以不知道唐昱是誰，若是在東陵市稍有些門路的人，估計都聽說過這麼個名字，要知道，去年東陵市的很多事情，明裡暗裡都和這麼個不起眼的名字脫不了關係的。　　“哦，原來是唐董事長的侄子啊，您早說啊，我這就給你聯繫唐董。”女接待的態度一下子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相比於剛才，語氣柔和了很多，帶着一絲不情願，拿起電話，撥了過去。　　“唐董，你侄子想要見你，他說他叫唐昱，讓我帶他過去找您。”　　“我侄子？”唐天浩先是一愣，之後便反應過來，“是唐昱吧，不用不用，不用上來了，我下去接他。”　　“額，好的。”女接待放下電話，臉上的笑容更燦爛了，她還從來沒見過誰來唐天浩要親自下來迎接的呢，看來這個侄子，在老闆的心目中很不一般啊。　　此時這個女接待的心裏可是相當矛盾，剛剛她對唐昱的態度，可算不上是友好，萬一唐昱在唐天浩面前說一兩句自己的不是，恐怕自己的這個飯碗就要丟了。　　“那個，先生，剛剛實在對不起，我不知道您是唐董的侄子，您別見外。”　　唐昱笑着搖了搖頭，其實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接待么，就是一個從外觀看人內容的一種職業，如果唐昱今天穿的是西裝革履的走進來，恐怕這接待會很熱情，可是誰讓唐昱穿着一身學生裝進來的呢，難免會被人輕視。當然，人家還是按照章程工作的，只不過態度上邊怠慢了些，這卻是有些不大好。　　“哈哈，小昱啊，你今天怎麼有閑功夫跑到我這小廟中，平日里可不見你小子過來的。”唐天浩的身影還沒見到，他那爽朗的笑聲卻早一步傳了過來。　　“呵呵，二叔啊，見你一面還真不容易啊，還需要預約啊。”唐昱笑着開了一聲玩笑，唐昱話剛出口，旁邊的那個女接待的臉色便變了，唐昱的這句話，在她聽來很明顯是要向唐天浩告狀，此時那個女接待滿臉憤慨的看着唐昱，心中惱怒非常，這傢伙怎麼這樣，剛剛還答應說不會告狀，現在唐天浩剛一來，便要打小報告，看來這少年人的心性真的靠不住。　　其實唐昱並沒有真想要為難這個女接待的意思，他只是想開個玩笑罷了，稍稍的懲罰一下她剛剛的無禮而已，再說人家按照章程辦事，態度上邊稍微怠慢，小懲便可，沒必要小題大做的，想來自己日後再進來的時候她就不會是這副態度了，所以在說了這麼一句話后，便並沒有往下說，而是轉移話題道，“二叔，我可是來找你蹭飯來了，今天的午飯還沒着落呢，就過來綠都打秋風了。”　　現在已經下午一點多了，今天幫着岑培倫辦理出院手續，別說是午飯了，就是早飯，也只是和岑培倫簡單的喝了點粥而已，根本就不止餓，現在早已經前胸貼後背了。當然，一頓飯自然是不用刻意來找唐天浩的。　　“呵呵，那就走吧，正好我也沒吃飯呢，這段時間可忙壞了，經常錯過飯點的，呵呵，走，找個地方，今天二叔我請你，讓你小子吃個夠。”說著，率先向外走去。　　“你不請誰請，來你這，難道你還想要我請你吃飯。”唐昱嘻嘻一笑，跟着唐天浩一起走了出去，走之前，還特意意味深長的看了一眼鬆了一口氣的那個女接待，背着唐天浩眨了幾下眼睛。　　……　　唐昱和唐天浩之間，雖然輩分上唐天浩是唐昱的二叔，可是此時兩人關係，更像是朋友而非叔侄，兩人間的地位完全是平等的，所以唐昱和唐天浩說話，也沒有什麼顧忌，玩笑常開。　　綠都總部所在的地方是東陵最繁華的地段之一，唐昱和唐天浩走出綠都，甚至都沒有開車，斜穿過馬路，對面便是一家高檔酒樓。　　“二叔你最近挺忙的啊，看你腳不沾地的，見面都需要預約了，忙什麼啊。”唐昱夾了一口菜，放進嘴裏，含糊的說道。　　“還能忙什麼，舊城區改造的事情唄。”　　說道舊城區改造，唐天浩的話匣子便打開了，“春節后，淘金大廈的那項工程便已經交工了，現在綠都也就只有舊城區改造這一個項目了，本來以綠都的實力，即使其他項目全部完結，全心全意的投入到舊城區的改造上，恐怕人手和資金也都有些勉強，還好你給你二叔出的主意，將一些邊緣工程交給其他的一些小工程隊打理，這才給綠都騰出來不少人手，現在舊城區改造的前期工程已經差不多了，速度比想象中的要快很多。不過啊，綠都的人手還是不足啊，跟不上擴張的腳步，捉襟見肘啊，要不也不會這麼忙。”　　這時唐昱也吃的差不多了，放下筷子，拿起邊上的一張餐巾紙，擦了擦嘴，笑着對唐天浩說道，“將那些邊緣工程交給小工程隊，雖然你會損失一些利益，可是總體來說，還是利大於弊的。事實上綠都的實力原本就接不下這麼大的工程的，倒是綠都還是要注重人才的儲備啊。”　　唐天浩點了點頭，沒有接話，他知道唐昱還有下文。　　“恩，還有，二叔你這是第一次接政府的活，利益還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質量和效率，如果你這個任務乾的好，不愁以後沒活。蘇伯伯和我爸都是注重臉面的人，工程給了你本來就要遭人閑話的，你可不能給他們丟了臉，搞出豆腐渣工程來。”　　“哪能呢，豆腐渣工程，即便不是政府的工程，綠都也不能做出那樣的活，你也不是不知道你二叔是什麼人。”頓了頓，回過味兒來，“小昱，我怎麼聽你的話，你小子似乎知道些什麼啊？是不是那邊又有什麼好東西了，快，快給你二叔透露透露。”唐天浩知道唐昱肯定不會無緣無故的來找自己，肯定是有事，而且對他來說，是好事。聽着剛才的話，似乎還有什麼工程可以給綠都做啊。　　也怪不得唐天浩如此想，話說，自從去年開始，唐昱每一次找自己，不是給自己出謀划策，就是為自己答疑解惑，一個個金點子就像蹦糖豆似的，從唐昱的那個小腦袋瓜子里蹦出來，唐天浩有時真有想把唐昱腦袋撬開的衝動，看看裏面究竟裝着多少好東西。　　當然，這種想法只是偶爾開心壞了的時候，才冒出來的玩笑，別說是撬開唐昱的腦袋，就是唐昱磕着碰着，唐天浩都會心疼不已的，他現在都有點羡慕他大哥唐天鴻了，究竟怎麼養出的這麼個寶貝疙瘩啊。

# 第三百一十四章 擴市工程

　　唐昱也沒有掉唐天浩的胃口，原本他過來就是說這事兒的，唐天浩問起來，他便把他知道的竹筒倒豆似的，全部倒了出來，“我前段時間和我老爸聊天的時候，無意中聽老爸說起城中村建設的事情，貌似政府今年七月份就要把城中村這件事情提上日程，我看啊，綠都有希望，可以爭一爭。”　　“七月份？這麼快？”城中村的事情在年前的時候，就曾經被提出來一次，可是也就那麼提了一下，並沒有做過多的討論，這件事情貌似就這樣沉寂下去了。　　對於城中村的這件事情，唐天浩也聽說了，畢竟，綠都在市裡邊也是排名第二的地產公司了，他在政府裡邊原本就有自己的人脈，很多消息自然多少也能聽到一些，可是他實在沒想到會這麼快就要把這件事情提上日程，找他的估計，今年年底提上日程才正常。市裡邊就是扯皮多，尤其是涉及到全市規劃的事情上邊，到處都是扯皮，這種事情，一般能難定下來的，即便蘇慕儒在東陵市裡邊強勢，不過官場上自然有官場上的規矩，蘇慕儒也不能打破這樣的規矩，像這種城中村的事情，有時候拖上一兩年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那裡邊涉及到方方面面，可不是那麼好弄的。他倒是沒想到，會這麼快的就定下來，原本想着還能拖過今年的，到時候綠都就能騰出手來了。　　不過既然從唐昱口中說出來，那自然便是有了譜了，要是真的放到市裡邊的檯面上，估計市裡邊大大小小的地產公司就都知道消息了。　　“呵呵，其實這也很好理解，這個城中村可算是一個大工程，明顯的門面工程。錢啟建來了東陵市還沒有在東陵市裡邊施展手腳，沒有在這兒留下自己的腳印，嘿嘿，這個城中村可是個好機會啊，咱們東陵市的發展不慢，早就到了擴市的時候了，這次擴市建城中村，這樣大的工程，正是他錢啟建留下自己影子的好時機，再加上我乾爸對於擴市和城中村的建設也是持着贊同的意見的，嘿嘿，有市裡邊一二把手的推動，這種事情，便是想不快都不行啊。”　　緊接着唐昱又嘿嘿一笑，“到時候，只要二叔你這次舊城區改造的工程做的好，我看那會兒，綠都很有可能將城中村的這個項目也接下來，擴市啊，那可是比舊城區改造還要大的一塊肥肉啊，如果是以前，這塊肥肉肯定不會落到二叔你的嘴裏，百分之八十會讓萬建搶過去，可是現在不一樣了，萬建在舊城區改造搞出了人命，而且還被媒體抖了出來，鬧得沸沸揚揚的，媒體的輿論給政府多少造成了一些壓力，以後政府的其他工程，萬建的競爭力就會大幅度削減，就是政府里有人想要幫萬建說話，可是發生這件人命案后，說話的力度也不會像以前那樣強硬了。”　　唐雨頓了一頓，笑着看向唐天浩，“二叔，你想想，既然萬建的競爭力下降了，在這東陵的地界，除了萬建外，有實力接下這個工程的企業，就只有綠都了。當然，擴市這麼大的工程，綠都就更不可能一家接下來了，不過能吃到大部分的肉就足夠了，到時候肯定全市的地產公司都要參与進去，萬建吃好自己的那塊肉就夠了，不貪心就好，城中村就是大頭啊，二叔你可要瞄準了。”　　“你這麼說，這城中村建造的項目，就是我綠都的囊中物了。”唐天浩的臉上驚喜一閃而過，不過依舊保持着鎮靜。　　“這個現在還不太好說，最主要的是要看你這次舊城區改造的成果，而且我估計，就是你的成果好了，想要單獨接下城中村建設的這個項目，恐怕也不可能，與舊城區相比，城中村的規模比它有過之而無不及，擴市的時候，需要建設的城中村，估計也不止一個的，現在還沒有出規劃圖，除了規劃圖，估計全市的人就知道了，所以我也只是提前和你說一聲，不過這種大型擴市工程，到時恐怕政府會把這個項目承包給幾個地產公司。”　　“承包給幾個地產公司？”唐天浩的臉色很明顯的黯淡了一下，多承包出去一家，就代表着其中的利潤被瓜分出去幾分。　　“二叔你還別失望，分包給幾個工程隊對你來說，未必是壞事，畢竟綠都還在發展階段，最好別冒進，一口吃不下一個胖子的，貪多嚼不爛的道理二叔你不會不明白的，而且有了舊城區項目的成功完成加上綠都在東陵地產界的地位，二叔難道還擔心拿不到好項目么，與政府合作是一個長期發展歷程，想要得到政府的信賴，除了要擁有強大的能力外，這信譽也是不可缺少的，而這信譽就是在這一個個項目中積累起來的，所以說，二叔，你別著急，你現在的任務是要保質保量，而不是保證利潤，如果能夠和政府長期的合作，些許利潤的損失還是值得的。再者說，便是把工程給了綠都，我看以綠都的實力，在規定的期限也是完不了工的，到時候二叔你的樂子可就大了。”　　唐昱說的這些道理唐天浩怎麼會不懂，在商海中混跡這麼多年，什麼道理不懂啊，只是這話從唐昱口中說出來，讓唐天浩更加安心一些。他自然也明白樹大招風的道理，知道吃獨食不好，有錢大家賺才是正道。　　“哦，對了二叔，淘金大廈那邊已經徹底結束了吧，嘿，你這次應該又賺了不少吧，要說這個項目，我們還真要感謝萬建呢。”說著說著，唐昱忽然想到淘金大廈那邊的事情，順口問了出來。　　“可不是么，當初我們趁着萬建資金緊張的時刻，從萬建手中拿到這個項目，可是佔了不少便宜啊，不過還是有些可惜，當初料想財神廣場的那個項目所出現的那種爛尾的狀況，因為種種原因卻沒有讓萬建陷進去，這還是有些可惜啊。”　　當初萬建因為海南樓市泡沫的事情，資金鏈條被綳得緊緊地，不得已必須出讓手中的一個項目，當時萬建手中除了天兆家園這個招牌項目不能出讓，手中還有兩個大項目可以轉讓，用以緩解資金緊張的狀況，這兩個大項目就是財神廣場和淘金大廈，當時在任何人的眼中，財神廣場這塊肥肉絕對要比淘金廣場要肥的多，財神廣場距離火車站不遠，絕對是黃金地段，可是身為轉世過來的唐昱卻知道，財神廣場絕對是一個陷阱，因為距離火車站不遠的地方就是舊城區，舊城區改造之後，會改成一條繁華的步行街，地段與財神廣場相比，更加有優勢，這就導致財神廣場成為了一個雞肋似的地段，前世的時候，萬建就在這上面栽了一個大跟頭，最後財神廣場爛尾而終。　　可是這一世，卻因為唐昱的到來，原有的軌跡發生了改變，萬建也利用了預售制度，把財神廣場所帶來的損失，無形中減少到最低，倒是少了一個打擊萬建的機會。　　“二叔你就別抱怨了，當初如果不是因為預售制度，你的資金鏈條恐怕也會綳斷，你可以利用預售緩解資金緊張的問題，別人為什麼不可以，所謂有得必有失，捨得捨得，想到得到，必須先要捨去一部分，更何況你在淘金大廈的項目上已經得到了很大的好處了，別的不說，就是接手這個項目的時候，轉讓金這方面，二叔你已經壓得很低很低了，如果再加上萬建早期在淘金大廈這裏面的投入，二叔你無形中最少得到了五百萬的便宜，得到這麼大的便宜，你還抱怨什麼呢。”　　“我哪有抱怨，我只是感覺到有點可惜，至始至終，我都看萬建不順眼，他們實在太霸道了，這麼多年，他們仗着自己的資金雄厚，一直打壓這東陵的其他地產商，一點生存的餘地也不給別人留，如果不是他們，我也不能涉足海南房地產裏面，我就是因為在東陵是在混不下去了，這才涉險在海南那裡插一腿的，還好有小昱你的提醒，否則去年海南地產的泡沫，恐怕就會要了你二叔我的命啊。那六千萬，能套出兩千萬就不錯了。”說著忽然又笑了笑，“小昱，我可是聽說，萬建在海南的那三億多，現在已經縮水到了一億多了，而且還不能套現，依然在繼續縮水啊。”　　提起海南的地產泡沫，唐天浩到現在還有些心有餘悸，唐天浩很難想像，如果當時沒有聽唐昱的話從海南地產中及時的退出來，自己的下場恐怕會相當的凄慘。倒是現在看着萬建的凄慘模樣，頗有些幸災樂禍起來，倒是越發的感嘆其自己這個侄子的眼光來。　　唐昱點了點頭，當初算計萬建，可是完全出自他的手筆，這會兒看萬建倒霉，自然是很有成就感啊。　　之後又和唐天浩閑聊了一會，唐昱便被唐天浩開車送回家了，他這個司機倒是乾的很是心滿意足，很是樂意給唐昱開車。

# 第三百一十五章 成少洵有女朋友了？

　　本來唐昱還向去星耀服裝廠那邊去看一眼的，可是一看時間，已經四點多了，唐昱也就沒有再去，回到家后，唐昱專門到樓下的超市買了些青菜，回到家做起了晚飯。要說做飯，唐家還真沒人手藝比他更好，便是到了沈宅，唐昱都要時不時的客串下沈宅的廚師，搞的鄭舒嫻和沈芸都想讓他常住沈宅去。　　晚飯後，唐天鴻和唐昱找出了棋盤，對弈了起來。這爺倆，時不時的對弈一下，已經很平常了。　　“對了，最近岑培倫的病情怎麼樣了？”唐天鴻無意中提起了岑培倫的病情，岑培倫的事情，唐天鴻已經從唐昱那裡多少知道了一些東西，可是具體的還是不太清楚，倒是唐昱拜託他開始利用政府的人脈幫岑培倫找他的兒子。　　聽到唐天鴻的問話，唐昱舉起來準備落子的手滯了一滯，“病情不是很樂觀，醫生說三個月內必需要手術，可是現在他的兒子還沒有消息，不太好辦啊，胃癌中期，手術風險太大。”事實上，對於能不能找到岑培倫的兒子，唐昱心中也沒底，當年岑培倫也曾經在政府工作，要說他沒有利用政府的關係找老婆兒子，那顯然是不可能的，不過既然他這麼多年尚且沒有什麼消息，想要在三個月內找到，那可着實有些不大容易啊。　　“這麼嚴重？”唐天鴻皺起了眉頭，也沒有再下棋的心情，將手中的棋子又放回棋盒中，語氣低沉。　　“嗯。”唐昱點了點頭，“若是三個月內無法找到的話，就只能靠藥物治療了，那樣你也知道，到了中期，基本等於沒救了，化療也不行啊。”　　“唉，可惜了。”唐天鴻輕嘆了一口氣，話說同為秘書的唐天鴻，雖然和岑培倫的交流不多，可是畢竟在政府裡邊工作了好多年，雖然只是在黨史研究室的冷板凳上邊，不過對岑培倫這個曾經的風雲人物的事迹還是多少知道一些的，岑培倫的那篇曾經登上內參的文章，唐天鴻看過可是不止一次，那篇文章中的內容和鄧老對中國發展的看法，竟然與鄧公的想法有百分之八十的吻合度，不由得不讓人欽佩。　　“哦，對了，我還忘記問你了，我記得咱們唐家只有你小叔和岑培倫關係比較好，什麼時候你和他關係這麼密切起來了，你和他什麼時候有這麼深的交情啊，我怎麼不知道啊。”唐昱已經在一院培育岑培倫两天了，如果無親無故沒有任何關係的話，唐昱怎麼會如此細心的照顧岑培倫呢，況且，今天唐昱安排岑培倫進去特護，雖然王貴成不會多嘴的那這件事情去找他邀功，不過好歹他也是東陵市的政府秘書長，這些事情自然有門路知道。　　“額。”唐昱突然一滯，貌似這個問題還真不好回答，總不能告訴唐天鴻說岑培倫是咱家上一世的恩人吧，這也太不靠譜了，恐怕就是唐昱說了，唐天鴻也不會相信的。　　“岑伯伯曾經教過我下圍棋，我的圍棋最初就是和他學的，他可以說我的圍棋啟蒙老師，作為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現在他生病了，我照顧他幾天，也無可厚非，而且我們的關係可比老爸你想象的還要好的多，嘿嘿，我的政治上邊的想法，很多可是受到他的熏陶的，我看啊，老爸也你很有必要去找他取取經。”　　唐昱剛開始只是隨便的順口胡說，瞎找的借口，可是誰知道，這個借口剛一說出來，唐昱便暗自感嘆自己真是太有才了，憑藉這個借口，就可以將以前很多看似匪夷所思的事情和那些自己貌似有些天方夜譚的想法給圓滿的找的一個合理的解釋了，而且也為自己以後的那些超出自己年齡的想法找到一個借口了。岑培倫，那顯然不是個一般的擋箭牌，想來他也是樂意被自己用作擋箭牌吧。　　“哦，原來是這樣啊。”唐天鴻恍然大悟，一直以來，唐天鴻都在為唐昱突然之間的轉變感覺一絲疑惑，唐昱腦海中的某些想法，別說是唐昱一個年紀不到二十歲的小伙子，就是他這個已經有了半輩子閱歷的人，也想不出來，現在聽到唐昱給自己的解釋，這才釋然，唐昱之前的那些超前的想法，如果安到岑培倫的身上，就很容易讓人接受了。岑培倫，當年在政府裡邊，那也是數得上號的精明人物啊。　　……　　生活總是沿着一樣的軌跡緩慢的運行着，第二天，唐昱如同往常一般，早早的起來洗簌，吃早飯，上學，這套程序式的事情，恐怕是無數孩子每天都要重複做的。　　學習生活貌似總是枯燥無味的，就在唐昱迷迷糊糊中，這一天就這樣過去了。　　當然，唐昱雖然感覺到腦袋有些暈暈乎乎的，可是說實話，他上課的確認真聽講了，上學期期末考試成績不理想，雖然老媽沒有說什麼，可是唐昱還是從老媽的眼神中看到一絲落寞，唐昱自小學習成績便極為優越，一直沒有用張雅惠操心，可是這剛上高中的第一次期末考試，卻考回來唐昱從小到大的一個最低分，也不怪張雅惠會煩惱，還好無論是張雅惠還是唐天鴻，都是那種開明的父母，沒有所謂的棍棒之下出孝子的這種庸腐想法，這才免去了唐昱的一頓嘮叨和一陣棍棒。　　唐昱雖然知道老爸老媽已經不會再多強加給自己什麼東西，學習的好與壞，他們最多也只是提醒一兩句，卻不會強迫唐昱做不願意做的事情，可是即便如此，唐昱依舊不想讓老爸老媽失望，孝順、孝順，唐昱不敢說自己有多孝，可是唐昱會盡可能的做到順，順着父母的意思來，不讓他們失望，這便是唐昱最想做的。　　所以唐昱雖然知道學校的這些東西在社會上用處不大，而且那份高考試卷也烙印在唐昱的腦海中，可是唐昱依舊不想整天無所事事的虛度光陰，在上課時，能學的盡量多學點。當然，他有過一世的經驗，自然學期什麼東西來都是得心應手的。　　等到放學鈴聲響起，唐昱將書桌上的書和書桌堂中的基本練習冊整理起來，塞進書包里，快起書包走了出去。　　唐昱剛走出教學樓，遠遠的便看到成少洵已經到了學校大門口了，眼看就要出校門了。　　“我去，這傢伙怎麼走的這麼快，一起放學的，我剛走出就學樓，這傢伙竟然都出校門了，這小子有啥急事啊，貌似他這些天都是這麼匆匆來匆匆去的，恐怕這小子有事瞞着我。”唐昱心中暗忖。　　“成少洵，成少洵，你等我一下。”唐昱小跑了幾步，同時對即將招手攔車的成少洵呼喊了幾聲。　　聽到唐昱的聲音，成少洵停下了腳步，站在原地等着唐昱的到來。　　“我說你小子天天走這麼急干什麼，又不是去相親，至於么，你小子是不是有啥事啊，對我還瞞着一手，快跟兄弟我說說。”唐昱跑到成少洵跟前，大口的傳了幾口氣后，這才開口問道。　　倒不是唐昱八卦，實在是唐昱有些好奇，要知道唐昱和成少洵可是無話不說的好哥們，用北京話叫發小，從小一起撒尿和稀泥長大的，而且成少洵又是那種義氣味很重的人，性格比較爽朗，有什麼事都會和唐昱說，從來不會藏着掖着，可是通過這幾天成少洵的所作所為，唐昱清楚成少洵絕對有事瞞着自己，原本對自己一根直腸子的成少洵也會藏着掖着玩起來彎彎繞，怎能讓唐昱不好奇。　　“沒事、沒事，我能有什麼事啊？”成少洵和其他人相處的時候，從來都是如同小狐狸一樣狡猾，說是城府深也不為過，想想也是，身為官宦子女，又有幾個是省油的燈呢，可是成少洵對其他人可以耍他的小聰明，唯獨對唐昱，他無計可施，因為兩個人之間實在是太了解對方了，即使耍心機也等於對牛彈琴，收效甚微啊。況且，就他那兩下子，放到唐昱面前也白搭。　　看到成少洵那微微有些閃爍的眼神和稍稍有些遲疑的語氣，唐昱便知道，這小子沒有說實話，而且更能肯定的是，這小子肯定有事情瞞着自己。　　“你小子說是不說，究竟啥事，這一天天的，跑得比兔子都快，要是沒事那就見鬼了。”　　看到唐昱那種肯定的眼神，成少洵只能輕輕的嘆了口氣，隨後嘿嘿一笑，走近唐昱兩步，湊在唐昱耳邊說了些什麼。　　“什麼，你小子有女朋友了？”　　聽到成少洵的話，唐昱愣了三秒才反應過來是什麼意思，驚呼一聲，也難怪唐昱驚訝，要知道上一世的成少洵可是絕對的榆木疙瘩一個，直到大學畢業，才談第一個女朋友，可能是受他老媽的影響，成少洵一直對女孩子不感冒，在他的想法中，女人貌似除了嘮叨之外，就只會嘮叨了。而且，他一貫把女孩子都看成母老虎的。　　可是這一世的成少洵貌似完全變了一個人一樣，開竅開的更早了，從他收集一中的校花美女的資料就可以看出，這傢伙已經情竇初開了，最起碼對女人感興趣了。

# 第三百一十六章 成少洵的重口味

　　不過儘管雖然事先便已經知道成少洵在女人上邊已經開竅了，可唐昱依舊沒有料到，這傢伙會這麼快的就交到一個女朋友。不過話說，類似他們這種官宦家庭的少年，十二三歲就體會到性、愛的海了去了，類似於他們這種的，已經叫做很純潔的了。當然，在唐昱看來，成少洵這小子實在是個例外，因為這小子對女人的恐懼，那可是與生俱來的，其母在家，那可真是母老虎一隻，導致這小子一貫喜歡把女人當做母老虎的，初中那個荷爾蒙分泌過剩的年代，這小子也沒有對哪個女生起過心思，便是前世的時候，這小子也是到了大學之後才擺脫了處男的稱號，沒成想，這小子居然因為這一世自己的關係，居然提前擺脫了對女人的恐懼，這會兒已經找上了一個女朋友。　　“噓噓，昱少，小聲點，我有女朋友，您老人家至於這麼激動么，又不是你有女朋友了。”成少洵見周圍的同學紛紛把目光投向這邊，立刻打斷了唐昱的驚呼。　　“怎麼不激動，我可知道你小子以前可是對女的一點都不感興趣啊，你啥時候變性了，搞的兄弟我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怎麼了，不害怕母老虎了？”唐昱開玩笑的說道，說著還比劃了一個虎拳裡邊老虎張牙舞爪的模樣。　　“我擦，你這話我聽得怎麼這麼彆扭啊，啥叫我變性了，我聽着話怎麼這麼不自在啊，昱少，您老人家可比作踐我啊。”成少洵抖了抖身子，似乎真的有些不自在似的。　　“額，呵呵，我沒有說清楚，我的意思是你啥時候轉變的性格，轉變性格，簡稱，變性。”　　成少洵頓時額頭上出現一層細密的汗珠，他對唐昱的解釋實在很無語，“昱少，你還是給我整全稱吧，簡稱我受不了。”　　“不跟你扯了，你快點告訴我，究竟是哪家的閨女讓你給禍害了，你們什麼時候認識的。”　　成少洵無奈的看了唐昱一眼，也懶得糾正唐昱話語中的語病，直接回答道，“什麼叫禍害啊，您老人家就不會說個好聽點的詞兒啊。”讀了頓，“她叫孟婉婷，是二中高一的新生。”　　“額，我去了，你小子能奈真大了，咱們學校的美女不夠你找，你竟然去外校找，我真懷疑你究竟是怎麼找到的。不過嘛，二中的美女資源據說也是不錯的。”　　“嘿嘿，要說我和婷兒的相識過程，這還要多虧一個人，一個你想到想不到的人，昱少，你這麼聰明，你猜猜，這個人是誰？”成少洵神秘的一笑，轉頭問道。　　“嘿嘿，婷兒都叫上了，你小子也不嫌肉麻。你愛說不說，我才懶得猜呢。”唐昱太了解成少洵的性格了，你越表現出你希望知道答案，他卻越拿捏你，掉你的胃口，可是如果你裝作滿不在乎，不搭理他，他自覺沒意思，自己便把答案說出來了。　　“額，我就知道你會這麼說，好吧，算我服了你了，我告訴你吧。”成少洵有些喪氣，對於唐昱，特別是現在的唐昱，成少洵感覺自己被吃的死死地。　　“誰，快說。”說實話，唐昱還真有點好奇，這小子擺脫了對女人的恐懼，唐昱倒要看看，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大美女才能讓成少洵忽略了家中老媽施加在他身上多年的大山。　　“嘿嘿。”成少洵嘿嘿一笑，輕聲說道，“你肯定猜不到，是徐可欣。”　　“徐可欣？”唐昱一愣，隨即馬上反應過來“你說的是虎爺的女兒，你排的那個校花美女榜第二的那個，有女暴龍之稱的徐可欣？”　　“不是她還有誰，你還聽說過第二個叫徐可欣的么？”成少洵點了點頭。　　“你怎麼和她有聯繫的？”　　成少洵的老爸是關城區區長，正處實權幹部，而徐可欣老爹卻是曾經的東陵地下教皇，雖然現在已經洗白了，不過他的身份依舊敏感。由於兩個人身份的敏感，兩個人終究難以交集。況且，即便是有交集，那也不可能放到明面上來，起碼是不可能給成少洵這小子來攀關係的。虎爺的身份，對於官場上廝混的人來說，那可是敏感的緊，別看自己似乎和虎爺走的挺近，不過很多事情都是通過剛子來聯繫的，就像上次讓虎爺幫着找人的事兒。　　“額，這個……”令唐昱意外的是，說到徐可欣，成少洵竟然罕見的露出一絲害羞的神色，這種表情在成少洵的了臉上可是從來沒見過的，如果不是親眼所見，唐昱甚至懷疑以成少洵臉皮的厚度，可能這輩子臉上都不會出現這種表情。　　“快說，別磨磨唧唧，你今天怎麼這麼扭捏呢，一點不像個爺們兒，反而像個大姑娘似的。”　　唐昱的話噎的成少洵一陣無語，喘了幾口氣后，成少洵又靠近了唐昱幾分，壓低聲音，機會是在唐昱的耳邊說道，“這個，昱少，我也不怕告訴你，其實咱們學校里的這些什麼校花啊美女啊，我都沒看上，我就看上了徐可欣，我感覺這妞有味道，她的性格我喜歡，我就喜歡降服這種帶有野性的美女。”　　聽了成少洵這話，這次反倒輪到唐昱無語了，愕然的看着成少洵，他實在沒有想到，這哥們兒的口味竟然這麼獨特，前世的時候自己怎麼沒有發現，成少洵居然好這口啊。　　“額，兄弟，你的口味真的沒話說啊。”唐昱感慨了一句，忽然反應過來，“不對啊，你不是說你現在的女朋友是二中的么，你怎麼又扯到徐可欣身上去了。”　　“你別急啊，你聽我解釋啊。”成少洵嘿嘿一笑，“咱學校的這些女孩子我還真的只對徐可欣有意思，可是我奮鬥了很長一段時間后發現，這個帶刺的玫瑰還真不是我能降服得了的，而且你也知道，我們兩個人的身份多少有些敏感，最後我也只能放棄了，我和她，頂多也是我上了她，然後就沒結果了，也不可能有結果，我觀察她啊，若是上了她再不負責任，說不準人家能閹了我。”　　說著掩飾着乾笑了兩聲，“不過我們雖然沒有成為情侶，但也成為了好朋友好兄弟，所以徐可欣就替我牽線搭橋，給我介紹了一個二中的校花。”　　說到這，成少洵忽然臉上掛起了一種唐昱認為的淫、盪表情，邪邪的說道，“這個女孩和徐可欣的性格很相似，是我喜歡的類型，這不，昨天她讓我放學后陪她去跆拳道教室去學女子防身術。”說著，抬手看了一眼手腕上的手錶，“哎呀，不和你扯了，我再不過去，恐怕那位小辣椒又該施展她的奪命掐了。”　　說著，成少洵拋開還在愣神的唐昱，快步走出校門，抬手攔下一輛出租車，揚長而去。　　看着那輛漸行漸遠的出租車，唐昱忽然有種啼笑皆非的感覺，成少洵這顯然是喜歡受虐的類型，喜歡什麼樣的人不好，偏偏喜歡徐可欣這樣女暴龍，這不是沒事找抽么，皮痒痒了欠削啊。倒是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了受虐的傾向啊，和那個叫做孟婉婷的小辣椒在一起，不知道是皮鞭呢，還是紅蠟燭呢？唐昱在心中邪惡的猜測着……　　“我說，昱少，在這發什麼愣呢？”這時唐昱身後傳來一個清零的聲音，聲音很清脆，甜美中透出一種爽朗。　　唐昱回頭一看，汗，說曹操曹操就到啊，身後的不是別人，正是成少洵剛剛還提起的徐可欣。　　要說這個徐可欣，唐昱與她還是有幾分交情的。　　唐昱和徐可欣第一次正面接觸好要說是在那次學校食堂吃飯，那次徐可欣的一個朋友亂嚼舌根子，被唐昱故意的帶着立威的目的狠狠的揍了一頓，之後唐昱和徐可欣有幾次接觸，貌似還欠了她一個不大不小的人情，陳怡母親劉舒蘭的蔬菜攤位還是徐可欣幫忙搞定的。　　兩人之間雖然交集不多，可是唐昱對這個性格爽朗的有點大姐大風格的美女還是很有好感的，而且在唐昱和徐可欣接觸的幾次中，徐可欣都沒有表現出外界流傳的那種女暴龍的風氣，對他說話總是和和氣氣的，甚至帶着一種商量的口吻。　　“呵呵，徐可欣，還沒走啊。”唐昱轉過身打了一聲招呼，抬眼上下打量了一下旁邊的美女，不由得眼前一亮。　　要說徐可欣的相貌和身材，那真是沒話說，大眼睛水汪汪的閃爍着秋波，瓊鼻巧嘴精緻非常，一頭齊腰長發隨意的披散在身後，整張面孔沒有一絲瑕疵，身材更是好的沒話說，要說一中的校服還算寬大，可是穿在徐可欣的身上，去總是顯得有些緊巴巴的，胸前的飽滿高高的隆起，將校服撐的緊緊的，唐昱此時有些懷疑了，這徐可欣和陳怡是同一屆的，年齡也一樣，可是這徐可欣怎麼發育的這麼好。與徐可欣相比，陳怡就稍顯青澀了。　　“這不是剛要出去么。”徐可欣笑着回答道，順着唐昱剛才目光看向的方向看去，“怎麼，昱少你在等誰么？怎麼還不走啊。”　　“呵呵，沒事，我能等誰啊，我也正要回家呢。”

# 第三百一十七章 李小兵請客

　　“昱少這周六周日有時間么？我老爸可是一直想請昱少吃個飯呢，昱少如果有時間的話，賞個臉，這周末一起吃個飯吧。”兩人還沒說兩句，徐可欣便對唐昱發出了邀請。　　通過去年那些事情，狡猾如狐的徐虎怎麼看不出唐昱這個看似稚嫩的少年的分量，徐虎既然想要洗白，那麼和唐昱多交流交流感情，只對對他有好處，徐虎不敢奢望通過唐昱可以和蘇慕儒牽上線，他也知道那基本是不可能的，蘇慕儒恐怕永遠都不會和他這種人扯上關係，他之所以如此熱情的想要邀請唐昱，只不過想要向某些人表達一下自己的立場。　　現在的東陵市的局勢基本上已經定了下來，錢啟建雖然經過了這麼長時間的經營，在市裡站穩了腳跟，同時有了一定的話語權，不過與蘇慕儒相比，他的威望還是差一點，而徐虎想要向蘇慕儒靠攏，表明自己的立場，對他來說，利大於弊，所以才會有了徐可欣的這次邀請。　　不過對於徐可欣的邀請，唐昱還真有些猶豫，如果出於理智考慮，唐昱不應該接受這個邀請，畢竟唐昱和虎爺是兩路人，雖然唐昱有時候需要藉助虎爺的力量做些事情，不過兩人還是不要過於密切的好。　　唐昱擔心，如果兩人之間如果接觸過於密切，被有心人注意到的話，恐怕對於唐天鴻甚至對於蘇慕儒都會有一些影響的。可是如果出於感情方面來講，唐昱還真不好拒絕，上一次萬建在舊城區那裡出了人命，肇事者潛逃，還多虧了虎爺的幫忙，才順利的將這個肇事者抓住，這才讓萬建將舊城區的項目吐出來，綠都這才有機會接下這塊肥肉，從這點考慮，唐昱還真欠下虎爺一個人情。　　“呵呵，還真別說，這周末還真有點事，不過到時候我看看吧，能推的話，我就推了，如果推掉了，我就給剛子哥打電話，讓剛子通知一下虎爺，這種請吃飯的事情，我可是樂意之至啊。”　　唐昱沒有直接答應徐可欣，找了個借口打了個太極，是去還是不去，唐昱在考慮一下，或者回去問一下老爸唐天鴻，徵求一下他的意見。和虎爺這種人接觸，還是慎重一些好，雖然斗心眼唐昱自認為並不會輸給這些個老狐狸們。　　“嗯，那行，我等你的消息哦。”徐可欣自然也聽出了唐昱這推託之詞，也沒在意，她自然知曉唐昱顧忌的是什麼東西，所以輕笑了一聲后，轉身向校門外走去，“那昱少，我就先走了啊。”　　“嗯。”唐昱點了點頭。　　……　　回到家，吃過晚飯後，唐昱和唐天鴻閑談的時候，便談到今天徐可欣邀請唐昱的這件事情。　　“老爸，你說我是去不去呢。”唐昱開口問道。　　“去唄，這又不是什麼大事。”唐天鴻想都沒想的說道。　　“我去了，是不是對你和乾爸有什麼影響啊……”唐昱遲疑了一下說道。　　“哪有你想的那麼嚴重，先不說徐虎現在明面上已經不是什麼東陵地下教皇，他在明面上已經洗白了，那就是我們東陵市的合法的企業家，說不準什麼時候還可以參加人大會議，搞個政協的身份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所以說啊，你與他見一面又有什麼關係，更何況和他見面的是你，又不是我或者老蘇，你這麼大點的年紀，只要不搞的大張旗鼓的，即使有些人有什麼想法，他也找不到借口，就跟別說什麼把柄了，所以你這周末去見一見徐虎也沒什麼，怎麼說你二叔能拿到舊城區改造這項工程，徐虎在裏面多少出了一些力的，咱們這個面子應該給。”　　唐天鴻畢竟是體制中的人，而且身為秘書長的他，對局勢和關係看的比任何人都清楚，什麼事情可以做，什麼事情不可以做，什麼事情怎麼做，什麼事情什麼時候做，他看得比誰都清楚，幾句話，便解開了唐昱心中的遲疑。不過頓了頓，還是又加了句，“和這種人接觸，總之，你自己把握分寸就好。”　　“徐虎這次找你，我估計也沒什麼大事，他也就是想要表明一下自己的態度和立場，自從嚴打以來，老蘇對徐虎置之不理，既沒有為難，同時更沒有拉攏的意思，這讓徐虎心中恐怕有些不安，所以他應該是想利用這次吃飯的事情，向老蘇和其他的一些勢力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場，除了這個，他恐怕也就沒有其他什麼花花心思了。”　　“哦，這我就放心了，那我明天給剛子那邊打個電話，讓他通知一下徐虎，告訴他我周六會去的，也安穩一下他的心吧。”唐昱輕聲一笑說道，既然唐天鴻如此說，唐昱心中的那一絲猶豫也就煙消雲散了，虎爺這種人，很多時候還是需要藉助一下他的力量的，唐昱倒是也不會做什麼為非作歹的事情，不過類似於找人什麼的，還是有這麼一個願意聽話的人供差遣的好。　　……　　“喂，你是？”第二天唐昱剛放學，剛把手機打開，大哥大變響了起來，是一個陌生的號碼打來的。　　“呵呵，唐昱，錯了，是唐大老闆，唐大助理，這才剛幾個月沒見，你這個大老闆就把我這個小員工給忘了，我可真是太傷心了，虧我還能記得你給你打這個電話呢，怎麼，不會真吧姐姐忘了吧。”電話那頭傳來一個甜美的聲音。　　“呀，小兵姐啊，你這會兒回來東陵了？我這麼不知道啊，要是知道的話，肯定去給小兵姐接風洗塵。”從聲音上，唐昱一下子變聽出了打電話的人是誰，唐昱的耳朵的記憶力可是很不一般的，聽聲音，打電話的不是別人，正是去外地拍電視劇的李小兵。　　現在的李小兵還真小有一些名氣，當然，這名氣並不是她在影視方面得到的，而是因為廣告。　　當初宋宛如剛剛將百聆收購到手，一切百廢待興，甚至連公司的管理人員也都是剛聘請不久的，周曉虹因為公司的事情太忙了，所以就交給唐昱一個任務，就是要給百聆尋找一個形象大使，也可以說是形象代言人。　　誰知好巧不巧的，周曉虹剛剛交代唐昱沒幾天，唐昱和唐天浩便在大街上開車碰到了李小兵。　　作為重生過來的人，唐昱自然知道李小兵將來將會發展成什麼樣，那可是大紅大紫的腕啊，這樣，唐昱便找到她，邀請她做百聆的形象大使，那時的她剛剛走出校門，還不是日後的大明星，有這麼好的一個機會，而且唐昱開出的工資又是誘人無比，所以李小兵也就答應了下來，成為了百聆的形象大使。　　就在李小兵成為形象大使不久，便因為剛剛拍的百聆廣告而一炮走紅，各路星探影探紛紛來訪，在略一猶豫之後，便走出東陵，就這樣進入了演藝界聽說就是今年過年，也一直在忙拍戲的事情，沒有回來。　　“呵呵，我是昨天回來的，這不，剛回來，便想到唐助理你了，怎麼樣，我的唐大助理，賞個臉，出來吃個飯。”　　通過李小兵短短的幾句話，唐昱變聽出來，雖然李小兵只是出去了幾個月的時間，可是貌似成熟了不少，最起碼在人際交流這方面，有了很大的長進。　　當初唐昱剛剛結實李小兵的時候，雖然那時候李小兵不至於說笨嘴笨口的，可是與人交流方面，還是略顯稚嫩，要不是可以確定這個就是日後的影視界大佬，唐昱可不敢想象，原來沒有進入影視圈的時候，李小兵是這個樣子的。不過剛剛僅僅通過電話中的這幾句話，唐昱便已經聽出來，此時的李小兵，相比於走出去之前，要老練了許多，在打交道上邊起碼成熟了不少。　　看來還是外面磨練人啊，只有走出去了，經歷了，才能成長。尤其是演藝圈，更是鍛煉人的交際能力，就是過於黑暗了點，那裡邊的水，太深啊。　　“小兵姐請吃飯，我怎麼能不去呢，小兵姐可是日後的天王天後啊，說不準出去之後，這會兒就有狗仔隊在偷拍呢。”唐昱笑着打趣了兩句，“說吧，讓我去哪？”　　“你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時的那家‘韻味’茶館吧，茶館斜對面有一家小餐館，我就在那等你，你可不能放我鴿子哦。”電話那頭，李小兵笑了兩聲，告訴唐昱地址后，便掛了電話了。　　對於這家名叫“韻味”茶館，雖然只去過一次，可是唐昱多少還有點印象，倒是沒想到，這個李小兵，走出去有了名氣之後，倒是依然對自己沒有什麼架子，這倒是難得的很。　　出了校門，唐昱揮手攔下一輛出租車，便向“韻味”茶館的方向駛去。　　“韻味”茶館里一中的距離不算太遠，不到二十分鐘，唐昱便來到了這家茶館，很快便找到了李小兵所說的那家餐館。不過她選在以前見面的地方見面，倒是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麼別的意思呢。唐昱在心中慢慢的意淫着，自己是不是又有飛來的艷福了。

# 第三百一十八章 迪廳風波

　　和李小兵吃飯並沒有花費多長時間，李小兵請唐昱吃飯也沒有什麼事情求他，只是因為想要稍稍報答一下唐昱。　　要說李小兵之所以能這麼快的紅起來，唐昱可有不小的功勞，如果不是唐昱選中李小兵擔任百聆的形象大使，她也就和那條經典的廣告無緣了，也就不會這麼快的出名，那些星探影探更不會上門來找。　　當然，如果按照前世時候李小兵的經歷，她也會在不久之後就被人相中，然後進入到娛樂圈中，只不過成名要比這晚一些，還要在那個大泥潭中掙紮好久才能有一席之地。　　當然，李小兵並不知道這點，只以為是唐昱這個伯樂相中了自己，才讓自己一炮走紅，然後進入了娛樂圈裡邊順風順水的發展。所以李小兵第一天從外地拍電視回來，第二天便邀請唐昱吃飯，這也算是一種感激和報答吧，雖然一頓飯花費不了多少錢，可是這頓飯卻很明顯的告訴唐昱，她李小兵並沒有忘了唐昱，日後有什麼事情，可以找她幫助等等，兩人之間挑的也不是什麼特殊的場合，而是隨隨意一的當做了朋友之間吃頓飯，這才是最重要的。　　……　　撇過唐昱和李小兵，再說成少洵。　　迪廳，在九十年代初期，可是火及一時啊，當然，這裏邊也最是魚龍混雜，什麼樣的人都有，可謂是混亂無比。那個年代的迪廳中，在不遠處的角落裡邊總能看到幾個人高馬大刺着紋身的混子，那些便是看場子的打手了，這會兒的迪廳，最少不了這樣的人，時刻準備着應付砸場子和製造混亂的人。　　這夜，成少洵正陪着她的那個女朋友正在一家名叫“百分百火熱”的迪廳中宣洩着青春的激情。　　成少洵的女朋友叫孟婉婷是一個很普通家庭家的孩子，她的父母在生她之前，一直盼着能有個兒子，可是誰知道，卻是個女兒，雖然有些失望，可是也就能這樣了，不過因為她父母重男輕女的思想太重了，孟婉婷雖然是個女孩子，可是一直被她的父母當成男孩子來撫養，這也是造成她現在性格如同男孩子一樣爽朗地直接原因。　　孟婉婷的家境很普通，父母都是市裡紡織廠的普通工人，迪廳對於這樣人家的孩子，還很陌生，今天這還是孟婉婷第一次來這種地方呢，以前可沒來過這種地方，今天要如果不是成少洵強拉硬拽的話，恐怕她都不會來。不過即使來了，孟婉婷也只是坐着，讓她到下面舞池中盡情扭動身軀這種事，她現在還是做不到，倒是成少洵衝到了舞池之中蹦�Q。　　所以此時她正獨自的坐在吧台角落，笑着看着舞池中的成少洵瞎蹦下調，眼神中多少流露出一絲渴望。　　“小妹妹，怎麼，你們有伴啊，要不要哥哥們陪陪你啊。”　　就在孟婉婷饒有興緻的看着成少洵在舞池中跳舞的時候，從不遠處走來三個頭髮染得花花綠綠、走到一步三晃，嘴裏叼着的煙頭翹得老高，眼神肆無忌憚的在孟婉婷身上瞄上瞄下的，嘴中吐出一些不幹不凈的調侃話語。這種打扮，一看便是街面上混混，經常在迪廳裡邊廝混，成績對女孩子揩油。　　話說，孟婉婷和徐可欣關係還算不錯，也是因為徐可欣的介紹，她這才和成少洵談戀愛的。孟婉婷和徐可欣兩人是中學同學，因為性格的關係常常在一起，徐可欣是虎爺的女兒，兩人在一起的時候，孟婉婷也見過幾個混混，與身前這三個人的打扮一般無二，所以看到這三個人走過來而且開口調侃，孟婉婷心中一沉，她知道，恐怕麻煩來了。　　根本沒有心情和這三個混混做過多的糾纏，孟婉婷起身便向舞池中間走去，想要拉着成少洵一起走，她可不想招惹什麼麻煩。遇到這種事情，女孩子先想的，自然還是找自己的男人過來，雖然成少洵這會兒還稱不上男人。　　可是有時候往往就是這樣，你不找麻煩，麻煩卻自動來找你，但到孟婉婷起身準備要走，那三個混混頓時加快了腳步，幾步竄到孟婉婷身前，三個人將孟婉婷未在其中，擋住了孟婉婷的去路，有些人的手腳應該開始不幹凈起來。準備要動手動腳。　　“呦，小妹妹干什麼去啊，着啥急走啊，陪哥哥們開心一會兒再走也不遲啊。”其中一個染着黃毛的敞着懷，露出裏面不知紋的是什麼的一個混混吹了一聲口哨調侃道，同時伸出手，向孟婉婷的臉摸去，嘴角上的那絲邪邪的笑意更明顯了。迪廳裡邊揩油的事兒他們這些人做多了，尤其是像孟婉婷這種落單了的女孩，一抓一個准。而且，孟婉婷的樣子一看別是十多歲高中生的模樣，即便是跟着小男朋友一起來了也不頂什麼事兒，估計看到他們三個黃毛往邊上一站就要嚇的尿褲子了，所以他們才有恃無恐。揩油，也是要有眼力界，會挑人的。　　黃毛混混旁邊的兩個混混也跟着起鬨，打着口哨，淫、盪的笑着，口中不幹不凈的黃段子也一個一個的開始跳出來。　　此時孟婉婷已經知道這件事情恐怕已經難以避免了，腦袋一歪，躲過了那個黃毛的咸豬手，“你們讓開好么，我男朋友就在下面。”　　此時的孟婉婷要說不怕，那是騙人的，如果是其他女孩子，恐怕此時都哭出來了，而孟婉婷因為性格比較像男孩子的關係，依舊強忍着心中的恐懼，表面一片鎮靜，似乎對此事一點懼意都沒有，如果不是她那顫抖的聲音的話，誰也看不出來她已經害怕了。　　“呦，小妹妹的聲音挺甜啊。”孟婉婷甜美清零的話語，不但沒有打消這幾個混混心中的邪念，反而使其燃燒的更加的兇猛了，“你的男朋友有我們兄弟幾個好么，這忙吧小妹妹，你把你的男朋友踹了，我當你男朋友得了，我一定每天讓你快樂死的，哪個洞想要，就讓你哪個洞快樂，哈哈哈，你那小男朋友，估計不頂事兒吧，毛長齊沒長齊都不知道呢。”那個黃毛越說越下流，同時那雙咸豬手則更加肆無忌憚的摸向孟婉婷。　　孟婉婷為了躲避那黃毛的咸豬手，不得不一退再退，直到退到吧台，無路可退。　　迪廳中人潮湧動，這邊發生的事情很多人都看到了，可是這種事情在迪廳中是再平常不過了，所有人都不想自找麻煩，就是看到了，也當作沒看到，有些人甚至用看熱鬧的心理，在不遠處圍觀。這樣的事兒，迪廳裡邊每天都能發生幾起，只要不是鬧的太大的，那邊看場子的人也不會管的。都是街面上的人，互相之間也要給一些面子的，自然也不會隨意的去壞人家的好事兒。　　這時，成少洵在舞池中也將自己的激情宣洩的差不多了，扭過頭準備陪孟婉婷喝一些飲料，正好看到那個黃毛的咸豬手摸向孟婉婷的臉，而孟婉婷則有些無助的閃避着。　　我靠，誰的妞都敢碰，活得不耐煩了，見到此情景，成少洵頓時火冒三丈，排開人群，快速的走向那三個混混，途中，從一名青年手中，搶過他喝剩一半的啤酒，拎着酒瓶，走到那個黃毛混混身後，二話沒說，一酒瓶子就拍過去。成少洵本來就不是好惹的主，長這麼大哪吃過別人的虧，更何況是剛剛交往上沒幾天的女朋友，是個男人看到就火大。　　只聽啪的一聲脆響，酒瓶子的玻璃碎片混合著那黃毛的鮮血四處飛濺，成少洵用的力氣不小，壓根兒就不怕砸出事兒來，一瓶子下去給他開了瓢，黃毛頓時被砸倒在地，鮮血順着頭頂上的傷口流滿全臉，這個樣子有些嚇人。　　啊――　　黃婉婷雖然性格大條，可終歸是個女孩子，偶爾和男孩子打打鬧鬧也就罷了，這會兒見到如此血腥的場面，被嚇的尖叫了起來，好在心裏素質還不錯，馬上就鎮定下來。　　“小王八蛋，你找死呢。”還真別說，這黃毛還真抗揍，一酒瓶子下去，除了出了點血外，貌似並沒有什麼大礙，在旁邊的兩個混混的攙扶下，竟然顫顫巍巍的站了起來。　　而另外兩個混混看到黃毛沒有大礙，也鬆開了他，各自拿起旁邊的一把椅子，面色不善的將成少洵和孟婉婷圍了起來。　　“哼，誰找死還不一定呢。”成少洵一個錯身，將孟婉婷擋在身後，“我的女朋友你都敢碰，嘿嘿，今天爺我不費了你那隻咸豬手，我隨你姓，媽的，眼睛長屁、眼裡了，爺的馬子也敢碰。”　　面對三個虎視眈眈的混混，成少洵這小子可一點不怕。　　從小到大，成少洵就從來沒有怕過打架，小學初中的時候，他可是遠近文明的小霸王，成衛東沒少給他擦屁股，特別是季良那幾個小子，沒少挨成少洵的揍，這也是為什麼季良他們這麼怕他了，不僅僅是因為成衛東的關係，還有很大的關係是怕成少洵，這小子下手太黑了。當然，以前的打架和這會兒可不大一樣，以前不過是同齡人之間打打鬧鬧，這會兒卻是實打實的要和這些混子們打一架了，不過成少洵可不怕，即便是這會兒吃了虧，他老爸時候總要給他找回來場子的，區委書記的兒子，可不能隨隨便便就給人打了。

# 第三百一十九章 糾結的心理

　　眼看雙方火藥味越來越重，雙方一觸即發，如果雙方真的打起來，就算成少洵再能打，一個挑三個，額不對，應該說說一個挑兩個半，那個黃毛在一開始，已經被成少洵一酒瓶子打成個半殘的人，戰鬥力幾乎等於零，那傢伙能站起來就好不錯了，打架恐怕是不能夠了。　　可是即使那個黃毛沒有戰鬥力，成少洵一個挑兩個半，就算成少洵再能打，想要全身而退，恐怕是不可能的，看着成少洵一個人擋在自己身前，孟婉婷為成少洵擔心起來。無論在什麼時候，女孩子看到男孩為自己擋在身前總會有些莫名的心動和感激，孟婉婷把自己的戰鬥力也考慮在內，自己大概能對付得了那個失去戰鬥力的黃毛，剩下兩個就要由成少洵來解決了。　　“住手。”就在成少洵準備再次拎起旁邊的椅子衝上去的時候，一聲喝止傳來。　　這個聲音很大，迪廳中到處充斥的那種震撼的帶有節奏性的音樂，可是這音樂卻仍舊被這個聲音所壓制住了，眾人循着這個聲音向吧台後看去，只見一個穿着西裝的矮胖中年人從吧台後面的一個門裡面走了出來，從周圍服務員的態度和稱呼上可以聽出來，這個人就是這家迪廳的老闆。　　“東子，你怎麼又是你，哼，在我這鬧事你也不是一次兩次了，讓你這麼鬧下去，我的生意還做不做了，誰還敢來我這裏，我警告過你多少次了，你不會是真想惹我生氣吧。”那個矮胖中年人面色陰沉的走到一臉猙獰的黃毛身前，聲音低沉的說道。八九十年代，敢開迪廳歌廳、舞廳的，基本都有着道上邊的背景，要不他是開不起來的，看這中年胖子的模樣，似乎未發福之前，也是一號人物。　　“天哥，這次真不是兄弟我找事，你也看看我現在的樣子，看看我的就知道了，是兄弟我被欺負了，天哥，今天的事不是兄弟我不給你面子，這小子的一酒瓶子，兄弟我今天非要找回來不可，我也不想怎麼樣，他剛剛那隻手打我，哪只手給開了瓢，我今天就要了他那隻手。嘿嘿，還有他的馬子我也要了。”那個名叫東子的黃毛扭過頭，狠狠的看向成少洵絲毫不肯退讓。　　“東子，怎麼說你都是這條街的老大，怎麼就沒有一點容人的度量呢，今天的事情就算給我個面子，算了吧，改天我楊天給你白酒設宴，為你給今天的事情壓驚成不。”楊天是這家迪廳的老闆，能夠經營起以及迪廳，而且生意還這麼紅火，說明這楊天的背景也不小。　　說實話，楊天還真的不知道成少洵的身份，成少洵來他這迪廳消遣也沒幾次，今天的事情他之所以出頭，主要是不想讓這件事情鬧大，自從去年嚴打之後，警察那邊對迪廳夜場這種場所查的一直都很嚴，楊天他這裏如果沒有做一點違規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雖然毒品這東西沒有，可是搖、頭丸這種東西，他這顆並不缺少，如果迪廳中沒有這東西，恐怕也就紅火不起來的。　　聽了那楊天的話，那黃毛面色一變，“楊天，你他媽的別給臉不要臉，我抬舉你叫你一聲天哥，我如果不抬舉你，你就是個屁，你不就是有一個副所長的小舅子么，告訴你，老子我還真就不怕，我東子出道這麼多年了，還真么怕過什麼，更沒有吃過今天這樣的虧，今天的事情絕對沒完。哼，傳出去我東子被一個高中生給開了瓢，我在這條街上邊還混不混了，哼，別的不說，那隻手我是要定了。”顯然，這個黃毛混混對這件事情不會善罷甘休。看那跋扈的模樣，天王老子也不放在眼裡邊。　　想想也是，他是這條街上的混混頭子，今天卻被一個小孩給開了瓢，還要放人家走，這件事如果傳出去，他這老大就別當了。黑道上就是這樣，不怕你犯事，你鬧得事情越大，其他人反倒越尊重或者說是越害怕你，可是如果你慫包似的遇事就會退讓，損了自己的名聲，那肯定就不會有兄弟再跟着你的，你連自己都保護不了，你又怎麼保護其他兄弟。道上邊混，街面上這種最下邊的層次，想混上去當大哥，要的就是能打，膽大。再往上走才需要腦袋的，底層，能打敢打便行。　　……　　“我呸……”成少洵狠狠的吐了一口口水，滿臉鄙夷的看着合格叫東子的小混混，“你沒完了，我他媽的還沒完了，就你那慫模樣還當大哥呢，給我舔鞋都不配。嘿嘿，剛剛你那隻手碰我女朋友的，我今天就要廢掉你那隻手，你裝什麼犢子，其他人怕你，爺爺可不怕你，一個小小的癟三，也敢要爺爺留下一隻手，你不怕風大閃了腰。嘿嘿，城區的派出所和公安局你也不去打聽打聽爺爺的名字，黃毛，你想住那間，趕緊給選選地方，也不過動動嘴的事兒，不把你練個不成人樣的出來，也跟你姓，媽的，什麼玩意兒。便是虎爺見了我也不敢和我說要我一隻手，你他媽的算個什麼玩意兒，難不成東陵市裡邊不是虎爺當家，你比虎爺的腰還要粗兩圈？”　　成少洵的話令楊天和那個東哥臉色雙雙一變，這個時候還敢說這樣的話，如果成少洵不是傻瓜年少衝動，那就說明成少洵不是簡單的人物。楊天原本還想着稍微讓步給那東子個面子，讓他們不要在場子裡邊亂，出去外邊了了的，不過成少洵這話一出口，這事兒註定是善了不了了。　　不過聽成少洵剛剛的口氣，那可不是一般的大啊，倒不像是年少衝動的樣子。很顯然，成少洵不是前者，他說話的條理可不像個傻子，那那就說明，這個小孩來頭不小啊。東陵市裡邊，敢不把虎爺放在眼裡邊的，也就那麼幾個，可以說是屈指可數了。這小子如果不是在吹牛，那可就是確有其事了。要知道，一般人開玩笑吹牛，也不敢把虎爺抬出來說事兒的，那樣如果是假的，傳出去了，虎爺也繞不過這人。　　此時楊天倒是很慶幸自己剛剛出頭，否則如果某位大公子在自己這裏出了事情，那他這個迪廳恐怕別開下去了。人家連虎爺都不放在嚴重，若是真的在自己這邊出了事兒，就算自己的小舅子是派出所的副所長，可那也僅僅只是一個街區派出所的副所長，能量相當有限，如果自己招惹了哪位高官的公子，別說自己的那位小舅子會不會給自己出頭，就算他給自己出頭，恐怕野保不住自己啊。一個副所長，話說，那可沒有和虎爺相提並論的資格，人家虎爺願不願意給面子，還要看心情。　　楊天此時心中有了計較，而那個黃毛混混心中也很是遲疑，他也看出來這個少年似乎真的不簡單，事情都發展到這種地步了，而那小子的臉上除了滿臉鄙夷之外，竟然沒有任何一絲害怕的表情，這隻說明自己今天恐怕碰到茬子了。　　可是現在這個黃毛混混已經是騎虎難下了，剛才狠話已經放出去了，此時如果打退堂鼓，那他以後別說當人家老大了，恐怕就是在街面上走，都會被其他混混指指點點說三道四的，所以他現在明知道碰到茬子，也必須硬挺下去。　　“小子，毛還沒張全呢，就敢說這種大話，今天你能不能走出這裏還是兩說，誰留下誰的手，還要看誰的本事大。敢拿出虎爺來嚇人，小子，東陵市是誰的天下，不是你這毛都沒長齊的玩意說了算的。”話音剛落，旁邊的那個混混開口說道，“老大，剛剛我已經讓胖子去吧咱們弟兄都叫來了，老大放心，今天絕對讓這小子躺着出去，那馬子，嘿嘿，老大樂完了別忘了兄弟們就可以了。”　　那個混混說話的聲音很大，說著還露出淫笑來，很明顯，是想讓成少洵聽到。　　不過黃毛此時連掐死這個混混的心都有，如果是平時，召集弟兄找場子或許他會稱讚他兩句，可是這個沒眼力見的混混怎麼也沒看出這場面上的形式，很顯然，對面那小子來頭不小，根本就不懼自己，本來他還打算把這件事盡可能化小，話往大了說，事兒往小了做，最好是雙方都退讓一步，相互間說幾句場面話就拉倒了，可誰知道旁邊的這個欠蹬似的混混竟然把弟兄都找來，只要他的人一到，這件事就算他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不可能了，到時候總不能在眾兄弟面前失了面子，說不得，他還真要卸了一隻手才能服眾啊。　　聽到那個混混的話，成少洵的臉上沒什麼變化，可是他身後的孟婉婷的臉色卻猛的一變，不安的拉了一下成少洵的衣角，有些無助的看着成少洵。　　無論孟婉婷的性格多麼大條，可她終歸是個女孩子，第一次遇到這種事情，慌神也是正常的。不過這女孩其實還是很不錯的，到了這會兒也沒有獨自逃走的想法，還是堅定的站在成少洵的背後。

# 第三百二十章 召人

　　成少洵回過身輕輕的拍了拍孟婉婷的手，微微一笑，“婉婷，你放心，他會叫人，哼，我就不會叫人么，這東陵市，還輪不到他囂張。”說著，拿出一個大哥大，猶豫了一下，給唐昱打了過去。　　其實成少洵平時根本不拿大哥大的，他嫌那東西太大，麻煩，今天之所有帶來，卻是趕巧了，他只是想在孟婉婷面前顯擺一下，誰知道竟然還真派上了用場。　　當然，其實成少洵根本不用給唐昱打電話，給他老爹打個電話就行，甚至都不用麻煩他老爹，給就近的派出所掛一個電話就行，他媽的，堂堂的大區長的公子被欺負了，派出所不全員出動才怪。　　可是成少洵並沒有給這些人打電話，反而給唐昱打過去了，主要是因為他不想讓他老爹知道這件事，不想讓他老爹知道他正在交女朋友，成家的家教還是蠻嚴的，不，應該說是成少洵的老媽還是蠻嚴的，對於成少洵在男女關係這上面，一直看管的很嚴，如果他和孟婉婷的關係讓他老媽知道了，恐怕這件事情就要無疾而終了。　　不能用他老爸的關係，自然便不能從派出所找人，自然只能找唐昱了，一來和唐昱關係最鐵，二來他知道唐昱在社會上邊很是認識一些人，虎爺什麼的都是和他吃過飯的，上次的那個在一院見到的剛子據說也是街面上的老大，叫唐昱過來自然是最好的。　　事實上，就算是他不叫唐昱過來，楊天也準備保了他，剛剛他說的那番話也把楊天給鎮住了，不管成少洵是不是在吹牛，楊天也決定先保下他，哪怕得罪了黃毛也不能讓他在場子裡邊動手，打發了黃毛之後再探探成少洵的底，若是成少洵在吹牛，他也只能暗地里知會黃毛一聲，讓黃毛在外邊動手，若是成少洵真是大人物，也要通知黃毛一聲，也算是盡了人情，總之無論如何，能兩邊都不得罪最好，現在局面給搞成這種下不了台的樣子，楊天其實也不樂意看到，開門做生意，總是講究和氣生財的，尤其是街面的人物，能和和氣氣最好，要不就是麻煩不斷。　　此時唐昱剛放學，正坐在大廳的沙发上看着新聞打發時間呢。　　“你小子今天不是要陪你的女朋友嗨皮去么，怎麼有功夫想着兄弟我給我打電話呢？”唐昱接通電話后，開完笑着說道。　　成少洵苦笑了一聲，“昱少，江湖救急，兄弟我遇到麻煩了。”說著，便把迪廳中發生的事情簡單的和唐昱說了一遍。　　唐昱眉頭一皺，沉聲說道，“好的，你等我，你千萬別衝動，他們人多，你可別傻呵呵的衝上去瞎打，容易吃虧，就算你小子不怕，也要防止人家拿你小子女友出氣，你先撐着場面，一切等我過去再說。”　　撂下電話，唐昱立刻就給剛子掛去一個電話，他並不是想讓剛子帶着人去找場子，而是想讓剛子通知一聲虎爺，虎爺在東陵地下的聲望無人能比，這件事情只要他發一句話，肯定就能圓滿結局了。如果是過去打架的話，自然是叫上剛子比較合適，不過嘛，這會兒事情貌似人多眼雜的已經鬧大了，總不好給成衛東和唐天鴻的臉上抹黑，還是通過高層解決的好。　　剛剛成少洵在電話里特意囑咐唐昱一句，不讓唐昱報警，既然不能經官，那就只能私下里解決了，東陵市裡邊，沒有人比虎爺更適合當這個和事佬了。事實上，原本唐昱也沒想過報警的，即便要找警方，也是通過私人關係調人過來。　　和剛子通過電話后，唐昱立刻起身，拿起一件外衣，披在身上便向外走去。　　“馬上就天黑了，你還出去啊，真是心野了。”正在廚房中刷碗的老媽聽到動靜，走出來看到唐昱要出門，不由得問了一句。　　“那個成少洵那小子在外面喝多了，回不去家了，剛剛給我打電話，讓我去接他呢。”唐昱隨口胡編了一個理由。　　這件事肯定不能和老媽直說，總不能告訴老媽自己去幫成少洵打架去吧，那樣的話，恐怕唐昱根本出不去這個門，老媽肯定不會讓自己出去的，而且老媽還很有可能打電話報警，既然不能直說，唐昱也就只能編造一個善意的謊言了。　　“哦。”聽了唐昱的解釋，張雅惠輕聲的哦了一句，轉過身再次回到廚房，口中低聲的嘀咕道，“唉，現在這孩子，這麼小就開始酗酒了，這長大了還有的管了么，成衛東家的小子也是，小小年紀的。”　　出了門，二叔退役下來的那輛帕斯特一直停在唐昱家樓下，唐昱下樓后，直接開車向著成少洵所說的那家迪廳而去。　　唐昱到達迪廳的時候，成少洵和那些混混還在僵持，只不過這時候他對面已經不再是那三個混混了，而是十多個，有的混混甚至拿着棒球棒，有些混混腰間鼓鼓囊囊的，顯然裏面藏着的不是什麼好東西。　　“少洵，你小子沒事吧。”唐昱走進迪廳，僅僅掃了那些混混一眼，便走向正坐在吧台一邊和孟婉婷喝着飲料，一邊聊天的成少洵。　　此時成少洵的模樣壓根沒有一點緊張的表情，對面站着的那十幾個人，似乎根本就沒放在他眼裡一般，刁都沒刁他們，自顧自的談情說愛着。　　和成少洵的悠閑相比，他旁邊的孟婉婷顯然沒有那麼平靜的情緒，雖然手中拿着飲料，模樣貌似正在和成少洵對飲，可是她那微微泛白的面孔，時常閃爍的眼神和手中飲料的抖動，無疑不显示她此刻心中的緊張。她的出身，讓她無法了解到成少洵的底氣，自然不知道成少洵到底依仗的是什麼。　　事實上，這邊，自打成少洵拿出那個大哥大給唐昱打了求助電話的時候，楊天便知道自己賭對了，這年頭，大哥大可不是一般人能拿的，一個要一兩萬，一個月上千的花費，可不是一般人能消費得起的，這個少年人手上拿着大哥大，那肯定不是一般人，剛才成少洵說的話，自然也就有了底氣來，楊天不由的慶幸剛剛自己的決定有些明智。　　倒是那邊的黃毛有些下不了台來，不打吧，自己要丟面子，打了吧，似乎人家還真是個大人物，着實讓他有些糾結。他倒是有心給自己揚名立萬，豁出去了，什麼也不顧的去把成少洵的手給卸了，到時候遠走天涯，等到風聲過去了再回來，到時候便沒人敢看不起自己了，怎麼說也是個老大級別的人物。不過現在的情況是，楊天也意識到了成少洵的身份不簡單，不可能看着成少洵在自己的場子裡邊出事兒，所以一直護着那小子，讓黃毛連豁出去的機會都沒有，着實讓他有些鬱悶。　　……　　唐昱是第一次見成少洵的這位女朋友，還真別說，成少洵這小子的眼光還真不錯，這孟婉婷就長相而言，絕對無可挑剔，其模樣相比與陳怡，即使差也差不了多少，稍微次一級的大美女一個，難怪是二中的校花呢，倒是難以想象，這麼個長相的女孩兒，居然有着男孩子一樣的性格，孟婉婷這會兒的表現，比大多數的女孩都要好不少的，一般的女孩子，在這種陣仗下邊，尿褲子未必，嚇的哭了卻是十有八九的。　　“我能有什麼事啊，就是給他們幾個膽子，他們也不敢碰我，哼，還真把自己當個玩意兒了。”成少洵看到唐昱過來，嘴角輕輕的翹起，滿不在乎的說道。　　在唐昱剛走進這裏的時候，那群混混便都變了臉色了，早有人認出來唐昱，然後交頭接耳的讓大夥都知道了這煞星是誰。　　要說唐昱在東陵混混界的名氣，恐怕絲毫不比虎爺差，幾乎所有的混混都知道，去年的嚴打就是因為有個混混頭子把唐昱給打了，惹得市長大人勃然大怒，這才下達了嚴打的命令，之後虎爺又傳出口令，唐昱被列為東陵混混最不可招惹的人之一，同時將唐昱的照片分發給下面的各個混混頭子，省的那個混混一時昏頭，招惹了唐昱，再給你來一次嚴打，那樣的話，東陵的這些混混可就都不用活。唐昱的名字，對這些個混混來說，那可真是個煞星級別的啊。　　那個叫東子的黃毛混混此時已經後悔自己不該調戲那個學生妹，誰曾想到這個學生妹的來頭會這麼大，有一個不知是何身份的男朋友不說，大哥大拿在手裡邊隨意玩，竟然還和唐昱這個衙內扯上關係，此時他的頭已經一個頭兩個大了。大哥大這玩意，他也只有看的份，自己還沒有摸過呢，更何談唐昱這個煞星，得罪了他，那可就是和虎爺過不去啊。　　去年的嚴打其實只是蘇慕儒以唐昱受傷為借口，對東陵進行一次整理，唐昱受傷只是一個導火線，而不是直接原因，可是這裏頭的因由卻沒人有那閑工夫給給這些混混解釋，這些最底層的混混哪能看到事情的本質，只知道這次嚴打完全是因為唐昱的受傷，所以在他們心中，唐昱已經成為了絕對不能招惹的人之一，此時看到唐昱到來，黃毛的心便已經涼了半截，如果這個爺爺對今天的事情不高興，到他那市長老爸跟前再打一次小報告，會不會再招來一次嚴打呢。　　東子可是很清楚，那個去年打唐昱的那幾個混混，至今仍然在局子里，每天都要被各方勢力照顧一回，險些得了精神病，而身體，早就給搞的滿身毛病了，黃毛可不想自己成為第二個進去的人啊。　　再三猶豫，黃毛走向唐昱。

# 第三百二十一章 了結

　　猶豫了一下，黃毛混混走向唐昱。不過他這一步，倒是帶動了各方的心弦，不知道這小子是不是要鋌而走險干一票遠走高飛還是準備對唐昱服軟，那邊的楊天都做了準備，一旦黃毛那小子要鋌而走險，他也就要不顧道上的道義，讓下邊的人對黃毛出手了，剛剛的成少洵還不知道身份了，不過唐昱這煞星的身份他可清楚的緊，那可是萬萬不能在自己的場子裡邊出事兒的，出了事兒，那自己真的是要掉一層皮了，所以，他這邊也防着黃毛一手。　　“昱少，今天的事是我不對，我實在沒想到這小子是你的朋友，我在這向你和你朋友道歉，今天你朋友的一切損失，一切費用，我包了，就請這兄弟能夠高抬貴手，放過小弟一馬吧，兄弟回他擺酒壓驚賠罪。”此時的黃毛可謂是已經把自己的架子和身段放到最低，甚至從他的語氣中，可以聽出一絲懇求的意味來。　　“呦，剛剛不是還想讓我把我的手留下么，怎麼不囂張了呢。”成少洵看到唐昱一來，這個黃毛便立馬變了一張臉，心中難免有些生氣，我靠，這操蛋的玩意，這不是明顯看不起我么，唐昱一來你就說軟話，剛剛唐昱沒來的時候還要拼個你死我活的，這不是磕磣我呢么。　　“這位兄弟，剛剛的事情是我的錯，我在這裏給你道歉了。”說著，黃毛還真的鞠了一躬，腰給彎成了銳角，“正所謂不打不相識，以後兄弟你有用的找我東子的地方，儘管說，我一定隨叫隨到。再說，剛剛不是也沒做神馬出格的事兒嘛，你也給我開了瓢，算來還是我吃虧了，兄弟您說是吧。”　　黃毛既然已經把話說到這份上了，成少洵就是想要在找茬也找不到了，更何況今天的事情他可是一點虧都沒吃，雖然黃毛打算調戲孟婉婷，可是他那咸豬手還沒等碰到孟婉婷，他那腦袋便已經挨了成少洵一酒瓶子，要說這件事情的受害者，貌似不是成少洵或者孟婉婷，反而是這個黃毛，什麼也沒撈到不說，反倒被開了瓢，還被當眾落了面子。　　就在成少洵也準備說幾句場面話，把這件事情掀過去，可是還沒等他開口，門外突然傳來一陣喧鬧之聲。　　所有人都被這喧鬧之聲轉移了注意力，看向迪廳門口。這會兒的迪廳早就被清了場，無關人等早就被請了出去。　　很快，門外走進一隊人，看那模樣，就差把黑社會三個字兒寫臉上了，為首的那個人的臉上有一道疤痕。　　這個人唐昱有印象，唐昱記得在去年虎爺邀請自己到琉金殿堂吃飯的時候，這個刀疤臉便是他身後的眾個混混之一，看來是虎爺那邊過來解決問題的人到了。事實上唐昱自己也沒料到他的名聲這麼大，居然露個臉便能鎮住不少的混混，所以還給虎爺那邊掛了電話，要是早知道自己的額面子這麼值錢，說什麼唐昱也不叫剛子給虎爺打電話了。嘿嘿，說穿了，還是唐昱對七月份自己昏迷造成的影響有充足的認識啊。　　那個刀疤臉帶着人走進來之後，四處掃了一眼后，最後走到唐昱身前，輕聲低下腰的問候了一句，“昱少好，是虎爺讓我來的，這邊，您看……”　　唐昱在離開家之前，給剛子打電話，讓剛子把這件事告訴虎爺，讓他來解決這件事情，看來這個刀疤臉便是虎爺派來解決這件事的人，倒是沒想到來的這麼快。　　唐昱笑着點了點頭，沒有說什麼。　　“誰是東子？”刀疤臉沒有再說什麼，直接進入正題，轉過頭看向唐昱對面的那幾個混混。　　“疤哥，這個，我是東子。”黃毛猶豫了一下，站了出來，此時他心裏已經涼了半截了，當初嚴打之後，虎爺下了嚴令，不許任何人得罪唐昱，違者嚴肅處理。　　在黑道中，所謂的嚴肅處理可不是什麼關幾天就拉倒的，黑道的某些刑罰殘忍的讓人髮指，所謂的三刀兩洞根本就是小兒科，嚴重的有可能直接被看到手腳。現在虎爺手底下最忠心的疤哥都出面了，那自然便代表着虎爺的態度，黃毛可沒想到，自己隨便調戲個女學生都能惹出疤哥和虎爺這尊大神來。平日里，別說虎爺，便是疤哥這種級別的人，他黃毛都不容易見到，哪知道今天見到，居然是為了自己惹出的事兒來的。　　啪――　　那個刀疤臉見黃毛站了出來，甚至連話都沒有問，一巴掌扇了過去，手掌和臉蛋的相擊的聲響是那麼清脆。　　黃毛被打的一個趔趄，左臉飛快的紅腫了起來，一絲鮮血從嘴角流了下來。　　“疤哥，我……”　　啪――　　黃毛剛準備解釋什麼，話還沒說出口，刀疤臉的第二巴掌緊接而至，這一巴掌直接將黃毛摑倒在地，“讓你說話了么，你哥完蛋玩意，誰都敢惹，你拿虎爺話是不是當作放屁了，我看你是腦袋不想要了，哼，等着，一會兒在收拾你。”　　黃毛本來就被成少洵的那一酒瓶子給打傷了，此時再挨這高達壯碩的刀疤臉兩巴掌，立時倒在地上站不起來了，兩個臉蛋和剛剛相比可是飽滿紅潤多了。剛剛原本已經止住了血的傷口，這會兒又開始往下淌血了，旁邊也沒人敢過去給他止血，就這麼在腦袋上邊流着，“昱少、成少，如果你們信的過我疤子，這件事情就交給我吧，我一定給你們一個滿意的交代的，我來之前虎爺已經交代過了，這個人既然招惹了昱少和成少，怎樣處置你倆說了算，隨便你們怎麼搞他，你們說，我動手。”　　刀疤臉的語氣很平靜，可是說話的內容卻讓人有種心底發寒的感覺，什麼叫做怎麼處置隨你們便啊，難道我們要他歸西，你也會執刀殺人么。　　不過想想，如果唐昱或者成少洵真的讓刀疤臉把這個黃毛殺了，恐怕這黃毛真的會動手，甚至會樂意之至的動手，虎爺最中心的手下，有幾個是手上沒有人命的，殺人這種事兒，對他們來說雖然不是家常便飯，不過想必也稀鬆平常的緊。　　不過今天只要唐昱二人這話一出口，而那黃毛又在這個世界上消失，那就等於唐昱和成少洵將自己的小辮子拱手交到虎爺手中，而虎爺也可以用這件事情來和蘇慕儒或者成衛東談條件，也就是說，虎爺間接的找到了兩個靠山，或者兩個同伴，所以，疤哥是很樂意給唐昱把這倆人做了的。　　唐昱和成少洵雖然年紀不大，可是身為官宦之家的公子，自然在這方面比普通孩子敏感的多，很清楚什麼話應該說什麼話不應該說。雖然疤子的聲音不大，只有他們兩個才能聽見，不過只要這話一出口，不管有沒有第三個人聽見，這把柄可就給了虎爺了，唐昱是萬萬不會做這樣的事兒的，而且言語上的衝突，也不必要了人家的性命，唐昱還沒有那麼狠辣的心思。起碼，要人命的事兒他就做不出來，成少洵也做不出來，倒是靶子話裡邊透露出來的陰森恐怖的意味，把後邊的孟婉婷給嚇了一跳，這才知道成少洵為何這麼有恃無恐，“嘿嘿，疤哥是吧，那個這位大哥，剛剛這小子已經想我道歉了，我看……”成少洵剛要出言為這個黃毛說清，怎麼說人家剛剛也道歉了不是，在他認為，這件事情就這樣過去了，就算了，可是話還沒有說完，便被唐昱打斷了，“疤子是吧，既然虎爺讓你來管這件事情，那他怎麼處置我們就不管了，你自己看着辦吧，現在也不早了，我們也該回去了，謝謝疤子哥過來給我們解圍，我這就回去了。”說完，唐昱便對旁邊的成少洵示意了一下，率先向外走去。　　成少洵對那個刀疤臉點了點頭，也沒有再說什麼，既然唐昱都開了口，他自然也不好反駁，拉着旁邊的孟婉婷的手，跟着唐昱想外走。　　唐昱共走出去不倒五步，突然想起了什麼，回過頭對刀疤臉說道，“哦，對了，疤子，你回去告訴虎爺，我已經把我明天的事情推掉了，明晚我準時去赴虎爺的宴席。”說完，便頭也不回的走了出去。　　除了迪廳，上了車，唐昱抬頭看向坐在後排的成少洵和孟婉婷，“這就是你小子和我說的那個女朋友吧，怎麼，也不給我介紹一下？”　　“我叫孟婉婷，在二中學習，今年高一。”還沒等成少洵開口介紹，孟婉婷便率先開口自我介紹了一遍，今天發生的事情着實把她嚇了一跳，還好她性格近似於男孩子，很快便調整過來。　　“孟婉婷？呵呵，名字挺好聽的，對了，婉婷，你家在哪，我開車先送你回去吧，時辰也不早了，早點回去休息。今天發生的事兒，你也別放在心上，沒什麼事兒的，其他的，我會幫你處理的，你回去好好休息就是了，也別隨意出去和別人亂說，知道嗎？要不，對我和成少洵都不太好，總之，你回去好好休息，吧今天的事兒忘了就好了，就當今天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你也成少洵也沒有出來跳過舞，ok不？”　　孟婉婷有些靦腆的點了點頭，“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不會亂和別人說的。”頓了頓，又一臉擔憂的說道，“你們，真的沒事兒吧，我看那些人，很兇狠的樣子，還有，那個疤子我好想也見過，似乎初中時候來接過徐可欣一次。”　　唐昱微微笑了笑，“我們能有什麼事兒，那些個小混混，嚇嚇普通人也就罷了，遇到我和成少洵這種的，他們躲都來不及，哪敢來招惹我們，剛剛他們的態度你也看到了，放心吧，我們不會有事兒的。”　　那邊的成少洵也趕忙安慰了兩句，“婉婷你就放心吧，沒事兒的，昱少的威風你也看到了，徐可欣家裡邊的人見了他也要小心翼翼的，肯定沒事兒的，你就不要多想了，我們會解決的，你只管好好休息就是了，就算是有什麼麻煩，他們也沒有膽量找到我和昱少的太上，哼哼，他們不來還就算了，真要是賊心不死，東陵市的監獄可還有很多是空着的呢，正愁監獄冷清了點。”　　說這話的時候，成少洵的話語裡邊才開始顯露出他作為城區太子爺的霸氣來。

# 第三百二十二章 赴宴

　　答應了虎爺那邊的額宴請，那天的事情自然就要推掉了。　　不過話說，周六這天，唐昱還真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尋找岑培倫的兒子這件事情已經迫在眉睫刻不容緩了，就是他有時間，岑培倫的病情也不等人啊，岑培倫如果不儘快做手術，這麼拖下去，那可就真的回天乏術了。一院那邊的王貴成說的很清楚，必須在三個月內讓岑培倫調整心態接受手術，若是時間拖過了三個月後，即便是岑培倫的兒子找到了，手術的成功率也會降低到一個讓人無法接受的地步，所以，無論如何也要在三個月內找到岑培倫的兒子，讓岑培倫了了心中的牽挂，安心的接受手術。不說前世的時候岑培倫對唐家的恩情，單單說岑培倫是他小叔敬茶拜師的長者，單說陳怡或許會因為岑培倫的死而陷入過度的悲傷之中，唐昱便有義務挽救岑培倫的生命。再者說，他也不想因為自己重生而來而導致了一個尊敬的長者偏離命運的軌跡而去世。畢竟，前世的時候岑培倫可是活的好好的，這一世若是提前去世了，那隻能說是唐昱重生過來造成的影響了。　　唐昱這幾天可是為這件事情相當撓頭了，要挽救岑培倫的性命就要找到他的兒子，讓他了了心中的牽挂，調整心態安心接受手術，可是偌大一个中國，想找到一個失蹤多年的人，無異於海底撈針。全國十好幾億的人，唐昱甚至現在連岑培倫兒子叫什麼都不知道，想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這麼一個人，這還真無異於大、海撈針。　　岑培倫兒子被抱走的時候，還在襁褓之中，這麼多年過去了，想要找打他實在是太難了，所以唐昱利用手頭一切的關係，打算從岑培倫的前妻，也就是那個孩子的媽媽，從她這裏入手，或許會好一點。　　畢竟，一個知道容貌知道姓名的人，找起來總是要方便不少，加上唐昱現在手頭能能利用上的關係也不少，政府和公安那邊都從經年的檔案中去找線索，或許，運氣好的話，能在三個月內找到。現在，岑培倫的性命，也只能寄希望於運氣了，在偌大的一个中國內找到一個失蹤多年的人，還真的只能靠運氣，除非運用國家機器，那樣倒是方便的緊。　　可惜，唐昱現在的關係網，只夠他偶爾調用東陵市的政府力量，想要調用國家機器，那便是真正的皇城根下的太子黨也沒有那麼容易，更何況是他。　　唐昱周六這天逛了一天的老街，一天的努力之下，僅僅打聽到了岑培倫妻子叫賈紅梅，至於其他的，一無所獲。便是這個名字也是他早知道的，而且，因為政府內部的關係，甚至連此人單薄的那一頁的檔案都看過，可惜都好無收穫。至於老街的人，他們對岑培倫曾經的妻子，幾乎是毫無了解。　　不過想想也是，岑培倫原本也不是老街的人，他當年在政府也算是春風得意，無論如何也不會住在老街這種類似於貧民窟的地方，他也是因為妻子的離開才仕途失意的，而他是無意於政壇之後，才搬到老街來的，那會兒他的妻子兒子早就都離開了，老街的人並沒有見到，所以老街的人不熟悉岑培倫的妻子也是理所應當的。要說有熟悉的人，也應該是岑培倫曾經的同僚，或許還有些了解。　　唐昱現在也不方便直接去問岑培倫關係他妻子的事情，岑培倫現在的病情本身就不是很穩定，若是和他提起這件事情，無疑是在刺激他的內心，激起他的情感波動，這對於他的病情是不利的，所以暫時只能靠自己來找到蛛絲馬跡的線索了。原本虎爺的那些人應該是找人的能手，可惜他們在這種事情上邊也無處着手，岑培倫的妻子離開的時候，虎爺甚至還沒有在東陵市立足呢，而且他們找人的本領也不是在找這種人上邊。至於政府那邊的人脈，這時候似乎也發揮不了多大的線索，一個失蹤了多年的人，可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　　原本唐昱還計劃晚上找人繼續打聽了解情況的，不過既然答應了虎爺那邊的宴請，只能臨時把這些事情都推了。找人也不是一時半會就能找到的，有他和沒他其實區別也不是很大，他自己參与進去，也不見得能發揮多大的作用。　　下午四點多，唐昱接到了剛子給他打來的電話，說今天晚上七點，虎爺邀請他到琉金殿堂去吃飯，算是定下了時間和地點，當然，那邊在時間和地點上邊，還是遷就唐昱的居多。　　唐昱晚上七點，開車準時來到了琉金殿堂，剛下車，早已守候在琉金殿堂門口的那個昨天幫着唐昱和成少洵解決迪廳事件的那個刀疤臉便走了過來，看來那邊倒是早就過來了，只等唐昱。　　“昱少，虎爺正在裏面等你呢，我這就帶您進去。”說著略帶謙卑的側欠着身子引唐昱進去。　　對於琉金殿堂，唐昱並不陌生，甚至可以用熟悉來形容，這一世唐昱倒沒來幾次，可是重生前，唐昱可是琉金殿堂的金卡會員啊，雖然隔三差五就來休閑一回，不過也差不多了多少，前世他在事業上也算有成人士，而且因為工作性質的關係，少不了與客戶出入娛樂場所，省裡邊的中高檔娛樂場所，前世的時候唐昱也算是常客了。而且，對琉金殿堂這麼個前世在省內都很有名氣的娛樂會所，唐昱可謂是記憶猶新，尤其是對琉金殿堂的冰山老闆娘……　　且不說這個，那邊在刀疤臉的帶領下，唐昱來到琉金殿堂二樓的一間包廂中，應該是琉金殿堂數得上好的豪華包廂了，虎爺來琉金殿堂宴請唐昱，斷不敢弱了自己的聲勢，也不敢弱了唐昱面子。類似於這種豪華包廂，便是唐昱在前世的時候也沒有享受過多少次，這可不僅僅是有錢就能進去的。當然，現在的琉金殿堂還沒有發展到那個地步，不過琉金殿堂的豪華包間，也不是隨隨便便誰就能提前定下來的。　　進了包廂唐昱才發現，包廂中除了虎爺之外，徐可欣竟然也在，倒是不知道宴請自己，徐虎為何還會帶着自己的女兒，莫不成還想來個美人計不成？唐昱不禁在心中惡意的揣測這虎爺的意圖，要知道，唐昱雖然年紀不大，不過他與虎爺之間的事情，可不是徐可欣這般年紀的人能摻和的，即便是他是虎爺的寶貝公主，這種場合也不是隨隨便便就能摻和的，虎爺大概也未必樂意自己的女兒以後走上自己的這條路，他自己都急着漂白呢，更不可能讓徐可欣去趟他的那趟渾水了。　　“昱少，請到你可真是不容易啊。”看到唐昱走進來，正在可徐可欣聊天的虎爺站起身來，開玩笑似的說道，態度倒是殷勤的緊，也不敢把唐昱當做一般的少年人來對待。　　“虎爺，您這說的是哪的話啊，你請吃飯，我這做晚輩的怎麼能不來呢。”場面話對唐昱來說可是駕輕就熟，信手拈來。　　“呵呵，其實今天請昱少過來值得這頓飯也沒有什麼其他的意思，只是這麼長時間不見了，想聚聚交流一下感情，而且我聽說我家可欣和你還在一個學校，你們兩個沒事聚在一起玩玩鬧鬧不是挺好的么，呵呵。”　　不過話說回來，其實這次虎爺邀請唐昱還真就沒有什麼事，他這隻是想向外人做個樣子而已，讓外人知道自己的立場，要說他真有什麼事兒，也不是唐昱能夠幫得上忙的，即便是唐昱能幫得上忙，虎爺也未必知道唐昱能夠幫得上忙，在他看來，唐昱便是東陵市的太子爺，餘下的倒是沒有多考慮。　　虎爺是一個八面玲瓏的人，而前世在商海中縱橫那麼多年的唐昱也練就成了見人說人話講鬼說鬼話的本事，所以雖然兩人間貌似沒有什麼共同語言，可是場面上卻依舊很熱烈，加之徐可欣經常在兩人說話時插上一兩句，就讓這氣氛更加熱烈了。原本就是做給外人看的，不過是表明下自己的態度了，當然，主要還是為了自己日後的漂白，他也不想一條道的走到黑，經歷了原始資本的積累之後，漂白是必然要走的道路，不過他作為在東陵市紮根這麼多年的黑道分子，想要安安穩穩的漂白，若是沒有實權人物的支持活默許的話，不知道要撒出去多少錢財才能夠成功，所以，表明的這個態度，倒是要獲得蘇慕儒的支持或者默許的居多。　　這頓酒席的內容沒有什麼讓唐昱意外的，無非是杯來盞往的，說著不着邊際的東西，相互秀着自己兜圈子的本領。　　唯一讓他有些驚訝的恐怕就是徐可欣的酒量，唐家一家都是好酒之人，自然酒量不差，不過女孩子有這麼好的酒量，那可是少見的很，即便是善於喝酒的公關類型的女孩子，真正能喝酒的也未必有幾個。　　在唐昱前世今生見過的女孩子裡邊，陳怡的酒量也算是排的上號的，那就足夠讓他驚訝了，現在唐昱終於算是真正見識到了在酒量上可以和陳怡相比的女中豪傑，兩杯三兩杯的茅台下肚，竟然依舊臉不紅氣不喘的和唐昱他們侃大山，性格倒是頗有男孩子的爽氣。　　而且，這樣的酒量，實在讓唐昱有種刮目相看的感覺，虎父無犬子，看來這句話說的一點不假啊，當然，這兒應該說的是虎父無犬女。虎爺培養出來的女兒，不但在性格上與男子相近，一樣的彪悍，就是在酒量上，也同樣不輸給任何一個男的，一口氣灌六兩酒，便是唐昱自己也不敢這樣猛灌，這樣的酒量，用海量來形容也不為過。　　……

# 第三百二十三章 唐天宇知曉

　　三人一直喝到將近九點，這才散去。　　當然，宴席上邊自然不止三個人，唐昱雖然沒有帶着別人過來，不過虎爺為了熱鬧，也是為了讓這些人認識下唐昱，這邊倒是有好幾個人在，氣氛倒是一直很熱烈。　　昨天幫着處理事情的疤臉就在上邊，也是一副好酒量，上了酒桌個個豪氣干雲的，不過他們倒是未必敢灌唐昱的酒，來之前虎爺早就有過吩咐，也知道誰是要討好的人，知道唐昱是惹不起的對象，不能隨意的鬧酒，倒是唐昱對敬酒的人來者不拒酒到杯乾的豪氣贏得了他們的好感，唐家人的酒量，那可不是吹出來的，這種場面的酒桌，也不至於能夠放倒了他，而且虎爺那邊也有分寸，未必敢讓他喝多少，今天他才是被討好的對象。　　幾個人倒是在酒桌上都默契的沒有去提昨晚和成少洵發生衝突的黃毛，原本就是小事一樁，黃毛對於他們這個階層的人來說，不過是螞蟻一般的角色，實在沒有什麼好說的，不過倒是可以想象，得罪了成少洵和唐昱的黃毛，絕對不會有什麼好下場的，即便是唐昱不吩咐什麼，虎爺那邊也不會吧這件事情當做沒有發生，自然會妥妥帖帖的吧事情處理的讓唐昱滿意，讓成少洵滿意。作為權貴的階層，自然有別人無微不至的把事情給你處理的很周到，甚至比你自己想的還周到，完全不必唐昱去操心，不說有他這麼個大煞星在，虎爺這邊定然會妥妥帖帖的處理，便是單說成少洵的身份，虎爺就不敢敷衍了事。　　結束之後已經到了九點多鍾，原本單單喝酒吃飯自然用不了這麼長時間的，只不過兩人都有意的拖延時間，自然在琉金殿堂拖的時間比較久。　　完事兒之後，本來虎爺打算派一個人開車送唐昱回家，可是卻被唐昱拒絕了，唐昱雖然喝了不少酒，不過卻還沒有到達喝醉的程度，駕車還是沒問題的，在東陵市也不用擔心誰會查他酒駕，和虎爺、徐可欣揮了揮手，穩步的走出琉金殿堂，開車離去。　　唐昱遺傳了唐家優良的喝酒的基因，千杯不醉那是誇大了，可是七杯八杯的還撂不倒唐昱，這點酒，墊墊底罷了，要說喝醉到不能駕車，起碼要再喝這麼多才行，都說酒場最能夠征服人，今兒個晚上，虎爺手底下不少人就是被唐昱酒到杯乾的豪氣征服到的。對一般的高幹子弟，他們這些半灰不白的人，心底里總會有一種下意識的排斥，倒是唐昱在酒桌上的豪爽能夠打消這種排斥，唐昱也算是歪打正着了。　　開車回家的途中，唐昱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這次來琉金殿堂雖然已經達到了預期的目的，虎爺如願的表明了自己的立場，自己也委婉的暗示了若是他願意漂白的話蘇慕儒還是樂意見到的，也算是加強了對虎爺以及他代表的地下勢力的控制，算是皆大歡喜了。　　不過雖然看上去很完美，說起還是有那麼一些遺憾的，在最初的打算中，唐昱想要見識見識琉金殿堂的那兩位冰霜美人，琉金殿堂的那兩個老邊娘，唐昱前段時間聽解夢姬說，似乎琉金殿堂的兩個老闆娘中的一個，和解家貌似有點關係，本來這次打算試探一下，倒是也沒有什麼其他的意思，只是在東陵市的地盤上邊，唐昱本能的想探聽一下而已，可是很遺憾，今天和這兩位美女卻無緣一面啊。原本他就猜測琉金殿堂的冰山老闆娘很不簡單的，現在看來，果真不簡單，而且不是一般的不簡單，倒是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有意的避着他，不過想想也就作罷了，他不過是一個小衙內罷了，人家憑什麼要避着他，當然，對於虎爺那邊，唐昱也不會單純的以為這麼個會面便能把人家招安或者半招安了，人家不過是現在漂白階段需要東陵市的蘇慕儒的支持罷了，若是他的漂白沒有蘇慕儒的支持，他又和萬建的蔡明財結怨，若是錢啟建那邊不趁機給他使絆子那才怪了，唐昱也是藉著這個機會才能對虎爺這種人施加一定的影響力，不過招安虎爺，這種打算唐昱可從來沒有過，人心不足蛇吞象，能施加影響力就不錯了，這種半灰不白的地方，唐昱自己是不會想着涉足的。　　……　　剛回到家，唐昱的電話便響了，看了看，是小叔在北京那邊打來的。　　“喂，小叔，最近怎麼樣啊。”唐昱接起電話，率先打了一聲招呼。　　“還可以，前幾天導師接了幾個活，我幫老師忙了幾天，這幾天剛忙完，閑了下來，所以我明後天回去。當然，你小子交代的事情也不敢忘記了，你該不會是現在就要催促那邊的事情了吧，技術研發可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哦。”聽到小叔要回來，唐昱多少有些心不在焉，唐天宇說的東西他自然明白，不過他原本就沒有準備說這些事兒，他心中在想着其他的東西。　　岑培倫和唐天宇的關係很不錯，亦師亦友，不過為了避免唐天宇擔心，這邊還沒人把岑培倫得病的消息告訴他，唐昱不知道唐天宇回來在知道岑培倫得了癌症后，會是什麼樣的心情。不過現在看來，想瞞也瞞不過去了，唐天宇若是回來東陵市，肯定是要去拜訪岑培倫的，這都是慣例了。　　這幾天其實唐昱心中一直很糾結，他早就想給小叔打電話了，告訴他岑培倫的事情，當然，他並不是想給小叔添堵，而是想要問問唐天宇知不知道一些關於岑培倫前期和他孩子的情況，岑培倫的病情已經不容這麼拖下去了，晚一天做手術，成功的幾率也就小一份，如果不在這三個月之內找到岑培倫的兒子，讓他安心的做手術養病，那麼，岑培倫恐怕也就沒幾天活頭了，而且唐昱心中也會留下一個疙瘩，畢竟前世的時候，岑培倫生活的好好的，可這一世卻因為自己的重生，讓岑培倫原有的生活軌跡發生了改變，這讓唐昱對岑培倫的病，內心深處存在這那麼一絲自責。　　“那個，小叔……”　　“怎麼了，還有什麼事情啊？”兩人閑聊了一會兒，就在唐天宇準備掛電話的時候，唐昱忽然想要說什麼。　　“那個，沒事，你回來后再說吧，好了，已經這麼晚了，掛吧，小叔，你也早點休息，晚安。”唐昱本來想和唐天宇說一下岑培倫的病情，讓他心理有個準備，可是話到嘴邊，卻沒有吐出來，唐昱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還是等唐天宇回來再說吧，能拖一天算一天吧，要是能找到岑培倫的妻子那就更好了。　　“嗯好的，晚安。”雖然心中有那麼一絲疑惑，可是唐天宇卻沒有刨根問底，他也從唐昱的語氣中聽出了一點不對勁。　　……　　“什麼時候檢查出來的？”　　唐天宇略微陰沉着臉，坐在唐昱家大廳的沙发上，他是今天剛回到東陵的，昨天打電話的時候聽唐昱的話便知道這邊有事情瞞着他，這才迫不及待的回來的，剛回來，唐昱便把岑培倫得癌的這個令他震驚的消息告訴了他。　　“有一段時間了，我估計岑伯伯很早以前就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或許知道是癌症，或許不知道，可是他卻沒有去就醫，如果不是他在他的茶館里昏迷，被鄰居送到醫院，恐怕我們現在還無法發現呢。”唐昱如實的說道，不過他稱呼的輩分倒是有些亂，他叫唐天宇小叔，唐天宇叫岑培倫老師，照理說唐昱應該叫岑培倫爺爺的，不過他們之間一貫稱呼伯伯，所以說有些亂了輩分。　　唐天宇微微點了點頭，他和岑培倫之間的關係亦師亦友，和岑培倫相處這麼多年，唐天宇自認對岑培倫還是很了解的，他自然知道岑培倫的性格，自從岑培倫的妻子帶着他的孩子離開他后，他對生活已經沒有那麼大的動力了，所以才慢慢的失了進取之心，到了92年的時候更是從政壇中退了下來，而此時身患重病的他，也沒有多少活下去的念頭了，恐怕他的心，早已在妻子兒子遠離他的時候，便已經死了。　　岑培倫為人樂觀，博學多才，對唐天宇的成長有着重大的影響，早前他也知道岑培倫的身體似乎有些不妥，不過一直被岑培倫言辭閃爍的含糊過去，他也沒想到會到了胃癌中期這麼嚴重的地步。　　“他的病……”唐天宇遲疑了一下，此時的他想問岑培倫的病情，可是又有些不敢問，癌症，這個詞彙在所有人心中，就好像是一個噩夢一般，碰上估計就不會有好，唐天宇真的害怕從唐昱口中得到他不想要的那個答案。　　“胃癌中期，而且已經有擴散的跡象了，一院那邊組織了幾次大規模的會診，確定無疑了。”唐昱自然清楚唐天宇要問的是什麼，所以唐天宇還沒有問出來，自己便先回答了。　　“那……還有治癒的希望么。”唐天宇的聲音有些沙啞乾澀，顫抖的聲音充分的表現出他心中的緊張，倒是失去了往日里作為清華學子的那份沉穩的氣度。　　“唉。”唐昱還沒有說話，率先嘆了一口氣，可是就是這口氣，卻讓唐天宇心中一跳。　　“難道……難道真的沒救了？胃癌中期，或許動手術的話，還是有希望的。”唐天宇顯然理解錯了唐昱嘆氣的原因，他剛剛回來，唐昱還沒有把完整的情況和他敘述一遍，有些東西依然不知道，自然不知道唐昱這會兒正忙着找岑培倫失散多年的妻兒。

# 第三百二十四章 聯繫上了

　　唐昱微微嘆了口氣，他這幾日為了尋找岑培倫的兒子給搞鬱悶了，見唐天宇誤會了，以為岑培倫沒救了，趕緊解釋道，“小叔你也別太擔心，岑伯伯的病情並沒有你想象的那樣糟糕，一院的醫生們經過多次會診，認為岑伯伯的病還是有很大的治癒的可能，雖然是胃癌中期，但是擴散的現象還不嚴重，暫時還能通過藥物控制住，然後手術治療，希望還是很大的，只不過，只不過……”　　“只不過什麼……我說小昱啊，你能不能一口氣把話說完，別再掉你小叔的胃口了。總不會是手術費用的問題吧，岑老師的積蓄或許不多，不過我們這邊可以先墊上啊，二哥他總不會連這點錢都舍不得花。”　　“倒不是錢財的問題，治病那點錢咱們家掏了倒是無所謂，我已經把岑伯伯轉進了特護病房，只不過還是有些其他的問題的，一院那邊認為，如果手術的話，需要岑伯伯的配合。”唐昱搖了搖頭苦笑了一聲，“小叔你可能也知道岑伯伯現在的心態，他現在是對自己的病情根本沒有想要治癒的慾望，他雖然生性樂觀，不過對於生死的事情似乎看的很淡，沒有強烈的求生的慾望，醫生說了，岑伯伯的病想要痊癒，必須要岑伯伯的配合，否則的話，即便是手術，也極有可能失敗的，必須要調整心態才能接受手術。可是現在岑伯伯心中有心病，有心結，如果不解開他的心結的話，恐怕是不能讓他調整好心態的，手術自然也就無法成功了……”　　“你是說，你是說岑老師因為惦念着他的前妻所以才不配合治療的？”唐天宇皺起眉頭問道，他早年就拜岑培倫為師，倒是對岑家的事情多少知道點，這些事情岑培倫倒是也不瞞他，只不過原本就是傷心的往事，他自然也不會多提，所以雖然知道一些，不過知道的也是極為有限的。　　“不止是惦念他的前妻，他更惦記的是他的那個兒子，他前妻離開的時候還帶走了他不大的兒子，估摸着這就是他心中的牽挂了，我也找他確認了這件事情。如果把他兒子找到，讓他和岑伯伯好好談談，讓岑伯伯配合治療，我想岑伯伯的心態應該可以調整好的，調整好心態之後接受手術，希望應該很大，一院會診的醫生已經肯定了這點，想來他們是沒有膽量忽悠我的。”　　說完唐昱又抬頭看向唐天宇，“而且我們不僅要找到岑伯伯的兒子，還要越快找到越好，一院那邊會診的結論，岑伯伯的病已經拖不得了，單純靠藥物控制，到最後遲早有控制不住的時候，而且不利於之後的手術，所以，三個月之內如果不找到他兒子，錯過了治療的最佳時期，岑伯伯恐怕就真回天乏術了。對了，小叔，你常年在岑伯伯那邊，知道不知道岑伯伯兒子的線索？”　　說完唐昱略帶希冀的看着唐天宇，要是唐天宇這邊有岑培倫兒子的消息，那就更好了，事實上，對岑培倫的感情，唐昱要比唐天宇更加的深刻，因為他是重活了一世的人，對生死有着更多的體悟，對岑培倫也有着更多的感情在內，不希望這樣一個長者就這樣去世了。所以，唐昱遠比任何一個人更加迫切的希望岑培倫的病情好轉。　　唐天宇眉頭皺了起來，搖了搖頭，“我也不知道岑老師的兒子的下落，岑老師兒子被抱走的時候，還很小，這麼多年過去了，哪裡能找的到，岑老師也不大說這些事情。”皺着眉頭微微想了想，臉上微微露出些笑容來，“雖然不知道岑老師的兒子在哪兒，不過我倒是知道岑伯母的下落。”　　“什麼？你知道岑伯母在哪？”唐昱驚喜的看向唐天宇，岑培倫的兒子是被他妻子抱走的，如果找到了他妻子也就是岑伯母，那麼也就說明找到了岑培倫的兒子，因為岑培倫的妻子一定知道他兒子的下落。唐昱倒是沒想到，自己花了那麼大的功夫，遍地灑下了關係網來找人，最終居然是在小叔這兒找到了突破口，要是早知道這樣，他就應該在知道了岑培倫病重的消息后第一時間通知小叔，不過現在知道也不晚，里三個月的期限還早着呢，只有知道岑培倫妻子的下落，想來很快就能找到岑培倫的兒子了，那麼岑培倫回復的希望自然就大多了，峰迴路轉，唐昱禁不住的有些喜上眉梢來，催着他小叔趕緊說岑培倫妻子的下落。　　“我當初剛開始和岑老師學棋的時候，經常去岑老師的家，那時岑伯母還沒有離家出走，她對我很好，經常給我做好吃的。可是誰知道她卻走了，拋下岑老師一個人走了，還抱走了岑老師的兒子。那段時間，我親眼見證了岑老師從滿腔的壯志到心灰意懶的過程的。”唐天宇嘆了一口氣，唐昱倒是能夠聽得出來，唐天宇對岑培倫的妻子，還是有一些怨氣的。　　不過唐天宇沒有停頓，而是繼續說道，“原本也好些年沒有聯繫了，就在我上大學的那年，突然接到一個電話，是岑伯母打來的，我也不清楚她從哪裡得到我在學校的聯繫分式的。”　　“她打電話給你？她找你干什麼？”唐昱疑惑的問道，要說聯繫，也應該聯繫岑培倫才是，沒道理聯繫唐天宇啊，而且有能耐打聽到唐天宇在學校的聯繫分式，沒道理不知道岑培倫本人的聯繫分式。　　“我當時也覺得很奇怪，不明白她為何聯繫我，滿頭霧水的。她在電話里並沒有和我說什麼，我當初年輕氣盛的，還在電話裡邊問過岑伯母為什麼拋下岑老師走了，可是岑伯母卻支支吾吾的，沒有回答我，倒似乎是有些難言之隱。而且，她打電話過來，也只是想向我打聽一下岑老師的生活情況，同時囑咐我沒事的時候多去看看岑老師，那次我們並沒有聊多長時間，短短的十幾句話后，岑伯母便掛了電話了。”唐天宇給唐昱簡單的解釋了一下。　　“那她以後還聯繫你么，還有，你有岑伯母的聯繫方式或者知道她住在哪么？”唐昱迫不及待的問道。　　唐天宇點了點頭，“自那次通過電話之後，岑伯母倒是隔三差五經常給我掛電話，主要是問岑老師的生活情況，問他過的怎麼，不過卻不讓我告訴岑老師他聯繫我的事情，岑老師這些年對他妻子的事情也是諱莫如深的，我也不敢在啊面前提這件事情。”　　說到這，唐天宇拿過身旁的一個黑色的皮包，“岑伯母的地址我沒有，可是我有她的聯繫電話，我雖然從來沒有打過，可是我想應該能夠找到她。”　　說實話，在唐天宇的心裏，還是多少有些埋怨岑培倫的妻子的，如果不是因為她，以岑培倫在政壇上的見解和敏感程度，唐天宇不敢說能混到什麼程度，可是一定會比現在的生活條件好的多得多，雖然唐天宇知道她離開岑培倫恐怕有一些客觀的原因，否則也不可能經常打電話過來給自己打聽岑培倫的生活境況，不過理解歸理解，想要唐天宇原諒他，還是有些為難，這也就是為什麼唐天宇從來沒有給那個岑伯母打過電話的原因。事實上，他的怨氣也是很有道理的，無論是從為官的為人處世上邊還是從待人接物以及在官場上的見解來說，岑培倫是應該可以走到一個較高的位子上邊的。　　很快，唐天宇便從他的那個黑色的皮包中拿出一個電話本，慌忙的翻了起來。　　“找到了找到了。”很快，唐天宇帶着一絲驚喜的聲音響起，拿着電話本，手指這電話本上的一個姓名標記為岑母的電話號碼給唐昱看，“就是這個號碼，岑伯母每次打電話都是用這個電話號碼的，用這個電話號碼，應該可以聯繫到她的，我們一隻是最近才聯繫的比較少，早兩年的時候，聯繫還是比較多的。”　　看到唐天宇拿出來的電話號碼，唐昱沒有片刻猶豫，拿出自己的大哥大，照着唐天宇遞過來的那個電話本上的電話號碼便打了過去。對於岑培倫此刻的病情來說，自然是越快的找到他的兒子，對他的手術成功率才越有利。　　電話打過去，幾聲忙音之後，那邊傳來一個略有些蒼老的女人的聲音……　　“喂，你好，請問你找誰？”　　“請問，請問您是岑培倫岑伯伯的……妻子么？”唐昱猶豫了一下，還是用岑培倫的妻子來稱呼對方，因為他對電話對面的那個女人一點都不了解，倒是不知道如何來稱呼，要是他小叔的話倒是可以直接叫師母，他這會兒不好叫岑伯母，所以也只能這樣稱呼對方。　　“你是……你是小唐吧？”電話那頭不知為何，似乎有些激動，聲音微微的顫抖，似乎把唐昱當成了唐天宇。不過也難怪，兩人血緣關係不遠，再加上這叔侄兩人年紀相近，說話的聲音倒是也有些相似。　　“岑伯母你好，我叫唐昱，是唐天宇的侄子，也是岑培倫岑伯伯的學生。”確認了那邊的身份后倒是好稱呼了，唐昱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之後便將話題扯到正題上來，“是這樣的岑伯母，岑伯伯病了……”

# 第三百二十五章 初見賈紅梅

　　唐昱甚至還沒有把話說完，電話那頭便已經激動的打斷了唐昱的話，“老岑病了？他什麼病，嚴重么？到底是怎麼回事兒？”聲音裡邊透出來的焦急的意味，便是唐昱隔着電話都能深刻的感覺到，越發的感覺到當初岑伯母離岑培倫而去，這裏邊或許有着什麼不知道的隱情，要不也不至於時隔多年之後依然費盡心機聯繫上唐天宇，也不會這會兒聽到岑培倫病重之後如此的失態。　　“岑伯母您別激動，岑伯伯確實患病了，而且病情很重，不過這件事情說來話長，在電話里有些說不清楚，岑伯母，我可以見見您么？我覺得，還是當面說比較好。”　　電話那頭稍稍沉默了一會兒，似乎有些猶豫，不過開口說話卻似乎異常的堅定，似乎下定了什麼決心，“好吧，我明天就回東陵，你是唐天宇大哥唐天鴻的兒子吧，我聽天宇說過你，你把你的聯繫方式給我，我現在立即起身，到東陵的時候找你，這樣好吧。”說完之後還在心中默嘆一聲，希望老岑沒事兒吧。　　“嗯，好的。”唐昱應了一聲后，把自己的電話號碼告訴了岑培倫的妻子。　　在唐昱把自己的電話給了岑培倫的妻子后，雙方便沒有再多說一句話，草草的掛了電話了。不過聯繫上了岑培倫的妻子，還是讓唐昱異常的高興，這基本等於找到了他的兒子了。　　“怎樣？”旁邊的唐天宇看到唐昱掛了電話后，馬上湊上來問了一聲。之前他雖然也和師母通過幾次電話，不過對於師母那邊的情況也並不了解，而且師母說話的時候似乎也有些顧忌，對那邊的情況總是刻意的含糊過去，所以唐天宇對那邊的情況也不是特別的了解。　　“嗯，岑伯母已經答應過來了，至於岑伯伯的具體病情，我並沒有在電話中告訴岑伯母，這事還是等我們見了她之後，再詳細的和她細說，一兩句話也說不清楚，而且也需要讓岑伯母調整一下心態，畢竟是多年未見的人了。”唐昱把兩人的電話內容說給了唐天宇，“找到了岑伯伯的妻子就好了，其實我們也未必一定要找到岑伯伯的兒子的，手術只是需要他調整好心態，或許岑伯母也能起到類似的作用也說不準。”　　唐天宇點了點頭，“嗯，這樣也好，岑伯母來了，或許有她勸勸岑老師，效果會更好，岑老師最大的心結還是在他妻子的身上，或許他心中牽挂的多的是兒子，不過讓他糾結這麼多年的，應該還是師母，我想師母過來的話，效果應該會更好的。”　　……　　一夜無話，既然找到了岑培倫的妻子，原先唐昱託人在政府系統裡邊幫忙撒大網找人的動作就可以停下來了，當然，適當的時候唐昱還是需要對人家表示感謝的，雖然他們並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到第二天十點左右，唐昱的電話便響了起來，看了看電話號碼，唐昱和旁邊的唐天宇對視了一眼，都猜到了這個電話是誰打來的。倒是沒想到岑培倫的妻子如此的雷厲風行，昨天剛剛通話，今天便心急的來到了東陵市，只怕是連夜趕來的，東陵市也沒有機場，倒是能看得出來對方心中的焦急來。唐昱越發的相信，當年岑培倫的妻子離開是有着隱情的。　　果然，唐昱剛把電話接起來，電話那頭便傳來岑培倫妻子那略顯蒼老還帶着一絲疲憊的聲音。　　“唐昱么，你和天宇在一起吧，我是你岑伯母，我現在已經到了東陵了，你們兩個能不能來接我一下啊，十幾年沒回來了，東陵市的變化大啊，道路我都不認識了，還需要你們談談老岑的病情。”　　岑培倫之前在政府工作的時候，他也不是住在老街的，搬到老街去住，那是他的妻子離開之後才搬過去的，還在那邊開了一個茶樓，岑培倫的妻子大概也知道岑培倫不住在原先的地方了，現在極有可能在醫院，過來東陵市，自然要先聯繫唐昱和唐天宇。這會兒的東陵市，大概也沒有幾個人還能記得她了。　　“好的，岑伯母，你在車站等我們，我們這就去接你去。”唐昱這邊剛撂下電話，那邊唐天宇已經起身了，將唐昱的外衣扔給唐昱，“快走吧，別讓岑伯母等急了。”說著，唐天宇拿起他的那個黑色的皮包，率先走了出去，他倒是比唐昱還要心急一些。　　不到半個小時，唐昱便已經開車到了車站，並很快的按照剛剛岑培倫妻子告訴給唐昱的位置找到了她。　　看着眼前這個有些憔悴的女人，唐昱感嘆着歲月不饒人，剛剛在來的路上，唐天宇告訴唐昱，岑培倫的妻子當初可是遠近聞名的大美女，而且直言不諱的說道，在相貌上，人家可是絲毫不比東陵第一美女楊涵寧差，可是現在出現在唐昱眼前的這個女人，根本就再也看不出當初的那種美麗，眼角觸深深的魚尾紋，眼袋也有些下垂，只有那依舊還白皙的皮膚還多少保留着當初美麗的證據。當然，岑培倫現在雖然沒有七老八十，不過五六十總是有的，作為他的妻子，年齡自然也不小了。不過看穿着，似乎還有些精緻的樣子。　　可能是因為連夜趕路的原因，岑培倫的妻子臉色有些發白，眼神中泛着一絲掩飾不住的疲憊，眼神中還透露出來些許擔憂，大概是在擔憂岑培倫的病情吧。　　“你就是天宇吧，呵呵，長大了，和小時候可不一樣了。”岑培倫的妻子笑着看了一眼唐天宇，唐天宇幼年拜師，兩人之前是見過面的，雖然那時候唐天宇的年紀還小，沒有對岑培倫的妻子留下多少印象，不過賈紅梅對於唐家的兄弟是有印象的，看到唐天宇便基本能夠認出來了。　　和唐天宇打完招呼之後又扭過頭看向唐昱，“你就是電話里的那個唐昱吧，我聽你小叔提過你一次，聽他的語氣，似乎你比他還要有出息呢。”　　“岑伯母過獎了，我哪有那麼好啊，哦，對了，岑伯母，你還沒有吃飯吧，我們先去吃個飯，岑伯伯的事情我們邊吃邊聊。”　　車站附近別的不好找，可這飯店旅店卻是不缺的，唐昱三人沒走幾步，便找到一家看起來很乾凈的餐館，也沒有刻意的去找上門大酒店，將就着在這邊就可以了，反正他們三個誰也不會去計較這些東西，唐昱簡單的叫了幾個菜，便示意岑培倫的妻子可以吃了。　　可能因為擔心岑培倫的病情，賈紅梅並沒有吃幾口，隨意的扒拉了兩下便放下了筷子，“天宇，你快和伯母說說，老岑他究竟怎麼了，他得的是什麼病啊。”因為對唐昱並不熟悉，她開口自然是問唐天宇了，畢竟唐天宇小時候兩人是見過面的，而且這幾年還有電話聯繫。　　唐天宇看了一眼唐昱，這才輕聲的說道，“岑老師得的是胃癌，最近才確診的。”　　“胃癌！”聽到這兩個字，岑培倫的老婆立時滿臉煞白，雙眼無神的跌做到身後的椅子上，口中喃喃自語：“都是我害了老岑啊，都是我啊都是我……”不知不覺間，雙眼已經聚滿了淚水，順着臉頰流了下來。　　九十年代，癌症無疑還是一個讓人談之色變的病，得了癌症，基本就意味着沒救了，即便是在唐昱重生的那個年代，癌症依然是異常棘手的病情，所以，可以想象，在得知了岑培倫得了癌症之後，不少人只怕已經認定他被判了死刑了。作為岑培倫的妻子，當年的離開或許另有隱情，有什麼迫不得已的苦衷，不過這會兒的神態，吧她對岑培倫的關心和擔憂表現的淋漓盡致。　　“岑伯母，您別激動，岑伯伯雖然身患癌症，不過他的病情或許並沒有你想的那麼糟糕，岑伯伯還有康復的希望，這正是我們要尋找您過來的原因。”唐昱看到岑培倫的妻子如此激動，趕緊勸說了起來。　　“能治？真的能治？”聽到岑培倫的病還有康復的希望，岑培倫妻子原本無神的雙眼又恢復了焦距，不由得再次問了一句，看到唐昱點頭，又說道，“能治就好，能治就好，那你們打電話給我是為了什麼，是不是老岑的醫療費不夠用，這點你們不用擔心，老岑所有的治療費用，我來籌集，這點你們不用擔心。”　　其實口中這樣說著，心中還是有些不相信的，癌症在九十年代，基本就代表着死亡了，可不是隨隨便便就能治療的疾病。　　“岑伯母你誤會了，並不是因為錢的事情，若僅僅是錢財的問題，就不會麻煩您了，我們家在東陵市也算有些實力，些許的治療費用還是不差的，並不是因為錢財的問題，事實上，岑伯伯現在住在一院的特護病房，就是我們安排進去的。”唐昱苦笑着搖了搖頭。　　“那是？”事實上賈紅梅對唐家的情況多少知道點，知道若是唐天宇出面幫忙的話，肯定不會因為治療費用的問題的，倒是有些奇怪為何治療老岑的病要麻煩到她。當然，她自己內心之中是樂意被麻煩到的，要不，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和老岑再見一面。

# 第三百二十六章 夫妻終見

　　“唉，這件事還是小叔你說吧。”聽了賈紅梅疑惑的問話，唐昱沒有說什麼，反而讓唐天宇告訴岑培倫的妻子。這件事情由唐天宇告訴她，怎麼也比他這個和岑培倫妻子第一次見面的人要好的多，兩人起碼是認識的。　　“伯母，是這樣的，岑老師雖然患了癌症，不過現在僅僅是中期，擴散現象還不嚴重，一院那邊的專家會診過後，認為岑老師的病情現在還可以通過手術來治療，回復好的話能達到痊癒的效果。”　　說到這裏，賈紅梅臉上也露出來喜色，不過她也知道唐天宇定然還有后話的，若是僅僅這樣，他們也不會千方百計的找到自己了，果然，唐天宇語氣一轉。　　“可是，可是老師他卻不太配合治療，或者說並不是老師他不配合，而是他對生活沒有什麼留戀了，一院的專家認為，這個手術要切除四分之三左右的胃部，手術的成功，與病人的心態和求生意志是有很大關係的，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手術的成功。老師雖然生性達觀，不過對生死之事看的很淡，也沒有很強烈的求生意志，而且老師的心中還有一個心結，如果這個心結不揭開，老師即使手術了，活下來的機會也不大。”　　唐天宇一邊說著一邊看着岑培倫妻子的臉色，在他說話的時候，她的臉色不斷地變幻着，眼神中滿是痛苦和一絲掙扎。　　“岑伯伯的心結就是他想見見他的那個兒子。”這時唐昱把話頭接了過來，“所以我們才找到伯母你的，我們聯繫不上岑伯伯的那個兒子，我們也就只能找您了，我希望你可以叫岑伯伯的兒子過來一趟，讓他和岑伯伯談一下，把岑伯伯的心結解開，讓他配合治療。”　　“老岑這是何苦呢，這是何苦呢啊……”岑培倫的妻子在聽了唐昱和唐天宇的話后，口中一直喃喃自語着，好半天才回過神來，“好吧，我會吧天兒叫過來的，你們放心，我一定會讓天兒勸說老岑配合治療的。”　　其實在唐昱他們說道岑培倫的心結的時候，賈紅梅多少就能夠猜到，岑培倫的心結，定然是與自己以及他們兩人的兒子有關的。而岑培倫倒也不是不配合治療，只不過心態的調整，並不是自己想打開就能夠打開的，切除四分之三的胃部癌症大手術，可不是那麼容易治療的。　　“天宇啊，能不能……能不能……”忽然間，岑培倫的妻子說話猶豫了起來，神色間居然有些忸怩。　　“師母有什麼事情儘管說，需要什麼儘管對天宇講，只要天宇能做到的，天宇一定會幫着師母做到的。”　　“不不不，我什麼都不缺，我只是想，只是想……”岑培倫的妻子抬起頭看向唐天宇，眼神中竟然瀰漫出一種哀求的神情。　　“伯母想要去看看岑伯伯吧。”看到岑培倫如此神情，唐昱便猜到了她的想法，其實原本就想帶着她去見岑培倫的。　　夫妻二人相互見面本是天理之中的事情，合情合理，即使是兩人離婚分居，偶爾見一面也是正常的，可是岑培倫和眼前這個半老女人之間的關係，卻不是普通的離婚夫妻關係，雖然可以從岑培倫妻子的種種神態可以看出，當初她離開的時候，恐怕有什麼難言之隱，可是無論她有什麼難言之隱，可是終歸是她拋棄的岑培倫，而且把岑培倫最寶貝的兒子也帶走了，這一走就是十幾二十年，別說是岑培倫，恐怕就是任何一個人在經歷此事後，對於眼前的這個女人都不會存有好感，甚至會記恨她一輩子。當然，岑培倫對賈紅梅到底是什麼心態，唐昱和唐天宇都是不知道的，這些心思，岑培倫藏的很深，即便是前世的時候唐昱與岑培倫已經異常的親近了，對於岑培倫的這段秘辛也是不了解的。　　“嗯。”岑培倫的妻子遲疑的點了點頭，“我知道老岑一定不願意看到我的，畢竟、畢竟當年是我帶著兒子把他扔下的，其實我也並不是要和老岑見面，只想、只想看看他，遠遠的看看他就行。我也從來沒有奢望過其他的，只想看看他就好了。”“岑伯母不必多說，一會兒吃完飯後，我就帶伯母去看岑伯伯，我想岑伯伯一定也很想看到你，這麼多年過去了，再大的怨氣也會慢慢的消散的，唉，特別是在岑伯伯得了這個病之後，我想他一定特別需要親人的關心。”唐昱輕聲說道，同時一點點的打消岑培倫妻子心中的顧慮。　　“唉，也是，雖然岑老師嘴上從來沒有提起過您，可是我知道，在他的心裏，伯母您還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的，而且，我想師母你見到老師后，能夠勸說一下老師，讓他安心的接受治療。岑老師的心態，大概也只有您和您的兒子才能調整他的心結。即便是為了岑老師的手術，您二老也應該見見的。”旁邊的唐天宇也附和了一聲。　　……　　“岑伯伯，你多吃點，你看你現在都瘦成什麼樣了，醫生說以你現在的狀態，根本不適合手術，你的身體根本負荷不了手術給你帶來的傷害，即使手術成功了，癌症被切除乾淨了，想要完全恢復，也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如果身體條件跟不上的話，恐怕很長時間都恢復不過來的，而且聽醫生說，手術即使成功了，也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化療，如果身體太弱的話，根本無法承受的住化療給您身體上帶來的傷害的。”陳怡一邊從保溫盒裡盛出小米粥，一邊囑咐着岑培倫多吃一點。這些天來，倒是她在這邊伺候岑培倫的居多，岑培倫在老街雖然很有威望，不過到底在老街的時間不久，除了剛開始的時候有些鄰居來探望，餘下的便是劉舒蘭和陳怡母女二人在這邊了，劉舒蘭平日里還要賺錢維持家用，陳怡倒是經常過來。當然，特護病房自然一切服務應有盡有，不過陳怡還是希望自己能親自為岑培倫做一些事情的，或許，以後就再也沒有報答他的機會了。　　“好好好，多吃多吃多吃，我現在真的都有些怕你這個小丫頭。”岑培倫苦笑了一句，趕緊打斷陳怡嘮叨，這两天陳怡每到吃飯的時候，總是對岑培倫嘮叨不停，直到岑培倫吃到再也吃不下的時候，才停止她的政治教育。　　岑培倫有時就在想，當初在政府里工作的時候，經常給其他人上政治課，可是誰知道報應這麼快就來了，現在輪到別人給他上政治課，搞的他成天鬱悶不已。　　不過雖然陳怡每天都在他耳邊嘮嘮叨叨的沒完，可是岑培倫卻沒有一點不滿，反而心中異常溫暖，自從他妻子離開后，他已經很少能感受到這種溫情了，這種耳邊絮叨的感覺，讓他很是享受。這種帶點家的溫馨的感覺，他已經很久沒有體會過了，雖然早就飽經世事，不過還是在這種時候最能看透人情冷暖。不過岑培倫一直疑惑的是，為何自己病重，在唐昱那個奇怪的小子的眼中能看到很重的悲哀的情緒，岑培倫自有一副火眼金睛，知道那不是裝的，而是實實在真真正正的為自己的悲傷，甚至比陳怡母女還要強烈一些，讓岑培倫很是疑惑……　　“哦，對了，小丫頭你今天不上學么，怎麼又跑過來找過我這個糟老頭子了，如果你為了照顧我而耽誤了學業，你岑伯伯我心理可會很不安很內疚的。”　　唐昱前幾天已經將岑培倫安排到特護病房，有專門的護士照顧，把陳怡解脫啦才出來，畢竟陳怡還是學生，還要以學業為主，而且陳怡的學習始終在學校名列前茅，就因為這些日子而把學習落下，未免有些可惜。要知道，在一中師生的眼中，陳怡可是被當做清華北大來培養的。　　“岑伯伯不記得了？今天是周日，今天不上課的。”陳怡笑着回答。　　“哦？今天周日啊，你看我，這一天天呆的，啥都不知道了。”岑培倫苦笑了一聲，嘆了一口氣，“老糊塗了，不中用了。”　　這時，病房門被打開了，唐昱和唐天宇走了進來。　　“咦，天宇你怎麼回來，不會是因為老頭子我病了，專門跑回來的吧，我都和小昱說了，不讓他告訴你我的事情，唉，看來他還是說了，你們這樣，反倒讓老頭子我心理不安啊。”看到唐天宇，岑培倫有些激動，原本平靜的語氣也出現了波動。　　自從岑培倫的妻子帶走了他的兒子，這麼多年杳無音信，岑培倫不知不覺間，已經將唐天宇視作自己的孩子了，兩人間幾乎無話不談，此時看到唐天宇回來，也不由的激動起來。正是因為岑培倫用父親對兒子的心態對待唐天宇，唐天宇對岑培倫才有了那種亦師亦父的感覺到的，兩人之間的關係，像真正的親人一般。　　“老師，學校那邊已經沒有什麼事情了，所以我就回來了，可誰知道我剛到家，就聽到小昱說起你的病，我還一直埋怨着小昱，你們怎麼不早點告訴我呢，老師您生病了，我怎麼可以不回來看看。”看到病床上岑培倫那瘦得嚇人的樣子，唐天宇不由得心中一陣酸澀，這個已近不惑之年的老人，老天對他似乎太不公平了。　　“呵呵，好了，都別唏噓了，岑伯伯，我今天不但給你把我小叔帶來了，我還給你帶來一個您恐怕想也想不到的人。”唐昱感覺到病房中的氣氛有些不對，他的心理也壓抑的很，為了打破這種讓他不太舒服的氣氛，唐昱轉移話題的說道。　　岑培倫沒有說話，而是疑惑的看了唐昱一眼。　　唐昱清晰的捕捉到岑培倫眼神中那疑惑背後所隱藏的那一絲期待的情緒，以岑培倫的閱歷，似乎已經猜到了唐昱帶來的是什麼人。　　唐昱微微一笑，看了旁邊的唐天宇一眼，兩人同時向兩邊各撤一步，將身後的病房門讓了出來，一個身影出現在岑培倫的眼前。　　不是別人，正是岑培倫的妻子賈紅梅。雖然時刻多年未見，當年的妙齡少婦已經有了白髮長了皺紋，不過岑培倫還是一眼便認出來了。　　“紅梅，多年不見，你、你、你還好嗎……”岑培倫顫抖的聲音显示了其內心的激動，面部不自然的顫抖着，眼眶中一層水霧漸漸的凝聚着。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

# 第三百二十七章 陳怡動情

　　“紅梅，這麼多年，你、你、你還好么……”　　岑培倫的一句話，道盡了無數心酸，那顫抖的語氣中，沒有賈紅梅想象中的怨恨，甚至連一絲怨氣都沒有，只是很激動的，就像多年未見的老朋友，此時見面禮，一句簡單的問候，就足以表達內心深處那澎湃的感情。　　“老岑……我……”賈紅梅一句話未說，只聽着岑培倫簡單的問候此時便已經淚流滿面了，站在門口，嘴唇不斷顫抖着，心中有萬語千言，可是此情此景，她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好了，岑伯伯岑伯母多年沒有見面，一朝見面，恐怕有很多話要說，我們這些晚輩就不在這裏當電燈泡了，我和陳怡姐明天還要上學，我們就早點回家休息了，不打擾你們二老了。”　　唐昱的鼻子也有些酸酸的，感覺到他們在這恐怕會讓這分別許久的老兩口尷尬，唐昱便找了個借口離開。他也看得出來，當年賈紅梅和岑培倫之間，或許並不是感情出了問題，而是因為其他的因素而迫不得已才離開的，這會兒，自然要多給他們二老一些時間讓他們交流感情。　　“你們別走啊，再在這待一會兒啊……”　　岑培倫出言挽留了一句，可是唐昱三人卻笑着搖了搖頭，和岑培倫賈紅梅擺了擺手，走出了病房。連他都聽得出來岑培倫的言不由衷，只怕他和賈紅梅都希望這一干的電燈泡趕緊離開，給他們兩人留一些私密的空間。當然，兩個人單獨留在那裡，多年未見，或許開始的時候會有些尷尬，不過私密的環境，更有利於他們二人交流，想來特護病房，不會有人會不識趣的去打擾他們的。　　唐昱倒是希望，這兩人交流過後，岑培倫能夠儘快的調整好心態，這樣更加的有利於手術的成功。一院的王貴成已經和他說過，藥物控制的時間越久，對手術越不利，手術時間能夠越靠前自然越好。當然，岑培倫的身體也需要經過一小段時間的調整才能夠接受手術，並不僅僅是心態的問題，以岑培倫現在的身體狀況，也是不適合接受手術的，還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調理才行……　　“小叔，正好我開車過來了，我先送陳怡回家，之後咱倆再回去吧。”唐昱說道。　　唐天宇抬手看了一眼手錶，“現在還不到四點呢，時間還早，正好我要去維科一趟，有一些科研上的事情要和老薑那邊討論一下以方便後續的研發，這樣吧小昱，你送陳怡回家，我自己打車去維科。”唐天宇是岑培倫的弟子，對於老街的陳怡一家自然是很熟悉的，自己小侄子要討好漂亮女孩子，他自然也要識趣一些，不做電燈泡。他倒是能看得出來，自己這個小侄子，對人家可是有點那個意思，看陳怡的樣子，似乎也有點那個意思。　　唐昱猶豫了一下，點頭答應了，“行，那我就先送陳怡姐回家。”他倒是明白，小叔大概是看出來些什麼，故意給自己製造機會呢，當然，他和姜萬勐或許也真的有一些技術上邊的問題需要討論。　　出了一院的門，唐昱看着唐天宇坐上出租車離開后，這才轉身拉着陳怡的手向停車場走去。　　不知為何，自從從病房中出來，陳怡就一句話都沒有說，一直低着頭不知道在想什麼，以往的時候，即便是和唐昱發生過關係，在公共場所也從來不會和唐昱表現的過分親近，這次在一院外邊卻是沒有拒絕被唐昱牽着小手。唐昱心中暗暗的猜測，可能是岑培倫夫妻相見的情景，對她的衝擊有些大。　　“那個，小昱，我、我今晚不想回家。”陳怡猶豫了一下說道，臉上有些羞紅。　　“不回家？”　　唐昱微微一愣，不過看着陳怡臉上泛起的紅暈，唐昱瞬間變反應過來陳怡的意思，她今晚不想回家，是想和自己在一起吧。　　唐昱猜的不錯，岑培倫和賈紅梅的事情的確給陳怡非常大的衝擊，特別是當看到岑培倫和賈紅梅見面后的表情和短短的兩句話，話語簡單，可是任誰都能感覺出裏面那豐富複雜的感情，這兩夫妻飛開了將近二十年，可是通過今天兩人見面的情形，陳怡依舊感覺到兩人間那濃郁澎湃的感情。以往的時候，陳怡一直想着，以岑培倫那樣的心性，即便對離開自己的妻子沒有怨氣，也應該是以一種很淡然的態度處之吧，從來沒有想過兩人之間會是這種樣子。　　陳怡斜眼看了唐昱一眼，突然間她感覺到自己貌似很幸福，雖然她和唐昱之間的關係至今仍舊朦朦朧的說不清楚，可至少她和唐昱兩個人還在一起，沒有像岑培倫和賈紅梅那樣，一分別就是這麼多年，所以，陳怡心中猛然感覺到這在一起的時光是多麼珍貴，這也是陳怡為什麼突然決定今晚要和唐昱在一起的原因。　　其實唐昱和陳怡兩個人之間的那層窗戶紙已經在去年就已經捅破了，可是也就僅僅那一次，那次是在陳怡險些被錢偉用陰暗的手段得到不久的時候，陳怡主動對唐昱獻身。　　可是那次之後，兩人之間的關係依然有些朦朦朧朧的，之後陳怡甚至有一段時間和唐昱刻意疏遠，搞的唐昱心中鬱悶不已，直到最近，唐昱和陳怡的關係才漸漸的恢復了之前的那種平淡，唐昱有很多回都想要和陳怡“深度交流交流”，可是每當看到陳怡的那種冰冷的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臉，心中的話剛到喉嚨卻又硬生生的咽了下去。對於陳怡這樣的女孩子，唐昱總是從心裏邊憐惜的，舍不得去傷害到她。　　倒是沒想到，這次岑培倫和賈紅梅的相見，對陳怡的觸動這麼大，再一次的打破了兩人之間的僵局。唐昱心中暗喜，看來今天是雙喜臨門啊。　　唐昱這次沒有再呆陳怡去什麼旅館飯店之類的地方，而是帶着她到宋宛如的那套房子，他感覺這是對陳怡的尊重，同時在這裏，唐昱也會放心很多，也不擔心被別人發現。只不過這房子似乎是宛如姐默許給自己和楊涵寧偷情用的，現在和陳怡在這兒，總讓他心中有一種怪怪的感覺。　　“這裡是……”跟着唐昱走近宋宛如留下的這間房間，陳怡忍不住的問了一句。　　也難怪陳怡心中疑惑，宋宛如的這間房子，雖然算不上豪華，可是在東陵市也絕對算得上是高檔住宅，屋內的裝修簡單大方實用，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住的地方，陳怡也到過唐昱的家中，這兒與唐昱的家相比，這裏可比唐昱在機關大院中的家好多了。　　“這間房子是宛如姐的，宛如姐每次到東凌的時候，就住在這，她不在的時候，就把鑰匙交給我，我時常過來幫着打掃一下。”唐昱解釋了一句，看陳怡的臉色便知道她有些誤會了，外邊對官員的印象，就像認為無商不奸一樣，也一貫認為無官不貪的，開始大約還以為這是家裡邊的秘密宅子吧。　　“哦。”　　陳怡心不在焉的應了一聲，手足無措的站在大廳中，紅着臉低着頭，不知道該做什麼，剛剛沉浸在岑培倫和賈紅梅的事情中的陳怡還沒有感覺到什麼，此時和唐昱來到這裏后，陳怡這才感覺到害羞，唐昱每一次看她，都讓她感覺渾身不自在，思緒不停的來回翻滾，胡思亂想起來，甚至想到上次在旅館和唐昱纏綿時的情景，不由得渾身發燙起來。　　這種事情向來都是男人主動的，陳怡在精神巨大波動的時候倒是有勇氣主動，只不過這會兒內心逐漸的平靜下來，卻是越發的害羞起來，還有些在乎唐昱的想法，不知道自己主動提出來，會不會在他心中留下不好的印象，會不會認為自己是那種貪歡的女孩……　　這麼想着，陳怡的心中越發的糾結起來，倒是沒有去想唐昱為何有宋宛如在東陵市的宅子的鑰匙，更沒有去想宋宛如為何在東陵市置下了這麼一套宅子。　　看到陳怡如此神情，唐昱輕笑一聲，“陳怡姐你隨便坐，我去給你放水，一會兒洗個澡。”說著，便向衛生間走去。　　“嗯。”陳怡低着頭，蚊子一般應了一聲，獃獃的走到旁邊的沙發前做了下來，雖然坐下來，可是從她那併攏的雙腿，揉、搓衣角的手不難看出此時她心裏的緊張和不安，一點也沒有剛才在一院外邊的勇氣。　　……　　“水放好了，浴巾和一些洗簌用品裏面都有，你去洗澡去吧。”唐昱從浴室里走出來，笑着對着身體緊繃的坐在沙发上的陳怡說道，不過那眼神，怎麼看怎麼像冒着綠光的樣子。　　“嗯，好的。”　　陳怡很敏感的感覺到唐昱的雙眼在自己身上肆無忌憚的遊走着，身上的衣服在唐昱的眼神下，似乎變得透明，陳怡不敢看唐昱那火熱的眼神，低着頭，慌忙的走向浴室。這會兒倒是在心中後悔起來，後悔自己在一院外邊為何會那樣的膽大，不過看着岑培倫和賈紅梅相見時候的樣子，陳怡心中對馬上要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還隱隱有些期待的感覺，不禁在心中暗笑自己，沒羞沒臊的，自然不知道，自己這副模樣落到唐昱的眼中有多大的誘惑力……

# 第三百二十八章 梅開二度

　　“要不、要不陳怡姐，我和你一起洗得了，我可以幫你搓背。”眼看陳怡就要走進浴室，唐昱口裡突然溜出這麼一句話，讓原本就慌不擇路的陳怡更加慌張了，差點碰到門框上。　　“不、不、不用了……”陳怡結巴的拒絕了一句后，飛快的跑進去將浴室的門關上，再也不敢看外邊的唐昱，生怕他嘴裏邊又跳出讓人臉紅心跳的話來……　　很快，浴室里便傳出淅淅瀝瀝的水聲。　　可惜，陳怡進去洗浴的時候沒有注意看，宋宛如這個宅子裡邊的浴室的門是那種半透明的磨砂玻璃製成的，自從陳怡走進去后，唐昱便沒有離開，透過那半透明的玻璃，津津有味的看着裏面那窈窕的身影。　　磨砂的玻璃本來透明度就不高，裡邊洗浴又騰起了水汽，不過雖然看不大清楚，可是那半透明的玻璃反倒給了唐昱一種朦朧的誘惑感，隱約能勾勒出裡邊的身影，起碼能夠清楚的看到陳怡玲瓏的身段曲線，看着看着，唐昱心中的火氣不斷地開始上升起來，眼神中那朵慾望的火苗，不斷地升騰着。　　死死地看了一眼那玻璃門后的身影，唐昱邪邪的一笑，從兜里拿出了一把鑰匙，要知道，宋宛如當初可是把房子裡邊全套的鑰匙都給了唐昱的，一個小小的浴室怎麼能夠難得住他，原本讓陳怡進去洗澡的時候這小子就沒安什麼好心思。　　拿着鑰匙小心的插進了浴室門的鎖孔里，輕輕的旋轉了一下，在微微的一聲咔的聲響后，浴室門緩緩的開了一個小縫……　　一直緊張的注意着門口的情況的陳怡，在唐昱進來的第一時間，發出來一聲本能的尖叫，她怎麼也想不到，自己明明把門保險關上了，唐昱怎麼會溜進來。　　早前的時候唐昱聽人說過，女生尖叫時的高分貝，甚至可以把高腳杯震碎，以前唐昱還不信，可是現在唐昱卻信了，陳怡的尖叫聲讓唐昱苦笑不已，兩個人都這種關係了，不就是一起洗澡嗎，至於這麼大的反應么。　　應對陳怡的這尖叫聲，唐昱別無他法，只有猛地衝上前，一把將陳怡摟在懷中，嘴巴刻不容緩的印到陳怡那紅潤的巧嘴上，這才將陳怡那恐怖的尖叫聲給止住。當然，這小妞的尖叫，更多的是女性下意識的尖叫，驚嚇卻未必有多少，畢竟，兩人之前已經發生過了親密的關係了。　　浴室中這鴛鴦戲水自是不必多說，陳怡在承受了唐昱的數番征討后，終於無力的敗下陣來，依偎在唐昱的懷抱中閉目喘息着，簡單的清理了一下身上的痕迹、擦乾身上的水，唐昱直接將陳怡抱了起來，走出浴室。　　事實上，對於在浴室中進行這樣的事兒陳怡還是有些本能的排斥的，可是唐昱都預謀這麼長時間，哪有這小妮子反抗的餘地，自然是越反抗越快樂。宋宛如這棟宅子浴室裡邊的那個大浴缸對唐昱有着足夠的吸引力，自然迫不及待的就和陳怡在浴缸裡邊幾度征伐、只不過在浴室裡邊，陳怡總是有些放不開，又擔心把水擠進去，自然不願意在浴室裡邊多做，催着唐昱出來。　　抱着把陳怡放在床上，看着床上這具毫無瑕疵的嬌軀，唐昱剛剛在浴室裡邊釋放了的火氣，竟然瞬間又再次凝聚了起來。到底是少年人的身體，精力充沛，對這種事情尤為喜歡，下邊立馬又生龍活虎起來。　　眼前膚勝白雪肌似膏，陳怡的肌膚很白，是那種略顯蒼白的白，可能是因為剛剛洗過澡的原因，肌膚滑不溜手，那種觸感讓唐昱的雙手不忍離開陳怡的身體，兩隻手不斷地在陳怡身上遊走，高山峽谷，翻山越嶺的留戀不已。　　而陳怡也在唐昱的這雙作怪的手下嬌、吟陣陣。　　陳怡畢竟只是初嘗禁果的小女孩，從來沒有過這方面的經驗，唯一的一次也是上次和唐昱，只不過那次她初嘗禁果，唐昱自然不敢過分征伐，這次自然不一樣了，她這小女子，怎能敵得過唐昱這種花壇老手，唐昱甚至還沒有用出全部手段，陳怡便已經告饒不止了。　　跨馬提槍、直搗黃龍，在一番廝殺過後，一切便恢復到了那種溫馨的平靜中，只留下滿室春光和曖昧不已的味道。　　唐昱靠在床頭，擁着滿臉紅暈的陳怡，靜靜的享受着這種激情過後的溫馨和平靜。　　“小昱，你說，岑伯伯和岑伯母還會在一起么？”激情過後，陳怡如同一隻乖巧的貓咪一般，閉着眼睛依偎在唐昱的懷中，輕輕的宛如喃喃自語的問了一句。　　“應該會吧……”唐昱也不敢肯定的說道。　　賈紅梅離開岑培倫的原因恐怕不像老街人說的那樣，說她捐款而逃，從賈紅梅這麼多年對岑培倫的態度，經常打電話通過唐天宇來打探岑培倫的這些做法就可以看出來，從今天賈紅梅和岑培倫見面時的情景同樣也可以看出來，兩人之間的感情很好，甚至可以說兩人之間的感情很深很深，這麼多年了的分別，絲毫沒有讓這種感情變淡，從這一點便可以直接將那個賈紅梅攜款而逃的說法給打破。　　再說了，賈紅梅走的那時候，岑培倫剛剛不如政界，還只是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秘書，那裡有什麼錢啊。　　唐昱猜測，這對夫妻之所以分開，一定有某種外力的作用，而且是那種不可抵擋的外力。兩人的分離，定然有其他的迫不得已的苦衷，岑培倫之後在政界心如死灰，自然毫無建設，唐昱卻不知道，當初到底是什麼樣的事情迫使賈紅梅離開了岑培倫，更是帶著兒子多年未回來找岑培倫。　　賈紅梅今天回來了，見到了岑培倫，唐昱也不敢說兩人之後會不會再分開，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對夫妻之間的溝壑，應該會在這次見面之後被填平，同時岑培倫也一定會安心的接受治療的。　　其實現在最主要最需要考慮的不是這對夫妻會不會再分開這些什麼亂七八糟的事情，現在最主要的事是先要保住岑培倫的命，讓他安心的接受治療，這才是唐昱費勁千辛萬苦找到賈紅梅的最終目的，無論之後發生什麼，賈紅梅會不會再次離開這都是次要的，保住岑培倫的命才是最主要的，命都沒了，岑培倫和賈紅梅之間的感情就算再好，最終也會以悲劇收場的。　　“小昱，你說，你說我們會不會向岑伯伯和岑伯母那樣，分開那麼久，我們分開了，你又會不會向岑伯伯那樣，一直想着我……”陳怡睜開眼，水靈靈的大眼睛中，隱藏着一種莫名的情愫，紅霞還沒有退下的小臉上，不知為何，瀰漫起一種淡淡的哀愁。她不知道，自己和唐昱之間，到底最終會是什麼樣的結果，會不會像岑培倫和賈紅梅那樣，迫不得已的分開，然後多年不想見，可以想象，若是岑培倫沒有這次重病的話，或許他們會老死不相往來吧。這件事兒，對陳怡有很深的觸動，禁不住考慮起自己和唐昱之間的種種來。　　不過她這不經意間表現出來的哀愁，讓唐昱心中那最柔軟的地方忍不住顫抖了一下。　　唐昱雙臂微微一用力，讓陳怡更加緊密的挨着自己，肌膚相親間，兩人親密無間的結合在一起，唐昱憐惜的撫了撫陳怡的秀髮，“今生今世，只要你不離開我，我唐昱永遠都會在你身邊的。”唐昱的話很輕，可是語氣中卻流露出一絲不容他人質疑的堅定。他不知道自己要如何理清自己的女人的關係，有楊涵寧，有沈芸，現在還有陳怡，以後或許還會有蘇晴，還會有……　　唐昱也不知道自己要如何理清這些關係，不過他早已在心中下了決心，他一個和不會放棄的，一個也不會，只要她們不想離開他，他便會永遠的守護這她們，或許有些貪心，有些任性，可是重生而來，若是不貪心一把，不任性一把，那這重生，又有什麼意思……　　聽到唐昱這堅定的近乎承諾式的話語，陳怡的俏臉上瞬間綻放開來，“你說得是真的？”即便是確定了唐昱的意思，女孩子的天性還是讓她忍不住的問了一聲。　　陳怡平常都是以一種冷麵高傲姿態展現給外人的，在一中，陳怡那冰霜美人的稱號可不是白叫的，正是因為平時都是以冷艷的面孔示人，此時驟然冰雪融化，才更讓人感覺到驚艷與嫵媚，僅僅就是這一笑，便瞬間將唐昱那剛剛平復下去的火氣再次點燃。　　唐昱邪笑着，猛一翻身，將陳怡壓在身下，兩隻手開始不老實的在陳怡身上各個敏感的地方流連，“小丫頭，你竟敢質疑我的話，看我不好好的收拾你。”說著，唐昱的兩隻手便附在那兩座嬌嫩的彈性十足的山峰之上，並且還不老實的來回撥弄其上的那一點嫣紅。　　身上敏感部位驟然被襲，陳怡只來得及驚呼一聲，便陷入了長長的嬌、吟之中。　　戰火比可避免的再次被點燃。　　桃源深處溪水流，黃龍直搗幾時休？嬌、吟婉轉山間盪，怒吼聲中硝煙依舊。

# 第三百二十九章 轉院

　　這夜的滿園春色自是不必多說，唐昱和陳怡一直瘋到後半夜才懶懶的睡去，也許是因為收了岑培倫夫妻的刺激，這夜陳怡特別的瘋狂，可能是心底的某些芥蒂被打破，陳怡將自己埋藏心底已久的情感完全爆發出來，如果不是唐昱身體好，恐怕都無法承受住陳怡的那種瘋狂，俗話說男人是牛女人是地，只有累死的牛沒有耕壞的地，這話倒是不假，地自然是越耕越肥，牛卻只會越耕越瘦。　　當然，在唐昱心中，對於這種瘋狂還是特別期待的，在進入夢鄉之前，唐昱還在美滋滋的想着，讓暴風雨來的更猛烈些吧！看着美人兒在身下婉轉承歡，那種征服感，讓人深深的嚮往着……　　第二天一早，唐昱勉強的從那溫暖的帶着陳怡體香和混合著一種特彆氣味的被窩中爬起，穿好衣服，在床邊扭了扭有些酸酸的腰肢，這才向廚房走去。話說，昨晚的瘋狂，對男人的腰可不是一般的摧殘，不過這種得了便宜還賣乖的話唐昱自然是不敢對着陳怡說的。　　今天周一，不過唐昱不打算去上學了，蹺課對他來說，早已經是很平常的事情，他也不會認為學習有多重要，不過是為了重新體驗一下年輕的生活罷了，去不去都是無所謂的，興許他偶爾去一次，老師都會受寵若驚的。不過唐昱不去上學，卻並不代表陳怡不去，陳怡可是學校公認的清華北大學生呢。　　唐昱在廚房給陳怡簡單的準備了一些早餐，雖然不是很豐盛，不過那種淡淡的溫馨的感覺圍繞在兩人的周圍，讓陳怡感覺異常的溫暖，吃過之後，唐昱開車送陳怡回家，在拿了書包之後，直接送陳怡回學校。當然，這些事情自然要做的偷偷摸摸的，不能讓劉舒蘭懷疑陳怡昨夜和他住在一起，那樣的話他們兩人就都完了。　　送陳怡到學校后，唐昱自己則開車向醫院趕去，岑培倫那邊他還是要過去看看的，總不能把賈紅梅找來之後就丟在那兒不管了。　　去醫院的途中，唐昱給方建銘掛了一個電話。　　“方哥，麻煩你一點事。”　　“兄弟你說啥呢，咱倆之間還有說什麼麻煩不麻煩么，這不是見外了么，趕緊說，什麼事，只要你方哥能辦到的，一定盡量給你辦到。”電話那頭傳來方建銘爽朗的聲音。　　“是這樣的，我有一個得了胃癌的朋友，現在正在東陵市市一院里住院，可是你也知道，一院雖然醫療水品不錯，可是怎麼說也只是一家市級的醫院，對於癌症這種病，還是有些力不從心，所以我想請方大哥給我在省里聯繫一家大醫院，我將我那位朋友轉過去，儘早做手術。”　　唐昱簡單的將岑培倫的事情給方建銘說了一邊，一院的醫療水平還做不了岑培倫的手術，主要是手術室的環境和設備都不行，所以唐昱要把他轉到省里的醫院，這是唐昱早就和王貴成商量好的，雖然去省里醫院做手術，可是主刀動手術之人，唐昱已經答應王貴成讓一院的專家來做。　　“呵呵，這就點事啊，沒問題，你什麼時候轉過來都成，只要到省城之前給我打個電話就行，我給你安排最好的醫院。”這點事情對於方建銘來說，根本就不是個事，也就是方建銘一句話的事情而已。　　當然，也就對他們這樣的人才能如此的輕鬆，若是僅僅想換一家省城的大醫院，自然不要麻煩到方建銘，有錢什麼都能做到，不過轉到其他醫院卻用東陵市一院的專家來主刀手術，那可就有些困難了。所謂同行是冤家，一般來說，從大醫院裡邊請專家到小醫院來主刀還有可能，可是省級大醫院裡邊讓市級醫院的醫生來主刀，那基本是不可能的，不是僅僅用錢就能擺平的事情，所以唐昱才請方建銘出面。有方建銘出面，這種事情自然是小事一樁。若是堂堂方家的太子爺連這點事情都擺不平，那可就太遜了。　　“呵呵，那就謝謝方大哥了，等有時間我請方大哥喝酒。”唐昱呵呵一笑。　　“呦，那好，你小子的酒，我可要喝，放心吧，這件事情我一會兒就安排下去，你來之前只要打電話通知我一聲就行。”原本對他來說便是小事一樁，隨便幾個電話就能辦好了。不過對於現在的唐昱來說就有些困難了，他老子雖然有些權力，不過那是局限於東陵市的，不說到了省城，便是到了其他市裡邊也未必好用，這時候自然是要藉助方建銘的力量的。　　……　　到了一院，唐昱沒有直接去岑培倫，而是直接奔向交款處，給岑培倫辦理轉院手續去了。　　唐昱相信，賈紅梅和岑培倫見面后，一定會勸說岑培倫安心接受治療的，有了岑培倫的配合，解開他的心結了了他心中的牽挂，這心態自然就調整好了，手術自然便可以進行了。癌症這手術是越早做越好，單單憑藉藥物的控制，那可不利於手術的進行，手術還是越快越好。當然，在這手術之前，岑培倫的身體條件還有待提高，這事急不來的。不過相對來說，還是心態上邊更重要一些，想必心態調整好，身體上邊的回復也能提高一些。　　下邊早就有王貴成的交代，簡單的辦理了一下轉院手續后，唐昱這才到三樓岑培倫的病房。　　唐昱走近病房的時候，正好看到賈紅梅正在一勺一勺的喂着小米粥給岑培倫，從兩人臉上的表情不難看出，通過昨晚一夜的相處，兩人之間的那點隔閡、這些年不見相思，都在這一夜之間煙消雲散，肯能是因為心情好，岑培倫一直灰暗的臉色，竟然也在一夜之間紅潤了起來，唐昱好不邪惡的揣測：這就是愛情的力量啊，或許就憑藉著這種力量，岑培倫都不用手術，癌細胞自動會消失。當然，這是不可能的。　　靠着精神力量戰勝病魔戰勝癌症的例子前世在網上邊確實是有說法的，不過那是強烈的求生意志讓病人在術后迅速的康復起來，這種離奇的事情，唐昱也只是想想，可不會真的讓岑培倫用愛情來戰勝病魔，這個手術是勢在必行的。　　特護裡邊是大套間，一應生活用品應有盡有，賈紅梅昨晚想必也是住在一院的特護病房裡邊的，就是不知道她是和岑培倫住在一間屋子裡邊還是住在套間裡邊。　　“小昱來了啊，今天又蹺課了？我這老頭子可是罪過了。”　　岑培倫看到唐昱走進來，苦笑的說道，“先是陳怡那小丫頭日夜不停的陪着我照顧我，耽誤了還幾天的學業，現在陳怡那小丫頭被你勸去學校了，你又來幫着忙活，我這老頭子老了老了，還享福了，呵呵。”說著說著，岑培倫的臉色閃過一到黯然，其實這種照顧他的本應該由他的子女來完成，現在卻讓唐昱和陳怡代勞，怎能不讓他有些傷感。倒是對唐昱最近的表現，無來由的生出幾分親切的感覺來。　　旁邊的賈紅梅自然看出了岑培倫那有些低落的情緒，輕輕的握住了他的手，“老岑，是我對不起你，我……”　　賈紅梅還沒有說完，便已經被岑培倫打斷了，“紅梅，這不是你的錯，唉，過去的事情都已經過去了，我們要向前看，以前的事，就不必在提了，過去的，自然便過去了。”　　唐昱都有些驚訝，“我們要向前看”這句話是從岑培倫的口中說出來的，要知道昨天以前，岑培倫還抱着那種“人總要經歷生死，早晚又有什麼區別。”的這種想法，沒想到竟然在一夜之間，岑培倫的思想竟然發生了如此大的轉變。不得不說，人的感情，確實是個奇妙的東西。　　“我昨晚已經給咱兒子打電話了，我想他明後天就能過來。”賈紅梅溫柔的看着岑培倫，輕聲的說道。昨晚她打電話的時候，岑培倫並不知道，直到現在才告訴他。　　“真的？”聽到自己兒子要過來，岑培倫驚喜異常，可是馬上，臉色又變了，變得不安起來，“那個，他會不會不認我啊。”　　其實岑培倫考慮的這個很有道理，岑培倫和他兒子分開的時候，他兒子還在襁褓中，這二十幾年沒見了，恐怕他兒子的腦海中，根本就沒有父親的感念，到時候如果真的不認他，這也是情有可原的。不過血濃於水，當初他們兩人分開，確實是有着不得已的苦衷的，唉……　　“不會的，你放心吧。”賈紅梅微微一笑，輕輕的拍了拍岑培倫的手。她也知道岑培倫現在的狀況受不得刺激，自然是肯定了兒子不會對岑培倫造成刺激，這才讓兩人相見的，想必她對自己兒子的心態是很了解的。　　“你和他提過我么？”岑培倫小心的問了一句，無論岑培倫心態如何的淡然，時隔多年之後不久就要面對自己分離多年的兒子，還是忍不住的有些患得患失，與他一貫的表現大相徑庭。　　賈紅梅點了點頭，“天兒從小就很聽話，小時候經常問我關於爸爸的事情，我告訴他你爸爸是一個非常有智慧的人，是一個了不起的男子漢。唉，咱倆當初天各一方，他也知道咱們是有苦衷的……”　　“可是、可是我恐怕讓他失望了，那人的目標我並沒有辦到。”岑培倫有些傷感的說道。　　“不、不不，在我心裏，你是最棒的，而且、而且如果不是我，我相信現在的你一定已經到了那目標，甚至走到更遠的地方。”賈紅梅的語氣中滿是驕傲。　　岑培倫苦笑了一下，搖了搖頭沒有說話。卻閉上了眼睛，不知道在想着什麼，至於他口中說的那個人的目標，唐昱卻不知道是說什麼，不過想來和賈紅梅當初離開的苦衷是有關係的……

# 第三百三十章 楊涵寧的變化 上

　　“岑伯伯，轉院手續我已經般的差不多了，我們明天就轉到省里的醫院，那邊我已經打過招呼了，準備一下后，就給你做手術，你的病不適合再拖下去。”看到岑培倫心境發生了如此大的轉變，唐昱是打心底里高興，有了岑培倫的配合，手術的成功率會大大的增加。胃癌中期也不是什麼不治之症，想必岑培倫應該可以像前世一般再活個十幾二十年依然身體健壯的。　　“小昱，麻煩你了。”　　岑培倫感慨的對唐昱說道，雖然岑培倫至今仍然疑惑，疑惑唐昱為什麼會對自己這麼好。自己和唐昱的關係，說實在的，其實和陌生人無異，最多也就見過幾面，甚至連說的話都數得過來。雖然唐昱的小叔唐天宇是他的學生，不過岑培倫與唐家的人基本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接觸，唐昱對岑培倫，應該沒有什麼感情才是。可是自己確診之後唐昱流露出來的悲傷之情是實實在在不過岑培倫心中雖然疑惑，卻並不影響他對唐昱的感激，因為他可以很清晰的感受到，唐昱為他做的這些事情，完全是發自內心的，不圖任何回報的那種付出，更何況，唐昱就是想要回報，以自己現在的這個狀況，要錢沒錢要權沒權，又能得到什麼回報呢。對於岑培倫這種看透人情冷暖的人來說，唐昱做的這些事情，實在是讓他……　　對岑培倫的話，唐昱輕笑一下，沒有說什麼，不過心中的擔憂卻並不如臉上的那般輕鬆。岑培倫的這次手術成功還好說，大家皆大歡喜，可是如果手術失敗了，那樣的話唐昱會內疚一輩子的。不管怎麼說，嚴格上來講，岑培倫都是因為自己的轉世，因為自己這隻蝴蝶扇動翅膀的力量將岑培倫的命運改變的。若是因為自己的重生而導致了岑培倫的病逝，唐昱真的會內疚一輩子。外人是永遠無法明白，前世的時候唐家與岑培倫之間的關係到底深厚到了什麼程度。前世的時候，若是沒有岑培倫的幫助，或許唐昱在高中階段便要輟學了。　　在將轉院的消息告訴岑培倫后，唐昱又去了王貴成的院長室，也通知了他一聲，順便讓這邊的專家們也開始準備為岑培倫手術。這個年代，癌症手術對於市級醫院來說依然是大手術，主刀的醫師要前後會診好幾次來確定手術方案。若是病人是一般人還好說，病人不是一般人，他們可輕慢不得，手術失敗了，到時候可不是僅僅一個醫療事故便能夠糊弄過去的。　　事實上，對於唐昱對一院專家的信任，王貴成還是異常的感激的，省級的醫院遠比市級醫院有實力，無論是從專家數量質量還是從醫療環境醫療器材上邊，都要優越的多，按理說，唐昱既然給岑培倫轉院，就不會用一院的醫生主刀，可是讓王貴成有些意外和激動的是，即便是岑培倫在省醫院手術，可是主刀的醫師依然是市一院的專家。　　王貴成自然清楚市一院的專家在癌症上邊確實有些獨到之處，不過並沒有打出名氣來，不知道唐昱為何對他們如此信任。他自然不知道，重活一世的唐昱對市一院了解到了什麼樣的地步，自然相信市一院專家的主刀水準，王貴成之前給唐昱看的參与手術的名單，唐昱看了一眼之後便發現了好幾個前世鼎鼎大名的癌症專家。　　王貴成不知道唐昱對他們的信任是從何而來，不過這並不影響他心中的激動之情，這次若是手術成功，給市一院打出名氣算是一樁好處，更大的好處卻是他王某人就此搭上了唐家的大船。見識過唐昱昏迷時候會診專家的陣容的他，自然知道唐家不僅僅是表面上的處級幹部那麼簡單，搭上唐家的大船他自然是異常激動和欣喜的。當然，欣喜的同時，內心深處也未嘗沒有擔憂，手術成功還好處，若是手術失敗的話，唐昱雖然不至於遷怒於他們，不過可想而知，和唐家的這條線，鐵定是要斷了的。所以，王貴成自然不敢怠慢，已經確定了的手術方案，前前後后又組織專家進行了多次會診，岑培倫身體的恢復狀況也每天都在嚴密的觀察之中。他現在倒是有些好奇，岑培倫與唐家到底有什麼關係，值得唐昱花費這麼大的力氣。他可是看得出來，唐昱前後張羅，那可沒有一星半點的敷衍的意思，全是真情實意……　　且不說王貴成內心的激動和擔憂，唐昱交代過後，一直在醫院呆到中午才離開。　　離開醫院后，唐昱並沒有回家，更沒有回學校，而是自己開着車子直奔維科。最近一段時間一直忙活這岑培倫的病情，無論是星耀廠還是維科那邊，他都已經很長時間沒有過問過一句了。　　唐昱現在這個甩手掌柜當的很是自在，維科廠的事情交給了楊涵寧和姜萬勐，而星耀廠的所有事情則讓解夢姬全權負責，算算時間，唐昱已經有將近半個月沒有過去了。做老闆做到他這個地步，一算是獨一份了。　　當然，這次唐昱過去也沒有什麼事情，只是想看看，要不他這個老闆做的也太不稱職了，總不能事事都漠不關心，那樣員工可是會有意見的。　　唐昱將車停在維科外面的那個小型停車場里，而旁邊不遠處則停着唐昱的那輛軍牌寶馬，這就說明楊涵寧也在公司，寶馬車一直都是楊涵寧開着沖門面的。　　現在這輛寶馬車可謂是維科的門面，有了這輛軍牌寶馬，到哪辦事門檻都要底上半分。所謂人靠衣裝，這公司，還是要靠車子來撐場面的，這種掛着特殊牌照的車，在政府部門辦事的時候，尤其好使，看到這種車子，對方的笑容怎麼也要多上三分來。這年頭，這種號段的軍牌車，可不是一般的富人就能夠掛這種牌子的，那需要在軍方的背景深厚到一定程度才行。　　下車后，唐昱信步走向維科大門。　　門口的保安第一時間在唐昱下車后，便看到了他，在唐昱還沒有靠近，便已經把大門旁邊的專門供人通過的偏門打開了，在唐昱經過那保安的身邊的時候，保安還恭敬的對唐昱說了聲，“唐助理好！”　　唐昱在維科明面上的職務還是總經理助理，知道維科是唐昱一手創辦起來的人並不多，甚至連唐天鴻和張雅惠都不知道，額貌似和唐昱親密的人，也就只有他倆不知道，其他人如唐天浩、唐天宇、楊涵寧、方建銘、宋宛如他們都知道維科的真實老闆是誰。不過公司的不少員工是不知道的，例如剛剛的這個保安，僅僅知道唐昱明面上的身份。　　其實並不是唐昱可以想要隱瞞，如此做實屬無奈啊，現階段，還是不讓父母知道的好。而且，唐天鴻身為官員，國家對政府對官員子女經商有限制，雖然暫時來說這種限制還用不到唐昱和唐天鴻身上，不過還是注意些的好。唐天鴻現在還不是市領導，僅僅是一個處級，對唐昱經商沒有什麼影響，不過等到他從正處升到副廳級的時候那就用影響了，到時候唐天鴻成為市領導，國家對幹部子女經商的限制便可以用到唐昱身上了。到時候，要麼唐昱從他這一攤子裡邊完全的退出來，要麼唐天鴻升級到副廳級的時候就需要異地為官了。當然，暫時還是不需要考慮這個問題的，唐天鴻提拔為正處級才沒多久時間，想要上副廳，還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進入維科，唐昱直奔維科的辦公樓而去。　　算起來維科成立也有一段時間了，該有的編製唐昱也吩咐楊涵寧組編了起來，此時的維科雖然不大，可是大公司該有的部門，維科都有，可謂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唐昱本來的野心就不小，自然是按照一流的水準來辦理公司的。　　唐昱剛走進辦公樓，迎面走來一個文秘模樣的女孩，“先生，請問你有事么？”　　這些人都是楊涵寧最近招收過來的，所以並不知道唐昱這個總不來公司的總經理助理是誰。不過也是，唐昱雖然明面上也有身份，不過並不經常出現在公司，新來的員工不認識也是情有可原。　　唐昱摸了摸鼻子，心中有些鬱悶，貌似最近走霉運，怎麼走到哪都會讓人攔在門外呢，上次去綠都的時候，也是被一個接待的小姑娘攔在門外，這次來自己的公司，同樣被攔在了門外，唐昱知道，現在就是自己給眼前這個文秘解釋，告訴她自己是這公司的一員，恐怕這人也不會相信，唐昱的年齡再次成為了一個讓人不信關鍵。　　唐昱也沒有和這個文秘多費口舌，拿出電話，直接給楊涵寧掛了一個電話。　　“涵寧姐，忙什麼呢？”　　“小昱啊，還能忙什麼？公司里的很多部門都是剛剛組建起來，各個部門之間都要相互的配合磨合，我在這忙前忙后累的要死，我可比不上你這大老闆清閑，我這打工的命苦哦。”楊涵寧和唐昱開着玩笑，不過對於唐昱交給自己事情做，讓人家光明正大的站在台前，楊涵寧還是有些高興的，就是擔心自己做不好，對不起唐昱對自己的信任。

# 第三百三十一章 楊涵寧的變化 下

　　聽着楊涵寧的玩笑，唐昱嘴角不自覺的翹了起來。　　很難想像，當初如果唐昱沒有將楊涵寧從陳松威的虎口中救出來，此時的她將會是何種境遇，恐怕依舊在陳松威的淫威之下哀號，或許在牢獄中受難，最好的結果可能就是她洗刷了冤屈，重新回到社會中，可是即使那樣，在人們知道她誣陷了蘇慕儒后，她的生活依然不會有太大的起色，很有可能每天活在別人的指指點點中。　　總之無論是哪種假設，楊涵寧的生活絕對不會像現在這樣，此時的楊涵寧已經完全從去年四月份陳松威事件的陰影中走了出來，在唐昱的幫助下，重新找回了自信。　　或許是因為自己前世的時候見過楊涵寧臨死前那凄美的容顏，所以，對於楊涵寧，唐昱是異常的珍惜，珍惜到骨子裡邊，舍不得讓她再受到一丁點的傷害。　　“呵呵，能者多勞么，誰讓我涵寧姐現在是女強人呢。”唐昱笑着說道，“涵寧姐，我就在辦公樓一樓大廳呢，你下來一下唄，接我上去，新來的公司員工還不認識我呢。”　　唐昱剛撂下電話還沒過兩分鐘，二樓的樓梯口便出現了楊涵寧那嬌俏嫵媚卻也不乏一絲幹練氣息的身影。　　“楊經理。”那個文秘看到楊涵寧下來后，恭聲的問了一句。　　“嗯，他是我的助理，以後他來的話，你就可以直接放他上去。”楊涵寧說完，對那女秘書擺了擺手，“你去忙吧，這裏沒你事了。”　　此時的楊涵寧，還真別說，還真的有那種劍指江山、氣定神閑的女強人的氣勢。　　看到那女秘書走遠后，楊涵寧原本板着的臉這才如玫瑰盛開一般，綻放出燦爛的笑容，“小昱，走，我們去樓上我辦公室里說。”不知道她這時候的滿面笑容被公司里的其他員工看到會是什麼樣的反應，在他們的印象中，楊涵寧可不是那種隨意露出這種微笑的人。當然，以她的身份，也不必用這樣的笑容來討好誰。　　唐昱走近楊涵寧的辦公室，左右打量了一下，微笑着點了點頭，楊涵寧的辦公室不大，也就不倒三十平米，可是裏面的擺設卻精緻的很，暗紅色的實木地板光可照人，最裏面是一個黑色的老闆椅，前面老闆桌上擺放這一台電腦。　　辦公室裡邊，唯一讓別人有些好奇的就是這台電腦了，要知道，在這個年代，電腦可是絕對的奢侈品，別說是擁有了，就是看過這玩意的都不多，普通老闆姓根本連看都沒看過，更不用說使用了，甚至還有不少人連聽都沒有聽說過。　　這台電腦是唐昱專門買給楊涵寧的，更是一把手一把手的親自交給她怎樣簡單的使用，可是雖然楊涵寧會了一點，不過它的實用價值還是遠遠小昱它的擺設的價值。起碼，楊涵寧目前還沒有學會用電腦來辦公，讓這台電腦的價值大打折扣。　　在老闆桌旁邊是一台飲水機，飲水機旁邊是一個書架，上面零零散散的擺放着一些文件和書籍，書架的對面是兩張軟皮沙發，沙發間夾着一張小茶几，房間的擺設很簡單，看上去很是簡潔，沒有其他的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進入這辦公室后，第一感覺便是乾淨敞亮。　　辦公室是楊涵寧按照自己的想法布置的，有些小女人的味道，更多的卻是一種幹練的女強人的感覺。　　唐昱微微點了點頭，“這辦公室里的設施是你自己安排的？”　　“嗯，怎麼樣？”　　此時的楊涵寧沒有一點剛剛的那種女強人的姿態，自從唐昱進入辦公室后，楊涵寧就主動的挽起唐昱一條胳膊，緊緊的摟在自己飽滿的胸前，一副小鳥依人的模樣，她也唐昱也有半個多月沒有見到了，對於把唐昱當成了人生全部的她，自然是異常的想念了。　　“當然好了，我老婆裝飾的，怎麼能差呢……”　　“別瞎說，這裡是公司，讓人聽到怎麼辦。”楊涵寧嫵媚的白了唐昱一眼，雖然早就和唐昱發生了關係，不過楊涵寧依然不習慣和唐昱打情罵俏，尤其是在非私密的場合，讓她總有一種做賊和偷情的感覺。　　“維科這裡有什麼事情么？”唐昱坐在沙发上，笑着問道。他倒是看出來，楊涵寧現在已經基本能夠適應自己的身份了，把自己當成了一個可以委以重任的女強人，和員工說話的時候也有了頤指氣使的模樣，只在面對自己的時候才摘下了女強人的面孔，成了溫柔的小女人。　　不得不說，這段時間以來，楊涵寧的變化是非常大的，在去年四月份之前，楊涵寧不過是一個險些成為他人玩物的可憐女子，雖然漂亮，也僅僅是花瓶式的漂亮，現在的她才慢慢的展現出她本身應該具有的魅力。幹練中隱隱流露出來的頤指氣使的氣度，這才是唐昱最喜歡的類型。　　不得不說，商場真是最鍛煉人的地方，這麼短短的一段時間楊涵寧便適應了自己的身份和角色，當然，這和她本身的素質也是脫不了干係的，要不也不能這麼快的就適應了角色，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在商場上邊打拚的。應該說，唐昱把楊涵寧給擺放對了位置，讓她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見唐昱問起了公司的事情，楊涵寧走到飲水機旁，給唐昱倒了一杯水，“大的事情倒是沒有，不過細微繁瑣的小事倒是不斷，你這個大老闆倒是輕鬆，甩甩手便把這一大攤子的工作丟給了我這個小女子，唉，這不是剛剛將維科的管理團隊組建起來么，一天天忙的我是頭腦發昏。”不過雖然嘴上邊這麼說，楊涵寧的心中對唐昱卻沒有任何的抱怨，她自然知道，唐昱之所以讓她負責這些事兒，只是給她一個在陽光下生活的機會罷了，要不，以她之前做過的事情，是很難被這個社會接受的。只怕一人一口唾沫星子，便能把她給淹死了。　　唐昱總是不喜歡自己的女人一輩子只能活在陰影之中的，楊涵寧自然理解唐昱的做法。　　唐昱點了點頭，組建管理團隊的事情還是唐昱囑咐楊涵寧做的呢，VCD的市場有多大唐昱是知道的，可是別人卻未必知道，這麼龐大的市場，若是沒有一個強有力的管理團隊來負責，那隻會把公司給搞的一團糟。趁着現在公司的規模還不是很大，唐昱便吩咐楊涵寧在公司該是組建管理團隊，以防到時候手忙腳亂。　　“姜萬勐那邊VCD的升級改進進展的怎麼樣了？”唐昱接過楊涵寧遞過來的水，輕輕的抿了一口。　　“技術部那邊的事情我不是很清楚，之前你也沒讓我操心這塊兒呢，這樣吧，正好現在我有點時間，還是我陪你去那邊看看吧。你這個大老闆也，對公司的事情不關心到這不程度，不知道對你說什麼好……”說這楊涵寧對唐昱做出無語的樣子，不過那副開愛的模樣倒是引得唐昱心頭火起，雖然昨晚剛剛和陳怡瘋玩了一晚上，不過到底是少年人的身體，這會兒居然再次蠢蠢欲動起來……　　維科的技術部和辦公樓是分開的，在辦公樓對面的一個獨立的二層小樓里，唐昱和楊涵寧走出辦公樓，沒走幾步便已經到了技術部。　　可以說此時的技術部才是維克最核心的部門，才是維科的立足之本，所謂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這句話雖然說的有些大了，不過在电子產品行業，這句話無疑是真知灼見。而姜萬勐這些人才是維科的頂樑柱，維科日後能發展到什麼程度，現在全靠他們了。　　當然了，他們也並沒有讓唐昱失望，每天都泡在技術部大樓里不出了，吃住都在裏面，就是用廢寢忘食來形容也不為過。　　技術部大樓現在已經是一棟集工作和休息於一體的工作場所，技術部大樓分兩層，第一層是姜萬勐他們搞科研搞實驗的地方，而二樓已經差不多發展成為他們的宿舍了，晚上忙活晚了，就直接在二樓住下了。事實上，維科此時的技術部，還是百聆原先的地盤，格局有些偏小，不過維科的資金現在全部放在了研发上邊，暫時來說還沒有錢單獨為技術部建一棟研究大樓，只能暫時將就着了。　　好在姜萬勐這些技術人員對這些並不是很在意，VCD對姜萬勐他們這些人來說，有着非同一般的意義，不但是他以及他代表的這個團隊的夢想，同樣是體現他們人生價值的東西。　　姜萬勐還記得他當初在安皖到處拉贊助時的艱難，如果不是唐昱，恐怕這VCD甚至會擱淺，當然，擱淺的幾率很小，因為唐昱知道，即使當時姜萬勐沒有碰到自己，最後也會和孫燕生合作，說到底，其實是唐昱撿了個便宜。　　不過姜萬勐可不會預測到未來會發生的事情，他的VCD項目曾經被無數人否定過，所以在得到唐昱的支持后，姜萬勐對VCD研究更加刻苦了，非要將VCD完善好，以報答唐昱的知遇之恩。

# 第三百三十二章 唐昱的猶豫

　　進了技術部，唐昱很快就找到了姜萬勐，此時姜萬勐正在和幾個科研人員坐在電腦前，對着屏幕上的程序討論着。　　“姜老哥忙着呢？”唐昱笑着和姜萬勐打了聲招呼。　　“小昱啊，你怎麼來了？”　　姜萬勐的話讓唐昱還真有些汗顏，貌似自從維科成立以來，自己來這裏的次數五根手指頭都能數得過來。　　“我過來看看姜老哥。”唐昱摸了摸鼻子，“老薑，咱們的VCD的升級的如何了？”　　姜萬勐有些自豪的笑着，“二代解碼芯片已經研製出來了，系統程序也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其他的一些配套技術邊緣技術，也都差不多了，現在就還有一些零散的調試工作，第一台二代機就差不多出世了。”　　事實上，VCD項目，確實是承載着姜萬勐夢想和人生價值的東西，近代以來，國內在科技上完全落後與歐美國家，近代以來的家電產品，沒有一種是由中國人發明出來的，直到VCD的出現才改變了這種狀況。若是VCD能夠成功的話，作為發明了VCD的主要技術人員，姜萬勐無疑也會在家電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這麼快？”唐昱對於這個速度還真的有些驚訝，唐昱記得前世的時候，二代機出世的時候還是在九五年的時候，沒想到這一世竟然早了這麼長時間，倒是沒想到，姜萬勐領導的技術團隊，居然有這樣的實力。　　“姜經理和眾位技術人員每天都在這裏沒黑沒白的工作，這才提前完成任務，讓着二代機提早出世的。”旁邊的楊涵寧輕聲的對唐昱說道。　　“姜老哥辛苦了。”唐昱臉上顯現出一絲激動的情緒，對這姜萬勐點了點頭，又扭頭看向屋裡的其他人員，“各位都辛苦了，等第一台二代機出世那天，我為各位擺慶功宴，放心，公司不會忘了大家的努力，整個家電史上邊也會有各位的一席之地的。作為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台VCD的大夥，別人是不會忘記大家的。”　　聽到唐昱說的話，這些技術人員也一個個激動的滿臉通紅，誰不想成為時代的寵兒，誰不想青史留名？對於他們這些做技術的人來說，唐昱說的話，對他們來說是有着很大的誘惑力的從技術部出來，唐昱一直低着頭，考慮着是否現在把生產線改進了，生產第二代機，不過對於這個想法，唐昱還是有先猶豫的。　　唐昱相信，現在無論訊飛那邊搞的聲勢有多大，投入有多大，只要維科的二代機進入市場，就可以立刻把訊飛的大部分市場給搶佔下來，維科的第二代機無論從哪方面，都要比訊飛的要優越，特別是價錢方面，由於技術的改進，VCD二代的生產成本也就相對減少了，市場價格自然就可以放低一些，而訊飛之前的那些廣告投入，市場宣傳，則基本上給維科做了嫁衣，他讓市場、讓普通的百姓對VCD這個新興电子物品更加熟悉。　　不過唐昱現在猶豫的是自己是否應該近期將維科的二代VCD推入市場，對於二代機進入市場這事，對維科來說，有利有弊，利的方面自是不用說，提前一天進入市場，自然能讓市場更加熟悉維科的二代機，讓更多人熟悉，可是也有弊的一面，VCD的爆發在九四年末，從九五年才開始爆發，如果近期進入市場的話，肯定得不到利益的回報，要花更大的代價來打開市場，來提高VCD的知名度。事實上，現在迅飛對VCD的廣告，更多的是告訴別人有這麼一種產品被發明出來了，告訴人們這種產品的用途，事實上，VCD的銷量現在估計還不能維持宣傳費用。　　想必迅飛那邊的人今年會很鬱悶的，花了大價錢來為VCD做宣傳，卻沒有獲得應有的回報，無疑會讓他們對VCD很失望吧。今年在VCD上邊的巨額投入沒有回報，估計會讓林家內部對林沃的決策有所懷疑。畢竟，迅飛集團可不是林沃的，而是林家的，有家族內部的肘制，林家明年想要維持在VCD上邊如此大的投入估計是不可能了。到時候，自然便是維科大展身手的時候了。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迅飛在VCD上邊前前後后已經投入了不少的費用，除了最初的時候為了獲得VCD完整技術時候支付的費用之後，迅飛集團獲得了技術之後籌建廠房和生產線就有不少的投入，再加上為了讓VCD有充足的片源，他們又投入巨資收購音像版權和開發多鍾卡拉OK，為了宣傳VCD，他們又投入了巨額的廣告費用，而根據唐昱的記憶，滿打滿算，VCD今年的全國銷量也不過幾萬台而已，遠遠不足維持他們的投入。迅飛集團今年在VCD上邊出現虧損是必然的，就是不知道虧損額會有多大，如果數目巨大的話，不知道明年的時候林家內部是否還有人支持他繼續把這個“看不到前景”的項目繼續下去，若是他們放棄的話，那唐昱可真就要拍手感謝了，那他們今年的廣告投入，幾乎就算是為維科做了嫁衣了……　　思緒萬千，唐昱思索了很長時間，都沒有打定主意。　　唉，唐昱輕聲嘆了一口氣，現在考慮這些還有點早，畢竟維科的二代機現在還沒有出來，雖然樣機已經拿出來了，不過離量產還有一段距離的，現在考慮這些還有一點早，如果可以的話，唐昱還是不急於把二代機推向市場的，能讓迅飛在VCD上邊多投入一分錢唐昱都是異常的高興的。對於去年七月份在安��發生的事情唐昱可沒有忘記，能躲在背後邊算計迅飛，唐昱還是很樂意的，就是不知道明年遇到林沃和那個女人的時候，他們會是一副什麼樣的表情。　　從維科出來，唐昱直接回家，沒有出去。這小子，不僅學校去的少，近來，便是家中也很少回去了。　　第二天，唐昱依舊沒有去上學，早早的便來到醫院，給岑培倫辦理轉院的各項事物。岑培倫的事情，可以親自辦的，唐昱還是像親自辦理好。對於這麼個前世對自家有着巨大幫助，又對自己的人生有所啟迪的老人，唐昱總是異常的尊重的，能親自為他做一些事情，唐昱自然要親自去做，若是手術不成功的話，只怕日後也沒有這樣的機會了。　　昨天晚上，唐昱便給方建銘打了個電話，方建銘已經給唐昱安排好了醫院――遼海省軍區總院。　　別說實在遼海省，就是在整个中國，都是數一數二的大醫院，醫療技術自是沒話說。遼海軍區本就是國內的七大軍區之一，軍區總醫院自然在國內的醫院裡邊也是排的上號的。　　忙活了一上午，終於把各項手續辦理好，還是幸好一院這邊有王貴成在幫着弄，要不還要麻煩很多。　　在岑培倫簡單的吃了點東西后，唐昱便開着車，和岑培倫、賈紅梅趕向省城。當然，他自己開着一輛車，岑培倫卻是有一院裡邊專門的車子送去的。　　今天岑培倫的精神似乎特別好，臉上也紅潤了許多，渾不似前幾天，蒼白的嚇人。　　從他和賈紅梅的談話中唐昱才得知，岑培倫昨晚和他的那個未曾蒙面的兒子通了電話，聽說那個叫賈天的兒子明後天就要過來看岑培倫，這恐怕就是岑培倫精神如此好的原因。這個兒子，算是他這輩子的心結和牽挂了，不了了這樁事，只怕他是不能安心做手術的。　　“岑伯伯，你就在這安心養病，剛剛醫生已經給你進行了初步的檢查，同時也看過了你在一院拍的片子以及那邊專家會診的紀要，醫生那邊說你的病有很大的治癒的希望，只要你能夠調整好心態，手術的成功率應該在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事實上，自從賈紅梅過來之後，岑培倫的心裏狀況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距離能夠接受手術的程度也不遠了。　　唐昱對這種改變自然也是看在眼中，真心的為岑培倫高興。前世的時候他與岑培倫之間的關係親近無比，一直覺得岑培倫的內心之中似乎有某處的空缺，卻一直不知道這處缺少的東西是什麼，不過這一世總算是知道了。　　頓了頓，唐昱又接着往下說，“岑伯伯你現在的身體狀況還不適合手術，之前你拖了很久沒有來治療，身體狀況下降的厲害，不能直接做手術，所以就先在這裏療養幾天，等你的身體慢慢調理過來，能夠承受住手術對你的身體帶來的傷害的時候，就給你做手術，所以這些日子你就在這裏安心養病，我想有岑伯母在這陪你，你一定不會寂寞的，更何況我如果有時間的話，也會過來陪你下兩盤的。”　　唐昱將岑培倫在軍區總院安排好后，對他囑咐了幾句，便對着剛剛趕過來的方建銘笑了笑，走出了醫院。有了方建銘的交代，想來軍區總醫院這邊對岑培倫會重視起來的，不說方老爺子，方家本身在軍隊體系就有很大的影響力的。

# 第三百三十三章 人情總是要欠來欠去的

　　“方哥，這次可要謝謝你了。”唐昱和方建銘出了醫院后，在醫院附近找了家餐館，剛坐下，唐昱笑着對方建銘說道。　　“哪裡的話，兄弟你說這話見外了不是，我們兄弟間還用得着說這個么，你再這麼說，你方哥可就生氣了啊，更何況這又不是什麼為難的事情，举手之勞而已，有何必說這些呢。”方建銘佯裝惱怒道，“再說，以你小子對我們方家的幫助，要欠人情，也只能是我們方家欠下了你的人情。”　　“總之不管怎麼說，我這句謝總要說的。”　　唐昱微微一笑，也沒有說什麼太感謝的話，以唐昱和方家的關係，現在只能用一團亂麻來形容，你欠我人情，我欠你人情，唐昱也是樂於見到這種情況的，這團亂麻越亂，唐昱和方家的關係變越親密。當然，真正上來講，自然是方家欠下唐昱的人情要多一些的，幫助方家近十億的資本從海南樓市逃脫出來，那個人情可不是一般的大，當初若是沒有唐昱的那一番見解的話，方家被套在海南的那近十億的資本，能出來的，只怕剩不下多少了。從去年海南樓市泡沫發生以來，海南的房價已經腰斬之後再次腰斬了，而且依舊是一攤子的漿糊。　　唐昱也僅僅說一個謝字，並沒有和方建銘說太多感謝的話語，話多了，雙方反而疏遠了。　　其實這件事情，對於普通人來說，還真不是小事情，遼海省軍區總院的特護病房，豈是一般人能夠享受到的。　　本來讓方建銘幫他聯繫醫院這件事情，唐昱也沒有太在意什麼，不過當唐昱到達軍區總院看到方建銘給安排的房間，卻由不得他不驚訝。　　遼海省軍區總院的特護病房豈是一般人能進得去的，別說軍區總院的特護病房，就是東陵市市一院的特護病房，也不是一般人能進去的，在九十年代，有些東西可不是有錢就能夠享受到的，不像現在，有錢的話，什麼樣的特護都有。在那個年代，特護病房本來就是權力階層準備的，遼海省軍區總醫院的特護，那更不是給一般人準備的，那是給軍隊體系的高級軍官準備的。也就方建銘這樣的出身軍隊體系的人才有門路讓岑培倫住進去。　　事實上，唐昱原先也沒有準備讓方建銘給安排高級特護的，他對軍區總醫院多少知道一些，再者說，高級特護，本來是療養用的，以岑培倫此刻的情況，也沒有必要進入高級特護病房裡邊，一般的特護病房就可以，重症監護室都不需要。方建銘倒是給他辦的妥妥噹噹的，完全不需要他多去費心。　　“對了，方哥，最近生意怎麼樣了？”唐昱也不再和方建銘客氣了，笑着轉移話題，他們兩人之間，也沒有什麼好客氣的。　　“呵呵，你就是不問，一會兒我也想和你說呢。”聽到唐昱的問話，方建銘笑着打開服務員剛剛拿過來的茅台，給唐昱倒了一杯。　　“有喜事？”看到方建銘臉上的表情，唐昱就知道方建銘要說的事一定是好事。　　方建銘點了點頭，“喜事，當然是喜事。”說到這，方建銘喝了一杯身前自己杯中的酒，“前幾天，我見到了馬俊仁，終於把那個‘生命核能’的項目協議簽了下來，你方哥我，要大展身手了。”　　其實方家很去年的時候就已經開始籌建飲品的生產線了，而且規模還不小，甚至連前期的宣傳都已經開始在策劃了，由此便可以看出方家對這個“生命核能”是勢在必得。方建銘對“生命核能”的重視，比對茶飲料的重視還要高，在他看來，這個“生命核能”，上邊有着讓他大展身手的機會。　　“怎麼才簽下來？”聽到方建銘的話，唐昱疑惑的問了一句，唐昱以為方家早就把這個協議給簽下來了呢，怎麼會拖到現在呢。前段時間他一直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倒是沒有關心方家在這件事情上邊的進度。　　“唉。”一提到這件事情，方建銘竟然嘆了口氣，“本來這件事情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誰知道半路殺出個程咬金，誰曾想到竟然還有另外一家公司也看中了馬俊仁的那個神秘的配方的潛力，有了競爭者，談判自然就增加了很多的變數，在他們和我們競爭之下，協議一直拖到現在才簽完。”　　“另外一家公司？那家公司？”唐昱的臉上閃現出一絲驚異，要知道唐昱之所以看到馬俊仁那個神秘配方中的商機，是因為唐昱是過來人，他是轉世重生過來的人，他對於“生命核能”發展潛力和未來的走向比任何人都清楚，他實在沒想到，竟然還有人看到了這其中的商機，看來這個世界最不缺的恐怕就是天才了。　　“是一家叫樂百氏的公司。”方建銘回答道，“我還真讓人調查了一下這家公司，這個公司只是廣東的一家小型的飲料廠，是廣東中山市小攬鎮的一個叫何伯權的年輕人和本鎮的四個小伙子共同創辦的一家飲料廠，這個何伯權在以前在鎮里擔任共青團副書記，是一個頭腦靈活的傢伙，也正是他看到了馬俊仁配方中的商機。”　　說到這，方建銘臉上也難免露出一絲欽佩，“其實要說吧，其實還是咱們搶了這個何伯權的生意，事實上這個何伯權早在咱們找馬俊仁之前，就已經和馬俊仁探討購買這個神秘配方的事情了，要說這個程咬金，其實不是他們，而是我們，可是誰讓這個樂百氏公司實在太小了呢，他根本就沒有和咱們競爭的實力，被咱們強到這個項目，也是理所應當的。”　　聽到方建銘說到競爭者竟然是樂百氏，唐昱的心理也就平衡了很多，在前世，正是這家樂百氏拿到這個神秘配方，而樂百氏也是猶豫這個神秘配方，迅速的崛起，不過這一世，恐怕這個樂百氏崛起不起來了。這個年代的樂百氏，還遠遠沒有發展到前世那樣的規模，也沒有那麼大的知名度。說起來，唐昱之所以建議方建銘去購買“生命核能”的配方，還是因為樂百氏的原因，因為他記得前世的時候便是樂百氏購買了馬家軍的“生命核能”配方。　　也正是剛剛方建銘所說的那樣，樂百氏根本就沒有和方家競爭的實力，即使他比方家更早的和馬俊仁接觸，在金錢和權勢面前，何伯權之前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勞。看來，樂百氏又少了一個崛起的機會，或許永遠也不會崛起也說不準。　　“呵呵，那我就恭喜方哥終於把這個項目拿下了。”唐昱舉起酒杯，向著方建銘示意了一下，喝了一口，喝完后，繼續道，“那麼方哥，這次你們恐怕要在廣告方面出一次血了，要好好的炒作一下，飲品這東西，除了口感之外，還和名氣有着很大的關係的，多花點錢來炒作大名氣，這都是值得的。”　　“廣告？炒作？廣告自然是要做的，廣告我們之前都已經做了啊，而且也沒有花費多少錢啊，你怎麼說我們要出血了呢。而且，要炒作什麼？之前的茶飲品我們可以炒作，現在的生命核能倒是也有炒作點，可是之前不是已經藉著馬家軍的名氣炒作過了嗎？”方建銘有些驚訝的看着唐昱，沒有明白唐昱的意思。　　“之前的廣告怎麼夠，而且之前的廣告和現在要做的廣告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方哥難道沒有意識到這個合同的簽訂，是一個契機？是一個炒作的大契機，可不僅僅是廣告那麼簡單啊。”　　“契機？什麼契機？”方建銘還是沒有搞明白唐昱要說明白。　　“看來方哥真的忽略了這個機會了。”唐昱也沒有釣方建銘的胃口，給他解釋道，“方哥難道沒有意識到這是中國歷史最大的一宗個人與企業間的知識產權交易？話說，這裏面可是有很大的炒作空間的，如果藉著這個契機大力炒作之下，能迅速的提升‘寶之源’的知名度，說是一炮打紅也不為過，只不過這廣告投入恐怕需要一筆不小的費用，不過我相信，這些投入完全是值得的。呵呵，這種炒作，多找幾個槍手，這可是軟廣告，大量提升寶之源名氣的時候啊，飲品這東西，除了口味，還是要看名氣的。”　　“中國歷史最大的一宗個人與企業間的知識產權交易？”看着方建銘臉上的表情，看來他之前還真沒看出來這其中的商機，聽了唐昱的講述，方建銘咀嚼了一下，眼睛頓時亮了起來。不管什麼東西，加了一個最大，那立馬就不一樣了。　　“哈哈，我就說只要一和你吃飯，肯定有好事，最大的個人與企業間的知識產權交易，我之前怎麼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也是可以炒作的？哈哈，兄弟，別的我就不說了，以後有用得着老哥的地方儘管說，我得趕緊回去，安排人打廣告，就不陪兄弟你了。”　　看着方建銘風風火火離去的背影，唐昱摸了摸鼻子，貌似這次方家又在無意中欠下自己一個人情。不過人情這東西，總是要欠來欠去的，那麼才有意思。　　事實上，這個炒作點自然依然是唐昱借鑒前世樂百氏的炒作方法的，唐昱又不是全才，自然要利用重生這個巨大的作弊器，至於樂百氏嗎，只能讓老何躲在角落裡邊偷偷的抹眼淚了。

# 第三百三十四章 初識賈天

　　既然到了省城，不管有事兒沒事兒，沈家都是不可錯過的一站，在和方建銘吃過飯之後，唐昱便開車前往沈家，由於唐昱明天還要上學，所以唐昱只在沈家待了不到一個小時，甚至還沒等到沈芸放學，唐昱便開車趕回東陵。他也不好曠課太頻繁了，讓老爸和老媽臉面上不好看，雖然老爸對這些事情無所謂，不過老媽可是看的很重的，若是讓老媽知道自己三天兩頭曠課，那對唐昱可不是什麼好事兒，所以，若是沒有其他事情的話，唐昱還是會坐在教室裡邊的。教室裡邊的那股青春的氣息，讓唐昱已經老化的心也能年輕起來。　　唐昱回到東陵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七點多了，剛回到東陵，剛把手機打開，電話便響了，看了一眼來電，是沈家的電話，不用想也知道，定然是沈芸那丫頭的。　　“臭小子，你到我家竟然不等我回來就走，哼哼哼，後果很嚴重的。”唐昱剛接通電話，電話那頭便傳來沈芸的怒吼之聲，難為這丫頭裝出兇狠的模樣來。　　“那個、那個我明天不是還要上學么，不能在你家過夜的。”唐昱微微一笑的說道，沈芸的這個電話讓唐昱心中很是溫暖，看來沈芸一直沒忘了自己啊，飽受人情冷暖的他，最需要的便是這種默默的溫情，雖然沈芸在電話裡邊是對他怒吼的。　　“可是你就不能等我回來，等我看你一眼再走啊，難道、難道你就那麼不想看到我？”沈芸的聲音有些委屈，還有些氣惱。　　“其實……”唐昱停頓了一下，帶着一絲鄭重的說道，“其實，我也很想你的。”　　電話那頭沉默許久，許久沒有說話，就在唐昱以為電話那頭的沈芸已經離開的時候，電話那頭傳來了沈芸柔美的聲音，“我也是……”　　小丫頭倒是勇敢了不少，這種話也能夠說得出口了。　　……　　對於到學校上課學習，唐昱既不排斥，同時也不太欣賞，不過為了父母的期望，為了偶爾體驗一把年輕的感覺，唐昱依舊每天朝七晚四的忙碌於學校和家之間，偶爾放學去一趟維科或者星耀去看看，這一個星期就這樣過去了。　　周六，唐昱早早的就起來了，這小子，重生過來倒是越來越懶了，居然經常睡懶覺，難得才能在周末早起一次。不過今天早起並不是因為今天上學，而是今天要去省城去看岑培倫，周四那天岑培倫就已經打過電話過來，說已經定下來手術的日期，就是這周的周日，所以唐昱打算今天過去看看岑培倫，等着他明天手術成功了，再回來。　　唐昱起來后，簡簡單單的吃了口飯後，便開車往老街駛去。　　這次去省城的人不只是唐昱自己，陳怡也和唐昱一起去，本來劉舒蘭也要跟着去的，可是由於她的那個攤位離不開人，最後劉舒蘭也只能留在東陵。劉舒蘭和陳怡對岑培倫的感情，是淡淡的那種類似於親人之間的感覺。　　唐昱而陳怡中午十一點左右就已經到了省城了，在醫院外買了一籃子水果后，和陳怡並肩走近電梯，來到岑培倫的病房。　　貌似岑培倫的病房中還挺熱鬧，唐昱和陳怡還沒有靠近病房，便已經聽到裏面傳來的陣陣笑聲。唐昱會心的一笑，手術日期定下來，首先要岑培倫的身體可以承受手術，其次需要他調整好心態。醫生那邊說一周左右的時間就可以調理好身體，不過心態的調整，自然需要岑培倫見到他兒子，了了心中的牽挂。　　“咦，小昱來了，呵呵，陳怡丫頭也來了。”看到唐昱走進屋，岑培倫笑着招呼一聲，貌似現在岑培倫的心情很好，滿面笑容，在精神上，和在來省城之前有着天壤之別，完全不像一個知道自己得了胃癌中期的人。　　岑培倫的變化不止是在精神上，在身體上和之前也有很大的變化，可以說是完全變了兩個人，在來省城之前的岑培倫用瘦骨嶙峋來形容也不為過，可是現在的岑培倫和之前判若兩人，不但恢復了正常人的生理標準，甚至從其光滑的臉色上，能看出一種飽滿，唐昱都有些驚訝，驚訝岑培倫竟然可以在短短几天的時間內，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看來，親情的力量真是無窮的，任何奇迹都可以發生。當然，這也省軍區醫院的大力調理是分不開的，他們可是把岑培倫當做軍方的高層來對待的。　　“岑伯伯，看來您的心情不錯啊。”唐昱笑着和岑培倫打了一個招呼，便扭頭看向岑培倫旁邊站立着的一個年紀看起來比唐昱稍稍大一點的男人，從其i相貌上唐昱多少可以看到一些岑培倫的影子，就從這點影子上，唐昱就已經猜到了，這個男人恐怕就是和岑培倫分開二十多年的那個兒子。事實上，在知道岑培倫那邊定下了手術日期的時候，唐昱便猜到，或許岑培倫已經和他的兒子相見了。　　果然，岑培倫接下來的介紹證實了唐昱的猜測，“來，小昱，我給你們介紹一下。”　　說著，岑培倫笑着指着那個男人，“這個就是我兒子，賈天。”岑培倫的兒子在幼年的時候便被賈紅梅抱走了，自然也沒有跟着岑培倫的姓，而是跟着賈紅梅的姓。　　說著又看向賈天，指了指唐昱和唐昱身後的陳怡，“這就是我昨天和你說的那個經常照顧我，為了我的病忙前忙后的那個孩子，唐昱，是小叔唐天宇是我的學生，他身後的那個女孩子是你老爹我鄰居家的孩子，叫陳怡，我住院的時候，就是她沒日沒夜的陪護我。”　　賈天走上前一步，略微激動的握住了唐昱的手，“謝謝，真的謝謝，謝謝你們這麼多天對我父親的照顧，為我盡了孝道，兄弟你如果不嫌棄的話，就認了我做老哥，我們之間沒有彼此。”　　唐昱對於這個賈天的熱情顯然有些不適應，這一上來就認哥哥認弟弟的，貌似還真不多見。　　不過唐昱很快就反應過來了，恐怕這個叫賈天的年輕人，這麼親熱的對自己，不止是因為自己對岑培倫好，自來熟也不至於是這個模樣，他這麼熱忱，恐怕還有一些其他什麼原因，就比如自己的地位、權勢或者是金錢。　　很顯然，這個賈天對唐昱的身份過於高估了，不過想想也是，能夠把岑培倫安排到遼海省軍區總院的特護病房中，這權勢和金錢肯定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然而他卻沒有想到，岑培倫能住在這裏，雖然唐昱使了一些力氣，不過這還要多虧方建銘，和唐昱沒有本質的關係。　　就從這一句話，唐昱對這個賈天便產生了一種不好的印象，而岑培倫也顯然聽出來兒子話語背後的意思，眉頭微微皺了一下，以他老於世故的火眼金睛，自然能夠看得出自家兒子親熱表現背後的底細來。　　賈天顯然從岑培倫的臉色上看出來什麼，“呵呵，唐兄弟，是我唐突了，你別見怪，我真的只是因為你對我父親的照顧，心中感激之下才如此，請兄弟多見諒。”賈天的臉上滿臉真誠。　　唐昱微微一笑，“不是不是，賈哥多心了，岑伯伯是我小叔的老師，是我小叔最尊重的人之一，作為唐家的人，對岑伯伯多照顧一些自然是應該的，而且我本人對岑伯伯的學識和見解也是相當的佩服的，倒是不用賈哥你多做感謝。”　　……　　眾人寒暄了一陣后，不知不覺已經下午四點多了，唐昱扭過頭對岑培倫說道，“岑伯伯明天就要手術了，今晚可要休息好啊，我就不打擾你們一家人敘舊了，我和陳怡姐就在不遠處找家旅館住下，明天再來看岑伯伯，我估計啊，明天過後，岑伯伯就可以完全康復了。”這麼說自然是誇張了些，即便是手術成功了，想要痊癒也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不過唐昱是打心底里希望岑培倫能夠好起來的，這麼一個對自己人生有着重大幫助的長者，唐昱不希望因為自己重生的原因而提前消失於人世間。　　“嗯，小昱你和陳怡丫頭去吧，你們開了一天的車，到這又陪我老頭子聊了這麼長時間，估計也累了，你們也會去好好休息吧。”岑培倫那雙火眼金睛自然能夠看得出來唐昱和陳怡之間或許有些什麼，只不過不知道具體到了什麼地步，不過即便是知道了唐昱與陳怡之間的關係，只怕他也不會去多嘴說什麼的。　　唐昱笑着點了點頭，和賈紅梅和賈天打了一聲招呼后，和陳怡一前一后的走出病房。　　然而唐昱走出病房后卻並沒有直接走出住院部，而是到科室主任辦公室而去。　　唐昱自然是要去找王貴成的，找王貴成問一下岑培倫明天手術的情況。不親口從王貴成的口中知道答案，唐昱還是有些不放心。　　當初在東陵市市一院的時候，唐昱答應過王貴成，岑培倫轉到大醫院后，手術的這個主刀依舊由王貴成負責的市一院的專家來擔任，王貴成本人也是主刀的醫師之一。

# 第三百三十五章 手術

　　對於王貴成以及一院參与手術的幾個癌症方面的專家們的醫療技術，唐昱還是很放心的，在唐昱重生前，東陵市能拿得出手的醫學專家也就是王貴成了，他不但是肝病方面的專家，在癌症治療手術方面，也有很獨特的見解。而且其他的幾個專家，雖然現在還名聲不顯，不過幾年之後，他們就會因為在癌症方面的建樹而名聲大噪的。所以，即便是岑培倫轉院到了省軍區總醫院裡邊，唐昱還是堅持讓市一院的醫生主刀，雖然省軍區的專家在各方面都比東陵市市一院的專家要強上一大截，不過前世的時候，單單說癌症方面，市一院是比省裡邊的任何一家醫院都要強大的，當年的時候，省級的好幾個大醫院都從東陵市的市一院挖人呢。　　事實上，安排岑培倫在軍區總醫院手術，最難的不是把岑培倫放在特護病房裡邊，而是讓市一院的專家在軍區總醫院裡邊主刀做手術。大醫院自然有大醫院的驕傲，若不是方建銘這樣的人物出馬，軍區總醫院只怕是不會容忍這樣的事情發生在省醫院的。　　“王叔，你對於明天的手術，有幾成把握？”唐昱走進主治醫師辦公室，向著正在看岑培倫片子的王貴成問道。王貴成以及其他的幾個參与手術的專家在昨天就以及進駐軍區總醫院，軍區總醫院那邊的專家裡邊也會有人參與手術，他們已經進行過兩次會診了。能讓方家的人出面打招呼的病人，即便是軍區總醫院也輕慢不得，這才能容忍市一院的醫生在他們的醫院為病人主刀的。　　“哦，小昱啊。”聽到聲音，王貴成抬起頭看向唐昱，“任何手術都有風險，我不敢保證百分百的成功，我剛剛看了看他昨天檢查時的片子，也和軍區總醫院裡邊的幾個專家進行過幾次會診，岑培倫的病情控制的很好，這些日子癌細胞竟然沒有在往外擴散，至於成功率么……”說到這，王貴成猶豫了一下說道，“成功率應該有百分之五十五左右，這是我們幾個專家會診之後得出來的結論。”　　“百分之五十五？”唐昱眉頭不自覺的皺了一皺，怎麼這麼少。　　“呵呵，百分之五十五你還嫌少啊，要知道這可不是其他的什麼簡單的小毛病，這可是癌症啊。”　　看到唐昱臉上的表情，王貴成苦笑了一下，“對於這樣的大手術，百分之五十五的幾率已經很大了，岑培倫的家屬已經簽字了。事實上，這種手術，大部分的時候，連百分之四十的成功率都沒有的，百分之五十五，已經算是比較高的了，手術順利的話，應該不會出什麼問題的。而且，岑培倫想要完全康復，光手術是不夠的，術后的恢復與治療也是必不可少的，原本我還在擔心以岑培倫以前的身體狀況，能否承受着手術所帶來的身體傷害和術后的化療，可是我看岑培倫近期的身體狀況恢復的很好，應該能夠承受的住。”　　事實上，王貴成對手術的把握，應該得到了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不過對着唐昱，他自然是不敢把話說滿，生怕手術之中出現意外。　　唐昱點了點頭，岑培倫身體的變化，唐昱都感覺到驚訝，前幾天還瘦骨嶙峋，現在卻已經基本恢復了正常人的身體標準，起碼錶面上看起來好多了。　　“那好吧，王叔，我就預祝明天的手術成功，你們在這邊準備把，辛苦你們了，我就先回去了。”唐昱和王貴成打了一聲招呼，對旁邊的陳怡點了點頭，走出了房間。　　至始至終，陳怡都沒有說一句話，一直低着頭，小臉紅紅的。不過對於能夠參与到唐昱的世界裡邊，她還是很高興的，尤其是看到唐昱對一般大人頤指氣使的模樣，尤其迷人。　　看到陳怡那紅紅粉嫩的小臉和不敢直視自己有些閃爍的眼神，唐昱一下子便猜到了她心中的想法。　　岑培倫明天才動手術，所以唐昱和陳怡要在省城住一宿，兩人單獨相處，這乾柴烈火之下，再加上唐昱心中那團火苗，恐怕瞬間便會演變為烈火燎原。　　陳怡顯然也意識到今天晚上即將發生的事情，所以才是現在這種神不守舍的狀態。　　“陳怡姐啊，你看天色也不早了，我們是不是該找家旅館住下啊。”看着陳怡害羞的表情，唐昱忍不住出聲調侃了一句，那害羞的模樣，真是秀色可餐啊，讓人忍不住的想要吃一口。　　“你……你……你壞……”從唐昱那戲謔的表情和赤裸裸的眼神中，陳怡自然看出了唐昱的想法，不由得心中一陣羞怯，話都說不流利了，你你你了半天，才說出個“你壞”兩字。　　自從上次唐昱和陳怡在宋宛如東陵的那間房子中瘋狂之後，陳怡對唐昱的態度就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準確的說是比以前對唐昱更加親昵了。　　也許是因為心中的那點隔閡和悶氣的釋放，此時的陳怡相比於前一陣子，似乎更加漂亮了，在外人面前陳怡依舊是那副冰霜一般頑固不化的冷顏，然而每當和唐昱單獨相處的時候，卻總是在無意中露出小女兒姿態，看的唐昱心動不已。冰山美人，終於融化了，雖然只是為唐昱一個人融化，不過唐昱自然是希望陳怡這輩子只為他一個人融化的。　　陳怡只是用“你壞”兩個字表示的對唐昱剛剛的話的默認，默認了今天晚上成為唐昱的人，唐昱也沒有那麼猴急，從早上到現在，唐昱就早上吃了一點東西，趕了一天的，又和岑培倫一家嘮了幾個小時，午飯和晚飯都還沒吃的，現在雖然不至於說是前胸貼後背，可是也有些餓了，唐昱相信陳怡也是這樣，恐怕也餓壞了，現在的首要任務就是去吃飯，否則空着肚子，就是想晚上運動運動，恐怕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啊，嘿嘿，那事可是正正經經的體力活啊。　　“走，咱們先去吃點東西去吧，我都餓了，空腹睡覺可是無利於身體健康啊。”唐昱嬉笑一聲，拉起陳怡的手，向醫院外走去。若是在其他地方，陳怡肯定是不敢讓唐昱拉着手的，不過這兒是省城，沒有一個熟識的人，雖然有些害羞，不過沒有其他的心理負擔，自然便任由唐昱拉着自己的小手，那種感覺，她很享受呢……　　唐昱晚上的逍遙自在咱們就無需贅言了，一個是花叢老手，一個是初嘗禁果食髓知味的兩個人，就是想不瘋狂恐怕也控制不住自己，還好唐昱知道第二天還有事，否則唐昱真的懷疑自己會不會被陳怡這小丫頭給榨乾了，起不來床。　　第二天一大早，床頭柜上的鬧鐘響了起來，這是他昨天晚上瘋狂之前特意準備的，唐昱惺忪的爬出了被窩，溫柔的看着依舊在旁邊睡的香甜的陳怡，可能是在夢中夢到了什麼甜美的事情，陳怡的嘴角畫著一道彎彎的弧線，唐昱淡淡一笑，輕輕的在陳怡的額頭上吻了一下。　　唐昱的動作雖然輕柔，可是依舊弄醒了陳怡，陳怡睜開了那雙美麗的大眼睛，“小昱……”　　“你在睡一會兒，我去買點早點，吃過之後，我們再去醫院。”說著，唐昱晶陳怡那條裸露在外面，白皙的晃人眼睛的那條玉璧輕輕的放到被子里，又將被子往上提了提，掖了掖，這才轉身走向衛生間。不過那種透進骨子裡邊的溫柔，讓陳怡不由自主的深陷其中。　　早飯之後，唐昱便和陳怡一同到醫院。　　岑培倫的手術十一點正式開始，早上剛起來，醫生護士門便進入岑培倫的病房，檢查了一下他的身體和精神狀態，進行手術前的準備。　　中午十一點左右，在賈紅梅在手術書上忐忑的簽下名字之後，岑培倫便被推進了手術室，眾人的心也隨着手術的門的關閉而高高的懸了起來。　　“放心吧，成功的幾率還是很大。”王貴成在進入手術室前，特意來到唐昱和岑培倫的家屬前，輕聲的說了一句，自然是對着唐昱說的。　　不過在這個時刻，或許王貴成的這一句話，比任何人的任何安慰都要管用，他們現在也只能相信王貴成的話了……　　事實上，省軍區總醫院的一眾人倒是對岑培倫的身份相當的好奇，不知道這樣一個人為何會讓方家出面安排打招呼，更不知道為何要讓東陵市醫院的醫生來主刀……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了，兩個小時后，外邊等着的人已經有些心焦，手術室中卻依舊沒有半點動靜，就連一直平靜沉穩的唐昱，此時的心情也不覺的有幾分波瀾，在面對這種人生的轉折點的時候，任何人都不可能的平靜的對待，尤其是涉及到對自己異常重要的人，便是唐昱也有些心裏邊打鼓，不知道是不是手術中碰上那百分之四十五的概率了。要知道，即便是岑培倫的手術狀態已經很好了，不過成功率依然只有一半左右啊，稍微不小心就可能手術失敗的……　　“小昱啊，你說怎麼還不出來啊，不會是出了什麼事吧……”賈紅梅手足無措的在手術門前來回的踱着步，從那不知道往哪放的手就可以看出她此時心中的焦慮，她和岑培倫好不容易才見面，可不希望剛剛見面便陰陽兩隔。

# 第三百三十六章 手術成功

　　“小昱啊，你說怎麼還不出來啊，不會是出了什麼事吧……”賈紅梅手足無措的在手術門前來回的踱着步，從那不知道往哪放的手就可以看出她此時心中的焦慮，可不希望剛剛見面便陰陽兩隔。　　唐昱也只能輕輕的笑了一下來放鬆心中的擔憂，“岑伯母放心吧，岑伯伯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不會有事的，王院長之前也說過，相對於這種大型手術來說，百分之五十五的成功率已經很高了，應該就快要出來了吧，伯母你別著急，不會有事兒的。”　　雖然唐昱的心裏也有一些忐忑｀，也在擔憂着手術室中的情況，可是唐昱此時卻不能表現出來，如果連他都表現出焦急的情緒，恐怕賈紅梅就會更加手足無措甚至驚恐了。事實上，唐昱此刻心中對岑培倫的擔憂，不見得比賈紅梅少多少。外人，是永遠不會了解唐昱在內心之中對岑培倫的情感的，不過沒了前世的經歷，唐昱自然只能用自己小叔是岑培倫的學生這個身份和借口來打掩護了，要不實在是解釋不清楚他為何對岑培倫如此的擔憂。　　“媽，唐昱說的對，爸爸一定會沒事的，手術前那個主刀的大夫不是已經說過了么，手術的成功率很大的，我們再耐心的等一會兒吧。”賈天走到賈紅梅的身旁，也出聲安慰了一聲，同時扶着賈紅梅坐到手術室門前的長椅上，“媽你安心等一會兒，一會兒爸爸就會出來的，沒事的，手術一定會成功的。”　　“嗯。”賈紅梅心也只能不在焉的點了點頭。　　就在這種焦急的情緒中，時間又過去了一個半個小時，終於，在眾人期滿的目光中，手術室門上邊的那個燈終於熄滅了，沉寂了許久的手術室的門慢慢打開了，穿着藍色大褂，帶着藍色消毒口罩的王貴成率先走了出來。　　“大夫、大夫，老岑他……”賈紅梅在手術室的門打開的瞬間便站了起來，看到王貴成出來，一個箭步竄上前，焦急的問道。　　王貴成將臉上的口罩摘了下來，滿面笑容的對賈紅梅說道，“手術很成功，手術過程中沒有任何的意外情況，切除了四分之三的胃部之後，已經成功的解決了病人的病灶。不過病人現在由於麻醉的關係還沒有清醒過來，而且不易受到情感的波動，也不能過度的被打擾，他還需要靜養很長一段時間，到了病房之後你們可以去看看他，我估計兩個小時后，他就能醒過來。當然，病人需要休息，而且需要度過四十八小時的危險期，你們不能過度的打擾，那不利於病人的康復。而且，雖然手術很成功，但是危險期不過去，也是不能肯定的，病人還需要觀察很長一段時間才能確定此次手術的情況。”　　說完，王貴成對着賈紅梅身後的唐昱點了點頭，走向休息室，四個多小時的手術，對於醫生特別是主刀的醫師來說，也是一種不小的負擔。幸好手術沒有出現什麼意外，而且手術的時間，相對來說也不是很長。有時候，大型手術連續做十多個小時甚至二十多個小時都是有可能的。　　聽到王貴成的話，所有人心中的大石都放了下來一大半。雖然還需要度過危險期，不過手術成功了，就等於已經成功了一大半了，在不需要像之前那樣提心吊膽。　　就在王貴成剛剛離開，一個擔架車被一眾護士從手術室里推出來，賈紅梅飛快的走到擔架車旁，看向病床上的岑培倫。　　和進入手術室之前，此時的岑培倫從面相上沒有多大的變化，唯一的變化就是臉色稍稍蒼白了一些，閉着眼睛，就好像睡着了一樣。手術后自然要進入重症監護室裡邊度過危險期的，他們這些家屬也不能過分的打擾。　　手術剛剛結束，從王貴成的口中確定了手術成功的消息之後，唐昱便到醫院旁邊的電話亭給小叔打了一個電話。　　小叔唐天宇在前天離開回的北京，本來不打算回去的，想等岑培倫手術之後再走的，可是學校那面卻打電話來催他回去，而且事情似乎很緊急，唐天宇只能無奈的和岑培倫打了聲招呼，返回北京，在返回北京前，唐天宇特意囑咐唐昱，岑培倫手術之後，無論結果如何，都要第一時間通知他。　　岑培倫是下午四點半左右從麻醉中清醒過來的，慢慢的睜開眼睛，岑培倫沙啞的說了一句話，“閻王爺嫌我煩，沒收我，又讓我回來了，哈哈……”　　岑培倫的聲音還有些沙啞，不過他一句話，讓病房中原本有些沉悶的氣氛一下子活躍了起來。　　“老岑啊，死不了就好，死不了就好，你說你死了，你讓我去哪啊……”賈紅梅擦了一擦眼角的淚水，帶着哭腔說道，當然，這並不是悲傷的淚水，這是喜極而泣的淚水。　　“媽，別說那晦氣的話，老爸的病好了，哪裡還會死，這字不吉利，不能說，我們一家的生活才剛剛開始，我們應該高興才是。”賈天輕聲的對賈紅梅說道，雖然他沒有像賈紅梅那樣喜極而泣，可是從他那顫抖的聲音就可以聽出，他心裡頭也是不平靜的。對於時隔多年才相見的父親，雖然他未必有多親近，不過那種血濃於水的感覺，卻是無論如何也抹之不去的。　　“恭喜岑伯伯手術成功，剛剛我已經打電話給小叔，小叔說他那邊有點事情，等忙完了，立刻趕回來，好好的陪岑伯伯您殺兩盤，看來岑伯伯之後還能繼續指導小叔學習啊。”　　“好好好，我現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殺兩盤，這两天在醫院可把我悶壞了，小天那小子竟然不會圍棋，這可給我氣壞了，我岑培倫的兒子，竟然不會圍棋，以後有時間我一定要好好教教他。不過天宇嘛，這小子是清華的高材生，我可指導不了。”　　岑培倫的話讓賈天除了苦笑，在沒有其他表情。　　“我昨天讓這小子買了一副棋，誰知道教了他一下午，這小子就是不開竅，真是氣死我了。”說著，岑培倫看向唐昱，眼睛亮了起來，“呵呵，正好現在有時間，小昱啊，咱倆殺一盤吧……”　　岑培倫話還沒說完，病房外便傳來一個聲音，“岑先生恐怕現在還殺不了旗。”　　話音剛落，王貴成便滿面笑容的走了進來，“岑先生今天的手術雖然很完美的成功了，可是術后的康復治療還要很長時間，度過危險期之後，放療化療加上藥物的配合，這才能將你體內的癌細胞徹底的控制住甚至殺死，在這一段時間中，岑先生恐怕還要忍耐一段時間，這段時間為了更好的恢復，岑先生需要很好的休息，可不能下棋啊，呵呵。手術后，病人需要的是靜養，可不能過度的用腦子，而且不能情緒過度的激動，這都是不利於表情的恢復的。”　　這次的手術成功了，包括唐昱在內的所有和岑培倫有關的人都很高興，而還有一個和岑培倫關係不大的人也非常高興，這個人就是王貴成。　　胃部局部切除手術雖然不是什麼特別複雜的手術，可是能夠在軍區總院這麼完美的完成這項手術，對於王貴成來說，能夠讓更多人認識到他，也就是說在知名度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當然了，對於王貴成來說，最重要的卻是搭上了唐昱這條線，這次自己為岑培倫成功的主刀，想必唐昱會記住自己的，這才是讓王貴成最高興的事情。他可是看出來，唐昱對岑培倫，那可不是一般的親近，能讓唐昱欠下人情，王貴成賭的這把，賭對了。　　“小昱啊，你和陳怡丫頭這两天也都忙壞了，我這手術也成功了，之後大概只需要配合治療慢慢康復了，我看你們一會兒就回去吧，東陵市那邊你們也有自己的一攤子事兒呢，我這裡有紅梅和天兒照顧我，你們就不同擔心了，明天你們還要上學呢，為了我這事，你們都耽誤了不少學業，如果因為我這事導致了你們學習成績下降，你岑伯伯我可會內疚的。”　　看着眼前這兩個和自己並沒有多大關係的兩個孩子，岑培倫心中感慨，這次如果沒有這兩個孩子，自己恐怕很快就不久於人世了，如果不是唐昱想方設法的找到了賈紅梅，自己也就不會有生活下去的想法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唐昱給了自己新生，醫生大夫救活的是自己身體，而唐昱喚醒的卻是自己對生的希望。看透人情冷暖的他，自然對唐昱和陳怡，別有一番其他的感覺。當然，他和賈紅梅以及賈天初見面，自然也要一家人之間好好交流交流，要單獨相處的。　　唐昱自然能夠猜測到岑培倫心中的想法，不過既然岑培倫的手術已經成功了，唐昱也就不再擔心了，想必手術后的康復治療，軍區總醫院這邊會有完善的方案的，於是便點了點頭，輕輕一笑，“嗯，好的，岑伯伯既然已經手術成功了，我也就沒什麼好擔心的了，我和陳怡姐也就可以放心的回東陵了，那好，我們就不打擾岑伯伯你休息了，等有時間，我們再來看你。”唐昱點了點頭，最後問候了一聲后，和陳怡轉身走出病房。　　“天兒，你去送送昱兒和陳怡丫頭去……”岑培倫對這床邊的賈天交代了一聲。

# 第三百三十七章 解�h（一）

　　“這次真的要好好謝謝你，要不是你，我爸他這次，恐怖就……唉，總之，不管怎麼我都是要謝謝你的。”醫院走廊中，賈天和唐昱並肩走着，唐昱和陳怡要走，自然是賈天出來相送的。　　“賈哥別客氣，岑伯伯平時待人和善，對別人多有幫助，他遇了難，我幫他自然也是應該的，更何況他還是我小叔的老師呢，我小叔還指望以後繼續能得到岑老師的指點，再說，我小時候岑伯伯也教過我下棋，他有事，我怎麼能不幫忙呢。”　　唐昱微微一笑，對於賈天的感謝，唐昱並沒有放在心上，岑培倫無論是前世還是今生，都和自己有很大的關聯，就連他這次的病，也多半是因為自己的重生才這麼驟然的爆發的，所以於情於理，幫助岑培倫都是唐昱分內的事情。當然，他內心深處有感覺的，自然也只有岑培倫一個人，對於賈紅梅和賈天，他自然沒有其他多餘的感覺，頂多是為了岑培倫一家團圓而高興。　　“這次因為我爸的手術，我們也沒有好好的聊一聊，不過這次你幫了這麼大的忙，等下子有機會，我請你吃飯，好好感謝一下你，這次的事情，還真是麻煩你了。”賈天把唐昱送到醫院門口，看着唐昱上了車，這才轉身回病房。　　唐昱開車載着陳怡，直接奔向高速，往東陵趕。　　如果按照往日唐昱來省城的習慣，無論有多忙，都要到沈家去拜訪一遍的，沈家也算是唐昱的第二個家了，沈家人把他當做自家人，他自己也不見外。以往的話，無論如何也要到沈家去走一趟的，哪怕是過去看看沈芸看看小語馨也好，可是現在因為自己和陳怡在一起，唐昱猶豫再三，決定這次就先不去拜訪了。　　唐昱很難想像如果沈芸看到自己身邊的陳怡會是什麼想法，也許是唐昱做賊心虛，所以他很不想看到陳怡和沈芸碰面，所以這次唐昱也就沒有再去沈家拜訪。現在女人不多他就已經為難起來了，唐昱不敢想象，楊涵寧，沈芸和陳怡三個人一起出現的情況是怎麼樣的，不過這些事情，自然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眼下還是不用去擔心的。　　回到東陵，唐昱先把陳怡送到家，耳後自己便開車向星耀而去。　　唐昱前幾天放學來過一次星耀，但也只是在那呆不到半個小時就回來了，因為那天解夢姬恰好出去了，唐昱自己呆在空蕩蕩的辦公室感覺沒意思，也就很快離開了。自己這個甩手掌柜做的太徹底，讓員工都是滿腹的牢騷，有機會自然要多去視察一下的。　　這次解夢姬不會再出去吧。唐昱在心中默默地想着。不過想着人家一個嬌滴滴的大美女整天為了公司的事情累死累活的，自己這個大老闆反倒是最輕鬆，唐昱也有些不好意思。　　唐昱把車停在星耀門前的小型停車場中，下車后，直接向星耀里走去，這裏的保安都認識唐昱，自然不會阻攔，不但不會阻攔，反而在唐昱經過他們身邊的時候，給唐昱敬了一個不倫不類的軍禮，讓唐昱險些笑出聲。　　這些保安並不是出自那些正規的保全公司，而是附近的一些閑散着的半大小伙子，甚至有幾個保安直接是通過廠子里的員工介紹進來的，是廠子里員工的親戚，這些半大小伙子並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培訓。不過這種服裝廠，自然不需要什麼嚴密的保全力量，倒是維科那邊，處於技術保密的需要，倒是很有必要加強一下保全力量。　　……　　“姐，我都懷疑，你怎麼就會當這麼一個小服裝廠的老闆呢，雖然現在給你的職務是什麼所謂的總經理，可是每個月給你的那些工資，還不如我每個月買包包買化妝品的錢多呢，而且現在服裝行業競爭這麼激烈，這麼一個小廠子，真的很難出頭啊，要不姐，你和我回安皖好了，我們在一起倒騰服裝，雖然掙的錢不多，可是也比你在這裏又是受累又是沒錢要好得多吧。”　　星耀總經理辦公室中，一個身材嬌俏、長相乖巧，一身名牌，淡施粉黛的小美女坐在解夢姬老闆桌前面的沙发上，一邊打量着辦公室的環境，一邊嘮嘮叨叨的沒完，似乎對解夢��在這邊極為的不滿意，三句裡邊有兩句話倒是為解夢��叫屈的。　　這個小美女不是別人，正是解夢姬的堂妹，那個不滿解茜珍的囂張跋扈，毅然和解夢姬退出解家的商業小天才解�h，當然，這個小天才在解家內部還有個外號，叫小魔女。　　事實上，這個解�h在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展現出驚人的商業才能，在離開解家后，解�h和解夢姬兩人利用從家裡帶出來的錢，看準時機，闖進安皖服裝業，搗騰服裝。雖然那會兒的服裝利潤還不算太多，但是勝在量大，而且完全沒有依靠家裡邊的渠道和人脈關係，即便是這樣，每個月幾萬甚至多的時候幾十萬的收入還是可以保證的。月收入上萬乃至數十萬，對於這個年代的人可以說是恐怖的。這個年代，東陵市裡邊，工薪階層的平均收入才四百多元的，可想而知月收入數十萬是什麼概念。　　當然，要說經商一個月賺幾萬那不算什麼，不過要知道，解�h可是白手起家的，完全沒有利用家裡便的渠道，若是藉助家裡邊的渠道，月收入幾萬自然不算什麼，可是僅僅憑藉自己的力量便能夠做到這一步，自然是極為的不簡單的，倒是不愧她商業小天才的稱號。　　後來解夢姬聽從宋宛如的話，加盟了星耀廠，當上了總經理，而這個解�h在解夢姬走後，獨自扛旗了姐妹倆之前的生意，生意不但沒有因為解夢姬的離開而走下坡路，反而因為解夢姬給提供的星耀服裝，日益壯大起來，現在的解�h在安皖的服裝界，也算是一個名人了，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商業天才加上貌美如花，這樣的人無論到哪，都會引人注意的，當然，原本的她就很引人注目，倒是解家的人，對這姐妹倆，無奈的緊。　　解夢姬聽了解�h的話，微微笑了笑，“我剛開始也抱着你這種想法的，我也認為這個廠子沒什麼發展，想當初，我一開始過來的時候，原本只是賣宛如一個面子，畢竟人家張口了，咱們總不好直接拒絕吧，我和宛如，那可是情同姐妹的。而且說到底，那次宛如到安皖是咱們解家的人傷害了人家，這句拒絕的話我也不好開口啊，當然，原本我打算只是到這個廠子待两天，等幫這個廠子恢復正常生產的時候，我就功成身退的。”　　“就是啊，你看現在這個廠子被老姐你經營的多好，現在已經可以給宛如姐一個交代了，不如你就退出來，咱們再回安皖做咱們的生意去，肯定比老姐你現在掙得錢多。”解家的小魔女不失時機的鼓動着。　　解夢姬嫵媚的白了解�h一眼，“小丫頭你以為你老姐是那麼看重錢的么，我如果那麼看重錢財的話，當初我就不會從解家搬出來了，解家可是有着大把的錢的。再說，你個小丫頭是那麼看重錢的嗎？我還不知道你，做服裝生意也不過是你鬧着玩罷了，就是不知道，到底什麼事情才能讓你上心啊。”　　“那老姐為什麼到了現在還不走，難道你真的看重這個總經理的職位，或者說你對這個廠子開始有了什麼信心了嗎？老姐你該不會是抱着吧這個服裝廠做大的想法吧。”似乎有些猜到了解夢��的想法，解�h有些不可思議的說道。　　解�h和解夢姬從小一起長大，可以說無話不談，對於解夢姬的性格，解�h非常了解，這個世界上可以留住解夢姬在一個地方不動，恐怕除了親情就只要她心中的那份夢想了。　　解夢姬點了點頭，“從來到了這裏之後，我從這個廠子看到了一種生氣，一種向上無限發展的生氣，如果真說對這裏的什麼有信心，與其說是對這個廠子有信心，倒不如說是對一個人有信心。”　　“哦，一個人？男的？”解�h帶着一絲調侃的語氣問道。　　“嗯……”解夢姬還沒反應過來解�h話語中的不同意味，本能的點頭，不過話剛出口，便反應過來了，“小丫頭，你找死啊，竟敢調戲你姐。”解夢姬嫵媚的白了解�h一眼。　　“究竟是誰啊，竟然入了老姐你的法眼。”解�h追問道，“老姐你的眼光也是一項眼高於頂的，我記得當初解茜珍那女人還沒有被大伯找回來之前，家族裡曾經意圖打算將你嫁給那個林沃，可老姐你就然對那個年少有為的公子一眼都看不上，由此就可以看出老姐你的眼界之高啊，可是你如此高的眼界，今天就然說看上了一個男的，我現在倒是真的有些期待了，我倒是想看看，究竟那個男的究竟是怎樣一副三頭六臂，能讓老姐你如此的推崇，能讓老姐你放下如花似玉的親妹妹不管，卻跑到東陵市這個鳥不拉屎的地方來待着不走，哼哼，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什麼出奇之處。”

# 第三百三十八章 解�h（二）

　　聽到解�h提起林沃，解夢姬臉上露出嗤笑的之色，“林沃就是一個受家族擺弄的可憐鬼，而且如果他娶了解夢姬，就註定他可憐一世，這種窩囊的人，我嫁給他才怪。不過林家，最近在VCD上邊的布局倒是不小，聽說他們為了推廣VCD，投入了不少的廣告費用，而且還收購了不少的音像版權，聽說都是林沃在負責的……”　　“停停停，老姐，你別老是轉移話題，快和我說說，你如此推崇的這個人究竟是誰？我看人家林沃也不錯呢，就是在VCD上邊的布局傻了點，VCD市場今年是沒有爆發的可能了，拖過了今年，他能在家族裡邊獲得的支持就極為的有限了，明年還能不能繼續負責這個項目都兩說呢。”對於解夢姬顧左右而言他，解�h撅着嘴不滿的道，不過這小丫頭確實不愧為商業小天才，居然一針見血的便說出了唐昱在VCD上邊的布局，幸好這小丫頭不負責這個項目。　　“其實這個人，你也聽說過。”解夢姬神秘一笑，解�h要打破沙鍋問到底，她自然也要給說出個子丑寅卯來，要不這小魔女還不知道要生出什麼其他的想法來。　　“我也認識？”　　“你還記得那次宛如姐帶着小語馨去安皖遊玩的時候，身邊還跟着兩個人么？”解夢姬提醒道。　　“嗯，有些印象。”解�h低頭沉思一下，“我記得一個好像是宛如姐的小姑子，似乎叫什麼沈芸的，年紀似乎才十六七歲呢，還有一個男孩。”解�h皺着眉頭微微考慮着，去年那次的事情，因為解家和宋宛如發生了衝突的緣故，所以解家和林家，對宋宛如以及隨行的人都有過調查，不過解�h對這些事情不關心，自然就沒有注意到。　　皺着眉頭微微的想了想，“啊，老姐你說的改不會是那個男孩吧，等我想想啊，我記得那個男孩子剛剛十六七歲的樣子啊，好像比沈芸還要小一歲，老姐你說的該不會是他吧。”經過解夢姬的些微提醒，聰明的解�h瞬間就猜到了解夢姬口中的那個讓她充滿信心的那個人是誰，不過內心之中卻是充滿了疑惑，怎麼會是那麼個小子呢，不可能，一定不可能是他。　　解夢姬笑着點了點頭，“嗯，就是他，事實上，這家星耀服裝廠就是他的，是他從政府的手裡收購過來的一家負債累累即將倒閉的陳舊服裝廠，以前是一家鄉鎮企業。”　　解�h直直的盯着解夢姬，愣愣的問道，“老姐你不會開玩笑吧，那個小子貌似才十六七歲吧，就算他盤活了這個服裝廠，也不可能得到老姐你那麼高的評價啊，難道……難道老姐你的取向在這段時間發生了改變？喜歡嫩草了？”說著說著，解�h的臉上露出一種意味深長的笑容，看的解夢姬一陣無語，這個小魔女可是什麼話都敢說的。　　“小丫頭你想什麼呢，你在瞎想，我不和你說了。”不知為何，聽着妹妹的調戲，此時解夢姬的臉色突然紅了起來，也不知道是被解�h氣的還是因為其他什麼原因。　　“老姐你說是不說，你不說我可走了。”　　解夢姬白了解�h一眼，“剛開始的時候我也抱着你這種想法，以為這個唐昱只是一個靠着家裡的一點錢瞎搞的富家子弟，他爸爸還是東陵市的政府秘書長呢，而且在東陵市似乎有着不小的影響力。恩，當初宛如姐告訴我說這個唐昱是一個商業天才的時候，我還不信，畢竟，一個十六七歲的半大少年，再有天分也有限的緊。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當我正式接觸這個貌似年輕，可是做事卻異常老練的半大男孩子之後，我原先對他的那些想法來了一個顛覆性的改變。”　　頓了頓，解夢��又接着往下說，“事實上，他的很多商業想法都異常的前瞻而且具有可執行性，甚至比我這個在國外留學歸來的人的想法都要長遠，見解都要獨到，這家服裝廠之所以能夠像現在這樣煥發出蓬勃的生機，都是因為他設計出的那幾款時尚的服裝，你之前不是很推崇最近的那幾個款式的服裝嗎，你不知道的是，那幾款服裝，根本就是他在捉刀設計出來的。”　　又頓了頓，等着解�h消化她剛剛說的話，事實上，最近星耀出的幾個款式的服裝，在安��大有市場，做服裝生意的解�h即便是眼光挑剔也異常的推崇。　　“還有一個事你可能不知道，我也是聽宛如姐無意中提到的，現在外界正宣傳的熱火朝天，廣告鋪天蓋地的那個訊飛VCD，其實就是林家通過一些手段從唐昱的手中得到的，這個唐昱早在一年以前在安��遊玩的時候就已經看出這個VCD裏面的商機，在所有人都不看好這個項目的時候，他從安皖引進這個項目，並且不惜大量資金的投入，終於在去年十一月份的時候研製成功，並一舉在法國电子展大放異彩，這時所有人才看出這個當初被他們一直不看好的項目，發展潛力竟然如此巨大，這才讓他們利用種種手段，從唐昱的手中又搶回這個項目，別的不說，就單單是這份眼光，也不是一般人能夠擁有的，當然，讓我對這個人充滿信心的不僅僅是這些。”　　“事實上，唐昱獲得這個VCD項目，與我們解家也是有些關係的，當初解茜珍那傻女人得罪了宛如之後，家裡邊一直在尋找契機彌補，後來聽說人家有意打包現代集團的VCD技術，現代集團也有意脫手，家族便插手此事，和現代集團進行暗盤交易，讓唐昱低價就打包了這個項目，事實也證明了他的眼光，而且，他還不止這些事情……”　　解夢姬還沒說完，門外便傳來一個聲音打斷了她的話語，“夢姬姐又說我什麼呢啊，隔着老遠便聽到夢��姐在夸人呢……”　　說著，唐昱也沒有敲門，直接笑着推門而入。　　“呦，說曹操曹操就到。”解夢姬笑着從椅子上站起來，“你來的正好，我給你介紹一下，這就是我的那個堂妹，解�h。”解夢姬給唐昱和解�h雙方介紹，“這個就是我的老闆，唐昱，你不是很好奇他是什麼樣的人嗎，現在就站在你面前了，好好觀摩觀摩吧。”　　聽了解夢姬的介紹，唐昱摸了摸鼻子，苦笑道，“夢姬姐你埋汰我呢啊，什麼大老闆不大老闆的，如果不是你在這幫我料理，我這或許早就停業破產了，至於解�h妹妹嘛，還是別對我好奇了。”　　這時解�h也站了起來，等着大大的眼睛，好奇的看着唐昱，看着眼前這個有些小帥氣，甚至還有些呆的大男孩究竟為什麼會得到老姐那麼高的評價，“你就是唐昱？不過我可不是妹妹，是姐姐哦。”　　唐昱摸了摸鼻子，沒有就姐姐妹妹上邊糾結，他可是老早就聽說過安��解家的小魔女了，“如果沒錯的話，我應該可能也許大概就是你說的那個唐昱吧。”唐昱話音剛落，眼前這個小美女的下一句話差點讓唐昱倒地吐血。　　“我還以為你是三頭六臂的怪物呢，原來只是一隻獃頭鵝啊，嘻嘻。”　　摸鼻子是唐昱習慣性的動作，每到有些尷尬或者無奈的時候，他總是不自覺的摸摸鼻子，可是這個動作卻被眼前這個小美女形容成獃頭鵝，這實在讓唐昱鬱悶不已，剛要不自覺的再次摸摸鼻子，忽然想起來什麼，已經提到胸口的手又訕訕的放了下來，臉上一陣不自然。安��解家小魔女，果真名不虛傳啊。　　“咯咯咯……老姐，這個唐昱真是太有意思了。”解�h毫無形象的捂着肚子笑了起來，胸前的那兩團還不算飽滿的隆起，隨着她的笑，劇烈的顫動着，倒是看的唐昱眼前一亮。　　“解�h最近不忙，所以就過來這邊看看我，同時也就安皖那邊的市場過來和我談談。”　　“安皖那邊市場的事情？”唐昱疑惑的看了一眼解夢姬，安皖那邊的事一直都是謝夢姬在做，具體的唐昱也不是很清楚，因為那邊的事情完全是靠解夢姬的關係網才建立起來的，所以此時她說解�h是為了那邊的事情而來，唐昱也只能看向解夢姬。　　解夢姬微微一笑，解釋道，“其實安皖那邊的市場一直都是我妹在搞，我只是負責將服裝發過去，畢竟我已經過來這邊了，那邊的很多關係也漸漸淡了，所以那邊的市場一直是解�h在聯絡，可以說，小月一直是我們安皖的代理商，只不過一直沒有簽過協議，而這次小月過了，就是想要把協議簽了，她要咱們廠子安皖的代理權。”　　唐昱一笑，“這個當然可以啊，其實解�h本來就是安皖的代理商，只不過就差那一張紙而已，這事夢姬姐你就不用問我了，解�h得到安皖的代理，完全沒有問題。”　　事實上，星耀現在規模還不大，還遠遠不大發展經銷商的地步，代理商就更沒有必要了，不過既然有志於把星耀做大，那麼該做的事情，還是很有必要做的。

# 第三百三十九章 清明上墳

　　關於解�h代理安皖的事情，唐昱想都沒想就答應了，事實上這事壓根就沒什麼好遲疑的，解�h之前其實就是星耀的代理，缺少的就是那一張紙，現在只不過是要把這張紙補上，更加合法化，更加正規一點而已。其實也無所謂正規不正規的，以星耀現在的狀況，有人做代理商就不錯了，星耀的品牌，現在還沒有真正的打出去呢。　　在解夢姬辦公室中相互嬉笑了一會兒，唐昱看了看手錶，正好下午四點多，唐昱對着解夢姬一笑，“走吧，夢姬姐，既然解�h妹妹歸來了，我請你們一起去吃個飯吧，就算做給解�h小妹接風了。”唐昱這會兒自然無恥的把小魔女叫做小妹，事實上，他還不知道這個小魔女的年齡呢。　　……　　從解�h見到唐昱到三人吃完飯分開這段時間，解�h一直用着一種好奇的眼神看着打量唐昱，看的唐昱一陣不自在。　　或許有些人會以為被一個小美女看着會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就連唐昱之前也是這麼以為的，可是此時唐昱才知道，被美女看的確是一件幸福的事，可是如果被美女死盯盯的看，一瞬不瞬的看，那的確是一件這麼人的事情，看一眼，你會擺個造型，讓美女看到你最瀟洒的一面，可是美女總看你，你也不能總擺造型吧……　　看着唐昱有些狼狽的鑽進車裡，開車離開，解�h對旁邊的解夢姬說道，“老姐，這個唐昱還真有意思，我現在對他越來越有興趣了，不愧為老姐這麼推崇的人，怪不得老姐拋下了如花似玉的妹妹，不惜離家出走來到東陵市，我現在終於明白了……”解�h嘴角露出疑似耐人尋味的笑容。　　旁邊的解夢姬看到這笑容，心中唯有苦笑，這種笑容解夢姬太熟悉了，在其他人眼中看到解�h的這個笑容，只會感覺可愛和天真，可是解夢姬卻清楚的知道，解�h對誰露出這種笑容，說恐怕就要倒霉了。對於妹妹的打趣她自然也沒有辯解，解�h的那張利嘴，解夢��可不是對手，還怕越說越黑呢。　　在解家，解�h可是出了名的小魔女，那些和她年齡差不多的堂哥堂弟們，沒有一個不被解�h調弄過的，而解�h每次戲弄人的時候，都會露出現在的這個笑容，解夢��作為解�h的妹妹，自然對這個笑容再熟悉不過了。　　唐昱，你自求多福吧。解夢姬心中暗自為唐昱祈禱着，你可不要怪我沒有提醒你哦，誰讓你小子不識趣，居然敢稱呼解家小魔女為小妹，哼，活該倒霉。　　……　　四月五號這天才星期二，雖然是清明，不過學校也不放假，九幾年的時候可沒有規定清明節為法定的節假日，便是在前世的時候，國家確定了清明為法定的節假日，該不放還是照樣不放假，國家也奈何不了人家什麼，但是這天唐昱依然曠課離開了學校，就連唐天鴻也罕見的請了假。　　一大早，老媽便把唐昱從被窩中給揪了出來，匆匆的忙活了近半個小時，還沒等吃早飯，樓下傳來幾聲汽車喇叭的聲音，唐昱一家人便匆匆的走出門。　　二叔的寶馬車正停在樓下，剛剛的那幾聲車鳴，正是二叔按的，二叔的車裡除了二叔外，還有小叔唐天宇和二嬸。　　唐昱一家人並沒有坐二叔的寶馬，就是想做，僅能坐五人的車裡也擠不下六個人。　　唐昱一家人向不遠處停車位上的那輛帕薩特走去。　　今天是清明，唐昱一大家子人都要到小茫山去給唐昱的爺爺和奶奶掃墓，這也是唐家的慣例了，每年如此，今年也不例外。　　九四年的時候，還不時興公墓，人死之後，找個陰陽先生，在附近的荒山中找個風水好的地方，就地埋葬，然後這個地方就成了家中的祖墳，等到地方不夠大了，再找陰陽先生換個地方，這個時期的墓地可沒有後世那樣昂貴，農村的荒山和田地中，被陰陽先生選中之後，到處可以埋人。　　唐昱記得前世的時候，生活在城市裡邊的人死了之後，根本就不讓隨意的埋在山上，而且有些山直接被包給個人了，你就是想埋，人家也不讓你埋。山裡不讓埋人，如果人死了，就只能安葬到公墓中，可是最後，有些人安葬在公墓中都很困難了，一塊很普通的墓地，就一兩萬，普通的家庭很難承受的起，網絡上甚至還流傳着價值千萬的超豪華墓地。　　前世唐昱從網絡上看到這個帖子的時候不由得一陣愕然，我去了，一塊墓地堪比一棟豪宅啊。　　那時候的網絡流傳這一句話，窮人最為悲劇的事情就是連死，都死不起……　　當年網絡上說，活着房子買不起，病了醫院去不起，便是死了都死不起啊，城市裡邊可不像農村一樣可以隨意埋葬的。　　還好這個年代沒有向後世那樣瘋狂，人死了總不至於曝屍街頭，總有一個安葬之地。當然，前世的人倒也不至於曝屍街頭，唐昱的祖輩就住在小茫山下的一個叫茫林村，在那個還不算小的村子里，唐昱一家也可以算作是村子裡邊的大戶了，只不過在唐昱的爺爺奶奶相繼去世后，加上唐天鴻到政府工作，唐天宇來城裡上學，唐天浩也一直在外邊做工程，唐昱一家便從茫山村搬了出來。　　唐昱的爺爺奶奶還有太爺的墓都在小茫山上，那兒算是祖墳了，唐昱一家開車並沒有直接上山，而是直奔茫山村東部的一個小院而去。　　“呵呵，你們來了，快快，快進屋。”唐昱和唐天浩，將兩輛車剛停在那小院的門前，裏面便走出一個三十左右的男人。　　唐昱拎着一兜水果，滿臉假笑着走上前，“叔。”　　眼前的這個男的是唐昱的叔叔，叫唐天旭，和唐昱雖然有親戚，但關係還挺遠，唐昱的太爺是唐天旭的爺爺，也就是唐昱的爺爺和唐天旭是一個父親。　　以前唐昱家還在茫山村的時候，兩家的關係還很近，逢年過節經常走動，可是自從唐昱家搬出茫山村之後，兩家的關係就漸漸的疏遠了，只是每年清明和七月十五上墳的時候，唐昱一家過來順道來這裏拜訪一下。事實上這也和唐天旭的為人處世方式有些關係，這人喜歡佔小便宜，而且尖酸刻薄的，唐天鴻那會兒在市裡邊工作，其實是在黨史研究室做冷板凳，也不得意，人家自然也不樂意巴結。兩家之間的聯繫，自然慢慢的就少了，不過從去年開始，唐天鴻仕途得意時候，倒是又殷勤起來。對於這樣的親戚，唐昱其實是沒有什麼好感的。　　唐天旭家在整個茫山村算得上是有數的富戶，家裡前年新蓋的瓦房在整個村子里都是最大的最好的，新房前後都貼上了瓷磚，這樣的房子在唐昱重生前的農村或許不少見，可是現在這個時期不過才九幾年，這樣的房子絕對是很少在農村見到的。　　唐天旭也是做生意的，前幾年搗騰建材，在唐天浩的幫助下，也致富奔小康了，賺了點小錢后，現在和別人合夥開了一家采砂場。這個遠親勢力的很，當初唐天鴻在市裡邊不得意，他和唐天鴻家裡邊的走動就比較少，唐天浩做工程發了財，他就和唐天浩走動比較多，這會兒唐天鴻發達了，他倒是又巴結起來了。　　在唐天旭家裡微微坐了一會兒，眾人便一起去山上上墳，和唐昱一家一起去的還有唐天旭和他兒子，比唐昱小兩歲的一個小男孩，叫唐鵬，一路上，唐天旭不斷地嘮嘮叨叨的，“唐鵬啊，你看看人家小昱，在你這個年紀的時候，人家每次考試都是第一第二，看看你，現在每次考試后，老師不找家長我就萬幸了，你什麼時候能學的像小昱一般我就放心了……”唐昱心中暗笑，以往的時候可不見你這麼說，要是老爸現在還在黨史研究室裡邊做冷板凳，只怕這話就不是這麼說了吧，對於這種親戚，唐昱着實沒有什麼好感，唐天鴻大概也不見得有什麼好感，只不過沒有表現出來罷了。倒是唐天浩，一直抹不開面子，人家求到了門上，不管怎麼都要意思點，這大概才是唐天旭一直巴結唐天浩的原因。　　這一路，唐鵬一直低着頭，對於他老爹的話是一隻耳朵進一隻耳朵冒，看到唐天旭終於將他的注意力從自己的身上轉移，唐鵬抽空走到唐昱旁邊，“嘿，小哥，我爸現在比我媽都嘮叨，沒勁。”唐鵬苦着臉對着唐昱說道，突然想起來什麼，一臉期待的看着唐昱，“對了，小哥，我老爸聽天浩叔說你是什麼什麼公司的助理是不。”　　唐昱扭頭看着他，不知道他問這個東西幹嘛，不過還是點了點頭。　　唐天浩的綠都是搞房地產的，而唐天旭和其他人合資搞了一個采砂場，兩人就算是親情方面疏遠了，可是在生意上還是有一些接觸的，可能是兩人在聊天的時候，無意中提起唐昱，唐天浩告訴他的。

# 第三百四十章 借錢

　　唐昱轉過頭看向唐鵬，點了點頭，“嗯，我是在一家公司當總經理助理，算是畢業前的實習了，日後若是想經商的話，也要提前實踐下，怎麼了，你怎麼問起了這個？”　　唐鵬嘿嘿一笑，一臉熱切的看着唐昱，“總經理助理，不小的官吧。”　　唐昱點了點頭，“還可以。”也不太搭理唐鵬，自然是有一句沒一句的。　　“那個，你看，你能不能也給我安排進你公司上班。”唐鵬終於說出了他的想法，“我也去實習實習，就是你說的那個，日後若是要經商的話，也要提前實踐下，而且我也不要什麼太大的官的，能管着幾個人就行了。”　　“不行不行。”唐昱終於知道這小子腦袋裡打了什麼注意了，趕緊搖頭，還不要太大的官，管着幾個人就行了，你當你是誰啊，你以為你和我一樣都是重生過來的？想管着幾個人就管着幾個人？想的倒是挺美的。　　“你小子還要上學呢，這會兒怎麼能出去工作呢，而且你的年齡也太小了，就是我答應，公司也不會答應的。再說，就你這麼大，到了公司裡邊，你也不會做什麼事情啊。”開玩笑，這要是讓唐天旭知道自己把他兒子拐跑不上學，即使人家嘴上不說什麼，心中也得把唐昱恨死，這種招人煩的事情唐昱怎麼會做。而且，唐昱做的公司，可不準備做家族式的公司，這種往裡邊塞人的事情，不說唐鵬不能進去，沒有能力進去，便是能夠進去，唐昱也不會把他塞進去的，要不搞成家族式的公司，亂七八糟的，那算什麼事兒。　　“我看啊，你小子還是安心的上學吧，等到再大點，跟着你吧學學采沙場的事兒，公司什麼的，我看就算了，安心上學，好好學習才對啊。”唐昱倒是想接着來一句，二十一世紀什麼最貴，是人才，可惜，看着唐鵬這會兒的表情，這話自然也沒有說出來。　　“上學？”　　一提到上學，唐昱明顯感覺到唐鵬情緒低落了下來，“小哥，你看我上學還有用么，課本上的那些符號字母，他們認識我不認識他們啊，老師上課講的東西，對我來說就是天書，啥也聽不懂，唉，我現在是真的不想上學了，也學不出什麼，上那東西又有什麼用。”　　唐鵬的話，唐昱還真的很贊同，學習這東西，還真的需要天分，雖然說成功等於百分之一的天分加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可是如果缺少這百分之一的天分，那百分之九十九也是白費，而且唐昱知道，在學校中學到的那些東西，在社會上用到的恐怕還真不到百分之一，所以對於唐鵬來說，不上學相許比上學更好。　　可是心裏雖然這樣想，唐昱去不都能將心中的想法說出來，更不能同意唐鵬的請求，倒不是唐昱沒有那個權利和實力，無論是維科還是星耀，都是唐昱的公司，安排進一個人，雖然不能給唐鵬一個什麼重要的職位，可是想要給他一個保安或者秘書銷售人員等職位，這些都是唐昱一句話的事情，甚至是給他一個空閑的職位，白養着他，只要唐昱發話，其他人也不會說出什麼反對的話，不過唐昱不會這樣做，先不說這樣做會不會招來維科或者星耀的其他人員的意見，就說唐鵬家會不會同意，也是唐昱要考慮的問題。　　事實上，對於唐鵬這個比自己略小的弟弟，唐昱也沒有多少印象，前世的時候自家發生了巨變，家中不少親戚怕遭到牽累，都斷了聯繫，自然對這個表弟沒什麼印象，之後也很少接觸過，倒是不知道他日後做什麼去了，不過肯定不是學習去了就對了。　　“先不說我同不同意，就算我同意，如果天旭叔或嬸嬸不同意，你也去不了，你還是先徵求一下你老爸老媽的意見吧，如果他們同意了，你再來找我，給你找個活還是不成問題的。”即便是不往星耀和維科裡邊塞人，唐天鴻一句話也能給唐鵬安排下工作，那自然是極為簡單的事情。　　唐鵬低着頭，哭喪着臉，“好吧，我回去我就和我爸說。”不過想想也知道，他老子應該不同意的居多。　　上墳的過程也不複雜，在墳頭上燒了點紙，將一些水果貢品擺在供壇上，幾個人挨個磕了一個頭意思意思，眾人便下山了。路上倒是還能聽到其他上墳的人，有人在放鞭炮，還有哭泣的……　　回到唐天旭家，天旭的老婆也就是唐昱的嬸子已經準備好了一桌子菜，當然，裏面大部分是唐昱他們拿來的熟食。這一家子，在唐昱的記憶中，那是出了名的尖酸刻薄和小氣。　　……　　“天浩啊，聽說你那邊又接了一個大項目，進行的怎麼樣啊。”飯桌上，唐天旭似是在無意中提到綠都接受舊城區改造的事情，現在綠都手上其他的工程都已經竣工了，就只剩這個從萬建手中多過來的大工程了。　　唐天旭經營一家采砂場，多少和房地產挨上點邊，所以知道綠的接手舊城區改造的事情也不足為怪。　　唐天浩點了點頭，“嗯，舊城區那邊，一期工程已經快結束了，拆遷工作也已經進行到尾聲了，現在正在規劃二期工程。”唐天浩夾了一口菜，放在嘴裏不以為意的說道。他對這個堂兄說不上討厭，畢竟和自己的關係也不算遠，不過自然也談不上喜歡，唐天旭是一副什麼嘴臉他自然是知道的，只不過有些東西，不太計較罷了。　　“哦……”唐天旭點了點頭，便沒有下文了，臉上顯出一絲猶豫，倒是不知道要說什麼話而沒有說出來。　　坐在唐天旭對面的唐昱從其表情上，很容易就看出來他恐怕有什麼事情，或者說有什麼事情有求與人，轉過頭看向旁邊的唐天鴻一眼，恰巧與唐天鴻投過來的眼神相碰，不用說，唐天鴻也看出來唐天旭情緒的不對。事實上，唐天鴻和唐昱父子兩人，對唐天旭都沒有什麼好感的，唐天鴻在市裡邊坐了十年冷板凳，多年不見唐天旭上門，自然知道他的嘴臉，而唐昱對他沒有好感，更多的卻是前世家庭變故之後，飽受人情冷暖，見慣了那些親戚們的嘴臉了。　　唐昱此時的心裏已經有了計較，這個桌上能讓唐天旭開口有事相求的人也就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老爸唐天鴻，一個是二叔唐天浩，唐天鴻代表着的是權利，而唐天浩代表着的是金錢，如果開口問向唐天鴻，不用說肯定是想通過唐天鴻拉攏或者疏通某些關係，如果開口問向唐天浩，那就一定為了錢，通過剛剛唐天旭開口提到綠都的事情，唐昱已經猜到，恐怕他是向開口向二叔借錢了，或者想藉著唐天浩走通沙場的銷路，不過這年頭，采沙場應該不愁銷路才是，應該還是借錢的居多。　　果然，唐昱剛剛理順了思路，唐天旭便開口證實了唐昱的想法，“天浩啊，哥也不和你拐彎抹角了，嘿，我這邊經營采沙場，最近手頭有點緊，你看，你能不能借我點錢？”　　“借錢？”唐天浩轉過頭看向唐天旭，“借多少，借個七萬八萬的沒問題，可是如果多了……嘿，哥你也知道，我剛剛接受舊城區改造的這個工程，資金鏈本來就有些緊張，小幅度挪取一些還可以，可是如果數額太大，我還真有些承受不起，資金鏈斷了，那可不是玩着呢。如果是平時，就是就是上百萬也是沒問題的，可是現在，唉……”　　唐天浩面露苦色，他這人心軟，老親求上門來，面子上邊總是抹不過去，多少要意思意思，不過也知道，自己這個堂兄開口，應該不是什麼小數目，五萬七萬，只怕還應付不過去，頓了一頓唐天浩又問道，“哦，對了，哥，你要錢干什麼，你怎麼說也是這茫山村數一數二的富戶，竟然缺錢？我可聽說你的那個采砂場近期的生意可是很紅火，你怎麼會缺錢呢……”　　“采砂場的生意是挺好，而我借錢也正是因為這個采砂場。”唐天旭的話說的模稜兩可，還沒等其他人問，唐天旭便自己解釋道，“天鴻天浩你兄弟倆應該知道，這個采砂場當初是我和另外兩個人合資辦起來的，我自己也就只有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另外兩個人一個人百分之三十，一個人百分之四十，采沙場倒是賺錢，不過前些日子，那個佔了百分之四十股份的那個人的老婆被檢查出來患有乳腺癌，家裡急需一筆錢，多處籌措無果后，被迫只有把他那采砂場的百分之四十的股份賣掉，我合計着想把那百分之四十的股份買下來，可是我手裡的錢實在有限，這才向天浩你開口的。”　　“哦，這樣啊。”唐天浩放下筷子，沉吟了一下，問向唐天旭，“采沙場那邊，這百分之四十需要多少資金？量小還好說，量大了，綠都那邊也走不過去啊。”

# 第三百四十一章 口中奪食

　　“哦，這樣啊。”唐天浩放下筷子，沉吟了一下，問向唐天旭，“采沙場這百分之四十需要多少資金。”　　“嘿，也就七八十萬左右的樣子，這個采砂場雖然不大，不過其總價值能達將近兩百萬的，特別是這兩年，市縣裡邊搞建築的都工程不少，采砂場的生意一直走上坡路，所以我才想着把沙場盤下來的。我手裡現在能湊出的也就三十萬左右，所以我想向二弟你借五十萬。你放心，采沙場那邊有了分紅，我馬上還給你。”　　“七八十萬啊……數目不小啊，二叔的綠都這會兒可正是用錢的時候，這麼大數目，不大好湊出來呢。”還沒等唐天浩說什麼，唐昱竟然先開口了，倒似乎有意堵死唐天旭借錢的模樣，隨着唐昱的發言，所有人的眼神都聚了過來。　　“這個数字對其他人而言的確不是小數目，可是對於執掌綠都的天浩你來說，當然只不過是九牛一毛了。”　　唐天旭聽了唐昱的話，臉色明顯一變，雖然心中不滿唐昱在這時插嘴，可是唐昱畢竟是唐天鴻的兒子，而以往他雖然不鳥唐天鴻，可是現在的唐天鴻明顯也是他得罪不起的人物，所以他心裏即使不滿，可是卻沒有在面子上表示出來。他現在倒是有些後悔，以前和唐天鴻家裡邊的關係太冷淡了，若是以往和唐天鴻家裡邊還熟絡的話，憑藉著唐天鴻現在的關係網，以他是唐天鴻親戚的身份，還不是賺的海了去了，以唐天鴻現在的身份，除了萬建，哪個做工程的給不給他面子？可惜啊，他以前與唐天鴻家中過於冷淡了，這會兒唐天鴻一朝一步登天，自然也不會想到他這麼個不討人喜歡的主。當然，唐天鴻本來就不是那種以權謀私的主。　　“綠都雖然資產有不少，不過現在，綠都這頭牛身上也沒有多少毛了，盤子鋪的太大，處處都是需要錢的地方啊……”　　唐天浩微微在臉上苦笑一下，他倒是明白了唐昱的意思。唐昱剛剛的插口，已經讓唐天浩聽出來，知道唐昱是不準備讓唐天浩借錢給唐天旭了，雖然不明白唐昱為什麼這麼做，不過唐天浩知道，唐昱絕對不是無的放矢，這麼做肯定是有原因的。當然，以唐天旭以往對唐天鴻家裡邊的嘴臉，唐昱找機會噁心唐天旭一下也是有可能的，只不過他早就了解額唐昱，知道他應該不會有這種想法的。　　“二叔你的綠都身上沒有毛，不過我那邊貌似可以湊出這七八十萬。”唐昱想唱雙簧似的，唐天浩那邊的話剛剛落下去，他這邊沒等唐天旭說話便把話頭接了過去，不給唐天旭開口的機會。　　不過他這話一說出來，可以說是震驚了所有人，唐天旭一家人震驚的是唐昱這小小的十六七歲的年齡，竟然可以籌出這麼一筆巨款，要知道，在這個年代，七八十萬可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在前世的時候，七八十萬或許僅僅是套房子的錢，可是在這個年代，一套房子也不過幾萬大元而已，在工薪階層人均收入才四五百元的東陵市，七八十萬可真不是一個小數目，那是普通家庭想到不敢想的天文数字，這年頭在農村，萬元戶都不多，都是讓人羡慕的存在，更何況七八十萬元。就以唐天鴻來說，他雖然是處級幹部，若是僅僅從工資上邊來說，在九十年代，一年的工資收入也僅僅兩萬多而已，七八十萬，那要三四十年才能達到那樣的收入。　　而唐天鴻和唐天浩說是有些驚訝，不過還不如說是疑惑，兩人對於唐昱能籌集到七八十萬元的事情並不感到驚訝，唐天鴻知道唐昱和宋宛如的關係，更知道唐昱和沈家的交情，甚至了解到一些唐昱和方家的關係，如果唐昱開口，籌集個百八十萬的很容易。以唐昱那次對方家的幫助，不是七八十萬，七八百萬也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相對於唐天鴻對唐昱的了解，唐天浩則對唐昱了解的更為了解，唐天浩知道，無論是維科還是星耀，都是唐昱的公司，幕後的老總都是唐昱，股份裡邊都是唐昱佔大頭的，現在唐昱的身價多了不敢說，七八千萬肯定是有了，與七八千萬相比，七八十萬豈不是小意思。當然，唐昱現在的財富都是賬面上的財富，大部分的資金都投入了VCD的研發之中，真要讓他那大筆的現金出來倒是有些為難他了。要不賬面上的財富轉化成是實實在在財富，還是需要一段時間的運作的。　　唐天鴻和唐天浩對於唐昱能拿出這筆錢不驚訝，他們驚訝的是唐昱為什麼會插手這件事情，從剛才唐昱搶了唐天浩的話就可以看出，唐昱不打算讓唐天浩借錢，可現在他自己又為什麼說自己能籌到這筆錢呢，倒似乎，他自己想插足采沙場的模樣一般。唐天浩可比唐天鴻更加的了解唐昱，無論是百聆那邊還是維科那邊，都是大盤子，不是采沙場這種總規模不過一兩百萬的盤子可比的。照理說，唐昱不應該能看上采沙場的盤子才是。　　“小昱啊，你說的是真的？”唐天旭驚喜的看着唐昱，剛剛對唐昱的不滿早就已經拋之九霄雲外去了，“小昱，你把這筆錢借給我怎麼樣，叔也不白借你的，一年後，我給你百分之八的利息。”　　百分之八的利息，八十萬百分之八的利息也就是六萬四千元，當時銀行銀根緊縮，貸款利息很高，還不容易貸出來大筆的款項，而存款利息，大約百分之六點幾左右，百分之八，算是不錯的利息了，當然，這僅僅是唐天旭的想法。　　在唐天旭的想法中，自己已經開出了這麼優厚的條件，唐昱肯定會立刻答應，誰知道唐昱在聽了唐天旭的話后，不但沒有點頭，反而搖了搖頭。直到目前為止，唐天旭也不知道唐昱究竟在做什麼，或許還以為是在替唐天鴻說話呢，他也不認為唐昱這麼個小子能拿出八十萬來，唐天鴻就是再寵愛他，也不會把七八十萬的錢交給唐昱的，再者說，唐天旭也不認為唐天鴻家裡邊能拿出八十萬來，他對唐天鴻的為人品性是有所了解的，知道不是貪官，更不是以權謀私的人，這樣的官，顯然是拿不出來七八十萬的巨款來。當初也正是因為了解唐天鴻的品性，再加上唐天鴻有坐着冷板凳，這才和唐天鴻家中的聯繫比較少的。　　“叔，你可能理解錯了我的意思了，你也知道我在公司裡邊暫時還上着班，這會兒我的確能籌到八十萬元，可是這些錢都是公司的錢，我自己無權挪用的，我的意思是既然叔你沒有錢拿下這百分之四十的股份，那麼不如就由我們公司出錢，你做个中間人，讓我們那邊的公司拿下這些股份。”　　嘿嘿，唐昱的話等於直接從唐天旭的手中將這些股份搶下了，無論從人情還是親情方面，唐昱如此做都有些不講究，這等於直接將唐天旭口中的肥肉搶奪過來。當然，對於唐昱自己來說是沒有什麼心理負擔的，他對唐天旭一家本來就沒有什麼好感，前世家庭遭受變故之後，他可是沒少見到這些個所謂的親戚的醜惡嘴臉。　　唐昱剛剛說完這話，唐天旭的臉色立刻就陰沉了下來，不僅是唐天旭，就連唐天鴻的臉色也微微變了變，雖然自己對唐天旭並不喜歡，不過這種從自家親戚口中多食的行為他自然也不會喜歡。　　看了唐昱一眼，“小昱，你說什麼呢？”之後又對唐天旭微微一笑，“天旭，你別在意，小昱他是只隨口胡說的，他一個小孩子，小孩子家家的，哪來的那麼多錢，你別聽他的，這小子，現在也學會滿嘴跑火車了。”　　“我哪有胡說，只要我這邊開口，維科公司那邊絕對能籌集到這些錢的，老爸你可別以為我是在開玩笑。”唐昱搖頭否定了唐天鴻的說法。　　“小昱，你、你……”唐天鴻真的有生氣了，怎麼說唐天鴻和唐天旭也是親戚，唐昱如此做，雖然讓人解氣，不過臉面上卻不是很好看，他也未必喜歡唐昱沾手這些生意。　　其實唐昱之所以如此做，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唐家上一世的經歷，上一世唐昱轉世前，唐昱一家突遭浩劫，二叔的房地產在海南的泡沫中徹底的沉淪，為此還欠下一屁股債，公司破產，甚至被送進了監獄，而唐昱家的遭遇也搞不到哪去，蘇慕儒被陷害入獄，唐天鴻被排擠出政府，淪落到老街，過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可是活整個唐家已經處在一種糟到不能再糟的地步了。　　而那時唐天旭家憑藉這采砂場的聲音，已經成了茫山村遠近聞名的富戶，可是他們對於唐昱一家的遭遇，沒有給過一絲幫助，甚至還落井下石一般的和唐昱一家決裂了，害怕受牽連，徹底的和唐家斷絕了往來。

# 第三百四十二章 如此親戚……

　　正是因為唐天旭前世的表現，讓這一世的唐昱對這一家子沒有什麼好感，當然，主要情緒還是針對唐天旭的。　　前世自家出現了變故之後，以唐天旭為代表的一干老親就徹底的斷絕了往來，之後便幾乎沒有見過，直到前世唐昱在事業上有所成就之後，才偶爾的見到過幾次唐天旭。　　所以，此時唐昱對自己剛剛的話心中沒有一絲愧疚感，與他們前世的做法相比，唐昱此時的所作所為，已經算是仁慈的了。這會兒有機會給唐天旭一家添堵，唐昱還是非常樂意做的。唐天鴻沒有前世的經歷，自然不知道唐天旭一家對自家到底絕情到什麼地步，自然對唐昱的做法有些不喜。若是經歷過前世的事情，只怕他對唐天旭，這會兒就不僅僅是不喜那樣簡單了。　　“大哥……”唐天浩出言制止了唐天鴻繼續說下去，雖然不清楚唐昱為什麼會如此做，可是他相信，唐昱這麼做肯定有他的道理，經過了這一年的風風雨雨，唐天浩現在已經完全的相信唐昱的辦事能力，更詳細唐昱做事肯定有他的分寸。事實上，他對唐天旭也談不上喜歡，那種勢力的眼光，他早就見過很多次了，雖然唐天旭對他一貫很是諂媚，不過他知道這種諂媚是為了他的錢而來的。　　唐昱沒有理會老爸微微的怒火，微微一笑對着唐天旭說道，“叔，我讓公司那邊拿出的這些錢，完全是公司的錢，和我本人是沒有關係的，我一個小毛孩子，又怎麼會擁有這麼些錢呢。”說到這，唐昱頓了頓，繼續說道，“我是助力，對公司的事情了解的比較多，前幾天恰好聽到老闆說有意做建材、沙場、磚廠之類的生意，今天恰好聽到聽到叔說起來，這才能肯定公司會拿出錢來買下采沙場的股份的。不過既然是公司的錢，我肯定不能貿然調動這筆錢，不過如果以公司的名義收購這些股份，我想應該沒問題，當然，叔你做中間人，自然不能虧待你，百分之四十的股份我們以八十萬的資金收購，同時在簽訂股權轉讓協議后，我們還會額外給叔你五萬的中介費，你看怎樣……”　　五萬的中介費，那可真是不少了，唐天旭做這個采沙場，一年的分紅估計也就是幾萬塊的樣子，五萬塊錢的誘惑，應該不小。　　不過聽唐昱這麼說，飯桌上的氣氛一下子沉悶了下來，除了唐昱，所有人都露出不自然的表情。任是誰，都不習慣唐昱這麼一副小大人的姿態參与大人之間的說話的，唐天鴻和唐天浩倒是無所謂，不過唐天旭就尷尬多了……　　其實唐昱想要收購這采砂場的股份也並不是一時心血來潮，剛剛說的那套說辭自然是用來忽悠人的，他就是公司的老闆，有什麼決策，那還不是他自己說了算？而且，轉世過來的唐昱自然知道這家采砂場的升值空間，雖然不會在意這些小錢，不過有機會噁心唐天旭一把，唐昱還是很樂意做的。　　在今後的幾年中，東陵市將會進入一個高速發展的階段，無論是地產還是各項基礎設施建設，都會以一個飛快的速度提升發展，無論哪方面的建設，對於沙土的需求都會很大，從今年年初采砂場的生意上就可以看出，采砂場的效益已經開始提升了。　　而且唐昱還知道，這家采砂場的沙土量還很龐大，現在唐天旭他們只是開採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如果有資金投入其中，擴大其開採量，恐怕收益會更大，而且因為東陵市的建設和改造不愁開採出來的沙石銷售不出去。哼哼，若是僅僅為了那百分之八的利息，唐昱才不屑於去做呢，七八十萬投到星耀裡邊，來年回本都不成問題，百分之八的利息，連打發叫花子都不夠。　　“呵呵，叔你考慮一下，不要着急給我答覆，而且我也得回去和公司里的人說一聲，打一聲招呼，讓他們商量商量，畢竟七八十萬不是個小數目，成與不成，我說的不算，還要公司內部決議通過才可以，呵呵，大家也別多想，來來來吃飯，看看菜都涼了……”不過這頓飯吃的很沉悶，可以說是草草而終，飯後，眾人相互寒暄了幾句，唐昱他們便開車離開了。　　“小昱，你今天的話是真的還是假的，你你真的打算讓公司收購那采砂場的股權？”　　回到家，還沒等唐昱開口，唐天浩便迫不及待的問了起來，其他人興許對唐昱還不是真正的了解，可是深知唐昱此時身價的唐天浩卻知道，唐昱絕對不是無的放矢，他有那個實力說任何話。唐昱這麼做，或許不僅僅是為了噁心唐天旭一把。　　唐昱點了點頭，“二叔，其實我剛剛說的收購采砂場的事情，也並不是為我自己收購的，說直白點，不是我想收購，而是我想讓你收購，畢竟無論是維科還是星耀甚至是百聆，和采砂場都挨不上一點邊，我收購過來對我來說，雖然可以獲取一點利益，可是同樣會消耗我的很多心神和管理人員，嘿嘿，我那邊現在最缺少的就是管理人員了。再說，采沙場即便是有些利益，相對於VCD的市場來說，還是不夠看的，倒是對二叔你的作用不小。”　　“你口氣倒不小，那幾個公司是人家宋女士的，又不是你的，還缺管理人員，整的好像這些公司是你的一樣，你能當上這總經理助理，也是人家宋女士看得起你，離了人家啊……”旁邊的唐天鴻自從從茫山村回來，就一直沒有說話，恐怕心中對唐昱今天的表現還有些生氣，此時聽唐昱這種看似誇大其詞的話后，不由得說了兩句。倒是對自家兒子開口就提公司做主了五萬的中介費，有些好奇，兒子這模樣，可真有些頤指氣使的模樣啊。　　唐昱一笑，沒有辯解什麼，現在還不是告訴老爸真相的時候，暫時來說，唐昱還不想讓家裡邊的人知道自己在經商。如果告訴他了，把這件事情公開了，那對唐天鴻可不是什麼好事兒，雖然唐天鴻現在還不屬於市領導，還不在對幹部子女經商的限制範圍之內，不過畢竟還是有些影響的，等到提升為副廳級成為市領導的時候，那麼要麼唐天鴻異地為官，要麼唐昱從他的那一攤子裡邊退出來。　　當然，或許此時唐天鴻已經感覺出什麼了，甚至已經猜出來唐昱和宋宛如名義上的那幾個公司有很大的關係，可是那畢竟只是猜測，唐天鴻即便是才到了一些東西不能說出來，有些事情自己知道就行，說出來捅破那層窗戶紙后，對誰都沒有好處。　　“不是你收購，那是誰，額，這麼說你是讓我收購？”唐天浩先是一愣，隨後馬上反應過來，這些人中，也就只有他的綠都能和采砂場刮上點邊。　　唐昱點了點頭，“那是我怕你直接答應了他借他錢的事情，所以我就把話頭搶了過來，嘿嘿，其實我就是想讓二叔你參与收購的。”　　“借錢，借給誰也不能借給他們。”這時二嬸從廚房忙活完走了出來，正好聽到唐昱的話，接口道。　　“好了，你就少說兩句吧，他們畢竟也算是親戚。”二叔皺着眉頭制止的說道。　　“我為什麼要少說，我憑什麼要少說，難道我說的不對么，即使咱們有錢，也不能借給他們，借給他們基本上算是肉包子大狗，你就別想要回來了。他們一家子，就是把咱家當提款機呢，就你人傻。”　　二嬸似乎對於這件事情一肚子氣，挨着二叔坐了下來繼續說道，“當初他們開這個采砂場的時候，就曾經向我家天浩開過口借過錢，當時天浩眼睛都沒眨一下，就借給他們五萬，那會兒家裡邊還沒有這麼富裕，五萬也不是什麼小數目，可是你看看，一直到現在了，他家人對這件事，還不還咱先兩說，可是總不能當沒有借過吧，他們倒好，對這件事是絕口不提。我就把五萬塊錢扔到火爐裡邊還能燒幾分鐘呢，他們倒好，真當就沒有借過。哼，之前的五萬還沒還呢，今天又要借錢，當時就是天浩擋着我不讓我說話，要不我真要說他們幾句了，怎麼，那我們家當免費銀行怎麼的，沒錢就過來要，沒錢就過來要，今天這錢不借還好說，唐天浩，如果這錢你借了，我和你沒完。”顯然，二嬸對於唐天旭之前的做法有很大的不滿，滿肚子怨氣。倒不是看重那五萬塊錢，唐天旭一家的尖酸刻薄，她也看不過去。　　“那你是，如果我不借，這面子上邊也說不過去啊，怎麼說他們也和我們是同宗，還是比較近的親戚，我怎麼拉的下臉不借呢。之前那五萬塊錢，不提也就不提了，都這麼多年了，還提那個干什麼，現在咱家也不缺那五萬。”　　早年借錢的那會兒，五萬可還不是什麼小數目，唐天浩也就是這幾年才發了家的，早年，五萬對他來說也算是一大筆錢了。放在工薪階層，抵得上他們十年的工資了，唐天旭他們倒好，這麼多年了，提都沒有提過，倒像是從來沒有借過錢一樣，也怪不得他老婆這麼大的怨氣來。

# 第三百四十三章 頹廢的林沃

　　“親戚，你拿他們當親戚，他們可不拿咱們當親戚，他們是拿咱家當銀行呢，咱們比他們小，是當弟弟的，就不挑他們理了，可是大哥比他們大，你問問大嫂，他們這幾年來過這看過大嫂他們了么，別的就不說，就說小昱高考後，他們都沒來祝賀一下，有這樣的親戚么。”　　這麼一說，二嬸的話讓所有人都沉默了，要說其他人對唐天旭一家沒有怨言，那是不可能的，可是到底是比較近的親戚，同宗出身，也就不在計較很多東西，所有人都將這種不滿藏在心裏，懶得翻出來，唐天浩和唐天鴻都是比較大氣的人，也無所謂這些事兒。可是今天的事情，徹底的點燃了二嬸心中的不滿，加上她心直口快，這就將心中所有的怨言都說出來了。　　唐昱看屋裡的氣氛有些沉悶，便轉移的話題道，“其實二叔，收購這采砂場對綠都來說，有百益而無一害的，二叔你應該早就看出來了，東陵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的階段，先是財神廣場、淘金大廈的那些項目，現在又是舊城區改造，以後還有城中村的建設，這些項目對於沙土的需求量相信就是我不說，二叔你也能估算的到，所以說收購這采砂場的股份，賠是肯定不會賠的，而且如果將那采砂場再擴大一下，恐怕還會收益不少，他現在只出賣百分之四十，如果他全部賣掉，我甚至有全部收過過來的打算。”　　轉世過來的唐昱記得重生前，那個唐天旭靠着采砂場的生意，賺的盆滿缽滿的，卻對自家的窘迫理也不理，那會兒小叔家也敗落了，不過他們采砂場的前景還真的不錯的，雖然唐昱看不上那點錢，也無異於往那裡邊摻和，不過讓小叔參与進去倒是不錯的。唐天浩不好把事情直接說出來，畢竟人家是找唐天浩借錢的，他總拉不下臉收購股份，唐昱自然要出面把事情給攪混了，讓他當成是唐昱公司想要收購股份，就當是噁心他們一把了，反正收購沙場，對綠都總是有利的，做工程的，沙場總少不了銷路。　　在唐昱的一番口水和二嬸的威逼之下，二叔唐天浩終於點頭答應不再提及借錢給唐天旭的這件事情，同時也點頭答應回公司后，和公司管理商量一下收購采砂場股權的事情。　　看到唐天浩點頭答應，唐昱隱秘的笑了一笑，唐昱已經猜出來，其實這些人中，最不想借給唐天旭錢的，恐怕就是他自己了，可是他又落不下面子拒絕，眾人的說法和說辭，正好給了他一個台階下，他也就是借坡下驢，貌似“半推半就”的答應了不再提及此時，唐昱看着唐天浩那勉為其難的表情，心中暗笑道，老狐狸……　　清明過後，唐昱又恢復到往日的机械式的生活當中，學校、家、公司三處跑，看似繁忙實則每天逍遙的很。　　上學對唐昱來說只是一種形式，課本上的東西他在上一世的時候早已經接觸過了，雖然有些東西已經淡忘了，可畢竟還有那麼一點印象，所以學起來比其他童鞋要輕鬆的多得多，當然，他也就看看自己干興趣的東西，不感興趣的，他可沒心思去學習。　　至於公司方面就更不用他操心了，維科方面，有姜萬勐和楊涵寧忙前忙后的打理，星耀方面有謝夢姬在掌控全盤，所有的事情都井井有條的進行着，現在的他就是想插手公司里的事情，沒有幾天的適應也是不行的。做老闆，還是做到這步程度比較好，就是需要有負責的管理層。　　星耀已經進行了進一步的擴建了，員工招至一千人，機器也增加到一千台，相比於以前的百台機器的小廠子，此時的星耀已經徹底的蛻變成為一家中型的服裝企業了，剛讓唐昱欣喜的是謝夢姬安排人到各大高校去招收服裝設計人員，已經出現成果，雖然從高校中招收的設計人員是那些剛剛步入社會的畢業生，工作經驗幾乎等於零，可是唐昱相信，經過幾年的磨練，再加上自己的刻意點播，一定能培養出一支強大的設計團隊，畢竟他們擁有着強大的理論知識，缺少的只是實戰經驗，和柳嫦常芳相比，他們的發展潛力更大。而且，自己這個老師可是重生回來的，起碼了解在2011年以前的經典服裝設計和每年流行的款式。　　維科方面也在正常的進行着，姜萬勐一干技術人員都相當的投入，對於在家電史上邊青史留名，對他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幹活自然是分外的賣力。現在，VCD二代機已經基本完善成功，已經到了最後的調試階段，相信再過半個月的時間，第一台二代機樣機就能出世。　　唐昱已經考慮清楚了，第二代機問世之後，立刻投入生產，雖然這麼早問世，在VCD還沒有爆發之前，唐昱興許收不到什麼利益，甚至會賠錢，不過這樣做有一點好處，那就可以迅速的搶佔市場，讓人們更快的接受它，同時，還有一點好處，第二代機的問世，興許還會加快VCD市場的發展，甚至是加快盜版光碟的發展，讓VCD市場更早更快的爆發也說不定。　　不過相對於唐昱的淡定，此時訊飛那邊已經吵翻了天了。　　訊飛獲得VCD項目后，大力開拓市場到現在，算算時間已經過去了將近小半年的時間，資金投入無數，得到了將近二十家的音像版權，卡拉OK也研製到了緊要關頭，可以說是該花的錢都花了，然而效果卻並不怎樣，銷售量相比於之前雖然略有提高，可是依舊是慘淡的可憐。直到目前為止，離盈利還差了無數的距離，讓人看不到前景。　　VCD現在的售價居高不下，倒不是VCD的生產成本很高，而是之前為了獲得VCD的技術授權，就支付了一筆錢，再加上開發前期市場投入的巨額的廣告費用和收購音像版權和開發卡拉ok的投入，平攤到每台VCD上邊，都是一個很龐大的数字，饒是如此，VCD現在依然是在虧本銷售，若是再提高價格，只怕就真的要一台也賣不出去了。　　訊飛的VCD在各大商場中滯銷賣不出去，收不回利潤，心中最為焦急的恐怕就要數林沃了，當初為了調動大量資金全力支持VCD項目，林沃已經在林家的眾人面前立下軍令狀，如果VCD項目沒有回報的話，他在林家的地位不保還是輕的，嚴重的或許會被趕出林家的商業體系，這種大家族，最是無情，爭奪第三代之中領軍地位的，想看他笑話的人，那可着實不少，興許落井下石的都有。　　當初林沃是打算利用這個VCD項目鞏固他在林家第三代領軍人物的地位，原本就是一個賭博式投資，此時無情的現實已經基本上告訴了林沃，他輸了，至少他現在輸了，幾千萬上億的資金流水一般投入市場，為VCD大力的開拓市場，廣告鋪天蓋地的散播出去，可是到最後卻是如此慘淡的下場，這讓林沃有些心灰意冷，甚至有些絕望，林沃現在甚至已經預見到自己被林家如同喪家犬一般的趕出林家的情景，那些往日對自己陽奉陰違或者是和自己作對的人，此時一定已經蹲在那個犄角旮旯偷笑呢。　　巨額的投入平攤到每台VCD上邊都是一大筆的投入，可是若是把這些錢全部加在VCD上邊出售，那VCD單機售價會高到一個不可思議的程度，目前來說，VCD相比於錄像機還沒有什麼明顯的優勢，再加上公眾對於這個新事物還沒有完全的接受，若是售價再高的話，很可能一台都賣不出去，這是極為有可能的。林沃初期的想法，自然是想迅速的打開VCD市場，只要市場規模擴大了，平攤到每台機子上邊的費用就會減少，這樣迅速達到盈虧平衡點之後，就能開始盈利了，不過從現在的情況看來，他之前的想法，只可能是水中月鏡中花了，VCD市場，讓他看不到一絲大爆發的跡象。　　“沃兒，你有什麼想法……”在林青柏的書房中，林青柏皺着眉頭問着身前坐在沙发上一直低着頭沒有說話的林沃。　　林沃搖了搖頭，好半天才沙啞這嗓子說道，“該做的我都做了，該花的錢我也都花了，可是……可是卻沒有多大的效果，唉，現在也不得不承認，我、我失敗了。起碼，在對VCD市場的預判上邊出現了錯誤，而且打開市場的手段大概也不是很好，起碼現在沒有看到效果。”此時的林沃再也沒有當初的意氣風發，頭髮亂糟糟的，眼眶周圍兩個大大的黑眼圈，下巴上甚至長出了一層短短的胡茬，整個人看起來如此頹廢。看來，最近林沃過的可是不大好。不過也對，大家族內部，從來就不是溫情脈脈的，林沃此時稍微顯露出頹勢來，那邊就有一大批的人趕過來痛打落水狗。林家裡邊，等着看林沃笑話的人海了去了，這會兒他在VCD項目上邊有所失誤，自然要落井下石。

# 第三百四十四章 林沃的猜測！

　　看着如此形象的兒子，林青柏也是心痛不已，不過林青柏並沒有埋怨林沃，其實在他心中，他自己更加自責。　　林沃走到今天這樣的境地，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林青柏在林家第二代人之中，算是最沒有出息的那個，在其他人眼中，他就是一個只會讀死書的書獃子，對於商業方面，雖然不會是商業白痴，可是沒有一個生意做成功過，當然，這裏面最主要的是沒有人給他機會，而他自己似乎也更醉心於學問之類的底細，在其他人眼中，他就是一個書獃子，哪裡會做什麼生意啊。　　一個書獃子在林家這種商業家族的地位可以想象，基本上沒有任何說話的權利，自然而然的，早些年的時候，林沃在林家也是沒有什麼地位的。　　唉，如果當初的時候自己在強勢一些，在林家稍稍有一些地位，林沃如今的處境恐怕也不至於會如此，對於自己的這個兒子，自己不但沒有任何能力幫助他，反而有很多人會因為林沃擁有他這樣一個父親而輕視它，也就是說，林沃有自己這個父親，反倒不如沒有，不但沒有給林沃絲毫助力，反倒有拉他後腿的嫌疑。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林青柏並不是沒有商業頭腦，他最主要的是沒有人給他機會，當然，應該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年輕的時候，自己也沒有把主要的心思放在商業上邊，自然也就沒有機會把自己的實力表現出來。　　至少林沃知道，自己的父親，在商業上的敏感程度的時局、市場方向這方面的掌握要比他這個所謂的商業精英要精準的多，林沃之所以能夠亦如此弱冠之年，在林家創出這樣的名頭，至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林青柏在後面的幫助，若是沒有林青柏在後邊的指導，他可走不到如今的地步。　　“你有沒有總結你這次為什麼失敗了，為什麼這個VCD就賣不出去？到底是你宣傳力度不夠，還是什麼其他的原因，如果找到這個結症所在，也許你並非沒有翻盤的機會。”林青柏沉吟了一下問道。　　林沃搖了搖頭，“宣傳力度肯定已經足夠了，基本上各大媒體都能看到咱們訊飛VCD的影子，在廣告上邊，我們投入了海量的資金，我想之所以沒人買，主要還是因為價格，現在VCD近萬的價格，恐怕有很大一部分人接受不了，VCD相比於錄像機來說，暫時還沒有表現出什麼特別的優勢來，若是在價格上邊也沒有優勢的話，自然是競爭不過錄像機的。還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為片源的關係，一是片源稀少，畢竟這VCD還屬於新興电子產品，碟片的生產根本跟不上需求，即便是我們已經在积極的開發碟片，不過依然不能夠滿足，還有就是片源的價格，這碟片基本上屬於一次性或者幾次性的消耗品，看過一次之後，再看就不再新鮮了，最多也就看兩三次，所以對於這種相當於消耗品的碟片，一張五六十近百元的價格，也不是大多數人所能接受的。”　　林沃的確很有商業頭腦，很快便抓住VCD滯銷的結症並能簡單的總結了出來，他這段時間以來，主要的心思都放在了VCD上邊，自然也總結出來了不少東西。　　“既然知道這些令VCD滯銷的痹症，那麼只要對症下藥，應該還有挽救的機會。”林青柏輕聲地說道。　　林沃苦笑了一下，“這兩個問題目前來說可以說都是頑疾，片源方面，我已經盡可能的收購音像版權，生產碟片，只不過這碟片的價格實在壓不下去了，現在已經是最低利潤了，而VCD的價格就更加難以壓縮了，VCD的生產本就繁雜，工序很多，成本高的可怕，再加上獲得技術時候付出的巨資以及在市場推廣上邊的巨額花費，平攤下來的價格是很高的，所以市場價也壓縮不了，我們現在已經是在虧本運營了，若是繼續壓縮價格，銷量上上不上去先兩說，造成的巨額虧損就足以讓我咋林家呆不下去了，唉……”　　林沃嘆了一口氣，當初得到這個項目的時候，所有的東西都考慮了，就是忘記了考慮國內對VCD這種新興產品的接受能力，也沒有考慮到VCD的市場推廣花費了如此的巨資，卻依然沒有在銷量上邊有所突破，這也是林沃這次失敗的原因所在。　　聽了林沃的話，林青柏也皺起了眉頭，起身，在書桌前來回踱起了步。　　“哦，對了，另外一家生產VCD的公司的效益怎麼樣啊？”林青柏突然想到了目前為止不止訊飛一家生產VCD，貌似還有一家，他們林家的技術，還是從人家的手中獲得的，而且付出了不菲的資金。　　“哦，你說得是那家叫維科碟機唱吧，他們和咱們一樣他們同樣沒有效益，只不過他們的廠子太小，對於市場的投入也就很小，所以損失不大，不過市場的容量就這麼大，他們的銷量，着實有限的緊。”林沃對於維科的狀況還算了解。　　“他們的損失不大？”林沃的話讓林青柏心中突然一跳，一個莫名的想法竄到心頭，“我們、我們是不是被他們算計了，要知道，他們才是VCD的發明者，要說推廣，他們應該比我們更加的迫切才是……”　　“不、不、不會吧……”　　聽到林青柏如此說，林沃也感到這件事情有些詭異，當初剛拿到VCD這個項目的時候，林沃也是保持着謹慎的態度，不過在後來收購音像版權的時候，維科突然插手進來，果斷的從訊飛手中搶下兩家音像版權，這種姿態似乎是維科也要和訊飛大力的搶奪市場，這才讓林沃心中的那點遲疑稍稍減少，同時也加到資金的投入，而之後維科便和訊飛在音像版權方面展開了拉鋸戰，雖然最後因為訊飛在實力和資金方面的原因，在沒有送給維科一家音像版權，不過因為維科的攪入其中，也讓訊飛收購的價格遠遠高於預期的價錢，當然這些錢對於訊飛來說，根本不值一提，可是維科的如此表態卻讓林沃心中的疑慮打消了，從而大力的擴大市場，不遺餘力的投注資金。　　如果VCD效益不錯的話，這些事情根本不會放在林沃心中，怎麼看這都是正常的商業競爭，沒什麼問題，可是現在VCD的市場慘淡，再回想騎維科的種種作為，林沃的心中突然有種進入圈套的感覺。　　“這個為可你調查過么，他們管理者都是誰？”看到林沃臉上的表情，林青柏更加肯定心中的猜測了。　　林沃點了點頭，“我調查過，這個維科也是去年才新註冊的一家公司，註冊的法人是一個叫楊涵寧的女人，他們現在的總經理是……”說到這，林沃臉色猛然一變，心中原本的那份猜測已經變成了肯定。　　“是誰？”林青柏追問了一句。　　“是宋宛如。”　　“宋宛如？那個遼海省省長的兒媳婦，那个中將的女兒，那個曾經和咱們有過過節的那個女人……”林青柏聽到宋宛如這個名字后，臉色也變了，看着兒子那憔悴的臉龐，突然感覺到有些悲哀。宋宛如與解家以及林家之間的糾紛，林青柏自然也是知道的，若說宋宛如給解家挖坑讓解家跳進去，那是極為的有可能的。當然，人家的手段可是光明正大，也沒有強迫林家要跳進去。　　“唉，這都是那個女人惹的禍啊。”林青柏嘆了一口氣道。　　林沃面無表情的坐在沙发上，不知為何，此時他心中突然想到了那個和他有數面之緣的那個十六七歲的男孩，那個叫唐昱的男孩，突然想到了年前他到東陵時，在老街遇到唐昱的過程。　　那時解茜珍那女人因為受到一隻小黑狗的驚嚇，蠻橫的將那巴掌大的小狗給踢死了，卻又被隨後的唐昱和另外的那個小黑狗的女主人看到，當時唐昱並沒有為難他們，可是直到此時，林沃依舊記得唐昱那略有些深邃平靜的眼神，那種眼神，令林沃心中升起一種莫名的涼意，這種眼神根本不應該出現在一個僅僅有十六七歲男孩的身上，莫非，莫非……　　說起來，VCD技術和他們林家還有先淵源的，當初就是因為解茜珍那女人得罪了宋宛如，林家和解家才在背後出力，讓現代集團低價就賣出了VCD技術，沒想到繞了一圈之後，又是他們林家花錢把VCD技術買了回來，而且還在上邊投入了巨資，現在還發現，他們有可能被對方給算計了，當初在安��的時候，解茜珍得罪宋宛如的時候，林沃也是在場的，時候解家付出了足夠的代價，解茜珍也被解家的人狠狠的教訓了，現在，他林沃參与VCD項目，又被市場狠狠的給教訓了一頓，裡邊似乎還有着對方的影子，唉，想到這兒，便是林沃也只能微微的嘆息了一聲……

# 第三百四十五章 龍陵化工又有異心？

　　“這件事情恐怕真的有那個宋女士的影子，人家對咱們有怨氣，想要算計咱們自然也是理所應當。不過商業上邊的失敗，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你對市場調查的力度不夠，考慮問題不夠全面，人家也沒有強迫着你們去做什麼，從頭到尾都是你們自己一廂情願的在做，無論是獲得技術授權還是积極做市場開發，都是你們自己的決定，人家頂多在背後推了一把，歸根結底，還是你們自己的工作做的不到位。既然已經做錯了，既然已經知道自己做錯了，想要重來是不可能了，這不是咱們自己的公司，而是家族的公司，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盡可能的補救，無論是片源的問題還是VCD的成本，這些都是硬傷，不是可以靠什麼頭腦策略就可以解決的，價格方面，唯一的辦法就是改善技術，減少成本，可是這又不是朝夕間的事情，要麼就加大銷量，攤薄成本，不過這又陷入了一個死循環。唉，現在咱們父子倆已經走到死衚衕了，到了這步地步，恐怕林家以後就再沒有咱們爺倆的位置了，唉。”　　“離開林家？”林沃愣了一下神，明白了林青柏話語中的意思，突然間莫名的笑了起來，“或許離開林家對我來說是天大的好事呢，我離開林家后，那個和那個女人的婚姻，也就不用再進行了了吧，呵呵，終於可以遠離那個女人了……”　　如果林沃離開林家，也就走下了那個第三代人領軍人物的神壇，相信就是林沃願意，解家也不會再同意這門婚姻的，畢竟他和解茜珍的婚姻，說白了只是雙方間的政治婚姻而已，現在林沃離開林家，不在是當初的那個潛力無限的領軍人物，這場婚姻對雙方也就沒有了意義，自然會理所當然的被取消，畢竟雙方只是訂婚，而不是真正的結婚。　　商業上邊的失敗原本也是情有可原的，不過這次林沃在VCD上邊孤注一擲，本來就有不少人準備看笑話，而且，到了現在，林沃這些第三代人已經到了這般的年紀，林家下一代家主之爭其實已經排上了日程，這種大家族，涉及到下一代的權力之爭，自然是異常殘酷的，原本林沃的天賦在這一代裡邊是最出眾的，可是林青柏不能給他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再加上這次的重大失誤，別人若是不藉機剔除一個強有力的競爭者，那顯然是不可能的，林青柏和林沃自然也不能指望家裡邊的那一群人會對他們父子倆手下留情。　　權力之爭，從來便不是溫情脈脈的，從林沃在VCD項目上邊失利的這一刻，便已經開始了，其他競爭者，肯定樂意先聯手剔除掉他這個最有實力的人的……　　對於訊飛林沃的處境，唐昱並不知道具體情況，雖然他的這種境況唐昱在很早以前他就已經預見到了，可是他真的沒有想到，林沃會因為這件事情一敗塗地，顯然，對於大家族內部鬥爭的殘酷性唐昱了解的也不夠全面的，不過這些都不是唐昱所關心的，此時唐昱還在忙碌與家、公司、學校之間，悠閑且忙碌着。　　這天早上，唐昱如同往常一般坐着公交來到學校，剛下車走近校門，便聽到身後的同學有人在竊竊私語，“唉，咱們的校花，咱們的優雅女神恐怕又被這小子摘走了，為什麼好白菜都讓豬給拱了呢，像我這樣的優秀青年，國家的棟樑為什麼現在還沒有一個紅顏知己呢，難道這就是天妒英才么。”唐昱身後一個長相相當萎縮的男銀正看着不遠處校門外的兩個人發著牢騷。　　“優雅女神？”唐昱對這個外號還有那麼一點印象，或者說任何一個男人對美女的印象都會很深刻，尤其是自己還親戚調查過的人，這個優雅女神的是一中校花美女榜花魁田苗的綽號，這個綽號還是成少洵這小子給加上去的，而這個被稱為優雅女神的田苗則是東陵市國企龍頭龍陵化工老總田興華的掌上明珠。　　聽到身後兩人在談論美女，唐昱也不由得停下腳步，轉過頭來，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么，唐昱心中可沒有什麼所謂的羡慕嫉妒狠之類的情緒，只是想看看身後究竟是什麼樣的情況，不知道是誰把田苗這朵花給摘走了。　　回過頭一看，唐昱心中微微一笑，身後的畫面唐昱很熟悉，吉隆太子爺章驊開着他那輛扎眼的寶馬，笑着給田苗打開車門，將這美女迎下車，之後甚至還彼此耳語了兩句，從兩人親昵的動作上就可以看出，兩人的關係應該是比較親密的。美女香車，誰不羡慕……　　這一次章驊在目送田苗進入學校后，並沒有像以前那樣，還在車前點煙炫耀，而是直接走上車，開車離開，相比於以前，現在的章驊似乎收斂了很多。　　看到章驊的變化，唐昱心中微微一笑，看來、經過最近的一些事情，這個吉隆太子爺也懂得收斂了。　　話說前段時間，恐怕是這個章驊這個太子爺最為痛苦的一段時間。　　他一手經營的飛龍口服液由於人命事故的曝光，幾乎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這件事情對於一直順風順水的章驊來說，打擊一定不小，不止對他，飛龍口服液的失敗，對吉隆集團也是一個不小的打擊，雖然飛龍口服液只是吉隆集團旗下眾多企業項目中的其中一個，可是因為是吉隆太子爺親手經營扶持的項目，在資金的投入方面卻並不小，這次出事後，吉隆損失了將近一點五億的資金，這讓身為遼海民營龍頭的吉隆也不禁有些承擔不起。而且，對於飛龍口服液可能會出現的問題，他們事先沒有任何的預料，完全不知道，這種口服液可能會造成人意外的死亡。　　而且，事情發生了之後，公關的失利造成影響的進一步的擴大，對吉隆集團也有着很大的影響的，再加上背後有省內官場力量對吉隆集團的不滿，自然讓吉隆集團很是灰頭土臉了一番。　　這一年來，吉隆屢次遭到打擊，陷身海南地產泡沫，近億的資產就這樣蒸發了，現在又是飛龍口服液的沉落，這兩次的打擊對於吉隆這種龐然巨獸來說，也傷到了元氣。再加上前段時間萬建那邊也鬧出了事情，丟了舊城區改造的工程，吉隆集團在萬建的股份也是不少的。　　而作為直接經濟受損人的章驊，這段時間一定是最為難熬的，以前曾經引以為傲的企業，自己一手創建到發揚光大，卻在倏忽見土崩瓦解，以前的那些阿諛奉承的聲音再也聽不到，往日的驕傲被打擊的點滴不勝，經過了如此浩劫，除了讓章驊沮喪外，唯一的收穫可能就是這件事情讓他變得成熟了一些，懂得收斂了。　　當然，章驊的收斂無否還不是唐昱所要操心的，可是看到章驊和田苗走到了一起，這件事卻讓唐昱心中有些猜測。　　章驊和田苗成雙成對的出現在唐昱面前並不是第一次了，早在很久以前，這兩人便曾經走到一起過，當時唐昱就曾經猜測一定是因為吉隆集團和龍陵之間有什麼關聯了，畢竟無論是章驊還是田苗，他們代表的都不是他們自己，而是他們身後的兩個企業，或者說是代表這他們身後兩個企業的管理者的意思。章驊可不僅僅是一個囂張的富二代那麼簡單，而是一個能把飛龍口服液做大的商業小天才。　　那時唐昱就曾經和蘇慕儒提到過這件事情，而蘇慕儒也早就發現龍陵和吉隆的一些曖昧。　　東陵的民營龍頭萬建和蘇慕儒不穿一條褲子這是眾所周知的，可是如果再連國企龍頭龍陵化工也不和自己一條心的話，他蘇慕儒當的這個市長可就是太窩囊了，市長主管經濟，若是市裡邊最大的民企和國企都不服管教，那對市長的威望可是有很大的損失的，所以在發現龍陵和吉隆之間存在曖昧之後，不久，蘇慕儒便將政府里的一些職務進行了一些調整，原來的主管工業的副市長李玉勝被他調離原來的工作崗位，調到政協的某個有名無實的位子上去養老去了，這件事情也就在蘇慕儒的雷霆手段下消弭了，從那之後唐昱便再也沒有看到過章驊和田苗在一起了。　　可是現在兩人有公開的在一起出現，是不是有說明出了什麼問題了，說明了龍陵和吉隆又有什麼曖昧了，或者說直接一點，龍陵化工對蘇慕儒又生二心了？　　莫非，僅僅調整一個副市長，還不能讓他們那些人長點教訓？那些人總是賊心不死的躲在後邊想要搞出來一些動靜，哼……　　當初龍陵化工曖昧不明的態度，時調查也發現，裡邊主要是因為那個分管工業的副市長的意思，所以蘇慕儒果斷的調整了他的分工，而且不久之後也被排擠到了政協去養老，現在倒是不知道，龍陵化工的表現又是誰的授意，代表了誰的態度，是不是政府那邊又有人不服蘇慕儒的管教，想鬧出些動靜來呢？

# 第三百四十六章 相互調侃

　　唐昱在心中微微的思考着田苗和章驊貌似親近出現在一起所代表的意思，不過一時之間也想不出什麼頭緒來，田苗和那個章驊公然出現，在唐昱看來，總不會是那麼簡單的事情，裡邊或許有着什麼其他的意味也說不準。　　不過吉隆集團和龍陵化工這兩家企業之間具體存在什麼曖昧，唐昱並不知道，他對龍陵化工的實際情況並不是很了解，前世和今生都沒有接觸過，所以並不是很了解，或許回家問問老爸，他能知道呢。　　唐昱搖了搖頭，將腦海里煩亂的思緒拋諸腦後，轉身準備向教學樓走去。　　“昱……昱少……”這時，唐昱身後突然傳來一聲嬌柔甜美中略帶一絲怯怯的聲音，聞聲識人，唐昱即使不用轉過頭，就只憑藉著這聲音，就可以判斷出這聲音的主人絕對是一個美女。　　唐昱轉過頭，眼前一亮，身後叫住自己的不是別人，正是剛剛從章驊車上走下來的田苗。　　現在已經臨近五月份了，天氣轉暖，此時田苗穿着一身長長的連白色衣裙，上身穿着一件淺黃色的外套，大大的眼睛時不時的眨動兩下，眼神中泛着一種天真可愛，先不說其他，就憑藉這雙眼睛，也絕對可以征服任何一個男人。　　田苗並不高，也就一米六多一點，身形嬌小，可身姿卻前凸后翹玲瓏有致，整體給人一種我見猶憐一種想摟在懷中肆意憐愛一番法衝動。　　“呵呵，你好，田苗是吧，咱倆以前貌似沒有交集吧，我是唐昱，你叫我有事么？”唐昱微微一笑，大方的伸出手和田苗打了一聲招呼，他可不會向其他的一些小男孩見到美女搭訕就手足無措說話結結巴巴顛三倒四，怎麼說他的閱歷也是大叔級的。　　“沒什麼事，只是看到你，過來打一聲招呼。”田苗嫣然一笑，沒有了剛剛的靦腆害羞，變得落落大方起來。　　唐昱在一中師生心中的名聲並不是很好，自從那次唐昱在食堂中暴打美女，錢偉轉校后，唐昱惡少的名頭便在一種傳開了，一般很少有人主動和他打招呼，即使和他說話，也大多是結結巴巴很緊張的樣子。當然，這裏邊也是有着各種原因的，當初暴打食堂美女以及錢偉轉校的事情，大多數人並不知道實情，自然以訛傳訛，最後就不知道變成了什麼樣子，總之是吧唐昱給說成了一個囂張的紈絝子弟，再加上唐昱這小子不經常出現在學校中，經常曠課，在學校也僅僅和有限的幾個人有交流，對其他人都是一副愛理不理的模樣，所以，在大部分循規蹈矩的學生眼中，唐昱自然不是什麼好學生，對他們來說，算是一個可怕的存在。　　如果真說一中什麼人不怕唐昱的話，這個田苗算是一個，她沒有害怕唐昱的理由。當然，不怵唐昱的人自然不是只有她一個，只不過女孩子裡邊比較少罷了，唐昱當初在食堂暴起打女生可是落入了好多女孩子的眼中，不明真相的她們，以訛傳訛，最後自然變成了唐昱的不是了。　　和唐天鴻相比，田苗的父親田興華在政府中的勢力也同樣不弱，田苗見到唐昱自然不會有什麼心理壓力，她們這些幹部子弟到了一起，誰的影響力大，主要還是拼爹呢。龍陵化工在東陵市的國企裡邊，是規模最大的，也是市裡邊官員晉陞的溫床，不少市領導，都是從龍陵化工走出來的，身為龍陵化工的老總，在東陵市的影響力自然是不小的。　　見田苗打了招呼，唐昱微微笑一笑，“田苗同學是吧，貌似這是我們第一次正面交流吧，以前還沒有和田苗同學交流過呢，這次才算是正式認識了呢。”　　的確，這是唐昱和田苗第一交流說話，雖然唐昱和田苗在一個學校，可是他們的交集很少，更沒有交流。當然，這主要是唐昱這小子經常不出現在學校的緣故，高中的校園裡邊就已經有了各種各樣的小圈子了，像他們這種幹部子弟，天然就會形成自己的一個個的小圈子，外人很難插進來，唐昱自己不經常來學校，自然沒有融入到了這些幹部子弟的圈子中，與田苗也就沒有什麼接觸了，要說小圈子，他在學校裡邊，也只有和成少洵交流比較多了，其他人，他大都是一副愛理不理的模樣。　　“是啊，以前就聽同學們說一種來了一個昱少，見人就打，就連美女的也打，一點也不知道憐香惜玉，可今天看來，所言非實啊。”田苗看着唐昱有點小帥的面孔，想象着同學們形容唐昱的詞語，不由得掩嘴輕笑，話語之間倒有些男孩子的爽氣，一點也不含蓄。　　唐昱佯裝愕然的愣了一下，隨即苦笑了起來，“人言可畏啊，就像我這種乖乖男，竟然被形容成這樣，竟然把我在美女中的形象給糟蹋成這樣，這話究竟是誰說的啊，怎麼能往我身上潑髒水呢。”唐昱一邊苦着臉抱怨，一邊做着各種嘴臉。　　其實在平時，唐昱還是很沉穩的，可是無論任何人遇到美女，總會不由自主的做一些討美女喜歡的動作或者說一些美女愛聽的話。就像此時，看着田苗這種級別的美女在自己眼前掩嘴咯咯的笑個不停，胸前的小飽滿隨着她的笑聲一顛一顫的，這絕對是視覺上的享受。　　等田苗的笑聲稍稍減緩，唐昱又再次開口問道，“剛剛看到你從一個男生的車上下來，不知道那帥哥是誰啊？看着似乎有些面熟的樣子，以前好像見過，和你蠻親熱的模樣。”唐昱打探了一句。　　“哼。”提到章驊，田苗的小臉上明顯不高興起來，“什麼帥哥，就是一個沒皮沒臉的討厭鬼而已，整天纏着我，隔三差五就到我家煩我。”說著，田苗撅起了小嘴，嬌嗔道。　　唐昱心中暗嘆，美女終究是美女，就連生氣的樣子也那麼迷人。　　從田苗的口氣中，唐昱倒是多少聽出來一些東西，事情貌似並沒有唐昱想象的那樣糟糕，章驊之所以和田苗在一起，恐怕完全是章驊一廂情願死纏爛打的結果。不過這麼個少年得志的商業小天才，怎麼會在女人這一關上邊過不去了？　　不過想想也是，龍陵化工這邊，或許僅僅只章驊一廂情願罷了，李玉勝副市長的事情剛剛過去沒多久，恐怕田興華即便是再膽大也不會有那個膽子再搞出什麼動靜，怎麼說市長管經濟，書記管帽子，這龍陵化工的直屬領導是蘇慕儒，如果惹他不高興，田興華也不會有好果子吃，甚至也會不入李玉勝的后轍，被調離到一個可有可無的崗位上終老。龍陵化工，那可完全是蘇慕儒的地盤，真的出了什麼事情，錢啟建就是想插手也沒有合適的名義。　　“誰讓我們的校花長的這麼漂亮的，任何人都會情不自禁的想要和美女多接觸一會兒么，這也沒什麼意外，這都在情理之中么。”唐昱繼續調侃了一句。　　“哼哼，唐昱，沒想到你竟然會這樣的甜言蜜語花言巧語，真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子在你的甜言蜜語中淪陷了，有點小色狼的潛質哦。”　　田苗今年高三，比唐昱大兩歲，加之家庭的原因，多少有些早熟，對唐昱這略帶葷腥的玩笑沒有一點不好意思，反而調轉話頭調侃了唐昱一句，說話也是毫不客氣，倒似乎和唐昱很是熟絡一般，沒有一點兒陌生的感覺。　　“哪有啊，我可悲催的很，到現在還沒有任何一個女孩子看得上我的。”　　被田苗調侃，唐昱又豈會不好意思，他可是向來以臉皮厚而聞名的，田苗的調侃在臉皮堪比城牆的唐昱面前，就好像春風拂面一般，對他一點影響都沒有。　　“哦？是么？”田苗似笑非笑的看着唐昱，“可是我怎麼聽說有人曾經為了一個美女在食堂中大打出手，更為了這個美女和市委書記的侄子爭風吃醋起來。”　　“額，在食堂中打架這事我承認，而且也有很多人看到，不過那是事出有因，你們以訛傳訛罷了。至於和市委書記的侄子爭風吃醋這事又從哪說起啊，我怎麼不知道呢，而且我和錢偉貌似沒有什麼過節吧，我怎麼會和他爭風吃醋呢，這又是誰謠傳的啊，我的形象就這樣被毀了，我冤啊啊……”唐昱叫苦連天，樣子十分搞笑，倒是不知道自己在學校女生心中到底是什麼形象。　　“停停停……”　　看到唐昱似乎要沒完沒了的解釋��嗦下去，田苗笑的前仰后合，最後實在肚子疼的不行，趕緊打住了唐昱繼續��嗦下去，“我剛剛只是隨口說了一句，又沒有說你，你緊張什麼，看你現在，不打自招了吧，不是你做的，你辯解什麼，要知道，解釋就是掩飾，掩飾就是事實，有些事情，越解釋越解釋不清，越描越黑的……”說著又咯咯咯的笑了起來。

# 第三百四十七章 岑培倫出院

　　唐昱有些無奈的看着田苗，真的有些啞口無言了，他曾經聽人說過，千萬別和女人講理，那樣只會越講越沒有理，因為和女人講理壓根就是一個不講理的事，此時唐昱才徹底的體會到這句話的真正含義。倒是沒想到，這個長的不錯的田苗，在自己旁邊說話居然如此的放得開，兩人之間，渾不似剛剛認識的模樣，尤其是田苗，倒似乎是吧自己當做早就認識的人一般，這卻是有些奇怪了，莫非美女現在都自來熟了嗎？而且，田苗和優雅女神的綽號可一點不沾邊啊，倒是看不出來哪兒優雅了。　　說說笑笑，走走停停，不知不覺間，二人已經走近了教學樓，唐昱的教室在一樓，而田苗的教室則在三樓。　　“呵呵，沒想到你這麼有意思，和我同學說的一點都不一樣。”　　田苗在一樓的樓梯口處停了下來，“好了，我給去教室了，今天算是和你叫了個朋友，以後找你玩的時候你可別拒絕啊。”　　“美女邀請，誰拒絕誰是傻瓜。”唐昱呵呵一笑道。　　田苗嫣然一笑，沒有再說什麼，向著樓梯口走去。　　唐昱剛進教室，肩膀瞬間被成少洵摟住了，連拖帶拽的拉到角落處的座位上，“哇塞，我說昱少，你真是太有本事了，釣到校花美女榜第三的冰山美人還不算，現在貌似又想把我們的優雅女神拿下來啊，喂，哥們兒，打個商量行不行，你能不能將你這泡妞的本事教兄弟幾招。嘿嘿，今天還聽說優雅女神被某富二代給拐走了，原來是便宜你小子了，快快把秘訣告訴我。”　　很顯然，剛剛唐昱和田苗在校園裡邊走邊聊的過程被成少洵看到了，額，不能說是被成少洵看到了，看着全班人那種猥瑣的表情，唐昱知道，恐怕看到的人還真不少。　　也是，田苗無論走到哪，都會是眾人矚目的焦點，而今天唐昱恰好成為田苗身旁的那片綠恭弘=叶 恭弘，自然也被所有人都看到了，還恰好被人產生了某種誤會。　　“哼，你小子還學什麼泡妞的招數啊，難道你還想背着孟婉婷，還要向外開發開發？你就不怕那個女暴龍把你甩了？”唐昱調侃的說了一句，成少洵現在算是勉強的克服了女人恐懼症了，見到女人也沒有吧人家當初老虎的想法了。　　“額，那還是算了吧，我可沒你那命，婉婷一個我都招架不過來，我可沒你那種可以舉重若輕的應付數個女人的本事，你的那種艷福還是你自己享受吧，我可享受不起。”成少洵看似羡慕的對着唐昱說道。　　“呵，你小子瞎說什麼，我什麼時候有數個女人了，剛剛和田苗只是在校門口恰好遇到了，然後說幾句話而已，哪有你想的那樣，你這小子思想怎麼這麼不純潔呢，思想長綠毛了你。”唐昱辯解了一句說道。　　“別解釋別解釋，解釋就是掩飾，都是男人，都懂的，還恰好呢，我怎麼就沒有恰好呢，我們也好想恰好遇到校花，恰好和校花親密的走在一起，恰好……”成少洵似笑非笑的調侃道。　　這下唐昱徹底無語了，這個解釋就是掩飾的話，怎麼這麼耳熟呢，似乎剛剛田苗也是這樣說的吧……　　隨即唐昱仔細想了想，貌似成少洵還真么說錯，自己貌似還真的挺花心的，似乎真的在應付好幾個女人……　　這個田苗暫時不算，單單說現在就有糾纏的，先是楊涵寧，之後又是沈芸、之後又是陳怡……貌似自己身邊圍繞的都是美女，而且好幾個和自己關係都很曖昧，成少洵剛剛說自己艷福不淺，似乎真沒有說錯。　　唉，男人，不容易啊……　　不知不覺，一天的時光就這樣過去了，放學后，唐昱並沒有直接走出校門，而是來到二樓，陳怡的教室門前，等着陳怡背着書包走出教室。　　“哼，昱少怎麼有心情找我啊，怎麼沒有和你的那個田大美女在校園裡漫步啊，怎麼來找我來了呢。”　　聽到陳怡這醋味十足的話，唐昱由衷的笑了起來，冰山美人，什麼時候竟然會用這樣的語氣和表情和男生說話了？怪不得一中的男生看自己的眼生都似乎要冒出火來。　　說實話，陳怡的這種小女兒姿態，就連唐昱也是很少見到的，而且唐昱還是第一次發現，陳怡竟然會吃醋，看來這個冰山美人已經徹底的被自己融化了。　　“今早只是在校園門口恰巧碰到，聊了幾句，並沒有其他什麼意思，我和她不是很熟的，今天才第一次認識，以前都沒有打過招呼，你也知道，我不經常來學校的。”唐昱簡單的解釋了一句，趕緊轉移話題，他知道，如果在不轉移話題，再讓陳怡在這個問題上扯，自己就是長十張嘴恐怕也解釋不清。　　“陳怡姐，明天是周六，正好岑伯伯出院，我要去省城接他，你和我一起去不。”　　算算時間，岑培倫手術后，已經在醫院住了將近一個月了，在進行一個療程的放化療后，岑培倫的病已經基本康復了，這一個月的療養，加上親人的陪伴，已經讓岑培倫沉底的戰勝了病魔，從疾病的陰影中走了出來。之後的就是在家中慢慢的回復了，已經不需要住在醫院裡邊，除了定時服用一些有助於回復的葯。岑培倫的命，現在已經可以說，被救回來了，不用擔心被病魔奪去生命了。　　“岑伯伯明天出院？”陳怡驚喜的問道。　　唐昱點了點頭，“昨天賈天就給我打了個電話，電話中他說明天岑伯伯出院。他作為岑伯伯的兒子，想請我們吃頓飯，邀請我去省城呢，你也和我一起去吧。”　　“恩，我也要去，我也去接岑伯伯出院。”陳怡點了點頭說道。　　“嗯，我過來就是為了問你去不去的，想來你也是要去的，如果你去的話，明天八點我去老街接你，之後咱們一起趕往省城。”　　……　　次日一早，唐昱很早起來，洗簌后，簡單的吃了點早飯，便開着二叔淘汰下來的那輛帕薩特來到老街，車還沒到老街的巷口，遠遠的便看到陳怡穿着一身淡藍色的連衣裙，手提一個白色的包包在那等着唐昱。　　“你怎麼穿這麼少啊，凍着怎麼辦，快上車。”現在雖然已經臨近五月，氣溫已經緩和了起來，可是早上的氣溫還是很低，陳怡只穿一件連衣裙，和一件單薄的外套，不冷才怪。　　陳怡略略吐一吐小舌頭，露出一個可愛的表情后，飛快的鑽進車子中。　　“你啊，一點都不知道愛惜自己。”在唐昱的抱怨聲中，車子發動，向著通往省城的高速路駛去。陳怡這麼穿，自然是為了給自己看的，唐昱自然明白。　　唐昱兩人趕到生成的時候已經將近十二點了，岑培倫一家人早已將出院手續辦理妥當，病房中的一干生活用品也都收拾好了，馬上就要走了。　　“呵呵，小昱你們來了，看來天兒還是將我出院的事情告訴你們了，本來不打算告訴你們的，我們出院后直接回東陵就行，誰知道他還是告訴你們了，還要麻煩你們大老遠的跑來一趟。”岑培倫看到唐昱和陳怡的到來，並沒有什麼驚訝。　　“岑伯伯出院這麼大的事情我們怎麼可以不來呢，岑伯伯說這話見外了不是。”唐昱呵呵一笑道。他對岑培倫的情感，總是讓外人難以理解的。　　“就是，岑伯伯出院我們怎麼可以不來呢。”陳怡也在旁邊笑着說道。　　“呵呵，本來我也是不打算通知小昱的，可是我知道，如果我不告訴他，他一定會埋怨我的，而且之前他幫了那麼大的忙，我也想請他吃頓飯，所以就告訴他了。”賈天笑着解釋了一句。　　賈天從賈紅梅手中接過一個裝日用品的背包，率先想病房外走了出去，“走吧，飯店我已經安排好了，我們吃完飯再回東陵。”　　……　　賈天安排的飯店就在軍區總院門口不遠處，出了醫院大門向左走不倒二百米的一家叫康園的飯店，飯店的規模不算小，大廳足有三百平，擺個十幾二十桌沒什麼問題。　　唐昱進入飯店后左右打量了一下，飯店的衛生還不錯，很乾凈，很整潔，不過前世的時候自己也沒有過來過這邊。想當年，他大學的時候為了給家裡邊減輕負擔，在學校就開始做兼職，大學期間，幾乎走遍了整個省城的。　　賈天找了一個靠着窗戶的位子，示意了一下眾人坐這。　　“小昱想要吃什麼，你自己點，今天我請客，小昱你不用客氣。我爸這次能脫離危險，全靠你的幫忙，無論如何都是要好好感謝你的。”賈天拿過菜單，遞到唐昱的手裡。　　唐昱笑着搖了搖頭，“尊老愛幼嗎，還是岑伯伯點吧，岑伯伯是長輩，岑伯伯點就好了，我吃什麼都行。”說著，唐昱又把菜單遞到岑培倫的手中。　　“呵呵，我點就我點，如果再這麼推讓下去，咱們恐怕今天晚上都吃不上這飯。”岑培倫開了一個玩笑后，翻開慘淡，飛快的點了幾個葷菜。　　“老岑，醫生囑咐你不讓你吃太油膩的，不利於身體的康復的，你怎麼盡點葷菜，還是再點幾個素的吧。”旁邊的賈紅梅看到岑培倫點的都是葷的，眉頭微微的皺了一下。　　的確，岑培倫胃癌剛剛康復，的確不好吃太油膩的東西，岑培倫點了點頭，隨便點了幾個素材后，便把菜單放下了。

# 第三百四十八章 李寧的副經理？

　　飯店的效率還可以，剛點完菜，沒一會兒，便都上來了。當然，真正的來說，這桌酒席若是慶祝岑培倫出院還好說，若是專門來感謝唐昱，那麼在這種飯店就有些不上檔次了，還有，既然賈天要感謝唐昱，起碼應該先訂下一桌子的飯菜才是，而不是等到大家都到了之後才臨時找了一家飯店點菜。當然，唐昱自然也不會和他去計較這些的，原本就主要是為了給岑培倫慶祝出院的……　　“這第一杯杯酒，我們就來慶祝岑伯伯病癒出院。岑伯伯這次大難之後，定然是有後福的，我就先敬岑伯伯一杯了。”酒席剛剛開始，唐昱便拿起身前的酒杯，站起身給岑培倫靜了一杯酒。　　“醫生說我暫時不能喝酒，所以我就只能拿飲料代替了，小昱你別見怪。”岑培倫舉起身前的飲料，笑着說道。　　唐昱點了點頭，原本也就沒打算讓岑培倫喝酒的，即便是他要喝，唐昱還要阻止呢，大病初愈，可不是喝酒的時候。見岑培倫喝了飲料，唐昱也將自己杯中的啤酒一飲而盡，喝完又自己給自己再次斟了一杯，“這第二杯酒慶嘛，就祝岑伯伯岑伯伯還有賈哥一家人團聚，岑伯伯和賈哥以及岑伯母失散多年，最近才一家團聚，我們自然是要慶祝一下的。”說著，又是一飲而盡。　　“呵呵，小昱這孩子真會說話，不過也是，和老岑失散這麼多年，今日才得以相見，還險些陰陽兩隔，老岑現在沒事兒了，我們一家人，確實應該慶祝一下，值得喝一杯。”賈紅梅笑着誇了唐昱一句，也將身前的飲料喝了。　　唐昱本就是那種自來熟沒話找話的能手，有他在，整個場面顯得很活躍，賈天這會兒倒是顯的很是低調的模樣。　　“賈哥，認識你這麼多天了，到現在還不知道你在哪工作啊，還不知道賈哥在哪兒高就呢。”和賈天接觸也算是有幾次了，唐昱看人的眼裡不俗，自然能看得出來，賈天談吐也算是不凡，應該不是普通的老百姓，最少也是白領階層的人。而且，似乎也是做過管理一類工作的。　　見唐昱問話，賈天淡然一笑，“算不上什麼高就，我現在廣東李寧公司工作，現在的規模還不大，自然說不上高就。”　　“李寧？”唐昱詫異的看了賈天一眼，“前國家體操隊的李寧？”唐昱下意識的問了賈天一句。　　賈天微微點頭，“我們公司確實是前國家體操隊隊員李寧創立的，目前正在塑造以李寧為品牌的運動服。”　　不消賈天說唐昱自然也知道，李寧經營的自然是運動服，身為重生之人，對李寧這個品牌可以說是如雷貫耳啊，前世的時候，國內的運動服品牌，可以說是，李寧一枝獨秀了，最早的時候，稱王國內運動服品牌的，自然是國外品牌，不過李寧發展起來之後，倒是在國內佔有了一席之地。憑藉著李寧本身便是知名運動員這個優勢，再加上出色的品牌經營手段以及出色的服裝設計，前世的李寧，不僅僅在國內的運動服裝界有不俗的成就，便是在國際市場，也是佔有一席之地的，前世之時，李寧這個品牌，僅僅品牌價值便價值不菲的。就是不談後世李寧的發展，便是現在的李寧，也是全國有數的知名品牌。唐昱倒是沒想到，岑培倫的兒子是在李寧之中工作的。當然，現在的李寧雖然已經有了不少的名氣，不過比起前世的成就來，現在的李寧，規模自然還是有些偏小了，影響力和知名度比起前世來也是大有不如的。　　賈天對於唐昱的驚訝沒有任何意外，反而有些驕傲的道，“我畢業后，去的第一家公司便是李寧，目前工作已經有兩年多了，現在擔任的是李寧的市場部副經理。”　　“呵呵，賈哥你年少有為啊。”　　唐昱客套的說了一句，便不提這個話茬了，或許對於其他人來說，賈天此時的成就絕對令無數人羡慕嫉妒，畢竟，李寧現在也不是什麼小公司，畢業兩年便能擔任市場部的副經理，算是不俗的成就了，畢竟，對於普通人來說，畢業兩年，事業才剛剛處於起步階段呢，市場部的副經理，那可不是一個小職位。　　不過對於唐昱來說，這樣的成就自然沒有什麼值得特意稱道的地方，先不說唐昱以後的成就，單單說現在的唐昱，他已經身價近億了，當然，現在的財富更多來說是紙面上的財富，而不是實實在在財富，不過即便是紙面上的財富，近億的財富，依然是一個嚇人的數次，這種妖孽版的成就不是賈天可比的，在唐昱面前，其他人實在是沒有驕傲的資格。而如果唐昱的二代VCD投入市場后，可以想象的是，有了前世的經驗，在VCD爆發的階段，幾年之內積累到數千萬的市場規模，會讓唐昱的資產會以一個恐怖的速度飛速攀升，那時候的唐昱別說是賈天了，就是李寧本人，恐怕對唐昱也是望塵莫及啊。　　嘿嘿，李寧即便是在巔峰時期，公司的盡資產也不過十幾二十億而已，而在唐昱前世的記憶之中，VCD九六年和九七年的市場規模，都是用以百億計的，可以想象，到時候擁有VCD全部專利權的維科會恐怖到什麼程度，即便是市場份額僅僅佔有百分之十，那也是驚人的數十億，而且，以唐昱重來一世的經驗，若是維科的市場份額僅僅能維持在百分之十，那顯然是對他智商的侮辱。唐昱對維科的前景有信心，不說現在的李寧，便是日後的李寧，唐昱見到了自然也不會發憷的，更不要說賈天不過是市場部的副經理了。當然，這麼大的年紀能做到市場部的副經理，能力起碼是不用懷疑的，要屬於社會精英階層了，有些小小的傲嬌，自然也是難免的，不過人總的來說還是比較不錯的。　　坐在唐昱對面的岑培倫一直笑呵呵的看着唐昱和賈天，他自然是早就知道了賈天的工作的，對兒子現在的成就也隱隱有些自豪，不過看到唐昱在聽到賈天是李寧的市場部副經理的時候，臉上沒有絲毫驚訝，眼神中也很清澈，沒有任何一絲羡慕的情緒，看到唐昱沉着的表情，岑培倫心中由衷的讚歎了一句，這個孩子將來的成就絕對不簡單啊，不說別的，就是這遇事不驚，心緒平和這種本事，就是成大事者必須掌握的技能。這種心理素質，可不是這般年紀的少年人能夠擁有的。當然，岑培倫對唐昱現在的成就不了解，若是了解的話他才會知道，人家的成就，根本就是有蔑視李寧的資格，自然不會對李寧手下的一個小將如何看重了。　　……　　席間幾個人說說笑笑的，吧這頓飯吃了將近一個小時，到吃完飯的時候已經快下午兩點了。陳怡倒是在席間表現的很是沉默，不過看到唐昱，妙目之中總是會有一閃而逝的柔情，其他人自然沒有多注意到，不過老於世故的岑培倫早就歷練出一雙火眼金睛來，自然多少能夠看出些端倪來，心中微微一嘆，唐昱這種年輕人，總是能在不知不覺間便折服女孩子的心……　　飯後眾人也沒有再耽擱什麼，坐着唐昱的車，便一起返回東陵，岑培倫在醫院呆了這麼多天，早就想回去自己家中看看了。當然，臨走前唐昱自然不會忘記對方建銘以及軍區總醫院一眾提供幫助的人表示感謝，雖然方建銘一再表明沒有這個必要。　　唐昱的車空間不是很大，不過剛好坐五個人，唐昱，陳怡，岑培倫，賈天，賈紅梅，五個人恰好，大約兩個多小時后，便已經到了東陵了，唐昱開車直接駛向老街。　　路上唐昱倒是在心中想着，賈天現在和岑培倫相認，也算是認祖歸宗了，之前他幼年跟着賈紅梅離開，便一直跟着賈紅梅的姓，這會兒認祖歸宗了，不知道是不是要改名叫做岑天。不過見岑培倫和賈天都沒有提過這件事兒，唐昱自然也不會不識趣的去說這些東西，或許人家心中早有打算了呢。　　不過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對於岑培倫來說已經算是比較圓滿的結局了，多年的兒子回來相認了，離家多年的妻子也回來了，而且以後大概也會一家人一起生活下去，對他來說，沒有比這個更加完美的結局了，至於改姓不改姓的，對於岑培倫這種心性淡然的人來說，大概也是無所謂的事情了，這些細枝末節的，或許對旁人來說是了不得的大事，不過以他的心性，自然不會如何的看重。　　之前心中放不下，在手術之前一直無法調整好心態，不過是多年鬱結的心結罷了，生怕自己手術時候，一刀下去自己便再也醒不過來，再也見不着失散多年的妻兒，心中自然有些放不下。這會兒既然已經相見了，對他來說便足夠了，對於姓什麼，他大概也是不在意的，只要失散多年的兒子認他便好了。想來賈天對賈紅梅當初和岑培倫迫不得已分開的理由多少要知道一些，要不也不至於和岑培倫這麼快便相認而沒有芥蒂。

# 第三百四十九章 熱情的老街人

　　一邊開着車子一邊在心裏邊想着事情，等到到了老街的時候，已經是寫物四點半多了，這會兒正是老街的人大量回家的時候，衚衕裡邊遠不似大清早的冷清，處處人影，見到岑培倫從唐昱的車子上下來，知道岑培倫回來了，老街人都上前來熱情的打着招呼。　　不大一會兒，岑培倫出院的消息很快就傳遍了整個老街，岑培倫剛到家，屁股還沒有坐熱呢，過來賀喜的便已經登上門來了。　　岑培倫在老街的人氣很高，老街生活的大部分都是社會底層的貧民，是東陵市公認的貧民窟，在這裏，大概只有岑培倫一個人是另類了，因為岑培倫在官場雖然示意，不過人卻不是很落魄，依然還是有着不少的積蓄的，要不也不能在老街附近開起一家茶樓。　　這樣的人住在老街本來就是很奇怪的事情，照理說，不是一個階層的人，岑培倫在老街應該受到大家的排擠才是，不過事實卻不是這樣，岑培倫在老街還是擁有很高的人望的。　　這不，他剛剛從醫院回來，老街這邊的人便三三兩兩的過來探望了，有的拿一籃子雞蛋，有的那幾瓶水果罐頭，總之，沒有一個人是空手來的，哪怕是自家做的吃食都會端過來一些。老街人的熱情就從這點滴的禮物，在有錢人眼裡甚至可以說是簡陋的禮物中完全的體現了出來，老街這個東陵的貧困區，或許就是整個東陵最有人情味的地方。這樣的前景，在城裡邊已經很少見到了。　　當然，岑培倫在老街受到這種待遇，和他平日里為人處世自然是分不開的，他本就學識淵博，建立起自己的威望並不難，而且他能和老街的貧民打成一片，沒有過看不起他們，而且岑培倫此人為人熱心，誰家有困難，求到了門上都不會坐視不理的，自然便在老街擁有很高的人望。便是唐昱，他家前世落魄的時候還是受到岑培倫的接濟才渡過難關的，陳怡家中也是受到過岑培倫的大恩的。　　“岑伯伯，這邊我看挺熱鬧的，老街的人都很熱心啊，我留在這邊也沒有什麼事兒，如果沒有什麼事的話，那我就回去了，我回去還要給小叔打個電話，把你痊癒出院的消息告訴他，讓他也好好高興，我小叔最近可是為您老擔憂死了，生怕有個三長兩短的，一直讓我盯着軍區總醫院呢，讓一有消息就告訴他。”　　唐昱見岑培倫這也沒有什麼事情了，岑培倫也忙着接待過來拜訪的鄰居，唐昱也沒必要繼續留在這打擾人家三口享受天倫之樂了。老街的人唐昱前世的時候倒是認識不少，不過這一世，看來自己是不可能和這裏的大部分人產生什麼交集了，楊涵寧和陳怡以及岑培倫自然是例外的。不過除了他們之外，其餘的人，看來自己這一世是不會再和其他人產生什麼交集的。前世的時候，自己一家人落魄之後住在老街，受到過岑培倫的接濟，也得到過其他鄰居的些微幫助，自然也遭受到老街部分人的排擠，背後說風涼話的自己也是知道的，只不過重活一世，這些東西自然不會去計較，前世時候幫過自己一家的，唐昱也會記在心中，有機會的話自然也要幫忙一把的，想來VCD產業發展起來之後，還是能夠幫忙到一部分人的，至於其他的東西，重活一世，他也就無心去計較了。　　見唐昱心神不寧的打招呼要離開，岑培倫笑着走了過來，對着唐昱點了點頭，“嗯，你就先回去休息吧，岑伯伯生病這些日子，可把你和陳怡那小丫頭累壞了，隔三差五的還要跑去省城看看我，岑伯伯都不知道該怎麼感謝你們了，天宇那邊，你回去給他打電話吧，告訴他不用擔心了，我的病已經全好了，不用太記掛，讓他在北京好好學習，好好照顧自己就行。恩，有空的話，我也會給他打電話的。岑伯伯這兒今天看來還是要亂好一會兒，就不留你了。”　　“好的，岑伯伯的話我一定帶給小叔，想來小叔一定高興壞了。”　　作為重活一世的人，唐昱也能夠理解小叔和岑培倫之間的感情，唐天鴻兄弟幾個父母早亡，唐天宇是吧岑培倫當做類似父親這種角色的長輩的，而岑培倫早年時候妻兒離開，自然把對兒子的一廂感情寄託到了唐天宇的身上，也是把他當兒子對待的，這兩人之間自然是感情深厚。前世的時候，要不是有着唐天宇的這層關係，岑培倫即便依然會幫助唐家，不過肯定不會想前世那樣完全把唐家人當自家人對待的，前世的時候，因為家裡邊的變故，小叔最終出國打拚，岑培倫最後只能把情感寄託到了唐昱一家身上，當然，更正確的來說，是寄託到了唐昱身上……　　從岑培倫家出來往老街巷口走的路，正好經過楊涵寧的家門口，唐昱不自覺的停下了腳步，從大門門縫向裏面張望了一下，透過屋子里的散發出的燈光，隱約的可以看到兩個人的身影，唐昱抬手看了一眼手錶，五點多了，這會兒楊涵寧也應該回來了，左右回去也沒事，倒不如進去坐坐，貌似自己有一段時間沒看到楊涵寧了，說實話，唐昱心中還蠻想她的。　　楊涵寧可以說是唐昱轉世重生過來后，交集最多的一個女人，是唐昱死拉硬拽的，才將她從死神的懷抱中拉了出來，同時也將她從自卑愧疚的心理拉了出來。　　如果沒有唐昱，很難想像，此時的楊涵寧、此時的楊家會是怎樣一副光景。　　當然，唐昱並沒有挾恩圖報的意思，只是每當看到這個自己一手拯救出來的女孩，唐昱總有一種親切和憐惜的感覺，每當看到楊涵寧那張嬌柔絕美的面孔，總想摟在懷中，肆意憐愛一番……　　楊涵寧是自己改變了前世命運的見證人，而且，因為前世的時候自己見過楊涵寧臨死前那凄美的容顏，這一世挽救了心目中美好的事物，對楊涵寧，唐昱自然有着一番旁人無法理解的情感，並不是僅僅因為楊涵寧絕美的容顏，更多的卻是一種情感，一種貫穿了前世今生的情感，只不過這種情感，旁人是無法理解罷了，便是楊涵寧也無法理解。女人本就是最敏感的人，更何況楊涵寧這種聰慧的女人，她能夠看得出來，唐昱對自己的憐惜和愛戀，不僅僅是因為自己的容貌和身體，更多的卻是一種情感，連她自己都奇怪，這種情感是從哪兒產生的。她了解唐昱的成熟，自然不會簡單的認為，唐昱是那種見到美色便走不動步的人。　　……　　噹噹當――　　唐昱輕聲的叩響楊家的木門，很快，裏面便傳出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漸行漸近。　　木門在吱嘎聲中開啟，露出了院里那張唐昱做夢都會流口水的面孔，這個點，楊涵寧果真下班回來了。　　“涵寧姐，怎麼，這剛幾天不見啊，就認不出我來了么？”唐昱笑着看着眼前這個有些愣神的美女，出聲調侃了一句。　　“小昱，你怎麼過來了，快進來快進來，這會兒你怎麼有時間過來，還以為你這個大老闆忙的把某些人都忘記了呢？”楊涵寧剛問完，猛然拍了一下自己的額頭，“哦，我忘了，今天是周六，你沒有課。”不過想了想，貌似有課的時候唐昱出現在這兒也沒什麼奇怪的，這小子可是習慣曠課的主。　　“是小昱來了啊，吃飯了沒，沒吃的話一起吧。”楊岐山見到唐昱進來，熱情了迎了進去，經了去年的一些事情之後，楊岐山對這個早熟的少年早就熟絡起來，也知道楊涵寧現在做的工作應該和這個少年人有關，不過多餘的事情他卻不是很知曉。　　嘿嘿，這個名義上可以作為唐昱岳父的人，只怕到現在還不知道，自家的寶貝女兒，早就落入了人家的虎口之中，若是知道楊涵寧早就被唐昱吃了，不知道現在還會不會這樣熱情的對待唐昱。　　唐昱趕得這個時間段不錯，楊涵寧一家正好要吃飯，飯菜都已經端上桌了。　　在楊涵寧家中唐昱自然也沒有客氣，洗了洗手后，大方的坐上桌，在唐昱洗手的這段時間里，楊涵寧還特意到廚房煎了幾個雞蛋。　　“楊叔，你和劉姨的那個攤位的生意最近怎麼樣啊。”坐下之後，唐昱夾了一口菜，隨口問道，當初的主意還是他給出的，攤位的事情也是他幫着解決的，這會兒得空了，自然要詢問一下的。　　楊岐山笑着點了點頭，“生意不錯呢，這還要感謝小昱你，本來這時候應該是各種蔬菜的淡季，可是你劉姨攤位的位置好，即便是淡季的時候，生意也還可以。”　　話說，劉舒蘭的攤位可以說是那個綜合市場最好的位置之一，當初還是徐可欣這小妞幫着找的攤位呢，說不準虎爺也出了幾分力氣，不過想想也是，虎爺身為東陵地下教皇，說直白點就是市面上所有混混的頭子，虎爺親自出面找的鋪位，想不好都不行。無論是楊岐山還是劉舒蘭，自然把這筆人情記到了唐昱的賬上，對唐昱自然是感激的緊。　　“哦，那就好。”

# 第三百五十章 二代VCD

　　唐昱對陳怡家中的情況還是很關心的，得了陳怡的身子，自然要對人家負責，他知道陳怡雖然面冷心熱，不過性子驕傲，若是自己直接給她家裡邊錢財或者物質上邊的幫助，她估計是不會願意接受的，指不定心中還會有些亂七八糟的猜測，反倒是徐可欣幫忙弄個好點的攤位，讓劉舒蘭憑藉自己的雙手賺錢來改變陳家的家庭狀況，這樣反倒比較好。自然的，見了楊岐山，唐昱自然要關心一下那邊的事情。　　他倒是以過來人的眼光看出來了，楊岐山早年喪妻，劉舒蘭的丈夫早年拋下她們母女兩個走了，這兩家這麼多年相互扶持着走過來，劉舒蘭和楊岐山之間，隱隱約約都有點那個意思的感覺，不過似乎還沒有捅破呢。　　“哦，對了，小昱，今天姜經理給你打電話，可是沒有打通，那邊找你有事情彙報。”三個人吃着飯，楊涵寧好像忽然想起來什麼，轉過頭對唐昱說道。　　“姜萬勐找我？他找我什麼事啊？那邊的事情，好像暫時沒有什麼大事吧，一般的事情好像不需要找我吧，你們自己商量着來就好了。”唐昱心下微微奇怪，那邊的事情暫時沒有什麼大動作，大部分的事情姜萬勐和楊涵寧都是可以決定的，倒是奇怪姜萬勐為何給自己打電話。至於電話沒打通，那是因為今天上午唐昱還在省城，電話自然不通。這年頭還沒有開通省內漫遊，大哥大出了東陵市就不能用了。　　“小昱，你肯定想不到姜經理找你說什麼事兒呢，他是要給你報喜呢，他們技術部那邊，已經把第一台二代VCD給搞出來了。”楊涵寧笑着說道。　　“真的？”聽到楊涵寧的話，唐昱驚喜的看着楊涵寧，心中別提有多高興了，二代VCD的問世，就證明唐昱的事業將進入一個高速發展的階段。　　雖然現在市場中百分之九十都是訊飛的VCD，可是唐昱相信，只要自己的二代VCD進入市場，一定可以迅速的搶佔市場份額，相比於訊飛的VCD，維科的二代機無論在性能上還是在價格上，都不是訊飛的VCD可比的，訊飛之前所做的市場，開拓市場的那麼大的投入，廣告的投入，在維科VCD投入市場后，全部都會成為維科的嫁衣。　　第一代的VCD還是維科發明出來的，不過在唐昱看來，一代VCD，無論是穩定性還是功能以及質量，都垃圾的很，放在市場上邊也是被淘汰的料。VCD的火爆和盜版碟片的火爆是密切相關的，一代VCD播放正版碟片還勉勉強強，若是播放盜版碟片的話，那可就有些力不從心了，所以，可以想象，當大量的盜版碟片充塞市場，也就是VCD市場開始大量擴充的時候，一代VCD肯定是要被淘汰掉的。到時候，自然便是維科的二代VCD的天下了。　　維科這邊已經出了二代的VCD，等到別人反應過來，知道一代VCD要被淘汰，必須要上馬二代項目的事兒，他們至少要浪費半年的時間才能研發出同等質量的二代VCD，維科這邊，從一開始就佔據了先機，若是這樣還不能獲得成功，那唐昱這個重生人士，還是儘早去死得了。　　楊涵寧對於唐昱的驚喜已經在預料之中，她很清楚唐昱在這VCD上的投入，從剛開始的引進項目，轉移姜萬勐以前在安皖的原班技術人員，找場地，找資金，所以的一切基本上都是唐昱一個人忙前忙后，而且還投入了巨額的資金，無論是方家最初以為共同算計萬建的事情給唐昱的一千萬的分紅，還是之後方建銘以及唐天浩在上邊陸續投入的研發費用，都花費了海量的資金，楊涵寧自然清楚，唐昱在這件事情上邊花費了多大的功夫，更是明白唐昱對二代VCD研發進程的期待，那麼唐昱的表現也就在想象之中了。　　此時想來唐昱曾經所作的事情，楊涵寧都不由得欽佩萬份，她真的有些懷疑，這些事情怎麼會全是一個人完成的呢，當初的時候VCD在安��可是很不受重視的一個項目，唐昱在當初怎麼就看出了這個項目的潛力，怎麼就相信投入巨資姜萬勐就能夠研究出來這項技術……　　見到楊涵寧點頭，唐昱忽然有些坐不住了，此時的他恨不得立刻就飛到維科，親眼看看那個他朝思暮想的VCD二代機。　　看到唐昱那坐立不安的樣子，楊涵寧嫣然一笑，對唐昱心中的想法也了解一點，“你即使現在去維科，恐怕也看不到VCD二代機，因為你現在根本在維科找不到姜萬勐，他們去喝酒慶功去了。他們給你打電話，就是想讓你分享喜悅呢，可惜那會兒的時候你的電話無法打通，讓他們很是失望呢，姜經理大概還想從你口中聽幾句表揚呢。”　　聽到楊涵寧的話，唐昱的眼神中閃過一絲失望，不過情緒卻平復了下來。內心深處的興奮，此時卻不表現在臉上了。　　知道了這件事兒，唐昱自然就坐不住了，匆忙吃過飯後，唐昱和楊岐山打了一聲招呼，便離開了，他可是急着見識下二代的VCD呢，要知道，這對維科來說，是具有着里程碑式的意義的，他心中自然有些急不可耐。　　唐昱前腳剛走，後面楊涵寧便跟了出來。　　“我爸讓我出來送送你。”楊涵寧小跑到唐昱旁邊，笑着對唐昱說道。　　兩人並肩慢慢的向巷口走去，誰都沒有說話，兩人靜靜的享受着這靜謐的時光。　　“涵寧姐，你變了。”許久，唐昱率先開口道。　　唐昱這話說的不假，無論是誰，只要和楊涵寧熟悉的人，都可以感受的楊涵寧的變化，這種變化不是外貌上的，而是由內而外一種氣質上的變化。不過對於這種變化，唐昱是樂見其成的，這種變化，本來就是他刻意培養出來的，為的就是讓楊涵寧能走到台前來，而不是只能默默無聞的躲在背後。　　“哦？是么？”楊涵寧微微一笑，用尾指輕輕的將一縷散落的鬢角處的秀髮勾到耳後，動作輕柔而又大方，慢悠悠的又問了一句，“是變好看了還是變醜了啊。”她對於自己氣質的變化，自然也是知曉的，不過最在意的，卻是唐昱對她的看法，至於其他人的看法，她自然是不屑一顧的。　　“涵寧姐，你變得自信了，便的有女強人的氣魄了。”唐昱輕聲道，突然停下了腳步，轉過身對着楊涵寧，鄭重的道，“也變得更加有魅力、更加漂亮了。”　　楊涵寧愣了一下，反應過來后，俏臉上立刻綻放出令剛剛升起的月亮都要失色的笑容，“我的小老公也變了，變得油嘴滑舌，變得更加討人喜歡了。”說著，自己便咯咯的笑了起來，內心深處自然也是欣喜的緊，她雖然知道自己的變化是因為唐昱主動促成的，不過唐昱是否喜歡這種變化，她卻是不知道的，心中自然有些患得患失的感覺，這會兒聽到唐昱的肯定，自然內心深處欣喜無比，也不枉她花了那麼大的功夫來學習女強人要做到的一切。　　楊涵寧送唐昱到巷口，在楊涵寧的輕輕一吻后，看着唐昱進入車中，向遠處駛去，有楊岐山在，她自然不好跟着唐昱出去過夜，那可就有些過於明目張膽了，楊涵寧還沒有這樣的膽量，更不敢讓父親知道自己和唐昱之間的事情。　　……　　第二天雖然是周日，可是唐昱卻罕見的沒有賴在床上，很早便起來了，昨天聽到楊涵寧說維科第二代VCD的樣機已經出世，心情激動之下，很晚才進入夢鄉，早上違反生理鐘的很早就醒了，匆匆的洗簌之後，甚至連早飯都沒有吃，下樓開車便向維科而去。　　唐昱到維科的時候還不到八點，他現在心中可是痒痒不已，希望早日能看到二代VCD的尊榮。　　唐昱下車后，在保安有些搞笑的敬禮之下走進了維科。　　這次唐昱沒有向辦公樓走去，而是直接向科研樓走去。　　姜萬勐這些科研人員吃住都在科研大樓，此時已經將近八點了，所有的科研人員都已經起來了，包括姜萬勐。他們這些技術人員工作起來沒日沒夜的，完全不用唐昱的督促，就自己吧自己當牛做馬的用了起來，讓唐昱感慨不已，這樣的好員工，打着燈籠也找不到啊。　　唐昱一進科研大樓，第一眼便看到姜萬勐一眾科研人員聚在一起，圍在一台電視前，不知道在干什麼。　　而且看樣子眾人的注意力還蠻集中的，即使唐昱走到他們身後，他們都沒有注意到。　　“姜老哥……”在他們身後站了半天，可是愣是沒有一個人發現他的存在，不得已，唐昱只好出聲，自己這個老闆，看來還真不受重視啊。　　“哦，是昱少啊，您老人家可終於過來了，我昨天給你打電話還想着報喜來着，可惜打不通啊。”姜萬勐在唐昱的再三出聲之下，終於注意到了他，驚喜的看着他道。　　“我昨天去省城了，手機沒信號，老哥你們在干什麼啊。”唐昱稍微解釋了一句便湊上去，看向人群裏面。

# 第三百五十一章 布置

　　附近的研發人員這才注意到唐昱，分開了一天路讓唐昱擠進去，唐昱這才看到，裏面電視上的畫面是百聆當初的那個李小兵拍攝的廣告，可以看到，電視上邊的畫面很清晰，如一汪水一般。　　“哈哈，昱少，你可能還不知道，我們的第二代機已經研製成功了，昨天十一點半，第一台二代VCD正事誕生。昨天上午打電話，就是想和昱少分享這個喜悅來着，可惜，直到昨天的慶功會，昱少還沒有回來，我們技術部自己倒是慶祝了一下，不過昱少不在，總感覺少了一些什麼東西。”　　說著，姜萬勐排開眾人，指着眾人圍着的那台電視旁邊的一台黑匣子，“昱少你看，這就是我們的第二代VCD，現在來說，它的芯片和程序已經完成了蛻變，集成度更高，穩定性更好，功能也完成了全面的升級。相比於第一代機，二代VCD的畫面更穩定，處理碟片的速度更快，糾錯功能更強大，同時我們又給他設計組裝了很多外接借口，比如這裏。”說著姜萬勐指向那個黑匣子一側的兩個圓孔，“這是接麥克風的。”又指向這黑匣子後面眾多接口的一個，“這是接音響的，總之，二代VCD相比於一代，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在功能上邊，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市面上可見的產品，在二代VCD面前，只能成為垃圾。”　　“好、好、好啊……哈哈”唐昱開懷的大笑起來，轉過頭看向姜萬勐和周圍的眾位科研人員，“眾位是我們維科的功臣，大功臣，昨天大家慶功的時候我不在，有些可惜了，沒有見證到那個偉大的時刻，不過沒關係，今晚我給各位擺慶功酒，補上昨天的遺憾，以慶祝維科第一台二代VCD的出世。大家要相信，維科不會忘了大家，市場也不會忘了大家，VCD市場獲得巨大的成功，那麼眾位將是最大的功臣，是家電史上邊不可抹滅的人物。”　　有了唐昱的這番鼓動，氣氛自然更加的熱烈起來，誰不希望能在歷史上邊給自己留下那麼一小角的位置？誰不希望青史名留？能在家電史上邊書寫屬於他們的那一筆，那他們這一生，大概也就值了。　　這時剛剛上班的楊涵寧走了進來，“我就知道你今天回過來，誰知道你來的這麼早，見到二代的VCD了吧，看你現在興奮的樣子，可比昨天強烈多了。”楊涵寧略帶一絲戲謔的表情說道。　　唐昱摸了摸鼻子，“我也是着急想看看這新研製出來的二代VCD樣子么，這可是我們維科的里程碑，日後維科的發展，就全靠它了，那是我們的聚寶盆，自然應該重視一下也不為過嘛。”　　說到這，唐昱頓了一頓，回過頭對楊涵寧說道，“對了，涵寧姐，你去召集所有公司管理到會議室，既然這二代VCD已經研製出來了，我們就應該相應的做一些動作了。”　　唐昱早就已經想好了，二代VCD研製出來后，先進行少量的投產，先讓市場熟悉一下二代VCD。　　唐昱並不打算立刻靠二代VCD獲得收入，在VCD市場還沒爆發之前，唐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盡量維持不虧損就已經讓唐昱欣喜了，不過唐昱猜測，維持不虧恐怕很難，重生過來的唐昱很清楚VCD的發展歷程，九四年VCD的銷量慘淡的令人沮喪，直到九五年初，大量盜版光碟湧入市場，片源問題得到解決之後，VCD市場才徹底的爆發開來。當然，九五年，VCD市場還不能算是真正的爆發，真正的爆發是九六年和九七年，九七年過千萬台的銷量，着實讓VCD在家電中風光了一把。　　雖然明知道現在投入市場將會虧損，可是為了讓維科的二代VCD儘早的讓人們熟悉，儘快的熟悉市場，這點投資消耗還是值得的，維科現在也需要打品牌了，需要讓市場熟悉維科這個品牌，然後才好做大市場。要打品牌，在市場還沒有開始爆發的時候，無疑還是要往裡邊貼錢的，暫時來說還是不要指望獲利了。現在的二代VCD比一代已經先進了很多，進入市場時候首先能給維科建立起不錯的口碑，等到市場大爆發的時候，對維科自然最有利。還有便是二代機並不僅僅是技術上邊的進步，還有成本上邊的節約等等，現在陸續在市場上邊投放二代VCD試水，對維科來說是有利的。　　在吩咐了楊涵寧着急公司管理人員后，唐昱和姜萬勐打了一聲招呼，向辦公樓走去。　　很快，公司的所有中層以上管理人員都已經被召集到會議室。事實上，現在的管理人員，相對於維科現在的規模來說，有些多了，好多人暫時對工作只能處於策劃階段，維科的市場規模很小，還不需要這麼多的人，不過了解VCD有多大市場的唐昱，自然要儘早的培養起熟練的人手來，以防止到時候手忙腳亂。　　開會的時候，唐昱並沒有坐會議桌的首席，而是坐在楊涵寧的下首。　　看着陸續進來的公司管理層，唐昱暗暗的點了點頭，這些中層管理者大多數唐昱都不認識，都是楊涵寧後來招聘的，當然，唐昱不認識他們，他們同樣對唐昱也不熟，所以楊涵寧第一句話，便是把唐昱介紹了一遍。　　“我旁邊的這位是我的助理，唐昱。”楊涵寧在唐昱眼神的示意下，並沒有將唐昱真實的身份說出來。暫時來說，高層人員認識知道他便好了，不必弄的人盡皆知的地步。　　介紹完唐昱的之後，楊涵寧開始主持會議，現在已經有了女強人的風範了，說話之間盡顯風采。　　“相信所有人都知道了，昨天中午的時候，技術部的姜經理他們已經將VCD二代機研製出來了，這對我們維科來說可是天大的好事，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情，既然二代機已經研製出來了，那麼我們就要做一些相應的動作，下面，具體的事物由唐助理來為大家闡述。”說著，楊涵寧看向唐昱，所有人也都順着楊涵寧的目光，將注意力集中到唐昱的身上。　　聽到楊涵寧這一番話，唐昱心中暗嘆，看來楊涵寧此時已經完全適應了自己的位置，不但找回了自信，而且已經向女強人方面轉變。說是由自己來闡述，字面上的意思，似乎是公司管理層制定的策略讓自己來描述，實際上卻是讓自己來制定策略的。　　唐昱收斂心神，換換開口道，“現在，我們的二代VCD已經研製出來了，在這裏，我們首先應該感謝技術部的同僚。接下來進入正題，既然二代的VCd已經生產出來了，以前的那兩條VCD生產線便要加以改變一下以適應新產品，這件事情就交給姜經理了，這些技術活也就只有你門技術部能勝任。而且，VCD的市場規模肯定要擴大的，雖然現在的生產也沒有滿負荷的開，不過等到市場爆發的時候才擴充產能就有些來不及了，所以，公司研究之後想繼續引進一條生產線，兩條生產線相對來說，有點少，引進生產線的事情，就交給市場部來完成吧，當然，還是需要技術部參与來把關的。”　　唐昱說到這，頓了一頓，他不知道周圍坐着的這些人的具體職務，所以每次吩咐完一件事情后，就看想楊涵寧，通過楊涵寧的點頭示意，才大致了解到每個人的職務。　　……　　“我這有一個電話，是省城美寧家電銷售部副總的，我們可以聯繫她，將我們的二代VCD送進美寧，藉助美寧的銷售網絡，一步步打開市場，這件事情就交給銷售部的人，談判的事情還是需要你們自己出馬的，會議后，銷售部的人來總經理辦公室，找我要電話號碼。”　　唐昱所說的這個人自然是那個曾經和百聆合作的那個美寧副總，唐昱記得她叫付紫彤，是一個年齡不大，可辦事作風卻極為幹練果斷的一個女強人。藉助於美寧來打市場，無疑是很好的選擇。　　“還有，廣告部要策劃幾個廣告，我們雖然不用向訊飛那樣，將廣告鋪天蓋地的散播出去，可是也要讓人們對我們維科有初步的印象，我們也要把自己的品牌打響出去。”　　“還有，市場部也要做一份市場前景和規劃，後天我要看到這份策劃案。”雖然唐昱知道VCD今後的發展情況，可是說，他是比任何人都清楚VCD的發展方向，可是市場調查和規劃，是每一個產品進入市場前必須要進行的一項任務，自然需要安排下去。　　唐昱有條不紊的安排着工作，下面沒有任何一個人插嘴，雖然他們對唐昱的年齡保持懷疑，可是對於唐昱所不知的任務卻提不出任何一點疑議，因為唐昱所說的這些事情，合情合理，都是必須要做的。當然，他們看來，唐昱做的自然是照本宣科的事情，從事的工作應該是類似於秘書之類的工作，而不是決策性質的工作，唐昱吩咐的東西，在他們看來，自然是公司的高層管理事先決策好的。

# 第三百五十二章 妖孽級的作弊器

　　將所有任務布置下去后，唐昱轉過頭對楊涵寧笑了笑，“暫時來說就只有這些事情，以後發現什麼問題，到時候再說，現在VCD的市場還偏小，所以大家的工作相對來說比較簡單，不過大家先要積累好經驗，以防VCD市場擴大的時候大家手忙腳亂。”　　楊涵寧輕輕的笑了起來，對着唐昱點了點頭，之後又轉過頭對着眾人說道，“好吧，這會就開到這吧，如果誰有什麼想法的話，可以提出來，如果沒有那就散了吧，大家各自去做好交代下來的事情，各級主管督促下邊的人儘快完成自己分管的那塊。”　　眾人相互對視了幾眼，俱都站起身，一個個的走了出去。　　在所有人都走出去之後，唐昱看向楊涵寧，“涵寧姐，現在公司中可以動用的活動資金有多少，我擔心如果這些事情都展開的話，恐怕會不夠用，別的不說，就只是引進一條生產線和廣告費的投入，就不是一個小數目。生產線倒還好說，廣告費用，只怕要投入不少的，雖然我們不做迅飛那樣的冤大頭，不過必要性的投入還是需要的。”　　楊涵寧皺着眉頭想了想，很快抬起頭看着唐昱點了點頭，“賬面上的資金應該還有一百五十多萬，我剛剛算了算，應該差不多，即使差也差不了多少，我估計廣告費用五十萬到一百萬就差不多了，我們又不用鋪天蓋地散播廣告，只要在各大媒體上稍稍有我們的影子就可以，在市場還沒有擴大的時候，盲目的廣告投入並沒有什麼大的效果，還不如把錢花在其他的地方，所以，我想五十萬到八十萬應該差不多，至於引進生產線，恐怕也需要花費幾十萬，再加上建造廠房擴大招聘員工擴大生產，弄不好需要近百萬的資金，不過如果我們節約這點來，這些錢應該夠了。”　　“一百五十萬……恐怕不夠。”唐昱搖了搖頭，“公司賬面上怎麼也要留有三四十萬應急，所以說這一百五十恐怕真不夠，好了，資金的問題你就不用操心了，我自己想辦法，我想星耀那邊應該有點錢的，那邊不需要大筆的現金，如果實在不行的話，拿過來應應急也可以，還有，我記得陶業驊答應給我們政策了，國家在高新科技上邊有政策支持的，應該會有一部分的支持款項落實下來，我們維科是符合政策支持的範圍的，陶叔那邊應該沒有什麼問題，我這两天有空的話，我去請陶業驊吃個飯，催一催他。”　　唐昱說話的時候，楊涵寧就坐在旁邊，靜靜的聽着，臉上露出一絲溫馨幸福的微笑。　　見唐昱說完，楊涵寧起身走到唐昱身旁，用食指頂了頂唐昱的腦袋，有些感慨的問道，“我真不知道你這腦袋裡裝的究竟是什麼，看你的年齡不大，可是考慮問題卻如此細膩到位，做事風格也是謹慎、老練，我在你這年齡的時候，還只知道玩呢，咯咯。”說著說著，楊涵寧自己先笑了起來。　　唐昱轉過身，一把將楊涵寧摟入懷中，“你小老公我的腦袋裡裝的可都是神奇的寶貝，都是金豆子，維科的這點小事還能難道我？”　　唐昱埋首在楊涵寧的秀髮間，吸、允着那發間的清香。　　楊涵寧紅着臉掙扎了一下，脫離了唐昱的懷抱，唐昱剛剛趴在自己的肩膀上，那熱熱的呼吸讓楊涵寧的脖頸有些痒痒的，渾身發軟起來。　　楊涵寧嫵媚的白了唐昱一眼，嬌嗔道，“你就吹吧你，看把你得意的。”和楊涵寧在會議室中溫馨了一會兒后，唐昱便離開了維科。　　離開維科后，唐昱想了想貌似還真沒有什麼事情了，便開車往家駛去，在路過一個報亭的時候，唐昱習慣性的停下車子，買了一份報紙，報亭中有一个中年婦女正在看着一台黑白電視，電視里的廣告突然讓正要開車了開的唐昱停住了動作，“生命核能，讓你更有活力……”廣告中的廣告語一下子便吸引住了唐昱的注意力，生命核能，那不是方建銘搞的東西嗎，扭頭向著保亭里的那台電視看去。　　生命核能，這個詞對於唐昱來說可是相當熟悉了，為了這個項目，唐昱沒少給方家出謀划策。當初，還是在自己的鼓動下，方建銘才籌劃着買下生命核能的配方的。當然，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炒作，這個配方到底有沒有，或許本身就不存在呢，只是被媒體給炒出來的。馬家軍能夠大獲成功，不應該歸結到生命核能上邊。不過這個年代的人，對於電視和報紙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迷信，彷彿上邊說的便都是真的，讓炒作起一個東西來，相當的容易。　　電視上的廣告不是別家的，正是方家正式推出的寶之源旗下的生命核能。　　“呵呵，看來方哥的廣告密度很高啊，連這種地方台都播放起來，不過這廣告炒得越廣，密度越大，對他以後的銷售變越有利，可是說現在捨棄的廣告費越多，以後得到的利潤也就越多。估計這個項目會讓方家賺不少啊，飲品這個項目嘛，不靠炒作，前期的市場可不好打開，想當年的健力寶，還不是在奧運會上邊炒作了一把嘛。”唐昱微微一笑，小聲的嘟囔一句后，這才開車離開，向家駛去。　　回到家，唐昱第一時間給唐天宇掛去一個電話，將岑培倫痊癒出院的事情告訴他了，這個電話本來應該昨天晚上就打的，可是昨晚唐昱在聽到維科二代VCD出世的消息后，心情激動之下，給忘了，不過今天打這個電話也並不晚，總之只要通知唐天宇一聲就行，岑培倫既然好了，那麼這便不是什麼急事大事，讓唐天宇那邊不要擔心便好。　　這邊唐昱剛和唐天宇通完電話，剛撂下電話，電話便又響了起來，電話是方建銘打來的，唐昱剛剛接通電話，電話那頭便傳來了方建銘爽朗的笑聲。　　“哈哈，兄弟你在哪呢？有時間沒，有時間的話，出來一起吃個飯。”　　“吃飯？方哥你在東陵呢？”唐昱驚訝的問了一句。　　“嗯，中午剛到這，這不剛來就給老弟你打電話來了么，怎麼，有時間沒，出來一起吃個飯，你現在哪，你直接說吧，我去接你。”電話裡邊傳來方建銘爽朗的聲音。　　“我在家呢，閑着無聊，既然方哥你請我吃飯，我當然是樂意之至了，難得敲詐你一次。”唐昱笑着說道。　　“行，你在家等我吧，我十分鐘趕到你那，我到的時候會用小區門口處的保安室的電話給你打電話。”　　……十分鐘后，唐昱的電話響了，“好的，馬上到。”唐昱接通電話，簡單的說了句話，便掛斷了，拿起門口處衣架上的外套，披在身上便走了出去。　　……　　“老弟啊，我現在是越來越喜歡和你吃飯了。”方建銘和唐昱只是找了唐昱家附近的一個小餐館中吃飯，菜上桌后，方建銘和唐昱一邊吃一邊閑聊。　　“喜歡和我吃飯？為什麼啊，貌似每次咱倆吃飯，都是你請客啊，方哥，你該不會是想當冤大頭吧，別介啊，酒吧裡邊釣凱子的美女海了去了。”唐昱隨口問了一句。　　“去你的冤大頭，讓你小子嘴貧，呵呵，我當然喜歡和你吃飯，每次和你吃飯，你都會給我意外的驚喜，我真期待，今天你能給我什麼驚喜呢，你小子，肚子裡邊的貨可是不少。”方建銘一臉期待的看着唐昱。　　唐昱此時臉上的表情除了無奈，還是無奈……　　不過貌似方建銘這話說的真么錯，每次方建銘請唐昱吃飯，似乎唐昱都會給他出一些注意，或者是點破一些商機，讓方家大獲奇利，從當初的海南樓市泡沫，到之後算計萬建，再到之後的礦泉水、茶飲料、生命核能，無一不是妙到了極點，也難怪方建銘會如此熱衷於和唐昱吃飯，感情把這小子當聚寶盆了。　　“方哥你就會開我玩笑，如果真向你那麼說的話，我天天和你一起吃飯，這免費的飯菜我還是很樂意享受的，可是你可別以為我的腦袋比電腦還要厲害，早就被你們給掏空了，現在裡邊的東西可就真的沒有多少了，我這腦袋，可真不一定會每一次都會想出什麼好主意的。”　　“怎麼會呢，我家老爺子都說了，你這小腦袋瓜子里別的沒有，金點子多的是，還讓我和你多溝通溝通，多交流交流，甚至還讓我和你學習呢，你小子對着我還要藏着掖着？”方建銘笑着說道。　　“額，方老爺子太抬舉我了，我哪有他老人家說的那麼神啊。所謂妙手偶得之，這妙手嘛，哪能天天有妙手，方哥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可沒有那麼深，偶爾有些不錯的點子就罷了，那種點子可不是天天能有的，也需要不錯的機遇才好。”　　唐昱摸了摸鼻子，方博臻誇自己這話還真讓唐昱感到一絲汗顏，不過內心還是受用無比的。副國級的老人的誇獎，可不是誰都能擔當得起的。

# 第三百五十三章 經銷權拍賣 上

　　其實唐昱本質上和其他任何一個普通孩子沒有任何區別，而此時的唐昱之所以能夠收到方老爺子的如此讚賞，歸根結底是因為唐昱是一個重生過來的人，現在的這個時期唐昱都已經經歷過，一些事情唐昱也經歷過，某些事態的發展，唐昱比任何人都清楚，而且唐昱還掌握着這個時代的人更加先進的思想和商業理念，此時的唐昱無論是在眼光上還是在理論上，都不是這個時期的任何人可以比的，也根本就沒有可比性，唐昱相當於知道所有事情的發展方向，唐昱掌握這重生這個妖孽級的作弊器，就是想不成功恐怕都有難度，別的不說，唐昱就是賭博，參加世界杯賭球，都會讓他一夜暴富，因為哪隊勝哪隊負，唐昱早已了如指掌，他甚至知道比賽的比分……　　當然，前提是這個時代沒有被唐昱的到來而產生巨大的改變，目前為止，他的到來已經改變了一些東西，除了自家的命運之外，其他和自己相關的好多人和事也因此而改變，蝴蝶的翅膀震動着，興許有一天就會引起整個世界的變化。所以，唐昱要利用現在整個世界的大格局還沒有被大量改變的時候，運用自己妖孽級的作弊器來投機取巧，等到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很多事情的走勢不再一樣的時候，他比別人多的，不過是十多年的社會經歷罷了。所以，在運用整個大作弊器的時候，他還需要盡量的充實自己，重生一世，總不能碌碌無為，總需要做出一些事情來才不枉自己來這世間在走一遭。　　“其實我這次來東陵，可以說是專程過來感謝你的，上次如果不是你提醒我，我恐怕又會錯失一個好機會，所以我今天一有空，就開車過來了。嘿嘿，上次你說的那個可是個巨大的炒作點，這會兒，生命核能，已經完全的被炒作起來的，飲料嘛，有了名氣，熱銷自然是必然的。”方建銘發自內心的說道。　　唐昱嘿嘿一笑，“方哥你客氣了不是，咱倆之間還用得着說這些東西么，喝酒喝酒……”唐昱舉起酒杯，笑着說道。事實上，這個年代的飲料市場，倒是和保健品市場有先相似，全是靠名氣來打市場的，略有些不同的是，保健品市場秩序混亂，沒有道德底線，而飲品市場，相對來說要好一些。　　唐昱和方家之間的人情欠來欠去，亂麻一般，你欠我一分，我欠你一毛的，不過如此這般情形，對唐昱卻很是有好處，這樣只會讓唐昱和方家的關係越來越親密，有了方家這個強大的靠山，唐昱在很多地方會少走許多彎路。到現在，方家欠唐昱最大的那一筆人情，還沒有機會換回來呢，那個人情，可不是一般的人情。　　“現在那個神秘的配方已經買下來了，廣告也鋪天蓋地的散了出去，而生產線也早已引進了進來，產品已經投入生產，馬上就可以進入市場了，看目前這市場反響，很不錯啊。”　　方建銘笑着說道，“這次的廣告做的很好，我真期待生命核能在進入市場后，會引起什麼樣的轟動。”方建銘此時的心中都有一些澎湃的感覺了，他甚至可以預見在“生命核能”進入市場后的那種火爆場面。事實上，從頭到尾，方建銘都知道這是一個炒作，關鍵是要炒作的吸引了別人的眼球，至於那個配方的具體內容是什麼，有什麼作用，那個反倒成為了次要的東西了。方建銘甚至在懷疑，馬家軍到底有沒有使用過這個配方，或許這個配方本來就是馬家軍炒作出來的。　　不過聽到方建銘的描述，唐昱的腦海中忽然靈光一閃，嘴角露出一絲笑容，“方哥，你打算用什麼樣的銷售模式來銷售這個‘生命核能’啊？生命核能如此的火爆，我看弄一個別出生面的場面來比較好。”　　方建銘被唐昱問的一愣，有些搞不明白唐昱話中的意思，“什麼銷售模式？別處生面的場面來？不懂，銷售，不就是以前的那樣的銷售方法么，我們發展經銷商，直接供貨給經銷商，然後他們把產品推向市場，不是這樣嗎？莫非，還需要搞什麼別處生面的場面？”　　“嘿嘿，在方哥你這鋪天蓋地的廣告轟炸之下，加上‘生命核能’這種全新的保健飲品的問世，我相信只要你產品投入市場的消息一放出去，訂貨單一定如同雪花一般飛舞而至，全國具體多少家飲品經銷商我不知道，不過我知道，只要打出了名氣，到時候雲集而來的經銷商，一定是數以百計數以千計甚至是數以萬計的，先不說寶之源的工作人員那時候會不會手忙腳亂，就是那些訂單有小有大，各個地方的都有，有些地方的經銷商的銷售範圍甚至會相互覆蓋，這種情形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是對資源的一種浪費。如何發展經銷商，這個可是很值得推敲一番啊，我們要如何在經銷商裡邊篩選出來合格的可以和我們合作的，這裏邊要做的工作，大了去了，可不僅僅是接受訂單那麼簡單啊。方哥之前沒有接觸過此類的商業，一直專註在地產上邊，對這裏邊的門道，恐怕了解的還不是很清楚呢，只怕你想象不到生命核能的火爆程度，越是火爆，到時候雲集而來的經銷商便越多。”　　“那老弟你是不是有什麼更好的銷售方法？”　　聽到唐昱如此說，方建銘的臉上並沒有表現出贊同也沒有表現出不贊同，畢竟這種銷售模式是所有人都普遍認可並一直就如此做的，雖然聽上去似乎真的有些繁瑣，可是不只是寶之源，其他企業也都如此啊，不過方建銘知道唐昱腦子里裝的東西絕對是價值千金的金點子，唐昱的思維似乎和這個時代的人不一樣，興許他還有更好的銷售模式也說不定。　　唐昱也沒有釣方建銘的胃口，直接給出答案，“嘿嘿，按照我的想法，方哥你可以直接組織經銷權拍賣。”　　唐昱記得，目前為止，這個經銷權拍賣的營銷模式還沒有出現，而前世的時候，第一個運用這種模式的人不是別人，正是樂百氏的老總何伯權。　　唐昱記得前世的時候，何伯權用一千萬元的高價買到了“生命核能”的營養配方，然後僅僅圍繞“生命核能”策劃了一系列的經營權拍賣的活動，便賺回了一點八億的回報，成為了國內著名的營銷策劃案例。　　唐昱清楚的記得，前世的時候並不是方建銘買到了生命核能的配方，而是廣東的今日集團。買到了配方之後，1994年，今日集團從遼寧“馬家軍”教練馬俊仁手中用1000萬元的高價買到了“生命核能”營養液配方，然後圍繞策劃了一系列的經銷權拍賣的活動，賺回了1.8億元，成為國內著名的營銷策劃案例。“生命核能”源自當時正走紅的長跑教練，因而本身有着極高的新聞價值，加之今日集團的品牌以及購買“生命核能”配方的國內迄今為止最大的一筆知識產權轉讓，必然具有轟動性的新聞效應，上百家電視台、電台、報紙、雜誌為此做了輪番跟蹤報道。而“馬家軍”取得的世人矚目的體育成績又給“生命核能”保健品帶來極大的神秘感和可信度，也給“生命核能”營養液帶來很好的產品形象，必然有利於該產品的市場銷售。　　唐昱記得，前世，在94年3―4月間，廣東今日集團在成都、重慶、武漢、南京、西安等地舉辦了“馬俊仁生命核能”營養液獨家經銷權的系列拍賣活動。在成都和重慶兩地區拍賣當地經銷權時，均以10萬元起拍，最後經過激烈爭奪，兩地的獨家經銷權分別落槌在42.4萬元和78.2萬元。幾乎是一夜之間，“生命核能”家喻戶曉，其產品市場前景被普遍看好，1000萬元買來的配方換來了數倍的利潤。而且，今日集團未花一分錢廣告費，卻獲得了數千萬元廣告費也未必能得到的市場營銷效果。　　事實上，這一世，在唐昱的指導外加方建銘的執行策劃之下，這一世的生命核能的知名度，遠比前世的時候在同一時期，要高的多，也就是說，若是舉行經銷權拍賣的話，或許可以獲得更大的成功。　　“經銷權拍賣？”當聽到這個有些陌生的詞彙的時候，方建銘突然眼前一亮，他進入商海也有一段時間，加之他天資聰慧，唐昱剛剛說出這個詞后，僅從字面意思，方建銘便已經猜到了八九不離十，不過還有些不確定，不由得疑惑的看向唐昱，他還需要唐昱給他好好的解釋一下這個聽起來有些新奇的東西。　　唐昱笑着點了點頭，“所謂經銷權拍賣，顧名思義，就是將產品經銷的權利，以拍賣的形式賣給經銷商，這種營銷模式對於拍賣的企業來說，就好比是想睡覺的時候，抱到一個金枕頭。”　　“金枕頭？這個形容詞貌似很有誘惑力啊。”方建銘此時已經完全被唐昱吊起了胃口，對這個“經銷權拍賣”的營銷模式完全引起了興趣。　　唐昱點了點頭，上一世唐昱在上大學的時候，對這個“經銷權拍賣”的營銷模式進行過詳細的分析，“這種營銷模式，對企業來說，會有很多好處。”

# 第三百五十四章 經銷權拍賣 中

　　“你能說具體一點么。”方建銘追問了一句，“咱們國內，目前為止好像還沒有這樣的運作模式吧，聽起來倒是新奇的很。”　　“這個在國內自然是首例，還是哥們獨創的呢。”唐昱很是臭屁的說了一句。　　“你就別吊我胃口了，快說吧。”方建銘抓耳撓腮，着實被唐昱給抓到了癢處。　　唐昱微笑這拿腔作勢了一番，這才說道，“我們可以這樣看待，首現，純粹產品的營銷難以成為媒體關注的新聞事件，目前為止，國內還沒有過經銷權拍賣，這在國內還是首例，我也是借鑒國外一些成熟的商業模式才想出來的。”這會兒唐昱自然無恥的吧功勞歸到了自己的頭上，至於國外什麼成熟商業模式，自然就更是瞎扯了。　　“作為國內的首例經銷權拍賣，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新聞，無論是對媒體還是對經銷商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炒作點，作為這麼個炒作點來說，拍賣獨家經銷權往往可以帶來較強的新聞效果，對產品的入市起到一定的廣而告之的支持作用，也可以做其他未簽約的區域的潛在經銷商，起到一種激勵作用，這種激勵的作用，往往十分有利於後續經銷代理協議的簽訂。”說到這，唐昱看向方建銘，“現在寶之源的廣告已經鋪天蓋地的散播出去了，如果此時再配合這種經銷權拍賣的營銷模式，可以將廣告的效果發揮到最大。生命核能還沒有在市場上出現，對於消費者來說還很陌生，這種廣而告之的手段，獲得的市場效果最好。”　　方建銘略一沉思一下，點頭認可唐昱的說法，他對商業上邊的事情也很是敏感，唐昱稍微一提點，他便能夠明白其中的意思，所以，只是稍微想了想便用眼神示意了一下唐昱繼續說下去。他現在倒是聽的起了興趣，越來越好奇這個所謂的經銷權拍賣來，或許，對於寶之源來說真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唐昱笑了一笑，點了下頭，“當然，經銷權拍賣這種營銷模式的好處，並不只是這一點。”說到這，唐昱頓了一頓，夾了一口菜后說道，“拍賣作為一種公開交易的行為，拍賣前的拍賣公告和徵求經銷商的廣告合為一體，因此常常能夠在短時間內在眾多潛在經銷商的競爭中發現尋找到資金、營銷實力最強的合作方，而且這些經銷商的實力較強。而且採用拍賣形式可以減少‘生命核能’市場推廣的費用，避免了在招標或者其他方式招攬代理商的過程中所出現的‘暗箱’操作等不良現象。可推動公司和商業夥伴之間的強強聯合。”　　聽到唐昱的講述，方建銘很引以為然的點了點頭，雖然“寶之源”是家族企業，公司的管理大部分都是方家的人，可是這種“暗箱”操作也是避免不了的，回扣現象在家族企業中不但沒有減少的趨勢，反而有增加的態勢，越龐大的企業，“暗箱”操作的地方就越多，這也就是家族企業的最大弊端之一。　　“還有……”唐昱繼續道，“拍賣會必須在確定的時間和地點舉行，時間的緊迫感常常可以給潛在經銷商以壓力，促使他們儘快的做出選擇，此時合作的主動權就掌控在咱們‘寶之源’的手中。”唐昱微微一笑，“其實拍賣只是使得‘寶之源’與商家溝通的方式發生了改變，但整個企業的銷售渠道未有實質性的變化。而且在企業內部管理上堵塞一些漏洞，可以使得‘寶之源’更加健康，透明度更高。”　　隨着唐昱將經銷權拍賣的好處一一羅列出來，方建銘臉上的笑容也越來越燦爛，最後嘴丫子都差點咧到耳根了，“哈哈，老弟啊，我現在是真的相信我家老爺子說的話了，你這腦袋裡啊，全是金豆子，隔三差五本出來一個就能讓人驚喜萬分啊，老爺子說你是商業天才，還真么有說錯。”　　方建銘越說越興奮，抬手一口將身前的半杯白酒一口喝下，雖然那只是三兩的小口杯，猶豫杯口略大，越往杯底越小所以這半杯酒雖然沒有一兩半，可是一兩總是有的，一口將一兩白酒喝下肚，即使是方建銘這種常在酒桌上混的人，臉上的表情也不免變了一變，放下酒杯，快速的夾了好幾口菜，這才把肚子裏面翻滾的酒壓下去。　　“呵呵，其實這個經銷權拍賣的營銷方案，不僅僅需要坐莊拍賣的企業擁有一個好的企業品牌在業內要具有非常良好的經營狀況和信譽度，而且有一個具備良好質量的品質、和具有廣闊千里的市場前景加上利潤巨大的產品，更重要的是企業要具備出奇制勝策劃宣傳能力，能做出一個十分完善的營銷拍賣策劃，具有號召力和誘惑力的招商廣告一級一場準備細緻、內容豐富，對經銷商具有說服力的產品推介會，同時能夠得到徹底堅決的貫徹執行。”　　唐昱見方建銘如此高興，對這種嶄新的營銷策略如此感興趣，所幸就將經銷權拍賣的根本直接告訴他了，這些都是唐昱前世在學校上學時，經過分析無數案例總結出來的。　　“總之，要一個產品經銷權拍賣和市場成功，百分之五十靠產品，百分之三十靠營銷策劃，百分之二十靠銷售執行。”　　此時的方建銘哪有外界所相傳的那種意氣風發商業天才的模樣，此時的方建銘坐在唐昱面前，倒有些像聆聽教誨的學生，認真而又專註，看的身前的唐昱心中有種想笑的感覺。　　“我們的產品自然沒得說，‘生命核能’這種新興飲料，有了前期的媒體炒作和廣告鋪墊，在剛剛進入市場之後，肯定會引起很多人的興趣，加上在上市前，‘寶之源’做的一系列準備，無論是廣告還是經銷權拍賣做起到的宣傳作用，一定會引爆市場，而且‘生命核能’還是目前中國歷史最大的一宗個人與企業間的知識產權交易，無數媒體追蹤大肆報道宣傳之下，使得無數經銷商對這一產品產生了極大的興趣，為之後的策劃經銷拍賣策劃打下來堅實的基礎。”　　“有了產品，加上大力宣傳，完美的策劃，和堅決的貫徹執行，這個經銷權拍賣的營銷計劃，就可以完美的完成了。”　　聽了唐昱的講解，方建銘點了點頭，“嗯，我回去就立刻讓市場部給我一份可行的經銷權拍賣的策劃方案，‘生命核能’現在已經投入生產了，馬上就可以進入市場里，所以這份方案要儘快的總結實施出來。”當然，回去之後還需要專業人士做一份評估，雖然唐昱說的很誘人，不過也需要考慮實際情況的，方建銘也不好一時心血來潮便做了結論。　　“嗯。”唐昱點了點頭，他自然也知道方建銘不會僅僅聽了自己一席話便能下決定，知道他回去之後還要讓專業人士評估分案的，“不過這件事情自然是越快越好，當然也不能太心急，所謂欲速則不達，如果你將心裏的焦急表現出來，讓那些經銷商看出來你的着急，你就落了下乘，反而不好，這個尺度方哥你要好好掌握啊。”方建銘此時臉上滿是躍躍欲試的表情，唐昱不由得出聲提醒。　　方建銘輕笑一聲，“呵呵，這點老弟你放心，怎麼說你老哥我也在商海中混了這麼長時間了，控制住自己的情緒還是可以的，嘿嘿，你方哥我在商海打拚的時間，都趕得上你小子的年紀了。”　　這個經銷權拍賣上一世第一個運用這種營銷策略的是樂百氏的何伯權，就是運用到這個“生命核能”上的，可是既然這一世由於唐昱的出現，讓歷史的軌跡發生了改變，原本應該屬於何伯權的“生命核能”被方家拿到了，那麼唐昱將上一世運用在“生命核能”上的經銷權拍賣的這種策略告訴方家，也算是變相的尊重歷史了。　　唐昱記得上一世何伯權在這經銷權拍賣上就賺取不少回報，將近兩個億的回報足以說明這種策略的成功。　　如果方家的這次經銷權拍賣完滿成功，無疑說明方家又欠下唐昱一個大人情，讓唐昱在方家人，或者直接說讓唐昱在方老爺子的心中的分量更重一分。―　　說實話，唐昱很看重自己與方家的關係，與沈家相比，方家在商場上能給與唐昱的東西要比沈家多，這點從方家給予的VCD研製的資金這方面就可以看出來，而且由於方老爺子的存在，即使在官場上，方家也是能說得上話的。當然，唐昱與沈家之間更多的是一種親人之間的感覺，而與方家之間，雖然不能說是相互利用，不過應該說是合作夥伴的關係倒是沒錯的，他肯定不會和方家的關係與沈家那樣親近的，不過並不妨礙他們在商業上邊展開更加密切的合作。

# 第三百五十五章 經銷權拍賣 下

　　不止唐昱重視與方家的關係，方家無論是方家的老爺子還是方建銘，對唐昱也很是重視的，對於這麼一個商業天才型的人物，即便是無法成為自己的助手，也要保持良好的關係成為夥伴性質的關係。　　“呵呵，兄弟啊，今天這飯就吃到這了，聽了你的那個營銷方案，說實話，你方哥還真有些坐不住了，這心裏邊直痒痒，恨不能立刻飛回省城，將這個任務布置下去讓人趕緊給弄出方案來評估，嘿嘿，咱們兄弟改天再聚。”簡單的和唐昱寒暄了幾句，方建銘便起身準備離開。　　“嗯，方哥你忙你的去吧。”唐昱笑着點頭，不過轉而卻似乎想起來什麼東西，“方哥，剛剛只顧得上和你說這個經銷權拍賣的好處了，倒是忘了，這事情都是有兩面性的，這個經銷權的拍賣，對企業來說可不僅僅是有好處，若是操作不當的話，也是有不好的一面的。”　　方建銘原本已經起身準備走了，不過聽唐昱這麼說，趕忙又拉椅子坐回來，“你小子，說話不會一口氣說完呀，當你方哥的心臟承受能力那麼好？你小子，快快說說，這經銷權的拍賣，到底還有什麼壞處，還需要注意什麼東西。”方建銘這會兒對唐昱的話是越來越看重，恨不得把他腦袋裡邊的東西全部掏出來。　　唐昱也不拿捏，“事實上，有些東西我不用說方哥你也明白，事物都是有兩面性的，作為一個全新的商業模式，自然也有其缺點。”　　“首先來說，拍賣經銷權招商企業就只能事先設計好模板，讓經銷商‘願者上鈎’，但是，我們應該考慮到，區域經銷商的擇選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無法全按企業的預想來理性地規劃開拓市場，現實中往往企業認為的重點市場卻不一定出現好的經銷商，乃至出現企業認為重點市場無接招局面，雙方可能對利益的着重點不同以至於不能出現共同的利益，難以雙贏，這是極為不利的。如拍賣會前我們對市場前景預測失誤，將產品的標底和封頂價定得偏低，失去了升值機會，這對於我們來說自然是巨大的損失，或我們定價偏高，使經銷商望而卻步。一旦出現經銷權拍賣不成功則會加大再開市場招商的難度，市場進程也受到嚴重製約。所以，在進行拍賣之前，一定要對主要的拍賣城市進行調研，做出市場評估來，預計產品在當地的銷售額和經銷商可以承受的拍賣金額，這樣既不至於流拍，也不會讓我們自身受到過大的損失。”　　“上邊這是一個方面，其次嘛，經銷權的拍賣，實質上屬於垄斷性質的經營，拍賣經銷權讓經銷商‘買斷經營’，獨立運作，等於企業把這個權利完全的下放給了下邊，那麼我們自身就難以全面、全程掌控市場動向；出於不同的利益需求，這對我們這些廠商自然是不利的，到時候就可能會出現一種情況。”說著，唐昱卻拿捏起來，不往下說了。　　“什麼情況？”方建銘聽的津津有味見唐昱突然不往下說了，正被搔到了癢處，自然被拿捏的無可奈何，只得軟語讓唐昱繼續往下說。　　“到那個時候就極有可能出現一種情況，一些經銷商，他們為了快速讓自己在競買所付出的資金回籠只能唯利是圖，經營目標短期化，這時候他們的利益與我們的利益，其實便產生了衝突，而這種不負責任的市場行為，會使得市場信息反饋、溝通不暢，讓我們的長遠市場策略難以得到有效實施；而拍賣經銷權后，往往使經銷商處於市場一線地位，現實中常常發生經銷商剋扣廠家促銷款物的事件，這會使企業的促銷力度大打折扣。經銷商的服務意識和水準參差不齊，這些是難以避免的，各個地方的經銷商，實力難免會出現梯狀分佈的情況，他們實力不均勻，那麼我們企業的服務往往難以保障，企業到時候只能‘隔山打牛’，消費者也往往體會不到生產企業的存在與關懷，品牌忠誠度欠佳，市場危機也難以在第一時間化解，這對品牌的長遠建設極為不利。其實，這種時候很容易出現一種行為，便是客大欺主，經銷商很可能憑藉手裡邊的渠道資源而反向的要挾廠商提供更多的便利，更低的價格等等。總之，這些東西是你們事先要考慮好的，考慮好合同要如何簽訂才能盡量的避免了這種情況的發生。雖然這種經銷權拍賣的模式在國內還很新奇，興許經銷商一時半會還想不到他們可以返回頭來欺負廠商，不過時間久了，他們自然便知道了，所以，還是事先就考慮好的為妙。”　　“這個倒是要注意一下。”方建銘贊同的點了點頭，要是到時候出現了客大欺主的行為，那可就不大妙了，這合同的制定，還真要好好研究一下才行，看看如何才能避免這類情況的出現。　　不過這會兒方建銘的心中倒是有些好奇，看唐昱這會兒說的頭頭是道的模樣，完全不像是國內各個產生了這種商業模式，要知道，一種商業模式的優劣，往往要經過多次實踐之後才能慢慢的發現，初期總結出來的東西，相比於實踐后獲得的，是微不足道的。不過現在看唐昱說的這頭頭是道的模樣，倒似乎國內或者國外已經出現過很多這種經銷權拍賣的例子，然後他經過系統性的研究和總結，最終得出來上邊一系列的結論。　　無論怎麼看，唐昱上邊說的這一大攤子，似乎都不像是臨時產生的一種奇思妙想，倒像是很早便萌生的想法，而且做了深入細緻的研究，可是令方建銘奇怪的是，國內明明沒有這種例子產生，唐昱是如何深入細緻的研究而得出這些結論來的呢？　　就像唐昱剛剛說到的經銷商反過來要挾廠商的說法，完全像是現實中發生過的才讓人有了這樣的經驗教訓，若是現實中沒有發生過，這種模式剛剛出現，誰會想到還能那樣做。　　不過唐昱的這一堆說道，倒是越發的讓方建銘堅定了想法，一定要用這種經銷權拍賣的方法來給生命核能打市場，一定要和唐昱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一定要和唐昱做朋友而不能做敵人。　　唐昱可不知道方建銘在聽了自己的一番話后心中產生的想法，依然在滔滔不絕的講述着自己前世的經驗，自然不知道這些東西對方建銘造成了多大的震撼。　　“事實上，我們可以想象，拍賣經銷權后。常常使企業過分重視與經銷商的溝通和關係的維護，而忽略了對自身的營銷隊伍的關注與研究，在人員的招募、培訓、運用及管理上，也往往過分偏重個人溝通及公關技巧，忽視營銷人員對市場全局的把握能力及團隊構建。這對企業營銷隊伍的培養顯然是不利的，是一種本末倒置的現象。所以，在制訂計劃的時候，你們一定要事先就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不要出現本末倒置的情況。而現在的產品銷售，掌握終端者才能真正掌握市場的主動權，而拍賣經銷權的方式則將區域市場的終端建設與維護交給了當地經銷商，而經銷商的人為因素在這裏便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對於企業來講，往往意味着失去一個經銷商就至少會階段性失去一個區域的終端市場，從而陷入被動。拍賣過經銷權的產品，一旦出現市場市場操作失敗，因前期的拍賣成功引起的媒體和同行關注會加倍放大產品失敗的負面效應從而臭名遠揚，企業要推出的新產品會在媒體和招商上受阻，難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說著說著，見方建銘用詫異的眼神打量着自己，也不禁奇怪的看着方建銘，心中倒是知道，自己這次的表現，只怕又有些出格了。　　“我現在越來越確定我之前的想法了，哈哈，有些人是生而知之的，以前我還不相信這點，現在倒是相信了。”忽然，方建銘的口中冒出這麼一句，搞的唐昱有些發愣，不明白他說的是什麼，不由得帶着一絲疑惑的眼神看向他。　　“我每次請你吃飯，你都能給我意外的驚喜，我現在都有些期待下次請你吃飯，你還有什麼驚喜給我。哈哈……”說著說著，方建銘率先笑了起來，抬手招過服務員，把酒錢給算了，“老弟，你要去哪，我先送你，之後我再回去。”唐昱出來的時候是坐方建銘的車，如果方建銘走了，唐昱就只有坐公交或者打車回去了。　　“呵呵，方哥你就先走吧，我一會兒自己打車回去，你就不用管我了。”唐昱擺了擺手，笑着搖頭道。　　“那好，你自己打車回去吧，我就直接回省城了，等這段時間忙過去后，老哥我再來請你吃飯，請你喝酒。”說完，方建銘便風風火火的走了出去。　　方建銘剛開車離開，唐昱也站起身走出了酒店，招收攔下一輛出租車，“師傅，鳳城區星耀服裝廠。”

# 第三百五十六章 初到西安

　　和方建銘分開后，唐昱並沒有回家，而是打車直接到的星耀。　　不過說實話，唐昱心中對剛剛指點方建銘的那一招可是大為的得意，嘿嘿，這種盜竊別人前世用過的經典商業案例，總是讓他內心深處忍不住的生出更多的快感。當然，他更喜歡的是能讓方家的人欠下他人情，這才是最重要的。　　像方家的那種大家族，原本輕易便不會欠下別人人情的，但是這人情一旦欠下了，可就不是那麼容易。就像之前的那次，海南房地產的事情，方家便着實欠下了大人情，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機會還，當然，唐昱倒是希望永遠也沒有讓方家還這個人情的機會。　　嘿嘿，他的目的就是讓方家的人欠他的人情越來越多，而他則藉助於方家在政治上邊的影響力來擴大自己日後在商路上邊的影響力。商人嘛，想要做大，政治上邊的助力總是少不了的，無疑，方家就是一個很大的靠山，唐昱要做到的，就是不要淪為方家的附庸，而是成為方家合作的夥伴。顯然，他對方家的作用越大貢獻越多，便越能夠讓方家的老爺子重視，更容易獲得夥伴的資格。嘿嘿，前幾次到方家老宅，那可不是白去的，每一次到方家，那倒是方家老爺子對他實力的認可。　　事實上，不要以為和方家能夠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夥伴會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事實上，像方家這種有着豐富底蘊的家族，除非與他們具備同樣的地位或者實力，才有資格成為他們的夥伴，無疑，以唐昱的身份，怎麼看都不像是有這種資格的人。不過事情總會有例外的，例如方家欠下了唐昱這下子偌大的人情日後想要換清楚，大約也只有默默的站在唐昱的背後為他提供政治上邊的助力了。　　雖然唐昱現在與沈家像親人一樣親近，不過那是親人之間的感覺，而且以沈睿鴻的性格，大約也不希望公開站出來去支持唐昱經商，所以，這時候方家這個大助力就顯得很是重要了。　　總之，不管這麼說，剽竊別人的創意，然後看着方建銘一臉崇拜的模樣，還是讓這小子很是有些滿足的。　　到了星耀之後，和解夢姬聊了一會兒，看了一眼新引進的設備，簡單的参觀了一下經過幾次擴建后的星耀，這才離開。他這個老闆也不能太不負責任了，時不時的還是要過來看看的，若是最後搞的員工都不認識了，那看就太失敗了。　　現在的星耀可是大變樣了，進入星耀，即便是作為以前對這裏很熟悉的人，你已經幾乎完全找不到以前紅星廠的影子了，完完全全的換了一副模樣。如果硬要說那裡還沒有改變的話，那就是那棟有些殘舊的辦公樓，不過這種老舊的樣子也不會維持多長時間，解夢姬打算過些日子就給這棟老舊的辦公樓徹底的粉刷裝修一遍，廠子大了，總不好總是如此的落魄，那可不利於塑造企業形象和創造員工的歸屬感。　　現在的星耀內部，紅星以前的那些廠房，現在大部分都已經被拆除了，唐昱特意找的他二叔，找了兩個建築隊，又在原先廠房的地方重新蓋了兩間更大更寬敞的廠房，近千台的縫紉器材井然有序的拜訪在兩間廠房中，每台機器前都做着一名忙碌着的女工。　　此時的星耀已經完全不是之前的紅星能比的，之前的紅星最多也就是一家成衣鋪，一家小型服裝作坊，而此時的星耀則已經蛻變成一家大型的服裝廠了，擁有了自己一整套完整的管理團隊，甚至連設計團隊也已經也已經初見規模了，雖然此時星耀的設計團隊還很稚嫩，只能根據唐昱留下的那幾套服裝的設計圖進行改造，可是無論是唐昱還是解夢姬都相信，經過一段時間的磨練，這隻設計團隊一定會完全成熟起來，設計出屬於他們自己的風格，可以引領時尚服飾來。　　……　　唐昱這段時間很忙，雖然不至於說每日書本不離手，可是相比於平時，更多的心思都放在學習上了，並不是因為唐昱忽然間想要成為一名好學生，而是期中考試馬上就要臨近了，唐昱不是那種喜歡臨時抱佛腳的，平時的學習他雖然不算最努力的，可是由於這些課本上的知識他在前世都接觸過，所以學習起來也並不費力，只是他想拿回一個更好的成績，所以這些日子在學習上下的功夫自然就多了一些，他不想再看到去年期末考試成績公布時，母親那種有些勉強的笑容。父母總是希望兒女能拿個好成績的，雖然未必認為那一張成績單有何作用，不過哪怕僅僅是為了母親臉上的小臉，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再者說，他最近也着實沒有緊要的事情去做。　　期中考試如期而至，在經過两天的考試之後，學校罕見的給了五天的假期，也不能算是五天假期，因為考試是從周一開始，周二結束，原本打算放三天假，放到周五的，可是周五之後恰好是雙休日，三天的假期也就變成了五天，學校這次倒是仁慈的緊，沒有壓榨大家的休息日，往日里可不會這樣。　　……　　“小昱哥哥，外公見到你一定可高興了。”　　學校放了五天的假，正好小語馨這幾天嚷着說要見外公姥姥，所以宋宛如也就邀請唐昱一起回西安，事實上，宋宛如的父親早就想看看這個被宋宛如誇上天的少年人了，上次宋宛如便和唐昱提起過此事。　　剛下飛機，小語馨便歡快的圍着唐昱，不斷地說著他外公事情，看得出來，小女孩對自家外公可是喜歡的緊，話語裡邊也充滿了孩童式的自豪感，當然，以宋振國的身份，也確實值得她自豪。　　宋宛如的父親，也就是小語馨的外公叫宋振國，目前是解放軍總政治部排名最後的副主任，雖然排名靠後，不過他還兼職着總政下屬的西安軍事學院院長，當然，總政裡邊，即便是排名靠後的副主任，那也是了不得的軍職，總政和總參可不是一般的部門，而且他還做了多年西安軍事學院的校長，可以說桃李滿天下，他的學生，現在有很多都擔任着軍中要職，宋家在軍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可不低，當初剛剛知道宋振國身份的時候，可着實的把唐昱這小子給嚇了一大跳，沒想到宛如姐的來頭這麼大啊。　　而且宋振國雖然現在總政工作，不過當初的他可是曾參加過真正意義上的戰爭的人，也是曾經為紅旗染色的人之一，軍功無數，現在軍銜為中將，是一個絕對實力派的人物，當然，也是少有的既有儒將風範又不缺少鐵血氣息的軍人。　　這次一起過來西安除了宋宛如、小語馨和唐昱之外，還有沈芸，沈芸的學校也剛剛期中考試，放假五天，本來在放假這幾天，沈芸有兩節學習鋼琴的課，可是一聽說唐昱要一起過來西安，再三央求沈睿鴻，在沈睿鴻的點頭下，興高采烈的跟着，過來了。　　“哼哼，小語馨現在就知道你的小昱哥哥，整天就圍着他這個壞小子身邊轉，以後不理你了。”看着小語馨圍在唐昱身邊又蹦又跳的樣子，沈芸吃味撅起了嘴，這丫頭也不知道這麼了，居然吃起了小語馨的醋。　　“呵呵，小語馨啊，還快去安慰一下你小姑去，否則她的小嘴都能掛油瓶了。”看到沈芸那種嬌憨嫵媚的表情，不由得笑了起來，拍了拍身旁小語馨的腦袋，指了指沈芸的方向，笑着說道。　　小語馨點了點頭，蹦跳着跑到沈芸的身前，“小姑不氣啊，來，語馨親小姑一下好不好，小姑姑不要生氣嘛。”說著，拽着沈芸的手，讓她彎下身，波的一聲，在她的俏臉上親了一下。　　沈芸又怎麼會真的生氣呢，在小語馨親了自己一下后，頓時多雲轉晴，露出了笑容，再說，剛才的表情本來就是裝出來給唐昱看的。　　……　　西安不愧為七朝古都，一下飛機，唐昱便立刻感覺到整座城市中充斥這一種滄桑的感覺，偶爾一次極目遠眺，還可以看到一兩座很古老的建築。　　西安是個好地方，唐昱很早以前就想過來看看的，只不過一直沒有這個機會，無論是前世還是今生，唐昱這還是第一次踏上這片土地，假期只有五天，去掉一來一回的時間，唐昱恐怕最多也就只能在西安待三天，恐怕也只能簡單的瀏覽一下而已。　　下了飛機后，剛出機場，宋宛如便攔下了一輛出租，向著一個唐昱陌生的地方趕去。　　宋振國住在西安軍事學院的不遠處的一個幽靜的小區里，是軍校的家屬大院，當然，作為校長以及其他的一些軍銜很高的人，住在這邊的獨立的小區裡邊，這兒，可不是什麼人都能夠享受得到的地方，出租車開近半個小時才趕到地方。　　這個小區叫做綠園小區，外表看上去和其他的小區似乎沒有什麼區別，可能就是比其他小區更加乾淨更加幽靜一些，小區里都是六層高的底層樓房。不過通內情的人都知道，這個小區不簡單，外邊還看不到那露着獠牙的防禦，到了裡邊便會意識到，這邊也都是有着戰士在把手的，不過是外送內緊罷了。　　“這裏的房子是學校分配的，我爸自從當上了校長后，就一直在這裏住。”出租車上，宋宛如和唐昱閑聊着，當然，不用她說唐昱自然也是知道的，中將以上的軍官，全國也不見得有多少啊。　　唐昱一邊點頭，一邊打量着車外面的幽靜。　　很快，在宋宛如的指點下，車停在一棟白色樓房前。　　最先下車的不是宋宛如，而是小語馨。　　車剛停下，小語馨便打開車門，跳了下去，“小昱哥哥快下來，我帶你去外公家，我還記得外公家在幾樓呢。”說著，近乎是把唐昱拉下車的，唐昱剛下車，便在小語馨的拉扯下，一路跑到三樓門號為三零一的門前，“小昱哥哥、小昱哥哥，這就是外公家，快按門鈴，快按門鈴。”　　小語馨的個頭太小，夠不到門鈴，所以只能焦急的搖着唐昱的胳膊，讓唐昱按門鈴。　　唐昱回過身看了一眼剛走上來的宋宛如，見她點頭，這才輕輕的按動門鈴，門鈴想了之後，唐昱微微的錯開一步，把擋在身後的宋宛如讓了出來。當然，他們這都是事先聯繫好了這邊大概也早就和門衛上邊打過了招呼，若是平常的時候，陌生人可不是那麼容易就能夠進入到這棟別墅裡邊的……

# 第三百五十七章 宋振國

　　開門的是一名大約有六旬的女人，看到門口的宋宛如和她旁邊的眾人，滿是歲月痕迹的臉上露出一個慈祥的笑容，“呵呵，你們來了，快進來快進來。”　　“外婆……”小語馨親昵的叫了一聲，張開雙臂，跑向這開門的老太婆，從小語馨的稱呼上，唐昱自然知道了眼前這個女人的身份了，小語馨的外婆，也就是宋宛如的媽媽，唐昱之前僅僅調查過宋振國，對於宋振國的妻子倒不是很了解。當然，調查宋振國，也就唐昱這種利用和沈家的關係才能知道一些信息，涉及到這種軍方的大元，可不是能夠隨隨便便調查的，要是引起有關部門的誤會，那可是很大的事情，到時候或許都需要沈睿鴻出來解釋了。　　“呦，我的外孫女又長高又長大了，語馨真乖，呵呵。”小語馨的外婆開心的抱起這個一家人的寶，輕輕的在小語馨粉嫩的小臉蛋上親了一口。　　“我的小外孫女想外婆了么？”　　“想了想了。”小語馨認真的點了點頭，“我可想外婆和外公了。”　　“語馨，快下來，都多大了還讓人抱，一會兒該把外婆累壞了，快下來。”宋宛如輕聲的說道，現在小語馨的分量還真不清，在場的這幾個人中，恐怕也就只有唐昱能抱小語馨抱的時間長一點，其他的人恐怕沒幾分鐘，就抱不住了。不過對這個洋娃娃般的小女孩，大家都是發自骨子裡邊的喜愛。　　“哦。”小語馨乖乖的應了一聲，自動的從外婆的懷裡跳了下來。　　語馨外婆笑了笑，寵溺的摸了摸小語馨的頭，抬頭看了一眼眾人，眼神在唐昱的身上略停留了一下后，說道，“這就是宛如一直和我們提起的小昱吧，快進來吧，本來以為你們是坐下午的航班呢，沒想到這麼快就來了，宛如她爸還在學校呢，估計還要有一段時間才能回來。”　　隨後，眾人隨着語馨的外婆走進來房間。　　房間里的擺設很簡單，卻顯得很大氣，進屋后便是一個有六十平左右的大廳，實木地板一塵不染，雪白的牆壁，大廳的最裏面是窗戶，窗台上擺放着將近十盆的花草，大廳的一側是一排沙發，不是那種軟皮沙發，而是實木沙發，沙发上鋪着幾個薄薄的座墊，在沙發前有一個紅木茶几，上面擺着一個托盤，托盤中有一套茶具，在茶几前是一台二十九存的長虹牌彩電，多於的擺設沒有，這個大廳顯得乾淨整潔大方，唐昱心中暗嘆，不虧是軍人家庭，家裡的東西沒有太多花哨的地方，他總不會以為一个中將會貧窮到買不起傢具的地步。　　“媽，他就是我說的那個唐昱。”宋宛如進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介紹唐昱。　　“伯母你好。”宋宛如剛介紹完自己，唐昱率先的走上前打招呼。　　“呵呵，知道你就是唐昱，之前宛如也給我們看過照片的，好孩子，真了不起啊，謝謝你救了我家語馨啊，我和老宋這麼大把年紀了，其他的什麼也就不指望太多了，不過如果語馨要沒了，我還真不知道我們兩個該怎麼活下去，唉，宛如現在也就這麼一個依靠，我們真的要謝謝你啊。”說著，語馨外婆有些泛紅，旁邊的小語馨大約和感受到了外婆的悲傷，小眼睛也紅紅的，不過拉着唐昱的衣角不放手。　　“伯母，這是我應該做的，更何況當時的情況，無論是誰碰到了，都會下去救的，而且，如果沒有那件事情，我也不可能認識我們可愛的小語馨，更不可能認識宛如姐他們，所以啊，伯母您不用謝我的。當時救人也是下意識的，再說，當時我可不知道小語馨和宛如姐的身份的。”唐昱笑着搖搖頭，謙虛的道。　　語馨外婆笑着點了點頭，摸了一下唐昱的頭，“好孩子，真是好孩子。”便是不知道身份才難能可貴啊，若是知道當時在水裡邊的是省長的女兒和孫女，只怕不知道多少人要拼了命的下去救人呢。說完轉過頭對宋宛如說道，“你先帶着小昱和芸丫頭坐着，我去廚房忙活忙活，客人來了，總要自己親自動動手的。”　　“媽，我去幫你吧，再說，裡邊有保姆呢，不要你親自去忙活。”宋宛如起身，隨着語馨的外婆向廚房走去，邊走便對唐昱和沈芸說道，“你們先看電視吧，先做着，想吃什麼儘管說，你呀，來了這裏，總要讓宛如姐我盡一盡地主之誼的。”　　“宛如姐，用不用我幫忙。”唐昱笑着問了一句，他在沈家做飯都成了慣例了，連小語馨的嘴都被養刁了，只要看到唐昱去了，便不吃小保姆做的東西，要讓唐昱親自給她去做，沈芸也是這樣，搞的唐昱都成了沈家的御用廚師了。　　“不用不用，來到這那裡還用你來忙活啊，好歹你也是客人啊，你和小芸在這看電視哄語馨就行了。”宋宛如笑着搖頭道，不過她這話說的，意思就是唐昱到了沈家不是客人了，而是自家人。不過也確實如此，沈家的人把唐昱當成了自家人，他自己也自覺的把他當成了半個沈家的人。　　正說著，忽然門開了，外邊走進來一人，一個穿着軍裝的老人。　　進來的這人頭髮已經半百，國字臉，濃眉，雙眼有神，一身筆挺軍裝穿在他身上，沒有一絲折皺，這人年齡看似很老，可是腰桿卻聽的筆直，肩膀上那兩花的肩章熠熠生輝，整個人給人一種不怒自威的感覺。　　唐昱猜都不用猜，一看到這人，就已經知道了這人是誰，一定是宋宛如的那個當中將的父親，宋振國，之前他也是看過照片的，不過看到真人，和照片上的感覺自然不是很一樣。　　宋振國進屋后看到宋宛如后，爽朗的笑出了聲，“我回學校才知道，今天有早晚兩個航班到這，我一猜你就是坐早班來的，所以我就趕緊回來了，果然沒讓我猜錯，哈哈……”　　說著，宋振國走到唐昱面前，也沒用宋宛如介紹，直接伸出手，“你就是那個救我外孫女命的那個唐昱吧，宛如打電話經常和我提起你，語馨和我們也總是念叨你，我也早就想見見你這個宛如口中的神奇少年了，沒想到一直拖到今天。呵呵，你可算是我們家的大恩人了，總歸要好好感謝感謝你的。”　　唐昱略帶一絲惶恐的伸出手，和宋振國握了一下手。　　也不怪唐昱會有些惶恐，說是惶恐恐怕還不對，應該說是受寵若驚，要知道宋振國可是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兼任總政下屬的西安政治軍事學院院長，軍銜中將，在地位上，與沈睿鴻也不差哪去，這樣的人平常人別說是說話握手了，就是見一面的機會，都很少，可是現在宋振國卻和藹可親的沒有一絲架子和官威的和唐昱打招呼，這怎能讓唐昱不受寵若驚。　　共和國的中將以上的軍銜，整個共和國都是能數的出來的，也由不得唐昱不惶恐，由不得他不受寵若驚。他與宋家的關係，和與沈家的關係是不一樣的，不說和宋家遠了一層，單單是他和沈家親如家人的關係，就不是和宋家人能夠達到的程度。　　“宋伯伯好，我、我也很早就像見您的，可是由於忙於學業，實在沒有時間來看您，是我失禮了。再說，語馨的事情大家就不要多提了。”　　“忙於學業？”宋振國似笑非笑的看了唐昱一眼，“我可是聽我家宛如說過你，小小年紀就已經下海經商了，而且眼光獨到，思維超前，自從她認識你到現在，你似乎已經有了很大的成就了。不過這學業嘛，倒是似乎聽說某人經常曠課，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在說小昱你了。”　　唐昱扭頭悄悄的看了旁邊的宋宛如一眼，摸了摸鼻子，謙虛道，“那都是宛如姐謬獎我了，我哪裡有她說的那麼好，只不過是幾次運氣好而已。”　　“呵呵，年輕人謙虛是好事，可是有時候過度的謙虛反而不好。一次成功是運氣，若是能夠一直成功下去，那可就不僅僅是運氣那麼簡單了，你呀，就不要在我面前還要藏拙了。”宋振國笑着說道，轉過頭對這正走向廚房的宋宛如說道，“宛如啊，告訴你媽讓她今天多弄點好吃的，多炒幾個菜。呵呵，難得你媽今天親自下廚。”　　“嗯，行，我也很久沒有嘗過我媽的菜了，今天還是託了小昱的福啊，要不是小昱過來，哪有我媽親自下廚的機會。”　　“呦，我的大外孫女，想老爺沒有。”囑咐完宋宛如，宋建國這才抱起了小語馨。　　“想了，語馨可想外公了。”小語馨脆聲答道。　　“呵呵，外公也想你了啊，這麼長時間也不來看外公。”宋振國此時哪有身為中將的那種威嚴的樣子，完全是一個疼愛自己外孫女的一個和藹慈祥老人而已，不過這樣，卻也更加的真實，有血有肉。

# 第三百五十八章 書法

　　飯間，語馨的外婆頻頻給唐昱夾菜，那種熱情，讓唐昱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唐昱救了語馨，可以說不但是沈家的恩人，更是宋家的恩人。　　宋振國除了宋宛如這個女兒外，在沒有其他孩子了，所以對宋振國夫妻來說小語馨可以說是二老的心肝寶貝。　　前世的時候，小語馨和沈芸落水而亡后，可以說是東陵最大的一家公園中山公園立刻就關門，隨後便荒廢了，甚至連鳳城區的一套領導班子從上到下，凡是和這中山公園刮上點邊的，全部被擼了下來或者被閑置，甚至連當時身為鳳城區的區長陶業驊，也漸漸的被排擠出權力核心，最後被徹底的排擠出鳳城區，調到了政協的一處清水衙門，算是告別了他的仕途。　　能讓鳳城區造成如此大的變動，不僅僅是因為沈睿鴻的憤怒，其中自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宋振國的怒火，還好這兩個人都還算理智，否則發生大的變動的恐怕就不止是鳳城區，就算是整個東陵市，恐怕也無法完全承受的住這兩人的怒火。　　當然，事實上，無論是鳳城區還是東陵市的領導，確實應該為中山公園的事件承擔一定的領導責任的，畢竟那個地方確實存在很大的安全隱患，要不也不會讓人落水致人於死地，若是那邊真的出了人命，也活該鳳城區的領導出來承擔責任。也幸好當時唐昱恰好重生而來，渾渾噩噩間便救了人，要不，東陵市還不知道要颳起什麼樣的風暴來。事實上，陶業驊現在鳳城區風光無限，還是託了唐昱的福，要不是唐昱從中調解，他這個鳳城區的區長，當時就要被東陵市拿出來用來平息省長的怒火了。　　今天坐了幾個小時的飛機，眾人也都累了，所以在吃晚飯之後，也就沒有再出去逛了，一家人坐在大廳中逗弄着小語馨，公主一般的小語馨，無論是在沈家還是再送家，都是眾人的開心果，那銀鈴般的笑聲、天真的面孔和表情，讓房間里滿是溫情和笑聲。　　原本小語馨就很可愛，讓大家很喜歡，現在她沒了爸爸只剩下宋宛如一個親人，自然的更加讓人憐惜，這也是沈家和宋家為何如此善待唐昱的原因。　　眾人閑聊了近半個小時，宋振國起身，對着唐昱說道，“我記得上回宛如回來的時候，和我說過說你寫字不錯，你宋伯伯我別的愛好沒有，就是喜歡沒事的時候寫寫字，今天也讓你宋伯伯看看你的字，怎麼樣？你宋伯伯我呀，還算是半個書法家呢。”　　說著，便向書房走去。　　唐昱來之前就對宋振國有過研究，知道他是儒將，熱愛書法自然無可厚非，倒是不知道水平如何。這種涉及到私生活的事情，可不是隨隨便便就能打探到的，唐昱自然也不好找宋宛如問這些東西。當然，宋振國作為學校的校長，雖然是軍事學校，不過校長偏於儒將那是必然的。　　宋振國的書房中擺設也很簡單，除了桌案和一台書架幾張椅子和一盆盆景外，在沒有其他什麼多於的擺設，只是四周搶壁掛滿了一幅幅的書法，草書、隸書、行書、楷書，什麼字體都有，唐昱對書法自認還有一些了解，雖然字體不同，可是唐昱看得出來，這些字都是出自一人之手，不用說，這恐怕全是宋振國自己寫的。　　每個人的字都有每個人的特點，即使字體不同，可是這些特點都不會改變，宋振國的字大氣磅礴，勁道十足，筆鋒彎角處往往力透紙張，看到這樣的字，唐昱心中不由暗想，這不愧是軍人才能寫出來的字，字字蒼遒有力。身為儒將，卻也不失軍人的鐵血風範，倒是和自己之前調查的印象差不多。　　進入書房后，宋振國徑直走向桌案，上面的筆墨紙硯很是齊全，唐昱大致看了下，這套文房四寶應該也不簡單，雖然他對古玩沒有太多的研究，不過也能看得出來，這套古色古香的文房四寶，應該是一套珍品。　　宋振國拿起一隻橫放在硯台上的毛筆，鼻尖還尚有墨跡，很濕潤，應該是不久之前還用過的緣故。　　宋振國將筆遞給剛剛進來正在打量周圍宋振國的那些字的唐昱，“小昱啊，來，你也寫幾個字我看看，宛如經常誇你的字，也讓宋伯伯見識一下，這水平到底如何。”　　唐昱摸了摸鼻子，“我怎麼敢在宋伯伯面前賣弄，這不是魯班門前弄大斧么。”說著，唐昱又再次掃了一眼周圍牆壁上的字，問道，“這些字都是宋伯伯您寫的吧。”　　宋振國笑着點了點頭頭，“來，不用謙虛嘛，少年人就應該有少年人的銳氣，你也寫一副給我看看，上次宛如回來的時候，就曾經說過你寫字寫得好，今天你姐別藏拙了，露一手讓你宋伯伯我看看吧。少年人若是失了銳氣，那日後的成就也就有限了。”　　既然宋振國都已經再三要求了，唐昱也就沒有再扭捏，如果在繼續作勢下去，反而會招人煩。而且，正如他所說的那般，少年人就該有少年人的銳氣，天才便應該有天才的傲氣。　　唐昱接過筆，走到書案裏面，在書案上的硯台中蘸了蘸，略微思考了一下，刷刷幾筆寫出了一句詩：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兩句十四子，一揮而就毫無停頓。　　這是唐昱很喜歡的一句詩，剛剛想了一下，感覺沒什麼可寫的，就把這句寫了下來。當年練字的時候，最初便也是從這一句開始練的。　　“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好句、好字，呵呵，好字啊，你這年齡能寫出你這麼一手字，不容易啊。”看到唐昱的字，宋振國不禁眼前一亮。　　唐昱寫的並不是楷書，而是行書，行書講究一氣呵成，行雲流水，講究意境，唐昱自認為i自己的字沒什麼意境可言，他還沒有達到那種級別，可是這一氣呵成和行雲流水唐昱算是達到了。當然，字如人，這字寫出來，自然便包含了他前世的十多年的曲折經歷，這卻不是這般年紀的少年人能有的。　　“小昱啊，你學書法學了多長時間，你師傅是誰，我可不相信你這手字是你自己學來的，這字裡邊啊，大有深意，可不是你這般的年紀能寫出來的。”宋振國果然目光如炬，一眼便看出來唐昱有名師指點。　　唐昱摸了摸鼻子，心中苦笑了起來，這手字當然不是唐昱自學的，為了學習這手字，唐昱上一世可沒少花費功夫，而且拜了當時文壇上一位很有名氣的書法大家，甚至還擺了拜師的酒宴，拜得名師后，唐昱用了整整三年的時間，才成就這一手字。　　當然，真話是肯定不能和宋振國講的，先不說這是唐昱最大的秘密，唐昱不能告訴任何人，就是唐昱告訴了宋振國，他信不信還是兩可呢。現在的他，連那個書法家都還沒有碰過面呢。當然，唐昱的字寫到這個地步，和他前世的人生經歷有關，也與岑培倫的指點分不開，岑培倫在文壇雖然沒有什麼名氣，不過那手字着實有水平。　　“這是我和我們那一位圍棋老師學的，那位老師不但圍棋下得好，而且還能寫出一筆好字，我從小就和他學，到現在差不多有五六年了。”唐昱信口胡說道，當然，也不能算是胡說，岑培倫對他確實有過指導，不過那是在前世自家落魄搬到老街之後的事情了，這一世自然沒有了這個機會。　　岑培倫的確寫的一手好字，這從岑培倫開的那家茶館的招牌上就可以看出來，岑培倫的書法、功底相當深厚，不過也是，岑培倫本身就是筆杆子出身，寫得一手好字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么。而且，以他的心性，本就應該能練出一副好字的，唐昱的書法風格，嚴格來說，是受到岑培倫的影響的，若是讓岑培倫看到這幅字，自然能找到些熟悉的感覺來。　　“呵呵，你的這個師傅的書法一定很深厚，從你這個徒弟的書法上就可以看得出來，你這個師傅一定很厲害，呵呵，有時間我還真想見見你這個師傅。不過你這個年紀能寫出這樣的字來，已經很是難得了。”　　宋振國的話，讓唐昱心中一陣冷汗，唐昱可不想宋振國見到自己的這個莫須有的師傅，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看出，宋振國對書法絕對是着迷的很，這在將軍裡邊可很少見。　　“我想，我老師也一定很想見見宋伯伯你啊。”唐昱也只能這麼回答了，若是宋振國日後真的起了心思，自然只能讓岑培倫來湊數了，反正以岑培倫的水準，成為書法家倒也不為過。　　宋振國笑着點了點頭，沒有再說什麼，拿起唐昱剛剛寫的字，仔細的看了起來。　　唐昱剛剛所用的紙是上好的宣紙，雖然剛剛寫上字，可是這幾句話的功夫，上面的墨跡已經基本上幹了。

# 第三百五十九章 文喻學業

　　書房裡是淡淡的墨香，唐昱在這站了快半個小時了，宋振國從書法開始竟然慢慢的和唐昱談到了字里人生。　　唐昱知道這是長輩的關愛，他虛心的聽着，原來宋振國對他的一些事情還算是耳聞不淺。一個將軍看待事情往往有着一種與生俱來的軍人風度，那便是紀律和戰場之類的話題，對於唐昱這個對宋宛如有着大恩的人，估計宋振國也是下了一番工夫去了解的，很對唐昱的事情他都知曉。　　“小昱呀，你看你的字，有着完全超越你年齡的老練，字跡遒勁有力，卻又婉轉大度，不似沒有經歷過人生的人能寫出來的，能寫出這樣一幅字來，足以證明你對生活的歷練已經有了很深的感受，雖然並不知道你的這種感受是從何而來的。不過這是你的長處，讓你相比於這個年齡段的人擁有很大的優勢，但是，這恰恰也是你的弊端！”直接來說將軍就是軍人，軍人說話往往單刀直入，切中要害，或者說“一槍斃命！”　　唐昱似乎知道宋振國要說什麼，他虛心的站着受教，他充其量不過是個重生過來的人，並非是無敵的，他前世站的高度也有限，而且不過是三十於歲，僅僅是比那個年齡段之前的人具有優勢，比起宋振國這種人來說，自然是沒有任何優勢的。　　宋振國提起毛筆輕輕彈了一下筆桿，幾點墨汁濺在了宣紙上，那墨汁滲透的極快，哧溜鑽進了紙張。宋振國提筆在唐昱的宣紙上揮毫繼文。　　“寶劍王者馭，梅花也堪折。”　　“你覺得如何？”寫完之後宋振國也不細問，既不是問這句續文，也不是問這字跡真意。　　然而唐昱心中早已明了，宋振國講了半個小時了，雖然直說但是意思都指向一點，無非是學業，還有唐昱翹課的情況，老人家大概是對他這種對待學業不認真的情況有些不滿，所謂字如人生，便是如此。　　“這，小子受教了！”唐昱的眼睛忽然被宋振國的虎目一瞪，趕忙受教，不過這倒不是宋振國生氣了，而是帶着繼續高興和意料之中的讚許，將軍嘛，習慣了這種氣勢。　　“你看這墨跡就像遺憾，雖然我提筆繼文，哪怕這字再美也多了無法抹去的遺憾，再看我所寫，也是我所寄望。寶劍永遠是用來駕馭的，人不能被劍所困！不能貪圖一時寶劍鋒利，而忘了自己的磨礪。”可能老爺子覺得這麼說有點繞彎子，乾脆擱下毛筆，直截了當。　　“你傾心商海，這是你的天賦，不錯！但是你不能荒廢了學業，我也不是刻板的傢伙，只是想告訴你，即便書本上的你都會了，即便那些同學在你眼裡只是毛頭小子，即便你覺得你已經從學校畢業，但是聽爺爺的話，認真的回學校，端正態度，閑暇再去商海遊歷。這需要的，不是要你在課堂上學到多少東西，而是一種磨礪的態度，不經過這種磨礪，日後即便是有所成就，終究也是有限。”　　宋振國說了這麼多，唐昱倒是汗顏了，心想我確實是實實在，真真切切的已經上過了一邊學，難道還真的要回去，再來一次？正兒八經的再來一次？　　宋振國看見唐昱站立不語，又是語重心長的說道，“小昱呀，我知道你的天賦在那裡都會發光，等你從校園一遭走過，等你真正到了那個年紀，你的字才是真正的老練。”　　唐昱倒是真的感覺出一些道理，只不過自己重生的苦衷跟誰去說呀！　　“記得我的一句話，校園才是你現在磨礪人生和寶劍的苦寒之地，而那商海之中就是如同梅花朵朵！”說到這宋振國忽然雙手背負，再旋即抽出右手，厚實有力的手掌帶着軍人的鏗鏘有力，宋振國的食指指着東方“記住了，梅花永遠屬於握着寶劍的人！”　　唐昱被小小震了一把，他不由心想，或許學校真的還有自己需要找回的東西，自己曾經遺失在那裡的東西。或許想着尚海、官路，想着如何撈錢忘了自己生命軌跡上該有的東西。　　“小昱啊，這裡是中國，不存在外國的大環境，你能夠靠着天賦學幾分比爾蓋茨，但是你不能模仿他，那傢伙不好好學習在中國只能做個掃馬路的！”宋振國倒是半開玩笑，緩和一下談話的氣氛，這話才是見血，不過飈的是比爾蓋茨的血，唐昱感覺頭上冒了一圈虛汗，隨宋振國走出房間。不過細細想想，國外商業成功的模式，放到國內這種體制下，確實很不容易成功。　　剛剛走出房間就見宋振國的妻子眉帶笑意的嘆了一口氣：“小昱呀，他是不是把你給當做新兵訓話了？他呀，這麼多年了，依然還是如此，每年的新生軍訓，他都要搞的比部隊還要嚴格。”　　“呃，這個……”唐昱抓抓後腦勺，他這時候倒覺得這宋振國話里有點道理。　　“這個怎麼會呢，我和小昱那是在討論比爾蓋茨如果在中國會怎麼樣。”　　唐昱汗顏都這時候了你還不放過人家，人家比爾蓋茨可沒有得罪您老人家……　　宋振國怎麼也是校長，教書育人那是本分，而且又是軍人，看見了唐昱這樣的另類學生當然要好好教導。這校長看見逃課王那多半都是宋振國這個表現，更何況還是軍校的校長。　　這不現在倒是坐在客廳其樂融融，宋振國也閉口不再談唐昱的學業，但是一不小心總是扯到這上來。　　宋宛如給每人削了一個蘋果，小雨馨選了最小的一個。宋振國的夫人憐愛的摸了摸小雨馨的腦袋瓜子，“我們家雨馨真懂事，知道選小的。”　　“因為我是小孩子，所以我不喜歡大的，大的語馨吃不完，會浪費的，浪費不是好習慣，媽媽不喜歡。”小傢伙還說的一板一眼，宋振國眼角咧開一道笑意，這個小活寶，還以為她謙虛的說什麼孔融讓梨之類。　　“小傢伙！那你大了是不是就要吃大蘋果了。把小蘋果留給誰吃？”有個小孩子逗着玩，這氣氛就是不一樣，可憐了小雨馨還不知道大家都在看她笑話，還真就很認真的思考着。　　就這個問題大家看着她足足想了一分鐘，嘟着的小嘴都能掛油瓶了。忽然豎起小手，眉開眼笑：“我知道了，小蘋果還是我吃！”　　“哦，為什麼呢？”宋夫人捏了捏她的小臉蛋，大家都帶着笑意看着她，宋宛如看唐昱笑的開心，手裡蘋果咬的咔咔作響，她也心中溫馨。　　“我長大了，你們也長大了，所以我都是還吃小蘋果呀！”說完喜滋滋的咬了一口蘋果。　　“哈哈，小鬼精，不過到時候我們都老了，你就要給我們削蘋果咯！”宋夫人用手擦了一下小雨馨嘴角的裹渣，眼睛里全是憐愛。　　忽然沈芸掛了一下雨馨的小鼻子，“跟小姑說，以後第一個蘋果給誰削呀！”這幫人今天可把小傢伙給難壞了。這不一下子開開心心吃蘋果的小雨馨又是嘟起嘴，不過這次最快反應過來。　　主要是被唐昱咔嚓咔嚓的咬蘋果聲給吸引過去了，“給小昱哥哥！”　　“好啊，你這個小壞蛋現在就知道胳膊肘往外拐了呀！那要是將來嫁了人還得了！”沈芸辦了一個小小的鬼臉，小雨馨也朝沈芸皺起小鼻子齜牙咧嘴。　　“我才不嫁人，我就喜歡小昱哥哥。”現在的孩子真是人小鬼大。這一屋子人被她給逗的不行，這轉眼間都不知道是誰在逗弄誰呢。　　一看這一屋子的人都在笑，只有唐昱溺愛的摸摸小雨馨的頭，這小傢伙立刻找到庇護所，腦袋就往唐昱的懷裡鑽。　　雨馨的外婆眼淚都快笑出來，不過她對唐昱的好感卻是在不斷的遞增，因為人心這種東西在她這個時候和這個身份，見得多了。唐昱只不過是個少年再老成，再穩重，在宋夫人的眼裡也只是個孩子。　　唐昱的真情流露讓宋振國夫婦對他的親切感更是劇增。救命恩人是一碼事，但是像其樂融融一家人又是一回事。　　就像唐昱咔嚓嚓的咬蘋果，那形象正……嘖……　　不過正因如此宋振國夫婦才倍感親切，這孩子不錯！　　這飯後也沒什麼事情，聊了一會兒家常，一家人在家憋着也不是一回事，宋振國叫來司機載着一家人去西安軍事大學轉一轉。　　畢竟校園和家比起來，當然是校園更適宜聊天散步，再說宋振國覺得唐昱現在高二，距離考大學不遠了。而且他發現唐昱對待學習的態度好像不那麼积極。　　所以宋振國決定，用美好的大學校園來熏陶他。　　當然，如果宋振國知道唐昱也是混過大學的“精彩”生活，深知大學生活點點滴滴，那麼又會是什麼表情？　　一家人一輛車還不夠，不過後院有一輛宋振國的JEEP，唐昱看見了不自覺的摸了上去，“怎麼？喜歡？”　　“呵呵，爸，你可別被他的外表矇騙了，這傢伙是個車迷，有技術，有駕照，車開的滑溜呢！你不知道，方建銘還特意送了他一輛車給他顯擺呢。”　　“這樣啊，哈哈，那就上，男人嘛！”　　“你儘是為老不尊！小昱呀，開車小心點呀！”宋夫人看着唐昱已經高興的翻上車只能笑着搖搖頭，多少還有些不放心的模樣。　　“我做唐昱的車，沈芸翩然一笑，打開車門坐了上來。”　　“我也要做那個車兜風！”小雨馨在宋夫人的懷抱指着唐昱的車，宋夫人毫不客氣的笑着給這小傢伙一個腦瓜崩，“就你還兜風，那是JEEP不好玩，男孩子坐的！”　　小雨馨幽怨的撇着嘴，可憐兮兮的看着坐在小昱哥哥身邊的小姑，心裏還嘀咕着：“小姑不也是女孩嘛。”　　宋振國的車是簡簡單單，不用說也知道肯定不是奔馳，看宋振國家中的擺設和他的脾性大概就能知道他不是那種喜歡奢華和顯擺的軍人。　　只是一輛紅旗轎車，不過插着國旗，掛着軍牌。　　這種低調的華麗才是真正的牛、逼。　　宋振國坐在副駕駛，宋宛如和小雨馨的外婆坐在後面。　　宋振國的車子發動，唐昱也是不緊不慢的跟上，這軍隊的JEEP和市面上的JEEP還是有點區別的，而且宋振國這輛車到了唐昱手上立即感覺不對，絕對改裝過。　　可惜的是不能大展身手，試試這車撒歡起來是什麼感覺，老老實實的跟着前面的紅旗。這倒有點不倫不類。　　什麼時候輪着紅旗開道，吉普在後面耀武揚威了？

# 第三百六十章 王者之利劍

　　這時候下午，太陽倒是溫和，風和日麗。正是去學校轉轉的好時候。　　車已經過了小區，上了直營路，不過距離學校的盤山路還有一段時間，宋夫人在車上不停地囑咐：慢一點開，慢一點開。可憐那司機只能不停地說：是，是。宋振國這個將軍只能坐在副駕駛上，家裡三個女人在車上，這種情況下，他沒有發言權，好在這種車內部的空間倒是足夠的大，中將級的軍官配車，指定寒磣不了就是了。　　唐昱憋屈的用軍用吉普在後面吭哧吭哧的磨蹭着……　　沈芸看着唐昱的窘相不由樂道，“怎麼憋屈了吧！我知道路怎麼走喲！”　　“嘿嘿，那咱們飈過去？”　　“不好吧……”這時候沈芸看了看前面的紅旗，有點猶豫。　　唐昱出了一口濁氣，腳下油門一帶，哧溜就蹭出去了。沈芸啊的一聲驚呼。唐昱暗笑，把我的車痒痒給勾出來了，哪裡還能繼續慢騰騰的磨蹭。　　JEEP獨特的軍用發動機，哼哼兩聲，唐昱就竄到了紅旗邊上，宋振國搖下車窗，還沒說話，唐昱按了兩下喇叭，敬了一個不倫不類的軍禮，留給宋振國一個傻氣橫溢的笑臉。　　“這混小子，有意思！”宋振國看着吉普瓜轟一聲揚長而去。　　“哼，像你年輕時候，瘋一樣的。還好咱們家是個寶貝女兒，還好咱們家是個寶貝孫女，還好沒給你一個兒子、孫子，不然啊，我看這要鬧騰起來……”　　宋夫人這麼一說，宋宛如溫馨的笑着，小雨馨在外婆的懷裡掙扎了一下，“我要做男孩子，我要坐小昱哥哥的車。”看來她還記得剛才外婆說，那車是男孩子坐的。　　“看看，看看，這才多大一會兒，好好地要做什麼男孩子！”宋振國在前排嘿嘿一笑。對於唐昱的表現他非但沒有生氣，反而心中生出一股親近。　　不論是學生還是哪個老友家的孩子在自己面前都是畢恭畢敬，不敢有什麼出格的動作，只有這唐昱第一天見面就是這樣隨意自如，卻又能不讓人反感。　　宋振國看着JEEP離開的方向，竟然回想起自己年輕的時候。　　試想，誰人年少不輕狂，鮮衣怒馬換激昂。當然，對唐昱最多的好感，還是因為語馨的關係，語馨對沈睿鴻來說是唯一的親人了，對宋振國來說，何嘗不是除了宋宛如之外唯一的親人。　　唐昱看見后視鏡中的紅旗已經消失不見，這裏車道限速一百，在還沒有攝像頭密布的今天，唐昱很輕鬆的把車子拉到了100碼。當然，即便是有攝像頭，唐昱這種特殊牌照的車，依然還是有着無限的特權的。　　“你開慢一點呀！”沈芸的頭髮被吹得飄在風中，一種很別樣的美，飄逸帶着速度和激情，當然除去她有點蒼白的臉色。　　看見沈芸的樣子唐昱把車速慢慢又降到了四十碼，這才看着沈芸在喘着粗氣，“早知道，就不說我認路了。”　　“呵呵，上了我的車，後悔可來不及哦！有一句名言是這麼說的！”　　“怎麼說的！？”沈芸看見唐昱的神色里有了幾分揶揄，感覺有點兒不妙。　　“做唐昱的車，就像被強姦，不能反抗就試着享受！”　　“流氓！”沈芸的臉像紅熟的蘋果，雖然兩人關係很親密，雖然，雖然自己也喜歡他，但是猛然聽到這樣露骨的話，心中哪裡還能受控制，一隻小鹿嘭嘭的亂撞。　　其實唐昱只是高興當下，隨口改變了一句後世網絡上的流行語，本來也沒那麼多意思，就是開個玩笑而已。　　這時候的沈芸可是一點也沒意識到車速已經又到了100，可惜這吉普不是用來飆車的，到了一百唐昱就不再加速了。　　何況這是敞篷式的吉普，獵獵的風已經帶着強勁的力量，呼嘯而過的空氣，似乎在輕輕低吼，車座旁的少女已經紅透了臉頰，滴出水的嬌顏在風中瀰漫著一種淡淡的桃花香。　　就是這種力量，就是這種速度，就是這種激情，鮮衣怒馬換個爽！誰人年少不輕狂！　　“啊，哦！咿呀！”唐昱迎着風狂吼着，他的長嘯帶着一種稚嫩的歲月所不能賦予的激情，那是男人的魅力，一個真正男人的魅力！　　沈芸醉了，醉在這風中，醉在這嘯聲中。此刻這百碼的速度，這激蕩的風吹動不僅僅再是沈芸的秀髮，還有那顆少女懵懂的心。　　這個速度開了有十多分鐘。　　“前面拐彎，就到了！有大門！”沈芸被這個車速晃得有點暈乎，說話只能言簡意賅了，唐昱前世的時候也沒有來過西安，即便是偶爾出差過來，也不會有機會來這兒的軍事學院，自然不知道地點和道路。　　聽沈芸指揮，唐昱這才把車速下降，“啊？你說什麼啊？”感情這傢伙車速太快什麼也沒聽清。　　沈芸又重說了一邊，唐昱這才知道已經到了。看看身後，哪裡還有紅旗的半點影子，想必沒有個三、四十分鐘是趕不上來的。　　果然拐彎后西安軍事大學的正門出現在眼前。　　門衛本來要攔下這輛車，畢竟車子進學校是要通行證的，可是本來就是一輛JEEP這可不常見，再一看又是軍牌，再細看和校長的車牌就差一個数字，一個是020，一個是021，得了，門衛立即開門，立正敬禮。　　唐昱此刻心情正好，玩笑的食指中指併攏，給門衛也來了一個不倫不類的軍禮。車子緩緩遛了進去，門衛的嘴角在輕輕的抽搐。這裏的門衛可是正兒八經的軍人，唐昱的做派他可是沒見過，就算是富二代，官二代，在這個年代還沒有這種氣場的公子哥。　　有點不羈，還帶着點親切？門衛疑惑這人是校長的什麼人？校長不是只有一個女兒嗎？私生子？想到這趕緊搖搖頭，立正，站崗。　　今天李政是非常的失落，是以這傢伙竟然公然蹲在校門口抽煙，一根接一根，不大一會兒地下就排了一堆的煙頭。　　他是西安軍事學院經管系的大二學生，之所以這副模樣，無他，今天他表白失敗可。　　他暗戀的女孩呀，從高中苦兮兮的追了過來，以李政的分數就是去清華、北大都夠了，是為了那個女孩子才來軍校的。　　歷來這樣的才子都不至於情場失意。可事情不是絕對，唯美的愛情只是少數，現實才是血淋淋的告白。　　今天是西安軍事大學一年一度的歡慶會，他喜歡的女孩叫做張婷是他初中、高中、到大學的同學，當然大學還是同學是因為李政追了過來，以他的水準，清華北大之流應該是輕輕鬆松的。　　一般這樣的開始，總會有個美好的結局。可惜……從李政在這抽着煙就知道了結局。　　本來準備在今天歡慶會開始前表白，然後晚會開始的當下，他站到台上再表白。可惜他想得太美好了，張婷在他表白后的當下愣住了，只說了一句：你是個好人，不過我們是不可能的，我只是把你當做好朋友，若是這個年代便有了好人卡的話，這無疑便是給李政的好人卡。　　就這麼普普通通的一句話，李政從天堂到地獄，原來她只是把自己當朋友？就算這樣李政當時還覺得自己有希望，但是隨即張婷就告訴他，今晚她也要表白，因為她喜歡上大三的一個學長。　　那個學長正是這次晚會的主持人，人帥氣，關鍵家裡還多金。　　這學長叫做蔡文龍，父親是個煤老闆，不過現在是正正噹噹的山西煤業集團董事長，那是實頂實的億萬富豪。在這個年代開着奔馳上學的學生絕對是鳳毛麟角，但是蔡文龍算一個，而且這輛車是他自己開了一個公司賺來的錢。　　這是什麼？富二代，而且陽光，向上，有能力，有家世，有才氣，這種人自然是女孩子們的偶像。　　“我他媽學習好有什麼用，人家有個家財萬貫的爹，我他媽考上清華北大有什麼用，人家都已經開始創業，我他媽還在騎自行車，人家開奔馳，我他媽……”一腳一腳的踩着腳下的煙頭，不知道是把這些煙頭當做誰，或者是當做這個世道。　　“喂，同學，抽支煙！”唐昱的車溜過李政身邊，也聽見了幾句話。剛好當下要找個嚮導，不有覺得有趣，扔了口袋裡的一包煙，這是唐昱帶着以防要用到，前世的習慣。　　“媽的又是個富二代！”李政現在的情緒失控，哪還管得住自己的嘴，眼看這包煙竟然還是熊貓特供，一個煙嘴就抵上自己一包的價錢。　　“不抽白不抽！”這傢伙白了唐昱一眼，一點也不客氣，拿出一根點上，餘下的竟然揣進口袋。　　沈芸似乎長這麼大還沒見過這種人才，不由無語的看了一眼唐昱，好似再問，這個人怎麼這麼極品。　　唐昱倒是好笑，好久沒見過這麼有趣的人了，“既然拿了嚮導費，那麼上車吧，帶我們看看這所校園。”唐昱起身站在座位上，伸出腳，輕巧一挑踹開了吉普的車門。　　這麼暴力的開車方式，這麼新穎的搭訕技巧用在了這麼一個感情失落的狂生身上，哪還多想，一擼袖子就上了唐昱的車。　　而且這一上了賊船，這輩子李政都沒有下得來，多少年後人到中年的李政在唐氏集團的年終會上看着到場的各國記者，面對着世界五百強的總裁，BOSS們。他輕輕地吐露了他的秘密以及他的第一筆唐氏薪水，解開了日後號稱唐氏第一利劍的CEO李政的身世之謎。　　“我當初是被那傢伙一包香煙買斷的，而且還是終生版權……但是拿包香煙和那場相遇，他讓我有了最愛的妻子，有了奮鬥的理想。”　　“我們相遇是個奇迹，而他是個是個傳奇。”

# 第三百六十一章 假戲真做

　　沈芸坐在了後座，那個傢伙抽着煙坐在唐昱身邊的副駕駛。　　唐昱的嘴角一直帶着笑，這傢伙明顯不太會抽煙，不停的鼻息抽動，一般哭的傷心才會努力用鼻息調整呼吸。唐昱知道這傢伙在忍着哭，這就是傳說中的男兒有淚不輕彈。　　“左拐！”李政夾着香煙的右手指了前面的路點了點。　　唐昱怎麼看這傢伙都不在狀態，也不點破，反正這校園在哪兒看都一樣。　　“直走！”唐昱也不作聲就這麼打着方向盤。　　“停，這裡是書山，看見那座假山沒有，下面還有塊石頭上刻着勤學，有個女生經常坐在那邊的石凳上看書，人很漂亮。”　　“下面直走，三岔路口左邊！”煙灰在這陽光中抖落，李政在回憶着點點滴滴。　　“年輕人失戀是一種歷練，男人的胸懷是撐出來的，當然撐不住就放聲哭吧！”　　“你怎麼知道我撐不住，我他媽撐的住！繼續開！”這感情請上車一個爺們，這唐昱變司機了。沈芸在後面昂着脖子，她不喜歡這煙味，不過倒是挺同情這個落魄的傢伙。　　同時沈芸心中也在想：大學的時候是不是就可以這樣盡情的談戀愛？我是不是可以和……想到這裏沈芸看了一眼唐昱，忽然自己又紅着臉撇過頭去，爸爸對他大約也很喜歡吧，應該不會反對的吧。　　“這裏叫做金竹林，上面有個將軍亭！每天早上六點鐘準時有個女孩在亭子里背英語單詞，她的夢想是坐一邊翻譯，或者翻譯官。在那兒看見沒，有個傻蛋就經常站在那林子里，裝模作樣的一起背單詞，其實他媽的托福雅思對他來說都是小意思，那本單詞倒着背都沒問題。”　　唐昱不由暗笑，看來這哥們也挺有意思。　　沈芸也知道這個大學生說的就是自己，不過一個由於沈芸自己還是高中生，對於這些大學生本來就是一種微微仰視的視角。　　“有時候不能得到是因為他站錯了地方！”唐昱的車子緩緩的溜着，李政忽然被煙給嗆着了。　　“什麼，什麼，你說什麼？”李政追問唐昱，不過神色倒是倒不是急切，而是一種像是質問的語氣。　　“如果你選擇站在亭子上，站在她身邊陪她一起讀書，那麼今天你就不需要抽這麼多煙，懂么！”　　“你懂什麼？你們這幫有錢有勢的子弟怎麼會知道我們的……”　　“不用說了，你這輩子也追不到了！”唐昱一揮手直接打斷了這個傢伙繼續的自辯。車子繼續向前開，這是軍車有校園裡的軍人、導師看見了也不阻攔，就這麼唐昱也不再聽他指引就順着人流緩緩地開。　　李政正是感情極度失落的時候，自然也不會注意身邊走過的同學，大聲的和唐昱辯論着。　　“就你，是大一新生吧，我看還像高中生呢！說的頭頭是道，你要是沒車，沒錢，沒權，沒地位，你憑什麼有女孩喜歡你，我們憑什麼就不能比你強？啊？這公平嗎！”　　這個愣頭青要是沒有唐昱今天出現，不知道今後的他會不會發展成為憤青一般的存在？專門詆毀高富帥？成為在有名的網絡打假名人方舟子之前成為打富打權鬥士？　　“那你知道一個男人真正強大的是什麼嗎？你不過是一個大學生，你要是有車有錢有權，那麼那些在社會摸爬打滾幾十年的老闆不是都要去撞牆了！”　　“是，是什麼？”到底是學校的青青學子，這涉世不深，哪裡經得住唐昱的幾句誘惑，何況這話里話外當事人李政聽得清楚，對方竟然隱隱的指點自己，難道還有希望？　　就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救命稻草，李政這時候再看唐昱就覺得不那麼可恨了。　　“是一顆強大心，是一個博大的情懷！有一句廣告是這麼說的，比海更寬廣的是天，比天更寬廣的是男人的情懷！”　　“什麼，什麼廣告，我怎麼沒聽過！”　　“呃，這個，等你以後去做，這句價值上千萬的廣告我就送給你了！”唐昱一拍方向盤，忽然又想起了洋河酒廠，這時候是不是再整個酒廠啥的？　　“我，我，你，你，你是說沒錢也能打動女孩子？”　　“你覺得你愛的女孩是向錢向權看齊的女孩子嗎？如果是也不值得你這樣吧！”　　“她不是，但是我，我競爭不過那個山西煤業集團的太子爺，他自己大三都開始創業，我拿什麼比！人家開着奔馳，住着豪宅，張口理想，閉口事業，這裏投資多少，那裡賺了多少，我，我拿什麼比！”　　這不，三兩句話就都抖出來了，真是疾病亂投醫，不過也看得出他是真愛那個女孩子，可惜這人情商不咋地，在唐昱看來完全是一個愣頭吧唧的書獃子。　　“就這事呀，很簡單吶！”　　沈芸在唐昱身後聽他誇口的語氣，不由皺了一下小鼻子，心裏想着：盡會出牛皮。不過倒是也有小小的擔憂，萬一這傢伙真這麼厲害，那自己豈不是……　　“真的？大哥，你告訴我，告訴我怎麼辦啊！來抽煙！”李政這一下子就是容光煥發。　　唐昱瞥了一眼自己的熊貓，“你覺得這麼做好意思么，拿我的香煙孝敬我，然後問我這樣一個價值連城的問題！你說說看，就你這樣沒一點價值觀的傢伙，嘖嘖……”　　李政這急了，把煙趕緊揣進唐昱的口袋，“大哥不就一個辦法嗎，你告訴我，我請你吃飯！”　　“就值一頓飯？那也難怪你現在這幅德行，你說說看你喜歡的女孩就值一頓飯？”唐昱是逗着他玩的，不過倒是正準備給他支個招，後世網絡小說泛濫，韓劇席捲大江南北。這點機智唐昱還是有辦法的。　　“值，我拿命換，只要你幫我出主意成功了，我，我這條命賣給你了，你願意咋使喚就咋使喚！”　　“好，成交！咯，這包香煙算是我的買斷費，從今天起到你離婚的那一天我們的合約終止！”　　“大哥，你說吧，我說話算話！”這時候一股熱血上頭，李政哪還管什麼三七二十一，年少如何不輕狂，對他來說，現在追到那個叫張婷的女孩子，大約才是他生命的全部吧。不過現在的他，顯然還沒有意識到兩人之間剛剛的對話到底意味着什麼。　　唐昱拍了拍他的肩膀，指了指學生特別多的一個禮堂，“那兒什麼地方？”　　“那是我們今天搞活動的地方，那個山西煤業的太子爺就是主持人，今天婷婷說了，要像他表白。我，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原來這樣，那就更好辦了，都還沒表白，也還不一定在一起，你瞧瞧你這樣子，我都覺得我這筆生意談虧了！”真是站着說話不腰疼，多少年後李政回憶起今天的唐昱總是沒好氣的牙痒痒。　　“現在給你五分鐘再把詳細情況介紹一下，你和那女孩還有那個什麼太子爺的高富帥！”　　“什麼，什麼高富帥？”　　“額，就是富二代的加強版，這都不知道，看你要不是遇到我，嘖嘖！”唐昱也是彷彿看到了自己大學校園裡經常會見到的一幕，今天算是回憶往昔，順手幫個忙，傳說中的高富帥，額，在自己面前要讓他們都變成渣。　　其實成不成，還得看這個傢伙到底行不行。　　十分鐘後唐昱沈芸和李政來到了剛才說起的那個將軍庭上。李政向小學生一樣的正襟危坐。　　唐昱清了一下嗓子，“剛才你說你記憶力超群過目不忘，我說的泡妞經典台詞，你確定不用記？”　　“不用，一千字內瞬間記憶！”　　唐昱看着人家面對這麼牛哄哄的天賦還像小學生一樣純潔，自己剽竊一些後世的求愛名言給他也不算太掉價吧！　　“恩哼，首先第一步，要學會用最真誠的心去感動她！你有嗎！”　　“有，杠杠的！”李政捶了捶胸口，殊不知此時的情況有多麼怪異，而他又是多麼滑稽，真是為了愛情而瘋狂無限的大學生啊！　　“那麼接下來你就要記住我說的每一句話，我告訴你的每一句都是無數先輩凝結出來的經典，每一句都足以感動一片女生，現在我告訴你幾十句珍藏，足夠你表白用了！”　　唐昱轉身抬起腿敲在了石凳上，倒是有一副指點江山的氣派，這李政這時候抓着救命稻草，只覺得唐昱渾身金光閃閃，而自己的未來幸福就在他手中。　　“下面將是你終生制的老闆給你上的第一堂課，看着，有請我們家的美女沈芸小姐出演你的心上人，而我就勉為其難的扮演一次你了！我將傳授給你兩項偉大的絕技，一個是朗誦，一個是歌唱！這首歌起碼有100萬的版權費，不過今天已經送你幾千萬了不妨多送點。”　　唐昱忽然站到了沈芸面前，面色上帶着一種憂傷，李政目不轉睛的看着。　　“只因你太美好令我無法坦白說出我愛你，請你當我手心裏的寶，我想要和你一起慢慢變老，我愛你的心是直到世界末日也不變，我願意用一千萬年等待你暖陽般的綻顏一笑。我的世界只有你懂，就把你深深藏在我心中，只有你知我的情緒，也只有你能帶給我情緒，因為知道不能沒有你，所以我會更珍惜。”　　因為唐昱太投入他竟然沒發現在她眼前的沈芸從開始撅着嘴已經變成紅撲撲的臉頰，要滴出水的羞紅。而他還在恬不知恥的繼續着。　　“人總是會老的，希望到時，你仍在我身邊，你使得我的生活有情有愛，還有淚。我的愛為你開啟，像白色的閃電劃破天際；我的愛為你奔馳，像紅色的血液充滿身體。今生。如果。不能擁有你，我會。好恨自己，我發誓。五十年後。我還是像現在一樣愛你。真的，輸了你，贏了世界又如何？如果愛上你也算是一種錯，我深信這會是生命中最美麗的錯，我情願錯一輩子。做我的女朋友吧，你願意嗎！”　　“嗚嗚，我願意！”媽啦，玩大了，唐昱忽然發現眼前的沈芸哭了，糟了，太投入了……　　“太，太強大了！”李政已經目瞪口呆，這些話就是嘴牛、逼的詩人也無法一口氣說出來，他發誓這些他一句都沒聽過。這就是莎士比亞在世呀！天啦，自己是男人都好閑被他感動。　　“恩，這個看見沒，我們兩個人這麼賣力的給你表演，我們家美女的眼淚都哭出來了！”　　“是，是，大哥，那個，還是不是有首歌要教給我？”

# 第三百六十二章 老鼠愛大米

　　午後的陽光和煦的灑在這片寧靜而美麗的校園。有多少人，有多少青蔥的歲月曾經在一個叫做大學的地方卻悄然流逝；又有多少人，有多少年後的時光偶然在某個燈火闌珊出驀然回首；又有多少人，有多少曾經的美好能夠一生陪伴左右。　　唐昱在這所校園的第一時間，就已經不知不覺的沉浸到彷彿他自己的大學生涯，可能是因為宋振國的一席話，也可能僅僅就是某種東西觸動了心弦，大學裡邊，承載着他前世生活的點點滴滴，有他最信任的朋友兄弟，有他鐘愛一生都不能放棄的女人，有指導他自后職業道路的導師，所以，進入大學學院，看到李政，不知不覺間便觸動了內心深處那根琴弦。　　李政就是裝在唐昱槍口上的倒霉蛋，不過對於李政本人來說這是幸福的。　　此刻唐昱的姿態像是某個佔山為王的土匪，雙臂揮舞，唾沫橫飛。在他身後的沈芸此刻還紅這眼，心中還在糾結着剛才被他感動的淚水，沈芸心想：是他有意這麼對我說，是因為他真的喜歡我才真情流露，還是這傢伙太會演戲了？要是前者或許還好，如果後者，沈芸的小嘴忽然輕輕嘟起，誰也不知道她心中起了漣漪。　　哼哼，他要是敢，哼，本小姐定然叫他……　　李政坐立不安，心中一遍遍回復着唐昱剛才的一言一字，一舉一動。狂放不羈的帶着點不屬於年齡的沉穩瀟洒，卻又帶着一點玩世不恭的洒脫。每一句話都像唐昱所說絕對能夠感動一片少女，李政的心中澎湃，不是沈芸那般的心湖漣漪，而是大海洶湧。　　“哥，快，情歌呢？不是還有一首歌么，我唱歌挺好，都是，都是為了張婷才學的，你唱一遍，我跟着唱，您再費心多指點。”李政點頭哈腰，這到不是有意為之，是在愛之深，深入海。可是他天性所限，青澀的少年在這個網絡閉塞的年代，與到了唐昱這種不按常理出牌的時空來客，只能暈暈乎乎，幸福的樂於被忽悠，這不，剛剛還內心充斥着對唐昱這類特殊階層之人的不滿，這回兒連哥都叫上了，就差搖尾巴了。　　唐昱拍拍李政的肩膀：“你說你，嘖嘖，我怎麼看也是屬於天賦異稟，智商100的牛人，怎麼情商低到這個地步！記住這首歌100萬版權，還有剛才那句好廣告詞，1000萬誇張了，便宜點算你50萬，至於那麼多經典的只有中國的莎士比亞才能寫出的經典，算你50萬，合集兩百萬。當然咯，鑒於你已經是我的終生制員工，這些都是老闆我給你的饋贈啦！不用客氣，你看看你愁眉苦臉干什麼，放心，我不要你還錢，談錢傷感情。”　　感情唐昱是把自己大學校園那一絲玩味的回憶，那一種不羈的放、盪發泄在這位可憐的大二學生的身上，悲哀的是這位失戀人士已經將這位忽悠視為情聖，稱呼從“大哥”變成“哥”，“你”變成了“您”。悲哀啊。　　“下面記住哥的姿態，記住哥的那種，恩，氣場，你呢，根據我的觀察就是缺少自己的狂傲，相信我你是個天才！你將來的成就絕對要比那個什麼太子爺高強的多！”　　“真，真的嗎！”感情這哥們已經開始頂禮膜拜了。唐昱這種本事不去做傳銷那簡直就是白瞎人才了。怪不得說後世那些大學生被傳銷忽悠呢！　　“相信我，你是誰，知道嗎，我的終生制員工！我是誰，知道嗎，以後就知道了！”唐昱依舊開着玩笑，逗弄着這個可憐兮兮的傢伙，當然倒也是真心幫他。或許唐昱這種玩笑輕鬆地姿態讓李政的心情也能有所好轉。　　陽光照耀着將軍亭上的琉璃瓦，唐昱身邊的柱子上有細細的字跡，倒是一些頑皮學生留下的，“齊曉麗愛蔣文”、“劉燦到此一游”、“姜文濤我恨你XXX”　　沈芸靜靜的坐着和唐昱的瀟洒不同，她此刻很安靜，這一刻彷彿就是將來她的大學生活，兩人在這裏待着，這時候宋振國的車才吭哧吭哧的走完盤山路，車上的宋振國癟着嘴，沒辦法這速度，早知道自己做到小昱的車上去好了。兩個女人，外加現在還是女孩的女人，足夠宋振國吃癟了。堂堂中將情何以堪啊。　　“下面我就要開始了！這首歌叫做老鼠愛大米！”　　“噗嗤！”沈芸終於被今天的這個唐昱給惹的又哭又笑，心中細想：原來他還有這樣輕快活潑、洒脫不羈的一面。　　“笑什麼，認真點。還有你這什麼表情？啊，瞧不起啊。瞧不起，走我們走！”　　“哥，哥哥哎，別走啊！老大，老闆，爺！”今時今日成為日後李政最為憋屈的時光停留。陽光和煦，清風徐徐，唐昱作勢要走，李政一臉苦瓜的哀求，扯着唐昱的袖子，像是一個受了傷的小媳婦。沈芸忍俊不禁，她還是了解唐昱的，不知道這傢伙怎麼突然會這樣，但是肯定是會幫他的。　　“我也想聽呢，老鼠愛大米！”沈芸這麼一說，李政立刻投來感激的目光，唐昱就借個台階下了，清了清嗓子，“咳咳，老鼠愛大米！首先放鬆，當你面對她的時候，我給你設計的場景就是你忽然闖到舞台之上，不管你用腳踹還是用牙咬，把那個什麼太子爺給我干下去，然後就開始我從頭教你的表演，這一套要一氣呵成知道嗎！”　　“知道，知道！你叫我干什麼都行！”　　“記住到時候你要是還會緊張，就想着你心愛的女孩，她給你的力量會讓你克服一切，世界都在你腳下顫抖，知道嗎，就要這種氣魄！”　　“這個，這個這位雄偉的氣魄敢問怎麼能有呢？有什麼訣竅？”　　“嘣！”唐昱毫不客氣的給他來了一哥腦瓜崩。“記住，愛是沒有訣竅沒有捷徑的，氣魄怎麼來，你心愛的女孩要走進別人的懷抱，而你就是她苦苦等待的王子，那個什麼太子爺是惡魔，世界上最邪惡的惡魔，你的努力可能粉身碎骨，但是為了你心愛的女孩，你怕嗎？”　　“不怕！”李政立刻彈簧似的跳起來，立正，抬頭挺胸。這麼迅捷威猛的動作把唐昱嚇了一跳。到底是軍事學院的學生，這素質還真是強悍啊！　　“同志坐下，坐下不要激動記得你剛才的氣勢，那種感覺，那就叫氣魄，下面我來給你掩飾一邊這首歌，恩，咳咳，老鼠愛大米！”　　此刻時光定格，隨着第一個音符的出口，醉了沈芸，也折服了李政，這一幕像是昏黃的相片，一個放、盪不羈的少年，揮舞着手臂，深情寬寬的雙眸收服了他日後征戰天下的第一悍將。　　我聽見你的聲音　　有種特別的感覺　　我不斷想　　不敢再忘記你　　……　　我愛你愛着你　　就像老鼠愛大米　　……　　原來這是老鼠愛大米，一曲唱罷，沈芸又哭了，不過帶着笑，今天是怎麼了，為什麼這麼多感動，嗚嗚這個壞蛋變得更壞了！　　“哥，我遇見你就是騎士遇見了國王！就是星星遇見了月亮！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表達我心中感激。”　　“你是想說你對我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如黃河決堤一發而不可收拾是吧！”　　“是！是！是！就是這麼滴！”　　“哎，不要迷戀哥！”　　“哥，為什麼！”　　“因為哥是個傳說！”　　嘭，沈芸心目中某種形象倒了，一個全新的唐昱散發著金光閃閃卻又帶着猥瑣的姿態出現了。　　五分鐘，唐昱被小小的震驚了一把，這傢伙還真沒吹牛，學了兩遍唐昱就讓他自己練習了，再練下去等會臉上就掛不住了。　　“好了，這是我的電話號碼！有問題就找我，如果我有空的話，不介意給你來段吉他配樂，哈哈！小兄弟再見啊！”　　“哥再見！您慢走！”　　唐昱可是算好了時間，這時候過去了差不多40分鐘，宋振國的車子想必差不多到了學校，果然他和沈芸剛剛坐上車，宋宛如的電話就呼了過來，原來他們已經快到了，唐昱會意，立即將車開往校門口開去。只不過他身後涼亭上一個孤寂的身影正在模仿着他剛才的一舉一動和每個眼神。沈芸依稀可以聽到後面有聲音傳來，“……我愛……鼠愛大……”　　“唐昱這首歌真的是你寫的嗎？還有那些……那個的表白你有對其他女生說過嗎？”　　秉着剽竊查無對證，打死也不承認的原則，唐昱同學臉不紅心不跳的點點頭，“是我寫的那還有假，至於其他女生，怎麼會呢……就對你說過！”　　“那你以後，以後會對別的女生說嗎？”沈芸的眼睛里閃着希冀的小星星，這個唐昱並沒有看見，他在認真開車。　　“不會，怎麼會呢！我保證絕對不可能！”心中暗暗自語：這些東西多俗氣，我怎麼會用呢……　　“嗯！”一聲低低的婉轉回應，只有一個字便沒了下文，沈芸自然覺得唐昱這麼說那就是對自己說，那意味着……　　“嗯？”唐昱也是一個字，不過倒是詢問的語氣，沈芸倒是沒好意思再理他，好似被他發現了心中的某個秘密，嬌嗔一聲：好好開車啦，不然等會告訴宋伯伯你教壞了他的學生。　　“可別啊，這事有什麼好說的，你看這學院，看看風景多美，看看剛才那竹林，那將軍亭……”唐昱可是怕宋振國再來一堂政治思想課，可能是那種深深反思的感覺讓唐昱有點迴避，因為他不得不承認宋振國說的很有道理。　　“嘻嘻！那你要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儘管說沒有我辦不到的！”　　“我要看你今晚彈吉他，我還不知道你會彈吉他！”　　“天啦，不會真要我去給那個傻書生伴奏吧，我，我逗他開心來着……”第三卷　　商海崢嶸

# 第三百六十三章

　　宋宛如電話通知的剛剛準時，她們到的時候唐昱剛好也趕了過來。　　宋振國作為一校之長，倒是沒有陪唐昱他們在學校里遊玩，這倒不是宋振國有意，一校之長走到哪都是焦點，到處都是學生鞠躬敬禮打招呼，尤其是軍校和其他學校不一樣，沒事兒老是敬禮什麼的，這搞得唐昱等人也是吃不消。所以為了避免尷尬，宋振國不和他們一路。　　但是今天宋振國過來也不僅僅是因為要帶唐昱参觀而已，今天是整個學院的學生活動，這是西安軍事大的一個傳統，每年所有的學生都會組織起來進行一個年度聚會，這樣的話宋振國作為校長肯定是被邀請參加的。　　“宛如你對學校比較熟悉，你帶着唐昱她們轉一轉，我和你媽媽在那個活動現場等你們，到時候直接來前排！”　　唐昱在後面撇撇嘴，前世他還是學生的時候什麼時候享受過這個待遇，前面那可都是BOSS坐的地方，向來是校領導的專利，偶爾學生會主席什麼的能湊過去。　　看這父母離開，宋宛如才宛然一笑，比剛才要放鬆隨和很多，看來這人啊，不管到了什麼歲數，父母在身邊的時候總有那麼幾分不自然的拘束，現在父母一走宋宛如很自然的拍拍手，“說吧，有什麼想法？想去哪兒看看？圖書館還是教學樓？姐姐帶你們轉一轉這個一畝三分地！到了這兒，我也算是半個地主了。”　　“宛如姐，你說的這兒跟自己家一畝三分地似的，其實我們都轉了小一圈了，都認識朋友了哦！而且，還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呢，還有，還有，唐昱今天也要上台表演！”沈芸被剛才唐昱那麼一攪和人也變得歡快許多，拉着宋宛如的胳膊嘰嘰喳喳像只歡快的小鳥，對宋宛如的稱呼也由嫂子變成了宛如姐，似乎這個也要和唐昱學着。　　“嗯？怎麼回事？”宋宛如知道這個唐昱在的地方一切皆有可能，以他自來熟的性子，這麼大一會兒在偌大的西安軍事學院認識個學生朋友也沒什麼大不了的，這一年來，她在唐昱身上見到過的神奇的事情還少嗎。　　於是兩個女人嘰嘰喳喳的討論了半個小時，把唐昱剛剛的壯舉從前到后給敘述了一遍，當然這其中還有一個未來才是女人的小丫頭，小雨馨也不時的插嘴，“媽媽，什麼叫失戀？”、“小姨什麼叫表白？”、“小昱哥哥我要聽老鼠愛大米！”　　這個小祖宗可不是容易伺候，在眾人給他解釋清楚，並且唐昱再一次為美女獻歌一首，換來了陣陣掌聲，宋宛如不像沈芸那般只是覺得歌好聽而已。她可以肯定如果這首歌真的是唐昱所做，那麼一百萬的版權可能有點多，但是六七十萬絕對沒問題。　　以宋宛如的眼光完全可以感知出來，這首歌一旦面世甚至可能改變一定的樂壇創作風格。將會誕生一個可能全新的流派，唐昱憑藉這首歌完全可以有一條星光大道，當然，放在幾年之後的效果會更好，現在這個年代的人的思想還相對比較保守，對這麼開放的歌曲，未必能夠接受。　　“小昱這首歌真的是你寫的？”面對宋宛如的質疑，唐昱也沒有辦法事到如今除了點頭以外，他上哪去找原創的作者，就是在當下找到了人家也要當你是神經病。所以剽竊也要拿出剽竊的姿態，“也就馬馬虎虎，隨隨便便啦！”這麼隨意的一邊點着頭，宋宛如真想拿眼睛把他給看個透徹。　　小雨馨在邊上還在叫嚷着：“我還要聽，我還要聽！”三人一咧嘴，唐昱輕輕掐了一下小雨馨的臉蛋，“就唱一遍，小雨馨等會也要唱給我聽哦！”小傢伙認真的點着頭，一路上不是有學生側目，原因無他，唐昱一路走一路唱，一邊還帶着笑擺着動作和小雨馨一起跳跳蹦蹦。　　“這兩個活寶！”　　“呵呵，姐，好幸福呢！你看雨馨現在多快樂，你看你多快樂！”沈芸這麼一說，宋宛如微微一愣，是啊，這一刻多麼溫馨呢！就這麼看着卻覺得擁有，擁有了某種她生命中本已經失去的東西。或許此刻小雨馨比宋宛如更加的清楚。　　今天唐昱是受打擊了！一首歌叫了兩遍結果別人就會唱了，李政是這樣，小雨馨也是這樣……難道這首歌就這麼簡單？　　再聽小雨馨唱歌的時候，他們都開哈哈大笑，沒別的這小傢伙還模仿着唐昱剛才的那些動作，一隻手指着唐昱，一隻手放在胸口，一邊唱着一邊還朝唐昱拋着媚眼。唱到“我都會依然陪着你”的時候，小雨馨向唐昱伸出了懷抱。這一刻還有何求？唐昱一把抱起小雨馨在她粉嘟嘟的臉上狠狠的親了幾口，這時候本來大家已經不笑了，但是小丫頭又一次的雷人了，“雨馨要親這裏！”嘟起小嘴，還用手指認真的指着。　　“呃，這兒不能隨便給人親的！”唐昱被她給雷了。　　“哈哈，為什麼呀？”　　沈芸也被她逗樂了。結果小雨馨伸手一指，“因為他們也是這樣的！”　　隨着她小手指的方向花園后可以看見一對男女正在熱吻。　　感情九四年的西安軍事大學就這麼開放，還以為這個年代的人都比較保守呢，不過這種事情一般是沒有時間空間限制的。唐昱也不去解釋，盯着小雨馨的頭，搖搖晃晃的兩個人大嘴對小嘴像小蠻牛在頂力。　　這之後小雨馨忽然安靜許多，就把頭埋在唐昱的懷裡，往他懷裡鑽了兩下，一隻手摟着唐昱的脖子就安靜了下來。唐昱看了看身邊的沈芸，笑着逗她：“你要不要也來一下啊！”　　“要！”沈芸說完的三秒鐘把唐昱愣了一下之後才哈哈大笑：“美得你！”　　“你們兩個呀，也是活寶！”宋宛如看見唐昱吃癟也覺得好笑，這傢伙怎麼變得這麼喜歡調戲人了！似乎到了這座學員唐昱的身上多了很多大學的氣息。那種隨意洒脫，無所謂憂慮的歲月。　　宋宛如正帶着唐昱去参觀西安軍事大學以前留下的歷史建築，走在路上的唐昱還抱着小雨馨，看着四周的學生和校園的景色，感覺清風悠悠晃過，這一刻彷彿醉了，不因為金錢，不因為利益，於所有無關，只因為心中嚮往，唐昱忽然蹦出一句話：“我要好好學習！”　　“呃！”宋宛如還沒反應過來！　　“啊？”沈芸確是被驚訝的嚇了一跳，唐昱好好學習？那麼老鼠也會學貓叫了……　　兩個女人的反應很不給力，這讓唐昱有點汗顏，好在懷裡的小雨馨來了一句：“天天向上！”倍感挫折的唐昱親了一口小雨馨向懷抱里僅僅抱了抱，裝作一副委屈的樣子：“還是我們家雨馨知道心疼我！”　　四人在一起充滿歡聲笑語，似乎還驚動了這座有點兒寂靜的校園。　　其實是因為這時候學生們已經都去了大禮堂，那兒正是熱鬧的時候。這時候有一個女生新有點兒亂她坐在禮堂東面的花池下，那裡有一顆百年的雪松，這裏很少有學生路過，她抱着膝蓋就坐在樹下。　　今天李政的表白忽然把她嚇了一跳，雖然當時她很冷靜的拒絕，但是這一刻也有幾分心痛，為什麼卻是又找不到原因，為什麼會心痛？似乎少了某種東西。或者說擔心失去某種東西，但又找不出原因。不論在哪裡，不論去哪裡只要張婷願意，她的身後總會跟着一個男生。　　從初中背着書包走着上學的時候，就有一個男生每天早晨站在她家去往學校的十字路口，每天放學也會有一個傢伙站在學校門口，這一站、一等，就是三年，風雨無阻！　　這個故事也並沒有結束，到了高中他還在身邊，這時候他們可以騎着單車，他總司綴在自己身後，像一個尾巴，但是她已經習慣了他的存在，但似乎從沒有想過為什麼他會在身邊。他說話永遠都會微微臉紅，好像羞答答的男孩，她說什麼他都會認真地聽，就差拿出一支筆來記，不過還好，他的記憶力超群，什麼都能記得。那一天她笑過，哪一天她哭過，她喜歡什麼，她討厭什麼，他都知道。　　三年的高中生活，女生有時候也會有朦朧的感覺，那種感覺中也出現過他，但是很朦朧，一點兒也不真實。而男生就這麼臉紅的跟着她，她考上了西安軍事大學，全家都為她慶賀，這個年代家裡出了一個大學生那是要請所有親朋好友來吃飯的。而他呢，李政以學校最優異的成績考迎來了兩所名校的錄取通知書，甚至還有學校領導親自打過來的電話！　　那是華夏最具震撼力的兩座學府，那個時候足以光宗耀祖，想必他的父母已經樂壞了吧，就是他的親戚想必也是高興的要瘋狂。但是他卻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側目的選擇，西安軍事大學。　　那一刻知道情況的張婷心中懵然若雲霧見日，一瞬間她曾清晰的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心慌，心動，有點兒手足無措，卻竟然也有驚喜。　　但是大學，他依然走在自己身後，有時候張婷知道他在，但是卻無法感覺到他近在咫尺的那種心動，他說話雖然已經不在臉紅，但是那種感覺還在，只要看着他超過三秒鐘他的呼吸很快就不均勻，有時候張婷喜歡逗弄他，偶爾盯着他看，竟然會讓這個好稱天才的男生羞紅着臉，手足無措。　　但是在今天猛然的他站在自己的身前，收手交叉，緊張的攥的一無血色。他說喜歡自己！張婷愣住了，她被嚇了一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兩年，八年了，有些東西在她心裏已經似乎定型了。愛？友情？在他錯誤的表達方式下，已經似乎成了不可逾越的鴻溝！　　但是這一刻張婷知道自己非常的害怕，害怕那個身影從此不再出現在身邊，在她背書的亭子下，在她去食堂的路上，那個曾經在十字路口等他的青澀小男孩是不是也會隨之消失不見。　　是不是夢中那個溫馨的十字路口只剩下清冷的風和自己孤獨的身影。

# 第三百六十四章 調教？

　　在練琴的房間，這裏被李政鎖上了門，外面依稀可以聽見裏面的狂吼但是卻無法看見是誰。李政這是豁出去了，這輩子他都沒有過今天這麼精彩！　　他即將要衝上台，他即將要把那個太子爺趕下台！他即將要在自己愛了已經忘記多久的女孩面前大聲的說出，不，時宣布自己的愛！　　對，霸氣！這是李政被唐昱蠱惑着學會的一個詞！這時候他在練琴房的鋼琴台上，預演着自己的變現，幻想着等會要做的事情，但是已經一個鐘頭過去了，即便沒有一個人他依然不敢大聲吼着說我愛你！唐昱叫他的那些情話他能倒着背，但是一旦想着這裡有數千人，這裡有學院的領導，這裏還有他心愛的女孩，他就結巴了！　　怎麼辦！怎麼辦！　　對，打電話，李政忽然從衣兜里拿出那個電話號碼，瘋也似的往電話亭跑去，唐昱是他的救命稻草，這一刻那種感覺顯得尤為強烈。　　唐昱在剛剛参觀完了學校舊址的時候，電話響了。一聽，竟然是哪個傻不拉幾的書獃子打過來的。　　“哥，我，我沒救了，你幫幫我！要不你幫我上台表白吧！”　　“我操！”唐昱被他的雷人請求嚇得爆出一個粗口，原來世界上還真有這麼，這麼極品的傢伙？還有叫人幫自己對女孩子表白的？那追到了女孩子，到底他媽的算誰追到的。　　唐昱的驚叫把三女嚇了一跳，紛紛問到：“怎麼回事？”　　唐昱咧咧嘴，捂着電話的聽筒對三女說道：“那個傻子，就是那個情痴！”　　繼而又對電話那邊說道：“好吧，喂？喂！我說那個終生制員工，你現在哪裡？老闆我這就去幫你，不過不是幫你表白！白痴！在禮堂門口？小樹下？樹蔭里？你躲在那呢？……什麼呀！……個……給……着！”此刻唐昱就感覺看到了自己大學時候很不爭氣的舍友，畏畏縮縮的不敢去表白！　　得了，幫人幫到底！只怕是真要讓宋振國看到今晚自己那出格的表演了，只不過，會不會有點那麼太過前衛？94年這麼風騷的走位想必一定很雷人吧，但是對於那個可憐的孩子，李政來說這種極具“震撼力”的表演正是他此刻所需要的救命稻草，越是具備這樣的“特質”，對他此刻那受傷的心靈越是有效。　　“喂，你叫李政是吧，那個既然我出馬，那個道具你準備好了嗎！什麼道具？當然是給你配樂的吉他啊，難道真的我去表白，到時候那個叫張婷的女孩跟我走你小子可不要哭了……所以還不去準備！”　　電話那邊的李政趕緊急急忙忙的去找那位終生制大哥所需要的道具。　　吉他，去哪裡找呢？只能再一次跑迴音樂室，急急忙忙的再趕到樹蔭下貓着，看見唐昱還沒有趕到，這才鬆了一口氣，不知道怎麼回事，好像就是從剛才，他已經把唐昱在心中的等級又一次的提高一級。　　等到唐昱和三女晃晃悠悠趕到禮堂，再東找西找才在某棵大樹下蹲着的李政，這傢伙抱着一個吉他一副倒了八輩子霉的神態，不過看到唐昱時，他就像看到了救星，看到了自己未來的性福生活，不過那眼神，怎麼瞅着那麼彆扭，額，未來的性福生活。　　唐昱被李政扯着袖子，他無語的抬頭看看天，“現在才幾點呀？不是說你們這個現在還在最後綵排嗎！”　　“小昱他就是那個……”宋宛如剛才不過是聽沈芸繪聲繪色的說了一遍，現在看見果然那麼回事，倒是覺得有趣。　　“是呢！就是他！”沈芸笑着小聲在宋宛如耳邊回答，宋宛如這也捂嘴偷笑。　　“我知道，老鼠愛大米！”小雨馨拉着宋宛如的手蹦�Q着對李政笑着說。李政這才不好意思的撓撓頭，唐昱一把接過他手中的吉他，撥了兩下。這還是在大學時候學會的一手，此時時空輪換，歲月悠悠再現，不由的也撥動了心弦。這一聲響后，唐昱的眼睛茫然獃獃的不知道在想些什麼。幾人也是過了一會才發現唐昱竟然在發獃。　　“喂！喂！喂！”沈芸在唐昱面前晃着手，使勁的叫喚了幾聲，這才把唐昱從幻想中叫醒。　　“啊！啊！哦，不好意思，想到一些東西！走吧，先進去看看綵排！”　　眾人就不再理會唐昱剛才的發獃。小雨馨可能是看見人多了起來，興緻也有點高呢，拉着唐昱和宋宛如的手來回晃悠着，還不時蹦蹦跳跳。這李政也不知道和門口的人說了什麼，或者是認識，也就放了他們進去。大禮堂倒算不上富麗堂皇什麼的，主要就是夠寬敞，裏面拉着帷幕，燈光倒是炫麗，一串串的小燈泡把禮堂圍了一圈。一條橫幅拉在舞台之上“西安軍事大學聯誼歡慶會”。　　“嘖嘖，保密工作做的還挺不錯！”門口都是有學生守着不準不相干的同學進場的。所以這裏面寥寥無幾的幾個人。　　“喂，那個小政啊，你是怎麼協商進來的？”唐昱這麼稱呼竟然還能順口，這讓宋宛如在後面都汗顏，貌似他比人家要小很多吧。沈芸則是瞥了一張嘴，這個人現在是越來越有點無賴了。　　“哥，你不是讓我干倒那個太子爺嗎！我琢磨着就報了一個節目，詩歌朗誦，到時候我就可以方便行動了，情詩什麼的，都可以念念！”這傢伙此刻一副賊像，唐昱不由無語，自己隨口一說他還真想把人家干下去。　　“這晚上都要開始了，你還能臨時報節目？”　　“主要是這次節目組的老師是我的導師，她挺欣賞我，然後本來就是要求我準備一個節目，這個老師一直要我跟她讀研究生，我這次答應她了……”李政扭捏的說完，唐昱拍拍他的肩膀，“看來你是賣身了！你看看為了這個女孩你今天賣了兩次身！多麼偉大的情操，她一定會被感動的！”　　“哥，別說兩次，就是，就是天天賣我都樂意啊！”　　“你以為你是冠、希哥啊，人家可比你牛x多了……”唐昱給他後腦勺來了一下，兩女疑惑：“冠、希哥是誰？”唐昱感嘆自己又說漏嘴了，“他呀，以後你們就知道了，現在還是不知道的好！”心中卻在暗嘆，男人，還是要有希哥的本色才行啊，照相機這種必備的物事可要隨時準備好。　　“走吧，既然是綵排，上去借舞台一用！”　　那個李政所說的老師就在場，倒是很容易就商量過關，看來這個李振還真是一個寶貝疙瘩，至少唐昱從這個老師對他的偏袒就可以看出來，這種偏袒機會成了超越溺愛的存在。難道這傢伙真的這麼厲害？　　這位導師好似知道李振的性子，本來之前想讓他上台演出主要是給他一個機會改變自己的木訥，害羞的性格，沒想到這最後關頭他主動提了出來，而且表示願意跟自己讀研究生。這個可把這位老師歡喜壞了，這時候這位老師也顯出了體貼入微的一面，竟然讓所有綵排的學生到外面休息。這時候唐昱也從側面看到了李政的“魅力”，果然人才到那裡都吃香啊。說不定這個終生制員工的玩笑，自己還真的賺了。　　“你面子還真大！”唐昱提着吉他看着已經空蕩蕩的舞台漫步走了上去，大學時候他也登台表演過，似乎也是為了自己心中的那個人，總之這一切都是有點那麼懷舊的感覺。　　“不是讓你真的吧那個太子爺干下去，是你用你的氣場把他震下去，知道嗎！要讓全校師生知道有你在，什麼太子爺主持人都會在你面前黯然失色。”唐昱很誇張的把吉他抗在肩膀上。李政還是不明所以的撓撓頭，“哥，什麼叫氣場？”　　“就是你要用你的愛，展現出強大力量，主持人如果在台上一句話都沒有，一個字都插不進來，而你控制了整個舞台，整個晚會，就是所謂的場控，明白不？你說你如果做到了這不程度，結果會如何？”　　唐昱的教唆在沈芸看來完全就是毒害青少年，完全可悲的是那個大二的學生竟然小雞琢米般的聽他這個高二學生忽悠，還一口一聲哥的叫着，那叫一個肉麻。　　宋宛如在一邊也是心中好笑，唐昱完全不像一般的孩子，他有着普通人完全不可能具備的很多優秀素質，甚至說是絕無僅有的，有成年人的成熟穩重老道，又不缺少少年人的活力和浪漫，細細想來很多東西在唐昱上身已經是無法去形容，無法去解釋的事情，只能說是妖孽吧。　　一個高中生站在台上“調教”一個大二學生，怪異的是對方還唯唯諾諾，小心翼翼的伺候着。　　練了兩個小時……　　“哥，我是不是沒救了？”　　“只要你知道你有多麼愛她就可以了！”唐昱拍着他的肩膀安慰着他。　　這傢伙剛才兩個小時的練習，只能說差強人意，一旦唐昱要他想着下面有多少人在看着他，他就發怵。　　看着一臉苦澀的李振，唐昱雙上重重的壓在他的肩膀上，“我有個兄弟也和你一樣，喜歡一個女孩不敢表白！和你差不多，他是從大一暗戀到大四！在快要畢業的時候才表白！”　　“哥，成功了嗎？”李振苦兮兮的抓着唐昱，似乎只要那個人成功了，他也能成功。　　只有宋宛如和沈芸兩個人一臉怪色，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這傢伙真能扯，自己才是高二，什麼時候有大四的兄弟了？怪異的是他眼前的那個傻大個竟然還煞有其事的當真了。　　沈芸向宋宛如無奈的撇撇嘴。今天實在有點怪異。怎麼都有點無厘頭呃感覺，兩個人很認真的在那兒交流。　　“好像真有那麼回事……”　　“兩個在做夢的妄想狂！”　　“而且還企圖擾亂晚會，不知道晚上他們老兩口看見會作何感想！”宋宛如想着晚上宋振國坐在當下，看見這一幕的時候，會被會再一次的被雷到。這個唐昱真是多面體啊！

# 第三百六十五章 激情上演

　　夜晚悄悄降臨，今天的西安軍事大學算是一個比較隆重的慶典了，學校的領導全部就位。一年一度的聯誼會算是正式開始了。　　宋振國帶着夫人已經坐在了位置上，臨時給唐昱他們在身邊多插了一張桌子，校長開口，自然不會有人多嘴去問，而且校領導不少是認識宋宛如和小語馨的，沈芸也能猜出來，就是看不出來唐昱是誰。　　宋振國看見了唐昱手裡的吉他，隨口問道：“小昱你提個吉他做什麼，呵呵，難道你也要上去表演？秀一手絕技也不錯嘛，不過可不要小看了我們學校，想要技壓群雄可要看本領了。”　　宋振國只是開玩笑罷了，也沒有怎麼當回事兒，他可不認為唐昱這種少年老成的人會跑到台上去表演，和一群少年人爭氣，當然，這麼想的時候，他也刻意忽略了唐昱本身是比那些大學生更小的少年人這個事實。　　宋振國沒有當回事兒，不過宋宛如和沈芸卻保持默契的相互捂嘴偷笑，其實她們都在期待今天晚上那個磕磕巴巴的大學生和這個吹的天花亂墜的高中生，看他們能帶來什麼樣的精彩節目，剛才唐昱的綵排，着實把她們震撼了一把，成不成就要看那個李政的表現了。　　這時候，在94年，莫說一場學校舉辦的晚會，就是這時候的春節晚會也只能說一般般而已。如果要是換成唐昱使用他後世的眼光來看，簡直就是自己來找虐。在唐昱看來這燈光有點昏黃，這氣氛有點老舊，對於他來說就像再看懷舊電影，一切時光倒退，歲月回歸。男女主持人，想必那個穿着白色西裝的傢伙就是李政說的那個太子爺了。　　有點刻板的西裝，穿在身上像個木偶，唐昱不覺得又把自己後世的眼光帶了進來，只能一咧嘴微微聳肩，女主持穿的西裝是個肩膀很直，墊的高高的，簡直像是白骨夫人，好吧，必須承認，這個年代的服裝和化妝都很雷人的說……　　這時候也萌發了唐昱要改善服裝行業的信心，星耀要引領服裝業的潮流，今年的春晚說不定可以和央視簽下一個10年的服裝買斷權，當然，或許十年有些長了，星耀現在沒什麼名氣，不過步子總要一步步慢慢來的，說不定還可以加一些廣告宣傳什麼的，現在的春晚還是簡簡單單，說不定自己還可以讓他提前加速發展，只不過春晚的廣告，可要投入不少的廣告費。　　唐昱不自覺的想跑題了，提着吉他坐在凳子上的他開始神魂漫遊。知道主持人的聲音想起在會場，唐昱才回過神來。　　“尊敬的老師，親愛的同學，我們一年一度的聯誼會又開始了。在這個春回大地的時刻……”　　“千山萬水趕來的校友以及辛苦趕來的各界人士……”　　“呵……”唐昱實在不給力的打了一個呵欠，依然是千篇一律的陳詞濫調，放在哪個年代都不能免俗啊。宋振國正好撇頭看見唐昱在打呵欠，好歹也是一校之長，怎麼著自己學生精心安排的演出，這傢伙就給個呵欠，宋振國心想到底看看這傢伙能有什麼高見。　　“小昱呀，怎麼樣，我們西安軍事大學的聯歡會怎麼樣？”　　“呵呵，那當然是沒的說，在您老的領導下，那還不是……”　　“爸，他這是忽悠你呢！這小子心裏邊鬼精鬼精的，還不知道在打什麼主意呢，今晚但願你別被他給嚇着就好！”宋宛如很不客氣的打斷了唐昱的說話，不過她這麼說，卻越發的顯露出和唐昱親密的關係來。　　宋振國這時候又看了一眼唐昱手裡的吉他，倒是不再問。　　唐昱和李政約定好的信號，就是李政上台詩朗誦的節目，然後這傢伙會按照唐昱設計的套路出牌，要是李政真的按唐昱說的做了，也不得不佩服他是個牛人。因為唐昱叫他的辦法絕對能夠雷翻全場，按照唐昱的說法是：划時代的舞台告白！　　“小昱哥哥那個唱歌的哥哥人呢？”小雨馨嘟嘟嘟的跑到唐昱身邊，又爬到了他的身上。唐昱笑了笑，掐了掐小傢伙的臉蛋：“他呀，我讓他去找鮮花去了！估計在花園裡採花呢，也不知道有沒有被人發現！”果然夠邪惡的兩個人，怕是今天過後學校花園一片光禿禿，一覽無遺……　　“他的詩歌朗誦還在第六個節目，不知道他說的那個女孩會不會在這之前就去表白呀！”沈芸小聲的在唐昱耳邊嘰咕。　　唐昱倒是笑笑，換了一個姿勢，右手托着下巴，眼睛不經意的掃了一遍毫無趣味的舞台，這才不在意的說道：“那女孩那麼說也多半是讓他知難而退，一種本能的自衛反擊……不過了，哪個少女不懷春，遇見這麼個優秀的高富帥，能不有那麼點春心蕩漾？”　　“你，你怎麼能這麼說……”顯然，對春心蕩漾這個詞兒有些不爽，對所謂的高帥富就更加的不感冒了。　　“我說的是事實，那女孩之所以用這個傢伙搪塞李政，從她的內心深處還是可以看出來，她渴望這樣的歸宿或者說選擇，但是她的內心又是矛盾……”　　“天啦，你不要說了，我已經矛盾了！”沈芸右手捂着額頭，真的感覺有一團暈乎乎的亂麻在腦子里繞啊繞，心裏也在糾結着：難道真的喜歡一個人，或者愛一個人這麼複雜嗎？那唐昱對我會不會也想那麼多，可我只是簡單的，簡單的喜歡啊，天啦，我為什麼要想這些，我不是也變複雜了嗎……　　愛情就是這麼回事，簡單和複雜的充斥，不知道清醒還是沉醉的徘徊，直到有一天燈火闌珊，暮然回首，方知道那是什麼感覺。　　上演糾結的可不止是沈芸一人，有人比她還要糾結，那就是VCD方面，林家父子正在親眼看着迅飛集團壽終正寢，那種感覺遠非一般的感覺可比擬。　　“迅飛沒了！林家不可能相信一個失敗者，我們的數據，業績，策劃統統显示我們失敗了，而且敗的不明不白！從今往後，想要再站起來……難！我老了，老了，我要去安享晚年了！兒子，父親的羽翼已經老化，我在你身邊只能拖累你，你要飛的更高，必須要無所顧忌！不要顧及迅飛，不要顧及林家！只做你心中所想，但求無怨無悔！”　　“爸！”這一聲之後，林青柏拍拍林沃的肩膀，轉身離開，這是一個簡單的交接。此刻迅飛的市場調查已經出來了，栽了。不是沒一個企業栽了跟頭都能爬起來，迅飛的覆滅只能說是他們選錯了競爭對手。商場如戰場，並沒有對錯，只有輸贏。而如今的結果是林家父子輸了。　　林沃看着空蕩蕩的辦公室，一種前所未有的無力感悠然而來，像是一股強大的水壓在將那些負面的情緒壓進他的體內。不過正是因為外界的這股壓力，林沃也前所未有的爆發出一種力量，那就是他不甘心失敗！這種無力感和壓力的矛盾，知道是不是唐昱所說的那種矛盾。　　自然林家的失敗鑄就了維科的成功，唐昱手中還有星耀服裝廠，也在一步步的欣欣向榮。靠着日漸成熟的設計是團隊，由唐昱親自設計的服裝準確而清晰的把握着市場行情，潮流方向，想不賺錢都難！只是現在星耀考慮的是怎麼在全省甚至全國打響自己的品牌！或許將來維科的市場成熟，也可以作為一個宣傳窗口，比如半折購買光碟，在光碟中安置星耀的宣傳錄像。　　當然唐昱現在可沒有精力考慮這些，因為在他呵欠不斷地等待着那個“文藝失戀男”終於吭哧吭哧的走上台了。　　“下面是我們西安軍事大學經管學院二年級一班的李政同學，為大家帶來的詩歌朗誦，《如果》，掌聲有請……”　　嗡！　　哇！　　天啦！　　哈哈哈哈！　　不管是學生還是在場的主持，後台等待表演的學生，都無一不備此刻登台的李政給嚇着了！這傢伙穿着唐昱給他臨時設計的服裝，其實還是他本來的衣服，那身洗的有點發白的軍裝，只不過解開了三個扣子，領子被拉的豎了起來，露出倒還算結實的胸肌，在這個年代還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驚世駭俗。最關鍵的不是這個造型，而是他此刻抱着一大捧鮮花，眼尖的學生已經在說：“這是學校花園裡的花！”　　各種花，大的小的，黃的白的，被這傢伙用一根繩子扎住了，捆的倒是結實。只不過有點不倫不類的感覺，像是一個大蒲團！　　“我，那個，我，哥，你人呢？老闆……”李政這時候看着全校的師生，他已經徹底懵了，他只能在這樣求助唐昱。　　台下再一次被雷到了，這是什麼新體詩？還有這樣的詩朗誦？　　這時候一個身影竄到了台上，提着一把宋振國很眼熟的吉他，“小昱？”宋振國愣了一下，可能也是被雷了。　　唐昱上台只說了一句：“如你愛他，那麼就不要懼怕全世界！唱出來！聽！”唐昱把兩架主持人的麥克風都拿過來，隨即撥響了吉他。　　“說！”唐昱的吉他響起，這時候李政才有點之前練習的感覺，眼睛一閉，“張婷，我，我愛你！這是我送你的歌！《老鼠愛大米》MUSIC！”很騷包的喊了一句“music”，這是唐昱安排的橋段，當然唐昱本人很是配合！　　嘩！　　轟！　　這個年代，這樣大庭廣眾，這樣的出場，這樣的吶喊，這樣的聲音！簡直就是火藥被點燃！猛然間爆炸，沒有一個人能經受住這樣的震撼。包括站在台下的張婷！她腦子里一片空白，恍然間稍微回過神來，才心中惱然：他怎麼能，這麼去出醜！　　吉他的低沉，帶着獨有的滄桑節奏，一種歡快又帶着滄桑的旋律漸漸的讓全場安靜了下來。　　“我聽見你的聲音，從種特別的感覺，我不斷想，不敢再忘記你……”這個嗓音不算太美，但是稍帶着一點沙啞的聲音。這絕對是用心唱出來的聲音，只是裏面的感情太過濃烈，濃烈的超越他手中那些花朵香千萬倍。　　“我愛你，愛着你，就像老鼠愛大米……”台下已經寂靜無聲。

# 第三百六十六章 穿越時空的歌曲

　　“……如果。不能擁有你，我會。好恨自己，我發誓。五十年後。我還是像現在一樣愛你。真的，輸了你，贏了世界又如何？如果愛上你也算是一種錯，我深信這會是生命中最美麗的錯，我情願錯一輩子。做我的女朋友吧，你願意嗎！”　　唐昱一直在用吉他緩緩的伴奏，有着前世的樂器功底，他的水平自然不賴，比起專業水準或許略有不如，不過這種校園式的聯誼，自然是足夠了。李政的演出已經接近三十分鐘，這時候所有人還沒有醒悟過來，難道這真的只是一個節目？　　“啪！啪！啪！”醒悟過來的學生們紛紛鼓掌，這首歌太好聽了，這樣的表白讓在場的沒一個女生陶醉，忽然他們從開始覺得可笑，甚至可悲的感慨中再一次想：如果我是那個女生一定很幸福，如果我是我一定很感動！　　本來校領導還想找出幾句批評一下，但是看見宋振國帶頭鼓掌，這些人立刻面帶微笑，點着頭跟着一起鼓掌，還四下交流着彼此的看法：有創意，有新意，表現了大學生的內心世界，優秀節目……　　當然，若是宋振國剛才是面帶不悅的微微搖搖頭的話，或許他們現在冒出來的看法就是離經叛道之類的詞兒了。　　這時候一個小女孩嘟嘟的跑上台：“小昱哥哥我也要唱！”　　天，小雨馨跑上去了，宋振國在台下一咧嘴，這個晚會快成家庭聚會了……　　男主持人，也就是那個太子爺走了過來，帶着謙和的微笑：“感謝李政同學帶來的驚喜表演，有請我們下一組的同學進行表演……”　　李政躊躇的站在台上，看着唐昱，多少有點無助，他似乎在等張婷走上來，但是此刻並沒有。也可能是徹底放開了，這時候的他再也沒有什麼激動，只有等待。唐昱看了一下情況，高舉吉他走到麥克風前：“你們，你，你，你！告訴我還想來一遍嗎！”　　“想！”　　論及控制舞台和現場氣氛，唐昱在此豈有他人放肆。　　“李政用你的聲音告訴她，你有多愛她！”　　唐昱在邊上抱起了小雨馨，颳了刮她的鼻子：“跟哥哥一起唱，小丫頭，小心以後不小心變成歌星啊！”　　這一次同樣的還是老鼠愛大米，但是卻因為這多出來的童聲，讓每個人再一次無限的陶醉。小雨馨唱完在大家的掌聲中，又羞紅的把臉埋在唐昱懷裡，好不容易才把她給哄到台下去。　　不過就是這一首唱完，還是沒有一個女孩走上來，這需要太多的勇氣，或許根本不是這個年代的女孩能夠具備的勇氣。這可不是未來的《非誠勿擾》……　　唐昱只是相信他們之間那近十年的朝夕相處！他是個願意相信奇迹的人，他本身就是奇迹，既然那麼多淚水和汗水，他所以如此堅持！如此的願意幫助李政，這其中有他生活的某種折射。　　“好吧，做為李政的終生制老闆，現在我送給你們倆我的見面禮，那就是我的歌！我相信這世界上最偉大的力量就是愛情！你們朝夕相處，你們有那麼多回憶，那麼多快樂的時光，李政已經證明了他的優秀，如果我送你們的歌聲能讓你，那個叫張婷的女孩回想起什麼，就請走到台上！我一直唱到你上台為止！”　　“第一首，同桌的你！”　　歌聲像是流水，這聯歡會成了演唱會！李政每一次在唐昱唱罷之後都會說些什麼，或者是曾經某個騎單車的早晨，那朝陽，那晨露。主持人歇菜了，下面等着演出的學生歇菜了，但同樣的是他們都被吸引了。　　“第七首，《因為我相信》”。　　……　　“第八首，《傳奇》”。　　……　　“第九首！這將是最後一首《月亮之上》我想這首歌過後，請所有同學和李政一起等待他心愛的女孩，他說的每一句話，請各位用聲音相互傳遞，讓我們無限放大今晚的感動，讓我們彼此傳遞，扣動心弦的幸福！”　　“天才！鬼才！奇才！怪才呼！”一個音樂學院的教授聽了唐昱的歌，已經被徹底征服了！她急急忙忙的跑到校長面前：“這是哪個學院的？我要挖人！”　　“他，還只是高中！”宋振國眼前這位可不簡單，雖然是搞音樂的老師，但是卻是國家音樂歷程上碩果僅存的幾位泰山。　　“太好了，我要特招！”這位已經六十六歲，早該退休的音樂系教授被牽動了心中已經孤寂的琴弦。“天才啊，他將是中國音樂界的奇葩，相信我，如果這其中我沒聽過的這些風格迥異的歌是他所寫、譜曲，那麼我相信，交給我，十年之後他將震驚世界！校長，這是我們學校的無上榮耀啊！”這位教授顯然激動了，旁邊一位物理學教研主任嘀咕着：“馬馬虎虎，竟然也能說無上榮耀……”估計這位教授對於所有聲音的評論都是一系列的物理量詞，分貝59，速度314……　　這時候李政也開始站在麥克風前，緩緩的醞釀他這最後一次的努力。　　“張婷，你還記得……”　　“張婷你還記得嗎！”所有在場的學生都跟着立正的聲音一起傳遞。這個聲音帶着強烈的穿透力，感染者一個已經淚如雨下的女孩，而她身邊認識她的同學，都在鼓勵的看着她。這個年代能夠出現這樣的鼓勵的眼神，和現在這樣神奇的結果，只能說一切本來就是奇迹。　　“那條小路，我們放學一起經過的小路，我回家的時候每天都會走一遍！”　　……　　“輕輕的微風，淡淡的青草香，我總感覺你還在身旁！”　　……　　“我不知道怎麼用語言表達完全，也不知道什麼樣的歌聲才能真正描繪，總之，我愛你，我真的真的很愛你！大哥說了，他說只要我努力，畢業后可以去他的公司直接做經理！我會有車，還有房子，你給我時間，就算你不喜歡我，也，也別喜歡別人……”　　這時候一個女生跑到台上，唐昱嚇了一跳，媽呀，巨無霸！鳳姐，芙蓉姐姐混合型乘以二！還好這女孩接下來不是說我願意，不然如果她就是張婷，唐昱真的不知道李政到底是什麼樣的眼神了。　　“咯，這是婷婷叫我給你的紙條！”原來還有這一手！　　唐昱這次可流氓了，一把奪了過去，看完之後，嘿嘿一笑，再一次的丟給了李政。笑着拍拍李政的肩膀：“加油！”　　紙條上寫的字確實是張婷的筆體，讓李政高興萬分的同時，也無比糾結，紙條上寫的是：我願意，不過你永遠都要這樣愛我，我每天都要聽你今天的歌，還有未來的歌，還有你像今天這樣說愛我！　　“天啦！我就會一首！那些表白的東西還是……大哥？”再回過神來，台上哪裡還有唐昱的影子……　　就這樣被唐昱和李政兩個人霸佔了快兩個小時的舞台又回歸到主持人手上，不過此時站在台下看着一切的張婷忽然覺得，那個風光無限，帥氣高大的男生似乎離自己很遠，而剛才的李政帶着她從所未見的氣質，深深地烙在了她的心底。　　節目只進行了一半不到，這個聚會就散場了，只能說明天繼續舉行！不過今天李政和唐昱這個兩個人的身影是牢牢的焊在了每一個人的心中。這個記憶直至多少年後依然清晰無比！　　散會的時候所有同學都意猶未盡，甚至有人偶爾記得歌聲中的一兩句，哼哼着離開了會場，對於這段驚世駭俗的校園愛情表白也必將以旋風般的速度吹遍整個西安軍事大學以及周邊的學校。　　至於唐昱可就慘了，一路上被盤問，直到回到家中，才稍微安定下來。這時候剛剛停歇的幾個問題女人是沒事了，但是宋振國忍了一路可夠辛苦的，這不，爆發了。　　“小昱啊，來我書房看看字！”　　唐昱走進書房的時候一回頭，哀怨的瞥了幸災樂禍的宋宛如和沈芸一眼。半個小時候，宋振國神采奕奕的出來了，唐昱也還行，不是想象中耷拉着腦袋。至於他們的談話內容，唐昱守口如瓶。　　小雨馨鬧着晚上要和唐昱一起睡，其實這小丫頭也是有小心思的，唐昱晚上會講故事，現在又多了一項技能，還會唱歌！這還了得，深深俘獲了小傢伙那顆幼小的心靈。沈芸、宋宛如和雨馨的奶奶只能失望興嘆，巴結着求暖床，小傢伙都是不屑一顧，至於宋振國那張老臉就更不頂用了。他會將的故事就是“狼來了和王二小”　　……會唱的歌都是“我們都是神槍……”　　唐昱看着三個女人以及一個男人那哀怨的眼神，苦笑着渡過了一夜。　　這一天感覺很漫長，今夜唐昱睡得很香，但是註定很多人今夜無眠。　　林家父子徹夜未眠，就連今天剛剛表白過的李政也是徹夜未眠。不過林沃手裡攥着的是這個季度的財政報告，而資產評估，而李政手裡攥着的是張婷給他的那張紙條。　　當然作為當事人之一的張婷今晚也沒有睡着，一直在腦海里哼着他唱的歌，想着他說的話，這時候她才發現原來自己似乎也具備了李政那超強的記憶本領，每一個字她都牢記在心中。

# 第三百六十七章 意外車震

　　這两天西安的天氣都很給面子，晚會之後的一整天唐昱被帶着遊覽了不少經典，宋振國倒是喜歡偶爾在某個風景名勝的地方提點唐昱一兩句，但也不說多，只是長輩對於晚輩的那種關懷，提點的也大多是年長者經年的體悟。　　當然，沈芸看在眼裡就會想到關於唐昱和宋振國之間的那個什麼約定。那晚兩人神神秘秘聊了好久，到最後竟然達成了所謂的什麼協議，而且還要保密！　　除了風景怡人的各處景點，西安軍事大學的晚會給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天就要離開，沈芸也依然津津樂道。　　不過她更好奇的還是宋振國和唐昱的約定。在西安玩了两天，今天該回去了，沈芸倒是因為這一次的旅行和唐昱之間親密了許多，也或許是唐昱在學校表現出的那種活力，那種洒脫不羈的一面讓她感覺到了親近！當然，最主要的還是唐昱拿貌似表演般的表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雖然唐昱當時是給李政示範的，不過在沈芸看來可不僅僅是那個樣子的。　　“哎呀，今天就要回去了呢！你不給你的終生制員工告別嗎！人家可是把自己都賣給你了呢，你倒是關心一下人家啊。”　　沈芸看着唐昱愜意的躺在沙发上，真不知道他怎麼能夠這麼悠閑，要是自己現在就想着回家后還要面對沉重的學業，不過沈芸再一細想倒也明白，對於唐昱來說再繁重的學業也無所謂，這位可是聞名已久的逃課大王。當然，對於沈芸這樣的家庭來說，學業其實也是可有可無的事情，不過她自己對這些東西並不逃避，覺得那是自己應該經歷的東西。　　對於沈芸的提起的李政，唐昱倒是莞爾一笑，其實昨天遊覽過兵馬俑之後，唐昱在沈芸等人回家休息的時間，駕着那輛吉普去找過李政，算是今天的告別。　　他可還記得那傢伙竟然感動的要哭，就差扯着唐昱的胳膊不准他離開。　　到最後還是唐昱拍着他的肩膀安慰他：“好好學習，同時告誡他經濟學不要學成只會吹牛、逼的教授，囑咐他多多關注互聯網的發展，今後說不定要用到他。經濟學不要只會吹牛、逼，多結合實際，多關注股市！”唐昱隨口的交代，李政倒是統統記在心上，而且是牢記。　　唐昱和李政說到互聯網以及股市自然不是空穴來風，這隻是他偶然會想起的未來市場，就目前來說，1998年11月馬化騰才將公司成立，自己沒必要那麼急，只是多賺錢，有了原始資金之後才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完成這些想法，阿里巴巴也都還遠在天邊……　　當然，要想雇傭這個終生制的學生，還需要花費不少的手腳，西安軍事學院的學員正常畢業后都會直接進入軍隊體系裡邊做軍官，若是日後李政想要融入自己的體系之中，或是自己想要雇傭他，還要花費好一番手腳。在唐昱看來，這個所謂的終生制員工只不過是他的遊戲之舉，並沒有太在意，自然也不會想到，此人今後在自己的體系中會發揮多大的作用，最終成為自己的左膀右臂。　　宋宛如在收拾一點東西，很多都是老兩口硬塞着，有的也不是什麼必要的東西，但是宋宛如全都帶着。這是父母的一點心意，宋振國很少說話，不過有什麼包裹他都拎過來，就這麼一個女兒，有多麼寶貝肯定不用說。現在孫女也要走了，怎麼能夠心裏好受，這時候宋振國忽然看了一眼唐昱，他忽然發現，這短短的幾天時間，自己對這個還只能說是男孩的傢伙產生了一種親切感。或許他真的就是自己家的守護神，有些東西宋振國只能感嘆緣分，當然這两天的時間唐昱給他的感嘆可不少……　　“又在發什麼呆？”沈芸這两天能夠陪着唐昱，哪怕是看着他瘋也覺得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這大概便是戀愛吧，沈芸如是的想着。　　“沒有！我只是想着我該怎麼好好學習呀！”　　唐昱說的一本正經，沈芸卻是翹起了嘴角，別人誰說這話都可以，就是唐昱不能說，他最沒有說這話的資格。　　正在裡屋收拾東西的宋宛如叫了一聲沈芸，看來是叫她過去幫忙，沈芸本來是抱着腿坐在沙发上，現在聽見宋宛如的呼喚，腳丫子穿起拖鞋就往裡間跑。還不忘給唐昱一個很得瑟的眼神，意思是說：你能好好學習，狗都會上樹了！　　唐昱看着沈芸的皙白的腳丫子穿着拖鞋噠噠噠的跑了開去，無奈的在沙发上換了個姿勢靠後躺着，心裏倒是有點憋屈：難道我就不想好學生？　　這時候宋振國從書房裡出來，給唐昱一副字，已經卷好了放在捲軸里。　　牛皮的捲筒，犀牛角做的捲筒蓋，蓋子上面還刻着類似藏族文字的圖騰每一個字都鍍了金，也可能是經文吧。宋振國撫了撫捲筒，倒是哈哈一笑轉手遞給了唐昱：“這裏面的字是我送給你的，至於這捲筒本來放的是一位高僧血書手抄的經文，也在裏面，一併送給你了！”　　“這……宋伯伯這是不是有點太貴重了？”唐昱猶豫不決的接收過來，這東西在有些人眼裡可能是無價吧，就不知道是哪位高僧的手纂。　　“再貴重也沒有我的女兒、孫女重，拿着吧，你受之無愧！而且我送你這些是有寄望的，你別辜負我的一番心意就成了！”宋振國說話倒是很有氣度，可能和他軍人的身份有關係，反正唐昱感覺宋振國說話從來都是中氣渾厚，鏗鏘有力。　　“那我就厚顏收下了！”　　唐昱也沒有打開看，這可不算太禮貌，宋振國既然裝起來了，可能就是讓自己回去再看，明白人做事就是簡單。唐昱倒是認真的接過畫卷。這時候沈芸和宋宛如走了出來，小雨馨換了一身衣服，穿着綠色的連衣裙，頭上還扎了一朵紅色的小花。看到了唐昱齜開可愛的潔白牙齒對唐昱笑了笑，愛美的轉了一圈，留給唐昱一個小酒窩！唐昱也是一眨眼給她豎了一個大拇指，這兩人無聲的交流都落在其他人眼裡，不由莞爾一笑，只是宋振國夫婦想到這小傢伙又要離開了，心裏不免有幾分失落。　　這就準備出發了，沈芸這才發現自己還穿着拖鞋，大家都已經收拾好了，她這臉一紅急忙忙的去穿鞋，不想拖鞋被宋宛如踩了一下，腳崴了。這一下疼的眼淚就掉了下來。最先反應過來的卻是唐昱，基本上就在沈芸痛的叫了一聲的同時，唐昱一把扶住她。發現沈芸的腳崴了，小丫頭疼的眼淚都要下來了。唐昱沒好氣的揉着她的腳踝，“看見什麼叫弱不禁風沒有？”　　“人家，人家不小心嗎，哎呦！疼！”　　“小芸姑姑的腳怎麼了？雨馨也幫你揉揉！”小雨馨乖巧的蹲在地上小手抓着沈芸的另一隻腳，輕輕揉着，宋宛如在邊上哭笑不得，“你姑姑那隻腳沒事……”這時候沈芸才回過身來，自己皙白柔弱的腳丫正在唐昱的手上，都被他摸了個遍……　　“好了，你，你別，沒事的……”　　唐昱抬頭看見沈芸紅着個臉。手裡倒是不停下來，不停的給她輕輕按摩，宋振國夫婦是旁觀者清，不過也不說話樂呵呵的在一邊等着他們倆。宋振國打開門，外面有司機剛好過來幫忙提東西。沈芸只覺得自己的右腳慢慢變得火熱，臉蛋也是一樣，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從那種羞人的醉醉的感覺中回過神來！　　“好點了沒有？這也算西安留給你的特殊紀念了！呵呵！”唐昱這時候已經背起了沈芸，可不管她樂意不樂意。不然總不能讓宋振國背着她吧……　　沈芸總是感覺宋宛如或者宋振國夫婦的眼神有點曖昧，輕輕扭捏着：“你放我下來，我要自己走！”唐昱只是不理睬她，這丫頭倒是得勁了，有用粉拳捶了唐昱的肩膀要求下來，唐昱的背向前彎下，有右手抓住了沈芸崴了的腳踝，這下沈芸一齜牙，鼻子里抽了一下冷氣，唐昱嘿嘿一笑：“再叫喚就真把你丟下來了。”也不知道沈芸是怕了，或者是其他什麼原因，總之這個時候安靜了下來。這也算是別離吧，唐昱、沈芸和西安告別，宋振國夫婦和女兒女女告別。當然也還有更深的感觸。像藍藍的天空浮動的白雲，沒有什麼絢麗的方式，只是淡淡的。那絲告別的情愫在彼此之間輕輕醞釀，也像雲朵輕輕飄蕩。　　“小昱呀！以後多照顧雨馨和宛如，伯伯就拜託你了！”　　“爸，你這麼說會讓他得意忘行的！”宋宛如也是開了一個玩笑，不過唐昱倒真是在得意的笑。　　沈芸輕輕掐了一把唐昱，到不是因為他的笑，而是因為自己的腳還在他的手裡！今天眾人擠了一部車，還真是因為沈芸腳崴了，坐在了唐昱的腿上。宋振國坐在副駕駛，宋夫人抱着雨馨和宋宛如以及唐昱坐在後排。　　說實話還真的有點擠，再加上沈芸在唐昱的懷裡總是扭扭捏捏，蹭的唐昱也是很不自在，連鎖反應的擠的宋宛如都在苦笑。這車子偶爾晃上那麼兩下，到機場的路，有一段正在施工，所以車子里在不安分的來回磨蹭，難免顯得更加擁擠。　　唐昱這時候意識到了一個錯誤，那就是讓沈芸坐在自己的腿上，坐也就罷了，關鍵這丫頭還不安分，蹭來蹭去也就罷了，關鍵還遇到這段坑坑窪窪的道路，上下顛簸。很多時候，有些事情是無法控制的！沈芸覺得下面有東西膈着自己的屁股，手探下去那麼一抓……唐昱不由的渾身一抖，“松，鬆手……”　　“這是什麼……”沈芸勉強轉過頭來，倒是發現唐昱的神色有點不自然，難道是自己太重了？　　“咳咳，不要亂動坐好，恩，看外面景色不錯。”唐昱難得的汗顏一次，這次意外糗大了。　　“可是我覺得有東西頂……”車子又是顛了一下，現在輪到沈芸一聲驚呼，心中如同湖水被激蕩起漣漪，綿綿不斷，現在再不更事的她也知道那是什麼了！

# 第三百六十八章 甩手計劃

　　從市區到機場的路也不算近，車子開了近一個小時。　　這一個小時里沈芸身上有一層薄薄的香汗，唐昱更是苦不堪言。本來沈芸知道了情況還想掙扎挪一個地方，但是車子再一次晃起來，她整個人都軟倒在唐昱懷裡，那種感覺她沒法去形容，她從來沒經歷過，只是暖暖的，想化掉一樣。　　唐昱也想挪挪地方，但是胳膊一抬難免又碰到宋宛如比較尷尬的地方。少年人的身體啊，即便是成年人的靈魂，依然是悸動無比。　　所以這一路無言，只是宋振國問到唐昱對西安的感覺如何時，唐昱很振奮的喊了一句：一定要修好路！悲催，下次再也不想經歷這種情況了。　　到了機場的時候，沈芸幾乎都化掉了，根本站不穩，只能靠在唐昱身上，眾人只覺得她崴了腳也沒有在意，只有唐昱極度尷尬的抽出襯衣擋住自己的褲子，那一灘來自沈芸身上的痕迹可不能讓人看見。依然是唐昱牽着沈芸，但是兩個人的感覺中這牽手不再是那麼簡單，似乎帶着某種悄悄的，只有兩個人知道的情愫，像是偷吃蘋果的兩個頑皮孩子。就是唐昱此刻也免不了眼睛瞥向宋宛如和宋振國夫婦，好在沒有什麼異樣。　　“你還好吧！”　　“我，我，我……”對於唐昱的問話，沈芸根本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只心中還有那沒有退去的潮湧。痴痴的任由他牽着，腦子里只是空白，但是心中全填滿了某種不為人知的動人色彩。　　“你們倆在那裡嘀咕什麼呢？還不快一點，小昱你照顧好這個病號，站都站不穩了！這好好地西安之行，用這樣的方式結束……”宋宛如對沈芸莞爾。　　小雨馨這時候正拉着外婆的手，嘟里嘟氣的說到：“外婆和雨馨一起走！”宋夫人只能看着搖搖頭，不過宋振國看見了夫人眼睛里噙着淚水，這就插話說到：“小雨馨怎麼不帶外公一起回去呀？為何只邀請外婆不要外公，外公也想和語馨在一起啊。”　　雨馨這才認真的看真宋振國，煞有其事的說道：“外公要在家看門呀，家裡沒人會被人偷東西的！”　　宋振國老臉一愣，朝自己夫人一擺手做個聳肩的姿勢，“看見沒，也就我們家這個小寶貝疙瘩敢說我是個看大門的！”堂堂西安軍事學院的院長，總政的實權人物，在語馨眼中似乎只是個看大門的。　　這麼插科打諢才讓宋夫人勉為其難的笑笑，這男人真不容易，到了這把年紀還要哄着老婆。當然了，這也很幸福……唐昱此刻也有這麼一點感覺，牽着沈芸，不如說沈芸倚在他的身上。兩個人的姿勢有點怪異。　　揮手告別的場面總是那麼三步一回頭，難免會牽扯出幾點忍不住的淚花，宋宛如也哭了，有誰知道她心中的苦呢！但是有雨馨自己還有着一絲值得堅持的幸福，或許還多了很多很重要的人，就比如眼前這個男孩，其實倒是更像一個像男孩的男人。　　對於唐昱，宋宛如還是有着很強烈的好奇心的，尤其是在他商業天賦展現之後，又在西安軍事大學暫時了他的音樂天賦，當然還有很多附帶的，比如他在舞台上的表現，那種控制全場上千人的氣場，這不僅僅是有天賦就可以練就的能力，就是世家子弟中這樣的天賦也是相當不簡單了。　　但是唐昱視乎沒有那樣的條件，唐昱的父親在宋宛如看來根本不可能給他這樣的環境。比之如此，京城的勛貴子弟哪一個不是得天獨厚的環境，最好的教育，但是一個也比不上唐昱，這是宋宛如知道的事實，在她所了解的圈子里，唐昱都是最優秀的，完全超越同齡人的存在。　　登機手續並不算太繁瑣，知道他們登機宋振國夫婦才牽着手坐上車離開。　　做在飛機上的小雨馨反倒格外的安分守己，乖乖的躺在那，不一會兒就睡着了。沈芸借口和小雨馨在一起，讓宋宛如坐在了唐昱邊上，其實她是怕自己萬一再失態，今天的事她還不知道該如何去解釋，如何去……總之沈芸的心都亂了。　　宋宛如坐在唐昱身邊倒是正和她意，她正想藉機拷問唐昱呢！總有些原因讓唐禹這麼妖孽吧，問出來一點用來培養雨馨也不錯，於是宋宛如開始了漫長的拷問。從唐昱什麼時候尿床開始一一查問，就差連唐昱喜歡什麼顏色的內褲都要問清楚。　　終於在某個問題之後唐昱憋不住了，“宛如姐，你別問了，我什麼都不知道！話說，宛如姐你都可以改行去做警察了。”　　當然不知道是不可能，唐昱清楚地知道這一切“天賦”的由來是為什麼。只不過這將是心中永遠的秘密，再者說出來別人也不一定信，何苦去說呢，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經歷一次重生的，當然，應該說是都沒有機會經歷重生，也就唐昱這麼個怪胎了。　　沈芸的心也像這飛機不知道想着什麼，滿臉潮紅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落地，車上發生的那一幕還一直縈繞在她的心頭，該死的，怎麼會發生那種事情，自己怎麼會有那樣的感覺，會不會讓他笑話呀！　　唐昱的表面平靜，心中卻是思緒萬千，西安之行宋振國雖然有些話只是長輩的例行訓話，但是有些話卻是觸動了唐昱的深思。當然，剛剛和沈芸在車上發生的事情，現在也是放在他心頭的頭等大事。　　“小昱下飛機去哪兒？”　　宋宛如覺得唐昱的沉默有點兒不像他，又看出他好像有什麼心事。宋宛如的聲音打斷了唐昱的思緒，他定了定神，看了一眼機艙封閉的窗戶，對於看不到藍天有點兒失望，略微像宋宛如笑了笑說道：“看一下我的兩個‘基地’唄，然後回家，準備明天上學！”　　“呃？”宋宛如不是震驚唐昱去上學，而是詫異他竟然把上學安排到日程當中，而且好似查看公司和回家都是為了明天更好進入學校，以前這小子可從來不想着去學校的。　　“小昱你是不是有什麼心事？”　　唐昱自然之道宋宛如問的是什麼，看着她臉上的認真，唐昱只能帶着幾分苦笑說道：“真的，我也想認真讀完學業，現在忽然覺得，學校生涯也是很不錯的！”　　“你，那你的公司呢？”宋宛如貼近了唐昱的耳朵，聲音也壓低了一點。可能是遇到了氣流宋宛如一下子變了姿勢，狠狠的“啃了”一口唐昱的耳朵。唐昱輕輕怪叫一聲：“宛如姐，我好好學習你也不用這麼獎勵我吧，可不能打擊我的积極性！”　　“一邊去，小心當豬耳朵給你吃了！”宋宛如嬌嗔的瞥了一眼唐昱，倒是沒覺得剛才親昵的意外有什麼尷尬。唐昱這才嘿嘿笑了兩聲，換了一個姿勢，手擋在嘴邊小聲回答：“公司基本步入正軌，我做甩手掌柜唄，反正我只需要高屋建瓴的指導一下就好，繁雜的事情未必事事都需要我做主的，抽空指導就好，老闆自然要有老闆的派頭！”　　宋宛如秀目一挑，仔細看了兩眼唐昱：“我知道了，你是甩手學生做膩歪了，現在又去做甩手掌柜？還真玩上癮了你，不過你的員工可就慘了，只能被你當牛做馬的用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反正你看成績就是了。”　　對於市場的宏觀把控，以及細節的嚴格控制，在戰略方向上的正確指引相信公司不會出什麼大的差錯。　　也是鍛煉一批得力幹將的時候了，自己親力親為做的太多故而現在不錯，但是以後呢！必須要培養出一大批有擔當的下屬，這樣才可以在未來迅速鋪開路線。或許這時候就是自己該轉換一下策略的時候。　　下了飛機後唐昱答應小雨馨下次再陪她一起出來玩，哄開心了小傢伙這才揮手告別，沈芸本來邀請唐昱去家裡，但是被這傢伙一句：我要準備一下東西，明天住校，好好學習！　　徹底被雷了！直到唐昱離開，沈芸才看着他的背影嘀咕了一句：大騙子！　　哎，看來唐昱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也不知道他要多久才能改善一下自己的口碑聲譽？　　對於公司唐昱倒是沒有什麼激進的安排，對於星耀只是來交代一下解夢姬，另外局勢關於設計人員以及管理人員的一些安排。　　對於維科，在飛機上和宋宛如有過溝通，對於他要好好學習的借口，宋宛如也沒什麼辦法反對，自然落在楊涵寧這裏也是一樣。　　只不過小別勝新婚，為什麼唐昱下午三點鐘找到楊涵寧，兩人雙雙離開維科，晚上九點唐昱才回到家。本來在西安就被挑起的欲。火盡情的宣洩。　　楊涵寧得到唐昱的後期計劃當然是全力支持，也不知道唐昱是一時興起還是真的要好好學習，總而言之楊涵寧是支持的，從這幾個小時的時間里她盡情的“奉獻”就知道，她非常的支持。　　帶着一身香汗的唐昱半夜敲門，父母倒是早接到電話知道他晚回來，至於借口那就太好搞定了，隨便是宋宛如還是沈芸不都行么！唐天鴻還在書房辦公，這段時間好似事情比較多，也倒是蠻累的，張雅惠卻是給唐昱下了一碗雞蛋面，足足放了三個雞蛋。唐昱倒是想到了剛剛和楊涵寧在廚房裡的好事，楊涵寧本來是做飯，卻被他一把在身後抱住……　　“想什麼呢，臭小子！眼睛里全是賊光！”張雅惠不客氣的給了唐昱一個爆栗指了指雞蛋面，唐昱一隻手捂着肚子，耷拉着腦袋乖乖過去。老媽最大，沒辦法，吃吧！那人就要度量大！　　“你爸在裏面，等會你吃完去和他談談，他說要聽聽你的意見！”張雅惠這時候慈愛的撫摸著兒子的頭，而唐昱則是一副麵條很好吃，天下第一美食的神態。　　現在唐昱家的格局已經有了悄然的轉變，這個僅僅高二的他，本該是被父母督促着好好學習的時候，卻已經成了秘書長的秘書！可謂是大唐秘書，小唐秘書。父子倆可真是絕配。　　趕緊扒拉完麵條，唐昱走進書房，唐天鴻一抬頭笑了笑：“你小子還知道回來，過來看一看這份東西！”　　張雅惠在門外就停了這麼一句，笑了笑轉身離開，男人家的事情她不想摻和，當然她可能也已經忽略，唐昱還只算是個男孩……

# 第三百六十九章 唐昱住校

　　短暫的假期結束，今天開學，唐昱開着那輛帕薩特，裏面裝着被褥、衣服和一些生活用品，一大早就把車開到了學校，他已經決定了，從此要住校，也算是宋振國對他的觸動吧。　　學生都還沒有起床，唐昱已經和宿舍管理員商量好把被褥和生活用品先放在他那裡，至於那輛車，唐昱靜悄悄的低調的停在了學校的停車場。不過宿舍管理員之所以這麼好說話估計還真是看在車的面子上，這年頭誰沒點小心思，有能耐開着車來上學的人，怎麼看都是要巴結的對象。　　今天班主任點名的時候詫異的向後掃去，放假后的第一天唐昱同學竟然沒有遲到！搖搖頭把停止了荒誕想法的蔓延，不遲到總歸是好事。　　高一（1）班有名的逃課大王不但第一天沒有遲到，而且還住校了！這個消息至少在本班級是比較震動的，話說，大家早就習慣了他逃課，這麼正兒八經的坐在這兒上課，反倒是讓大家有些不習慣了。　　中午放學的時候陳怡站在高一（1）的走廊拐角，看見唐昱的身影，笑的很燦爛。唐昱也是沒想到還有人等自己，“你是怎麼知道我，我沒有曠課的？”陳怡小臉一紅，“我只是覺得至少有希望你沒有曠課，那樣……”　　“那樣我們就可以一起吃飯！哈哈！就知道你是這樣想的，走吧，有什麼話到食堂再說！”沒想到剛走到樓下發現等自己的還不止一個，原來成少洵第四節課尿遁出來是在飯店訂餐的，現在成少洵正靠着大樹在那裡抖着腿，看了唐昱出來這傢伙立刻迎了過來：“昱少，嘿嘿我可是直到你來學校了，陳大美女你好！今天慶賀昱少住校，走我們去外面擺一桌！我已經訂餐了！難得您老人家正兒八經的來上課，可不是值得慶賀嗎，走走走。”　　唐昱笑着拍拍成少洵的肩膀：“難道你有這份心，走吧，我請客，但是去食堂！”　　“啊？”成少洵愣了一下，陳怡卻是捂嘴偷笑。似乎唐昱變得有點兒幽默了。成少洵倒是沒說什麼，一頓飯而已。到了食堂唐昱站在前面排隊，成少洵在後面嘀嘀咕咕也不知道說些什麼，大概意思是什麼太陽打西邊出來之類。　　“少洵！”　　唐昱這時候轉身向成少洵勾勾手指，大拇指和食指、中指搓了搓。　　成少洵翻了一個白眼，敢情這位爺沒有飯票……虧他剛才還說請自己吃飯。　　陳怡倒是沒有排隊，唐昱自然是替自己和陳怡打了兩份。學校的菜也只能說湊活，不像後來的學校什麼東西都有，帶着一張飯卡想吃什麼刷什麼。94年，飯卡這玩意還不知道有沒有誕生，一中還算比較自由了，不少學校都是每個月交伙食費，吃固定餐。　　“你打這麼多菜做什麼呀！”陳怡看着成少洵端了兩個托盤，一個裡面全是菜。　　成少洵嘿嘿一笑：“今天都是我付錢，請得越多，昱少欠的越多，下次我就可以換個地方敲詐他！比如琉金殿堂！”成少洵笑的很猥瑣，陳怡也是問起唐昱：“琉金殿堂是什麼地方？”　　“就一家高級飯店，你就看他得瑟吧，那兒老闆算是熟人！”　　唐昱白了成少洵一眼，吃飯的當下說什麼不好，還當著陳怡的面說這些。不過，唐昱也就是到琉金殿堂吃過幾次飯而已，還都是虎爺請的，要說和人家老闆比較熟，那可就是信口開河了，不過到裡邊消費幾次還是不成問題的，沒錢也可以掛虎爺的單，想必虎爺是很願意的。　　唐昱這一桌吃的是歡快，但是食堂里不停地有人把眼光瞥過來，原因無他，陳怡和一個男生在一個桌子上吃飯，這難道還不算新聞？當然，唐昱在學校的知名度大概也不低。　　當然陳怡和唐昱之間目前的關係並未公開，也只有他們自己清楚，就是同在一座的成少洵也只是猜測，不過他再怎麼猜也不會猜到目前唐昱和陳怡的關係已經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當然，唐昱和楊涵寧的關係，他就更加的猜測不到了。　　學校里的小道消息永遠是擴散最快的，尤其是當事人是熱門人物，比如校花！當然唐昱的舊賬也就相繼被人翻了出來，什麼逃課，成績一般化都是小新聞了，在學校食堂打女生，爭風吃醋鬥毆，甚至還扯出了和田苗之間的曖昧故事。　　這些還都是唐昱下午又聽成少洵提起，對於這些他只能癟着嘴，這別人的嘴長在別人身上，不過在唐昱的感受來說，這些毛孩子的閑言碎語根本不足以對他造成任何心理負擔，就好像一个中年人看着一幫小孩在尿尿和泥巴，就算那泥巴捏的是自己，也只會笑笑而已。畢竟已經過了那個心理年齡，算是看山不是山吧。　　下午的幾節課，唐昱聽得很認真，筆記也整理了出來，只是之前缺失的部分他準備放學的時候問陳怡借一下，她現在高二，按照她的性子高一的筆記肯定都好好地保存着。唐昱學習自然也有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上課可以三心二意，一心二用，一邊整理着書本知識點，一邊還旁聽者老師的講解，感覺生澀的地方就做個記號，或者直接當堂提問。　　他可沒有一般學生那種尷尬、不好意思提問的心理，倒是由於他突擊式的提問讓下午上課的幾位老師忽然有點頭疼，頭疼的地方主要就是唐昱在他們講的很嗨的時候，忽然举手報告。最後逼不得已老師們都說，“你下課到我辦公室來！”其實這麼一說一般就沒人去了，但是唐昱是一般人么……成少洵今天一天都被唐昱的“殺氣”震撼着，他的心裏反覆問着一句話：難道這就是愛情的力量？　　辦公室整個下午都在議論這個古怪的學生，簡直可以用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來形容。　　有幾個年輕的老師，和學生關係混的比較好的聽說了唐昱的小道消息，於是唐昱又成了班主任的關注對象。當然也僅僅是關注，這些學生班主任和老師一般都不太好處理，很多時候還會通融一二，沒辦法，這世界上沒有什麼絕對公平。所以也沒有去找唐昱談話之類，至於找家長就更不可能了，因為你說人家談戀愛，證據呢？到時候說你誣陷，沒事栽贓，你這個老師還想不想幹了！尤其是這個唐昱竟然還開始巨大的、驚人的、摸不透的轉變。似乎還是向好的方向。　　對於這個小道消息的傳播速度，唐昱也是小小的感嘆了一下，輿論力量果然強大啊。唐昱對此並沒有發表太多的意見，倒是成少洵對此可是義憤填膺：“昱少你難道就沒點什麼要說？帶頭傳播謠言的幾個傢伙我都知道，要不要我……”　　唐昱擺擺手打斷了成少洵的話，說道：“少洵不要跟小孩子一般見識，由他們去！我們要抓緊時間好好學習！”唐昱拍了拍成少洵的肩膀，說道倒是雲淡風輕，但是成少洵聽來無異炸雷。　　“呃……昱少你還好吧，我總覺得你回來了有點不太正常。”　　成少洵好似看見了外星人，伸出右手還想探探唐昱的額頭。對此唐昱稍微正色，帶着成少洵來到操場。這時候是打掃衛生的時間，不過他們倆都是活寶級的人物，就比如成少洵，班主任知道他老子的關係，值日表上壓根就沒他成大少的名字，至於唐昱都不用提及身份，他本人早就被忽略了。一個終日神出鬼沒，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人，值日表上就是有他的名字也早就被清除出隊伍了。　　“昱少？這個咱們兩個大老爺們有什麼話就直說唄！”這一路跟着唐昱來到操場，成少洵知道唐昱肯定是有什麼心事，或者有話要對自己說。　　“少洵啊！你就這麼走，你就看着這周圍路過的學生，你就這麼看着他們笑，你有什麼感覺？”唐昱雙手插在兜里，這是他重生以來第一次用一種懷舊的心情走在這操場。　　“我感覺，感覺，感覺操場真大啊！這草兒真綠呀！”成少洵臉色有點兒怪異，這操場上又沒有校花、班花，難道有什麼不一樣？　　“如果你多少年後，已青春不在，忽然老天在給你一次重來的機會，你覺得你會怎麼想呢？”唐昱忽然一瞬間很享受這種感覺，至於成少洵能懂多少，唐昱也無能為力，重生，本來就是很逆天的事情啊。　　“這……要是能夠這樣，我會知道我們家婉婷的所有秘密一舉把她拿下！”成少洵想了半天完全話不對題。　　唐昱對他的回答白了一眼，不過自己確實有和他所說類似的地方……恩，當然唐昱覺得只是有那麼一點點和他說的差不多，至少這一世不會讓自己的女人從身邊溜走，一個都不行……　　“當你失去你會後悔，當你不再擁有你才知道珍惜，就算老天給了你重來的機會你也不能之軀追求官路商途，還應該珍惜青春歲月，白衣飄飄的校園！”　　“恩！恩！恩！”成少洵像是小雞啄米的點着頭，至於他聽進去多少，從他的眼神中唐昱就一覽無遺。“少洵你也過來住校吧，一個年級、一個班、一張桌子，現在再搬到一個宿舍、你覺得怎麼樣！”　　“這個要不要我跟我家老頭說一聲？”成少洵似乎看見光輝歲月再朝他走來，兩個在一起打打紙牌都不會缺人了。　　“沒事，等會和老妖婆打個招呼！不行就找朱鐵栓！”　　說到校長校長朱鐵栓，經過之前的閆穎事件，朱鐵栓對唐昱根式“知根知底”現在別說蘇慕儒，就是唐天鴻稍微走一下教育局的系統還是可以輕鬆辦到的，換個班級是沒問題的，換句話說唐昱在朱鐵栓心裏就是個十足的紈絝子弟，這種背景深厚又不好伺候的學生，還是能通融就通融。唐天鴻現在，那是紅的發紫般的人物，一中校長，想巴結都巴結不來。

# 第三百七十章 唐昱的勸學

　　坐在草地上的唐昱和成少洵開始聊侃着即將開始的住校生活。　　“嘿嘿，昱少調一個宿舍是不是可以繼續像初中一樣嗨咻？”成少洵這時候倒真的有點懷念逝去的歲月，這倆哥們以前在初中學習好不好另外說，玩絕對玩的很牛x，當然，學習也很牛x。　　“我決定，以後要教導你好好學習！你的所有在校時間將歸我分配！怎麼樣，有沒有什麼疑問？”唐昱拍拍手就地坐了下來。成少洵也是有樣學樣，就地坐了下來，這倒是引起不少過路學生旁觀了。　　“額，沒問題……不過，昱少，我要學習什麼？您老人家教我泡妞？”　　成少洵就在這個時候都還是沒有想到“學習”就是學習！至於唐昱願意給他安排時間他還倒樂意，他正不知道時間怎麼揮霍呢！這小子似乎自打克服了對女人的恐懼症之後，對泡妞的興趣大增。　　“學習就是學習，你說你現在花花腸子見漲啊，都知道泡妞了，不怕娶回家變成母老虎？學習，語文、英語、數理化！”唐昱身後就是足球柱，正好倚在上面。成少洵聽到唐昱說的這麼認真，臉上的神采堪比馬賽克！　　忽然這傢伙一臉賊笑的憋出一句話：“昱少你上次考試成績跌了十幾名吧！”　　“呃……”　　這下輪到唐昱無語了，這小子現在會拐着彎說話了！敢情是說自己成績不行沒資格叫他學習，唐昱沒好氣的給他來了一下腦瓜崩，帶着朋友間玩笑的囂張語氣說道：“就憑我肚子里的那些個學習方法，要是全搗鼓出來，不把你整個前十名，我還用混嗎！”其實唐昱更加想說的是，老子腦袋裡邊還急着高考原題呢。　　“得了吧，昱少這可是高一（1）班，前十，差不多就是年級組前二十！最關鍵我現在是倒數第一，你不覺得這有點難度？”　　“那是因為你還在花果山，沒進老君的煉丹爐呢！”唐昱愜意的雙手交叉枕在腦後！　　事實上，初中的時候兩人學習還是很牛x的，不過唐昱之後保送一中，成少洵到了一中之後也不咋學習，考試的時候更是幾乎無視的態度，能考好才怪，至於唐昱，之前就更加的不在乎學校的學習了。　　“哎，學習有什麼意思，昱少咱們都是自家兄弟，你說說學習有個屁用，到時候混個文憑，難道吃飯、泡妞、為人處事還用得着三角函數？為一張文憑值得嗎！”　　成少洵倒也是少年老成了，不然這時候還難得有人能把話說的這麼順溜，不過對於他們這種身份的人來說，學習還真就他媽的未必有用，或者說有用沒用都無所謂。　　唐昱隨手揪了一個草根，叼在嘴裏，躺在草地上，翹起二郎腿。“我看過一部電影，裏面說人生很多事本就是徒勞無功的……”　　“徒勞無功還做什麼做……”　　成少洵也揪了一根草，剝去恭弘=叶 恭弘子把草莖叼在嘴裏。唐昱聽他這麼說完，舌頭伸出吐出嘴裏的草莖，飛出老遠。　　看着成少洵的眼光很像爛泥扶不上牆，恨鐵不成鋼的意思。成少洵疑惑了，被唐昱看的有點不好意思，才又說道：“那個……是不是我太笨了？”。　　唐昱看着他在那撓着後腦勺，沒好氣的說道：“你就是因為太聰明了。聰明過頭！”　　唐昱又揪了一根草，不過人挪了一個方向枕在成少洵的大腿上，不過這姿勢看上去有那麼點曖昧，要是換成某個美女的大腿的話或許就比較和諧了。　　叼着草莖唐昱說話的時候嘴唇在動，牙齒咬着草莖，這倒是朋友間聊天，無拘無束的輕鬆，“其實你說的也對，按照你的想法來說，可以這麼想，不論你做生意還是混官場，別人第一句話可能就是問你哪個學校畢業，有一張過硬的文憑自然會高看你一眼，但是之後卻是沒半點用處，但你也不能說他沒用，文憑不是絕對，但是又絕對不能少了文憑！就當是掙個面子了，當然，人生最少不了的，其實卻是對每個階段的體會，要不的話，終究只是一個不完整的人生，所以，做什麼事，都要儘力去做，儘力做好，努力體會每個階段的人生。”　　這樣一說成少洵倒是理解的嚼了嚼草莖，啐了一口，才說道：“其實我也想成績好點，老頭子面上有光！”　　唐昱就了一根草遞到成少洵手邊，“其實不用為難自己，為別人學習什麼的，我告訴你大學你要是錯過了，後悔死你！”　　“為，為什麼？難道上了這麼多年學，還沒上夠！”　　這時候對於大學，還只是停留在家族榮耀，工作就業問題上，其實這個時候的人還是不愁工作的，學校畢業，哪怕只是個大專都會報分配的，當然，以唐昱和成少洵這兩人的家庭情況，在省內上大學的話，出面去找幾個人通過特招活自主招生進去還是很容易的。　　“所以你孤陋寡聞，告訴你大學的美女多，而且還都是知性美女！雖然你有了你們家的婉婷，但是一定不介意多幾個養眼吧！”　　被唐昱這麼一色誘，成少洵雙眼放光，頭點的倒是勤快！唐昱繼續充當大灰狼的角色，滔滔不絕的講了起來，“大學外到處都是小賓館，大學女生最開放了，你懂不！隔三岔五的換女朋友，正常！開房間什麼的，正常！”　　當然，這就純屬瞎忽悠了，還沒有誇張到這個地步。　　成少洵的喉嚨里“咕嚕”一聲，有點質疑的問到，“昱少沒這麼誇張吧？”　　唐昱底氣很足的說道：“怎麼沒有！我騙誰也不會騙你啊！”唐昱心中加了一句，未來的事實也是事實，現在的大學還真沒有將來那麼開放。這是個還在寫情書，一個眼神都能讓人臉紅的歲月。這時候還唱着“青青河邊草”，不是後世那些惡俗的“你做了別人的小三……”　　眼珠子轉了轉，成少洵顯然對此有些想法了，確實被忽悠的有點上道了，“昱少，你這麼一說我倒是真想去大學看看了！”　　唐昱對此早有準備，繼續說道：“其實大學不僅有美女，還有兄弟啊！那可是鐵！一起翹課，一起CS，一起dota，一起喝酒打牌，一起打架鬧事，一起調戲學妹……”　　“昱少，CS什麼玩意？倒塔是什麼東西……”聽到成少洵的疑問，唐昱癟了癟嘴，又說漏嘴了，不過他還是解釋了一下：“就是遊戲，電腦上玩的遊戲，很好玩的，可以一個宿舍一起去網吧，一起通宵夜戰！”　　成少洵這才點點頭說道：“我覺得電腦那玩意不好整，還是打牌有意思！”　　唐昱嘿嘿笑了兩聲，心想你就白痴吧，等到時候真有了你小子別哭爹喊娘的扯着要玩就好了。不過算算時間，或許大學快畢業才有的玩吧。想到這不由心思動了動，說不定以後插上一腳也不錯，當然還是好好做好星耀和維科吧，吃着碗里瞧着鍋里可不是什麼好習慣。　　兩個人就這麼閑聊着，當然多半都是唐昱在蠱惑成少洵這小子，他哪能經受唐昱這種遍地誘惑的描述，經歷過什麼叫做網絡爆炸，什麼叫做傳銷詐騙，一個幾十歲的成年人心理再忽悠不了一個傻小子，唐昱真的會覺得自己白混了。　　這時候打掃衛生也基本結束，差不多也該走人了，不過成少洵走之前的步子顯得很堅定，回頭還對唐昱說：“昱少考大學是我的夢想，我們一起努力！”唐昱看着成少洵那夕陽下的背影，忽然覺得自己是不是有點邪惡？　　回到家的成少洵二話不說就收拾被窩褥子，洗漱用品。他老媽嚇了一跳以為這傢伙受了什麼刺激要離家出走，哪裡還敢再罵他，“哎呦，兒子，乖兒子你這是要做什麼呀？啊？是不是沒錢用了？”　　成少洵心中正是熱血沸騰，電閃雷鳴，同時也在心中狂吼着：大學我來了！對於老娘的問話罕見的草草回答：“媽，沒事，你兒子我要發奮圖強，要嚇你一跳！”　　這時候成衛東剛好下班回家，推開門就聽到兒子成少洵那鏗鏘有力的聲音，不過停在他耳朵里特別的彆扭，難得的出聲調侃道：“哎呦，你還發奮圖強，是大糞吧！”　　成為東這麼一說本來還特緊張的成太太立刻笑了起來，“咯咯……呃！”不過剛笑了兩聲發現兒子的臉色有點兒鐵青，這才捂住了嘴巴。　　說實話成少洵的心靈有點受打擊，今天在學校被唐昱打擊了一下，才知道原來大學那麼美好，簡直就是天堂。回家又被父母打擊一下，才知道原來自己連發奮都成為搞笑的事情。不過這更堅定了成少洵的想法，他覺得正像昱少說的，人生很多事情是徒勞無功的，但是總要去做，因為有些人會因此而開心。只要你覺得這些人重要就行了。　　成為東看見兒子吧鋪蓋都給收拾了，這才疑惑的問到：“你這是要干什麼呀？”結果成少洵說出了一句很簡單，但是很熱血的話，“我要住校，要好好學習，要考大學，要讓你們高興！”　　……足足十秒，這個家安靜的詭異，成衛東保持着拖鞋的姿態半隻腳還懸空，至於成少洵的老娘，張着嘴都忘記了合上。　　“呃，咳咳，爸？媽？”成少洵被這種氣氛壓抑的有點受不了了。　　成衛東被成少洵這麼一叫喚才回過神來來，倒是沒有急着回答，而是用他這官場混出來的腦殼想著兒子今天吃了什麼葯，半晌才犀利的問道：“是不是追求人家學習好的女孩子，被拒絕了？”　　果然是犀利，這下子把成少洵給唬的愣住了！不過這小子立刻堅定的搖頭，“我今天忽然知道大學是多麼美好，所以我要考大學！你能用關係把我塞到一中，但是大學呢？所以我要好好努力！”他不知道的是，如果成衛東出面的話，還真有辦法把他給塞到一個大學里，不過不會是很好的大學就是了。　　成少洵的老娘這時候已經滿臉幸福了，這個不成器的兒子終於開竅了，“哎喲，我的娘嘞，我們家寶貝兒子終於開竅了！長進了！兒子，你，你沒騙你爸媽吧？！”　　成少洵這次是真的被蠱惑了，而且中毒之深遠超想象。他聽老娘這麼問，立刻指了一下收拾好的包裹：“我都準備去住校了，在最艱苦的環境磨練自己的意志！你們就看我的吧！”　　“住校？”成衛東倒是沒相信這小子能真的這麼快浪子回頭，不過也沒有再質疑，萬一這小子真上進了，那也是喜事。以前不管，是知道自己說了未必管用，現在既然成少洵自己意識到了，那自然是好事。

# 第三百七十一章 昱少講課

　　成少洵的辦事效率還蠻高，這其中主要也有成衛東一探究竟的想法，晚上吃了晚飯，成衛東親自開車把他送到了學校，連帶着住校要用的鋪蓋之類的，全部帶過來了，在他想來，住校還是有好處的，起碼有利於人際交往。　　朱鐵栓知道成少洵要來住校后，一張笑臉迎到了宿舍，幫着忙前忙后的安排宿舍，床鋪之類的。　　成衛東和校長在邊上磨嘰，管理員可就要好好表現了，親自給成少洵鋪好被褥，放好洗漱用品，這待遇比唐昱要高級多了，當然，也是唐天鴻沒有親自送過來，若是唐天鴻親自過來送，還不知道朱鐵栓要多殷勤。　　成衛東這時候才知道唐家的小子也住校了，這兩個孩子現在裡外都透着古怪啊，對唐昱他可是了解很多的，知道這小子可比自家小子皮多了，一年到頭也不見得來上兩節課，自家小子好歹每天還在學校泡着！　　成衛東這麼直接把成少洵送了過來就是想看他的熱情什麼時候熄滅，他可不認為自家小子能堅持多久。　　成衛東走的時候對成少洵笑了笑，邊上的校長鑄鐵栓那表情又有點邪惡。　　成少洵料定了這裏面有貓膩，自家老子和朱鐵栓，指定有什麼針對自己的陰謀。　　事實上，成衛東確實對朱鐵栓說了些話，也就是請求朱鐵栓找到一個合理的借口把這小子再逐出宿舍，只要有什麼上課遲到，在宿舍裏面鬼混，打牌喝酒。成衛東這也是留着一手對付呢！　　收拾好宿舍成少洵就奔向班級去上晚自習了。住校生都是有晚自習的，走讀生只有在高三才必須上晚自習，否則這個時間的成少洵都在家裡看電視呢。　　來到班級一屁股坐在了唐昱的邊上，“昱少，我搬家了，行動迅捷吧！可累死我了！”　　唐昱確實沒想到這小子當天晚上就搬了過來，倒是雷厲風行說做就做！不過這倒真好，剛好自己在規劃後面的學習計劃，期中考試剛剛結束，今天是開學第一天成績還沒有公布。但是唐昱前段時間為了讓父母高興一下還是很認真的學習了一段時間，對書本上的只是還是有一個全面的把握的。這些畢竟都是學習過的知識，而且他的學習方法自然更有效率更高級。有時候特徵是因為這些學習法才節省了唐昱的精力提高了效率吧，當然，和他的記憶力很牛x也是有關係的。　　“本來我準備整理數理化公式，不過考慮到你狗屎一般的英語成績我決定先從英語開始，你現在先去找初中的所有英語書來，當然只需要後面的單詞表！”唐昱說完就自顧自的拿出一個厚厚的牛皮本，第一頁就寫上了：唐氏英語詞根解析法。　　“昱少，不會吧，這大晚上的你讓我去哪兒給你找單詞表？”　　成少洵看着唐昱完全不理自己，吸了一口氣，轉了轉眼珠悲哀的走了出去。坐在班級上管理紀律的是數學課代表，王小強。　　看見唐昱和成少洵在後面講話他也只能裝沒看見，成少洵自由出入教室，他更是沒法管。因為他剛才坐在講台上瞥見朱校長樂呵呵的把成少洵送到了教室的後門。校長都這麼著了，他還能說什麼。這兩位大少爺班級里可沒人不提着一個心，這年代就連一句“我爸是警察”都要受到同學之間的羡慕，更何況成少洵和唐昱二人！　　十幾分鐘后成少洵手裡攥着一沓單詞表進來了。唐昱也沒問他哪來的，直接說道：“從初中不會的單詞開始抄寫，一直抄到高一結束！當然等我手裡東西整理完了就開始給你講！”　　“啊？哦！還好初中的我還記得一半！”　　成少洵知道抗議是無用的，也可能是因為美好大學生活的刺激，抱着對唐昱的盲目信任，他開始了單調的抄單詞工作。王小強好奇的看着兩個人嘀咕了一陣之後，竟然一個在翻書，還有一個在埋頭狂寫，對於唐昱在看書這一點，王小強還能理解，印象中的唐昱在學習上還算是一個好學生，但是成少洵竟然拿筆在寫？沒看錯吧！看上去還很認真的樣子！　　唐昱在翻着數學書，基本上是一掃而過，把一些重點畫了出來。開始了第一遍的梳理，這次期中考試的成績想必明天就能公布，因為這時候辦公室里已經看不見改卷的老師了。放了好幾天假試卷早就被改完了，唐昱倒是感覺良好，畢竟之前認真看了好長一段時間的書，想必不會再像上次一樣的成績，這一次母親應該會笑了吧！　　整理完數學的公式和一些重點標註好，唐昱就拿過成少洵寫好的單詞示意他停筆。“現在開始給你講解詞根解析記憶法！這裏面很多都是運用你初中的詞彙進行高中詞彙記憶，我首先給你將一個框架，你必須在最短的時間里把初中詞彙記住！整個過程我給你設計了三個步驟！第一步，初中詞彙，第二步，我會給你梳理高中詞彙，是高中詞彙你的眼神不用質疑，高一到高三的所有詞彙！第三步就是超綱詞彙！”成少洵是最怕背單詞的了，這時候聽到要背整個高中的詞彙，天啦，他才高一呀，有必要嗎！唐昱笑笑：“放心只要你對我有信心，這個學習過程將由我引導，過程非常之輕鬆！只要聽我講你就會輕輕鬆松的掌握初高中乃至英語四級的所有詞彙！”　　成少洵還沒有聽背單詞就光聽別人講，就能輕鬆記住的，不過唐昱有一點說對了，那就是成少洵對唐昱是很有信心的，還有一點唐昱本身很有說服力，他的英語簡直就是妖孽，英語老師都自嘆不如，一口標準的美式英語，足夠折服整個一中的英語老師。成少洵相信這個強大的學習法就是一部分原因！　　“什麼，什麼學習法這麼厲害？”　　後排的花金石實在憋不住了，聽到這麼簡單就能記單詞的方法，哪有不熱血澎湃的，忍不住了這才插嘴，可是他剛剛踮起屁股說了一句話，講台上的王小強就發話了，“花金石注意違反紀律！”　　小花同學很憋屈的坐了回去，心裏面還是痒痒唐昱說的單詞學習法。唐昱倒是不介意，看着眼睛往這邊盯過來的王小強，唐昱笑了笑，向他略微點頭，然後轉身對花金石說道：“你如果願意學習可以參加！以後每天晚自習下，留下補習三十分鐘，以及早讀課前的三十分鐘，我都會講解！”花金石聽到晚自習結束留下倒還沒什麼，但是早讀課前的三十分鐘？那就是意味着要少睡三十分鐘？正在猶豫不決，但是忽然又想到能和這兩位大少混在一起早起三十分鐘又算什麼，於是乎這個小胖子立刻拍着胸脯說道：“昱少，成少你們放心絕對沒問題！我一定用心學習！”　　王小強因為唐昱跟才跟他點了個頭，這傢伙倒也精明，賣了唐昱面子不再管他們那一段的紀律隨他們去。　　唐昱也不刻意壓制聲音，成少洵自然也沒什麼紀律觀念。兩人說話周圍的六七張桌子都能聽得見，這時候看見花金石成功靠上唐昱這棵大樹，再想想還有唐昱說的英語學習法，都忍不住心裏痒痒的，幾個女同學不好意思開口，都在那裡看着唐昱的位置墨跡着，終於第一個人忍不住請求加入，接着這周圍聽見唐昱說話的五張座位，有兩個還是女生，就都加入了唐昱的英語學習陣營。　　看着一下子這麼多人加入，成少洵癟着個嘴，這可是妖孽級的英語學習法啊，怎麼能讓這些傢伙白學！唐昱倒是不在意，這些方法也不過是他剽竊來的，曾經他用過的，這算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於是乎頃刻之間一個小小的團體形成了，本來在班級里很有距離感的唐昱至少說和這十個人之間親密許多。既然準備好好的體驗高中生活自然不能少了同學，唐昱不知道想到了什麼，莞爾一笑。於是晚自習的兩節課，這是十個人昨晚作業就在複習初中的單詞，他們的速度和成少洵可不能相提並論，高一（1）班可是尖子班，這裏都是一中的精英，這些孩子從本質上說都是好好學習的那一類，所以學習的主動性都是很強的，求知欲也是很強的，不然也不至於厚着臉去求唐昱這尊大神。　　晚自習下了，王小強看見唐昱等人留了下來，於是屁顛屁顛的湊了過來：“昱少，這兩節課你們都嘀咕什麼呢，我能不能也參加？”唐昱樂呵呵的笑笑，“你願意聽就留下吧！好了，現在人都走差不多了，你們都做到第一排！”唐昱站了起來，主要還是為了自己的兄弟成少洵講課，至於其他同學去留隨意。　　還有幾個沒有走的同學聽到這位大少說話，不由起了好奇心留了下來！而唐昱則是毫不客氣的走到講台上，“以後我們抓緊時間，願意留下聽課的同學我非常歡迎，不想聽的同學可以離開我也不反對，但是不要影響其他人就好！”拿着粉筆，唐昱轉身在黑板手寫下一手漂亮的字：唐氏英語詞根解析法。下面早有準備的同學唰唰的在本子上開始記了起來，王小強急慌慌的找本子。“這套英語學習法是我總結出來，利用初高中詞彙掌握四六級以及考研詞彙的終極方法！我將她分為三步，你們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第一步是初中詞彙總結和我的唐氏英語詞根解析，以及它的由來！第二部是聯繫初中詞彙巧記，熟記，牢記高中詞彙，第三步我會輻射超綱詞彙！”　　剽竊！赤裸裸的剽竊！

# 第三百七十二章 父母的猜測

　　第二天一大早宿舍管理員發現一件很怪異的事情，這幫平時不打鈴不起床的懶豬竟然有十幾個提前四十分鐘就躥了起來！食堂的師傅看見這幫傢伙這麼早趕過來吃飯也不介意，因為食堂在一個小時前就已經做好飯了，只是有一些面點還沒有準備好，唐昱等人也不介意，有什麼吃什麼。　　吃完了眾人嘴巴一抹就向班級趕去。之所以今天早晨一個人沒少，那可不是因為懼怕唐昱，更不是僅僅因為想跟着這位大少屁股後面沾點光，這其中還有三個女生，他們都是因為被唐昱昨晚講的英語學習方法給吸引了。　　學習英語似乎在唐昱這裏變成了一件快樂的事情，一件簡單的事情。當然這也是在一班才可能出現的情況，其他班級的學生可沒有這份精神，當然這其中和唐昱的個人魅力還是有那麼一層關係的。總之多方面的因素促使之下，高一（1）班的等亮了！唯一一個亮起燈的班級。　　“好了，很高興大家這麼早就起床，我相信不管是誰都有你們學習的理由，堅持它，你們就會成功！我希望呢，在我的講解當中，大家能體會語言智慧的魅力，同時忘記過去背誦單詞的痛苦，今天我們開始明白，原來記憶單詞如此簡單！”唐昱將後面沒有學到的單詞一一提了出來，逐個講解。　　黑板上三十分鐘時間就唰唰的寫了一片，下面的十幾個同學也是一副如飢似渴的樣子，唐昱倒是沒想到效果這麼好，心中一動，說道：“這樣吧，看你們學習情緒這麼高，每次講課我都給你們涉及一到兩個超綱詞彙，這些僅僅是興趣！現在送你們一個單詞，abdomen，腹部，我們記不住這個單詞，那麼我們來解析一下，‘ab’是前綴，這個前綴叫‘遠離’演變於‘away’……‘dome’圓屋頂，在西方有屋頂都是圓的，不像中國的箭鏃都是有棱有角……那麼我們看向圓屋頂一樣頂出去的不正是腹部嗎！就像花金石同學的腹部！”　　這時候人稱小胖的花金石一臉窘態，其他同學哈哈大笑！這短短的學習時間就在這快樂的笑聲中結束了，而這時候起床的鈴聲剛剛想起，隨着唐昱一起走出班級的十幾位同學此刻忽然覺得自己已經置身其外，這份超脫的感覺和唐昱有些相似。　　“昱少，我們都洗漱完畢，現在沒事幹了呀？”唐昱洒然一笑：“怎麼會沒事，我早就安排好的，你們每天做早操的樣子都像殭屍，要不就是偷工減料，學習是需要一個健康的體魄，所以下面時間是跑步！”十幾個人嘩嘩的沖向操場，這時候宿舍里起身的同學發現了怪異。　　“耶？他們人呢？活見鬼了！”幾個宿舍的同學醒來發現，下鋪，或是隔壁的被子疊的馬馬虎虎，人不見了！女生宿舍也是！　　有幾個同學就說話了：“八成是拉肚子，我早晨聽見他們起床，聲音很小！”這麼一說其他同學也沒在意，但是還是有人疑惑，拉肚子還要疊被子？而且還是集體拉肚子？　　今天是唐昱住校的第一天，唐天鴻和張雅惠都有點兒不適應，一早上吃早飯，張雅惠還是想不通：“是不是這次期中考試小昱考的太差了，怕我責怪他，所以去住校了？”　　唐天鴻抬眉想了想說道：“應該不是，小昱大了，就是怕，也不是怕你責怪，而是怕你臉上的失落！就算住校是因為老師成績也是去努力讀書，絕對不是逃避我們！”　　唐天鴻這麼一說，張雅惠反而笑了，真要是這樣的兒子，就算考的差又怎麼樣，只要知道上進總是為時不晚，男孩子嘛，成績差不奇怪，只要什麼時候開始堅定那顆心，成績就會飈上去的。　　成衛東家裡也在議論着，首先打開話題的是成衛東，昨天晚上他可是被老婆叨咕了一夜都沒睡好，想想這個兒子還真不省心，打架鬧事從來也不曾少過，總是自己給他擦屁股。成衛東整天提防這小子別再往吃喝嫖賭的方面發展，這忽然之間就學好了，浪子回頭？這有點讓成衛東措手不及。　　他夾着一根油條，嘴巴扯了扯，對妻子含糊不清的說道：“老婆你說這小子能在學校待幾天？”　　“我估計如果你給校長打了招呼，我們家兒子今晚就得卷鋪蓋回家了！”　　“恩，我看也差不多！”成衛東嘴裏嚼了嚼，喝了一口稀飯，擦擦嘴，臉上的神色似乎在期待成少洵今晚回家的�逖�。　　今天朱鐵栓一大早就打電話到男生寢室的管理處，要求老師突擊檢查，睡懶覺，被子不疊的統統記上名字，這位校長料定了成少洵這個散漫的大少爺鐵定會懶床之類。結果宿管彙報來的消息讓朱鐵栓小小的意外了一下，名單中竟然沒有成少洵，而且剛剛住校進來的唐昱也不在其列，校長大人為此自然是有點不高興的，所以那些不幸運的同學就很倒霉了……　　做早操的時候（1）班有十幾個學生很是怪異，平常做操大家都是散漫，今天這些人忽然做起廣播體操都那麼認真，要知道在大家都不認真的情況下你認真做操，會被看做是異類，但是今天跑步的時候那裡經得住唐昱的忽悠，有了唐昱做榜樣，他們自然不怕，天塌了有個高的盯着。只有成少洵這傢伙一邊做一邊還向其他班投來異樣目光的學生吆喝着：“看什麼看，沒見過做操啊！”隔壁幾個班的學生也都知道他，沒敢搭理他。　　就這樣，在一班悄悄的出現了一個小小的圈子。而且這個圈子還在悄悄的擴大，就拿做操來說，忽然看見前面後面的兩個同學都在認真做操，中間那個也跟着認真起來，這就是蝴蝶效應。當然最先煽動翅膀的是唐昱同學。今天的第一節課是語文課，班主任張喬拿着一疊試捲走了進來，很顯然今天時期中考試放榜的日子！沒當這時候都是全班最緊張的時候，尤其是在這樣的強化班，每個人都是激動地，因為幾乎每個學生都是尖子生，哪一個都不是輕易在學習上服輸的主。　　張喬今天很高興，一班的語文依舊年級組名列第一，而且這一次年級第一就在本班，作文滿分。這篇滿分作文已經複印出來，全校每個班級的學生人手一份。那篇作文的筆體，書法的流暢讓很多語文老師都是心生羞愧。字跡老練，完全不是一個高一學生寫出來的，甚至很多老師的筆體在這篇作文的字跡下都顯得稚嫩。　　“今天我手上拿着的不僅僅是考試試卷，還有這一次全校複印的優秀作文，滿分作文！這篇作文就出自我們班的同學，而且他取得了這次年級組第一的好成績！我們恭喜他！”　　啪啪啪！掌聲經久不息，但是大家都在疑惑這人是誰？這時候的集體榮譽感還是很強的，從早晨做操的時候，一班很多學生寧願跟着認真做操，也不會跟其他班的學生一樣鄙視自己的同學。　　唐昱前面的座位上，兩個女生小聲的議論着，右邊那個女生扎着麻花辮，臉上有些小小的雀斑，她捅了捅同桌的胳膊：“張婷會不會是不是你呀！”　　右邊，也就死唐昱身前的那個女生搖搖頭，“我作文寫的不是太好，不可能全校都刊印吧！”這兩個女生都是昨晚就停唐昱講課的女生。　　麻花辮的雀斑女生叫柏靈，同學都叫她小麻雀，她也不介意。小麻雀聽見同桌說不是自己，她就在猜這個人會是誰，因為只有張婷拿過年級組第一的語文，其他沒看見幾個厲害的呀！要知道張婷可是語文科代表。　　張喬在講台上看着下面議論紛紛的同學，他的眼神停留在一個地方，唐昱的眼神和他一接觸，才發現班主任笑的很富有暗示的意義。唐昱的眼神略微有點詫異，他估摸着這個人八成就是自己了。本來按照唐昱的素質，語文就是不學也能保持在中上水準，至於作文就更不用說了。何況上一次為了讓母親高興一下，準備了那麼久。　　看見唐昱的神色，張喬倒是有點意外，這麼明顯的暗示，他是沒理解還是真的這麼淡定？張喬當即讓語文課代表上來拿作文，試卷他暫時不發。張婷走上講台，拿起作文的複印卷，作文上是沒有名字的，但是第一眼看見字跡，張婷還是有點微微的失望，果然不是自己。作為語文課代表，她的語文成績一直是名列前茅的。現在竟然被人奪了這個本該是她的榮耀，多少有點失落，但是也激起了她的好勝心，究竟是誰呢？可惜作文上沒有名字，但是當她拿起試卷上一層的作文時，瞥見了第一張試卷！147的彪悍分數，鮮紅的数字映入眼帘，還有那個囂張的筆體勾勒的名字：唐昱！同學們都關注着講台，自然看見了張婷“O”型的嘴巴露出的驚訝！　　既然不是語文課代表，那會是誰？會是誰讓語文課代表這麼驚訝？

# 第三百七十三章 逃課大王的逆襲

　　成少洵在下面得瑟着，胳膊捅了捅唐昱說道：“昱少你看會不會是我啊！也只有我能讓她這麼驚訝，嘿嘿！”　　“我跟你打賭，肯定是我！”唐昱也學着成少洵玩笑的口氣，看着成少洵臉上的玩笑表情，唐昱繼續說道：“如果不是我請你十次琉璃殿堂，如果是我嘛！你小子就負責我們以後早起一起學英語的同學每人一杯牛奶！”　　“成交！”成少洵生怕唐昱反悔，想也沒想猛的一拍桌子，顯得很興奮。周圍的同學被他嚇了一跳！張喬站在講台上倒是沒有說什麼，今天高興，無所謂了！何況又是唐昱那張桌子上發來的聲響，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嘛！　　成少洵剛剛拍完桌子一臉得意的神色，張婷已經捧着作文發給每一組的組長，唐昱這一組的組長就是小麻雀，這時候張婷藉機掉頭對唐昱說了一聲：“唐昱，恭喜！”　　成少洵得意的笑容還掛在臉上琉璃殿堂還真正幻想，忽然之間被張婷這句話搞的有點措手不及，成少洵這會兒笑容有點兒僵硬，忐忑不安的對唐昱說道：“昱少，你可千萬別開玩笑啊！你，你，你不會玩真的吧！第一？我的天啦！一定是假的，一定是假的！”　　成少洵就在那兒唐僧念經似的重複，但是當作文發到他桌子上的時候，他懵了。別人不認識唐昱的自己她可是記憶猶新，唐昱開始寫字也不怎麼樣，但是後來忽然變得瀟洒起來，當時讓成少洵好一陣羡慕呢！看到這張作文，成少洵雙眼緊閉，左手五指張開一把捂在臉上，又忍不住從手指縫裡再確認一次，發現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后，又一次的緊閉雙眼。　　唐昱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節哀順變！還有我從來不打沒把我的賭！我的賭注越大，代表我的把我越大！嘿嘿！”　　“昱少，我以後再也不跟你打賭了！天啦，第一，你考了第一，我又要被我家老娘揍屁股了！你這不是坑我嗎！你說你家老頭到時候在我家老頭面前一得瑟，我這屁股能好受嗎，你不知道我媽那個厲害勁！天啦，我要和你絕交，我不認識你！”　　這時候張喬又說話了：“這篇作文出自我們班級的同學手中，是一篇非常優秀的作文，當然這位同學以前的作文也同樣優秀，他的字我就不多說了！他的作文結構，安排，用詞，構句，一系列排比的烘托，環境心理的描寫，在這篇作文中凝練出一片美麗的意境，作文的題目是‘我的夢想’，而這篇作文以‘隱形的翅膀’為題，寫出了詩意，寫出了散文的優美，希望大家好好學習，今天下午的作文課就是寫一篇讀後感交給我！”　　班級里不時傳來議論，越來越多的同學搖頭，很多人幾番求證都沒有找到這篇作文出自誰手，只有小麻雀掉過頭來看着唐昱的淡定有點難以置信，為什麼世界這麼沒天理，逃課大王，打架大王，英語好也就算了，好到那種讓人羡慕的地步也就罷了，人嘛，誰沒個天賦什麼的。但是有必要這麼打擊人嘛！而且讓小麻雀恐懼的是這位大少爺似乎變了一點，竟然住校了，不逃課了？　　忽然在小麻雀的心裏萌生一個念頭：逃課大王不逃課，他要是認真努力學習，那這讓人別人怎麼活呀！　　張喬也看氣氛到位了，這才拍拍桌子：“現在我來宣布成績，報到名字的同學上來拿試卷！”　　呼！忽然班級安靜了下來！每個人都饑渴的盯着講台上的試卷！　　“羅明，112分！”　　“張亮，108分！”　　……　　“成少洵，94分！”成少洵聽着這個成績無語的癟了癟嘴，還好及格了！　　……　　“張婷，133分，我們班級的第二，年級組第三名！成績很好，張婷同學要繼續努力。”　　漸漸的名字報完了，還剩下最後一張試卷在張喬手上，這時候默默計算着的同學，猛的叫了出來：“是唐昱！”本來唐昱就是個不能讓人忽視的名字，這麼一說，說有人的眼光唰的盯着唐昱，一般這時候被盯着的同學，難免臉紅坐立不安，但是反觀唐昱淡定自若，張喬倒是有點被打敗了，他本以為能看到唐昱非常激動或者至少很高興的一面，但是很顯然他失敗了。　　“唐昱，147分！年級組第一，比年級組第二名135分的成績高出12分！”　　唐昱起立，走到講台上拿起試卷，在全班的詫異和羡慕嫉妒恨中，輕飄飄的拿着試卷回到座位上，不過有十來個同學心中更是堅定自己選擇跟着唐昱每天早起學習是不錯的。　　最受打擊的是成少洵，他看着唐昱笑聲哀怨着：“我天天上學校，偶爾才遲到！曠課你最行，還考第一名！”唐昱倒是笑着對她說，“編，你繼續編！”　　成少洵翻着白眼：……　　一堂課總結了一下失分比較多的幾個題目后就結束了，放在其他班一張試捲起碼要講三節課，而在（1）班卻不需要那麼多時間，所以就是那個道理，越是走在前面的人優勢越多。第二節課是英語，如果說什麼事情最讓人無法承受，就是英語老師幾乎同樣的出場方式，只不過和語文課作文滿分不一樣的是，英語又出現了滿分！　　這時候英語老師帶着笑站在講台上，說著和語文老師相差無幾的話：“今天我很高興，年級組英語第一在我們班，當然了有三個並列第一！不過我們一班總分最高！而且三張試卷相比較，還是我們班這份試卷的含金量更高，尤其是英語作文……你們想知道這位同學是誰嗎？”　　結果班級里的情況，英語老師有點始料未及，下面的同學衣服很不淡定的表情，似乎早就知道了。但是英語老師琢磨着自己沒有泄密呀！　　一個有氣無力的聲音像是一條老狗被太陽暴晒三天之後的無力呻吟，成少洵這傢伙捂着臉，拖着長長的尾音：“還能有誰，唐昱唄！”　　“呃……”這點倒是不算讓人吃驚，唐昱本來的英語就是班級第一二三名的水準，這一次為了準備期中考試取的好成績，他可是努力了好一陣時間。　　對於這個逃課大王的忽然狂飆，讓人有點吃不消，同時渠道年級組雙料第一的人不是沒有過，蘇晴本來就是這樣的，但是自從她走了，一班的班長一直沒有人選，而且也沒有人再取得過雙科年級組第一。　　要知道一中可不比二中、三中，這裡是精英的聚集地，其中也不乏單科，或者理科文科怪才，雖然這些學生不在一班，但是經常霸佔某一科第一名的成績。就像10班有一個怪胎叫做張彪，英語從來都是年級組倒數第一，化學次次都是年級組第一，滿分那是小菜一碟！真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一直被追趕，從未被超越！而且這牛人還是初中奧林匹克化學競賽第一，到了一中半學期就取得了高中奧林匹克化學金牌的優異成績，他本來的成績是上不了一中的，但是因為初中奧林匹克的優異成績被一中特招進來，而且還是免學費的。結果事實證明一中沒有虧本，剛半學期，還是高一的學生就取得了世界級的高中組競賽金牌，這能說不是妖孽？　　第三、四節課都是數學，好在數學老師沒有再如出一轍的打擊人，唐昱的數學班級第七，倒是比上一次高了不少，但是較以前的成績來說還是稍微有所下滑。但是總的來說還是讓其他同學心裏好受一點了，要是再來個年級組第一，不知道會不會讓一班學生從此以後集體逃課。唐昱聽老師講完試卷，總結出自己失分的地方，粗心丟掉的分數不算，有些題目答案雖然對了，但是解題步驟錯誤，有兩題直接使用大學的定律給出了本該計算才能得到的答案！老師沒扣光他的分已經算他走運了！　　中午吃飯的時候，不再只是唐昱、成少洵和陳怡三人，而是忽然多出十幾個人，都是早晨跟着唐昱學英語的那些學生，吃飯的時候倒也聊得開心。其他有一班的學生在學校食堂吃飯的，看見就會坐過來，以至於唐昱等人佔了不小的一塊地方。期間吃飯的時候有人聊到唐昱再教大家英語，那些后坐過來的同學紛紛表示要參加，唐昱可是神一般的英語成績。滿分啊！陳怡對於這個也很感興趣，她倒是沒想到唐昱還有這麼厲害的地方，遂即要求參加唐昱的講課，唐昱倒是不限制來者不拒。成少洵倒是看似吃醋的說道：“本來是為我一個人講的，現在好了，開小灶變成大鍋飯，我虧本了，我要收伙食費！”唐昱毫不客氣的說道：“別忘了打賭輸了，早餐牛奶啊！我記得校外有一家可以訂奶的！”　　“好吧……”大家都還不知道打什麼賭，只見成少洵耷拉着腦袋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

# 第三百七十四章 小別的激情

　　成少洵和同伴同學說話還是很隨和的，只不過從前大家都有點兒畏懼他，沒有和他走的太近，現在發現成少洵也是蠻幽默的。至於唐昱，至少一頓飯吃完大家對他的印象就已經改善了大半，那些已經跟着唐昱學習了兩節課的同學梗死不相信之前關於唐昱的那些傳聞。　　這就是個人魅力了，很多東西對於唐昱來說已經融進日常的生活當中，包括說話，為人處世，都已經相當老練，起碼和人相處能夠讓人心生親近，如沐春風。這就是藝術啊！當然，這玩意兒其實和出身也是有關的，好的出身，其實還是有利於培養出不錯的氣質的，想唐昱和成少洵這些官家子弟，在為人處世上邊大都要比其他人圓滑老練一些。　　下午的物理課成績也很快出來，唐昱還是大家關注的焦點，物理唐昱排在班級第五，年級組前三十，還好，相比於唐昱上學期的成績來說還是比較正常的。物理老師倒是小小的表揚了一下唐昱，其實對於他這樣身份特殊的學生，老師還是讚揚在多數。　　下午的時候唐昱提前打了電話回家，晚上回去吃飯。　　下午放學唐昱和大家打了招呼就離開了學校，到了停車場開起自己的帕薩特並不是直接奔家而去，而是首先駕車去了維科，楊涵寧這時候還在，看見忽然到來的唐昱她自然是開心。姜萬勐似乎又陷入了什麼技術研發的魔怔，唐遇到了他也只是撇了幾句話就撒丫子跑了。唐昱只能搖頭苦笑，“這個姜萬勐，哎！”不過努力工作的員工，老闆總是很樂意見到的。　　聽到唐昱這麼說楊涵寧痴痴的笑笑，右腳的腳後跟帶起了辦公室的門，輕輕把手抓在唐昱的胸口。將唐昱按在了牆上，“老公你也是哦，哎，難道真的迷上學習了？你不是過目不忘么，是不是喜歡上學校的那個女孩子，所以……”　　唐昱聽見這帶着醋意的話后，嘿嘿一笑，倒是有些奇怪楊涵寧的變化，以前的楊涵寧是含蓄的，現在卻有了向御姐發展的傾向啊，不過也是，在商海裡邊歷練了這麼久，性格自然也會強勢一些，女強人自然是要變成御姐的，對這種變化他倒是也樂見其成，總比之前好，反手一把摟住楊涵寧的妖嬈細腰，一個轉身楊涵寧被按在了桌子上，唐昱一把探進了衣服里，抓着了讓楊涵寧無法矜持的呻吟。　　“你好壞！”　　“男人不壞，女人不愛！”唐昱的動作不停，辦公室里嬌、喘連連，不過唐昱可不是僅僅的動作，一邊揉還在問着一些話，“老婆最近公司的運營怎樣？”　　“啊，還好，雖然市場接納程度依然很低，但是我們的二代VC……很……”　　“呵呵，我見公司的保安數量和質量都不夠要求，我們現在的技術保密要迅速提高！要設置保密級別！你小老公我準備要擴大維科了！維克要準備迎接即將噴井的市場，現在二代機已經具備市場需求的硬性條件……”　　忽然唐昱看見手裡的楊涵寧已經化作桃花偏偏，嬌、喘連連的將芊芊玉手探進唐昱的褲子，痴痴地呢喃：“我……”唐昱邪笑一聲，“是不是都說小別勝新婚，今天老婆怎麼這麼不濟了！我們去車上，一起去星耀看一看！”　　車子在路上開着，外面全看不見楊涵寧，她伏在唐昱的大腿上，忘情的吮吸着，這樣的調情唐昱可堅持不了多久，終於帕薩特在某條無人的小路上震了二十分鐘。來到星耀的時候兩人已經從那種潮紅中退了出來。解夢姬又帶着唐昱看了一下場子，講了一下最近的發展情況，以及安皖市場的一些準備后，唐昱這才離開。　　不過即便唐昱和楊涵寧的面色如常，女人的直覺依然可怕，解夢姬似乎發現了什麼，因為唐昱離開的時候解夢姬那一眼曖昧的眼神，讓唐昱心中觸動。倒是楊涵寧又吃醋的對唐昱說：“你是不是和解經理有一腿！”　　唐昱直接無語：“什麼叫有一腿，你沒發現，人家是看出來我們兩有一腿！不對，是有三腿！”楊涵寧看見唐昱臉上假裝的猥褻，羞紅着臉嬌啐了一口，不過楊涵寧都懂得吃醋了，劉洵也有些小興奮，涵寧姐終於慢慢走出了去年四月份那件事情的陰影。　　晚上自然是不能和楊涵寧在一起，兩人濃情蜜意的約定好，等唐昱從家中出來的時候再開車“兜風”，路上順便也可以震上一震。且不提兩人一路纏綿到了唐昱家門前才分別離去。車子交給了楊涵寧開走，到了時間楊涵寧再開車過來接唐昱。　　兩人倒有點像是地下情侶，有點兒月黑風高的意思。不過瞅瞅此刻的天色確實已經黑了，唐昱敲響家門開門的竟然是父親唐天鴻，“兒子回來啦！”　　這一聲親切的問候讓唐昱有點兒受寵若驚！　　母親在從廚房裡拿菜出來，看來早就做好了，聽見兒子回來這才把保溫的菜端出來。看來不光是情侶之間小別勝新婚，就是這一家人的思念也是隨着分離會越加的想念。徐紅梅端着糖醋排骨出來的時候看着唐昱的第一眼就是心疼的說：“兒子你瘦了哦！”唐昱聞聲摸摸臉蛋心裏悲鳴：有那麼誇張嗎，不就三四天的時間……　　這一頓晚餐是唐昱家最開心的一次，唐天鴻罕見的拿來紅酒一家三口還斟了幾杯。當唐昱告訴母親張雅惠自己兩科年級組第一，總分班級第一的時候，張雅惠雖然嘴上只是說還行，但是她的臉色哪裡瞞得過商海浮沉十幾載，再為人子的唐昱。不動聲色的給母親張雅惠夾了一塊排骨，唐昱滿懷信心的說道：“只要媽你喜歡就是天上的星星我都給你摘下，何況這小小的第一名！”　　“臭小子你就吹吧！”張雅惠發自內心的甜蜜母子倆親昵的揪着對方的鼻子，唐天鴻一口菜塞在嘴裏咳了兩聲，“咳！咳！”不想張雅惠發話了，“你咳嗽什麼呀，你以為這是你的辦公室呀，家裡面你的官威可沒用！”唐昱笑了笑：“哈哈，爸爸他這是吃醋了！”　　“我才不會吃醋，不就是星星嗎，我也會摘！”　　“哈哈哈……還說沒吃醋！”　　“呵呵！”唐天鴻不過是有意這麼說，一家人這麼在一起，淡淡的溫馨悄悄的流露，一幕幕溫情像是暖色調的背景，這一張張溫馨暖人的照片悄悄被歲月定格藏在一家三口的記憶中，緩緩發酵散着舒心的香。　　吃晚飯唐天鴻拉着唐昱來到書房，父子倆沏上一壺龍井暢談起來。唐天鴻給唐昱講了一下最近市委的一些動作，蘇慕儒的一些意思。萬建房地產以及遼海章家的吉隆集團之間又發生了什麼齷齪的事情。唐昱只是靜靜的聽着，喝上兩口茶偶爾才會就某個觀點和父親聊上幾句。　　父子間的一點立場也漸漸轉變，不知道什麼時候唐昱坐在了唐天鴻的椅子上，悠悠的喝着茶。時而左手捏着茶杯沒有微皺開口說著什麼，唐天鴻有點兒頓悟；時而唐昱右手中指關節敲擊着桌面，唐天鴻靜靜等着他的分析；時而父子倆相繼而笑，因為某個看法的相同，暢飲幾杯。　　忽然唐昱抬頭開了一眼牆上的時鐘，一拍大腿：“糟了！”晚自習要開始了。　　“兒子怎麼了？”唐天鴻看見兒子忽然的驚呼。　　“遲到了！”唐昱放下杯子，拍拍屁股，他其實不是急着遲到的事情，是根據約定好的時間楊涵寧怕是寂寞的在路口幽怨的守了他半個小時了。　　所謂之子莫如父，唐天鴻一句話讓走到門口的唐昱險些摔了一跤，只聽唐天鴻理所應當的說道：“呃，你什麼時候把遲到當回事了！”　　唐昱走了兩步又回過頭來，用父子倆之間的語氣又說了一句：“爸現在您和蘇伯伯靜坐即可，至於萬建和萬建房地產和吉隆集團跳不了多久。”　　“你小子今天口氣特別大呀！”　　唐昱嘿嘿笑了兩聲也沒理父親在那玩笑的搖着頭，唐天鴻可沒有唐昱這麼樂觀，但是總歸心情好了一點。　　唐昱則是準備擴展手下兩個公司的市場，所以有點兒信心膨脹。VCD的市場即將迎來春天。全國那幾十億的份額唐昱是必吃的盤中餐，如果有了幾十億的集團資金，唐昱將會開始自己的集團化運作，一個真正的唐氏集團模型將會在唐昱手中誕生。一個涉及多元化原作，觸及市場各個領域的宏大集團將會悄然浮出水面，那是震驚的一幕！當然唐昱只是會悄悄站在幕後，淡淡的笑，有時候強者不需要讓世人知道。　　只是在無人的峰頂輕輕展開雙臂握着那風的驕傲，無人所知，無人所見，但天地皆在心中。　　果然楊涵寧等到唐昱上車的時候撅着小嘴，不過她還沒有發動車子就被唐昱一下封住了嚶嚶嬌唇，楊涵寧只能在淡淡的嬌聲中說道：“人多……”　　於是小車又向某個人煙稀少的小路駛去，夜晚這天幕下有動人心弦的一幕悄然上演。　　此刻的高一（1）班。　　已經上課了，成少洵這才笑得特別開心，“嘿嘿，我就說嘛昱少能夠按時上課那就是見鬼了！”　　“不來上課也讓我們監視你，老大你認真完成任務吧！昱少讓你把這些習題都做完……”　　成少洵悲哀的翻了一個白眼，埋頭苦寫，不是因為這習題多麼艱難，而是大學那麼美好，但是為什麼還那麼遙遠，自己為什麼只是高一而不是高三……

# 第三百七十五章 田苗的生日

　　唐昱在班級里的影響力在不到三天的時間里就擴散到半個班級，二十多個學生每天跟着他早起晚歸。唐昱比較欣喜的就是成少洵有點兒上路了，這小子開始真的認真學習了。唐昱在學生們中多了一個外號，唐老師，偶爾還有些小小的自得。　　今天一早唐昱正在考慮着昨晚父親的電話，早晨講讀英語單詞的時候唐昱都有點兒恍惚，等會兒打電話回家，今天中午回去吃飯，這件事要和父親好好商量一下。唐昱綜合考慮了那四點方針感覺父親唐天鴻還是有很多優勢的。　　洋洋洒洒的唐昱在台上講了三十分鐘，下面二十多個同學興奮的停了三十多分鐘又是輕鬆記住幾十個單詞。　　這時候唐昱習慣性的問了一下，“少洵，或者還有哪位同學有問題！”　　其實這就是專門為成少洵開講的課。這時候往往是成少洵最得意的時候，可是今天他還沒發話，前面的張婷就举手了。唐昱看着這個認真的小姑娘只有笑着說道：“張婷你有什麼問題？”　　小姑娘怯生生的說道：“……老師我聽成少洵說你還有跟他傳授其他科的學習方法，他說，他說你有最科學最有效的學習方法，所以，所以我希望你能不能每天下午的自習課也給我們講課？講化學、物理、數學……”　　唐昱愣了愣，敢情這是把自己當做萬能老師了呀！不過他沒有拒絕。笑着回答說：“那麼這樣，每天自習課的時候我給你們隨便講一講也不一定講課本上知識，可能將一些我對當前時事的看法，也可能是一些學習方法，也可能是國外的一些風景，你們覺得怎麼樣！不過有一點，自習課是所有班級同學都在的，你們必須協調好，倒時候不要出現影響其他同學的情況。”　　這時候下面的幾個同學一起點頭應是，唐昱有點兒預感，這個可能是預謀好的事情，至於成少洵埋着頭在那兒寫寫畫畫，估計怕唐昱找他的大嘴巴算賬吧。　　這時候正好學校的起身鈴響了，每當這個時候都是班級里學生暗暗自豪得意的時候，因為就是高三的學生也是這時候才起床，而他們已經學習了半個小時，而且這半個小時他們學到了很多，不過就是下面一起去操場跑步有幾個同學還是有點兒接受不了，不過停了人家講課總不能到了自己不喜歡的跑步就不去吧。　　這裡是一中的尖子班，強化班。起碼學生都是喜歡學習，而且熱衷於學習的，所以考慮問題一般都會以學業優先，既然學習了人家“唐老師”的獨門絕活，人家喊你一起去跑步，你總不能頹唐吧！於是乎二十多個人在操場上跑了起來。　　操場就在宿舍和食堂之間，這時候陸陸續續的有學生從宿捨出來，看見這二十多人在操場上跑步都比較奇怪。有的同學在問：“體育班又發什麼神經病，一大清早的就在這跑！”有一個睡眼惺忪的學生嘀咕了一句：“就他們那蝦兵蟹將的樣子，怎麼看都不是體育班！搞不懂，運動會還有好一段時間呢。”　　這時候的學生是很在意周圍人的眼光的，記得那個時候有很多女孩子會因為哪個男生嘲笑一句衣服很難堪而大聲痛哭，甚至很多年都不穿那種顏色的衣服。哪像後世露着股溝都覺得很瀟洒。這二十多個學生自然注意到周圍人的眼光，談們這時候應對這些異樣眼光的力量就在唐昱身上，唯有緊跟唐昱的腳步才覺得可以抵抗那些怪異的眼神。中午上課的時候班級里傳着小紙條，下課有課代表牽頭和一些同學談心，唐昱當然不知道這是為他下午的第一節課做準備，上課的時候他有點兒分心，不過他上課從來都是分心的。一般都是整理當堂課上的知識開始發散的梳理高一甚至整個高中的知識。　　放學的時候唐昱和成少洵打了一個招呼，開了自己的帕薩特這就要往家裡趕去。卻不想有人在外面敲着車窗玻璃。搖下玻璃一看才發現是田苗。唐昱笑着說道：“咦，真巧啊！”　　田苗對於這種應付式的招呼很不感冒，而是狡黠的笑笑：“我早就看見你，沒想到昱少真有錢可以開車，嘖嘖，真是羡慕呀！可憐我回家還要跋涉那麼遠，就不知道有沒有人願意把我送回家。”唐昱摸摸後腦勺，自己今天要和父親有事商談，不過看見田苗那樣子，唐昱還是問到：“你家在哪？”田苗笑了笑露出兩個酒窩：“清揚康城。”　　唐昱想了一下還算順路，剛準備打開車門，卻不想田苗已經自己動手做到了後座。唐昱對此只能苦笑着搖搖頭，要是在後世這種打開男生車門主動坐進來的一個動作可就不是今天這麼單純、簡單了。想必現在高一學生開着帕薩特大概也可以比擬後世開着寶馬蹲在藝校門口的闊少了。　　開着車的唐昱自然沒有心思和田苗說些什麼，這時候的道路倒不算擁堵，只是唐昱心裏考量着這次上面下達的精神，以及父親的機會。田苗問及唐昱為什麼會有車，對於這點唐昱含糊的回答是小叔的車，自己開出來兜兜風耍酷。　　而田苗對於唐昱帥酷的說法很是懷疑，如果不是自己悄悄跟着他怕是就被他溜走了。哪有耍酷的人這麼低調的，明明就是撒謊，不過這車裡有着淡淡的香水味，倒是應該真是唐昱某個長輩的車，這時候田苗發現車座的墊子見有一個紅色的東西，順手這麼一抽。拿起來左右看了看，立刻臉色大紅在後面驚呼一聲，唐昱在後視鏡瞥了一眼也是瀑布汗。因為唐昱清楚地發現那是自己送給楊涵寧的丁字褲，肯定是那晚楊涵寧丟在車上沒有找到。　　這是一個大眾視線中還沒有的貨色，這是唐昱在星耀設計出來的幾個產品，現在還不適宜推廣市場，主要是自己拿來送人的，比如楊涵寧或者沈芸，宋宛如，當然目前只送給楊涵寧，宋宛如的話，唐昱真怕自己要吃爆栗。至於沈芸還是再等等吧，別把小丫頭羞的幾天不敢見人。當然，楊涵寧自己是很不好意思穿這種玩意兒的，卻也架不住唐昱的口舌。　　半天唐昱終於等來田苗的一聲害羞的疑問：“這個……怎麼穿？”　　唐昱大�澹�不知道這個算不算心理暗示，唐昱很自然的想起田苗如果穿在身上會是什麼樣子……唐昱只能含糊的說道：“就像一般的內衣那麼穿，這個適合成熟的女人……”　　田苗更問了一句讓唐昱噴血的話，“這個哪兒有賣？”　　哪兒有賣不就是想穿么，難道說這個產品是可以向市場推廣的？唐昱自己都有點兒疑惑了。“呃，這個目前還沒有賣，是我一個設計師姐姐設計出來的……”　　田苗噢了一聲，也沒說什麼，只是指示唐昱的車怎麼開。唐昱也覺得有點兒沉悶隨口問了一句：“經常開車接你的吉隆太子爺呢？”　　田苗倒是解釋起來：“我跟他沒什麼，只是有時候家長都在沒辦法，我不喜歡他！”也不知道是接着唐昱說話的當下還是早就準備好的說辭。田苗說道：“我過幾天生日，我想請同學到我家聚會，你，你要是有空的話就來吧！”　　唐昱愣了愣，大概是想清楚為什麼自己會被發現了，八成是田苗一路從班級門口跟蹤自己，都這樣了還能不答應？　　唐昱想了想也沒什麼重要的事情，於是就回應到：“沒問題，還有幾天？”田苗的聲音里已經能聽出高興的感覺，她說道：“這周星期六！別忘了生日禮物哦！”　　到了田苗家門前，這姑娘下車的時候又一次雷了唐昱一次，只聽她說：“唐昱我很喜歡那個內衣，別忘了我的生日禮物！”　　這是不是叫赤裸裸的提示！唐昱倒是不在意，自己哪裡可不止丁字褲這一個發明，還有很多新穎的蕾絲內衣，這可是唐昱準備的下一步女性內衣市場的戰略，不過這時候女性還是比較保守，不過可以將市場放在沿海一帶發達城市，或者直接空降國外，主要就是資金，資金要到位啊。　　看年底VCD市場的情況吧！相信要是三年時間能讓維科上市，那麼星耀的發展定然不會小了去。　　唐昱想把這些內衣在國外做成奢侈品。國外的奢侈品市場是要砸錢的，而且要用中國的品牌打入世界奢侈品市場顯得非常艱巨。當然如果能夠有錢加上唐昱的先見說不定大有可為，當然只能作為一個未來規劃，現在的維科還在嗷嗷待哺。而且父親的官路還在青雲，自己要分心的地方很多啊！如果再算上這些一個個身邊穿梭而過的女孩，唐昱認真計較起來是會崩潰的。　　送走了田苗，唐昱的車速可就不是那麼含蓄了，94年的公路沒有堵車，沒有那麼多貼着“新手上路，多多包涵”的流氓新手！所以唐昱到家也到沒有花去太多時間。只不過時而瞥一眼后視鏡中那個掛在靠椅上的丁字褲。

# 第三百七十六章 內衣風情

　　幾番倒騰，唐昱的帕薩特在學校和家之間來回倒騰，不過香艷的是，來的時候載着田苗，去學校的時候載着楊涵寧。　　比較鬱悶的就是，田苗要過生日，自己還得準備生日禮物，還要抽時間親手做。楊涵寧要擴大市場，自己還得準備資金，還要抽時間親自實地觀察。眼瞅星期天就到了，還答應了陳怡幾度春宵，唐昱在去班級的路上哼起了歌：男人真是累。　　要說男人真是累，還有人比唐昱更累。　　現在的方建銘在公司里忙的熱火朝天，生命核能的市場熱度遠超他的想想，對於唐昱他自然是心生感激。面對這樣火爆的場面方建銘每天也是越忙越開心，方家老爺子幾次過問了市場上的一些情況，偶爾透露出來的意思對唐昱很是讚賞。老爺子親自交代方建銘一定要搞好和唐昱的關係，有時候這種投資遠比未來金錢甚至權利的投資更能緊密雙方之間的關係。這就是情感，人是講感情的，尤其在中國。而且唐昱和方家之間還有很多互惠互利的事情，當然這種事情不用赤裸裸的拿出來說。　　現在方建銘的飲料熱火朝天，唐昱的維科和服裝也是不賴，總體說局勢都是很好的。　　當然某些人就不一樣了，比如林沃。迅飛集團現在全力收縮資金，雖然已經為時過晚，但是總算是亡羊補牢，迅飛打出去的資金也不全是給別人做嫁衣，起碼迅飛的廣告力度還是最強的。　　林沃現在想到是怎麼把這種廣告力度維持下去，現在父親轉身離開了，迅飛就剩下自己了！自己不能輸，決不能輸！　　此時林沃的辦公室牆上原來那副巨大的行書“靜”字被換了，現在是一個狂草“戰”。由此可見林沃的個性似乎有了某些轉變，強硬或者不甘失敗等等。　　由此時看來，林沃的父親當初決定離開的原因，或許不是僅僅因為自己累了，也可能不會因為自己老了，可能只是有父母保護的狼永遠不可能成長！　　有多少人能明白父親的苦心呢？當然林沃或許正因為懂了父親的苦心，所以才展現出了更強大的鬥志。　　學校的唐昱漸漸也找到了宋振國所說的那種感覺，他曾經擁有過，但是依然不可缺失的。那就是青春，認真的走過青春。　　上課的時候唐昱的桌子上放着三本書，一本是陳怡的課堂筆記，一本是要送給田苗的內衣手繪，還有一本是安皖服裝市場的調研報告。　　成少洵這小子不斷的把眼睛瞥向這邊，當然他的目光集中在那幅內衣的手繪上，吃了唐昱好幾個爆栗還是色心不改，不停地嘀咕着：“昱少你還有這一手，怪不得陳……不得田……不……”　　“你信不信我把你的嘴巴給撕成四瓣！”　　“好吧，我沉……個是送給誰……”在唐昱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后，成少洵乖乖的閉嘴。　　坐在前面的張婷聽見他們在後面嘀咕，有點好奇的轉過頭，接着就看到了讓人極度臉紅的一幕，那個年代的女孩看到了一個坐在她身後的男生在畫女生的文胸，而且一副草圖上文胸只戴了一半的胸，另一半裸露在空氣中。　　這是何其臉紅的一件事？成少洵在那裡捂着嘴偷笑，被唐昱很不客氣的又給了兩個爆栗。　　不想再惹是非的唐昱合上文胸的手繪。專心看安皖服裝市場的報告，其實不去看唐昱也能知道大概的情況，一個模糊的布局早在多久前就想過了，服裝打入安皖市場是遲早的事情，沾着先機的自己如果不去抓緊時間，抓住自己掌握的一些優勢努力去做，那麼最終後悔的是自己。　　去安皖的計劃不可變了，但是星期天只有两天，而且自己答應了陳怡要和她在一起，而且還有田苗的生日好像就在星期天，唐昱可不想再去拖延時間。　　但是這要怎麼協商？唐昱對於市場倒是不畏懼，但是對於兩個女人……確實有點傷腦筋。　　下課了，唐昱雙手抱着頭坐在座位上，唐昱不出去活動，成少洵自然也只能呆在這裏，不過他的眼睛瞥着唐昱的那份手繪本呢。　　這時候高一（1）班的門口出現一陣小小的騷亂。不一會一個女生將一封信遞到唐昱前排的座位上。唐昱瞥了一眼，紅色的信封，很顯然是情書，上面沒有畫著明顯的愛心或者什麼，這會還沒有那麼奔放！　　張婷回來桌位上的時候看見了，看都沒有看直接撕了。丟去了垃圾簍，班級里有不少學生都在看着這一幕，不過似乎這一幕經常發生，很多人習以為常了。　　唐昱看着回到桌位上的張婷，笑着說道：“其實看看也不錯！多少年後說不定很美好呢！”　　“都是很無聊的東西，為什麼要看！”張婷說話的時候有點兒羞答答的，可能是因為唐昱的問話讓她有點兒無所適從。畢竟這是女孩子的私事，哪有男生這麼當著人家的面說出來的。　　“呵呵，人生很多事當時都很無聊，但是等你失去的時候，當你青春蒼老的時候，這些都是會讓你嘴角微微上揚的回憶。”　　“你說話真……道你知道未來嗎！”張婷跟着唐昱早晚學習也有幾天了，雙方倒是不像從前大家對唐昱的那種看法，有着完全不是一個世界的感覺。　　現在的唐昱讓張婷等人感覺很親近，尤其是昨天那堂下午課，所有同學都在聽唐昱將學習方法。而且唐昱在講台上的幽默，揮灑自如完全將這些高一的學生仔征服了，當然成少洵保證他也是其中一個。　　張婷自然也是其中一個，所以和唐昱說話的時候可以多點兒隨意，似乎可以輕鬆一點。　　“呵呵，不相信我改天送你一張，你在多少年後再打開看看！我保准你的嘴角會有微笑！”　　“……定要哦！”張婷說完自己的臉有點兒紅。班級里最文靜的班花忽然對唐昱這麼說，倒是讓成少洵不可置信的瞪大雙眼。　　“昱少，我，我簡直太崇拜你了，我對你的崇拜簡直就是，就像，就好比……”成少洵壓低聲音說著，但是想了半天也沒有想出一個合適的詞語、“你是不是想說對我的崇拜犹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又如黃河決堤一發而不可收拾？”　　“對！對！對！”成少洵激動地點頭，當然後果是又吃了唐昱的一個爆栗！　　“對你個頭！”唐昱也沒有想到張婷那麼文靜的女孩會說那麼樣的話，難道自己真的要寫？寫就寫吧，反正要她五年或者十年後再打開，寫些什麼都無所謂吧。　　現在唐昱看着張婷的後背有點兒鬱悶，似乎又多了一個女孩的禮物？除了文胸多出來一個不是情書的情書？　　好吧！車到山前必有路！　　唐昱等着雙休的到來！　　這幾天的等待中唐昱也不是什麼都沒做，他給維科訂了一套廣告的實施方案，在電視台的非黃金時段做廉價廣告、在各種小報、雜報、地方報紙刊登維科VCD廣告，後世賣牛皮膏藥的那種廣告轟炸。　　不求提升多麼大的知名度只求讓維科維持一種佔有率，潛移默化的廣告影響只是一方面。這種廣告完全不是為了當前的銷售去做的，可以說這些廣告一年的費用不到百萬，但是相同的這種廣告也幾乎很難帶動直接的銷售。　　但是這些牛皮膏藥的廣告會印在你的腦海，你記得有一塊膏藥粘在那裡，那就叫維科。當然最重視的環節依舊是核心技術的研發，只有技術的絕對領先才能在未來佔領絕對的市場。可以說維克的領先是絕對的，而且是遙遙領先。　　現在的維科保密制度也有所加強，那些保安換了一批比以前素質更高的退伍軍人，而且制度更加嚴格，員工都配員工卡，身份牌。重要地點的出入都要登記、按指紋。　　這種嚴格的管理倒是給維科的一些科技人員帶來一種很有朝氣的催動力，一個公司的正規、嚴密化運營將是它騰飛的第一步。試想員工都散漫毫無規章的做事，公司能有什麼前途？如果每個員工都能感受到公司的朝氣，都能切身的感受到公司執行規則並將認真執行規則的決心。那麼員工也會有更加認真地工作狀態和更強的信心。　　星期六轉眼到了，唐昱昨晚可是加了一整夜的班，地點就在星耀的服裝車間，這女士內衣可不是表面上那麼好做，不是幾個布條就做出來的東西，唐昱可是忙了幾天的圖紙，讓星耀的幾個員工準備好面料，按照規格做好下腳料，唐昱才能夠在晚上做好。　　白天自然是和陳怡赴約。宋宛如的房子徹底成了唐昱的基地。到處都是他和楊涵寧、陳怡的痕迹。卧室、浴室、廚房……　　當然唐昱做的內衣分為兩套，一套是田苗要的禮物，還有一套是送給陳怡的，當然陳怡穿起來的時候害害羞的表情，還用手遮擋着，那種風情讓唐昱知道即便再熬一夜也值了。

# 第三百七十七章 展示生日禮物

　　陳怡並沒有獲邀田苗的生日聚會，但是星期六這一天無疑比參加生日宴會要有趣多了。唐昱送給陳怡的禮物也讓她害羞半天，讓然唐昱也不敢告訴陳怡這是因為送給田苗生日禮物所以順便給你做了一套。　　如果唐昱真的那樣說，結果將是非常的悲慘，而且讓陳怡知道自己送那樣曖昧的禮物勢必又要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不過唐昱心中也有小小的九階，這種誤會到底是真的存在還是沒有呢？田苗為什麼要這麼熱情？總不能用太過厚黑的想法去想一個高中的女孩子，又何況是這個年代，這是一個青澀的讓人害羞的年代，這是一個白衣飄飄的年代。　　唐昱只能說田苗索要的禮物是一種“無知”的曖昧，或許她要了去也只是用來看的，畢竟丁字褲神馬的還只是浮雲，地海市可沒人見過這玩意，這也只能算個新奇的事物。　　就好像小學生可以無知的拿避孕套當做氣球，一個班的學生搶着吹，但是如果換了高中生這麼去做可能就有點兒變味了。所以唐昱哈市把田苗想成無知者無畏上面去了。　　至於田苗確實也沒有多少想什麼，覺得有趣，更覺得唐昱有趣罷了，至於其他的原因，那隻能歸結於少女的好感吧，好感很簡單也很可怕，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刻這種好感會演變成什麼。　　當然在今天的生日上或許可以看出某些徵兆。　　唐昱穿着很簡單的夾克，白色的帆布鞋，手裡捧着一個長長的紅色禮盒，帶着淡定的表情來到了田苗的家。他瞄了一眼，東陵市還真來了不少人，這裏面吉隆集團肯定是少不了，市委的車也不少。　　讓唐昱意外的是他發現了超�宓囊荒唬�老爹竟然來了？什麼時候田家又和自己家勾搭上了，這之間有什麼貓膩？難道田苗邀請自己和這個有關。　　唐昱和唐天浩打了招呼，唐天浩鬱悶的看着兒子，本來他告訴唐昱今天有一個酒席，詢問他是否過來參加，當時唐昱回絕了，卻不想父子倆用這樣的方式又見面了。　　原來唐天鴻來，是因為蘇慕儒收到了邀請，而蘇慕儒說是有事不能前來，換做唐天鴻代表蘇慕儒。唐昱也沒來得及細想這其中的彎彎道道，因為作為壽星的田苗款款的向他走來。　　“唐叔叔您好！非常感謝您參加我的生日宴會！”　　“呵呵，不用客氣，你們年輕人聊！”唐天鴻看了兒子一眼就離開了，至於唐昱可是從那一眼中看出不少東西，比如父子倆才能理解的曖昧，額，這麼說或許有些邪惡了……　　“咯，你的生日禮物！”唐昱微微一笑遞出了手裡的禮盒。　　田苗結果了說了一聲謝謝，隨後看着唐昱打量着說道：“我本以為你今天會穿的很帥，不過看來我又猜錯你了。”　　“呵呵，我本來就很帥，穿什麼都是一樣！”唐昱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田苗捂嘴呵呵一笑，今天她打扮的很漂亮，穿着禮裙，而且唐昱看得出來是外國貨，香奈兒的牌子，只是不知道是誰送的。　　看到了外國服裝名牌，還是奢侈品名牌，這讓唐昱的思緒又難免有幾分飄逸，這可是他的一個幻想之一，如果星耀開闢內衣市場，而且是國外內衣市場，他第一個想嘗試的就是奢侈品，中國還沒有服裝的奢侈品。　　雖然奢侈品這一行業有點玄乎，它們受寵於法國、美國，對於中國有點兒欠奉，但是不管用什麼手段，或者暗度陳倉，或者收購，或者直接用中國的品牌，唐昱都有這方面的想法。　　“喂？真不知道你這人到底是什麼樣的傢伙，說話都會走神！”田苗青蔥的五指在唐昱眼前晃了晃，帶着一陣香風。　　這香水，又是香奈兒。奢侈品啊，奢侈品，繼續思緒飄忽。　　忽然這時候田苗的眼角撇到一個身影，吉隆集團的太子爺正捧着鮮花朝她走來，田苗眼珠一轉，一把牽起還在思緒亂飛唐昱，拉着唐昱的右手，這一幕很快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包括唐天鴻，他咧着嘴看着兒子，不過咧嘴不是因為笑，而是無語，這小子什麼時候這麼厲害了。不過下一刻唐天鴻知道自己兒子被當槍耍了。　　“苗苗生日快樂！這是99朵玫瑰花！”太子爺的臉上帶着和煦的微笑，但是他的眼神里對於唐昱卻透着一股子不太友好的味道。　　“謝謝，小昱你幫我拿一下，我騰不開手。”這有點兒傷自尊了。田苗的一隻手拿着唐昱送的禮盒，另一隻空着的手牽着唐昱，這時候說空不出手，那不是說這禮物沒有牽着唐昱的手重要！，很多人看着這一幕，很多人泛起了心思，包括有些人已經將目光轉移到唐天鴻身上，這一個小小的生日宴會因為這一個小小的舉動牽着出太多的想法，將這些在場人的心思打包壓縮起碼也有50M吧。　　當然這其中包括吉隆太子爺章驊腦海中10M左右的亂碼！當然畢竟不是一般角色，章驊瞬間伸出手和唐昱握手。　　而唐昱的右手在田苗手中。　　這一個簡單的動作化解了一個尷尬的局面，但是唐昱最討厭的就是被人夾在中間的感覺，自己被田苗這麼陰了一把很不爽，現在章驊還玩小心眼，這讓唐昱有點兒憋屈。　　在唐昱瞥見父親唐天鴻嘴角那個弧度之後，那就是更憋屈了。　　唐昱是隨便吃虧的主么？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之間唐昱立刻從田苗手中抽出右手，在田苗失望，章驊得意的瞬間，唐昱的左手摟住田苗的腰肢，右手親切的抓住章驊僵硬的手。　　兩隻手搖晃着，愣神的不只是章驊一個人。　　田苗愣住了，唐天鴻愣住了，剛剛看見這一幕的田興華愣住了，這是怎麼一回事？要知道有些事在有些人眼裡可不是小孩子鬧家家那麼簡單。　　官二代的頭上也是有個“官”字的！　　就好比季良在學校和唐昱不對付，而長少洵卻可以處的很好，這其中拋卻個人感情可以折射出多少內容就是在場的這些人開始考量的事情了。　　“哈哈，沒想到外面這麼熱鬧，大家趕緊進來坐！”田興華兩個快步上前，拍拍章驊的肩膀，另一隻手拉過唐昱，繼續說道：“這兩位可都是我們東陵市的青年才俊，今天一見還真都是讓我羡煞，可惜我家是個千金小姐哦！來來來，兩位侄兒裏面坐！”　　田苗手裡捧過玫瑰花！不過章驊心裏並不爽快，當然田興華的態度他還是看懂一兩分，看來這不是田興華的授意，那田苗自然不會讓章驊考慮到太多，他的憤怒很自然轉移到唐昱身上。　　酒店的大廳裏面眾人開始各自落座，田興華被這兩個太子爺弄得很不爽，不過他剛才說其青年才俊倒不是刻意吹噓，對於唐昱他還是知道一些的。　　但是田興華今天勢必要表示一個態度，起碼要給出一個說法，不可能兩邊都站。站隊可不僅僅是在官場，有時候在這生日宴會的舞台上也要站隊。　　酒店安排的司儀站在下面，田興華接過話筒，而章驊和唐昱被她摟着走上來，總不能在眾目睽睽下再灰溜溜的下去吧。　　這個生日宴會其實已經很前衛了，這個時候的哪家小孩過生日一般就是辦幾桌酒席，大家給紅包、吃飯喝酒吃蛋糕。　　但是田苗的生日宴會顯然搞的很隆重，有點兒新穎的感覺。不過顯然大家現在更感興趣的是站在台上的唐昱和章驊。唐昱明顯比章驊稚嫩很多，當然這隻是看外表。　　如果有人能注意到很多細節，那就會發現唐昱的淡定有一種氣質似乎融入這個環境，章驊的鋒芒畢露很多人都可以感受到，但是唐昱的內斂和古波不驚卻讓很多人覺得這是怯場，當然唐天鴻只有笑。　　怕是回去和老婆又有幾天的笑話可以津津樂道了。　　“今天小女收到了眾多的禮物，我想不如讓我們這些做長輩的來分享一下生日的快樂，讓我們瞧瞧兩位賢侄送了什麼禮物，大家覺得如何？”　　“哈哈，好！”這些轟然叫好的看熱鬧觀眾在哪裡都不缺。　　不過唐昱蛋疼了，難道把丁字褲拿出來給大家欣賞？或者胸罩？田興華這是玩的哪出呀，想玩死小爺啊！這要是真拿出來，絕對是東陵市經久不衰的笑話！而且堪稱經典，說不定內衣市場還會因此走紅呢。　　不過唐昱可不想借這個機會來宣傳產品。台下的田苗也是摟着手裡的錦盒，這要是拿出去那還得了，自己還不羞死人了。真氣憤父親怎麼開這個玩笑，現在唐昱怎麼辦，拿什麼當禮物？　　“呵呵，伯父，我剛才的鮮花只是生日禮物的一個，我還有為苗苗寫的一首詩，送給她，願她永遠開心快樂！”　　“噓……”唐昱倒真是鬆了一口氣，章驊啊章驊你比什麼比好，比這些虛無飄渺的。唐昱忽然想起來自己在西安軍事大學忽悠李政的時候。

# 第三百七十八章 好字！

　　章驊隱蔽的用不屑的眼神掃了唐昱一眼，偏過頭去用他那自以為深情的眼神看着田苗以那略有些粗啞的嗓子深情的念到：“有一年生日沒有收到你的祝福，有點傷心，有點難過，可我卻依舊明白你的心意。有些事，不一定要掛在嘴邊，也許，放在心裏也好。至少，我欠你十七個生日快樂，現在就對你說――苗苗生日快樂！”　　這首短詩一出，在場的女孩兒們頓時眼泛桃花！多麼深情的短詩呀！若是有一個男子肯在我生日時在眾人的注視下為我念上這麼一首短詩，那我死也甘願了！　　不要說旁人，就連田苗在聽完這首短詩后目光也有了些許波動。若不是她知道這章驊曾經無情的拋棄過好幾個為他做了人流的女孩，或許她也會為這首短詩所打動吧？！　　但此刻的她心裏只有對章驊的厭惡，天知道他曾用這樣的情詩騙過多少女孩兒！田苗其實一開始並不特別反對家章驊對自己的追求。　　畢竟這個歲數的女孩兒多少會有些虛榮，能有這麼優秀的男孩兒來追求本身不就說明了自己的優秀嗎？！　　但隨着對眾人對章驊的議論，和姐妹們說起的消息田苗就徹底的厭惡其章驊來了！沒有女孩兒是會喜歡那種始亂終棄的男人。　　不得不說，章驊長了一副好皮囊！若是不了解他的女孩兒確實是很容易被他迷倒，良好的家世，掌管着家族企業，算的上英俊的面容，澳洲留學的經歷！甚至還會一點點的文采！　　這對女孩兒來說，幾乎就是完整的白馬王子的形象呀！　　厭惡歸厭惡，但田苗心中卻又忍不住有些欣喜。畢竟能得到一個男人在大庭廣眾之下送出的情詩，田苗多少有些高興。　　田興華暗嘆了一口氣，這章驊是花叢老手他早已知曉。甚至女兒聽到的消息不少是他有意無意透露出去的。　　怕的就是女兒不曉事吃了虧！可自己不好明着拒絕章驊，於是只得出此下策。但看着情形，女兒還是有些動心了啊！　　唐昱在邊上聽完這首詩不禁啞然失笑，上輩子加上這輩子自己都已經四五十歲了吧？！要他當眾給個小女孩兒送上情詩他還真做不出來。　　邊上的唐天鴻看了看自家兒子，不禁有些無奈。兒子他是知道的，若是現在討論什麼經濟理論或許能說出個一二三來，但要個十來歲的孩子去寫情詩？！　　而且還是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寫出超過那首一準備了許久的情詩確實有些強人所難了。　　但，此刻在眾人的注視下如果唐昱不表現一下就同等於唐天鴻被章家壓了一頭。這卻又是唐天鴻不願意看到的。　　今天來的人並不少，如果唐昱在這裏被壓了一頭明天東陵市或許就會傳遍唐昱“草包”的名聲！甚至連唐天鴻和蘇慕儒都會受到些影響！　　一個生了個草包兒子，一個認了個草包乾兒子！這倆人難道本身就不是草包嗎？！這將對兩人的威望產生一定的打擊。　　但此時眾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唐昱身上，人家章驊都出招了你唐昱也應該表現一番吧？！於是，一瞬間場面氣氛變得有些尷尬。　　此時的田興華似乎也想到了章家的打算，趕緊打了個哈哈。　　“哈哈……小驊不愧是澳洲留學回來的高材生啊！一首短詩讓我這老頭子都心神激蕩啊！來來來……都別站着了，該給苗苗切蛋糕了！”　　說著，便以眼神示意自己的助理去把蛋糕推出了趕緊切了了事！說實話，此刻田興華心裏恨不得扒了章驊的皮！　　這章家此時的表現是在逼着自己表態啊！今天之後，人家唐天鴻肯定以為這章驊的表現是有着自己的授意，為的就是當眾落他和蘇慕儒的面子！掃他們的威望！　　把人請來，再當他的面兒掃他兒子的臉！有這麼做事兒的么？！若是真這麼做了哪怕是佛都有火！　　這仇可不輕啊！到那時候自己除了向他章家靠攏哪裡還有其他路可以走？！一念至此，田興華不禁暗嘆了一聲，章家之內果然有能人！　　但他田興華也不是吃素的！剛才一句話里就點出了你章驊年紀比人家大，又是個澳洲留學生！能做出這情詩本就是應該的！要做不出你才草包呢！　　別人一聽這句話，再回看一下唐昱便釋然了。人家不過是個高一的學生，這時候正是努力學習考大學的時候，哪裡會做什麼情詩？！你一個留學生在外受了資本主義熏陶，自然會寫些歪詩嘍！而且以你章驊的年紀來欺負人家已經是以大欺小了。　　但章家既然安排了這齣戲，自然會有後手！說不得自己只有找個機會讓人給唐天鴻遞話解釋一番了。　　此時唐昱依舊是不急不緩，早在章驊念詩的時候他就已經微笑着招手叫過一個服務生低聲吩咐了幾句，待田興華說出切蛋糕的話時那服務生抱着一團事物已經急匆匆的趕回了宴會廳。　　“田伯父，章大哥都已經送出了詩歌若是小昱不表示表示豈不是顯得小昱太不懂事兒？！”　　說著，唐昱微笑着走到一張桌子旁，早有服務生將桌子清出來鋪上了一張上好的宣紙，更是擺上了上好的狼毫湖筆，拿出一塊精緻的墨盒倒上些桌面上的礦泉水細細的研上了墨。　　看着兒子讓人鋪紙研墨，一直臉色有些陰沉的唐天鴻忽然輕笑開了。兒子的毛筆字他是看過的，家裡過年時候的春聯不就是這小子鼓搗出來的么？！那幅春聯在唐天鴻看了絲毫不弱於本市一些大家之作。　　“小昱不才，不似章大哥出過國留過學，對現代～詩體有些研究。不過還好小昱看過些古文，這手字也還算拿的出手，所以只得送苗苗一副字吧！”　　唐昱一口一個“章大哥”的叫着，擺明就是說他章驊以大欺小。那句“現代～詩體”聽起來似乎咬字不清，更像是“現代～屍體”。聽得在場的眾人噗哧噗哧的偷笑着。　　而唐昱不說自己學古詩，卻說學古文。這更是把自己給摘了出來，直指他章驊不過會點“現代屍體”。　　章驊更是被唐昱的一番話氣的臉色鐵青，但還沒等他發作唐昱已經脫去夾克挽起袖子，執起狼毫在大片上好的宣紙上揮毫潑墨！　　在場的不乏一些書畫愛好者，見得唐昱執筆不由得點了點頭！看來這孩子並非胡吹大氣，而是確實有些功底，看他的執筆就知道那肯定是下過幾年苦功的。　　他們不知道的是：唐昱何止下過苦功？！上輩子他更是拜請名師指點，這手字不敢說自成一派但比起本省內的一些大家唐昱自認為不曾多讓！　　只見唐昱氣勢沉穩，執起筆來揮手間龍蛇起陸！片刻間便揮毫而成一副滿篇的歐體楷書！　　筆住，在場的幾位對書法頗有心得的中年男子便迫不及待的走上前去觀摩起了這副新寫的字，並低聲念了出來。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隔座送鈎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嗟余聽鼓應官去，走馬蘭台類轉蓬。”　　“遼中唐昱於甲戌年秋贈摯友田苗誕辰戲作”　　好字！看那字筆力險勁、瘦硬，意態精密俊逸，深得“歐體”三味！幾个中年男子不斷品咂着這副字的真意，不禁有些好笑。這首詩寫的有些曖昧了，若送給女孩兒不免有些調戲的嫌疑。　　幾个中年男子不一會兒便看完這副字，望向唐昱眼神中折射出欣賞的目光！但他們卻都還沒有開口，因為今天過來的有一位可是東陵市書法家協會的主席！　　所以，雖然幾人對這副字頗為欣賞但卻沒有吱聲，等待着那位略有些禿頂的書法家協會主席給出的評斷。　　東陵市書法家協會的主席叫陳墨涵，是個五十來歲的禿頂胖老頭。此時老頭兒拿着手絹輕輕的擦拭着腦門上冒出的汗，推了推眼鏡左右走動着觀摩起這副字來。　　看着陳墨涵久久不說話，臉色鐵青的章驊冷冷的說道：“恐怕這字根本拿不出手吧？！某些人還真以為自己可以寫兩個字便是書法家了？！還敢拿來送禮？！恬不知恥或許說的就是這樣的人吧！”　　在場的幾位對書法頗有心得的中年男子聞言不禁眉頭一皺，懾於章家的勢力他們嘴上不說但心裏卻暗暗鄙視。　　而寫完了字的唐昱便走到了一邊坐了下來，拿起桌子上的礦泉水輕輕的喝了一口。田苗早在唐昱寫完字后，便擠到了唐昱身邊紅着臉略帶羞澀的低聲道：“謝謝……”　　唐昱看着低着頭的田苗，點頭笑了笑：“希望你能喜歡。”　　看到這副情形和那幾個人的眼神，章驊心中更是怒火中燒！赤紅着眼扭過臉來對着陳墨涵低吼道！　　“陳主席！你也看了半天了，該給這副破字下評判了吧？！”此言一出，在場的眾人對章驊更加失望了。就連剛才他念詩時被他吸引住的女孩兒都扭過臉去不再看他。　　而一直低頭看字的陳墨涵被這一聲低吼給嚇了一大跳，抬起頭來茫然的問道：“破字？！什麼破字？！”　　“別裝蒜！就你你看的那幅破字！下評判吧！”已經觀察到女孩兒們的表情的章驊此時臉色更加猙獰！那原本還算英俊的面孔此刻扭曲的如同惡鬼！　　見此情形，田興華心中暗嘆：樹大有枯枝，家大有敗類！這章家雖然是有人才，但肯定不會是這個章驊！身為男子不過這等氣量，實在難成大器！　　“這副字……”陳墨涵這才抬起頭，摘下眼鏡拿出眼鏡布擦了擦，扭過頭轉向唐昱“小友能不能送與我？！或者我買下也行！”　　此言一出，滿庭驚詫！陳墨涵是誰啊？！他可是東陵市書法家協會的主席啊！他跟着少年買字？！我們沒聽錯吧？！　　“還有，可以的話我想邀請小友加入我們東陵市書法家協會！以後大家可以在‘歐體’提筆上交流交流。”　　陳墨涵似乎覺得這個炸彈還不夠轟動，再次扔下一個更加重磅的炸彈！　　一時間，滿室因此言而靜……

# 第三百七十九章 打臉

　　陳墨涵的兩顆炸彈，把在場的眾人轟的外焦里嫩！卻也把章驊的臉色轟的青白變換！這耳光打的也未免響亮了些吧？！　　“陳墨涵！”章驊那低吼的聲音如同散發著絲絲寒氣，似乎下一刻就要將人凍死一般！見此情景，那圍在字旁的幾个中年男子不禁為那還在呵呵笑着的陳墨涵捏了把汗！　　章驊是誰啊？！他可是本省最大的民營企業吉隆集團的太子爺啊！以他的家世和手段，要弄倒弄臭一個市級書法協會的主席不過是反手之間的事情吧？！　　有一個男子甚至腦門滲出了汗水，趕緊走到陳墨涵身邊拉了拉他的袖子低聲道：“陳老師……”　　但陳墨涵似乎一無所覺，扯出被拉住的衣袖笑眯眯的看着那坐在邊上的唐昱道：“怎麼樣？！小友可否肯割愛呀？！”　　看着這微微禿頂，卻直接無視章驊殺人般的眼神的老頭兒，唐昱心中暗暗感慨！　　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這陳墨涵卻是把這種輕蔑演示得淋淋盡致！此等豪氣便讓唐昱心生佩服！而且這陳墨涵的名字他是知道的。　　上輩子的時候他所拜的那位書法老師就曾向他說過，這位陳墨涵可是中國書法家協會的常任理事！一手顏體楷書頗得國內名家的欣賞！　　甚至，老先生還是朱延山副總理座上客！曾數次得副總理邀請，到中南海去過幾次。但老先生平日為人低調，低調到大部分書法界的人士都不甚知道他的底細，更別說外界的人了。　　而恰好唐昱的老師卻是知道根底，於是鄭重的和唐昱提過。唐昱嘆了口氣，這章驊可是踢到鐵板了！　　一念至此，唐昱有意無意的掃了一直沒有吭聲的田興華，發現這位“田伯父”不僅沒有一點提點章驊意思，眼神中還帶着點幸災樂禍。　　當下他便站了起來，對着老先生微微鞠了一個躬輕聲道。　　“老先生，恕小昱不能答應您。”　　他這話一出口，邊上的幾個男子微微色變！這唐昱好不曉事！人家陳墨涵老師對你欣賞至極，甚至不惜得罪吉隆集團的太子爺章驊！但你卻一副字的面子都不給！是否太過分了？！　　“這副字是小昱送與摯友慶賀誕辰的，當然不能轉贈先生。但若是先生喜歡，可以小昱可按先生要求寫上一副。”　　陳墨涵本來聽了唐昱的話愣了一愣，但唐昱接下來的話讓這老頭釋然了，當下便笑着擺了擺手。　　“哎呀！小友說的是呀！我這老頭兒見獵心喜，着急了！竟然忘了今天是苗苗的生日，做長輩的居然搶起孩子的禮物來了。呵呵……”　　聽得陳墨涵這話，邊上一直沒有吭聲的田興華趕緊上前恭敬的道：“苗苗不過是個孩子，哪裡懂得書法，這副字還是陳老帶回去研究研究吧！”　　看得田興華如此恭敬的對待陳墨涵，章驊的瞳孔頓時一縮！看來自己似乎是犯下了一個大錯了！　　田興華是誰？！東陵市國營企業龍頭龍陵化工的老總！這龍陵化工從前那可是直接劃歸省政府管理的，雖然現在他的財政收入划入了東陵市，但田興華按行政級別算起依然是個廳級啊！　　不提人家的官方身份，就是他東陵市國營企業龍頭老總的名號也足以讓吉隆集團禮讓三分！　　但就這樣一個人物，卻恭恭敬敬的要將自家女兒的生日禮物送與一個無權無勢的市書法家協會的主席？！你信么？！　　而邊上的田苗聽到父親的這句不禁當下便噘起了嘴來！這可是人家唐昱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呢！您怎麼能送給別人呢！　　陳墨涵聽了這話，哈哈一笑擺了擺手！　　“不用！不用！要讓人家知道了還不得說我這個老不羞來人家孩子的生日上還搶小孩子的生日禮物啊！哈哈……小田呀！過了！過了～”　　章驊聽得陳墨涵稱呼田興華為“小田”，心中更是涼了半截！要知道，這國企老總那也算是半個官場中人，這稱呼可不是能亂來的！　　哪怕是今天東陵市市委書記錢啟建當面，也得稱呼田興華一聲“田總”！能管田興華叫“小田”的，數來數去不過是省委里的那一小部分人罷了。　　而此時，陳墨涵更是掂了掂自己的肚腩，走到唐昱跟前，頗為欣賞的道：“小伙子不錯呀！這手‘歐體楷書’算的上是上乘之作！但你的筆力還是不夠啊！沒有體現出‘歐體’的‘字倒心不倒’的精髓，差了一籌！而且看你執筆，有些不順看來是有段沒有練字了。”　　聽得這老先生的點評，唐昱的姿態放的更低了。要知道，上輩子他可沒有機會見到這位老先生。　　人家雖然低調，但也不是什麼人都能見的。上輩子雖然唐昱算是小有名氣，但要請見這位老先生卻還是少了些資格。　　“老先生批評的是，老師也曾說過小昱的這個毛病。且近來時間多用於功課上卻是疏於練習，導致筆法生疏了。”　　陳墨涵看着這小年輕謙遜的回答，並坦白的承認自己最近沒有練字，於是心裏的欣賞之意更上一層！　　“年輕人也不必過於妄自菲薄！你能在這個年紀寫出這手字，已經算是難得了！現在的年輕人啊！本事不大，脾氣倒是不小！呵呵……難得出一個你這樣的年輕人！不錯！不錯！老頭子我很喜歡！”　　陳墨涵的一番話，說的章驊臉色鐵青！本事不大，脾氣倒是不小！這不是直打他章驊的臉么？！但章驊卻不敢反駁，他或許是草包但不是白痴！人家都管田興華叫“小田”了！這豈是他能惹得起的人？！　　“好了～好了！我這老頭子啊～還是回家吧！在這裏可惹人嫌了！”陳墨涵依舊沒有看章驊任何一眼，捶了捶自己的腰。　　陳墨涵這話一出，田興華趕緊低下頭來連稱不敢。　　而唐昱則緊步走到老人身邊趕緊扶着老人的手臂，讓老人坐下來。但陳墨涵只是笑着擺了擺手，拍了拍唐昱的肩膀！　　“小伙子！老頭說讓你到書法協會可不是隨口說的，你小子得抽空過去報道！還有，你答應老頭的那幅字可別忘了喲！”　　說著，老頭回身便走出了宴會廳。說實話，老頭兒並不喜歡這樣的場合甚至有些排斥。但這田興華的父親與他相交多年，於是老頭在老友去世后也留心照拂一二。　　不然，以田興華的背景何以佔得這東陵市國營企業龍頭老總的位置？！怎麼能以一個地級市國企的老總而掛上正廳的待遇？！　　直到老頭離開，唐天鴻才招手將兒子叫來，低聲和兒子道出了剛剛打聽出來的陳墨涵的來歷。　　這陳墨涵是現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維澄就讀桐廬中學時候的同學，一起在杭州日報工作過，後來一起到了北京，還曾一起被下放過“五七”幹校！數十年下來這倆人那是生死過來的交情！　　後來陳墨涵離開了浙江，輾轉到了遼海定居，但每年依舊會上京城與那位老同學聚上一聚！也是在王維澄的引薦下，老頭兒結識了朱延山副總理。　　而後更是成為了朱延山副總理的座上客！　　安靜的聽完父親的描述，唐昱不禁噓了口氣。上輩子自己能看到的果然只是毛鱗鳳角，真正隱藏在深水下的事實恐怕永遠只在圈內人口中流傳。　　還好！自己知道這陳墨涵的一些背景，好歹是沒有失禮。但那章驊可就倒霉了！直呼陳墨涵的姓名不說，那行為也頗為低級！　　不知道章家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來抹平這次的事件，在唐昱看來估計得不小！而且是否抹的平還是個未知數。　　而更讓唐昱感慨的是田興華的隱忍！有着這樣的一個關係，卻極為隱忍的一直沒有暴露出來！　　或許整個東陵市都認為副市長李玉勝就是他田興華的靠山，但卻不知道這田興華居然留着這樣一個後手！　　這一個後手足以在危機時刻砍掉任何想伸向他的黑手，甚至能將對手推向萬丈深淵！打的萬劫不覆！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這可不是一個簡單的職位！中央政策研究室是直屬中央的最高智囊機構！　　是中央直屬機關，專為中央政、治、局研究政治理論、政策及草擬文件的一個部門。可以說，他們所提出的任何一個論點、草擬的任何一份文件、做的任何一次調研都將可能引起全國性的政治、經濟風暴！　　作為這個研究室的主任，或許職位不高但影響力卻極大！在這個職位上的人，絕對是任何企業或地方政府都不想得罪的人。　　直通這樣一個機構，甚至可以讓他田興華面對面的平等的與市政府對話！但他田興華卻低調至斯！　　甚至極為靠攏向副市長李玉勝，讓幾乎所有人都以為他的靠山不過是李玉勝罷了，這等隱忍程度不得不讓人感慨。　　唐昱卻不知道，此時田興華對他唐昱更是感慨萬千！最初田興華聽得唐昱那些明裡暗裡的事情心中也頗有些懷疑。　　直到唐昱那次昏迷，沈家和方家同時雲動他才頗為驚詫於唐昱的影響力。但此時他也僅僅是認為那是蘇慕儒的首尾。　　畢竟聰明人都會有着自己的暗手，只許他田興華有不許人家蘇慕儒有么？！後來事態的發展讓他有些看不明白，空降下來的市委書記錢啟建似乎抵死了蘇慕儒。　　雖然錢啟建暫時沒有取得上風，卻也算是壓住了原本一言堂氣勢的蘇慕儒。　　別人不清楚，但他田興華知道，這錢啟建下來雖然沈睿鴻有過不快但最後還是通過了。但方家卻詭異的沒有任何舉動。　　於是，在這種情況下田興華才允許章驊靠近自己的女兒以試探各方的反應。畢竟他龍陵化工始終是東陵市國營企業龍頭！說起話來也硬氣。　　先把水摸清了，再說站隊的問題。而且從陳墨涵哪裡傳來的消息也不是很好，國家對國企的改革勢在必行！　　李玉勝或許是想趁機吞上一筆，但田興華則聰明的多！經營了多年龍陵化工的田興華知道這是只會下金蛋的母雞！　　若是把他抱在懷裡，那還愁沒有飯吃嗎？！但具體的運作卻必須經過市裡，於是看不清風向的田興華決定暫時觀望，無論是蘇慕儒還是錢啟建，誰能把這隻金雞給他他便跟誰。　　在事態沒有明朗之前，他將一直保持沉默，兩邊都不得罪。　　但這一切安排卻在今晚被整個粉碎掉了，章家的那個章驊居然把他田興華最大的靠山給得罪了，他田興華還能和錢啟建再聯合嗎？！　　雖然田興華知道那章驊不過是個草包，但他沒想到的是這章驊居然草包到這種地步！　　一場宴會，眾人都沒有了繼續下去的心思。今晚出現了太多的情況，這些情況足以引起整個東陵市，乃至遼海省的震動！　　所有人的心思和目光都徘徊在了唐昱和田興華的身上，除了孩子們還樂呵呵的切蛋糕、唱生日歌之外，大人們都抱着各自的心思敷衍着宴會。　　好容易熬過了宴會後，眾人簡單的告別了一下便匆匆離去。今夜，註定了東陵無人入眠。　　在唐昱父子離開之際，田興華卻領着田苗親自送到了酒店門口，這讓眾人的心思更加複雜了。　　“今晚能得唐秘書長的大駕光臨，興華和小女頗為榮幸啊……”田興華笑着和唐天鴻握了握手。　　“哪裡！哪裡！”唐天鴻也笑着回應道：“苗苗也是我們家小昱的同學，算起是我也是她的叔叔啊！來參加她的生日宴會本就是理所當然的。”　　當然，這個時候誰都不會煞風景的提起他唐天鴻其實是代表蘇慕儒來的，倆人再聊了一下，唐天鴻的司機便把車開過來了。於是唐家父子便笑着與田興華揮手告別。　　“小昱，你也是苗苗的同學，今天算是認識了。以後有空就多來家裡玩。”在唐昱父子離開之際，田興華卻頗有深意的看着唐天鴻道。　　“一定！一定！改日天鴻再來叨擾！”唐天鴻也不是笨人，得了田興華的眼神也微笑着道。　　話音落，車子緩緩的離開了酒店，駛入了茫茫夜色之中……　　這一夜，已然睡下的錢啟建在夜半時分接到了一個電話。這個電話是省城來的，當接完這個電話后，錢啟建呆在書房中再也沒有睡去。　　整整一宿，錢啟建都在書房裡悶悶的抽着煙……　　這一夜，蘇慕儒也同樣接到了一個電話，這個電話是東陵本地的。當接完這個電話后，蘇慕儒拿出紅酒給自己倒上了一杯，一口飲盡！　　而且回到卧房內安穩的睡去，一夜無夢……

# 第三百八十章 章家老人

　　省城裡，一處頗具古意的四合院內的青石板上章驊赤裸着上身穿着短褲跪在寒風中留着鼻涕瑟瑟發抖着。已經是十一月了，遼海這時已經開始冷了下來。　　在章驊的正對面，是一間很大的正堂，堂內照着前清時期的樣式布置了主客椅子和案頭，案頭上一個看起來頗具威勢的老者正在提筆書寫着什麼。　　老人看起來大約七十上下，個子高瘦鬚髮皆白。穿着一身白色的唐裝，帶着一副金絲邊眼鏡，一隻手沉穩的提起湖筆在上好的宣紙上揮毫潑墨。　　在老人身邊，垂首而立的是一个中年男子。這男子穿着一身純黑的西裝，默然垂手立在老人身邊。　　老人寫的字並不快，一筆下去許久才提起。而下一筆則是凝視良久後方才下筆。　　過了許久，老人終於寫完了一副字，緩緩的將筆擱在了那塊盤龍硯台上。而站在老人身邊的漢子則立刻給老人遞上了一塊散發著熱氣白毛巾。　　老人接過毛巾緩緩的給自己凈了凈手，才在堂里的主位上坐了下來。　　這時候，那中年西裝漢子趕緊奉上香茶，而後繼續站在了老人身後。老人輕輕的拿起茶杯，喝了一口后才緩聲道。　　“讓他進來吧。”　　那中年西裝漢子聞言點了點頭，出得門去寒聲對章驊道：“畜生！還不快滾進來！”　　章驊聞言如蒙大赦！一陣的連滾帶爬，也顧不得抹去流出的鼻涕，一下子滾進了大堂里。　　那中年西裝漢子看得章驊如此，眼中流露出一絲憤怒，但更多的是心疼！待章驊滾進了大堂后，西裝漢子走到了裡間拿出了一條毯子丟給了章驊。　　章驊看見那毯子，目光頓時亮了起來！趕緊接過一瞬間便把自己包成了個粽子一般。　　看得章驊如此，那中年漢子心中更是憤怒！　　但那端坐在主位上的老人卻依舊如古井般，沒有一絲的情緒波動。　　“我們章家，從前清的時候便開始了闖關東。到我這一代已經是第五代了。”老人放下茶杯，緩緩的道。　　“無論是哪一代，從沒有過被人戳着脊梁骨的時候！”老人緩緩的轉過頭來，那盯着章驊的犀利的目光如獵鷹般冷酷！　　“當年你那沒用的爹聽了你那更沒用的娘的話，說什麼時代不同了不出國學習怎麼做生意將來恐怕不會運作……”　　老人的話一出口，那西裝中年男子眼神閃過一絲羞愧，緩緩的低下頭來。　　“砰！”老人猛的一拍桌子！那青花瓷的茶碗“嘩啦～”一下掉在了地上破碎開來！轉過身來對着自己身後的西裝漢子怒吼道！　　“可章明傑！你看看你那豬一樣的兒子他學到了什麼？！你告訴我！他留學了那麼多年除了玩女人、玩車他學會了什麼狗屎玩意兒？！”　　聽着父親的怒吼，章明傑“噗通！”一聲便跪了下來，一句話也不敢說。而章驊更是嚇的瑟瑟發抖，跟着父親一起跪了下來……　　“章明傑！章明傑！我章文昊怎麼生了你這麼個蠢東西！”這老人，便是前十數年一直掌控着章家的頂樑柱――章文昊！　　而那西裝漢子，則是他的大兒子章明傑。除了章明傑之外，章文昊還有一個二兒子章明哲目前主持吉隆集團在上海的生意。　　章文昊坐回椅子上，喘了好幾口氣才緩過勁兒來。冷冷的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章明傑，沉默了良久，才緩緩的道。　　“以後吉隆的事情你們兩父子就不要插手了，我會把老二叫回來的。股份我會給你們留着，但經營全部交給老二！你們父子不準插手！”　　章文昊的聲音不大，但在章明傑父子聽來卻如同天雷一般轟鳴！　　“爹！”　　章明傑聞言如遭雷擊！立即出言抗辯，這樣的懲罰未免過重了吧？！自己怎麼說都是家中的長子，如何能夠被剝奪經營權啊！　　“不用再說了！你們父子我已經忍的夠久了！我給你們的機會也夠多了！我算是看明白了，如果吉隆再給你們經營下去，就離宣告破產不遠了！”　　章文昊揮手打斷章明傑的話，冷冷的道：“今天起，章驊不準離開省城半步！他要是敢走，我打斷你們父子倆的腿！”　　說完，章文昊丟下失魂落魄的章明傑父子，走出了大堂。門外早已有一部轎車在靜候，見得老人出，那司機趕緊拉開車門將老人迎上了車。而駛離了這所四合院。　　章明傑在四合院的大堂里，兩眼無神的望着房梁心中一片冰冷。他雖然猜到了父親會嚴厲的懲處他，但沒有想到的是父親會直接剝奪他的經營權！　　精明的章明傑留意到了父親對自己兒子的稱呼：章驊！這是以前從來不會有的，在這之前父親即使再生氣，對兒子這個長房長孫總是有着些許疼愛。稱呼自家兒子一向是叫小驊！但剛才，章文昊卻直接叫上了章驊的名字！至少，這表現出了章驊在章文昊心中地位的直線下降！　　自從三年前，父親決定退居幕後之後這吉隆集團的生意就幾乎全部交由了自己打理。而為了避免兄弟相爭，二弟章明哲被打發去了上海為集團開拓業務。　　但，這個情形到了昨天晚上全變了！章文昊忽然一個電話把他們父子召集了回來，之後便把他們拉到了這祖屋裡二話不說讓自己兒子立刻脫光衣服在院子里吹了一夜的冷風。　　到了今天早上，又莫名其妙的被剝奪了對集團的經營權！章明傑雖然知道自己兒子性子高傲，不時的會惹出事請，但他所做的準備僅僅是被老爺子訓斥一通。　　沒有想到的是自己會被直接剝奪了經營權！想了一圈，章明傑的目光回到了兒子身上！看來一切問題的根源都在自家兒子，而昨天晚上兒子是在東陵參加田興華女兒的生日晚宴的。　　也就是說，在這個晚宴上兒子做了什麼不該做的事得罪了不該得罪的人！於是老爺子才半夜將他們父子召集起來，並於今早剝奪了他們對吉隆集團的經營權。　　不得不說，章明傑不愧是經營着遼海第一民營企業吉隆集團的老總，不過腦子里過了一圈便把事情猜了個七七八八。　　“說！昨天晚上你究竟在東陵幹了些什麼？！”章明傑的話語如同三九天里的冷風一般刺骨，那雙眸子中沒有半分情感流露“一五一十的給我交代出來！不得隱瞞！否則不等你爺爺動手，我就先打斷你的腿！”　　章驊不敢怠慢，把所有自己在田苗生日宴會上的所有作為都說了一遍。以往他或許會隱瞞一二，甚至顛倒黑白！　　但今天的事情太大了！他沒有想到爺爺會連夜將他們父子召集回來，並直接剝奪了他們對吉隆集團的經營權！這時候即使白痴也知道事情大條了！他章驊哪裡還敢隱瞞？！當下便把昨晚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部交代了個乾淨。　　章明傑安靜的聽着章驊的陳述，中間沒有提出任何問題。直到章驊說起了陳墨涵，章明傑才閃起一絲亮光！在聽得兒子直呼陳墨涵的大名的時候章明傑“呼啦！”一下站了起來！猛的一腳揣翻了兒子！　　“畜生！我打不死你！”章明傑憤恨的站起來，對著兒子就是一頓拳打腳踢！直把章驊打的鬼哭狼嚎，揣的滿地打滾。　　這時候，一個年約三十抹着濃妝的女子走了進來。一下子看見了被章明傑揣的滿地打滾的章驊，立刻尖叫了起來！　　“章明傑！你干什麼？！他是你兒子啊！”尖叫聲中，女子撲向赤裸着身子在地上打滾的章驊，一下子抱住了他擋在了章明傑面前。　　“你要打死你兒子啊！哪有你這麼做爹的啊？！下這麼黑的手！你看看！兒子都被你打成什麼樣兒了！”說著，那女子竟然抱着章驊掉起了淚來，嗚嗚的哭着。　　“你要看不上我們娘倆，明兒我就收拾收拾回京城去！免得在你跟前惹你煩！”　　這女子便是章明傑的結髮妻子，周彤。這周彤也算是大戶人家出身，家族在京城裡也是小有勢力。她的哥哥目前是某部委的一個科長。　　在京城裡的科長，雖然官職不大但職權不小！吉隆集團有着不少的難題都是靠着那位京城裡的大舅哥給解決的。　　所以，章明傑才會在妻子面前矮了一頭。若是平時，妻子這麼一陣哭鬧或許章明傑也就偃旗息鼓了，但今天不同！兒子的這一番作為已經讓他失去了吉隆的經營權，連他最重要的東西都失去了，章明傑還有什麼可顧及的？！　　“你就護着他吧！看看你能給他護到什麼時候！”章明傑冷冷的看着那哭嚎不已的妻子和瑟瑟發抖的兒子寒聲道：“這次，如果我們章家若是熬不過你就帶着章驊會京城吧！”　　周彤聽着丈夫此言，不禁一愣！看來兒子真的是惹下潑天大禍了……　　東陵市，一大早的錢啟建的司機和秘書就趕到了錢啟建的家中。大約六點左右，錢啟建便從家裡出來，鑽上了小車緩緩的離開了政府大院。　　但小車卻沒有像平時一樣開向市委，而是直接駛出了東陵市。在車開了大約半個小時后，來到了東陵市郊的一處山腳下。　　這處山腳便坐落着一棟棟錯落有致的別墅，隱於山林之間。在山腳下一道別緻的鐵門攔住了去路，錢啟建的秘書下車與守門的保安說了幾句后，便獲得了放行。　　車子緩緩的駛到了一處別墅的門前便停了下來，一位身着職業套裝的冷艷女子早已在門口等候。此時若是有常到琉金殿堂一定認得出，這位冷艷的美女竟然是琉金殿堂兩位美女老總之一：江慧琳！　　待的錢啟建走下車來，江慧琳便笑着上前伸出了自己那潔白嬌嫩的小手道：“書記親自前來璧山居視察工作，實在讓慧琳受寵若驚啊！”在東陵，很多人都知道琉金殿堂。但幾乎沒有人知道在琉金殿堂之外，這位冷艷的老總還經營着一個鮮為人知的會所――璧山居！　　在錢啟建下車后，司機便頗有眼色的將車駛離了這處居所。而跟隨錢啟建而來的秘書也安靜的立在了錢啟建身後。　　此時的錢啟建看起來頗為憔悴，雙眼邊有着濃厚的黑眼圈，看便知道他昨晚肯定一夜未睡。在聽得江慧琳的話語，錢啟建頗為勉強的笑了笑。　　“江總說笑了，我哪裡是來視察什麼工作。只不過想托江總和陳老遞句話罷了。”　　看着憔悴的錢啟建，江慧琳的心中閃過一絲憐憫。若不是攤上了一個章家那個白痴，加上他自己的那個笨蛋侄子，或許這錢啟建早就力壓蘇慕儒一頭了吧？！何至淪落到今天這個地步？！

# 第三百八十一章 錢啟建的大手筆

　　江慧琳昨晚已經收到了省城裡某個長輩的遞話，讓她給錢啟建做個引路人。帶着錢啟建去見陳墨涵。　　早在章驊出事的時候，江慧琳就收到了消息，剛開始她還抱着看戲的心態看着這章家如何收場。畢竟陳墨涵可不是蝦兵蟹將，若是較起真來着章家得吃不了兜着走。　　章家的囂張是從章明傑開始的，這章明傑娶了個京城裡小世家的女兒便有些不可一世了！當初江慧琳初來遼海時，章明傑就打過她的琉金殿堂主意。　　本來也這沒什麼，生意嘛！看着能賺錢他們想插個手也是常理，可是他兒子章驊居然打起了自己的主意那就是江慧琳所不能容忍的了！　　那次江慧琳差點下了狠手收拾了他，但無奈的是他那娘家在京城裡錯綜複雜的關係網拉到了一個算是有分量的人物，而且他家老爺子章文昊也找了個大佬給遞了話江慧琳這才偃旗息鼓。　　但章家也因此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所以章驊到了東陵后從來不敢踏進琉金殿堂半步！那是因為他老子警告過他，不然以他囂張的性格早就在琉金殿堂惹出事情來了。　　雖然當初教訓了章家但從心底里，江慧琳就極其厭惡這章家的作為。特別是章驊這二世祖，江慧琳可非常知道這小子是個什麼玩意兒！　　對於章家，江慧琳算是比較了解的。老爺子章文昊算的上是一時人傑，進退有度四平八穩，連江慧琳所認識的幾個省委大佬都對這老爺子讚譽有加。　　但他兒子章明傑卻不然，章明傑在遼海這塊地方是出了名的心黑手狠！看上的東西非得吃下來不可，為了達成目的甚至一些非常規手段也在所不惜。挑上了這樣的盟友，也只能說他錢啟建眼力太差！　　“呵呵……錢書記說笑了，慧琳不過是個生意人。和陳老不過頷首之交哪裡擔得起遞話的重任呀～但若有機會幫您轉達一下倒還是可以的。至於陳老如何回話，慧琳可就不敢打包票了。錢書記先請！”　　江慧琳畢竟也是世家出身，一番官話說的是滴水不漏！任何一番都留有餘地，若不是答應了省里那位長輩，江慧琳根本就不想理會這茬。　　錢啟建似乎也知道是這樣的結果，沒有在多說什麼。只是重重對江慧琳頷首道：“麻煩江老闆了……”　　說話間，幾人進入了別墅的大堂。早有服務員過來領着幾人到了一處雅間，這雅間看似普通，進去后卻別有洞天。　　原來雅間是建在一處水面上的，別墅正好擋住了這個小湖，而不開雅間的門你卻不知道這處竟有個小湖。　　雅間內陳設着頗具古意的八仙桌椅，面對着湖光山色景色頗美！　　若是平時，錢啟建定要放下心中煩事欣賞一番。但無奈的是今天的事情太大了，一步踏錯甚至會賠上他的政治生命！所以他根本靜不下心來欣賞着清晨山湖之間的美景。　　待三人坐定，江慧琳告了個陪走出了雅間。在她走出雅間后不久，服務員便擺上了一壺極品鐵觀音和一些精緻的早點，這些早點里甚至還有極其漂亮的廣東蝦餃和江南蒸乾絲。　　那服務員先是用熱水在一個瓷盤裡把碗筷茶杯沖洗一遍，再給兩人倒上茶水。而後恭謹的留下一句“請慢用”后，委身退出了雅間。　　看着這奢華的早點，錢啟建心裏不禁暗嘆着江慧琳的心思九轉！陳墨涵是杭州人，習慣了有早茶，這些早點看似給自己等人預備的，但其實是給人家陳墨涵預備的！若是自己等人先動了手待得陳墨涵來了那就面子上不好看了，更別提接下去的話題了。　　看似簡單的早點，她江慧琳就下了兩個套子！若不是自己昨夜研究過陳墨涵，或者忍不住嘗了這早點，那麼今天這事兒也就砸了。　　不提錢啟建心思百轉千回，那錢啟建的秘書看得這些早點也不禁有些驚詫！94年的遼海可沒見過這陣勢。　　在他們看來，早點或許就是豆漿油條和包子。但沒有想到一頓早點居然可以做的如此豐富！但他畢竟是市委書記的大秘，雖然心中驚詫卻也不露絲毫表情。　　僅僅是以眼神詢問錢啟建是否開動，但見錢啟建輕輕搖頭后他便退至錢啟建身後的紅木長椅上端坐了下來，腿上橫着一個極為精緻的長條紅木盒子。　　從頭至尾此人沒有問過一句，除了像影子一樣跟着錢啟建外，他幾乎沒有任何存在感。　　於是，更加沒有人主意到他手上拿着的那個極為精緻的長條紅木盒子。　　錢啟建的這位叫林白，是錢啟建來到東陵后從秘書處挑選出來的。這段時間用的也算順手，但今天逢此大事卻依然不多問一句，緊跟而來氣勢依舊穩健，這不禁讓錢啟建高看了幾分。　　若是今日脫得大難，自己這位秘書倒是可以用上一番。　　不多一會兒，雅間外傳來一陣爽朗的笑聲。錢啟建便聽見一個略顯蒼老，卻中氣十足的聲音寵溺的道。　　“哈哈……江丫頭，你又打我老頭子什麼主意呢？！沒由得請問老頭子喝早茶，這可不多見呀！”　　錢啟建聽得這男聲，心中暗暗點頭！看來這江慧琳果然有些門道，這男子應該就是昨晚的事主陳墨涵了！　　“陳伯伯！我哪裡像你說的那種人呀！慧琳是那種人嗎？！我這裏開張都好久了，之前沒叫您來，是怕您不滿意！這次特地請來的杭州的大廚給您做蒸乾絲！知道您是杭州人所以有了這準備才叫您來喝早茶的呀！”　　錢啟建聽得這女生，心中微楞！似乎是那冰寒美女江慧琳的聲音，但那江慧琳個性頗冷如何會用如此嬌媚的聲調與這陳墨涵說話呢？！　　聯繫起陳墨涵對江慧琳的稱呼，錢啟建心裏忽然再下了一個定論！這陳墨涵的背景絕對不似自己所查到的那麼深！或許，更深！　　要知道，他錢啟建的靠山在讓他來找江慧琳的時候就給他說過江慧琳的背景，如此背景之人卻對着這陳墨涵撒嬌，並對陳墨涵“丫頭”的稱呼毫不在意！這本身就說明了一些問題！　　“哈哈……難得你還惦記着我這個老頭子～丫頭有心啦！這情呀！我老頭子領了！只要你不是替你家那糟老頭過來要我那幅‘鄭板橋’，一會兒你讓老頭子做什麼老頭子都答應了！”　　糟老頭？！這話聽的錢啟建心頭微寒！看來這陳墨涵的背景果然深厚無比，遠非表面上看起來那麼簡單！　　聲音已經越來越近了，錢啟建趕緊起身走到了門口恭謹的等着陳墨涵推門而入。而林白則恭謹的走到了他的身後。　　待錢啟建站定后，那雅間的門便應聲而開！　　只見在一個服務生的引領下，江慧琳腕着一個年約五十來歲的禿頂胖老頭。老頭兒帶着一副園框眼鏡，胖乎乎的一臉和善的微笑，讓人不禁一見欣喜。　　這老頭，便是東陵市書法協會的主席，昨夜章驊踢到的超級鐵板田興華的暗中靠山：陳墨涵！　　看着這老頭兒，錢啟建心中凌然！這老頭看起來普通的緊，如果在大街上碰見或許自己都會以為他不過是個普通的老人家。　　不怪的章驊會吃虧啊！實在是陳墨涵長的太有欺騙性了，帶着一副圓框眼鏡的陳墨涵身上除了書卷氣外，根本看不出一點上位者的氣勢。　　初見之下，就算是有想法大約也就認為老人不過就是大學里的退休老教授吧？！　　這時候走進來的陳墨涵也看到了錢啟建，但似乎老頭兒早就猜到了錢啟建在這房間里。於是只是笑着扭頭對江慧琳道。　　“我就說嘛！你這丫頭若是沒事兒怎麼會那麼好心請我這糟老頭子吃早茶，原來在這裏給我埋伏着呀！”　　聽得陳墨涵這麼說，錢啟建鞠了個躬微微一笑道：“啟建哪裡敢埋伏陳老？！不過是擔心您貴人事忙，於是才請江老闆幫忙領路罷了。”　　說著，錢啟建對着陳墨涵做了個請的手勢。陳墨涵也沒有客氣，直接走到了八仙桌旁坐了下去。　　這時候錢啟建拿起茶壺走到老人身旁，微微彎腰輕輕的為老人斟上了一杯茶。他這一手看得江慧琳頗為欽佩！　　以市委書記之尊，竟願放下架子給老人斟茶這點不得不說明了錢啟建此人能屈能伸，而且雖然是斟茶，但他錢啟建的態度依然是不亢不卑！　　“呵呵……能得錢書記這杯茶，我這老頭子頗為榮幸啊！哈哈……”陳墨涵並沒有阻止錢啟建的舉動，甚至看着他斟茶時不亢不卑的身形還頗為欣賞。　　這時候林白走到錢啟建的身後，將那精緻的紅木盒子遞了過去。錢啟建拿過盒子擺子在了八仙桌上，打開后取出了一副古卷。　　“這副字是啟建偶然所得，啟建不過是一俗人不懂鑒賞！於是厚顏讓江老闆請您這位大家過來幫着啟建掌掌眼……”　　說著，錢啟建將古卷拿到旁邊的茶几上攤開來。陳墨涵聽了這話沒有說什麼，只是微笑的背着手走了過去。　　但當錢啟建攤開字幅時，陳墨涵不禁倒吸一口涼氣！心中直嘆，這錢啟建的手筆可真夠大的啊……

# 第三百八十二章 暗流激涌

　　那錢啟建拿出的一副山水畫，那畫上的崖邊蜿蜒着兩棵古松，盤踞而上！頗具氣勢！在那畫左下角更有一副題字。　　陳墨涵推了推眼鏡，湊近一看，不由自主的將那首小詩讀了出來。　　“秀頂雙松最老蒼，雙勾蘭竹更芬芳。知君百尺凌高志，並與青山作主張。”　　“立先、煥文兩長兄。板橋老人鄭燮。”　　在款識邊上更有鈐印：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青藤門下牛馬走、老而作畫。　　陳墨涵看完，心中嘆氣！看來這錢啟建頗有本事，不過一夜之間便摸到了自己的脈。自己喜歡鄭板橋的書畫歲不是什麼秘密，但不過一夜便找來這樣的精品實屬難事！　　鄭燮最喜畫蘭、竹，畫松極為少見，而幅以松樹為主體，筆法蒼勁老辣，用墨色濃淡做空間前後的區分，松圖繁密而不擁塞，結構清晰更是鄭板橋松畫中的精品。　　只見那畫上蘭、竹置於陡峭的岩石之間，天相自然，秀逸洒脫中更見一種頑強的生命力。蘭竹以細筆勾勒的雙鈎法描繪，與闊筆放縱的松樹在技法上形成鮮明的對比，同時豐富了畫面內容，起到了補充畫意，增強主題內涵的作用。　　此圖是鄭燮贈與友人的，畫中以雙松喻人，讚譽立先、煥文二位友人志懷高遠。拿來交由陳墨涵，也算是一記極響的馬屁！　　陳墨涵不知道，這幅畫其實與錢啟建無干。這是章家老太爺章文昊在得知事情后連夜讓人從省城裡給送過來的！　　陳墨涵更不知道的是：這幅畫在十四年後的拍賣會上更是拍出了近七百萬的高價！看着這幅畫，陳墨涵心生感慨！拿着這幅畫來啟開過節，他們還真是夠下血本的。　　陳墨涵不知道的是，作出這個決定的章家老太爺已經在趕來東陵的路上了。而他忍痛拿出此畫的唯一要求就是陳墨涵揭過此事。　　陳墨涵婆娑着這幅鄭板橋的真跡雙松，心裏微微的嘆了口氣。看來這次自己終究是要放他章家一馬了，畢竟這牽扯到好幾個人的面子。　　雖然自己不甚在意，但總得為自己身後想想吧……　　就在陳墨涵與錢啟建會面的同時，唐昱也在乾爸蘇慕儒的家中小聚。比起陳墨涵他們的試探、謹慎，蘇慕儒家的氣氛則極為輕鬆。　　昨夜唐昱從宴席上出來，立即向方建銘那裡打了電話。求證着陳墨涵的身份，而方建銘的回答讓唐昱倒吸一口涼氣！　　卻說，昨夜父子兩人從宴會裡出來后徑直回了家。但路上有着司機，唐昱並不想和父親聊起這些事情。　　古語有雲：君不密則失其臣，臣不密則失其身，幾言不密則成害！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自從前世家族變故以來，唐昱便一直格守這句格言。　　待的回到家后，唐昱才和父親鑽進書房裡，給方建銘撥了電話。　　“哈哈……小昱，怎麼想起給哥哥我打電話了？！”方建銘的那邊似乎在忙碌着什麼，聲音十分嘈雜。　　“沒～方哥，我想跟你打聽個人。”唐昱輕聲道。　　“哦？！你想打聽誰呢？！這遼海還有你不認識的？！說說看，哥哥我可挺有興趣的呀～”方建銘的聲音聽起來似乎有些意外，但還是很熱情的道。　　“方哥，我想和你打聽的是東陵市的書法協會主席：陳墨涵。”唐昱一字一句的低聲道。　　“喲～你東陵市的人怎麼跑來找我打聽了……等等！什麼你說誰？！陳墨涵？！”方建銘剛開始還有些調侃，但猛的他聲調忽然拔高！　　接着，那周圍的嘈雜聲忽然一靜！顯然是方建銘走到了一個僻靜的地方接這個電話。　　“對！就是陳墨涵！我想知道他的背景。”唐昱聽着方建銘的聲調忽然拔高，也估計到了這陳墨涵的身份絕不簡單！於是更加慎重的重複了一遍。　　“小昱，你老實和我說你是不是得罪這老傢伙了？！”方建銘沉默了一陣，嚴肅的道：“你把事情和我交代一下，如果事情嚴重了恐怕你得馬上到省城來和家裡的老爺子商量商量了。”　　唐昱聽得方建銘如此說，心裏不禁咯噔了一下！方家老爺子是什麼人？！那中辦的老人，從副國級的位置上退下來的牛人啊！而且人家雖然退了，四子方道洵還任職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紀檢組組長呢！　　那可是正兒八經的副部級幹部啊！讓方道洵出面都不行，還非得要老爺子出面？！這陳墨涵看來不僅僅是不普通，簡直是沉在深海中的巨鱷啊！　　“不是我得罪了他，今晚上……”唐昱深吸一口氣，壓下心中的震驚將今晚的事情從頭到尾無巨細的全部說了一遍。　　電話那頭的方建銘從頭到尾都沒有插話，只是安靜的聽着唐昱的陳述。直到唐昱說到章驊那嫉妒憤恨失態的表現后，方建銘在電話那頭哈哈大笑了起來！　　“哈哈……好啊！你小子可嚇死哥哥我了！還以為你得罪了陳墨涵那老頭呢！原來是章驊那白痴小子乾的好事兒啊！”　　唐昱聽着方建銘在電腦那頭的開懷大笑心中不禁一暖，這方建銘是真的關心自己啊！聽聞得自己打聽陳墨涵立刻便想到要自己去省城裡找他家老爺子避難，而剛才聞得是章驊的首尾，他也是真的替自己開心！　　“謝謝方哥關心了！”唐昱輕笑着道：“小昱雖然不敢自喻禮法達人，但基本的尊老還是懂的。不會像那些家教不良的一般，眼高於頂。”　　電話那頭的方建銘聽了這話笑的更歡了。　　“哈哈……你小子啊！損起人來那真是不帶髒字啊！不過你說的達人是什麼意思？！”　　“呃……所謂達人就是對某些事情精通的人，你就這麼理解就行了。”唐昱不禁有些頭疼，畢竟自己時不時的會冒出一些後世的言行來，還得負責向身邊的人解釋。　　“方哥，你還沒跟我說那陳墨涵的背景呢！”　　方建銘聽了唐昱這句話，笑聲嘎然而止。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好一陣后，方建銘有些凝重的對唐昱道。　　“小昱，這陳墨涵的來歷你還是不要打聽了。有些事你還是不知道的為好，你只需要知道這個人你可以不理他，但是不能得罪他。若是得罪了他就連我家老爺子都會有些頭疼。”　　唐昱聞言不禁苦笑，現在不是我去纏人家是人家來找我！那陳墨涵走之前可是要唐昱明天必須得到書法協會報道去呢！　　“方哥，不是我想打聽。而是今晚上我寫了副字那老頭兒就非得要我到他的書法協會報道去，為了搞清楚狀況我才給你電話的呀……”　　“這樣……”方建銘聽了唐昱的話后，沉吟了一陣：“明天中午你先過去看看情況，然後我們在電話聯繫，我也得回家問問老爺子啥情況。”　　“那好！明天有了情況我給你電話！”說著，兩人又聊了些閑事才將電話掛上。之後，唐昱和父親唐天鴻把事情交流了一陣，覺得應該和蘇慕儒交流一番，於是才有了蘇慕儒家半夜的那個電話。　　而今天一早，唐昱便來到了蘇慕儒家討論起了昨夜的那次事件。雖然唐家與蘇家現在可以算是不分彼此，但畢竟唐天鴻目標太大！　　一大清早的如果出現在蘇慕儒會引起太多的猜測，於是只得讓唐昱做個傳聲筒。乾兒子來乾爸家玩，這總不會有什麼問題了吧？！　　而且，人家不過是個高一的孩子，能搞什麼政治上的事兒呢？！　　而唐昱來的時間也趕巧了，就在錢啟建出門的不久。於是唐昱等於是目送着錢啟建的車出門的，透過車窗唐昱甚至眼尖的看到了錢啟建那張憔悴的臉。　　待進得蘇慕儒后，發現蘇慕儒一反常態的沒有擺出那威嚴的市長模樣。而是笑容可掬的坐在沙发上等着唐昱的到來，與錢啟建不同，此時的蘇慕儒滿面紅光！精神爽利！　　看見了保姆將唐昱引了進來，蘇慕儒笑呵呵的摸出一隻高腳杯給唐昱倒了一杯紅酒。　　“來來來……乖兒子，這可是乾爸專門給你找的！來嘗嘗～”蘇慕儒笑呵呵的把酒推到了唐昱的面前，唐昱立刻就被那紅酒的香味給吸引住了！　　唐昱拿過酒杯用鼻子一聞，當下便大為興奮！這肯定是法國的百匯龍船紅酒！擦！沒想到居然會在乾爸這裏喝到這好東西啊！　　若是其他的唐昱或許還矜持一點，但好酒可是唐家人的本性！從他老爹到二叔小叔都有這毛病，好酒！喜歡好酒！　　“嘿嘿……乾爸，那兒子可就不客氣了～”聞着那令人迷醉的葡萄香氣，唐昱乾笑了一下道，還是乾爸了解我啊！　　“喝吧！喝吧！這就是給你小子準備的！”蘇慕儒昨夜聽得錢啟建由於章驊而很有可能倒霉的消息，差點高興的睡不着覺！還好睡前喝了點紅酒，這才睡了過去。　　今天一早起來，他還正琢磨着怎麼犒賞這乖兒子的豐功偉績呢！結果就看到了這瓶黨校同學送來的紅酒，不禁心中一動！拿出酒杯給兒子滿上了一杯！果然，這壞小子見了好酒就走不動道！　　正當唐昱就要把就拿起給自己“咕嘟”下去的時候，一聲厲喝在後廚房響起！　　“小昱！你干什麼呢？！大清早的居然在喝酒？！”這聲音一出，嚇的唐昱差點把手裡的酒給潑了！

# 第三百八十三章 浪靜之時，動即不動

　　唐昱聽得那聲音，趕緊回頭定睛一看：正是蘇慕儒的妻子顧秋霞！當下唐昱趕緊把酒杯放到了桌子上，乾笑着應到。　　“沒～沒呢！乾娘，我這是給我乾爸倒酒來着……”說著唐昱回頭看看自己的乾爸，這不看倒好一看了差點把他肚皮都氣炸了！　　只見蘇慕儒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擺出了一副威嚴肅穆的模樣，看着手中的報紙似乎在研究什麼國家大事一般！一點也沒有給唐昱解圍的打算。　　好你個乾爸！這酒可是您給我倒的，這一轉頭您就不理了？！有您這麼做事兒的么？！唐昱對着自家乾爸怒目而視！　　而蘇慕儒則隱蔽的回了唐昱一個自求多福的眼神，之後便繼續裝聾作啞。　　顧秋霞看着自家老頭子和這自己親手接生的小子那短暫的眼神交鋒豈能不知道這倆人的小動作？！當下哼道：“得了！別裝可憐了，老蘇你可別把兒子給帶壞了！這酒怎麼能大清早就喝呢？！”　　說著，顧秋霞直接走到桌子邊上不由分說的把酒和杯子收了起來，徑直回了廚房。留下一老一小相視苦笑。　　蘇慕儒則乾脆站了起來，朝書房走去。而唐昱則會意的跟了進去。　　待唐昱進了書房，蘇慕儒趕緊把書房的門給反鎖上。從書櫃下邊摸出一瓶酒來，唐昱一看頓時樂了！　　乾爸果然藏有私貨！蘇慕儒打開那酒瓶，頓時書房裡充滿一股濃郁的酒香！唐昱仔細一看不禁吸了一口涼氣！這是八零年的飛天茅台啊！　　蘇慕儒看着自家乾兒子目瞪口呆頗為得意！　　“這可是你乾爸我當年讀黨校的時候考《馬列主義》給贏回來的！便宜你小子了！記着可別多喝嘍！要讓你乾娘聞出味兒來那咱爺倆可就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唐昱知道，隨着乾爸年紀漸大幹娘顧秋霞為了他的身體着想一般都不許他熬夜、抽煙及喝酒。但男人嘛！哪個不是好上這一兩口的？！於是夾藏私貨就在所難免了。　　蘇慕儒從抽屜里摸出一個小酒杯，給倒上了小半杯挪到了唐昱面前。唐昱迫不及待的拿起酒杯細細的嗅了嗅，才砸吧着嘴“咕嘟～”一口給吞了下去。　　好滋味啊～唐昱感慨到！這八零年的飛天茅台果然是不同凡響，酒香醇厚，回甘深遠！　　“行了！酒你也喝了，和我說說到底什麼個情況吧！”蘇慕儒收好了酒和杯子，端坐在椅子上沉穩的問到。　　昨夜畢竟是在電話中，有些話說的不太明白。於是蘇慕儒讓唐昱把整個事情全部給他複述一遍。　　唐昱並沒有立刻開口，而是沉思了一下才緩緩的將昨夜發生的事從頭到尾的說了一遍。　　蘇慕儒皺着眉，聽着唐昱的陳述不斷的用手指頭輕輕敲打着桌面。待唐昱說完之後，蘇慕儒沉思了一陣后問到。　　“這麼說，這個陳墨涵才是真正的要點！雖然我們摸不清他的來路，但就方建銘的說法連方老都有些頭疼說明此人的確手眼通天！”　　唐昱點了點頭，這也是他之前得出的結論。　　“但陳墨涵似乎有讓田興華向我們靠攏的打算，不然不會在宴會上鬧那麼一出。”蘇慕儒緩了緩道。　　“這或許有章家小子的功勞，但也可能是陳墨涵收到了什麼風聲。而且這個風聲是有利於我們或不利於章家的，所以他才在宴會上玩上那麼一出。”　　蘇慕儒沉思了一陣，繼續開口道：“這陳墨涵雖然手眼通天，但東陵畢竟是東陵他若要動一動也得考慮後果。畢竟要是動起來，大家或許誰都落不着好。他能手眼通天，我們身後畢竟站着沈家和方家。這恐怕也是他知道的。”　　“原本陳墨涵的打算或許是觀望，不然田興華不會讓章驊去接送自家女兒。但章家運作錢啟建的事情本來就有些犯忌諱，以陳墨涵的渠道肯定是獲得了什麼消息。於是才考慮讓田興華向我們靠攏。”　　“否則，這生日宴上他陳墨涵可以有着更多的方式來解決當時的場面。就算他不出面，田興華提點一下那章驊也不會當眾做出那些事情。”　　“最重要的是：這樣的場合錢啟建居然沒有在場！你有沒有想過這是為什麼？！如果他想繼續左右搖擺，那麼他怎麼會請了我而沒有請錢啟建？！如果錢啟建在場，即使看不出什麼也會阻止章驊的亂來！”　　說著蘇慕儒緩緩的把身子靠在了椅子上，揉了揉眉心。唐昱則坐在椅子上，一臉欽佩的看着蘇慕儒。不愧是官場老鳥啊！不過一下子便分析出了如此多東西。　　仔細想想，確實有極有可能！為什麼早不請，晚不請偏偏在那一天請了他唐昱去宴會？！而且最為詭異的是：田興華請了蘇慕儒，卻沒有請錢啟建！　　“他不是說中午要讓你到書法協會去嗎？！你先過去看看，探一下他的底。最好能知道到底是什麼情況讓他決定靠向我們。”　　唐昱用力的點了點頭，父子倆再聊了一些細節然後拉開房門走了出去。在客廳里，蘇慕儒已經在等候蘇慕儒前去上班了，唐昱笑着和秘書打了個招呼便在顧秋霞的招呼下一起吃了早餐。　　吃過早餐后，蘇慕儒也搭車上班去了。而唐昱在走出了蘇慕儒家的門，開上自己的那輛帕薩特駛離了大院。　　東陵市的書法協會坐落在中山公園不遠處，毗鄰着那座差點淹死沈芸和沈語馨的小湖。當然，現在那裡已經建成了水上遊樂場而且還配備了十來個專門的救生員。　　不知道緣由的東陵市民還滿心以為這是政府的德政，但他們卻不知道政府這是心有餘悸。　　東陵市的書法協會和其他地方略有些不同，這個地方並沒有掛上“東陵市書法協會”的牌子，而是在那座古老的園林門楣上掛着“源心境齋”的橫匾。　　那門口甚至連大門也沒有，直接走進去便是。進了大門過了影壁便看到院子前、左、右各有一處明清時期的廂房。　　正前方的那處還開着大門，看起來似乎是正堂的樣子。堂中陳設彷彿前清時期，左右方椅最前邊是大方桌子，兩邊則是主位。　　唐昱走向大堂時，便有人從側廂房內走了出來大聲問道：“小伙子，你找誰呢？！”　　唐昱聞言停住了腳步，轉身一看原來是一位年約三十上下穿着長衫的圓臉漢子，這漢子大約1.8米左右頗有些胖。笑眯眯的眉眼間讓唐昱有些熟悉。　　“你好，我是來找陳墨涵陳主席的，請問他在嗎？！”唐昱頗有禮貌的問到。　　“喲！你就是唐昱吧？！呵呵……陳主席早來了！在後院兒呢，你在廳里坐會兒我這就給你叫去！”　　那胖漢子頗好說話，笑呵呵間把唐昱拉到了那大堂里按在了椅子上，回身給拿過了一杯茶，便轉身向內堂走去。　　在內堂後面，連着一個獨門小院。穿過小院前的小花園便是一處二層小樓的古式樓閣，在那樓閣的二樓開着鏤空雕花的窗戶，透過窗戶可以看見一個微微禿頂的胖老頭正在和一个中年男子談着什麼。　　這老頭就是從璧山居歸來的陳墨涵，而做在他面前的則是東陵市國營企業龍頭龍陵化工的老總――田興華！　　“興華啊～看來這天不亡這章家啊～”陳墨涵婆娑着手中的茶杯，緩緩的道：“沒想到這關鍵時刻，他章文昊竟然有如此魄力！不由得我這老頭不佩服啊……”　　田興華聞言，也感慨的點了點頭。剛剛聽聞這消息的時候田興華也是震驚的無以復加！甚至暗自思量若換成自己是否有這魄力行此大事？！　　想了好久后，田興華不禁無奈的承認：自己還是沒有這份魄力！是以，無愧人家章家能在這老爺子手上成了遼海民營的龍頭！　　可惜的是，虎父犬子啊！那章明傑若是有他家老爺子一半的本事，也不至於讓章家陷入如此境地！若那章驊有他家老爺子十分之一的本事，也不會讓自己等人鑽上空子。　　“不過也沒什麼，只不過他錢啟建拖過這一劫罷了。沒了章家他的臂膀就算是斷了一半，省城裡的支持我估計也到底了。再過半年若是還不出成績，那麼他也就到頭了。”　　陳墨涵輕輕的划著茶碗感慨的道：“他錢啟建也算是個人物了，但可惜了啊……”　　田興華聞言點了點頭，輕聲道：“陳叔，章老爺子雖有魄力但畢竟年紀大了。又能熬過幾年？！錢啟建現在看來也不成了，不如我們……”　　“哼！”陳墨涵猛的一頓茶碗！“碰！”的一聲砸的茶几巨響！頓時把田興華的話砸進了肚子里。　　“興華，你的格局還是不夠！你的目光就只停留在這小小的東陵市么？！”陳墨涵此時目光如炬，哪見得絲毫和善？！　　“現在的那位改革派太宗，三起三落最終依然登頂！一言之下千萬人隨之！不過一時之勢而已，算的了什麼？！”　　陳墨涵一字一頓的道：“官場之勢，誰又能說的明白？！留上一線人情，他朝相見不難。事情做絕了，福分也就絕了。這樣的例子還少么？！”　　田興華被陳墨涵訓斥的不敢吱聲，只得不斷的點頭應是。待的陳墨涵怒氣平息下來以後，才小心翼翼地問道。　　“陳叔，那我們應該怎麼做？！是繼續靠攏蘇慕儒嗎？！”　　陳墨涵看着田興華，不禁微微的嘆了口氣。這個小子啊！若是自己去了他該怎麼活啊！就這點政治頭腦，若自己不安排好將來自己百年之後他也不過是個被人當槍的料！　　陳墨涵搖着頭，從身後拿出一副字來遞給了田興華。　　“好好看着，若是悟通了你便繼續做官。若是不懂，我死後你就不要在官場上混了。做你的生意去吧！”　　說著，陳墨涵站起身來不再看田興華，徑直的走下了閣樓。　　田興華待的陳墨涵走後，打開那幅字來仔細的看了看。只見上面寫着兩排大字：風起之際，不動即動。　　浪靜之時，動即不動。

# 第三百八十四章 書法協會

　　陳墨涵下的樓來，便見到那圓臉漢子恭敬的在樓下的廳堂里等着他。　　“唐家那小子來了嗎？！”陳墨涵背着手，輕聲的問道。那圓臉漢子輕輕的點了點頭，漢子叫陳興良算是陳墨涵的遠親，藉著陳墨涵的關係一直在這市書法協會裡獃著。但一手顏體楷書也練的是頗得陳墨涵的讚賞。　　“他剛到，我讓他在前廳里等您。”陳興良沉穩的點了點頭。　　陳墨涵聞言點了點頭，這陳興良在書法協會算是他的秘書，雖然這東陵市書法協會掛了書法協會的名字但實際上平時除了幾個書法愛好者之外沒幾個人會過來。　　所以這裏算起來也算清凈，畢竟94年的東陵僅僅是個二級市，有一定書法水準的人並不在多數。　　陳墨涵徑直走到了前堂，便見到唐昱端坐在椅子上，不急不緩神情沉穩。見此，陳墨涵不禁暗自點頭。　　這小傢伙回去后肯定打聽過自己的背景，但知道了自己的背景依然如此沉穩便頗為難得了！　　當下，陳墨涵哈哈一笑便拱手走進前廳看着唐昱道：“小兄弟果然信人啊！這麼早便到我書法協會來報道了？！難得！難得啊～”　　唐昱見得老頭進來，趕緊起身微鞠躬輕聲道：“已經是答應了的，自然得過來。”　　陳墨涵點了點頭，徑直在大堂里的主位上坐了下來。陳興良不知道什麼時候也回到了大堂，倒上了一杯香茶恭敬的放在了陳墨涵身邊的桌子上。　　而後，陳興良取出了一堆的文件讓唐昱簽字，並帶着唐昱到後院的一件小房子里用數碼相機給拍了張相貼在了一張證件上。　　陳墨涵微眯着眼，似笑非笑的坐在主位上。讓唐昱也摸不清老傢伙搞什麼鬼，按說他讓自己來肯定是有事要交代，但看這情形似乎就真的是欣賞自己的那筆字而讓自己來書法協會報道一般！　　但，陳墨涵沒說什麼他自然不好去問。大家都是聰明人，若是陳墨涵有什麼心思自然會有所流露，若是他沒這心思問了豈不是自討沒趣嗎？！　　其實，陳墨涵也是故意要晾上唐昱一晾。雖然說無論是否要向蘇慕儒靠攏，都不好招惹這唐昱，陳墨涵自己有渠道知道那方家和沈家都與這個僅僅就讀高一的小子有着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　　但陳墨涵就是想試上一試這唐昱的底氣。少年人血氣方剛，或許這沉穩僅僅是表象。若是他真的沉的下來，那麼讓田興華靠向蘇慕儒也不是什麼問題。　　畢竟有着這個小子在，那麼即使蘇慕儒暫時倒霉了，在方家和沈家的支持下換個地方東山再起也並非不可能！　　但，如果這個小子底氣沉不住那麼他成就也有限。讓田興華暫時觀望也好，雖然自己不怵方沈兩家，但若是真的交惡了畢竟還是有些麻煩。　　於是，陳墨涵有意的晾着唐昱。他要初步的試試看這小子是否可堪造就。　　而唐昱呢？！若他真是僅僅就讀高一的小朋友或許真的會有所躁動，可惜的是前世他經逢大變，又混跡底層，後來逐漸的有了些地位。　　十數年打拚一路的艱辛，這沉穩之氣早已練就。陳墨涵不說，他也不會問。更不會多想什麼，他僅僅是靜下心來微笑着按着陳興良的要求在表格上不斷的寫寫畫畫。　　期間，也不和陳興良多說什麼。從頭到尾安靜的有些詭異，若不是唐昱臉上掛着溫和的微笑，填表中仔細而認真陳興良甚至會以為唐昱生氣了！　　直到看着唐昱認真而嚴肅的完成了一切，沒有絲毫的怠慢與不耐煩陳墨涵的心裏才暗暗的點了點頭，看來這收到的消息說這小子是方家和沈家商業上的智囊或許並非空穴來風！　　就這份從容不迫的沉穩勁兒，他要成什麼事兒還真的不難！當下陳墨涵心中便做下了一個決定，賣上一個人情給這小傢伙和他身後的蘇慕儒。　　“呵呵……小傢伙，你昨晚可答應了給我一副字的哦！說了好你可不能說話不算話呀！”看着唐昱緩緩的道。　　聽得陳墨涵如此說，唐昱站起來微微的鞠了一個躬道：“長者請，不敢辭！何況這本就是小昱答應了的事情，自然要幫陳老做到。”　　“但不知道陳老想要什麼樣的字幅？！”唐昱聽得陳墨涵終於開口了，心裏不禁常常的噓了一口氣！其實他心中何嘗不緊張？！　　這陳墨涵背景深厚，目的不明！而且觀其手段也是陰狠毒辣！這樣的人不吭聲才讓人感覺到危險，不動作才是最大的危機！　　現在他既然說話了，唐昱的心頓時放下了大半。就在唐昱說話的時候，陳興良已經拿着一卷上好的涇縣紙，在堂內的主位方台上鋪開來。　　那方台上還擺着上好的絳縣澄泥硯、狼毫湖筆還有一塊精緻的績溪八寶奇珍的徽墨！看着這齊全的配置，唐昱心中一陣感慨！　　涇縣紙、絳縣澄泥硯、狼毫湖筆、績溪八寶奇珍的徽墨，這在練書法的人眼裡可都是難得的珍品啊！但這陳墨涵卻想也不想便交代了陳興良拿出來交由自己起筆，看來是頗為欣賞自己的字了。如若不然，練習書法的誰願意糟蹋好東西啊？！　　彷彿知道了唐昱心中所想，陳墨涵微笑着拍着他的肩膀道：“年輕人不要有壓力，東西是死的人是活的，筆下出好字才是正經。”　　說話間，陳興良已經笑着給硯台里注了些水拿起那端徽墨細細的研磨了起來。　　“至於字嘛……你就幫我寫個鄭板橋的《和學使者於殿元枉贈之作》吧！那首詩知道嗎？！”　　陳墨涵微笑着輕聲道，手上輕輕了拍了一下唐昱的肩膀。　　唐昱聞言目光一閃！輕輕的笑着微微了點了點頭，深吸了口氣擎起湖筆在那絳縣澄泥硯吸飽墨汁，閉上眼睛回憶了一下那首詩，猛的提筆在宣紙上落了下來！　　“十載楊州作畫師，長將赭墨代胭脂。　　寫來竹柏無顏色，賣與東風不合時。”　　落筆之下，一首鄭板橋的《和學使者於殿元枉贈之作》一氣呵成！用的筆法依然是唐昱所熟悉的歐體楷書！　　陳墨涵安靜的看着唐昱那落筆下的楷書，不禁點了點頭。這副字比起昨夜宴會上那幅卻又好上了許多，心穩了自然筆就穩，筆穩了字自然就出了風骨了。　　“小伙子，你的這副字可比昨晚上那幅好上了不少啊！不錯！不錯！”陳墨涵對着椅子比了個請的手勢。　　“昨晚還說你的歐體略欠些火候，但今天這副字看來已經是風骨初成了！不錯！真的很不錯！”陳墨涵滿意的看着那幅字，不住的誇讚道。　　而旁邊站着的陳興良看向唐昱的目光也帶這絲絲的佩服，要知道很多人寫了一輩子字也未必能寫出自己的風骨來，這小伙子不過高一的年紀就能風骨初成已經算是異數了！這不由得陳興良不佩服。　　唐昱寫完字，回到了椅子上端坐了下來。聽得陳墨涵的誇獎連連搖頭微笑直道不敢，說著端起茶來飲上了一口，道。　　“答應老先生的字我已經寫好了，書法協會的會籍也註冊了。那小昱也該告辭了，不能打擾老先生的工作啊……”　　老狐狸既然滴水不漏，那自己又何必浪費時間？！唐昱心中暗道，與其和這老傢伙耗時間倒不如回去電話方建銘問清楚什麼情況比較直接。　　“哈哈……我這老傢伙倒是不忙，不過年輕人你卻不清閑呀！”陳墨涵目光閃爍，嘴邊帶着意味深長的輕笑。　　“陳老說笑了，小昱不過一個高中學生能去忙什麼呢？！現下小昱最忙的不過是學習罷了。今天回去也是為了期末測驗做補習。”當然，唐昱是打死不承認自己很忙的。　　哪怕這老狐狸都知道了，唐昱也絕對不會當面承認。人的心理很微妙，即使是證據確鑿的猜測，但沒有得到當事人的承認卻還是有一定的疑慮。　　一旦出現新的證據显示猜測是錯誤的，那麼猜測很可能會被推翻。無論這個證據是真還是假。但如果當事人直接承認了，那麼即使將來有證據證明猜測是錯的，所有人也都會下意識的掩蓋證據，或視而不見。　　只要唐昱一天不當堂承認自己與那些企業的關係，那麼誰也沒有辦法給他定下幕後主事的名分，即使他們這麼猜測，也不會直下定論。　　“哈哈……好吧！既然你要回去補習，我這老頭子再攔着你就有些不對了！那我便送送你吧……”陳墨涵心裏暗嘆了一聲小狐狸，但表面是依舊豪爽大方。　　“哪裡敢勞煩老先生？！小昱自己能走的。”唐昱趕緊誠惶誠恐的站了起來，心裏也暗嘆了一聲老狐狸。　　“哈哈……老頭子讓你大清早的過來，寫完字連人都不送那讓人知道了還不得說我這老頭子欺負小孩兒啊？！沒事！沒事！我送你出去！”　　說著，陳墨涵握住唐昱的臂膀，一副愛護晚輩的樣子把臂而出。而唐昱則微鞠着身子，一副受寵若驚的模樣任由着他牽着出了大堂。　　若是旁人見得此情形，肯定會為這老少相得的場面感慨。但誰有知道這倆人心裏都百轉千回，雖然放在了對方身上但不見得是什麼好心思。　　不過幾步的路，一下便走完了。當把唐昱送到了門口后，陳墨涵對着唐昱揮了揮手留下了一句直接雷焦了他的話。　　“三天後，吉隆集團會交易他們在萬建的股份。一周后章家完全退出東陵！”　　什麼？！吉隆集團要交易萬建的股份？！那可是兩個億啊！唐昱眉頭一皺，這章家打的是什麼主意？！

# 第三百八十五章 接手股份

　　唐昱剛剛回到家中，張雅惠便急急的叫道：“小昱，剛剛你二叔打了電話過來，好像有急事兒找你，但你又不知道跑哪兒去了！於是你二叔就讓我見到你便叫你給他回個電話。”　　唐昱聞言哦了一聲，便抄起桌上的電話給唐天浩打了過去。但唐天浩的電話卻一直在忙音之中，直到撥了第三次才接通。　　這時候還沒有什麼彩鈴，但電話剛一想起唐天浩便立刻接了起來！　　“我說小昱！你可讓二叔好找啊！你跑哪兒去了？！這都出大事兒了！”電話剛剛接起，唐昱便聽到了唐天浩那極為急躁的聲音！　　“怎麼了？！二叔，出什麼大事兒了？！”唐昱知道自己的二叔雖然偶爾喜歡開玩笑，但畢竟是沉穩之人。但如今他如此着急，肯定是碰到了不得了的大事了！　　“今天早上一大早，我就接到了吉隆集團的電話，讓我大後天到吉隆集團去辦理轉接萬建股份的手續！”唐天浩使勁兒的喘了幾口粗氣，一字一句的道。　　“什麼？！二叔！你再說一遍？！你說吉隆集團讓你大後天去他們那裡辦理接手萬建股份的手續？！”唐昱聽到這話，聲線也猛的彪高起來！　　這不由得他不震驚，雖然陳墨涵跟他說三天內吉隆會交易他們在萬建的股份，但一是這事兒太過離奇唐昱聽了也心中打鼓，二是他根本沒有想到吉隆居然會找到他二叔來接手這份股權！　　“對！我特地求證過，這電話的確是吉隆集團在省城的總部打來的！而且還是吉隆集團董事長秘書親自打來的！”　　唐天浩喘了口粗氣，讓自己的心情平復了一些后緩緩的道。雖然唐天浩無數次想過擠垮、整垮萬建，想過讓萬建虧損、倒霉，但他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能夠吞下萬建！　　萬建是家什麼樣的公司？！這可是家資產近十個億的大型房地產開發公司啊！雖然他們在海南的投資泡沫後有些傷筋動骨，但畢竟瘦死的駱駝比馬大！　　他唐天浩的綠都說是有一個億都嫌多了，如何能夠一口吞下近十個億的龐然大物般的萬建？！這點唐天浩哪怕就是做夢都沒有想過！　　但，就在今天早上的吉隆的那一個電話就讓這件事情彷彿從完全無可能而走向可能！要知道，如今吉隆手上握有萬建40％的股權！　　若是吞下了這些股權，再運作一下那麼直接接手整個萬建便不是一個夢想而是很直接的現實！　　“二叔，吉隆提出的要求是什麼？！”唐昱並沒有被這個天上掉下來的餡餅給砸暈了，而是冷靜的向唐天浩問道。　　要知道，這世界上絕對沒有免費的午餐！吉隆集團肯拿出這股份，並交給了唐天浩這其中的說法可就大了去了！　　若說他沒有任何目的，誰信？！　　“小昱，你比二叔冷靜多了啊……”唐天浩聽着自家侄子的問話，不禁一陣感慨！要知道，當自己知道將有機會接下萬建那40％的股份的時候他整個人都懵掉了！　　那裡像自家侄子般居然還能靜下來問到對方的條件？！從這點上，唐天浩就對自家侄子那份沉穩欽佩不已！　　“二叔，您是當局者迷，我是旁觀者清。不可同日而語呀～”唐昱聽着電話那頭唐天浩的感慨，不禁輕笑道。　　“呵呵……你就別給二叔臉上貼金了！二叔知道自己還是沉不住氣，有些事情牽扯到自己就會亂，這可是兩個億的生意啊……”　　唐天浩不住的感慨着，在自家侄子面前他沒什麼好隱瞞的。今天這事兒實在是太刺激了，一個電話那萬建的40％就飛進了自己的口袋，那做夢都不可能發生的事兒就這麼發生了！　　“呵呵……二叔，你先別感慨了！說說吧！他們吉隆提了什麼要求？！”唐昱可以體諒唐天浩的心情，畢竟萬建當年那是雄霸東陵多年的寡頭！　　其他的地產公司在他們面前連提鞋都不配，但如今這個龐然大物即將成為自己的產業，這如何能不讓唐天浩心情激蕩？！　　“說起這要求，我真的覺得奇怪了……”唐天浩深深的吸了口氣，讓自己的情緒平復下來才向唐昱道。　　“他們提出的要求是和你吃頓飯，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要求。只是提出讓你出來吃頓飯，那40％的股份就作價五千萬賣給我！”　　唐昱聽了這話，不禁一愣！什麼？！他們的要求僅僅是讓自己去吃一頓飯？！然後那真金白銀投下來的兩個億就這麼虧損掉一億五千萬丟給自己的二叔？！　　“二叔，你確定他們只是提了這個要求？！”唐昱皺着眉頭，向唐天浩問道。　　“我確定，這是我再三和他們確認的！”唐天浩極為肯定的道：“他們說如果你不願意來也行，他們依然作價五千萬賣給我！”　　唐昱聽了這話不禁倒吸一口涼氣！這如今吉隆的主事人是誰啊？！如此魄力哪怕到了唐昱那個時代也絕不多見！　　僅僅是一頓飯，就可以將價值兩億以上的股份作價五千萬賣掉，甚至自己不去他們也願意這麼去做！　　要知道，這時候還是1994年！這時候的兩億是什麼概念？！　　這一年，《福布斯》首次發表中國內地億萬富豪榜，這一富豪榜由香港出版的中文雜誌《資本家》刊出。能位列入《福布斯》雜誌的中國億萬富豪榜的富豪不過19名而已！　　其中，前10名是：劉永好兄弟（約6億元人民幣）、張宏偉（5億）、冼篤信（5億）、牟其中（3億）、張果喜（3億）、羅中福（3億）、羅西峻（3億）、李曉華（2―3億）、惹逼婭（2億）、宗慶后（2億）。　　也就是說，只要拿下這些股份那麼唐天浩立刻可以一躍進入中國內地首富前十名之列！　　而且，萬建最大的問題是他的主事人蔡明財惡了蘇慕儒！若是主事人換成唐天浩，這麼這一切的問題都不復存在！萬建立刻可以恢復昔日的輝煌！　　唐昱不禁嘆了口氣，這頓飯看來自己不去也得去！吉隆集團出了如此強力的人物，若是對自己等人懷有什麼心思，恐怕唐昱連睡覺都得睜着眼！　　若不親眼看看這吉隆集團的新主事，唐昱如何能放心？！　　“二叔，他們提出在哪裡吃飯？！”唐昱平靜下來冷靜的問道。　　“小昱，你不會真的打算去吧？！”唐天浩不敢置信的問道，說實話唐天浩心裏十分糾結。首先這股份他並不願意放棄，但若是侄子出了什麼事兒那就是在多的萬建也換不回來啊！　　而且人家也說了，無論唐昱去不去他們都將轉讓股份。於是唐天浩就更不願意自家侄子去冒險了。　　“二叔，不過一頓飯而已又不是龍潭虎穴我們怕什麼？！”唐昱笑着安慰着唐天浩，他知道二叔是擔心自己出事兒。　　但這頓飯自己是必須去吃的，他要弄清楚這吉隆的新主事人到底做何想法！吉隆集團畢竟是遼海第一大民營企業，自然有他的過人之處。　　雖然之前有過一段風評不佳，但如今換了這主事人看他的手筆便知道此人心胸魄力極大！這樣的人為友則佳，為敵則傷啊！　　“小昱！這次你得聽二叔的，這頓飯咱不吃也罷！哪怕這股份咱不要了你也不能出事兒啊！”唐天浩雖然糾結，但畢竟侄子的安全在他心中佔據了上風！　　一瞬間他便下了決定，要是自己勸不了侄子就讓自家大哥出馬！總之是不能讓自家這寶貝侄子出事兒！　　“呵呵……若是二叔真的不放心那就讓方哥跟我一起去吧！這樣你該放心了吧？！”唐昱哪裡能不知道自己這二叔的心思，當下便提出了讓方建銘隨行。　　有了方建銘在身邊，那麼即使章家有着其他什麼打算也肯定不敢妄動！方建銘畢竟是方家的人，若是他出了什麼事兒方家老爺子彈指間便可讓吉隆灰飛煙滅！　　“讓建銘跟着？！”唐天浩聽了唐昱的提議，先是一愣但隨即覺得這倒是個好主意！　　“好！若是建銘跟着這事兒我就不反對了，但你得先和你爸還有乾爸他們先商量。他們若是同意了我這裏沒意見。”　　唐天浩雖然同意了，但心中還是有些擔憂。生怕自己有些其他的問題沒有想到，於是緊接着和唐昱道。　　“呵呵……二叔放心，今晚我就和我乾爸他們商量！”唐昱笑着應和道，接下來倆人又聊了些家常話，便把電話掛斷了。　　在掛斷了唐天浩的電話后，唐昱坐在沙发上平息了一下情緒，再次拿起電話，撥給了市政府里的蘇慕儒。　　電話是蘇慕儒的秘書接的，當他知道是唐昱后不敢怠慢立即進了蘇慕儒的辦公室將消息傳過去。　　蘇慕儒聽到是唐昱來的電話，先是一愣！隨即便讓秘書給轉接過來。　　“回來了？！”蘇慕儒拿起電話，笑着輕問道。　　“回來了，乾爸今天能早些下班嗎？！有些事我想和你談談。”唐昱揉着眉心道，這些事情他並不打算在電話里說。　　誰知道會不會隔牆有耳！畢竟現在市政府也並非鐵板一塊，黃寶德畢竟在東陵經營了那麼多年，誰知道會不會有消息傳過去？！　　“好！我一會兒就回去，你先到家裡的書房等我。”蘇慕儒也很乾脆，沉穩的點頭應是。他是知道自家這乾兒子的，若不是潑天大事他又如何會讓自己回去？！　　“好！乾爸，我現在就過去！”唐昱得到肯定的答覆后，一點也不拖泥帶水。直接掛斷了電話。　　但站起身來的他並沒有立即趕往蘇慕儒的家，而是走進了自家的書房，坐在書房的椅子上閉目沉思。　　自從唐天鴻從那次春聯事件知道兒子書法寫的不錯后，專門買了一副文房四寶擺在了書房裡。但可惜的是平時唐昱幾乎沒有在這裏練過字。　　但今天，唐昱忽然很有想寫上一段的慾望！於是他睜開眼，從書房中找出了那副文房四寶，攤開了宣紙在硯台內輕輕的磨滿了墨汁。　　提起上好的狼毫湖筆，閉眼沉思一陣后猛的在宣紙上龍蛇起舞！劃下一片狂草！　　“十載楊州作畫師，長將赭墨代胭脂。　　寫來竹柏無顏色，賣與東風不合時。”　　唐昱長長的吁出了一口氣收起筆來，那首鄭板橋的《和學使者於殿元枉贈之作》在宣紙上狂放欲飛！

# 第三百八十六章 章老太爺出山

　　這天，蘇慕儒的秘書發現市長在今天提早下班了！要知道，平時蘇慕儒都是忙活到晚上八九點左右才會回去的，但今天不過下午五點蘇慕儒便和秘書交代收拾一下提前下班了。　　聯繫起今天早上看到唐昱在蘇家吃早餐，秘書心中了了些底。蘇慕儒並沒有兒女，這唐昱是他唯一認下的乾兒子，秘書估計是今晚要到他家吃飯所以蘇慕儒才提前回家的。　　當下秘書也不敢多問，收拾了一下便叫上司機與蘇慕儒一同下了班。當他們回到蘇家時果然看見唐昱就坐在蘇家的沙发上，茶几上還放着一卷宣紙。秘書笑了笑很有眼色的告辭而去。　　顧秋霞見了唐昱也不曾多想，曾經走失了孩子的她見到自家的乾兒子到家裡還吃飯高興還來不及呢！哪裡會想那麼多，只是趕緊的準備了些好菜開開心心的侍弄起晚飯來。　　晚飯弄了一半，顧秋霞發現自家老頭子今天居然提前下班了！這下她更開心了，要知道往常蘇慕儒可沒有那麼早回來的，今天干兒子到家裡來這老傢伙也提前回來了這更讓顧秋霞開心了。　　一家人其樂融融的吃完了這頓晚飯，開飯的時候樂壞了的顧秋霞還破例讓自家老頭子喝了一小杯酒，要知道平時她可是管着家裡的酒瓶子一點兒酒給不給老頭子沾。今天能破例讓蘇慕儒喝點已經是法外開恩了。　　吃過晚飯，蘇慕儒便和唐昱一前一后的走進了書房。唐昱進去的時候手上還拿着那捲宣紙，待的唐昱進門後父子倆便對面而坐。　　唐昱在書房的桌子上攤開那幅宣紙來，上面是一副字。正是下午時分唐昱掛上蘇慕儒電話后在自家的書房中狂草的那幅《和學使者於殿元枉贈之作》。　　“陳墨涵就讓你給他寫了這副字？！”蘇慕儒站起來，皺着眉看着桌子上那幅《和學使者於殿元枉贈之作》道。　　“是，只是讓我寫了這副字。然後登記了一下身份證加入‘東陵市書法協會會員’。就沒有再做什麼了。臨走的時候他和我說：三天後，吉隆集團會交易他們在萬建的股份。一周后章家會完全退出東陵！”　　蘇慕儒安靜的聽着唐昱的敘述，輕輕的用手婆娑着那幅狂放而張揚的草書心裏不知道在思量着什麼。　　“乾爸，你說他若是有向我們靠攏的打算為什麼對我不冷不熱的？！”唐昱思索着接着道“但若是他不打算向我們靠攏又何必向我透露章家的消息？！”　　蘇慕儒聽完了唐昱的敘述后，笑着抬起了頭。這孩子雖然比較老成但畢竟政治經驗不足啊！陳墨涵讓他寫的那副字和跟他說的那段話其實已經表明了他的立場了。　　陳墨涵決定今天就好好的給兒子上這一課，無論他將來是從商還是從政這都是必須會用到的。　　“小昱，你知道鄭板橋此人嗎？！”蘇慕儒沒有直接回答唐昱的問題，而且反問道。　　“知道，清代文人鄭燮字克柔，板橋是他的號。康熙時期的秀才，雍正十年舉人，乾隆元年丙辰科二甲進士。未入仕前在揚州賣畫為生，出仕后歷官山東范縣、濰縣知縣，有惠政。以請臻饑民忤大吏，乞疾歸。詩書畫均曠世獨立，人稱三絕。”　　蘇慕儒聽著兒子恭敬的回答，不禁心中泛起絲絲得意！雖然唐昱僅僅是他的乾兒子，但於他來說又和親兒子有什麼區別？！　　他與妻子顧秋霞過了大半輩子，唯一的一個女兒都走丟了，半生無子的他現在就把唐昱當親兒子一般看，指着這小子將來給自己養老送終。　　“小昱，你既然知道鄭板橋那肯定也知道他後來離任歸民的事情吧？！”蘇慕儒笑着問，這孩子基礎是紮實了但看事情還是太過表面。　　“知道，板橋六十一歲，以為民請賑忤大吏而去官。去濰之時，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畫像以祀，並自發於濰城海島寺為鄭板橋建立了生祠。去官后，板橋賣畫為生，往來於揚州、興化之間，與同道書畫往來，詩酒唱和。”　　唐昱點了點頭，回憶了一下道。　　蘇慕儒呵呵的笑着，從抽屜里拿出那瓶飛天茅台，直把唐昱饞的流口水。蘇慕儒摸出兩個小酒杯，給自己和兒子倒上酒。　　“就喝一點兒啊！別給你乾媽知道了，不然她又得嘮叨我！”蘇慕儒交代完才把酒杯推倒了唐昱面前。　　唐昱趕緊點了點頭，拿起那杯茅台“吱～”一口給喝了個乾淨！　　蘇慕儒將酒喝完，才緩緩的和唐昱解釋道：“這陳墨涵無論是真喜歡還是假喜歡，他用這種方式告訴別人：我僅僅是個不在職的老頭兒罷了。”　　而後，蘇慕儒站了起來指着那幅字上的草書道：“我們再看看這副字，他讓你寫肯定有着他的意思。但他知道你不會懂，可是我懂。”　　蘇慕儒用手婆娑這那幅字，緩緩的將詩句念了出來。　　“十載楊州作畫師，長將赭墨代胭脂。　　寫來竹柏無顏色，賣與東風不合時。”　　蘇慕儒念完后並沒有直接向兒子解釋，而是反問道：“小昱，你結合其這次發生的事情能看出來陳墨涵要向我們表達什麼嗎？！”　　唐昱聽了蘇慕儒的話后搖了搖頭，說實話他回家后也曾思索過陳墨涵是否向他表達了什麼。但他上輩子畢竟沒有在官場打滾過，這裏面的彎彎道道如何曉得？！　　蘇慕儒笑着搖了搖頭，伸出手指指着那幅字上的第一句詩“十載楊州作畫師”，道：“這‘十載楊州作畫師’他陳墨涵是告訴我們他已經離開官場十年了。現在不過是個書法協會的老頭兒主席而已。”　　然後，蘇慕儒伸手按了一下這首詩的下一句“長將赭墨代胭脂”接着道：“而這句‘長將赭墨代胭脂’則是告訴我們他沒錢，但也不在意錢。”　　唐昱聽了蘇慕儒的話不禁點了點頭，有着一定文學基礎的他知道所謂赭墨原指服赭衣，受墨刑。指刑罰。而在這首詩里的“赭墨”則是指寫字畫畫用的墨，胭脂是塗在臉上的。赭墨替代了胭脂，是說自己沒錢來打扮。　　“而這句‘寫來竹柏無顏色’，他陳墨涵的意思則是他現在沒有參加任何派系的意思。也就是說至少現在他還沒有要向我們靠攏的意思。”　　唐昱目瞪口呆！沒想到這首《和學使者於殿元枉贈之作》原來不過是首鄭板橋失意時做的自嘲詩詞而已，但到了他們手上居然能夠表達出這麼多的意思！　　偏生這倆人面都不見卻互相明白！　　“呵呵……小昱啊！和同齡人相比你確實算的上是早慧。但政治上的事情卻不是簡單的早慧就能夠弄清楚的，官場上的關節不是身處其中你便覺得是一片模糊。”　　蘇慕儒嘆了口氣，揉了揉眉心頗有些頭疼。這陳墨涵先是惡了章家要向自己等人靠攏，但現在卻又縮回去了究竟是為什麼？！　　“乾爸，這最後一句是什麼意思？！”唐昱看着自己所寫的那首《和學使者於殿元枉贈之作》不禁心生感慨，自己寫出了它但能懂得它嗎？！　　“最後一句就簡單了。”蘇慕儒笑了笑向唐昱解釋道：“‘賣與東風不合時’，關鍵的就是在於‘合時’！也就是說他有心思向我們靠攏，但現在‘不合時’。所以他沒有賣！”　　唐昱聞言，似乎抓住了什麼但卻一時想不起來。皺着眉不停的思索着自己是不是漏掉了什麼關鍵點沒有抓住。　　蘇慕儒看着兒子在椅子上皺着眉一聲不吭，不禁笑了笑。你個小傢伙能思考出什麼呢！這可不是簡單的商業問題，更不是商業理論能解決的。　　但思索了小半會兒后，唐昱卻一下子給了蘇慕儒一個驚喜！　　“乾爸，今天我收到我二叔的電話，說書吉隆集團通知他接手萬建那40％的股份。而作價只需要五千萬！”　　蘇慕儒聞言，眼神一亮！或許這就是問題的關鍵！“小昱，說清楚！他們有沒有提什麼條件？！”　　“有，他們唯一的條件是讓我和他們吃頓飯。但他也說了即使不吃那頓飯那40％的股份依然作價五千萬賣給我二叔。”　　蘇慕儒聞言常常吁了口氣，這很可能便是問題的關鍵了！蘇慕儒並咩有一下子下結論，而是悶了一會兒后，拿起電話打出了一通電話。　　“姜暉！你好啊～我是蘇慕儒！對！對！就東陵的這個啊！還以為你把我忘了呢！哈哈……”電話那頭的人似乎和蘇慕儒有些熟悉關係卻又不近。　　“什麼時候有空來東陵讓我招待你一番呀？！哈哈……”唐昱有些奇怪的看着乾爸在這個時候忽然打電話和一個不知道什麼的人的傢伙在一通的胡扯。　　扯到姜暉變成了老薑，笑聲不停。直到說了差不多老半天的無聊話后，蘇慕儒才裝作不在意的提起了一個話題。　　“老薑啊～聽聞最近吉隆動靜不小啊……你可曾聽到什麼風聲？！”　　“什麼？！真的？！看來事情不小啊……哦～哦～原來如此……啊？！你家來人了啊？！那好！那你忙！你忙！有空記得來東陵找我啊！哈哈……”　　電話一掛，蘇慕儒沉默了。　　“小昱啊……這或許才是陳墨涵退縮的真正原因了！”過了好一會兒，蘇慕儒才緩緩的對唐昱到：“章家，換主事人了……”　　“章老太爺，出山了……”

# 第三百八十七章 章文昊

　　唐昱皺着眉，似乎在思索這位章家老爺子是何方神聖。看着兒子一片愁眉蘇慕儒笑了笑便給唐昱道出了章家老太爺的來歷。　　章家老太爺章文昊，唐昱肯定是沒有聽過的。因為大約在三年前，也就是唐昱還讀中學的時候這位老爺子就交下公司重擔退居了幕後。　　上輩子唐昱一直是個老實孩子，後來家逢大變而且章文昊也早已退居幕後，所以唐昱並不了解太多這位傳奇人物的故事。但若是唐天鴻或者唐天浩在，那他們肯定記得這位80年代遼海民營第一人的章文昊！　　章文昊在遼海老一輩人眼中那是個不折不扣的傳奇人物！無論從他的出身、起家到創立吉隆集團，都可謂是一部典型的勵志故事。　　章文昊老家是涿縣的章家堡子，本身便是出身於一個世家大族，在他小時候甚至還親眼見過當時威震中國的遼海軍閥巨頭。但後來遼海解放了，章家的人死的死逃的逃，唯獨留下了年近三十的章文昊守住祖產家業。　　章文昊也算聰明，直接拋售了省城裡的工廠家業跑回了章家堡子祖屋裡耕田過活。　　剛開始還好，雖然章家也是資本家出身但在老家沒有置辦什麼田地長期不在老家於是也沒有太多劣跡，偶爾的修橋鋪路還讓他們家在章家堡子留下了一絲好名聲。算是逃過了解放初期那段風波。　　但後來文、革一來可就慘了，章文昊的身世被深挖出來！於是“黑五類”出身的他如何跑得了一路批鬥和牛棚關押？！　　最輝煌的時候章文昊甚至參加了省城裡的萬人批鬥會，被駕着“噴氣式”帶着高帽子遊街。　　或許是章家堡子的人怕弄死了這個典型以後沒機會批鬥了，於是雖然歷經批鬥老傢伙還是生龍活虎！那祖屋也沒給他收回去，但家裡的古董傢具大部分被砸掉燒了。　　熬過了那段無比的歲月，當改革派太宗上位時老傢伙終於迎來了他的輝煌！1981年的時候老傢伙挖出了回老家時便深埋在後院下的金條，拿着數十根金條憑着曾與當時在位的某位省級大佬一同關過牛棚的關係，硬是打通關節承包下章家堡子附近的幾處林場和省城裡一個效益不好的招待所。　　四年間章文昊便搏出了百萬身家！其產業結構也從最初的林場和招待所變成了酒店業、房地產、藥材收購……等等多元化產業！　　章文昊在1985年收束所有產業創立吉隆集團的時候他已經六十四歲了，那個所有人都認為章文昊大約要退休了，但這章文昊頗具豪氣！直接砍掉了自己產業中林場、藥材收購等底層產業運作，集中了火力直接全力打造房地產及酒店、商場業。　　1990年的時候，章文昊更是在所有人的不解下猛的抵押了所有的產業，從銀行中貸得一千萬的資金猛的殺入股市！　　當時整個遼海看到他的動作驚掉了一地眼球！不少人認為章文昊老糊塗了，那些產業估計要敗了。但沒想到的是：章文昊在驚掉的一地下巴中，硬生生的從深滬的股市兩地殺了好幾個來回！狠狠的大賺了一筆不說，還在上海開創了吉隆集團的外貿產業！至於章文昊從股市中一口氣砍下的資金誰都不敢說到底有多少！　　所有人都忘記了，章文昊是出身大家氏族，在那個年月章家也有親戚在上海經營着金融產業，於是在國內沒有多少人理解什麼是股票的時候他早已對股市了如指掌！　　但在那次之後，章文昊交出了手上所有的產業，上海的全部交由了自己的二兒子章明哲經營，而遼海的產業則全部交給了大兒子章明傑。　　1991年章文昊將整個吉隆集團全部的交由了章明傑及章明哲打理后，從此章文昊淡出人們的視線，似乎失蹤了一般。縱觀這位老先生的一生，因為家庭的緣故沒少吃虧，但也正是因為章文昊從小便因由家庭環境而見過不少世面的原因，所有當改革派太宗提出改革的時候他才能一下子便抓住了這個機會，讓吉隆集團憑空而起！　　唐昱聽完了蘇慕儒的敘述，心中暗嘆！難怪！難怪！單單憑着老傢伙在90年便敢抵押名下所有產業殺入初創的股市並攜着巨額收入而回便知道這位老爺子的魄力多麼的驚人！　　“乾爸，大後天我會去和這位老爺子吃個飯。”好一會兒，唐昱才噓了一口氣，緩緩的想蘇慕儒道。　　蘇慕儒聞言點了點頭，和這樣的人物見面不會有什麼危險說不定自家兒子還能有什麼收穫也不一定。畢竟這可是從一片廢墟里搏殺出一片江山來的大鱷！　　爺倆說著又聊了些閑話，之後唐昱便告辭從蘇家走了出來。　　回到家后，唐昱便給自己的二叔唐天浩掛去了一通電話。知道是要和這位老人見面，那麼再讓方建銘跟着顯得自己太過小氣了，於是唐昱只打算讓二叔開車帶自己去罷了。　　當電話里唐昱和唐天浩一說自己吃飯的對象很可能是章文昊時候，唐天浩愣了一下隨即哈哈大笑起來！　　“小昱啊！早知道你要是和這位吃飯我就不必擔心那麼多了！能見着這位老爺子那可是你的福分啊……”　　電話那頭的唐天浩頗為感慨的道，自己早該想到若是章家主事的還是章明傑，他又如何能有那麼大的魄力將這兩億的股份直接作價五千萬賣與自己？！　　這等手筆也只有那位退隱幕後的章老爺子能夠做的出來！　　“小昱，我剛才和吉隆他們通電話了，他們定下的吃飯地點是江慧琳新建的會所：璧山居。時間是大後天中午11點。”　　唐昱聞言點了點頭，然後和唐天浩又說了些閑話並打聽了一下關於那位章家老爺子的情況才掛上了電話。　　掛上電話后，唐昱想了想再次給方建銘撥了個電話。將今天所有的情況和他通報了一番，這位方家哥哥對自己着實不錯！自己首先是不想隱瞞他，而且一旦唐天浩接手了萬建的股份那麼方建銘又如何可能不知道？！　　若是事後他知道自己等人瞞着他，那麼雙方以後的交道都不好打了。於是唐昱掛上了這通電話將情況交代了一番。　　電話那頭的方建銘安靜的聽完唐昱敘述后，感嘆着道：“大手筆啊……兩億的股份就這麼作價五千萬賣出去！這章文昊不愧是我家的那位老爺子都極力稱讚過的人物啊……”　　方建銘的這句話讓唐昱頗為驚訝！方家老爺子是什麼人？！由他極力稱讚過？！　　“小昱，這次可是難得的機會！能和這位老爺子見面那可是你的福分，能學多少就看你的本事了！哥哥是礙於身份不好和這位老爺子見面，你難得有這機會可要抓住啊……”　　唐昱聽了方建銘的話後點了點頭，方建銘是方家商業方面的掌門人！帶着方家的烙印畢竟不好和章家接觸太多，否則因為什麼猜測對方家可是不利的。　　隨後唐昱又和方建銘打聽了一些這位老爺的事迹，但方建銘得到的消息並不比蘇慕儒多多少，於是倆人聊了一會兒后在答應了方建銘見過章文昊一定和他說說經過的要求後唐昱便掛上了電話。　　這時候唐天鴻也下班回到家了，父子倆又一次躲進了書房秘議了一通后，唐天鴻果然對兒子要去和章文昊見面的事情執支持的態度。　　沒想到啊！一點風波各方角力，最後居然引出了章文昊這條大鱷！讓自家二弟給佔了那萬建價值兩億股份的便宜！　　唐天鴻暗自感慨到，不過這一切似乎又理所當然！本來章家運作錢啟建來東陵就已經是犯忌諱的事情，省里當時騰不開手腳收拾他們，直到有了陳墨涵的那處導火索各方才猛然撲起！但沒想到這卻引得了章家的老爺子章文昊出山，毫不猶豫的一口氣斬斷連絲，揮手間諾大的風波驟然平息。　　不過幾日，在一般老百姓看似平常平靜的日子里整個東陵、甚至遼海風雲攪動！但卻又在老百姓們看似普通的日子里，各方蟄伏風波驟然平息……　　三日後，清晨時分唐昱一大早便在家門口等着自家二叔來載自己到那璧山居去。雖然唐昱也有車，但那璧山居的路他卻不知道。　　大約九點半，唐天浩笑嘻嘻的開這車來到了自家大哥唐天鴻的家門口，和嫂子張雅惠打過招呼后便載着唐昱趕往了璧山居。　　出得東陵大約十來分鐘，唐昱便看到了那座山！當他們的車到達不久前錢啟建經過的那道鐵門時保安沒有詢問直接便放行了。　　待的唐昱到了一處別墅門口，愕然見到了琉金殿堂兩位美女老總之一：江慧琳！沒想到啊！這位冷艷美女老總居然還經營着這處地方！端的是好手段！　　唐昱頗為頭疼了揉了揉眉心，他可對這位美女老總有些頭疼！這江慧琳給自己起的那“昱少”的名頭可沒少惹麻煩呢！當下便使了個眼神給二叔唐天浩，希望他幫着應付一下這位美女。　　但二叔唐天浩卻不理自家侄子那求救的眼神把侄子丟給了江慧琳后，便笑嘻嘻的開這車直接跑了。丟下了唐昱獨自面對這位美女老總。　　江慧琳看着唐昱那頗為無奈的笑容，心中有些好笑！自己是洪水猛獸么？！這小子為什麼那麼害怕自己？！　　雖然心中腹議但江慧琳還是笑着上前伸出了自己那潔白嬌嫩的小手道：“難得昱少大駕光臨我‘璧山居’，慧琳榮幸之至啊！”　　說實話，唐昱有些不太願意和這位江慧琳打交道。這位美女給他的感覺是冰冷而陰狠，有點像一條盤着身子的毒蛇！　　你無處下手，且不知道她什麼時候出擊！這種不確定性讓唐昱不是很想和這位美女老總打交道。　　“慧琳姐你就不要取笑我了，這‘昱少’的名號您給我安了以後可是惹下了不小的麻煩。如今這東陵市我這名字都成了衙內的代名詞了……”　　看着無義氣的二叔丟下自己便走人，唐昱只得無奈的回應道。的確，這“昱少”的名號現在東陵可真是成了“衙內”的代名詞了，幾乎所有的地痞混混都知道有為“昱少”那是不能得罪的，否則便有滅頂之災。他唐昱“昱少”的名號也如同他所說，幾乎成了洪水猛獸了。　　江慧琳聽得唐昱如此說不禁噗哧一笑，頓時這如畫江山中百花失色……

# 第三百八十八章 在我眼中值三億！

　　看得江慧琳捂着嘴微笑，唐昱忽然感覺一陣眩暈！美的驚心動魄，或許在這江慧琳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體現。　　江慧琳似乎也注意到了唐昱是變化，於是收起了笑容對着他做了一個請的手勢。唐昱這才回過神來，苦笑着隨着江慧琳進了別墅。　　一路上江慧琳沒有再和唐昱說話，但唐昱覺得正常。因為每個女人在看到一個男人對着自己一副豬哥像之後都不願意和他說話了。除非別有所求。　　但事實上江慧琳並非因為唐昱的豬哥像而不想和唐昱說話，而且為自己剛才的失態而懊惱。要知道，除非在熟悉的人身邊她才會放鬆的開懷大笑。　　這次不知道怎麼了，她居然在這個僅僅上高一的孩子面前笑的如此失態，這讓她覺得很丟臉。於是在路上她不再和唐昱進行交流，生怕自己會再次失態。　　江慧琳第一次知道唐昱，是在他被昏迷的那三天里。那次整個東陵一片風聲鶴唳！無數的混混、地痞被不斷的清洗着。　　那時候起江慧琳就對唐昱有了一絲絲的好奇和好玩，但也僅僅是好奇而已。好玩的她還順口給唐昱起了個“昱少”的名號，傳遍了整個東陵的灰色王國。　　若是事情就此打住，或許江慧琳不會再想起唐昱。但偏生唐昱太能搞事兒了，不是深陷萬建，便是替方家媳婦兒打理產業。　　這次更不得了！一口氣竟然逼的遼海民營企業第一的章家都出動了家中老太爺前來尋他，甚至因他而拖動了市委書記錢啟建和好幾個省內大佬。　　這就不僅僅是讓江慧琳好奇了，而是讓這位京城出身的大家公主暗自心驚！這個少年究竟有着什麼樣的力量，竟然牽動着如此龐大的勢力？！　　論身份，他至多是個市長的乾兒子。親父不過是個市政府秘書長，而他現在的主要職業卻是高一的學生。　　論地位，他一個高一學生能有什麼地位？！就算是市長的乾兒子他又能自己做什麼？！或許灰色世界里他“昱少”的名號可以給予他些什麼，但似乎他從來沒有用過那個名號做什麼。甚至隱隱的他有些不喜那個名號。　　但，若論到成就那麼即使章明傑加上兒子章驊都比不得他目前的成就！但就說VCD一項，唐昱就已經壓了這兩父子一大截！更不用說他幫着唐天浩、方建銘抽出在海南的那十數億資產！給萬建下的那幾乎算是挖心剜肉的毒計！　　這一切或許普通人根本不了解，但作為京城某世家的公主的她自然有着自己的渠道，要挖到這些事情又有何難？！　　於是，江慧琳對唐昱的興趣越來越濃！了解的越來越多！隨着不斷的深入了解，江慧琳開始有些佩服起這位年僅高一的唐昱。甚至，略有些崇拜！而唐昱所有的行事都會被他琢磨一番，甚至唐昱一些不太記得的細節江慧琳都會打聽來暗自琢磨老半天！　　所以，才會有在不過數面之緣的唐昱面前失態的情況出現。　　唐昱不知道，身前這個帶路的冷艷老總竟然有着粉絲的屬性！若他知道江慧琳心底里有些崇拜自己，他是會哭笑不得還是會暗自得意呢？　　一路無話，江慧琳把唐昱帶到了上次給錢啟建和陳墨涵安排的那個房間，這個房間是這座璧山居里最好的位置，平時是不對人開放的。　　當江慧琳一推開門，唐昱首先看到的是一副恬靜而自然的景象。　　建在湖上的房內本就是一道如畫景色，在那湖前闌珊處一位身着淡藍色長衫的老者正安然的拿着茶具在泡茶，那洗杯斟茶的動作如行雲流水！讓人不禁產生賞心悅目之感！　　老者聽到開門聲，抬起頭淡淡的看了一眼，而後便微笑着目指身邊的紅木沙發示意唐昱在那裡坐下。　　江慧琳進得門后立即恢復了她那職業性的微笑，對着那老者頷首半鞠了個躬后，退出了房間關上了門。　　唐昱目光閃動，在老者的示意下緩緩的坐到了凳子上，目光灼灼的看着老者那行雲流水般的沖水、洗茶動作。　　不一會兒，老者便拿上那紫砂壺緩緩的在斟上了三杯茶，用一把竹鑷子將茶推到了唐昱面前微笑着道：“請茶！”　　唐昱在老人將茶遞過來的時候，便半鞠躬有食指和中指在桌子上輕輕的敲打了兩下，才拿起茶來輕輕的小飲了一口。　　老人看着唐昱那微微的半鞠躬和那手上的動作，眼中的笑意更濃了。兩人默然的將杯中的茶輕輕飲盡，放下杯后老者才輕聲的道：“我便是章家的章文昊。”　　唐昱聞言，也笑着道：“小子是蘇唐家的唐昱。”　　章文昊聽得唐昱的這話，先是一愣，隨即會意的笑了起來！唐昱也跟着輕笑着，這一老一少互相之間都知道對方在說什麼。　　章文昊的章家章文昊，意思是說現在章家我做主，說過的話算話。而唐昱的意思則是我現在僅僅能代表蘇慕儒和父親唐天鴻的態度，其他人我沒辦法做主。　　章文昊再次給唐昱斟上一杯茶，做了個請的手勢。唐昱也照着剛才的禮儀，半鞠躬後手指輕敲桌面。　　“明傑和小驊已經辦理了美國的護照，一個星期后他們將會離開中國。至少在我有生之年不會再回來。吉隆的股份他們不再享有經營及支配權。僅有分紅權，今後吉隆將會交由明傑的弟弟明哲來打理。”　　章文昊在飲完這杯茶后，放下那紫砂茶杯緩緩的道。而唐昱則在聽到這個消息后愣了一愣，沉默了下來。　　他弄不明白這位叱吒風雲的老人怎麼會選擇將自己的大兒子就這麼驅逐出了中國，並拿着價值兩億的股份交由自己的二叔。　　如果說是要單純的處理股份退出東陵，老人應該有很多種方式。他甚至可以憑着自己的人脈吸引來遼海的其他經濟勢力與綠都競爭。　　但章文昊卻留下了這麼大一攤的好處給唐昱，這讓唐昱十分的不解。但他可以肯定的是：章文昊絕對不會無緣無故的給出如此多的好處！　　“章老今後有何打算？！”唐昱沒有直接問章文昊想要什麼，而是問起了他的打算。這其實也很簡單，好處我可以受但要看我付出多大的代價。　　如果是免費的午餐我肯定不會吃，怕有毒。商場政治，相通之處便是不會有免費的午餐！若是有，那肯定是有毒的。　　太祖當年便說，這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更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看似無緣無故，其實中間有着他本身的道理，只是很多人想不明白那道理。　　“在中國，若想要做生意，做大生意那麼不可不學的一門學問不是什麼狗屁MBA，更不是什麼管理學、經營學。而是――政治經濟學。”　　章文昊認真而嚴肅的看着唐昱，聲音輕緩但話如千鈞的道。　　“在中國，想要做大生意，成為所謂的企業家對政治的了解是勢在必行的。因為在這裏所有的生意和行業其實仔細看來都在國家的政策影響下起起落落。若你對政治的敏感性不夠，無論你做什麼生意最終只會虧的一塌糊塗。”　　唐昱聞言，輕輕的點了點頭。這個話題他上輩子便聽人提起過，提出的那人亦是遼海的著名民營企業家之一，這是在某次和唐昱的那位書法老師吃飯的時候那位企業家所提的。　　“在遼海，甚至在東陵你的存在都是我們章家不可以忽視的。”章文昊微笑着看着唐昱道，唐昱聞言正想反駁但被章文昊接下來的話打斷了。　　“你幫過方家，在海南的房地產泡沫中撈回了至少十億。你救下了現任遼海省長唯一的孫女兒，西安政治軍事學院院長的外孫女。一個退休的副國級，一個現任的省長，一個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副主任！但憑着這些我章家就耐你莫何。而你若要是和我章家為難我們反而會束手束腳妄動不得！”　　唐昱聽完了章文昊的話，只能沉默以對。這位老人在這幾天並沒有閑着，而是一口氣直接挖出了他的底細！雖然最大的底牌――重生者的身份沒有被曝光，但現有的政治底牌確實已經全部的暴露在了章文昊的面前。　　“而我那愚蠢的兒子瞞着我偷偷的運作了錢啟建過來，這本就已經犯了忌諱！在這個國家，官員可以經商賺錢，但商人絕對不能影響政治！以商人的身份參与政治在現在那就是取死之道！我那蠢兒子卻還看不明白這點！所以才會有了這次風波。”　　唐昱依舊默然，他現在忽然有些明白了為什麼陳墨涵和田興華會藉由那次生日宴會突起發難，直逼章驊犯錯！分明是陳墨涵收到了消息省里即將對章家動手，而錢啟建失去了章家的支持則會實力大減！威望驟降，甚至一蹶不振！　　於是他們才會藉由那次事件推動整件事的進程，像省里發出信號有陳墨涵即將先動手引燃炸藥包！而省里果然收到了他的信號，各方皆蠢蠢欲動在章家的身上撕咬下一塊血肉來！章家在章明傑主事的這些年裡壞事沒少干，得罪的人也不在少數！　　於是無數的人都願意看着他倒霉，但好在章文昊還算有些人脈威望！提前便獲知了這些消息，連夜打通關係找到陳墨涵的喜好派出人手攜帶那幅鄭板橋的《雙松圖》交由錢啟建在東陵來滅火！迫得陳墨涵熄火而回。　　而後通知各方自己即將主事，頓時嚇住了那些蠢蠢欲動的人群！接下來章文昊直接下了霹靂手段免除章明傑的所有職務，並剝奪他對吉隆的經營權急召二兒子章明哲回家接手。　　而後的三天，章文昊安排了大兒子一家出國、割肉安撫各方勢力，並調查了唐昱整個身份，最終定下全退東陵交好唐昱的策略，這才有今天的這頓飯。　　“我把那兩億的股份作價五千萬賣給你，很多人說我瘋了！即使當面不敢說，背後也這麼說。但我無所謂。”　　章文昊那蒼老的眼中閃出一縷精光！　　“我這雙招子，不敢說看人精準但從來是八九不離十！就我看來，但憑着你這個人便值這一億五千萬！甚至不止，若是你願意來幫我做事，哪怕是花三億我也在所不惜！”

# 第三百八十九章 三億干不干？

　　唐昱聞言恍惚了一下，不禁略有些飄飄然起來！無論這句話是真是假，人家真的是拿出了一億五千萬來讓自己僅僅是過來吃頓飯！三億！在這個年這些足以讓一個普通人一躍成為全國十大首富！　　無論是誰，聽到一個具有拿的出三億實力的人斬釘截鐵的和你說你在我眼中價值就是三億！我願意拿出三億來請你做事！誰都會飄飄然吧？！　　但唐昱隨即醒悟過來，這三億不過是買下他優良的政治關係罷了！和他本人又有什麼關係呢？！想來不禁慚愧，並覺得這章文昊不愧是赤手空拳打出遼海第一民營企業並在幾年中賺取十數億身家的牛人！這說話的水平，若是普通人恐怕早就心生好感甚至納頭便拜了吧？！　　“你或許以為我說的這三億是買下你的政治資本，我不否認有這方面的原因。但僅僅是政治資本我是不會願意花費三億的，我所看中的是你這個人！”　　唐昱本想出聲謙虛一下，但章文昊似乎看出了唐昱所想，再次給他倒上了杯茶打斷了他的話，緩緩的繼續道。　　“去年方家在海南收回的那十億，你二叔唐天浩在海南收回的那六千萬！萬建陷進海南的那三億多的樓盤，更不要提在法國國際电子展上出現的VCD！”　　唐昱嘆了口氣，在這位歷經數朝走過民國、抗日、解放、文、革……這一整出大劇的老人，自己果然還是鮮嫩無比。　　“現代集團那幫蠢貨！看見了VCD的利潤卻看不到你的價值，說明他們不過是群腦子裝着石頭的蠢物～”　　章文昊拿起茶杯輕輕的喝了一小口，那平靜的聲音裡帶着如刀劍般鋒利的語句！　　“相對於VCD而言，更重要的是看準了VCD的人！現代集團，他們居然短視到為了個產品而得罪創造產品價值的人，這些人不是蠢物是什麼？！若是現代集團夠聰明他們就不會想着如何從你手上拿到VCD，而是交好還沒有大筆資本的你！在將來的某個機會與你共享其他項目的利潤！”　　“趕金雞而取金蛋，也就只能那群腦子里全裝了豬大腸的廢物才幹的出來！他現代集團也就威風這幾年，將來等他背後的山倒了這個集團也就到了破家的時候了。”　　唐昱聽了老人的話，不禁目瞪口呆！的確，在九十年代中期現代集團便陷入了危機之中！連續五年在市場上銷聲匿跡。　　直到兩千年，這家公司才再次崛起！但公司已經改製成了一家主要經營新興的数字高清領域和数字微波產業的公司。　　雖然公司依舊存在，但與當年的聲勢赫赫相比已然衰老破舊。　　“我丟下這一億五千萬，換的不是你的政治資本，更不是要求你為我章家做些什麼。我的要求很簡單：和吉隆成為朋友！”　　章文昊目光灼灼的看着唐昱，緩緩的將茶杯放在茶几上。微笑着道。　　“你沒有大筆的資金，我吉隆有！你打不通的人脈，我吉隆能！遠的自不必說，至少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你成為吉隆的朋友，而不是敵人。”　　“而今天這頓飯就是我這老傢伙想知道，你是否願意成為吉隆的朋友。”　　聽着章文昊的一番剖析，唐昱的目光也連連閃動！毫不避讓迎上了章文昊那灼灼的目光！　　良久之後，唐昱才展顏一笑！老狐狸，先賣好再給條件算準了我不推脫你！畢竟你吉隆始終是遼海的民營龍頭，與我和則兩利分則兩害！　　章文昊則在心裏暗罵，個小狐狸！給了你這麼多好處這會兒還玩不先表態給我下套子，不是我老頭兒風雨經歷不少還真給你唬住了！　　“我覺得……”唐昱微微一笑，沉聲道出了進門后的第一句話：“我和吉隆做朋友會更好些。”　　此言一出，房間里頓時充滿了快意的笑聲！章文昊再次給唐昱斟上了一杯茶，輕聲道：“請茶！”　　“老爺子請！”唐昱笑着回應。這一老一小，笑的頗有深意……　　這時候服務員輕輕的敲響了房間的門，原來不知不覺已經到了中午時分了！　　“進來～”章文昊起身道，開門後進來了一位穿着素色旗袍頗具古典氣息的女子，她雙手交握手指橫於腹部恭敬的問道。　　“先生，已經到了您定下的上菜的時間了。我們前來詢問一聲是否現在上菜？！”　　章文昊看了眼唐昱，輕輕的點了點頭。　　那女子微微的鞠了一個躬，轉身走出了房間。不一會兒，三四個女子便端着各式精美的菜肴魚貫而入，井然有序的擺在了茶几不遠處的餐桌上。　　唐昱走到桌子邊上，熟練的拿起那兩套餐具用熱水燙洗起來。這看得章文昊很是感慨！在94年的遼海幾乎沒有人會在飯店裡做這手。　　但這孩子卻做的熟練無比，並極有禮貌的動手把自己那份也洗了。單單這點就比自己家那吃完飯把碗一扔拍屁股走人的畜生孫子強多了去了！　　就在兩人準備吃飯的時候，頂樓的一件豪華小包間里江慧琳神情恬靜的坐在一張沙發中，手中拿着一個盛着半杯紅酒的高腳杯。在她身前是一個二十一英寸的屏幕。　　屏幕中一個個服務員正在井然有序的給一處餐桌上擺上一樣樣精緻的菜肴，而一位少年則在桌子邊上熟練的用冒着蒸汽的熱水清洗着兩套餐具。在少年身後不遠則是一個年約七十左右頗有氣度的老者。　　如果唐昱在這裏的話，一定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着屏幕显示的地方，正是自己和章文昊吃飯的那個包間！　　江慧琳是把琉金殿堂里的那套設備拿到了這裏來用。這套設備是她臨時讓人裝上去的就在章文昊決定要請唐昱過來吃飯的那天，緊急讓人裝的。　　就是因為她十分的好奇這一個少年奇人和那位積年老狐狸會如何交鋒？！究竟是言語之間殺成一片，還是暗藏機鋒綿里藏針。　　但事情大為出乎她的意料！這兩人安靜的對坐反而佔據了大部分時間，之後便是章文昊的一通發言。　　從頭到尾，唐昱僅僅是最後表達了同意。其餘的沒有任何的言語表示。由於這套設備並不能完整而高清的撲捉到人的表情，江慧琳只能大致的猜測他們之間的交鋒。　　但僅僅是這些已經夠了，只是這些表現就足以讓江慧琳心底里生出一絲絲的傾佩！要知道，唐昱面對的乃是那位僅僅六十餘歲卻僅僅在幾年內一拳一腳打下吉隆集團這諾大江山的人物！哪怕在那位被斃掉的喬四最風光的時候見到這位老爺子依然畢恭畢敬！　　而現在不過高一的唐昱居然能讓這位傳奇性的老人前來尋他，沉默而尖刻的交鋒后，老人居然表示願意用三億來買下唐昱為其工作！　　三億啊！這是什麼概念？！饒是江慧琳大家出身也被章文昊的這手筆震驚的無以復加！雖然之前便知道這老爺子賤價將兩億的萬建股份五千萬拋售給唐天浩，但她卻是第一次親耳聽到這老人說出三億買人的話語！　　雖然江慧琳開始時對唐昱有着絲絲的欽佩，但當章文昊將唐昱所做的一切事情全部串聯起來后，這絲欽佩迅速轉換成了發自內心的恭敬！　　不過十來歲的少年，已被江湖中打滾多年的老狐狸評為價值三億！能上通現任遼海省長、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紀檢組組長、西安政治軍事學院院長！身後站着一個退休的副國級，一個現任的省長，一個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副主任！　　下握着在法國國際电子展上產生轟動效應的VCD專利、資產近億的綠都地產公司！即使不提那綠都地產，單單說那VCD經專業人士測算這款產品的市場就有近百億元！　　而這樣一個極其龐大的市場的專利就在這個眼前不到二十歲的孩子身上！江慧琳一陣恍惚，感情我這些年的歲數全活到狗身上去了！　　自己鄙視那些京城裡依靠這父母蔭庇的“太子”們，寧願跑到這偏遠之處來打下一片江山！原以為這已經算是不錯了！至少和那些“太子”們比起來，自己總算是有些那的出手的東西。　　但與這小子一比，自己全然就成了那自大的夜郎！那觀天的井蛙！如果自己拋卻所有背景與這小子一比，自己那點沾沾自喜的成績在他面前不過是小孩兒玩意兒！　　他才十七歲啊……江慧琳感慨的看着畫面上那溫良而笑的唐昱，眼神複雜。這小子的腦袋究竟是怎麼長的。　　不提江慧琳的感慨，絲毫不知道自己被人偷窺的唐昱和章文昊在菜上齊后便雙雙開動。　　菜色並沒有像其他的遼海菜一樣過多油膩，相比清淡了很多。　　砂鍋清燉的清甜的高麗參飛龍湯，亮色的猴頭菇炒百合、長春羹、芙蓉鹿尾、翡翠銀耳，菜色雖然不多但卻難得精緻。　　配合上這裏的如畫景緻，端的是好享受！唐昱心裏也不禁為江慧琳喝了一聲彩！看來她找到這個地方真是廢了不少心思，首先離東陵市不遠，其次景緻要求不低！最重要的是：這裏的建築完全是依山體趨勢而建，完全不會讓人覺得突兀！從這些細節便可看出主人那細膩的心思。　　看得唐昱有些走神，章文昊還以為是唐昱喜歡吃肉，而宴席間卻不多見肉。當下便笑道。　　“人老了，總喜歡清淡些。卻沒考慮到你們年輕人的習慣……”　　聽得章文昊這麼說，唐昱便知道老人誤會了，便笑着解釋道：“那是章老養生有道，剛才小子走神是在思考這處景緻的主人頗為有心！建築與山水之間竟不見一絲匠氣！着實厲害！”

# 第三百九十章 對江慧琳的拒絕

　　飯後，唐昱小心的攙扶着章文昊緩緩的走出了包間，並將章文昊恭敬的送上了別墅外的轎車上。　　儘管章文昊並沒有到需要人攙扶的時候，但這是個態度問題！這種攙扶更多的是向其他人展示了兩人之間的關係，對老人，總是要多些尊敬啊，章家小輩雖然不咋地，章老倒是值得尊敬。　　這處璧山居雖然在東陵不甚出名，但在遼海卻有着一定的地位。不少章文昊那個級別的大佬偶爾前來聚會，至少唐昱進得門來時候便見到了好幾個上輩子傳說中的遼海頂級大佬們！　　所以，當飯局結束後唐昱十分主動的攙扶上了章文昊的手，小心而恭敬的扶着老人走出了別墅。　　對於唐昱的這點表現章文昊心中暗自點了點頭！不愧是自己肯出三億看中的人物！說了成為吉隆的朋友，立即便表現的如此態度！果然是做大事的人！見得唐昱如此，章文昊不禁想起那被自己寵溺的章驊心中不禁暗嘆！若是章驊能有這孩子百分之一的本事，自己又何必將他們父子趕出國內！？　　當老人坐上車時候，車上的司機忽然走了下來恭敬的叫給了唐昱一個打着全球陸地地圖包裝的很好的紙盒，唐昱定睛一看！上面竟然打着“Motorola”的標誌！右上角還打着“168VA”的字樣。　　章文昊搖下車窗，笑着對唐昱道：“這是你明哲叔從上海帶回來的，叫什麼摩什麼拉。說是什麼地方都可以聯繫到人，我這老頭子都退休了自然用不到這個東西還是交給你們年輕人使用吧！”唐昱拿着盒子不禁感嘆！這部機子是摩托羅拉的168VA，是有史以來第一部摺疊大哥大！估計就這部機子就得值上好幾萬！而且沒有一定的關係你甚至還買不到！　　“長者賜，不敢辭！小昱就厚顏收下了。”唐昱恭敬的給老人鞠了個躬，低聲道。但老人只是笑這擺了擺手，和唐昱說了一句有空到省城去他那裡坐坐。然後搖上車窗，緩緩的駛出了這處璧山居。　　直到目送着章文昊出了璧山居，唐昱才愕然想起：二叔唐天浩早不知道跑哪兒去了！自己可怎麼回家啊？！　　早知道就自己開車來了，要麼讓二叔把車留下也行啊！唐昱一陣懊惱的想到，其實不怪得唐昱沒有考慮到這些。實在是這两天發生的事情太多人目不暇接！不過幾日但風雲變幻，各方勢力接連出手！　　幾經博弈，導致章文昊出山一舉奠定乾坤！這其中也太多的彎彎折折，甚至引動了省城大佬的關注！　　在考慮着這些事情的唐昱又如何會注意到車的事情？！就在唐昱暗自懊惱的時候，一個清脆的女聲咯咯笑道：“昱少，可是在煩惱如何回去的問題？！”　　唐昱聞言回身一看，正是那璧山居的美艷女老闆江慧琳！此時的她正捂着嘴輕笑着向唐昱道。　　“是啊～我二叔把車開走，現在我都不知道怎麼回家才好。”唐昱看着這亮麗的女子，苦笑道：“還望姐姐給個指點，這裏哪裡有公交車可以搭回去。”　　江慧琳聞言笑的更歡快了！這小子太好玩了，握着這麼大的身家居然還想着去坐公交？！　　“我們璧山居雖然山清水秀，但最大的缺點便是只通了公路卻沒有公交～”江慧琳笑着道：“要想搭車估計昱少你得走出十好幾里才能上國防公路呢！”　　唐昱聽了這話一愣，隨即道：“那麻煩姐姐給借個電話，我讓人過來接我一下吧……”　　唐昱雖然偶爾的少年心性，想着開個車什麼的威風威風，但大多數時候他都保持着那三十歲的沉穩心態。畢竟曾經家破難紈絝啊！　　他更多的是考慮如何讓自己的家族崛起，而不是那些香車美人。　　“不必那麼麻煩，我送你回去便是了！”江慧琳輕聲道，目光灼灼的看着唐昱：“正好我也要回東陵一趟，便載着你一起回去吧！”　　唐昱聞言一愣！這冰山美女如何會想到要載他回去的？！這東陵市可從來沒有聽過她有用車載過誰啊！甚至，連她開什麼車都沒聽人提及過！　　唐昱本想直接拒絕，當年轉念一想看看這位背景深厚的美女老總想做什麼也好。這美女老總在東陵可是有着不小的威名！憑着她那琉金殿堂的威名和那模糊不清的背景，讓無數人對着這位美女老總的時候是束手束腳！　　更兼之這璧山居如此美景而無論上輩子還是這輩子自己居然從未聽過，這不禁讓唐昱對着這位美女老總也有着絲絲好奇。但僅僅是好奇而已，唐昱不會為這份好奇付出什麼。　　不過，如果這份好奇願意卸開自己的面紗，唐昱也不介意滿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於是唐昱僅僅是一愣，隨即笑道：“美女姐姐邀請，小昱又怎會不識相？！那便勞煩姐姐了。”　　江慧琳聽得唐昱一口一個美女，一口一個姐姐不禁暗罵這小狐狸牙尖嘴甜！幸得這時候還沒有賣萌這個詞兒，若是有說不得江慧琳得暗罵唐昱賣萌了。　　但臉上江慧琳一點也沒有露出心中所想，笑着點了點頭便回身到那別墅前不遠處取車去了。　　不一會兒，一輛老款的奧迪A6緩緩的停在了唐昱的面前，當那車窗被搖下開車的果然是江慧琳！唐昱掃了一眼那奧迪車前掛着的軍牌不禁心中凌然！　　別人或許看不出來什麼，但唐昱卻一眼就看出那塊看似普通的軍牌實際上是那牌子掛的是隸屬中央警衛團！　　這江慧琳到底是什麼人？！怎麼就能掛上了這支部隊的牌照？！這塊軍牌那不是說掛就能掛上的！中央警衛團啊！號稱是御林軍！是專門負責整个中央機關及各級領導人安全的部隊！　　這支部隊是直接隸屬於軍委管轄，連這支部隊的團長都掛的是上將軍銜！號稱是天下第一團長，可這江慧琳居然就把這樣一支部隊的牌照給掛到了自己的車上！可見其背景之深厚啊！　　若不是上輩子唐昱正好有個好友曾經在裏面服役過，給他說了些情況包括軍牌的樣式或許唐昱根本看不出其中的奧妙！　　唐昱心中雖然百轉千回，但臉色依舊不動聲色。但江慧琳何其聰慧，早已從唐昱那一閃而過的眼神中知道了他看懂了自己的軍牌。　　當下江慧琳不禁奇怪，自己的這塊軍牌不要說東陵了哪怕是整個遼海能人認識的人也多啊！唐昱從何處知道自己這塊軍牌的來歷的？！　　但隨即江慧琳便釋然了，別忘了唐昱可是認識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副主任的人啊！從他那裡得到一些消息卻也正常。　　唐昱不動聲色的坐上了車，禮貌的向江慧琳笑了笑道了聲謝。然後便閉上了嘴巴一句話也不說，甚至連眼睛也閉上了。一副我不想理會太多的樣子。　　江慧琳看得唐昱這副模樣，便知道唐昱這是有意的。他肯定是覺着自己背景過於深厚是屬於那種不可交往的人物，於是才以這種方式拒絕自己。　　江慧琳本身也是個高傲之人，不然何以拋棄北京的一切跑到這東陵來做起事業？！於是見得唐昱不願理會她，她自然也不會去理會唐昱。　　在一路沉默中江慧琳把唐昱送到了市政府的家屬小區，直到車停了唐昱才睜開眼睛禮貌性的笑着說了聲謝謝。此時的他再也不見曾經面對江慧琳的任何一絲情緒，冷靜的就像面對着一個陌生人一般！　　唐昱的這副表現讓江慧琳心中憤怒！要知道，唐昱是她這麼多年來第一個感到好奇且想了解的人！而且一開始唐昱對她的態度也極為友好，但沒想到的時候僅僅是一塊軍牌便讓他改變了這麼許多……　　“唐昱，我一直以為你會和別人不同。但沒有想到的是你和他們卻是一樣的，我真的這麼可怕嗎！？以至於你連一句話都不願意和我多說。”　　看着唐昱下車即將離去的背影，江慧琳忍不住冷冷的道。　　唐昱聽得江慧琳的話輕輕的停住了腳步，轉過身來看着江慧琳，誠懇而認真的道：“我再叫你一聲姐姐吧！”　　“我看懂了你車上掛的軍牌，相信你也知道我看懂了。所以我知道我們其實是兩個世界的人。你的世界和我的世界並不一樣，這點你不能否認。即使你現在身在東陵但你敢說你現在融入了東陵了嗎？！”　　江慧琳聽了唐昱話不禁沉默了，的確自己雖然身處東陵，甚至在這裏還有着不小的產業，但實際上自己總是和這座城市總是若即若離。　　“你的世界是雲淡風輕的揮手間檣櫓灰飛煙滅，而我的世界卻是需要不停的揮舞着刀劍拼殺出自己的血路。我們是不同的人，更是不同世界的人。點頭之交便好，若是深交了對你我皆沒有好處。”　　江慧琳回憶起唐昱的種種經歷，不禁對他說的不斷揮舞着刀劍的說法心下認同。的確啊～唐昱不是自己這般生在大家，他的一切都需靠着自己不斷的拼搏而已！而自己之所以能雲淡風輕的揮手掃平檣櫓，不過是仗着家世的緣故罷了。　　唐昱嘆了口氣，若不是機緣巧合自己真的不願意和那些太子黨、太子女們有任何的交集。這群的確有一部分精英人士，但更多的卻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他們強大的背景讓他們橫行無忌，肆無忌憚！哪怕是一些不那麼囂張的也一副眼高於頂對一切不屑一顧的模樣。看看這江慧琳便知道他們這個群體究竟是怎麼樣的一群人。　　和他們牽扯上關係，實際上是得不償失的一件事情。而方建銘若不是為人確實不錯唐昱也不願意和他交往的。不可否認，這群太子黨們的確有着一定的影響力，但他們身上更多的貪婪和肆無忌憚的掠奪。　　牽扯上了他們，更多的得擔心他們是不是看上了自己的產業有了掠奪的念頭。這不是沒有發生過，上輩子唐昱就看到過不少這樣活生生的例子。所以，與其和這些太子們交往不如直接和他們那些有着一定底線的父輩交往。至少，他們的那些父輩知道什麼叫人情留一線，而不似這些人似的趕盡殺絕。

# 第三百九十一章 新晉大名：唐四億

　　“是啊……”江慧琳似乎知道了唐昱那麼堅決的拒絕是為了什麼，她不禁苦笑。自己這樣的身世背景換個人或許趕都趕不走吧？！　　但這唐昱，卻一副避之不及姿態而且極其冷靜的分析了其中的道理和緣由，讓自己無法反駁。　　“那麼，即使沒有深交作為一個普通朋友總是可以的吧？！”江慧琳坐在車上笑着問道，唐昱並不想太過開罪這位明顯背景深厚無比的太子女，於是笑着點了點頭。　　“那麼，普通朋友唐昱我們明天一起吃個飯如何？！”江慧琳玩味的看着唐昱輕笑着道，她依然沒有放棄和唐昱的交往。在她看來，一個價值三億的十七歲少年值得她這樣拉下架子來交往。沒見人家章文昊丟下了一億五千萬僅僅是為了搏他和自己吃頓飯嗎！？從這點上來說，難道自己的架子就價值一億五千萬？！　　唐昱聞言一愣，但隨即笑了笑。不知道這位太子女到底看上了自己什麼，居然這麼放下架子來拉攏。但不過就是頓飯罷了，唐昱也不想太過不給她面子。要知道，太子們或許做事兒一塌糊塗但搞事卻是個頂個的能手。　　“哪裡敢讓姐姐破費？！這個周末我請姐姐吃飯吧。”唐昱不動聲色的將吃飯的時間推遲到了周日，口風也不似之前那麼嚴肅，恢復了最早見到哦江慧琳時候的些許賣萌。　　江慧琳知道這種事情逼迫不得，當下見好就收。笑着和唐昱道：“你可以答應了姐姐的哦！到時候你可別忘嘍！”　　說著，江慧琳搖上車窗和唐昱揮了一下手一溜煙跑了個沒影。　　回到家中，唐昱打開了那部摩托羅拉的是摩托羅拉的168VA熟練的給機子充上了電，走到家中的電話旁撥通了方建銘的電話。　　電話想沒兩聲，方建銘便一把接了起來。電話那頭的方建銘似乎極為高興，哼哼哈哈的和唐昱嘀咕道。　　“小昱啊！你小子行啊！這麼一會兒便搞到了一億五千萬啊！哥哥拚死拼活了十多年都沒你小子一天賺的多！”　　唐昱聞言不禁苦笑！那些錢哪裡是自己的啊！？分明就是自家二叔的嘛！怎麼全扯到自己頭上了？！　　“建銘哥不要說笑了，這些錢哪裡是我的啊？！全掛我二叔名下呢！我唐昱現在不過是個身上都不夠五十塊的高一學生罷了。”　　電話那頭的方建銘似乎對唐昱這番推脫極為憤慨！大聲嚷嚷道：“裝！你小子就給哥哥我裝！那風聲都傳出來了！章老爺子說願意拿三億請你做事兒！哼！你小子還給哥哥我裝！”　　唐昱被方建銘的這番話噎的直犯白眼，沒想到這消息竟然傳的這麼快啊！才中午的事情結果下午人家方建銘居然全知道了！　　“知道現在遼海的老爺子們怎麼叫你不？！”方建銘似乎想起了什麼有意思的事兒，笑嘻嘻的和唐昱問道。　　“怎麼叫我？！”唐昱知道方建銘口中的老爺子們肯定是省委及商場上那些大鱷巨頭們，於是唐昱也想知道這群大鱷們對自己的評價。　　“嘿嘿……恭喜你！唐昱，你現在老爺們口中的綽號是：唐四億！”　　唐昱聞言差點一頭栽倒！啥？！唐四億？！我特么什麼時候有四億了啊？！唐昱不禁有些憤怒，這群老爺子們也太會造謠了吧？！　　“嘿嘿……小子～得意吧？！你一個高一的學生就能讓老爺子們叫你‘唐四億’啊！這份殊榮哥哥在遼海打拚了那麼多年都沒拿到呢！”　　唐昱聽了方建銘那風涼話之覺得眼前一黑！好你個方建銘啊！落井下石是吧？！要我真有四億還好說，現在我唐昱口袋裡都不到五十塊你們也好意思叫我唐四億？！　　“我……我得意個屁啊我！那哪有四億啊！我現在身上連四百都沒有！這群老爺子也太會編排人了吧？！說我叫‘唐四億’，那他真拿個四億給我啊！”　　方建銘聽得唐昱在電話那頭噴薄而出的抱怨，不禁幸災樂禍的嘿嘿直笑！直到唐昱抱怨完了他才悠悠的道。　　“別怪老爺子們編排你，你自己算算：人家章老爺子為了你這頓飯直接砸下了一億五千萬，加上他所說的願意拿出三億來挖你過去幹活兒！這裏外一加可不就是四億五千萬了么？！叫你‘唐四億’還是給你小子去了零頭呢！認便宜吧你！”　　“不然啊～老爺子們可直接叫上你‘唐四億五千萬’了！這名頭可不必‘唐四億’好聽。”　　唐昱這可算是見識到了章文昊的手段了，不過一會兒的功夫，這話都傳到了省城去了！要知道這不過是中午才發生的事情，若不是他章文昊的首尾那群老爺子們能那麼快知道么？！　　“哈哈……不開你玩笑了，說說吧！你小子打電話來那是又有啥事了？！”方建銘哈哈大笑着轉過了這個話題。　　唐昱這才一拍腦袋無奈的笑着道：“建銘哥，給你這麼一打岔我都差點糊塗了！我給你電話是告訴你，那會所的事情先停一下。”　　方建銘一聽這話，立即恢復了正經。　　“小昱，之前你不是和哥哥說這個會所生意做得么？！怎麼這會兒變卦了？！”方建銘有些奇怪的問道。　　“建銘哥，你知道‘璧山居’嗎？！”唐昱沒有直接回答方建銘的問題，而是輕聲反問道。　　“沒聽說過～”電話那頭的方建銘搖了搖頭極為迷茫的道。　　“這‘璧山居’便是我和章家老爺子今天見面的地方，是江慧琳開的。”唐昱對着電話那頭的方建銘緩緩的道：“我想她的背景你比我清楚吧？！如果繼續開會所我們會和她形成一定的競爭，遼海的市場本來就不大兩家頂級會所肯定是難以為續的。”　　電話那頭的方建銘聞言，沉默了好一會兒才道：“沒想到她果然摻和進了會所的生意啊……”　　唐昱聽着方建銘的這話，不禁有些奇怪江慧琳看起來不像是內地之外的人啊，而且內地之外的人也弄不到中央警衛團的牌照，但目前在這國內做會所的貌似也只有長安和京都兩家吧？！　　想到此，唐昱一驚！這兩家會所他是知道的，京都的創辦者是中信集團。而長安的所有人則是香港的富華國際。　　這根本就和大陸這邊扯不上一點兒關係啊！於是唐昱當下便問道：“建銘哥，目前為止國內的會所不過就長安和京都兩家，但他們分屬中信和富華國際和這江慧琳扯不上關係啊！”　　電話那頭的方建銘似乎被唐昱的話嚇了一跳！這時候長安和京都兩家會所的所有公司雖然不是什麼太大的秘密，但也不是誰都能知道的啊！　　唐昱這小子是哪裡聽來的風聲啊，而且還很正確的點出了明面上這兩家會所的所有者。　　“嘿嘿……這你小子就不懂了吧？！是，這兩家會所的確是中信和富華國際開的。但你得知道，他們僅僅是管理而已！這兩個會所還是有着其他股東的。”　　讓方建銘這麼一說，唐昱猛然明白了！1985年5月23日，中央和國務院發出了《關於禁止領導幹部的子女、配偶經商的決定》這一草案。　　直接禁止了任何明面上的任何官員子女配偶經商的行為，於是那一段時間無數的原“太子”們的企業全部掛上了其他人的名頭，而他們自己則掛的是顧問之類的名字，連手上的股份也分散開了不再集中。　　而長安和京都兩大會所，估計也是某些頂級衙內們的傑作！不過他們更為聰明，找來了中信和富華兩個企業作為幌子來操作這兩個會所。　　這樣，即使別人察覺了什麼明面上也挑不出理來！而且中信可是改革派太宗都提過字的公司啊！創始掌門人便是有着“紅色資本家”之稱的榮毅仁！　　而富華國際更是了不得，這是家由北京發源到香港而後又殺回北京的企業！掌門人陳麗華更是有着第一女首富之稱！　　而陳麗華的丈夫則是88版的《西遊記》里的唐僧的扮演者：遲重瑞。　　果然衙內們也不是笨蛋，這些手段還是用的很順溜的。　　“建銘哥，能說說江慧琳的背景嗎？！”唐昱沉思了一會兒，緩緩的道：“今天是她送我回來的，不巧的是我看出了她的車牌是隸屬中央警衛團的。”　　方建銘聽了唐昱的話后，稍稍沉默了一陣才緩緩的道：“既然你問到了，也沒什麼不能說的。江慧琳這丫頭的爺爺是開國元勛之一，正國級退下來的。她爹是成都軍區的副參謀長掛的是少將軍銜。”　　接着，方建銘說出了一個唐昱如雷貫耳的開國元勛的名字，然後接着道：“這丫頭從小就很受她爺爺的寵愛，幾乎是跟着她爺爺長大的。後來不知道鬧了什麼彆扭給跑東陵來了。”　　唐昱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如此啊！難怪她能掛上中央警衛團的牌照，就憑着她爺爺的關係弄張這樣的牌照不是什麼大問題。　　“江慧琳的大伯還是總政治部常務副主任，中央軍委委員。那兩傢俱樂部便是有着他們家的首尾。”　　聽着方建銘一點一滴的道出江慧琳的家世，唐昱不禁一陣恍惚！這丫頭也太彪悍了點吧？！難怪她對東陵不屑一顧，難怪那位傳說中被踢爆了卵蛋的公子兒屁也不敢放一個！這背景，果然是牛氣衝天了！

# 第三百九十二章 唐昱的龐大構想

　　一時間，唐昱的腦海里不斷的閃過中央警衛團、長安俱樂部、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副主任……等等名詞，唐昱感覺自己似乎忽略了什麼十分重要的東西但卻一時想不起來。　　“建銘哥，按我說的那會所的事兒先暫緩吧！遼海畢竟現在並不大，如果真的成立的兩家會所也未必能贏來那麼多的消費。若是去京城和滬市水又太深咱們不適合摻和。我這邊再想想有什麼生意可以做做。想到了我就電話你。”　　事實上這僅僅是唐昱的說辭而已，在他的心中早已有了定計！不過這個定計還需要和宋宛如商量一下。如果可行那麼這將是牽扯到國家對外方向的一項重大事件！到時候參与的肯定不止方家，或許還得拉上江慧琳和宋宛如！當然，唐昱的二叔唐天浩摻上一腳留下唐家的烙印那也是必須的！　　但現在事情還沒有確定，唐昱並不想和方建銘說上太多。於是接下來倆人再閑話了幾句便掛上了電話。　　當年和方建銘結束通話后，唐昱沉默的思考了一會兒拿起了電話給給沈睿鴻家打了過去。他估計這個時候宋宛如應該是在家裡陪伴着小語馨。　　電話響了沒一會兒便被保姆接了起來，果然宋宛如沒有出去就呆在家裡陪着語馨呢！知道是唐昱來的電話，宋宛如接起來后便咯咯的笑了起來。　　“喲～我們的唐四億同志終於良心發現給姐姐我來電話了呀！還以為你發了大財把我們拋諸腦後了呢！”　　唐昱聞言先是一愣，隨即苦笑了起來。看來這章文昊果然是推廣自己不遺餘力啊！才多大一會兒這風聲都傳到了沈家去了，連宋宛如這個幾乎不出門就呆在家裡陪女兒的母親都聽到消息了，可以這章文昊的推廣程度。　　“怎麼我睿智的宛如姐也會聽信那些謠言啊～”唐昱苦笑着道：“您還不知道我啊？！學生一個，口袋裡能有個四百塊就不錯了哪兒來的四億啊？！”　　宋宛如聞言低聲哼道：“人家章老爺子都發話了，要拿三億挖角你呢！加上那老頭子賤賣給你二叔的那兩億的萬建股份，可不就是四億了么？！”　　“宛如姐你就別取笑我了，這次給你電話是有事兒要求你呢！”唐昱見宋宛如已然對這件事情了如指掌，十分乾脆的轉移的話題。不等宋宛如繼續調侃便接着道。　　“宛如姐，最近你能過來東陵一趟么？！我想讓你帶點東西給宋爺爺，很重要的東西！必須你親自帶去親手交給他！”　　聽得唐昱說的如此鄭重，宋宛如立刻緊張了起來！她揮手讓在客廳里忙着的保姆先行離開，才貼着話筒道。　　“小昱，是什麼東西？！有這麼嚴重嗎？！”宋宛如謹慎的問道，她也是軍人家庭出身知道保密的重要性當下緩緩道：“如果有必須我現在就趕過去東陵，把東西先拿到手然後直飛西安。”　　唐昱想了想道：“東西是我寫的一篇稿子，但只許你和宋爺爺兩個人看！現在稿子還只在我腦子里，今晚上我便可以把它寫出來。你明天中午過來便是，我潤色一下你就立刻帶給宋爺爺！記住事關重大，只許你和宋爺爺兩個人看。”　　“嗯！我知道了，明天中午我就趕過東陵去。”宋宛如肅然的點了點頭，自從認識唐昱以來她第一次聽到唐昱說如此嚴重的話，不禁心中有些凌然。　　而後，倆人再閑話了幾句，便掛上了電話。就在唐昱剛掛上電話，老媽張雅惠便提着菜籃子回到了家裡。這張雅惠在衛生局上班日子也過的逍遙，畢竟她男人可是市委秘書長呢！誰敢不開眼給她小鞋穿啊？！　　而且人家兒子也有本事，是個能直通省長的人物啊！誰會找死給這位老佛爺找不痛快呢？！但張雅惠骨子里便是個循規蹈矩的人，每天都按時上下班。該做什麼就做什麼一點兒也不擺官太太的架子。　　甚至幾個編製、住房問題沒解決的老職員熱心腸的張雅惠也幫着給自己男人提了一嘴給解決了，不僅啥東西也沒收還幫着跑上跑下做了不少事兒。這讓衛生局上下頗為喜歡這位熱心腸又沒架子的秘書長太太。　　這張雅惠本應該五點下班，但今天上班的時候唐天鴻忽然樂呵呵的一反常態給她單位上打了電話讓她趕緊去市場買些好菜，今晚得和兒子喝兩盅！　　雖然張雅惠有些莫名其妙丈夫的反應，但一向溫順的她沒多想就和領導請了假。那衛生局的領導也不是傻子啊！人家秘書長都來電話了肯定是大事兒！要耽誤了還不知道怎麼收拾自己呢！於是不僅准了假還殷勤的把張雅惠送到了樓下。若不是張雅惠一再推脫，這傢伙能把張雅惠給送到政府家屬樓去！　　買好了菜哼着小曲兒的張雅惠回到家，便見到兒子坐在電話旁發獃。這可把她嚇了一跳！今天可不是休息日啊！兒子怎麼這會兒坐家裡啊？！是不是不舒服啊？！　　張雅惠趕緊的走上前去摸了摸兒子的額頭，這時候唐昱才回過神來發現自己的老媽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了，還焦急的看着自己。這讓唐四億同學不禁啞然失笑！　　“媽～我沒事兒，就是在想些事情而已。”唐昱笑着拍了拍張雅惠的手，柔聲說道。但不料這下可把張雅惠給氣着了！　　“你個混小子！既然沒事兒你跑家裡做什麼？！又逃課了是不是？！”發現了兒子並沒有什麼病痛，當下張雅惠便發起了飆！個混小子！整天逃課不學好！　　“是二叔拉着我幫他做事兒的，沒逃課請假了……”唐昱有些心虛的道，其實他這麼說也不算錯，畢竟和章文昊談好的事情都是唐天浩在受益。　　“哼！天浩這不着調的！整天就帶着你瞎胡鬧，下次再過來看我怎麼收拾他！”張雅惠聞言杏眼一瞪，恨恨的道。　　二叔，你自求多福吧！唐昱心中替二叔唐天浩暗嘆了一聲，給你佔了那麼多便宜沒點代價怎麼行？！好歹能幫我背一下黑鍋那也是好的。若是唐天浩知道了唐昱所想肯定氣的直跳腳！我這麼辛苦是為了誰啊？！還不是為你你這老唐家的獨苗苗？！你倒好！有事兒了拉出你二叔就背黑鍋用啊～張雅惠訓完了兒子，徑自拿着菜籃進了廚房。心裏還暗自嘀咕，今兒自家男人不知道發了什麼妖瘋，平時從來不喜歡打電話到單位的他居然破天荒的讓自己請假買菜去。雖然不知道是為什麼但可以肯定的是好事兒。　　於是張雅惠買了點排骨、牛肉和少見的飛龍，打算好好的給自家男人做上一頓！畢竟自己的男人自己心疼啊！那秘書長的活兒看着風光，但老加班。時不時的還得在辦公室里睡上一宿，好幾次都是張雅惠給唐天鴻送的飯。　　張雅惠進了廚房后，唐昱也溜進了書房裡。攤開格子本奮筆疾書起來。只見那打頭的標題是：《論國家境外企業、公民的資產人身安全保障及軍事力量的拓展方式》。　　唐昱之所以想起來寫這樣一個題目，很大的原因是今天看到了江慧琳那張中央警衛團的車牌。上輩子的時候他所認識的那個警衛團的退役朋友，便是一位老總的保鏢。　　在他的說法，從警衛團退役后本來安排了他在一處國企工作。但生性耿直的他受不了裏面的烏煙瘴氣，兼之沒有太多的生意頭腦無奈之下只得重操舊業做起了保鏢來。　　據他說他有不少這樣的戰友，一些甚至是參加過對越自衛反擊戰立過戰功的猛人！但無奈的是巔峰年齡到線了，於是便退了下來。　　但對於一般的普通人保護，他們還是游刃有餘的。但有時候也有些無奈的事情發生，比如某些老闆會讓自己的保鏢去毆打別人出氣，又或者是去做些跟蹤、收債的事情。　　而長安俱樂部則讓唐昱想到了李嘉誠這位香港巨富，他的兒子曾經被那位世紀賊王張子強綁架過，據流傳出來的消息被勒索了十億的港幣！　　更兼之唐昱自己前世也無數次聽過中國的公民在海外受難時的無助，國家鑒於一些敏感問題而不能派出軍事力量保護，只能無奈的看着自己的公民在海外受難。　　最為嚴重的是，在唐昱所處的那個年代雖然國家不承認保鏢這種職業但各種保鏢、保安還是充斥着整個國家！而且由於沒有規定導致他們的操作都極為不規範！那些保鏢幾乎全部都是單位自己聘請，很多時候甚至作為打手在使用。　　這也導致中國的安保市場極為混亂，魚龍混雜。而部隊歸來的很多人又沒有安置好，或者受不了一些狗屁倒灶的事兒於是從事起保鏢的行業來。　　唐昱曾經在那位朋友的口中得知，後世每年在警衛團即將退役的時候就會有大批的民企老總及明星專門跑到警衛團就為了挖幾個來做自己的私人保鏢保障自己的個人安全。　　於是，唐昱萌生了趁現在有這樣的機會時直接將這支力量建立起來！只要加之軍隊及國家的支持，那麼這支極為龐大的隊伍將成為一支中國海外軍事力量的延伸。　　很多政府不好出面的事兒，由這支力量去完成。並且國家可以不花一分錢便養上一支具有實戰水準的部隊，而且這支部隊還能創造出一大部分就業崗位！安置退伍軍人，為國家創造利潤！　　只要能做出來，然後讓這支力量逐漸的接手國內的銀行、商業機構、住宅安保、私人安保等內容，那麼即使再次百萬大裁軍唐昱也有信心能夠完全的消化掉！

# 第三百九十三章 保全公司

　　唐昱埋頭桌前奮筆疾書，若說起保全公司唐昱還真是有些見地！很簡單，上輩子的時候因由那位中央警衛團退役的朋友他認識了不少在國外從事安保工作的國內退役軍人。　　據他們的消息，僅僅在法國的外籍兵團就有60％的中國人在服役！因為法國的外籍兵團待遇極好，不僅在服役五年後可以獲得三百萬美金的退役金更可以直接獲得法國的國籍。　　但這隻部隊也是危險的，他們常年代替法國執行各種北約、聯合國的戰鬥任務。但僅僅是法國國籍一項就足以讓許多的中國人趨之若鶩。　　而另一部分則是在大名鼎鼎的美國黑水安保公司工作，這家公司是由美國前三角洲部隊的教官和一個合伙人創立的，他們在伊拉克戰爭中發揮極大的作用！　　在阿富汗、伊拉克戰爭中，黑水共派出了上百支小分隊數千人規模的安保部隊來代替美軍執行一些風險極高的任務。當然，他們的酬勞也很高。　　而在個人安保方面，黑水則佔據了美國私人安保市場60％的份額。在政治、經濟、娛樂界粗略估算有70％左右的人群在雇傭着黑水的安保人員。　　這其中的利潤和市場是極為恐怖的，不過現在才是94年，那間鼎鼎大名的黑水還沒有成立。於是唐昱如果此時得逞那麼操作順利的話他甚至可以直接創立國際安保協會，直接制定安保規則和等級評定！　　如果這來算則是十分賺錢的事情！只要你創立了一個行業的規則，並把它權威化那麼你的利潤將是恐怖而驚人的！比如美國的FDA，幾乎在全球市場內只要拿到了FDA的認證那麼就等於你打開了通向歐洲及美洲的市場的大門！　　因為這個機構的認證已經趨向於權威化，儘管它的流程極其漫長需要近十年，價格極其高昂每次無論是否通過都需要數百萬美金，但全球的食品藥品公司依然對它趨之若鶩。　　在唐昱前世的時候，甚至沒有聽到過中國的哪家中藥企業的產品完全通過了FDA，於是在美國沒有通過FDA的中藥只能悲催的作為補充劑來銷售，而眼睜睜的看着通過了FDA日韓中藥企業用同樣的東西不同的價格不斷的撈取美金歐元。　　終於，在不知道過了多久後唐昱終於吁出了一口氣！看了看自己的總結歸納，不知不覺間竟然已經達到了近兩萬字。　　唐昱拿起稿子，來回的不斷審閱着不是皺着眉頭修改一下語句或添加一些用詞。正當他忙活的時候忽然感覺一個黑影遮住了燈光。　　唐昱不禁眉頭一皺，抬頭一看竟然是自家老爹和乾爸蘇慕儒倆人。自家老爸唐天鴻在自己的對面，而蘇慕儒則跑到了自己身後遮住了燈光。　　“小昱，寫什麼呢？！拿來給我看看～”蘇慕儒兩眼放光，說是拿來給他看看但不等唐昱回答就一把把那稿子搶了過去。　　嚇得唐昱趕緊放手，這稿子可是自己心血凝成的啊！壞的一點兒自己可要心疼死的，於是唐昱只得眼睜睜的看着蘇慕儒搶過去稿子搖頭晃腦的看了起來。　　而唐天鴻則在一旁抓耳撓腮的湊上前去，和蘇慕儒一同看着那副稿子。甚至這唐天鴻還將唐昱這個稿子的作者直接趕開來，把蘇慕儒讓到座位上去倆人湊着一起品咂起了這篇稿子來。　　看來這稿子暫時是拿不回來了，唐昱只得暗嘆一口氣直接先行走出了書房。出來了一看，自家老娘正在餐桌前發獃呢！那桌子上還擺着一大桌的好菜，甚至還放着一瓶飛天茅台！　　唐昱看着這好酒好菜才忽然覺得肚子餓了，趕緊上前用手拿起了一塊炸的上好的排骨“吱溜”一口吞到了嘴裏。　　這下可把正在發獃的張雅惠給驚醒了，這時候她才看到兒子正鼓着腮幫子嚼着排骨呢！張雅惠看到兒子這副模樣不禁拍了一下唐昱的手，嗔道：“混小子！也不知道去洗洗手！趕緊洗手去！”　　唐昱笑嘻嘻的哦了一聲，便跑到了廚房裡洗手去了，一邊去還一邊向張雅惠問道：“媽～要不要我去叫老爸和乾爸他們出來吃飯呀？！”　　張雅惠本來還平心順氣的，結果聽到唐昱這話不禁氣不打一處來！　　“別叫了！你那老爸和乾爸就是兩個不着調的，剛才我在做飯他們就回來了。看你在書房忙活兒也就沒打攪你。結果吃飯的時候你乾爸就說要去叫你，這一去就沒回來！”　　平常的話張雅惠肯定不會這樣說自家男人和蘇慕儒，但今天她真是氣急了！急巴巴的把我從單位里拉回來做飯，好嘛！這飯做好了你們卻把我一個人丟在這兒都沒人過來吃！這叫什麼事兒嘛！　　“你那不着調的老爸看你乾爸沒回來，就跑去書房找你們。這一去倆人都沒回來了，可你倒是出來了。”　　唐昱聞言一愣，抬頭看了看牆上的掛鐘，這一看不要緊！好傢伙，都差不多九點了！自己下午打完給宋宛如的電話的時候看了一下鐘當時才不到四點呢！也就是說自己在書房的這一頓忙活都給忙了五個小時了！　　“好！精闢啊！目光長遠！分析到位！步驟清晰！好！”這時候書房傳來了蘇慕儒的一聲斷喝，唐昱聞言不禁呵呵的笑了起來。　　自己這乾爸雖然從政多年，但依然是那副書生脾氣。見了好文章、好策論依然忍不住的當堂拍案叫絕！這也是乾爸的一大個人特色吧！　　之後蘇慕儒滿面紅光，抓着那篇稿子大踏步走出了書房三兩下便到了唐昱的面前笑呵呵的大聲道：“好小子！有本事啊！這等目光格局乾爸自愧不如啊！不愧是讓章文昊那老傢伙都願意掏出三億的小子！果然值得！”　　這話一出口，正準備拿着那些菜去熱熱的張雅惠差點把手裡的碟子給掉了！還好唐昱手疾眼快給接住了。　　“多……多少？！蘇大哥，我沒聽錯吧？！你說的是三億是不是？！”張雅惠聲音顫抖着問道，那杏眼瞪的如銅鈴般大似乎被這個價格嚇住了。　　唐天鴻則笑呵呵的跟在蘇慕儒身後接着道：“這孩子啊～今天中午和吉隆章家的章老爺子章文昊吃了頓飯，飯席上這位老爺子親口說只要他願意可以用三億聘請他到吉隆做事去。”　　唐天鴻的這一句證實當下便砸的張雅惠眼冒金星！要知道，這時候不過94年啊！一個月的工資都在四五百頂天了不過就千把塊！三億是什麼概念啊？！那就是一千五一個月的工資的高薪管理層不吃不喝的幹上兩百萬年啊！　　張雅惠頓時被這消息砸的暈乎乎的，好一會兒才緩過神來不管不顧的捏著兒子的臉蛋兒嗔道：“臭小子！有本事了啊！賺了那麼多錢也不知道給你老媽我給買點衣服化妝品用用！白疼你這麼多年了！”　　唐昱的臉被老娘激動之下捏的四處變形，吱唔着道：“人家只是說說，沒給兒子錢呢！給了兒子能不給您買么？！二叔倒是賺了不少，回頭我讓他給您買化妝品和好衣服去！”　　可憐的唐天浩再次躺着中槍，又一次被唐昱抓出來當了黑鍋用。　　“好！老二那不着調的老用我兒子給他賺錢，這次我得敲他點狠的！”張雅惠聞言放開了兒子的臉，大手一揮極為偉人的道。　　“好了～好了～老二明天過來我就和他說，讓他給你買化妝品和衣服去。現在能不能先把飯菜熱熱？雅惠，我都快餓暈過去了。”　　唐天鴻無奈的看着自家老婆在那裡豪興大發，只能無奈的應和道。這副情形看的蘇慕儒呵呵直笑，招呼着大家一起坐了下來。　　蘇唐兩家一向親密，兩家人在一起的時候甚至隱隱以蘇慕儒為主。連張雅惠對蘇慕儒的稱呼都叫做大哥的。　　習慣之下蘇慕儒來到唐家也不由自主的當起了半個主人來，這時候唐昱忽然發現居然沒有見到顧秋霞這不禁讓他有些奇怪。平時若是兩家聚會蘇慕儒是肯定會帶上顧秋霞的今天怎麼就沒見到了呢？！　　“乾爸，我乾媽呢？！怎麼沒和你一起來啊？！”唐昱有些奇怪的問道在他問完之後忽然發現蘇慕儒的臉色變得有些奇怪，有點高興又有點懊惱。半響才和唐昱道。　　“你乾娘去北京了，得過段時間才回來。我這段時間呀～就在你家蹭飯了！歡迎么？！”　　唐昱見此情形也沒有再多問，趕緊順着蘇慕儒道：“當然歡迎啦！我巴不得乾爸天天在我家吃飯呢！”　　聽得這話，蘇慕儒哈哈大笑了起來，直說這小子就是最甜！將來不知道要騙掉多少小姑娘呢！他卻不知道，唐昱如今已經騙了好幾個小姑娘了！差點連宋宛如這當了娘的都給騙來了。　　就在眾人談笑間，唐昱家的電話響了起來。唐昱趕緊起身幾步走過去接起了電話，電話剛接起唐昱就聽到二叔唐天浩在電話那頭激動無比的道：“小昱！說！你想要啥！？二叔給你賣去！跑車怎麼樣？！二叔聽人所法拉利不錯呀！怎麼樣？！二叔給你整一部去！”　　唐昱聞言心中不禁暗喜！趕緊問道：“二叔，萬建股份拿下來了？”　　“拿下來了！再整上些小股東的手頭上的股份那萬建就是咱家的啦！哈哈……”

# 第三百九十四章 保全公司 下

　　聽到這個消息唐昱一開始是極為興奮！接下來則警惕的問道：“二叔，蔡明財哪裡有沒有什麼問題？！這回咱可是逼得他狗急跳牆了。小心他臨死都咬上咱一口！”　　電話那頭的唐天浩聞言呵呵一笑，有些狠厲的道：“小昱，放心吧！我早聯繫徐虎找人看着他了！政府那邊你乾爸也打了招呼，這會兒估計他家裡不少便衣在看着呢！市公安局也開始收集他的證據，這次這小子不死也難！”　　唐昱聞言心中感慨，乾爸和二叔果然不愧是江湖老鳥！一旦拿到了消息動起手來便是雷霆之擊！絲毫沒有拖泥帶水，黑白兩道齊下手要的是一口氣端掉這蔡明財！　　“那好！我就等二叔消息了！我乾爸正在家裡吃飯呢，你要一起過來嗎？！”唐昱知道唐天浩自然會安排好一切，所以沒有再多問。　　“不了！這兒還有一攤子事兒得處理呢！而且那些其他的股東我還都得一個個去搞定，不然沒拿到手這萬建還不是我們的呢！”唐天浩在電話那頭笑着道。　　“二叔這個電話只是給你打個招呼讓你安心，過两天忙完了這塊兒二叔再拉你出來好好獎勵獎勵你！哈哈……好了！先這麼說吧！我忙去了！”　　說著唐天浩便掛斷了電話，唐昱笑着吧電話放回電話機上心中不禁感慨！不過才一年的時間，在東陵呼風喚雨的蔡明財居然就這麼倒在了自家的刀下！哪怕在前世的時候雖然蔡明財在後來98年時因為陳松威的落馬而鋃鐺入獄，萬建依然是一家極其龐大的產業，因為歷屆政府官員由於這樣那樣的問題都沒敢觸碰他。　　而今，這呼風喚雨的萬建居然即將成為自家的產業了！唐天浩心中不禁有些恍惚。　　“是天浩來的電話吧？！”當他回到座位上時，蘇慕儒看着恍惚的他笑着問道：“萬建的股份拿下來了？！”　　見得乾爸問話，唐昱趕緊點了點頭道：“拿下來了！乾爸，你讓人去看着蔡明財了？！”　　聽得唐昱如此問，蘇慕儒不禁眼中閃過一絲怒氣冷哼道：“當然得看着他！陳松威的事兒少不了他的首尾，當初沒動他是不想萬建起動蕩。但現在這情形還不動他那我就是傻瓜了！”　　唐昱不禁暗嘆，陳松威的事件果然讓乾爸成長了不少！這蔡明財本就是屬於必殺之列的，當時沒動是考慮到萬建畢竟是納稅大戶，而且作為東陵的最大的地產開發公司也有着很大的影響力，若是強行動他少不得會引起動蕩。　　而且黃寶德他在萬建里也是有着首尾的，蘇慕儒畢竟開不了一言堂。有些事情還是不好直接去辦。　　但現在這萬建的40％的股份已經到了自家的手裡，那麼滅掉蔡明財就成了必然要做的事情。這件事不單單是出於報復，更多的是表明一種態度：你蔡明財一個經商的居然敢陰我，我就能陰回你！誰想玩手段，那麼大家就一起玩玩試試看！殺掉蔡明財這隻雞絕對會震懾住一堆的猴！　　而黃寶德他們也會因此威信大失！畢竟蔡明財跟着的可是他們啊，但就這麼被蘇慕儒三兩下便放倒了，連自己人都保不住誰還敢跟你啊？！　　市級階層的幹部若是鬥起來，那也是極為殘酷的。不過聰明人都把這些控制在一個範圍之內。只有陳松威那種特殊情況才動用那些齷齪手段。無論前世今生結果到了最後他自己也沒落着什麼好，後半生慘淡度過。　　“不提這些不開心的事兒了！來來來……大哥，為咱們家的唐四億小同志干一杯！”唐天鴻見狀，趕緊給蘇慕儒滿上酒笑呵呵的道。　　蘇慕儒聞言也笑呵呵的端起了酒杯，唐昱見狀立刻拿起了酒杯對着唐天鴻和蘇慕儒這一位親爸和一個乾爸輕輕的碰了一下而後一飲而盡！　　蔡明財不過是將死之人了，何必再去理會他？！於是一家人其樂融融的吃完了這頓開心的晚飯，晚飯後蘇慕儒便和唐昱及唐天鴻一起進了書房。　　待眾人坐定，蘇慕儒拿着唐昱那篇稿子沉聲道：“小昱，不得不說你這篇稿子的確有很強的前瞻性，但你有沒有考慮過如果真的這麼做了會引起多少的連鎖反應？！”　　唐昱聞言點了點頭：“我知道，所以這篇稿子我暫時只是上宛如姐拿給宋爺爺看，不會對外傳播。更不會打上我的名頭。畢竟樹大招風。”　　蘇慕儒滿意的看着自己的乾兒子，心中不禁感慨這乾兒子的腦袋是怎麼長的？！居然這種主意他都能想到！不得不說，這種方式很大程度上會贏得軍方的支持。畢竟那位改革派太宗堅定不移的裁軍政策，所造成的影響至今還有餘悸。　　而將來隨着時代的發展誰也說不準是否會再次進行裁軍，但裁軍說著簡單那麼被精簡下來的軍人們又當如何？！如果安置不好是否會影響着部隊里的軍心？！　　如果這個公司一旦成立，那麼將會解決國家和軍隊這部分極為頭疼的問題！順帶着還可以創造出極大的產值。　　但唐昱在這裏面所說明的市場也極其讓人心動，難保會有人搶奪果實或將其划入國家成為國企。如果僅僅是掛上唐昱的名字那麼不少人將會有着這樣或者那樣的想法，甚至心狠的還會將某些極端的手段拿出來，畢竟唐昱的背景不夠深厚啊！　　但如果是宋振國提出確又完全不一樣了，僅僅憑着宋振國總政治部副主任和西安軍事學院的院長的名頭便可讓不少人滅了那狗屁心思。　　而且，若是這由宋振國來提出那在中央大佬們的心目中他宋振國的地位肯定會再次提升一截！至少富有遠見，敢做敢為的名頭是跑不掉了！加之宋振國的年紀，不敢說問鼎首位但只要不出差錯那麼進入軍委的位置那是妥妥的。　　當下蘇慕儒也不知道該和兒子說些什麼，畢竟這方面的事情他並沒有經驗怕多說了反而會影響乾兒子的發揮。於是便拉着唐天鴻一起出了書房，將空間交給了唐昱。　　待得兩位老人出了書房，唐昱才靜下心來開始審視自己的這篇稿子，不時的皺眉修改着。結合前世所了解的一些安保行業規則。　　黑水，在美國的眾多雇傭兵公司中僅僅是比較出名而已。但事實上美國實力最強的安保公司當屬軍事職業資源公司（MilitaryProfessionalResourcesIncorporate MPRI）！　　MPRI，是由退休將軍維農・劉易斯在1987年時創建的。這間公司最大的特色在於公司職員幾乎全部都是退役不久的中高層美軍將軍、軍官和士官，對於部隊訓練、準則擬定、教規修訂乃至野外實戰對抗，無論任何項目他們都擁有豐富的實戰及訓練經驗。　　換言之，MPRI有能力把一支新招募的軍隊，從頭訓練成和美軍現役部隊實力相當的百戰精兵，只要能夠獲得MPRI的訓練支援，其實質意義並不亞於獲得美軍的直接協助！　　MPRI公司總部設在美國弗吉尼亞州，正如其他私人軍事公司一樣，MPRI公司也是由大批來自陸海空和特種部隊的退休將軍、軍官和士官組成。　　在公司檔案庫里有超過2000名退伍軍事人員的資料，公司高層中更是將軍雲集。總裁劉易斯，前美國陸軍將軍，曾參加過多次重大戰爭；董事會成員中，斯泰奈爾曾是美軍聯合特別行動部隊指揮官；瑟曼在美軍入侵巴拿馬時，曾任美國南方作戰司令部的司令官；哈迪斯蒂甚至曾是美國太平洋總部最高指揮官和美國中央情報局顧問！　　副總裁兼總經理沃諾是美軍入侵巴拿馬時的陸軍參謀長、執行副總裁特雷弗雷曾是老布什政府的軍事幕僚、執行總裁索伊斯特則是前國防情報局一號人物！　　甚至在美國國內有報道稱，MPRI的將軍密度比五角大樓還要高！那麼可想而知這家公司在美國扮演着怎樣的角色。　　唐昱前世在雇傭兵公司工作的朋友口中了解到在“9・11”事件以後，MPRI公司股價已經翻了一倍有餘。對於MPRI這樣的公司而言，最不缺少國外生意訂單。　　其執行總裁索伊斯特甚至曾直接說：“要麼受雇於國外政府，要麼是美國政府派我們去，我們的目的就是為了錢。”　　阿莫控股公司在2000年和2001年，兩度進入《財富》雜誌100家成長最快的公司，而且是為數不多的幾個和“科技”不沾邊的企業之一。　　其它軍事公司的盈利和個人收入也很高，比如SAIC公司的5名主管人員2002年的年薪在100萬到190萬美元之間，而且每人還持有超過150萬美元的股票。　　根據一些經濟調查显示，軍事私營化到2010年已經成為了一個數千億美元的巨大市場！　　在國家方面，安保公司的作用也極為重要，比如：1995年8月4日晨，克羅地亞政府軍發動了代號為“暴風”的軍事行動，僅僅三天，自行獨立的“塞爾維亞克拉伊納共和國”便不復存在。此役表面上和五角大樓毫無關係，但實際上這場軍事行動速勝的秘訣是美國的MPRI提供的2000名所謂的“安保人員”。　　由於他們的出色表現，導致同年，塞拉利昂政府兩次與EO和SI公司簽訂合同，請他們幫助政府打擊叛亂武裝，保護本國的鑽石礦。　　在唐昱回歸前的伊拉克，有12萬人受雇於像黑水公司這樣的私人安保公司在伊拉克與美軍一起執勤，數量幾乎和駐伊美軍的總數相當！　　當唐昱揉着發酸的眼睛，結束了自己的資料總結、歸納和分類后，走出書房看了看牆上的掛鐘，這才愕然發現自己這一忙活居然都忙到了臨晨兩點了！

# 第三百九十五章 蔡明財求見

　　第二天一大早，宋宛如便殺到了唐家。這時候唐天鴻已經去上班了幸好張雅惠擔心兒子起來沒有熱早餐吃沒去上班，不然宋宛如只得吃閉門羹。　　見得宋宛如一臉焦急，張雅惠趕緊把兒子從床上拖起來，告知他宋宛如的到來。忙活了大半夜的唐昱無奈的被老娘拉了起來，頂着一副黑眼圈頗為凄楚的看着宋宛如。　　而張雅惠見得宋宛如過來也就放心了，交代了宋宛如帶著兒子去吃個早餐后便急急忙忙的跑去上班去了。　　唐昱的那幅熊貓眼讓宋宛如看得不禁噗哧一笑：“喲～小昱，昨兒晚上你偷雞摸狗去了？！怎麼頂着一副墨鏡呀？！是不是調戲哪家小姑娘被人揍了呀？！”　　唐昱幽怨的看了宋宛如一眼，徑直走進書房裡將那忙活了一夜的稿子拿出來交給了宋宛如。　　“宛如姐，要你覺得這些是偷雞摸狗的事兒那我也認了……”　　宋宛如看着那頗有厚度的稿子微微一愣，隨即拿過來仔細的看了起來。當她看到稿子的那抬頭題目時心中便微微一凜！《論國家境外企業、公民的資產人身安全保障及軍事力量的拓展方式》，宋宛如被這題目驚得微微訝異，唐昱這小子怎麼忽然想起寫這個題目來了？！　　當宋宛如仔細的品讀下去時，不禁被裡面所描繪的情形、列舉的事實和各種事態的評估震驚得心中微微發涼，特別是唐昱描述到的退伍軍人安置出現問題導致的社會隱患，和私人雇傭安保機構而導致的秩序混亂而心生凌意！　　要知道，94年雖然私人保鏢還不是很盛行但作為宋宛如這個階層的也不是沒有見過，一些公子哥兒身邊就跟着不少這樣的安保人員。其中有不少是他們父輩高價從退役的中央警衛團里找來的，而那些公子哥兒德行宋宛如是清楚的！若是那些國家精心訓練的殺人機器一旦被生活所迫而鋌而走險那不是現有的公安機構能夠控制住的！　　事實上這樣的情形在香港已經上演了，一部分在十年浩劫中遺留下來的人群逃到了香港和一部分對越自衛反擊戰退下來的士兵們一起組成了一隻被稱為“省港旗兵”，而香港人成為“大圈”的組織，在香港搶金鋪、銀行！甚至綁架！　　由於他們一部分人都曾經過戰火，那些和平環境中成長的香港警察竟一時拿他們沒有辦法！甚至他們的火力比香港的警察更強！　　目前國內還沒有太過知道於這方面的消息，但宋宛如又怎會不知道？！這些消息結合起唐昱所提供的例證，不禁讓宋宛如心中如掀起驚天巨濤！　　若是國內也變成這樣……宋宛如不禁為自己的念頭震驚的心頭涼了半截！當完完整整的看完了唐昱的這篇計劃書後，宋宛如才轉過頭眼神複雜的看着唐昱。　　“小昱，看來姐姐真的冤枉你了……”宋宛如不禁心中嘆道，真不知道這小子的腦袋是怎麼長的！這些複雜的數據和各方面的事情他是如何想到的！　　“這篇東西往小了說解決了國家目前最為頭疼的退伍軍人就業問題，往大了說這份東西甚至可以影響咱們國家的發展歷程！”　　宋宛如目光灼灼的看着唐昱道：“姐姐向來難得佩服人，但此時不得不對你這小子說句心服口服！”　　唐昱聞言連道不敢不禁心中有些慚愧，這些不過是前世的見識和一些想法而已。但能得到宋宛如的認同他的心中也十分的高興！畢竟這都是自己的心血啊！　　“事不宜遲，我現在就出發去西安！將這份東西交給你宋爺爺！”宋宛如軍人家庭出身，本就帶着雷厲風行的性子說要走便起身要走。　　唐昱見狀趕緊拉住宋宛如道：“宛如姐，這份東西記得只有你和爺爺知道是我寫的！其餘的消息不要泄露出去。”　　宋宛如聞言一愣，但隨即便清醒過來！這份東西遞上高層說不得會引起震動，若是通過了那麼裏面所包含的商機與未來對國家的涉外影響力足以讓那些人瘋狂！　　如果風聲走漏出去這篇稿子是唐昱所寫，那麼無數的壓力就會直接指向這個少年！哪怕是如今他有着一定的背景那也是抵擋不住的！　　但若是自己的父親宋振國提出那麼至少那群人還不敢將主意打到他們頭上來，畢竟宋振國始終是總政治部中將副主任，這個名頭足以讓許多人打消那些齷齪心思。　　更兼他身為西安軍事學院的院長桃李滿天下！若是真的交惡了，那麼不得不擔心將來他的學生上位後會不會為自己的老師找會場子！哪怕不找回場子，四處和你作對你也受不了啊！　　“小鬼頭！那小心思挺多的嘛！”宋宛如忍住點了一下唐昱的腦袋嗔道，而唐昱則苦着臉一臉委屈的對宋宛如道。　　“宛如姐，您是將門之後自然不怕那些手段。咱可以是市井小民啊！經不起折騰呢。而且，這份東西對於宋爺爺來說比我更重要。”　　宋宛如聞言一愣，隨即醒悟過來！若是這份東西出自自己父親之手，的確對父親的仕途有着極其重要的影響！至少眼光和大局觀上在高層的眼中會加分不少！　　“小昱，若是此事成功我和爺爺都欠下你一個天大的人情啊……”宋宛如感嘆道，的確若是此事成功那麼宋振國不排除進入軍委的可能性！這可是人生的一大巔峰啊！　　“嘿嘿……宛如姐，你還少算了一個！”唐昱見宋宛如僅僅是被裡面的策略方針迷住了眼睛不禁提點道：“若是這個機構由你來操作……”　　此話一出，宋宛如當下便被震的暈乎乎的！如果這個機構由她來主持，那麼將來宋家及沈家在國內的影響力必然大增，更不用說這裏面包含的市場所帶來的金錢利益和良好的軍方關係……　　宋宛如不禁再次暗嘆，這小子的腦袋啊……簡直讓人想敲開看看裏面的迴路到底是怎麼長的！這一環扣一環的算計他是如何想出來的啊！要知道，他不過是一個十七歲的高一學生罷了！現在便如此厲害，將來如何了得？！無怪乎章文昊豪言三億聘請他！果然是有這個價值啊！　　“所以，這份報告若是宋爺爺覺得可行那麼在報告的作者一欄得加上你的名字。”唐昱點了點宋宛如抓在手上的報告道。　　宋宛如鄭重的點了點頭：“我知道了！那我現在就出發，如果有消息我會立刻電話你！”　　唐昱也站了起來，將宋宛如送到了家門口並報上了章文昊送給他的那台手機的電話號碼。讓宋宛如一旦有消息立刻通知自己。　　“記住：宛如姐，這份報告只准你和宋爺爺兩個人看到！”唐昱在最後依然嚴正而肅穆的吩咐道。　　送走了宋宛如，唐昱打着哈欠正準備睡個回籠覺。但卻沒想到剛剛躺下那家裡的電話便又響了起來，連着響了好幾次被吵的無可奈何的唐昱只得起身將那電話接了起來。　　“喂，是小昱嗎？！我是你二叔！”電話那頭的是唐昱的二叔唐天浩，此時他的聲音聽起來有些古怪。但一臉朦朧的唐昱哪裡留意到？！　　“二叔，啥事兒啊？！我昨天忙活到兩點才睡覺呢！沒啥大事兒的話您自個兒解決吧……讓我先睡一會兒……”唐昱耷拉着眼皮，打着哈欠道。　　“還真不是小事兒……”電話那頭的唐天浩語氣有些古怪：“蔡明財找到了剛子，讓遞話兒要和你見個面。”　　唐昱聞言一愣，二叔不是傻了吧？！這都案板上的肉了，還見個屁的面兒啊？！見與不見這小子都是死球了的貨色了！自己還去見他幹啥？！他以為自己是章文昊啊？！　　沒等唐昱發飆，唐天浩便接着道：“這小子手上握着一些東西，還有萬建30％的股份。他的意思是給他留條活路，這些東西都給我們。在他有生之年絕不在踏入東陵半步。”　　唐昱聞言一愣，自從陳松威倒台後這蔡明財和黃寶德以及市委的馬華全都走的很近，說不準這老小子手上就握着他們的把柄呢！加之他手上的萬建30％的股份，也值得自己去見上一見！　　“二叔，約在了哪裡？！”唐昱尋思至此，一下子精神頭兒便來了，緊聲問道。　　“嘿嘿……約在了琉金殿堂，江慧琳那裡。”唐昱聞言一愣，他原以為蔡明財會把自己等人約在璧山居的，但沒想到居然是會去琉金殿堂。　　不過隨即唐昱便釋然了，那璧山居可是江慧琳所打造的高級場所。這樣的場所能進去的肯定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比如：章文昊。這麼算起來他蔡明財的確不夠資格，所以他也只能約在琉金殿堂了。　　“那好！什麼時候見面？！”唐昱接着問道。　　“你要同意的話就今天，中午11點我來接你。”唐天浩聽得唐昱的口氣便知道他同意了，於是趕緊道。要知道，若是拿下了蔡明財手上那30％的股份那麼這萬建可就徹底的屬於自己家的了！　　“我現在洗漱一下，二叔你就過來接我吧！”唐昱沒有再說什麼，緩緩的道：“順便的，二叔你開張一千萬的支票帶着。”　　“啊？！多少？！”電話那頭的唐天浩聽得唐昱的最後一句話，不禁目瞪口呆！剛剛和吉隆收購了萬建40％的股份已經花去了五千萬了，自己那點家底早就見底了，哪裡還拿得出一千萬啊？！　　聽得電話那頭的唐天浩驚訝的叫聲，唐昱這才想起這茬。不禁無奈的道：“算了，二叔你賬面上還剩下多少？！說說看，不夠的我來想辦法吧。”

# 第三百九十六章 給條活路吧！

　　聽得唐昱如此說電話那頭的唐天浩嘿嘿了笑了笑，叫過一個不知道什麼人嘀咕了好一陣才拿起電話和唐昱道：“我們賬上現在還有六百萬，但公司還得運作所以最多能拿出四百萬。”　　唐昱一愣，沒想到唐天浩的綠都竟然還有這份實力！他估摸着收購完吉隆拋下的40％的股份綠都最多還有兩三百萬的運作資金，但沒想到唐天浩手上居然還有六百萬。　　唐天浩聽得唐昱不說話，不禁在電話那頭苦笑道：“小昱啊～二叔這可是全副家當了，還好有你的預售機制那資金才回籠了一些，但昨天和吉隆那一傢伙下去就沒了五千萬啊……”　　聽得二叔這麼說，唐昱知道是唐天浩誤會了，當下道：“二叔，我是以為你沒那麼多的資金了，沒想到你手上居然能拿出四百萬。呵呵……看來二叔真的是經營有道啊！”　　唐天浩聽得唐昱如此說，不禁吁了口氣。雖然唐昱是他侄兒但就這翻雲覆雨的手段，唐天浩是看得暗自心驚！不知不覺中竟然有着一絲絲的敬畏。　　“好了～二叔，一會兒你直接過來吧！資金的事兒我幫你解決。對了！記得讓人打一份股份轉讓合同，就照着吉隆轉讓的那份去打，價格就改為一千萬吧！”說著唐昱便掛斷了電話，思考了一會兒將電話打到了星耀服裝去找到了楊涵寧。　　“老公～怎麼這麼久才給我電話呀……”電話那頭的楊涵寧略有些幽怨的道，在她看來唐昱幾乎就是她的天！可好多天了唐昱都沒有給她電話這不禁讓她有些惶恐，又擔心打攪唐昱的生活而沒敢直接給唐昱電話，於是就一個人孤苦的拚命工作以壓下那份寂寞。　　唐昱聽得楊涵寧的話，心中不禁慚愧！自己確實是好久沒有給她電話了，人家已經把人都交給自己了，但自己卻忙來忙去把人給忙忘了！若不是今天二叔的事兒不知道何年何月才會想起楊涵寧。　　“老婆，這段時間的確挺忙的。今天正好有空，所以想叫你一起去吃個飯順便談點生意。”唐昱不敢直接問錢的事兒，而是婉轉的先說要請楊涵寧吃飯。　　果然，楊涵寧聽得唐昱如此說頗為高興。但又有些猶豫：“廠子里還有一堆的事兒要忙呢！走不開人呀！”　　“沒事兒，交給下面的人去做。不然咱們請他們回來是干什麼吃的？！”唐昱大氣的道：“你就直接在廠子里等我，一會兒我就坐二叔的車過去找你。”　　“嗯～”楊涵寧沒有多想，聽得唐昱如此說心裏甜絲絲的。作為女人的她其實想法不多，僅僅是希望有個可以依靠的男人。能有唐昱這麼愛着她，疼着她其實她已經心滿意足了。　　“對了！現在星耀服裝的賬上還有多少現金？！”唐昱假裝不經意的問道。　　“咱們賬上現在還有七百多萬，不過進貨工資什麼的大約要截留兩百多萬。能動用的就五百萬了。”楊涵寧想也不想便報出了數目，這帳目幾乎每天她都有在查。因為這可是唐昱交給她管理的，在她那小小的心思中便天經地義的覺得自己應該把這廠子看好。　　五百萬？！加之二叔的那四百萬還差着一百萬呢！算了，讓二叔多出點。最多拿到萬建以後再去貸款，相信沒有蘇慕儒壓着憑着萬建的名頭那麼貸款應該不是什麼難事兒。　　“那好！你準備一下，把支票開好我一會兒就和二叔過去找你。”說著唐昱不免又甜言蜜語了好一段兒才把電話掛了。　　之後再次電話給唐天浩，告訴他讓他哪裡準備下五百萬剩下的五百萬自己可以解決。唐天浩聞言一咬牙，直接拿了五百萬出來，寫好支票帶着便驅車到了唐昱家。　　這時候唐昱早已洗漱完畢，精神抖擻的站在家門口等待着二叔唐天浩的到來。雖然唐昱現在精神頗佳，但無奈的是那副黑眼圈是在影響尊榮。　　唐天浩本來一肚子胡亂心思，一會兒想着拿下萬建的興奮，一會兒想着會不會有什麼變故。心中患得患失，但簡單唐昱那副尊榮后不禁噗哧了笑了起來！　　他這一笑把唐昱笑的頗為幽怨，不就是副黑眼圈么？！至於么？！唐昱鬱悶的想到。　　上得唐天浩的車，他便指揮着唐天浩直接把車開到了星耀服裝，楊涵寧早已經在服裝廠的大門口惦着腳不斷的眺望了，見得唐天浩的車過來她不禁開心的笑了起來！　　這一笑不要緊，直把門口的門衛笑的神魂顛倒！唐昱下得車來，見那保安一副豬哥像不禁有些氣惱！狠狠的瞪了那保安一眼，直把那保安瞪的冒冷汗！這位小爺他可是知道的啊，乃是宋老闆的助理。若是和上面說句話自己的工作都不保了！當下便收回眼神一副老僧入定的樣子。　　楊涵寧似乎發覺了唐昱的小小不爽，不禁笑的更歡了！看得唐昱為她吃醋，她小小的心思中不禁有着絲絲甜蜜。　　“涵寧姐，我要的資金都準備好了嗎？！”唐昱走向楊涵寧身邊，低聲問道。　　“嗯～都準備好了。支票就在我包里呢！”楊涵寧拿着包包向唐昱晃了晃道：“你電話剛掛我就讓財務去準備了。”　　唐昱看着楊涵寧那俏麗的面容和眼中化不去的柔情心中不禁一熱，牽着楊涵寧的手溫聲道：“辛苦你了……”　　楊涵寧聽得唐昱的這話，心中一暖不禁低下頭來。惹的邊上的唐天浩不停的咳嗽着提醒自家侄兒，這可是大庭廣眾呢！你倆秀恩愛也別在這人秀啊！　　聽得唐天浩那肺癆鬼似的咳嗽唐昱才猛的醒過來，轉頭對唐天浩道：“二叔，你開車引路我坐涵寧姐的車過去罷。”　　唐天浩答應了一聲，心裏暗自嘀咕還姐姐呢！傻子用屁、眼兒都看得出你倆那肯定是有一腿！但唐天浩不敢多說，自家這侄兒可是厲害大發了！　　楊涵寧和唐昱上得那部寶馬後，楊涵寧才注意到唐昱那副黑眼圈不禁心疼，更是理解了他這段時間都沒來看自己，於是道：“累了就在車上休息一會兒，到了我再叫你。別把身子熬壞了……”　　唐昱聽得楊涵寧的話心中也是一暖，低聲嗯道，在楊涵寧的額頭上親吻了一下便閉目養神了。楊涵寧刻意的放慢速度，平穩的開着車盡量讓唐昱睡的舒服些。　　而前頭帶路的唐天浩見得楊涵寧車速不快，也不敢開快。生怕她跟不上走丟了，於是兩部車都保持在四十邁的速度開了近一個小時后才趕到琉金殿堂。　　到了地方楊涵寧才輕輕的推醒了唐昱，小睡了一陣的唐昱這時候已經恢復了一些精神。笑着在楊涵寧的臉頰上親了一下才拉着她的手下了車。　　待的唐昱挽着楊涵寧與唐天浩一起進了琉金殿堂，在唐天浩定下的包廂門口他竟然愕然的見到了徐虎身邊的疤子和小叔的那位混遊戲機室的剛子！　　唐天浩見得唐昱那一愣，便嘿嘿的笑着解釋道：“徐虎不放心蔡明財，怕那小子玩花樣所以讓疤子過來看看。剛子是我叫來的，也是怕蔡明財那小子玩花樣。”　　那疤子見得唐昱立即露出了討好的笑容，雖然也見到了唐昱身邊的楊涵寧但他比星耀的那個保安識趣的多了，根本不敢多看一眼。　　而剛子看到唐昱則露出一副憨厚的笑容，有些手腳無措。唐昱那讓章文昊下了三億的斷語今天一早已經傳遍了整個東陵！剛子早已得到了風聲，此時他見到了唐昱竟然有着一絲拘謹。　　“疤子哥，剛哥辛苦了！”唐昱自然也很會做，一把上前去和倆人握了握手誠懇的道。不看輕任何人是上輩子被學到的道理，尊重於人便是尊重自己。　　倆人得着唐昱的握手都誠惶誠恐，但唐昱笑着誠懇的與倆人握手后便點了點頭走進了包廂。剛子和疤子卻都留在了外面。畢竟這是人家的生意，他們若是進來了反而尷尬。但能站在門口守着門他已經感到了一種榮耀！　　這畢竟是吞下十億資產的萬建啊！東陵的巨無霸！如今呼風喚雨的虎哥當年都還在人家蔡明財手下混飯吃的！但如今他們能親身參与看着萬建易主、蔡明財倒台認輸這場大事發生的當中，如何能不激動？！　　唐昱挽着楊涵寧進得包廂里，便見到一個頭髮亂糟糟面色憔悴灰暗的男子，一臉頹廢的坐在餐桌的椅子上。這人，便是蔡明財！　　此時的他身上再也看不到身為東陵首富那份呼風喚雨的氣勢，更看不到身為萬建老總手握十數億資產的意氣風發。他現在的樣子有如一個將死的老人渾身都散發這一股暮色的氣息，透着陳腐的味道。　　當唐昱走進來時候，犹如死人一般的蔡明財那空洞的眼中猛的閃出一絲亮光！“噗通”一下便跪在了唐昱跟前凄惶而慘然的道：“昱少，我知道我曾經參与陷害蘇市長的事罪無可恕！但還請您看在冠宗好小的份上，好歹給條活路吧……”　　唐昱等人見得蔡明財竟然跪了下來不禁當下一愣！誰都沒有想到蔡明財竟然會如此表現！要知道，蔡明財無論怎麼說那也是東陵一霸啊！而現如今，竟然跪在了唐昱面前，向他祈求一條活路……

# 第三百九十七章 移民美國

　　唐昱聽得蔡明財的話趕緊的將他拉了起來笑着道：“蔡叔叔，您怎麼能這樣呢？！咱有話好好說啊！何必這麼著呢，是不是？！”　　被唐昱拉起來的蔡明財一臉凄然，低着頭悶不吭聲。唐昱不知道，就這麼短短的幾天里風雲突變蔡明財經受着多大的煎熬。　　畢竟蔡明財不像章文昊那樣有着極其硬朗的省委關係，當他聽得章驊得罪陳墨涵的時候也頗有些不以為然。但得知錢啟建竟然為了此事而專門到璧山居托江慧琳找來陳墨涵道歉時他才開始有些恐慌。　　之後他託了無數關係，才大致打聽出陳墨涵那模糊的背景。當下心中愕然。　　而當章驊父子被章文昊卸除所有經營權，並被踢到美國去時他便不僅僅是有些恐慌了。而是無比的惶恐！昨天晚上他便收到了章文昊直接將40％的股份轉讓給唐天浩的消息，頓時蔡明財的心涼了半截。　　昨天一個晚上他拚命的打電話聯繫他能聯繫上的所有關係，包括了黃寶德以及市委的馬華全。但所有人都對他的情況哼哼哈哈，卻堅決不表態。　　蔡明財絕望了，他這時候才看出來這是省里要修理章家連帶着錢啟建也受到了警告。而黃寶德和馬華全顯然是事先沒有收到風聲但事後被上面的關係警告了不要摻和。他蔡明財也參与了構陷蘇慕儒的事情，自然也在被修理之列。　　一向順風順水的蔡明財和章驊父子一般有些被人吹捧的忘乎所以，一腳踩進了本就不該踏進的政治圈子里，這極其之犯忌諱！你一個普通商人竟然然參与構陷一任市長？！膽肥了是吧？！而且你現在不過是一個小小東陵市的土豪就敢這麼干，要是將來你資產到了省級那不是連省委大佬你都干構陷？！不把你修理一頓你還真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誰了！　　上頭本來早就要修理他們，不過由於東陵的確需要一個平衡所有才緩了下來。待得陳墨涵收到風聲率先動手，省里這才出手運作起來。蔡明財也是被摟草打兔子的行列之一。　　蔡明財這時候才清醒過來，即使他資產十數億在龐大的政府機構面前也不過是土雞瓦狗。當然，他不是沒有想過動用些見不得光的手段來對於唐昱或唐天浩。但他拉開家裡的窗帘便看到疤子等人在自己家附近徘徊，並有着十數個便衣時隱時現他便知道人家早就防着他這一手了。　　徐虎不是傻子，不說早就跟他決裂了哪怕是沒有決裂但也不可能幫他去做這等事兒。而那些便衣的出現更是表面蘇慕儒要對他動手了，怕他跑掉才安排了這些人過來。　　這時候，蔡明財完全絕望了。情急之下他想到了用自己手上的東西給自己換條活路，包括了萬建的股份和黃寶德、馬華全等人的一些資產關係。此時的蔡明財已經顧不得那麼多了，你黃寶德和馬華全不仁就別怪我蔡明財不義！　　當下蔡明財聯繫了樓下的疤子讓他給徐虎遞了話，徐虎也不敢怠慢讓剛子告訴了唐天浩。於是才有了唐天浩大早將唐昱拉出來的舉動。　　看着年僅十七歲的唐昱，竟然操縱着如此手段硬生生的將自己逼進絕路蔡明財心中不禁苦笑，難道自己真的老了？！　　“蔡叔叔的萬建可是咱們東陵的龍頭啊，十數億的資產呢。作為這等企業的老總蔡叔叔當算得當世人傑啊！”　　待的眾人坐定，唐昱便笑着開口緩和了一下氣氛。　　“昱少說笑了，敗軍之將何敢言勇。”蔡明財被唐昱扶起后，便小心的跟在了他的身邊。聽到唐昱此話不禁低着頭有些惶恐的道。　　唐昱笑着擺了擺手，這時候早有服務員把訂好的菜色一一端了上了。那餐桌上還擺着一瓶法國藍帶，由於有服務生在場幾人都沒有繼續什麼話題。待的服務生退去后，唐昱目光一閃，很直接的問道。　　“蔡叔叔要出手的東西呢？！”　　此話一出口，蔡明財先是一愣！他沒有想到唐昱竟然會如此直接，原以為唐昱會先說一大段無營養的話，然自己討價還價才最後交手。　　“東西在這裏……”蔡明財嘆了口氣，拿出了自己的那份用牛皮文件袋裝着的股權證明書，緩緩的放在桌子上推到了唐天浩的面前。　　而楊涵寧則很有眼色的站了起來，給一眾男人們倒酒。唐天浩看了唐昱一眼，得到示意后拿過那文件袋子打開，仔細的看了起來。　　“蔡叔叔請！”唐昱端起酒杯，遙敬了蔡明財一杯。蔡明財有些失魂落魄的拿起酒杯，不知道滋味的一口飲盡。　　果然是章文昊老爺子斷語三億邀請的人物啊，這上來先是如沐春風但雷霆手段也壓的自己喘不過氣來！蔡明財心中苦笑，距離自己參与蘇慕儒事件才不過一年這打擊報復也來的太快了吧？！雖然自己事後估計會被報復但想着萬建畢竟是東陵龍頭，蘇慕儒即使動自己也會顧慮重重。　　沒想到的是唐昱竟然有這手段，先是套牢自己那三億多的資金在海南接着打擊自己在東陵的生意。好容易把吉隆拉過來做了盟友沒想到拉過來的卻是一把插心的尖刀！　　半響后，唐天浩笑着和唐昱微微的點了點頭。唐昱才用眼神示意唐天浩拿出那份合同，遞給了蔡明財，緩緩的道。　　“蔡叔叔也辛苦多年，也是該休息休息的時候了。我聽說美國教育不錯，而且章驊他們也過去了。您就和冠宗一起去散散心，讓冠宗在那裡上學也是不錯的。”　　蔡明財聽得此言，那懸着的心終歸是放下了些。唐昱的這話就是沒有趕盡殺絕的意思，僅僅是讓他們和章驊父子一個待遇離開中國前往美國。而且在這個時代離開中國而到美國定居算起來是一件極其有面子的事兒，以後說出了那也不算丟臉。　　於是蔡明財拿過那份合同想也不想直接便翻開簽下了自己的大名，反手將合同遞還給了唐天浩。而後唐天浩便拿着合同咧着嘴傻笑着走出了包廂。　　唐昱看着蔡明財想也不想就直接簽下了名，心中不禁微微感慨：這蔡明財不愧是東陵大鱷，就這份捨棄和果決一般人還真做不到！當斷則斷，所有人都知道這句話。但當事情臨頭時候大多數人還是會難以決斷。有幾個能像蔡明財似的一個晚上便決斷出拋下十數億家產的？！　　唐昱繼續在包廂里和蔡明財說著些有的沒的無營養的話，直到半響後唐天浩走回來包廂點了點頭，唐昱才笑着和唐天浩拿過一個信封遞給了蔡明財。　　“這是小侄的一點心意，給叔叔送行之用。還望叔叔不要嫌少。”　　蔡明財惶恐的接過了信封，原本他的想法是保住自己性命便好哪裡敢要求給什麼錢啊？！蔡明財知道自己這些屁股下面可是坐了無數的臟活兒，本來不引起動蕩他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但如今萬建已即將被吃下那麼自己的那些事情肯定會被翻出來！在自家樓下晃悠的那群便衣就已經將市公安局的態度表現的非常明白了！　　到時候等待自己的會是什麼蔡明財很清楚，於是他才急着找到了唐昱求得一條活路。　　蔡明財拿出那信封里的支票微微一掃，便看到了上面一千萬的額度。暗嘆這唐昱果然是大手筆，並且心不貪。若是換了其他人能夠不花錢的吃下萬建，他們願意拿出這一千萬給自己么？！答案是否定的。這份大氣，就足以成事。　　看着蔡明財緩緩的將那信封收起，唐昱笑着再次給他敬了杯酒。然後當著他的面兒給蘇慕儒的辦公室打了電話。　　接起電話的是蘇慕儒的秘書，當得知是唐昱后不敢怠慢馬上通知了蘇慕儒。　　“乾爸嗎！？我是小昱啊～正和蔡明財叔叔一起在琉金殿堂吃飯呢……呵呵……”唐昱笑着和電話那頭的乾爸說道。　　蘇慕儒是知道唐昱去琉金殿堂和蔡明財見面的，畢竟這麼大的事兒唐天浩不可能瞞着自家大哥，而唐天鴻知道了就等於是蘇慕儒知道了。對於此事蘇慕儒的看法是靜觀其變。　　“乾爸是這樣的，蔡明財叔叔近年管理萬建覺得心力交瘁頗有些吃力，於是打算將萬建轉手給我二叔，然後舉家移民到美國去。好好享受人生。”　　唐天浩聽着自家侄兒在那裡鬼扯，不禁心下佩服！明明是咱們把蔡明財這小子逼上了絕路不得不轉手萬建給我們，然後背井離鄉的逃命。結果這唐昱說的像是人家蔡明財貪圖享受要出國似的。　　就是電話那頭的蘇慕儒聽得唐昱的鬼扯也不禁微微一笑，沉穩而淡然的道：“替我謝謝他在東陵多年的貢獻，並祝他一路順風。”　　唐昱點頭嗯了一聲，那邊的蘇慕儒便掛斷了電話。唐昱和才回過頭來笑着對蔡明財緩緩的道：“我乾爸說讓我謝謝你這麼多年來為東陵做的貢獻，並祝你一路順風。”　　說著唐昱端起了酒杯，再次敬了蔡明財一杯酒。緩緩的道：“一周后我會到機場送蔡叔叔一程。”　　蔡明財聞言那顆懸着的心終究是放下了，但心頭卻頗為凄然。十年的心血，一朝不慎落得如此下場，蔡明財不禁潸然淚下……

# 第三百九十八章 吞下萬建

　　送走了失魂落魄的蔡明財，唐昱和唐天浩倆叔侄在笑呵呵的坐了下來。　　“叔，這份東西確定沒有問題吧？！”唐昱拍了拍那份股權轉讓書，輕聲的道。雖然知道唐天浩做事穩靠但他還是想要問一問。這畢竟是關係到十數億資產的東西啊！　　“嘿嘿……當然沒問題！我剛才出去的時候就直接拿着合同到公證處去公證去了，不然你以為我為啥那麼久才回來啊？！”唐天浩傻笑着說道，不怪的他激動。雖然之前有想過這萬建即將歸屬自己名下，但沒有想到的是這一天竟然來的這樣突然這樣快！　　唐昱聽得唐天浩說已經去公證處公證過了不禁點了點頭，看來二叔雖然激動但畢竟還是沒有暈了頭啊！　　“二叔，那你現在忙着。我就先回去了……”唐昱打了個哈欠道，自己昨晚忙到半夜兩點早上沒睡一會兒又被宋宛如拉了起來，好容易宋宛如走了想着睡個回籠覺沒成想這蔡明財這裏又跑了一趟！這一天忙活的，唐昱心下鬱悶着呢！　　唐天浩曖昧的看了唐昱和楊涵寧一眼，那笑的十分詭異：“呵呵……好！好！好好休息唄！等二叔的資金緩過勁兒來就立馬給你買法拉利去！”　　唐昱給這位興奮的忘乎所以的二叔一個大大的白眼，哼哼道：“二叔，你可得想清楚了再說。那法拉利怎麼著也得四五百萬呢！你就真捨得？！”　　還在傻笑的唐天浩聞言不禁嚇了一跳，本來眯着笑眼猛的瞪了起來。　　“不是吧？！這車子真他娘的有這麼貴？！”唐天浩可是真給這個價格給嚇着了，照他估計那跑車至多百多萬就能搞定吧，但侄子直接告訴他這車至少得四五百萬他可真的就被這價格嚇着了！當下甚至還不管不顧的爆了粗口！　　“他娘的，那車子是鑲金的啊？！”唐天浩目瞪口呆，他沒想到一部車子居然可以貴成那樣。對於唐天浩的表現唐昱嗤之以鼻，還沒和你說布加迪呢！那玩意更貴！　　拋下目瞪口呆的唐天浩，唐昱拉着楊涵寧的小手直接出了琉金殿堂。他卻沒有注意到，當他走出琉金殿堂時一雙冷艷的雙目正在琉金殿堂的頂樓處頗帶趣味的看着他的身影。　　上了車子楊涵寧臉紅的掙開了唐昱的手問道：“我們去哪裡？！”看着楊涵寧那嬌羞的表情唐昱不禁心中有着一絲歉意，自己確實對楊涵寧不夠好啊！　　“涵寧姐帶我去哪裡我就去哪裡吧！”唐昱依在車子的椅子上笑着道，這話直把楊涵寧說的臉都紅了起來，嘟囔着道。　　“我哪裡敢亂帶着你跑啊……你現在可是身價三億的大爺呢……”看來楊涵寧確實對自己這一段時間都不去看她頗有怨言啊……　　唐昱心中想到，而後拉着楊涵寧的手道：“我這段時間確實很忙，今天得了空不就立刻過來看你來了嗎？！”　　其實楊涵寧也只是小小的抱怨一下而已，心裏並沒有什麼。得了唐昱這句話，她便心滿意足了。於是笑着道：“我沒怪你，只是這麼長時間都沒見你了心裏有些慌。”　　唐昱聞言大手一揮，豪氣的道：“那好！今天我就屬於你的了！你安排我做什麼我就去做什麼。”　　楊涵寧聽了唐昱這句話立刻開心的點了點頭“嗯”道，然後開着車直接往宋宛如給他們備下的那間房駛去。唐昱畢竟太過疲憊，竟然一不小心在車上睡着了。　　沒一會兒車便開到了宋宛如那房子的樓下。楊涵寧看着唐昱疲憊的臉，不忍吵醒他，只是默默的等着他自動睡醒。於是直到大約下午四點唐昱才緩緩的醒過來，這時候他才發現自己不知道什麼時候竟然睡到了床上。　　看樣子是楊涵寧將他背上來的，他從來不知道楊涵寧竟然有着那麼大的力氣，自己也是個子一米七幾體重六十幾公斤的大漢啊。　　他卻不知道，楊涵寧是動用了幾個保安的幫忙才將他弄進了房間里。唐昱醒過來走出房間便聽到了廚房傳來陣陣的自哼自唱，那聲音宛如百靈鳥般清脆。聽得唐昱陣陣的心恍神怡。　　唐昱走進廚房一看，果然是楊涵寧在忙活着飯菜。他剛剛一進廚房楊涵寧便發覺道了，呀的驚叫了一聲，看着楊涵寧那嬌羞的紅撲撲的臉龐唐昱再也忍不住一把抱住她。　　“煤氣……得關煤氣……”楊涵寧唧唧哼哼吃力的把煤氣給關閉后，一時間廚房裡滿是春色，二人破去一切束縛顛、鸞、倒、鳳了起來。　　這場大戰持續到了傍晚，直至唐昱那半點菩提水，盡付紅蓮中二人才相擁着在沙发上坐了下來。唐昱拿起電話，讓二叔給他編了個在忙事情的謊然後繼續的和楊涵寧在那小窩中溫存着。　　與此同時，黃寶德、馬華全也從蘇慕儒家裡走了出來。而蘇慕儒更是親自的將他們送到了門外，三人一一微笑着握手告別。這副動作再次落下了無數人的眼中，一時間市委市政府里瘋傳着錢啟建即將倒台消息，而蘇慕儒將徹底掌控東陵的消息也傳遍了市委市政府的大小官員。　　作為當事人之一才錢啟建，卻一時沒有吭聲。沉默的上班下班，彷彿沒有聽到任何風聲一般。這又引起了一堆小官僚們的揣測。　　在此時，西安軍事學院的家屬院里宋振國帶着老花眼鏡仔仔細細的看着宋宛如帶來的那篇稿子，是不是的皺着眉在一張寫滿了批註的公文紙上寫寫畫畫。　　在他面前的宋宛如端坐着紋絲不動，看着父親在那辦公桌上不停的皺眉又鬆開。時而微笑時而嚴肅。　　半響后，宋振國才放下了稿子從眼睛上拿下了老花鏡看着宋宛如肅然的道：“這篇稿子真是小昱寫的？！”　　宋宛如見父親終於放下了稿子，點了點頭緩緩的道：“是的，這份稿子是原稿。他的字您是看過的。”　　宋振國聞言點了點頭嘆了口氣，靠在椅子上緩緩的閉上了眼睛。看得父親這副模樣宋宛如不禁心中一涼，難道這份稿子不行？！不對啊！自己是看過這份稿子的，絕對是可行的啊！　　“爸，難道小昱的這份稿子有問題？！”宋宛如不禁有些着急的低聲問道，這可是那小子忙活了大半夜的心血啊！如果就這麼被否定了還不知道會怎麼灰心呢！　　宋振國聞言虎目一睜，輕笑着道：“我可沒有說不行，只是一些具體的細節還需要再商量。這份稿子極其有價值，但現在若是提出小昱必然會成為眾矢之的。未免得不償失。”　　宋宛如聞言不禁送鬆了口氣，原來父親擔心的是這個啊！也怪宋宛如沒有說清楚一回到家便急急忙忙的打電話讓宋振國直接回來，見到宋振國后二話不說便將稿子遞了上去讓宋振國先看看。但唐昱的要求卻一點也沒有說。　　“小昱並不想在這份稿子上掛上自己的名字。”宋宛如看着父親緩緩的道：“他的要求是掛上您和我的名字。”　　“哦？！”宋振國聞言呼的一下站了起來，拿起那篇稿子再次仔細的看了看。半響后才微微的嘆了口氣，將稿子放回桌子上坐了下來。　　直到良久，宋振國才站起和女兒鄭重的說道：“回去告訴小昱，我宋振國欠他一個人情！”　　宋振國這話一出口，宋宛如心中頗為震動！雖然她知道這份稿子的價值，也知道唐昱給她宋家送上了一份天大的人情，但她卻沒有想到宋振國會讓她回去告訴唐昱自己欠下唐昱一個人情！　　要知道，哪怕是唐昱救下了宋振國極為寶貝的外孫女宋振國都沒有這般表示過，但如今僅僅是一篇稿子宋振國竟然會說出欠下人情這句話，這讓宋宛如驚詫莫名！　　看着女兒不解的神情，宋振國搖了搖頭緩緩的道：“你不懂！若是這份稿子上的事情成功了那麼會對我們的國家我們的軍隊有着怎麼樣的影響！”　　“我說的這個人情，實際上是替我的那些學生那些戰友說的。是替那些將來退役或許會面臨生活困難的戰士們說的。這個人情，我宋振國欠下了！”　　聽得宋振國如此說，宋宛如終於明白了父親的真正想法！救下語馨那是私情，這份稿子那是公義！私情再重，也不以身份為當。而公義之下，他宋振國一肩承擔！　　只要這個人情在，宋振國還在世那麼即使將來唐家碰到再大的困難也不會被一下子打死。以宋振國的性情，說了欠下這個人情他便會力保唐家不失！　　當晚，宋振國以西安軍事學院院長的身份找來了無數的資料，會同宋宛如一道對唐昱的稿子進行了大面積的修改。雖然唐昱的稿子的確很不錯，但還是不適合拿來給京城裡那幾位頂級的大佬們來看。　　在查閱了近一周的資料后，宋振國終於將稿子修改完畢。孤身一人北上了京城。而宋宛如也搭乘着飛機回到了遼海。　　此時的唐昱已經回到了學校做起了他的乖寶寶，時不時的鞭策着成少洵他們努力學習。其餘時間不是去視察姜萬勐的VCD進展情況就是和楊涵寧在倆人的小窩裡溫存一番。日子過的頗為舒爽。

# 第三百九十九章 再算訊飛

　　唐昱不知的是，宋振國已經拿着他的那份稿子殺到了京城找到了自己當年的那位老首長。要知道，宋振國的身份其實也不簡單！　　當年宋振國的父親也是開國元勛中的一員，不過因為英年早逝而沒給宋振國留下太多的政治遺產。但他父親卻有着一批老戰友很是照顧宋振國，而宋振國的妻子更是某位元勛之女！　　唐昱絕對想不到，宋振國的那位看起來溫婉賢淑的半百的妻子竟然會出自將門之家！而她家的名頭若是說出了絕對鎮的唐昱站不住腳。但老人本就低調，而且嫁給了宋振國后便自認為宋家的人，母系的名字也就不再提了。　　京城什剎海為京城勝景之一，是京城中老北京風貌保存最完好的地方，周圍有不少的王府和花園。　　新中國成立后，有三位元帥在內的許多開國元勛曾在此居住，宋、慶、齡、郭沫若等歷史文化名人也都居住於此過。　　一輛厚重莊嚴的紅旗車，沿着垂柳毿毿的前海湖岸，駛入被稱為京城裡被稱為元帥街的柳蔭街，停在一座大院門前。大院外還停了有幾輛轎車，除了一輛奔馳，其它大紅旗、奧迪等車都掛着軍政牌照。　　守候在院外面的司機與警衛看清剛停下來的紅旗車，都不由吃了一驚，紛紛站直身子，肅容致敬。　　警衛搶上前打開車門，一位年約半百的軍裝老人穩健的走下車來，那警衛見到老人立即肅穆的打了個軍禮，老人對着警衛點了點頭還了個禮後走進了院子。　　這老人便是匆匆趕來北京的宋振國，而這處院子便是他岳父也是他老首長的家的院子。　　走進院內便見得四處花木成蔭，假山疊翠，兩層高的主樓前栽着兩株高大的槐樹，看便知道是非常傳統的中國式的庭院。　　一位穿着破舊軍裝的老翁正坐在槐樹樹蔭下的石椅上盯着一副象棋盤，仿若一座沉默聳立的高山。　　老翁眉發雪白，臉上有不少深色老年斑，看起來已是耄耋之年。但那雙透着精光的眸子看便知道這老人乃是歷經過無數崢嶸歲月，起手落子之間都帶着殺伐之氣。　　在老人對面的則是一位看起來與老人年紀相仿略有些微胖的老翁，那臉上笑呵呵的表情看着便覺得和藹可親。　　宋振國沉默的站在老人身邊，靜靜的看着兩位老人下棋一聲也不吭。直到半響后，兩位老人終於以和局結束，那位破舊軍裝的老人才抬起頭來看着宋振國道。　　“怎麼回來了？！有事？！”聽得老人的話語，宋振國點了點頭將手上的稿子遞了上去。老人拿過稿子隨即便有護士將眼鏡拿了給他。　　老人戴上眼鏡仔細的看起了稿子來，而那位胖老翁則笑呵呵的站了起來拍着宋振國的肩膀道：“小宋啊～難得你這麼有時間回來呢！和你家這老傢伙下棋頗沒意思了，老和局。你既然回來了找個空兒和老頭子我下幾盤如何？！”　　宋振國不敢怠慢，恭敬的敬了個禮點頭道：“是！”　　老頭見宋振國一臉正經的樣子不禁苦笑道：“小宋啊，你還是這麼一本正經的。就不能放鬆點么？！我們這群老頭子又不是吃人的老虎。唉……都是你家這位老頭子把你給帶壞了！”　　宋振國微微一笑，卻沒有搭話。胖老頭見他不搭話，也沒有再理會他。自顧自的擺好了象棋，見自己對面的那老友居然沒有要下棋的打算便鬱悶的拿出本棋譜打譜起來。　　過了好半響，那老翁次放下稿子站起身來看着宋振國道：“這是你寫的？！”　　“是宛如的一位小朋友寫的。但事關重大，所以那位小朋友希望掛上我和宛如的名字。”宋振國並沒有對老人隱瞞什麼，就算是要隱瞞也隱瞞不住。　　老人聞言點了點頭，將稿子遞給了那胖老頭，看着宋振國指了指身邊的那石頭椅子道：“坐！”　　宋振國聞言恭敬的敬個了禮，直着腰杆子端坐下來。而那胖老頭拿起稿子后百年自顧自的看了起來，也沒有再理會宋振國和那老翁。　　“那孩子叫什麼名字？！”老頭拿過護士遞過來的茶缸，喝了口茶緩緩的問道。　　“唐昱，遼海人。他乾爸是蘇慕儒，也就是陳家那個鬧翻了的女婿。他親生父親是經濟學碩士畢業，而他本身還在讀書，現在就讀遼海省東陵市一中。”　　宋振國簡單而明了的向老人恭敬的介紹了一下唐昱的情況，老人聞言並沒有做其他表示僅僅是點了點頭。　　兩人繼續默然無語。半響后，那胖老頭粗略的看完了那篇稿子，緩緩的將眼鏡摘下將稿子放到了桌子上。微微眯起的眼睛里全是狠厲的之色，原本那副和藹的模樣已經全然消失不見了！　　這時候的老人，何曾見到一丁點兒的和藹？！此時的老人更像是一位久經沙場的絕世悍將！　　“老東西，這稿子必須得拿給老政委看看啊……”胖老頭長長的吁了口氣，那滿臉的厲色才緩和了些“這裏面提到的東西很重要，對國家，對軍隊都是。”　　那坐在宋振國身邊的老翁聞言點了點頭，轉身對護士道：“備車，去中南海。”　　而後站起身來，對宋振國道：“你也跟着一起來，一會由你來給老政委彙報。”　　宋振國聞言心中大震！這可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啊，若是此事成功那麼自己再進一步肯定不是問題了！但他生性沉穩，只是默默的點了點頭而後亦步亦隨的跟上了老翁的步伐。　　當老人出來時，院子外早已備好了一輛大紅旗。三人坐進車裡，一路沉默的駛向了中南海……　　就在宋振國在北京忙活的時候，唐昱這裏也開始了自己新的工作。在唐昱第二十次視察姜萬勐的工作進度之後，姜萬勐終於向唐昱彙報出了準確的可以直接出產的日期！　　在百聆廠周曉虹的辦公室內，唐昱坐在沙发上聽着姜萬勐那繁複的資料彙報。但他臉上沒有一丁點的不耐煩，因為他知道這都是姜萬勐的一番心血。哪怕自己聽不懂也必須要尊重他的成果。　　“……綜上所述，我們的二代VCD大約在今年九月份左右就可以上市了，目前最為重要的是生產線的引進和光盤的問題……”　　唐昱聞言一愣，不禁低聲問道：“之前不是說年底的嗎？！怎麼進度忽然加快？！產品測試過沒有？！畫面質量怎麼樣？！”　　姜萬勐聽得唐昱如此開心的笑了，這些都是他的心血凝結啊！能得到唐昱的重視說明了自己的付出那是值得的，若是唐昱一聲不吭姜萬勐反而會心裏揣揣然。　　“唐助理放心，我們全部都測試過了完全沒有問題！”姜萬勐信心十足的道：“經過我們一千個小時不間斷的測試，證明的機器是真的沒有問題！”　　唐昱聽了不禁咂舌！一千個小時啊！那可不就是一個多月了？！姜萬勐他是怎麼辦到的？！要知道，後來VCD十分興盛的時候才出現這種比拼測試的！　　上輩子VCD產業競爭激烈，唐昱甚至看過別人在促銷的時候讓然站在VCD上然後直接播放碟片以證實自己的VCD機質量絕對過關！　　而且有過一段時間不少廠家拿着播放一千個小時來做噱頭，但沒想到姜萬勐這會兒便研究出來了！而且還做了專門的測試！不得不說這姜萬勐的確是個技術牛到沒邊兒的人物了！　　但唐昱也不想想，姜萬勐雖然在VCD上輸的挺慘但後來的DVD市場時候他們卻依然獨佔鰲頭！這點上充分的說明了姜萬勐那極其兇猛的技術。　　“好！姜工，我相信你！”唐昱雖然愣了一愣，但他確實知道這姜萬勐想來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的人。這也許是技術人員的通病吧，沒有浮夸。是什麼就說什麼。　　“關於組裝和碟片的問題我來想辦法，你們之需要管好技術就可以了。”唐昱暗笑着，看來自己的布局即將要起到作用了！　　等姜萬勐出去了之後，靠在沙发上思考着下一步應該怎麼走。從現代和訊飛林家的表現來看若是自己還吃獨食那麼吃下的份額肯定不多。而且要考慮到自己資金有限，並不能一下子就鋪開大場面。　　最最重要的是：自己缺乏人員！包括銷售、廣告策劃、宣傳及公關！若是缺乏了這些強行讓VCD上馬說不得只會給他人做嫁衣。　　而且碟片的來源也是個極為關鍵的問題，如果不解決這個來源那麼VCD產業僅僅是個空想而已！那麼到時候自己就必須等到VCD產業爆發的年代才會有用武之地。　　唐昱一邊把玩着手上那台168VA摺疊機一邊思考着，忽然他看向自己手中的168VA暗笑自己笨蛋！有着那麼好的對象居然沒有想到！看來自己真的是忙糊塗了。　　打定主意后，唐昱順便的整理起訊飛那邊傳來的消息。到目前為止，迅飛在VCD上邊前前後后已經投入了巨額的費用，為了獲得VCD完整技術時候支付了一千五百萬，拿到了技術之後建廠房、生產線這一筆下去又是一千多萬燒光了。　　再加上為了有充足的片源，他們又投入收購音像版權和開發卡拉OK、為了宣傳的廣告費用等等……林林總總加起來恐怕訊飛已經丟了上億進來了！而根據現有的市場統計今年的全國VCD銷量連十萬台都沒有！　　也就是說，訊飛目前的VCD事業是在極度虧損的條件下進行的！也就是說：這給了自己再黑他們一筆的機會！

# 第四百章 聰慧無比江慧琳

　　唐昱出得百聆廠便接到了宋宛如的電話。原來宋宛如在把稿子交給宋振國后並沒有立即和唐昱說明情況，一是現在還不知結果如何，二是宋宛如也在做着一份報告。關於安保公司建立的報告。　　宋宛如拿到唐昱的那份稿子以後其實心裏一直有些鬱悶，自己這個出身軍隊還留學美國回來的人居然都沒有想到安保及軍隊退役的問題，反而是唐昱這個高中生提前想到並提出了可行性報告，這點讓宋宛如頗為慚愧。　　或許是出於競爭心理，宋宛如拿起了多年未用的金融及管理知識瞞着唐昱自己動筆寫起了一份關於安保公司的可行性報告，包括了一系列的產業規劃、執行分點設立和業務管理。　　直到她忙活完了才信心十足的給唐昱打了電話，唐昱見得宋宛如的電話稍稍有些意外！首先是他么有想到宋宛如竟然會在這個時候給他電話，其次他曾打過電話給宋宛如但宋宛如都沒有接。　　見到了宋宛如的電話，唐昱立刻緊張了起來！那份稿子可關係到他的心血，而且是前世並沒有發生過的事情！甚至可以說唐昱是在改變着歷史，不由得他不緊張。　　“宛如姐，是爺爺那邊有消息了么？！”唐昱深吸了一口氣，接起了電話問道。　　“還沒有，目前最新的消息是你宋爺爺跟着我外公一起到了大內，見我外公的那位老政委去了。”宋宛如聽出了唐昱那略微緊張的語氣，不禁微微一笑！難得這小子還有緊張的時候。　　“你不要擔心，那份稿子在我和你宋爺爺看來是肯定可行的。而且你宋爺爺也根據實際情況做了修改，如果沒有意外那肯定是會通過的。”宋宛如頓了頓，接着道：“而且我外公也跟着過去了，說明這件事情的嚴重性已經引起了他們的重視。”　　“宛如姐，你外公是……”唐昱略有些猶豫的問道，若他不是很宋宛如很熟悉這句話他根本不敢問出口。但是熟悉了便知道宋宛如的性情，這些直接問的會比較好。　　“呵呵……我外公呀！他是……”宋宛如說出了一個唐昱如雷貫耳的名字，直接把唐昱震的差點當場跌倒！沒有想到啊！宛如姐的外公居然會是那位開國元勛！難怪宋振國僅僅五十多歲便成了總政副主任還兼任着西安軍事學院的院長之責！　　雖說他的確是屍山血海里殺出了的狠人，但畢竟這樣的升值略顯太快。原來是有着這樣的背景啊！唐昱心中直道難怪！難怪！　　“這下你放心了吧！由我外公出面去找他的老政委，那麼事情絕對會引起重視的。被批下來也僅僅是時間問題。”宋宛如有些小得意的道，雖然她一直沒有怎麼提自己外公的事情。但畢竟這樣的外公的確讓她有着些許驕傲。　　唐昱點了點頭，這位開國元勛他是知道的。這位老將軍戎馬一生，曾在現任的最高首長麾下作戰，從當年的大別山一路殺將到七九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可謂是一路腥風血雨！更難能可貴的是從頭到尾無論任何爭端任何時候他都一直站在了最高首長的身邊，從來就沒挪動過位置。　　或許正是因為這點，宋振國才得以佔據了總政副主任還兼任着西安軍事學院的院長而無人提出半點疑義。由這位老人家提出，那位最高首長肯定是會重視的。　　“那宛如姐電話給我是什麼個情況？！”聽得事情進展順利唐昱不禁鬆了口氣，語氣也輕鬆了起來。　　“沒事兒就不能給你電話了么？！”宋宛如頓時玩心大起，和唐昱玩笑着道：“難道姐姐在你心裏就是個有事兒才給你電話的人呀？！這也太傷姐姐的心了～難為我對你那麼好～”　　唐昱聞言不禁苦笑，這宋宛如若是玩心起來了那自己還真是招架不住。要知道她可比沈芸和語馨難纏多了，而且她也知道自己和楊涵寧的事兒打趣起自己來那可是大把的把柄呀！　　“好啦～好啦～我的宛如姐，我錯了還不成么？！任你打罰，絕無異議這總成了吧！？”唐昱只能無奈的道。　　“這可是你說的呀！”宋宛如在電話那頭咯咯的笑出聲來，那笑聲讓唐昱情不自禁的想起偷到了老母雞的狐狸。　　“好吧！那就罰你來省城替我看看我的計劃書～”宋宛如在電話那頭犹如少女般嬌俏的哼道。她這話一出口，唐昱立即拍了一下自己的腦袋！是了！這宋宛如估計電話自己就是為了讓自己幫她看她的計劃書吧！　　“宛如姐，你先說說你的計劃書是關於什麼的。”唐昱先沒有答應，而是先問起了關於宋宛如的計劃書的大致方向，這樣他才好確定自己需要什麼工具書來幫忙。　　“還能有什麼？！不就是你提出的那個計劃唄！我做個了一個可行性計劃書，你過來幫我看看呀！”宋宛如不禁氣節，這小子！我還能做什麼計劃書呢？！不就是那一部分嗎？！　　唐昱先是一愣，隨即恍然！宋宛如一個軍隊出身的公主而且是美國留學回來的高材生居然被自己的想法給超前了，這不由得一向眼高於頂的宋宛如心下不服！所以才會有了這份計劃書的出籠。但雖然計劃書是做出來了，宋宛如心中依然揣揣擔心計劃書會有問題。於是才電話給了唐昱讓他過來先看看給個意見。　　畢竟這是唐昱提出的計劃，沒人比他更了解情況了。　　唐昱聞言忽然想到了自己在辦公室里想到的那個計劃，於是笑着和宋宛如道：“既然說了任憑姐姐處置，我自然不會食言啦！那我這就過省城嘍！不過姐姐得替我和老爸他們請假呢！不然他們又以為我跑哪兒去了。”　　宋宛如聽得唐昱這麼說，心中不禁了開了花。立刻答應了唐昱的要求，囑咐了唐昱到省城了記得電話自己好去接他后便掛斷了電話。　　不提唐昱把唐天浩再次拉來當車夫直接奔向省城，此時的琉金殿堂里江慧琳和恭弘=叶 恭弘青花端坐在沙发上品着紅酒正談起最近京城裡的劇變。就在今天中午，最高首長忽然將所有軍中宿將全部召集到了大內之中，至今沒有任何消息傳出來。　　雖然不知道是什麼事情，但毫無疑問的是大動作！於是江慧琳她們也得到了家裡的消息，家裡的意思很簡單，是讓她們一起看看到底是什麼大事引起了最高首長如此的重視。哪怕是蛛絲馬跡他們也要查個明白，說不準這些事情會關係到家族命運。　　“姐，你看這件事兒會是什麼原因？！”恭弘=叶 恭弘青花晃動着紅酒輕輕的啄了一口低聲問道：“這次連大伯都被召去了，老爺子一不在家裡連個主心骨都沒有。那群傢伙全都慌神了。”　　江慧琳聽得恭弘=叶 恭弘青花如此說不禁嘆了口氣，妹妹說的是實話若非自己也看着那群自以為是的傢伙不順眼，也不會千里迢迢的跑來這東陵打下自己的天地。江慧琳冷笑着想到，那群傢伙平時一個二個眼高於頂，結果真碰到事兒了那草包個性顯露無遺！　　自己家最多到大伯這代，若是老爺子去了而大伯還沒有起來這個家就算敗了！憑着那群草包們自以為是的個性絕對會被人拉出來做敬猴的那隻被殺的雞！自己也是看到了這點才試圖跑出來的吧？！　　“無論是什麼事兒，可以肯定的是和宋振國有關。”江慧琳將酒杯放在了沙發前的桌子上，美目中閃過一絲精光：“宋振國的位置決定了他不可能輕易的離開。而啊千里迢迢的到了北京后，一頭便扎進了柳蔭街。”　　“而後他便跟着那兩位元勛便直接進了大內，連續两天都沒有出來。這就說明了事情肯定出自於宋振國之手。”　　江慧琳的分析可謂一針見血！直接點出了問題的關鍵，而恭弘=叶 恭弘青花在聽到江慧琳的分析后也不禁點了點頭。對於這位大姐的分析力她向來是欽佩而且服氣的。不然也不會捨棄了身份跟着她跑到了這東陵來。　　“而宋振國因為什麼事情而直飛京城我們不知道，但這遼海有人知道。”江慧琳微微一笑，繼續分析道。　　“哦？！誰知道？！”恭弘=叶 恭弘青花聽了這話不禁興趣大增，要知道那位最高首長玩的這手直把整個京城裡的各個家族唬的團團轉！無數的人為了得知其中緣由想破了頭而不得知，但遼海這偏僻地方竟然有人知道京城裡那些大佬們都想不到的事？！　　“別人或許不知道，但她肯定知道！”江慧琳微微一笑，道“那位元勛的外孫女、宋振國的女兒，沈睿鴻的媳婦兒――宋宛如！”　　恭弘=叶 恭弘青花聽到了這個名字不禁恍然，原來是她！要知道，宋宛如在太子們的圈子里雖然低調但也是聲名斐然。這得益於她的外公元勛和中將父親，更多的則是她赴美留學竟拿到了芝加哥大學金融碩士學位，這點圈子里很多太子們是辦不到的。　　而宋宛如也是江慧琳和恭弘=叶 恭弘青花共同佩服的人之一，畢竟美國的大學可不會看你中國的父親、外公是誰，有本事你就能拿得到學位沒本事那隻能灰溜溜的離開。　　“但我說她知道，並不是說她的關係讓她知道。而是說這件事情很可能是她推動的！”江慧琳拿起那杯紅酒輕輕的啄了一口，接着道：“在宋振國趕往北京之前，有人看到宋宛如急急忙忙的到了西安，並直接在那裡住了一周。而後宋振國才趕往了北京。”　　恭弘=叶 恭弘青花聽了江慧琳的分析，不禁眼都直了！這位宛如姐也太厲害了吧？！才多大的年紀竟然可以影響到最高首長直接召集那群元勛們集體會面！這得多大的本事啊？！　　“但，無論宋宛如和宋振國因什麼事而如此驚動了最高首長可以肯定的是這件事一定與軍隊和經濟有關。”江慧琳沉思了一會兒后，才緩緩的道：“不然，不會讓宋宛如和宋振國一起合計了一周。結合宋宛如的專業和宋振國的軍事學院院長及最高首長召集的全部都是軍中、經濟方面的元勛們的舉動看，此舉必然關乎軍隊與經濟無遺！”　　雖然遠居東陵，但這位太子女江慧琳卻一下子把事情分析的清澈見底！　　恭弘=叶 恭弘青花聽得姐姐如此分析，不禁對宋宛如一下子崇拜到了骨子里！滿眼都是小星星，哎喲喂！這位宛如姐可真是牛人啊！一甩手竟然驚動了最高首長，這份本事誰能比的上呀？！

# 第四百零一章 沈睿鴻的對策

　　唐昱並不知道自己的那篇稿子竟然引起了如此之大的震動，不知道的是京城了無數人在調查尋找着真相。更不知道的是東陵里的那對冷艷姐妹花已然大致分析出了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若是知道了他絕對不會如現在般安穩。　　當唐天浩拋下整合萬建的工作，老老實實的將唐昱送到省城后便心急火燎的趕回了東陵。萬建他才剛剛接手，一堆的人事、資金事物需要他進行調整。這次可真是百忙之中抽出時間來送這自家的財神爺侄兒上省城了。　　香榭苑的沈家，宋宛如早就在家門口笑吟吟的看着唐昱從車上走下來。而小語馨就站在媽媽身旁焦急的拉着媽媽的手看着唐昱下車來。　　一見到唐昱小語馨一下子便掙脫了媽媽的手，撲向了唐昱！大聲嚷着：“小昱哥哥！語馨還以為你不要我了呢！那麼久都沒來看我……”　　唐昱看着那嘟着嘴眼睛紅紅的小語馨心中不禁有些愧疚，自己確實好久都沒到沈家來了。一是確實這段時間萬建的事情拖了不少手腳，其次由於蘇慕儒的關係自己畢竟老跑一位省級高官的家中來，這對沈睿鴻的聲望影響也不好。　　當即唐昱抱起了小語馨在她的小臉蛋上輕輕的吻了一下道：“哥哥是這段時間太忙了，所以才沒來看語馨，哥哥答應語馨以後會常來看語馨的。”　　聽得唐昱這麼說，語馨才開心的笑了起來，摟着唐昱的脖子狠狠的親了唐昱幾口道：“嗯！語馨相信哥哥！”　　宋宛如見到語馨這麼親近唐昱心中自然也開心，上前便道：“好了～語馨，別老要哥哥抱你了。都那麼大了哥哥抱着你會重的。”　　語馨對着宋宛如做了個鬼臉，理也不理她直接更加緊的抱住了唐昱。看得宋宛如吃癟唐昱樂的哈哈大笑，誰叫姐姐你壓榨弟弟我的？！讓小語馨給你吃癟了吧？！該呀！　　宋宛如見得唐昱竟然嗤笑自己，不禁杏眼一瞪嚇的唐昱趕緊收聲。生怕宋宛如收拾自己。三個人打鬧着進了沈家。　　鄭舒嫻也在家裡，見到三人進來不禁開心的道：“呀！小昱，過來怎麼不和伯母說一聲呀？！這孩子～”　　唐昱見得鄭舒嫻，當即笑了笑道：“也是臨時決定的，主要是宛如姐有事兒找我來商量所以才過來的。都沒來得及和伯母打招呼。”　　唐昱正和鄭舒嫻說話的時候，沈睿鴻回到了家。見唐昱也在先是微微一愣，隨即笑道：“過來了？！”　　唐昱笑着點點頭道了聲“嗯”，接着沈睿鴻複雜的看了他一眼嘆了口氣道：“你不過來我也準備讓你過來一趟，一會兒到書房裡我有話和你說。”　　唐昱聽得沈睿鴻這話先是愣了一下，隨即用眼神向宋宛如詢問了一下。宋宛如撇撇嘴，目指唐昱自己，唐昱才恍然大悟！人家宋宛如可是沈睿鴻的媳婦兒呢，那篇稿子怎麼可能不給沈睿鴻看？！估計是沈睿鴻收到了京城裡的什麼風聲，畢竟宋振國和那位元勛直接進了大內那是何等大事？！有心人肯定會看出些東西來，而熟知內幕的沈睿鴻自然要和自己談談了。　　這時候鄭舒嫻笑着拍了拍唐昱的肩膀，道：“呵呵……小昱來了就在家裡吃飯吧！你先和老頭子說你們的事情去，飯菜還一會兒才好呢！我出去買點排骨回來加加菜！”　　說著，在唐昱抱着的語馨臉上親了一下，便出了沈家大門。宋宛如也給了他一一個自求多福的眼神后，抱過小語馨徑自跑開了。　　見此情形，唐昱只得無奈的硬起頭皮隨着沈睿鴻進了書房。進得書房後唐昱這才注意到劉秘書也跟在沈睿鴻的身邊，於是唐昱友好的向劉秘書笑了笑。　　劉秘書見唐昱如此，也笑着點了點頭。然後恭敬的奉上茶水，便識趣的轉身退出了書房留下了唐昱和沈睿鴻倆人。　　沈睿鴻拿起茶杯，輕輕的喝了一口。而後定定的看着唐昱，一連半響也沒有說一句話。直把唐昱看的心裏發毛！但沈睿鴻不說話他也不敢吱聲。只是定定的等待這沈睿鴻發話。　　不知道多久后，唐昱的背上已經滿是冷汗沈睿鴻這才輕輕的嘆了口氣，道：“你這孩子啊……，聰明卻又糊塗！”　　唐昱心虛的低下了頭，沒敢吱聲。沈睿鴻看着他那小心翼翼的模樣笑了笑，道：“你在我面前裝的老實的跟什麼似的，結果不吭不聲就搞出那麼大的事情來！知道么？！現在因為你的那篇稿子最高首長都已經把所有元勛召集到大內商量去了，導致整個京城裡人心惶惶！四處都在打聽這件事兒！”　　唐昱聽了沈睿鴻的這話不禁頭皮發炸！雖然他估算到了事情絕對會大條，但沒有想到竟然會折騰的如此厲害！那最高首長竟然會召集還在世的所有元勛一起來討論，唐昱在心驚的同時不禁暗暗有些小得意，畢竟那可是自己的心血啊！　　“臭小子！是不是心裏暗自得意啊？！”沈睿鴻看着唐昱的表情便知道這小傢伙在想些什麼，不禁笑罵道：“不過這次也算你聰明，讓老宋出馬給你頂缸不然你小子連骨頭渣子都別想剩下！”　　唐昱聽得沈睿鴻的話，心下不禁打了個激靈！是啊！這次若不是宋振國出馬，憑着這攪動了整個京城風雲的動作，不知道多少人要算計着將自己吃干抹凈！京城了藏龍卧虎，能得到消息的哪個不是手眼通天？！憑着那些太子們的心性，如此豐厚的回報他們又怎麼會不爭上一爭？！　　一念至此，唐昱不禁冷汗直流！還好！還好！有宋振國這尊大神在前面擋着風雨，自己才躲過去了這次大劫。那篇稿子，對於宋振國來說是上位補品，但對唐昱來說那就是穿腸毒藥！　　見得唐昱那心有餘悸的模樣，沈睿鴻不禁嘆了口氣緩緩的道：“叫你進來，是要和你說說以後有什麼事兒三思而後行。多和我們商量商量。”　　沈睿鴻已經失去了兒子，對於唐昱這個救過自己女兒孫女的男孩頗有種格外的疼愛。於是忍不住的想提點一下他。　　“你這孩子是很聰明，手段也夠。但始終格局觀不夠，沒學到章文昊手上那種舉重若輕的本事。章文昊誇你價值三億，那是說的你的腦子和手段。但你的大局觀還沒有達到他的那種層次。”　　唐昱聽得沈睿鴻的分析，不禁信服的點了點頭。自己這次行事的確太過莽撞，雖然蘇慕儒和自家老爹也看過那篇稿子，但他們畢竟不是省級幹部又是書生出身於是格局觀念還是不夠。不能犹如沈睿鴻這般看的如此透徹而明了。　　“沈伯伯，那這次的事兒會不會對我有什麼影響啊？！”唐昱看着沈睿鴻小心翼翼的問道，他可真被沈睿鴻道出的事實給嚇怕了！那可是最高首長啊！拉着一堆的開國元勛來看自己的稿子，想到那副情形唐昱就忍不住心跳加快，頭皮發炸！　　沈睿鴻看着這小子終究是有些怕了，這才欣慰的道：“這次老宋拉着老爺子過去的，沒人敢為難你什麼。但你要做好準備，畢竟這世上可沒有不透風的牆。你始終還是會被曝光出來，到時候你得應付的麻煩多了去了！”　　唐昱聞言點了點頭，偷偷的看了沈睿鴻一眼那表情明顯就是在問：伯伯我該怎麼辦呢？！雖然說唐昱是穿越過來的，但畢竟政治、鬥爭這種東西經歷的還是不多，如何能和沈睿鴻這種從基層打拚上來的官場老人相比？！　　沈睿鴻看着唐昱那小心翼翼的模樣不禁笑了笑，接着道：“也不用擔心什麼，既然老宋接下了這梁子自然會替你頂着。你要做的就是無論什麼人，什麼來頭和你說什麼你都不用理會。直接推說不知道就行了，其餘的全部交給老宋來處理。”　　唐昱聞言點了點頭，這的確是最好的方式。拉出宋振國這尊大神誰又敢多說些什麼？！但畢竟還是有些人是推脫不過的啊！於是唐昱看着沈睿鴻輕聲問道：“伯伯，要是碰到推脫不了的人呢？！比如：方家，或者陳墨涵。”　　沈睿鴻目光一閃，點了點頭。看來這小子是真的怕了，居然考慮到了這兩家人。但他的考慮也在情理之中，畢竟方家不是方建銘在做主若有人想打唐昱的主意也不是不可能。而陳墨涵為了田興華說不得會爭上一爭。　　“若是碰到應付不了的人，你就給你宛如姐打電話。”沈睿鴻想了想道，畢竟現在手機並不盛行，宋振國的電話唐昱是打不進的，只能打給宋宛如。　　“實在不行你就到省城裡來，暫住在伯伯家裡。我倒要看看誰敢打上門來！”沈睿鴻目光一閃，霸氣十足的道。　　唐昱聽了沈睿鴻這話不禁感動，沈睿鴻這是在護着他啊！若是不然，那些聞腥而動的鯊魚們絕對會把自己吃的骨頭渣都不剩下，憑着乾爹和自己親爸或許還真護不住自己。畢竟這次的事兒實在太大了。已經算是攪動了整個國內高層的風雲，無數雙眼睛都盯住了這裏。自己的舉動，或許太過想當然了。　　“謝謝伯伯……”唐昱低着頭，低聲道。

# 第四百零二章 我值三億，那便要來三億！

　　沈睿鴻見唐昱被嚇的那副小模樣，不禁笑了笑說了些家常話開解他。畢竟事情都辦了現在後悔也沒什麼用。而且宋振國也開聲說欠下他一個人情，那麼憑着這個人情只要唐昱不是干太出格的事兒差不多可以算是橫着走。　　爺倆聊沒一會兒鄭舒嫻便在門口叫道：“吃飯了～你們爺倆還聊什麼呢？！”　　唐昱和沈睿鴻聞言不禁相視一笑，接連着走出了書房。當走到門口時候唐昱忽然對沈睿鴻說道：“伯伯，我的VCD項目九月份就可以上馬了。我想聯繫章家來一起操作。”　　沈睿鴻聞言愣了愣，笑着問道：“怎麼不聯繫方家的方建銘？！你們的關係不是很好嗎？！而且他們家也放了一千萬進來了。”　　唐昱沉默了一會兒，才緩緩的道：“方家不是建銘哥一個人在做主，難保不會有其他人起什麼心思。但時候撕破臉皮了大家都不好看，章家不同，章文昊氣度手段都在。有他在章家會是一個很好的合作夥伴。而且即使起了什麼衝突我想也在可控的範圍內。”　　沈睿鴻聞言點了點頭，看來這小子的確商業方面很靈光啊！方家的方老爺子幾乎不太管事兒，下面那些子孫們難免有不肖的會使出些陰暗手段在所難免。無論結果如何到時候大家都會尷尬，與其如此不如直接多拉個人進來！　　這樣既然再出現類似方建勛那樣的人大家互相之間也會投鼠忌器，不敢太過撕破臉皮。前段時間唐昱在和方建銘說起會所的事情的時候就建議他直接放手算了，而後和自己一起再開發新的東西，雖然對方家有些戒懼但唐昱還是很領方建銘的情的。　　方建銘當時沉默了很久，說是考慮考慮。但一直沒有給自己答覆，但唐昱知道他肯定會願意的。畢竟雖然身在方家資源不少但肘制更多！那些貪得無厭的無能親戚就犹如吸血蟲一般讓人噁心且甩不掉。譬如：方建勛。　　飯後宋宛如拿出自己做的那份報告悄悄的交給了唐昱，但唐昱只是笑了笑便進了沈睿鴻的書房。攤開稿子，便見到一副娟秀的字跡躍然紙上。見字觀人，這是老師教給唐昱的。看這副字跡便知道主人是個溫婉娟秀的女子。　　唐昱暗暗點了點頭，接着看了下去。但越看唐昱越是皺眉，隨手拿起筆來做起了批註。並添加上一些意見。隨着時間越來越長，批註越來越多唐昱乾脆重新起草了一份稿子將自己的建設想法全部寫了上去。　　之前交給宋宛如的那份稿子主要的方向是退役軍人安置和產生的利潤、影響力和涉外武力的問題，並沒有提到具體的一系列的產業規劃、執行分點設立和業務管理。所以宋宛如才忙活着將這些東西趕製出來。　　但宋宛如畢竟只是學院派出身，沒有具體操作的實例更沒有接觸過這方面的人所以很多東西太過想當然爾，唐昱比之宋宛如更大的優勢是他上輩子接觸過很多這方面的人，甚至國外的安保管理層他都接觸過，於是至少他對這個項目有着一定的了解和接觸。比起宋宛如的兩眼一抹黑好了太多了。　　不知道過了多久，唐昱長長吁了口氣終於停下了筆來，卻猛的發現宋宛如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站在了自己身後靜靜的看着唐昱那書寫得工整無比的執行計劃書大綱。　　“宛如姐，你是什麼時候到的呀？！”唐昱被宋宛如嚇了一跳，但見到是她也就放下心來，低聲問道。　　“好一會兒了，但見你一直在忙活所以我都沒有說話。”宋宛如見到自己那忙了一個晚上的稿子被批註的花花綠綠的，乾脆廢棄到一邊不禁有些傷感。難道自己這個芝加哥金融碩士竟然不如這個國內高一的學生么？！　　唐昱似乎發覺到了宋宛如那落寞的心情，不禁出聲安慰道：“宛如姐，你和我的情況不一樣。你畢竟是處在高層，一些底層的東西你是看不到的。”　　“而且你的專業本來也不是安保或軍隊方面，自然是有些不熟悉了。若你學的是政治經濟學或許你的理解會更深些。”　　聽着唐昱的勸解，宋宛如勉強的笑了一笑。拍了拍唐昱的手道：“姐沒事兒，就是感慨你這腦袋瓜子是怎麼長的？！這些稀奇古怪的想法都是怎麼來的～”　　唐昱聽了宋宛如的話，只得嘿嘿傻笑掩飾而過。總不能告訴宋宛如我其實是穿越來的吧！？要真這麼說不是被宋宛如當瘋子就是被她送到科學院里當小白鼠。　　這時候沈睿鴻忽然走進了書房，見到沈睿鴻唐昱一臉訝異：“伯伯，您怎麼那麼早就回來了？！難道你也翹班了？！”　　沈睿鴻聽得唐昱那俏皮的話看着唐昱那誇張的表情不禁啞然失笑，伸手彈了一下唐昱的腦瓜嘣。　　“小腦袋瓜子在想什麼呢？！我都下班了，才回來的。倒是你，聽你鄭伯母說你在這書房裡呆了一個下午了是吧？！”　　唐昱聞言點了點頭，嘻皮笑臉的把手上的稿子遞了過去笑嘻嘻的道：“還得請省長伯伯大人斧正一番呀！”　　沈睿鴻笑罵了一句小鬼頭，便拿過稿子坐在了唐昱讓出的椅子上仔細的看了起來。宋宛如見狀，拉了拉沈睿鴻的衣角道：“爸～都吃飯了，您先吃了飯在看呀！不然一會兒呀媽又得說您了！”　　沈睿鴻聞言笑了笑，放下了稿子便和宋宛如、唐昱一道出了書房。出了書房，唐昱便見到沈芸笑嘻嘻的坐在客廳的沙发上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瞧着自己。　　“壞小子！過來了也不給我打招呼！太沒良心了吧？！”說著沈芸還張牙舞爪的用那怪腔怪調的語氣大聲道：“你地，良心大大的壞了！”　　看着女兒搞怪，沈睿鴻只是笑了笑。這女兒個性跳脫，本就是定不下來的性子。雖然在陌生人面前略顯羞澀但熟悉了便知道這丫頭絕對是個瘋丫頭。　　而語馨見到小姑在說唐昱，小傢伙便氣鼓鼓的站了起來指着沈芸大聲道：“小姑地良心，也大大的壞了！”　　“噗哧～”宋宛如見得沈芸鬱悶的回身看自己的那小“漢奸”不禁一下子樂出聲來，要知道這個家裡能治住沈芸的除了沈睿鴻之外就只有語馨這個小傢伙了。　　而沈睿鴻見到自家女兒被孫女噴了這一句，當下便哈哈大笑了起來！　　“小芸啊～你是怎麼惹着了語馨了？！怎麼平時你的跟屁蟲這會兒居然背叛革命了？！看來你的思想教育還是不夠啊～人家唐昱一到，小語馨就立刻倒戈了。”　　沈芸被自家老爸的話噎的直翻白眼，回過身捏着語馨的臉蛋咬牙切齒的道：“好你個小反革命呀！這才多大的誘惑你個小傢伙就拋棄革命同志了？！虧得小姑那麼疼你，居然一轉眼就把小姑賣了！”　　小語馨一下子掙脫了沈芸的手，氣哼哼的道：“小姑是壞蛋～回家就欺負唐昱哥哥，語馨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這時候鄭舒嫻端着菜出來了，聽得語馨的話不禁笑道：“喲～我們家語馨還會拔刀相助呀？！見了什麼不平事了？！給奶奶說說，奶奶替你做主。”　　“哼～你們就寵着她吧！”沈芸見自家老媽都跑去給語馨做主了不禁氣結：“這小傢伙受到了唐昱那小資產階級的誘惑就立刻背叛了我這個共同奮鬥的革命戰友，你們還支持她！”　　唐昱聽着沈芸那唇槍舌劍的辯論不禁啞然，這丫頭不愧是省長家出身呀！這理論都一套一套的，沒一會兒自己都成了小資產階級了！　　而沈芸的那一番話，又引得眾人再次哈哈大笑！宋宛如更是笑的眼淚都出來了，那旁邊幫着鄭舒嫻端菜的阿姨也笑得差點把手裡的湯都撒了。　　這會兒沈芸又氣鼓鼓的和語馨玩起了大眼瞪小眼，這丫頭還煞有介事的規定語馨若是輸了就得幫她寫大字一百個！而小語馨則不堪示弱，回敬道若是小姑輸了得給她騎大馬！於是兩個傢伙連飯也不吃就玩了起來。　　唐昱感慨的看着沈芸這長不大的丫頭和語馨玩鬧在一塊兒不禁感慨，果然是臨風少年歡樂多啊！想想自己這十八歲的年紀做着四十多歲的事兒，唐昱不禁心中微微感嘆自己歸來的這一年多的風風雨雨，磕磕絆絆。　　一頓飯便在這歡笑中開始，接着便在沈芸垂頭喪氣中結束。可憐的高中生沈芸在瞪眼大戰中慘敗給了僅僅在幼稚園上學的語馨，無奈的在飯後宣布自己僅僅是為了飯後消食給語馨做起了大馬。　　看着語馨大將軍威風凜凜的騎着沈芸牌大馬在客廳的地板上晃悠，唐昱輕笑着在沈芸恨恨的眼神中和沈睿鴻一起進了書房。　　進了書房，沈睿鴻先用眼神示意唐昱電話的所在，而後便拿起了唐昱的稿子仔細的看了起來。　　得了沈睿鴻的眼神示意，唐昱明白沈睿鴻這是叫他給章文昊打電話。當即不禁笑了笑，拿起電話給章文昊的家裡撥了過去。　　電話想沒兩聲，對面便有人接了起來。看樣子應該是章文昊的護理人員之類的，在唐昱報出自己的名字后，那邊便很快的將章文昊找了過來。電話那頭很快傳來的章文昊那爽朗的笑聲。　　“唐小友來電實屬難得呀！卻說小友此番來電，是有什麼好處要關照老朽呀？！”電話那頭的章文昊拿起電話便爽朗的笑道。　　“對着老先生小子不敢談關照，但好處還真有些。”唐昱不禁感慨這老人不愧是江湖老鳥，那笑聲中的爽朗舉重若輕的手段那真不是普通人能學來的。　　“您說過，小子價值三億。那麼現在小子就要三億，您能出么？！”唐昱先不說什麼事兒，而是直接提出了三億資金的要求。在椅子上看着稿子的沈睿鴻聽得唐昱如此說不禁目光里閃過一絲讚許！看來這小子算是學到了一招。　　“好！小友什麼時候要？！老朽即刻籌備！必不負小友所託！”讓唐昱沒有想到的是電話那頭的章文昊竟然問也不問，直接一口答應了下來！這讓唐昱驚詫莫名，這章文昊如何能對他有着如此大的信心？！　　“現在不要，但八月中旬這筆錢必須有。”唐昱此時也鎮靜了下來，接着肅然的緩緩道：“此事關係重大，若老先生可以幫忙則小子感激不盡。若不能還請明示。”　　“老朽說話向來一言九鼎，八月中旬自然三億一分不少！”電話那頭的章文昊肅然的道：“小友可以放心。”

# 第四百零三章 幾處風雨幾處晴

　　唐昱掛斷電話，便見沈睿鴻笑呵呵的看着自己搖頭。嘆了口氣道：“小昱啊，你畢竟還是嫩了些，和章文昊這老傢伙玩心眼你還不夠班。”　　唐昱聽了一陣沉默，的確他是抱着試探的心思沒給章文昊說清楚。電話里哪怕章文昊有着一絲絲猶豫那麼唐昱都在形式上佔了上風，說話的口氣也會硬上不少。　　但唐昱沒有想到的是章文昊竟然一口答應了下來，連唐昱要做什麼都沒有問。而章文昊這一答應下來唐昱就被動了。如果這筆錢沒有給章文昊產生盈利那麼唐昱在遼海的聲明就算是砸鍋了，連帶着沈睿鴻、蘇慕儒和他爹唐天鴻、二叔唐天浩的聲名威望都要受損。　　章文昊這一手反客為主玩的那是叫一個爐火純青！唐昱也不得不感嘆這老傢伙的手段，玩起來還真玩不過他，沈睿鴻看着唐昱那若有所思的樣子笑了笑把目光放回了那篇稿子上。　　於此同時，章家的書房裡章文昊正端坐在那太師椅上閉目沉思。在他斜對面的椅子上坐着的是一個年約三十歲上下面貌清秀的男子。這男子長相一般，眉宇間與章文昊有着七八分相似，唯一特別之處就是讓人第一眼看到他感覺很舒服。此時男子穿着一身合身的西裝，臨危正坐在章文昊面前神情恭敬。　　“明哲，你可看明白了我的這番作為是為什麼嗎？！”章文昊靠在太師椅上，閉着眼輕聲的對兒子問道。大兒子章明傑在章文昊的強勢下已經落寞了離開了遼海前往了美國，不出意外那麼這輩子除非自己死了他回來參加葬禮外不會再出現在遼海了。　　現在對於章文昊來說二兒子章明哲是自己繼承吉隆集團的唯一人選，不由得他不上心來鍛煉這兒子的能力。但就目前來看章明哲還是讓章文昊非常滿意的，在上海一片空白在打砸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而不像章明傑那般在遼海有着自己的威望護佑肆無忌憚。竟然膽大包天到瞞着自己去插手一個市委書記的委任，真真找死至極！　　“父親說過這唐昱身份特殊，首先交好於本省省長沈睿鴻，而東陵的市長蘇慕儒更是他乾爸。方家也和他有着極大的牽扯，兼之他本身商業才能極佳。那麼這樣的人是不會無緣無故的和我們說讓我們出三億的。”　　章明哲思索了一陣后沉穩的道：“他一開始什麼事情也不說，直接提出了三億的要求那麼可以肯定的是：他手上讓我們出錢的項目絕對價值高於三億。這樣的聰明人不會拿自己的聲明來砸鍋，既然開了口那麼肯定是有着很強的把握。”　　章文昊聽完兒子的分析，緩緩的點了點頭。看來老二算是鍛煉出來了，章文昊一開始把章明哲丟到了上海就是為了鍛煉他的能力。很早之前冷眼旁觀的章文昊便看出了大兒子章明傑身上那種乖張的個性，但鑒於他的妻子家世不差而且若是分割了家產於老二說不準老大會起什麼別樣的心思。　　自己在世還好，若是自己身故了恐怕老大為了家產那是什麼事兒都做的出來的！於是章文昊只得將老二章明哲丟到了上海，並冷眼看着他不斷的打拚努力。自己僅僅是時不時的給他些提點和教導。至於大兒子章明傑，章文昊則管也不管僅僅是等着他犯錯而後將他踢出局。　　果然，自己不過引退了三年而已章明傑便引起了遼海的眾怒，甚至引發了章家最大的危機。於是章文昊順理成章的將他踢出了遼海，趕出了國內迎回了二兒子章明哲。　　“明哲啊……你可比你那沒有的大哥強多了……”章文昊深深的嘆了口氣，感慨的道。關於大兒子的性格缺點他是知道的，但知道又有什麼辦法呢？！人的個性都已經固定了，無論再怎麼努力都無法改變。　　“今後，和這唐昱打交道的事兒就全部交給你了……”章文昊低沉的吩咐道。　　聽得父親這麼說，章明哲一愣隨即輕聲道：“父親，我……”　　章文昊擺了擺手打斷了章明哲的話，輕聲道：“我畢竟已經老了，還能有幾年活頭？！將來這一片產業都得你來、經營。唐昱年紀尚輕，少說還有個四五十年好活。憑着他的頭腦、手段和關係，交好之下至少能保我們章家數十年無憂。”　　章明哲聞言點了點頭，唐昱的背景他也是調查過的。一個身後站着省級大佬、副國級退休大佬和一個總政副主任的年僅十七歲的商業奇才，若是交好的確可以照顧自己章家很長一段時間。　　略下章家的事情不表，此時方建銘也在方家老宅里垂首而立對面着自家那位從副國級退下來的老人，一聲也沒有吭。　　方家老爺子此時正凝神靜氣的在一張上好的宣紙上揮毫潑墨，片刻間便以小楷寫下了一副太祖《沁園春，雪》的字幅。老爺子滿意的看了看自己的字，放下筆來拿起護士遞過的溫毛巾凈了凈手，這才看向方建銘低聲問道。　　“建銘，你決定了？！”方建銘聽得老爺子發問，“噗通”一聲跪了下來恭敬的磕了個頭鄭重的道：“建銘想好了，打算自己出去闖一闖。”　　方老爺子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孫子不禁嘆了口氣，坐回到椅子上輕聲道：“起來吧……爺爺又不是老封建了，還行什麼跪禮？！”　　方建銘聽得老爺子如此說，再次磕了個頭才站起身來恭敬的站在了老人身前。　　“說說看，到底是什麼事兒讓你萌生了竟然要自己出去闖闖的想法？！”老爺子低垂着眼帘沉悶的道：“不要和我老頭子打馬虎眼，我還沒到老糊塗的時候！如果不是什麼事兒讓你小子觸動了，你是不會有這個想法的。”　　方建銘聞言沉默了良久，在老爺那默然逼視下才緩緩的道：“爺爺還記得唐昱吧？！”　　方老爺子點了點頭，他如何能不記得那個年僅十七歲便為自己家族挽回了十數億損失的男孩兒？！何況後來唐昱還受過傷他也出過力讓京城名醫來救治的。　　“唐昱搞了個VCD的項目，開始的時候並沒有人看好。那時候他正好缺了資金於是讓我拿了一千萬出來作為入股參与了這個項目。”　　方老爺子點了點頭，這件事情他也是知道的。為了這事兒他還誇過方建銘有眼光，但這又和他方建銘提出要離開有什麼關係呢？！　　“可咱家有人人心不足蛇吞象，在見到了VCD在法國拿獎后覺着市場很大利潤很厚便想要一口吞下唐昱的那個項目。甚至還讓我把唐昱約出來談這件事兒……”　　方老爺子聞言“嚯！”的一下猛然站了起來，那原本低垂的眼帘頓時虎目圓瞪！一股殺氣頓時蔓延在整個書房裡，正在陳述的方建銘被這突如其來的殺氣差點沖的腳軟。　　“你繼續說，把事情全部說清楚！”方老爺子此時話語冰冷的如同三九天里的冰塊，刺骨無比！方建銘雖然知道老爺子不是衝著他，但那背後也直冒冷汗！　　“那次鬧的不歡而散，後來有人便覺得孫子掌着這家族生意竟然沒有拿下這個項目實在是不應該，又說孫子私自和唐昱那裡拿了許多好處。於是說了多次。孫子聽多了便覺得心灰意懶，覺着不如自己出來做便算了。那些家裡的資金還是交由其他叔伯兄弟們來掌管的好。免得壞了大家的叔伯情分……”　　方建銘咬着牙，將自己心中所想全部都一口氣倒了出來！反正都要走了小爺還怕個球！老子不要你們的錢，不要你們的物，不求你們吃飯我何必在意你們的感受？！說出來便是了！誰怕誰？！　　方老爺子安靜的聽完了方建銘的陳述，呵呵的笑了起來。那笑聲如同半夜山林里那凄厲的夜梟般滲人！　　“乒乓！”一聲脆響，那擺在書桌硯台旁的上好景德鎮茶碗一下子被方老爺子一把摔成了個粉碎！那飛濺的茶水和茶杯碎片頓時撒了一地！　　那門外的警衛聽得如此大的動靜生怕是房裡的老爺子出了什麼事情，一下子全都沖了進來，警惕的看着書房的四周。　　方建銘見得此情形，誠惶誠恐的“噗通”一下跪了下來！方家老爺子陰沉着臉對衝進來的警衛吩咐道：“讓我家那幾個孽畜帶着他們家的小畜生來見我！立刻！”　　那警衛見得滿地的茶水茶缸碎片和老爺子那陰沉的近乎烏雲般的臉色，不敢怠慢立即出了書房向各處的方家子孫們一個個的電話通知了過去。　　就在章家烏雲密布之時，距離方家不遠的沈家卻一片歡聲笑語。原來不服氣的沈芸再次和小語馨展開決戰，這次是拋硬幣。結果沈芸同學再次戰敗，無奈的繼續當起了大馬。而宋宛如和鄭舒嫻則笑做一團看着這姑侄倆瞎胡鬧。　　而書房裡的唐昱和沈睿鴻則聽得客廳里的瞎鬧相視而笑，這時候沈睿鴻已經看完了唐昱的這篇稿子。將稿子放了下來后，輕聲的向唐昱道：“經濟方面的事情我不是太懂，但我想知道你為什麼會將公司成立在香港而不是內地？”

# 第四百零四章 北上京城

　　唐昱聞言笑了笑，指着稿子上的那一段字道：“撇清關係，如果是在內地成立公司難免會給人以政府公司的形象出現。儘管我們的確是但至少要在明面上撇清。就像美國的‘軍事職業資源公司’，儘管所有人都知道這家公司里將軍的密度比五角大樓還高，但誰又能說出什麼來？！”　　沈睿鴻聞言一愣，他沒想到竟然會是這個問題。但聽唐昱這麼說不禁點了點頭，的確和政府撇清了關係那麼很多事情這家公司就可以伸手去做了。　　“隨着咱們國家的發展，那麼今後我們到國外進行投資的企業必然不少。但如果保障他們在國外的資產和人身安全就成了一個巨大的問題。如果處理不好那是會傷了企業的积極性和國民的心的。”　　沈睿鴻聽得唐昱如此說，不禁深深的嘆了口氣。這孩子想的果然深遠啊！　　“而且，我們國家在海外的僑胞並不少。隨着國家的發展那麼到境外旅遊的人也會逐漸增多，如果遇到了當地發生戰爭、叛亂或劫持威脅到我們的僑胞、國民而那個國家又無力保證我們僑胞及國民的安全的時候我們應該怎麼辦？！”　　沈睿鴻聽了這話，不禁陷入了沉思。如果是那種時候，派兵肯定是不行的。但如果僅僅是抗議或敦促對方其實效果並不會很大。而且對方都陷入戰爭了，如何有心思搭理你？！　　“伯伯，您再想想將來隨着我們國家的發展那麼資源的進口肯定會越來越多。而進口的話自然會貴，那麼就會有企業考慮在礦產豐富的地方，比如：非洲、南美進行資源的購買和發掘。但這樣必然引起敵對國家的注意，他們必然會使用各種方法來進行破壞。比如：收買一些當地的叛亂份子進行綁架、槍殺、製造爆炸等等。這個時候因為外交問題我們不可能派出部隊，那麼我們又應該如何處理？！”　　唐昱的這一番話沈睿鴻不寒而栗，是啊！如果將來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們豈不是無能為力？！只能眼睜睜的看着自己的企業、國民、僑胞在國外遭遇危險而無法援手？！長此以往，國民會對國家的認同感產生嚴重的問題，你都不能保護我如何認同作為你的國民啊？！　　“但，如果有着這樣一支力量在手上那麼這一切問題都不再是問題。”唐昱笑着總結道：“政府可以指導國民，或強行要求旅行社必須聘用公司的安保人員來做安保。”　　“而且可以和當地政府達成協議，安保人員有資格佩槍執行安保任務。那麼我們的安全就掌握在了自己手上。甚至如果當地發生叛亂、戰爭，政府可以直接委託公司對當地僑胞、國民進行保護及撤離。”　　唐昱的一番話讓沈睿鴻不斷的點頭，如果擁有這樣一支力量無疑讓國家在很多問題上有了迴旋的餘地。甚至在外交問題上我們都有了很多的說辭。　　就在兩人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的時候，宋宛如一下拉開了書房的門跑了進來激動的看着唐昱大聲道：“小昱！你宋爺爺傳來消息！我們的那篇稿子，通過了！”　　唐昱聞言，“噗通！”一下坐到了椅子上！臉上一片獃滯，絲毫沒有了剛才和沈睿鴻一起探討問題時的那種指點江山的意氣風發。　　“通過了……通過了……”唐昱獃滯的念叨着這三個字，這可是他第一改變了歷史！將哪怕在未來十多年後都沒有出現的職業安保公司一舉放到了檯面上！而且是在國家的支持下創辦！這如何能讓他不激動？！　　沈睿鴻看着激動的唐昱心中也十分理解，畢竟僅僅是十七歲的少年啊！竟然影響到了國策的制定，這等成就無疑是同齡人無法比擬的。這等成就也足以讓許多的成年人愧疚。　　但唐昱僅僅是激動了一小會兒，便拿出自己的那份稿子交給了宋宛如鄭重的道：“宛如姐，今晚你無論如何必須把這篇稿子抄出來，然後趕到北京去交給宋爺爺！”　　宋宛如拿過稿子，激動的點了點頭。她知道，唐昱這是交給她自己的一片心血啊！當下唐昱和沈睿鴻點了點頭，便出了書房。而沈睿鴻則嘆了口氣，拍了拍宋宛如的肩膀也跟着走出了書房。　　出了書房，沈睿鴻在沙发上沉思了一陣拿起電話打給了遠在北京的宋振國。電話響起沒有多久，便被接了起來。　　“我是遼海沈睿鴻，請宋副主任聽一下電話。”電話那頭的人答應了一聲，沒過多久沈睿鴻便聽到了宋振國的聲音。　　“睿鴻，什麼情況？！是語馨出了什麼問題了嗎？！”電話那頭的宋振國緊張的道，畢竟語馨是他唯一的外孫女，不由得他不緊張。　　“不是語馨的事，小昱現在我這裏。他又寫了一篇關於安保公司建設的稿子，宛如正在抄下來，你立刻安排一架軍機等宛如寫好后立刻進京請老爺子帶着她去見最高首長。”沈睿鴻鄭重其事的道：“這家公司，我們必須抓在手上！”　　宋振國聽得沈睿鴻如此說，立刻答應道：“我現在就去安排，一會兒會有人到你家找宛如的。”　　說著，宋振國便掛斷了電話。沈睿鴻聽得宋振國如此說，不禁鬆了口氣。而唐昱則欽佩無比的看着沈睿鴻。不愧是官場上的老人，一下子便看出了此事現在最大的危機：有人會搶果實！此時若宋宛如提出了一篇可行性報告，那麼誰還能掙的過她？！　　想要玩陰的你得考慮考慮人家的家世，得罪了一位元勛和一位提出了這個概念的中將總政副主任會是什麼後果傻子也知道。　　宋振國在掛斷電話后不敢擅權，先把沈睿鴻的想法和家裡的老爺子說了一遍。見老爺子沉默的點了點頭，便直接安排去了。　　“振國，記得讓那個小朋友和宛如一起到北京來和我這老傢伙坐坐。在家裡住上两天。”老人安坐在自家書房的椅子上淡然的道：“不能讓人家為了國家、咱家出力還得處理那些麻煩。”　　宋振國聞言點了點頭，他知道紙始終保不住火。唐昱才是這篇稿子的真正撰寫人的身份遲早要被爆出來，到時候麻煩肯定會接踵而來。如果唐昱到時候能在北京的老爺子家住上两天那麼所有有什麼想法的人肯定會偃旗息鼓，這是人家在表面態度啊！你還去捻虎鬚那是找死。　　唐昱和沈睿鴻在客廳里坐了沒一會兒，宋宛如便從書房裡走了出來。手上還拿着抄自唐昱的那篇稿子，看樣子她已經完工了，沈睿鴻笑着讓她坐下並等待着宋振國派來的人的到來。　　沒過多久沈家的門便被敲響了，保姆睡眼鬆弛的去開了門，只見一个中校軍銜的軍官站在了門口給沈睿鴻和宋宛如打了個敬禮恭敬的道：“首長，軍機已經準備好了。請立刻和我們一起啟程。”　　沈睿鴻對着軍官點了點朝宋宛如道：“去吧！事情辦完后早點回來。”　　宋宛如聞言點了點頭，正準備出門卻見那中校接着道：“也請這位小朋友一起過去，這是首長的命令。”　　唐昱聞言不禁愣了一愣，怎麼會自己也要過去？！但沈睿鴻目光一閃似乎明白了什麼，拍着唐昱的肩膀笑着道：“去吧！對你小子有好處。”　　唐昱點了點頭，跟着宋宛如一道出了門。在門外早有一部啟動好的掛着軍牌的越野車在等候，待唐昱他們上車后直接便飛速的開離了香榭苑。一路上不知道繞了多少個彎後車子開進了一處山區，下得車來唐昱也搞不清楚自己身在何方。　　但在那中校的指揮下，和宋宛如一起在一片嘈雜聲中登上了那架早已經安排好的軍機。幾個小時后便在京城某處秘密機場中悄然降落。　　而後，唐昱他們又被一輛神秘的大紅旗直接從機場接走。一路不知道開了多遠，天明時分才到了柳蔭街宋振國所在的那處四合院。而宋振國早已經在門口等着他們的到來了。見到了女兒宋振國的眼中閃過一絲暖意，隨即直接的問道“準備好了嗎？！”　　宋宛如聽得父親的問話，知道現在不是耽擱的時候於是鄭重的點了點頭。而後宋振國便對唐昱道：“小昱，你先在這裏休息一陣。忙完了我再找你說話。”　　說著，不等唐昱回答便拉上宋宛如直接登上了一輛早已經準備好的大紅旗，一溜煙駛出了柳蔭街。　　唐昱剛下飛機整個人還暈乎乎的，見了宋振國卻沒說一句話便被他拋在了柳蔭街這裏。正糊塗著的時候，一個少校軍銜的男子對着唐昱微笑着道：“請跟我來。”　　唐昱點了點頭，隨着那名軍官走進了這處四合院。此時，京城初醒四處霧氣蒸騰。隨着昨夜的會議結束無數的暗流在京城裡涌動。　　出現在這處院子的唐昱沒一會兒便被無數人得知，從京城這個國家的心臟一直傳到了各處。在這個敏感的時刻一個看似普通的少年竟然跟着宋振國的千金一同出現在這個院子，唐昱的身份引起的無數的揣測。懵懂中的唐昱不知道，現在有多少雙眼睛正在盯着他，琢磨他……

# 第四百零五章 支離破碎的方家

　　此時，方家大院里方家的子子孫孫們在門口跪了一地。方老爺子則在門口的太師椅瞪着虎目陰沉着臉的看着他們。　　“好啊……都覺着自己翅膀硬了是吧？！一個兩個都認為我這老頭子沒有用了是吧？！”方老爺子呵呵的笑着，盯得院子里一堆的人不敢動彈。　　“說！是誰的主意要吃下唐昱那小傢伙的項目？！”方老爺子“砰！”的一聲猛的一拍那身邊的茶几，那上面的茶碗一下子跌了下來“乒乓”一聲摔了個粉碎！　　一眾跪着的方家子孫們頓時靜若寒蟬，連屁都不敢放一個。　　“連章文昊那個商人都看的清楚唐昱那小傢伙身價三億，甚至不惜拿出一億五千萬來賣好，你們這群蠢物竟然為了那點利益跑去得罪人家！愚蠢！”　　這時候，跪在最後面的方建勛聽得老爺子這句話的不禁低聲咕噥道：“那可不是一丁點啊，人家估算過那至少有上百億的市場呢……”　　但他沒有想到這句話立刻被那怒火中燒的老爺子聽了個正着！憤怒的方老爺子二話不說直接抄起茶几上的茶壺猛的砸了過去！“乒乓！”一聲脆響，那茶壺便在方建勛的腦門上開了瓢！頓時鮮血染紅了方建勛的胸口。　　跪在方建勛身前的一个中年男子眼角抽動了幾下，但還是沒有吱聲。　　“拿下那VCD就能賺數百億？！你看看現代的那群白痴們賺到沒有？！林家的那群傻子們賺到沒有？！”方老爺子冷冷的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一眾子孫冷然的道：“別忘了，這個項目是在宋宛如名下的，她宋宛如是什麼人？！是那位元勛的孫女兒！是總政副主任的女兒！是這遼海省省長的媳婦兒！”　　這時候，護士趕緊端上一杯茶給方老爺子放在了茶几上。然後緩緩的推到了老爺子身後，警惕的觀察着老爺子的情況，老爺子血壓本來就高。若是生氣導致血壓升高那可是大麻煩！　　方老爺子喝了口茶，緩了緩氣接着冷然的道：“人家宋宛如可不是你們這群只會佔便宜賣批文的草包！人家是正經美國芝加哥大學金融碩士！不拿背景，單玩金融也玩死你們！還想着占人便宜！”　　方博臻冷冷的看着那還有些不服氣的方建勛冷哼道：“上面已經放出消息了，最近要調整安皖現代的科技計劃外項目。還要對一些企業的架構進行調研，你們說說這是為什麼？！”　　眾人都不是傻子，聽得老爺子這麼說心頭不禁發涼！沒想到宋宛如的報復竟然來的這麼快！安皖壓着她拿出了VCD的專利，她便直接砍掉你現代的研究經費！調查你林家的項目經營！看看誰倒霉！　　“不是宋宛如的手筆，她也沒那麼大的手筆。不過是那位元勛的老戰友瞧不過那群白痴和傻子欺負人家小女孩兒動手修理一下他們。讓他們知道有些東西是不能伸手的。”　　一眾方家子孫聽着心頭微微發涼，他們家不過是老爺子從副國級退下來，還有兩個副部級在位，但和人家那些個開國元勛的樹大根深比起來不過是棵小樹苗！　　老爺子不是開國元勛，一旦退下來影響力會逐漸消退。如果此次是自己等人強行拿下這個宋宛如的項目，那麼說不準在官場上方家將一敗塗地！沒有政敵會放過這樣一個機會來打擊對手，他們只需要挑上一個頭那麼一群人便會群起而攻！有着那位元勛的惡感不會有什麼人願意幫助自家，倒時候恐怕整個方家都得賠進去！　　要知道，安皖和林家不過是拿到了專利使用權都已經被整成這樣了！何況自己等人是直接想把那項目搶過來啊！這時候他們才知道什麼叫害怕。　　“老二和老四不會玩這樣的花樣。老三除了賣點批文外其他事情也不敢瞎干。老大，這是你的首尾吧……”方博臻冷冷地看着跪在方建勛身前的那个中年男子道。　　這男子是方博臻的大兒子，叫方荀。方荀並沒有在官場上打混而是很早便出來做生意了，他的二兒子方建勛便是那時節企圖在唐昱手上搶過VCD項目的人。　　這方荀雖然年過半百，但他保養得當竟看起來僅僅比自己兒子大上一些的樣子。比起勞心勞力的二弟方卓群、四弟方道洵看起來還年輕了不少。　　聽得自家老爺子直接點了自己的名，方荀不敢說話只是把頭壓的更低了。而方卓群和方道洵則相視苦笑。他們的這位大哥向來喜歡吃、占、卡、要，見到好的東西他便想方設法的要弄到手，為此方卓群和方道洵沒少為這位大哥搽屁股。　　好幾次方家都讓出了自己的大部分利益才得以保全這位大哥，不然以方道洵的能力與資歷又怎麼會在新聞出版總署紀檢組組長的位置上獃著？！早被調整到更重要的崗位上了。　　比起這位大哥來，老三方啟華反而比較好些。雖然沒什麼本事但為人算比較老實，當年賣批文也只是被這位大哥給拉下水。後來被老爺子訓斥了一頓后收斂了許多，雖然還是在瞎混着，但比起大哥的老惹事兒他算是老實了。　　“章文昊為了保住他那份家業不惜讓他那白痴兒子遠走美國。開始我還覺得似乎有些過了，但現在看來卻是我想差了啊……”方博臻看着那跪在地上的方荀嘆了口氣，老二和老四都在官場上混着，這老大卻是不能遠走他鄉。　　“從今天起，老大你就不必要去哪裡了。就在遼海陪着我老頭子吧！”方博臻想了想冷冷的道：“方建勛也是，你們父子倆哪裡都不要去了。就在這遼海獃著。”　　方荀聽了這話不禁感覺猛的天旋地轉！自己就要被禁足了么？！連著兒子也一塊兒被禁足了么？！　　“如果你們倆再不收斂，我不介意直接登報解除我們的父子關係！”方博臻看着那帶着不服氣的方荀冷然道。方博臻知道，如果這大兒子再這麼惹是生非那麼保不齊自己死後這方家將會毀在他的手上！這樣的事情不是沒有出現過，一些個家族裡的白痴但長輩卻沒有管好導致家族被毀的事情屢見不鮮。方博臻並不希望這種事情出現在自己家裡。　　而那方荀聞言心中一涼，知道這老爺子這次是動真格兒的了！當下不敢多言，低下頭來恭順的道：“爸，我聽您的……”　　方博臻看着貌似恭順的大兒子冷冷的道：“你若是真聽我的，那就不會到今天這個地步了。”　　方荀聽了方博臻的話只得把頭低的更下，卻一點兒也不敢反駁。方博臻冷冷的看了大兒子一眼，卻沒再繼續說他什麼。而是轉過身來看着方建銘道：“爺爺知道你委屈，但你也得為方家想想。你那沒用的大伯除了會惹是生非自以為是外什麼也做不了。你三伯直接就是個草包，而你爸和你四叔光光考慮着為這倆草包搽屁股就已經夠辛苦的了。你就不能留下幫幫忙嗎？！”　　方建銘聽着老爺子的話，心下不禁苦笑。我如何留下？！這次已經是把這大伯方荀給得罪狠了，現在倒是看不出來什麼。但以後他肯定得給我使絆子，說不准他連唐昱都恨上了找個機會還得找人家唐昱的麻煩。　　這樣的事情不是沒有過，這個大伯一向做事兒就是憑着自己性子來。他那二兒子自己的二堂哥跟他家老爹那是一個性子，如果不是方荀的大兒子小時候便急病死了這方家的禍害說不準會冒出三個。到時候單是給他們補缺就會讓方家崩潰。　　“爺爺，這家裡的產業還是給大伯和建勛來打理吧。我就不沾手了，只希望以後我出去的做事兒，大伯他們不要過來摻和就行了。這也是孫子唯一的要求。”　　聽着方建銘那略帶凄楚的請求，方博臻知道這個孫子是徹底對家裡失望了。當時方荀在試圖摻和VCD的時候方建銘也是勸解過的，無奈的是方荀拉上了三伯方啟華用着長輩的身份威逼利誘，方建銘只能違心的試上了一試。　　但看到唐昱之後和自己的關係逐漸冷淡后，方建銘才覺得自己這件事情真的做差了！但事情都已經做下了，自己能做的只有盡量的補救。但家裡無限的肘制和方建勛他們一家子的垂涎讓方建銘不勝其煩，乾脆直接退出算了。大不了自己從頭做起。　　而一直跪着的方建勛聽得方建銘如此說不禁大喜，管也不管方博臻那漆黑如雲的臉色趕緊大聲道：“建銘你放心！只要你不摻和家裡的產業以後咱絕對不會打你的主意！”　　這話一出口，方卓群和方道洵的臉色頓時數變！這方建勛的性情他們的知道的，若是由他來掌控家裡的產業，敗掉不說說不準還會得罪不少人去！而方卓群則更是心裏深恨這方建勛竟然為了排擠自己兒子那不遺餘力！於是冷冷的接口道。　　“建勛你放心，從今天起我方卓群和兒子方建銘永遠不會碰家裡的一分錢！那些產業我們全都不要！”方卓群那話語幾乎就是從牙縫裡擠出來的一般，兒子為這個家辛辛苦苦那麼多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吧？！你方建勛二話不說就要奪下這些產業難道你就那麼迫不及待嗎？！　　其實，方家的矛盾早已經種下了。不過是今天藉著這些緣由才猛的爆發出來！而方卓群的這句話一出口，頓時所有人的臉色都變了！方卓群是什麼意思？！難道他要退出方家？！　　“爸，以後我們家不會在和家裡有任何牽扯！產業什麼的我們會全部交回給家裡。但也希望家裡以後永遠不要理會我父子。就當我們死在外面了！”　　說完，方卓群“砰！砰！砰！”的給方博臻磕了三個響頭，起身拉起兒子直接大踏步走出了方家！任憑方博臻和四弟方道洵如何叫喊也沒有停下，這時候方建勛才想起自己這個二伯那可是家裡唯獨的兩個副部級的人物啊！而且二伯這個副部級可是比四伯這個含金量高了許多倍！頓時，方建勛的臉色慘白了起來……　　方博臻看着二兒子就這麼拉着自己的孫子走出了方家，臉色不禁灰暗了起來。一時間方博臻看起竟比之剛才蒼老了幾歲。這家，究竟是怎麼了？！方博臻心痛的思索道。　　但他沒有想到的是接下來方道洵沉默了好一會兒后，也朝着老爺子磕了三個響頭沉聲道：“我覺得二哥的選擇是對的，我不想再給家裡背黑鍋了。以後家裡的產業我那份也不要算了，都給大哥他們吧。但只希望大哥他們以後不要再來打攪我。”　　說完方道洵沒再看方老爺子那近乎絕望的眼神，轉身大踏步走出了方家。這時候在場的僅僅只剩下了方荀父子和方啟華三人。方老爺子看着離開的二兒子和四兒子，心中頓時悲涼了起來，這方家怕是要散了……

# 第四百零六章 解析精闢江慧琳

　　方卓群拉著兒子方建銘走出了方家大門后，鐵青着臉看着兒子鄭重的道：“建銘，爸爸知道你的苦，也知道你的難！既然他們都盯着那些個產業那便給他們吧！咱不缺這點！大不了爸爸去吃退休金，也不讓你受這份罪！”　　方建銘聽着父親的話眼眶紅了紅，低下頭來重重的嗯了一聲。這時候方道洵也走了出來，拍了拍方建銘的肩膀道：“建銘，四伯支持你！你大伯他們要那就給他們吧！咱不缺那點東西！”　　方卓群見得自己四弟也跟着出來不禁道：“老四，你怎麼也……”　　方道洵擺了擺手，哼道：“這些年咱替他們背下的黑鍋還少么？！他方荀有感激過我們嗎？！有當咱是兄弟么？！這也就算了！連孩子的東西他們都要搶！老爺子還在世他們都這麼干，若是有一天老爺子去了還不知道他們會幹出什麼來！”　　說到這裏方道洵深深的吸了口氣，緩緩的道：“與其這麼不死不活的被他們拖累着、嫌棄着還不如直接了斷了算了！今後咱們和他們各過各的，誰也別煩誰！”　　方卓群聽了自己四弟的話不禁點了點頭，這老大做的事兒實在太過了！老爺子行事也偏頗了不少，這本來就讓方卓群與方道洵心裏有了不小的疙瘩。但礙於兄弟情面才沒有爆發出來，這次實在是方荀做的過分了方卓群和方道洵才會藉著這次緣由直接爆發出來。　　說話間，三人登上了汽車直接開往了遼海機場直飛京城。　　留在方家大院里的方博臻並沒有想到今天竟然會是這樣的結果，二兒子和四兒子統一戰線直接和大兒子三兒子翻了臉！家中頓時支離破碎，三代中的領軍人物孫子方建銘也直接拋下了打理得通順無比的家族產業破門而出，直接去闖自己的天地去了。　　看了看還跪在自己面前驚恐到獃滯的方荀父子和草包三兒子方啟華，方博臻不禁慘然的笑了笑：“這下你們滿意了？！全給你們了！都拿去吧！我也不把你們關在這遼海了，愛干什麼干什麼去……”　　方建勛聞言不禁一喜，那豈不是說自己今後將不會有任何肘制了？！可以想干什麼就干什麼？！那自己首先要做的就是去搞上一批地皮批文先弄一筆錢先！但方建勛的幻想還沒有結束便被方博臻的一句話給直接打落了谷底。　　“今後，哪怕我死了你們也不得再來找我。我就當我所有的兒子都死了！所有的孫子都死了！我就是個無子無孫的糟老頭子！”方博臻看着那面露喜色的方建勛冷冷的道：“產業，我全部給你們倆，其餘的我會給老二和老四。以後你們怎麼樣我不管，但我不會在人面前承認你們和我有父子、爺孫關係。你們能創出來是自己本事，若是死在了外面那也是你們的命！我老頭子是一點都不管了……”　　說著老人疲憊了擺拉擺手，轉身回了廳中。方荀及方啟華還想說什麼，但卻被身邊的警衛一把扭住三兩下推出了院子，任他們如何喊叫方博臻也沒再出來見他們一面。將他們推了出來后，那警衛還冷冷的和方荀他們沉聲道：“首長說了，以後無論任何時候任何事他都不會再見你們。電話也不會接了。只希望你們好自為之。”　　聽到了這話，方荀父子和方啟華才感覺到渾身冰涼！方博臻、方卓群、方道洵是他們這三個人極大的靠山啊！但這一夜之間怎麼靠山說倒就倒了？！　　方荀從來沒有從自己身上找過緣由，若不是他的貪得無厭、惹是生非不念任何一點親情的要吞下那副家產方卓群等人又怎麼會和他翻臉？！此時的他只是恨恨的想到方卓群等人的不念親情，但絲毫不想到是自己要先吞了方建銘的經營權。　　這三人也在一片凄惶中離開了遼海的方家大院，急急忙忙的趕回了京城去。但他們不知道，在方家大院的這副情形很快便傳遍了京城和遼海。　　與此同時，在東陵的璧山居里江慧琳與恭弘=叶 恭弘青花相對而坐。端起一杯清茶的江慧琳苦笑的看着恭弘=叶 恭弘青花無奈的道：“京城的消息已經傳過來了，那事情已經有了結果。沒想到啊……這次姐姐我竟然看走眼了……”　　恭弘=叶 恭弘青花聽了江慧琳的話不禁心中一顫，江慧琳可是向來都極其驕傲的人啊！而且她的分析從來都極其精準而到位，這次怎麼忽然說起自己走眼了？！於是恭弘=叶 恭弘青花小心翼翼的問道：“姐，到底是什麼消息？！誰讓你看走眼了？”　　江慧琳看着自己的這妹妹，不禁苦笑。妹妹一直覺得自己是個天才，而且自己也這麼認為。但看到了今天傳來的消息后，江慧琳才猛然發覺自己這個所謂的天才和真正的天才相比或許不過是一叢野草罷了。　　“讓最高首長召集元勛和一起集會的是一篇報告，這篇報告叫《論國家境外企業、公民的資產人身安全保障及軍事力量的拓展方式》。”江慧琳拿起茶几上的清茶輕輕的飲了一口緩緩的道：“這篇報告講的是把退役的中央警衛團的戰士和其他一些精銳的退役軍人組織起來形成一個表面上由私人創立的安保公司。”　　恭弘=叶 恭弘青花聽了江慧琳的話有些莫名其妙，這些雖然看起比較新奇但如何會引起中央大佬們的注意？！如何會讓那位最高首長拉上元勛們一同到大內去開了閉門會談？！這份報告至多不過是份商業計劃吧？！　　“你不知道……”江慧琳苦笑着向自己的妹妹解釋道：“這篇報告里提及的，是關於這個安保公司的涉外影響力的問題。”　　“在這篇報告里，撰寫者十分有前瞻性的提出了在未來隨着我們國家的發展那麼絕對會導致我們的企業到國外進行投資。那麼保障他們在國外的資產和人身安全就成了一個巨大的問題。”　　恭弘=叶 恭弘青花聞言點了點頭，的確如果照着現在的發展速度那麼將來中國的企業到國外投資將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可能會成為一種常態。於是他們的人身和資產安全將會是國家一個極其重要的命題，如果無法保證他們的資產和人身安全那將會極大的挫傷他們的擴展积極性。嚴重的甚至會影響到國家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而且，這篇稿子的撰寫者還提出了一個很大的設想命題：我們國家在海外散布的僑胞並不少。外交上我們在也爭取他們支持我們，而不是台灣。並且，隨着國家的發展那麼到境外旅遊的人也會逐漸增多，如果遇到了當地發生戰爭、叛亂或劫持威脅到我們的僑胞、國民甚至大使館而當地國家又無力保證我們僑胞及國民的安全的時候，我們又應當如何處理？！”　　恭弘=叶 恭弘青花聽得江慧琳的這番話不禁有些目瞪口呆，這些問題是她從來沒有想過的！這些問題在她看來是有些遙遠甚至不太可能發生的，但這篇稿子的撰寫者竟然全部都提了出來！　　“雖然現在看來我國暫時不會和任何國家爆發大型戰爭。但我們無法保證，在未來的十年至二十年內我們不會和周邊的國家產生領土、海域、資源等產生衝突，這個時候我們鑒於外交問題不能直接派出軍隊，那麼我們又應該如何處理？！”　　恭弘=叶 恭弘青花聽得江慧琳的這番話不禁陷入了沉思，這樣的情況已經出現過了。比如和印度阿三的張楠地區，和俄羅斯毛子的瞎子島、越南更是海域、領土都打過。日本也在覬覦釣魚、島，東南亞國家更是在南海問題上蠢蠢欲動！　　但這個時候我們偏偏需要的是和平發展，如果動用了武力或許這些年的改革努力都將付諸東流！但如果不做反應那麼這些小丑難免會更加的肆無忌憚！於是這便成了國家領導們極為頭疼的問題！　　“百萬裁軍，最高首長雷厲風行，高瞻遠矚！但遺留下來的問題也不在少數。退役的軍人們難保不會有一部分因為一些不公、誘惑而進行犯罪活動，造成的社會治安的誘因不斷加大！而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經歷過戰爭的洗禮，是普通的公安機關根本沒有辦法應付的。這便造成了社會上極大的安全隱患。”　　恭弘=叶 恭弘青花這下眉頭皺的更深了，這些問題她都曾聽到過但卻從來沒有將他們連在一起思考過。畢竟這些問題看起來八杆子打不着啊！但這一樁樁一件件都是對於現在的國家來說極為嚴重的問題。　　“但，如果這個安保公司成立了那麼這一切問題都不在是問題！”江慧琳似乎有些乾渴，端起茶來喝了一口潤了潤嗓子藉著道。　　“無論是境外投資、旅遊、僑胞安全還是區域性衝突，國家都可以用委託的名義讓這支力量出動，以非官方的形式出現在國家需要軍事力量但卻因為外交、輿論等等原因而無法正面派出軍事力量的地區。代替國家行使軍事職責。”　　恭弘=叶 恭弘青花聽了江慧琳的分析不禁點了點頭，的確如果有這樣一支力量那麼國家的確可以在需要的時候派出代替國家行使軍事職責。而且這支隊伍本來就是從軍隊中挑選出來的精兵強將，哪怕是戰鬥起來也絕不會比正規軍弱到哪裡去。甚至可能更強！　　“而且，重要的是這間公司可以很大程度上吸收那些退役軍人，安置他們。避免因為社會不公、身份失落而造成他們進行犯罪。”江慧琳的分析再次讓恭弘=叶 恭弘青花欽佩，的確如果退役軍人們被吸收了那麼這樣類似於軍隊的環境的確可以減輕他們的失落感。而在那樣的環境中所謂不公估計也會比社會上的輕微很多。　　“這個撰寫者還提出了一系列的設想，比如：這間安保公司將接手國內的銀行、商業機構、住宅安保、私人安保……等等，一旦形成了商業規模那麼所產生的利潤將是可怕的！不僅僅在將來的再次裁軍或安置退役軍人方面做出貢獻，還可以為國家創造出大量的稅收！”　　恭弘=叶 恭弘青花這下直接眼暈了，這……這都是怎麼想出來的啊？！不過是一個看似普通的商業行為，竟然牽扯到無數的國策制定，解決大量的連頂層大佬們都頭疼不已的問題！這撰寫者真當天才也！　　“這位撰寫者還提到了一家類似的美國安保公司，叫‘軍事職業資源公司’，Military Professional Resources Incorporat。簡稱MPRI。”江慧琳放下茶杯，緩緩的道：“MPRI有能力把一支新招募的軍隊，從頭訓練成和美軍現役部隊實力相當的百戰精兵！簡而言之若是能夠獲得MPRI的訓練支援，其實質意義並不亞於獲得美軍的直接協助！”　　恭弘=叶 恭弘青花心頭一震！家裡也是軍隊的她如何能不明白這代表着什麼？！　　“也就是說，只要我們成立這樣一家安保公司那麼我們將不需要承擔政治和外交風險直接扶持親我們的政權、清除對我們產生敵意的政權！甚至，打擊一些企圖攻擊我們力量！”　　恭弘=叶 恭弘青花聽得這番分析不禁黯然銷魂，如此強大的構思想法這撰寫者是如何想出來的？！這……這也太強悍了吧？！無怪乎最高首長竟然為了這篇稿子而連夜召集元勛們閉門會談，果然！果然！

# 第四百零七章 初見元勛面

　　“這是一支名義上由私人組織，但實質上由國家控制的軍隊。只不過當國家沒有需要他們進行境外軍事行動時他們便以安保的形式出現，但國家需要時他們便以國家雇傭者的形式出現。”江慧琳思索着緩緩道：“由於這支軍隊的組成全部是由退役的軍人組成，所以忠誠方面不是問題。而且國家也會在裏面安插一些派去的軍官。以保證對這支軍隊的控制。”　　恭弘=叶 恭弘青花點了點頭，這是理所當然的。比較如此強力的力量誰也不想讓其他人掌控在手中，如果被任何人掌控都可能會形成災難性後果。國家的控制那是必不可少的。　　“其實這還有一個隱性的好處。”江慧琳放下茶杯，輕聲道：“那就是因為百萬裁軍后極大的軍心浮動，沒辦法誰也不知道下一個被裁掉的是否是自己。一部分人都在為自己謀一條後路了。”　　這點恭弘=叶 恭弘青花是知道的，一部分軍中消息靈通者都在考慮這個問題。畢竟將來如果一旦復原那麼無數的問題就會接踵而來，大部分退役后的軍人實際上都過的不怎麼好。國家和首長們知道，但我們窮啊！只能無可奈何。　　忽然，恭弘=叶 恭弘青花想到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究竟是誰讓江慧琳看走了眼？！雖然江慧琳說了這麼一大通但她還是沒有提到看走眼的是誰。　　“慧琳姐，你還沒說你看走眼的是誰呢！”恭弘=叶 恭弘青花急急的追問道，這才是她極為關心的。要知道江慧琳在她心目中那是近乎神算子的人物啊！家裡的老爺子時不時還會問她些事情呢！連她都竟然會看走眼，那麼說明這個傢伙有多麼的厲害啊！　　“我說看走眼的那個傢伙其實你也認識……”江慧琳苦笑了一下，本想敷衍過去，畢竟對於一向自詡算無遺策的她來說這是在是無法接受的事實。但沒想到這個丫頭還是給問出來了。　　“他便是唐昱！”江慧琳拿起茶杯輕輕的喝了一口后，放下了深深的吸了口氣緩緩的道。　　“是他？！”恭弘=叶 恭弘青花那杏眼猛的睜的老大！那櫻櫻小嘴張的老大，竟是不敢置信的道：“怎麼會是他！？他不過才是一個高一十七歲的學生啊！哪裡來的這麼多資料寫出這樣嚴謹的可行性報告來？！要知道，這份報告恐怕姐姐你都沒把握可以寫的這麼完全吧？！他哪裡寫的出來？！是不是搞錯了？！”　　江慧琳看着妹妹恭弘=叶 恭弘青花那無比訝然的表情不禁苦笑，自己何嘗不希望是搞錯了？！畢竟作為一個極其驕傲的人，江慧琳一直以自己嚴謹的邏輯、強悍的分析和足夠寬廣的思考度為傲，但在這唐昱一個接着一個的大手筆面前自己那些驕傲似乎就像脆弱的雞蛋殼一般不堪一擊。這讓一向驕傲的她心裏也不禁產生了一絲怪異的感覺，特別是在唐昱拒絕她后這種感覺也特別的明顯。雖然唐昱事後跟她吃過一頓飯但那表現她看得出來唐昱極其之防備於她。　　“我也不願意相信這不過是個十七歲的孩子的手筆。但事實上的確有證據說明了是他的所為。”江慧琳似乎覺得有些乾渴，拿起茶壺給自己倒了杯茶緩緩的喝了下去后才輕聲道：“最近，他已經搭乘着宋振國安排的軍機到了北京住進了宋宛如那位元勛外公所在的柳蔭街。這說明什麼我想你也很明白。”　　“咕嘟～”恭弘=叶 恭弘青花驚訝的吞了口口水，猛的點頭。出身軍人世家的她當然知道這意味着什麼，要知道在他們這種家庭里是難得帶人回去住的。因為這不僅僅是入住的問題更是一種姿態的表達，是向其他人表明這是把入住的這位當成了自己家人。而且是獲得了家中長輩認可的那種！　　“根據我們收到的消息在此之前，宋宛如曾在報告提出的一個多星期前趕到了東陵唐家。但她僅僅在唐家待了一個多小時便急急忙忙的趕了出來回到了省城，並於當日搭乘飛機直飛西安。”江慧琳站起來，走到水榭前扶着欄杆低聲道：“在她到達西安后便立即找來了她的父親宋振國，一周后宋宛如離開，她父親宋振國則攜帶這篇報告直達北京柳蔭街與那兩位元勛一同進入了大內會見最高首長。”　　恭弘=叶 恭弘青花聽着江慧琳緩緩的將一切事情斷斷續續的還原，不禁心中驚詫！如此看來這的確有可能是唐昱的手筆，不然那位元勛如何肯讓他進入自己的家中？！如果沒有那位元勛的首肯宋振國也不可能調用軍機直接將唐昱接到北京！　　“最新的消息是，宋振國帶着宋宛如直入大內再次拜會了最高首長。但目前還沒有任何消息傳出來。但我估計宋宛如進去了肯定是拿出了執行分析書，交由最高首長審閱。如果通過了那麼這個連接着軍方、涉外影響及巨大經濟利益的公司將由她手上成立！”　　恭弘=叶 恭弘青花聞言心頭不禁泠然，一旦宋家和那位元勛家拿到了這間公司那無疑會讓他們的影響力劇增！至少力壓了其他幾個派系好幾個頭。雖然那位元勛家向來是以中立的態度出現的，所走的一向是跟隨最高首長的指令。　　但這卻會給其他幾派勢力造成極其大的負擔和忌憚。就目前來說上層的派系大致上可以分為三派，一派是以某位頂級大佬為先鋒的改革派，這一派大多是一些青年幹事和中高層高知份子。他們的政治理念是擴大和深入改革，並盡量的提高公平性和監督性。但八十年代末期兩次事件的妄動讓這個派系遭受了極大的打擊，元氣大傷。　　另一派則是以軍隊先烈後輩出身的一位保守派頂級大佬，這位大佬彙集的是一批元老及元勛。他們的政治理念是改革是必須的，但要求不要步伐太快而導致國家出現動蕩。需要一步一步來，而必須保持隊伍的純潔性和堅定性。　　但人數最多的，卻是兩派中的中間派。這一派大多數是跟着最高首長的，很多時候他們會根據自己的想法提出一些他們認為有建設性的意見，但不會輕易的摻和到另兩派的鬥爭中。而他們的支持方式也是在於他們對派系提出的一些建議的看法，如果覺得對國家有利那麼他們便會支持，如果覺得可能會造成危害那麼他們很可能會反對。他們的看法是並不在意對方的派系的。　　蘇聯的解體讓最高首長極為驚訝和警惕，於是在最近的幾年內保守派的大佬在政治上還是佔了上風的。因為蘇聯的轟然垮塌，不禁讓最高首長有了一絲的猶豫也讓頂級的大佬們爭論不休。是否繼續的深化改革，如果繼續的深化是否會帶來蘇聯一般的結果這都是大佬們爭論的關鍵點。　　宋宛如的外公則是中間派的一員大佬，除了緊跟最高首長之外其他的事情都是根據自己的看法而發表意見。但極其謹慎，幾乎不太談自己的看法。於是他也是兩派都在爭取的人物。　　這樣一位大佬將唐昱引入自己家中可想而知在京城裡引起的多大的風波，無數人肯定在打聽着這唐昱是何方神聖。估計這會兒已經有人摸到了唐昱的底，但他們絕對不敢妄動。畢竟這位小朋友可是人家那位元勛大佬叫到家中小住的，這時候是捻虎鬚那無疑是找死。　　恭弘=叶 恭弘青花和江慧琳不禁暗嘆口氣，看來這東陵即將出一個她們也必須謹慎面對的人物了。好在的是他們的爺爺也是中間派的一員，和宋宛如的外公私交還是不錯的。那倆老爺子都是革命戰友，一起廝殺着走進了新中國，所以恭弘=叶 恭弘青花和江慧琳也不是特別的擔心唐昱的問題。　　只是自己等人不再能輕易的拿捏住這個小傢伙罷了，江慧琳腦子過着唐昱的一切資料不禁感慨，這不過年余不到兩年的時間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十七歲高中生竟然已經成長到連自己等人都要正視的大人物，一份報告可以攪動着京城裡的風風雨雨，影響着國策的制定和頂級大佬們的政治動向！這傢伙……腦子是怎麼長的啊！　　於此同時，京城裡柳蔭街的院子內，還是那張擺着棋盤的桌子。依舊是那兩位老人沉穩而漠然的進行着棋局，但觀棋者已經從宋振國換成了年僅十七歲的唐昱。　　兩位老人都沒有去看唐昱一眼，只是漠然的下着自己的棋局。而唐昱站立着沒有一絲不耐煩僅僅是專註的看着棋局的風雲變幻。　　良久后，兩位老人再次以和局結束。那位穿着破舊軍裝的老翁這才抬起眉眼，輕輕的抖動了一下那雪白的壽眉低沉而冷然的道：“你便是唐昱？！”　　唐昱聞言沉穩的點了點頭，低聲道：“是，我便是唐昱。”　　聽得唐昱這麼回答，那軍裝老翁唇邊的微笑一閃而過。這孩子看起來生性沉穩是他所喜歡的類型。　　“坐吧。”老翁指了指那便上的石頭凳子，唐昱微微鞠了個躬后恭敬的坐了下去。雖然恭敬但卻依然坐的大氣，並不似他人般戰戰兢兢。　　這時候那胖老頭也笑呵呵的開口了：“你個黑面佬別嚇壞了人家孩子，這孩子才十七歲呢！讀着高一，你見人就黑口黑面的也不怕嚇壞了人家！”

# 第四百零八章 元勛身前話公司

　　唐昱聽得胖老頭的話笑了笑接着道：“爺爺那是肅穆。”他這話一出口那胖老頭頓時來了興趣，指着自己問道：“那老頭子我呢？！”　　“您這是和藹。”唐昱笑着繼續道，他這話一出口軍裝的老翁既然破顏而笑了：“小鬼頭，很會說話呀！難怪筆杆子不錯！”　　而胖老頭聽了這話不禁開心的站了起來拍着唐昱的肩膀笑着道：“哈哈……好久沒見着這麼有意思的孩子了！不錯！不錯！聽說你在遼海四月天的還下水救了宛如丫頭的女兒？！”　　唐昱聞言點了點頭，道：“碰到了，當然得救。”　　他這話一出口，登時軍裝老人對這個年紀不大的孩子高看了一眼。難得展露笑顏的他笑着對唐昱道：“孩子，不錯！”　　胖老頭聽了唐昱這話也肅然而敬，良久才嘆道：“這孩子，說的是簡單。但又有幾人能做到？！”　　四月天的遼海，幾乎就是解凍之時。一年中最冷的時候，這時候不要說下水了就連碰一碰都涼透心。一旦下水便隨時可能面臨抽筋沉底的危險，這孩子在那個時刻竟然不顧安危的跳下水去救人，這就說明了這孩子心地良善。這點在兩位老人看來比什麼都強。　　“小傢伙，聽說遼海的章文昊那老頭子誇你做‘唐四億’？！”胖老頭似乎想起了一個有意思的話題，笑呵呵的問道。　　聽的老人這麼說，唐昱頓時臉上出現了一絲尷尬。這雖然的確是章文昊給傳出來的，但在兩位老元勛面前這個綽號便顯得有些浮夸了。　　“那是章老爺子的謬讚，小昱愧不敢受。”唐昱有些尷尬而羞澀的道，畢竟這個名頭可真的不是什麼好聽的名頭。被兩位老人提及，唐昱自然有些尷尬。　　“他說錯了。”軍裝老者收斂的笑容，肅然而道：“憑着兩篇稿子，你至少值十億！”　　老者這話一出口，唐昱頓時感覺自己整個人暈乎乎止不住的飄飄然起來。這可不是什麼民營企業家的讚譽啊，人家乃是開過元勛啊！竟然當面誇讚自己價值十億！　　但隨即唐昱便定下了神來，略有羞愧的低聲道：“爺爺謬讚！小昱愧不敢當。”那軍裝老者卻揮手打斷了唐昱的話，看着唐昱肅然而道：“我向來說一是一，沒有謬讚。”　　唐昱聽了只得笑了笑低下了頭，胖老頭見狀則笑嘻嘻的接口道：“別理會這老黑面，他一輩子就這樣！結婚那天都沒見他有幾個笑臉，剛才跟你笑了笑都是這差不多十年來第一次了呢！”　　唐昱聽得老者這麼說，感激的看了胖老頭一眼。胖老頭站起來拍了拍唐昱的肩膀，微笑着道：“老頭子我姓趙，你便叫我趙爺爺吧！那老黑面姓何，你叫他何爺爺就是了。”　　唐昱當然知道兩位老人的姓名，那真真是如雷貫耳！但人家不開口讓你叫你總不能湊上去死皮賴臉的去叫吧？！但趙老一眼便看出了唐昱的尷尬的心思，於是笑着提點了一下。　　何老聽得趙老這麼說，卻也沒有什麼表示。看了唐昱一眼沒有繼續這個話題，而是低聲的問道：“你是怎麼想到警衛團和軍隊的問題的？”　　聽得老人發問唐昱不敢怠慢，定了定神組織了一下語言溫聲道：“之前有在雜誌上看過關於美國的那間‘軍事資源公司’的介紹，但當時並沒有太過留意。只是覺得有些好奇。”　　“後來有一次，看到一個朋友的車子上掛着中央警衛團的牌子我才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聽得唐昱說起掛着中央警衛團牌子的車時，趙老目光一閃似乎想到了什麼但隨即沉默了下來沒有再說話。　　“一旦開始考慮才發覺，我們國家的軍隊方面確實面臨着重重的困難。包括我在報告上所寫的那些，而未來如果我們缺乏這樣一隻哪怕是表面上獨立於政府的軍事機構那麼在面臨衝突的時候我們的應變能力和事態控制能力都會差上美國一籌。”　　趙老和何老聽了唐昱的話不禁點了點頭，唐昱笑了笑接着道：“美國成立的‘軍事資源公司’表面上看起來似乎跟美國完全沒有關係，但實際上這裏面的將軍密度超過了五角大樓就已經很清楚的說明了這家公司的情況。”　　“這不過是家掛着私人名義卻執行着國家任務的軍事公司，在一些對國家利益產生危害的區域而國家鑒於外交、輿論等等原因而無法派出作戰部隊時，這樣的機構就起到了作用。而平時，這家機構僅僅是以安保公司的形式出現，實行的也是軍事化管理。連管理者都是軍人，說是私營公司但實際上不過是換了個牌子。”　　趙老和何老聞言都點了點頭，這些內容已經在稿子上看過了但當這個孩子當著自己的面再次提起時兩位老人還是覺得這個理論十分的新鮮而且貼切。　　“小鬼頭，你不知道你這份報告讓最高首長有多頭疼。裏面提到的商業前景、退伍軍人安置和將來的涉外影響都很讓人心動，但某些同志也擔心這樣的武裝是否會對國家產生影響？！”　　唐昱並沒有直接回答，而是笑着問道：“何爺爺，如果公司成立那麼這家公司的領導層、普通員工都是哪裡來的？”　　何老莫名其妙的看了唐昱一眼，理所當然的回答道：“自然是軍隊里。”說完，何老立刻恍然大悟！這便是問題的關鍵了，國家的軍隊歷來是國之重器！對思想及行為的檢查不可謂不嚴格，而這個公司從員工道領導層都是軍隊出身那麼即使有人想要撼動分毫不可能會一呼百應！　　“而且根據我們國家的現行法律，私人是不可以佩槍的。所以說公司即使成立在國內依然沒有佩槍的權利。除非國家讓他們去執行一些特殊任務。”　　何老和趙老聞言點了點頭，一旦不牽扯到槍支那麼很多事情都容易解決。這個時代已經不是冷兵器時代更不是前清時候，拿着大刀長矛就能搞出一些事情來。　　“不知道何爺爺和趙爺爺有沒有注意到我所提及的‘軍事資源公司’？！”唐昱接着問道，見兩位老人都點了點頭他才笑着接口道：“這家公司據說將軍的密度比五角大樓還高！也就是說，這家公司里的將軍竟然比美國國防部更多！”　　兩位老人聽得唐昱此言對視了一眼，似乎抓住了什麼關鍵的東西。　　“雖然說明面上這家公司的總裁維農・劉易斯將軍已經退役，但事實上他是否退役依然只存在於美國國防部的紙面上。”　　“而其董事會成員中，斯泰奈爾曾是美軍聯合特別行動部隊指揮官，瑟曼在美軍入侵巴拿馬時，曾任美國南方作戰司令部的司令官，哈迪斯蒂曾是美國太平洋總部最高指揮官和美國中央情報局顧問。副總裁兼總經理沃諾是美軍入侵巴拿馬時的陸軍參謀長。執行副總裁特雷弗雷曾是老布什政府的軍事幕僚。執行總裁索伊斯特則是前國防情報局一號人物。”　　何老和趙老聽得唐昱的描述眼中的亮光不停的閃動，他們似乎已經明白了這樣的公司到底是在什麼環境下進行怎樣的運作！　　“所以說，‘軍事資源公司’說它是將星雲集並不為過！如此多的軍中精英匯聚起來僅僅是成立一家公司賺錢而沒有美國國防部的首尾？！您相信么？！”　　兩位老人相視而笑，趙老感慨的看着屠千軍嘆道：“後生可畏！長江後浪啊！”　　兩位老人都是久經各種鬥爭崢嶸的人物，唐昱如此說來他們已然明白。簡而言之就是由一位至少表面上的軍隊去職的高級將銜軍人在新成立的公司中任總裁，而具體的經營和模式可以由專業的商業人士運作，但具體的大事宜也自然由總裁來做。　　在國內的安保運作可以直接去掉槍支的項目，但在有需要的時候這批所謂的“安保人員”可以發揮出軍隊似的戰鬥力！甚至國家可以把現役軍人調入這間公司的所謂“安保”隊伍中，直接進行一些國家並不好出面處理的問題。　　就在兩位老人感慨之時，宋宛如已經笑吟吟的跟着宋振國趕回了院子，一進院子宋宛如便笑着嬌、叫了一聲：“爺爺～”　　然後一下子撲進了何老的懷裡，這時的何老一點兒也不見了剛才那股子肅穆霸氣，取而代之的則是一股濃濃的舔犢之情。目光中的疼愛足以讓堅冰化開。　　“丫頭，幾年不見長進了不少。”儘管何老的話語依然有些硬邦邦的，但其中的溫情卻暖洋洋的。宋宛如少見的一副紅撲撲的臉蛋嬌笑着在嚴肅無比的何老臉上親了一口，直把何老親的面紅耳赤。　　旁邊的趙老看到何老那尷尬的表情不禁哈哈大笑：“老何！你們家就你這孫女兒我最喜歡！只有這丫頭能整的你臉紅呀！哈哈……”　　何老聽得趙老的話，無奈的看了一眼自己的老戰友低聲道：“你個老不休，就那麼喜歡看我笑話？！”　　趙老耳朵靈的很，一下子便聽到了何老的話大聲接口道：“誰叫你從早到晚都黑着臉呀？！難得見你臉紅，我當然高興啦！哈哈……”

# 第四百零九章 凈身出戶方建銘

　　看着何老和宋宛如嬉鬧了一陣后，唐昱才笑着問道：“宛如姐，首長看過了？！”　　宋宛如嗯了一聲，笑道：“首長看過了，很是誇讚你呢！小鬼頭，得意吧？！很快你唐昱的大名就會傳遍整個京城嘍！”　　唐昱聞言不禁苦笑，這不是得意啊！這是要命啊！若不是何老和趙老將自己接來這柳蔭街的大院里，不知道多少人會明裡暗裡的打自己的主意。甚至一些陰暗手段使出來也不是不可能的。　　“小昱，你幫了我們家大忙！我老頭子謝謝你了！有什麼要求是我們兩個老傢伙能辦到的你儘管說。”何老得知大事已定，不禁鬆了口氣。看來這次自家女婿怕是要拔了頭籌了，單單就這一項提議高瞻遠矚居安思危的評語那便是跑不掉的。　　下一步估計就要把這女婿調入野戰部隊鍛煉，而後便是直接提上來京城入駐軍機！如此大恩何老自然要表示一下，連章文昊都看出唐昱的價值那麼久經沙場歷經無數生死的何老又怎麼會看不出？！　　“何爺爺，我和宛如姐一向情同姐弟這謝便是不用了。”唐昱輕輕了搖了搖頭笑着道：“若說要求我唯一一個要求就是：這個公司必須由我宛如姐來主持！”　　何老聞得唐昱如此說一向肅穆的他也不禁笑着道：“你這小鬼頭！還害怕你宛如姐吃虧么？！她可不單單是你宛如姐，還是我外孫女。誰要想欺負她，哼！先得問問我這老頭子！”　　說到最後，何老那精光四射的眼中已然是布滿殺氣！虎老餘威在，何況這何老雖是退下來了但其部屬、戰友還多在軍中政局，加之與最高首長的良好關係所以若是他發起火來恐怕整個國家都得抖三抖！　　“嗤！你個老黑面凈吹牛！上次安皖那幫混小子不就生生的從宛如丫頭手裡把那什麼D的給搶過去了么？！你個老東西有放個屁么？！”趙老聽得何老的話不禁當下便嗤笑他，這兩位老人向來是打鬧慣了，時不時的互相拆台鬧着玩。　　“哼～你個老傢伙不是都動手了么？！那些不懂事兒的修理一下就好，難道還要我們兩個老東西一起去欺負人家？！那還不得丟臉呀！”何老似乎真叫這趙老給氣着了，一下子便沒了那股子肅穆的氣息，氣呼呼的對着趙老說道。　　唐昱一下子沒聽明白，於是宋宛如便笑着在他耳邊解釋了一下。原來那安皖現代集團和林家拿了VCD的項目后宋宛如越想越氣，竟是吃不下飯來。於是她打了個電話給自家老媽訴苦，說起了這些事兒。　　原本宋宛如的意思僅僅是訴說一下心中的煩悶，說完便算了。但沒想到得知了女兒被欺負了的宋夫人那可不幹了！雖然人家大戶人家溫婉賢淑，但不代表人家沒脾氣！這項目我女兒真金白銀的丟了五千萬進去，你們看着好賺了就過來搶是吧？！這當我宋家的人好欺負了！　　於是放下電話怒氣衝天的宋夫人二話沒說，一個電話便打到了京城。當時何老正好去拜會進京療養的老戰友去了，留下了趙老在家。這宋夫人也是趙老看着長大的，於是得知他在家便一把鼻涕一把淚的給老人說了個通透。　　原本趙老覺着是不是小丫頭看着女兒被欺負了有些誇大，便着了下面的人去看看咋回事兒。但看了以後回來的人還真說那VCD市場粗略估算就有上百億，這可把趙老嚇着了。跟着老人就火大了，好啊！你們都看着我老了欺負咱孫女兒是吧？！於是老人一聲咳嗽，下面的人便十分醒目的開始了動作。　　某某部門開始傳出風聲要調整安皖現代的科技計劃外項目，還要對安皖的一些企業的架構進行調研看看是否有違紀違法的行為。　　但這風聲僅僅是暫時在京城裡流動，還沒有傳到下面去。得知的人都幸災樂禍的知道那安皖的土包子竟然尋思着欺負起人家何老家的人了！還是欺負人家外孫女，這幫子不要命的還真是有夠二的！於是一群人誰都沒有往安皖里傳消息，一是擔心這麼做惡了何老家，二是想着看看這出好戲！　　唐昱聽着宋宛如的緩緩道來，心中不禁感慨！那章文昊所說的在中國做生意你可以不學什麼MBA，也不學什麼經營管理但必學的是政治經濟學。此言果然大善！那林家和現代集團分明就是沒有學好這門學問，於是一場大災禍即將降臨他們卻還懵懂無知。　　貪得了絲絲宋宛如的便宜還以為自己有多牛了，卻不知道人家身後站着的幾尊大神早已動作，那雷霆之下他們必然頭破血流！　　林家和現代哪怕有章文昊的一半的聰明也不會把腦筋動到宋宛如頭上，不過他們既然動了那麼便要做好大出血的準備。沒點眼力的笨蛋，就當是交學費吧！　　就在唐昱感慨之時，他那袋子里章文昊送上的摩托羅拉猛的震響了起來。唐昱拿出電話一看，竟然是方建銘打來的。於是唐昱和兩位老人及宋宛如他們告了聲罪，走到一邊接起了電話來。　　“呵呵……我說建銘哥，怎麼想起給小弟我打電話了？！少見！少見啊！”或許是因為VCD事件，方建銘和唐昱之間似乎總是有着那麼一絲絲的隔閡。雖然兩人都努力的想打破這層隔閡但卻似乎始終無能為力。身在方家的方建銘在必要的時候不得不為方家考慮，而唐昱也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可能在某些事情上服軟。這是天生的矛盾。　　“小昱，哥哥我現在是徹底的一文不名了！咱已經從方家裡脫出來了，凈身出戶呀！將來還得靠你小子給哥哥口飯吃呀～”電話那頭疲憊不堪的方建銘竟然還有着心思說笑，雖然他脫出了方家什麼也沒拿走，但那長期壓在胸口的大石卻是卸下了。　　以往有着大伯和他那二兒子方建勛，方建銘就像頂着個炸彈在玩商業一般！常常的提心吊膽不知道這爺倆什麼時候給你整出個事兒來！這勞心勞力，還被人嫌棄。方建銘早就不想幹了。　　這次也算得了這機會，一次性徹底的從家族的產業中脫離了出來。這幾天他一直在和方建勛交接着那些手上的項目，當交接完畢后一身疲憊的他第一個電話竟然打給的是唐昱！　　唐昱聞言先是一愣，隨即明白了這方建銘終歸是想明白了！這次他徹底的從方家走了出來，當下唐昱也不禁為這位仗義的哥哥感到高興！從此他肘制不再！終於可以一展抱負了！　　“哈哈……哥哥說哪裡話？！有我唐昱一口吃的能少的了哥哥一口喝的么？！”唐昱從方建銘那疲憊無比的聲音中聽出了方建銘的些許悲憤，為家裡拚死拼活那麼多年竟然落得過凈身出戶！換其他人早就鬧開了吧？！但方建銘僅僅是冷冷的看着那一副貪婪嘴臉的方建勛父子，拍拍手直接走出了方家的大門。　　“既然哥哥都出來了，正好我有一個大項目要做！到時候哥哥便暫時來幫我忙便是！”唐昱笑着道：“股份少不了哥哥的，賺大了咱再分紅！”　　方建銘聽得唐昱如此說，心頭不禁一暖！人情冷暖啊！自己的親兄弟算計自己，但人家唐昱一個外人在得知自己落魄后竟二話不說便開了項目允諾了股份！相比之下何其慚愧？！　　“小昱，在哪兒呢？！哥哥我忽然想和你喝杯酒啊……”方建銘想着自家那些破事兒，不禁一時間有了喝上一杯的想法。算是對自己這些年的一次祭奠。　　“我在北京呢……”唐昱嘆了口氣，這方建銘離開方家的還真不是時候若是早幾天那該多好？！　　“正在柳蔭街，宛如姐家何老這裏。”唐昱這話一出口，頓時把電話那頭的方建銘雷的外焦里嫩，好半響才回過神來小心翼翼的問道：“你說的何老，該不會是開國元勛的那位何老吧？！”　　“對！對！就是何爺爺，還有趙爺爺。我們正一起呢！”唐昱笑着接口道他卻不知道電話那頭的方建銘已經是對於他的折騰勁兒徹底的無語了。這小子可真能耐啊！才小几個月不見都混到京城去那位開國元勛的家裡去了！　　但，猛然的方建銘想到了最近京城裡的風聲鶴唳，雖然他沒有參与政局更沒有身在京城但一些消息他還是能拿到的。聯繫起今天早上收到的消息方建銘心裏不禁一顫，有些猶豫卻又勉強的問道。　　“小昱，最近給最高首長的那篇稿子該不會又有你小子的首尾吧！？”　　“我的建銘哥，你想聽實話呢還是官方語言？！”聽得方建銘問起，唐昱不禁玩心大起。反正這消息隨後不久也要傳遍京城了，乾脆自己個他曝光得了！　　“你小子說啥，我就聽啥！”方建銘也不笨呀！當下便把這球踢回給了唐昱去。這一手太極玩的唐昱啞然失笑，便和方建銘道。　　“官方語言呢，就是我僅僅是和宛如姐過來京城看看老人家罷了。小昱不過高一學生，何德何能影響國策？！”方建銘在電話那頭不信的撇了撇嘴，信你就有鬼了！　　“如果是實話，那麼我當然會告訴你。這篇稿子……”唐昱頓了頓，緩緩的接着道：“的確是我寫的！”

# 第四百一十章 四下籌備

　　說著唐昱嚴肅和方建銘道：“建銘哥，不開玩笑了。這個項目現在確定了是宛如姐來操作。那麼我希望的是你也在其中。”　　唐昱這話一出，方建銘頓時心中暖洋洋的。相比自己自家的那些貪得無厭的嘴臉，唐昱卻是在自己一文不名的時候伸出援手，兩相對比如何能不叫方建銘感慨萬分？！　　“小昱，無論如何哥哥承了你這份情！但現在哥哥身無分文啊！這項目又如此宏大，還是你和宛如一起搞吧！我個人建議是你最好算上江慧琳那丫頭，呵呵……你大概還不知道吧？！那丫頭的爺爺和趙老有着扯不清的關係！”　　唐昱聽了方建銘這話不禁一愣，他還真沒想到江慧琳竟然會是趙老的孫女兒！這兩人姓氏都不同啊！當下唐昱便小心翼翼的向方建銘打聽道。　　“建銘哥，你該不會喝多了吧？！江慧琳他爺爺怎麼就和趙老有了扯不清的關係了？！”　　方建銘在電話那頭啞然失笑，不過他也體諒唐昱的不明白。畢竟若不是京城高層大多數人都不知道這趙老和江慧琳的關係。畢竟兩人連姓氏都不同啊！　　“江慧琳的爺爺的確和趙老關係不大，但江慧琳的姑姑可是趙老的兒媳婦兒。”方建銘笑着向唐昱解釋了這個緣由的來龍去脈，輕聲道：“娶給了江慧琳的姑姑后就生了這兩家說是沒有關係但實際都有沒有大家心裏都清楚。”　　唐昱聽了方建銘這麼解釋方才恍然，果然這京城裡的高層不少彎彎道道。若是沒個熟悉人給你指點少不得會碰些牆壁。不過算起來江慧琳如果加入，那麼憑着她的商業頭腦唐昱確實會省事兒不少！　　“那看來我還真得算上她一份了！”唐昱笑着和方建銘道：“建銘哥，我說了讓你加入自然會有辦法。沒有錢不要緊咱可以技術入股呀！這些交給我來操作便好，你只需要立刻回京城，我們見面再談！”　　方建銘聽了唐昱的話默認無語，人情冷暖落難便知啊！自己這一脫去了方家的產業，不少人雖然不算是敬而遠之，但至少敷衍哈哈的成分多了不少。唯獨這唐家叔侄，一個是未知自己身份之前便豪爽幫忙，另一個則是落難之時毫不猶豫的伸出援手！　　無怪乎他唐家得以在這短短的一年多間崛起衝天之勢，上可聯京城開國元勛、中將總政副主任下可有市長、市委秘書，這份看似奇迹的崛起看方建銘看來卻有着必然。　　唐天浩若不是為人本就豪爽大氣，那麼也不會結識自己。更不會在海南的泡沫大潮中救下方家十數億資產致使方家欠下一個莫大的人情。若不是唐昱有着救心的好心，也不會在扳倒陳松威解救蘇慕儒的過程中起得大用！更不會結識宋宛如得見宋振國，不會有今天可以上聯開國元勛的氣運！　　能搭得此等高台，唐家人本心中的那股子良知大氣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有了這些他們才能站住了腳跟，一步步走了起來！　　“既然你都如此說了，哥哥也就不跟你客套了！”方建銘暗自將這份感激放在了心裏，緩緩而堅定的道：“小昱，咱們京城見！”　　說著，方建銘便掛斷了電話。唐昱聽得方建銘如此說，心中不禁欣慰。方建銘的商業天賦其實是很不錯的，加之他對京城裡彎彎道道的熟悉和那副和任何人都能打成一片的風度說起來其實他比江慧琳更厲害！不顯山不露水間，他其實做成了很多事情。　　至少，能在他落難之時有唐昱願意為他折騰出那件最高首長首肯下的安保公司的股份就足以說明了方建銘做人的成功。做人的成功就在於就你哪天出了什麼問題或遭逢大難，卻依然有人願意在你身邊，願意為你付出。那麼你的人生便是成功的。　　至少，方建銘做到了這一點。至少，他有着唐昱這麼一個至交摯友。　　唐昱放下了電話，宋宛如便走到了他的身邊問道：“小昱，誰來的電話啊？！這麼接了那麼久呀？！”　　唐昱笑着把方建銘的事情說了一遍，末了順帶着和宋宛如道：“宛如姐，我覺得這建銘哥是個商業人才，其次背景也很可靠。那麼趁這個時候我們正好把他挖過來為我將來開拓市場也是好的。”　　宋宛如聞言點了點頭，這方建銘她是知道的。二十齣頭便掌控着方家的全部資產，從數百萬做到了十數億不可謂不強，雖然之中少不了家族的幫助但他多是走的正道能在這個歲數做下這份家業他也算是眾位衙內中的翹楚了。　　“好！我也聽過他的名字。讓他進來我也覺得對我們幫助不小。畢竟他走南闖北手上開拓市場的經驗不少，我們也需要這樣的人才。”於是，當下宋宛如點了點頭道。　　唐昱笑了笑，忽然想起了方建銘提到江慧琳和趙老的關係於是小心翼翼的問道：“宛如姐，建銘哥說咱東陵的那江慧琳和趙老有關係？！”　　宋宛如聞言不禁詫異的看了唐昱一眼，這小子消息靈通啊！才這麼一會兒已經摸到門徑了！但她轉念一想，也是哈！人家和認識方建銘呢！那小子向來就是京城裡的百事通，幾乎大大小小的事兒他不說全明白但都有渠道知道。由他傳給了唐昱那也是無可厚非的。　　於是宋宛如點了點頭對唐昱道：“江慧琳的姑姑是趙老的兒媳婦兒，而趙老的兒子是現任中央警衛團的上將團長。”　　唐昱恍然大悟，難怪江慧琳能掛上中央警衛團的車牌呢！最早的時候唐昱還以為是因為她那位元勛爺爺的首尾但現在看來還有着那位姑姑的角色。　　當下唐昱想了想，覺得還是和宋宛如商量商量。於是和宋宛如道：“宛如姐，你說說我們是否要將江慧琳也拉進來？！畢竟這個工程太過浩大，我們若是分配的利益太少難保有人會聯合起來使絆子。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啊……”　　唐昱的感慨是從那VCD項目的一波三折中來的，若是當時自己能通過宋宛如拉上多幾個人那麼林家和安皖現代還敢打主意么？！多一份參股對手便多一份顧及，畢竟當時雖然方家有表示過意思但自己拒絕後他們都沒有再出手。　　或有幾分是顧及宋宛如的背景，只有安皖那幫子笨蛋才見到其中的利益而不管不顧的出手了。這一出手雖然引發了趙老的雷霆一擊，但畢竟多了不少波折。　　在唐昱看來，這次也算是運氣。畢竟自己當時急急忙忙的去法國參加展覽並沒有考慮到竟然會有人使這些手段，在安皖現代和林家的VCD事件後唐昱不得不考慮擴大自己的利益圈子。比保證在一切特殊情況下盤根錯節的關係可以讓某些個人或勢力忌憚幾分。　　宋宛如先是想了想，而後緩緩的道：“這也是應該的。不提她的背景單單就看她在東陵那地界能闖出那麼大的局面就已經說明了她也有很強的商業手段。讓她加入的確好處不少。”　　說著，唐昱和宋宛如回到了趙老和何老面前，由宋宛如將這些想法緩緩的向兩位老人說了個通透。隨着她的敘述，兩位老人也頻頻點頭。二老雖然國局甚為清晰但畢竟這些他們都很少去考慮。　　聽完了宋宛如的陳述后，趙老和何老對視了一眼，最後由趙老笑着對宋宛如道：“丫頭啊～我們兩個老東西對這些都不熟悉。你覺得應當怎麼做你便去做就是！我們兩個老東西給你撐腰便是！”　　唐昱聽了趙老的話，心中大定！有着這兩位定海神針，那麼自己等人只需要擴展好這個項目那麼大部分肘制都會不再！自己再拉上方建銘、江慧琳等人，只要執行得當這件安保公司不難在不久的將來一舉崛起！　　接下來的幾天，唐昱又在這何家的大院里盤踞了幾日。然後才和宋宛如一起離開了何家，這時候方建銘也回到了京城。於是唐昱、宋宛如和方建銘三人再次會面談定了一些細節後唐昱便拉着宋宛如離開了京城。　　宋振國則繼續的留在了京城裡，他這時候要負責對中央警衛團的退役軍人進行召集、篩選重新秘密入伍，而後送到宋宛如成立在遼海的臨時作訓中心專門做培訓。　　而這份消息也逐漸的傳到了各大軍區中去，一些退役人員的名單逐漸的被打開，而後很多人收到了軍隊的邀請函。他們從各地不斷的彙集到了遼海的東陵這個不起眼的城市裡，然後進入了一個秘密的作訓中心。　　在京城，方建銘不斷的出入着長安、京都兩個京城頂級會所，一些香港、海外及國內的商業頂尖人士紛紛收到了一份邀請卡。並參加了某次在各自俱樂部中由方建銘舉辦的秘密會談。　　東陵市，宋宛如在唐昱的引領下進入了江慧琳的最新會所――璧山居。而璧山居的大老闆江慧琳則直接站在了門口微笑而待這兩人的到來。和她一起的還有那位並不多見的冷艷二老闆恭弘=叶 恭弘青花。　　四人毫無徵兆的在璧山居的一間包廂中密會了一天，傍晚時分江慧琳才和恭弘=叶 恭弘青花一起微笑着送宋宛如和唐昱出了璧山居。

# 第四百一十一章 殺向香港！

　　時間一轉，已然進入了七月。這期間，宋宛如和江慧琳等人不斷的忙碌着安保公司的組建以及發展規劃，緊張的關注着東陵市郊區那片不起眼的作訓中心的訓練進程。　　而與他們不同的是，唐昱卻過得悠哉悠哉。借口自己不過是高一的學生唐昱可以直接不理會整個公司的組建過程，只有宋宛如和江慧琳遇到問題時來找他他才勉強的去作訓中心做些工作。　　而身在京城的方建銘也被唐昱指使的團團轉，藉著江慧琳的關係方建銘拉到了利嘉誠、郭英東等長安會所里的大佬，並將即將組建的安保公司的消息放了出去。　　終於，在七月底安保公司的基本班底已經組建完畢。從各個軍區退役軍人中層層篩選出來的三千五百六十人通過了中央警衛團的那群極其嚴格的測試，至少在保證個人安全方面他們有着絕對的信心。　　其後，方建銘、江慧琳、恭弘=叶 恭弘青花及宋宛如再次聚在了一起。依然是璧山居那間唐昱所熟悉的包房，幾人對坐而品着香茗。不時對公司的進度交換着意見與建議。幾個月的合作讓本來不是很熟悉的四人都互相熟悉了起來。　　四人各自對對方都有着絲絲欽佩，比如恭弘=叶 恭弘青花和江慧琳就對方建銘那長袖善舞的手段頗為欽佩，而方建銘則對恭弘=叶 恭弘青花及江慧琳兩姐妹的商業頭腦也頗為信服。這兩姐妹連着做的幾單規劃都讓方建自嘆不如。而三人卻又對宋宛如的大局操控能力極為欽佩，可以說整個規劃和人員調配、安排幾乎都是由宋宛如一個人一手操辦，做起來輕車熟駕舉重若輕。　　正在幾人談論的熱火朝天之時，敲門忽然響了起來。沒一會兒唐昱便笑嘻嘻的走了進來見得唐昱進來恭弘=叶 恭弘青花“呀！”的一下跳了起來，一下子衝到了唐昱面前一個熟練的擒拿手死死的按住他的腦袋氣哼哼的道：“你個死小混蛋！把活計都丟給我們你自己倒好！跑去休閑去了！說！怎麼補償我們？！”　　經過幾個月的相處，恭弘=叶 恭弘青花和江慧琳與唐昱之間已頗為熟悉互相之間的玩笑更是不少見。特別是恭弘=叶 恭弘青花，老愛欺負這看起來年紀和她差不多的唐昱。每次見到唐昱必定要欺負一番，不然便會渾身的不爽利。　　江慧琳幾人見慣了他們之間的打鬧，之時笑呵呵的看着卻並不阻止。唐昱被恭弘=叶 恭弘青花按在沙发上苦着臉接聲道：“喂～喂～再按可就要斷了！到時候我殘廢了找不到老婆可拿你頂賬！”　　恭弘=叶 恭弘青花聞言臉紅的啐了他一口，手下放鬆了些但還是按住唐昱，惡狠狠的問道：“說！怎麼補償我們？！宛如姐為了咱公司的事兒全國各地到處跑，我和姐姐天天在作訓中心盯着一點兒也不敢放鬆！建銘哥在京城裡更是四處陪着笑臉，你倒好！就蹲學校里瞎晃悠！”　　唐昱聞言立刻反駁道：“喂！花花！咱說話得講良心不是？！我就一高一的學生不在學校晃悠我上哪兒晃悠去啊？！曠課被處理了你負責啊？！”　　恭弘=叶 恭弘青花聽得唐昱叫她花花那杏眼一瞪！氣的手下更重了，因為唐昱在幫她起這麼外號的時候在“花花”前面加了個“忠犬”二字。從此這“花花”就成了恭弘=叶 恭弘青花的禁忌，可唐昱翩翩每次見到她都得提提氣的她咬牙切齒。　　“臭小子！少跟姑奶奶吊歪，趕緊的說個補償的法子！不如姑奶奶饒不了你！”說著恭弘=叶 恭弘青花還狠狠的扭了一下唐昱那被彎曲着的手腕，疼的唐昱哇哇直叫。　　“那好！咱下周到香港七日游！這總成了吧？！”唐昱看似無奈的和恭弘=叶 恭弘青花道，這姑奶奶他可惹不起。下手向來沒輕沒重的，好幾次若不是宋宛如看着不對了下手解救唐昱說不準就真被整脫臼了。　　“你說的哈！咱可沒逼你！下周要去不了香港看姑奶奶怎麼收拾你！”說著恭弘=叶 恭弘青花笑嘻嘻的放開了唐昱，向著他揮舞了一下自己的拳頭。恭弘=叶 恭弘青花畢竟是軍人世家出身，從小老爺子怕她被欺負沒少教她什麼擒拿手之類的招式，而且老爺子自己本身也是屍山血海里殺出來的一些個戰場上的對敵招式也是精通無比。　　恭弘=叶 恭弘青花恰好就是個練武的料子，幾下間便學去了老爺子大半的絕學。但這丫頭卻好玩，無論老爺子怎麼逼迫她就是不願意去當兵，不然說不準這恭弘=叶 恭弘青花也是現在的霸王花一級的人物。　　被恭弘=叶 恭弘青花放了起來的唐昱晃悠着胳膊，心中暗恨自己老被這死丫頭欺負。想着回去絕對找個高手練練不然老被個女孩兒欺負那實在太傷人了啊！　　宋宛如看着他們嬉鬧完畢了，才笑着讓唐昱過來坐下。將這段時間的各人工作總結給他遞了過去，唐昱拿起了臉上不再有嬉笑的神色而是肅穆而嚴正的看了起來。　　宋宛如他們也不打攪他，各自品着香茗等待着唐昱將資料看完。這時候房間的敲門聲再次響起，沒一會兒進來了一位穿着軍裝的女子。　　這進來的女子竟還是個美女，妙齡美女，二十來歲，齊耳的短髮，頭上戴着一頂鴨舌帽，面容姣好，皮膚白皙，未施粉黛，卻有一種天然的美，眉不畫而黛，唇不點自紅，玲瓏有致的勉強的包裹在軍裝之中，肩膀上一杠三星上尉的軍銜閃閃發光，渾身上下透露出一股子英姿颯爽的氣息。　　宋宛如見得進來的女子連忙招呼道：“喬娜來啦？！趕緊過來坐下！”　　這便是去年軍訓時候唐昱見過的自己的教官喬娜，喬娜的身份也並不簡單。她的父親乃是某軍區的參謀長，中將軍銜。爺爺也是為開國元勛，不過因為過世的早卻是沒留下什麼政治遺產。不過憑着爺爺的那些老戰友的幫襯和喬娜父親的爭氣，卻也是坐到了某軍區參謀長中將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喬娜的父親喬洪和宋宛如的父親宋振國卻是老戰友，倆人曾在對越自衛反擊戰時候是搭檔。後來宋振國調任了西安軍事學院的院長，而喬洪卻調任了軍區內任參謀長去了。　　這喬娜也十分了得，當年便是西安軍事學院畢業是宋振國的學生。當年在西安軍事學院讀書的時候也沒少在宋家做客，於是和宋宛如也熟悉的緊！倆人甚至算是閨蜜，只是後來宋宛如出國留學去了，而喬娜也下了部隊倆人的聯繫這才少了些。　　數月前當最高首長敲定了安保公司的項目時，宋振國便舉薦了自己的老戰友來擔任這一公司的執行董事，但最高首長考慮到喬洪在部隊里依然有着很大的功用於是沒有予以同意但還是把喬娜給調到了這支安保部隊來作為任務執行官。　　其實，唐昱不太敢跑去作訓中心很大方面也是因為自己的這位美女教官在那裡。當年的軍訓實在給他的印象太過慘痛了，以至於他竟然下意識的躲開喬娜。那美艷的面容看他看來不亞於洪水猛獸。　　此時的唐昱全副身心都放在了那幾篇報告上，絲毫沒有留意到進來了的喬娜正拿着似笑非笑的眼神望着他。　　直到半響后，唐昱才抬起頭來吐了口氣，看向在場的眾人緩緩的道：“大家辛苦了！看來我們公司可以成立了！”　　聽得唐昱這麼一說，宋宛如等人忍不住竟心中一顫！幾個月的努力終於有了成果，這份計劃是唐昱提出的，沒有人比他更有發言權！他如今看了宋宛如等人提交的報告，正式的說可以成立時，那麼便是這家公司從籌備走向開始的起點！　　“下周我們就前往香港，建銘哥已經聯繫好了利嘉誠等香港豪商。到時候他們會出面幫我們搞定場地、訓練場等設施。但一開始我們不必太多的人進入香港，只需准安保人員七百人分批次過去就是。但要求是必須是最強的！我們一定要在香港一炮打響！”　　唐昱緩緩的看着大家，鄭重的道！聽得他的話，眾人不禁點了點頭，自己等人籌備了如此之久，若是還不能一炮打響那麼還搞什麼搞？！但，果然先期只過去七百人夠嗎？！眾人狐疑的看向唐昱。　　唐昱看出了他們的疑問，笑着解釋道：“先期的業務肯定不那麼好開展，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契機。香港並不平靜，這個契機始終會出現。但在這契機沒有出現前我們就是在多的人手過去開拓不了市場那也是枉然。”　　幾人點了點頭，是啊！如果市場沒有開拓起來那麼自己等人就算把作訓部三千五百六十人全部拉過去，也只不過是做擺設而已。沒有任何作用還耽誤訓練增加成本。　　畢竟香港的消費可是比內地高了不少！於是唐昱的建議也讓眾人點了點頭。看見眾人沒有反對意見，唐昱笑着繼續說道。　　“但作訓中心的工作不能停下，我們必須抓緊！相信我，很快我們介入並在安保市場形成權威的契機就要出現！到時候我們會很忙的……”　　聽了唐昱的話，眾人會心的一笑！他們巴不得忙碌呢，這樣才會有成就感！畢竟這些都是自己等人的心血，只有忙碌起來才能證明了自己的付出是有成果的。

# 第四百一十二章 東南亞商局分析

　　這時候喬娜忽然看着太陽輕聲問道：“我想知道的是：你如何肯定這樣的契機會很快出現？！要知道，國家投入了如此多的人力物力不是為了等你口中的‘契機’的！我們必須要拿到精確而實際的消息。這點希望你能為我解答。”　　喬娜的話讓江慧琳等人臉色一變，他們都是唐昱拉過來的人自然不會過於懷疑唐昱。而且唐昱往常多表現出來的天賦讓他們也無從懷疑。即使有什麼不明白的疑問也是私下里和唐昱詢問，但今天這喬娜的忽然言語卻打破了這種默契。　　唐昱並沒有緊張或者慌亂，僅僅是笑了笑看着喬娜問道：“喬娜姐姐有看電影嗎？！錄像帶那種。”　　喬娜搖了搖頭，她訓練都不夠時間哪裡有空去看什麼錄像帶？！最多她會看一些演習作戰、戰場記錄的錄像。其餘的她根本沒有興趣。　　“1993年的時候，香港出了不電影叫做《重案組》。是一位叫做程龍的影星主演的。”唐昱笑着緩緩道來，但江慧琳等人卻有些莫名其妙。唐昱怎麼忽然提起電影來了？！不過這部電影他們之中確實有人看到過。　　“這部電影中所講述的綁架案卻是真實的，在電影里富商‘王一飛’被綁架匪徒勒索的價格高達六千萬美金！”唐昱盯着喬娜一字一句的道，聽得唐昱的報價喬娜的那雙丹鳳眼立刻瞪得老大！什麼？！六千萬？！美金！　　不要說喬娜了，就連江慧琳等人都瞪大了眼睛禁不住的“咕嘟～”一聲吞咽了一口口水。1993年六千萬美金是什麼概念？！國家在美國搞“和平珍珠”計劃丟了兩億美金進去整個軍委都牙疼的要殺人放火，但這群綁匪居然開口便是六千萬！　　“而且，你們得知道一個事實！那就是這位‘王一飛’在1986年時候便被綁架過，當時歹徒勒索了一千一百萬美金，這位‘王一飛’沒有猶豫就把錢交了！”　　這回江慧琳等人的眼睛瞪的更大了！一千一百萬美金啊！立刻就能丟出來啊！這是何等的財力啊！一時間，喬娜等人竟然產生了要到香港做劫匪的想法。這錢實在來的太容易了！　　“而1990年的這次，劫匪也是收到了六千萬美金的贖款的！獲得解救后，這位‘王一飛’便人間蒸發了，而港英政府或許也覺得丟臉於是將此案所有的資料全部銷毀。”　　雖然江慧琳與喬娜等人也算是見過大世面的人了，但這驟然聽到勒索數千萬美金他們還是一陣的目眩神迷！這等手筆實在巨大無比啊！　　“我提起《重案組》這部電影不僅僅是要說這宗綁架案而已，而是這部電影在結尾時透露出來的一些信息。”唐昱頓了頓緩緩的道：“這部電影的片尾字幕上打着：去年東南亞涉及華商273宗綁架案，被撕票者64名，殉職警務人員85名，受傷者不計其數。”　　聽完唐昱的描述，江慧琳等人立刻抓住了問題的關鍵點：1992年整個東南亞華商被綁架的273宗，但卻沒有提到交付的贖金是多少！哪怕不是按照上面那位“王一飛”的綁架案來算那麼金額也肯定突破了十億美金！這是多麼恐怖的数字啊！　　“現在你們知道整個東南亞的華人安保市場有多大了么？！”唐昱嘆了口氣，接着道：“但我們貿然介入畢竟不會一下子便被人接受，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契機！這個契機就是：當我們收到了再次有人被綁架的時候，出手搞定！”　　聽到唐昱的說法，喬娜等人不禁眼前一亮！而聰慧無比的江慧琳似乎一下子抓到了什麼，緊緊的盯着唐昱等着他下一步的說法。　　“只要我們能搞定一次，那麼你們覺得那些香港的富豪、東南亞的富豪們會不會選擇我們作為他們的私人安保顧問？！”這是毫無疑問的！只要他們能完成一次解救那麼為了人身與財產安全這些富豪絕對會不惜重金搶着請他們作為自己的安保人員！到時候只怕生意不要太多！　　“我們掌握了這些富豪的一切行動、生活方式那麼要做點統、戰工作你們覺得會是困難嗎？！”唐昱話題一轉，笑着問道。　　這句話讓江慧琳等人會心的一笑，到時候做做統、戰工作便簡單了！自己的安全都願意放在了他們手裡那麼還區什麼是不願意幫忙的呢？！　　“最為重要的是：通過他們我們可以採購一些國外對我們封鎖的技術！”唐昱目光灼灼的道：“他們身處香港，要搞一些工廠之類的拿到一些機床那麼對於他們來說並非十分困難的事情。我們現在還被警惕着，但只要通過他們我們不難買到一些我們自己買不到的東西！”　　江慧琳等人聽了此言徹底明白了唐昱的構思與大局！他這是要布控並以另外的方式直接為國家拿到那些被封鎖的物資啊！難怪最高首長等領導們願意同意他的計劃，這份手筆呀！實在龐大的無以倫比！　　“香港即將回歸了，我們誰也不知道英國人是否會在其中動些手腳。我們這次過去也算是打上一次前哨站，先建立起香港人對內地的好感。”唐昱似乎想到了什麼，緩緩的道：“看着那個末代港都，就算他有什麼壞心思咱們也得給他掐嘍！保持平穩過度！”　　江慧琳等人點了點頭，這的確是近幾年的重中之重！最高首長一喝之下，鐵娘子跪跌敗退為的是什麼？！不就是為了拿回香港嗎？！那位鐵娘子原本轄着馬島戰爭之威，企圖不交還香港，但被最高首長一句：主權問題不容談判！直接擊退，末了失神之下竟跪跌在人民大會堂門前。　　這點可見當局對香港之看重，這不僅僅是領土問題，更多的牽扯到了國家態度和民族自信心的問題！若是自己等人在此事中表現出彩那麼當局的重視不難想象！　　而且東南亞地區的華裔大多數對國內皆沒有太多的好感，若是安保公司成功登錄那麼不難想象這將對國家的統、戰工作產生多大的影響！若能凝聚起那些華裔們的財富與影響力，那麼至少國家的國力和投資力度會上升好幾個台階！　　眾人越想越是熱血沸騰，看向唐昱的目光也逐漸的變了！這小子是什麼妖孽啊？！竟然簡簡單單的一間商業公司被他玩出了這麼多的花樣！江慧琳等人甚至在想要不要把唐昱送到科學院去解剖一下研究研究大腦的構造去！　　唐昱注意到了眾人那看着怪物般的眼神，乾笑了一下說道：“我晚上還要自習呢！你們先商量着，對了！建銘哥聯繫一下利嘉誠，我們準備準備一周后即到香港去！搞定了才回來。還有，公司的名字你們商量商量吧！”　　說著，唐昱不管不顧的跳腳着逃離了這房間。出了門后電話召來了自己的二叔唐天浩做司機直接殺向了百聆，現在姜萬勐的VCD研發已經到了關鍵時刻。雖然唐昱一向是個甩手掌柜，但卻一直關注着這件事情的進程。畢竟這VCD項目才是自己的根基所在。　　這段時間唐天浩已經完全消化了萬建下來，在唐昱的建議下他抵押了萬建的資產進行了貸款，沒有了市政府的肘制憑着萬建的資歷拿下項目那不過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罷了。但唐天浩沒有像蔡明財那樣直接吃獨食，而是把一些不重要的邊角交由了下游的開發商來進行。自己吃肉總得給人喝點湯不是？！　　全然的吃獨食，到時候不免會出現蔡明財的那種狀況。消化下萬建的唐天浩現在可是滿面紅光，說起話來底氣十足！哼哼哈哈的和唐昱道要送他部好車去，法拉利就法拉利！幾百萬叔也認了，就給你買去！　　但唐昱笑着搖了搖頭，讓唐天浩準備一下到時候和他們一同到香港去看看去。人若是總窩在一個地方難免會眼界不寬，比如：聰慧如江慧琳等人竟然都沒有注意到安保公司的巨大前景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唐昱的意思是讓自家二叔也跟着去，看看眼界也是好的。　　若是長期的蹲在國內，僅僅的看着這一方小天地終究是做不出什麼大事業來！運氣、眼光、格局、胸襟這都是大成就者必不可少的。現在唐天浩已經有了運氣、眼光、胸襟但格局始終不夠，唐昱想着這次去香港能夠給二叔唐天浩一些啟發便好。　　這段時間徐虎托剛子給唐昱帶了口信，希望能和唐昱見個面吃頓飯。但唐昱一直在忙乎兒哪兒有空啊！就連北上京城之時都沒有去看上自家小叔一眼，足以見他現在的忙碌。於是他又哪裡有空去見一個東陵的土包子地痞皇帝？！　　但徐虎也識趣，見得唐昱不斷的和宋宛如、恭弘=叶 恭弘青花、江慧琳等人往來他也不敢過分強求。那是找死，於是只得讓剛子和唐昱說說，看看什麼時候有空通知他一聲。他徐虎隨叫隨到！　　其實，唐昱這段時間也一直在尋摸着是否給剛子找個正事兒做做。畢竟他怎麼說都是自家小叔的朋友，說起來也幫了自家不少。是個難得的知恩知義的朋友，所以唐昱不介意幫上他剛子一把，洗洗黑水漂白了也好。

# 第四百一十三章

　　但幫人卻不是簡簡單單就能幫的，得要看這個人的特質和興趣。擅長什麼才決定從什麼角度去出發，不然或許你是好心但辦下來的卻是壞事兒。比如，你讓一個習慣擅長與和人溝通並獲取信息的人跑去做業務、公關、外務聯繫，他或許會成績斐然。但你若強行讓他去做企業內部管理，那極大的可能他會搞的一塌糊塗。　　因為那並不是他擅長和熟悉的，又比如：你讓一個沉默寡言踏實老道的人去做業務、公關、外務聯繫，由於他本身並不擅長溝通那麼很大的可能是他十分的努力但外務、公關等事情總是事倍功半。因為這種人最好的是做內務管理。　　剛子人是不錯了，但同樣得知道他比較擅長於什麼。於是他又吩咐了自家二叔唐天浩先觀察者剛子，合適的時候再給剛子安排一條路子走。得知唐昱在關注剛子唐天浩也顯得十分高興，他平時也十分的看顧剛子甚至想過把剛子調來自己的手下做事兒。但剛子這小子脾性硬氣，覺得這是恩惠於是怎麼都不願意。所以這才放了他在外面逍遙。　　但是剛子若是有了什麼事兒，唐天浩還是會出力幫忙。比如剛子打了徐虎的人那次就是唐天浩賣了面子剛子才沒事兒的。　　此時VCD的進展也頗為順利，根據姜萬勐的消息月底肯定能最終確定下樣機的零配件樣式。到時候只需要有裝配工廠、擴展市場那麼整個行業的大部分企劃就能完全搞定！而關於VCD唐昱還有着自己的另一套想法，但這套想法也僅僅存在於腦海中。並未向他人說起。　　要解決VCD片源的問題，其實非常簡單！在美國、台灣、香港、日本等地已經有了非常之成熟的解決方案，答案就是――租賃！　　早在錄像帶的時代，美國就已經大面積的開始出現了錄像帶出租業務。你並不需要購買正版的權限，你只需要買下正版的片子然後做出租便可以了。　　一張片子租賃的話只需要幾塊錢，比你買碟子划算多了！也比你進電影院划算，租期的話大約三到四天，會有押金而且必須登記身份證開有押金收據。　　當然，也有交預付金的。就是類似於會員制度，你一次交了一大筆錢后慢慢的扣，而且不需要押金便可以將錄像帶或DVD拿回家裡去看。這種形式在美國及台灣、日本香港都有做的非常大型及成功的公司。　　後期甚至出現了不少的大型連鎖的出租店如台灣的百事達、美國的Blockbuster等都是極為成功的例子，甚至在1994年時Blockbuster已經擁有了3600多家商店，年營業額達到20億美元！　　所以，有着這些極其成功的例子和成熟的解決方案唐昱並不擔心片源的問題。他只需要把這些提交給章家，而後自然由章家來操作這一系列事情。　　在準備了一周后，江慧琳等人與唐昱帶着幾位安保人員搭乘着飛機由省城直飛香港。此時恭弘=叶 恭弘青花才反應過來唐昱所說的補償讓自己等人去什麼香港一周遊原來是這麼回事兒！當下便氣得她要和唐昱決鬥！但無奈的是唐昱比她聰明，早早的便躲到了宋宛如身邊，有宋宛如護着恭弘=叶 恭弘青花只能無奈的敗退。看着唐昱那得意洋洋的神情恨的牙痒痒。　　五個小時后，飛機在鵬城的黃田機場降落。鵬城本來是沒有機場的，大部分的客流原本是在廣州的機場起降而後才來到鵬城。鵬城的機場建設是在無數的爭論與選擇后最終決定在黃田建設的。　　1988年5月，市政府成立鵬城機場建設領導小組暨鵬城機場公司，12月28日，鵬城機場奠基。1991年12月，鵬城機場通航。此時，機場才剛剛建起但卻以客貨流量便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長速度，這無疑是創造了世界民航史上的一個奇迹。　　當飛機在鵬城機場降落是，唐昱他們在七八個穿着西裝的漢子的簇擁下緩緩的走出了機場。在他們出來的是同時已經有一個眼眶黝黑的瘦高男子身後跟着幾個人便迎了上去。　　那男子看起來有些弱不禁風的樣子，見得江慧琳他們出來便笑嘻嘻的拿着一大束玫瑰花迎了上來。遠遠的便叫道：“慧琳！這裏！”　　江慧琳聽得有人叫她，下意識的抬頭一看，但隨即便露出了厭惡的表情。這個男子原是她小時候的玩伴，叫陳琦。原本也是京城裡的大院里的，後來他家工作調動到了南粵他便跟着父親一起來到了南粵。但他也從此不再是從前那個單純的玩伴了。　　在這改革開放的橋頭堡，這位家中頗有權勢的男子學會了一系列的流毒手段。什麼白粉、搖頭、丸、群女、干、開性派對……他甚至把這些流毒手段給帶到了京城裡去，引起了好大的風波。甚至江慧琳大伯家的幾個小子還因此吃了不少掛落。　　但他也沒落下什麼好處，幾個家中弟子被拖下水的大佬們氣的臉色發青直接強令他從此不得踏入京城一步，否則就打斷他的狗腿！甚至他的父親也在此事後某次爭鬥中落了下風，差點被對手掀翻下馬。　　雖然勉強的保住了位置但從此一蹶不振，被下放到了閑職等着退休罷了。這次陳琦的父親早早的收到了風聲江慧琳他們攜着最高首長批下的一個極大的項目要前去香港，於是暗令兒子前來希望能博得些好感在其中分潤一二。如果能拉上關係就更好了，畢竟現在京城裡何老家最是威風八面。於是和何老較好的江慧琳家也是水漲船高。　　但無奈的是江慧琳根本就不尿他陳琦這一壺，聽得叫喊聲見得是他理也沒理直接轉身就走！陳琦見狀一路小跑着迎了上去但江慧琳卻急步的走開了去，站在陳琦身後的幾人見狀便一下衝到了前面攔住了江慧琳他們。　　“你好！請留步，陳少要和這位小姐說上幾句話。”那幾個男子也不敢動作什麼，僅僅是攔在了江慧琳他們身前的安保人員前面小心翼翼的說道。　　“我不認識這個人。和他也沒什麼好說的，請你們讓開。”江慧琳恢復了那副冷艷的模樣，看起來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表情絲毫沒有迴轉的餘地。　　這時候陳琦已經氣喘吁吁的跟了上，將手中的玫瑰花遞給了江慧琳笑嘻嘻的道：“慧琳，你都到了鵬城了怎麼不跟我說說啊？！哥哥我好帶着你四處遊玩一下唄！”　　說著，陳琦還瞄了一眼頗具少婦風韻的宋宛如和與江慧琳一般冷艷的恭弘=叶 恭弘青花，英姿颯爽的喬娜，暗自吞了口口水道：“這幾位除了青花我認識，其他你都還沒給哥哥我介紹呢！”　　江慧琳冷冷的看着他，冷笑道：“她們是誰我沒必要和你介紹。我也沒你那麼多的閑情逸志四處遊玩，我來這裡是來辦事來的。請你不要攔着我的路，謝謝！”　　聽得江慧琳這麼一說，陳琦更是得意了！大手一揮假裝不在意狀的道：“在這南粵有什麼事兒跟哥哥說！哪兒還用你親自辦哪？！哥哥給你搞定！”　　說著，陳琦還得意的而驕傲的看了宋宛如她們一眼。至於唐昱，早就被他忽視掉了。　　陳琦的這話說的極為大聲，惹得機場內人人側目。江慧琳被眾人注視着雖然沒有惱怒卻也心情急急的落了下來，當下冷冷的掃了陳琦一眼緩緩的道：“我做什麼事情和你沒有關係，也無需你的幫忙。現在請你讓出道路，否則後果自負！”　　江慧琳幾番不給陳琦面子的話讓原本笑呵呵的陳琦臉色漸漸的沉了下來，陰毒的盯着江慧琳冷冷的道：“江慧琳，別說哥哥不給你面子！你自己跟着哥哥走還好，不然別怪哥哥動手了！”　　聽得他這麼說，一直抱着看戲心態的唐昱不禁“噗哧”一下笑出聲來！這傢伙當他自己是誰呀？！這裏站着的是三個元勛的孫女兒，一個高級軍官！而且他們身負的使命也是國家最高首長特批的！哪怕是這南粵軍區的司令員來了也不能說扣就將他們扣下！　　那陳琦聽得唐昱的笑聲，一時間不禁將怒氣一把撒在了唐昱身上！瞪着唐昱怒吼道：“小雜種！你笑什麼笑？！我陳琦是你能笑話的嗎？！把他給我抓過來！”　　跟着陳琦的幾個人是廣州的幾個類似徐虎般的地下皇帝的親信，這次陳琦為了威風跟那位南粵省會的地下皇帝借了一部奔馳轎車前來接人！而他父親也因為對江慧琳的重視而默許了這件事情。　　那幾個漢子聽得陳琦的吩咐目光一狠，便要衝上去身手抓向唐昱！但有着那幾个中央警衛團出身的安保人員他們又如何能夠得逞？！只見那七八個漢子中分出來倆人一下子便掀翻了陳琦帶過了的那幾個地下皇帝的金牌打手。　　這下子覺得丟了顏面的陳琦更是怒火衝天！血紅着眼睛死死的看向江慧琳他們尖嘯的叫嚷道：“給我打！打死他們老子負責！”　　那幾個漢子對視了一眼，二話不說便從腰后掏出了匕首狠狠的向那兩個擋住了他們的中央警衛團的安保人員捅去！見得他們竟然掏出匕首，機場內頓時尖叫聲突起一片！不遠處的保安也急急的趕了過來！

# 第四百一十四章

　　但沒等那保安趕到，幾個掏出匕首的漢子便被那站出來的兩人直接卸了關節躺在地上哼唷哼唷的成了幾攤子爛泥。而此時的江慧琳已經是臉色鐵青，她萬萬沒有想到這陳琦竟然會如此的囂張！竟然在大庭廣眾之下動起了刀子！他陳琦到底當自己是誰了？！　　“你們來！你們來！整倒了他們幾個老子拉來一個連！看你們能打幾個！你打啊！打啊！”陳琦猙紅着臉，一臉厲色的喊道。但他卻不知道這個舉動已經將他打入了死地！因為宋宛如等人此時的臉色也如同江慧琳一般鐵青的可怕！　　說著陳琦還拿出來大哥大惡狠狠的撥出了一個號碼向著電話那頭喊道：“老程！我是陳琦！現在正在鵬城機場被人打呢！你馬上拉一個連過來救我！”　　掛斷了電話后，陳琦惡狠狠的瞪着江慧琳尖笑着叫囂道：“我告訴你江慧琳！別以為你在南粵還特么的是個公主！在這裏老子說了算！要搞你就搞你！”　　看着陳琦歇斯底里的叫喊着，宋宛如冷笑了一下也拿出了電話給宋振國打了過。宋振國這個時間並不在家而是在學院的辦公室里，電話響了沒一會兒便被人接了起來。　　“王秘書，我是宋宛如。和我爸說我在鵬城機場被人叫囂着要派一個連來滅了。和我在一起的還有小昱和慧琳他們。”宋宛如軍人家庭出身，說話時也習慣了雷厲風行！幾句話間便交代了事情。　　“知道了。”電話那頭的王秘書也乾脆，直接說了句知道了便掛斷了電話。宋宛如知道王秘書這個人的，平時話並不多但辦事沉穩大氣！他既然說知道了那麼必然會有所動作，於是宋宛如乾脆的道了聲謝謝便掛斷了電話。　　接下來宋宛如便冷冷的看着叫囂着的陳琦，那眼神如同在看一隻撒潑的癩皮狗帶着絲絲的厭惡和噁心。而恭弘=叶 恭弘青花則看也不看陳琦一眼，彷彿那不斷叫囂的陳琦不過是陣空氣罷了！　　江慧琳幾乎被陳琦的語氣氣個半死！但她還是冷靜的拿出了電話給身在北京的爺爺打了一個。電話沒有響多久便被護士接了起來，江慧琳不等護士說話便直接說道。　　“告訴我爺爺，如果半個小時內沒有人趕到鵬城機場救我那麼他將看到自己孫女的屍體！”冰冷的說完這句話，江慧琳不等護士回應便直接將電話給掛斷了。　　對面原本叫囂的陳琦這才猛然想起，江慧琳的爺爺便是那位開國元勛啊！自己若是動了她那麼後果……“咕嘟～”陳琦吞了口口水，這時候他才有些害怕起來！　　此時的唐昱如同看猴戲一般的看着陳琦的叫囂和宋宛如她們的電話，卻一聲也沒有吭彷彿這一切和他沒有關係一般。但他那戲虐的眼神已經引起了陳琦的注意，當下無處瀉火的陳琦惡狠狠的對唐昱道。　　“小子！今天就算你走出了這機場相信我！你也不會好過！”陳琦陰狠的看着唐昱聲色俱厲：“老子絕對要你家破人亡！要你全家死光！”　　但唐昱並不生氣。和一個將死之人有什麼可生氣的，於是唐昱直接無視了陳琦的叫囂僅僅是無奈的聳了聳肩頗為無趣的望着機場的天花板輕聲道：“我只是路過打醬油的，跟我沒關係。你要是記恨，那就記恨唄。”　　江慧琳原本被氣的臉色鐵青，但聽得唐昱那句“路過打醬油”的話時不禁“噗哧”一下笑出聲來！這小子！他是怎麼想到的？！別說江慧琳了，就連宋宛如和恭弘=叶 恭弘青花都笑成了一團。而那幾個保護他們的中央警衛團戰士聽了唐昱的話后也不禁莞爾。　　陳琦更是被唐昱的這話弄的臉色青紫！正想繼續威脅唐昱的時候，機場的門口忽然駛來七八輛軍車！“吱呀～”一下猛的剎車停在了機場門口，車上跳下來大約百多兩百名手持八一杠的軍人“呼啦～”一下便把機場圍了起來！　　見得此情形陳琦哈哈的狂笑了起來：“你們等死吧！我的人來了！你們一個也別想走！”　　聽得陳琦如此說，幾个中央警衛團的戰士立刻圍成了一個圈子緊緊的把唐昱他們保護在中間，警惕的看着那些圍堵過來的軍人！只見那些軍人們圍住了整個機場，並分出了二十多人將陳琦及唐昱他們圍在了中間！　　“把那個小子給我抓起來！老子要好好的讓他吃頓‘生活’！”陳琦狂笑着指着唐昱惡狠狠的道，但那些進來的士兵們卻沒有人理會他。只是靜靜的將他們圍了起來。見此陳琦憤怒的喊道！　　“你們怎麼還不動手？！老子的話不好使了么？！”就在此時，一個低沉的男中音在陳琦身後冷冷的傳來。　　“的確不好使了。”眾人定睛一看，卻是一個魁梧高大年約三十上下的少校冷冷的走到陳琦身邊，掃了他一眼。見得這個男子陳琦忽然猛的一顫！但沒等他說什麼那少校便狠狠的抽了他一耳光！　　只聽見“啪！”的一聲脆響！那陳琦竟被一耳光給抽的飛了出去，滿嘴噴血！“噗通～”一聲跌到在了地上，卻一句話也不敢說。甚至陳琦的眼神都在迴避着那位三十多歲的少校。　　那少校一把抽翻了陳琦后，才緩緩的走到了唐昱他們面前敬了個禮誠懇的道：“讓你們受驚了。實在對不起，這件事情我們南粵軍區會給你們一個交代。現在我先護送你們到黃岡海關吧。”　　說著，做了個請的手勢。唐昱他們都看向了宋宛如，畢竟他們之中宋宛如的年紀雖然不是最大但卻是最有權威性的，見宋宛如點了點頭同意他們才隨着那少校走出了機場坐進了一台掛着軍牌的商務車裡。　　一路上眾人都沉默着，任由着那少校將自己等人送到了海關並幫着辦理的通關手續，穿過了海關在香港那頭已經有先期到達的人員開着商務車將唐昱他們直接接了上車駛離了海關。這時候唐昱才輕聲的向宋宛如問道。　　“他是誰？！”唐昱雖然沒有點明自己問的是誰但他相信宋宛如知道他想問什麼，而唐昱的問題一出口恭弘=叶 恭弘青花他們都轉過了頭來似乎對那位看起來三十來歲的少校頗有興趣。　　“他叫趙庭虎，是南粵軍區警衛團的副團長。”宋宛如輕輕的嘆了口氣，緩緩的道：“今年三十八歲，十九歲的時候就在南疆的對越自衛反擊戰時立下了一等功。之後報考西安軍事學院被錄取，畢業后被直接分配到了南粵軍區。”　　唐昱聽得宋宛如這麼說，不禁愣了愣。他在好奇為什麼宋宛如竟然沒有提到這個趙庭虎的背景，十九歲立下一等功這得有多厲害啊！而且報考西安軍事學院還考上了！這份本事不可謂不大！　　看着唐昱他們那副繼續聆聽的模樣宋宛如知道他們想聽什麼，於是苦笑着道：“他沒有任何背景，就是跟着當年下放到他們村裡的老右派學了一些東西。但那個老右派早就死了，也沒有留下任何遺產。他是單單靠着自己打拚闖下了的。”　　“南粵軍區的司令員倒是想着把他招成孫女婿，但他早在二十齣頭的時候就和老家的一個農家姑娘結婚了。即便如此他依然是南粵軍區的重點培養對象，軍中尖子之一。”　　聽得宋宛如這麼說，恭弘=叶 恭弘青花他們不禁凌然！會打仗的他們見過，甚至他們的爺爺輩就是戰爭廝殺出身的。父輩也有不少身處軍中。　　但這十九歲便立下了一等功，並直接考上了西安軍事學院這也太過傳奇了吧？！而且看來這個趙庭虎在南粵軍區中頗有威信，那陳琦被他抽了一巴掌竟然話也不敢說了！單單從這點便看出這趙庭虎在南粵軍區中的影響力。　　而唐昱則更為驚詫了，穿越以來他見多了因為父輩的原因而打出一片江山的人物。哪怕是自己也沾了不少蘇慕儒的光。但僅僅有着這一位不靠着任何的關係，拿着鮮血、軍功章和軍事學院畢業證硬生生的殺出了一條血路！　　這不由得唐昱他們感慨。那商務車在宋宛如對趙庭虎的描述聲中駛到了大嶼山附近的一處偏僻的庭院前停了下來。唐昱他們下得車來，便見到青山之間立着一處悠遠的別院。眾人深深的吸了口氣緩緩的踏入別院當中。　　院子內，利嘉誠、郭英東兩位香江頂級豪商已經笑着在前院內等候了。看着利嘉誠和郭英東的面容，唐昱心中不禁一陣恍惚！曾幾何時，這兩位都是自己伯溫而不的一見的人物啊！但如今他們就站在這院子里迎接着自己等人的到來！　　曾幾何時，乾爸蘇慕儒被陷鋃鐺入獄！父親唐天鴻黯然離開官場，二叔唐天浩鐵窗望月自己和母親冷受白眼生活拮据。　　但如今，乾爸依然端坐在市長之位，父親安坐於秘書長之職！二叔鯨吞萬建，在東陵市內呼風喚雨意氣風發！　　歷史的一切果然都改變了，自己不再是那個任人欺凌打落了門牙和血吞的底層草根！自己已經不知不覺間在身後布滿了一張張巨大的羅網，這張羅網甚至讓上輩子那求之一面而不得見的兩位華人頂尖豪商不得不屈尊等候，這張羅網讓無數對自己心懷不軌的人望而卻步！讓那位在遼海呼風喚雨、跺一腳整個遼海都震三震的章文昊不得不前來求見！　　這歷史，已經不是唐昱所熟悉的歷史了。這是唐昱所創造的歷史！

# 第四百一十五章 香江大佬初次談

　　當唐昱他們進得院子后，利嘉誠和郭英東便笑着走上前來用那帶着粵語的口音笑道：“歡迎！歡迎！能與幾位人傑相逢大嶼山實在是榮幸之至啊！”　　宋宛如笑着和兩位香江頂級豪商握了握手，輕笑着道：“能和華人中的頂尖企業家會面，這才是我們的榮幸呢！”　　聞得此言，利嘉誠趕緊擺了擺手連道：“不敢！不敢！宋女士過譽了！過譽了啊！哈哈……”　　郭英東也跟着道：“宋女士誇獎了！誇獎了！久聞宋女士乃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的金融碩士，這可讓我這老頭子汗顏啊！宋女士如此年輕便由此成就，比起家中犬子卻是強上不少！”　　“老先生謙虛了！郭老先生家的震寰先生可是哥倫比亞大學的高材生呢！更兼一身武藝高強，着實讓宛如欽佩萬分！而利先生家的大公子更是拿下了史丹佛大學土共工程學學士學位及結構工程碩士學位，對着二老的誇讚，宛如實在是愧不敢當呀！”　　聽着宋宛如的話，利嘉誠與郭英東哈哈大笑着對幾人做了個請的手勢，宋宛如溫婉一笑便帶着眾人踏進了這處幽靜的小院。　　而跟着後面的方建銘小聲的向唐昱解釋道，郭英東的二兒子郭震寰除了是極其精通會計的人外，學習意拳也是很多年了。還曾經跟北京的意拳高手切磋過，不過生活中他比較少用到這門功夫防身，更多時候他僅僅是用於強身健體。　　進得院子，唐昱便看到了滿園的明清式的建築，亭台樓閣無一不精！雖然院子不大卻五臟俱全，數進數出的院子、假山小池塘，廳堂內的主客紅木椅子，看起來很是有味道。　　利嘉誠笑着讓宋宛如等人分別落座，不一會兒便有人奉上了香茗。待奉茶人下去過利嘉誠才開聲向宋宛如道：“聽建銘先生說，宋女士此次到香江來是為了安保公司的成立是嗎？！”　　宋宛如笑着點了點頭道：“的確如此，小打小鬧讓老先生見笑了。”聽得宋宛如親口承認利嘉誠和郭英東互視了一眼，便有郭英東直接開口了。　　“不知道宋女這次過來是國家的意思還是僅僅是商業行為？”郭英東目光灼灼的看着宋宛如輕聲道，他的話一出口宋宛如便覺察到了這兩位豪商的想法。想必是兩位認為這是國家試圖在香江建立據點從而為將來的回歸做前哨。　　當下宋宛如也沒有直接否認的笑了笑接着道：“兩位老先生，在你們看來近幾年香江的治安情況如何？！是更好了還是更亂了？”　　聽得宋宛如這麼問，利嘉誠無奈的嘆了口氣。若不是香江的治安混亂至極，那麼港英政府又何必讓程龍去拍那部《重案組》來挽回民心？！要知道，那位“王一飛”的事件別人不知道難道他們也不知道內幕嗎？！　　1991年到1993年，香江政府共先後拘捕6人！而這件案子的主謀竟然是一退休警長鍾威政，可想而知一位警方的高級人員竟然參与了這件勒索六千萬美金的驚天綁架案中這是何等的讓香江轟動！而香江警方的信譽瞬間凍結，一時間市面上風聲鶴唳！整個香江人人自危。　　“宋女士何必問呢？！如今這香江的治安情況你難道還不清楚嗎？！”利嘉誠苦笑着道，其實暗地里香江的巨富們都已經警惕了起來，每次出行都精心安排生怕遇上了劫匪遭遇王一飛那樣的狀況，最後落得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另外，關於‘大圈’利先生應該也不算陌生吧？！”宋宛如笑了笑繼續問道，利嘉誠一愣！這“大圈”他們如何不知道？！那是一群從內地來的超級悍匪！作風強悍而不惜命！不僅打的香江的本地幫派抬不起頭來，這“大圈”竟然還殺到了國外！　　“宋女士想表達什麼就請直言吧！”利嘉誠和郭英東兩老對視了一眼，笑着道。與其這樣雲里霧裡的倒不如直接說個明白。　　宋宛如笑着看了看兩位老先生，輕聲道：“那就恕宛如直言了。”　　說著，宋宛如站了起來從包里拿出了一份計劃書交到到了兩位老人手裡。宋宛如肯定這兩位久經風雨的老人必然不敢隨意的觸碰這個項目。只有自己等人在國家的支持下才得以實施，但這也是經過了無數次爭論和互相角力才拿到的結果。　　利嘉誠和郭英東拿到宋宛如遞過來的文件后，稍稍一愣隨即安靜的看了起來。而唐昱他們一直安靜的坐着沒有任何的插話。　　那份計劃書是經過宋宛如他們近一個多月不斷的修改、完善而成的，其中傾注了他們太多的心血，如今擺在這兩位華人中的頂級豪商面前，等待着他們的評價宋宛如幾人不由得緊張了起來。　　半響之後，利嘉誠才放下手中的文件看着宋宛如道：“宋女士，大手筆啊……”這時候郭英東也放下了手中的文件輕嘆道。　　“宋女士，利先生說的沒錯！的確是大手筆啊！我老頭子也不得不說個服字！你們既然已經到了香江，那麼有什麼我們這兩個老傢伙可以幫忙的那就請儘管道來！老頭子絕不推諉！”　　郭英東的這話宋宛如是信服的，郭英東雖然在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出生，但與英國和盟友美國都一直處於敵對關係。1950年代韓戰爆發，英美根據聯合國決議，對中國實施禁運。“凡是一個士兵可以利用的東西不許運往中國。”　　美國商務部的官員這樣說道。而在日本、台灣再到東南亞的包圍圈中，香港和澳門是最後的缺口。港英當局嚴格執行着“全面禁運”的要求。當時的香港報紙上，經常可以看到英國海軍“開槍追擊走私船隻”的報道。　　1950年代初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港英殖民地政府據聯合國決議，對中國內地實行禁運。當時的國家最高首長聯絡在港商人抗美援朝，擁有完整船隊的霍英東為支持國家而提供了大量的支援。他收購戰爭及醫藥物資后，每晚親自指揮船隊運貨往中國大陸。　　在接下來的近三年時間里，郭英東不僅承擔了在港澳和內地間運輸軍用物資的主要任務，他還組織了精密的偵察隊伍，監控港英當局的緝私艇的動向；他的船隊每天半夜都從英國海軍的軍艦旁悄悄繞過，駛向公海；而為了擺脫當局的監視，他甚至一天之內換了三個不同的地點，作為整個運輸系統的“指揮部”。郭英東提供大量戰略物資給中共，幫助大陸政府抗美援朝，惹來英美政府的不滿，並且因此一直受到港英政府的非難。　　為此，郭英東的公司於1962年開始在尖沙咀興建星光行（當時稱為九龍商業大廈），但星光行落成招租時，當時美國駐港領事將星光行列入“黑名單”，明確宣布所有星光行的租客都不能買賣美國貨！　　就算星光行的租戶向當時由英資大東電報局控制的香港電話公司申請電話線時，也遭到刁難，指“星光行的租戶申請電話線可能遙遙無期”。結果大部份租戶連按金都不要就走了。最後，霍在星光行承租乏人問津的情況中，被迫將星光行出售置地公司！　　另為，港英政府在1960年代末期時，推出葵涌一、二、三、四號四個貨櫃碼頭項目，郭英東個人獨力投得最大的一號碼頭，但卻遭到港府卻無理要求霍擔保每年至少要有20萬個貨櫃在碼頭停泊，而當時全港的貨櫃箱總數都沒有20萬個！　　郭英東找船王董浩雲（香江前任行政長官董間華父親）商量后，認為沒有把握，最後只好放棄。一號碼頭最後由英資太古集團的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承辦。　　面對一個如此支持國內的商人，國家的回報也是極為豐厚的！　　1983年2月6日，考慮過北京或上海后，郭英東的白天鵝賓館正式在廣州開業，成為改革“樣板”，開業初造成轟動，連當時領導人鄧、小平也被吸引。　　有內地傳媒報道，鄧、小平曾三度到訪白天鵝，1984年1月31日的行程包括参觀總統套房，及到酒店內的絲綢之路餐廳進餐；1985年的2月19日是農曆大除夕，鄧曉平更在酒店內發表拜年講話；4日後（同年2月23日）鄧再到酒店，並自掏腰包買麵包，邊吃麵包邊說：等他回到上海時，就會宣布再開放沿海14個城市！　　政治方面郭英東早在1980年8月25日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中便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1988年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而他更是在1993年3月27日政協第八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成為首位擠身國家領導人的香江人！　　由此可見，這位老先生在國家與最高領導人的眼中有着何等重要的位置！由這位老先生說出絕不推諉的話來，可見他對國家事務的支持力度！　　宋宛如聞言肅然的看着郭老鄭重的道：“老先生一片熱忱讓宛如感動，等的便是老先生的這句話！我們公司即將在香江成立，少不得需要老先生關照的地方。”　　郭英東一愣，隨即哈哈大笑：“好！不過是給你們拉些客戶是吧？！老頭子一手包辦了！”　　但宋宛如聞言笑着搖了搖頭，道：“客戶方面不敢勞煩老先生，我們只需要拿到一些通行證。比如：合法槍支、練槍的場地。”

# 第四百一十六章 緊鑼密鼓

　　利嘉誠聽得宋宛如如此說，和郭英東對視了一眼嘆了口氣道：“宋女士，不是我們不想幫忙，但你這個忙實在難幫啊……”　　在香江，個人持有槍牌是允許的一些特殊行業例如：金融押運、銀行等機構也可以申請槍支，但對槍支的種類和子彈的數量、存放地點有着極其嚴格的規定！　　更何況他都有着內地的背景，這會讓香江政府十分警惕！輕易不願意批牌。這時候唐昱笑了笑開口道：“若是有香江本地人組織的安保公司，然後由老先生出面聯繫一些行業翹楚共同來給他們施壓呢？！”　　利嘉誠聞言思索了一陣點了點頭道：“這倒是有可能，畢竟如果是香江本地人那麼他們也說不出什麼來。”這話一說，郭英東的眼前一亮！似乎覺察到了什麼。　　但唐昱隨即說道：“辦理投資移民需要在香江投資多少錢？！”聽了唐昱的話利嘉誠先是一愣，隨即笑了！這小子腦子轉的快啊！一下子便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只需要辦理一個投資移民那麼便可以辦理公司，然後直接申請槍牌接下業務。　　香港目前的投資移民需要的是投資六百五十萬港幣的，但環顧了一圈，這幾位雖然都是功勛之後但一下要他們拿出六百五十萬港幣，估計他們還是那不出來的。而且他媽的身份也不允許他們移民香港。或許之前或以後可以但現在卻是恰恰好不行的時候。　　並且香港的投資移民那也是有限制的，必須把資金投到政府允許你投資的行業里。允許投資的內容如下：　　1、房地產　　2、金融資產　　3、股票――以港元交易的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　　4、債券――以港元為單位。　　5、存款證――由《銀行業條例》證明的認可機構發行的港元存款證。　　6、后償債項――由認可機構按《銀行條例》發行，並以港元為單位的后償債項。　　7、合資格的集體投資計劃（CIS）。　　8、保險　　但這些問題唐昱早已考慮到了，他的想法是讓他二叔唐天浩來直接投資移民到香港來。為了避免被人捷足先得他甚至沒有把話跟宋宛如他們說透。　　“二叔，你現在能調用的資金有多少？”唐昱轉過頭去看着身後的唐天浩道，唐天浩自從跟着唐昱出來后便一句話也沒有說，在場的除了方建銘與他相熟之外其他人與他並不熟悉。而唐天浩雖然是個大方豪爽之人卻也不喜歡去貼人的冷屁股。　　而且這時候去賣好難免給人以巴結的感覺，於是唐天浩一路上出了帶着耳朵以外幾乎沒有任何話說。偶爾的只是和方建銘聊上幾句而已。此時聽得唐昱叫他，他沉吟了一下便緩聲道：“可以拿出來的差不多有兩千五百萬左右，如果抓緊些吧手上的項目完成能拿出來的會多七百萬左右。”　　利嘉誠和郭英東聞言一愣，他們沒有想到這個悶不吭聲的男子竟然隨口便可以拿出數千萬資金，而那個學生模樣的孩子不僅提出了投資移民的想法更是直接的擊中了問題的中心！　　“老先生，我聽說新馬師曾在西貢有一塊四萬尺的地皮。不知道老先生能不能幫忙接洽一下？”聽了唐昱的話后利嘉誠更是眼暈！如果唐昱不是宋宛如他們帶來的人估計利嘉誠早就拂袖而去了，在他看來這不是開玩笑嗎？！　　數千萬的資金哪裡是一個孩子說拿就能拿出來的？！雖然這話是他身邊的那個大人說的但利嘉誠還是感覺不是很靠譜，畢竟現在的大陸能一口氣拿出數千萬的人並不多而恰好他還都認識，其中就沒有面前這一個年輕人。　　“利老先生，我都忘了介紹了。這位是我們遼海省東陵市萬建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唐天浩先生。”宋宛如見狀趕緊笑着給利嘉誠做了介紹：“萬建在我們遼海也是屬於民營企業中的龍頭，目前旗下的資產大約有十數億之多。”　　聽了宋宛如的解釋，利嘉誠才笑着對唐天浩伸出了手歉意的道：“原來是唐先生！幸會！幸會！恕我眼拙啊，竟然沒有和唐總打個招呼。”　　唐天浩見狀，趕緊站起身來雙手接住了利嘉誠伸過來的手恭敬的道：“利先生一直是我的偶像，小小成績哪裡入的了先生的法眼？！”　　接着，唐天浩指着唐昱向利嘉誠道：“這是我侄兒唐昱，現在正在研發VCD的項目。這個項目曾在法國的國際电子展上有過幾分薄名……”　　沒等唐天浩說完，利嘉誠便眼前一亮！走到唐昱面前握住他的手神色有些激動的問道：“你就是那個拿到VCD專利的孩子？！那個被估計上百億市場的VCD專利的擁有者？！”　　不由得利嘉誠不激動，這個項目他是知道的。開始的時候安皖現代的放棄和唐昱的接手他都曾聽聞，但並沒有留心。直到VCD在法國的國際电子展上大放異彩，安皖現代和林家為了奪那份市場而不惜嘴臉他這才注意到這個項目。　　通過了解，他竟然發現這個項目的專利被人註冊了！而註冊人現在就在遼海，隨後對此事頗有興趣的利嘉誠通過逐步的了解發現了唐昱。但此時他並沒有見過唐昱的面，更沒有唐昱的相片。這是由於唐昱父親和乾爸的身份若是被發現在調查他那麼不會有什麼好果子吃。加之傳來的消息唐昱經常出入於省委大院這也讓利嘉誠忌憚三分。　　生意人講的是和氣生財，作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他更是知道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和麻煩不要沾惹的原則。於是他放下了心中的好奇忙起了手頭上的事情。但他沒有想到自己居然能這麼快便見到自己好奇了良久的VCD專利擁有者。　　“呵呵……利老先生，這唐昱還是我們這個項目的聯合運作人之一。”宋宛如向著利嘉誠解釋道：“這份計劃他也是提出及策劃人之一。”　　聽了宋宛如的這話，利嘉誠更是感慨萬千了！不過十七歲的小子，竟然拿下了數百億市場的VCD的專利，並提出了一個幾乎是影響到國家政策的計劃和商業規劃！這等成績即使是現在的利嘉誠也不敢說完全做到。　　而他當年起家時，也不是19歲便做到了經理之職！在外人開了他已經是夠妖孽了，但沒想到在這裏見到了一個更加妖孽的人物！一個17歲便直接建言影響國策的人物！　　“老了～老了～竟然是眼拙了啊！”利嘉誠握着唐昱的手感慨的道：“沒想到我朝思暮想的VCD專利所有者站在我的面前我竟然都不知道！看來我真是老了……”　　郭英東雖然一直坐在旁邊沒有說話，但他的神情和利嘉誠一般頗為激動！他從來沒有想過這份計劃竟然有一個年僅十七歲的策劃參与者！在他看來，這份計劃應該是社科院或者國務院政策研究室的那群黨政高級智囊們研究出來的，但他萬萬沒有想到提出這個方案的竟然有一位年僅十七歲的高一學生！　　“先生何敢言老？！要知道哪怕是現在利先生和郭老依然是這香江之處跺一腳便滿園顫抖的人物啊！”唐昱笑着應道：“您兩位哪怕是傷風感冒，整個香江的市場都會有極大的波動啊！”　　唐昱的這一番話並非恭維，事實上1994年，利嘉誠所管理的企業除稅後贏利達28億美元。1981年和1993年兩度被評為“香江風雲人物”，在1992年時更是被聘為港事顧問！1995年底長江實業集團三家上市公司的市值，總共已超過420億美元！到了2009年，長江實業總市值直破10，000億港元！　　對於如此強人，如何稱讚也不為過分！隨着身份的開解，利嘉誠和郭英東對待他們的態度也緩和了下來，眾人說笑間便定下了由利嘉誠出面幫唐天浩搞定購入新馬師曾西貢四萬尺地皮的事情，而後唐天浩遷來后便修築好整個練習場、靶場。　　利嘉誠再和老友周大福的掌門人鄭裕彤、協成行的大佬方潤華聯繫一番，壓着港府批下這張槍證，而後唐昱他們所策劃的安保公司便可以直接開展業務了！到時候開業之時他們會全部參加，以求引起其他行業的重視。　　但唐昱僅僅是對利嘉誠的建議報以微笑，照着他的想法自己進入香江的先期肯定是悄悄的進村打槍的不要！靜靜的接手一些業務，等待一個劫案的發生自己的安保公司才一鳴驚人！直接鎮住這香江的三教九流。　　當然，初進入時少不了要和那些帶着顏色的人士接觸。譬如：信義安的向家就是他必須接觸的對象之一，唐昱相信他們不會不識時務。否則自己不介意讓那些精銳的專業人士清理掉他們！　　初下定計后，利嘉誠和郭英東兩位便急急的趕了回去。他們還要聯繫人手，並說通新馬師曾將手上那塊地皮出手，而且唐昱套也要籌集資金過來收下這片地皮。　　在利嘉誠和工業離去后，宋宛如一下子擰住了唐昱的耳朵哼道：“好啊！臭小子，你早就打算好了是吧？！讓你叔叔出面買下地皮咱公司就算你入股了是吧？！”　　宋宛如二話不說便戳破了唐昱的想法，被擰着耳朵的唐昱尷尬的乾笑了一下，沒奈何的承認了自己確實有這個想法。於是導致了眾人無盡的聲討，但其實在大家看了這卻也合理。畢竟這份報告是人家提交的，若是一點好處也沒有人家何必忙活？！　　於是笑鬧了一陣后眾人也就放過了唐昱。開始對公司的選址、建設規劃起來。

# 第四百一十七章 安保公司初定下

　　第二天一大早，利嘉誠便帶着新馬師曾一起趕到了唐昱他們所住的大嶼山別院里來了。這裏其實是郭英東的一處秘密產業，早年間用來招待那些大陸過來的人士。　　這地方雖然偏遠但勝在清凈隱秘，沒什麼人會過來打攪。由於產地並沒有定下來於是由遼海集結的人員全部都集中在了鵬城內，由鵬城武警支隊負責安排。　　當新馬師曾到來后，宋宛如便召集了眾人與這位香江名伶開始了關於購下西貢地皮的談判。此時的香港地產環境並不是特別的好，而且西貢也沒有發展起來所以這塊地皮的開價不會高到哪裡去。　　果然，新馬師曾的也不過四千萬港幣而已。而唐昱在眾人的目光下沉吟了一陣便答應了下來，但要求是分期付款。首付港幣兩千萬，三年內將另外兩千萬全部付清。　　而新馬師曾並沒有猶豫，聽到了唐昱的條件便立即答應了下來。雙方都沒有想到這次談判竟然會這麼快便完成，於是簡單的吃過飯後新馬師曾的律師便帶着合同趕到了這裏，雙方將合同過目后直接簽了下來。　　而後唐天浩馬不停蹄的從大陸將錢轉到了深圳的戶頭上，再把錢轉存到了新馬師曾的名下。原本唐天浩的資金是不夠的，但在唐昱和江慧琳的資金支持下他勉強的把這兩千萬港幣給湊齊了。不過轉賬的時候卻也碰到了麻煩，若不是江慧琳等人出面打了好幾通電話估計又得浪費不少時間。　　但即使如此，也耗費了一天才完全的搞定。而這時候郭英東也將投資移民的事情完全辦妥，唐天浩立刻拿着那張剛到手的地契跟着這位老先生殺到移民局直接辦理的投資移民的手續。有了利嘉誠和郭英東的作保，這套手續沒幾個小時便下來了。　　這也讓唐天浩見識了一把利嘉誠和郭英東在這香江的巨大影響力！而在唐天浩辦理手續的同時郭英東早已經聯繫好的建築公司立即入駐，而在鵬城等候的關於訓練場規劃的人員也殺到了香江！有着郭英東、利嘉誠的帶領，唐天浩的申建流程異常順利，香江政府想也沒想就批下來了。　　建築公司也是由郭英東聯繫的，而唐昱他們的十六位規劃人員則在中午時分抵達了香江，那四萬尺的土地在他們的規劃下逐漸成形。畢竟一開始僅僅是要求做一個作訓場地，而且夠七百人使用的而已。於是相對簡單些，那群規劃人員入駐不過两天便全部搞定。而一些先期規劃好的已經開始動工！　　於此同時唐天浩也開始在香江的公司建立申請，但在取名字上的時候遇到了困難。先前宋宛如他們幾個想了安國、泰安、安泰、國泰……等等名字，但唐昱一聽這明顯太過中國化了，無奈之下他想起了至今還未成立的黑水，於是一口氣拍板！就叫“黑水國際”！公司英文也直接把黑水的名稱拿了過來用“Black water World wide”！　　這個名字一提出便引起了過來幫忙申請公司的利嘉誠極大的興趣，他覺得這間公司的名字聽起來極其像一間美國公司，那英文的翻譯簡直一模一樣！但同樣接下來的解釋更他更為驚詫了！　　“《易・說卦》曰：坤其於地也為黑，《釋名》里說：水，准也。准，平也。天下莫平於水。我將公司命名為‘黑水’，其寓意便在於普天之下大地之上，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可以平等的接受我們公司的高質量的安保工作！既然《釋名》里說了，天下莫平於水！那麼我的意思是天下莫平於我們公司！”　　當然，安保的要求不同價格肯定是有所不同的！唐昱在心裏暗暗的補充道。這個名字一旦解釋出來，那些什麼安國、安泰、國泰……等等完全成了渣渣！人家英文都想好了，而且中文還給你解釋完了這還有什麼不妥的？！於是宋宛如他們只得捏着鼻子認了，而利嘉誠則欣賞的看着唐昱！覺着這孩子懂的還真不少，這個年月能夠研究《易》、《釋名》這類古文並說的頭頭是道的孩子不多了！　　既然名字出來了，自然有利嘉誠帶着他們一起參与了整個的公司申報流程。這幾天利嘉誠和郭英東也都激動的帶着唐昱他們不斷的跑和跑那，雖然有些損失但他們也是願意的。現在這個時節說實話香港人人自危啊！連警察的高層都參与了綁架案，你如何讓這些頂級豪商們不心驚膽戰？！年年的金鋪搶劫，名表、現鈔押運……等等，在他們看來這完全沒有任何的保障！如何讓他們能夠安心？！他們的產業、家庭全部都在香江沒有人比他們更在意這裏的安全狀況。　　現如今有這麼一間公司成立，並且公司的來頭如此之大這是他們欣然見到的！加之那批中央警衛團的戰士郭英東和利嘉誠這幾位曾經到過京城並是長安會所創始會員的人也是見過其厲害的！有着這樣的強人保護自己的安全，他們將會無比放心！　　但比利嘉誠和郭英東更為著急的是：周大福的掌門人鄭玉彤！今年在香港已經發生了好幾宗大劫案，四處皆是風聲鶴唳！金鋪人人自危！作為周大福的掌門人鄭玉彤如何能不擔心不着急？！要知道本埠最大的珠寶商可是他啊！旗下的如此多間金鋪、珠寶店萬一劫匪看上了怎麼辦？！　　對着警察他是完全沒有信心了，但公司的安保力量確實又不夠！這時候利嘉誠帶給他的這條消息實在讓他喜出望外！鄭玉彤不是沒有見識的人，他當然知道中央警衛團出身的軍人意味着什麼！如果這群能到自己的金鋪里作為安保力量，那麼他至少可以放心些！　　但，唐昱他們畢竟沒有邀請他過來，於是他值得拜託利嘉誠多多幫忙有什麼需要他的地方儘管開口，他願意出錢出力儘快搞定這件事情。唐昱從利嘉誠口裡聽到這個消息不禁有些目瞪口呆！他沒有想到鄭玉彤竟然會對此事如此上心，但隨即他便釋然了！畢竟鄭玉彤做的是黃金珠寶生意，而偏偏這又是各處悍匪們最喜歡光顧的地方於是他在知道自己等人的背景後作出如此決定那也是必然的。　　香江目前的管理者是末代都督“肥彭”。一開始肥彭在得知唐天浩要建立安保公司時便反應有些激烈，但畢竟在利嘉誠等人的爭取下獲得了通過。但其後得知利嘉誠等人竟然要拿取槍牌這就讓肥彭不能接受了！這是在質疑他的能力啊！　　於是肥彭拚命的反抗，言語極其激烈的反對着！一時間雙方竟然是僵持了下來，但有着香江幾大豪商出力，聯繫了十數名富豪同時施壓並揚言若是肥彭不同意將直接訴之英國本土！面對着如此威脅和各方壓力肥彭終於在三天後表示了初步的同意。　　這時候已經是唐昱在他們香江呆的第三周了，原本打算一周便搞定的事情結果三周了還沒有下來！而重中之重則是槍牌的談判，他們必須拿到至少七百把自動步槍和手槍的執照這樣才能抵住即將發生的一些劫案的可能性。　　要知道，這個時候在香江發生的結案幾乎都是AK47起步的，別著黑星直接殺進金鋪里搶劫名表、首飾珠寶的也不在少數！甚至那位張自強連手雷都弄上了！如果自己人的裝備達不到要求那麼很可能因為火力不足而吃大虧！　　這時候東陵也傳來了消息，姜萬勐的VCD已經進入了最後測試階段！唐昱不敢怠慢，直接聯繫的章文昊，這次他沒有雲里霧裡的說一通而是直接告訴老傢伙自己將要報VCD的市場交由他來打通！章文昊聽聞這個消息饒是他老奸巨猾也不由得心裏一顫！這可是數百億的市場啊！這小子就這麼一手丟到了自己手上，何等魄力？！　　“小唐昱，你不擔心我這老頭子中間吃你的利潤么？！”章文昊在電話那頭笑着問道，但他沒有想到唐昱的回答竟然如此精彩！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有的人是會讓你懶得考慮這個問題的。因為你即使去考慮了也是白搭。他做不了這樣的事。”　　章文昊聞言沉默了半響，而後緩緩的道：“當時我說花三億請你回來，現在如果你想過來我願意拿出吉隆40％的股份作為條件。”　　唐昱聞言洒脫的一笑，沉穩的對着電話那頭的章文昊緩緩的道：“等我回去后，會讓我二叔和吉隆交叉持股。”　　章文昊聽了唐昱的話心中不禁吁了口氣，看來這唐昱果然是真心與自己合作的。那一億五千萬丟的那是值啊！不過數月換來的竟然是高達上百億的市場！如此龐大而具有潛力的市場別說丟個一億五千萬，就算是砸下三億章文昊都不帶眨眼的！　　“林家那邊還勞煩您老也處理一下。”唐昱在香江這邊目光閃了閃，輕笑道：“幹掉一個競爭對手，吃掉對方的產業想來對於您老不算難事兒吧？！”　　電話那頭的章文昊聞言一愣，隨即笑了！難怪這小子讓自己提前準備好三億，他想的就是由自己出門直接吃下林家那虧損的VCD項目吧？！這樣等他的VCD出來時市面上直接沒有了任何的競爭對手！一片空白的市場啊！數百億的空白市場啊！這是何等的聲勢！何等的驚人！一時間，章文昊也不禁心恍神怡。

# 第四百一十八章 安皖大風暴

　　章文昊在結束和唐昱的通話后，立即招來了二兒子章明哲。待章明哲來到他的書房后章文昊沒等他喘口氣便看門見山的問道：“那三億五千萬的資金調集好了嗎？！”　　章明哲聽得父親的話沉穩的點了點頭，緩緩的道：“自從你跟我說了以後，我便立即開始準備了。現在吉隆能夠調用的資金以及達到了四個億！”　　章文昊看着沉穩無比的章明哲心中不禁頗為滿意，章明哲可比他那去了美國的大哥章明傑好多了！自己吩咐下去的事情從來不敢怠慢，有眼色有手段！　　“明哲，你知道這次唐昱讓我們準備三億是干什麼用的嗎？！”章文昊還是想考考兒子，於是沒有直接明說而是反問道。但章明哲不急不緩，微微思索了一陣便對着自己的父親緩緩的道：“我想應該是VCD的項目，但具體讓我們做什麼我還不知道。”　　章文昊聽得兒子這麼說，心下跟是滿意了！點了點頭笑着道：“明哲，你有這份判斷已經是不錯了！唐昱剛才來了電話，VCD的再次研發進程非常順利下月初便可以開始上市銷售了！”　　說著，章文昊站起身來背着手走到書房的窗檯前看着閣樓下小院子里的老槐樹緩緩的道：“他的意思是讓我們暗中出面吃下林家的VCD項目，然後趁着國內市場的空白直接吃下第一口的蛋糕！”　　章明哲聞言一愣，隨時目光一閃看着父親緩緩的道：“片源的問題怎麼解決？！還有，VCD居高不下的價格如何處理？！”　　章文昊聽得兒子如此問，老頭子更加開心了！這是有獨立思考的標誌啊，不錯！不錯！於是章文昊笑着向兒子解答道：“唐昱現在人在香港，你知道這些年香港的電影市場是最為繁榮的！只要他拿下那些版權，你覺得片源還是問題嗎？！”　　這個是唐昱悄悄和章文昊透露的，這件事情他誰也沒有告訴。但為了打消章文昊的疑慮他決定將這個事實告訴章文昊。而章文昊聽到了這個事實不禁驚詫！若是唐昱談妥了香港片源的事情，直接拿下的VCD的版權那可就爽大了！林家那些國內花費巨資買下的版權可以說是直接作廢了！畢竟現在大家都在看的電影全部都是港產的功夫片、警匪片，而大陸此時拍攝的那些電影和音樂則不敢恭維。　　“唐昱的打算是把那些港產片直接刻成光盤，然後在VCD的專營店旁邊開上一家租賃VCD光盤的店面！這樣消費者不僅可以方便的買到VCD而且可以直接在旁邊租賃碟片回去看，當然！租賃碟片的方式全部在他腦子里。現在需要我們做的就是鯨吞下林家的VCD項目，然後在全國的重要城市的市中心開起VCD專營點，在他回來後會專門培訓人員到時候全面展開銷售！”　　得到了這個消息，章明哲在心裏盤算了一番點了點頭！如此操作其中的利潤將是恐怖而驚人的！但更為重要的是吉隆將從中得到什麼？！章文昊一下便看出了兒子的疑問，笑着解答道：“我們搞下的這一切將會以股份的方式併入百聆，到時候我們將佔有百聆15％的股份。”　　章明哲聞言點了點頭，砸下四個億拿下數百億市場初期的唯一銷售公司的15％的股份這其實是很划算的，加之VCD碟片的租賃市場，那麼其中的利潤將是恐怖的！只要自己等人能搞下林家的項目拿到這15％的股份，那麼吉隆的收益恐怕至少在十億以上！投資回報比已經達到了三倍有餘！　　想到此，章明哲便有些熱血沸騰！站起來和自家老父親章文昊鄭重的道：“父親，事不宜遲我先就去安皖先搞定這個林家先，而後我再在其他大城市裡轉上一圈選好店面開始裝修！等唐昱回來到后我們立即開始股份兌換，準備營業！”　　看着雷厲風行的二兒子，章文昊一陣感慨！同是自己的兒子為何會有這麼大的差別？！大兒子章明傑的飛揚跋扈自以為是，惹得上至省城下至市縣無數人對吉隆心存不滿。而這二兒子回來后积極的與那些人溝通，化解了不少的怨氣。此次的VCD項目無論是分析還是準備都做的有聲有色！　　章文昊經過了如此之久的觀察后，終於確定二兒子章明哲已經達到了可以接手吉隆生意的要求了，於是他笑着對章明哲道：“明哲，好好乾！這次的生意談妥后吉隆就交給你了！我也該退休了……”　　章明哲雖然早就有了接手吉隆的心裏準備，但猛然的聽到章文昊這麼一說心裏竟不住的一顫，隨即冷靜下來對着章文昊道：“父親，現在是不是太早了？！畢竟我才回來吉隆幾個月而已，很多的情況還不熟悉。如果此時接手恐怕會引起公司里一部分的反彈。”　　聽得兒子這麼說，章文昊不禁更加的滿意了！若是換了大兒子聽到這個消息恐怕早就樂翻天了吧？！哪裡會考慮這麼許多？！三年前自己將吉隆交由到大兒子章明傑手上時他便當場的喜上眉梢，甚至連自己的一切勸解也聽不進去！　　但你看看這二兒子章明哲，在聽聞了自己讓他接手吉隆后首先考慮的是否會對公司產生影響！這等心性，才是做大事者！當下章文昊笑着接口道：“這些你不必考慮，公司的老人們我都溝通好了，大家都很看好你！而且先就接手對你也有好處，畢竟我還活着即使有什麼問題也能及時處理。”　　說著章文昊感慨的摸了摸自己那花白的壽眉，輕輕的道：“但我還能活幾年？！你現在不接手熟悉難道要等我死了你再來熟悉？！老人們若是有反彈，那麼趁我還活着能處理就處理了吧……都是一起打拚的老弟兄，我不想我走後他們因為一些心思落下一些下場。更不想到時候你夾在中間左右為難！”　　章明哲聽得父親章文昊的話不禁眼眶都紅了，他知道這是父親在託孤了！將自己這輩子最大的心血託付給了自己！還幫着自己去清掃那些公司可能存在的障礙，畢竟公司的老人們是隨着父親一起打天下的！這些位高權重，威望日勝！若是父親哪天去了，說不準會有什麼人起一些不該起的心思。不如趁着章文昊還在就讓章明哲直接上位，一旦有問題憑着章文昊的關係和威望手段都能壓制住，至多將他們清理出公司而已。　　其實，起心思的苗頭或許早就有了。比如章明傑，他冒險瞞着章文昊運作東陵市委書記的事情難道公司里就沒有一點風聲嗎？！這顯然是不可能的，除了章明傑自己強勢陰狠之外也有着一部分懷有別樣心思的人在推波助瀾！若是不趁着章文昊還在世將章明哲的威望樹立起來，那麼待的章文昊去了之後那些人說不準會跳出來給章明哲找些難堪。　　到時內鬥一起，吉隆必然元氣大傷！說不定會淪落成二流企業，這是章文昊所不願意見到的。所以他才想最後一次考驗兒子，並以此項目樹立起兒子的威望入主吉隆！直接熄掉某些人不該有的心思。　　章明哲聽得父親娓娓道來，心中感動異常！當下竟直接跪下“砰！砰！砰！”的磕了三個響頭！而後抬起頭來，堅毅的對章文昊道：“父親，您放心！兒子絕對不會給您丟臉！”　　說著，便站起身來一陣風似的出了章家的大院上了自己的那台汽車，直奔機場！飛往安皖開始了算計林家VCD項目的征途。　　安皖，林家的迅飛集團會議室內林沃和父親林青柏恭敬的站在了一位端坐着的眉發皆白的老人身前。而一個臉色陰沉的男子站在老人身後尖聲叫罵著林沃父子倆。　　“VCD！VCD！我們訊飛砸下去了一億四千多萬啊！現在是什麼成績！你們父子給我說說！給我說說！”　　那男子看起和林青柏差不多大，個子高瘦雙頰深凹一副三角眼眼眶凸出！端的是一副奸詐無恥的模樣，這人便是林沃的三伯林青石。　　“你們父子倆好啊！好的很哪！竟然拿下了VCD這個項目直接把京城了的頂尖部門給惹來了！現在人家要把我們訊飛做為典型給中央上報！你們說！我們應該怎麼辦？！”　　林青石不依不饒的拿着手指指着林青柏惡狠狠的道：“放手VCD項目的是你們，粘手VCD項目的還是你們！得罪人的是你們，背黑鍋的卻是我們整個林家！你們父子倆就這麼折騰個老爺子的訊飛的？！”　　林青柏低着頭面無表情的不對林青石的話做任何回應，而林沃則低着頭一臉強忍着心痛默默的忍受着那位林青石如此的羞辱着自己父子倆。這林青石一向是家族裡最讓人看不起的人，他從小就偷雞摸狗稍大些家裡有些起色了便開始吃喝女票毒！更有甚者這幾年還玩起了白粉！成了個徹徹底底的白粉仔！　　作為向來的家族最底層，他從來是被人看不起的。而他也知道自己的處境見了誰都陪着笑臉，但如今不知道他從哪裡得來了消息京城裡竟然要派出調研組道安皖來專門修理訊飛和安皖現代！當然，一開始所有人都不信的。　　而偏偏他將消息報告給家裡后沒两天調研組還真的來了，一口氣便以重複研發、浪費資源為由砍掉了安皖現代1995年一半的研發經費，據說集團的黨委書記龔長鑫，總經理馮煥兵都已經被憤怒的安皖省委省政府直接發配到了某縣級小工廠做廠長去了！　　林家也沒落下好，被懷疑侵吞國有資產並有強遷住戶進行地產建設的嫌疑而被警告！為此，幾個本已經和省政府談妥的項目已經開始迴旋，數家國有銀行原本答應的貸款也無限期延遲了！　　趙老的動作，開始在安皖初顯威力！

# 第四百一十九章 林家雲動

　　林青石今天有幸能夠跟着林家老爺子到這訊飛來，甚至可以直接訓斥林青柏父子很大層度上是他的那個消息起到的作用。一開始他僅僅是在某個聚會上聽到了一絲風生，雖然他是個白粉仔但卻對家族頗為上心，畢竟他知道如果沒有了林家他的白粉錢也就沒了來源！　　於是积極打聽的他總算是拿到了一些消息，宋宛如的身份也全都曝了出來！心下慌張的他趕緊趕回家裡，召集了家裡所有人給老爺子報告。但他這一番心血所拿來的消息卻沒有得到重視，所有人都認為他不過是道聽途說對他的消息嗤之以鼻。　　林青柏父子雖然沒有直說，但表現出來的不在意他還是看的出來的。甚至，這段時間一直遭受着挫折的林沃還出聲冷言譏諷他是找借口回家騙錢！雖然被林青柏喝止，並勒令林沃道歉了但這卻是引起了林家其他人的附和，這讓林青石把林青柏父子倆恨的牙痒痒。　　就在林青石被人恥笑的第三天，京城派出的調研組如期到來林家眾人這才心驚膽戰的發現原來林青石沒有撒謊！而調研組過來后第一天就清理掉了安皖現代，隨後直奔林家的訊飛而來，三兩下的便調查出了訊飛的侵吞國有資產並有強遷住戶進行地產建設的嫌疑！一頓嚴正警告后，直接生成了報告要提交最高領導。　　這下可把林家嚇壞了！一旦這份報告提交上去無論處理結果如何訊飛都將上了各個省市投資的黑名單，到時候無論他們要投資任何城市、做任何項目所有人都會抱着警惕的甚至抗拒的態度！要知道，這可是被國家警告過的企業啊！不要烏紗帽了？！　　這一下直接擊潰了林家的所有人，林老爺子聞風而動穿過了無數關係才得知原來是VCD項目時安皖現代的插手和林家的行為引起了某位端坐在京城的元勛的不滿，於是才有了這次的調研組下來，而風暴之下林青柏父子自然成了罪魁禍首！　　林家老爺子在九十年代后第一次離開了自己常住的林家鄉下老宅，回到了安皖省城帶着三子林青石一路沉默的到了訊飛的總部將林青柏父子叫進了會議室。而林青柏父子到來后，迎接他們的不是老爺子的臭罵，而直接是林青石的羞辱。　　直到林青石說了老半響后，林家老爺子才睜開眼抬手打斷了林青石的話。林青石原本罵的正爽，但見的老爺子一抬手立即住了嘴恭謹的站在老爺子身後。　　林家老爺子漠然的看着林青柏父子緩緩的道：“我讓老三罵你們出氣，首先是林沃以下犯上！無論怎麼說青石都是你的三叔，你不得隨意頂撞！就算他做錯了什麼那也不是你能來指責的！其次讓他罵你們，是因為你們父子竟然瞎了眼！見到一絲利益就一定要吞下來！連人家背景都沒有摸清楚便妄動，那是找死！”　　聽了爺爺的話，林沃的心氣總算是平復了些。林家的所有人都極度的懼怕這位老爺子，若是老爺子在省城裡鎮壓那麼林家的內鬥也不敢如此明顯。哪怕所有人的心底都有些想法但至少表面上大家扮都得扮的和睦。老爺子雖然不怎麼罵人，但他一旦確定了什麼事情那麼隨之而來的將是一場風暴！　　他能夠對着林青柏父子解釋，這其實已經是極高的禮遇了。換了其他人他或許連出現都不出現直接便讓他們自己離開，然後處理掉這次事情。　　“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那麼我們現在不是抱怨的時候。先想想如何把損失降到最低。最重要的是：那份報告絕對不能提交上去，否則我們林家的訊飛定然會萬劫不復！事情既然是你們父子倆惹出來的，那麼你們便告訴我你們自己有什麼想法吧。”　　聽得林老爺子這麼說，林沃總算是鬆了口氣。看來老爺子沒有一下子把他們父子倆打死。而是給了他們機會，這十分難得！要知道上次林沃的大伯在京城裡惹出了一單子大事兒，因為一單生意而得罪了某衙內，瞬間便被老爺子剝奪了經營權！　　這次老爺子並沒有立即剝奪他們的經營權而是讓他們提出想法，這說明老爺子對他們父子還是十分看重的。而讓三叔林青石的那一頓罵很大程度是因為林沃的以下犯上。　　“我們是不是能聯繫上宋宛如？！”林沃想了想跟林老爺子道：“畢竟她才是事件的主角，如果她同意放手那麼我想京城那邊也不會深究。如果處理的好，我們甚至能夠贏得一個盟友擬補我們政治上的不足。”　　林老爺子聽了林沃的話不禁點了點頭，這孫子其實他也是滿看重的。不然也不會默許他成為林家的第三代領軍人物。而林沃的這一番判斷也算是有理有據，的確如果可以拿出宋宛如滿意的價碼，那麼化敵為友也並非不可能。而這份價碼，無論宋宛如如何來開林家都無法拒絕。沒辦法那些把柄在人家手上！　　一旦發難林家頃刻間便灰飛煙滅！所以，現在重中之重是要聯繫上宋宛如！想到此，林沃對着自家三叔林青石誠懇的一個鞠躬，沉聲道：“三叔，侄兒前幾天得罪了三叔，還望三叔大人大量不要責怪侄兒。侄兒畢竟年少不更，很多事情還仰仗三叔的指點。”　　林青石看着林沃這番姿態不禁有些尷尬，剛才他可是還指着別人父子倆鼻子在臭罵呢！這會兒人家道歉了他卻有些不好意思了。林青石雖然是個敗家子但卻也是個義氣當頭的人物，如若不然也不會有人給他透露消息。此刻看得侄兒誠懇的給他道歉他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他自己心裏也清楚自己在家裡的地位，林沃的話僅僅是個導火索的作用罷了。　　“阿沃不要這麼說，三叔知道自己在家裡的位置。”林青石苦笑了一下，接着林沃的話道：“這次我也是氣狠了，有些話說的過頭了還希望你們理解。”　　林沃聽了三叔林青石的話不禁對父親的判斷頗為佩服，其實早在調研組到來的時候林青柏就覺察到了不對勁，立刻和兒子商量了！在那次商量中他向兒子娓娓道來了林青石的個性，並指出上次林沃衝動而得罪林青石是十分不應該的事情。　　林青石雖然是個敗家子，但無可厚非的是他大方豪氣於是三教九流的人也認識不少，那消息未必就是空穴來風！得罪了林青石或許明面上沒有什麼，但若是他記恨暗地里給你使壞那也是極為頭疼的事情。所以，這次林沃的道歉是必須的，至少要消除掉林青石的怨氣。　　“三叔，此事過後侄兒親自擺酒向您鄭重道歉！但現在事情是關係到我們林家的生死存亡，還請您不計前嫌幫忙找人聯繫宋宛如讓家裡可以脫得這次大難！”　　說著林沃誠懇的對着林青石深深的鞠了一躬，看着林沃鞠躬的林老爺子眼中滿是欣賞之色。這個孫子雖然平時衝動了些，這次的事情處理的也不夠漂亮但畢竟比起家裡的其他人來說要有潛力的多，能屈能伸知錯就改這點至少是其他人比不上的。　　自己為什麼會在大兒子於京城因生意而得罪人那件事情直接剝奪了大兒子的經營權？！就是因為看出了大兒子這個人性格上能伸不能屈，遇事喜歡鑽牛角尖、喜歡死抗。如果這種精神用來做研究或許會有很大的成績，但用來、經商那就是大起大落的相！運氣好時一飛衝天，一旦運氣用完得罪了不該得罪的人那便是一敗塗地，從此一蹶不振！　　所以林老爺子才剝奪了大兒子的經營權，轉而讓老二家的兒子來鍛煉一番。老二有着一定的經商才能他是知道的，但早前限於老大在經營為了避免家族爭端他壓制了老二的發展。但現在老大出了那麼大的問題，是必須要人頂替的了。於是出於補償老二他才決定讓林沃站出來。　　“小沃，不是三叔推諉這事兒三叔實在沒把握啊……”林青石並沒有大包大攬，反而是苦笑着解釋道：“你知道三叔不過是浪蕩的白粉仔，認識的也不是什麼正經人。這個消息是我一個在南粵的一個朋友給的消息。而他本人因為惡了宋宛如已經被禁足了。就算是不禁足他的身份也聯繫不上宋宛如。”　　“而且根據最近的消息，宋宛如已經到了香港。這也不是我們想聯繫就能聯繫上的。”　　林沃聽得林青石這麼說眼神不禁有些黯淡了下來，家裡能動用到的關係不過是省級的，但現在因為調研組的關係那些人對自己家裡避之不及又怎麼會幫忙聯繫？！沒趁機來踩上一腳已經是不錯了！　　“青石，這件事畢竟是家裡的大事！你現在就出去和你那些朋友們聯繫聯繫，看看能不能找到些有用的消息。花多少錢家裡給你報賬，但記住！一定要有消息回來！”　　林青石聽着父親的話點了點頭，道：“我肯定會儘力，但不敢保證一定有什麼消息。爸，我這就去了。”　　說著，林青石對着林青柏、林沃點了點頭，急急的走出了會議室。看着林青石的離去，林青柏嘆了口氣，自己畢竟是嫩了些啊！竟然為家裡惹下這樣的大禍！　　“青柏，在我們國家這裏做生意你一定要記住一門學問！”林老爺子站起來，那氣勢如同山嶽，虎目盯著兒子緩緩而鄭重的道：“你可以不學什麼狗屁工商管理，也不學什麼說話的藝術，但你必須要精通《政治經濟學》！要這門學問你學不通，那還是斷了做生意的念頭為好！”

# 第四百二十章 林家的救星

　　“青柏、阿沃你們兩個也比閑着現在就出去四處打聽，任何消息都可以只要是能聯絡到宋宛如便可以！”林老爺子閉上眼疲憊的對着林青柏父子吩咐道：“家裡的其他人我都派出去了，這次或許是我們林家的生死存亡之際！大家都必須儘力！”　　林青柏父子不敢怠慢，趕緊點頭應是然後轉身離開了會議室。下得樓來林青柏父子商量了一下決定分頭行動，林沃去找一些之前有交往的省級大佬家的公子們打聽，而林青柏則在安皖的一些和高層有着些許聯繫的關係戶那裡打聽。　　但兩父子都無奈的發現從前極其容易找到的那群人似乎一下子全部失蹤了！到公司、家裡找全部都出差不在，電話也打不通。好容易碰到了一兩個不是哼哼哈哈的敷衍就是一副不知情的樣子，看得父子倆心下一片悲涼！果然是牆倒眾人推啊！　　直到傍晚時分父子倆才回到了會議室，此時的訊飛會議室內煙霧瀰漫。林家的重要人物幾乎都匯聚一堂，看來所有人幾乎都一樣沒有任何收穫。見得林青柏和林沃走進了，那原本皺着眉的林家大子林青松猛的“砰！”的一聲一拍桌子對着林青柏父子倆便怒吼道！　　“都是你們父子倆惹的禍！你看看現在這情形！所有人都像躲着瘟神一樣躲着我們！你們滿意了吧？！開心了吧？！因為你們父子倆林家就要垮了！垮了！”　　隨着林青松的開火，一群林家子弟也開始對林青柏父子發泄了不滿！一時間無數的指責聲不斷的衝擊着林青柏父子的耳朵！　　“還特么的林家第三代領軍啊！我領尼瑪隔壁的領！領着我們林家都要去死了！卧槽！”林青松的大兒子惡狠狠的瞪着血紅的眼睛死死盯住林沃咬牙切齒的道：“卧槽尼瑪勒隔壁的！你們特么的惹誰不好非得要從那元勛的孫女兒嘴裏奪食！好了吧！這下人家家裡長輩找來了！我們可怎麼收場！”　　“人家牛壁嘛！卧槽啊！誇他是林家三代領軍人家就敢從元勛孫女兒嘴裏奪食，要真成了咱們林家掌舵的那還不得帶着咱們奪位啊！這多牛壁啊！”　　迎着這些譏諷聲，林沃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那胸口像壓着一塊大石一般竟然覺得一時間喘不過氣來！而他父親林青柏則默默的聽着那些難聽至極的諷刺與謾罵沒有還一句嘴。就在這片嘈雜聲中林家老爺子猛的一頓拐杖“砰！”的一聲打斷了所有的話語！　　“夠了！現在都這個時候了你們還罵來罵去！這林家要敗就敗在你們這群內鬥的蠢物身上！”林老爺子畢竟積威甚重！他的一怒之下竟然沒有人敢搭話，拐杖一頓所有人頓時全部收聲。　　“這個時候想的是如果度過難關！一旦林家垮了，你們以為你們自己能落下什麼好果子吃？！全都得上街要飯去！”林老爺子看着這群不爭氣的兒孫一時間竟然悲憤莫名，良久了順過氣來后才緩緩的道：“現在只有老三還沒有消息，看看他能不能有所收穫。如果不能那只有是我這老東西豁出去老臉上京城去給人跪下道歉換上咱們林家的一條活路！”　　聽着林老爺子這麼說，林家一眾子弟不禁羞愧莫名！自己等人的年歲加起來都超過老爺子了，但卻還要讓老爺子在這個年紀不顧高齡親至京城下跪致歉換取自己等人的活路！這如何不讓一眾林家子弟羞愧至死？！　　“父親，如果事情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那麼自然是我們父子倆以命向人家換條活路，怎能讓您老來做這件事兒啊……”林青柏眼眶通紅“噗通！”一下便拉著兒子跪了下來顫聲道：“這事兒是我和林沃惹出來的，自然要由我們收場！咱們能讓您老這把年紀了還受苦？！”　　林家眾人看的林青柏這番表現卻再也說不出什麼來了。難道真要逼死自己的親人嗎？！林家雖然有些內鬥但僅僅是經營權和股權方面的分歧，還沒有到要生要死的地步。　　若是斗到喪心病狂的要自己親人去死的地步那麼林家也離毀滅不遠了，你連自己的親人都動了滅口的心思，誰敢和你做生意啊？！連自己親人都滅了，誰能保證和你做生意你不會動了把我也滅了的心思啊？！　　“事情還沒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我這老東西還是有些薄面的。”林老爺子默然良久，才緩緩的和二兒子輕聲道：“即使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也沒有必然要你拿出性命來給林家做了解。人還活着就會有希望，要是死了就什麼都沒了。”　　聽了林老爺子的這番話，一眾林家子弟不禁點了點頭。老爺子就是他們的定海神針啊！只要老爺子在他們即使再慌張都會心裏有底，於是在老爺子的話語下眾人再次沉默了起來。甚至林青松還走到了林青柏身邊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老二啊……不要怪大哥生氣……大哥實在是着急了……”聽着林青松的話林青柏默然了點了點頭道：“我知道……這事兒的確是我們父子做差了，大哥跟我生氣也是應該……”　　說著，林青柏和林沃兩人也在會議室里坐了下來。靜靜的等待着林青石傳回來的消息。林家眾人這時候都沒有了交流的心思，各自懷着心事默不吱聲。一時間整個會議室里除了打火機點煙的聲音便沒有任何的聲響。　　直到良久后，一聲刺耳的電話響聲打破了這一片沉寂！離電話最近的林青松一個箭步便衝到了電話旁拿起電話肅然而急促的問道：“老三嗎？！有什麼消息沒有？！”　　電話那頭似乎愣了一下，隨即急着道：“有消息！可以聯繫到宋宛如！而且順利的話很可能把事情解決！”　　聽得林青石如此說，林青松不禁喜上眉梢！急急忙忙的道：“聯繫上人了沒有？！是什麼情況趕緊給我說說！”　　“電話里說不清楚，我現在正敢回來呢！等我到了再和你說！老爺子在嗎？！”電話那頭的林青石似乎也很着急，身邊竟是乒乒乓乓的聲音。　　“老爺子在會議呢！你趕緊回來！把事情說個明白！”林青松對着電話里的林青石急聲道。　　“我知道了！你們等我一會兒！我馬上就到！”說著，林青石便掛斷了電話。這時候林家眾人都屏息凝視着林青松，而林青鬆緩緩的掛下電話後轉身鬆了口氣對着林家眾人道：“老三傳來消息，已經打聽到可以聯繫到宋宛如的人了。而且如果順利那麼事情很可能解決掉！”　　聽得林青松這麼一說，林家眾人不禁一陣低呼！沒想到這平日里游手好閑，只會敗家吃白粉的林青石竟然會在林家的生死存亡之際起到了如此之大的作用！遠比他們這些平日自恃甚高的林家子弟們強多了去了！　　聽得有了解決方案，會議室里的氣氛頓時松馳多了。林家眾人也有了些許談笑聲，雖然氣氛依然凝重，但比起剛才已經是好了不少。　　過了好一會兒，一陣急剎車聲在訊飛集團的樓下響起！隨即一個個子高瘦雙頰深凹一副三角眼眼眶凸出的男子從車上沖了出來，急急的上了電梯而後推開了會議室的大門，在林家眾人的矚目下走了進來。　　眾人見得林青石進來剛想發問卻被林老爺子給止住了，直到林青石坐下來后林老爺子才緩緩的開口道：“老三，說說看是怎麼回事？！你拿到了什麼消息？！”　　林青石本來就身體虛弱，多年酒色白粉已經掏空了他的身體。這次又緊張的急速狂奔沒當場暈厥過去那已經是很厲害了。聽得老爺子的問話，他喘了好半天氣才緩緩的答道。　　“爸，我收到的消息是遼海的龍頭企業吉隆的現任老總章明哲已經到了前面安皖。”聽得林青石這麼說，林老爺子眉頭一跳緩緩的問道：“這章明哲可以聯繫到宋宛如？！不會吧？！遼海的吉隆我是知道，他們和咱們差不多不過是有些根底的民營企業罷了。上次章文昊的大兒子章明傑插手東陵市的市委書記的任命還差點讓吉隆栽了個大跟頭！若不是章文昊力挽狂瀾吉隆早就萬劫不覆了！”　　聽了老爺子的話，林青石不禁點了點頭接着道：“老爺子的消息是對的，章明傑那次是惹出了大事兒！差點讓遼海的各方勢力給收拾了，雖然後來章文昊老爺子出面擺平了事情但章明傑還是讓章家老爺子趕到了美國去。”　　“這些不是重點的，你說說這章明哲這麼能聯繫到宋宛如？！這才是和我們有關係的，其他的事情我們可以押后再說！”林老爺子目光一閃，迅速而直接的道。　　“其實講白了，章明哲也聯繫不到宋宛如。”林青石聽了老爺子的話后立刻接着道，聽他這麼一說林家眾人一時嘩然！既然聯繫不到宋宛如你說什麼說？！有什麼用啊！　　現在對於林家來說最為重要的是聯繫到宋宛如！其他的全是白搭！今晚之內如果聯繫不到宋宛如那麼明天調研組就回京了，到時候報告一旦提交上去那就是不可更改的死刑了！到時候等待林家的只有死路一條！

# 第四百二十一章 陽謀之殺

　　“雖然他聯繫不到宋宛如，但他可以聯繫到一個可以溝通到宋宛如的人。”看的林家眾人都着急了，林青石趕緊急急的解釋道：“目前只有那個人能聯繫到身在香江的宋宛如，而且這個人也能在宋宛如面前說的上話！”　　“哦？！老三，你別有一段沒一段的！把話說個清楚！”林老爺子揮手打斷了林家眾人的話，目光灼灼的看着林青石緩緩的道：“這個章明哲是怎麼回事，而那個能夠聯繫上宋宛如的人又是怎麼回事？！”　　林青石不敢怠慢，低下頭理了理思緒而後緩緩的向林家眾人道來。　　“章明傑運作東陵市委書記的事情老爺子您是知道的。”林老爺子聞言點了點頭，示意林青石繼續說下去。　　“後來章家遭難，章文昊老爺子親自出山擺平了這件事。這件事情當時極為棘手，因為章明傑的兒子章驊得罪的一共是兩個人，一個叫陳墨涵身份很是神秘但據說能量很大。另一個卻是一個高一的孩子，名字叫做：唐昱。”　　“哦？！一個孩子？！”林老爺子眉頭一皺，難道是這陳墨涵？！極有可能啊～兒子已經說了這陳墨涵能量極大，說不準就能聯繫上這宋宛如。只不過是要看自己林家需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關鍵的卻是這個孩子！”林青石的這一句話直接打破了林老爺子的臆想，孩子？！林老爺子眉頭一皺，示意林青石繼續說。　　“這孩子可不簡單，他父親是東陵的市政府秘書長唐天鴻，他乾爸則是東陵的市長蘇慕儒。二叔是最近吞下了東陵萬建的唐天浩，而他在去年初的時候把遊玩不慎落水的遼海省委書記沈睿鴻的孫女兒和女兒給救了！甚至據說他跟那位隱居遼海副國級退下來的方家老爺子也有着交情！”　　聽著兒子叨叨絮絮的林老爺子顯然有些不耐煩了！出聲直接打斷道：“不要說這些東西！說重點！”　　林青石乾笑了一下對着父親道：“這就是重點了，那唐昱所救下的沈睿鴻的孫女兒就是宋宛如的女兒，宋宛如是沈睿鴻的兒媳婦！”　　林老爺子一拍額頭！自己這真是暈了頭了！怎麼給望了這茬了啊！宋宛如可不就是沈睿鴻的兒媳婦兒么？！但林老爺子趕緊問道：“那章明哲怎麼能聯繫上唐昱？！唐昱能賣他面子嗎？！”　　林青石這下子可總算喘過氣來了，聽得自家老爺子這麼問不禁嘿嘿的笑開了，跟着解釋道：“去年蘇慕儒被市委書記陳松威構陷的時候，當時的萬建老總蔡明財也有首尾。但後來蘇慕儒回來后因為考慮到萬建牽扯到面太大而沒有動他。”　　這下子林家老爺子回過神來了，沒有插嘴示意林青石繼續講下去。　　“但是畢竟蔡明財有參与構陷自己，於是蘇慕儒對他打壓是肯定的。在東陵地產市場擴展不開的時候蔡明財把流動的資金全部都砸到了海南房地產去了。”　　“結果去年的時候海南房地產泡沫破滅，那蔡明財砸下去的三個億一下全都打了水漂！一時間萬建竟然陷入了困難，沒奈何之下他只得引入了吉隆的資金。但吉隆也吃下了萬建40％的股份。這也是後來章明傑插手東陵市委書記的緣由。”　　林老爺子聽著兒子的話不禁點了點頭，如此這般事情便可聯繫上了。　　“而後吉隆事發，章文昊老爺子力挽狂瀾平息事件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其中就包括了安撫唐昱而將兩億買下的萬建股份作價五千萬賣給了唐昱的二叔唐天浩。”　　聽得林青石這麼一說，林家眾人不禁倒吸一口涼氣！這是何等龐大的手筆啊！一口氣竟然砸下了一億五千萬僅僅是為了致歉而已！這等豪氣胸襟讓林家眾人自愧不如！　　“於是，這章家就和唐昱扯上了一絲關係。而且在隨後唐天浩吃下萬建的過程了章家也出力了不少，所以章明哲在唐昱面前還是能說上些話的。而唐昱又因為救下了宋宛如的女兒所以在宋宛如面前也能說上話。”　　聽了林青石的娓娓道來，林老爺子總算是吁了口氣！看來這還是有希望的只要能說動章明哲那麼林家的破局便有解救的可能，如若不然明天調研組一旦飛往京城那麼林家將萬劫不覆！　　“老三，有沒有打聽清楚章明哲來到我們安皖做什麼？！他現在想要什麼？！”林老爺子也不矯情，筆直的問道：“只要他要的我們林家拿的出，給他無妨！”　　林青石聽得老爺子的話嘿嘿一笑，道：“他要的東西我們還真有！而且絕對拿的出來！”　　“哦？！是什麼？！”林老爺子聞言目光一閃，沉穩的問道。他在想是否是章明哲看上了安皖的市場要藉著林家的渠道來運作？！又或是想進軍安皖房地產項目？！　　“他要VCD的項目！工廠、授權、流水線他全都要！”林青石頓了頓，一字一句的說道。　　聽了林青石的話，林老爺子恍然大悟！這是人家給自己家下的套子啊！教訓的就是林家自己不守規矩企圖吃下人家拿下的利益！這一巴掌扇的可謂是痛入骨髓！而且林家還得欠下章家、唐昱一個極大的人情，得謝謝人家的救命之恩啊！　　林家老爺子久經風霜雪雨，將所有的事情聯繫起來再一看又如何能看不破那唐昱的布局？！一開始人家就對自己林家和安皖現代以國際垄斷法逼迫着拿出VCD的專利權心生怨恨！於是布局打擊自己，那份授權和產品資料是沒錯的但人家隱瞞下了VCD不穩定和片源、價格等問題，而林家自己卻沒看到！一下子直接鑽進了套子里！　　接着，人家在林家投入巨資打造VCD的同時運用官方的手段死死的掐住了林家的死穴，一把把林家按在了地上動彈不得！再讓章明哲出面甩出了放手VCD項目為前提的救命方案，逼迫自己放手VCD項目的授權和工廠！　　在這生死存亡之際，林家又有什麼其他的選擇？！只能是低價將大量資金運作的VCD項目轉手回饋給人家！以此保得自家性命。　　這時候，估計VCD項目已經解決了大部分的問題，可以達到了直接上市的要求了。於是人家才動手開始扇林家的耳光！林老爺子想通了這一切不禁苦笑，人家這玩的不是陰謀而是陽謀！將一切都擺在了你的面前逼得你不得不去鑽！　　若不是林家望着那VCD數百億的市場露出貪婪的嘴臉，跑去巧取豪奪人家的項目人家也不會運用如此手段兇狠的打擊自己。貪念一起，果然是禍害無窮啊……　　“小沃，這VCD的項目你們投入了多少了？！”林老爺子並沒有直接和兒孫們說清楚這件事情，這時候去說根本沒有任何意義。只有先把這生死存亡的事情解決了其他的日後再談。　　“前後的廠房、研發、廣告和專營店我們大約砸下去了一億六千萬……”林沃聽得爺爺的問話，一下子便知道了爺爺的打算。但這個時候林家還有的選嗎？！他不禁苦笑着報上了自己投入這VCD項目里的所有資金。　　林老爺子聞言心頭一顫，不禁心疼的有些滴血！站在林老爺子身邊的林家子弟心中也是一片悲苦，可這是一億六千萬啊！在1994年這是何等龐大的一個数字！　　“老三……聯繫章明哲，我們的VCD項目連授權帶廠房全部出售給他！作價一千萬！”林老爺子畢竟是風霜雪雨中爬滾過來的人物，心思一定便立即對自家兒子吩咐道。　　“父親！”林青松聽得父親竟然要將一億六千萬的VCD項目作價一千萬賣給章明哲不禁高聲叫道！但隨即被林老爺子揮手打斷！　　“不要再說了！你以為我不心疼嗎？！但人家章文昊已經做出了表率，他在東陵的失誤拿的是一億五千萬買的單，若是我們做不到那麼人家一拒絕到時候人家只需要等林家破落或許一千萬都用不到就能吃下我們的授權和廠房！”　　林老爺子果然是商場悍將，當下便火眼金睛的看出了唐昱最後的布局！這是給林家一條死中求活的路，若是林家還是死抱着VCD項目不放那麼章明哲雖然還是會收購但卻是在等林家破落以後了。到時候，或許花上的資金連一千萬都不用！　　“當初我們限時用國際反垄斷法逼着人家拿出VCD的專利，今天報應來了！人家用一個晚上的限時逼着我們吐出VCD項目的授權和廠房！這是一報還一報啊……”　　聽着林老爺子的話，林青柏和林沃父子心頭一片慘然。他們這才知道自己的稚嫩，原來他們都自以為自己的商業才能還算不錯，但事到如今才發現自己等人原來一直被人玩弄在鼓掌之中！而且是將所有的事情全部擺出了耍弄自己，這是何等的打臉？！林青柏心頭不由得產生了不如歸去的念頭。　　“老三……和章明哲聯繫吧！就說我們關於VCD的授權和廠房全部打包作價一千萬賣給他……”林老爺子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全部的力氣，用那悠悠的聲音緩緩的道。　　聽了父親的話林青石沉重了點了點頭，走出會議室拿出大哥大給他輾轉拿到的章明哲的電話撥了過去。電話想沒有兩聲便被人接起。　　“我是章明哲，哪位？！”電話那頭傳來了一個低沉的男中音，林青石聞言苦笑了一下道：“章總，我是林家的林青石。我父親吩咐我給你電話，我們林家的VCD項目現在作價一千萬賣給你們吉隆。還請過來簽約。”　　電話那頭的章明哲聞言笑了笑，對着電話這頭的林青石緩緩的道：“好的，我五分鐘內就到！我就住省委招待所，離你們訊飛不過五百米的路程。請稍等。”　　林青石聽得章明哲這麼一說先是一愣，隨即憤怒了起來！人家原來早就算計好了自己林家啊！甚至都住到了僅僅距離訊飛不過五百米的省委招待所里去了！雖然林青石氣的渾身顫抖，但還是強忍着憤怒道：“等候您的大駕光臨。”　　隨即，掛斷了電話的林青石回到了會議，對着等待他的消息的林家眾人苦笑着道：“他五分鐘內就到，人家就住在省委招待所。等着咱們的電話呢……”　　林家眾人聞言先是無比憤怒，隨即心頭戚戚然。這等手段，如此布局堪稱頂級的陽謀之計！自己因貪婪而踏入卻又能怪得誰人？！　　而章明哲在掛下林青石的電話后，笑着吩咐秘書將早已打印好的合同拿上走出了省委招待所。在踏出省委招待所的時候他便給身在香港的唐昱打了一通電話。　　“昱少，林家正在訊飛等我過去簽約。”章明哲這時候對唐昱那是佩服的五體投地，這個以陽謀帶着絕殺的宏大布局若不是自己親身參与打死他也不相信這竟然是出於一個高一學生之手！最厲害的是他竟然可以在死中求活給對方留下一條活路，這一切的一切全然在他算計之內，這是何等的心思縝密和精準無比的判斷啊！順手的他還給還上了父親章文昊交在那東陵萬建股份的一億五千萬的人情，一手之下千分算計！　　而更為恐怖的是從頭到尾他不過來安皖數次而已，自己可以算是從未出面！這等手段讓章明哲不禁感嘆父親那三億評斷不可謂不精準！甚至章明哲覺得最近父親提出的那用吉隆股份換取唐昱都顯得那麼的英明！如此大才只能用妖孽來形容了。　　“知道了。簽約后給我電話吧。”在電話那頭的唐昱雲淡風輕的道，似乎在述說的不是一件關乎上億的生意而不過是菜市場買一把白菜一般。輕描淡寫間，檣櫓灰飛煙滅。　　章明哲緩步走到了訊飛公司，在林家眾人的一片漠然中籤下了一千萬收購VCD包括授權、品牌、廠房在內的全部項目，而後在林家眾人憤恨陰狠的眼神中飄然而去。　　第二天，調研組離開安皖。向京城某改革部門提交的報告中沒有提到訊飛任何一個字。好像這個調研組不過是去做個例行公事，那些驚心動魄的事情似乎從來沒有發生過一般，平靜的近乎詭異。

# 第四百二十二章 黑水國際

　　唐昱放下電話后便沒有再關注安皖的任何事情。他相信章文昊這隻老狐狸自然會處理好這些事情。如若不然他章文昊也不可能在一片泥濘中創出吉隆這家遼海的頂級民企。唐昱卻不知道，因着他這一番動作將一些本對他心懷詭異的人全都嚇住了！包括了垂涎VCD項目的方家的方荀，林家的凄慘狀況讓這位習慣多吃多佔的方家大子心顫背涼！別說自己沒了兩個副部級靠山弟弟，就算是有也經不起這麼折騰啊！　　還好當時沒有伸手，如若不然或許這林家的下場就是自己將來的模樣！一念至此方荀召集兒子方建勛，讓他趕緊將之前的一些陰私手段收回來！這唐昱實在太狠了，下手便是死手！林家挨了這一刀那是痛入骨髓！恐怕三兩年的都換不過勁兒來……　　而同在安皖的解家則是看戲看的自己恐懼無比，沒等他們慶幸自己沒在VCD的項目里伸手家中的某位大佬卻突然想起自己的倒霉私生女解茜珍曾經指着人家的女兒罵人家有娘生沒爹教！頓時那解家大佬一身冷汗狂飆，要是宋宛如記起這茬也像林家似的給解家來一下……　　毫無疑問的，這位冷汗狂飆的解家大佬自然是解倉嶴。此時的解倉嶴直恨自己當年怎麼沒一把把解茜珍射牆上去！結果生出這麼個貨色來給自家招惹禍端！最初解倉嶴知道解茜珍得罪的是宋宛如的時候雖然也是頭疼不已，但他估摸着最多個打壓一下讓解家在遼海走不開路數罷了。但如今看看林家這結果他就不僅是頭疼了而是胸口疼了，這傢伙那是出手要命啊！一個不小心連你根基都給划拉掉了！偏偏人家直通京城還有這個本事！　　不提解倉嶴的心思，隨着林家事情的結束消息的渠道也就放開了。於是林家倒霉的消息開始在商業圈子里傳開了，有人幸災樂禍有人感嘆不已。但所有人終歸的是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把宋宛如直接上了自家的保命牌里，被列為最不可得罪的人物之一。　　此時身在香江的宋宛如並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已經在國內變成了毒蛇猛獸，無數人聞之色變。她現在正沉浸在拿下了黑水公司槍牌的興奮中！經過了近一個星期的談判和討價還價肥彭無奈的同意了黑水可以在香江持有八百支自動步槍、一千隻手槍的槍牌名額。　　並同意了黑水的安保業務將可覆蓋香江全島，而當談判利落的被拿下時香江大豪鄭玉彤興奮的將一塊在西貢價值上億的地皮交由了新成立的黑水公司作為外訓基地。另外一位大豪利嘉誠也不小氣，將自己在中環的中銀大廈大廈中的三層規劃出來作為黑水的接待處使用。　　郭英東也沒有含糊，直接買下了三台奔馳S300轎車和三台道奇捷龍商務車作為賀禮寓意六六大順，送到了建設接近了尾聲的黑水西貢總部。宋宛如等人也算是見過大世面了，但如今看得香江大豪們一個個的出手不禁眼暈！無論是鄭玉彤那塊地皮還是利嘉誠贈與的永久產權的三層辦公樓又或是郭英東送來的那六台，價值可全是過億的！　　如此算下來，這新成立的黑水公司已經資產達到了近十億！這是何等手筆啊～要知道他們來到香江不過一個月有餘而已，在一份計劃書上拔地而起的不僅僅是他們的公司還附帶着近十億的資產！最為強悍的是鄭玉彤通過利嘉誠遞過來消息讓唐昱他們先和他簽下合同，將自己香江區的周大福全部換上他們的人作為安保人員。　　合同期簽下就是五年！每年將支付他們五千萬港幣作為酬勞，粗略估算僅僅鄭玉彤旗下的珠寶店就需要近千人的安保！為此宋宛如十分頭疼，畢竟有生意來那是好事啊！但現在首先是沒有這麼多的人手，其次是裝備也沒有到齊根本沒法兒開展工作啊！　　江慧琳和恭弘=叶 恭弘青花此時也被極大的震撼了一把，雖然她們也來過香江並且知道這裏的大豪們極端的富有，但這也是她們首次見到什麼叫做一贈千金！上億價值的車子、房子和地皮他們竟然眼都不眨就直接丟給了這間剛剛成立的黑水！震撼完了之後她們倆便陪着宋宛如一起頭疼了。畢竟那可是每年五千萬的生意呢！　　好在唐昱開解了一下她們，然後直接讓她們七八個電話打出去后把那七百人赴香江工作通行證全部辦妥，而香江這邊有着利嘉誠他們在也根本不是問題！這時候已經轉職成香江人的唐天浩已經能嘰里呱啦的說上一通粵語了，於是便由他出面專門和那些利嘉誠帶來的富豪們打交道。　　終於，在經歷了半個多月的兵荒馬亂后這一切總算是安排好了。歷經近三個月的時間西貢那塊新馬師曾業已建設完畢，赴香江的七百先頭兵在鵬城時也專門接受了利嘉誠他們介紹去的香江禮儀教師的培訓，畢竟內地和香江終究有着習慣上的不同，語言及禮儀關口是必須要過的這樣可以避免以後有可能發生的不少衝突。　　當這七百人抵達香江后，鄭玉彤興奮的跑來找唐天浩要簽合同！還好這時候唐天浩已經通過了利嘉誠的關係認識到了頂級的香江律師歐漢卿歐大狀，在詢問了之後便組織了和鄭玉彤關於合同的詳解協商。　　說是協商其實更多的僅僅是雙方確定一下上班的地點和人員配置。畢竟這次過來的不過七百人而已，這些可都是精英啊！怎麼能都給你守門店去？！而且利嘉誠、郭英東等十數位富豪也向黑水提出了安保要求，這些都不能不滿足啊！但人手就這麼多於是關於分配的問題就成了大問題了！　　當眾位香江豪商們將頭批次抵達香江的七百黑水安保人員瓜分完畢后，唐昱等人才有時間來安排黑水的開業。原本利嘉誠的建議是直接搞的盛大隆重些，但在唐昱的想法卻是悄悄的進村打槍滴不要！畢竟黑水一開始針對的是高端市場，只需要利嘉誠這些個頂級香江大豪知道便罷了，其他的市民知道與不知道和黑水的關係都不大。　　於是，這次的開業慶典便沒有舉行。僅僅是在中銀大廈大廈利嘉誠贈與的三層香江島內辦公樓舉辦了一個小型酒會便罷了。到來的也不過是十數位和唐天浩接觸過的一些香江大豪。　　1994年11月22日，黑水國際安保集團在香江的中銀大廈大廈中悄然成立。這個時候除了一些國內的頂尖大佬及香江的小部分頂尖大豪外，沒有任何人知道。11月30日，周大福旗下的十數間金鋪、珠寶店安保人員悄然被替換掉了。原先的安保人員被送去做保潔或銷售、管理之類的工作，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穿着黑色西裝帶着黑墨鏡一臉肅穆剛毅渾身散發著軍人氣息的彪悍男子。　　在長江實業、立信置業、周大福上班的香江人突然覺着似乎自己的老闆身邊多了些什麼。但仔細看似乎好像又沒有什麼不同。而經常光顧周大福的女性感覺卻是更為明顯了，似乎現在的金鋪里的安保人員換了幾位，他們不同於香江本地的一些安保人員一樣的懶散而是有着很強的紀律性。　　他們不苟言笑，警惕異常！甚至一些感覺敏銳的女性還嗅到了這群人身上所散發出來的絲絲鐵鏽與鮮血的味道，一部分的香江女性被這種前所未見的極其強烈的男性荷爾蒙的味道所傾倒。　　就在香江各種人群感受着悄然而來的黑水的那緩緩而堅定的衝擊的時候，唐昱他們早已經展開了自己下一步的工作。在一些與香江打混的大圈們有些聯繫的黑水員工的聯繫下，他們找到了幾位混跡於香江的大圈頭目。　　來的有六個人。一個黑頭黑面穿着破舊綠軍裝的矮個子綽號叫“班長”，在班長身邊的是一個穿着穿着夾克的身材高大滿臉扎胡的男子，他們叫他“鐵虎”。　　鐵虎的身邊是一個瘦瘦的高個子，滿臉陰霾之色雙手修長。他叫“軍佬”，在軍佬的身邊蹲着一個胖子，這胖子極胖看起來卻和和氣氣的，他說他叫“大肚”。　　大肚的身後站的是一個不苟言笑，滿臉煞氣的中年漢子。他們叫他“獵刀”，在獵刀身邊的一個臉上有着一道巨大疤痕的漢子，說他自己叫做栓子。　　當唐昱和喬娜走進這個房間的時候，這群人全都站了起來，有些目光玩味有些眼神警惕，還有的似乎帶着絲絲的興奮！六人都用着不同的表情在向唐昱和喬娜打着招呼。喬娜面無表情的在沙发上坐了下來，看着這群人沒有說一句話。　　這裡是黑水在西貢的新建營地的會議室，外面的則是百餘留守在營地里的黑水安保人員。在第一批的安保人員被瓜分完畢后，唐昱他們又緊急的從東陵的作訓基地調來了一批人。這批到來的共有一千餘人，都在鵬城接受着禮儀和語言等相關事宜的培訓。　　留守在營地里的黑水安保人員多是在周大福上班的，他們是輪換制。唐昱在會議室的主席位坐下來時，一眾的大圈頭目們眼神猛的變的驚訝！隨即則不善了起來……

# 第四百二十三章 香江大圈

　　唐昱笑着看着這些面色不善的各色男子們緩緩的道：“大家可以坐下了。本來應該是宋姐姐過來和大家談的。不過因為我們黑水的一千餘補充人員到了鵬城於是她過去視察了讓我來和你們打交道。”　　聽了唐昱的話除了大肚還是笑眯眯的之外，班長、軍佬、鐵虎、獵刀、栓子全都臉色陰沉了下來，尤其是栓子那陰沉的臉色簡直都可以滴出水來！喬娜見此情形不禁冷冷的看着他們笑了笑輕聲道：“你們真以為自己收拾了些香江的警察，搞掉了些香江的雜魚幫派就天下無敵了？！”　　說著喬娜站起來，走到窗口“刷”的一聲一把便拉開了那窗帘指着外面那些正在操練的一身煞氣彪悍的老兵們冷聲道：“看見沒有？！操場上的全部是中央警衛團退下來的戰士，裏面至少90％的人參加過自衛反擊戰，70％的人立過功授過獎！五個拿過個人一等功！十二個拿過集體一等功！”　　冷冷的說完這番話，喬娜轉過來看着他們緩緩的道：“別以為自己收拾掉了一些沒見過血，扛過槍的廢渣就以為自己強到哪裡去了！這裏的戰士隨便拉一個出來也不比你們任何人差！還有鵬城正在培訓的那一千餘人，全部都是自衛反擊戰下來的老人了！你們覺得哪個比你們差？！”　　班長等人聽了喬娜的話不禁被震的心頭微微一顫，剛開始他們進來的時候看着這些個在操場上練習的戰士就覺得不對勁了！要知道，他們之中班長、軍佬和鐵虎都是對越自衛反擊戰出身的老兵，退役后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來到了香江“�h食”。但多年老兵他們的眼光還是有的，進來之初他們一眼便看出了這些戰士們的特異之處。　　當兵當老了的人，是不是殺過人見過血那是看的出來的。這群人举手投足間都帶着部隊里揮之不去的烙印，身上隱隱的散發著血和鐵鏽的味道隔着十數米班長他們都嗅的出來！但這並不足以讓他們訝異，原本和他們招呼讓他們來一趟的便是他們在這裏工作的某些戰友。但他們沒有想到這班人馬的這來頭竟然會如此之大！　　而獵刀和栓子雖然不是老兵出身，但也是有眼色之輩！他們從來都知道班長他們這批人比之自己更為彪悍善戰，而且組織比他們嚴密的多。很多時候他們都避免和班長他們衝突，而班長他們也因為大家都是大陸來的時不時的也會給予獵刀他們一些方便。所以今天班長他們才會叫上獵刀一起來。　　獵刀和栓子兩人看見班長他們臉色凝重不禁也有些緊張了起來，這時候喬娜拉上窗帘回到唐昱身邊坐了下來冷冷的看着他們道：“小昱，你可以和他們說了。”　　唐昱聽了喬娜的話點了點頭，看着班長他們肅然道：“保密條例你們應該學過，今天我們的談話屬於絕密級談話！所以今天的話只能在這個會議室里只能在外面幾個人之間流傳，如果傳了出去那麼我所說過的話我是一句也不會承認的。但傳出去的人也要有心理準備。”　　聽得唐昱這麼說，班長几個心裏“咯噔”一下沉了下來！絕密級是什麼概念？！軍中的保密條例是分為絕密、機密、秘密三個等級。其中，“絕密”是軍級以上的軍事單位才有資格確定，這也是軍中最為重要的軍事秘密，是被國家視為一旦泄露將會使國防和軍隊的安全與利益遭受特別嚴重的損害而確立的級別，這級別的保密期一般至少在十五年以上！甚至有些時候會視情況而進行延長！　　班長他們聽得唐昱這麼說不禁咽下了一口唾沫，而邊上原本笑眯眯的大肚那臉上的笑容早已經消失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的凝重！軍佬聽得唐昱的話更是目光一閃，嘴唇蠕動了幾下但是始終沒有說出話來。鐵虎則是小聲的和獵刀、栓子解釋起什麼叫做“絕密級”保密條例，聽完了鐵虎解釋的獵刀和栓子看向唐昱他們的眼神直接變了！　　“我們可以退出嗎？！”眾人沉默了好一會兒，獵刀才轉頭看向唐昱緩緩的道。　　“當然可以，我們不是強迫你們留下。”唐昱似乎早就預料到了這個情況，笑着對獵刀道：“但我個人的建議是你們最好留下，出了這個門那麼想再次進來就沒有機會了。人，都有選擇的機會，但所不同的是我們都要為我們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　　聽了唐昱的話獵刀心中一冷，這是有選擇嗎？！這簡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脅啊！什麼叫人都有自己選擇的機會啊？！什麼叫我們要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啊？！你不就是想說如果自己等人出了這大門那麼等待自己等人的將是致命的打擊嗎？！　　於是，獵刀等人沉默了。唐昱看着他們的沉默笑着道：“我給你們五分鐘的時間考慮。如果想走我們歡送，如果決定留下那麼你們就必須簽署保密協議。”　　這時候一位身穿迷彩服作戰服的平頭中年男子打開會議室的大門拿着六分保密協議走了進來，放在了唐昱的面前，對着班長他們點了點頭便沉默的退了出去。班長認識那個男子，那是他在自衛反擊戰時候的連長。在自己退役后不久他也退役了，自己這次過來也是由他開聲的緣故。　　喬娜拿着那六份保密協議一一的擺在了班長他們的面前，然後沉默的回到唐昱身邊繼續坐了下來。會議室里一片凝重，過了好一會兒后班長才拿起筆在那保密協議上緩緩的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其後，軍佬和鐵虎互視了一眼也簽下了名字。見得班長他們已經簽名了獵刀和栓子也拿起了協議書肅然的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就連那背景不清的大肚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待的他們都簽名完畢，喬娜才走到他們的面前將那些協議一一收好打開門交給了門外等候的那位中年迷彩服男子。但奇怪的是唐昱在他們簽下保密協議后並沒有立即說話，而是安靜的繼續坐着。直到那中年男子重新開門對着喬娜點了點頭唐昱才緩緩的道。　　“很好，大家都簽上了自己的真名。那麼我想我們可以繼續聊下去了。”聽到唐昱的話班長几人不禁心中感到一絲絲冰冷！剛才人家拿去了保密協議那是去查自己去了，如果這裡在坐的某一位玩上一手貓膩寫假名，那麼後果……　　“首先，歡迎大家成為我們的一員。當然，在外面我們是不會承認你們是我們的一員，不過你們遇到危險或者解決不了的問題的時候可以求助於我們。我們會在能力範圍內給予你們一定的幫助。”　　唐昱看着他們你變幻的臉色笑着緩緩的說道：“你們知道1990年的時候香江頂級豪商‘王一飛’綁架案吧？！”　　班長他們聞言點了點頭，這件事情他們是知道的。而且他們還知道那位“王一飛”其實早已脫險，不過因為某些原因而人間蒸發了。　　“上面對這件事情非常不滿！97年香江就要回歸了，但如今卻亂成了這個樣子！綁架、搶劫、洗黑錢……等等，尤其是你們！竟然拿着自動步槍在鬧市區和香江警察槍戰！這都讓上面很憤怒！香江的回歸如今是重中之重，這關係到國家的臉面問題！如果處理不好那麼整個國家都會跟着丟臉！”　　唐昱拿起桌子上的茶杯，喝了口茶冰冷而緩緩的道：“我們的到來首先是要保證香江的那些具有影響力的高層人物不能有什麼損傷，其實便是要找機會將那些不和諧的因素和諧掉。保證香江的平穩過渡。我可以明白的告訴你們，如果你們今天不簽下這份保密協議那麼你們也將出現在我們的不和諧名單上。”　　聽了唐昱的話班長他們竟然情不自禁的“咕嘟”一聲咽下了一口唾沫，部隊里出身的他們自然知道所謂的不和諧將會被和諧掉是什麼概念！說白了那就是一份清理的名單哪！名單上的人都將會被他們手上的那強悍的軍事力量直接定點清除！　　“我們已經拿到了香江現任都督‘肥彭’所頒發的槍牌，在黑水我們可以合法的擁有八百把自動步槍和一千把手槍。這些都是合法的，而且我們因為行業的特殊性可以在確定危險后直接將目標清除。這些也是有法律保障的。”　　聽得唐昱這麼說，班長等人更是艱難的喘了口粗氣！人家這是經過香江政府同意的拿牌了的合法清理啊！八百把自動步槍、一千把手槍，這是什麼概念？！這份火力已經直接強於整個香江警察的力量了！　　什麼叫“確定危險后直接將目標清除？”這分明就是拿着這個做幌子，專門針對一切有可能會造成香江危險的人物的格殺令！什麼叫“這些也是有法律保障的”？！這分明就是告訴自己等人，人家就算是殺了你也會有一群的大狀幫他打官司拉他出來！　　也就是說，一旦上了這間“黑水國際”的不和諧名單上那麼註定是死了都白死！除非你老老實實的不再惹事，或者直接離開香江！否則憑着他們手上的那群百戰老兵和軍火兵器足以掃平整個香江的所有地下勢力！任何人都難逃他們的格殺！而且人家還是拿牌合法的啊！一念至此，班長等人不禁膽寒！更被這份計劃的提出人感到了一絲絲的恐懼……

# 第四百二十四章 鐵漢周鐵斌

　　獵刀和栓子不約而同的“咕嘟～”一聲咽下了唾液，深深的慶幸自己能跟着班長他們一路來，還非常識趣的在那份保密協議上籤下了自己的真名！否則毫無疑問的自己等人的名字也將在那份不和諧名單上出現！那可不是什麼好單據啊！那就是閻王的請柬啊！　　“本來，以你們做的事情也該出現在這份榜單上的。不過幸運的是你們的一些老戰友替你們求了情，於是基於此我們決定給你們網開一面，給你們一次機會。但記住：機會只有這一次！一旦錯過了那麼你們就不要怪我們了……”　　唐昱說著，臉色逐漸的肅然起來看着班長他們緩緩的道：“這份保密協議是絕密級，執行的是總參直屬的機構。你們這些从里面出來的人應該知道這意味着什麼。”　　班長他們沉默的低下了頭，他們當然知道所謂總參直屬的機構是什麼！那就是軍隊內部執行特殊使命的一群人！班長他們若是普通的軍人退役當然不會知道這個機構，但班長卻恰好是曾經參加過那支機構的選拔，雖然最後被淘汰了但他也略知那個機構的存在！　　那隻部隊人員並不多，但都是在全軍內選拔出來的精英人士！班長當時自認也在自己的那隻部隊里有些名號，但參加了選拔后不過第四輪便被刷了下來！但就這樣的人竟然在香江這裏混成了一方霸主，隱約的似乎有着香江大圈盟主的派頭。但班長不是糊塗人，也不會被這些沖昏了頭腦的認為自己就能對抗那隻機構，甚至他隱約的相信哪怕那隻機構派出一個小隊就足以收拾掉自己和所有香江大圈的所有人！　　“現在我們可以說說你們的生存方式了。”唐昱笑了笑，接着道：“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但必須接受培訓和整編。不願意回來的我們也不勉強，但不得在香江惹事！我的建議是你們離開香江，前往加拿大、美國、東南亞等地。那裡的華人勢力並不強你們完全可以打出一片天地。當然我們會給予你們一些指導和建議，甚至幫助。”　　聽到這裏，班長他們總算是明白了！自己等人因為在軍隊里還算是有些關係，而且在這香江也算是打下了一片天地於是計劃的執行人並不願意把自己等人一棍打死。他們想的是收編自己等人，合理有效的利用自己等人在香江創立的情報網和關係細緻而全面的對香江的地下勢力進行清理。　　而不願意被收編的他們也不想過於勉強，不過不再允許這些大圈繼續在香港惹事。而是將他們支到華人勢力較弱的加拿大、美國、東南亞等地打江山，雖然自己等人屬於地下勢力但畢竟有着自己的路數。讓自己等人先行去打個頭陣將來當黑水國際再進入那些市場的時候也會心中有底。而且這樣也可以更好聯絡和組織在外的華人。　　“你們可以考慮考慮，考慮好了再給我答覆。”唐昱說著，便起身對喬娜點了點頭一起離開了會議室。這一下會議室里就剩下了班長他們一群人，但所有人都暫時沒有說話的慾望。因為今天的這一切實在太刺激了！信息量太大了，他們竟然一時消化不過來！他們沒有想到國家竟然會成立這樣的一個組織來到香江，並直接召集了自己等人擺開車馬象的直接開始談！這等強勢和直接讓他們嗅到了一股山雨欲來的味道……　　眾人在沉默了良久后，終於有班長先開了口。此時這位威震香江地下圈子身後跟着數百老兵，清一色自動武器的大圈隱隱的盟主沙啞着嗓子對着在場的眾人緩緩的道：“現在情勢大家已經知道了，國家對香江這邊的混亂已經是極度的不滿了。我們能有這次機會脫身那麼就儘早脫身吧，哪怕是走慣了自由的路子也可以離開香江。”　　捉着，班長嘆了口氣看着獵刀道：“可惜‘大茶’他們就沒有機會了……”獵刀他們聞言也沒有再說話了。大茶是大圈裡的一個名人，一向桀驁不馴即使面對着班長也是一副眼高於頂的樣子，於是這次他並沒有過來。班長之前和他打過招呼但大茶的為人本就囂張而且黑水國際成立的實在太過詭異他也並沒有聽到風聲於是直接把班長的話當成耳旁風！　　而現在看着唐昱他們的樣子，班長敏銳的感覺到這次不來的大圈就是第一批要被清理掉的對象！更可怕的是：班長他們還知道大茶正在準備着月底的一次大劫案！對象就是黑水國際的保護對象――周大福珠寶！一念至此，班長等人一身冷汗，大茶等人恐怕這次將會被連根拔起了……　　在會議室里的眾人再次沉默，良久后班長才道：“我本來就是部隊里的人，這次回來也好……”他這話一出，大家便知道了他的打算。他是打算洗白了。　　而軍佬等人互視了一眼，點了點頭道：“班長都這麼說了，我們自然也跟着回來。畢竟這刀頭舔血的日子我們也過不了多少年。再打上個三五年的我們也就老了……”　　而獵刀卻沒有說話，良久后他身邊的栓子才緩緩的道：“我和獵刀畢竟不像你們是裏面出來的，進去了我們恐怕也受不了約束。乾脆的，我們還是干我們的老本行吧！只希望將來能有個退休的機會……”　　班長聽了栓子的話不禁苦笑，能嗎？！踏出了這一步退休根本就是奢望，能夠有個全屍的落恭弘=叶 恭弘歸根那就已經是最好的結果了。踏上這條路，一腳閻王殿一腳監獄門。能落得好下場的又有幾人？！　　“決定好了嗎？！決定好了我便和那位先生說了！”班長知道獵刀和栓子都是心硬之輩，沒有開口勸什麼。畢竟人各有志而且他們也是大圈裡大佬級的人物，自然有着自己的想法。自己講了太多反而不美。　　只能是盡量的在他們危難的時候拉上一把吧！獵刀和栓子互視了一眼，對着班長點了點頭。於是班長拉開了會議室的門，門口便站着那位班長的老連長。班長見得老連長不禁苦笑道：“老連長啊……你這可是救了我一命啊……”　　那老連長將手上的煙輕描淡寫的丟在了地上，緩緩的道：“你小子當年過來香江我就知道你不會走好路數，這次機會我求來給你也得你自己抓的住！畢竟你是我手下最好的兵，我不想看着你背着惡名被亂槍打死。”　　聽了老連長的話，班長不禁苦笑着點了點頭。其實當年他也想着拉老連長過來的，但老連長脾氣硬，不僅不過來還將他臭罵了一頓！差點就動手揍了他了！他知道老連長對着自己有很大的期望，在部隊里自己也是老連長的驕傲。但無奈的是自己終歸是走上了這條路，所以多年以來自己都沒有敢去聯繫老連長，他從心底里害怕面對老連長那心痛而又憤怒的眼神。做下脫離了這大圈的生涯的決定，班長彷彿鬆了口氣。　　“決定了沒有？！繼續跟着我還是做你的‘大圈’去？！”老連長目光灼灼的看着班長緩緩的道：“你要是繼續做你的‘大圈’咱們就算是恩斷義絕了！以後你不要和人說起有過我這裏連長，我也不會和人說帶過你這個兵！”　　聽着老連長的這話，班長似乎回到了退伍的時候老連長躲在連部里不肯出來送自己，似乎聽到了連部里傳來的老連長那撕心裂肺的哭聲。當下班長眼眶一熱，對着這位老連長敬了個標準的軍禮大聲道：“報告！4315部隊第四軍三師直屬偵查連一排一班班長盧帥向您報道！請求歸隊！請首長指示！”　　聽着盧帥這熟悉的彙報聲，老連長似乎又想起了這小子退伍時喝的半死抱住自己！哭喊着哪怕讓他去養豬也別趕他走的話語……一時間老連長的眼眶竟然有些濕潤了，一把抱住這個曾經讓自己最為驕傲的兵，一字一句的道：“歡迎歸隊！”　　說著，老連長偷偷的用衣袖搽了搽自己眼中那溢出的淚花一把拍了拍盧帥的肩膀嘿然道：“小子！回來就好！回來就好啊！你先在會議室等着，我這就給你叫人去！”　　說著，撇下了盧帥一陣風似的跑掉了！盧帥知道，老連長哭了。老連長一向是個鐵打的漢子，在對越自衛反擊戰的時候哪怕給炮彈削去了大腿上的一塊肉鮮血狂噴他都沒有皺過一下眉頭！彈片打穿了肚子老連長也沒有哼過一下！記憶中他的兩次落淚一次是自己退伍，而另一次則是現在！　　老連長出得營房來，便看見了坐在樹蔭下的唐昱和喬娜。幾步間他便走到了唐昱他們身邊道：“他們已經決定了，現在可以過去了。”　　這時候喬娜看見老連長的眼眶有些發紅不禁取笑道：“喲～咱們中央警衛團的虎將周鐵斌不是向來黑口黑面不苟言笑的嗎？！怎麼這會兒落淚了？！”　　聽得喬娜的取笑，周鐵斌臉色一紅隨即才道：“你個女人家家的懂什麼？！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我周鐵斌落個淚有甚至奇怪的？！大驚小怪！”話是這麼說，但周鐵斌還是說完后一陣風似的跑到了洗手間里去了。　　看着周鐵斌那落荒而逃的樣子，喬娜不禁咯咯直笑。喬娜看得唐昱莫名其妙，於是向他解釋道。　　“這周鐵斌是中央警衛團的少校連長，在南京的陸指進修過也是高材生來着。我之前在會議室里說的五個個人一等功、十二集體一等功他全佔了，個人二等功三次、個人三等功六次，那軍銜是實打實的本事打出來的。哪怕是在軍區里他也是大大的有名，而且他也是在儲備提乾的序列里。這次若不是宛如姐和江慧琳兩人親自出馬四處求人還召不來他呢！中央警衛團根本不放人呀！”　　聽了喬娜的話唐昱不禁大為訝異，他竟然不知道自己的黑水國際有着這麼一位頂尖的牛人！但聽了喬娜的話后他決定要將這位周鐵斌調整到管理崗位上去，而且必要的時候他還可以作為戰事指揮官。作為未來回來的人，唐昱深深的知道98年印尼將會發生什麼！他必須要在現在就開始準備，到時候給那群印尼猴子們一個措手不及！讓他們也嘗嘗鮮血的味道！

# 第四百二十五章 香江暗涌

　　周鐵斌跑開后，唐昱便和喬娜一起回到了會議室中。看着盧帥他們打直着腰桿，肅穆的看着自己唐昱不禁笑道：“大家不要搞的那麼嚴肅嘛！說說看，誰決定加入進來？誰決定要去美洲發展？！”　　盧帥站了起來恭敬的看着唐昱緩緩的道：“我、鐵虎、軍佬決定留下來，栓子和獵刀想去美洲。但大肚的打算他沒和我說，你可以問他自己。”　　這時候笑眯眯的大肚看了眼盧帥，輕聲道：“我的打算一會兒會和這位小哥說的，你們只管自己便好。”　　聽了大肚的話，唐昱的眉頭一挑但也沒有多說什麼。點了點頭，向著盧帥道：“歸入我們黑水的自己找周鐵斌，要去美洲的去二號會議室等我。”　　聽得唐昱這麼說，盧帥幾人便四散開來。僅僅剩下了大肚一個人在會議室里笑眯眯的看着唐昱，唐昱也不着急坐在椅子上微笑的看着他。倆人默然良久，唐昱才緩聲道：“總參下屬的？！”　　那大肚聽得唐昱的話臉色一變，愣了好一會兒后才緩過神來苦笑的看着唐昱道：“不愧是何老都誇過的人，眼光果然厲害！你怎麼就猜到了我是總參的人？！”　　聽得大肚的話喬娜臉色變了變，她竟然不知道在這香江竟然還有着總參的首尾！按說總參旗下多是一些軍方的項目，但卻不知道什麼時候竟然插手香江這邊了！這裏應該是國家安全部的職責啊！不過喬娜隨即想到了傳說中總參和國安之間的一些不睦，不禁理解的笑了笑。　　“我們在拿出保密協議的時候你並沒有表示出好奇，這點和他們不一樣。說明你可能是見過保密協議的，於是那時候我就覺得你應該不是簡單的大圈人員。”唐昱看着大肚笑着道：“其次你身上明顯有着軍人的痕迹，能跟盧帥他們打成一片說明你必然有着從軍並讓盧帥他們信服的經歷。”　　唐昱拿起桌子上的茶杯喝了口茶，這才笑着接着道：“綜上所述，你應該是總參的人。如果是國安的大概不太會選擇部隊里出來的人。畢竟總參和國安不太對付大家都心知肚明。”　　聽了唐昱的分析，大肚笑了笑。他沒有想到唐昱竟然會猜到他的來歷，但這也無所謂畢竟上面給他的最新指使就是要協助唐昱他們在香江打開局面。現在唐昱他們做的已經夠好了，自己不過是要錦上添花一些罷了。　　“接下來你們有什麼打算？！”大肚笑着向唐昱問道，唐昱沒有立即說話而是稍有興緻的看着大肚。好一會兒后，和喬娜道：“娜姐，你去和盧帥他們說說讓他們把手上的軍火處理一下，最好賣給‘大茶’。便宜點無所謂最要緊的是處理的要快。”　　聽得唐昱這麼說，大肚不禁瞳孔一縮！他立時想到了唐昱的打算，他分明是想鼓動大茶再次犯案！大肚作為大圈裡的人自然是知道大茶的，今年四月大茶剛剛犯下一宗大案！四月份時‘大茶’帶着三人持槍及手榴彈，於銅鑼灣掠走價值650萬元名表！其後，五月的時候又在中環太古大廈掠走數百萬的金飾名表，最為囂張的是當他及手下逃至中環地鐵站與香江警方，‘大茶’竟毫不猶豫的直接與警方駁火！5槍之下，23歲女途人被當場轟斃，另6名人受槍傷！　　此事，震驚香江！甚至連大圈內部也對‘大茶’的這份囂張心有餘悸，搶劫而已何必徒傷人命？！因此班長盧帥還和大茶吵了一架，這也是大茶這次沒有過來的原因之一。而在香江的大圈巨頭除了他們六人之外也不過就是大茶這面旗了。　　大肚還知道一個事實：大茶為人極為好賭，常常剛剛賺下錢來便揮霍一空。雖然四月及五月的時候他已經賺下了一大筆，但直至現在估計早已經被他揮霍一空了。加之前段時期聽過他在拉斯維加斯輸掉了一大筆錢，因此大圈內部才會傳出大茶準備再做一票的說法。　　若按唐昱說的，讓盧帥直接將手上的軍火低價出售給大茶這毫無疑問的會讓大茶更添了做一票大的心思。到時候，憑着黑水國際的人員素質和火力要收拾掉大茶不過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大茶，無疑將是黑水國際在香江第一隻被用來敬候的那隻雞！　　大肚腦子里過了一圈無疑就將唐昱他們的心思全部都猜到了，一時間他不禁為大茶暗嘆了一下。大茶有這樣的結果也是必然的，首先大茶並非像盧帥他們是軍隊出身更不是獵刀那樣是當年的紅小兵，大茶原本不過是個南粵的小偷出身罷了。偷渡來到香江也是首先當的三隻手，後來在監獄里結識了一批大圈的人而且也是大陸過來的才得以出頭。憑着他敢打敢殺的勁頭也算是大圈裡的一面旗。　　但因為他出身不正，自然就得不到大圈裡其他人的承認。跟着他混的多數也不過是些跑單幫的或者跟他一樣來歷不正的新人，有些根底的強手都在盧帥他們的旗下。這也是大茶和盧帥他們不合的緣故之一。　　“現在你知道我想怎麼做了吧？！”得了唐昱的吩咐后，喬娜點了點頭便走出了會議室。大肚聽得唐昱這麼說苦笑着點了點頭，然後問道：“有什麼是我可以幫忙的？！”　　“幫我們放出風聲，就說盧帥他們想要到加拿大去發展。但軍火不好帶過去所以打算全部一起出手，其他的你可以暫時不用管。還有，這件事情以後幫我們帶話給那些上竄下跳的傢伙們：都老實點，不要逼我們下死手！”　　大肚聽得唐昱這麼說，知道唐昱是不想直接完全的收拾掉所有人。僅僅是把大茶拿來當成一隻敬候的雞，震懾住其他人而已。當然，如果有人不識相那麼開殺戒他們也不是做不到的！　　“大茶的消息我會實時給你們通報，事情結束后各方的反應你們也要做一下準備。畢竟你們是新冒起的過江龍，難保不會有人不服氣。”大肚點了點頭，對着唐昱緩緩的道：“香江這個地方，我們剛剛來的時候也是受過不少的氣。本地人對我們大陸過來的都是一種鄙視的心態，包括他們的那些幫派看我們的眼神都是低人一等。”　　聽得大肚這麼說，唐昱冷冷的笑了。笑的犹如寒風刺骨！　　“我不介意他們怎麼看我們，只要他們不要妨礙我們做事給我們找茬就好。”唐昱拿起桌子上的茶杯喝了口茶緩緩的道：“若是有了妨礙或者找茬，我不管他是什麼台灣背景還是什麼狗屎幫派碾碎了再說！”　　大肚聽了唐昱的話不禁眉頭一皺，要知道香江的平穩過渡自然是要和諧的。如果鬧起了腥風血雨這不是上面願意見到的。唐昱見得大肚皺着眉頭不禁猜到了他的想法，於是對他笑着道。　　“放心，上面擔心和諧不過是怕起什麼動蕩。不過這批東西說到底不過是社會渣滓罷了，清理了也就清理了。關於上面的想法我們會去溝通的。”　　聽了唐昱的話，大肚這才猛然想起人家可是直通京城的人物啊！清理些社會渣滓罷了又怎麼會有人找他的麻煩？！何況這黑水國際成立之初可是香江大豪齊聚啊，這份影響力哪怕是那些渣滓們蹦達幾下也完全掀不起什麼浪花來，有着那些大豪壓陣根本就無所謂風波。　　於是心裏有底了的大肚對着唐昱點了點頭，沉穩的道：“那我先回去了，有什麼消息我會通知你們的。但如果你們有行動了也請和我說一聲我好有個準備。”　　聽了大肚的話唐昱笑着點了點頭，起身將大肚送了出去。這時候喬娜也將唐昱的吩咐轉達給了盧帥，盧帥他們倒是沒什麼猶豫。畢竟五月份的時候大茶那小子直接槍殺路過女子的事情讓他們都很不爽。而且他們已經歸建了自然就不再是所謂的大圈了，收拾掉大茶也是理所當然。　　而獵刀他們也加入了計劃，在總參的安排下他們將通過跳船、跳飛機的方式直接趕到加拿大，在那裡會有人幫他們立足並搞到他們需要的軍火。至於搶下地盤什麼的就要靠他們自己了。畢竟這些總參總是不好出面的。　　也正好趁着獵刀他們出去的時候放出消息，這樣更能讓大茶相信盧帥他們即將離開。其實本來盧帥他們也打算不繼續在香江呆下去了。畢竟臨近97那麼毫無疑問將來的管制將會更加的嚴厲，看過大陸嚴打的他們深知運動的厲害性！自然打算不再在香江呆下去，首先的目標也是加拿大。　　只不過由於黑水的存在，他們重要的部分留了下來而另一部分過去了而已。事情既然已經定了下來，那麼只需按部就班的執行便是了。　　幾日後，香江地下世界里傳出了大圈數位頭目打算放棄香江轉戰加拿大的消息。而且已經證實了大圈的大旗――班長已經帶着幾個強人前去了加拿大探路，一時間香江的地下勢力說不清的暗流在激涌，一些人在慶幸一些人在可惜。　　同一時間，身在泰國的大茶收到風聲班長他們將轉戰加拿大，而他在香江的小弟也給他傳來消息說獵刀在找他，似乎想出手自己手上的軍火。一時間大茶不禁懷疑，難道班長他們真的要轉戰加拿大？！　　於是帶着疑惑的他從泰國利用假護照直接回到了香江，在一個偏僻的茶樓里約見了通過小弟在找他的獵刀。

# 第四百二十六章 大茶咬餌

　　西貢偏遠的一間叫做“三冰”的茶樓里，一個個子約1.7左右面貌普通的男子正靜靜的坐在二樓的包間里，由於這間茶樓比較偏所以都沒有什麼人。男子看起來大約三十歲左右，面色有些黝黑，雖然面貌普通但渾身上下流露出一股彪悍的味道。此時男子正低頭大嚼着桌上典型的廣東茶點，那張看起來有些老舊的桌子上擺滿了鳳爪、排骨、奶黃包等廣東特色早茶點。　　在男子身後，站着兩個一高一矮的精瘦而氣勢煞人的年輕男子。時不時的兩人走到窗邊張望着，又或是給那埋頭大嚼的男子斟上茶，而後默默的站在了那中年男子身後。三人誰都沒有說話。不知道過了多久，一个中年的胖子氣喘吁吁的跑上了二樓來到了包間急急的打開門對着裏面的三人低聲道。　　“獵刀來了。”聽了那胖子的話，站在中年男人身後的兩個年輕男子不由氣勢一緊，下意識的把手摸到了腰間，那高個的沉聲問道：“他們多少人來？！”　　胖子喘了口氣，緩緩的道：“沒多，就獵刀帶着三個人過來的。車子已經在路口停下了，正走過來呢！估計一會兒就到了。”　　那年輕男子中的矮個子聞言眉頭稍稍鬆了些，低頭向那坐着的中年男子輕聲道：“大茶哥，他們已經到了。”　　埋頭大嚼的男子似乎沒有聽到任何話似的，依然在吃着那小蝶里的排骨。見男子沒有說話那三人也不敢吱聲。直到好一會兒了，他把那排骨吃完后才抽出了紙巾猛的擦了一下嘴，用桌子上的茶水漱了一下口，輕輕的靠在椅子上緩緩的道：“阿球，你帶他們過來吧。”　　那胖子趕緊應了一聲，又急急的下樓去了。站在男子身後的高矮青年互視了一眼，頗為緊張的站在了男子身後，那男子雖然沒有回頭但似乎感受到了身後兩個人的緊張於是漫不經心的道：“喪彪、阿烏，不要緊張。獵刀也是圈子里的人，知道規矩不會亂來的。”　　站在他身後的高個子聞言不禁苦笑道：“大茶哥，我們怎麼能不緊張？！獵刀現在可以說是這香江大圈的大旗了，班長、軍佬、鐵虎他們和他們下面的人全不知所終。現在獵刀和栓子的人都合到了一起，這次過來說是有事兒找您都不知道是好事兒還是有什麼企圖。”　　這男子，赫然就是從泰國回來的大案高手――大茶！聽了這話大茶笑了笑不可置否，將手上的紙巾丟到了桌子上緩緩的道：“喪彪，你就是想的太多！前怕狼后怕虎，這樣怎麼能成大事？！想多點有時候的確可以保命，但想的太多有時候卻又不是什麼好事兒！想的越多越不敢動手。所以老人才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以後做事兒有決斷點，要做了就往死里做！”　　喪彪聽了大茶的話應了一聲，但也沒有再說什麼。此時的矮個子的阿烏卻和大茶道：“大茶哥，那我呢？！我要注意什麼？！”　　大茶聞言，轉過頭來看着阿烏笑着道：“阿烏啊！你小子就什麼都別想了，你那腦子想什麼都白想。我在的時候你就聽我的，我要是沒在你就聽喪彪的。保准你少不了一口飯吃！”　　那阿烏聽了大茶的話嘿嘿的傻笑了一下，這喪彪跟阿烏都是大茶從自己老家帶來的人。屬於嫡系能打敢殺的那一類，平時大茶召集人手作案並不帶着他們。但分錢的時候總會分他們一份，若大茶不在香江這兩人就潛伏起來。若是大茶回來了這兩人就寸步不離的跟着大茶四處遊走。　　喪彪和阿烏都是大茶手下的悍將，曾在某次做下家的“水猴”在收大茶的貨的時候企圖黑吃黑，喪彪和阿烏兩人一出手就直接幹掉了對方近十個槍手！當然，他們身上也留下了四個彈孔。事後，班長他們也替大茶出了頭，聯合著香江所有的大圈近千人一夜間掃平了“水猴”旗下的四十多間場子。逼得“水猴”清理門戶，賠償了大茶的損失。也自從那一次后，香江的地下勢力都知道大茶手下有着兩員悍將！不敢對大圈裡相對勢力較弱的大茶心生歹念。　　就在大茶和兩人說話間，一陣腳步聲從包間的門外傳來。大茶頓時停下了話頭，轉過身靜靜的看着那包間的門。而他身邊的喪彪和阿烏也目光灼灼的看着那包間的門下意識的將手擺在了腰間。　　一會兒，門開了。那個胖子阿球領着一個不苟言笑，滿臉煞氣的中年漢子走了進來。那男子身材高大，氣勢頗足！举手投足間竟有些龍行虎步的味道。阿球在男子身前彎着腰做着引領的手勢將男子引到了那餐桌前。　　那男子也不客氣，走到餐桌前便徑自拉開了椅子坐了下來。在男子身後還跟着三個身穿緊身背心的彪悍青年，這三人和那男子一般不苟言笑，腰間微微鼓起！行內人看便知道是帶着傢伙的！　　“大茶！你小子下手夠狠，不過溜的倒是挺快啊！這一眨眼你都到泰國去了！怎麼樣？！那裡的白粉如何？！有沒有考慮進點貨回來搞搞？！”　　大茶聽了男子的話撇了撇嘴，道：“獵刀，你要我在香江搞白粉？！你想我死啊？！搶了那些香江佬的生意他們能和我死過！再說了，班長不是不允許搞白粉么？！我可不想去觸這個霉頭。”　　那男子便是唐昱所派出的獵刀，獵刀聽得大茶如此說不禁哈哈大笑！笑了好一會兒后才和大茶道：“班長他們準備不在香江混了，打算到東南亞或者加拿大去看看。畢竟快要97了，上面傳出風聲將來要清理一下。所以班長他們正帶着人四處看看呢！打算轉移陣地。”　　大茶聽了獵刀的話不禁點了點頭，接着道：“這也應該，97要到了我這也擔心着呢！畢竟當年的嚴打我們是看過情況的，要真在香江來那麼一次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那獵刀你有什麼打算？！繼續在這裏獃著還是也跟着班長他們出去？！”　　此時阿球已經很有眼色的為獵刀斟上了茶，緩緩的退出了包間。這包間里就剩下了大茶和身後的喪彪、阿烏，還有獵刀及他帶來的三個人。　　獵刀聽了大茶的話嗤笑了一下，拿起茶杯喝了口茶才看着他道：“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直說吧！我們全都要過去。班長的安排是一部分人在東南亞搞些白粉，一部分人去加拿大、歐洲去賣。但你知道我們過去這些傢伙帶不過去，班長找了人在當地去搞。於是我們手上的傢伙就需要處理一下。圈子里都說你打算最近再搞一票，所以我就來問問你的意思有沒有心思想接手。”　　大茶聽了獵刀的話后“哦？！”了一聲，隨後低頭沉思了起來。好一會兒，他才向獵刀問道：“班長怎麼沒有通知我？！”　　獵刀看了眼大茶，嗤笑道：“上次我們開會找了你，班長還特意通知你。結果你小子自己不來能怪誰？！班長已經說了，你既然不來那就是沒這個意思。我們自己干便是了。”　　聽了獵刀的話大茶不禁一陣懊惱，當時也是因為跟班長吵架了還以為班長要開會收拾他呢！於是才沒有回來，要早知道是這件事情自己肯定會回來的。但事已至此說多了也沒用，於是大茶急急的向獵刀問道：“你們打算什麼時候走？！”　　“今年年底吧！畢竟班長還要聯繫在加拿大的人拿傢伙，還有東南亞那邊也需要把貨源控制好。”獵刀豪爽的道：“班長說了，這麼多年兄弟臨走了傢伙給你留一批也算是咱們盡了這兄弟情了。以後見面喝茶還是可以，但生意上我們大路朝天各走半邊！要是撈過界了，那可就不好說話了。”　　大茶聽了這話，不禁苦笑。看來班長這回是真生氣了，這意思是直接把他剔除出了大圈的圈子啊！想想自己也有問題，若不是自己好幾次不給人班長面子他也不會反應那麼激烈。能給自己留下一批傢伙算是夠仁義了。　　“獵刀哥，那班長對外宣布了這條消息了嗎？！”在大茶看來這卻是最為主要的，若是自己被排除出了大圈的消息走漏出去不知道多少人等着給自己放血！畢竟當年自己和水猴的事情鬧的滿城風雨，若不是班長他們在背後死撐着恐怕水猴早就找自己麻煩了！　　現在若是水猴知道了自己被班長剔除出大圈的消息，他肯定得準備着如何收拾自己呢！　　“出了些風聲，但班長沒把不管你的消息放出去。”獵刀意味深長的看了大茶一眼，緩緩的道：“班長的意思很明確，都是多年兄弟了直接踢了你不跟你說也太不盡人情了。雖然你不願意和我們走一樣的路，但有了什麼難處大家還是可以互相關照的。”　　聽了獵刀的話，大茶沉默了。他一直知道班長是厚道人，不然來香江的兄弟有一千多旗子大大小小近十面，為什麼單單隻有他班長在大圈的圈子里說話相應最大？！為人厚道，做事公道！該打該拼不落人後，自己和他頂撞了好幾次他也沒有下手收拾自己。這都是心胸啊！　　“替我謝謝班長。”大茶沉默了好一陣后，才緩緩的道：“傢伙我拿了，但不能白拿！價錢我會按照世面上的給，不過傢伙得多些。既然你們都不算上我了我總得為手下的弟兄打算打算。”　　聽了大茶的話，獵刀暗嘆一聲唐昱的魚餌終究是讓大茶給咬上了！

# 第四百二十七章 香江暗流

　　接下來獵刀以每把AK1000港幣、子彈一百發四百港幣的價格出售給了大茶近一千把AK和三萬發子彈，還以每把八百港幣賣給了他黑星三百把、八百港幣一枚手雷八十枚。兩人談妥后，決定後天交貨。之後獵刀便離開了茶樓。　　離開了茶樓后，獵刀在車裡沉默了良久才給身在黑水國際的唐昱掛去了電話。電話響起沒有幾聲，便被喬娜接了起來。知道是他后沒一會兒唐昱便拿過了電話。　　“事情辦妥了。後天我們會交易，我估計最遲本月底，或下月初大茶就會動手。不過你們的準備必須充足，要知道這次我估計他會是大動作！可能目標不止一間金鋪。”　　電話那頭的唐昱笑了笑，雲淡風輕的道：“大動作才好，不然怎麼讓黑水浮出來？！”說著唐昱頓了頓，緩緩的道：“我這一次不僅僅是打給那些香江的地下渣滓們看的，我還是打給香江總督‘肥彭’看的！自然是越精彩越好！至於大茶想玩大的……”　　“我很期待！”　　說完，唐昱便掛斷了電話。而電話這頭的獵刀聽了唐昱的話不禁苦笑，他開始在想自己沒有和班長他們一起歸入黑水國際是否是個正確的決定了，看這位年紀不大的黑水國際的掌門人，那氣魄胸襟和手段都是過人一等的！自己沒有歸入黑水國際，那麼是否將來他也會算計自己一把呢？！　　但其實獵刀是多慮了，唐昱才沒有時間去算計一位地下圈子的人物。若不是為了震懾肥彭和香江的地下勢力，甚至收拾大茶他都不願意多花心思。雖然他和獵刀的話霸氣十足，但其實他心中還是頗為忐忑。放下電話后的他在椅子上沉思了好一會兒后，才對喬娜緩緩的問道：“宋姐回來沒有？！”　　站在唐昱身後的喬娜聞言點了點頭，道：“宋姐和江慧琳她們已經回來了，現在正在營地里休息呢！本來打算過來找你的，但是宋姐太累的於是就先休息去了。”　　唐昱聞言點了點頭，緩緩而肅然的接着道：“麻煩你讓宋姐和江慧琳她們過來一趟，還有！記得幫我把周鐵斌、盧帥叫上。我有事情要和他們說。”　　聽得唐昱如此鄭重，喬娜不敢怠慢趕緊走出了辦公室去將訓練場上的周鐵斌和盧帥叫上，然後便急急的趕到了營地里的休息室將宋宛如拉醒並叫上了江慧琳等人一起往辦公室趕去。　　就在喬娜出去后沒有多久，唐昱便拿起了電話給北京撥了過去。電話響了沒一會兒便被人接了起來，唐昱對着電話那頭輕聲道：“我是唐昱，麻煩幫我找一下何爺爺、趙爺爺。我有急事”　　京城柳蔭街，何老和平日一樣跟趙老正在樹蔭下下着象棋。一個護士快步走到他身邊輕聲道：“何老、趙老，唐昱電話找您們。說是有急事。”　　何老聽了這話那花白的壽眉一挑，“哦？！”了一聲便放下了棋盤走到了書房裡將電話拿了起來。最近唐昱他們在香江的手段他是全部知道的，對於這個小傢伙的本事何老頗為喜歡！於是知道是他來的電話，而且說是急事他便有些好奇了。　　和他一樣好奇的還有他的老搭檔趙老，於是兩個老人丟下了棋盤來到了電話前。何老拿起了電話放開了揚聲，那渾厚的嗓音頓時鎮到了電話那頭的唐昱。　　“我是何柱國，小傢伙有什麼急事非得和我們這兩個老傢伙說的？！”　　電話那頭的唐昱聽得老人的聲音，不知怎麼的那有些浮躁的心竟然定了下來。整理了一下思路后，唐昱緩緩的和電話那頭的老人道。　　“香江這裏的事情一切正常，關於‘大圈’的問題我們收編了一部分。另一部分我打算做個殺雞儆猴！清除掉，順便的給肥彭和那些香江土豪們提個醒：我們來了，別有什麼不該有的心思。這裏畢竟是我們的地面。英國人該走便走，那些什麼幫派熄火的熄火。不要玩什麼花樣。”　　聽了唐昱的話，電話這頭的何老嗯了一聲點了點頭。其實這也是必要的，老人一生戎馬出身本就對京城內部里一批為了香江安定過渡甚至想着拿些好處過去安撫那些些個牛鬼、蛇神的人嗤之以鼻！在他看來，那些人都是渣滓，屬於要被清理掉的行列。　　但畢竟安穩過渡最為重要，而且何老都已經退下來了再過多參与事物會引起別人的不滿。於是何老才按下這份心思，如果唐昱要動手清理一批也正合他的意思。他自然不會反對。　　“但是，那些要清理掉的對象或許會活躍一陣子。按照他們的心思，過段或許會犯下大案。我的想法是用我們手上的力量直接將這批人摧毀掉！但又擔心會引起一些短期的動蕩和外交問題。思來想去拿不定主意，於是想向您和趙爺爺請教。”　　電話這頭的何老不禁啞然失笑，這個小傢伙！你要是拿不定主意怎麼會有這麼大的手筆？！小傢伙分明是想讓我們兩個老東西給他做後盾，將來有人拿這個攻擊他我們可以有話說！於是趙老搶過話頭直接笑罵道。　　“你個頑皮的小東西，自己跑到香江去惹事兒了還想着我們兩個老東西給你背黑鍋呢！罷了～罷了～不過是清理一批渣滓而已，滅了也就滅了！至於外交？！哼！咱們自己的地面，想做什麼還需要和別人通報嗎？！犯下了大案你直接收拾就是了，有什麼問題我們兩個老東西給你兜着。”　　唐昱被趙老笑罵了一頓，卻還笑嘻嘻的和身在京城的兩位老人道：“沒辦法呀！我這小胳膊小腿兒的，要被人收拾了跑都沒地兒跑呢！要沒您兩位老人家的話，我哪兒敢亂動呀！”　　“得了！得了！別給老頭子裝乖寶寶了，該干什麼干什麼去！”趙老拿過電話，何老也並沒有生氣。其實兩個老人一直的默契就是溝通的事情全部由趙老處理，趙老的意思實際上就是何老的意思。　　“爺爺，我還有個要求。”得了承諾的唐昱心下歡喜，但還是肅然的對電話那頭的兩位老人緩緩的道：“我希望能撥付一批軍隊里頂尖的狙擊人才過來，不要多二十人足以！當然，我只是借調，等事情過了他們就回去。”　　聽了唐昱的話，趙老不禁皺了皺眉頭緩聲道：“有這麼嚴重嗎？！竟然要調動軍隊里的人過去？！”　　“以防萬一啊……”唐昱嘆了口氣，緩聲道：“爺爺，現在香江大豪雖然都支持我們但我們也必須做出成績來。這是我們第一次辦事，必須辦的漂亮！這樣那些香江大豪才願意繼續用我們的人，而且在對付肥彭上站在我們這邊！”　　趙老聽了唐昱的話不禁點了點頭，轉身和何老眼神交流了一下見何老沉思了一陣緩緩的點了頭后，才對着唐昱道：“行了！我們兩個老傢伙知道了，最遲後天我們會安排一批人過去的！”　　說完，趙老便掛斷了電話。這時候沉思的何老抬起頭來對着趙老緩緩的道：“我們去大內，找政委。”　　趙老點了點頭，畢竟是要調動軍內的強手，這是比較犯忌諱的事情。是必須要和老政委商量的，而且唐昱那小傢伙說的事情也要知會一下老政委。不然將來受了什麼攻殲可就不好說話了。　　於是兩位老人備下了車，在一個小時后低調而沉穩的駛進了大內。頓時，京城裡再次引起了一片的風波，上次兩位老人進大內便引起了最高首長的緊急召集。這次他們再進去又會引起什麼呢？！果然，沒有出乎京城內眾人的意料沒一會兒最高首長又再次召集了一批人。與上次不同的是最高首長這次召集的是些軍中的元勛、外交人員，和一些現役部隊的大佬。雖然也引起了動靜但比之上次小了不少。　　而就在何老和趙老在大內與最高首長一起商量此事的時候，宋宛如他們也到了唐昱的辦公室里。等眾人到齊並坐下后，唐昱向他們通報了事情的最新進展，也就是大茶吃下了那批軍火和獵刀判斷他可能會有極大的動作，甚至一次性行劫數間金鋪的可能！聽了唐昱的話眾人一時都陷入了沉默，數百把AK、黑星和手雷，那可不是鬧着玩的！　　這些都是自己給出去的，別到時候收拾不了場面那就成笑話了！而且還會給英方抓住把柄，甚至黑水的地位將會一落千丈！自己等人的心血將會付諸東流，但若是一炮打響那麼好處自然也是顯而易見的！黑水國際的名字到時候會響徹香江，甚至揚名國際！有着這股力量停留在香江，那麼相信那位肥彭會寢食難安而香江的大亨們則會睡的更香。　　“為了保證行動的順利，我已經和何爺爺溝通過了。他將會讓目前部隊最強的狙擊手過來二十人，保證行動的順利。”　　聽了唐昱的話眾人的心思稍稍安定了些，隨後唐昱看着盧帥緩緩的道：“盧帥，現在你必須要和我們說清楚大茶能夠調動的人手有多少？！我們應該做些什麼準備？！”　　盧帥聽了唐昱的話，點了點頭沉思了一陣緩緩的對着眾人道來：“我、軍佬、鐵虎還有栓子、獵刀手下就已經聚集了香江大圈裡90％以上的人手，在香江這塊兒的大圈也不到千人我們這裏全部加起來已經有九百多人了，除掉上一批跑單幫、信不過的之外大茶能動用的人手不會超過五十人。”

# 第四百二十八章 各方欲動

　　唐昱聽了盧帥的話後點了點頭，香江大圈的情況這裏最熟悉的人莫過於盧帥了。他既然說了大茶能夠動用的人手最多不過五十人，那麼這應該是最為確切的数字。　　“但，不排除他會聯繫‘水猴’調用人手一起來辦事。”盧帥沉思了一下，緩緩的道：“大茶行事喜歡行險，而且動手起來頗為兇狠！當年‘水猴’黑吃的他的貨我們幫他出頭，因此他也和‘水猴’的關係打了死結。”　　唐昱聽了有些莫名其妙，既然和水猴的關係都打了死結了那麼怎麼可能還會調的動水猴的人手呢？！但接下盧帥就和唐昱他們解釋道：“水猴是‘水房’現任的話事人，向來是個見利忘義的人。不然前年的時候也不會冒險吃下大茶的貨。”　　“如果大茶去找他和他商量借調人手自己出頭搞一單大事，利益驅使下水猴未必就不上鈎！一旦水猴加入，加上大茶手上的傢伙那麼出動的人手可能就不止五十人了……”　　聽了盧帥的話，唐昱不禁皺了皺眉頭！看來事情還真是不簡單，如果這水猴真的一起動手那麼大茶能動用的人手的確會不少！而且加之他手上的軍火恐怕半個香江的金鋪都會遭劫！道時候那事態就嚴重了！因為當務之急是要逼迫水猴不可以參与的太深，或者恐嚇住他！否則他一旦加入那麼事情肯定變的不受控制！　　“盧帥，你現在能去見水猴么？！”唐昱想了想，緩緩的道：“用過來人的身份告訴他們，現在就快97了國家肯定不會允許混亂，大圈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才出走海外。勸他最好不要摻和的太深。你覺得如果這麼說水猴能聽你的嗎？！”　　盧帥聽了唐昱的話沉思了一會兒，點了點頭緩緩的道：“水猴這個人欺軟怕硬，喜歡貪小便宜。如果不是這樣他也不會覺得大茶勢力弱而想吃下他的貨。更不會在被我們砸了他四十多個場子以後就服軟了。我假裝詐他點好處再把消息透露給他，我覺得他應該會警惕。”　　唐昱聽了他的話後點了點頭，閉目沉思了一陣向宋宛如他們道：“宋姐、慧琳姐，你們覺得怎麼樣？！”　　宋宛如和江慧琳他們互視了一眼，宋宛如笑着道：“事情你都計劃好了，也和家裡的老人們說過了我們還能有什麼意見？！”　　而江慧琳則思索了一陣后，對着太陽緩緩的道：“我覺得應該把我們在鵬城的那批人手全部調過來，不然我擔心到時候人手不過！而且槍支也必須運抵，環境什麼的他們都必須勘察一次。以免到時候手忙腳亂。”　　唐昱點了點頭，這江慧琳考慮的比較全面。自己等人是應該先將鵬城的人手調配過來先行熟悉情況，不然到時候恐怕會出現問題。於是他看着周鐵斌和盧帥道：“周大哥、盧帥，這件事情就交給你們了。周大哥負責協調人手盧帥比較熟悉香江的情況由他帶着周大哥和其他一起在附近的金鋪看看，做好事情的應對準備。”　　周鐵斌聽了唐昱的話不禁點了點頭，憑着自己和這些戰友的軍事素質只要熟悉了情況難道還拿不下那些三隻手出身的劫匪么？！而且自己的兵盧帥還是在這裏打混了多年的江湖老鳥，由他帶着熟悉不會出什麼問題。　　“對外的說法，就說是盧帥的戰友過來了盧帥招待一番。”唐昱想了想對着盧帥笑道：“你就說是準備到加拿大一起打拚的戰友，召集來了以後先帶他們在香江遊玩一番。這樣也可以隱人耳目。”　　眾人聽了不禁點了點頭，唐昱的這個決定比較老成持重。有了這些理由盧帥就能光明正大的帶着周鐵斌他們在香江熟悉地盤了。而且如果此事成功后，那麼不難想象將來黑水國際會接到更多的安保要求，為了應對以後的安保狀況現在熟悉一下環境也是必須的。　　“大家還有什麼想法和意見嗎？！”說完后，唐昱再次看向了眾人笑着道：“一人計短，眾人計長。這可咱們大家的事業呢！”　　聽得他這麼說，眾人都笑了笑。隨即想了一會兒，一個個的都逐漸的搖了搖頭。看得大家都沒有什麼意見了，唐昱便對周鐵斌道：“好！那麼就這麼辦吧！周大哥、盧帥那你們現在就開始準備吧！”　　周鐵斌和盧帥點了點頭，敬了個軍禮轉身大踏步走出了辦公室。而宋宛如和江慧琳他們再和唐昱商議了一些細節后，便各自散去了。　　香江幫派“水房”，本叫和安樂，或稱水房、汽水房、安樂堂，是香江的一個和字頭派系的三和會組織。　　這支勢力起源於1934年的土瓜灣安樂汽水廠（Connaught Aerated Water company Limited）之維護員工利益的組織，並從和勝和中獨立，自立門戶。故此，和安樂又名水房或汽水房。截至到1994年為止，水房旗下的人手已經達到大約三萬人左右。　　在香江的勢力中算是中上水準，水房的結構和其他的香江幫派沒有太多的區別，其構成是：坐館、話事人、白紙扇、紅棍及小弟。　　而現任的水房坐館就是水猴，此時在水房旗下的一間茶樓里水猴正皺着眉聽着手下白紙扇的回報。大圈最近的動作過於頻繁導致香江的其他幫派有些心驚膽戰！雖然他們人數被大圈要多，但論起悍不畏死、敢打敢殺還得數大圈。而且重要的是大圈並不經營那些娛樂場所於是導致他們根本沒有窩點。　　而香江的其他幫派都是有經營一些個洗頭房、夜總會之類的，這就導致了他們先天性的和大圈不對等。大圈完全可以打了就走，但他們卻是走的了和尚走不了廟。於是導致水猴那次黑吃大茶的貨而被大圈一夜掃平四十幾間場子后被迫求和。　　“班長他們似乎已經回到了香江了，但不知道為什麼卻沒有出現。最近活躍的都是獵刀和趕回來的大茶。大圈的人手也消失了一大半，而且也似乎沉寂了不少。”　　水房的白紙扇叫做崩牙差，據說曾經就讀過警校後來因為觸犯了紀律被開除了。之後他便直接混了幫派，憑着那份腦子崩牙差逐漸的混到了白紙扇的位置上。很得水房的現任坐館水猴的信任。　　水猴年約四十，人如其號瘦小駝背型同猴子。但就是這瘦小的中年男子便是水房數萬小弟的大佬，水房的總掌舵人人！他水猴的名字說出去，哪怕是現在香江社團第一的向家都得禮讓三分！　　聽得崩牙差的話，水猴皺了皺眉道：“阿差，你睇大圈班友系玩緊乜？！（你看大圈那幫傢伙玩什麼花樣）”　　崩牙差聽得大佬的問話不敢怠慢，想了好一會兒后才道：“他們似乎是真的要離開香江了，但目的地是哪裡還不清楚。而且憑着最近他們人手都散開了的情況看我估計他們是要開始走人了。畢竟香江這裏的地盤就這麼大，他們人數不多地盤我們又都瓜分完了留下來他們除了繼續吃‘大茶飯’之外什麼也做不了。”　　水猴聽了崩牙差的話，點了點頭。其實大圈與水猴的衝突水猴還是記恨在心的，但無奈的是大圈那批人敢打能殺，火力強勁若是真的衝突起來水房旗下的那些夜總會什麼的肯定都要關門了事，而且在雙方沒有分出勝負之前那也是不要想開業的了。　　大圈本就沒有根底，火力又強、人員素質高，游擊戰起來水房未必能把他們怎麼樣，即使最後勉強的把他們趕跑了，或者消滅了水房也會元氣大傷。到時候香江的其他勢力可就不那麼好說話了，肯定會鯨吞水房旗下的地盤。　　算計之下得不償失，水猴才無奈的和大圈講和並做出賠償。這其實也是他貪心所致，開始的時候大茶僅僅是剛剛從大圈中扯起了旗，做了幾件案子水猴以為大茶在大圈中沒有根底於是想着吃下大茶的貨大茶也沒法拿他怎麼樣。　　但他沒有想到的時候大圈竟然會那麼團結，直接二話不說就開打了！把水房打的是雞飛狗跳，頭破血流！那個晚上水房旗下的十多間的士高就中了近二十枚手雷！AK的火光四處閃耀，這甚至直接讓沒有見過如此之強的火力的水房的小弟們差點崩潰！　　剛剛開始中途的時候水猴還想着打上一陣子再談，但那一個晚上之後水猴無奈的選擇了直接和談，為此找了向家來做中間人在中環的某間茶樓里賠付了七百萬才算把事情了解。若是算上死傷小弟的安家費、被砸毀的場子那一次事件就導致了水房近五千萬的損失！　　就在此時，樓下的水猴的保鏢走了上來敲了下門打開來對着水猴道：“大佬，大圈噶班長派��人過哩！話有事要同黎講。（老大，大圈那群人派了人過來，說是有事要和你說。）”　　水猴聞言一愣，和崩牙差互視了一眼間崩牙差點了點頭便隨即道：“讓他過來吧！”

# 第四百二十九章 水猴的退卻

　　聽得水猴如此說，那小弟不禁點了點頭轉身走出了房間。不一會兒，班長盧帥和周鐵斌在那小弟的帶領下走進了水猴的房間里。　　見得盧帥他們進來，水猴一副欣喜的表情走出椅子幾步到了盧帥的面前用他那半生不熟的普通話笑道：“班長！稀客！稀客呀！今天怎麼有空來我這裏喝茶？！最近不是聽說你們都挺忙的嗎？！”　　見得水猴的模樣，盧帥僅僅是洒然的笑了笑便接住了水猴伸過來的手道：“我們最近的確是挺忙的，這次過來呢！也是有事情要和你說說，畢竟我們在香江這些年裡你也沒少給我們照顧，臨走了總得打個招呼。”　　聽得盧帥這麼說，水猴心裏不禁“咯噔！”一下！難道這盧帥要和自己開戰？！不像啊！要是想和自己的“水房”開戰他就不會到這裏來拜訪自己了，隨意下個戰帖開打就是了！何必要來拜訪自己冒着那麼大的風險？！　　看着水猴那變幻的臉色盧帥不禁笑了，他知道水猴這是被大圈當年的兇狠給打怕了！還以為自己要和他開戰呢！於是笑着道：“水猴哥別誤會，我們之間雖然有過衝突但也沒有少過合作。都在香江這片地面找‘�h食’，大家互相之間有些摩擦是正常的。但畢竟都是為自己手下的弟兄找口飯吃不是？！”　　聽得盧帥這麼說，水猴不禁鬆了口氣。看來人家真的是來說事情道別的，不是過來下戰書的。當即接着盧帥的話頭道：“是！是！是！班長的話有道理啊！來來來……都坐着別客氣！”　　盧帥他們聽得水猴的招呼便笑着坐下了，這時候水猴才看着盧帥身邊一直不吭氣的周鐵斌問道：“這位是……”　　“他是我在部隊里的連長，我們一起打過自衛反擊戰的。”盧帥笑着解釋道：“這次過來香江遊玩，我這是帶着他四處玩玩呢！”　　聽得盧帥的介紹，水猴不禁倒吸一口涼氣！這盧帥打過仗他是知道的，但盧帥一介紹這竟然是他打仗時候的連長，這就活生生的嚇了水猴一跳了！盧帥都這麼生猛了，那他那連長還了得？！　　周鐵斌聽得盧帥的介紹笑着朝水猴點了點頭，那雲淡風輕的模樣再次讓水猴忌憚了幾分！　　“我們最近準備逐步退出香江，畢竟就快要97了啊……”盧帥並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糾纏，只是看着水猴緩緩的道：“我們都是從大陸過來的，知道那邊的情況。97以後大陸肯定不會允許我們這樣的人再繼續存在。所以我們打算轉移到其他地方去。”　　聽得盧帥這麼說，水猴不禁點了點頭。畢竟大陸的嚴打之類的風暴他們也是知道一些的，誰敢說97后京城裡的大佬們不會在香江來那麼一出啊？！要真來那麼一處自己這些人可沒一個能跑掉的！班長他們的擔心和轉移那也是有道理的，畢竟他們還不像自己等人有着固定的地盤可以收錢，他們來錢多數是直接作案。不過沒有地盤的好處就是隨時可以抽身而走像自己這“水房”下面跟着三萬弟兄吃飯，哪裡能說走就走啊？！只能見招拆招了。　　“班長，那你們打算轉移到哪裡去？！有想好嗎？！”水猴接着問道，人不親地親啊！要是班長他們能在外混好了，自己等人或許也能轉移重點到那些地方去。到時候說不準還得靠人家班長他們給關照呢！　　“我們現在的首先是東南亞和加拿大，正在看呢！戰友們都出去了，看好地方我們就先試探着過去一些。”盧帥按照統一給出的話從容的回答道：“這次過來就是和你說說我們走了之後的一些問題。”　　“哦？！班長你們都要走了還有什麼問題？！”水猴聽了盧帥的話后不禁有些奇怪的問道：“有什麼需要兄弟幫忙的，儘管開口！能做到的兄弟絕對沒二話！”　　當然，做不做的到不過是他水猴說了算。能做到了水猴也不會太過推辭，畢竟要是將來班長他們混好了，自己過去開發市場也能得點照顧不是？！和他們交好並不吃虧。　　“呵呵……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多的事情，我們過去打拚畢竟一開始肯定是要有合法身份的。所有那些個傢伙是不能帶了，於是想着你有沒有要接手的打算？！”盧帥直接把水猴的話當成耳邊風了，這話要能信就有鬼了！不過他還是按照唐昱交代的說了一番。　　水猴聽了盧帥的話不禁點了點頭，過去踩水你要是還帶着傢伙鐵定會引起別人的注意。班長他們過去也肯定不是僅僅想着干一票就走人的，估計也是想弄一塊自己的地盤出來。　　“傢伙都給我們了，那你們將來要用什麼？！”水猴不禁好奇的問道，說實話他對盧帥的這批軍火還是很感興趣的，畢竟在這香江要弄軍火說容易也容易說難也難。大圈手上的AK和黑星那都是出了名的！哪怕和警方的飛虎隊駁火都不落下風！　　“這你不用擔心，我這連長還是有些關係的。”盧帥笑了笑看向周鐵斌，和水猴道：“將來我們要用傢伙我連長會幫我們搞定。不過我們手上的這批東西畢竟不好帶出香江，目標太大而且數量也太多。”　　水猴聞言沉思了一陣，然後向盧帥問道：“一共有多少？！”　　盧帥聞言和周鐵斌相視一笑，轉頭看着水猴道：“最近大茶拿了一批去用，我們手上的還有四百把AK和兩百把黑星。AK的子彈有一萬發，黑星的子彈有八千發。還有二十顆手雷。”　　聽得盧帥的話水猴禁不住“咕嘟～”的吞了口口水，他一直知道大圈的火力強勁但沒想到竟然這麼強勁！四百把AK、兩百把黑星外加一萬八千發子彈和二十枚手雷，這火力都足以橫掃香江的大部分警局了！　　“那你們打算怎麼賣？！”水猴聽完了盧帥的話后急急的問道，盧帥看他的樣子笑了笑接着道：“AK一把三千港幣，黑星一千港幣。手雷一枚一千五百港幣，子彈一百發一萬塊。”　　水猴身邊的崩牙差眼珠子轉了轉，立刻算出來AK就得一百二十萬港幣、黑星二十萬港幣、子彈得一百八十萬、手雷三萬塊！這一共得三百二十三萬，不過是三百多萬就能武裝起水房最能打的力量，而且這批傢伙在手以後和別的幫派火拚或者暗鬥都能占不少便宜！　　不說別的，拿出一百把AK足以橫掃香江大部分幫派了！要是暗鬥，AK和黑星也都是暗殺的好工具呀！手雷更是了，混戰起來一枚過去保管對方趴下一半！剩下不跑有鬼！　　當下崩牙差對着水猴點了點頭，這筆買賣做的過啊！水猴得了崩牙差的眼色心裏也有底了，於是笑着向盧帥道：“班長，那你們打算什麼時候和我們交易？！”　　聽得水猴這麼說，盧帥不禁暗笑這傢伙果然上鈎了！不過也是，香江難得見到那麼大宗的軍火，這些個槍支彈藥可都是數年來大圈們攢下下。水猴見到能有這機會抓着一大批軍火他不動心才怪！　　“時間現在還定不下來，畢竟大茶最近得用上一用。等他用完了我們再交付給你們，價錢就按我們商量好的來辦吧！”　　聽了盧帥的話，水猴心裏恍然！看來這大茶回來了是要辦大案子的啊！也算是在大圈臨走前做上一大筆算是路費了，不過自己雖然羡慕卻不敢妄動。畢竟人家是沒廟的和尚自己是有地盤的人，這比不了啊！　　“水猴，我這臨走了跟你說句實話吧！”有了上面一系列的鋪墊，這下面的才是盧帥要說的重點，水猴這時候已經接受了盧帥他們要撤出香江的說法。於是跟着道：“你說。”　　“我們畢竟是沒廟的和尚你們和我們不一樣，你們在香江都有着地盤。我們可以做了就走誰也攔不住，但你們一旦被查到了那就是大禍臨頭了。”　　聽了盧帥的話，水猴不禁點了點頭。的確是這個問題，所以在大圈到來之前雖然香江偶爾有着搶劫什麼的但都是小案，香江的警察配備的也只是小型火力槍械而已。　　直到大圈殺將過來，幾個大案才把香江警察給嚇住了！這才有了一部分重火力的配置，並催生了飛虎隊的加強。　　“這段時候大茶回來後會搞些大事，他可能會想讓你一起去。但我的建議是你最好不要參与，畢竟我們都能做了就走但你們都不具備這個條件。”說著，盧帥嘆了口氣緩緩的道：“你們要是留下了什麼把柄，到時候一旦過了97說不準上面收拾的就是你們了。”　　“而且你得知道，我們這些還是退役了的。上面還有大把沒有退役比我們都強的，惹急了他們派出那些人來收拾你們不過是輕而易舉。”　　聽得盧帥的話，水猴背後一身冷汗！其實在盧帥到來之前大茶已經託人帶話給了水猴，說是讓他將水房旗下的紅棍借給他用用，月底前他要辦大事！事成后給水猴五成的分紅，來人來說的清清楚楚，這次打頭的是大茶，連他手上的兩位大將喪彪和阿烏都出動了！估計這一動手那就肯定不是一間金鋪了！　　當下其實水猴也有動心過，畢竟出頭的時候大茶自己出點人手就能分的五成！幾間金鋪啊！那可能是上億的劫案，五成就是說他水房能分下大約五千萬！這不由得水猴不心動，但現在聽得盧帥這麼一說，他哪裡還敢挂念着那筆錢啊！要是消息走漏了出去命都說不準會沒有了！　　“大茶畢竟是我們的人，有些話我也不好說太多！大家心照就是了！”盧帥見得水猴冒汗的模樣，不禁笑了笑道：“我還有事，就不就留了。告辭！”　　說著，不等失魂落魄的水猴緩過神來便徑直走出了水猴的辦公室。等盧帥他們走了好一會兒后，水猴才像想起什麼似的惡狠狠的大罵道：“大茶！黎條死仆街啊！坤我？！我吊黎老母個�菁也�！”

# 第四百三十章 大茶意動

　　盧帥他們開着車出了水房的地盤后，倆人對視一眼頓時哈哈大笑了起來！水猴那被盧帥的話嚇得渾身冷汗的樣子讓周鐵斌覺得大為有趣！他沒有想到一個香江的土鱉黑幫竟然會對大陸如此的恐懼，看着他的樣子盧帥不禁道：“老班長，你得知道我們在香江也算是強勢人物了！對付他們這群沒上過戰場的幫派還搞不定那真是枉費你的教導了。”　　聽得盧帥在面前吹牛，周鐵斌不禁嗤笑道：“你小子也就欺負一下這些個土鱉，要讓你越南人再來一場我估計你小子得尿（sui）了！”　　聽得自己的老連長這麼說自己，盧帥不禁惱了！瞪着周鐵斌道：“老連長！您可不能這麼說啊！我在香江雖然乾的是粗活兒，但那也是拿着小命當銅子兒耍的！沒玩花活兒呢！”　　聽得盧帥和自己爭辯，周鐵斌不禁嗤笑的更厲害了！乜斜着眼睛看着他道：“揍點跑城裡的差佬，和那些拿着片刀的混混打幾架你就真以為自己厲害到哪裡去了？！”　　聽得周鐵斌的話，盧帥不禁一滯！然後握着方向盤說不出話來，接着周鐵斌看着那一臉懊惱的盧帥笑了一下便給唐昱打過了電話去了。　　“小昱嗎？！事情已經搞定了，水猴不會派出人手給大茶。我們可以放心計劃了。”電話想了沒有兩聲便被唐昱接了起來，這是唐昱的手機周鐵斌自然知道接起的不會是別人。於是直接便把事情回報了。　　唐昱聽了周鐵斌的話不禁點了點頭對着他道：“好，辛苦了！讓盧帥再辛苦一下，給大茶打個電話，就說讓他盡量用大圈的人不要找外人尤其是香江本地的幫會。理由是避免消息走漏，其次將來說不準還得回來。若是用了他們的人讓他們被連根拔起，到時候想回來估計人家都會防着我們，說不準會和差佬出賣我們！”　　電話這頭的周鐵斌聽了唐昱的話後點了點頭，這樣兩邊都解釋的通了。大茶也不會起疑。否則等盧帥從水猴這裏出去的消息傳出去，而水猴又拒絕和大茶合作的話難免會引起大茶的懷疑。於是周鐵斌點了點頭后道：“我知道了，現在就讓他打電話。”　　說完，周鐵斌便掛斷了電話。周鐵斌現在用的手機是黑水成立後唐昱他們專門給他配備的，盧帥本來自己在香江也有着手機於是他便沒有配備。見得周鐵斌掛斷電話后，盧帥不禁笑着問道：“老連長，小哥怎麼說？！”　　小哥是盧帥他們在唐昱背後的稱呼，蓋因唐昱的年紀不大但做出來的事情卻比他們任何人都強！於是這讓他們異常欽佩，於是他們背地里全都叫唐昱小哥。當面的時候有些叫唐昱“唐助理”，因為唐昱外掛的身份是宋宛如的助理，也有的叫他“小昱”。這僅僅是周鐵斌等有限的幾個京城過來的人才這麼叫。　　聽得盧帥的問話，周鐵斌笑了笑道：“沒什麼小昱讓你給大茶打電話，把你去水猴那裡的事情說上一遍，免得他起什麼疑心。然後告誡他不要把水猴他們拖下水，免得將來還要回香江�h食的時候被人打黑槍。”　　盧帥聽了點了點頭，其實他們過來找水猴賣槍也並非空穴來風。大茶畢竟手下只有那麼多人如何能吃的下那麼多的槍械？！最近他給獵刀的回覆是能吃下五十把AK和黑星，子彈的話他要一萬發，手雷要的稍微多了點，要了五十枚手雷。　　剩下的，他讓獵刀他們自己處理。畢竟沒有那麼多的人手他拿上那麼多的軍火沒有用不說還會引起別人的注意，危險增加了不少。所以他考慮了良久並確定了動手的人後便打了電話給獵刀改了主意。　　盧帥把汽車停到了一邊，和周鐵斌換了個位置后便低頭沉思起來。他畢竟需要構思一下想法才能和大茶說。如果貿貿然的和大茶去說容易有漏洞，大茶這個人警惕異常！一旦給他發現有什麼怪異，說不准他會縮回去不再動彈！到時候所有的心機就白費了。　　當周鐵斌快要將車子開到黑水西貢的總部的時候，盧帥終於打出了給大茶的電話。大茶的電話在回到香江后便將號碼交給了獵刀，獵刀有了自然盧帥就有了。　　電話響沒有兩聲便被人接起，但接起電話的人顯然不是大茶。　　“喂！您好！哪位？！”盧帥聽得這個有些熟悉但肯定不是大茶的聲音不禁皺了皺眉，隨即便展開了。這小子應該是大茶身邊的喪彪，大茶回來后辦的新號碼里沒有存下自己的號於是並不知道是自己打來的才讓喪彪來接的。　　“喪彪，讓大茶接電話！”盧帥對着電話那頭沉穩的道：“我是班長！”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陣，盧帥便聽到了大茶那熟悉的聲音。　　“班長，你們什麼時候回來了？！”大茶的聲音顯然非常驚訝，而且語氣也透着親熱。但盧帥卻冷哼一聲道：“哼！我再不回來你可就惹下大事了！”　　聽得盧帥這麼說，大茶不禁一皺眉！自己最近沒有做什麼事情啊？！就算是跟他們買槍、買子彈不也是你同意的嗎？！而且你都要離開香江了，我做些什麼關係不大吧？！　　“班長，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麻煩請你說清楚點！”大茶也不客氣，他向來就是囂張的這次自認沒有做錯什麼自然口氣就大了！　　“哼！你是不是拉了水房的水猴打算一起去吃一次‘大茶飯’？！”盧帥冷冷的對着電話那頭的大茶道，大茶聽了盧帥的話先是一愣隨即道：“是啊！沒想到你消息這麼靈通啊！”　　“白痴！你不知道這次萬一要是失手或者走漏了風聲我們跑的掉水房跑不掉嗎？！”盧帥冷冷的對着電話那頭的大茶道：“你倒是沒什麼，但到時候水房肯定是會把帳記在我們大圈的頭上！要是有什麼事情，將來我們連香江都回不來！”　　大茶聽了盧帥的話心裏有些不以為然，既然要想吃好處自然就要承擔後果。怎麼能怪到自己頭上呢？！但一會兒盧帥的話讓他的心卻提起來了！隨即涼到了屁、眼兒里！　　“我知道你的心很大！這次的打算也不小，所以人手不足。但你要知道，貪多嚼不爛！有多大的頭戴多大的帽！你真要做到一次吃光抹凈小心大陸那邊看不過眼來找你麻煩！”盧帥冷冷的對電話那頭頗有些不以為然的大茶道：“我這樣的人都只是被淘汰的，總參里的那些隨便拉一個出來也比我強！你自認為能逃得過他們的追殺你就試試看！”　　說完，盧帥也不等大茶回話便直接掛斷了電話。照盧帥的想法，大茶雖然心思比較野，但不是沒有頭腦之輩！自己這麼嚇他，他肯定得怕！而且自己也並不是完全的嚇他，如果他真的這麼說說不準總參的人真會翻江倒海的找到他，弄死他！畢竟這樣的人太危險了！他不死誰都不知道他會不會等97后再來一次！到時候影響的可就是國家的形象了！　　果然，過了沒一會兒電話就響起了！盧帥掃了眼電話看到是大茶的號碼就沒有接，直到電話響了四五遍以後才緩緩的接了起來，冷聲道：“怎麼？！還有什麼話要說嗎？！”　　“班長，我知道我有時候混蛋！但你也得知道我這也是掙口飯吃啊……”大茶被盧帥的話驚的一身冷汗，不得不軟下來。低聲下氣的和盧帥道：“事情真有那麼嚴重嗎？！我不過是搶幾個金鋪而已！什麼時候香江少過這樣的搶劫了？！”　　“你得知道，你這不是單單的搶劫問題！而是發動了香江本土、外帶強悍勢力的大型洗劫！不說別的，要真做了肥彭都會不擇手段弄死你！水房的人吃虧肯定也會算在你的頭上！上面的人擔心你97后再次作案也肯定想你死的不能再死！這麼多人想你死你以為你還能活的下來？！”　　聽着盧帥的話，大茶不禁“咕嘟～”的吞了口口水。自己畢竟還是太嫩了啊！沒有盧帥這江湖老鳥看的清楚，也無怪人家能混成大圈內部的大旗式的人物自己只能是桿小旗。　　“班長，那你覺得我們應該怎麼做好？！畢竟你們都快要走了，你們又不帶上我一起。你們這一走以後我們辦事拿回來的東西誰說的准他們不會黑吃黑啊？！”大茶嘆了口氣，緩緩的道：“所以我才想趁着你們還沒走做上一大票！這樣也算給跟着我的弟兄們一個交代了。”　　聽了大茶的話，盧帥沉默了。雖然大茶心黑手狠、囂張狡詐但無論怎麼說大茶這個人對自己的弟兄還是可以的。一直以來都很照顧那些跟着他辦事的弟兄，好幾次有跟着他出案的弟兄出事，他都拿出一半的收益做了安家費。　　於是要收拾他盧帥當初也有過猶豫，不過大茶拒絕了和自己一起面見唐昱實際上就等於放棄了繼續活下去的希望。盧帥知道自己本來就不幹凈，能夠脫離不和諧的黑名單完全是因為自己老連長的功勞，因此他更不敢和唐昱要求什麼。　　“大茶，事情你可以做。但記得不要搞的太離譜！錢是要賺，但那也得有命花啊！”盧帥看似語重心長的道：“我們這次出去看了看，自己也說不準能不能紮下根去。如果好混了，難道還不算上你一份？！你先做下這單，但不要太狠。等待機會將來還是能找到地盤的。”　　聽了盧帥的話，大茶默然的點了點頭。緩緩的和盧帥道：“好吧，班長！我聽你的。”　　說完，大茶便掛掉了電話。

# 第四百三十一章 雲集香江

　　掛斷了大茶了電話，盧帥深深的嘆了口氣。良久才和身邊的周鐵斌道：“老連長，你能不能和小哥說說，放過大茶一馬？！”　　周鐵斌聽了盧帥的話，沉默了良久后才緩緩的道：“你自己覺得可能嗎？！大茶向來心思不穩連對你都不甚服氣。這次你讓他過來他都沒有理會你，將來若是出去了誰能保證他不會惹出什麼麻煩來？！到時候出了事兒誰來承擔？！”　　聽了周鐵斌的話，盧帥不禁嘆了口氣。他知道大茶的脾性，更知道這種脾性會害死他自己。但畢竟是一起從大陸過來打拚多年的老兄弟，盧帥心裏豈能完全不在意？！但事情已經這樣了卻又能如何？！大茶拒絕了和自己一起過來見唐昱，那就已經是絕了自己的活路了，即使這次唐昱不收拾他，找到機會還是會收拾他。他這個人桀驁不馴太過自以為是！實在他危險了，只有死了才能讓人安心。　　周鐵斌原本將車停在了路邊，等待着盧帥打電話。現在電話結束了他自然就將車發動起來，小跑了一段便回到了黑水國際的總部。　　此時的唐昱正在黑水國際總部的倉庫里檢點着從國內運來的八百把八一杠、黑星和三十把八九狙擊槍，隨着這批槍而來的還有二十三名神色沉穆的青年男子。這些男子幾乎都不太說話，即使面對唐昱的問話也僅僅是點頭示意。　　但唐昱也不在意，京城裡何老已經給他來電話了。電話說的清楚，這些都是從現役部隊里抽調出來的強手！為這事兒最高首長在召集元勛們的會議上外交部沒少和軍方的人扯皮，直到最高首長拍板定調：既然已經做何必前怕狼后怕虎？！直接把事情做的漂亮才是正經！　　於是，這二十三人被各個軍區里精挑細選出來後送到了北京！之後直接出發去到了鵬城，拿到了獵刀給提供的資料后二十三人研究了一個星期才出發秘密來到了香江，進入了黑水總部。　　唐昱也知道此事的重大，電話里何老鄭重的和他道：這次的事情必須做的漂亮！否則你唐昱便回來老老實實給老頭子上學去！別在折騰着這些個狗屁倒灶的事情了！　　聽得老爺子的話，唐昱便知道何老和趙老為自己承擔了多少的壓力！一時間不由得也忐忑了起來，就在他和這群人見面並清點裝備的時候周鐵斌也回到來了。他在這黑水的基地里算是主管級人物，所以得知唐昱在這倉庫里他便沒有受到任何的阻攔便進來了。　　進到倉庫里的時候周鐵斌便看到了那立在倉庫中的二十三人，猛然間周鐵斌似乎像看到了某個熟悉而又不可能存在的人似的，先是極度的驚詫！隨後便是不可思議的表情，良久后他才試探的輕聲喊道：“大剛？！”　　那二十三人中領頭的那位似乎愣了一下，好一會兒后才轉過頭來看着發出聲音的周鐵斌。一見到了周鐵斌那人立即激動的喊道：“斌子！你小子怎麼在這兒啊！”　　周鐵斌聽到那人的叫喊，神情也變得激動起來！幾步便跑到了那人面前狠狠地給了那人一個熊抱！哈哈大笑道：“蘇大剛！你個混帳小子！老子還以為你死在越南了呢！沒想到你小子竟然還活着！你個混蛋啊！活着回來了怎麼也不跟老子說一聲？！害得老子以為你早就死球了！還為你個王八蛋掉了半天的眼淚！”　　那叫蘇大剛的男子狠狠的拍打着周鐵斌的背，聽得周鐵斌這麼說不禁苦笑着回應道：“沒辦法啊……我被選過去了，很長一段時間都不能和外面聯繫。這次能出來那也是特例呢！不過還真沒想到能再見到你小子！”　　“選過去了？！”周鐵斌聞言一驚，抬起頭看着蘇大剛好一會兒才低聲問道：“總參那邊的？！”　　蘇大剛笑而不語，既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只是把話題轉移了開來：“你小子怎麼混到這裏來了？！不是說準備打完仗就考軍校去嗎？！現在哪兒做事兒呢？！”　　聽得蘇大剛這麼說，周鐵斌知道蘇大剛那是給自己留面子呢！這些事情本來就是不該打聽的，能說的話蘇大剛不用自己問都自然會說。於是周鐵斌也順着蘇大剛的話題給轉移了開來。　　“我現在中央警衛團呢！混着個連長，當年從越南回來我就考上了南京陸指，畢業後分配到了中央警衛團。這次是被借調到了這裏來處理一些事情，完事兒了就歸建！你們呢？！也是被借調來的？！”　　聽得周鐵斌如此說，蘇大剛咧嘴笑了笑點了點頭。隨後感慨的道：“沒想到你小子都混成中央警衛團的連長了啊……當年就覺着你小子有點本事，沒有想到你竟然混到了中央警衛團去了！”　　聽得蘇大剛這麼說，周鐵斌不禁嘿嘿的笑了起來：“廢話！你那學問能和咱這學問比么？！你這二十六個字母都認不全的傢伙！讓你讀書不如讓你上越南再打一出仗更靠譜！”　　聽得周鐵斌這麼說，蘇大剛頓時吹鬍子瞪眼的！差點就要挽起袖子揍人了，而他身邊的二十二個人則哧哧的偷笑着，完全沒有了剛剛看到唐昱時候的冷漠。　　“老子現在也是英文過了六級的人了！你以為老子還是當年那個蘇大剛么？！就允許你進步就不能老子進步了？！”蘇大剛氣哼哼的和周鐵斌道：“不過，這回咱倆可又要合作了！嘿嘿……難得啊！讓老子也看看你小子的手藝退步了沒有！”　　聽了蘇大剛的話，周鐵斌不禁嗤笑道：“放心！老子的手藝哪怕再過十年都不會退步！這回你就好好看看吧！”　　說著周鐵斌還回頭和唐昱介紹道：“小昱，這是我從前在打自衛反擊戰的時候的老戰友！合作了好多回了，這次他能帶隊過來那咱們的把握又多了幾分！旁的不說，大剛在自衛反擊戰的時候一把五六就干挺了二百多越南猴子！那槍法叫一個地道！我自愧不如啊！”　　聽得周鐵斌這麼說，加之前面他和蘇大剛的對話唐昱已經猜出了這蘇大剛就是傳說中加入了便給家中發放了烈士證的那群人！前世的時候唐昱因為中央警衛團的某位朋友也知道一點點那支部隊的情況，那支部隊挑選上的人全部都是給家屬寄了一封陣亡通知書。　　而後他們便沒有了名字，也沒有了番號。他們是一群被消除了中國國籍、沒有任何資料的人，是不在現役部隊里存在的部隊。他們隸屬總參，他們專門執行那些不可能的任務！他們出現在國家因為某些原因而不能正面出現的地方，執行着戰死後國家也很可能無法承認他們犧牲的任務！　　這是一群值得尊敬的人，他們犧牲了自己的所有卻僅僅的是為了讓在這個國家的人生活的更為平靜，為此他們甚至可能連犧牲后都可能沒有人知道。僅僅是他們身邊的戰友知道他們，僅僅是總參里的那幾位主管知道他們。除了那些戰友和主管之外，對於其他人來說他們卻已經是不存在的人了……　　“沒想到蘇大哥的來頭這麼大！佩服！佩服啊……”唐昱感慨的伸出手來，和蘇大剛緊緊的握了握，頗為欽佩的看着蘇大剛道。　　蘇大剛從唐昱那激動的眼神和緊緊的握手中感受到了唐昱發自內心的欽佩，但他僅僅是淡淡的笑了笑，道：“沒什麼，我們不過是國家的守門犬罷了。守着這片土地，守着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做了該做的事情，僅此而已。”　　這時候周鐵斌才想起來了自己過來要辦的事情，趕緊拍了拍腦袋對唐昱道：“見到老朋友結果把正事都忘了！大茶那邊已經搞定了，只不過他動手的人手數量、時間和目標還需要獵刀他們的回報。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就是必須熟悉那幾間可能動手的目標的情況。”　　聽得周鐵斌這麼說，唐昱點了點頭。看來一切都在按照自己的計劃進行着，現在蘇大剛他們的到來也讓唐昱的把握多了幾分，而周鐵斌和之後來的那一千多黑水的儲備人員已經在盧帥的人的帶領下開始了在香江的情況偵查。現在軍火也已經運抵，那麼只要情況熟悉了憑着這群人的素質要一口氣剿滅大茶的人不過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周大哥，既然你和蘇大哥熟悉那麼就由你來安排他們熟悉情況。”唐昱想了想后吩咐道：“狙擊點由他們選擇，只要是他們認為合適的那麼你便直接找唐天浩協調。記住！必須要保證他們的出槍萬無一失！”　　聽了唐昱的話后，周鐵斌鄭重的點了點頭！這段時間，他在黑水國際里從對唐昱的直接無視到刮目相看，再到欽佩無比！這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唐昱雖然年紀不大但所做的事情卻讓這個老行伍欽佩萬分！宋宛如並沒有隱瞞唐昱是這份計劃書的提出者的事實，而周鐵斌也看到了唐昱不斷的安排討論這些步驟細節的安排。但最讓他欽佩的是唐昱這份計劃中對退伍軍人的優待與安排！哪怕是為了那些個出生入死的戰友，周鐵斌也願意為唐昱搏上一把！

# 第四百三十二章 香江驚天大劫案！

　　在看似平靜的香江之上，暗流涌動！各方都在雲集，水房的水猴想了很久並和自己的師爺崩牙差合計了老半天後還是覺得不參与大茶的這次事情比較好，而大茶也打了電話來道歉說是自己考慮不周，給班長說了一頓才醒悟所以還請水猴的原諒。水猴能說什麼？！只能說不礙事。　　接下去的半個月里，大茶的人不斷的出現在油尖旺、彌敦道、銅鑼灣怡和軒尼詩道。香港有很多售賣黃金首飾的珠寶店，當中尤以油尖區旺最為集中，是各大珠寶首飾店必爭之地。　　走在彌敦道上，絕對可以“金鋪多過米鋪”來形容當中的盛況，不少像金至尊、周大�、周生生、六�及謝瑞麟等老字號均盤踞於此，每家都是香港非常有名的大公司，信譽良好，每日皆吸引無數的旅客入內光顧。　　為吸引更多顧客，每家分號皆各自佔據有利位置，有些甚至在同一條街上就開了幾家分店。而每家金鋪都裝飾得美倫美煥，金碧輝煌，廚窗內的各款金飾鑽石，名貴腕錶，盛放出閃爍光芒，令人不其然的趨前走近，細心觀賞。　　此外，銅鑼灣怡和街及軒尼詩道一帶同樣是黃金珠寶店林立，加上位處消閑購物旺區中，交通方便，就算是第一次來港的個人游旅客亦能輕易找到，是港島區搜購黃金珠寶的熱門勝地。　　但這裏也是劫匪們最愛的地方，無數的金鋪自然代表着無數的利潤！從八十年代初期起這裏就是劫匪們最喜歡光顧的地方，直至九十年代初期為止這裏至少經歷了十數宗劫案！金額大的數千萬，小的數百萬不等。　　根據後世香江警方的資料，開埠以來的第1代大賊叫張世雄，80年代專門招攬內地退伍軍人來港“食大茶飯”，被判入獄15年。第2代大賊陳虎鉅，80年代多次械劫金行及解款車，1984年因械劫寶生銀行被判入獄20年。第3代是最廣為人知、綽號“大賊”的恭弘=叶 恭弘計歡，他多次持AK47自動步槍劫金行，被捕時受槍傷而半身不遂，被判入獄16年。綽號“大富豪”的張自強，是第4代賊王，他專門綁架超級富商，1998年在廣州被槍決。而最新一代賊王，就是2003年12月24日落網的季兵雄。　　但，世人所不知道的是在香江警察局裡有一間檔案室，裏面厚厚的檔案上的才是真正的賊王！這其中就囊括了包括班長、軍佬、獵刀、大肚、栓子、大茶等在內的大圈中人，但無奈的是香江警方根本拿他們沒有辦法，要知道他們的人員軍事素質高、團結性強而且火力太過強勁！如果動手拘捕而一次沒有搞定那麼所造成的後果是他們誰也不敢承擔的！也承擔不了的。　　於是，檔案雖然有了卻一直僵持着。若不是香江回歸，大圈被迫出走海外，或許香江的大案依然會接連不斷的發生。　　此時，時間已經推移到了1994年12月了。經過一周半的觀察，大茶已經確定了幾家在彌敦道上的大型金鋪，而人手也聚集了近三十人。從獵刀處拿來的AK也已經分發了下去，接應的車子、路線全部都安排好了！在大茶看來，這一次自己必須要拿下至少上億價值的物件才算對得起這些安排。　　就在大茶躊躇滿志的時候，蘇大剛等人也在周鐵斌和盧帥的帶領在熟悉了整個彌敦道的情況，在蘇大剛的要求在設置了二十個高位狙擊點。一千三百人的後備隊伍也陸續低調的抵達了香江，在蘇大剛及周鐵斌的精心挑選下選出了八百人裝備了八一杠和四百把把六七式，餘下的六七式則交由了剩下的人作為外圍使用。　　這批人員在周鐵斌的安排在陸續的執勤於周大福的各個金鋪，熟悉路線及情況。就在大茶準備完畢時，黑水這裏也完全的準備完畢！這場驚天的大劫案即將進入了倒計時！　　1994年12月13日，這天在紅館里舉行着搖滾中國樂勢力演唱會。這一天天氣晴好，彌敦道上依然遊人如織，上班的人行色匆匆各國遊客悠悠自然。在彌敦道上的金至尊、周大�、周生生、六�及謝瑞麟等老字號金鋪、珠寶店及名錶店照常開業，巡警們也在微笑着處理着一些類似抄牌、勸架、遊客問路……等等瑣碎的小事情，這一切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同。　　早上10點，幾輛黑色的本田車由幾個不同的路段緩緩的駛進了彌敦道。在距離幾家金鋪的不遠處它們放慢了速度。但它們的異常並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畢竟每天彌敦道上的車子數以千計，誰會注意到幾輛速度有些慢的車子呢？！　　當巡警岔開而彌敦道上警力最為鬆懈而虛弱的剎那，那幾部車子忽然停留在了金鋪門口！車上猛然間衝下來了幾條矇著頭面的大漢！在彌敦道上所有人都沒有反應過來的情況下一陣風似的“呼～”的衝進的金鋪里！　　“噠噠噠……”頓時！彌敦道上槍聲響成一片！洶湧的人潮猛的傳出了尖叫聲，人們紛紛四處躲閃！幾間金鋪里竟然同時傳來了玻璃破碎的聲音！　　香江的巡警們反映不可謂不快！幾處巡警聽到了槍聲“呼啦～”一下便拔腿向那出事的地點狂奔而去！但他們還沒到那裡，便被遭到了七八處的槍擊！　　“噠噠噠……”這是AK的槍響！那槍聲響起，頓時幾個支援過來的巡警倒在了一片血泊中，而奔在後面的巡警頓時一滯！對着肩膀上的對講機大吼道：“PC35493 Calling Control，Over！”　　“嚓～Control Roger！”　　“彌敦道需要支援！需要支援！發生劫案，匪徒火力強勁！有自動步槍！有夥計受傷！叫白車！叫白車！”那警員聲嘶力竭的喊道，就在他叫喊的同時他身邊的一個同事流着淚爬了出去將那被AK擊倒噴着血沫子的夥計拉了回來。　　“嚓～收到！請暫時觀察！支援就到！Over！”　　幾個巡警掏出了自己裝備的38毫米的左輪手槍，小心翼翼的探出頭來。但還沒等他看清楚“噠噠噠……”幾發子彈便直接射向了他的藏身之處！頓時，他的臉頰被飛濺的水泥劃破！鮮血直流！而他身後的一員巡警也被那跳彈擊中了腿部，慘叫一聲！捂着腿滿地打滾起來！　　看得自己的兄弟們一個個倒在了血泊中，那巡警不禁留起了淚來！用衣袖擦了擦眼睛，他摸出一面小鏡子，斜面的通過鏡子看着街道外面的情況。此時街道外面已經空無一人，幾處血跡和慘叫聲說明了有不少巡警的夥計弟們遭受了匪徒強勁的火力攻擊！甚至通過鏡子巡警還看到了一位請過自己宵夜的夥計正捂着腸子都掉了出來的肚子不斷的慘叫着。　　“PC35493CallingControl，Over！”　　“嚓～ControlRoger！”　　“發現匪徒約十數人，持疑似AK47自動步槍，有夥計受重傷在他們控制之下！根據現場情況匪徒的目標似乎不止一間金鋪！Over！”此時經過了開始的緊張巡警也已經冷靜了下來，向著總控制台回報道。　　“請繼續觀察，並隨時彙報！”　　這時候，遠處傳來了刺耳的警笛聲！十數個蒙面的匪徒也出現在了大街上，他們手持着AK，矇著黑色頭套穿着緊身套裝看起來彪悍而兇殘！看樣子他們要撤離了！巡警頓時憤怒無比，但憑着自己這一把左輪的火力根本拿那十數把AK沒有辦法！自己衝出去不過是送死罷了！　　與此同時，身在總督府的總督肥彭接到了香江警署打來的緊急電話！彌敦道發生了驚天劫案！根據現場回報匪徒至少有十人以上，持AK47自動步槍行劫數間金鋪！現場有警員受傷但未傳回死亡消息。　　肥彭聽了警署的彙報不禁手腳冰涼！這已經是今年的第三起金鋪劫案了！上兩起還沒有任何消息如何便發生了第三起啊！　　“派人支援！派出飛虎隊！PTU！所有人都給我過去！要攔不住他們你們就去吃屎！”肥彭在電話里聲竭力嘶的嚎叫着，瘋狂的掛斷了電話便衝出了總督府上了自己的轎車一路向著香江警署狂奔而去！　　此時，香江警署中最為精銳的特別任務連SDU也就是俗稱的“飛虎隊”已經集結完畢，在防爆警車的裝備下直接殺向了彌敦道！另一隻香江警署精銳警察機動部隊PTU，也是俗稱的“藍帽子”已經調用了在彌敦道附近的所有警力全力包圍了過去！警署本部的力量也全面出擊！　　就在此時，唐昱在黑水國際的總部里穩穩的拿着茶具微笑着緩緩的給宋宛如他們斟上了一壺上好的功夫茶。和他一起的還有唐天浩、江慧琳等人。但與唐昱不同的是，幾人明顯的焦躁不安，不是微微顫抖的手臂显示出了他們緊張的心情！　　彌敦道外，無數警笛聲傳來！彌敦道內，血腥味帶着凝重在空氣中流轉。幾處預訂好的狙擊位上蘇大剛穩穩的握着手上的79狙，那修長的手指沒有一絲的顫抖。　　金鋪內，幾名匪徒飛速的砸開了玻璃將金飾、珠寶不斷的塞進了自己帶來的大袋子里，另兩名匪徒則拿着槍指着眾人警惕的觀察着。　　一時間，香江風聲鶴唳！

# 第四百三十三章 香江驚天大劫案

　　此時的幾家珠寶金鋪的公司已經接到了香江警署內的通報，自己位於彌敦道的金鋪慘遭洗劫！匪徒正在收刮著自己金鋪里的一切財產！幾處珠寶金鋪行的老闆聞得這個消息不禁頓時眼前一黑！差點暈了過去！　　這時候，距離行劫的時間不超過一分鐘！匪徒們已經將金鋪珠寶店內80％以上的黃金珠寶裝入了自己的袋中，並逼迫着櫃面經理將保險箱打開取走了大批裝在保險箱里的名貴珠寶！　　身在彌敦道某處天台上的蘇大剛冷冷的看着那街道下的十數個蒙面劫匪，冷酷的笑了笑對着嘴角邊的麥克風緩緩而輕聲的道：“行動！”　　隨着他這輕柔的聲音，彌敦道頓時異變突生！“砰！砰！砰！”十數聲槍響如同一聲槍響般堅定而決絕的在彌敦道上空響起！那十數名囂張的匪徒矇著的頭臉一時間竟像個爛西瓜一般“碰！”的一聲就這麼慘然爆開！　　沒有了頭的屍體如同半截爛掉的木樁般“噗通！”一聲便砸到了地上，那驟然失去了指揮的手腳拋棄了手中的槍械依然不住的抽搐着，似乎想抓住那彌留住的生命。　　用着鏡子觀察着戰場的香江巡警何曾見過如此恐怖而血腥的場面？！一時間竟然愣住了！隨即便“哇！”的一聲嘔吐了起來，腦海里不斷的重複着那匪徒的腦袋如同爛西瓜般破碎的情景！那巡警趴在地上，不斷的嘔吐着！甚至連黃膽水都吐出來了，警服間頓時沾滿了一大片的污穢之物。　　“噠噠噠……”於此同時，那金鋪中也傳來了陣陣槍聲和尖叫聲！但那些聲音中卻詭異的沒有聽到任何的慘叫，“嘩啦～”幾間金鋪的玻璃門慘然碎裂！從那金鋪中竟然跌出來了幾個套着黑色頭套手持AK的身影！　　那些身影無一不是渾身飆血，如同破布娃娃般癱倒在了彌敦道大街上！一時間！血腥味瀰漫了整條街道！無數躲在暗處的路人驚聲尖叫着！　　而那幾部原本停留在金鋪門口的本田汽車在槍聲響起后愣神了一會兒，之後緊急的起步！在汽車的轟鳴聲中準備衝出這詭異的彌敦道！但就在金鋪里槍聲響起的同時，幾部停留的汽車也遭到了致命的打擊！　　“砰！砰！砰！”先是不知道哪裡射來的子彈將汽車的四個輪胎完全打爆！之後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忽然的冒出了一群身穿黑衣、帶着頭套的男子拿着類似於AK47的步槍不斷的對着汽車掃射！　　“噠噠噠……”在男子們不斷的掃射下，那汽車裡的數名男子慘然顫抖着慘死而去！整部本田車因為這激烈的交火竟然渾身彈孔，前後及側邊的玻璃也完全的粉碎去！透過那破碎的玻璃，還可以看見裏面那死不瞑目的幾員男子。他們渾身是血，滴答的流到了座位上……　　這時候，從金鋪里也陸續的走出了一批人員。他們神色冷漠，一手提着槍支一手竟拖拽着一具具蒙面的屍首，這些人走出了金鋪看也不看一眼便將這些屍首丟在了彌敦道大街上。那動作從容而淡定，他們的這副神情讓那巡警情不自禁想起自己清早時候丟棄家中的垃圾袋時的神情。這是何其相似……　　這一切，描述起來漫長而血腥！但實際的發生卻不到兩分鐘而已！在一片槍聲響起下，數十悍匪慘然倒斃，血灑長街！　　此時，黑水的總部唐昱微笑着沖泡好了茶對着宋宛如等人輕聲道：“請茶！”　　宋宛如等人互視了一眼，苦笑了一下在唐昱的注視下緩緩的拿起了茶杯不知道滋味了喝了口茶。就在此時，辦公桌上的電話猛然想起！宋宛如聽得電話響渾身一震，一個箭步沖向了電話機旁，迅速的拿起了電話按開了揚聲鍵道：“我是宋宛如！請講！”　　電話那頭傳來了蘇大剛沉穩而堅定的話語：“行動順利結束！我們無一傷亡！”聽得他的這話黑水總部里好幾個茶杯“乓啷！”一聲摔碎在了地上！眾人頓時“嗷！”的一聲大叫興奮的跳了起來！互相擁抱着滿臉通紅！　　唐昱輕笑着穩穩的拿住茶杯走到電話機前緩緩的喝了口茶，對着電話道：“和大家說一聲：辛苦了！”　　此時，彌敦道大街上。　　嘔吐了好一會兒終於緩過神來的巡警這時候一股血氣衝上了頭，猛的衝出來拔出了自己的那把左輪槍顫抖的指着那些黑衣人大聲吼道：“皇家香江警察！全部不許動！將手中的武器放下！接受調查！馬上！否則我就開槍了！”　　幾名被巡警用槍指着的漢子先是一愣，隨即笑開了。那笑容如同見到一個孩子拿着小刀片威脅着成人一般，見得他們的笑容那巡警不禁惱羞成怒！再次大吼道：“我再次重複！你們立刻放下自己的武器接受調查！否則我有權開槍擊斃你們！”　　但他的話語迎接來的依然是一片漠視的眼神，其中一個似乎是領頭的男子終於開口，用那輕柔緩慢而準確的粵語向這名巡警道：“我勸你最好不要再用槍指着我們，否則你的腦袋會和那幾個匪徒一樣變成破爛的西瓜。”　　聽得這男子的話，巡警的胃裡再次的翻江倒海！但還是倔強的用槍指着他們，那男子似乎看懂了巡警的不適，笑了笑接着道：“我們是‘周大福’珠寶聘用的安保人員，隸屬黑水國際。我們手上的槍支全部都是有槍牌的，這點你可以去調查。而且我們不會離開，僅僅是回到店鋪里繼續進行安保工作。如果有問題你可以和我們的律師聯繫。”　　說著，男子指了指自己胸口上的一塊小標誌，上面有着一個方正的印鑒似的標誌。用着篆書寫着“黑水”。當然，這個巡警並不懂，不過篆書標誌下面的繁體中文“黑水國際”和“黑水國際”下面的英文拼寫“Black water World wide”他倒是看懂了。這時候他仔細看了看才發現，這四周所有的近百名黑衣男子全部穿着統一樣式的服飾，背面都一樣的印着“黑水國際”和“Black water World wide”中英文的大字。　　一時間，他猶豫着把槍放低了些疑惑的道：“黑水國際？！為什麼我從來沒有聽到過你們這間安保公司？！”　　男子聽了他的話洒然的一笑，轉身走向了破碎不堪的金鋪：“你以後會不斷的聽到的，現在麻煩你跟着我們進去安撫一下金鋪的客人，畢竟這個我們並不擅長。”　　那巡警聞言點了點頭，看見幾人走回了金鋪巡警也收回了手上的槍支隨着他們進去開始安撫起裏面的客人。　　此時，集結的飛虎隊和PTU終於趕到了現場。但迎接他們的不是暴烈的槍戰，更不是血灑長街的夥計，而是數十具如同破爛一般被丟棄在彌敦道上的蒙面屍首。其中的十數具甚至整個腦袋都被打爛了！另外的一些也不乏腸子、內臟流了一地的破布般的屍首，那五部渾身彈孔破敗不堪的本田車凄慘的被遺棄在幾間金鋪的門口。　　PTU和飛虎隊雖然是香江警署的精銳，但何曾見過如此之慘烈而血腥的場面？！一時間無數人的腸胃裡開始翻江倒海，好幾人甚至拉開了面罩跑到了牆邊不斷的嘔吐起來。　　但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依然堅挺着拿着手上的槍，警惕的指着那些不明身份的黑衣人。雖然黑衣人並沒有帶着頭套，而且在他們的防爆車接近街口的時候便用純正的粵語在高音喇叭里喊道：“請不要誤會，我們隸屬黑水國際。是‘周大福’公司所聘請的安保人員。我們手上的槍械全部是有槍牌的合法槍械，我們願意配合警方調查。但有問題可以和我們的律師去說。”　　就在這個時候，數輛奔馳轎車疾馳的駛入了現場。車上走下來的是香江十分著名的歐大狀，他帶着好幾名香江著名的律師走向了警方道：“你好！我是歐漢卿律師。這些是我們‘黑水國際’安保公司的僱員。我們公司受雇於‘周大福’珠寶，手上的槍械也是擁有槍牌的。所有你們無權對我們進行羈押。如果需要我的當事人協助調查，那麼請你們回去后提出申請報告我們會和你們聯繫！謝謝！”　　說完，歐漢卿也不再理會這些依然警惕的看着他們的飛虎隊及PTU警員。而是徑自的回頭讓黑水的僱員們先行離開，但飛虎隊顯然不會因為他的一句話而讓黑水的人離開！一時間雙方竟然對持起來！　　這時候，又一輛奔馳轎車駛來！走進後車穩穩的停在了布滿血腥、腦漿、內臟及屍首的彌敦道大街上，車子停穩後走下來了一個沉穩而英氣十足的中年男子，在男子的身後跟着幾名渾身煞氣的彪悍的中年漢子。　　這男子走到了飛虎隊和PTU等香江精銳警隊的面前緩聲道：“請你們的長官出來和我說話，我是‘黑水國際’的董事長兼總經理唐天浩。我這裏帶來了我們的合法執照和槍牌，請他過目后立即讓開道路讓我的僱員離開。有什麼需要配合調查的，請聯繫我們的律師歐漢卿先生！謝謝！”　　這走下車來意氣風發的男子，自然是目前黑水國際放在明面上的頭面人物――唐天浩！

# 第四百三十四章 香江亂

　　聽得唐天浩的話，飛虎隊和PTU中分別走出來兩位掛着警司職銜的警員。唐天浩伸手從後面的彪悍漢子手上拿過槍牌和一些證明書交給了他們兩個，倆人接過後看了看都沒有什麼問題於是只得陰沉着臉道：“唐先生，你和你的人可以走了。但我們需要調查的時候會請你們回來！”　　唐天浩洒然一笑，完全把這兩位警司的話當成了耳邊風轉身伸出手對歐漢卿道：“歐律師，辛苦！辛苦！”　　歐漢卿見狀不敢怠慢，雙手接住唐天浩伸過來的手誠惶誠恐的道：“哪裡！哪裡！應該的，應該的！”　　若說前次歐漢卿在接待唐天浩的時候還有着一絲絲的優越感和不服氣，那麼今天這鮮血淋漓的場面直接將他的那些狗屁優越感和不服氣砸到了屁、眼兒里！數十持着自動步槍的悍匪啊！哪怕是香江警方全體出動也不敢說沒有傷亡的直接將匪徒收拾掉，但看看這情形，除了那兩個躺在地上慘嚎的巡警，毫無疑問唐天浩的黑水國際旗下根本沒有人傷亡！　　而且看着情形，也沒有任何市民遭受到傷害。這點直接讓歐漢卿欽佩不已！其實，說實話歐漢卿剛剛到達現場的時候看到這幅情形他直接感覺胃部在翻騰！哪怕此刻緩過勁兒來了還是不敢看那些破碎不堪的屍體，生怕看上一眼自己能吐出來！　　“警司先生，麻煩你讓你的人放行。”唐天浩和歐漢卿說完話后，轉身對着那兩個警司笑着道：“我們的車要過來接人了。”　　那兩個警司互視了一眼，轉身通過對講機和外面溝通了一下。過了沒一會兒幾輛商務車便開到了現場，身穿黑水服飾的漢子們沉默的登上了車子，在飛虎隊和PUT複雜的注目禮中緩緩的離開了現場。　　此時，香江的記者們早已經雲集彌敦道！如此勁爆的新聞又怎麼能沒有他們的身影？！可惜的是現場前的數百米已經被警方封鎖，而幾乎所有的在場人員都被拉回去接受調查。法醫部也將那些屍首收了起來，作為主角的黑水國際也在警方的默許下離開了現場。於是暫時來說記者們找不到太多有價值的線索。　　而此時的周大福掌門人鄭玉彤也已經收到了彌敦道槍戰的消息，在得知數十重火力匪徒全部被擊斃身亡，而自己的珠寶店沒有任何損失后他長長的出了口氣。心有餘悸的他此刻慶幸無比自己能在黑水國際成立之初下定如此大的決心請過來如此強悍的一直力量！　　如今，這份堅持終於看到了成果！要知道，若換做平日別說數十持槍悍匪了哪怕是僅僅有着幾人都能洗劫整個金鋪而警方和自己都無力反抗。這樣的事情今年已經發生過兩宗了，道現在都沒有破案，估計那些被搶的珠寶金飾早就不知道轉手多少回了！弄不好都已經變的合法在市面銷售了。　　而這次人家出動了五十幾人，動手的目標中就有着自家的兩間珠寶金鋪店！這如果能不叫鄭玉彤心驚膽顫？！還好！還好啊！若不是黑水國際自己這回可就損失大了！那兩間珠寶店裡可有着數千萬的珠寶首飾啊！鄭玉彤暗暗的下了決心，這次肯定得給黑水國際封上一個大大的紅包！　　此時的利嘉誠、郭英東等人也收到了消息，其實從剛剛出事的時候他們就已經知道了。但他們沒有想到的是接下來的事情竟然會發展的那麼快！不過數分鐘數十悍匪竟然全軍覆沒！連一個活口都沒有留下，這手段聽得他們都不寒而栗！雖然他們也曾知道中央警衛團那那群是國家級精銳，但沒有想到竟然精銳到了如此地步！　　數十名悍匪，哪怕是香江警方全面出擊都未必敢說全部搞定。總會有漏網之魚，甚至警方不可避免的會出現傷亡，可這群傢伙倒好！一口氣全部幹掉了，自己沒有一丁點兒傷亡！這也讓和黑水國際簽下了安保協議的利嘉誠和郭英東心中暗暗的嘆了口氣，有了這些能人看來自己的安全算是有保障了。　　而此時香江的總督肥彭則心思複雜無比，他不知道是該慶幸黑水國際為他解決了這些悍匪好，還是該憤怒於香江警方的無能好。最複雜的是：黑水手上的這些槍牌和執照是他批出去的。　　這時候香江的媒體已經吵翻天了！無數的壓力逼着香江警方必須要公布消息，而肥彭也在總督府召集了香江的各方人士打算統一口徑給出個說法。畢竟那可是數十條人命啊！哪怕是香江黑幫火拚的時候都沒有那麼激烈！數十把自動步槍在彌敦道上駁火，打的血肉橫飛十數個腦袋成了爛西瓜！　　香江何時出現過這樣的情形啊？！雖然警方已經將屍體全部收斂了起來，但那麼多的目擊者都在消息肯定是會流出去的，哪怕是現在警方還把那些人在扣押當中。但又能扣押多久？！香江警方和其他各部門集體的焦頭爛額。　　黑水國際總部，唐昱在得到了蘇大剛的消息后，微笑的喝盡了杯中茶。向京城撥去了電話，電話剛剛響起就被接了起來。　　“我是何柱國！”電話剛被接起，唐昱就聽到了何老那沉穩而默然的聲音。　　“爺爺，事情已經搞定。”唐昱深深的吸了口氣，緩緩的道：“五十三名匪徒全部擊斃！我方無一傷亡，現在我方人員正在歸途中。”　　電話那頭的何老閉着眼睛良久沒有說話，唐昱也沒有放下靜靜的等着老人的回復。許久后電話那頭的何老才緩緩的道：“辛苦了！回來后我給你們慶功！”　　“謝謝爺爺！”唐昱緩緩的道，當他的話說完何老那邊便掛上了電話。唐昱放下電話，轉過身看着歡呼雀躍的宋宛如等人笑着大聲道：“訂酒席！慶功！”　　“嗷！”一群人再次狼嚎起來！恭弘=叶 恭弘青花此時覺得自己分外帶勁兒，比起自己和江慧琳在東陵做的那些什麼會所，這事兒勁爆多了去了！數千精銳戰士、香江大圈、數十武裝悍匪被剿滅！我的天啊！這麼勁爆的生活才是我和江姐姐該過的日子啊！而不是蹲在東陵那鳥不拉屎的地方，看着那些個流氓地痞拿着幾把小片刀就以為自個兒天下無敵。又或者是和京城裡那些狗屁堂兄弟們蹲在什麼什麼會所里，嗤笑着什麼國家大事但自己卻只能幹看着卻無能為力！　　宋宛如興奮過後，便拉着江慧琳她們一起去找些酒店訂席面、賣酒回來準備大肆慶賀一番！而唐昱則笑着安排了幾個人跟着她們一起去后便獨自在黑水總部里等待着那些戰士們的歸來。　　此時唐天浩已經接到了總督肥彭的電話，無奈的掉轉了車頭往香江總督府趕去。若是肥彭一個人的電話或許唐天浩不會太過在意，你一個就快要過氣兒了的總督搞了屁啊！不鳥你就是不鳥你。但利嘉誠和郭英東都來了電話，於是唐天浩只得讓人掉轉了車頭前往總督府和那些香江大豪們一起商量着善後事宜。　　趕着去總督府的唐天浩和在黑水國際里忙活着慶功的宋宛如等人都不知道，香江黑道無數的人在聽聞彌敦道事件后倒吸一口涼氣的同時，不斷的打聽着這黑水國際的來歷！一時間，黑水國際的名頭竟然傳遍了整個香江。　　也有些消息靈通的記者在聽聞黑道的消息后立即趕回家中、報社、雜誌社撰寫起這些關於黑水國際的傳說，誰叫香江總督肥彭一直扣押着所有的當事人而且閉門不接受任何採訪。警隊的人也受到了上司的警告不得在總督做出解釋前透露任何消息。　　拿不到消息的記者們一部分回去通過熟識的黑幫人士搞一些資料，另一些則繼續在總督府進行着圍堵，唐天浩趕到時看着那滿街的長槍短炮不禁嚇了一跳！還好在警察的護衛下勉強的進入了總督府。　　進了總督府，唐天浩便被引領着進入了會議室。打開門唐天浩便見到了現任的香江總督肥彭坐在主位上大發雷霆！拍着桌子怒斥着香江的警察們，而其他的幾位香江大豪則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聚在了一邊低聲的說著什麼。唐天浩一進門利嘉誠便看見了他，微笑着向他招手讓他過來和自己、鄭玉彤、郭英東三人一起坐。　　唐天浩笑了笑便過去了，當他坐下來時候鄭玉彤感激的伸出手來握了握唐天浩的手激動的道：“唐總！這次我真的要感謝你們啊！如果不是你們黑水國際我今天的損失至少在三千萬以上！”　　聽得鄭玉彤這麼說，唐天浩不禁嚇了一跳！不是吧？！兩間金鋪存了什麼東西了？！竟然價值那麼高？！都三千萬了！但唐天浩畢竟在香江算是歷練出來了，當下不動聲色雲淡風輕的笑道：“鄭老說笑了，這些都是我們該做的哪裡有什麼感謝不感謝的？！說起來是我們黑水國際感謝您才是，在我們成立之初您可是給了我們不少的支持啊！”　　看着唐天浩和鄭玉彤倆人的對話，利嘉誠不禁對這個內地過來的老闆高看幾分。唐天浩是唐昱的二叔利嘉誠他們是知道的，開始還是他們帶着唐天浩在香江的大豪圈子里歷練着。唐天浩剛開始接觸着數十億的大豪、上百億的大豪時還有些拘謹，但現在再看看！他完全歷練出來的，不過一個多月的時間唐天浩举手投足談笑間看起來已經和香江的本土大豪幾乎沒有任何區別！

# 第四百三十五章 香江事了，內地再戰！

　　“今日，在本香江彌敦道發生重大劫案。有超過四十名蒙面持槍悍匪直接闖入位於彌敦道的四間金鋪進行搶劫，另有十餘名悍匪在彌敦道外與趕來的警方駁火。雙方共駁火近百響，而後所有悍匪皆被金鋪安保人員及趕來的警方擊斃。有三位警員重傷，七名警員輕傷，未有市民及安保人員傷亡。”　　“據稱，此次金鋪的安保公司為新成立的‘黑水國際’。擁有總督彭頂康先生頒發的特種行業槍牌，在事發當時現場的安保人員約為四十餘人，在悍匪持槍進入后‘黑水國際’的安保人員即與對方駁火，當場擊斃對方近三十人。其餘匪徒被隨後趕來的警方飛虎隊及PTU攔截擊斃。下午四時，香江總督彭頂康在總督府召開記者會與警務人員及黑水國際的總裁唐天浩先生全面的向香江公布了此事的整個過程。”　　“亞洲衛視香江台報道。”　　唐昱和宋宛如等人在包廂里看着那電視上的新聞人員的胡說八道不禁嗤笑，看來新聞扭曲也不是大陸獨有。在肥彭召集了所有大亨們會議后，香江的亞洲衛視隨即播出了這麼一條新聞。　　而香江總督彭頂康也隨即帶着一堆的警署警司和唐天浩在總督府召開了記者會，這時候雙方的口徑自然統一了。而那些被請到了警署喝茶的市民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警告，出去后口風必須嚴實，否則後果自負！　　但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那些什麼“其餘匪徒被隨後趕來的警方飛虎隊及PTU攔截擊斃。”啊？！分明就是給香江的警察臉上貼金呢！三名警員重傷倒是真的，那幾個倒霉蛋沖的太快一下子進入了大茶他們的射程內於是便遭了殃直接被AK打翻在地。　　當然，唐天浩的統一口徑那也不是白統一的。黑水國際拿到了一百張可以隨時隨地持槍上崗的通行證，槍牌上的重火力也達到了擁有手雷、狙擊步槍等武器。可以說這次無疑是肥彭的吐血大甩賣！要是讓香江市民知道了這都是一個公司乾的警方不過是打醬油那麼說不準這些香江市民會對整個香江警方有多失望。到時候他老彭也別想有好日子過。　　“來來來……咱們走一個！”唐天浩顯然已經進入了亢奮狀態，舉着酒杯麵紅耳赤的道：“今兒咱算是長臉了啊！你們沒看到肥彭那低聲下氣的模樣，那可笑死我了！記得那時候我們去跟他拿槍牌他還死活不肯，要不是利先生和郭先生聯合出力他肯定打死也不放這塊槍牌給我們！還有那幾個警署的警司，當時那嘴臉能把人氣死！”　　“結果今天這老小子哭喪着臉跟我要求要公布幾個警方擊斃的名額，哈哈……那些警署的警司蹲在一邊都不敢吱聲啦！哈哈……”唐天浩舉着酒杯興奮的走到了蘇大剛身邊狠狠的拍了一下蘇大剛的肩膀大聲道：“老蘇！你們那本事就是了得啊！厲害！厲害！我唐天浩心服口服啊！你不知道啊！那警署里的幾個警司還一個勁兒的跟我說要見見你們幾個，說是要和你們學上幾手咧！來！為了你們這本事！咱走一個！”　　聽得唐天浩的這話，蘇大剛沒有多說什麼只是淡淡的笑了笑舉起酒杯和唐天浩碰了一下一飲而盡！那雲淡風輕的表情彷彿是在說，這不過是吃飯喝水一樣簡單的事情，不值一哂！　　唐天浩和蘇大剛碰完，接着拿起酒瓶給自己倒了杯酒又給蘇大剛滿上！接着走到了周鐵斌身邊感慨的道：“老周啊……咱這回可真是打出咱們公司的名頭了！不說啥了！這些都是你和老蘇的功勞！來！兄弟敬你一杯酒！干！”　　說著不等周鐵斌說什麼直接將杯中酒飲盡！然後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感慨的看着在場的眾人緩緩的道：“來了這香江后，我都在外面跟他們打交道。我見慣了那些香江佬們看着我時不屑的眼神，我恨透了這些眼神！那個總督肥彭的、警署的警司的，他們看着我的眼神就像看着一個鄉巴佬！但今天！我揚眉吐氣了！有着你們這次酣暢淋漓的絕殺！他們在我面前抬不起頭來！在這裏，我唐天浩謝謝你們了！”　　說著，滿眼通紅的唐天浩深深的給包廂里的所有人鞠了一個躬！唐昱看着自己的這位二叔心裏也頗為不舒服，他知道這個時代香江很多人都看不起大陸過來的人。這個情況哪怕是到了回歸的後世也是一樣，唐天浩在外奔波吃了不少委屈他也知道。但卻又能如何呢？！　　唯有要緊牙關狠狠的給他們來那麼一次！讓他們知道，我們能做到的是他們所不及的！他們沒什麼資格能看不起我們，果然！在這一次絕殺之下以五十三條悍匪的性命將那些沒有見過血的香江總督、警署給嚇住了！五十三名悍匪持AK出動、駁火近百響！這是香江開埠以來從來沒有過的劫案！甚至數十名提前趕來的警員都只能在這強大的火力面前被壓制的動彈不得。　　但這樣的強大的火力卻在黑水國際面前如土雞瓦狗般灰飛煙滅，動手的黑水一擊之下這手持AK的五十三名悍匪慘然當街橫死！腦漿迸裂！內臟和鮮血染紅了整條彌敦道，五十三具屍首的慘景讓趕來的警員中無數人當街吐得肝膽生疼！　　在警署的法醫處收斂了那些屍首並取證后，香江政府立即出動了十數輛洒水車清掃了近一個多小時才算是讓那些血腥味淡了些，那那些血水卻被衝到了下水道里讓整個彌敦道上的血腥味久久不散。　　此時唐昱他們在利嘉誠幫他們定下的酒樓里慶賀吃喝，但香江的黑白兩道卻焦頭爛額！以獵刀為首的新大圈已經轉移到了加拿大由總參的人幫着開始建立了自己的新勢力，而守舊派的大茶也被清理了乾淨，香江警方這次丟了大臉，憤怒的他們以追查槍支來源為由開始全香江大掃蕩！幾乎所有的士高、夜總會場子都被他們拉網一般的清掃了一次。　　水房的水猴早知道消息算是做足了準備，於是損失並不大。但向家就慘了！各處場子被香江警方來回掃蕩，甚至一些個頭面人物也被抓進了警局裡扣押。連保釋都不行。　　這回不僅路警出動，水警也不堪示弱！艦船在香江海域四處巡戈，好幾宗其他幫派小葯交易和軍火交易都被抓了個現行！案值接近千萬，這讓整個香江的幫派們苦不堪言。　　而警署的大佬們接連的被肥彭拉去從頭罵到了腳，在自己的地盤上發生了這麼大的劫案竟然一絲風聲都沒有！你們這群廢物是吃屎的啊？！這罵的香江警署的大佬們全都不敢吱聲，耷拉着腦袋挨着總督的訓斥。　　黑道的各方勢力也不斷的在打聽着這突然冒出來的“黑水國際”究竟是什麼來頭，這也太兇猛了吧？！五十多人槍呢！清一色的AK，這火力都能攻破警署了！雖然攻破后他們或許出不來，而他們要是用這批火力來對付香江的任何一個幫派那絕對是綽綽有餘的了！整個香江沒有人敢保證自己能在數十把自動步槍的攻擊下活下來！　　但就是如此之強的火力，在這黑水國際面前不過土雞瓦狗！竟然無傷一人全部殲滅！要知道，趕來的警方可是都躺下了三個輕傷七個！其餘的人都被這強勁的火力壓的抬不起頭來！但這黑水國際不吭不哈的，不過一分多鍾全部剿滅了五十三個人！無一活口！　　這份實力，如何不讓香江的幫派們膽戰心驚！畢竟他們平時火拚不過是西瓜刀、鐵水管，至多出現幾把黑星那也是殺手級了。人家直接上手的就是八一杠啊！兩邊完全不在一個檔次上，於是香江幫派也跟着警方一起一時風聲鶴唳！收束了自己手上的小弟開始打聽起這支力量的來源。　　人家手上的可是合法的槍牌，而且還有有着以歐大狀為首的香江頂級律師團！說明這幫子突然冒出來的過江龍那深不可測的背景與實力，讓極有眼色的香江幫派們靜若寒蟬。在情況未明朗之前絲毫不敢妄動，平時的行動也收斂了許多。　　唐昱他們卻似乎對這一切恍若未覺，在第二日蘇大剛他們悄然離開後繼續着黑水的訓練和安保任務。唯一有所不同的是不斷的有一些香江的頂級大豪在通過利嘉誠等人的聯繫后陸續找到了黑水國際，向他們下了安保訂單。　　不過半個月的時間，黑水國際在香江的業務已經達到了上億港元之多！香江20％的公司安保、銀行安保、私人安保及住宅安保幾乎都由黑水接手了！這還是在黑水的幾位領導人極力壓縮之下的成果，在國內的方建銘已經開始着手不斷的召集那些退役軍人。而宋宛如等人也陸續回到大陸着手安排訓練及語言、禮儀事宜。　　京城裡陸續進行香江回歸談判的人員們愕然發現，英方的談判人員，特別是香江方面的人員在這一段時間態度上對他們恭敬了不少，後來他們才通過電視知道香江發生了那麼大的事情。不過他們大致也猜到了黑水的那些人員的來歷，於是也有些明白香江與英方的人員何以態度轉變，一時間他們不禁偷笑！看來這幫傢伙也是欺軟怕硬的德行，看着那堆積的數十條人命竟然一時腳軟了。　　而京城裡的大佬們則對唐昱贊不絕口！甚至好幾個大佬私下里找到了何老要問問這小子有對象了沒有，自家孫女兒似乎不錯呀！正考慮這要不要把這小子給招了做孫女婿，當然這個消息可不是黑面的何老說的，而是頑皮的趙老偷偷打電話給唐昱說的。　　甚至，老人話里話外的還在試探唐昱有沒有這個心思。不時的說說江慧琳、恭弘=叶 恭弘青花的好處，看那意思似乎是要把這倆推薦一個給唐昱做老婆去。聽得唐昱哭笑不得，只能說自己還小沒考慮這方面的事情呢！趙老這才想起人家不過是個高一的學生，這才悻悻然的掛了電話。　　此時的唐昱確實沒有太多的心思考慮這些，他甚至都已經沒有心思繼續在香江呆下去了，待得局勢稍微穩定些后他便將一切的攤子交給了恭弘=叶 恭弘青花和自己的二叔唐天浩后一溜煙跑回了東陵。要知道，人家章文昊已經在東陵等了他好多天了！就差望眼欲穿了，若不知道知道他在香江籌劃大事人家能殺到香江來將他抓回去！　　你小子讓老頭子丟了幾個億進去這VCD的項目里，自己倒好！跑去忙活自己的事兒去了！這一失蹤就是一個多月，人家章文昊沒發火都是涵養好的了。於是手頭上黑水國際的事情告於段落後唐昱便急急忙忙的趕回了東陵市。　　唐昱這次回去並非自己單獨回去，而是在利嘉誠等人的幫助下招聘了三十幾位一線的銷售人員回去做講師。唐昱也毫不吝嗇，在確定了這些人員後跟他們交了底！首先要學會普通話，然後到達東陵后他們會每人負責一個班近四十人的培訓。　　之後他們將會在培訓完成的一個月後被派往京城、上滬、鵬城等大型城市進行銷售！唐昱開出的底薪是每人每月一萬港幣，但銷售的提成是3％。為了打動這些銷售人員唐昱甚至拉來了利嘉誠給他們做演講，拚命的鼓吹着VCD的前景和利潤。在利嘉誠這位香江頂級大佬的鼓動下，得知了VCD那廣闊無比的前景后一群銷售人員眼都紅了！恨不得現在就殺到內地撈金去！　　在此刺激下，一群銷售人員以極大的熱情和動力不過兩周便完全掌握了普通話的會話。甚至還把手頭上的教材全部準備完全，準備在內地大幹一場！　　而看着利嘉誠對VCD頗為心動，唐昱也大方的拿出了VCD東南亞地區的授權交予了利嘉誠。這可把利嘉誠感動的一塌糊塗，誰都知道這可是金娃娃啊！但人家利嘉誠也沒虧待唐昱，單單授權費便給了十億港元！還拿出銷售利潤的5％作為授權費。　　利嘉誠可不是內地那幫子暴發戶土鱉，人家做生意講的是長久。你好我好大家好，以後合作的機會多了去了！貪上眼前這點小便宜指不定將來吃什麼大虧！　　而利嘉誠這番表現唐昱看在眼裡不禁佩服！不愧是華人首富，就這份魄力及胸襟便是無人能及！安皖那群土鱉恨不能不花錢便一口吃下去，林家和安皖現代的吃相那是要多難看有多難看，但你看看人家！不僅拿出了十億港元的授權費還拿出銷售利潤5％出來，這才是做大事的人啊！　　於是在唐昱離開香江的同時，利嘉誠也着手開始安排起VCD的銷售事宜。畢竟是數百億的市場啊！這不由得他不慎重！他甚至和唐昱協商好了雙方到時候同步銷售，價格方面也做了協調，到時候會盡量的一致起來。　　唐昱再次回到東陵的時候已經是臨近了十二月底了，剛在省城下了飛機他還來不及去沈家便被心急火燎的章明哲直接拉到了省城市郊的培訓中心。還好宋宛如回來后便拿着唐昱的授權簽下了章明哲買下的那些林家的產業置換維科的協議，不然章明哲還不知道着急成什麼模樣了。　　不過雖然拿到了維科的股份，章明哲還是有些不放心！這銷售可是大事啊！於是他又回了一趟滬市親自上陣觀察通過招聘、挖角等方式拉了近三百多人的銷售隊伍來到了東陵做培訓。但唐昱倒好，整整一個多月都沒有露面啊！那些銷售人員干吃干喝的都快要散掉了。弄得章明哲又是拉人吃飯，又是互相談心這才勉強的穩住了這群精英。　　於是唐昱剛剛回到了東陵章明哲便不管不顧的過來抓人了，連帶着那香江過來的三十幾位講師還沒緩過神來便被章明哲召集來的大巴全部一起拉走。　　在車上章明哲一個勁兒的向唐昱抱怨：“老弟啊～你可把哥哥我給盼苦嘍！那三百多的銷售人員哥哥我那可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拉回來的啊！你這一給拋下哥哥我這兒的人心都快散了！為了安撫人心，哥哥我可是操勞個半死啊！”　　章明哲雖然沒有見過唐昱的真人，但相片看了不少。而且章文昊也刻意讓他們經常電話溝通，於是兩人之間並算陌生。時不時的唐昱還和章明哲沒大沒小的給開些玩笑。　　“我的老哥哥，不對吧？！我看你這都胖了一圈兒了，哪兒像操勞過度啊？！”唐昱笑嘻嘻的給章明哲開着玩笑道：“您看您這腰圍，這可是比我在相片兒上看的胖多了！”　　章明哲受了唐昱的打趣，不禁氣哼哼的反駁道：“你小子在香江好酒好肉的伺候着那裡知道哥哥的痛苦啊！我這是陪着那些銷售人員談心不運動給憋出來的！這是虛胖！”　　聽得章明哲說的有趣，唐昱不禁哈哈大笑了起來！在兩人的互相打趣中，車子緩緩的駛到了位於省城市郊的維科銷售培訓中心。

# 第四百三十六章 瘋狂的培訓

　　進得這培訓中心來，便見到了一棟頗具八十年代風格的大樓！沉穩而大氣，這是後世的設計風格所不太一樣的，後世的設計多是講究的個性和張揚但在八十年代的時候樓宇設計多是將的沉穩莊嚴。　　看着這份設計便知道這處培訓中心原來的身份定是不凡！看着唐昱那疑惑的眼神章明哲笑着道：“這裏本是省城的一處省級療養中心，後來承包給了私人於是我家老爺子就拿下來了。平時多用於招待一些貴賓，現在空閑着於是就給我們用來做培訓中心來了。”　　聽了章明哲的話唐昱不禁點了點頭，如果說是省級的療養中心那麼這裏的設計便說的過去了。隨後兩人下了車，身邊的那些香江來的講師也都暈頭暈腦的下了大巴跟着唐昱他們進入了這處培訓中心的廳堂。　　走過廳堂便進入了一間極大的禮堂，禮堂的設計樣式也是類似京城裡人民大會堂的樣式，四處的桌子和高高講台，唐昱他們走進去時禮堂裏面已經黑壓壓的坐滿了數百人。見得唐昱他們進來立即“嘩啦啦～”的鼓起了掌！　　香江來的那些銷售精英們何曾見過如此陣勢？！頓時被這場面唬的一愕，不過他們也是久經場面的銷售精英，隨即便學着唐昱的微笑着看着人群緩緩的走向了主席台。　　上了主席台後，他們便按着主席台上面的名字分別落座了。章明哲畢竟細心，早就考慮到了他們是香江人於是在名字的銘牌上全部用的是繁體字。　　待得眾人坐定，章明哲便緩緩的走向了台中間的麥克風對着台下黑壓壓的人群大聲而興奮的道：“諸位！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我們來自香江的三十三位頂級行銷師！大家鼓掌！”　　“嘩啦啦～～”頓時！台下掌聲一片！不少人臉色激動的看着台上，在這個年代幾乎香江來的那就代表着先進和高級，在台下的不少人就是衝著能有香江的行銷師培訓才被挖角而來的！現在人家都到了他們能不激動嗎？！　　“來來來……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他們來給我們做個自我介紹！”章明哲笑着讓出了位置，他身後的那些銷售講師們經過了多日的培訓自然也能聽的懂普通話於是配合著章明哲笑着魚貫而出走到了麥克風前。　　“我叫張醒駒，今年二十七歲，來自獅子山下的美麗的香江！”第一個上台的是一個帶着金絲邊眼鏡穿着整潔西裝的高瘦男子，只聽他用那熱情而飽滿但卻不甚標準的普通話慷慨激昂的道：“1988年我畢業於香江中文大學，當時有很多的企業可以招聘我進去。甚至有的開出了月薪六萬元，但都被我拒絕了。”　　“嘩～”六萬啊！在1994年沒幾個家庭能夠月入六萬的，何況人家在88年就能拿到了月薪六萬！但人家對着六萬的月薪竟然拒絕了！這是何等的魄力啊！台下的許多人暗自思量，自己能不能頂得住這個誘惑？！但答案令他們沮喪，他們顯然沒有把握能夠抵得住這六萬元的誘惑。　　“我為什麼拒絕？！原因很簡單！因為我深深的知道：若是做一份工作，我的薪水六萬那麼在三到五年內我的這份薪水很難在往上提升。甚至十年內我的薪水很可能僅僅會提升一兩萬罷了，我想了很多，想了很久。在家人及女友的極力反對下我毅然決定加入行銷行業！這一年我二十一歲！”　　台下的眾人全都屏氣凝神的聽着台上的張醒駒那慷慨激昂的演講，他們很想知道這位拒絕了月薪六萬的人接下來的故事，於是現場一片安靜！就連章明哲都被張醒駒的話給吸引過去了。　　“當我躊躇滿志的加入行銷行業時，我覺得自己無所不能！我覺得行銷界的一顆新星冉冉升起！我的偶像是利嘉誠先生，我覺得我會超越他！我就是香江的下一個利嘉誠！”　　“但現實是殘酷的，我沒有經驗、我不會溝通我甚至不了解產品！我的行銷做的很失敗，甚至有過一段時間我的月收入是零蛋！也就是說我一分錢都沒有賺到！白白乾了好幾個月！”　　“嘩～”聽了張醒駒的話，台下的人們不禁一片嘩然！放棄了月薪六萬，以為自己能闖出一片天地結果卻四處碰壁，這出乎了他們的意料！他們還以為這位張醒駒能夠闖出來呢！結果卻聽到了他這麼說。　　一時間，甚至章明哲都小聲的向唐昱道：“小昱，這傢伙沒問題吧？！是不是真的行銷講師啊？！我怎麼感覺他有點不靠譜啊～”　　唐昱暗笑，這手段若是放在兩千年後估計是個講師都能使出來。但在這個時候國人根本沒見識過這樣的手段啊！於是疑惑也是正常的，所以他笑着小聲對章明哲道：“章大哥，別著急！看下去，好戲還在後頭呢！”　　這時候台上的張醒駒頓了頓，接着沉聲道：“當時我也困惑，我也猶豫了。我在問我自己放棄了那月薪六萬的工作難道就是為了讓我自己來承受着數個月都沒有收入的痛苦嗎？！家人也在指責我，他們覺得我不務正業！他們覺得我痴心妄想！我們之間吵了很多架！甚至我的女朋友也離開了我！”　　唐昱這時候笑了，這張醒駒顯然是精通演講式銷售的人才！這些轉折點都抓的非常之好！接下來他估計就要講自己怎麼搏殺出一條血路，走向成功了。　　而台下的聽眾顯然已經被張醒駒的描述給吸引住了，唐昱注意到有些人還怒目圓瞪雙拳緊握似乎深有同感的看着台上的張醒駒。　　“但我不甘心！我覺得別人能做到我也能做到！我比別人差在哪裡？！我為什麼就會失敗？！為什麼他們不接受我的銷售？！我在苦苦的思索着這些問題。”說道這裏張醒駒頓了頓接着道：“然後，我放下了香江中文大學畢業生的架子，虛心的向老員工們請教着這麼去做我自己的銷售！我看利嘉誠先生的傳記，上面明明白白的寫着他如何了解自己的產品！甚至利嘉誠先生在做塑料花的時候還專程跑到了歐洲去做一個工人學習如何做塑料花！”　　說著，張醒駒將麥克風拿了起來在台上緩緩的走着邊走便接着道：“於是我知道，我要了解自己的產品，我要了解客戶的需求！我要能站在客戶的角度是思考問題……終於在經歷了一年後，我的銷售業績拿到了第一個一百萬！”　　“嘩～”台下的眾人一片嘩然！紛紛激動的鼓起掌來！他們是神情激動，似乎那贏得了一百萬銷售業績的人不是張醒駒而是他們自己！　　“但我並不滿足，我不斷的努力着希望能打破我自己的記錄。但無論我怎麼努力業績都被保持在三百萬左右！這使我很困惑，我到底是哪裡缺乏了？！我到底少了什麼？！為什麼我的業績無論怎麼努力就是升不上去？！身邊的同事們都被我超越了，他們身上所有的行銷手法我都我都學會了！但依然不見起色。”　　“於是，無奈的我只得不斷的打聽着哪裡有銷售方面的培訓！不斷的充實自己，1990年我聽說了在美國有達到數千萬銷售業績的行銷大師要開辦課程，於是我在家人的反對下我毅然決定放下手上數百萬的銷售業績，離開了香江前往美國學習行銷，那次我花費了我所有的積蓄，甚至在餐館里洗盤子維持我的生活。”　　聽着張醒駒的話，眾人再次沉默了！這時候他們沒有注意到他們的情緒已經完全的被張醒駒控制住了，隨着張醒駒所敘述的經歷起伏跌宕！他們都迫切的想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當時，沒有人理解我。他們都覺得我瘋了！好不容易在香江做出了成績，卻又完全的放下跑去了美國學什麼行銷？！所有的朋友、同事和家人都不理解我，都不支持我。但我知道我自己要的是什麼！我要的是更好的行銷方式！我要的是更高的業績！我要的是更好的成績！我告訴我自己，我要更好的！我要做到更強的！哪怕為此我去刷盤子！去洗馬桶也在所不惜！”　　隨着張醒駒的話，全場的眾人全都神情激動！似乎那去美國受苦奮鬥的不是張醒駒而是他們！甚至連章明哲都被張醒駒的話鼓動的神情激動起來，只有唐昱冷靜的點了點頭！看來這張醒駒果然是有些本事！至少這情緒跳動和銷售自己的本事那真是一等一的！　　“我歷盡了辛苦，花完了所有的積蓄終於在1993年學習完畢了那位行銷大師的所有課程！並由於我的堅持在他的指導下成功的在美國完成了我的第一個一百萬美元的銷售！”　　“嘩啦啦～”聽得張醒駒的話，全場的聽眾頓時全部站了起來！神情激動的拚命的鼓着掌！甚至有的人還眼泛淚花！　　“這一年我回到了香江，再次從底層做起。我到了我的偶像利嘉誠先生旗下的長江實業從事房地產銷售。我放下了所有曾經的榮譽、放下了所有曾經的輝煌我從新從底層做起！僅僅用了三個月！我的業績直接打破了我所在的分行的業績，達到了三千萬！”　　“嘩啦啦～～”張醒駒的話一出口，頓時全場掌聲雷動！甚至連主席台後方的章明哲都忍不住鼓起掌來！神情激動無比！唐昱看此情形不禁暗嘆，這張醒駒不愧是利嘉誠推薦過來的人物，這份本事端是了得啊！

# 第四百三十七章 準備就緒

　　“但我仍然不滿足！我知道我自己能做的更好！於是我帶着我的分行所有的同事一起努力，在這一年底我們分行的業績成為了整個香江長江實業的銷售冠軍！我們的業績是：十億港元！”　　“嘩啦啦～～”神情激動的聽眾們這次鼓掌鼓的更加的賣力了！連章明哲都忍不住站起來拚命的給張醒駒鼓掌！見此情形，唐昱也只得無奈的站了起來裝出一副興奮的模樣隨着他們一起鼓掌。　　“截至到1994年中，我們分行的業績是十六億港元！而我的個人業績也達到了七億港元！我直接分紅和拿到的獎金就達到了三千萬！”說到這裏，張醒駒似乎有些激動的擦了擦眼角緩緩的道：“這時候，面對着曾經所有的責難和非議我終於可以用我的成績說話了！比起我所有的同學和朋友，我的收入已經是他們望而卻步的了！他們目前最高的不過一個月拿十五萬港元，一年是一百八十萬港元！而我的個人年收入已經是他們的十六倍！也就是說：他們干十六年才抵的上我一年的收入！”　　“嘶～”眾人聽得張醒駒的話不禁倒吸一口冷氣！三千萬啊！這個年月在內地萬元戶都不多見啊！人家一年三千萬啊！那是什麼概念啊！無數人一時間被這個数字砸的眼冒金星！甚至有不少人狠狠的掐了一下自己，看看是不是在做夢！這個時候他們已經徹底的相信了張醒駒能夠賺下那麼多的錢了，他們所疑惑的是自己是不是真的見到到了張醒駒的真人！　　“就在我正準備着繼續在香江大幹一場的時候，我的老闆利嘉誠先生找到了我！他告訴我，在內地有一個更大的市場！這裡有着一個數百億的項目等着我去做銷售！”張醒駒神情激動的望着台下，用他那洪亮的聲音大聲道：“於是我們來了！我和我們長江實業旗下的銷售精英們來了！”　　“VCD的項目！或許你們許多人不知道，這個項目是個在法國國際电子展引起了國際轟動的項目！但我們維科的掌舵人卻並沒有立刻將這個項目投入了生產，相反他以高瞻遠矚的目光首先完善了一切的產品需求和人力資源，甚至找來了你們這群精英來承擔重中之重的銷售任務，找來了我們專門培訓你們來完成這重中之重的銷售任務！”　　“面對着數百億的市場，面對着全新的挑戰！於是我來到了這裏，我相信！這片市場是屬於我們的！是屬於維科的！”　　“嘩啦～～”掌聲再次響成一片！唐昱不禁暗嘆，這傢伙就是個演講大師啊！東拉西扯的搞得原本神情清淡的這群傢伙現在像吃了槍葯一般見了誰都想着狠噴！　　“相信我們，只要你們努力學習！只要你們相信自己能做到，只要你們排除萬難！只要你們在這段時間里好好的向你們的導師學習！你們也能和我一樣！打破枷鎖！身家千萬！”　　“嘩啦～”持續不斷的掌聲頓時在禮堂里響起！不少人看着張醒駒恨不得把他的腦子掏出來裝在自己腦袋裡！更多的人則鼓着腮幫子咬牙切齒的看那模樣似乎恨不得立刻就能殺出去破開那百億的市場很賺一筆！也混個身家千萬！　　而章明哲這時候也回過神來了，笑着看着唐昱不住的豎起大拇指！這傢伙的本事硬是要得啊！這言語挑逗的，我章明哲都被他搞的心痒痒了！就這份本事已經厲害非常了！能將這傢伙帶來的唐昱那更是了不得！　　在張醒駒放好麥克風后，又一個年約五十上下矮胖禿頂的老年男子站了出來，在麥克風前緩緩的道：“呵呵……大家好！我叫郭冠球，也是香江人。但我沒有張醒駒那麼高的學歷，我僅僅是中學畢業罷了。”　　這郭冠球的敘述卻又和張醒駒不一樣，他娓娓道來的是一部更加沉穩的個人奮鬥史！從普通的銷售員，做到銷售經理，從幾萬的業績做到了上億的成績！一步一步，腳踏實地！雖然沒有張醒駒的那麼激動人心，但卻更讓人感覺穩重踏實。　　隨着他的娓娓道來，章明哲雖然不再激動但卻凝神靜氣的細心聽着。不時的還點了點頭，又或是恍然大悟的拍了拍腦袋！台下的聽眾人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拿出了自己的小本子細心的記錄起了郭冠球的所說的話里，甚至一些銷售技巧都被他們記錄在案。　　大禮堂里一時間沒有了剛才的慷慨激昂，所有人都凝神靜氣。當郭冠球說完的時候，不少人還意猶未盡的遺憾的看着郭冠球離開了麥克風。而接着郭冠球演講的，則是一位女性叫趙茹。她和郭冠球不同，也和張醒駒不一樣。她娓娓道來的是生活的艱辛與自己的拼搏！　　丈夫意外傷殘，孩子還在上學原本是一個家庭主婦的她不得已挑起了生活的重擔。在行銷中她遭遇過調戲、包養，遇到過流氓、黑幫。但她所堅持的就是自己的原則和用真誠打動他人，她始終相信人都是有感情的！她堅持自己的不做假、不說假、不瞞事實的原則，讓她贏得了無數客戶的認可，最終成為了銷售冠軍！　　趙茹的故事再次引起了在場的眾人一把同情的淚水，不少人也為她的成功而高聲喝彩！在一片掌聲和淚水中趙茹離開了麥克風。　　三十三個人，三十三個不同的成功行銷故事讓這些加入了維科的銷售人員們連着微笑帶眼淚，伴着激動和辛酸度過了這幾天。之後，他們便在各自的行銷導師的帶領下犹如打了雞血般奮起學習！無數人挑燈夜戰，甚至有人在腦門上綁上了“必殺”的武功帶咬牙切齒的要在這次維科VCD的項目上砍下一塊巨大的蛋糕！　　這副情形看的章明哲目瞪口呆！他沒有想到的是唐昱所帶來的這些銷售精英竟然有着如此強悍的號召力！整個培訓中心已經瀰漫著濃厚的發奮學習的氣象，甚至章明哲覺得自己似乎回到了當年恢復高考的時候那群大學生們拚命苦讀的情形，和如今的景象何其的相似啊！　　而唐昱這段時間也沒有閑着，他先是拉着章明哲到了香江藉由利嘉誠等人的介紹從各個電影公司中買下了無數電影的VCD版權和歌曲VCD版權，又責成章明哲拿着那些個母帶開始生產各種VCD，然後用電影公司提供的海報印刷起精美的封面。　　而後飛抵京城，拿着那些電影和歌曲的母帶拉着方建銘跑起了廣電總局。有着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紀檢組組長方道洵的名頭和宋宛如、江慧琳等人不時的邊鼓，廣電的人不敢為難幾乎全都不怎麼刪減便通過了。　　這時候，章明哲再次心急火燎的找到了唐昱！沒辦法啊！由姜萬勐提供的原型機章明哲買下的那些林家的工廠已經生產出來了近十萬台了！這都沒開始銷售呢！唐昱頓時一拍腦袋，趕緊拉着章明哲跑起了京城、滬市、鵬城等地的銷售點。還好章明哲算是有點眼光，那些銷售點和裝修都很不錯！而在銷售點邊上的影碟租賃店也已經籌備完畢了。　　於是唐昱趕緊制定出了影碟租賃的條款，首先是一張影碟一天二塊錢，押金要收八十元。退還影碟沒有損壞的時候便可以退還押金。　　而後可以有預付金項目，也就是會員項目。預交三百可以作為會員，無需押金便可以拿走碟片，租金也降低到了一塊錢。但會員要留下自己的聯繫方式和家庭住址，方便有新片子到的時候聯繫。而且預付金還可以抵扣租金。　　甚至唐昱還祭出了大殺器――港產電視劇！直接刻成光盤的整部港產電視劇，在利嘉誠等人的幫助在唐昱在和TVB談判后，順利的拿下了那些個VCD的版權。　　身為後來人的唐昱太知道這個年代港產電視劇對內地人們的吸引力了！什麼《霍元甲》、《陳真》、《黃飛鴻》都是這個時候出來的，還有《射鵰英雄傳》、《雪山飛狐》、《天龍八部》……簡直是可以掏空所有人的錢包的大作啊！如此大殺器，唐昱又怎麼會錯過？！　　而且，哪怕是到了後世也是有不少人周末呆在家裡就抱着一大堆的電視劇過日子。看着別人凄慘無比，自己哭的稀里嘩啦！不說別人，就是上輩子唐昱的女朋友就不時的拉着唐昱看着那些爹死了娘改嫁，哥哥愛上妹妹之類的狗血韓劇！看的唐昱有着想死想死的感覺。　　吃過苦頭的唐昱豈能不咬牙切齒的把這一招使上？！有了章程，有了片源而服務人員的培訓就相對簡單多了！這些並不需要太多的技術，僅僅是要人夠老實就行了。這時候唐昱又想到了一個主意！這個主意他和方建銘及章明哲等人一提倆人頓時眼前一亮！不禁豎起大拇指誇讚唐昱這小子腦子轉的快！　　隨即，方建銘等人開始聯繫起各方面的人士運作起了唐昱的主意來。而江慧琳等人在得知唐昱的主意后也紛紛感慨，這小子的那腦袋就是厲害啊！這都能被他想到！就連京城裡的何老和趙老得知唐昱的主意以後都紛紛翹起了大拇指！

# 第四百三十八章 過年大忙碌

　　唐昱提出的主意是直接招聘本地的那些警屬、烈屬。要知道，1994年的時候警察可是高危行業，無數窮凶極惡的悍匪都是在這個時期流竄全國。什麼大王二王之類的悍匪也皆出自於這個時代。　　首先這個影碟租賃店不過是個不需要培訓就能上崗的職業，很多東西教兩下就會了。而且軍警烈屬幾乎都是本地人，要做什麼小動作顯然是有顧及的。加上他們家裡的身份，小流氓之類的也不敢在這裏鬧事，小偷更不敢來偷什麼東西。　　這樣無形中就避免了很多損失，這樣還能賣好當地公安機關！如此多的好處唐昱怎麼能不來操作？！何況，這裏本來就是需要人手的。　　於是，在宋宛如及江慧琳的參与下京城、滬市、鵬城及西南重鎮等地的軍烈屬招聘會立刻便展開了，這有了好處各地的公安機構從開始的漠不關心到現在積极參与又形成了一方景色。　　當那場轟轟烈烈的招聘會結束后，在東陵的銷售培訓也正好完結。加之各個重鎮的店鋪裝修等也已經完全搞定，於是轟轟烈烈的VCD銷售大業在眾人目瞪口呆和期盼中開始了！　　此時唐昱耍了個花招，他沒有去央視搞宣傳反而是在各個省份的電視台下了重金做廣告！在播齣電視劇之前，唐昱那“維科VCD，您的家庭影院！不出門便可享受至尊般的電影感受！”不斷的在各個省台里重複播發，甚至那句“維科集團，盛大開業！敬請期待！”連小學生都會背了！　　不時的，還在省市電視台插播VCD在法國國際电子展上的英姿，弄的所有人都心痒痒！恨不得立刻買回一台來家裡用用，享受享受那“家庭影院！不出門便可享受至尊般的電影感受！”　　1月1日，元旦之時維科的直營店在全國各個重鎮同時盛大開業！甚至央視因為台里領導的暗示都派出了採訪人員到各地去做採訪，全國人民猛的忽然了解了這間突然冒出的企業！　　這間企業聘用的是各方的軍警烈屬，出售的是在法國國際电子展上引起轟動的VCD！甚至租賃碟片的方式都被以採訪的形式給播出了一遍！這下子猛的整個維科頓時便火遍全國！僅僅是開業的第一天，積壓的十萬台VCD便銷售出了一萬五千台！樂得章明哲當晚便笑得見牙不見眼！　　隨後，唐昱再次兇狠的出擊！不斷的充實着銷售網點，並從那些租賃店裡提拔出一批有着銷售潛質的人才來進行培訓，力求能讓銷售人員本土化！而那些第一批的銷售人員早已經被提拔成了當地的銷售經理、地區銷售經理等職銜！　　當時間到了1994年2月的時候，一個月維科在全國的銷售額竟然破億了！這個成績讓所有人目瞪口呆！這才不過一個月啊！但隨即而來的影碟租賃的報表更是讓他們眼暈！這租賃的收入竟然超過了影碟機的銷售！直接殺到了近兩億的程度！　　甚至方建銘、宋宛如他們接到了不少租賃要求增加碟片的報告，特別是電視非常火爆！常常是有着無數人在等待着租賃，很多人甚至租賃后便提出了要直接買下一套回家自己慢慢看。　　還好唐昱對此早有準備，原本每個影碟租賃店裡不過留下了十張備用光盤，被估計成熱點的電視劇和電影則被放了二十套，此時那些被統計出來的大片和熱片被再次增加了二十套！　　此時，唐昱並沒有被這些勝利沖昏了頭腦。他反而冷靜下來，開始嚴抓質量關卡！為此他甚至不惜讓姜萬勐停下手上的DVD研發工作，帶着技術人員專門巡視整個工廠！對任何一點的瑕疵都絕不放過！　　唐昱太知道國內這些企業的缺點了，一旦有了一定的名氣后很多的工廠就會自然而然的放鬆了整個生產流程的監控。導致後來產品的質量一降再降！最後等他們回來嚴抓的時候已經晚了！唐昱絕不想重蹈他們的覆轍，哪怕是耽誤了DVD的研發進度也必須要嚴抓質量關！　　在唐昱的重視下，所有維科的工廠都不敢放鬆！由於任務重，不少人幾乎不眠不休的在工作着，但他們的工資和獎金也在“蹭蹭蹭”的往上漲！這VCD的火爆銷售不禁讓先前放棄了的林家眼睛都快要紅掉了！　　就在一些眼紅不已的集團們打算再次舉起“垄斷授權”的大旗的時候，他們愕然的發現人家竟然早已經授權了香江大豪利嘉誠了！而利嘉誠更狠，直接不做生產而是委託了維科生產後貼上了自己的長江標誌直接在東南亞地區銷售！　　好嘛！人家強強聯手，連地盤都給你瓜分完畢了！在他們的鬱悶和維科銷售全面飄紅中，1995年的新年爆竹聲噼里啪啦的敲響了新年的鐘聲。　　但今年的唐昱沒法兒再想往年一般呆在東陵市了，年二十九他回到了東陵和唐天鴻等人一起過了大年，大年初一拜訪了蘇慕儒。在蘇慕儒的取笑聲中被宋宛如抓到了省城。　　然後收了沈睿鴻的紅包和笑罵后，直飛京城！年初二初三都是在京城過的，先是陪着何老和趙老下棋玩耍並講些香江的事宜和維科接下來的安排，而後拜訪了方建銘的老爸和那位在廣電里幫忙發話了的家新聞出版總署紀檢組組長方道洵。　　年初四，唐昱馬不停蹄的飛到了閩南地區，拜見那位被調整成了閩南地區中將總參謀長的宋振國，被逼着練了一天字后他接到了二叔唐天浩的電話。可憐的唐天浩連過年都沒法兒回家，被唐昱等無良董事逼迫在香江操作着整個黑水國際的業務。　　這個電話是香江大豪們想要見一見唐昱，特別是利嘉誠！VCD業務着實讓他在東南亞地區是狠賺了一筆！他的銷售模式和人員配給可是比唐昱厲害多了，於是他的銷售成績自然在唐昱之上，達到了二十億港元之多！　　要不是唐昱嚴把質量關導致供貨不暢，他甚至有把握直接創造出四十億港元的月銷售記錄！但他對唐昱賺得大錢后竟然沉得下心來嚴把質量關頗為欣賞！於是打算和唐昱再談談其他項目的合作。　　畢竟唐昱在內地的政治、軍隊、人力資源等優勢他算是看到了，而且唐昱不貪、不懶很醒目，這些都讓利嘉誠決定把唐昱當成合作夥伴，進行戰略資源的整合！從而進軍內地市場。　　於是唐昱在宋振國的責難聲中苦着臉，先是飛回了東陵一趟和家裡打了一聲招呼將楊涵寧帶上后準備再次做起了空中飛人，直奔香江。　　就在這個時候，剛子苦着臉找到了唐昱。可憐的剛子這段時間算是被徐虎折騰慘了，幾乎三天兩頭的便找他吃飯，但虎爺的飯可不好吃啊！人家是逼着他找唐昱呢！但唐昱早先在香江忙活這搞定大圈和幫派，回來后又忙活着VCD的事宜哪裡有空搭理這小小的東陵地下頭子啊？！　　但剛子卻不能不搭理啊！於是可憐的剛子便被虎爺見了天兒的請吃飯，話里話外的打聽着唐昱是不是對自己有什麼看法，或者是不是想對自己動手什麼的。現在徐虎的眼裡唐昱完全是成了一個手眼通天的大拿了！他生怕唐昱哪天想起來自己曾經干過什麼狗屁倒灶的事兒給他來個底朝天！　　但又找不到唐昱，於是徐虎更加的心驚膽戰！只得拉着剛子不斷的打聽着，但剛子哪裡知道唐昱跑哪兒去了啊？！於是在東陵虎爺的威逼下左躲右閃苦不堪言！雖然知道唐昱回來了但剛子不敢去打攪，這次是實在沒有辦法了才跑了過來。　　見得剛子這副模樣唐昱不禁啞然失笑，無奈的他只得和剛子去見了一次心驚膽戰的虎爺，順帶着告訴他自己根本沒有時間搭理他太多。而後喝了杯酒便拉着楊涵寧一路飛奔到了省城，照例拜訪了一下沈睿鴻和章文昊后直飛香江！　　在飛機上，唐昱終於有時間可以休息一下了。這回過年，唐昱總算是體會到了後世那些個大拿們的痛苦，他睡床的時候都沒睡飛機的時間多啊！而這竟然導致了唐昱習慣上了睡飛機的感覺，一上飛機他沒和楊涵寧聊上兩句便直接睡着了。　　看着他這副疲憊的模樣楊涵寧心裏絲絲的心疼，本來有些抱怨唐昱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來看自己，但這跟着他跑了一圈后才知道他究竟有多麼的忙碌。看着唐昱憔悴的臉色，楊涵寧甚至想着自己該怎麼樣幫到他，讓他不那麼的辛苦奔波。　　當飛機在鵬城降落後，楊涵寧立刻被眼前的情形嚇了一跳！只見幾台黑色的商務車悄聲無息的開到了停穩的飛機邊上，當她唐昱下來后便立刻被迎上了商務車直接開出了機場！　　這副情形更是讓無數人揣測，這一男一女是什麼來頭啊！要知道，一般來說根本沒有可能會讓汽車駛入機場的，首先是安全問題其次這也是制度問題。但那三輛商務車就這麼不管不顧的進來了！還接走了人，這讓同飛機的人不禁詫異！暗自揣測着這唐昱和楊涵寧的身份。　　而過了關口后，楊涵寧的驚詫更多了一分！因為來迎接他們離開的不是汽車竟然是一架直升機！

# 第四百三十九章 黑水國際的新動態

　　楊涵寧看着迎接着唐昱的那數十名腰間鼓囊囊的黑衣人，她的心中不禁有些害怕！緊緊的拉住了唐昱的衣角，唐昱本來是睡的暈乎乎的但被楊涵寧這麼一拉住了衣角頓時清醒了一點，笑着向她點了點頭示意她不用害怕。　　隨即向迎接自己而來的盧帥道：“盧哥，怎麼這麼大陣仗？！竟然直升機都動用了啊？！這直升機是什麼時候買的？！我怎麼都不知道啊！”　　盧帥掃了眼楊涵寧，隨即向唐昱笑道：“這是公司新購進的，本來以為你都知道了。這次是唐總吩咐專門來接你的，怕的是路上塞車。直升機可以直接到我們總部。”　　看見盧帥掃了眼楊涵寧后便不再看向楊涵寧唐昱不禁點了點頭，盧帥看向楊涵寧的那眼完全是審視安全的模樣他看的出來。當盧帥確定了安全后竟然沒有再看一眼那艷光四射的楊涵寧這點沉穩讓唐昱頗為欽佩！他可知道楊涵寧的魅力，但這盧帥竟然能看也不多看一眼僅僅是一掃而過！這份沉穩就足以讓人欽佩！　　“一月份的時候唐總認識了一個俄羅斯商人，然後我們跟他購進了八架直升機。用做我們的機動力量補充。”盧帥自傲的笑着道：“從這點上來說，哪怕是香江的警察們也比不上我們的裝備，畢竟我們可以用直升機隨時趕到任何一個節點進行安保工作。雖然我們的直升機上面的火力裝備已經全部拆除了，但憑着這份機動能力也是他們所不及的。”　　唐昱聽了後點了點頭，他看了眼那架直升機估摸着能裝下十人左右。也就是說，黑水國際可以利用手上的八架直升機一次性投送八十人直接抵達事發地進行安保工作！這點的確是香江警察所做不到的。　　雖然香江警署也有着直升機機動分隊，但那只是隸屬消防部隊的。而且所屬的直升機也不過才七架，和黑水的這些直接便是戰鬥用的直升機根本沒法兒比。更重要的是：黑水這群戰場上廝殺下來的老鳥對直升機的操作可是比香江警署他們熟練多了。　　“小哥，走吧！唐總還利嘉誠先生還在總部等您呢！”盧帥笑着對唐昱做了個請的手勢，對於唐昱他現在是欽佩萬分！前段時間唐天浩讓他們將自己的家屬名單羅列出來，然後沒多久他們就收到了家裡的消息，說是進入了維科旗下的VCD租賃店上班。底薪八百，提成什麼的加起來一個月也有一千多塊呢！人家還給買社保，買養老保！　　這讓在香江工作賣命的他們心存感激！要知道，作為軍人他們最為愧疚的就是自己的親人。很多時候他們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去照顧到自己的家裡，而唐昱的這份動作直接讓他們的家裡有了保障！這如何能不讓他們欣喜感激？！　　所以，雖然這段時間唐昱都沒有在黑水國際露面但他在黑水國際內的聲望卻直線上升！無論是黑水的新老員工，對着這位“小哥”都是心存感激格外佩服！　　而唐昱聽了盧帥的話笑了笑道：“盧哥，辛苦了！”而後帶着楊涵寧登上了直升機，這架直升機是前蘇聯的產物，保持着蘇聯那傻大黑粗結實耐用的風格。但舒適性着實不敢恭維，一路上帶着耳塞的唐昱被直升機震的左右搖擺，第一次搭乘直升機的楊涵寧更是臉色蒼白死死的抓住了唐昱的手臂。　　唐昱被楊涵寧那巨大的力量抓的生疼，但他只得無奈的拍了拍楊涵寧的手臂以示安慰。這直升機的聲音太大了，你在上面說話根本聽不見。還好的是香江的景色着實不錯，在唐昱的引導下楊涵寧看着直升機外的景色總算是放鬆了一些。　　直升機飛了好一會兒后，終於到了位於西貢的黑水國際基地降落了下來。當唐昱和楊涵寧暈頭轉向的走下飛機時唐天浩已經笑呵呵的在下面等着唐昱了，見到唐昱和楊涵寧一起下來唐天浩意味深長的笑了笑道。　　“小昱，怎麼樣？！這米―24直升機還不錯吧？！這可是你二叔我花了兩千萬美元才搞定的啊！”　　聽得唐天浩這麼說唐昱猛的瞳孔一縮！失聲道：“二叔！你說多少錢搞定的？！”　　唐天浩看得唐昱反應那麼大不禁有些心虛，他這可是花去了黑水國際這幾個月總利潤的泰半啊！雖然說所有人都覺得物有所值，但畢竟這筆錢花的太快了他也有些心虛。於是他嘿嘿的笑着道：“花了兩千萬美元……”　　唐昱聞言頓時無語，這米―24直升機他是知道的。剛才是睡蒙了沒有注意，但給唐天浩這一提醒他便想起來了。這可是大名鼎鼎的“雌鹿”啊！在兩伊戰爭時伊拉克空軍曾以米―24A和米―25攻擊伊朗的美製AH―1J武裝直升機。　　在整場戰爭中，共發生118場戰機與直升機間的空戰，56場直升機之間的空戰。其中10場是伊拉克的Mi―24與伊朗的AH―1J之間的空戰。兩型直升機交手的結果是米―24以10：6的戰績勝出，伊拉克並宣稱曾經擊落伊朗的美製F―4“鬼怪”式戰鬥機。　　而在這個時候一架米―24的國際價格是550萬美元，但自家的二叔竟然宣稱自己花了兩千萬美元就搞定了八架米―24！這麼算下來一架才250萬美元！真心不貴了！　　“二叔，你是從哪兒買的？！那小子可靠嗎？！”唐昱心中動了動，笑着對唐天浩道。唐天浩見唐昱沒有因為這直升機說什麼，終於鬆了口氣。聽得唐昱問，他趕緊答道。　　“當然信得過！那小子人就常駐香江，他叔叔是俄羅斯的一個軍長！這些可都是他幫着搞定的，當時我還讓大周幫着驗貨來着他看了都說這批貨實在值了！”　　唐昱聞言，轉頭看向站在了唐天浩身邊一直沒有說話的周鐵斌。周鐵斌見他轉頭望向自己，不禁笑着點了點頭道：“我讓盧帥他們去打聽過，這款直升機在軍火黑市上至少要四百萬美金一架，而且還是用過的。這八架可是他們新裝配的，雖然我們為了進入香江卸掉了上面的武器裝備，但那些武器裝備都還保留在我們手裡如果有需要我們隨時可以裝上去使用。”　　聽得周鐵斌這話，唐昱不禁一陣眩暈！想不到自己才沒回來黑水幾個月而已，這群傢伙就連武裝直升機都搞上了！看這架勢哪怕開着這八架米24，他們都有把握直接攻破總督府！一念至此，唐昱便想着自家二叔問道：“肥彭那邊看着這情況沒有說話嗎？！按說他可不會那麼輕易的就讓你們把這玩意兒給弄進來吧？！”　　“哼！他不同意又能如何？！”唐天浩輕蔑的哼了一聲，道：“他別忘了他不過是個末代總督，而且我們手上握着他一大片的醜聞！要是咱們給他踢爆出來，將來他要在英國國內混都沒政治資本了！”　　唐昱聽得自家二叔這麼說，不禁對這位二叔刮目相看！厲害啊！才來香江幾個月竟然都懂得了英國從政的政治資本了！見得唐昱看着自己的目光，唐天浩嘿嘿直笑道：“這也不是都是我想出來的，是利嘉誠先生和郭英東先生告訴我的。他們和我說儘管引進，肥彭不敢怎麼樣。畢竟這是他在香江最後的任期了，如果出了什麼事情他以後在英國政壇也混不下去了。”　　而站在唐天浩身邊的周鐵斌則矜持的笑了笑道：“接下來我們還打算引進米―26直升機，畢竟那款直升機運輸量大，有了它我們可以一次性運輸八十名戰友奔赴戰場。”　　聽得周鐵斌的話，唐昱不禁“咕嘟”的咽了口口水！這幫傢伙來了香江后脾氣能耐都見漲了啊！米―26那可是重型直升機啊！也是號稱世界上最大的直升機，載重量高達二十噸！在後世的汶川地震的時候國家就出動了兩架租用的米―26參与救援，聽說效果頗佳。后租期還沒到就被租用它的哈飛直接買下。甚至因此後世國家正打算着手研發載重三十噸的直升機用於救援和運輸。　　這幫子傢伙心氣兒夠大的啊！這米―26可是連國家都沒有裝備的，他們竟然想着搞回來給黑水裝備上，一時間唐昱對這兩個傢伙頗為無語。　　這時候唐天浩見唐昱一臉無言的模樣不禁嘿然笑道：“利嘉誠先生正在裏面等着你呢！不如咱先過去再說？”　　唐昱聞言只得點了點頭，隨着唐天浩他們一起登上了汽車直接駛出了直升機場。在路上，周鐵斌悄悄的跟唐昱道：“小昱，其實我們買下的不止八架米―24。準確的說我們買下的是十八架米―24！”　　聽得周鐵斌這話，唐昱猛的抬頭死死的盯住了周鐵斌！良久后才緩聲道：“是不是有部隊的首尾？！”　　周鐵斌聽了唐昱的話后，默然了半響點了點頭。他知道這瞞不住唐昱，與其到時候人家自己發現了還不如現在就說個明白。　　“咱們當年就想過要從蘇聯進口米―24，但一直沒有機會。後來蘇聯解體了，我們更找不到人來辦這件事。直到半個月多前，利嘉誠先生給我們介紹了那位聶卡耶夫我們才算找到了機會。”周鐵斌看着唐昱緩緩的道：“你得知道，我們國家的直升機發展的並不順利。而且西方對我們封鎖的很厲害，也就能從黑市上搞點裝備回來。國家還不好出面，所以這次我們才用黑水的名義通過聶卡耶夫搞回來了這批直升機，那十架已經被送回國內研究了。這八架則由國家調配到黑水國際的人員幫着我們駕駛。”

# 第四百四十章 斬獲豐盛

　　唐昱聽了周鐵斌的話后，沉默了良久。他一早便知道國家會用他的這個黑水國際來做一些國家不方便出面的交易，但他沒有想到的是這一天竟然來的如此之快！而且，這一切都是瞞着他進行的。　　看着唐昱默不吱聲，周鐵斌也不敢多說什麼。於是車子在兩人的沉默中緩緩的駛進了黑水國際的營地里。黑水國際的營地距離他們的直升機場並不遠，不過是十來分鐘的車程罷了。　　當他們在黑水的營地下車的時候，利嘉誠早已經在門口笑呵呵的等候這唐昱的到來了，見到唐昱下車，利嘉誠便笑着迎了上去道：“小昱，歡迎！歡迎啊！我可是對你望眼欲穿啊！哈哈……”　　唐昱也迅速的調整了情緒，笑着走下了車子道了利嘉誠面前恭敬的道：“這麼敢勞煩老先生親自迎接？！小子惶恐！惶恐啊……”　　利嘉誠看着唐昱的模樣哈哈一笑道：“應該的！應該的！你這小傢伙給我這老頭子一下子就送來了二十億，可謂是我的送財童子啊！我怎麼能不迎接一下我的送財童子呢？！哈哈……”　　聽得利嘉誠的話唐昱矜持的笑了笑道：“這是利老先生運籌帷幄，才能拿下這麼高的營業額。我充其量不過是個產品提供商的角色罷了。”　　一開始在VCD的銷售上唐昱就吸取了林家的教訓，並沒有首先大規模的鋪開整個整個銷售而是大面積在各個省台頻繁而瘋狂的打出維科的廣告，甚至廣告的內容他也精心設計了！直接就是VCD機的播放，然後各種大片的片段最後狠狠的打出了維科的牌子和標誌！　　而在成本方面，唐昱也責成姜萬勐將價格壓縮了下來。經過各種刪減，最終形成的VCD成本僅僅只有一千三百二十元，這份壓縮能力不可謂不厲害！如今在市面上銷售的VCD價格全部被唐昱定在了兩千八百八十元，當然！這是不砍價的。這裏面會有給銷售人員5％的提成也就是144元，給銷售總監的提成3％也就是86、4，毛利就達到了1359.6元！　　再刨除掉銷售人員的工資和總監的工資、鋪租、水電什麼的，凈利潤直接有一千元！這是何等恐怖的数字啊！而VCD碟盤更是可怖，那成本除去版權收購費製作的成本不過是幾毛錢而已！　　但銷售價格卻可以達到六十元，即使是租賃每張碟盤一天二塊錢在租賃店裡上萬部國內外電影及國內、香江等地的電視劇都讓那些購買的VCD的人流連忘返！甚至有的人在買下VCD機當天便跟單位請假而後租下一整套電視劇就在家裡抱着看。算算，一套片子就以83版《射鵰英雄傳》來說第一部分：射鵰英雄傳之鐵血丹心有十九集，第二部分：射鵰英雄傳之東邪西毒二十到三十九集又十九集，第三部分：射鵰英雄傳之華山論劍四十集到五十九集這又是十九集，攏共起來這裏就是五十九集了！一集一張碟子，那就是五十九張啊！也就是說看完這套片子那得花上一百一十八塊錢！而在租賃店裡這部片子是早就被斷定為熱片的，於是預備了二十套。但第一天二十套全部都被人租走了，一些租不到第一部的人乾脆就租下第二部先看着。租不到第一、二部的人就直接租下了第三部。　　這麼算下來，那麼就單這一套片子唐昱他們的租賃店便收入了二千三百六十元！更不要提其他的那些個電視劇和電影了。所以總結起來這VCD碟盤的租賃項目竟然比直接銷售的VCD機更為賺錢！　　而利嘉誠則是比唐昱更會賺錢，而且他旗下還有着百佳這樣的超市銷售起來更為驚人！初時利嘉誠對VCD機的定價是三千九百港元一台，由於和內地同步上市而唐昱他們又在鵬城也有上市雙方有了一定的競爭，但後來唐昱他們收縮了鵬城的市場直接在粵東省會五羊城出售這就排除了這一障礙。　　而利嘉誠早已經在亞洲衛視上拚命的打起了VCD的廣告，還學着唐昱搞起了VCD租賃店，由於香江及東南亞的消費能力大於內地於是他的收益更是高過了唐昱他們。而唐昱他們的工廠所生產的VCD機大多數也是貼了長江的牌子后交由利嘉誠在東南亞地區銷售的。　　在協議里，利嘉誠以每台人民幣一千五百元購買唐昱他們的VCD機，這裏唐昱的VCD又再次每台賺下了180元，利嘉誠在整個東南亞賣掉了五十多萬台唐昱就能賺九千多萬！加之每台VCD他再提成5％的毛利那麼就這一筆唐昱又能賺到的五千萬港幣之多！而唐昱出於一定的考慮便將讓利嘉誠將所有的港元換算成了美金匯給自己。這一換算下來唐昱拿到的有六百四十多萬美元。　　這前後一加，單單就這一個多月的時間唐昱的收益便達到了近四億！這才一個多月啊！悄聲無息的維科在唐昱的控制下厚積薄發，一下子吃下了包括整個東南亞在內的所有VCD市場！在那些电子巨頭們還沒有反應過來他便啃下了大蛋糕！　　這是何等恐怖的一個数字！足以讓國內的無數所謂大豪們仰視非常，而利嘉誠也因此賺進了近十億的利潤，不過一個月的時間十億的利潤這自然讓利嘉誠將唐昱視為自己的小財神。在他的催促下，唐天浩總算把唐昱弄來了香江他自然得親自迎接以示隆重。　　兩人客氣了一會兒，便攜手一同進入了黑水國際總部的會議室。現在黑水主要的業務都是在這西貢地盤上的總部里開展的，而中銀大廈的那三層物業僅僅是作為公司的聯絡點和聚集點，平時招待一些普通業務用的。只有利嘉誠他們這些頂級客戶才得以到黑水位於西貢的總部里來商談業務。　　唐天浩他們卻不知道，這黑水國際的總部無形中已經成為了衡量是否是香江大豪的標準了。因為只有香江的頂級大豪才有資格進入這黑水的總部中，其餘的一般性業務也不過是在中銀大廈里商談罷了。　　於是，一時間有無數人想方設法的要一探黑水國際的總部。但人家拿着合法槍牌呢，又有着那彌敦道上的數十條人命墊底，一時間他們也不敢亂來。只得四處找關係想要進的黑水總部以自抬身價。　　可是黑水的總部卻又哪裡是那麼好進的？！不提這裏的裝備設施不可能曝光，更重要的是只有關係密切的夥伴才得以進入這黑水總部之中。　　而且，在黑水拿下彌敦道大案后又通過了鄭玉彤和利嘉誠的關係搞下了附近的大部分地皮，建設了屬於自己集團的其他建築，包括什麼住宅區和直升機場。而來到黑水總部的安保人員也達到了六千人之多！　　現如今，黑水在香江的名聲那是如雷貫耳！無數的富豪趨之若鶩，所有的市民都想了解了解這間神秘無比但確又實力強大的公司。但無奈的是這間公司的人口都很嚴，無論你問什麼他都是“無可奉告”，這副表示實在讓香江記者們又氣又恨！但無奈的是動手打不過人家，告人家無數律師團等着迎戰呢！軟的他們又視而不見，於是至今還沒有媒體摸得清這黑水國際的底細。　　而且唐天浩也十分敏銳的察覺到了這個問題，通過利嘉誠等人聯繫了香江的傳媒業大佬做了一些拜會後，媒體們自然而然的偃旗息鼓了。雖然如此，但香江的一些小報記者還是喜歡蹲點在黑水附近希望能挖掘到一些有價值的新聞。　　這不《香蕉周刊》的狗仔眼鏡陳如今就蹲點在黑水外圍的一間民房裡，拿着高倍數單反相機想要拍攝一些黑水內部的有價值的畫面。這間民房原本已經被黑水國際收購了但還沒有拆遷建設，於是眼鏡陳花了五萬港元悄悄買通的原來的房東租了下來，為的就是要一舉奪得這黑水的一手資料。如今他正聚精會神的在拍攝着黑水的內部構造，卻意外的發現了利嘉誠在迎接着一個年紀不大的男子，在男子身邊跟着一個極其魅惑的女性！　　這讓眼鏡陳精神一震！利嘉誠可是香江有數的大豪啊！竟然屈尊在門口迎接一個年紀不大的男子，說明這個男子身份非同小可！而且看黑水國際的那位唐總的態度似乎極為恭敬，說不準這就是黑水國際的幕後老闆！眼鏡陳趕緊拿着單反“喀嚓！喀嚓！”的猛拍了幾張這個男子的相片！連同男子身後的魅惑女子也拍了下來！　　他卻不知道，當他瞄準唐昱他們的時候周鐵斌似乎若有所覺的看了眼那遠處的民房。隨即向跟着他一起過來的盧帥打了個眼色。盧帥會意的點了點頭帶着兩個人走了出去。　　很快！黑水的內部安保人員就接到了通知，數十個全副武裝的男子沉默的接近了那所民房。而眼鏡陳雇傭在門外探風的幾個狗仔也被幾條黑影悶不吭聲的直接擊倒，連一絲聲響也沒有發出。但隨着那幾個被擊倒的人的倒地，讓指揮行動的盧帥有些疑惑。這些人看起似乎是普通百姓啊！既沒有黑幫的兇狠警惕，更沒有他們這種職業的彪悍。　　隨即盧帥笑了，看來又是哪家小報的狗仔跑來找所謂的新聞！看來是時候教訓一下這些傢伙了！隨即盧帥對跟着一起過來的十數位戰友打了個眼色，幾人會意的笑了笑。其中兩個悄然的回到了黑水，沒一會兒便拿來了兩部攝錄機其中一個找了個合適的角度拍攝了起來，另一個則跟着盧帥他們一起到了房門附近。接近了這所民宅的大門后，其中一個人拿起撞門捶“轟！”的一聲直接將門砸開！　　而盧帥他們隨即舉着槍撲了進去！躲在裏面正興奮的眼鏡陳聽到身後一聲巨響！隨即他渾身的汗毛猛然乍起！但還沒等他來得及反應便“啪嚓！”一聲被七八個彪壯的漢子死死的按在了地上！　　“黑水國際！什麼人？！立即表明身份，否則格殺勿論！”

# 第四百四十一章 香江狗仔隊

　　眼鏡陳還沒回過神來，他的面前就出現了四個黑洞洞的槍口！頓時眼鏡陳的腳都軟了，那褲子里竟“滴答～”的濕潤了起來！當下乾嚎道！　　“我是記者！我是記者！不是劫匪！不要開槍啊～不要開槍啊！”眼鏡陳被壓在地上不斷的乾嚎着，這一刻他猛的想起來黑水在彌敦道上留下的那五十三具破碎不堪的屍首！他終於知道恐懼了，沒有什麼比生命的威脅更加有力的。　　“拿出證明你身份的證據，否則你將會被當作入侵的劫匪予以擊斃后交由香江警方。”盧帥看着他冷冷的道，眼鏡陳聽得盧帥的話頓時就尿了！知道他們殺人不眨眼，但第一次知道他們如此殺人不眨眼啊！這就要擊斃了啊！　　“牆邊有個挎包，挎包里有我的身份證明！”眼鏡陳不敢怠慢，趕緊高聲喊道！生怕喊慢了些便被人一槍幹掉，這香江也有對抗狗仔隊的但直接動槍要擊斃的這可是頭一回啊！眼鏡陳不禁心裏後悔着自己幹嘛要自作聰明跑來這閻王殿里討新聞啊！這不是找死嗎？！　　這時候，有黑水的安保人員從眼鏡陳的包里拿出了他的記者證，看了看后對盧帥點了點頭將證件遞給了盧帥。盧帥拿過看了一眼隨即笑了笑，轉身對眼鏡陳肅然的道：“陳俊先生，你已經入侵了我們黑水國際所屬的地域，現在懷疑你從事商業間諜意圖刺探我黑水國際的商業機密！所以我們將會將你交給香江警方，並通過律師起訴你。請等着收律師的傳票吧！”　　說著，盧帥還揚了揚那手上的繳獲的相機對着眼鏡陳道：“這暫時不能給你，我將會將它交給香江警方作為你刺探我們商業機密的證據。”　　聽得盧帥的話，眼鏡陳立即便恐懼了起來！如果他一旦被判定為商業間諜那麼他可就算是完了！會被判刑不說而且將來出來后也無法再次從事狗仔這份高收入的工作。但他眼鏡陳畢竟是久經風浪的老狗仔了，在得知自己會被交由香江警方后他覺得自己已經沒有了生命危險於是他開始撒潑式的喊道。　　“你們立即放了我！將我的相機交還給我！不然我先告你們非法拘禁！我告你們毆打、威脅恐嚇新聞從業人員！我們法庭上見吧！”　　聽了這眼鏡陳的話，盧帥嘿嘿的冷笑開了！果然！狗仔是最會顛倒黑白，攪亂是非的一群人，對於這群人絕對不能手軟！否則他們能像狗屎一樣噁心無比的粘上你死不放手！　　“你這麼說是顛倒黑白嘍？！但我們在樓下還抓到了你的同夥，而且這間房子已經是我們買下了的，只不過沒有來得及拆毀重建。原房東也是可以找到的，但願他們能跟你口供一致。不要被法庭宣判你們做偽證及誣陷，到時候判的會更重。”　　盧帥冷冷的看着眼鏡陳緩緩的道，但眼鏡陳此刻卻哈哈大笑了起來！他一旦確定了盧帥等人不會殺了自己滅口他便覺得這事情自己吃不了虧！甚至可能還能占上些便宜！　　“我不怕告訴你！那些人的確是我的人，你們能抓住他們身手的確厲害！但這香江的規則你們是玩不轉的！那房東絕對會咬死自己沒有給過我鑰匙，我也肯定會和法官說是你們非法拘禁我來這裏關押，還抓了我的朋友、誣陷我偷竊你們的商業機密！相機在你們手上那些相片你們拍攝的！到時候我一點事情也沒有，你們和我的官司估計要打上好幾年！到時候我天天到你們公司門口鬧！看看你們怎麼工作！到時候我出名了，能賺更多的錢！你們還得耽誤時間陪着我玩！我不結束你們就別想結束！”　　盧帥聞言對身邊那位一直拍攝的戰友示意了一個眼色，那戰友會意的將攝影機藏在了身邊的戰術包里，留出來拍攝空對着眼鏡陳。盧帥這才笑着向眼鏡陳道：“這麼說來你是算定了我們會吃虧嘍？！所以才這麼肆無忌憚的在這裏拍攝，所以才這麼毫無顧忌的誣陷？！”　　說著，盧帥揮了揮手讓人把眼鏡陳拉起來丟到了椅子上。眼鏡陳大口的喘着粗氣，惡狠狠的道：“是又怎麼樣？！我就是誣陷你們！我就是顛倒黑白！這香江的記者我都認識，到時候看看他們站在誰這邊！”　　說著，眼鏡陳還嘿嘿的冷笑着道：“這香江的人都是賤格！就喜歡八卦，到時候我們打起官司來着就是個大八卦！只要我們打起官司來，我可就紅了！你們到時候想停下來我可還不想停呢！我建議你最好問問你的老闆，要不要陪我繼續下去！如果不要那麼很簡單：你們換我相機再賠償我兩百萬的精神損失費！那這件事兒我就算了！”　　盧帥看着眼鏡陳先是偷入黑水在前，其次被抓到后先顛倒黑白最後竟然想着敲詐自己！心裏不禁暗嘆着香江的狗仔果然既無恥又下流！虧得香江政府竟然也給他們頒發記者證！當真的厲害的緊！　　“陳先生，你的意思是如果我們不給你那兩百萬你就要顛倒黑白和我們打官司到底是嗎？！”盧帥最後一次對着眼鏡陳緩緩的問道。　　“嗤～”眼鏡陳滿不在乎的嗤笑了一聲，乜着眼看着盧帥道：“你以為我是講笑的？！告訴你！要麼拿給我兩百萬平事，要麼我就直接和你們玩到底！不就是拉些記者調動民眾情緒咩！我們常做啦！明白告訴你啦！我們這些爆人八卦的爛命一條！你們這些金貴人和我們玩不起！”　　就在這個時候，樓下響起了警笛聲！香江警方終於趕到了黑水這裏，一隊的警務人員沖涼上來，對着黑水的人道：“誰報警的？！”　　盧帥轉身看着那些急急而來的香江警署的人緩緩的道：“是我報警的，有人非法入侵私人領地並意圖竊取本公司的商業機密，還進行了拍攝活動。所以我們將他們抓獲后報警處理！”　　盧帥的話音剛落眼鏡陳就跳了起來高聲喊叫道：“阿sie！我要控告！我要控告他們非法拘禁我！還毆打我！把我抓到這裏來脅迫我承認意圖竊取他們的所謂商業機密！”　　聽得兩人的話趕來的警隊一時間竟然摸不着頭腦，究竟是這個眼鏡男非法入侵還是黑水國際意圖拘禁？！於是警察們只得道：“麻煩你們兩位都隨同我們到警局進行調查。”　　盧帥裂開嘴笑了笑，看着這兩位警察緩緩的道：“我可以隨你們過去，但我要先打電話給我的上司。之後會有律師和你們談的，在見到我的律師之前我什麼話也不會說。”　　盧帥久經香江陣仗，自然知道這個時候該怎麼處理。而眼鏡陳本來以為盧帥不過是新來香江的想嚇他一嚇，但現在見着情形估計是嚇不住了！於是眼鏡陳一狠心！那就真的搞一回！大不了花點錢多找些同行來寫文章抨擊這公司，這相信也是條大新聞！　　於是眼鏡陳跟着也道：“阿sie！我也要打電話給我的律師！”幾位警員互視了一眼，無奈的聳了聳肩，做了個請便的手勢然後站到了一邊去了。　　盧帥把電話打給了唐天浩，大致說了一下情況。電話那頭的唐天浩冷笑了一下，想不到還真有不怕死的！連你們香江總督見了老子都要禮讓三分，你個狗屁狗仔竟然敢玩敲詐？！找死也不是這麼找的！當下唐天浩吩咐盧帥按他自己的意思去做，然後通知了歐大狀帶着黑水國際的律師團隊全體出動！前往了香江總警署。　　而狡詐的眼鏡陳則不僅僅是打了電話給自己的律師，還打給了自己的報社和一堆的同行！於是當他們結束通話下到警車時，無數的記者便蜂擁而至！竟然不顧黑水國際和警察的阻攔直接衝到了警車不斷的大嚷着要採訪！　　“陳先生！聽說您被非法拘禁，並被脅迫承認自己試圖竊取黑水國際的商業機密是嗎？！”這些記者很有顛倒黑白的本事，一出口那便是有偏向的。　　眼鏡陳哪裡會錯過這樣的好機會？！他趕緊對着記者們大喊：“是！黑水國際就是一群暴徒！他們就是新的大圈組織！他們非法抓捕我，並我把拘禁到了這裏毆打我！逼迫我承認自己要竊取他們的商業機密！我不承認他們就拿我的相機來拍攝相片說是證據要誣陷我！我們都是記者，我們都知道正義的重要性！希望大家能夠將這裏發生的事情報道出去讓警方還我一個公正！”　　盧帥冷冷的看着眼鏡陳那顛倒黑白的放話，笑開了。爬的越高就跌的越重！說吧！說的越多越好！不然到時候黑水怎麼好意思宣布那件事情呢？！不宣布那件事情，你們這群狗仔估計會繼續糾纏下去吧？！　　“陳先生放心！我們作為記者的良知會讓我們把這裏的事情如實報道出去的。”幾位和眼鏡陳有些交情的狗仔目光一閃，嘿嘿的笑道。　　而警方這時候也攔開了人群，將盧帥和眼鏡陳送上了警車。一路鳴着警笛離開了這處黑水國際的私人領地。警方離開后，記者們自然不敢久留！畢竟黑水那殺人奪命的名聲在外啊！沒了警方的保護他們根本不敢和黑水搞事，於是他們也跟着離開了。　　黑水總部里，唐天浩將事情笑着將事情和他有還有利嘉誠說了一遍，唐昱頓時冷笑了！這群狗仔，本來沒有打算理會他們的。但沒有想到他們竟然張狂起來了！難道他們還真以為自己動不了他們？！在得知了盧帥給唐天浩的彙報后，唐昱笑開了。但隨即沉思了一會兒后又和利嘉誠溝通了一下，接着幾個人相視而笑！似乎有什麼有趣的事情將要發生了一般。

# 第四百四十二章 利嘉誠的請求

　　香江警署里，做完了問詢筆錄的眼鏡陳正在《香蕉周刊》內大開記者會！甚至脫開了衣服不斷的控訴着黑水國際的暴行！當眼鏡陳扒開衣服露出那副小肚子的時候其實不少記者都在暗笑，但他們還是忍着笑拍攝下來了眼鏡陳手臂上幾肩膀上那些所謂的“暴力痕迹”並回去撰寫稿件。　　而盧帥則在從警署出來后便被記者圍攻，但盧帥畢竟久經香江各種風波僅僅是戴上了自己的黑墨鏡來了句“無可奉告”后便登上了黑水國際的商務車離開了現場。　　第二天，香江報紙各大頭條皆是有關於黑水國際和眼鏡陳的報道。什麼《非法拘禁？！神秘的黑水何以如此張狂？！》，又或者是《有何背景？！黑水國際拘禁逼迫承認竊取商業機密》……等等不一而足，唐昱拿起那些報紙看了看后冷笑了一下。事情越大才越好玩！　　而此時，香江總督府內肥彭正拿着那些肆意抹黑黑水國際的報紙不斷大笑！這段時間他可是吃了不少黑水的虧了，從彌敦道事件以來每次看到黑水的唐天浩他總是覺得自己矮了一頭！這讓白人至上論的肥彭極為不爽！但又莫可奈何。　　現在有香江的報紙不幫他出這口惡氣他又怎麼能不開懷大笑？！但也並不是所有的香江報紙都在抹黑着黑水國際，比如那位武俠宗師金佣旗下的報紙就略顯客觀的懷疑是否其中有詐。畢竟黑水國際是個大集團，而且擁有如此的財力和實力何必要拘禁你一個普通卻又不算出名的記者？！　　況且，以他們的武力要鎮壓這眼鏡陳那也是輕而易舉的何必需要報警解決？！於是金佣的報紙也贏得了一部分市民的支持，並且金佣在香江擁有着極其良好的名聲，一時間那些報紙竟然不敢攻擊他。　　不過那些報紙還是將火力集中在了黑水國際的身上，因為迄今為止事情發生了好幾天了黑水卻一直沒有做出任何的解釋，也沒有召開過什麼發布會。這讓那些報紙的記者們感覺黑水沒有底氣或者逃避開來，甚至一部分人有着自己被忽視了感覺。　　但無論怎麼想，黑水一直沒有回應這讓他們的攻擊和揣測更加的賣力了。此時的黑水確實沒有時間理會他們，而記者們鬧歸鬧卻不敢到黑水的駐地鬧事，那已經是黑水買下的地皮了如果自己等人直接闖入誰知道惱羞成怒的黑水會不會直接開槍射殺啊？！　　並黑水服務的不是香江大豪就是高等機構，這也讓那些記者們望而卻步。比如：周大福珠寶，人家掌門人鄭玉彤那可是頂級的香江大豪啊！誰敢跑他的店裡去搞事？！找律師告都告死你！說不準到時候還得封刊什麼的，不能招惹啊。　　於是整個香江看起來群情激昂，但實際黑水國際根本不傷皮毛。首先普通市民最多是茶餘飯後八卦一下，沒人會傻乎乎的跑去找黑水的麻煩。人家是拿槍的，而且金佣先生還說了那被抓的可能是狗仔隊，所以沒人會傻乎乎的跑去出頭。　　那些記者們雖然在報紙上叫囂的厲害，但更不會有人真的神經到直接跑去找黑水的麻煩。那可是有五十多條人命墊底的呢！誰想去找死啊？！　　在一片喧鬧聲中，唐昱帶着楊涵寧參加了利嘉誠舉辦的酒會。這是利嘉誠擔心唐昱年紀太小要是被這些記者給逼急了說不準會搞出什麼事情來，要知道如果唐昱一聲令下不知道這香江要有多少報社周刊得倒霉！　　人家的後台雖然是在大陸，但這都95年了！過兩年就97了到時候人家的人一過來那些報社、周刊還不得吃不了兜着走啊？！於是利嘉誠便把唐昱拉了出來一起參加了他舉辦的酒會。　　在香江，想利嘉誠這類頂級大豪舉辦酒會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有時候是為了招待一些遠來的朋友，有時候僅僅是自己生意上的夥伴聯絡感情。又或者是給其他親密的朋友安排生意上的機會，總之這種酒會是香江的常態。　　本來，上次唐昱過來利嘉誠就要為他安排酒會的。但由於他所執行的事情過於秘密所以才作罷了，這次黑水已經上了軌道而且人家給自己送來了十億利潤的大禮若是再不表示一下就說不過去了。　　於是利嘉誠將酒會安排在了位於香江頂級豪宅區的大浪灣，唐昱到了石澳大浪灣道13號不禁有些奇怪，這裏並不是利嘉誠的住宅啊！卻不知道為什麼他會將酒會安排在這裏。　　但人家安排了他總不好拒絕，於是便在唐天浩安排的黑水國際的人員的保護下來到了這石澳大浪灣道13號。剛剛到這裏唐昱便被這所豪宅吸引住了，物業是一幢佔地約2000平方米、建築面積約800平方米的西班牙式大屋，裏面還帶着游泳池、停車房等設施。　　唐昱一開始的時候沒有注意，但來到這裏的時候猛然想起：這不就是馬話騰於2009年年底以4.8億港元向香港富商趙是光購入，當時曾造成一陣轟動，皆因能進駐石澳“大班屋”的全是名門望族，可說“有錢都買不到”，居住於此的包括利嘉誠二子李澤皆，馬話騰更是首名進駐石澳大浪灣道的內地人士！　　雖然唐昱不知道現任的屋主是誰，但他肯定應該和利嘉誠關係不深。所以利嘉誠忽然在這裏舉辦酒會讓他有些詫異，不過這些事情誰又說的准呢？！唐昱來到這裏后並沒有被安保人員攔住，因為這裏執行安保工作的也是黑水國際的人。　　但他們還是要求唐昱出示請柬，這是規矩。唐昱不以為意笑了笑讓跟着他而來的軍佬拿出了利嘉誠所送來的請柬，看到唐昱的請柬執行任務的黑水的員工們抱歉的笑了笑後用對講機向裏面通知了唐昱的到來。　　沒一會兒，利嘉誠便滿面笑容的走到了豪宅門口看着唐昱道：“哈哈……想不到小昱你竟然被自己公司的員工給攔住了！稀奇！稀奇啊！”　　聽到利嘉誠的打趣，黑水的員工們看着唐昱的眼神充滿了歉意。但唐昱卻笑着對利嘉誠道：“他們攔住我才是黑水國際的員工該做的事情，不攔住我就不對了！不是嗎？！”　　聽得唐昱的話，利嘉誠笑着點了點頭的確！這些員工因為工作的緣故可以連自己的老闆都攔住，那麼說明了他們對工作的極度盡職盡責。這番表現更讓利嘉誠歡喜！盡職盡責那不是說明他們會更加有力的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嗎？！　　“哈哈……來來來！我帶你進去認識一下人，今天來的人有不少呢！”利嘉誠沒有再繼續這個話題，而是拉起唐昱的手走進了這所豪宅。　　當唐昱進入豪宅時，立即便見到了幾個熟悉的人物。香江的大豪鄭玉彤、郭英東等大豪，更奇特的是唐昱竟然見到了一個操着流利的粵語的老外在和郭英東談笑着什麼。利嘉誠見得唐昱的詫異便笑着解釋道。　　“那位是已故船王包與剛的大女婿蘇海聞，是個奧地利人，畢業於維也納大學法律系，後於芝加哥大學深造比較法學、國際法和公司法，獲博士學位，成為執業律師，曾受聘加拿大皇家銀行法律顧問。”　　唐昱聽得利嘉誠的介紹不禁咂舌！這老外好厲害，竟然還是改革派太宗接見過十五次的香江大豪的女婿。　　“自1984年起任滙豐董事局成員，直至2007年5月。1986年當他岳丈包與剛宣布退休后，主管包氏航運業務，並於1991年包與剛逝世後繼承環球航運的所有業務。可以說他現在的身家比起我只多不少，也是這香江的大豪之一。”　　唐昱聞言不禁點了點頭，但隨即利嘉誠的話就讓他訝異了。　　“這次他是知道你要過來專程過來找你的。”利嘉誠笑着向唐昱道，唐昱聽了這話不禁訝異！自己雖然有些本事名氣但和這位香江大豪的生意扯不上關係吧？！而且雙方之間並沒有什麼交集呀，自己那點身家還不在人家眼裡吧？！　　“八十年代末的時候，蘇海聞曾經因為京城的事情說了些不好的看法。這導致了京城高層對他十分反感，後來包家老太爺過世后內地方面就更加的邊緣化他了。這讓他想修復關係都沒有機會。”　　唐昱聞言一愣，隨即向利嘉誠道：“他說了什麼話竟然讓京城的大佬們如此火大？！當時不是你們都有說嗎？！怎麼就抓着他一個人不放啊！”　　那件事情整個香江的所有人都有發表過看法，甚至不乏一些激進派。但後來內地及京城的高層都沒有過任何追究，為什麼反倒是對這個蘇海聞念念不忘？！　　“當年京城事件以後，蘇海聞也是書生意氣竟然跑去和新話社香江分社社長許家囤建議要以一百億港元租賃香江十年，由香江人自治。”利嘉誠說著不禁苦笑：“當時他也是受人鼓動，但沒有想到這引起了京城方面的強烈反應！此後包家老爺子曾經想到京城去解釋道歉，但連那位最高首長的面都見不到，失望而回。”　　聽了利嘉誠的話唐昱不禁恍然，原來如此啊！難怪這老小子竟然跑來找自己估計是聽得利嘉誠他們有爆出自己的高層關係，所以希望通過自己修復和京城的關係吧？！畢竟包家的產業那可是全在香江啊！97之後內地收回香江，他蘇海聞會不會被修理都不知道。　　哪怕是不修理他，就是杯葛他他也受不了啊！內地如今的發展態勢，不需幾年就能奔騰起來！如果他不修復和京城的關係那麼內地的那些業務他是別想接了。　　想到此，唐昱不禁狐疑的看着利嘉誠自己的身份和背景利嘉誠他們肯定能打聽的出來。特別是郭英東，這位老爺子的關係可謂是手眼通天。要查出自己的背景並不難，看得唐昱狐疑的看着自己，利嘉誠不禁苦笑了一下。　　“我們和包家老爺子關係都很好，作為晚輩也沒少受他的照顧。你知道在這香江我們華人做生意一直是很受欺負的，如果不是我們團結早就被那些英資打的七零八落了。”利嘉誠感慨的看着唐昱緩緩的道：“作為晚輩和多年我夥伴，我、郭老、老鄭都不願就這麼看着包家沒落下去。但事實上如果他們和京城不解開心結那麼沒落下去也不過是時間問題。”　　聽得利嘉誠陳懇的話，唐昱停下腳步默然良久。跟着他的楊涵寧見狀也停了下來，唐昱想了很久后嘆了口氣道：“利老先生，想必你們也知道我雖然和幾位爺爺說的上話但是畢竟年紀小很多事情我沒辦法保證什麼，我能做的保證至多是把話轉達過去。成與不成的都不敢說。”　　聽得唐昱這麼說，利嘉誠沒有失望反而高興的點了點頭鄭重其事的握了握唐昱的手道：“小昱，你知道我們都是香江人在京城的高層面前總不好替包家說話，所以這件事情就只能麻煩你了！不管成與不成我和郭老、老鄭都欠你一個人情！”　　說著，利嘉誠笑着跟唐昱道：“那你先逛一會兒，我去和他打個招呼一會兒我們就過來找你！”　　說著，利嘉誠便疾步的走到了郭英東身邊孩子氣的拍了拍那蘇海聞的肩膀，蘇海聞嚇了一跳！隨即見到是利嘉誠便開心的笑了，幾人在那一邊聊着什麼時不時的利嘉誠還目指一下在這邊的唐昱。　　唐昱不禁苦笑，他沒有想到利嘉誠竟然會這麼看重他。這時候他感覺到自己的衣角一緊，唐昱回過頭一看，卻是楊涵寧卻生生的拉着他的衣角。唐昱不禁啞然失笑！自己還真是忘記了楊涵寧的存在了，這時候唐昱才注意到有着不少年紀在三十上下的人士意味深長的打量着楊涵寧。　　這不怪的楊涵寧有些害怕，她畢竟只是第一次遼海初次來到了香江的一個弱女子罷了。唐昱便是她的天，她的所有。如今唐昱在忙她也不敢打攪但邊上的那些個眼神實在讓她有些害怕。特別她僅僅是第一次來到如此奢華的地方，心中不禁揣揣然。　　一念至此，唐昱不禁笑着轉過頭來握住了楊涵寧的手輕聲道：“餓了吧？！我們去找些東西吃一下吧！”　　楊涵寧見唐昱關心的望着自己不禁心中滿足，她的要求並不高只是希望唐昱能經常的來看看她，和她說說話問候幾句她就滿足了。聽得唐昱這麼說，她不禁輕聲的嗯了一聲。　　“靚女！能否賞光陪我喝上一杯呢？！”就在這個時候，一個頗為輕佻的聲音在唐昱和楊涵寧的耳邊響起了。

# 第四百四十三章 三天整死你！

　　唐昱聽得這個輕佻的聲音不禁皺着眉回過頭來，只見他身後站了一個個子高瘦眼眶深陷面目還算清秀身穿白色阿瑪尼西裝的男子，這個男子雖然相貌清秀但給人感覺總是透着一股陰冷和淫褻。　　楊涵寧見狀，立即躲到了唐昱的身後不去看那男子一眼。那男子見此情形不禁皺了皺眉，緩緩的道：“小姐，我不是壞人我是香江傅家的三公子我叫傅華。”　　“對不起，我們不認識。這杯酒就算了。”唐昱皺了皺眉后，沒有和這個男子多說什麼轉身牽着楊涵寧便打算離開，怎知道那傅華卻伸手向楊涵寧拉去！一邊拉還一邊道：“大家見了面就認識，喝杯酒而已！不用這麼不給面子吧？！”　　唐昱二話不說“啪！”的一聲直接拍掉了傅華的手，冷冷的看着他！那傅華被唐昱將手拍掉后猛的怒視唐昱惡狠狠的道：“死大陸仔！這香江不是你撒野的地方！別給臉不要臉！我看上這個女人是你的運氣，你最好讓她陪我一晚上！不然我讓你走不出這個香江！”　　“讓我走不出這個香江？！”唐昱忽然想笑，他真想不到自己還會遇見這種搶女伴的戲碼！還是發生在自己身上，難道這個白痴沒有看到自己是利嘉誠牽着手進來的嗎？！　　“小昱……”楊涵寧不知道竟然會惹出這麼大的事端，一時間她竟然被嚇的眼眶發紅急的要哭起來！　　“涵寧姐，不用擔心一切有我。”唐昱拍了拍楊涵寧的手背緩聲安慰道，隨即冷冷的看着傅華冷道“我很想知道我怎麼會走不出這個香江，我甚至可以告訴你我住哪裡、叫什麼名字。我等着你收拾我！”　　“我給你三天時間，如果你沒有把我收拾了。那麼我會考慮把你先收拾了。”聽着唐昱的這話，傅華不禁嗤笑，這香江奧門的大豪家的公子他可全都認識。根本就沒有見過唐昱這號人。他估摸着唐昱應該是大陸過來的什麼人的親戚，被帶到這裏見世面來了。　　“你以為你自己是誰？！是個什麼東西？！不過是個死大陸仔罷了！我弄死你在這香江都沒有人會管！”傅華冷冷的看着唐昱哼道：“識相點，別到時候被人沉海了都不知道怎麼回事！”　　這時候，唐昱和傅華的爭吵已經引起了利嘉誠他們的注意。利嘉誠見到唐昱和人吵了起來便立即趕來過來，看着唐昱道：“小昱，什麼事？！怎麼和人吵起來了？！”　　傅華見得是利嘉誠過來了不敢怠慢，香江的各個大豪之間都是有着聯繫的。按輩份他傅華還得叫利嘉誠一聲伯父，於是看得利嘉誠過來先問唐昱傅華趕緊道：“伯父，這是您的親戚嗎？！他怎麼這樣呀？！我只不過請他喝杯酒，他不喝就算了竟然放言要弄死我！這太囂張了吧？！”　　楊涵寧聽得那傅華竟然顛倒黑白誣陷唐昱一時間她竟然忘了害怕急急的向著利嘉誠道：“明明是你要拉着我喝酒，小昱不讓你就說要我陪你一夜要不就讓小昱走不出香江！你怎麼能顛倒黑白呢？！”　　那傅華聽得楊涵寧的話不禁瞳孔一縮冷冷的道：“靚女，說話要注意啊！不該說的怎麼能亂說？！說錯話有時候是會死人的！”　　看到這副情形，加上這傅華平時的德行利嘉誠心裏早就明白了是什麼事情！趕緊拉着唐昱要跟他解釋，但唐昱只是冷笑在的看了一眼傅華而後轉頭對利嘉誠道：“利老先生，我給你個面子不在這裏鬧事。你的事情我會去辦，但還是那句話：不保證結果。”　　說完，唐昱轉頭對着傅華伸出三根手指冷冷的道：“還是那句話：三天時間我給你！到時候你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有什麼手段儘管使出來，我接着便是了。至於我的地址你可以和利老先生拿，相信他會給你的。”　　說完拍了拍正在害怕的楊涵寧的手背溫和的笑着道：“涵寧姐，別怕！我說了一切有我，利老先生，您先忙！我還有事先走了。”　　說著唐昱對利嘉誠點了點頭，不等利嘉誠說什麼便徑直走了出去。利嘉誠看這副情形知道留不住唐昱的人了，只得無奈的看着他走出了大浪灣道13號。在門外，黑水的安保人員自然認識唐昱，但看到唐昱陰沉着臉色顯然心情不好於是他們也都沒有打招呼。　　軍佬也很有眼色，看到唐昱陰沉着臉出來便知道裏面發生了不愉快！其實這也不出奇，畢竟香江大豪家有着不少的紈絝公子哥，而偏偏唐昱身邊的楊涵寧又是那麼艷光四射會惹出些是非來也是正常。但不知道是誰家的公子那麼不開眼，唐昱可是由利嘉誠親自牽着進去的擺明了就是身份不同的人，他們還要來捻虎鬚那不是找死嗎？！　　但經過了安保培訓的他自然也知道有些事情不該問的就不要多問，於是他只是打開了車門將唐昱迎了上去，而後一溜煙開出了石澳。　　此時，在大浪灣道13號里郭英東和蘇海聞等人見得唐昱拂袖而去不禁詫異的圍了過來向利嘉誠問道：“怎麼了？！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什麼小昱走了？！剛才看他的臉色不好看啊！”　　利嘉誠似乎沒有聽到幾個老夥計的話一般冷冷的看着那傅華，直把傅華看得冷汗直流勉強的笑了笑問道：“伯父，剛才那位小哥該不會是您家裡或者其他伯伯的親戚吧？！”　　利嘉誠搖了搖頭，見得利嘉誠搖頭傅華鬆了口氣輕鬆的道：“伯父，既然不是您親戚也跟他伯伯們沒有什麼關係那麼這話可就不好說了，我們傅家畢竟是這香江的大族！要給個大陸仔過來找茬了不回敬一下那不就丟了我們傅家的臉了嗎？！”　　聽得傅華這紈絝無比的話利嘉誠笑了，笑的如同冰塊般寒冷！而邊上的郭英東等人在聽得傅華這麼說心也沉了下來！鄭玉彤和傅家的關係極好，聽得傅華這麼說猛的一聲沉喝：“你給我過來！說！你到底跟人家說了什麼？！”　　“阿華跟那個大陸仔說，要不就把那個女人給他一晚上，要不三天內要那個大陸仔陳屍香江，那個大陸仔說他等着阿華。還說如果三天內阿華沒有搞死他，他就回頭搞死阿華。”　　旁邊一個一直看熱鬧的富家子弟見得鄭玉彤發火，不敢怠慢簡潔的把整個事情沒有隱瞞的說了一遍。聽得那人竟然把事情全都說了，傅華不禁惱怒的看了那人一眼給了他一個威脅的眼神。　　“你跟我進來！”聽得事情是這樣，鄭玉彤“噌！”的一下火氣就上來了！　　說著，不由分說的拽住傅華的西裝就走進了那棟西班牙式大屋，找了間沒有人的房間便將傅華丟了進去，利嘉誠他們也陰沉着臉跟了過來。細心的利嘉誠還吩咐了內部的黑水安保人員將門口看住不要讓其他人進來。　　而傅華被鄭玉彤拉着進來覺得在眾人面前丟了面子，但礙於鄭玉彤的身份他也不敢多說什麼只是小聲的嘀咕着：“不過是個死大陸仔，用得着么？！搞死他不就跟搞死只螞蟻一樣么？！”　　聽得傅華現在竟然還說這種混賬話，鄭玉彤不禁氣得要一巴掌扇過去！但被利嘉誠給拉住了，只聽得利嘉誠緩聲道：“阿鄭，現在不是打他的時候。先給他家的傅因釗打個電話吧！至少要先把事情跟他說個清楚，不然到時候更麻煩。”　　鄭玉彤聽得利嘉誠這麼說著才停下了手，恨恨的看了那還滿不在乎的傅華一眼拿出電話給傅因釗打了過去。其實今天利嘉誠也有請傅因釗過來，不過因為傅因釗臨時有事情所以便讓自家的三子傅華代替自己過來。本來傅因釗的意思是傅華是年輕人，總歸有年輕人的話題而且傅因釗也想着讓自己這個不成器的兒子也看看人家小過他卻做出這麼多大事的人是什麼樣子，讓他跟人好好學習。　　但沒有想到，一向紈絝的傅華竟然會惹出這麼大事端來。接到了鄭玉彤的電話傅因釗還笑着道：“阿鄭，什麼事情要給我打電話呀？！不是說了嗎？！我今晚過不去讓阿華替我過去了。如果那位唐昱挑禮了，你先替我道個歉！改天我請他吃飯賠罪。”　　聽了傅因釗的話鄭玉彤冷笑着道：“現在不是請吃飯賠罪的問題。而是你該如果保證三天後你兒子小命的問題！”　　聽得鄭玉彤的話，傅因釗不禁悚然一驚！猛的一下跳了起來大聲的向電話這頭的鄭玉彤問道：“出了什麼事？！怎麼會到要命的程度？！難道傅華被人綁架了？！”　　鄭玉彤聞言搖了搖頭，對着電話那頭的傅因釗嘆息道：“不是傅華被人綁架了，而是傅華自己綁架了自己！他剛才威脅唐昱，三天內要唐昱陳屍香江！你說人家唐昱會怎麼回報他？！”　　早知道唐昱背景及能量的傅因釗聽得鄭玉彤的話不禁冷汗直冒！那位唐昱可是能直通京城的人物啊！自己兒子怎麼就得罪了他？！　　“阿鄭，那……那唐昱怎麼說？！”傅因釗顫抖着握着電話緩聲問道，電話這頭的鄭玉彤冷冷的道：“能怎麼說？！人家給下的時間是傅華定下的三天！三天內傅華整不死人家，唐昱就整死他！你看着辦吧！”

# 第四百四十四章 傅華的恐懼

　　傅因釗聽得鄭玉彤這麼說，不禁“咕嘟！”一聲癱軟的坐在了沙發椅上！渾身冰涼，黑水國際的內幕他是聽過利嘉誠他們提起過的，這次他也非常想結交一下唐昱這個手眼通天並能力十足的人物，但臨時的美國這邊有一個談判需要親自到場於是他不得不離開香江前來美國，由於時間緊張他沒有來得及和傅華多說什麼只是說讓他去個酒會便離開了。　　他沒有想到就這麼一會兒傅華竟然闖出了這麼大的禍事！他可是深深的知道那些所謂離開了香江的大圈實際上是被唐昱派遣到了加拿大去了！如果真把唐昱惹急了，他只需要從大圈裡抽調出些人手要弄死傅華又有何難？！何況憑着唐昱在內地的能量，將來要打壓富麗華不過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如果富麗華被限制死了不得在內地發展，或者遭受抵制那麼毫無疑問富麗華將會損失極大的業務！內地如今的發展勢頭已經得到了香江商界的普遍認可，一旦損失了內地市場那麼富麗華將面臨一點又一點的窘境。　　“阿鄭，看在我們多年老朋友的份上你能拉我這一把嗎？！”沉默了良久后，傅因釗才緩緩的對電話這頭的鄭玉彤道：“唐昱有什麼要求我都能滿足，只希望他不要為難傅華。”　　鄭玉彤聽了傅因釗的話深深的吸了口氣，才緩緩的道：“第一、唐昱根本沒有提出任何要求，而且他也沒有必要提什麼要求。你要知道他現在的VCD項目根據阿利判斷就有數百億的市場！你認為他會缺錢嗎？！”　　“其次，如果我不把你當朋友我就不會給你打這個電話。大家都是在香江打拚起來的，老爺子當年對我們也關照不少我們也不想看着你們傅家倒霉！我現在給你的建議就是：立即回來！面見唐昱，我們這群老傢伙去賣賣臉皮或許能保下傅華一命！”　　聽得鄭玉彤這麼說傅因釗不禁精神一震！隨即便急聲道：“我現在就去訂機票！阿鄭，麻煩你幫我看着傅華等我回到香江我們再商量！”　　說著，傅因釗急急忙忙的掛斷了電話並喊來了秘書去訂機票並開始着手收拾起行李來。那秘書跟隨着傅因釗多年從未見過他如此的慌張，而這一次的談判又非常重要！於是聽得傅因釗說要他去訂機票的時候不禁一愣，而後道：“傅總！這次的談判對我們公司很重要啊！難道就這麼放棄了？！如果放棄公司至少會損失數千萬港幣啊！”　　傅因釗聽得秘書的話手上的動作一僵！隨即苦笑的看着秘書道：“我也不想回去，我也想留下來把這次項目拿下。但現在我有着不得不回去的理由，相信我！如果這次的事情沒有搞定，你就趕快從新找一份工作吧！”　　那秘書聽得傅因釗這麼說心中不禁一顫！傅因釗這句話的意思他明白了，也就是說如果這次搞不定很可能傅家將直接完蛋！這究竟是何等大事啊！竟然讓這位曾經的香江四大家族的現任家主都說出這樣的話來？！一時間秘書也不敢怠慢，趕緊一路小跑到了酒店的前天去預定了最快的機票！　　而要從美國直飛香江則需要十八個小時，此時利嘉誠他們能做的也只有等待。這時候傅華看着利嘉誠他們緊張的神情才知道事情大條了！待得鄭玉彤掛斷電話后他才併攏了雙腿卻生生的問道：“鄭伯伯，那個唐昱是什麼人啊？！有那麼犀利么？！”　　這時候，鄭玉彤才有時間轉過頭來看傅華。看着傅華沒有了那副扯高氣昂的模樣，反而變得小心翼翼了起來鄭玉彤不禁冷笑！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他個人的武力不犀利。”聽得鄭玉彤這麼說傅華不禁鬆了口氣，但接下來鄭玉彤的話讓他的心直接從胸口沉到了屁、眼兒里！　　“知道去年彌敦道五十三匪徒斃命的事件嗎？！”傅華點了點頭，這件事情鬧得全香江是個人都知道，甚至這次的事情還上了美國、英國等國的重要報紙。　　“裏面將匪徒全部擊斃的‘黑水國際’就是他策劃創立的！”聽得鄭玉彤的話，傅華當即臉色蒼白！心都涼了半截！能一口氣殺掉五十三個悍匪啊！這樣的公司竟然是他策劃的？！　　“知道‘大圈’嗎？！”傅華木然的點了點頭，鄭玉彤接着道：“那些離開了香江的‘大圈’全部都是由他安排到加拿大去的。”　　傅華這下直接就心涼了，嘴唇顫抖着說不出話來！大圈的厲害他是知道的啊！那群過江龍連香江本地的幫派都不敢輕易招惹！香江四大幫派中的“水房”坐館水猴曾經就想着黑吃大圈的貨結果場子就被砸了個稀里嘩啦！被迫求和。　　“彌敦道上被擊斃的那些悍匪都是一群不服唐昱的‘大圈’，所以他們被清理掉了！除去那些飛渡到加拿大的‘大圈’外還有五成以上的大圈直接進入了黑水國際。”利嘉誠接着鄭玉彤的話頭緩緩的道：“今天送唐昱過來的，還是原來大圈的一個首領。叫‘軍佬’！”　　這下，傅華連腿肚子都在打轉了！自己竟然跑去威脅這樣一個黑白兩道都犀利得無以倫比的人物！而且還說要三天把人家幹掉，好嘛！現在人家都發話了三天內干不掉人家，人家要來幹掉他了！　　“噗通！”一聲，那傅華竟然猛的跪在了地上哭嚎着向利嘉誠玉鄭玉彤高喊道：“利伯伯、鄭伯伯，您和我們傅家是世交啊！您可不能見死不救啊！”　　利嘉誠見到傅華的這副模樣不禁暗嘆，樹的有枯枝家大多敗兒！這傅華就是他傅家最大的敗兒！平時傅華便是惹是生非，但慶幸的是傅家在香江畢竟還有些勢力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擺平。而且這傅華也極有眼色，很多人他知道不能招惹的他也不會去找人家麻煩。　　這次這小子算是走眼了，而且色膽包天的直接去調戲起了人家唐昱身邊的女人！還威脅人家要送上自己的女人給他，這純粹是找死啊！鄭玉彤和利嘉誠心裏不禁想到，如果是自己在唐昱這般年紀能咽的下這口氣么？！　　想了好一會兒后他們才不得不承認，如果是自己還真是咽不下這口惡氣！畢竟這傅華的話實在太過傷人了！唐昱沒當場發作已經是給足了利嘉誠面子。若是不然，唐昱大可當場便調動黑水的人員過來直接將傅華拿下再說！　　“我們如果不是念在你傅家和我們是世交的份上，早就不管你了。”利嘉誠看着痛哭流涕的傅華嘆了口氣道：“但現在這件事情已經不是輕易的就能解決的事情了，還是等到你爸爸回來后再說吧！到時候我們豁出去這幾張老臉應該還是能救下你的性命的。”　　聽得利嘉誠這麼說，傅華總算安心了些。畢竟現在事情已經惹下來了，能做的只有等待自己的父親回來再看看如何解決。否則干著急也沒有用的！　　而唐昱和楊涵寧回到黑水的基地后，唐昱便陰沉着臉回到了屬於他的那棟小別墅。這棟別墅是在基地建設之初便預留出來的，為的是國內一些特殊人物來到的時候可以入住。比如像蘇大剛那類型的人物，又或者是唐昱這樣過來的人。避免的住酒店的不便。　　“小昱，不要生氣了。我沒事的。”楊涵寧見得唐昱還在生氣，不禁小心翼翼的走到了他的身邊小聲安慰道：“他也只是說說幾句，我們並沒有損失什麼呀！況且我們住在黑水這裏他根本沒有辦法傷害到我們。”　　聽得楊涵寧那溫婉的聲音，唐昱的臉色總算好看了些。笑着拍了拍楊涵寧手背對她道：“沒事的，餓了吧？！剛才在酒會我們都沒吃什麼東西，我讓人準備點東西吃一下吧！”　　說著便要走出去讓人安排些吃食過來，但隨即唐昱便被楊涵寧拉住了。　　“我們自己做吧！昨天我看過了，冰箱里還有不少吃的我做給你吃吧！”楊涵寧甜甜了笑了笑，對着唐昱道。看着楊涵寧這魅惑的神情和甜美的笑容唐昱不禁心頭一熱！低頭吻了下去，楊涵寧被唐昱吻的目光迷離熱烈的回應着！　　沒一會兒，這別墅中便春光無限！直到滿園春色關不住，半點精華入紅蓮。　　就在唐昱努力的耕耘之時，軍佬已經從在大浪灣道13號執勤的黑水的弟兄們口中得知了唐昱憤怒的原因和整個的事情經過。當即他便把事情回報給唐昱的二叔唐天浩。　　唐天浩聽完了軍佬的彙報后心中也不禁冷笑！沒想到啊！這香江竟然還有這如此之不怕死的人，竟然敢當面的威脅唐昱要搞死他！這不是打唐天浩的臉么？！看來某些人確實不給他們點顏色看看他們還真坐井觀天的以為自己天下無敵了呢！　　如此想着，唐天浩一個電話便打給了利嘉誠。正在大浪灣道13號里思考着如何應對的利嘉誠被一陣敲門聲驚醒，隨即他便看到了自己的秘書拿着電話走了過來。　　“什麼事情？！不能往後拖一拖嗎？！現在這情形你又不是見不到，我們哪裡有什麼心思處理事務啊？！”利嘉誠見得自己的秘書進來，不禁埋怨的道。　　那秘書苦笑着對利嘉誠道：“我也是沒有辦法，這是‘黑水國際’的唐總打來的電話。我能不讓您接嗎？！”　　聽得秘書的這話，利嘉誠不禁心中一凜！看來消息已經傳到了唐天浩那裡了，這下更不好辦了！

# 第四百四十五章

　　事已至此，利嘉誠只得無奈的將電話拿過過來放在耳邊道：“唐總，我是利嘉誠。今天的事情我是剛剛才知道情況。實在抱歉！我沒想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在這裏麻煩你代我向小昱道了歉，說我這老頭子對不起他了。”　　利嘉誠畢竟是做生意做老了的人了，在這種情況下他沒有隱瞞也沒有開脫責任而是一把把這責任扛下來，低姿態的對唐天浩這邊道歉。聽得利嘉誠這麼說唐天浩確實不好再對利嘉誠說什麼了，畢竟人家也是好心不是？！而且搞事的也不是人家，於是唐天浩只得嘆了口氣緩緩的對利嘉誠道。　　“利先生，您是我和小昱都十分敬重的人。我們來到香江人生地不熟都是您不辭辛苦的幫了我們很多，這點我們始終都記着而且十分的感激！所以小昱沒有猶豫就把VCD的東南亞市場全部都交給了您，因為我們都相信您是個很好的合作夥伴。”　　聽力唐天浩的話，利嘉誠不禁心裏嘆息了一聲。的確，人家唐昱和黑水對自己算是不錯了，要知道香江的富豪綁架案層出不窮！而黑水國際在成立之初就派出了十數名中央警衛團出身的戰士給自己和兒子、家人做安保工作。　　而且唐昱還將那數百億市場的VCD項目的東南亞市場交到了自己手上，這份情誼已經足夠讓利嘉誠感激的了，畢竟香江的大豪可不止他一個！人家能給他那是多大的信任啊！但沒想到的是卻出了這樣的事情，利嘉誠心裏不禁暗嘆！這好事兒怎麼就變成壞事兒了？！　　“小昱從小到大幾乎都沒有受過什麼委屈，不是我們寶貝他而是他自己有本事不讓自己受委屈。”唐天浩對着電話那頭的利嘉誠緩緩的道：“當然，我們這些做長輩的也不會看着他受委屈。利先生，這件事情麻煩您跟那位少爺轉告一聲：我們希望能拿回個公道。否則我們就自己去找個公道！”　　“利先生，這件事情就麻煩您了！”唐天浩說完后便緩緩的將電話掛上了。電話那頭的利嘉誠此時的心思百轉千回，這一刻他想到的是唐昱那深厚無比的背景！想到的是宋宛如、江慧琳、方建銘……等等這些個高層後輩在唐昱面前的沉默與支持，登時利嘉誠嘆了口氣。如果這次的事情不解決好，說不準會出什麼樣的大亂子啊！　　將電話交給了秘書後，利嘉誠見鄭玉彤他們都在看着自己便緩緩的對他們說道：“黑水國際的唐總的意思很明白，他們要的是一個公道。如果這次傅華給不了他們公道，那麼他們就會自己來討一個公道！”　　聽完了利嘉誠的話，鄭玉彤等人心都涼了半截！如果僅僅是唐昱的話還好辦，畢竟自己等人比他輩份要大，而且他們跟唐昱接觸的時間不短知道唐昱是個尊老之人。自己等人豁出去這張臉皮總能求得唐昱不再追究，但如果是唐天浩、宋宛如等人也摻和進來了那這話就不好說了！　　特別是京城裡的那幾位老人，雖然他們平時不怎麼說話但全都是跺跺腳整個國家都震三震的人物！利嘉誠他們常在長安俱樂部里獃著自然有渠道知道唐昱不止一次進入過柳蔭街的那座院子里，甚至在裏面還住了好幾天！這足以說明那兩位老人對他的看重，如果這次他們沒有解決好，誰也說不準那兩位老人會不會怒極而動！　　要知道，如果是唐昱和同齡人衝突老人或許會覺得不過是小孩子過家家的事情一笑而過，但這次是一個成人來欺負人家一個高一的孩子！還威脅人家要取人性命！這還了得？！如果不教訓一下，那以後傳出去人家還不以為他們保着的人連個香江的富家子都能隨意欺負一下的呀？！　　兩位老人將唐昱引入自己家中那就是表面了一種態度：這個小子可是我們兩個老傢伙看重的人，想要欺負他自己掂量掂量。在那以後，唐昱沒有被任何人欺負過。而只有這傅華不知底細才惹出了這次大事！兩位老人就算為了自己的派系、子孫着想，那也會下個雷霆手段！　　如果自己看重的人遭受了委屈而無動於衷，那麼派系裡誰還敢跟着你啊？！自己看重的人都保不了，誰知道你以後能不能保住我啊？！這會導致離心離德！　　鄭玉彤等人能將這生意做到那麼大，自然不是政治小白！聽得利嘉誠的話再往上一聯想，不禁冷汗直流！誰說的准這次事件會不會引起上面的重視，導致一系列的打擊過來啊？！而自己等人又會不會遭受到牽連？！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可真的是無妄之災了！　　但事已至此，除了等待與商量之外別無他法。於是鄭玉彤與郭英東等人只得無奈的嘆了口氣，在房間里各自思索着接下來的處理方案。　　幾位老人都沒有直接回家，甚至連秘書送來的晚飯都沒有心思去吃。而屋子外面的人見得幾位大豪都不在了都沒有了繼續玩下去的心思，提早的各自散去。　　在一片沉默中，郭英東首先說道：“我這老傢伙在京城裡還算有點老臉，實在不行我就賣賣我的臉皮，看看能不能給這小子求條活路吧！至於是打是罰我們認了便是，總不能看着傅家這孩子去死吧……”　　聽得郭英東的話，其餘的幾位大豪都嘆了口氣。這郭英東身份特殊，早年抗美援朝的時候他便不惜冒着生命危險給內地送去各種物資，為此他沒有少遭受香江政府的刁難。因此，內地的大佬們一直堅定的認為他便是內地最忠實的朋友，由他出面給傅華求情即使京城的大佬們再生氣，也會給他幾分薄面。這也是目前最好的解決方案了。　　畢竟其他的幾位可都不具備他的這種條件啊！五十年代，郭英東冒着生命危險及各種敵視毫不猶豫的給內地方面輸送戰略物資！那位最高首長甚至數次到他投資在南粵省會五羊城的賓館入住，並在那裡決定了再開放十四個城市作為試點進行改革開放。　　甚至在前年，也就是1993年人家郭英東都成了全國正協副主系！這個身份可是香江的頭一份啊！那副主系的身份就足以讓很多人要留下幾分薄面給他郭英東了。　　“如果可以，我們還是要聯繫一下何家。”利嘉誠沉默了好一會兒后，緩緩的道：“澳門的何家在京城也是能說上話的，何老爺子雖然過世了但他們家的人去給京城裡的大佬們說情。大佬也總會看老爺的薄面放鬆些。”　　郭英東和鄭玉彤等人聞言也點了點頭，此時正在楊涵寧身上努力耕耘的唐昱決計想不到不過就一件小事情竟然引得如此風波，他雖然有時候有也小得意於自己身後的大佬們但從來沒有想過自己也會成為太子們中的一員。但事實上自從他走進了柳蔭街的那個院子以後他實際上就是太子們中的一員了。　　唐昱和楊涵寧結束了盤腸大戰之後，氣喘吁吁的他還是不顧楊涵寧的反對堅持起來為楊涵寧做一頓飯，這頓飯是他對楊涵寧的歉意。楊涵寧無怨無悔的跟了自己，但這幾個月自己卻忙東忙西的忽略了她。說實話唐昱心中是有歉意的，所以他才將楊涵寧帶來了香江想着為她多找一個出路，畢竟將來國內雖然好混但香江的話路子會更廣！　　而且，唐昱熟知很多金融事件在這香江則會更好操作。操作這些也需要一個信得過並秘密的人，這方面卻又有誰比楊涵寧更合適的呢？！於是唐昱才將楊涵寧帶來了香江。　　唐昱到了廚房打開冰箱一看，東西倒還是挺齊全的！於是他便拿出來了土豆、胡蘿蔔、雞蛋和牛肉、排骨等簡潔的做了三個小菜，端到了飯廳里和甜蜜滋滋的楊涵寧一起吃起了這頓二人世界的美餐。　　這頓飯吃到一半的時候，唐天浩卻打了電話來了。唐昱見得是二叔的電話不禁苦笑，看來二叔是知道今晚發生的事情了。甚至他都可能會宋宛如他們彙報了一次，看來這次小事兒都有可能變成大事兒了。　　畢竟宋宛如他們知道了，那就代表着京城的兩位老爺子也知道了。唐昱雖然想教訓一下那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傅華，但畢竟傅家可是香江四大家族唐昱也不想直接逼死人家。否則這香江大豪還不認為自己太過霸道了啊？！適當的懲戒一下就是了，沒必要把事情做絕。　　但若是二叔知道了則不同了，打小二叔就最疼自己！誰要把自己欺負了這二叔可比自家老爹還着急！非得要給自己找回場子不可，這些年自己又幫着二叔賺了不少錢。唐天浩雖然嘴上不說什麼但心裏記着呢！這次那傅華這麼威脅自己，二叔不發火才怪！說不準都把電話打到利嘉誠那裡去威脅人家了。　　“二叔，啥事兒呢！那麼晚還給我電話。”雖然知道了事情，唐昱還是故作輕鬆的笑着和唐天浩道：“擾人清夢可是莫大罪過呀！而且我是還在長身體的時候呢！”　　唐天浩聽得唐昱的話不禁哼哼道：“算了吧！你小子怕是沒在睡覺吧？！還糊弄你二叔？！你可是二叔看着長大的，那點小心思我還不明白？！”

# 第四百四十六章

　　“得了！別跟二叔貧了，今晚你去利嘉誠先生那裡是不是給個什麼狗屁傅華給欺負了？！”唐天浩沒有和他有繞彎子，很直接的道：“你這小子！被欺負了也不和二叔說，怕二叔去找那小子麻煩是么？！二叔是那麼衝動的人嗎？！”　　你的確不是衝動的人，但你衝動起來不是人！唐昱暗自嘀咕道，五年級那會兒我被初一的小流氓欺負了，你倒好！直接帶人挨個兒的去堵人家打一頓不說還威脅要扭送派出所兼打成殘廢什麼的，嚇得那群小子見了自己就繞路。　　“二叔，我覺着這也不是什麼大事兒。不就一個孩子不懂事兒么？！等他家大人回來了自然會有一個說法。”唐昱走到沙發邊上坐了下來笑着對電話那頭的唐天浩道：“咱用不着大張旗鼓的嚇唬他，不然香江的大豪們還以為我們有多霸道呢！”　　聽了唐昱的話，唐天浩點了點頭。的確，如果自己等人逼迫的太狠了的確會給人以太過霸道的形象，這樣對黑水將來的發展並不有利。相反會讓很多人產生疏離感。　　“你小子考慮的也有道理，不過要是不教訓一下他們這群傢伙還真以為自己就是天皇老子了！”唐天浩靠在自己的老闆椅上緩緩的道：“有些時候，對於某些人是要收拾一下的。”　　“這件事情我已經和宛如還有江慧琳他們說了，如果那傅家不給出個說法的話！哼！”唐天浩冷笑着道：“咱們也不是沒有辦法收拾他們！”　　聽得唐天浩這麼說，唐昱不禁心中一緊！唐天浩雖然看起來很豪爽大氣，但也有着自己的逆鱗！這個逆鱗就是唐家的兄弟姐妹和小輩們，面對勢力的唐天旭那些過分的要求唐天浩會有着些許猶豫，但如果是有人欺負了唐天旭唐天浩絕對二話不說便出手幫忙！　　唐昱太知道自己這位二叔的性格了，所以當他知道唐天浩了解了今晚的事情后肯定會有着動作，甚至憑着唐天浩的性格從加拿大調回一批大圈收拾掉傅華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唐昱才說出處理的過分了會讓香江的其他大豪們覺得過於霸道的話語。為的就是讓唐天浩有所估計不下死手。　　“放心！二叔雖然生氣但也不是沒有分寸的人，剛才我已經給利嘉誠先生打過電話了。傅家如果給了我們一個公道那還罷了。”唐天浩笑着對電話那頭的唐昱道：“如果給不了，那我不介意自己去討個公道！咱不欺負人，但也不會任人欺負！”　　聽得唐天浩這麼說，唐昱嘆了口氣。看來這二叔是決心已定了，於是他索性撇下這件事情不談，轉而問道：“二叔，那眼鏡陳的事情怎麼樣了？！安排好了嗎？！”　　唐天浩聽得唐昱這麼問便知道唐昱已經打算不再過多的過問這件事，而全部的交給了他來辦。於是當下便笑着道：“放心！明天香江絕對會爆出個大新聞！哼！那眼鏡陳就等着被收拾吧！”　　唐昱聽得唐天浩這麼說，便笑着道：“二叔，記得場面搞的宏大一點！既然咱們要搞就得搞廢他！免得讓他鑽了空子跑出來，哼！這種不狠狠的收拾一下以後說不準會鬧出什麼幺蛾子來！”　　“那好！二叔，這些事兒就交給你了！”唐昱笑着對電話那頭的唐天浩道：“我只管看新聞，其他的不過問！”　　“行了！你小子先休息吧！這些事情就交給二叔了，保證給你辦的漂漂亮亮的！”唐天浩笑着對電話那頭的唐昱道：“睡吧！我掛了哈！”　　說著。唐天浩便掛上了電話。而後字啊老闆椅上沉思了一會兒，拿起西裝離開了辦公室。　　當夜臨晨四點，傅因釗終於從美國趕回了香江並緊急驅車趕到了大浪灣道13號。黑水的安保人員早就接到了利嘉誠的吩咐，於是見到他的車牌便予以放行了。　　來到那座西班牙式的大屋子內，大浪灣道13號終於見到了利嘉誠、郭英東等人。這時候一直兩眼無神的傅華見到自己的父親后猛的撲了過去哭嚎道：“爹地！這次你真的要救我啊！你要不救我就死定了！”　　傅因釗見得兒子如此不禁一陣眩暈！隨即怒火中燒的他“啪！”的一記耳光狠狠的抽的傅華唇角破裂，那鮮血直接流了出來！　　“你個死仆街啊！你不害得傅家‘�菁腋還蟆�（全家死光）你不罷休是吧？！”傅因釗氣得滿臉通紅，一巴掌掃倒了傅華還不罷休！猛的沖了過去抬起那隻穿着皮鞋的腳便是一陣狠踹！打的傅華鬼哭狼嚎哇哇大叫着。　　利嘉誠他們見得傅因釗如此趕緊上前將他拉開勸道：“阿傅，事情已經是這樣了你打死他都沒有用啊！現在最要緊的是怎麼和人家唐昱交代，這個事情如果處理不好那才真是大麻煩啊！”　　說著，拉住了傅因釗的利嘉誠無奈的嘆了口氣對着傅因釗道：“本來這次我是想着將這所大宅送給唐昱的，畢竟他的VCD項目讓我這邊進賬了十億。如果不表示表示我就真的說不過去了，他正好在香江還沒有落腳點總住在黑水的總部也不是長久之計，所以我買了這處大宅打算送給他。”　　“叫你們一起來是想着我們和他商量商量看看內地現在有什麼生意比較好做，畢竟他是內地人，而且各方面的人頭門路都很熟悉。有着他的幫忙我們的投資也能順利很多。但沒想到華仔給惹出了這麼大的麻煩來！”　　“而且上次蘇海聞說的那些話讓內地的高層們很不高興，我們又礙於在香江的身份不好為他說什麼，這唐昱的能量大我們也想着讓他給幫忙敲個邊鼓緩和一下包家和內地的關係。”　　聽得利嘉誠這麼說，傅因釗頓時臉色漲的通紅！這是人家利嘉誠仁義，自己賺錢不說還挂念着讓自己等人也能有機會賺上一筆，而且包家的事情他也是知道的。　　香江的大豪們幾次在內地高層的面前說起過但都被人打了哈哈略過了。也就是說利嘉誠他們根本對包家的現狀無能為力，現在好容易出了個唐昱能幫忙，但這一切卻都給自家這個倒霉兒子給攪黃了！攪黃了不說還望死里得罪了人家，這次別說讓人家幫忙了不給報復就不錯了！　　“我打死你這個仆街仔！”傅因釗想到這裏忍不住又再次掙脫了利嘉誠他們的手狠狠的衝到了傅華面前一腳便踹到了傅華的臉上！只聽“碰！”的一聲那傅華的鼻子竟然被傅因釗一踹之下破裂開來，鮮血直流！　　“好了！你現在打死他都沒有用！”年紀最大郭英東此時一頓拐杖看着憤怒的傅因釗恨恨的道：“平時不好好教子，現在惹禍了你才打他！有用嗎？！現在我們要做的是怎麼讓唐昱把這件事情揭過！人家二叔都已經打了電話來了，這次如果我們給不了唐昱一個公道他就自己來討一個公道！”　　說著，郭英東恨恨的看着傅因釗憤怒的道：“香江的大圈可全在他們黑水國際旗下工作，要是我們把他們惹急了你自己想想後果吧！我們等你回來不是看你怎麼教訓兒子的！是和你商量怎麼讓人家揭過這件事情的！”　　聽得郭英東的話傅因釗先是呆住了，隨後緩緩的退到了沙發處一下子癱軟了下來！大圈，在他們這個圈子里並不陌生。相反的是他們對大圈更為熟悉，傅家老爺子當年幫過家鄉不少事情，於是一些出身傅老爺子家鄉的大圈也曾來過傅家拜訪。　　所以相對其其他人來說他們對大圈也算是熟悉的，但後來傅因釗沒有再在澳門經營賭場了害怕這些人給惹來什麼麻煩於是兩邊的來往也逐漸就少了。這也是傅華當時那麼有底氣和威脅唐昱的原因之一，畢竟他們家在澳門做過賭場一些幫派方面及大圈方面的人士他們也是認識的。　　但，整個香江來說最強的不過是大圈！人馬不多，但火力強勁悍不畏死！而黑水國際可是有着剿滅過大圈的經歷的，最重要的是：現在的餘下的大圈都在他們旗下做事如果讓他們來收拾傅家那麼可以肯定的是傅家在劫難逃了！　　“郭叔，現在我已經完全的亂套了。只能您給我拿個主意吧……”傅因釗苦笑着對郭英東道：“那唐昱你們畢竟熟悉，要如何才能揭過此事就麻煩您幫着拿個主意了。我照辦便是。”　　郭英東和利嘉誠他們看着傅因釗那頹喪的樣子，不禁嘆了口氣，利嘉誠走到傅因釗身邊輕輕的拍了拍他的肩膀道：“阿傅，也不用那麼擔心。唐昱這個人我接觸過，他為人大氣豪爽不是個不講道理的人。只要你和阿華真誠跟他道個歉我想他還是能揭過此事的。”　　傅因釗聽了利嘉誠的話不禁苦笑着道：“現在也只能如此了，只希望他不要為難阿華。他有什麼條件我都能答應。”　　“你也不要這麼悲觀。”郭英東當年雖然跟傅家老爺子爭過賭牌，但畢竟同處香江一脈對傅家的後輩也有着照拂之情，當下便道：“如果實在不行，我豁出去這張老臉到京城裡找找人還是可以搞定的。但這隻是最後沒辦法的辦法，可以的話還是求得唐昱的諒解為先。”　　傅因釗聞言點了點頭，而後便和利嘉誠他們商量起明天如何去見唐昱和如何道歉了問題來了。

# 第四百四十六章 開庭（上）

　　經過一夜的商量，利嘉誠他們終於決定先要去見見唐天浩看看他的要求是什麼。當然，惹事的傅華和他家老爹傅因釗一起過去。事情已經惹下來了只有直言面對。　　一夜未眠，郭英東、利嘉誠等人全都是面色憔悴。畢竟都上了年紀了啊！不再是小伙子了，一夜的勞心勞力又擔驚受怕的如何能頂得住？！　　但幾人還是堅持着去吃了個早茶，各自醒了醒神然後由利嘉誠將電話打給了唐天浩。但令利嘉誠驚訝的是唐天浩沉吟了一會兒后請利嘉誠他們晚上再過來，正在利嘉誠莫名其妙的時候唐天浩解釋道今天要出庭，利嘉誠才恍然大悟！原來是要解決那個眼鏡陳啊！當下便釋然了，唐天浩為了緩和關係又和利嘉誠聊了幾句家常話后便掛斷了電話。　　掛斷電話后利嘉誠笑着對傅因釗道：“問題應該不大，唐天浩現在的語氣沒有昨晚那麼緊了。相信只要我們做出來歉意他們還是不會為難傅家的。”　　聽了利嘉誠的話傅因釗鬆了口氣，感激的對利嘉誠他們道：“唉……沒想到孩子惹的禍還要大家陪着我一起受罪，特別是郭老！我真是愧對您啊……”　　郭英東擺了擺手，對着傅因釗道：“這些話就不要說了，我和你家老爺子雖然也有過爭執有過摩擦，但畢竟大家都是香江一脈的有事當然要幫自己人！孩子沒事就好，不過這回你得教育教育了！唉……”　　聽得郭英東的話，大豪們竟都默然而對。他們都是年長的人了，膝下兒孫總有些不肖的。他們雖然有時候也被氣的半死，但畢竟是自家兒孫啊！又哪裡下的了狠心呢？！於是多數是訓斥一頓了事。但這些兒孫被訓斥的次數多了也知道了他們的習慣。　　做錯事情便低頭認錯，回頭該怎麼著還怎麼著。老人們雖然知道他們的德行但也無奈，最後只得眼不見為凈。眾人之中大約最不操心就是利嘉誠了，他的兩個兒子還算成器。但第三代卻又會如何就不知道了。　　上午九點，香江島金鐘金鐘道38號香江高等法院正式開庭審理關於陳俊狀告黑水國際非法拘禁、毆打及脅迫他人承認竊取商業機密。而黑水則反訴陳俊意圖竊取商業機密、妨礙司法公正及構陷。　　這天，香江的媒體、記者及電視台來了泰半！在唐天浩的暗中推動下，這次開庭直接是對公眾開放的。而且由於此事經媒體鬧的沸沸揚揚，整個香江得知開庭都是停下來手頭的工作共同關注着此事。　　而《香蕉周刊》為求轟動，也找來了二十四人的律師團出席法庭。但當黑水國際的人到來的時候所有人都震驚了！因為出席法庭的竟然有着上百人的律師團！而為首的就是香江大狀歐漢卿！這下媒體們可興奮了！看來這是一番龍爭虎鬥啊！　　當法官宣布開庭之時，《香蕉周刊》方面率先發難！又是列舉事實又是請出證人，不斷的搶佔高峰！而反觀黑水國際這邊卻連一絲動靜也沒有，平靜的十分詭異！但在香江媒體們認為這肯定是黑水心虛了，於是才沒有任何反駁只等最後的時候申訴一下請求從輕處理。　　但另一些眼尖的記者卻發現黑水國際的哦歐漢卿大狀看着《香蕉周刊》的律師們上竄下跳的不但沒有一點緊張，臉情緒的波動都沒有。一片默然，他身後的一些律師哪怕是抓住了對方的一些漏洞想要出擊，但卻都給他暗中制止住了。　　頓時，一些老媒體們感覺到事情並不簡單了！歐大狀可是香江出了名的牙尖嘴利、通曉各項法令，不少人被他在法庭駁斥的啞口無言！甚至法官們在見到歐大狀的時候都有些怵他。但今天他卻一言不發，若是他神情有異還罷了但他神情自若那麼就說明他有着絕對的把握和證據將給對方致命一擊！　　於是，不少的香江媒體將目光轉移到了歐大狀他們身上，等待着歐大狀的翻盤一擊！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了，已經開庭了近一個小時但整場審理似乎都是《香蕉周刊》的那些個律師們在不斷的提出控訴和證據，而歐漢卿卻一言不發的看着對方提出證據。甚至有一陣子這位譽滿香江、謗滿香江的歐大狀還閉目養神。　　就在開庭一個小時后，法庭宣布休庭三十分鐘。此時記者們都湧向了《香蕉周刊》，不斷的採訪着眼鏡陳此時的感受。眼鏡陳自然得意洋洋的宣布對着香江媒體們大聲道：“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相信法庭是公正的！我相信香江政府會給我一個公道！在此，我宣布我的感受是：哪怕是財大勢大，但你大不過法律！人人都要守法！否則哪怕你擁有着頂級大狀也不過是苟延殘喘！”　　眼鏡陳的話引起了陣陣驚呼！這分明就是當眾打黑水國際和歐漢卿的臉啊！如果這話傳出去了，他和歐漢卿那就真成了死敵了！但今天看着情形若是歐漢卿搞不定那他的牌子也算是砸了！到時候卻是不以為懼。　　當然，那些觀察到異狀的老媒體們也去採訪了歐漢卿。但口嚴的歐漢卿一言不發還禁止了律師團所有人的發言，於是老媒體們拿不到什麼資料的失望而回。三十分鐘，法庭再次開庭。其實，法庭上的法官也頗為難。　　香江總督肥彭暗示他給黑水國際使些絆子，但他自己有消息渠道這黑水國際有着內地及其深厚的背景。這年月香江的傻子都知道就要97了啊！要給黑水國際使絆子誰知道日後人家會不會給他使什麼絆子？！但現任的總督肥彭那也不是省油的燈啊！　　要不搞定，到時候自己等不到97就得被開掉！雖說香江講的是法治，但這些還不是人家說了算？！要搞你個小小法官你又能如何？！於是這台上的法官頗為難啊！　　不過看着情況，要想偏袒黑水國際更難了！現在他們都一言不發，而《香蕉周刊》的律師團卻一個接一個的證據和證人出席！這官司明眼人都看出來目前《香江周刊》可是佔了上風的。如果自己明顯的偏袒黑水國際那可真是不要混了！　　在一片《香蕉周刊》的嘈雜及黑水國際的沉默中，香江最高法院再次開庭！這次依然是《香蕉周刊》提出證據，並不斷的駁斥着黑水國際。剛開始面對着香江大狀歐漢卿還頗為畏首畏尾的《香蕉周刊》的律師們此時已經放開了！不斷的利用着手頭的證據，妙語連珠的明裡暗裡攻擊着黑水國際。　　當他們長達半個小時的發言結束后，歐漢卿身邊走來了一個穿着正式西裝的黑衣人。歐漢卿見到黑衣人便笑了，接着到黑水國際發言的時候歐漢卿看着法官輕聲道：“我方的證據不多，僅有一個錄像希望法官和在場的媒體們一起看看。”　　說著，歐漢卿對法官要求推出了一張大熒幕並將現場的光線調暗。　　而後播出了一段錄像，所有的媒體頓時都好奇了，這可是黑水國際提出的第一個證據啊！而且看歐漢卿的樣子有着十足的把握，但以電影熒幕的方式播出他們卻還是第一次見到。　　於是所有人都將目光放在了熒幕上。畫面以開始便是以搖晃的奔跑，那些裝束明顯的就是黑水國際的安保人員！這些人員動作迅速而無聲的接近了一處民房，並悄然的包圍了起來。　　沒一會兒，他們便將門外的三個明顯是望風的人直接無聲的按倒。　　“啊！這不是剛才出庭過的那三個證人嗎？”在場的記者們立刻有人驚呼道，隨着他的驚呼所有定睛一看，還真是啊。而這時候眼鏡陳的冷汗已經流了下來了，事情似乎開始不妙了啊！　　而後，一批黑水國際的安保人員奔跑上來民房，一個拿着衝撞捶的安保人員猛的一撞，那民房的大門便“轟”的一聲垮塌了下去。而攝影也及時的跟了上去，只見那房子的窗檯便一個穿着多兜馬甲的男人正拿着相機對着窗外拍攝着什麼。　　但旋即那個男人便被黑水國際的人按倒在地並大聲喊道：“黑水國際，什麼人？！立即表明身份，否則格殺勿論！”　　看到這裏，在場的所有人頓時明了，和《香蕉周刊》和眼鏡陳要倒血霉了，人家把整個抓捕過程都錄像下來了啊，還當著所有人的面播放了。作為證據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加有力的了，而此時《香蕉周刊》的總編和老總已經是冷汗直流了。剛剛開始他們只想着和黑水國際拼上一拼增加些知名度，而且還能增加自己周刊的銷量。　　因為根據眼鏡陳的回報他們是沒有留下什麼證據的，全是雙方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樣的爭執是最難處理的。而且《香蕉周刊》也得到了某些人的暗示會在法庭上給予幫助，於是他們才放膽和黑水國際來了那麼一出！但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黑水國際竟然會留下這一招後手，這一下致命之殺打的《香蕉周刊》眼冒金星。　　但接下來畫面里的情景直接讓《香蕉周刊》的總編老總的心從胸口涼到了屁、眼裡！

# 第四百四十七章 開庭（下）

　　“你們立即放了我！將我的相機交還給我！不然我先告你們非法拘禁！我告你們毆打、威脅恐嚇新聞從業人員！我們法庭上見吧！”　　“我不怕告訴你！那些人的確是我的人，你們能抓住他們身手的確厲害！但這香江的規則你們是玩不轉的！那房東絕對會咬死自己沒有給過我鑰匙，我也肯定會和法官說是你們非法拘禁我來這裏關押，還抓了我的朋友、誣陷我偷竊你們的商業機密！相機在你們手上那些相片你們拍攝的！到時候我一點事情也沒有，你們和我的官司估計要打上好幾年！到時候我天天到你們公司門口鬧！看看你們怎麼工作！到時候我出名了，能賺更多的錢！你們還得耽誤時間陪着我玩！我不結束你們就別想結束！”　　聽着這些話《香蕉周刊》的總編心裏直道：完了！完了！這下一切都完了！但那《香蕉周刊》的老總還算鎮定，對着總編道：“還沒結束呢！眼鏡陳現在還沒有看到過正面，我們可以說是他們自導自演的。臉都看不到怎麼相信你們啊？！”　　那總編聞言眼前一亮！是啊！憑什麼就一段話來斷定這是眼鏡陳啊？！現在錄音帶都不能作為證據了何況不露臉的聲音？！你不能是找人拍攝的嗎？！都看不到臉，這點我們可以力爭啊！　　而那些之前猛踩黑水國際的媒體們也在給自己打氣！畢竟沒有看到臉誰都不能證明這裏面的人就是眼鏡陳！咱們還是可以凹的！文字語言么！這不是我們最擅長的么？！　　但接下來的畫面讓他們的希望完全破碎了！那攝影機晃動了一下后，被放進了一個不知道什麼地方里，但留了一個空還可以看到外面繼續拍攝。　　只見畫面里的盧帥揮了揮手讓人把眼鏡陳拉起來丟到了椅子上。那畫面清晰的看到了眼鏡陳的面貌！而且連那表情都一清二楚！頓時，在場的眾人一片嘩然！而《香蕉周刊》這邊見此情景渾身冰涼，話都說不出來了！　　畫面里眼鏡陳大口的喘着粗氣，惡狠狠的道：“是又怎麼樣？！我就是誣陷你們！我就是顛倒黑白！這香江的記者我都認識，到時候看看他們站在誰這邊！”　　聽了眼鏡陳畫面里的話，所有曾經抹黑過黑水國際的媒體記者們渾身冰涼！完了！這下可是黃泥巴掉到了褲襠里――那不是屎也是屎了！這要是被報道出去了自己可算是完蛋了！甚至到時候報社都得收到牽連！工作丟了是小事但自己很可能從此以後都沒有辦法再從事媒體工作了，畢竟有着收錢報道的污點在那是絕對沒有人再敢用自己的了！　　這時候，畫面里囂張無比的眼鏡陳還嘿嘿的冷笑着道：“這香江的人都是賤格！就喜歡八卦，到時候我們打起官司來着就是個大八卦！只要我們打起官司來，我可就紅了！你們到時候想停下來我可還不想停呢！我建議你最好問問你的老闆，要不要陪我繼續下去！如果不要那麼很簡單：你們換我相機再賠償我兩百萬的精神損失費！那這件事兒我就算了！”　　聽得畫面上的眼鏡陳這麼說，《香蕉周刊》的老總心中慘笑！完了！這下才是徹底的完了！的確，這香江的市民都是賤格！非得喜歡八卦、喜歡偷看別人的隱私！所以才催生了狗仔這個行業的蓬勃發展，雖然大家都心知肚明但不能說出來啊！說出去的話不知道要得罪多少香江市民！　　但這段畫面偏偏的就拍到了眼鏡陳這麼肆無忌憚的說了出來！這畫面要是泄露了出去那麼整個香江根本就再也沒有《香蕉周刊》所有人的立足之地！而眼鏡陳會更慘！或許家裡都可能被人淋紅油、上大鎖！說不準被人當街砍死都不一定！　　而眼鏡陳此時也是滿眼恐懼！他終於知道害怕了！剛開始在黑水國際被抓的時候他僅僅是想着嚇唬一下黑水國際的人，但後來又覺得黑水國際的人似乎不是很熟悉香江的法律於是想着敲詐他們一筆，後來是《香蕉周刊》的老闆找到了自己讓子把事情搞大！說是有人會幫他們。　　於是，在一環推一環下事情便進展到了今天這個無法收拾的地步！此時眼鏡陳心裏何止悔恨？！簡直是恨不得穿越到自己說話的那一天狠狠的按住自己的嘴巴！但事情已經不可能了，如今的他能做的只是漠然的看着那畫面上的自己囂張無比的滿口威脅！　　這時候，畫面已經進展到了後期了，只見那畫面上的盧帥依然沒有生氣的在和眼鏡陳對話。　　“陳先生，你的意思是如果我們不給你那兩百萬你就要顛倒黑白和我們打官司到底是嗎？！”盧帥最後一次對着眼鏡陳緩緩的問道。　　“嗤～”眼鏡陳滿不在乎的嗤笑了一聲，乜着眼看着盧帥道：“你以為我是講笑的？！告訴你！要麼拿給我兩百萬平事，要麼我就直接和你們玩到底！不就是拉些記者調動民眾情緒咩！我們常做啦！明白告訴你啦！我們這些爆人八卦的爛命一條！你們這些金貴人和我們玩不起！”　　聽得畫面上的眼鏡陳這麼說，一眾媒體們哀嘆！這句話已經是給他定下了死刑了！而且此事過後，香江媒體絕對會元氣大傷！整個媒體界說不得有多少人會因此丟掉飯碗甚至直接被整個行業排斥！這將是一次媒體大地震啊……　　畫面再次轉入，這時候香江的警察已經來了。　　畫面中，盧帥轉身看着那些急急而來的香江警署的人緩緩的道：“是我報警的，有人非法入侵私人領地並意圖竊取本公司的商業機密，還進行了拍攝活動。所以我們將他們抓獲后報警處理！”　　盧帥的話音剛落眼鏡陳就跳了起來高聲喊叫道：“阿sir！我要控告！我要控告他們非法拘禁我！還毆打我！把我抓到這裏來脅迫我承認意圖竊取他們的所謂商業機密！”　　這時候，無論是媒體還是《香蕉周刊》已經漠然了，即使沒有了這段他們也是死定的了。此時台上的陪審團看着《香蕉周刊》的那眼神中甚至能噴出火來！如果目光能換算成子彈，那麼毫無疑問的《香蕉周刊》所有人身上都將多出無數的透明彈孔！連帶着那些《香蕉周刊》的律師們都冷汗直流！　　心中苦笑，這下完蛋了！這次說不準連律師牌都會被取締掉！其實，這次《香蕉周刊》能夠調動這麼多的律師來參加開庭，也是他們背後的那股勢力出了大力！不然，僅僅憑着《香蕉周刊》這份小報根本沒有財力和關係找到這麼多律師來幫忙。而且《香蕉周刊》可是香江出了名的狗仔周刊，也沒有多少人願意跟他們打交道。　　這時候，畫面上的情形再次轉動了！　　只見畫面上的眼鏡陳道：“阿sir！我也要打電話給我的律師！”幾位警員互視了一眼，無奈的聳了聳肩，做了個請便的手勢然後站到了一邊去了。　　畫面一切換，一個隱蔽的拍攝點可以清晰的看到眼鏡陳的樣子，只見他在電話里說：“阿德！我眼鏡陳，這裡有大新聞啊！嘿嘿……在黑水國際！你現在就過來！我就是當事人……對！對！”　　“你馬上過來，記得寫的時候盡量搞一下黑水！放心！好處少不了你的～嘿嘿……”　　說完，眼鏡陳掛斷了電話。想了想繼續打了下去。　　“阿周……”　　“趙大馬……”　　“阿維……”　　直到通知了大約七八家報社眼鏡陳才給自己的《香蕉周刊》打了電話，可怕的是眼鏡陳在電話里和總編已經坦白了一切！但聽他的口氣是總編讓他把事情鬧大！越大越好，這才有利於《香蕉周刊》而且總編還讚賞了眼鏡陳打電話給其他報社的人的事情。　　見此情形，那總編渾身冰涼！就憑着這一段他妨礙司法公正的罪名那是跑不掉了！看來自己弄不好都要去苦窯里跟眼鏡陳作伴啊！　　這時候畫面里的眼鏡陳還炫耀的和總編說起了自己通知的那幾家報社，還說起了記者的名字！這時候不禁眼鏡陳了，所有被點到名字的報社和記者全部都渾身冰涼！這是指名道姓啊！跑都跑不掉！死硬了！　　這時候，畫面又再次一轉回到了最初的攝影位置去了。　　只見畫面上的眼鏡陳、盧帥他們結束通話下到警車時，無數的記者便蜂擁而至！竟然不顧黑水國際和警察的阻攔直接衝到了警車不斷的大嚷着要採訪！　　“陳先生！聽說您被非法拘禁，並被脅迫承認自己試圖竊取黑水國際的商業機密是嗎？！”這些記者很有顛倒黑白的本事，一出口那便是偏向十足！　　而在場的媒體人也認出了這個記者就是接下了眼鏡陳電話的人之一！因為眼鏡陳已經在和總編的電話中提到了他的名字了！　　畫面中的眼鏡陳趕緊對着記者們大喊：“是！黑水國際就是一群暴徒！他們就是新的大圈組織！他們非法抓捕我，並我把拘禁到了這裏毆打我！逼迫我承認自己要竊取他們的商業機密！我不承認他們就拿我的相機來拍攝相片說是證據要誣陷我！我們都是記者，我們都知道正義的重要性！希望大家能夠將這裏發生的事情報道出去讓警方還我一個公正！”　　“陳先生放心！”幾位和眼鏡陳有些交情的狗仔目光一閃，嘿嘿的笑道。　　那幾位放話說“我們作為記者的良知會讓我們把這裏的事情如實報道出去的”記者赫然就是眼鏡陳曾經提到過的那幾個名字！　　完了！那幾個記者自然不會錯過今天的盛會，甚至剛才他們還想着自己搞垮黑水國際大漲名聲、賺多點新聞錢。但現在……他們渾身冰涼，腦子一片空白……

# 第四百四十八章 庭外餘波

　　至此，畫面結束。法庭里的光線再次亮了起來，這時候整個局面已經完全顛倒了！黑水國際的律師們雖然沒有歡呼雀躍，但那神情卻有着掩飾不住的欣喜！有着這份強有力的證據《香蕉周刊》那是想不死也不行了！至少眼鏡陳和他們《香蕉報社》的總編那肯定是死定了！　　此時整個法庭一片死寂，剛剛那些叫囂的、攻擊的聲音全然不見了！這時候歐大狀才緩緩的起身對着高座上的法官緩緩的道：“法官大人，現在通過這個錄像我想整個事情已經非常清楚了！陳俊先生分明就是私自進入黑水國際的私人領地，被當場發現后竟叫囂、威脅以及惡意誣陷黑水國際！並無恥的製造虛假輿論、調動社會情緒來攻擊、污衊黑水國際！”　　說完這長長的一段話后，歐大狀頓了頓而後接着大聲道：“現在！我反訴陳俊及《香蕉周刊》與他們所提供的所有證人：妨礙司法公正！我反訴陳俊及《香蕉周刊》及其勾結刊物：永久性惡意誹謗！我反訴陳俊及《香蕉周刊》：敲詐、勒索黑水國際！我要求：陳俊及《香蕉周刊》其賠償不實報道所帶給黑水國際八千萬港幣！並要求陳俊及《香蕉周刊》在香江各大報紙刊物及新聞機構頭版頭條大篇幅澄清事實並道歉以挽回名譽！”　　此言一出，全場倒吸一口涼氣！歐大狀不愧是香江頂級大狀啊！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則是死手！憑着這些證據多帶來的震撼和一口氣推翻了《香蕉周刊》的職責及那眼鏡陳所引起的陪審團怒火，那麼他所提出的這個要求極其容易被通過。　　而且這歐大狀沒有直接反訴其他的媒體，於是導致了參与這場事件的媒體也不再好開口說話。反而希望事情儘快過去，減小對自身造成的影響。於是，一時間《香蕉周刊》與眼鏡陳竟然眾叛親離！無一人再為他們說話，連他們的那些個律師都已經陷入了沉默之中。　　坐在高座上的法官苦笑了一下，看來人家黑水國際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出什麼力啊！一擊絕殺已經直接將對手毀滅了！這份隱忍魄力又何須他一個法官幫忙？！　　深深吸了口氣后，法官才緩緩的道：“休庭三十分鐘！三十分鐘再次開庭！”說完，法官與刑事檢控官緩緩的離開了法庭退回了法庭後面的位置。　　而陪審團也同時離席，到了法庭後面商量着這次判決該如何進行。顯然，黑水國際是毫無疑問的佔了上風！但他們的要求也是苛刻了些，竟然要求《香江周刊》賠償五千萬港幣！還要在各大報刊及新聞機構頭版頭條進行實時澄清僅僅算上這兩份花銷就足以讓不過小報形式的《香蕉周刊》宣布破產！這卻是陪審團及法官們不太願意看到的。　　事實上他們明裡暗裡都收到了一些遞話，讓他們在法庭上對《香蕉周刊》多些偏袒。若是一般人他們可以不在意，但問題是提出這個要求的人可是大有來頭啊！於是讓他們不得不慎重考慮。原本只是討論宣判的休庭時間，此刻成了電話中心！陪審員們幾乎都跑到了角落裡拿起電話不知道給什麼打了過去。　　哪怕是那位法官也是如此，法官在回到了法庭後面便直接走回了自己的辦公室。而後拿起電話向一個不知道什麼地方撥了過去，好一會兒后那電話才被接起。　　“先生，現在事情有些難辦了！黑水國際提出的證據……什麼？！您知道了？！啊？！整個香江都知道了？！那麼我……哦！是！是！我明白了，我會照做的！請您放心！”　　放下電話，法官長長的吁了口氣。看來自己不必再左右為難了，思索了一陣他便走出了自己的辦公室，此時他看着那些陪審員的似乎也是鬆了口氣的表情不禁暗笑！看來不僅僅是自己一個人收到了消息啊！更是不止自己一個人和那位進行了溝通。　　就在法官以及一部分的陪審員們放下包袱的時候，《香蕉周刊》及其主編、眼鏡陳則是渾身的冷汗！無論是《香蕉周刊》的老總還是主編此時竟然再也打不通那位指使着他們撕咬黑水的幕後者的電話，而那些不餓找來幫助自己的律師此刻似乎也收到了什麼消息開始一言不發的等待着結果。　　而黑水國際則一如既往的淡定，似乎勝券在握一般。而且事實也是如此。眼鏡陳頹喪的看着黑水國際的律師席，此時的他腦海里完全一片空白！他知道，自己死定了！毫無婉轉的死定了！不同於當初自己的囂張，黑水國際則是悶不吭聲的一個兇狠無比的直拳就將自己所有精心安排的一切打了個粉碎！甚至，人家早就設好了圈套不過自己太過“痴線”才會竄了進去還得意洋洋的認為可以搞死對方，結果呢？！　　“機關算盡，反誤了卿卿性命！”眼鏡陳不自覺的忽然想起了自家老人曾經無數次和自己念叨的這句話，自己雖然向來對此話嗤之以鼻！但如今看來，這才是真知灼見啊！但事已至此卻又還能如何呢？！　　三十分鐘很快的便過去了，陪審員和法官等在時間快到的時候便回到了法庭。而法官在回到了法庭，待眾人來齊后肅然的道：“現在，本庭宣判！”　　“嘩啦～”聽到法官如此說，一時間所有人都站了起來神情頗為肅穆。在香江，法官的地位頗為崇高。雖然一些影視作品會不時貶低一下法官提高律師的形象但事實上極少有律師敢於抗辯法官。能夠使法官為難的不過是香江的最高官長罷了。　　“本席經過慎重考慮，及與陪審團緊密的商議后決定：由於原告方陳俊及《香蕉周刊》所提出的證據在黑水國際方的證據下不足採信，所以陳俊及《香蕉周刊》控訴黑水國際非法拘禁、脅迫及恐嚇罪名不成立。”　　“嘶～”雖然早就知道了會是這樣的結果，但當法官宣布出來的時候所有人還是吸了一口涼氣！宣判一出，那麼眼鏡陳及《香蕉周刊》那是死定了！　　“而根據黑水國際所提供的錄像證明：陳俊及《香蕉周刊》明顯存在着妨礙司法公正、永久性惡意誹謗、製造虛假輿論及藐視法庭等四項罪名！並由於陳俊及《香蕉周刊》近期所造成的輿論給黑水國際帶來的損失，根據黑水國際所提出的證據及反訴的罪名本席宣判：被告人陳俊，妨礙司法公正、永久性惡意誹謗、製造虛假輿論及藐視法庭等四項罪名成立！判處十年監禁，並處以罰款一千萬港元。”　　“被告《香蕉周刊》妨礙司法公正、永久性惡意誹謗、製造虛假輿論及藐視法庭等四項罪名成立，勒令其在香江各大報刊頭版頭條進行大篇幅澄清事實並道歉。同時罰款五千萬港元，並勒令其停業三個月整頓。”　　“嘩！”一時間，整個法庭嘩然！他們沒有想到法庭雖然推翻了一部分黑水國際提出的要求，但其實大部分都答應下來了，而且做的比黑水更徹底！　　一時間，眾人不禁有些心寒！看來這黑水國際果然背景深厚啊！要知道香江法官一向是司法獨立的，但現在都被他們影響到了可見他們的影響力到底有多大！可惜的是《香蕉周刊》那群傢伙竟然還不知死活的跑去和人家玩，好吧！結果二了吧！被人修理了一頓，或許將來想要再做出點什麼估計都難了……　　這《香蕉周刊》的牌子算是廢了，而眼鏡陳呢？！他被廢了更慘，活不活的下來都是個問題！甚至可能從這裏出去后他將消失在香江的地面上。甚至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至此，轟動香江的《香蕉周刊》與黑水國際的對簿大案終結落下帷幕在記者們的眼中落下帷幕。但他們不知道的是，其實此事依然有着後續！香江的媒體們在這段時間內不停的攻擊着黑水國際，作為唐昱又怎麼會一點反擊也沒有？！　　法官和陪審員看着那些記者們頗為同情，但死道友不死貧道啊！我們保得住自己就好，至於你們的死活與我何干？！就在記者們心思各異的出得法庭之時，卻發現高等法院外這時候竟然聚集了一大群的人！在看到了記者們拿着筆記本出來后群情激涌！　　“打！打死他們這群死狗仔！”在記者們還沒有反應過來之時，一聲高喊在人群中響起！一時間人群“轟！”的一聲奔向了那群記者，記者們一個愣神便被人群圍住了！一時間無數的拳腳都兇狠的砸到了記者們的身上！就在高等法院門口，傳來了無數的慘叫聲！　　原本在法庭內維持秩序的法警們也被驚動了，趕緊出來試圖拉開人群。但無奈的發現聚集的人實在太多，而且群情激憤根本控制不住！於是他們只得打“999”呼叫支援，待的十來分鐘后，警署里派來的支援力量和附近巡邏的巡警才趕到現場。在他們的勸阻下人群才漸漸散開去。　　這時候警署才開始救治那群被打傷的記者，但在此時記者們大部分都被打的遍體鱗傷。有七八位甚至被打至重傷昏迷。在一群白車的運送下趕往了醫院。　　“為什麼……為什麼要打我們……”一個年約三十上下的老記者抱着被砸碎的相機雙目痴獃的喃喃自語道。而幫他包紮的一個護士哼了一聲，冷冷的道：“要不是我值班我都去打你們！”　　“看看你們在電視上的那幅嘴臉！還說什麼我們就是賤格愛看八卦！”那護士一邊包紮着一邊冷冷的道：“僅僅是打你們這群狗仔一頓都算便宜你們了！”

# 第四百四十九章 別和老子玩花樣！

　　那老記者聽得護士這麼說不禁激動的站起來大聲道：“我們是記者！是曝光社會的陰暗面、是維持社會正義的記者！憑着毆打我們？！為什麼毆打我們？！”　　那護士聽了老記者的話冷冷的笑了笑，將他頭上的傷口包紮好后才道：“曝光社會的陰暗面、是維持社會正義？！你們就別給自己臉上貼金了吧！一群狗仔而已，今天香江台就播出了那段你們這些所謂的‘記者’打着‘記者’的招牌去招搖撞騙！甚至敲詐、顛倒黑白的錄像！虧你還真要臉，說的出口這些話來！哼！你們啊！還是算了吧！”　　說著，護士撇下那失魂落魄的老記者徑直離開了一堆記者哀嚎的急診室。這時候急診室外掛着的電視正在播放着香江台的新聞，只見那主持人用純正的粵語對着攝像機道：“剛剛本台收到最新消息，《香蕉周刊》與黑水國際的訴訟案結束后，在內採訪的記者出來便被憤怒的民眾包圍，後來甚至產生了暴力衝突事件。香江警方得到報案后已經立即出動，但還是有二十餘位記者遭受到市民的攻擊而受傷。”　　那位播音員的話音剛落，畫面便轉到了剛剛發生了毆打記者事件的現場。這時候警方已經封鎖了現場，但路上還是清晰可見的有着大片的血跡。一部分市民仍在圍觀着。　　“根據本台記者了解，市民多是因為在觀看了本台播出的‘無良記者侵入商業機構被識破后反咬一口’的新聞並錄像帶后憤怒的自發前往香江最高法院門前等待着那些報社記者出來，當他們出來后民眾因為過於憤怒而產生了暴力衝突。在衝突發生后即刻有法警出來維持秩序，但無奈民眾情緒激動只得無奈的通報了‘999’。”　　“警方在接報后十四分鍾便感到了現場，但其時民眾多已經散去。現場遺留的是大約二十餘人被施以暴力的記者，並有近十人重傷並在醫院治療。此次暴力事件警方尚未作出回應，目前現場仍在封鎖中。警方發言人稱：不排除拘捕在暴力事件中的參与者。”　　“香江台為您報道。”　　那老記者和急診室里包紮完畢的受傷記者們聽完了香江台的報道后總算是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不禁苦笑着搖了搖頭。黑水國際的這招太過兇狠！一拳之下竟打得香江的記者們全體落牙，但香江台卻願意偏幫他這讓這些被打的記者們很是費解。　　而且，黑水國際這番動作無疑是向整個香江的記者宣戰！這番動作肯定會讓他們得罪無數的媒體，他們這又是何必呢？！黑水國際畢竟還要在香江發展啊！以一時之氣得罪整個香江的媒體實在是不智之舉！雖然此時香江媒體正處於風口浪尖上五里反擊，但畢竟風波總會過去，到時候香江的媒體總可以長時間的抹黑這家企業。那他們不是更慘么？！憑着黑水國際操縱的這起案件來看，他們的掌舵人並非這麼不智之人呀！　　但卻又為什麼會做出如此不智之舉呢？！帶着這一切的疑問記者們離開了醫院，不少人甚至心裏暗暗發誓：要給這不知天高地厚的黑水國際一個教訓！但他們似乎都沒有察覺到，事件進展到現在，東方、大公、文匯、南華、明報、成報等香江大報雖然有過報道但卻沒有派出一個記者出席今天的開庭。　　而早在庭審結束后，唐天浩便冷笑着給總督府撥去了一個電話。電話那頭忙音了好久但唐天浩卻沒有不耐煩的繼續撥打着。終於電話給接了起來。　　“您好！總督府，請問您是哪位？！”　　“讓總督先生聽電話。”唐天浩冷冷的對着電話那頭道：“我是黑水國際唐天浩，告訴他如果他不接這通電話，那麼之後發生的事情他必須要承擔全部責任！”　　電話那頭聽得唐昱這麼說不禁一滯！隨後電話中便傳來了急切的腳步聲，沒一會兒唐天浩便聽到了電話那頭傳來了肥彭那熟悉的英國腔粵語。　　“唐先生！我不明白您到底要做什麼！”電話里肥彭氣急敗壞的大聲道：“您要威脅一個總督嗎？！要威脅一個大英帝國的總督嗎？！好吧！那您威脅吧！看看您能不能達成您的目的！相信我！英國人向來是不容易屈服的！”　　唐天浩聽得肥彭的話不禁嗤笑！你還以為這是數百年前那個“日不落帝國”開艘戰艦就能征服一個國家的時代嗎？！連你們的首相都在最高首長的威赫之下慘然跪跌在大會堂門前你還和老子吹什麼什麼吹？！　　“總督先生，我相信今天發生了什麼你心裏一清二楚！”唐天浩也懶的和這個倒霉的末代總督繞什麼圈子，直接的就道：“你在裏面扮演的了什麼角色我想你自己也明白！那麼我就告訴你：我有證據證明你在這次事件中扮演的那不光彩角色的證據！如果你不對此事做出什麼解釋，那麼很簡單：我將會為我自己的公道做出些事情！這點希望你能明白！”　　聽得唐天浩的話，肥彭不禁一滯！他當然知道唐天浩說的是什麼事情，指使《香蕉周刊》個黑水唱對台的確是他在幕後操縱的，給那些陪審員打招呼也是他做的。甚至那些給《香蕉周刊》打官司的律師也是在他的某些示意下安排的。　　一開始他沒有想到唐天浩竟然會那麼快的找到他，他認為自己做的非常小心。唐天浩能在事後一個月拿到消息就算不錯了，到時候時過境遷唐天浩也奈何不得自己。　　可是，現如今正是風口浪尖之上啊！如果這時候唐天浩捅爆了他指使《香蕉周刊》抹黑黑水國際，那麼我的聲望將受到致命的打擊！甚至很有可能從此政治生涯一蹶不振！　　“唐天浩先生，那麼我們就不要繞圈子了。”肥彭見唐天浩已經查到了自己，只得深深的吸了口氣緩緩的道：“直說吧！您到底要的是什麼？！”　　“早這麼說話多好啊！我們都是老熟人了，何必要繞這個圈子呢？！”唐天浩嗤笑着對電話那頭的肥彭道，全然不顧肥彭這時候的臉色已經和鍋底一般漆黑了。　　“我要的不多，只是要你授權一旦有非法入侵黑水國際所屬地域的時候黑水國際有權動用我們手上的槍械驅逐、抓捕甚至擊斃非法入侵者不需要承擔任何的法律責任。”嗤笑完后，唐天浩對着電話那頭的肥彭緩緩的道。　　“這不可能！”肥彭聽了唐天浩的話不禁怒不可遏！這唐天浩他想干什麼？！他想要進攻香江嗎？！他這是想着要做土皇帝呢！這怎麼可能？！香江雖然是保護私人財產但至多是禁止對方進入，或報警處理非法入侵案件。唐天浩提出的可以抓捕甚至擊斃對於肥彭來說這是絕對不可接受的！　　“你當然可以不接受，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你將承擔所有的責任！”唐天浩並沒有和肥彭客氣什麼，直接冷冷的說完這段話后便掛掉了電話。　　當唐天浩把電話掛掉后，嗤笑了一下。他相信肥彭會再次把電話打來，因為自己手上掌握的東西對於肥彭來說太過致命了！一旦被爆出來肯定會毀去肥彭的政治生命！　　果然！在唐天浩默數到十的時候，辦公桌上的電話猛然想起。但唐天浩並沒有馬上接起來，而是點了支煙深深的吸了口才緩緩的將電話接了起來，“我是黑水唐天浩，哪位？！”　　“唐天浩先生，我覺得我們可以再商量一下！畢竟您的條件並沒有先例，這會使我很為難！”肥彭這次真不敢囂張了，人家手上抓着他的政治生命呢！根本容不得他囂張！　　“我要的就是這個！”唐天浩深深的吸了口煙眯着眼緩緩的道：“你給不了那就算了。我向來不喜歡勉強別人。”說著就要掛斷了電話，急得電話那頭的肥彭急忙大叫：“等等！”　　唐天浩聞言便沒有掛下電話，而電話那頭的肥彭沉默了良久后緩緩的道：“我答應你！”　　“一個小時后，我的律師會過去取文書。”唐天浩聽得肥彭的話笑了笑接着道：“總督先生，相信我！你最好不要再玩什麼花樣了，否則下次我不保證你還能這麼輕易的過關！”　　說完，唐天浩不等肥彭回話便十分直接的“喀嚓”一聲掛掉了電話，之餘下電話那頭的肥彭愣愣的拿着電話，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而此時在醫院的記者們也心懷各異的離開醫院之，但之後讓人再次大跌眼鏡的事情發生了：晚間七點黑水國際在位於香江中環干諾道中1號的富麗華大酒店中舉辦了盛大的新聞發布會。　　這次的發布會竟然沒有了大部分媒體的參与，反而是沒有去參与庭審的東方、大公、文匯、南華、明報、成報等香江大報在此雲集一堂，並有着香江台直播整個過程。　　在一片鎂光燈中，黑水國際的發言人歐漢卿大狀緩緩的走到了發言台上對着台下的眾位記者媒體沉聲道：“相信各位已經知道了今天在最高法院外發生的事情，對此黑水國際表示非常遺憾。並對傷者致以慰問。希望他們能早日康復出院。”　　記者們聞言撇了撇嘴，算了吧！還不知道你們暗地里有多高興呢！　　“但，今天這次發布會並不是因為這件事情。”記者們聽得歐漢卿的這句話不禁精神一震！這才是自己等人要知道的，黑水召開的這次發布會要宣布的是什麼！

# 第四百五十章 傅因釗的請求

　　“黑水國際已經拿到了香江總督彭頂康先生的授權，從即日起任何未經授權而直接闖入黑水國際私人領域的人員，黑水國際有權對其進行驅逐、拘捕甚至擊斃！具體視其行為及威脅性而定！”歐大狀的話一出現場一片嘩然！　　要知道，香江法律雖然是有保護個人私產但並沒有規定一旦侵犯便有權對侵犯者進行拘捕甚至擊斃的條例！最多的是進行驅逐，或者報警處理。但黑水卻能拿到這個授權並召開了發布會進行公布，這着實讓在場的記者們訝異非常！　　“鑒於這次《香蕉周刊》的事件，經黑水國際內部商討后認為這或許是信息不透明造成的結果，為避免再次出現這樣的事情，黑水國際決定：除了向固定的客戶外一併向東方、大公、文匯、南華、明報、成報等香江大報開展定期的開放活動。除了一些敏感及商業機密外，這幾家大報紙可以向黑水提出申請参觀黑水的營區，並採訪黑水的員工的請求。但請記住：是必須在提出申請並獲得黑水同意后這項活動才可以進行。”　　東方、大公、文匯、南華、明報、成報等香江大報的記者聞言互看了一眼，好嘛！人家早計劃好了，難怪自家老總不讓自己等人前去法庭採訪此次大事件！原來早就知道怎麼回事兒了啊！甚至，自己的老總可能都和黑水國際談好了這件事情的後續，所有才有自己等人到這黑水國際的新聞發布會的採訪。　　“好了！我要宣布的事情就是這樣！”歐大狀看着眾位記者各異的表情笑着道：“現在是自由提問時間，大家可以自由提問。”　　有了這份概念，各家報社的記者自然便不會糾纏於黑水國際的一些敏感事物的提問。而是問起了黑水國際的諸如為什麼會做出這個決定呀～老總是誰呀～諸如此類不疼不癢的問題。在半個小時后，黑水國際位於富麗華大酒店的新聞發布會圓滿結束，記者們也算滿載而歸。當晚他們便開始撰寫文章，字里行間自然對黑水誇讚頗多。　　而那些想着挑撥黑水與媒體之間的關係的被打記者們這才傻了眼！原來人家黑水國際早就安排好了啊！他們這些小報記者一開始就屬於被踢開的那個行列，而相對於大報紙黑水國際估計是擔心他們有些記者會亂來於是將眼鏡陳和《香蕉周刊》給當敬給猴子的那隻雞般殺了！這樣一些心懷不軌的想要賺點黑心錢的狗仔們自然會收斂很多，而黑水自然也少了不少麻煩。　　這次新聞發布會，卻算是給《香蕉周刊》和黑水國際之間的爭端劃上了一個完美的句點。黑水不僅大獲全勝，更是提高了曝光率和知名度。至少現在香江說不知道黑水國際的人根本就找不出來，連續近一周各大報紙周刊都在討論這件事情甚至不少的報紙周刊還給上了頭條！要真不知道的話那估計就不是香江人了。　　其次，和媒體的關係也確定了下來。定期的會跟各大報紙開放並允許参觀，而擅自侵入的很簡單：他們會面臨驅逐、拘捕甚至擊斃的風險！聯繫上彌敦道上的血腥，相信不少人會投鼠忌器，至少狗仔們能有冒着生命危險去搞別人的隱私的真的不多。如果有這樣的素質早做戰地記者去了，也不會來做狗仔。　　當晚，香江台便播放了這段新聞由此，整個香江也知道了黑水國際的處理方案。那些非大報記者不禁哀嘆，果然是沒有一個過硬的靠山難混啊！你看人家幾處大報，輕輕鬆松就拿下了黑水的採訪權，而自己等小報記者卻慘被排除在外！甚至人家直說了：你要敢來我說不準會弄死你！若是平時說不準小報們會怎樣攻擊黑水呢，然而在剛剛香江民眾感覺自己被羞辱了的大背景下，那些小報反而不敢說什麼。　　大報們卻又收下了黑水的好處，自然是不願意多生事端。風波詭異之下，香江的小報們再次被邊緣化。　　就在眾人各懷心事的時候被遺忘了的眼鏡陳和《香蕉周刊》則一片的愁雲慘霧。在法庭宣布了判決之後，眼鏡陳的腦子想被人狠狠的敲了一下的銅鑼似的嗡嗡直響！等他回過神來的時候，《香蕉周刊》的總編、老總及律師早已經離去。整個法庭內空無一人，《香蕉周刊》的眾人是沒心思理會這眼鏡陳，而沒有法警來帶走眼鏡陳則是因為當時外面正發生着衝突。　　眼鏡陳見沒有人注意到他心下一喜，正打算偷溜出去拿上一些錢連夜跑路到台灣去！躲過這致命一劫，但就在他想有所行動的時候卻看見了幾道冷冷的目光正如同打量着小白老鼠似的打量着他，他抬頭一看卻是三個身着西裝在西裝的胸口上有着黑水標誌的男子似笑非笑的打量着他。頓時眼鏡陳心中一涼！他知道，這三個男子肯定是留下來看着他的，一旦有所異動這群人高搞定他的記者卻不是難事。　　而《香蕉周刊》的總編等人則從法院的後門出來，隨即被三輛黑色的商務車給接走了。那位宣判的法官在自己的辦公室內看着《香蕉周刊》的那個總編和老總和他們的律師被接走嘆了口氣。收拾了一下自己的物品下樓取車去了。　　法警們在收拾了外面的亂局后，回來見到眼鏡陳被幾個黑衣人盯着不禁友好的對幾位黑衣人笑了笑，而後將眼鏡陳直接押走了。在法警離開后，那三名明顯是黑水的員工也隨即離開了法庭。　　當晚，八點在富麗華大酒店唐天浩和傅因釗終於在富麗華大酒店一次會面了。在富麗華大酒店的頂級包廂里，傅因釗慚愧的走向唐天浩伸出手來緊張的道：“唐總！慚愧啊！慚愧啊！想不到家門不幸，竟然會出了這畜生！給您造成了困擾，傅因釗在此向您致歉了！”　　說著，傅因釗回過頭對着傅華低吼道：“畜生！還不給我跪下！”傅華聽得父親的話身子不禁一顫，猛的“噗通～”一聲跪了下來！低着頭不敢看唐天浩及自己的父親一眼輕聲道：“唐總，請您看在我年幼無知的份上放過我一馬吧……”　　唐天浩沒有想到傅因釗竟然會把姿態擺得如此之低，不禁一愣！隨即他便笑着將傅華扶起道：“年輕人嘛！火氣大了些是正常，知錯能改就是好事！浪子回頭金不換嘛！哈哈……”　　見到唐天浩如此說，傅因釗不禁鬆了口氣。看了唐天浩也並不想為難於他，隨即他便嘆道：“唉……唐總，您不知道這些奧畜生給我惹了多少麻煩！我時候我甚至想或許沒有生過他更好些！從他讀書以來，給我惹下的麻煩花去的錢都足以再建一棟富麗華了……”　　唐天浩聽得傅因釗這麼說不禁暗自慶幸自家侄兒的那份聰慧，不禁沒有給家裡惹過任何麻煩相反的還給家裡創造了不少機會！比如：大哥、他乾爹，那位中將院長和自己，甚至香江的利嘉誠等，哪個不是收穫了他的好處的？！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啊！　　“唉！傅大哥，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啊！”唐天浩也貌似感慨的道：“既然您都這麼說了，那我還有什麼好說的？！年輕人的事，道個歉就算了！”　　說實話，唐天浩本來沒有想那麼簡單的放過傅因釗的。但今天《香蕉周刊》的事情進展順利，而且那肥彭又再次在他手下吃了大虧！於是一時間唐天浩心情極好，念之唐昱說起過不好太過逼迫，而傅因釗一上來又是這麼低姿態於是他乾脆放過傅因釗便算了。　　傅因釗聽了唐天浩的話卻是不肯，說是算了但誰知道以後會不會給他穿什麼小鞋啊？！畢竟唐天浩的黑水國際在京城大佬的眼裡那可是掛了號的，別說給個小鞋了就是歪歪嘴給他上點眼藥他也受不住啊！這時候的傅家已經不是當年那個拿着澳門賭牌呼風喚雨的傅家了，能夠保本就算不錯了。　　“唐總啊！我是這麼想的。”傅因釗請唐天浩坐下后，對着唐天浩道：“這富麗華我也算經營了十餘年了，近年來競爭激烈卻是有些力不從心啊！”　　唐天浩聽得傅因釗的話開始有些莫名其妙，但隨即醒悟過來了！這傅因釗大概是擔心自己給他找什麼麻煩於是想出了這手吧？！唐天浩一念至此不禁苦笑，我這好心呢！人家還不肯相信，當下正準備說些什麼卻被傅因釗直接打斷了。　　“唐總啊！我說的不是假話，我是打算將富麗華的65％出售給您。”傅因釗見唐天浩想要拒絕，趕緊出聲道：“而且，說實話香江的酒店業競爭越來越激烈了。我也打算轉做其他行當，這富麗華酒店畢竟我們經營的時間不短了也有些感情。不忍看他就這麼垮了，於是打算將他交由您來、經營。”　　聽了傅因釗的話，唐天浩並沒有立刻答應或回絕而是低頭沉思了一下。若是說唐天浩不動心那是假話，這富麗華酒店在如今的香江可是首屈一指的酒店啊！不少大型的記者招待會、企業酒會都在這裏舉行，如果經營好了自然是個撈金之地！但，如果就這麼接手了是否會讓香江的其他大豪們覺得自己太過貪心呢？！一時間唐天浩猶豫不定。

# 第四百五十一章 唐天浩的拒絕

　　“哈哈……唐總！想不到你已經到了，我去接小昱的時候還在想你有沒有到呢！”就在唐天浩猶豫不決的時候，包廂門口處傳來一陣爽朗的笑聲。　　唐天浩回過頭去一看，竟然是香江大豪利嘉誠先生。而在利嘉誠身後的則是自己的侄兒唐昱，當然楊涵寧自然也跟在了唐昱的身後。唐天浩見到了利嘉誠便笑呵呵站起身來道：“利先生！您怎麼才到呀？！我和傅總已經等了您好久了啊！”　　利嘉誠聞言笑着擺了擺手，見唐天浩笑呵呵將傅因釗稱為“傅總”他便知道唐天浩已經將這事兒給揭過去了。當下便替傅家鬆了口氣，畢竟唐天浩背景不差若是被他盯上了說不準會有什麼後果。加之人家還有個聰慧無比交友廣闊的侄兒，所以無論是兇殘狡猾的大圈還是陰狠毒辣的政客肥彭都在這黑水國際面前吃了不少的癟。　　“哈哈……我是去接小昱去了，你這個做叔叔的可不合格呀！把人家丟在基地里自己就跑出來慶祝來了，要不是我這老頭子多嘴問了一句你都不知道要把小昱忘記多久～”利嘉誠笑着向唐天浩打趣道，聽得利嘉誠這麼說唐天浩一拍腦袋！自己確實是疏忽了，畢竟唐昱是自己侄兒所以很多時候唐天浩都沒有把他當著是客人來招待。　　於是便會時不時的發生這種將唐昱丟在寓所里完全忘記的事情，唐昱見得自己二叔尷尬便笑着替他解圍道：“利伯伯，你也不要怪我二叔了。最近黑水裡發生的事情實在太多，還有那位末代總督在煽風點火的二叔一時照顧不到我，那也是情有可原。”　　利嘉誠聽得唐昱如此說不禁哈哈大笑了起來，他也不過是打趣一下唐天浩而已並沒有別的意思，見唐天浩尷尬而唐昱又給了唐天浩台階他自然不會再多說什麼。當下便轉移了話題對着唐天浩道：“唐總，剛才看着你和傅總聊的正歡！卻不知道有什麼好事兒呢！能給我們說說嗎？！”　　唐天浩聞言心中迅速的過了一遍，決定將事情說個通透於是對着利嘉誠道：“利先生，這次過來呢，原因你也知道。傅總的兒子傅華前幾天跟小昱發生了點小矛盾，然後傅總便在您的牽線下過來跟我道歉了，我呢！也沒什麼其他的要求，既然道歉了那就算了。”　　傅因釗聽得唐天浩的敘述笑了笑沒有說話，他這下算是看出來了。人家唐天浩對他的富麗華一開始壓根就沒有心思，完全是他自己害怕什麼問題給人出了難題。畢竟富麗華的確是塊金礦，但如果拿下了人家唐天浩畢竟又擔心會引起其他大亨們的戒備。更重要的是：唐天浩不想占傅因釗的便宜。這種便宜佔了，會被人戳脊梁骨啊！　　“但，接下來傅因釗先生提出了一件讓我極為難的事情。”唐天浩苦笑着看着利嘉誠緩緩的道：“傅因釗先生說讓我和他買下富麗華65％的股份，而我正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你們就到了。”　　利嘉誠聽得唐天浩這麼說不禁微微一笑，這個65％的股份其實是其他的大豪們和傅因釗商量好的，其一是因為這段時間香江的酒店業競爭確實激烈無比。富麗華建於七十年代到現在九十年代於是便顯得頗為老舊，不復當年之雄勢。　　而如果這裏讓唐天浩給欠下傅家一個人情，傅家完全可以到時候進入內地去繼續發展他們的酒店業務。這可是非常賺錢的，要知道現在內地的高端消費剛剛興起！是正好缺乏消費地點的時候，這時候過去開發市場絕對會佔大便宜！憑着唐昱的關係，那麼給富麗華在內地發展掃清些障礙還是不難的。　　“說實話，傅總剛和我提到這個事情的時候我確實有些心動。”唐天浩洒然的笑了笑看着利嘉誠等人坦然的道：“說不動心那是假話，但我一直沒有答覆傅因釗先生並不是說我真的想拿下富麗華。相反的，我並不想接手。”　　聽得唐天浩這麼說，傅因釗一下子急了！不是說他想把富麗華推出去，而是他考慮的是如何把唐天浩拉近自己的商業王國，唐天浩身後的勢力足以讓他在內地的市場上打下一片天地！但現在唐天浩拒絕了的話那麼這一切都將化為泡影。　　“傅因釗先生，您先別著急！聽我把話說完。”唐天浩笑着對着急的傅因釗擺了擺手道：“我如果趁這個時候拿下您的富麗華，難保大家不會覺得我們這個霸道。一點小事就吞人家的數十億的資產，貪婪。這名聲傳出去可就不好聽了啊……”　　聽得唐天浩的話，傅因釗不禁苦笑着沒有接口。畢竟唐天浩所說的是事實，這件事情雖然沒有被民眾知道，但香江的高層還是消息靈通的。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后，富麗華便被黑水收購了難免會給人以黑水國際欺壓富麗華強收酒店之嫌。　　“其次，黑水國際並沒有經營酒店的經驗。我們並不熟悉這行當，更沒有熟悉這個行當的人手。而且就服務業來說，香江比我們內地做的更好。而最為重要的是。”唐天浩說到這裏苦笑了一下攤了攤手道：“我們黑水國際現在沒錢了～”　　利嘉誠剛開始聽着唐天浩話還不斷的點頭，當唐天浩最後冒出那句“沒錢了”的時候老成持重的他先是一愣！隨即“噗哧～”一下子笑出來聲來！而傅因釗也和利嘉誠差不多，先是一愣隨即哈哈大笑了起來！　　“唐總啊～你還和我這老頭子哭窮？！你這幾個月至少收進了近四千萬美金的業務吧？！比我賺的都多啊！你這還哭窮，我老頭子還要不要活了啊？！”利嘉誠好容易止住了笑聲對着唐天浩調侃道。　　而唐天浩聽得利嘉誠的調侃，不禁苦笑道：“利先生啊～你是只看到我收錢，沒看到我花錢啊！如今黑水國際上萬人馬，人吃馬嚼、頭疼腦熱的哪樣不要花錢？！”　　“周鐵斌那死要面子的還給買了八架米―24！這一下就幹掉了我兩千萬美金啊！”唐昱看着自家二叔在那裡唱念做打不禁撇了撇嘴，那米―24明明是你自己要面子給買下的這會兒又給推人家在周鐵斌身上了！什麼人性啊！　　“那直升機出動一次就得燒不少油啊！就算不怎麼飛，平時維護那也得不少錢。”唐天浩板着手指頭數着自己的困難：“還有，機組人員得要錢養着吧？！長期不飛肯定不行，時不時的也得出去轉一圈兒吧？！這都是錢啊！我的利先生，你給我算算！我還能剩下多少錢來？！”　　利嘉誠聽得唐天浩這麼一筆一筆的算下來，他暗自思量了一下確實沒有剩下多少了。畢竟東西擺那裡，那八架直升機還是利嘉誠幫着和聶卡耶夫聯繫下黑水國際才拿到的。　　“唐先生，我想我們還是可以再商量的！”傅因釗止住了笑聲，對着唐天浩緩緩的道：“我們不需要你直接給的現金，可以允許你技術入股。相信您會給我們富麗華帶來一些特別的變動，以提升我們的業務和營業額。”　　唐天浩聽了傅因釗的話臉色微變，而利嘉誠更是臉上不見了嘻笑之色。現場的氣氛頓時有些尷尬了起來，利嘉誠不禁暗嘆！這傅家果然是要在傅老爺子過世后衰敗了，這傅因釗守成有餘但開拓不足！　　剛才的那句話根本就不該說的啊！你這句話說了，哪怕是唐天浩有心和你合作都不會再繼續了。甚至，人家還會因為這句話恨上你！什麼叫“技術入股”啊？！說白了你就是想要人家的勢力來幫你開拓業務！你這樣的說法和罵人是“公子兒”有什麼區別嗎？！　　“傅總說笑了，我們哪裡有什麼技術可言？！”唐天浩畢竟是做生意的人，沒一會兒臉色便恢復如常笑着對傅因釗擺了擺手道：“這入股之言莫再提了！再提就是看不起我唐天浩了！來！利先生，我們來到香江后還沒有機會好好的和您吃頓飯以表達對您的謝意呢！今天這頓我就借花獻佛了！哈哈……”　　說著，唐天浩站起身來拉住了利嘉誠便直接走向了飯桌，並向傅因釗道：“傅總啊！怎麼飯菜還沒有上來啊？！我可是肚子都餓了啊！”　　傅因釗雖然有時候二了點，但畢竟不是笨蛋！見到唐天浩這副模樣豈不知他已經不想再繼續這個話題了？！當下只得按了一下掛在門上的對講機，讓經理將飯菜趕緊送上來。　　其實這頓飯菜傅因釗早已經安排好了，只不過他想着和唐天浩多談些事情於是才吩咐經理沒有他的發話飯菜先不要送來，當然！先做好是必須的。那經理得了大老闆的吩咐不敢怠慢，趕緊領着服務生魚貫而入一盤盤、一碟碟的將那些龍蝦、鮑魚、魚翅、佛跳牆……等名貴粵菜一一端了上來，何曾見過這個陣勢的楊涵寧頓時瞪大了眼睛小嘴微張！　　唐昱看着楊涵寧那驚訝的樣子微微的笑了笑，幫她打開了那盅雪蛤敦魚翅推到了她的面前道：“雪蛤敦魚翅，美容養顏的你得多吃！”

# 第四百五十二章 來自歐洲及日本的邀請

　　楊涵寧聽得唐昱的話不禁開心的微微一笑，拿起匙羹小口小口的吃了起來。而這個時候傅因釗才注意到了楊涵寧，當下他不禁感嘆！難怪自家兒子能腦子都丟掉了的去得罪唐昱，這女子確實魅惑無比啊！但他畢竟久經風浪，不過掃了一眼便挪開了眼神。　　“來來來……大家不要客氣哈！”傅因釗笑呵呵的對着唐昱他們笑着道：“區區薄酒不成敬意！為咱們今天能夠相聚，來大家干一杯！”　　說著，傅因釗便舉起了酒杯而唐昱則笑着隨着他舉起了杯子。見此，利嘉誠等人也舉起了杯子，大家笑呵呵的干下了這杯酒。之後，隨意的吃了起來。　　一頓飯下來，大家隨意的聊聊一下但卻默契再也沒有提到富麗華的問題。飯後，唐天浩拉着唐昱直接回了黑水總部。但起怪的是沒一會兒利嘉誠竟然又來到了黑水總部找到了唐昱，唐天浩不禁奇怪難道剛才還有什麼話沒有說清楚嗎？！　　利嘉誠來到唐天浩的辦公室里，笑着坐在了沙发上對着唐昱道：“剛才都在吃飯，忘了和你說了。最近日本索尼公司和荷蘭的飛利浦找到我希望我能和你遷條線，對VCD的項目進行合作經營。”　　聽得利嘉誠的話，唐昱眉頭一挑！他沒有想到索尼和飛利浦竟然會反應這麼快，雖然前世的時候也是索尼和飛利浦佔據了VCD和後來的DVD市場的大頭，但畢竟在現在這些專利可全部落在了唐昱的手上，相信索尼和飛利浦一時還打聽不出唐昱的來歷。　　不過隨即唐昱便釋然了，畢竟香江可是國際性的大都會啊！利嘉誠在這裏拿下來VCD的授權並直接獲利十數億自然瞞不過有心人的耳目，加之VCD在法國國際电子展上的轟動效應那麼被他們關注到也實屬正常。　　“那麼，他們給出的條件什麼呢？！”唐昱頗有興趣的問道，索尼和飛利浦要拿下VCD的授權自然要付出一些代價，而且自己既然已經授權了利嘉誠那麼可以肯定的是他沒有辦法拿着反垄斷法來為難自己，於是對於他們來說最好的方式就是獲得自己的授權。　　利嘉誠聽得唐昱的話笑了笑道：“我可不是VCD的專利所有人，他們自然不會和我多說什麼。只要讓我幫忙找找你看看你有什麼條件。”　　唐昱聞言沉思了一下笑着對利嘉誠道：“利伯伯，您覺得我應該提什麼條件好？！畢竟我對着兩家公司並不熟悉，而您與他們打的交道多些。所以麻煩您給我些意見。”　　利嘉誠聽得唐昱如此說不禁讚賞的看了唐昱一眼，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為知（智）也！簡單的說就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這才是聰明人的所為。唐昱年輕輕輕拿下諾大的項目，甚至能直通京城！連自己這個老生意人都要對他側目，但他一點也不似別人般的狂妄，而是非常知道自己的不足。　　他深知自己並不熟悉索尼、飛利浦兩家企業，於是便虛心的向自己求教來了。要知道這點可是非常的不容易，在現在的社會無數的年輕人有了那麼一點點的本事就以為自己多麼的了不起，不願意向人請教生怕丟了面子。卻不知，哪怕是像利嘉誠、最高首長般的成功也需向專業人士去請教一些專業性的問題。　　不懂便問，這沒有什麼丟人的。最怕的是不懂裝懂，還胡亂操作最後導致局勢一發不可收拾。因為，唐昱這份勝而不驕的脾性頗讓利嘉誠喜歡，當下便道。　　“我的確與他們打過些交道，但說道熟悉卻沒有多熟悉。只能給你提供些參考的意見。”利嘉誠笑了笑看着唐昱道：“那我們先說說飛利浦公司吧！”　　“飛利浦公司，全稱是：荷蘭皇家飛利浦电子公司，中譯簡稱飛利浦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公司之一。飛利浦是個綜合性大集團，目前旗下大致分為三個部門：飛利浦優質生活，飛利浦照明，和飛利浦醫療系統。”　　唐昱聽着利嘉誠娓娓道來心下不禁感嘆，果然還是專業人士最為了解。自己前世雖然接觸過一下飛利浦公司，但最多知道的是它在生產手機、剃鬚刀和液晶显示器。沒有想到飛利浦竟然強悍至斯！　　“20世紀40和50年代，科學技術經歷了巨大的變革。飛利浦發明了旋轉刀頭，繼而發展成為Philishave電動剃鬚刀，併為之後在晶體管和集成電路上的突破奠定了基礎。飛利浦還為電視圖像的記錄、傳播和複製技術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1963年，飛利浦推出了卡式錄音機。1965年，生產了第一個集成電路。”　　“嘶～”聽得利嘉誠的話，唐昱不禁一陣眩暈！他沒有想到飛利浦強悍至斯，“整個20世紀70年代，飛利浦精彩的新產品和新概念不斷湧現。照明領域的研究為新PL和SL節能燈的推出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飛利浦研究實驗室在影像、聲音及數據的處理、存儲和傳輸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從而發明了鐳射影碟，激光唱盤和光學電訊系統。”　　聽得利嘉誠的話，唐昱不禁點了點頭。這時候他有些理解為什麼飛利浦會盯上自己了，原來人家也做過這方面的東西啊！　　“1972年，公司創建了PolyGram（寶麗金）公司，在音樂錄製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74年和1975年，寶麗金在美國分別收購了Magnavox公司和Signetics公司。”　　唐昱聽得利嘉誠如此說心中不禁詫異！這不是和最初林家的做法差不多嘛？！不過人家飛利浦可比林家厲害多了，搞出來一堆的歌手自己灌錄唱片不僅賺了一大筆還能順帶着推銷產品，而且唐昱還是第一次知道寶麗金竟然是飛利浦旗下的公司啊！　　“1983年，飛利浦又創造了新的技術里程碑：推出壓縮光盤。直到1984年，飛利浦生產了第一億台電視機。而整個80年代收購的GTESylvania電視業務和Westinghouse照明業務也幫助公司實現了照明、電視業務的進一步的擴張。”　　唐昱聽着利嘉誠的話不禁常常的吁了口氣，看來這飛利浦還真有夠厲害的！　　“飛利浦公司以生產家用電器、軍用和民用通訊設備、醫療設備、儀錶和显示系統等著稱於世。它也是西歐最大的軍火企業之一，從人造衛星、‘阿波羅’號登月飛船到最新的航天飛機，都有飛利浦的產品。甚至於美國軍艦使用的也是飛利浦所生產的雷達。”　　“咕嘟！”唐昱聽得利嘉誠的話不禁吞了口口水，這也太牛了吧？！這飛利浦竟然是一家巨型的軍火企業？！甚至連美國的軍艦都在裝備着他所生產的雷達，果然是不問不知道一問嚇一跳啊！　　“而且，飛利浦是歐洲最大的电子跨國公司。在全球150個國家和地區建有分公司或工廠數百家，其中在美國有100多家。”　　利嘉誠說完，拿起桌子上的茶輕輕的飲了一口笑着道：“整個飛利浦的情況大致就是這樣，我估計的是飛利浦早先就已經開始研究CD成為影像的技術了，但是沒有想到的是竟然是你先提出了成熟的CD影像技術，而飛利浦和索尼從中也看到了巨大的市場並不像錯失於是才通過我來找你商量着授權的問題。”　　唐昱聽了利嘉誠的話不禁點了點頭，他估計也是如此。畢竟人家飛利浦早在八十年代就搞出了CD的項目，如果說他們一點也沒有察覺到CD影像市場的前景那麼肯定是假話。只不過他們或許在研究的時候研究方向出了偏差，這才導致了姜萬勐搞出來VCD而他們一無所獲。　　不過，也正是因為這樣才成就了唐昱的機會！不然就算唐昱再干數十年也未必有機會和這樣的公司搭上話，要知道在後世飛利浦可是掛着一大串的赫人的頭銜啊！一個地方企業根本難以接近它。　　什麼世界品牌500強企業2008年排名第197位、全球30強电子公司中名列第三、飛利浦在Interbrand2008年全球最有價值品牌排名中位居第43位、飛利浦名列Ethisphere研究院季刊“Ethisphere雜誌”2008年度全球最具責任感企業、全球第一大液晶電視生產商、全球第一大醫療系統公司、全球第二大申請國際專利公司、全球第一大電動剃鬚刀品牌、全球第一大照明公司……　　單單看着這一連串的頭銜，就足以讓許多人眩暈！正在唐昱感慨之時，利嘉誠接着悠悠然的道：“至於索尼嘛……我想我們就不必了解它了。”　　唐昱聽得利嘉誠的話，先是一愣隨即哈哈大笑了起來！VCD的東南亞地區授權已經給了利嘉誠了，索尼自然是被排除在外的。而且相對於飛利浦來說索尼距離唐昱他們太近了，當索尼的產品已出來難免會引起雙方之間的衝突。而若是授權給了飛利浦，只需要劃分他們的銷售地區在歐洲便是了，不會對自己所在的內地和東南亞地區造成影響。　　遠交近攻，利嘉誠都是生意上的老人了又怎麼會不明白？！而唐昱也不是傻瓜，聽得利嘉誠這麼說自然想到了利嘉誠的考慮，於是一老一小兩隻狐狸嘿嘿的詭笑起來。　　唐昱和利嘉誠互視了一眼心中不約而同的暗道：這索尼嘛！雖然不會授權給他，但是拿他來壓這飛利浦給些好處還是可以的……

# 第四百五十三章 飛利浦與利嘉誠

　　“飛利浦是家大公司，擁有的專利也是不少。但我估計他們願意拿出來的卻是不多啊！”利嘉誠笑了笑看着唐昱緩緩的道：“雖然我們握着VCD的專利權，但要想因此拿下飛利浦的專利卻是不太可能的。”　　唐昱聽得利嘉誠的話不禁點了點頭，畢竟飛利浦可是擁有着近十萬有效專利的企業啊！以他們的研發水準要製造出比VCD更好的DVD並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而只是僅僅是打了個擦邊球趁着飛利浦研究方向錯誤的時候一舉吃下了VCD的專利於是才逼得飛利浦不得不來找自己談合作。　　在後世曾經有過鬧得沸沸揚揚的“飛利浦DVD專利無效”事件，就是因為國內的企業沒有具有DVD的核心技術，而導致他們必須得向3C和6C聯盟等交納每台高達20多美元的專利費！不交可以，那麼所有的產品都不得在歐美地區上市銷售！其中，6C陣營由日立、松下、JVC、三菱、東芝、時代華納、IBM組成；而3C陣營則由索尼、先鋒、飛利浦、LG組成。　　中國碟機製造企業的一項重要成本，是向各大“國際專利陣營”交納費用。根據中國电子音響工業協會提供的名單，向中國索要DVD專利費用的跨國企業、組織名單已有了長長的一串。沒有了自己的核心技術，讓中國的企業舉步維艱！　　高額的專利費用，讓中國的DVD出口寸步難行！在後世中國年產DVD達6000萬台，其中出口達4500萬―5000萬台。而其中，每台DVD專利費高達20多美元！在DVD碟機行業利潤趨薄的情況下，內地的DVD碟機企業的利潤幾乎為零。　　而正是由於傳統DVD出口市場利潤太低，最終導致了部分知名品牌已退出傳統DVD出口，轉向EVD液晶彩電一體機、移動DVD等液晶显示產品的出口。　　由於專利費用的問題也直接導致了DVD生產較集中的南方地區已有100多家企業在2004年時無奈的宣布破產！而應注意的是，在後世這一做法已從DVD、彩電波及到手機、PC等其他產品領域，整個國家都面臨着無核心技術的高風險銷售！　　整个中國的企業哀鴻遍野，但他們卻沒有人去做主動的研發。其中的最大原因是國內根本就沒有專利所屬的概念！好容易自己花了大價錢研發出來一個東西了，結果發現大家你抄襲我，我山寨你，砸進研發里的錢跟本賺不回來！於是最終導致沒有人願意把錢砸到研發里去，而沒有了研發就沒有了自己的核心技術。在國內銷售的時候還看不到什麼問題一旦涉及出口就徹底完蛋了！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了2004年，2004年的時候台灣的兩家碟機企業兩公司已將以飛利浦為首的“3C聯盟”告上美國聖地亞哥市的加州南方地區法院，起訴其違反美國《謝爾曼法》。兩公司律師聲稱，希望判決能夠阻止飛利浦公司因專利費問題在全球各地海關扣貨，進一步將向3C要回至少過去3年的專利費用，並索賠3倍的賠償金。　　這一告竟然勝訴了，於是導致了2005年1月末內地企業也選出了兩家一併到美國以同樣的理由起訴了以飛利浦為首的“3C聯盟”！雖然後來迫於壓力，飛利浦把專利費降低至每台3.5美元，但對於內地企業來說依然是每台要交給飛利浦數十元的利潤！　　最終，導致了以張平、陶鑫良、單曉光、朱雪忠、徐家力等5位教授為首的中國各大學院教授憤怒的向知識產權局對飛利浦發起了對飛利浦為首的聯盟在華DVD專利的有效性和高額許可費的合理性的申訴！　　當時的情況是：2005年底，北京大學知識產權學院教授張平率先向國家知識產權局提出申請，要求裁決飛利浦一項涉及DVD的專利“無效”，該專利名為“編碼數據的發送和接收方法以及發射機和接收機”。　　由於這一爭議專利是基礎性的技術專利，覆蓋面廣，涉及很多產品，因此分量很重。次年1月，上海大學陶鑫良、同濟大學單曉光、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朱雪忠、中國政法大學徐家力等4位教授，也就此向國家知識產權局提出了申請！　　而後經過一年的角力，由北京大學知識產權學院教授張平主導的“中國5位教授訴飛利浦一項DVD專利無效案”終於塵埃落定。　　當事雙方前天簽署聯合聲明：飛利浦承諾從專利清單中撤出爭議專利項目，5位教授則撤回申訴。但飛利浦同時表示，即便飛利浦不再在中國主張該項專利權，也並不影響其“專利池”所收取的專利費用，同時不存在返還以往所收專利費的問題。　　至2006年12月10日，張平、陶鑫良、單曉光、朱雪忠、徐家力等5位教授與飛利浦知識產權部的代表在北京大學共同簽署了一項聯合聲明。聲明显示，圍繞專利爭端，飛利浦公司已經與5位教授“達成一致”。　　飛利浦公司表示，為了有效地解決分歧，公司將在聯合聲明發布后，將爭議專利從其DVD專利許可協議的專利清單中撤出，並不再主張該項專利權。與此對應，5位教授也表示，將從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複審委員會撤回對飛利浦這項專利的無效宣告請求。　　由此可見，這些洋巨頭們其實沒有安什麼好心。時刻想的是如何抽我們的血，吃我們的肉！而國內企業的僵化和無知也導致了後期市場開放的異變，損失慘重。　　唐昱來自後世，雖然他不知道飛利浦有多麼的強大但他對DVD導致的內地企業的慘狀卻深有了解！因為他後世的一個客戶就是生產DVD的，也是在2004年的時候被迫宣布破產的那一批人，那位客戶沒少在同一面前咒罵飛利浦的貪婪和無恥。因此他們也多少了解了一些關於飛利浦DVD方面的情況。　　“利伯伯，這次飛利浦派來和我談判的是哪位先生？！”唐昱將所有的事情全部在腦子里過了一遍后輕聲問道。　　“是柯慈雷，他現在是飛利浦元件部亞太區域經理。”利嘉誠笑了笑后緩緩的道：“同時也是台灣飛利浦總裁。這次是由他出面和你洽談VCD項目的合作方案。說實話，白人一向看不起我們華人。這次你能夠逼得飛利浦來跟你談判實在是為我們華人爭了口氣啊！”　　利嘉誠深深的嘆了口氣，在香江這裏打拚的他自然知道沒有祖國的滋味是如何。白種人畢竟是白種人，膚色和習俗的不同導致他們在面對其他白人資本的時候總是會被香江政府有意無意的打壓，若不是香江的商界還算團結恐怕早就被香江的英國政府給揉成一團散沙了！　　哪怕是如此，迄今為止也沒有任何的香江企業能夠在歐美走進主流。理由很簡單：香江企業既不是他們的盟友日韓，也不是他們的同宗歐洲。披着黃皮膚黑眼睛的香江人即使再努力，成就再高在白種人眼中也是低下一等。　　“利伯伯，請相信我！很快的這些白人將會不斷的在我們面前低下他們那自認為高貴的頭顱。”唐昱自信的笑着道：“我們，已經不再是那個半殖民半封建的國度了。我們有權且有能力向他們說不！”　　來自後世的唐昱自然知道，隨着國家的不斷髮展雖然依然有着各種的社會問題和階層衝突但總的來說依然是向上發展，我們的話語權越來越大！我們說不的機會越來越多，所有人都會為我們側目！　　“我相信這一天會到來！”利嘉誠拿下來自己的眼鏡笑了笑，感慨萬千！　　“從前，我不敢相信我們能夠從英國人手裡拿回香江，但最高首長做到了。從前我不敢相信我們的企業能讓白人為了專利而專程過來談判，你做到了。”利嘉誠重新戴上眼鏡，看着唐昱肅然而道：“從這點上來說，你比我們這些看起來賺了很多錢的老頭子做的更好！也是通過你，我能夠相信我們將來會變的更好！”　　唐昱聽得利嘉誠的話不禁有些臉紅，自己很多時候不過只是佔著後世過來的一些記憶的便宜才混到了今天這一步。實在當不得利嘉誠這樣的讚美，但正當他想謙虛兩句的時候利嘉誠卻擺了擺手道。　　“我們這些人終究要老去，這個世界到底還是你們的。並且是你這樣的年輕人的，我們這些老人們能做的就是盡量的給你們創造機會！完成屬於你們自己的累積。”利嘉誠看着唐昱緩緩的道：“錢這種東西，看起來多但實際上差不多。到了我們這個程度多了或者少了其實區別不大，對於我們這種半截身子都入土了的人來說給子孫後代留下點什麼這才是我們想要的。活了這麼多年頭了，風見過雨見過。沒了自己的國家我們再有錢也不過是別人案板上的魚。”　　唐昱聽得利嘉誠的話不禁肅然起敬！他知道利嘉誠這是真心話，在後世這位香江頂級富豪曾表示要將自己名下三分之一的財產拿出來做慈善。而且他不僅是這麼說也是這麼做的，2006年他便宣布將自己三分之一的財產歸入利嘉誠基金會名下。　　在他名下的基金會，到2010年的時候已捐助逾113億元，連同長實集團之捐款，總數達到141億元。其中47％用於教育，42％用於醫療，7％用於文化，4％用於其它公益。地區捐款分佈65％歸在了大陸，23％在香港；12％則在海外。　　四川地震時候作為香江首富的他一共進行四輪的捐助！四川地震發生的時候是香港佛誕節假期，當時尚未能估計災情的嚴重性，但他立刻決定捐款人民幣三千萬元給災區，後來看到災情非常嚴重，決定再捐款一億元，為所有受災學生支付全部的學費和部分生活費，讓他們儘快恢復上學。　　他名下的基金會為四川災區受傷的災民全部免費安裝義肢（假肢）裝配及提供輪椅，並用最快的方法運送輪椅到四川。甚至他還讓基金會派遣近千名受過訓練的義肢技師前往四川幫助災民，並在災后兩個月內為災民裝配義肢。　　其後，再以基金會名義捐款四千萬元、長江集團及和記黃埔集團各三千萬元，合共一億元人民幣，捐款將獲教育部配套，用於為區內受災學生（包括大、中、小學）設立特別教育基金，使獲得資助生活費及學費以作日後繼續升學之用。　　截至至2010年，單單利嘉誠的個人慈善捐贈的現金、物質和項目額度就達到了上百億元！比之此先生，內地的那些開着豪車養着明星的暴發戶們該何其慚愧？！

# 第四百五十四章 大內

　　唐昱並沒有立即和利嘉誠去與那位飛利浦的飛利浦元件部亞太區域經理柯慈雷談VCD的事情，而是直接飛回了北京。經過利嘉誠的提醒他的猛然間想起了關於專利在未來的影響力，後世的中國吃下了不少專利的虧現在隨着唐昱能力和影響力的增加他想和京城裡的爺爺們談談這個問題，以避免將來國內的企業在這個方面吃虧。　　於是他和利嘉誠商量了一下后，便直接飛往京城了。本來利嘉誠也打算和他一道過京城的但是因為事出突然而長實還有一堆的事情需要他處理於是才沒有和唐昱一起過去。並且唐昱還讓利嘉誠幫忙給楊涵寧弄了個香江的身份證落戶香江，畢竟現在對於內地來說有個香江投資者的身份可是很牛氣的！地方政府都會有不少的接待，這樣將來他要做什麼投資的時候有着這麼一層身份做掩護會取得不少好處。　　年十三，唐昱便回飛到了京城裡。在機場外早有一輛大紅旗低調而華麗的停在了機場門口等待着他，而車子里坐着的卻是笑吟吟的宋宛如。見得唐昱出來宋宛如便一把接過他的行李將他引到了車上嬌嗔道：“小昱！你可真能惹禍啊！竟然在香江惹出了那麼大的事端，連我們在京城都聽說了，因為你的事情香江的傳媒業可是變成了過街老鼠了！”　　唐昱聽得宋宛如的話先是一愣，隨即苦笑道：“宛如姐，這也不是我想這樣的。實在是香江的那些狗仔隊太過分了，所以我才教訓他們一下。免得將來無法無天了。”　　聽得唐昱的話宋宛如點了點頭，她可知道香江那些狗仔隊有多麼的肆無忌憚！甚至連京城不少大佬的消息也敢於編排，當年八十年代末京城事件的時候他們也沒少落井下石。當時他們是以為京城的大佬們拿他們沒有辦法，確實在當時的態勢來說京城的大佬們確實不好收拾他們。而且要和他們計較的話也有些掉份了。　　於是他們才躲過一劫，不過因此大佬們對他們也沒有什麼好印象。只不過礙於身份不去收拾他們罷了。在後來內地將要收回香江的時候，聽到了消息也是他們這群人不斷鼓動着香江人移民什麼的，要麼就抨擊內地如何如何的不行。這讓很多的香江人信以為真，於是導致的回歸前的移民潮。　　但後來回歸后他們發現似乎沒有什麼太多的變化，於是移民出去的又有不少人再次移民回來了。這次其實那些報紙們被唐昱給狠狠收拾了一頓京城裡不少大佬們知道是唐昱的首尾，一時間也不禁啞然失笑！這小子，也算給他們出了口惡氣了！　　“爺爺怎麼說呢？！會不會怪我太過輕狂了啊？！”唐昱有些擔心的道，畢竟何老一貫是以肅然示人唐昱有些擔心老人會覺得他過於輕狂。　　“呵呵……沒什麼。爺爺倒是沒有說什麼，但趙爺爺卻是說你乾的漂亮！要換了他估計就能把那群傢伙給突突嘍～”宋宛如嬌笑着道：“趙爺爺還說了，要是你來搞外交工作肯定是一流的！至少玩那些陰謀詭計你小子可真精通呀！”　　唐昱聞言不禁大汗！自己哪裡精通什麼陰謀詭計了？！這一切開始的時候自己可都不知情的啊，盧帥那小子擅自把事情的前段做出來而自己不過是後來拾遺補全罷了。雖然一口氣連香江媒體帶着總督肥彭一起收拾了，但唐昱並不覺得有多麼的得意。這一切不過是恰逢其會罷了，若是換成了趙老等人說不準比自己乾的更出色。　　“爺爺他們現在哪裡呢？！”唐昱趕緊撇開這話題向宋宛如問道：“我和他們說的事情他們有在考慮嗎？！”　　唐昱在回來之前就在電話和兩位老人說起過自己的想法，並讓他們在京城裡找那些專家們進行論證。國家內自然有一群專門服務於頂級大佬們的經濟學家，他們的自然會給大佬們提供一些意見，這個部門就包括了政研室。這個時候國家還在談判着加入世貿的問題，而其中的關鍵點就在於專利的問題。　　“有的，爺爺他們在放下你的電話后就直接趕去了大內。”說到了正題話題宋宛如臉色一肅，緩緩的道：“兩位爺爺對你的話非常重視！在結束了通話后兩位爺爺就到了大內找最高首長去了。”　　“沒過多久，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局長就被最高首長找了去。同時一起被請到大內的還有北大的幾位知識產權教授和經濟學教授，還有政研室的主任。”宋宛如看着唐昱不禁讚歎道：“你小子可真夠厲害的，一通電話老爺子們便嘩啦啦的開始往大內里跑。不過這次的動靜比起上次來還算小了點。”　　若是換了旁人，或許兩位老人未必會如此重視。哪怕再重視也會先研究一番再進入大內去找那位最高首長去說，唯獨是唐昱的意見只要和兩位老人一說大致上兩位老人都會急火火的衝進大內去找那位最高首長，然後便是接連不斷的雞飛狗跳。　　對於這點宋宛如頗為欽佩，要知道兩位爺爺可都不是普通人啊！但唐昱竟然能三天兩頭的讓兩位老人隨着他的想法一起轉，單單此點就足以讓許多京城內什麼太子們甘拜下風了！這些個所謂的太子們見到了老爺子向來是低頭讓路，說話都不敢大聲點的。　　“宛如姐，我們這好像不是去柳蔭街啊！”唐昱看了看汽車的方向不禁有些奇怪，柳蔭街他也算來過幾次了，路況還算熟悉但看着架勢並不是去柳蔭街的。　　“兩位老爺子都不在柳蔭街你過去做什麼？！”宋宛如哧哧的笑着，犹如一隻偷吃了小雞的老狐狸般，好一會兒才和唐昱道：“老爺子們都在大內呢！他們吩咐了你一到京城就讓你一起到大內去！”　　唐昱聽得宋宛如的話當下愣住了！這句話雖然聲音不大但卻犹如五雷轟頂！什麼？！去哪裡？！去大內啊！我去大內做什麼？！　　“那個……宛如姐，我……我去大內做什麼？！”唐昱吶吶的失神好半響才緩緩的問道，聽得唐昱的話宋宛如杏眼一瞪哼道：“還不是你跟老爺子們說的那些話起的作用？！最高首長打算見見你這個不斷的給他出謀划策的小諸葛！特地吩咐老爺子們帶你過來的，還生怕老爺子們把你藏了起來，專門把老爺子們拖在了大內讓我到機場去接你呢！”　　唐昱聽完了宋宛如的話不禁一陣眩暈！有幸福、有得意，還有着一絲絲的恐懼，畢竟最高首長哪怕是在後世那也是個不擇不扣的傳奇人物啊！自己回到後世以來想過可以創造一番輝煌，想過可以立足天地，想過挽救一些人但沒有想到的是自己竟然能夠得到最高首長的接見！這份榮耀可是他家老爹、乾爹都沒有的啊！　　想來自己不過是個高中生罷了，竟然能得到最高首長的接見！饒是唐昱一向鎮定無比也不禁被這個消息雷的外焦里嫩！見得唐昱如此，宋宛如不禁嘆了口氣小聲安慰道。　　“沒什麼的，小昱你不要妄自菲薄！其實你已經為國家做了不少事情了，包括退伍軍人的安置、香江局勢的安定和香江各個階層的穩定統、戰工作，更不要提你所設立的VCD租賃店裡安置的軍屬，這都給國家做出很大的貢獻。”　　“特別是最近，軍方通過黑水國際買來了米―24雌鹿。要知道這在當年我們可是花錢都不知道和誰能買到的東西啊！但通過黑水國際我們竟然一下子搞下來十架飛機，軍方因此樂的見牙不見眼。在最高首長面前軍方的大佬們可沒少說你好話，所以這次去我估計最高首長大約也只是好奇想着見見你，說不準還能給你道護身符。”宋宛如笑着對唐昱道：“哪怕沒有給你什麼護身符，但憑着最高首長接見過你很多想向你伸手的人都要掂量掂量。”　　唐昱聽得宋宛如如此說，不禁嘆了口氣。自從VCD起來了以後，雖然很多人被何老、趙老給嚇住了，但也有些太子們蠢蠢欲動！財富動人心啊！畢竟是上百億的市場而是自己的運作也成功的在一個多月收穫了數個億！這如何能不讓那些習慣了不勞而獲的太子們心動？！　　為此，何老和趙老也沒少受到試探。一些太子們鼓動着家裡人不斷的去打聽着究竟唐昱和何老、趙老有着什麼關係，當然這些人都收到了一定程度的警告。即便如此，還是會有人想着打些歪主意。比如：山寨、盜版VCD，然後直接銷售。　　但懾於唐昱身後的勢力他們才沒有行動，但誰也說不准他們會在什麼時候行動。畢竟他們的身後勢力也不淺，如果真的有什麼事情他們只需要推出幾個替死鬼便能躲過一劫。但賺到的利潤卻是落入自己口袋的。但目前為止他們還不敢動手，擔心的就是唐昱身後的勢力會反映過激，甚至會把何老、趙老等原本中立的勢力推到了對手那邊去。於是才暫時沒有動作。　　唐昱此番進京，一部分原因也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相信只要自己能夠說服兩位爺爺重視知識產權的問題不僅自己可以獲益，後世的國內企業也能少走不少彎路！但唐昱沒有想到的是自己來到之後竟然得到了最高首長的接見！

# 第四百五十五章 世貿之談

　　車子沒有停頓，一路小跑着緩緩的駛進了大內。這架車子的司機是原本為何老開車的司機，所以宋宛如才放膽的在車上說下那些話。當車子駛到門口時被警衛攔住了，警衛先是看了看車窗上掛的那塊牌子，而後司機主動的搖下車窗。當警衛看到唐昱的時候皺了皺眉，司機趕緊解釋道。　　“這是最高首長要求要見的人，你可以先查一下。”聽着司機的話警衛漠然的點了點頭，走到一邊拿起對講機和什麼人說了幾句，然後點了點頭回到車子便上笑着道：“你們可以進去了。”　　司機道了聲謝，便直接把車子開了進去。進去后在一棟院子便上停了下來，待的唐昱他們下了車，司機便主動的將車子開到了一邊。而宋宛如這引領着唐昱一起進入了那棟院子。　　進得院子內便聽到了房間里傳來陣陣爽朗的大笑聲，一個略帶着四川口音的蒼老聲音笑罵道：“何黑面呀！你這麼多年了還是這副樣子，虧得老趙能夠一直跟你搭檔！換了第二個人怕是早就撂挑子嘍！”　　“嘿！政委啊！您這話可就說對嘍！我老趙那假假的也是燕京大學的畢業生啊！跟着這何黑面他就沒給過我一個笑臉，從抗日打到解放槍林彈雨的這何黑面就是一向的黑口黑面！雖然說你是軍事指揮員吧！但也用不着每天都黑着臉吧？！孩子們都給你嚇跑嘍！”　　“哈哈……”唐昱聽了這話也不禁莞爾，他聽出來了這話肯定是趙老說的。宋宛如聽得這話說的有趣，也不禁“噗哧～”一下笑出聲來！那院子內的老人們聽到了宋宛如的笑聲先是頓了頓，而後傳來的趙老的聲音。　　“宛如丫頭！過來了就進來嘛！在外面偷聽我們老頭子說話可不好呢！快快快……政委還等着見我們的小諸葛呢！”　　宋宛如聽到趙老的話咯咯的笑開了，幾步便拉着唐昱跑進了院子。這院子她小時候沒少和何老等人一起來，也算是頗為熟悉。唐昱和宋宛如進了院子便見到了三位穿着中山裝的老人端坐在藤椅上，神情頗為放鬆的看着自己和宋宛如。而三人中那位面貌慈祥的老者儼然就是那位經常在電視上可以見到的最高首長！　　“你就是唐昱吧？！哈哈……我可是久仰大名了呀！”最高首長說著便要站起來，但唐昱哪裡敢讓老人站起來迎自己啊？！趕緊走過去攙扶住老人，他的這個動作又讓老人多了一分欣賞。揮手讓警衛給拿過一張椅子來便指着椅子讓唐昱坐下。　　唐昱大氣不敢出，極為緊張的並着腿打直了身板坐在了椅子上。最高首長見到他這副模樣不禁笑了笑道：“今天不是正式場合，不用這麼拘束。年輕人就該有年輕人的朝氣！你既然都叫了老何他們爺爺了，那便也叫我爺爺吧！”　　最高首長的這句話似乎向給唐昱注入了力量一般，讓唐昱整個人都放鬆了下來。最高首長看得唐昱放鬆了下來不禁點了點頭后，接着道：“你和老何、老趙說的話他們都轉達給我了。為此事我也找了北大的教授、政研室還有知識產權局的人諮詢過，看來你說的問題確實存在。但你畢竟是這個問題的提出人，所以我們這些老傢伙想聽聽你的想法。”　　唐昱聽了最高首長的話點了點頭，思索了一陣后組織了一下語言緩緩的對着老人道：“鄧爺爺，其實這個問題是我最近才發現的。我有一個公司是生產VCD機的，之前由於專利的問題曾經有人要以《反垄斷法》起訴我。而後來我也將這項專利授權了出去，授權對象就包括了香江的首富利嘉誠先生。”　　最高首長等人聞言點了點頭，這件事情他也是知道的。包括後來安皖方面的壓迫和趙老的反擊動作，不過老人覺得這些不過是小事才沒有去理會。而後來唐昱這家VCD公司的銷售及招收軍屬、烈屬、警屬的事情他也非常清楚，為此他還在何老他們面前誇過唐昱一回。說他會為國家着想。　　“今年的時候我去香江給利嘉誠先生他們拜年，並處理一下黑水的事物。但沒有想到的是利嘉誠先生竟然和我提起了日本的索尼公司及荷蘭的飛利浦公司正在通過他來找尋我，希望能代理下VCD機的專利這才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接下來的思索。”　　聽着唐昱的描述，最高首長他們都沒有插話。警衛這時候也給宋宛如及唐昱送來了茶水，唐昱拿起茶杯緩緩的喝了一口才繼續道：“在此之前，我聽到有人在鵬城、安皖等地購買VCD機試圖破解開VCD機器的核心原理，然後仿造同樣的產品在市面銷售。剛開始的時候我並不在意，畢竟我們的技術並不是那麼好破解的。即使破解了，他要達到我們的效果還是非常難的。等到他們可以達到我們的效果的時候，我估計我們都已經推出了新產品了。”　　最高首長等人聞言點了點頭，關於技術他們也是知道一些的。仿造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沒有完整的設計圖和設計思路做反推是很花時間精力的，而且效果也不好。　　“雖然有人試圖破解我們的機器，除了開始時的安皖和訊飛之外再也沒有任何企業來找過我們商談授權的問題。”聽得唐昱這麼說，宋宛如不禁莞爾！還不是你的手段太過暴烈把他們嚇住了？！林家經過此事大約廢了一半，安皖現代的那幾個主事人現在還在某個縣級瀕臨破產的企業里主事呢！有了他們的先例在前，誰還敢來捻你的虎鬚啊？！還不怕你把人給吃嘍！而提你背黑鍋的我現在都被人背地里叫着“虎姑婆”呢！說我吃人不吐骨頭！　　“但，我到了香江卻有着索尼、飛利浦來找我商量着授權的問題這不由得讓我不思考起來。要知道，索尼和飛利浦的研發實力那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他們想要着手破解我的VCD項目毫無疑問那是輕而易舉的，但他們卻選擇了和我來談授權的問題這說明了他們對於專利的重視與珍視的態度。”　　唐昱的這番話引起了最高首長及何老等人的共鳴，要知道這兩家企業的確擁有着極其強悍的研發能力！飛利浦自不用說，它在國際內的有效專利項目高達數萬！每年投入研發的資金高達數十億，單單這點就足以讓現在的中國仰視。　　而索尼也非常之強！每年中索尼在國際上申請的專利多的時候數千件，少的時候也有七八百件！也就是說，索尼平均下來每天會做出一至兩個技術專利來！這份研發水準不可謂不強！如果他們要來破解VCD的核心技術，自然也是非常之輕而易舉的事情。但這兩家企業都不約而同的選擇了商談授權問題，而相對起國內想着如何仿造不談授權這就值得思考了。　　“鄧爺爺，我知道我們正在和國際貿易組織商談加入的問題。而其中的關鍵點也是我們和美方的爭論點就在於《知識產權協定》的問題上。關於世貿的談判我們已經進行了很多年了，從86年就談到了現在都已經快十年了！但還是沒有見到曙光……”　　聽得唐昱的話，最高首長不禁默然。這是他一直的一個心病，早在80年代他便責成有關部門正式向WTO前身―――關貿總協定（GATT）遞交復關申請起，當時國內外無數次預測這場談判的時間表。但誰也不曾料到，由於談判逐步被“政治化”及其本身的艱巨性、複雜性、特殊性和敏感性，這一談竟然是到了現在近十年了都沒有看到一絲的可能。　　而最高首長更加不知道的是，這份談判直到他去世了8年後才正式簽署下來。整個談判的進程竟然陸陸續續的延續了十五年之久！當事情結束后又人總結過：中國代表團換了4任團長，美國換了5位首席談判代表，歐盟換了4位。從1987年就擔任GATT（後為WTO）中國工作組主席的瑞士人吉拉德說，當初履新伊始，有人戲稱他這個主席也許得干10年。吉拉德不以為然地大笑，豈知到頭來竟幹了14年半！　　毫無疑問，中國入世談判是多邊貿易體制史上最艱難的一次較量，在世界談判史上也極為罕見。　　1992年10月中方進入實質性談判，即雙邊市場准入談判和圍繞起草中國入世法律文件的多邊談判。但令中國方面想不到的是：就在去年年底也就是1994年年底，因以美國為首的一些發達成員漫天要價，無理阻撓，導致中國復關未果。　　而今年年初，WTO成立了。中國受最高首長指示立即申請入世，並根據要求，與WTO的37個成員開始了拉鋸式的雙邊談判。但直到現在依然沒有太多的成果出現，無論外交部還是商務部都苦澀的宣稱入世之事步履艱難。　　“但我相信，我們始終會加入WTO。原因很簡單：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擁有占世界15多的人口。如此巨大的一個市場我相信沒人願意放棄，只不過他們想要壓制我們不願意我們崛起的太快。”唐昱整理了一下思路緩緩的道：“這裏面有政治的原因，也有經濟的原因。或許，還有意識形態的原因。”

# 第四百五十六章 知識產權論

　　“但無論我們什麼時候加入，對於我們來說加強對知識產權的重視則是必須要做的。尤其是加強科研人員、機構和企業對知識產權的重視，加強知識產權意識的普及和推廣這都是國家的責任和義務。”說到這裏唐昱嘆了口氣，緩緩的看着最高首長道：“鄧爺爺，您或許不知道當我第一次見到VCD的開發者姜萬勐先生的時候，作為一個有着領先意識的科研人員他竟然沒有一絲的知識產權意識，他甚至沒有想過要為自己所研發的VCD去申請專利。而只是想着儘快研發出來便直接投入生產。”　　“您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嗎？！這意味着他一旦這麼做，索尼、飛利浦等公司只需要在他生產出來后直接買一台回去在短時間內將VCD機的核心技術破解並申請專利那麼姜萬勐辛辛苦苦所研發出來的成果一夜之間便成為了別人的了！”說道這裏唐昱肅然而道：“甚至只要他們為此所申請了專利，我們甚至要銷售都要為我們自己研發的產品去繳納專利費！這是何等的可笑和悲涼？！而他們只需要付出的不過是一點的研究和一台VCD機的費用便能將我們的心血據為己有並獲得國際的承認！”　　聽得唐昱如此說，最高首長及何老等人悚然而驚！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唐昱所描繪的竟然是如此的嚇人！而這一切則是差點就會發生！若不是唐昱找到了姜萬勐並申請了專利，那麼他所描述的一切很可能已經發生了！我們將為自己所付出的心血去給別人繳費！這是何等的諷刺與可笑。但在後世的中國，卻有着不少這樣的實例發生着！唐昱暗暗想着，我既然能見到了最高首長，那麼便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讓這些可以避免的事情發生！　　“我們的很多企業，包括國企、民企完全沒有任何的知識產權意識。將我們獨有的工藝竟然毫無保留的開放給了日本、韓國、美國等國家的企業，要知道這些企業一旦觀摩並掌握了我們的工藝他們便能在國際上申請專利並獲得許可！”　　說到這裏，唐昱眼泛淚光緩緩的站起身來對着最高首長等人沉痛的說道：“中國宣紙有‘千年壽紙’、‘紙中之王’的美稱，尤以安徽宣州涇縣所產者為最。日本人對奧秘垂涎已久，曾派出情報人員到宣州轉悠，后發現涇縣宣紙廠漆着標誌的車，旋尾隨而至。但這回碰了壁，涇縣廠方謝絕参觀，後來還下令將所有廠車的標誌塗去。”　　“但是，次年，另一批日本人到了浙江的一個縣，一家造紙廠熱情款待，有問必答；連蒸煮原材料的鹼水濃度這樣的細節也言無不盡，臨別更贈送檀樹皮、長稻草漿和楊桃藤，而這家紙廠正是在涇縣的扶持下建立的！此後，日本人志得意滿地宣布：世界宣紙，安微涇縣第一，日本第二，浙江第三，台灣第四！”　　最高首長聽得唐昱的這話“砰！”的一聲一拍桌子！那臉上慈祥的神色已然不見，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的凝重與低沉！但唐昱並沒有結束他的說而是繼續道：“祖宗留下來的東西啊！就這麼丟了……日本人當年打進來抓了無數同胞嚴刑拷打都沒有逼問出來的技術，就這麼讓他拱手讓人了！”　　“日本人在参觀景泰藍廠時，中方慷慨地允許其拍下全部製作工藝流程，不出兩年，大陸傳統的出口創匯產品景泰藍直線貶值，原因是日本貨殺來了！我們的無知導致了工藝的泄露，導致了國家的損失！日本八十年代盜竊中國曙光、長城巨型機研製核心技術、日本八十年代盜竊中國整體化工業自動項目、日本八十年代盜竊中國大型焊接系統……”　　唐昱眼泛淚光，緩緩的道：“一樁樁一件件，都是血的教訓啊！但我們能怪那些領導嗎？！能怪那些科研人員嗎？！這都是我們沒有普及開知識產權意識惹下的災禍！國際上沒有人會覺得日本人做的不對，只會嘲笑我們的無知！丟人！丟人啊……”　　“乒乓！”一聲！最高首長竟然將手裡的茶杯狠狠的砸在了地上！頓時那上好景德鎮茶杯在那地上被摔的粉碎！小院子外面的警衛聽得聲音立即沖了進來，但最高首長臉色鐵青的揮手向他們示意沒事，讓他們先出去。唐昱見得此情形這才想起來自己不是在後世論壇上的大放厥詞，而是直面着最高首長！因此他趕緊低聲道。　　“爺爺……我一時失言了，這也怪小昱沒控制住情緒這才……”唐昱的話還沒有說完便被最高首長揮手打斷了。　　“我生氣不是因為你的話，是因為我們自己的失策！《易》曰：君不密則失其臣，臣不密則失其身。幾事不密則成害！古人不欺我！果然幾事不密便成禍害了！你說的對，這不能怪別人無恥只能怪我們沒有普及開知識產權意識，只能怪我們沒有去推廣知識產權的意識。我們對知識產權太不重視了……唉……你繼續說！說給我這老頭子聽聽你的想法！”　　唐昱當下不敢怠慢，將自己的語言組織了一下才繼續道：“忽視了知識產權意識的危害還不止於此，長此以往特別是在我們國家開始和西方交流了以後很西方國家很容易就將門外苦心培養的科研人員挖角去！要知道，辛辛苦苦費盡心血研發出來的東西卻一下子變成了別人的這無論是誰都難以接受！特別是民間的一些技術開發人員，比如：姜萬勐之類的科研人員，如果說這次沒有我去將VCD項目拿下並資助他繼續研發，他很有可能在技術被人申請了專利后被人引領到國外發展。要知道，在國外他只需要研發出一項技術並申請了專利，那麼他即使不去做產品也能憑着自己的專利賺到不少錢。”　　聽得唐昱的話，最高首長等人不禁點了點頭。的確，誰也不是傻子啊！在中國研發申請不了專利，還面臨着被人仿冒的風險還真不如直接去國外發展。畢竟這樣能保護自己的專利還能賺到一筆錢支持自己的研究，隨着改革的不斷深入那麼大家對國外的了解會越來越深！而國家一旦沒有做好知識產權的保護，那麼就會逼迫無數的科研人員被迫出走！這將是國家極其巨大的損失！　　而對於中國的競爭對手來說，這卻是個極其利好的消息！有着一群優質的科研人員是誰都喜歡的，哪怕他們接觸的技術並不高端但他們基礎牢靠而且價格便宜！培養一個科研人員要花多少時間、精力和金錢啊？！但他們卻能在一夜之間便獲得無數這樣的人才投奔！而他們所付出的代價卻是輕微的，甚至比聘請本國的科研人員都要輕微！　　而中國一旦失去了這些科研人員，無疑將對中國的研發力量造成極大的打擊！沒有了研發就沒有了創新，我們最終只能淪落為出賣廉價勞動力的國家。成為收入最低、成本最高、最容易被雇傭方拋棄的金字塔最底層！　　“但這還不是最可怕的地方……”唐昱嘆了口氣緩緩的道：“我們失去了科研人員，企業沒有了研發的概念，而長此以往我們的競爭力會不斷的削弱。在國內銷售還好，一旦涉及到出口我們的成本將會因為專利的問題而損失一大截！甚至每出口一筆，我們就等於付出了勞動力還幫別人賺錢！而我們自己卻需要付出大量的勞動力、冒着環境被破壞的風險去為他人賺錢。最終，這將形成一個死循環。導致整個國家失去活力與創新力。”　　唐昱一口氣將自己想說的話全部都給說完了后，才坐下來拿起茶水喝上了一口。其實他也是十分緊張的強迫自己將所有的話說完，畢竟如果再被打斷他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繼續將自己想說的話給說完。最高首長慈祥而笑的時候他還沒有太大的感覺，但當他蹦起臉來的時候唐昱竟不由自主的開始緊張！　　最高首長是誰啊？！是久經沙場、是從當年白色恐怖中一路走過來直視無數鮮血，從長征一直走到解放，三起三落！歷經世事滄桑的頂級強人！他所經歷的那一切事情是無數人哪怕幾輩子都不曾有過的經歷。　　因此，他身上的那份威嚴和厚重哪怕是唐昱再輪迴多幾輩子也未必能在老人面前討得好去。唐昱現在之所以能和老人談天說地不過是仗着後世一切已經成型的理論和真實發生的實例，加之他在後世和今生所有的研究才得以在老人面前有着說話的機會。　　“小昱，你說的很好！看來我們確實忽視了知識產權意識宣傳的重要性！接下來我會和他們重點的談談這方面的問題，爭取在短時間內為我們國家的企業、科研人員做一次系統的知識產權培訓和宣傳。”說著最高首長看着唐昱笑道：“小傢伙，你給了我們這群老傢伙不少的警示啊！又為國家解決了那麼多的困難和事情。尤其是那幾架直升機，軍方好幾次和我念叨着你的好處了，讓我這老頭子都覺着佔了你很大的便宜呢！呵呵……說說吧！有什麼我這個老頭子能幫到你的？！”

# 第四百五十七章 最高首長的贈禮

　　唐昱聽得最高首長的問話先是一喜，隨即冷靜下來。搖了搖頭笑着道：“我只不過是給爺爺說了些自己的想法，哪裡好要什麼好處？！”　　“哈哈……”最高首長爽朗的笑開了，指着唐昱道：“你這個小滑頭！這知識產權普及開了恐怕你也佔了不少好處吧？！至少那些想着仿造你VCD機的人會投鼠忌器，不敢太過明目張膽。甚至他們會派出人來和你商量授權的問題，你這個小傢伙又可以從中賺多了一筆呢！”　　聽得最高首長一下子道出了自己的心思，唐昱不禁有些臉紅。吶吶的說不出話來，但隨即最高首長擺了擺手道：“好了！你雖然有着自己的心思但這番話確實值得重視，而且你也道出了問題的根本：我們沒有對知識產權進行系統的宣傳，不夠重視。這也算為國家做了貢獻了！”　　聽得最高首長這麼說，唐昱不禁鬆了口氣。隨後最高首長看着他笑吟吟的道：“好了，你先和宛如丫頭回去吧，我還和你何爺爺、趙爺爺有事情商量。回頭有事我們再找你，去吧！”　　唐昱沒敢多說什麼，趕緊跟着“噗哧”偷笑他的宋宛如走出了大院。上了何老的車后回到了柳蔭街何老的小院子里，這時候他才想起來最高首長說要送他東西可還沒有送呢！一時間他不禁有些懊惱！自己哪怕沒有拿到什麼要求讓最高首長給提個字也行啊！要最高首長給他唐昱提了個字，將來誰敢找他麻煩啊？！　　就算提不了字，給送個什麼自己用過的鋼筆之類的那也老牛了！到時候和人簽合同什麼的拿出那隻鋼筆說是最高首長送的誰都得給嚇住，那些蠢蠢欲動的人想要對自己發難都得掂量掂量。宋宛如似乎看出了唐昱的懊惱不禁“噗哧～”一笑道：“你這個小滑頭！估計最高首長一眼就看出了你小子的打算，所以才把你轟出來的呢！”　　聽着宋宛如話唐昱猛然想到，是呢！人家最高首長是何等人物，自己這點小心思人家會不知道？！估計早就猜到了，不過最高首長既然答應了會送自己一份東西自然就不會食言而肥。不過會送些什麼唐昱還真沒有底，但無論是送些什麼總歸是對唐昱有好處的。　　一念至此，唐昱便放鬆着笑嘻嘻的和宋宛如開起了玩笑：“我是宛如姐，咱們可是一條船上的人呢！你得幫我爭取好處呀！我得了好處不就是你得了好處么！？”　　看得唐昱腆着臉來和自己說笑，宋宛如不禁“噗哧～”一笑道：“你這個小滑頭！不是挺能幹的么？！都鬧騰的整個香江雞飛狗跳的了還需要我們這些人來幫你呀！”　　唐昱聽得宋宛如的話頓時尷尬了，他這時候才知道原來宋宛如是因為這件事情沒有通知他們才生氣的呀！於是唐昱苦笑着道：“宛如姐，不是我不想通知你們。而是我覺得事情並不麻煩，與其讓你們一起操心不如我自己解決算了。”　　宋宛如抱着胳膊看着唐昱，良久后才緩緩的道：“或許你自己不知道，你這樣的做法其實很讓我們不舒服。從我到江慧琳再到方建銘，我們都是大家庭出身說是天之驕子也不為過。”　　唐昱聽得宋宛如這麼說，不禁沉默了。看來自己確實是有些自以為是了，或許是自己太過優秀讓宋宛如他們產生了距離感，於是他們想着能幫自己做些什麼以挽留自己那所剩不多的尊嚴。　　“你的優秀我們知道，我們也承認。但我們希望的是我們也能幫你做些什麼，要知道無論是黑水國際還是VCD項目，我們幾個都承你不少的情。這份還不上的話我們心裏都不舒坦。因情生恨的事情不多見，但也不會少見。而且無論你做出了什麼樣的決定你知道我們都會支持你的，但前提是你必須要告訴我們你想做什麼。”　　唐昱聽得宋宛如這麼說不禁悚然一驚！看來自己這段時間沒有和他們有着太多的溝通確實是不行的，雖然大家沒有離心離德但畢竟久不溝通會有隔閡。而現在好幾個月沒有聯繫了的眾人確實和唐昱之間有了那麼一絲絲的隔膜。宋宛如這也是在提醒唐昱：不要給人鑽了空子，要知道現在因為唐昱手上的東西而盯着唐昱的人可不在少數！　　“宛如姐，我知道了……”唐昱嘆了口氣后，緩緩的道：“我以後會注意和大家溝通的。這次的事情的確是我的問題，由於我沒有和大家溝通而造成的問題。”　　“宛如姐，你幫我約一下江慧琳和建銘大哥。就說我請他們吃飯，我們還是面對面的溝通一下為好。”聽了唐昱的這番話宋宛如知道自己的勸告唐昱聽進去了，當下不禁笑着道：“也不用現在就聚會，現在大家都在忙着各自的事情也沒有時候專門回來聚會。但不時的溝通還是必要的。”　　聽了宋宛如的話唐昱不禁點了點頭，現在方建銘正在全國各地的跑着。打算在內地先展開一部分的黑水國際的業務，主攻的就是銀行系統。只要攻下了銀行系統，那麼地產界的就容易下來了。畢竟銀行總是和地產離不開關係，而包下銀行的金融押運也會給黑水國際賺下一大筆的利潤。　　江慧琳他們則是繼續在篩選着黑水國際的新成員，包括一些被裁撤的部隊里的一些參謀、作訓及政工人員。畢竟公司要統一思想這是極為要緊的事情。而且這樣可以安置一大部分的退役士兵，甚至唐天浩都在和那位俄羅斯將軍的侄子密切接觸着。　　畢竟蘇聯的倒塌讓許多軍隊中人找不到出路，那麼來黑水國際也是一個良好的選擇。而且那位將軍的侄子還能為黑水國際提供大量的廉價軍火，甚至包括一些科研材料！九十年代初中期正式俄羅斯最為混亂及迷茫的時候，這個時候不下手那就真叫二貨了！　　甚至唐昱還有着一整套的俄羅斯攻略要去實施，包括了VCD在俄羅斯的發展和如何挖角俄羅斯的那些頂尖黑客人才。只不過現在這一切都存在了他的腦子里，他需要平定自己的黑水國際的項目，在確認了安全之後才能去往俄羅斯。　　當天晚上，何老和趙老笑呵呵的回到了小院子。當他們坐定后便揮手將唐昱招了過來，拿出一張上好的宣紙交給了唐昱道：“好好保存着！這可是政委送給你的呢！”　　趙老笑呵呵的接過何老的話頭道：“你小子算運氣了！要知道政委可沒給孩子題過詞呢！你小子算是厲害了，能讓政委給你題詞！知足吧！”　　唐昱愣愣的聽着兩位老人的話，顫抖着將那幅字拿過來緩緩的打開來只見上上面提着四個挺拔的大字“大展宏圖”，落款是“小平贈唐昱小朋友於一九九年春”！看得這副大字唐昱不禁激動的渾身顫抖！他當然知道，這位最高首長真可謂是一字千金啊！後世記載上能夠收集到他的題詞的不過五百零二幅而已。　　其中紀念地題詞41幅，烈士題詞38幅，風景名勝地題詞4幅，單位題詞69幅，活動類題詞67幅，書名118幅，報刊名43幅，海外5幅，贈言類4幅，其他136幅。而個人能獲得這位最高首長題詞的人也不過21人而已，他們可全部是中央委員的身份啊！　　所以，唐昱的這副字就可謂是極其之珍貴了！而且這副字也算是老人給唐昱下的護身符，只要這副字擺在唐昱的辦公室那麼至少在內地沒有什麼人敢去找唐昱的麻煩！而京城裡那些對唐昱蠢蠢欲動的人們也將在知道了最高首長的題字后偃旗息鼓。　　最高首長都給他寫了“大展宏圖”四個大字，難道你想和最高首長唱反調？！而且還是冒着得罪兩位元勛的風險上去做，沒有人會那麼傻。雖然唐昱手上掌握的巨大利潤會讓某些人冒着得罪兩位元勛的風險去獲取，但沒有人敢冒着得罪最高首長的風險來獲取唐昱手上的利潤。　　“何爺爺、趙爺爺……請您們代我向鄧爺爺致謝！”唐昱深深的了吸了口氣緩緩的道：“麻煩您們轉告鄧爺爺，小昱會做出讓他不後悔提出這副字來的事情的！”　　何老和趙老互視一眼，哈哈的笑開了！趙老拍着唐昱的肩膀道：“小傢伙！有沒有想好以後有什麼打算？！是打算從政還是從軍？！我們兩個老頭子雖然不中用了但是這些事情還是能給你安排安排的。”　　聽得趙老的話，唐昱一驚！他知道這是兩位老人關心自己要給自己鋪路呢！當下心中感動但他還是堅決的搖了搖頭道：“謝謝兩位爺爺的好意，但小昱只想做生意。從軍不適合我，從政限制太多，我還是繼續做我的生意比較好。而且我相信這也是我最能為國家做出貢獻的地方！”　　聽得唐昱的話，兩位老人互視了一眼不禁嘆了口氣。聽得他說的那麼堅決就知道他不會改變心意了，這種事情本來就勉強不得。而且唐昱手下那麼多的產業離了他確實也是不行。於是兩位老人這才作罷。　　之後，唐昱又在京城逗留了三天之後才飛去了鵬城並從新回到了香江。這次他又將面臨着一向極其嚴峻的挑戰：他必須要和飛利浦公司商談VCD項目的合作！

# 第四百五十八章 唐昱的新主意

　　當唐昱再次來到香江的時候，飛利浦元件部亞太區域經理柯慈雷早已到了香江靜候着他的到來。而唐昱到了香江后卻並沒有立即去和柯慈雷會面，而是先和利嘉誠見了面。　　利嘉誠來到黑水國際的總部時，便見到了風塵僕僕而來的唐昱。見得唐昱那副疲憊樣子利嘉誠不禁取笑道：“小昱啊～沒想到你還沒成年就要像我們這樣飛來飛去了！哈哈……看來你還真是勞碌命啊～”　　唐昱苦笑的看着利嘉誠道：“利伯伯不要取笑小昱了，我這哪裡算是什麼忙啊？！純粹是嚇忙活……”唐昱不料利嘉誠聽了他這自謙的話卻肅然的道：“你這怎麼能叫瞎忙活呢？！我可都聽說了，你在京城和最高首長說的那番話都已經上內參了！為此知識產權局受到了高度的重視，甚至他們最近都在召集北大、清華的知識產權學科的教授準備在全國的各大城市舉行知識產權意識的宣傳研討會。”　　聽了利嘉誠的話唐昱點了點頭，實際上這件事情他也是知道的。在他還沒有飛往鵬城之前何老和趙老就已經把事情和他說了，甚至上了內參的那份報告他也是看到過的。為此知識產權局曾經四次受最高首長的召見，並北大、清華裏面的知識產權專家都被抽調一空！為的就是這次能在全國內徹底的普及開來知識產權的問題。　　其實最高首長和唐昱的談話，都有着專人記載。這些內容後來被最高首長召集的專家和知識產權局的領導全部看過，大部分人傾向於唐昱的話有着一定的確實性。但他也覺得唐昱對於某些事情的描述過於誇張，雖然有那種可能但幾率並沒有那麼大。　　不過最高首長認為，既然有這種可能就需要杜絕！於是專家們在會同了知識產權局后雙方便開始謀划如何在國內企業中普及開知識產權的問題，研究后他們決定：先是誘之以利，而後嚇之於律。簡單的說，就是用知識產權可以註冊及授權賺得大把金錢來誘惑企業加大對研發的投入，另再以嚴厲的法律和條例限制企業對知識產權的漠視或無視。　　雙管齊下，相信會有不少觸動。而且宣傳部也在最近积極配合，不斷的在報道上宣傳知識產權的重要性，並知識產權局也簡化了申請流程並在最近和法律學家在研究如何修改國內的知識產權法，為此甚至黑水國際的歐大狀都被京城給請了去。為的就是要參照國外的知識產權法來修訂適合國內的知識產權法。　　最高首長的力量不可謂不大！一聲令下幾乎所有的部門都全力開動起來，甚至利嘉誠、郭英東等人也收到了邀請，在過段時間後到京城裡去參加初步的知識產權法修訂。而新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主要由著作權法、專利法、商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若干法律行政法規或規章、司法解釋、相關國際條約等共同構成。這將是一部全新的法律，也標志著內地開始進入了知識產權重視甚至爆發的階段。　　相信隨着國家的重視與知識產權意識的普及，那麼類似後世般無節操的高仿甚至直接竊取別人的知識產權而無需承擔任何風險的事情將會逐步減少。這十分有益於國內的知識產權的發展。一些企業，特別是國企在看到國家對知識產權的重視後為了政績相信他們會花上不少的時間、精力、人員和金錢來投入研發之中。這也無形的為國家創造了不少的知識產權資產。　　畢竟他們所研發的成果可都是掛在國家名下的，而國家拿着這些專利就可以對很多國外企業進行限制或許授權，這無形中會提高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　　“利伯伯，那個柯慈雷還是沒有和你透露要給什麼好處來交換VCD的版權嗎？！”唐昱搖搖頭甩開了自己腦海里那些亂七八糟的想法后，笑着向利嘉誠問道。　　利嘉誠聞言搖了搖頭笑道：“柯慈雷的口風可是很嚴的，不會輕易的試探出什麼消息。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對這次VCD的項目十分在意，而柯慈雷也將這次的談判看做是自己升職的一個好方向。所以在得到了你同意見面后的消息他便立即趕到了香江，等着和你會面。”　　唐昱聽了利嘉誠的話不禁點了點頭，能看出這點就不錯了！只要知道這點那麼幾乎就能肯定自己在和飛利浦的談判中可佔到上風！而後他又向利嘉誠問道：“利伯伯，那您覺得我們要飛利浦付出什麼樣的代價為好？！即會讓他們肉疼，又不會將他們嚇跑。”　　“飛利浦公司的專利非常之多，但要說到目前最有價值而且他又可能轉讓的也許是CD―R項目。”利嘉誠早就為這件事情做準備了，這段時間他一直在通過人手去調查飛利浦公司的專利情況，並研究這有什麼專利是比較有潛力而飛利浦公司又願意轉讓的。　　“但這隻是我的看法～至於飛利浦是不是會願意拿出來分享我還真不敢肯定～”利嘉誠笑了笑攤開手道，唐昱聽了利嘉誠的話后也跟着笑着搖了搖頭。按長期來看CD―R項目的確不是長久之計，但賺上一筆還是可以的。　　“那咱們先和他見見面，看看情況再說！”唐昱想了想后，對着利嘉誠笑道：“利伯伯，那就麻煩您幫我找個地方和他見個面吧！至少我們要先見面才能考慮下一步的進況。”　　利嘉誠聽了唐昱的話笑着點頭打趣道：“那好吧！不過，小昱啊！利伯伯為你做了這麼多的事情你小子可不能虧待了利伯伯喲！”　　唐昱當然知道利嘉誠這是在開他的玩笑呢！憑着利嘉誠的身家和關係網何須他唐昱的關照？！倒是唐昱需要利嘉誠不少的關照，而且利嘉誠確實在他來到了香江后給予了不少關照。如果不是利嘉誠等人黑水國際要成立的這麼順利簡直是痴人說夢。雖然黑水國際的成立也讓利嘉誠他們收益不少，但算起來終歸是唐昱他們欠下利嘉誠他們極大的一個人情。　　“利伯伯，其實有件事情上次我過來香江的時候就像和你說了。”唐昱想了想，還是決定將這件事情擺出來說了的好。　　“我知道您有在開百貨公司，就是那間叫‘百佳’的百貨公司。”利嘉誠聽了唐昱的話先是一愣，隨即點了點頭。自己的百佳已經經營了很久了，但是唐昱忽然提出卻是為什麼呢？！　　“我相信您也注意到了，現在內地的發展頗為蓬勃！相信人們的消費能力也會不斷的增長，而百貨公司也會逐漸的成為他們購物的首選區域。”唐昱將自己早先便已經準備下來的腹稿大致的和利嘉誠說上了一遍：“我知道您有在鵬城開設‘百佳’的分店，但似乎成績並不理想。我現在有着一套方案。我覺得應該可以幫助‘百佳’在內地運作起來。”　　利嘉誠聽得唐昱的話先是一愣，隨即便是狂喜！要是說利嘉誠沒有進軍內地超市的野心那絕對是假話！早在一九八四年利嘉誠就在鵬城開設了百佳在內地的第一家分店，但後來因為種種原因，並沒有足夠的重視導致百佳的發展中心停留在了香江及澳門。　　這導致了百佳在內地的發展停滯，而等到利嘉誠反應過來想要擴展內地市場的時候卻已經時不我待。哪怕他花費重金將家了福亞洲地區最年輕的第一位華人片區老總：馮硯祖，重金挖來卻也沒有奏效。在家了福十數年的苦心經營下，百佳的內地戰略慘然敗退。　　利嘉誠在後來雖然經營着香江極大的市場，但對內地市場的無所作為還是讓他頗為心痛。要知道內地可是十數億人的龐大市場啊！包括京城、滬市、鵬城在內的幾個大型城市就已經匯聚了上億人，這些幾乎都是有着消費力的客戶。但百佳就這樣失去了這些客戶這周末能不讓他心痛？！　　“我的打算是照着VCD租賃店的模式，配以香江派去的培訓人員進行專業性銷售培訓。”唐昱將自己心中的大致打算給利嘉誠說了說：“當然，公司的話我的想法是在內地再多設一家‘百佳’的分公司，不過這間分公司將會由我、江慧琳及宛如姐、建銘哥一起參股。安保方面由黑水國際負責，而銷售方面我打算以VCD租賃店的模式吸收軍、烈、警屬作為主要員工。這樣會促進我們和當地政府的交流，減少阻力甚至我們還可以贏得當地政府的支持。”　　利嘉誠聽得唐昱的話不禁點了點頭，這些其實在唐昱執行VCD項目大量聘用軍、烈、警屬的時候就考慮到了，但他卻有些疑慮。要知道他畢竟是香江人，對內地機構的熟悉程度不足如果如此來操作他不知道會不會有些不妥。　　但唐昱則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加之宋宛如、江慧琳、方建銘等人的身份和關係網，要搞定那些情況簡直是輕而易舉的事情！而且前段時間最高首長給唐昱題字的事情利嘉誠也是聽說了的，但憑着這份題字那些地方政府別說為難了甚至沒關係都巴不得能掛上點關係。

# 第四百五十九章 方建銘的煩惱

　　“但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先不要發展的太快，試水的地點我們先選在滬市、京城和遼海吧！”唐昱對着利嘉誠笑着道：“如利伯伯同意的話，那麼我就和建銘哥他們說去了。直接先註冊一個合資公司，由您的長實以三千萬的資金和人力培訓佔30％的股份。我出資兩千萬和規劃佔20％，建銘哥、宛如姐和江慧琳他們各佔10％。餘下的20％作為公司員工的福利，您看如何？！”　　這件事情唐昱早有腹案，此時說出來不僅條理清晰而且可操作行極強！利嘉誠聽完后不斷的點頭，而且他也理解唐昱沒有提出讓宋宛如他們出資的問題，畢竟現在他們雖然有着一部分的資產但要如自己與唐昱般拿出那麼大一筆錢還是沒有的。　　但他們的政治人脈資源就已經非常之值錢了，有了他們的加入想必那些想着動百佳歪腦筋的人會收斂很多，而且將他們綁上了戰車到時候有什麼問題他們也會幫忙一起扛着。這說不盡的好處又怎麼是幾千萬能買來的？！這可是兩個元勛的孫女，一個海關總署的副署長的兒子啊！別人求還求不來呢！　　但利嘉誠畢竟是生意人，自然不會三言兩語的就將事情決定下來。雖然三千萬對於他來說算不得太多，但這是態度問題。他可以拿出三千萬直接交給唐昱不求回報，但不會拿着三千萬跟唐昱做生意連問也不問。　　“小昱啊！你這可是幫了我大忙了！”利嘉誠感慨的道，這唐昱難怪會得那麼多的助力！自己等人幫過他一些忙他總是記在心裏，一旦有機會都會想着讓自己等人多賺些錢。　　而這個道理利嘉誠是在四十歲以後才逐漸明白，錢總歸是賺不完的。但值得信任的合作夥伴卻不是一時能夠贏得的，能擁有這些夥伴比你賺更多的錢更重要！因為只要有着這些夥伴你的生意才能繼續的輝煌下去，如果僅僅是想着如何自己賺那到了最後這個遊戲只有你自己在玩，因為不會有人傻到總是陪着你去玩你自己賺錢的遊戲。　　“今晚我們還是先和柯慈雷先商量着VCD的事情吧！”利嘉誠笑着向唐昱道：“我相信這件事情沒有搞定之前你也不會有太多的心思去理會其他事情，等你把這件事情解決了之後我在和你還有宛如他們一起吃個飯大家商量商量該怎麼進行。”　　唐昱聽了利嘉誠的話不禁點了點頭，的確現在對於他來說這VCD項目的事情是最為要緊的。而百佳的事情反而可以押后些再說，於是唐昱笑着和利嘉誠道：“那好，利伯伯今天晚上把柯慈雷約在了哪裡見面？！”　　“還是富麗華如何？！”利嘉誠試探的問道，畢竟傅家當年對他關照也不少利嘉誠還是很感恩的。在他看來哪怕不和傅家合作，但對傅家多些好感也是好的。　　唐昱聞言先是一愣，隨即便通透了利嘉誠的想法。不禁搖頭笑了笑，這時候他又想起了宋宛如在京城給他說的話，於是對着利嘉誠道：“利伯伯，時間改在三天後吧！”　　看得利嘉誠有些莫名其妙唐昱笑着解釋道：“我畢竟還要等宛如姐他們一起來的，畢竟VCD的項目他們也是有份參与，所以得等他們一起來了我才能和柯慈雷見面。”利嘉誠聽了唐昱的話這才恍然，一直以來他都以為這VCD項目是唐昱個人的。因為這個專利始終是掛在他的名下的呀！但利嘉誠沒有想到唐昱竟然會拿出這個項目來和宋宛如他們一起分享，一念至此利嘉誠不得不佩服唐昱的大氣！這可是關係到數百億的市場啊！　　可唐昱說讓就讓出來了，這份魄力可是非一般人所能有的。於是利嘉誠笑了笑對着唐昱道：“那你先和他們商量吧！正好我也要和公司的其他人商量商量進軍‘百佳’內地的事情。道時候宛如和方建銘他們來了我們再一起吃個飯！至於飛利浦那邊先晾一下也無所謂，畢竟着急的是他們不是我們。”　　聽了利嘉誠的話唐昱不禁哈哈大笑起來，而後兩人再閑聊了幾句便各忙各的去了。唐天浩這次卻沒有來接唐昱，因為他最近到俄羅斯考察去了。那位軍長的侄子給他介紹了前蘇聯內衛部隊的十數個一線指揮官和幾十名內衛士兵，甚至裏面還有着七八說是負責保護蘇聯最高首長的人物，這不由得唐天浩不重視！於是他決定帶着周鐵斌一起去了俄羅斯和這些個強人見見面。　　利嘉誠走後，唐昱便撥通了宋宛如的電話將這裏的情況全部和她說了一遍。宋宛如聽得唐昱的話心裏頗為欣喜，她知道唐昱將她的意見聽進去了。當下便和唐昱商量着該從飛利浦哪裡拿取什麼好處，但畢竟臨時臨急的宋宛如不可能一下就知道飛利浦的情況。只得調查一番后飛往香江再次商談。她也建議唐昱和江慧琳、方建銘和章明哲他們再多商量商量，畢竟人多力量大啊！而且這VCD的項目他們也有股份如果什麼也不說他們心裏畢竟會有着疙瘩。　　唐昱當然不會不知會方建銘他們，在和宋宛如聊完後唐昱便致電了方建銘。而方建銘聽得飛利浦竟然要想拿下VCD的授權不禁大喜！要知道，以內地的企業能夠授權給國外的企業賺取專利費這可是極為轟動的事情！作為有着一個四叔是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紀檢組組長自然對政治和新聞極其敏銳！最近國家可在宣傳知識產權意識呢！如果VCD項目的授權能夠搞成，好毫無疑問會給國家要做的知識產權問題添一把火！作為中宣部肯定會抓住機會大肆宣傳！這不僅僅會對VCD項目有着很大的好處，還會對維科有着很大的好處！　　這時候歐美代表的是最先進的生產力，如果我們都授權給了歐美那麼說明我們自己本來就很強！這不僅可以提升民族自信心，還可以提高產品和品牌的影響力！一舉多得啊！聽得方建銘這麼說唐昱不禁感嘆宋宛如的老道，方建銘等人雖然論起時代見識不如自己，商業企劃不如自己但他們畢竟是大家族長大，對政治的敏感性和敏銳性都比自己強上不少！　　和他們多商量商量果然是沒有壞處的，當下唐昱便讓方建銘儘快的到香江來一趟。然後和另一位維科的大股東吉隆一起商量關於飛利浦VCD授權的事宜。在電話的末了，方建銘緩緩的對唐昱道：“小昱……我大伯他們將那些股份都交給我了……說是希望我大人大量不計前嫌。但我又怎麼會不知道他們的心思？！不就是看着林家頭破血流，最高首長給你題字了他們害怕了么？！說的如此好聽，當初在分家的時候怎麼不提？！唉……這家族之事我是看透了……”　　唐昱聽了方建銘的話沉默了好久，他知道方建銘畢竟是姓方的啊！打斷了骨頭還連着筋呢！就犹如自己姓唐一樣，和二叔、老家的那些親戚們雖然不和但畢竟都是一族中人。雖然他們有些不仁，但自己卻不能不義啊！在某些時候也說不得要出手幫上那麼一次。　　“建銘哥，那些股份我們還是不要收回了。”唐昱想着方家的那些人就頭疼，那樣的合作夥伴有不如沒有。鼠目寸光、心黑貪婪。　　“該給他們的我還是會給他們，但我們的畢竟是我們的。”唐昱緩緩的將這句話轉告給力方建銘，方建銘不是笨蛋，他聽得出來唐昱的意思：就是該給方家的他不會少，但僅限於那一次。之後剩下的他會給方建銘，但與方家無關。即潛台詞是，我給你可以給方家不行！整個方家我只認你方建銘，其餘任何人來了我都不會搭理。至於你的部分你願意給便給吧！　　“小昱啊……其實我也不願意接受的。”方建銘在電話那頭苦笑着道：“老爺子都七十多歲的人了，親自打電話給我和我說這事兒。你說讓我怎麼辦？！大伯他們剛剛接手家裡的事情才幾個月，就已經虧損掉了三個多億！依照他們的敗家速度，我估計我這近十年累計下來的東西最多今年年底就會全部被做空掉……”　　聽了方建銘的話，唐昱也不禁心驚！這方家的大伯也太厲害了吧？！這才幾個月啊！？竟然一口氣虧損掉了三個多億！這也是人才啊！按說他們拼了老命搶下來的東西不說擴展了就算是守成最多少賺點也不會虧那麼多啊！　　“建銘哥，我真不知道怎麼說好了……”唐昱愕然的苦笑了半響才緩緩的道：“我記得當時我給你安排的項目是桶裝水和那個秘方吧？！這個兩個不說賺錢，但不會虧損啊！怎麼給操作成這樣了？！”　　“唉……一言難盡啊！”方建銘聽了唐昱的話也不禁心酸不已：“桶裝水的市場他們覺得是小錢，於是大部分都裁撤了。要麼就出售給別人，秘方的事情他們也丟在了一遍。現在他們住做的是會所方面的業務。”　　唐昱聽了方建銘的話不禁愕然！就算是做會所按着他們背後的關係網也應該能拉來不少人吧？！怎麼會如此慘淡？！　　“他們照貓畫虎的去抄襲長安會所，但又拉不來長安的客人。而且他們和我爸、四叔鬧翻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了，都對他們避而不見。加之他們的裝修偷工減料、人員素質極其之差、設施不全、場地偏遠，所以一口氣開了十家但都沒有人問津。這三億多就這麼砸水裡去了……”　　唐昱聽了方建銘的話頗為無語，看來這方家的大伯還真是個敗家能手！嫉賢妒能不說，還貪婪霸道最可怕的是他一點本事也沒有還偏偏認為自己是什麼商業奇才。學着人家大手筆的四處撒錢搞大動作，結果搞的四不像不說還白砸了一大筆的錢。　　當然，根據他父子的性格這些錢里也不知道他們黑下來多少。但肯定是不少的，至少建築、地皮、設備之類的他們肯定有虛報的數目。家族的錢不是自己的錢，曾經搞下了方建銘的他們心裏清楚，一旦老爺子突然改變心意那麼這些照樣要歸屬方建銘掌管。所以這對父子拼足了馬力的去狠撈！加之他們商業方面的廢材於是方建銘留下的十數億資產不過數月之間便蒸發了近四億之多！　　終於感覺不對了的方家老爺子這才慌忙的致電給了方建銘，他算是看明白了：自己的這大兒子、孫子那是衝著敗光方家資產去的！這方家要是還留在他們手上最多年底，方建銘辛苦賺回的那些資產將一併化為烏有！

# 第四百六十章 大院子里出來的精英們

　　聽完了方建銘的話，唐昱也沉默了。他知道其實現在方建銘十分的為難，要回去的話說不准他家那位極度愚蠢而又貪婪無比的大伯還會搞出什麼事情來。但不回去的話自家的老爺子卻又已經開口了，這叫方建銘不知道如何是好。好半響后，唐昱才緩緩的對着電話那頭的方建銘道。　　“分家吧！”唐昱的話讓方建銘頗為鬱悶，老爺子就是想着不要分家才讓他回去的。難道唐昱看不出來嗎？！　　“將部分資產交割給建銘哥你家的大伯他們，其餘的可以給他們一部分股份。但設定為沒有任何投票、出售、建議及管理權，他們只能每年領分紅。這樣老爺子應該不會有意見。”唐昱想了想後繼續道：“這樣相信他們也不會有太多的意見，但記住：這家企業的管理必須是你。這樣我才會和方家有着下一步接觸的可能性，但合作肯定是不行的了。我所有的合作都只會和你私人的公司進行。”　　方建銘聽得唐昱的話不禁心下感動，他知道這是唐昱最大的讓步了！如果不是自己找他來談，以唐昱現在的身份地位他根本無需理會任何人的為難。那副題字和柳蔭街的兩位大佬已經完全的奠定了唐昱的地位，即使自家的老爺子親自出手那也是只能是鎩羽而歸。說不準還會引火燒身！　　“小昱……哥哥謝謝你了！”方建銘聽得唐昱的話在電話這頭沉默了半響才緩緩的道：“這份情哥哥記下了！”唐昱聽得方建銘的話不禁洒然一笑，道：“我們哥倆打交道時間也不算短了，還需要講什麼情分么？！兄弟之間貴在交心，初識哥哥時哥哥便從來沒有瞧不上我，從來都是拿我當兄弟，這點小昱一直銘記在心的。”　　“除了VCD項目的事情外，我還有其他的事情要和你說。但電話里不好說，你儘快處理完手頭上的事情過來香江一趟！到時候我們再細談。”　　唐昱聽了方建銘的話笑着岔開了話題，倆人又閑聊了幾句方才掛斷了電話。他並沒有把利嘉誠“百佳”的主意和方建銘說清楚，這個時候如果說了對於方建銘來說反而是中掙扎。他不知道是將這筆生意規劃到方家內部好還是自己旗下的企業好。　　而唐昱在掛斷電話后想起方建銘的主意越想越是覺得可行，於是將電話再次打給了宋宛如吧這主意和宋宛如一說果然也博得了宋宛如的讚賞！　　“咯咯……小傢伙！早就和你說了，大院子出來的人哪個是笨蛋呢？！耳濡目染的只要不是天生的傻瓜都會比一般人懂的多一些，怎麼樣？！姐姐沒說錯吧！”　　“是啊！”聽得宋宛如的話唐昱不禁感慨，自己果然是這段時間太過順利以致有些驕傲了吧？！竟然看不見他們的優點了，今天這方建銘便給自己上了一課。　　“這件事情我再幫你問問爺爺他們，畢竟現在國家正在籌劃着知識產權意識的推廣！而你們正好就掐在了這個時間點上和飛利浦談授權，這肯定會作為典型來被推廣！”宋宛如繼續分析道：“到時候政策的傾斜和最高首長的題字那就順理成章了！誰也說不出個什麼來！要有意見你也搞個專利讓歐洲人來和你談授權啊！”　　聽得宋宛如的分析，唐昱不禁心中佩服！到時候這副字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掛出去了，而省里沈睿鴻的政策傾斜也不會讓政治對手抓住什麼把柄，最高首長都高度重視了誰還敢來吊歪？！那不是找死么？！　　“不過這件事情要緩一緩，畢竟只有我們談下來了才好去做宣傳。不然我們就被動了！”宋宛如想了想，接着道：“我先把京城的事情辦完，然後就直接過香江找你。到時候我收集齊了飛利浦的資料我們再詳細的和他們談判。”　　唐昱聞言點了點頭，宋宛如和唐昱倆人都非常熟了於是也沒有多說什麼閑話。事情談完了便直接掛斷了電話，唐昱隨即又將電話打給了江慧琳。　　江慧琳此時正在滬市籌辦着黑水的分部，她憑着自己的關係和手腕已經拿下了整個滬市所有金融機構的金融押運項目，而在滬市的分部和人員規劃也是由她在協調。根據早期唐昱和江慧琳等人的商量，將會從已經在香江成熟的押運企業中抽調一批黑水國際的骨幹來培訓新入駐滬市的押運人員。包括禮儀、崗哨、路線布置等。　　而這批從香江調撥的人員將在培訓結束后直接擔任滬市的第一批黑水國際的一線領導人，到時候黑水國際還會進行一番的調整，一部分人員將會被派往學習商業運作而後充實黑水國際的管理層，當這套體系建立起來之後那麼江慧琳及唐昱他們就輕鬆很多了。之後的分部擴建等唐昱他們都不必如香江這次如此操心，只需要派出人員開拓市場便可以。　　而這批管理層由於都是來自於黑水國際的一線人員，於是與之後的執行人員之間也不會有這溝通不良的問題。　　當接到唐昱電話的時候，江慧琳正在撰寫着第一批的商業管理培訓人員名單。包括了從部隊里退役出來的參謀人員及一些主官。這些都是久經部隊鍛煉的悍將，特別是那些參謀們培訓一下完全可以作為經理人來使用。而曾經的部隊主官則可以在培訓後作為一線的指揮人員來使用，政工人員可以作為對外公關、聯繫及內部協調和心理輔導。這方面部隊的政工極為拿手，江慧琳也是久經商海的人物她在第一次接觸了唐昱所提出的計劃的時候就看出了這件公司的極大潛力！　　相比起自己的那份什麼會所之類的，江慧琳忽然覺得這份事業才是值得自己全身性投入的事業！於是當她得知自己可以參与進來的時候便毫不猶豫的全身心的投入了黑水國際。到現在為止她都玩的非常之開心！　　“小昱，怎麼想起給姐姐我打電話了？！”隨着事情的明朗和進展的順利，開心無比的江慧琳心情大好的和唐昱開起了玩笑：“你可是一向只給宛如姐打電話的喲！我們這些美女可都被你忽略了呢！”　　“哪兒能呢！我可是特別的想念慧琳姐呢！只不過怕打攪到你的工作所以才沒電話你。”唐昱說起瞎話來那也是眼都不帶眨一下的：“這不！我一建銘哥說你最近搞定了滬市的金融押運閑下來了不就立即給你電話了么？！”　　唐昱這一番的鬼扯逗得江慧琳咯咯直笑，雖然知道這小子絕對是說瞎話但得到肯定她心中還是非常高興的：“好了！別和我說瞎話了，你一向是夜貓子進宅――無事不來！說吧！找我什麼事兒？！”　　唐昱聞言鬱悶了一會兒，我有那麼勢利么？！真是的！但他可沒心思和江慧琳爭辯什麼，而是直接先把VCD項目的事情給江慧琳說了一遍。當然，方建銘和宋宛如的意見他也都跟江慧琳提了。江慧琳靜靜的聽完了他的陳述后沉吟了好一會兒，才跟唐昱道：“他們的意見都很中肯，我也沒什麼太多的意見。而我想補充的是：我們為什麼不趁這個機會直接和北大、清華、復旦等國內重點一流大學簽訂合作協議呢？！由我們投入研發資金，而他們投入研發人員和設備。所研發出來的產品由我們持有專利在國內銷售，利潤可以由大學分得10％而研發人共分20％。這樣不僅可以刺激大學里的研發力量，還能解決我國目前極為嚴重的腦體倒掛的現象。”　　唐昱聽得江慧琳話的不禁一愣，這……這也太強了吧？！我不過提出一份收購案，結果他們一人出一個主意，到現在都已經宣傳知識產權意識和解決國內腦體倒掛的現象的方式了！果然是大院子出來的沒傻瓜，一旦牽扯到了國家及政治方面這些出身政治家族的太子們的確比自己更為高桿！　　“慧琳姐姐，你馬上把手頭的事情全部處理一下趕來香江！”唐昱想了想，決定還是在電話里對江慧琳將事情坦白：“我最近在和利嘉誠先生談着他旗下的‘百佳’超市入駐內地的事宜，我打算讓你也參股一份。而人員方面的聘用我打算參照我們VCD租賃店的模式，盡量的是聘用軍、警、烈屬，並大量接收下崗再就業人員……”　　唐昱的話還沒說完，就聽得電話那頭傳來一聲“乒乓～”的瓷器碎裂聲，他猛然一驚趕緊問道：“慧琳姐姐！慧琳姐姐！你沒事兒吧？！”　　這時候電話里傳來江慧琳的聲音遠遠的答道：“我沒事兒，不小心打碎了一個水杯而已！”　　但隨即，江慧琳便感慨的對電話這頭的唐昱道：“你這傢伙！真不知道你的腦袋是怎麼長的，這些主意都是哪裡想出來的！知道嗎？！自從你小子出現了以後我的人生總是有着一種揮之不去的挫敗感，你讓我們這些個家族精英們情何以堪啊……”　　唐昱聽得江慧琳的這番剖白，不禁尷尬！我的確是從後世過來的，但這點我真的不能和你們說啊！要說了你們還不得當我是小白鼠一般抓去解剖了研究去啊？！但江慧琳也沒有繼續糾結在這個話題，而是直接道：“我後天就飛往鵬城，然後我們直接在香江見面。具體的事宜我們見面后再談！”　　說著，江慧琳便掛斷了電話。只餘下電話這頭的唐昱傻乎乎的拿着電話，不知道自己該為江慧琳的讚許而開心，還是為自己重生的身份而羞愧……

# 第四百六十一章 菲律賓緊急事件

　　數日後，江慧琳、宋宛如、方建銘等人齊聚香江，一眾人在黑水國際的會議室內談笑着，互相交流起這段時間各自的變化，宋宛如如今致力於京城內黑水國際的官方公關。江慧琳依然在滬市繼續着她的金融押運大業。方建銘則一直在全國各地建設黑水國際的基地，因為國、防部目前高度重視黑水國際的建設，甚至打算派遣一批類似蘇大剛那樣的隊員到黑水裡面服役。　　借黑水國際的身份進入一些官方身份不方便進入的領域，現在黑水的東南亞分部已經開始籌備，而他們的第一站則是放在了菲律賓。蓋因近年來菲律賓的華僑頻繁的遭到綁架而菲律賓警察的廢渣程度又讓他們不敢報警，只得支付贖金了事。　　所以，當和他們有着生意聯繫的香江大豪們拿着黑水國際的“彌敦道火拚案”給他們看完並和他們說黑水國際有意要到菲律賓發展的時候引起了他們極大的興趣，而在了解了黑水國際一定的背景和人員情況后菲律賓的華僑自然百般願意黑水國際進入菲律賓來保障他們的人身安全。　　但讓唐昱極為訝異的是菲律賓政府竟然對此毫無疑義，直到利嘉誠和他說明了原委他才明白，原來現在菲律賓也有着大大小小十數家雇傭兵公司。也就是所謂的“軍事顧問公司”。這些公司大多都有着美國的背景，不過這些私人軍事公司除了為政府部隊提供軍事訓練服務，也只為菲律賓礦場提供安全策劃服務。私人安保方面他們倒是沒有太多的涉及。　　所以，這樣算起來其實唐昱他們的黑水國際並不顯眼。或許在菲律賓政府看來這家公司不過是和其他的軍事顧問公司一樣罷了。雖然黑水國際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但畢竟這是間在香江成立的公司，而且獲得了香江總督的認可於是他們也找不到什麼借口拒絕。　　並菲律賓的華人還是有着一定影響力的，就連菲律賓國父：黎剎都擁有着華人的血統。當地華商企業有極為長才，多能順應潮流，掌握經濟脈動，發展製造業、房地產、金融業，以及透過證券市場操作、收購企業、結成大集團，擴大對菲經濟的影響力與貢獻。　　據香港《資本家》雜誌一九九二年九月份指出，菲律賓股票公開上市的工商控股公司四十五家，華商為大股東的約有二十家。此外，華商即使不透過控股公司組織，亦多進行綜合性投資，關係企業涵蓋面極廣。　　據統計全菲五百家最大公司中，華商約佔三份之一，並在紡織及成衣、漂染、鋼鐵、五金、製糖、塑料、木材加工、建築材料、百貨及金融等行業佔優勢。甚至可以說在菲律賓你要生活就總得受到華人的影響，所以政府方面根本不敢太過為難。　　因此，黑水國際的進入相較於香江更加的容易些。正當他們討論的極為熱烈的時候，利嘉誠陰沉着臉走了進來，看的利嘉誠如此宋宛如他們頗為詫異！要知道他們自從認識利嘉誠以來這位先生一直是和藹而溫和的，從來就沒有見過他有如此神色。　　宋宛如他們倒是想着詢問一下利嘉誠發生了什麼事情，但又擔心是些人家的私事而不好過問於是場面一時間僵住了。這時候唐昱和唐天浩談笑着走了進來，今天是二叔唐天浩從俄羅斯回來的日子唐昱特地到了機場去迎接自己的二叔。隨着二叔一起回來的還有三十幾位前蘇聯內衛部隊的精英！　　這群人有男有女，都是年約三十的當打之年。在蘇聯解體后他們所在的部門不是被裁撤就是發不出薪水，迫得這些精英們不得不自尋出路。　　於是他們在那位軍長侄子的引領之下接觸了唐天浩，而跟周鐵斌過了過手后他們覺得這間公司實力不錯，於是雙方便展開了談判。唐天浩通過周鐵斌知道這批人也是精英中的精英，甚至一部分的安保手法較之中央警衛團那也是只強不弱！得到了周鐵斌的這個訊息唐天浩兩眼發光，一番的討價還價后立刻就先拉來了投一批的內衛精英。　　此時的唐天浩躊躇滿志！大有將黑水完全國際化，過兩年還要找些歐洲的特種部隊退役高手回來執行任務的打算。而且這群精英不僅戰術熟練身手了得，更是精通英、漢兩語因此更為適合唐昱他們的黑水國際了。挖到寶了的唐天浩自然笑的合不攏嘴，一路都興奮的無以復加。　　當他們進到會議室看的利嘉誠滿臉陰沉之色的時候也嚇了一跳，還是唐昱仗着兩人關係好上前問道：“利伯伯，什麼事兒讓你這麼生氣啊？！能和我說說嗎？！”　　聽得唐昱的話，陰沉着臉的利嘉誠先是一愣隨即才似乎發現了唐昱進來的樣子深深的嘆了口氣道：“小昱你回來了啊……其實你不問我也要和你說，這次得一定請你們黑水國際的精英們來幫我們這個忙了！”　　竟然要出動黑水國際的精英？！唐昱和宋宛如等人不禁詫異非常，要知道利嘉誠可是非常了解黑水國際的啊！黑水國際內的最為精英的人莫過於那批中央警衛團過來的戰士，竟然要出動他們去做事？！看來事情不小！　　一念至此唐昱等人肅然，緩緩的坐下後唐昱才對着利嘉誠道：“利伯伯，您能先和我說說大致情況嗎？！事情我們必須知道了才能確定處置方案啊！”　　利嘉誠嘆了口氣，這才緩緩的對唐昱他們道：“這次出事的是菲律賓的豪商，叫佐丹蔡經營的是鋼鐵業。他也是我們香江人的老朋友了，現在他唯一的兒子迪南蔡被綁架了。綁匪要求的贖金雖然不多但佐丹蔡很是擔心對方會撕票。”　　說著，利嘉誠苦笑着道：“上周的時候另一位菲律賓華商也被綁架了，只支付了大約三百萬港幣左右的贖金后，匪徒竟然撕票了……家人甚至連他的頭顱都找不到！唉……”　　“一直以來，東南亞區內我們華人都是那些綁匪、小偷、強盜的主要對象，因為我們累計的大量的財富而又不熱心參与政治。更沒有自己的安保力量保護自己，所以他們很多時候都在拿我們開刀。”　　聽得利嘉誠的話，唐昱不禁沉默了。他知道這種情況在後世更為嚴重！到了2009年時，菲律賓當年記錄在案的綁架高達138起，菲律賓警察卻無力對抗有組織犯罪和暴力團伙，只能把精力集中於抓捕酒後駕車、濫用毒品等治安問題。而這些一般的治安處罰往往都可以用錢買通，交錢就無罪釋放。　　菲律賓國家警察部隊官方網站公布，這個擁有一億人口的國家，2008年的警察預算不到70億元人民幣。　　菲律賓警察部隊這可憐的一點預算，超過九成用於支付12萬名警察的工資。　　菲律賓國家警察部隊發言人尼卡諾爾・巴托諾梅去年曾說，由於沒有足夠經費，逾半數菲律賓警察必須在沒有配備槍支的情況下面對各種犯罪。2003年至2008年，菲律賓警員總共配備了不到3萬支手槍！12萬人，不過3萬支手槍他們如何能夠打擊犯罪？！　　而菲警方估計，目前流散在菲民間的未登記槍支已多達100萬支，而且多數為法律明令禁止的高火力武器。這些無數多數掌握在數十個菲律賓綁架集團或販―毒團伙中。　　如此估算下來，菲律賓警察被劫匪菜掉那是很正常的事情。而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甚至還被稱為“亞洲綁架之都”，在這裏華人、韓、日裔及歐美等外國人士最常成為被搶、劫與綁架的對象，甚至警匪在馬尼拉市區人口稠密地帶展開槍戰的事件也時有發生。　　“既然是我們華人的事情，我們自然該出手！”唐昱毫不猶豫的對着利嘉誠道：“利伯伯放心！我們會儘力保證那位迪南蔡的安全。”　　說著，唐昱看向了自己的二叔。畢竟現在黑水國際都是由唐天浩在做主，唐昱並不想越俎代庖。唐天浩自然明白自己侄兒的意思，當下對着利嘉誠道：“利先生不要擔心，我們現在就去挑選人員辦好手續儘快趕往菲律賓！正好我從俄羅斯帶回來了一批前蘇聯的內衛高手！這次讓他們一起去，幫着蔡先生把這件事情搞定！”　　利嘉誠聽得唐天浩如此說不禁激動的握着唐天浩的手道：“太感謝你們了！那麻煩唐總先挑出人手，我這就去辦理手續。一會兒唐總把要去的人數彙報給我，我給你們安排我的私人飛機過去！”　　唐昱聞言大驚！要知道利嘉誠雖然有着好幾架私人飛機，但他極為低調。哪怕是在後世他去京城看奧運的時候都沒捨得出動。唯一一次出現是因為他家兒媳婦給他生了個大胖孫子他高興之下才破了例。但這次利嘉誠竟然不惜出動自己的私人飛機去幫忙黑水國際處理這次事情，看來這佐丹蔡不但和利嘉誠關係匪淺還應當是莫逆之交！　　不然，一向低調的利嘉誠又怎麼會出動自己的私人飛機來協助黑水國際執行這次任務呢？！一念至此，唐昱對着自己的二叔使了個凝重的眼色。唐天浩自然會意，跟着利嘉誠出去后便找到了周鐵斌將事情說了一遍，要求他務必選出最為優秀的人員參与此次任務！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周鐵斌聽了唐天浩的話后自然不敢怠慢，選出了以盧帥為首的幾員幹將外加着從俄羅斯過來的新成員便報給了唐天浩。

# 第四百六十二章 趕赴菲律賓

　　中午十二點半，在香江啟德機場十四名穿着黑色西裝的男子渾身煞氣的通過了VIP通道魚貫而入了機場停機坪。在啟德機場一個不起眼的停機坪上停放着一架看似普通的波音737―500，那十四名在走近了飛機后立即有人予以援引。　　但那十四名男子卻沒有直接登機，而是拿出了一份文件交給那位援引人員。那位援引人員看到文件后臉色數變，最終只得對着十四名男子做了個請的手勢。那群男子中為首的那位對着援引人員點頭示意，而後他身後的十四名男子隨即散開！有的拿出一些不知名的儀器在飛機四周檢查，有的則登上飛機開始對飛機內的各個設施進行盤查。　　好一會兒后，那些人才彙集到十四人的那位首領身邊點了點頭。那男子見得他們都點頭了，便拿出電話撥了一個號碼說了些什麼。而後四輛商務車竟然魚貫而駛入了那停機坪上！靠近飛機時，車上下來了二十名夾雜着白人的彪悍男子。　　還有着一位略有禿頂帶着黑框眼鏡的老年男子和一個看起來二十左右的青年。只聽那老年男子對着那青年苦笑道：“小昱，我們僅僅是出行而已用不着那麼大陣仗吧？！再說了，你跟着去做什麼？！你要是出了什麼事情我怎麼跟京城的何老他們交代？！”　　這老年人赫然就是香江首富利嘉誠！而那青年自然是黑水國際的幕後指使――唐昱！唐昱見得利嘉誠如此說便笑着道：“利伯伯，我們這次去菲律賓人生地不熟的而且是第一次去執行任務，所以我必須親自跟着。還有，為了情報的問題我已經聯繫了總參在菲律賓的人手。到了那裡后我會通過他們的關係找出劫匪。”　　利嘉誠聽了唐昱的話后無可奈何的笑了笑，通過這麼長時間的接觸他是了解到唐昱一旦決定了什麼事情是九頭牛也拉不回來的。而且三十四名安保人員一起跟過去，安全方面肯定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於是他也只是勸說了一下便停止了。　　見到利嘉誠那援引人員便急急的趕了過來，對着利嘉誠道：“利先生，我們的機組人員已經被他們送下來了，說是您給的授權是嗎？！為什麼會這樣？！”　　利嘉誠無奈的看了一眼唐昱，才對着那位援引人員道：“阿德，我們這次去的地方並不安全。這些人都是安全人員，會跟着我們一起過去。你們跟了我那麼多年我也不想你們和我一起冒險，所以才讓他們接手你們的工作。放心，我不是炒你們魷魚。回來后飛機還是你們在管。”　　聽得利嘉誠這麼說，那位阿德還能說什麼呢？！只得默默的退到了一邊，畢竟這是人家的飛機，人家想讓誰開就讓誰開。難得利嘉誠肯跟他一個小小的機組人員解釋就不錯了，他還要求什麼？！況且人家也說了是為了他們的安全着想，這個理由已經說明了一些問題。要再問下去那可就是不識時務了。　　唐昱看得利嘉誠和那位阿德說完了話，便對着利嘉誠點了點頭直接登上了飛機。而在利嘉誠和唐昱一起登上飛機后，那飛機下的三十餘人便打開了商務車的後備箱拿出一箱箱沉重的物品依次放進了飛機里。好一會兒將東西放完后，他們也都陸續的開始登機。那四輛商務車也在他們開始登機后緩緩的駛離了停機坪。　　登上飛機后，唐昱和利嘉誠被引進了一間設置好的小房間里。這裏雖然很小但五臟俱全，豪華的辦公桌是桃木做成的，邊上的椅子也是真皮豪華恆溫電動椅。唐昱坐在椅子上笑吟吟的看着無可奈何的利嘉誠顯得頗為開心，一直以來利嘉誠給他的感覺就是一位“超人”但今天竟然能見到這位超人在自己面前無可奈何這讓唐昱非常有成就感。　　“好了～這下你滿意了？！”看着唐昱笑嘻嘻的利嘉誠就氣不打一處來，你把機組人員換成自己的也就算了竟然連空乘人員都全部趕跑了！上來的那三十餘人各個煞氣十足，要讓他們來給自己端茶倒水利嘉誠覺得自己都會短壽好幾年。　　“利伯伯，我也不想的。但您得知的為了這次的事情我動用了不少的關係，而且他們帶去的東西裏面有很多是見不得的東西。所以這飛機上必須保持着只有我們自己人。”唐昱看着利嘉誠笑着解釋道：“我並不是信不過那些機組人員，只不過擔心他們口風不嚴。一旦看到了什麼又泄露了出去的話對你我都不好。”　　聽了唐昱的話利嘉誠其實也很無語，要知道其實香江人都很八卦。也好吹牛，別說這些機組人員了就是自己身邊的一些人也會時不時將自己的一些私人信息給透露出去。而且今天上得這飛機里的人員和裝備很多確實是不可以讓人知道的，否則將會掀起巨大的風波！　　唐昱的考慮也是合情合理，一念至此利嘉誠也沒有再多說了而是轉而問道：“小昱，這次的事情你有多大的把握？！要知道這可是人命關天！我那朋友可就這麼一個兒子呢！”　　唐昱笑着向利嘉誠解釋道：“這件事情我已經和京城裡聯繫過了，總參他們在菲律賓也有人手。這次我們過去他們將會和我們聯繫給我們提供情報，有着總參的幫助我的把握有七成。而我二叔又找來了這批前蘇聯的精英，我的把握因此提高到了八成。如果沒有什麼意外的話我想救出人來應該不是什麼問題。”　　聽得唐昱的話利嘉誠點了點頭，而後兩人都沒有再多說什麼。而是閉目養神，等待着飛機到達菲律賓。在兩人的沉默中飛機緩緩的在啟德機場上拉起，如利劍般直插雲霄！　　菲律賓，馬尼拉市郊的一所極為豪華的莊園里一個六十左右保養得極好的富態女子嚶嚶的哭泣着。而她的身邊則站着一個年約七十左右穿着花襯衫的老年男子，那男子見得女人哭泣不禁煩躁的道：“哭！哭！你就知道哭！你還懂什麼？！事情都已經出了你哭有什麼用？！我們現在只能等阿城過來再說了！”　　那女子聽得自家男人的怒吼不禁叫道：“佐丹蔡！還不是你非得要和兒子吵架，逼得兒子跑去談什麼項目，你明明知道那裡的情況就不穩定你還任由著兒子過去！現在事情出了你又怪起我來了！你還是個男人么？！還有擔當嗎？！”　　這男子便是菲律賓的鋼鐵大亨――佐丹蔡！在菲律賓有着30％的鋼鐵都是他的公司所生產的，而其他的鋼鐵公司也跟他有着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甚至菲律賓大部分的鋼鐵公司都有着他的股份，他們蔡家已經在菲律賓定居了四代人了都幾乎菲律賓化了。　　若不是祖宗還留着家法必須要娶華人妻子、學習中文、用中國姓那麼說不準這家人都直接菲律賓化了。見得妻子大怒，佐丹蔡只得嘆了口氣。他的兒子迪南蔡今年三十二歲，是美國哈佛大學的高材生。這迪南蔡是佐丹蔡的老來得子又是唯一的兒子自然寶貝的緊，而且兒子也爭氣這也讓佐丹蔡頗為臉上有光。　　但就是兒子不願意結婚這件事情讓父子兩人經常爭吵，佐丹蔡認為兒子學業有成而且回來幫着自己做生意也是有聲有色自然該結婚了，但兒子卻覺得現在只是幫着父親做生意不算本事要自己做出一番事業來才算自己的。在沒有自己的事業以前他還不想結婚。　　這次迪南蔡被綁架就是因為前幾天和佐丹蔡又因為結婚的事情大吵了一架，而後迪南蔡便憤而離家，但迪南蔡也不是不懂事的人。他打算先去將一個拖延已久的採礦項目談下來，並留出空間讓父子兩人冷靜冷靜。而佐丹蔡也知道兒子的心思，於是也沒有多做阻止便任由着迪南蔡過去了。但沒有想到的是迪南蔡剛剛到達礦點便遭到了一夥匪徒的綁架！司機和隨同的兩個保鏢全部被殺，之後便有人拿着迪南蔡的隨身金筆和一盒錄像帶交到了佐丹蔡手上。　　佐丹蔡這才知道自己的寶貝兒子被綁架了！慌張之下他只得答應了綁匪勒索的大約一千萬港幣的贖金，但他隨即想起前幾天另一位菲律賓華商也被綁架了，支付了大約三百萬港幣左右的贖金后，匪徒竟然撕票了！家人甚至連他的頭顱都找不到！這讓佐丹蔡一下子恐懼了起來！菲律賓警方的廢渣程度他自然是知道的，根本不敢報警。而他又擔心一旦交付了贖金兒子會慘遭撕票。錢倒是沒有什麼，但兒子就這一個啊！這兒子可還沒結婚呢……　　這時候佐丹蔡忽然想到了前段時間他的老朋友香江首富利嘉誠給他說的那間黑水國際，並給他們菲律賓豪商們全部介紹了一遍這間公司，病急亂投醫的佐丹蔡只得以最快的速度撥通了利嘉誠的電話將事情全部給說了一遍。　　而利嘉誠也沒有辜負他的信任，不過半個多小時便給他回話！告訴他黑水國際將派出三十幾人的隊伍專門到菲律賓幫他的忙。一時間佐丹蔡感激非常！而利嘉誠更是動用了自己平時根本不怎麼用的私人飛機一口氣飛到了菲律賓，這更讓佐丹蔡感激了！而如今事情已經這樣了佐丹蔡能做的只有等待利嘉誠他們的到來后在決定如何跟匪徒付款。他心中的想法只有一個：兒子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 第四百六十三章 輕描淡寫

　　下午三點半，菲律賓馬尼拉國際機場。一架看似普通的波音737客機低調的降落在一道停機坪上，沒一會兒便有着一群人乘坐着七八輛商務車駛進停機坪直接開到了那架飛機邊上。　　當飛機的門打開的時候十數個身穿黑色西裝彪悍的漢子從那飛機上迅速的沖了出來，繞着飛機形成了一個保護圈，待的好一會兒他們確認了安全之後通過耳機和什麼人聯絡了一下。飛機上這才走下來一位老者和一位年輕人。　　這兩人自然是飛抵了菲律賓的利嘉誠和唐昱兩人，在他們的身後跟着數名煞氣十足的白人大漢，這幾位都是錢蘇聯內衛部隊里的精英！也是此次行動的指揮周鐵斌所挑選出來的高手，在停機坪上的商務車迅速的迎了上來。而在幾名錢蘇聯內衛和周鐵斌的檢查后確認了車子的安全，利嘉誠他們才登上了汽車緩緩的離開了機場。　　車子並經過了馬尼拉市區后直接駛向了郊外的一處莊園內，在車上唐昱拿過了周鐵斌遞過來的衛星電話撥出了一個號碼緩緩的道：“我是唐昱，我現在到了馬尼拉。在哪裡見面？！”　　接着電話那頭傳來了一個地址，唐昱嗯了幾聲后掛斷了電話。對着周鐵斌道：“市中心羅哈斯大道旁黎剎公園中央的荷西・黎剎的銅像下面。”　　周鐵斌聞言點了點頭，隨即車子便停了下來。周鐵斌走出車子後幾個閃身便消失在人群里，唐昱他們的車隊繼續緩緩的前進。約四十分鐘后終於到達了佐丹蔡的莊園。在莊園的門口佐丹蔡已經激動的走了出來連連的握着利嘉誠的手道：“我的老朋友！太感謝你能親自來了！唉……”　　利嘉誠也握着佐丹蔡的手緩緩的道：“這也是應該的，畢竟迪南蔡也是我從小看着長大的，他可一直叫我叔叔呢！對了！這次過來的還有黑水國際的負責人唐昱，來！我給你引薦引薦！”　　聽得利嘉誠提起了自己唐昱笑着走上前去對着佐丹蔡半鞠躬道：“蔡叔叔可是菲律賓的鋼鐵大亨啊！我是久聞大名，初次見面不勝榮幸！”　　佐丹蔡沒有想到黑水國際的負責人竟然是一個看起來大約二十上下的年輕人，當下不禁一愣但隨即便緩過神來笑着道：“唐先生果然是年輕有為！不過這般年紀便操作着如此大的一個集團，前途無量啊！”　　唐昱看得佐丹蔡笑得有些勉強，知道他擔心着自己兒子的安全當下也沒有和他說太多的客套話直接便道：“算不得什麼。這次過來主要是幫着蔡叔叔解決事情的，我已經讓我的人去聯繫了在這裏的一些負責人。相信很快便有消息傳來，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等待。還有，我希望我的人來負責這個莊園的安全問題。”　　佐丹蔡聞言點了點頭，他從利嘉誠那裡知道了唐昱所代表的黑水國際是什麼背景自然不會拒絕唐昱的要求。當下唐昱所帶來的那三十餘人便直接接手了整個莊園的安全，那些黑色的大箱子一一被從車上提了下來，打開后無數佐丹蔡看得眼暈的設備被他們靈巧而熟練的裝配起來，甚至佐丹蔡還看到了那些黑箱子里被拿出來數十把手槍和一些槍支配件！　　看着那些利嘉誠帶來的人員們以熟練而漠然的方式組裝着一把把狙擊槍、手提機槍佐丹蔡感覺到陣陣心驚的同時也有着絲絲的安全感。這強大而渾身煞氣的漢子們在沉默中組裝完畢了所有的東西，並不知道什麼時候直接換裝成了一身迷彩服並塗抹上了油彩而後便消失在莊園的草叢里。　　看着這群人的消失，佐丹蔡才回過神來笑着將唐昱與利嘉誠請進了自己莊園里的那所大房子中。唐昱等人進得裏面，便見到了佐丹蔡那位哭泣不已的夫人。而利嘉誠趕緊上前去安慰道：“嫂夫人不必着急，我已經把香江最好的黑水國際安保人員找來了。他們曾經處理過彌敦道上的大案子，經驗豐富而且來歷不凡！相信迪南不會有事的。”　　那女子聞言緊緊的拉住了利嘉誠的手激動的道：“阿城！你說的都是真的？！迪南不會有事嗎？！他們真的可以的吧？！”　　利嘉誠笑着點了點頭道：“嫂夫人放心，他們絕對是精英里的精英！有他們在迪南不會有任何事情的。”　　這時候佐丹蔡也安慰着道：“阿菊，你知道阿城向來不會說沒有把握的話。他既然說了迪南不會有事那就肯定不會有事！我們就安心的等消息吧……”　　說著，佐丹蔡還轉過身來對着利嘉誠道：“阿城啊……這次真是麻煩你了！我的想法是花錢沒什麼，但一定要保證好迪南的安全！我就他一個兒子啊！他現在還沒結婚呢……”　　利嘉誠肯定的點了點頭，拍了拍佐丹蔡的手示意他放心。其實利嘉誠的信心來自於上飛機的時候唐昱跟他說的總參提供的情報。作為華人中的頂尖人士他自然知道總參在世界各地的無孔不入，如果能得到總參的情報和支持那麼這件事情不過是小問題罷了。　　加之唐昱所帶過來的那批人他也都是知道的，無一不是精英中的精英！有着這批人在利嘉誠才有了救下迪南蔡的信心。不然的話特也不敢誇下此等海口，畢竟人命關天啊！　　這時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並換上了一身迷彩服塗著周鐵斌如鬼魅般出現在了房間裏面，看着唐昱沉聲道：“事情摸清楚了，迪南蔡被關押在馬尼拉市岷倫洛區仙下其厘街的一所倉庫里。這件事情本來就有着內鬼，是典型的內外合謀參与的案件。”　　佐丹蔡聽得周鐵斌這麼說不禁失聲叫道：“什麼？！是誰？！是誰做了內鬼？！”　　周鐵斌掃了一眼佐丹蔡，沒有理會他而是直接跟唐昱道：“內鬼的名字叫做凱文洪，好像是他們鋼鐵公司的副總，而動手的則是佐伊。沙丹納斯、伊莫伊、沓道特以及布俞諾。這幾個動手的都是出了名的亡命徒。他們從黑市上搞來了軍火，由凱文洪提供路線及情報他們動手將迪南蔡綁架回來，並押送到凱文洪提供的倉庫里。而後等待贖金。”　　佐丹蔡聽完了周鐵斌的話后整個人癱軟在了椅子上，兩眼失神。而那位叫阿菊的佐丹蔡的妻子更是喃喃自語道：“凱文……這是為什麼啊……凱文……”　　唐昱有些莫名其妙，但看了這凱文跟他們的關係應該不淺。看得唐昱疑惑，利嘉誠苦笑着解釋道：“凱文是嫂夫人的弟弟，親弟弟！一直在佐丹的公司里幫忙，是佐丹最信任的人。我也想不到他竟然會勾連外人來綁架迪南。”　　豪門恩怨記啊！唐昱撇了撇嘴，看來還真讓自己碰上了！這種為了錢出賣親人的戲碼從前也只是在電視上看過，沒有想到的是現實中竟還真有這樣的事情！但無論是什麼情況唐昱都無所謂，只是看着佐丹蔡緩緩的道：“蔡叔叔，現在事情已經明朗了。貴公子要救出來也不是問題，但那位凱文需要我們幫忙處理嗎？！”　　“佐丹！佐丹！凱文只是一時糊塗！你千萬不要殺他啊……”那位阿菊聽得唐昱的問話立即帶着哭腔高喊道：“我們懲罰他一下，把他趕出公司就好！不要殺了他啊……”　　阿菊不是笨蛋，她自然看得出來唐昱他們的實力實在恐怖！不過才來到馬尼拉就直接查出了自己兒子被關押的地方，甚至連事情的主使人都查出來了！如果自己的丈夫憤恨之下讓他們把凱文殺掉那麼這些人也不是做不到的！畢竟阿菊也看過彌敦道上血案的報道，上面那些被冷漠處理掉的數十具屍體已然登上了報紙！這不由得她不恐懼！　　“我不會殺他的……”佐丹蔡低着頭，狠狠的道：“麻煩唐先生幫我把凱文帶來我的面前，我要親自問問他為什麼這麼做！而迪南的安全就拜託你們了……”　　得到了佐丹蔡的確認，唐昱對着周鐵斌點了點頭。周鐵斌會意的示意唐昱收到，而後走出門外去組織力量去營救迪南蔡去並抓捕凱文洪去了。待的周鐵斌走出去后，唐昱才對着佐丹蔡緩緩的道：“蔡叔叔，放心！迪南哥很快就可以平安回來了。現在你們要做的就是先吃個飯，好好的洗個澡我們一起等待迪南哥的回歸。”　　數日的憂心終於有了一個了解，佐丹蔡當下便放下了心頭大石。對着唐昱及利嘉誠感激的一笑，摟着阿菊走出了客廳。而利嘉誠則看着唐昱目光複雜，看得利嘉誠那複雜的目光唐昱笑了笑道：“利伯伯為什麼這麼看着我啊？！是不是覺得我太過可怕了？！以後要防着我一點？！”　　利嘉誠聞言笑着搖了搖頭，嘆了口氣才緩緩的道：“我不是覺得你可怕，而是覺得你妖孽！一開始你雖然和我說總參有答應出手，但我沒有想到的是你竟然那麼快便查到了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甚至連主使人都差出來了。看來總參為你出動的是最為精銳的力量，不然不會有這等效果。”　　“我所想到的是：你的影響力竟然如此之大！要知道，總參向來除了最高首長之外無需賣任何人面子，而他們竟然這麼幫你看來你的能量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大上不少啊……”

# 第四百六十四章 血流

　　唐昱笑了笑沒有答應利嘉誠的話，他自己知道這件事之所以會引起總參的重視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給最高首長那裡掛的電話，佐丹蔡是菲律賓的華人鋼鐵大亨。他的名字甚至連最高首長都是聽過的，統、戰部一直想着如何接觸他但又找不到下手的點而佐丹蔡本身在台灣也有着些關係於是才一直僵持着。　　現在有着這麼好的機會統、戰方面當然不會放過，而最高首長知道后也指示了總參全力協助但不要暴露。所以總參才調動了力量將事情調查清楚，但他們卻是不會出手幫唐昱他們去處理任何事情。要處理的話只有唐昱他們自己動手。　　唐昱對着周鐵斌道：“鐵斌哥，麻煩你了！那位迪南蔡的安全必須要保證好，凱文洪也最好活着。其餘的你們看着辦吧……”　　利嘉誠聽得唐昱的話不禁眼神都變了變，他可知道這句“其餘的你們看着辦吧”所代表的意識。這無疑是宣判了那幾個綁架者的死刑！按照周鐵斌他們出手的規矩幾乎就不留活口，不然何以唐昱要吩咐他們把凱文洪留着？！　　當下周鐵斌點了點頭，幾個閃身出了房子。驕陽下十數個身影不知道從哪裡彙集到了他的身邊，然後一起沉默而迅速的將莊園內的兩輛商務車點火后直接開出了這所莊園。　　此時，馬尼拉市岷倫洛區的一所豪華公寓里一個年約三十左右的高瘦男子皺着眉頭不斷的渡着步子。好一會兒了他向沙发上的一個美艷女子問道：“我姐夫的莊園里還沒有傳來消息嗎？！這麼回事兒，是不是你的人出問題了？！”　　那美艷的女子悠然的剃着指甲輕飄飄的道：“不用擔心，憑着你姐夫的本事在這菲律賓根本沒有可能找到那些有能力威脅到我們的力量。警察的話他們不過是群垃圾罷了，相信就算是你姐夫報警了我們也能解決。”　　那女子說著，將手裡的指甲刀放在了桌子上對着男子拋了個媚眼道：“凱文洪，你不覺得現在說這些事情太過掃興了嗎？！我們或許應該做點想做的事情……比如……”　　那女子媚笑着站了起來，走到凱文洪身邊一伸手便摸到了他的胯下！凱文洪的呼吸頓時急促了起來，一把抱住女子便撲向了邊上不遠處的大床！一時間整個屋子充滿了淫猥的氣息……　　馬尼拉市岷倫洛仙下其厘街的一所倉庫門外四個臉色漆黑滿身煞氣的男子蹲坐在雜草叢中，吸着煙輕聲交談着。　　“沙丹納斯，你說這次我們可以分到多少錢？！”一個臉頰有些微胖的男子看着一個個子約有一米七左右的高瘦男子問道，聽得問話沙丹納斯將煙拿下嘴邊對着臉頰微胖的男子嗤笑道：“佐丹蔡的家產咱們可都是清楚的，這次凱文洪問他要的是三千萬港幣！嘿嘿……伊莫伊你個小胖子你知道這值多少么？！簡單的說凱文洪這一刀下去便要了佐丹蔡一億六千萬比索！你說咱們能分多少？！”　　小胖子伊莫伊聽得沙丹納斯的話不禁兩眼放光！那口水都差點流下來了，喃喃自語道：“我的媽呀……這得多少錢啊……一億六千萬啊……”　　“沓道特、布俞諾～”沙丹納斯指着身邊一個矮個子和一個方正臉的青年男子道：“你們倆好好做！說不準這一票以後咱們就能退休了，再做都浪費了！哼～不過凱文洪最好識相點，那些錢該給的得給！不然……”　　說著，沙丹納斯眼裡閃出一絲厲色！其餘的三個人也低着頭抽起了煙，一億六千萬比索，如果凱文洪敢玩花樣他們不介意直接將他殺掉！有了這筆錢他們那裡去不了？！何必要綁死自己在菲律賓呢？！　　“伊莫伊，你小子進去看好嘍那個公子哥兒！別讓他死了，至少在我們拿到錢之前他可不能死！但也別讓他跑了，要跑了我就扒了你的皮！”沙丹納斯看着伊莫伊低吼道，伊莫伊不敢怠慢趕緊點了點頭，起身進入了對面的那間倉庫里去了。　　其餘的三人依然蹲在倉庫前的草叢里，悶頭抽着煙等待着凱文洪給的消息。他們不知道的是，有着三五個身影在草叢中緩緩的摸近了他們的身邊。而在那倉庫邊上有着三四個身穿迷彩裝，臉上畫著油彩看不清相貌的漢子緩緩的摸進了倉庫里……　　而岷倫洛區的那所豪華公寓里，凱文洪氣喘吁吁的從女子身上爬了起來。坐到床邊點起了一根煙，而後緩緩的繼續了剛才的問題：“阿俊，不由得我不擔心！阿房在裏面做傭人平時都是一個多小時給我們傳一次消息的，但現在已經好幾個小時沒有消息了這怎麼能叫我不擔心？！”　　那女子輕柔的穿上了衣服，也點上了一根煙媚笑着對着凱文洪道：“阿房這個人想來有些懶，如果都是同樣的消息我覺得他都懶的再傳出來。你想想看，剛剛開始的時候他不過半個小時給我們傳遞一次消息，後來到一個多小時才給我們一次消息。現在好幾個小時沒有消息我覺得這也是正常。剛才他一個多小時才給我們消息的時候你也不是急得團團轉么？！結果後來還不是一樣的沒事？！”　　聽得女子這麼說凱文洪的心總算是放下來了些，回過身抱着阿俊笑道：“你果然是我的開心果！還是我的機靈鬼，你這麼一說我想了想倒也是。或許真的是我多心了。”　　阿俊反身抱住了凱文洪媚笑着道：“所以呀……咱們還是老老實實的等着阿房的消息吧！等拿到錢了你得記得你答應我要去法國旅行的喲～”　　凱文洪笑着輕輕了吻了一下阿俊的額頭道：“我又怎麼會忘記？！我還答應了你給你買LV的包的呢！放心，我不會忘記的！”　　正當兩人談笑之時，他們卻不知道的是門外已經被四名全副武裝的蒙面人員佔領。甚至他們房間的窗台上也有着三人順着繩索滑了下來，在距離他們房間不遠處的天台上甚至有着兩名狙擊手瞄準了他們的頭顱！　　門外的四人中的一人衝著其他三人做了一個戰術手勢，而後其中的一人摸出數團塑膠炸藥貼在了那實心木門上，並放進了雷管。而後三人對着門口隱蔽開了，那領頭的男子伸出手指默數着“三、二、一！”　　“轟！”一聲巨響，那實心木門被強力的塑膠炸藥當場轟成碎末！噴的滿地都是，原本在那房間里閑話的凱文洪在爆炸聲響起時便一個激靈躲到了床下，而那身邊的那個阿俊卻眼神一閃從枕下竟摸出一把手槍來試圖向那門口開槍！　　但沒有等她扣動扳機，“砰！乒乓～”一聲槍響帶着玻璃破碎的聲音，那阿俊的腦袋當下犹如被壯漢用鐵棒擊碎的西瓜一般猛然的爆成了碎片，那身子無力的翻躺在了床上！鮮血流的整床都是。　　凱文洪躲在床下瑟瑟發抖着，被那破碎的腦漿噴到了頭上的他下意識的一摸立刻慘叫了起來！並站起身來一把搶過阿俊屍體上的手槍試圖開槍！　　這時候門外的四人業已經衝進了房內，其中個一個“啪！”的一槍直接打斷了凱文洪的手臂，凱文洪慘叫一聲捂着自己的斷臂被隨即趕來的另一位一把按住了，另外三個則麻利的將那阿俊的屍首用床單包裹起來帶出了房間。　　驚恐的凱文洪被他們用膠布封住了嘴和手腳，丟在了阿俊的屍體邊上一起用床單包裹上衝出了房間。樓下一輛商務車早已在等待着他們的到來，四人毫不猶豫的將包裹着凱文洪的被單扔了上去而且直接登上了汽車，隨即“嗚～”的一聲轟鳴！那汽車猛的開出了岷倫洛區的那所豪華公寓，一溜煙跑了個沒影。　　就在凱文洪的公寓遭受到襲擊的時候，馬尼拉市岷倫洛仙下其厘街的那所倉庫門外的沓道特、布俞諾和沙丹納斯三人正在悠閑的眯着眼抽煙時，三雙如蒲英般的巨掌一下子捂住了三人的口鼻！　　突然遭到了襲擊的沓道特、布俞諾和沙丹納斯三人自然驚恐的掙扎了起來！拚命的想伸手將自己腰間的手槍掏出，但還來不及動作卻被猛的“喀嚓！”一聲擰斷了脖子！雙眼漸漸的失去了焦距……如同爛泥一般癱軟在了那草叢里。　　倉庫里，伊莫伊整叼着煙歪着腦袋想着自己是不是要拿着煙烫一下這公子哥兒以報復自己小時候被那些有錢人家的孩子欺負過的事情時，他的身後猛的冒出來了一個高大身影！那身影一掌切在了伊莫伊拿着槍的手上，只聽得“喀嚓！”一聲伊莫伊的手竟然詭異的折成了一個“7”字形！　　不等伊莫伊慘叫出聲，那身影猛的抓住伊莫伊的腦袋“喀嚓！”一聲直接擰斷！“噗通～”一聲，伊莫伊的身體也和他的那些同伴一般如同爛泥似的癱軟在了地上。這時候，門外的那幾個收拾了沓道特、布俞諾和沙丹納斯三人也進到了倉庫內。他們一眼就看到了誒綁在了倉庫樓梯邊上的一個年約三十歲左右的男子，這個男子被矇著嘴臉不斷的發出“嗚～嗚～”的聲音。　　幾人互看了一眼，其中一個人拿出了一張相片。那相片上的男子和那被綁住的男子極為相似，就是相片上的樣子頗為意氣風發，而現在被綁在那裡顯得極為狼狽。和相片對比了一下，領頭的男子笑了笑走上前去蹲下來道：“迪南蔡先生是嗎？！”

# 第四百六十五章 未完結的綁架案

　　迪南蔡被綁着並捂着嘴根本說不了話，只得拚命的點頭。領頭的男子笑着將迪南蔡的繩子和遮着眼睛、嘴巴的布條全部拿開，才對着他道：“我們是你父親佐丹蔡先生請來解救你的人，我叫盧帥。現在你可以跟着我們一起離開這裏了。”　　說著盧帥拉起迪南蔡，便走出了這間倉庫。而留下來的人便開始着手處理伊莫伊等人的屍體，盧帥他們走到了門外已經有一輛商務車開來將他們接了上去，一溜煙離開了現場。　　在馬尼拉市，每天都有着槍戰、每天都有着無名的屍首。所以盧帥他們的行動並沒有引起什麼注意，很是順利的回到了佐丹蔡的莊園里。進得莊園迪南蔡一下車，早已經在門口等待的母親阿菊和他的父親佐丹蔡便激動的迎接了上來！一家哇哇的抱頭痛哭，而盧帥他們自然很識趣的散開去了。　　利嘉誠他們也回到了客廳里等待着這家人情緒穩定下來再說，直到好一會兒了之後佐丹蔡才紅着眼睛拉着迪南蔡一起回到了客廳里對着利嘉誠和田玉深深的一個鞠躬道：“阿誠、唐小友！我佐丹蔡感謝你們為我找回了我的唯一的兒子，從今往後你們就是我佐丹蔡終身的朋友！無論你們在任何時候有着任何要求我們都會儘力滿足你們！相信我們將會是永遠的朋友！”　　利嘉誠和唐昱見狀連忙站起來扶住了向他們鞠躬的佐丹蔡連道不敢，而迪南蔡則在父親的引領下硬是給唐昱他們鞠了一個躬，才在母親阿菊的引領下去房間里洗澡去了。被綁架的這幾天他不僅沒有洗澡甚至也沒吃到什麼東西，整個人都憔悴了好幾分。看得母親阿菊一陣的心疼，趕緊帶著兒子下去洗澡吃上點東西。　　這時候，又一部商務車駛進了莊園里。車上跳下來一個漢子走進了客廳里，對着唐昱道：“小哥，凱文洪我們已經抓住了。不過你得儘快處理，當時他拿着槍被我們打斷了手腕。現在正失血，如果不儘快處理一下我估計他撐不了多久。”　　聽得這漢子的話，佐丹蔡眼中精光一閃道：“莊園後面一個防空洞，我帶你們到那裡去。那裡比較安全，而且知道的人不多。”　　那漢子聽了佐丹蔡的話點了點頭，而後道：“順便請您把您家裡的一個叫‘阿房’的人叫出來，我們根據凱文洪的消息他就是您家裡的內鬼。是由他給凱文洪提供了您家裡的動態。”　　“什麼？！竟然是他？！”佐丹蔡失聲叫道，隨即便帶着這漢子朝客廳外走去。但剛剛走到了門口便見到剛才一下子不知道躲到了那裡去的盧帥將一個年輕人綁着押到了他們面前，見得佐丹蔡后盧帥輕聲道：“營長，這個人剛才見到你們的車子進來后便鬼鬼祟祟的要溜出去，結果被我們抓到了。”　　這漢子自然就是黑水國際的王牌人物――周鐵斌，那年輕人見到了佐丹蔡神情恐懼的“噗通！”一聲跪了下來哭喊道：“蔡先生！蔡先生！您饒我一命吧！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周鐵斌見狀，知道這小子便是那個叫什麼“阿房”的。於是用眼神向佐丹蔡詢問到應該怎麼辦，佐丹蔡眼神複雜的看了看跪在地上哭喊的阿房好半響才道：“先把他也押到防空洞里去吧……”　　周鐵斌聞言，便對着盧帥使了個眼色。盧帥會意的從阿房身上撕下一塊布將阿房的嘴巴堵上，而後周鐵斌便走向那商務車將那張沾滿了鮮血的床單拿了下來隨着佐丹蔡一起走向莊園的一處角落。　　莊園並不是很大，沒一會兒佐丹蔡便停在了一處小土坡邊上。摸索了一下從土坡內拿出了一條鐵鏈“嘩啦～”一聲打開了一扇鐵門，將周鐵斌等人引領了進去。順着樓梯走下了好久才停了下來。　　“這個防空洞是我爺爺修建的，當時是為了躲避空襲和日本人。後來便廢棄了，我已經好久沒有來這裏了……”佐丹蔡一邊走着一邊感嘆道：“沒有想到我竟然還有用上它的時候……”　　“啪嚓～”一聲，佐丹蔡將一處暗門打開。領着周鐵斌他們進去后，按了不知道什麼按鈕整個防空洞的燈便亮了！周鐵斌他們這才開始打量着這間防空洞。　　這是一間有着數百平米極大空間深入了地下大約十米左右的人工洞穴，斑駁的牆壁訴說著它曾經歷的歲月。這裏四處擺放着水泥做的石頭桌子、凳子、架子甚至床。在四周的牆壁上還有着其他的門，似乎通向不同的地方。佐丹蔡向著周鐵斌他們解釋道：“這間防空洞是可以從入口封閉住的，為的就是擔心會有人從外面進來。”　　“而這裏面儲存可以夠一百人吃上兩年的糧食，還有着水源和氣孔。都設置在隱蔽處，我們還修建了一條暗道可以通向馬尼拉市內的一間屬於我們家族的商鋪，另一條暗道則是可以通向海邊。那裡有我們家族的一間漁業公司。”　　“甚至，我們家族還有着規定：必須要在這裏儲存上三百斤的黃金，這樣即使是我們被迫離開，也有着東山再起的資本。”　　聽得佐丹蔡這麼說，周鐵斌不禁心下震驚！看來這些菲律賓的大亨們也是飽受戰亂之苦啊！不然何以花費如此大的人力、物力來修建這隱蔽無比的防空洞？！甚至還設置好了兩條逃跑路線，顯然他們是對菲律賓的政局沒有什麼信心。隨時準備着災禍降臨時可以躲避或者離開。　　看得周鐵斌的眼神，江湖老鳥的佐丹蔡自然知道他在想些什麼不禁苦笑道：“從明朝起，我們在海外混飯吃的華人就是當地政權欺凌、洗劫的對象。但我們的產業又都在這裏，實在舍不得拋棄幾代人奮鬥的成果。於是我們只能是做些充足的準備，一旦有着危險我們可以及時撤離。如果沒有，我們當然還是願意在這裏繼續生活下去。”　　聽了佐丹蔡的話周鐵斌默然，跟着周鐵斌進來的盧帥和其餘三個黑水國際的人員接過周鐵斌手上的血床單，在那地上打開將凱文洪拉了出來。佐丹蔡一見到渾身都是血的凱文洪立刻眼都紅了！衝上去便是一腳！將那凱文洪踹的一聲慘叫！　　“你這個吃里扒外的畜生！迪南可是你的親外甥啊！你竟然下的去這樣的毒手！你還是人嗎？！”佐丹蔡一邊踹着凱文洪，一邊氣喘吁吁的怒吼道：“你把洪家的家產給敗了，氣死了你爸爸！我就不說什麼了！還給你保留着我們蔡家的股份讓你每年都跟着分紅！你還要什麼？！你個畜生啊！你就沒有一點的良心嗎？！”　　周鐵斌聽着佐丹蔡的話，不禁默然。看來這凱文洪不過是個浪蕩公子，將自己家族的資產全部敗光了后，不滿足姐夫給他的分紅決定要從自己姐夫那裡搞上一筆！所以他聯繫了外人綁架了自己的外甥來勒索自己姐夫家。　　如果不是黑水國際的橫空出世，恐怕他的錢都已經拿到手了。此時的凱文洪被佐丹蔡踹的哇哇直叫，周鐵斌只得上前將暴怒的佐丹蔡拉開勸慰道：“佐丹蔡先生，令公子已經沒事了。現在我們最為主要的是要問出這件事情是不是有着幕後主使，如果有的話我們應該一併清理掉免得留下隱患。”　　聽得周鐵斌的話，佐丹蔡才氣喘吁吁的停下了手死死的瞪着凱文洪惡狠狠的道：“凱文！你老實交代這件事情還有沒有其他的參与？！說清楚了，我或許可以饒你一命！要是說不清楚我今天就結果了你！”　　凱文洪聽得佐丹蔡的話驚恐的掙扎着坐了起來，大聲道：“姐夫！姐夫！這不干我的事啊！這都是阿諾茲讓我做的，也是他告訴我迪南要去礦點談項目的！不然我從來不去公司怎麼能知道迪南的行程啊？！姐夫！姐夫！看在我爸爸的份上你可不能殺我啊……”　　聽着凱文洪的話，佐丹蔡臉色一沉！那雙手竟然不住的顫抖着，站在他身邊的周鐵斌此時卻沒有多話。這件事情本來就是人家的家事，黑水國際不過是過來幫忙救人而已。要做殺手什麼的周鐵斌可沒有這個打算。不過，如果是唐昱提出要求那麼他客串一下也是無所謂的。　　“周先生，麻煩你們幫他止一下血。有些事情我需要和唐小友和阿誠商量一下。這裏就交給你們了……”佐丹蔡沉默了半響，才對着周鐵斌緩緩的道。周鐵斌自然可有可無的點了點頭。　　佐丹蔡對着周鐵斌道了聲謝，便獨自走出了這間防空洞。回到了客廳的時候兒子迪南蔡已經洗好了澡，吃了點東西正坐在客廳陪着唐昱他們說著話。蔡家是菲律賓的大家族，雖然其主體是鋼鐵冶鍊，但實際上其他的產業他也有涉及。而唐昱本身也是前後兩世都有着極其豐富的商業經驗，這和從美國哈佛畢業后就一直幫助家裡做生意的迪南蔡很是聊的來。　　甚至兩人對將來电子市場的興起預測都有着同樣驚人的相似，唐昱那是有着後世的經驗而迪南蔡毫無疑問是他的商業天賦和觀察所得出的結論。只不過是一番的聊天便讓唐昱對這位蔡家的少爺刮目相看！

# 第四百六十六章 菲律賓風雲

　　就在這個時候，佐丹蔡陰沉着臉走了進來。利嘉誠等人覺得有些莫名其妙，他的兒子迪南蔡都已經被救回來了那麼他的臉色這麼還如此難看？！莫非事情又牽扯到了一些勢力？！　　當下利嘉誠向著佐丹蔡問道：“怎麼了？！莫非還有什麼壞消息傳來？！”佐丹蔡聽了利嘉誠的話並沒有立刻回答，而是靠在了沙发上深深的嘆了口氣。閉上了眼睛良久才對着利嘉誠緩緩的道：“阿城，你說說為什麼為了錢很多東西就能變味了？！難道錢真的有那麼重要嗎？！重要到幾十年的朋友都下手？！”　　利嘉誠聽了這話默然良久，他也是商場上混老了的人了。自然知道總是有些人會想盡辦法通過些齷齪手段來獲取利益，然而這些人卻不知道這世界上哪裡有齷齪手段就能成為頂尖人物的？！無論哪一行哪一業從來就沒有人能用着齷齪手段一舉飆升成行業翹楚的，那些手段或許能得一時之利，但最終你都要為自己做的事情買單。　　“蔡伯伯，您也是利伯伯的老朋友了。有什麼話就直說吧，能幫忙的我們決不推辭。”唐昱看着佐丹蔡緩緩的道，他看出來了佐丹蔡現在為難的或許就是真正的幕後主使。這個人或許勢力龐大，又或許非常具有影響力以致佐丹蔡有些猶豫不決。如果置之不理毫無疑問這是鼓勵了對方繼續行事，但如果反應過激了卻又擔心局面便的不可收拾又或是被對方反咬一口。　　而佐丹蔡之所以在他們面前提起這些，毫無疑問是想利嘉誠能夠出手幫忙。但利嘉誠自己在這菲律賓的影響力並不大，佐丹蔡的意思自然是想着由利嘉誠開口讓唐昱來幫忙。但這次過來唐昱已經幫了很大的忙了，連兒子都就出來了。於是佐丹蔡不好再開口讓唐昱幫什麼忙了，而利嘉誠畢竟與唐昱的關係近些所以佐丹蔡才想着通過這番話讓利嘉誠幫着和田玉開口。唐昱聽得佐丹蔡話便知道了他的意思，於是才笑着開口應道。　　他不想利嘉誠為難，而且這位佐丹蔡看起來應該是極為困難。不然也不會開口，果然唐昱接過話去后佐丹蔡無奈的笑了笑對着唐昱道：“小昱，讓你見笑了啊……”　　“剛才我那不爭氣的小舅子已經招認了，給他泄露消息的是我們公司里的股東阿諾茲，這個阿諾茲是隨着我一起擴大公司的老人了而且也是菲律賓警察部部長的弟弟。也正是因為這兩個原因我才讓他在我的鋼鐵公司里佔了一部分股份。本來想的是報答他這麼多年的努力並減少些麻煩，但現在看來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唐昱聽了佐丹蔡的話，大概明白了整件事情的過程。很簡單，佐丹蔡將那位警察部部長的弟弟阿諾茲招聘進了公司並給予他一定的股份目的是想讓公司減少些政治上的麻煩。或許一開始的時候阿諾茲確實很高興，也為著公司扛下了不少事情。但後來阿諾茲或許覺得公司是自己的更好，偏偏這個時候凱文洪也從貴公子跌落成了破落戶。享受慣了的他哪裡受得了佐丹蔡每年僅給他的那數百萬分紅？！　　於是兩人見面之下一拍即合，由阿諾茲提供路線而凱文洪負責找沙丹納斯、沓道特、布俞諾和伊莫伊他們幾個亡命之徒來動手綁架了迪南蔡。相信阿諾茲和凱文洪一開始的打算便是拿到錢以後就將迪南蔡弄死，然後偽裝成劫匪不守信用撕票。畢竟現在佐丹蔡年紀已經大了，而受了這喪子之痛說不定就一命嗚呼！到時候兩人自然能瓜分這公司的財產。就算他一下子沒死，等他老得不濟的時候這公司也不過是兩人囊中之物！　　“阿諾茲他也不想想，他哥哥的那個警察部長的位置可是我花了不少時間和錢給堆上去了！我既然能堆的上去，自然也能把他拉下來！”佐丹蔡頗有些冷然的道：“但現在我擔心的是他和他哥哥會狗急跳牆直接殺來的我莊園里鬧事，比較阿諾茲做的這件事已經是把他們兩兄弟推向了死路。我不得不防着他們狗急跳牆！”　　聽得佐丹蔡這麼說，唐昱明白了他的打算。佐丹蔡要收拾掉阿諾茲兩兄弟不是問題，但現在擔心的是對方雇傭亡命之徒做出狗急跳牆的事情！比如：直接衝進這莊園里將蔡家一家老少全部殺掉！這樣或許會引起一些反彈，甚至被衝擊。但如果佐丹蔡他們不死，那麼阿諾茲只會更慘！　　“蔡伯伯放心！”唐昱笑了笑，自信的道：“我們既然來了自然就不會讓他們得手，現在重要的是如何對付他們，我們要麼不動手要動手就不能給他們機會！”　　聽得唐昱的話，利嘉誠也點了點頭。看着佐丹蔡道：“佐丹，我們也是老朋友了！我自然不會看着你出事，小昱也是我們自己人所以不必擔心。現在重要的是你打算怎麼做？！畢竟阿諾茲可是警察部長的弟弟，如果要動他還是得謀劃一番啊……”　　佐丹蔡看着唐昱他們笑着道：“要收拾他們兄弟兩個我還是有些把握的，不過擔心的就是他們狗急跳牆到時候威脅到我家裡就不好了。和他們做了那麼多年，我又怎麼會沒有留下一點把柄？！特別是阿諾茲他哥哥考文，我既然扶起了他去做部長自然就能控制住他。”　　唐昱等人聞言點了點頭，畢竟佐丹蔡那也是生意做老了的人了又怎麼會一點防備之心也沒有？！只不過是阿諾茲昏了頭才會出此下策，冒險一擊！若是他和他那做警察部長的哥哥商量一下或許事情不會演變至此。但聽得佐丹蔡娓娓道來唐昱也暗自心驚這菲律賓的華人竟然勢力大到了這種地步，難怪後世有聽說印尼排―華但卻從來沒有聽說菲律賓排―華。看他這陣勢，估計菲律賓政府有着不少的人都和他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不然何以能將那考文扶持成了警察部長？！　　“既然如此，佐丹你便直接去做吧！我和小昱自然會在這裏，不會離開。”利嘉誠聞言看了眼唐昱，見唐昱點了點頭后對着佐丹蔡道：“放心，我絕對不會讓你家裡人受到傷害的！”　　佐丹蔡聞言感激的對着利嘉誠等人點了點頭，隨後拿起電話朝着不知道什麼打了過去。沒一會兒便在電話里和對方說起了菲律賓加洛語，這加洛語是菲律賓的本地話也是馬來語系的一個分支，無論是唐昱還是利嘉誠都聽不懂。於是聽得一頭霧水的他們只能是無可奈何的看着佐丹蔡臉色凝重的和電話那頭說著什麼。　　良久后佐丹蔡掛斷電話，但沒一會兒又拿起了再次撥出了一個號碼依然是一口的加洛語和對方說了好半天。掛斷了電話后，佐丹蔡才對着唐昱等人道：“事情已經辦妥，我知會了總統拉莫斯閣下的秘書長。相信他很快就會有所動作！”　　唐昱和利嘉誠聞言一愣！他們沒有想到的是佐丹蔡竟然有着如斯能量，居然可以直通到總統秘書長的手下！這份隱忍和關係網已經脫離了一個普通商人的力量了，隱隱的有着美式財團的架勢。畢竟美式財團都是由各個連通着不同行業的家族組成，而後他們連接在一起通過扶持政黨來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　　甚至在美國還有着“共和黨是屬於洛克菲勒家族，而民主黨是屬於摩根家族”這樣的諺語，看着佐丹蔡這架勢似乎要把家族朝着這個方向去發展。看得唐昱和利嘉誠那複雜的眼神佐丹蔡無奈的笑了笑道：“不要認為我野心很大，實際上這是無可奈何。”　　“我們家族的生意已經是做到了吃下菲律賓巨大的市場的程度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人眼紅那是假話。”佐丹蔡深深的嘆了口氣，緩緩的道：“如果僅僅是商業上的手段我自信不會害怕什麼，但我擔心的是有人會用上些非商業性手段！所以我需要自保……”　　聽得佐丹蔡的話，利嘉誠理解的點了點頭。其實利嘉誠自己又何嘗不是呢？！生意已經做到了香江頂級一流，所以迫不得已的要捲入政治的漩渦中。家大業大，自然牽挂也大這是恆古不變的真理。其實也只有到了他們這一步才知道很多商人最後走向政治實際上是迫不得已的自保行為，無論他們喜歡不喜歡最終他們都會歸向政治。　　“蔡伯伯，我還是打個電話吧……”唐昱想了想，對着佐丹蔡緩緩的道：“畢竟現在事情有變，我需要知會一下我的幾個爺爺。”　　佐丹蔡理解的點了點頭，和利嘉誠關係極好的他自然是知道唐昱口中的那幾個爺爺到底指的是誰。畢竟現在已經是牽扯到一國之部長了，而且這件事情也是由唐昱所經手的自然要和上面說清楚，不然到時候有什麼問題那小事都有可能變成大事。　　唐昱走出了房間，在門口處摸出了衛星電話朝着京城裡何老的家裡打去。這個時候何老還沒有休息，電話響了一會兒便被護理人員接了起來，唐昱輕聲的表達了自己的要求而後護理人員不敢怠慢，立即將電話交給了何老。　　“小昱，找我這老頭子又有什麼事兒了？！”電話那頭的何老聽起來中氣十足，昂然有力！唐昱聽得老人的話才緩緩的道：“爺爺，事情有變！現在牽扯到的是菲律賓警察部部長的弟弟，而佐丹蔡這裏的想法是直接將他拉下馬……”

# 第四百六十七章 漸演進變

　　電話那頭的何老聞言皺了皺眉緩緩的道：“小昱，說清楚到底是什麼情況？！怎麼竟然牽扯到菲律賓的警察部長了？！不是說是一宗綁架案嗎？！”　　唐昱深深的吸了口氣，緩緩的將整件事情不分巨細的和電話那頭的何老說了一遍。電話那頭的何老一直沒有吭聲，而是緩緩的聽着唐昱將所有的事情全部都說了一遍。　　“……事情就是這樣，我們沒有想到的是這件事情竟然會牽扯到菲律賓的警察部部長。更沒想到的是佐丹蔡竟然有着那麼大的能量竟然可以直通到總統秘書長那裡，所有現在事情變得有些棘手。我必須和您說一聲，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示。”　　唐昱一口氣將事情全部說完后，緩緩的對着電話那頭的何老道。但說完了良久卻都沒有等到何老的回話，一時間唐昱的心竟提了起來！難不成何老覺得這件事情和國家現在韜光養晦的政策不符，所有打算讓他們回去？！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佐丹蔡無疑就危險了！　　“爺爺……您的意思是……”唐昱小心翼翼的試探的問道，事情已經進展到現在這一步了唐昱本以為何老不會反對這件事情。但如今何老的不說話讓他十分的緊張，但隨即電話那頭何老的話便打消了他的一切疑慮。　　“哈哈……我這老頭子還真沒有想到我們的華僑竟然在一個國家有着那麼大的勢力！”電話那頭的何老毫無徵兆的爽朗的大笑了起來：“既然去了，自然要把事情辦的漂亮！總參那邊我會打招呼，一會兒會有人去找你們。但下次我們統、戰的同志過去的時候，你們也得陪着！知道了嗎？！”　　聽得老人如此吩咐，唐昱這才放下心來。而老人末了交代的那一句唐昱更是心下鎮定，老人這是打算趁着這次機會多搞搞統、戰工作啊！畢竟菲律賓這邊的華人一直都有一部分傾向於台灣，如果這次能夠拉動一批有着政治影響力的華人支持內地這無疑是外交的一次壯舉！而黑水國際到時候將會更得國家的重視！　　“爺爺……我知道怎麼做了！”唐昱點了點頭緩緩的對着電話那頭道：“您先讓他們在香江等着我們，最多一個星期這裏的事情解決了我會讓他們以黑水國際的身份來到菲律賓。協助他們開展工作。”　　聽得唐昱的話，何老知道他肯定聽懂了自己要表達的意思不禁點了點頭對着電話那頭的唐昱笑道：“孺子可教！行了！放心大膽的去做便是！有我們這些個老頭子給你做後盾你還怕什麼？！去闖便是！”　　說完，老人直接掛斷了電話。而唐昱在門口站了一會兒后，也回到了客廳里。看得佐丹蔡有些緊張的看着自己唐昱笑了笑對他道：“我的爺爺已經告訴我：都是華人一脈，能幫的怎麼可以撒手？！幫到底便是了！讓我放心大膽的去做。”　　聽得唐昱如此說，佐丹蔡深深的鬆了口氣。而後邀請利嘉誠和唐昱兩人一起到飯廳里和他的妻子阿菊、兒子迪南蔡一起共進晚餐。畢竟這個時候不好出門，所有隻得在家中用餐。在門外負責安保工作的盧帥等人自然會有人給他們送去吃食，這到不用擔心。　　一頓飯吃的主賓歡愉，身為主人的佐丹蔡自然是因為安全問題解決了而放鬆。身為客人的唐昱和利嘉誠則是因為過來的主要目的已經達成而放鬆。至於接下來的安全問題幾人竟然都沒有去考慮，佐丹蔡是因為周鐵斌他們一過來所展示出來的能力太強而被鎮住了。唐昱和利嘉誠則是知道這件事情有着總參的首尾，如果在總參的參与和數十位精英人士全副武裝的護衛下竟然還能出事那麼只能說明總參太渣。但顯然這是不可能的。　　幾人在晚飯後便回到了客廳內喝茶，女主人阿菊在將茶泡好和唐昱他們打了個招呼后便躬身離開了，之留下來兒子和丈夫在會同唐昱他們聊天。這也是因為家教的原因，在菲律賓的華人大族所有的族人都是接受着極其傳統的中式教育。雖然他們將一些類似“男女不同席”之類的規條去掉了，但身為妻子不得參与丈夫的事物這一條還是規定的很嚴的。因此阿菊才在陪着他們吃完飯後給他們泡上茶，便獨自退開了。　　唐昱看着悠然從容而退去的阿菊不禁感嘆！這才是真正的魅力，雖然女主人年紀不小了但身上那股深深的貴氣和從容根本不是國內那些所謂的“貴族”所能擁有的。人家這才是真正的從容淡定，雍容華貴。這份華貴不是國內那種吃兩片帶血的牛排，喝兩杯跟血一樣的葡萄酒就以為自己什麼小資之類的狗屁貴族能比的。　　“小昱，被你伯母的貴氣鎮住了？！”利嘉誠看得唐昱嘆氣，一下子便猜到了唐昱在想些什麼，不禁笑着道：“你伯母家可是世家大族，明、清兩代出了七個進士四個翰林。最高的做到了一任巡撫。書香門第啊！自然是貴氣十足嘍！”　　佐丹蔡聽得利嘉誠如此之誇獎自家夫人自然笑的合不攏嘴，連聲道：“阿城，過獎！過獎了啊！都糟老太婆了，哪裡有什麼貴氣呀？！不過是讀多些古文，懂得些事理罷了。”　　“哈哈……”聽得佐丹蔡的謙虛，一眾人爽朗的大笑了起來。但隨即，刺耳的電話鈴聲讓這爽朗的笑聲嘎然而止。佐丹蔡看了眼唐昱和與利嘉誠，緩緩的將電話接了起來。　　“我是佐丹蔡，哪位？！”佐丹蔡沉穩的將電話拿起，對着電話那頭肅然的道。這次佐丹蔡並沒有使加洛語，而是用的漢語。用當佐丹蔡的話音剛落，電話那頭就傳來了一個恭敬的聲音道：“蔡先生，我弟弟的事情我剛剛才知道。對於此事我並不知情，並對您感到非常的抱歉……”　　佐丹蔡皺了皺眉頭，他估計到了電話那頭的是誰了。毫無疑問這邊是阿諾茲的哥哥考文，估計是阿諾茲一直收不到凱文洪的消息於是慌了神！於是去查看了凱文洪的住所發現了發生的一切，便知道事情已經暴露了趕緊找自己哥哥去商量。於是才有了這一通電話。　　“考文，不要說了。”考文的話還沒有說完，佐丹蔡便冷冷的將他打斷了。佐丹蔡神情冰冷緩緩的對電話那頭的考文道：“考文，我和你們兄弟交往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從你上學的時候算起我們認識大概也有二十多年了吧？！”　　“是的，蔡先生。”電話那頭的考文只得緩緩的吸了口氣，對着佐丹蔡道：“我們從初中開始認識您，到今天已經有二十三年了。”　　“二十三年啊……人生能有幾個二十三年？！”佐丹蔡嘆了口氣，緩緩而冰冷的道：“二十三年，我自問對你們兄弟仁至義盡！你從一個小小的警員做到了警察部長，我出錢出力扶持的！阿諾茲，從一個普通工人到今天的公司副總！我給的！但你們回報我的是什麼？！說！”　　電話那頭的考文聞言頓時失聲，好半響竟說不出話來。等了好一會兒，佐丹蔡見考文竟不說話，於是緩緩的道：“你不說？！那我替你說：你們綁架我唯一的兒子！你們企圖殺死我唯一的兒子！這就是你們對我的回報！”　　電話那頭的考文聽得佐丹蔡的話只得沉默以對，而坐在佐丹蔡身邊的迪南蔡則緊張的走到了父親身邊替他順着氣道：“父親！您血壓高，不能生氣啊！我現在不是沒事嗎？！您就不要和他們制氣了……”　　佐丹蔡喘了良久的氣，才狠狠的對着電話那頭的考文冷聲道：“關於你們，我一個也不原諒！一個也不放過！好自為之吧！”　　說完，佐丹蔡也不等考文的回話便直接“啪！”的一聲掛斷了電話。唐昱和利嘉誠看着佐丹蔡冷然的掛斷了電話，他們知道：事情已經開始有些詭變了。一個警察部長如果說連自己的嫡系都沒有，那麼肯定是假話。而佐丹蔡的這一番話無疑是給對方判下了死刑！毫無疑問，手中握有一定力量的考文絕對不會坐以待斃！而從現在開始到明天早上之前這段時間無疑是最為危險的！　　就在這個時候，周鐵斌忽然走進了客廳對着唐昱道：“有人來了，說是何老讓來的。”唐昱聽得這話，心知是總參那邊的人來了。於是點了點頭讓周鐵斌將人領進來。這是一個年紀約在三十上下身材胖胖滿臉和氣的中年人。如果是在街上你碰到他肯定不會相信他是一個特工，因為他那樣子更多的像個奸商。那人一進來，便笑眯眯的看着唐昱呵呵的道。　　“啊～你就是唐昱吧？！果然是聞名不如見面呀！人才！難得的人才啊！只是沒有想到的是你竟然這麼年輕啊～難得！難得啊！哈哈……這位便是香江的利嘉誠先生吧？！在下也是久仰大名啊！如雷貫耳！還有佐丹蔡先生，啊呀呀……在菲律賓幾乎都沒有人不認識佐丹蔡先生啊！您可是菲律賓鋼鐵業的巨子！我可是聽過您的不少事迹呀！”　　唐昱不禁感嘆這胖子的八面玲瓏，憑着自己那副笑眯眯的胖臉和和善的話語一下子便拉近了眾人與他之間的距離，不愧是總參派出來負責菲律賓事物的人啊！

# 第四百六十八章 莊園之亂

　　說著那胖子笑眯眯的自我介紹道：“我叫方哲，是江北實業派駐菲律賓的代表。你們有什麼問題可以和我說我會盡量的幫你們解決。”　　唐昱看着胖乎乎的方哲也不客氣，直接先把事情描述了一遍后對着方哲道：“現在情況就是這樣，我們這裡有着三十幾名安保人員但我擔心的是對方過來的人太多會頂不住。所以想讓你們想想辦法在路上阻他們以阻。”　　方哲聽完了唐昱的描述眼珠子一轉，笑着道：“你們可以先去那個防空洞先暫避一下，這裏的安保人員你們繼續留任。至於路上嘛……我來想辦法！保證他們輕易過不來就是！好了，事不宜遲我現在就去安排。”　　說著，方哲對着利嘉誠等人點了點頭便直接走出了客廳。而佐丹蔡想了想也覺得方哲說的有理，於是便將妻子阿菊及兒子迪南蔡帶着和唐昱他們一起回到了那間防空洞里去。到了防空洞的時候，這裏的血跡已經沒有了，周鐵斌他們自然早已經清掃過了一遍。至於那位阿房的去向佐丹蔡卻一直沒有開口去問。　　眾人在防空洞里沉默的呆了不知道多久，猛的就聽得外面傳來劇烈的爆炸聲！唐昱他頓時緊張了起來！這說明那位考文肯定已經開始行動了！而且對方的力量已經延伸到了這座莊園里，但不知道的是外面情況如何。但如今唐昱他們也不好出去，只能是焦急的等待着消息。　　時間倒回到佐丹蔡掛斷了電話時，馬尼拉市中心的一所公寓里一個高壯的男子“啪嚓！”一聲將手中的電話捏碎了去！而他身邊站着的一個高瘦男子卻一聲也不敢吭，高壯男子猛的站起來“啪！”的一記耳光抽在了那高瘦男子的臉上！　　那高瘦的男子頓時被抽的橫飛了出去！“噗通～”一聲撞在了沙发上，“哇～”的一聲吐出來七八顆帶着鮮血牙齒，但還是不敢吭一聲。只是沉默的抹着自己的嘴角。　　“阿諾茲！你這個廢物！誰讓你去打佐丹蔡的主意的？！難道你不知道這麼做的後果嗎？！鬧腦子殘廢了還是壞掉了？！誰教你這麼去做的！說！”那高壯男子，惡狠狠的盯着阿諾茲冷冷的低吼道。　　被打飛的阿諾茲不敢吭氣，站了起來低着頭一句話也不敢說。那高壯男子見得他這幅模樣猛的又衝過去一腳便踹在了阿諾茲的肚子上，頓時把阿諾茲踹的“噗通！”一聲跪在了地上“哇哇～”的嘔吐着一堆噁心的殘渣。那高壯男子見得阿諾茲這幅模樣眼中閃過一絲不忍，緩緩的回到了座位上坐了下來揉捏着眉心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考文，我的哥哥！我這麼做還不是為了我們家好？！”阿諾茲吐了半天，終於緩過氣來了這才對着那位高壯的男子道：“我們現在干生乾死又能得到他蔡家多少的好處？！大頭還不是給他蔡家拿了？！憑什麼我們這麼努力賣命卻讓他蔡家拿大頭？！這根本就不公平！”　　那高壯的男子就是考文，而那位叫嚷着的則是他的弟弟阿諾茲。當然，叫嚷的阿諾茲絕對不會去想，自己之所以能拿下生意全是人家看在了蔡家多年的信譽和龐大無比的資產上。如果是他阿諾茲自己去做生意，又能有多少人買他的帳？！如果他真的本事非凡早就出來自己創業了，只不過他知道自己的能力無法干出一份事業所以才一直龜縮在蔡家裡幫忙。　　“但，如果佐丹蔡和他的兒子迪南蔡死了！那麼大筆的股份就會成為無主之物，到時候我們不敢說全部吃下，至少可以過的比現在要好！”阿諾茲兩眼發光的對着考文道：“哥哥，即使事情已經這樣了，不如我們先下手為強！直接就去蔡家的莊園里滅了他滿門！到時候讓他家的小舅子凱文洪出面接收股份，我們也能分上兩層！”　　聽得自己的弟弟如此說，考文不禁怒罵道：“笨蛋！人家凱文洪是傻瓜嗎？！拿了股份還會分給你？！你也不用你那豬腦子去想想！換了是你，能拿出股份給別人嗎？！”　　聽得哥哥如此說，阿諾茲不禁得意的走到沙发上拿起自己放置在沙发上的公文包打開來拿出一份文件交給了考文。考文疑惑的拿過來看了一眼，不禁倒吸一口涼氣！這上面是一份股權轉讓書，說的就是凱文洪將自己名下的蔡家的公司股份的30％轉移到阿諾茲的名下。甚至這份股權轉讓書都已經簽名了的，只是日期沒有填上而已。　　也就是說，只要佐丹蔡和他兒子迪南蔡死去那麼最有可能拿到股份的凱文洪便可以拿到股份，而只要凱文洪拿到股份自己便可以憑着這份股權轉讓書將他名下30％的股份拿到手！一時間甚至考文也心動了，看着考文猶豫不決的眼神阿諾茲趕緊添了一把火對着自己的哥哥道：“反正佐丹蔡那老不死的都已經知道了，他總之都不會放過我們！為什麼我們不先下手為強幹掉他全家！等得凱文洪拿下股份，我們又可以分上一份！總比我們坐以待斃的要好啊！”　　考文聽得阿諾茲這麼說，更是心動了！猶豫了好一會兒，他終於走到了電話邊上拿起了電話給菲律賓特警隊副隊長阿盟。考文和這位副隊長曾是一起服役的戰友，兩人一起服役並一起退役關係極好。後來退役后考文通過佐丹蔡的關係進入了警察系統一番廝混后竟然成為了警察部部長。　　而成為了部長后他並沒有忘記這位老戰友，通過了層層關係將這位戰友調入了警察系統中擔任副隊長。因為阿盟相當於考文在這警察系統中的嫡系對象，在這個關鍵的時刻考文毫不猶豫的將電話打給了阿盟。　　電話響沒有兩聲便被接起，只聽得電話那頭傳來一個男聲道：“我是特警副隊長阿盟，請問您是那位？！”　　這是阿盟的專門任務電話，所知的人並不多而且都是高官。所有隻要這個電話響起阿盟都會毫不猶豫的接起來，並恭敬的答話。聽到了阿盟的聲音考文緩緩的道：“阿盟，我是考文。我的老朋友，現在是我最需要你的時候了。”　　阿盟聞言一凜，當下恭聲的答道：“考文，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今天的一切都是你給的，無論是有任何要求只要我能辦到的你儘管開口！”阿盟說出這番話不是因為義氣或是其他什麼的，原因很簡單：他阿盟進入了警察系統就已經打上了考文的烙印！如果考文出了什麼事情相信阿盟也不會好過到哪裡去。因此他能做的只有是一條道走到黑。　　哪怕考文讓他是衝擊總統府他也只能照辦，誰讓他和考文的干係如此深厚呢？！而電話那頭的考文聽得阿盟如此說不禁滿意的點了點頭笑着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事，你需要幫我帶着一批人去蔡家的莊園將佐丹蔡一家全部給我殺了便是！”　　聽得考文這麼說，阿盟腦子不禁“嗡！”的一聲巨響！不是吧？！竟然讓自己去殺佐丹蔡一家？！要知道佐丹蔡可是菲律賓的名人啊！大名鼎鼎的鋼鐵大亨！他要是感冒噴嚏整個菲律賓的股市都會震蕩不已！他要是生病住院了連總統都要致電慰問，而考文竟然要自己去殺他？！　　“放心，你不會有事的。”考文似乎也感覺到了阿盟的猶豫，心中有着絲絲不愉。剛才你還拍着胸口說儘管開口，怎麼這會兒變卦了？！　　“我已經聯繫好了關係，等佐丹蔡死了之後自然會有人出面替我們擺平事情。我們要做的就是趕緊動手，事後我會進入國、防部而你將接任我的位置。”為了穩住阿盟考文不得不編出個彌天大謊來，果然當考文說出這番話來的時候電話那頭的阿盟被震的腦子“嗡嗡”直響！竟然可以安排進入國、防部？！這……這背景也太深厚了吧？！看來這催動着他們動手的人勢力也不小啊！甚至阿盟隱約的想到了那麼幾個極有可能的人物。　　但可憐的阿盟不知道，這一切不過是考文的謊話罷了。目的就是騙他去將佐丹蔡一家殺死，而後坐享佐丹蔡死後的利益分配。此時的阿盟聽得竟然可以接任警察部長的位置心頭一熱！恭聲道：“考文，我什麼時候拒絕過你？！既然你需要我去處理佐丹蔡，那麼我現在就去！你無需擔心，事情完成后我會個你電話的。”　　考文聽得阿盟這麼說，不禁笑着點了點頭對着阿盟道：“記得把事情辦的漂亮點！我好給你說話。完事後立即給我電話，我幫你安排善後事宜。”　　“我知道了，你等我消息便是。”阿盟說完便掛斷了電話，從床上起身坐在了椅子上思考了一陣便走出了卧室。　　而考文這邊在放下電話后立即瘋狂的大笑了起來！阿諾茲更是跟着笑的見牙不見眼，好一會兒了這哥倆才停止了大笑，考文冷冷的哼道：“阿盟啊！阿盟！我當初扶起你做特警隊的副隊長結果讓你辦點事情還給我推三阻四！不那你頂缸拿誰頂缸？！哼！佐丹蔡，你個老東西！我為你賣命那麼多年你竟然想着收拾我？！現在我們看看誰收拾誰！”

# 第四百六十九章 特警隊

　　阿盟並不知道考文的話竟然全都是假話！此時的他正興奮的趕往特警集訓地，連夜召集自己麾下的親信們立即到場。在阿盟的數十個電話打出去后，沒一會兒特警隊的辦公室里便聚集了五六十人熙熙攘攘的連成了一大批！　　阿盟“砰！砰！砰！”的敲了敲桌子，眾人的吵鬧聲頓時為之一靜！　　“報數！”阿盟對着眾人掃了一眼，冷然道。聽得阿盟的命令，眾特警一一的排起隊來一個個的報數着，直到最後確定來到會議室的一共有五十七人。　　當報數結束后，阿盟這才肅然的看着眾人緩緩的道：“就在剛才我接到密報，在馬尼拉市郊的一所莊園內有着大批的武裝匪徒正在聚集，謀划衝擊市政大樓！”　　“嘩～”聽得阿盟這麼說，眾人一片嘩然！武裝匪徒啊！還謀划衝擊市政大樓，這可是驚天大事啊！當然，他們不會想到這不過是他們的副隊長所編出來的一個謊言。從這點上來說阿盟不愧是和考文交好的戰友，說起瞎話來一樣眼都不眨一下。　　“現在警察部部長親自給我下令，讓我帶着人過去剿滅這群匪徒。”說著，阿盟挑起了嘴角笑了笑接着道：“這次能去的人都算是資歷，在匪徒被剿滅后我們部長將會被調入國、防部。而我將接任警察部長之職。當然！在座的諸位自然也會立功授獎！”　　聽得阿盟的這話，在座的所有人不禁眼前一亮！要知道，菲律賓的警察講資歷、講背景、講功勛！一般來說極其難以升值！而這次如果真的是立功回來了那麼升職和加薪自然是變的容易了。而這位副隊長和部長的關係作為副隊長的心腹的他們也是清楚的，肯定是部長拿到了消息然後讓副隊長出動去辦事，以獲得功勛好升職接替自己的位置。　　這同時也解釋了為什麼竟然隊長都沒有來，而召集他們的卻是副隊長。顯然是隊長也沒有收到消息，這不過是副隊長從部長那裡拿來的私活！為的就是讓副隊長拿下這份功勞好接下他調至國、防部的空缺。而副隊長召集自己等人顯然是想着讓自己等人拿下功勛，到時候有借口可以安插人手！　　“這群匪徒窮兇惡極！背景深厚！我希望這次大家都不要手軟，堅決剿滅他們！”阿盟見鼓動的差不多了，才笑着繼續道：“立刻去領裝備！然後直接出發前往匪徒聚集點，到達后無需請示立即發動攻擊！記住！所有有可能反抗的力量必須全部殲滅！”　　所有人聽得阿盟的命令全都“嘩啦！”一聲站了起來，肅然應到：“是！”之後便在阿盟的帶領下走進了特警隊的裝備庫里，沉默的裝備上了各式輕重武器及防彈衣。他們都覺得這次是自己等人的一個機會，如果表現好了那麼將來或許自己將被調職警督也不一定！畢竟如果剿滅完成阿盟將升任警察部部長，到時候他所重用的自然是自己這一批人。一念至此一眾特警們心頭火熱！恨不得立即衝到那莊園內像是蘭博一般拿着重機槍把所有匪徒全都突突掉！　　沒一會兒，五十餘特警裝備完畢。阿盟看着他們士氣高昂裝備齊全的樣子集合在特警隊大門外，不禁滿意的點了點頭低吼道：“立即出發！”　　“是！”一眾特警轟然應諾，嘩啦啦的魚貫登入那早已經啟動好的警用麵包車內一溜煙的衝出了特警集訓地。　　就在他們駛離集訓地的時候，黑暗中的一個身影目光閃閃的注視着這四兩麵包車對着衣領低聲道：“目標已經駛離特訓基地，方向為市中心。預計半個小時後到達指定地點。”　　說著，黑影還動了動自己的耳朵點了幾下頭而後閃身沒入了黑暗之中。此時已經是夜裡十一點多，馬尼拉正漸漸的陷入沉睡中。這幾輛麵包車並沒有引起別人的注意，緩緩的開過了市中心堅定的向郊外的蔡家莊園駛去。　　車上的特警們此刻正在沉默的檢查着自己的裝備，副隊長已經說的很清楚了這次的目標毫無疑問的是一群窮凶極惡的武裝匪徒！手裡甚至可能有着重武器，所有自己等人有可能面臨着戰死的危險。因此，他們都在沉默中最後一次檢查自己的武器。這是培訓他們的美國雇傭兵公司的教官教他們的。為了自己的小命他們執行的很徹底。　　在馬尼拉市郊，距離市區不過數百米的地方十餘位身穿迷彩裝看不清面容的男子正如石頭般一動不動的趴在草叢里。他們是潛伏在馬尼拉的一群總參內部人員，在接到了馬哲的指令后默然的聚集在了馬哲的公司里，領出了一堆的裝備後到達指定地點進行集結。他們的目標就是即將出現的四輛麵包車。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對於他們這群被精選出來的精英來說等待的耐心並不是什麼問題。於是，他一如石頭般沉默的等待着。　　而他們之中的指揮官則是在距離路面的最前方沉默着等待着消息。終於，塞在了耳朵里的耳機傳來了一陣彙報：“獵犬群，我是狸貓！注意！注意！目標已經駛離馬尼拉市區，正向你處駛去！預計一分鐘後到達你處！”　　“獵犬犬首明白。”一眾迷彩潛伏着的首領緩緩的對着對講機那頭的聲音緩緩的道，就在他話音剛落的時候遠處的車燈已經隱約可見了，四輛麵包車排着隊緩緩的向他們駛來。犬首對着對講機緩緩的道：“所有獵犬準備戰鬥！先打爆對方是車胎，破壞對方的機動能力。之後自由射擊！”　　“是！獵犬一號收到！”　　“二號收到！”　　“三號……”一下之子，所有埋伏的獵犬全部都通過對講機向犬首回應道。在他們話音剛落的時候，那車隊已經進入了他們的伏擊圈內！幾個潛伏的狙擊手毫不猶豫的向著對方的車胎“砰！砰！砰……”的就直接開火了！　　隨着狙擊槍的爆響，犬首麾下的獵犬們毫不猶豫的直接對着那四輛麵包車狠狠的扣動了扳機！那些菲律賓特警也不是吃素的，在受到了襲擊后他們立即關閉了車燈並迅速的停下車打開車門匍匐在路邊對着各處火力進行還擊！　　“突突突……”　　“噠噠噠……”一時間，無數的槍聲劃破了夜空的寧靜！整個馬尼拉郊外亂成一片，四處皆是子彈的拽光和彈痕。但畢竟馬哲找來的全都是內地精心挑選出來的頂級精英，於是剛一接觸菲律賓的特警一下子就倒下了十餘人！阿盟看得這副情形頓時心驚，自己不過胡說什麼有強力悍匪沒想到還真跑出來一群強力悍匪啊！不過隨即他便釋然了，畢竟人家蔡家也是名門望族如果說一點風聲和準備也沒有那也不是蔡家了。這些人阿盟估摸着應該是蔡家請來的雇傭兵，為的是狙擊自己等人以阻止他們前往蔡家莊園。　　“一部分人，立即組織還擊！另一部分繼續隨我趕往匪徒聚集的莊園！匪徒已經發現了我們，所以動作要快！”阿盟生怕蔡家逃跑了，立即高喊道。而隨着他的高喊，那些特警們更加的相信自己要去攻擊的絕對是一群悍匪！於是一些原本有些動搖的人也堅定了下來，隊伍立即分出來十餘人對着獵犬他們進行火力壓制！另外的近三十人則隨着阿盟再次上了車子猛的一下便要衝出火力圈！　　但這群在內地被挑選出來的精英卻又怎麼會讓他們如此輕易的衝出來呢？！只聽得“砰！”的一聲槍響，那沖行的麵包車立即被打爆了輪胎“吱呀～”一聲慘然的撞到了路邊去停了下來。阿盟等人不敢怠慢，趕緊下車立即便對着四周掃射開來。這時候特警的傷亡已經達到了三十餘人，而能繼續動作反擊的由五十七人滑落到了二十一人。　　這時候攻擊得正爽快的犬首忽然收到了新的命令：“獵犬群聽命！獵犬群聽命！我是狸貓，現在令你們立即撤離現場。不要留下痕迹，撤離后先將裝備埋藏到預定地點。而後各自歸建。”　　那犬首聽得這話先是一愣，隨即迅速的答道：“犬首明白！獵犬群聽令！立即撤離，將所有裝備撤至安全處掩埋。而後各自歸建。”　　“是！獵犬一號收到！”　　“二號收到！”　　“三號……”一下之子，所有埋伏的獵犬全部都通過對講機向犬首回應道。獵犬們全都是精心訓練的軍人，自然不會有什麼質疑及抗命的情況出現。而是應答后陸續的緩緩撤出，沒一會兒突突噠噠的槍聲便平息了下去，現場留下的不過是慘叫着的特警隊員們滿地的鮮血和一堆的子彈殼。知道獵犬們撤離了好一會兒阿盟才反應過來，下令所有人停止射擊並派人上前查看。結果是除了找到一堆的子彈殼外什麼收穫也沒有，甚至敵人的血跡都沒有看到。這讓突然遭襲的阿盟對獵犬們恨的咬牙切齒，但無奈的是他現在要執行考文的任務於是只得命令特警們繼續前進奔襲莊園。　　由於失去了代步的麵包車，他們只得徒步奔襲蔡家莊園。一陣氣喘吁吁的奔跑后他們終於到達了蔡家莊園，但在這裏他們再次遭到了火力強勁的攻擊！

# 第四百七十章 考文的失敗

　　阿盟領着自己手下僅剩的二十餘殘兵敗將，咬着牙死撐着奔襲到了蔡家莊園。此時的蔡家莊園一片漆黑，在夜色中安靜的犹如一隻洪荒巨獸！但緊張及興奮的阿盟等人卻沒有注意到這裏安靜得詭異，而是想也不想一下子便衝進了莊園里！　　“警察！所有人不許動！立即出來接受檢查！否則我們便衝進去了！”阿盟還沒來得緩過氣來，他身邊的特警隊員便對着莊園里的房子怒吼道。他這一生怒吼不要緊，直接吧阿盟氣的半死！怎麼能這麼喊出去了呢？！驚動了蔡家到時候就不好說話了！　　但令阿盟沒有想到的是黑暗中竟然走出來一個人，這個人穿着一套合體的黑西裝高大而魁梧！面目帶着絲絲煞氣，緩緩的走到了阿盟身前定定的看着他道：“你們是警察？！請出示你們的證件、搜查令、拘捕令。還有，我們需要聯繫我們的律師。在律師沒有到來之前你們不能進入莊園。”　　阿盟聽得這男子的話不禁瞳孔一縮！猛的拿起槍指着男子怒吼道：“立即趴下！雙手抱頭！不然格殺勿論！所有人立即進入莊園，記住：所有人都是危險人物必須予以擊斃！行動！”　　那二十餘人聽得阿盟的話先是一愣，隨即毫不猶豫的拿起槍來直接便要衝進那莊園里去！而阿盟則獰笑了一下，正準備一槍將男子射殺卻猛的聽到了“砰！”的一聲，接下來便感覺到手臂被被猛的撕裂開來！當下阿盟便慘叫着躺倒在地上！　　一眾特警們被這槍聲驚的一個激靈，趕緊散開來各自尋找着掩體隱蔽。這時候他們沒有注意到，剛才攔住他們的那個男子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不見了。此時的他們正被這突如其來的槍聲驚嚇住了，各自躲避在掩體里不敢露頭。而被打斷了手腕的阿盟則慘叫着被拋棄在了外面，沒有人敢過去拉他一把！　　生怕一個露頭就遭到槍擊！情況一下子僵持了下來，就在這時候遠處的公路忽然駛來了一輛轎車，那轎車開到了莊園門口就猛的一個急剎車“吱呀～”一聲停了下來！從那車上衝下來四五個人，拿着槍便開始不斷的朝着莊園內的樹叢掃射！而隨後又駛來了一輛皮卡車子，衝下來了十餘人全都拿着自動步槍跟着一起強攻起莊園來！　　“噠噠噠……”“突突突……”一時間，槍聲大作！而眼尖的特警們也認出了這群人中領頭的就是他們的警察部部長，所以也協同着他們一起開火不斷的掃射着莊園並前進着。　　原來考文在電話完了阿盟后還是覺得不是很放心，於是讓阿諾茲找來了一群亡命之徒開這車關閉了車燈悄悄的尾隨着阿盟他們的隊伍看看情況。當阿盟他們遭受到獵犬的襲擊的時候阿諾茲就想着跳出來幫忙了，但無奈的是他被自己的大哥考文按住了。考文指揮着這群亡命徒將車停在了遠處看着阿盟他們陷入了苦戰。而後在獵犬撤退後，他們才悄然的繼續尾隨阿盟他們來到了莊園。　　一開始的時候他們並不打算現身，僅僅是想着看着這件事情完全解決。但當槍聲響起的時候考文知道，自己再不出現就不行了！於是才突然衝出來開始了進攻！　　可惜的是考文不知道，在這所莊園內現在駐紮着三十餘名頂尖的野戰高手！跟本不是他們手下這些個僅僅經過普通訓練的特警，及一些街頭亂戰的亡命徒可比的！就在他們踏入莊園的時候“砰！砰！砰……”的狙擊槍聲連聲響起！十數名沖在前面的特警及考文帶來的亡命徒當場連哼都沒有哼一聲腦袋便被轟成了一堆血霧碎末！而那些亡命徒及特警們何曾見過這樣的場面！一些膽小的竟然直接哭喊着向後逃竄起來！　　“突突突……”考文咬牙切齒的將幾個后逃的特警殺掉后怒吼道：“繼續進攻！今天必須要拿下這裏！拿下來了我每人給你們五十萬比索！那拿不下了我全都槍斃了你們！”　　特警們聽得考文的威脅，並看到了被掃倒的同事只得無奈的繼續向前衝去。但這次他們學聰明了，藉著地形及物品掩護着交替前進！而考文兄弟兩個也指揮着那些跟着他們而來的亡命徒一起隨着特警們衝鋒。但剛沖了一小會前方便傳來了“噠！噠噠！噠！噠……”的自動步槍點射的聲音！　　於是他們的衝鋒隊伍只得再次停下，考文對着前方的特警們怒吼道：“手雷！閃光彈！”特警聽得考文的叫喊，這才想起來自己等人帶着手雷於是毫不猶豫的將手雷取出來拉出保險環猛的丟了出去！沒一會兒便聽到了前方傳來“轟！”的一聲巨響，特警們趕緊抓住機會再次甩出來一枚閃光彈後繼續衝鋒着！　　此時，特警們裝備的是美式M67戰術式手雷。這款手雷是菲律賓政府採購自美國的一款防禦性手雷，威力極大！可以其破片可以覆蓋範圍達十五米五米內基本致死，而他們裝備的閃光彈則是美式M84閃光彈，閃壞效果極好！　　“砰！砰砰！砰砰砰……”“噠噠！噠噠噠！噠……”就在他們以為至少會讓對方手忙腳亂一陣的時候，槍聲再次響起！這次的槍聲來的又急又狠！猛的一下子便掃倒了沖前的十數名特警隊員！　　特警隊員們和考文兄弟穿的是著名的美式凱夫拉防彈衣，在九十年代這種防彈衣算是不錯了。哪怕是遇到了一般的衝鋒槍他們都可以憑着這副防彈衣保住性命，但可惜的是他們遇到的卻是可以打穿他們的自動步槍及特製的高穿透力鋼芯子彈！於是槍聲響過，特警們血花四濺！慘然倒地！　　而槍聲並沒有停止，殺戮依然繼續！與周鐵斌他們這些經歷過戰爭的職業軍人相比，菲律賓的特警及亡命徒們不過是一群業餘人士罷了。特別是菲律賓的特警，簡直是渣渣中的渣渣！後世甚至出現過解救人質竟然花了一個多小時還搞不定結果導致人質死亡事件。由此可見這群所謂的“特警”們本事高不到哪裡去。　　於是在周鐵斌他們的打擊下，沒一會兒地上便倒下了一大群的特警。而那些沒有防彈衣的亡命徒們下場更為凄慘！多數的當場慘死，一部分則被打的手斷腳斷又或是肚子破開了一個大洞，鮮血不要錢似的往外冒！考文和阿諾茲見此情形臉色蒼白，立即便要轉身逃走！但他們還沒有走兩步，便被“砰！砰砰……”幾發狙擊彈打斷了腳凄慘的倒在了地上慘嚎着。　　這時候，莊園內才傳來了一個冷冷的聲音用菲律賓加洛語緩緩的道：“最後一次警告：丟下你們手上的武器，否則你們將被視為有敵意者！立即擊斃！如果要搜查或是其他行事請出示你們的有效證件及搜查令，否則我們將有權將你們擊斃！”　　考文這時候聽得這個聲音立即高喊道：“你們這是襲警！立即出來投降，否則你們將遭到我國―軍隊的剿滅！而且你們非法持有重型火力，這是我們不允許的！我勸告你們現在馬上出來和我解釋！否則你們將會被作為恐怖―份―子予以擊斃！”　　聽得考文的話，那聲音嗤笑着道：“我們是合法的安保機構，已經取得了菲律賓國家調查局的持槍安保許可。所以我們的手上的槍支全部是合法的，而目前是你們沒出示任何證件及搜查令便直接闖入了我們的安保範圍，按照法律我們有權將你們擊斃！所以，你們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扔掉自己手上的槍支然後出示你們的有效證件。放心！我們會保障你們的人身安全，直到菲律賓國家調查局前來調查為止。”　　聽得這話，考文臉色立刻便白了！他這才想起來，在前不久佐丹蔡曾經聯合了一大部分的菲律賓華商向菲律賓國家調查局申請了一家安保公司，並獲得了持槍安保許可證。甚至這份文件上考文也是有簽名的！而後因為最近都沒有任何的安保公司進駐所以考文也有些忽略了這件事情。他萬萬沒有想到，這間公司竟然已經悄然的進駐並負責了蔡家莊園的安保工作！而將自己的隊伍打散的竟然就是這間安保公司！　　一時間考文不禁苦笑，沒有想到到頭來令自己失敗的竟然是源於自己簽署的文件！考文還沒有說話，但他身邊的特警及亡命徒們已經紛紛的將自己手上的武器全部丟到了一邊去。這一會兒的接戰和己方的傷亡來看對方強悍的作戰素質跟本不是他們這些人能夠抵擋的住的！與其頑抗導致被擊斃還不如扔掉武器求個活路。　　見得此情形，考文心裏明白大勢已去。於是他慘然的笑了笑將自己手上的槍支也丟了出去，而躺倒在他身邊不斷的哭嚎的阿諾茲則慘叫着也隨着哥哥將手上的武器丟了出去。這時候才有着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七八個身穿迷彩服臉上抹着油彩看不起面容的漢子警惕的走到了他們身邊將那些槍支一一踢開，而後將他們用尼龍繩綁起來后才開始給他們做了止血。

# 第四百七十一章 落幕

　　靜靜的防空洞里等待着消息的唐昱這時候才聽到了自己那部衛星電話的響聲，唐昱愣了一愣拿起來按下了接聽鍵。只聽得電話那頭傳來了周鐵斌那熟悉的男低音。　　“任務完成，你們可以出來了。”說完，周鐵斌便掛斷了電話，唐昱聽得電話里傳來的那“嘟～嘟～”的聲音，對着利嘉誠他們笑了笑道：“結束了，我們可以出去了。”　　聽得唐昱的話利嘉誠和佐丹蔡不禁都鬆了一口氣，說不擔心那是假話！剛才外面槍聲爆炸聲大作，雖然這防空洞里槍聲聽得不是很清晰但那手雷的爆炸聲還是驚動了他們。甚至好幾次利嘉誠的心都提了起來，考慮着要不要讓佐丹蔡先行撤離。　　這肯定是自己這輩子最為驚險的一夜啊！利嘉誠擦着頭上的冷汗不禁看了看唐昱，卻見的唐昱僅僅是雲淡風輕的笑着攙扶着佐丹蔡一起走向了防空洞的門口，心下不禁佩服起唐昱來！這份心氣和淡定自己都沒有啊！不怪的人家能成為被最高首長親自題字之人！　　但利嘉誠不知道的是，來自後世的唐昱自然知道菲律賓這群所謂的“警察”們有多麼的渣滓。一群渣渣如果還能破掉總參及黑水國際花費了無數心力找來的精英們的防，那無疑是他們開掛了。但很顯然：菲律賓開不了掛。於是他們只能是被菜掉的命。　　不出唐昱所料，這群二貨們果然就被總參及黑水國際的那群久經沙場心黑手狠的老兵痞們給菜掉了。而且被菜的極其凄慘，當唐昱看到這群人的時候竟忍不住產生了一絲同情。可憐的，怪只能怪你們以為自己有主角光環但實際上不過是個連裝備都爆不了的小怪而已。　　大魚倒是撈上來了一條，考文怎麼說也是菲律賓的警察部部長。這算得上的此次最大的一條魚，但可惜很快這條大魚就會變成死魚。佐丹蔡隨着唐昱他們出來后，便把妻子阿菊安排了回去卧室里休息去了。他知道現在的莊園里肯定是一片血腥，他並不想讓自己的妻子被這一幕嚇到，於是讓僕人將阿菊送回了房間。　　但迪南蔡卻跟着佐丹蔡一起去看了看那血腥無比的現場，佐丹蔡這是要鍛煉兒子。佐丹蔡當年經歷過日據事情看見過無數血腥，但自己的兒子迪南蔡卻生長在和平時代。這點是佐丹蔡最為無奈的事情，如果沒有經歷過真正的血腥人是很難成長起來的。於是難得有着這樣一個機會佐丹蔡當然不會放過，帶著兒子便走到了莊園門口冷然的看着那些滿地鮮血哀嚎的考文等人。　　考文見的佐丹蔡到來，不禁低下了頭一聲不吭。說實話，考文心中其實是歉疚於佐丹蔡的。畢竟如果沒有佐丹蔡不予餘力的拱他上位他哪裡能坐的到警察部長的位置？！要知道警察部一向就是菲律賓傳統的政治家族們的爭奪對象！別說他一個小小的警員了，就算是資歷深厚、立功不少的警員都沒有辦法能做到那個位置。一直以來能夠做到警察部長這個位置的全部都是那些政治家族的內部成員，而他考文是唯一一個非政治家族成員坐上這個位置的。其中佐丹蔡出力多少其實他的心中有數。　　如果不是這次阿諾茲惹出了如此事端，逼得考文不得不對着佐丹蔡動手那麼毫無疑問的考文將會一直是佐丹蔡的死忠。但造化弄人啊！沒有想到的是阿諾茲竟然為了利益瞞着自己聯合上凱文洪對着佐丹蔡唯一的兒子迪南蔡進行了綁架！雖然說迪南蔡並沒有出事，但這種行為已經是把自己和阿諾茲推向了佐丹蔡對立面！無奈之下考文才調動了阿盟的力量行險一擊，希望的博得一條生路。但，他們還是失敗了。　　“考文……”佐丹蔡看着考文眼神也是頗為複雜，他知道考文一直以來都是忠於他的。但無奈的是這次的事情根本就沒有挽回的餘地，阿諾茲的行為太過惡劣了！如果不將他們兄弟清除掉那麼自己將寢食難安！阿諾茲已經生出了異心並直接付諸行動，如果不處置他那麼誰敢保證他不會有下一次？！而考文是阿諾茲的哥哥，如果處置了阿諾茲誰又能保證考文不會因此背叛佐丹蔡？！至少佐丹蔡不敢冒這個風險。　　“考文啊……我們相識也那麼多年了，這次的事情我想你也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佐丹蔡看着考文話語中終於有了一絲的溫情：“你自盡吧！我盡量給你留個好名聲！這些人就算做是強闖民宅，而那些特警我可以算他們是過來保護。”　　“你的家人我會幫你安排的，禍不及妻兒。這點我至少能夠做到。”佐丹蔡看着考文嘆了口氣，緩緩的道：“至於阿諾茲，他會跟着你一起去的。”　　聽得佐丹蔡這句話，考文慘然的笑了笑。這也算人家佐丹蔡厚道了，沒有趕盡殺絕而且給自己留下了一條後路。這時候，唐昱對着周鐵斌使了個眼色。周鐵斌會意的走了過來，唐昱便扶着佐丹蔡緩緩的離開了這裏，而佐丹蔡才剛剛要走那一直在地上慘嚎的阿諾茲便急忙叫道。　　“蔡叔叔！蔡叔叔！給我條活路吧……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啊……”佐丹蔡聽得阿諾茲那凄厲的哭嚎聲，腳下頓了頓而後沒有任何回應堅定的走了下去。周鐵斌拿出手槍來，讓那些沒有死去的特警隊員們舉槍將所有考文帶來的亡命徒們全部槍殺！　　“要麼，他們死！要麼你們死，你可以選擇，而我們尊重你們的選擇。”周鐵斌抱着臂膀冷冷的看着他們道：“誰是第一個？！”　　周鐵斌的話音剛落一個特警隊員便舉起了手，周鐵斌對着身邊的盧帥一個眼神示意。盧帥便將一把手槍交到了他手上，這名特警毫不猶豫的對着身邊的一個亡命徒的腦門“砰！”的便是一槍！當場將那考文帶來的亡命徒的腦袋轟成了一個爛西瓜！　　之後，那名特警隊員一下子癱倒在了地上。有了人領頭，自然就有其他人跟隨。於是所有的特警們全都自發的排起隊來，一個個任着那些亡命徒們的哭喊或是求饒不為所動堅定的轟爆了他們的腦袋！周鐵斌這麼做，其實最大的意思是讓所有活着的人手上都必須沾滿鮮血比保證秘密不會被泄露出去。而在處置完畢了所有的亡命徒后，周鐵斌終於走到了考文身邊蹲下來看着他道：“你是要自己來，還是要我幫你？！”　　考文看了眼周鐵斌慘然的笑了笑，好一會兒才道：“先幫我弟弟吧！我自己可以解決，但他我想是不行的……”聽得考文的話，阿諾茲驚恐的高喊道：“不！不！不要殺我！不要殺我！你們要什麼我都給你們！之只求你們不要殺……”　　“砰！”一聲槍響，阿諾茲的胸口、爆開了一個大洞。頓時，阿諾茲的叫喊聲嘎然而止！他下意識的低頭看了看自己胸口的大洞，緩緩的躺倒了下去雙眼漸漸的失去了神采。　　周鐵斌幹完這一切后，將手槍交到了考文的手上。緩緩的退到了一邊，靜靜的看着考文。考文見的阿諾茲那瞪大的雙眼，解脫般的笑了笑將手槍對準了自己的心臟猛的扣動了扳機！　　“砰！”的一聲槍響，菲律賓警察部部長考文，就這麼慘然而死在了蔡家的莊園之中。周鐵斌默然的看着了看那躺倒在地上的阿盟，對着一個靠近阿盟的特警使了個眼色。那特警驚恐的搖了搖頭，但在周鐵斌冷然的逼視下他還是走到了阿盟的身前拿過了考文手上的槍對着阿盟的腦袋“砰！”的就是一槍，被擊中的阿盟顫抖了幾下終於歸於平靜。　　這時候，莊園外面傳來了刺耳的警笛聲！菲律賓國家調查局終於接到了佐丹蔡的電話，急急忙忙的趕來了現場。而周鐵斌他們則是對着那些僅存的特警們交代了一番竄好供詞之後便不知道去哪裡換回了一身黑色西裝的裝束，回到了現場等待着菲律賓國家調查局的到來，沒一會兒七八輛軍車便急急晃晃的衝進了蔡家的莊園里，從那車上跳下來了數百全副武裝的軍人一下子圍住了周鐵斌他們！　　這時候，一個官員模樣的人急急的走到了周鐵斌他們面前對着他們出示了自己的證件后直接道：“我是菲律賓國家調查局外勤處處長阿杜易，接到了佐丹蔡先生的報警電話前來調查。這是我的證件，請你們跟我回去協助調查。”　　周鐵斌聽了阿杜易的話點了點頭，背着手跟着阿杜易一起上了他們所乘坐的商務車。而那些士兵則留下了拉起了警戒線，並有菲律賓國家調查局的有組織犯罪偵查處、武器調查處和國際刑警處的各處人員一同在這裏進行了取證工作。　　周鐵斌他們僅僅是進入了菲律賓國家調查局不到兩個小時便出來了，這其中少不得佐丹蔡的努力。更多的卻是菲律賓國家調查局找不到太多的證據支持周鐵斌等人有違法行為，於是只得將他們釋放出來。　　而所有在場的人都異口同聲的宣稱：事件是阿諾茲帶着一群亡命之徒衝擊佐丹蔡的莊園，而他的哥哥考文在得到了消息后讓特警隊副隊長阿盟率領特警隊前來阻止。雙方一陣槍戰阿諾茲與匪徒全部被擊斃，而阿盟及考文則殉職而死。　　這場轟動的案件沒有被深入的調查便匆匆了結，無論是菲律賓高層還是其他要員都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但卻都不希望這份醜聞泄露出去。於是菲律賓國家調查局在各方壓力之下三日之內便將案件了結，並銷毀了所有檔案證據。一場足以轟動菲律賓的答案就這麼落下帷幕……

# 第四百七十二章 黑水菲律賓分部

　　“今日，新聞部門發言人對外召開記者會，記者會上發言人對在場的記者通報了本國警察部部長阿諾娃。考文。費德殉職的事件。據發言人稱，考文部長的親弟弟阿諾茲策劃並參与了綁架和榮集團佐丹蔡先生的獨子迪南蔡的事件，在迪南蔡被解救后阿諾茲為了奪取公司權利並逃避罪責於是召集了努里、阿瓊尼在內的二十三名通緝犯企圖沖入佐丹蔡先生的莊園進行謀殺，而考文部長在得到了消息后召集的特警隊副隊長阿盟及特警隊隊員五十七人緊急前往佐丹蔡先生的莊園阻止。途中更是遭到了阿諾茲雇傭的匪徒的襲擊，最終到達莊園的僅有二十一人。”　　“而後，在莊園內考文部長、阿盟副隊長等於阿諾茲團伙展開了對射。最後導致考文部長及阿盟副隊長在內的十一名特警隊員殉職，而阿諾茲團伙則被殲滅。阿諾茲本人被當場擊斃。菲德爾・瓦爾德斯・拉莫斯總統通過總統辦公室宣稱，考文部長是菲律賓的驕傲是菲律賓警界的人才。對於考文部長的殉職他感到萬分悲痛。並向議會提議給予考文部長國葬的規格，並將三月二十一日設為‘考文日’加以紀念。據悉目前議會正在為此討論中。本台記者，馬尼拉報道。”　　看完了這篇報道，唐昱笑着搖了搖頭將電視關掉。在他身邊坐着的利嘉誠聽得那些報道也不禁苦笑，果然政治是骯髒的。一場蓄意謀殺在官方的美化下成為了一次英勇的殉職，雖然這是出於佐丹蔡的授意，但無疑也暴露出了菲律賓政府的狼狽。毫無疑問的是菲律賓政府肯定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雖然考文是佐丹蔡推上去的但畢竟他是獲得菲律賓政府認可的警察部部長。作為公職人員直接參与並指揮謀殺這對政府來說絕對是極其致命的打擊。　　於是，為了安撫佐丹蔡菲律賓政府肯定付出了不小的代價。正當利嘉誠和唐昱想着佐丹蔡他們拿到了什麼好處而收手的時候，佐丹蔡笑着領著兒子出現在了利嘉誠他們房間的門口。輕輕的敲了敲門道：“我可以進來嗎？！”　　唐昱聽得佐丹蔡的聲音，便連忙走過去將門打開把佐丹蔡迎了進來。利嘉誠看得佐丹蔡進來笑呵呵的站起來迎接，但佐丹蔡先是緊緊的握了握手唐昱的手感慨道：“這次，多虧了你們了啊！如果沒有你們，我們蔡家甚至都不復存在了！在這裏，我佐丹蔡無盡的感激你們！”　　唐昱連聲忙道不敢不敢，佐丹蔡感激了握了握唐昱的手轉身對着利嘉誠道：“阿城，我們這麼多年的朋友，感激的話我就不多說了。以後有什麼我佐丹蔡能幫到你的事情你儘管開口！即使哪天我不在了，這個承諾對於迪南依然有效！”　　利嘉誠笑着對佐丹蔡搖了搖頭道：“佐丹，你這就客氣了！我們之間不用什麼謝不謝的，孩子平安是最要緊的，其他的不過是身外物罷了。”　　眾人笑着又閑聊了幾句，佐丹蔡才領着利嘉誠他們一起到了莊園里的飯廳一起進餐。這時候門外的周鐵斌走了進來對着佐丹蔡及唐昱等人道：“蔡先生，黑水國際的唐天浩唐總已經到了。現在據回報他正在過來莊園的路上，隨着他一起來的還有四百三十位黑水國際的安保人員。唐總和我們聯繫詢問是否能到莊園來拜訪？！”　　佐丹蔡聽得周鐵斌這麼一說先是愣了一愣，隨即看了看唐昱。見得唐昱對他微笑點頭佐丹蔡心下明了，唐昱這是告訴他：現在周鐵斌是他的安保人員所有唐天浩是否能夠進來是要看他佐丹蔡的意思的。如果佐丹蔡拒絕那麼周鐵斌毫無疑問的是不會將唐天浩放進來的。這是職業道德的問題，既然受雇於僱主那麼自然要遵循僱主的意願。　　“周先生，麻煩你去引領他們進來吧！”佐丹蔡笑了笑對着周鐵斌道，他對唐昱的這份細心及首肯方式極為欣賞。心下感慨着唐昱的聰明及謹慎。　　在考文的事件結束以後，唐昱便和佐丹蔡及利嘉誠商量讓從俄羅斯趕回來的唐天浩帶着一批人先行來到菲律賓開辦黑水國際菲律賓的業務。而一群菲律賓的華人大豪們在知道了佐丹蔡家族的事件后也強烈的要求黑水國際的儘快開張。畢竟雖然從香江事件知道了黑水國際的戰鬥力，但那裡有發生在自己身邊來的震撼啊？！而且，如今的菲律賓一片混亂誰敢保證自己就不會遭遇到綁架等事情呢？！於是確定了黑水國際的強悍的他們迫切的希望黑水國際能夠儘快來菲律賓開展業務，也好保護他們與家人。　　而佐丹蔡更是直接，將馬尼拉市內的一塊地皮直接劃歸了黑水國際並出資為他們營造了新的辦公大樓。然後佐丹蔡除了給予黑水國際八百萬美金的酬勞外，還對着那負責保衛莊園的三十四名安保人員每人發放了十五萬美金的獎勵這些錢全部由黑水國際轉發給了所有的安保人員，這讓那些新加入黑水國際的前蘇聯安保人員們驚喜非常！要知道他們可是難得能拿到這麼多錢啊！而且黑水國際的待遇也不算差，每人再次給發放了兩萬美金的獎金！這前後一加就是每人能拿到十七萬美金啊！　　這些還只能算是外快，黑水國際是以每年二十萬美金的年薪聘用他們的。拿到了錢的前蘇聯內衛們心情激動的不斷通過越洋電話通知自己從前的戰友同事，鼓動他們前來黑水國際撈金！而得到了消息的前蘇聯各部精英們也坐不住了，通過各自的渠道找到了黑水國際並隱晦的提出了加入的請求。要知道，他們不是那些前蘇聯的科學家會被各國用高薪挖去。他們是戰士，是受過前蘇聯訓練的戰士別國很難信任他們。而可以信任他的國度又沒有要請他們的必要，於是導致了他們地位的尷尬。而現實是他們確實又有本事，而且需要養活家人所以很多人不得不一頭扎進了一些―恐―怖―活動中以期望能賺夠錢養活家人。　　現在有了合法的機構願意聘用他們，並且給的薪水還這麼高他們不趨之若鶩才怪。於是在考文事件結束後唐天浩又再次跑了一趟俄羅斯拉回來了近八百人的前蘇聯各種軍隊中的奇才，裏面甚至多數人都曾參加過對阿富汗的戰爭。這個消息讓呆在菲律賓的周鐵斌興奮的直搓手，有了這一批人的近距離比較那麼他很容易就對比出內地軍隊與世界頂級的軍隊之間的單兵戰術及訓練的差距，這對調整軍隊內的訓練方式是很有好處的。　　而且這些經歷的戰爭的軍人哪個手上不是有着一兩手的絕活兒？！這些個絕活兒就是保命的手段啊！把他們學下來在自己的軍隊內推廣開來那麼一旦發生戰爭，這些手段就能保下無數的性命！於是獲得了這個消息的總參對此事也頗為重視，派出了以蘇大剛為首的三十餘位頂尖精英加入黑水國際。試圖通過拉近關係、近距離觀察等觀摩前蘇聯這些頂尖軍人的情況來調整內地部隊的訓練情況。　　得知這個消息後唐天浩又不得不繼續停留在香江，把蘇大剛他們安排妥當后才帶着急急趕回來的盧帥精選出來的四百三十人豪氣的包下了兩架波音737客機浩浩蕩盪的殺來了菲律賓。唐天浩之所以能夠如此豪氣，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唐昱和利嘉誠兩人告訴他心中菲律賓可以確定下來的安保訂單至少價值七千萬美金！這些下單的人包括了菲律賓製造業、房地產、金融業等各個行業的大佬們，他們下單多數是包括了整個家族的安保工作。　　於是資金量頗為龐大，僅算佐丹蔡一家下的安保單黑水國際就能收下一千萬美金的定金。要知道，佐丹蔡雖然經營的是鋼鐵業但實際上最為重要的是採礦冶鍊這方面。而很多礦點都有着安全問題，菲律賓現在還十分的混亂不少地方都有着各自的武裝和匪徒。礦點的安全難以保障，於是安保的需求就成了最迫切的要求。黑水國際的出現讓佐丹蔡喜出望外，而自己莊園內的經歷也確定了他們的戰鬥力之強悍，於是佐丹蔡毫不猶豫的就和唐昱簽下了三年安保合約，以每個礦點七百萬美金的價格雇傭黑水國際負責二十個礦點的安保工作，而每個礦點首付了五十萬美金的定金。其餘的按月付給黑水國際。　　而其餘的金融業需要金庫保衛及金融押運、房地產業需要高級住宅安保，其餘各個家族需要加強人身安保及住宅安保。零零碎碎及集團式的各種訂單加起來竟然一下超過了七千萬美金！而利嘉誠和唐昱告訴唐天浩有七千萬美金的訂單其實已經是保守估計了，因為現在簽下的佐丹蔡家族及數個菲律賓華人大族的訂單就已經達到了近六千萬美金！而其餘的小單唐昱是考慮到一下子不知道是否能調配來那麼多人的人手於是沒有答應簽約僅僅是雙方談了一下意向。現在菲律賓唐昱的身份可是極其之神秘和高貴，在佐丹蔡家族的庇護下不是什麼人想見就能見的。雖然在菲律賓的華人圈子里已經知道了有這麼一位強人有着這麼一支強大的力量，但總是求其一見而不得。　　而幾乎所有的訂單都是利嘉誠拿着唐昱的授權去和他們談的，除了佔據菲律賓製造業、房地產、金融業等七八個行業的頂尖華人家族唐昱才現身一見外，便再也沒有任何人有機會見到唐昱。不過只要能見到的唐昱的人都被利嘉誠有意無意的道出內地京城裡極為大佬與唐昱的關係給鎮住，畢竟內地可是五個常任理事國啊！能和這樣國家的開國元勛扯上關係，那麼唐昱的身份自然貴不可言。其實利嘉誠也並非炫耀，而是實在擔心這菲律賓難保有些不開眼的會來跟唐昱搞事，一些背景簡單的公子哥兒還好萬一是這些大豪的家裡人那麼到時候他們將難以自處。於是乾脆先把唐昱的身份背景放出去震懾一番。　　你別說，這份手段還真有效果！得知了唐昱身份的各方大佬們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警告自家兒孫最近必須收斂些！否則惹出禍端的話他們可不惜棄卒保車！

# 第四百七十三章 黑水國際菲律賓分部

　　因為唐天浩的到來，所有唐昱他們都沒有去吃飯而是在客廳里聊天喝茶靜靜的等待着唐天浩的到來。其實在1993年的時候菲律賓華人僑領、菲律賓國泰鋼鐵集團董事長，被譽為菲律賓鋼鐵大王的黃呈輝就率領着一支菲華總商會考察團，訪問內地。　　從而結束了菲律賓商總政治上從來是由台灣當局控制、40年來不與內地來往的歷史。這無論在海峽兩岸還是菲華社會都引起強烈的反晌！而黃呈輝本人也成為了受到內地最高領導人接見的東南亞區華人領袖之一。　　而黃呈輝進入內地固然有內地不斷強大的原因，但更為重要的還是內地不斷擴大的市場需求和投資機會。而黃呈輝他們之所以能得知這些消息，和與他們聯繫緊密的香江各方大豪們是離不開關係的。甚至他們組團回內地都是香江的大豪們幫助聯繫溝通的，其中郭英東出力不少。　　而事實上1992年時候，黃呈輝在福州考察后同意合資並獨立承包經營神州特殊鋼廠（原福州八一鋼鐵廠），易名為福州福泰鋼鐵有限公司。自1993年以來，黃呈輝的菲律賓國泰鋼鐵集團注入一千多萬美元資金對原有生產設備、設施進行一系列的技術改造，直到後世時該公司已成為了擁有年產4萬噸、軋材10萬噸的生產能力、固定資產達到8000多萬元的巨型鋼鐵公司。　　但黃呈輝不過是菲律賓華人推出來的一塊牌子罷了，真正有實力的公司幾乎都潛伏在水底一點兒也不露頭。例如佐丹蔡的家族，就是這樣的一個家族。他們潛伏在水底推出一系列的代言人和牌子轉移注意力但實際上只有他們控制着整個菲律賓90％以上的各種產業。　　而最近佐丹蔡和唐昱所聊的很多都是關於內地投資的話題，佐丹蔡試圖從唐昱的口中得到承諾可以參与內地的鋼鐵銷售及冶鍊、礦山承包等環節。但這些唐昱怎麼能做主？！關於銷售還好說但參与冶鍊和礦山承包等環節跟本不是他說了能算的，於是唐昱只能跟佐丹蔡說回去后和幾位長輩說說看，但不保證可以成。　　唐昱的這番話又讓佐丹蔡高看了一眼，要知道他不是沒有接觸過一些內地的官員和所謂太子們。這群人不是誇誇其談、大包大攬滿嘴跑火車，就是滿口空話套話任何實際意義都沒有，而與之他們不同的是唐昱是沉思了好一會兒後跟他說自己只能是和他們提提看，不敢保證能有什麼成效。凡事怕對比啊！這一比就看出唐昱是個做實事的而非那些只長了張嘴的人物。　　而作為佐丹蔡的兒子的迪南蔡則對內地的新型行業很有興趣，比如电子產業及零售業。要知道，佐丹蔡家族在菲律賓最大的連鎖超市品牌novo也是擁有一定股份的，所以他們會問起這件事情也不奇怪。但唐昱還是笑着敷衍了一下。畢竟已經和利嘉誠商談好了百佳進軍內地的事宜，這時候再談零售業就不好了。看得唐昱有些敷衍迪南蔡利嘉誠不禁笑了笑，還好自己和這小子關係算不錯不然這等機會肯定是被人搶去了。　　就在眾人聊的入港之時，門外傳來的一陣爽朗的笑聲！笑聲未落便見得一個高大而面目豪爽的男子穿着深灰色的西裝大踏步的走進了客廳對着佐丹蔡便道：“這位便是蔡先生吧？！內侄多承蒙您的照顧，天浩在這裏謝過了！”　　聽得來人這麼說，並見到站在那人身邊的周鐵斌佐丹蔡哪裡還可能不知道這位便是黑水國際實際的掌門人唐天浩呢？！當下也爽朗的笑道：“唐總客氣！我哪裡照顧的了小昱啊？！該是我多承他的照顧倒是真的！”　　看着兩人爽朗的把臂大笑，唐昱輕輕的走上前去對着唐天浩恭敬的道：“二叔……”其實這段時間唐昱對着唐天浩是有歉疚的，自己這一番的折騰逼得唐天浩不得不在俄羅斯及香江兩處做起了空中飛人。中途的時候唐天浩還要回到遼海去處理一下萬建的事宜，若不是有着章明哲時不時的幫襯着他處理萬建事情、江慧琳偶爾會到香江幫着管理黑水國際唐天浩就是一天二十四個小時都不休息也忙不過來啊！　　“哼哼……你這傢伙！就會給你二叔我找事兒做，看不得我清閑一下～”唐天浩見唐昱如此恭敬不禁拿起了二叔的架子，要知道唐天浩已經好久沒有在唐昱面前擺起二叔的架子了。主要就是唐昱太過妖孽了，什麼事情都玩的順順溜溜的讓唐天浩情不自禁的在他面前矮了一頭跟不沒拿架子的心思。這會好容易逮着了機會他當然要拿捏一下嘍！　　見得唐天浩既然拿捏了起來，唐昱嘿嘿的笑着道：“放心！二叔我絕對不會回去和二嬸子說您在外邊兒養外宅的事兒……”　　聽得唐昱這麼說，唐天浩不禁漲紅了臉唧唧哼哼的道：“你……你小子這是污衊！我每天飛來飛去忙生忙死的哪兒有機會養什麼外宅啊？！你這是打擊報復！你這是造謠生事！”　　唐天浩可真怕唐昱回去跟他老婆這麼說了，要知道唐天浩的老婆那也不是省油的燈！這段時間好幾個月不着家了她已經很懷疑自己是不是在外面做了什麼不敢讓她知道的事兒，要不是上次回去處理萬建的事情的時候表現不錯才讓她打消了疑慮，甚至唐昱的二嬸都想着一路看押唐天浩是怎麼工作的了。你啥時候見過人家工作的時候還得帶着老婆一起上的？！要是談判開會、招聘員工的時候都得帶個老婆，那絕對是會成為唐天浩的地獄……　　看着這叔侄倆耍寶，利嘉誠等人不禁哈哈大笑！佐丹蔡更是笑的上氣不接下氣，好一會兒才給唐天浩解圍道：“唐總遠道而來，大家一起吃個飯為你接風洗塵吧！請！”　　說著，便拉着唐天浩一起進入了自家的飯廳內。唐天浩給了唐昱一個不和你一般見識的眼神，而唐昱則回敬了自己二叔一個你虧心着呢的眼神。　　進得飯廳后眾人坐定，祝酒、吃飯小聲的談笑些奇聞異事。末了利嘉誠笑着對唐昱道：“小昱，唐總既然來了我們就準備回香江去吧！”　　唐昱聞言一愣，對着利嘉誠道：“利伯伯，我們用的着那麼著急嗎？！畢竟事情才剛剛解決，而且黑水國際開張在即我不可能現在就回去吧？！”　　唐天浩聽得利嘉誠的話心裏也有些不滿，你不是吧？！就讓我一個人在這裏忙活這些事兒？！太過分了吧？！我給你們指使的又是跑俄羅斯又是跑香江，時不時的還得會遼海照顧自己的生意，我容易么我？！利嘉誠看的他們這副表情不禁苦笑着道：“不是我想逼着你回香江，而是飛利浦的柯慈雷已經打了不下二十個電話給我了。我這也是被他逼得沒有辦法啊……”　　唐昱聽得這話不禁一拍腦袋！是啊！這段時間在菲律賓忙活着佐丹蔡的事情他都把飛利浦的事情忘到腦後了！如果不是利嘉誠這次提起他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想起飛利浦找他商談VCD項目授權的事情。當下唐昱對着自家二叔攤了攤手道：“二叔，不是我不幫你忙！實在是現在香江也離不開人，慧琳姐和宛如姐他們還在等着我回去商談飛利浦的事情呢！”　　唐昱的這話說的不完全，其實他要回香江更多的是要和利嘉誠商量百佳進軍內地的事宜。但這個不能在佐丹蔡他們面前提起，畢竟人家迪南蔡已經問起了零售業的事情被自己敷衍過去了。如果此時再次提起大家面上都不好看。　　而唐天浩見得此情形，只得無奈的笑了笑道：“算了，你們既然要忙事情就回去吧！反正我一個人也習慣了。對了！可以的話讓建銘那小子過來幫忙，那小子和談判有啥關係啊？！他可是在黑水也有着股份呢！怎麼能置身事外？！”　　“那好吧！我回去就讓建銘哥過來幫你忙～”唐昱也實在心疼自己的二叔忙生忙死，另一方面他也需要找多一個人過來和二叔一起嘗試着在菲律賓開辦業務。畢竟萬事起頭難，多一個人總是多一份助力，而且完全讓唐天浩在菲律賓開展業務也會給人詬病。不如多找一個人過來那些嘴多的人自然沒有話說。　　得，不甘心的唐天浩再次提起了某壯丁。可憐的某個在香江逍遙自在的壯丁還毫無知覺的跟着香江的美女們談笑着，他卻不知道自己就這麼被兩叔侄的一番談話決定了未來的苦命，要知道唐天浩最多是成立並理順了菲律賓的事物就得回香江繼續執掌香江黑水國際的業務。而方建銘則毫無疑問的要被丟在菲律賓執掌這裏的黑水國際，直到江慧琳他們培養出可以執掌一方業務的人才他才能解脫。　　晚飯過後，唐天浩便帶着唐昱與利嘉誠一起前往了馬尼拉市區內黑水國際的菲律賓分部。在那裡再次商量了一下分部成立的事宜及人員的分配，而後第二天在一片具有南粵特色的龍獅舞動中菲律賓黑水國際正式開業！

# 第四百七十四章 回到香江

　　與香江的黑水國際低調開張不同，這次在菲律賓的黑水國際開張極其之張揚！到場不僅僅有着各方大豪，還有菲律賓國會秘書長特使、菲律賓警察部新任部長、甚至有着菲律賓總統辦公室派出來的總體特使！一時間到場的媒體們紛紛猜測着黑水國際什麼是來頭，竟然有着如此排場？！菲律賓國內的各個家族及行業里的大佬來了也就罷了，連政府高官甚至總統都要派出特使參加這間公司的開業典禮這也太牛了吧？！　　就在眾人的一片揣測中，“咚�N嚨咚嗆～咚�N嚨咚嗆～”一陣敲鑼打鼓聲由遠而進的傳來，南粵式的舞龍舞獅在人群中忽隱忽現。這也是菲律賓的特色，只有純華人的大店鋪在開張的時候才會請來這些舞獅隊進行舞獅表演。一堆的人“喀嚓～喀嚓～”的照相着，唐天浩身着灰色合體的西裝意氣風發的出現在了眾人面前，用着純熟的英文對着眾人高聲道：“現在我宣布：黑水國際菲律賓分部正式開業！”　　“嘩啦啦～～”一片的掌聲頓時在現場響起，而後各方人士在司儀的引領下魚貫而入那裝修完畢的黑水國際分部營業廳內，但記者們卻發現似乎這營業廳內簡單了很多。既沒有介紹公司業務的資料，更沒有營業項目的列表。但他們只能把疑問埋在心裏，因為在他們臨來之前已經收到了告誡：不該問的不要問，不該管的不要管。於是他們自然知道該怎麼做了。　　黑水國際的分部在一片熱鬧聲中落下帷幕，而利嘉誠和唐昱則在結束了開業慶典后立即搭乘了利嘉誠的私人飛機急忙的趕回了香江。經過了近三個小時的飛行體驗一行人終於回到了香江，剛剛下了飛機搭乘上黑水國際的專車唐昱便接到了京城裡何老的來電。　　“爺爺，有什麼事情嗎？！”完美的解決了菲律賓的事件並順手拿下了黑水國際東南亞第一間分公司唐昱的心情顯然很好，笑着向電話那頭的何老問道。而何老似乎心情也不錯，爽朗的笑着向唐昱道：“你這個小傢伙！沒有事情難道爺爺就不能給你電話了嗎？！”　　唐昱聽得何老的這話不禁苦笑道：“哪裡敢喲！我這是以為您老又有什麼指示，正想着怎麼幫您完成呢！”聽得唐昱這副賣乖的話，電話那頭的何老哈哈大笑！好一會兒了才對着唐昱道：“菲律賓的事情做的不錯！政委聽了總參和統、戰的彙報后很高興！特別是統、戰，接觸了那位佐丹蔡之後他竟然主動的提出通過他來給咱們買一些大型冶鍊設備，而且希望我們能派出一部分人員到他那裡去實習。看來這次你的工作做的很有效啊！這位佐丹蔡先生可是台灣當局一直在爭取的人物，結果被你小子給搞定了！哈哈……”　　聽着老人的誇獎，唐昱直道不敢當！但何老只是在電話那頭哈哈大笑，好一會兒才肅然的對着唐昱道：“小傢伙！這次的事情做的漂亮！但不可以驕傲，記得謹言慎行。畢竟現在盯着你的人可是不少，別落了把柄在人家手上知道么？！”　　唐昱這才知道，何老這次電話來是告誡自己生怕自己得知最高首長的褒獎後會有些得意忘形。老人這已經是把自己當成自家後輩來看待了啊！生怕自己有些翹尾巴，被人拉住了把柄而吃虧於是這才急忙的電話自己，一是告訴自己菲律賓的事情很得最高首長的欣賞二是告誡自己不可太過得意。　　“爺爺，我知道了。我會注意的，過段時間我這裏忙完了之後我就回北京看您和趙爺爺去。”唐昱誠懇的對着電話那頭緩緩的道：“如果這次飛利浦的談判順利的話，我想應該很快就能回去了。”　　電話那頭的何老聽得唐昱的話笑了笑道：“不必每天都回來陪着我們這些個老頭子，我們都老了！未來是屬於你們這些年輕人的，多闖闖！闖出了成績來比天天來看我們這些個老頭子要強！放心大膽的去做吧！我們這些個老不死的會在你身後的！行了！辦你的事兒去吧！”　　說著，老人不等唐昱回話便將電話掛斷了。利嘉誠眼神複雜的看着唐昱的通話，心中感慨！他沒有想到身在京城的那位開國元勛竟然對着唐昱有如此之深的感情，不惜親身電話唐昱口頭指導。要知道這些個開國元勛大部分都歷經生死對於自家親情很多時候看的並不厚重，他們更多關注的是國家和民生。而能夠如此之看重唐昱，也說明了唐昱的確對於國家起了很大的作用。　　唐昱回過神來的時候發現利嘉誠眼神複雜的看着自己不禁一愣，隨即笑道：“利伯伯，用不着這麼看着我吧？！我可不是什麼超人或者怪物啊！”　　利嘉誠心中腹議道，你還不是超人怪物？！不過一個高中生幾年打拚便搏殺下如此產業，進而影響國策、政治走向如果這都不是怪物那什麼才是怪物？！你給找個高中生控制着數十億的產業，並擁有着上百億的商場甚至麾下還有着一隻強有力的安保隊伍而本身又能直通京城高層，見過最高首長還拿下的了題字的高中生給我看看？！　　當然利嘉誠不會直接說起這些，而是笑了笑轉移了話題：“小昱，其實我是想着這次對於飛利浦你想好了提出什麼技術的交換了沒有？！要知道，我們已經推了他們很多次的談判要求了。這次真是推不掉了，所以這方面的問題你還是提前做好準備的為好。”　　聽得利嘉誠這麼說唐昱不禁點了點頭，其實一開始唐昱想的是能否拿下雷達的技術。但轉念一想這可是人家的軍用技術，未必肯出售給你。而且這也容易惹來是非，但其他的專利的話作用不大拿來也是無用。但如果沒有了專利置換唐昱真的覺得不甘心，僅僅是一部分的授權費並不能滿足唐昱的胃口。他需要的是一些高端的技術，這樣才能提高他旗下產業的生產水平在將來形成一定的競爭力。　　但飛利浦目前諸多技術都是用於軍用的，這些肯定是不可能交予自己。而民用部分的話唐昱並不了解，而現在飛利浦的手機、LED產業並沒有太多的發展，唯一讓唐昱比較有興趣的是飛利浦的剃鬚刀產業。但現在這是飛利浦的支柱產業，人家不會傻到將這份專利拱手讓與他。　　“唉……利伯伯，這件事情也讓我頗為難。說實話飛利浦的專利的確不少，但我們能夠用上的確是不多。”唐昱苦惱的看着利嘉誠緩緩的道：“一些特殊的專利我倒是想着引進，但人家未必肯啊！如果是一些沒什麼大用的專利我們拿回來又能做什麼？！”　　聽得唐昱的話利嘉誠也點了點頭，能賺錢的專利飛利浦當然不可能給他們。但如果是一些作用不大的專利那麼置換回來也沒有什麼作用，還不如換成現金比較實在。一時間車裡竟然是沉默了起來。在兩人的沉默中，汽車緩緩的到達了黑水國際的總部。經過一番檢查後車子駛到了黑水國際的那幢辦公樓邊上停了下來。　　這時候唐昱只得先將這些事情拋諸腦後，拉着利嘉誠下車去先和等待了自己好久的宋宛如、江慧琳等人先見個面。這段時間里廝混在京城的恭弘=叶 恭弘青花也趕來了，正笑嘻嘻的摩拳擦掌試圖騷擾一下唐昱。但見的利嘉誠和唐昱一起下車她不由得嘟起了嘴狠狠的給力唐昱有一個算你運氣的眼神。　　而唐昱下車時見到恭弘=叶 恭弘青花也不禁嚇了一跳！這死丫頭可是最喜歡找自己麻煩的，那時候第一次來香江這瘋丫頭就沒少折騰自己。而且由於她學過不少擒拿格鬥什麼的導致要拿下自己真不費吹灰之力。但看得那恭弘=叶 恭弘青花的眼神唐昱終於鬆了口氣，看來這丫頭也不亂瘋啊！至少知道在外人面前給自己留些面子。　　“小昱，你小子翅膀硬了是吧？！這一去就是小半個月，把我們召集來了后就全丟這裏！你倒是挺豪氣的么？！”宋宛如目露凶光，頗為不善的看着唐昱哼哼着道。便上的江慧琳也抱着肩膀笑眯眯的看着唐昱，這群人分明就是已經串通好了等唐昱回來後集體收拾他一頓！這小子，把自己等人抓來的香江然後自己卻跑了！你是有事咱能理解，但別一跑就是小半個月啊！　　好幾次還傳回消息說要回來，弄的宋宛江慧琳等人手忙腳亂的把自己手頭上的工作匆匆結束跑到香江來等他，結果來了發現又是假消息。折騰了好幾趟你說他們的火氣能不大么？！於是宋宛如才放任着恭弘=叶 恭弘青花收拾唐昱。但她沒有想到的是利嘉誠竟然和唐昱一起回來，導致了恭弘=叶 恭弘青花投鼠忌器，無奈收手。讓唐昱險險的逃過了這麼一劫。　　“我也不想的啊～眾位姐姐哥哥們啊～”看這副架勢唐昱自然知道惹了眾怒了，趕緊賠笑着解釋道：“這件事情頗為複雜，甚至牽扯到了菲律賓警察部的問題。最後總參還出手了，唉……總是就是亂七八糟的事情一堆。所以才搞到了最近才回來。”

# 第四百七十五章 唐昱的新野望！

　　“菲律賓警察部長！？”宋宛如聽了唐昱的話不禁緊張了起來，究竟什麼事情竟然牽扯到一國的警察部長如此兇猛？！原來唐昱並沒有完全的把菲律賓的事情告訴宋宛如他們，主要是當時的態勢有着總參的首尾唐昱不好講事情四處去說。現在事情結束了自然就無所謂了，於是唐昱拉着宋宛如他們一起回到了辦公樓的會議室內緩緩的將整個事情說了一遍。　　宋宛如這才知道唐昱經歷如何驚心動魄的這半個月！竟然是一個國家的警察部長親自帶着特警隊前來進行謀殺，這簡直是駭人聽聞的事情！同時他們也暗自心驚菲律賓華人的影響力，如此事件竟然就這麼被他們輕描淡寫的壓力下來。宋宛如哦江慧琳都是政治世家出身他們當然清楚這背後的政治利益及總參出手的緣由，不禁複雜的看了唐昱一眼。這小子，不聲不響的再次策動了又一次撥動國家政策的大事！　　自解放后整個東南亞地區的政經及華人方面幾乎都是由台灣當局在主導着，雖然內地也想佔有一席之地但無奈的止步於意識形態或當地華人的不配合。一部分配合的華人大都被迫返回了內地，導致了這一地區內地的影響力幾乎為零。從六十年代起東南亞區拍華以來，內地方面已經和東南亞區失去聯繫四十餘年了可以說唐昱的此次動作無疑是再次打通了雙方聯繫的渠道！　　恐怕這次之下黑水國際及唐昱會更得京城的高層們的看重，而最高首長無疑也會高看唐昱一眼。畢竟這可是京城的高層們努力了良久都沒有太多收穫的事情，這次竟然被唐昱找到了突破口這無疑會再次讓唐昱的名字進入高層的眼中。　　“唐昱！有這麼好玩兒的事兒你竟然沒叫上姐姐我？！太沒義氣了吧？！”恭弘=叶 恭弘青花聽完了故事不禁對着唐昱大叫道：“不行！這事兒咱沒完！你得賠償我！”　　恭弘=叶 恭弘青花是真的有些怒了，她本來就是個膽大包天喜歡刺激熱鬧的人。如果不是跳脫的性子不適合從軍或許她家老爺子早把她丟部隊里操練去了。可是她家的老爺子知道這死丫頭從來就不是循規蹈矩的人，怕是進了部隊弄不好還得丟他這張老臉於是這才作罷。但即便如此，唐昱也通過喬娜知道恭弘=叶 恭弘青花這丫頭的身手不必常年在部隊里打滾的喬娜弱到哪裡去，她們之間相差的不過是臨戰的殺氣和經驗罷了。　　“呵呵……總有機會的啦！下次一定帶上你去收拾他們！”嘴上這麼說著唐昱在心裏加了句才怪！恭弘=叶 恭弘青花的身份根本容不得唐昱帶她去冒險，萬一有個三長兩短的京城裡恭弘=叶 恭弘青花家的老爺子還不活吞了自己才怪！這死丫頭別看她沒心沒肺的但在家裡極其受寵，開國元勛的老爺子加之某軍區總參謀長的親爹，唐昱又哪裡敢帶着她去冒險？！而且這丫頭向來是不守規矩的典範，帶了她去還不知道能惹出什麼事端來！當年她和江慧琳初到遼海的時候就踹爆了某遼海高層公子的蛋蛋，這事兒唐昱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利伯伯，最近飛利浦有沒有傳來什麼消息？！”唐昱趕緊轉移話題向利嘉誠問道：“這件事情我們需要儘快搞定，畢竟百佳進軍內地市場的事情這才是我們的重中之重！VCD項目只是暫時的盈利點，而百佳才是我們的重點經營項目。”　　宋宛如聽得唐昱的話不禁點了點頭，百佳超市的內地戰略才是他們經營的重點。畢竟相對起VCD的龐大市場來說，超市的持續性收入和就業問題的解決對於他們來說更有吸引力和實用性。而因此而產生的影響力也是他們所欣喜的恭弘=叶 恭弘青花在看得唐昱談起正事立時收聲了，她不是那種胡亂淘騰的人知道輕重。只不過偶爾會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罷了。　　“百佳的事情我已經吩咐下去了，管理人員的挑選和培訓已經結束。現在就等你們把場地及配送資源準備好了。”利嘉誠笑着道，這的確是他這段時間最為忙活的事情。在上次唐昱提出了百佳進軍內地后他就在公司里討論起了這件事情，能有着如此強大的盟友百佳內部有反對才奇怪，於是事情進展順利。百佳的股東和員工們正摩拳擦掌的準備在內地市場上大殺特殺。　　但關於百佳的建唐昱卻有着自己的考量，後世各種注水肉、瘦肉精、蘇丹紅……等等詭異事件實在讓唐昱不寒而栗。此時有着機會他當然不會放過從源頭上消滅這些該死的奸商的手段，百佳無論怎麼說都是香江的企業而作為百佳的老總利嘉誠更是京城高層一直爭取的對象，加之宋宛如、江慧琳等人的加入唐昱也不怕那些奸商的背景。唐昱暗自決定要將百佳打造成為食品安全的典範！並制定下一系列的規則以控制未來出現的食品安全危機。　　如果僅僅是在一年前唐昱或許根本不敢有此想法，但經歷的最高首長的接見並真的讓國家在專利政策上的支持后他忽然覺得自己是否真的能改寫一些東西？！至少為了將來那些深受食品安全危害的國人們做出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於是他對着利嘉誠緩緩而肅然的道：“利伯伯，其實這些都不是最要緊的。在我看來我們現在首要做的其實是關於食品安全檢測機構的設立，我們必須要建立及投入食品安全檢測中以保障我們的食品、日用品及其他商品對於消費者來說是絕對安全的！”　　聽得唐昱這麼說利嘉誠先是一愣，隨即十分有興趣的道：“小昱，食品安全的概念？！能和我具體說說嗎？！你要知道，我們百佳現在還沒有建立食品安全檢查中心。你忽然提起這個概念卻讓我有些興趣了。快和我說說看！”　　聽得利嘉誠這麼說唐昱才想起來，百佳是在2004年後才出現了關於果蔬農藥殘留量、肉品新鮮度、冷凍水產品甲醛檢測、豆製品吊白塊檢測等全方位的獨立檢測機構的出現。而且這種檢測是每天都會進行的，檢測結果也將直接在超市的公告欄里進行公布。　　想到了這些，唐昱不禁嘆了口氣緩緩的對着利嘉誠道：“利伯伯，隨着我們國家的發展總是會有一些人鋌而走險以次充好，甚至不惜為了經濟利益而出售帶毒、發霉甚至致癌的食品、日用品。如果我們沒有自己的檢測機構一旦這些商品通過我們的超市流入了市場那麼將會對我們的企業造成致命的信譽打擊！”　　宋宛如聽得唐昱的話雖然也點了點頭，不過還是覺得唐昱是否有些誇張了。畢竟這個年代的人還是比較純潔的，他們絕對不會想到後世竟然有人可以賣着三聚青胺的牛奶、出售着用敵敵畏浸泡過的火腿這種事情。　　“抗美援朝的時候就有商人王康年出售過發霉的急救包、以自來水和顏料製造‘消毒水’，賣給朝鮮戰場上的志願軍，用來‘救死扶傷’！王康年雖然最後被槍斃了，但誰又敢保證在巨大的利潤之下沒有人鋌而走險再次出現第二個、第三個乃至無數個王康年？！”唐昱的這番話讓宋宛如不寒而栗，但唐昱並咩有停頓接着繼續道：“如果有10％的利潤，資本就會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資本就能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絞首的危險！”　　聽得唐昱的這話，宋宛如等人忽然不寒而栗！難道唐昱要向京城的高層建議些左派的東西？！要知道現在唐昱在高層內特別是最高首長面前是有着一定的影響力的，如果他要是提出這種觀點無疑會對改革產生一系列的影響！特別是利嘉誠，此刻他看向唐昱的眼神完全變了！但他心裏也有些奇怪，如果唐昱是這種觀點的話那麼他何必來做生意呢？！這也是資本家行為啊！　　看得大家都詭異的看着自己，唐昱不禁苦笑着道：“你們不要這麼看着我，我並不是反對改革而是覺得必須要限制一些事情。畢竟以道德去約束利益不是最好的方式，法治才是關鍵點。必須要嚴厲的懲罰那些貪婪無度毫無良心的企業！”　　聽得唐昱的話利嘉誠鬆了口氣，要知道現在唐昱已經不是一個普通的高中生了。他可是能的最高首長接見題字，一番話推動了內地知識產權意識改革的人物！如果他是抱着資本罪惡的觀點向高層進言那麼誰都無法保證會發生什麼事情！雖然1992年的時候最高首長的南巡講話確定了發展方向，但如果這種發展是會影響到民生那麼說不準內地會出台什麼政策來限制。這對雄心勃勃想在內地做出一番事業的利嘉誠來說可不是什麼好消息。　　“一定的限制和國家的監督的必須的，但我們也要考慮到畢竟官僚機構的緩慢和僵化。所以我才提議我們自己成立一套系統用於食品及日用品安全檢測，這不僅僅會有利於我們百佳發展更有利於填補這片空白。”說到這裏，唐昱看着眾人肅然而緩緩的道：“美國的FDA就是我們的方向，如果我們成為的權威那麼毫無疑問這也將大大的提高了我們百佳的競爭力與信譽度！那麼，到時候一旦顧客考慮要消費的時候他們會選擇我們這個有着權威驗證的機構還是那些沒有資質的商場呢？！”

# 第四百七十六章 來自西門子的邀請

　　聽完唐昱的話利嘉誠等人沉默了良久，他們在細細的品味着唐昱的話。而利嘉誠更是進展到是否要到香江科技大學找上一批人來專門做這個行業，畢竟這可是很好的噱頭啊！如果用在了現在的百佳上面那也是會引起香江轟動的！聽完了唐昱的描述利嘉誠甚至想着自己是不是要着手開始做這些事情。　　“小昱，你說的很有道理。但主要的問題是我們該從何着手？！這些我們都不熟悉啊！”利嘉誠感慨的道：“說的倒是容易，但如何着手卻是最大的難題……”　　聽得利嘉誠的話，唐昱笑了笑看着他道出了一個機構：“香江政府化驗所。”利嘉誠聽得唐昱的話不禁眼前一亮！一拍自己的腦袋，怎麼能把這個香江極其之權威機構給忘了！　　香江政府化驗所是直接隸屬香江政府的機構，是政府最高檢驗機構，類似於內地把法醫、技術監督、環保、葯檢、商檢、出入境檢驗檢疫、疾控等所有檢驗機構的理化檢測部分合併在一起的機構，負責人稱作政府化驗師，拜訪他必須提前預約。　　香江的行政長官舉行酒會等大型活動，政府化驗師都是要受邀請參加的，如果把香江比作內地的一個省的話，那政府化驗所至少就是廳級單位了。他們屬於公務員，沒有行政職務和技術職稱之分，一把手稱為政府化驗師，下面是助理政府化驗師，接下來為總化驗師，依次就是高級化驗師、化驗師、一級技術員、二級技術員、其它工人等，管理採用逐級管理制度，技術員要求學曆本科以上，化驗師要求碩士以上（但到了現在的話基本都是博士以上才有機會）。　　香江公務員的職務稱呼含義很明顯，基本上一說出某個人的職務名，大家基本就知道這個人的職務、工資級別、是正式員工還是招聘的……，於是他們單位稱作什麼什麼主任的就是招聘的非正式員工，待遇相當於化驗師。　　政府化驗所的人地位向來是非常之高的，哪怕到了後世回歸后屬於他們上級機構的食品和環境署的人對他們都很客氣。香江所有食品和環境投訴統一由食品和環境署受理，在與化驗所溝通測定項目后，交給政府化驗所檢測，政府化驗所不接待其它個人和單位的投訴，檢測結果可以作為查封相關單位，作起訴和索賠的證據，因此化驗師經常要作為證人到法庭作證。　　投訴樣品由食品和環境署各個部門或下屬部門督察每天定時（下午4點）送到政府化驗所，化驗室每天固定時間到接待處收樣，這些督察別看平時很神氣，到這裏基本都是提前到，拿號排隊在指定接待處乖乖等待，交接樣時化驗師完全一副公事公辦態度，督察必須摘下帽子，积極配合化驗師的要求，提供個人證件，接收化驗師的詢問，這種情況在內地幾乎是不可能見到的，食品和環境署和政府化驗所是個同級機構，而且是執法機構，差不多類似於內地的衛生監督所和疾控中心的關係吧，但監督所什麼時候將疾控中心放在過眼內？！　　聽得唐昱提起這個機構利嘉誠頓時便知道了唐昱的打算，香江政府化驗所早在1913年便成立了，這麼多年來不知道有多少退休的政府化驗師、助理政府化驗師、總化驗師和高級化驗師、化驗師、一級技術員、二級技術員等散布香江，只要把他們請來自己第一批的食品安全技術人員不就有了嗎？！　　但，香江執行的一直是高薪、養廉的策略，公務員待遇好、福利高，想考公務員的人數不勝數競爭激烈。而且香江的法律雖然說沒有死刑，但一旦留有案底幾乎就很難再融入香江社會。並廉政公署的成立也讓所有的政府機構頭上都懸着一把利劍，戰戰兢兢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掉下來。　　所以，想要挖角政府研究所實在是有些困難。利嘉誠把關於政府研究所的資料過了一遍后苦笑着對唐昱道：“小昱啊～你的這個主意雖然不錯，但執行起來成本太高了！而且相對於香江政府研究所的那些研究員們未必有吸引力啊……”　　利嘉誠說的也是個難題，但這難不倒唐昱。這方面的問題他早就考慮過了，於是他笑着對利嘉誠道：“別忘了，除了本埠以外還有一個極其之權威的機構在運行！美國的FDA！”　　利嘉誠聽得唐昱的話不禁疑惑的道：“小昱，你的意思是……”唐昱笑着解釋道：“FDA也有退休人員，而且他們多是從事了三十甚至四十幾年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的人員。我想沒有人比他們更了解這些該怎麼幹了，如果我們能請來三五位這樣的專家坐鎮還怕政府研究所的那些精英們能不來嗎？！”　　“而且我們不是一定要挖他們的牆角，可以合作的。讓他們派遣一部分人員進駐百佳，培訓我們自己的檢測員。相信這也是他們願意做的，畢竟這樣可以大大的減少他們的工作量。”　　利嘉誠聽得唐昱的話先是一愣，隨即哈哈大笑了起來！連連指着唐昱道：“你這小子！果然是個鬼機靈啊！這些個鬼主意也只有你想得出來，看來我們還真得和政府研究所的人好好談談了。相信他們也願意支持我們自己建立檢驗中心，畢竟這樣的確可以大大的減少他們的工作量還可以互通消息。”　　看得利嘉誠如此說唐昱開心的笑了笑，接着問道：“利伯伯，那麼我們現在是不是要去和飛利浦的那位柯慈雷見見面了？！”利嘉誠聽得唐昱的話並沒有立即點頭，而是依然笑眯眯的看着他。看得唐昱莫名其妙，好一會兒了宋宛如才笑着向唐昱解釋道：“在你回來之前我們就探過那位柯慈雷的口風了，他根本就沒有打算拿出專利來跟我們交換。所以我們考慮到未來發展的問題，決定要另找幾家公司作為合作夥伴。”　　聽得宋宛如的話唐昱點了點頭，的確自己這段時間大多是放在了百佳及黑水國際的項目上，因為國內VCD項目的進展良好也讓他沒有太過的關注這次的授權問題。甚至他想着如果不行不授權也無所謂，大不了到時候給索尼然後規定他們不得在亞洲出售就行了唄！　　“而我們後來聯繫上了西門子公司，他們也很有興趣要VCD的授權。畢竟現在VCD的銷量已經引起了他們的注意，而且他們的人也來和我們談過了似乎有一部分的授權可以給我們。”宋宛如笑眯眯的向唐昱道，聽得宋宛如的這話唐昱不禁眼前一亮！如果是西門子公司當然會更好，這家公司的實力比起飛利浦來說並不弱了多少。相反，在电子儀器方面西門子似乎略勝飛利浦一籌。　　而西門子之所以會對VCD項目有興趣很大原因是他們也有着龐大的家電產業，1967年西門子股份公司和羅伯特・博世有限公司成立主要生產白色家電的合資企業博西家用電器公司（BSH），直到現在這家公司已經成為了德國和西歐家電市場的領導者。VCD項目的出現已經引起了他們的注意，而後來市場的銷售狀況也被身在內地的西門子工作人員回饋給了西門子總部。　　要知道西門子現在中國已有擁有穩固地位――它是80年代中國開放之初最早進入該國的幾個西方公司之一。因此如果他們的目光放在了VCD上他們很容易就可以得到關於VCD的消息，並加以研究。　　但飛利浦也不弱，在內地開始改革開放以後，飛利浦成為最早進入內地的外國企業之一。1985年，飛利浦在內地成立了第一家合資企業，此後五大業務部門相繼進入內地，並且在從研發、生產，到銷售、服務等完整的價值鏈上，一個環節都沒有少。　　但飛利浦畢竟是歐洲企業，關於軍用的核心特殊研發他們並沒有放在內地也不可能放在內地。而且他們在中後期也不斷的揮舞着專利的大棒對兩岸三地的企業進行專利勒索，這些情況疊加在一起導致了京城的高層們對這家公司十分無愛。　　相對來說，西門子卻還算好些。至少後世的時候西門子在內地的核電，燃氣輪機，高速鐵路，水電，輸配電，磁懸浮，鋼鐵和信息領域成為了內地極其重要的設備供應商之一。並且二戰時期那位南京事件中保護了二十五萬人的德國人約翰。拉貝便是西門子的員工，這也讓不少內地人士對於西門子有着一種天然的好感。　　“西門子？！如果是他們的話那也不錯～”唐昱想了想對着利嘉誠道，西門子畢竟專利和技術都是頂級的。而且在國內所扶持起來的家電業也是不少。後世的小天鵝就是西門子的作品之一。　　“那這次和我們談判的又是誰呢？！”唐昱接着問道，利嘉誠見得唐昱沒有反對便笑着道：“是西門子國際銷售部東南亞區副總監蓋爾克，他現在已經到了香江來了而且和宛如他們都見過面了。他似乎想提出合資的形式來和我們合作生產冰箱及洗衣機。”

# 第四百七十七章 忙碌的唐昱

　　唐昱聽得利嘉誠的話頗有興緻的問道：“那麼大哥大呢？！他們有沒有意思對我們進行技術轉讓？！”唐昱的話讓利嘉誠一愣，隨即苦笑道：“這我倒是沒有去問，不過估計不太可能。畢竟今年年初西門子才提出了他們的第一款大哥大S4。投入了這麼多研發資金的他們不太可能會將這款大哥大拿出做交易。”　　利嘉誠的話讓宋宛如等頻頻點頭，的確西門子不太可能願意將自己的大哥大技術拿出來和唐昱的VCD項目作為俄交換。畢竟雖然VCD項目的市場並不小，但西門子不是傻瓜！手機的使用人數會越來越多。如果將這個技術交給了他那麼無疑是為自己將來的大哥大市場創造了一個極其強勁的對手！　　“不～不～我並沒有打算換取他們的技術。”唐昱看着利嘉誠等人笑着道：“我只是想着他和我們合作在內地建造工廠，並將亞洲區的銷售權交給我們而已。”　　“要知道，內地的人工成本不過是德國的幾分之一而已。其餘的各種成本都不高，如果作為投資這無疑是極好的。而我想讓他們的建立地點則是：遼海！”唐昱看着利嘉誠認真而誠懇的道：“遼海有着包括大連在內的數個優良港口，鐵路運輸也極為便利。而作為一個重工業城市那裡的工人素質是毋庸置疑的，最近我知道遼海一直存在着下崗的問題。在我看來與其讓這裡有着極強技術的老員工們離開工廠，不如讓他們進入新的工廠學習新的技術。所以一旦事情談定下來，這將極大的解決遼海下崗工人的問題。”　　聽着唐昱的發言，利嘉誠一下子有些愣住了。他沒有想到這不過是一單生意而已，在這唐昱的手上竟然不僅成為了一單生意還可以順帶的解決一個省的下崗工人的問題，雖然不是全部但至少起了一個好頭。而且這還可以大大的降低西門子的人工成本，這對西門子一定有着極強的吸引力，一旦西門子進駐了遼海那麼這將會引起連鎖反應！一定會有更多的國際性公司選擇入駐遼海到時候整個遼海的外部投資環境自然就形成了！　　這時候，宋宛如用着複雜的眼神看着唐昱。她卻不知道她的這副眼神卻被沉思的利嘉誠捕捉到了，一時間利嘉誠才猛然醒悟過來！遼海的省長是誰啊？！那是沈睿鴻啊！是宋宛如的公公，也是和唐昱一家有着極其之親密的關係的人。如果遼海一旦發展起來那麼毫無疑問這份政績跑不了沈睿鴻的那一份！加之京城裡的兩位老人的保駕護航，雖然是沈睿鴻相對於何老關係遠了些，但有着宋宛如及唐昱的關係自然會照拂一二。一來二去說不準沈睿鴻將來還真就會入主中樞！　　一念至此，利嘉誠不禁身後流了大片的冷汗！這小子，一個轉眼又能冒出這樣一片布局！這腦子，何其之快也！但這對利嘉誠來說自然也是好事。作為唐昱的盟友自然是唐昱的實力越強越好，而且他的根基在香江也不用擔心唐昱的吞併或者是謀算。　　“既然如此，小昱，我就去和蓋爾克定下時間了。”利嘉誠想了想接着道：“我們定在哪裡吃飯？！”　　“還是在富麗華吧！畢竟那裡算是香江比較大型的酒店了，而且無論怎麼說傅家都是利伯伯的朋友啊！我總得給您幾分顏面。”唐昱也知道利嘉誠知道了他的打算，但在唐昱看來這也沒什麼。看出來又如何？！招商引資本來就是現在的國策，他唐昱去做誰也說不出個什麼來。而且到時候沈睿鴻實打實的政績也出來了，憑着招商引資起來的！這誰又能指責什麼呢？！這是陽謀，光明正大的就是用允許的手段謀取政治資本。你知道了也無可奈何，有本事你也做一個看看呀！　　所以哪怕是別人再咬牙切齒，也只能是眼瞪瞪的看着無可奈何。當然，唐昱自然不會忘記自己的乾爸蘇慕儒。這份大餐若是拿下來了肯定少不得蘇慕儒的一份。說不得西門子的基地會定在了東陵也說不定。　　利嘉誠又和唐昱閑話了幾句，便急匆匆的離開了黑水國際趕回自己的家中。他要休息一下而後把蓋爾克約出來，在富麗華定下房間而後通知唐昱過來。在利嘉誠離開后，宋宛如複雜的看着唐昱微微的嘆了口氣緩緩的道：“小昱，姐姐真的不知道怎麼謝謝你了。你宋爺爺、沈爺爺多承你的情啊……”　　聽得宋宛如的話唐昱笑了笑道：“宋爺爺、沈爺爺兩位一直都把我當成了自家子侄，該出力的時候我自然不會吝嗇。畢竟只有他們的前景好了我才能一直好下去。”唐昱自己說完這句話忽然覺得有些怪怪的，怎麼好像那句什麼什麼的廣告詞：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宋宛如卻感激異常，無論唐昱是出自什麼緣由、考慮而大力的支持自己父親和公公這都是一份極大的人情。藉由黑水國際的提出和目前產生的效果宋振國毫無疑問的在一線部隊鍛煉后便會直接提拔至中樞，軍委內鐵定是有宋振國一個位置的。而如果此次唐昱所置辦的西門子事宜也搞定，所帶來的政治資本也足夠讓沈睿鴻提升一個極大的台階。　　只要操作得當而不出意外毫無疑問他沈睿鴻有着極大的可能直接被提至中樞，要知道省長已經是正部級人物想要再進一步除非有了重大貢獻否則幾乎就是不可能的任務。在內地無數的官員摸爬滾打了半生能熬到省級已經心滿意足了，幾乎沒有人敢奢望自己能夠再進一步。哪怕是沈睿鴻現在也沒有敢太過奢望自己能在退下來之前能夠入駐中樞，只盼望的是在任上能夠做出些成績到鄰近退下之前能夠在京城內拿下個二線的高級別位置好退下來。　　實際上在唐昱的上輩子沈睿鴻的結局也是這般，在年齡到線后被調入了京城內任職二線閑散職位而後坐等退休。不過由於上輩子他在遼海殺伐過盛導致了他後期要退休之際被放置在了二線的副職而非主職，導致了他在退休前頗有些灰頭土臉。　　唐昱笑着和宋宛如等人又閑聊了兩句，期間的時候江慧琳隱晦的暗示唐昱其實自己等人也可以作為唐昱的盟友。對於江慧琳的暗示宋宛如不可置否，而唐昱則是一笑而過。宋宛如對於唐昱受到江慧琳的拉攏其實早已料到，依着唐昱這段時間所做出來的事情他若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和拉攏反而是奇怪了。江慧琳的這番動作顯然也是家族授意，但雖然江慧琳有這種暗示但宋宛如卻不會有什麼過激的反應，因為她早在京城的時候就隱約的受到了來自何老的一些暗示，或者江慧琳的家族將會和何老等人進行一次桌下的政治聯盟。　　而這個聯盟的紐帶無疑就是唐昱，這源於唐昱現在高層內的影響力及他和何老等人良好的私人關係。於是看好他的江慧琳家中長輩在私下里與何老等人溝通后，便讓江慧琳暗示唐昱其實也可以拉上自己派系的人員們一把。　　其實唐昱在收到了江慧琳的暗示後下意識的看了一眼宋宛如，見得宋宛如不以為然不禁心下恍然！這必然是兩家溝通后的結果，但何老顯然是不想開口讓唐昱來給江慧琳家做什麼事情。所以才會由江慧琳來向自己提出，所以他不可置否的笑了笑將話題岔開去了。在事情沒有明朗之前他不想做出任何的承諾，江慧琳似乎也猜到了唐昱的回應很明智的沒有繼續的追問或者暗示下去。　　吃過午飯後唐昱在宋宛如安排的房間里小小的眯了一會兒，不過下午四點便起來了。這段時間唐昱其實很疲憊，但事情確實不少他也沒有多少心思去睡覺。在菲律賓的時候幾乎天天都身處危險之中，能睡的安穩才有鬼。好容易佐丹蔡的事情解決完了，緊接着黑水國際又要在菲律賓開設分點。這可是黑水國際第一次在一個國家內開設分點，哪怕是一切都準備齊全其實唐昱還是新生緊張。雖然他在利嘉誠等人的面前裝的若無其事的樣子但真不緊張才怪。　　新點開設完畢唐昱來不及參与初步運營就被利嘉誠一把拉回了香江，一邊處理VCD授權事宜一邊要準備着他所提出的食品安全概念。隨即的還要參与規劃百佳在內地的發展方向和先行進駐的城市等等事宜，這麼多的事情疊加在一起你如何讓唐昱好好休息？！這小小的眯上一會兒已經是極為奢侈的了。　　這時候利嘉誠也打來了電話，他已經約定了蓋爾克在富麗華大酒店的總統套房裡見面。時間是晚上七點，讓唐昱準備一下。而實際上利嘉誠並沒有把話說完，在他在富麗華酒店訂房的時候傅家的那位掌門人曾試圖再次與唐昱會面，但利嘉誠考慮再三拒絕了。並非他不想幫助傅家，實在之傅家的這一代太不成氣了。利嘉誠可不希望好不容易和唐昱建立的良好關係毀於一旦，尤其是在唐昱即將帶着江慧琳他們這批元勛入股百佳進軍內地市場的時候。　　唐昱在得到了利嘉誠的消息后立即和宋宛如他們開了個短會，決定以宋宛如作為主要負責人而與蓋爾克進行談判溝通，江慧琳則作為副手幫忙。而唐昱自己則還是以助理的身份出現，他不希望太早的將自己的身份曝光在西門子面前。

# 第四百七十八章 羅蘭・蓋爾克

　　晚上七點，香江富麗華大酒店內利嘉誠正陪着一個有着日耳曼人明顯特徵的男子在富麗華頂層的豪華總統套房內說著什麼。這間總統套房已經按照利嘉誠的要求改成了一片巨大的圓桌，而一些床之類的也被富麗華清除掉了。蓋爾克顯然被利嘉誠的禮遇而感動了，不過德國人嚴謹的個性還是讓他沒有將自己的驚訝表現出來。　　而這時候，在富麗華大酒店的門前出現了三輛的高檔轎車。在那三輛高檔的轎車前後各有一輛黑色肅穆的商務跟隨着，當車隊停在了富麗華大酒店門前的時候無數路人和酒店內工作人員都在揣測着這是何等來頭的人，要知道即使是香江總督出巡也沒有這麼大的排場啊！　　當車門被商務車上下來的幾個穿着黑色西裝的彪悍漢子給打開的時候，一眾揣測的路人和酒店員工頓時大跌眼鏡！因為下來的竟然是兩個極品的大美女！她們一個冷若冰霜，穿着一套合體的黑色職業裝。一個滿面春風，穿着一套極其之漂亮的禮服。在十餘位明顯是安保人員的護衛下進入了酒店，而酒店經理似乎早就得到了消息在他們停車后便立即迎住了他們將他們領上了頂層的總統套房。　　在那位穿着極其之漂亮的禮服的女士身邊，沒有人注意到一個看起來年紀不大五官頗為清秀的青年。這個青年面向看起來並不大，但看其動作和步伐卻頗為老練根本就是個久經職場的老鳥。但看得那位女士的排場，沒有人敢對着他們不敬又或是打聽些什麼。這種排場之人根本不是他們能夠招惹的。　　這行人自然就是趕來的宋宛如、江慧琳及唐昱一行人。在無數人的注目禮下他們恍若未覺的踏入了富麗華，而跟着他們而來的黑水國際的保全人員則在酒店內四處散開來各自進行着安保工作。只有十餘人跟着宋宛如他們一起踏上了電梯去往頂層的總統套房。　　一行人在富麗華酒店經理的帶領下步入了總統套房，在那裡平靜的站在了宋宛如身後的唐昱一眼便看到了正在和利嘉誠說話，而看到他們進來便立即站了起來的蓋爾克。　　蓋爾克有着典型的德國人的相貌，整潔、嚴謹，但和大多數的德國老闆都有着固執、嚴肅的形象不同的是，蓋爾克完全不是這樣。據後來他成為了西門子中華區總裁後下屬們的反應說他非常隨和，聽得進不同的意見，有人情味，而且有品位，他喜歡音樂，收藏有很多精彩的音樂CD。甚至有下屬聲稱與他共事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宋宛如和江慧琳的家族畢竟不是吃素的，早在和蓋爾克的底細摸了個一清二楚。平心而論蓋爾克的職業生涯是專心和耐心的典範，他在歐洲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並從70年代就開始在亞洲遊歷，直到1983年，蓋爾克開始服務於西門子公司，在這家公司一呆就是12年。　　甚至蓋爾特本人也是位台灣女婿，可以說這位蓋爾克是半个中華通。而蓋爾特的妻子則是在蓋爾克在德國西門子任職期而未到內地之前，一次到奧地利的維也納參加家電展覽會上認識的。按照西門子的展銷方式展位上照例要請一些音樂家來現場演奏，一位演奏長笛的黑髮姑娘讓他一見鍾情，這位來自台灣的音樂家，後來成了蓋爾克的太太，兩個孩子的母親。　　看完了宋宛如他們提供的資料后，唐昱一拍腦袋！他這才想起來，羅蘭・蓋爾克不就是後世那位上過了《南方人物周刊》的西門子大中華區的總裁么？！而今年，羅蘭・蓋爾克第一次來到內地，成為西門子家電在內地區的第一任銷售總經理，5年後，在他的領導下西門子冰箱佔領了內地市場，尤其是3500元以上的高檔冰箱在內地市場的佔有率甚至達到了45％以上！　　此後，這位銷售功臣被調往德國和泰國。直到2002年，他才再次被西門子調回到內地，替他的前任、有“成本控制專家”之稱的博法蘭成為博世―西門子家用電器集團的內地區總裁。所以，無論是從本事還是專業這位羅蘭・蓋爾克都是位極其之強悍的人物。所以唐昱在想起他後世所做出的成績后也不禁對這位談判對手心生警惕。　　精明的對手代表着你難以從談判中佔到他的便宜，甚至會因為急躁、憤怒又或是緊張而落入對方的語言陷阱中被對方抓住機會砍掉條件。當然，這位羅蘭・蓋爾克也並非全無破綻。在2011年九月至十二月的時候內地微博上整體爆發西門子的“冰箱門”信任危機！而羅蘭・蓋爾克則遲緩的直到“冰箱門”的組織者牛博網創始人、老羅英語培訓創始人、新東方教師羅永浩於十一月二十日在西門子總公司門口直接砸了三台西門子冰箱后羅蘭・蓋爾克才開始注意到了事情的變化。　　此後羅蘭・蓋爾克才帶着西門子先後在京城、滬市、五羊城召開情況說明會，大半年依然堅稱西門子冰箱門不存在質量問題。不過還是同意了羅永浩的請求免費上門提供解決方案。因此這次事件也被後世視為微博維權的一項重要的里程碑，通過微博和抗議直接逼得一家國際性企業低頭道歉這似乎在內地是前所未有的。　　“美麗的女士，非常感謝您願意百忙之中抽出時間來見我。”羅蘭・蓋爾克極為紳士的微微鞠躬，對着宋宛如微笑着道：“相信我們這次會面我們將可以確定我們的合作方向。”羅蘭・蓋爾克其實在之前便於宋宛如等人見過面了，但是這次看得宋宛如穿的如此隆重便知道或許這VCD項目的事情今天便會有個結果。　　羅蘭・蓋爾克其實很知道，就在自己和宋宛如商談VCD項目的時候飛利浦及索尼也在朝着VCD項目的授權努力着，不過似乎因為一些緣故導致索尼沒有任何進展而飛利浦則是因為一些原因的卡殼而導致了進度的停滯，於是自己才有着機會插手這次的VCD項目授權大餐。對於這次VCD的項目其實西門子內都很是重視，從內地傳來的消息據統計僅僅在VCD上市的數個月中就已經產生了數億的營業額！這無疑對西門子產生了很大的震撼，加之拿到了授權的利嘉誠通過VCD項目就賺到了數十億的利潤這差點就讓西門子瘋狂了！　　但由於唐昱消息封鎖的極為嚴密，導致外界只知道有個叫“唐昱”的人持有VCD項目的專利，而卻沒人能夠接觸到唐昱。最多他們能夠接觸到的不過是維科而已。羅蘭・蓋爾克其實在來到了香江后便暗自下定決心，要拿下這次授權！畢竟這對於西門子來說太過重要了，現在西門子看起來似乎資本龐大實力雄厚，但實際上公司內部也有着種種隱憂。而VCD這個項目則是立刻可以拉來一筆資金盤活西門子大部分產業的一個項目這不由得羅蘭・蓋爾克不上心。　　“蓋爾克先生客氣了！”宋宛如極為客氣的笑了笑對着羅蘭・蓋爾克道：“我們不是第一次見面了，蓋爾克先生不必如此。不過先生說的倒是一個事實，這次我確實是打算將授權的事宜再好好談談。如果順利的話我想我們最遲這個月底便能簽訂授權合同了。”　　聽得宋宛如的話，羅蘭・蓋爾克眼前一亮！自己的努力終於見到曙光了，這不枉廢他在這件事情上花費的一個多月的時間和金錢。要知道，此時飛利浦和索尼雖然也在努力着但還是沒有任何進展呢！如果自己拿下這個授權，那麼毫無疑問飛利浦及索尼將徹底沒戲了！　　“宋女士，我對於您的慷慨和信任致以萬分的謝意！相信我們的合作會非常之愉快的。”羅蘭・蓋爾克雖然心中喜不自勝但還是按奈着激動的心情對着宋宛如優雅的道：“我們西門子的實力和信譽相信您也是知道的，對於合作來說我敢說我們將是您最合適的夥伴！”　　宋宛如笑着坐在了圓桌旁的椅子上，這時候自然有着服務人員前來將香茗泡上一一的擺在了坐下的眾人面前後緩緩的退了出去。隨着宋宛如而來的安保人員也分隊守衛在了套房的門口，僅有新趕來的蘇大剛和另一位戰友坐在了宋宛如身後的沙发上低着頭仔細的觀察着這處總統套房的動靜。　　“這是我們維科草擬出來的條件，你請過目。如果同意的話我們儘快將授權協議簽訂，也了了你一樁心事，如果你有任何疑問請現在提出來。”宋宛如坐下后，便從江慧琳那裡拿過一份文件交給了羅蘭・蓋爾克。羅蘭・蓋爾克不敢怠慢，趕緊接過文件仔細的看了起來。宋宛如也不去打攪他，安靜的坐着和江慧琳等人一起喝着茶。不時的和利嘉誠眼神交流一番。於是套房內只有羅蘭・蓋爾克翻動文件的沙沙聲。　　好一會兒了，羅蘭・蓋爾克才放下文件抬起頭頭來苦笑的看着宋宛如道：“宋宛如女士，您這是為難我啊……畢竟我不過是個東南亞區副總監而已。並沒有那麼大的權限可以下放S4授權，我能做的不過是回報公司高層讓他們做出最終決定。”　　宋宛如聽得羅蘭・蓋爾克的話笑了笑道：“我可以等，但希望不要太久。這份文件我同時交給了飛利浦及索尼，雖然條件不太相同但要求幾乎是一樣。我也非常希望能和西門子合作，但如果是飛利浦或者索尼率先答應了我們的條件，那麼我就只好和他們先簽下授權了。”

# 第四百七十九章 方向定製

　　羅蘭・蓋爾克他能夠的宋宛如的這話不禁瞳孔一縮！這份文件竟然索尼和飛利浦都拿到了？！看來事情真的難辦了！羅蘭・蓋爾克不禁有些焦急，當下便起身對着宋宛如道：“宋女士我想現在就給總部通報，並將結果回報給您。請原諒我的退席。”　　宋宛如聽得羅蘭・蓋爾克的話不禁驚訝的道：“用得着這麼著急嗎？！我們可以吃了飯再去的，畢竟事情再多也需要吃飯不是嗎？！”羅蘭・蓋爾克心中苦笑，你說的倒是輕巧！這可是關係到數百億市場的一份報告啊，沒有得到結果之前我哪裡吃的下飯？！如果在吃飯期間飛利浦或者索尼給你回報了那我不是就慘了？！　　“宋女士，請原諒德國人的固執。我還是堅持先把事情做完了再進餐。祝您用餐愉快，我先告退了。”說著羅蘭・蓋爾克對着利嘉誠點了點頭，而後急急的轉身離開了套房。等的羅蘭・蓋爾克離開后，利嘉誠看着唐昱哈哈大笑了起來！　　“小昱！你這招可真夠陰險的啊！你這是逼着他們同意咱們的做法呢！”利嘉誠大笑着指着唐昱道：“你呀～那腦子里只怎麼弄出這些鬼主意的，別說是羅蘭・蓋爾克了就是算是我要是不知道你的打算都會被你蒙住了！”　　這時候富麗華酒店的服務員已經開始上菜了，並在每個人的面前都擺下了一碗濃湯。唐昱笑着拿起湯碗喝了口濃湯后對着利嘉誠緩緩的道：“利伯伯，我可不是嚇唬他們而是真的給飛利浦及索尼送去了一份協議條件。當然，這些是我沒有簽署的。如果西門子沒有答應我們的條件而索尼他們有回應的話我未必不會考慮索尼、飛利浦他們。”　　聽得唐昱的話，利嘉誠先是一愣！隨即無奈的笑了笑，看來唐昱還真是逢事總是多預備幾手。算計的清清楚楚的，如果西門子沒有答應這小子的要求誰也說不准他會不會真的和索尼等其他公司簽訂合同。又是一招陽謀啊！逼得西門子不得不接招，這小子的腦子是怎麼長的？！出手便是霸氣十足，這份魄力利嘉誠自問都難以做到。　　“小昱啊～有時候還是不要太過霸道為好了～”利嘉誠認真而誠懇的看着唐昱緩緩的道：“過剛易折，太過霸道總會有吃虧的一天。有些事情還是委婉的解決為好。”　　聽得利嘉誠的話唐昱先是一愣，隨即低頭沉思起來。似乎自己這段時間確實太過重於逼迫的手段了，之前以京城高層去逼迫林家。而後霸道的直接摧毀掉了大茶他們，隨後黑水國際發展到了菲律賓又是一片腥風血雨。　　就連在內地推廣VCD項目也是對着高層大打知識產權意識的牌，似乎自己總是思考問題的時候沒有去注意到中庸的品質，反而傾向於搏鬥。要知道，商場上沒有永恆的敵人。雙贏甚至多贏才會給你帶來恆久的利益，不斷的競爭雖然會增強你的實力但就如利嘉誠所說的那樣：過剛易折啊！一旦遭遇到什麼風險或者危機那麼落井下石的人肯定也不再少數，利嘉誠這是把自己當成了自己人才給自己提這種醒！　　想到此，唐昱抬起頭來拿過酒杯倒上酒站起來肅然的對着利嘉誠敬了一杯酒道：“利伯伯，多謝您的提醒！這個問題我確實忽略了，以後我會注意的。”　　看得唐昱的這番表現利嘉誠滿意的點了點頭，這小傢伙是個人物啊！不過十餘歲能取得如此成就利嘉誠雖然佩服但也不會特別的看重，傷仲永之事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但利嘉誠看得唐昱有着如此成就卻還聽得進別人的勸告，這點就讓他頗為欣賞佩服了。要知道，自己剛剛發家那會兒都不是很聽得別人的勸告。直到跌倒了好多回，吃了不少虧才學會了什麼叫“人情留一線，他朝好相見”。但也正是因為自己學會了這手，並盡量在生意總創造多贏的局面於是才越做越大最終躋身於香江頂級大豪之列。　　“哈哈……來來來……大家都餓了吧？！都是自己人，就別客氣了！開動吧！”利嘉誠將唐昱敬過來的一飲而盡酒笑着讓眾人開動，宋宛如等人雖然有着做生意的經歷又或者是受過商業教育但哪裡書本上哪裡會有香江頂級大豪對商業理解的概念？！於是聽得利嘉誠的話他們也不禁陷入了沉思中。　　聽得利嘉誠的話他們才醒過來，笑着開動了。飯後，利嘉誠再次和唐昱討論了一下和政府化驗所合作的條約和進程，宋宛如在美國還是有些關係的。畢竟她當年還在美國留學過，原本唐昱想請她去美國一趟，接觸一下FDA的退休人員。但後來利嘉誠提出宋宛如畢竟身份不普通，如果由她出面的話說不準會引發一些反彈。唐昱聽了之後覺得也有道理，於是便請利嘉誠在這間事情上幫忙。　　利嘉誠這時候趁機提出蘇海聞在美國有着巨大的影響力和聲望，畢竟蘇海聞曾經擔任過加拿大皇家銀行的法律顧問，又是滙豐的董事之一。由他出面幫忙是最好的，唐昱聽得了利嘉誠的話心下瞭然，利嘉誠還是放不下之前請求自己讓包家和京城解禁的事情。他這是拐着彎讓自己幫蘇海聞說話呢！　　畢竟人家蘇海聞如此幫自己等人搞定此事，那麼唐昱便是欠下了蘇海聞一個人情！這個人情是要還的，而幫助蘇海聞給京城破冰就是條件之一。但唐昱覺得這也沒有什麼，蘇海聞幫到自己的話，那麼給他幫着說說話也是可以的。再說了，唐昱覺得蘇海聞這是白擔心。最高首長他們是什麼人啊？！經歷了無數生死，踏過千山萬水之人又怎麼會拘泥於這點小事兒呢？！　　其實唐昱早便知道最高首長其實根本沒有對這位蘇海聞有任何的興趣，很簡單：哪怕是回歸之後也沒有任何人刁難蘇海聞名下的企業，並且蘇海聞本人還是奧地利奧中友協名譽主席。包於剛的航運業也在他的手下得到了蓬勃的發展，後世的時候蘇海聞掌門的環球航運甚至直接完成了世界航運史上最大的一宗併購案――以110億巨資控股挪威航運業本格森集團。　　環球航運由此增加船隻108艘，總噸位達2230萬，運力已經超過包於剛巔峰時期的2100萬噸，成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航運公司。如果是蘇海聞受到了打壓這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要知道包於剛在去世后所有的業務是分發給四個女婿掌管的。如果是內地有心要排斥他，那麼憑着接受內地的業務其他的幾個女婿也能超越蘇海聞的成就。　　於是知道是什麼事情的唐昱笑着答應了利嘉誠的話，利嘉誠見得唐昱答應大大的鬆了口氣。他這也是受人所託忠人之事，要知道這件事情蘇海聞已經不止一次的向自己提出了。但利嘉誠一直沒有找到機會來和唐昱說，這次正好有着這樣的機會而且唐昱還答應了下來這讓利嘉誠鬆了口氣。蘇海聞和自己等人一樣，所有的產業可是全部都在香江的啊！萬一有個什麼變動那真是哭都哭不出來，當年蘇海聞也是書生意氣既然做下了那等事情導致了後來包老爺子親上京城也沒有取得諒解。　　而將這件事情解決完畢后，利嘉誠笑着和唐昱他們一起走出了富麗華大酒店在黑水國際的護衛下離開了這裏，回家去了。而唐昱也跟着宋宛如他們一起回到了黑水國際去，路上唐昱把電話打給了在香江接替了唐天浩的工作四處廝混的方建銘。電話接通的時候方建銘正在和不知道什麼人在喝酒，聽得是唐昱的電話不敢怠慢趕緊走到了一邊問起來什麼事情。　　說起來唐昱回到香江後幾乎就沒有見過方建銘，畢竟現在唐天浩遠赴菲律賓這香江的黑水國際總是需要一個對外的聯絡人。宋宛如和江慧琳首先身份就很特殊，加之又是女性很多事情並好出面處理。於是管理公司的和對外公關的業務就落到了方建銘的肩膀上。但對於這些方建銘是熟門熟路了，三兩下便處理的妥妥噹噹沒有一絲紕漏。　　在電話里，唐昱讓方建銘將手頭上的事情找個黑水國際的內部人員交接一下然後隨着第二批派往菲律賓的黑水國際的強手們一起出發，幫助唐天浩將菲律賓的黑水國際帶上軌道。畢竟這是之前唐昱就答應了唐天浩的事情。聽得唐昱這麼要求，方建銘沉吟了一下也就同意了。他也是想要操作一下海外經營黑水國際的事宜，畢竟將來黑水國際少不了會向國外擴展。到時候自己也會是其中的幹將之一，提前熟悉一下也是好的。　　而且確實唐天浩一個人在菲律賓忙碌的話難免會有紕漏，多一個人幫着總是好的。於是方建銘便答應了下來。唐昱這才鬆了口氣，畢竟這可是答應了自家二叔的事情啊！要是方建銘不答應的話唐昱說不定只能食言了，畢竟香江這裏確實需要想方建銘這樣身份背景合適而又長袖善舞的男性來、經營對外事務。

# 第四百八十章 再赴京城

　　可憐的方建銘不知道，他這次的答應卻成為了某兩位無良叔侄的算計之一。這導致了他被黑水國際拋棄在菲律賓長達數年之久，之後每每想起自己當初那份輕描淡寫的答應方建銘便追悔莫及。　　此時的方建銘還不知道自己將來的這份後悔，而是儘快的將手上的工作交由了江慧琳他們招聘而來的部隊內退役出來的政委及參謀，這些人經過了一定的培訓后被派往方建銘他們身邊作為副手來熟悉整個黑水國際的運作。其實說起來現在的黑水國際更像是個部隊的分支機構，裏面的重要人員幾乎都和軍隊扯不開關係。　　不僅是一線的安保人員，加之管理層、關係協調人員、後勤保障、物資採買及管理幾乎都是出自軍隊。管理後勤的是原後勤部的一部分人員、關係協調的原本是部隊的政委、管理層大部分是原本部隊的主官，這一系列的人員幾乎都出自部隊。只不過他們經過了層層挑選並經由黑水國際派出的培訓團隊進行了大量的培訓，而後形成了目前黑水國際的員工。　　比如現在方建銘的身邊，就有着原本部隊參謀出身的四五個助理。還有有着一個秘書是原本部隊里的政委。而江慧琳、宋宛如她們也不例外，身邊都配備了經過培訓而來的部隊退役軍官。這些人經過學習已經掌握了一定量的商業知識和管理運作方式，目前正在逐步的接手黑水國際各個部門的工作。　　而方建銘在接到了唐昱的要求後邊着手布置起手上事情的交接工作，在方建銘看來自己身邊的這些人本來就出自部隊，人也不笨經過幾個月的學習也是他們該實踐的時候了。於是他僅僅在三天內便將手上的工作交接完畢，而後直接出發前往菲律賓。而在他離開后，羅蘭・蓋爾克也終於等來了西門子的決定。　　西門子經過了極其艱難的討論和各種爭執后，終於決定可以有限制的授權羅蘭・蓋爾克將S4的專利亞太地區銷售及生產的權利交予宋宛如交換VCD項目的授權。不過他們還是要求羅蘭・蓋爾克盡量爭取可以不進行授權措施，哪怕是羅蘭・蓋爾克付出超過原定為四億美金的授權費也在所不惜。　　三天後，羅蘭・蓋爾克再次通過利嘉誠請求與宋宛如會面。但宋宛如並沒有直接會見他，而是派出了江慧琳為首、歐大狀為輔的談判隊伍開始於羅蘭・蓋爾克進行了艱難的談判。而在這三天內唐昱早已暗中知會了歐大狀及江慧琳，重點可以放在讓西門子進入遼海設立工廠上。並以高素質員工和低廉的工資吸引羅蘭・蓋爾克。　　而唐昱自己卻悄然低調的直接飛回了京城，唐昱所要進行的食品安全檢測工作是必定要先和國家打招呼的。否則一旦被人抓住了痛腳也會形成麻煩，所以在宋宛如及江慧琳的建議下唐昱直接返回了京城並直入柳蔭街，打算和安坐家中的何老、趙老將事情說個通透。　　經過了好幾個小時的飛行，唐昱最終在京城機場下了飛機並在何老專屬的紅旗車的帶領下緩緩的回到了柳蔭街。當唐昱下車進到小院的時候，何老正和趙老兩個人在下棋。見到唐昱進來了何老微笑着讓警衛員拿過凳子對他說了聲：“坐！”　　唐昱對着老人微微的鞠了一躬，輕輕的坐了下來。趙老見得唐昱過來，笑呵呵的趁着何老打招呼的一剎那大手一伸直接將那棋盤給打亂了道：“哎呀！小昱都回來了下什麼棋啊？！聽聽這小傢伙的新鮮事兒才是主要的呢！”　　見得自己的老戰友竟然趁着自己不注意把棋盤打亂，一時間氣的何老吹鬍子瞪眼的。但棋盤已經被打亂了又怎麼能恢復的過來？！於是何老只得無奈的對着趙老笑罵道：“你這個老不休！藉著孩子過來的借口就打亂自己要輸掉的棋盤，也你就這老無賴能幹的出來！”　　趙老聽了何老的話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扯高氣昂的哼道：“這叫攻敵不備，出其不意！你個大老粗的哪裡懂？！就會一味的窮打猛殺，要講究策略地！”何老聽得自己的老戰友耍無賴還耍的一套一套的，不禁哭笑不得。好一會兒了才緩過氣來對着趙老道：“今天小昱回來，我就不和你這老無賴計較了。孩子在電話說有重要的事情要說，等把孩子的事情聽完了之後我再和你計較。”　　說著何老便拉着唐昱的手一起進入了閣樓里，趙老則得意洋洋的跟在了後面彷彿打了一個打勝仗似的得意無比。進了閣樓后，自然有警衛人員將茶水奉上。等得唐昱和跟進來的趙老坐定，何老在對着太陽問道：“小傢伙，這次又有什麼麻煩事兒要讓我們兩個老東西給你辦了？！”　　唐昱聽得老人的話先是一愣，隨即不禁苦笑。自己自從認識兩位老人以來確實是給他們出了不少的難題，一開始黑水國際的成立甚至引起了一堆的開國元勛的大討論。後來知識產權意識的普及到現在已經變成了全國性的大討論，在知識產權意識宣傳期間國家專利局砸一個多月內收到的專利申請書就高達數萬件！直把整個專利局忙的腳不着地，而且專利局還肩負着一項重任：那就是將這些個專利同時到歐洲及美國進行登記，一防止這些專利泄露后遭到他人的惡意搶注。　　但知識產權意識的普及也導致了國內一部分人對專利進行惡意搶注，這雖然造成了一定的混亂，但在專利局及知識產權專家們的協調下最終還是解決了問題。而另一部分人則更加隱蔽的拿着美國已過保護期限的失效專利來國內申請，也遭到了拒絕。　　這時候最高首長及京城的高層們才發覺內地在知識產權領域的極度空白和空虛，同時也對這項問題的提出者：唐昱給予了更高的看法。在唐昱去菲律賓期間，現任的一號首長就曾到遼海視察工作，甚至親自接見了唐昱的乾爸蘇慕儒。好奇的問起了唐昱的過往來，一號首長的這份表態讓許多遼海高層心生震動，要知道最高首長畢竟年紀逐漸大了一號首長將來是必然掌權的。而他來到了遼海竟親自接見一個地級市市長，這讓很多人大跌眼鏡！　　同時也讓東陵市內的那些有着別樣心思的人直接熄火，這都牽扯到一號首長了！斗不過啊！還是老老實實的呆完這蘇慕儒的任期，或者找機會調往別處吧。一時間東陵市內蘇慕儒的話竟然一言九鼎，原本因為萬建事件而聲望滑落的錢啟建此時更加的低落。雖然在一號首長初到東陵的時候也接見過他，但沒等他來得及激動卻得到一號首長在晚宴后把蘇慕儒叫到了自己房間里談了近三個小時。得到這個消息的錢啟建知道，自己完全被省里拋棄了。　　現在他在東陵不過是個棄子，而之前和蘇慕儒的交惡與爭鬥及立場問題又讓他無法向蘇慕儒靠攏，於是只能孤獨的等待着自己最後的結局。　　當然，現在身在京城的唐昱並不知道這些消息。之前他去了菲律賓能聯繫上的也只有香江那邊而已，雖然蘇慕儒他們有着唐昱的衛星電話但也沒有將這些事情與他說。此時的唐昱在何老和趙老面前極為放鬆，想了想對着二位老人道。　　“1992年開始我們正式有限制地開放國內的零售業市場，但由於數十年我們都沒有經營零售業的基礎於是導致了零售業發展緩慢。而當時地域只限於京城、滬市、京城直轄的天井、南粵省城五羊、遼海大練、清島這6個城市和鵬城等5個特區，每個城市允許試辦一到兩家合資零售商業企業。”　　“但對於地方政府來說，吸引外資增加本地的稅收收入、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為了繞開京城繁複的試點企業審批，而現在一部分國外企業採用建立商業諮詢公司輸出品牌的方法，以求在短期內迅速擴張。”　　何老和趙老聽得唐昱說起這些沒什麼頭腦的話不禁有些莫名其妙，但還是耐着性子聽了下去。畢竟這麼長時間的接觸他們已經了解了唐昱這個孩子的習慣，他總是會說出一些看似沒有關聯的話但最後你會發現這些話其實都是有着內在的聯繫的。　　“我們雖然對外資零售業進入我國市場的審批手續非常嚴格，但是有的外資零售業企業通過其他手段進入市場。現在我們正處在改革的時期，國家對合資的商業管理公司是允許的，按照有關規定，商業管理公司只能做諮詢管理，而不能投資。”　　“也就是說，外資零售業只能做商業管理的輸出，而不能真正注資連鎖企業的經營業務，但合資商城則可不受任何政策限制地進行商業經營活動。如果外資通過商城業務的託管的形式，那麼外資零售業順理成章地介入到企業的經營中，進入了內地的零售業市場。”　　說著，唐昱肅然的對着兩位老人道：“爺爺，重點是：我們自己的零售業才剛剛起步，對於賣場、服務、物流等完全沒有任何概念。而國外的零售業現在已經經營了數十年對這些業務的熟悉程度和標準已經是達到了極高的水準！一旦他們現在進來就會掐死我們剛剛處於草創階段的民營企業！甚至他們可以吞併、佔領、垄斷我們所有的零售業！”　　唐昱的這番話並非危言聳聽，要知道現在就有那家法國號稱世界第二大的零售企業正拐彎抹角的打算進入內地零售市場！而且他們最終成功的鑽了政策的空子，藉由合資的殼子進入了內地零售業！而事實上截至到2000年底，經國家批準的中外合資零售業企業不過僅有28家，可實際上通過各種殼子進入內地的零售商卻已經高達300多家！他們在無聲無息中蠶食了內地企業的大部分地盤，而內地的零售業由於沒有得到有效的保護大都被他們吞滅或倒閉了事。　　2004年7月，英國最大的零售商TESCO集團，斥資1.4億英鎊收購樂購連鎖超市50％股權。至此，外資零售商一改自建或合建單店進入中國的方式，打響了外資併購中國超市第一槍！此後，2007年2月，沃爾瑪以2.64億美元的價格收購好又多35％股份，韓國樂天集團於2006年以6.35億美元收購時代零售進入江蘇市場！　　直至2010年，家樂福出手收購河北保龍倉超市。幾經周折后，家樂福終於“拿下”河北保龍倉，完成入華以來第一次收購。雖然當時很大一部分人表示不希望把保龍倉賣給外國企業。多家零售企業負責人也表示保龍倉被外資企業併購比較“可惜”但無奈的是所有人似乎只能眼睜睜的看着他們一步步的蠶食內地的零售業而無可奈何。

# 第四百八十一章 瘦肉精的前世今生

　　“在拉動國民經濟的投資、消費、出口這三駕馬車中，消費佔據40％左右的比重，而零售業是消費鏈條的終端，是整個消費品產業鏈的‘咽喉’！”唐昱頓了頓，回憶了一下後世曾經看過的一篇紀經濟報道，緩緩的向兩位老人家說道。　　“我們的出口產品，由於利潤不高、價格低廉而頻頻遭到‘反傾銷’制裁，終極原因，仍在於沒有掌握國際貿易的定價權。而我們的消費品產業鏈，一旦銷售終端逐漸被外資掌控，那麼國內定價權也會逐漸淪喪！”　　“逐漸掌握定價主動權的外資連鎖企業，會在內地以倒逼的方式影響整個產業鏈的發展和變革。而外資零售商在華跑馬圈地的方式，也從簡單的單店快速擴張，迅速升級到企業併購的層面！到時候我們的‘咽喉’毫無疑問的會被對方掐住！”　　“1979年8月歐共體起訴我們出口的糖精鈉傾銷，這是我們出口產品首次遭遇反傾銷。1980年7月美國起訴我們出口的薄荷醇傾銷。這兩起案件拉開了世界各國對華反傾銷的序幕！據統計，1980年代各國對我國的反傾銷案件共64起，年均6.4起，占世界反傾銷案件總數4.6％！這說明什麼？！說明了在我們的周圍有着無數的人在死死的盯着我們企圖湮滅我們發展崛起的可能。”　　還有一些唐昱沒有說出來，事實上2003年6月時候在倫敦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院亞洲部就反傾銷發表講演時曾發問於會場聽眾，是內地更加市場化還是俄羅斯更加市場化，聽眾齊答China！　　但是2002年6月美國和歐盟就承認俄羅斯是市場經濟國家；2003年5月美、歐又給予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市場經濟地位。WTO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內地入世已近三年，而俄羅斯直到2011年才得以入世。所以在這裏起作用的不是經濟因素，而是政治因素！在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世界對內地不公平的！是帶着嚴重的歧視性的！　　“隨着我們的不斷髮展，那麼形式無疑會越來越嚴峻！歐美的圍堵、歧視及傳統的敵對勢力會不斷的給我們製造麻煩。而如果這時候放任他們的企業在我們這裏吞併、控制我們的零售業這毫無疑問是十分危險的！”　　唐昱緩了緩，堅定而沉穩的對着兩位老人道：“‘零售業傾銷’必定會削弱我國工業經濟競爭力，威脅經濟安全。雖然有一些人士認為，外資零售巨頭通過在華採購帶動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大賣場中銷售的90％以上也是我們本土的產品，因此會促進我國工業的發展。但有根據經濟學家的研究表明：如果認真研究一下零售企業在國外的發展史就會發現，不是這麼簡單！垄斷市場的分銷商為攫取大頭利潤，為了自身的利潤他們會千方百計阻撓你打造自身品牌！我們必須要看到，誰掌握了流通渠道，誰就能掌握一個國家的工業命脈！”　　“在我個人看來，一個分銷領域被外國公司控制的國家，很難再有民族工業的品牌產品出現。如果我國的分銷渠道全被外資以優勢掌控，那麼我國的相當一部分工業企業將淪為國外流通企業的加工車間，只能賺取少量的加工利潤，嚴重削弱自身經濟競爭力！”　　說到這裏，唐昱不禁苦笑。後世的時候他就曾研究過一個案例：國外商場里賣的一種可發聲地球儀品牌產品，零售價是88美元，美國銷售商通過香江和廣東的外貿公司，以每件15美元委託內地的企業加工，生產成本只有12美元，內地加工企業每件只賺了3美元，其餘80多美元的利潤，都被各級經銷商拿走了！而那家企業付出了大部分代價卻僅僅是賺到了一點點的零頭。　　何老和趙老肅然而沉默的聽着唐昱的敘述，中間沒有插過任何一句話。他們雖然不是很懂得經濟學原理，但是如果所有的商店都是人家開的那麼人家還不是想賣什麼就賣什麼？！如果人家要主要銷售自己的牌子的東西，打壓你生產的東西你卻又能如何？！你只能眼睜睜的看着無可奈何罷了。　　零售渠道就是咽喉！他們掐住了你的喉嚨，那時候打壓不打壓你不過是他們的一句話罷了。但唐昱要說的不僅僅是如此而已，他接着對兩位老人道：“這種危害不僅僅是如此而已，如果放任開來那麼說不準還會影響我們的民生！”　　何老和趙老聽得唐昱的話不禁皺了皺眉，肅然道：“小昱，你這話是不是有點危言聳聽了？！雖然他們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商業和民營企業，但民生的話是不是有些不太可能啊？！”　　唐昱聞言，苦笑的看着兩位老人緩緩的道：“兩位爺爺。您知道豬肉吧？！”兩位老人聽了唐昱的話，莫名其妙的點了點頭。唐昱深深的吸了口氣將一個埋藏在心中很久的秘密緩緩的向兩位老人道來。　　“1993年，浙大的一位叫做許子榮的教授研發出了一種叫做‘浙農一號肉禽系列全價配合飼料’的養豬飼料而獲得了浙江省科技進步優秀獎。而隨後，浙大陽光營養有限公司的老闆也是一位碩士陳見慧開始在湖南、湖北推廣銷售。這兩地的豬肉大量銷往南粵，規模化的養殖場比較多。他曾在浙大陽光供職的好友也因為‘浙農一號’等獸葯生意賺了不少錢，現在杭州買了100多萬的房子，也開上了好車。”　　聽得唐昱的講述，兩位老人雖然沒有不耐煩但還是显示出了一定的困惑。這不是正常的生意嗎？！怎麼這孩子看起來很憤怒的樣子呢？！　　“但，這兩個人都隱瞞了一件事：這種飼料中含有的鹽酸克倫特羅，也被稱為β―興奮劑已經因為有着巨大的隱患和毒性在國外被禁止添加進入飼料中！但我們國家的教授竟然還將這些事實隱瞞！並利用此事來賺取利潤、名譽！完全不顧民生健康！實際上，其時許子榮已知美國禁用β―興奮劑。但他拿到了課題，也並未向國內透露美國禁用一事，隨後還以此獲獎！賺錢！”　　“這種β―興奮劑已經被證實：用量過大或無病用藥可能出現心慌、頭痛、噁心、嘔吐、震顫等癥狀，對於高血壓、心臟病、甲亢、青光眼、前列腺肥大等病患者更能誘發病狀危險性更大，中毒嚴重的可致人死亡！”　　聽得唐昱的話，兩位老人頓時肅然起來！何老更是瞪着眼，渾身煞氣的看着唐昱肅然的道：“小昱！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這種事情可千萬不能信口開河！這是要惹出麻煩來的！”聽得何老的話，唐昱苦笑道：“這種事情我哪裡敢信口開河？！只要是有留意過國外禁止的飼料添加劑的人就可以知道，這種帶有極大毒素的添加劑早就被人家禁止了。可笑的是在我們國家，竟然還有着所謂的教授拿着這份研究去獲獎！還有碩士那些這些帶毒的飼料來賺錢！而我們卻一無所覺！還認為開發了一樣什麼好東西，卻不知道這是去地獄的門票……”　　何老聽完唐昱的話“豁～”的一聲站了起來，對着門外邊大吼了一聲：“備車！”說完拉着唐昱便往外走，而趙老則陰沉着臉跟在了後面。那雙大手攪的“嘎吱～嘎吱～”直響！聽得唐昱不寒而栗！當他們走到門口的時候，已經有警衛將車子開過來了。何老二話不說便將唐昱塞進了車裡，而且對着司機吩咐道：“去大內！”　　說完，何老眼瞪瞪的看着唐昱緩緩的道：“如果你說的這是事實，那麼我會主持槍斃那個教授！但如果是你信口開河，老頭子也不會放過你！”唐昱聽得何老的話，對着老人堅定的點了點頭道：“爺爺！我敢對天發誓！我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是真的！我願意為此負上任何責任！”　　聽完了唐昱的話，何老緩緩的閉上了眼睛靠在車子的沙发上不知道在想些什麼。而坐在唐昱身邊的趙老冷冷的瞪着眼睛，滿身的煞氣不住的冷笑着。唐昱看着這兩位老人不禁有些膽寒，都是殺伐出身的老人啊！真的怒氣的時候果然還是威勢十足！　　但唐昱還有很多話沒有直接說出來，因為他也不知道怎麼說。到了後世的時候，所有人的餐桌都面臨着無限的危險！由於吃了用激素飼料餵養出的畜肉、生長素催長的魚蝦、農藥噴洒過量的蔬菜，導致婦女的更年期紊亂，孩子的性成熟加快，男人的生育能力降低。　　越是餐桌宴席上高價位的肉食、海產品，越是不能吃。甲魚、鰻魚、扇貝。經濟價值高，人工養殖的過程中用藥就更是花樣繁多。以甲魚為例，過去自然生長的甲魚7年才能上餐桌，現在用性激素乙烯雌酚催長，7個月就速成送進廚房了！　　而湖北某市的洋瀾湖更是離譜！那裡的漁民從不吃自已捕獲的鰱魚，因為被嚴重污染的湖水含有超量的金屬汞，經烹調后，吃在口裡有一種煤油味，即藥水怪味，因而被當地人稱為“藥水魚”，容易引起痴呆症、敗血症、出血熱。　　“藥水魚”危害不淺，但生產者毫無道德良心！依然卻不斷地產、不停地賣！洋瀾湖經環保部門檢測為五級水體，根本不能用做水產養殖。然而2000畝水面卻年年“產銷兩旺”，年產量50萬公斤以上！　　在本地不好銷售的情況下，這些無恥的漁民想方設法地將“藥水魚”銷往不知情的外地市場或食品生產企業。而一些單位和個人往往把“藥水魚”做成魚丸、炸成魚塊、腌成乾魚，再賣給消費者。　　在昆明，市場上抽檢的14種水產品中，冰凍魷魚、帶魚、桂花魚被檢出含有甲醛，花甲公檢出砷超標！　　1999年5月5日香江《東方日報》消息，香江居民17人食用大陸供港豬內臟，發生中毒，發現大陸豬飼料中含有禁用毒藥鹽酸克倫特羅，港政府採取緊急措施，銷毀市場上所有豬內臟，限制內地供香江活豬的出口，並已將B―腎上腺素興奮劑殘留作為生豬屠宰的必檢項目。　　這次極為嚴重的事件導致了內地在香江形象大跌！無數的香江市民對內地產生了嚴重的不信任感！

# 第四百八十二章 鹽酸克倫特羅

　　車子緩緩的駛進了大內，警衛們也都熟悉了何老的車子於是稍微檢查了一下便放行了。這期間，唐昱用衛星電話致電香江拜託了身在香江的利嘉誠通過香江政府研究所的關係拿到一些國外關於鹽酸克倫特羅的報道和禁止條例、法令。並在找到后致電自己。利嘉誠雖然有些莫名其妙，但還是答應了唐昱的要求――畢竟他現在正和香江政府研究所打的火熱！借用點資料這點小事還不是問題。　　進入最高首長的院子的時候，這位老人正在看着一疊厚厚的文件見得何老、趙老和唐昱一起進來不禁有些驚訝！但看得何老他們陰沉的臉色最高首長心生不妙，放下文件問道。　　“老何，發生了什麼事情？！”最高首長摘下眼鏡，站起身來請何老他們坐下對着笑着唐昱點了點道：“怎麼看你們臉色都不好？！”　　何老看着最高首長那滿頭的白髮深深的嘆了口氣緩緩的道：“政委，還是讓小昱和你說吧！這事兒我實在不知道怎麼說好……這事兒太過嚴重！影響太大！如果是真的，那麼咱們說不得要狠狠的處理一下一批人了！”　　最高首長聞言一愣，何老是他的老部下了他當然知道這位老部下的性格如何。戰爭年代何老的確殺伐果決，但進入了和平年代后這位老部下更多的是在以民生民計。除非一些罪大惡極的事情否則他輕易不會談起好處理什麼人。於是他肅然的看向了唐昱緩緩而鄭重的道：“小昱，和爺爺說說到底是什麼情況？！是什麼事情把你何爺爺氣成這副模樣？！”　　聽得最高首長的問話，唐昱不敢怠慢組織了一下語言回憶起當年關於瘦肉精的一篇資料報告緩緩的道。　　“1993年，浙大的一位叫做許子榮的教授研發出了一種叫做‘浙農一號肉禽系列全價配合飼料’的養豬飼料而獲得了浙江省科技進步優秀獎。而隨後，浙大陽光營養有限公司的老闆也是一位碩士陳見慧開始在湖南、湖北推廣銷售。這兩地的豬肉大量銷往南粵，規模化的養殖場比較多。他曾在浙大陽光供職的好友也因為‘浙農一號’等獸葯生意賺了不少錢，現在杭州買了100多萬的房子，也開上了好車。”　　“但，許子榮隱瞞了一個極其之嚴重的事實：‘浙農一號肉禽系列全價配合飼料’含有一種物質叫做‘鹽酸克倫特羅’！而‘鹽酸克倫特羅’卻早在1991年就被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禁止使用了！現在FDA的公布欄上還掛着如下申明：鹽酸克倫特羅在美國從未被允許在食用動物身上使用。對鹽酸克倫特羅濫用於食用動物身上濫用的危險的關注，讓美國採取嚴厲的措施，反對非法銷售和使用鹽酸克倫特羅。”　　聽得唐昱的話最高首長臉色數變！要知道豬飼料喂下的豬那是要送到民眾的餐桌上的，一旦出事那麼就是全民受害！如果這件事情是真的那麼毫無疑問這將是一次極為嚴重的人為故意的制售毒害事件！　　“而當許子榮的‘瘦肉精’在浙大飼料研究所發端之時，歐共體已經於1988年1月1日起禁止鹽酸克倫特羅物質當飼料添加劑使用，經過研究他們認為該類物質雖然能提高畜牧業產量，但卻降低了肉類品質，而使用過後的激素殘留甚至有着嚴重的致癌作用！隨後，鹽酸克倫特羅果然在西方國家陸續出事了！1989年10月至1990年7月西班牙35人中毒、1992年該國北部地區又出現232人中毒！1990年秋季，法國8個家庭22人中毒！意大利和美國亦因非法使用而出現過中毒事件！”　　說到這裏，唐昱深深的嘆了口氣接着對着最高首長緩緩的道：“以鹽酸克倫特羅為代表的‘瘦肉精’，早在大規模引進內地之前，已在國外出現過大面積的中毒事故，並被多個國家禁止！但我們的專家卻刻意忽視這一重要信息，反而踴躍引進！這裡有的人是出於專業研究之需，但有的人卻不乏利益驅動！這種可恥的、隱瞞事實的、危害民生的學術敗類竟然拿着在國外引起了中毒事件而被禁止的毒素添加劑在外面這裏堂而皇之的拿取科研獎勵！賺取大量的利益！這不得不說是一個極大的諷刺！”　　“砰！”最高首長聽得唐昱的猛然拍案而起！對着門外怒吼道：“警衛員！把農業布、外交布的人全部找來！還有，讓農大的專家也來一趟！”　　“是！”門外的警衛聽得最高首長的吩咐，不敢怠慢趕緊答道！而後便進入了電話房裡開始給各處撥打電話，唐昱的一番話再次引起了整個京城的震動！外交布、農業布的主管們收到了最高首長的電話根本不敢怠慢，急匆匆的跑到了大內來。而農大的專家也在隨後趕到了最高首長所在的大內院落，而在他們過來之前唐昱已經通過了利嘉誠從香江發來的傳真，將那些香江政府研究所內保存的資料全部發送了過來。　　最高首長曾經留學法國，所以他是看得懂法文的。於是他看着那些關於1990年秋季，法國8個家庭22人中毒的報道最高首長面沉如水！而早已經有翻譯將那些關於禁止鹽酸克倫特羅的國外條例、法規給最高首長翻譯過來后最高首長憤怒了！當許子榮那個獲獎的所謂的“浙農一號肉禽系列全價配合飼料”的配方也被送來的時候，一直坐在最高首長身邊的何老、趙老此時不僅僅是憤怒，而是有着想殺人的衝動！　　所以，當外交布及農業布的人到了的時候最高首長“砰！”的一聲將那些文件狠狠的砸到了桌子上對着他們怒吼道：“你們全都坐下！好好的聽聽這上面說的是什麼！”農業布及外交布的人員看得最高首長發火頓時被嚇住了，不敢吭聲的站在了一邊。而此時早有翻譯將那些文件翻譯過來一字一句的念給了他們聽。　　開始的時候他們還有些莫名其妙，農業布的主管雖然有些察覺了但由於他們沒有去做這種思飼料的推廣所以也並沒有太過在意。但當翻譯將“浙農一號肉禽系列全價配合飼料”獲獎及已經開始銷售的情況說出來后，農業布的主管臉上的汗水就止不住的冒出來了！當翻譯將整篇資料念完后，最高首長瞪着他們冷冷的道：“好啊！這麼重要的消息人家1988年就公布了，但我們竟然一點消息也不知道！還拿着這份人家證實是有毒的添加劑給國內的專家們去拿獎！去賺錢！好！好啊！你們真是人民的好乾部啊！”　　隨後，最高首長回頭瞪着農大過來的專家憤怒的道：“這些官員們不知道難道你們這些做研究的就一點風聲也沒有？！你們做的是什麼學問？！研究的是什麼東西？！竟然讓這麼一個學術敗類拿着這些毒物去獲獎！去銷售！你們摸摸自己的胸口還有沒有良心啊？！”　　那幾個農大過來的專家聽得最高首長的訓斥，一聲也不敢吭。良久了才有一個教授吶吶的道：“那時國家正力倡培育瘦肉型豬，我們和我們的學生的研究吻合政策方向，我們也不宜和政府唱反調。如果在論文中介紹了副作用，我們的論文也發不了，所以我們有一些顧忌……”　　聽得他的這話憤怒的何老猛的站起來，顫抖的道：“這是理由嗎？！這是理由嗎？！就因為發不了論文所以你們集體迴避了這個嚴重的副作用，就眼睜睜的看着這些毒素在我們國家被濫用？！你們就眼睜睜的看着這些帶毒的飼料在國內銷售？！要知道：你們也是生活在這裏！要是這種飼料泛濫開了，你們包括你們家裡人都要吃到這種致癌的毒豬肉！你還有沒有一點身為科研人員的良知了？！你們的學術道德全都扔到狗肚子里去了？！國家每年給你們下撥那麼多的研究經費就是給你們拿來研究這些毒飼料，然後隱瞞它的副作用拿來銷售圈錢拿獎？！”　　聽得何老的這番話，那教授立刻不敢吱聲了。低着頭一言不發，最高首長臉色鐵青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這群官員和專家們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良久了才對警衛員道：“幫我去請一號首長，就說我這裡有重要的事情要找他商量。還有，把朱副總理、李、總理找來。”　　那警衛員聽得最高首長的吩咐不敢怠慢，趕緊轉身出去再次撥打起了電話。這時候這三位內地最高的首長們正在為了各種事物而不斷的加班開會，收到了最高首長傳來的消息他們下意識的先是一愣。因為自從最高首長宣布退休后就很少主動召集他們到自己的住所去，甚至很多時候最高首長都避免在公眾場合出現。即使是一些重要的事物，他也只是私下里和他們通氣很少直接找到他們。為的就是減小自己的影響力讓他們更好的接班。　　而這次最高首長竟然一反常態，一下子召集了他們全部到自己的住所去這引起了他們的不安和揣測！究竟是何等大事竟然讓最高首長在工作時間緊急召見他們？！

# 第四百八十三章 浙省風暴

　　當一號首長及二號、三號首長急急的趕到最高首長的院子里的時候，便見到了最高首長面沉如水的站在大廳中央，而在最高首長在面前站着幾位農業布及外交布的主管官員還有數位農大的教授。而曾屬最高首長麾下的開國元勛何老、趙老則坐在椅子上目含悲憤！在兩位老人身邊還站着一個年紀看起來不大的年輕人，正憤怒的看着農大的教授。　　最高首長見得幾位首長進來便對着翻譯道：“把這些資料全給幾位同志看看！看看我們國家的這些所謂的‘科研人員’拿着我們勒緊褲腰帶省出來的經費去做了什麼去了！”　　聽得最高首長的話那位翻譯不敢怠慢，趕緊拿着那些各國文字記載的資料逐一翻譯給了三位首長聽。三位首長開始聽着資料還有些莫名其妙，但這名翻譯在結束了資料翻譯後繼續把許子榮1993年獲獎的“浙農一號肉禽系列全價配合飼料”配方及銷售情況說了一遍後幾位首長的臉色全變了！這個消息實在太過震撼了！而且這份“浙農一號肉禽系列全價配合飼料”是1993年開發的，經過兩年的銷售不知道有着多少的豬已經吃進了這些飼料甚至出現在了市場上！　　而經銷的浙大陽光營養有限公司連下屬經銷都買上了百多萬的房子和好車，那麼他們的銷量便可想而知！這兩年間全國不知道有多少的豬肉已經遭受到這種毒素的污染，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經吃下了這些帶着致癌毒素的豬肉！所幸的是現在事情還沒有爆發出來，但如果這些事情爆發出來那麼將會對國家及公務員的信譽造成極大的打擊！　　最可恨的是這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人為性食品安全事故，但由於這些所謂的“科研人員”隱瞞不報、為利益所驅使他們竟然罔顧人命的將這些被禁止的毒飼料流放到市場上！而無知的官僚們竟然還給這些毒飼料大開綠燈、宣傳扶持！甚至頒授獎勵！這是何等的諷刺啊？！　　當翻譯將所有的情況彙報完畢后，便靜靜的站到了一邊沒有再說一句話。大廳里一片寂靜，農業布及外交布的官員們臉上的汗水不住的冒出來而那些農大的教授們更是被冷汗浸濕了衣襟，但沒人敢說一句話。就連三位目前內地的最高首長也沒有去說任何一句話。這實在太過諷刺、太過辛辣了！一個五年前就在國外被禁止使用的毒素添加劑竟然搖身一變在國內獲得了科技進步獎！堂而皇之的公開銷售，其研發者不要良心的明知這些毒素添加劑的危害卻依然為了名譽和利益將它推向市場！這等無恥已經是駭人聽聞了！　　而更讓人心寒的是，明明有着無數的研究人員明明知道這份危害但卻沒有任何一個人對國家做過相關報告，更沒有人和政府說起過這些事情！駐外官員們沒有任何一個將這些消息帶回來，也沒有人去關注這些如此重要的問題！　　甚至直到這場食品安全災難在人為因素下降臨了兩年都沒有任何察覺，或許我們的一部分官員和學者、專家們還在沾沾自喜。甚至那些賺取了足夠利潤的所謂“教授”、“專家”們依然拿着資金享受着待遇賺取着金錢，甚至抱着政府頒發的獎盃無比得意！這是一次絕對意義上的學術及政治醜聞！其中參与者那些貪婪醜陋、罔顧人命的形象躍然紙上！　　“許子榮該殺！浙大！該整理！那間企業必須關閉！相關負責人必須受到審判！”一向以強硬著稱的三號首長豎著眉毛，冰冷的說出了這一句話。而一號首長雖然沒有說話，但那犀利的眼神已經如刀般掃過了農業布、外交布的官員。掃的那些官員們渾身雞皮疙瘩直冒！隨即，一號首長的眼光掃過了那些農大的教授們。一時間那些教授們也心中拔涼！　　“首長！這件事情的確是我們的責任，特別是身為最高領導的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所有在下次大會上我會做深刻的檢討和自我批評。”一號首長對着最高首長微微的一個鞠躬緩緩而堅定的道：“學術的人群和機構，不能拿着公眾利益和健康安全來開玩笑！這是絕對不允許的禁區！但，現在事情已經發生了我們要做的是盡量的補救和挽回。”　　一號首長的這番話讓最高首長的臉色緩和了些，輕輕的點了點頭對着一號首長示意到繼續。得到了最高首長的首肯，一號首長才緩緩的接着道：“現在最重要的是要先將那家叫做‘浙大陽光營養有限公司’關閉並查封他們的所有的帶毒飼料，並將他們的負責人看管起來。追查他們的賬目盡量的追回所有流散出去的毒飼料，並有計劃的將那些吃下了毒飼料的豬分批處理。浙省的官員必須進行調整，浙大的許子榮及他的研究所要進行扣押審理！我們將派出中記委和警察部的精兵幹將把整件事情調查清楚！絕不會姑息任何一個罔顧學術道德和民眾生命的學術敗類！包括官員也是如此！”　　一號首長的這番表態讓何老、趙老及最高首長頻頻點頭，臉色緩和了不少。但那些農業布及外交布的官員和農大的教授們則臉色蒼白搖搖欲墜，特別是農大的教授們！臉上火辣辣的生疼，而農業布的官員們則心中發冷！一場波及到學術界及政界的風暴就在一號首長的表態下轟然成型！　　“這件事情就交由老朱來負責，而所有的人選和處理方案也全部交給你。”一號首長轉過身堅定的看着身邊肅然而隱含怒氣的三號首長緩緩的道：“老朱，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也只有你敢做！所以這件事情就全部交給你來做了，不管牽扯到誰！不管誰來說情你都必須要頂住！查到誰，怎麼處理你給我們彙報總結就是！我們的原則是：從嚴！從速！從重！這件事情已經不僅僅是學術類案件，如果證實了許子榮是在得知‘鹽酸克倫特羅’有毒性並被國外禁止還進行研究的話，那麼這次事件更是一次惡意的、無恥的、罔顧人命的刑事案件！我們必須要給民眾一個交代！震懾住那些心懷不軌的學術人員及官員！”　　三號首長聽了一號首長的話不禁點了點頭，其實從鹽酸克倫特羅一直沒有人任何人提及就已經看出了如今內地的學術界的端倪。雖然現在還沒有互聯網，而且高校的圖書館不能第一時間看到國外研究期刊，但專家們常能出國交流，而少壯學者則剛留學歸來。這些消息怎麼可能一點也不知道？！　　特別是，鹽酸克倫特羅從未被任何國家（包括我國）批准為獸用飼料添加劑，無需禁令，它就成了國際畜牧界的違禁品！但在內地早期的四五十篇研究論文和綜述里，卻詭異的均未見提及過！　　唐昱甚至知道在22年後，最早譯介“鹽酸克倫特羅”的佟見明說：“現在看來，那篇文章的作者對營養分配劑的技術應用持懷疑觀點。當時和以後我沒有對相關研究再作更多關注。”　　到了後世，這位先生已經是身兼中國農科院畜牧所動物營養與飼料研究室主任、全國飼料評審委員會委員、全國飼料標準化委員會委員多職於一身的高級教授了。　　但另一位要求在媒體上匿名的權威專家給出了真實的解釋：當年的海歸專家急需“闖出名堂”，引進國外的熱門課題很容易得到課題資金支持、高級職稱、研究地位等等好處，一系列的實際利益也就接踵而至！所以，國外關於使用鹽酸克倫特羅引起中毒等“負面信息”被他們刻意而無恥的屏蔽了！這些人為了自己的利益，直接忽略了所有的道德及民眾健康等因素刻意隱瞞了“鹽酸克倫特羅”致癌並被國外禁止的消息。　　這次三號首長前去浙省，無疑是去觸動一方諸侯的利益！要知道，那位許子榮的農業科技突出貢獻獎可是浙省的官員們頒授的啊！如果一旦出事那麼牽扯到的人將不計其數，而這些人之中是否有着一部分人會牽扯到經濟利益誰也說不清楚。加之許子榮在學術界的地位，歷年來他所培養的碩士、博士也不在少數！事實上讓三號首長去查此時案件無疑是讓他去浙省“打老虎”！不僅是學術老虎，更多的是當地官員所組成的老虎！　　千絲萬縷而盤根錯節的關係足以讓無數人望而卻步，所以一號首長才親自點將讓這位以鐵面無私、剛正不阿著名的三號首長親自上陣！為的就是能徹底的扯掉那些依附在學術利益上的團體，打掉這些人的氣焰！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三號首長堅定而緩緩的念出了林則徐的這句名句，對着一號首長道：“我個人完全服從組織的安排，但按照組織原則我們必須要同其他的幾位常委溝通一下。”　　一號首長聽得朱總的話點了點頭，一直沒有說話的最高首長此時用着那濃重的四川口音的普通話沉聲道：“溝通我來負責，你們要做的是儘快把這件事情處理好！我們必須要給國家、給人民一個交代！”

# 第四百八十四章 對話最高首長

　　在最高首長的干預下，本屆的常委進行了一次最為簡短的會議。以全票通過由三號首長全權處理這次“鹽酸克倫特羅”事件，三號首長也不含糊！慨然應諾，當下點將了警察部及中記委數位大員，連夜出發秘密趕往浙省。同時出發的還有一個連的中央警衛團――在最高首長看來，必須要調動京城的力量前去浙省處理此次事件！畢竟牽扯的面實在太廣，如果動用當地的力量卻不知道會不會有泄露。　　至少浙省的一號、二號官員是必須要被先行問詢的，其餘的官員尤其的主管農業、科技的官員也將被問責！在後世爆發的瘦肉精事件，而當事人幾乎完全無損的情況不再出現。由於唐昱的介入將之捅到了最高首長面前導致了現在直接由鐵面之稱的三號首長親自帶隊前往浙省對整件事情進行細緻的調查！而且看這個架勢，極有可能導致前世那位僅僅是落選科學院院士的許子榮會陷入牢獄之災！而那些參与了的官員不會再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不斷逍遙在外，那間站在民眾血肉之上的飼料公司不會再依然賺取着利潤活得滋潤非常！　　在事情解決完畢后，最高首長疲憊的揮了揮手讓他們先行離去。但唐昱卻站到了最高首長身邊輕聲道：“爺爺，我知道您現在很疲憊。但我想有些話我還是想和您說，這和這次事件有關，也和我們將來的民生有關。”　　聽得唐昱的這話，趕來的最高首長的夫人有些怒氣的瞪了唐昱一眼！難道你還嫌你爺爺不夠累嗎？！還這麼折騰他！但唐昱對着最高首長的夫人報以一個微笑道：“奶奶，我知道您是心疼爺爺。但如果這件事情不解決的圓滿那麼將來還會出現這樣的事情，而且如果此事沒有解決方案那麼爺爺今晚估計會失眠的。”　　聽得唐昱的話最高首長的夫人擔憂的點了點頭，這麼多年了她非常了解自己的丈夫。如果問題不解決了他的確會睡不着，執政初期的好多個日日夜夜他都是半夜起身在書房裡忙碌着。通宵達旦，為了國家操碎了心。希望的就是內地的百姓們能過上些好日子，如此竟然出了這麼大的事情你叫他如何能睡的着？！　　“小昱說的是啊～如果這件事情沒有解決方案我又怎麼能睡的着啊！”最高首長痛心疾首的對着唐昱緩緩的道：“我現在雖然已經退下來了，但何時不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改革到現在才是初期階段，但各種問題已經開始浮現。如果我們解決不好那是要出大問題的啊！就以這次的事情來說，這已經是關係到民生民計後代子孫的事情了！我真想不出來他們怎麼就敢泯滅了良心做出這等事情來！簡直是喪心病狂！”　　唐昱苦笑的看着怒氣沖沖的最高首長無奈的答應道：“《資本論》里就說過：‘如果有10％的利潤，資本就會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資本就能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絞首的危險！’”　　“而這些話已經揭示了他們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來，爺爺您要知道：課題資金支持、高級職稱、研究地位等等好處，一系列的實際利益實際上已經超越了300％的利潤！這就能解釋他們為什麼敢於冒着如此風險而毫不顧忌的進行這種喪心病狂的事情。”聽得唐昱的話最高首長疲憊的靠在了椅子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雖然我們的高校的圖書館現在還不能第一時間看到國外研究期刊，但那些專家們都是經常能出國交流的，而且現在國內的少壯學者多是剛留學歸來。這些消息怎麼可能一點也不知道？！”　　“特別是，鹽酸克倫特羅從未被包括我國在內的任何國家批准為獸用飼料添加劑，無需禁令，它就成了國際畜牧界的違禁品！但在我們早期的那些四五十篇研究論文和綜述里，卻詭異的均未見提及過！”　　聽得唐昱的這些話，最高首長皺起了眉頭！看來這不單單是一個單一的學術事件，這更可能是整個學術界的問題！有着如此多的渠道，為什麼沒有任何一個人給國家通報過這個消息？！這其中所蘊含的意義就很值得思考了。　　“小昱，你既然跟爺爺說起了這件事情那麼你肯定有了腹案！來！快跟爺爺說說，你是怎麼想的！”最高首長也不拐彎抹角了，直接了當的點了唐昱的將！唐昱聽得最高首長這麼說先是一愣隨即無奈的苦笑了起來，這位老人還真是厲害！自己本來還想着賣賣關子的結果直接被老人戳破了。　　“我曾經在香江看過一個香江政府的機構，叫做‘政府化驗所’。這個機構類似於把我們的法醫、技術監督、環保、葯檢、商檢、出入境檢驗檢疫、疾控等所有檢驗機構的理化檢測部分合併在一起的機構，負責人稱作政府化驗師。這間機構雖然稱為‘化驗所’但實際上他的權柄和獨立性非常之強！”　　聽得唐昱的話，最高首長和何老他們頗有興緻的前傾着身子仔細的聽着唐昱的描述。唐昱看得自己的話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不禁笑了笑接着道：“如果把香江比作我們的一個省的話，那政府化驗所大約相當於我們的廳級單位。但政府化驗所的人地位向來是非常之高，甚至連香江的總督舉行酒會等大型活動，政府化驗師一向都是要受邀請參加的！如果換算成我們的待遇那麼他們的待遇卻相當於我們的部級待遇。而且他們的工資、福利也非常好。新晉的簽約化驗員工資就能達到二萬八千元港幣！”　　聽得唐昱這麼說，最高首長先是一愣隨即苦笑。這算什麼解決方法，我們哪裡有那麼多的錢來請人來做啊？！而且內地和香江是不同的，內地的地域實在太過廣闊根本就沒有辦法全部設立這樣的高資質機構。香江地方小，而且相對發達所以還能考慮考慮。內地如果要這麼做的話大約也只能是京城和滬市少數幾個城市能做到。　　“但我要說的不是這個，而是：即使是他們身為如此高資質的人員實際上也要受到監督！而監督他們的就是香江的一個獨立監察機構：香江廉政公署！”聽得唐昱的話最高首長先是一愣，但隨即像抓住了什麼似的。他皺了皺眉，用手示意唐昱坐下說。唐昱會意的點了點頭坐下後繼續道。　　“1974年廉政公署（ICAC）成立以前，香江曾是個貪、腐盛行的社會。廉署成立后短短數年，香江便躋身全球最清廉地區之列！這之中廉署功不可沒！”唐昱坐下后，隨即有警衛人員將茶水送上，而最高首長的夫人卻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離開了。唐昱心中對那位奶奶暗自道歉了一下，才接着向最高首長繼續道。　　“香江廉政公署是根據《廉政公署條例》於1974年2月15日成立的。它獨立於香江政府的架構，廉政專員則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其下屬的機構主要有三個：　　1。執行處是廉署的調查部門，負責接受，審閱和調查有關貪污的指控。其資料主要源自市民向廉政公署所作的舉報。當執行處接到舉報后就會把資料分類並立即立案調查。　　2。防止貪污處―審視各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的工作常規及程序，以減少可能出現貪污的情況；另外，該處亦應私營機構的要求，提供防貪顧問服務。　　3。社區關係處同樣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部門，它的策略是深入社區，推動各界人士採取預防貪污的措施提倡如誠實和公平的正確價值觀。它所利用的宣傳教育手段是和市民面對面的接觸，並且運用大眾傳媒和印刷傳媒的手段廣泛推廣肅貪倡廉的信息，增加廉署工作的透明度。”　　廉政公署的這三個機構並他們的職責讓最高首長頻頻點頭，在最高首長看來這的確是一個極好的方式之一。唐昱看得最高首長如此專註，於是接着道。　　“在60―70年代的香江，貪污現象可謂是光天化日、比比皆是，最離譜的是當時連消防隊在救火時都要視接受的財物多少而定。可見已經腐敗到了什麼樣的程度！而到了現在香江已經是個高度發達的法制社會，幾乎是不存在企圖以權謀私者的得逞的灰色地帶。廉政公署在這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功不可沒！”　　最高首長聽完了唐昱的話后，猛然打斷道：“小昱，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了。你是不是考慮讓國家來成立這樣的一個獨立的機構完成調查？！但這樣的機構我們已經有了，你這小傢伙～鬧了半天是給我出這麼個主意啊！哈哈……”　　唐昱聽得老人的話笑了笑道：“不完全是，爺爺，我的意思的確是要成立一個機構但卻不是歸屬於國家而且是歸屬於企業。由第三方企業來完成這項檢測。”　　聽得唐昱的話最高首長愣住了，半響他才狐疑的道：“第三方企業？！如果是由企業來完成檢測，那你如何保證企業不會從中謀私？！你剛才自己也說了，資產都是朝向利潤的。為了暴利企業又怎麼能保證自己的公正呢？！出現了以權謀私的問題該怎麼解決？！”

# 第四百八十五章 對話最高首長（二）

　　“爺爺，您先別著急！聽我慢慢的給您說。”唐昱看得最高首長的追問不禁笑着道：“我首先說了，這肯定是第三方企業來進行檢測。但並沒有否認國家的檢測，只是雙方同時進行同時比對，這樣會減少由於一些行政干預又或是一些企業謀私而造成的結果不同。”　　“那麼雙方如果有分歧怎麼辦？！如果政府的檢測機構和企業的檢測完全不同，那麼應該如何處理？！”最高首長接着問道，唐昱不慌不忙喝了口茶后對着最高首長道：“爺爺，您先別著急。我一點點的向您說明白。”　　於是，唐昱首先將國內零售業的現狀和國外零售業的摩拳擦掌加之零售業一旦被掌控後會對國家形成的危害全部沒有一點保留的向最高首長說了個通透。聽完了唐昱的話最高首長沉默了，他先前在考慮放鬆零售業的時候也考慮過這些問題作出了一些限制。但他沒有想到的是那些國外的零售業竟然那麼快就找到了漏洞，夥同撈取政績的地方官員準備進軍國內的零售業了！　　“堵不如疏，再怎麼嚴密的法規總是會有着一定的漏洞經不起有心人的研究。”看着最高首長的沉默唐昱不禁嘆了口氣緩緩的道：“但疏的話，在我看來暫時我們國內的零售業還是沒有辦法和國外的零售業來競爭。畢竟人家都發展了數十年了，其中的經驗遠非我們能比的。如果放任他們進來就會大幅度的打垮我們自己那些還沒有準備好的企業。而且無論我們怎麼嚴防死守，終究會被他們找到漏洞鑽進來。”　　最高首長聽得唐昱的話不禁嘆了口氣，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誰叫我們丟失了十年的時間呢？！現在是不開放不行了，但開放起來國內那些毫無準備、毫無經驗、缺乏資金的企業卻又要面對國外那些經營了數十年的巨無霸們的挑戰和吞併！這就像一個剛剛斷奶的孩子去和一個久經征戰的戰士決鬥，結果不言而喻。　　“但我們也不是毫無辦法來處理。”唐昱笑了笑道：“爺爺別忘了，我們還有香江和奧門這兩個資本主義的社會，那裡有着大部分親於我們的資本。我們可以先行放他們進來以合資的形式佔領市場，並進一步培養出我們本土的零售業。”　　聽得唐昱的話，最高首長不禁眼前一亮！他不僅懊惱，自己怎麼就把香江的那群人給忘記了。要知道郭英東、傅家、利嘉誠等他都是很熟悉的老朋友了，而且他們的根基全部在香江。現在已經和英國人確定了97便把香江收回來，也就是說無論怎麼算利嘉誠他們都是本土的企業！而且他們還是對內地親善的，如果是他們掌控着內地的零售業反而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到時候只需要協調便是了。　　“事實上香江利嘉誠旗下的百佳超級市場於一九八四年便已經在內地開設第一家分店，成為了首家登陸內地的外資零售商。但基於一些原因，導致了利嘉誠先生沒有再繼續下去。而最近我在香江的時候就和利嘉誠先生談過了，我的意思是：由我、宛如姐、慧琳姐和建銘哥幾個人一起出資，加之利嘉誠先生的股份一起在內地大力開展百佳的業務！”　　最高首長聽得唐昱的話先是一愣，隨即點了點頭。如果是一群人一起來開設零售業，那麼這麼做也不是不可以。　　“還有，爺爺您別忘了‘華潤’啊！這可是咱們的王牌呢！”唐昱嘿嘿的怪笑着，直把最高首長逗的也跟着樂了起來：“你這個小鬼頭！滿腦子都是歪點子！不過你不提醒我還真一下子沒有想起華潤來！這倒是一招妙棋啊！”　　唐昱嘿嘿的笑着，心道：我心裏的妙招多的是呢！我還沒和您說，我準備搞下那家曾經敢和沃爾瑪面對面對壘的萬佳連鎖商業有限公司呢！不過現在那家公司被萬科把持着60％的股份，所以唐昱要想拿下還是要動些腦筋的。　　“爺爺，我的想法是可以由華潤、百佳、我還有宛如姐他們一起出資，完成初期的零售業進軍和布局。由百佳提供經驗和培訓，華潤加入方便國家調控。而我們的加入則是平衡雙方的利益，畢竟如果合資公司是一家獨大那麼無論是利嘉誠先生還是國家都不會放心。”　　聽得唐昱的話最高首長不禁點了點頭，但隨即醒悟道：“你個狡猾的小鬼頭！說了半天原來是來做生意來了啊！你還跟老頭子說你有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的方案，原來是框老頭子呢！你個狡猾的小鬼頭啊～哈哈……”　　被最高首長這麼一說，唐昱的臉不禁紅了紅但隨即便急急的道：“爺爺～您先別著急啊！這接下來的才是重點呢！您聽我說完您再評價好么？！”　　這回最高首長反而不着急了，笑眯眯的看着唐昱示意他說下去。在最高首長看來，這小傢伙純粹就是來做生意來了！個小小的資本家，都鑽錢眼裡去了呢！　　“我之前就和利嘉誠伯伯商量過了，我們超市成立后便立即聘請香江政府化驗所的退休、現役的化驗員來設計我們企業本身的化驗機構。專門負責檢測我們超市裡每天的食品新鮮度、毒素、激素……等等各種物質的含量，並嚴格的按照我們自己和美國食品安全的規條來執行。一旦發現超標的食品，我們會第一時間通知國家並將食品下架！而且會警告供貨商停止對他的訂貨。”唐昱一口氣將自己想說的話全部說完，隨即嘆了口氣緩緩的道。　　“我們從前就從來沒有遇過食品安全的問題，導致我們國家現在連一部食品安全的專門法律都沒有。而隨着我們的不斷開發那麼食品安全的保障就成了重中之重。我們現在是到了必須要提出一部專門的食品安全法律的時候了，以法律來規範食品安全的問題保障我們國家普通民眾的餐桌安全。這不僅僅是國家的責任，更是國家的義務啊……”唐昱心中頗為感慨，我們的國家不斷的在發展但餐桌上的安全問題和隱患卻一直存在。這種情況最終爆發了三聚青胺事件，導致了後世無數的人寧願跑到香江去買奶粉也不願意在內地買，生怕買到的牛奶、奶粉把自己家的孩子吃成個腦殘。國家的漠視和官僚的問題才是其中的重點，於是唐昱非常想通過這次的事件將第一部食品安全法給搞出來。因為後世的時候就是因為三聚青胺的爆發從而推動了國內的第一部食品安全法的出台，這部於2009年出台的法律才完全的規定了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和評估、安全標準、生產經營、檢驗、進出口、安全事故處置及監督管理和法律責任。即便如此，後來還是出現了大量的類似皮鞋變明膠、地溝油、醋精勾兌、潲水油……等等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查之不盡！無數的國人憤怒的質問國家，但相關人員卻一直無言以對。這導致了國家在民眾的心中信任度驟降，既然是重生而來還能夠有機會見到了最高首長那麼唐昱便暗自下定決心！該為國家做一些事情，至少要避免開後世那些堂而皇之登上餐桌的風險。　　“爺爺，我的個人建議是：趁着這次事件我們可以參照發達國家的標準來制定一套我們的自己食品安全體系，並逐步的下放到各級省、市、區里去。大力的宣傳食品安全的危害、重判這次事件的主角！以威懾住一些心懷不軌之輩，加大他們的犯罪成本。”唐昱想了想，接着向最高首長道：“我和利嘉誠伯伯商量過了，打算從美國將FDA的退役人員請到新建的百佳里來。由他們來作為顧問制定我們企業自己的一套食品安全體系，而我想國家也可以秘密的派出一批人跟着學習並從中吸取經驗制定我們自己的食品安全體系。”　　最高首長聽得唐昱的話不禁點了點頭，要知道美國人可是向來無利不早起的。如果是國家大張旗鼓的去跟他們討教食品安全知識還不知道會受到他們多大的訛詐和惡意抹黑呢！但如果是由香江的企業去做卻又不同了，畢竟美國是商業社會。正常的商業聘請行為不會太過引起他們的注意。而且FDA是在全世界都享有權威的一家驗證機構，他們從事了食品藥品安全的保障已經很多年了，其中的經驗如果不是經由他們親身傳授那麼是很難掌握的。　　尤其是我們正處在初級發展階段，那麼關於食品安全方面一片空白的我們更需要這些經驗。但隨即最高首長嘆了口氣，對着唐昱道：“小昱啊～你的提議都很好！但是我們現在正處在初級發展階段，要拿出那麼大的一筆資金還需要新開一個部門那麼其中的花費是巨大的……你得要考慮到國家的實際情況啊……”　　聽得最高首長的話，唐昱先是一愣隨即笑了！他對着最高首長道：“爺爺，您大概是不知道FDA是怎麼運作的吧？！”最高首長聽得唐昱的話先是一愣，隨即點了點頭。唐昱笑着接着道：“FDA在美國乃至全球都有巨大影響，有美國人健康守護神之稱。全世界的藥品商和食品商對其又愛又怕，它的信譽和專業水準深得很多專家和民眾的信賴。其嚴格的檢測和評估在提供良好保障。但這一切可都不是免費的喲！人家可是有按勞收費的呢！”

# 第四百八十六章 回到遼海

　　最高首長聽得唐昱的話眼前一亮！隨即道：“小昱，你繼續說！都說說看！”唐昱聽了最高首長的話笑了笑接着道：“FDA內有專門管理食品安全的部門叫做：食品安全和實用營養中心（CFSAN）。該中心是FDA工作量最大的部門。它負責除了美國農業部管轄的肉類、家禽及蛋類以外的全美國的食品安全。”　　“儘管美國是世界上食品供應最安全的國家，但是，每年還是有大約有七千六百萬食源性疾病發生，三十二萬五千人因食源性疾病需要住院治療，五千左右人死於食源性疾病。食品安全和營養中心致力於減少食源性疾病，促進食品安全。並促進各種計劃，如：HACCP計劃的推廣實施等。”　　“這間中心的職能包括：確保在食品中添加的物質及色素的安全；確保通過生物工藝開發的食品和配料的安全；負責在正確標識食品（如成分、營養健康聲明）和化妝品方面的管理活動；制定相應的政策和法規，以管理膳食補充劑、嬰兒食物配方和醫療食品；確保化妝品成分及產品的安全，確保正確標識；監督和規範食品行業的售後行為；進行消費者教育和行為拓展；與州和地方政府的合作項目；協調國際食品標準和安全等。”　　唐昱笑着向最高首長道：“但這一切可不是免費的。所有的檢測費用都必須要企業負責，而且按照美國的規定任何沒有通過FDA認證的食品都不得在美國銷售。這實際上就是在為FDA創收，但到了今天FDA已經獲得了國際認可。它的認證可以同時通行歐洲及美洲大部分國家。簡單的說：就是拿到了FDA的認證那麼就同等於打開了歐洲及美洲市場的大門。”　　唐昱看得最高首長那幅認真的樣子笑着繼續道：“但這一切可不是免費的喲！從他的流程：1、食品新鮮度；2、食品添加劑；3、食品生物毒素其它有害成份；4、海產品安全分析；5、食品標識；6、食品上市后的跟蹤與警示，六個流程每一個流程廠商都必須要負責相應的費用。這些費用FDA都會做出公布並交給廠商。如果廠商拒絕簽署那麼他們便不會進行檢測，不過拒絕的話他的食品也無法上市。屬於黑市食品。”　　最高首長聽得唐昱的話猶豫了一下，接着道：“你的意思是我們也成立這樣一家機構？！然後從檢測的廠商那裡收取相應的費用來維持機構的運轉，而後用於專門食品檢測？！”　　唐昱肅然的對最高首長點了點頭道：“爺爺，我的意思就是這樣！要上市的食品必須要經由我們的專門檢測機構進行食品安全檢驗，這個食品安全機構完全直屬京城直領！而所有要銷售的食品，無論是進口還是本國的都必須要經過食品安全的檢驗！否則就視為非法，可上報公安機關予以取締和查封！相關負責人必須要受到相應的懲罰，而這一切也要寫進我們的食品安全法里。”　　最高首長聽得唐昱的話不禁點了點頭，想了一會兒后對着唐昱道：“小昱，你說的也有道理！我會和我們其他的同志們商量看看的，至於你所說的百佳的問題我會只會華潤和你們聯繫。到時候各個部門我會先打招呼，你們就放心的進行吧！”唐昱聽得最高首長的這番話不禁開心的點了點頭“嗯！”的應到，這次來的兩個目的都達成了，無論是瘦肉精還是百佳超市唐昱都完美的達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而食品安全的問題也引起了最高首長的重視，毫無疑問很快的內地第一部食品安全法就會在這位揮手間檣櫓灰飛煙滅的老人的注視下儘快完成。而相應的機構也會被組織起來！相信有着唐昱組織的企業檢測機構和國家的檢測機構雙向運行那麼再次出現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幾率將會逐步減小。　　而後唐昱再和最高首長說了一些細節，看得最高首長十分疲憊唐昱也不敢多說什麼趕緊告辭而去。最高首長哈哈笑着將唐昱和何老、趙老送到了門口拍着唐昱的肩膀感慨的道：“小傢伙，你還真沒框我這老頭子！真給我出了個可以讓我睡的安穩的主意！好！不錯！哈哈……忙去吧！有什麼事情就讓你何爺爺和我說！去吧！”　　唐昱趕緊點頭應是，躬身告辭。隨着何老和趙老一起出了大內，這一忙活竟然已經到了夜裡兩點了！何老和趙老比較年紀已經大了，事情處理完畢他們都非常疲憊。回到了柳蔭街后隨意說了幾句兩位老人便休息去了。　　而後唐昱在京城裡陪着老人住了一周，然後直飛遼海。西門子的事情已經交由宋宛如他們去處理，而VCD的項目也已經上了軌道。現在他要做的不過是大方向的調整，還有跟進姜萬勐DVD的研發。順帶着他也好幾個月沒有回到遼海了，要再不回去估計張雅惠要抓狂了。　　原本國內的VCD項目唐昱交由的方建銘來主抓，宋宛如協助。但現在宋宛如身在香江處理西門子的授權問題，而方建銘也被自己打發到了菲律賓開展黑水國際的業務。於是這VCD店面及租賃的業務幾乎處於無人主管的狀態。好在的是方建銘在去香江之前已經將公司里一個海歸MBA提拔了起來負擔起一部分的管理業務。這才讓維科在沒有人管理的日子里沒有亂掉。　　唐昱沒有通知任何人便悄然的回到了遼海，返回了東陵的家中后安靜的為唐天鴻和張雅惠做了一頓飯。張雅惠這天剛剛回到家中便聞到到了一陣飯菜的香氣，她還一陣的狐疑直到進到廚房見到了唐昱她才“呀！”的一聲大叫，一下子擰住了唐昱的耳朵氣呼呼的嚷嚷道：“死小子！死去外面那麼久你還知道回來啊？！”　　唐昱這會兒正做着番茄炒蛋，一下子被老媽抓住了耳朵不禁大叫：“哎喲～哎喲～疼！疼啊～～”見得兒子大叫，張雅惠不由自主的將手鬆了松隨後一下子抱住了唐昱低聲抽泣道：“你個死孩子！學也不上了！家也不回了，你到底想干什麼呢？！媽知道你要做大事，但你還不過是個孩子啊！怎麼能跑出去那麼久都不給家裡來個電話哪？！你都不知道家裡會擔心你嗎？！你個死沒良心的……”　　唐昱被張雅惠抱着尷尬的不行，但隨即聽到了張雅惠的那抽泣的話心中也不禁顫了顫小聲安慰道：“媽～我不是回來了么？！您擔心什麼呢？！我已經是大人了，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不該做什麼。這次是意外才會那麼久都沒有給家裡電話，這不！事情忙完了我這不是馬上就回來了嗎？！”　　張雅惠這時候也緩過氣來了，幫唐昱將手中的菜肴接過來拿到了客廳里嬌哼道：“你個死孩子！知道自己犯錯了回來就給咱們做飯補償呢？！別想這樣就矇混過關！我告訴你，最起碼你一個月內不能離開咱東陵！不然老娘收拾你！”　　唐昱這時候已經將飯菜做完了，正卸下圍裙笑着道飯廳里去呢！聽得張雅惠這麼一說他先是一愣，隨即苦笑道：“媽～這事兒還真不是我說了就算的啊！現在我已經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二叔和宛如姐的攤子越來越大越來越多我能不幫忙看着么？！就說最近吧！方建銘大哥和二叔的聲音都做到菲律賓去了，二叔現在人還在菲律賓呢！忙着新店的開張，宛如姐更是在香江忙的腳不着地。我要不是最近非得回京城一趟，我還回不了家呢！”　　唐昱的話讓張雅惠一陣訝異，她知道二叔唐天浩的生意是越做越大了。二嬸子沒少和她抱怨唐天浩現在一出去就好幾個月不沾家，要不是上次回來的時候晚上表現不錯她都要懷疑唐天浩是不是在外面養二房了！張雅惠和唐天浩家的那位關係極好，向來是什麼葷話怪話都說的聽得唐天浩家的這麼說張雅惠也少不得開起了唐天浩的玩笑。　　但這也讓張雅惠知道了這段時間唐天浩忙的是腳不着地，而上次唐天浩回來的時候也給了唐天鴻和張雅惠打了招呼，說是唐昱現在香江幫着宋宛如和利嘉誠做些事情估計得好幾個月回不來。學校方面唐天鴻已經幫唐昱給解決了，但夫妻二人着實擔心自家那未成年的兒子。雖然現在知道兒子的本事不小，甚至能到了京城去覲見那位最高首長但畢竟孩子才17歲啊！高中生一個，在夫妻倆看不到甚至想象不到的地方做着他們不知道的工作你讓他們如何不擔心呢？！　　但後來唐天鴻和張雅惠又被自家兒子震撼了一把！首長前來遼海視察，直接到了東陵並於晚間召見了蘇慕儒一談便是好幾個小時！當時整個東陵官場都震撼了，不少人對蘇慕儒又敬又畏！這老蘇夠可以的啊！那關係隱藏的太深了吧？！竟然可以直通京城首長但卻一點消息都沒有露出來，這叫一個低調啊！　　但唐天鴻和蘇慕儒交往了那麼多年又怎麼會不知道蘇慕儒的底細？！雖然蘇慕儒和京城的一個家族是有些往來，但早年間早就鬧翻了。而且就算是那個家族出手也沒有可能會情動首長接見蘇慕儒，雖然不知道什麼原因首長願意接見蘇慕儒但看起來不是壞事。但而後蘇慕儒和唐天鴻說的話直接把唐天鴻兩個夫妻鎮住了！首長召見蘇慕儒竟然是對着唐昱很感興趣，兩人交談間首長問了不少關於唐昱的事情。

# 第四百八十七章 家中溫馨

　　張雅惠擰着唐昱的耳朵僅僅是表現出母親對兒子的關愛罷了，見到兒子張雅惠高興還來不及呢！哪裡會有什麼生氣？！母子倆嬉鬧了一陣，張雅惠便幫着唐昱將他做的湯打了出來。唐昱的這道湯是學自香江的“老火靚湯”，用的是豬骨、玉米和胡蘿蔔在砂鍋里大火燒開後文火燉了近三個小時才完成的。　　因此張雅惠剛剛打開砂鍋的湯蓋，一陣撲面而來的濃香的肉羹氣味便瀰漫了整間屋子！這下連張雅惠也不禁讚歎兒子的手藝，由於地理和習慣的關係身在遼海的張雅惠根本就沒有想過湯可以燉成這樣！竟然可以香透全屋！當下張雅惠便讚歎道：“想不到咱們的小鬼頭也會做湯了，還做得這麼一手好湯！將來呀～還不知道誰家閨女能那麼好運氣嫁給咱家唐昱呢！”　　聽得張雅惠的話誇獎，唐昱笑嘻嘻的道：“老媽的誇獎小子可愧不敢當呀！這是我學自廣東的老貨靚湯，用的是玉米、胡蘿蔔和豬大骨！來，您給嘗嘗味道怎麼樣？！”說著唐昱拿出一個小碗給張雅惠盛上了一碗湯讓她細細的品嘗着。　　張雅惠笑眯眯的接受著兒子的伺候，半躺在沙发上拿過唐昱小心翼翼遞過來的湯碗輕輕的吹了一下拿起湯勺打上一點喝了下去。頓時，濃香的排骨味和胡蘿蔔、玉米的鮮甜！張雅惠不禁滿意的點了點頭笑眯眯的看着唐昱道：“還不錯！看來咱們將來該送你去學廚師，憑着這手藝咋都能混到口飯吃呢！”　　聽得老媽的這份評價唐昱先是一愣，隨即苦笑。你兒子還用去做廚師么？！最多就給咱家和沈睿鴻爺爺他們那個級別的大佬們做做吃的吧？！其他人兒子根本不屑給他們做飯吃呢！再說了，咱現在怎麼說那都是每天數十萬上下的人物啊！去做廚師？！不被人笑死才怪呢！　　唐昱還沒有來得及反駁什麼，唐天鴻和蘇慕儒就從外面走了進來遠遠的唐天鴻便叫道：“喲～今兒誰做飯呢？！這可真香啊！我在門口都聞到香氣了呢！”唐昱回頭一看，便看到了自家老爹和乾爸滿面春風的走進了唐家，而乾爸身後則是雍容華貴的低頭吟笑的乾媽。見得他們進來張雅惠趕緊起身笑道：“呀！來的正好呢！小昱今天剛剛回來，正做好了飯呢！咱一起吃唄！省的你們回去還得做呢！”　　蘇慕儒笑着點了點頭，和唐天鴻一起走進了飯廳。張雅惠見此情形高興的跑去拿出了小碗給幾個人每人盛上了一碗湯擺到了他們面前笑道：“着可是小昱學自香江的湯呢！叫什麼老貨靚湯，說是補的很！來！咱給嘗嘗！”　　蘇慕儒聽得張雅惠的話先是一愣，隨即笑道：“喲～我的乾兒子都會做老火湯了啊？！那我還真得嘗嘗！這南粵的湯和咱們的湯有什麼區別。”說著蘇慕儒拿起湯勺輕輕的撥了一下湯羹，喝上了一口。坐在他身邊的唐天鴻笑了笑也喝上了一口，這一喝上了湯羹幾人不禁點了點頭！這湯羹極其入味，肉羹的香氣、胡蘿蔔玉米的鮮甜都在其中！看來還真挺不錯的，當下便笑着向唐昱道：“以後你小子就是咱們的專業廚師了，專門給咱們熬湯！”　　唐昱聽得這話不禁哭喪着臉，我哪兒有那麼多時間專門給您老熬湯啊？！我倒是想，但事實不允許啊！蘇慕儒的夫人看得唐昱哭喪着臉不禁笑道：“胡說！人家小昱可是做大事的人呢！哪兒能天天給你們這兩個傢伙熬湯啊！還是讓小昱說說是怎麼做的，我和雅惠以後給你們倆熬便是了。”　　唐昱聽得乾媽的話趕緊笑嘻嘻的大蛇隨棍上，說道：“乾媽，這湯不複雜。主要的是火候和材料。兩根胡蘿蔔洗凈去皮切成滾刀塊；一根玉米剝去苞衣和須，洗凈把它分成四小段。排骨事先要焯水去血腥的，然後用冷水開始慢慢的煲排骨，煲骨頭湯別忘放幾片姜一起熬。”　　“我煲湯一般用二個半小時或三個小時，當排骨在水中燒沸后，將火關小繼續煲，然後炒別的菜，湯熬了一個小時后，將玉米段放入湯鍋蓋好蓋兒，再去隨便干點什麼，大概半小時后，再放入胡蘿蔔塊熬上一個小時，湯就很鮮甜可口了！嗯……關火前再放一勺鹽這就可以上桌了。”　　聽得唐昱說完，張雅惠先是想了想然後道：“這倒是不複雜，就是要花的時間不短。得提前準備着，差不多熬了一兩個小時后就可以開始炒菜了，所有菜做完正好可以上桌。”　　聽到老媽這麼說唐昱不禁點頭笑了笑道：“差不多吧！而且這湯也挺不錯的，先說胡蘿蔔。胡蘿蔔性味甘，辛、微溫，脾經，有健脾化濕，下氣補中，利胸隔，安腸胃，防夜盲等功效。用於消化不良，久痢，咳嗽，夜盲菜症。”　　“胡蘿蔔不僅營養全面，也有很好的醫療作用。胡蘿蔔素有維護上皮細胞的正常功能、防治呼吸道感染、促進人體生長發育及參与視紫紅質合成等重要功效。長期吸煙的人，每日如能飲半杯胡蘿蔔汁，對肺部也有很好的作用。”　　說著唐昱笑着打起湯里的玉米接着道：“再說說玉米，玉米中的維生素B6、煙酸等成分，具有刺激胃腸蠕動、加速烘便排泄的特性，可防治便秘、腸炎、腸癌等。玉米富含維生素C等，有長壽、美容作用喲！而且玉米胚尖所含的營養物質有增強人體新陳代謝、調整神經系統功能。能起到使皮膚細嫩光滑，抑制、延緩皺紋產生作用。甚至玉米有調中開胃及降血脂、降低血清膽固醇的功效。據說中美洲印第安人不易患高血壓與他們主要食用玉米有關。”　　蘇慕儒和唐天鴻還有張雅惠等人聽得唐昱這麼說不禁被唬的一愣一愣的，半響也沒有回過神來。好一會兒了張雅惠才笑着點了一下唐昱的腦袋哼道：“你這小滑頭！哪兒學來的這些東西？！不過聽上去好像還蠻有道理的！嗯……這麼說我還真得常給你爸和蘇大哥多做幾回這湯了！時間長點就長點唄！他們每天那麼辛苦吃好點對身體有好處！”　　唐昱聽得老媽的話笑着道：“本來就是嘛！這老火湯可是南粵人養生的秘訣呀！常喝這道老火湯可以達到健胃清熱，補充多種維生素的效果！很不錯的呢！”　　“喲～我們家小昱都學起打廣告來了呀！”張雅惠嬉笑着輕擰唐昱的耳朵，而唐昱則笑着躲開去，拿起大湯碗將剩下的排骨玉米胡蘿蔔湯全部盛了出來。兩家人便在這其樂融融中吃完了這頓晚飯。待得晚飯結束后，唐天鴻泡好了一壺上好的茶跟着蘇慕儒進入了書房。而唐昱則在他們進去后將張雅惠切好的水果用果盤裝上也跟着進去了。　　見得男人們都進了書房，張雅惠便笑着和蘇慕儒的夫人一邊收拾着桌子一邊拉起了家常。唐昱進到了書房后，便見到了蘇慕儒坐在主位上笑眯眯的看着自己。唐昱笑着將果盤放下坐到了一邊去，待的他坐定后蘇慕儒笑着道：“你這小傢伙！每出去一次就會攪的到處都天翻地覆，這次又給惹出什麼事兒了？！給我們兩個老傢伙透透底。別像上次一樣，等首長來了我們才知道你這臭小子給搞出了那麼大的事件。”　　聽得蘇慕儒這麼說，唐昱無奈的笑了笑。很多事情不是他不想和蘇慕儒他們說，而是因為一些顧及和問題實在不好透露。但唐昱想了想，還是決定先將最近最高首長下令的那件事情給蘇慕儒他們說說。雖然遼海現在暫時沒有被許子榮的瘦肉精波及到，但東北農大也加入了這一熱門研究。　　根據該校動物科技學院的退休教授、《飼料博覽》雜誌主編韓友文回憶，80年代末，東北農大恰好招了一名海歸博士，在兩位知名的前輩“慫恿”下，選定了這一研究方向。連續幾屆招收的研究生都把“鹽酸克倫特羅”的動物營養及生長效應作為論文課題，而忽視了其毒副作用和體內代謝的觀測。　　直到後來農業部對“瘦肉精”下了封殺令，這位東北農大的博士才“茫然無以應對，手足無措”，科研課題也下馬中止，人也再次出國進修，從此未再回來。因此，唐昱才想着是否在東陵也有人在這個方向發展。如果是那是必須制止的，而且必須做出高姿態這對蘇慕儒、唐天鴻的仕途之路是有好處的。　　加之宋宛如那裡傳來消息，西門子的態度已經開始鬆動並且派出了技術人員和蓋爾克一起和宋宛如就關於技術專利轉讓、授權的問題進行談判。宋宛如告訴唐昱，最遲不會超過一周這份談判就會有結果。原因很簡單：索尼和飛利浦也派出了相應的人員試圖接觸宋宛如。這讓原本有些猶豫的西門子急了！趕緊召開董事會一下子便通過了技術授權的問題，殺到了香江進行談判。　　“爸，乾爸。我要說的有兩件事情。一件雖然有些大但對我們影響不大，第二件才是我們現在就要考慮的問題。”唐昱想了想組織了一下語言對着唐天鴻和蘇慕儒緩緩的道：“第一件事：最近三號首長帶隊進入了浙省，相信最遲這幾天便出傳出消息整個浙省將會面臨着巨大的調整。一批官員和農業研究員會被下馬甚至判刑。”

# 第四百八十八章 書房定計

　　蘇慕儒聽得唐昱的話不禁臉色凝重！三號首長親自帶隊，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了！要知道只要是三號首長出動幾乎每一次都會拉起官場上的一片腥風血雨，無數的中層官員甚至封疆大吏都擋不住的黯然下野。這次三號首長既然去了浙省那麼毫無疑問浙省絕對不會輕易過關，在這位以鐵腕著稱的三號首長面前幾乎沒有任何人能停止他的“鍘刀”。　　“小昱，說清楚到底是什麼情況？！”蘇慕儒肅然的沉聲向唐昱道：“你到京城裡后發生了什麼事？！竟然惹得三號首長親自出動去浙省？！”　　唐昱聽得蘇慕儒的話笑了笑道：“還真和我有些關係，之前我在香江和香江大豪利嘉誠伯伯商量着把他旗下的百佳超市挪移到內地進行發展。畢竟零售業需要的普通員工數量龐大而要求的技術也不高，很適合解決我們國家目前的下崗工人問題。”　　唐昱的話讓蘇慕儒一陣點頭，零售業的普通員工說白了不過是一般的銷售員罷了。他也去超市買過東西，有一台機器專門結帳，這確實不是很需要手藝的活計。而且進貨、出貨、收銀、倉管……等等這些普通但又必須的職位還可以消化很多下崗工人。　　下崗職工問題最早出現於1990年代初期，當時還不叫下崗，有的地方叫“停薪留職”，有的地方叫“廠內待業”，有的叫“放長假”“兩不找”等等。90年代中後期，下崗職工問題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現象開始突顯，並且引起社會各方面普通的廣泛關注。下崗職工問題集中在這個時期出現，是內地經濟發展多年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綜合反映。　　而下崗工人的問題也是所有的官員們最為頭疼的問題，閑散的社會人員由於沒有了收入和生活來源這無形中就增加了社會治安的壓力。而且，這些人員如果沒有儘快的幫助他們從新融入社會他們將很容易引起社會乃至團體事件。上訪、抗議、示威、靜坐……等等問題都讓各級官員們心驚膽戰，一旦釀成團體事件官員們毫無疑問的會吃上掛落。輕則政治生命結束，重則官帽子丟了不說還得面對牢獄之災。　　遼海一向是內地大型重工業基地，東陵雖然不過是二級市但還是有着支柱性的重工業。但隨着市場經濟大潮的來臨，人浮於事的問題日趨嚴重導致了下崗的問題不斷的浮出水面。企業為了生存不得不裁撤一批員工。這時候是1995年正是下崗員工逐漸的引起各級政府及官員重視的時候，唐昱提出的超市引進可以招商引資不說還能解決大量的下崗再就業問題自然讓蘇慕儒頗為贊同！　　“在找超市的資料的時候，我和利嘉誠伯伯無意中接觸到了香江的食品安全機構――‘香江政府化驗所’。而後我從他們那裡的資料得知：有一種被稱為‘鹽酸克倫特羅’的物質，先前因為有着可以讓飼養的豬增加瘦肉率而被國外飼料公司普遍採用作為飼料添加劑。但卻因其強烈的反應和高致毒和致癌性，而在1988和1991分別被歐共體和美國全面禁止作為飼料添加劑。”　　唐昱肅然的看着蘇慕儒和唐天鴻緩緩的道：“隨後，鹽酸克倫特羅果然在西方國家中因為非法使用而陸續出事了！1989年10月至1990年7月西班牙35人中毒、1992年該國北部地區又出現232人中毒！1990年秋季，法國8個家庭22人中毒！意大利和美國亦因非法使用而出現過中毒事件！但這樣的劇毒添加劑竟然堂而皇之的被我們的一些科研人員刻意隱瞞住了它的毒性而加以研究，並將其製作成飼料用來換取科研獎勵和大筆的利潤！”　　聽得唐昱的話蘇慕儒和唐天鴻兩人的臉色漸漸的陰沉下來了！他們都是學者出身的官員，身上也有大多數老式學者的嚴謹和對着學術的尊重！聽得竟然有人無恥的利用自己學者的身份罔顧人命去隱瞞毒性而拿着那些所謂的“科研成果”去獲取名利這如何能不讓他們憤怒？！唐昱看着他們的隱怒不禁嘆了口氣，所謂出身決定了世界觀及價值觀。唐天鴻和蘇慕儒都是學者出身，他們哪怕是做了這麼久的官員依然帶着濃厚的學者氣息。這讓他們在面對一些事情的時候都會帶着自己特殊的書生氣去看。這有好處，能保持着自己的赤子心。但壞處也非常明顯，他們很容易被人燥怒而失去精明的判斷。　　“這次我到了京城，便把這些事情全部和何爺爺、趙爺爺說了一遍。兩位爺爺知道后立即拉着我進了大内面見了最高首長，而後最高首長便召集了包括一二三號首長在內的京城高層決定要從嚴、從快、從重處置這件事情。最後一號首長拍板讓三號首長親自帶隊下去浙省專門處理此事，現在已經過了差不多半個月了我估計很快就會有官方消息出來。”唐昱說著緩緩的看着蘇慕儒和唐天鴻緩緩的道：“那麼，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怎麼在這個大方向下做出點我們自己的文章！這才是最為重要的。”　　聽得唐昱的話，蘇慕儒和唐天鴻頓時肅然起來！他們都是官場之人，當然知道這麼做的好處！只要他們樹立起典型，那麼很容易就進入了京城高層的法眼中那麼對他們的政治前途是很有好處的。唐昱看得乾爸和親爸的那副神情就知道他們肯定已經理解的自己的話，於是笑着接着道：“我今晚就會去咱們省會，面見沈睿鴻爺爺。把這件事情和他也說說，我想乾爸也和我一起去。不過不需要和我一起去沈家，一會兒我會拿着一份香江的關於蔬菜瓜果農藥檢測的方案交給你。乾爸你只要照着這份資料，然後找些咱們農大里的教授專家作出一份文章來和沈睿鴻爺爺一起遞上內參我相信我們就能在這次的事情上博下一個大彩頭！”　　說著，唐昱轉身出了書房回到自己的房間內將利嘉誠從香江傳來的那一份來自香江政府化驗所的關於蔬菜瓜果農藥檢測的方案拿來出來，這份資料是上次利嘉誠給身在京城的唐昱傳真的時候應唐昱的要求一起傳來的。不過唐昱將這份文件截留了下來，並沒有直接交給最高首長他們。如果當時便上交了那麼所取得的不過是最高首長對唐昱的誇獎，除此之外也沒有太多的好處。但如果這份東西交到了蘇慕儒、唐天鴻和沈睿鴻他們手裡，那麼毫無疑問他們將利用這份東西作出一份極大的文章！　　相對於幾句誇獎和看重，實際的政治利益唐昱覺得更為重要。畢竟只有沈睿鴻、蘇慕儒、唐天鴻他們在官場上站穩了唐昱的路子才會走的更順。現在唐昱雖然和何老、趙老等關係不錯，更得最高首長的看重但他們畢竟已經是漸漸老去的人。而且很多事情他們也不好出面去解決，唐昱需要的是自己的政治背景。而沈睿鴻和蘇慕儒操作好了那麼也未必就不能問鼎中樞，至於唐天鴻的話唐昱自己也不敢說自己父親會走到哪一步。只能儘力罷了。　　蘇慕儒“沙～沙～”的翻動着這篇英文的資料，下面是由香江政府化驗所用繁體中文寫出的翻譯，當然這都是利嘉誠按照唐昱的要求請香江政府化驗所的官員們幫忙做的。雖然繁體和簡體字略有不同，但相比起艱澀難懂的專業性英文來卻又簡單了許多。像這種專業性極其嚴謹的文件如果沒有其中的專業知識那是根本翻譯不了的，哪怕這份文件的原文交到了內地一些大學內也不敢說能夠完全正確的翻譯出來。畢竟香江接受的英語教育加之香江政府化驗所那些最低也是碩士的專業人士，翻譯起來才不算太過吃力。　　好一會兒了，蘇慕儒才緩緩的將這些文件翻譯完畢。放在了書桌上用那柔和的目光看着唐昱輕柔的道：“小昱啊……收了你做乾兒子可能是我這輩子最為正確的一個決定了！”蘇慕儒的這番話並非無的放矢，如果不是唐昱他在陳松威事件的時候所遭受到的冤枉又如何能如此輕易的被洗刷？！要知道那可是省委書記親自下令嚴辦的啊！隨後他更是得到了來訪的首長的接見，他蘇慕儒不過一個二級市的市長何德何能可以獲得首長的接見？！　　無論是萬建、吉隆又或是錢啟建等等這些事情若非唐昱，他又怎麼能夠如此輕鬆？！這個市長做的如此輕鬆？！所有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蘇慕儒都應該感謝唐昱，並慶幸自己能夠認下這個乾兒子。當然，彼之英雄，我只仇寇！連續幫下了蘇慕儒不少的唐昱自然也樹敵不少，不提頭破血流暗自咬牙的安皖林家就是省城裡那些錢啟建背後站着的人哪個不是將這個高中生恨的咬牙切齒的？！不過人家不過是個高一學生和他計較不禁有些有失身份，而且唐昱進出柳蔭街的甚至大內的消息他們也不是不知道，這一切都讓他們投鼠忌器！　　甚至因此他們也不敢太過為難蘇慕儒，他們也在猶豫。因為他們不確定如果自己太過為難了蘇慕儒，他的那位手眼通天的乾兒子會不會在那些頂級大佬們的面前給自己歪歪嘴。歪上兩下，哪怕是沒有什麼實質傷害他們也受不了啊！到時候一旦遇到機會，人家大佬們說上一句這個同志不會團結啊！那政治前途可就全完了！

# 第四百八十九章 再見沈睿鴻

　　聽得蘇慕儒這麼說唐昱微微的躬身道：“乾爸，能有您這樣的乾爸也是我的榮幸！”唐昱的話並不是客氣，而是發自內心的。說實話或許蘇慕儒有些書生氣有些官僚，但他對唐昱的好、對唐家的好那是發自內心的。唐昱也不是那些不懂事的孩子，誰對他好他能夠心中沒有任何計較嗎？！　　前世的人情冷暖，讓他今生更加看重這份難得的父子情。所以他才會不予餘力的幫助這蘇慕儒，這不僅僅是考慮到父親的政治前途更多的是回報老人的這份關愛之情。接着他又看着蘇慕儒道：“乾爸，事不宜遲我們現在就出發。我先到省會去見沈睿鴻爺爺，您和我爸就到賓館先等着，順便你們倆先把報告準備好。到時候我們做上一場漂亮的文章！”　　蘇慕儒目中精光一閃，笑着點了點頭。隨即蘇慕儒便和唐天鴻、唐昱一起出了書房，和張雅惠她們交代了一番后，唐昱開上了唐天浩留下的那部車子一溜煙跑省城去了。畢竟這件事情不宜張揚，而蘇慕儒在市政府的車子太過打眼如果進了省城難免會被有心人留意到。不如直接坐着唐天浩留下的車子過去，這樣會更加的隱蔽些。　　到了省城，唐昱毫不客氣的把蘇慕儒和唐天鴻丟到了章家章老爺子那裡去。章老爺子本就是江湖老鳥了看得唐昱這番動作又怎麼會不知道唐昱的想法？！唐昱這是在向他示好呢！加之唐昱現在幾乎把整個VCD的項目都交由了自己兒子章明哲負責，這是在向他章文昊示好！表明自己的心跡呢！　　蘇慕儒更是宦海搏殺出來，經歷了無數的明槍暗箭的人物見到唐昱這番表現他又怎麼會不明白？！唐昱這是在隱晦的告訴他：吉隆可以做盟友也！當蘇慕儒從車上下來見到了章文昊的時候這宦海老鳥就知道了唐昱的想法，這是在給他蘇慕儒拉關係呢！畢竟作為一個市長在這個時代GDP就是政績啊！有着一個全省頭號民營企業的老闆做朋友，你還怕沒有GDP么？！數十億的資產給你搞上幾個項目至少政績不是問題呀！　　於是不用唐昱說什麼，兩隻老狐狸一見面就心知肚明的勾當上一塊兒了！不是蘇慕儒說自家乾兒子小時候尿床的事情，就是章文昊說起唐昱在VCD項目上的投資手段。雖然話題不過是唐昱但看這倆人那表現沒一會兒都貌似多年老友了。　　見此情形唐昱只得鬱悶的和他們打了個招呼，而後駕着車一路小跑到了香榭苑。警衛們早已經知道了唐昱的車牌，稍微檢查了一下便笑着放行了，到了沈家的時候沈睿鴻才剛剛回來。最近遼海的事情也不少，特別是大多數的重型工業廠下崗職工的問題讓這位手腕頗硬的省長也頭疼不已。雖然國家已經開始了省委和省政府的分流但畢竟省委管着官帽子不少人還是在依託着省委明裡暗裡給沈睿鴻使勁兒。　　沈睿鴻回到家中便見到唐昱在沙发上跟自己的愛人聊天不禁笑道：“你個小資本家！沒在香江賺錢跑回來我這裏做什麼？！”唐昱聽得沈睿鴻假裝委屈的道：“沈爺爺這話理太偏，我就不能想你回來看你？！再說了，語馨還在這兒呢！我還不能來看語馨啊？！”　　小語馨聽得唐昱的這話不禁嘟起了嘴，唐昱哥哥盡會說瞎話！這都好幾個月沒來看語馨了，還說想語馨呢！要真想語馨了怎麼不過來看語馨？！還把媽媽也拉走了，讓語馨和奶奶爺爺自己在這裏。看得語馨嘟起了嘴唐昱立即笑着哄道：“語馨別生氣呀～哥哥是有事兒忙去了，這閑下來不就過來看語馨了嗎？！再說了，我都給你買洋娃娃賠罪了你就放過哥哥一回吧！”　　小語馨畢竟懂事，聽得唐昱哄她的話立刻開心的笑了笑拚命的點着小腦袋。唐昱送她的那套芭比娃娃她確實是很喜歡的，那可是一整套二十三個芭比娃娃呢！連着飾品、寵物、房子、車子……一大套！可讓小語馨高興壞了！還以為唐昱有多麼的惦記她專門給她準備的呢！但實際上唐昱確實是準備了，不過是讓唐天浩準備的。　　唐天浩也會來事兒，知道是送給小語馨的他竟然直接在香江的芭比娃娃專賣店整個一套限量版全部買下來了！要知道，這些東西差不多就裝滿了整個後備箱呢！唐昱一開始還不知道，直到剛才要來沈睿鴻家的時候才想起來讓你更唐天浩買過這些東西於是一個電話到了菲律賓去問唐天浩。而唐天浩早就在上次回遼海的時候就把東西全部拿回來了，就放在唐昱的房間里，等唐昱看到這一整套芭比娃娃的時候竟哭笑不得！這也太誇張了吧？！　　不過看到小語馨得到這一整套芭比娃娃的那股高興勁兒唐昱忽然覺得這都值了！小語馨聽得唐昱提起她的芭比娃娃立即興奮的跑到房間去把嘴漂亮的那幾個芭比娃娃小心翼翼的抓在手上拿出來給沈睿鴻看，一邊看還一邊高興的叫道：“爺爺！爺爺！你看！這是唐昱哥哥送我的呢！可漂亮了！你看漂亮嗎？！”　　看得孫女兒這麼高興，沈睿鴻心中也非常的舒服。笑着摸了摸小語馨的腦袋柔聲道：“很漂亮呀！和我們家小語馨一樣漂亮！”語馨聽得爺爺的話臉都紅了，嘟着嘴哼道：“不理爺爺！爺爺笑我！哼……我自己回房間玩兒去了！爺爺要好好吃飯，我跟奶奶都吃過了～”　　說著“吧唧～”在沈睿鴻的老臉上親了一口，就蹦蹦跳跳的回了自己的房間。看得孫女兒高興，沈睿鴻那張老臉都要笑成一朵菊花了。這時候他忽然睹到唐昱正在沙发上捂着嘴偷笑呢，頓時老臉一紅。生硬的咳嗽了幾聲對着唐昱道：“老實交代，你這個小資本家跑香江去賺了多少錢了？！什麼時候回來我們遼海給你沈爺爺解決一下困難？！再怎麼說你也是遼海人呢！舊社會那些資本家們都知道賺了錢要回饋鄉里呀！你這個小資本家可不能置身世外喲！”　　聽得沈睿鴻這連削帶打的話唐昱不禁笑了笑，看來最近沈睿鴻的日子也不好過啊！不然以他的性格又怎麼會在自己面前抱怨，還一副意味深長的調侃？！於是唐昱當下便笑着道：“爺爺，我這不是知道您的困難給您送禮來了么？！這次我可是備下了超級大禮包啊！您簽收后可別不記得給我些好處喲！”　　沈睿鴻原本只是取笑一下唐昱，畢竟他可是知道唐昱現在香江那可是混的風生水起！連帶着京城的大佬們也對他青眼有加，部隊更是得了他幾架直升機的好處給他說了不少好話。加之唐昱VCD的項目現在也在遼海呢，其中的收入難道沈睿鴻會不知道？！不過沈睿鴻也沒有想到唐昱竟然真的有解決方案，於是聽得唐昱這麼說不禁一愣對着唐昱道：“小昱，你該不會跟爺爺說笑呢吧？！你給我送什麼大禮來了？！”　　這時候間的沈睿鴻回來便到廚房去熱菜的沈夫人端着熱湯和菜肴走出來，對着沈睿鴻嬌嗔道：“你個老頭子！談工作我不攔你，但也得吃飯呀！你的身體要是累垮了，你讓我這老婆子怎麼辦呀？！”　　沈睿鴻聽得妻子的話，回過頭去歉意的笑了笑然後拉着唐昱走到了飯桌旁坐下道：“來！陪着你沈爺爺吃點東西，好好給我說說！要說好了，老頭子給你獎勵！嗯……獎金就不給了，你這個小資本家現在賺的可比我這個老頭子多了去了！就你買給語馨的那套娃娃我這老頭子只怕好幾年的工資都買不起。”　　聽得沈睿鴻的話唐昱不禁笑了笑道：“爺爺，咱們吃飯不談工作喲！您要知道我的方案那就得吃完飯我跟你好好說說，但吃飯談工作那可是影響消化的呢！”聽得唐昱的這話，沈睿鴻的愛人不禁開心的笑了笑，還是唐昱這孩子懂得心疼人！這老頭子就是喜歡吃飯的時候看電視新聞、看報紙，要不就看文件！說了多少次了都不聽！　　沈睿鴻聽得唐昱這麼說，又看到自家愛人那氣呼呼的表情只得無奈的笑了笑拿起愛人給他盛的湯喝了起來。唐昱已經在家裡吃過了，不過現在又陪着沈睿鴻吃了點。沈睿鴻吃飯並不慢，但也不快。似乎他的動作都是維持在一定的韻律中，一會兒便將這頓飯吃完了。吃完飯後，沈睿鴻便自顧自的進入了書房而唐昱也很識相的跟了進去。　　沒一會兒，沈睿鴻的愛人端來了茶水和水果擺在桌子上悄然的退了出去將書房的門帶上。這時候沈睿鴻才笑眯眯的看着唐昱道：“你個小資本家！現在可以說說是什麼情況了吧？！”唐昱聽得沈睿鴻的話不禁笑了笑，組織了一下語言緩緩的對着沈睿鴻道：“最近西門子公司在和我們談判VCD項目授權的問題，而現在香江宛如姐姐已經接手了這次談判。我們的要求是西門子公司將他們的亞太區大哥大的銷售、製造權下放給我們。”　　說到這裏唐昱笑了笑道：“我和宛如姐姐的意思是，讓西門子把製造基地放到遼海來！畢竟我們這裏可是內地的重工業基地！有着不少技術熟練的工人，而且人工還比之他們國內便宜了不少！”　　聽得唐昱這麼說沈睿鴻不禁眼前一亮！他可是聽過西門子的大名啊！這可是家國際性的大公司呢！如果他們進駐遼海那麼無疑是個活廣告啊！

# 第四百九十章 學術亂象

　　“這是第一項！”唐昱見得沈睿鴻頗有興緻的從椅子上坐了起來接着道：“第二項是我們和香江的利嘉誠先生商定了由我、宛如姐、江慧琳還有建銘哥和華潤集團一起入股，將利嘉誠先生旗下的百佳超市引進內地。而超市的開設點自然離不開省城嘍！”　　聽得唐昱的話沈睿鴻開心的笑了！這小子還真給自己找來了好活計，畢竟現在可是GDP挂帥的時代。能招商引資、增加GDP那就是政績啊！而且這些企業的進駐無疑也會大大的增加就業率，緩解現在極為嚴重的下崗工人問題。　　而沈睿鴻更看重的是這些企業進駐所帶來的吸引效應！畢竟國際性大企業的進駐不就是一塊活招牌么？！其他的外企和國企一看到這個狀況能不朝這裏趕來么？！這個效應已起來就會有大部分的企業跟從而來，而且隨之起來的還有物流、鑄件配套、零件加工……等等行業的興起！到時候遼海發展起來不過是等閑之事，這份政績起來了說不准他沈睿鴻還真能有機會問鼎中樞！　　看得沈睿鴻目光連閃唐昱知道這位老人已經一下抓到了問題的核心，於是他笑呵呵的說出了接下來的話：“爺爺，我不知道您最近有沒有聽到一些京城裡的風聲？！”沈睿鴻聽得唐昱一問，先是一愣隨即搖了搖頭。　　唐昱暗嘆最高首長的威嚴厚重，三號首長的謹慎嚴明。這番波瀾壯闊的動作竟然連沈睿鴻這樣的封疆大吏都沒有收到一丁點的風聲！於是唐昱接着向沈睿鴻道：“大約一個多星期前，我在京城面見了最高首長。陳報的是關於一項國外禁止的致癌毒性豬飼料添加劑在外面國內被一些無良學者和企業家隱瞞了其毒副作用及在國外被禁止使用的消息後用來申報科技進步獎，而且獲得了成功的事情。”　　“哦？！還真有這樣的事情？！”沈睿鴻聞言大吃一驚！如果真出現了這樣的事情，那麼在職官員估計一個失察的罪名逃不掉了。甚至很有可能被問責，但具體會怎麼處理就看那位官員能夠通天到什麼地步。　　“不僅如此，而且他們還拿着這些得獎的飼料進行銷售！獲利頗豐，這件事情讓最高首長十分憤怒。甚至為此最高首長直接召見了一、二、三號首長和農業布、外交布和京城農大的教授。”唐昱接着向沈睿鴻緩緩的道：“經過討論后，由最高首長拍板一號首長下令讓三號首長親自帶領中記委、警察部等各部門精英和一個連的中央警衛團前往事發的浙省。我估計他們現在已經開始清查，並接手浙省封疆大吏手上的一切事宜了。最遲這周周末我們就會看到新聞的通報。”　　沈睿鴻聽得臉色數變！最高首長的問責啊！這是何等瘋狂的事情？！不過也不奇怪，畢竟如果僅僅只是學術詐騙，又或者是學術醜聞是不會引起最高首長如此之大的反應。但如果是直接已經將手上的這些成果拿來銷售量，那麼這無疑是一次極其之嚴重的惡性欺瞞銷售毒副作用的刑事案件！這可是直接關係到國民健康的問題，還捅到了最高首長那裡那麼這些官員和學者無論背景如何都難逃問責。而那些學者最後的結局甚至可能是被槍斃！畢竟這種事情的影響太過惡劣了！　　“小昱！你先具體和我說說到底是什麼情況？！有沒有波及我們遼海？！”沈睿鴻肅然的看着唐昱沉聲道：“還有，關於京城的態度我是知道了。但大約有多少人牽扯其中你要給我報個數，最為重要的是：我們該如何動作來迎接這次的事情？！”　　聽得沈睿鴻這一系列的問題尤其是最後一句話，唐昱不禁佩服！不愧是官場上的老鳥了，一下子就抓住了這次危機的關鍵點！首先是自己這裡有沒有被波及到，其次是京城裡牽扯的人是否有自己派系的人物。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能從這次危機中取得什麼好處！危機、危機！即是危險也是機會！但這並不是說沈睿鴻不在乎民生，相反他在乎民生！不然他第一句問的不會是有沒有波及遼海，而是能取得什麼好處。　　“我們遼海還是有些波及的，也許您不知道我們遼海的遼海農大是國內第一個在研究‘鹽酸克倫特羅’的機構。”唐昱看着沈睿鴻肅然的道：“但幸運的是我們遼海農大的教授們並沒有將他們所謂的‘科研成果’拿來申報獎勵，更沒有將那些‘科研成果’推向市場。這點是我們應該慶幸的。”　　沈睿鴻聽得唐昱的話不禁鬆了口氣，靠回了椅子上拿出手絹擦了擦額頭上留下的冷汗。唐昱看得沈睿鴻這副模樣不禁笑了，接着向沈睿鴻道：“至於這次的事情，我估計咱們的農業布、科技委、外交布這三個部門肯定是逃不掉的了。畢竟科技委是頒科技獎的機構，農業布主管這些飼料什麼的而外交布則是負責收集那些信息。這件事情竟然三個部門都一點消息沒有，甚至直到事情發生了兩年了才被我爆出了，最高首長不收拾他們才怪！”　　聽得唐昱的話沈睿鴻不禁點了點頭，的確這三個部門肯定是跑不掉的了。至少他們的主管人員難辭其咎，或許這次事情會導致很大一部分人退居二線甚至提前退休。唐昱接着向沈睿鴻道：“而最慘的我估計是學術界，這次說不準要吃多大的虧呢！畢竟人家歐共體可是1988年就已經宣布了‘鹽酸克倫特羅’被禁止使用，而且美國也在1991年宣布了禁止使用。甚至在歐洲和美國都出現過因此而中毒的事件，但這些事情卻被那些有機會出國交流和從國外回來的學術人員刻意隱瞞了！沒有一個人和國家提出過這些事情，就這種狀況你說最高首長能不好好的整理一下學術界么？！”　　聽得唐昱的話，沈睿鴻點了點頭。是該好好整理一下了！如此之多的經常去國外開會的科研人員和那麼多從國外歸來的科研人員竟然沒有任何一個和國家說起這件在國外學術界都已經是明令禁止的事情這不得不讓人深思。學術界的這種為了科研資金、賺取利潤的風氣不被剎住將來還不知道會搞出什麼禍端來。沈睿鴻不知道，其實在後世國內學術界抄襲的泛濫和無恥已經是搞的人盡皆知甚至丟臉都丟到外國去了。民間更是把專家被戲稱為“磚家”，教授被戲虐為“叫獸”。　　2011年一篇在英國《自然》雜誌發表的文章指出，《浙大學報（英文版）》接到的投稿有31％涉及抄襲。這在內地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文章作者張越紅甚至被大部分人指責自暴家醜，別有用心。　　可是，其後卻有內地訪美學者指出，內地學術界充斥着種種亂象，論文剽竊抄襲只是腐敗的冰山一角。張躍紅後來說她之所以發表這篇文章是因為內地的科研人員存在抄襲的學術不端行為，已經遭到全球科學界的非議。她表示，31％這個數據是2年來對2233份投稿，用一個叫“CrossCheck”的軟件認真檢查的結果。這個結果深深刺痛了她。也刺痛了整個內地所有人的神經！　　其後內地科技委託進行的一項調查，調查並未公開，但有多個消息來源向《自然》雜誌透露了信息：在超過6000名被調查者，有大約三分之一的人承認剽竊，篡改或捏造數據。這更是徹底的將內地學術界的一點點臉面打翻在地。　　而更為嚴重的是：內地科研界有一些專家組，都是在學術界有權威的一些院士組成的，這些人有很多自己的學生，課題組，每年大的科研經費下來，往往是他們其實就已經決定好了誰誰誰拿多少，這種科研經費的分配不公現象及背後延伸的腐敗現象就是暗箱操作，行賄受賄的這樣一些行為，其實遠比學術腐敗要嚴重的！　　在後世，一些學者們其實更像是商人。他們出入各大企業，掛着各種頭銜進行着內容大致相同的演講、演說換取企業給予的傭金。跟着他們的研究生大多數要免費為他們工作，研究課題提供給企業使用。而研究生們對教授的稱呼不再是“老師”而是“老闆”。這些個所謂的“教授”們見面和年會的時候攀比談論的不再是自己有什麼新的發現，不再是自己做了什麼研究，而是津津樂道着自己現在的待遇、收入、頭銜、經費……等等東西。研究者已經不再有研究的本意，他們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利益。　　但和他們相反的卻是商人，在後世大多數商人都穿的西裝筆挺出沒於各個大學中受到邀請發表着演講，甚至一些商人還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自己的研究論文。又或者是直接出書將自己的研究向大眾和學術界闡述。　　這種學者變商人，而商人變學者的亂象在內地不斷的詭異的上演着。讓無數的國人鬧不明白究竟是學者變成了商人，還是商人變成了學者。這些種種的亂象導致了內地科研產業的停滯不前，讓更多的研究人才不斷的流向國外。

# 第四百九十一章 新問題

　　但這些都跟唐昱沒有一毛錢關係，反正唐昱也沒打算請那些“磚家”、“叫獸”們來自己的企業做什麼演講之類的。與其花錢請他們過來，唐昱更願意請香江的學者過來做研究和演講。畢竟那些教授們可比內地這些有道德多了。　　在後世，慶華、北達雖然還是口號叫的響亮但實際上已經跌落神壇。在2011年的時候更是大部分身為各省狀元的內地學子放棄了慶華、北達而直接選擇了香江的大學。這讓一向感覺良好的慶華、北達臉面大失。他們卻不知道，在權威調查機構的榜單里慶華、北達是亞洲連前十都排不上的大學。而小小的香江卻有着三所大學入榜！　　根據英國高等教育調查公司QS公布的2010亞洲大學前200名最佳大學排行榜，其中的前二十名是：香江科技大學2、香江大學3、新加坡國立大學4、東京大學（日本）5、香江中文大學6、國立首爾大學7、京都大學（日本）8、大阪大學（日本）9、東北大學（日本）10、東京工業大學（日本）11、韓國高等科技大學12、浦項科技大學（韓國）13、京城北達14、名古屋大學（日本）15、香江城市大學16、京城慶華大學17、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18、延世大學（韓國）19、九州大學（日本）20、北海道大學（日本）。　　而QS亞洲大學排名是QS世界大學排名的延伸。QS世界大學排名始於2004年，是世界範圍內被引用最多的大學排名。也是全球各個國家都公認的極其精確的大學研究排名，這份排名多是根據學院所發布的科研成果、專利和論文數量及學術氛圍和國際化程度來進行綜合判斷。　　在這份調查中，內地兩家最高學府慘然敗退。甚至連前十都進不去，這便可知所謂的“最高學府”也不過是在內地罷了。在後世那個信息大爆炸的年代，他們被那些精英們拋棄而選擇香江的學府這就變得不難理解了。　　當然，在1995年對於資訊並多的內地來說慶華、北達依然是神壇上高不可攀的山峰。是無數人努力盼望進入的掛着無數耀眼的、掛着無數光環的高等學府，但在唐昱眼中這不過是破敗的前兆罷了。反正他是不會考慮這兩所大學的，而他最有可能去上的或許是香江的大學。畢竟這對唐昱來說或許會更好些。　　“沈爺爺，學術界怎麼樣我們倒是不用去管它。但我必須要注意到的是這次添加劑的事情也暴露出了我們國家食品安全方面的空白。”唐昱吃吃的笑了笑對着沈睿鴻道：“我從香江找來了一些資料，交給了我乾爸他們去研究。相信很快就能出來一篇文章，到時候爺爺您和他們一起署名找個機會上內參唄！”　　“我之前探過最高首長的口風，估計他老人家也想接着這次機會為咱們國家制定一套完整的食品安全法律。要咱這篇東西在新聞出來後上了內參，那可就……嘿嘿……”　　沈睿鴻聽得唐昱的話不禁一愣，隨即笑開了！這小鬼頭腦子裝的鬼主意可真是不少，如果這篇東西真的上了內參那可是正好撓到了京城那些大佬們的癢處了！沈睿鴻自己的大名少不得會進入那些大佬們的法眼，這對沈睿鴻的政治前途是很有好處的。再加上其後西門子和百佳進駐遼海的砝碼，相信派系大佬和京城裡的高層少不得要給他這位“真打實幹”的好同志加加擔子！　　當下沈睿鴻不禁對着唐昱笑罵道：“你這個小鬼頭！去哪裡學來這些個招數的？！當真是妖孽的緊喲！連我這個老頭子都要刮目相看了！哈哈……”　　唐昱謙虛的連道不敢，心想我家老爹和乾爸可都在您手下辦事兒呢！而且您還是宛如姐姐的公公，我能不想辦法幫着您么？！加上您和我的關係，我不幫您難道還去幫那位省委書記？！我腦殘了才去呢！接着唐昱趁熱打鐵，對着沈睿鴻道：“咱們還可以來個一鳴驚人！畢竟咱們遼海的農大對‘鹽酸克倫特羅’可是第一個！我們可以派出相關人員去幫助檢測，甚至我們可以建議國家在食品安全法后建立‘食品安全檢測員’的職位設立和相關院校！到時候我再從百佳引進一批香江政府化驗所的人員，咱們可以成立起國內第一家正規的‘食品安全檢測員’培訓機構！到時候咱又能博個頭彩！”　　唐昱的這番話聽得沈睿鴻目光連連閃動！如果這份報告真的出來了，那麼一個“高瞻遠矚”的評語他是跑不掉的了！這對沈睿鴻自己的政治前途有多麼大的好處作為官場老人的他又怎麼會看不出來？！當下沈睿鴻轉頭看向唐昱笑道：“你乾爸他們已經到了省城了吧？！別藏着掖着了，直接帶我去找他們吧！正好稿子我也給看看，修正一下我就找我在京城裡的老朋友給发上去。”　　聽得沈睿鴻的話唐昱心中頓時一喜！看來事情進展的順利啊！當下笑嘻嘻的對着沈睿鴻道：“我乾爸他們現在正在章文昊章老爺子那裡哩！我想章老爺子畢竟也是商人，也做過食品相信他對食品安全的問題也會有着自己的看法。咱們可不能書生氣的寫篇理論文章，要結合實際。不然名頭可落不下好來。”　　聽得唐昱的話沈睿鴻點了點頭，起身拉着唐昱一起走出了書房道：“坐你的車，我們現在就過去。這件事情儘快完成為好，不然等到三號首長把事情都辦完了我們還沒有出文章那就錯失良機了！”　　聽得沈睿鴻的話唐昱點了點頭，隨着沈睿鴻一道出來上了自己車一溜煙出了香榭院。唐昱知道沈睿鴻為什麼不搭自己的車，很簡單：他的車太過打眼了，去到哪裡只要有心人一看就知道那是他的車。行蹤無疑會暴露，暴露了行蹤再被有心人仔細的研究一下那麼他便再無秘密可言。所以沈睿鴻才要求坐唐昱的車子出行，這樣則避免了許多的麻煩。　　當然，跟着沈睿鴻一起出行的自然少不了中央警衛團派來的警衛員。到了部級官員中央警衛團為了保證安全是肯定會派出警衛隨從的，畢竟這個級別的官員若是有個閃失那絕對會引起大片的混亂！甚至導致不可收拾的局面，這是國家不願意看到的。　　兩位警衛員一位接替了唐昱的位置開起了車子，一位就坐在了前座。而唐昱則和沈睿鴻一起坐在了後座。看得沈睿鴻閉目養神唐昱也沒有再說什麼，笑了笑給章文昊和乾爸蘇慕儒打了個電話彙報后也學着沈睿鴻一起閉目養神。車子開出了省會前行沒有多久便到達了吉隆集團承包下的那片療養院，過了幾處哨卡車子便駛到了療養院內最為豪華的那棟大樓。　　在大樓的門口，蘇慕儒和章文昊、唐天鴻三人已經肅然的在門口靜候着沈睿鴻的大駕光臨。當車子緩緩的在大樓門前停下的時候，蘇慕儒趕緊上前去將車門緩緩的打開把沈睿鴻迎了下來。沈睿鴻下車后笑着握住了蘇慕儒的手沉聲道：“蘇慕儒同志，辛苦了！”　　蘇慕儒恭敬的握住沈睿鴻的手微微躬身道：“不敢說辛苦，相比起來省長才是日理萬機！”沈睿鴻聽得蘇慕儒的話笑了笑牽着蘇慕儒的手和章文昊、唐天鴻打了個招呼一起進入了大樓，唐昱自然也跟着進去了。到了章文昊給蘇慕儒他們安排的房間后，沈睿鴻才做到了沙发上緩緩的問道：“蘇慕儒同志，現在你們的那篇稿子寫的如何了？！有沒有碰到什麼困難？！”　　聽得沈睿鴻的話，蘇慕儒趕緊將書桌上的稿子和唐昱提供的資料拿了過來交到了沈睿鴻手上道：“有小昱提供的這些資料和章文昊老先生提供的意見，我們總算整理出了一個大概。不敢說全面但至少重點有了。”沈睿鴻聽得蘇慕儒的話不禁點了點頭，將手上的稿子“沙～沙～”的翻看了起來，蘇慕儒見得此情形便沒有再說話。而旁邊的章文昊、唐天鴻兩人也怕打攪了沈睿鴻看稿子而沒有吱聲。　　好半響后，沈睿鴻才看完了稿子。將手上的稿子輕輕放下後用那極其欣賞的眼神望向蘇慕儒沉聲道：“蘇慕儒同志！不得不說你這篇稿子寫的極其之精闢！針對食品安全的問題可謂是一針見血！好！很好！”　　聽得沈睿鴻的誇獎蘇慕儒連道不敢，但是臉上還是有着一絲得色。畢竟他蘇慕儒可是學者出身的，要是筆杆子還不行的話那還混個什麼？！當年他在研究學術的時候論文和演講可沒少做。關於論據和論點還有邏輯分析的問題他蘇慕儒從來就沒有差過。沈睿鴻接下來又對着蘇慕儒道：“但是我們還有一些小問題，就是將來如何避免這樣的食品安全問題再次出現？！關鍵的解決方式和預防措施，這才是我們這篇稿子的關鍵點！”　　蘇慕儒聽得沈睿鴻的話不禁點了點頭，他也在頭疼這個問題。雖然香江已經有了很好的解決方案，但是首先國內的環境和條件達不到人家的水準。其次人家的地域面積和我們根本就不是一個檔次的，更重要的是：我們真的無法相信自己目前所擁有的這些個學者們。這群人甚至為了利益都敢隱瞞添加劑帶毒的副作用，你哪裡還敢指望他們在食品安全問題上給你用心呢？！

# 第四百九十二章 章文昊的小心思

　　“關於這個問題小昱已經和我說過一次了。”沈睿鴻笑着對蘇慕儒等人道：“小昱和我說過，香江零售業百佳超市近期將會登陸我們遼海。而這家企業則有着小昱的股份在裏面，你們也看過香江政府化驗所的資料，相信你們也對香江的食品安全機構有所了解。他們的確比我們現在的條件要好很多。”　　聽得沈睿鴻的話蘇慕儒連連點頭，他已經大致猜到了沈睿鴻想要表達什麼於是接着道：“省長的意思是我通過百佳將香江政府化驗所那些有經驗的食品安全檢測員請來，培養我們自己的食品安全檢測員？！這倒也不是不可以，主要是我們現在的學術氛圍實在是讓人……唉……”　　學者出身的蘇慕儒也不得不承認現在內地的學術氛圍實在是敗壞到了極點，甚至連隱瞞毒副作用而用於大眾日常食品的事情都出現了你讓其他人怎麼放心讓這些人來進行食品安全的檢測？！誰又能保證他們不會從中作鬼？！但沈睿鴻笑着擺了擺手道：“蘇慕儒同志！我當的方針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雖然有些學術專家的確道德敗壞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了所有的專家是嗎？！”　　“兩彈一星的那幾位專家難道就不是專家了嗎？！做出了雜交水稻的袁教授難道就是壞人？！在沈飛、上飛工作的那些為了國家默默無聞的做出貢獻的學者們難道就不是專家？！不能一棍子打翻一船人嘛！”沈睿鴻笑着道：“至少我是知道我們遼海農大雖然也有參与‘鹽酸克倫特羅’研究的相關人員，甚至他們是國內第一批研究‘鹽酸克倫特羅’的相關機構。但是他們並沒有拿着‘鹽酸克倫特羅’去申請什麼科研獎勵更沒有把這種有毒添加劑銷往市場。”　　蘇慕儒聞言點了點頭，看來自己是有些偏激了。雖然學術界有着一定的敗類但還是依然有着一批肯埋頭實幹的科研人才，自己是被這次幾位嚴峻的事情給刺激到了。忽略了這僅僅是一個個案，畢竟在國內到現在也不過是發生了這麼一起學術方面的腐敗和醜聞。如果因此而否定所有的科研人員和學者未免太過偏頗。　　“我覺得我們可以把我們遼海農大關於‘鹽酸克倫特羅’相關研究的科研人員組織起來，將這次的事情做一個通報，然後派遣他們前去浙省幫助三號首長專門對應於‘鹽酸克倫特羅’的檢測和處理。畢竟在國內來說我們遼海農大可是第一批在搞‘鹽酸克倫特羅’研究的機構，我們的很多經驗是其他的機構所不具備的。”沈睿鴻思考了一陣接着對蘇慕儒他們緩緩的道：“等這件事情處理完畢后，我們還可以將這批科研人員調回來組織專業的食品安全檢測機構和學院。畢竟他們有過了這次處理經驗我相信他們會在食品安全領域發揮自己的作用，有着他們的經驗和學術研究並引進香江政府化驗所的一部分科研人員我們可以建立起我們自己的食品安全檢測機構，甚至培養我們自己的食品安全檢測員。”　　說著沈睿鴻笑着對蘇慕儒等人道：“食品安全完全可以成立一個專門的學科，加以研究和統計。並負責向國家和政府提供相關報告，這點我們可以效法美國。沒有通過食品安全檢測的食品是不予上市的。屬於黑市食品。關於這些內容我們可以寫進我們的稿子里，交由國家評判。”　　聽得沈睿鴻的分析和判斷，蘇慕儒等人不禁點了點頭。看來人家沈睿鴻不愧是省長，所思考和分析的深度和廣度的確是比自己等人要強的多。自己畢竟是書生出身，很多事情的看法和處理不免帶着書生氣沒有想沈睿鴻這樣有着很強的大局觀和深層思考。而唐天鴻和蘇慕儒則一天聽着一邊拿出筆記本來一點一點的記錄著沈睿鴻的話，見此情景沈睿鴻笑着接住剛才的話道：“我們可以要求所有的食品企業必須要配備至少一名有資質的食品安全檢測員，並不定期由國家派出的食品檢測員進行相關檢測。一旦發現其產品出現食品安全問題那麼便要求他們立即停止生產，並做出檢查！追究相關責任人！”　　聽得沈睿鴻的話，一直沒有吭聲的章文昊皺了皺眉頭輕聲的對沈睿鴻道：“省長，這樣的話會不會導致大企業垄斷性的經營？！而小企業甚至一些家庭作坊因為資金的問題肯定是拿不出錢來請食品安全檢測員的，如果強行的要求他們去請會不會導致這些小企業得不到發展？！而且，一些街頭的熟食零售、小早餐店、大排檔……等等這些小型的家庭式作坊畢竟資金不多，如果這樣要求的話我怕他們會接受不了。”　　沈睿鴻聽得章文昊的話不禁點了點頭，的確這會是個棘手的問題。畢竟現在正處在改革時期，大部分處在草創階段的民間資本並沒有太多的錢來進行這方面的工作。但不可能因此就不管這方面的食品問題啊！於是沈睿鴻也沉默了，這時候唐昱笑着想沈睿鴻道：“爺爺，其實我們可以靈活的來做這件事情。我們可以安排每個區、每條街道在固定的地點設立早餐或者大排檔，然後由政府統一聘請食品安全檢測員對他們定期進行食品安全監督。這和政府派出的不定期食品安全檢測員並不衝突，當然相對於大型食品企業，比如：肉製品企業、牛奶企業、熟食加工企業……等等，我們可以要求他們必須配備食品安全檢測員。但對於小型家庭式作坊的企業，也就是個體工商戶我們可以採取定點、合作的方式進行食品安全檢測。由他們組成的街道的食品商戶們集體出錢來負責工資，這樣應該沒有問題了吧？！”　　聽得唐昱的話章文昊點了點頭，這樣的話倒是可以接受。而且負擔不會太重，同時食品安全方面的問題也解決了！沈睿鴻聽完了唐昱的話也點了點頭，這個方式的確也是他所認可的。隨即沈睿鴻便笑着對章文昊道：“章先生可是我們遼海的龍頭企業啊！還這麼為那些小企業主着想，難道就不怕他們將來起來了對你的企業形成競爭態勢？！”　　章文昊聽得沈睿鴻的話輕輕的笑了笑道：“競爭是永遠都會有的，就算他們不起來也會有其他企業的競爭。這都是避免不了的，有競爭企業才會有前進的動力。”聽得章文昊的這番話沈睿鴻不禁的點了點頭，章文昊接着道：“但我畢竟是遼海人啊！何嘗不想看着遼海發展？！我自己雖然現在看着風光，但當年不還是從一間小小的雜貨鋪開始做起的？！我知道做小作坊的艱辛，所以的希望他們能走的更平坦一些。如果情況允許，我甚至願意跟他們講授我自己做企業的心得。希望能對他們有所幫助……”　　聽得章文昊的話唐昱眼前一亮，隨即向沈睿鴻道：“爺爺，我還有個主意！就是讓章老爺子給開個講座給那些現在正在創業的下崗職工講授他當年創業的歷史，順便給他們提供一些做生意的經驗和建議。您要知道，這些現在自己做生意的下崗職工之前大多數是工人並沒有一點的生意經驗，如果沒有一個引路人給他們指導相信他們會走不少的彎路吃不少的虧！如果我們將他們組織起來，定期的讓章老爺子這樣的商場精英人士給他們講課，並促進他們的交流那麼政府也能更好的掌握他們的資訊，了解他們的狀況！他們自己的生意健康發展了，對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都是有好處的。”　　沈睿鴻聽了唐昱的話先是一愣隨即笑罵道：“你個小滑頭鬼！鬼主意一個接着一個的，這沒一會兒你就又給我搞出一個下崗職工培訓的問題來了！不過這個主意倒是不錯，我們可以另開一篇稿子專門來寫這方面的問題……嗯……先把食品安全的問題解決完畢后，我們再把這篇下崗工人的問題再做一篇文章！如果國家允許，那麼我就在東陵搞一個試點工程讓蘇慕儒同志專門負責！我們先做做看，到時候看看有什麼問題再給國家提供經驗。”　　說著，沈睿鴻轉頭向章文昊笑着道：“章老爺子，您可是我們遼海的老企業家了！到時候需要您幫忙的時候您可不能推辭啊！”聽得沈睿鴻的話，章文昊肅然的應道：“這種事情省長您不找我，我也得去找您！義不容辭啊！”　　聽得章文昊如此說唐昱不禁感慨！不愧是生意做的如此之大的人，想的問題就是關鍵！其實唐昱看出來了章文昊沒有說出來的另一份心思，很簡單！就是在那些創業者中挖掘出有潛力潛質的人來自己的吉隆集團工作！還有什麼比這樣的方式更好選擇員工的呢？！一大群的人都在接受他的培訓，章文昊很容易就分辨出誰適合做什麼職務。加之吉隆集團在遼海的影響力要拉過人來為他做事再容易不過了。

# 第四百九十三章 齊頭並進

　　即使一些人不願意過來，憑着他們接受過章文昊培訓的關係那麼將來他們有所成就的時候也不會忘記這位曾經培訓過他們的老人。或許有80％的人會忘記甚至90％，但只要有10％的人記得，5％的人願意在章家未來可能出現困難的時候幫上一把那麼便值得章文昊的付出。　　當下章文昊和沈睿鴻等人再次商量了一下細節后，便結束了這次談話。由唐昱趁着夜色將沈睿鴻送回了香榭苑。一路上沈睿鴻閉目養神，直到回到了家中的時候沈睿鴻才意味深長的看了唐昱一眼，緩緩的道：“小昱，爺爺還是看走了眼啊……你將來的成就必然會在爺爺之上！無論你是從商又或是從政……”　　說完，沈睿鴻丟下愣神的唐昱自顧自的回到了房間。愣神的唐昱被保姆請到了客房裡去休息，唐昱總歸不是第一次來沈家了小保姆和客房他都很熟悉。沒一會兒他便進入了夢鄉。之後的幾天，唐昱都在夜晚載着沈睿鴻到蘇慕儒他們下榻的章文昊的療養院里進行着這篇稿子的討論和修改，而白天的時候沈睿鴻回到省政府、蘇慕儒和唐天鴻則回到東陵主持各自的工作。　　三天後，央視新聞中播報了浙省一二把手涉嫌違紀而被停職的消息。並播報了浙大許子榮被警察機關收押，罪名是學術造假及制售有毒飼料添加劑。而浙大陽光營養有限公司也於數日前被查封，其負責人陳見慧也被拘押！一時間海內外引起巨大轟動！要知道，無論是許子榮還陳見慧都是學術界中相對較為著名的人物，尤其是許子榮！他的幾篇論文甚至都曾在國際農業學術期刊上發表過！培養出來的碩士、博士都有十數人之多！　　但這樣的人才卻被拘押了！於是一時間一石激起千層浪，整個學術界人心惶惶！生怕是再一次的文哥的到來！老九們面臨着再次的打倒，但隨後三號首長提交的報告卻讓他們的心思略有平靜。在三號首長的報告中指出，許子榮是因為已經獲得浙省科技進步獎的“浙農一號肉禽系列全價配合飼料”中非法添加了有毒並被歐共體及美國明令禁止的飼料添加劑而被抓捕的。經查實，許子榮在研發“浙農一號肉禽系列全價配合飼料”的時候已經這種飼料添加劑在國外被禁止的事實，更兼之1992年前後，許子榮的研究生肖�R進（現居美國），在豬場做實驗時，發現吃了含“鹽酸克倫特羅”飼料的豬爬不起來。然而，肖日進發表的論文卻沒有提及此副作用。　　所以，許子榮的行為已經構成了學術欺詐及惡意制售有毒飼料添加劑。而陳見惠則是明明白白的完全制售有毒飼料添加劑！並且經查證其非法獲利高達數千萬之多！央視更是披露了“鹽酸克倫特羅”在國外被禁止及中毒的情況，並隱蔽的批評了學術界集體隱瞞“鹽酸克倫特羅”致癌而沒有任何一個人向國家提供相關報告的事實！　　一時間整個國家及學術界迎來了一場大地震！關於食品安全及“鹽酸克倫特羅”在各地皆聞之色變！警察部開始根據查封的檔案追回那些飼料，並利用查封自陽光公司的資金將所有飼料追回賠償。而且銷毀了所有食用飼料的養豬場中的豬種。　　在央視披露了“鹽酸克倫特羅”事件后，一篇文章悄然登上內參。署名是：沈睿鴻、蘇慕儒。這篇文章根據已然發生的食品安全問題一針見血的提出了由於各種研究資金、待遇及研究地位的掛鈎導致了科研人員功利性傾向極強的針對性研究，甚至為了取得成果不惜瞞報、不報一些已經暴露的嚴重問題。這和國家急功近利的心態是脫不開關係的，在文章中幾名作者指出，其實現在官場的事情也是如此。為了GDP的提升許多的地區領導人甚至有着不惜一切代價的表現！而當他們取得政績離開后，那些有用的政策卻難以維繫。因為新來的領導人為了政績會把時間精力投入新的開發中去。這無形中產生了極大的浪費和建設重複，也讓地區的居民無所適從。文章在最後，還指出了關於食品安全的一些解決提議和看法。在作者看來最好的解決方案莫過於儘快的制定我國的第一部食品安全法，以法律為準繩強行制約住這種行為。並建議國家參照歐美等國家設立專門的食品藥品安全檢測機構，對所有上市的食品及藥品進行安全檢查。　　而食品安全檢查更是重中之重！文章的作者指出，我國目前處於轉型期，難免有些人鋌而走險出現類似此次“鹽酸克倫特羅”事件這樣為了各種利益而罔顧道德法律的人，因此對於食品的檢測必須是國家的重中之重！甚至建議國家建立一個專門的食品安全檢測員的職位，並要求所有的肉製品企業、牛奶企業、熟食加工企業……等等食品加工企業必須要聘請這樣一位專業食品安全檢測員來定期的檢測食品安全問題。並建議國家自己再建立一套食品安全檢測機制，採取不定期的對食品加工企業進行食品安全檢測。　　作者想要達成的是以雙方同時進行的方式限制住食品安全的問題，而設立的食品安全檢測員也能招聘現在的下崗職工進行培訓而完成。這更能進一步的解決國家目前面臨的下崗職工就業的問題。　　這篇文章引起了京城高層們的高度重視，也引起了學術界和政界的大討論。最後最高首長直接在上面批語：一針見血！斟酌可行。這兩句批語直接讓所有人啞然失聲，沈睿鴻及蘇慕儒兩人被召集至京城面見最高首長。進入大內后兩人在最高首長的院子里呆了近三個小時，當兩人出來以後對所有的談話諱莫如深。沒有人知道最高首長和他們談了什麼。　　這個時候唐昱已經飛往了香江，經過近半個多月的談判宋宛如已經和羅蘭・蓋爾克為首的西門子公司達成了協議。由西門子公司提供技術及設備而百聆提供工人及場地，雙方共同出資兩千萬在遼海建立一間專門生產西門子移動設備的工廠。而銷售方面則直接由百聆完全負責。　　於此同時，利嘉誠的百佳也有了新的消息。由利嘉誠出面在美國以高薪並股份的形式聘請了FDA三位退休的教授進入百佳開始設立百佳的食品安全檢測中心。香江政府化驗所得知后也立即同意了利嘉誠關於食品安全共同檢測的申請，並派駐了十二名化驗員和一名助理化驗師進入剛剛成立的百佳食品安全檢測中心。並利嘉誠從香江的各個大學中招聘了數十名研究生進入了新建的百佳食品安全檢測中心。　　而利嘉誠更是投入了千萬巨資購進了目前世界上最為先進的一些儀器加入了這間中心。由於此事的重大性而導致了香江亞洲衛視連續數周的追蹤報道，甚至專題深入了這間中心進行報道。一時間，香江轟動！百佳在一期食品百貨購買的調查中位列香江首位，受訪者中高達98％的人表示如果購物會首先考慮百佳。而百佳的銷售額在這段時間內也被提升到近12個百分點。　　但是，沒有人留意到有一批操着不標準的廣東話的人員在這段時間內陸續的進入了利嘉誠位於香江的百佳食品安全檢測中心內進行實習。這批人來來去去雖然有些有心人注意到了，但百佳給出的解釋是這些人員是百佳為在內地的超市所培養的食品安全檢測人員。關於這個解釋大家也無話可說，畢竟百佳確實在鵬城有着自己的超市店鋪。　　唐昱在香江逗留了近一個月，期間楊涵寧的香江身份終於搞定。而她所執行的就是唐昱所提供的計劃：低調的進入日本市場，對一些有價值的日本企業進行收購。當然，這一切都是在最高首長派出的一些專家的指導下進行的。因為一直以來的歧視和封鎖導致我們幾乎難以得到一些高精度儀器和機床。但這次日本的慘狀卻給了我們一個機會，當然如果是以中資進入日本勢必會遭受到抵、制和核查。但唐昱卻將公司註冊在了英國，而具體資本卻在香江從而避開了這一切的核查問題。並有可能將那些儀器和機床運往香江再輾轉回到內地。　　這也是唐昱從遼海飛回香江之前和最高首長及何老、趙老等人商定的又一項新事宜，這項由軍方及各處研究所秘密參与的計劃在唐昱的協調下被秘密執行着。甚至連協助這家企業的創辦者利嘉誠都不太清楚唐昱想干什麼，哪裡來的那麼多的資金。而這時候轟動內地的“鹽酸克倫特羅”案件也終於開始了判決過程。　　主犯許子榮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十年。處罰沒全部非法所得。主犯陳見惠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十五年，罰沒非法所得三千萬。其餘從犯則被判十五至十年不等，而浙省的負責人則是被審定為瀆職調居二線幾年後提前退休從此離開了人們的視野。　　同時，一場學術界的風暴也開始緩緩成型！國家審查各大院校的論文中抄襲、剽竊、非法引用等事件也在中科院的大佬們的監督下直接展開！一時間學術界人人自危，生怕如同許子榮般被查處而名譽掃地。由於此次央視的高調介入，許子榮的名號已經同等於“瘦肉精”成為全國上下所憤恨唾棄的人物了……

# 第四百九十四章 瘋狂的百佳

　　時間進入了1995年6月18日，西門子移動通訊在內地的第一家合資公司在一片鞭炮聲中成立在了遼海東陵。這天國家信產部部長、省長沈睿鴻親自到場剪綵，而蘇慕儒等人更是齊聚在即將興建的遼海東陵信息產業園，為此奠基。而那位羅蘭・蓋爾克由於熟悉內地情況而被西門子任命為亞太地區區域總監，負責溝通與協調亞太區的銷售及研髮狀況。　　深知內地情況的羅蘭・蓋爾克見得有這麼多人來不禁暗自心驚！這時候他才感覺到自己合作的對象影響力有多麼的大！在新建的信息產業園奠基後半個月，百佳超市在內的京城、滬市、遼海省會及東陵等地陸續盛大開業！而在此之前宋宛如及江慧琳等人已經開始在各地招收軍、警、烈屬，並通過了香江派遣而來的銷售員進行了培訓上崗。各地經銷商業已經聯繫完畢，進貨等也由利嘉誠派出的專業人士進行協調。幾乎沒有任何阻礙的，還沒有等家樂福等大型外企超市回過神來這百佳已經在內地的大城市中全面鋪開！　　由於唐昱參与了策劃，而導致開張的百佳超市全面的鋪開了全部促銷手段！一時間開張的超市捷報頻傳！什麼報紙、電視、廣告牌、宣傳單、打折促銷券、贈品券……等等層出不窮的手段一時間讓內地從來沒有經歷過這些的民眾們眼花繚亂！頻頻大掏錢包，而超市的管理唐昱也沒有放鬆！有着利嘉誠提供的百佳成熟的連鎖超市管理模式、人力資源管理、營運管理、採購、服裝、企劃、採購、防損、財務……等等部門全部完備，甚至百佳新成立的特色機構――食品安全檢測中心也掛着大招牌出現在了超市內！　　這讓各大城市的市民們看了后極為放心！畢竟前段時間的食品安全問題幾乎讓所有人都對自己吃的東西心有餘悸。而這個年代香江來的代表的便是高端和專業，有着這樣一家公司提供的食品安全保障他們自然放心很多！於是這導致了百佳的業務“蹭蹭蹭”的往上漲！利嘉誠和宋宛如等人見得此情形都笑的合不攏嘴！　　而京城和各地政府的高層們也很滿意這家公司，不但是納稅大戶還是不給政府添麻煩！幫着解決了軍屬、警屬、烈屬的工作不說，順帶着還提供了不少職位給下崗工人！各地各級官員們不禁感嘆：這樣的企業多來幾家該多好啊！而百佳的供應商們更是笑的合不攏嘴，這段時間百佳的興旺也讓他們的銷售量已日劇增！雖然百佳的檢測中心讓他們有些頭疼和害怕，但只要進入了百佳那麼銷售額絕對不會低！每天早早的便到超市門口排隊購物的人群就能說明情況，於是聞風而動的內地各地的供應商們趕緊屁顛屁顛的跑到了百佳的採購部花盡心思的給推銷自己的產品以期待獲得一個銷售位置。　　僅僅一周，京城的百佳超市銷售額竟然達到了近五千萬之多！雖然京城早在1984年便出現了第一家超市，但這時候內地的超市並沒有如香江做的專業。而唐昱他們引進的百佳不僅僅有着完善的商品選購，更是有着專業無比的服務。所有的員工都經過了香江專門調來的培訓人員近一個月的培訓。加之超市門前掛着的那塊巨大的“百佳食品安全檢測中心”的牌子幾乎讓百米開外的人一眼就能看見！配合上唐昱超越時代的行銷手段，竟然直接讓老式的京城第一家超市――京華商場幾乎被搶斷了客源！　　一周后，內地所有開張的八家百佳超市總計營業額已然突破了五億之多！這不僅僅讓唐昱嚇了一跳，連利嘉誠、宋宛如和江慧琳等人都被這恐怖的数字給嚇暈了！不過當他們坐下來分析其中的原因后，卻又認為這個營業額也算是合情合理。畢竟百佳運用的營銷手段實在太過厲害，甚至一部分手段連國外都沒有出現過的。何況國內的民眾呢？！其次，百佳率先推出的食品安全中心也一下子抓住了民眾的心。許子榮的事情才過沒多久啊！誰不擔心自己家的餐桌上跑上個吃了“鹽酸克倫特羅”的豬啊？！雖然說國家派人去收回並銷毀了大部分吃過這些飼料的豬，但誰能保證沒有漏網的？！　　內地的民眾為了自家的身體健康這段時間幾乎都不敢買豬肉，這導致了大多數養殖場銷售額驟降！不過幸好百佳來了，做出了食品安全檢測。於是這也讓民眾放心不少。更讓民眾放心的是：百佳超市的食品安全檢測中心上央視了！　　作為內地首家採取了食品安全檢測的企業，這無疑是一次巨大的新聞。而這百佳可是也有着方建銘的股份呢！方建銘又有着一位新聞總署的四叔，於是央視當然不會放過這次機會。加之高層也傳出了風聲，各方面都對這家企業讚譽有加於是央視自然會做了。他們專門組織了一次專訪，就是進入了百佳的食品安全檢測中心進行實地採訪。而利嘉誠也很會做，無塵工作間什麼的記者一來就要換上無塵服。不時的宣傳百佳的食品安全檢測中心技術是來自於香江著名的政府化驗所及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還聘請了三位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退休檢測員什麼的。　　這一通報道，百佳想不火都難！於是這才有了八家分店五億營業額的成績！而經過了這一段宣傳，百佳在內地的品牌初步樹立起來了！接下來唐昱等人沒有停頓，直接在泰半的內地一線城市全面鋪開百佳的銷售網絡！甚至唐昱不惜從自己的維科裏面抓出來一大部分有經驗的銷售人員充斥在管理層中幫助百佳在內地建立王國。　　唐昱這麼做也是無可奈何，百佳現在的事態實在太好而銷售額也讓那些國外的零售巨頭們眼紅的幾乎要滴出血來！包括家樂福、沃爾瑪在內的外資大型超市不斷的在給自己的政府施壓，讓他們逼迫內地高層同意他們進入內地市場。這時候這些外資的超市大佬們算是看出來了，這內地就是個大金礦啊！手快有手慢無！要還不進來，等百佳擴展完畢了他們估計連湯都喝不上了！而京城的高層們也是第一次面對着老外們追着屁股不斷的要求談判，一時間他們又驚有喜！驚的是百佳的進入竟然引得這些外資們如此大震蕩，甚至不惜動用自己的政治資源也要進入內地的零售市場，看來來者不善啊！　　而喜的是為了儘快取得內地許可，原本在各方面刁難內地的各國政府不得不放下架子降低自己的條件取得內地政府對零售業的開發。而最高首長聽說了這些消息之後冷笑了一下，再次召集了包括一號首長、各經濟學家在內的京城高層精英秘密會議交代了一番后，回頭讓何老給唐昱他們打電話，告訴唐昱他們最多可以拖延三個月。這三個月唐昱他們必須要搶佔完畢市場，否則到時候說不準外資就會進來了。　　唐昱他們聽得何老的吩咐，自然知道國家這是拿着百佳零售業的成績在脅迫那些國家同意內地加入WTO的問題。而百佳的業績實在讓那些外國零售業十分動心，於是才產生了這次博弈。知道情況後唐昱他們自然要加快百佳的擴張，但無奈的是百佳在香江雖然是巨型的零售企業，但人員比起內地來卻不過是滄海一粟。幸運的是唐昱早先便在利嘉誠的幫助下組建了VCD的銷售團隊，而現在這些人經過了數個月的市場鍛煉已經初步的成熟。於是唐昱毫不猶豫的將他們全部召回分派到了各地百佳的分店進行銷售及各項管理這才勉強的讓百佳正常營業。　　而百佳最慘的是百佳食品安全檢測中心，食品安全檢測本就是一向極為精細的活計。而各地超市的產品幾乎都是採購自本地，於是一旦食品安全檢測出了問題那將會直接砸掉百佳的招牌！於是為了應付食品安全檢測的問題，利嘉誠不得不奔往香江政府化驗所威逼利誘挖角了大部分人員分配到了各地百佳超市中主管食品安全檢測，而先前內地派到百佳學習的人員也被臨時抓包派駐進了百佳的食品安全檢測中心中幫忙，這才勉強的讓百佳沒有陷入窘境。　　家樂福等外資零售業巨頭看着百佳幾乎以一周一店的形式全國鋪開不禁急得滿頭冒汗！這百佳肯定是看到了苗頭不對正加緊擴張呢！而家樂福等公司的情報網也不是吃素的，早就查到了百佳各項策略和行銷方式。這裏面很多的方式看的他們目瞪口呆！加之各方面的廣告轟炸、食品安全檢測中心的噱頭、政府官員家屬聘用……等等這些手段，估計再不進去人家就直接是把這內地市場經營成自己的鐵桶江山了！但即使家樂福等巨頭再着急也沒有用，畢竟入世的談判他們能量再大也打不開一部的死結。於是他們現在也只能是眼睜睜的看着百佳在不斷的擴張市場、搶佔灘頭。

# 第四百九十五章 遼海百佳的噩耗

　　而他也這段時間也沒有閑着，VCD的項目在章明哲及方建銘提拔的那位海歸的帶領下已然在內地的數百個大中型城市開展了業務。由於維科的業務結構導致了無論他們到哪裡都是一片的歡迎之聲。雖然抽調了一批人去支援百佳超市，但畢竟經過數個月的培訓與發掘一部分的銷售人才及管理人員也被發掘出來調入了香江進行專業性培訓。　　而姜萬勐的DVD項目研發也進展順利！可以肯定的是到1996年初第一代的DVD就可以出現，而進入市場調整的話大約需要幾個月的時間。也就是說最遲明年年中那麼維科的DVD項目就會上馬，並開始初步的面向市場銷售。而黑水國際也進展順利，由於菲律賓的事件而導致了東南亞高層圈子里的華人幾乎都對黑水國際耳熟能詳。一部分商人們已經開始商量是否要將黑水國際引入自己的國家中然後讓他們在自己的家人中開展業務。　　要知道佐丹蔡那可是活生生的例子啊！遭受特警的攻擊都沒有出現任何問題，這就是活招牌啊！如此強大的保護能力如何能不讓這些高端商人們心動？！而和香江有關係的商人們也打聽到了黑水國際在香江做下的事情，甚至一些消息靈通的連黑水國際的背景都打探出來了！得知了黑水的背景那些豪商們不禁心頭一緊！這叫一個厲害啊！　　於是豪商們趕緊的行動起來不斷的通過各種關係聯繫起自己在香江的各方人士，試圖接觸一下現在正在主管黑水國際的唐天浩等人。面對着各種試探、求見其實唐天浩不厭其煩。但無奈的是他不可能直接吼道：老子就是內地代理人啊！手上弟兄千千萬，絕對屬於能打類型大伙兒放心。　　於是他只能無奈是陪着那些老狐狸們不斷的玩着試探、婉轉、吃喝……等等無趣但又必須的遊戲。而被唐天浩騙到了菲律賓的方建銘在扎唐天浩和唐昱倆叔侄小人的時候得知了唐天浩現在的焦頭爛額后嘎嘎的笑的半死！　　就現在的情況看來唐昱手上的產業在不斷的發展中，各方面的業務都有着無數的人在為他把控和操作。而他所要做的就是不斷的來往各地，幫助他們制定好企業的大方向等問題並解決一些運營時期碰的一些疑問。好在唐昱上輩子就有着這種經歷無數，並學習且實踐過許多的商業企劃，於是對於這些一線的問題他還算是游刃有餘的。　　而唐昱得知了家樂福、沃爾瑪等零售業巨頭竟然為了進軍內地而不惜向本國施壓，並暗地里疏通期望能夠以加入WTO為條件而放鬆外企零售業進入內地市場的條件。聽得這個消息唐昱不禁偷笑，總算是反映過來了。但可惜現在已經晚了，內地大多數省份的一二線城市市場已經在百佳的控制之下。由於百佳的策略和經營模式，特別是他們特有的食品安全檢測機制讓他們在內地市場中已經樹立的極其高端的品牌。至少老百姓們都認為這家超市是十分值得信任的！　　七月初，正在香江和唐天浩商討着如何開建百佳在馬來西亞的第一家分公司的時候，唐昱接到了來自遼海的一通電話。電話是遼海的百佳負責人陳海駒打來的，陳海駒是香江人是之前利嘉誠推薦給唐昱的VCD銷售培訓師之一。有着豐富的銷售及管理經驗，後來唐昱將他調配到了遼海百佳作為總經理。他做的也非常出色！不僅將超市管理的井井有條而且還制定了好幾項在其他超市不曾出現的規定，比如：大型採購可以採取送貨上門的服務，又或者是成立了皮包管理處等等。　　在電話里陳海駒肅然的想唐昱道：“昱少，出事了！我們百佳的視頻安全檢測中心檢測出一批有毒大米，經過檢驗員的檢測確定這批毒大米是用已經嚴重發霉變質的大米，經過打磨、拋光、染色等加工后製成的，其中含有大量的黃曲霉素。黃曲霉素是一種強致癌物。人們經常食用這種毒大米，很容易患上急性肝壞死和肝癌！”　　唐昱聽得陳海駒的話猛然一驚！毒大米事件他是知道的，但爆發的時候大約是在1998年前後，怎麼現在就爆發了？！震驚之餘唐昱趕緊問道：“那批大米有沒有在外面超市上出售過？！現在扣押了沒有？！記住：絕對不允許他們再將這批大米運出我們超市！相關責任人必須予以嚴懲！”　　陳海駒聽得唐昱的話不禁苦笑着道：“昱少，你是不知道啊！現在他們把我們的檢測員扣住了！非得要我們給他們開具合格證明，否則就不釋放檢測人員！那批大米倒是沒有在我們超市上銷售過，雖然他們提供的大米樣本檢測合格但他們送來的大米卻完全是兩回事！但現在對方組織了一批人將我們的採購人員扣住在了他們的山村，要求我們必須給他們上架銷售並開具合格證書，否則便不會釋放我們的採購人員！”　　唐昱聽得陳海駒的話心頭一冷！看來還真有不少為了錢什麼都不管不顧的人啊！這年月，不知死活的人還真是不少！唐昱心頭冷笑着想到：說不得自己真得玩一次殺雞儆猴了！不然他們還真以為百佳的人是誰都能扣下的呢！　　“海駒哥，我們的人現在是否安全？！有沒有受到傷害？！你通知了遼海警方沒有？！還有，宛如姐和慧琳姐他們有沒有知會到？！”唐昱先冷靜的向陳海駒問道：“你先把大致情況和我說說看，放心！我們的人絕對不會有事的。”　　聽得唐昱的話陳海駒深深的鬆了口氣，看來這位小老闆還是有實力的！那些被扣住的人中有一個是香江政府化驗所的人員，平時也與陳海駒關係比較要好。畢竟他們在香江的人就那麼多，所以他們之間交流的話題也比較多。所以陳海駒是真心不希望自己的朋友出事，這下子聽得唐昱的表態他一下子鬆了口氣。　　“昱少，宋老闆和江老闆我暫時聯繫不上！所以沒有辦法通知到她們，但遼海的公安那邊我已經去報案了。可是……”陳海駒猶豫了一下，不知道該不該說。畢竟這事情可是不小，如果說了不知道會引起什麼影響來。　　“有什麼話你就直說！不要害怕！”唐昱冷然道，心中冷笑！看來還真有人眼紅想着分一杯羹的！不然也不會有人竟然通到了遼海的警察部去，畢竟現在百佳和當地政府的關係一直處的不錯。特別是警方系統，百佳一直特聘他們的家屬和烈屬來百佳中工作。給的待遇也不低，但有的人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得隴望蜀，恨不得把整個百佳都吞到自己肚子里去，也不想想他們有沒有這麼大的胃口！　　“接待我的那位局長是很熱情，也很想幫助我。但……他打了幾個電話后態度就有些變了……嗯……他悄悄的和我說，是省里有政法委的人插手他不好動作。還讓我知會我們老闆去和一位叫做‘周公子’的人談談。說是能解決我們的問題……”　　唐昱聞言不禁冷笑！果然是有衙內要插手進來，看來百佳賺的錢的確讓人眼紅的緊啊！唐昱嘿嘿的冷笑着對陳海駒道：“海駒哥，你先別忙！我明天就回遼海去。所有的事情等我回去后再說！”　　說完，唐昱又和陳海駒交代了幾句注意安全暫時低調之類的話便掛斷了電話。唐天浩在這頭已經聽到了陳海駒的彙報，於是寒聲和唐昱道：“小昱，是不是遼海的百佳出了什麼問題？！要不要我回去一趟？！”　　聽得唐天浩的話唐昱搖頭笑了笑，對着唐天浩道：“二叔，不是什麼大事兒。你就留在香江坐鎮好了。不過是些跳梁小丑罷了，正好也給我一次殺雞儆猴的機會！有些人不處理一下他還真以為這個天下是他家的了！”　　聽得唐昱的話唐天浩不禁心中一寒！自家這個侄子可不是省油的燈啊，別人不知道他還不知道么？！就憑着唐昱現在手眼通天的本事，如果把事情捅到了最高首長那裡那麼無論是誰都吃不了兜着走！而看唐昱現在的表情分明就是想着狠整上一回，嚇住那些心懷不軌之輩。但唐天浩擔心唐昱如此高調會惹下禍端，於是猶豫着道。　　“小昱，我們畢竟只是商人。如果有些事情摻和的太深恐怕不美，而且官場之人向來盤根錯節。說不準就會得罪什麼人將來給我們小鞋穿啊……”唐天浩的這番勸慰讓唐昱愣了愣，要知道唐天浩一向是嫉惡如仇，心直口快之輩。難得他會這麼開口，看來也是經營了黑水國際打交道的人多了於是才慢慢學會的。為了避免唐天浩的擔心唐昱笑着道：“二叔，放心吧！我有分寸，該收拾的我不會放過。無辜的我也不會傷害。至於報復？！嘿嘿……我想我早就有了護身符了……”　　唐天浩聽得唐昱有着如此的信心不禁一愣，他不知道最高首長曾經給唐昱提過字！自然不知道那才是唐昱最大的依仗！加之未來兩年內必然進入中樞的宋振國，極其有機會進入中樞的沈睿鴻！這內地上他唐昱不去招惹別人便罷了，誰又敢隨意招惹他？！但這次的事情唐昱必須親自處理，並給那些想着通過陰暗手段對付百佳的勢力們一個警告！　　有事兒大家坐下來好好說，想要搞事的話……嘿嘿……我陪着！

# 第四百九十六章 周公子的打算

　　正當唐昱準備飛回遼海的時候，一個高瘦留着中分頭顴骨高突的男子正在百佳對面的一間辦公室里看着百佳門前的熙熙攘攘。在那男子身後站着一個胖子，正拿着手絹不斷的擦着頭上流出的汗水顯得極為緊張！　　“吳胖子啊～你怕什麼？！不就是東陵一個市長的乾兒子么？！有什麼狗屁勢力？！還直通京城？！聽他們吹吧！要真有這本事他也不會窩在這遼海地區早就移民國外去了～”那顴骨高突的男子轉過身去看着滿臉汗水的吳胖子嗤笑道：“連我這個省級幹部的兒子都已經拿下來美國綠卡，他要真有那麼大的本事怎麼會還留在國內？！不過是你們這些人被他扯起的虎皮嚇着了罷了！本少爺這次就是要扯下他的虎皮，看看他能耐我何？！”　　聽得那男子的話吳胖子臉上的汗水冒的更厲害了！聲音中帶着哭腔道：“我的周大少爺啊～您是不在乎！但我們不過小本生意人，招惹不起他這尊大佛啊！我早跟您說了，這條路子行不通您非得要這麼做！現在還扣下了百佳的人，我……我……”　　周公子聽得吳胖子這麼說不禁冷哼道：“事情都已經出了，我都不怕你怕什麼？！他唐昱不過是個小小的二級市長的乾兒子，就算現在省里看重了又如何？！難道他還真能和我們過過腕子？！那些什麼京城之類的傳聞不過也就是傳聞罷了，也只有你們這些消息不靈通的商人才會相信！我是差人查過了，他唐昱倒是和沈睿鴻有些關係。不過也就是普通交往而已，想必沈睿鴻不會傻到為了這麼個小資本家來得罪我家老頭子。去掉了沈睿鴻，他唐昱還能有什麼手段？！咱們這次是有驚無險罷了。”　　說著那周公子笑着從辦公桌的抽屜里拿出一瓶XO，並兩個大肚杯給吳胖子和自己倒上了一杯酒拿起酒杯一飲而盡。對着吳胖子道：“咱們這次可是四百多噸米呢！本錢都下了一百多萬呢！要一根毛都撈不回來那我周少的牌子在這遼海算是瞎了！”　　周公子一邊說著話，一邊給自己倒上了一杯酒眼中的目光一閃惡狠狠的道：“這幫子死港佬！來遼海投資不找我這個強力合伙人竟然去找什麼破市長的乾兒子？！哼！憑着個市長的牌子能嚇唬住人么？！我就是要讓那群港佬知道：在遼海，不是那個什麼唐昱能夠一手遮天的！”　　不是唐昱想要一手遮天，而是你想要一手遮天！吳胖子心中暗嘆了一口氣，將那杯中酒一飲而盡。現在自己已經是上了賊船了還能如何？！只能指望着這周少爺打聽出來的事情是真的，唐昱並沒有什麼本事這樣自己才能矇混過關。否則的話一旦出了什麼問題，他那件糧油公司只能是吃不了兜着走！別看吳胖子和遼海糧食廳廳長有些關係瓜葛，但如果真是唐昱有些關係，哪怕僅僅是沈睿鴻的關係也足夠他吃不了兜着走！　　顯然吳胖子一向小心謹慎沒有出過什麼事情，這次完全是被周公子給拖下水了。周公子這位衙內在遼海可是大大的有名啊！從前就曾想着去東陵將江慧琳姐妹倆給“開發”了，但在那位被踢碎了蛋蛋后這位周公子便知道這是自己惹不起的對象，於是才偃旗息鼓。後來東陵風波驟變他也想從中漁利，但被他家老爺子一頓臭罵給制止了！要知道，連省委書記都被幹掉了，你一個政法委的還去想着撈一筆那不是找死么？！那時候幾乎各方的眼睛都盯着東陵呢！一點的風吹草動那就是禍端起事啊！　　VCD項目的時候這位周公子也想着去分一杯羹，但還沒等他來得及動作京城裡的趙老爺子便一陣雷厲風行的把林家收拾的凄凄慘慘這份兇狠直接讓周公子的那點狗屁心思從胸口跌到了屁、眼裡。一打聽才知道，這百羚可是人家沈睿鴻的兒媳婦、軍事學院中將院長的女兒、京城開國元勛的外孫女兒宋宛如的產業！林家那群二貨搞不清狀況就動手，才被人家反手一巴掌抽的噴血三升！得知了狀況的周公子自然退避三舍。還很有眼色的將宋宛如掛上了自己不能得罪的黑名單之一。但他不知道的是，唐昱比之宋宛如更加不好得罪！　　之前的知識產權意識普及政策、現在的瘦肉精風暴導致一省的一二把手黯然退職全部都是這位小爺的手筆！如果這位周公子知道了肯定也會對唐昱退避三舍。但無奈的是唐昱大多數時候都隱於幕後，就算是在京城裡也低調非常幾乎從不出門。那些知道唐昱和何老、趙老的關係的人也幾乎都是京城內的大佬，這群人可不是多話之人於是唐昱的殺傷性才沒有被傳播開來。　　雖然之前周公子知道首長曾經接見過蘇慕儒心中也有些猶豫，但從京城他的鐵子那裡傳來的消息告訴周公子首長可是和蘇慕儒一毛錢關係也沒有。不過是視察到了東陵，順便例行公事的和地方大員見見面以示親近罷了。這頓時就讓周公子放下心來，運作起這次毒大米事件來。這些毒大米都是歷年來糧油公司積存的霉變米、陳米……等問題大米製成的，這些大米由於已經無法食用甚至都不能作為飼料只能用於工業用途於是價格非常的便宜！　　周公子先是通過了吳胖子的關係貸款搞來了四百多噸問題大米，然後通過經去皮、漂白、拋光、添加礦物油等處理后摻入一些當年的新米中打算出售給百佳大賺一筆！但他們沒有想到百佳的食品安全檢測中心竟然如此之厲害！一下子被查出了這些大米的問題，不僅要求退貨退款還要在公布欄上公布自己的糧油公司售賣毒大米！這可把周公子惹惱了，你不過一個香江的企業竟然敢在遼海對自己指手畫腳？！不過是給些有點問題的大米罷了，又不是讓你吃！你搞什麼搞呢？！於是周公子暗藏着威脅讓百佳的食品安全檢測中心再次給他做檢測，但那些檢測人員並不買他的帳依然是出示了帶毒、致癌的證明！　　自感顏面大失的周公子毫不客氣的將這些“不識相”的檢測人員和採購人員全部扣了起來，直接要求百佳的經理給他開具合格證書！否則後果自負！周公子沒有想到的是，這位經理倒也硬氣！沒有理會自己反而是跑去了警察部報警去了。一時間周公子嗤笑！小爺就是政法委的公子，你這是找掃地僧告方丈呢！告得動么你？！果然，跑去告狀的經理狠狠的吃了一個憋。還被有心人指導着來找周公子解決事情。　　這時候自覺的很有面子的周公子才罷手，等待着百佳的人上門來祈求自己。當然，到時候股份什麼的自然是不能少的。那些什麼狗屎的檢測中心也得給他周大公子開綠燈，想到可以拿着那些只能用於工業用途的大米換成花花綠綠的鈔票周大公子頓時口水直流！忍不住再次給自己倒上一杯酒美美的一飲而盡！　　此時唐昱已經帶着一套國際上極為尖端的間諜錄影設備悄然的從鵬城登機直接飛回了遼海，抵達鵬城的時候唐昱就通知了宋宛如、江慧琳兩人，這兩位正風風火火在國內各處辛勤的為百佳開拓版圖的股東們在得知竟然有人找百佳的麻煩的時候不約而同的暴跳如雷！差點就丟下手上的工作殺回遼海去親自將那個狗屁周公子碾成粉末！但唐昱沉聲的和她們交代道：“這次的事情交給我處理！一些該殺的雞還是得殺的，正好這個政法委書記也算是個夠資格的人物了！咱們也該幫國家清理一下這些人物，這次我帶了一套設備回去。就是我們曾經在香江使用過的那套設備。既然要搞就搞大點！錄像下來給何爺爺、趙爺爺看看……”　　聽得唐昱的話宋宛如和江慧琳同時不寒而栗！這小子看來又想玩狠的了！這錄像要是給何老和趙老看到了宋宛如她們用腳指頭想都知道結果，毫無疑問那位政法委書記鐵定得完蛋！誰過來求情都沒有用，至於那位周公子……哼！他家老爹都垮掉了他能落着什麼好去？！不過是死相有多難看的問題罷了。　　既然唐昱已經決定了，宋宛如和江慧琳倆人也不好再多說什麼。只能是有着唐昱去做，而唐昱經過了數個小時的飛行后終於在遼海下了飛機，直奔沈睿鴻的香榭苑。到達沈家的時候沈睿鴻正好在家，正開心的逗着小語馨玩呢！見得唐昱風塵僕僕的進來，臉色不太對沈睿鴻立即敏銳的發現了問題，待唐昱笑着和小語馨打過招呼后兩人便溜進了書房裡去。　　進得書房，待沈睿鴻坐定了唐昱才看着沈睿鴻緩緩的道：“爺爺，咱們遼海的政法委書記家的公子想要打百佳的主意！而且這次看來不僅僅是想要吃下股份，我估計更是想要藉由百佳銷售他手頭上那些致毒、致癌的有毒食品！”沈睿鴻聽得唐昱的話，臉色一肅！沉聲對着唐昱道：“小昱，你先不要着急！把事情全部和我說一遍！到底是什麼情況？！”

# 第四百九十七章 難得閑暇

　　唐昱深深的吸了口氣，對着沈睿鴻緩緩的道：“昨天我接到了百佳遼海分店總經理的電話，說是前段時間我們的檢測人員在檢測一批大米的時候發現了對方所提供的大米完全是有毒大米！經過檢驗員的檢測確定這批毒大米是用已經嚴重發霉變質的大米，經過打磨、拋光、染色等加工后製成的，其中含有大量的黃曲霉素。黃曲霉素是一種強致癌物。食用後會引起人體全身乏力、噁心、頭暈、頭疼等癥狀。而人如果經常食用這種毒大米，很容易患上急性肝壞死和肝癌！”　　聽得唐昱的話沈睿鴻心中一沉！沒有想到遼海竟然也出現了食品安全事故，在他看來這是不可原諒的！但沈睿鴻抬頭一看，唐昱的臉色不對！顯然事情並不簡單，於是沈睿鴻沉聲道：“小昱，你接着說！事情後來怎麼樣了？！那批毒大米有沒有出現在市面上？！是否流出了市場？！”　　唐昱苦笑的接着道：“後來我們的採購及檢測員自然去找他們要求退貨。而他們竟然把我們的檢測員扣住了！非得要我們給他們開具合格證明，否則就不釋放檢測人員！那批大米倒是沒有在我們超市上銷售過，雖然他們提供的大米樣本檢測合格但他們送來的大米卻完全是兩回事！但現在對方組織了一批人將我們的採購人員扣住在了他們的山村，要求我們必須給他們上架銷售並開具合格證書，否則便不會釋放我們的採購人員！”　　聽得唐昱的話沈睿鴻显示臉色一松，但隨即憤怒了起來！猛的“砰！”的一聲一拍桌子憤怒的道：“太不象話！這是哪裡的山村？！是誰指使他們乾的？！誰允許他們可以隨意扣留別人？！這是非法拘禁！這是犯罪！”　　聽得沈睿鴻的話，唐昱深深的嘆了口氣坐在了沙发上對着沈睿鴻緩緩的道：“恐怕事情還不是那麼簡單！我們的總經理後來去報案，結果人家不受理不說還暗中指點我們的總經理去找一個叫‘周公子’的人商量解決事宜！看來這次事情顯然是有人故意做的！為的就是要為難百佳，拿下百佳的股份！畢竟百佳現在的營業額太過誘人，難保有人會起什麼歪心思！或許這周公子不過是其中一個罷了……”　　聽得唐昱的話沈睿鴻默然良久，他是知道在這遼海有着一批這樣的衙內在各個行業內橫行霸道！仗着自己父輩的身份利用倒賣公文、地皮、強佔股份等方式挖掘所謂的“第一桶金”！而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政法委書記周宏的兒子周泰瑞！這周泰瑞還因為手黑、心狠混得了一個鏟地周的綽號！說的就是周泰瑞那斂財不擇手段的形式！沈睿鴻沒有想到這周泰瑞膽大至斯，竟然敢向全國連鎖的大型香江超市下手！要知道這個時候引進的資本那是很多官員都不敢觸碰的紅線啊！他周泰瑞怎麼就敢下如此狠手？！　　沈睿鴻不知道的是，周泰瑞是之前打聽到唐昱也伸手在這百佳超市的股份里所以心生不平！覺着自己的本事和關係都比小小的一個二級市市長的乾兒子強多了吧？！怎麼這份好事兒就落不到自己的頭上？！於是心生憤恨的周泰瑞才會不管不顧的下手了！但現在沈睿鴻並沒有去追究周泰瑞的心思和想法，而是直接向唐昱問道：“小昱，你打算怎麼辦？！現在事情已經明朗了，要不要我幫你把這件事情解決一下？！”　　聽得沈睿鴻的話唐昱輕笑着搖了搖頭，目光灼灼的望着沈睿鴻道：“沈爺爺，這次我打算直接把這位‘周公子’打下去！不然我們百佳在內地那麼多個城市開展業務，誰能保證那些地頭蛇們不起什麼心思？！我必須要下狠手將這個所謂的‘周公子’鎮壓住！打的他人盡皆知！這樣那些對着百佳有着異樣心思的人就得考慮要是來狠的，他們能不能付得起這份代價！”　　聽得唐昱殺氣騰騰的話，沈睿鴻不由得心下凌然！看來唐昱這小子這次是真的怒了，這周公子和他家那位政法委書記的老爹估計不會好過到哪裡去！甚至可能父子倆都會面臨牢獄之災！但沈睿鴻並不同情周宏，自己的兒子管不好你能怪誰？！既然你管教不住自己的兒子那麼別人只好替你管教管教！當然這種管教的成本可不低啊……　　唐昱並沒有在沈睿鴻家久留，而是直接離開了香榭苑回到了東陵。在江慧琳的吩咐下，幾位神秘的工作人員幫助唐昱在璧山居內悄然的安裝上了那些唐昱從香江帶回來的裝備。只好，唐昱沒有回家而是在這璧山居中悄然的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唐昱便給陳海駒打去了電話，電話那頭的陳海駒聽得是唐昱的聲音的時候心頭閃過一絲興奮！但唐昱接下來的話讓他陷入了疑惑中。　　“海駒哥，你幫我給那位周公子掛個電話。告訴他們今天中午12點我在東陵璧山居等着他們大駕光臨！”唐昱對着電話那頭的陳海駒緩緩的沉聲道：“既然事情宜早不宜遲，那麼便請他們來一次性解決吧！”　　陳海駒聽得唐昱的吩咐點了點頭，隨後將電話打給了周泰瑞。這時候周泰瑞並沒有起床，而是在一個妖艷的女子懷中睡眼蒙�的滾着。聽得大哥大響起，他咕噥了幾下慵懶的拿起來接聽道：“喂～我是周泰瑞……”　　“要見面？！好～我到時候看看時間吧……”電話這頭的周泰瑞迷迷糊糊的咕噥道：“我可不是老有空閑的閑人，你說見就見啊？！等着吧……”　　說完，周泰瑞掛上了電話抓住身前女子的胸部咕噥了幾聲髒話繼續沉沉的睡去。而陳海駒得到了周泰瑞的回話不敢怠慢，趕緊將消息回報給了唐昱。唐昱在得到了陳海駒的消息后冷笑了幾下，所謂好良言勸不住該死的鬼！既然人家想找死自己何必攔着？！之前還顧及到這樣做是不是有些囂張？！但看來自己是太不囂張所以那些衙內們才認為自己是個好捏的軟柿子！有時候刀下躺着幾顆人頭，始終還是能嚇住那些鬼祟人物的。　　就比如：宋宛如！林家慘死在趙老的雷霆之下，於是大江南北的衙內們的護身符上同時記上來宋宛如的名號。若不是先前有着慘死的林家說不準VCD項目在推廣的時候還會遇到多大的困難！畢竟哪怕到了後世，那些衙內的斂財、吃股份的手段和心黑層度也是不斷的推陳出新！絡繹不絕。　　唐昱不急不緩，在璧山居的最大那間包廂里靜靜的給自己泡上了一杯好茶。看起了多時沒有接觸的經濟學論述，這些都是宋宛如及江慧琳、利嘉誠給他找來的書。大多數是描述這個時代的一些商業手段運作模式。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一本叫做《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書，這本書本該是1999年才在國內出售，但實際上這本書的作者將書寫成卻是在1991年。《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一書的作者米歇爾・阿爾貝爾，曾任法國計劃署署長和法國保險總公司董事長，後任法蘭西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法國倫理和政治科學院士。　　他曾經得到過法國騎士勳章和聯邦德國共和國獎章。其主要著作是《瘦牛》、《法國的王牌》、《危機，危機，危機》和《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等經濟學描述著作。　　這本書是利嘉誠在香江採購到的，當時覺得很有意思於是就把書籍推薦給了唐昱。而唐昱拿到這本書後沒來得及仔細品讀就在國內及香江等地飛來飛去，為了各地的百佳建立不斷的策劃研究。難得這次這位周公子把百佳給招惹了，逼得唐昱不得不回到東陵來處理此事。而這位周公子更是拿起了架子，於是唐昱才有得空閑來品讀這本由法國經濟學家所寫成的經濟學著作。　　就內地的學術界而言，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研究是相對薄弱的。由於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資本主義被看做同社會主義根本對立的制度，是“惡”的代名詞，其一切都應該否定。　　這本《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一書中分析了兩大資本主義模式之間，即新美國資本主義與萊茵模式資本主義之間的深刻分歧。而所謂的萊茵模式是指遍佈於萊茵河谷的所有國家，從奧地利到荷蘭，包括今日屬於歐元區的大陸歐洲所有的國家，只是各國的具體表現形式略有不同而已。　　而所謂的資本主義，在內置上其實也是分為兩類的。一類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這種模式是典型的以市場經濟為導向，以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為基本理論依託，尤其突出自由競爭；強調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勞動者享受有限的法定勞動所得和社會福利；公司注重短期目標的實現，而其中證券市場在公司投融資中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另一類則被稱為萊茵模式，這種模式典型形式是“社會市場經濟”，也就是說，這是一種建立在企業自由與競爭之上的經濟，但是，市場在這種經濟中只是一個繁榮經濟的工具，目標卻帶有社會性質，即在社會各階層之間公平分配這種繁榮。　　從這個角度看，萊茵模式中最先進的機制是大公司的共同管理制度，這種共決制在德國是強制實施的。按照共決制，公司監事會的組成，一半是股東，另一半是僱員代表。　　其實說起來，萊茵模式更類似於社會主義。這種模式具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和悠久的歷史與文化傳統，強調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利用高稅收和高福利政策來實現社會的和諧和公正。　　從微觀經濟看，這兩種模式的不同其實是企業的領導方式的不同，美國是股東領導企業，歐洲則是合作管理制。“新美國模式”體現了新保守主義所倡導放棄管制、削弱國家作用的所謂“國家最小化，市場最大化”原則，“萊茵模式”則是社會民住主義思潮的產物，德國奉行的社會市場經濟是“萊茵模式”的典型。　　就在唐昱看得津津有味的時候，服務生敲響了包廂的大門。

# 第四百九十八章 周泰瑞的條件

　　一個身高大約在一米八左右的穿着深色唐裝的英武男子推開了包廂的大門，走到天涯面前恭敬的道：“昱少，那位周公子已經到了。正在大廳里讓您去迎接他。”　　這男子是江慧琳留在這璧山居的總經理叫何平，平時注意負責璧山居的全部業務。而他也是通過了江慧琳得知了唐昱的背景與身份所以態度自然恭敬的很。聽得何平這麼說唐昱笑着闔上了書本，看着何平道：“他讓我出去迎接他？！呵呵……好吧！我就出去迎接他……”　　說著唐昱從椅子上站了起來，隨着何平的引領走出了包廂往璧山居的大廳走去。在璧山居的大廳里，一個高瘦留着中分頭顴骨高突的男子正在璧山居的大廳沙发上翹着二郎腿訓斥着身邊的一個胖子，而那胖子則拿着手絹不斷的擦着額頭上留下的汗水拚命的點頭。　　“我說吳胖子！有我周泰瑞在你還能吃的了虧？！一個狗屁市長的什麼什麼乾兒子罷了，算跟毛啊？！你家公子的一個屁都能震翻他！”這男子自然就是周泰瑞，而他身邊的則是吳胖子。周泰瑞一臉囂張的坐在沙发上叼着一根煙狠狠的從鼻孔了噴出一陣煙來大聲道：“還和老子拿架子？！小爺我給他個見面機會已經是給面子了，還特么的敢蹲在包廂里等我進去？！他算個球啊他算？！小爺我一句話讓他在這遼海連人都做不成！”　　聽得這周泰瑞的話何平臉色猛的變了變！江慧琳可是和何平說過唐昱的一部分背景，不說京城了就是西安軍事學院的那位中將院長，現在調任某軍區的總參謀長就實打實的是唐昱的靠山之一！這可是隱隱有着風聲將來要進入中樞的人物啊，你周泰瑞不過是個省級幹部的公子哥兒罷了，竟然敢和他拿腔？！還當面踩臉，這份得罪人的本事還真是不差啊！　　聽得那周泰瑞的話，心下震驚的何平忍不住轉身看向了唐昱。而此時唐昱僅僅是雲淡風輕的笑了笑，似乎根本沒有因為周泰瑞的那番話而又任何生氣的表現。這讓何平暗自驚異於唐昱的涵養，要知道能有如此靠山而年紀又不大的孩子難免有着這樣那樣的傲氣！換了一般人早撲上去打臉去了，可是這唐昱卻僅僅是雲淡風輕的笑了笑這不得不讓何平心生欽佩！　　而這時候唐昱笑着走到了周泰瑞的面前，對着周泰瑞笑着道：“周公子是吧？！看來在下還真是怠慢了，這才出來迎接周公子。還請恕罪！恕罪！”周泰瑞其實早就看到了唐昱走出那走廊，這番話他是故意要當著唐昱的面說的。為的就是周泰瑞極度不平衡利嘉誠竟然找唐昱而沒有找他這位遼海能人來開辦百佳超市。現如今他看得這百佳幾乎是日進斗金能不眼紅么？！因此也就記恨上了唐昱，他曾經調查過唐昱自然能拿到唐昱的相片，於是他餘光瞥到唐昱走出走廊后便故意在大廳里落唐昱的面子！為的就是出口惡氣！　　“哼！”見得唐昱出現了，周泰瑞卻冷哼一聲乜着眼睛看也不看唐昱叼着煙繼續道：“昱少可是好大的架子啊！竟然連接也不接！真當咱是蔥花小菜呢？！這次可是你搞不定來找我解決問題！不是我找你吃飯，搞清楚狀況先再談合作！要拿架子還得你有那份本事去拿！亂拿架子，有時候是會死人的！”　　周泰瑞的這份囂張讓大廳里的人全都矚目了過來，周泰瑞卻越發得意了！他要的就是在眾人面前落唐昱的面子！打唐昱的臉，告訴所有人他唐昱狗屁不是！見了他周泰瑞還得要點頭哈腰！但唐昱卻是毫無所覺的樣子，依然是雲淡風輕的笑了笑對着周泰瑞道：“周公子說的是，的確是我來找周公子解決問題的。既然周公子已經來了我的確該是出來迎接的，在這裏我向周公子致歉了。”　　說著唐昱對着周泰瑞做了個請的手勢道：“那麼，周公子既然來了我們便包廂里細談吧！菜我已經訂好了，全部是南粵頂級大廚做出來的拿手菜！一會兒還請周公子品鑒一番。”周泰瑞這次過來雖然有着刁難唐昱的心思，但何嘗不是想着解決問題？！畢竟為難港商如果真捅出去了他周泰瑞也不會好過到哪裡去。而且利嘉誠的影響力是如此之大，甚至最高首長的曾接見過他。如果真把利嘉誠給惹惱了把事情捅到京城去，他周泰瑞肯定得被修理一番！說不準連他家老爹都得吃虧！於是周泰瑞借坡下驢，冷哼了一聲便從沙发上站了起來拿着眼神示意唐昱過來帶路。　　在大廳里的一眾遼海大豪們早就看出了那是省政法委書記周宏的公子周泰瑞，這周泰瑞的作風在遼海是人盡皆知的，一向是被人稱為：黑心虎。說的是他手段兇殘、心黑如墨！好幾次他為了拿下一些項目和資源甚至不惜出動警力，採用抓捕、冤枉競爭者的方式逼迫他們退出與自己的競爭。而由於他家老爹是政法委書記於是很多時候那些苦主都拿他沒有辦法，上訪的人群卻又被擋了回來，回來后還被以各種罪名關押、扣留甚至判刑！這導致了遼海幾乎沒有人敢於他周泰瑞為難。　　如果不是章文昊在京城裡也有些關係，或許這周泰瑞的腦筋都動到吉隆集團去了！雖然很多人不認識唐昱，但看着他被周泰瑞欺負不禁暗暗的嘆了口氣。看來這青年卻是要倒霉了，惹上了這周泰瑞向來是不死也脫層皮！不吞下足夠的利益周泰瑞向來是不肯放手的，卻不知這個青年家裡是做什麼的竟然惹動了這位太歲上頭搞事。　　在眾人的疑惑中，唐昱將周泰瑞領到了自己所開的包廂里。在那八仙桌邊上緩緩的坐了下來，拿起自己泡好的茶水給周泰瑞笑着滿上緩緩的道：“周公子可以嘗嘗這茶，還算是不錯的。”　　這茶當然是不錯的。因為唐昱所泡的乃是正宗龍井茶！所謂正宗的龍井茶指的是虎跑泉周圍十丈內所產的茶恭弘=叶 恭弘。這個正宗龍井某位頂級大佬的最愛，警察部有一個科室，就是專門為這位長採辦這個茶恭弘=叶 恭弘的。而能夠流到市面上的所謂頂級龍井茶，全部都是產在虎跑泉十丈以外的了。　　只有這正宗的龍井茶恭弘=叶 恭弘，是特供給京城高層們的外面根本就買不到這種茶恭弘=叶 恭弘。周泰瑞聽得唐昱的話嗤笑了一下，那表情分明就是說：你一個破市長的鳥毛乾兒子還大言不慚的說什麼好茶？！連本公子我都不敢說自己手裡有什麼好茶，你倒是吹噓的厲害！但周泰瑞還是拿起了那茶杯給自己灌了一口。　　周泰瑞端起茶來，“咕嘟～”一聲喝了一大口！猛的眼神就變了，他不是沒見識的人，飲而之下這茶果然清香怡人、回味余甘。味道似乎有些像在京城裡某位他父親的老領導家裡喝到的那種龍井茶，但似乎又是有些細微的區別。可具體的區別他又說不上來。說不上來周泰瑞自然也懶的思考，對着唐昱哼道：“這茶還算不錯！走的時候記得給我打包兩斤來！”　　周泰瑞的這話說的理所當然，但在邊上負責倒茶的何平臉色卻變了變！他何平可是跟着江慧琳見過世面的人，這種茶只要聞到茶香他便知道這就是傳說中的頂級龍井！特供京城高層之用的！這周泰瑞沒見識也就罷了，竟然還一開口就要兩斤！他真以為這是路邊攤的茶恭弘=叶 恭弘啊？！　　唐昱看着周泰瑞那幅理所當然的樣子笑了笑道：“兩斤肯定是沒有的，這是家中一位長輩賜予的。也不過一斤而已，既然周公子喜歡那麼我便讓出半斤好了……”唐昱的話還沒有說完周泰瑞就立即打斷了：“什麼半斤啊？！真當我周泰瑞是叫花子啊？！既然你沒有兩斤那就一斤全給我吧！反正像你這種人也喝不懂這種好茶，白白糟蹋了！還不如給我算了！”　　聽得這周泰瑞的話唐昱依然沒有生氣，笑着緩緩的道：“既然周公子喜歡，那麼我便將這一斤茶恭弘=叶 恭弘讓與你好了。好吧，周公子既然來了，那麼我們便切入正題：百佳的事情我想知道周公子是怎麼樣一個打算？！”　　說著，唐昱對何平示意了個眼色。何平點了點頭走出門外吩咐在門外守候的服務生將一斤茶恭弘=叶 恭弘包好送過來。說實話，何平覺得何必要和這周泰瑞磨嘰？！憑着唐昱的背景和身份要搞得周泰瑞低頭讓路不過是等閑事罷了，不需要搞得這麼複雜。但他不知道的是：唐昱這次不僅僅是要周泰瑞讓路，而是殺雞儆猴！弄翻周泰瑞連同他家老子，給那些打着歪主意的各方衙內們看看！省的將來還會有人搞出什麼事端來！　　周泰瑞看得唐昱將那一斤茶恭弘=叶 恭弘讓出來不禁滿意的點了點頭，而聽得唐昱說起百佳的事情他又再次拿捏了起來，叼上根煙嗤笑着對着唐昱道：“百佳的事兒也好解決，看在你小子這麼識趣的份上我就勉為其難的幫你們解決一下！”說著，周泰瑞“吧嗒～”一聲用火機給自己點上煙，對着唐昱噴了一口才道。　　“百佳的股份我要40％，當然價錢嘛……你們看着辦！還有，那批大米全部給我開合格證！以後我拉來的東西你們全部都要給我開合格證上架銷售！”周泰瑞隨意的將煙灰彈在了地板上乜視着唐昱嗤笑道：“當然，你們跟着我也是有好處的！那些被扣下的人我立馬就給你放嘍！而且以後這遼海的事情有誰敢為難你們我周泰瑞就幫你們解決了他！在這遼海，還沒有我周泰瑞辦不成的事兒！”　　聽得這周泰瑞的話，倒茶的何平瞳孔頓時一縮！他可是江慧琳的心腹之一，自然知道這百佳的股東里有着江慧琳和宋宛如等人的股份！但他沒有想到的是周泰瑞還真敢為難百佳超市，甚至想着以這樣的手段來吃下百佳的股份！

# 第四百九十九章 再入京城

　　唐昱聽得周泰瑞的話並沒有立即同意或拒絕，而是笑着拿起茶杯喝了口茶緩緩的道：“周公子，我想知道的是幾件事情。你給我解答了，剩下的事情我們再談！”　　周泰瑞滿不在乎的噴了口煙對着唐昱哼道：“行！你說，咱做的事兒向來都是敢作敢當的，你說就是。”聽得周泰瑞的這話，邊上一直不敢吭聲的吳胖子忍不住又拿出手絹給自己擦了擦汗。唐昱聽得周泰瑞的話，將手中的茶杯緩緩的放下對着周泰瑞肅然道：“我要知道的事情很簡單，第一：那些毒大米是不是確有其事？！而且是你周公子的手筆？！第二：你做這件事情周書記知道還是不知道？！第三：你扣下我們的採購和檢測人員是不是就是為了拿下我們百佳的股份？！第四：如果我們不答應你是不是打算繼續的給我們找些麻煩？！”　　聽得唐昱以肅然的語氣這麼問，周泰瑞頓時“砰！”的一聲狠狠的拍了一下這八仙桌陰狠的對着唐昱道：“姓唐的！你既然想知道那老子告訴你：第一、沒錯！那些毒大米就是老子搞的！怎麼樣？！賣給寫死老百姓而已又不是你自己吃你特么的查個屁啊？！裝什麼裝？！咱做生意不就是要賺錢么？！管他吃了致癌還是去死！第二、這件事情我家老爺子現在暫時還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沒事！他不會來找我什麼麻煩！想告狀？！哼！年終的時候老子可弄死了不少去上訪的！你要試試就來！”　　唐昱臉色一點也沒有變化，靜靜的聽着周泰瑞的咆哮。而周泰瑞看得唐昱的臉色竟然沒有一絲變化，不禁更加的惱怒！接着大聲道：“第三、老子就是扣下你們的那些廢物了！怎麼樣？！老子就是要拿你們百佳的股份！說實話，在這裏遼海老子誰都不怕！就是沈睿鴻來了老子也照樣硬頂着上！他也不敢拿老子怎麼樣！第四、你們要是不答應……嘿嘿……明說吧！你們這破超市就別想在這遼海開下去了！不然三天內老子就能要你破產清盤！不信你可以試試看！”　　大概是一口氣說了太多的話，周泰瑞坐下來拿起桌子上的茶杯狠狠的給自己灌了口茶水接着惡狠狠的道：“明說了吧！老子就是要一分錢不出拿你百佳40％的股子！你們誰要是敢不給老子就搞的你關門歇業！還有，剛才看你小子拿個茶恭弘=叶 恭弘還挺爽快的打算給你點餘地！但沒有想到你小子竟然敢問我？！我告訴你！現在條件變了！我要50％的股權，還有！你必須給我滾出百佳！以後我拿來的東西你們甭管有什麼問題都得給老子寫合格！否則你們那破超市就別開了！滾回香江去吧！”　　說著周泰瑞嗤笑着拿起茶杯再次喝了口水，乜視着唐昱冷冷的道：“跟老子裝大象？！你裝啥子裝？！老實告訴你，別說你一個破二級市市長的乾兒子了！就是京城裡來的達官貴人們到了這遼海老子也能給他刮下三斤肉來！你們要是識相就給老子趕緊辦妥手續，否則老子可不會跟你這麼客氣了！”　　看得這周泰瑞一副惡霸土匪的嘴臉，何平心中一陣說不出的厭惡！何平跟着江慧琳也算是見過一些二代、三代，但從來就沒有見過一個如同周泰瑞一般無恥而且噁心的人物。這個貪婪而且卑劣的看起來就像是個鄉間惡霸似的人物誰也想不到他竟然會是以為省級高官家的公子！但事實上周泰瑞確實是省政法委書記周宏的唯一的兒子！　　唐昱聽得周泰瑞的這番威脅依然只是笑了笑，沒有任何生氣又或是憤怒。淡淡的喝了自己的那杯茶對着周泰瑞道：“百佳不是我一個人的，也不是利嘉誠先生一個人的。實際上這家超市是好幾個人一起合股開辦的，所以這件事情我並不能完全做主。不過我會把周公子的要求轉達給他們。具體的消息卻是要看他們的決定了。”　　聽得唐昱的這話，周泰瑞猛的站起來“乒乓！”一聲將手裡的茶杯狠狠的摔到了地上去對着唐昱嚎叫道：“那你特么的還給老子在這裏裝相？！還特么的跟老子談？！做不了主就去找個能做主的人來！你來算個狗屁事情啊？！浪費老子的時間！我走了，你儘快給他們說去吧！告訴他們：我只給他們三天的時間！要是還不給我股份和合格證老子就讓你那破超市關門大吉！哼！”　　說著周泰瑞頭也不回的就走出了包廂，在門外的時候碰到了拿着茶恭弘=叶 恭弘過來的服務生，周泰瑞二話不說直接將那服務生手上的茶恭弘=叶 恭弘搶了過來，昂着腦袋背着手囂張的離開了璧山居。這時候包廂里的唐昱依然沒有任何憤怒或是生氣，不過是在雲淡風輕的繼續品着茶對着何平笑道：“我有些餓了，能陪我一起吃點東西嗎？！”　　何平聞言點了點頭，對着門外的服務員吩咐了一聲上菜而後便在唐昱的身前坐了下來。沒一會兒，各式菜肴便魚貫而上！一下子便將整張八仙桌給擺滿了，服務員小心翼翼的將一碗佛跳牆擺在了唐昱的面前，並盛好飯後悄然的退出了包廂。之留下了唐昱和何平兩人在包廂里安靜的吃着這頓飯。席間唐昱沒有任何話，而何平見得唐昱如此也不敢多問什麼。兩人只是靜靜的將這頓飯吃完。　　因為沒有喝酒，也沒有說話這頓飯很快便結束了。唐昱拿起餐巾紙擦了擦嘴，笑着對於何平道：“錄像拿出來了？！”聽得唐昱問話，何平不敢怠慢！趕緊點了點頭，而後轉身出去走進在包廂隔壁的一間秘密小房間里將一盒錄像帶拿了出來，走回包廂交給了唐昱。唐昱拿過錄像帶對着何平點了點頭，走出了包廂。　　之後唐昱便離開了璧山居，開着車回到了省城。當夜便搭乘着飛機直飛京城，去到了河裡他們居住的柳蔭街。何老和趙老對唐昱的趕來並不意外，趙老更是笑着看着唐昱道：“臭小子！又招惹了什麼麻煩來給我們處理了？！這次不會又是什麼大動靜了吧？！上回你小子鬧出的事情可不小！現在小朱都還在浙省處理着善後事宜呢！你小子可別再惹什麼禍端了！”　　聽得趙老的調侃，唐昱不禁無奈的笑了笑看着趙老道：“趙爺爺，不是我想惹禍而是禍端來惹我。我好端端的想着開個超市利國利民，還做了食品安全檢測想着保障在咱們國家裡老百姓的餐桌安全，但沒有想到這就得罪了一些人。人家現在要扣下了我們的人、要拿下我們百佳的股份，還要把我剔除出去。說是以後他的東西不准我們說不合格，否則他就能讓我們百佳開不下去。”　　聽得唐昱的話，何老頓時臉色一變！作為官場老人，沙場上廝殺出來的開國元勛他自然是知道有些所謂的“衙內”們為了賺錢不擇手段！甚至殺人放火都敢幹，但他沒有想到的是在國家大力招商引資的情況下竟然還有人敢頂風作案直接露出貪婪的嘴臉要吃下人家的股份！於是何老沉聲對着唐昱道：“小昱，到底是什麼情況你先給何爺爺和趙爺爺說說！要真是委屈你了我們兩個老東西負責給你討回一個公道！”　　而趙老這時候聽得唐昱的話也有些隱怒了，和京城裡的高層們都知道自己、何老和唐昱之間的關係！沒有想到竟然還是有人不死心想要搞出些事情來！難道真的是看着自己等人老了覺得他們護不住人了么？！還是覺得他們現在修身養性了就可以隨意欺負了？！當下趙老也對着唐昱冷然道：“小昱！不用擔心，誰要是要給你找麻煩先問問我們兩個老東西答應不答應！哼！我就知道這世界上總有些廢物玩意兒不知死活的亂來，也該是我們兩個老東西活泛活泛手腳了……”　　聽得兩位老人的話唐昱心下感動，當下不敢怠慢讓警衛找來了錄像機將自己暗中拍攝下來的畫面全部放給了何老和趙老看！兩位老人看着這份錄像越看臉色越是陰沉！特別是聽得周泰瑞竟然在那錄像里直接說：“那些毒大米就是老子搞的！怎麼樣？！賣給寫死老百姓而已又不是你自己吃你特么的查個屁啊？！裝什麼裝？！咱做生意不就是要賺錢么？！管他吃了致癌還是去死！”的時候，何老簡直要將手中的茶杯砸開來去！　　而趙老更是直接的低吼道：“無法無天了！無法無天了！這是誰？！他以為他自己是誰？！”聽得趙老的低吼，唐昱無奈的應到：“他是遼海省政法委書記周宏的兒子周泰瑞，幾天前我們百佳超市查到了毒大米就是他提供的。後來我們的採購人員和檢測人員去要求他們退貨，結果被他們扣下了現在都還沒有放人……周泰瑞是開出了條件了，要百佳50％的股份，還必須給他那批用霉米改頭換面后的毒大米打上我們百佳的合格證。以後無論他運什麼來我們都必須要開具合格證給他……”

# 第五百章 憤怒的一號首長

　　“呵呵……”唐昱的話還沒有說完何老便呵呵的涼笑了起來！在這兩位老人看來，如果僅僅是為了占股份什麼的而出手，那不過是些不懂事兒的以權謀私懲處一下也就罷了。但可能這情形這位周泰瑞那是明知道這些大米可能產生的後果卻完全不顧的要求給他開具合格證！這就不僅僅是以權謀私的問題了，而是關乎到國家民生的問題了！　　雖然說現在國家要發展，免不了一些以權謀私的。就算全部抓起來也抓不完，但做這些事情的前提是不要過分！而看這位周泰瑞那不僅僅是過分，而是直接威脅到了民生民計！這是身為高層所最不能忍受的事情！當下何老對着唐昱冷然道：“小昱，你先在這裏住下！這些事情交給爺爺！爺爺會給你討個公道！我倒要看看，這遼海究竟是他周泰瑞的天下還是國家的天下！哼！”　　說著，何老拉着趙老一陣風似的走出了院子，而外面早已經有車在等候兩位老人。待的兩位老人上車后一溜煙的開出了柳蔭街。兩位老人離去后，唐昱笑了笑在警衛人員的引領下到早就為他準備好的客房裡先沖了個涼之後便沉沉的睡去。　　何老和趙老坐着車直接駛進了大內，但卻沒有去找最高首長。這段時間最高首長因為浙省的事情操碎了心，作為老部下並不想再去打攪他。兩位老人直接找的是一號首長，而一號首長自然也在大內里居住和辦公。何老和趙老的車經常要到大內來，於是警衛們都很熟悉這兩位老人的車子，稍微檢查了一下便放行了。但讓他們奇怪的是今天何老和趙老的車子並沒有去往最高首長的居所，而是前往了一號首長的辦公區。雖然警衛們有些疑惑但從事這個職業已經讓他們學會了不該管的不管，與他們僅僅是疑惑了一下便拋諸腦後繼續自己的執勤了。　　一號首長此時正在自己的辦公室內簽發著一堆的文件，這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浙省的判決文件目錄和追回的資金、污染的種豬處理等等問題。在解決了判決問題后這些實質的問題接踵而來，农民們花錢買了那些飼料豬吃了不能要國家總得負責吧？！不然农民不肯讓你把豬拿去銷毀，私自宰殺了去了賣或者自己吃了萬一吃出了人命誰負責？！況且這件事情已經是鬧的全國皆知，連浙大和浙省都名譽掃地真犹如過街老鼠般人人喊打。　　浙大的校長引咎辭職，浙省一二把手用人不查、頒獎不明黨內嚴重警告並調離原崗位降職留用。這基本是上斷了那浙省原一二把手的政治生命了，其餘的引進這些飼料的省份的各個職責的人員都受到了不同層度的警告和處分。三號首長完全秉承着：從嚴、從快、從重，的原則一下子就將那些大頭的、有問題的全部處理掉了。而一些盲從的、非重要性、問題性的官員三號首長則採取了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小打了一陣屁股後放過便算。　　但要求卻是他們必須要將購買了飼料的农民的損失補上，否則也難逃處置！於是那些官員們才如此賣力的將农民的憤怒平息，並採取了補償措施以求儘快的平息這場事件。所以，不過三個星期而已轟動全國，一個省的一二把手都下馬、一個學術明星慘淡收場、一家大學直營公司被查封、一所全國重點高校校長引咎辭職的轟動全國的大事就這麼悄然落幕。　　最近一號首長的心情算是不錯的，全國各地開辦的“百佳超市”着實解決了他的不少頭疼的問題。比如：下崗工人再就業問題、軍屬、烈屬及警屬工作問題、食品安全保障問題、食品安全意見提供及參考……等等，說實話每開張一家百佳一號首長的心裏就喜悅一分！這份喜悅絲毫不亞於利嘉誠本身。原因很簡單：華潤這家央企便在其中有股份，也就是說百佳開的越多賺的越多也就是國家賺的越多！　　而百佳開到哪裡，就是說明當地的下崗工人等等問題至少解決了三分之一。就在他憧憬着百佳日後的發展的時候，一號首長的秘書悄然的走了進來對着一號首長緩緩的道：“首長，何老和趙老一同求見。說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您說，他們現在正在院子里的會客室等您。”　　聽得秘書的話一號首長先是一愣，這兩位老人家他是知道的。和最高首長一個性子幾乎就不喜歡政治工作，而且在退下去以後也不戀權位而是真的悄聲無息了。平時根本都不來找自己，想到此一號首長頓時心裏一緊！難道這次是出了什麼大事了？！意識一號首長放下文件沉聲對着秘書道：“你先去招呼兩位老人家，和他們說我隨後就到！”　　“哎！”秘書答應了一聲便回身離開了辦公室，而一號首長則從文件中找出來幾分比較重要的文件仔細的閱讀並做下了批示才離開的辦公室。一路疾走來到了會客的小院子里，在院子的廳堂內來那個為老人陰沉着臉一言不發的坐在了椅子上。見得兩位老人如此一號首長不禁心裏一沉！看起來事情還真是不小！兩位老人這些年以來難得發脾氣，最近一次也不過是因為那位教授的事情大大的發了一回火。之後便是風平浪靜了，就算是上個月他們的老部下沒有評上某軍區司令而來找他們，他們也沒有來找自己說情。　　所以兩位老人的風骨一號首長是信得過的，這兩位老人向來是很少拿私事來煩自己。只有公事上偶爾和自己說說。但退下去以後兩位老人再也沒有來找自己說過什麼公事了，這次兩位老人結連前來還臉色很差說明這件事情真的是不小！　　於是一號首長走上前去對着何老和趙老道：“何老、趙老，出了什麼事了嗎？！這麼看您兩位的臉色不太好？！”聽得一號首長的問話，何老和趙老都站了起來對着一號首長嘆了口氣，趙老對着一號首長緩緩的道：“本來我們兩個老傢伙都退休了就不該來煩你了，但這次的事情真的是讓我們兩個老頭子實在看不過眼！所以才來找你反映反映問題，唉……想不到啊！我們這群老東西拿着命拼出來的社會竟然變成了這個樣子……”　　聽得趙老的話，一號首長臉上火辣辣的！現在執政的可是他啊！老人家這麼說不就是赤露露的打他的臉嗎？！何老看得一號首長臉色不對，拍了拍趙老的肩膀對着一號首長道：“不要怪我們兩個老東西多事兒，實在是這件事情做的實在太過了！唉……不說什麼了，這裡有份錄像你先看看吧……”　　說著，何老着跟着自己的警衛把唐昱拿來的那份錄像交到了一號首長的手上。邊上的秘書立刻會意的找來了錄像機和電視機，把那份錄像放了出來。這份錄像已經是被唐昱着人剪輯過的，一些開始的畫面都被剪掉了所以一開始看到的就是周泰瑞扯高氣昂的走進包廂的畫面，開始一號首長還看的有些莫名其妙但隨着事情的進展一號首長的臉色也逐漸的陰沉了下來！站在一號首長身後的那位秘書更是臉色數變！說實話，他們是見過囂張的但是就沒有見過這麼囂張的！國之重器，在他們手裡竟然成了私利！　　而當唐昱問起周泰瑞話而周泰瑞回答：“姓唐的！你既然想知道那老子告訴你：第一、沒錯！那些毒大米就是老子搞的！怎麼樣？！賣給寫死老百姓而已又不是你自己吃你特么的查個屁啊？！裝什麼裝？！咱做生意不就是要賺錢么？！管他吃了致癌還是去死！第二、這件事情我家老爺子現在暫時還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沒事！他不會來找我什麼麻煩！想告狀？！哼！年終的時候老子可弄死了不少去上訪的！你要試試就來！”的時候那位一號首長身後的秘書不禁嘆了口氣，這位傻子啊！要知道哪怕是最高首長的親人又或是一號首長的親人就沒有敢這麼說的！雖然他們的確有這個資格但是卻沒有人敢亂來！　　要知道，官場上一丁點把柄被人抓到那麼就有可能導致死無葬身之地！越是往高處走越是要謹慎小心，因為你越往高處盯着你的人就會越多！找你把柄的人就會越多！一旦被人抓住痛腳，那麼說不準哪天就會跌入萬丈深淵！所以，很多的高官之後是不願意從政的。因為他們知道這其中有多麼的難，多麼的辛苦和如履薄冰。只有那些外人和小官僚才認為高官們可以為所欲為，但實際上為所欲為的最早被人幹掉！政敵是不會放過你的漏洞不攻擊的，政治向來就不是溫情的！你要是有了把柄，就是自動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所以，有點抱負的官員是不會在這些小節上吃虧。只有那些覺得自己上升無望，又或是對這些不清不楚的官員才會犯這些小節上的錯誤。導致自己被人拉下馬去，甚至遭受牢獄之災。這在改革的初期並不明顯，但到了一定的時候國家是要清理這些人的。畢竟貪、腐的風氣一旦傳播開來那就是一場國家的瘟疫，是必須要壓制的！於是後世才會出現了各種清理官員、規範並廣招公務員的狀況。並國家開放了一定的輿論平台進行民眾監督，被曝光者慘遭清理。

# 第五百零一章 高層震動！

　　但可惜的是很多人都不明白，或者說是看不懂國家在進行什麼。對着國家便是一陣的謾罵，一些別有用心者也參与了進來，為了謀求某些利益而進行各自詭異的動作。於是，後世的網絡上出現了所謂的五毛和五美分黨在爭執不休。　　在後世，因為大使館事件導致了很多人對第三代一號首長評價並不高。但實際情況是怎麼樣的呢？！這位被人詬病的第三代一號首長事實上早在1947年就於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畢業。這是一個能在80年代國內幾乎還沒有人能有能源概念的時候他就寫出了《能源與發展趨勢的主要節能措施》在還沒有人有太多的微电子觀念的時候他就已經寫出了《微电子工業的發展》。甚至他如果沒有成為被指定的一號首長他都考慮要成為一個頂尖的科研人員。　　據後來的消息披露，當時一號首長時任滬市一把手的時候其實他已經打算要退休，並打了報告要求到研究所去繼續他的电子研究。甚至申請和論文都遞交過去，還獲得通過了。但結果他卻被最高首長一紙調令直接召喚到了京城開始了他邁向一號首長的傳奇經歷。　　這位被人詬病的一號首長在他任職滬市之時，他和他的同僚一起擬訂了通過國際融資方式改造市政設施的方案，籌集30多億美元投資興建地鐵、南浦大橋、河流污水治理、飛機場擴建和新增程控電話等重大工程項目。第一次確立了：確定的利用外資的新思路和“自借、自用、自還”的社會建設新機制。　　他也曾撰寫了《論世界电子信息產業發展的新特點與我國电子信息產業發展戰略問題》、《世界能源的發展趨勢和節能的主要措施》等數篇論文，直接發表在《滬市交大學報》上。他能夠熟練的運用英文、俄文、羅馬尼亞文，還初通德語和日語。有時會見外賓甚至無需翻譯直接表達自己的觀點。他甚至會吹拉傳統樂器笛子、二胡，還能彈奏鋼琴。　　這樣的人你能說他笨又或者沒有經驗嗎？！實際上這位首長很強！比所有人認為的都要強很多！甚至在後世，大多數國外的學者們都在研究一個問題：究竟這位首長在位的時候為四代的一號首長累計下來多少的財富？！累積下了多少的資源？！以致讓四代首長上位的時候便一舉爆發，讓整個世界猛然間對內地刮目相看！　　在這一切之下的他，是怎麼樣的人呢？！他為這個國家付出了多少？！卻又有多少人看到呢？一切的艱辛和困苦，只有他自己知道。或許是因為他的付出而被誤解，所以每當大事之時四代的一號首長總是會邀請他來到現場，並給予他良好的位置。這是一種感激，感激他默默的為國家付出了這麼多而繼續被誤解着。　　正是因為有了他們這些不慕虛名的人，我們才能在三十年捏不斷的穩定的發展着。可惜很多人看不懂這一點。如今，接到了何老和趙老遞過來的消息，這位睿智的一號首長憤怒了！他憤怒於這種明目張膽的以權謀私，他憤怒於這種為了利潤而罔顧人命！看着錄像里那周泰瑞無恥的叫囂着：“明說了吧！老子就是要一分錢不出拿你百佳40％的股子！你們誰要是敢不給老子就搞的你關門歇業！還有，剛才看你小子拿個茶恭弘=叶 恭弘還挺爽快的打算給你點餘地！但沒有想到你小子竟然敢問我？！我告訴你！現在條件變了！我要50％的股權，還有！你必須給我滾出百佳！以後我拿來的東西你們甭管有什麼問題都得給老子寫合格！否則你們那破超市就別開了！滾回香江去吧！”的宣言，一號首長甚至感覺自己的腦門上突突的在暴起青筋！　　也是學者出身的他雖然知道一部分“衙內”的無恥，但卻沒有想到竟然有着如此明目張膽的索要股份、威脅停業的人的存在！而在這個時候，何老對着一號首長緩緩的道：“這位威脅要吃下股份不然就讓百佳關門的小子是遼海省政法委書記周宏的兒子，叫周泰瑞。我查過了，近年來遼海到京城上訪的案件其中就有他的案件超過半數！但至今他不僅沒有受到任何處理，還能繼續威脅到那裡去做生意的人！甚至能採用不法手段來脅迫獲取利益！這不得不讓我們思考，我們這國家究竟是誰的國家？！我們的政府究竟是誰的政府？！”　　一號首長聽得何老的話默然良久，說實話一號首長也是知道現在其實有着不少人在變着法子從國家這裏、從政府這裏撈取着自己的好處、為自己的親屬安排着各種職位、生意賺取大把的鈔票！但他卻沒有去清理，他現在主要關注的卻是軍隊！在他的任期內也是對軍隊扶持最多的時代，他禁止了部隊經商並將很大一部分的部隊資產發還地方。他提倡科技強軍，對部隊科技的投資和扶持不予餘力！但為了穩定的發展，和保持住前進的勢頭他不得不啟用一些存在着問題的官員。又或是保持一部分人的官職，但這些人到後來四代一號首長的時候幾乎全部被清理一空。　　但一號首長沒有想到的是一個省級幹部的子弟竟然會有着如此威懾力！甚至敢於強迫企業給他交收股份！扣押企業人員，甚至企業報案了警察部都不敢接手！這些人是否也太過囂張了些？！一念至此，一號首長沉聲對着何老和趙老道：“何老、趙老，您二位儘管放心！這件事情我會親自處理！那些害群之馬我們是不會讓他們繼續下去的，還請告訴唐昱小朋友：就說我這個當伯伯的向他道歉了……”　　何老和趙老聽得一號首長竟然這麼說連忙站起連聲道：“哎呀呀……你怎麼這麼說啊！我們只是來找你反應問題！你又不是遼海的直接負責人！我們都相信這些事情你都不清楚所有才會有這樣的事情出現！你……你何必呢……”　　一號首長苦笑着對何老和趙老道：“出了這樣的事情，我這個一號首長難道就沒有責任嗎？！我們組織向來是提倡批評與自我批評，看來我們現在注重於物質發展的問題似乎是有點偏差了。導致了現在竟然有人敢於利用自己的身份向一切企業伸手！唉……還好有老朱在，我才算輕鬆了些！不過這次我是要親自過去了，這些人如果不敲打一下還說不準將來又會有什麼人鬧出什麼事端來！”　　說到這裏，一號首長輕輕的嘆了口氣緩緩的道：“我現在算是明白了為什麼利嘉誠先生一開始的時候沒有在我們內地鋪開他的百佳超市，確實是問題重重啊！我們組織的一些人在面對着利益、金錢和親情的時候喪失了自己的本性甚至泯滅了自己的良心！這些問題不處理好他們又怎麼敢來投資？！資本雖然是逐利的，但商業上的信譽和品牌卻更加的有價值！一旦這種品牌和信譽被破壞掉，那麼一個企業也到了該結束了的時候了。我在想，是否利嘉誠先生就是因為這個問題，所以才沒有在我們內地過多的進行他的零售業投資……”　　聽得一號首長的話，何老和趙老都沒有吭聲。這兩位雖然是有過官場經歷，也打過仗但對於經濟建設那真的是不太懂。你讓他們評論什麼呢？！術業有專攻啊！兩位老人要是去指揮打仗，又或是負責一些具體事物他們還是做的不錯的。但要是讓他們兩位去搞商業問題，這兩位老人還真就抓瞎了。　　一號首長見得兩位老人沒有說話，不禁拍了拍腦袋！人家兩位可都是不太通經濟呢！於是笑着對何老和趙老道：“何老、趙老，您兩位先回去等消息吧！相信我，很快我會給予您兩位一個滿意的答覆！”聽得一號首長都這麼說了，兩位老人不禁點了點頭和一號首長道：“那我們兩個老頭子便告辭了！希望這件事情你能處理好，畢竟影響太大了啊！”　　而後，三人又說了幾句一號首長便把兩位老人送出了自己的院子。待得兩位老人離開后，一號首長臉色陰沉的對着秘書吩咐道：“幫我把常委們全部找來開會！太不象話了！太離譜了！這樣的人怎麼就能在遼海橫向那麼多年？！究竟是誰給他通風報信？！誰給他做保護傘？！為什麼那些來京城上訪的人都會被遣送回去？！這件事情必須一查到底！決不姑息！”　　聽得一號首長的話秘書心中一凜！看來一號首長這次真的是憤怒了！看着情形甚至比上次的許子榮事件更加的憤怒！卻不知道這次又有多少人要栽倒在這次事件上，但唯一肯定的是那位遼海的省政法委書記肯定是要倒血霉了！說不准他們兩父子都得吃大鍋飯去！　　於是看得一號首長如此憤怒的秘書也不敢怠慢，趕緊前往各處首長的工作室召集所有人前來開會。這個時候正是各處首長工作的時間，當年一部分的首長卻是在自己的部門內指導工作又或是和專家們研究問題。在收到了一號首長秘書的傳訊后他們也不敢怠慢，趕緊的趕往了一號首長的院子里去。

# 第五百零二章 一號首長親動！

　　在唐昱熟睡之時，他不知道一場因他而起的遼海官場風暴正在緩緩的成型並開始逼向遼海而去！此時的他正因為這段時間的四處奔波而補覺。要知道，這幾個月以來他總是在國內甚至東南亞地區四處奔波幾乎就沒有停下的時候。這次回到了遼海也不過是小小的在璧山居里休息了一下便和周泰瑞交鋒了起來，若不是周泰瑞實在太過愚蠢或許唐昱還要多費一番手腳誘導他說出那些話來。但這樣明顯落入了下乘，還好的時候周泰瑞本就十分的囂張根本不用唐昱怎麼引誘自己就直接說了。所以唐昱才如此輕鬆的拿到了這位周泰瑞大公子的證據交給了何老和趙老。　　而此時在遼海，那位省政法委書記周宏一點兒也不知道自己的兒子給自己惹下了那麼大的麻煩！甚至是危及他政治生命的麻煩，此時的他一如往常的在自己的辦公室里忙碌着。說實話，如果不是有個如此貪婪愚蠢的兒子周宏其實算不上一個很壞的官員。至少他從來咩有收受過賄賂，一般的事情也算處理的比較公正。打擊幫派及非法活動的成績並不算差，但他倒霉就倒霉在有個如此愚蠢的兒子！為了這個愚蠢的兒子，周宏無數次背下了黑鍋去那些受害者家中道歉、賠償。對於兒子更是採取了禁足、臭罵和鞭打，但無奈的是周泰瑞還是我行我素一點也沒有收斂。而且每次周宏打算要狠狠的收拾着不成器的兒子的時候自己的妻子總是會站出來護犢子，導致周宏只得悻悻然的收手。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周宏的老婆，也就是周泰瑞的媽媽是京城裡一個算不上大家族的但卻又小有影響力的家族出身的女子。周宏的老婆叫劉麗，她的爺爺曾經是經歷了抗日、解放及朝鮮戰爭的老革命了。後來入京工作，不過在那十年浩劫的時候慘被下了牛棚。當時倒還沒有什麼，但後來十年浩劫結束後身體就撐不住了。不過才工作了沒有幾年便病倒離開了崗位了，從此後劉麗的家族便在京城中逐漸的被邊緣化。而且由於家族中沒有再出什麼人才，也導致了劉麗的家族現在雖然還是在京城裡任職但卻有些不上不下的尷尬。　　周宏是在劉麗插隊的時候認識的，當時凄苦的兩人一下子就來電了！於是走到了一起，後來周宏在劉麗家族的努力和幫忙下一路升任到了現在的職位。這其中周宏本身就有着一定的能力，但劉麗家也算是出力不少。所有向來周宏都會在劉麗面前低一個頭，畢竟自己的職位確實有着人家娘家人的幫忙才坐上來的。而周泰瑞則是從小就有經歷過那個浩劫的時代，小時候也沒少吃苦受罪，於是當他有機會賺取金錢的時候那種貪婪就是近乎病態的！　　在京城，大內的會議室中七位常委沉默的端坐在位置上靜靜的看着那畫面上的周泰瑞一番地皮流氓般的表演。如果周泰瑞知道自己的表演竟然會流入大內並被七位內地巨頭一起觀看，他到底是會驚恐萬分還是會受寵若驚呢？！現在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看到的時候七位巨頭如今的臉色都不好看！尤其是三號首長！剛剛在浙省殺的血流成河一片哀嚎的他如今正是滿身殺氣的時候，見到竟然還有人頂風作案你讓他如何不憤怒異常？！其實三號首長不知道，正是他將浙省的案件搞的沸沸揚揚才讓那位周泰瑞有了異樣的心思！對那些霉米進行了“深入研究”后發現竟然可以加工成新米來出售，一時間周泰瑞還興奮異常！認為自己又找到了一條發財的好路子！　　錄像很快便結束了，隨著錄像的結束會議室的燈光也亮了起來。一號首長默然的掃了一眼在場的六位巨頭后緩緩的道：“這份錄像是何老交給我的，而且他和趙老已經看過了錄像了……”聽得一號首長的話，其餘六位巨頭先是一愣隨即露出了苦笑。何老和趙老一向是出了名的嫉惡如仇，當年十年浩劫的時候錯判最高首長這兩位可沒少因為發出不同聲音而被下牛棚！要不是那位著名的總理暗中回護，他們都不知道被人整成什麼樣子了。　　但也就是因為他們的耿直和中正，讓最高首長在出山後啟用他們來擔任了一些重要的職位。不過這兩位老人卻在擔任一段時間后陸續請辭，原因是他們認為自己不懂經濟。但國家發展需要經濟，所以他們讓出位置來是為了讓那些懂得經濟的同志來發展國家。因為他們的這份耿直更是讓除最高首長外的其他組織內同志頗為欽佩！因此兩位老人在組織內的聲望一項頗高。　　而在那年一號首長登頂之時，他們更是旗幟鮮明的堅定的站在了最高首長的一邊同時獲得了最高首長及一號首長的敬重。這樣的人物親自拿着這份錄像進入了大內親手交給了一號首長，這份動作就已經說明了這兩位老人的看法。那就是：必須嚴肅處理！而他們沒有將事情捅到最高首長那裡已經是很給一號首長面子了，如果像上次那樣直接捅到了最高首長面前說不準一號首長他們還真得吃上不少的掛落。畢竟這次的事情可是不小啊！一個省政法委書記的兒子竟然直接制售有毒大米，還強迫企業交出股份，甚至要求企業不準檢測他的大米並給他的有毒大米開具合格證書！　　這種事情可是比浙省的黑心學術賺錢、省級領導失察更為嚴重的問題！直接就是以權謀私、以權謀利甚至可以說是一次利用手中的職權不擇手段牟利的典型事件！而且是直接威脅到了民生民計的事情！而此事更是牽扯到了如今敏感無比的官商勾結的問題，甚至是一位省級大員家的親子親身參与！若是爆出來，不知道會有多少人牽扯其中！多少人黯然退場，甚至深陷牢獄之災！　　但，現在事情已經是不可能壓下來了。畢竟何老和趙老都知道了，這件事又怎麼能壓得下來？！如何處理倒是最大的問題，於是那位未來的四代一號首長推了推自己的眼鏡看着一號首長緩緩的道：“首長，這次的事情既然已經是包不住了那麼我們乾脆快刀斬亂麻！直接處理乾淨為好！甚至我們可以做出榜樣，說是無論是任何人牽扯到了食品安全事件我們都決不姑息！也好嚇住那些蠢蠢欲動的各方人士。畢竟這次我們雖然處理了那位許子榮，但由於浙省的官員畢竟沒有違紀，我們也不好處理的太重。正好遼海有這麼一個典型，我們就抓這個典型吧！”　　聽得四代一號首長的話幾位巨頭不禁點了點頭，只是其中的一位津門出身的巨頭臉色有些不好看。蓋因那位周宏可是他旗下的一個人物，歷年來也算是做出了不少成績。他正打算在鍛煉兩年給他挪進京城裡就任一部之長，但沒有想到的是他竟然會出如此大事！甚至此時還驚動了兩位極具影響力的開國元勛親赴大內找到一號首長反應問題！一時間這位巨頭不禁暗嘆！時也運也！成是娘家，敗也是娘家！　　這時候三號首長環顧了一圈后緩緩的對着眾人道：“這次，還是我去吧！畢竟上次的事情我都沒有解決乾淨，才會有這次的首尾。處理事情我們總得處理乾淨，既然有人頂風作案我少不得也要辣手一回！”聽得三號首長的話，幾位巨頭不禁心下凜然！你算是夠辣手的了，去了一趟浙省，一二把手都被干成了副職黯然離台。　　學術界也算有名望的人物，變成了階下囚凄然入獄。難道這還不夠辣手的嗎？！但就在這個時候四代的一號首長忽然道：“老朱畢竟殺伐氣太重了，這次還是我去吧！都是你去我怕那些官員以後見到你都要打寒顫嘍！”四代一號首長的這番話說的其餘的巨頭們都哈哈大笑，其實現在能見到三號首長不打寒顫的官員還真是不多了。當年海南的調控，這位三號首長一刀下去無數各地大豪們慘嚎敗退。鐵面之下鮮血直流，這位下起刀來可是毫不猶豫的啊！　　之後沒幾年浙省又是他，出動了中記委、警察部甚至中央警衛團一堆的人以迅雷不及耳的速度一下子捅翻了省級的一二把手，將幾位學術界的名流送進了監獄。迫得國家級重點高校的校長不得不黯然辭職。這份殺伐果決如何能不讓那些官員們心驚膽戰？！但在一號首長的溫情下還真得有這麼一個黑面神似的人物來專職殺伐，不然下面的官員或許會更加的放肆！　　但畢竟殺伐過重並非好事，他老朱畢竟還是要退休的。得罪的人過多了將來說不準會有人找他後人的麻煩，於是四代一號首長才提出由自己去處理這次的事情。給這位耿直鐵面的同志留下些餘地。三號首長知道四代一號首長的想法，剛想反駁卻聽得現任一號首長緩緩的道：“這次還是我去吧！”聽得一號首長這麼說，一眾巨頭們皆是一愣！他們沒有想到一號首長竟然會提出自己前去遼海！

# 第五百零三章 風暴漸臨

　　“首長，你親自去會不會……”四代一號首長猶豫的看着一號首長道，但他沒有說完便被一號首長打斷了：“得罪人的事情不能老是你們去干，我偶爾也得幹上一回！畢竟這次事情現在已經是驚動了那兩位老人家了！想要從輕處理，恐怕是不太行了。而且這種事情我們還是第一次發生，更需要我們嚴肅處理！既然是這樣我們乾脆直接點！我親自過去吧！”　　聽得最高首長的話幾位巨頭一陣默然，如果是三號首長去的話確實是可以從嚴解決問題。但作為官場中人他們不可能不知道這樣得罪的人會有多少，而如果不是三號首長去別人未必頂得住那些說情的。就算頂得住一份官場上的罵名是躲不開了的，而最好去做的就是一號首長。畢竟一號首長算是升無可升根本不在乎任何人的求情，將來就算是退下來了鑒於他曾經的身份也未必會有人敢於找他什麼麻煩。算其實確實是最好的人選。　　“首長，你確定要親自過去？！”三號首長看着一號首長沉聲問道：“畢竟我已經是黑口黑面的形象了，該拍的檯子我都拍過了，該打的凳子也打過了。他們再怎麼恨對於我來說也不過是等閑事，但你可不同！你畢竟還是沒有沾過這些的……”　　聽得三號首長的話，一號首長笑了笑緩緩的道：“都是同志！為的都是國家！全部是你一個人背黑鍋這哪裡像話？！這件事情我也有責任，畢竟是失察了才會導致這次事情的出現。既然是失察了那麼我這個一號首長總得要承擔點責任，怎麼能老讓你們去頂賬？！該辣手的時候我還是要辣手一下的！”　　一號首長都這麼說了，其餘的巨頭們只得默然。於是這份提案算是通過了，一號首長將在近期前往遼海，而人手的安排卻是交給了三號首長。畢竟這些事情多數是三號首長在做，他比較知道哪些人靠得住哪些人能做事。這些自然會安排好，而四代一號首長則坐鎮京城以防止什麼突變的積壓。　　巨頭們再次討論了一些細節后，便散會離去。今夜，京城中的巨頭們註定無法入眠。而一場針對於遼海的風暴已經成型，就在唐昱的睡夢中緩緩的逼近了過去！但此時，事件的主角周泰瑞卻毫無所覺的拉着吳胖子在遼海省城裡一個著名的夜總會內瀟洒着。　　這是一個巨大的包廂，裏面十數名妖艷的女子不斷的在舞台上穿着清涼的泳裝扭動着身姿。而周泰瑞則是赤紅着眼睛，不斷的亂摸着身邊的一個女子！不時的有女子媚笑着走到他的身前用嘴給他渡過去一杯傑克丹尼，而吳胖子也是玩瘋了！摟着一個妖艷的女子便在沙发上一陣亂摸，甚至都扒開了褲子！　　包廂了放着震耳欲聾的音樂，充滿着淫旎的味道。猛的，周泰瑞對着吳胖子舉起了酒杯大聲吼道：“胖子！為了我那50％的百佳股份！咱哥倆走一個！放心！兄弟賺錢了也少不了你的份！到時候你也搞上幾百噸的色米咱有錢一起賺啊！”　　吳胖子聽得周泰瑞的大吼，不禁興奮的不顧身下掉下來的褲子站起身來舉起酒杯一飲而盡！吼着回應道：“謝謝周大少的關照！咱老吳沒啥本事！但今後只要是周大少有事兒咱隨叫隨到！嘎嘎……”　　說著，吳胖子猛然一抖軟了下去。隨後哆哆嗦嗦的從自己的口袋裡拿出一個小袋子，詭異的笑着走到了周泰瑞身邊對着周泰瑞的耳朵道：“周大少，這可是好東西呢！我哥們專門從香江帶回來的！絕對爽！上次我和這裏的幾個小妞試過了，那滋味實在是……漬～～”　　聽得吳胖子這麼說，周泰瑞眼前一亮！一把搶過吳胖子手上的那個小包，對着吳胖子問道：“真的？！比丸子還爽？！”吳胖子趕緊點了點頭猥瑣的笑道：“您試試就知道了～咱可以先讓這些姑娘們都試試，咱再來唄！嘿嘿……”說著，吳胖子將那包粉末倒出一點在桌子上，拉着一個女子過來用一張一百塊的新鈔捲成一個桶子就交給了那女子。那女子化着濃妝看不出年紀，但明顯知道這些粉末是什麼媚笑着拿過那新鈔便對着粉末吸了起來。吸過粉末后女子又喝下了一杯酒，沒一會兒便興奮的四處蹦跳！更是豪放的直接扒掉了自己身上那原本就清涼的泳裝帶着詭異的笑容在那震耳欲聾的音樂聲中無限妖艷的扭動着自己的身姿。　　周泰瑞看得那女子興奮的模樣立即抓起了那包粉末，平整的倒在了桌子上也學着那女子用一張一百塊的新鈔吸了起來！而吳胖子則是一個個的拉過那些女子，也跟着吸起了這些粉末。沒一會兒，在這包廂里的所有人全部都吸過了吳胖子帶來的那些粉末來！一個個興奮的不能自已！怪吼着隨着音樂嘶叫着扒開了自己的衣服，一時間整個包廂群魔亂舞……　　京城內，唐昱剛剛從睡夢中蘇醒過來。走到了洗手間爽快的沖了個涼后，便在外面的警衛的引領下到了飯廳和何老、趙老一起吃飯。兩位老人家中的孩子多數都在外地工作，幾乎都是在部隊裏面做事，而他們的愛人也早在十年浩劫的時候就過世了。因此吃飯的時候頗為冷清。好在現在有唐昱在，兩位老人算是比較開心的了。見得唐昱過來，趙老趕緊和他打招呼：“小昱，過來爺爺這裏做！嗯……爺爺給你大雞腿吃！哈哈……多吃雞腿跑的快！身體好！”　　邊上的醫護人員聽得趙老的話不禁偷笑，吃雞腿跑的快身體好？！這是什麼理論呀？！趙老和何老身邊的貼身護理人員和警衛人員都知道，這兩位老人家很好相處。雖然身份很高但從來不擺什麼架子，更不會對他們這些醫護和警衛人員呼來喝去。甚至兩位老人還時不時的問起他們的家庭狀況，幫着解決一些生活困難。　　“嗯……小昱知道了，就坐在爺爺身邊。”唐昱笑着走到了趙老身邊坐了下來，這時候何老卻哼道：“趙老頭胡吹大氣！什麼吃雞腿跑的快？！還身體好！？小孩子要多吃青菜！青菜里有維生素，還有粗纖維！這才是對身體好呢！趙老頭懂個啥？！還整天吹噓自己是燕京大學畢業生呢！”聽得何老這麼說，趙老立即便吹鬍子瞪眼了！氣哼哼的對着何老道：“我不懂你懂？！你個學都沒有上完的大老粗！當初識字兒還是我給教你的呢！再說了，青菜哪裡好了？！你見過人家地主家專吃青菜的么？！一知半解的裝專家呢！”　　見得兩位老人又要吵起來了，唐昱趕緊勸道：“青菜和肉都得吃，這叫營養均衡。專吃青菜也不行，會缺少蛋白質和脂肪。專吃肉也不行，會缺少礦物質和維生素！呵呵……我的兩位爺爺呀！你們就不要爭了，咱們還是先吃飯吧！”　　聽得唐昱的話，兩位老人才吹鬍子瞪眼的停止了爭執拿起了湯碗先喝了碗湯之後開始了吃飯。一頓飯一會兒便吃完了，隨後唐昱隨着兩位老人一起到了書房內談話。兩位老人的書房非常特別，因為這書房的中央放着一門二戰時期的日38式75毫米野炮。據趙老悄悄的告訴唐昱，這是他當年抗日的時候冒死搶下來的。為此還立功做了排長。而何老則是和唐昱說這是他冒死搶下來的，也是為此立功做了排長。　　這倆人在得知對方和唐昱都說一樣的話后，立即又吹鬍子瞪眼的吵成了一團。最後共同向唐昱更正道：這是他倆合夥冒死搶下來的，後來一起升職做了排長。而這門野戰炮本來是放在軍事博物館里的，但兩位老人在整個生涯中唯一一次以權謀私就是將這門炮從博物館里給弄回家裡的書房裡美滋滋的擺着。為的是懷念他們當初的那崢嶸歲月。　　進得書房后，唐昱先是恭敬的為兩位老人沏上香茶而後緩緩的坐在了下首。看得唐昱如此的恭敬自己兩人，何老和趙老心中都頗為滿意。這時候趙老才開口說道：“小昱啊！這次的事情我們已經和一號首長反應了，一號首長的意思是過段時間他會親自到遼海去處理這件事情！既然一號首長已經表態了，你就放心吧！那個叫做周泰瑞的絕對是跑不掉的！別說他爹是省政法委書記了，就是省委書記都沒有用！哼！這樣的人渣就應該收拾掉！”　　聽得趙老的話，唐昱點了點頭。如果是一號首長親自去一趟那麼估計那位周泰瑞就很得悲催了！註定沒有人敢幫他，連一號首長都出動了你還能指望全身而退？！那根本是痴人說夢呢！能不能求得一個不太難看的死法都是個問題！而他家老爹估計也得跟着倒霉，誰叫這食品安全的問題是國家剛剛開始查處的呢？！還是最高首長親自關注的，於是他們也算是正好撞到了槍口上了！說不準現在常委們正在討論怎麼把這父子倆殺雞儆猴呢！但唐昱有些奇怪，按說著應該是三號首長去的呀！這樣的事情一向是三號首長出動的怎麼這次竟然會是一號首長呢？！大約是看出了唐昱的疑問，何老笑道。　　“照着我的估計很大部分原因是一號首長認為三號首長這次的狠手沒有嚇住那些有些歪心眼兒的人，所有才打算親自出手！把那些該處理的人全部處理一趟，也算是親自表個態吧！讓那些有着別樣心思的‘衙內’們都放老實點！這可是雷區，碰了就得殺頭的！”　　聽得何老的話唐昱恍然的點了點頭，原來如此！看來這次一號首長下去遼海也免不了一次大殺特殺了！說不準遼海官場也得和浙省官場一般血流成河，無數的帽子得被摘下。甚至一部分還得面臨牢獄之災！畢竟遼海這次的事情可是比浙省的要嚴重的多了！官員子弟竟然直接參與制售有毒食品還銷向市場！甚至操作此事的還是省級的省政法委書記的兒子！這個影響實在太壞，難怪一號首長要殺這隻大雞來嚇嚇那些猴子！　　“小昱啊！最近你就不要到處亂跑了！就呆在家裡暫時住着吧！”何老閉着眼睛沉思了一會兒后，對着唐昱緩緩的道：“風聲緊張，遼海到時候肯定亂成一鍋粥！你讓宛如丫頭回去處理一下便是了，你就呆在這京城裡等事情過後再回去吧！”聽得何老的話唐昱心下感動，老人家這是擔心自己的安全才讓自己留在了這柳蔭街！畢竟這次一號首長要去處理的可是省政法委書記呢！說不準人家有什麼陰暗手段，對付一號首長他是不敢。但要狠下心來弄死自己這個罪魁禍首他就未必不敢了！畢竟人恨極了的時候那是什麼事情都敢做的。　　特別是那個周泰瑞，一副流氓地痞的模樣，這種下三濫又什麼事情干不出來？！所以還是安全第一，何老才會讓唐昱留在這京城中等事情結束后再回去。另有一個原因是擔心唐昱會被人找來求情，畢竟唐昱的乾爸、親爸可都在遼海內任職。而且沈睿鴻又和他有着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有心人自然會查到。到時候一號首長開始查處了，那就免不了會有求情的人過來。但只要唐昱不出現那麼找不到正主兒的他們也無可奈何，畢竟他們就算再牛又敢來柳蔭街找唐昱求情？！估計目前還真沒幾個能有這個膽子的。所有何老提出讓唐昱在柳蔭街住下來也是有着這方面的原因。　　但唐昱也有着自己的考慮，於是唐昱猶豫着對着何老道：“那……爺爺，我想給沈伯伯打個電話說說情況，不然我擔心他會措手不及。畢竟這次可是一號首長下去呢！說不準會有多大的震動，讓沈伯伯多準備一下也是好的……”　　唐昱在何老他們面前是稱呼沈睿鴻為“伯伯”，因為畢竟沈睿鴻無論是從身份地位還是年紀經歷還算都是低何老他們好幾輩。但唐昱在沈的時候卻跟着小語馨一起管沈睿鴻叫“爺爺”為的是突出尊卑之別，把自己擺在和語馨一個位置上。便於撒嬌、耍賴及裝傻。　　稱呼之間其實大有區別，就犹如農村的老婦女們一般叫老人都是隨着孩子去稱呼。孩子叫爺爺她們也跟着叫爺爺，雖然按照輩份來說她們也許該叫叔叔。但她們若是如此叫了，犯下了什麼錯誤老人們也不好和她們計較，因為著稱呼的問題老人們下意識的就會認為這是個孩子的錯。你怪個孩子怎麼怪啊？！而且求情、撒嬌都好做了很多。畢竟老人都疼年紀小的，這便是優勢。這與唐昱稱呼沈睿鴻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而何老在聽得唐昱的話后哈哈大笑了起來，指着唐昱道：“你個臭小子！竟然還有心想着幫你沈伯伯爭權奪利呢！這小鬼心思！真虧你想的出來！好吧！你打個電話和他說了便是，讓他準備準備也好，將來好在遼海開展工作。”　　什麼叫好在遼海開展工作？！講白了就是直接搶下一些重要的位置唄！這次帶隊的可是一號首長啊！要處理的人是省政法委書記呢！肯定是會牽扯上不少人，那麼就是說有着不少帽子會空出來，這時候布局好那麼等位置空出來以後就立即安插進自己的人！這便是“好在遼海開展工作”，當然，何老講的不過是官方一點罷了。　　見得何老同意了，唐昱欣喜的點了點頭拿起書房裡的電話就給沈睿鴻撥了過去。這段時間沈睿鴻上班的時候心緒有些不寧，畢竟唐昱見過周泰瑞的事情他也是知道的。但唐昱這麼久都沒有任何反應這就不太正常了！當年林家要整唐昱的VCD項目的時候這小子可是反應很厲害的啊！但這次卻偃旗息鼓無聲無息，根本就不像他的作風啊？！但沈睿鴻可以肯定的是：唐昱一旦動手那便是雷霆一擊！　　畢竟唐昱在京城裡有着那麼多的關係和各種手段，要收拾周泰瑞自然不是問題。但是他久久不動肯定是在策劃着什麼大事！說不準還是衝著周泰瑞的老爹那位身為省政法委書記的周宏去的！畢竟大蛇不死隨棍上！有着那樣的老爹這次嚇住了周泰瑞但誰能保證他下次不出妖蛾子？！這種下三濫是什麼都乾的出來的，一次性打死他才能保證自己不受干擾。相信唐昱也是看出來了這點，才會久久不動！動則雷霆！力求將周泰瑞的靠山老爹周宏先放倒，被釜底抽薪了的周泰瑞自然就熄火了。　　唐昱的電話直接打到了沈睿鴻的辦公室，沈睿鴻的秘書接到了電話不敢怠慢趕緊轉到了辦公室內交給了沈睿鴻。沈睿鴻聽得是唐昱的電話，先是一愣隨即笑道：“小傢伙殺到京城去了？！看來你這次真的是要下狠手了，說吧！現在是什麼情況？！”　　聽得沈睿鴻的話唐昱並不意外，如果沈睿鴻毫無所覺那才是意外呢！畢竟人家沈睿鴻可是官場老人了，經歷風雨鬥爭無數！而此事的前因後果他又是知道的，所有猜出唐昱的打算並不出奇。於是唐昱肅然的和電話那頭的沈睿鴻道。　　“伯伯，這次可不是普通事件！我把整件事情和何爺爺、趙爺爺都說了，錄像已經被兩位爺爺交到了一號首長的手裡面。一號首長對這件事情非常憤怒，決定要親自下去處理，我估計這次周泰瑞、周宏父子是在劫難逃了。您還是準備一下接下來的事宜吧！”　　聽得唐昱的話沈睿鴻心下震動！他沒有想到竟然會是一號首長親自下來處理這件事，這也太誇張了吧？！這些事情不是一向都由三號首長來處理的嗎？！什麼時候變成一號首長來處理了？！隨即唐昱便給他解答了，但說的也是何老給出的答案。　　“何爺爺說，這次的事情是一號首長做的表態。畢竟食品安全問題連最高首長都在關注，但就在這風口浪尖的時候竟然有着省級官員的兒子參與制售有毒食品事件，如果處理不好甚至可能會引起誠信危機。所以一號首長要親自過去，嚴肅的處理這件事。也算是表個態告訴那些有着異樣心思的人：國家的態度是無論涉及到食品安全問題的人在什麼地方、是什麼身份、什麼地位都會嚴肅處理！算是殺雞儆猴吧！”

# 第五百零四章 遼海風暴（上）

　　殺雞儆猴？！這雞也殺的太大了吧？！沈睿鴻不禁苦笑，這可是省級幹部呢！一方大員，雖然算不上封疆大吏，但就權利來說並不差到哪裡去！但就這麼被一號首長給當成一隻敬候的雞給殺了！這也太過嚇人了吧？！但隨即沈睿鴻便釋然了，誰叫這周宏父子正好撞到了槍口上而且又是這風口浪尖的時刻呢？！被人處理掉那也是正常了。　　但唐昱卻沒有着任何意外，因為唐昱知道在數年後的閩南走私案直接落馬的就有三名省級官員、八名廳級官員甚至警察部副部長！內地最年輕的海關關長！所以唐昱一點也不意外京城的巨頭們下手之狠！周宏的背景唐昱也是知道一些的，不過是京城裡的一個小家族罷了。算不得什麼，幾年後的那位警察部副部長甚至還是老紅軍之後，延安時期就從事警察工作的老同志的都沒有能逃得過。而這次案件牽扯的最深的一位則是總參內部的人員，甚至這位還是元老級人員！隨有其父四處求情但還是沒能逃脫法網，依舊被判刑了。所以，倒不倒霉不過是看高層下不下狠手而已。　　“伯伯，我們現在就要做準備了。免得到時候手忙腳亂就不好了。”唐昱輕聲的對着電話那頭的沈睿鴻說道，聽得唐昱的話沈睿鴻點了點頭對着唐昱道：“伯伯知道怎麼做了，你自己在京城裡小心些。最近不要出門了，就在家裡陪陪兩位爺爺吧！等事情過後再回來。”　　而後兩人又說了幾句閑話，才掛上了電話。唐昱在掛上電話后，又撥打了宋宛如的號碼。電話剛響便被宋宛如接了起來：“喲～你跑京城裡去啦？！怎麼了？！呆爺爺家裡無聊給姐姐我打電話了？！”　　從小在爺爺身邊長大的宋宛如是知道這兩位老人向來不會在書房裡給自己打電話，別說在書房裡打電話了，就是平時兩位老人的電話都難得來一通。所以電話一響，宋宛如看得號碼便知道這是唐昱打來的。聽得宋宛如在電話那頭的調笑，唐昱本想回應兩句但礙兩位老人在他可不好調笑什麼，乾咳了兩下肅然的對着宋宛如道。　　“宛如姐，你最遲明天過去一趟遼海！關注一下我們百佳的事情，我估計遼海會亂上一段時間。而我不好出面，所以只好讓你過去了。”聽得唐昱如此說，宋宛如立即肅然的回應道：“小昱，你說說清楚究竟是什麼事情？！”聽得宋宛如發問，唐昱也不隱瞞。　　“我把那為難我們的周泰瑞和我談判的錄像交到了何爺爺和趙爺爺手裡，兩位爺爺又把這份錄像給了一號首長。結果現在一號首長決定要親自去遼海處理這件事情，所以我估計那兩父子這次要倒血霉了！但說不准我們百佳會受到什麼影響，所以我才希望你到遼海去盯着別讓我們的百佳亂掉。”聽得唐昱的話宋宛如不禁一愣！這小子啊！又給惹出了一番大事來了！這次竟然搞得一號首長親自出動去處理這件事情，看來那對父子還真是有夠倒霉的！　　“好吧！我把手頭的事情交接一下，明天就飛回遼海。放心吧！遼海的事情我會處理，但你最近還是呆在京城裡比較好，別隨便出門了。惹出這麼大的事情來說不準會有人打你黑槍呢！”唐昱撇撇嘴，在京城裡打黑槍？！還在柳蔭街這裏打黑槍？！吹呢吧你！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咧！　　隨即唐昱又和宋宛如胡亂聊了幾句便掛斷了電話，掛了電話的唐昱心中腹議着宋宛如現在是越來越像小女孩兒了！時不時的竟然還和自己開玩笑，都不似以前那樣溫婉端莊了。唐昱卻不知道，只有在越是熟悉的人面前宋宛如才越是表現出自己活潑的一面。在外人面前她永遠都是端莊秀麗的。　　“電話打完了？！”何老笑着看着唐昱道：“那你就老老實實的在家裡休息吧！別亂跑了，雖然說沒人敢在京城裡打你黑槍，但找你麻煩還是可以做到的。你這段時間就別出去了，老老實實呆家裡吧！那群傢伙倒是不敢打上門來！”趙老聽得何老的話不禁虎目一瞪，哼道：“打上門來？！他們要敢打上門來我就能操着這75毫米野炮轟飛了他去！”何老聽得趙老這話不禁哼道：“虧你還是燕京的大學生呢！怎麼一副活土匪的模樣？！你就不能斯文點給孩子帶個好頭兒？！”　　見得兩位老人又要爭起來了，唐昱不禁苦笑着趕緊勸架。安撫好了兩人他才得以回房休息，但白天的時候或許是睡的太多了導致這時候唐昱竟然睡不着。於是無奈的他只得起身拿起利嘉誠等人送個他的書籍一篇篇的看了起來。　　這時候，在京城裡三號首長已經秘密的召集了隨同他一起處理浙省案件的相關負責人。並下達了一號首長的指令，一時間中記委、警察部全都進入了狀態！一切人員都在秘密調配中，有些人雖然嗅到了風聲但卻因為得不到消息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只能是大約估計或許是重大事件。　　第二天中午，宋宛如飛抵遼海省會。由百佳派出的人員接送來到了百佳的超市內安撫負責食品安全檢測中心的香江員工，並保證最多半個月就能將那些被困的人員救出。原本人心惶惶的百佳食品安全檢測中心的員工們在得到了宋宛如保證后才安下心來繼續工作。而陳海駒也得到了宋宛如的召見，工資被提升了一大截讓他安心工作。而花天酒地瘋狂了一個晚上的周泰瑞這時候才得到了宋宛如進入百佳的消息！頓時他心裏一驚！立即派出人去打探這宋宛如到底和百佳是什麼關係。　　畢竟宋宛如在他眼中可是和唐昱不同的，人家可是正宗的紅色後代！姥爺是開國元勛，老爹是現在某軍區總參謀長！公公是現在的遼海省長，這一切的關係可比他周泰瑞強多了去了！要是宋宛如打算修理一下周泰瑞，他還真沒有什麼還手之力。誰叫他本身就把柄一大堆而且行事作風惹人厭煩呢？！但周泰瑞派去打探消息的人卻沒有帶回來任何的消息，甚至周泰瑞請人幫忙帶話給宋宛如求見都沒有得到回應。這時候周泰瑞才知道害怕了！他先是趕緊將那幾個扣押下來的採購和檢測人員用車子送回了百佳，接下來再次派人帶話給宋宛如求見。　　宋宛如將那些被周泰瑞送回來的百佳員工們安撫了一番，對於周泰瑞的見面請求卻是報之以冷笑。沒有做出任何回應，甚至連周泰瑞派來的人都沒有去見上一面。為了保證安全宋宛如甚至直接調來了黑水國際在遼海的分部的精英們專門負責百佳的安全！而知道了宋宛如竟然調動了黑水國際的人，周泰瑞大為驚恐！他可不是那些什麼消息都不知道的白痴，相反因為他家老爹的身份他能知道一些普通人根本不知道的事實！　　黑水國際，說白了就是一家軍方背景濃厚的安保公司！裏面的安保人員可都是身手高超之輩，甚至有些直接就是參加過戰爭殺過人、見過血的狠人！能調動這家公司的人來保全百超市，這說明了宋宛如在這家公司內的地位。這種企業、這種身份、這種背景！哪裡是他周泰瑞一個小小的公子兒能惹得起的？！但事情已經如此，而且人家也不願意見他他周泰瑞又能如何？！只能是硬頂着看看有什麼結果罷了。　　三天後，遼海官場得到消息：一號首長將要來遼海視察工業園的情況。得到了這個消息遼海官場為止一震！這可是首長們第二次來遼海視察了啊！這可說明了首長們對遼海有多麼的重視，在這種重視之下只要干好了還怕官帽子不能挪一挪？！一時間所有的人都摩拳擦掌的等待着一號首長的到了，到時候好好表現一番。但他們卻不知道，此次跟着一號首長過來的卻不是什麼視察團，而是調查團！查的就是遼海省委的問題！得到了消息的宋宛如在百佳的辦公室里冷笑了一下，這周泰瑞還真是不知道死活！看這樣子他還是沒有和他家老爹說明情況，所有導致了周宏竟然一點準備也沒有！不過這也正常，周泰瑞不過就是個廢物公子哥兒而已，能指望他有什麼政治智商？！當然不會嗅出這京城來人中的風聲了。　　而且畢竟百佳的事情是得罪了包括宋宛如在內的高層太子，還有利嘉誠這樣的頂級港商。所以周泰瑞對着自家老爹隱瞞也在情理之中，若是說出來了說不准他家老爹能打斷他的腿！而宋宛如的公公沈睿鴻也是對此事洞若觀火，不過他也沒有提醒任何人。僅僅是擬定了一些名單準備在一號首長到來后再提出來！

# 第五百零五章 周宏家的戰爭

　　一周后一號首長來到了遼海，按照慣例一眾的省委領導前往迎接歡天喜地的將一號首長請入了省委會議室中發表講話。一號首長先是肯定了遼海各級官員的努力和成績，隨即談起了最近浙省的食品安全事件。並指出，食品安全是關乎民生民計的頭等大事！是必須嚴防死守、不可懈怠的問題！要求遼海的全體組織人員、官員必須予以最高度的重視，查找自己是否有這樣的問題並提起消滅隱患，為保證人民的餐桌安全做出努力和貢獻。　　遼海的大小官員們聽得一號首長的話有些莫名其妙，摸不着頭腦。要知道浙省的事情他也是知道的，甚至還開會研究討論並徹查過。那些有毒的飼料並沒有流入遼海，而飼料配方由於信息不通暢也沒有遼海企業進行生產，雖然遼海農大發現了還是有人在研究“鹽酸克倫特羅”，但項目早已經被心驚膽戰的省委省政府叫停了。並鼓勵他們將研究的方向轉向了如何檢測、預防“鹽酸克倫特羅”的項目。　　一號首長為什麼會突然提起這個問題？！難道遼海也有企業秘密生產這些“鹽酸克倫特羅”所添加的飼料？！想到這個問題，遼海的大小官員們頓時悚然一驚！要知道，浙省的官場血案那可是歷歷在目啊！三號首長一擊之下，連省級的一二把手都黯然退場、學術明星都蹲進了大牢，你如何不讓這些個官員們緊張異常？！甚至農業部門和科技部門的領導人都不約而同的拿出了手絹擦了擦頭上流出的汗。　　而遼海省長沈睿鴻在聽到了一號首長的話后立即表示，關於“鹽酸克倫特羅”的問題在國家做出了指示后遼海的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經過調查，遼海農大中確實有一些學術人士在研究這個項目。但他們僅僅是出於學術研究而使用了“鹽酸克倫特羅”，並沒有將其添加在飼料中出售，更沒有流出市場。　　省委省政府在得到了國家的指示后立即叫停了他們的研究，並將“鹽酸克倫特羅”列入了飼料企業嚴禁添加的範疇內。並責成全省的防疫、衛生及農業部門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飼料添加劑檢查，令人欣慰的是遼海到目前為止沒有發現有企業將“鹽酸克倫特羅”添加進飼料中的做法。　　並且遼海省政府為了保障日後不會有不法分子或道德敗壞的學術人員將這些有毒物質添加進飼料中，遼海省政府直接組織了之前研究於“鹽酸克倫特羅”的科研人員進行攻關，希望早日培養出一批可以鑒定“鹽酸克倫特羅”是否添加到飼料及豬肉中的人才，專門去負責遼海食品安全的問題。　　聽完了沈睿鴻省長的彙報后，一號首長表示對遼海的危機意識和危機處置非常的滿意。之後一號首長便到了省委招待所中下榻，並結束了今天的行程安排。一堆的遼海官員們擦着冷汗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忐忑的琢磨着一號首長怎麼會說起食品安全的問題。不少人甚至致電京城試圖打聽出最近京城裡是不是有什麼變動又或是風波。想着提前做出些準備。　　此時，遼海的一個人正在電視前冒着冷汗！這個人就是周泰瑞，自家知道自家事。食品安全問題是現在國家主抓的問題，而自己卻又剛剛拿着這個問題來為難百佳！甚至還扣下來百佳的檢測及採購人員！怎麼這麼巧一號首長就來到了遼海，甚至還直接提出了食品安全問題！這一切似乎巧合的太過詭異了！這讓周泰瑞心生不妙，作為省政法委書記的兒子他也不是完全不懂政治的人。這些領導人們所講的每一句話都是意有所指絕對不可能是空穴來風！之不過大多數人聽不懂罷了。　　百佳、唐昱、利嘉誠、宋宛如……這所有的人似乎連成了一條線、一張網！一下子扣住了周泰瑞，勒的他喘不過氣來！這時候他才想到自己是不是要和自家那位省政法委書記的周宏說說情況，畢竟自家老爹才是官場中人！或許他能分析出些什麼來，於是周泰瑞不敢怠慢乖乖的呆在了家中等待着周宏的歸來。　　周宏畢竟是省政法委書記，一號首長的到來他少不得要安排一些保衛措施。於是和自己的下屬們開會討論了良久之後制定了一些保衛計劃，直至深夜才回到了家中。回到了家中的周宏見得兒子周泰瑞竟然少有的呆在家中陪着妻子說話，儼然一副在等待着自己回來的模樣。　　當下周宏不禁詫異的道：“泰瑞，你今天怎麼在家？！平常這個時候你不是都在外面嗎？！今天怎麼想起回來了？！”　　聽得父親的話周泰瑞嘿嘿的傻笑了一下，少有的乖巧的拿起拖鞋擺到了周宏的腳邊道：“我平時不是忙嗎？！這不，一有空我就回來了唄！多陪陪您二老嘛……”聽得周泰瑞的話，周宏冷笑着道：“你要真有這份心思，就少給我惹點禍！老老實實的去上班，別做你那些坑人的狗屁生意！”　　聽得周宏罵自己的兒子，陪着周泰瑞的劉麗不幹了！年紀並不顯老的她想被踩到了尾巴的貓似的跳了起來指着周宏的鼻子便直接罵道：“周宏！你個死沒良心的！兒子怎麼招惹你了？！怎麼給你惹禍了？！不就是做點小生意賺點錢嗎？！是殺人了還是放火了？！哪裡丟了你的臉了？！京城裡的少爺們哪個不是頂着牌子在做生意呢？！就你清高！就你有原則！我呸！嫁給你算我倒了八輩子血霉了！”　　聽得妻子這番潑婦般的罵街，周宏不禁眉頭一皺！但想起今天一號首長的到來及提到的食品安全問題，他不禁失去了和妻子吵架的慾望。冷哼一聲，便直接回到了書房“砰！”的一聲便把門關上了！劉麗見得周宏如此，正想要衝到書房是繼續開罵但卻被兒子周泰瑞一把攔住了，柔聲道：“媽～爸這也是為我好嘛……說一千道一萬，我還不是他兒子么？！他不幫我他能幫誰啊？！媽，您消消氣！來！吃個蘋果～”　　周泰瑞笑嘻嘻的給劉麗削起了蘋果，又是一陣撒嬌的甜言蜜語直把劉麗哄開心了他才端着果盤到了書房放在了周宏面前。周宏此時正在看着省警察廳拿出的關於最近治安問題頻發及警力、警械不足的撥款提案。見得兒子進來，周宏冷哼了一聲也沒有多說什麼。但看到了兒子恭敬的將果盤擺在了自己面前，周宏心中還是有着些許溫暖。但想到兒子一貫來的作風周宏心下瞭然，定然是惹出了什麼大麻煩才會這般老實。於是放下了文件對着周泰瑞緩緩的說道：“說吧！又給我惹了什麼禍事了？！趁我現在有空你趕緊說，不然我一會兒又要看文件了！最近一號首長都會在遼海，我的事情比較多！你那些個破事兒就少給我惹點吧！”　　周泰瑞先是嘿嘿的笑着說：“沒呢！我能惹啥事兒呢？！不過是一點小問題罷了，想和爸你商量商量該怎麼處理。”和自己商量？！看來事情不小！但周宏肯定打死也想不到會是食品安全的問題，此時的他只是稍有興緻的問道：“什麼問題？！給我說說看！”　　周泰瑞嘿嘿的笑了一會兒，避重就輕的把毒大米、唐昱、百佳和宋宛如的事情全部給周宏說了一遍。周宏可不是周泰瑞這種蠢貨，他可是早就知道這百佳其實有着宋宛如、江慧琳他們的影子，要知道，如果沒有什麼關係那麼這兩位開國元勛之後又怎麼會如此賣力的在全國各地為了百佳的開業四處奔波？！而自家這個傻兒子竟然搞不清楚狀況就看着百佳好賺錢，便想着吃下來！　　這種類型的企業是一般人能染指的么？！他這是要命啊！而且這蠢貨竟然還為了賺錢不惜去收購霉米來漂泊成新米出售！被百佳的人員發現了竟然還敢將別人扣下來！這是何等的囂張和霸道？！於是周泰瑞剛剛將話說到了一半，周宏便陰沉着臉“呼啦～”一下站了起來毫無徵兆的一巴掌狠狠的抽到了周泰瑞臉上！　　只聽得“啪！”的一聲脆響！本來就因為酒色過度還吸粉末、吃丸子的周泰瑞一下子被自家老爹狠狠的抽翻在了地上！那張滿是黃牙的嘴一張“哇！”的便吐出了幾顆牙齒！但周宏還不解氣，衝出了書桌“砰！”的便是一腳踹到了周泰瑞的肚子上赤紅着雙目怒吼道：“你個畜生！看我今天不打死你！”周泰瑞被一腳踹的“砰！”的一聲撞到了那書房的門上！捂着肚子，不斷的哀嚎着。　　這時候書房裡的動靜已經引起了在客廳里的劉麗的注意！她聽得周泰瑞的哀嚎，便猛的跳起身來一下子沖向了書房！打開了門便看到了自家兒子滿嘴是血慘然的癱坐在上，一時間劉麗的腦子“嗡嗡……”的炸開了！抓起身邊桌子上的茶杯猛的就向周宏扔去尖聲叫道：“周宏！你竟然敢打我兒子！老娘和你拼了！”此時周宏正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氣，被劉麗砸來的那猛的一下擊中的額頭！

# 第五百零六章 周宏的決定

　　周宏一個躲閃不及竟然被那劉麗砸過來的茶杯“乒乓！”一聲在腦門上砸了個粉碎！頓時鮮血便流了下來，周宏赤紅着雙眼伸手往頭上一模拿下來一看竟然全是血！而劉麗看得周宏滿頭鮮血頓時也慌了，但她卻還是硬氣的道：“有什麼話不能好好說？！你非得要打兒子么？！老娘這是給你一個教訓，讓你也知道一下被人打的滋味兒！”　　這劉麗從小便是嬌生慣養，雖然後來插隊的時候吃了點苦頭但回城后家裡勢力不錯加之丈夫又爭氣，於是心氣兒一下子就高了起來！甚至她還覺得自己這丈夫之所以能有此成就和自己娘家的支持是分不開的，所以對待丈夫的時候就不似從前那麼溫柔反而有些扯高氣昂的了。　　面對這種情形周宏一直是默默忍讓着，他希望的是妻子能夠自己知道錯誤然後改正。但劉麗卻一點改正的意向也沒有，反而變本加厲！這也導致了周宏在外工作后一直懶得回家，又或者是回到家也是在書房裡睡。近幾年來這種情況更為嚴重，周宏甚至一年和劉麗一起吃飯的時間都不多了。劉麗其實也知道自己的一些問題，但總是覺得周宏應該先低頭自己才認錯。於是兩人就這麼僵持了好幾年。　　而由於周宏幾乎都不怎麼回家，於是導致了兒子周泰瑞被劉麗寵愛的在遼海幾乎成了飛揚跋扈的代名詞！成天的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來往，搞些歪門邪道的鬼心思去賺黑心錢！為此周宏不知道替兒子周泰瑞背下了多少黑鍋，擦過了多少屁股！但每次周宏打算教訓一下兒子的時候總是會被劉麗的無禮撒潑給攔住了，這導致了夫妻關係的不斷惡化和周泰瑞在那些狗屁倒灶的事情上的變本加厲！　　摸着頭上流下的血，周宏猛的明白自己一開始就錯了！自己就不應該娶這個一個小官僚家的小姐，這種“貴族”根本就是自己承受不起的。如果不娶這劉麗，或許周宏升不到這麼高的職位，但也不會有着那麼臭的名聲！更不會生下比豬還蠢的兒子！看得周宏看着自己手上的鮮血發愣，劉麗一時間竟然恐懼了起來！數十年的夫妻了，她自然了解周宏。如果周宏和她大吵一架還沒有什麼，那說明周宏在乎她、還想和她繼續相處。但如果周宏不吭不聲了那麼事情就嚴重了！　　果然，愣了好一會兒的周宏放下自己的手漠然的看着劉麗與周泰瑞母子冷冷的道：“既然你心疼你兒子，那你就自己去處理你兒子的事情吧！我可以明白的說，這件事情我無能為力！順便說一句：你不是老說嫁給我你瞎了眼么？！好！那我們明天就離婚！”　　周宏的那句“離婚！”二字頓時炸的劉麗的耳朵嗡嗡直響！她不可置信的看着周宏顫抖着問道：“周宏……你……你說什麼？！離婚？！你再說一遍！你再說一遍！”周宏看着近乎癲狂的劉麗，漠然的道：“離婚，我說的是離婚。今晚我就搬出去住，明天我會讓人把離婚協議帶過來。你簽字就是，家裡的東西、錢我全部不要！都給你！以後你就可以找你自己的‘幸福’去了！”劉麗聽得周宏的話立刻瞪大了眼睛尖叫道：“我不同意！憑什麼？！老娘我嫁給你那麼多年享過一天的清福嗎？！周宏你個狗東西！你個沒良心的！老娘不過輕輕的碰了你一下你就要離婚！你對得起我娘家人那麼扶持你么？！別忘了，你現在的位置我娘家人給你出了多少力！要不然就憑着你這狗模樣能做上省政法委書記的位置么？！你也不撒泡尿給自己照照！別以為現在功成名就了就能把老娘一腳踢開！我告訴你：別想！老娘打死不會離婚的！周宏！你這是痴心妄想！”　　劉麗的尖叫和羞辱周宏竟然一點反應也沒有，甚至都沒有任何反駁。而是漠然的拉開抽屜拿出一張手絹兒，捂住了自己被砸開的腦袋直接向門外走去。這時候劉麗猛的拉住了周宏惡狠狠的道：“周宏！你給老娘站住！我告訴你，今兒你不把事情說明白了你就別想走！別以為你能一腳把老娘踢開，逼急了老娘讓你這破省政法委書記都做不成！別忘了，是我家裡人幫忙你才坐上這個位置的！你要不仁就別怪老娘不義！”　　聽得劉麗的話捂住腦袋的周宏冷笑了一下轉身對着劉麗道：“不用你來扳倒我，明天我自己就向省委辭職！這省政法委書記的位置我還真不稀罕了！我告訴你劉麗！我受夠你了！明天我就會讓人把離婚協議書送來，從此以後咱們倆恩斷義絕！”聽得周宏的話劉麗一下子愣住了！周宏他說什麼？！他竟然要辭職？！你以為這是過家家呢？！省政法委書記的職位是你想辭就能辭的？！當下劉麗不禁冷笑的看着周宏，尖叫道：“你放狗屁呢！你以為老娘是傻子啊？！這職位是能說辭職就辭職的么？！別忘了！老娘也是大家出身！別想着說著點狗屁假話就能唬住我！”　　周宏用看白痴一般的眼神看着劉麗緩緩的道：“平時肯定辭不了，但明天我絕對能辭職！就算我不想走省委的人也會碾着我走！我明白跟你說了吧！這次泰瑞惹下的事情絕對是潑天大禍！甚至一號首長到了遼海我估計都和這件事情脫不開關係！具體情況你自己電話問問你京城裡的那些娘家人去，我不跟你廢話了！”劉麗聽得周宏的話頓時愣住了！泰瑞竟然惹下了那麼大的禍端？！連一號首長都來處理了？！這不能吧？！這周宏是不是在耍我呢？！這樣的事情怎麼可能出現？！　　但說完話的周宏看也不看劉麗一眼，直接從她手中將自己的衣袖扯了出來大踏步走出了書房並直接離開了這個讓他充滿了厭惡的家中。書房裡這時候只留下了劉麗和周泰瑞母子倆傻愣愣的互相看着，良久劉麗才對着周泰瑞緩緩的道：“兒子，你和我說老實話！你爸說的是不是真的？！你究竟做了什麼竟然惹得一號首長親自過來遼海處理？！你要想保住自己的命你就和媽說個清楚！”　　看着自己的父親猛然大怒，隨即和母親的吵架最後鬧得要離婚其實周泰瑞心裏已經對這件事情有了極大的恐懼！父親的推斷和自己這段時間的觀察徹底的融合在了一起後周泰瑞終於知道後悔了！被周宏打的滿臉是血的周泰瑞此時不敢怠慢，趕緊帶着哭腔對着劉麗哭喊道：“媽！這件事情是這樣的！我之前收購了一批大米……”　　隨着周泰瑞將事情緩緩的道來，劉麗越聽越是心驚膽戰！正如她自己所說，她劉麗可是大家出身啊！對於政治的敏感度、熟悉度自然是高於一般的普通人！連兒子都知道首長們的話不是隨意可以說的，所有的話都是意有所指！一號首長來到了遼海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到了食品安全的問題，那麼毫無疑問自然是遼海有着食品安全的問題所以一號首長才會前來處理！　　而一號首長之所以和遼海的官員們說起這個問題自然是給他們提醒：有牽扯的自動給我斷掉牽扯，主動前來交代問題。不然給查出來了那可就不好說話了，到時候那真是該怎麼辦就怎麼辦！一點情面也不能講！結合上自己丈夫周宏的要辭職的態度劉麗終於明白了，自己這兒子確實是因為這毒大米的事情惹下了潑天大禍！現在一號首長已經前來遼海，那麼就是說明這件事情已經東窗事發！一號首長前來興師問罪來了！　　連一號首長都來了，那麼處理方式自然是可想而知！這種事情絕對不可能輕判，字啊一號首長的注視下，要想動什麼手腳肯定也是難事。而自己丈夫周宏的主動辭職為的就是爭取一個寬大的處理，或許也是為周泰瑞爭取一條活路。犯下了這種事情惹得一號首長親自關注，想要全身而退那是不可能的了。而作為當事人的父親，政治前途、政治聲譽肯定是全部都毀掉了。即使周宏不主動辭職，不久的將來也肯定會被放置二線然後慢慢的從遼海的官場中被剔除掉。於是周宏才會選擇在被人剔除之前自我剔除，算是留下個好名聲也是給自己和兒子爭取一條活路！　　浙省都沒有被判處死刑那麼遼海的一位省政法委書記的辭職，總能換的一個死緩吧？！只要沒有直接被立即執行死刑，那麼也就是有着活下來的機會。這或許是周宏唯一能為兒子去做的。放掉自己的權利、職位讓自己的兒子活下來，繼續的活着。將來等風聲不那麼緊了再想辦法將他從監獄里弄出來。畢竟周宏擔任的是遼海的省政法委書記，受過他提拔恩惠的人也不在少數。將來要弄點什麼他也算是有門路的，只要將來風聲停了他厚着臉皮求到續任的省政法委書記的頭上別人也總是會給他這位前任幾分面子。為難一個過氣兒了的官場老人可不會有什麼好名聲。而拿下了臉皮的周宏至少兒子可以少受那些牢獄之災。　　這便是劉麗猜測下的周宏的打算，其實她猜測的還真對了！周宏離開了家后便直接回到了自己辦公室，花費了一個晚上的時候寫下了一份辭職報告。這晚他一夜沒睡，就在自己的辦公室里狠狠的抽了一夜的煙，第二天一早他便直接將這份報告交到了遼海省委書記寇海手裡，寇海是嚴仲賢被調離后京城直接空降下來的遼海新任省委書記。當他收到了周宏的這份辭職報告后當時便訝異的說不出話來！

# 第五百零七章 情勢發展

　　要知道，周宏是最近正向寇海靠攏的官員之一。因為周宏的娘家人就是屬於寇海派系裡的一個小分支，所以當京城一番博弈寇海調來了遼海之後周宏自然就跨越到了寇海這一系的人馬中來。寇海不過才到了遼海幾個月而已，和根基深厚、從底層打拚起來的沈睿鴻根本就不是一個級別的选手。於是這段事件寇海一直是韜光養晦，對於沈睿鴻的一切主張既不明確表示反對也旗幟鮮明的支持。　　對於這種情況沈睿鴻心知肚明，寇海的派系和他的派系根本不是一路的。雙方的政治理念本來就不太一樣，但沈睿鴻想做的僅僅是促進遼海的發展。只要不和他的這條原則有衝突，那麼其他問題和爭執沈睿鴻還是可以接受的。而周宏作為寇海唯一在遼海的左膀右臂，此次的辭職可想而知對寇海的震動有多麼的大！於是看到了這篇辭職報告后，寇海讓秘書先出去才沉聲對着周宏問道。　　“老周，到底是什麼事兒？！你得和我說個明白，這麼不明不白的就辭職這個我接受不了！”寇海目光灼灼的看着周宏緩緩的道：“有什麼問題、想法我們可以商量着解決！辭職當逃兵可不是一個黨員該做的事情！對於這件事情我希望你能老實和我交代。”　　聽得寇海的話，周宏不禁苦笑！您以為我真的沒事兒就想辭掉這省政法委書記的職位么？！我又不是傻子啊！如果不是逼不得已我又怎麼會辭職？！作為盟友，周宏當然是信得過寇海的，而且這件事情也沒有什麼好保密的。於是當下周宏便對着寇海緩緩的道。　　“今天晚上我回到了家裡我才知道，我的那個傻兒子竟然拿着四百多噸的發霉大米進行了工業加工以後企圖賣給咱們省里的百佳超市進行銷售！但這件事情被百佳超市的食品安全檢測中心給檢測出來了，於是人家百佳當然不幹了！直接來找我那傻兒子退款並說要在自己的公告欄上曝光。”　　聽得周宏的話，寇海心裏一驚！作為京城出身的官員寇海自然有着自己的消息渠道，這家百佳超市有着誰的股份他都是一清二楚！他沒有想到的是周宏家的那個紈絝先鋒周泰瑞竟然想着賺黑心錢賺到百佳去了！這不是老虎頭上拍蒼蠅――找死么？！而接下來周宏的話更讓寇海心驚膽戰了！　　“我那傻兒子被人家抓包了不僅不賠償，還把人給扣下來了！威脅人家給他開具合格證明進行銷售不說，還想着吞下人家的股份！結果把蘇慕儒的那位乾兒子給惹回來了！”聽得周宏的話寇海不禁“咕嘟～”一聲咽下了一口口水，寇海也是京城裡出身的部級官員自然是知道唐昱曾經被最高首長接見過的，而唐昱跟軍方的關係良好這也是京城高層人所共知的。去年唐昱住進了柳蔭街的時候就已經引起了京城內高層的轟動！　　為此事甚至不少人在暗中收集着唐昱的資料，怕的就是自己派系的人一個不小心給踩到地雷惹出何老、趙老這兩尊大神來了。這些事情其實周宏也是知道一點的，但也後來也沒有這麼回到遼海。大部分的時間不是呆在京城就是去了香江，於是遼海的官場漸漸的覺得這小子雖然是顆地雷但都沒有接觸，根本就沒有引爆的機會。於是警惕之心也逐漸的鬆懈了下來。　　“見了唐昱，我那傻兒子不知道人家的本事還大言不慚的威逼利誘想着拿下人家在百佳里的股份！這下事情可惹大了，我通過最近的出入資料才知道唐昱現在已經在京城而沒有在遼海。現在遼海百佳坐鎮的是何老的外孫女兒、沈睿鴻省長的兒媳婦宋宛如！”說著周宏拿出一包煙來，散給了寇海一支自己也點上了一支深深的吸了口后才緩緩的道：“今天的時候開始我聽一號首長說起食品安全的問題還有些莫名其妙，但現在我算是明白了！人家唐昱直接把這狀給告到京城去了！一號首長白天的那些話是意有所指啊……”　　聽到這裏，寇海算是明白了周宏的“意有所指”指的是什麼。這分明就是唐昱將這狀告到了何老、趙老那裡於是將一號首長這尊大神給惹來了遼海！為的就是處理這毒大米和威脅百佳的事件！要知道，現在可是進入了香江回歸的倒計時了！不說唐昱的身份，就是唐昱的合伙人利嘉誠那也是香江數得上的大豪之一！這明目張膽的明搶對着國家的信譽有着多壞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　　而且這周泰瑞好死不死的竟然撞到了浙省食品安全事故剛剛被處理完的風口浪尖上，京城裡的首長們自然認為這是故意挑釁！對於周泰瑞自然會予以嚴懲！作為周泰瑞的父親，遼海的省政法委書記周宏自然難辭其咎！未來的仕途自然是一片的灰暗，於是為了搭救下兒子的性命減輕牢獄之災周宏索性將自己那已經破碎的仕途直接拋下以自己的職位換取兒子的輕判。　　這番做法在現在自然是最好的方式了，畢竟如果一號首長沒有來得遼海或許還可以通過其他途徑，比如：聯繫上唐昱又或者是找找京城裡的大佬給說說情，或許還能躲過一劫。但現在一號首長既然已經到了遼海並言明了要查處食品安全問題，那麼周泰瑞自然是在劫難逃！能做的不過是減輕刑罰罷了，畢竟一號首長都已經親自過來了難道還要空手而歸？！至少周宏和寇海自認為自己沒有這份本事可以讓一號首長無功而返。　　別說讓一號首長無功而返了，哪怕就是三號首長過來了要處理他們任何人只要有真憑實據那麼他也不過是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寇海想到周宏這麼多年來的打拚，竟然換到了這樣一個結果不禁心生感慨！站起來拍了拍周宏的肩膀無奈而落寞的道：“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啊……老周，這次可真是苦了你了……”　　聽得寇海的話，周宏不禁苦笑這捻滅了自己手上的煙無奈而低沉的道：“家？！我想我已經沒有家了。我都打算好了，辭職以後我就和劉麗離婚！之前考慮到影響問題，我一直忍着她、讓着她。誰知道她竟然變本加厲！把一個好好的兒子給搞成這樣！這樣的老婆我真是不能再忍受了，離婚協議書我已經讓人給她送去了。相信不久就會有結果。”　　寇海聽得周宏的話不禁心裏一驚！不是吧？！周宏要是玩這一手，那麼他的靠山也就算是倒下了啊！要知道，周宏能混到今天這一步劉麗家真的是出力不少，如果周宏在自己辭職的時候和劉麗離婚那麼也就等於是把自己的仕途之路完全斷絕了！不過寇海回頭想想覺得也是正常，關於劉麗的囂張與霸道他也是聽說過的。周宏趁着這次機會和劉麗離婚也是在情理之中，仕途都已經走不動了那還要忍着這種囂張做什麼？！不如離了自己開心！當下寇海深深的嘆了口氣對着周宏緩緩的道。　　“老周啊～都已經差不多五十歲的人了！咱還能幹些什麼？！有沒有考慮過今後的打算？！”聽得寇海這麼問周宏笑了笑，再次給自己點上了一顆煙無奈的道：“能有什麼打算？！我昨晚才知道這個消息，還沒有想好呢！走一步算一步吧！都活到這份上了，還求個什麼？！能夠退休拿份養老金就算是不錯的了。也不敢求什麼了。”　　寇海聽得周宏的這番話，不禁心生兔死狐悲之感！他們兩人雖然經歷不相同，但這幾個月以來交流不少。京城部委出身的寇海還真從底層出身一路打拚的周宏身上學到了不少東西，二人之間皆有着惺惺相惜之感。看得好友如此，寇海也不禁有些悲涼。於是只得無奈的安慰道：“老周啊……放心吧！今後有什麼困難你可以直接過來找我，只要我在遼海一天能給你解決的我盡量幫忙！也不枉我們相識一場。”　　聽得寇海的話，周宏不禁心中一暖！自己總算是交得了一個好朋友，在這種時候能夠對自己說出這番話來已經是實屬不易了！要知道，一般人這個時候躲還躲不及呢！誰還會給你說什麼以後能幫忙的盡量幫忙？！而且還牽扯到了周宏那被一號首長盯上的倒霉兒子，萬一要是這周宏提出要放過他兒子一馬那是幫還是不幫？！換誰都會頭疼啊！周宏感激的站起來緊緊的握住了寇海的手兩人無言以對。　　這天上午，遼海省委省政府毫無預兆的召開了常委會議。會議上遼海省政法委書記周宏向省委提交了一份辭職報告，上面寫明的緣由是私人原因。這份辭職報告在會議上引起了激烈的討論，但最終還是通過了。並省委宣傳部門接到通知，對外發布了省政法委書記周宏因身體不適暫時離開崗位的新聞。這一天，遼海市警察部在百佳的舉報下一舉抓獲了制售有毒大米的黑心加工廠！併當場查獲了正在加工的黑心大米近八百餘噸，一時間全國震驚！中記委、國家警察部組成了調查組前往遼海對這次重大的食品安全刑事案件展開了調查。

# 第五百零八章 劉慶東的無奈

　　劉麗在電視上看到了這則新聞頓時慌了！她總算知道了為什麼自己的丈夫會辭職，這分明就是一號首長親動的“打老虎”行動啊！打的是誰？！毫無疑問是她的那倒霉兒子！丈夫不辭職那麼將來的仕途也是一片灰暗，所以乾脆拿着職位換取兒子的輕判罷了。但劉麗哪裡甘心兒子就這麼被抓啊！於是不斷的聯繫起京城裡自家的勢力。特別是某部委里的主任劉慶東，這是劉麗的親哥哥見到這種情形劉麗第一個聯繫的就是劉慶東。　　劉慶東本來也聽到一些風聲說一號首長去遼海或許是為了食品安全問題，但他沒有想到的是這件事情竟然會爆發在自家頭上！剛剛接到妹夫辭職的消息他的震驚還沒有消去，便接到了妹妹說是自家外甥竟然參与這次事情！一時間劉慶東手腳冰涼，身在京城的他自然不會缺少消息來源。這次的事情在爆發后已經有了傳聞，說是最高首長都十分關注！　　甚至《仁民日報》關於此事的報道首長都做出了批示：從嚴處理！打擊氣焰！兩句話，三個驚嘆號已經判決了周泰瑞的死刑。剩下的不過是走些流程罷了，剛開始不知道倒霉的是誰的時候劉慶東還有些幸災樂禍。但得知倒霉的是自家人的時候劉慶東才恐懼起來！聽得妹妹在電話那頭哭泣着道：“哥～這可怎麼辦啊？！泰瑞都要去坐牢了，他那沒用的爹竟然跑去辭職！還要和我離婚！這家裡一個靠得住的人都沒有，我怎麼這麼命苦啊……嗚嗚……”　　劉慶東聽得妹妹的哭嚎心中一片空白，嘴唇直哆嗦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好一會兒了，劉慶東才回過神來對着電話那頭的劉麗狠聲道：“我告訴你！別以為你在遼海是怎麼做的我不知道！護犢子！護犢子！你就護着吧！看看！看看！現在都把他慣成什麼樣子了！直說吧！這件事情誰都無能為力，別說是我了！哪怕是那幾位巨頭沾上了都得認栽！這件事情已經是引起了最高首長的關注了！現在計較起來沒人能逃得過！周宏這麼做，是唯一能夠保下泰瑞性命的一個方式，拿着他的職位給泰瑞換條命！”　　一口氣說了這麼一大段話后，劉慶東才緩了緩語氣沉聲道：“泰瑞這次的事情，最高首長都在《仁民日報》上做批示了！走是走不掉了的，想想日後的事情該怎麼處理吧……”　　聽得自家哥哥的話，劉麗腦子“嗡～嗡～”一片的直響！最高首長的關注啊！這是怎樣嚴重的事情啊？！自己兒子不就是賣個加工過的大米么？！這種事情值得最高首長關注么？！該死的百佳！竟然把這件事情捅到了最高首長那裡！竟要把自己兒子往死里逼啊！劉麗咬牙切齒的想到，隨即惡狠狠的對着劉慶東道：“哥～要是這次泰瑞出了事情，我絕對不會放過百佳！不讓他們滾出遼海老娘絕不罷休！”　　聽得自家妹子這話劉慶東涼笑着道：“你知道這百佳的背景么？！不知道吧！好！那我就告訴你這家超市的背景！這家超市的大股東是香江的大豪利嘉誠，香江97就要回歸了。這位大豪可沒少見最高首長！而百佳除了這位利嘉誠外，還有着何老的外孫女、某軍區總參謀長宋振國的女兒、遼海省長兒媳婦――宋宛如，另外還有一位開國元勛的親孫女兒江慧琳、海關高層、新聞主管高層方家的嫡系子弟方建銘，但這些都不是最位重要的人物。最為重要的是曾經住在柳蔭街、坐着何老的車子進過大内面見過最高首長的遼海東陵市市長的乾兒子――唐昱！”　　劉慶東冷然的對着電話那頭的妹妹道：“有着這些人物你還想着報復人家？！人家不把你兒子整死已經是很不錯了！這次事情你最好和泰瑞那小子說說！讓他說實話到底怎麼得罪人家了，說個清楚明白或許還能求的別人的原諒！如果還是想着隱瞞什麼，我告訴你！泰瑞這次絕對是死罪難逃！哪怕是周宏他辭職了也別想着能保下泰瑞的性命！”　　聽得劉慶東的話劉麗心中一涼，顫抖着道：“哥，那咱們能找到人給小瑞說說情嗎？！小瑞才不到三十歲啊……他不能去坐牢啊！要坐牢了他這一輩子就毀了……嗚嗚……哥，我就這麼一個兒子，你幫幫我啊……嗚嗚嗚……”　　聽得妹妹在電話那頭哭泣，劉慶東心中一片的煩躁！但他卻不能不幫忙，因為這劉家現在只剩下的不過是他們倆兄妹而已。家中老父在過世前拉着劉慶東的手要求劉慶東一定要照顧好妹妹，而劉慶東那是答應了老人了的！所以才有了他儘力幫助下周宏能做得遼海的省政法委書記的位置，當然這也和周宏自己爭氣是分不開的。對於自己這個妹夫劉慶東一向是非常看得起的，加之妹妹的關係他才會不遺餘力的進行幫助。　　實際上到了周宏的位置，劉慶東能夠幫到他的已經不多了。甚至很多時候都是周宏在反哺劉慶東。包括現在劉慶東的部委主任的位置也是周宏在與寇海溝通後由派系大佬提出而獲得的任命，可以說現在周宏所在的位置決定了劉慶東與周宏之間更多的是盟友合作的關係而非劉麗認為的高低關係。但周宏卻從來沒有向劉麗抱怨過，又或是向劉慶東提起過。　　蓋因周宏本身的性格中就有着一些因素，更多的是感激於劉慶東這些年的幫忙。或許正是因為此點周宏才會對着劉麗的撒潑無賴百般忍讓，以至於讓被慣壞了的周泰瑞惹出了如此驚天大禍！但事已至此還能怎麼辦呢？！劉慶東只得苦笑着向電話那頭的劉麗道：“這件事情你先全部搞明白后在電話我吧！現在事情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我們就是想幫忙也幫不了啊……”　　劉麗聽得自家哥哥這麼說不敢怠慢趕緊將周泰瑞找來，肅然的看着他道：“阿瑞，你和媽媽說實話！到底事情是怎麼回事兒？！我告訴你，現在事情已經被來了遼海的一號首長關注了！你最好和媽媽說實話，不然你大舅、你爸他們一起辭職都保不住你！”　　周泰瑞聽得母親如此說不禁心中大懼！其實他從父親辭職並不再回家已經看出來事情不對勁了，但還是沒有估計到竟然如此之嚴重！在他心中，大舅一向是比自己父親更厲害的人物！是可以將父親調整上省政法委書記的強人，所以他才肆無忌憚的四處撒野！卻不知道他大多數的黑鍋都是父親在替他擦的，而若是京城的大舅知道他這副德行估計早就將他“教訓”一頓清理門楣了！如今這位自己最為依仗的大舅竟然說出了沒有辦法，這如何不讓周泰瑞恐懼異常？！好一會兒了，周泰瑞才帶着哭腔對着劉麗喊道：“媽～我沒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啊……”　　這一刻，周泰瑞終於將所有的事情全部和劉麗交了底，這都是要命的時候了周泰瑞根本不敢隱瞞！包括了唐昱找自己談判卻被自己一頓羞辱的事情他也全部說了個遍，劉麗聽得兒子的這番坦白不禁氣得渾身發抖，癱坐在沙发上好一會兒竟喘不過氣來。近半個多小時后，雙目無神的劉麗才漠然的對着周泰瑞道：“阿瑞啊……看來媽真的錯了！我真的就不該信你的話，不該不讓你爸爸管教你……不然你何至惹出這麼大的禍端來？！看來媽媽真的錯……錯了啊……”　　但此時周泰瑞哪裡有什麼狗屁心思聽着自己老媽說什麼錯不錯的，要保住性命要緊啊！於是他急聲道：“媽～錯不錯的以後再說，現在是要解決這事兒的時候啊！媽～我不想坐牢！我也不能坐牢啊……”聽得兒子的話劉麗慘然一笑，拿起了電話再次給自己的哥哥撥了過去。說實話這時候劉麗根本就不想幫着周泰瑞打這通電話，由於他的撒謊導致了丈夫給自己發了離婚協議書。拿到這份離婚協議書的時候劉麗感覺自己的眼前一片的天旋地轉，幾乎就要暈過去！她從來沒有想過周宏竟然會跟自己提出離婚，甚至她拿着茶杯砸破了周宏的額頭的時候她都沒有想到。　　但這一切還是發生了，周宏讓人給她送來了離婚協議書。上面寫着放棄一切財產權利，兒子已經長大雙方卻沒有需要爭奪監護權。只要劉麗簽下這份協議，那麼自此後她和周宏將再無瓜葛。她不願意簽，也不甘心簽。但現在不簽又能如何呢？！周宏已經辭職，想要去單位鬧是不可能的了。周宏也沒有回家，想要找到他卻不知道要去哪裡找。劉麗於是只得暫時放下周宏的事情，為了周泰瑞最後努力一次給自己的哥哥――劉慶東打去電話。　　電話響起沒有兩聲就被劉慶東接起，在聽完了劉麗的描述后劉慶東暗暗的嘆了口氣。如果說劉慶東一點兒也不知道自家的外甥在遼海橫行霸道的事情那也是假話。但做父母的都不管他做大舅的怎麼好吱聲？！但劉慶東沒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妹妹竟然將這外甥慣成了這樣，甚至敢明目張膽的去搶奪股份、綁架人員！要知道這種事情哪怕是京城中的那群太子們也未必敢去明目張膽的乾的，他一個衙內怎麼就敢？！

# 第五百零九章 拘捕周泰瑞

　　劉慶東安靜的聽完了劉麗的描述，想了好一會兒后沉聲的對着劉麗道：“如果阿瑞沒有撒謊的話，那麼事情的關鍵無疑就是那個‘唐昱’！”聽得哥哥的判斷後劉麗先是一驚，怎麼可能？！唐昱不過是一個市長的乾兒子罷了，雖然說和省長沈睿鴻家裡關係非常而且據說得過最高首長的接見但怎麼可能會請動一號首長親至遼海來處理這件事情？！這太不可思議了吧？！　　大概覺察到了妹妹的疑問，劉慶東沉聲解釋道：“京城裡一直都有消息說唐昱曾經進駐過柳蔭街，住的就是開國元勛何老、趙老的家中！據說是他幫了現任某軍區總參謀長的宋振國的一個大忙，以致最高首長指示將原任西安軍事學院院長的宋振國調至某軍區擔任總參謀長。甚至有消息指出宋振國在未來的不久將入住中樞，在幾個巨頭中拿下一個位置！因為這是最高首長的指示之一！”　　劉麗聽得哥哥的話不禁大驚！這唐昱如果真的幫了宋振國這麼大的忙，那麼何老和趙老將他接進柳蔭街內去住就合情合理了！而唐昱有着這些關係，那麼一旦出了問題這兩位老人替他出頭而後引動了風雷也不奇怪。現在奇怪的是為什麼一號首長竟然親自下到遼海來？！於是劉麗對着電話那頭的哥哥緩聲道：“哥，這是不是太過離奇了點啊？！畢竟就算是唐昱有着何老和趙老的關係要引動一號首長那也不太可能啊！畢竟那可是一號首長呢！怎麼可能輕動？！恐怕三號首長都未必會動吧？！”　　聽得妹妹的話，劉慶東不禁苦笑。劉麗是不常駐京城，不知道這段時間的變化。於是他低聲向劉麗解釋道：“知道浙省的事情吧？！”電話那頭的劉麗點了點頭“嗯！”的應到。於是劉慶東繼續道：“根據最近出來的消息，其實這是因為唐昱在香江找到了一些有關於‘鹽酸克倫特羅’的資料並向何老、趙老等開國元勛做了彙報。這兩位老人將這些資料直接拿到了大內，交給了最高首長！於是才引得最高首長雷霆震怒！緊急召集了包括一、二、三號首長在內的領導人會議，並決議派出了以三號首長為首的清查隊伍直接下到浙省對事件進行排查和抓捕！”　　果然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唐昱在“鹽酸克倫特羅”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終究是被人察覺了。而且還被流傳在了京城的高層中，甚至不少人都在自己的護官符里添加上了唐昱的名字並將這名字下放到了自己派系的各個階層中。生怕一些不開眼的給得罪了后惹得何老、趙老雷霆一擊！而電話這頭的劉麗聽得哥哥的話暗自心驚，不禁急急的問道：“哥，那麼這麼說這個唐昱是關鍵嘍？！那麼宋宛如呢？！利嘉誠呢？！還有那位江慧琳呢？！他們我們都不需要聯繫嗎？！”　　劉慶東暗嘆妹妹是關心則亂，這件事情不是明擺着么？！於是他再次向劉麗解釋道：“如果小瑞沒有撒謊，那麼這件事情過來解決的人無疑就是唐昱而已。這說明了他在百佳中的地位很高，而且很得宋宛如、利嘉誠和江慧琳等人的信任。如果不是如此也不會讓他來處理這件事，而如果他很是得到這些人的信任那麼就算我們去找宋宛如他們他們也不會將這件事情接手。畢竟他們還是要看唐昱的態度如何，所以說我們現在最為重要的是找到唐昱並取得他的諒解。這或許能有一定的用處……”　　事實上劉麗不知道，在她聽着周泰瑞交代事情的時候劉慶東也得到了周宏的電話。在電話里劉慶東不禁勸了勸自己這位倔強的妹夫，但無奈的是周宏離婚的心意已決只是簡單的將自己查到的資料給劉慶東交代了一番后便掛斷了電話。他相信以劉慶東的政治智慧知道該怎麼做，雖然他也能聯繫劉麗而且在這個時候劉麗肯定會聽他的。但周宏現在已經對劉麗傷透了心根本就不想再和劉麗有什麼瓜葛接觸。於是才將事情轉述給了劉慶東。　　“哥，那我們現在是不是找到唐昱然後請他給一號首長他們說說話就能把事情揭過啊？！只要他同意了那麼阿瑞就沒事了是不是啊？！”劉麗急急的問道，這對她來說是最後的一顆救命稻草了！丈夫已經辭職，哥哥明確的表示沒有辦法。而現在找到唐昱就被她視為救下兒子的唯一辦法！　　“不是說找到唐昱就沒事兒了，而是找到他並取得他的諒解這或許會輕判些……”劉慶東嘆了口氣對着電話那頭的妹妹緩緩的道：“現在一號首長都親動了，完全沒有事這種想法你還是不要有了。我明白告訴你吧！現在最高首長的意思是直接殺一儆百！明白么？！就是說浙省的事情沒有殺人所以阿瑞頂風作案！所以最高首長打算將阿瑞直接殺掉作為警示！告訴其他人頂風作案會是什麼後果！”　　聽得哥哥的話劉麗不禁心中一涼！要殺人啊！她開始想着最多是判刑，而自己現在求的是兒子不要坐牢。但事情卻演變成為了最高首長下令要把她兒子給“殺一儆百”！這概念就完全不同了！這是要拿命啊！而她身邊的周泰瑞更是直接嚇傻了，他可不是政治白痴！雖然傻了點但畢竟成長在政治世家，知道最高首長的話意味着什麼！那就意味着自己等同於被宣判了！見得妹妹在電話這頭良久沒有說話，劉慶東繼續緩緩的道：“所以，想要完全沒事兒這種想法就不要有了。找到唐昱取得他的原諒，我們再找那些叔叔伯伯運作一番留下調性命就不錯了！要求太多，是沒有人肯幫你的……”　　劉麗在這話這頭漠然的點了點頭，對着劉慶東道：“哥，我現在就去東陵找唐昱。他要什麼我給什麼，只求他能給阿瑞一條活路。只要他能給阿瑞一條活路，就算我去死我也甘願了……”聽得妹妹如此說劉慶東不禁一陣哀嘆，對着電話這頭的劉麗道：“唐昱現在不在東陵，甚至都不在遼海！有消息稱他已經來到了京城，但住在哪裡並不知道。”　　聽得哥哥這麼說劉麗猛的一頓，隨即急聲道：“那我現在就過京城！哥，你幫我找找看他在哪裡！我立刻就過去找他去！”聽得妹妹的話劉慶東沉默了好一會兒才道：“那你過來吧……我現在暫時不敢說肯定唐昱在哪裡，但還是有些線索的。多派人去打探打探也能知道些消息，重要的是現在阿瑞不能妄動！一旦妄動那麼就是取死之道！告訴他，讓他先行留在遼海。如果有要求他配合什麼就积極的配合千萬不要頑抗！否則只能是死路一條！”　　“我知道了！我會和他說的！”劉麗急急的對着電話那頭道：“哥，那先這麼說了！我先掛了，一會兒我就去搭乘飛機趕往京城！”說完劉麗直接將電話掛斷，現在可不是聊天的時候！一號首長帶下來的隊伍已經開始了大規模排查，遲早會對周泰瑞動手於是劉麗不敢多說什麼，掛斷了電話后肅然的對着周泰瑞道：“阿瑞！媽媽告訴你：這段時間你哪兒也別去！如果有警察機關找你的話你就配合他們工作，不要頑抗也不要亂說話！媽媽這就去京城給你活動去，你大舅說了現在這件事已經引起了最高首長的注意，如果找不到唐昱那麼你很可能會被判處死刑！但媽會盡量的找到唐昱，只要你乖乖的媽會儘力把你弄出來的！雖然你爸已經辭職了但你大舅在還位置上呢！相信媽！只要你老老實實的媽會保護好你的！”　　聽得母親如此說，原本就恐懼的無以復加的周泰瑞心中更是冰冷一片！帶着哭腔和顫抖恐懼無比的周泰瑞對着劉麗哭喊道：“媽～你這次一定要救我啊……我不敢了……我真的再也不敢了啊……嗚嗚……”　　劉麗也哭着將兒子抱入了懷中哭喊着道：“媽會儘力的……媽會儘力的……畢竟你可是媽唯一的兒子啊……嗚嗚……”就在兩母子抱頭痛哭的時候，周家的大門被“咚！咚！咚！”的敲響，劉麗趕緊抹去了淚水走過去開門去了。自此家裡出了事情后，劉麗就將小保姆辭退了。現在家裡就只有劉麗母子倆人，劉麗走過去開門的時候周泰瑞也擦乾了眼淚走到了客廳里。劉麗打開們的時候便見到了四五名蓋着大帽的執法人員，這種裝束她很熟悉。因為她的丈夫周宏從前就是整天穿着這種裝束四處奔波。　　“請問是周泰瑞家嗎？！”打頭的那位肅然的對着劉麗問道，劉麗當然知道他們的流程。現在既然過來了那麼就是已經有了證據可以證明兒子參与了這件事情，他們能過來那麼說明拘捕令和搜查令肯定已經簽發了。於是劉麗漠然的道了聲：“是！”隨後對着房內的周泰瑞叫道：“小瑞，過來吧……”　　周泰瑞早已經聽到了門口劉麗和那幾位蓋大帽的對話，作為省政法委書記的兒子他自然是知道這些人辦案流程的。這個時候外面肯定已經布滿了抓捕他的人，如果這個時候選擇逃走不過是死路一條！逃不掉不說，甚至可能會被擊斃也說不定。於是他默然的走到了門口對着幾位蓋大帽伸出了雙手道：“我知道怎麼回事兒了，我跟你們走……”　　他知道自己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母親能夠在京城活動出個結果來，不然等待他的將是數十年的牢獄生涯，甚至是生命的終結。幾位蓋大帽並沒有對周泰瑞的表現流露出多少驚訝，而是漠然的將一份拘捕令和搜查令出示給了周泰瑞母子看，而後道：“周泰瑞，你涉嫌在1995年7月3日非法拘禁百佳超級市場的工作人員、非法加工霉變大米試圖出售牟利！現在我們將你拘捕！請配合我們的工作。”　　在劉麗和周泰瑞的一片凄惶默然中，極為蓋大帽將周宏的家翻了個底朝天。這群來自於京城的專業人士沒有放過任何一個角落和這兩母子的表情變化。然而周泰瑞因為周宏的緣故基本都不在這裏獃著自然不會留下什麼東西來，於是浪費了一個多小時后這群人收隊離開。那位領頭的對着劉麗點了點頭道：“打擾！”　　門外早已經有了一輛警車在等候，將周泰瑞戴上手銬后押入了警車！一路上警笛高鳴而駛出了香榭苑。這時候人們才開始注意到，這遼海竟然一下子發生了這麼多的大事！一號首長親來，提出了食品安全問題沒两天便查獲了八百多噸的有毒大米加工點！現在更是連省政法委書記的公子都戴上了手銬當眾押走！一些腦子靈活的忽然想到了前段時間周宏詭異的離職消息，聯繫起來一看他們才恍然大悟！

# 第五百一十章 新聞聯播

　　原來是一號首長來打“老虎”來了啊！打的就是這裏還省政法委書記的公子，至於這頭老虎為什麼被打，那也很簡單！帶頭在食品安全的風口浪尖的時候和國家干，還威脅百佳甚至綁架百佳的人員！而百佳是有着香江大豪利嘉誠的首尾的，於是這周泰瑞悲劇了，他家那位高居省委的老爹也跟着悲劇了。實際上這群人的猜測大抵接近了事實，不過他們沒有猜到的是周宏是主動辭職並找了組織承認錯誤的。並非他們認為的是“被離職”。　　但這件事情還是在遼海甚至整個內地都引起了極大的轟動！甚至是比之上次浙省的事情更大的轟動，省委高官的兒子竟然親身參与了制售有毒食品並在被檢測出來后非法關押檢測員及強迫對方開具合格證而且這還是家容納了大部分的警屬、烈屬和軍屬的港資企業！一瞬間，這引爆了整個內地各個階層對周宏家族的憤慨！特別是軍方，首次對於這次的案件表示嚴重的關切！之所以軍方會表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軍中家屬、烈屬都是在這家企業內工作的，甚至被關押的幾位檢測員中還有一位是烈屬培訓的！　　更好死不死的是那位烈屬家的烈士的戰友現在大多是在總參及各軍區高層內任職，於是一股為戰死的戰友不平之氣頓時爆發出來！緊趕慢趕到了京城的劉麗根本沒有想到這件事情竟然會引起如此之大的風波，甚至連一向不做政治表態的軍方此時都憤怒的表示了嚴重的關切！這下她終於知道了此事的嚴重性和恐怖性，內地的各大媒體也都被吸引了過來對此事進行了嚴重至極的關切！這下劉麗慌了，她知道這件事情關注的人越多那麼要輕判的可能性就越小！於是她趕緊求到了哥哥頭上，希望哥哥能找找關係將這些報道給壓下來！但劉慶東只是苦笑着對着劉麗道：“小麗，你知道唐昱之前在遼海的時候幫過方家一個大忙么？！那次他幫着方家挽回了十數億的損失。你知道現在方建銘在百佳里有着一定的股份么？！這也是唐昱的首尾，而方建銘的父親是海關的大佬而他的四叔方道洵更是現任的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紀檢組組長！你覺得誰會冒着得罪他們兩位副部級官員及柳蔭街那兩位元勛的風險來幫我們的忙？！”　　聽到哥哥的話劉麗不禁在心中升起了一絲絲的絕望！她不是笨蛋，更不是白痴。她自然是知道如果不制止這些報道那麼事情絕對會愈演愈烈，最後不到審判完畢絕對不會罷休！而輿論的壓力毫無疑問的會對這次的審判有着極其重要的影響！一般宣判詞中的“影響極為惡劣”是怎麼來的？！就是這麼來的啊！對社會造成了極其之壞的影響自然不會被輕判，而要想被輕判那麼輿論的掌握是關鍵！但現在輿論是掌握在對方的手裡，那麼形勢是對周泰瑞極為不利的。唯一有利的方面僅僅是周宏因此而辭職並主動的上報，這或許可以讓上面酌情輕判。但這也僅僅是或許。　　如果有人發出聲音要求重判，特別是安坐在柳蔭街的那兩位老人那麼即使是一號首長也不的不考慮輕重，而現在更是連軍方也發出了聲音那麼這件事情就變得更加複雜了！此時的劉麗已經完全慌亂了，兒子現在深陷牢籠丈夫不肯見她甚至都辭職了！她已經沒有了任何依靠，唯獨能求助自己的哥哥。於是她帶着哭腔對着劉慶東道：“哥～那我該怎麼辦啊……嗚嗚……現在阿瑞都被他們抓去了，周宏那殺千刀的又不見人影！我連個人都找不到，我該怎麼辦啊……嗚嗚……”　　看得妹妹這副模樣劉慶東不禁嘆了口氣，對着她緩緩的道：“之前我就和你說了，現在找到那個叫‘唐昱’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唐昱才是事情的關鍵啊！如果他鬆口了，那麼我們也好找些叔叔伯伯向那兩位元勛求情！爺爺留下的遺產不多，但幾個老戰友我想還是肯幫忙說話的。但前提是人家苦主肯放手，也就是唐昱肯放手。只要他放手了那麼找上些叔叔伯伯去求情，不敢說直接出來但輕判些應該還是可以的。”　　聽得劉慶東的話劉麗哭的更厲害了，她來了京城以後不是沒有嘗試過尋找唐昱。但根本沒有唐昱的任何消息，一些手帕至交、老同學、下鄉的知青朋友、童年玩伴……等等她都嘗試着找過了，但大多數都知道了劉麗家中發生了情況對她避之不及！即使一些願意幫忙的也難以找到唐昱的蹤影，忙活兒了好半天根本就沒有任何消息。關於尋找唐昱的事情已經是徹底的讓劉麗失望甚至絕望了，而調查的日子越來越久那麼就說明罪名將會越來越重！這種事情拖的越久那麼就會越麻煩！因為關注的人會越來越多，在這個信息不發達的年代這些事情一旦上了報紙、電視那麼便很難獲得好結果。　　看得妹妹凄慘的哭泣，劉慶東無奈的靠在了沙发上閉目沉思了好一會兒才緩緩的道：“我再找我的一位老戰友試試看吧！或許他能聯繫到唐昱，這也許是我們最後的機會了……”看得哥哥如此疲憊，劉麗也知道這段時間劉慶東沒少為她的事情在京城裡受着白眼和非議。對此她心懷愧疚但卻又無可奈何，難道要哥哥不理此事眼睜睜的看着兒子去死么……　　而此時兄妹倆正在着急尋找的唐昱卻穩如泰山的坐在柳蔭街的小院子里，安靜的和兩位老人一起看着今天的新聞聯播。說實話，後世很多人對此節目批評甚多。甚至怪話也不少，說什麼前十分鐘國家領導人很忙，中間十分鐘，內地人民過上了小康生活，后十分鐘，國外比較亂。要麼就是覺得這是個維護穩定的節目，為的是穩定人心促進和諧什麼的。但這些人卻都不知道一個事實：後世生意做遍內地，甚至炒房團引起公眾注意的浙省商團二十二條不成文的規矩第一條鐵律卻是：堅持看央視每天晚上七點的新聞聯播！　　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麼，但後世的浙商們卻知道：內地是個政策的商業結構。於是要想把握經濟命脈，必須關注內地政局的一小點的變動，新聞聯播圖文並茂，有聲有色，着實為內地商人的最佳晴雨表；你可以不看財經報道，也可以不看焦點訪談，如果你不是做石油和外匯的，甚至你都可以不去管類似9.11事件和中東局勢。但你作為內地的商人，你首先要知道就是國家的政策如何、規定如何、關注什麼、禁止什麼你才可以規避風險，並發現商機。　　這樣的例子已經不是一次發生了，而是從改革之初到後世都是如此。例如1986年11月14日，最高首長會見紐約證交所董事長約翰。范爾霖，並向其贈送了中國第一股――飛樂音響股股票。這其實就是告訴所有人，這股票啊～咱覺得要搞！而且得好好搞，給大伙兒一個發財的機會！不要錯過喲！親！　　但結果是除了一部分人之外，其餘的人根本就沒有反應過來。傻乎乎的看着這份飛來的橫財就這麼擦身而過，在股票瘋狂的升值的時候才捶胸頓足自己當年的犯傻。但可惜這個時候股票已經不是那麼好搞到的了，於是他們只能等着下一波的發財機會。就算費盡心思搞到一批股票也沒有第一批能夠領會新聞聯播內容的人們賺的多。　　又例如，朱延山當年直達桂省北海的時候說了：北海不同於滬市，房地產開發要量力而為。可惜大多數人不知道是聽不懂還是不想聽，又或是心存僥倖。總之，隨後而來的宏觀調控一下子殺的那些房地產開發商們哀鴻遍野。國企、私企、外企、合資等等皆是頭破血流，慘然敗退。　　很簡單，人家新聞聯播都說了：要量力而為喲！親！結果你還是頂硬上，那麼哥們！你被菜了別怪人家，人家可是早就和你說了的喲！在比如：後世的時候當股市一片漲聲，所有人歡呼雀躍！紛紛拿出鈔票砸進去認為自己能夠從中撈上一筆的時候，人家新聞聯播就說了：咳咳……親們，現在有點過熱喲！要警惕呢！要謹慎呢！表頭腦發熱喲！　　可惜的是大伙兒沒有人去看，所有一堆的人都不知道消息還在繼續的買。然後……嗯……國家就出了大殺招――印花稅了。其時又是一片哀鴻遍野，頭破血流。然後一堆的人繼續在罵高層的無恥下流，但高層也很無奈。我已經在新聞聯播里跟你們說了，但你們不聽我有什麼辦法……

# 第五百一十一章 打上門來了

　　其實，一直以來內地的經濟與其說是市場經濟不如說是政府掌控下的流動型計劃經濟。因為掌控着一切的京城最高層之需要一點點的變動就能讓很多試圖趁着經濟發展不完全的時候佔便宜的外國遊資吃上無數的啞巴虧。索羅斯就曾經是其中一個，這位金融巨鱷在1997年殺入東南亞區域一路砍的是哀鴻遍野，甚至日本都沒有逃過劫難。　　唯獨在香江被打了個頭破血流，慘敗而還。可見內地的那些高層們是如何的心黑手辣，絕對屬於搞死人不償命的那類型。在這種政策、國家指導下的經濟你不去看國家的政治變動那絕對是要失敗的。於是這也是章文昊和唐昱所說的：在內地做生意必須要學會政治經濟學的原因。而政治經濟學的第一要素就是要時刻關注政局的變動和微調，這個你都不知道那麼你最好還是不要做生意、不要學人家去做投資為好。　　而在內地，官員則是另外一群必須要收看新聞聯播的人群。沒辦法，這關乎到他們的工作和升職問題。他們是必須要關注高層的變動和發出的聲音，以判斷出這其中所蘊含的意義和可能發生的事情。當然，小官僚看了也未必懂。但卻可以獲得一些信息，然後為自己增加政治資本而創造機會。　　而現在作為商人中的一員的唐昱自然是要學會看懂新聞聯播里所蘊含的內容和意義，比如說：前段時間他看到了一號首長出現在遼海，便知道周泰瑞的事情已經開始收拾了。而後周宏的辭職、毒大米工廠的被查獲一直到前幾天周泰瑞被抓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唐昱都從中看到了一些端倪，至少他現在可以肯定的是：一號首長是要嚴肅處理這次事件，但由於周宏主動的放棄位置並彙報情況，於是在如何判決上有些猶豫。　　所以才導致了抓捕周泰瑞的時間表放緩，但最終一號首長還是選擇了對周泰瑞的抓捕。因為此事太大，而自己又親自來了如果不出一點動靜的話那麼以後或許會再次發生類似的事情。而後事情被披露到了媒體上，全國各地的媒體、電視台等都爭相報道。這其中有着這件事情是極大的新聞點外，還是因為此事有着一號首長的授意。如果沒有一號首長的授意或者說是默許，那麼這些資料也不會被引入到報道中。在內地，要封鎖一些新聞或者報道並非難事。僅僅是看高層們想不想做罷了。　　一號首長這麼做的用意也是在將事情挑高起來，避免周宏所在的派系對此事施加影響。畢竟周宏在那個派系中多年，加之周泰瑞的媽媽劉麗也是京城出身有着一定的關係。如果不把事情挑明，那麼說情的人會絡繹不絕導致案件難以進展。果然，在一號首長將各種消息流放出去后那些原本和劉麗有所牽扯的人立即龜縮了回去。而一些派系的大佬們雖然有接到請求，但他們卻也開始猶豫着是否要動作。畢竟此事牽扯的太深太廣！盤根錯節啊！單單是算起方建銘那裡就有一位退休的副國級幹部，兩位副部級幹部。宋宛如身後有着兩位開國元勛和一位部級省長，甚至還有一位已經內定將來要進入中樞的中將！何況還有江慧琳、利嘉誠等人……這一路算下已經是很讓人心驚膽戰了，而且這些人多是中立派。如果因為此時將他們推向了自己敵對的派系那麼是這些大佬們不願意看到的。　　“小昱，看來事情已經差不多要結束了。”何老喝着茶，緩緩的舒展開了眉頭對着唐昱道：“不過最近在找你的人着實不少，要不是我和你趙爺爺一直把你留在柳蔭街我估計找你的人能踏破你家的門檻。”　　聽得何老這麼說，唐昱呵呵的笑了笑接着道：“爺爺，我想他們大概猜到了我現在哪裡只不過沒人有膽量過來討野火而已！您和趙爺爺那可是沙場宿將，一瞪眼能把他們這些魑魅魍魎全都嚇跑了呢！”聽得唐昱的話趙老哈哈的爽朗的笑開了，拍着唐昱的肩膀道：“小昱呀！你小子可真會說話！我跟你何爺爺雖然沒有什麼本事，但鎮住一些個小鬼們還是可以的！哼！這次也是這個叫什麼什麼周什麼瑞的太過分了！竟然為了賺錢連帶毒吃死人的東西都要賣！要換了我和你何爺爺當年，我們能把他拉出來斃嘍！”　　唐昱呵呵的笑着恭維着兩位老人，直把兩位老人哄的開心至極。其實老人都好似孩子一樣，需要人的關心和誇獎。但兩位老人身居高位，很多時候都只能無奈的隱藏起自己的情緒。但在唐昱面前他們卻是放開來了，這大約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唐昱是個很值得親近的人、口風很緊的人。所以這兩位老人才會不自禁的在唐昱面前放開的自己的心境，談笑了起來。就在三人談笑間，一個警衛面色有些怪異的走了進來對着何老道：“首長，劉首長過來找您！說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您說，希望您可以見他一面。”　　聽得警衛的話，何老臉色一肅！而趙老也停止了調笑，唐昱見得兩位老人臉色都變了變陣地這位劉首長應該也不是普通人。果然，趙老見得唐昱有些不解於是跟他說起來一個名字。聽得這個名字唐昱恍然大悟！這位也是一位開過元勛啊！不過他並沒有和何老、趙老他們並肩戰鬥過，甚至在開國后也沒有什麼工作上的接觸。至少唐昱沒有聽這兩位老人提起過這位開國元勛。那麼這個時候他又怎麼會突然來訪呢？！看得唐昱疑惑，趙老冷笑着解釋道：“他姓劉，是那位被抓了的周泰瑞的老娘劉麗爺爺的本家！當年一起干革命的，後來又一起下過牛棚。兩家算是經歷過生死的友誼了，那年劉麗的爺爺身體不好過世的時候守靈有他一份呢！”　　聽得趙老這麼說，唐昱便明白了這位劉老是過來做什麼來的了。這肯定是劉麗給招來的說客，給那位死鬼周泰瑞說情來了！向來也劉麗也算是神通廣大，竟然可以給她找到了自己的行蹤。唐昱不知道的是：這劉麗找到自己的行蹤可是付出的極大的代價，為了給自己的兒子求得一條活路，劉麗被逼無奈跑到了劉老的家中直接就在門口長跪不起！逼得這位開國元勛只得派出人來尋找唐昱的下落。唐昱在哪裡自然不是什麼機密，一下子就找到了。但找到以後誰敢去何老、趙老哪裡求情就又成了一個問題。看得本家的侄孫女哭的是稀里嘩啦，劉老也是有些於心不忍。老戰友當年可就是剩下了一根獨苗苗，結果還病死了。那老戰友的孫子倒是爭氣了，從部隊里立功出來以後在部委里做的也算是有聲有色。在派系裡也算是有些名頭。　　這侄孫女兒本來據說也挺好，丈夫還是省政法委書記。但沒有想到一轉眼竟然讓你更兒子給惹出了這番大事！說實話，劉老並不想管這些個事情的。丟人啊！別說求情了，劉老自己都恨不得能親自拔槍把那周泰瑞給槍斃嘍！但看得侄孫女哭的稀里嘩啦的，求的是兒子的一條活命，老人又心軟了。於是只得扯着自己的老臉皮來了何老家，希望能給自己的侄曾孫子求下一條活路。他的要求不高，哪怕是死緩也成啊！別立即槍斃了就行。於是抱着這份心思他來到了何老的居所里，由於他也是住在柳蔭街和何老家隔的並不遠於是步行而來沒幾下就到了。　　“爺爺，那我們應該怎麼辦？！”要對着另一位開國元勛開口拒絕，唐昱還真不太敢做出來。於是有些頭疼的他直接向兩位老人問道：“這位劉爺爺想來也是很為難，但他都找到這裏來了我們要是直接拒絕會不會不太好啊……”　　聽得唐昱的話趙老一個冷哼：“哼！他老劉又能怎麼樣？！自家的小輩都管不好，竟然出了這樣的東西來了！我們替他清理門戶沒有收費已經是看人情了，他要不滿意找政委說去！小昱，你別怵那老東西！有咱倆為你撐腰呢！”何老聽得趙老的話不禁斥罵道：“什麼撐腰不撐腰的！說的是什麼狗屁東西啊？！我們是組織人員！不是土匪地痞！人家老劉還沒有說話呢！你怎麼就那麼快下結論了？！再說了，人家老劉也是組織的老人了知道規矩。”　　說著。何老轉身向唐昱道：“小昱，你現在這裏獃著。我和你趙爺爺去見見老劉去如果真是這件事情也不打緊，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就是了！有什麼事情我們兩個老東西給你扛着！哼！我還就不信了，這事兒都成這樣了他老劉還有什麼臉面來講情！”說完，何老便拉着趙老一起離開了小院子往廳堂走去。　　在何老家的廳堂內，一個發須皆白的老者沉穩的坐在太師椅上緩緩的拿起身邊的茶杯輕輕的喝了一口，而在他的身後則是站着一位年約五十上下面目憔悴的老年婦女。這老人自然就是這次過來的劉老，而他身後站着的女子就是在京城裡奔波了數日的劉麗。

# 第五百一十二章 我問問

　　劉老坐了沒一會兒，何老便不和趙老一起笑呵呵的出現在了廳堂里。見得這兩位劉老有些尷尬，他革命了一輩子一向是剛硬不求人。而和這兩位也沒有太多的交集，一時間竟然要求到人家頭上來了這着實讓他尷尬。而趙老卻似乎對着劉老的尷尬恍若未覺，依然笑呵呵的伸出手來和劉老緊緊的一握爽朗的道：“我說老劉啊～你這老傢伙可是從來不來我這裏做客的呀！今天怎麼有空跑過來了啊？！來來來……先坐下，喝喝我這的茶看看怎麼樣！”　　說話間趙老將劉老拉到了椅子上坐了下來，而這時候何老也出來了。和劉老無聲的笑着握了握手，把臂在那太師椅子上坐了下來。站在劉老身後的劉麗張張嘴想說些什麼，但隨即被劉老那犀利的眼神給制止住了！劉麗見得此情形只好把自己的話吞回了肚子里，安靜的跟在劉老身邊一聲不吭。而何老和趙老也像是沒有發現劉麗一般問也不問繼續笑呵呵的和劉老閑扯。劉老雖然沒有和這兩位有過太多的交集，但畢竟都是沙場宿將出身談起來也能說到一塊兒去，看得何老、趙老和劉老說說笑笑劉麗心裏暗自着急！　　這樣扯下去得扯到什麼時候是個頭兒啊？！自己的兒子還關在裏面呢！於是好幾次藉著倒茶的機會暗地里給劉老使眼色。而劉麗那點小動作又怎麼逃得過何老、趙老這兩位年歲活了一大把，經歷了各種風雲激蕩的人物？！但倆人誰也沒有提出，而是繼續恍若未覺的和劉老閑扯着。眼瞅着都已經從抗日給扯到了抗美，再扯下去估計啥事兒都沒有辦成就得走人了。但看得何老、趙老不鬆口，而自家侄孫女兒又像是被貓抓似的坐立不安。劉老只得無奈的談了口氣，對着兩位老人緩緩的道：“兩位老兄弟啊！我聽首長說咱京城裡有個小諸葛給大夥出了不少好主意，還指正了不少問題呀！這樣的英雄少年我可真是想見見呢……”　　聽得劉老如此說，何老和趙老隱蔽的對視了一眼兩位老夥計同時暗笑！這老傢伙總算是沉不住氣了，開始切入戲肉了呢！何老和趙老的眼神雖然隱蔽但依然被劉老給覺察到了，當即他不僅暗嘆了口氣，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頭啊！想得自己哪怕是在十年浩劫的時候都不曾對那些四處打砸抓自己批鬥的小兵們低頭過現在卻要對着這兩位低頭，劉老不禁心中戚戚然。而這時候何老反而先開口，只見何老猛的便盯住了劉老緩聲道：“老劉，咱雖然沒有在一起服役但打起仗來的時候配合也是不少。都是革命戰友，有什麼事情你便直說吧！沒有必要拐彎抹角！”　　何老的話音剛落，趙老便接着緩聲道：“我們一直沒有提出來不是我們不通人情而是這件事情本來就不該提！老劉，你也是老革命了！這種事情還要我們提醒你么？！組織的原則還要不要了？！國家的法律還管不管用了？！我們當年提着腦袋干革命是為了什麼？！就是為了這些個‘衙內’、‘太子’們橫行霸道？！欺行霸市？！做着宋家的那個狗屎孔令侃？！你身上還有沒有一點革命者的態度了？！”　　聽得趙老的這番疾風驟雨的怒斥，劉老的臉色猛的便一陣青一陣白！竟好一會兒說不出話來！作為老革命了他何曾和人這麼訓斥過？！又何嘗做過這樣求人的事兒？！沒想到臨老了竟然栽下了這個跟頭來了！但念及那是侄孫女唯一的兒子，劉老就算是再憤怒卻也壓下來了。這時候，趙老接着對劉老緩緩的道：“站在你老劉身後的那丫頭咱也不是不認識，不就是為了那個加工出售毒大米還扣押人家檢測人員現在被抓了的兒子的娘么？！兒子教育不好搞出這種丟人的事情，現在知道問題大了又跑來京城找關係來了？！呵呵……還真是神通廣大啊！都找到我們家裡來了，難怪那小子敢說對着省長都不怵！有着這樣的關係這樣的媽，他的確可不怵啊！的確有資格賣點毒大米啊！的確有資格一腳把國家的法律給踩在腳底下扣押人啊！威風！比我這老不死的都要威風多了去！……”　　“夠了！趙志強！老子來你這麼不是給你挖苦埋汰的！是！我知道那王八犢子做的那些狗屁倒灶的事情就算槍斃十回都算便宜了，但你得想想他家可是為了咱們國家流血犧牲過不少人啊！”劉老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氣，眼中泛起了一片血絲看着趙老緩緩的道：“不看僧面看佛面，他家太爺爺也是咱的戰友！他家姥爺是為了咱們國家的科技累死的！咱就一定要致他於死地？！”　　聽得劉老都已經說開了，劉麗這時候也不管不顧的衝到了兩位老人面前“噗通！”一個竟是跪下了，對着兩位老人“砰！砰！砰！”的就磕起了響頭！一邊磕頭還一邊道：“兩位爺爺啊……我知道阿瑞這次是犯下的死罪！他這次真是做錯了！但您兩位能不能大人有大量放過他一馬吧……嗚嗚……我這一輩子就這麼一個兒子啊……嗚嗚……求您兩位了……我下輩子做牛做馬報答您兩位啊……嗚嗚……這孩子從小就跟着我和他那沒用的爹顛沛流離的到處跑……這是我們做爹媽的沒教育好啊……求您二老再給我們一次機會吧……嗚嗚……”　　看得這劉麗一路哭嚎，和老和趙老陷入了沉默。而劉老則是說了一大番話后也沒有再多說什麼，話都說到這份上了這兩位同意便是同意，不同意他也沒轍了。人家可不是他的部下，更不是在同一個首長麾下的戰友，所以根本不必要賣他的情面。就算是拒絕了他老劉他也無話可說。一時間整間廳堂里陷入了沉默，僅僅是聽到了劉麗不是的抽泣聲。好一會兒后，何老才轉眼看向劉老緩緩的道：“你的意思！”　　聽得何老的問話，劉老眼前一亮！如果這兩位不管不問，而是直接走人那麼這事情就算是砸鍋了。而如果這倆人一直不吭聲那麼這件事情估計也難做。大隻要這兩個人之中的一個人開口問自己，那麼這件事情就是還有希望！於是劉老心中大喜，但臉上卻不動聲色輕聲道：“死緩！”　　倆人都沒有提到如果這件事情辦下來了要給什麼好處之類的，但互相都知道如果這件事情何老、趙老他們同意了少不得劉老是欠下了這兩位一個天大的人情！這種人情那不是說還就能還的，或許將來要還上這份人情的時候附上的代價可就不簡單了！但此時劉老還有的選擇嗎？！　　原本何老問出劉老的意思的時候趙老的臉色就變了，但他想說話卻還沒有開始說的時候何老給了趙老一個眼色。這兩位配合了多年的老戰友自然領會了對方的意思，何老的意思是：咱倆誰都說不準是不是能活的過這劉老頭！畢竟都是奔百的人了，活多一天算是賺一天，什麼時候眼睛一閉兩腿一伸一睡就過去了。但唐昱可還年輕着呢，現在才不過十餘歲！還有着數十年要打拚，如果現在惡了這劉老頭惹了他的記恨現在還不擔心什麼但日後萬一自己倆人要有個三長兩短的估計唐昱就難做了。像他們這種開國元勛的出身與其他的退休人員不一樣，他們所擁有的影響力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而不斷的壯大的！　　哪怕他們不在位置了，但門生故吏、戰友親朋都依然是佔據着很多重要的位置！加之他們在軍、政兩界的影響力，根本就無人敢於忽視他們的要求！於是何老這是在為唐昱未雨綢繆，不希望唐昱現在就直接得罪這位開國元勛。所以何老才開口問了劉老的意思，得到了劉老的答案了何老點了點頭緩聲道：“我問問。”　　劉老聽得何老的話也點了點頭。他知道何老這麼說的話那麼這件事情大多是可以抵定的了，畢竟那位少年再怎麼厲害、聰明也不可能不聽這位老人的話吧？！人家可是你的靠山呢！你再怎麼牛叉衝天，也得低頭。或許是何老看出了劉老的想法，於是緩聲道：“我不會逼着他來決定，也不會替他做決定。我僅僅是把你的要求和他說去，如果他不同意那麼這件事情我們也不同意。”　　聽得何老這麼說，劉老無奈的嘆了口氣輕聲問道：“我能見見他么？！沒有別的意思，就是想見見他。我們這些家裡出了不少的小畜生和王八犢子，我就想着這十來歲的孩子他們家裡是怎麼培養的啊……比起我家裡那些個畜生們強多了去了！”聽得劉老的話，何老和趙老會心一笑，他們可是知道劉老話語中的無奈和嘆息。劉老本來有着一個獨子，但後來十年浩劫沒熬過去一蹬腿去了唯獨遺留下來一個孫子。在後來平反后劉老自然是對着這個孫子寵愛有加！但沒有想到這樣卻慣出來毛病來了！什麼倒賣批文、土地、走私……全都沒有少了這小子一份！　　好幾次劉老都差點被自家的孫子給氣死！打也打了，罵也罵了可這小子就是死性不改！倒是劉老他們的二孫子不錯，那小子打小劉老便是把他給丟部隊里去了，怕的就是這小子和他那混帳大哥學壞了去，不過據說這劉老家的二小子現在倒是在裏面成熟了許多，連着執行了好幾次特殊任務都完成的非常漂亮！中央警衛團的人已經提出了好幾次要把他那孫子給要過來，如果不是劉老給壓着估計他那孫子早被調回京城了。但劉老家的大孫子卻依然是京城一霸，整日的不是投機倒把就是橫行霸道！弄得劉老頭疼不已。　　當下何老笑着對劉老搖了搖頭緩聲道：“有機會，不過現在不是時候。”說著對着劉老點了點頭沉聲道：“你們先坐着，我過去找他。”劉老聽得何老這麼說，也只得點頭應是在這裏繼續等着。其實劉老也知道這個時候何老不太可能會把唐昱給叫出來，畢竟這個時候可是敏感時刻，加之自己的身份特殊如果當面向唐昱提出要求人家確實不好拒絕。何老也是有着這個顧慮，怕劉老直接和唐昱提出影響到唐昱的判斷於是才拒絕了見面的要求。　　何老找唐昱去了，而趙老卻留了下來笑着繼續和劉老扯些沒有營養的話。邊上的劉麗這時候不敢再說什麼了，甚至連抽泣就停止了緊張的等待着何老帶回來的消息。她深深的知道，這是自己兒子最後的一次機會，如果抓住了那麼還有一線生機但是如果錯過了那必然是萬丈深淵！這時候雖然趙老和劉老扯到了一些歷史秘辛，但無奈的是劉麗根本沒有心情去聽。只是焦急的等待着何老的到來。　　這時候唐昱正在何老的書房內心平氣和的看着古印版《資治通鑒》，沒有一絲的焦急和不耐煩。很簡單，這件事情到了現在這個程度已經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住的了。自從一號首長親下遼海這件事情就已經變成了脫韁的野馬，哪怕是最高首長親動也不過僅僅能讓事情有些些許波動而不可能會讓事情停滯。畢竟如果事情沒有處理出一個結果來，那麼毫無疑問將會極大的影響到一號首長的威望問題。這種問題上是誰也不好輕易發話的，既然是控制不住了那麼乾脆直接放手靜觀事態的發展。　　就在唐昱細心研讀之時，何老悄然的走進了書房。見得唐昱正在研讀《資治通鑒》老人不禁笑了笑，輕聲道：“小昱！”聽得何老的聲音，唐昱趕緊恭敬的站了起來走到何老的身邊微微的躬身笑道：“爺爺！”見得唐昱如此的尊禮，何老不禁點了點頭走到主位上坐了下來輕聲對着太陽道：“坐吧！”唐昱聞言便笑着在客椅上坐了下來。　　“剛才老劉帶着他家那個倒霉蛋的娘過來了，說了半天果然還就是想拿你一句話！”何老閉着眼睛靠在椅子上緩聲道：“他們想讓你鬆口，放那小子一條生路。”聽得何老的話，唐昱心中已經有了底。估計何老也是有着自己的考慮於是才替那位劉老傳話的，果然！何老接下來對着唐昱道：“我剛才考慮了很久，這件事情老劉也出面了那麼我們不好講事情做絕。畢竟我們的年紀都到了這裏時候了，誰也說不准我們什麼時候就去見馬克思了。我們兩個老東西在的時候還好說，萬一要是我們先走而那老劉還沒走你將來要面對的困難可是不小啊……”

# 第五百一十三章 終得結果

　　聽得老人的話唐昱不禁心中一震！自己還是沒有考慮周全啊，畢竟周宏能坐上省政法委書記的位置那麼肯定是京城中有着一定勢力的。別說到了省級了就算是市級幹部不站隊的也極為稀少，不站隊的特權也不過是部隊才有罷了。其餘的任何到了市級的官員，無論是出於升遷還是其他什麼目的都不得不選擇站隊問題。不過市級的官員僅僅是大派系裡的小排頭兵而已，只有到了省級才能算是派系裡的一員。直至部級才可以算是派系內的幹將！毫無疑問，周宏的派系和底氣就是京城裡現在這位前來求情的開國元勛。　　“爺爺，那麼他們想要的結果是什麼？！”唐昱現在深深的知道，自己身上其實已經打上了濃厚的何、趙兩大派系的烙印。原因無他，唐昱來的京城就毫不猶豫的進入柳蔭街何老、趙老處居住，並沈睿鴻、宋振國都和他關係密切。甚至宋宛如都在和他的合作中，是以在官員們看來唐昱明明白白的就是打上了何老、趙老兩位的派系烙印。　　不過好在何老和趙老都不似改革派和保守派鬥爭的那麼厲害，相對來說他們算是中間派。主要作用便是潤滑兩派之間的爭鬥，不讓這種爭鬥影響到國家的發展和民生。而類似何老、趙老這樣的人卻又是高層中最多的人群，包括了江慧琳家、方建銘家其實都是中間派的一員。而他們也因為唐昱的撮合隱隱的形成了一派勢力，在左和右的爭鬥中保持着雙方的平衡。　　“死緩。”聽得唐昱的話，何老微微的一笑。他知道唐昱這其實算是同意了，不然他也不會問起老劉的條件。妥協，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現。任何的政治其實都是雙方之間互相的妥協、退讓、利益交換的過程。古往今來概莫如是，唐昱能夠有如此表現這讓何老很是高興，這種妥協是一種政治上的成熟！一個不過十餘歲的少年已經能考慮到這些，沒有意氣用事沒有憤慨衝動這已經是很讓何老滿意了。　　而唐昱這時候沒有直接問何老會有什麼好處，而是低頭沉思了起來。這更讓何老滿意了，成熟的政治家不會去追問有什麼利益交換，這種東西向來是台底下做的。直接的詢問卻是落了下乘，就政治來說與政客在公眾前滿口謊言不同他們在政客與政客之間的交流的時候都是互相非常的注重自己的政治信譽。很簡單，就和商人重視自己的商業信譽一樣。如果你的政治信譽毀掉了，那麼不僅別的派系的人會由於你的出爾反爾產生厭惡而將來的合作都會變得困難。沒有人知道你會不會再次不信守承諾，畢竟你有過這樣的記錄。　　而一旦有過不信守政治陳諾的記錄，就算你本派系的人都會對你的政治信譽感到懷疑，甚至會對你的忠誠感到懷疑。一旦這種懷疑形成，那麼將來升遷之時派系所考慮的自然就不會是你。所以，政客們都很在意自己的政治信譽。就如劉老這次求到了何老、趙老這裏來那麼用不了多久這件事情整個京城就都會知道，將來如果兩個派系合作那麼其他人也會理解。內部的反對聲音也不會太多。但如果劉老在將來何老、趙老的派系遇到困難的時候反插一刀，那麼毫無疑問將來劉老的派系將會面臨着分崩離裂和失去政治信譽的風險。　　這些例子歷史上出現了太多次了，就比如早期和太祖逐鹿中原的蔣中證先生。這就是極為明顯的政治家與政客的區別，相比起太祖來說蔣中證明顯的就是一個政客。而且還是不合格的政客。後者擅長於玩弄權術，以金錢、利益、權勢等拉攏人手，而且極為不講究政治信譽。出爾反爾的事情不知道幹了多少，這種極為傷害政治信譽的事情也導致了後期美國對蔣中證的失望。續而援助逐漸的減少，並在後期的時候轉向了太祖。　　而蔣中證扣押那位少帥、裁撤雜牌、排除異己、製造矛盾……等等的手段也導致了他本身黨派的分崩離裂！甚至很多人直接投向了太祖所在的黨派，不斷的為太祖他們提供情報、拉攏人手、策反人員。以致蔣中證在逐鹿中原的時候倒戈相向的部隊竟然多如過江之鯽，即使有着一堆的美械軍團依然沒能改變自己慘敗而退的局面。　　有着這位數十年前的前車之鑒，後世之人自然知道政治信譽的重要性。絲毫不敢在自己的政治信譽上開玩笑！畢竟那可是在拿自己的仕途開玩笑，從政者自然不會去那麼做。唐昱思考了良久之後，對着何老緩緩的道：“我可以同意放手，但前提是他必須要在牢里呆滿十五年！不得保釋、假釋、保外就醫！畢竟這件事情他做的實在是有些無恥了，爺爺您也看到了他的嘴臉，如果他這次沒事兒就出來了那麼誰敢保證這會不會成為其他人的榜樣？！我希望他在裏面呆上十五年！一、這會是一個極大的震懾！告訴那些心懷不軌之輩要是做了這類事情就要有承擔責任的心理準備。二、十五年後我們國家的食品安全法我相信已經完善了，就算他出來從惡至少不會危及到食品安全問題。這也算是我對食品安全問題的一個交代。”　　聽得唐昱的話，何老不禁點了點頭。這孩子考慮的周全，其實唐昱還有第三點沒有說出來，畢竟這次是何老、趙老直接出手，如果無功而返僅僅是給對方一個死緩沒一會兒就出來了那麼自然會對兩位老人的威信造成一定的影響！所以，必須是要給這位周泰瑞一個深刻的教訓的。既然已經商定了，何老便打算出去將這件事情和劉老交代一番。但這時候唐昱卻對着何老緩聲道：“爺爺，我覺得還是我親自去和劉老說去吧！畢竟這件事情因我而起，如果全部是您兩位在幫我扛着那麼也顯得我太沒有擔當了！該面對的，我還是必須親自面對！”　　聽得唐昱的話何老不禁感慨的嘆了口氣，站起來走到唐昱的身邊拍了拍他的肩膀緩聲道：“小昱啊！你說的是對的！我們這些老傢伙還能幫着你們遮風擋雨多少年？！終究是要去見馬克思的，這些事情你們現在就學會處理卻是沒錯的啊……”　　說完，老人牽起唐昱的手便直接朝着廳堂走去。一路上老人都緊緊的拉着唐昱的手一點兒也沒有放鬆：“小昱！放心大膽的去做！只要我們兩個老不死的還有一口氣，就不準那些狗屁倒灶的什麼‘衙內’、‘太子’給你找麻煩！哼！我倒是不信了，咱們革命那麼多年打倒了三座大山難不成還有人想着再次樹立起三座大山？！”　　被老人牽着走的唐昱聽得老人的話不禁苦笑，何爺爺啊！您卻是不知道了，後世何止是三座大山？！壓在我們頭頂上的都不知道有幾座大山了，房價、物價、食品安全、醫療保障、墓地漲價、豆腐渣工程……等等奇談怪象總是在我們身邊層出不窮，屢禁不絕。國家三令五申的事情無數的商人們依然趨之若鶩，為了高利潤心手皆黑！但這個時候唐昱卻不知道怎麼和何老說，就算說了也難以一下子完全的解決。唐昱能做的不過是找到機會，一點一點的修正着這些已經偏斜的道路。盡量的為將來那些可能出現的事情先行引起國家的注意。　　比如這次的食品安全事件，就是唐昱的一次試驗性手筆。現在不過是1995年，擁有着大心胸、大魄力、大手筆的最高首長依然還在！影響力一如往昔，所以只要這些事情能夠遞到最高首長面前，相信很多將來的詭異事件總是會在這個時候被規範化。後世的兩代一號首長都因為這樣那樣的問題而沒有將一些事情徹底的進行到底，很多時候他們都懾於各個方面盤根錯節的關係讓一部分的改革嘎然而止。但若是最高首長在世卻不會有着此類問題，有着崇高威信的最高首長揮手之下便可以鼎定多數後世一號首長們極其為難的事情。　　胡亂思考了一番后，唐昱發現自己已經被何老牽着手帶進了廳堂內。在這裡有着趙老和以為鬚髮皆白的老者，在老者身後則是站着一個明顯抽泣過的年約六十左右的老太太。趙老見得何老將唐昱牽了進來不禁笑眯眯的對着唐昱道：“小昱！來，過來給你劉爺爺見禮！這位是你劉嬸嬸，你叫人便是。”　　見得兩人，唐昱輕輕的一個躬身對着兩人恭敬的道：“劉爺爺好，劉嬸嬸好！我是唐昱。”見得唐昱彬彬有禮，個子高大劉老不禁點了點頭。這孩子儀錶堂堂，而且雖然年紀不過十餘歲但看起來面貌卻有着二十餘歲的樣子！相當的老成啊！而且當何老和唐昱進來的時候劉老注意到了一個細節：唐昱是被何老牽着手一起進來的！這說明什麼？！說明何老對這個孩子是極其看重的，要知道到了他們這個層次是很難的有人可以被他們牽手出現在外人面前的。何老的這番表現，簡單的說就是在告訴劉老：這孩子我很喜歡！不願意讓他受委屈。　　而見得何老將唐昱牽出來，劉老也判斷出了一個事實：唐昱應該是同意了這件事情了，不然何老也不會將唐昱帶出來和自己見面。基於這種判斷，劉老覺得心中的大石也總算是放下了。做下來這件事情，也算是自己對得起那死去的老戰友了。畢竟當年老戰友過世的時候拉着他的手說過最不放心的就是這可憐的孫子和孫女兒，流着淚求他幫着看顧一些。這也是劉老當時抱着老戰友答應下來的事情，不然他何須硬着頭皮來找何老和趙老商量此事？！　　“小昱是吧？！果然是聞名不如見面！儀錶堂堂，英武之相啊！哈哈……”劉老也是舊式私塾出身的老人，拽文的時候也是一套一套的。聽得老人如此誇讚自己唐昱連忙躬身直道不敢。見得唐昱如此老人也沒有多說什麼，而是很直接的問道：“事情相比老何都跟你說了，那麼現在我想知道你的想法如何？！”　　聽得劉老這麼直接的問，不僅唐昱一愣連帶着劉老身後的劉麗都緊張了起來！要知道這不過十餘歲的少年現在掌握的可是自家兒子的生死！要不是情況所限，劉麗甚至這時候都已經跪下來乞求唐昱給予自家孩子一條活路了！現在，她卻動也不敢亂動不停的在心裏祈禱着唐昱能夠答應下來，讓周泰瑞能夠留下一條性命。　　既然老人都直接問了，唐昱也不隱瞞肅然的對着劉老緩聲道：“劉爺爺，既然您都明說了那我也直說了吧！我同意您的提議！”聽得唐昱的這句話，劉老和劉麗心中的大石終於放了下來。要知道，這件事可是壓的他們喘不過氣來啊！一號首長的壓力、現在形成的輿論周泰瑞這無知的行為所得罪的人群……等等都一股腦的壓在了劉麗的身上。這段在京城裡奔走的時間，劉麗第一次見到了什麼叫人情冷暖。除了自家哥哥之外幾乎都沒有人願意出手幫她一把！那些曾經討好她的、從小長大的和所謂的手帕至交全都找着各種理由推脫，甚至有的連面都不願意見她。　　這劉麗何曾經歷過這種情形？！哪怕是上山下鄉的時候也沒過這樣的情形啊，而這次她也算是歷練出來了。她總算是知道了其實自己那些所謂的驕傲算起來不過是狗屁不值而已。

# 第五百一十四章 妥協交換

　　就在劉麗和劉老兩人深深的鬆了一口氣的同時，唐昱接着緩緩的道：“但，這並不代表周泰瑞不需要得到懲罰！我的放手是有條件的。”劉老聽得唐昱的話默然的點了點頭，接着道：“你說！”　　“周泰瑞必須要在牢里呆滿十五年，一天也不能少！”唐昱看着老人緩緩的道：“畢竟這次的事情他做的實在太過火了！這已經不是一宗普通的買賣問題，而是關乎到老百姓的性命的問題……”唐昱還沒有說完劉麗便尖叫了起來：“你個殺千刀的啊！你這是要把我兒子這輩子葬送在監獄里啊！你怎麼這麼狠毒！你的心怎麼這麼黑！我們都求到了你這裏來了你還想怎麼樣？！你……”　　劉麗的話還沒有說完，唐昱轉身便走！劉老見得此情形猛然起身“啪！”的就是一個耳光掃在了劉麗臉上！打的劉麗剩下的話全都咽進了肚子里去，這時候她才猛然醒悟過來！自己兒子的性命還在人家手上呢！把唐昱罵的狗屎不是自己又能拿到什麼好處？！若是逼急了唐昱反口不願意放手，那吃虧的只會是她劉麗啊！劉老狠狠的打了劉麗一耳光后，轉身對着要走的唐昱道：“小友不要急着走，我家這傻妞不懂事兒希望你別和她計較！”　　說完這番話，劉老的臉色也是鐵青！他總算是知道了為什麼那周泰瑞會出事兒了，慈母多敗兒！有這樣不講理而且溺愛無比的母親自然就會教出那中無法無天，違法亂紀的兒子！這劉麗吃虧還沒有吃夠么？！都什麼時候了還敢和人家撒潑？！人家可是掌握着你兒子的性命啊！雖然現在唐昱是同意了放周泰瑞一馬，但你這副撒潑打滾的行為只會讓別人有借口直接反口不認！看看現在你罵了唐昱殺千刀、心黑的話后，老何和老趙那漆黑的臉色就知道他們對劉麗如此咒罵唐昱心中無比的不滿！　　唐昱轉過身來，深深的吸了口氣看着劉麗和劉老緩緩的道：“說實話，我是根本不想同意這件事情的。如果不是劉爺爺您德高望重，為了咱們國家流血戰鬥那麼多年我根本就不會同意這件事情！這位嬸嬸，你罵我要葬送你兒子，罵我心黑、罵我狠毒……但你怎麼不想想你的兒子又有多狠毒？！你知道你兒子拿着那些只能只能用於工業原料的發霉大米逼着我們貼上合格證去賣錢么？！你知道你兒子把這些個發霉、腐爛的大米拋光、上色竟然當成新米去賣么？！你知道吃了這種大米會有什麼後果么？！”　　說著唐昱從自己的口袋裡拿出一份生成的報告，看着這兩位沉聲道：“根據我們的食品安全檢測員的檢測，發現周泰瑞提供的這種大米黃曲霉毒素的含量嚴重超標！而且還含有重金屬的礦油！你知道黃曲霉毒素是什麼東西么？！這黃曲霉毒素是在1993年就被被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癌症研究機構劃定為1類致癌物的毒素！這是一種毒性極強的劇毒物質！經過研究發現黃曲霉毒素的危害性在於對人及動物肝臟組織有破壞作用，嚴重時可導致肝癌甚至直接死亡！”　　“說我心黑？！你怎麼不問問你兒子做了什麼好事！拿着這種吃死人的東西來出售，被我們發現了竟然還理直氣壯、堂而皇之的關押我們的檢測員！還要求我們給予他百佳50％的股份！還要我們以後對於他所賣的任何東西都不準檢測要開具合格證！”說到這裏，聽着唐昱的話的劉老臉色一陣青一陣白！他沒有想到劉麗的兒子做出的竟然是這等事情，雖然有從報紙、電視上看到一些相關報道但劉老並沒有太過留意這件事情。但聽得唐昱這麼一說他才感到了事情的嚴重性和可怕性！而唐昱這時候深深的吸了口氣，看着他們兩人緩緩的道：“本來，像這種人我覺得他就應該被槍斃！毫不猶豫的槍斃！”　　“就為著他的那句‘賣給些死老百姓而已又不是你自己吃你特么的查個屁啊？！裝什麼裝？！咱做生意不就是要賺錢么？！管他吃了致癌還是去死！’這句話我就支持把他槍斃十回都不算過分！”說到這裏唐昱再次深深的吸了口氣，肅然的看着劉麗和劉老緩聲道：“劉爺爺，我唐昱不是什麼世家大族出身，也不過就是死老百姓而已！說白了，若不是迫於您的壓力我根本就不考慮要將周泰瑞這雜種給放出來！這種人不死，國家怎麼能得到安寧？！我們這些死老百姓怎麼敢安心吃東西？！他今天敢賣吃死吃致癌的毒大米，誰敢保證他明天不賣？！就算是不賣大米了，憑着他的這種‘死老百姓死光無所謂，我自己不吃’的心態誰敢保證他不賣別的東西？！這種人的心不僅黑，而且是爛透了！本就應該殺之以謝天下！”　　唐昱這番掙地有聲的話說的劉麗啞口無言，她一個整天自以為是的婦道人家又哪裡懂得這些個東西？！而她的兒子周泰瑞則是明知道這些東西，卻還是直接將那些大米拿出去銷售！看得倆人默然無語，唐昱才緩了緩語氣沉聲道：“劉爺爺，我答應了您周泰瑞的事情我可以放手。但前提條件就是他必須要在牢里呆滿十五年！一天也不能少，我就算是不能讓他去死至少也不能讓他繼續這種危害！之前和我最高首長爺爺說過瘦肉精的事情，爺爺也想着在最近制定一套食品安全法律。我想十五年的時間，足夠我們國家制定一套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律了。到時候至少他在完備的食品安全法律面前沒有辦法再次做出這種危害大眾的食品安全事件來！”　　說到這裏，唐昱頓了頓一眼不眨的看着劉老緩聲道：“我沒有辦法懲罰他，但至少要保證他沒有辦法再次用食品安全來危害老百姓！這就是我的最低要求！希望劉爺爺您能諒解。”劉老聽得唐昱的話默然良久一句話也說不出口，到不是憤怒而是因為羞愧！自己革命了一輩子，臨老臨老了結果卻出了這樣的事情！年輕的是憤怒於孔令侃那種橫行無忌，飛揚跋扈的公子兒。但沒有想到的是自己臨老了家裡竟然也出了這樣的一個東西，而自己竟然要為這種的東西拉下臉皮來求情！這讓老人心中怎麼能不悲涼羞愧？！　　“二十年！讓他在裏面至少呆夠二十年！”老人看着唐昱，沉聲道！而劉麗這時候急了，慌忙尖叫道：“爺爺……”但她緊緊尖叫了一聲便被老人打斷了，只見得劉老站起來對着唐昱深深的嘆了口氣道：“我和這丫頭的爺爺是戰友，是生死之交！老東西臨死前拉着我的手求我看顧這倆小東西，所以出了事情我總不能不管不問。我們這群老東西革命了一輩子，臨老了想的就是家裡能夠安寧點～兒孫能夠爭氣點。就算不爭氣那也別丟了自家的臉，現在出了這檔子事兒，說實話我這老東西也是有責任的！我沒有看好這些兒孫，讓他們竟然做出這等敗壞法紀、危害國家的事情來！小傢伙，你說的有道理！既然要關，那就關二十年吧！”說著，老人豁然站起身來肅然的看着唐昱緩聲道。　　“小昱，二十年後我這老東西估計早就去見馬克思了！而你卻正是一生中最為輝煌的時刻，我麻煩你一件事情！”看得老人竟然站起來，唐昱不敢怠慢也趕緊起身恭敬的對着老人微微的躬身緩緩而堅定的道：“劉爺爺請說！能做到的小昱絕不推脫！”在唐昱向來，老人或許是要自己關照那出了監獄的周泰瑞。說實話，唐昱是不想答應的。但這種情形容不得他去拒絕，於是唐昱只得躬身應道。但他沒有想到的是劉老接下的話讓他大吃一驚！　　“二十年後，周泰瑞如果出來了還是那副拿着國法、民生當兒戲的模樣，那麼我便希望你能出手直接把他收拾了！無論是繼續判刑還是直接槍斃都隨你的意思，我只希望將來如果周泰瑞出來后再次作奸犯科你能幫我這老東西清理門戶！”說著劉老感慨萬千，看着唐昱輕聲道：“人老了，真是老了。會心軟，會於心不忍。若是今天的事情放在二十年前，我說不準會直接拿着槍到遼海去親手將那畜生給斃嘍！但老了畢竟是老了，總希望能給着留下條活路……活着，總是比死了強！二十年後，我這老東西也看不見了。總不能因為今天的求情給老百姓留下禍害，所以到時候這狗東西還是這副作奸犯科的德行你就幫幫你劉爺爺，清理一下家門吧……”　　聽得劉老的話唐昱大驚！他沒有想到老人希望他做的竟然是這件事情，而劉老身邊的劉麗更是驚訝的張大了嘴巴正想吶吶的說些什麼但隨即被劉老一個凌厲的目光打斷！隨即劉老更是看着劉麗緩聲道：“劉丫頭！我這老東西這次連着麵皮和屁股都給你們兩母子賣光了你還想怎麼樣？！你說那畜生會改，不會再犯錯了！那好，我給他二十年去改！改不掉還是作奸犯科那被人收拾了也是應該！”說著，劉老目光冰冷的看着劉麗緩緩的道：“如果二十年後我還活着，那小畜生再干出這種事情來甚至不用唐昱我親自把他收拾了！”　　說完，劉老目帶慚愧的看着何老、趙老沉聲道：“讓兩位老夥計看笑話了！唉……家門不幸！孽障橫生！這次的事情給兩位老夥計添麻煩了啊……還希望你們能諒解！畢竟是老戰友的兒孫我總不能看着孩子就這麼去死。事情既然已經解決了，那我這老東西就不多打攪了。先行告辭，改日有機會我再來登門拜訪！”說完，劉老對着何老、趙老點了點頭后便急急的走出了廳堂，而劉麗見得此情形不敢怠慢趕緊低着頭跟了出去。　　看着劉老出去了何老和趙老也悶不吭聲的將劉老送到了門外，在小院的門口處三位老人默然無言的握了握手而後劉老沉默離去。何老、趙老在門口目送着劉老遠去好一會兒了才回過神來，帶着跟着他們出來送別劉老的唐昱一起回到了小院子里。這時候已經是傍晚，警衛員和護士將晚飯端了上來何老和趙老於是便拉着唐昱一起吃起了晚飯。三人之間都沒有說什麼話，劉老留給他們的刺激實在太大了！他們沒有想到劉老最後對唐昱的要求竟然是這個，提出這樣的要求這位老人心中卻是包含了多少的不甘和不滿。　　被自己的兒孫輩逼到了這種地步，何老、趙老不禁替這位曾經的沙場悍將感到一絲絲的悲涼！英雄遲暮，總有兒孫拖累的悲涼！要知道，劉老在十年浩劫中那也是悍勇無雙的，也是曾經當著那個女人的面直接摔了杯子的人物！被那些小兵、衛兵們抓去批鬥、毆打甚至下牛棚的時候這位悍勇的老人始終都沒有皺過一下眉頭！但就是這樣一位人物，如今卻為了兒孫事在自己兩位戰友面前放下了身段架子……一時間，兩位老人不禁有些心有戚戚。　　飯後，兩位老人將唐昱叫到了自己的書房裡趙老看着他緩緩的嘆了口氣對着唐昱道：“別怪你劉爺爺了……他也是迫於無奈，盤根錯節啊……說實話如果我是他我也未必敢說自己就能對着這些事情不聞不問。畢竟那是自己同生共死的戰友的骨血，誰又能做到完全免俗？！我們這些老傢伙一個個都老了……給再大的房子我們住了也沒有意思，住不了多少年。給再多的錢了也沒有意思，因為花不了多少錢。給再大的權利也沒有意思，因為用不了多少年。唯一放不下的就是兒孫，我們雖然是革命者但卻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啊……”　　唐昱知道趙老這番話的意思其實是讓自己不要因為劉老的插手而過於怨懟，事實上唐昱也沒有對劉老的插手有什麼怨懟的情緒。老人不忍自己兒孫去死，但卻咬着牙希望唐昱將來能在自己看不到的時候給清理門戶實際上已經是難得了。

# 第五百一十五章 回到香江

　　於是他又對着趙老輕聲道：“趙爺爺，小昱不會有什麼怨懟。劉爺爺有着自己的難處我能理解，他能夠提出把周泰瑞關着二十年已經是超過了我的底線了，所以我也不會有什麼怨懟情緒。”聽得唐昱如此說趙老點了點頭，而一直沒有吭聲的何老也開口了。　　“小昱，這件事情已經解決了。那麼你繼續留在京城的意義也不大了，跟爺爺說說接下來又什麼打算么？！”聽得何老的問話，唐昱笑了笑道：“是的，這件事情現在已經結束了那麼我繼續留在京城的意義也不大了，而回遼海的話現在卻也不是時候。所以我打算還是先過香江一趟，畢竟這裏的事情利嘉誠先生很是擔心。我需要親自過去向他解釋一番，安安他的心才是。”　　聽得唐昱的話何老不禁點了點頭，隨即對着何老輕聲道：“爺爺，之前利嘉誠先生拜託了我一件事情。但由於我總是跑來跑去這件事情卻是一直沒有機會和您兩位去說，乾脆就趁着今天這個機會和您兩位說了吧！”聽得唐昱這麼說何老不禁有些興趣的道：“哦？！究竟是什麼大事？！利嘉誠竟然自己不說還拜託了你來說？！呵呵……這倒讓我這老頭子有些興趣了啊！你先說說看。”　　唐昱笑了笑，組織了一下語言對着何老輕聲道：“我曾經在利嘉誠的引薦下見過已故船王包與剛的大女婿蘇海聞一面，據他說他自己八十年代末的時候曾經因為京城的事情說了些不好的看法。這導致了何爺爺和最高首長對他十分反感，後來包家老太爺過世后京城方面就更加的邊緣化他了。這讓他想修復關係都沒有機會。隨着咱們的不斷髮展，咱們這裏的航運業也會不斷的提升。而身處即將被收回的香江的他，也擔心自己會被報復。就算不被報復也擔心會被邊緣化，所以利嘉誠引薦了我給他，希望我能夠給爺爺們帶話。這蘇海聞想要修復和京城的關係……”　　何老聽得唐昱的話先是一愣隨即哈哈大笑了起來！而趙老也是跟着大笑了起來，笑的唐昱有些莫名其妙。不禁開聲問道：“爺爺，您怎麼……難道這件事情有什麼誤會嗎？！那可真是冤枉大了！蘇海聞還因為這件事情擔心好久呢！”何老笑了好久才停下來，有些無奈的看着唐昱道：“當年那蘇海聞說什麼一百億港元租賃香江十年，由香江人自治這句話的確是讓政委有些惱火。我們這群老傢伙聽了也頗為生氣！不過想想那次的京城事件政委也就沒有過多計較。這些個香江的商人啊……聽風便是雨，一點小事就搞的草木皆兵！政委是什麼人？！怎麼會和他們計較那麼多？！是他們自己想太多了而已～”　　何老的這番話聽得唐昱有些莫名其妙，如果不是這個原因的話那為什麼京城和蘇海聞之間的接觸都不會再有了呢？！於是唐昱向何老問道：“那為什麼後來包與剛來求見最高首長卻沒有見到呢？！不是說這件事情最高首長沒有放在心上嗎？！”聽得唐昱的話何老無奈的笑了笑接着道：“當時正好是京城那次事件過後沒有多久，首先是很敏感所以政委也沒有想法要接見什麼人。而更重要的是在那次事情過了政委有過一段時間身體非常不好，所以當時我們集體決定在政委身體沒有恢復之前封鎖消息，並減少政委的工作量。包與剛來找政委的時候正好趕上這個時候，自然是見不到了嘍！”　　唐昱聽得何老的這話不禁一拍腦袋！這誤會可是大了去了。向來包與剛在京城碰壁后還以為京城對他有看法了，所以才後來鬱郁而終。而蘇海聞肯定也以為內地大佬們對他觀感極差，所以也不敢再出什麼動作。於是誤會便這樣造成了，京城的大佬們自然不會跑去和蘇海聞解釋什麼而蘇海聞也認為京城大佬們因為那次事情而遷怒於他，不敢北上京城。沒了接觸，這種誤會自然是越來越深。所以才有了利嘉誠他們找到唐昱希望牽線搭橋化解這次所謂的“衝突”。豈不知京城大佬們從來就沒有將這件事情放在心上！只不過是他們自己嚇自己罷了。　　得知了這個事實后，唐昱不禁苦笑！這誤會可真是大了去了！但隨即趙老卻沉聲對着唐昱道：“那蘇海聞不要接觸的太多，雖然他現在也算是歸屬香江了。但別指望他能夠參政什麼的，對於我們來說要參政首先必須是華人！其他的人可以作為政府工作人員，但不可以直接參政！”說到這裏，趙老冷哼了一聲接着道：“這蘇海聞，政委根本就沒有把他放在心上！不過他那百億買香江十年的說法誰又知道是不是別人授意？！說到底他蘇海聞不過是個奧地利人而已，說出這樣的話難免會讓人覺得他別有居心！”　　聽得趙老的話唐昱才恍然！原來京城的高層們對蘇海聞的冷落也是有原因的。蘇海聞當年傻乎乎的向跑去和新話社香江分社社長許家囤建議要以一百億港元租賃香江十年，由香江人自治。這件事情加之他奧地利人的身份和歐美關係的牽扯導致了京城高層對於他十分的警惕！誰能保證他不是那群境外勢力的人？！因此京城的大佬們沒給他好臉色也就正常了，你一個非華人跑來參合我們的事情你這是什麼意思呢？！誰知道你安的是什麼心思？！　　因此，利嘉誠、郭英東他們雖然也有在京城事件里發表了一些看法和意見但首先是沒有蘇海聞那麼的激進，其次畢竟都是華人大家都是人民內部矛盾嘛！最高首長發話是：這是次要矛盾嘛！可以商量，可以解決。但可惜的是蘇海聞批着一身的白皮，加之那番根本不着調的話於是才沒拿到好臉色。但若是說京城的高層們因此要怎麼著他那也是他自己嚇自己罷了，這些大佬們一天到晚都有操心不完的事情誰有空惦記着他啊？！不過蘇海聞得知了香江會在97后被收回還是心驚膽戰的，於是才有了利嘉誠等人幫他將唐昱找來那一幕。　　畢竟利嘉誠他們都是香江人，並不好直接向京城裡的高層們打聽這些事情。而下面的人又不知道高層的想法，對於利嘉誠他們的試探也是嘻嘻哈哈的敷衍而過。於是這種誤會才被造成了。於是唐昱對着何老、趙老道：“那……兩位爺爺，我該怎麼回復給那蘇海聞？！”聽得唐昱的文化何老笑了笑接着道：“你就直接說，讓他該做什麼還做什麼。我們又不是不講道理的人，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吧！只是以後說話注意一點就是了，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自己心裏有底就行。別胡亂聽人煽動就跑來亂說一氣，嘴巴不嚴那是要給自己惹禍的！”　　聽得何老的話唐昱不禁點了點頭，由於嘴巴不嚴給自己惹禍的實例數不勝數！這次雖然京城的大佬們不和他蘇海聞計較，但並不代表他以後還可以這麼亂來！畢竟蘇海聞的身份是很特殊的，不僅是奧地利人還曾受聘加拿大皇家銀行承擔法律顧問的職位。更加之他任滙豐董事局成員的身份和主管着包家環球航運的所有業務，於是在國際上他還是有着很大的影響力的！他的一些個觀點和看法難免會引起一些有心人的注意，並可能再次被捲入這種風波中。　　唐昱既然從何老、趙老這裏得到了消息那麼自己便不會繼續在京城內久留。事情已經確定下來了，唐昱心中的大石也卸了下來。雖然說一直希望周泰瑞能夠得到重判，但看現在這情形估計這樣的結果對於他來說也已經是一種足夠的打擊。而且由於他家父親周宏乃是省政法委書記，都因此而離職相信這也會對那些個“衙內”們造成一定的震懾！至少這群傢伙肯定不敢在百佳的業務範圍內亂來。即使他們想做點什麼，那些腦子不蠢的家中長輩也會狠狠的教訓他一頓！禁止他們對百佳亂來。　　第二日，一大早唐昱便和何老、趙老進行了辭行。之後便搭乘着早班的飛機直飛鵬城，而後在黑水國際的護送下經過關口進入了香江。說實話，唐昱倒是想着能夠直接過到香江，但是現在這種情況顯然是不太可能的。畢竟英國這個破落的貴族還是在乎自己那所剩不多的臉面的，雖然他們已經破舊不堪了。出了關口，就如上次一般有黑水國際的直升機直接飛到了一處停機坪上，將唐昱接了上去直接回到了黑水國際的總部。　　在黑水國際的總部內，唐昱見到了憂心忡忡的利嘉誠。此時的利嘉誠臉色難看，遼海的事情他早已經知曉但是卻不知道會是什麼樣的結果。而那些被扣押的人中可是有兩位乃是香江政府化驗所里合作過來的人啊！如果那些人出了什麼事兒，他利嘉誠難辭其咎！後來聽得宋宛如說那些人已經平安歸來他總算是鬆了口氣，但這些事情讓他實在是身心俱疲。先前他不想在內地擴展百佳的業務擔心的就是這樣的情形，那些肆無忌憚的衙內、太子們向來是橫行霸道！仗着父輩的身份地位在各個行業中不斷的吃進股份，或是脅迫參股。　　利嘉誠當年在鵬城的時候就遭遇過這樣的事情，那還僅僅是個小小的市長公子就敢明裡暗裡的給自己暗示要參入股份。一些政府內其他部門的人，也會有什麼“幫忙”找來。要求安排一些什麼什麼親戚、朋友在他的企業內做事。這種污七八糟的事情實在讓利嘉誠身心俱疲，無奈之下他只得放棄了利潤豐厚的內地市場。與利嘉誠不同的是，那些外籍零售業巨頭們大量的聘用了內地的人員，甚至一些城市內的官員親屬都和這些企業有着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於是相比起利嘉誠的舉步維艱，他們在國內卻是發展迅速！一舉吃下來泰半的市場份額！　　不過，在這一世這一切的情況全部改變了！由於唐昱他們的模式便是直接聘用了軍、警、烈屬，而後優先考慮下崗工人。於是他們每到一地都解決了當地的就業問題，還順帶着提高了當地的GDP，這讓那些官員們是欣喜！雖然也不是沒有人想着在這家企業內動動什麼歪腦筋，但目前為止也只有周泰瑞那個十足的蠢蛋率先動手。這時候，利嘉誠看到了唐昱從直升機上走了下來便直接的迎接了上去，笑呵呵的道。　　“小昱啊！你這一去可是好久才回啊！可讓我每天都是望眼欲穿呢！哈哈……”利嘉誠握着唐昱的手哈哈大笑，顯得爽朗而大氣！但眉宇間還是有着一股掩飾不住的憂鬱和疲憊。想來這段時間利嘉誠也沒有少受到這次事件的影響。而他見到了唐昱，本就有些迫不及待的想知道事情的進展，不過一向穩重的他還是將自己的疑問壓了下來。　　見到利嘉誠這副模樣唐昱笑了笑，緊緊的握着利嘉誠的手緩聲道：“利伯伯，事情已經解決。相信我，今後類似的事情將不會再發生了。具體的我們一會兒慢慢的詳細再談。”說著唐昱拉起了利嘉誠的手道：“請！”而後便攜手一同進入了黑水國際的車子。黑水國際的直升機場是新建起來的，距離總部並不遠。於是唐昱他們的車隊沒一會兒就回到了黑水國際的總部內，留守黑水國際總部的軍佬趕緊幫着唐昱將會議室打開，並收拾好把唐昱和利嘉誠一起請了進去。　　進到了會議室后，唐昱對着軍佬吩咐道：“找來一台電視機，要收得到央視的新聞聯播的，送到這裏來！要快！”軍佬聞言，立即便去照辦。而唐昱則轉身對着利嘉誠笑道：“我們先來看看事情的結果吧！”

# 第五百一十六章 百佳再定計

　　此時還不過是下午六點多，於是他又便吩咐了軍佬隨意準備一些晚飯和利嘉誠便在這會議室內吃了起來，這頓晚飯吃的差不多的時候終於等到了央視的新聞聯播的開始。利嘉誠雖然有些莫名其妙但還是隨着唐昱的意思安靜的一起吃着晚飯等待着七點的新聞聯播。雖然毒大米事件鬧得沸沸揚揚，但畢竟周泰瑞的事情牽扯到了一位省級幹部於是關於這方面的消息幾乎都被封鎖掉了。國家也擔心這會引起群眾的不滿和憤怒，於是僅僅是責成媒體報道了商人參與了此事而已。　　新聞聯播播報了沒一會兒，便立即進入了唐昱他們所關注的題目只聽得播音員用着標準的普通話對着鏡頭講到：“遼海省大寧市中級人民發院今日對最近造成了極壞影響的制售毒大米事件進行了一審判決。下面請看詳細報道。”　　這時候畫面一轉，進入了播放判決時候畫面。而畫外音則解釋道：“遼海省大寧市中級人民發院審理認為，被告人吳方知無視國家法律，在被告人周泰瑞的指使下組織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大米，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和其他嚴重食源性疾患。被告人吳少輝雖不是永康精米廠的主要經營者，但其負責該廠的生產加工和驗收工作，與經營者吳梅佛共同直接參与實施了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大米的客觀行為，應對共同犯罪的行為負刑事責任。被告人周泰瑞，直接指使吳方知、吳少輝、吳梅佛等人在明知大米有毒的情況下依然對此種大米進行加工並銷售！”　　“而被告人周泰瑞在被食品安全檢測中被檢查出來后，指使另案處理的被告吳安、周濤使用非法取得的警械、槍支對食品檢測人員進行了非法拘禁、恐嚇並勒索的行為對社會公眾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依照刑法和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二被告人均已構成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吳方知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並處罰金100萬元；吳少輝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並處罰金30萬元。吳梅佛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並處罰金30萬元。”　　“周泰瑞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並處罰金100萬元。並被告人周泰瑞犯有非法拘禁、勒索、恐嚇並帶非法持有警械、槍支。數罪並罰，判處被告人周泰瑞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五日內，通過遼海省大寧市中級人民發院或者直接向最高人民發院提出上訴。但被告人均未表示上訴。”　　聽得這上面的報道利嘉誠總算是知道唐昱要向他表達什麼了，這是唐昱要告訴他：任何想要搞點事情的人他都會解決！哪怕那個人身後有着各種勢力，他唐昱也能將事情搞定！見得事情終於解決，利嘉誠不禁鬆了口氣。這段時間以來一直懸着的心終究是放了下來，但隨即的報道讓利嘉誠對唐昱的評價更上一層！　　“本台消息，遼海省原省政法委書記周宏同志於近日辭去遼海省省政法委書記的職務。調往京城改任國家環境保護局副局長，周宏同志1942年出生……”看得這個報道，利嘉誠不禁有些目瞪口呆！他可是知道，這所謂的“國家環境保護局副局長”其實就是明升暗降啊！要知道，這個時候講究的是發展！國家環境保護局聽起來很厲害，其實不過是副部級的單位。所屬職權更是和遼海省省政法委書記沒得比啊！被從一省的省政法委書記之職務被調整到一個副部級的單位任職副局長實際上就是已經被排除出了權力中央了。　　而周宏現在都已經是五十二歲了，還能夠打拚多少年？！這一次調動估計也就是他仕途的終點了，在那個位置上他周宏呆上個幾年之後便會被調整到二線單位。最終等待着退休了事！利嘉誠看得這份手段不得不說唐昱實在是兇狠！這一下便直接幹掉了一位省級領導了，利嘉誠雖然知道這並非唐昱直接做下的，但此事畢竟有着他的首尾。能夠影響到這種事情實際已經是夠厲害的了！要知道，唐昱才不過高一而已啊！呃……說到了高一，利嘉誠忽然想到唐昱好像從來都不上學的。至少在利嘉誠與唐昱接觸這段時間以來他就沒有見過唐昱去上學。　　而作為長輩的利嘉誠等人竟然忘記了唐昱是需要上學的，直到現在都沒有一個人問起他的學業問題。不過這也不能怪利嘉誠他們，畢竟唐昱現在所做的事情哪怕是碩士、博士都未必敢說自己可以做的了，於是一時間唐昱的年齡、學業全部都被他們所忽視了。而唐昱看到了這裏便將電視關掉了，回過頭笑着對利嘉誠緩聲道：“伯伯，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呵呵……”　　聽得唐昱的話利嘉誠不禁心中道，這何止是放心啊！簡直就是吃了秤砣鐵了心，有一個能夠將省政法委書記都搞到黯然退場的人物作為盟友還有什麼不放心的？！此時利嘉誠對唐昱的謀划能力及影響力都極端的佩服！這種四方謀劃一錘定音，直接釜底抽薪的一系列手段不得不說唐昱玩的是極為漂亮！要換成其他人或許僅僅是對這位周泰瑞警告一番逼他放手而已。畢竟周泰瑞的父親周宏可是身為省政法委書記的省級高官啊！也是有着自己的派系和圈子的，即使是一些太子們也未必敢說自己就能將其扳倒。能夠造成些麻煩就已經算是很強了，但唐昱這一動手卻是不管不顧的直接將其拉下馬來！　　這番手段何其之狠也！於是利嘉誠笑着道：“放心！放心！還能有着什麼不放心的？！不過那幾位食品檢測人員我們還需要對他們安撫一下啊！畢竟這次他們可真的是被人拿着槍直接給關起來的，如果我們不安撫到位我怕他們會因此而害怕向香江這邊的政府化驗所申請回來。到時候我們就被動了呢……”　　唐昱聽了利嘉誠的話，不禁點了點頭接着道：“這件事情我已經和宛如姐商量過了，她已經着手安排他們進行了一次座談會。據說效果不錯，那幾位被關押的食品安全檢測員非但沒有要求套回來，而且還希望能夠繼續留在遼海呢！”聽得唐昱的話利嘉誠不禁詫異，不是吧？！那這宋宛如的公關能力也太強了吧？！要知道，香江那些人何曾見過那種拿着槍把人抓了關押起來的陣勢啊！肯定是被嚇壞了，照着一般的情況他們或許一得到了自由就選擇立即退走了，怎麼可能還會請求留下來？！看得利嘉誠疑惑，唐昱笑着對他道：“其實也不是什麼大事兒，當時一起被抓住並且關押的還有兩位在食品安全中心裏實習的遼海農大的女孩兒。後來據宛如姐姐說，那兩位香江政府化驗所的職員和這兩位女孩兒好上了唄！我估計呀！他們就是為了美女不在乎險境了呢！”　　聽得唐昱的話利嘉誠不禁恍然！應該是如此了，要知道香江化驗所雖然風光無限但工作壓力大的驚人！而且每天都忙於這樣那樣的工作他們又怎麼會有時間去談戀愛？！而化驗所內為了不影響工作辦公室戀情那是絕對不允許的，所以這群被調配到了遼海工作的香江政府化驗所的研究員們大多是近三十歲的單身漢子！遼海的話利嘉誠也是去過的，那裡氣候屬於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所以大多數女子的皮膚都很白皙，加之飲食緣故身材也很漂亮！　　於是這些單身的香江化驗所的研究員們被吸引住了那也屬於正常，而且內地的女性現在還是講究着一些很傳統的，例如：做飯、洗衣、燒菜……等等在這個年代的內地女性中幾乎都是很精通的，相較起現在香江的女孩兒們遼海的女孩兒自然是更有優勢了。誰不期盼自己能娶個溫婉賢淑的妻子？！　　“呵呵呵……原來他們是中了溫柔的陷阱啊！這便難怪了，英雄難過美人關嘛！”利嘉誠知道了消息后不禁哈哈大笑，隨即對着唐昱道：“不過這會不會因此文化差異對他們造成影響啊？！畢竟我們香江的文化和內地還是有着差距的，如果雙方溝通不來甚至因此吵架了那該怎麼辦啊？！”聽得利嘉誠的話唐昱不禁在心裏撇了撇嘴，利伯伯你這是咸吃蘿蔔淡操心呢！他們是自己談到了一起的，又不是我們介紹或者相親的談成怎麼樣和我們又有什麼關係呢？！於是當下唐昱便對着利嘉誠道：“又不是咱們介紹的，這是他們自己的選擇呢！屬於自由戀愛，將來談成什麼樣子是不是要結婚和我們又有什麼關係呢？！那都是他們自己的事情呀！”　　聽得唐昱的話利嘉誠才一拍腦袋！自己倒是把這個忽略了，人家這是自己談到了一塊兒去了！又不是自己等人的介紹，操什麼心呢？！讓他們自由發展便是了。看得利嘉誠釋然了，唐昱接着道：“利伯伯，我打算趁着這次的事件的餘波趕緊將我們的‘百佳’在全國範圍內鋪開！畢竟最近的這次事件絕對會讓那些個衙內、太子們心生恐懼一時間不敢來找我們的麻煩！而央視那邊我也和建銘哥家的四叔說過了，他會責成央視做一期節目專門介紹我們的食品安全檢測中心，並將這次的事件做一次正面的報道！我相信因此我們在全國範圍內鋪開的話會更容易讓老百姓們接受，而且因為這次事件那些個供貨商們肯定也不敢再亂來！”　　聽得唐昱的話利嘉誠不禁點了點頭，這的確是個好機會！這時候鋪開的話相信絕對是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因為央視的報道那就是活廣告啊！在這個時代里，沒有網絡、沒有太多的消息來源所以央視幾乎就是最大的廣告渠道！在央視上被報道了，那麼就是打了最大的活廣告了！而且唐昱還說了通過了方建銘的四叔讓央視給做上一期專門的節目來正面報道此次的食品安全事件，相信這份公關也會讓老百姓們一下子接受百佳這間超市！並且百佳的聘用原則一向是就地優先聘用軍、警、烈屬和下崗工人，和也讓社會和當地政府都比較接受。相信這種路子會好走不少！看得利嘉誠頻頻點頭，唐昱接着道：“但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人手問題，這段時間的擴張已經把我VCD那邊的人都拉了不少過去了！管理人員奇缺啊！而且食品安全檢測員也是個問題，香江這裏的人員我估計也被調用的差不多了吧？！我們還去哪裡找食品安全檢測的人手啊……”　　利嘉誠聽得唐昱的話，不禁笑了笑道：“這件事情我早就在考慮，小昱！記得我之前和你介紹過的蘇海聞么？！他和現任的德國聯邦衛生部部長是校友，相信他能給我們提供一些幫助。”唐昱不是笨蛋，聽得利嘉誠這麼說自然是聞弦知雅意嘍！人家利嘉誠是在提醒他，當時你可是答應了我們幫着和京城溝通的呢！現在是不是也該有消息了？！都個把月了呢！成不成都總得給個話是不是？！於是唐昱笑着和利嘉誠道：“利伯伯你不說我還忘了告訴你了，蘇海聞博士的事情我已經和我何爺爺說過了。但何爺爺說這不過是蘇海聞博士太過擔憂了，其實沒有人有着要對他打壓的想法。而且京城裡的包與剛爺爺的老朋友們也隨時歡迎蘇海聞博士過去做客！”　　聽得唐昱如此說，利嘉誠總算是鬆了口氣！看來這次是真真的找對了人了，有着何老的這句話相信蘇海聞的心也該安下來了。順便的找個機會北上京城和唐昱去拜訪一下何老那也是應該！畢竟香江就快要回歸了，提前做一些拜會也是必須的動作呀！但唐昱接着肅然的對着利嘉誠道：“但我何爺爺也說了，蘇海聞畢竟不是我們華人。所以一些不該發表看法的事情他最好還是保持沉默，他的身份不同！哪怕是一丁點的風聲露出來也會引起風波，這是京城的高層們不願意看到的。希望蘇海聞博士能夠注意一些言行就可以了。”

# 第五百一十七章 沒有免費的午餐

　　利嘉誠聽得唐昱的話不禁一愣！隨即醒悟過來，原來蘇海聞最大的失誤是他忘記或者說是沒有在意自己的非華人身份！竟然在那個敏感的時刻對着新話社香江分社社長許家囤建議要以一百億港元租賃香江十年，這本就觸動了京城那些高層們的心思！於是被人排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說要京城那些大佬們要收拾他卻也有些過了。不過是因為他的那些不合時宜的話對他有些反感罷了。　　一念至此，利嘉誠恍然！原來人家京城的高層們是從來就沒有把他蘇海聞放在心上過，雖然當時是略有反感但事後也便算了。沒誰會和蘇海聞真的去計較什麼，這點心胸京城的那些大佬們都還是有的。只不過是蘇海聞、利嘉誠他們被香江的英國佬整怕了，要知道英國佬這些年沒少幫着英資企業苟延殘喘的搶佔香江華資的市場，政策為難、資本限制甚至莫須有的罪名都沒少用。吃過苦頭的利嘉誠他們自然是這些心驚膽戰，生怕京城的高層們也來這一手。但京城的高層們畢竟不是大英那種沒落而苟延殘喘的貴族，還沒到不擇手段保護自己的資本的時候。也不屑去這麼做，所以蘇海聞也算是白擔心了一場。　　其實，也不算是白擔心。畢竟如果蘇海聞一直保持着被京城高層厭惡的形象，那麼難免會在他進行內地業務的時候遭受到一些非難和拒絕。內地可是完全的政策型經濟，如果你這間企業是在京城高層中被厭惡的那麼在合作中大家都不得不考慮一下影響，萬一高層一個不爽或者是覺得你“犯規”了那你可就得倒血霉了！這樣的例子在內地不是沒有過，後世一些個企業就是因為合作的對象觸犯了某些特殊的“規矩”於是在某些領域的投資遭受到了非難。　　於是利嘉誠對着唐昱誠懇的道：“我會和海聞說的，這件事情真是多謝你了！如果沒有你的幫忙我想事情也不會如此的順利，相信海聞會記得你這個人情的。”唐昱聽得利嘉誠的話笑着搖了搖頭，輕聲道：“最好還是最近就讓蘇海聞博士和我一起回一趟京城吧，畢竟我還是要回去內地繼續開拓百佳的市場份額的。藉著這個機會也正好讓蘇海聞博士和京城的高層們見見面，畢竟最高首長當年和包與剛先生的關係也是非常良好的。相信如果蘇海聞博士想要和內地合資開辦一家船舶航運企業那麼京城的高層們也是很希望見到的。”　　利嘉誠聞言不禁點了點頭，對着唐昱緩聲道：“這件事情我會和海聞說的，那麼你希望什麼時候一起過去呢？！時間上怎麼安排？！這些我都要和海聞溝通一下，說實話這些年海聞其實心裏挺緊張的。畢竟現在國家都快要收回香江了，他實在擔心這會影響到環球航運。這可是包與剛包老爺子交到他手上的公司啊！要是有什麼問題了他百年之後如何有顏面去見愛你包家老爺子？！”　　唐昱聞言點了點頭，對着利嘉誠道：“那麼，就麻煩利伯伯和蘇海聞博士說說！可以的話儘快安排我們見個面吧！到時候詳細的情況我們再詳談！既然我已經決定幫忙了，自然要把事情做完。幫人幫到底嘛！”其實唐昱還有很多的話並沒有和利嘉誠說個明白，在他心中幫助蘇海聞其實有着自己的想法和野望！這份野望就是想方設法的從死高麗棒子手裡搶下後世那幾艘著名的航母――明斯克號、新羅西斯克號和瓦良格號！　　明斯克號航空母艦（Minsk）由尼古拉耶夫船廠建造，屬“基輔”級中型航母，排水量42000T，集航母和巡洋艦的功能於一身。1972年12月28日開工，1975年9月30日下水，1978年9月27日完工。隸屬太平洋艦隊。　　1995年，財政最緊張的俄羅斯太平洋艦隊作出驚人之舉――將該艦隊噸位最大的兩艘航空母艦明斯克號與新羅西斯克號當廢鐵賣給韓國大宇重工集團，代價為1300萬美元，而這兩艘主力艦的服役期卻還沒到一半！當然，這樁交易的前提是韓國必須把它們拆解成2平方米左右的鋼板並且不能用於軍事目的。　　明斯克號航空母艦是前蘇聯基輔級中型航母的第二艘，1978年服役並於1979年被調到太平洋艦隊。當時明斯克號相當風光，它的到來使前蘇聯結束了在遠東沒有大型主力艦的歷史！尤其是明斯克號的母港設在海參崴，離日本只有200多海里，在冷戰的80年代，日本對明斯克號如芒在背！由此可見此艦隻威懾力！　　明斯克號航母排水量為40500噸，採用4台汽輪機，航速32節，續航力達4000～13500海里，全艦成員超過2000人。艦上攜帶12架雅克38垂直起降戰鬥機和19架卡27反潛直升機，前者可以奪取局部制空權，能夠配掛AA―8、AS―17等空戰和對地／海攻擊武器，性能與我們常說的英國海鷂飛機相當；後者則全力打擊美國的核潛艇，以保障航母及艦隊的安全。明斯克號是世界上有特色的航母，因為它的構造一半像航母，一半又像巡洋艦。在西方航空母艦拚命為艦載機空出甲板的時候，明斯克號卻佔用40％的甲板空間，安裝諸如SS―N―12巡航導彈、SA―N―4防空導彈、SS―N―14反潛導彈、雙聯裝76毫米艦炮等本該由其他艦艇配備的武器。　　蘇聯解體后，明斯克號沒有了後勤保障基地，因為生產它的烏克蘭已經獨立，而航母卻在俄羅斯手裡，要修可以，但要給美元，同樣揭不開鍋的俄羅斯海軍只好任其自生自滅。　　1995年10月22日，明斯克號與諾沃羅西斯克號被幾條拖船牽出海參崴港灣，許多俄羅斯水兵流下傷心的眼淚。但無奈的是他們連自己的保障性住房都沒有，只能是眼睜睜的看着這艘威風凜凜的戰艦就這麼如同廢鐵般離開自己的視線……　　韓國國、防部門以及美國情報官員仔細地分析其奧秘，儘管俄軍方在交付之初便將武器和电子系統拆除或者炸毀，但遺留的技術思路仍讓韓美雙方驚喜異常。在俄羅斯的一再催促下，諾沃羅西斯克號航母在韓國人的焊槍下變成廢鐵；但韓國卻試圖讓明斯克號起死回生，提前實現自己的“航母夢”。天有不測風雲，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一下子把亞洲四小龍變成四小蟲，明斯克號也頓時變成累贅。後來聽說內地有家公司想購買，韓國便馬上同意以530萬美元廉價脫手。　　1998年9月明斯克號經過又一番的航程來到了南粵東完沙田港，1999年8月拖至五羊城文沖船廠，進行封閉式大規模修整與改造。期間雖然我們的軍工人員進入了內部進行調研，但可惜的是這艘戰艦經過蘇聯毀滅性的拆毀並韓國人的再次拆毀后基本上已經失去了價值，於是，這艘威名赫赫的戰艦最後只能是在鵬城的射口變成一艘軍事主題公園的廢鐵。而它的姐妹艦新羅西斯克號卻一直情況未明，有傳說這艘以蘇聯僅有的幾個英雄城市命名的戰艦最後的結局卻是被韓國慘然拆毀。完全的用作了廢鐵回爐。　　蘇聯的驕傲，就這麼被人慘然的踩到了地上！數代人的努力和奮鬥，卻在那些灰暗的日子里變成了嘲諷和嗤笑。但唐昱並不想為這個沒落的國度去過多的做些什麼，他也沒有辦法去做。他真正想做的是通過一些手段從烏克蘭、俄羅斯手上將這些軍艦、資料和人員全部挖角過來！只要擁有了這批人員，那麼我們可以擁有自己的航母的日子還遠么？！在後世，我們因為引進了瓦良格而遭受到了無數的非難，甚至連個平時根本不被我們放在眼裡的土耳其都想着過來占上些便宜！　　1998年，澳門創律旅遊娛樂公司（Agencia Turisticae Diversoes Chong LotLimitada）通過競標，以2000萬美元（實際總共花了一億美元）的代價買下“瓦良格”（籌款過程可謂艱難，曾先後兩次向烏國申請延期付款，當然代價是要罰息，又是一筆額外的支出。之後因為欠債又和國內公司打了多年官司），聲稱要將其改造成一個大型海上綜合旅遊設施――包括迪斯科舞廳、旅館和博彩設備等，日後將其停泊於澳門附近海域。當時有人質疑，說澳門附近海水淺，停不下這種大船，除非以後還要深挖航道云云。而澳葡當局則明確表示，在澳門回歸中國前，拒絕“瓦良格”號在澳門停泊。　　1999年7月，澳門公司僱用InternationalTransportContractors（ITC）公司的SableCape號拖船，拖着“瓦良格”號開始了漫長的航程。啟航前，買方要求在艦艉的明顯位置標明即將落戶的新港名稱。因此，在“瓦良格”的名字旁邊，出現了英文“KINGSTOWN”字樣（金斯敦，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首都）。據說，在航母被拖走的那天，身患重病的船廠廠長馬卡羅夫曾淚流滿面，在位於海邊的造船廠療養院目送了“瓦良格”號的“最後一程”。　　當該船駛抵土耳其北部黑海水域，準備通過土耳其控制的博斯普魯斯海峽時，“在第三國的提醒下”，土耳其政府加以攔阻，強行命令“瓦良格”號退回黑海。隨後在8月，“瓦良格”號又試圖通過海峽，再次遭到土政府的攔阻。“瓦良格”號被阻擋在黑海中，漂蕩了很長時間后，又返回原海港……

# 第五百一十八章 我要彙報給最高首長

　　土耳其方面以“船體過大、影響博斯普魯斯海峽其它船隻正常航行”等為由，拒絕“瓦良格”通過。西方媒體也藉機紛紛大肆炒作“中國航母威脅論”。內地與土耳其從此開始了長達一年半之久的談判……　　“瓦良格”受困黑海期間，創律公司每天向ITC公司支付8500美元，每個月還必須向烏克蘭港口當局繳付1.7萬美元的停泊費！當時，土國總理府和外交部都傾向放行，但主管海洋事務的國務部長米爾札歐魯（Ramazan Mirzaoglu）堅決反對！　　1999年12月19日，見米爾札歐魯有些頂不住壓力了幕後主使者美國乾脆由幕後直接轉到台前，駐土耳其大使皮爾森直接會見了米爾札歐魯，表達了美國政府對“瓦良格”號的關切。2000年3月3日，米爾扎歐魯應美國政府的邀請訪美兩周。臨行前，他向總理艾西費特呈交報告，詳述“瓦良格”號通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可能發生的技術問題，建議拒絕中國的要求，禁止讓“瓦良格”號通過海峽！　　ITC公司的JoopTimmermans先生據理力爭，他說將“瓦良格”號拖過海峽其實比駕駛一艘15萬噸油輪穿越海峽更容易也更安全。但米爾扎歐魯則說，要麼你讓這艘船自身擁有動力，要麼你把它拆成碎塊運走，否則別想通過海峽。Timmermans先生還說，2001年3月發生了一件怪事：一架不明國籍的直升機降落在“瓦良格”號的飛行甲板上，三個人跳出來進行了一番測繪后又駕機飛走了，臨走前還用粉筆在甲板上寫下“法國人到此一游”（“The French was here”）。　　事情一直被拖到了2001年。直到這年7月，原本站在米爾扎歐魯一邊的土耳其軍方，態度開始轉變。總參謀長凱維芮柯魯應邀訪問北京，受到中國領導人的接見，軍方立場改變（眾所周知的軍火出口），並在8月初照會總理府，“建議放行”。而土政府也提出，要求內地開放對土耳其的旅遊，爭取每年有200萬人次內地觀光客到土耳其，需為土耳其創造20億美元的外匯！拿到了這份條約后，終於在8月25日，土耳其國家安全委員會作出決議，同意讓“瓦良格”號通過其海峽。土耳其國務部長兼政府發言人居瑞勒代表總理艾西費特，當天啟程前往京城，向內地政府告知這項結果。　　但，事情就此結束了嗎？！不！土耳其人並沒有就如此簡單的放棄了訛詐！他們土耳其的海洋署向內地提出了“瓦良格”號通行海峽時必須具備20項苛刻的安全條件：1.10億美元的“風險保證金”；　　2。中國官方提供書面保證；　　3。必須委由國際認可的保險公司擔保；　　4。護航“瓦良格”號通行海峽拖船數量必須增加一倍；5。通行海峽時，全艦四周必須燈火通明；　　6。艦上必須配置錨鏈及拖纜收放机械組及人力組以備必要；7。艦上因此必須安置發電機以啟動机械及照明；8。艦上必須成立無線電通訊網以保持安全聯繫；9。在通行海峽之前，土方得派技術監督小組至艦上檢查安全條件是否齊備；10。中國安排之拖船須由土耳其海洋署及海岸防衛隊專家指揮；11。為防範未然，艦上及陸上均須配備消防隊應變；12。通行海峽時，如海面起霧必須停航；　　13。通行海峽時，如海峽遇大風必須停航；14。通行海峽時，如遇水流洶湧突變時，必須停航；15。海峽視線不及五公里時，必須停航；　　16。艦上必須有領港員；　　17。通行時，海峽兩端禁止其它船舶通行；18。艦上不得裝載油料或爆炸物；　　19。通行時，有關航行安全、裝備、技術及人員調度指揮均須聽從土耳其方面指揮；20。通行曲折狹長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時必須在白晝，通行寬廣的馬爾馬拉海峽得在夜間。　　但我們為了自己的第一艘航母，不得不接受了這些苛刻的條件！在滿足了土耳其的條件后，我們終於可以拖拽着瓦良格號開始了最後的旅程。但那些西方國家就此放棄了嗎？！不，他們並沒有放棄！他們不允許這艘戰艦從蘇伊士運河通過，逼着沒有動力了的瓦良格只得經地中海，穿直布羅陀海峽，出大西洋，經加那利群島的拉斯帕爾馬斯，2001年12月11日戰艦在拖船的拖拽下繞過非洲好望角進入印度洋，經莫桑比克的馬普托，2002年2月5日通過馬六甲海峽。2002年2月11日晚抵達新加坡外海，直到2002年2月12日瓦良格才結束了艱難的旅程進入中國南海！　　後世，唐昱是知道這段驚險而悲壯的旅程的。他並不想讓國家再次經受這種無謂的損失，他決定要將瓦良格號、明斯克號和新羅西斯克號完整的託運到內地！他決定要將那間擁有900噸吊車、作為前蘇聯惟一能製造航空母艦的造船廠，擁有製造航母所需的技術和設備，製造了俄海軍最大的67000噸級的航空母艦“庫茲涅佐夫海軍上將”號、每3年有1艘航母上船台，每3年有1艘航母下水、在正常情況下，每3年可以交付1艘航母的前蘇聯時期，技術最先進的船廠――尼古拉耶夫船廠的那些精華吸收進來！　　但，這一切都不能在陽光下進行！他需要一個著名的外籍人士牽線搭橋，然後通過國外直接將這些戰艦偷偷的運送到內地來。要知道，這些工程可是不小的！而且也是很容易引起美、英等國家的注視！所以事情必須隱秘執行的人和牽線的人必須要不會引起烏克蘭、英、美等幾方的注視！所以，唐昱一開始便鎖定了蘇海聞。這次的忙，其實唐昱並不白幫！他真實的打算是綁住蘇海聞逼迫他幫着把這些戰艦搞下來！至於蘇海聞願不願意嘛……嘿嘿……相信內地軍方的那些個大佬們在得知這個消息後會想方設法的讓他同意的！航母的夢想，是不知道多少熱血人士的夢想！唐昱決心要將這個夢想實現！　　所以，在微笑着送走了利嘉誠後唐昱肅然的對着軍佬緩聲道：“立即聯繫鵬城！我需要一個絕對秘密的地方！我要向京城彙報情況，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們其實都和總參還有聯繫！告訴你，這次事情緊急！”聽得唐昱的話軍佬先是一愣，隨即想要拒絕。但得到了唐昱那句嚴厲的訊息軍佬猶豫了一下。畢竟唐昱的身份非同小可，也幫過他們總參和軍方不少的忙他現在既然說事情嚴重了那麼肯定是不小的事情！於是軍佬對着猶豫了一會兒對着唐昱道：“我請示一下。”　　唐昱聞言點了點頭，於是軍佬便走出了門外不知道通過什麼方式和他所謂的上級聯繫了起來。其實，自從軍佬他們進入了黑水國際之後唐昱便知道其實他們已經被總參暗中吸收了。並肩負着看住黑水國際不會做出損害國家利益的事情來，畢竟這是首次的私人性操作事物雖然最高首長原則上同意了這件事情但總參中還是會有一些人不是很放心，一定的限制和監控還是必須會有的。這點唐昱也早就考慮到了，而且江慧琳家的那位元勛本就在總參內退下來的。所以根據江慧琳的消息唐昱知道軍佬他們的身份並不奇怪，而且江慧琳也直說了只要唐昱不做出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情來那麼這些人幾乎都不會在意他去做什麼。　　好一會兒了，軍佬才從外面回來沉聲對着唐昱道：“小哥，你跟我來！”唐昱聽得軍佬的話知道他已經通過了電話跟他的上級確定了事情，於是點了點頭跟着軍佬走出了會議室。軍佬悶頭帶着唐昱坐進了汽車，沒一會兒便到了隸屬黑水國際的直升機場搭乘着直升機在夜幕中“噠噠噠……”的離開了黑水國際的總部。　　飛機飛了好一會兒，才在一個不知道什麼地方的山谷中停了下來。剛下直升機便有着一大群的人圍了上來，擁簇着唐昱一起離開了直升機進了一輛軍車。接着在這輛三菱軍車上左搖右晃的行進了近半個多小時才在一個哨卡前停了下來，一路上不知道經過了多少的哨卡唐昱他們終於進入了一間洞穴內。在那裡下了車，而後軍佬悶不吭聲的走在前面帶路，而唐昱則一直走在了後面。繞了好長時間后才在一個打着大燈的洞穴旁停了下來，只見那洞穴里一個個子高瘦穿着沒有肩章的軍裝的三十歲上下的男子頗有趣味的看着唐昱，輕聲道：“你便是唐昱？！說實話，我很有興趣知道你到底有什麼事情竟然需要秘密專線了？！要知道，你平時哪怕是向京城的何老、趙老他們彙報黑水國際的事情不都是用衛星電話的嗎？！”　　唐昱看着這個男子，搖了搖頭輕聲道：“我現在不會向你解釋，但如果事情是你必須知道的話那麼我想你會得到通知。現在我需要專線，並是可以和最高首長進行通話的專線。希望你們儘快幫我接通。謝謝！”聽得唐昱這麼一說，那男子的瞳孔猛的一縮！向最高首長彙報？！有沒有搞錯？！這小子以為他是誰啊？！

# 第五百一十九章 位卑不敢忘國憂！

　　唐昱似乎一眼就看出了這個男子的想法於是沉聲道：“我個人建議你最好請示你的上級，我能來到這裏那麼我相信是你的上級已經判斷出我有這個資格可以到這裏來。”聽得唐昱如此說男子的臉色頓時有些難看，但唐昱現在已經進到了這裏而且是總參內的某位大佬特許的。作為下屬他雖然有些腹議讓一個不過高一的孩子進到這總參的機密基地來有些兒戲但卻不敢多說什麼。　　“我現在就給何老打電話，你可以現在和你的上級請示。我希望一會兒后便可以得到你的消息。謝謝！”說著唐昱不再理會這男子，而是走到了洞穴了的桌子邊上一個帶着鎖的小箱子邊上目視着那男子，那男子見得唐昱如此只得無奈的走到了這鎖着的小箱子邊上拿出了一串鑰匙逐個的將這把鎖打開，而後對着唐昱做了個請的手勢。唐昱拿起電話再次看向了男子，那意思很明顯：你還要在這裏呆下去么？！那男子分明是讀懂了唐昱的意思，正想要發怒但卻不知道為什麼卻有忍了下來，陰沉着臉色走出了這間洞穴。　　唐昱拿起電話放在了耳邊等了一會兒，電話那頭便傳來了何老那渾厚的聲音。只聽得何老在電話那頭沉聲道：“小昱，出了什麼事兒？！你竟然要動用起了總參的秘密專線？！”聽得何老的話唐昱在電話這頭肅然道：“爺爺！的確是大事兒，不然我也不會動用這種軍中的秘密專線。明說吧！我們國家想不想要幾艘航母？！”聽得唐昱的這話，電話那頭一陣的沉默。好一會兒了才聽得何老的聲音傳來：“具體說說！怎麼回事兒？！說個清楚明白！”　　唐昱深深的吸了口氣，才對着電話那頭的何老緩緩的道：“1991年蘇聯解體后，原蘇聯黑海造船廠歸屬了烏克蘭共和國。對於‘瓦良格’號，最初烏克蘭政府希望俄羅斯能全價購買該艦，而俄羅斯只同意支付蘇聯政府時期未付的30％工程款。雙方僵持不下，最終談判破裂。”　　“1995年烏克蘭政府將‘瓦良格’號交給黑海造船廠處理。蘇聯解體后，在分家時出於‘因地制宜的考慮’，‘瓦良格’號由今天的烏克蘭共和國獲得。但由於烏克蘭經濟狀況不佳，無力繼續建造，工程於1992年1月停工，就此半途而廢。”聽得唐昱如此說電話那頭的何老不耐煩的道：“這些事情我都知道！甚至我知道的比你還詳細！我的考察團在91年底和92年初的時候就已到過烏克蘭去考察那艘航母了！說實話，我們也想要買！但錢呢？！錢從哪裡來？！還有，你以為美國人會就這麼看着我們把航母開回來么？！如果是這個問題你就不要說了！軍委為了這件事情已經是吵過了不少架了，為了這事兒海軍的司令都差點和陸軍的人干起來了！”　　聽得何老的話唐昱不禁震驚！什麼？！我們竟然一早就考察過這艘“瓦良格”？！為什麼竟然沒有消息？！其實不怪唐昱不知道，這件事情到後世的披露中也僅僅是一些微小的細節描述而已。事實上在聯解體后，大量軍工企業許多業務下馬，航母項目亦在其中。1991年年底或1992年初，一位內地院校的老師與烏克蘭造船學院的同行交流聯繫時，對方提及自己國家的航母造不下去了，就放在學校附近，邀請其有空過來看看。從烏克蘭回來之後，這位老師馬上向上級彙報了此事。　　1992年3月，一支來自內地的航母考察團蒞臨烏克蘭城市尼古拉耶夫（這座城市當時在地圖上找不到）。考察團成員由造船技術專家和軍方代表組成。這個考察團的任務有兩個：一、了解這艘船的性能怎麼樣，二、了解烏克蘭方面的意向如何。當時，解體后的蘇聯正在被15個共和國重新分割，1985年開始建造的“瓦良格”號繼續留給烏克蘭。因為沒錢，1992年1月，該航母停建。此時，該船的工程量已經完成60％多。甚至全艦都已從船台下水，停泊在船塢碼頭，艦上有的大型設備已裝上，；連電纜也有不少鋪設到位。　　當時烏克蘭計算，解體該艦需2.5億美元，但出售解體后的廢方卻只能得到500萬美元而已！於是，烏克蘭积極為“瓦良格”尋找下家。當時考察團成員看到，“瓦良格”上還有好多設備沒有安裝，動力裝置只是放在底座，沒有上螺絲。　　“這些設備之所以沒有安裝，或是因為設備還沒有交付，或是因為設備到了，但沒錢安裝。”據知情人士透露，“瓦良格”的廢棄命運在蘇聯解體之前已有徵兆。“各種配置交的不那麼及時了。這裏面有技術問題，也有經濟問題，比如船廠如果沒給預付款，各個廠就不能發貨。”考察團到了烏克蘭以後，對方非常熱情，認為是“同志”來了。“就是很信任你，以為你能幫我把這個‘兒子’養活。有的人還說，我也到你們那裡去干吧。”考察團還發現，離“瓦良格”不遠處，停着一艘核動力航母的艦體（烏里揚諾夫號）。　　“比‘瓦良格’更加現代化，廠方透露說要拆了賣給一家美國公司，賣的很便宜。”當中方人員詢問廠長能不能過去看看，對方說：“有什麼好看的呀，造船廠里正在拆船。”對“瓦良格”的考察在考察團里很快就有了答案：一、這艘航母性能很好，值得要；二、烏克蘭廠方是願意賣的，甚至連人帶馬都給你。　　前海軍副司令員張序三說，這樣的考察團總共派遣了多次。海軍當時的思路，一是買個半成品，另一個是自行研製，“前一種更適合起步”。回國后，考察團給上級寫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在現在看來都是實事求是的。報告遞上去以後，一直沒有回覆。向有關部門詢問，答覆是“正在研究”。鄭明說，他很理解，在航母一事上，自己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答覆。“不說行，也不說不行，就說研究研究。結果就可能延誤了時機。”　　張序三說，當時對改造的投入大體有個估算，差不多要花幾百個億，才能把“瓦良格”完全建成，後來有關部門再一計算，費用又加了200億。於是，這件事一直擱置起來。鄭明1994年從海裝部長的位子上退下時，對他的長官、海軍司令說，“我最遺憾的事就是沒有參与航母的研製。”　　雖然唐昱不知道這件事，但他卻知道另外一件事情於是他依然沉着的對着何老緩聲道：“那麼，何爺爺您又知道不知道另外一件事情？！最新的消息是俄羅斯太平洋艦隊最近將要做作出驚人之舉――他們決定將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噸位最大的兩艘航空母艦明斯克號與新羅西斯克號當廢鐵賣給韓國大宇重工集團，代價為1300萬美元而已！而這兩艘主力艦的服役期卻還沒到一半！”說著唐昱深深的吸了口氣，緩緩的道：“您現在還認為這沒有任何關係嗎？！”　　“什麼？！”電話那頭的何老音量猛的提升了起來，肅然的對着唐昱道：“小昱！這件事情可不是開玩笑的！你可要對自己的話負責的！”電話那頭的何老沉聲道：“如果這件事情是真的，那麼我們也不得不考慮是不是要參与收購這幾艘航母了！”聽得何老的話唐昱終於是鬆了口氣，這才接着道：“何爺爺，您也是知道那位‘聶卡耶夫’是吧？！我的消息就是從他那裡得來的，我回到香江后曾經和他通了個電話他在電話里和我發牢騷說是俄羅斯一成立家底都要賣光了！還透露出了這個消息，但隨即他又矢口否認了這句話。但我覺得空穴來風未必有因！於是我才緊急的給您電話！”　　聽得唐昱的話何老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實際上何老是知道這位“聶卡耶夫”的！上次米―26就是這個俄羅斯現任軍長的侄子給牽線搭橋高回來的，為此陸航的幾個大佬們還笑的見牙不見眼呢！如果是從他那裡露出來的消息那麼多半是可靠的，於是何老沉默了一會兒后對着電話這頭的唐昱沉聲問道：“除了這個還有什麼其他方面的消息沒有？！”聽得何老的這話唐昱心裏的大石總算的落了下來，於是平穩的道：“現在為止還沒有最新的消息，但我可以儘力去打聽！我希望的是國家現在就趕快做出準備，無論韓國是出於什麼目的收購這兩艘航母都會對我們構成現實的威脅！所以我們必須要阻止這間事情。”　　說著，唐昱深深的吸了口氣將自己這番話中的核心給說了出來：“我們無論如何也必須要在這個時候收購屬於我們自己的航母！哪怕僅僅是收購回來擺着研究也對將來我們自己研發航母有着極大的貢獻！隨着我們國家的發展，那麼未來的海洋戰略則是我們必須要考慮的。這些航母收購回來我們甚至可以丟荒他十年八年，但只要有朝一日我們用上了！那這將是我們海洋戰略發展的核心力量！”　　聽得唐昱的話何老先是一愣，隨即笑了！這小子，肯定是早就打好了腹稿了！不然怎麼會說的如此順溜？！於是何老對着電話那頭的唐昱道：“小昱，你小子老實交代！你是不是早就有這個想法了？！別和爺爺打馬虎眼！老實說！不然等你回了京城看我怎麼收拾你這小兔崽子！”聽得何老的話唐昱先是一愣，隨即苦笑。這些老人全都是久經風霜雪雨，自己那點子小心思果然是瞞不住他們啊！於是唐昱點了點頭，沉聲道：“是的，爺爺這件事情我早就有了想法了。正想找個時間和您說說，但沒有想到竟然出了這檔子事情，所以我乾脆藉著這個機會和您說個明白了。”　　唐昱組織了一下自己的語言，接着道：“爺爺，我打算把這件事和最高首長爺爺報告一下。畢竟這件事情影響太大，如果我不和最高首長爺爺報告一下，畢竟是不好的……”聽得唐昱的話何老不禁點了點頭，的確！政委最不喜歡的就是別人拉小圈子做小幫派，雖然太祖當年也有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但畢竟亂搞私人小幫派的確是最高首長所不喜的。你們可以因為政治傾向和施政理念相近而同進退，但不能自己組成一個小派別在組織內搞什麼政治、打擊、政治、迫害！畢竟那十年的浩劫，對於最高首長那代人來說實在是慘痛至極的教訓！於是這種明目張膽的拉幫結派的做法很難不引起他們的反感，唐昱這次向著何老先說而後並向最高首長報告也是出於這個原因。於是何老理解的點了點頭對着唐昱道：“我知道了，你和政委說去吧！我讓下面的人去給你連線！”　　說完，何老便掛斷了電話。但此時的唐昱並沒有放下電話，而是保持着拿着電話的姿勢等待着電話的接通。沒一會兒，電話那頭便傳來了最高首長那帶着濃重四川口音的聲音緩緩的道：“小昱！情況你何爺爺都和我說了！這件事情你的確做的對！無論是真是假，這個消息對於我們來說都很重要！至於你所受的委屈我會幫你處理，你現在要做的是回到香江繼續和那個‘聶卡耶夫’打聽清楚到底事情是怎麼樣一個狀況！並實時向我們彙報，這條專線我會專門留給你！等這件事情解決了，爺爺再給你請功！”　　聽得最高首長的話唐昱不禁心下感動！沉聲對着電話那頭的最高首長緩聲道：“位卑不敢忘國憂！小昱雖然不過是個學生，但我依然是個華夏人！只要能夠幫到國家，那麼我去討好那位‘聶卡耶夫’又如何？！爺爺儘管放心，我會儘快證實這件消息的真假！給您做個完整的彙報！”

# 第五百二十章 富麗華內的聶卡耶夫

　　唐昱出得那洞穴的時候那原本面目陰沉的男子此時看向唐昱的表情已經變得恭敬，他從身後拿出一個行動電話輕輕的交給了唐昱緩聲道：“我叫宋祁。這是最高首長親自下令讓我們交給你的，這個加密衛星電話可以直通最高首長居所，方便你有什麼情況可以直接彙報給最高首長。此外，由最高首長下令將由我負責你這段時間的安全，希望我們合作愉快！”　　唐昱聽得這男子的話輕輕了點了點頭道了句：“辛苦！”而後便拿過電話走出了洞穴，在外面軍佬早已經在等待了，見得那男子隨着唐昱一起出來軍佬先是一愣！隨即眼神變的複雜了起來。唐昱看的出來這個男子顯然軍佬是認識的，但卻不知道為什麼卻沒有打招呼。而這個男子也沒有和軍佬打招呼，而是靜靜的跟在了唐昱身後如同一個影子一般總是不脫離開唐昱的身邊。　　這時候唐昱對着軍佬沉聲道：“我們現在立即趕回香江，去見聶卡耶夫。我有些事情要和他說。”聽得唐昱的吩咐，軍佬點了點頭而後便領着唐昱走出了洞穴。登上了汽車后一陣狂奔，回到了那處秘密直升機場乘坐着直升機“噠噠噠……”的秘密飛回了香江的黑水國際總部。而那男子則是提着一個大大的行李箱悶不吭聲的跟在了唐昱的身後，一同回到了黑水國際的總部。　　“我需要一個安靜”這時候跟着太陽一起過來的宋祁才對着唐昱緩緩的道：“有些事情我覺得我們應該溝通一下，這便於我們以後的合作。”唐昱聽得宋祁的話先是一愣隨即點了點頭而後對着軍佬使了個眼色。軍佬會意的在黑水國際里找了一間不對外開放的機密室將唐昱和宋祁帶了進去，而後對着唐昱說了一句：“我就在外面，有什麼事情按這個鈴。”說完后頗有深意的看了宋祁一眼，而後便退了出去。　　這間機密室是黑水國際自從調入了蘇大剛他們的時候便暗地里建立的一間秘密工作室，為的就是安置一些不方便路面的一些戰友和執行特殊任務的人士。因此這裏非常的隱蔽和安全，房間設置的也很舒適。唐昱等的軍佬出去以後才輕輕的靠在了沙发上，看着宋祁輕聲道：“請坐，有什麼話就在這裏說吧！這裏絕對安全！”宋祁也不是不識貨的人，從進來的時候竟然需要掃描指紋、聲紋甚至虹膜宋祁便知道，這裏的安全等級絕對是高得嚇人！於是放下來的宋祁對着唐昱肅然的道：“我的身份是總參外聯部特殊安全保衛處一級保衛員！請原諒我一開始的時候對你的不敬！說實話，我知道一些關於你的傳聞。但都是一些不好的信息，不過通過現在這件事情我可以肯定的是：你不是他們所說的那樣的人！但我想知道你是怎麼樣的人的，所以我想知道你的事情。相信這樣有助於我們的合作。”　　聽得宋祁的話唐昱不禁笑了笑，這宋祁估計是在內部呆的時間太長了既然有些僵化了的味道。這種事情還需要雙方溝通的么？！竟然還要找什麼秘密的地方，平白無故搞的自己那麼緊張！但唐昱有些奇怪，似乎軍佬和宋祁兩人是認得的，但為什麼這兩個人都互相之間竟然一個招呼都沒有打，於是唐昱直接掠過了宋祁那白痴無比的問題而向他問道：“宋祁，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和軍佬認識？！為什麼你們好像認識卻又互相都不打招呼？！能給我說說嗎？！”　　聽得唐昱的話宋祁皺了皺眉，猶豫了好一會兒了才對着唐昱道：“這件事情你有機會的話自己問他吧！我不喜歡在別人背後說些什麼，相信他會給你一個解釋的。”唐昱聽得宋祁的話無奈的搖頭笑了笑而後道：“我的事情你可以從軍佬那裡知道，相信他會願意告訴你我是個什麼樣子的人，做了些什麼事情。我不知道是誰在你面前說了我什麼樣子的話，我也不在意是誰說了什麼話。這些對於我來說都不重要，現在對於我來說重要的是：必須要把最高首長交代給我的任務完成！其餘的有機會再說，好吧！就這樣！我先去找那位‘聶卡耶夫’了！有什麼事情我們回來再說！”說完，唐昱便直接按鈴將軍佬叫了進來。軍佬進來后看着唐昱那眼神中帶着一絲絲的幸災樂禍，看便知道這小子知道這個宋祁是個什麼樣的人卻一直等着看唐昱的笑話！看得軍佬這副表情唐昱不禁惱怒的瞪了他一眼！而後轉身離開了這處密室。　　離開密室后，唐昱回到了自己在黑水國際中的住所翻出了聶卡耶夫的電話直接撥打了過去。電話響起沒有一會兒，便被人接起來了。之聽得電話那頭傳來了男女特有的喘息聲，和一陣的俄語呢喃聲，聽得唐昱不禁皺了皺眉用英文沉聲道：“聶卡耶夫，我是唐昱！我現在找你有事請，如果有時間的話就馬上接個電話！”唐昱的這番話說完，電話那頭的男女喘息聲嘎然而止！接着便聽到了一個男高音用那帶着俄語強調的英文大聲道：“哦！原來是唐！我親愛的朋友，你這個時候給我電話可是有些不合時宜了！我親愛的朋友，你可是打攪到了我私人休息的時間呢！”　　聽得聶卡耶夫的這話唐昱不禁暗罵！現在才九點多呢！狗屁的休息時間！你直接說是你解決生理問題的時間不就完了？！但唐昱也懶的和他廢話那麼多直接道：“我有生意要和你做！大生意！如果你沒時間那就……”唐昱的話還沒有說完就立即被聶卡耶夫給打斷了！只聽得電話那頭的聶卡耶夫誇張的驚聲叫道：“我親愛的唐！你怎麼能這樣說呢？！我們可是好朋友啊！你在任何時候都可以電話我的不是嗎？！我想我們自己就可以見個面，聊聊如何？！都已經有一個多月沒有見到你了，我確實有些想你了呢……”　　聽得聶卡耶夫的話唐昱不禁感嘆這小子的變色龍態度，但此時不是和聶卡耶夫計較這些事情的時候，唐昱很直接的道：“我現在還沒有吃什麼東西，我們直接在富麗華見面吧！我現在就讓人訂包廂去，一會兒你直接到富麗華去找我。記住，不要帶什麼其他人。就你自己過來就可以了。”聶卡耶夫聽得唐昱的這話先是愣了一下，隨即肅然！看來唐昱這次所做的生意恐怕不是普通的生意，但隨即聶卡耶夫便興奮了！不是普通生意才好啊～普通生意能賺幾個錢？！不普通的生意才能賺大錢呢！聶卡耶夫和唐昱他們接觸不是一次兩次了，所以他也信得過唐昱的為人當下他便撇下了從白俄帶過來的嬌滴滴的模特兒衝下樓去登上了自己新買的法拉利跑車一溜煙的跑向了富麗華大酒店。　　在富麗華大酒店內，唐昱早已經在一套總統包間內安靜的等待着聶卡耶夫的到來。在他身後站着的是一直跟着他的宋祁，而在他們面前的南粵式的圓桌上擺滿着十數樣的精緻菜肴！五羊片裙翅、由瓊省空運過來的梅花參、產自日本千恭弘=叶 恭弘的雙頭鮑、泰國血燕……等等不一而足，如果此時這裏出現一位美食家絕對會感嘆這麼多的好東西竟然會被共聚一堂實在是糟蹋了！但如果美食家們知道正在吃它們的唐昱根本不知道這些東西的價值，估計美食家們直接會捶胸蹲足！可惜唐昱真的不知道這些東西的珍貴性，甚至這些菜都不是他點的。　　而是那位傅家的大佬在得知了唐昱即將過來的時候專門給他準備的，而上輩子唐昱不過是個草根階級。雖然有接觸過一些大豪們，但何曾吃過這種極度奢華的宴席？！上面的東西他可以看出一些來，但你要他講出來歷價值那可真是為難他了。唐昱對這些東西唯一的感覺是：還不錯！挺好吃。如果那位傅家的掌門人知道唐昱吃下了他精心準備自己都沒有捨得吃的東西后給出這個評價不知道他是會哭笑不得還是會心疼不已呢？！唐昱在飯桌上大嚼了近半個小時聶卡耶夫才滿臉汗水的匆匆趕到，氣喘吁吁的對着唐昱道：“唐～真是不好意思啊～塞車！塞車！”　　唐昱見到聶卡耶夫進來笑着點了點頭，對宋祁使了個眼色。宋祁會意的走出了包廂。而唐昱聽得他的理由也沒有多說什麼。畢竟香江塞車真是常見的事情，不值得奇怪。待的聶卡耶夫坐下來之後，唐昱才看着他將自己手中的筷子放了下來。輕聲道：“聶卡耶夫，我們都是老朋友了。那麼我說話就不拐彎抹角了！直說吧！你在烏克蘭還有沒有人？！特別是海軍部門，我需要一些消息和能說的上話的人！”

# 第五百二十一章 事情確定！

　　聶卡耶夫聽得唐昱的話先是一愣，隨即沉吟了半響都沒有說話。而唐昱並不着急，安穩的坐在了椅子上沉默的吃着那些頂級海味。雖然不知道那些是什麼，但唐昱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東西價值不菲！好一會兒了聶卡耶夫才看着唐昱道：“人倒是有的，但現在還能不能說的上話就不知道了。”聽得聶卡耶夫的話唐昱笑着放下了筷子，用餐巾紙擦了擦嘴而後才道：“你先說說那是什麼人。”　　聶卡耶夫拿起桌子上的茅台酒給自己倒了一杯灌進了口裡，略有些沙啞的道：“尼古拉耶夫船廠廠長馬卡羅夫！他是我爺爺的弟弟，也是現任的尼古拉耶夫船廠廠長。他是個悲傷的人物，他喜歡那些他所建造和維護的戰艦把它們當成是自己的孩子。但蘇聯解體后他的孩子們都失去了着落，他曾經相信他的孩子們會被列昂尼德・馬卡羅維奇・克拉夫丘克那混球所承諾的一樣建立起來，可惜直到列昂尼德・馬卡羅維奇・克拉夫丘克那傢伙卸任了都沒有一丁點兒建造的痕迹。”　　唐昱聽得聶卡耶夫這麼說不禁嘆了口氣，這便是俄羅斯民族的悲哀。他們聽信了美國人的那一套結果將自己的國家搞成了一片片的廢墟，那些龐大的威懾力十足的武器全部在美國人的陰謀下成為了廢品被四處售賣。國家更是陷入了極度混亂的通貨膨脹之中，才不過短短的數年，一個曾經和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破落成了一個僅僅有着一點點實力的二流國家。　　甚至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俄羅斯在國際上的發言權還不如一些二流國家！但這些都不是唐昱所要關心的，他僅僅關心的是這個國家的那些珍貴的遺產罷了。於是他很直接的問道：“聶卡耶夫，既然你都有着一定的關係那麼我便直說了！我們最近收到了風聲，說是韓國正在和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做洽談：將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噸位最大的兩艘航空母艦明斯克號與新羅西斯克號當廢鐵賣給韓國大宇重工集團，不過代價僅僅是1300萬美元而已！”聶卡耶夫聽得唐昱的話猛的瞳孔一縮！尖叫着怒吼道：“不！這不可能！這兩艘主力艦的服役期還沒到一半！怎麼可能就拿出來出售？！而且這兩艘航母所建造的費用就不止一千三百萬美元了！他們怎麼可能會這麼廉價就將這兩艘航母出售？！他們這是在賣國！這是在犯罪！該死的雜碎！該死的……”　　聶卡耶夫是個商人並沒有錯，但他依然是個俄羅斯人。從小在蘇聯偉大的那種環境下生長，你讓他如何能接受自己國家的戰艦就這麼當成廢鐵般出售給曾經的敵國？！但看着唐昱的臉色，聶卡耶夫知道唐昱並不是在開玩笑或者說謊。於是他只得沉默了下來，唐昱看着聶卡耶夫低着頭一聲不吭的樣子不禁嘆了口氣。走到了聶卡耶夫的身邊輕輕的拍了拍他的肩膀道：“這件事情我們也不過是收到了一些風聲而已，所以我希望你能將事情打聽清楚。我相信你也不願意這兩艘俄羅斯的驕傲就這麼落在了美國人和那些個棒子手裡。”聶卡耶夫聽得唐昱的話不禁點了點頭，抬起頭來對着唐昱沉聲道：“我先去打個電話，一會兒我再回來。”　　聽得聶卡耶夫的話唐昱點了點頭，他知道這是聶卡耶夫要出去給俄羅斯國內打電話。他要將這件事情確定下來如果真的是如唐昱所說，那麼他會做些什麼唐昱想都能想的到。於是等聶卡耶夫走出去後唐昱便安穩的坐在了椅子上吃着這些個精緻的菜肴。沒一會兒聶卡耶夫便回來了，他帶着一臉的陰沉回來的，唐昱看得出來他的臉上帶着隱隱的怒氣！手上的衛星電話不斷的被他抓的“咯吱～咯吱～”直響！唐昱見此嘆了口氣，走到聶卡耶夫的身邊輕聲道：“聶卡耶夫，我的朋友。現在你相信我的話了吧？！”聶卡耶夫聽得唐昱的話無聲的點了點頭。　　唐昱拍了拍他的肩膀，輕聲道：“我親愛的朋友，難道你就願意看着蘇聯的驕傲落入那群美帝國、主義的手裡面嗎？！難道你就願意看着這些蘇聯的驕傲就這麼被他們當成廢鐵牽走嗎？！”聶卡耶夫聽得唐昱的話不禁痛苦的搖了搖頭，憤怒的道：“不！我不願意！但我有什麼辦法？！我能有一千三百萬美金嗎？！不！我沒有！我就算賣掉我所有的東西也不過能湊齊五百萬美金而已！唐！你說我能怎麼辦？！我該怎麼辦？！我那位海軍上將的叔叔告訴我，現在整個港口的士兵們別說法薪水了！甚至連取暖都成了問題！不出售怎麼辦？！我能供給他們一時的美金難道我能供給他們一輩子嗎？！該死的！這些該死的禿鷲！該死的食腐動物！該死的蛆蟲！”　　聶卡耶夫不斷的叫罵著，一邊的叫罵一邊的流淚。曾經的輝煌已經是過眼雲煙，現在的俄羅斯是一片的廢墟和哀嚎。在所謂的“休克療法”下，整個國家陷入了一片的慘淡之中。像聶卡耶夫這樣的還算是好的了，很多人甚至直接將國家的核心機密文件、武器設計圖掛牌出售！唐昱看着聶卡耶夫如同個孩子般嗷嗷直哭，不禁也有些心有戚戚。如果在八十年代末的時候不是最高首長的高瞻遠矚或者俄羅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昨天！但現在不是考慮這件事情的時候，唐昱拍了拍聶卡耶夫的肩膀輕聲道：“聶卡耶夫，我的朋友！你不要忘記了還有我們，相信我！這件事情總會解決的……”　　聶卡耶夫聽得唐昱的話不禁眼前一亮！對啊！自己怎麼都忘記了，還有內地呢！內地肯定是不會願意就這麼看着美國和韓國將這些國家將這兩艘航母拉回去的！特別是韓國，對於內地來說韓國擁有航母實在是太過危險的事情！畢竟兩國曾經就處於戰爭狀態，而如果韓國擁有了航母那麼對內地的威脅無疑是巨大的！作為內地肯定是不願意看到韓國能夠擁有航母而自己竟然沒有，於是聶卡耶夫聽得唐昱這麼說后狠聲道：“唐！我的朋友！只要是內地想要這兩艘航母那麼我一分錢不收也要促成這單生意！”唐昱聽得聶卡耶夫的話不禁一愣！但看得聶卡耶夫的眼神唐昱明白了，的確！聶卡耶夫愛錢，但並不代表他沒有了愛國的心！　　只不過當他的國家支離破碎，當他無從選擇的時候他或許會墮落。但是一旦有了機會或者某種行為刺激到了他的時候，那麼這種被熄滅的愛國之心就會爆發出來！燃燒成猛烈的火焰照亮一切！唐昱看得聶卡耶夫那堅定的眼神，深深的吸了口氣堅定的道：“聶卡耶夫，我的朋友！請相信我，遲早有一天俄羅斯會再次站起來！這一天不會太久遠，但這需要你們的努力。我現在就去給我的長輩們打電話，希望能將這件事情確定下來！你在這裏等我的消息。”　　聶卡耶夫聽得唐昱的話茫然的點了點頭，現在的他根本不相信俄羅斯還能夠再次起來。他被這個國家傷透了心，他看着那些曾經為這個國家付出的人們衣食無着、看着國家的資產被貪婪的資本家侵吞！看着他的祖國一天天的衰落，他才選擇了逃避。選擇了離開，選擇了向唐昱他們出售自己祖國的制式武器換取金錢來醉生夢死。但在他的內心深處，何嘗不是想着自己的祖國能夠再次興盛起來？！不過和他那豐滿的理想相比，現在的俄羅斯太過骨感了……　　唐昱沒有再次理會聶卡耶夫而是走到了外面讓一直服務他們的經理給安排了一間隱秘的房間然後讓宋祁檢查了一遍確定了沒有問題后才拿出了衛星電話撥打了出去。衛星電話打了沒有一會兒便被接了起來，電話那頭傳來了一個帶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話。只聽的電話那頭的最高首長沉聲道：“小昱，現在是什麼情況？！”唐昱深深的吸了口氣對着電話那頭的最高首長緩聲道：“爺爺，事情已經確定了！韓國大宇的確是在和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商量收購明斯克號與新羅西斯克號！而他們所出的價格不過是一千三百萬美金而已！現在洽談已經進入了最後時刻！如果我們再不行動，那麼相信不久后這筆交易就將會完成！”　　說著唐昱深深的吸了口氣，接着緩緩的道：“現在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別說薪水了就連取暖都成了問題！我想韓國人和美國人就是看中了這點才拚命的壓價，希望以最低的價格將這兩艘航空母艦收購過去！不過他們不知道，我們現在知道了這個消息自然不會讓他們如意！而且我們還有着最後的殺手鐧――有着俄羅斯海軍方面關係聶卡耶夫！”

# 第五百二十二章

　　最高首長聽得唐昱的話先是一愣，隨即道：“小昱，你把事情說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唐昱深深的吸了口氣，才對着電話那頭的最高首長緩緩的道：“聶卡耶夫剛剛再次致電國內，和他的那位身為海軍上將的叔叔具體的將事情問了一遍，已經確定了韓國最近的確在和俄羅斯的太平洋艦隊洽談以一千三百萬美元的價格收購俄羅斯的太平洋艦隊兩艘主力戰艦――明斯克號與新羅西斯克號！而現在這件事情已經進入了最後階段，因為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已經等不下去了。他們不僅沒有錢來發工資，甚至連冬天的取暖都成了問題！所以，我估計最遲八月初這件事情就會有個結果。”　　聽得唐昱的話電話那頭的最高首長沉默良久，而後才緩緩的道：“小昱，這件事情你能確定嗎？！你要知道，你現在的每一句話都會影響到我們國家的決策和戰略布局，站在我們的立場上來看我們是絕對不希望韓國能夠擁有航母的。就地緣條件來說，他們擁有航母對於我們來說威脅實在太大！而長遠的發展來看，我們自己本身卻又是必須要建造航母的！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會安心的看着我們的發展和壯大，能保護我們自己的只有我們自己而已。”　　唐昱聽得最高首長的話不禁默然，這位老人家看的是通透啊！不過卻也難怪，畢竟最高首長曆經了最早期的革命一直到了開國時期的和蘇聯合作，直到蘇聯轟然倒塌！這一切的一切最高首長都參与其中，在那漩渦中心漂流着。如果連這點判斷和眼光都沒有那麼他也不會成為最高首長甚至直接定下了影響後世內地甚至全球數十年的那份改革計劃！但憑着這份眼光胸襟和魄力便是超越了不知道多少自以為是的人。當下唐昱肯定的對着最高首長緩聲道：“爺爺，我不僅確定而且肯定！現在韓國的確在和俄羅斯的太平洋艦隊在收購那兩艘航空母艦！我更加肯定的是：我們比他們更有優勢！”　　唐昱面對着最高首長的壓力他並沒有退卻，而是深深的吸了口氣組織了一下自己的語言緩緩的道：“爺爺，您要知道：畢竟我們現在都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這在現在的俄羅斯人心目中特別是那些軍人和科研人員的心目中就比之他們之前的敵人美國、韓國要好上了許多！而且我們曾經和蘇聯有過一段的同志友誼，哪怕是現在我們國內也有不少的科學家曾經留學蘇聯。這其中的人際關係和了解程度不是美國和韓國能比得上的！而更為重要的點是：我曾經和他們的陸軍做過交易，這也證實了我們的誠信和支付能力！相信這一點也是俄羅斯現在所看重的！”　　說到了這裏，唐昱忽然笑了笑接着道：“爺爺，您不覺得我們國家現在有些生產過剩了嗎？！因為蘇聯的解體、美國將主要的目標轉向了我們從而導致了我們國內現在很多的出口企業只能轉成了內銷，而由於國民購買力沒有跟上這也讓很多的企業陷入了困境！雖然最近那位克林噸總統說是有放鬆的意圖，但實際上什麼時候有準信兒咱們都沒有把握。對於這件事情您有沒有想過怎麼處理呢？！”最高首長沒有想到唐昱一時間竟然會說出了這樣的話不禁為之一滯，好半會兒才跟上了唐昱那跳躍性的思維接着道：“這些也是我和你其他爺爺們都在頭疼的問題，難道你有什麼好辦法不成？！”聽得最高首長的問話唐昱笑了笑，接着道：“爺爺，您可別忘了！咱身邊可是有個什麼都缺就是不缺我們最需要的科研設備、精工資料、機床和各種人才的國家呢！而有着這一切的他們由於畸形的發展形態導致了他們大量的缺乏我們擁有的糧食、電視、收音機、肉製品……”　　如果最高首長連唐昱的這些話都聽不明白的話那麼他也不配是最高首長了！當下只聽得電話那頭的最高首長呵呵的笑着道：“你這個小鬼頭！腦子一轉就出了這麼個壞主意啊！聽你說起來似乎不錯啊！咱們的東西比起英國、美國來說可是便宜了不少，而正好俄羅斯現在還沒有什麼錢，不過他們的重工業和人才、技術、機床這些可都是我們需要的呢！唔……你小子倒是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新方向！這個課題我們要責成他們去研究研究……”聽得最高首長這麼說唐昱不禁十分開心，趁熱打鐵的道：“爺爺，我們要組織大批的各種國內的企業一起到俄羅斯淘金去啊！這個時候不去那過了這村兒可就沒有這店了呢！”　　說著唐昱頓了頓接着補充道：“而且我們還要挑選出那些質量過硬的企業，趁着這個機會在俄羅斯建立起屬於我們自己的品牌！到時候我們的企業會獲益匪淺，畢竟俄羅斯距離我們最近，而且資源豐富！重工業底蘊十分的深厚，現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終究會有着一個強悍的人物出來收拾殘局。到時候憑着俄羅斯的資源和底蘊他們要站起來並非難事，而且俄羅斯擁有的石油和天然氣也可以對着我們國家形成互補的作用。更加之在未來我相信隨着我們的發展那麼資源的使用會變得越來越重要！比如：鐵礦、原木，銅、鎳、鉬……等等這些資源都是俄羅斯極為豐富的資源！尤其是木材，整個俄羅斯森林覆蓋率約為50％，擁有世界15的木材儲量！我們現在東北的大多數林場都沒有在伐木了，但那些優秀的技術工人卻因此荒廢！而且國內對木材的需求也不斷的變大！從這點上來說我們是需要這些木材的。”　　“那麼，爺爺！我們為什麼不直接用我們生產過剩而且價格便宜的電視機、錄音機、洗衣機、冰箱……等等這些輕工業產品去換取俄羅斯的這些資源和重工業產品呢？！要知道，現在美國、日本、韓國……等等國家都派出了人手對着俄羅斯的科研人員、設計圖紙、機構機密……等等大下其手！”說到這裏唐昱頓了頓呵呵的笑道：“爺爺，咱們我估計也沒少下手吧？！”聽得唐昱的這話，最高首長咳嗽了幾聲肅然的對着唐昱道：“小鬼頭！別給老頭子打馬虎眼！繼續說！”　　見得最高首長岔開話題，唐昱便知道咱們肯定也在裏面上下其手！畢竟這個機會可是難得的機會啊！要是真錯過了，這位最高首長也就不可能成為最高首長了！前世的時候唐昱曾經看過一部叫做《日落共青城》的書籍，裏面作者就描述了咱們引進蘇27的事。這本書的作者：貝德勒・普耶洛夫斯基應該是俄軍參謀部中的高級研究員。其身份決定了他可以看到很多來着情報機構的分析文件並對這些文件進行統計和研究。而且書中對於空軍發展也有比較深的簡介。總而言之一看就是業內人士。這是一本國內第一次全面介紹中俄空軍武器裝備出售和交易幕前幕後各種故事和經過的資料書籍，曾經在《NAAS海陸空天慣性世界》雜誌上有過連載，直到唐昱穿越前還尚未結束。《日落共青城》一書，雖然說的是內地引進蘇27的事，但其中有一大半講的是蘇俄的經濟、內政和官僚鬥爭問題，寫的是蘇俄是如何從一個超級大國竟然落魄到連蘇27也要賣的地步。　　其中甚至還描寫了蘇俄在70年代經濟的增長是在財政不足的情況下，作為政府竟然偷取人民的銀行儲蓄加大投資的條件下取得的。通過這本書可以看出蘇俄的崩潰在赫魯曉夫被官僚集團逼下台後就已經註定了，戈爾巴喬夫就算不改革，也只能多苟延殘喘幾年而已。畸形的發展和混亂的結構導致了這個曾經讓我們仰視的超級大國竟然在一夜之間轟然倒塌！碎裂了這顆星球上大半的政治家們的眼鏡！　　“爺爺，我覺得咱們的步子還是太小了些！必須要更大點！現在俄羅斯所需要的正是我們最多的！如果這個時候再不下手那麼還需要等到什麼時候？！而且現在聶卡耶夫可以在為我們牽線搭橋，我們甚至可以用手中的那些輕工業產品去把烏克蘭那艘最先進的航母給買下來！”唐昱決然的對着電話那頭的最高首長道，聽得唐昱的話最高首長沉默了。他知道唐昱所提的那艘航母是指瓦良格，那艘航母他是知道的。　　1991年年底至1992年初之際，一位內地院校的老師與烏克蘭造船學院的同行交流聯繫時，對方提及自己國家的航母造不下去了，就放在學校附近，邀請其有空過來看看。從烏克蘭回來之後，這位老師馬上向上級彙報了此事。1992年3月，一支來自中國的航母考察團蒞臨烏克蘭城市尼古拉耶夫。　　考察團成員由造船技術專家和軍方代表組成。這個考察團的任務有兩個：一、了解這艘船的性能怎麼樣，二、了解烏克蘭方面的意向如何。當時，解體后的蘇聯正在被15個共和國重新分割，1985年開始建造的“瓦良格”號繼續留給烏克蘭。因為沒錢，1992年1月，該航母停建。此時，該船的工程量已經完成60％多。全艦已從船台下水，停泊在船塢碼頭，艦上有的大型設備已裝上，電纜也有不少鋪設到位。當時烏克蘭計算，解體該艦需2.5億美元，但出售解體后的廢方卻只能得到500萬美元。於是，烏克蘭积極為“瓦良格”尋找下家。當時考察團成員看到，“瓦良格”上還有好多設備沒有安裝，動力裝置只是放在底座，沒有上螺絲。“這些設備之所以沒有安裝，或是因為設備還沒有交付，或是因為設備到了，但沒錢安裝。”　　據知情人士透露，“瓦良格”的廢棄命運在蘇聯解體之前已有徵兆。“各種配置交的不那麼及時了。這裏面有技術問題，也有經濟問題，比如船廠如果沒給預付款，各個廠就不能發貨。”考察團到了烏克蘭以後，對方非常熱情，認為是“同志”來了。“就是很信任你，以為你能幫我把這個‘兒子’養活。有的人還說，我也到你們那裡去干吧。”考察團還發現，離“瓦良格”不遠處，停着一艘核動力航母的艦體（烏里揚諾夫號）。“比‘瓦良格’更加現代化，廠方透露說要拆了賣給一家美國公司，賣的很便宜。”當我方人員詢問廠長能不能過去看看，對方有些無奈而又憤怒的說：“有什麼好看的呀，造船廠里正在拆船。”　　蘇聯瓦解，這是一個多麼千載難逢的機遇啊！可惜我們的國家當時無比的窮困！連軍隊都在被裁減！窮啊！國家的一切資源、錢都在建設國家上打轉！而最可惜的就是前蘇聯能夠匹敵尼米茲級的，烏里揚諾夫級核動力航空母艦；蘇聯解體分家當，烏克蘭擁有的兩艘在建航母，本來都可以賣給我們的，如果不是當時我們的國家實在是窮困而且因此而猶豫的個性，即便花個十幾億一同買回瓦良格和烏里揚諾夫兩艘拆卸過的航母船殼，都對我們的造艦技術有莫大的直接受益、周邊技術、間接受益就更大了！　　烏克蘭那時候正是大甩賣時期：買艦，送裝備、送圖紙、送人員。如果當年我們手快一點、抓住機遇，就不會讓美國人有機會去騙烏克蘭，把烏里揚諾夫當廢鐵拆掉！甚至美國人事後還不付錢，差點活活的把烏克蘭人給氣死！所以，後世的烏克蘭政府對於美國一向是沒有什麼好感的。

# 第五百二十三章 大內定計！

　　如果不是我們的猶豫和窮困導致我們錯失了這次良機，後世我們也不會在“中型”常規動力航母上打轉，而是直接建造匹敵尼米茲級的“大型”國產核動力航空母艦！可惜，十幾年後，我們經濟突飛猛進，再也不缺錢了；但“烏里揚諾夫”式機會，也再沒遇到過。　　一念至此，唐昱堅定了自己的信心沉聲道：“烏克蘭的列昂尼德・馬卡羅維奇・克拉夫丘克先生是我們的好朋友，我相信他會願意幫助我們買下那艘航空母艦！而且在支付方面更簡單了！他們不是正好缺乏輕工業產品嗎？！我想我們直接以我們的輕工業產品作為支付相信他們會願意的。”聽得唐昱的話最高首長不禁點了點頭！看來唐昱這小子考慮的還是十分周全的！於是最高首長沉聲對着唐昱緩緩的道：“你明天不用在香江獃著了，趕緊回來京城一趟吧！記得把那位聶卡耶夫帶回來！到時候我們再詳細談談這件事情！”　　唐昱聞言點了點頭，隨即最高首長便將電話掛斷了。唐昱這才收回了電話，回到包間內對着緊張的看着自己的聶卡耶夫笑了笑說道：“明天我們就直飛京城！到時候會有人和你談這件事情的。相信我，聶卡耶夫！這次你不僅僅會讓那群美帝國、主義者吃虧，還會順帶着大賺一筆！”聶卡耶夫聞言不禁欣喜的點了點頭！能夠讓該死的美國佬吃癟自然是他最希望看到的了，而如果自己還能從中賺上一筆那就更加爽快了！當下聶卡耶夫興奮的和唐昱在這富麗華酒店內一頓的大吃大喝，順帶着商量了一下一些談話的細節。特別是唐昱交代了聶卡耶夫，不要透露出這個消息是唐昱帶給聶卡耶夫的。開始的時候聶卡耶夫還有些莫名其妙，但隨即醒悟過來！或許這個消息的來源唐昱並不好點名，也並不想讓那些接觸自己的人知道，於是他理解的點了點頭。畢竟在聶卡耶夫看來唐昱才是他長久的合作夥伴！自然要優先考慮唐昱的利益嘍！當晚聶卡耶夫也沒有再次回到自己的別墅里休息，而是直接跟着唐昱到了黑水國際的總部。畢竟現在聶卡耶夫的人身安全可是比什麼都重要的，他一個人可是關係到了數艘航母呢！唐昱自然願意拿着聶卡耶夫當國寶一般對待！　　就在唐昱和聶卡耶夫吃喝之時，京城大內的最高首長的院落里一、二、三號首長外加一群的開國元勛、軍中大佬們全部都聚集到了一起！聽得最高首長將唐昱彙報來的情況緩緩的說上了一遍。聽得唐昱那詭異的以輕工業產品換取航母的手段一眾的大佬們頓時覺得這簡直是天方夜譚啊！航母得多少錢？！那些東西又值多少錢？！而且什麼電視劇、冰箱、洗衣機、罐頭……等等這些東西在現在的內地那簡直就是不值錢啊！怎麼可能換的到航母？！這牛皮可是吹大發了吧？！但隨即經貿部的一篇報告直接將他們的疑慮全然打消，根據經貿部的調查在與俄羅斯接壤的黑龍江等地，中俄邊境貿易早在1980年代就已經相當興盛，許多村莊幾乎村村都有人在俄羅斯做“倒爺”，回來又走，走了又回。當地人甚至曾經做過“一車西瓜換一輛坦克”的“盛景”！　　看着這份報告，一眾的軍方大佬們面色古怪異常。他們也是知道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就完全落魄了，甚至現在正在進行的收購蘇―27的事情他們也都心知肚明。但他們確實沒有想到俄羅斯竟然落魄到了這個地步！一車西瓜都能給換來一輛坦克！這……這叫什麼事兒啊？！但他們中也有人想起八十年代末的那次事情，一時間頓時有些心驚膽戰！如果當時不是最高首長猛然叫停，那麼說不定現在的內地也比俄羅斯強不到哪裡去！甚至我們還沒有俄羅斯的家底，會死的更慘！　　這時候最高首長緩聲道：“那年那個牟起中率領南德集團在深入研究中、美、俄經濟大三角的關係后，成功地完成了中俄民間貿易史上最大的一筆單項易貨貿易――用中國300多家工廠的800多個車皮的日用品、輕工產品及机械設備，從俄羅斯（前蘇聯）換回了四架圖―154M民航客機和相當於一架飛機價值的航空器材！這件事情早就有了，但卻都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同志們啊！我們不能用老眼光來看待事物！要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這件事情！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我們是要仔細觀察的！”　　聽得最高首長的話一眾大佬們不禁低下了頭，的確！他們忽略了這時候俄羅斯在輕工業上的不發達甚至欠缺的問題！如果早就考慮到的話也不用唐昱來提醒他們就已經直接去做了！但最高首長的話顯然不止這些，接着最高首長繼續訓斥道：“蘇聯瓦解，這是一個多麼千載難逢的機遇啊！如果毀在了我們的官僚毫無遠見的體制上那我們將是國家軍隊建設的罪人！看看我們做的事情！竟然還要一個院校的老師巧遇、回來報告，我們才派考察團去看航母，這件事情就說明了我們還是思想過於保守！只會在錢上打轉，一看要花大錢、就打退堂鼓，這個退堂鼓一打就打了兩年，白白浪費那麼多時間！如果美國、英國他們回過神來你們覺得他們會讓我們順利的把那艘航母開回來嗎？！現在卻是最好的機會，如果我們都沒有把握住將來哪怕是有了錢我們都未必能有這麼好的機會了！”　　聽得最高首長的訓斥，一眾大佬們全都默然無語。但最高首長顯然是因為此事極為憤怒，接着痛心疾首的道：“最可惜的就是前蘇聯能夠匹敵尼米茲級的，烏里揚諾夫級核動力航空母艦！蘇聯解體分家當，烏克蘭擁有的兩艘在建航母，本來都可以賣給我們的，如果不是當時我們毫無遠見的政策、和愛算小錢猶豫的個性，烏里揚諾夫級核動力航空母艦又怎麼會被直接拆掉？！經濟建設是必須，但我們也要多多的考慮我們國家的軍事化發展！唐昱那小傢伙的話提醒了我啊！俄羅斯有着那麼多的好東西，為什麼我們就不去搶回來？！那些人才、那些技術、那些機床、那些圖紙……這都是從前我們想都不敢想的好東西啊！現在他們可算是虧本大甩賣了！連美國人和韓國人都參与進來了，但我們的步子卻是這麼小！連住在他們附近的农民們都知道做倒爺了，我們竟然還無知無覺？！這叫什麼事兒？！”　　這時候一號首長終於開口輕聲的道：“首長，這件事情主要責任在我！畢竟我是主要領導。但確實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這是我工作的失職了！我向大家檢討……”一號首長的話沒有說完就被最高首長打斷了，之間最高首長揮了揮手沉聲道：“這件事情其實我也有責任！畢竟當時我也沒有發現這個問題，甚至那位牟起中把飛機都換回來了我都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這也有我的問題，而我現在說出這個問題要表明的是：我們都要用發展的眼光去看待事物的運行，需要改革的不僅僅是經濟還包括了我們的思想！不能被禁錮了太久了就僵化了！”一眾大佬們聽得最高首長的話不禁點了點頭，最高首長接着緩聲道：“明天唐昱那小傢伙就會帶着那個什麼什麼聶卡耶夫一起回來，我希望到時候我們能有新的想法和他們去談。還是老一套的話，那是行不通的！”　　聽得最高首長這麼說，三號首長接着緩聲道：“首長，我的想法是組織起一批我們國內的知名企業來參加這次會議。名目我們可以說是‘中俄貿易交流大會’！由一號首長或者我帶隊去俄羅斯，名義上是考察和經貿交流實際上我們可以帶去我們的科研人員和軍工人員對他們的航母進行分析研究！並和俄羅斯人開始洽談我們的雙邊貿易合作問題，這樣不僅僅有助於我們和俄羅斯之間的互動和交流，更可以掩護我們之間的軍事貿易！我的想法是這次過去不僅僅是海軍的人員，空軍、陸軍、陸航的軍工人員全部都要過去！既然開展了軍事貿易那就開展的大一些！等到英美等國發現的時候，我們都生米煮成熟飯了！他們也奈何我們不得！而且唐昱提出的資源的問題我剛才也在考慮了，這次的經貿交流我想多帶些資源開發的企業一起過去！最好我們可以從俄羅斯引進石油、天然氣、銅礦、鐵礦……等自然資源！還有，原油管道的方案我也覺得可以和俄羅斯方面提一下！相信他們會願意和我們一起出資建設一條專門的出口原油管道！”

# 第五百二十四章 神秘莊園的震驚！

　　最高首長聽得三號首長的話不禁點了點頭，三號首長出了名的實幹、嚴謹而且鐵面無私！這些優點最高首長一直是非常之欣賞的，但可惜的是三號首長始終缺少的是全面協調和處理同志關係這兩個關鍵點！縱觀三號首長的從政經歷，不難發現他所過之處幾乎都是一片的腥風血雨！殺的是血流成河，有時候強硬固然是一種好的姿態但過於剛則易折三號首長還是需要一號首長來做很大部分的協調和善後才能處理完全那些事物。　　或許一號首長在執行力、在危機處理能力甚至在嚴謹方面都略遜於三號首長。但一號首長的協調能力和全面的大局觀這卻是三號首長沒有具備有的。所以最高首長在立儲的時候猶豫了很久才最終確定了一號首長的位置，這其中的關鍵點就在於一號首長在地方行政的時候那種高度的協調能力和大局觀的前瞻性是最高首長所欣賞和看重的。而一號首長上任后，他的協調能力和大局觀果然得到了最大的發揮！　　一直以來，三號首長不斷的在瓊省、遼海、浙省……等等地方掀起了一陣又一陣的政治風暴，甚至三號首長還在其他的領域里也鐵面強制執行了不少政策措施。雖然這些都對國家有着不小的貢獻，但無疑這也讓他在這些問題上離心離德。如果不是一號首長從中協調，很多三號首長所制定下的政策未必就能執行下去。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个中的道理身為國家的頂尖人物的他們又怎麼會不明白？！在三號首長的一片殺戮之後，一號首長再從中協調各方的利益達成了一定的平衡。使得那些有益於國家的政策能夠執行下去！　　這其中的艱辛和困苦卻又是誰能夠知道的？！幾乎所有人都看到了三號首長身上的那中濃濃的永不妥協的姿態，但卻沒有注意到在三號首長首長身後還有着一位默默的為他的政策執行不斷的協調關係的一號首長。這些情況，大內之外的老百姓們不知道但端坐在這最高首長面前的這些個頂級大佬們又怎麼會不知道呢？！其實從內心上來說，他們都是十分的欽佩一號首長的。這種甘願為了自己的副手而做出許多的妥協甚至退讓還默默的為了他的政策不斷的協調關係督促進程的一把手着實是不多見的啊！　　聽得三號首長將自己的想法表述完畢后，最高首長點了點頭用他那特有的濃重的四川口音的普通話沉聲總結道：“延山同志的這番話很好！很切合實際，也點出了我們的需求和優勢。我希望今天回去后大家就先不要休息了，草擬出一份我們需要的物資的清單和我們能提供的產品的清單。明天唐昱那小傢伙就要帶着那位我們的財神爺過來了，到時候打土豪你們可別連自家需要什麼都不知道哈！”　　聽得最高首長的話眾人呵呵的笑開了，而後最高首長再對着他們吩咐了幾句便疲憊的揮了揮手讓他們各自散去。而離開了院子的大佬們並沒有離開大內，而是緊急的召集了各個部門不斷的開會要求他們必須要在明天中午之前拿出需求採購清單和所能提供的物資的清單。並着重要求是：輕工業產品、生活日用品和一些羽絨服、毛毯、罐頭……等等諸如此類的稀奇古怪的東西。雖然各部委的大佬們被這些個巨頭折騰的莫名其妙，但還是嚴正的按照巨頭們的要求準備起了他們吩咐下來的事情來。　　第二天一大早，唐昱便拉着聶卡耶夫一起登上了打着黑水國際徽標的直升機在一片“噠噠噠……”的轟鳴聲中直接飛到了鵬城的直升機場，而後由黑水國際的專車接送他們到了鵬城的機場直接飛往了京城。這數年來幾乎沒有這麼早起床過的聶卡耶夫被唐昱的這一陣的折騰搞的是頭暈目眩，還好沒一會兒便上了飛機他才得以睡上了一會兒。但飛機飛了沒有多久便已經到了京城機場，在機場降落後唐昱和聶卡耶夫便秘密的被一群身穿便衣但看便知道是精銳軍人的漢子們團團圍住並帶上了汽車。左顛右倒後唐昱他們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終於車子停了下來唐昱他們被帶到了一座莊園內。這裏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甚至還不知道有多少沒有露面的潛伏之人隱匿其中！　　總之，在唐昱看來這裏的防衛非常之嚴密！而從幾個熟悉的身影上唐昱看出來，在這裏的人必然就是最高首長本人！若非是最高首長，那麼此地的安保級別也不會被調的如此之高！而那些看便知道是精銳中的精銳更是不可能出現在這裏還里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防守着。這時候唐昱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這便是最高首長身邊形影不離的一個男秘書。這位秘書先笑着與唐昱點了點頭算打了個招呼，而後便對着聶卡耶夫說上了一陣的俄語。而聶卡耶夫聽得那最高首長身邊的秘書說起俄語先是一陣詫異，但隨即便激動了起來！不停的用着俄語說些什麼，但無奈的是唐昱並不懂俄語。於是只能看着他們的對話干瞪眼，好一會兒了那最高首長身邊的男秘書才結束了與聶卡耶夫的對話，笑着將唐昱他們引領進了這處莊園內。　　唐昱和聶卡耶夫進得莊園內的廳堂唐昱便被這陣勢給嚇住了！因為在場的不僅僅有着最高首長，而且還有着幾位常委巨頭！軍隊方面更是一堆的將星閃的讓人睜不開眼，而且單單看那些軍服就知道這裏面已經囊獲了現在內地所有的頂級大佬！唐昱沒有想到最高首長竟然會擺出這副陣勢來迎接自己，一時間竟然赫然無語。要知道，如果這個時候誰在這裏引爆了一顆炸彈那麼整個國家無疑會立即陷入混亂之中！因為在這個不知名的莊園內的廳堂里，已經囊括了包括了國內軍、政兩屆所有的巨頭和元勛們！如果失去了去他們無疑整個國家會立刻就混亂了起來！唐昱不知道為什麼一向高瞻遠矚的最高首長竟然會做出這樣的決定，但他還是恭敬的對着最高首長躬身恭敬的道：“最高首長爺爺好！諸位爺爺、叔叔、伯伯好！”　　眾位大佬們聽得唐昱和他們打招呼皆笑着點了點頭，但隨即他們便撇下了唐昱而直接迎接向了聶卡耶夫！幾位曾經留學過前蘇聯會說俄語的還迫不及待的和聶卡耶夫嘰里呱啦的說起了俄語！一眾的將星和政要們不斷的微笑着將聶卡耶夫緩緩的引離了這座廳堂，而唐昱正想跟着過去的時候卻被何老的一個眼神攔了下來。看得何老的眼色唐昱會意的點了點頭，而後安靜的坐在了空出來的椅子上等待着這些個留下來的元勛們的發話。沒一會兒，除去了最高首長和何老、趙老等幾位元勛外現在沒有了其他的人。這時候最高首長才看着唐昱用他那四川口音的普通話緩聲笑道：“小鬼頭硬是要得！看看這群傢伙，他們可都是因為你的計劃而被吸引過來的啊！呵呵……一個個知道了能拿咱這裏的便宜貨去換裝備，全都忍不住跑過來了！過來就過來吧！還把你這個最高功臣給直接扔一邊了！這群傢伙不厚道啊！一會兒爺爺替你教訓他們！呵呵……”　　聽得最高首長的話唐昱不敢多說什麼，而是站了起來躬身對着最高首長恭敬的道：“叔叔伯伯和爺爺們都是為了咱們國家好！在他們能夠多從聶卡耶夫身上挖到些好東西，我們的國家就能強盛多一分！這比認識小昱、和小昱說話強的多！畢竟聶卡耶夫可以為我們做出很大的貢獻，而現在和小昱談什麼感激也完全沒有必要。”聽得唐昱這麼說，一邊的趙老不禁打趣道：“喲～你這小傢伙拐彎抹角的罵我們和政委浪費時間呢！虧得我們這麼好心，怕你小子被冷落了還特地留下來陪你，你小子不感激就不說了！還說咱們浪費時間！呀呀呀～你這小子啊！還真是好心當成驢肝肺了呢！”　　聽的趙老那看似責難實則玩笑的話，唐昱頓時也笑了笑接着道：“爺爺們留下來，肯定是有着更重要的事情要和小昱說。這點小昱是知道的，我曾經和最高首長爺爺說過：位卑不敢忘國憂！只要是國家需要的，我能給的我絕不吝嗇！只要是國家要求的，我能做到的我決不推辭！眾位爺爺可以問問周邊的人，無論是最高首長爺爺還是何爺爺、趙爺爺都知道我是怎麼樣的人！”　　聽得唐昱的這番剖白，一位端坐在最高首長身邊的老人壽眉抖了抖感慨萬千的看着唐昱緩聲道：“唐昱小友，看得你這樣我不禁想起了我們膝下的那些個不肖子孫們！若有兒孫能有你一半之強，我們這些老東西也就能閉眼了啊！”

# 第五百二十五章 神秘的聶卡耶夫

　　唐昱聽得這老人的話連道不敢，甚至微微的鞠躬下來以示恭敬。而老人則擺了擺手那雙長着壽眉的銳利雙眼如同刀鋒般掃過了唐昱，緩緩的道：“老頭子我一向就是直接！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不打馬虎眼！你這小傢伙確實做的不錯，我這老東西才會這般誇獎你！既然是做的不錯就沒有必要謙虛什麼，年輕人嘛！自然該有年輕人的朝氣，要是都像我們這些行將就木的老傢伙一樣暮氣沉沉的那還叫什麼年輕人？！”　　聽得老人的這話，最高首長、何老和趙老都不禁苦笑。這位老者也是他們的戰友，甚至當年的地位並不比最高首長差多少。在最高首長最艱難的時刻他頂着掀起了十年浩劫的那四個人的巨大壓力硬是求見了開國太祖，給現任的最高首長爭得了一次出山的機會。而且在最高首長遭受到衝擊的時候也是他，不斷的尋找方法保護最高首長。甚至在最高首長最後一次出山並鼎定國家一號首長的位置的時候，也是他給予了大力的支持！不僅僅是最高首長，很多在那個時候遭受到打壓的開國元勛都承過這位老人的人情。　　所以，這位老人的地位一向是高於一般的開國元勛。但這位老人卻有個最大的缺點，或者說是特點：說話一向是直來直去！無論是當年面對着開國太祖，還是後來面對着那四個攪亂了內地長達十年的特殊人物這位老人一向是有什麼便說什麼。哪怕是吵架也在所不惜，為此他曾吃過虧也曾挨過整但始終是會有些老戰友明裡暗裡的護着他。甚至在那場波及了全國的整整十年的浩劫中，他依然悄然聳立從不曾倒塌。不僅是自己沒有受到什麼實質性傷害，甚至還幫助了不少受到打擊的老戰友。這讓這位老人累計下了不少的政治人脈和一堆的人情，但老人似乎對政治完全的沒有興趣。他的門生故吏多是在軍隊中任職，而最高首長後來能夠鼎定一號的位置和這位老人的鼎力支持那也是分不開的。　　因為這位老人的鼎力支持，和最高首長曾經的那些戰友、下屬們的支持最高首長才有機會在那位開國太祖選定的接班人手中接過了一號首長的權利大棒！最終推行了改革，發展了國家才有了後來的一切事情。在最高首長退下來之後，其實這位元勛也淡出了軍政界。甚至自己的派系中的事情都不怎麼理會了，多數時間不是在京城的家裡就是到大內最高首長的小院子去逛逛。為了不麻煩國家，他甚至連北戴河都不怎麼去。成天的就是呆在自家的小院子里讓秘書和醫護人員給他讀讀報紙什麼的，這次若不是唐昱將買下航母的消息傳回來這位老人也絕對不會出現在最高首長的小院子里。　　這可是航母啊！老人剛剛得到了消息的時候心中一片的激動，他忘不了抗美援朝的時候美國的雷伊泰號加入戰鬥。稍後雷伊泰號便直接空襲了清津市及新義州市等地，戰機更巡邏至鴨綠江一帶，與當時的米格―15交戰！當時他們主要空襲主要針對補給線及軍營，導致了志願軍運輸補給及指揮作戰的困難！其後，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FirstMarineDivision）被志願軍包圍，雷伊泰號連日派出戰機前往支援，並晝夜轟炸超過152個志願軍陣地！當時地面統計指最少2，000名志願軍在空襲陣亡，而他們的空中觀察則認為殺死逾8，000志願軍！這場空襲讓美軍最終於24日成功撤走，留下了志願軍的遺憾、無奈和憤怒！　　想到了當年那些英勇的戰士，在美國的航母攻擊下午只能無奈的承受着敵人的空中打擊而無可奈何老人便極度迫切的希望能夠得到這些蘇聯的航母！沒有了航母的國家海權是不完整的國家海權，尤其是我們有着漫長的海岸線更是急需屬於我們自己的航母！而關於海權的論述則在數百年前的明朝時候就已經有了論斷！　　法國學者朗索瓦・德勃雷在《海外華人》一書中記載的鄭和為說服明仁宗朱高熾保留寶船隊時的一段話：“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海洋，危險亦來自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我國船隊戰無不勝，可用之擴大經商，制服異域，使其不敢覬覦南洋也……”鄭和的話語雖不多，但字字千鈞，句句精闢！他把海洋與國家的富強、海洋與國家的安危聯繫在一起，鮮明地揭示了海洋與國家政治、經濟、軍事之間的密切關係，深刻地闡述了發展海軍船隊、控制海洋對國家安全和貿易的極端重要性。這是鄭和積一生航海經驗的高度概括，是其海洋思想升華的結晶。這段話對於研究鄭和的海洋戰略思想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和警示意味。　　可惜的是，後來明宣宗朱瞻基最終還是廢止了當時的航海運動。甚至在文臣們的鼓噪下沒有再次開啟海洋運動，據《殊域周咨錄》記載，鄭和下西洋的檔案《鄭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明憲宗成化年間，皇帝下詔命兵部查三保舊檔案，兵部尚書項忠派官員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已被車駕朗中劉大夏事先藏起來。項忠追問官員，庫中檔案，怎麼能夠失去？當時在場的劉大夏說“三保下西洋，費錢幾十萬，軍民死者萬計，就算取得珍寶有什麼益處？舊檔案雖在，也當銷毀，怎麼還來追問？”。《鄭和出使水程》應當包括大量原始資料，如皇帝敕書、鄭和船隊的編製、名單、航海日誌，帳目等全部失蹤了！大批鄭和檔案究竟有沒有被劉大夏銷毀，至今仍然是個謎。但這無疑打擊了後來的航海運動，以致此後我國的航海水平一落千丈！甚至到了後來清朝的時候直接就閉關鎖國，而這一切導致了我國海權的衰落。文官集團的敵視和對宦官集團的衝突演變成了波及國家安全的災難，從這點上來說明朝那個時代的文官集團無疑是被釘上了千古罪人的行列！　　而在後來吃過來大量的來自海洋的虧后，國人終於醒悟過來！原來我們是需要海洋的，老祖宗說的“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海洋，危險亦來自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其言何其之正確？！英美等國不就是靠着尖船利炮打開了我們的國民，對着我們的國民賣着“福壽膏”強迫我們簽下了無數不平等條約的么？！可惜的是我雖然明白了海洋的重要性卻沒有辦法去發展屬於我們自己的海洋事業，國家的工業基礎限制、工業水平限制和後來的諸多封鎖導致了我們都沒有辦法能夠完整的走出屬於我們自己的海權事業！　　直到後世四代一號首長，我們才終於以“瓦良格”為基礎建造了我們的第一艘航母！但無奈的是這艘航母也不過是我們從別人那裡淘來的，要達到自己建設航母並形成戰鬥力我們依然有着很長的路要走。和美國那樣能夠以航母支持大量的戰爭、全天候戰鬥甚至直接以航母來決定戰爭的勝負相比，我們的航母依然過於稚嫩。甚至和日本相比，我們的航母技術依然是遠遠不如的！畢竟日本早在二戰就已經擁有了完整的航母編隊！甚至還和美軍進行了面對面的較量，而我們直到現在依然是在航母的門口徘徊。　　在如此的情況下，能夠得到航母對於現在的京城的大佬們意味着什麼就已經非常的明顯了！這也是這位幾乎已經不理世事的老人何以迫切的想要見到唐昱的原因，他想看看這個能夠給國家帶來航母的高一學生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而他看到了唐昱，並見得聶卡耶夫不時的以請示的眼神望向唐昱的時候老人知道，唐昱所說的並非假話。老人也是接觸過蘇聯人的甚至在那個我們和蘇聯的蜜月時期也曾經學過俄語，從聶卡耶夫的举手投足和言談舉止目光深邃的老人一下子就判斷出來聶卡耶夫一定是出自蘇聯的高官家族。　　而且還是曾經有過戰爭經歷的軍人，所以老人相信了唐昱的話。更何況聶卡耶夫上次就幫着陸航買過米―26、米―24等我們當年求都求不到的那些個直升機！而且根據那些參加了交易的戰士和專家們回來的描述，聶卡耶夫的確在部隊有着極高的地位！許多的前蘇聯現任的俄羅斯軍人見到他的時候都會發自內心的給聶卡耶夫敬禮，這在一個已經退役了的軍人中是不多見的！過去的一些專家中有着一部分也是精通俄語的，通過他們的回憶聶卡耶夫於那些個俄羅斯軍人的對話可以判斷出聶卡耶夫在他們之中有着極高的威信！而且，在聶卡耶夫與那些軍人的談話中專家們還發現了聶卡耶夫的那位叔叔或許並非僅僅是一位軍長！但這一切事情總參因為某些因素而沒有去通知唐昱，悄悄的隱瞞了下來。　　所以直到現在唐昱都不知道，實際上這位看似普通的俄羅斯退役軍人的聶卡耶夫卻有着極其神秘的背景！但現在這個秘密是瞞不下去了，因為知曉了這個秘密的老人準備將這個秘密告知給唐昱。因為唐昱圓了他的老戰友――蕭老至死都沒有完成的夢想：擁有我們自己的航母！蕭老是位老革命，也是出身於科班的一位開國大將級的元勛！更是內地海軍的創建人之一，這位老人一生都投入了海軍的發展之中！一直都夢想着能夠擁有我們自己的航母，能夠製造屬於我們自己的航母！但無奈的是限於我們的條件，甚至直到他去世我們都沒有能夠完成這個夢想。而唐昱卻在蕭老去世六年後，送來了我們可能擁有第一艘航母的機會這如何能不叫這位老人心生感動？！　　只見老人看着唐昱緩緩的道：“小傢伙！我知道老何和老趙兩個傢伙一直都照顧着你，給你不少幫助！現在照顧你的人可以增加一個了，從今天起我老頭子也加入老何、老趙的行列！以後誰敢欺負你，直接和老頭子說！我老頭子多了不說至少還有一把老骨頭，就算把這身骨頭棒子敲碎了都能給你討回公道來！”說著老人還意有所指的氣哼哼的看向了身邊的幾位前總參的負責人，直把那幾位元勛也看得直翻白眼！你個老東西，看你這意思是我們欺負了這小子了？！唐昱聽得老人的話笑着謙遜的連道不敢，不過老人這次沒有和唐昱多說什麼。而是很直接的道。　　“這個聶卡耶夫可是不簡單啊！根據我們的資料和調查結果，這小傢伙估計給你隱瞞了一部分事實。他口中的那位軍長叔叔，非常有可能是俄羅斯現任的列寧格勒軍區某集團軍副司令：格拉西莫夫・瓦列里・瓦西里耶維奇將軍！”聽得老人這麼一說，唐昱不禁驚詫莫名！說到別人他或許不認識，但這位格拉西莫夫・瓦列里・瓦西里耶維奇將軍唐昱可是太認識了！不過只是後世的時候他認識人家，人家可不認識他。　　這位格拉西莫夫・瓦列里・瓦西里耶維奇將軍最後將會直接晉陞為上將！於2007年12月被任命為列寧格勒軍區司令，如果說聶卡耶夫這是這位大佬那麼他這麼容易就能搞到米―16和米―24直升機也就不奇怪了！甚至，他說能夠搞到航母而且還有着尼古拉耶夫船廠廠長馬卡羅夫的關係也就更簡單了！這傢伙隱藏的可真夠深的，不顯山不露水竟然有着如此深厚的背景甚至他在香江之中還沒有人察覺這份關係！這不禁讓唐昱感嘆，果然是大隱隱於市雖然聶卡耶夫未必知道這句話但卻把這句話發揮的淋漓盡致！

# 第五百二十六章

　　唐昱不禁感嘆着聶卡耶夫的隱藏之深和心思之妙！甚至唐昱都在懷疑聶卡耶夫到香江去就是那位格拉西莫夫・瓦列里・瓦西里耶維奇將軍安排的！為的就是巧妙的對國際軍火商進行接觸，用一些裝備的出售來緩解俄軍現在面臨的經濟拮据狀態！而聶卡耶夫接觸自己，甚至順利的出售了米―24、米―26說不準就有着那位格拉西莫夫・瓦列里・瓦西里耶維奇將軍的首尾！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是笨蛋啊！尤其是這些個老江湖們，經歷了如此多的變故他們若是沒有點鬼心思說出去的都沒有人會信！唐昱一邊想着這位老人的話，一邊的感嘆着。他知道，這位被稱為“陳老”老人家之所以告訴自己這些或許很大的原因是希望自己能夠以私人的身份跟俄軍有所接觸。畢竟那位格拉西莫夫・瓦列里・瓦西里耶維奇將軍把聶卡耶夫派出來或許也有着這樣的想法……　　接着陳老緩聲道：“那位格拉西莫夫・瓦列里・瓦西里耶維奇將軍可不是簡單的人物，這裡有點資料你可以看看。看完之後你再把你的想法給我們幾個老傢伙說說。”說著，陳老拿出來一個牛皮紙袋交到了唐昱手上，而唐昱則恭敬的接了過來打開輕聲的念道：“瓦列里・瓦西里耶維奇・格拉西莫夫（Герасимов，Вале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1955年9月8日生於前蘇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韃靼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首府喀山（今俄羅斯聯邦韃靼斯坦共和國喀山），前蘇聯和俄羅斯聯邦軍事將領，格拉西莫夫1971年進入喀山蘇沃洛夫軍事學院學習，1973年從該院畢業。1973年至1977年在喀山高級坦克指揮學院就讀。1985年至1987年在羅・雅・馬里諾夫斯基裝甲坦克兵軍事學院學習。1995年至今，在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總參謀部軍事學院學習。”　　“1977年至1984年期間，歷任蘇軍北方集群部隊排長、連長、營長、遠東軍區某部營參謀長，1987年至1995年在波羅的海沿岸軍區和北高加索集群部隊歷任坦克團參謀長、團長、摩托化步兵師參謀長、師長。”　　“格拉西莫夫曾榮膺的勛獎有：‘為祖國立勛’四級勳章、‘戰鬥功勛’勳章、‘在蘇聯武裝力量為祖國立勛’三級勳章、白俄羅斯‘人民友誼’勳章。”看完了這份資料唐昱默然的將它合上，其實唐昱所知道的比這些資料上的更多！更詳細！甚至這位將軍的發展他都一清二楚！甚至比之這位將軍本人都清楚的多的多！ 格拉西莫夫・瓦列里・瓦西里耶維奇將軍，在後來的1997年至1998年在莫斯科軍區任諸兵種合成集團軍第一副軍長。1998年至2001年在北高加索軍區任諸兵種合成第五十八集團軍副軍長兼參謀長，2001年2月起至2003年3月擔任軍長。2003年3月改任遠東軍區參謀長，2005年4月起任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作訓及兵種總局局長，其間於2005年6月12日直接晉陞為上將軍銜！2006年12月他改任北高加索軍區參謀長。2007年12月11日至2009年2月5日他被調任至列寧格勒擔任軍區司令員！其後在2009年2月5日調任到了莫斯科軍區直接擔任了莫斯科軍區總司令員！　　之後，這位將軍開始了他人生最輝煌的時刻！在唐昱穿越前的2010年12月23日格拉西莫夫・瓦列里・瓦西里耶維奇將軍被俄羅斯聯邦總統季米特里・阿納托利耶維奇・梅德韋傑夫（Медведев，ДмитрийАнатольевич）任命為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副總參謀長！而格拉西莫夫・瓦列里・瓦西里耶維奇將軍更是2009、2010、2011年三次莫斯科紅場衛國戰爭勝利日閱兵式的閱兵總指揮！　　如此之浩瀚輝煌的軍事生涯，自然能引起有心人的注意！而前世有着一定的軍事愛好的唐昱自然也是關注格拉西莫夫・瓦列里・瓦西里耶維奇將軍中的一員，唐昱之所以會注意到這位格拉西莫夫・瓦列里・瓦西里耶維奇將軍很大的原因是這位將軍2009、2010、2011年連續的三次莫斯科紅場衛國戰爭勝利日閱兵式中都是由這位將軍擔任的閱兵總指揮！這其中的學問可就大了去了！　　莫斯科紅場衛國戰爭勝利日閱兵參閱官兵來自俄羅斯各個軍區及武裝部隊的下屬軍校。自去年起，受閱方隊重新遵照蘇聯時期模式，編成三列橫隊。這種陣勢的閱兵式本身就說明了一些隱喻的事情，而能夠連續擔任這個重要的儀式的總指揮這無疑是那位鐵腕的俄羅斯帝王對於格拉西莫夫・瓦列里・瓦西里耶維奇將軍無比信任！是什麼造就了雙方的這種信任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兩位一定有着其他人所不知道的交集從而導致了他們之間那種隱約相伴的互信互賴。　　想到這裏唐昱悚然一驚！難道，格拉西莫夫・瓦列里・瓦西里耶維奇將軍的出售軍火事情中也有着那位鐵腕俄羅斯帝王――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羅維奇・普京的首尾？！要知道，這並非是不可能的！那位後世讓歐美無限詆毀、恐懼的但卻得到了俄羅斯人無限愛戴的鐵腕俄羅斯帝王本身就是特工出身，腦筋靈活的他要做出這種增加軍隊收入的事情對於他來說並無太大的壓力。作為曾經的間諜，這位鐵腕俄羅斯帝王深深地知道西方國家對於俄羅斯心懷詭異！他們是不可能放任俄羅斯就這麼成長起來的！與其讓他們不斷的從俄羅斯身上吸取骨髓鮮血，還不如壯大一下現在的內地。至少帶蘇聯垮塌而俄羅斯還沒有形成影響力之前內地無疑是美國的另一個目標之一！　　2006至2007年，另一種俄羅斯組織發起了由卡斯帕羅夫和利蒙諾夫領導的遊行。遊行遭到多方面阻礙：在一些城市，遊行者遭到警方干預，至少150人被捕；而且據公眾投票，大多俄羅斯民眾並不支持遊行。同時，真正參加遊行的人也不多，2007年5月歐盟峰會時的遊行中，前來採訪的記者甚至比遊行人群還要多。後來，有記者問普京他對遊行有什麼看法。普京回答說，這些遊行舉動“不應干擾俄羅斯人的正常生活”。2007年3月3日，在聖彼得堡舉行的遊行堵住了街道，令當地司機大為頭痛。聖彼得堡市長評論說：“人人有權批評當局，但批評也要注意文明。”在問到卡斯帕羅夫被捕事件時，普京稱卡斯帕羅夫當天的發言大多是英語，並認為他的話是說給西方人聽的。藉此，普京指一些當地支持者受外國操縱，他說：“反對我們的人其實並不希望我們制定改革計劃……他們希望俄羅斯越弱小越好，他們想讓俄羅斯無組織無目標，這樣他們才能在幕後動手腳，坐享其成。”　　從這些對話中就可以知道這位鐵腕俄羅斯帝王對於西方的警惕程度，對於西方他的態度相對合作更多的是抵抗！後世的時候曾經發生過小布什在第32屆八國峰會後記者招待會上十分直接而尖銳的批評了俄羅斯民住問題，普京說：“讓我跟你老實說吧，俄羅斯人壓根就不想要伊拉克那種民住。”但普京在批評美國進攻伊拉克后，又說：“不過話說回來，如果美國就此拍屁股走人，而不在伊拉克建立一個有秩序的政府機關，那它就又犯下一個錯誤了。”而後來，果然美國在離開了伊拉克之前還是創建了伊拉克的初步民住。這或許也有着這位鐵腕俄羅斯帝王的話所帶來的效果。　　如果是這位鐵腕的俄羅斯帝王參与了此事，那麼毫無疑問唐昱的行動將會得到最大的支持！畢竟這位帝王的手腕和執政態度都是可以觀測到的，可以揣摩到的。於是唐昱對着陳老緩聲道：“爺爺，我最近會跟着聶卡耶夫去一趟俄羅斯。有些問題的想得到答案，相信這次的交易如果不出意外的話我們應該是可以拿下的。但對於我們來說最重要的不是交易而是交易背後的人物！我相信僅僅是有着格拉西莫夫・瓦列里・瓦西里耶維奇將軍一個人他是無論如何也推動不了這次行動的，而他背後的人物才是我們需要留意跟合作的人物。在我來說更重要的卻是這點！”　　聽得唐昱的話，最高首長和陳老、何老、趙老不禁皺了皺眉！其實關於這件事情他早有懷疑，畢竟米―26說到底都是俄羅斯軍方的重要武器裝備之一！但這個聶卡耶夫卻如此輕易的搞來這不得不讓讓人疑惑，雖然現在俄羅斯是一片的混亂但拿着如此先進的軍事裝備來出售這幾乎就是不太可能的！而聶卡耶夫卻如此輕易的就拿出來交易了，順帶着還交易了米―24直升機！而且這些全部都是原版的裝備，沒有一點的拆卸、換裝！那麼，由此可見這件事情絕對不是表面上看起來的那麼簡單！

# 第五百二十七章 聶卡耶夫的細談

　　這時候聶卡耶夫已經和那些個將軍、科研人員們嘻嘻哈哈的從後院中回到了廳堂里了。而何老、趙老他們互視了一眼同時將這個話題止住！他們決定要把這個問題交給唐昱來處理，畢竟聶卡耶夫如果是身份如此的不簡單那麼他們想從他那裡得到什麼消息顯然是不太可能的了。但他可以選擇唐昱作為合作對象那麼相信他總會露出一些東西給唐昱來看，大家都是聰明人知道事情可以隱瞞一時卻隱瞞不了一世！總得坦白的交代一番。　　當晚接受完畢了招待后，聶卡耶夫便和唐昱一起下榻了京城那間著名的國際賓館。唐昱回到了房間后剛剛洗完澡便聽到了敲門聲，打開門後唐昱便見到了聶卡耶夫肅然的站在門口看着唐昱，輕聲道：“唐，我能進來嗎？！有些話我想和你說說，畢竟我們都已經合作了那麼長的時間了。有些事情我想也應該讓你知道了。”聽得聶卡耶夫的話，唐昱心中恍然！肯定是聶卡耶夫也有着渠道知道了陳老他們收集到了自己的資料，這次既然和陳老他們見了面那麼毫無疑問的唐昱也拿到了這些關於他的資料。那麼既然大家都已經心知肚明了，有些事情還是主動坦白的為好。　　唐昱將聶卡耶夫請了進來，讓他在床邊上的沙發坐下而後給他倒了杯水輕聲道：“聶卡耶夫，你也說了我們合作已經不止一次了。相信你也知道我的為人，那麼有什麼事情我們就直說吧！”聶卡耶夫坐在椅子上沉默了好一會兒后，才肅然的對着唐昱輕聲道：“其實，我的叔叔不是什麼軍長。他的名字叫做格拉西莫夫・瓦列里・瓦西里耶維奇，他現在正在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總參謀部軍事學院學習，但實際上他的真實的身份是：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的副局長。是他指派了我去到香江和你們黑水國際接觸的，目的就是以這種方式接近內地的軍方然後通過銷售我們的武器裝備來換取我們急需的生活用品和一些錢來給我們的士兵發薪水……”　　聽得聶卡耶夫的話唐昱沒有多做評論，而是靜靜的聽着聶卡耶夫的表述。聶卡耶夫喝了口水接着輕聲道：“我原本是個軍人，一直在蘇聯的部隊里服役。甚至曾經到了西德服役，後來蘇聯解體了我也就回來了。原本我也在做一些貿易，所以經營軍火也不算什麼。但現在我們畢竟是合作夥伴了我想我的來歷還是要和你交代一下，這樣應該可增加我們之間的互信。”說著，聶卡耶夫看着唐昱的眼睛緩聲道：“其實，不僅僅是你們在調查我。我其實也在調查你們，尤其是你！唐，在第一次我見到你的時候我真的覺得很不可思議！我實在無法想象你們的國家竟然會把這樣重大而艱難的任務交到了你一個不過是高一的學生的手上。”　　唐昱聽得聶卡耶夫的話不禁無奈笑了笑，的確這是很多人不能理解的。甚至多數人在知道了唐昱的身份后都極度的懷疑唐昱不過是個官二代、太子、衙內之類的。而唐昱好死不死的正好有個市長的乾爸一下子就坐實了他衙內的身份。於是導致了他想解釋也難以解釋的了，對於這種情況唐昱都已經習慣了。聶卡耶夫看得唐昱那無奈的苦笑也跟着笑了笑接着道：“但隨着我們的接觸和合作，我開始感覺到你並不是一個普通的高一學生。說實話，你在菲律賓的手筆事後連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裡的專家們都極為驚訝！他們認定了你對於特殊工作的了解層度已經達到了專業級！至少你的策劃能力和執行力都很有水準，這點卻是他們極為看重的！”　　唐昱聽得聶卡耶夫的話先是一愣，隨即便心中有着些許飄飄然！要知道，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可是直接繼承了克格勃的精髓而成立起來的！這其中包含的各種技術、人員和檔案經驗都被這間看似新成立但實際上已經運行了幾十年的安全機構所吸收並質化！就連這間機構的主人米海爾・伊文諾維克・巴斯科夫原本也是克格勃中的精英，在1995年的時候才被現任的俄羅斯最高領導人任命為了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局長。毫無疑問的是，能得到這間數十年歷史甚至曾經是這顆星球上超級帝國之一的安全機構的承認，那麼無論是誰都會有些飄飄然。　　但唐昱更為警惕的是，俄羅斯聯邦安全局既然研究了他那麼會不會對他造成什麼影響？！畢竟這間機構的名聲可是不太好聽啊！和他們聯繫在一起的多是特工、間諜、陰謀、暗殺……聶卡耶夫看得唐昱的那副表情不禁笑了笑解釋道：“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其實一直以來都有在留意內地，而你經常性的在內地高層圈子里走動想不被獲得注意那是很難的。我相信現在恐怕美國人也對你有一份個人檔案，而你的一些個事情雖然做的隱蔽但還是會引起有心人的察覺。我個人對你的建議是：盡量減少拋頭露面的機會，多些隱於幕後。畢竟這些事情做的多了或許某些人會起一些不一樣的心思。”　　聽得聶卡耶夫的話唐昱不禁悚然而驚！自己的確有些鋒芒太露了，也難怪會被別人注意到。的確是自己這段時間以來提出的各種事物、看法甚至參与的各種事件實在是太多了！而且還都是能直接影響國家政策的事件，要說這一點也不引起別人的注意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於是唐昱對着聶卡耶夫輕輕的點了點頭接着他的話道：“我會注意的，謝謝你的提醒！我想關於你的來歷在適當的時候我們再說吧，現在我們首要關注的是這次的交易你覺得我們可以完成嗎？！畢竟那可是兩艘航母啊！你如何能保證我們能順利的拿下來呢？！”　　聶卡耶夫聽得唐昱的話不禁不屑的笑了笑，看着唐昱輕聲道：“那些人？！他們還能做什麼？！除了出賣我們的俄羅斯之外他們還能做些什麼？！難道他們出賣俄羅斯出賣的還不夠嗎？！蘇聯已經跨了，我們將國家交給了民住已經交給了五年了。可五年以來我們得到了什麼？！除了窮困、貪、腐、罪惡橫行甚至我們連保護自己的武器都要被迫出售！那些狗屎的民住給了我們什麼？！與其過着這樣狗屎民住的日子，倒不如直接回到從前的生活！”聶卡耶夫雙目赤紅的看着唐昱，手上激動的有些顫抖的道：“讓那些狗屎的西方民住見他的鬼去吧！俄羅斯人需要的是屬於我們自己的俄羅斯！不是他們的傀儡！更不是他們的賺錢機器！”　　聽得聶卡耶夫的話唐昱默然，其實這個時候大多數的俄羅斯人已經醒悟了過來了！狗屎的西方所謂的民住並不能給他們更好的生活。相反的，這些西方民住換來的更多的是社會的混亂、不公和貧困。但已經麻木的俄羅斯人這時候大多數還是不知道自己國家的前進方向。現在他們更多的是關注着自己的溫飽問題。聶卡耶夫緩了緩自己的語氣，接着沉聲道：“唐，相信我！我們並不是一個人在做這件事情，現在那些所謂的民住人士已經認輸離開。蠢貨恭弘=叶 恭弘戈爾・蓋達爾也已經讓俄羅斯的人民失去了自己的一切，那麼他們還能想做些什麼呢？！”聶卡耶夫冷笑着道：“他們的劇本已經落幕了，那麼也是時候該我們上場了。人民之前不是高呼着什麼民住么？！那麼我想他們已經看到了民住了，現在該是回歸理性的時候了。我們需要的不是什麼狗屁的西方民住。”　　聽得聶卡耶夫的話唐昱不禁有些遍體生寒的感覺，難道這一切都是俄羅斯的那些個頂級大佬們的自導自演不成？！又或者是那位後世號稱鐵腕俄羅斯帝王的普京大帝早已經預料到，而後沉默推進的事件？！這一切並非不可能啊！要知道，恭弘=叶 恭弘戈爾・蓋達爾所推行的“休克療法”使俄羅斯GDP幾乎減少了一半！GDP總量降到美國的110，生活水平更是一落千丈。恭弘=叶 恭弘戈爾・蓋達爾其實在後世的時候曾經有過一部分證明他其實和美國有着些特殊的聯繫，而身為克格勃出身的現任俄聯邦總統事務管理局副局長怎麼可能一點風聲也沒有？！而且根據聶卡耶夫的話他們顯然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組織！那麼這個組織又是什麼樣的組織呢？！　　聶卡耶夫似乎知道了唐昱要問什麼，拍了拍他的肩膀輕聲道：“這些事情你到了俄羅斯以後我會全部和你說個清楚。總而言之，我現在要告訴你的就是：這兩艘航母，甚至包括了烏克蘭的那艘我們都絕對有着把握可以拿下！前提是你們不能出價還少於西方的出價，這就夠了！”

# 第五百二十八章 準備前往俄羅斯

　　說完這番話聶卡耶夫便直接離開了唐昱的房間，而唐昱則沉默的思考着聶卡耶夫的話半天沒有回過神來。畢竟聶卡耶夫的這番突然的剖白讓唐昱有些措手不及！他沒有想到聶卡耶夫身後竟然有着的是整整一個大型的組織勢力！但這也並非是沒有任何的端倪，1999年底的時候普京大帝忽然毫無預兆的就直接走上了頂峰的權利寶座這無疑是讓所有人跌破了眼鏡！而且這種走入，和當時那位俄羅斯的最高領導的離任都讓人覺得詭異和不可思議！　　那位俄羅斯的最高領導突然間的離職決定讓所有人都覺得不可思議！甚至覺得是否是普京大帝在其中做了什麼見不得光的手段，但後來那位俄羅斯的最高領導的女兒卻宣稱這其實是出於那位俄羅斯的最高領導自己的意願。而普京大帝的想法卻是希望那位俄羅斯的最高領導在任期滿了之後再離職。但無論這件事情的真實原因如何，這卻是普京大帝帶領着俄羅斯直接走向復興的開始。而這位鐵腕帝王曾經最為輝煌的事情就是在美國挑動了某個二貨國家試圖在奧運時試探俄羅斯的底線的時候狠狠的給了一個下鈎拳直接將那個二貨國家給打的頭破血流。也讓當時的美國政府除了抗議之外只能眼睜睜的看着自己的小弟眼淚汪汪的被打的嗷嗷直叫。　　一言以蔽之，華盛頓是格魯吉亞戰爭的輸家。這首先是因為格魯吉亞一直是美國蠶食俄羅斯勢力範圍的馬前卒，特別是在美國接受教育的薩卡什維利通過“顏色革命”上台之後，徹底割斷了原蘇聯體制培養的“高加索之狐”謝瓦爾德納澤與俄羅斯的藕斷絲連。在華盛頓撐腰之下，薩卡什維利處心積慮，處處與莫斯科作對。但是陷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的美國，難以公開捲入與俄國的直接軍事衝突。剛剛興高采烈宣布格軍已經“解放”南奧塞梯首府的薩卡什維利，面對莫斯科的全面武裝干預，不免有被晾在干岸上的悲哀。　　其次，這場戰爭眼看會無限期推遲華盛頓近年來極力推動的格魯吉亞（以及烏克蘭）加入北約和歐盟的如意算盤。這是因為北約有一國受敵，所有成員國必須團結出面軍事干預的義務。即便華盛頓敢冒這個風險，大部分“舊歐洲”盟邦絕無膽量和雅興，來接納一個隨時要拖累它們與世界第二核大國發生軍事衝突的格魯吉亞，更何況俄羅斯日益成為歐洲的“能源父母”。莫斯科的外交公關手段也可圈可點。面對華盛頓“維護格魯吉亞領土完整”的高調，俄羅斯卻渲染格魯吉亞政權在南奧塞梯地區大搞“民族清洗”和戰爭造成的難民流，反襯了歐美違背聯合國明文決議，導演科索沃“獨立”、肢解塞爾維亞領土完整的雙重標準。最重要的是，薩卡什維利冒冒失失挑起的這場軍事衝突，打亂了美國以及西方針對俄羅斯的一種長遠策略。　　但現在這些都不是唐昱所考慮的，他所要考慮的是如能能在最近的這次俄羅斯之行中淘換到些好東西回來！最為主要的航母那是必須的，其次的話海軍的戰艦和潛艇也是要在考慮之中的貨色。還有！俄羅斯它還繼承了原蘇聯最大的四個坦克生產廠中的三個：基洛夫坦克廠、車裡雅賓斯克的坦克城和下塔吉爾的坦克廠。可是，俄羅斯後來的岌岌可危的經濟狀況，使國、防部門拿不出錢來採購更先進的武器裝備導致了這些有着深厚底蘊和經驗的坦克生產工廠嗷嗷待哺卻拿不到訂單，還有設計了米格―27的米高揚―格列維奇飛機設計局、設計了大名鼎鼎的蘇―27的蘇霍伊設計局、設計了圖―204被譽為“俄羅斯航空工業之父”的圖波列夫設計局、解體后歸屬了烏克蘭世界上最大的軍用運輸機：安―225“夢幻”運輸機安東諾夫設計局……等等，細數下來整個俄羅斯包括曾經的蘇聯加盟國所擁有的資產就已經讓唐昱口水直流！這哪裡是什麼俄羅斯，哪裡是什麼前蘇聯解體之地啊？！這分明就是一座巨大的金礦啊！無數的人才、設計圖紙、資料、精工機床……等等好東西正在向唐昱招手，呼喚着唐昱的到來。　　雖然如果唐昱是直接對着俄羅斯動手挖人挖材料，那麼聶卡耶夫不會幫忙。但如果是對着烏克蘭這些曾經的加盟國下手那麼聶卡耶夫肯定是樂見其成的。甚至在付出了一定的代價后聶卡耶夫還願意直接幫忙找人出力讓唐昱能夠多多的拿到些好處回來。反正這些現在都不歸屬俄羅斯了，那麼被挖了去聶卡耶夫也不會覺得俄羅斯有什麼損失。而且這也間接的幫助了這些國家發展自己的經濟。而且出賣的是他國的利益，賺來的是自己的鈔票何樂而不為呢？！帶着這些興奮，唐昱甚至還有點睡不着。折騰了大半夜才在那間著名的國際賓館中沉沉的睡去。　　第二天一大早唐昱便盯着一副黑眼圈和聶卡耶夫在大廳里會合了，聶卡耶夫見得唐昱那副碩大的黑眼圈不禁哈哈大笑！而唐昱則用着幽怨的眼神看向了聶卡耶夫，兩人說笑間便將這頓豐盛的早餐一口氣給消滅了個乾淨。而且聶卡耶夫將唐昱帶到了自己的房間里，才肅然的對着唐昱緩聲道：“唐，我已經接到了我們組織的決議了！他們希望你能夠親自帶着你們的人和專家一起到俄羅斯一趟，當然！人不能多而且這必須是秘密進行的，現在我們雖然有了一定的實力但是和俄羅斯國內的那些民住分子相比還是太過弱小。希望你能夠體諒我們的難處，只要你們的人到了邊境自然會有專人接待你們，並安排接下來的事宜。我和組織的人溝通過了，這次的事情應該沒有什麼問題，生下來的不過是價錢上的商討罷了。”　　唐昱聽得聶卡耶夫的話不禁了點了點頭，隨着沉思了一會兒才對着聶卡耶夫輕聲道：“我需要去安排一下，而且我們去的人肯定不會多。但是我們要有自己的安保人員這沒有問題吧？！”聶卡耶夫聽得唐昱的話先是一愣，隨即笑着點了點頭而後建議道：“其實，你可以考慮用黑水國際的身份進去。畢竟你叔叔他可沒少到俄羅斯去，部隊的人和俄羅斯的其他部門對他和黑水國際都很熟悉不會有什麼懷疑。”唐昱聽得聶卡耶夫的話不禁眼前一亮！是啊！自己怎麼把這茬給忘了，要知道唐天浩可是不止一次的進出俄羅斯的了！自己的黑水國際里的那些外籍安保人員中還有着不少是俄羅斯元內衛部隊的成員，還都是聶卡耶夫這小子介紹來的呢！以他們的身份進入俄羅斯想必不會引起什麼有心人的注意。於是唐昱點了點頭而後便回到了房間里致電給最高首長將事情回報了一下，請最高首長做出安排。　　並致電身在香江的二叔，告訴他做一份黑水國際進入俄羅斯的檔案自己要用。唐天浩雖然嘴上不說但其實心中早已經知道唐昱很多時候是在為國家工作。對於唐昱的某些奇怪的要求他已經是見怪不怪了，聽得唐昱這麼說他也就答應了下來並着手安排人去將這些資料準備齊全。一個多小時后，唐昱接到了唐天浩打來的電話告知他資料已經準備完畢，並傳真到了京城唐昱指定的地點，並對着唐昱吩咐了一下自己小心唐天浩便掛斷了電話。沒過多久，唐昱接到了最高首長的電話，最高首長告訴唐昱事情已經準備妥當！京城裡的各方面專家和外交部、總參的成員已經挑選出來並在京城的某個軍用機場集結。一會兒便有專車來接他們一起過去，這次去的人安排的是三十餘人。其中各種工程專家就有二十餘人，剩下的十餘人中有十人是外交的談判專家，而餘下的幾人則是總參派過來保證安全的。　　因為唐昱他們過去的是俄羅斯的軍隊內，相信安全並不是什麼大問題。所有總參安排的人僅僅是為了保障他們的住房內不會被人下個竊聽器什麼。個人安全方面總參倒是沒有太過擔心，而且如果這類安保人員去多了對唐昱他們也未必有利。合作講究的雙方的互信，如果一開始就一堆的人過去還擔心自身的安全那就沒有什麼必要來合作了。沒有了互信基礎，一切的合作最終都會破裂。　　下午兩點，一個低調的桑塔納緩緩的開到了京城的那所著名的賓館邊上。而幾個不起眼的人物迅速的將唐昱和聶卡耶夫送進了車內，之後這汽車便悄聲無息的消失在了京城的大道上。唐昱他們在車上呆了近半個多小時，車子終於在一個不起眼的山區內停留了下來。

# 第五百二十九章 抵達軍港看航母

　　當車子停穩后便有着穿着沒有臂章的軍裝的人員將唐昱他們引了進去，過了數道哨卡後唐昱他們便見到了一架漂亮的圖―154M型客機上面還塗裝了俄羅斯國際航空公司那明顯的“Аэрофло？т”俄語標誌。唐昱看得有些疑惑不解，邊上的聶卡耶夫笑着解釋道：“唐，為了這次你們能夠秘密的進入俄羅斯我們的組織已經和俄羅斯國際航空公司那邊溝通過了。這架飛機就是他們派來專門接送我們的，而後你們回來也由它作為你們的專機。放心，這件事情不會有太多的人知道。我們的保密措施可一點兒也不比你們差！”　　唐昱看得聶卡耶夫竟然可以調用一架飛機過來不由得對他們所謂的“組織”的能力心生詫異！要知道，俄羅斯國際航空公司可不僅僅是一間普通的公司在這間公司可是有着俄羅斯聯邦政府51％的股份啊！在數十家的俄羅斯航空公司內這家則是最大的航空公司也是俄羅斯國家直屬的航空公司。想要在這家公司上動些手段甚至直接調用一架飛機出來秘密接人這無疑是一次彰顯自己能力的動作，聶卡耶夫他們的組織在用這種方式向著唐昱他們显示出自己在俄羅斯國內的勢力和能力，以更好的安定唐昱他們的心。畢竟這次交易可不是砸和俄羅斯的政府在談，而是在和聶卡耶夫他們的組織在談。聶卡耶夫必須要显示出一定的影響力才能讓唐昱他們相信自己是可以確定出售航母這種大事情的。　　聶卡耶夫的這番表現果然有效，至少準備過去的內地官員們心中都對這個俄羅斯人的信任度上升了一些。在眾人的一片沉默中，唐昱和聶卡耶夫一起悄然的登上了飛機。隨着這架圖―154M型客機便在這座不知名的機場內緩緩的起飛滑向了夜空。經過了約六個小時左右的飛行，這架圖―154M型客機悄然的在一個看起來並不像是民用機場的地方降落了下來。而隨着唐昱一起過來的則是黑水國際的那位“軍佬”。軍佬下得飛機后悄然無息的走到了唐昱身邊輕聲道：“那些駕駛員和裏面的空乘人員我看了看，估計都有着軍方的背景和身份。特別是那幾位飛機駕駛員，我看他們的專業性和行動姿態就知道這些都是精銳的軍人！看來這個聶卡耶夫很不簡單！”　　聽得軍佬的話唐昱無聲的點了點頭，難怪聶卡耶夫這麼肯定自己等人的行蹤不會被暴露出去原來他們的組織早就安排好了這些人員全部是軍方的人員。憑着聶卡耶夫在軍中的勢力既然能夠搞來米―24、米―26這種尖端裝備那麼調動一些空軍的精英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之後便有着一群帶着濃厚軍中氣質的俄羅斯軍人沉默的帶着唐昱他們一起坐上了一輛看不出型號的改裝大卡車，緩緩的離開了這處機場。這輛車子矇著厚厚的布料，讓坐在車裡的人根本看不到外面的景象，隨着唐昱他們一起下飛機的聶卡耶夫抱歉的對着唐昱他們笑了笑解釋道：“唐，希望你們能夠理解！畢竟這次的事情是我們單獨的行動，你們的身份還是不太好曝光。”　　唐昱他們則理解的點了點頭，反正自己的目標只是要買到航母並拿下這份大餐里的一部分蛋糕。至於其他的都無所謂了，不就是秘密談判么？！那麼咱們就秘密的談唄！在眾人的一片沉默中車子在行進了大約半個小時后緩緩的停下了，唐昱他們一下車便被幾個說著流利的中文的俄羅斯男子迎住了，笑着將他們引領到了一處別墅內讓他們先行休息而後會有人和他們聯繫。但那些從國內來的專家們那裡又閑的住啊？！不斷的和那幾個俄羅斯人追問着什麼時候可以去看航母。被追問的幾個俄羅斯招待人員顯得極為尷尬。還好這時候聶卡耶夫過來解了圍，只見他輕聲的對着唐昱他們道：“唐，你們必須要理解我們。這個時候如果我們貿貿然的帶着你們去看航母那麼毫無疑問的會被韓國人和美國人察覺，我想這也不是你們所希望的吧？！航母就在軍港里它不會走的，等晚上的時候我就帶着你們一起去看看。到時候你們可以登上航母去驗貨。”　　聽得聶卡耶夫這麼說，唐昱不禁點了點頭。而後幾個內地來的專家也冷靜下來了，沒有再繼續追問航母的事情。聶卡耶夫笑呵呵的帶着唐昱和這群內地來人一起出了別墅，到了一所極大的宴會廳內進入了一個包廂中而後俄羅斯民族的各種特色菜肴被一個個漂亮的穿着俄羅斯民族服飾的服務員端了上來，波羅金諾黑麵包、Beluga鱘魚黑魚子醬、正宗的西伯利亞餃子、俄式酸黃瓜……等等一系列的菜肴擺的一條長長的桌子上滿滿皆是。唐昱從來沒有想到俄羅斯民族竟然也會有如此多的菜肴系列，看得他不禁有些有些發愣。而在同一的身邊的軍佬則輕聲的對着唐昱道：“小哥，看來聶卡耶夫為了招待你們還真是不惜血本啊！那黑魚子醬可是Beluga鱘魚的，鱘魚魚卵質量最好的Beluga鱘魚，可以生產出全世界最珍貴稀少的魚子醬，Beluga魚子醬的顏色由淡灰到灰黑色澤都有，咱們看到的那用細緻的透明薄膜包圍着顆粒稍大的魚子，便是向來有‘裏海珍珠’的稱號Beluga這種鱘魚製作的黑魚子醬。小哥，你得知道：通常Beluga這種鱘魚在一年中的魚獲量不到100尾，僅占鱘魚總捕獲量的2％，數量真是少的可憐。聶卡耶夫肯拿出來招待我們，可見這小子還真是下了血本了！”　　而內地來的幾個曾經在前蘇聯留學過的專家們顯然是認出來這種黑魚子醬，一時間也不禁對聶卡耶夫的這種豪氣給嚇了一跳！只要對魚子醬有所研究的可以從外觀上進行品質的區分辨別。越是高級的魚子醬，顆粒越是圓潤飽滿，色澤清亮透明，甚至微微泛着金黃的光澤，因此人們也習慣了將魚子醬比喻作“黑色的黃金”。而他的價格在市場上也對得起自己“黑色的黃金”的稱號，要知道Beluga魚子醬在市場上向來的售價都是每公斤數萬美金起。而且多數是有價無市――根本沒有多少貨源能夠供應的上。唐昱聽得軍佬這麼說也不禁好奇的走了過去拿起一個小勺子輕輕的打起一勺放在了嘴裏咀嚼着，可惜唐昱這土鱉哪裡吃過什麼魚子醬？！他根本就不知道魚子醬是不要咀嚼而是要以舌尖將魚子醬一粒粒緩緩碾碎才能夠讓魚子醬的味道漸漸的散發出來。　　於是那些珍貴無比的魚子醬被唐昱咬的“噗～噗～”的輕響，而站在唐昱身邊的軍佬則顯得有些尷尬，要知道這可算是極為失禮的事情。面對主人盛情招待的美食，這樣糟踐確實有些不敬了。唐昱吃完了一勺魚子醬后把勺子放下，對着軍佬悄聲道：“好像也沒你說的那麼好吃吧？！感覺就像跳跳糖和果凍連在了一起，嗯……頂多有魚腥的味道。我覺着還不如我們遼海的小雞燉蘑菇，那味道我還喜歡點。”　　聽得唐昱的話軍佬先是有些愕然，隨即哭笑不得！但隨即唐昱的一番話讓他卻又沉思了起來，只見唐昱輕輕的放下了勺子后看着那些珍貴的魚子醬輕聲道：“吃飯是為了活着，但活着卻不僅僅是為了吃飯。吃飯這種東西，填飽肚子就好。與其把時間花在怎麼吃飯上不如花時間去想想我們手上的事情該怎麼做，吃飯這種東西交給廚師研究就是了。我們的任務可不是研究吃喝。”　　幾個興緻勃勃正要來取食魚子醬的官員們聽得唐昱的話手上微微一僵，但隨即繼續微笑的拿着勺子將魚子醬打了起來輕緩的放在了波羅金諾黑麵包上包裹里起來細細的咀嚼着。唐昱這時候也拿起了波羅金諾黑麵包但是卻沒有像他們似的添加魚子醬，而是就這麼輕輕的咀嚼着便合著擺上來的俄羅斯紅菜湯一口送了下去，而這時候隨之而來的官員和專家們也各自將這些食物取了起來微笑的交談着並分食這些個俄羅斯的特色菜肴。但餐桌上卻沒有見到俄羅斯特有的伏特加，唐昱估計是聶卡耶夫也知道在完成航母的交易之前內地的人員就算是再饞也不可能去喝酒。於是才幹脆就沒有擺上了，一頓自助餐吃了半個多小時。在快要結束的時候一個侍者走到了聶卡耶夫的耳朵便上輕聲的說了些什麼，聶卡耶夫聽得他的話不斷的點頭最後那侍者說完便離開了。　　當侍者離開后，聶卡耶夫原地站了一會兒思考了一下才到了唐昱身邊輕聲道：“我們的人已經將美國人和韓國人打發走了，你通知你們的人現在可以去看看航母了。”正喝着俄羅斯紅菜湯的唐昱聞言眼光一閃！隨即笑了笑對着軍佬使了個眼色，而軍佬則會意的將這個情況告知了在場的官員和專家們。一眾的官員和專家在知道了這個消息后不約而同的放下了手中的食物或者濃湯，在各自領導的身邊聚集了起來而後在聶卡耶夫的帶領下離開了餐廳分批登上了一輛改裝過的大卡車緩緩的駛離了這座濱海別墅。　　車子經過了一段大約十餘分鐘的旅程終於進入了一座海港！在車中的唐昱他們甚至都能聞到了海水的咸腥味陣陣的傳來，在車上的專家、官員們頓時興奮了起來！看來自己經過六個多小時的旅途終於要見到正主兒了，果然！車子沒一會兒就停了下來，沒等聶卡耶夫招呼跟着唐昱他們的專家們便徑直跳下了車子遠遠的震撼的看着不遠處海港內龐大的黑色身影！這是明思克號航空母艦，是一艘船體：長274米，寬32.6米的巨大戰艦！龐大的身軀在夜色中帶着絲絲的壓迫力，隨着陰影若隱若現的各式武器訴說著這艘戰艦的猙獰與力量！看着這艘龐然大物，唐昱的目光連閃！他知道，如果不出意外的話這艘航母將會很快的屬於我們自己！而這時候國內而來的專家和官員們已經迫不及待的隨着那些陰沉着臉色的俄羅斯海軍官員們開始陸續登上了這艘戰艦参觀並評估了起來。　　唐昱也跟着登上了戰艦，隨意的走動了一會兒后便和聶卡耶夫一起掏出了香煙在甲板上抽了起來。聶卡耶夫的眼神有些落寞的看着這艘戰艦，看着那些猙獰的導彈發射架緩聲道：“我的祖國終究是落寞了，連守衛我們自己的武器都要被變賣來換成薪水養活我們自己的士兵。如果放在蘇聯時代這幾乎就是不可想象的，我們竟然在商量怎麼出售我們自己的航母……這簡直是可笑！”聽得聶卡耶夫的話，唐昱沉默了良久將手上的煙灰彈了彈輕聲道：“英國曾經以為自己能夠永久的稱霸世界，然後他們將自己稱之為‘日不落帝國’。但在一戰之後實際上他們已經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了，二戰之後英國人終於認識到了自己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們還是帶着他們固有的貴族驕傲認為自己依然能夠在各國之中指手畫腳，那位鐵娘子夾着馬島戰爭的勝利試圖向我們的最高首長施壓的時候，她卻失望了。”　　說著唐昱肅然的看着聶卡耶夫緩緩而堅定的道：“最高首長給予她的回答只有兩句：第一、主權問題不容談判我們收回香江的問題，不容談判！第二、中國人窮是窮一點，但打起仗來是不怕死的！”說著，唐昱拋卻了手中的煙頭看向大海目光中帶着說不出的味道輕聲道：“鐵娘子再是鋼鐵也不過是個女子，她天真的以為打贏了馬島卻能從我們這裏拿到些什麼東西。但卻不知道連美國付出了巨大代價都沒有成就而且還弄的灰頭土臉的越南被我們打的頭破血流無奈倒地。”

# 第五百三十章 謀划瓦良格

　　“他們卻又能如何？！即使我們不打他們，僅僅是封鎖也能讓香江變成死港、臭港！”唐昱看着聶卡耶夫定定的道：“那位鐵娘子在我們內地碰上了更強硬的鋼鐵公司！我們的最高首長根本就不給她談判的機會，明着告訴她：如果97的時候英國人不走，那麼我們將考慮以另外的方式收回香江。”聶卡耶夫聽得唐昱的話還是有些莫名其妙，這些事情其實他也是知道一些的。包括後來那位鐵娘子在談判后慘然跌倒在人民大會堂之前的五體投地特也曾看過錄像，但他還是有些不太明白唐昱想要表達的是什麼。但隨即唐昱便和他說了個清楚明白，只見唐昱頓了頓后輕聲道：“我們始終需要強硬一些，告訴那些試圖侵犯並不斷的試探我們終究會有些風險我們的憤怒終究不是他們所能承受的。”　　唐昱的話讓聶卡耶夫若有所思，雖然這是他們組織的綱領之一但實踐起來卻不是完全的那麼統一。組織里還是有着其他人的想法是可以盡量的交好那些西方國家。在他們看來比較現在俄羅斯的實力的確是差了西方國家好幾個檔次，如果硬拼起來沒有什麼好處。但他們忽略了西方國家也未必敢和俄羅斯這樣的龐然大物去硬拼，要知道俄羅斯畢竟是核大國而且他們距離歐洲並不遠！就算是美國鐵了心的要打歐洲的國家們也會因為擔心波及己身而阻止這種戰鬥。一切不過是英美等國的試探罷了，他們在試圖知道俄羅斯的底線在哪裡並不斷的吞併着屬於俄羅斯的資產。　　而韓國、日本更是美國的馬前卒之一。日本之前就曾經向破碎的蘇聯現在的俄羅斯提出過領土要求，不過被駁回了罷了。而韓國這次的航母購買行為如果說沒有一丁點美國人的影子那也是假話。這些都是美國在利用自己的附屬國家不斷的試探着俄羅斯的最終底線。就犹如後世的格魯吉亞戰爭一般，美國人想知道俄羅斯會在什麼情況下做出強烈的反應。從而判斷出自己應該以什麼樣的方式對他們進行外交。後世的90年代中期，美國在確定了俄羅斯不會對自己反抗之後立即啟動北約東擴的進程，對俄羅斯的戰略安全空間進行擠壓。　　甚至在1999年3月，北約正式接納波蘭、匈牙利和捷克3國為成員國，這是北約東擴的第一波浪潮。其他東歐國家，尤其是波羅的海三國為加入北約一直在進行不懈的努力，而美國和北約也一直表示，北約的大門對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是打開的。布什上台後，美國又力圖儘快實現第二輪東擴，聲稱北約將在今年11月布拉格首腦會議上就東擴問題作出“最重要的歷史性決定”。　　如果不是後來的鐵腕普京大帝力挽狂瀾，或許俄羅斯不僅僅是被包圍甚至可能會再次遭到肢解。因為按照美國的思維這個世界本來就不應該存在可以和他們對抗的國家，任何有這種能力的國家都會遭到他們的敵視和不斷的滲透攻擊。CIA的存在就是要顛覆任何他們認為有威脅的國家，這種思維和行為方式可以從收買、策反、鼓動甚至直接組織那些懷有異心的人員進行武裝衝突等方式進行。這些秘密資料，其實聶卡耶夫都是有所了解的。所以他對於唐昱的“需要強硬”心裏更是明了，妥協和退讓不會讓那些人罷手。只有如同古巴一般直接殲滅他的力量告訴他：向我動手那麼你將承受的代價是龐大的！如果你有了可以承受這種代價的心思再考慮對我動手。　　這無疑是有用的，至少在古巴甚至在後來的導彈危機的時候都沒有遭受到美軍的入侵。而他們的領導人卡斯特羅則是在美國CIA的無限暗殺下依然活到了後世唐昱穿越之前。是以，聶卡耶夫聽得唐昱的話後點了點頭輕聲道：“我們的確妥協了太多，所以才會讓敵人認為我們軟弱可欺。他們才會不斷的羞辱我們、吞噬我們的利益。或許強硬一些對我們也是有好處的。”唐昱笑着拍了拍聶卡耶夫的肩膀輕輕的嘆了口氣。這時候極為專家也已經從航母的各個機房中出來了，看着他們臉上興奮的表情便知道：這次收穫可是不小！於是唐昱對着這些專家笑着問道：“大家都参觀完了嗎？！這艘航母究竟怎麼樣？！”聽得唐昱的問話，幾位專家互視了一眼點了點頭，但卻沒有說什麼。唐昱卻也不在意，畢竟這些可是受過了政治教育的專家們。　　他們是不會在這裏說出評價來的，但是回去之後他們倒是會做出一份關於航母的報告來。到時候唐昱一樣能夠看到他們的綜合評價，而這時候那些官員們也面無表情的走出了那些個機房回到了甲板上。聶卡耶夫見得他們都出來了，於是看了看錶發現已經接近十二點了於是便道：“我們是繼續参觀新羅西斯克號航空母艦還是先會別墅下榻？！明天再來？！”聽得聶卡耶夫的話內地的官員和專家們先是沉默了一陣子而後由一位專家站出來輕聲道：“我想我們還是明天再看新羅西斯克號航空母艦吧！時間最好是白天，比較晚上的話有些細節我們看的還不是很清楚。”其餘的專家和官員們聽得這位專家的話不禁點了點頭，於是聶卡耶夫便下了甲板安排起車輛將唐昱他們送了回去。　　在回到別墅后，一直沉默的唐昱忽然向著聶卡耶夫輕聲道：“聽說烏克蘭一直想讓俄羅斯把那艘瓦良格號買回來是嗎？！”聶卡耶夫聽得唐昱的話先是一愣，隨即點了點頭。這不是什麼秘密，早在蘇聯解體后烏克蘭對於黑海的尼古拉耶夫船廠內停放的“瓦良格”號就有些想法，最初烏克蘭政府希望俄羅斯能全價購買該艦，而俄羅斯只同意支付蘇聯政府時期未付的30％工程款。雙方僵持不下，最終談判破裂。　　但烏克蘭本身就窮的要死根本就無法繼續製造瓦良格，此時的瓦良格還不過是個半成品該艦的總體工程進度不過是達到68％，很多的設備和裝備並沒有裝卸上去。而烏克蘭無力支持這艘航母的建造，於是終於在1995年將瓦良格交給了尼古拉耶夫船廠自行處理。而在今年的時候曾經出訪內地的烏克蘭副總理阿那托利・基納赫對國際文傳電訊社（InterFax）表示瓦良格可能會被運送到內地進行拆解。這讓英美等國變得極為緊張！因灣灣的緣故英美特別是美國並不希望內地能夠拿到航母！因為擁有了航母的內地無疑將會對美國的亞太利益形成挑戰！這是美國不願意見到的，但，如果是俄羅斯拿回來這艘航母呢？！唐昱心中輕笑着想到：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而聶卡耶夫看得唐昱的笑容便明白了！唐昱這是要藉著俄羅斯太平洋艦隊的名義將那艘瓦良格運回來啊！畢竟今年年初的時候烏克蘭副總理阿那托利・基納赫關於瓦良格的發言引起了美國的重視！而要從黑海一直回到內地無疑要經過無數道歐美國家的勢力範圍和關卡，這些都導致了很可能被扣押的意外。但如果是黑海艦隊去拿這艘航母呢？！誰又能說些什麼？！而拿到這艘航母后怎麼處理，那不過就是人家俄羅斯人的事情了。誰也管不了。所以，看得唐昱的微笑聶卡耶夫就知道這小子腦子里在想着些什麼。但聶卡耶夫卻有些猶豫和擔心的問道：“要拿回瓦良格不是不行，而是你們能支付出這麼多的錢嗎？！要知道，這艘航母的要價和不便宜啊！他一艘大約能抵上我們兩艘了，你可得考慮清楚！”　　唐昱聽得聶卡耶夫的話不禁笑了笑，其實1995年底烏克蘭總統訪問內地的時候最高首長和他就已經達成了意向。不然烏克蘭副總理阿那托利・基納赫也不會放出消息來，只不過現在為了避免運輸麻煩要假借黑海艦隊的殼將瓦良格運回來而已。於是唐昱笑着對聶卡耶夫道：“這些細節還需要權商，但用你們的名義幫我們運回來瓦良格也可以作為我們雙方交易的福利吧？！當然，我們會出一定的費用作為你們的辛苦費的。”聶卡耶夫聽得唐昱的話不禁點了點頭，如果是有錢收的話那麼借用一下黑海艦隊的名義護送過來也不是什麼難事。畢竟現在可是連航母都賣掉了，那麼名義上的事情用一下就能撈上筆好處費也不錯！　　於是聶卡耶夫對着唐昱輕聲道：“這件事情我會和我們的組織領導人說說，如果可以的話我們雙方可以在這件事情上再次合作！你等我消息便是。”　　說完，聶卡耶夫便急急的離開了別墅。而唐昱也沉默的回到了房間里拿着加密的衛星電話將這件事情彙報給了最高首長。電話那頭的最高首長聽完了唐昱的話后沉默了好一會兒，才沉聲道：“這件事看來也可行，比較如果我們直接把瓦良格運回來肯定會遭到不少非難。要是能順利的運回來，那麼支付給俄羅斯一點的運費也是應該。”

# 第五百三十一章 航母抵定！

　　唐昱聽得最高首長的話輕輕的點了點頭，緩聲道：“爺爺，那您是不是和那些叔叔們交代一下？！畢竟這件事情聶卡耶夫已經去和他們的組織說了。我想很快會有消息，我們的人是否也要準備一下呢？！”聽得唐昱的話最高首長笑了笑道：“你個小鬼頭！難道爺爺就老糊塗了嗎？！這種事情我自然要和他們交代一下，但接觸一些俄方的人員還是需要你去，畢竟你現在的身份是商人可以作為掩護。而官員的話不太好經常在場。”唐昱聞言點了點頭，他知道最高首長的考慮。畢竟如果中俄合作的事情傳出去，那麼對現在國家韜光養晦的政策有些不符而且容易引起歐美等國家的警惕。　　而後唐昱又和最高首長彙報了一下聶卡耶夫的想法和自己的一些觀察，便輕輕的將電話掛斷了。而後別墅里的官員們的加密衛星電話接連響起，而後便聽得他們嗯嗯啊啊了好一會兒才有一位領頭的軍人眼光複雜的走到了外面來對着唐昱輕聲道：“首長吩咐我們，最近的事情要多聽聽你的意見。還有，關於瓦良格號的事情首長的意思讓你來負責而我們則配合你的工作。”唐昱聽得這位男子的話先是一愣，他們沒有想到最高首長竟然會直接指派他來做這份工作！但想想卻又是在情理之中，畢竟這群官員並不熟悉俄羅斯的情況。而且論到私人關係聶卡耶夫還是比較信得過唐昱的，一念至此唐昱微微的對男子一個鞠躬輕聲道：“叔叔，這件事情還請多幫忙。畢竟我年紀還小很多事情都不知道怎麼處理，而且也不是官員所以還請您和其他的叔叔們多多的關照關照。”　　那男子聽得唐昱如此說顯然十分的滿意，點了點頭拍着唐昱的肩膀輕聲道：“小昱啊！你這麼說叔叔們慚愧啊！畢竟這個項目可是你拉來的，而且俄方的負責人也是你的朋友不是嗎？！說實話，首長把這件事情交給你也是我們的一致看法，比較這件事情你最熟悉。我們算起來都是外行嘛！哈哈……”其實，男子會如此態度的確是因為唐昱的話。很簡單，唐昱在自己的話里已經點明了幾點：第一、我年紀小就算立功了國家也不會給我什麼獎勵。其次，我又不是官員你們才是！所以這件事情要是搞成了你們的好處是大大的！是以你們都不要給我找麻煩，畢竟要是事情沒辦成倒霉的是大家。　　這位官員顯然聽懂了唐昱的話中話，後面拍着唐昱的肩膀口稱小昱意思你還嫩！然後點明了你不過是認識俄方的人員所以才有點優勢，而且是最高首長指定你來做這件事情我們才讓步的。而說自己是外行則直接將關係撇清！告訴唐昱，如果這件事情他搞砸了那麼自己等人絕對不會認賬！讓唐昱自己掂量。唐昱自然也是聽懂了這位官員的話中話，於是笑着道：“小昱畢竟還是年紀太小了，哪裡有各位叔叔的經驗豐富呢？！不過是和聶卡耶夫有些生意上的往來，買過他的直升機所以才有些關係罷了。這次事情也是最高首長爺爺趕鴨子上架呢！還是真得多多請叔叔們幫忙，免得我做錯了什麼回到京城被何爺爺、趙爺爺還有陳爺爺他們罵呢！”　　而唐昱的回擊也不弱！這段話的意思是告訴這位官員，我是年紀小～但我直接幫軍方買了直升機你們做到了么？！這件事情雖然我是參与了，但這是最高首長的指示不滿的話你找他去。這次的事情你們可以不理會，但誰要是使壞了那回了京城可別怪我找何老、趙老和陳老收拾你們！這位官員顯然也是聽懂了唐昱的話，笑嘻嘻的沒有再提這個話題而是隨意扯了幾句便回到了別墅里。看着這官員的背影唐昱不禁苦笑！這也算是咱們內地的特色了，自己沒有本事把事情做好卻嫉妒那些有本事的人。一幫子無能之輩要他們做好事情那是痴心妄想但他們要是給你搞破壞那卻又是一等一的能手！這次過來的雖然有着國家的精兵強將，但也有幾個想着來鍍金的。畢竟參与到了收購航母的序列里來那對將來的發展也是一個很好的履歷啊！鍍金唐昱並不反對，但鍍金的人就不要胡亂的指手畫腳。明明狗屁本事沒有還裝的什麼都精通玩的還是老一套的外行指揮內行。但他們卻忘記了這件事情可是唐昱親手促成的，而且唐昱身後還站着三位開國元勛的大佬作為後盾！想要來找點茬、弄點事情他們自己也得掂量掂量夠不夠分量！　　其實一開始上飛機的時候唐昱就看出來好幾個人其實就是來鍍金的，比如剛才那位狗屁官員。其實就是鍍金一族罷了，自從飛機上下來以後這位官員一直是無精打採的。除了看見黑魚子醬一頓猛吃，其餘的時間他都是耷拉着眼皮兒。在上得航母的時候大部分官員都在拿着筆記本記錄那些專家們的話，隨便的問那些跟隨而來的俄國工程師們這艘航母的參數。但唯獨這位官員和其他的幾位卻是好奇的轉了一圈后便百無聊賴的在船舷上抽煙。這讓唐昱對他們極為不滿，但為了這次收購能夠順利完成這些個鍍金族不搞事兒唐昱也懶的理會他們。但唐昱沒有想到自己還沒有發難這群傢伙反倒是先行下手了！跑過來就是一頓的諷刺挖苦外加撇清關係這是在讓唐昱心中有些惱火，所以後來才刺了那傢伙一句。　　很顯然那位鍍金族也是聽到過一些風聲的，於是在唐昱搬出來幾位大佬之後他便嘻嘻哈哈的岔開了話題而後灰溜溜的走了。顯然這傢伙被唐昱的背景給嚇住了，這才知道人家不是省油的燈！要找事兒可以，只要你付得起代價！這傢伙顯然是被唐昱的背景給嚇住了，三位開國元勛呢！就算是自己背景再深厚，要得罪死了的話仕途也肯定玩完。說不準還得被查什麼的，這可不是什麼好玩兒的事兒。於是他的才嘻嘻哈哈的亂扯了幾句后便狼狽的離開了。本來他是向著欺負唐昱年紀小，可以脅迫一下逼得唐昱讓自己作為主導。能夠讓自己在這件事情里作為主導那麼事情確定下來以後他肯定算是掙得頭功。到時候對自己的仕途也是有着好處的，可惜他沒有想到唐昱可不好唬一下子的打穿了他的砂鍋。　　接下來那些個鍍金族便全部消停了，沒有在對唐昱做出什麼奇怪的是起來。而幾艘航母的談判也隨之展開。俄方借口國、防部重新考慮是否出售而將韓國人和美國人弄出了俄羅斯，而真實的俄羅斯國、防部卻秘密的派人開始了和唐昱他們的談判。雖然大部分的意向已經達成，但雙方爭論的焦點在於將瓦良格運回來的運費問題上和物資應當抵付多少的現金。在長達近一個多月的討價還價並唐昱在聶卡耶夫的指點下給某些俄方人員塞足了好處之後俄方終於鬆口。雙方約定內地方面將以一千四百萬美金的價格收購兩艘航母。俄方不會拆毀上面的任何軍事設施，並按照中方的要求對某些武器進行改裝。而且俄方將保證這兩艘航母的正常運轉並負責對內地過來的海軍、空軍人員進行航母培訓。當然，費用得另算。　　中方再以八百萬美金的價格收購一批全新的航母上的戰鬥機，這其中包括了明斯克號上裝備的12架雅克―38“鍛工”式垂直起降戰鬥機、18架卡―27直升機、3架卡―25“荷爾蒙”式反潛直升機。還有新羅西斯克號航空母艦上裝備的雅克―38A戰鬥機22架、卡―27反潛直升機21架。俄方的談判人員本來聽到這個消息差點吃了多幾顆速效救心丸，但後來俄羅斯太平洋艦隊悲涼的反應給談判人員沒了航母這些飛機要了沒有什麼大用。不如都買了換錢吧，至少還是能夠給士兵們發工資。俄方的談判人員這才同意了內地官員的此項要求。　　之後雙方再次在實物抵付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俄方認為實物抵付輕工業產品包括冰箱、電視機、空調、自行車等可以佔到一部分，另日用品羽絨服、毛毯、電熱毯、棉被等也可以佔到一部分。還有就是要鋼筋、水泥等建築材料並要求內地方面給予人工安排在軍港內建起新的海軍宿舍。但內地方面卻認為我們可以提供材料但直接派人來建築的話成本太高，並現在內地也在發展。水泥、鋼筋什麼的我們自己都缺乏啊！哪裡有太多的提供給俄羅斯呢？！雙方吵了半天也沒個結果，最後還是唐昱和聶卡耶夫私下里商量完畢后才拍了板！決定：給俄方提供價值一千萬美金的輕工業產品、日用品和建築材料。另外的一千一百萬則是內地以現金的方式進行支付。

# 第五百三十二章 百佳的俄羅斯戰略構想

　　而內地方面則多給俄羅斯提供價值三百萬美金的建築材料，並直接安排人手在俄羅斯太平洋艦隊的駐地按艦隊的要求建築起俄方所急需的海軍宿舍。這三百萬美金的建築材料為什麼會給雙方都心知肚明，不過就是為了支付將瓦良格號託運回來的費用罷了。雙方談判結束后再次進入了緊急磋商階段，各自協調好步驟及配合方面的問題。十月初雙方的談判正式結束，在，莫斯科國、防部長和京城國、防部副部長的簽署下這份秘密協議正式生效並開始執行。　　1996年10月12日，黑海艦隊忽然和烏克蘭方面進行了緊急磋商！要求購買下已完成68％的瓦良格號，給出的價格是兩千萬美金。這時候烏克蘭已經是內憂外患，窮困潦倒於是看似無奈之下烏克蘭政府只得答應了這個請求。而後俄羅斯黑海艦隊宣布將會把這艘航母託運至波羅的海造船廠進行下一步的建造。但隨後卻又忽然宣布要先將瓦良格號送至俄羅斯太平洋艦隊進行評估。這一切的手段看得整個世界的人都跟着眼花繚亂，目瞪口呆！然而卻沒有人敢於阻止俄羅斯將瓦良格運出黑海！黑海艦隊的護送、太平洋艦隊的接應足以讓很多國家直接打消和這兩支艦隊正面對抗的念頭。　　於此同時，俄羅斯高調的重啟了韓國購買兩艘航母的收購案這又打消了美國試圖阻止瓦良格號的想法轉而想着如何獲取這兩艘航母並研究前蘇聯的航母設計思路和建造思路。但無論是高調宣布的此舉引起了內地的抗議及其他國家的關注，一時間美韓焦頭爛額。古巴的卡斯特羅甚至宣稱這便是資本主義瓦解的險惡手段！國際社會一片風聲鶴唳，時間進入到了十一月初，當俄羅斯正和韓國就收購價的問題上爭執不下的時候瓦良格號悄然的進入了海參崴。而後俄羅斯忽然單方面終止了和韓國的談判，使得韓美兩方一片愕然！隨即俄羅斯總理維克托・斯捷潘諾維奇・切爾諾梅爾金忽然訪問了內地，並罕見的與幾乎已經沒有任何消息良久的內地最高首長會面！當兩人握手的時候，那幅畫面直接讓無數人跌破眼鏡！　　隨後更離譜的事情發生了！俄羅斯宣布和韓國進行談判收購的兩艘航母的談判被終止，並由這兩艘航母直接訪問旅順！俄羅斯同時宣布將瓦良格號開至江南造船廠與內地方面共同建造，這時候韓美終於是嗅出了一點不同的味道！但他們還沒有來得及反應，內地方面則宣布秉承友好、合作共同發展的原則決定援建俄羅斯海參崴一批建築及公路！並提供大量的輕工業、日用品給予俄羅斯。還給予一千一百萬美金的資金援助，這一下讓整個國際社會失聲！一切來的太過突然，實在讓他們覺得眼花繚亂！美國方面剛剛開始準備要抗議雙方合作試圖壓制亞洲其他國家的時候俄羅斯方面忽然再次宣布了接收內地方面選派的三百位學員分批進入庫茲涅佐夫海軍學院學習，並接收一百五十名至俄羅斯加加林空軍學院進行學習！　　一時間，內地和俄羅斯兩邊的關係忽然好的像一個人似的！而內地方面也由內地的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組織一批內地的生產企業前往俄羅斯進行商務合作和銷售。當然，有心人會注意到一個前提：食品類要去的必須要獲得百佳超市的食品安全檢測合格證書，這下子內地的商人們原本因為出口額度的下降而有些愁眉苦臉的老闆們頓時興奮了！不斷的在百佳和政府兩方跑來跑去，試圖拿到一個名額。而俄羅斯也宣布了即將和內地的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展開商貿談判，確立雙方是否要建立一條直接通向內地的石油管道！　　這一下子美國的另一位忠實小弟日本可就緊張了！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緊急前往俄羅斯進行磋商，希望能夠先將石油管道開往日本而後轉到內地。但似乎俄羅斯人對於他的提議並不感興趣，橋本龍太郎訪問俄羅斯期間雖然也受到了招待但同時俄羅斯卻更歡迎便宜無比的內地貨進入俄羅斯豐富俄羅斯的市場。美國看事不可為，再次鼓動了企業試圖收購俄羅斯的兩艘航母，但由於烏克蘭的前車之鑒俄羅斯跟本不信任美國並提出了拒絕。與此同時，唐昱暗中帶着聶卡耶夫提供的圖―160戰略轟炸機的設計圖紙和一架原型機完成了這次談判的收尾。　　1997年1月初，俄羅斯太平軍艦隊宣布將出訪旅順的明思克號航空母艦和新羅西斯克號航空母艦一起出售給內地方面！同時打包出售的還有上面的各式軍機和武器系統，而已經航行至江南造船廠的瓦良格號也被烏克蘭宣布已經出售給了內地方面，被這一系列事情弄的一頭霧水的各國政要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內地和俄羅斯兩方一起放的一個大煙花啊！這兩方面的人估計早就談好了吧？！說不準錢都給了，只不過最近等所有戰艦都到位了后他們才宣布了這件事情。當事情被俄羅斯和內地方面共同宣布后，美韓總算是明白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但這時候明白過來為時已晚，內地方面經過數個月緊急培訓和曾經秘密進入俄羅斯訓練航母戰術、艦載機攻擊起飛的船員及飛行員們也回到了內地並直接登上了航母將這兩艘航母接收了下來。　　而江南造船廠也從國家方面得到了烏克蘭方提供的瓦良格設計圖，着手對上面的各式武器裝備開始了最後的修建。見得俄羅斯和內地忽然合作，並成功的隱瞞了自己交易了數艘航母之後氣急敗壞的威脅要經濟封鎖、要戰略巡遊、要軍事演習！而灣灣的李登會在得知內地竟然擁有了三艘航母之後大為驚恐，連夜緊急會見美國駐灣灣領事對此事進行磋商！並在一個多月內巡視了灣灣所有大大小小的軍事基地，召見了灣灣現役的各方將領對此事進行評估。而原本對香江事件有些心懷不滿的英國愛得知內地竟然拿到了三艘航母之後不禁倒吸一口涼氣！不斷的慶幸自己當年沒有死力和內地對抗，而在南沙問題的和西沙問題上不斷的動作的越南則是大為驚恐！越南國家主系黎德英連夜召見個軍事將領，但卻無奈的發現似乎真的是無可奈何，一場西沙海戰和後來的自衛反擊戰越南損失慘重從此不敢東顧。　　而在七十年代陸續用各種手段佔有的島嶼現在則是面臨着極其強大的航母的威脅，沒人敢確定內地是不是會拿他們來作為自己航母的訓練地。畢竟這樣的事情內地不是沒有干過，當年反擊戰的時候就是內地的領導們拿着越南來練自己的兵。誰又能保證內地不會再來一回啊？！於是黎德英與各部軍事將領商量完畢后決定從南沙撤回一部分部隊，然後觀望一下事情的發展再做決定。就在東南亞區四處風雲詭異的時候，唐昱疲憊的踏上了歸程。他所乘坐的飛機卻不是在那個出發的時候所停留的不知名的機場，而是停留在了石家裝國際機場！為什麼會在這裏停留下來呢？！因為只有這裡能容納這架將他送回來的飛機，因為送他回來的這架飛機乃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運輸機與飛機――安―225“夢幻”運輸機！這架飛機是在內地與俄羅斯雙方協議達成的時候由俄方會同烏克蘭並由聶卡耶夫提議並強烈要求拿到的。　　安―225是蘇聯在1985年春季時，因應當時蘇聯的暴風雪號（Бура？нBuran）航天飛機與其他火箭設備之運輸需求而開始設計。由於開發時間非常短，安―225的大部分概念都是來自蘇聯另外一架大型運輸機安―124，以後者為基礎，延長其機身，為了背負暴風雪號避開在飛行過程中航天飛機後方所產生的亂流，因此安―124原本的單垂直尾翼設計被兩個位於水平尾翼末端的對稱式垂直尾翼給取代，變成一個由正前方看去是“H”字形的機尾。除此之外，為了提供足夠的推力，安―124原本所搭載的四具ZMDBProgressD―18高涵道比渦扇發動機（High Bypass Turbo fan）也被增加到六具之多，而全機結構也根據尺碼與重量的增加而進行適當的強化。　　安―225的一號原型機是在1988年11月30日完工出廠，並於12月21日在基輔進行第一次試飛，1989年5月12日時它首次完成暴風雪號的背負飛行。但很可惜的是，由於當時蘇聯的經濟已經惡化到不足以支持昂貴的太空計劃，因此暴風雪計劃在實際發射成功一次之後就被迫中止，而專門為了太空計劃而設計建造的安―225自然失去了存在的意義，連正在建造中的二號機也在半途叫停，使得只真正背負暴風雪號飛行了一次的一號機，成為碩果僅存的一架安―225實機。蘇聯解體后安―225由安托諾夫所在的烏克蘭接管，但由於該國的經濟狀況不佳無力操作安―225，因此一號機從1994年5月以後就被存放在工廠的一角，機上許多主要零件也被拆下作為安―124與安―70的備用零件，實際上等於是已經處於不能飛行的報廢狀態。　　在交易了瓦良格號航母后，烏克蘭的心思也活泛了起來！開始對着內地進行了勞務輸出，畢竟烏克蘭的重工業由於前蘇聯的遺產的緣故還是很不錯的！於是經過了多次磋商，並由內地各部門協作內地從烏克蘭引進了大批的技術工人和工程師！而且雙方還簽訂了一系列的經貿協議，由內地和烏克蘭共同把關將內地的各種輕工業、日用品、食品等出口到烏克蘭去，在雙方協議簽署的同時一大批的原黑海尼古拉耶夫船廠的技術工人和設計師通過了勞務輸出的方式江南造船廠內對着他們曾經工作過的瓦良格號繼續着未完成的工作。而原本烏克蘭早已經將自己的那架安―225的一號原型機遺忘了去，不過在聶卡耶夫的提醒下烏克蘭又再次想起了自己的那架世界上最大的飛機，並想着將這架飛機賣給內地。　　但內地雖然已經表現出了一定的興趣，但覺得這次的開支實在是太大了！這一下子已經花出去近億的美金，實在沒有太多的資金可以再用的了。於是他們只能是無奈的表示了有興趣但無可奈何，而後烏克蘭又知道了唐昱其實身家不菲，於是又打上了唐昱的主意。想着以三百萬美金的價格將這架飛機賣給唐昱，唐昱倒是很想買下來。但這時候他卻先找了聶卡耶夫，在聶卡耶夫的周旋和不斷的協調下烏克蘭竟然答應了僅僅以八十萬美金的價格將這架全世界最大的飛機賣給唐昱！但接下來的事情卻更好玩，俄方的一些人特別是聶卡耶夫組織內的人似乎終於注意到了唐昱的價值，於是在聶卡耶夫的建議下這些人將這架飛機給按照最新的一些裝備裝配好，並試飛完畢后選好了六位俄方的飛行員連同飛機和設計圖一起送給了唐昱！　　唐昱在收到了這份大禮的時候直接嚇了一跳，但聶卡耶夫僅僅是鄭重的對他肅然道：“唐，相信我！你的價值比這架飛機更大！”唐昱聞言沉默了好一會兒，而後便會同聶卡耶夫一起商量起在俄羅斯開展百佳超市的業務的事情。當然，這種模式自然也是按照國內的一般，首先吸收的是軍、警、烈屬。並且唐昱隱隱暗示可以由俄羅斯政府在百佳裏面占上一定的股份，聽得唐昱的這個提議聶卡耶夫兩眼放光，他可太知道這種超市在俄羅斯的需求和發展程度了！而且如果百佳的模式在俄羅斯推開，那麼毫無疑問的會解決了很多俄羅斯人生計的問題！

# 第五百三十三章 面見最高首長

　　正當唐昱和聶卡耶夫談的入港之時，京城裡來了電話最高首長緊急召見唐昱會國去！T聽得是最高首長的召見唐昱的不敢怠慢趕緊收拾了行囊便準備着直接回國去。而聶卡耶夫則將飛機交給了他並通過俄方的聯絡人員通知了京城這架飛機乃是俄方送給唐昱的！這一時間再次引起了轟動，在最高首長的指示下內地航空部門緊急的給這架安―225開具了通航許可證。甚至得知了這個消息的哈飛也有意無意的試圖接觸唐昱，通過他來對這架飛機進行研究！畢竟這可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運輸機啊！如果能拿回來拆解研究，那麼其中的價值是不可估量的！　　但唐昱沒有回應他們的要求，而是直接的乘坐着這架安―225直接飛到了石家裝而後轉乘汽車回到了京城。並在何老及趙老等人的帶領下進入了大內最高首長的那間小院子里，當唐昱看到最高首長現在的模樣的時候不禁嚇了一跳！只見最高首長面色憔悴，神情萎靡看起來便是精神很差的樣子！最高首長的這副模樣看得唐昱一陣的心疼，這位老人為了國家操心到幾乎就要碎掉，曾幾何時意氣風發三起三落被譽為“世界巨人”的他現在卻也遲暮了那副身子看得是搖搖欲墜。何老看得唐昱的驚訝和心疼的樣子不禁悲戚的輕聲道：“你最高首長爺爺已經好多天這樣子了，我估摸着他是不是有了點什麼不好的感覺，所以他才遠遠的把你召了回來。”　　就在唐昱和何老說話的時候，最高首長忽然睜開了眼睛醒了過來！看到是唐昱和何老在他身邊老人不禁笑了笑，這時候有工作人員趕緊過來將老人扶了起來。此時老人並沒有去醫院，而是就在自己大內的院子里。院子外面聚集了大量的內地頂級名醫，房間內到處是醫療儀器。而最高首長卻在這一片的醫療儀器中面帶微笑的看着唐昱緩聲道：“小傢伙啊！我本來還想是香江回來了我得到香江去走一走，去看一看。但現在看來是沒有這個機會了，你這小傢伙卻是比我幸運多了呢！”唐昱聽得最高首長的這話不禁悲從中來！老人為了拿回香江，不知道有多少個夜晚都沒有睡着覺不知道承受力多大的壓力！費盡了多少的心思，才逼着英國人無奈的對着香江放手。但事情完成了他自己卻沒有機會到那片他費盡了心血的土地上去走一走，這何嘗不是一種悲涼？！　　“爺爺！您不要擔心，醫生會治好您的！您終歸是有機會到那片土地上去走一走，去看一看的！”唐昱對着最高首長沉聲道：“您一定要對自己有信心，要對醫生有信心！”實際上唐昱從內心深處是知道的，最高首長根本就挨不了多久了！畢竟已經是九十多歲的老人了，身體機能是逐漸的在衰退而他又耗費了大量的精力在國家的各項事務上。說是退休了但他依然在關注着國家的發展和各種問題，京城各部委的文件每天都要抄送一份到他的住處去讓最高首長親自來看。雖然一般來說最高首長為了避免自己對京城高層的影響都盡量的不對任何事情發表什麼評論，但一些的重大事件還是需要最高首長親自來拍板！　　是以，最高首長其實是京城裡最為艱辛的人。他不但要考慮國家的各項事情，更多的要考慮是否會影響到現任領導人的威望。而現在這位老人終於可以卸下些擔子了，在他生病了之後再也沒有人拿着文件來給這位老人。大多數的情況都是做一些通報。生怕影響到老人的病情讓老人太過勞累。而此時老人臉色萎靡但卻依然笑着對唐昱輕聲道：“小鬼頭！不要和老頭子打馬虎眼，我自己的身體我自己清楚的很哪！先前就想過不希望麻煩國家，就這麼過來便算了。但沒有想到他們還是把那些專家找來了，還專門到我家裡面來了。呵呵……我這老頭子都行將就木的人，還在我身上浪費那麼多的資源干什麼？！多用這些去救上幾個孩子、幾個工程師都比救我這裏老頭子要強啊……”　　唐昱聽得老人的這話正想反駁，但隨即便被最高首長揮手打斷。只見最高首長對着唐昱輕聲道：“老頭子這次叫你來不是要聽你安慰的話的，是要告訴你：這次你這個小傢伙乾的不錯！呵呵……連那群美國佬都吃癟了說不出話來，還順勢把我們國家的那些企業規範化的引入了俄羅斯！這是好事啊！做的很好！呵呵……不過接下來老頭子就想問問你，就你自己來看你對國家的發展有着什麼樣的見解？！給老頭子說說看，就當是給老頭子解解悶吧！”　　唐昱聽得最高首長的話猶豫了一下，並看向了何老。見得何老點了點頭唐昱才誠懇而輕聲的對着最高首長道：“爺爺其實現在國家已經發展的很好了啊！雖然我們現在還存在着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有哪個國家是完全沒有任何問題的呢？！您現在要我說說我們國家的發展問題，這個命題是在是太大了。小昱又一時間怎麼說的來呢？！而且我畢竟僅僅是一個人而已，社科院的那群叔叔伯伯和爺爺們我想他們比我更有發言權。畢竟我專精的不過是經濟類型，而他們才是真正專精的是社會研究。”　　聽得唐昱的這番話，最高首長輕輕的頷首。但隨即便笑道：“你這個小滑頭！別把責任都推到了社科院他們那裡去，他們的研究歸他們的事情。但你要提出你自己的看法，別想着隨意說說來糊弄我這個老頭子！直接說吧！”見得自己的“奸計”被識破了，唐昱有些無奈面對最高首長的目光灼灼看來不抖出些東西來還真是不行了。於是唐昱只得無奈的笑了笑，低下頭想了想才輕聲道：“其實，我覺得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制度的不透明化。這種不透明而且沒有制約的權利很容易產生腐敗，一旦基層的一部分人因為腐敗而觸犯了民眾的利益並且不斷的發生那麼很容易引起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甚至對抗！”　　“還有就是我國的法律問題，我們已經開始重視了知識產權但是似乎我們到現在為止都沒有出現一部專門的知識產權保護法，還有食品安全保護法。其實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們國家的很多官員現在都陸續的出現了特權階級的思想，他們把自己放在了權利的另外一個位置。而他們的子女、配偶則利用他們的身份和職務不斷的通過垄斷或者非法手段撈取大批金錢！但這也並不是傷害最大的，我想對於我們傷害最大的應該算是‘裸官’行為！”最高首長此時一臉肅穆的聽得唐昱緩緩道來，而他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將唐昱的話一點一滴的記錄了下來方便最高首長到時候驗看。　　“‘裸官’？！這個提法有意思呢！跟爺爺說說，什麼叫做‘裸官’呢？！”最高首長忽然對着這個“裸官”很有興趣，於是輕聲對着唐昱問道，而唐昱先是一愣隨即才想到這時候可還沒有“裸官”這個詞彙呢！不過既然說了唐昱也就順勢向著最高首長解釋道：“所謂‘裸官’是社會上對着一些特殊官員的稱謂，說的是那些配偶、子女都已經移民到了國外但本身卻身為國內高層的那些官員！同時也是指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國（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國國籍，或取得國（境）外永久居留權的公職人員。而這樣的人員卻也是最為容易產生腐敗的一批人員。”　　唐昱的話再次引起了最高首長的注意，無他！現在確實是腐敗的高發時期，而且不斷的移民潮也是現在的特質之一。無數的人以出國為榮，哪怕是去個東南亞國家也像是成為了什麼了不得的人物一般！這種風潮和思潮引起了全國性的蔓延，那些手握重權的各級官員中也不乏一批率先讓子女出國、配偶出國的人物。不過現在這種事情還沒有引起國家的重視，因為目前為止並沒有因為“裸官”的行為引起巨大的腐敗災害。　　“1995年我們出台了《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雖然這些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從實際運作的情況看，效果卻不甚理想。因為沒有相對獨立的負責申報制度的執行機關，各個行政機構自行其是，缺乏統一性。沒有嚴格的執行制度和執行標準，執行起來隨意性大，甚至敷衍了事。缺乏可操作性，執行過程缺乏透明度和民住性，往往是填完表格就完事。缺少事後的公開和公正。執行過程缺乏科學含量和嚴謹度，對申報材料沒有必要的統計和審計過程，申報結果與實際情況相比往往水分過大，難以反映實際情況。再加上需要申報的是官員，負責登記備案的也是官員，於是，‘與人方便，自己方便’的潛規則就有了大行其道的可能。這就給‘裸體做官’製造了便利條件，甚至是為官員轉移財產提供了方便。”　　聽得唐昱的這番話，最高首長默然。沉默了良久后他才對着唐昱緩聲道：“小昱啊！你說的這種情況我們知道是存在的，但我們也出台了辦法去限制。實際效果你也看到了，並不理想！你覺得有什麼更好的辦法處理嗎？！”聽得最高首長發問，唐昱笑了笑輕聲道：“其實辦法肯定是有的，不過很多人不想得罪人所以沒有提出來給您罷了。既然我話都說到這份上了，那麼我就直接和您說清楚了吧！但您被保證這話可不能讓人知道是我說的喲！不然我也擔心打擊報復呢！”　　聽得唐昱的玩笑話，最高首長笑着搖了搖頭笑罵了句：“你這小鬼頭！”隨後對着唐昱點了點頭示意他繼續。　　“首先我們要求政府制定《關於領導幹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把‘本人、子女與外國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國（境）定居的情況’作為領導幹部應當報告的事項之一。並且在黨委內製定《關於黨員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其中也需要明確，‘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出國（境）定居及有關情況應當報告。’這一切都全部交給紀檢監察部門負責，具體到登記人、經手人、核查人。一旦出現了問題直接追究其中所有登記人、經手人和核查人的責任！決不姑息！而且不定期的要輪換其他省份的紀檢監察部門對着這些檔案進行核實、修改。”

# 第五百三十四章 裸官問題

　　“但，最大的殺手鐧不是這個！”唐昱笑了笑對着最高首長輕聲道：“國家可以出台規定，限制所有裸官不得進入廳級幹部行列、不得升任其所在部門的一、二把手！”聽得唐昱的話最高首長的目光一閃，心中不禁暗笑！恐怕這才是這個小子的真實用意吧？！前面的一切都不過是鋪墊和輔助，最為重要的是拿他們的官帽子來壓死他們！在這種高壓之下相信沒有多少人敢以身犯險，而且“裸官”本來自身就不在理所有高層用這個來壓死他們也是理直氣壯。　　地方上雖然和京城比起來相對處於弱勢，但實際上如果是京城做事不在理那麼地方也並非軟弱可欺！在後世地方和京城步調不一致，甚至不時出現了屢有違抗京城命令的事情也不少見。但這種事情發生的前提是京城對地方過於壓迫，又或者是政策根本讓地方覺得不對頭於是才會導致這種狀況出現。不然的話地方對於京城的各種政策依然是心有畏懼而必須執行的，頂多是鑽點空子、陽奉陰違而已。正面的對抗他們還是不太敢幹，當然被逼到了份上了那就不一樣了。如果京城的政策不對頭，那麼省里自然也會“護犢子”！到時候京城面對的可能就是一個省對自己的“陽奉陰違”又或者是消極抵抗。遇到這種情況，那麼即使是京城也無可奈何。畢竟一省大員已經是封疆大吏不是那麼好被處理掉的，其次如果真的是以勢壓人說不準其他省份和被“護犢子”而處理的幹部給你來個“罷工鬧事”！到時候你可就真倒霉了。　　高層們就算是要打板子也不會少了惹事的人那一份，這樣的事情不是沒有發生過。當年內地某省就是因為京城的某份政令太過難以接受憤而反抗，之後這個省份的領導開始了護犢子和京城鬧了起來！這件事情雖然老百姓不知道，但實際上整個內地高層都鬧的沸沸揚揚！幾乎所有的觀點都上了內參，最後還是最高首長出面各打五十大板了事才平息了這次事情。雖然事件是平息了但餘波卻是依然還在，因此事而被廢掉了政治生命的不計其數！雖然沒有人遭受十年浩劫那樣的打擊，但至少他們被邊緣化了。參与此事的人大部分都逐漸的淡出了人們的視線，而後就這麼悄聲無數的離開了政壇。　　最高首長聽得唐昱將這番話說完，沉默了好一陣才無奈的嘆了口氣緩緩的道：“這件事情知易行難啊！牽扯太多，範圍太廣！要真做下來還不知道要經歷多少困難，做不做的下去都是個問題啊……”聽得最高首長的話唐昱不禁默然，其實他也知道這件事實際上是在和內地80％以上的官員作對！特別是這個時代，累計下來的出國潮哪怕是一些元勛子女兒孫輩都有出國定居過哪裡是能輕易就禁止的了的？！而直接禁止裸官成為社會熱點最終遭受到打擊也是在唐昱轉生前的幾年才開始勉強的執行罷了。　　2009年11月25日，鵬城市出台《關於加強當政正職監督的暫行規定》和《當政領導幹部問責暫行規定》，以規範對各級領導幹部用權、用錢、用人的監督為重點，最大限度地減少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的制度漏洞，在推進防腐倡廉建設方面再開多項內地先河。　　而其中最為重點並引人注目的是，鵬城特彆強調，凡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在國（境）外定居或者加入外國國籍或者取得國（境）外永久居留權的，不得擔任當政正職和重要部門的班子成員。在發布會上，鵬城市委常委、紀委書記譚國向將這類官員稱為“裸體官員”。這是第一次裸官在政策上被明文禁止和提及並限死了的規定。　　鵬城此舉開了監督官員之先河，打中了“裸體官員”之七寸。公眾可以理直氣壯地監督：誰“裸”誰下台。打破了“裸體官員”一邊在國內做一官，一邊大搞腐敗撈個盆滿缽盈和觀察動向伺機腳底抹油―――逃跑的黃粱美夢。當時的唐昱也是為此政策叫好的人員之一，並他激進的認為監督官員的好規定應該在全國推廣，別讓其偏安於一隅。　　其二，“裸體官員”把妻子兒女移民國外，自己在國內做官大搞腐敗，並伺機逃跑，是對當、對國家、對民族的背叛和不忠，沒有資格擔任領導幹部。鵬城只禁止“裸體官員”不得擔任“當政‘一把手’和重要部門的班子成員”，有些缺憾和不足。唐昱甚至發表了一些論述認為，禁“裸體官員”應擴大到副處級以上實職和實權官員，這樣才杜絕腐敗“裸體官員”。　　其三，要細化“裸體官員”不得擔任“一把手”的規定，使該項制度具有可操作性。具體來說，如何識別“工作需要”和“非因工作需要”，如何預防、發現、監督和懲處“裸體官員”，需要配套制度，防止部分“裸體官員”鑽空子，防止有漏網之魚。　　其四，好制度還需要公眾參与，要賦予公眾對官員和“裸體官員”的相關信息有知情權、參与權、表達以和監督權。　　但現在這份認識他卻有些改變了，至少他沒有像開始似的那麼的激進。畢竟如果沒有完整的監督機制和便利的信息傳播那麼這一切不過是空談而已，其次如果要完全的禁止只有強行的規定不得以任何理由、方式允許配偶、子女在國外定居否則可以將此官員調職至非重要部門擔任閑職。但如果是這麼規定的話那麼毫無疑問的在內地官場會引起極大的反彈和憤怒，畢竟這件事是在2009年便發生了但直到兩年後唐昱也沒有從鵬城以外的任何城市知道有限制裸官的政策、規定和相關法律出現。　　唐昱不知道的是，在他離開了那個時空后內地也不過只有兩個省份出台了相關的規定政策和表態。一個是南粵省，他們出台的是《南粵省委關於加強市縣領導班子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其中一條規定：“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原則上不得擔任當政正職和重要敏感崗位的領導職務。”這個決定里是首次將裸官的問題做了細緻的規定和限制。但這件事情和這個決定被做出已經是在鵬城的規定出現的第三年的時候了。　　而另一個則是湘省，2012年3月10日十一屆內地人大五次會議湘省代表團舉行全體會議並向媒體開放。湘省省委書記周槍面對媒體的時候說，當和公務員的紀律對於“裸官”問題是有非常明確規定的，官員個人和家庭的重大事項都要進行申報。《公務員法》以及《當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規定，領導幹部親屬是否具有外國國籍，是否和外籍公民有通婚情況，均要進行報告。周槍說，他的個人情況都已經向組織彙報，不存在“裸官”的情況。但這兩個省份也是內地對“裸官”問題進行表態和制定政策的唯獨的兩個省份，至於其餘的省份不是對此事假裝不知便是從不提及。由此可見這潭子水到底是有多深，牽扯的到底是有多廣。　　而一直在旁邊默不作聲的合理此時也輕嘆了一句：“盤根錯節啊……政委！這件事情雖然是好事兒，但還得從長計議。一個不小心說不準會動搖國本，傷及民生啊……”唐昱聞言也不禁默然，他知道何老的話並非空穴來風！後世在兩千年後唐昱離開之初也出現了不少因為各種調查和清理而被發現后倉惶的卷上了一筆資金，甚至上演了“最後的瘋狂”進行撈金后逃之夭夭。這樣的實例並不在少數，但如果不清理這批人卻又肯定會造成更大的災難！於是當時其實國家也陷入了兩難，導致了許多政策本來是很好但是由於這種情況而被擱置一旁。　　事實上這種危害已經在逐漸的成型，便显示出了他們的恐怖性！在後世的洛杉磯、紐約、夏威夷、休斯頓、溫哥華、多倫多，經常可以看到不少開超豪華轎車、珠光寶氣的華人男女，並已形成了一個圈子。這些人不參加當地華人社區的活動，不在人多的場合露面，行蹤詭秘。不過，在高檔餐廳里，人們也偶爾可以聽到他們聚集在一起喝酒時談論，說當初出來時弄的錢太少，還應該多拿一些，因為現時外逃的官員搞的錢又大大超過了他們。　　由於貪官外逃現象嚴重，使內地“損失資金50億”。這是2002年初內地官方雜誌《半月談》公布的一個数字，這個数字僅包括官方記錄的立案的贓款。如果算上那些沒有立案的，或者沒有暴露的，這個数字也許會翻上10番、20番。一邊是內地政府不遺餘力地吸引外資，另一方面國內又有大量資本外逃。內地國家外匯管理局對“這個口袋進，那個口袋出”的尷尬處境做了一項專題調查，他們估計1997至1999年外逃資金規模約為100億美元，但權威分析認為應該是約530億美元（約4400億元人民幣），平均每年177億美元，每年外逃數額佔GDP比重的2％。　　雖然“權威分析”比《半月談》提供的数字已經高出許多，但比起京城大學的一項研究仍顯得太少。京城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近年來以各種方式非法轉移至國外的資金分別為：1997年總金額為364億美元；1998年386億美元；1999年283億美元。經濟專家范綱更認為，2000年內地資本外逃已達480億美元，超過了當年外商對華投資的407億美元。儘管如此，海外人士仍然認為這個数字太保守。因為資金通過香江並進入美國、加拿大等國易如反掌。

# 第五百三十五章 風流之論（上）

　　其實，如果僅僅是撈金再逃那麼還不算是最為嚴重的！最為嚴重的是某些重要的部門的成員在發現被調查后他們竟然選擇的是出賣國家機密而換取某些國家的政治庇護和逃亡保護！這一切在後世都是曾經有發生過的真實事件，唐昱也知道其中的危害。但是如果完全不管這件事那麼導致的後果也是非常之嚴重的！國家的國本會被動搖不說，甚至民眾也會逐漸的對着國家產生了不信任感！這極為容易造成最終的干群對立關係，甚至演變成群體事件！而在某些有心人的鼓動下，還有可能造成恐怖襲擊和社會不安定因素！產生一群敵視社會、敵視幹部的情況出現。　　唐昱將自己後世所了解到的情況輕聲的再次給最高首長做了一次簡單的回報，當然！唐昱自然不會說是自己從後世學來的而是列舉了一些例子和邏輯性的推斷出這些事情的發展規律和現象。當唐昱將這些說完之後，最高首長和何老都沉默了。說實話，這真是個兩難的決定啊！要是下決心嚴查那麼必定會有不少問題被暴露出來，甚至一些政績斐然的官員也不例外！肯定是有着一定的首尾在裏面，而且嚴查下去的話那麼這將又是一場的政治災難！絕對會影響到了地方上的各種工作和引起各階層的恐慌，但如果不查的話任由其發展下去那麼要形成統一所說的那種案例也並非不可能！　　“小昱啊……你這一番話可是給我出了個大難題呢！”最高首長感慨的看着唐昱輕聲道：“管或者不管國家都是兩難，你小子倒是輕鬆了！把問題丟給了我們自己倒是逍遙去了，當真是瀟洒呢！”聽得最高首長的話唐昱不禁笑了笑接着道：“爺爺，我哪裡敢去瀟洒呀？！一大攤子的事情都在等着我呢，遼海西門子公司的手機廠是建造起來了但我還沒有回去看過一眼。維科的DVD製造出來了我到現在都還沒有着手制定銷售計劃，俄羅斯和聶卡耶夫商量好的百佳進入俄羅斯的計劃還沒有出現輪廓……等等這些問題我都還沒有處理！還有啊！哈飛的那群人整天的追着我要跟我那那架安―225給他們拆了研究去！甚至連我乾爸、何爺爺都被他們說動了跑來做我的思想工作……”　　唐昱掰着手指頭一個個的給最高首長曆數自己的困難和煩惱，一時間不禁讓有些氣悶的最高首長和何老兩人先是目瞪口呆，而後便哈哈大笑了起來！最高首長笑着指着唐昱輕聲道：“你個小鬼頭！這是和爺爺來炫耀來了呢吧？！我在你那麼大年紀的時候雖然也有煩惱，但可沒有像你似的竟然還有着這些個煩惱呢！”說著最高首長轉身對着何老道：“不是和哈飛的人說了嗎？！那架飛機是很好，但這是人家俄羅斯人送給小昱的你們一群老大不小的人了怎麼還想着從一個孩子手裡搶東西啊？！人家不是把設計圖都給你們了么？！”　　聽得最高首長的嗔怪，何老不禁苦笑不已。好一會兒了才解釋道：“政委，不是我想逼着孩子給他們啊！實在是外面現在傳的話實在太難聽了，自打小昱從那個聶卡耶夫手裡拿過飛機后說什麼的人都有。最嚴重的還說小昱出賣了咱們國家的利益，所以俄羅斯人給他送了大飛機。還有的說什麼小昱狗屁不懂過去鍍金也就算了，還拿着條件換取人家的大飛機。而收到了消息的哈飛就跑來找我們來了，那個鄭工您還記得吧？！就是從小日本鬼子那時候起就在東北坐飛機的那個工程師啊！他都親自跑來找我，一把鼻涕一把淚的讓我和小昱把飛機要回去給哈飛研究。政委，您說說看我又能怎麼樣呢？！”　　聽得何老的話最高首長的臉色逐漸的陰沉了下來，他可是久經各種政治風浪的頂級大佬了！看這種動作他何嘗不知道這種動作擺明就是某些曾經在考察團里的人放出來的風聲？！這群人不外乎是出於嫉妒、出於對唐昱的心懷不軌等因素編排起唐昱的謠言，用於打擊唐昱！如果唐昱是官場中人，被這麼打擊或者政治前途就毀了！就算是商人，現在唐昱也陷入了兩難之中。那架飛機給了哈飛的話人家俄羅斯人會怎麼想？！但是若是不給的話，那麼那些興風作浪的人絕對不會偃旗息鼓！他們會吧這件事情捅的人盡皆知，而後引起高層對唐昱的不滿從而打擊到唐昱。　　那群傻貨以為躲在了幕後就完全沒事兒了，但他們卻忘記了何老、趙老兩人可是久歷官場的老人了！甚至政治、鬥爭都經歷了無數，他們這點的小心思又如何能夠瞞的過去？！但如果直接是以勢壓人的話難免會引起反彈和怪話，到時候得不償失不說還會給人以把柄。於是兩位老人在研究了一會兒后決定由唐昱巧妙的把事情捅到了最高首長那裡由最高首長將此事處理完畢！　　果然！最高首長聽聞此事臉色便陰沉了下來，低聲怒吼道：“我們組織里就是有些同志狗屁事情不做，自己也看不得別人做事！自己什麼都做不成看到了別人做好就要說怪話！哼！這樣的人簡直就是害群之馬！小昱，這件事情不要擔心，爺爺給你做主！這本來就是你的功勞，人家俄羅斯人願意送你飛機怎麼了？！要眼紅他也讓俄羅斯人送去啊！自己沒本事，就是會在人家背後說怪話！這種人最是要不得！”邊上一直不吭聲的秘書這時候趕緊將最高首長的這段話記錄了下來，不久之後相信這段話就會出現在內參的一些報告上！最高首長的秘書不禁暗嘆：這群傻貨啊！你們要動手整人也要看看人家的身份背景啊！就這麼亂來整不到別人不說還把自己搭進去了，有了最高首長的這些話那麼這群亂嚼舌根的人的政治前途算是毀了。至少在這種批示下沒有幾個領導會用他們，而他們最好的結局不過是在一些二線部門就此終老。　　如果是有些手腳不幹凈的說不準還會被請紀委去喝茶，要知道何老、趙老在總參里也是有些人脈的要搞些資料什麼的還不是難事兒。真要對着某些人動手的話他們也不過是案板上的鯰魚而已。而唐昱這時候卻輕聲的對着最高首長道：“爺爺，其實這也沒有什麼。畢竟大家都是出於為國家考慮，安―225的事情我得先要和聶卡耶夫那裡說說，畢竟這可是他送給我的飛機，如果說都不說就給哈飛給拆嘍畢竟不好。但說說的話我想聶卡耶夫也會體諒的。”最高首長聽得唐昱的話不禁點了點頭，這孩子還是會為國家考慮。雖然唐昱和何老的這點小狡猾最高首長也是看出來了的，但這件事本來就最好是他出頭。而他也確實對這種事情很生氣，於是也不介意幫着唐昱將這件事情收拾一下。　　不過，唐昱的這番表現再次讓最高首長的嚴正的審視了唐昱近年來的各種表現。審視過後，最高首長不禁感嘆！這孩子的腦袋究竟是怎麼長的啊？！何以就能想到如此之多很多大人都想不到的問題呢？！從一開始黑水國際的組建、食品安全問題的策劃和最近的國家與俄羅斯的交易……等等，一切事情之下國家和軍隊竟然收下了他一個不過高一的孩子如斯之大的好處！要知道，唐昱還不過是高一呢！這將來那還了得？！現在都已經能讓俄羅斯人給他送飛機了，誰有能說他將來的發展不會更具有前途？！一念想到了唐昱的表現，最高首長不禁生出“廉頗老矣”之感！是以最高首長看着唐昱這副略顯稚嫩的面龐輕聲道：“小昱啊！別的爺爺是不敢說了，但至少爺爺能夠肯定你將來必是風口浪尖的風流人物！”　　聽得最高首長這麼說，唐昱先是一愣！隨即連道不敢，他不知道為什麼忽然間最高首長會如此之說。看得唐昱的模樣最高首長哈哈直笑，隨即對着唐昱輕聲道：“小昱！你可知道何謂風流呼？！”聽得最高首長發問唐昱不敢怠慢，想了想后輕聲道：“風流二字各種意義皆是不同，以《漢書・刑法志》中曰‘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這裏指的是風俗教化，而在辛棄疾的《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中又說‘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這裏的風流卻又指的是流風遺韻。本朝太祖的詩詞《沁園春・雪》中‘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卻指的是風采獨異，獨佔鰲頭者。《紅樓夢》裏面描寫的林黛玉也曾說‘身體面龐雖怯弱不勝，卻有一段自然的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這裏的風流卻又指的是儀態問題。”　　說到這裏。唐昱頓了頓接着道：“但我們現在所說的‘風流’卻大多數是男女之事，別稱為‘風流’。比如，咱們民國初年遼海的那位後來被關押了的著名少帥。他便是因為和數位女子之間的各種情事而被稱之為‘風流少帥’。”

# 第五百三十六章 風流之論（下）

　　聽得唐昱的這麼大一段話，最高首長笑了笑接着道：“你這話說的對，但也不全對！你覺得那位少帥算是真風流嗎？！或者說，你認為什麼才是真正的風流？！”聽得最高首長的這句話唐昱默然，他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最高首長的這句話。好一會兒了最高首長見唐昱沒有搭話這才輕聲的解釋道。　　“所謂‘風流’不是單單的指着那些帶着幾個女子坐着車子滿大街的悠閑逛路的，也不是指那些拿着自家長輩的身份地位換了幾張批文賺了點點張揚的到處顯擺的，更不是那些惹出了事情便高喊着‘我爸是誰誰誰’、‘我爺爺是誰誰誰’的那種人。”說到這裏最高首長將自己的語氣緩了緩接着解釋道：“那位少帥，看着風流卻是真風流么？！父親死去沒有幾年，留下來的基業一朝盡喪！落下了個‘再抱佳人舞幾回’的評語，後半生更是落的被囚禁了數十年之苦。這是真風流嗎？！”　　“不是。”聽得最高首長的話，唐昱沉默了好一會兒輕聲答道。接着最高首長繼續道：“那些揮舞着父輩留下的恩澤指望換得了各種好處，等的他們父親、祖輩過世后他們卻還能剩下什麼？！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每個人能留給子孫的說多也不多，說少也不少。但只會從父輩、祖輩身上刮東西的難免會碰到父輩、祖輩一旦離世便落魄一生之人。他們，能算的上風流嗎？！”聽得最高首長的話唐昱再次點了點頭輕聲道：“不能。”　　“有什麼事情就喊着‘我爸是誰誰誰’、‘我爺爺是誰誰誰’的那些人他們還能喊幾年呢？！在他們父輩、祖輩都離開了這個世界后，那些曾經被他們喊過的人難道就沒有一丁點的想法么？！喊出這種話的人在我看來其實是最啥的人，他們不知道這其實不僅僅不算是風流還是在給自己肇禍！給他們的父親、祖輩肇禍！”說到這裏，最高首長看着唐昱緩聲道：“不是所有人都會買他們的那些父祖們的帳的！碰到不買賬的，他們招來的禍端那麼就可以將他們自身和家族直接毀滅！”　　唐昱聽得最高首長的話心中不禁一驚！這樣的實例可發生過不少，比如最近那位二貨的周泰瑞。這就是典型的給自己家惹下大禍的人之一。因為他的自負和囂張直接將百佳得罪狠了，並被唐昱將事情捅到了最高首長面前！導致了一號首長親自坐鎮將他鎮壓，而他的父親也因此丟掉了自己的烏紗帽！京城裡的那位舅舅的位置更是岌岌可危！看得唐昱的臉色變了變最高首長知道唐昱聽懂了自己的話於是笑着接着道：“而真正的風流是什麼？！那是無需畏懼於任何的力量、任何的人！從內心深處的強大，往來之人的優秀！這才是真正的風流！”　　說到了這裏。最高首長的精神似乎變得很好！兩眼方光的從床上站了起來，輕輕的推開了秘書扶着自己的手按住了唐昱的肩膀沉聲道：“《陋室銘》裏面就曾經說過‘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這才是風流！這才是真風流！這種風流不是你賺上了點錢就能有的，這種風流不是你摟上幾個女子便能有的，這種風流不是你依靠着父輩便可以擁有的！這種風流是出自於自信！是出自於內心的強大！是出自於對事物的把控和人們對你的尊敬！”說到這裏，最高首長輕聲笑了笑，看着唐昱緩聲到：“其實，說起來你已經算是風流人物了！”　　唐昱聽得最高首長的評價先是一愣，隨即惶恐的連道不敢。但最高首長笑着擺了擺手接着道：“你數次出入大內，能夠面見我、一號首長等人，可謂完成了政界中人多數不能達成的夢想。商界你來往的不是利嘉誠便是郭英東，這些可是都華人商圈中的首席人物！而你竟然並非以晚輩的身份和他們交往，而是出於和作者的態度！就這來說你已經是往來者皆無白丁也！”聽得最高首長的話唐昱先是一愣，隨即想了想似乎還真是這樣！　　“再其次，能和你談笑的宋宛如那丫頭能拿下學位。你父親本身就是學士，你乾爸更是學者身份的幹部。談笑之間，豈無鴻儒呼？！”說著，最高首長笑着拍了拍唐昱的肩膀接着輕聲道：“以這兩點來說，你已經是成為了一個風流人物！更何況你所參与的事業，哪一件不是推動了國家的發展？！那一件不是促進了社會的進步？！這都不能算是風流人物，難道要算那些不過是賺上些許鈔票，摟着幾個艷麗女子四處招搖者為風流？！”　　唐昱聞言默然，雖然他很想否認但最高首長的話全然的打在了他的七寸上！這叫他無從反駁！最高首長笑眯眯的看着唐昱輕聲道：“不得不說，有時候我都在想你這個小鬼頭到底是不是生而知之的那種人物。這讓我這堅持了多年的唯物論者都產生了懷疑，是不是要把你送給科學院去研究一下！說不準還能提高我們國家國民的身體和大腦素質的發育呢！”這……這該不會就是要把我送去做傳說中的小白鼠吧？！唐昱頗為驚恐的想到，看得唐昱的這副表情最高首長惡作劇似的哈哈大笑，對着唐昱高聲道：“你這個臭小子！最擅長給我出難題呢！也總歸的讓我嚇唬嚇唬你了吧！放心，就算是科學院要我下令把你送去做小白鼠我還不願意呢！你這個臭小子能做到的事情實在太多了，甚至三號首長都和我提出要不要破將你秘密的送入我們的改革發展研究所裏面參与我們的調研工作呢！”　　聽得最高首長的這番話唐昱心中不禁鬆了口氣，但聽得最高首長說的三號首長的提法他卻又是心中一動！如果能拿到這個身份那麼無疑是好處大大的有，於是他悄聲的對着最高首長輕輕的道：“爺爺，那您覺得呢？！我可以去改革發展研究所裏面工作嗎？！”最高首長聽得唐昱的話不禁詫異的看了他一眼，訝異的道：“哦？！你還真想進去裏面工作啊！嗯……這其實也是我想對你安排的，但你現在的年紀畢竟太小。而且兼顧的事情也少，能去做調研么？！別三天打魚两天�鶩�！這種工作態度可是要不得的呢！小鬼！貪多嚼不爛啊！”聽得最高首長的這番話唐昱卻道：“爺爺，實際的調研好還是準備好的調查更好呢？！”聽得唐昱的話最高首長下意識的道：“當然是實際的調研好了……等等，你的意思是……”　　唐昱笑着道：“我的意思是我當然不可能老老實實的在改革發展研究所里上班嘍，但是我可以做更真實的調研工作，畢竟我是從事商業活動的。經常要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跑。我相信我能看到的和理解到的東西更適合國家的領導人來參考，這總比改革發展研究所的人去調研那些被官員們準備好的資料調研來的要好的多吧？！”聽得唐昱的話最高首長笑罵道：“你這個小鬼頭！你以為我們改革發展研究所的人都是笨蛋么？！我們很多調研其實是不公開的調研，而且去的人也不會通知任何的地方政府為的就是拿到第一手的資料並判斷出其中的價值。而且我們改革發展研究所的調研人員多數是出自地方上的人，並非那些沒有執政經驗誇誇其談的人物。他們自然能分辨出什麼是真實的資料什麼是虛假的彙報。”　　聽得最高首長這麼說，唐昱不禁笑着道：“他們難免會視線有漏啊！畢竟我可是隨時在第一線做經營工作的人呢！我所能夠接觸到的肯定都是底層的民眾，拿到的都是他們真實的想法。而我本身又是商人，相信以我的眼光和感觸肯定能知道國家的政策對於大多數企業的影響，而且這些資料的匯總相信能夠給國家多些參考的價值。”聽得唐昱這麼說最高首長愣了愣，隨即沉思了一下。這時候何老和唐昱都不敢打攪，只得靜靜的等待這最高首長最後的決斷。好一會兒了，最高首長才嘆了口氣緩聲道：“好吧！我去和他們打個招呼！你先在改革發展研究所裏面掛職，但我希望的是你每個月都能給改革發展研究所提供一份可行性報告，不但是國內的也可以是國外的。這是我給你小子的硬性的規定！不然你就別加入了！”　　聽得最高首長的話唐昱先是一愣，隨即苦笑！雖然這並非不能接受但確實有着一定的難度，但並非不可行！於是他只得無奈的說道：“既然爺爺都這麼說了我還能不答應么？！我答應就是了！”聽得唐昱的話，最高首長哈哈大笑：“你個小鬼頭！還想誑我呢！想佔便宜又不想出力，哪裡有這麼便宜的事情啊！”唐昱聽得最首長的話不禁面帶羞愧，老人家一眼就看透了他的想法！你不過是想着掛上改革發展研究所的名頭壓住很多有所企圖的勢力。但又不想把自己鎖在裏面，哪裡有那麼好的事兒啊？！於是最高首長才會逼着唐昱答應每個月都必須要提供一份可行性報告！　　這樣便可迫得唐昱不得不將大量的心思花在了改革發展研究所的研究上，就算是不花上什麼心思憑着他的奇思妙想那麼提供的報告對於國家和高層的參考也是有價值的。其實對於最高首長的要求唐昱倒是沒有什麼抵觸，畢竟干拿好處不幹活兒這種事情的話一般來說都是很難做到的。特別是在改革發展研究所這種機構，自己能夠被破格弄進去已經是謝天謝地了哪裡敢真的一點兒活也不幹呢？！不過唐昱確實是有着自己的私心，畢竟是幹活兒而已。自己僅僅需要在必要的時候提供一些必要的報告便可以了。原本的他可沒有想着每個月都給改革發展研究所提交報告，頂多是在剛加入的時候給提交一份好點的報告，之後的話每個季度有一篇都算是他唐昱勤勞了。但最高首長的這個要求他可不敢不答應呢，畢竟如果有着最高首長的召進和後來的三號首長的提進那麼狀況肯定是不一樣的。　　三號首長任期不過是幾年罷了，但唐昱可是還有着好幾十年好混啊！如果是三號首長將他帶進的改革發展研究所那麼毫無疑問的他唐昱天生便打上了三號首長的烙印！這對於唐昱是非常不利的，雖然說改革發展研究所算是個清水衙門。但畢竟有人的地方自然就少不了爭鬥，自然也會被劃分派系。唐昱可不想摻和其中。但如果唐昱是最高首長親自點將的那麼情況又是不同的了，他既然是最高首長親自點將的那麼他的派系背景自然就不是很明顯了。而他身後站着的是何老、趙老等人相信很多的派系也不想過度壓迫於唐昱。等多幾年，宋振國上位了那麼唐昱自然就會被劃分至宋振國的陣營裏面。但軍隊的派系向來不是很分明，所以各種政治、鬥爭自然又牽扯不到他身上去。逍遙外務，這還有何不爽呢？！

# 第五百三十七章 遼海戰略（上）

　　而最高首長自然是知道唐昱的想法的，在最高首長看來唐昱的確是具備了成為一個智囊人員的素質。就以這幾次他所提出來的問題和幫助國家解決的事情來看他所能達到的水平的確是很高的，所以最高首長才會對三號首長的提議有所動心。但一來他是覺得唐昱的年紀畢竟太小了，正是應該學習的時候這時候將他拉入政壇是否會對他將來的發展造成影響。二來是想着唐昱畢竟是三號首長做引薦的，而三號首長將來的路子最高首長心裏是很清楚的。絕對不會走的太過清爽，三號首長自己還好說畢竟只是幾年的任期而後便退休了。　　但唐昱可是還要混上許多年的啊！一旦被政治對手盯上那麼後面的路子將會越來越艱難，自己畢竟已經老了不可能護佑唐昱多久。而唐昱這樣的人才如果損失在鬥爭里又或者是被別國挖過去那麼將會是國家巨大的損失，這種事情不是不可能發生的！要知道，俄羅斯難道就是因為唐昱的表現而感激的送出那架飛機么？！最高首長看來這卻是未必，二桃殺三士和捧殺的做法不僅僅是國人會，其他人也是懂的。想必是那位聶卡耶夫受了什麼人指示給唐昱下的一個桃子，這顆桃子的目的就是讓那些參与到談判中的官員們心生其他的想法並付諸實施！　　不得不說這招雖然很陰險但是卻很有效！那些心有怨念的官員果然是發動了一些手段，才造成了現在唐昱的進退兩難。但他們沒有想到唐昱身後站着兩個看似不問世事但卻手段足夠兇狠霸道的老人，反手之下便是揮拳打翻了他們！他們以為自己能夠隱於幕後便不會被注意到，但是卻沒有想到那些經歷了各種政治、鬥爭風雨的老人豈是那麼好糊弄的？！三兩下便猜到了他們的出處，並作出了論斷！所以說，愚蠢並不可怕最為可怕的是愚蠢之人還自作聰明。比如林家的那幾位，比如方家的那幾位再比如那位倒了霉的周泰瑞和現在被最高首長盯上的這群造謠者。這些都是自作聰明的典型，別人手中的底牌都不清楚就直接動手進行一些動作並自以為是的將對手的智商想的太低這本身就是極大的錯誤！　　這種判斷失誤會在最終導致政治生命的結束，如果參与了一些特殊事件甚至可能會導致自己生命的結束！常言商場如戰場，但其實商場與戰場相似度並不高。畢竟商場上更多的是講求合作、講求共贏，儘力的促成雙贏甚至多贏的局面你的生意才會做大。如果見到了競爭對手就玩刺刀見紅非要你死我活，那麼很多時候你不僅會樹敵無數更會引發業界的不安，最後導致你被行業所杯葛。但商場卻和官場相似度極高！這兩者之間都是講求雙贏及多贏，或許今天你們兩個是競爭對手但說不準明天你們就會是合作者，共同研發某項專利又或者是一起聯名去競標某項工程。換算成官場，這種情況則是：今天這個人或許是你的政敵，他和你不算的進行爭鬥、互相刺激。但說不准你們會因為某個強敵的介入而聯合起來，又或者是為了共同的政績而聯手打造某項工程。　　無論是商場還是官場，更多是講求互相之間的一種協調、協作和盡量平靜的處理與競爭對手之間的關係。那些激進的、瘋狂的甚至是帶着吞滅性質的資本或許在一時之間會獲得一定的成功，但最終他所引來的不過是徹底的毀滅！沒人喜歡總是帶着濃濃的敵意不斷的發起攻擊的競爭對手，也沒有人喜歡總是鋒芒畢露咄咄逼人的政治對手。過於鋒芒畢露只會引起上級和同僚的不滿得上一個“不懂得團結同志、不尊重上級領導”的惡名。一般拿上這個惡名的極少能夠在官場上出頭了，除非運氣特別好能夠碰上貴人。　　而現在唐昱既然答應了進入的改革發展研究所，那麼最高首長自然會將他引入進去。並且盡量的去除掉他身上的派系烙印。關於唐昱以及宋振國的事情最高首長又怎麼會不知道呢？！他自然是一清二楚，所以唐昱只要老老實實的呆到宋振國上位那麼他的派系特徵也就不明顯了。而在這之前自己和老何、老趙這幾個老傢伙還是能護住唐昱幾年的，就算事有不濟那麼只要唐昱不亂對事情表態也不會有人來找他的麻煩。畢竟宋振國進入中樞已經是鐵板釘釘的事情了，這時候去找唐昱麻煩那不是逼着宋振國上位以後找你的麻煩么？！相信不會有政治大佬這麼傻。　　這時候最高首長已經是有些疲倦了，於是唐昱和何老便識相的和最高首長告辭而出。在最高首長頷首同意后，兩人離開了大內乘坐着何老的車子返回了柳蔭街。回到了何老的院子里以後，唐昱便和趙老將最高首長的反應回報了一遍。而後趙老點了點頭沒有多說什麼，便讓唐昱回房間休息去了。而唐昱回到了房間后想了想便用衛星電話撥通了利嘉誠的號碼，電話里唐昱和利嘉誠細談了即將讓百佳進入俄羅斯市場的事宜，這件事情其實在唐昱剛到俄羅斯之初就已經和利嘉誠他們商量過了，現在俄羅斯正式市場真空的時候此時不來何時再來呢？！而且，百佳在國內的供貨商可是不少！這些經過了檢驗合格的供貨商完全可以移植到俄羅斯去銷售協助這些企業在俄羅斯樹立起自己的品牌，相信這也是國家願意看到的。　　而且百佳的制度相信也是俄羅斯政府所歡迎的，畢竟百佳的成立會解決了他們大量的就業崗位還保障了那些軍、警的家屬工作解決了後顧之憂。這對俄羅斯治理貪、腐其實會起到一定的良好促進作用，相信這也是俄羅斯政府樂於見到的。至於細節方面，唐昱的理念依然是在俄羅斯的百佳中引入俄羅斯本國的資本，並聘用俄羅斯本地的員工。但人員培訓和管理則是要引入內地和香江進行，甚至把一些經歷過培訓的俄羅斯員工派往香江或內地工作形成一種交流狀態。而利嘉誠則是對唐昱準備引入俄羅斯國家的資本這點特別的讚賞，畢竟利嘉誠自己絕對想不到竟然可以有朝一日將自己的超市生意做到了俄羅斯去！但百佳有了唐昱的加入后業務進展明顯的突飛猛進，而且各方面受到的照顧也是不少！　　無論是去到了哪裡百佳的超市都是政府所最為喜歡的一家企業，這家企業不但是解決了當地軍警系統的後顧之憂的問題，更是解決了大量的下崗職工再就業的問題。唐昱在和利嘉誠聊完了關於百佳進軍俄羅斯的事情后，隨即將電話打給了聶卡耶夫並和他談了談百佳進入俄羅斯的事情。隨即安排他和利嘉誠、宋宛如等幾人見面將具體的事宜定下來，而自己則是沒有那麼快能夠趕回香江的。對此聶卡耶夫表示了理解，隨後兩人商量了一些會面的細節后才掛斷了電話。這時候唐昱才徹底的沉靜下來，開始思考自己在遼海的新戰略！事實上唐昱如果不是最近總在跑着國家和百佳的事情的話他早就啟動了自己的遼海戰略的。但由於這段時間的亂跑於是導致了他之前對剛子其實有着一定的想法，但由於總是事情不斷所以才一直沒有付諸實施。　　但現在終於閑下來了，百佳的攤子越來越大不由得利嘉誠不上心的進行管理。而宋宛如和江慧琳等人更是直接忙的腳不沾地，在全國各地四處飛奔。黑水國際則是有唐天浩、方建銘兩個人在具體的管理，好在有着提拔起來的一批元黑水國際的內部成員幫忙不然他們也得忙的吐血。而VCD的項目唐昱則是直接交給了章明哲在打理，可憐的章明哲為了VCD的項目被折騰的翻江倒海的四處亂跑，簡直比他當年打理吉隆的生意更加的忙碌。要不是先前唐昱便從香江挖來了一大群的銷售精英對所有的銷售員進行系統的培訓章明哲估計自己就算是忙死都達不到現在的這種效果。所以章明哲這時候的忙碌更多的是一種學習，他在學習唐昱的管理思路和員工培養思路，如何讓員工心甘情願的為自己創造最大的價值並把企業當成是自己的一般經營這就是章明哲現在學習的東西。　　所以，現在算起來雖然唐昱是所有人中各種企業最多的人但卻同時又是所有人中最清閑的人。他幾乎不用參与任何的經營打理，總是有着各方人士在幫他處理那些日常事務，而他最為重要的任務就是為企業定下大戰略目標，並將其中最為重要的聯絡任務完成。之後的細節問題自然就會有人挺身而出的為他完全處理，當然這也和唐昱的經營理念是分不開的！如果有留意到唐昱的經營理念就會發現，他總是願意把自己的項目在與別人進行分享！並將這個項目的利益最大化！完成雙贏甚至多贏的局面，然後成就了他現在即使沒有太多的動作但是卻收益一點也不減少！　　比如VCD項目，唐昱找到了姜萬勐將這個項目研發出來而後藉由宋宛如處理了林家。但同時他卻又引入了章家，隨即他更是引入了利嘉誠作為項目的合夥銷售人！於是VCD項目爆發開后便一發不可收拾，在最短的時間內將利潤最大化！一個月內數個億的銷售額聽起來很嚇人，但如果聯繫上香江大豪利嘉誠的出力、遼海第一民企章家的全力支持並各級地方政府大開綠燈你就不會覺得這是個奇迹了。原因很簡單，這是個本地龍頭企業、政府及外地大資本的共同發力所造成的局面。而唐昱不過是其中的牽線人，這份成績中如果少了利嘉誠的銷售精英團隊的提供或者是章家的介入又或者是地方政府的支持那麼絕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黑水國際也是一樣，成立之初唐昱便將方建銘、宋宛如和江慧琳等人一起拉了進來。併為了自己的利益考慮直接將二叔唐天浩也拉了進來，他這麼做所造成的結果便是由宋宛如、江慧琳他們將主要人員及訓練事宜全部解決，經營問題則是有唐天浩、方建銘等人完成。而後唐昱聯繫上了香江各處大豪並提供了安全保障這更是撓到了他們的癢處，於是在一片的歡迎和叫好聲中唐昱率領着黑水國際直接完成了登陸香江的舉動。這其中牽動的利益和保障影響了香江的方方面面，也讓很多人接受並了解了黑水國際。短短的幾個月內，黑水國際在香江的安保方面的佔有率已經達到了80％！這其中包括了住宅安保、企業安保及金融安保和個人安保等項目。而其後唐昱藉著佐丹蔡的事情更是直接介入了東南亞區域的安保系統，並在華人圈子里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力。　　現在東南區的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等等東南亞國家都相繼成立了黑水國際的分部，在方建銘嘔心瀝血、不眠不休的工作和協調下終於在東南亞區大致布滿了黑水國際的版圖。而鑒於佐丹蔡的事件，東南亞區域的華人們都產生了極其嚴重的危機感，對於黑水國際的進入他們自然是非常歡迎，並不斷的給予本國政府壓力允許黑水國際的進入和武器的持有。但黑水國際現在也引起了一些有心人的注意，這其中就包括了美國的CIA！畢竟唐昱他們的動作可是不小，直接動用的關係和運作方式都極為大膽！甚至在佐丹蔡事件中他們的表現也太過搶眼。雖然這些瞞過了當地民眾但卻沒有躲過CIA的眼睛。

# 第五百三十八章 遼海戰略（中）

　　不過CIA目前的判斷是不太明朗，首先黑水國際看似好像和內地有些關係。但其中前蘇聯出身的僱員也不在少數，甚至這間公司的登記人是內地遼海的一位企業家唐天浩。和內地高層根本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唯一的關係不過是他的弟弟是一個二級市的秘書長而已。於是CIA有些疑惑了，內地看起來並不像是可以允許私人擁有武裝的一個政權啊！而且內地政府跟不就承認保鏢的存在。這其中幾位重要的問題是唐天浩從哪裡找來了這批如此之精銳的軍人並將他們訓練成了保全人員的呢？！但這一切的問題都沒有答案於是CIA只得無奈的繼續追查與觀察。　　接下來他們似乎發現了一些事情的端倪，唐天浩接觸了一位叫“聶卡耶夫”的俄羅斯人並搞到了一批直升機！這裏面甚至有着美國一直想拿到了米―24和米―26，正當CIA以為能夠拿到什麼有價值的證據的時候卻又無奈的發現聶卡耶夫本身在俄羅斯內就很有關係，這些不過是典型的倒賣軍火行為。這時候CIA又想着從聶卡耶夫手上拿到米―24和米―26，畢竟聶卡耶夫在他們看來不過是個軍火商罷了！給錢你還能不賣東西么？！結果他們失望了，聶卡耶夫從內心深處就表現出來極度的厭惡美國人！根本不願意和他們去做生意，試探了幾次后CIA只得無奈的放棄，轉而選擇了唐天浩。　　但沒有想到的時候唐天浩卻極為狡猾，嘻嘻哈哈的談了半天卻一點兒實際內容也沒有。而後要見到這狡猾的傢伙更是難上加難！之後CIA研究了一下后覺得這很可能是唐天浩擔心惹上了CIA會給他帶來麻煩，畢竟內地政府那也不是吃素的！一旦唐天浩和他們接觸那麼內地政府肯定是知道的，唐天浩估計是出於不想惹麻煩的想法才會不再與自己等人聯絡。其實CIA介入的事情唐天浩早就已經和宋宛如、江慧琳和方建銘等人說了一遍。隨即這個消息更是直接傳到了京城，經過了各種分析這件事情被認定是CIA看到了米―24和米―26后想要從唐天浩這裏搞去沒有刪減過的原版飛機進行研究拆解。但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唐天浩竟然是內地的眼線之一，這種要求自然是被拒絕了。　　而且CIA也觀察到了唐昱，但他們更多的是認為這不過是個智商和創造力比較高的孩子罷了。難道你指望一個高一的孩子竟然是建造這種跨國大型安保企業的幕後主使者嗎？！如果有特工和CIA提供這種報告那麼相信CIA絕對會將他們召集回來然後進行一次深層的心理及生理檢查，確保他們不是精神被刺激了或者是幻想症。於是，被CIA忽略了的唐昱，就在他們的眼皮子底下一舉將他們想要收購的那兩艘航母給虎口奪食的搶了過來！更是將美國準備為難內地的那艘先進的航母通過各種托梁還柱的手段一併給弄了回來！但至今依然沒有人相信這會是個高一的孩子所為，特工們給CIA所提供的報告里大多數的看法是聶卡耶夫有些特殊的關係，而唐天浩也有着一些內地高層的盟友。於是雙方的交往中將這些消息透露了出去從而導致了韓國大宇重工此次收購的流產。　　於是唐天浩和聶卡耶夫實際上現在已經被CIA列為重點的監察對象！他們派出了人手幾乎二十四小時的不斷的對着聶卡耶夫進行監視，但對待唐天浩就差多了。畢竟唐天浩大多數時候都是呆在黑水國際的總部里辦公，幾乎吃、喝、住都不離開。即使是離開也不過是參加一些酒會從來沒有密會過什麼人。這讓CIA極度吐血，花費了數個月的時間和數百萬美元的資金支持但是還是沒有調查出到底這兩個人之間有着什麼問題，於是無奈之下他們只得收手並將嚴密監視改為了普通監視。而唐天浩對此一無所覺，只有時常負責他的安全的幾個精銳的中央警衛團退役戰士才有時候在被監視時產生出奇異的直接。　　現在唐昱對這一切並不直知曉，伊萬尼唐天浩為了擔心唐昱會覺得危險於是並沒有將這些事情和他說過。而何老他們則是覺得這種事情沒有必要和唐昱說。於是在唐昱的不知情下他所關係的黑水國際實際上已經被美國的CIA團團圍住並開始了監視。　　唐昱在京城裡呆了三天，第二天一大早唐昱便從何老哪裡送過來的內參中看到了一篇評論，這篇評論的主要議題就是組織內的某些同志為了權力或者嫉妒心不斷的炮製惡毒的謠言，並攻擊非黨派人士這種表現造成了極壞的影響！影響了國家的發展，而最高首長在看完了這篇評論后提筆批示：真知灼見！一針見血！所有人看得最高首長的這份批示后心領神會了最高首長的意圖。而那些和唐昱一起去俄羅斯談判的鍍金族們現在卻心驚膽戰！並不由得他們不害怕啊，這種批示其實就是說的他們！這種事情只要有心人很快就會打聽出來！那麼到時候他們就慘了，被最高首長不點名進行了批評這群人至少暫時會被冷凍起來。而以後會怎麼樣誰也說不準，或許在最高首長離世后他們會碰到某些貴人而崛起。　　又或者是他們亂嚼舌根造謠的黑歷史被人提及，而後慘遭派系的拋棄。雖然在政治、鬥爭中很多手段都可以在用，但一切手段卻是被不成文的禁止的。比如：造謠！這是種會令人極度厭惡的政治手段之一，你今天可以造我的謠那我明天就可以造你的謠！到時候就全亂套了，各個派系的互相攻殲、這種派系之間的爭鬥甚至會影響到高層和民生！於是這種事情在內部爭鬥中是絕對不允許的！否則引發的人將會承受巨大的政治風險，甚至可能被斷絕今後的政治生命！在內地，政治、鬥爭可以存在也被允許。但高層的底線就在於這種鬥爭不能影響到民生民計，否則發起人不僅僅可能會被處理還有可能面臨牢獄之災！　　其次就是肉體的打擊，如果在政治、鬥爭中竟然使用到了肉體的打擊的話那麼這種行為也是絕對被制止的。畢竟那十年的浩劫對於高層的大佬們來說是極其慘痛的教訓，於是爭鬥你可以抓住對手的痛腳進行攻擊，抓住對手的失誤進行逼近但絕對不允許對競爭者進行肉體上的打擊和壓迫！否則大佬們會情不自禁的想起那十年的浩劫，而讓他們想起那次浩劫的人自然就會被認為是可能會發起這種浩劫的人。於是會遭受到排斥和打壓。　　而這次那些個跟着唐昱出訪的官員們中顯然是有人觸犯了這種不成文的規定，於是他們將會悲劇的成為反面的教材在最短的時間內被處理掉。就算不被處理掉也會被調職到二線崗位，而且這種沒有功績還四處跳動鬥爭的人一旦名聲傳開了那麼他們也很難在官場上進步了。因為幾乎沒有人敢使用他們了，哪怕他們再有才華但卻因為使用他們的政治風險太大而遭受到拋棄。　　三天後，唐昱回到了遼海。此次他終於和東陵的地下皇帝徐虎虎爺見上了一面。這時候徐虎已經知道了一些關於唐昱如何將那位周泰瑞整的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地步，先前的一點心懷不滿此時也完全的煙消雲散。甚至徐虎不斷的壓下自己身上的煞氣，盡量使得自己和善點以免引起唐昱的不滿。不過唐昱倒是沒有什麼不滿的，和徐虎在璧山居里吃喝了一頓后安撫了一下徐虎的心便將他大發走了。待的徐虎走後，唐昱才無奈的笑着搖了搖頭。原來徐虎擔心的是唐昱會將他收拾掉並將剛子捧上他的位置。要知道現在唐昱在遼海那是要勢力有勢力要錢有錢，別說他一個小小東陵的混子頭目就算是遼海的混子頭目見到了唐昱都得繞着走！對於唐昱的最新描述是：省政法委書記都翻倒了，你以為你是誰？！　　由此可見唐昱現在遼海的殺傷力有多強，而百佳超市則成為了各地混子們必然保護的地方。首先百佳里工作的都是軍、警、烈屬，萬一要是有人在那裡出事兒了毫無疑問本地的軍警人員們絕對會發了瘋似的找他們的麻煩。於是避免麻煩的最好手段就是直接進行監控，不然任何麻煩靠近百佳。免得一旦有些不開眼的搞出了事情來將禍水引到了他們身上，其次是唐昱的一張初中時期的相片被各方大佬們全部放進了自己貼身的口袋裡，記熟在腦子里。一旦發生了什麼衝突和問題首先就要先對比一下這對面的人到底是不是唐昱，如果懷疑是那麼當場轉身就走！絕對不會繼續衝突，事後再查查是不是唐昱本人來決定是否報復。

# 第五百三十九章 遼海戰略（下）

　　在見完那位忐忑不安的虎爺以後唐昱笑着在璧山居里繼續等待着剛子的到來，好一會兒了包廂的門才被敲響，唐昱吩咐了一聲：“進來～”而後便看見剛子在服務生的帶領下扭扭捏捏的拉着身上的那套西裝，不安的在唐昱跟前坐了下來。看得剛子這副誠惶誠恐的樣子唐昱頗為無奈的搖了搖頭，拿起茶盅輕輕的給剛子斟了杯茶看着眼中充滿了恭敬與不安的剛子輕聲道：“剛子哥，心要穩下來。心穩住了手才能穩住，事情才能穩住。心不穩，手不穩大事難成啊……”　　剛子聽得唐昱的話默然了好一會兒，終於不再扭捏而是肅穆而恭敬的坐着。打直了腰板，整個人看起來英氣了不少！唐昱這才點了點頭，將一盅茶用竹子做的夾子遞給了剛子輕聲道：“請茶！”剛子聞言對着唐昱點了點頭，將茶盅拿了起來輕輕的嘬了一口！頓時感覺滿口茶香四溢，略帶着微苦的茶水順着口腔一直暖流到了腹部。而後一股甘甜的回味從口中升起，頓時讓人回味無窮！剛子以前是從來不喝茶的，最多是小時候口渴了拿着老爹的大茶缸子一氣兒的猛灌。但像今天這樣細聲慢氣的用着茶盅一點點的沖泡開來一點點的細細的品味着，這讓剛子新鮮之餘，也有着絲絲的感嘆！原來茶要這麼喝的啊！　　唐昱看着剛子的那副絲絲感嘆的神情微微的一笑，輕聲道：“剛子哥，我們也認識多年了。本來的話我是想着前段時間就和你說了的，但是一直都沒有抽出時間來就拖到了現在。不過現在時間也不算晚，我就問問你的意思：你想做點大生意么？！”剛子從一開始便知道唐昱叫他過來肯定是有吩咐給自己，而且他還確定這其中有着極大的好處！要知道，唐昱發跡至今他所找上的人幾乎都不約而同的發了家！而那些找事兒的也不約而同的倒了霉。剛子其實一直以來就想着能不能跟着唐昱混上一混，畢竟發財發達誰不想啊？！但首先是自己身份低微讓他根本不好去開這個口，而且唐昱年紀又那麼小還是他的晚輩你讓他怎麼開口啊？！如果是唐天浩的話剛子說不準就已經開口了，說實話現在剛子表面上看這挺不錯的有着幾間遊戲機室、舞廳和錄像廳，在這東陵市內也算的上一號人物了。　　但他自己卻是知道，這不過是小打小鬧罷了。而且還是在徐虎看在了唐昱和唐天浩的面子上沒有為難自己的結果，否則哪怕是徐虎一聲的咳嗽都會有着不少人過來找他剛子的麻煩！經歷了不少的事情，剛子總算是看清楚了自己的位置。於是他也有了打破自己最初的想法，而後跟着唐昱他們去做出點事業的心思。但這並不是說他打算跟着唐昱他們去打拚什麼，而是想着在唐昱他們麾下去學習怎麼正經的做生意。各種嚴打的風吹雨淋算是讓剛子看明白了，在咱內地的這片土地上玩類似徐虎那種動作只能是自己找死的行為。做不大不說，還不時的面臨被政府收拾的危險，身處在灰色地帶的他們不出頭的話只能是混個溫飽。但如果胡亂出頭那麼後果就是被槍打出頭鳥！　　喬四那麼大的威風，還不是因為政府的一句話就被幹掉了？！這其實也已經說明了很多的問題，政府不管你的時候你不過就是個跳梁小丑。要真打擊你了，那你不過是案板上的鯰魚跑都跑不掉！唯一能做的就是任人宰割！剛子也算是看明白了，人家徐虎才是聰明人呢！想方設法了的要洗白，在最近幾年都不怎麼沾手道上的事情了。新成立的一些公司幾乎都沒有再和道上扯上什麼關係，而先前的那些小弟都被派駐到了其他的舞廳、錄像廳、按摩院等地方，讓他們自負盈虧。雖然遼海道上的大佬們說起徐虎還是東陵的地下帝王，但是卻少有人再見到他參与什麼道上的事物。更多的時候，這位東陵道上的“虎爺”老實本分的做着自己的生意。如同一個正經的商人一般談着業務，管理着公司的事物。甚至徐虎的公司里的員工們不時當著徐虎的面兒談論着這位威震東陵的自己的時候這位“虎爺”也僅僅是笑笑而已。　　“小昱，有什麼話你便直說吧！只要是能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剛子哥絕不推辭！”剛子聽得唐昱的話，立即放下了茶盅鄭重的道。唐昱聞言只是笑了笑，再次給剛子的茶盅里添上了茶水輕聲道：“想必剛子哥現在的生意也不好做了，有沒有想過轉做正行？！畢竟灰色的路子可以走一時總是不能做一輩子，就算是不為自己考慮難道老婆孩子也要跟着你一輩子擔驚受怕嗎？！”聽得唐昱的話剛子沉默了，實際上他之所以想要轉做正行很大部分的原因是今年年初的時候認識了一個遼海大學的女朋友叫徐曼。這個女孩子是浙江人，在遼海大學上學。放假的時候來了東陵玩，結果碰到了小混混搞事兒於是正巧路過的剛子便順手英雄救美了一把。　　隨後在徐曼的邀請下剛子欣然的陪着她們一起在東陵逛了起來，擔當起了護花使者的角色。兩人之間的感情更是突飛猛進，都差不多進展到談婚論嫁的地步了。但得知了女孩兒家裡是書香門第后剛子生平第一次因為自己的身份而有所猶豫了，自己怎麼和人家家人交代啊？！雖然說自己開了家建築公司，但那些個錄像廳、按摩院什麼的人家一問就打聽處理了。難道直說自己是個混子？！誰家願意把女兒嫁給一個混子啊？！於是這讓剛子頗為頭疼，好在一開始的時候剛子和徐曼見面的時候就說自己是個建築公司的老總，也算是混過了一關。但如果事情發展下去這個謊言遲早會被拆穿，到時候可該怎麼辦啊！　　“小昱啊～你剛子哥也不瞞你了，最近你剛子哥交了個女朋友。浙江人在咱們遼海大學讀書，人有學問本事也不差，還很喜歡你剛子哥。但你剛子哥說白就是個混子的身份，這可怎麼和人家說啊？！誰家願意把女兒嫁給個混子啊？！唉……”剛子說著低下了頭，愁眉苦臉的掏出了煙點上接着緩緩的道：“說句實在話，小昱！我也覺得這道上的日子不是長久的營生。但我本身又沒什麼本事技術，而且那些跟着我找飯吃的弟兄們也總不能撇下不管。所以這才一直耽擱了下來，能有個好營生的話誰不想和虎爺似的給自己洗白了啊？！畢竟那‘民營企業家’的名頭說出去都比說自己是開錄像廳的、搞按摩院的強多了去了！”　　唐昱聽得剛子的話笑了笑，從剛子的煙盒裡掏出了一支煙給自己點上。看着剛子緩聲道：“剛子哥，有這個想法便是好的。說實話，上次的時候我就想和你說了。這道上的生活不是長久能討的，既然你也這麼看那麼咱就打開天窗說亮話吧！我的想法是開一間物流公司，由你來做主管。具體的經營我會找人來處理而你作為總協調和總經辦人，負責具體的外圍事物。這間公司由我來投資，你的股份我給你20％。我初步的預想是投資一千萬來搞這個物流公司。”剛子聽得唐昱說要投資一千萬還給自己20％的股份手一抖，差點把茶盞摔到了桌子上去！好一會兒才緩過神來吶吶的對着唐昱道：“小昱，我沒有聽錯吧？！你打算拿一千萬搞一間物流公司讓我來打理？！”　　見得剛子那不可思議的傻傻的模樣唐昱不禁笑着點了點頭輕聲道：“我的確是這麼打算的，而且這件事情已經在我的規劃中了。公司我打算在咱們東陵市開，開始的主要業務就是幫助西門子公司和我的維科公司往全國各地運送貨物，初步的時候我們可以用大車來做後期我考慮和香江的大型海運公司環球航運一起合作開展物流業務。”剛子被唐昱的一番話震的暈乎乎的，一時間他竟然有些不敢相信有這樣的好事兒落到自己頭上。一千萬哪！這可不是小數目，就算是東陵虎爺也不知道有沒有這麼多的錢。或許他固定資產加起來會差不多，但是現金的話根本就達不到這樣的數目，而唐昱竟然一下子便拿出來一千萬做投資還給自己20％的股份！也就是說，只要答應下來這麼一下子剛子就能躍入百萬富翁的行列！　　“小昱啊……我覺得這個事情我得想想，我想做！真的想做，但你給我這麼多的股份還讓我去管理我怕自己不行給你管壞嘍！”剛子沉默了好一會兒，這才緩過神來對着唐昱沉聲道：“畢竟我從來沒有做過這個生意，根本不懂啊！”

# 第五百四十章 交給剛子的任務

　　唐昱聽得剛子的話笑了笑接着道：“沒有人是生而知之的，那種人只在傳說中才有。所有人都是靠着不斷的學習、解決問題來累積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經驗。不懂不要緊，但只要你自己有心去學這些也不是什麼很困難的事情，不外乎就是對外與客戶聯絡、安撫員工、加強協作而已。”說著，唐昱輕笑着給剛子斟上了一杯茶接着道：“這些我都會找專業人士來做，而我希望的是剛子哥你能接手這些業務，你和我們唐家的關係相信、和我小叔的關係我一直都有擺在心裏。說實話打心眼兒里我就不希望剛子哥你就這麼一直打混下去，如果你有心那麼這件事情你便來幫忙做吧！就當作是一個脫離混水的機會，相信我！你不會後悔。”　　剛子聽了唐昱的這番話不禁深深的嘆了口氣，他從來沒有如此的慶幸自己能夠認識唐家的人過。但這一次他是真的很慶幸自己能夠認識唐家的人，進而結識唐昱。這種機會只要是個人就知道肯定賺錢的，人家唐昱為什麼要給自己來做？！還不就是因為自己和他們家的關係良好，唐天浩看重自己而唐昱的小叔和自己更是發小至交！不然唐昱認識如此多的大豪何以要把這種擺明了發財的機會交到自己手上？！要知道，憑着唐昱的關係如果他要搞物流公司哪怕是一分錢不出也有大把的人願意投錢跟他合作，去年章文昊那“唐四億”的評價早已經在遼海傳開了！而接下來的百佳、維科哪個不是正好印證了章文昊的話呢？！　　在如此堅挺的事實之下，唐昱那“四億”的名頭已經名副其實了！更何況他和遼海高層沈睿鴻、東陵市長蘇慕儒的關係那更是人盡皆知啊！有着這些條件在手，哪怕唐昱僅僅是說個想法都會有着大把的人願意掏出資金來給他運作生意！哪怕是拿出錢來僅僅佔有30％的股份都願意！這並非嚇吹，而是吉隆集團的章家就是這麼做的！並且還取得了相當的成功賺取了豐厚的利潤！這不禁讓遼海的其他企業家們眼紅到幾乎滴血，才一個多月啊！分紅都以億來算了，這簡直就是印鈔機的速度啊！一位內地的商界大佬在一次非公開的商界聚會上就說了，章文昊這老頭子一輩子玩兒投資但這次的手筆是最大也是收穫最多的一次！在我們沾沾自喜的以為自己賺了多少，還覺得他拿出一億五千萬打水漂的時候他卻一個轉手便撈進了數個億！這隻能說明我們的稚嫩和輕浮，人家那才真正是叫有底蘊！投資之眼光何其之准也！　　而此事引起的另外一個反應是唐昱想不到的，那位章明哲被打發到了國外的大哥原本還想着躲過風頭運作一番回到國內繼續發展。但看得吉隆的這份業績后他便沉默了，這時候他才知道自己犯下了多大的錯誤！而他先前與唐昱的那些摩擦也讓他註定了不可能讓唐昱將他選為合作對象，一旦自己胡來那麼唐昱說不準會直接下狠手對自己進行打壓！憑着唐昱的身份與人脈要做這些事情並不困難，只需張張口那麼就有無數的人為了討好他而直接對着自己下狠手！於是這位被打發到了海外的章家原家主這才徹底的偃旗息鼓，安分了下來。　　此時剛子沉默了良久后才對着太陽緩聲道：“小昱，你話都說到這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辭那可真是不識時務了！好！我答應你，但也請你答應我，股份的事情我再出資一百萬依然保持20％！”唐昱聽得剛子的話先是一愣，隨即便要說些什麼。但他還沒有說出來剛子便打斷了他的話。只見剛子看着唐昱沉聲道：“小昱，哥哥知道你是想要拉哥哥一把。但你剛子哥雖然沒有什麼本事卻不喜歡平白的占人便宜，你給你剛子哥的好處已經夠多了！再拿下去不給些什麼我自己都於心不安。心裏不安了做事手就會不穩，做出來的事情就會亂。把事情做亂那可不是我剛子的性子，所以說這錢你還是收着吧！”　　唐昱聽得剛子的這番話不由得一嘆，看來剛子真的是心意已決了再多說什麼也是無濟於事。於是唐昱笑着給剛子再次斟上了一杯茶后輕聲道：“剛子哥，那這事兒就依你了！你先在東陵這裏籌備着包括找地方大點離公路近點的地方做場地，還有東陵市裡面也要開辦一間辦事處。地方要好一點，至於公司的話就先掛你的名頭等我回來再註冊。我過两天我要去京城一趟，等我回來了我們就可以擁有一支先進的物流管理團隊了，到時候我會讓他們出建議書來決定我們購買什麼樣的貨車還有進行怎麼樣的收費方式。如果以後你有什麼不懂的也可以找他們做諮詢。”　　聽得唐昱的話剛子不斷的點頭，這些事情唐昱說的確實有道理。如果有一隻已經成型的管理團隊那麼自己將會在公司運作中輕鬆很多，而且由於自己沒有經驗那麼這些人也會管理好公司的運作。等到自己熟悉了公司的運作方式之後，那麼事情自然就不會有什麼困難了。畢竟一個熟悉行業的人和一個不熟悉行業的人來運作企業那絕對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和結果，要知道熟悉行業者會很容易判斷出企業中可能存在的問題，而不熟悉便貿然介入的話那麼或許迎接你的不過是虧損罷了。而此時唐昱早已經打定了主意，要利用其手裡的網絡構建一個龐大的物流運輸帝國！　　在和剛子商定了一些細節后，唐昱便和剛子一起離開了璧山居回到了自己的家中。看着這熟悉而有陌生的家唐昱頗有些慚愧和感慨。自己在外面風裡來雨里去不斷的奔跑奮鬥不卻是為了什麼？！如果說是資產，那麼現在自己即使什麼都不做憑着手上的這些業務也足以賺到一大筆的鈔票讓自己安安穩穩的度過一生了，而且憑着自己和京城、遼海的政治關係也只要自己不去參合那些亂七八糟的爭鬥那麼絕對不會有人傻到來輕易的動自己。但僅僅是這樣的人生便足夠的嗎？！在唐昱看來這或許還是不足的，重生了一回如果僅僅是賺到些錢保有自家這種重生的意義就浪費掉了。唐昱覺得，自己重生的意義更大的是在於保有自身的同時能夠為國家、為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做上些事情！至少，現在自己已經保障了食品的安全。毀滅了那流毒甚廣的瘦肉精，為國家策動了隱蔽的對外觸角買回了前世我們求之而不得的航母！　　儘管這些已經足夠讓唐昱驕傲，但他卻依然還不滿足！他覺得自己可以做的更好，在這種思想下他才有了繼續奮鬥的心。照例的為還沒有下班回來的父母做上了一頓豐盛的晚餐唐昱便打了電話通知了唐天鴻和不知道什麼時候下班的老娘。家裡人知道了唐昱的歸來自然是高興非常，唐天鴻甚至難得的提早下班回來，和蘇慕儒一起就着唐昱抄的幾樣小菜喝起了酒來。蘇慕儒更是滿面紅光的看着唐昱，怎麼看怎麼覺得自家這乾兒子是那麼的令自己滿意！　　不過也是啊！誰家的乾兒子能夠給自家乾爸搞政績？！不惹禍就不錯了！但唐昱不僅僅沒有給他惹過禍不說還給拉來了西門子這樣的大型外資企業在東陵進行了投資，跟着又是百佳的進駐加上他自己的維科公司單單就唐昱拉來的這些企業已經佔據了現在東陵市GDP的40％還多！尤其是唐昱的維科，那產量和銷量簡直比之印鈔機都不差到哪裡去！那些VCD全部都是一個車皮一個車皮的往外銷，甚至現在東陵都因為這些企業的進駐而引發了不少的周邊农民進入東陵來務工。身為市長的蘇慕儒在這一切的經濟增長之下自然是滿面紅光，氣勢儼然！而唐昱的老媽張雅惠則是看着自家兒子那又瘦了一圈的身子心疼的直抹眼淚。　　在她看來，兒子做了什麼大事兒都不重要，平安、健康才是最要緊的事情啊！每天這麼忙忙碌碌的腳不沾地的跑，就算賺了再多的錢、做了在大的事情身子垮掉了那又有什麼意義呢？！張雅惠其實打心眼兒里更希望的是兒子老老實實的就呆在東陵，呆在自己身邊哪兒也別去！但是自家男人說的話也在理啊！男孩子總是要出去歷練才能成為男子漢的，小昱在外奔波了如此之久，成就了那麼多的大事這又是誰家的孩子能夠辦到的呢？！即使不算是孩子，大人們又有幾個能夠將那些唐昱所完成的事情給做到呢？！沒有人敢於下這個保證，甚至身為唐昱的父親的唐天鴻不敢，蘇慕儒更加的不敢！京城裡傳來的消息他們也是知道一些的，唐昱能夠搞來航母的事情更是讓他們驚詫莫名！

# 第五百四十一章 蘇慕儒的新任命

　　飯後唐昱照舊和蘇慕儒、唐天鴻一起進入了書房內。剛剛坐下來蘇慕儒便笑着對唐昱道：“臭小子！你倒是行啊！才多久沒見又搞出來驚天動地的事情了，這回聽說是不少軍方的大佬們都對你高看一眼。特別是海軍那位退役的大佬，直接都放出話來說以後誰要動你唐昱得問過他！哈哈……你這臭小子倒是能折騰啊！”　　聽得蘇慕儒的話唐昱驚詫莫名！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因為引進了航母而在軍方內留下的那些巨大的名聲和好感，看得唐昱驚詫莫名的樣子蘇慕儒不禁嘆了口氣緩聲道：“小昱，你不知道啊！1987年的時候，時任海軍司令的劉華請上將下令開辦咱們第一個‘飛行艦長班’並慷慨立誓：‘不搞航空母艦，我死不瞑目，中國海軍要建航空母艦了！’但限於國際壓力和我們自身的條件所以我們自己的航母卻是一直都沒有搞成，這次你小子可是滿足了老人家的心愿了！好傢伙！一口氣就給搞來了三艘航母，聽你伯母說老人家現在每天都樂的見牙不見眼的。要不是擔心影響航母編隊的訓練他都要親自去看一看坐一做咱們自己的航母了！哈哈……”　　聽得蘇慕儒的話唐昱默然，他知道其實擁有我們自己的航母這不僅僅是那位劉華請上將的心愿實際上是一直以來所有內地高層的心愿。雖然我們一直有着這個夢想，但從來沒有想到過這種心愿達成的竟然會如此之快！甚至如此之完美，三艘航母有最先進的瓦良格號還有中型航母的明斯克號和新羅西斯克號！一夜之間我們竟然就擁有了三艘屬於我們自己的航母，這甚至都超越了我們一直的預期和夢想！也難怪為譽為內地航母之父的劉華請上將會在激動之下說出那番話來。事實上隱隱的有這種表態的還有其他軍中的各方將領們，不為別的就為唐昱大量的解決了他們麾下的那群將士們的家屬工作問題這群將軍們就願意唐昱這種商人存在並發展壯大！　　“呵呵……劉華請爺爺謬讚了！我不過是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國家能夠發展壯大那麼我們這些商人的生意才能做的更好！這點我相信也是所有的華人的共識，只有強大的祖國作為後盾自己才能在那些國度內有尊嚴的活着。”說著唐昱忽然想到了自己在後世某本書上看到了讓自己深有感觸並一直記着的一句話，低聲呢喃道：“我們可以弱小，但我們不會屈服。我們的確貧窮，但我們不會放棄奮鬥。我們要的是不受欺凌的土地，那便是我們的祖國……”　　聽得唐昱那低聲的呢喃，蘇慕儒先是一愣隨即半響沒有說出話來。低着頭仔細的品味着唐昱這些話語中的意義所在，良久后才深深的吁了口氣看着唐昱感慨的道：“小昱……這首短句真是不錯！有完整的嗎？！可以的話說給我聽聽。”聽得蘇慕儒的話唐昱先是一愣，隨即回想了一下沉聲對着蘇慕儒念出來這首自己記得的短詩：“我們曾經輝煌無比，我們也曾破落在地。我們曾經讓世界側目，也曾經讓他們無比唾棄。我們曾經有人撒潑了熱血想要將這片土地改變，也有人麻木的看着所有問題一言不語。但我們知道我們血管里流淌的是還在發熱的鮮血所以我們都不曾放棄，我們可以弱小，但我們不會屈服。我們的確貧窮，但我們不會放棄奮鬥。我們要的是不受欺凌的土地，那便是我們的祖國，那是永遠從內心深處屬於我們的母親。”　　蘇慕儒沉默的聽完了唐昱的這段短詩，默然良久。而唐天鴻也未曾想到自己兒子竟然會做出這樣的短詩，於是也陷入了沉默中。良久后，蘇慕儒才緩聲道：“能做出這首短詩來，小昱啊！你比乾爸的本事更大呢！”聽得蘇慕儒的誇讚唐昱不禁一陣的羞愧，這哪裡是什麼自己的本事啊？！這可是抄襲啊～還好這首詩歌的作者這時候還沒有將這首詩歌做出來呢，算起來也不算是抄襲。不過聽得蘇慕儒的誇讚他還是覺得臉上有些發燒，畢竟從內心深處他可是知道自己這算是抄襲呢！不過蘇慕儒也只是誇讚了一下便把話題轉向了唐昱現在生意上。畢竟蘇慕儒雖然是學者出身的官員，但現在的身份畢竟是官員他所考慮的問題自然是從自己的工作為先。　　“小昱，說說吧！現在你對你的百佳和維科有什麼新打算沒有？！”蘇慕儒笑呵呵的對着唐昱輕聲道：“我這個乾爸可是佔了你這個乾兒子不少便宜呢！有了你這兩家企業，還有被你拉過來的西門子我們東陵現在的人均GDP簡直都超過了遼海的省級市了！這不，上次去省里開會咱們省級市的市委書記周全同志還和我抱怨，說是我找了個這麼好的乾兒子怎麼不給他傳授一下經驗呢！哈哈……”聽得蘇慕儒的話唐昱也不禁笑了笑，這個周全唐昱也是知道的。他是蘇慕儒當年的校友，雖然比蘇慕儒小了一屆但是兩人的關係極好，當時蘇慕儒被冤枉關押的時候他也曾暗中出過力。後世的時候也是他和沈睿鴻反應了蘇慕儒的問題，最終蘇慕儒的待遇才被解決。所以兩人之間打趣玩笑唐昱並不覺得出奇，但看得蘇慕儒那意味深長的眼光唐昱卻是一愣！隨即心有所感輕聲道。　　“乾爸，你的職務該不會是要調整了吧？！”聽得唐昱這麼問，蘇慕儒哈哈大笑指着唐昱道：“你個臭小子啊！這麼久才反應過來，和政治反應力太差了！得加強鍛煉才是呢！不過你說的沒有說，我的職務的確是要調動一下了。你沈睿鴻伯伯找我談了話，意思很明顯！他不希望省級市的GDP竟然被二級城市超過，這畢竟會對省里的威望造成影響。所以他在省委會上討論了將我調整到省級市裡去做市委書記。”聽得蘇慕儒的話唐昱先是一喜，隨即便憂心忡忡。　　喜悅的是，能被調動到省會城市去做市委書記那麼表面上雖然是平調但實際上這已經是重用了！雖然都是市長，算起來都是廳級幹部享受副省級待遇但實際上省會城市的市長、市委書記大多都有機會兼職省委內的職務。從政治上說這是一種進步。但這省會城市的市長那可是極端的不好當的啊！古語便有雲：前生不善，今生知縣（一作“今生為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郭省城！　　“附郭”指附郭縣，也叫首縣，即縣城和府城或省城同在一處的縣，亦即知縣與知府或巡撫同在一城。附郭縣令居住的地方在府、省所轄諸州縣的領袖地位，因而其送往迎來，招待過往長官的任務也較其他州縣為重，所謂“趨蹌倥傯，供億紛紜，疲於奔命”。而最慘的各家“公子”、“衙內”們可多數是在其中橫行。這種情況你倒是管還是不管？！其中與巡撫同城的附郭縣令又比與知府同城的附郭縣令任務和負擔更重。附郭縣的這一特點，使官場中人都認為附郭縣令太難當，當不得。此謠諺即用極而言之的說法，道出了官場中流行的這種看法。謠諺說，前生作了惡的人才當附郭縣令呢，這是報應！　　而蘇慕儒直接被調動到省城內，便是這句諺語中最為嚴重的“惡貫滿盈，附郭省城”所以唐昱還是有所擔心，畢竟省城的形式太過複雜並不像東陵那麼好管。而且這東陵蘇慕儒剛剛打開了局面就這麼放棄是着實可惜！如果再堅持一兩年的話，那麼所取得的政績足以讓蘇慕儒理直氣壯的升職成省級幹部！這可比去做“惡貫滿盈，附郭省城”強多了去了，於是唐昱猶豫着和蘇慕儒輕聲道：“乾爸，要不咱們還是別去省城了。畢竟省城的水可是太混了啊！不好打理，一個不小心卻是會得罪人的……”聽得唐昱的話蘇慕儒眉頭一豎，不悅的哼道！　　“小昱！難道在你心裏你乾爸就是那種見了困難就打退堂鼓的人嗎？！”聽得蘇慕儒的話唐昱不禁一滯！說不出話來，唐天鴻看得此副情形不禁過來打圓場輕聲道：“老蘇，孩子這也是關心你啊！畢竟省城的市長不好當大家都知道。而且現在咱們東陵發展的好好的，就要被人過來摘桃子誰會甘心啊？！你就算不去省城，在這東陵老老實實的呆上兩年這政績也可以被提上去了。何必要冒險呢？！”聽得唐天鴻的話，蘇慕儒不禁嘆了口氣緩聲道：“我何嘗不知道這其中的風險？！但既然我都被點了名了那麼又怎麼會容得我不去做？！世事無常，不由得人來選擇啊！既然都已經被點名了，那我蘇慕儒就硬着頭皮上一次！不就是附郭省城么？！大不了我蘇慕儒得個‘惡貫滿盈’的名頭罷了！”　　蘇慕儒的這份自嘲引得唐昱父子哈哈大笑，隨即唐昱便問道：“乾爸，那周全叔叔怎麼安排？！”蘇慕儒聽得唐昱的話不禁笑着點了點頭，接着輕聲道：“省政法委書記的位置不是空出來了么？！周全這次是去頂上的，畢竟現在省里形式還算是不錯。所以沈睿鴻省長並不想給其他的勢力插足進來，周全是他自己提名的。也獲得了京城的通過了，估計下個月就會被正式任命。”聽得蘇慕儒的話唐昱目光一閃，笑着對着蘇慕儒道：“乾爸，那可是您的學弟呢！沒事兒的時候咱們可得多走動走動啊！聯絡聯絡感情，這才是正理兒呢！～”　　聽得唐昱那怪腔怪調的話，蘇慕儒不禁“噗哧～”一笑接着道：“這還用你說？！人家周全都已經說了，等我去了省城就請我到他家去敘敘舊！雖然說是多年的校友和老友了，但這幾年我們確實沒有太多的聯繫。以前是他忙我閑去了多數他沒有空。後來是相隔太遠，每次見面都是匆匆而來匆匆而去。沒有機會坐下來聊聊，現在大家都要住到一起去了自然就能多聯絡嘍！”聽得蘇慕儒的話唐昱這才反應過來，沈睿鴻力挺周全上位那麼這個周全毫無疑問便是沈睿鴻的人！而蘇慕儒當年便是給沈睿鴻一手給救出來的，自然也是被打成了“沈派”！那麼“沈派”和“沈派”之間的聯繫多一點那也是應該啊！　　那位新來的省委書記寇海先是失去了身為省政法委書記周宏這條大腿，隨即又被沈睿鴻鑽了空子塞進了周全這位嫡系人員現在還不知道有多鬱悶呢！但這件事情他卻不能吱聲，誰叫是周宏自己出的問題呢？！生養了個比豬還蠢的兒子四處惹禍，最終還是把自家老爹都得搭進去了。於是寇海面對沈睿鴻的見縫插針也只能是捏着鼻子認了，形式都那麼明顯了！你的人不行我的人自然要上來嘍！算起來周全資歷也夠了，都已經是三四年的省會市長了。政績也算是斐然！在家樂福和維科的支撐下也不算是太難看。而且周全本來就曾經做過政法工作，甚至拿的還是法學的學位所以說起來完全是有資格的。　　而蘇慕儒則是這段時間鋒芒畢露，在唐昱各項引進之下也帶動了一些外資企業的前來投資。並解決了大量的下崗工人的問題，而且說起來當年省委里冤枉了他還是留下了一些歉疚。而且錢啟建被運作下來其實算起來也是有些偏頗了，於是資歷算起來不太夠的蘇慕儒在這份任命下也沒有太大的反對聲音便通過了。不過新派下來的市長的問題上卻還在分歧，於是到了現在省里還沒有出個結論。關於東陵新任市長的職務現在還在爭論中。甚至新任的市委書記也被提了出來，誰叫錢啟建跑過來弄了半天什麼效果也沒有呢？！他自然是會被拋開的。

# 第五百四十二章 省委里的羅圈架

　　唐昱這時候才輕聲問道：“乾爸，那我老爸的安排呢？！”蘇慕儒聽得唐昱這麼一問笑了笑罵道：“你這個沒良心的小鬼頭！這時候才知道關心起你老爸來了？！剛才怎麼沒聽你個臭小子問起來？！”唐昱聽得蘇慕儒的話呵呵一笑，看着自家老爹輕聲道：“乾爸，您這可是冤枉我了！難道老爸跟着您會吃虧么？！肯定是不會的啦～所以的才沒有首先問他的事情。畢竟只有您一直好下去老爸才能更好。我這最後的問起呀～也不過是例行公事哩！”　　聽得唐昱這搞事的回答，唐天鴻和蘇慕儒不禁哈哈大笑！好一會兒才緩過氣來指着唐昱笑罵道：“你個小滑頭鬼！盡會來打趣我們兩個，不過就算是你不問我也要說說。你老爸這次是要和我一起到省城去，我已經向省里要求了你老爸一起過去。到時候你爸爸將會是省會的市政府辦公廳主任兼市委辦公廳秘書長。直接是正廳級待遇，這下你小子滿意了吧？！”唐昱聽得蘇慕儒的話先沒有開始說話，而是皺了皺眉頭沉思了好一會兒。這讓蘇慕儒頗為詫異，因為這個安排在他看來已經算是不錯的了！畢竟唐天鴻參加政府工作這才沒有多久，論資歷根本就不夠。不過這次因為唐天鴻是唐昱老爸的身份於是才讓這份提議勉強通過。　　按說，這種調動已經是很厲害了如果再搞什麼高級別的調動就有點不應該了。而唐昱接下來的話讓蘇慕儒有些目瞪口呆，只見唐昱對着蘇慕儒和唐天鴻輕聲道：“乾爸、老爸。你們覺得讓老爸繼續留在東陵如何？！級別能不能提上一提？！比如擔任副市長，甚至正市長？！我覺得如果這樣安排會更好些，我拉來東陵的這些產業可不是給人家摘桃子來的。既然都拉來了那麼最好收益的還是我們自己人為好。但乾爸和周全伯伯都被提拔上去了那麼過來的人肯定是寇海書記的人。我可不想一番心血被人佔去了便宜，咱們至少要那點好處才是。”聽得唐昱的話蘇慕儒不禁和唐天鴻訝異的對視了一眼，雙方都從對方的眼中看到了震驚！要知道他們可是沒有把這次調整過來的市長是寇海書記的人的事情和唐昱說啊，他是怎麼猜到的？！　　看得自家乾爸和老爸那幅震驚不信的模樣唐昱不禁撇了撇嘴接着道：“人家寇海畢竟是省委書記呢！就算這次有所不查但畢竟還是省委書記，沈睿鴻伯伯不可能那麼的不給他面子。這要是傳到了京城裡去說不得高層會給沈睿鴻伯伯下一個不團結同志的評語，這可不是什麼好事兒。像這種任命，一方既然妥協了那麼打擊方自然會給予一些待遇，比如：讓他寇海的人來摘這東陵的桃子，也算是補償了他的損失照顧了他的面子。算起來還是我們自己的利益大，畢竟提上去了一個省級幹部還順勢將乾爸提了上去。”　　看着唐昱侃侃而談，蘇慕儒不禁生出老矣老矣之感覺。要不是自家這乾兒子是自己看着長大的，說不準蘇慕儒都要懷疑唐昱是不是什麼詭異身份的人群了。但蘇慕儒卻是不知道，其實唐昱算起來確實也算是詭異身份的人群，畢竟穿越這種事情可不是小事情。說起來唐昱也算是一個非正常之人類。而蘇慕儒一下子便把自己腦中的那些亂七八糟的念頭全部丟掉，轉而向著唐昱道：“但畢竟天鴻從政不久這是事實啊！你要他們把一任市長的位置放到天鴻手裡這畢竟是不太可能的。這是政治，不是過家家。但如果是副市長的位置那麼有也等於沒有，畢竟人家寇海書記可不是傻瓜！派過來的人自然是精明能幹的，而且出了周宏的事情想必過來的也是身家清白的人。那麼到時候天鴻的身份就尷尬了，他是我的人這個大家都知道。但是新任的市長甚至市委書記可都是寇海書記的人，到時候人家不待見他這個副市長他卻又能如何？！”　　唐昱聽得蘇慕儒的分析才覺得自己有些孟浪了，於是趕緊的低下頭來沉思了好一會兒蘇慕儒的話。好半響了才對着蘇慕儒輕聲道：“乾爸，你說的確有道理啊！但我實在不甘心做下的那麼多政績卻給人摘桃子去了。”蘇慕儒聽得唐昱的話哈哈一笑，輕罵道：“你個臭小子！你就不想想人家寇海書記就能甘心么？！丟了一個省政法委書記的位置，還被安插進來一個省會市長的位置，他就能甘心？！自然也是不甘心，算起來其實是我們佔了人家寇海書記的便宜。但是政治嘛！你哪裡能把便宜全部占完？！總是得留給別人一點，哪怕是堵住人家的嘴也好。要什麼好事兒都給你占完了那你不是逼着人家和你死拼么？！爛船還有三斤釘呢！何況寇海書記可是省委書記啊！真要拼起來我們可占不到什麼便宜！”　　聽得蘇慕儒這麼說，唐昱不禁嘆了口氣。看來自己在政治方面還是過於天真了，畢竟非術業不專攻啊！和這些官場老鳥比起來自己還是嫩的可憐，不過這倒是沒有什麼關係。畢竟自己又不是去玩政治，自己玩的是策略和商業。於是唐昱對着蘇慕儒道：“那，乾爸你們什麼時候會有調令下來？！我也好準備準備。”　　蘇慕儒聽得唐昱的話笑了笑輕聲道：“現在省里的羅圈架還沒有打完呢！等他們打完了才能知道結果。雖然寇海書記是確定要一個位置了，但是另外的省委組織部和省委宣傳部的兩位部長卻又有不同的意見。畢竟雖然寇海書記受到了損失但卻是他自己的人出的問題，所以不願意好處全讓他佔了，於是他們想要提出自己的人選來。”唐昱聽得蘇慕儒的話先是一愣隨即道：“咱省里還有第三個派系啊？！”　　唐昱的話讓蘇慕儒哈哈大笑，隨即便對着唐昱解釋道：“開國太祖都說了，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派系之分自然是不止一個嘍！不過說起來這個派系倒是和你還有些緣由。”聽得蘇慕儒這麼說，唐昱更加的詫異了！這怎麼又和自己扯上關係了？！自己可從來沒有分明過什麼派系啊！看着唐昱詫異的眼神蘇慕儒解釋道：“這省委宣傳部和組織部的人其實算是屬於方家那邊派系的人，原本他們在省里權利並不大。這次可是抓大了壯大自己派系的機會了卻又怎麼會放過呢？！所以呀！這兩個部門說起來確實和你有些關係。”　　唐昱這才恍然大悟！他可是一時忘記了方建銘家的四叔可是新聞署的人咧，而方建銘的老爹也是海關的人。但他沒有想到方家的派系竟然會在遼海也有安插人手。不過想想唐昱也釋然了，畢竟方家那位老爺子哪裡都不會而是回到了遼海來養老那麼肯定是有着一定的關係的。而且遼海乃是方家老爺子的根據地了，在這裏如果一點關係也沒有那才是咄咄怪事。隨即蘇慕儒向著唐昱進一步解釋道：“原本方家的派系在遼海多是蟄伏的狀態，一般都不怎麼表態。畢竟沈睿鴻省長和寇海書記斗的有些難解難分，他們沒有看清風向的時候不敢妄動。這次寇海書記卻是真的倒霉了，給你這個臭小子竟然拉動了一號首長親自來收拾掉周宏。所以一下子將寇海書記的威信打掉了大半！這才讓他們找到了機會起了從寇海書記的手上拿下一個位置的想法。”　　“畢竟沈睿鴻省長都已經拿下了兩個位置了，那麼剩下的自然不好再插手了。否則吃相太難看也會讓人反感的，而寇海書記卻又正在虛弱期間，這時候不出手那他們可真是笨蛋了！”說到這裏，蘇慕儒拿起桌子上的茶水喝了一口，才直接着緩緩的道：“咱們遼海啊！情勢說是複雜也並不複雜，但說是簡單卻又一點兒也不簡單！各個時期留下來的各個山頭和派系也是不少，不過大多數都不吱聲罷了。但他們要是動起來也是個麻煩呢！所以給方家的派系這麼一動，引得其他派系也有了想法這才導致了現在省里一圈的羅圈架打的不亦樂乎！除了我、周全書記和你父親的任命外，這東陵市的任命到現在還沒有下來。這任命沒有確定我們自然是不能走的，不過我想這場架也不會掐太久了。上面的大佬們將事情談定后自然會一錘定音的把事情解決。我們呢！就安心的等調動便是了。”　　聽得蘇慕儒的話唐昱腦中靈光一閃！他想到了一個人，那位之前被派過來找蘇慕儒麻煩但現在卻慘遭拋棄的錢啟建！如果是這位來擔任東陵的市委書記卻又會如何呢？！

# 第五百四十三章 面見沈睿鴻

　　當下唐昱便悄聲對着蘇慕儒道：“如果是錢啟建來繼續擔任市委書記呢？！乾爸，您覺得會怎麼樣？！”蘇慕儒聽得唐昱的提議目中精光一閃，作為官場的老人了他又怎麼會聽不出唐昱的話中話呢？！聽孤雁和擺明了是說：趁着現在錢啟建被拋棄了，我們正好把他撿起來拉過來成為我們的人。畢竟雖然錢啟建這個人是蘇慕儒的手下敗將，但他卻不是輸在了蘇慕儒手上而是被唐昱的悄然無息所打敗，這種敗其實說白了很憋屈。因為從頭到尾根本就不是錢啟建的錯，不過是結交了豬一樣的隊友於是才有了那樣的後果。　　但平心而論，錢啟建這個從底層打拚出來的市委書記其實還是有着很強的能力的。而且他最得唐昱所看重的一點便是他如何鬥爭蘇慕儒都沒有考慮過涉及到民生。蘇慕儒的一些關乎民生的政策他都是支持的態度，從來沒有過搗亂。甚至积極的配合，錢啟建的這種政治操守讓唐昱十分的佩服和讚賞！可惜當時他是蘇慕儒的對手，否則唐昱倒是願意幫上錢啟建一把讓他也有點政績出手。可惜當時錢啟建天生便是站在了唐昱他們的對立面，不過現在倒是有了機會了，畢竟推出錢啟建的那群人因為錢啟建得罪了陳墨涵的緣故以致他直接遭到了派系的拋棄。　　雖然說得罪陳墨涵的不是錢啟建本人，但和他確實也扯上了關係。連個盟友都選擇不好的人，而且還是派系的底層人員自然會遭到拋棄。於是，錢啟建現在東陵市內幾乎成為了可有可無的人物。大家都知道了他到底是怎麼回事兒。所以幾乎沒有人把他當回事兒，而他似乎也知道了這裏便是自己仕途的最高點了於是人變得蒼老了許多。也不大愛管事兒了，很多的事情下級按照慣例來詢問他也只是批複“已閱，轉蘇慕儒同志。”沒有多餘的字出來，所有的問題全部都轉到了蘇慕儒那裡去處理，在市委會議上他通常也都是一言不發沉默以對。所有人都在暗嘆，錢啟建這算是廢掉了。當年意氣風發的一個人，現在竟然都成這樣了。　　“我明天會找錢啟建談談……”蘇慕儒沉默了良久后，頗為感慨的道：“這錢啟建其實也是個人才啊！可惜路子走錯了，運氣也差了點不然我還真拿他沒有什麼辦法……”聽得蘇慕儒的這話唐昱笑了笑，他知道蘇慕儒說的是實話。雖然錢啟建家的侄子頗為不是東西，但很多出格兒的事情都還是不敢幹的。而錢啟建本身也很有操守，所以算起來他還真是個沒有剩女把柄的政治對手。如果不是運氣太差選擇了傻子一般的隊友還撞到了唐昱手上，估計蘇慕儒要拿下他真得廢上一番手腳，而且未必能成。聽得蘇慕儒的話后，唐昱接着悄聲道：“那明天我去一趟省城，沈睿鴻伯伯也很久沒有見到我了。回來以後我都沒有去看小語馨，也是時候要去沈家做做客了呢！”　　聽得唐昱的這話，蘇慕儒和唐天鴻都意味深長的笑了起來，一場東陵乃至遼海的官場格局幾乎都被這麼定下了基調。這些正式的事情談完后，唐昱拿出了自己從俄羅斯帶回來的禮物。給蘇慕儒的是前蘇聯雕塑名家恭弘=叶 恭弘甫蓋尼・維克多羅維奇・符切季奇的一件雕塑作品，而給唐天鴻的則是一隻前蘇聯時期的精緻的白銀酒壺。兩人對自己所得到的禮物都愛不釋手，拿起了細心的把玩着。唐昱送過來的東西雖然價值不菲但是他們拿了卻沒什麼心理負擔更不擔心會被人查什麼的，要知道唐昱的身份可是最高首長都確定了的相信沒有什麼人敢來捻虎鬚。　　而後唐天鴻和蘇慕儒再和唐昱說上了一些閑話，聊了聊現在俄羅斯的風情和人文情況夜色漸漸的深了他們這才散去。第二天一大早唐昱便起來了，鍛煉了一會兒后他便坐着黑水國際那低調但卻奢華無比的汽車緩緩的進入了省城。其實在一開始剛剛回到遼海的時候他便想要到沈睿鴻家裡去拜訪去了，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卻未能成行。於是這才耽擱了下來，現在既然是有事兒並且也是接着機會再次來訪所以他便直接到了香榭苑內的沈家做客來了。香榭苑的警衛看到是唐昱，沒什麼為難便放行了。畢竟去年的時候唐昱可沒少在沈家獃著，這裏的警衛都是知道唐昱和沈家的關係的沒有怎麼為難於他。而到了沈家后，唐昱一開門便被興奮無比的小語馨撲了個滿懷！唐昱這才想起了今天可是周六呢！小語馨不需要上學正好在家裡。　　“小昱哥哥是壞蛋！大壞蛋！超級大壞蛋！是宇宙超級無敵大壞蛋！”小語馨氣呼呼的抱着唐昱小嘴巴嘟着哼哼道：“老是騙語馨！說來看語馨也沒有來！說帶語馨出去玩也沒有去！小昱哥哥騙人！是壞蛋！超級大壞蛋！”而唐昱聽得呃小語馨那稚嫩的叫罵尷尬的說不出話了，而邊上的沈芸則是笑嘻嘻的看着唐昱被小語馨的聲討整的狼狽不堪。這時候沈睿鴻的夫人正好出去買菜去了，沈睿鴻又還沒有下班於是家中就這兩個小霸王獃著。而唐昱卻有好死不死的正好登門，於是便給兩位怨念頗深的小霸王給惦記上了！　　要知道唐昱已經好久沒有來到沈家了，這段時間不是香江就是京城甚至還跑到了俄羅斯呆上了好幾個月！沈芸都已經差不多半年都沒有見到唐昱的蹤影了，要不是嫂子宋宛如信誓旦旦的保證唐昱真的是在忙工作說不得沈芸還真以為唐昱在躲着她呢！而唐昱其實也很無奈，在俄羅斯的時候那些工作全部是秘密進行一般他都不用電話和內地聯繫。最多是給香江的利嘉誠打些電話，即使是這樣他也是長話短說盡量的縮短通話時間。京城的加密衛星電話更是不可能拿來做私用了，誰知道總參那群傢伙們有沒有在裏面裝上寫小玩意兒啊？！一些情話、怪話要是傳出去了那麼唐昱真是連去死的心都有了。　　於是見得兩位惹不起的霸王在嬉鬧，無奈之下唐昱趕緊拿出自己準備好的禮物交給了兩位美女。給沈芸的是唐昱精心準備的俄羅斯特有的龍涎香香水，聞着那迷人的香氣聽得唐昱那恭維的語言沈芸終於是放過了唐昱一馬。而給小語馨的則是一套漂亮的俄羅斯套娃，這些都是聶卡耶夫親自細心挑選出來的東西所以自然是獨具惡劣是特色並深得兩位大小美女的喜歡。憑着這些個小玩意兒唐昱總算是平息了她們的怒吼，笑嘻嘻的將唐昱引進了沈家去嘰嘰喳喳的問着他這些東西是怎麼來的。為了哄的兩位小美女開心，唐昱只得強打起精神來，口沫橫飛的給她們敘述起這些東西的來歷，不時說點俄羅斯風情。當然，唐昱不會二到把龍涎香其實是抹香鯨的結石甚至可能是排泄物這種事情說出來。一場異域風情的描述讓沈芸和小語馨如痴如醉，恨不得現在就親身飛到俄羅斯去玩上一玩。　　這時候沈睿鴻的夫人終於也回來了，看得唐昱在哄這沈芸和小語馨她不禁開心的笑道：“小昱啊！你倒是許久沒有來了，家裡的這兩個小傢伙還不時的念叨你呢！最近忙什麼呢？！竟然連來伯母家都沒有時間了嗎？！”聽得沈睿鴻的夫人的這番問話唐昱不敢怠慢，趕緊起身恭敬的道：“這段時間出國做了點事情，都是工作上的事情所以沒辦法推辭。這才沒有回來，這不！一回來我就過來，伯母這是給您的禮物！您看看喜歡不喜歡！”　　唐昱說著，從自己的袋子里拿出了一個盒子打開來交給了沈睿鴻的夫人。這時候好奇的沈芸和小語馨也靠了過來盯着這個盒子猛看。沈睿鴻的夫人接過盒子打開來一看不禁立刻被吸引住了！原來盒子里裝的是一枚仿自亞歷山大宮殿彩蛋的一枚典型的俄羅斯彩蛋！這枚彩蛋是用碧玉製作的亞歷山大宮殿的微縮景觀，和原版的彩蛋不同的是它沒有加入人物形象照片而是完全的微縮重現了亞歷山大宮殿――只有6.4厘米長！整個彩蛋精緻而漂亮，讓人一眼見到便愛不釋手不忍心放開。　　沈睿鴻的夫人也是一樣，打開了拿到了這枚彩蛋她便一下子喜歡上了這份禮物，對着上面的做工驚嘆不已，好一會兒了她才戀戀不舍的放下彩蛋對着唐昱輕聲道：“小昱啊！你這份禮物太貴重了，我實在是不能收下。不然老沈會罵死我的，這份禮物你還是收回吧……”　　唐昱聽得沈睿鴻夫人的話先是一愣，隨即笑了笑道：“您收下便是！以後的事情我和沈伯伯說。保證他不會追究您的！”

# 第五百四十四章 沈家的歡樂

　　鄭淑嫻聽得唐昱這麼說於是便笑了笑先將盒子擺在了客廳的茶几上，而後對着唐昱道：“小昱啊！今天你就不要走了，陪我這老婆子和這兩個小傢伙一起吃個飯！等你沈伯伯一起回來吧！難得你來一趟，我倒廚房去加點菜去！”說著鄭淑嫻笑着對唐昱點了點頭，便轉身離開了客廳往廚房去了。待的鄭淑嫻離開后，沈芸衝上來一把掐住了唐昱的脖子惡聲惡氣的哼哼道：“好哇！就會賣好給我媽！就會拿個香水敷衍我！臭小子，你不給出個解釋來看我怎麼收拾你！”　　唐昱被沈芸這一把掐的“嗝～嗝～”的半天喘不過氣兒來，翻着白眼好一會兒了才勉強的道：“我真真可是比竇娥都還冤枉啊！這龍涎香可是價比黃金的香料啊！怎麼能敷衍呢？！要知道那些歐美國家為這瓶香水能夠瘋狂的人可不在少數啊……”唐昱這話倒沒有騙人，一般的龍涎香香水不過是在酒精中加入了5％的龍涎香這就算是不錯了，但這瓶是聶卡耶夫專門找來的自然不會有這麼低的配比率。這瓶香水中的龍涎香含量達到了15％之多，單就這點已經可以讓眾多的香水愛好者為止瘋狂了。給唐昱這麼一番解釋沈芸總算是氣哼哼的放過了唐昱一馬，這時候沈睿鴻也回到了家。　　見到唐昱正在和沈芸打鬧不禁笑呵呵的郁腋道：“喲～原來是唐大老闆呀！可真是稀客了呢！”聽得沈睿鴻的這番玩笑話唐昱趕緊陪笑着站了起來，對着沈睿鴻半鞠躬恭聲道：“伯伯您這可真是冤枉我了，別人不知道您還不知道么？！這段時間我可是忙的腳不着地啊！四處奔波可是連家都沒有回幾次，這不，一回來遼海我不是就來拜訪您了么？！”說著唐昱從自己帶來的大包里拿出來一個盒子遞給了沈睿鴻討好的笑着道：“伯伯，您看！小昱這可是連禮物都給您準備好了呢！”沈睿鴻一副暫且放過你的表情將這個盒子拿過來一看，不禁倒吸一口涼氣！這是一塊一掌大小的整料和田玉雕刻的印章，唐昱將印章拿出來對着沈芸使了個眼色沈芸立即會意的拿出一張白紙來。　　唐昱按了按印章配備的上好印泥，在那白紙上用力的按了按！拿開后便見到上面清晰的四個篆字：智珠在握！沈睿鴻也是老一輩的學究出身，自然看得懂這上面的大篆！一見這四個字不禁長長的吁了口氣，用那複雜的眼神望向了唐昱。在他看來唐昱必然是知道了遼海的變動了，在周宏出事以後自己的確是抓住了機會一路的窮追猛打直接拿下了省政法委書記的位置，還順勢把蘇慕儒、唐天鴻兩個嫡系從東陵拉到了省城內。可以說藉著唐昱引發的政治風暴，沈睿鴻此次斬獲頗多！但他也沒有虧待了唐昱，至少唐天鴻和蘇慕儒的“進步”那可是事實啊！而且這兩位算起來都是自己的嫡系，所以說雙方都是賺到了。至於倒霉了的寇海書記，誰又在乎他的感受呢？！給他留下的東陵市長的位置不過是不想吃相太難看而遭致非議罷了，其實在遼海很多官員看來，這更像是沈睿鴻的施捨可是無奈的是寇海卻又無法拒絕。　　畢竟這次的風暴寇海書記方面損失實在太大，派系裡面已經有些人在動搖了。否則的話沈睿鴻也不會那麼容易的就通過了省政法委書記的爭取任命，如果這個時候寇海再不拿出些東西來穩住人心說不準派系就可能會面臨散架。就算不會散架至少也會是元氣大傷，於是面對着沈睿鴻拋過來的東陵市長的位置他再不爽也只能是捏着鼻子拿下來，畢竟政法委書記的位置都丟定了，拿回來一個市長也算是一種不對稱的補償。而且東陵現在的發展活力很是不錯，GDP和建設方面都已經直追遼海省城盛京了！去下面鍛煉個兩年，也足夠有資歷在省府裏面謀算一個位置。算起來的話，寇海書記其實吃虧不多畢竟有着強硬的政績那麼以後話語權和升遷都是會比較有利的。　　不過這種卻是建立在沈睿鴻暫時奪得省委話語權的基礎上，這就讓寇海書記心中有些鬱悶了。而沈睿鴻看得唐昱送出的東西，先是複雜的看了唐昱一眼而後便意味深長的笑了笑對着唐昱道：“事情你都知道了？！”唐昱聽得沈睿鴻的話，輕輕的點了點頭。沈睿鴻見他點頭便繼續問道：“有其他的想法兒？！”唐昱再次點了點頭。沈睿鴻的笑容更濃了，拍了拍他的肩膀輕聲道：“吃完飯後來書房吧！我們再細談。”沈芸看着沈睿鴻和唐昱的這番交談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道兩人之間在打着什麼啞謎。但她可不敢隨便的去問沈睿鴻，畢竟沈家的家教可是嚴厲的很！　　子女向來是不準過問工作上的事情的，沈芸自然是知道這條規矩。所以她根本不敢過問沈睿鴻到底和唐昱說了些什麼，只能是幽怨的看向了唐昱。見得沈芸看向自己，唐昱無奈的聳了聳肩膀表示自己也不能隨便說。沈芸正想着張牙舞爪的上前去收拾唐昱，卻聽得自家老媽鄭淑嫻的高叫：“吃飯了！都過來吧！別玩兒了呢！”聽得母親的高叫，沈芸這才氣哼哼的放過了唐昱拉着小語馨扯高氣昂的昂着頭走向了飯桌。可小語馨好容易才見到了唐昱，哪裡會去管整天膩歪在一起的小姑呢？！當下撇開了沈芸跑到了唐昱身邊拉住他的衣角昂着頭脆生生的道：“小昱哥哥！吃飯了呢！”　　看得小語馨跑去膩歪唐昱了，沈芸一下子便被氣得直翻白眼。氣哼哼的道：“語馨你個不堅定分子、騎牆派！被敵人的糖衣炮彈擊中了就立刻背叛革命了，看來你的思想還需要加深啊……”小語馨聽得自家小姑的話氣鼓鼓的哼道：“小姑也不是好同志！被小昱哥哥的一瓶香水就收買了！剛才還跟着語馨一起聽小昱哥哥說俄羅斯的故事呢！哼！還好說語馨！”小語馨的這話直接把沈芸給噎住了，漲紅了臉好半響說不出話來。看得一邊的唐昱幸災樂禍的哈哈大笑。而沈睿鴻也搖頭無奈的對着自家的女兒笑着。這樣的嘴仗不是第一次打起來了，實際上差不多每天沈芸都要和小語馨打上幾回，但最終慘敗的總會是沈芸。　　天知道是不是小語馨遺傳了他外公的政治嗅覺，還是遺傳了沈睿鴻的政治敏感。總之這個不過是上幼稚園的小丫頭說起政治理論來也是一套一套的，總是能把沈芸逼的啞口無言。而沈睿鴻和鄭淑嫻則一項都是笑呵呵的看着這兩個孩子的打鬧的，眾人在飯桌上坐定后保姆便先把一碗碗的骨頭湯打給了眾人，自從唐昱提出了飯前先喝湯有助於養生后鄭淑嫻便每天都固定要煲湯。而且要求家裡所有人都必須要在飯前和一碗湯，由於這個時候在遼海大家都還沒有什麼喝骨頭湯的概念，所以算起來這裏的骨頭並不貴。每天喝些骨頭湯對於沈睿鴻家庭來說並不算是很奢侈的行為。而且這骨頭湯喝了大半個月後，便在沈睿鴻身上體現出了很明顯的效果。　　沈睿鴻的臉色明顯的好看了許多，並且精神很變得比以前更好。這更讓鄭淑嫻堅定了每天煲湯的觀念。而且在鄭淑嫻的強烈要求在沈睿鴻不得不每天中午如果沒有重要安排都必須要回來吃飯，而且是必須要喝一碗湯。經過幾個月的熟悉，這已經是成為了沈家的一個獨有的習慣。鄭淑嫻在很多事情上都對着沈芸和小語馨不管，但唯獨在喝湯的事情上她是一定會動用自己奶奶＋老媽的特權的。於是雖然小語馨並不是很喜歡喝湯，但在奶奶的逼迫下懂事的她也只能是委委屈屈的喝了。在老老實實的喝完一碗胡蘿蔔燉骨頭湯后，家裡才正式的開始吃飯了。席間唐昱為了活躍氣氛不斷的說些俄羅斯和香江的趣聞，惹得飯桌上笑聲一片。　　看得唐昱那忙碌許久而有些消瘦的臉龐，鄭淑嫻有些心疼的多給唐昱夾了幾筷子菜。這又再次惹得沈芸大發嬌嗔！直說自己是撿來的，唐昱才是親生的呢！這話說的眾人又是一陣的哈哈大笑，邊上的保姆也跟着笑了起來。這位保姆叫鄭鳳卻是鄭淑嫻從自己老家帶來的，為人老實也是鄭淑嫻家的姻親。平日里總是拿着沈芸和小語馨當自家的兒孫看待，甚至有時候比鄭淑嫻和沈睿鴻這對正牌的爺爺奶奶更加的疼惜這兩個小傢伙。不過鄭鳳卻是個老派人，一向是不肯和鄭淑嫻、沈睿鴻他們同桌吃飯的。這件事情鄭鳳堅持了許久，沈睿鴻他們只得放棄勸說，不過卻一直拿着鄭鳳當是自己家人般看待。

# 第五百四十五章 沈睿鴻的考慮

　　晚飯過後，沈睿鴻便背着手走進了書房。而唐昱則是在泡好了茶水后，拿着茶壺和杯子一起進了書房。唐昱進的書房的時候沈睿鴻正在看一份文件，見得唐昱進來便笑着道：“臭小子！這次你可是真威風了啊！竟然折騰到俄羅斯去了，還幫着海軍把那三艘航母給高回來了。還給挖回來那麼多的技術專家，現在那幾位海軍大佬就差把你當活菩薩供起來了喲！”唐昱聽得沈睿鴻的這話謙遜的笑了笑，將杯子放在了沈睿鴻的桌子前恭敬的為他斟上茶輕聲道：“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小昱不才，但卻也是有些理想的。能為國家做些事情，有這個能力去做那麼為什麼我們不做呢？！肯尼迪也曾經說過：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先要問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麼。我想，這大概也是我的態度吧！”　　聽得唐昱的話沈睿鴻默然良久，這才深深的嘆了口氣緩聲道：“小昱啊！若是單論思想境界我卻是不如你個孩子良多了，有時候我卻是會不記得自己的本心做出來的事情功利性多了些啊！”唐昱聽得沈睿鴻的話，不禁笑了笑接着道：“伯伯，您這是高看我了呢！說心裡話，誰能做事兒沒有一點的功利性呢？！利己本來就是人的天性啊！這是抹殺不掉的，我們能做的就是在利己的同時更多的可以回饋給國家、回饋給社會。這便是好的，一味的利己而完全忽略了對國家和社會的貢獻，那麼這種生意終究是做不長的。”聽得唐昱的話沈睿鴻不禁點了點頭，接着唐昱的話嘆道：“可惜明白這個道理的人實在太少，現在的人以為能賺錢就是英雄。但是卻不知道有些錢賺了一時說不準賠上的是自己性命。可惜啊……呵呵……還是太多的人自以為是，認為賺到錢就行！卻是不知道或許那些錢會把他們自己送進地獄里去！”　　但沈睿鴻似乎無意在這個問題上多談，於是擺了擺手對着唐昱輕聲道：“剛才在客廳里，你說對我們最近的安排有些想法，那你給我說說看到底是什麼想法。理由如何？！要知道，現在這件事幾乎已經成定局了，如果沒有合適的理由我們是不好再摻和的。算起來我們已經拿下了最大的好處，再伸什麼手腳那可真是不合適了。”唐昱聽得沈睿鴻的話不禁點了點頭，表示認同。他其實知道沈睿鴻這是在暗中點他：現在我們拿下的好處已經夠多了！如果是再起什麼貓膩說不準連到手的東西都會飛掉，畢竟如果吃相太難看了京城的大佬們也不會坐視不理。吃相難看的話京城的大佬肯定會說：這個同志也太霸道了嘛！搞一言堂啊！什麼都要拿到手裡，這是要干什麼呢？！要是這樣的情況到時候誰都不好說話了。　　是以唐昱笑着對沈睿鴻道：“伯伯，其實這件事情大體上我倒是沒有什麼意見。不過我想到了一個人，或許能給這次的爭論下個決斷，畢竟這種事情拖着拖着越拖就越難以成行。我們還是快刀斬亂麻的好。”聽得唐昱的話沈睿鴻不禁點了點頭，其實他也是這個想法。但無奈的是現在這羅圈架已經是掐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了，組織部那邊看準了機會不肯鬆口。而寇海為了最後的那點威信也不肯下放，於是雙方僵持在了這裏。這也導致了東陵市的市委書記的任命成為了問題。錢啟建是肯定要被調整掉的，畢竟他已經被本派系拋棄掉了而且其他派系也想着讓自己人去運作這個桃子。但人選卻成為了主要的問題，沒有人接手基調自然是定不下蘇慕儒自然就沒有辦法離開東陵。　　“其實，我想提議的一個人伯伯您也認識。”唐昱笑了笑坐到了沙发上看着沈睿鴻輕聲道：“他是錢啟建！”聽得唐昱的話，沈睿鴻當下便是一愣！他沒有想到唐昱提出竟然是錢啟建這已經被本派系拋棄了的人物，隨即沈睿鴻並咩有立即說些什麼而是低頭沉思了起來。愛他看了唐昱的這個提議可謂是神來之筆也，畢竟現在兩大派系都還在對着東陵市委書記的位置爭奪不下，這時候提出讓錢啟建暫時先繼續擔任東陵市委書記卻也是個解決的辦法。爭議擱置，暫時先讓蘇慕儒和唐天鴻還有周全上位。到時候他們怎麼運作就是他們的事情了，而且錢啟建畢竟已經是被自己派系所拋棄的人了，如果這個時候自己向他伸去橄欖枝那麼相信他肯定是會接住的。畢竟現在沈睿鴻的聲望在遼海可是如日中天，由於周宏的失誤讓寇海的威信大失職導致了暫時寇海不好在省常委會上發言太多。而沈睿鴻又抓住了這個機會把周全安排上來了這就確立了自己在省委中的一票！　　加之蘇慕儒和唐天鴻的上位，實際上這時候沈睿鴻才算是掌握住了遼海的動態和脈搏。不死剛上任的時候總是受到組織部、宣傳部和省委書記寇海的各種明裡暗裡的限制而無法發揮自己的想法。而錢啟建現在已經是落魄之人，若是能得到沈睿鴻的橄欖枝那麼相信他也會立即接住的！畢竟錢啟建也是有着一定的政治野心的人，如若不然他也不會走到今天的地位。而且也不會如此的熟悉爭鬥手段還被派到了東陵來執行遏制蘇慕儒的計劃，不過他顯然沒有通過這個考驗還給他所在的派系惹來了陳墨涵這個深海巨獸！所以錢啟建才會被派系所拋棄，不過由於先前東陵一直是可有可無於是派系還不是太過在意他，其次唐昱搞出的事情可是不少！整個遼海都亂成了一鍋粥，那些個派系的大佬們自然也沒有騰出手腳來將錢啟建收拾掉。所以錢啟建才在東陵市委書記的位置上呆到了今天，但其實錢啟建自己也知道這些不過是時間問題，所以才一直沒有再有和蘇慕儒對抗的行為。從內心深處他其實是知道了自己的結果了的。　　“錢啟建，這個人倒是不錯！不過你們有接觸過他嗎？！要知道他的想法才行啊……”沈睿鴻意味深長的看了唐昱一眼，輕聲的道。而唐昱卻是明白了沈睿鴻的意思了，沈睿鴻這是說扶起錢啟建倒是沒有什麼問題。但是這傢伙會不會是白眼狼可真就不知道了，雖然這有助於蘇慕儒和唐天鴻的調離，但如果因此給對方的派系保住一員大將他卻是不願意的。要知道，如果是沈睿鴻將錢啟建的名字提出來那麼組織會議上大多數是會通過的。而他原本的派系估計也會再次聯絡他，到時候錢啟建會不會倒向原本的派系可就不知道了。辛辛苦苦的幫他保住了位置結果他卻要投向別人這可是沈睿鴻所不願意看到的啊！　　“我乾爸已經在和他會面了，相信不久我們就會有消息過來。”唐昱對着沈睿鴻輕聲的笑了笑接着道：“相信錢啟建是個聰明人，他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只要是他有了消息，那麼我們接下來的步驟就好做了。”聽得唐昱的話，沈睿鴻點了點頭。如果錢啟建靠向自己那麼要將他扶持起來也未嘗不可。畢竟現在東陵雖然表面上是二級市但實際上只需要些許時間那麼東陵要立起牌子卻不是什麼難事兒！有着西門子、維科這樣的大型电子公司和十數家中小型电子公司在那裡，納稅和GDP的增長都會變得非常之快！在那裡任職簡單說就是不用做什麼的鍍金，政績都是白白的送到你的手上的！誰叫之前的市長蘇慕儒有一個唐昱這樣的乾兒子呢？！　　而這樣的城市說是要送出去其實沈睿鴻心中也是有些遺憾，畢竟現在東陵的發展雛形已經出來了，將來必定是各派系的爭奪之地！這時候退出無疑是一種損失，但現在沈睿鴻在省委內發言權並不大急需擴大自己的影響力，所以才不得已要將周全和蘇慕儒他拉上來加大自己的發言權。因為放棄東陵卻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如果有可能沈睿鴻還是想在東陵留下根釘子的，這對將來回到東陵是有好處的。唐昱似乎看出來沈睿鴻的想法，笑着道：“其實，我爸唐天鴻可先不要過來省城，我想如果錢啟建那裡沒有什麼問題那麼他調職成為東陵市副市長應該還是可以的。倒是熬些資歷和政績對他的將來發展也有好處。”　　聽得唐昱的話沈睿鴻不禁點了點頭，他完全忽略了唐昱在講的可是自己的父親啊！但論及自己父親的前途他卻是如此的冷靜而尖銳，甚至有些一切在掌握之中的味道。沈睿鴻思考了好一陣后，才緩聲對着唐昱道：“那你現在就給電話你乾爸，看看錢啟建到底是怎麼表態的吧！畢竟如果錢啟建沒有表態我們所想的一切不過是空談罷了。”唐昱聽得沈睿鴻的話點了點頭，而後拿起沈睿鴻桌子上的電話撥通了蘇慕儒辦公室的電話。唐昱是知道蘇慕儒的習慣的，這個時候蘇慕儒多數是在自己的辦公室里。果然電話響起沒有幾聲便被接起，只聽得電話那頭傳來的蘇慕儒新任秘書田彌的聲音：“你好，這裡是東陵市市長辦公室。請問您哪位？！”　　“田哥，我是唐昱。麻煩你找一下我乾爸聽電話，就說我有事情找他說。”唐昱笑着對電話那頭的田彌道，田彌聽得是唐昱的聲音也不禁笑了。這位蘇慕儒市長的乾兒子他可是早聞大名了，但是他和唐昱之間不過是見過一兩次罷了。所以交集也不是很深，可是唐昱每次見到他都會客客氣氣的叫他聲“田哥”，態度誠懇親切非常這着實讓他對唐昱的看法好上不少！要知道，在市政府里不少領導家的小孩兒都沒有唐昱這麼懂事兒的，能不扯高氣昂的就算是不錯了。之外他能老老實實的給你叫聲“哥”？！你想都別想了。　　“呵呵……原來是小昱啊！市長剛剛才開會回來，我這就去幫你叫他。你等一會兒！”說著田彌將電話擺在了一邊，而後出去將在外面洗手間里洗臉的蘇慕儒叫了進來。蘇慕儒的辦公室沒有裝洗手間，原本裝修辦公室的時候有人為了討好他提出過。但被蘇慕儒拒絕了，在他看來自己沒有什麼特殊的。和大家一起公用洗手間也沒有什麼。聽得是唐昱來的電話蘇慕儒拿起紙巾擦了擦手，便隨着田彌一起回到了辦公室里。田彌很有眼色的在蘇慕儒進入了辦公室后便走了出去，並將門闔上在門口守着不讓人來打攪。作為蘇慕儒的秘書田彌可是知道唐昱在蘇慕儒心中的地位，也隱隱的知道唐昱其實關係路子很廣！甚至能夠直通京城高層，上次省政法委書記周宏出事兒據說就是唐昱從京城搬來的救兵，說動了一號首長將犯規了的周宏打了個滿面桃花開！黯然離職，這件事情事後在整個遼海傳的沸沸揚揚！唐昱的大名更是在遼海官場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大部分的人都將唐昱的大名上了自己的“護官符”內。　　別說遼海了，就是遼海以外的省份中也有着不少人將唐昱的大名掛上自己的“護官符”內！畢竟這可是曾經整翻了一省的政法委書記的人物啊！一不小心踩到了地雷那可就真是死無葬身之地了。蘇慕儒見得田彌識相的離開了自己的辦公室不禁點了點頭，而後拿起電話對着電話那頭的唐昱道：“小昱，你把事情和沈睿鴻省長說了嗎？！省長有沒有做出什麼指示？！”　　“伯伯想知道錢啟建自己是怎麼想的，如果他沒有想法的話那麼伯伯自己也不好表示什麼。”唐昱對着電話那頭的蘇慕儒沉聲道：“所以，伯伯現在讓我問問您：錢啟建自己是怎麼想的。”

# 第五百四十六章 再上京城

　　“呵呵……錢啟建剛才和我談過了，他已經明確的表示絕對服從沈睿鴻省長安排和領導！”唐昱聽得蘇慕儒的話深深的鬆了口氣！看來大事抵定了！於是緩聲道：“乾爸，那麻煩你一會兒再去一次錢啟建那裡，和他一起吃個飯。一會兒我會給你答覆。”　　說完，唐昱便掛斷了電話。回身對着沈睿鴻輕聲道：“伯伯，事情已經抵定！錢啟建已經和我乾爸表態：絕對服從您的安排領導！”聽得唐昱的這話沈睿鴻眉頭一展，呵呵的笑開了。指着唐昱便道：“你個小傢伙啊！什麼時候出現都是會帶着滿城的風雨，是災星也是福星！不過能夠認識你這小傢伙的人倒真是有運氣了，至少能力方面你小子算是可以的了！”　　聽得沈睿鴻的話唐昱報以羞澀，他雖然不是第一次被人誇獎了但是被沈睿鴻這樣的大人物誇獎還有着一點的不好意思。於是輕聲道：“哈哈，小昱不過是恰逢其會，算不得真本事！頂多是算點小聰明罷了。伯伯，您和我乾爸他們的那才叫真本事呢！揮手間風雲雷動，一言決千萬人命運！這我是遠遠比不上的。”　　聽得唐昱的謙虛，沈睿鴻笑了笑沒有再多說什麼。而後兩人商討了一些細節，唐昱說了些俄羅斯的情況，惹得沈睿鴻一陣唏噓。當年蘇聯也是我們的老大哥來着，甚至我們兩代人都在防備着蘇聯的變故。但沒有想到的是這個我們曾經仰視的國家竟然破落到了今天這樣的地步，而沈睿鴻更多的是藉著蘇聯的破落想到了八十年代末的那件事情，當下不禁有些后怕！要是當年我們也被演變了，那麼說不准我們早就變成現在的俄羅斯那樣！　　隨後兩人又聊了些情況，看得沈睿鴻很疲憊唐昱便告辭而出到了客廳里陪着鄭淑嫻和沈芸她們三個看電視去了。說實話唐昱並不想看什麼電視。這個年頭根本就沒有什麼太多的好看的節目，這讓從後世來的唐昱根本就失去了看電視節目的慾望。唐昱現在唯一在看的電視節目不過是《新聞聯播》罷了，其餘的時間他多數是在看廣告。而他看得鄭淑嫻和沈芸她們看得津津有味的確也不好說些什麼。不過看得小語馨有些無聊這不禁讓唐昱有些心疼，於是他想了想后便打了個電話給盛京的百佳超市。　　這個時候百佳超市還沒有下班，唐昱打通了電話后便要求百佳超市給這裏送來一台電視機和一台VCD，順便的拿兩套美國的動畫片來。百佳的經理聽得是唐昱親自打來的電話一點兒也不敢怠慢！趕緊回到了超市裡將一台電視機和一台VCD全部打包好，而且也沒有忘了拿上一部《貓和老鼠》給香榭苑急急的送了過來。而後唐昱便走出了沈家到門外將這些東西一併給拿了進來。　　在工作人員的幫助下，給小語馨的房間里裝上了電視！由於沈睿鴻這時候正在書房裡忙活，根本不知道家裡被唐昱已經運進來了一台電視機！甚至連VCD都給裝上了一台，鄭淑嫻和沈芸倒是知道VCD，不過這對母女一向對這些東西沒有什麼概念。幾乎都是不怎麼管的，這次也是她們第一次親眼見到了VCD！於是不禁好奇的打量了起來，等工作人員安裝完畢后，唐昱便掏出了VCD和電視機的錢交給了送來的工作人員。而這些工作人員竟然心安理得的收下了，還說了聲謝謝。這不禁讓鄭淑嫻有些稀奇，於是對着唐昱問道：“小昱，這個百佳不是有你的股份嗎？！怎麼還要掏錢買呀？！”　　聽得鄭淑嫻這麼問唐昱不禁笑了笑接着道：“我是有股份，但是其他人也有股份呀！如果我們都不用錢而直接拿了店裡的東西那麼這些帳目又該怎麼算呢？！個人的歸個人的，但集體的歸集體的。拿了東西付錢，就犹如我年底那分紅一樣的，必須也是必要做的。”　　鄭淑嫻聞言不禁點了點頭，雖然她不是很懂這些但是聽唐昱這麼說似乎很有道理。這時候鄭淑嫻和沈芸都不在客廳里看電視了，而是全部都擠到了小語馨的房間里好奇的看着這台電視機和VCD。在工作人員走後唐昱便笑着將VCD機里的試歌碟拿出來。而後換上了《貓和老鼠》，沒一會兒便見到了電視上跑出來了那隻湯姆貓和傑瑞鼠！小語馨抱着自己的洋娃娃好奇的瞪着大眼睛不斷的看着那畫面上跑來跑去的貓和老鼠，沒一會兒便被逗的咯咯直笑！　　要知道，《貓和老鼠》是一部誕生了幾十年的老動畫片了。雖然它是部美國的動畫片，但實際上這部動畫片里很多的表達意味都是用着啞劇的形式在表達的。這其中共通的幽默讓所有人都會哈哈大笑！現在這房間里，鄭淑嫻和沈芸還有小語馨就被這滑稽的貓和老鼠給逗得哈哈大笑！甚至沈芸笑的都直不起腰來，而鄭淑嫻更是笑的眼淚都出來了。　　不知道看了多久，三四片VCD的貓和老鼠全都看完了后沈芸還是有些戀戀不舍。而小語馨則是笑的臉上紅撲撲的，明顯的意猶未盡。但唐昱可是知道，現在雖然只是看了三四片的VCD但實際上已經接近了十二點了！於是他便笑着對鄭淑嫻和小語馨道：“伯母、語馨現在都已經差不多十二點了，咱們還是先休息休息明天再看如何？！而且這個時候他們都已經下班了，我也不好讓人家起來加班不是？！等咱們明天起來了我就電話他們給把VCD的片子再給送來好么？！”　　鄭淑嫻聽得唐昱的話不禁點了點頭，其實她也已經有些累了。雖然這是喜劇，不過看上好幾個小時連着笑是誰都頂不住啊！而小語馨雖然還是想看，不過她一向是乖巧看得奶奶點頭於是她也沒有什麼反對的意見。乖巧的點了點頭，還對着唐昱道：“小昱哥哥，你可是答應了我們的哦！明天一定要給我們拿回來VCD的碟片呢！”　　唐昱聽得語馨的話不禁笑着點了點頭，而後語馨房間里的人們便各自散去了。唐昱回到了自己的客房裡，便接到了某個來自香江的衛星電話。聽了幾句後唐昱便“嗯”的掛斷了，之後唐昱再次來到了書房。這時候沈睿鴻依然沒有休息，他正在看着今天各個市裡彙報來的年終總結。畢竟現在可是已經快過年了，正式政府裏面最忙碌的時候。下屬人員要寫年終總結，而省里的領導在考慮要不要開表彰大會。唐昱來到書房后，沈睿鴻詫異的看了他一眼隨即便用眼神示意他坐下來。　　唐昱坐下來后便看着沈睿鴻沉聲道：“伯伯，我估計我明天就要再去京城一趟了。包與剛老先生的女婿蘇海聞博士明天就要到達京城，他希望我能給他帶路到各個爺爺家裡面去走一圈。”沈睿鴻聽得唐昱的話先是一愣，隨即想起這位蘇海聞可是個十足的政治笨蛋，當年被人當槍使跑去找香江的新話社社長說什麼多少錢包下香江十年的廢話，結果這話傳到了最高首長耳朵里一下子他便成功的引起了整個京城高層的反感！　　現在見得國家要將香江收回了他便開始害怕了，這傢伙！早幹嘛去了？！什麼話該說什麼話不該說難道自己沒有底線的嗎？！不過唐昱既然願意去幫他一把，那麼說明這傢伙還是有些悔意的。而且唐昱做事情的話沈睿鴻還是覺得靠譜的，於是就沒有多說什麼。只是點了點頭輕聲道：“搭關係可以，但記得別把自己賠進去了！畢竟是人家的事情，跟咱們關係不大！”　　唐昱聽得沈睿鴻的話笑了笑，點了點頭。而後走出門去順手關上了門，一夜無話。第二天一大早唐昱便起來了，到了客廳吃早餐的時候唐昱訝異的看到了沈睿鴻竟然帶着一副黑眼圈！明顯沒有睡好的樣子，於是唐昱趕緊急聲問道：“伯伯，您這是怎麼了？！怎麼沒有休息好的樣子呀？！”沈睿鴻對着唐昱冷哼一聲，氣憤的道：“還不是你這個臭小子！給你伯母看什麼笑話電影，結果這老婆子一個晚上幾乎都在笑！你叫我怎麼睡覺啊？！”　　聽得沈睿鴻的這話，唐昱不禁尷尬！其實不止他尷尬，連給唐昱盛粥的鄭淑嫻都尷尬異常，其實若是換作了平時沈睿鴻絕對不會這麼說的。但昨天晚上鄭淑嫻一路的“咯咯格～”的笑了一整個晚上直把沈睿鴻整的睡不着覺！憋了一肚子的火氣！被唐昱一問他自然就一股腦的給發出來了！而鄭淑嫻笑吟吟的把粥遞給了唐昱算是暫時緩解了尷尬的局面，轉過身去她便悄悄的狠狠的掐了一下沈睿鴻的腰子！沈睿鴻此時也知道自己似乎發火發錯地方了，於是悶不吭聲的讓自家老婆子給狠狠的報復了一下。　　小語馨則是和沈芸不斷的在偷笑着，其實她們也知道昨兒晚上沈睿鴻那真叫睡不着啊！半夜起來的時候還看着沈睿鴻在客廳的沙发上悶頭抽煙呢！這頓尷尬的早餐吃完后，便有黑水國際的人來將唐昱接走了。唐昱自己的那架安―225是最高首長親自肯定可以私人擁有的，於是他可以將飛機停留在盛京的機場內等待。不過為此唐昱要每個月付出數十萬的停機費。若不是後來唐昱把飛機偶爾的租借給盛京的飛機場來用作貨運估計他得心疼的半死。　　不過即使這樣，唐昱最多也是每個月抵消掉了自己的停機費用。但飛行員的工資、每次啟航的油費還有維護什麼的那也是一筆極大的開支啊！還好的是唐昱貢獻給了國家安―225的設計圖，於是空軍也不好意思只佔便宜不吃虧。給唐昱配備了幾個飛行員和維護人員，工資一半在空軍里開。這才讓唐昱大大的鬆了口氣，唐昱去到了機場便直接登上了飛機而後直飛石家裝機場！伊萬尼現在內地能夠停留安―225這種飛機的機場不過是香江的啟德機場、盛京機場和石家裝機場而已。　　在石家裝機場停下飛機后，唐昱會合了黑水國際的人員便直接到了前往京城的高速路口。在那裡他終於見到了焦急等待他的蘇海聞博士，今天的蘇海聞博士穿着一套深色的合體西裝，站在收費路口焦急的等待和唐昱的到來。要知道，唐昱這件事情本來是早就答應了的他的了。但後來唐昱不是跑回內地忙活，就是一溜煙到了俄羅斯去了！大半年的都不見蹤影，好容易回來了一次，有了消息卻又沒有什麼時間。這次總算是給蘇海聞求爺爺告奶奶的半天找到了唐昱，並強烈的要求他必須要帶着自己到京城的各大大佬家裡去走一趟！以消除當年那傻事的影響。　　唐昱對於蘇海聞確實也有着自己的愧疚，畢竟都答應人家很久了！而且還拿捏了人家一把，但是一轉眼就丟了人家半天！這確實有點過分了，但唐昱自己卻也是無奈的啊！畢竟航母的事情自己總不可能假以人手吧？！再說國家也不放心啊！而且在這件事情上唐昱還是坑了蘇海聞一把，畢竟蘇海聞在事發的時候也被唐昱利用來打過一些煙霧彈。於是導致了現在蘇海聞在西方國家內整遭到了一定的審視。於是蘇海聞更加的想開拓內地的市場，走路的腿多了自己才不會有太多的限制。像現在，西方國家一個審視導致了蘇海聞的生意一下子便差了不少！　　見到了唐昱后，蘇海聞趕緊上前去一把握住了唐昱的手大聲道：“小昱！我還以為你又放了我的鴿子呢！天啊！你小子跑哪裡去了，我找了好久沒有沒有找到你！阿城也在聯絡你，說是也找你不到！你到底跑那裡去了？！我們都很擔心啊！”聽得蘇海聞的話唐昱心中暗笑，利嘉誠那是不敢告訴我其實是在幫國家買航母！這種事情誰敢亂說啊！？畢竟是要承擔責任的啊！但唐昱當然不會這麼告訴蘇海聞，他僅僅是高聲道：“我最近一直在山區里，那裡沒有手機信號啊！所以我們才聯絡不上的！”　　這時候外面的風很大，兩人互相之間應酬了幾句后便直接上了車一起前往京城去了。在路上，唐昱大致的講了將自己打算開俄羅斯開展業務的事情。並說明了自己在內地開展了和俄羅斯的合作后便打算帶領着百佳和自己的維科一起進軍俄羅斯。蘇海聞聽得唐昱的話不禁目光連閃！唐昱知道，蘇海聞這也是瞄上了俄羅斯的市場了！也想着如何下手呢，不過他倒是覺得無所。畢竟都是香江的企業，如果他做大了對自己並沒有什麼壞處。唐昱最近混在了香江，所學到的最大的優點就是團結！團結你能團結的一切力量，這樣的生意才能夠做大！　　於是唐昱毫不吝嗇的對着蘇海聞傳授起了自己的俄羅斯經驗，包括了要讓一些實權人物加入這樣會減少官方和貪官的刁難。包括多多的聘請前蘇聯的一些勳章獲得者，他們有着很大的影響力和號召力！然他們幫着自己工作，那麼相信會讓俄羅斯政府有着很大的好感。多多的聘請軍、警、烈家屬來自己的公司里幫忙併將他們訓練成為骨幹！本土化的企業在俄羅斯會得到更多的青睞！蘇海聞聽得唐昱的話不斷的點頭，甚至不時的還拿出來本子將唐昱的話給記錄在了上面。汽車行駛了數個小時后，唐昱他們終於到達了京城，在唐昱的指點下車子沒有停頓直接開向了柳蔭街。　　在柳蔭街內，那處何老的小院子邊上警衛們早已經認識了唐昱。見得他是出來便笑着打了個招呼，而後認真的檢查了一下車子便揮手放行了。進得院子的時候便見得何老和趙老正在下棋。唐昱想也沒有想便直接邁步走上了前去，蘇海聞雖然有些緊張但還是跟着唐昱一起上前去看着兩位老人的下棋。這時候棋局已經差不多進入了尾聲，只見最後趙老肅然的幾個馬架炮轟掉了何老的車，而何老不堪示弱的反將軍並吃掉了趙老的車。結果兩人廝殺了半天卻還是平局。　　待得廝殺完畢了，何老才看着唐昱輕聲道：“來了？！”唐昱笑着恭敬的點了點頭，何老“嗯”了一聲，隨即道：“一會兒便在家裡吃飯吧！”唐昱自然還是點了點頭，這時候蘇海聞就有些尷尬了！老人從頭到尾的可是一點也沒有提到了他，他走也不是留也不是。還好這時候趙老笑呵呵的開口了，只見趙老笑呵呵的對着蘇海聞緩聲道：“喲～你就是包與剛那位香江船王的女婿吧？！沒想到你還是個外國人呢！稀奇！這可真叫稀奇了！”

# 第五百四十七章 蘇海聞的後悔

　　蘇海聞聽得趙老的這話顯得頗為尷尬！但卻又無可奈何，誰叫他當年說的那番話實在是讓內地高層的大佬們心生不爽呢？！這些年來沒有收拾他都算是大度了，給說句風涼話已經算是不錯了。看得蘇海聞尷尬的樣子唐昱笑了笑，和趙老道：“趙爺爺，蘇海聞博士這次來可是為國家做貢獻的呢！他將我們流失在海外的幾個圓明園獸首買了回來，準備獻給國家哩！”　　趙老聽得唐昱的這話目光不禁一閃，若有深意的看了看唐昱頗帶趣味的笑了笑道：“唔～這倒是好事兒啊！難得你有這份心思呢，在門口站着干什麼？！進來做呀！還要我有這個老頭子招呼你們嗎？！”說著，趙老笑呵呵的將兩人領進了院子里的小別墅內。小別墅內的何老見得是蘇海聞進來的臉色立刻變得不是很好看，但趙老哈哈一笑便把蘇海聞買下了圓明園獸首的事情給何老一說，這何老才臉色稍緩對着蘇海聞沉聲道：“來者都是客，既然都來了那麼今天就在這裏一起吃個便飯吧！”　　蘇海聞拿出手絹擦了擦額頭上留下的汗趕緊點頭應是，心中感激唐昱對他的提點。來之前他問唐昱要不要給那些個京城的大佬們準備什麼禮物？！唐昱就對他說千萬不要準備私人禮物，讓他準備些內地流失出去的古董，類似字畫、獸首之類的。於是蘇海聞不敢怠慢，通過了自己的關係找到了一個英國收藏家買下了兩個圓明園的獸首。這招果然見效，至少何老從開始的臉色不愉到現在的請他在家吃頓便飯這已經是很了不得了！吃完這頓飯，他蘇海聞和京城高層當年的那點事情也就算是過去了。　　至少不會再被揪着不放，只要能有這個效果那麼蘇海聞便算是鬆了口氣了。畢竟這個世道可是不好混啊，而是京城的強勢是越來越明顯了！如果一直交惡下去吃虧的不會是京城方面而是他蘇海聞。萬一要是內地玩起支持自己的船舶企業崛起那麼將一下子對蘇海聞的航運業形成極有力的挑戰！而且在沒有了香江大豪們的幫助下蘇海聞自己並沒有把握能夠支持的住這種競爭。好在自己總算是度過了此次難關，擦了擦頭上溢出的汗水蘇海聞長長的吁了口氣。　　而何老則是隱蔽的對着唐昱笑了笑，其實這兩位老人早便知道了蘇海聞此次來的打算和準備的東西。這些都是唐昱早便告訴他們的了，不過為了嚇住蘇海聞兩位老人還是決定要給蘇海聞一個下馬威！至少得讓他知道有些事情不是那麼容易便混過去的，以後做事兒的時候會有點分寸不要亂來，果然蘇海聞這算是冷靜下來了。吃了兩位老人的這一記悶棍，他算是明白了京城的大佬們不好糊弄。這群老人們可不是那些在意自己賺到多少的商人。　　他們生死搏殺出來這個天下，為的是國家能更好！當年提溜着腦袋殺出一片天下的，就沒有幾個是怕死的。當年連死都不怕了，那麼現在又怎麼會在意這點的好處呢？！想通了這節的蘇海聞不禁佩服自家岳父的目光，竟然如此的長遠能夠看到現在內地的崛起而提前打好了基礎。不過這一切卻都全毀在了自己的衝動和無知上，導致最後的時期岳父想替自己來京城求情都不得其門而入！當時自己還不以為意，但現在看來當時的自己是何其的可笑！　　如果當時自己能夠不那麼自以為是的話，那麼也不會導致現在自己竟然要低聲下氣的來到京城低調的認錯。說不準自己還會和利嘉誠他們一般混到了一個高官的位置，受得國內高層的敬重並取得在內發展的機會。但這一切原本是包與剛給他鋪好的道路卻被他自己一手打斷了！甚至還搞的自己現在狼狽不堪的來到京城尋求高層們的諒解。這無疑是可悲而可嘆的。　　當夜，唐昱在何老家裡吃完飯後便和蘇海聞一起在何老的帶領下進入大內。原本何老是不太想帶着蘇海聞進入大內去見最高首長的，但無奈的是最高首長知道了蘇海聞竟然買下了那幾個流失的圓明園獸首之後竟然不顧自己身體日漸便差而執意要見上蘇海聞一面。於是何老只得將唐昱他們帶上進入了大內和最高首長見了一面。　　當唐昱見到最高首長的時候心中不禁泛起了一絲心疼！如今的最高首長精神已經頗為不好，臉上甚至有了一些浮腫。但精神卻還是很好，看見唐昱他們進來最高首長爽朗的笑着對蘇海聞道：“蘇海聞博士，你的岳父包與剛先生我可是見過了很多次了啊！他是位很愛國的老先生！也是位很睿智的老先生！我很是佩服啊！”　　宿務和聽得最高首長的誇獎心中感激，連連鞠躬道不敢。隨即最高首長對着蘇海聞沉聲道：“這次你要捐獻圓明園流失出去的獸首給國家，這讓我很是開心！雖然你不是內地人但你算起來也是內地的女婿呀！能夠為內地來出力，這就已經很不錯了呀！哈哈……”聽得最高首長這麼說蘇海聞總算是鬆了口氣，看來此次來京城的事情算是圓滿達成了！至少有着最高首長的表態那麼下面的人自然不會再為難自己什麼。不過要像利嘉誠他們似的能夠將消息和影響力直通到京城自己還是有着很長的路子要走啊！　　隨後，最高首長再和蘇海聞他們聊上了一會兒便被醫生勸住了。蘇海聞也很有眼色的趁着這個時候告辭而出。走到半路上的時候便被主管文物的部門的領導叫住了，原來最高首長吩咐下來明天的時候給蘇海聞舉辦一個捐贈儀式。畢竟人家可是真金白銀的把那兩顆獸首給拿回來的呢！至少也得給人家個儀式不是？！蘇海聞得知了甚至三號首長都會出席這次捐贈儀式心中不禁狂喜！這可是內地的一種姿態啊！在失利后研究過內地政治態勢蘇海聞知道這便是內地表態的方式，有着三號首長的出席那麼這個儀式相比會引起一部分人的注意。　　以後自己要做些什麼事兒的話，那些官員也不好太過為難。畢竟自己可是頂着“愛國商人”的頭銜不是？！至少不會像現在這樣，一堆的人都表面上對着自己打哈哈實際上卻敬而遠之生怕和京城的步調不一致而仕途不亮。而蘇海聞也知道，自己只要把握好機會那麼在內地拓展市場也並非是什麼難事兒。而這一切都需要着落在唐昱的身上，一念至此他不禁意味深長的看了唐昱一眼。心中感嘆！這年紀不大的小子那腦袋到底是怎麼長的？！自己在他這個年紀不過還是在追着校園裡的女孩兒，每天忙着各種派對的時候吧？！　　要麼就是每天都在圖書館里泡着，查閱着各種資料並準備着各種考試。但他不過是高三的年紀卻已經擁有了高達十數億的資產！擁有着自己的私人飛機，而且還是世界上最大的飛機！相比之下蘇海聞難免升起“長江後浪推前浪”之感！待得出了大內后，蘇海聞便和唐昱提出一起去小酌幾杯，而何老自然知道他們是有話要說。於是不可置否的讓他們自己下了車子。而後蘇海聞便帶着唐昱一起到了那間極其之著名的長安會所，蘇海聞在這裏也是有着會員卡的。這是利嘉誠早先便幫他辦好了的，於是他拿着會員卡輕易的便進入了長安會所內開了一間單獨的包間和唐昱坐了下來。　　這時候蘇海聞和唐昱都已經吃過飯了，於是蘇海聞便點了一支八二年的龍船和唐昱就這麼就着一些冷菜小酌了起來。唐昱本就是好酒之人，上輩子也是見識過無數的名酒當然知道這龍船乃是紅酒中的極品之一！龍船紅酒乃是出自紅酒盛產地法國波爾多的一處名庄，那處著名的酒庄便是龍船庄。在1855年評定的波爾多列級名庄評比中，除一級名庄和幾個頂二級庄外，能夠擁有響噹噹名聲的二至五級名庄並不多，龍船就是其中數一數二的。　　唐昱見得此種好酒自然是垂涎欲滴，不過他卻不會表現出來。而且一副雲淡風輕的模樣拿起高腳杯輕輕的小酌了一口，任着葡萄酒的瑟、酸味在自己的嘴裏蔓延。其後才緩緩的將紅酒咽下，閉上眼睛舒緩了一陣那波爾多頂級紅酒特有的葡萄香氣回甘便在唐昱的嘴中開始了蔓延，久久不散。看着唐昱品味葡萄酒的方式蘇海聞不禁點了點頭。還好沒有白瞎自己的好酒，但蘇海聞若是知道唐昱拿着大勺子就一大口加一大口的吃着珍貴的“黑魚子醬”的時候他會不會將自己的這番結論推翻呢？！這點卻是不得而知了。　　在唐昱回味了之後，蘇海聞才笑着對唐昱道：“這支龍船還算是不錯的吧？！呵呵……我專門讓人從法國波爾多帶回來的，一直存在了這裏卻沒有機會找到一個合適的人陪着喝今天總算是將這瓶酒開起來了，來！我們邊喝便聊吧！”　　說著蘇海聞再次給唐昱斟上了一杯酒，唐昱笑着點頭致謝而後輕輕的酌了一口轉頭看着蘇海聞緩聲道：“蘇博士有什麼話便請直說無妨，能幫到的小昱絕不推辭。畢竟您可似乎利嘉誠伯伯的好友，能幫忙的我絕不吝嗇！”　　聽得唐昱的這話蘇海聞目光一閃哈哈直笑，隨即道：“小昱啊！你話都說到了這個份上了那麼我也不隱瞞了。實際上這次我過來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能夠在內地打開港口的市場，當然！如果你能有什麼好主意的話我們也會考慮，畢竟內地的環境你畢竟熟悉！所以我想聽聽你的意見。而且我們還考慮聘用你為我們內地公司的發展顧問，卻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唐昱聽得蘇海聞的話不禁暗笑，什麼叫“聽聽意見”啊？！什麼叫“內地公司的發展顧問”啊？！分明就是指着自己來幫他開拓內地市場並給予自己一定的公司股份，估計蘇海聞是看見了利嘉誠靠着唐昱在內地混的風生水起甚至還把自己的超市業務發展到了俄羅斯去了於是心裏有了些想法，想着照舊利嘉誠的模式開展自己的內地業務。能把公司做到如此之大的人自然都不是傻瓜，他們雖然未必願意亂花錢但是在該花錢的地方卻也不會有一點的吝嗇！　　唐昱所做出來的事情和經歷以及足夠贏得這些個香江大豪們的信任了，如果此時他到香江去玩集資和找投資那麼所有的香江大佬們都是極為願意將錢交給他來―經營的。雖然唐昱現在算起來不過是個剛上高三的孩子，但是他所作出的成績已經足以讓那些大豪們正視了！宿務和自然也不例外，算起來他或許是在利嘉誠、郭英東之外最為了解唐昱的人。因為即使他與內地高層的關係不再好了，但是畢竟包家的其他人卻沒有做個那些二貨的事兒於是還是和內地的一些人物保持着聯繫。是以他蘇海聞還是可以知道一些風聲的，鑒於唐昱的背景和身份所以蘇海聞今天才將唐昱請來這裏一起商量自己即將開展的內地業務，甚至放出部分的股份也在所不惜。為的就是能夠得到唐昱的支持和參与，畢竟這樣可大大的減小自己的新公司所走的彎路。　　唐昱看着蘇海聞緩聲道：“蘇博士的意思小昱知道了，合作當然是可以的不過不僅僅是我們還需要有其他人的參与。這些人我會找齊來做，只有參与的人多了我們的生意才會做的大。想着吃獨食的人那生意終究是做不下去的，如果您同意這點的話那麼我會考慮加入您的新公司。並在公司的公關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但如果您覺得小昱的話太過自以為是的話那麼這件事情便就此作罷吧！”　　蘇海聞聽得唐昱如此說先是詫異，隨即思考了一會兒笑着對唐昱道：“呵呵……小昱說的話句句在理，我又怎麼會不聽呢？！不過這件事情的話實在太過突然。我還是需要和董事會商量一下再做決定。”唐昱聽得蘇海聞的話心裏不禁嗤笑，真當自己是小孩子么？！這個所謂的“商量”不過是託詞罷了，他蘇海聞知道要有一部分人的參与進來生怕自己吃虧了於是打了退堂鼓了。不過對於蘇海聞的表現如何唐昱也並不在意。接着緩聲道：“蘇博士，請問您有熟悉的物流專家么？！最近我一個朋友正在籌備自己的物流網絡公司，但因為沒有專業的物流專家坐鎮於是遇到了很多問題變得很尷尬，所以我想幫他找一個物流專家過來幫他打理他自己的物流網絡。”　　聽得唐昱的話蘇海聞先是一愣，隨即心中動了動！要知道，現在雖然國家的物流公司也在起步階段，但實際上因為龐大的需求產業導致整個內地的物流行業已經開始逐漸的發展起來了！這唐昱無論是他自己要做物流公司還是他朋友要做物流公司只能說選擇這個行業者那眼光的確是不錯的，在未來的數年乃至十數年內物流行業都會處於混亂無序及群雄爭霸的階段。在這種階段卻是最好賺錢的事情，也是擴大自己事業版圖的時候。因為行業還沒有形成規模並有着長遠的前景，於是只要這個時候做出規範的行業模式並以大資金扶持起自己的公司樹立起品牌那麼自己將會受益十數年甚至數十年之久！　　比如聯邦物流便是如此，在美國的物流行業當時還是群雄逐鹿的階段的時候被譽為“聯邦快遞之父”弗雷德・史密斯進入了這個行業並打破常規完成了一系列在旁人看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比如在華爾街中他能瘋狂的融資到了九千萬美元的巨額投資直接完成了聯邦快遞擴張，在當時速遞行業一片混亂中他提出了“次日到達”的目標並直接完成！這導致了他在行業內的成功！　　而現在內地也正是速遞行業一片混亂群雄逐鹿的時代，整個行業還沒有發展起來但需求卻是已經存在的了！在這個時候以大筆資金進入並直接規範化市場、制定行業規則那麼這間公司肯定會極快的成為行業的龍頭！到時候再吞併一些已經形成了規模的地方性速遞企業那麼一家垄斷式的大型公司就可以緩緩的露出自己的雛形了！　　這時候蘇海聞才有着一絲絲的後悔，自己為什麼要一開始的時候拒絕唐昱呢？！看這幅情形人家做什麼行業都是有着相當的把握啊！自己果然還是犯了自以為是並小看了別人的錯誤！要知道唐昱既然已經和利嘉誠一起合作並將百佳超市從一個香江的超市發展成為了內地的大型超市，甚至進軍俄羅斯的地步那麼說明了唐昱本身就十分具有商業前瞻性！自己的這步棋倒是走錯了啊！

# 第五百四十八章 唐昱的條件

　　蘇海聞沉吟了好一會兒，才對着太陽緩聲道：“人選倒是有的，不過他們未必肯來。”唐昱無所謂的笑了笑接着道：“您先說說，到底是誰有什麼本事。然後我再看看情況吧！”蘇海聞聽得唐昱如此說只得道：“一位叫托馬斯R・奧列弗，是先前聯邦快遞的全球顧客運作業務的副總裁，辭職的生效日期為1993年6月21日，他之所謂辭職是因為他接受一個名為‘語音溝通系統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職位；卡羅爾A・普萊斯利（CaroleA。Presley），是一位負責營銷和傳播的資深副總裁，宣布她辭職的生效日期是同年9月1日。她的計劃是移居佛羅里達，寫作並開創一家諮詢公司。但他們的辭職決定是突然的和自願的。而且都是為了自己的理想而辭職，所以我想我們很難請到他們。”　　但唐昱卻僅僅是笑了笑便岔開了話題，蘇海聞不是笨蛋！看得唐昱的表情便知道他肯定是有着一定的把握了才會問起這些事情。而事實上唐昱問起蘇海聞這件事情自己心裏也是有底的，雖然說唐昱並不了解聯邦快遞這家公司但是他了解什麼是快遞！他更了解在後世的电子商務大潮之下快遞是如何蓬勃發展！盎然向上！甚至唐昱心中還隱隱的有了一個注意，他想要做出一定的成績后和國家將郵政系統的郵遞業務直接接過來！靠着郵政的網絡直接完成自己的快遞帝國的建立！　　這並非是空想行為，而是有着實實在在底蘊！要知道郵政的郵遞業務一直都處在虧損之中，但國家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一直沒有什麼好辦法只好不斷的補貼其中的虧損。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了後世的2003年。　　根據後世的快遞諮詢網的數據显示，至2001年底，經過分營三年的努力拚搏，內地郵政全網實現收差6000萬元，驚人的實現了扭虧目標！甚至到了2010年內地郵政集團更是直接躋身世界500強，盈利13.06億美元！這說明郵寄業務還是十分賺錢的，而且由於郵政的網絡極其之廣袤，可以去到其他的速遞公司去不到的地方於是他們有着自己極強的優勢！　　但後世由於郵政的速遞業務不僅死貴而且極慢，所以導致了很多电子商務公司在有選擇的情況下都會放棄郵政而選擇其他的物流公司。雖然1994年時候郵政便開通郵政特快專遞跟蹤查詢網，實現快件的網上跟蹤查詢。但郵政的投遞慢、時間長、價格高的問題依然存在！　　年年要補貼，要的最後國家財政部憤怒的幾乎要將郵政部門的補助斷掉！甚至有些高層在考慮撤換郵政的領導人，這才引起了他們的慌亂！並緊急的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革計劃，這其中便有着和後世的馬暈的支付包綁定合作的E郵包的出現，這才算救上了郵政一命。但由於他們還是速度過慢的緣故一些电子商務從業者還是不太願意使用E郵寶。不過他們的資費倒是降下來了，於是在一些快遞到達不了的地方E郵寶確實成為了电子商務人員的唯一選擇。　　實際上唐昱真實的想法是趁着國家還對着郵政頭疼無比的時候直接將郵政的郵遞業務吃下來！有着郵電系統電信被砍出來的實例，那麼要砍掉郵遞業務也不是什麼難事兒。將郵政直接從銀行、郵遞一體砍成郵遞、銀行分離那麼對國家也是有好處的。畢竟相對於郵遞的沒有經驗，國家對銀行方面可是知之甚深啊！只要將兩種業務分離，那麼國家對於郵政的補貼自然就不在了。不僅僅能夠省下一大筆的補助，更多的是能夠促使郵政的銀行業務成為國家的又一個盈利點！畢竟人家的網點最全不是么？！　　但唐昱絕對不會現在就去接手郵政的郵寄業務，首先自己現在手下沒有一批人是精通這個行當的。其次的話現在也沒有那麼大的資金來支持郵政郵寄的行業，現在他要做的是先行成立自己的物流公司並累積下優秀的員工和經驗，而後才是直接鯨吞郵政的郵寄業務！　　當然，這一切唐昱是絕對不會有蘇海聞說清楚的。剛剛蘇海聞對自己表現出的不信任已經讓唐昱不會將這些賺錢的事情告訴給他。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有時候就是那麼的奇怪，有些人你怎麼看着怎麼順眼！甚至一些冒犯你的事情他也會一笑而過，但有些人你就是怎麼看怎麼不順眼！放在陌生人身上一笑而過的事情，但是在他們身上你就是忍不住會生氣。　　雖然現在蘇海聞還沒到要讓唐昱生氣的地步，但卻是他的作為已經讓唐昱不喜歡了。所以，一時不喜自然會不那麼坦白了，蘇海聞自己似乎也覺察到了唐昱的表現於是不禁苦笑！果然是一步錯步步錯，照着平時來說這種錯誤他蘇海聞是不會犯的。但卻不知道怎麼了面對着唐昱他就是犯下了這種低級的錯誤，或許這和他蘇海聞潛意識里仍然把唐昱當成小孩子來看有關係。畢竟唐昱才高三的年紀，實在太小！難以讓人有着成熟企業家的尊敬，除非是像利嘉誠又或者是章文昊這樣的江湖老鳥才會看得明白唐昱身上所具備的潛力，並把唐昱當成可以和自己平等對話的合作夥伴。　　於是這兩個人都在唐昱身上收穫到了大筆的利潤，可惜的是蘇海聞卻沒有抓住機會！如同傅家的那位族長一般還是未將自己的位置擺正！依然拿捏着老一輩的派頭拿捏着一些所謂的架子和講一些所謂的敷衍。所以蘇海聞和那位傅家的族長得到了一樣結局――坐失機會！但現在後悔也已經無用了，唐昱自然是不會再給他們什麼機會。蘇海聞不禁嘆了口氣，看里自己在很多方面還是不如利嘉誠良多，所以利嘉誠穩坐着香江第一大豪的交椅而自己不過是能緊隨其後而已。　　隨即看得唐昱東扯西聊但卻已經是沒有了任何實質的內容了，蘇海聞不禁黯然。他知道自己坐失了一次機會，一次曾經可能讓他介入內地生意的機會。或許以後機會不會少，但是類似唐昱這樣優質的合作夥伴卻是不多了。一念至此，蘇海聞咬着牙對和田玉誠懇的道：“小昱，我知道或許你對我有些看法。但事實上我真的是想和你一起合作生意，內地的市場前景你也是看到了的。而我們環球航運的優勢也是有目共睹的，相信我們強強聯手肯定能做大這個市場！所以，我想知道你的意思，到底是願意不願意和我們合作。”　　唐昱沒有想到蘇海聞竟然是如此的果決！一下子便說出了這些話來！要知道，如果自己拒絕了他那麼蘇海聞將會變得很難堪。而且老生意人是絕對不會這麼直接的問的，而是不斷的試探、暗示，並得知了夥伴的想法而後才會談一些具體的合作。但蘇海聞在敷衍了自己后卻這麼直接的再次提出合作這是唐昱難以想象的，不過隨即唐昱便釋然！蘇海聞不愧是包與剛指定的接班人，雖然政治經驗有着一定的不足但是為人水準卻是夠了！至少知錯便能當場改之這樣的事情還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出來的。大多數人最多是回去了以後暗自懊惱並等待下一次機會。但只有夠果決、夠聰明的人才知道挽回一次機會比等待一次機會來的更為靠譜些。　　毫無疑問，蘇海聞就是這種人！於是唐昱沉吟了好一會兒，才對着蘇海聞沉聲道：“蘇博士，這樣吧！如果你能將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請到我們內地來與我見面，那麼我便願意和你合作。不過合作的章程我們另算，前提便是將他們兩位請來，你看可以嗎？！”蘇海聞聽得唐昱的話不禁鬆了口氣，在他看來這並非什麼難事兒。　　畢竟他蘇海聞擔任過加拿大的高官，對於這些人物還是熟悉的。而且憑着自己的聲望那麼找個機會招呼這兩個人來內地卻也不是什麼難事兒！當然，蘇海聞知道唐昱之所以將這兩個人找來肯定是要將他們引入自己新成立的速遞公司的！那麼自己給唐昱搖旗吶喊卻也是必須要的事情了。而且自己將來也要進入這間公司，有這兩位在裏面那麼自己也將放心不少！　　畢竟這兩位都是經營了快遞業多年的精英了，他們自然知道該如何發展。尤其是卡羅爾A・普萊斯利，她可是負責聯邦快遞的營銷和傳播的資深副總裁！這種人才自然知道該如何處理人際關係和業務內容，甚至營銷她都能插上一手！是以，蘇海聞對着唐昱點了點頭沉聲道：“小昱，既然你都這麼說了！我自然是不會推辭了！事不宜遲，我明天就出發！那麼你就在內地等着我消息吧！”

# 第五百四十九章 唐昱的利潤

　　而後唐昱和蘇海聞再次談了一些江湖逸事，說了些閑話後唐昱便告辭而去。在長安會所的門外自然有着黑水國際的頂尖人員在接他回到柳蔭街去。回到家后，唐昱發現何老和趙老都還沒有睡去，而是端坐在客廳內等着他的回來。一時間唐昱不禁心生感動！　　要知道，兩位老人家根本就無需等他！而他的身份跟不就沒有到讓兩位老人來等待的資格，但兩位老人卻就這麼在客廳里等他了！見得唐昱回來，趙老笑了笑輕聲道：“回來了？！那蘇海聞和你談的怎麼樣？！給了你什麼好處了沒有？！”聽得趙老的話唐昱不禁啞然失笑，難道自己在兩位元勛的眼裡就是賺點好處的商人么？！於是唐昱無比鬱悶的對着老人道：“爺爺，難道在您眼裡小昱就是個鑽了錢眼兒里的人么？！這也太傷小昱的心了吧？！”　　聽得唐昱這麼說趙老不禁嗤笑着道：“你個臭小子！雖然沒有說直接鑽到了錢眼兒里，但實際上也差不多了！你自己看看你做的那件事兒不是為錢做的？！諾！黑水國際，你小子賺了多少？！我估計少說都上千萬了吧？！還有VCD的項目，有着利嘉誠幫你打開市場和協同銷售！你個小混蛋至少賺進了好幾個億！更別說你和利嘉誠、宛如丫頭他們折騰的百佳超市，算算全國的近百家分店一天的營業額都是個恐怖的数字吧？！這裏你小子說不賺進幾個億我老頭子絕對不信！”　　全中！趙老火眼金睛，一下子便抓住了唐昱的重點，這些個企業這段時間的收益唐昱一直都沒有時間去查看。但就回到了遼海的那段時間聽取了一些回報后，唐昱愕然發現自己已經莫名其妙的成為了數十億身家的大人物了！這其中有VCD的利潤，也有着百佳超市的分紅，更有着黑水國際的利潤！全部疊加起來其實還超過了趙老的估計！　　因為僅僅是VCD項目由於唐昱佔據了大股份，於是雖然他這近一年沒有這麼打理但是維科在章明哲的經營下還是蒸蒸日上！單單是唐昱分得的盈利就達到了近二十億之多！而且由於和西門子合作開發了歐洲市場、和利嘉誠合作開發了東南亞市場一時間VCD的風頭竄遍全世界！唐昱開發的VCD租賃模式更是被西門子和利嘉誠發揮到了極致！甚至西門子還跑到了好萊塢買斷了不少的大片的VCD版權並直接加入了租賃行內，無數的原本出租錄像的商店全部改為出租VCD碟片的店鋪，又或者是兼營VCD租賃行業！　　所以這一奶奶但憑着VCD項目唐昱便能大發特發！賺到了二十多億的資金，黑水國際更是了不得！由於江慧琳、宋宛如他們公關得力，已經讓內地的四大國有銀行直接將金融押運的業務交給了黑水國際來―經營。而是加之高檔住宅小區內的住宅安保、先富起來的一批人的私人安保……等等，黑水國際在內地的營業額就達到了一個恐怖的数字！更不要說他們在東南亞區域的業務了，那更是賺的滿盆缽！東南亞各地的華人圈子全都知道了黑水國際的大名，並想方設法的找到黑水國際來到自己的國家開展業務！　　現在的黑水國際已經遍布了整個東南亞區域！隨着黑水國際的觸角延伸的還有總參的步伐，不少總參的人都是以黑水國際的名義在當地活動。因為這樣更能得到當地華人的支持並不會引起當地政府的注意。而在東南亞區黑水國際的安保任務不單單是私人安保，更多的是礦山、住宅、農場……等等五花八門的任務，甚至還有幫一些小國家訓練警察也成為了黑水國際的業務之一！不過黑水國際的大部分資金已經流向了設備的採購，甚至唐天浩還雄心勃勃的要跟俄羅斯採買一艘戰艦！將黑水國際的業務擴張到海運行業的安保中去，剛開始得到了這個消息的唐昱差點嚇趴下！自家的二叔這野心也太大了吧？！竟然想着買軍艦了！但隨後唐昱才知道，原來海軍看到了陸軍能夠有那麼多的退役人手得到安置於是心生不爽！　　找遍了關係終於找到了江慧琳，在江慧琳和宋宛如等黑水國際的元老們的協調下確定了將海軍的退役人員全部聘用到黑水國際來！並開展航運安保業務！而宋宛如他們如此決定也是有原因的，1991年索馬里內戰的爆發，令亞丁灣這一帶海盜活動更趨頻繁，曾多次發生劫持、暴力傷害船員事件。索馬裏海盜有四大團伙：邦特蘭衛隊、國家海岸志願護衛者、梅爾卡、索馬里水兵。　　經歷了幾次綁架案后，幾乎船隊都對着亞丁灣有着天然的恐懼！但無奈的是一些運輸業務總是要經過亞丁灣的。於是宋宛如他們考慮了一番后認為航運的安保業務是可行的，而且有着俄羅斯的大甩賣這次時候不下手搶點東西那還要等到什麼時候去？！加之海軍的要求於是幾方面一拍即合！由海軍的人出面活動，最終讓唐天浩以四百萬美金的價格買下了三艘沒有拆卸過的現代級驅逐艦！　　並聘用了一部分俄羅斯的退役人員參与了黑水國際之中，這讓俄羅斯的軍方大為欣慰！而唐天浩自然也拿到了不少好處，俄羅斯軍方提供了一部分退役人員加上內地海軍派來的一部分人員形成了黑水國際的海上力量！乍一看之下這支力量甚至比香江的英軍更加的強大！　　為此彭定抗曾經抗議過，但受到了幾方面的一些壓力和警告后他便知道自己的抗議對黑水國際是無效的。於是只得鬱悶的收聲在一邊傻傻的看着這三艘現代級驅逐艦直接駛進了維多利亞灣！此舉也讓黑水國際名聲大震！要知道，這可是香江啊！他黑水國際不過是一間公司而已竟然能夠擁有自己的艦隊！這也太厲害了吧？！隨後更讓他們跌落眼鏡的事情發生了！　　蘇海聞的環球航運宣布和黑水國際合作，將聘用黑水國際的軍艦對環球航運在亞丁灣的航運業務進行護航活動！一時間一石激起千層浪！無數的香江媒體爭相報道此事，黑水國際再次成為了香江的熱門話題！這時候香江的民眾們也愕然的發現，黑水國際竟然已經悄聲無息的滲入到了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從他們的住宅到公司，從超市到金融押運到處都可以見到黑水國際的安保人員的身影！而這是什麼時候完成的事情這些個民眾們竟然都不知道！　　不過這不妨礙他們因為這是間香江公司而感到驕傲，更不妨礙他們因為這間公司的老總拿着香江身份證而感到自豪！這是屬於香江的艦隊，是屬於香江公司的艦隊！他不是英國人的！一時間，一些香江的老人們熱淚盈眶！我們竟然有了自己的戰艦停留在這了，而英國人卻不敢吱聲！於是黑水國際再次在香江受到了歡迎，尤其是在黑水國際開放了給民眾参觀自己的軍艦后這更讓香江的民眾們感到開心！甚至唐天浩眼珠子一轉，直接開放一部分黑水國際的裝備作展覽會給香江的民眾們一起來参觀！此舉再次提升了黑水國際在香江的威望！　　但黑水國際的盈利也大部分填了進去，導致了黑水國際收入的減少。不過唐昱並不是很在意，能盈利就行！主要是要擴大黑水國際的影響力！尤其是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這對以後黑水國際要做的事情很關鍵！黑水國際是必須要以香江公司的形象出現的，這可以讓黑水國際到時候以非內地機構的身份直接參与東南亞事物！　　不過宋宛如他們在決定購買軍艦的時候，唐昱正在幫着內地搞航母呢！於是聯繫不上他的宋宛如他們只好自己拿了主意做下了這件事情。唐昱是回到了內地好幾天後才得知了此事的。　　不過，在所有的盈利中唐昱覺得最為奇怪的是百佳的盈利。按說百佳的盈利應該不少，但實際上這次唐昱收到的分紅卻是不多！後來利嘉誠跟唐昱解釋道，本來是盈利挺多的！不過你提出了要進軍俄羅斯的零售業於是我便拿出了大部分的資金準備。到時候直接先在俄羅斯開展業務！甚至在從唐昱那裡得到了消息后利嘉誠便馬不停蹄的直接飛往了俄羅斯和聶卡耶夫展開了談判！不過雙方都是爽快的聰明人，於是確定了股份分成后聶卡耶夫便馬不停蹄的幫着利嘉誠引薦各方人物，並尋找起地皮準備在俄羅斯大力開展百佳的業務！　　在聶卡耶夫的幫助下利嘉誠一下子便抓住了重心，並已經在莫斯科選好了地盤準備開始裝修籌建第一家百佳在俄羅斯的超市！並將第一批的俄羅斯員工選定後送往了香江進行培訓！

# 第五百五十章 俄羅斯來的新消息

　　生怕兩位老人再問下去那可就真的露底了！於是唐昱嘿嘿一笑，對着趙老和何老道：“好處嘛……肯定是有點的，但小昱可不是只看好處的人呢！”說著唐昱見得趙老似乎要嗤之以鼻趕緊道：“爺爺，咱們國家的郵政不是一直在虧錢么？！現在正是國家用錢的時候，我想國家肯定也在為這件事情頭疼吧？！”　　唐昱轉進的非常之成功，他這麼一說趙老先是一愣隨即感慨的點了點頭。郵政的業務虧損已經是個老大難問題了，但很多時候國家又不能置之不理。而且這裏面牽扯到了很多關係，並不能想國企一般直接下崗或者破產對待。是以，面對着郵政虧損的問題國家一直都很頭疼！但是卻一向都無可奈何的事情。甚至有過高層想要直接將郵政改制，但是其中的弊端是在太多於是不得已而作罷。　　但實際上高層不想改革么？！實在是想啊！但其中的肘制實在太多，而無奈作罷。而郵政系統卻又是國家不可或缺的部門之一，於是哪怕是虧損國家也只能是不斷的貼錢進去。而趙老跟何老不一樣，趙老一直是在政府部門中工作了多年的。他自然是知道國家對於郵政系統的無奈，卻又急於改革的態度。與趙老聽得唐昱如此說不禁愣了愣，隨即道：“你小子該不會想着把郵政承包下來吧？！這肯定是不行的！國家不會允許！”　　聽得趙老這麼說，唐昱笑了笑道：“倒不是完全承包，不過還是想着把郵政分割一下。就像今年年初確立下來準備要將郵政和電信拆分一般，其實我們可以拆分的再細一些。這樣國家會有更多的盈利點，並且有着更大的靈活性。”　　趙老聽得唐昱的話不禁點了點頭，隨着電信電話的業務不斷的擴張其實高層已經存在了將郵電系統拆分成為郵政和電信兩方面的業務。這個共識已經在高層內達成，但是具體的實行估計要等到明年。畢竟現在解決下崗工人和國企改制的問題才是現在國家的關鍵，郵電系統的事情大可以等到這些事情理順了之後再做。但這件事情雖然沒有被明文規定，卻是在京城的高層內都知道的事情。甚至一些個有點關係的小官僚們都在為此活動着，希望能在新公司內給謀上個好職位。　　這些事情其實趙老他們也是知道的，不過首先他們是不屑於去通過自己的身份賺國家的什麼錢，其次他們對這件事情也不好過多的關注。畢竟現在自己都退下來了，再指手畫腳的那麼可真就是越老越不懂事兒了。於是他們雖然對國家和京城的高層有着一定的影響力但大多數時候他們都避免這種影響力，除非事情已經超出了他們的底線他們才會隱晦的對着高層表達自己的看法。否則他們向來是泥菩薩一般――一言不發。　　趙老聽得唐昱的話想了好一陣后才對着唐昱緩聲道：“小昱，你得知道這可不是簡單的事情！哪怕吃拆分了那麼郵政系統可是有着數十萬的員工啊！這些人都你都能安排好么？！都能處理好么？！還有，郵政的許多網點是根本就不盈利的，只是因為國家的需要他們才會在那裡紮根！這些都是不能裁撤掉的，那麼你也能保證他們存在嗎？！而且改革郵政的話是需要大量的從事過郵寄業務的人員的，還有一些管理人員這些你都有嗎？！這可不是說說就能夠承包下來的啊！雖然你對國家有着很大的貢獻，但並不代表你能夠亂來！而且現在郵政和電信的拆分雖然已經成為了定局，可是拆分之後的結果卻是誰也不知道的！這點你更是要慎之又慎！”　　聽得趙老的話唐昱撇了撇嘴，這些我都知道啊！特別是郵電系統的拆分，這其中電信是肯定賺錢的啊！現在不就是電信里的那些得了好處的傢伙們生怕郵政那邊將他們的利潤分薄了才拚命的推動了郵電系統的改革么？！後世的情況也證明了這種改革的確有利於郵電系統的發展。不過經過改革大賺了一筆后的電信系統沒有想到的是國家後來又再次推動了改革，將他們截斷成了移動和聯通。而後再扶持起了其他一些央企來跟他們競爭，為的就是不讓他們一家獨大。　　趁着國家高層對此事還沒有太大的把握的時候將虧損的郵政系統的郵寄業務搞下來，這對於唐昱來說不是什麼難事兒！而且這也是國家願意的，畢竟郵電系統現在可是一個包袱啊！至於拿下來后怎麼盈利其實唐昱早有了腹案，其實唐昱心中有着一個關於郵政盈利點的大殺器！只不過他現在可不想說出來，畢竟說出來了國家或許會撇開他自己去執行。更大的可能性是國家根本執行不好，導致一個歪嘴和尚念好經的結果。這樣的實例並非沒有。　　“爺爺，您多心了！其實我不是說現在就要承包收購郵政業務的部分，而是在一年後我有這個打算。”唐昱看着趙老那炯炯的目光毫不退縮，而是迎面而上的侃侃而談：“現在我沒有郵寄行業的經驗不代表我們以後沒有，事實上我正在組建一家物流公司。我的目標就是能探索出一條適合我們國家郵政郵寄項目的道路來。為此我和蘇海聞博士提出的條件就是讓他幫我將聯邦快遞的兩位辭職的高級主管請過來，讓他們參与我們的設計和建造我們自己的郵政業務。我相信他們有着聯邦快遞的從業經歷，豐富的業務經驗總會給我們一些啟示。從而將國家的包袱卸下了，讓國家能夠更從容的調動我們自己的資金。”　　聽得呃唐昱的話趙老不禁點了點頭，如果是唐昱要這麼說的話那麼倒也不失為一個辦法！畢竟現在每年可都是補貼進了郵政業務數十個億的資金啊！這些資金如果用來做其他事情不知道能做下多少！但由於郵政一直處於虧損而國家並沒有太好的辦法，於是只能任由他虧損着。無可奈何的一直補貼，如果唐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那麼無疑的幫了國家的大忙了！　　“小昱，如果你是這麼打算的倒也不是不可行。但是你考慮過其中的投入和風險了沒有？！而且那些人員怎麼安排？！要知道這個一下子處理不好可是會出大亂子的啊！”趙老想了想還是向著唐昱勸說道：“郵政系統的問題實在是很複雜，不是一句兩句能夠說的清楚的。其中的關係盤根錯節，牽扯的人更是廣袤的很！就算是一號首長面對此事也是頗為頭疼，你有想過這方面的問題嗎？！”　　唐昱當然想過，而是還是深入的想過這些問題。從很早的時候唐昱便知道郵政有着巨大的問題存在，並且由於郵政的歷史裏面充滿着盤根錯節的關係於是直到二十一世紀初郵政的問題才解決了一小部分！任何領導的參与都無法撼動郵政系統的地位與自身的生存方式，這導致了國家的極度懊惱！但卻又無可奈何。畢竟國家需要郵政，即便是虧損也不能關閉他。　　但唐昱卻知道這種事情的解決方案，那就是完全不理這些關係！直接的對郵政系統進行大方向的改革！並將其中的人事不斷的四處調動、往裡面滲沙子！只要自己的管理人員的基數夠大，管理的面積夠廣那麼這種方式也並非是不可以的！這種做法也是後世大型企業的改制方案之一，在後世唐昱曾經認識過一個參与過改制的官員。這個官員就提出了此種做法。　　簡單的說就是打掉那些原來在企業虧損的問題上冥頑不靈的一些領導，藉以“學習”、“培訓”等名義將他們和企業分離開來，而後滲入一些強有力的領導人對着企業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直接在他們沒有回過神來之前便將這家企業掌握在手！等那些領導們學習培訓完畢后，這家企業也已經被掌控在了自己的手裡。並這些領導是不可能再回到原來的企業了！　　他將會被調往其他的企業內任職，而新的企業則已經改造好的一家企業。並且這些領導在裏面也不可能擔任主職而是副職。這樣就可以避免他們亂來並打算企業的秩序，只需要來上那麼兩三回這家企業就會被徹底的掌握在手中！這也是後世的私企收購國企的時候的普遍做法。具體這個方法是誰提出來的已經不可考，但這個方法卻很是有效！　　不過現在還沒有人去以這種做法來兼并國企，畢竟現在私企兼并國企並不像後世那麼的常見。所以還沒有人遇到國企中的那些詭異而神奇的問題，自然就不會有人來想着怎麼處理這些問題了。不過，還有比唐昱穿越更詭異的事情嗎？！所以這些詭異在唐昱的面前全部都不算是詭異，因為最詭異的確是唐昱。所以，唐昱在碰到任何事情的時候都保持着良好的心態。很簡單：沒有比自己能夠穿越更為詭異的事情了。這種經歷足以讓唐昱看淡一切風雲。　　是以唐昱笑着對趙老道：“爺爺，如果我直接承包或者說兼并了郵政系統的郵遞業務的話，那麼那些員工究竟是屬於我的員工還是國家的員工呢？！”聽得唐昱的話趙老為止一愣，沉吟了好一會兒才道：“自然是你的員工，只要你不撤銷網點那麼國家可以不管你是否裁員。不過這些得有個度，不能全部由你掌控！一些要害地區國家還是需要控制的。”　　唐昱聽得趙老的話不禁瞭然！為何後世郵政系統沒有被兼并掉，或許這也是原因之一！郵政系統很可能牽扯到軍方的一些項目，而這些項目都是不能泄露出去的！於是郵政只能是掌控在國家的手裡。但唐昱卻不信這個邪，他看着趙老緩聲道：“我們可以和國家合作，簽訂保密協議來完成國家交代的工程。但我們必須要能控制住企業啊！不然的話哪怕我再有能耐也不可能完成扭虧為盈的任務，爺爺！只要國家能夠下定這個決心那麼我絕對願意做個馬前卒！”聽得唐昱的話，趙老卻沒有直接回答而是陷入了沉思之中。說實話，作為元勛趙老自然是想着郵政能夠成為盈利的央企而不是一直吃着國家糧食補助的央企。　　但這也不過只是想想罷了，都知道郵政業中的難點和壞點！其中的關係更是擺在那裡根本就搞不了！接着唐昱緩聲道：“這些企業的問題我想國家也是知道的，總是補助卻是從來沒有扭轉過。國家是否想過其中的問題呢？！這點我想您比我要清楚的多了！而我現在提出的方案則是最好的方案，趙爺爺！我想您是否和一號首長他們商量一下？！到時候郵電分家的時候可以劃分的再細些！郵寄方面的業務我可以完全的承擔！如果國家願意那麼其實銀行的業務我也可以做！”　　現在來說收購國有銀行還是有些犯忌，但實際上來說到了數年後這些卻都成為了常態了！比如鵬城的安平保險公司就收購了鵬城的鵬城商業銀行，並組建了自己的安平銀行！甚至推出了免手續費跨行、跨區提款，這早就了後世一段時間內安平銀行的奇迹！讓業內刮目相看！不過由於安平銀行的網點確實不多，所以一時間他們也沒有發展起來。　　而上市了的民生銀行，更是在被史玉住收購中引起了一大片的風波！因此，在後世一些企業在銀行中有着自己的股份和發言權甚至自己有着銀行卻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甚至他們參与到國有銀行中也是極為正常的事情。　　“要持有郵政系統的銀行這就有點太過了，但是你說要接手郵政系統的郵遞方面的業務倒也不是不行！”趙老沉吟了好一會兒才對着唐昱緩聲道：“這件事情我會和他們商量，現在你先別惦記着了！還是做好你現在要做的事情吧！別整天的瞎想些沒底兒的事兒！”　　聽得趙老的話唐昱笑嘻嘻的應聲是，而後又和兩位老人聊上了一會兒便回房休息去了。第二天一大早唐昱便接到了利嘉誠的電話，讓他趕緊到俄羅斯一趟！說是有急事要過來，在衛星電話中利嘉誠鄭重的對着唐昱道：“這次我們要做的是原油管道！我得到消息俄羅斯似乎因為財政的原因打算招標以原油抵償來修建一條管道！我覺得這很可能是我們的一個巨大的機會！如果沒有抓住我想我們兩個一輩子都會後悔！甚至我們的國家都會後悔！但這件事情靠着我一個人是肯定不行的，你必須也要過來俄羅斯！最好總參的人也來幾個！”　　聽得唐昱說的如此鄭重唐昱不敢怠慢！趕緊將事情通報給了趙老、何老兩位！而兩位老人則是直接和最高首長彙報了此事！經最高首長和一號首長等人溝通后，一批專家隨着唐昱悄然出發！搭乘着唐昱的那架安―225直接飛往了俄羅斯！在那裡，唐昱見到了久違了的利嘉誠和聶卡耶夫，幾人來不及客氣什麼利嘉誠就急急的將唐昱他們帶到了自己的酒店內並對着唐昱和那些國內過來的專家們沉聲道：“我從聶卡耶夫那裡得到了消息！俄羅斯準備要興建一條原油管道直接通往亞洲地區，但由於資金的缺乏所以他們一直沒有建成。不過最近他們打算將這個項目進行招標！要求就是建成這條管道后所有的資金全部用其中運輸的原油抵扣！日本人也知道了這個消息，他們正在积極的接觸着俄羅斯的高層試圖拿下這個項目！”　　說著，利嘉誠沉聲道：“日本人的想法是讓這條原油管道先行到日本去再轉道內地，如果他們的目標真的達成了那麼將是對我們國家石油資源戰略的一大影響！畢竟現在我們國家處在高速發展時期！如果這個時候資源被人卡住了脖子那麼將來一旦日本人和我們有什麼爭端的話我們就被動了！”聽得利嘉誠的話專家們全都肅然了！一個年約七十餘歲的老人沉聲對着利嘉誠緩緩的道：“你得到的消息可靠不可靠？！畢竟這可不是什麼小事情啊！如果是真的那麼這個項目是我們必須拿下來的！”　　邊上的聶卡耶夫此時看着這位專家沉聲道：“這個消息是我們從俄羅斯資源部長那裡知道的，你自己說真實不真實？！還有，你們可以去調查一下！現在日本人正在俄羅斯活動着此事，我們俄羅斯的高層已經有所意動了！畢竟日本人給出的條件實在不差！但我卻不想他們這麼輕易的得手，哼！在我看來日本人就是美國的走狗！對於他們是不必給好臉色的！”

# 第五百五十一章 對話周光照

　　聽得聶卡耶夫如此說，內地來的專家們臉色皆是變了變！如果是日本人已經開始動作了我們竟然一點孝心也沒有那麼真的是總參部門的失職了！畢竟這種關係到國家資源戰略的事情竟然一點風聲也沒有，作為國家倚重的情報部門實在是有着失職的嫌疑啊！　　而現在聶卡耶夫可是在這裏呢！眾人自然是不好指責總參部門的工作不力，於是都陰沉着臉聽得聶卡耶夫道：“其實，關於石油輸出的問題我們一直就在考慮。不過這次由於我們出售軍艦甚至航母的事情實在太過刺激國家了，現在軍隊內部和各個社團都對着政府的決策產生了巨大的懷疑！於是才推動了這次輸油管道的計劃，政府這次的意思是要通過這條管道創造一些利潤和價值維持住國家的運轉。畢竟沒有了資金的教訓實在是太慘痛了！”　　聽得聶卡耶夫這麼說，內地過的專家們和唐昱頓時恍然！俄羅斯畢竟是繼承了前蘇聯最多的遺產，被視為前蘇聯的繼續。而這樣的國家竟然從91年成立到現在一直被排除在了主流國家的邊緣。國內的經濟幾乎接近了崩潰，軍隊連給養都保證不了！甚至要賣掉軍艦航母來維持，這實在是太過刺痛了俄羅斯人的神經！這導致了整個俄羅斯的極度憤怒和對政府的無限失望，甚至這讓恢復前蘇聯的呼聲也漸漸的燃起！俄羅斯人認為：至少在那個時候我們窮困依然，卻還有着尊嚴！　　這時候俄羅斯政府終於是慌了手腳，經過緊急的磋商和不停的製作方案他們終於確定了建立一條盈利的輸油管道來增加政府的收益和平衡各方的利益。當然！這份方案出來后他們感覺挺好，不過卻愕然的發現他們自己根本就沒有錢來建設這條管道！於是俄羅斯政府再次進行了一系列的會議，最終定來來從輸入國那裡貸款來進行建設。　　這時候問題又出現了，關於輸入國的部分雙方再次分成了兩派！一派覺得要先跟內地方面進行通報，然後商量建設。畢竟現在內地發展勢頭驚人，相信他們是個能夠保證長遠利益輸入的國家。而另一派則是覺得是否要先和日本商量一下，畢竟日本的實力也不差！而且日本是資源缺乏國家，他們的進口量也不會少。甚至為了資源他們可能會提出直接的援助讓俄羅斯撈取更多的好處！　　兩方的人一直爭論不下，這時候一些曾經和日本接觸過的官員將這個消息透露給了日本人！於是日本方面則迅速的趕到了俄羅斯，並秘密的拜會了一些實權官員試圖讓管道先行經過日本！現在這份方案已經在俄羅斯的高層內漸漸的流傳開來，於是聶卡耶夫緊急的通知了利嘉誠方面，而利嘉誠則不敢怠慢的直接告訴了唐昱！　　聽得聶卡耶夫這麼說，在場所有的內地方面的人皆默然。而唐昱的感慨卻是最大的，他從後世而來自然是知道“俄羅斯遠東輸油管道”的事情實際上是到了後世普京大帝的時代才被提出來！而且其中日本人的確也摻和了不少，甚至導致了這件事情被拖延的良久都沒有成型。俄羅斯方面因日本的提議一直在由於，因為日本明說了他們將承擔所有的鋪設費用並保證自己每天至少一百萬桶原油的購買。　　這實在讓俄羅斯政府極為動心！畢竟管道造出來人家給錢，而且還保證一定量的消費這是多好的事兒啊？！於是俄羅斯的高層開始普遍的傾向於接受日本方面的方案進行建設。而那些支持先和內地溝通的官員們也都因為日本的這次大手筆而有所動搖！但，這時候內地方面還沒有收到任何的消息！而如果不是聶卡耶夫的悄然通報甚至這件事情俄羅斯跟日本人簽完了合同可能內地才會知道！　　得知了這個事實后，內地過來的專家們全都嘆了口氣。聶卡耶夫見得此情形知道他們逃單獨談話了，於是笑着道：“小昱，我出去安排晚餐為你們接風吧！”說著聶卡耶夫便離開了房間。此時房間里終於只剩下了內地過來的自己人，唐昱對着自己身邊的一個黑水國際的安保人員使了個眼色。那名安保人員會意的在房間里檢索起來，好一會兒了確定了沒有任何問題對着唐昱點了點頭，唐昱才對着那些專家們沉聲道：“現在的事態很是嚴峻！我希望各位專家們能給出評估並形成報告提交給京城。”　　這幾位內地過來的專家們聞言皆點了點頭，接着唐昱沉聲道：“只要我們京城方面傳來消息，那麼我們便負責活動俄羅斯的高層！說服他們將管道先行建設到我們國家去！畢竟這關係到我們國家的資源戰略問題！希望各位專家能夠盡到自己的責任。”　　唐昱的話音剛落，接着剛才那位年紀略大的老專家看着唐昱緩聲道：“後生，我們這些傢伙雖然老了但是還是能為國家做些貢獻的！小後生啊！你的事情我們這些老傢伙也是知道的！你給國家搞來的航母、搞來了飛機！做到了我們這些老傢伙們一輩子努力都沒有做到的事情，我們這些老傢伙感激你！這件事情你不需要多說什麼，我僅代表我們這些個老傢伙們表個態！我們絕對會為了這件事情努力的向國家申請，保證通過！你現在就開始跟俄羅斯那些高層活動吧！畢竟這些事情宜早不宜遲，日本人可是已經動手了！如果我們再不反應的話那可真是就遲了！”　　唐昱一邊聽着老者的話一邊觀察着在座的其他專家的反應，但唐昱卻驚奇的發現這位老者的發言沒有引起任何人不滿或者不在意的神色！反而是其他專家都是一臉的認同和激動的神色！見得唐昱在觀察，在唐昱身邊的黑水國際的安保人員悄然的在唐昱耳邊輕聲道：“這位老先生就是咱們內地科學院現任的院長周光照老先生！”聽得這安保人員的話唐昱的臉色猛的一變！　　看着那對着自己發言的老人深深的一個鞠躬沉聲道：“卻不知道是周老先生噹噹面！小昱賣弄了！還希望老先生大人有大量不要責怪小昱的孟浪！”看得唐昱如此恭謹的對着自己鞠躬老人一把將唐昱扶起，看着唐昱緩聲道：“小後生啊！別說什麼孟浪不孟浪的，你確實做的比我們這些老傢伙好多了！”但唐昱哪裡敢在這位老先生面前拿大啊？！先前不知道就算了但是現在知道了唐昱卻心中頗為忐忑。　　周光照老先生可是世界公認的贗矢量流部分守恆定理的奠基人之一，“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參与並完成了內地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的理論設計，有着十一間科學院院士頭銜、被譽為“內地科技領軍人”！這滿身的光環已經讓無數人耀的睜不開眼去！無怪乎這位老先生的話在場無人敢於反駁，實在是這位老先生所取得的成績太要耀眼、太過風華於是竟是在他的發言下讓這些個專家們唯他馬首是瞻！　　見得唐昱的表情，周光照笑了笑道：“小傢伙啊！我們這些個老東西終究是要去見馬克思的，這個世界終究是你們的世界！無論是科學研究還是國家的發展，你們要強於我們才是啊！我聽得最高首長提起過你的事情，讓我這老傢伙很是佩服啊！三艘航母！大手筆啊！從前的海軍司令一直都跟我說怎麼作為一個有着大面積海岸線的國家竟然沒有航母！這是他這個海軍司令的遺憾和失職！你算是圓了他的夢了！”　　唐昱聽得老人的話不禁默然，我們的海軍航母夢一直發展了多年！甚至在國家不斷的因為海洋利益被侵犯的時候我們的這種感受更加的強烈！我們需要航母！但是現實的情況卻是國際上的敵視和圍追堵截不希望我們能夠擁有航母，因為我們的崛起讓他們恐懼，讓他們憤怒！所以直到後世，當我們真的起來了之後才敢把那艘早已經購買回來的瓦良格號改裝成為了我們的第一艘航母！真正的擁有了我們自己的海軍定海神針！不過即使擁有了我們要將航母形成戰鬥力卻還是需要時間，需要實戰的檢驗！唯有經過實戰的檢驗我們才能知道我們的航母戰鬥力到底如何！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小昱雖然不敢說自己有着為國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做法，但只要是有利於國家、有利於民族之事小昱還是願意為之付出努力併為之奮鬥的！”聽得老人的話，唐昱沉默了半響而後才看着老人緩聲道：“我們終究是中―國人，我們血管里流淌的是華夏族裔的血脈！這點是致死我們都不會改變的，只有國家更好我們才能夠更好！”

# 第五百五十二章 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羅維奇・普京

　　“好！此言大善！能見到你這樣的孩子也不枉我們當年的奮鬥了！”周光照激動的對着太陽說道：“小昱！你先忙去！這件事情國家方面的問題就交由我們這些老傢伙搞定吧！”　　唐昱聞言堅定的點了點頭，而後轉身走出了房間。在酒店的大廳內唐昱找到聶卡耶夫極為鄭重的道：“聶卡耶夫，這件事情我需要你的幫助！我相信我們的合作已經讓我們雙方都得到了好處，而你背後的那位大人物肯定也是知道的。並且是想和我們合作的！所以我希望你聯繫於他！將我們的要求告知過去！”　　聽得唐昱如此說聶卡耶夫先是一愣隨即笑了笑，而後便拍着唐昱的肩膀沉聲道：“我們雙方其實是最好的合作夥伴，相信上次的交易已經讓你們嘗到了甜頭！相信我吧！我們合作則是雙方皆有利，一旦分開那便是失去了根腳。”　　說著聶卡耶夫將唐昱拉出了酒店，在酒店門外早已經有一輛汽車在等候着了。見得聶卡耶夫出來便有人直接打開了車門將聶卡耶夫迎接了進去，而後汽車便直接開出了酒店。在那汽車的後面則是有着黑水國際的人員不斷的跟隨着，他們自然會跟隨畢竟唐昱現在的安全已經是國家的任務！並非一個普通的商人而已。　　汽車不知道開出了多久，終於在一處隱蔽的別墅區內挺了下來。而後聶卡耶夫便帶着唐昱一起進入了其中的一套別墅。黑水國際的人也想着跟隨着進去但被門口的門衛阻止住了！唐昱看着黑水國際的安保人員們輕聲道：“沒有關係，我相信聶卡耶夫絕對不是要傷害我。你們在這裏等我好了。”　　黑水國際的安保人員人這才作罷！隨即唐昱便跟隨着聶卡耶夫一道進入了那套別墅內，在別墅內的客廳里一個略有禿頂的中年男人背對着唐昱面對着一個燃燒着橡木的壁爐手中拿着一杯透明的散發著酒香的伏特加悠然的坐着。　　聽得有人開門進來，那男子卻沒有回頭。而是依然安然的坐在沙发上，唐昱走上前去，那男子才回頭輕輕一笑！但唐昱卻肅然而驚！因為這男子不是別人而是後世大名鼎鼎的俄羅斯大帝――普京！　　“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羅維奇・普京！”唐昱驚聲叫道，這時候普京反而驚訝的看着唐昱道：“你認識我嗎？！可是我記得我們似乎是第一次見面啊！”唐昱心道，的確我們是第一見面，但上輩子是我認識你而你不會認識我。而在這個世界大概沒有人會比我更知道你的未來和發展了！但現在唐昱卻不能和普京說上這些問題，而是笑着道：“我見到過您在聖彼得堡的電視上出現過，所以認得您！”　　聽得唐昱這麼說普京不禁釋然了！如果是在俄羅斯的電視上見過自己那麼也沒有什麼稀奇的，畢竟自己曾經是聖彼得堡的市長！所以有過一段時間是經常要上電視的，見過也是不奇怪的。於是普京拋開了這個話題而是笑着對唐昱道：“想必你們也知道了這次遠東輸油管道的事情，在我們看來比較希望是你們拿到這份工程。畢竟對於我們來說日本不過是屬於美國人的一分子！他們得益對於我們來說並非好事。”　　聽得普京大帝如此之說，唐昱笑了笑。他知道直到後世這位俄羅斯的大帝都對着西方有着極大的防備！甚至對於北約的擴張有着極大的恨意！普京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宣稱美國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義基地！所以，雖然普京和其他西方國家有着一些合作但實際上俄羅斯跟內地的關係卻是最為緊密！　　原因無他，不過是因為美國的壓力罷了！但美國也曾試圖分割俄羅斯和內地的關係，甚至給出了不少的誘餌，但可惜的是普京卻是比他們想象的更加的聰明而睿智！他吃下來誘餌但拒絕了合作，因為他深深的知道！一旦內地垮掉了，那麼分裂的俄羅斯才會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這個國家向來是把任何的國家都當成自己的仇敵！其實哪怕是歐洲其實美國也想着摻和上一腳！不過歐洲很是警惕！最終成立了歐盟以抵抗美國的政治入侵！　　到了後世的時候，世界已經形成了以美國為超級大國、內地為發展中國家為代表的一種特色的世界共同體！歐盟具有的發言權日益上升，而內地的發言權也日漸增大！俄羅斯更不怎麼理會美國的決定！　　這導致了美國只得將觸角不斷的伸向亞太地區的一些國家進行對內地的遏制，比如說：菲律賓、越南、日本……包括了灣灣問題！美國都插上一腳！試圖用這種方式遏制住內的發展生怕內地一旦發展起來將會將美國的影響力和利益完全的排除出亞洲去！畢竟內地可是亞洲區古代名正言順的宗主國啊！一旦內地的影響力達到了一定的程度那麼將毫無疑問的會爭取回很多國家結合成聯盟以對抗美國的經濟政治霸權！　　這是美國不願意也不想看到的！但卻是正在發生的！是以，美國利用了一個“和平珍珠”的計劃遏制住了內地發展大型飛機的機會！利用了很多的一些所謂的“商業手段”對內地進行經濟滲透或者控制。這些計劃中有一部分成功了，但也有一部分被識破了！於是內地和美國的交往一向是友好加防備！因為美國總是會在一些問題上找茬！　　他們不會輕易的放棄攻擊內地的機會，但又擔心一旦攻擊過甚會引起內地的反彈！畢竟抗美援朝的實例在前，越南自衛反擊戰在後這都給美國上了一課：內地的陸軍可不是吃素的！該動手的時候絕對不含糊！而且內地也是擁有核武的國家！美國並不敢過於激怒內地，畢竟一旦發生了核大戰那麼是大家一起玩完！美國冒不起這個險！　　當下唐昱把這些問題從腦子里過了一遍，對着普京輕聲道：“我們知道了，而且我們也想着能夠加深我們的合作！讓我們能夠更加深入的了解，並抵抗住美國的經濟入侵和政治干涉！”　　說著，唐昱笑着對普京道：“我想這應該也是您的想法！畢竟如果沒有您的首肯我想聶卡耶夫也不會到香江去找我們並出售了那麼多的武器給我們！也只有您有這個能力和權限！既然我們都交往了那麼久併合作了那麼多次了！相信您對我們已經有了一定的評估！所以我希望您直接說實話吧！我們雙方到底該如何的進行合作？！有些話說明白了相信我們大家都是有好處的！”　　普京略有些欣賞的看着唐昱點了點頭，其實唐昱的資料他早就在收集了！作為克格勃出身的他深深的知道對一個人的了解基於這個人的行為及做事方式！於是他收集了不少關於唐昱的資料和信息！越是對唐昱了解他越是心驚！這個年紀不到二十歲的孩子竟然在無聲無息中創造出了諾大的事業！　　並且他還能連接着京城的高層！還能夠控制香江的大部分豪商！甚至在美國的眼皮子底下直接在東南亞區域安插了自己無數的眼線！最讓普京佩服和喜歡的是唐昱所設計的黑水國際的概念！這個概念直接消化了不少內地因為裁軍而帶來的社會動蕩！併為國家創造了進入東南亞地區的機會！畢竟現在美國的重心正是放在了中東的時候，如果不趁着這個時候進入東南亞區域那麼將來等美國回過神來了事情可就不是那麼容易辦的了！　　所以，關於黑水國際的成立成為了普京最為在意的事情！他知道，這樣的公司成立起來對着國家有着多大的好處！而對着外部的一些不方便國家出面的事情又有着怎樣的便利！畢竟這樣一講公司說白了就是國家的打手而已！正規軍勒令退役加入進去再以國家的名義進行一系列的對敵圍剿卻也不是什麼難事兒！而且國家也不需要承擔那麼大的輿論壓力！而公司一旦出現了什麼問題，那麼直接解散公司便是了！國家無需承擔任何的風險和責任！　　這種方式的良好實用性引起了普京的注意和欣賞！在普京看來，能夠想出這個方法的人至少是對着國家和軍隊有着自己的概念並思想十分之開放的人！不然的話在社會主義國家生長的人絕對不會產生這種極為大逆不道的想法！　　於是普京欣賞的看着唐昱，緩聲道：“我的確是這些事情的主事人，但並不單單是我在做這些事情！實際上我們是一群人！一群對着俄羅斯發展盡着自己的心力和努力的人，所以我們願意和你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合作，畢竟美國對於我們來說都是共同的敵人！只有我們合作才能夠徹底的遏制住他們在我們這裏造成的影響！並讓他不敢隨意對我們亂來！”

# 第五百五十三章 先覺條件

　　“從這點上來說我們都是一樣的。”唐昱感慨的看着普京沉聲道：“我們都是愛國者，所不同的是我們的祖國在不同的一方。”普京看着唐昱笑着道：“但我們仍然可以合作不是嗎？！畢竟對於我們來說有着共同的敵人，在這個時候對於我們兩個人的祖國來說合作的好處更大於對抗。”　　聽得普京這麼說，唐昱不禁笑了笑接口道：“所以，我來了！”普京聽得唐昱這麼說也笑了，接着他又的話道：“所以，我在這裏等你來！”　　兩人一番看起來平靜的對話，卻充滿着各種言語和思緒上的交鋒！如果不是唐昱經歷了詭異的穿越並有機會面見一號首長、何老、趙老甚至最高首長他們或許早在普京的這一番言語壓迫下慌亂無比，露出破綻了！可惜的是，唐昱經歷了這一切早已經心硬如鐵！根本不會輕易的為之所動！所以，這一番的言語較量下兩人竟然是打成了平手，誰也沒有佔到便宜！　　藉著普京便擺了擺手，笑着將這個話題制止后對着唐昱沉聲道：“那麼，現在或許我們可以談談合作的問題了！我想知道你們的條件是什麼，畢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估算出我們俄羅斯的高層們餓斃說動的可能性。”　　而唐昱卻笑着在普京面前的沙發坐下來，看着他沉聲道：“我卻想要知道你們的要求是什麼，畢竟只有這樣我才好向我們京城那邊做彙報！”普京聽得唐昱的話，先是一愣！隨即哈哈大笑起來！笑了好半響才對唐昱感概的道：“幸好你做了商人，如果你是官員那麼我會考慮拒絕你談判！你的語言陷阱太過厲害了！”　　唐昱知道這是普京的一種恭維而已，這位大帝可是出了名的誰都不怕！何至於會怕他一個毛頭小伙子？！於是唐昱笑着接住普京的話道：“您這話太過謙虛！據我所知您可從來沒有怕過任何人！任何事情！您最喜歡的大概就是挑戰吧！挑戰別人所認為的不可能，這是您最大的樂趣不是嗎？！”　　聽得唐昱的話，普京詫異的看着唐昱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不知道為什麼唐昱竟然如此之了解他，要知道這些全部是他性格中帶着的全部特點！喜歡挑戰，喜歡完成別人認為的不可能！從小普京便是如此，即便到了現在依然是如此！無論誰要說他做不成什麼事情他反而越是要做出來告訴別人我可以做成！但普京並沒有糾纏在這個問題上，而是笑着向唐昱道：“既然你問了我們的要求，那麼我們便直接說好了！我們的要求很簡單，內地必須給我們提供兩百億美元的無息貸款。並承擔工程所有的費用，而且人員的聘用字啊俄羅斯境內必須要聘用我們俄羅斯人，保證他們的薪水。只要答應了這幾個基本的條件那麼我們的談判就有八成的把握可擊敗日本拿下合同！”　　聽得普京的話唐昱陷入了沉默，內地現在雖然說並不窮但是要一下拿出兩百億美元來那簡直就是天方夜譚！而且還有負擔起工程的費用，並要在俄羅斯境內的路段聘用俄羅斯的員工這也是很大的問題！畢竟跨國經營啊！這是要承擔很大的風險的，而是俄羅斯現在雖然看似政治穩定實際上各種民間的問題一直層出不窮！誰能保證車臣的那些個傢伙們不來搗亂啊？！又或者搞什麼政治綁架之類的，要知道這些事情可不是沒有過！　　於是唐昱沉默了，好半響后他才抬起頭看着這位未來的俄羅斯大帝沉聲道：“這些要求我會轉告給我們的高層，但現在我還給不了你答覆，因為你們的要求已經超出了我能夠決定的範圍了！所以我必須要回去做請示。這點希望你能夠理解。”聽得唐昱的話，普京不可置否的點了點頭，而後便看向了聶卡耶夫。聶卡耶夫會意的點了點頭，對着唐昱做了個請的手勢，唐昱笑着站起身來對着普京半鞠躬了一下便隨着聶卡耶夫一起走出了門外。　　聶卡耶夫將唐昱送到了門口，看着唐昱笑着道：“怎麼樣？！這位便是我們的成員之一，不過因為我們的頂層實在不好直接見你們，所以派出了普京和你們會面。這次見面的感覺如何？！”　　唐昱聽得聶卡耶夫的話不禁驚訝的道：“什麼？！這位普京竟然不是你們的高層？！不是吧？！這……這不太科學啊……”　　聶卡耶夫看得唐昱的表情不似作假，於是略有些不在意的道：“他當然不是我們的高層，我們的高層都是很有資歷的人。算起來普京的資歷還是差了他們很多，不過由於現在一些頁特殊的原因所以他們並不好親身會見你們，所以普京才來了。”　　唐昱聽得聶卡耶夫的話停住了腳步沉默了好半響，聶卡耶夫見得唐昱停下來不禁有些詫異！隨即也停了下來，唐昱沉默了好久才肅然的看着聶卡耶夫緩聲道：“聶卡耶夫！相信我！我沒有見過你們的高層所以不好評斷，但這位普京先生將來一定是個英雄人物！甚至他可能會成為整個俄羅斯的領導人！因為，在他身上我看到英英勇、果決、謹慎、魄力……等等一個領袖應該具備的條件！”　　聶卡耶夫聽得唐昱的話不禁一愣，但隨即沉默了！和唐昱認識了良久的他從來就沒有聽過唐昱對任何人有過這樣肯定的評斷，只見唐昱總結了一會兒后肅然的看着聶卡耶夫緩緩的道：“相信我！這位普京即使不會成為你們俄羅斯的領導人，也會成為整個俄羅斯的英雄人物！”　　聶卡耶夫聽得唐昱的話沉默了半響，而後堅定的點了點頭！對着唐昱沉聲道：“我知道該怎麼做了！放心吧！”聶卡耶夫知道唐昱這是在提點他，因為兩個人畢竟接觸了許久雙方對各自都有這深深的了解！聶卡耶夫知道唐昱不會隨意在這種事情上信口開河，他甚至知道唐昱在某種程度上是內地高層的智腦之一！這樣的人說出來的話自然不會是隨意說的，於是聶卡耶夫開始留意起這個在自己的組織內還不是很關鍵的人物起來，甚至在後來幾次關鍵的事情中都毫不猶豫的站在了普京的一方！　　這讓後來的聶卡耶夫大受利益！甚至成為了俄羅斯中頂尖的權貴之一！這也讓後來的聶卡耶夫極為感激唐昱當年對他的提點！因為正是唐昱的提點才會讓他在普京未發跡之前得以接近普京並打下了良好的關係！還在幾次站隊中堅定的站到了普京的一方，才得以獲得高位！　　唐昱出來后，黑水國際的安保人員便立即圍住了他，將他護送上了汽車而後緩緩的駛離了這個別墅區。回城的路上唐昱一直在思考，按說俄羅斯政府不可能開出如此之高的條件！畢竟現在哪怕是日本要面對這樣的條件都會很為難！內地更是不太可能達成了，那麼這或許更多的是一種試探！所謂漫天要價坐地還錢，他們把價碼定的很高為的就是能夠拿到更多的好處！畢竟從戰略意義上來說內地肯定是不可能看着日本拿下這條輸油管道的！　　於是知道了這點的俄羅斯便有了討價還價的條件，更甚者這很可能就是俄羅斯政府放出來的煙霧彈！日本和內地都在瓮中，俄羅斯要的就是雙方的競爭並從中獲得好處！畢竟現在俄羅斯的確是太窮了！窮到連軍隊都在砸鍋賣鐵，連個取暖的房子都建不起來！如果這個政府再沒有一丁點的作為，那麼等待他的鐵定是被推翻了去！　　而俄羅斯的高層肯定也是知道這個問題的，於是輸油管道的事情才會被提出來！並用以談判換取自己需要的資金來維持住國家的運轉！至少要保持住軍隊的穩定！否則按照這種情況發展下去，瘋狂的軍隊會做出什麼事情來誰也說不準！如果是初期的時候或許還可以用些什麼民煮石油之類的話來框住他們，但現在民煮石油得來的不過是被迫賣掉自己的軍艦、吃不飽腹、穿不暖衣那麼想必不會有人支持這樣的民煮！如此，政府對軍隊基本的壓制幾乎就是不存在了！一旦軍隊異動，那麼等待俄羅斯高層們的或許就是致命的打擊！　　而不會有人來救他們一把！畢竟俄羅斯的高層們從九一年到現在已經用去了六年的時間但俄羅斯卻沒有一點的好轉，反而是越發的嚴重！甚至到了要賣掉現役軍艦、航母的地步！要知道！哪怕是前蘇聯的時候也沒有這麼凄慘過的！這讓很多的俄羅斯人對着俄羅斯產生了失望甚至絕望！有條件的人幾乎都在想着辦法離開俄羅斯，這其中包括了不少科研人員和技術工人！這些可全部都是前蘇聯留給了俄羅斯最大的遺產！

# 第五百五十四章 京城答覆

　　但現在這些不是在美國日本，便是在韓國和內地！能夠留在了俄羅斯本土的人是少之又少！但這卻並不能責怪他們，他們也曾對着俄羅斯有着熱血！但無奈的是改革的俄羅斯並沒有達到人們的期望，反而是在人們的期望中一次次的讓他們失望。於是離開的人才會越來越多。俄羅斯政府面對着這種事情卻是無可奈何，畢竟腳長在了人家身上你阻止也阻止不了！　　而且留下來你也養不活他們，俄羅斯政府這種無視的態度更是助長了出走的風氣！於是從九二年到現在俄羅斯一片都是移民的風潮！　　唐昱將這些問題過了一遍后，車子已經回到了他們下榻的飯店中去了。唐昱一下車便見到了周光照在門口焦急的等待着唐昱的回來，見到了唐昱老人家第一句話便是：“你沒事吧？！事情怎麼樣了？！俄羅斯人有什麼條件沒有？！”聽得老人的問話，唐昱心下感動！老人家見到了自己先是問了自己怎麼樣，而後才是問了事情。這說明了在老人心中還是有着自己的位置的。　　於是唐昱對着周光照沉聲道：“我沒事兒，周爺爺！我們進去再說！”說著，唐昱便拉上周光照攜手進入了酒店之中！周光照這才恍然大悟！這是在門口呢！人多眼雜啊！誰能保證沒有一些有心人在等待着自己等人泄露出什麼去呢？！畢竟現在日本人可也是在這裏呢！不得不防啊！於是老人隨着唐昱一起沉默的進入了酒店，直到回到了房間並讓黑水國際的安保人員檢查過後唐昱才沉聲對着趕來的其他專家們沉聲道。　　“剛才我會見過俄羅斯聶卡耶夫他們的組織的代表了，俄羅斯人要求說簡單也不簡單！說難也不難，他們要的是兩百億美金的無息貸款，還有我們必須負擔下來工程的全部費用！並且在俄羅斯的安裝段聘請俄羅斯的員工來做事。這是三個基本的條件，後面的兩件我答應還是不難。但要兩百億美金我只能是回來和各位專家彙報了，希望各位能夠儘快的形成一個報告告知京城！以便國家來做出決定！畢竟兩百億美金的數目對於我們國家來說可不是什麼小數目！我們必須要慎重啊！不過還請要快，畢竟日本人可不會閑着等我們拖時間！一旦有什麼風聲傳出去，那麼我可沒有辦法保證日本人不會有什麼動作！畢竟這條管道沒有人敢保證日本人背後沒有美國人的影子！”　　聽得唐昱的話周光照他們不禁一片的默然，咱們國家現在雖然說是不窮了。但一下子拿出兩百億來做無息貸款那確實是有些為難了！畢竟這可不是小數目啊！而且現在國家各方面都是需要錢投入的時候，連我們自己的不少科研項目都因為資金問題而被砍掉了！這時候讓國家拿出兩百億來給別人，那麼形成的內部爭論肯定是不小的！　　雖然到1996年底的時候，我們國家的外匯儲備已經突破1000億美元，達到1004.5億美元，要國家一下子拿出兩百億來做無息貸款肯定會有不少人肉疼的說不出話來！上次的時候拿出一千多萬美元來搞航母就已經被很多的人詬病了！如果不是那幾位元勛的強烈要求，並軍方的劇烈反彈或許那次收購案都會化成泡影。畢竟在內地的一部分高層看來我們現在還是韜光養晦低調行事的好。要是太過高調說不準就會被槍打出頭鳥！　　其實他卻是不知道，無論我們是不是高調別人都會想整整我們。除非我們破落了，否則他們為了我們不會對他們形成威脅那麼他們會不間斷的打擊我們！削弱我們！直至我們被他們扒皮拆骨為止！這些事例可以從被肢解了的蘇聯看出來，到了後世中學界基本有了一個共識：那就是美國肯定在蘇聯的解體中扮演着好幾個角色！甚至有學者提出所謂的“星球大戰”計劃和“登月”事實上都是偽證的，他們之所以會出現就是為了讓蘇聯把自己的巨額資金不斷的投入那些無底洞中！從而達到被削弱的目的，甚至美國還被曝光出來了一份所謂的“黃金計劃”！就是用來擠垮蘇聯的金融市場的，這些證據和猜測無疑是將一些角色套定在了美國身上！　　聽得唐昱如此之說后，周光照老先生帶頭沉聲道：“這件事情還是由我來跟一號首長說吧！畢竟你們都還年輕……”　　聽得周光照的話所有人都沒有接口，大家都知道周光照在國家中的位置的確比自己等人高上了不少！而唐昱這時候也發話了，只見他笑着對周光照道：“爺爺，我們不需要那麼的悲觀。據我猜測這很可能是俄羅斯的一種試探，他們想要知道我們的底線在哪裡。比不是不能更改的條件，這點猜測在我看到至少有着80％的幾率！”　　聽得唐昱這麼說周光照老先生的眼睛一亮！是啊！自己可是忽略了這個問題了，一時間老人不禁有些懊惱！買個菜還要討價還價呢，何況這可是輸油管道啊！估計俄羅斯人的底線就在於聘用俄羅斯方面的人員並負責工程開支。而兩百億美金的無息貸款估計應該是可以商量的條件，而日本人應該也是出了類似的條件所以俄羅斯人才會提出這樣的條件！　　想到這裏周光照老人不禁笑了下笑指着唐昱笑罵道：“你個小鬼頭！腦子轉的倒是挺快的！好了！我這就給一號首長打電話去！有什麼事情等我回來再說！”說著，周光照老人對着身邊的警衛點了點頭，那警衛立即跟着老人一起出去了。　　像周光照這樣的老人秘密的前來俄羅斯國家為了他的安全那是一定要派出警衛員的，伊萬尼這樣的老人一旦有什麼意外了將是國家極大的損失！要知道，老人可是不等多得的頂級科學家啊！還是現在的內地科學院的院長，主持了內地多項的科研工作。一旦老人有了什麼意外那麼將是國家承受不起的損失！這次過來其實國家也是猶豫了很久，經過老人的再三請求才答應的，但配備的警衛員和黑水國際的安保人員可一點兒也沒有馬虎！直接派出的就有兩百餘人的力量在酒店的各處負責安保工作。　　這些人中大部分都是黑水國際的精英人物，甚至一些是無番號部隊裏面挖出來的人才！一般來說他們並不出動，甚至不會負責黑水的其他業務！只是執行國家下達的一些命令，當然，如果唐昱有正當的理由要動用他們卻也是可以的！此次這些人是國家專門派來保護這些個國家的頂尖科研人員的。　　沒一會兒，周光照老人便回到了這個房間內笑眯眯的看着唐昱緩聲道：“一號首長說了，這件事情他原則上同意，並國家會派出專門的談判人員過來和我們會合。道時候負責和俄羅斯方面展開談判。日本方面國家也會加強聯繫，盡量的讓他們知難而退。”　　唐昱聽得周光照老人的話心中大定，現在的日本可沒有後世那麼的強勢！雖然他們的力量也很強但是在內地看來卻還是可以脅迫一下的，畢竟現在想要進入內地投資的公司可是不少！而日本很大程度上對內地是十分依賴的！一旦內地對他們進行一些限制之類的，那麼日本政府也不得不考慮一下後果，相信國家的智囊們也給高層分析過一些事情於是才促成了京城這種極為強硬的態度！於是唐昱對着周光照老人沉聲問道：“我們的談判人員什麼時候出發？！要知道，俄羅斯人可是一直在等我們。這個可是不能再拖下去了！遲則生變啊！”　　周光照老人聽得唐昱的話沉穩的點了點頭答道：“是這個道理，一號首長已經說了！今晚就進行緊急討論，最遲明天拿出方案！並決定人選！後天我們的人就可以到了！小昱，你先跟俄羅斯人說說看！盡量的拖住他們！只要他們還沒有和日本人說定簽下合約那麼我們便有機會將這件事情攬入我們的懷裡！”　　唐昱聽得周光照老人的話點了點頭，沉穩的走出門外對着聶卡耶夫打了個電話對着電話那頭的聶卡耶夫沉聲道：“我們的國家已經將人選選定！後天他們就會準備過來，你們的條件京城高層原則上同意！但具體的做法和實施還需要再商量！聶卡耶夫，我的朋友！我現在需要的是你必須要拖住日本人和俄羅斯的高層不要讓這件事情現在就達成！”　　聶卡耶夫聽得唐昱的話點了點，對着唐昱緩聲道：“放心！唐，我的朋友！這件事情我會盡最大的努力去做！我們都是老朋友了，而且我相信你們多過於相信日本人！畢竟我們合作了那麼多年，我們更傾向於你們！”

# 第五百五十四章

　　數日後，一架安―225飛機降落在了莫斯科一個秘密的機場內。飛機上下來了一行八人的黃色臉孔。他們在一群穿着黑水國際的制服的彪悍的漢子們的護衛下迅速的登上了汽車離開了停機坪，直接駛向了唐昱他們所在的酒店內。進到了酒店的地下停車場后，他們又由着幾十名黑水國際的安保人員護送着直接登上了電梯，到達了唐昱他們所在的樓層。　　這座酒店的第八層已經被唐昱他們完全包了下來，為的就是不讓任何人過來打攪。連服務生、酒店管理員都不可以輕易的進到這裏。而酒店的老闆似乎也知道這裏來了個大人物根本不敢亂來此處，除非得到了通知。更不敢將唐昱他們住在這裏的消息泄露出去，因為他清清楚楚的看到了掛着俄羅斯內務部牌子的車子曾經將唐昱他們接走！他可不想惹下什麼麻煩來！　　這一行八人沉默的在黑水國際人員的引領下進入了周光照周老的房間內，在房間內早已經有着唐昱和一大群的專家們在靜候着他們的到來！因為他們是代表着京城的高層而來的，只有他們能夠決定是否答應俄羅斯政府的意見，並代表着京城的高層和俄羅斯高層進行談判！這是唐昱他們所不具備的條件，這八個人進來后先是對着周光照周老說了句：“周老！您辛苦了！首長讓我帶他向您問好！”　　周光照周老聞言笑着點了點頭道：“首長客氣了！這都是我這老頭子該做的事情，沒有什麼辛苦不辛苦的。”之後，那八人中領頭的那位看着唐昱笑着道：“最高首長讓我們問候一位叫做唐昱的小朋友，他要我們轉告他：好好讀書！別什麼事兒都憋着壞，都想摻和一腳！”　　聽得這位領導人的話唐昱尷尬的笑了笑，卻不知道怎麼和他們說。比較這可是最高首長的話呢！自己還能怎麼說呢，而那些個專家們聽得這領導的話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來！要知道，他們這段時間可是沒少看着唐昱裝着大人的樣子指揮着他們干這干那，雖然說他們也很服氣唐昱來領導，但是畢竟唐昱年紀還是太小會讓他們心中總是有這些不爽快！見得唐昱被取笑的尷尬，他們不僅哈哈大笑了起來！　　而見到唐昱尷尬，那京城裡過來的領導接着笑道：“何老和趙老在我們之前讓我們跟你說，你小子在外面折騰的也夠厲害的了！該是回去好好讀的時候了，別到時候江郎才盡可就欲哭無淚了呢！”唐昱聽得這話，心中明了！這是幾位老人在保護自己呢！比較自己這段時間所做下的大事實在太多，已經開始引起了某些有心人的注意了！　　這可不是什麼好消息，要知道引起了別人的注意那麼你要耍什麼小動作那可就難了！於是知道了幾位老人的意思後唐昱爽快的對着這位領導笑着道：“好的，我明天晚上就搭乘飛機飛回京城！這裏的事情就交給您和專家們來處理了，不過今天我還是不能走。畢竟那些人都是我在接觸的，我總得和他們做個收尾才是！”　　聽得唐昱的話那領導不禁點了點頭，看里這小子也算是識相了！比較算起來你也是撈着了功勞了，不能不識相的老是佔著位置不放手啊！要全都給你幹了，那麼我們這些國家工作人員還吃什麼啊？！而後唐昱便將電話打給了聶卡耶夫，並在此約見了普京。電話中聶卡耶夫答應的爽快，據他悄悄告訴唐昱！他在組織的內部高層會議上給予了普京高度的評價！　　這讓組織的高層們對普京很是欣賞，而聶卡耶夫的地位則是來源與他通過了唐昱解決了大部分軍隊人員和裝備的問題所抬起的！而聶卡耶夫最大的功績則是因為唐昱給他引進了百佳解決了大部分的軍隊家屬的問題，並安置了很多科學家們的家屬工作與生活問題。很大程度上安定了現在混亂的俄羅斯那些重要人員的心。讓他們減小的移民的機會，保住了一批俄羅斯的骨血。　　是以，聶卡耶夫在組織的內部地位事實上是比普京要高一些的。不過他的地位也只能是在組織內部，而普京比他好點的是普京的地位是在整個俄羅斯來算的。因此，聶卡耶夫大讚普京也讓他的組織對普京引起了重視！並決定將這個談判全權交給了普京來做，以試探他的能力到底是不是聶卡耶夫所說的那樣。　　普京接到了這個命令先是一愣，隨即便對提出了這個提議的聶卡耶夫一陣感激！頗有點視為知己者的模樣，決定把這件事情辦的漂漂亮亮的！以對得起聶卡耶夫的提攜之恩！在聶卡耶夫的提點下，普京在此與唐昱和那八位從京城裡來的代表們進行了初次的密會。當然，這次不過是大家見見面而已。實際的談判卻是要另找一個時間來進行。畢竟這種事情可不是三言兩語能夠搞定的，要知道！這可是數百億美金的事情啊！雙方其實都希望達成，但都希望己方能夠多賺到點好處！於是開始的準備工作自然是要努力收集的。　　待的介紹了聶卡耶夫和普京給他們認識后，唐昱連夜和這京城裡來的八人將整件事情全部在此過了一遍！並將聶卡耶夫和普京的性格做了一個初步的分析，將這份報告交給了這把個人而後才搭乘着自己的安―225直接飛回了內地，併到了京城內。　　當唐昱到達京城之時，何老、趙老便找到了唐昱，並將他帶回了柳蔭巷內的自己的院子里。連飯也不吃便直接拉着唐昱進入了書房，對着唐昱肅然而沉聲道：“這段時間你哪裡都不要去！就在京城裡獃著！聽見沒有？！”　　唐昱看得兩位老人臉色不對，心中也不禁開始有些慌張了！看着何老和趙老道：“是不是最高首長那裡現在有什麼問題了？！”何老和趙老掩飾不住目光中的驚詫，死死的盯住了唐昱冷聲道道：“這件事情是誰告訴你的？！”　　唐昱被兩位老人的目光瞪着心裏直發毛，但還是勉強的笑着道：“這還用人告訴么？！最高首長爺爺從來就沒有說過我讀書的問題，而您兩位老人家也沒有說過我讀書的問題。但這次卻拿着這個借口讓我回來，那麼肯定是京城即將要出現重大的變故！現在風平浪靜的會有什麼變故？！我想最高首長年紀也不小了，所以覺得這可能是和他有些關係！”　　聽得唐昱的話兩位老人互視了一眼，轉過頭來看着唐昱沉聲道：“政委這段時間的確是精神很差！醫生甚至說他挨不了多久了，所以我們和政委才急着將你從俄羅斯召集回來希望這段時間你能夠在京城！給我們出出主意！”　　聽得兩位老人的話，唐昱心中猛的一震！他雖然是知道了最高首長將會在今年過世，但沒有想到的是這件事發生的時候竟然是在這個時候！隨即唐昱想了想，不禁苦笑。自己看來實在很的忽略了，在後世的時候最高首長過世的時候似乎就是在97年的二月左右！現在，可不就是九七年的二月底么？！也就是做，歷史不過是按照自己的軌跡在走動罷了。　　唐昱於是對着兩位老人沉聲道：“最高首長爺爺不是都安排好了嗎？！難道還會有什麼變故不成？！”聽得唐昱的話，何老和趙老不禁苦笑！最終還是由趙老開了口，對着唐昱緩聲道：“這種事情誰敢說沒有任何變故？！太祖去世的時候，很多人以為不會有什麼變故。但實際上早已經醞釀着大變故！這次政委的事情，我們也在盡着最大的努力可以平穩過渡，但誰敢說沒有任何的變故？！所以我們將你找回來就是擔心一旦有什麼變故你能夠給我們兩個當局者出點主意，比較我們身在其中難免會看不清楚。”　　唐昱聽得兩老的話，心中明了！他知道，肯定是有着一些個勢力未必希望一號首長登頂！雖然一號首長現在就在頂尖的位置上，但是還是免不了有些人想着玩上最高首長曾經玩過的那一手！而那些潛伏在內地的灣灣的人物、美國的人物更加的不會放過這種機會！他們會做什麼現在誰也不知道，到底會不會有人接受他們的鼓動更加的難說！事實上現在的現役部隊中一部分頂尖的部隊已經全部在一級備戰狀態！為的就是防止事情有什麼不好的變化！　　而黑水國際中那些絕對的精英也都被抽離了出來，將他們安插到了京城的各個要害中去！並防止有任何的變化！這一切都是悄然的進行中的，至少大眾和一些京城內的人並沒有得到任何的消息。只不過一些思維靈敏之輩，似乎嗅到了一些不同的風聲！整個京城現在的情況是外松內緊！

# 第五百五十五章

　　而唐昱現在得知了消息后，雖然根據後世的經歷不會有任何事情發生但現在歷史已經被自己改變了不少！誰又敢保證能夠沒有任何的意外發生呢？！而自己的根基、依靠是全都在何老和趙老身上的！一旦這兩位老人牽連進了什麼政―治―斗―爭，又或者是失去了影響力那麼對自己是沒有任何好處的！即使是為了自己的以後打算唐昱也不能在現在離開京城，而現在哪怕是何老和趙老這樣的老部下都沒有什麼機會能夠面見最高首長，可見事情的嚴重性到了什麼地步。　　此時，是一九九七年二月初。唐昱身在京城內焦急的等待着事情的變化。這個時候宜靜不宜動，雖然說何老、趙老他們有着一定的勢力，甚至可以打聽出最高首長的現在的狀況但在唐昱的要求下這兩位老人始終沒有任何的動作。他們唯一做的就是給轉任了某軍區司令員的宋振國打去了電話，告訴他：無論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一定要遵守一號首長的命令！　　並要求他給一號首長做一些思想彙報工作，宋振國其實最近已經嗅到了一點的風聲了！但他還沒判斷是什麼事情。聽得這兩位老人的來電他才恍然大悟！而後不敢怠慢，直接將秘密電話撥到了京城，和一號首長進行了一個思想彙報工作。　　一號首長非常欣賞宋振國的表現，並給予一定的勉勵和支持！而後的第二個星期，宋振國被調任到了京城成為了京城衛戍部隊的司令！併兼任了軍委委員，正式進入了中樞高層的行列！至二月中旬，大內來人緊急傳喚何老、趙老進入了大內！最高首長緊急召見他們兩位何老和趙老不敢怠慢！趕緊收拾了一下便直接跟着車子進入了大內，同時一起進去的還有唐昱，進得大內並進入了那所熟悉的院落中唐昱見到了最高首長的身影。　　一見之下，唐昱不禁心中頗為悲涼！這位為了國家奮鬥了多年的老人如今瘦骨如柴，雙眼凹陷！目光中那睿智的精光已經暗淡無色，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的深灰色和黯淡。見得唐昱悲切的樣子，最高首長勉強的笑了笑安慰道：“小昱，我已經是個老人了。遲早都會這一天的不是嗎？！不要太過傷心，生老病死本來就是人的客觀生存規律，我們要遵循這個規律。”　　說著，老人在工作人員的攙扶下勉強的做起來對着唐昱和何老、趙老道：“來來來……都做下吧！這也許是我這個老頭子最後一次見你們了。都聽我把話說完！說完了你們再說。”　　於是，何老和趙老、唐昱都沉默的坐到了椅子上。最高首長看着他們沉聲道：“你們啊！有些事情太聰明了，有些事情又太笨了！唉……不過事情都已經做了，我就不多說什麼了。畢竟這也是我之前的安排，一號同志所做的也是我想做的。不過我沒有精力去完成他了。”　　聽得最高首長這麼說，何老和趙老不禁一驚！他們立即便想到了最高首長的意有所指，說的是他們讓宋振國給一一號首長做思想彙報的事情啊！看得何老和趙老的臉色微變，最高首長笑着道：“不要那麼緊張，我這個老頭子、老上級沒有責怪你們的意思。你們這件事情本來就做的對！也是我想做的事情，至少你們沒有想某些同志一樣大概探聽到了一點風聲就不斷的準備着什麼了！”　　聽得最高首長的話何老和趙老不禁臉色悻悻然，最高首長看得他們這副模樣不禁笑着道：“你們啊！還是和在我手下當個大頭兵的時候一個模樣，什麼事情都不藏在心裏！呵呵……這樣是一套吃虧的啊！不過也沒有什麼了，畢竟我走了以後我想也沒有人會來找你們的麻煩。能找你們麻煩的大多都跟着我一起走了，其他的也沒有什麼影響力的。”　　說著最高首長忽然咳嗽了幾下，何老和趙老不禁緊張了起來！而護士更是緊張的跟了過來，輕輕的給最高首長拍打着背部。最高首長笑着對護士擺了擺手，接着看着何老他們道：“我叫你們來，很大的部分的原因是我希望你們能夠幫助一號完成好這次的平穩過渡！畢竟當時交棒的時候雖然有些人反對，但我還在他們不敢亂來！我要是去了，那麼說不准他們會玩些什麼貓膩兒！你們都是我都老部下了，我希望你們能夠做好安撫人心的工作。”　　聽得最高首長這麼說，何老和趙老不禁異口同聲的道：“政委放心！這件事情我們肯定是要去做的！畢竟我們可是一直都站在您這邊的！從來都沒有變過！”聽得何老和趙老的話，最高首長不禁點了點頭，而後轉身對着唐昱道：“小昱啊！爺爺這次估計真的要去了！你呢，本事不錯！為人也算正派，就是有點小滑頭、鬼精靈！這是好事，可以給你一些臨場機變的能力，但是書你還是要讀的。畢竟只有讀書夠多了你才能夠更加的明白事理！”　　聽得最高首長的話唐昱不禁點了點頭，其實這些時間以來唐昱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學習！一些經濟理論的書他從來都是帶在身邊有空了便直接拿出來看一看的。因為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學習的重要性！只不過和別人不一樣的是，他的學習不是在課堂里而是直接在生活中！他所學到的知識全部都會被他應用到自己的公司內，並驗證其中的準確性和適應性。不過老人的話總是要聽的，不然老人豈不是很不高興么？！　　“小傢伙。或許你覺得自己懂的很多！有很多人佩服你，的確！我也覺得在商業方面、在某些領域你的確很是厲害！但這並不夠全面，要知道在任何地方做生意你更多的是要懂得政治！很多人說政治依賴於經濟，其實他們不明白，是經濟依賴於政治！”　　說著，最高首長看着唐昱緩聲道：“這點在任何國家、任何地區都不會有任何的改變。沒有了穩定的政治環境，那麼這個國家的經濟也就無從談起，而字啊一個國家做生意，如果你不了解他的政治，你也是完全沒有辦法做下去的！這點是恆古不變的真理，而你現在缺乏的就是這方面的理解和實踐，我們這些老人終究會去。世界終究要交給你們這些年輕人，在我看來你很適合從事我們一號同志他們的顧問的工作。而你自己現在也接受了這份工作，所以我更希望你能夠重視並好好的做好這份工作。這關係到我們的國家和民族。”　　聽得最高首長的勸慰唐昱不禁點了點頭，最高首長這時候笑了！看着唐昱和何老、趙老他們道：“或者我真的要去了，竟然有着那麼多的話要說！唉……老了～老了啊～～”　　說著便揮手讓何老和趙老他們一起離去。何老和趙老互視了一眼，便帶着唐昱一起離開了大內，在路上三人都沒有了說話的慾望。各自出神的在想着各自的事情。京城裡的變化終於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但高層對消息的封鎖卻做到的很好！大家都大概估計到了有大事情要發生卻終究是不知道到底是什麼事情要發生！　　時間推移到了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凌晨時分在家的何老忽然接到了緊急來電！而後何老便將趙老和唐昱都拉了起來，沉聲告訴他們：“最高首長，今天凌晨去世了！”　　“轟～～”雖然知道了這件事情是必然要發生的了，但親耳聽到了這個消息還是讓唐昱和趙老都無比的震驚！隨後何老和趙老開始了沐浴更衣，唐昱也回到房間里給自己沖涼並換上了那套早已經準備好的黑色中山裝！待得唐昱換上了衣服后何老和趙老也已經穿戴整齊了！三人都在胸口上別上了白花，便趕到了設置好的靈堂內去見最高首長的最後一面。　　沉痛的哀樂聲，肅穆的人群和痛哭的群眾！靈堂外聚集了無數四面八方趕來的人，一號首長、二號首長還有軍委中的高層們全部都到齊了！在這靈堂內肅穆的給最高首長送上最後一程！在一片的哀樂聲中，人們緩緩的經過水晶棺前瞻仰着這位偉人的最後一面。　　而後最高首長便被火化，依照着最高首長生前的意願被灑向了大海之中！當最高首長去世后，何老和趙老的精神明顯的變差了！很多的事情他們都變得愛理不理，平時唐昱和他們說話他們也是有一搭沒一搭的回答着，最愛下的象棋也不下了。見得兩位老人如此唐昱暗暗着急！卻也不敢離開！於是只得停留在了京城並將宋宛如叫了回來陪伴着兩位老人。宋宛如得到了消息后也不敢怠慢，緊急從香江飛了回來！在柳蔭街的小院內守候着兩位老人片刻不敢離開！

# 第五百五十五章 安保理事會

　　兩位老人消沉了好久，甚至過年了的時候都沒有回復過來。身體也有些變差了，這幅情形唐昱看在眼裡急在心裏！根本就沒有去理會其他的事情全心全意的陪伴着老人，而宋宛如也急忙的趕回來京城和田玉一起陪着老人說話、聊天，甚至把小語馨也接來了哄着兩位老人開心。　　在小語馨這個開心果的陪伴下，兩位老人總算是緩緩的恢復了精神。但神色和氣色比之從前卻是差了不少。而兩位老人擔心的動蕩問題卻一直沒有出現，在一號首長和幾位軍方大佬的注視下沒有人敢於接着這個機會玩弄什麼花樣。一些有着別樣心思的人物也在這段時間內被逐步的調整到了二線崗位，軍方高層的調配更是厲害！一個眨眼間便是數十位軍級高層被調整了位置，一些人退到了二線一些人被提拔了起來。　　由於最高首長的離世而造成的動蕩也僅僅是在國家的高層內進行，經過了又一系列的洗牌、調整和平衡整個大局再次穩定了下來。由於何老和趙老正在初期的時候便表示了對一號首長的堅定支持，於是這次洗牌中他們也占足了好處！雖然兩位老人都沒有怎麼吱聲，但一位從軍隊轉業地方的省長老部下卻被調整到了一個省份成為了省委書記。而趙老的一個孫子也從一個營長被提調為趙老老部隊的一線野戰師的團長，並進入了南京指揮學院進修。　　而一些其他的大大小小的好處也是不少，算起來的話何老和趙老的這一系在這次的事件中撈取了最大的好處！而他們兩位在一號首長心目中的地位自然是更上一層，整個何趙派系皆是歡欣鼓舞，而在這個時候這兩位定海神針那是絕對不能出現任何問題的！否則在這種情勢下派系難免會遭受到巨大的打擊！　　不過有利自然有弊，兩位老人的派系不斷的壯大也引起了其他派系的興趣！這段時間不斷的有人前來求見，為的就是探聽兩位老人在最高首長離世后的政治傾向。畢竟現在兩位老人在軍中、政界的影響力已經今非昔比！而是更上一層，在最高首長過世后他們也成為了碩果僅存的幾位元勛之一！是以他們的政治態度對於很多人來說有着巨大的影響力，幾個最大的京城派系也在試圖接觸兩位老人，一時間京城亂象頻出。　　不過還好這些都不過在高層內流傳，並沒有影響到國家的大策方向。到了年後，兩位老人總算是恢復了一些，接見了一些派系的大佬。表面了自己的不會過多的對政策發表聲明意見，不過堅持了最高首長留下的改革原則。兩位老人的這一番表態讓很多人放下了心來，也讓很多人暗自警惕！畢竟沒有表態那麼就是說人家可以做任何的表態！而最高首長雖然離世，但他所定下的改革原則則是各方所都必須要遵守的！因為大家都從改革中看到了國家的改變，這已經變成了國家至少百年內堅定不移的政策路線。　　現在派系們所要爭論的是改革的前進方向和進度的大小，特別是民煮的進程要如何進行。由於蘇聯的前車之鑒，於是很多的大佬並不像太快的進行民煮方面的實驗。而激進派則認為不能因此而廢止了民煮的改革，畢竟如果沒有了監督那麼權力的泛濫將是可怕的！這些問題已經從當時不斷的貪腐大案中暴露了出來，為此雙方爭論不休！於是定下了再次以鵬城這個改革開放的試點作為新的實驗台，進行一番民煮改革的實驗。　　而小面積的實驗還包括了一些欠發達的農村及內陸城市，不過這個時候的民煮改革多是限定在民生方面。一些有限的村子、小鎮和社區在實驗性的進行選舉活動，這些都是在國家所關注下進行的。看着這一切唐昱不禁暗笑！其實未來的態勢他比誰都要清楚！這種不完全的民煮到了後來逐步的完善了起來。但這種民煮也沒有任何的監督作用，在後世不少人直接揮舞着鈔票買票、甚至威脅拿票！唐昱在後來就認識一個河北的老友，這位老友身在遼海但老家裡搞選舉村長依然要打電話給他，讓他回去投票。　　不過這哥們剛把電話放下，就接到了一個報名選舉的人的電話。這位選舉人沒有拐彎抹角，直接在電話里就說：五萬一張票！你要回來投給我立馬給現金！唐昱那老友嚇了一跳，他多年沒有回老家竟然不知道選舉的票竟然那麼值錢了，而後他打聽了一番那個選舉人的為人問題后想了半天還是沒有把那張選票投出去。最終搞了個棄權。　　可即使他棄權了，那位選舉人依然在他老家當選了村長。其中有多少買來的選票此事不得而知，而那位被選上的村長在任期的一年內便偷偷的賣掉了村裡上百畝地。獲利一千餘萬，在當選村長一年後被以貪污起訴，判刑十年。這樣的咄咄怪事在後世中沒少發生，因為有利可圖不少人就拿着鈔票換選票，然後在其中大撈特撈。而村民們多數因為可以撈到一筆，也無所謂手中的選票，反正能換錢他們就直接換了就是了。於是民煮頓時成為了一個笑話。　　所以，唐昱想了半天覺着這事兒跟自己實在關係不大。多說無益，就沒有發表任何的意見。在兩位老人恢復了精神后，唐昱便急急的趕回了俄羅斯。哪裡關於輸油管道的談判終於也塵埃落定，雖然經歷了最高首長的逝世但此次談判卻沒有終止。反而子最高首長的離世前達成了初步的協議，並在一號首長的指示下逐步的完善了雙方的談判協定。而後先行秘密將這份協議簽署了下來，在俄羅斯的那些個官員們幾位慶幸！由於沒有回到內地在最高首長逝世的這段時期的政治風波他們總算是沒有捲入其中，而且還在輸油管道的談判中立下了大功！　　想來將來高層的獎勵是不會少的，於是一行人滿心歡喜的踏上了回程！而唐昱就在他們歸程之時再次來到了俄羅斯，這是時候俄羅斯的百佳旗艦店已經宣布開業了一個多月了！在整個俄羅斯的聖彼得堡、莫斯科兩地百佳的超市就開辦了超過十五家！並且由於百佳特有的食品安全檢驗中心和來自內地的便宜商品，百佳的東西也備受俄羅斯人的青睞！經過一個多月的銷售，百佳已經逐步的成為了俄羅斯畢竟著名的品牌之一了！　　而利嘉誠在俄羅斯忙活着更是笑的合不攏嘴！這裏的人工不是很貴，但人員素質卻是極好，而且很多的高科技人才都可以在這裏聘請到！比如說，前蘇聯的一些安全檢查人員，在聶卡耶夫的介紹下進入了百佳超市工作。而聶卡耶夫最近也和普京走的非常之近！在他的力薦下普京也逐漸的被他們組織的高層所接受，並由於普京在這次談判中表現良好而被聶卡耶夫的組織預訂為將來高層人選之一！這讓聶卡耶夫對唐昱頗為感激！因為如果不是唐昱的提點他絕對不會覺得普京有多麼的厲害，更不會向著他們組織的高層力薦普京。　　但憑着普京的本事，那麼被高層注意到卻是遲早的事情。如果是普京被高層直接發掘了那麼就沒有他聶卡耶夫什麼事兒了。到時候一朝天子一朝臣，他聶卡耶夫在普京上位后的結果會是如何那可真的說不準。而利嘉誠也在聶卡耶夫的引薦下認識了普京，並聶卡耶夫也沒有隱瞞唐昱對於普京的評價。於是利嘉誠很有眼力的將百佳的一部分乾股直接轉到了普京一位親信的名下。這種動作在現在的俄羅斯並不少見，至少要在這裏做生意總是要算上某些人一份的。否則你的東西是過不來的，普京對此雖然沒有表示同意但也沒有表示反對。　　因為這個利嘉誠他也是知道的，是香江的大豪之一！而現在拿乾股也是俄羅斯的特色―情―況，普京不拿自然會有其他人拿。而因此說不準還會讓他的老朋友聶卡耶夫覺得自己沒有給他面子，於是普京便在聶卡耶夫的勸解下算是默認了此事。而他也無形中算是加入了百佳的大軍。唐昱到來后再次面見了普京一次，兩人拉上了聶卡耶夫閉門密談了良久。其中他們談了什麼除了聶卡耶夫之外沒有人知道，只知道的是唐昱在此以後成為普京的座上賓！也是一個外國人可以在任何時候面見普京而不會被拒絕的人之一。　　在這次密談后，唐昱便聶卡耶夫的協助在俄羅斯成立了國際安保協會。這個協會的目的是規範目前幾位混亂的安保行業。並對安保人員進行行業資格驗證和水平測試。此時黑水國際也正是進軍俄羅斯，並立刻在俄羅斯設立了幾個分部！更是承擔了俄羅斯百佳超市的安保問題、一部分俄羅斯金融押運的業務和一部分的私人安保業務。　　而在普京的介紹下，很大一部分原克格勃內部的人員也秘密的加入了黑水國際！有了這批人人對於安保方面的訓練和方式的測試變得更加的完整！這批也被借調到了遼海針對新入選的黑水國際的員工進行訓練和測試，其中有多是國家直接派入的唐昱就不得而知了。但唐昱的這一番動作卻沒有引起京城方面的反應，唐昱想了一下，估計這大概是因為他並沒有曝光黑水國際的構成。不過是組織了一個協會而已，而且現在黑水國際俄羅斯分佈的成立也讓國家受益不少。至少一些當年沒有從蘇聯得到了訓練方式現在都拿到手了，雖然說未必有用但作為參考還是不錯的。　　在國家的不干涉下，俄羅斯國際安保協會正式成立！並俄羅斯本土的幾間安保公司也加入了其中，而那些俄羅斯的符富豪們也開始擔心起自己的安全來！於是不斷的探聽着黑水國際的消息，得知了黑水國際竟然是克格勃退役的那些個精英們做測試當下他們便放心了！於是一時間黑水國際的私人安全顧問頓時火爆了起來！無數的俄羅斯富豪開始配備起了黑水國際的頂級私人安保顧問，而黑水國際也針對各種安保問題和安保水平進行了細緻的規劃。　　比如說：初級的安保人員只要通過了測試，那麼他會得到一張俄羅斯國際安保協會頒發的E級安保顧問證書。往上升級的話不僅要從業超過一年，還要報名參加測試。如果通過了克格勃那些退役的高手們的測試那麼你將榮升E級的安保顧問。到時候你的身價就起來了，而拿到了D級別的安保顧問后你還需要從業兩年後才可以考取C級別安保顧問。　　在從業五年，並經歷過金融安保、住宅安保……等所有的安保內容后你才可以考取B級的安保顧問資格證。而安保顧問的A級別則是在拿到了B級別後無論什麼時候你認為自己可以了都可以參加測試，合格后就可以拿到。但如果執行安保任務中有過失敗的經歷那麼將會被降級，甚至除名處理。但安保協會也會對安保顧問的薪酬和合同做出規定，只要你定下合同的時候在安保協會坐下了備份那麼討薪的時候自然有安保協會幫你出頭。所以安保協會聘期了大量的律師隨時準備着。　　在A級別以上的安保顧問就是頂級的安保顧問了，屬於S級別。在這個級別的時候已經不是輕易能請的動的了，這些多數是作為安保協會的理事來進行工作。而團隊才能夠考取SS甚至SSS級別的安保顧問。協會還規定下了所有的客戶和會員都會有着全部的資料，這些資料將可以被某些有着權限的會員調用。在雙方協調的合同的時候，安保協會將會給出一部分資料作為參考。安保顧問也不需要受僱主的氣，因為他們僅僅是按照合同辦事超出合同的範圍他們可以選擇不去做。這點有着安保協會的保證他們不用擔心拿不到傭金。　　於是一時間安保協會開在俄羅斯瘋傳了起來，一大部分的人都想着能夠加入其中！因為裏面的薪水實在太過豐厚！但其中也有些人望而卻步，畢竟作為保鏢的話那麼可是高風險職業啊！說不準那天就會被人幹掉或者成為無名屍體之類的，不過在充滿了失業恐懼並無數退役軍人的俄羅斯這份工作還是讓很多人趨之若鶩！這些人大部分都有着實戰的經歷，於是幾乎都被收了下來，並派到了菲律賓等地的礦場、農場作為安保人員使用。就在唐昱在俄羅斯將自己的安保事業辦的如火如荼的時候，回到了香江的唐天浩忽然一個衛星電話打了過來。　　唐昱初時還以為自己的叔叔搞搞什麼怪事呢，但他拿起電話后卻聽得電話那頭的唐天浩肅然的對他道：“小昱，出事兒了！我們收到風聲有人要對着利嘉誠家裡的人動手！而且已經在策劃中相信他們不久后就會下手！你趕緊回來香江一趟，最好把利嘉誠也叫回來！”　　唐昱聽得唐天浩話先是一愣，隨即心中一緊張！沉聲對着唐天浩問道：“究竟是什麼事情？！你先給我說說看，不然這樣不明不白的就要把利嘉誠叫回去可是不行的！畢竟現在百佳在俄羅斯才剛剛起步，你讓我們回去那麼這裏的事情可怎麼辦？！交給誰來處理？！”　　唐天浩聽得唐昱的話先是一愣，隨即無奈的道：“你知道向華槍的吧？！就是信義安的那個。內地的那位少將的義子，他最近找到了我們告訴我！說是香江的‘大富豪’張自強準備要對着利嘉誠的二兒子小超人動手！目的是要二十億港幣！他覺得事情太大了，而且會激怒我們所以收到了消息后就立即過來找我們說明了。”　　說著唐天浩還沉聲對着唐昱道：“我讓軍佬他們回去打聽過了，張自強確實在準備的一張大單子！說是人手都請了不少，還包括了之前被我們大散的那些個大圈的一部分人物還有一批越南人！軍火和炸藥他們都搞上了，據我們的人彙報他們現在正在踩點！估計用不了多久就會動手！”　　聽得唐天浩的話唐昱不禁冷笑，還以為那位世紀賊王會被自己的黑水國際給嚇到了不敢動手呢！結果他還是動手了！動手了也好！不然自己拿什麼理由收拾掉他們呢？！這群人不過是香江的毒瘤罷了，該清理還是要清理一下。不過那位向華槍的表現倒是讓唐昱有些驚訝！畢竟他可是香江的灰色地帶的大佬呢！竟然會來找自己通報消息，這可是難得啊！但唐昱隨即釋然了！畢竟向華槍可是內地那位少將的乾兒子，能夠有些消息也是不奇怪的。　　於是唐昱對着唐天浩沉聲道：“二叔，您先不要着急！這件事情我來搞定！明天我就帶着利嘉誠伯伯一起回到香江去！”　　說到這裏唐昱頓了頓接着道：“既然有人要找死，那麼我們也就成全他們吧！”

# 第五百五十六章 香江之事

　　當天晚上唐昱便找到了利嘉誠向他通報了這件事情，畢竟這是關係到人家兒子的事情如果這時候不說的話將來利嘉誠心中肯定有個疙瘩！於是唐昱並沒有隱瞞唐天浩打聽到的消息，而是直接和利嘉誠說了個明白通透！利嘉誠知道了這個消息自然是心驚膽戰，畢竟張自強在香江可謂是凶名赫赫，從早期的劫持運鈔車、金錶等開始一直到後來的綁架大案！　　都活躍着這位的身影，不過由於他十分的狡猾而且還肯花大價錢聘請了一位香江大狀於是一直被他逍遙法外！近幾年來他倒是沉寂了不少，但沒有想到他再次出手對象竟然會自己的兒子！因着這位世紀賊王的赫赫凶名，不難叫利嘉誠心驚膽戰！　　唐昱看得利嘉誠神色數變不禁呵呵了笑了笑，安慰道：“利嘉誠伯伯，這件事情你不必擔心。我們不是知道了情況了么？！就算是不知道令公子也有着我們黑水國際的數十位精英保護，安全不是問題。不過我們既然知道了更加不會讓令公子陷入險境！哼！那位賊王看來還真是有點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是該有人收拾他一下了呢！”　　利嘉誠聽得唐昱這番殺氣騰騰的話，心知這位年紀不大的真正實力派是真的動了殺機了！若是有着他們黑水國際在倒是不用擔心的太多，畢竟黑水國際的金字招牌那可不是吹出來的，是自己看着他們一點一滴打出來的！甚至他們都被菲律賓的那些所謂的特警都收拾了，何況一個小小的香江―賊王？！想到此利嘉誠的心不禁放下了些，但還是有些擔心。　　唐昱看得利嘉誠的樣子不禁笑了笑接着道：“利嘉誠伯伯，我們明天就回去香江吧！您也好久沒有回家了，趁着這次機會和家裡人聚聚。這件事情就交由我們來處理好了。放心吧，令公子不會有任何的問題，那位賊王我們自然會處理掉，不過這裏的事情我倒是要讓宛如姐姐過來處理一下，畢竟我們自己沒有人在這裏盯着的話怕是不行的。”　　利嘉誠聽得唐昱的話不禁點了點頭，這不是信不過聶卡耶夫而是為了雙方的利益着想。畢竟這裏的投資可不是聶卡耶夫一個人的，而是由很多人來進行的。如果沒有了主事人而被攪亂了百佳超市的運營的話那可真是得不償失了。是以，一個熟悉百佳運營並且有着一定的權威的己方人士過來坐鎮那也是必須的。於是利嘉誠對着唐昱輕聲道：“小昱，這件事情便由你做主好了！我回去收拾一下，我們明天就回到香江去。”　　而後利嘉誠也沒有在多說什麼便急急的出了唐昱的房間回房收拾去了，唐昱能理解利嘉誠的心情畢竟任何知道有人要處心積慮的綁架自己的兒子那肯定也是心神不寧。畢竟是血肉骨親吶！唐昱也沒有等待什麼而是直接將電話撥打給了宋宛如，此時宋宛如還在京城裡陪伴着兩位老人，這段時間所有黑水國際和百佳超市的業務全部都丟給了江慧琳來做。　　而江慧琳雖然抱怨卻依然做的有聲有色，於是宋宛如才產生了偷懶的想法藉著這個機會好好的給自己休個假。畢竟已經小半年都沒有怎麼陪伴小語馨了，她也想藉著這段時間好好的陪陪自己的女兒，於是江慧琳也體諒宋宛如的處境沒有提出讓宋宛如立即回來的說法而是將恭弘=叶 恭弘青花抓了壯丁陪着自己一路的為百佳和黑水國際打江山去了。　　唐昱將電話打給了宋宛如后沒有羅嗦什麼，而是直接將唐天浩的話轉述了一遍！宋宛如聽得這個消息先是一驚，隨即便憤怒了起來！要知道，現在香江就要回歸了，他張自強搞這種動作那不是在給內地的臉上抹黑么？！甚至宋宛如還提出了懷疑，是否有香江的英國人參與其中，之聽得電話那頭的宋宛如冷笑着道：“英國人哪裡會安什麼好心？！而且利嘉誠現在擺明了是站在我們這邊，他們會沒有想法才怪！香江是他們的地頭，難道這種事情他們就一點風聲也沒有？！哼！我估計他們是知道了什麼樂觀其成，甚至暗中推波助瀾罷了！這些個狗屁‘紳士’一向是這種作風！我算是看透了他們了！”　　聽得宋宛如的話唐昱不禁一驚！這說不準還真有香江那位肥彭總督的首尾，要知道後世張自強被抓的時候就是因為他準備用炸藥去炸開小崗監獄救出被囚困的恭弘=叶 恭弘繼換，而後引起了香江警方的注意才被曝光的！要說張自強的動作香江的警方一點的消息都沒有那肯定是假話！而利嘉誠作為香江極有影響力的人，竟然會被人綁架那麼其中是否有哪些不滿香江回歸的英國保守派人士的推波助瀾確實是未知之數！　　而這次連身處幫派的向華槍都收到了風聲，他們香江的警方沒有任何消息說出來誰信啊？！不說香江警方在幫派里的那麼多的卧底，就說他們四處查探消息的能力也會得到這種風聲！而這個消息竟然沒有傳到利嘉誠的耳朵里，那說明是有人刻意壓制了這個消息！會壓制這個消息的人毋庸置疑的會得到好處！　　誰會得到好處呢？！那群反對香江回歸，不甘心香江回歸的英國保守派！只要這件事情發生，那麼他們便可以宣稱香江在回歸之下有多麼的不穩定，多麼的不安全！並藉機試探能否拒絕香江的回歸，畢竟發生了這種事情相信香江的大豪們肯定會考慮回歸后能否保證安全的問題。　　但，唐昱不在乎這些！只聽得他對着電話那頭的宋宛如嗤笑着道：“在絕對的實力面前，任何的陰謀詭計也不過是層窗戶紙！一捅就破！他們想要搞點事情，那麼我們奉陪便是！只是不知道他們能不能承受得起這些事情的後果！”　　電話里唐昱的聲音冰冷而且剛硬，如同殺人無數的刀鋒般滲人！聽得電話這頭的宋宛如不禁直起雞皮疙瘩，而唐昱卻沒有停止他的話！只聽得他冷然的繼續道：“這群英國人忘記了，這片土地已經不是他們開着幾艘戰艦炮艇就能夠征服的國家了。我們不是那群東亞病發，我們不是他們再能夠任意欺凌的國度！他們，會為自己要做的事情付出代價！”　　說著，唐昱沒有再繼續這個話題而是對着宋宛如道：“宛如姐姐，麻煩你明天就過來俄羅斯一趟！先替着利嘉誠伯伯看着俄羅斯百佳超市這一攤子事情，等我們把香江的那些個垃圾清掃乾淨我再和利嘉誠伯伯一起回來俄羅斯頂替你。”　　宋宛如認識唐昱不是一天两天了，她自然知道唐昱雖然平時不吭不聲很好說話。可他一旦決定了什麼事情那麼便是九頭牛也拉不回來的！就如他去年一定要將黑水國際開辦到東南亞的時候其實有着一定的反對聲音，不過在他的堅持下依然按照他的意圖開辦了。而後來他掀開了瘦肉精事件的時候其實很多人也有着一定的顧慮，但他依然是不管不顧的去做了！甚至那位省政法委書記的公子出事兒的時候，開國元勛來求情他也僅僅是放棄了死刑而改為二十年！這份堅持本就不是一般人能夠有的，是以宋宛如並沒有試圖阻止唐昱而是輕聲道：“自己小心！可以的話不要搞起太大的風波。畢竟現在就快要回歸了，我們也要考慮各方面的影響。現在對於國家來說穩定壓倒一切，這些事情則是能免則免，我們要考慮京城高層的看法和想法。”　　唐昱聽得宋宛如的話點了點頭沉聲道：“宛如姐姐，這件事情我有分寸了。那些給處理的人我自然不會鬆了手腳，而那些不該管的事情我也是不會管的，畢竟我們說到底都不過是生意人而已。只要他們不是刻意找我們的麻煩，那麼我們自然也不會願意多事。”　　宋宛如聽得唐昱的話不禁長長的鬆了口氣，對着唐昱笑道：“你能夠這麼想就好，放心吧！明天我就飛過俄羅斯，那裡的事情我會幫着先行處理。你們安心的把香江的事情處理便是了！”說著兩人再次閑聊了幾句便掛斷了電話，唐昱這時候也開始收拾自己的行李，準備好后他通知了自己的那架安―225飛機的駕駛員讓他直飛鵬城。而後又通知了鵬城黑水國際分部的負責人明天來接機，安排好一切後唐昱才緩緩的睡去。　　第二天一早，唐昱便會合了利嘉誠而後在黑水國際的安保人員的保護下前往了一處俄羅斯政府為他們配備的機場。這處機場處於俄羅斯的首都莫斯科的郊外，原本是一個軍用機場不過由於蘇聯的解體這個機場也基本屬於廢棄了的狀態。於是為了政府幹脆將這個機場拿出來作拍賣，而唐昱他們的黑水國際便將這個機場拍了下來作為黑水國際的專用機場。　　現在這裏不僅僅停留着唐昱的安―225大型飛機，而且還有着十數架直升機和數架中型客機！這些都是黑水國際通過了聶卡耶夫低價採購過來的，為的就是充實黑水國際自己的飛機群！

# 第五百五十七章 重回香江

　　一架從來沒有見過的大型飛機在鵬城的一處秘密機場中緩緩的降落了下來，在這處居庸機場中立刻有着地勤人員在飛機停穩后緊急的跑上前去將飛機上的人迎接了下來。而此時，天空中忽然飛來了一架直升機停在了停機坪上，那從飛機上下來的四五個人便在一群穿着西裝面目彪悍的漢子們的護衛下緩緩的登上了那架直升機並在一片的直升機轟鳴聲中離開了機場。　　半個多小時后這架直升機緩緩的飛入了香江境內，並在黑水國際的停機坪上停了下來。在黑水國際的停機坪上，黑水國際的執行總裁唐天浩已經穿着黑色的風衣在眾人簇擁下靜靜的等待着直升機上走下來的人。沒過一會兒，直升機上便下來了一個看起來年約二十左右的青年男子和一位已經有些謝頂了的老年男人，見得這兩人走下了飛機唐天浩便笑着迎接了上去。而那為老年的男子也笑着迎了上來兩人緊緊的握住了對方的手！　　“利嘉誠先生放心！貴公子這段時間都在我們黑水國際的保護下，沒有受到任何一點的傷害！而為了他的安全起見，我們這段時間都會加強人手在不同的地段對着令公子進行安全保障。”唐天浩看着利嘉誠緩聲而堅定的道，而利嘉誠聽得唐天浩的這話不禁心生感動緊緊的握住了唐天浩的手沉聲道：“辛苦你們了！這件事情結束后我會好好的謝謝你們！”　　聽得利嘉誠這麼說唐天浩不禁洒然的笑了笑接着道：“份內之事，沒什麼謝的。關鍵是令公子的安全這才是最要緊的！既然您和小昱都回來了，那麼我們便趁着這個機會徹底的把這位‘大富豪’解決了一下吧！”　　說著唐天浩的眼中閃現出了一絲的狠厲！要知道他唐天浩可不是什麼好脾氣的主兒，當年那也是武鬥出身的！要不是有個讀過書的大哥給他上了個籠子這小子說不準就參与武鬥打死了人了！而到了改革之初的時候，他唐天浩也是道上有一個名號的人物！若不是大哥反對並自己也想着去做點小生意，說不準當時被嚴打的時候東陵市裡還有他一個名額呢！　　所以，後來剛子給得罪了徐虎之後唐天浩一開口徐虎便給了幾分面子。因為唐天浩本就是東陵市裡有了名號的大混子！甚至一些上了年紀的人都知道當年這位可是武鬥好手，要不是有個懂事兒的大哥個看着這傢伙能夠把天都捅破嘍！而現在這位所謂的“世紀賊王”竟然把腦筋都動到了他頭上了唐天浩心中的那股狠擰不禁被激了起來，咬牙切齒的要把那位“世紀賊王”給弄死了逑去！　　但利嘉誠可是個正經生意人啊！何曾見過這等陣勢？！雖然多年前也是經歷了兵荒馬亂，但那都是老年曆的事情了。這麼多年的安逸讓他有些不習慣這突如其來的腥風血雨！於是他急聲道：“事情解決了就行了，我不過是要求我家裡人安全。至於其他的我想就不用了呢……”　　聽得利嘉誠的話唐天浩不禁笑着搖了搖頭沉聲道：“有些事情該解決的還是得解決，畢竟這種人的存在對於我們來說都不是什麼好事兒！他們太過不穩定了，而我們現在需要的就是穩定！一切不和諧的事情我們都要將他們和諧掉！”　　唐天浩的這番話聽得利嘉誠頭皮有些發炸！什麼叫“不和諧的因素都要和諧掉”啊？！這分明就是絕殺令啊！取的就只是那張自強的性命！也就是說，唐天浩說不準是受了高層的命令要將這“不和諧因素”張自強給“和諧”掉！一言之下，決人生死！利嘉誠知道，這張自強哪怕是有九條命這次也難逃死結，據利嘉誠所知被京城下了絕殺令的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能夠活下去的。哪怕是逃到了國外也是一樣，京城裡的大佬們只要認準了你那麼上天入地整個內地的所有機構都會對你進行無休無止的追殺！直到你身亡了為止！這種事情不止發生過一次了！　　是以，利嘉誠知道這件事情已經不是自己能夠決定的了。而且他也不在意那位世紀賊王的死活，或許他心裏還覺得死了的更好。畢竟這樣的人危險性實在太高了，他們或許死了對着干社會更加的有利。於是利嘉誠沒有再提起這件事情，而是對着唐天浩點了點頭而後便鑽進了汽車內一溜煙的進入了黑水國際的總部。這時候唐天浩才看着自家的侄兒那經年不見更為魁梧的身影笑了笑緩聲道：“小昱！你個小王八犢子！過年了都不回家去，你想做什麼？！你知道不知道你家老娘把電話都打到了我這裏把我給臭罵了一頓！我這是招誰惹誰？！這不是無妄之災么？！”　　聽得唐天浩的話唐昱不禁笑嘻嘻的道：“當然得怪你啦！我到俄羅斯去搞的百佳超市可是有着你的5％的股份啊！怎麼能說不關你的事情咧？！我老媽你嫂子罵你那是罵對了人呢！”　　聽得唐昱的這話唐天浩不禁氣結，但隨即猛的道：“什麼？！俄羅斯開辦的百佳超市還有我的股份？！不是吧？！這事兒我怎麼就不知道呢？！你小子該不會是尋我開心呢吧？！”唐昱撇了撇嘴接着道：“我才沒那空閑，這是利嘉誠伯伯專門給你留下的。說是你在香江的這段時間幫了他不少的忙，而且俄羅斯百佳的事情你也有出力。所以給你些股份致謝也是理所當然。所以你才有了那5％的股份，要謝的話那你就去謝謝利嘉誠伯伯吧！”　　聽得唐昱這麼說唐天浩不禁感慨，這利嘉誠做事果然是厚道而滴水不漏！連自己這個身處香江的無名小卒都給考慮到了，要知道俄羅斯的百佳超市他唐天浩出力確實有但是要到要給股份確實就有些不夠分量了，但人家利嘉誠還就是給了！這份魄力換了一般人還真是沒有的，不過唐天浩隨即釋然。畢竟人家利嘉誠那是做生意都做老了的人了，自然是做事習慣了滴水不漏！這點自己以後倒是要向著人家好好學學，當唐天浩在想着這些個問題的時候唐昱卻對着唐天浩緩聲道：“二叔，這次的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兒？！你們現在有沒有那個賊王的最新消息？！我們必須要掌握好第一手資料才能夠判斷出他們的動向如何。”　　聽得唐昱的話，唐天浩不禁笑了笑接着道：“跟你說事情的時候我可是沒有閑着。通過軍佬和向華槍他們的關係我們已經找到了他們藏身之處，而且京城裡也來了三位專家是上面派來專門為我們處理此事的。放心！現在事情一切都在我們掌握之中！”　　聽得唐天浩這麼說，唐昱不禁點了點頭。對於這位二叔辦事唐昱還是放心的，畢竟他做生意那麼多年了，而且辦下的事情也不在少數這種事情肯定是不會有紕漏的。至於京城來人這也在唐昱的意料之中，畢竟利嘉誠身份特殊如果是他出了什麼事情那麼在這維持穩定回歸的時刻肯定是會引起轟動！這對於求穩的京城來說不是什麼好消息，所以京城會派人來幫忙處理此事也是理所當然的。　　而後唐天浩便和唐昱一起登上了汽車，一起趕往了黑水國際的總部。在黑水國際的總部內的高級會議室，利嘉誠已經和自己的兒子見上了面並聊上了幾句。坐在了便上笑眯眯的三個男子應該就是京城裡派來的專家了。見得唐昱他們進來，利嘉誠卻不是和小超人在一起坐着而是和他的大兒子李澤據在商量着什麼，而見到了唐昱他們進來所有人都站了起來。　　那三個人笑着對唐昱點了點頭領頭的那個胖乎乎的男子道：“小唐先生，我叫阿周，他是阿晨和阿非。我們是總參派來的。為的就是幫助你們處理這次事情，希望我們能夠合作愉快！”聽得這領頭的胖子這麼說唐昱也笑着對他們點了點頭道：“辛苦了！希望我們合作愉快！”　　說著唐昱便轉身對着唐天浩小聲的問道：“不是說是二公子嗎？！怎麼來到這裏的確實大公子呢？！”聽得唐昱的問話，唐天浩聽得唐昱發問便回答道：“情報有誤，我們後來截取了他們的電話通話才知道他們的目標是大公子，所以我們才將大公子請了過來和利嘉誠先生見面並商量該如何處理此事！畢竟這是人家利嘉誠先生的家事，我們要做什麼總得經過人家的同意才是呀！”　　聽得唐天浩這麼說唐昱不禁點了點頭，而後轉身對着那三位京城來人問道：“諸位專家有什麼意見嗎？！可以的話先提出來讓我們參考參考畢竟這可是關係到了利嘉誠伯伯的大公子的事情，我們的計劃總得要讓人知道呀！”

# 第五百五十八章

　　幾位專家互視了一眼，笑着對着唐昱搖了搖頭。領頭的那位胖子看着唐昱笑着道：“計劃我們是有了，既然你問起那麼我們就給你說說吧！”　　說著，那胖子便對身邊的那個叫阿非的男子使了個眼色。那男子會意，笑着點了點頭而後便走出了會議室。沒一會兒那阿非便領着一個身材面貌看起來跟李澤據差不多男子進來，而後拿出一副看似皮面的透明狀物品往着那進來的男子臉上一覆蓋而後用手揉―搓了幾下，在轉身的時候唐昱等人看到的竟然是和李澤據一模一樣的面孔！　　一時間所有人都面露驚訝之色，但唯獨唐昱只是仔細的看了看卻沒有太過驚訝。在同一穿越來之前的後世用硅膠做成的仿真面具幾乎已經爛大街了！甚至還可以定製，只需八百人民幣而已。唐昱當時好奇還自己買過一副回來玩，看起來很是好玩。這種面具是用面具硅膠做的，裏面的成分是用雙組份的加溫硫化液體硅橡膠作為原料，經單次硫化而成的柔軟彈性體，屬於人體硅膠的一種。　　這些原料也被用在了人體娃娃上，其實後世中很多都有出現過。比如那部《大塊頭有大智慧》中為了劉德話能夠出現兩個拍攝的道具組就按照劉德話的臉型去做了一個仿真硅膠面具。不過那個是用於電影而且要求逼真所以成本會很高，但唐昱看着這幅面具顯然是比後世自己所把玩的那種高級多了！不過也難怪，畢竟他們可是國家派來的人呢！怎麼可能會用低檔貨色？！唐昱觀察了半響還是沒有看出太多的破綻來，要硬說有破綻那隻能說是這個扮演者沒有太多的從商經歷，身上的氣質還是差了李澤據一籌。　　但基本上讓人一眼看不出來他和李澤據之間的區別，別說其他人就算是利嘉誠都看得目瞪口呆！半響說不出話來，看得眾人有些目瞪口呆那位胖子頗為自得。但這時候卻聽得唐昱點了點頭輕聲道：“不錯！這副硅膠面具倒是做的精緻，至少人一眼分辨不出來。要蒙一下張自強他們倒是可以的。”　　聽得唐昱如此說那領頭的胖子不禁驚訝的道：“沒有想到小唐先生的見識如此之厲害！竟然認出來這副硅膠面具來，呵呵……佩服！佩服呀！”　　這時候硅膠在內地幾乎是沒有什麼人認識的，就算是在國外接觸的人也不多。一般人不過認為這種物質不過是隆胸手術的一種材料罷了，最多是知道它能做防毒面具之類的。但很少人知道硅膠這種物質由於它和人體的膚色極為相近而可以做出仿真面具來，而硅膠面具被使用也不過是在近年才出現的。　　這種硅膠面具製作極為不易，一般來說在製作工作開始前，設計師首先要在模特的眉毛和睫毛上塗上一層薄薄的凡士林，以防止他們粘在面具模型上。然後，設計師在模特的臉上敷上一層硅膠。在接下來的過程中，模特必須面無表情，坐在那裡一動不動，因為即使是輕微的表情變化，都會直接影響面具的最終成型。3、4分鐘后，敷在面部的硅膠便凝固了。這時，設計師還要模特的面部打上石膏，對面具進行定型。兩小時后，石膏被取下，成型的硅膠面膜也就顯現出來。　　設計師只需在硅膠面膜上縫製上眉毛和睫毛，並染上皮膚色，一張栩栩如聲的面具就誕生了。　　這種硅膠面具的特點是：溫度範圍在―65℃―200℃下可長期使用並保持其柔軟彈性性能，具有優良的電性能和化學穩定性，耐水、耐臭氧、耐氣候老化，無腐蝕性，具有生理惰性，無毒無味，線收縮率低，易操作等特點。　　但這位胖子的面具卻不是那麼簡單做成的，因為李澤據不可能讓他們有時間來做這樣一個面具。作為專業人士，他們是根據李澤據的相片而後做出了石膏模型然後在石膏模型上完成了硅膠面具的製作。這便需要很強的專業性了，不過對於他們來說還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做出了面具之後接下來要做的就是找一個相貌身材接近李澤據的人來蓋上這副面具。　　還好黑水國際這裏人是不少，而且還真有幾位候選人。於是胖子他們挑選了一下便確定下來了人選而後將面具覆蓋率上去。看起來效果還是不錯的，見得自己的成果得到了利嘉誠他們的讚賞胖子有些得意的輕聲道：“我們的計劃是在這段時間里李澤據先生就不要回家了，下班后便換上這副面具。”　　說著，胖子拿出來另一副原本是那個男子的面具交給了李澤據而後道：“換上面具之後您便直接來到黑水國際吧！由我們的人代替您回家，直到事情結束為止。”聽得胖子的話利嘉誠不禁點了點頭，這樣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了。畢竟只有這樣才能完全的避免危險，而且保證安全。在事情結束后再換回來也不遲。於是利嘉誠對着李澤據緩聲道：“阿據，這段時間你就照着阿周先生的話去做好了，畢竟安全第一！下班以後你就跟着黑水的人先回來黑水國際這裏住一段時間，等事情結束了你再回來。家裡的事情我來處理，富信我會讓她過來陪你的。”　　聽得自家老爹吩咐了下來李澤據沒有多說什麼，只是點了點頭。李澤據在後世並非像他的弟弟一般的聞名遐邇，相反的李澤據為人十分的低調。甚至很多時候他的出現不過是父親或者弟弟的陪襯罷了。但唐昱卻是知道，這位聲明不顯的李澤據才是最為沉穩的利嘉誠帝國的接班人！他隱身於長實內部，但是卻是父親利嘉誠的左膀右臂！在長實中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　　目前身為上市公司長江基建主席、長江實業集團副主席的李澤據，畢業於美國斯坦福大學，獲土木工程學士學位。自幼受父親培養，具有強烈使命感的家族觀。讀大學的時候，他就遵從父親意願，選擇了土木工程系，後來又讀了結構工程碩士學位――他無疑已將家族日後的發展方向與自己的未來牢牢地拴在了一起。　　在其畢業后，李澤據順理成章地加入長江實業家族生意，后再次順從父意，入了加拿大籍。他的這一身份，是利嘉誠當年得以由李澤據出面收購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52％股權的關鍵，也是李氏家族收購加航的前提條件！因為根據加拿大―法律，非加拿大籍人士不可持有加航超過25％的股份。這件事情上，一方面是利嘉誠高瞻遠矚，另一方面，李澤據的服從與照程序辦事，更是他家族觀念的體現。　　而到了現在事實上雖然沒有明說，但其實長實的內部人員都知道李澤據便是利嘉誠所選定的接班人！相比起二兒子李澤凱的跳脫的個性，李澤據更是沉穩大氣！更適合去做長實的業務。是以，利嘉誠才會讓二兒子李澤凱去外面闖蕩，而大兒子李澤據則是留在了長實裏面幫忙。　　商定了這些事情后，那位黑水國際的安保人員便帶上了面具跟着李澤據和利嘉誠一起返回了利嘉誠的住宅去了。而後黑水國際里便只剩下了唐昱、唐天浩和三位京城過來的專家，此時唐昱的臉色才沉了來對着唐天浩沉聲道：“二叔，我們不能被動的等着那個‘大富豪’來攪事兒，可以的話還是派人查清楚他們到底什麼時候動手！我們好有個準備！這次該殺的我們絕對不能容情！哼！這些個渣滓還是在回歸前收拾掉的好！”　　聽得唐昱那帶着濃厚殺氣的話語，三位京城來的專家不禁也有些詫異！要知道唐昱看起來不過是二十齣頭的樣子，如何能有那麼強的殺心？！不過想想也是釋然了，他們也是總參內部的人，自然是知道唐昱那年在菲律賓的經歷。有過那種槍林彈雨的經歷，那麼這個年紀不大的小傢伙有着那麼狠的心思也就不奇怪。　　唐天浩聽得唐昱的話不禁點了點頭接着道：“知道了！這件事情我已經吩咐了軍佬他們去辦了，畢竟香江他們還是有些關係的。相信不久就會有回應了。我們只需要等着消息便是了至於那位‘大富豪’……嘿嘿……他就到下面去繼續當他的富豪吧……”　　聽得唐昱和唐天浩這麼說，三位專家知道這是為這件事情定下來基調了。那位大富豪想不死都是難事，畢竟黑水國際的情況他們也是知道的。這裏現在是聚集了內地和俄羅斯的一大部分的這方面的精英人士！在這些人的圍殺之下，如果那位“大富豪”還能逃出生天，那隻能是說明這小子不僅僅是有成為劫匪的本事其實他更應該去非洲自己打拚成軍閥賺點鑽石錢來花花。　　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於是這位“大富豪”最好的結果是能夠有個全屍。可現在看來哪怕是全屍都估計很難，或許連屍體都找不到才是最大的可能性。

# 第五百五十九章

　　當事情商量完畢后三位專家也就跟唐昱他們告辭而出了，唐昱也將他們恭送出了這間會議室。而後便拉着唐天浩回到了自己的那棟別墅里去，看着唐天浩緩聲道：“二叔，或許這次的事情不是那麼的簡單，根據宛如姐的分析這件事情說不好可能有着香江的那位肥彭的身影在裏面！畢竟這件事情竟然連向華槍他們都知道他這個總督自然是沒有理由不知道的，而他竟然沒有通知利嘉誠伯伯，那麼其中的意思就值得玩味了！”　　聽得唐昱的話唐天浩眉頭一皺，隨即冷然的呵呵笑開了！對着唐昱緩聲道：“這傢伙的打算我大概是猜到了一點，不就是想着趁這個機會給一直站在我們這邊的利嘉誠他們一個打擊么？！放任‘大富豪’來攪亂事情，從中漁利！這不就是他們英國人慣用的做法么？！算盤倒是打的挺精細的，卻不知道他能不能做的成！”　　聽得唐天浩的話唐昱也笑了，對着唐天浩緩聲道：“須得他肥彭做初一，我們不做十五就太對不起他了！二叔，我們找找警察署里的人，盡量挖出證據證明他知情不報！看看他能怎麼樣！哼！玩花樣！咱們看看誰能玩的過誰！”　　就在此時，香江元朗郊區的一間破房子里一群彪壯的漢子叼着煙手裡不停的拆卸着一把把的AK―47自動步槍！那熟練的動作甚至可以讓人誤以為他們便是從軍多年的老戰士了，而事實上他們都是當年南越敗退的時候逃難到了香江的船民，現在他們也組織了自己的幫派在香江活躍着。不過由於受到了香江本地人的歧視和香江其他幫派的壓制他們始終發展的不是很大。但由於他們比較團結而且經歷過戰事不怕死的個性也對香江的其他幫派造成了很大的威懾！一時間雙方形成了一種對持的狀態，這些越南幫不會出來搶地盤但是本地幫派也不會主動進攻他們。而這些個越南幫派多是幫人做殺手、賣白面或者弄點軍火賺錢。　　他們其實也知道自己的劣勢不會和本地的幫派起着太大的利益衝突，多是和香江的本地幫派做一些個合作或者是撿起本地幫派不做的生意來做。雙方因此不時還互通有無，將一些個消息互相通報以免引起衝突。所以向華槍才會知道張自強想要對利嘉誠的大兒子下手的消息，並將這個消息通報給了黑水國際。這才引發了唐昱他們的殺機！　　而在這元朗的漢子們，好幾位是張自強的老朋友了！跟着他做下的不少的大案，甚至這裏還有這張自強的左膀右臂――軍師：蝠鼠！這位為蝠鼠可是不簡單！他是南越東莞人，幫着張自強策劃了所有張自強所做下的大案、要案！包括了啟德機場持械搶―劫案，那次他們劫下了押表車，劫取了40箱2500塊勞力士金錶，價值3000萬港幣。後來的啟德機場又一次搶―劫解款車案，那次是劫取了港幣3500萬，美金1700萬，總價值港幣1.7億港幣。　　這兩次都沒有出現任何的意外，甚至連香江的警方都對着“大富豪”莫可奈何。這其中蝠鼠功不可沒！正式因為有着他的策劃和組織，張自強才能在數次被香江警方捕獲之後還能獲得釋放！甚至不斷的組織他們再行大案！只見這個時候一輛白色麵包車緩緩的開進了這處偏僻的破房子，車上跳下來一個高大的小眼睛長臉男子。此時，房間里的人聽得外面有動靜立即警惕了起來，而矮臉男子蝠鼠則是立即把槍抓到了手上迅速的走到門邊看來一看。　　看的是那高大的小眼睛長臉男子，蝠鼠便立刻把槍放下了走出門來恭敬的對着那男子低聲道：“豪哥！”這高大的小眼睛長臉男子赫然就是香江大賊――張自強是也！香江道上的人都叫張自強“大富豪”，原因是就算是警方知道了他劫下來那麼多的資金卻是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當然，也有人在背地里叫他“變―態―佬”！因為他做事總是橫行霸道而蠻不講理，拿槍的時候更是勇於博命！於是很多香江道上的大佬們背地里都叫他“變―態―佬”。而張自強本人卻是很喜歡“大富豪”這個稱號，於是他的手下們都會叫他“豪哥”。　　聽得蝠鼠恭敬的叫着自己，張自強不禁滿意的點了點頭。而後拍了拍蝠鼠的肩膀便走進了那處破房子里，在裏面的那群漢子見得是張自強進來了紛紛都站了起來恭敬的對着張自強緩聲道：“豪哥！”張自強也沒有擺什麼架子，而是對着眾人壓了壓手讓他們都坐下而後才沉聲道：“越南佬不打算參加了，說是怕事情太大警方會來查！哼！一群想要錢又怕死的東西，能成什麼大事？！這件事情他們既然不來，那我們就自己做好了！”　　聽得張自強的話，蝠鼠先是一愣隨即沉思了一會兒對着張自強道：“豪哥，這件事情會不會有什麼不通透的地方？！畢竟先前越南人可是很有興趣的啊！還是他們自己提出要加入進來的，可這時候卻打了退堂鼓了。是不是其中有什麼事情是我們不知道的？！”　　聽得蝠鼠的話張自強點了點，而後道：“這件事情我專門打聽過了，說是越南人現在自己內部分成了兩派！一派並不想參与進來，覺得賣點軍火、白面賺錢就好。不想搞出太多事情。怕是被香江的警方注意到，另一派則是覺得和我們一樣吃‘茶飯’來錢快！想着和我們合作去做幾票大的！現在這兩方爭執不下，他們的大佬也在頭疼呢！所以才終止了和我們的合作，打算看看我們做的如何先再考慮要不要加入進來。說不準看得我們好做他們自己去開工也說不定。”　　聽得張自強的話，蝠鼠不禁點了點頭。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事情便說的過去了，畢竟誰都想賺錢不想擔風險不是？！越南人現在做軍火、白面做的正順手來錢，自然是不想起什麼波瀾了。估計他們也是擔心萬一事情鬧大了他們吃飯的傢伙都會被警方抄掉，畢竟利嘉誠可不是普通的香江人啊！他可是極具影響力的人物，不僅拿下來英女王授予的爵位甚至和內地的官方關係都很不錯！也只有自己這些個亡命徒才敢於動他的腦筋，其餘的人未必有這個膽量！就算是香江最大的幫派信義安都未必敢於和利嘉誠正面起什麼衝突。　　“不說這些沒用的了！他們越南人不來那我們就自己做，多他們不多少他們不少！而且沒了他們來分錢弟兄們還能分的多一點，蝠鼠！你給說說看，現在那位‘大公子’的情況是怎麼樣？！事情有沒有什麼變化？！”蝠鼠聽得張自強的話便拋開了越南人的話題恭敬的對着張自強道：“倒是沒有什麼變化，每天都按時上下班。經過的路線也沒有什麼改變，看來還不曾察覺我們的計劃，不過他身邊的幾個警衛倒是很警惕！幾次我們的人在跟着他們的時候差點就被發現了！所以到時候我們動手的時候那幾個保鏢倒是個麻煩，我們得先把他們清理掉才能夠搞定這件事情。不過據說這幾個保鏢可是黑水國際的人哪……”　　“哼！我管他是誰，難搞不難搞！”張自強眼中閃過一絲的狠厲，狠聲道：“擋了我們的財路那他們就該死！再厲害的人能強的過槍去？！哼！我還就不信了，他們能擋得住我們的子彈？！讓弟兄們準備好，到時候別手軟！既然他們是硬點那麼我們就硬着來！只要保證了大公子的安全就好，其他人我們管他們死活！”　　聽得張自強的話蝠鼠也不禁點了點頭沉聲道：“豪哥說是！阻了咱們發財的路咱們自然不能手軟！豪哥，現在弟兄們都準備好了！就等你的命令呢，我們什麼時候動手？！”聽得蝠鼠的問話，張自強嘿然道：“先不要着急！大家先休息好，到時候我會過來通知你們的。好了！今天我過來就是和你們說說越南人的事情讓你們有個準備，然後就是給你們送點吃的喝的～！這幾天休息好了，到時候上陣了可別掉鏈子了！行了！蝠鼠你招呼着他們，我先走了！”　　說著張自強便走出了門外，外面早有原本房子的里馬仔把車上的吃喝的全部都卸了下來。並扛進了房間里，張自強上了車對着來送自己的蝠鼠緩聲道：“我看過日子了，後天就是最好的時候！你先別聲張出去，到時候我來接你們咱們一次就把事情做的漂亮！大家也能多分點！哼！死越南佬，還真以為離了他們我大富豪就做不出事情來了？！等着後悔去吧！”　　蝠鼠聽得張自強的話狠狠的點了點頭對着張自強道：“豪哥！我知道怎麼做了！弟兄們我會看好的，到時候肯定給你做個漂亮活計！”

# 第五百六十章

　　這是唐昱到達了香江的第三天上午了，一大早的唐昱便和唐天浩在黑水國際的飯堂里吃着早餐。在這裏不會有給你開什麼小灶，所有員工都會在這裏吃自己的一日三餐。當然，有些有家屬過來的就可以自己家開些小灶，但其餘的單身漢要吃其他的便自己去外面吃去了。　　不過黑水國際的伙食還是很好的，而且味道也很不錯！於是大多數人還是選擇了在這裏就餐，甚至那些俄羅斯過來的安保人員也是多數在這裏就餐。偶爾他們俄羅斯的家人過來看望他們的時候，他們大多也是帶着家人在這裏聚餐。　　不過所不同的是餐廳的二樓會提供一些小包廂給他們去坐，雖然二樓的價格稍微比一樓要貴了些但是相比起香江外面來說這裏的環境不差而且吃的東西也更加的豐富多樣！甚至連黑海魚子醬都可以弄到，是以黑水國際90％以上的員工都是在這裏度過自己的一日三餐的。　　而現在唐昱便和自己的二叔在一樓的大廳里吃着早餐，一般來說唐天浩都不會去二樓的小包廂內吃飯。他更喜歡的是在一樓這裏吃飯，為的是更加的貼近黑水國際的員工讓他們都能夠看到自己。甚至有時候唐天浩也會在吃飯的時候和黑水國際的員工們聊聊，看看他的需求和想法，可以滿足的他會盡量的去滿足。　　這讓唐天浩在黑水國際里現在的威信很高，而且也很受到黑水國際各個部門的歡迎。多數的黑水國際的員工總是會為這位時常出現在這裏的老總打個招呼什麼的，而且一些俄羅斯過來的安保人員會不時的用那怪腔怪調的漢語喊他：“唐總～”　　唐天浩總是會笑呵呵的應對，不時的他也會請不當班的俄羅斯安保人員們喝上一瓶伏特加。要知道俄羅斯幾乎都是嗜酒如命，但過來這裏做事的多數都是有一定責任心的。他們卻很少的飲酒，會把手頭上的錢都寄回去給在俄羅斯的家人用於生活。畢竟黑水國際幾乎是什麼都包了的，從吃喝到穿用。一日三餐不說，還會每個季度給配發工作用的西裝、作訓服等。甚至牙刷、牙膏、毛巾……等等東西幾乎全都配齊了，宿舍全部是整棟方正的大樓！有公用的洗衣機、獨立衛生間和陽台。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間房間，共用客廳和陽台。是以，其實黑水國際的標準還是很高的。很多香江本地人都曾試圖要加入黑水國際，不過他們一般都通不過考核就被淘汰了。就現在來說，黑水國際已經成為了香江的一個最大的品牌！在這個品牌之下所產生的是信任、榮譽和責任！　　毫不客氣的說，唐昱在後世知道的一些管理的小手段在這個時代里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比如說，黑水國際逢年過節都會給員工的家人寄去一些小禮品，並由部門負責人和公司老總親自給他們寫賀卡感謝他們的家人在黑水國際的工作，並感謝他們對在黑水國際工作的家人的支持。而那些東西的支付則更是簡單了，黑水國際通過了百佳超市的採購而直接在當地就支付給了這些員工的家人。　　而那些資金則是通過了黑水國際的賬戶直接打進了百佳的賬戶中，相對的來說更加的方便也更加的快捷。正當唐昱和唐天浩吃的正開心的時候，軍佬面色有些凝重的走進了食堂內在唐天浩的耳邊輕言了幾句，唐天浩聽完軍佬的話后臉色頓時變了變對着唐昱緩聲道：“小昱，吃完了沒有？！吃完的話我們就要開始做事兒了，那邊已經有消息過來了。”　　唐昱不急不緩的喝下了那被牛奶，而後才笑着對着唐天浩緩聲道：“不必着急！這件事情既然我們已經確定下來了，那麼便交給專業人士去做去吧！”　　聽得唐昱的話，唐天浩先是一愣！隨即便笑了，看來自己還是不如唐昱良多。雖然自己是這小子的叔叔但是遇到事情總是沒有像他這般的冷靜沉着，而是總是碰到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時候便會有些緊張！這點上來說唐天浩對唐昱倒很是心服的，要知道這可是關係到利嘉誠兒子的性命問題啊！而他唐昱竟然可若無其事的先喝完了牛奶才冷靜而理性的和自己分析能做些什麼。這份鎮定和淡然自若唐天浩自問遠遠的做不到。　　“軍佬，麻煩你把咱們的安全專家和那三位來自京城的專家都找來，我們就不湊這熱鬧了！他們訂好了計劃我便將利嘉誠先生叫來，確定了以後便立即執行！”說著唐昱才將最後的一塊麵包吃下，而後將杯里的牛奶一飲而盡！緩聲道：“你告訴他們，我希望的是這次是個殲滅戰！最好能夠做到不要留下什麼活口！”　　聽得唐昱這番殺氣騰騰的話，軍佬也不禁打了一個寒顫！而後點了點頭便下去將黑水國際和京城來的那幾位專家叫到了一起來了。這時候另外一個漢子也走到了唐天浩身邊，肚子和唐天浩再次低語了幾句，唐天浩聽得這漢子的話臉上不禁綻開了一絲笑意！　　看得唐天浩的那絲笑意，唐昱轉過頭來笑着問道：“二叔，什麼事情呢？！可以讓你笑的那麼開心？！是不是肥彭哪裡有了消息回來了？！”聽得唐昱的話，唐天浩先是一個詫異！隨即便笑了，他已經有些習慣自己的這位侄兒那鬼神莫測的心思和不知道怎麼長的諸多心眼。於是唐天浩笑着道：“是，我們的人找到了香江警察總署的署長。他們給我們提交了一份報告，上面明顯的寫着一個卧底早在三天前便知道了‘大富豪’的動作了，而後警察總署將這份報告提交給了總督府。但總督府的回應是：靜觀其變，不得參与！並且下達了文件下令不准他們將此事泄露出去。”　　聽得呃唐天浩的話唐昱不禁冷笑！看來還真是這個肥彭給搞的鬼啊！這死胖子果然不是什麼好鳥！想着算計起利嘉誠他們來了，或許也是為了報自己在香江被排擠之仇。但他也不看看對象就下手，真當自己的是好欺負的么？！唐昱冷笑的對着唐天浩緩聲道：“二叔，一會兒這件事情先不要和利嘉誠先生去說。等這件事情過去后，我們再提出這份東西給利嘉誠先生去看看！哼！肥彭……”　　這時候，黑水國際的幾位出身自克格勃的專家及京城過來的三位專家們已經在會議室內聚集，便開始討論起這次事件的處理方案。而唐昱則是通知了利嘉誠和李澤據，知道了情況的利嘉誠不敢怠慢，立即讓李澤據和自己一同到了黑水國際的總部內找到了唐昱叔侄倆詢問起了情況。這時候唐昱和唐天浩還有利嘉誠等人正在唐昱自己的小別墅內，聽着唐天浩將收到的消息複述了一遍。　　“根據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他們將會在晚上下班的時候等李澤據先生的車子經過壽臣山道時動手，預訂的人數是八個人！兩個司機假裝在道路上引發事故，然後有人從後面過來進行武裝劫持！”說著唐天浩冷笑着道：“他們還準備了AK―47和手榴彈！看來還真是準備充分啊！很看得起我們黑水國際呢！”　　利嘉誠聽得唐天浩說起張自強他們竟然動用了AK和手榴彈不禁臉色變了變，而後對着唐天浩他們問道：“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阿據是不是要在黑水國際呆上一段時間以保證安全？！畢竟張自強他們可是凶匪，這個險還是不要冒的好！”　　聽得利嘉誠的話唐天浩笑着道：“就算是您願意去冒險我們還不願意呢！這件事情我們的專家已經在商量了，相信很快就會有結果了。”聽得唐天浩的話利嘉誠不禁鬆了口氣，便在這個時候，唐昱別墅的房門被敲響了。守護在這裏的軍佬便走過去將門打開來。　　開了門都便見到了四個俄羅斯的專家和三個京城過來的專家談笑着走了進來，看得他們輕鬆的模樣唐昱笑了笑站起來對着他們緩聲道：“是不是你們已經商量好了對策了？！那麼便給利嘉誠伯伯說說吧！也好讓他能夠安心。”　　幾位專家聽得唐昱的話，互視一眼笑了笑。那位阿周笑着對利嘉誠道：“這件事情其實不用那麼的緊張的，令公子肯定是不會涉險。我們的安排是讓我們的熱舞你先照着平時那樣和令公子互換身份，而後令公子秘密的回到黑水國際來。我們的人便在路上守候張自強他的截擊！”　　聽得不用自己的兒子犯險，利嘉誠不禁鬆了口氣。而後阿周笑着繼續說道：“接下來的事情就有些難辦了，畢竟小唐先生的要求是把對方徹底的殲滅。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安排人在那附近開始潛伏。到時候他們自然會處理這些個事情的。”

# 第五百六十一章

　　聽得阿周說他們會處理這些事情，唐昱不禁笑着點了點頭。他知道，這些所謂的“處理”肯定不會是溫情脈脈的，而張自強他們想要在這些人的圍攻之下活下來的幾率幾乎便是零！於是唐昱笑着對阿周道：“辛苦了！我個人的建議是明天李澤據先生還是不要去上班了。就在黑水國際獃著吧！由我們的人過去代替您上班和回家，到了公司就什麼事物都不要處理就說身體不適，要休息一下。”　　利嘉誠聽得唐昱的話不禁點了點頭，這是最老成持重的方法了。只要李澤據不出這黑水國際的門那麼誰要想傷害到他的話那還真是很困難呢！現在的黑水國際說白了是比在香江的英國軍隊更加的精銳的一隻部隊，而且他們比之英國的軍隊更加的彪悍和強大！　　甚至黑水國際停留在維多利亞港的那三艘軍艦都是香江的英國軍隊所沒有的！所以，只要是李澤據在這黑水國際內獃著哪怕是香江的英國軍隊攻打來了也未必能夠傷害到他。幾位專家聽了唐昱的話也點了點頭，開始他們認為還是李澤據過去上班的會比較好。但後來想想張自強他們根本就沒有辦法進入公司去查看李澤據是不是真人，而且有着自己的那神奇的化妝術阿周他們也有信心讓張自強他們認不出來真假。　　於是計劃當下便制定了下來而後，他們便分開了開始行動。李澤據自然是在黑水國際內住了下來，而軍佬則是和補充而來的蘇大剛還有一批俄羅斯過來的特種部隊隊員們一起換裝上了熱帶潛伏套裝和狙擊槍、特別裝配的AK等武器在夜色下進入了壽臣山道潛伏了下來。這時候張自強還沉浸在要打劫香江最大富豪的那種激動中不能自拔！而他麾下的蝠鼠他們也都沉默的開始了檢查自己的武器和要使用的車輛。並興奮的期待着這次能夠大賺一筆！　　第二天一大早，利嘉誠的家中一如往常的開出了一輛汽車。這便是李澤據經常乘坐去上班的那輛汽車。而後這輛汽車經過了壽臣山道進入了香江市內的利嘉誠的長實公司。車中走出的男子一如李澤據的模樣，並照着往常一般進入了公司內開始了一天的工作。不過似乎今天李澤據先生精神不是很好，看着文件他會有些頭暈。並責成秘書推掉了一些會議，秘書也沒有太多的懷疑反而希望李澤據去看看醫生。李澤據婉言謝絕了，說是自己在辦公室里休息一下便好。　　秘書也不再多說什麼，他們都知道李澤據的性格。他願意去做的事情他自然會去做，而他若是不願意做你再說也是枉然。於是秘書便主動的退出了房間不打攪李澤據的休息了，李澤據在這房間內休息到了差不多下班的時候，便起身隨着自己的保鏢和司機一起回了家。這一天眾人都沒有察覺李澤據和平時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只是覺得今天似乎李澤據先生精神不是很好！說話有點變調，但如果感冒了的話倒是可以理解。而且今天李澤據確實又在公司里昏睡了一整天，於是李澤據先生有些不舒服似乎是順理成章了。　　沒有任何人認出來其實這位所謂的“李澤據”先生根本就不是本人，不過是個帶上一副硅膠面具的另一個人而已！同樣，監視這李澤據的張自強派出的人也沒有認出來。而且他還隔着很遠來觀察更加的分辨不清楚。下午時分，李澤據先生準時下班了。車子緩緩的開出了公司。他們似乎沒有注意到自己的車後面跟着一輛摩托車忽遠忽近，而是一如往常般的開回了自己的家去。　　這時候埋伏在壽臣山道的張自強他們也開始了動作，他們首先在車道上放下了一些路障釘子打算將李澤據的車子輪胎給扎破！而後一擁而上先將保鏢解決了，再將李澤據綁起來通過過來接應的白色麵包車弄走！現場的車子自然也有人去開走，而他們綁人所放的地方就是他們棲身的元朗的那件破房子內！因為那裡偏僻荒涼，根本就沒有人會去那裡。　　而只要綁到了人，那麼接下來的事情就是張自強和利嘉誠交涉贖金的事情了。這些事情馬仔們並關心，他們關係的是待會兒那些保鏢會不會很厲害！畢竟黑水國際在香江可是出了名的能打！而且大圈橫屍街頭的事情不過才過了幾年而且，他們還沒有忘記當初的那份慘象！　　通過了對講機張自強興奮聽到了車子已經進入了壽臣山道！於是張自強當下便命令所有人立即行動起來，將車子什麼的全部準備好！而後通知了前來接應的白色麵包車現在就出發！於是，跟着張自強的六七個漢子最後一次檢查了自己手上的AK―47！而後將手榴彈全部帶上別在了腰間！並在草叢中埋伏了起來！他們卻是不知道，在他們的身後有着數十個身影已經緩緩的接近了！這些身影動作快若狸貓，輕若飛燕！　　悄聲無息中便將張自強他們全部包圍在了公路上，張自強更不知道的是：現在他們每個人都被至少兩把狙擊槍瞄準着頭部、手部和胸口！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那麼這些狙擊槍手絕對不容情的！車子已經越來越近了，張自強逐漸的興奮了起來！這時候車子終於駛近了他們的面前！張自強對着對講機低吼了一聲：“動手！”　　當下立即有兩部麵包車從山道上駛出，猛的在那李澤據的車子前面“吱呀～”一個急剎車堵住了道路！而這時候在李澤據的車子後面也駛來了兩部小車，同樣的一個急剎車“吱呀～”一聲將後面的路也堵住了！這時候張自強他們猛的從草叢中沖了出來！揮舞着手中的AK對着車子便是要一陣的猛掃！　　卻在這個時候山道上忽然響起了一陣的槍聲！　　“砰！砰！砰砰……”沉悶的槍聲劃破了下午時分的寧靜，那幾個隨着張自強衝出來的漢子的腦袋就像是被鐵鎚敲中的西瓜一樣“砰！”的一聲便爆開了去！那無頭的屍身“嘩啦～”一下翻倒了下來，手中的槍也跌落在了地上！而張自強本人確實沒有被爆頭，因為他的手腕被打斷了！之所以沒有被爆頭很大部分原因是他動手的比較快，黑水國際的人員擔心他傷到人於是便率先開槍將他的手腕給打斷了去！　　張自強慘叫着翻倒在了地上，而那幾個他的同夥則是直接被嚇傻了！根本沒有反應過來張自強已經被打倒了，沒有等他們回過神來那槍聲再次響起！　　“砰！砰！”又是連續的兩槍，這下子連那兩個司機都被轟爆了腦袋直挺挺的躺在了車子內將那車子的喇叭按的“叭……”的直響！這時候，李澤據的車子上才走下來的幾個人，他們拿着大口徑的手槍警惕的看着那路邊的死屍和不斷慘叫的張自強，而後迅速的走到了張自強身邊將他手邊的槍支踢開了去而後便有人將他綁了起來，這時候疼痛難忍的張自強忽然發現：那車子上根本就沒有走下來李澤據！而現在的車子上已經擺明了沒有人了！那麼李澤據到了哪裡去了？！沒等他疑惑完畢，一把手槍已經抵住了他的頭顱只聽得“砰！”的一聲槍聲響起！這位橫行在香江連香江警方都莫可奈何甚至要賠付他八百萬港幣的世紀賊王就這麼慘死在了這條山道上！　　而後，那山道上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了一大群穿着各種偽裝的人物！在確認了這些人已經徹底的死了之後，他們通過了對講機說了些什麼。而後便在一輛噴塗著黑水國際的徽章的車子的裝載在離開了現場。　　同時，在香江元朗的某處荒僻的房子內，蝠鼠正在和留下來的幾個漢子拿着槍等候着什麼。門外有着兩個人端着槍埋伏在了草叢內，警惕的看着四周的動靜絲毫不敢有所鬆懈！猛然間，這兩人被人捂住了嘴巴，而後一把匕首強勢的插進了他們的肺部，拔出來后更是劃過了他們的喉管！這兩人瞪大着眼睛，卻連是誰下的手都沒有看到便將自己的性命給丟掉了！　　在同一個時間，不知道哪裡飛過來的十數枚手榴彈猛的一下子砸進了蝠鼠他們所在的房間內！沒有等他們反應過來那些手榴彈猛的便“轟！”的一聲爆炸開來！那巨大的爆炸力一下子掀開了整個屋頂！房間里一片的慘叫！這時候幾個人影在窗台上冒了出來，而後舉着手中的AK步槍對着房間內還慘叫的人便是“噠噠噠……”的一陣狠掃！頓時，整個房間內沒有了人的生息，只嗅得濃重的硝煙味和令人作嘔的血腥味！　　幾個身影迅速的撞開了這房間的門，而後交替掩護着衝進了房間！確認了安全后又有三四個人影走了進來，他們拿出自己腰間的手槍輕描淡寫的對着每個他們懷疑還沒有死去的身影進行着補槍！

# 第五百六十一章 肥彭的恐懼

　　“砰！砰！砰……”一陣的槍響過後，他們仔細的查看了一下確定了沒有人還能夠繼續活着他們才對着自己嘴邊的麥克風輕聲的用那不是很標準的普通話道：“灰熊呼叫鋼鐵，確認！目標已經解決，請求下一步指示。”　　過了好一會兒，真看不清面容的漢子點了點頭。而後對着身邊的人做了幾個手勢，這些人便散開來將這裏保護了起來。沒一會兒，便有黑水國際的其他人員搭乘着商務麵包車來到了這裏，握着他們的手輕道理一聲：“辛苦！”　　這些漢子點了點頭，隨即一架直升機“噠噠噠……”的從天空中降下來，將這些人全部接走。現場頓時之剩下了近百名的黑水國際安保人員，並着黑水國際的對外發言人。沒一會兒，一群記者在黑水國際的組織下來到了現場不斷的對着這些個殘肢斷臂和屍體拍照着。好一會兒了才在黑水國際的發言人的帶領下現場採訪了起來。　　“今晨，我黑水國際的安保人員經過此處訓練時無意中發現了這處非法武裝人員聚集的房子，而後這些武裝人員在見到了我黑水國際的安保人員后便立即發動了襲擊！”那位發言人顯然是經過了訓練和話語規定的，說出來的話幾乎是滴水不漏！　　“而後我黑水國際的安保人員自然是奮起還擊，不過這些非法武裝人員顯然具備了強大的火力，於是無奈之下我黑水國際的人員用過了我們公司內部的呼叫系統通知了總部這裏發生的事情。而後我黑水國際專門處理這些事件的人員便趕到了此處，但這裏的非法武裝人員見得我黑水國際的人後便試圖進行攻擊而後逃竄，為了保障自身安全我黑水國際安保人員在警告無效后對這批武裝人員發起了還擊。”　　說著，這位發言人略顯悲痛的指了指現場而後道：“所以就出現了這次悲劇，這也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事實上我們也通知了警方，不過那時候這些非法武裝人員顯然要突出我們的包圍而後逃竄，我們在警告無效后返無奈的奮起還擊。所以才造成了這種悲劇。”　　記者們忠實的記錄下了這位發言人的話，不過他們那是打心眼兒里不會相信的！傻子才相信呢！這些人明顯就是在防禦而非突擊的時候被擊斃的，甚至好幾個都是近距離被直接格殺的！下手之狠讓幾個從香江警隊的G4內退役出來的人員都不禁的膽寒！這分明是他們直接進攻了這裏，而後將這些人在毫無察覺的情況下全部格殺！當然，他們已經受到了來自自己老闆和一些其他方面的“勸告”，自然知道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　　說了不該說的話，那麼你便成了不該存在的人。不該存在的人自然是不會有什麼好下場的，每年都會有一些在那部分有能人的人認為“不該存在”的情況下而直接就“不存在”了。這樣的情況在世界各地都有，當然香江也不會例外。不過所不同的是這些事情一般小老百姓是不會知道的，在他們眼中的香江依然是最為安全的地方之一。就像是香江明明有着百多萬的幫會成員，但依然是犯罪率極低的地方。畢竟如果你不去招惹這些人，那麼他們自然也不會對你有什麼興趣。不過如果你招惹了他們那麼想要脫身卻是十分困難的。　　於是，這些記者很聰明的僅僅是記錄那些該記錄的話問那些該問的問題。至於那些不該問不該記錄的事情他們是絕對視而不見的，至少到目前為止是這樣。眼鏡陳的前車之鑒在前面，他們可沒有興趣重蹈覆轍。　　就在同一時間，在香江的壽臣山道上同樣的事情也在發生着。那些受到了囑咐的記者們在黑水國際的發言人的帶領下對着現場進行着拍照、記錄和錄音攝像。當然，他們也是接到了來自自己公司BOSS的告誡的，於是作為老記者的他們自然知道什麼應該報道而什麼不應該報道。不過這次的事情實在是爆炸性的新聞啊！匪徒試圖要綁架香江首富利嘉誠先生的大公子而不得，不僅如此還落得身死魂銷死無全屍的下場！現場的一片血腥已經說明了整件事情的狀況，分明是匪徒要試圖綁架而利嘉誠大公子的保鏢儘力保護。　　在強力的保鏢的保護下利嘉誠的大公子逃出生天，而這些匪徒則是命喪當場！血濺五步，直到這些記者們採訪了接近完畢的時候警察們才匆匆趕來，當他們全副武裝的來到了現場后卻愕然的發現這件事情竟然以及結束了！結束了還不止，甚至人家記者大佬們都採訪完畢了！他們的到來收到的不是感激，而是無盡的白眼。而沒有等他們對着那些報警的黑水國際人員發怒，人家黑水國際的發言人已經來到了他們面前彬彬有禮的飄然而道：“阿SIR，你們到了啊？！那好吧，我們現在就可以和你們回去協助調查。這裏的現場我們已經保護起來了，相信你們的法醫能夠有些收穫，如果有需要的話那麼我們黑水國際很願意協助警方進行調查。”　　聽得這發言人的話這些趕來的警隊人員們那臉色變得極為精彩！但卻又無可奈何，畢竟是自己這些人失誤在先現在還有什麼可說的？！而且現在的現場內有着十數名香江大狀，還有着近百名記者。自己等人如果是亂來的話那麼明天的頭版頭條鐵定就是自己了！到時候出名不說還會面臨着失業的風險！於是這些個警務人員們自然不會那麼蠢，只見他們深深的吸了口氣對着這位發言人緩聲道：“先生，我們的確有需求需要您回去和我們協助調查。您既然是同意的那麼我們非常的高興！但也請您將那些參与了這次案件的人員喊出來，我們也必須要和他們做一些筆錄。”　　這位警察剛剛將這句話講完，還沒有等那位發言人說什麼一位大狀就跳了起來！直接走到了這位警察身邊沉聲道：“警方的確有請我們的當事人進行調查的權利，不過這隻限於在事情發生的當場、當時！如果你們現在有需要我的當事人回去協助調查，那麼請你們回去打申請報告！並讓你們的上級做出批複，到時候你們可以憑着條令來邀請我的當事人回去協助調查。但如果現在你們沒有這份手令，對不起！我的當事人不能和你們走。”　　這位大狀的話直接把那位發言的警官噎了個半死！而通過了直播看着這副情形的唐昱則是拍案大笑！和田玉一起坐在沙发上的還有利嘉誠父子、七位專家和唐天浩等數人。此時大家都在津津有味的看着電視上那些警察們無奈的表現，而狼狽的表演。其實唐昱心裏知道，這件事情其實香江警方內部的高層們是知道的。甚至在黑水國際剛剛報警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將消息傳到了總督府內！但在總督直接電話暗示他們不要理會這件事情的情況下，香江警方奇異的保持了沉默。任由着這件驚天劫案的發生！當然，他們既然收到了不干涉的命令那麼飛虎隊和那些PTU自然是不會出動的。甚至在那附近巡邏的PTU也被刻意的調開了去！　　而肥彭更是直接電話要求香江警方將黑水國際打過來的報警電話錄音直接銷毀，造成沒有接到黑水國際報警的假象！當然，那些個警署的高官們可不會陪着肥彭去瘋。你肥彭搞出爛攤子了可以拍拍屁股滾蛋會你的大英帝國去繼續做你的爵士，但咱們要是搞砸了那麼可能不僅僅是飯碗甚至命都要丟掉啊！這種情況下傻子才會陪着肥彭去瘋！所以這些香江警署的高官們不僅沒有刪掉這些電話錄音還將他們小心翼翼的保存了起來。　　就在肥彭準備看黑水國際的笑話的時候，警署再次傳來了消息！黑水國際已經將張自強他們全部殲滅！現在已經封鎖了現場並在再次致電香江警署，讓他們去現場收尾去！這下肥彭可傻眼了，他可沒有想到黑水國際竟然兇猛如斯！在張自強他們如此之強的火力的打擊下這群人竟然還可以殺出生天不說，甚至還殲滅掉了張自強他們！這如何不讓肥彭他們驚詫！　　但驚詫歸驚詫，肥彭還是緊急致電給了香江警署的署長而後命令立即派人去封鎖現場！並不準那些個記者去採訪！力圖要將這件事情的影響壓縮到最小，以保證自己對黑水國際的求救視而不見的失誤！但，更讓肥彭想不到的是：黑水國際竟然比他的想法更快！他們早已經組織好了一批採訪人員和記者，直接到了現場將所有的事情全部都記錄了下來！於是看得此副情形的肥彭幾乎腳都軟了，心中不禁大為恐懼！一旦這件事情泄露出去了那該怎麼辦啊？！

# 第五百六十二章

　　而現在一片喧囂后黑水國際的發言人便跟着警方的人員回去協助調查去了，跟着他一同過去的還有幾個黑水國際所謂“參与人員”但事實上這些所謂的參与人員都是唐天浩他們事先安排好的，為的就是堵住香江警方的嘴巴。香江警方果然不敢多話，而是依循慣例的做了些問詢和筆錄而後便老老實實的把人放出來了。　　在外面早已經聚集了一大群的記者，不斷的用着“長槍短炮”試圖要從這些黑水國際的人員身上挖出來什麼大新聞來。不過這些人不是什麼小報記者，就是一些小周刊的記者。黑水國際自然是不會理會他們的，出了警署后他們便在自己人的簇擁在進入了商務麵包車而後緩緩的離開了現場。而直接無視了這些個記者的追問和追逐，與此同時黑水國際內的唐昱和利嘉誠他們也在商量着如何把那死肥彭報復一頓！畢竟這件事情太過惡劣了！如果不是唐昱他們事先察覺，那麼到時候即使把李澤據救出了估計也會冒上很大的風險！這樣的情況也讓利嘉誠暗自心怒！　　作為一任總督不為治下之民安全考慮也就罷了，竟然不惜隱瞞劫匪的事情就是為了打擊自己這種手段只能說是卑劣而不入流！既然他肥彭都卑劣而不入流，那麼唐昱又何妨向他學習一番呢？！於是唐昱冷笑的對着自家二叔唐天浩緩聲道：“二叔，那些個錄音和簽名文件你搞上一份複印件拿去給肥彭看看，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要怎麼說！如果他不打算給出個交代的話那麼我相信《華爾街日報》、《每日電訊》報會很有興趣拿到這些東西的……”　　聽得唐昱的話唐天浩哈哈的笑開了，而利嘉誠他們也跟着笑了起來！事實上利嘉誠現在也深恨肥彭這極度亂來的做法，要知道這可是讓他的兒子陷入了危險之中！你如何不讓利嘉誠憤怒異常？！連幫派都有規矩禍不及家人，你肥彭的這個做法已經是禍及家人了！這可是有些過了啊！於是聽得唐昱他們要動手收拾一下肥彭利嘉誠自然是心中暗爽，不過特卻不會發表什麼意見，只是樂見其成罷了。但唐昱他們何嘗不知道利嘉誠的想法，是以唐昱他們並沒有在意利嘉誠沒有發表看法，而是繼續着他們的討論。　　當確定了這些事情后，唐天浩便從黑水國際出發前往了香江總督府。而在總督府內的肥彭現在已經是焦頭爛額，晚間的緊急新聞幾乎都已經把這件事情捅了出來！這甚至引起了香江各界的一片恐慌，報警了數個小時警察竟然沒有到現場！而匪徒竟然可以手持各種輕重武器直接進行綁架，這些原本只在電影上的橋段現在卻完全的出現在了生活當中你怎麼能不讓這些個香江市民和大豪們心生恐懼？！要知道，香江雖然偶爾有些亂事發生在總體來說還是比較平和的社會。但在這種情勢下竟然有人可以手持自動步槍和手榴彈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綁架！於是，一時間整個香江各界頓時嘩然！　　而肥彭無奈之下只得是跑出來，和警察署的署長一起對外開了一場新聞發布會。並且表示這次的事件是因為警方沒有收到黑水國際的求援信息，直到最後黑水國際將匪徒收拾完畢后才收到了他們的求援信息，所以才會晚到的。但這份話誰信啊？！記者們更關心的是這其中有沒有什麼黑幕、有沒有什麼打壓、有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陰謀……等等這些事情，畢竟這些才是新聞點啊！而肥彭本來心裏就有鬼，給他們這麼一說頓時就惱了！在現場破口大罵，引得記者們一陣的拍照，這下肥彭可是出名兒了！而且是出的惡名，在第二天某家報紙做的調查上肥彭的支持率從62％直接跌到了30％！可見昨天晚上肥彭的表現引起了多麼惡略的影響！　　便在這個時候，在肥彭的總督府迎來了一位客人。這位客人便是香江新崛起的大豪――黑水國際的執行總裁：唐天浩！只見得唐天浩笑逐顏開，從容不迫的踏進了總督府內在肥彭的迎接下進入了客廳。兩人聊了近一個小時沒有任何實質內容和營養的話后肥彭邀請了唐天浩到自己的桌球房去品嘗一下自己收藏的極品古巴雪茄。唐天浩自然是欣然同意，而後兩人把臂同入了肥彭的那間豪華的桌球房內，肥彭拿出來自己收藏的極品古巴哈瓦那雪茄倆人便喝着頂級的蘇格蘭威士忌，抽着極品的哈瓦那雪茄並舒適的打着桌球。　　當唐天浩領先了肥彭十一度的時候，唐天浩毫無徵兆的從自己的公事包里拿出來一份厚厚的文件資料，和盒盒的錄音帶交給了肥彭。之後便自顧自的繼續打着桌球，肥彭拿過那些報告並唐天浩遞過來的隨身聽聽著錄音看着文件，他的臉色逐漸的陰沉了下來！他不是白痴，自然是知道這些東西落在了唐天浩手上會有什麼樣的後果！一旦這些東西泄露出去，那麼毫無疑問他的政治生涯可就全都毀掉了！哪怕是回到了英國去也不會有他的容身之處，保守黨更是會直接將他拋棄掉，甚至開除出黨！肥彭雖然臉色難看，但他畢竟是久經風霜的老政客了！一下子他便冷靜了下來，既然唐天浩拿出了這些東西給他那麼說明這件事情還是有迴旋的餘地的，否則唐天浩根本不必拜訪自己直接將這些東西捅給了報社不是更好么？！　　到時候自己會更加的被動，而且下場會更慘！但他既然拿來了，那麼說明事情還是可以解決的。所要考慮的是自己將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於是，肥彭看完文件后冷靜的對着唐天浩笑了笑直接道：“唐先生，我相信這些不過是誤會而已！一直以來我們不都是好朋友嗎？！朋友之間互相幫忙那是應該的，相信你也是這麼想的。所以，我們不要為一些誤會的小事傷害了我們朋友之間的感情好嗎？！”　　老子跟你是個逑的朋友！唐天浩心裏冷哼道，你丫這麼算計我還說是我朋友？！要有這麼樣的朋友老子早找人把你弄死逑去了！沒事兒就放我冷箭，打我冷槍的朋友。這種朋友還是不要太多了的好！但唐天浩已經不是那個剛剛從東陵出來什麼也不懂的民營企業家了。在香江打混了多年的他自然已經練就了一幅厚臉皮和不露聲色的本事，聽得肥彭的話他立即便反應了過來，笑着對肥彭道：“是啊～一直以來總督先生都是很支持我們的工作的！這點我們黑水國際也非常的感激！我個人更是欽佩總督大人的學識和風骨，所以我也不想因為這點誤會而造成我們黑水國際和總督大人的隔閡。不然啊～也不會由我跑來這麼一趟了！”　　聽得唐天浩的話肥彭不禁鬆了口氣，而後笑着道：“那麼，請問一下我的好朋友！有什麼事情是可以讓我效勞的呢？！要知道，好朋友之間的幫忙我向來是不會推辭的！只要是在我能力範圍之內，那麼我是很願意為你和你的公司做些貢獻的。”唐天浩聽得肥彭的話，心中一陣詫異！喲！這便服軟了么？！還以為你要擺一下你大英帝國總督的威風呢！沒想到這一下子你就偃旗息鼓了啊？！真真的外強中乾的，這等本事又何必要搞什麼小動作呢？！而今搞的自己不得不向我們黑水國際低頭求饒，你這又是何必呢？！唐天浩憐憫的看着肥彭。　　良久后才緩聲道：“這件事情我們的幾位股東都已經知曉了，他們非常的生氣！為了您和我們之間的友誼，那麼我希望您能夠去和我們黑水國際的幾位當家人見見面。大家當面的把這個誤會解釋清楚的為好。不然我們雙方的隔閡會越來越深的呢！”　　肥彭聽得唐天浩的話，心裏明白唐天浩這是告訴他：這件事情我們黑水國際的幾個大佬已經知道了！而且非常的生氣！所以現在要提出什麼條件不是我說了能算的，到時候你自己去見我們公司的大佬們看他們給出什麼樣的條件吧！同時這番話也是暗示肥彭：你這次做的太過火了！我們黑水國際很是不滿意！所以除非你給出能夠讓我們滿意的交代。不然的話大家就這麼鬧下去也不是不可能的。聽得唐天浩的話，肥彭臉色微變！但卻還是勉強的笑着道：“我相信您和您的BOSS會理解我的難處的，畢竟大家都是在工作而已。就如中國的古話那樣：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這點還請您體諒！至於會面的話，那麼便由你們來安排時間吧！但請提前一天通知我好嗎？！畢竟這也要讓我有個準備的時間不是嗎？！”　　唐天浩聽得肥彭的話笑了笑，肥彭這是在向他求饒呢！說的是自己在這個位置，而且還是英國保守黨成員，那麼如果不攪事兒的話那麼他也很難做。所以這件事情也是身不由己的。

# 第五百六十三章

　　但唐天浩可是不管這些，大手一揮對着肥彭道：“這些事情就不要和我多說什麼了，畢竟我現在並非主事人。這件事情出來后我都受到了牽連，至少暫時我不能對公司的建設和處置發表什麼意見或者建議，而我之所以會過來通知你不過是因為我和你還算熟悉可以進的到總督府來。不然我連見你的機會都沒有，是需要迴避的知道嗎？！”　　肥彭聽得唐天浩的話不禁眼都大了！唐天浩竟然因為此事暫時失勢了？！那難怪他對着自己沒有什麼好臉色了，換成自己或許早就破口大罵了吧？！此時唐天浩看着肥彭緩聲而冷然的道：“總督先生，我要提醒你的是：你必須要記住，現在已經不是你們大英帝國輝煌到可以憑着一艘軍艦、幾門大炮就能佔領一個城市甚至一個國家的時候了！有些問題我希望您自己能夠把握住，要知道一旦把某些人惹急了那卻不是您所能夠承受的！”　　聽得唐天浩這一番既是警告又是威脅的話，肥彭心中一顫！竟然是說不出話來，而後唐天浩卻站起來對着肥彭笑着道：“時間已經訂好了，明天晚上八點在富麗華的頂層總統套房內見。到時候您會有機會和我們的幾位股東解釋一下這件事情的誤會的，天浩就此告辭了！預祝總督大人在七月的時候一路順風！再見！”　　說著，唐天浩便對肥彭點了點頭，而後便徑直的走出了桌球室並直接出了總督府上了自己的汽車。在黑水國際的安保人員的簇擁下離開了總督府，肥彭則是被唐天浩的這一番表現氣得渾身發抖！半響說不出話來！什麼叫“預祝總督大人在七月的時候一路順風！”啊？！這分明就是告誡自己，你七月份就要滾蛋了！想滾的順利一點的話少搞事！這種赤裸裸的威脅又豈是心高氣傲的肥彭所能夠承受的？！但此刻他不承受着卻又能如何呢？！自己的把柄現在就在唐天浩他們手上，一旦爆出來那麼倒霉的肯定是他自己！而且整個香江的風評都會變差！甚至那些個香江的大豪們說不準會聯合上書要求內地提早實行收回計劃，那麼自己可就真是連英國都回不去了！真正可謂是“遺臭萬年”！　　“唐總放心，我是會準時到達的。希望我可以保留我們的友誼，直到我離開的時刻。”　　而為了要避免這樣的情況出現，肥彭能做的不過是明天晚上八點去面見唐天浩他們，並在他看來是十分屈辱的答應唐天浩所提出的條件。與此同時，出的總督府的唐天浩也是一臉的陰沉之色！那死胖子的心思他又如何不知道？！想着輕飄飄的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便搪塞過去么？！真當自己是傻子了吧？！這幫子死英國佬，根本就沒有安什麼好心思！唐天浩在車上冷笑着心道：碰上我唐家的小爺算是你們倒霉了，認栽吧！這回唐昱肯定是要他們大出血的！至於是要他們出什麼血現在暫時還說不準，唐天浩雖然是猜到了一些但是卻依然不是很敢肯定。車子開了一會兒便回到了黑水國際的總部內去了，到得總部便見到了興奮而來的住宅安保部門的經理，見到了唐天浩這經理趕緊圍了過來對着唐天浩興奮的道：“唐總！我們又接到了二十幾個小區的安保單子，對方要求我們要加派人手過去進行安保。”　　唐天浩聽得這經理的話不禁點了點頭，而後緩聲道：“這是必然的，畢竟這次的事情影響太大了！那些報道也算是給我們黑水國際打了一個大大的廣告，所以我們的訂單增加卻是必然的！”這時候，私人安保顧問部門的經理也急急忙忙的趕到了唐天浩身邊急聲道：“唐總，你必須要加派我們這個部門的執行人手了！現在很多的客戶來要求我們必須給他們加派人手！價錢好商量，而且還有一些新客戶希望我們直接負責他們的私人安保顧問和住宅安保顧問。這些都是需要處理的啊……”　　唐天浩聞言笑了笑，對着他們溫和的道：“人手現在我們已經在組織了，不久后俄羅斯和內地將會趕來足夠的人手支撐我們的業務。你們就先放心的去洽談吧！至於其中的項目問題我會派遣我們的專家去給你們做參考的。”這幾位經理聽得唐天浩的話不禁點了點頭，而後便轉身的急急離去。　　看得這些雷厲風行的身影，唐天浩不禁笑了笑！這些原本都是部隊中的參謀或者行政人員，現在他們退役后多是加入了黑水國際的行政部門進行一些溝通或者業務方面的事情。平心而論他們現在確實做的很是不錯！學習的心態和誠懇的態度讓他們在黑水國際中成長的很快，而且他們工作態度嚴謹這也是他們成功的原因之一！現在這部分人手多數已經站在了黑水國際各個部門的重要位置了，甚至一些還直接到了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地拓展黑水國際的東南亞業務，一部分在俄羅斯拓展業務。這些人已經成為黑水國際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　　目送幾位經理遠去，唐天浩笑着回到了唐昱的別墅內。這裏利嘉誠和唐昱他們都在等着他唐天浩回來彙報消息。見得唐天浩進來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了唐天浩，只見得唐天浩笑着對着唐昱和利嘉誠緩聲道：“已經說了，肥彭的回應是他會準時到達！”體內的個唐天浩的話唐昱他們不由的笑了笑，雖然他們握着肥彭的把柄但要是打起來說不準就是個魚死網破的局面。畢竟肥彭看起來痴蠢，但事實上他的人脈卻是不少！甚至1990的時候他肥彭還是英國保守黨的黨主席！這些都讓肥彭的人脈和力量不可忽視，但肥彭最終還是低頭了。為了他自己的政治生命。畢竟所有的政客都不願意隨意的拿自己的政治生命來做賭注。肥彭自然也不例外。所以他註定了不會是唐昱他們的對手，因為他落下了太多的把柄在唐昱他們的手上了。　　在1979年5月，肥彭當選為巴斯選區的下議院議員。在1983年大選后，他獲聘任為北愛爾蘭大臣的國會私人秘書，並在1985年9月改任教育及科學部長，到了1986年9月又被調到外交部出任海外發展部長。　　在1989年7月，肥彭首次晉身內閣，出任環境大臣，任內負責推行廣受批評的人頭稅，而他在後世2006年出版的著作《表兄弟與陌生人：新世紀的美國、英國與歐洲》卻指出，推行人頭稅是撒切爾夫人的失誤。　　在1990年11月，約翰・梅傑接替撒切爾夫人出任首相一職，約翰・梅傑與肥彭交情甚好，因此他上任后隨即聘任肥彭為蘭卡斯特公爵領地總裁兼保守黨主席。在肥彭的籌劃下，保守黨得以在1992年大選中意外地勝出，但諷刺的是，他本人卻被自由民主黨候選人唐・福斯特擊敗，喪失了巴斯選區的下議院議席，由此退出了下議院。據約翰・梅傑的自傳所講，若果當年肥彭能保住議席的話，將有機會出任財相或外相。　　肥彭是一國保守主義者，對撒切爾主義並不贊同，他曾經在1979年致函撒切爾夫人，指出她的貨幣主義主張有不妥之處。另外，肥彭也是在1990年敦促撒切爾夫人辭職的三位閣僚之一。　　在約翰・梅傑的安排下，肥彭在1992年7月9日正式出任第28任港督，一直至1997年6月30日聯合王國對香江行使主權的最後一日為止。與以往港督不同的是，肥彭是唯一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港督，也是唯一不是出身自軍方、殖民地部或外交部，而是出身自英國國會或民意代表的港督。　　第二天下午，唐昱他們便出發前往了富麗華大酒店。而這時候宋宛如也帶着俄羅斯過來的三千補充人員到達了香江黑水國際的總部，並江慧琳也帶着兩千餘的內地過來的精銳加入了其中。一時間整個黑水國際再次充滿了人手！四處都是各部門的經理在安排着自己的員工接手並帶着這些人員進行適應性訓練。而後他們將會被派往各個僱主那裡執行安保顧問的任務。對於能來那麼多的人事實上黑水國際的主管們還是很滿意的，至少這解決了他們人手不足的憂患。而且這批人生的素質很高，還是經過本國的一定培訓的他們很快的便適應了香江並直接走上了僱主所定下的崗位。唐昱和趕來的宋宛如和江慧琳一起前往了富麗華酒店，等待這肥彭的到來。　　而利嘉誠則是直接飛往了俄羅斯，繼續在那裡看顧着百佳在俄羅斯的業務。畢竟那了可是他們的新基地來着！沒有人去看着可是不行的，唐昱他們到達酒店不過三分鐘后肥彭便低調的乘着自己的汽車來到了富麗華國際大酒店內。並在經理的引領下來到唐昱他們所在的包廂。

# 第五百六十四章

　　當肥彭進得包廂的時候，唐昱他們已經笑着站了起來。不過唐昱一如往昔的站在了宋宛如和江慧琳的身後充當著秘書的助手的角色。而宋宛如則是頗有外交家風範的走到了肥彭面前伸出了自己的玉手輕聲道：“總督大人能夠大駕光臨，這讓宛如受寵若驚啊！”　　聽得宋宛如的話肥彭不禁頗有風度的哈哈一笑，隨即對着宋宛如行了一個吻手禮輕聲道：“有着宋女士如此美麗的女士相邀，我又怎麼會不來呢？！這豈不是很失禮么？！哈哈……”　　宋宛如自是不會將肥彭的話放在心上，謙虛了幾句便引領着肥彭到了座位上坐了下來。但一開始宋宛如卻沒有和肥彭說上任何關於這次事情的處理方案和自己這方的想法，而是殷勤的對着肥彭不斷的夾菜，一會兒是遼海著名的飛龍吊湯，一會兒又是遼海三鮮鹿茸……　　林林總總，看得肥彭是目不暇接！而江慧琳則是在一邊不斷的向著肥彭解釋這些菜品的來歷、典故和特點，這一頓飯吃的肥彭是心滿意足！美人在側，佳肴在口！美酒杯中，頂尖酒堂！真可謂是人生享受也！　　甚至他都差點忘記了自己是來這裏接受談判的，而這兩位的決定將會關係到了他的政治前途！酒過三巡，菜過五味便在肥彭微醺之際，宋宛如便笑着道：“相信總督大人也應該吃的差不多了。那麼我們是否也該談談這次的事情了呢？！”　　聽得宋宛如的話肥彭這才想起來自己這次是過來接受人家的條件來的啊！要是這兩位不斷的給自己夾菜、解釋典故的女子一個心生不爽，將那些文件和錄音曝光那麼自己的下場可想而知！於是當下肥彭便靜下了心思，將筷子放下后對着宋宛如和江慧琳誠懇的道：“兩位美麗的女士，這次的事情我保證不過是個誤會。而且這種誤會以後不會再發生了，為了我們的友誼我想我可以完成兩位的一些心愿。只要是在我能力範圍之內的，那麼我會儘力而為。”　　聽得肥彭的話江慧琳心中不禁撇嘴，你當我們是傻子呢？！現在都已經是幾月份了？！再過幾個月香江就要回歸了，到時候你的結果不過是滾蛋走人！你還想搞什麼呢？！但這些話終究是不好說出口，於是江慧琳雖然心中腹議肥彭那虛偽的話但是表面上卻一點兒也沒有露出來！她沒有說話，而宋宛如這時候卻是開口了，只見宋宛如笑着對肥彭道：“總督大人，這點我們非常的感謝。也相信這件事情不過是個誤會。但這種誤會所造成的損失和傷害是在太大！至少在這件事情上我們黑水國際犧牲了六位顧問，我想這些總該是有人來負責的。畢竟如果沒有人為此事負責，那麼還有誰干繼續跟着我們做事呢？！我們總得為那些跟着我們的人討還一個公道的。”　　聽得宋宛如的話肥彭不禁心中苦笑！黑水國際這次哪裡有死什麼人呢？！根本就沒有人為此而死，但現在宋宛如說什麼便是什麼他肥彭無法反駁。於是肥彭點頭道：“是的，宋宛如女士的話我也是很贊同的！畢竟都是為我們工作的人，我們總的按下他們的心思。所以，宋宛如女士有什麼要求便儘管提吧！在我能力範圍之內的我絕對不會推辭的。”　　說實話，肥彭的這句話是很有政客的風範的！什麼叫“在我能力範圍之內”呢？！很簡單，他覺得可以辦的就在他的能力範圍之內。如果是覺得不能辦的就在他的能力範圍之外！這種政治藝術性的推脫是最為普遍的，一般來說會說出這種話的人他壓根兒就不是想為你辦事。很多時候他們所作的不過是敷衍而已。宋宛如本就出身於政治世家，這種推脫敷衍的話語她又怎麼會聽不出來？！不過她僅僅是譏諷的笑了笑，這種伎倆於強者對着弱者不好意思直說的時候可以有效，但是弱勢對於強勢來說這種話卻不過是個笑話罷了！於是宋宛如根本就不擔心肥彭這種略帶推脫的話數。　　而是笑着直接道：“首先，我個人非常的喜歡收集一些古董。尤其元青花瓷，而當年可是有着不少的青花瓷流落在了總督大人的國家，所以呢！我想請總督大人幫幫忙，滿足我這個小小的雅興！”聽得宋宛如的話肥彭的不禁鬆了口氣，對着宋宛如笑着道：“這些事情我想我還是能幫些忙的，英國大維德藝術基金會的一對青花象耳瓶。相信我能夠和他們說說讓他們對你做出轉讓。”　　而宋宛如聽得肥彭的話不禁笑了笑，接着道：“如果僅僅有着一件似乎無法表達出總督大人的謝意啊！您說是不是呢？！”肥彭聽得宋宛如的話先是一愣，隨即不禁苦笑！看來這位的胃口可是不小呢！可惜自己現在有的選擇么？！於是肥彭只得道：“宋宛如女士，既然您都如此說了，那麼我也不便推辭！這件事情我便全包了，總會滿足您的收藏之心。不過，這件事情您總得給我些時間不是嗎？！我也是需要聯絡和準備的……”　　宋宛如笑着對肥彭道：“這當然是可以的，這裡有一份我們希望得到的名單。您可以看看！當然，我們會以合法合適的名義通過您將他們交流回來，相信這也是您願意看到的。當然，上面的東西我們並不是要全部的要下了。我們是希望他們能夠在香江做一次展出！至少要讓香江的市民們能夠親眼見見這些寶物。”肥彭苦笑着將那張單據接了過來，定睛一看不禁直被嚇的乍舌！　　只見上面密密麻麻的寫滿了數十件大英帝國博物館里典藏的精品！甚至不少直接就是大英帝國博物館根本就不拿出來展覽的物品！肥彭首先是驚詫於宋宛如他們竟然知道這些東西，其次是心驚於這些東西的數量和貴重性！而最終最為耀眼的便是名單上的個名字――《女史箴圖》！　　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女史箴圖》是當今存世最早的中國絹畫，是尚能見到的中國最早專業畫家的作品之一！《女史箴圖》在中國美術史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的！所以唐昱將第一個目標就放在了《女史箴圖》的摹本上，而他所說的另外兩件物品，同時是中國古代藝術品的巔峰之作。但唐昱卻也是知道，這副畫要拿回來畢竟不是那麼容易的。　　它距離我們最近的時候是在二戰之後，當時英國人為了感謝蔣中證解決了緬甸的英軍之圍困而對蔣中證提出了兩項贈送：其一是這副《女史箴圖》，另外則是一艘潜水艇。當然，從現在的結果看我們已經知道了那位蔣中證先生的選擇了。唐昱後世穿越前的幾年参觀大英博物館的時候曾經留意過，那商朝銅尊為兩隻連體的綿羊，中間馱着一個圓形的尊筒，造型非常美觀、精巧，在國內尚無同類型的青銅器至於那隻宋朝的瓷酒壺，底座的周圍是一朵荷花，壺蓋上坐着一隻獅子，無論是造型還是燒制工藝，都屬精品中的珍品，是以也被唐昱列入了交流名單之中唐昱的名單內除了這三件物件外，還有一件元代鱖魚圖案青花瓷盤，也列進去。　　在唐昱想來英國人整天把這些東在密室里，也該讓國人見到這些一百多年前被搶去的物件了……雖然大英博物館的佔地面積要遠遠大於定光博物館，但是他們的藏品底蘊，同樣是深不可測，許多珍貴之極的物品，根本就沒有擺放出來，而是被塵封了數十年甚至百年之久現在有了這種交換展覽的機會，唐昱當然是想讓那些代表着中國藝術巔峰的藝術精品，重出現在香江人面前，雖然說現在香江人富裕了很多，但是又能有幾個人記得那些被英搶去的國寶呢？！唐昱想着盡自己的努力，至少能夠讓香江人知道：這些道貌岸然的坐在這裏的人，他們的身下全是我們祖先的屍骨！但他們從不為此而道歉，反而認為這些都是理所當然！　　他們炫耀着搶―劫、炫耀着曾經摧毀了我們的驕傲！將那些帶着血腥的戰利品和我們祖先的鮮血和在一起放在他們的博物館內！這些個所謂的“紳士”們撥開了外殼，他們不過是從來都兇殘無比的、霸道無比的一群文化侵略者！看着這份名肥彭的臉色也嚴肅了起來，認真的說道：“色弱女士，您的想法和出發點是好的，不過……大英博物館方面，很難同意您的要求嗎？”要知道，大英博物館之前，可是連故宮博物院的帳都不賣的，而且國內學者想進入大英博物館的密室研究一些中國都不存在的孤品藝術品，也是難上加難！　　所以肥彭並沒有什麼信心能夠完成宋宛如的交代。

# 第五百六十五章

　　肥彭仔細的將這份名單看完之後，對着宋宛如沉吟了半響這才沉聲道：“宋女士，交流方面確實有些困難。你得知道，我雖然在英國有些聲望但要促成這樣的大事畢竟也是困難的。會有很多的阻力。如果是從一些私人收藏家那裡找來一些您所喜歡的珍品這倒不是什麼為難的事情，畢竟我還是有些朋友的。”　　宋宛如聽得肥彭的話不禁笑了，而後她起身為肥彭斟了杯酒笑着對肥彭道：“我相信你總是會做到的，畢竟您在保守黨內的地位可是不低呢！而您現在已經是香江的總督了，承擔著末代總督的壓力那麼英聯邦為您做些事情那也是應該的不是嗎？！畢竟裏面不僅僅有着我們的友誼，還有着您的聲望呢！”　　肥彭聞言愣了一下，不禁搖頭笑道：“宋宛如女士還真是善辯，好吧！這件事情我只能是答應儘力而為！至於是否能夠成功，那麼真是得看天意了！”　　聽的肥彭這番哄鬼的話唐昱心中不禁嗤笑，兩屆保守黨主席的秘書、保守黨研究部的主管、制定保守黨一九七九年競選宣言，甚至在一九九零年的時候敦促撒切爾夫人辭職的三位閣僚他也是其中之一！有着這種身份和地位，肥彭說他儘力看天意？！或許應該說他不儘力就看天意，儘力了那麼事情便不會有辦不成的。　　江慧琳這時候笑着看着肥彭輕聲道：“總督大人，我們總是相信您的能力的！畢竟您可是兩屆的保守黨主席的秘書呢，這次從香江回去了說不準您也有機會擔當保守黨的主席呢……”聽得江慧琳的話肥彭先是一愣，隨即瞳孔一縮！她怎麼知道的？！不過肥彭畢竟是久經政界的老政客的，雖然心頭訝異但卻依然笑着道：“江慧琳女士說笑了，這些事情畢竟可不好說呢！沒有到最後的時候我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會是怎麼樣的。”　　江慧琳聽得肥彭的話抿嘴而笑，卻是不說話。肥彭見得江慧琳如此，卻也不解釋太多笑着遙敬了江慧琳一杯酒。而後大家再也沒有說起這些事情，宋宛如和江慧琳知道肥彭定然會把這件事情辦成。不為別的就為了自己今後的政治前途他也得辦成。於是眾人便在這談笑間將這次會面結束了，回去的路上宋宛如看着唐昱輕聲道：“小昱，你對這件事情的把握有多大？！要知道這件事情可不簡單，一旦出了什麼問題那麼牽扯到的將是我們國家的信譽！甚至會賠上我們黑水的信譽！”　　唐昱聽得宋宛如的話淡淡的笑了笑，對着宋宛如輕聲道：“這件事情我當然是有把握的，主要是總參那裡有沒有把握。只要他們能夠把東西弄好，那麼我們將這批東西弄回來的幾率是很大的！”江慧琳聽得唐昱的話不禁笑了，看着唐昱緩聲道：“總參做事你可以放心，絕對是此道高手！他們已經找到了仿造古董字畫甚至仿造古瓷的高手，據他們說只要東西做出來了那麼哪怕是碳十四檢測都查不出來！”　　“哦？！”唐昱聽得江慧琳如此說不禁有了些興趣，他知道碳十四檢測幾乎就是能夠斷定古董的年代了，如果仿造竟然能夠仿造到碳十四都檢測不出來的話那麼這可就牛大發了啊！於是這不由唐昱不好奇，見得唐昱好奇江慧琳不禁笑着道：“其實原理也不是很難，就是要將古瓷上面的瓷釉刮下來一些，然後傾覆在新瓷的釉面上再一起煅燒。這樣碳十四檢測的時候就檢測不出來了，不過這其中的火候、濃度和操作都要很細心很專業。不是操弄過十數年的人實在是搞不來，這次還真是多虧了總參的人能將幾位解放前的老江湖給找了出來，專門來為咱們進行這次計劃！”　　唐昱聽得江慧琳的話不禁目瞪口呆，他沒有想到總參竟然可以如此厲害！竟然連這些人都給做了備案還能夠在需要的時刻給找出來，而且唐昱更為驚訝的是假古董的水平竟然可以做到如此的高超！直接就能瞞過現代的科學儀器，這可真的駭人聽聞了！但又這樣的手段對於唐昱來說卻是更好的，越是能仿製的越像越好！是以，唐昱笑着對宋宛如和江慧琳道：“那麼我們便在他們回程的時候動手吧！畢竟要讓他們在香江展出一下不是嗎？！”　　聽得唐昱的話宋宛如和江慧琳不禁笑了笑，跟着點了點頭。事實上，唐昱這次是要利用肥彭將他們大英博物館內的那些從中國掠奪去的古董字畫用非尋常的手段拿回來！這種手段就包括了運用黑水國際來進行調包計，只要內地的總參能夠找到那些人手那麼唐昱就有信心能夠施展開掉包的活動。而讓宋宛如提出要肥彭幫着收回些古董瓷器則是唐昱想出來的障眼法。為的就是讓肥彭以為宋宛如真的喜歡瓷器，而且也是想着親眼看看那些流落到國外的珍寶。畢竟宋宛如的身份可不是什麼秘密，肥彭肯定是知道了宋宛如的背景和黑水國際的實際意義。　　而在這種背景和實際意義下工作的宋宛如是幾乎不能夠隨意出國的，但如果宋宛如是在香江看這些古董倒是沒有什麼問題。這件事情解決了之後，唐昱也隨着宋宛如她們一起回到了黑水國際的總部內。此時唐天浩傳來消息，由於利嘉誠在俄羅斯的努力現在的百佳俄羅斯分部已經建成了超過五十家了！這份成績不禁讓唐昱十分的乍舌，要知道這才不過幾個月呢！利嘉誠怎麼那麼大膽就敢在俄羅斯開放那麼多的超市？！　　人員配備管理的過來么？！物流怎麼樣？！供貨商的問題解決了嗎？！但隨即唐天浩交給唐昱的報告里便解釋了這一切，唐昱在自己的小別墅內看着利嘉誠給傳真回來的報告不禁感慨！不愧是華人首富，不愧是香江大豪！這種手筆和魄力還真不是一般人能夠有的！原來利嘉誠在俄羅斯完成了初步的建設后便直接將俄羅斯超市內的那些有潛力的員工全部送到了距離俄羅斯不遠的遼海進行培訓！並且還招聘了比鄰俄羅斯會說俄語的遼海員工前去俄羅斯工作，經過了幾個月的磨合和培訓這些人已經完全的填充進了俄羅斯的百佳分部。於是人員與管理的問題一下子便解決了，而資金則更是簡單了！　　利嘉誠找別的或許有些困難，但是要找資金那麼絕對是最容易的！有着他華人首富的名頭，就算他不開口還是有着大把人願意把錢投給他讓他來運作。何況是這次利嘉誠在俄羅斯的大手筆已經引起了不少人的興趣，於是一時間香江的其他大豪們紛紛跟進！而後俄羅斯的那些分到了錢的大豪及聶卡耶夫身後的那些人見得了利嘉誠的能力后也使出了一些手段，讓俄羅斯的銀行給利嘉誠提供了大筆的貸款，於是利嘉誠幾乎是用空手套白狼的形式直接讓百佳在整個俄羅斯遍地開花！而利嘉誠的百佳所到之處全是一片的歡迎聲和歡歌笑語，因為他到了每處地方都會首先聘用那些當地的前蘇聯知名人士，軍、警烈屬。更是解決了當地無數的就業困難問題，而只要是百佳開到的地方黑水國際自然也會跟進！　　現在的黑水國際已經是名副其實的大公司了，他們最近承接的單就是到非洲去幫助一些當地的政府進行護礦工作。甚至在非洲，還有着一些國際的組織聘用他們來作為自己的保全顧問。而美國政府現在也得到了CIA的報告，於是憤怒的召開新聞發布會要俄羅斯做出回應。可惜的是俄羅斯現在正嘗到了黑水國際成立的甜頭！裏面可是安置了不少原俄羅斯內務部對和特種部隊的人。甚至普通的野戰部隊的人也安置了不少，面對這樣的好處傻子才會拒絕呢！於是俄羅斯政府的回應是：這完全是商業行為，作為俄羅斯的自由經濟我們是不干涉的。美國政府立刻為止氣結，有心想要扯上內地但這家公司首先是開在了香江根本和內地暫時扯不上關係。其次現在黑水國際裏面有着一大部分的前蘇聯人，你要硬扯上是內地政府所為還不如扯上是俄羅斯政府所為呢！　　一計不成美國人又生一計！他們用無息貸款和援助來誘惑俄羅斯，試圖讓俄羅斯將黑水國際驅逐出去。但無奈的是俄羅斯已經吃過一次虧了，上次答應的事情還沒給做的！後來還騙我們拆掉了那艘航母，現在我們還會相信你們么？！於是俄羅斯根本就沒有理會美國的反應，直接的便用實際行動展現了自己的決定：俄羅斯總統視察黑水國際！　　這下可把美國人氣的半死！但是卻又無可無奈，畢竟現在的俄羅斯他們可是管不着了。先前本來相信他們的民煮石油的俄羅斯因為他們的無限欺騙，終於明白了：美國的民煮就是民別人的國家，讓他們自己做主啊！

# 第五百六十六章

　　沒過幾天肥彭便傳來了消息，他已經搞定了幾樣古董。包括了一些曾經被當年八國聯軍搶去的珍稀古瓷和字畫，但對於讓大英博物館來香江進行交流展覽他回復是還需要一些時間。畢竟這件事情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他也需要時間去溝通，宋宛如對此表示了體諒但也表示了希望肥彭能夠早點有消息回來，並暗示了肥彭只要他做的好那麼他的好處也是少不了的。肥彭自然是心生領會，雙方有默契的在互相的進行這些事情。　　之後唐昱沒有再理會肥彭的古董運作，而是直接飛回了遼海。在遼海，剛子已經籌備完畢並等了唐昱好幾個月了。如果不是知道唐昱真的是有事情在忙活兒，甚至剛子都以為唐昱在耍他的呢！而這時候蘇海聞博士也從美國傳回來了消息：那兩位大拿還真是對唐昱的計劃有些興趣。先前聯邦快遞的全球顧客運作業務的副總裁托馬斯R・奧列弗和營銷和傳播的資深副總裁卡羅爾A・普萊斯利都已經接受了蘇海聞的邀請前來內地一趟。　　在於這兩個人來說他們自己本身非常的有興趣前來內地一趟，在這個時代對於大多數的美國人來說內地依然是個神秘的地方，他們很有興趣的來這裏看看李小龍的家鄉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地方。　　這個時代，在西方人的眼中內地依然是個貧窮而落後的地方。他們對於內地的印象依然是停留在了五六十年代，卻完全不知道其實內地的發展已經遠遠的超出了他們的預期！而這些事實一直到了兩千年以後才逐漸的被西方國家的普通人們知曉，但他們也沒有太過留意這些事情。畢竟在他們看來這些事情跟他們的關係並不大，他們所在意的是內地是否能夠給予他們一些生意上的一機會而已。　　唐昱飛回了遼海的時候，蘇海聞也帶着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一起到達了內地，而唐昱則是和他們相約在遼海省會見面，畢竟這裏才是他們工作的起點。唐昱到達遼海的時候，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已經在蘇海聞的帶領下四處閑逛了起來。雖然兩人並不懂中文，可是蘇海聞卻是个中國通。在蘇海聞的帶領下，他們卻也還是逛的津津有味。不是的品嘗着遼海的特產小吃，玩的也算是開心。　　而唐昱到來后，蘇海聞便帶着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一起在遼海的省會先行見面了。他們相見的地方則是由章文昊提供的那處原本作為百佳培訓中心使用的療養中心，雖然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對這處療養中心的設備並不太看得上，但卻對這裏的環境和建築非常的有興趣，對於他們來說這裏頗有異國情調和風韻。　　和唐昱的見面則是被安排在了下午，唐昱回到了遼海后先去了沈睿鴻的家裡和沈睿鴻通了個氣。得知了錢啟建已經正式投靠沈睿鴻，唐昱不禁暗嘆！果然是個伶俐人哪！從底層起來的人就是不一樣，一下子便判斷出了這些事情的進展和情況！並抓住了一個讓自己不會垮塌的機會，不得不說這次錢啟建玩的確實是漂亮！不愧是讓蘇慕儒當年都有些束手無策的圓滑人，他先是一直都不表態。而後由蘇慕儒暗中幫忙聯絡了之後，再由沈睿鴻出面確立下來他會繼續擔任現職的位置。對此沈睿鴻在當時的會議上表現出來一種極其之不耐煩的態度，各方也知道人家沈睿鴻已經確立下來兩個位置了，自然要急着上任。　　而東陵市委書記的位置不動就暫時不動吧！寇海的派系想的是，錢啟建畢竟是自己人能不動自然是好事兒嘍！大不了再想辦法拉攏一下嘛！他錢啟建不過是底層出來的人，不投靠自己派系還能夠投靠誰去？！而方家派系的則是想着，你們寇海這批人一開始看到錢啟建倒霉了恨不得一腳踹開。現在見得有好處了又想回來？！人家錢啟建也不是傻子，才不會繼續聽着你們的話呢！於是在他們看來錢啟建還是可以拉攏的人物。是以，雙方都沒有太過反對便同意了這條意見。於是蘇慕儒立即被調任了省城的市委書記，而周全的省政法委書記的位置也完全的拿下。　　雖然現在表面上是代職，但大家都知道只要過了年人大的時候這份提案是肯定通過的。省級的這些領導任命可不是那些市級的可以拿來開玩笑！要是出了一丁點兒的事兒，直接就是中央下來人收拾了！所以誰都不敢在這種事情上亂來！但，隨即錢啟建的表現讓所有人大跌眼鏡！錢啟建來到了省城開會後，第一個拜會的竟然就是沈睿鴻！這直接讓很多還對他有些想法的人偃旗息鼓！並感嘆錢啟建不愧是官場上的老油子了，一下子便判斷出了現在遼海誰知強勢！並毫不猶豫的投靠了過去，憑着他的身份和經驗還有被寇海他們所放棄的經歷相信沈睿鴻接受他也在情理之中。　　省里的那些個大佬們看得錢啟建竟然對着沈睿鴻進行投靠，而且還是如此的明目張膽肆無忌憚不禁有些佩服這錢啟建！但也有些人覺察到了沈睿鴻他們的手段，但人家玩兒的是光明正大啊！沒有逼迫什麼，更沒有什麼陰謀詭計！直接就是運用了眾人的錯覺認為錢啟建還是寇海派系的人這個錯誤的觀念玩了一把金蟬脫殼，不能怪人家沈睿鴻呢！只能是怪自己太笨竟然認為錢啟建真的只是在寇海派系裡打混，根本沒有想到人家錢啟建也是在為自己打算的。所以當事情發生的時候他們才會目瞪口呆，一隻原本他們認為不過是案板上的鯰魚竟然翻身後狠狠的拍了他們幾個耳光！這實在讓他們臉上火辣辣的，但這些事情可都是他們同意的呢！於是他們也只有打落了門牙合著血吞，這其中最為吐血的就是寇海大書記了。　　唐昱得知了這些消息后不禁笑了起來，要知道這畢竟是他第一次親手策劃官場的行事並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在他看來是具有很深的意義的，也讓他對自己今後參与的一些政事具有了一定的信心。而後唐昱便從沈家出來，到了章文昊的療養中心和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一起會面了。　　在療養中心的頂級套房內，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在蘇海聞的引薦下不可思議的看着唐昱，尤其是卡羅爾A・普萊斯利！她看着唐昱不禁驚呼道：“哦！我的上帝啊！您竟然是如此的年輕！這可真是不可思議！這間將要成立的公司真的是您的嗎？！在這座城市裡的那些百佳超市也是您的嗎？！還有VCD，這隻下金蛋的母雞真的是在您的手裡嗎？！”　　卡羅爾A・普萊斯利一番噼里啪啦的問話讓蘇海聞都來不及翻譯。但唐昱本身就懂得英語於是哈哈一笑，對着卡羅爾A・普萊斯利用着流利的英文回答道：“是的！美麗的女士，您所說的這些產業都有我的股份。而VCD的專利權也確實是在我的手上，這是毫無疑問的。如果您要看我甚至能夠給你看我的專利證書，當然！現在得加上一項：DVD的專利證書。這兩項我都在美國及歐洲各國完成了申請，而且得到了批複和專利證書。可以說他們在十年內都是我的。任何人要生產它們都必須要得到我的授權，否則我便告跨他！”　　聽得唐昱的回答，卡羅爾A・普萊斯利不禁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儘管得到了唐昱的答案，但她還是無法相信唐昱一個僅僅不到二十歲的孩子竟然能夠有着這麼多的奇思妙想，還能夠將他們完成並形成了自己的產業和事業！想到這點的時候，她便非常的好奇！這個小男孩到底是靠着家族的勢力還是自己個人的真本事呢？！要知道，在美國也不是沒有富二代的。大名鼎鼎的軟件比爾，大多數人只是看到了他的微軟卻沒有注意到比爾的媽媽可是IBM曾經的董事。而比爾的父親則是一個著名的大律師！　　而比爾的第一張單，就是比爾的IBM董事母親向著IBM的董事長推薦了比爾的軟件。是以，比爾得以佔領了當時銷售量巨大的IBM的軟件。後來更是接下來IBM所有的軟件訂單，成就了微軟的偉業！這些，那些提及了比爾奮鬥的人是絕對不會說的。所以卡羅爾A・普萊斯利有理由懷疑唐昱不過是個有些才華的“二代”罷了。　　“我想知道的是，唐先生您現在的資產到底有多少您自己知道嗎？！”卡羅爾A・普萊斯利緊接着繼續問道：“請原諒我的無禮。我實在是想知道您究竟知道不知道您自己現在到底有着多少的身家呢？！”　　這麼一個簡單的問題，唐昱卻是有些目瞪口呆！他真沒有去算過自己到底是有多少錢了，自從自己通過了VCD賺到了一大筆錢，並黑水國際、百佳等運營起來后他真的就沒有算過自己到底有多少錢了呢！

# 第五百六十七章

　　於是唐昱只得哭笑的對着卡羅爾A・普萊斯利道：“卡羅爾女士，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現在到底有着多少的資產。因為我從來沒有清算過它們，也沒有興趣去專門清算它們。對於我來說，現在要做的不是算算自己有多少的資產而是如何完成我自己的理想。這其中就包括了和你們一起建立我自己的物流王國。我想，這比我去清算我自己到底有多少的資產有意思多了。”　　聽得唐昱的話卡羅爾不禁頻頻點頭，最後聽得唐昱說完這才笑着對着太陽道：“唐先生，我相信你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擁有近百億資產的人了！”說完這段話，卡羅爾自己先咯咯的笑開了！隨即繼續道：“在我所認識的企業家中，沒有人會真正的去清點自己的資產到底有多少。他們都是忙於自己的理想和工作，不會有這種閑情跑去找人清點自己的資產到底有多少。”　　說著，卡羅爾笑着繼續道：“反而是那些並非靠着自己的能力賺到錢的人，他們會不斷的清點自己到底有多少的資產。並炫耀的向著他人去宣布。而真正靠着自己的能力賺到這些資產的人反而是不會有興趣去清點自己到底有多少資產的，他們的資產都是別人幫着他們去估算出來，甚至有時候他們會像你一樣驚訝於自己所擁有的資產。”　　看得唐昱目瞪口呆的樣子，卡羅爾笑着道。而唐昱確實有些訝異了，他沒有想到自己現在竟然已經向著百億富豪邁進了！要知道，兩三年前他不過是個差點就因為蘇慕儒的事情牽連而家庭破敗的人哪！現如今竟然可以達到了百億身家，甚至進而影響國策！這一切的事情看起來似乎犹如夢幻一般，其中的變化讓人目不暇接！而蘇海聞看出了唐昱的疑惑，不禁笑着解釋道：“小昱，你不需要妄自菲薄。要知道你現在和利嘉誠先生和合作已經讓福布斯開始關注你了。甚至今年若不是你在內地的資產無法估算的話，你或許都已經登上了《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前幾位了！不過，即便沒有估算你在內地的資產福布斯也認為你的資產至少是大於二十億美金！因為你在百佳的業務和VCD的項目還是可以估算的，所以你今年已經登上了《福布斯富豪》的第170名。不過我相信，如果你的資產全部累加的話，那麼一定是超過了五十億美元的！到時候你的排名大約會在《福布斯》的五十名左右。”　　聽得蘇海聞的話，唐昱不禁搖着頭笑了笑對着蘇海聞和卡羅爾道：“這些對於我來說都是無關緊要的東西，而完成我自己的目標才是我想做的。現在我只想問兩位一句：你們是否願意和我一起奮鬥我們的將來呢？！”　　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猛的聽見了唐昱的這句問話當下便愣住了，他們沒有想到唐昱竟然會那麼直接的問他們的選擇！要知道，這不過是他們第一次見面呢！怎麼就能夠問自己是不是願意跟着他去做做他的物流公司呢？！不過美國人也一向直接，聽得唐昱這麼問托馬斯首先聳了聳肩，對着太陽道：“唐先生，您還沒有告訴我們您會給我們多少的薪水、給予我們多大的權限和職位。我們怎麼能和您說是否願意加入你們呢？！”　　聽得托馬斯的唐昱不禁笑了笑，自己好像確實是着急了！於是他繼續道：“托馬斯R・奧列弗先生將擔任我們新成立的物流公司的執行總裁，而副總裁由卡羅爾A・普萊斯利女士擔任。”看得這兩人不以為意，唐昱笑着繼續道：“不過，我將提供給兩位每人15％的公司股份。但這個股份僅僅是限於你們在職或者是為公司服務了二十年以上，不得轉讓或者套現。你們倒是可以享受分紅！當兩位在我的公司內服務期滿二十年後，這些股份將會屬於你們。你們可以終身享受分紅，並可以作為遺產留給你們想留給的人。薪水方面，我想給兩位暫定為每年兩百萬美金如何？！”　　聽得唐昱的話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那眼神猛的便亮了！要知道如此高的股份分紅配給在美國甚至整個西方都是不多見的啊！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唐昱竟然會給出那麼高的分紅！而唐昱所給出的薪水也已經接近了他們在美國時候的薪水，於是這不由得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不動心。其實唐昱也是迫於無奈，畢竟物流行業自己可真是不熟悉了。甚至連一點的底氣都沒有，所有他急需能夠幫助他在物流行業開疆擴土的人物。而對於國內的物流發展唐昱是極為有信心的，因為後世的物流發展的蓬勃狀態唐昱可是親眼所見哪！　　只要自己能在發展的初期就奠定好基礎，那麼毫無疑問他所站的位置將會是最前方！而只需要熬過這段時間等到电子商務行業全面的遍地開花的時候，相信自己的物流網絡也已經組建完成了！到時候那便是收穫的季節了！只要有這兩個人的幫助唐昱可是很有信心在那時候能夠佔領至少半壁江山！甚至可能會收購下不斷虧損的郵電系統，直接將自己的網點變成全國最全！而後聯絡上馬暈的电子商務，那麼自己的錢將會像流水一般嘩嘩而來！擋都擋不住！　　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聽得唐昱的話沉默了好一會兒，其實兩人也頗為掙扎。能在一個傳奇人物手下工作，這本身就是個難得的機會！而唐昱所給出的薪水和分紅卻又是那麼的高！這不由得他們不心動，但他們在美國已經熟悉了環境、現在的工作也很好！這又讓他們有些不舍，於是兩人頗為掙扎，看得兩人掙扎的模樣唐昱不禁笑了笑道：“兩位其實不必現在就回答我，現在嘛……我就吃飯好了！二位還沒有到過內地，這頓便算是我為二位接風洗塵吧！今天我們不談工作，就隨意聊聊罷了！”　　聽得唐昱的話，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兩人也笑了！於是他們放棄了思考，而直接是詢問起了唐昱關於這裏的風土人情甚至政局情況的問題。　　唐昱倒是有問必答，甚至遇到一些疑難的時候還給來惡搞深入的解析一番。聽得這兩人如痴如醉，甚至席間唐昱還說起了遼海的各種小吃、各地風情！在唐昱的描述下，這些風情與个中典故撲面而來，聽得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陶醉不已。喝着遼海特產的燒刀子，吃着飛龍、鹿茸等山珍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不禁對唐昱所展現出來的學識而感到佩服。更讓他們佩服的時候唐昱竟然可以說得好幾種不同的語言，包括了蘇海聞熟悉的粵語、國語，還有朝鮮語、和他們聊天的英語甚至會說苗語！　　說起宗教信仰來，唐昱也是頭頭是道！不僅解析了一下基督教、佛教，還給說了一下本土的道教。甚至遼海的薩滿教也給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解說了一遍這不禁讓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心生欽佩之感！而唐昱則是在心裏不斷的擦汗，要不是上輩子跑遍了全國各地追過不同類別的MM他還真扯不出那麼多的東西！特別是基督教，為了追一個信教的MM唐昱當年可是煞費苦心哪！不僅拿出當年高考的勁頭苦讀《聖經》，甚至連《鐵證待判》什麼的全部都讀了一遍！　　而追一個信佛的MM的時候，唐昱更是把什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地藏菩薩本願經》、《法華經》……等等佛教經典全部看了一遍，還觀察什麼蓮花宗、凈土宗、密宗……等等！算起來唐昱怎麼說也是個達人級人物了！所有才能夠在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侃侃而談，說的頭頭是道！甚至唐昱對這些個宗教的描述和一些經典的介紹連蘇海聞都吸引過來了，蘇海聞這時候才知道原來唐昱竟然如此的厲害！竟然連這些個雜學都研究的那麼之深！要知道，薩滿教可是很多人都視為神秘而不可知的一個宗教啊！唐昱是如何得知這些情況的？！看得蘇海聞那驚詫的眼神唐昱不禁撇了撇嘴，心道：我會告訴你我當年為了追一個滿族的妹子專門研究的么？！　　我會告訴你我會的薩滿舞可是和鄂溫克族學的，甚至還學了祭敖包的薩滿儀節么？！看得蘇海聞這位博士都對着自己刮目相看，唐昱心中其實還是有些飄飄然的！畢竟蘇海聞可是正兒八經的從維也納大學法律系畢業的！還跑到了芝加哥大學深造比較法學、國際法和公司法，拿下了博士學位，成為執業律師並直接受聘加拿大皇家銀行做法律顧問！能得到這一系列光環的高人的矚目，也難得不會讓唐昱不飄飄然！

# 第五百六十八章

　　終於到了會面結束了時候了，唐昱也知道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他們總歸是需要思考的時間的，於是他也不急着催促他們做出決定。而是很有風度的沒有再提起這些事情，事情說清楚明白就是了。如果一再提起不僅不會讓人欣賞，更多的是會讓人反感。　　這點唐昱是知道的，所以他也不願意提起什麼。而是禮貌的問了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要不要送他們回去。得到了蘇海聞會送他們回去的答覆后，唐昱便禮貌的打算告辭了。但便在這個時候，托馬斯R・奧列弗卻叫住了唐昱：“唐，你可以等等么？！我有些話想要現在便和你說。”　　唐昱聽得托馬斯R・奧列弗的話不禁停住了自己的腳步，回頭微笑的等待着托馬斯R・奧列弗的話。唐昱心裏已經預感到了這很可能便是托馬斯R・奧列弗的決定，說實話唐昱現在非常的緊張！說不緊張那絕對是假話！畢竟這位可是辭職后導致聯邦快遞股票大跌的人物呢！而現在這樣的人物便在自己面前要宣布是否和自己一起創業的時候，我想任何人都會有些許的緊張。而托馬斯R・奧列弗則是深深的吸了口氣，對着唐昱緩聲道。　　“我雖然不知道卡羅爾A・普萊斯利的選擇如何，但就我本人來說我現在就可以做出決定！”托馬斯R・奧列弗說著，托馬斯R・奧列弗對着太陽笑着道：“BOSS！我決定了，現在便可以加入你的公司，和你一起開展你們公司的業務完成你的夢想！這種感覺我已經很久沒有過了，我想再年輕一把呢！”　　唐昱聽的托馬斯R・奧列弗叫自己BOSS的時候，心便猛然的定了下來！他知道，這位托馬斯R・奧列弗其實已經做出了選擇，而這個決定就是要和自己一起從事着他所期盼的物流行業！但當托馬斯R・奧列弗說出自己將加入公司的時候，唐昱的心還是猛的被那喜悅所佔滿！隨即唐昱便冷靜了下來對着托馬斯R・奧列弗輕聲笑着而後伸出了自己的手緊緊的握住了托馬斯R・奧列弗的手沉聲而鄭重的道：“歡迎你的加入！相信我，你不會為這個決定而感到後悔的！在不久的將來，你將會為你現在的決定而驕傲！”　　托馬斯R・奧列弗緊緊的握住了唐昱的手，緩緩的點了點頭。而這時候一直沒有說話的卡羅爾A・普萊斯利輕笑的看着他們緩聲道：“那麼，唐先生還歡迎我的加入嗎？！”唐昱聽得卡羅爾A・普萊斯利的話不禁狂喜！他知道，卡羅爾A・普萊斯利這話明顯便是要選擇加入公司啊！於是唐昱毫不猶豫的點頭道：“當然歡迎！我們肯定歡迎您的加入！”　　而卡羅爾A・普萊斯利聽得唐昱這肯定的答覆咯咯直笑，而後她也伸出了自己的手對着唐昱輕聲道：“BOSS！合作愉快！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不會為我今天的決定而後悔，而是為我今天的決定而驕傲！”　　唐昱緊緊的握住了卡羅爾A・普萊斯利伸出來的手，沉聲而肅然的道：“我保證！用我的人格和信譽來保證！在不久的將來，卡羅爾A・普萊斯利您將不會為您今天的選擇而後悔！而是為您今天的選擇而驕傲！”卡羅爾A・普萊斯利看着唐昱緩緩的道：“我也是這麼認為的，那麼我想知道的是，我們的BOSS現在有什麼計劃呢？！我們的合同什麼時候可以簽署？！”　　卡羅爾A・普萊斯利說到合同的問題唐昱便直接愣住了，他可沒有想到事情竟然會那麼的順利便直接辦妥！在他看來這兩位說不準什麼時候才會答應呢！甚至不答應都很有可能，但沒有想到的是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這兩位總裁竟然會如此的果決！不過是一頓飯的功夫便決定了要加入唐昱的新公司，甚至還要簽合同來做！於是唐昱根本就沒有準備合同啊！但這時候蘇海聞說話了，只見得蘇海聞笑着對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道：“唐的合同在我這裏，不過我沒有想到的是你們竟然那麼快的便把事情談妥了！所以我根本就沒有帶出來呢！這樣吧！你們先在這裏喝杯茶，我現在就回去酒店裡把合同拿出來。”　　說著蘇海聞對着唐昱點了點頭，而後便離開了。而唐昱則是笑着帶着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一起回到了療養中心內，在經理的帶領下於湖光山色中再次開了一間房而後輕飲着茶，一邊和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介紹着內地的茶文化一邊等待着蘇海聞的到來。不得不說蘇海聞這手玩的是極為漂亮，他一下子得到了唐昱的好感！畢竟唐昱這時候確實被卡羅爾A・普萊斯利問得有些尷尬了，而實際上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也看出了唐昱今天根本就沒有帶合同出來！不過這種事情誰也不會點破，蘇海聞的做法其實也是大家想要做的事情，而有蘇海聞操刀來擬定合同卻是雙方都能夠接受的事情。畢竟蘇海聞在國外法學界的地位那真不是蓋的，而且人家還曾經是加拿大皇家銀行做法律顧問，專業性和公正性方面更是毋庸置疑的！　　便在唐昱和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聊茶文化大約一個多小時后，蘇海聞終於回到了療養中心。向著唐昱他們出示了四份合同，上面用着中英文全部標識了一切的條款、義務和責任！這時候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都不說話了，而是靜下心來細細的看着這些條款和義務規定。這些個合同和條款並不薄，足足有着四十多頁！雙方也不敢掉以輕心，雖然說是蘇海聞信得過但畢竟這可是關係到自己將來的收入和工作的問題！是以大家都靜了下來細細的“沙沙～”的翻看這合同，不時的和蘇海聞詢問上一些自己並不理解的條款。在將近一個多小時后，雙方將條款全部看完了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這才笑着將自己的名字簽了上去。　　而唐昱也笑着簽了自己的大名，而後雙方交換了合同再次簽名！這次的聘請終究是完成了，唐昱這時候的心也放了下來。說實話，如果是這間物流公司由他自己來―經營他是有把握能夠成為國內一流的公司，但是要是和國際競爭那麼憑着唐昱的半桶水的經驗還是欠缺很多的。通過了利嘉誠等真正的商界大佬們的言傳身教，唐昱總算是了解到了一個頂級的商人應該做的事情，那就是――把自己不熟悉的事物交給那些熟悉它的人來做，而自己要做的是監督和調節關係，並組合不同的人群為自己工作！親歷親為不過是在你事業的初級階段，而到了一定的瓶頸之後你還是要親歷親為那麼你的事業是很難得到發展的。畢竟你一個人的能力並非無限的，也不是什麼事情你都能管的好！你要做的其實是把權力下放，並作為監督和協調促進、鼓勵你的下屬將那些事情完成。而不是什麼都要管、什麼都要去做！這才是一個頂級的商人、企業家應該要做的事情。　　新的商機不斷更新替換，創業征途障礙無處不在。未來發展趨勢何去何從？什麼生意才能長長久久？在後世中的財商大略的將人群劃分成為了四類，所有人的每一份收入，都來源於這四類，分別是：第一類：被雇傭者靠自己的工作並被別人雇傭的人群，如：打工者、上班族、職業經理人等。　　第二類：自我雇傭自己雇傭自己進行個人創業的人群，如：小老闆、經商族、自由職業者等。　　第三類：企業主擁有系統化管理的企業，能夠自動運轉創造財富，核心價值為“自動生錢”，如企業或系統擁有者。很多小生意人自認為自己是企業主，實為自我雇傭，簡單的判斷標準為：如果你離開自己的企業，五年至幾十年不用去管理，正常運轉，不斷壯大，擁有自發的生命力那你就是企業主，否則就是自我雇傭。　　第四類：投資者通過貨幣運作或資產增值的方式，獲得源源不斷收入的人群，核心價值為“錢生錢”，如基金、債權擁有者，房產擁有者等。　　而所謂通用的二八理論則是說：社會上20％的人用這種方式賺錢，卻能賺取社會上80％的財富。這部分人通過在水源和需水的中間建立管道獲得源源不斷的收入，只要一次性辛苦建立管道，便可獲得無限回報。要想賺到更多的錢，必須用投資的方式來創業。唐昱現在的生意其實已經從簡單的第二類人逐漸的進入到了第四類人，也就是說他現在要做的就是進行投資！　　而所謂的投資，不過是找值得投資的人對他們進行資金幫助。並獲得股份和分紅，自己要做的不過是監督和收取利益，完全不需要類似企業家一般的忙碌甚至需要陪吃陪喝！　　達到了這種境界，才是真正的無限風流！

# 第五百六十九章

　　當唐昱與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簽訂和合約之後，三人便迫不及待的開始探討起這間公司的進展情況了。按照唐昱的想法，他們要先從俄羅斯入手收購下大批的俄羅斯貨車用於運輸，並開通俄羅斯的貨運通道讓我來說成為新公司的第一個國國際貨運通道。憑着現在百佳及黑水國際在俄羅斯的各種關聯，要開通這種通道卻並非什麼難事。接下來要做的就是打通沿海地區的各個通道，和蘇海聞的航運結合起來共同開發出先的貨運渠道！　　而其中陸路運輸的鐵路及公共都是重中之重，在1997年內地雖然已經擺脫了一作為一個大國而竟然數十年沒有高速公路的歷史但實際上內地的高速公路發展卻依然不是很蓬勃，雖然這時候被譽為內地第一條建設的高速公路，也是內地第一條八車道高速公路的沈大高速公路已經不是什麼稀奇事兒了，但限於觀念和資金國家並沒有大面積的鋪開高速公路的建設。這也讓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有些疑慮公路運輸的可行性，而鐵路運輸則是老大難的問題！容易丟貨不說，鐵路部門還是一副你愛來不來的德行換誰也受不了！　　但唐昱卻笑着對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緩聲道：“相信我！我的祖國是在發展之中，在這個國度里或許沒有人能夠比我更知道她的未來，一個需要不斷髮展的國家那麼他的路程建設特別是高速公路將會很快的進入一個極度迅猛的發展時期！那時候便是我們的機會了。而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等待着個機會的出現！併當它出現的時候保證自己能夠抓住他！完成我們的事業發展！”　　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聽得唐昱的話不禁點了點頭，的確作為一個高速發展的國家那麼建設自己的高速公路卻是必須的事情。而他們在內地也是考察過的，自然是知道在這裏建設和發展是多麼的迅速！特別是鵬城，甚至幾天就能見到一棟高樓拔地而起！連當年香江的發展都沒有像這裏這般的迅猛，是以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也是看好內地的發展的，只要不犯下什麼大錯那麼憑着這個國家的一些底蘊和他們的能力要完成原始的資本累積和工業發展卻並不是什麼難事。不過這些是一定要到內地來看一看才會有所了解的。　　“BOSS，那麼我們的總公司設在哪裡呢？！我們必須要找個交通便利的地點來設置我們的總公司呀！這樣業務也好接一些呢，如果太過偏遠了恐怕我們接不到多少的業務！”托馬斯R・奧列弗對着唐昱若有所指的道，而唐昱自然是知道托馬斯R・奧列弗這麼說是什麼意思了。畢竟現在來說遼海還是太過偏遠了，而是沒有什麼太多的企業在發展如果是把公司建設在這裏那麼發展起來就會變得十分的困難，只能從事大宗的貨運單子。而一家貨運公司的發展卻是要多元化貨運，這樣才不會被一切客戶卡住脖子也可以在不斷出現的競爭中佔據優勢！是以，唐昱笑着對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說道：“我們的總公司會設在滬市，而在遼海的將會是分公司。不過經理的人選還是需要你們進行培訓，包括制定企業的規範。人手方法倒不是什麼問題，我希望的是你們能夠幫我找來之前聯邦快遞的章程並根據我們的實際進行修改，然後組織培訓。讓我們自己的首批員工能夠達到可以和客戶收件的要求。”　　說著唐昱頓了頓接着道：“我需要的是你們能夠沉下心來，幫助我培訓我們的第一批員工和職業經理人！然後再由這些人去幫助我們拓展市場，當你們覺得我們的業務人員達到了一定的水準后我們將會接洽大企業並開始我們的物流速遞公司的業務，而後我們的宣傳攻勢也全面的鋪開！並結合上我們的業務員對着社會上所有的企業全面的進行我們的業務。”　　聽得唐昱如此說，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頓時明白了唐昱的打算！唐昱這是打算一開始便直接從一些私人的速遞業務入手，並緊接着開展公司貨運、鐵路運輸、航運、空運……等等各種業務！一時間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理解了唐昱的想法，他是想讓自己等人先行準備好培訓的那些個員工！而後一次性的全面上崗，展開全部的宣傳攻勢一下子讓這間公司進入別人的視野中！再以迅雷不及耳的速度佔領下正片市場並形成自己的品牌，這樣他便佔據有極其有利的優勢！哪怕是後來人學他也絕對達不到他的成就，只要他不犯錯那麼到時候物流行業的頭把交椅絕對妥妥的歸他所坐！　　而蘇海聞聽得唐昱如此說不禁心中一驚！這不是唐昱之前在做VCD租賃項目和百佳超市的時候所執行過的手段么？！當時利嘉誠還對這種手段大為讚歎，認為這種全面的人海戰術也只有在內地在唐昱手上才能夠實現出來！因為少有企業家敢於在公司還沒有成立之前便投下大筆的資金去培訓那些還不是自己的員工，而且還保證這些員工能夠接受這些培訓！一般的公司最多的是在公司成立以後視業績、成績對屬下的員工進行一定的培訓。而唐昱確實打破了這個原則，直接大批量、大投入的在企業還沒有建立之前對員工進行全面的培訓！並做好了一切的準備工作而後才開始對外營業！在員工進行培訓的同時，他還不停的在尋找店鋪、裝修和業務點，甚至策劃全面的宣傳攻勢！於是他所做的行業總是能夠在成立的一瞬間便佔據市場，甚至段時間內形成穩定而獲得信賴的品牌！　　這和唐昱在公司未成立之前所作出的努力是分不開的，而研究了唐昱的這種方式后利嘉誠也不得不承認：自己根本就沒有辦法像唐昱一樣作出這樣瘋狂的決定，至少這種方式在利嘉誠看來頗為瘋狂！目前在世界上少有敢於把不是自己的員工的那些人員進行集體的培訓，並在公司還沒有任何成績的時候投入大筆的資金進行全面的試探開發。而目前，大多數公司會做的不過是進行一些的投資項目或許是大資金的進入某個行業而言。卻是真的沒有什麼人會拿出大筆的資金直接先行進行員工培訓，而後才是市場建設探查、店鋪安排。這算起來還真是唐昱所獨創的一種手段。　　而且似乎這種手段也是只有唐昱能夠使的出來，原因很簡單：如果不是唐昱能夠直通京城，如果不是唐昱和宋宛如、江慧琳、章文昊……等等這一大批人的良好關係，更兼之他對未來無比透徹的知曉那麼他也不敢使出如此的手段！不過，因為他有着上述的條件，所以他才敢於在企業未曾建立甚至盈利之前便直接的投入了大批的資金用於員工培訓及公司更方面建設！因為他太知道後世的服務比拼手段了，在後世一旦你的服務有所問題那麼你將面臨的是失去客戶甚至可能是離開行業！這點在电子商務的掏寶中便非常的明顯，一旦一家賣家的信譽出現了問題或者是曾經出現過問題那麼買家很多時候會拒絕跟他做生意。　　而在線下也是這般，如果你開具的店鋪曾經被人說過或者是抗議過一旦上了新聞那這家店鋪基本完蛋了。最為著名的例子便是三路，這家原來的免檢產品出現了問題后一夜之間整體垮塌！甚至它在破產後連破產賣掉都成為了問題，因為無數的人在關注着這家曾經信譽掃地的企業！生怕自己一個不小心吃到他的產品！其他的例如雙匯、猛牛……等等不一而足的品牌開始因為自己的措施不完善而慘遭消費者的質疑！在後世那個生活條件越來越好，消費要求越來越高的時代很多人甚至選擇了到香江去購買產品。為的就是一個放心，而多數的國產品牌因為管理的缺失、信譽的流產而被內地的消費者拋棄。他們寧願花更多的錢去買一些進口的產品，也不願意買國產的一些食品。這其中的味道足以令人品咂。　　“服務！我們做的是服務行業！這個行業對於人員的素質要求的更高！而這點在內地現在卻是比較缺失的，特別是對於服務行業的規範！所以我希望由兩位來對這些規則進行細化和規範。”唐昱感慨的看着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緩聲道：“畢竟對於我們來說，現在缺乏的是職業經理人、真正的服務行業規範和系統的員工培訓！而你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便是要把這三項最為主要的事情完成，而我現在則是開始考察各地方的通路情況！以備到時候我們建立公司的時候用。”

# 第五百七十章 新公司的戰略構想

　　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聽得唐昱的話不住的點頭，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那麼這裏的確是大有可為！作為一個職業經理人，有什麼比直接創造出一家行業翹楚更有成就感的事情呢？！是以，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眼帶興奮的看着唐昱！而由托馬斯R・奧列弗首先開口對着唐昱沉聲道：“BOSS！說吧！我們什麼時候開始工作？！說實話，我現在已經是迫不及待了！我們將要創造出我們自己的商業帝國啊！想到這一點我就犹如初次創業一般的激動不已！”　　而卡羅爾A・普萊斯利也笑着對唐昱道：“我也一樣，說實話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如此的有激情去做一份工作了！看着一個新興的商業帝國在我們的手中冉冉的升起，這種成就感是難以想象的！我感覺我自己似乎又回到了最初創立公司的時期，似乎全身都充滿了鬥志和勇氣！相信我吧！BOSS，我們的公司將會聞名世界的！”　　而唐昱聽得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兩人的話不禁笑了笑，接着道：“對於我們將成為世界的頂級公司這點我是一隻保有信心並絕對相信的，不過在這之前我們先要去做我們成功之前的準備工作。至少你們需要把我們所需要的那些培訓講師們找來，把規則制定好。而我則是需要立即將我們的首批員工和經理人找來以便讓你們來進行培訓！”　　聽得唐昱這麼說，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兩人不禁點了點頭，而後起身對着唐昱道：“BOSS，那麼我們現在就去辦了！我們已經是等不及了，真想現在就完成我們的工作看着我們的公司崛起啊！如果可以的話那麼請幫我們現在就定下回美國的機票，我們會在美國將我們所需的人員全部找來！最多半個月，我們便可以趕回來！到時候我們還會帶回來一批可以行使管理的高層人員，不過這需要的是您的批准……”　　 唐昱聽得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的話不禁狂喜！連連笑道：“哈哈……我怎麼會不同意呢？！我當然是同意的，這些事情就交給你們去辦了！只要是年薪五十萬美元以下的那麼便由你們來決定好了，我在內地等着你們的好消息！那麼，現在我便幫你們去頂機票吧！半個月後當你們再回來的時候，相信已經有着上千的學員在等着你們的到來了！那些人，將是我們商業物流帝國崛起的根本！而這一切都將在你們的手上實現！”　　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聽得唐昱這明顯的鼓動的話，不禁兩眼放光！而後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互視了一眼，由托馬斯R・奧列弗對着唐昱沉聲：“BOSS！現在就幫我們定機票吧！讓我們可以抓緊時間將事情完成！”　　唐昱聽得這話不禁笑着點了點頭，而後便直接撥通了章明哲的電話對着電話那頭的章明哲笑着道：“明哲哥，還麻煩你一件事情！幫我訂下兩張去美國紐約的機票好嗎？！越快越好！對！對！我現在就在療養中心，……呵呵……麻煩你了！好！我等你的電話！”說完，唐昱掛下了電話對着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笑着道：“我已經請人去辦了，相信很快便會有結果。我們只需要安心的等待便是，來！請茶！”　　說著，唐昱給兩人端起了茶杯遙敬了兩人一杯。而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也從剛才唐昱所描述的茶文化中知道了這是主人請客人喝茶的禮儀，於是也笑着將茶杯舉起來相對而飲。看得兩人有些激動，唐昱不禁陪着兩人談笑了起來。不是的說說自己對公司的規劃，引起了兩人的一片讚歎！沒一會兒，唐昱他們房間的門便被敲響了！唐昱對着門外道了一聲：“請進！”　　而後便見得章明哲滿頭大汗的從外面走了進來，一路進來還一路嚷嚷道：“我的好小昱啊！下次有什麼事兒能不能提前跟哥哥我說說啊～你這一焦急的給我電話我這就得丟下事情給你小子買機票去了……”聽得章明哲這略顯抱怨的話唐昱笑呵呵的道：“呵呵……明哲哥，今天的事情實在是突然呢！我自己也想不到竟然會那麼的順利，所以在臨時麻煩你的，來！見見的新公司的兩位主事人：托馬斯R・奧列弗先生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女士！他們可都是原來美國的著名物流公司――聯邦快遞的副總裁啊！真正的人才呢！托馬斯R・奧列弗先生、卡羅爾A・普萊斯利女士，這位是遼海最大的私營企業吉隆集團的總裁：章明哲先生！”　　聽得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竟然是大名鼎鼎的聯邦物流的副總裁，章明哲不禁眼前一亮！趕緊上前去伸出手來用英語打着招呼道：“哦！原來是托馬斯R・奧列弗先生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女士啊！久仰大名了！我的上帝啊！沒有想到我竟然可以見到你們的真人呢！”而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見得章明哲竟然如此熱情，還說著那些恭維的話不禁有些飄飄然。畢竟在美國可沒有這種拍馬屁的方式。而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畢竟沒有聽過章明哲的大名，於是只得笑着道：“能夠見到章明哲先生我們也很榮幸！謝謝您的誇獎！”　　而章明哲則是真的聽過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大名！畢竟當年這兩位的離職導致了整個聯邦快遞的股價大幅下滑的事情他也是聽說過的，於是他扭過頭來對着唐昱道：“小昱，你小子不是又要搞物流公司了吧？！這種好事兒你怎麼不拉上哥哥我啊？！莫非出外邊兒晃蕩了一圈以後把哥哥我給忘記了！那可真就是不應該了呢！”唐昱聽得章明哲的話不禁笑着道：“哪兒能呢？！其實我現在手頭上有個項目就是適合哥哥來乾的，不過現在還不是時候。等過一陣子時機成熟了我自然會和哥哥說的。對了！咱們現在的VCD和DVD項目進行的怎麼樣了？！市場反應和盈利狀況如何？！”而章明哲聽得唐昱的問話顯然精神便來了！　　對着唐昱便是侃侃而談：“我們的DVD已經申請了國際的專利，現在我們自己幾乎只負責出口到東南亞地區的那些VCD的生產。而歐洲及美洲的市場則是全部交給了西門子公司負責，不過西門子公司参觀了我們的工廠后決定直接讓我們負責加工而後貼上他們的牌子就行了，這一部分也給我們產生了巨大的盈利！加上我們在西門子的幫助下大力在歐洲推廣的VCD、DVD租賃項目更是火爆非常！特別是我們找來了歐洲本國的漢語學家對着我們的電影和電視劇進行翻譯后，我們的那些個VCD和DVD項目進行的很好！甚至還幫助了當地國家解決了一些就業問題。可以說，咱們現在的DVD和VCD項目就是只生金蛋的老母雞啊！給我一百斤的黃金我都不換呢！”　　唐昱聽得章明哲這麼說不禁哈哈直笑，而後對着章明哲道：“明哲哥！先陪和送托馬斯R・奧列弗先生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女士去搭乘飛機！一會兒回來的路上我們再詳細的說。對了！你定下的份飛機是幾點的？！”　　章明哲聽得唐昱的問話不禁笑着道：“你唐大少爺吩咐下來的事情我敢怠慢么？！訂的就是一個小時以後的飛機！正好有兩個空位，咱們現在就過去吧！不然要是趕不到飛機可就麻煩了呢！”唐昱聞言點了點頭，而後便拉着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和蘇海聞一起出了這間包廂。在外面早已經有章明哲開來的商務車在等候了，見得唐昱他們除了司機立即將車門打開把唐昱他們迎接了上去！見得開車門的那個人唐昱先是愣了一下，隨即道：“你不是咱們黑水國際的人么？！怎麼跑來給我明哲大哥開車來了？！”　　那開車門的漢子嘿嘿的笑了笑，對着唐昱道：“小哥的眼神兒還真好！我的確是黑水國際的人，不過最近被派來負責章明哲先生的私人安保顧問的工作，所以您才會看到我幫着章明哲先生開車的。過段時間我就要回去了，這也是公司人手不足啊！現在新來的戰友們還在訓練呢！等他們出來了，或許情況會好點。”　　唐昱聞言點了點頭，而後便登上了汽車。隨即這商務車緩緩的發動后，平穩的迅速的開向了遼海省會的國際機場！路上唐昱再次與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展開了對新公司的討論，但確立了一些事項后機場也到了！　　隨即，這兩人才想起來自己的行李還沒有收拾呢！但飛機已經快要起飛了，於是只得無奈的讓唐昱給他們打包好快遞到美國去，而後在唐昱的目送下登上了飛機離開了遼海……

# 第五百七十一章 唐昱的龐大構想

　　在回程的路上唐昱和章明哲同坐一輛汽車，而在車上唐昱對着章明哲輕聲道：“明哲哥，吉隆現在還有多少的資金可以調用？！”章明哲聽到唐昱的話不禁眼中精光大盛，對着唐昱嘿嘿笑着道：“小昱，怎麼著？！有大項目不成？！”唐昱見得章明哲的樣子也不禁笑了，對着章明哲便笑着道：“的確是大項目！還是投資收入比例極高的大項目！就看吉隆有沒有那麼多的資金抽出來了，只要能夠抽出來而且運作的好那麼收入翻上幾番確實是可以的。”　　章明哲聽得唐昱這麼說不禁兩眼發光，對着唐昱嘿然道：“別的不敢說，但要說資金的話咱們吉隆少說能夠拿出二十五個億來！這還是最低的，要是再抵押貸款的話操作的好那麼上五十億也不是不可能的！說吧！小昱，到底啥項目啊？！”　　唐昱聽得章明哲的話笑了笑，而後娓娓道來。只聽得唐昱笑着道：“我打算投資瓊省！”　　章明哲聽得唐昱的話當下臉色就變了，瓊省是什麼地方啊？！那可是無數的國內外企業曾經的滑鐵盧啊！無數的企業在瓊省的那次被朱老總收拾的局面中損失慘重，甚至直接破產的也不在少數！至今哪裡還有着無數的爛尾樓呢！這曾經的噩夢是揮之不去的，而唐昱竟然說要投資那裡怎麼能不讓章明哲臉色變呢？！之聽得章明哲沉聲道：“小昱，你該不會是暈了頭了吧？！瓊省那是什麼地方啊？！那可是我們所有企業甚至銀行的話貼啊！多少大資本企業折在那裡你能不知道么？！就說說你們東陵的萬建吧！不就是給瓊省給套牢了導致後續的一系列事情的嗎？！這些事情你可都是知道的啊！怎麼還想着往那個無底洞填進入啊？！”　　唐昱聽得章明哲的話不禁淡淡的笑了笑，的確！這些他都是知道的，甚至知道的比誰都要深刻！因為他就是因此而接好方家並打垮萬建的，但他更知道的是：瓊省是個不折不扣的進行農業生產的好省份！瓊省，地處熱帶地區。這裏緯度較低，熱帶面積大，光熱充足，降水豐沛，是內地發展熱帶作物的重要基地。　　由於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那裡適宜農作物生長的季節長，一年可以多熟，四季皆可耕種，特別適宜熱帶作物生長，可普遍種植橡膠；甘薯、甘蔗、花生及多種喜熱作物可全年生長；各種熱帶果樹冬期花果正常，若干種果樹並可多花多熟。　　熱帶作物和經濟作物資源瓊省島是內地最大的一塊溫熱帶寶地。自然條件得天獨厚，自然資源較為豐富，尤其熱帶作物，是國內其他地方難以種植的，全島共有各種植物4200多種，其中特有的500多種。熱帶作物主要中橡膠、椰子、胡椒、檳榔、腰果、油棕、咖啡、劍麻、可可以及熱帶香料等。經濟作物資源主要有：甘蔗、菠蘿、花生、芝麻、茶恭弘=叶 恭弘以及益智、砂仁等各種名貴南葯。林業有花梨、母生、坡壘、柚木，陸軍松等。　　甚至到了後世，幾乎所有的超市內都隨處可見瓊省過來的西瓜、蔬菜、水果……等等瓊省的出口產品！而發展房地產與瓊省來說本來就是個錯誤，後世擔任瓊省領導人的那位中海油的董事長根據瓊省的特點從新制定了規劃后，整個瓊省立刻煥發出來原本就屬於他的光彩！亞洲聞名的博鰲論壇、世界小姐大賽的舉辦、號稱最美海灘的亞龍灣……等等一下子就吸引了全球無數的觀光客，而瓊省的領導也適時的把整個瓊省的定位定在了國際旅遊島的位置上！雖然有游商想要藉機炒房地產，但由於瓊省領導的堅決而被打壓了。而後，瓊省也逐漸的進入了高速穩定發展的階段。　　而瓊省具備國際旅遊流行的五大要素――陽光、海水、沙灘、綠色植被和潔凈空氣。瓊省島與美國夏威夷處在相近緯度，在長達1528公里的海岸上遍布可以開發建設成為世界一流旅遊聖地的旅遊資源，島上終年氣候宜人，四季鳥語花香，礦物、動植物資源豐富，尤其石油與天然氣蘊藏量可觀。所孕育的熱帶雨林和紅樹林為中國少有的森林類型。最為吸引人的恐怕是瓊省的一份榮耀：最佳生態的長壽島：森林覆蓋率52.3％，生物種類豐富，生態環境一流，人均壽命在中國最長！　　而且根據調查瓊省島環境質量全球前列，空氣污染指數非常小，百歲以上的人口比例居於世界前列。後世聯合國環保組織一項監測結果显示：在全球52個國家的環境綜合污染指數排名中，瓊省省會和最南端的天涯城市被列入全球空氣質量最好的10個城市之一，其中省會第五，天涯市第二，僅次於古巴首都哈瓦那。這或許也說明了一些問題，至少在唐昱看來在人們還沒有發現瓊省的價值的時候先行到那裡投資卻是最為明智的選擇！　　哪怕是沒有發展旅游業那麼農業也是個極好的選擇！因為就唐昱所知，在後世瓊省至2011年的時候在冬季所出售的蔬菜就已經達到了五百餘萬噸！這是個極其之恐怖的数字，而且其中的利潤之大也是十分的驚人的！不過現在人們還沒有意識到蔬菜的生意有多麼的好做，而水果冬季在北方的銷售情況有多麼的驚人！是以，唐昱笑着與章明哲輕聲道：“明哲哥，你見過我投資一些我們自己沒有把握的事情么？！”　　章明哲聽得唐昱的話不禁搖了搖頭，而後唐昱繼續笑着道：“如果是去瓊省投資房地產那麼我是打死也不去的！但是如果是去做其他的呢？！”而章明哲聽得唐昱的話不禁疑惑了，不是去做房地產那瓊省還有什麼可以做的，唐昱笑着和章明哲道：“明哲哥，你到過瓊省么？！”章明哲點了點頭，當年家裡在瓊省也是炒過地產的。不過損失不是很大就是了，那時候自己也是幫着家裡過去瓊省看過的。“那明哲哥對瓊省有什麼印象么？！”章明哲聽得唐昱的話不禁笑着道：“最大的印象啊！就是熱！很熱！那地兒一年四季都是熱的，就沒個涼快點兒的時候。你問這個幹嗎？！”唐昱聞言笑着道：“明哲哥你或許沒有注意到，瓊省的所有大米全部都是一年三熟，甚至一年多熟的！而他們那裡還可以種西瓜、種香蕉……”　　章明哲聽得唐昱的話不耐煩的道：“這些和咱們又有什麼關係？！難不成咱們要跑去做西瓜、做香蕉么？！”唐昱笑着接口道：“咱們還真的去做這個呢！”說著不等章明哲反駁唐昱便立即接着道：“明哲哥，你想想！要是咱們在瓊省種植這些，在冬天的時候把他們運到京城、滬市、甚至咱們遼海來你覺着能好賣么？！”章明哲聽得唐昱的話先是一愣，隨即那眼中猛的便放出赫然的精光！愣住了好一會兒才拍打着唐昱的肩膀哈哈大笑道：“小昱！你可真是個小機靈鬼啊！才這麼一會兒你就給整出這辦法來！對！要是咱們在瓊省來種，拿回來遼海賣那可真是發大財了！而且現在咱們遼海的有錢人可是不少呢！咱們的東西一過來肯定得好賣！到時候想不賺錢都難呢！”　　唐昱笑着繼續道：“這還不止！水果你可以不買，難道你還想着一個冬天都啃蘿蔔？！咱可以在瓊省種蔬菜啊！整個瓊省可是有着不少地盤呢！而且咱可以通過船直接整船整船的拉到咱們遼海來，還可以經過京門拉到京城去！還可以拉到滬市去！咱們可以把這些生活都必須吃的蔬菜賣遍全國各地啊！這該是多大的一筆收入啊！”章明哲聽得唐昱的話不禁兩眼放光！是啊！自己可是去過瓊省的人呢，怎麼就沒有發現這個商機呢？！要知道這可真真是賺大錢的玩意兒啊！你想想，要是先頭的那一年只有你來做的話，藉助唐昱現在開遍了內地及俄羅斯的百佳超市來銷售！天哪！這簡直就是產銷一條龍啊！誰能頂得住你這麼搞呢？！　　別人就算是想要搶你的市場，但他卻是搶不過去的！因為你有着自己的生產渠道，有着自己的銷售渠道！而且全部都是極為強勢的，他們根本就沒有辦法插足進來！只能是眼睜睜的看着你把整個市場搶佔下來！這才是唐昱的整體規劃！藉助利嘉誠的百佳超市，在全國範圍內直接的鋪開了銷售渠道！而後自己再找那些強勢的產品介入，那麼產銷一條龍誰能頂得住？！再加上了百佳的食品安全檢測項目，直接就杜絕了餐桌出問題的傾向！唐昱心中暗嘆！自己雖然沒有辦法控制肉類，但就從蔬菜開始吧！至少要完成自己能夠不讓那些有問題的食品有再次進入人們餐桌的機會！

# 第五百七十二章

　　章明哲聽得唐昱的描述已經是兩眼放光了！此時的他哪裡還記得自己說過瓊省不好投資的事情啊？！全是一片的磨拳擦掌的要殺到瓊省去大幹一場！接着這個商機還沒有人發現的時候先給賺上一大筆！是以，章明哲嘿然對着唐昱道：“怎麼樣？！小昱，咱們啥時候過去瓊省看看？！只要合適了我們吉隆立馬兒投錢，絕對二十五個億不帶眨眼的！要少了半個子兒你找哥哥我！”唐昱聽得章明哲這指天誓日的話哈哈的笑開了，對着章明哲道：“明哲哥先不要着急嘛！欲速則不達，我還得先去一趟京城才能決定什麼時候成行，畢竟這件事情和國家還是有些牽扯的。我總得和京城的幾位爺爺說說，可以的話我們還需要引進一些專家來指導當地的生產，也需要瓊省當地的官員的支持。所以這件事情我們得籌備好再行事！不可魯莽啊！”　　聽得唐昱的話，章明哲不禁點了點頭。的確，你貿貿然的跑過去搞農業，各方面都沒有協調好到時候一旦出現了問題那可就麻煩大了去了！是以章明哲對着唐昱點了點頭，沉聲道：“小昱，這件事情的確是我着急了！那你先去京城吧！有什麼事情你再通知我，我也先回吉隆籌備資金先。到時候一旦有需要了我們立即便投資瓊省！放心！你明哲哥答應你的事兒是肯定能做到的，你只需要等信兒就行！”　　而唐昱聽得章明哲的話呵呵的笑開了，對着章明哲便道：“我現在還不能過京城呢！畢竟這裏的物流公司的事情才剛剛展開，我還需要安排和布置一下。最多一個星期我就上京城了，而月底左右我們就能拿到確切的消息，到時候我們需要投資多少、做什麼準備工作那都是有譜兒的了！所以，這段時間明哲哥哥倒不用那麼的忙碌。等到月底的時候我有準信兒了你再開始籌備資金的問題。”章明哲聞言後點了點頭，的確自己太過着急了！現在人家唐昱才剛剛的把自己的物流公司做個初步的籌備而已，馬上就要人家拋下自己的物流公司去搞瓊省的事情也實在有些不太現實。是以，這必須是得等唐昱把事情完成后才能夠去忙活瓊省的事宜的。　　這時候車子也已經回到了省城內，章明哲直接把唐昱送到了香榭苑門口才將唐昱放了下來。他是知道唐昱的乾爸，也就是蘇慕儒調到省城做市長之後便是住在這裏的。而且唐昱要到省城來也是必定要去沈家的。是以章明哲便將唐昱放到了這香榭苑門口去，香榭苑門口現在也不再由武警來執勤而是轉給了黑水國際來做安保的任務。這大大的減輕了駐地武警的任務職責，是以也受到了國家的歡迎。而且黑水國際的背景和訓練國家也都是知道的，讓黑水國際來負責安保問題他們也沒有什麼不放心的。　　唐昱緩步走進了這香榭苑中，不時的可以看到四處巡查的黑水國際的安保人員。他們也都是認識唐昱的。見到了唐昱皆笑着打着招呼，而唐昱進來的時候便已經登記了自己的身份之類的來訪證明並由門衛通知了沈睿鴻家裡才得以進來的。畢竟黑水國際的第一條規定就是：無論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進入你所管轄的區域都必須要嚴格的按照公司的規定進行登記和對客戶的電詢核查。這條規定一直便嚴格的執行着，無論是在香江還是在內地黑水國際都照常對着任何人執行着這些規條。雖然有時候有些人不理解，但經過解釋和溝通很多人還是接受了這個理念，而且黑水國際卻是也因此而阻止了多次的非法入侵事件。甚至在鵬城的時候還抓住了一批試圖爆竊的小偷。因此，這條規定一直被執行的非常的徹底！　　並黑水國際會將這些事情通過報紙、電視等媒體進行宣傳。不得不說，軍內宣傳部轉過來的那些人還真不是吃乾飯的！那些個宣傳幹事們不斷和各地的媒體溝通已經形成了一個良好的宣傳攻勢，並黑水國際的內務現在有着部隊里轉職過來的政委們幫着溝通是以也不成什麼問題。整體來說現在的黑水國際是十分的欣欣向榮的，業務擴張更是迅猛無比！但這始終是有些瓶頸的，而國家還在不斷的裁撤着軍隊！甚至每年退伍的人群更是多的無數，是以安排退伍人員的問題一直是軍委和京城的那些大佬們極為頭疼的問題。所以唐昱才會着急着建設自己的物流渠道，他希望能夠通過這個來分流那些退役的軍人。　　而政治方面則是由黑水國際中調配過來的政委們負責，具體的職業經理人也可以從現在已經逐漸成形的黑水國際裏面挖來。畢竟黑水國際已經不是當初那個什麼人都缺乏了的公司了，經過了一年多的磨合和培訓現在黑黑水國際現在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培養機制！而且有着無數的後備人員在不斷的補充進隊伍里！就比如說現在這個香榭苑的小區內，就有着一個前營長和一個政委在具體管理。而這裡有着三百餘名黑水國際的安保人員專門負責安保問題。　　但這些人員不是固定的，他們不時會被調配到香江、滬市、鵬城……等等地區負責當地的安保問題。而且項目也不一定一樣，有些在遼海負責住宅安保的到了另外一個地區后或許會負責金融押運。有些是私人安保的到了某地后或許會該行去做住宅安保……等等不一而足。但他們最終的歸宿都是在經歷了各種安保條件后被調配到領導崗位上，然後經過培訓派駐國內某地成為管理人員。又或者是被派駐國外執行安保任務。而一旦結婚了那麼黑水國際會考慮個人婚姻問題將一些崗位調整至領導或者就近安置。　　唐昱緩緩的走到了沈睿鴻的家門口，這裏他已經很熟悉了。輕輕的按響了門鈴，保姆便立刻過來開門了！這個時候香榭苑已經經過黑水國際的建議全部改裝了有視頻探頭的對講門鈴，不僅僅可以在門口看到來人也可以連接至大門處通過門衛房前的攝像頭看到來訪的客人。這大大的方便了香榭苑內的居民們，而遼海的其他住宅小區見到了有這等高端的東西自然也不堪示弱！直接申請了黑水國際要求安裝，而那家製作攝像頭的也是黑水國際下屬的企業。不過這家企業卻是不唐昱指示辦理的了。主要是宋宛如見得似乎這有利可圖，於是讓一些朋友直接辦起來的工廠。甚至為此她還讓利嘉誠幫忙找了一些設計師和專家，專門負責工廠的質量和設計問題。而銷售則是宋宛如全包了下來，這件事情宋宛如倒是和唐昱說過，而且她還隱隱的點出了這間公司其實是軍內的某些強力人士為了給部隊創收搞出來的。　　對此唐昱也表示了理解，只是要求質量和設計必須要達標。畢竟這可是黑水國際定製的呢，一旦出了什麼問題那麼別人可不會看什麼牌子不牌子的只會說著是黑水國際的問題。不過宋宛如保證這家公司的質量是沒有問題的。因為這家公司的監製就是她在美國的同學，正好也是軍內某高級人士的女兒。這位據宋宛如說叫做陳琦的女孩兒回國后本想做出一番事業的。但無奈的是國內的環境根本就和她那跳脫的性格格格不入。是以她混了好久還是一事無成，但她的本事還是有的！畢竟當年和宋宛如一起在讀書的時候陳琦的工商管理學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呢！但可惜的是回來以後她就被安排到了一家暮氣沉沉的國企內混資歷，看着什麼改革都沒有的國企陳琦一氣之下便自己跳出來創業來了。　　開始的時候錢倒是賺了一些，但是就是她總是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於是雖然是賺錢但還是西光的不斷的換各種行業。是以現在陳琦在業內也不算是很出名，但是一些收購了她所創立的公司的企業都發展起來了。這次是宋宛如親自找了她徹夜長談，這才說服了她加入黑水國際。並負責起了安防器材的生產問題，但是明面兒上陳琦還不是黑水國際的人員。因為這間工廠畢竟是軍內創收的一個手段，等到軍內要脫手這家工廠的時候黑水國際自然就會接過來。到時候陳琦才真正的算是黑水國際的人。　　保姆開門后便笑着將唐昱迎接了進去，今天正好沈睿鴻他們都不在家。這讓唐昱有些詫異！隨後保姆和唐昱解釋道，最近沈睿鴻心情很好！而且難得的休假了一天於是便帶着小語馨和他夫人一起出去逛了一圈兒去了。不過應該也差不多要回來了，畢竟明天沈睿鴻可是還要上班的呢！聽得保姆這麼說唐昱便笑着在客廳內等了起來。

# 第五百七十三章 物流公司的計劃

　　沒一會兒，沈睿鴻便帶着小語馨和自己的夫人一起笑着打開了家門走了進來。進來后便見到了唐昱坐在那裡，沈睿鴻不禁訝異的道：“小昱！你小子什麼時候回來的？！怎麼我都不知道啊？！”而小語馨見到了唐昱更是高興的哇哇直叫，一個猛撲便衝到了唐昱的懷中去！抱着唐昱咯咯直笑，好一會兒了這小丫頭才拿着那粉嘟嘟的拳頭捶着唐昱的胸口道：“小昱哥哥是壞蛋！那麼久都不回來看小語馨！上次答應了人家要回來的，結果呢？！好半年了都沒有見到你！媽媽也是壞蛋！把我騙到了京城去好久不見爺爺和奶奶！哼！你們都騙小語馨！都是壞人！大壞人！”　　唐昱看得小語馨如此不禁笑呵呵的安慰道：“小語馨乖！這段時間哥哥會都呆在這裏陪你的！哪兒也不去！就陪着小語馨半個月好么？！”小語馨聽得唐昱的話不禁兩眼放光！對着唐昱便道：“哥哥！你可不準騙小語馨喲！不然小語馨以後永遠不理你了！”唐昱笑呵呵的道：“我騙你做什麼？！而且哥哥什麼時候騙過小語馨呀？！這半個月我真的是要在這裏獃著呢！會陪着小語馨半個月的！這小語馨便放心了吧！”小語馨聽得唐昱的話開心的直把腦袋朝着唐昱的懷裡拱，咯咯的笑着！好一會兒了才在奶奶的帶領下依依不舍的離開了唐昱去沖涼睡覺去了，畢竟小語馨明天還要上學呢！待的小語馨走後，沈睿鴻便自顧自的走回了書房裡去，而唐昱則是識相的跟了上去並在客廳里泡好了茶拿進去。　　進得房間去，沈睿鴻正在看着一份文件。而見得唐昱進來了，老傢伙笑眯眯的道：“你這臭小子這次真的是要在家裡呆上半個月？！哼！你小子可別騙了語馨，不然她要是鬧了起來我這老頭子可得找你麻煩呢！”唐昱聽得沈睿鴻的話笑呵呵的道：“這次是真的要留在這裏半個月呢！我新組建了物流公司正在籌備培訓計劃。所以我就是要走也走不開啊！”聽得呃唐昱這麼說，沈睿鴻猛的便來了興趣！摘下眼鏡對着唐昱便笑着道：“哦？！你這個臭小子又有什麼大手筆了？！給我老頭子說說看！”　　唐昱聽得沈睿鴻的話，不禁無奈的笑了笑。而後便將自己的想法和設想全部的給沈睿鴻說了一遍。而這也是他第一次的和人全面的說起自己的物流完全的構想，之前對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不過是自己商業部分的設想罷了。而現在唐昱所要表述的則是自己政治層面的思考和具體行業方向。　　伴隨着我國改革開放的步伐，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國際戰略格局發生重大轉折，多極化在曲折中發展；隨着高新技術和武器裝備的發展，世界主要一號首長大國均走上壓規模、上質量的精兵之路。裁軍不僅已成為歷史的必然趨勢，而且關乎對新一號首長變革的反應。面對繼往開來的新征程，我國國防和軍隊建設面臨新的機遇，也面臨新的挑戰。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建設什麼樣的軍隊、怎樣建設軍隊，未來打什麼樣的仗、怎樣打仗，成為當代中國一號首長黨人和人民軍隊必須正視和回答的重大問題。時任軍委主席的一號首長下決心解決影響和制約軍隊戰鬥力提高的體制性障礙，對體制編製進行深刻的調整改革。他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進一步提出了一系列加強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和指導方針，領導全軍沿着中國特色精兵之路開拓奮進。　　1990年12月，依據一號首長提出的把我軍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總目標，根據我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新的實踐，一號首長高度概括地提出了軍隊建設要“政治合格、一號首長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的總要求，強調要按照這個總要求加強軍隊全面建設，為我軍履行“打得贏”、“不變質”的歷史使命指明了方向，有效推進了我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1993年初，一號首長主持制定了新時期一號首長戰略方針，把一號首長鬥爭準備的基點，從應付一般條件下的戰爭轉變到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來，實現我軍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變。新時期一號首長戰略方針的確立，明確了新形勢下一號首長鬥爭準備的目標和任務，抓住了國防和軍隊建設的主要矛盾，並要求正確解決了軍隊建設和改革的方向問題，且強有力地推進了軍隊現代化建設的全面發展。一號首長明確指出：“全軍的各項建設和一切工作，包括一號首長訓練、政治工作、後勤保障、國防科研，等等，都要在新時期一號首長戰略方針的指導和統攬下，立足於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周密規劃，全面部署和深入展開。”　　至此，再次裁軍的傾向已經是非常的明顯了！而這次裁軍誰都不知道會不會和之前的最高首長的裁軍一樣的大型裁軍！而唐昱卻是知道，這次的裁軍卻是和上次相比將會不曾多讓！　　到了今年9月，一號首長將會在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京召開之際。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鄭重宣布，在80年代裁減軍隊員額100萬的基礎上，我國將在今後三年內再裁減軍隊員額50萬！　　將裁軍50萬寫進黨的十五大報告，足以說明裁軍的重要性。這在我軍建設史上，無疑又是一個重大的戰略決策，表明中國領導人敢於面對世界一號首長變革迅猛發展帶來的嚴峻挑戰，決心推進中國特色的一號首長變革，加速軍隊的現代化進程。中央軍委按照高技術戰爭的要求，以裁軍50萬為契機，以優化結構、理順關係為重點，對軍隊體制編製進行了一系列重大調整改革！　　這的確是有利於國家的變革，但也會引起軍中的軍心浮動！畢竟誰都不知道是否會裁軍裁到了自己頭上來啊！為自己安排一條後路卻是人之常情，而唐昱現在要做的就是盡量的減小這種波動並妥善的安排好那些裁軍人員和退役人員的安置工作！畢竟只有這樣才能夠提高部隊的戰鬥力，並解決部隊的後顧之憂！聽完了唐昱的設想和一系列分析之後，沈睿鴻不由得點了點頭。的確現在的發展趨勢便是這樣！雖然國家並沒有明確的指出了裁軍的問題但這卻是也是迫在眉睫的問題了！由於部隊的人員臃腫、機構不完善、各軍種重複……等等問題這實在是軍隊建設的攔路虎！極大的拖慢了我國國防建設的腳步！　　而唐昱在和沈睿鴻敘述明白以後，他的想法也得到了沈睿鴻的極度贊同！是以，唐昱便藉著沈睿鴻家裡的電話給身在京城的趙老、何老掛了一個電話過去！並在電話中將自己的想法和分析全部給說了一遍！之後，唐昱便再次享受到了軍機接送的待遇！直奔京城並連夜面見了一號、二號和三號首長！併當着他們的面再次將自己的理念和想法全部複述了一遍！而一號首長等人在聽完了唐昱的話后，便召集了京城高層的智囊們對唐昱的計劃進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評估！最後認為：唐昱的設想是完全可行的！而物流快遞行業確實是一個需要極多人手的行業！是以，完全可以讓唐昱試行公司是否可行！如果是可行的話，那麼將來裁軍和退役人員的安排可就有着落了！　　是以，京城的高層們原則上同意了唐昱的請求。並抽調了一些內定是要裁撤掉的部隊的各級主官們立即緊急進入了唐昱新成立的物流公司進行全面的培訓！為了安撫這些人的心，還特地讓唐昱從黑水國際調配了數百經過培訓的管理人員前來一起受訓！並確立了這些培訓人員將會在遼海、京城、滬市、鵬城等地進行試行的快遞物流行業的業務開展！　　在這個項目確立了下來后，一夜之間無數的軍官們身着便服來到了遼海省會的那所不甚張揚的培訓中心內安營紮寨。其中，身在東陵的剛子也在這些不起眼的人群當中。而此時，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也帶着大批的培訓人員殺回了國內！一切事宜全部都緊張而有序的進行着。　　一個多月後，遼海、京城、滬市、鵬城等地悄然的多了一間沉默但迅速的物流公司，叫做“鋒行快運”，這間物流公司以及其之凌厲的業務水準和強大的運送能力一下子佔領了幾個地方80％的運輸業務！並如同瘟疫一般一下子擴遍了南粵全省！並侵入了浙省大部！隨後，全國遍地開花！

# 第五百七十四章

　　鋒行快運以讓人膛目結舌的地步瘋狂的擴張着！而京城的高層大佬們則是緊張的注視着鋒行快運的擴張，希望着這個叫做唐昱的小傢伙能夠再次為他們創造一個奇迹！尤其是一號首長和何老、趙老他們更是緊張的注視着唐昱的那間近乎瘋狂的快遞公司以及其之恐怖的速度進展着業務。而同時他們也召集了頂尖的高層智囊和經濟學家們對着唐昱所提出的這個方案進行論證。當經過了緊張的論證和嚴密的注視后，一號首長終於和那些京城的高層們認可了唐昱所提出的方案，並着手開始啟動準備已久的裁軍了！畢竟現在軍隊的戰鬥力一號首長其實心裏是有數的，一旦發生了現代化的戰爭那麼我們戰敗的幾率是非常之大的！　　而現在國際上美國、英國等大國的國防現代化已經進行了多年，但我國卻從來沒有進行大面積的國防變革！甚至由於那十年的浩劫導致了我們原本就落後的國防事業和他們之間的差距更加的大了！而隨着國家的崛起，那麼敵對勢力也會不斷的增加！而國防現代化的建設卻是迫在眉睫！但現在的軍隊，雖然已經經過了最高首長的大裁軍后精簡了很多卻還是存在着人浮於事、機構臃腫、軍令不便等等因由！更是因為軍隊中的人數過多，導致了每年國家不得不拿出大部分的資金用來支付軍隊的消耗！根本就沒有錢來做國防更新！這是非常的致命的！是以，現任的一號首長才會痛下決心一定要進行裁軍！並將大部分的資金調出用於軍隊現代化的建設和研發新的戰略武器！　　當然，這其中的風險和反彈都是非常的大的！要知道，軍隊一直以來就是以各個山頭具體形成而變得頗為複雜。一不小心或許會捅到了馬蜂窩去，弄得自己灰頭土臉。畢竟軍中的派系問題可不是小問題啊！也就是最高首長當年自己便是出身軍隊，並資歷夠厚才能夠鎮住了多數反對意見推行了那次的裁軍。但現任的一號首長可不是軍中出身，和從前的最高首長比較起來特更是一點的軍隊資歷都沒有！於是這就造就了一個困境！軍隊未必會買一號首長的帳，甚至可能做出強力的反彈！造成軍政的對立局面，不過還好的是何老、趙老這兩位都是深明大義之人，在這兩位的協調和幫助下一號首長總算是說服了大部分的軍中大佬勉強的同意了他對軍隊的改革計劃。　　1997年7月31日，一號首長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要協調發展。”軍隊的體制編製，是連接一號首所提的技術、一號首長所提的人員、一號首長所提的理論和武器裝備的橋樑與紐帶。體制編製科學合理，可以更好地吸納高科技發展的成果，充分發揮人才的积極性創造性，提高領導、指揮和管理效率，優化整個軍隊的系統功能，實現人和武器的最佳結合。必須深刻認識體制編製改革創新的緊迫性，堅持积極穩妥的總方針，按照“精兵、合成、高效”的原則，把我軍建設成一支規模適度、結構合理、機構精幹、指揮靈便、戰鬥力強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　　一時間，一石激起千層浪！無數的中外媒體和各路大佬們頓時被一號首長的這顆炸彈震的頭昏眼花！目瞪口呆的好久說不出話來，在於外媒的評論來說當然是一片的讚揚之聲！畢竟內地的軍隊比例減小了對他們來說還是有好處的，至少“威脅”小了不是？！但內地卻不是這樣了，不少的內地軍中主官們在得到了消息后馬不停蹄的往着京城裡跑！找老戰友、找老領導、找老師長……等等不一而足，沒有人想着自己的部隊被裁撤掉啊！　　其後，跑京便成為了最近這些個部隊主官們的主要活動！一時間整個部隊人心惶惶，部隊主官們不可終日。而一號首長的辦公室內更是堆滿了各種信件，有求情的、有擺功績的、有說資歷的……等等不一而足！弄的一號首長那是頭疼不已，而唐昱此時卻是在柳蔭街何老家裡帶着小語馨和兩位老人享受着難得的天倫之樂。何老和趙老畢竟年紀都已經大了，見得了最小而可愛無比的小語馨后兩位老人自然是樂得哈哈大笑。不時的逗弄着小語馨給他們說笑話。而唐昱則是獃著一邊陪着兩位老人，不時的解答着一些小語馨的奇思妙想。這段時間以來可謂是小語馨最為快樂的時間了。有着兩位一直和她說笑有時間陪着她玩兒的爺爺，連自己最最喜歡的唐昱哥哥也在自己的身邊！在小語馨看來，如果奶奶和爺爺、還有去了美國留學的姑姑、忙碌的媽媽一起來的話那麼這個世界就太完美了！　　但事實是小語馨的爺爺沈睿鴻現在已經是要問鼎遼海省委書記的人物，更是不可能在這個時候進京來。便在前段時間，京城一絕傳出了風聲由於寇海在遼海表現失利而派系重要幹將周宏的意外內退導致了整個派系在遼海的影響力大為下降！而寇海這時候已經是鎮不住場子了，在沈睿鴻一下子拉入周全並見縫插針的把蘇慕儒拉起來后雖然身為遼海的省委書記但事實上寇海已經式微。這時候寇海留在遼海的意義已經不大，不如乾脆趁着這個機會大度的將位置讓出來並將寇海安排到另外更有價值的位置上是正經。而且說到底寇海畢竟是遼海的省委書記不是？！那些個政績、招商引資也應該是算他一分功績的。是以這時候將寇海調整回京內做一任部長卻還是夠資歷的。在這種思潮下，寇海有了即將要調出的風聲傳出來。　　而沈睿鴻因為此次鬥倒寇海的極佳表現也引起了派系的重視，在派系大佬的運作下沈睿鴻成為了接任寇海執掌遼海的省委書記的呼聲非常之高！而且京城的大佬們也不是傻子，遼海的那些個政績到底是誰做出來的他們其實心裏一清二楚，畢竟人家做出實事來總是得要獎勵一下的。不然誰還願意做實事呢？！是以，沈睿鴻接任遼海省委書記的聲音終究是佔了上風。而由於接任沈睿鴻的人選京城的大佬們還在爭論之中，是以現在這份決定還沒有最終確定下來。雖然沒有正式的文件下來，但此事已經是京城的頂級大佬們默契的認為的事實了。所等待的便是最終確定下來遼海省長的接任人選，而後便在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並最終在人代會上通過成行。　　這些事情都在唐昱默默的在京城內的運作下而成行的，這其中何老和趙老的默示和出力也讓這件事情的確定加快了不少。畢竟何老和趙老可是現在為數不多、碩果僅存的幾位頂級元老！無論在軍中還是在政界，兩位老人的門生故吏可謂是遍布大江南北！是以，兩位老人的意見那些個在位的大佬們總是會考慮考慮的。在得知了何老和趙老的態度后，京城的頂級大佬們自然心領神會！畢竟沈睿鴻的兒媳婦可是何老的外孫女！而人家沈睿鴻也爭氣，沒兩下就把寇海那京城的高層派來的鍍金博士個拉下馬來慘然敗退。而他在寇海慘然敗退後的政治運作也讓京城的大佬們高看了他一眼，能夠在佔盡上風的時候不趕盡殺絕。並在寇海再次出現危機的時候藉著此機會，再次搞下一個位置！而讓的寇海甚至其他的遼海派系有苦說不出，這份的心思細膩與七竅玲瓏更是讓京城的大佬們欣賞無比！而對比起寇海的表現，沈睿鴻此次可謂算是拿下了一個滿分！不過寇海畢竟有着一定的政治底蘊，在數位元老的開聲下他終於是有機會先回到部里鍛煉一下若是還是一事無成或許不久後退居二線便是他最終的歸宿。　　“小昱啊～這次你小子可是給一號首長出了個大難題嘍！”何老對着一邊輕笑的唐昱呵呵的笑道：“你這臭小子啊！可是知道最近上京的人到底有多少么？！一號首長現在辦公室里可是堆滿了一大堆人發來的求情信呢！我估計現在一號首長可是頭疼的要命呢！這可都是你小子惹下的禍端啊！”唐昱聞言對着何老輕笑着道：“爺爺，您可不能冤枉我呢！關於裁軍的想法可是一號首長早就有了的！我不過是順水推舟罷了，而且真實算起來的話我可是幫了一號首長伯伯不小的大忙呀！那些裁軍后的人員我的黑水國際可是安置了不少，還有現在新設立的鋒行物流，這不都是為了一號首長伯伯裁軍后安置人員設立的么？！所以，爺爺怎麼能夠怪我惹禍呢？！應該是感謝我個一號首長伯伯做下了那麼多事情才是呢！”

# 第五百七十五章

　　聽得唐昱的這一番話，何老不禁哈哈大笑！好一會兒了都喘不過氣來，最後才對着唐昱道：“你這個臭小子這是一點兒也不肯吃虧啊！你可知道最近京城裡因為你的事情都吵翻天去了！至少現在很多人看來如果不是你小子的這份提議一號首長未必會那麼快的下決心來對着部隊進行整改。所以，現在你小子差不多已經是全部隊的公敵了！不少人可是想着找個機會怎麼收拾你這小傢伙呢！哈哈……”聽得何老的話唐昱不禁目瞪口呆，他可沒有想到自己為部隊做了那麼多的事情竟然還落下了一個“公敵”的名頭！是以，他不禁委屈的對着何老輕聲道：“何爺爺啊～我為部隊做了多少事兒您可是清楚的呢！這黑鍋真是背的不明不白啊！您怎麼也不幫我解釋一下呢？！畢竟遭着那麼多人的恨，我這小身板兒可真是頂不住哪！”　　聽得唐昱這番服軟的話，何老這才哈哈大笑着點了點頭對着唐昱道：“放心吧！部隊里的大佬們都是明白人！有他們在那些個不懂事兒的也不會胡亂找你麻煩，說實話如果不是你小子給想出來這麼個辦法安置下了不少人他們將來還不知道會怎麼樣呢！畢竟當年的大裁軍可是讓不少人就這麼離開了部隊啊……他們現在能夠有個好的歸宿也算是國家對他們這麼多年的貢獻的一種補償了……”聽得何老的話，唐昱不禁默然。他知道，這一批退役的人員中有着不少人是曾經經歷過對越自衛反擊戰的老戰士們！他們在自己最為美好的年華中將自己的青春全部給了國家，但現在國家卻迫不得已要讓他們離開部隊。說到底國家真是有些心虧的，是以後世這種問題的處理多是讓這些個功勛們轉業到了地方上成為一些主官。　　也算是對他們做出了補償，畢竟他們都將自己最為美好的歲月全部交給了國家。所以他們被安排到了一些位置上以保證他們回到了地方后能夠繼續的安穩的生活下去。但很多時候國家卻不知道，這些人都習慣了軍隊中明令禁止的條例在地方的燈紅酒綠中根本就不習慣。很多人在最終不是碌碌無為沉淪了下去就是辭職離開了單位下海經商。國家這種有些不負責任的將他們立即的推向了社會導致的是他們一時間對社會的嚴重不適應，從而讓他們不得不重新的適應這個已經變化的面目全非的社會，甚至不少人經歷了無數的挫折與失敗。　　而唐昱現在做的就是讓他們逐步的接觸這個社會，並適應這個社會！並非如國家開始般的一下子把他們全部推入社會中去，唐昱更多的是對他們進行初步的培訓而後讓他們一點一點的進入社會主流當中去。讓他們能夠擁有自己的生存技能，最不濟的也能有份安穩的工作並他們熟悉的環境。畢竟他們身邊的都是自己的戰友，平時就算是有什麼苦楚也能夠有部隊里的政委和戰友幫忙。至少他們不會如前世般，有苦說不出只能是默默的朝着肚子里咽。甚至有人因此走向了極端，直接踏上了不歸路。　　而這輩子，因為唐昱的黑水國際、鋒行快遞、百佳超市、維科VCD……等等企業消化了不少的退役人員，是以現在這些人還算是比較穩定的。至少他們知道了自己將來的去處，並軍中很多的人也不似從前般的惶惶不可終日。和之前他們都不知道自己未來的日子相比，現在他們至少知道自己還是有地方可以去的，還是能夠發揮自己的能力的。於是軍心穩定了許多，戰力並沒有因為裁軍而有所減弱。　　1997年9月12日，中國一號首長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京勝利召開。一號首長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鄭重宣布，在80年代裁減軍隊員額100萬的基礎上，我國將在今後三年內再裁減軍隊員額50萬！這一下直接讓整個世界轟然！雖然早先被有消息露出來但這種正式的宣布卻是第一次！一時間所有人屏息凝視，等着一號首長所公布的最終的裁軍方案。果然，沒有過多久一號首長便公布了經過了不斷的博弈、利益分配和政治、軍事考量后做出的新世紀大裁軍方案！　　1、壓縮規模。進一步壓縮陸軍部隊規模、調整海空軍部隊編組、撤銷部分裝備老舊的部隊，改革後勤保障、裝備管理體制和院校、訓練機構體制編製，撤併軍以上機關內設機構等。其中，陸軍精簡18��6％，海軍精簡11.4％，空軍精簡12.6％，第二炮兵精簡2.9％。從加強幹部隊伍的“四化”建設、建立和完善幹部制度入手，順利實施新現役軍官服役制度、軍官軍銜制度、文職幹部制度，先後出台數百項政策法規，奠定了依法加強我軍新時期幹部隊伍建設的基本框架。2、精簡機構。按照精幹、合成、高效原則，對軍以上領導指揮機關的職能、編製和相互關係進行了重新確定，撤銷、合併了一些職能部門，減少了內設機構和人員，總部和軍區、軍兵種機關撤併了部分業務部門，共減少1500餘個機關部門，機關人員精簡20％；停止軍隊和武警部隊的一切經商活動，軍隊從事經營性生產的2900餘個生產管理機構和地區性企業管理機構全部撤銷或轉交地方。3、優化結構。陸軍野戰部隊撤銷部分集團軍軍部和師團，部隊編成結構得到進一步優化。解散了大部分守備部隊，部分集團軍建制的乙种師改編為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或預備役部隊。海軍、空軍和第二炮兵的部隊，通過淘汰落後裝備、調整編組，撤併了一些建制單位。調整后，陸軍野戰部隊在加強合成和小型化、輕型化、多樣化方面取得進展；軍兵種技術含量較高部隊的比例有所提高，結構進一步趨於合理。　　於是以這三項前提為核心的新一輪裁軍正式開始！而一號首長之所以敢於如此之快的宣布大裁軍，極為重要的原因是唐昱現在的鋒行物流已經在組建起來並且已經接收了早先裁軍的近兩萬人投入了試運營中去！而唐昱組織的廣告運營策劃，也讓鋒行物流的名頭一下子響徹了大江南北！至少前段時間聯邦物流可是親自找上來門來，希望能夠和鋒行物流進行合作共同開發內地市場。可惜的是他們碰到的對手卻是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他們。這兩位可是出身於聯邦物流的老人兒了啊！聯邦物流里的什麼貓膩兒和運作方式他們會不熟悉呢？！是以，聯邦物流的運作人員根本就從他們身上占不到什麼便宜，只得是老老實實的簽訂了一系列的合作合同並展開了雙方互惠互利的合作。而在聯邦物流和黑水國際的協助下鋒行物流以及其之瘋狂的速度擴張着！不斷的有人手需要被調配到新成立的公司內進行管理和培訓工作，還好鋒行物流原本就是基於服從性與學習性極強的內地部隊中轉職過來的。於是這些事情對於他們來說幾乎毫無壓力，那些已經有了一定的經營經驗的精英們在通過了語言、經營實戰……等等障礙后傲然的進入了那些新成立的鋒行分部開始了全面的經營管理工作。　　此時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他們不禁深深的鬆了口氣！他們這才感覺到了唐昱的先行培訓的策略有多麼的正確，由於準備工作和培訓做的非常只好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他們現在手上透着大把的人手可以供他們調配！甚至那些學成的學員中有着不少人被他們發掘出來作為公司的新培訓人員，參与了公司的培訓建設和心理諮詢的工作。這時候他們更是欽佩唐昱的選擇，因為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他們幾乎就沒有見過有一群竟然有着如此之強的服從性、學習性的人群可以被聚集起來並成為他們的下屬。說實話，能夠擁有這樣的下屬他們兩人實在感到了驚喜非常！而且這樣的人員還在源源不斷的被補充進來，充實着他們的公司！這讓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他們信心滿滿！堅信在不久后鋒行物流就能夠直接取代郵電系統成為內地最大的跨區域物流公司！甚至在數年內，成為亞洲最大的物流公司！　　而在初步的十萬人的試探性裁軍后，一號首長他們緊張的發現鋒行物流這間龐然大物竟然一個飽嗝都沒有打的便將被這些人全部吞了下來后信心大增！隨即便緊張的開始進行了下一步的大裁軍計劃！在宣布了的基礎上再次疊加新的裁軍計劃！

# 第五百七十六章

　　十月十日，在京的唐昱被一號首長連夜召進了大內。而唐昱匆匆進入大內后便在一號首長的秘書的引領下進入了那間著名的書屋。在那裡唐昱見到了聯通一號首長在內的九位政局大佬！還有着軍內的一眾元勛和新晉陞的宋振國等人，見得大佬齊聚唐昱心中凜然！他知道，這或許就是新一輪的更大型的裁軍的最後一次諮詢會議了！是以，唐昱不敢怠慢！緩步的走到了一號首長面前恭敬的打了一個招呼。而一號首長肅然的對唐昱點了點頭沉聲道：“小昱！這裏都是我們國家的最高領導層了，你老是和我們交代一下到底你的企業能夠消化多少我們裁軍的人數？！我們需要你來做了初步的報備，好準備下一步的裁軍計劃！”　　唐昱聽得一號首長的話不敢怠慢，趕緊將自己和托馬斯R・奧列弗、卡羅爾A・普萊斯利、利嘉誠等人一起商議的一整套的計劃書交到了諸位領導的手上。並詳細的解說了一遍自己旗下的那些個公司的消化能力和緣由。便聽得在場的一眾內地最高領導層的高官們“沙～沙～”的翻動着那些個交到他們手上的計劃書。待的他們翻閱完畢後唐昱才開始了緩緩的講解。　　“關於一號首長的問題，我想分為下面幾步來描述。”唐昱自己也拿出來一份企劃書，照着上面輕聲的解釋着：“首先，我們先來談談黑水國際。由於我們現在的業務已經擴展到了東南亞及俄羅斯等地區於是我們現在所需的人手也將大量的增加。尤其是俄羅斯地區的礦產安保、森林採伐安保等新內容。雖然我們聘請了一部分的俄羅斯人員，但畢竟他們的退役軍人和我們相比並不多。是以我們在俄羅斯已經因為人手的問題放棄的大部分的業務。如果這些業務開展起來的話那麼我有信心能夠消化掉大約一萬人左右的人手。畢竟我們在俄羅斯還有着住宅安保及私人安保的內容。不過這兩種安保內容相對來說要求的人員素質較高，而且必須要經過語言階段的培訓。”　　聽得唐昱的話在場的諸位領導人不禁點了點頭，而後翻開了自己的面前的那企劃書看起了關於黑水國際俄羅斯分部企劃的方案部分。看着大佬們都在看企劃書，唐昱便笑着接着道：“接下來，黑水國際在國內也有着龐大的產業。首先發展的最快的當屬住宅安保的內容，由於改革的不斷深入現在貧富差距也逐漸的顯現出來。一些犯罪分子鋌而走險，但地區的警力卻依然嚴重不足。是以住宅安保的內容也成為人們極為關注的對象之一。在鵬城、滬市及東陵，我們黑水安保不但承接了住宅安保的內容還承接了醫院、電視台及聯防的業務。一方面協調人員協助警方做一些案件的排查，並和警方一起負責安裝攝像監控器材、巡邏街道等內容。至少目前來看我們黑水國際的工作還是有着顯著的效果的，根據統計：在我們黑水國際的協助下一共抓獲了入室盜竊、搶―劫等犯罪嫌疑人超過五百人。並街邊搶―劫、盜竊的犯罪嫌疑人超過三千人次！這也證明了這份計劃是行之有效的，是可以推廣到全國各地去的。”　　說著，唐昱拿出來了另一份來自公―安―部的一份報告交給一號首長的秘書。而這份報告唐昱他們早已經在準備了。是以拿過來的時候便是九份同樣的報告，便見得一號首長的秘書將這九份報告全部分發到了京城的各位領導的手中。而後京城的高層們便肅然的“沙～沙～”的翻閱了起來。這份呢報告上記載的是自從治安聯防隊成立以來，由黑水國際協助成立和非黑水國際協助成立的兩種治安聯防隊的成效和影響對比。　　事實上，早在20世紀60年代內地治安員隊伍就已經誕生，地點是上海和青島。當時並沒有招聘制度，治安人員來自各個事業單位、廠礦等團體。單位派出自己的治安員到轄區派出所報到，大家進行區域分工負責。工資待遇全在原來單位。採取這種措施以後，就可能有更多的人來執行治安巡邏的任務。覆蓋的區域非常大，而且財政負擔還沒有增加。治安聯防制度多年來都是內地群防群治的法寶。20世紀80年代末，內地社會管理思路逐步由群眾路線向“專門工作”的轉型。當時基層組織難以在維護社會秩序中起作用，鄉鎮派出所在逐漸通過加強“專門工作”來應對治安工作中的問題。　　到了1991年的時候《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規定》出台，其中號召城鎮居民和農村村民建立群眾性自防自治的治安保衛組織，開展各種形式的治安防範活動和警民―聯防活動。這一時期的治安隊伍便是現在的治安聯防隊的源頭，當時規定是主要由當地派出所來負責組建，成員招聘包括了複員退伍軍人。但當地社會閑散無業青年也一度是聯防隊員的主要來源。於是造成了很大程度上的人員良莠不齊，各種問題頻發！　　根據治保委員會工作的規定，治安聯防隊是一種群眾性的自防、自治組織、是預防、制止打擊犯罪活動，維護社會治安秩序的輔助力量。聯防隊的一切活動均置於基層組織的領導和公安機關指導之下。治安聯防隊本質上是群眾性自治組織。它的權力不是法律授權而得，而是委託而得，不能以自己的名義單獨實施具體行政行為。一般情況下，治安聯防隊在民警的帶領下開展治安巡邏和安全防範教育工作，工作內容是保護現場，或者發現了違法犯罪行為及時向公安機關報告。即使現場抓獲犯罪嫌疑人，自己也不能處理，只能扭送到公安機關。隨着社會發展和治安壓力的增大，各地公安機關為了解決警力不足問題，開始在社會上招聘臨時人員。　　唐昱所拿出的這份報告，上面記載的就是自從治安聯防隊建設以來所導致的各方面的問題。根據1996年的數據不包括交通協管員、治安巡防隊員在內，南粵公安機關聘用的治安員、聯防隊員大約有6萬人左右，相當於南粵總警力的一半。也有專家統計，當下的內地治安員人數在五十萬至八十萬人之間！這是一個極其之龐大的人群和力量，一旦處理不好那麼導致的問題絕對不是一點半點的！　　雖然聯防隊在維護當地治安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但自從其成立以來，有關聯防隊員隨意執法、濫用私刑和缺乏執法主體資格的爭議便持續不斷。由於治安隊日常運作無法可依，入行門檻低、隊員素質參差、權責不清甚至有權無責，有些治安員隊伍成為滋生黑、惡勢力的土壤。自行對場所、特種行業等企事業單位進行治安檢查；自行清查出租屋和流動人員；隨意行使收容、關押、審訊等限制人身自由的權力；自行上路攔截、檢查車輛……　　等等各種亂象頻出！本來警察是執法主體，但不少地方的執法者卻把執法權有意無意地“轉讓”給了治安聯防隊。很多隊員缺乏起碼法律知識、未經嚴格培訓，往往好逸惡勞，吃、喝、嫖、賭等無師自通，久而久之，不但維護不了社會治安，反而成為不穩定因素！根據南粵省1990年實施的《廣東省群眾治安聯防組織的規定》該組織及其成員的活動經費和經濟報酬，實行“民籌公助”，主要從受益單位和個人收取的治安聯防費中解決，不足部分由當地政府給予適當補助。隨着治安聯防隊日益壯大，治安員“自費養隊”的制度缺陷開始顯現。根據規定，部分組織把治安聯防商品化，默許甚至鼓動治安隊亂收費、亂罰款、亂扣留、亂提成，以此解決經費甚至實現創收。特別針對流動人員（外來暫住人員）徵收的治安聯防費在羊城歷時7年爭議，終於在後世被廢止。這項曾被納入行政性―事業收費目錄的費用將外來人員看做高危人員的做法不僅帶有歧視，聯防隊輔助公安機關維護社會治安所承擔的是公共職責，在納稅之外另交費無疑是非法的二次徵收！這還不止，甚至各地方機關對收費的標準也根本都不統一！　　不少的收費是完全混亂的！甚至更為嚴重的是某些治安聯防隊的人員直接參与、勾結了地方上的有組織犯罪人員、勞改釋放人員等進行各種犯罪活動！原本應該是維護社會治安的人員反而是對整個社會治安形成了非常不穩定的影響！甚至在民眾中造成了極壞的名聲！看着這些報告上一點一滴的描述，京城的大佬們的臉色逐漸的陰沉了下來。

# 第五百七十七章

　　而反觀黑水國際的轄區內全完全沒有這樣的問題。這很大一部分的原因，便是由於黑水國際管理是統一式的管理、收費和薪水發放，所以幾乎就沒有任何的如同先前所描述的那些情況出現。而且，由於簽訂合同、收費及管理人員是全部分開的於是幾乎也沒有負責安保的人員參与那些事情的記錄，倒是有着不少是黑水國際的人員幫助當地公安機關抓捕犯罪人員、走訪巡查甚至協助社區開展學雷鋒之類的事迹。又或者是參与孤寡老人的各種幫扶工作等等。兩相對比之下，一眾的京城大佬們自然是更容易的得出結論：誰的模式才是最適合的。　　是以，一號首長對着唐昱點了點頭沉聲道：“小昱，現在我們已經對你的專業性沒有了任何的懷疑了。你就直接告訴我們這些個老頭子你到底能吃下多少人吧！”　　唐昱聽得一號首長的話微微一笑，輕聲道：“如果算上黑水國際的內地與海外市場、家樂福和鋒行物流的話，那麼粗略的估計我們至少能夠保證三十萬人的就業崗位！再多了，就不好說了……”　　聽得唐昱的話一號首長不禁皺了皺眉頭，還一會兒才向著宋振國沉聲道：“振國同志，目前我們還需要裁軍多少人才合適？！之前我們修正的数字是多少？！”聽得一號首長的問話宋振國不敢怠慢，趕緊打開了自己的筆記本沉聲對着一號首長解釋道：“根據我們的計劃和規劃現在我們至少還要在現役部隊中直接裁撤四十萬人以上，才能夠達成我們初步的裁軍目標。不過如果根據實際出發的話，那麼我們至少還要裁軍六十萬人才能夠全面的提高我軍待遇，並有更多的資金投入我軍的全面改制和武器設備更新中。”　　一號首長聽完了宋振國的話后沉默了良久，才對着唐昱道：“小昱啊……你先回去吧！有消息我們會通知你的……”　　唐昱聽得一號首長的話只得點了點頭，而且悄然離去。他知道，一號首長所承受的壓力很大！軍中的反彈也很強烈，是以猶豫也是理所當然的。經歷了最高首長的那次裁軍，一些二線部隊幾乎都被裁撤掉了，剩下的幾乎都是有着各種功勛的老部隊啊！有着各種戰績、各種榮譽的部隊不是說裁撤就能夠裁撤的。很多時候部隊的裁撤面臨着很大的壓力，是以一號首長現在也是左右為難！但如果這次沒有裁撤好那麼遺留下來的問題卻不知道下一任的一號首長是否能夠完美的解決，畢竟算起來現在卻是最好的時機！如果現在不裁撤將來要裁撤面臨的困難會更多、更大！　　唐昱出了大內后，便直接搭乘了汽車回到了何老所住的柳蔭街靜靜的等待着大內傳來的最新的消息。而此時大內也陷入了一片的爭論之中，在看似平靜的京城之下無數的暗流在涌動着！最終在一周后終於塵埃落定！　　一周以後，一號首長在一次重要的講話會議上當眾宣布了將要成立解放軍總裝備部，同時宣布了組建新的國防科工委，調整武器裝備管理體制，實現了全軍主要武器裝備的集中統管，加強了武器裝備建設的統一領導和全系統、全壽命管理。同時，軍委還出台了紅頭文件要求壓縮各個軍事院校規模，撤併了一批教育層次低、學科設置重複的院校，新建擴建了一批綜合性院校。提高軍官培訓層次和調學比例，完善指揮軍官初、中、高三級和專業技術軍官中專、大專、本科、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五個層次的培訓體制。軍隊院校開始走上規模化辦校、現代化教學、正規化管理、社會化保障的新路子。一號首長在隨後的講話中指出着眼世界範圍內以高技術質量建設為主要標誌的競爭新態勢，對我軍一號首長科技和武器裝備創新發展的原則、方針、機制和組織領導等作出了全面的謀划和部署。把國防科技發展和裝備建設放在突出地位，推進武器裝備現代化，跟蹤世界高科技的發展，堅持科研先行，突出重點，有所為有所不為，在航空、航天、船舶、兵器、軍用电子、工程物理等高技術領域，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成果，使我們的尖端一號首長技術領域有獨到的和相當的威懾力。通過加快一號首長科技和武器裝備體系的建設，切實打牢我軍應對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物質基礎，提高我軍威懾能力和實戰能力。與此同時，軍委下文件要求海軍武器裝備必須初步形成了海上機動作戰、基地防禦作戰和海基自衛反擊作戰的裝備體系；空軍武器裝備基本形成殲擊、對地攻擊、運輸和多種支援保障飛機相配套的體制系列，構成了高中低空、遠中近程相結合的防空火力配系和與國土防空相適應的對空情報雷達網；第二炮兵武器裝備初步形成了核導彈與常規導彈兼有、近中遠程和洲際導彈配套的武器系列，能夠獨立或協同其他軍兵種對敵實施自衛核反擊和縱深常規打擊，陸軍反應速度、火力合成和技術含量明顯提高。把各種武器聯接為一個有機體系，陸、海、空、天、電磁五位一體，強調爭奪信息優勢，取得制信息權。作戰部隊高度合成，趨於小型化、輕型化和多樣化，指揮體制縱向層次減少，更加靈便、高效。在京城高層、京城軍隊高層的部署下，各級機關和部門幾乎同時震動起來！沒有人敢於怠慢！因為高層早已經傳出話來：必須要雷厲風行，不講價錢、不打折扣，保證了京城高層的所有決策的順利實現；在國家和軍隊深化改革、進行利益關係調整的情況下，軍隊高層更是要求全軍官兵自覺服從大局，堅定地擁護和支持改革。　　技術軍兵種繼續加強，編製體制更加科學合理，現代化水平更加提高，更能適應高技術局部戰爭的要求。與裁軍行動相同步，我軍幹部隊伍的結構開始向知識型轉變，一大批高素質新型的人才在一號首長的文件和各種選拔下脫穎而出。全軍作戰部隊軍、師、團領導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分別為88％、90％、75％。海軍中的一線艦長100％畢業於專業院校；空軍中的航空兵師長、軍長都是能飛四種氣象的特級飛行員；戰略導彈部隊中的專業技術軍官幾乎都是學士甚至碩士！　　經過這次精簡整編，軍隊人員數量進一步減少，結構進一步優化。而軍中的20餘萬軍隊幹部退出現役轉業地方工作或是進入黑水國際、鋒行物流等唐昱旗下的公司進行工作。這是新中國歷次裁減軍隊員額中幹部精簡比例較高的一次。　　此次裁軍后，通過壓縮規模，大幅減少幹部數量，改善官兵編配比例，機關機構和人員均減少15％左右；着重解決體制編製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優化軍兵種結構，精簡陸軍，加強海軍、空軍和第二炮兵建設，使部隊作戰效能進一步提高；理順重大比例關係，使領導指揮管理和保障機製得到改進；注重提高質量，使部隊建設的科技含量明顯增大，從而從編成結構上提升軍隊戰鬥力；注重武器裝備建設的頂層設計，進一步提升武器裝備的研發、試驗驗證、集成、製造能力，一批新型信息化作戰平台、精確制導彈藥、电子對抗裝備陸續裝備部隊，提高武器裝備的綜合保障水平；實行常備軍、武裝警察、民兵和預備役相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形成優勢互補的武裝力量整體結構。　　而唐昱他們則是在此次裁軍之後，忙碌了起來！由於事先有所安排所有還不算太過的手忙腳亂，但一下子接收下了近四十萬人的龐大隊伍整個企業一時間還是有些吃不消，甚至培訓的項目都因為人數過多而難以全面展開。為此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他們沒少和唐昱抱怨！你要是一部分一部分的來，我們還能夠應付的了。但你一下子就塞進來三十多萬人哪！哪個企業能夠受得了？！但把人防走的話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他們卻又舍不得！要知道，這麼好的員工可是難找啊！尤其是他們的學習性和紀律性！　　這分明就是企業最最喜歡的員工啊！要放跑了他們自己都不會原諒自己，但現在問題是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他們根本就沒有那麼多的人手來做培訓啊！這讓他們頭疼的要死。不過唐昱自然有着自己的土辦法解決，很簡單：師傅帶徒弟！讓這些人以實習工的身份直接進入鋒行物流的各個環節，並在先入門的戰友的帶領下開展工作！

# 第五百七十八章

　　隨後在聯邦物流怪物般的注視下，鋒行物流以飛奔的速度發展着！不過數個月之間竟然直接佔領了整個內地的物流市場！甚至其業務還擴展到了俄羅斯、香江、東南亞地區及歐美地區！可是鋒行物流卻極為怪異的一直沒有任何的上市計劃，他們現在的做法是和黑水國際及百佳國際進行交叉持股。在唐昱的協助發展之下，百佳現在已經由一家香江一地的超市直接一躍成為了國際性的大型零售商！其零售業務遍布東南亞區及俄羅斯、東歐等地。由於百佳新穎的業務方式導致了他們每到一地都極其之受歡迎！而鋒行物流也在成立之後，跟隨着百佳超市的腳步走遍了世界各處！　　還有黑水國際，這幾家公司都被認為是香江的公司但實際上卻是由內地在操作。而現在宋宛如他們也不像最初那麼的忙碌，現在的他們最多的工作是確定公司未來一年乃至數年內的發展計劃。還有規劃出公司的培訓計劃，負責為新員工做培訓。又或者是去別的地方進行視察。而不過數月之間，唐昱旗下的各家公司已然如巨鯨般一下子吞下了國家裁撤下來的數十萬大軍！這讓京城裡的大佬們對他是刮目相看！為此，唐昱所受到的禮遇更多了。他的那架安―225已經成為了他的標誌！幾乎所有內地能夠容納下他這架飛機的機場都在國家的嚴令下不收他半點的費用允許他進行降落。但唐昱不會佔這點的便宜，而是每次都會將停機費打入那些個機場的賬戶去。在唐昱看來，即使別人給你免費停機但心裏也不會舒服。唐昱的這種做法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讚譽，畢竟在這個誰都想方設法的占國家一點便宜的時代他卻相反的盡量給予國家好處這讓很多原本並不是很喜歡他的人也對他感到服氣。這種服氣導致的結果是唐昱的公司在很多的事情上都進行的非常的順暢！幾乎沒有任何的派系過來找他的麻煩。　　而便在這個時候，唐昱再次來到了柳蔭街的那座宅院內。在那宅院內，何老、趙老兩位老人已經垂垂老矣。在那躺椅上眯着眼睛笑着看着那小語馨在他們身邊打轉着，小語馨這時候也不算小了。小姑娘都已經開始上小學，很快就要升入初中了。看到了小語馨唐昱不禁感慨着時間過的真快呢！這一轉眼自己已經來到了這個世界好多年了，不經意間自己已經做下了無數驚天動地的大事情！這些事情影響到了國家的政策、影響到了所有人的生活。影響到了很多企業的發展。也讓很多我們失去的機會再次回到我們手中，便當唐昱感慨之時一個脆生生的聲音在他耳邊響起！便聽得那聲音咯咯的笑道。　　“咯咯……小昱哥哥！你在想什麼呢？！語馨叫了你好多回你都沒有回應人家呢！”小語馨眨巴着那水汪汪的大眼睛，咯咯的笑着看着唐昱道：“你呀！腦袋瓜子里凈是國家大事兒！一點兒勁兒都沒有！哼！才不和你玩了呢！”聽得小語馨的抱怨，唐昱無奈的笑道：“我前段時間不是專門有到遼海看望你和沈睿鴻伯伯么？！你這小丫頭轉眼就血口噴人呢！要知道當時我還給你送過禮物來着！你個小丫頭那時候還抱着我的胳膊直喊‘小昱哥哥是大好人’呢！這一轉眼就說我沒勁兒不和我玩了？！看來你這丫頭還真是善變喲～”　　小語馨聽得唐昱的話大窘，狠狠的跺了跺腳直接就跑出院子去了！只留下院子里的何老、趙老等人和唐昱一起哈哈大笑着，笑了好一會兒了何老才對着唐昱笑着道：“臭小子！你一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說吧！這次來又有什麼事兒了？！你這個臭小子都已經指使我們這些個老傢伙們都指使慣了，有啥事兒你小子說便是了！”唐昱聽得老人家的話無奈的笑了笑卻沒有如同從前一般進行分辨。很簡單這段時間以來他真是讓兩位老人為他做了不少的事情，比如軍隊方面的接觸還有國家方面的協調等等。若不是兩位定海神針在他身後站着這些事情又如何會如此的順利？！畢竟唐昱所做的其實觸動到了很多人的利益，如果不是一號首長堅持要做，並何老、趙老的幫忙唐昱或許早就被人整的骨頭渣子都不剩了！但現在唐昱不僅僅身為京城的高層智囊，更多的是一位頂級大佬是他的後盾！而且數位開國元勛已經放出了話來任何人都不準亂動唐昱。加之唐昱本身並沒有很明顯的派系色彩，於是沒有人願意冒着得罪以為頂級大佬及那些個元勛的代價來找唐昱的麻煩。　　相反的是，很多人都在時不時的向著唐昱賣好。為的就是希望唐昱在關鍵的時刻能夠站在自己這方的派系內，或者給那些元勛們遞話。可惜的是唐昱很多時候都不在京城，就算是在也都是在何老家住着。那些人倒是沒有什麼膽量來這裏捻虎鬚，有本事過來的也拉不下臉來專門給唐昱找麻煩。所以，唐昱只要是到了這京城來必定是躲在柳蔭街內一步都不出去。最多是在兩位老人的陪伴下直入大內而已。聽得兩位老人的話，唐昱也不再客氣了！直接道：“這次過來是想問問兩位爺爺，能不能在近期內把我們自己的人弄到瓊省去？！”　　聽得唐昱的話兩位老人一驚！要知道唐昱向來是不會這麼直接的說話的，他今天是怎麼了？！怎麼忽然變的如此之直接了呢？！看得兩位老人疑惑的眼神唐昱笑着道：“反正兩位爺爺都把我當時了夜貓子了，那我乾脆就直接點說話好了～不然我也夜貓子的名字可就太冤枉了呢……”夜貓子進宅――無事不來！兩位老人不禁苦笑，這小傢伙！倒是和自己這兩個老東西在口頭上較勁兒呢！但趙老卻敏銳的察覺到了唐昱話中的意思，於是疑惑的問道：“笑昱，你小子不會是想在瓊省搞什麼事兒吧？！我老頭子可是聽說瓊省當年那次的事情可是搞的元氣大傷呢！咱京城裡大伙兒都在為這事兒頭疼，畢竟多處都已經發展起來了但瓊省還是個空白。留着吧～不好看。但發展吧，咱那麼多的部隊在那裡萬一被人窺視出點兒什麼來那麼不是得不償失么？！”唐昱聽得趙老的話笑着道：“我確實是要發展瓊省，但不是簡簡單單的兩三句話就能夠說清楚的。這事兒牽扯到很多方面。不過我倒是有把握不是發展工業的基礎上對瓊省進行發展。而且絕對不碰部隊的東西，全部是咱們自己的資產。這點您倒是可以放心的。”　　而何老則是看着唐昱沉吟了好一會兒后，才輕聲道：“咱自己倒是有些人手，從前的一個老部下倒是最近在中海油做事。差不多已經要到頂點了。最近也是在考慮轉型的問題，小昱你先和我說說你的打算是什麼？！要是可以的話，那麼我讓他過去也是可以的！”　　聽得何老的話唐昱心中一緊，隨即低聲問道：“何爺爺，您說的可是中海油的副總魏城魏總？！”聽得唐昱的話，何老詫異的看着他道：“就是他！你小子也聽說過他？！”唐昱心中暗嘆，我何止聽書過啊！他便是後來促進了瓊省大力發展的那位省長啊！沒有想到的是他竟然和何老有些關係，甚至還是何老曾經的老部下！這點讓唐昱很是詫異，看得唐昱詫異的眼神何老不禁笑了笑道：“他是河南上蔡人，他家的一個叔叔也是老革命了！當年的時候是我的一個戰友，後來犧牲了。這小子還是我給提拔起來的，不過最近他在中海油也差不多到頂了。我也在考慮是不是給他換個行當乾乾，畢竟他那一身的本事我老頭子還是沒有看走眼的。你先說說你的計劃，要是可以的話老頭子倒是不介意給你送上這個人選。”　　聽得何老的話唐昱這才點了點頭，而後組織了一下語言對着何老輕聲道：“瓊省是和東南亞一些海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大的區別。比如說，瓊省不但有漂亮的海灘，而且有60％的森林覆蓋率，有上千萬畝的原始熱帶雨林。瓊省還有130萬左右的黎族、苗族和會族同胞，具有獨特的民族風情。所以，瓊省在規劃和開發旅遊產品、旅遊精品線路時，不但考慮到要瓊省島山海相連，突出本地的民族風情和民族特色，同時還把遍布全島的溫泉和比較有特色的高爾夫旅遊等作為亮點。”　　“在這裏我想告訴爺爺的是：確實，瓊省國際旅遊島建設需要的投資量是巨大的，光基礎設施的投資量就非常大，主要資金有三個方面的來源：一是京城的支持；二是從省府的收入當中拿一小部分；三是社會投資，也是最主要的部分，只要發展的好那麼還是有很多大公司都想投資的，包括投資大型基礎設施和大型主題公園、高檔的度假酒店等等。前提是我們必須要搞好建設和有一個具有發展眼光的領導在任。”

# 第五百七十九章

　　說著唐昱笑着對何老道：“其實，瓊省的優勢很明顯只不過是很多人的忽略了。在瓊省不應該發展過多的工業和房地產業。更多是應該發展旅游業和農業，要知道瓊省的稻穀可是一年三熟乃至四熟的呢！全年幾乎就沒有冬天，是個自然資源極其之豐富的省份。只要操作的好打出瓊省自己的品牌那麼毫無疑問的瓊省的各種特色農產品將會佔據全國所有的超級市場！”　　說著，唐昱對着何老、趙老笑着道：“隨着我們公司的物流行業發展起來，我也想為公司打造我們自己的食品產品基地。而瓊省就是我們的首選，這樣我們就能夠從源頭上控制好食品安全問題。通過農科院的專家幫忙和我們自己的檢測系統，最大限度的杜絕一切來自污染的食品，避免這些流向人們的餐桌。而且我們可以瓊省作為試點，開展農戶合作、超市代銷的政策，盡量的保持住農戶的收入增加並避免產銷過剩或者產銷不旺的問題。尤其是俄羅斯的市場，由於我們的百佳超市現在俄羅斯極為興旺而俄羅斯卻又是個常年冬季的國家所以我們完全可以通過我們自己的物流系統壓縮成本將那些蔬菜、水果在冬季的時候運送到俄羅斯去！這樣肯定是大受歡迎的，而且還間接的發展了我們國家的農業。增加了我國農村農戶的收入……”　　何老和趙老聽得唐昱的話不住的點頭，而這時候兩位老人的秘書不知道什麼時候從哪裡跑出來拿出了筆記本在不斷的記錄著唐昱的所說的這些話。這位秘書已經習慣了唐昱突如其來的奇思妙想，事實上有過一次唐昱說完后想要記錄卻發現要唐昱將自己說過的話全部重複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是以無奈之下何老和趙老只得找來自己的秘書，只要唐昱出現那麼他便要在身邊。並隨時準備記錄下他認為有價值的那些話語，並隨時提供和何老、趙老他們查看。甚至好幾次的唐昱所提的意見都被何老和趙老引用到了一號首長的面前並作為國策制定的參考。所以說，記錄唐昱的話顯得尤為重要！　　“20世紀30～40年代休閑農業最早發端於意大利、奧地利等地，隨後迅速在一些歐美國家發展起來。目前，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的休閑農業已經超越了傳統的提供休閑享受的階段，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租賃農園階段。而隨着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閑農業也順勢發展成一個新型的產業。在我國，休閑農業的發展較早的地區是在台灣。在內地地區，休閑農業是發展現代農業的核心產業之一。而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的不斷髮展和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使得休閑農業發展蘊藏着巨大的市場潛力和廣闊的發展前景。作為一個新興產業，我國休閑農業發展勢頭強勁，但整體上還缺乏規範的、科學的引導和管理，在政策上還存在一定的滯后性，跟不上快速發展的步伐，部分企業發展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產品單一，缺少高素質從業人才。”　　便見得唐昱接着道：“其實我所提倡的，便是休閑旅游業！這個行業在國外方面，最早便有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是第一位對休閑進行系統研究的學者，他的觀點深刻地影響着西方文明的演變。在經濟學研究方面，1899年凡勃倫出版的《有閑階級論》，首次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了休閑與消費的聯繫，首開休閑經濟學研究之先河。半個多世紀以後，加里・斯坦利・貝克爾（1965）和斯塔芬・林德（1970）進一步推進了休閑的經濟學研究。貝克爾用消費者效用最大化原理說明，人們不是在工作與休閑之間選擇，而是在不同的消費活動之間做出抉擇；市場活動時間（工作）與非市場活動時間（休閑）的最佳組合使消費者獲得最大效用。林德則從經濟學的效用理論出發，即從效用最大化原則出發，在時間的相對稀缺性日益增長的情況下，理性的行動者越來越不幸，因為人們將那些耗時多而耗費商品和勞務少的沉思式活動棄如敝屣，而對那些商品和勞務耗費甚多但可在短時間內完成的活動則趨之若鶩。在社會學研究方面，布賴特貝爾（1960）認為在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的轉變過程中，人們的休閑生活面臨着眾多挑戰。而杜馬茲德爾（1967）則樂觀地認為，整個人類社會將進入一個新的休閑時代。”　　“在哲學方面，美國哲學家莫德默・阿德勒從哲學的高度關注休閑與工作的關係，呼喚學者依索・阿霍拉（1980）在《休閑與娛樂的社會心理學》一書中根據兩個變量（自由選擇與內在動機）把人們工作外的活動分為自由選擇程度較低、內在動機較弱的‘必需的非工作活動’有一定的自由選擇和內在動機的‘自由時間的活動’以及具有高度的自由選擇與內在動機的‘休閑活動’。”　　說著，唐昱笑着對兩位老人道：“而我們國內的話對這方面的問題也早有研究。著名學者於光遠最早提出要進行休閑理論研究。在他的大力倡導下，1995年成立了北京六合休閑文化策劃中心，成為我國第一個休閑研究民間學術機構。在著作文章方面，1996年，在第四屆世界休閑大會上，馬惠娣提交了《文化精神領域的休閑理論》（OnLeisureTheoryinTheFieldofCulturalSpirit）一文，引起了國外學者的關注，也成為第一位參与國際休閑學術研究的大陸學者。隨後，在1996年中國軟科學第一屆學術年會上，她又提交了一篇相關論文，標志著休閑研究在國內的萌芽和傳播。”　　說到這裏，唐昱感覺自己有些乾渴了。而這時候小語馨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端着杯茶悄然的走到了唐昱身邊將那被清茶遞上。唐昱笑着接過那茶喝了一口潤了潤自己的喉嚨，這才接着道。　　“瓊省島以寶島著稱，擁有得天獨厚的生態環境、旅遊資源和獨具特色的少數民族文化風情，具備了建設國際旅遊島的基礎和條件。時下，瓊省島建設為休閑農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契機。在這個背景下，依託豐富而獨特的熱帶農業資源與條件，促進農業與旅游業的完美融合，大力發展熱帶休閑農業，對於構築瓊省成為國際旅遊島和有效解決农民、農業、農村問題有着非凡的借鑒意義！”　　聽得唐昱的話，何老猛的叫了聲：“好！”，這可把唐昱和趙老嚇了一跳！便見得何老笑着道：“小昱啊！你所說的农民、農業、農村問題其實國家也一直在研究，但是卻依然沒有太多的結論，你的這個提法―正好是給了國家一個方向哪……”　　唐昱聽得何老的話不禁愕然，隨即他才想到現在國家可還沒有提出三農問題呢！自己這一激動可就全都說出來了，但沒有等他多說什麼何老繼續感概的道：“還有你所說的國際旅遊島的概念！這個概念很好！我們當年似乎都把瓊省定位錯了，那裡本來就應該是玩兒的地方發展什麼工業么？！好好的地面兒全給搞壞了，要發展旅遊的話錢賺的更多還不受臟！這才叫發展呢……”　　而唐昱聽得何老的話感概的道：“隨着世界工業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劇增、人類慾望的無限上升和生產生活方式的無節制，世界氣候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問題，二氧化碳排放量愈來愈大，地球臭氧層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機，全球災難性氣候變化屢屢出現，已經嚴重危害到人類的生存環境和健康安全，即使人類曾經引以為豪的高速增長或膨脹的GDP也因為環境污染、氣候變化而‘大打折扣’！將來的發展必然是全部的靠向低排量、低耗能、重複資源的項目，而我們國家必須要有前瞻性的眼光提早發展這些項目。比如：太陽能、風能、水能……等等這些自然資源，而配套的行業也必須發展起來。如此我們才能夠在未來佔據能源的制高點！而不必被其他國家掐住能源的脖子，這對國家的發展是有戰略意義的！”　　聽得唐昱的話何老、趙老不禁點了點頭。的確，現在已經開始出現了一些氣候的反常而國際上大多數的科學家也在研究這方面的問題。隨着研究的展開事實上已經有人在呼籲和提出這方面的問題，現在其實國家也組織了專門的人員在研究這個課題。但並沒有像唐昱這樣考慮的那麼全面而已。是以，何老對着唐昱沉聲道：“小昱！有什麼話你就直接說個清楚明白！讓我們這些個老傢伙也聽聽看，要真有效用我們這兩個老傢伙就算為你再豁出去一次臉皮又何妨？！你大膽說便是！”

# 第五百八十章

　　唐昱聽得何老的話微微一笑，接着沉聲道：“1960年代的時候，已發展國家在非洲及南美大量收購農地種植咖啡和甘蔗，並用所得的金錢購買糧食，以供應給當地居民。然而，由於土地發展過度，且缺乏規劃，令咖啡和糖的期貨在短時間內貶值。南美各國經濟頓時崩潰，加上水土流失、濫用農藥及過度消費行為持續擴大，令土地貧脊，甚至沙漠化，引致了大規模的飢荒！甚至導致了戰亂的產生！事實上這個問題也已經引起了我們一號首長他們的重視，在十五大的時候一號首長就提出了‘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實施’的戰略。”　　說著，唐昱頓了頓接着道：“‘可持續發展’的出現，就是要糾正過去的錯誤，避免其他國家重蹈覆轍。‘可持續發展’強調―經濟體系內的發展必須環環相扣，並得以自給自足。這便是我所提出的由瓊省來提供農作物並運用土地，而遼海則是在國家的規劃下完成產業升級並恢復傳統工業強省的實力！沿海城市則是可以根據自身的條件進行旅遊、輕工業加工或者是貨運又或是做科研等……”　　聽得唐昱的話，何老和趙老不禁啞然失笑！便聽得趙老道：“你個臭小子啊！竟然還規劃起了國家來了！好嘛！連遼海、沿海城市你小子都給規劃了一番！你還真能啊！哈哈……”　　聽得趙老的話唐昱不禁大窘！吶吶的道：“我不是那個意思，就是順口說了……”而何老卻揮了揮手打斷了唐昱的話直接道：“規劃了就規劃了吧！反正當年政委給你安排的位置也就是讓你做一些規劃建議的。從這點上來說你也不算是越權，你規劃好了我們替你和一號首長說去！要覺得合適了按照你的想法來做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你別聽你趙爺爺的，這老傢伙就會打擊人！你說你自己的便是！”　　而趙老則笑嘻嘻的似乎一點兒也沒有被何老的話影響到，這和平時他老跟何老爭論似乎有些不太一樣。唐昱聽得何老如此說這才想起了自己是那間辦公室的身份，那間辦公室可是名正言順的京城大佬們的智囊啊！這些意見本來就是份內之事，是以唐昱也算是定下心來對着何老和趙老緩緩的道來了自己的心中所想。　　“既然何爺爺都這麼說了，那麼我便獻醜了！”說著，唐昱笑嘻嘻的拿出來一份報告交到了何老和趙老的手上。看這架勢顯然就不是臨時想出來的，根本就是準備好的嘛！而何老和趙老則是從來沒有見過唐昱如此鄭重的拿出成份的報告交給自己，不禁有些愕然！但隨即也為唐昱的這種嚴謹所打動。是以，二老都開始仔細的閱讀起唐昱所提交的這份報告來。　　這份報告說的是一種“社區支持農業”的新型生產模式，但這種模式並非很久遠的模式而是近幾年才在北美出現的一種社區農場相結合的模式。　　近十餘年來，美國在傳統小農場逐漸衰落的情形下，組建了以“社區支持農業（CSA）”模式經營的農場。這種農場結構現在正在北美地區穩步發展着！　　CSA是農場和社區密切合作的一種體系。通常在一個CSA體系中，社區居民向農場購買類似“會員”的資格，到收穫季時定期獲得一定數量的時令蔬菜或其他農產品，包括雞蛋、肉類、奶酪、鮮花、水果和家庭手工製作的麵包點心等。　　以美國最大的CSA農場之一“農場新鮮直送”為例。該農場位於加利福尼亞州，1992年建立CSA會員體系，會員超過4000個，經營面積240英畝，是一家獲得有機經營認證的農場，提供多種有機蔬菜和水果的不同搭配，每份產品價格從23美元到110美元不等，採取送貨上門方式，會員可選擇每1～4周收貨一次，隨時可以取消。另外，隨產品還附送農場新聞和菜譜，農場還經常舉行参觀和採摘活動。　　對農場經營者來說，CSA模式使他們擁有穩定的銷售市場，在蔬菜成熟甚至種植之前就可以進行預售，較早回收資金，節約了中間環節的成本和時間，可避免生產的盲目性。此外，由於擺脫了銷路的壓力，農場經營者有更多時間用在土地上，可以在精耕細作、水土保持和減少農藥使用等方面花更多精力，使產品質量更好，而且對生態環境有利。　　對消費者而言，加入CSA體系可以使他們得到新鮮、低價的蔬菜供應，還能參与農場的經營決策，根據自身需求對種植計劃提出調整建議。　　同時，立足於本地區的CSA農場沒有運輸、儲藏環節的壓力，可以更注重產品本身的質量和口味等，縮減中間環節也可減少營養物質的流失，並降低產品價格。　　在大範圍里，CSA能幫助保障地區內的農產品供應，增強農產品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相互信任，促進城市和周邊農業地區建立緊密聯繫，為本地農業帶來多元化發展機會，還可以增進消費者對農產品質量、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等問題的認識。　　在CSA體系裡，一個與傳統農產品交易不同的重要概念是風險分擔。一些CSA農場會要求會員簽署同意書，接受農場實際產出的任何產品，不對數量和種類等作額外要求。調查显示，在天氣、災害甚至農場經營者的私人問題導致CSA農場產出令會員不滿意時，已與經營者建立信任關係的老會員較容易諒解困難，支持經營者渡過難關。　　而唐昱在這份報告的結尾處則是提出來對於這種模式在內地的應用方式，其實說起來也非常的簡單！就是通過和農戶定下合同，並派遣出農牧專家對於農戶進行指導性種養植。而後由百佳負責驗收和銷售，鋒行物流負責運輸、黑水國際負責路上的安全對接……等等一環套一環！最終所有的農牧業產品都將在極其之安全的條件下到達人們的餐桌上，這不僅僅保障了人們的食品安全，更多的是擴展了農牧民們的收入！而且科學的種養殖不僅僅是可以幫助國家解決農牧民收入的問題，更多的保障了國家水土流失的問題！這點卻又與一號首長提出的可持續發展觀不謀而合！甚至這份報告看起來就像是為了可持續發展而設立的！　　何老和趙老看完了這份報告后看向唐昱的眼神直接就變了！何老則是良久沒有說出話來，趙老卻是直接！便見得趙老對着唐昱輕嘆道：“小昱啊……有時候你趙爺爺我真想拿着手術刀和鉗子把你那腦袋瓜打開來看看裏面到底裝的是什麼東西呢！這些個方法方式你小子是怎麼想出來的？！劍走偏鋒，但威力十足啊！好！好！”　　唐昱聽得趙老的話連道不敢，而何老這時候也站起身來對着身邊的秘書道：“備車！進大內！幫我約見一號首長，就說我這老頭子給他帶智多星過來了！哈哈……”說著，何老便牽上了唐昱的手，直接走出了自己的院子。而趙老則是笑嘻嘻的跟了上來，在門外早已經有司機將車子備好見得兩位老人出來便直接將老人引上了車子。而後一溜煙的跑出了柳蔭街。　　車子沒開一會兒，何老和趙老他們就把唐昱帶到了大內。此時的一號首長並沒有像電視上那麼的容光煥發，事實上這位老人現在看起來有些憔悴。甚至精氣神還沒有何老和趙老來的要好，唐昱看着一一號首長如此心裏也不禁戚戚然。管理一個國家，這事實上是極為艱難的事情。尤其是現在正處在大思想碰撞、各種思潮湧動而發展又碰到了諸多問題的時候一號首長不操心才是怪事！待的眾人坐定后，一號首長便笑着對何老道：“何老，您老可不常來我這裏哪！這次說給我推薦了智多星，是哪位智多星呀？！”何老聽得一號首長的話，呵呵的笑開了！便見得何老對着一號首長直接道：“我們這些個老頭子哪！退了便退了，還來和你們參合什麼呢？！你們的想法被我們的要好，我們畢竟都思想僵硬了，這個世界終究是要你們來做事情的。不過這次介紹來的智多星你也認識，就是幫着我們拿回來航母的那個小傢伙！那個在智囊辦公室里挂名卻從來都不來的小傢伙！”　　說著，何老笑呵呵的將唐昱推了出來！一號首長見得竟然是唐昱不禁愕然，好一會兒的才失笑的反應過來道：“原來是你這個小傢伙啊！怎麼？！上次給我們解決了裁軍的事情后你個小傢伙就給跑沒影兒了！這都好幾個沒在京城出現了，這回又是給我們解決什麼困難來了？！給我說說看！”

# 第五百八十一章

　　唐昱聽得一號首長的話謙虛的笑了笑道：“卻不敢說給首長解決什麼困難來了，不過是有些想法要和首長說說看罷了，主要是關於農牧業和沿海地區發展的一點不成熟的看法。純屬個人觀點，不過是給首長參考參考。”　　一號首長讓何老和趙老他們坐下后，自己也在沙发上坐了下來對着唐昱稍有趣味的問道：“哦？！難得聽得我們的小智囊會這麼謙虛的喲！呵呵……你直接說說看便是了。說錯了什麼我不怪你，有什麼看法便直接說吧！”聽得一號首長的話，唐昱這才笑着道：“既然首長都已經說了，那麼小昱便獻醜了！十五大的時候首長提出要把可持續發展戰略確定為我國‘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實施’的戰略。而國家給出的解釋是：可持續發展主要包括社會可持續發展，生態可持續發展，經濟可持續發展。其實，在這之前我和我的同事們就在研究關於我們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的路線規劃了。只不過那時候時機還沒有成熟所以也沒有跟國家提出。”　　說著，唐昱笑着將那份交給了何老和趙老一起看過的報告交到了一號首長的手上輕聲道：“現在國家已經開始重視可持續發展的戰略了。於是在我看來時機已經成熟。而且我們的配套設施也已經準備完善，是以我準備了這份報告準備讓首長們過過目。如果認為可行那麼可以先行劃出一片的試驗區讓我們來實行這份可行性報告。”而一號首長聞言，便將那份報告拿了過來，在那辦公桌上仔細的看了起來。　　而何老和趙老他們則是一聲不吭的低頭喝着一號首長的秘書送上來的清茶，這種清茶便是唐昱之前所飲的那種極品龍井！喝着這清香凜冽的清茶，唐昱他們靜靜的等待着最高首長的答覆。好一會兒了，最高首長才將那篇不是很長的報告完全看完。便見得一號首長抬起頭來看着唐昱，那雙眼中儘是凌厲的目光！好一會兒才沉聲道：“小傢伙！你又幫了我們的大忙了！好！這篇報告非常之好！這篇報告的分析、政策制定和可行性預估甚至比我們自己的研究院做的還好！很不錯！非常好！”　　唐昱聽得一號首長的誇獎后，不由得謙虛的站起身來微微一個鞠躬輕聲道：“不敢當首長的誇獎！小昱不過是盡一點個人的本分罷了。能夠對您有些參考價值小昱便覺得這些很值得了！”而一號首長這時候卻哈哈一笑，對着唐昱笑着道：“小傢伙！你這可就是謙虛了！你這份報告甚至說是一字千金也不為過！這其中的許多分析都是結合了實際所寫，我看得出來可行性非常的高！現在我就召集其他的委員和專家們過來看看，如果沒有問題我們就討論先劃出一個城市來作為你們的試點，一旦可行便考慮在內地的幾處大型農業城市推廣開來。最後全國性推廣！讓咱們國家的农民和牧民也儘早的享受到改革的成果！這些年來，我們國家的農牧民實在過的太苦了啊……”　　聽得一號首長的話，唐昱不禁默然。這些情況他是知道的，甚至知道的比一號首長還要清楚。後世的农民過的實在是苦！而其中最為突出的便是戶籍制度。這個制度將城鄉予以二元分割，使得農村建設形成了城鄉之間經濟發展、文化水平的較大差異。這種戶籍制度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後世已經受到各種人群、輿論甚至理論界的一致質疑。　　還有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舊村改造問題。在後世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號召下，卻不知道有多少不規範的所謂“改造之舉”是多麼的令人心寒！其中集體土地被非法買賣是一大問題，而這背後又是各方勢力的利益之爭！農村以土地廣闊，發展寬闊而著稱。如果土地不保，何以談發展？即使是發展了，农民也是同樣沒發展，相反而是在舊村改造中被抹殺掉，农民也就沒有翻身的機會。在處理農村土地的時候，多少的不規範行動在眾怒睽睽之下被鄙視，而沒有人站出來為他們說話。農村問題還有很多方面，它遍及農村發展的方方面面，養老醫療問題和幼兒教育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　　而唐昱現在便是要從根子上解決這個問題！他要做的就是促進農村的發展，並予以技術、物流甚至資金的扶持，以保證农民的收入！而後有了錢的农民生活自然會好起來，之後才可以談其他的問題。畢竟如果是生活便好了，沒有多少人願意背井離鄉的在外打工。他們更多的是願意呆在家裡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給自足。這點實際上後世的“新農村建設”發展起來后已經證實了這種看法，在新農村建設起來后珠三角、長三角一度出現了“用工荒”！這是為什麼呢？！很簡單，因為環境和收入都好了，國家還扶持自己創業那麼大多數人自然是選擇回家做自己的事情，在自己的土地上享受優渥的生活。而不是去到陌生的城市裡，被人白眼對待着操勞了大半輩子竟然連個容身之處都沒有！沒有人想要那樣的生活。　　以蘇省鹽城為例，據不完全統計，該市自後世的金融危機之後累計已有51269名农民工提前返鄉，僅佔全市今年外出務工人員總數的2.95％，占市外轉移就業總數的4.38％。顯然，上述數據表明，鹽城市民工提前返鄉“迴流”雖已露端倪，但尚未形成大規模的“返鄉潮”。主要原因是相對於河南、四川等內陸省份而言，蘇北鹽城務工人員的技能較為熟練，工作效率較高，因此大多不在首批裁員失業之列。而經過該市的調查走訪后，將所有的情況向國家匯總竟然驚人的發現大部分的回潮人員所提到的歸鄉因素卻是因為國家出台了一系列惠農政策！這些政策對大部分农民工的吸引力非常大。　　农民不笨也不傻！他們經過了仔細的盤算后認為回鄉種糧食或搞養殖等，比在城裡打工收益更高，風險更小，於是盤算之下便直接選擇了返鄉。此外，外出打工使一部分农民工掌握了各自行業的相關生產技術，在外出務工中也積累了一定的資金，熟悉了市場的運作規則，於是他們便借國家惠農政策放寬的機遇，利用多年打工積累下來的資金、技術等資源回鄉“還巢”創業，實現自我價值。　　唐昱這時候便對着一號首長沉聲道：“首長伯伯，其實我一直以來都在想我們國家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就是人口紅利，這種人口紅利是建立在我們國家是人口大國的基礎之上的。但隨着獨生子女政策我們國家的人口紅利會會逐漸的消失。”說著，唐昱頓了頓后沉聲接着道：“但，隨着人口老齡化的到來而獨生子女將會面臨一對夫妻贍養四位老人還需要養育兒女，而老人們將很可能面臨着已老而未富但社會福利和醫療問題卻沒有跟上的境況！這將是非常之危險的！甚至會造成我們國家的動蕩和社會的不安……”　　聽得唐昱的話，一號首長默認良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事實上這些問題國家能不知道嗎？！國家當然是知道的，但是現在確實沒有更好的處理方式和方法。國家現在並不富裕，甚至可以說在很多地方都還是很貧困的！投入一些國家必須科技的研發和設備的更新已經花去了國家不少的資金。卻又如何能夠拿出錢來改善社會福利的體系？！這種狀況只能是等後來的那位首長才能夠一步步的去解決這樣的局面，而現在的局面一號首長根本是沒有辦法的。事實上，後來的即位的一號首長之所以能夠完成如此多的壯舉，和現在的這位一號首長在幕後的努力是完全分不開的！如果沒有這位一號首長曾經默默的為繼任者埋下了那麼多的伏筆、累計下了那麼多的資金那麼繼任的一號首長也根本就沒有辦法完成那些個轟動世界甚至讓我們無比驕傲的事情！要知道，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啊！如果沒有了那些個資金的累計，又如何有後來那位首長的爆發？！　　事實上，更多人所不知道的是：唐昱後世的那位一號首長其實是最高首長在世的時候便欽定下來的！而現任的一號首長便是為後來者專門累積下所有的財富和作出隱忍，為的就是能夠在繼任者上位的時候讓我們的國家一次性的爆發出來！可惜的是，很多人認識不到這個事實或者說他們並不接受這個事實。是以這種情況導致了民間對於這位一號首長的評價普遍不高，而了解這些事實的外國人卻為這位一號首長的精神所打動！

# 第五百八十二章

　　“但是，如果通過事實驗證我們的方法是可行的那麼這將大大的解決了我國农民收入的問題。”唐昱笑着對一號首長沉聲道：“事實上，我所提出的解決方案正是按照我們國家的一些特有的情況進行規劃的。我國現在還是一個農業大國，而我國我农民目前為止共有八億之多！而只要我們想辦法解決了农民的收入問題，那麼很多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說著，唐昱拿出來那份報告對着一號首長沉聲道：“事實上，我的這份解決方案最基本的就是在於提高農業人口的收入。增加就業人口，解決我國現在存在的一些勞力過剩、勞力分配不足的問題。更是從底層開始解決我們所存在的這些問題，如果我們將這些問題解決了那麼所存在的問題也就消失了大半。至少我們國家的‘三農’問題可以被解決大半！主要的農業產品銷售、农民收入可解決，至於農村建設問題這可就要靠國家來幫忙了。”唐昱的剛一出口，一號首長便愣住了！好一會兒了才對着唐昱遲疑的問道：“三農問題？！這是個怎麼的總結歸類法？！好像我們現在還沒有這個提法吧？！”　　唐昱聽得一號首長的話先是一愣，隨即苦笑了起來。“三農”作為一個概念則由經濟學家溫鐵軍博士於1996年正式提出，自此漸漸被媒體和官方廣泛引用；2000年初，鄂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朱鐵軍總理寫信提出“农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以及出版《我向總理說實話》后，“三農”；2001年三農問題的提法寫入文件，正式成為內地理論界和官方決策層引用的術語；京城高層於2003年正式將“三農”問題寫入工作報告。　　但此時三農問題還沒有形成具體的論斷，是以一號首長不知道卻也是正常的。　　是以，唐昱對着一號首長沉聲道：“這個‘三農’的概念事實上不是由我提出總結的，而是由人民大學的教授溫鐵軍博士提出的。三農問題，具體的便指的是目前我國存在的‘农民、農村、農業’的三農問題。”一號首長顯然對唐昱的提法很感興趣，是以笑着對唐昱點頭示意他繼續往下解釋。　　唐昱見得一號首長追問，只得把自己所知的一些東西全部給倒了出來。還好上輩子的時候有朋友靠公務員唐昱幫着複習過，其中的三農問題的論述他還是有些印象的。是以便見得唐昱對着一號首長沉聲道：“三農問題中的农民問題是‘三農問題’中的核心問題，表現為农民收入低，增收難，城鄉居民貧富差距大，實質表現為农民權利得不到保障。其次的農村問題集中表現為農村面貌落後，經濟不發達，基礎建設不足等。說個形象比喻為我們的城市像歐洲，而農村卻是像非洲。最後的農業問題集中表現為农民種田不賺錢，產業化程度低。”　　說著唐昱頓了頓后，對着一號首長沉聲道：“現在極為顯著的問題是：农民工工作后被欠薪的問題、失業后通常很難再回農村，而滯留在城市街頭的問題等等，這些問題都極其容易引起群體事件並導致社會的動蕩。而這一切的根源就在於主要是農業產業化的問題。我們的市場經濟是以市場為導向、根據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形態，農業的購銷體制不暢是農業不能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在調查走訪中我和我們公司的調查人員常常聽到农民兄弟抱怨種了東西賣不出去或賣得過於低廉，根子在沒有遵循市場規律。而東西賣不出去或者賤賣就導致了傷農，也導致了农民兄弟們不得不外出務工。事實上，如果家庭收益可以的話誰又願意背井離鄉呢？！嚮往大城市的生活畢竟不過是一個年齡階段的事情，當他們逐漸成熟起來而農業又得到了國家的扶持的話，那麼我還是相信他們願意回到土地的。農業產業化的另一個問題是中國農業基本上屬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沒有形成規模經濟。現在我們正在和各國談判加入世貿組織的問題，但一旦加入后我們應當如何應對國外的集約型農業的挑戰？這將是我們作為一個農業大國面臨的嚴峻問題。從現在看來，我們應在解放剩餘勞動力的同時，通過加快農業机械化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拋棄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迎接入世挑戰。”　　說著，唐昱頓了頓看着一號首長沉聲道：“所以，我們的根源就在於解決农民的收入問題。通過政策協調和企業配合完成‘產―供――銷’一條龍的整體過程。而如此算起來，事實上我和我的公司卻是最為合適的！我們有着鋒行物流這一跨國際的物流渠道，有着百佳超市這樣跨國際的銷售渠道！有着大筆的資金，完全不用國家出什麼錢我們就能夠完成一個省份乃至全國的農業產業升級！但其中還是需要國家的幫助，在基礎設施建設、政策協調和農業技術專家方面是國家必須給予我們的幫助，其餘的我們的企業完全可自己解決！”　　一號首長聽得唐昱的話激動的站了起來！背着手不斷的渡着步伐，而唐昱已經將自己的話全部說完了於是也安靜的坐在了椅子上喝着茶，等待着一號首長的最終決定。而一號首長則是渡了好久，才對着唐昱沉聲道：“我可以和常委們商量給你們劃出一個省份作為區域建設的實驗，但你們要多久才會出成果？！還有，你們還需要什麼政策、條件全部都和我們說！能幫你們辦妥的我相信常委們也絕對不會拒絕的！”唐昱聽得一號首長的話立即面露喜色！要知道這可是他花費了好幾年的謀划啊！當初引進了利嘉誠的百佳超市、黑水國際的建立甚至鋒行物流的建設他花去了不少的心思！為的就是今天，為的就是能夠獲得國家的首肯拿下這個政策！從根子上解決連同三農問題、食品安全問題和國內企業走出去的問題！事實上，現在一些優秀的內地品牌在百佳的嚴格把關下銷售到了俄羅斯已經在當地形成了自己的品牌，也獲得了俄羅斯的認可！雖然現在俄羅斯的境況還不是太好，但是這些品牌在俄羅斯的銷售量依然非常驚人！而且，這些企業和品牌已經隨着百佳的開設進入了東南亞區域的銷售市場！佔據了極大的市場份額。　　而這些公司也跟百佳超市形成了絕對的戰略夥伴關係！由百佳出人派駐他們的公司內對着他們的生產流程進行完全的監管，甚至百佳在國內形成了第一套的食品企業質量管理體系，而百佳的食品安全檢測部門也已經完全的獨立出來作為一個專門的部門來對着企業的食品安全進行監管。而他們的運作則是依靠着百佳委託的檢測和其他食品企業的委託檢測來進行收益。甚至，在今年年初，衛生部直接下發了文件：要求任何要取得食品生產許可的企業都必須要通過百佳旗下的食品安全檢測機構的檢測。拿到百佳食品安全檢測的合格證書，否則則是不予頒發牌照。而且不定期的衛生部還會邀請百佳的食品安全監測員下到各地的食品企業進行抽檢。一旦發現了有問題的食品將立即予以查扣和吊銷牌照，甚至當地的官員都會受的處罰！　　這主要是因為最高首長當年的那次驚天怒火和一任省政法委書記的黯然落幕，是以導致了各省市對於食品問題的高度重視和嚴防死守！畢竟這可是關係到自己的官帽子的大問題啊！他們如何能不小心翼翼的呢？！　　唐昱聽得一號首長的話，笑着道：“首先，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極其精通經濟的省長在主持大局。而且國家需要給我們一定的政策支持，至少基礎設施也就是公路、水電等設施得完備。而後便是我們的企業開進去在當地政府的協助下對於農業與农民商量如何進行產業升級的問題。而我們初步的意向是先在瓊省進行產業升級的開發，這其中最為重要的還是國家的態度。我們只有在國家的支持下才能夠完成這一切！”　　聽得唐昱的話，一號首長點了點頭。而後對着唐昱道：“你先回去吧！我們明天就召開會議討論這次事情。一旦有什麼消息了我們會通知你的。放心！這件事情我先表態我是絕對支持的！老朱他們也不會有什麼意見，不過我想知道的是你們為什麼會首選選擇了在瓊省而不是在其他的省份？！”　　聽得一號首長的問題唐昱笑了笑解釋道：“主要是瓊省的地理條件實在很合適。而且農業人口也佔據了大多數，所以我們想要以瓊省為試點進行我們的產業升級試驗。”

# 第五百八十三章

　　一號首長聽得唐昱的話不禁點了點頭。而後對着唐昱道：“小傢伙，你先和何老他們回吧！有了消息我會通知你們的！”而唐昱也不是那種不識相的人，聽得一號首長的話他便笑着點了點頭而後隨着何老他們一起離開了大內。之後，一號首長悄然的召集了京城內的經濟專家和農業專家對着唐昱所提供的資料和方案進行了全面而精確的分析。畢竟一號首長可不會因為唐昱的一些提法而直接作出判斷，他還需要專業人士提供的意見。而同時一同來的還有直屬高層智囊的那個辦公室的各個主管們。　　經過了這些人全面而精確的分析后，他們一致認為唐昱的這份方案極其之有研究價值和實踐價值！而且其中唐昱所提到的問題多數也是他們現在正在研究的那些相關的課題，而唐昱在報告中所提到的問題總結和解決方案也引起了他們的重視！甚至好幾位學者還和一號首長要求要跟着唐昱一起到瓊省去親自實踐一下這套方案中所提及的一些方法。要知道，這時候的專家和學者們不再是類似後世那些個混飯吃的人群了。在經歷了瘦肉精事件后，最高首長強力的整頓了整個學術界，那些個亂混胡搞的幾乎都在那一次被清理出了學術隊伍。而一些喜歡摸魚的專家教授、摸不着頭腦的領導們則是心有戚戚！　　並在此事後，整個學術界的風氣為之一振！那些老一輩的奉獻精神和專研精神再次被提起，而且那些曾經在歷次事件中堅守了自己的操守和道德的科研人員皆被提及甚至提拔！研究課題也被重視，而這些標杆似的人物組成了現在的學術重心。那些碌碌無為，或者重名好利的幾乎都辭職下海又或者被調離了崗位。至少，目前的學術界比之後來乾淨了不少。沒有了那些討論待遇比討論學術多的“專家”，專精怎麼演講從企業那裡收取顧問費而忽視自己的專業的“學者”更是少之又少。當然，那些被唐昱所清理出去的人也沒少記恨唐昱。但他們已經離開了崗位事實上卻是對唐昱莫可奈何。而且，唐昱現在考的根本不是內地的大學。他直接報考的卻是香江的大學！也就是兩千年後亞洲大學排行榜排行第一的香江中文大！　　是以，那些個“專家”、“學者”們想要從學業上為難一下唐昱那都是不可能的。而對唐昱他們無論是從商業上還是學業上都只能是莫可奈何。唯有眼睜睜的看着唐昱一路扶搖直上，在京城和各處的事業不斷的更加興旺而嫉妒的眼睛發紅！但卻是無可奈何。唐昱隨着何老、趙老回到了家中，笑談了幾句后兩位老人便在醫護人員的勸導下休息去了。而唐昱則是在自己的房間內不斷的給所有人一起打電話。包括了剛剛從俄羅斯回到香江的利嘉誠、在黑水國際里忙活的宋宛如等人，並告知他們一旦事情確定了下來那麼他們將必須要趕到瓊省去和自己會合併開展瓊省戰略！畢竟這可是唐昱所有計劃中的重中之重，而利嘉誠和宋宛如他們在得到了唐昱的消息后也跟着確定下來一旦得到了唐昱的消息他們將會放下手頭上的事情直接趕往瓊省，配合唐昱開展他的瓊省戰略。而對於瓊省戰略興趣最大的莫過於利嘉誠。　　他在得知了唐昱的所有計劃后，明顯的對於唐昱投資瓊省十分的看好！不過猶豫的地方便在於瓊省到時候的領導人會如何，畢竟經過了多年在內地做生意利嘉誠也知道一旦領導人有些問題或者價值取向不同的話那麼生意是極其難做的，尤其是一些老觀念或者比較保守的領導那麼要在那裡展開工作則是極為困難的事情。不過唐昱卻讓他放心，一旦事情確定下來那麼瓊省的領導必定是改革派的人物。而且極有可能是何老所提及的那位後來擔任了瓊省大佬的魏城，而利嘉誠也是常在內地做生意的人自然是知道魏城的！在得知將會由魏城出任瓊省的主要領導之後，利嘉誠的心也算是放下了大半！而且和唐昱拍着胸部保證，一旦到時候確定下來了那麼自己將會帶着香江的富豪們專門到瓊省做一次考察！畢竟香江的大豪們有着不少也有旅遊產業的。相信他們也會對瓊省的旅遊資源很有興趣的！畢竟瓊省的地理和生態環境實在是太好了！有着這些條件那麼只要是操作得當，形成國際品牌也並非不可能的！　　第二天，在唐昱的焦急等待中大內卻沒有傳出了任何的消息。這讓唐昱有些緊張了起來，莫非被否定了？！唐昱暗自想了想，但又覺得不太可能。畢竟一號首長對這份方案的欣賞那不是裝出來的！而因為一號首長他們的會議還沒有結束，所以哪怕是有消息也沒有能夠及時傳出來。而何老和趙老則是一大早便去找自己的戰友們玩兒去了，在他們這個年紀還住在家裡的也不過就他們兩個而已了。多數的戰友只要是沒有見馬克思的幾乎都是到了療養院中常年居住。畢竟那些個老人們身體日漸衰弱而療養院里的醫療設備則是更為齊全。是以他們多數都被國家安排到了療養院中去居住。何老和趙老要找這些老戰友也只有到療養院中去找。　　而這次何老和趙老之所以要到療養院中去找那些個老戰友們，其實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要運作魏城的位置！畢竟這可是一個封疆大吏的位置哪！如果不運作一下那麼還不知道有多少人會搶破頭來干呢！而且現在唐昱在高層的標籤幾乎就是貼上了：政績送與者！唐昱會去的省份能夠出政績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實際上很多省份只要是唐昱願意去那麼當地的政府都是絕對的歡迎的！甚至要什麼政策給什麼政策，要怎麼貸款都盡量幫忙！為的就是讓唐昱給他們出政績。不過唐昱卻很少到什麼省份中去進行投資的。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些省份中有着極其之嚴重的官僚主義問題和地方保護主義問題！這些問題一旦得不到解決，那麼大型的投資將會是變得非常的困難。雖然百佳超市已經在內地完全的站穩了腳跟，而接着這股東風站起來的內地超市也不在少數！但畢竟一旦涉及了一些地方產業的利益，那麼那些官員們會怎麼做還真是不好說哪！　　這樣的實例並非沒有過，那位遼海的政法委書記的兒子不就是這麼乾的么？！雖然他得到了懲罰，這也並非能夠嚇住所有人。總是會有不怕死的來搞事兒。畢竟錢財動人心哪！而事實上在那次政法委書記的事件后還真有來捻虎鬚的，有些拿着條―子來找百佳的人威脅要必須要跟他進貨。否則就會怎麼怎麼樣，又或者是讓地方的領導們開口和百佳超市定下一些購買意向……等等這些事情總是層出不窮！殺之不盡！逼得唐昱好幾次打開殺戒，撂翻了好幾個自以為天高皇帝遠，唐昱那他們無可奈何的那些個人物們。終於在把七八個這些所謂的“官員”和“幫派”給弄進了苦窯里去后，這種事情總算是消停了一些。而俄羅斯這樣的事情也不是沒有，但在聶卡耶夫的協調下也沒有出什麼問題。畢竟百佳在當地可是聯繫上了不少官員和軍中將領的收入，這也導致了沒有人敢於胡亂的來打百佳的主意。　　而這次關於瓊省開發的事情，唐昱也沒有將聶卡耶夫給忽略了去。畢竟在後世俄羅斯可是瓊省旅遊的最大消費者！俄羅斯人對於海的偏愛和偏好都是出了名的，每年到海參崴旅遊度假的人不在少數！而多數俄羅斯人的夢想便是可以有一套海邊的房子，讓他們能夠盡情的享受大海。而海參崴的海卻是跟瓊省的沒法兒比！畢竟瓊省的地理優勢在那裡啊！熱帶地區，一年四季幾乎沒有冬天，全島的綠色、無工業污染的海灘……等等這些都對着俄羅斯人有着致命的吸引力！而且，到瓊省去可比去夏威夷的消費便宜多了！還能夠享受同樣的東西，相信不少的俄羅斯人會非常的心動的！而聶卡耶夫在得知了唐昱的提議后也非常的有興趣，他可是知道哪怕現在俄羅斯並不是非常的富裕，但有錢人着實不少！而如果瓊省真的如同唐昱所描述的一樣，那麼開通航線並結合旅行度假將是極為賺錢的行業！　　因此，聶卡耶夫也決定了只要唐昱確定下來那麼他也會前來考察一次！並且是帶着那些個俄羅斯的大豪們前來考察！只要是合適了，那麼投資完全不是問題！現在聶卡耶夫也是財大氣粗了，畢竟百佳和黑水國際在俄羅斯的分部可是給他賺取了不少的利潤！而其他那些想要進入俄羅斯的超市幾乎都被官方明裡暗裡的打壓着。俄羅斯人算是看明白了，這些個歐美人過來就是為賺錢的！那還不如給內地人賺呢！至少自己能分一份不是么？！

# 第五百八十四章

　　終於在等待了一周后，一號首長將唐昱召到了大內去。這次何老和趙老並沒有跟着唐昱一同前往。因為一號首長是在兩位老人出行之際才讓人將唐昱召集來的。而唐昱自然也是知道這件事情肯定是決定下來了，否則一號首長也不會召集自己到大內去相見。是以他打理了一個自己的衣裝，而後隨着前來的一號首長的秘書肅然的往着大內趕去。而到了大內後唐昱便見得一號首長、二號首長等京城的大佬們已經在那座著名的書屋內安然的等待着自己的來臨！這種情形看的唐昱心中一凜！卻是知道這次的事情絕對是非同小可！說不準高層們還經過了不知道多麼激烈的爭論呢，而一號首長見得唐昱進來了便笑眯眯的對着唐昱輕聲道：“小傢伙來了？！來了便坐下吧！關於你的事情我們這些個老傢伙們已經有了定論了，現在就和你商量商量！”　　唐昱聽得一號首長的話連道不敢，隨後便在一號首長的示意下在椅子上坐了下來。而後肅然的對着唐昱沉聲道：“小昱！經過我們一個星期的討論，決定讓中海油的魏城前往瓊省去負責這次事物。而要求的條件則是全部下放，試驗期為兩年！兩年內我們必須要看到成效，你覺得怎麼樣？！”聽得一號首長的話唐昱肅然的點了點頭，對着一號首長沉聲道：“首長伯伯放心，最多一年！我便可拿出成效來給諸位伯伯看！絕對會讓瓊省以旅游業、特色農業發展起來！”而一號首長聽得唐昱的話搖了搖頭沉聲道：“穩健為先！記得一定要搞好才是最重要的！老百姓必須要得到實惠，知道么？！”　　“放心伯伯！”唐昱看着一號首長輕聲道：“若非有着十全的把握我也不會和您打包票的！這件事情我絕對是十拿九穩的！”一號首長聽得唐昱的話不禁滿意的點了點頭，事實上唐昱知道這或許是一號首長最後的要求了。畢竟明年開始一號首長就要交權了！一旦一號首長卸下了權力那麼現在的一切都將和他一點關係也沒有了，是以唐昱想趕在這一刻之前為一號首長最後的那一次榮譽努力！至少在老人卸任之前，為他創造一次巨大的聲望。在後世，對於這位曾經叱詫風雲的老人事實上人民幾乎淡忘了去，沒有人記得他曾經為了國家努力了多少、付出了多少。但現在唐昱想着扭轉這個局面，至少要做出一件可以讓很多人記得老人的事情！趕在老人卸任前，為他爭取最後的一次聲望！而一號首長似乎也看出來唐昱的這個打算，對着他緩緩的點了點頭卻是說道：“小昱啊……無論如何穩健為先！你要記住，农民兄弟們受到了好處才是最為重要的，其餘的都是次要的。現在我們的國家看起來很好但是實際上問題也不少。我們一直在儘力解決，但是至少在我這裡是沒有辦法了。只有看下一代人、靠你們來解決了。我畢竟已經老了，終究是要離開的。所以從長遠來計國家終究是要靠着你們來建設的。”　　唐昱聽得一號首長的話半響沒有說話，而這時候二號首長也走到了唐昱面前輕聲道：“你便放心大膽的去干就是！我們這些個老頭子終究會站在你身後的。”唐昱聽得二號首長的話沉默的點了點頭，而後便在一號首長秘書的帶領下離開了大內。當他回到了柳蔭街的時候便見得何老和趙老已經回到了家中，見得唐昱兩位老人笑眯眯的對着他輕聲道：“有消息了？！是誰出任瓊省的省長？！”看的兩個老人明知故問，唐昱無奈的笑着對他們道：“是中海油的魏城，一號首長對我說魏城將在最近會前往瓊省。到時候我們的瓊省戰略就可以展開了，相信不久后就會有所成效！”聽得唐昱的話兩位老人輕輕的點了點頭，而後趙老對着唐昱道：“那麼你也準備準備吧！特別是人員的派遣和計劃的組織，都是需要時間的。你總得準備一下我們兩個老傢伙舉薦了你，你總不能給我們兩個老東西丟臉哪！小魏的話我們會幫你和他聯繫的，到時候你們在瓊省見面就是了！”　　唐昱聽得趙老的話不禁點了點頭，而後回到了房間內他便給身在香江的利嘉誠打去了電話。電話響沒有兩聲，便被人接起。這個電話是利嘉誠的私人電話，於是唐昱一下子便聽到了利嘉誠的聲音，之聽得利嘉誠在電話里對着唐昱道：“您好！哪位？！我是利嘉誠。”唐昱聽得利嘉誠的聲音不禁呵呵的笑開了，對着電話那頭的利嘉誠便笑着道：“利嘉誠伯伯，我是唐昱呀！您現在是在哪兒呢？！”利嘉誠聽得唐昱的話先是一愣，隨即哈哈大笑了起來！對着唐昱便道：“我現在香江呢！這不，最近俄羅斯的生意總算是上了軌道了。所以呢我也忙裡偷閑回來香江休息一下，畢竟我也好幾個月都沒有回家了呢！怎麼？！難道是瓊省的事情有消息了？！怎麼樣，快給我說說！”唐昱不禁感嘆，人老精鬼老靈！利嘉誠這商業嗅覺真不是蓋的！見到自己的電話便知道這肯定是瓊省有關的事情了！　　但唐昱也沒有賣關子，對着電話那頭的利嘉誠便輕聲道：“要去瓊省的首長是中海油的那位魏城，而我們的計劃一號首長和大內的其他首長們討論過後也同意了。相信不久后就會有消息傳出來，利嘉誠伯伯，你在香江先做好準備！尤其是找好旅游業方面的專家。畢竟我們是要開發瓊省的旅遊資源的，這些專家的建議不可不聽呀！”利嘉誠聽得唐昱的話不禁點了點頭，他最為欣賞的就是唐昱的這點，哪怕是生意做的再大你終究是有不懂的東西，這時候你就應該找熟悉這方面的人來詢問意見。什麼都一拍腦袋就去做，那終究是會虧死你。於是，利嘉誠對着唐昱便肅然的道：“好！這件事情我來搞定！放心吧！我會組織這方面的人專門到瓊省去考察的，不過我們什麼時候到瓊省去？！”　　唐昱聽得利嘉誠的話笑了笑接着道：“也就是最近這段時間了，畢竟我們還是要等一號首長他們宣布了我們才好過去呀！而且魏城也需要準備時間和交接工作，不過這份時間不會太長，相信不久后我們就會過去的。”利嘉誠聽得唐昱的話點了點頭后，對着電話那頭的唐昱輕聲道：“好！那麼有什麼消息了你便立即通知我，到時候我們在瓊省會合吧！”而後唐昱和利嘉誠再閑聊了幾句，這才將電話掛上了。隨後唐昱又將電話打給了宋宛如，宋宛如這時候正在香江享受着日光浴，接到了唐昱的電話她便笑嘻嘻的對着唐昱道：“喲～我們家小唐昱又要有大手筆了呀！不錯呢！這次打算投資多少呢？！”自從小語馨逐漸長大后，宋宛如變得越來越不着調了。每天的除了工作就是四處旅遊，有時候性質來了還拉上自己的婆婆和小語馨一起去。至於沈芸現在則是考到了美國斯坦福大學去了，於是現在她倒是沒有時間來陪着宋宛如四處逍遙。不過身在美國的她對於自己的嫂子這種逍遙日子倒是頗為的羡慕嫉妒恨，可惜的是自己的學業還是要進行。是以無奈之下她只得是奮進學業，打算在畢業之後和自家嫂子一樣的享受人生！　　“宛如姐。你可別取笑我了！”唐昱無奈的對着電話那頭的宋宛如笑着道：“什麼大手筆呢？！不過是幫着國家做一點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已，我這點東西在國家看來不值一哂吧？！呵呵……”宋宛如聽得唐昱那謙虛的話不禁好氣又好笑的皺了皺那漂亮的鼻子哼道：“你個臭小子別給姐姐裝大象了！快說！現在是什麼情況了？！大內的那些個老爺們同意了？！指定了誰過瓊省去？！”聽得宋宛如的話唐昱不禁暗嘆，這位大姐大現在是越來越有太子女的范兒了。不過這也是無可厚非，畢竟人家現在的攤子和身份真的是不同了！不說別的就說說她那位直接入了九位頂尖高層的爹宋振國就已經可以讓她傲視不少人了，其次她現在控制着黑水、百佳、百羚……等等這些個企業很大一部分的資產，不時的從歐美飛向東南亞區域進行視察或者是企業改革……等等，即使不提背景她也能算是女強人一個！而這時候唐昱也對着宋宛如笑着道：“事情確定下來了，由何老和趙老他們定下的那位中海油的魏城前往瓊省主持這次的事情。而我也和利嘉誠伯伯那裡打好了招呼了！就等國家正式下令我們就直接開始工作！”

# 第五百八十五章

　　談到了工作，宋宛如立刻就嚴肅起來了！她在電話那頭站起了身子想了想后對着唐昱沉聲道：“小昱，現在還不用通知聶卡耶夫。等我們自己人考察完畢后再和他說，畢竟現在什麼情況我們都不清楚，尤其是國家的投資力度和當地政府的支持力度。而且利嘉誠他們將要出資多少也沒有定論。要搞清楚這些后我們再聯繫聶卡耶夫，實在不行可以考慮讓聶卡耶夫來和我們進行聯合投資。畢竟他在俄羅斯的資產可是不少，而且關係網也夠大！”說著，宋宛如對着唐昱輕聲道：“但如果這次聶卡耶夫一起去了，一旦利嘉誠他們決定不投資或者出資少的話那麼我們就被動了！”唐昱聽得宋宛如的話不禁陷入了沉思之中，細細的想想宋宛如的話的確是老成持重。畢竟雖然利嘉誠是老的合作夥伴了但沒有人敢於保證人家就一定會站在你這便對你進行支持。畢竟人家也有自己的難處和想法不是么？！是以，唐昱對着宋宛如點了點頭輕聲道：“好的！宛如姐，我知道了。這件事情我不會先和聶卡耶夫說的。”　　說完了這件事情后，唐昱又和宋宛如聊了幾句而後才掛斷了電話。其後唐昱便在腦子里將這些事情全部都過了一遍，確實了沒有什麼遺漏了才致電給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他們。現在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他們都在滬市打理手忙腳亂的打理着各方的業務，接到了唐昱的電話的托馬斯R・奧列弗急急忙忙的對着唐昱道：“上帝啊！BOSS！你要是再不增加僱員我和普萊斯利立刻就會辭職！天啊！不！朋友，這箱不是放這裏的……對！這是浙省的……BOSS！你有在聽我說話嗎？！上帝啊！我都快忙的崩潰了！”　　聽得托馬斯的抱怨，唐昱呵呵的笑着道：“哦～我親愛的托馬斯，你想雇傭多少人就雇傭多少人吧！想雇傭誰你就雇傭誰，我完全沒有任何的意見！不過我這個電話給你們很大部分的原因是我想要告訴你：我們又有大單子了！親愛的！你將會更加的忙碌～所以！享受現在吧！再見！”說完，唐昱不等托馬斯反應過來“啪嚓！”一個直接掛斷了電話留下了托馬斯在電話那頭大聲叫罵著。而唐昱則是笑呵呵的將電話打給了沈睿鴻，電話通了之後他僅僅是對着沈睿鴻輕聲道：“伯伯，我是唐昱。瓊省事情已經定下，請儘快有所準備！”電話那頭的沈睿鴻聽得唐昱的話先是一愣！隨即立即回應道：“我知道了！這些事情我會準備的，你自己也準備準備吧！”　　此時的瓊省最高負責人是王峰，王峰是個老革命了。他是湘省人，也在湘省起家。先後擔任過湘省常得地委副書記、行署專員直至省委副書記、副省長等職。而後於1993年調任瓊省任職，不過今年才被扶正。而事實上王峰在瓊省的風評極差，但由於京城的高層們求穩的緣故是以一直沒有對他怎麼樣。但此次看來不調整他是不行的了，而且在京城的高層們看來王峰也不過是個過渡的人物。真正的執掌一省的封疆大吏，其實王峰也不甚夠格。這個位置暫時給他其實也算是個安慰獎，算是對他那麼多年在瓊省工作的一種認可。但時間絕對不會太長，一旦有了合適的人員那麼王峰的離開卻是成為了必然。　　終於，在一周之後京城宣布：原中海油公司總經理、黨組書記魏城不再擔任公司總經理、黨組書記之職務，調任瓊省擔任瓊省副省長兼省委副書記之職。其餘如王峰等職務不變，一周後上任！而得到了消息的唐昱總算是鬆了口氣，畢竟這些事情雖然已經算是鐵板釘釘的事情還是拿到了確實消息會比較好些。隨後，唐昱所屬的那些企業和各處有關係的例如利嘉誠等大豪們也在向著瓊省聚集，不過兩三日便已經搭乘着飛機飛抵了瓊省三元市！　　不過此時的瓊省的路況和各種基礎設施真真是不敢恭維，好好的一個三元國際機場竟然連一條好點的公路都沒有！以致讓唐昱他們被迫的左右右晃的進入了三元市區，而在那裡新任的瓊省副省長兼省委副書記魏城已經在三元市最好的三星級大酒店內等着他們的到來了。一路晃悠了近一個多小時唐昱他們才來到了酒店內，見到了魏城唐昱第一句話不是客氣而是嘆了口氣輕聲道：“魏伯伯啊……我們是來投資的，但看到了這種路況哪裡還敢投錢進來啊？！這瓊省的路還真得修一下了，要致富先修路總是沒有錯的……”　　而魏城聽得唐昱的話先是一愣，隨即苦笑着道：“小昱哪……不是伯伯不想修路，實在是這瓊省真是窮啊！這修路能不花錢么？！憑着瓊省這點的財政收入哪裡頂得住啊！所以還是得靠你們這些大財主來幫忙哪！”唐昱聽得魏城的話呵呵的笑了起來，連連擺手對着魏城道：“魏伯伯說笑了，小昱哪裡是什麼財主啊？！這位香江來的利嘉誠利伯伯才是真正的大財主呢！要是您給說動了他的投資，保證您鈔票大大的有！別說修路了，就算是修個機場那也不過是小事情罷了！”魏城聽得唐昱的話兩眼放光，對着利嘉誠便道：“啊呀呀～可是華人首富利嘉誠先生么？！那我還真是怠慢了啊！利嘉誠先生可是華人界的首富呢！難得來到我們這裏，來來來……我們先坐下說！”利嘉誠見得魏城這副模樣不禁苦笑道：“我說魏城省長啊～您可千萬不要這麼客氣，您這一客氣老頭子我心裏直哆嗦啊！”　　聽得利嘉誠的玩笑話，魏城先是一愣！隨即哈哈大笑起來了，對着唐昱和利嘉誠便道：“好！那我也不客氣了！大夥都各自入座吧！請！”說著便直接坐了下來，這時候大家都有些累了，於是隨意的說了會兒話后便先回房休息去了。待的他們洗完澡后，魏城早已經開好了包房在裏面等着他們了。進得包房去，便見得魏城在裏面泡着茶。而見得唐昱他們進啦，魏城便笑呵呵的道：“都來了？！來來來……嘗嘗這瓊省的五指山綠茶！這茶可是很不錯呢！剛來的時候我就喜歡上了，純天然的雲霧茶！”　　“這茶啊！是產自我們的五指山茶廠。茶廠地處五指山南麓，是我們國家最南端的茶恭弘=叶 恭弘產區，海拔最高900多米，屬典型的低緯度、高海拔的熱帶海洋季風氣候，冬春霧罩、夏秋雲繞，雨量充沛，土壤肥沃，經專家考證屬生產名優茶恭弘=叶 恭弘特佳產地。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時候，‘五指山金鼎紅茶’就憑藉精湛加工工藝在國內、國際紅茶市場一枝獨秀，遠銷歐美、東南亞和港澳等48個國家和地區，高峰時年出口創匯100多萬美元，成為當時瓊省主要創匯產品之一。”說著，魏城輕輕的嘆了口氣接着道：“不過近些年來因為各個方面的原因，我們這麼好的茶竟然式微了，甚至很多人都沒有再聽過我們的‘五指山茶’了。這簡直是極大的浪費哪……”利嘉誠他們聽得魏城的話“哦？！”的一聲，立刻很感興趣的走上了前去看起了這杯茶。便見得那陶瓷杯子里的綠茶的茶湯外觀湯色金黃紅亮、香氣雋永，而其在另一個杯子里的毛尖綠茶則是湯色清亮，茶尖如峰，香氣清新益人！　　利嘉誠可是正統的潮州人，喝茶於他來說那是絕對的不可少的！而見得這好茶他卻是忍不住了，拿起了便輕輕的飲了一口。而其他跟着利嘉誠一起來的香江大豪們見得利嘉誠拿起來飲了也跟着一個個的拿起了那泡好的茶喝了起來，一飲之下利嘉誠不禁眼前一亮！對着魏城便笑着道：“的確好茶！清香爽口！口感醇厚！而且還有着絲絲的回甘！不錯！就這茶也值得我來這一回了！”魏城聽得利嘉誠這麼說不禁哈哈大笑，隨即對着利嘉誠笑着道：“我們的好東西何止這茶啊！還有更多的好東西呢！”說著便讓服務員開始上菜，瓊省的四大名菜文昌雞、加積鴨、東山羊和和樂蟹自然是必不可少的！而其中最為引起利嘉誠他們注意的便是那隻被白斬后擺放的整整齊齊的文昌雞了！要知道，在粵菜之中也有白切雞這一種做法。而在海南竟然看見了同樣的一種做法這不由得引起了利嘉誠他們的好奇，見得利嘉誠他們好奇魏城便笑呵呵的對着他們解釋道：“這種吃法是海獨有的，叫‘文昌雞’。而在東南亞區域比較流行的‘瓊省雞飯’實際上就是由文昌雞的吃飯轉換過去的。而且當年帶去這種做法的人也是瓊省人呢！”

# 第五百八十六章

　　事實上魏城所說的還算是一部分而已，實際上瓊省的在外華僑極多！瓊省是全國著名僑鄉，有歸僑僑眷100多萬人，瓊屬海外華僑華人、港澳同胞340多萬人。而那些人多是早期便出去闖蕩的人物，甚至不乏當年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老前輩。瓊籍南洋華僑雖然不比廣東、福建籍的多，但追隨國父革命也與粵閩籍華僑一樣，前赴後繼，不遺餘力，貢獻甚大。最早參加國父辛亥革命活動的瓊籍南洋華僑是黃登科，他祖籍瓊省瓊海，光緒年間，曾任京官，其後清政府派出使新加坡，為副領事，一方面經營黃梨廠與橡膠生意。目睹清政府的腐敗，他於1892年起便支持國父革命，國父多次來新都是他迎接並多方配合。　　瓊省數百名國敏黨將軍，許多都是從南洋回國報考雲南陸軍講武學堂與黃埔軍校的。據不完全統計，黃埔軍校第一至第四期，招收的714名廣東省籍學員中，瓊省就有202名。從星馬回國的瓊籍歸國華僑，還有人與國父有特殊的關係。如少年從新加坡回國讀書，而於1911年初經朱執信介紹加入同盟會的陳策，也與國父相識，后成為國民革命軍的南粵海防司令。1922年6月，在陳炯明部隊圍攻總統府的緊急關頭，指揮軍艦挫敗叛軍陰謀，挽救國父，倖免於難，國父特予嘉獎，后還認他為義子。　　不過最為著名的還是國母一家，這家人是瓊省文昌人。一個家族一代人中便出現了一位國母和一位第一夫人，聲名不可謂不顯赫！　　而隨着這些人的出國，瓊省的很多飲食習慣、生活習慣也被他們帶到了異國他鄉。而其中瓊省雞飯就是一個例子。這時候魏城也殷勤的為著利嘉誠他們笑呵呵的夾菜，笑着道：“來來來……我們都嘗嘗吧！這可是原汁原味的農家土雞，差不多都是在自家裡養的！味道可是鮮甜呢！”利嘉誠他們奔波了一整天確實也是有些餓了於是在魏城的帶動下紛紛起筷笑呵呵的開吃了。而他們第一個動了筷子的便是那文昌雞！便見得利嘉誠他們夾起一塊雞肉沾上了點料放進了嘴裏細細咀嚼后不禁連連豎起大拇指！點頭認可！　　肉質滑―嫩，皮薄骨酥，香味甚濃，肥而不膩！這文昌雞可謂是極品也！而唐昱此時卻是在暗笑，你們當然會認可了！要知道，後世的2001年亞洲博鰲論壇成立期間，一號首長和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等參加會議的貴賓品嘗文昌雞后倍加讚賞。2002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泰國總理他信帶20多隻文昌雞回國。文昌雞在後世已成為瓊省博鰲亞洲論壇的主要菜肴之一。而內地烹飪協會評選出來的“中國名菜”，並被國家列入“無公害農產品”！但面對着美食唐昱可不會客氣什麼，趕緊下筷子和利嘉誠他們一起笑呵呵了享受了起來！　　嘉積鴨皮白肉厚，香氣誘人，佐料助味，清爽脆滑，耐人尋味！東山羊色澤金黃，裝盤整齊，肉質酥爛，潤滑適口，氣味芳香，十分鮮美！和樂蟹蟹肉鮮嫩，蟹膏為黃色，似鹹蛋黃，配姜醋佐料而食，味極鮮美，極富營養。而且，據魏城介紹它還有“補骨髓，滋肝陰，充胃液，舒筋活血，治疽愈核”的藥用功效！一頓飯吃下來，眾人不禁大呼痛快！席間自然沒有少喝瓊省特有的山蘭酒。山蘭酒是黎族採用所居山區一種旱糯稻――山蘭稻釀製而得名。並採用了當地山中特有的植物，運用傳統自然發酵的辦法製成。可以說山蘭酒是真正的綠色酒類。對於黎族來說，山蘭酒就像國外的香檳一樣，一般逢貴客來臨或重大節慶才拿出來痛飲。　　雖然這酒初初喝下去的時候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但沒一會兒就會有些眩暈了！後勁兒可是不小呢！於是吃喝飽足了利嘉誠他們只得是回房先休息去了，至於考察活動也只有等第二天再說。而唐昱則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來自遼海的他可是喝酒和潮州人喝茶一樣的熟悉。這點酒還不能拿他怎麼樣，於是他留了下來和魏城一起規劃起了明天的一切行程。並詢問魏城國家目前支持力度有多大！而魏城聽得唐昱的問話沉吟了一陣后對着唐昱道：“首先我要說的其實國家目前沒有太多的提出會給多少支持，不過我們的需求確實不少。你看看這份文件，這是我和一部分同志還有瓊省公路局測繪的同志們一起調查的一份報告。”說著魏城便從自己的皮包里拿出了一份報告遞交到了唐昱的手上。事實上魏城也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夠來到瓊省擔任職位唐昱其中出力不少，甚至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唐昱對於何老和趙老的建議他才能夠到瓊省來到。於是聽得唐昱的問話他沒有猶豫的太多便直接將自己的調查報告拿出來了。　　唐昱接過報告“沙～沙～沙～”的翻閱了起來，不得不說魏城的確是一個积極做實事的領導。在這份報告上他詳詳細細的列舉了每個村落修建道路所需要的資金和用途、解決方案等。在方案上，魏城標明了經過瓊省的專家的論證在瓊省修建最適合的道路便是水泥路。水泥路養護簡單、費用低，使用壽命長，抗洪能力強，符合瓊省氣候特點，也深受百姓歡迎。而補助的標準則是文昌、瓊海、萬寧、澄邁、儋州等5個經濟條件較好的市縣，按修建20％的水泥路（33萬元公里）、80％的瀝青路（23萬元公里）補助，海口、三亞市、國營農場、林場15萬元公里的補助。整個瓊省規劃中的通暢工程項目總里程為10036公里，全省總補助資金為28.5488億元！　　看完這份報告唐昱不禁倒吸一口涼氣！這修路就要幾十個億呢！這錢可怎麼來啊，是以他疑惑的看向了魏城，而魏城見得唐昱的眼神不禁笑着道：“這些錢自然是不能你們來出的。而是我們省政府、地方政府和國家來出。不過你們也要給予我們建設和投資的信心呀！不然我們拿出錢來修路了沒結果，那麼對於我們的發展還是不利的……”唐昱聽得魏城的話不禁點了點頭。畢竟唐昱現在也算是半個官場中人了，自然知道魏城的話中的隱喻。他這是說要是我修了路結果你們不來投資了那麼我可怎麼和國家交代啊？！要知道，這可不是什麼小事情了！幾十個億呢！砸進去水花都不出一個，國家也不是傻子！任由你們亂來，要是什麼政績都沒有你看看你的烏紗帽還能不能保住？！畢竟現在可不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那段時間了，現在國家可不是那麼好給你混過去的呀！這些事情國家是越縮越嚴了！一旦有一點風吹草動那麼麻煩可不是一星半點的！　　“投資方面不必那麼的擔心～”唐昱笑着對着魏城道：“只要是項目合適你不必擔心投資的問題。畢竟我現在過來的就證明我們是有投資意向的，而且這份意見是我向國家提出的自然是會負責到底。不過基礎設施的建設還有地方的配合才是正理。畢竟我們過來投資如果沒有得到配合的話那麼是很難成功的。”魏城對於唐昱的話也頗為認可，不禁點了點有接口道：“事實上我最近也聯繫了農大的教授和專家們，讓他們前來瓊省考察。到時候你們可以一起來看看，如果覺得可行的話那麼便定下意向書吧！我們也好跟國家申請資金。不過這點到時候還是要你們來幫忙呢！”唐昱聽得魏城的話先是一愣，隨即無奈的笑着道：“魏伯伯，你這可真是為難我了。我現在不過是個小小的商人罷了，哪裡有資格和國家申請什麼資金呀！您一個省長都搞不定的東西讓我一個商人來搞那不是為難我么？！”　　可魏城可一點兒也不買唐昱的帳，笑着對唐昱言道：“你小子別和我打馬虎眼！我可是從何老哪裡知道了，你小子的能量可是不小！好幾次的政策撬動可都是你小子的手筆呢！我們瓊省現在的環島東線高速公路右幅於1995年底竣工通車后，環島高速公路左幅擴建工程，1998年3月26日，左幅擴建一期工程海口至瓊海段建成通車。但我們還是打算修建更大公里數的高速公路！畢竟隨着我們的發展這些公路肯定是不夠用的，尤其是開通了旅遊和反季節瓜菜運輸之後，這些公路的作用將會更加的放大！到時候收益的可是你小子呢！”唐昱聽得魏城的話想了想似乎還真是這個情況，自己和章明哲所說的反季節瓜菜的運輸類的確是要考慮到運輸的問題。不過他還是有些不太甘心，對着魏城便道：“我說魏城叔叔，總不能我老出面您卻不給點好處吧？！您得給點好處我才有動力呢！”

# 第五百八十七章

　　魏城聽得唐昱的話不禁笑罵道：“你個小鬼頭還想要什麼好處？！你的錢現在都是我的工資的不知道多少倍了！要好處我可給不起呀！還有！別想着打鬼主意呀！我可經不起你的折騰呢！”唐昱聽得魏城的話不禁笑呵呵道：“魏城叔叔都把我當什麼人了！我是那種鑽國家空子的人么？！這麼多年來，我做生意可向來是規規矩矩的。該納稅納稅該繳費繳費，一點一滴都沒有差國家的。這點的話魏城叔叔可以起調查的。”魏城聞言肅然的點了點頭，對着唐昱輕聲的嘆了口氣無奈的道：“其實這點小昱我一直很佩服你！說實話，我可是不敢說一丁點兒都沒有走過紅線。事實上國內現在的大部分商人誰敢說自己屁股下面沒有點臟東西的？！但這是時代的問題，也是我們自身的問題。很多時候我們都沒有的選擇，要麼就是做下去要麼就是被迫離開。唉……”　　聽得魏城的話唐昱不禁默然，事實上他也是知道現在國內的這種狀況的。認為的與政府勾連、甚至欺行霸市的不在少數！有的甚至都已經形成了固定的幫會雛形了！但這種確實是這個時代特有的產物，他們也不過是只能蹦達一時罷了。到了後世這些人都會被當成歷史垃圾一般大部分被掃進垃圾堆里。在現任的一號首長卸任后，那些醒目的人們開始觀望上位的一號首長是否會有其他的動作。不過還是有着一群不信邪或者伸手習慣了的傻子們依然不斷的朝着那些不該伸手的地方去伸手。這種事情造成的後果很簡單！他們都被清理掉了，後世的那位滬市大佬甚至已經身為京城大佬之一了都沒有能夠逃脫這種命運。由於胡亂伸手，於是導致了敗走麥城。是以，唐昱對着魏城安慰道：“魏城叔叔，這些不過是暫時的事情罷了。國家終究是要把這件事情整理起來的，這些人終究是要離開的……”　　魏城聽得唐昱的話眼睛猛的閃了閃，看向了唐昱！因為他可是知道唐昱的背景和連接到的各種關係，莫非是唐昱拿到了什麼消息不成？！但隨即唐昱卻沒有再繼續這個話題，而是把話題轉到了關於瓊省的公路建設和各級部門配合的問題上，見得唐昱不想多言魏城自然也不好繼續追問。畢竟這種事情人家說你才有機會聽。要是不說了你非得追問除了徒增反感之外沒有任何的好處。畢竟都知道這種規矩的是以魏城也不會在這種問題上糾纏，而是隨着唐昱一起將話題轉移開了去。第二天一大清早，魏城便笑呵呵帶着精神抖擻的利嘉誠他們一起参觀起了三元市的各處名勝古迹。而其中的第一站便是後世著名的南山寺。　　瓊州歷來有觀音出巡南海之說。南山側望之東瑁西瑁二島【玳瑁島】，相傳即觀音挑土老祖宗遺迹，唐天寶年間，律宗祖師鑒真曾五次東渡日本受阻，登陸南山弘法，得觀音菩薩護持，第六次東渡成功。其後，日本遣唐僧東密祖師弘法大師西來求法，亦為颱風阻至南山，得觀音加持，經泉州至長安求南山寺（3張）法成就。《崖州志》載：“光緒六年（1881年），三元鴨仔塘村（南山東南麓）忽自產蓮花，恭弘=叶 恭弘甚茂，三年乃謝。光緒二十三年，復產，愈產愈甚，至今愈茂。”由此可見南山與佛門之殊勝因緣。南山寺居瓊州之南，山高五百餘米，形似巨鰲，又若觀音菩薩慈航普渡坐騎之相。山勢迤邐疊翠，丘除環抱，祥雲繚繞；面南海，浪激石音，水照天色，實有海天佛國氣象。南山寺於1995年11月奠基動工，建設者以大毅力智慧克服重重困難，為時兩年半，金堂、兜率內院、仁王門大功初成，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居士親筆題寫“南山寺”和“海天叢林”。　　而利嘉誠他們來臨的時候又恰逢1998年佛教傳入中國二千年紀念年，觀音南巡，法雲南被，曾於4月12日，隆重舉行盛大祝聖祈福觀音大―法會。並泐碑頌告：“謀者建者，施者受者，無不解脫，悉入大悲性海，功德無量，普皆迴向。”　　而來自香江的利嘉誠他們自然也是有着這種情節的，是以到了南山寺中后不少隨之而來的人都虔誠的向著大寺內的觀音像敬獻香火。並参觀了碑文，顯得極為恭敬。這點雖然魏城沒有太多的反應，但其餘跟着過來的官員和專家們還是有些瞧新鮮。雖然說改革多年，但事實上很多老專家、老官員們還是有着濃厚的無神論思想。因此忽然看到了有人竟然來求拜觀音這讓他們極為好奇！隨後，利嘉誠他們再次参觀了大小洞天、亞龍灣、天涯海角……等等各處景點，除去了天涯海角他們不願意進去之外其餘各處他們都非常的滿意！甚至對於亞龍灣他們都有着極高的評價，認為此處若是開發好了不亞於夏威夷的影響力！因為此處的環境明顯不差於夏威夷！　　但眾人卻是對他們不願意去天涯海角極為好奇，要知道這處可是極為著名的景點呀！為什麼他們竟然不願意去呢？！但一會兒了唐昱悄悄的為他們解答了：因為他們是做生意的！天涯海角這個寓意不好呀！你想想，你都走到了盡頭了那還有什麼好走的？！那不是死路一條么？！做生意的可不去找這個晦氣呀！一時間聽得唐昱的解釋眾人哭笑不得，尤其是魏城！他可是極為看重天涯海角的開發的呀！現在因為名字一下子可全泡湯了，可唐昱自熱是有辦法的，便見得他對着魏城悄聲道：“魏城叔叔，咱可以改名啊！直接改叫‘南天一柱’好了！反正那裡面極為著名的也是那一根柱子，要不你改叫南天石刻也行。但別叫天涯海角了，否則這些香江人那肯定是打死不去的！”魏城聽得唐昱的話愣了好半天，這才唉聲嘆氣的道：“這天涯海角可不是我們叫出去的，都叫了好幾十年了可怎麼改啊？！再說了，改了裏面還大石頭刻着‘天涯海角’呢！這又怎麼去掉啊？！所以說，你小子盡出餿主意！”　　唐昱聽得魏城的話不禁撇了撇嘴，轉身道：“那您就留着到時候自己開發去吧！反正香江人肯定是不會朝着哪裡去的。”魏城想了半天，覺得這種事情確實也是沒有辦法了。於是只能是唉聲嘆氣的自認倒霉了。但接下來利嘉誠他們倒是沒有鬧什麼妖蛾子了，跟着魏城整個瓊省四處轉悠，不時的跋山涉水環島一圈不說還走遍了整條中線！其中跟着利嘉誠他們一起過來的農業專家和旅游業評估專家們不斷的對着瓊省各處進行旅遊及農業方面的評估。不得不說瓊省的旅遊及農業資源極其之發達！就以農業來說瓊省可以種植水稻、旱稻、山蘭坡稻、小麥，其次是番薯、木薯、芋頭、玉米、高粱、粟、豆等。經濟作物主要有甘蔗、麻類、花生、芝麻、茶等；水果種類繁多，栽培和野生果類29科、53屬，栽培形成商品的水果主要有菠蘿、荔枝、龍眼、香蕉、大蕉、柑桔、芒果、西瓜、楊桃、菠蘿蜜等；蔬菜有120多個品種。　　而旅游業最為突出的便是溫泉，溫泉旅遊是瓊省上的一大特色，全島已知的溫泉點有近40處，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六大溫泉區。而每個溫泉區都有着自己的特色，比如：官塘溫泉位於瓊海市白石嶺山腳下，總面積20多平方公里。區內有經專家鑒定的“世界少有，瓊省無雙”的溫泉熱礦水。溫泉水出口溫度70。C至90。C，富含偏硅酸、氟、鍶、溴、碘等微量元素，水溫37。C至40。C，對人體有鎮靜作用，水溫43。C至45。C，對人體有興奮刺激作用。　　而興隆的溫泉則一年四季保持60℃，溫泉水中含有豐富的礦物質，對皮膚病、關節炎和神經衰弱等有治療作用。　　南田溫泉位於三元市東南的南田農場中。獨有的硅酸，氟、氡“三料”溫泉引發溫泉健康新概念。南田溫泉地熱田熱礦水平均水溫57。c，屬低溫溫熱礦水。水中氟含量2.04―7.7mg偏硅酸含量68.5117mgL，均達到命名礦水深度標準，氡含量44.36―59.86BqL，達到醫療價值濃度的氟硅型醫療熱礦水開發利用。地熱田熱礦水資源可達10000立方米日，屬於大型醫療熱礦水田，被譽為“神州第一泉”！七仙嶺溫泉距保亭縣城10公里，是瓊省最大的溫泉旅遊區。在這裏泡溫泉的同時，可領略奇峰異嶺、少數民族風情和熱帶田園風光。最高水溫達到93。C，富含鋰、鍶、鋅等元素，屬硅酸重碳鈉型水，是理想的醫療保健礦泉水。　　最終，經過了一個多月的考察與評估了利嘉誠等一行人召開了新聞發布會宣布將對瓊省的新興產業進行全面的調研並宣布即將對瓊省進行全新的規劃與開發。一時間一石激起千層浪，無數的商人和資本都忽然想着瓊省涌去！

# 第五百八十八章

　　可惜等他們醒悟過來的時候這等投資機會早已經失去了，瓊省直接宣布了一期招商引資的任務圓滿完成。而二期則是要看一期的開發成效才會做出決定，是以那群揮舞着鈔票試圖進入瓊省的內地大商們只得是望洋興嘆了。畢竟這等機會被搶走之後那是難得再次出現的了。隨着計劃的定下，瓊省便立即和唐昱、利嘉誠他們簽訂了投資意向書。其中包括但不限於投資旅游業、農業及一些科研類的投資。其後，瓊省立即向京城申請了關於環島高速公路的建設補助和各村、鄉、鎮、縣等國道的重新修建和拓寬！　　而這次國家財正部竟然沒有一絲的拖延便立刻做了批複，而後瓊省會同了公路局迅速展開了一系列的研討。最後決定向財正部提出：重點公路投資補助標準將提高到建築安裝工程費的50％，車購稅專項資金安排實現翻番。除了在資金安排上給予傾斜外，國家交通運輸部還將重點從支持瓊省幹線公路建設，加強國道、省道改造及農場幹線公路建設，加大農村公路和國邊防公路支持力度，推進綜合運輸體系建設等四方面給予支持。而財正部隨後批複了統一，此後瓊省公布了這次交通運輸建設發展目標，其中包括：基本實現連接14個地州市及農場師部的公路高速化；國道基本達到二級及以上標準；實現具備條件的所有鄉鎮（營）通瀝青路、建制村（連）通公路目標；8個國家重要一類陸路口岸通二級及以上公路等。　　在這一切目標定下來后瓊省便開始了大刀闊斧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改革，無數的施工隊在經歷了層層的選拔與考核之後進入了瓊省開始了建設瓊省基礎設施的歷程。而利嘉誠他們見得瓊省已經拿下了資金甚至開始建設最為基礎的道路后，也立即調入了資金開始建設起五星級酒店、規劃旅遊項目的和人員培訓等全面跟上！但這一切都還是需要時間的，是以最先動作的則是唐昱和章明哲。章明哲在帶着遼海的農業專家和市場評估師親自考察了瓊省的農業資源后差點沒樂掉了牙齒！這唐昱可是給他送來了金娃娃啊！不說別的就說那商品的水果和一百二十多種蔬菜就足夠章明哲賺到飽了！現在路況問題也被大面積的解決了，銷售更是不用擔心！有着百佳超市誰還怕這些蔬菜銷售不掉啊？！而運輸也不成問題！鋒行物流可不是蓋的，龐大的車隊早已經被托馬斯R・奧列弗和卡羅爾A・普萊斯利他們組織好了！就等一聲令下便可以直接殺來瓊省！　　是以，章明哲幾乎根本就不用做太多的工作。不過是組織專家對各處的土地進行考察，看看適合種什麼樣的蔬菜，而後派發種子並派遣技術員前往當地指導农民們種植蔬菜最後在冬天收購回來直接通過鋒行物流發到全國各地的百佳超市去銷售！這樣便可以一舉賺到了巨大而豐厚的利潤！而此時的唐昱呢？！他卻是在這一切的事情搞定之後再次離開了瓊省，前往了現在正在高速發展的鵬城。作為未來歸來之人，唐昱自然是知道那間在後世互聯網通訊霸主――疼訊即將誕生！而事實上，麻花疼已經於本年度從股市上賺到了自己的第一筆錢！並將這筆錢用於了開發自己的第一家公司――鵬城疼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而這家公司的主要業務就是負責是為尋呼台建立網上尋呼系統，這種針對企業或單位的軟件開發工程可以說是幾乎所有中小型網絡服務公司的最佳選擇。　　但此時那個在後世隨處可見幾乎人人皆有的企鵝還沒有誕生，事實上現在那隻企鵝的原始版――ICQ也才出現不久而已。ICQ是最早出現的即時通訊軟件之一。ICQ源自以色列特拉維夫的Mirabilis公司（成立於1996年7月），由幾個以色列青年為了自己好玩兒而製作出來的。而ICQ是英文 “ISEEKYOU”諧音，中文意思是：我找你。　　ICQ是一款網絡即時訊息傳呼軟件，支持透過互聯網聊天，以及發送消息、網址及文件等功能。朋友雙方裝上ICQ軟件，上網時可以互相聯絡。現時的還可以與朋友玩小遊戲、進行視訊。　　雖然這個時候麻花疼已經接觸到了ICQ但是卻還吧企鵝給製造出來。他現在更多的精力投在了為尋呼台建立網上尋呼系統手上，畢竟這次才是他現在最為賺錢的業務。不過唐昱知道，不久之後這位極其之著名的抄襲山寨大王將會毫不猶豫的將ICQ給抄襲過來！並形成企鵝的原型，而後他會慘遭差點賣掉企鵝的窘境最後在利嘉誠家的那位小超人的資金支持下運行下去而後最終成就了內地互聯網即時通訊的霸主偉業！想到這些，唐昱不由得翻看起了手頭上的這份根據他的要求調查而來的一份關於麻花疼的報告。上面詳細的記載了麻花疼的一切，從出生到上學甚至家庭全都有着詳細的記載。便見得那資料上清晰的寫着：1971年10月出生於廣東潮陽。　　1984年隨父母從海南遷至深圳。　　1989年―1993年，就讀於深圳大學計算機專業。　　1993年深大畢業，進入潤迅通信發展有限公司，從專註於尋呼軟件開發的軟件工程師一直做到開發部主管。1994年，麻花疼將開發軟件賺的10萬元投入到股市中，並在深發展每股只有6元多的時候買進。隨着股價的大漲，麻花疼的10萬變成了70萬。　　父：麻陳術，南下幹部，為中專學歷，經濟師，曾擔任交通部瓊省八所港務局會計、統計員、計劃科科長、副局長，鵬城市航運總公司計財部經理、總經理，鵬城市鹽田港建設指揮部副總指揮，鵬城市鹽田港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1997年被選為鹽田港上市公司的董事。　　母親：黃惠清，此時已經退休。　　看着滿滿一疊紙的報告唐昱沉默的放下了這份資料思考了良久，他在考慮的是自己到底是在麻花疼最為艱難的時候出手相助還是直接將那隻企鵝拿過來自己來做？！如果自己做的話憑着自己的先知先覺那麼直接搶佔市場不是什麼難事，但麻花疼的性格和做事方式是出了名的山寨無理！後世著名的阿力爸爸的CEO馬暈認為：“現在疼訊排排網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創新，所有的東西都是抄來的。”心狼網原總裁兼CEO王之洞更嚴辭批評：“麻花疼是業內有名的抄襲大王，而且他是明目張膽地、公開地抄……”等等言辭都說明了這位企鵝之主的性格到底如何，一旦自己拿過企鵝來這位可真說不準會做出什麼事情來。畢竟後世這些事情他可真沒少做，是以唐昱一直在思考自己到底是接手還是資金支持。但不過思考了半個小時唐昱便決定了以資金收購股份便好，最多的是在經營的時候給麻花疼提些意見罷了。山寨王畢竟是山寨王，要真被他抄襲致死了那麼也是麻煩。不如直接交給他來做便算了。　　而後唐昱再次翻開了一份資料，這份資料則是馬暈的。馬暈的資料倒是簡單了，他現在還在外經貿部，負責開發其官方站點及內地產品網上交易市場。直到兩年後馬暈才會出來創立那所著名的B2B網站――阿力爸爸。而在這裏，首先向大家解釋一下什麼是B2B。B2B，簡單的說就是“公對公”，指的是企業間通過电子商務的方式進行交易，相對於B2C（Business―to―consumer）的銷售方式是企業對顧客。舉例來說，一間賣免洗餐具的工廠，若它主要的出貨對象為餐廳，這就是B2B的模式，由餐廳提供免洗餐具給使用者，餐廳對使用者這種模式為B2C。B2B也泛指企業間的市場活動，不局限於最終交易對象的認定。另外，B2B也指企業間定義業務型態的方式。譬如有一間公司是以影印機的租用業務為主，這就是一種B2B型態的銷售組織。B2B着重於企業間網絡的建立、供應鏈體系的穩固。B2C需要靠規模經濟的方式，吸引購買、降低售價來增加利潤，而B2B不用靠規模，而是靠企業間網絡的建立穩固其銷售。　　而這種模式則是極為適合企業去銷售，特別是一些小型企業。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將減小了極多的銷售環節，並尋找到直接客戶！事實上，唐昱真正想做的卻是這個！因為這個才是未來的潮流，而最終要做的卻是B2C或者C2C。也就是企業對個人銷售，或者個人對個人銷售！直接的說，就是後世極為著名的――掏寶！從後世而來的唐昱深深的知道，這塊才是最終的大頭產值！而他要做的則是將百佳和B2C聯繫起來！直接造就一個不可戰勝的电子商務神話！這才是唐昱真正想要的東西！

# 第五百八十九章

　　不過這一切都不能操之過急，畢竟現在馬暈還沒有要出來創業的想法。而麻花疼也沒有到最為危急的時候。唐昱現在需要的是耐心去等待，而關於企鵝的機遇則是和馬暈不盡相同。　　事實上企鵝的機會會出現在2001年的時候。企鵝原本是利用內地電信鵬城分公司的資金和服務器資源開發，並提供給內地電信使用，后疼訊發現此軟件的潛力，通過與電信的交涉后收回此軟件的使用權。麻花疼原計劃是提供一項通過尋呼機訪問信息的互聯網服務，並將此服務作為產品銷售給其它公司，但其前僱主潤迅通信以及TOM。COM對此產品不感興趣。　　1999年底，企鵝擁有10萬用戶，其盈利的重要渠道之一是銷售OCIQ號。線下申請號碼會“由於網絡問題”而極為困難，而利用收費聲訊台或短信申請號碼則較為快捷，藉此吸引用戶利用收費渠道申請號碼。這時美國、在線對這家公司發出律師信稱其產品名字與旗下產品ICQ類似。其後疼訊將企鵝改稱QQ。此時，疼訊的資金將近枯竭，電信盈科和IDG對其注資。2001年科技股泡沫破裂，兩家公司將自己持有的股份出售給南非媒體集團納斯帕斯（Naspers），後者獲得疼訊47％的股份。　　而唐昱則是要在2001年的時候在盈科和IDG準備出售疼訊的股份時候直接出手收下疼訊的股份，這樣就能夠達到入駐疼訊的效果！同樣，唐昱不會參与疼訊的經營至多是提供一些意見。因為唐昱很清楚，疼訊就是借用類似韓國社交網絡Cyworld的運作模式，銷售虛擬物品如人物形象服裝、背景等，才能夠產生了後來的巨大盈利點。其後QQ也曾開設專賣店銷售QQ系列實體產品如服裝、錢包等，但後來、經營不善退出。2003年8月，疼訊推出QQ遊戲，並以其VIP服務收取用戶費用，藉此再次大賺一筆！這個也是日後的重要收入來源。　　有着這些個金手指在手，唐昱跟本不擔心疼訊會不盈利！甚至他手頭上的資產和那些公司的收益就足以支撐他到疼訊盈利的時候了！不過唐昱自然不會坐吃山空，他現在也要考慮其他的盈利點的問題。現在唐昱手上的行業幾乎都已經形成了自然自動的運作，而唐昱無需太過的操心這些事情的運行。現在他更多的心思則是放在了如果能夠拓展自己的帝國，並保持住自己帝國的良好勢頭！此時飛機在鵬城緩緩的降落，唐昱笑着在黑水國際的安保人員的陪同下緩緩的走下了飛機。事實上唐昱現在身邊根本就不會少了警衛人員！而這五位一直跟着他的保全人員實際上都拿着中央警衛團的工作證！這些證件全部都是特發的，為的就是這幾位戰士能夠更好的保護好唐昱。因為現在唐昱的安危已經不再是他一個人的事情了，而是跟整個國家有着密切的關係！尤其是他做主持的那些項目和公司一旦他出現了什麼問題那麼公司出現混亂甚至垮塌都並非是不可能的事情。而類似黑水國際、鋒行物流等這些為國家消化掉了大量閑散人員的公司國家是絕對不允許出問題的！是以，唐昱的安全便成為了重中之重！　　剛剛下得飛機，唐昱便看見了候機廳里的電視內不斷的閃現的抗日時期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時唐昱才猛然想起！今年可是那群印尼猴子們搞暴、動的時候啊！一時間唐昱的心猛的就冷了下來，只見他臉色陰沉的對着身邊的一個漢子沉聲道：“馬上轉道去香江！馬上！”那名跟着唐昱的安保人員卻還不是很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情，有些莫名其妙的點了點頭而後迅速的通過對講機調來了直升機直接載着唐昱飛往了香江去了。到了香江后，唐昱便見到了由菲律賓回來的方建銘，方建銘剛剛一見到唐昱便抱怨開了！便見得方建銘用那讓人哭笑不得的語氣對着唐昱輕哼道：“小昱！你個小王八羔子！你可把你哥哥我給坑苦了！我都在那熱的要人命的地方呆了好幾年了！你小子也不說找個人來接替我！你這還真乾的出來！這回哥哥回來了你小子給我點好處別想着哥哥會放你走！”而唐昱此時心裏裝着印尼事件，卻又哪裡有什麼心情和方建銘說笑呢？！便見得唐昱對着方建銘輕聲道：“建銘哥，這件事情我們稍後再說，現在麻煩你幫着我聯繫一下總參在香江的人。要能做主的，我有極為重要的事情要和他說。”　　見得唐昱一臉嚴肅，方建銘的臉色即刻就變了！隨即肅然的點了點頭，而後便匆匆的離開了黑水國際的總部不知道跑哪裡去了。直到半個多小時后，一個長相極為一般帶着些小肚子的男子和方建銘一起出現在了黑水國際的總部唐昱的面前。便見得唐昱對着這男子肅然的問道：“您便是總參在香江的主要負責人吧？！”見得那男子肅然的點了點頭，唐昱接着道：“現在我收到了一份重要的情報！至於來源我不能說，只能是靠着你們去查證！最近印尼似乎有所動作！而且是針對在那裡的所有華人！他們預訂是在五月十三日開始動手！要施行針對華人的大屠殺！而現在已經是四月底了！如果這件事情一旦被證實了是真的，那麼我們在印尼的十萬同胞無疑將會面臨着極大的危險！”聽得唐昱的話，那男子的臉色猛的便是變得極為難看！如果是其他人和他說起這件事情或許他不會聽進耳朵里，但說的是唐昱就不由得他不重視了！畢竟唐昱無論是在東南亞區域還是在俄羅斯都有着自己的消息渠道！如果他拿到了什麼國家拿不到的消息卻也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是以這男子對着唐昱沉聲道。　　“唐昱總裁，謝謝您的提醒！這件事情我會向上級彙報的！有什麼消息的話我會立即通知您！絕對不會怠慢的！”而唐昱聽得這男子的話肅然的點了點頭對着他沉聲道：“這件事情必須要以最快的速度拿回消息！”說完后這個男子便匆匆而去。而唐昱則是和方建銘在房間里悶不吭聲的抽着煙等待着消息的傳來。良久后，方建銘才對着唐昱沉聲道：“小昱，你的消息準確不準確？！要知道，這件事情可不是什麼小事！一旦真的有風吹草動那麼肯定是會引發大事件的！這種事情……”方建銘還沒有說完唐昱便打斷道：“建銘哥，你認識我到現在可曾見過我拿這種事情來開玩笑么？！這些事情是開不得玩笑的！如果沒有十足的把握我也不會說起這些事情。”方建銘聞得唐昱如此說不禁默然，事實上在東南亞獃著的他從心底里知道這件事情是極有可能發生的！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迅速波及印度尼西亞。印尼嚴重的貧富差距，在金融風暴后更是顯著。據印尼一家非政府組織阿卡迪加基金會不久前發表的一份調查報告說，目前印尼貧窮人口佔總人口的一半以上，比兩年前的2250萬窮人增加了3.5倍。在經濟危機和糧荒的雙重打擊下，印尼窮人的生活越來越困難，一些人死於飢餓和疾病。印尼人的不滿情緒日甚一日，大學校園成為發泄憤怒的突破口，自1998年2月下旬起，幾乎每天都有學生舉行集會和示威，從雅加達、萬隆、泗水和日惹等大城市蔓延到全國許多中小城市，印尼局勢急劇動蕩，社會矛盾不斷加劇！　　是以，綜合的來看這些事情並非不可能發生的！方建銘於是沉默了，他悶頭和唐昱一起在這件會議室里抽着煙，眼中的目光逐漸的變冷了起來！印尼這個狗屎國家對待華人的態度一向是冷硬而無情出名的！而現任的蘇哈托則是個極其之畜生的畜生，1965年他所領導的軍方在正變中就曾經對村落髮動突襲，殺死大部分或全部的村民。死亡人數估計在十萬至三百萬人之間，但學界的共識約在五十萬人左右！而這其中不少就是印尼的華人！接着此次正變蘇哈托混上了總統的位置一直擔任到了現在！期間因為美國、英國及澳大利亞的支持他賺得了不少的利潤！對於這樣有着前科的人你讓方建銘如何能相信他不會再故技重施呢？！而華人在印尼的地位極其低下，但由於華人的聰明卻又總是能夠賺到比印尼人更多的錢！是以華人在那裡一直便是被打擊、被排斥的對象！在大清洗中活下來的倖存者被稱為tapol（tahananpolitik或“正治拘留者”）。Tapol常常未經審判便被監禁，其財產或被沒收，或被摧毀；配偶、子女與親戚因“連帶關係”獲罪。直到後世，許多tapol提出了上訴，要求公民權以及賠償。其中最著名者是曾獲國際筆會自由寫作獎的作家普拉姆迪亞・阿南達・杜爾。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當時的強迫勞動、飢餓、拷打及其他虐待。

# 第五百九十章

　　終於，帶等待了良久之後那個男子終於臉色陰沉的回到了黑水國際找到了會議室里的唐昱和方建銘。見得這男子趕回來了，唐昱猛然起身對着他沉聲問道：“事情到底怎麼樣了？！印尼方面是不是有着這樣的打算？！國家方面有着什麼想法沒有？！”聽得唐昱話的，這男子的臉色更加陰沉的可怕了！沉默了良久后才對着唐昱沉聲道：“經過我們的人進行了調查印尼最近的確有着不同尋常的味道！蘇哈托的女婿，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擔任特種部隊司令的普拉博沃中將，為了個人利益，試圖製造一場混亂，使武裝部隊總司令維蘭托無法恢復首都的治安，這樣，普拉博沃就可以迫使蘇哈托宣布軍事管制，然後由他出面控制局勢。同時給蘇哈托的政治對手―――即將接替他的哈比比一個難堪！而他所實施的對象就是印尼的華人！”聽得這個切實的答案，唐昱的臉色猛的就白了！沉默了好一會兒后才對着這個男子沉聲道：“那麼，國家有什麼打算沒有？！難道就這麼看着我們自己的同胞受苦嗎？！”　　聽得唐昱的話那男子忽然有些暴躁的對着唐昱低吼道：“我們能有什麼辦法？！大使館的人都去哪裡派護照了！跟他們也說的清楚了，只要拿了我們的護照那群畜生敢搞事兒我們就能夠保護他們！要不他們去我們的大使館避難也可以！但是他們寧願相信台灣的那些人也不願意相信我們！你叫我們怎麼辦？！這件事情其實國家早就有消息了，也讓大使去通知他們了！可他們自己不相信我們能夠有什麼辦法？！難道還要我們打過去嗎？！”方建銘聽得這男子的話不禁啞然。是啊！拿什麼立場和條件打過去啊？！我們能夠做的不過就是將他們庇護在自己的大使館內。或者讓他們拿我們的護照，這樣一旦有事我們才可以出面。但他們要是拒絕了我們確實也沒有任何的辦法。不過唐昱聽得這男子的話眼前卻是猛然一亮！對着男子便急聲道：“你剛才說了什麼？！再說一遍！快點！”那男子聽得唐昱的話疑惑了看了他一眼，接着道：“我說：我們已經通知過他們了甚至大使館都去派護照了但他們聽台灣人的……”　　“不是這句！是最後一句！最後一句！”唐昱對着這男子便急聲道，這男子聽得唐昱的話不禁一愣，隨即吶吶的道：“我說……難道我們還能打過去么……”唐昱這時候呵呵笑開了！狠狠的拍了一下這男子的肩膀大聲道：“對！我們就是要打過去！揍這群該死的野種！”那男子聽得唐昱的話不禁疑惑了，怎麼可能打過去？！國家肯定是不會允許的。不說現在正是發展時期，我們需要的是穩定的國際環境。而且現在國家也沒有能力來支持這種戰爭。一旦開打了那可是一堆堆的錢哪去燒啊！國家現在雖然有點錢了但也頂不住這麼的燒啊！是以，這男子對着唐昱沉聲道：“唐昱先生，你要知道現在我們根本就不可能出兵印尼的。畢竟我們現在需要的是穩定的國際環境進行發展。一旦有所戰事那麼國家根本就沒有那麼多的軍費開支！而且現在我們的海軍實力也並不強，一旦開打了而引發了英美等國的介入我們可就難以收場了。是以國家是很難同意打這場戰爭的。至多是派出航班將那些同胞們接回來而已。”　　看得這男子的眼神聽得他的話唐昱不禁呵呵笑開了！對着這男子便笑道：“國家肯定是不能去的。”聽得唐昱的話男子的眼神更怪了，國家不能去那你讓誰去打啊？！而唐昱接着便道：“但我們黑水國際卻是能去！而且是光明正大的去！”說著，唐昱陰沉着臉色沉聲道：“這蘇哈托我早就想整死他了！好嘛！這次他可算是送上門來了！咱們黑水國際不是和俄羅斯買了好幾艘軍艦么？！都開出去試試，還有！召集我們的人手通知利嘉誠伯伯他們回來將這件事情商量妥當！聯合起東南亞區的所有華人我就不信他印尼還能蹦達起來！那蘇哈托還能夠跳的有多高！哼！”這時候男子才恍然大悟！原來唐昱的打算就是利用黑水國際來操作這件事情啊！不過不得不說這是個極好的方案。　　這樣既可以避免國家的出面又可以名正言順的直接進行干預！而唐昱則是冷笑着道：“或許，這次我們可以建立另一個華人正權也說不定！既然印尼人想着要玩，那麼我們便直接玩一手大點的！”那漢子聽得唐昱的話不禁渾身有些發冷，對着唐昱沉聲道：“唐昱先生，你可不要亂來！畢竟我們現在還在韜光養晦的階段並不能夠做的太出格了，否則一旦一起歐美國家的注意那麼對國家也不是什麼好事情！”唐昱對着這個漢子輕輕的搖了搖頭，緩聲道：“現在不是我們想要低調就能夠低調的起來的！而是人家都快在要我們頭上拉屎撒尿了！特別是印尼這群死猴子！如果不給他們點厲害，他們只會變本加厲的胡來！教訓他們一頓，告訴他們有些事情不是他們能夠亂來的，有些人不是他們能夠的得罪的！”而唐昱接着笑了笑對着這男子輕聲道：“而且，全華人的正權東南亞區也不是沒有，新加坡不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么？！印尼華人在當地的勢力並不小，只不過因為歷史的原因現在沒有直接參与正治而已。現在我們得給他們補上這一回了。至於京城方面你不用擔心，我自然會去和一號首長進行溝通。”　　聽得唐昱如此說，這男子只得是默然。誰叫人家唐昱就有這個資本呢？！數年之前他便在菲律賓和當地的特警給幹了一仗！打的那叫一個血流成河，而因此也累積下了黑水國際在東南亞區域的聲望！隨後，黑水國際更是在解救利嘉誠的兒子的那次事件中大放異彩！以致整個香江和東南亞區為止側目！其後，黑水國際已經成為了華人界的一位隱形的保護神！東南亞區域的華人幾乎都和黑水國際有了或多或少的關心。而印尼則是因為當地華人的地位地下而暫時無法進入。既然有了這種好機會唐昱自然是不會放過的。而且這個男子深知黑水國際的實力如何！一旦唐昱決定了要幹掉蘇哈托正權那真真不過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不過這件事情他一定得獲得國家的同意，否則的話他也指揮不動黑水國際的那些最為精銳的戰士。但只要國家同意了黑水國際的那群凶暴猛漢們或許不過需要一個衝鋒就能夠直接捅翻印尼的那些如同幼稚園般的軍隊！海軍的話更加不用擔心了，要知道現在黑水國際為了遠洋護航已經購買了超過五艘軍艦了！這些軍艦現在都由精選出來的海軍退役將士們在操作，而直升機也有着數十架！裝甲車也有着十餘輛！其餘的RPG、榴彈槍……等等各種輕重武器無數！這種戰力和火力配給實際上已經達到了內地一個軍的配置！甚至可能會更高！　　見得那漢子默然，唐昱也沒有多說什麼而是直接走出了會議室回到了自己的那間別墅內撥通了京城的電話將整件事情和何老、趙老全部說了一遍！隨後他再次撥通了大內一號首長的電話，這個電話是一號首長特地給他的！可以方便他隨時做彙報。電話通了后一號首長的秘書便將電話接了起來！唐昱立即跟對方說需要一號首長親自接電話，秘書聽得唐昱的話不敢怠慢！趕緊彙報了一號首長，而後一號首長便終止了一次工作會議前來接起了唐昱的電話！唐昱在愛電話中將所有的事情全部說了一遍，而且總參的態度和決定的事宜也說了一遍。然後才將自己的想法和黑水國際的事宜和一號首長全部敘述了一遍。聽完了唐昱的話，與一號首長沉吟良久，對着唐昱緩聲道：“這件事情我一個人並不能夠決定，還是需要聽聽同志們的意見的～！你在這裏等一會！我現在就召開緊急會議！最遲一個小時答覆你！”唐昱聽得一號首長的話總算是鬆了口氣而後他現在能做的也是有是靜靜的等待了。一號首長當然知道這件事情的緊迫性，於是讓秘書趕緊將九位巨頭和一眾開過元勛們全部召集了起來！秘密的開了這一次具有歷史性的決定會議！待的眾人都來齊后，一號首長讓總參部門的大佬將這件事情從頭到尾的給眾人說了一遍！而那些元勛和其餘的八位巨頭們在聽完了總參的分析和情報后臉色全都冷了下來了！尤其是一位脾氣本來就極為火爆的大佬猛的“砰！”的一聲一拍桌子怒吼道：“欺人太甚！”

# 第五百九十一章

　　“這群該死的印尼佬！當年我們海軍不行拿他們沒有辦法現在他們還想亂來？！我去他奶奶的！讓唐昱那小傢伙往死里給我收拾他們！”這位元勛對着一號首長便怒吼道：“這些人就得收拾一下！告訴唐昱那小子，盡量收拾他們就行！出了事兒我們這些老傢伙來擔著！”而一號首長聽得這位元勛的話不禁苦笑着搖了搖頭道：“畢竟我們國家現在可還在韜光養晦的階段，並不好有着太大的國際衝突。而唐昱那小傢伙申請的可是一次性把蘇哈托正權給推翻啊！所以我這才有些猶豫的，似乎推翻的話也可以。但是我的確擔心這樣的話是否會影響到我們和國際尤其是東南亞區域的合作問題。還有，現在歐美人不斷的宣傳我們的威脅論如果這樣子做了會不會被他們拿去宣傳了？！這樣子對我們國家是極為不利的！考慮到了這些問題所以我才有些猶豫不定，是以將各位老人請來商量一下。畢竟此事可是關乎國策啊！甚至關乎我們今後的發展和國家的命運問題！”聽得一號首長的話眾人都沉默了，事實上九十年代以來內地威脅論在歐美的確聲音逐漸放大！為此事實上內地的大佬們做事也都逐漸的謹小慎微。因為經過了那次十年的浩劫國家的經濟已經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我們需要和平的時間來做發展。沒見到那次反擊戰也只是打了一段便停止了嗎？！而且對陣的還是越南那種國家。　　而此時，何老卻沉聲對着一號首長道：“我們的確需要時間，但該做的事情也不能少做！畢竟一旦印尼發生了事情那麼對於我們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尤其是我們在華人圈子里的影響。現在我們不過是剛剛將香江收回來人心浮動，如果我們再對印尼的事情不管不問那麼毫無因為香江人將會對我們失去信心的！”聽得何老的話一號首長也沉默了，事實上他也極為擔心在這個問題！畢竟現在香江可是剛剛收回來啊！正式人心浮動的時候，一旦印尼有着風吹草動而國家完全沒有什麼動作的話那麼香江那些原本支持國家的人也會有所動搖！你保護不了自己的僑民啊！而那些原本歐美區域站在自己這邊的華人們也會對國家感到失望！畢竟這種事情實在影響太大了！而這時候三號首長說話了，便見得他沉聲道：“打吧！咱們也太久沒有動作了，如果不打一回他們終究是認為我們不敢打！正好也檢驗一下我們的海軍力量和陸軍力量！而且出面的還是黑水國際！讓唐昱那小傢伙聯合香江、東南亞區域的其他華人們直接雇傭黑水國際出面這樣的話和我們倒是扯不上什麼關係。還有，讓唐昱那小傢伙注意宣傳到時候一些該做的宣傳是絕對不能少的！”眾人聽得三號首長的話不禁點了點頭，的確如果宣傳做好了那麼對於唐昱他們和國家都是極為有利的！接着三號首長沉聲道：“我們還要準備好包機、客輪到時候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將我們的僑民接回來！這點是要做準備的！至於唐昱那小傢伙說的推翻蘇哈托……他要是能夠做到的話便讓他聯合東南亞區域的那些個我們的僑胞們一起做吧！反正已經有一個新加坡了即使多一個印尼也不會太過顯眼。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這件事我們便直接交給唐昱那小傢伙好了！他畢竟有着這方面的經驗和經歷相信他能夠處理好的！”　　聽得三號首長的話，一眾元勛們和一號首長都不禁點了點頭。三號首長是最高首長在世的時候便指定的在一號首長卸任后的接班人！而他的表示無疑有着很大的影響力，畢竟將來可是他在接班呢！既然他都表示可以這麼做了那麼事情肯定就可以如此操作了！是以一號首長對着眾人沉聲道：“那麼，其他的同志和老同志們有沒有什麼不同的意見？！如果沒有的話那麼這次我們便照着唐昱那小傢伙的建議去做了！”眾人均搖了搖頭表示自己沒有不同的意見，而後一號首長便宣布了散會。而後回到了自己的書房內致電唐昱告訴了遠在香江的唐昱：“這件事情我們已經決定全權授予你來操作！具體怎麼做由你來掌控，我們的要求只有一點：這件事情絕對不可以牽扯到國家身上，其餘的你看着辦便是！即使是推翻蘇哈托只要你認為可以做到那麼我們也不會反對的。”聽得一號首長的話，唐昱深深的鬆了口氣。要知道他等這個電話已經等了好久了！便聽得唐昱對着電話那頭的一號首長沉聲道：“首長伯伯放心！這件事情我一定辦的漂漂亮亮的！絕對不會牽扯上國家的一分一毫！”隨後唐昱便掛斷了這次電話。　　這時候，利嘉誠也接到了唐昱立即趕回香江的消息匆匆的趕回了香江！並驅車來到了黑水國際找到了唐昱對着他沉聲道：“小昱，現在是什麼狀況？！到底事情是如何？！怎麼忽然間召集我們一起回拉啊？！要知道瓊省的項目可是剛剛開始呢，還是需要我們前去就地指導的時候啊……”唐昱看着利嘉誠，聽得他的話無奈的笑了笑對着利嘉誠沉聲道：“利嘉誠伯伯，不是我想召集你們回來而是確實發生了極為嚴重的大事！我們收到了消息並通過總參的人的確認，印尼最近就要對着在當地的華人動手！甚至很可能是一次有計劃的大屠殺！經過我們的人進行了調查印尼最近的確有着不同尋常的味道！蘇哈托的女婿，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擔任特種部隊司令的普拉博沃中將，為了個人利益，試圖製造一場混亂，使武裝部隊總司令維蘭托無法恢復首都的治安，這樣，普拉博沃就可以迫使蘇哈托宣布軍事管制，然後由他出面控制局勢。同時給蘇哈托的政治對手―――即將接替他的哈比比一個難堪！而他所實施的對象就是印尼的華人！”　　體內的個唐昱的話利嘉誠的臉色猛的數變！一下子癱坐在了椅子上！事實上這樣的事情在東南亞沒少發生！每次一旦有什麼問題華人總是首當其沖的被他當成了替罪羔羊！明朝的時候如此、清朝的時候如此，民國的時候如此哪怕是現在依然是如此！難道華人的命運就只能之這樣嗎？！利嘉誠心中一片的悲涼，唐昱看着利嘉誠的這副模樣不禁笑了笑后輕聲道：“國家已經授權我來操作這次事情，我們黑水國際會全面出動！這次我們的同胞不會再是待宰的羔羊！那群印尼人既然想着亂來！那麼我也不會輕易罷手！”說著唐昱冷然的看着窗外的一片晨光，對着身邊的利嘉誠緩聲道：“他們不是想着正變么？！好！我便給他們正變一次！我倒要看看，這次符合不符合他們的意思！”說著，唐昱的目光逐漸的變冷！那聲音冰寒刺骨！　　“蘇哈托家族欠下的血債，也是到了該償還的時候了……”

# 第五百九十二章 第一章

　　利嘉誠聽得唐昱的話眼中閃過一絲亮光！對着唐昱便道：“小昱！你有什麼計劃么？！直接和我說，只要是我能夠做到的絕對竭盡全力！”唐昱聽得利嘉誠的話笑了笑，接着道：“其實咱們要做的東西很簡單，不過確實需要您的配合。”說著，唐昱對着利嘉誠輕聲道：“首先，我需要利嘉誠伯伯先聯繫東南亞區域所有的華人！必須是有愛國心和同情心、注重我們華人利益的，然後將這件事情通報他們。讓他們回報給印尼華人，告訴他們可以撤出的話便立即撤出。”隨即唐昱陰冷的笑了笑，對着利嘉誠沉聲道：“然後咱們再通過關係將我們黑水國際的人輸送到印尼去，順便的也把我們的裝備和武器全部送過去！”說著，唐昱陰冷的笑了笑：“他們既然把我們的同胞當成可以任意屠殺的豬狗，那我又何必把他們當成人來看呢？！”　　聽得唐昱的話利嘉誠忽然有種不寒而栗的感覺，他也算跟着唐昱歷經過生死了！在菲律賓的那次他就是和唐昱一起在莊園內靜靜的等待這天亮，那種生死一線的感覺他今天依舊清晰的記得！而清早起來的時候，那血流遍地屍首滿園的情形讓他至今想起來依舊心有餘悸！是以，利嘉誠聽得唐昱如此說，心中不禁一沉！好半響后才對着唐昱輕聲道：“小昱，如果這麼做的話，是不是太過了？！畢竟印尼可是一個國家啊！要是我們……”利嘉誠的話還沒有說完，便被唐昱打斷了！便聽得唐昱冷然的道：“當年蘇哈托上台之際，可沒有少殺咱們的同胞！當年我們是沒有這個能力才任由他逍遙法外！”說著，唐昱陰沉着臉對着利嘉誠沉聲道：“我忘不了這雜碎當年在印尼一口氣殺了我們數十萬的華人的血債！這筆債我從知道的那天起就一直牢記在心！”　　說著，唐昱轉過身看着利嘉誠沉聲道：“我對我自己發誓！我一定要能夠擁有保護我自己的同胞的能力！我不允許這種事情再發生！”說著，唐昱看着利嘉誠笑着道：“所以，我們有了黑水國際！所以，我的黑水國際里有着無數精銳的士兵！我就是希望能夠藉助國家的能力，徹底的打擊那些以為能夠將我們的同胞當成豬狗還繼續逍遙的人！”說著，唐昱的笑容漸漸斂去，取而代之的則是一片的冷然。便見得他轉過身去看向窗外沉聲道：“他既當我為豬狗，我又何須當他是人？！”聽完了唐昱的話，利嘉誠只得是無奈的嘆了口氣。而後對於唐昱輕聲道：“我這便去聯繫其他人，儘快給你消息！”說著，利嘉誠便起身走出了會議室。這一刻他忽然對唐昱的看法完全改變了！原本他僅僅是覺得唐昱是個很有頭腦的生意人，或許還有些愛國心。但現在他忽然發現，事實上唐昱更多的是有一種野心！這種野心不是為了謀取私利，更多的是為國家、為民族去謀取利益！無論是從做生意還是從其他方面，只要綜合的來看唐昱的作為就會得出一個結論：唐昱是個不折不扣的國家民族主義者！為了大眾的健康他不惜狀告高層，為了國家的強大他不惜冒着風險去搞航母！為了退役軍人的穩定和解決社會壓力，他更是組織了黑水國際、百佳超市……等等來接收那些富餘的勞動人口！而這次在瓊省開發旅遊和農業更是可以促進當地的發展而又減少污染！　　甚至還可以為國家賺到大筆的外匯！可以說，唐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雖然有賺錢的因素可從風險和長遠來說他確實為國家做出了不少貢獻！如果唐昱想着歪門邪道，那麼憑着他現在的關係網和資金他完全可以投入最為火熱的房地產行業！用最為簡單的經濟槓桿原理和空手套白狼的形式賺到更多的錢！但他卻沒有這樣做，他反而是扎紮實實的做着自己的事業試圖用自己手上的那些事業為國家解決一些問題，想到這些利嘉誠略為理解為什麼京城的大佬們視唐昱為勾股之臣！這其中果然是有着必定的道理！而唐昱既得最高首長之重視，又能夠得到現任的一號首長的支持，甚至隱隱的儲君也對着唐昱有着很深的好感！這讓利嘉誠相信至少在三十年內唐昱絕對不會出現任何的政治上的問題，而三十年後唐昱早已經成長為一個龐然大物可以直接選擇中立而不參与任何的奪嫡事宜。只要這點掌握好了那麼唐昱絕對是享受着極高的待遇的，因為無論是軍方還是高層實際上都欠下了唐昱不小的人情！航母一事就已經給唐昱和軍方之間結下了巨大的善緣。　　黑水國際的成立更是讓軍隊的少壯派和老派都極為欣賞於他！是以，只要是ity不犯下原則性錯誤，那麼他根本就不會出現任何的問題。榮華富貴一聲則是必然之事！　　哪怕是他海外的投資失敗了，國家依然會想辦法讓他在國內賺到錢！不為別的，就為著這幾年唐昱為了國內的付出，國家就不會讓唐昱過的凄慘！否則將來誰還願意為國家出力啊？！不得不說，這點國家做的是非常好的！只要是曾經為國家出力的非本派人士，國家都會在一定程度上給予安排和保護，甚至資助。是以，唐昱的這種對於國家的投資則是非常正確而英明的！不過這點，是利嘉誠在看到了郭英東在回歸后的全家上升之事這才讓利嘉誠為之感慨！如果不是當年郭英東拚死為內地運送物資，甚至為此慘遭英方打壓都沒有退縮過的話那麼今天內地的高層們也不會給予他如此大的好處！如今的郭家在內地高層的支持下已經隱隱的有了香江第一家的趨勢！這不得不說是郭英東積下來的功德，如果不是當年郭英東拚死為內地運輸，那麼今天郭家也不會有如此榮耀！而原來的包與剛一家則是在那位船王去世后蘇海聞的那一招臭棋而有些一蹶不振。不過幸好前些年由唐昱帶着他去了一趟京城，取得了高層的一些諒解，他這才有機會繼續在內地開展業務。並且現在他聯合了唐昱的鋒行物流網絡也算是聲勢浩大了。　　不過相比起郭家和之前包家的那種聲威顯赫來說，終究是有一段的距離。事實上，如果不是郭英東兒孫兩輩皆無甚出色子弟，說不準香江第一家的位置卻是他們家坐實嘍！不過，可惜的是似乎郭家的那種英氣都被郭英東一人奪去了，其餘的兒孫輩都不過是碌碌之人難以支撐郭家的大局。或許在郭英東去世后郭家還能在輝煌一陣，但如果還是沒有出什麼英偉之人那麼這個顯赫在香江的家族也會逐漸的沒落下去。畢竟君子之澤三世而斬，能夠福澤三代他郭英東也算是一個人物了！隨後的幾天，利嘉誠便開始不斷的聯繫起那些散落在東南亞區域的各處華人界的大佬們來！漸漸的，關於印尼政府要屠殺華人的消息逐漸的在東南亞區域的華人高層圈子內傳開來！一時間，幾乎所有的東南亞區的華人高層們全都憤怒了！但他們知道沒有軍隊他們什麼也做不了，而這時候唐昱卻在東南亞飛來飛去！通過他的不斷訪問和解釋，90％以上的華人大佬們皆同意了他的看法！並通過各種關係將黑水國際的人源源不斷的送往了印尼！而此時印尼內的那些個華人也收到了風聲，一些膽小的選擇了舉家低調前往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而另一批則是沉默的接待了踏海而來的黑水國際的員工們！　　並將這些渾身散發著血腥之氣的漢子們連同他們的裝備全部隱蔽了起來，這些漢子們現在每天除了不斷的訓練就是看着那些個歷史資料！連同着照片、錄像，聽着那凄慘的《亞細亞的孤兒》，同胞凄慘的遭遇讓這些個血性漢子們雙眼赤紅！甚至連看向印尼人的眼神都帶着絲絲的血光！但沒有接到命令的他們只有沉默的等待着，等待着唐昱和黑水國際的高層們傳來的命令。只要一聲令下這群漢子們將會如同惡狼一般殺出去！將整個印尼剿的天翻地覆！事實上唐昱這段時間不斷的讓印尼的華人給這些黑水國際的戰鬥人員們播放這些片子講述這些故事就是為了激起他們的憤怒！讓他們渾身都被那復讎的血液燃燒着！燒到了一定的程度，他們才會在那個時候手下不留情！事實上這種方式在自衛反擊戰中部隊也沒有少用，為了激起戰士們的殺心，讓他們不會在戰場上手下留情部隊的長官們一般都會將戰士們帶到被越軍偷襲的醫院去看看，講述給他們知道越南鬼子都給幹了些什麼！一般來說這麼一番下來，每個戰士都會赤紅着眼睛嗷嗷請戰的！

# 第五百九十三章

　　四月底，唐昱在黑水國際的護送下悄然的來到了印尼。而跟着他一起來的還有黑水國際的一萬餘通過了各種途徑潛入的精銳戰士！這些精銳的士兵們包括了來自俄羅斯、立陶宛、白俄羅斯等地的精銳軍人，這都是歷年來在聶卡耶夫的介紹下加入黑水國際的新人。但雖然他們是黑水國際的新人卻已經是戰場上的老人了！被聶卡耶夫精選出來的這些個戰士們不僅個人操守極好，而且每個人都經歷過至少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戰爭！甚至有的直接是參加過阿富汗戰爭的老兵！是以，有着這批生力軍的加入黑水國際的實力暴漲！哪怕是現在對付任何一個小國黑水國際都不會怵他們，而強大的實力也引來了各方大豪的光顧！至少現在黑水國際接下了東南亞地區90％以上的礦山安保工作、80％以上的私人安保工作和95％以上的企業安保！源源不斷的安保費用如同山泉般噴涌而出，而黑水國際則是利用這些利潤更新了大部分的軍械裝備！美國雷明頓蘭德公司、瑞士SIG工業公司、洛克希德・馬丁……等等世界聞名的軍火商們全都開始了不斷的派出自己的營銷人員接觸黑水國際的採購部。　　沒有人是傻子，黑水國際現在已經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東南亞乃至亞洲地區最大、最強的安保機構！這個安保機構擁有着東南亞地區90％以上的礦山安保工作、80％以上的私人安保工作和95％以上的企業安保！這樣龐大的訂單下自然是需要無數的軍火進行支撐，是以沒有人會放棄這樣龐大的訂單！而唐昱更不是傻子，他自然是知道這些個軍火公司可都是和各自的國家有着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在一定的範圍內他們甚至可影響到國家的國策！是以，他跟這些個公司都進行了一定量的採購並將這些個採購而來的軍火拿出一小部分送回國內研究其餘的全部在各個戰場上用實戰檢驗。而這些公司也有意無意的幫着唐昱和黑水國際阻擋一些來自政治的打壓。至少到現在為止沒有政客說黑水國際和內地有什麼關係，更沒有人說黑水國際是什麼雇傭兵公司。原因很簡單，黑水國際給這些個軍火商們賺到了一大筆的錢他們自然是不願意金主被騷擾。　　而唐昱現在的合作夥伴還不止這些，在美國國防工業領域，洛克希德・馬丁、波音、雷神、諾思羅普・格魯曼、通用動力這幾家公司並稱“五大金剛”，而這五家公司都跟着唐昱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這五家軍火商給黑水國際提供了包括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合作生產的單兵標槍導彈、通用公司的“潘多爾”輪式裝甲車，“皮薩羅”步兵戰車……等等這些先進的裝備武器都能夠在黑水國際中找到它們的身影。雖然它們已經是刪減版了但對於黑水國際來說已經夠用了，甚至國內的那些軍工專家們能夠通過這種車的結構而判斷出他的裝備和適應能力。俄羅斯方面也沒少收到好處，至少每輛戰車他們都會拿回去兩部作為研究之用。而這些公司倒是無所謂黑水國際交給誰來使用這些戰車，只要小把柄不被抓住就好。後世的時候就曾經發生過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涉嫌向內地政府參股的亞洲衛星有限公司提供秘密訊息，而被美國政府罰款1300萬美元。但這之前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到底向內地的公司和政府泄密了多少秘密訊息和軍工產品則是不得而知了。　　甚至其他公司有沒有涉嫌向內地的政府和公司提供秘密級別的技術也是無從得知，從這點上就可以說明了這些公司的態度。簡單說就是：有奶就是娘！誰給鈔票誰是爺，他們照樣伺候着。是以，現在唐昱根本沒有擔心美國的反應就是因為有着這層關心。唐昱到達了印尼之後，接待他們的是一群極為彪悍的漢子！這群漢子們渾身上下散發這一股草莽中人的氣息。這引得黑水國際的安保人員們極為緊張！直到這群漢子們護送這唐昱他們來到了一處農場的別墅內見到了唐昱他們的自己人，這些個跟着唐昱的黑水國際的人員才算是放鬆了下來。這裏，盧帥他們已經完全聚集了起來！不少黑水國際的廝殺漢子們沉默的打理着自己手上的傢伙，甚至有的還拿出RPG、單兵標槍導彈，甚至農場內的隱蔽處還停放着“潘多爾”輪式裝甲車，“皮薩羅”步兵戰車等裝備！這些都是經過個東南亞區的那些個能量極大的華僑們秘密運到了印尼來的。現在這些充滿着殺氣的兵器正靜靜的躺在草叢中犹如蟄伏的凶獸！靜靜的等待着召喚，而後露出它們那天賦的獠牙！撕出一片的血腥！　　見得唐昱進來，盧帥帶着一個年輕的男子輕笑着走到了唐昱身邊道：“小哥，這位是紐約致公堂的少東家司徒雷。這次他也帶着紐約的隊伍來印尼來了，剛才去接你們的就是致公堂的那些漢子們！怎麼樣？！不錯吧？！”唐昱聞言一愣，他可沒有想到大名鼎鼎的紐約致公堂也過來了！唐昱還以為他們早就銷聲匿跡了呢，是以唐昱詫異的看了這位名叫司徒雷的男子一眼輕聲道：“敢問司徒美堂老先生是您的……”司徒雷聽得唐昱的問話，先是一愣隨即笑着道：“司徒美堂是我的太祖父。我是他的第四代玄孫了。”聽得司徒雷的話唐昱不禁肅然起敬！要知道，司徒美堂這位老人家可不是普通人！當年國父都是在他的支持下才得以推翻了清朝的！而這位司徒美堂老先生更是在抗日時期為國家做出過無數的貢獻！致公堂曾經的大佬――司徒美堂老爺子！司徒老爺子在中國的近代史上是一個不得不提及的人物，因為無論是在辛亥革命還是在更早的黃花崗起義都有着這位老爺子對革命的鼎力支持！　　1911年4月，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同盟會急需經費國父親至舊金山籌款。司徒老爺子得知后當下便將加拿大的多倫多、溫哥華、維多利亞三地的四所致公堂大樓典押，籌到了所需款項15萬美元交予了國父以支持革命！在那個年代十五萬美金可謂是驚天巨款了！要知道在1911年美國的人均GPD不過才是三百三十六美元啊！有了這筆巨款和洪門的幫助這才有了後來的武昌起義，而得到了武昌起義成功的消息之後司徒老爺子立即通電孫中山支持其成為中華民國總統。之後中華民國初立，國父立即發電邀請司徒老爺子回國做監印官，但卻被司徒老爺子婉言謝絕。老爺子於複電中曰：“吾乃不求做官，只圖革命成功，建立民國，中華振興而已。”　　到了1924年初，國父進行北伐的時候亦得到司徒美堂的大力支持。而司徒老爺子的致公堂（原名洪順堂）乃是屬於洪門組織，成立於1848年。算起致公堂是洪門二房洪順堂的嫡系嫡傳，而且致公堂在美國的影響力極大！致公堂的影響力大到什麼程度呢？！很簡單，就連國父當年要革滿清的命都要來這裏拜山！甚至擔任了致公堂內的“大陸山山主”之職務！在後世，洪門在台灣召開的洪門懇親大會上對國父的稱謂是：洪門紅花亭致公總堂雙花洪棍孫鐘山總理！國父在加入了洪門的數年後更是在舊金山組織洪門籌餉局時候，下令同盟會會員一律加入致公堂！直到辛亥革命之後，同盟會才改組為現在的郭敏黨。唐昱之所以認為這個洪門分支消失了的原因在於這位大佬和內地的關係實在很好，在內地致公堂有着一個合法而正式的稱呼――內地致公黨！而這也是洪門在內地的唯一合法稱呼，同時存在的還有敏聯。　　看得唐昱有些奇怪的看着自己，司徒雷不禁笑着道：“太爺爺當年的確把很多人帶回內地去了，但洪門還是有一部分人不願意回去的。畢竟他們不少人跟內地曾經有過不愉快……”聽得司徒雷的話唐昱心下瞭然，當年也不是所有人都跟司徒美堂一樣的支持內地方面的。也有人在當時選擇的是支持蔣中證。而且這批人還不在少數，所以他們根本不太敢回來生怕被內地給清算嘍！而事實上後來內地的確發生了十年的浩劫，這也導致了這些人和內地幾乎失去了聯繫。他們都不敢和內地做什麼聯繫了。這種情況直到後世的兩千年後才有所轉變。而現在司徒雷則是笑着向唐昱解釋道：“當年太祖父帶着一群洪門的老兄弟回了內地，但是我們家族卻是留了下來。在太祖父的想法里，我們更適合留在美國給內地提供一些支援。這種支援雖然後來一直沒有出現，但我們還是整合了在美國的洪門弟兄也組織了大部分的華人。”　　說著，司徒雷略有些自豪的道：“現在，我們自己有着一定的政治支持！也經營正當生意，現在我們的發展已經變得多元化了。”而聽得司徒雷的話，唐昱瞟了一眼那些個明顯極為彪悍的漢子們！而司徒雷見得唐昱的眼神便笑着道：“可不止你們會組織安保公司，事實上我們也在組織安保公司。這些個弟兄都是從美軍里出來的真槍實彈廝殺過的漢子，有些是來自金山角的漢子，他們現在都是我們北美安良安保公司的僱員。我們全都是合法的。”說著，司徒雷笑着對唐昱道：“但我們現在的規模可沒有你們黑水那麼大，我充其量在美國也不過是二流的安保公司。和你們這樣連軍艦、裝甲車甚至導彈都可以裝備的安保公司相比我們還是太弱小了……”聽得司徒雷的話唐昱連道不敢，隨後笑着對司徒雷道：“其實我們的目標都是一樣的，我成立這家安保公司的初衷也是為了保障東南亞的確的華人同胞們的安全。畢竟歷史上的教訓太慘痛了！我們對於這些個該死的東南亞猴子們必須要有着足夠的警惕！”說著，唐昱的眼中流露出絲絲的殺氣！對着司徒雷緩聲道：“這次，我打算給這些個猴子們一個慘痛的教訓！告訴他們：血債那是要血償的！”　　聽得唐昱這番擲地有聲的話，一眾洪門和黑水國際的漢子們不禁停下了手頭的動作！看向唐昱的目光中帶着讚賞與贊同！黑水國際的漢子們自不必說，他們都是軍人出身而能夠在這裏的都是正統的內地軍方的最精銳的戰士！他們比任何人都迫切的想要維護華人同胞的利益，而在這幾天里他們沒少看那些華人被羞辱、被屠殺的資料！憤怒早已經在他們的心頭堆積，就等着唐昱的一聲令下他們便直接殺向戰場將那些個該死的印尼猴子們屠戮殆盡！而致公堂的這些個漢子們更是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對於華人悲慘的處境而憤怒無比。事實上能夠加入洪門、加入致公堂的人幾乎都是有着一腔熱血的！在淞滬抗戰爆發不久，司徒美堂便聯合紐約各僑團組織成立了“紐約華僑抗日救國會”，開展抗日救國活動。它是海外華僑成立最早的抗日救國團體之一。1932年2月初，司徒美堂在安良堂（美洲致公堂的一支，由司徒美堂創立）主持召開了幹事會，作出三項決定：1。以致公堂名義呼籲支持在上海堅持抗日的中國軍隊；2。迅速成立洪門籌餉機構，發動募捐；3。組織華僑青年航空救國。從九一八事變到抗戰勝利，美洲華僑開展抗日救國活動竟然長達14年！據統計，此間美洲華僑為祖國捐款總額達6900多萬美元，其中美國華僑捐款5600萬美元，成立95個捐獻團體，開會籌款達437次。僅紐約“籌餉總會”募捐達1400萬美元，其中紐約華僑捐款額高達330萬美元！據統計美國華僑為祖國抗戰捐獻飛機30多架、捐獻各種車輛數百輛，回國參戰的華僑青年成百上千，其中大多數參加了當時的中國空軍！為了祖國血灑長空！司徒美堂是當時紐約地區為祖國捐款最多的17名華僑之一；他領導的安良堂是紐約華僑社團為國捐款最多的一個僑團！　　而致公堂回國抗戰血染沙場的弟兄更是數不勝數！

# 第五百九十四章 一觸即發 上

　　事實上，唐昱對致公堂的了解也有限的很，倒是對司徒家族知道的比較多，而且近來因為黑水國際的關係，對世界上各個地區的類似於黑社會的組織以及各種武裝力量都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就像意大利黑手黨，俄羅斯車臣，致公堂，洪門，青幫，這些，都有專門的人收集情報送到唐昱的案頭供他了解，甚至，有部分情報，根本就是直接從總參處調過來的，他這也算是獨一份了。　　正因為專門去了解過世界各地的武裝力量，唐昱這才了解到致公堂的。　　黑水國際做的是安保生意，自然少不了和各個地方的武裝力量打交道，交火啥的，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唐昱自然不可能不去了解。　　致公堂在國外赫赫聲名，唐昱自然也是知道的，只不過黑水國際與致公堂幾乎沒有交集，所以兩者之間也沒有打過交道，所以，對於司徒雷的出現，唐昱才有些奇怪。　　所以，一見到司徒雷，唐昱腦中自然而然的浮現出關於致公堂的記憶。　　致公堂，其實又稱義興公司、洪門，算是洪門的分支，是清末海外華僑會黨組織。清咸豐、同治年間成立，總部設於舊金山，紐約、芝加哥等地設有分堂，以反清復明為幟志。這次過來印尼支援的，主要便是紐約致公堂的人馬，當然，司徒雷帶過來的，也有一小部分是舊金山和芝加哥的人，只不過人數極少，司徒家的勢力，主要還是在紐約一代的，對舊金山和芝加哥等地方的影響力已經越來越小。　　當初，戊戌變法后康有為令保皇會人梁啟超、徐勤等加入致公堂，使致公堂帶上保皇色彩。1904年孫中山為聯絡華僑而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接受“洪棍”（洪門稱“元帥”為“洪棍”）之職。旋赴北美，在總堂大佬、黃三德支持下重訂章程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實行會員總註冊，試圖使其成為資產階級性質的團體。1905年由愛國華僑司徒美堂任總監督。1911年曾與同盟會聯合組成洪門籌餉局（對外稱國民救濟局），籌款支援辛亥革命。后發展為中國致公黨的前身。　　致公堂是洪門的一個海外分支機構，當初，他們一致的對外稱曰“天地會”或“紅幫”，對內則稱洪門。“洪”說的是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號的“洪”。其目的是反清復明，特彆強調會員對組織的效忠，尤以義氣為重，這應該算是比較早的時期了。那會兒，洪門主要在福建、廣東及長江流域一帶活動，之後才隨着淘金熱，這些秘密會社組織逐漸蔓延至南洋及美國各地。　　美洲洪門組織最早產生在檀香山，當初叫三合堂（含廣德堂、協議堂、丹山堂），在舊金山有洪門堂，在加拿大有洪順堂。1876年，洪門致公堂在檀香山正式登記成立，接着致公堂在美洲普遍出現。致公堂“以義氣團結，以忠誠救國，以俠義除奸。”的三大信條表明，它是一個以團結組織華僑、維護自身利益及反清救國為己任的組織。1903年9月，孫中山先生從日本赴檀香山，為了爭取和發展革命力量，掃除保皇黨對洪門的影響。他到各地發表演講宣傳革命思想，還創辦《檀山新報》，親撰《敬告國民書》、《駁保皇報》等文章。並於1904年1月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此事在當地引起很大影響。由於孫中山先生加盟致公黨並對其組織進行了改組，使致公堂組織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壯大。　　1904年，孫中山先生在舊金山致公堂總部，親自為致公堂重修新章，對致公堂組織進行整頓和改造。孫中山先生充分肯定了洪門的歷史作用，對洪門的弱點也作了直截了當的批評。在他的指導下，重新修訂的新章具體條款為八十條，主要內容為四點。第一：“本堂名曰致公堂，總部設在金山大埠。支堂分設各埠。茲有名目不同者，今概改正，名曰致公堂，以昭劃一”；第二：“本堂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本堂以協力助成祖國同志施行宗旨為目的”；第三：“凡國人所立各會黨，其宗旨與本堂相同者，本堂當認作益友，互相提攜；其守旨相反者，本堂當視為公敵，不得附和”；第四：“凡各埠堂友須一律註冊報名於大埠總堂，方能享受總堂之一切權利”。　　這，其實便是致公堂的立身之本，只不過隨着時代的發展，這些東西自然也發生了許多的變化，像現在活躍在美國的致公堂，許多對外都不以致公堂為名，大多從事的也是涉黑的事情。　　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導入，使致公堂組織得到了較好的整頓與改造，民主革命十六字政綱的確立，使致公堂由一個封建幫會改變成了一個具有民主主義革命性質的進步組織，有了歷史性的進步，開始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海外洪門組織自開山立堂的宗旨，是愛國家，愛民族，抵禦外來侵略。300多年來，他們為了保衛祖國而浴血奮戰，抗禦外侮，產除軍閥，進行鬥爭，進行革命。1923年10月10日，五洲洪門第三次懇親大會在美國舊金山召開。司徒美堂、黃三德及海外不少洪門團體的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這次大會着重討論了改堂為黨，成立中國致公黨的問題，所以實際上了也是第一次正式籌備組黨會議，並通過了《中國致公黨黨綱草案》，會議決定成立中國致公黨籌備委員會。1925年8月籌備委員會總會又發出《通告全體洪門人士書》，就有關建黨的具體事項，通告了全體洪門人士。1925年10月10日，五洲洪門第四次懇親大會在舊金山召開。來自美洲各地、香港、澳門和上海等地的洪門組織代表參加了會議。大會的主要內容是：決定以洪門致公堂為基礎，組織華僑政黨，定名為中國致公黨；通過《中國致公黨黨綱》；選舉陳炯明、唐繼堯為黨的正副主席總理。這一次懇親大會為中國致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國致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宣告了中國致公黨的成立，標志著華僑政治力量的新的崛起。中國致公黨成立后，在美洲凡是有堂的地方都建立了黨的組織，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致公堂組織也實行改堂為黨，使致公黨的組織遍布亞洲、美洲等30多個國家，但由於洪門之間有較強的獨立性，改堂為黨的決議，未能在海外各地洪門團體中普遍實行，實際上形成了黨堂並存、堂黨不分的格局。在中國致公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後，又決定存堂保黨，以黨領導堂，這一決定和“一大”相比是很大進步。“九・一八”事變后，致公黨領導廣大黨員投入了抗日救國鬥爭，譴責老蔣不抵抗政策，並通過致公堂等洪門團體發動華僑积極支持國內一切抗日救亡運動。司徒美堂也立即聯合各僑團組織，發動了募捐救國，又親自攜帶僑胞及捐贈物資到上海慰問十九路軍。1937年“七・七”事變后，司徒美堂以古稀之年，奔赴呼號於美國、加拿大、古巴、秘魯、巴西、巴拿馬等國之間，宣傳抗日救國。　　紐約的致公堂在紐約也小有勢力，當然，用小有勢力來形容，似乎有些輕視他們了，在紐約的涉黑勢力中，致公堂應該算是最上層那個圈子裡邊的，不過比起黑水國際來，那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致公堂少東家司徒雷的到來，讓唐昱這邊的人手更加的充足，黑水國際原本就過來了一萬多人，現在再加上致公堂的人，已經有小兩萬了。事實上，司徒雷帶過來的，幾乎是紐約致公堂百分之八十的武裝力量了，這次，他也算是孤注一擲，把紐約致公堂這未來二三十年內的命運，與黑水國際緊緊的糾纏在一起，若是黑水國際能長盛不衰，那紐約致公堂憑藉著這次的投名狀，自然也是未來無限，但若是黑水國際走了下坡路，敗落了，那參与到這種事情當中的紐約致公堂，自然也不會有什麼好下場，這種涉及到國與國之間的事情，根本不是一個幫派的力量能夠摻和的。　　就司徒雷而言，司徒家現在的勢力已經僅僅局限在紐約一隅之地，對舊金山和芝加哥等地方的影響力越來越小，司徒家也進入了瓶頸期，而類似於致公堂這樣的組織，對於他們而言，那就是不進則退，一旦有朝一日失勢了，那就是萬劫不復之地。　　司徒雷作為司徒家這一代的佼佼者，他能想到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把致公堂和黑水國際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形成共同利益紐帶，這樣的話，才能讓司徒家重現輝煌。　　目前看來，有着整个中國在背後支撐的黑水國際，只會如日中天的一直發展下去，根本不可能敗落了，所以，司徒雷這次的孤注一擲，目前看來，不算是孤注一擲，而是很有把握的投資。　　當然，致公堂的人過來，也不僅僅就是為了這紅果果的利益瓜分的，他們也是華人，心中有着熱血，也看不得華人被欺負。致公堂原本的信條便是保家衛國，這些在印尼飽受欺凌的華人同胞，讓他們有感同身受的被羞辱的感覺，所以，他們不遠千里響應唐昱的號召趕過來，為印尼的華人同胞撐腰。他們的心頭，自有熱血噴涌，他們的胸中，自有義憤填膺。　　當然，雖然致公堂也過來了不少人，不過其人員素質與黑水國際的雇傭兵相比便差了很多，紐約致公堂的安保公司，與黑水國際根本不是一個檔次，中間還隔着好幾檔呢。那些來自俄羅斯、立陶宛、白俄羅斯等地的精銳軍人，大都是手上見過血沾染過人命的精銳，是殺人如麻的機器，致公堂的人雖說手上也見過血，不過和那些從戰場上廝混過退下來的老兵油子比起來，那就差遠了。　　當然，唐昱對這些人可是歡迎的很，正所謂多一個人就多一分力量嗎，現在多出來的，可不僅僅是一個兩個，而是整整幾千個，是紐約致公堂幾乎全部的武裝力量了。事實上，單單集中這些人便花了司徒雷不少的時間，致公堂雖然有不少的人馬，但是這些武裝力量，肯定不可能全部放在紐約的，要是那樣的話，那豈不是亂了套了，就算是別人不找他，美國當局也不敢讓幾千人的武裝力量活躍在紐約。所以，實際上，這些人，在紐約的，不過是一千出頭的人馬罷了，其餘的人馬，要麼分散在致公堂下邊的安保公司，要麼作為雇傭兵活躍在非洲和中東，要麼在金山角地區，甚至，他們在非洲還控制了一個小國的武裝力量以方便他們在當地的礦山利益得到保障。司徒家這次真的下了大本錢，除了保留必要的看家人馬之外，餘下的武裝力量，全部被集中起來，通過各種渠道來到了印尼。

# 第五百九十五章 一觸即發 下

　　黑水國際發展到如今，能動用的人馬自然不是來到印度尼西亞的這一萬多人，哪怕單單以精銳而論，也遠不止這個數，只不過高層的幾個大佬，包括趙老和何老在內的幾個人都明裡暗裡的和唐昱暗示過，這次到印度尼西亞，無論什麼情況下都不能以國家的名義，只能是個人名義，或者說是黑水國際的名義。印度尼西亞與華人的關係本來就很緊張，這時候，自然不適合讓大批擁有武裝力量的華人湧入，而且，如果華人參與交火的話，事後也不大好處理，不過黑水國際這次帶來的全是來自俄羅斯、立陶宛、白俄羅斯等地的精銳軍人，一個華人也沒有，事後國家不僅要對排華事件對印度尼西亞問責，還要讓他們打碎了牙齒往肚子里咽，讓印度尼西亞當局在黑水國際手中吃個啞巴虧。　　致公堂的人攜帶的武器與黑水國際也不能相提並論，雖然致公堂號稱洪門的分支，在美國那種地方發展，也不會缺少了武器，不過比起黑水國際，那簡直就是四五十年代的美軍裝備與朝鮮的對比，根本不在一個檔次上邊。　　司徒雷看到那些武器，立馬便眼冒綠光，唐昱自然也不會虧待了這些千里迢迢趕過來幫忙的弟兄，立馬讓黑水國際緊急調用一批武器彈藥過來，補充給致公堂的人。　　也虧得黑水國際準備的武器彈藥都充足無比，滿足了司徒雷的人的需要之後，還是有不少節餘，每個人身上配給的彈藥分量，足夠支持單兵作者十天。　　而此時，印度尼西亞的局勢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接近兩萬人的武裝力量湧入國家，印度尼西亞當局自然不會毫無察覺，到5月9號時候，蘇哈拓的桌子上已經擺滿了關於黑水國際的情報，很明顯，這是一家在中國當局支持下發展起來的安保公司，沒有一個國家的力量在背後支持，黑水國際根本無法獲得那麼多戰鬥力十足的戰鬥人員以及大量的武器彈藥。　　退役的軍人不見得戰鬥力下降，相反，他們因為在部隊呆了多年，戰鬥經驗十足，體力也正處於充沛的壯年時期，可以想象，這些人在黑水國際獲得充足的訓練、十足的薪水和先進的武器之後，到底會爆發出什麼樣的戰鬥力來。　　而沒有黑水國際之前，這些退役老兵，在社會上沒有一技之長，大都淪為社會底層的人物，更有些迫於生活的種種壓力而墮入邪道，現在的黑水國際，不僅解決了他們的後路，也幫助了國家諸多方面，對唐昱和國家來說，這都是雙贏的局面，只不過國家不會承認黑水國際的靠山就是中國的。　　這時候的黑水國際的武力值已經成長到一個非常恐怖的地步，如果有充足的彈藥供應，他們推翻一個非洲中等國家的政權根本沒有任何難度，到中東地區去參与戰爭，都能佔到主動地位，可以想象，這樣一群暴力分子的湧入，對印度尼西亞當局到底會造成多大的震動。　　事實上，此時的蘇哈拓已經焦頭爛額了，頗有些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感覺。　　他和他的女婿，那個被稱為屠夫劊子手的普拉沃斯中將，為何要策劃這次的排華行動？事實上，他們是為了轉嫁印度尼西亞的社會內部的矛盾，要讓民眾發泄不滿，把對政府當局的矛盾轉移到掌握了印度尼西亞絕大部分財富的華人身上。　　普拉沃斯中將是總統蘇哈拓的女婿，是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曾擔任特種部隊司令，他為了個人利益，試圖製造一場混亂，使武裝部隊總司令維蘭托無法恢復首都的治安，這樣，普拉沃斯就可以迫使蘇哈拓宣布軍事管制，然後由他出面控制局勢。同時給蘇哈拓的政治對手―――即將接替他的哈比比一個難堪。　　事實上，普拉沃斯一直在精心的策化這件事，並開始將計劃付諸實施。按照他的計劃，首先，由軍方出面，收買地痞、流氓、黑社會組織、反花團體和極端勢力，進行準備活動。而且開始訓練暴徒縱火搶、劫及強暴華人婦女，甚至，他還明碼標價的進行承諾，承諾每強姦一名華裔婦女能得到2萬印度尼西亞盾（約2美元）的報酬，5月中旬開始實施。　　當然，他的計劃此時看起來似乎要胎死腹中了，暴徒們雖然已經在訓練，但是讓他無奈的，黑水國際的示威行動實在是太明顯了，近兩萬人的特戰人員的湧入，大量的單兵武器甚至重兵器的偷渡入內，都給他帶來了大量的困擾，如果拿印度尼西亞一國的軍事力量來對抗黑水國際，毫無疑問，黑水國際肯定不是對手，但是他可以這樣做嗎？不行，肯定不行，那樣就是戰爭了，而此刻的印度尼西亞，根本支撐不起一場戰爭，哪怕是規模不大的戰爭都足以拖垮他們此時的經濟困局。　　更讓蘇哈拓和他女婿無奈的是，黑水國際的武裝力量的湧入，他們甚至都沒有辦法對中國提出抗議，因為那些人裡邊，幾乎沒有中國國籍的人，黑水國際在名義上也和中國沒有關係，中國完全可以置之不理，所以，蘇哈拓現在很頭疼他完美的轉嫁矛盾的計劃失敗了。　　在另外一個時空，這個計劃被普拉沃斯完美地實施了，但是蘇哈拓不久后就宣布辭職，普拉沃斯的打算落空了，在排華事件之後，蘇哈拓於5月21日下台後，翌日印度尼西亞國防與安全部長兼武裝部隊總司令維蘭托上將便立即把擔任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的他調往萬隆當毫無軍權的“陸軍參謀與指揮官學校”的校長職務。　　不過這次要落空的，可不止是普拉沃斯的打算，蘇哈拓轉嫁矛盾的打算也要落空了。　　此時的印度尼西亞，已經到了內部矛盾重重的階段，1998年，在西方金融大鱷的一手操。縱下，橫掃亞洲的金融風暴爆發了。印度尼西亞政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印度尼西亞全國的赤貧人口在本年增加到8000萬，佔總人口的40％，民眾生活困苦，階級矛盾空前激烈，民眾對此感到極度不滿，長期積累的怒火即將爆發。伴隨而來的毫無疑問會是罷工、示威和騷亂，嚴重威脅到蘇哈拓政權的統治。在這種情況下，蘇哈拓政權就開始考慮將火山熔岩引向印度尼西亞社會中最沒有政治權力的那一部分――華人。　　華人是蘇哈拓政權的排汽閥，多年以來，每當民怨沸騰要將社會炸裂時，這個排汽閥就會被啟動，這樣蘇哈拓家族的政治和經濟統治就能躲避衝擊，繼續存在下去。這是蘇哈拓統治結構中的最黑暗、最隱秘又必不可少的一環，其意義和希特勒屠殺猶太人是同樣的。只有把階級矛盾轉化為民族、矛盾，把階級怒火轉化為種族仇恨，同時將華人宣傳成所謂的不信仰斯蘭教的居民，可惡的異教徒，這樣才能維持一個剝削壓迫的社會結構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說，種族主義實際上也是任何一種階級統治政權的不可或缺的構件。即使是特別愛標榜民主的美國，不也是以對黑人的種族歧視作為它社會穩定的排汽閥嗎？三、K黨和印度尼西亞的極端排華勢力實際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統治集團的主流在平時也看不起它們，但卻深深懂得極端右翼勢力的存在的重要性。　　蘇哈拓一貫的政治手腕就是把華人當成是維護他的獨裁、貪污統治的擋箭牌，為了使每次人民的反貪污反獨裁運動迷失方向，每當人民的不滿運動達到頂點時，他就會利用新聞界、電視台、無線電台以及印度尼西亞原住民對華裔在事業上的成就所產生的妒忌之心，以及極端分子盲目仇視的心態，煽動他們燒、殺、搶華裔財產甚至強姦華裔婦女。每次發生燒、殺、搶以及強姦事件之後，印度尼西亞原住民對總統蘇哈拓的恨意就會下降，印度尼西亞人民反對總統蘇哈拓的統治的壓力就相應的減輕了。這樣，就達到蘇哈拓繼續統治印度尼西亞的目的了。　　以華裔作他的擋箭牌以及高壓鐵腕手段使他的獨裁統治成功地延續了32年，而現在，蘇哈拓還想通過這樣的手段，把他在印度醫學院的獨裁統治繼續維持下去，可是，有唐昱介入此事，哪有那般容易讓他得逞，事實上，他不僅無法得逞，還要為之前的輿論背負巨大的壓力，那些被特訓的暴徒如果被黑水國際威逼的無法對華人動手，他們的衝動因子，最終只會發泄到蘇哈拓政權當局身上。　　事實上，此時的印度尼西亞，早就頭上生瘡腳底流膿了。　　在蘇哈拓獨裁統治下，印度尼西亞是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蘇哈拓家族及其政治盟友利用手上的特權聚斂了大量財富。蘇哈拓家族控制的120家公司通過與國家石油公司簽署承包合同中獲利，國營石油公司因而成為蘇哈拓家族的“搖錢樹”。據不完全統計，蘇哈拓家族的財產超過350億美元。他們擁有的銀行和企業有恃無恐，肆無忌憚，大量舉債擴張。印度尼西亞公私外債總和超過了1500億美元。國民經濟結構嚴重扭曲，銀行系統十分脆弱。在遭到金融風暴的衝擊之後，印度尼西亞貨幣劇烈貶值。在1997年7月用2400印度尼西亞盾可以兌換一美元，到了1997年年底，要用17000印度尼西亞盾才能換到一美元。印度尼西亞貨幣貶值六倍多。與此同時，印度尼西亞股票指數暴跌，1997年初向印度尼西亞投資100萬美元，到了年底要撤退的話，恐怕只能賣上6萬美元。在匯市和股市雙重打擊下，外國投資者損失慘重，紛紛以各種方式逃出印度尼西亞。　　資金外逃還是小事，關係國民根本的糧食問題也出現了大問題。在1996年和1997年，由於厄爾尼諾現象，印度尼西亞大旱，糧食減產。　　印度尼西亞地處熱帶，土地肥沃，一向不缺糧，可是令人出乎意料，在印度尼西亞許多地方很快就出現了飢荒，有一半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非常荒誕的是，就在印度尼西亞政府大量進口糧食的同時，卻仍有大量糧油出口。印度尼西亞政府把出口糧食和食油的出口關稅提高到60％，仍然無濟於事。這個道理並不複雜。假定在國際市場上一公斤稻米的價格為一美元，在1997年底相當於2400印度尼西亞盾。在印度尼西亞盾大幅度貶值之後，如果把糧食走私出口，一公斤仍然可以換一美元，在1998年7月摺合下來就是15000印度尼西亞盾。即使印度尼西亞國內市場價格上漲一倍，在國內市場出售也只不過4800盾。走私出口糧食的利潤在300％以上。印度尼西亞是一個島國，海軍力量有限，很難有效地制止海上走私活動。在國內已經出現飢荒的情況下，仍然有不少奸商走私出口糧食和食油。由於在國際市場上食油的需求比較旺盛，弄得印度尼西亞國內許多地方已經沒有食油供應，有20％以上的老百姓已經處於飢荒狀態。　　在1997年底聯合國的一些組織還預期印度尼西亞的經濟增長率在1998年可以達到3％，在1998年第二季度印度尼西亞的國民經濟劇烈下降了16.5％。在新加坡的經濟學家們認為，印度尼西亞經濟在1998年起碼要下跌15―20％。由於貨幣象崩潰一樣地貶值，經濟秩序混亂，國內生產基本處於停頓狀態，印度尼西亞幾乎喪失了出口換匯能力，甚至，印度尼西亞在短期內到期的外債有500多億美元，根本就沒有償付的可能。　　由於銀行出現大量壞賬，資金周轉不靈，銀行利息高達60％。這使得一般企業根本無法承受貸款利息負擔，許多企業由於缺乏流動資金而破產倒閉。失業率迅速上升，打破了歷史記錄。　　與此同時，物價飛漲，通貨膨脹率高達80％―100％。企業普遍凍結工資，處於赤貧狀態的人數迅速增加。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惡性通貨膨脹導致銀行存款出現了嚴重的負利率，加速了資金外流，使得已經嚴重失血的印度尼西亞經濟雪上加霜。　　甚至，在今年的4月份，一向由政府控制的汽油和電力價格猛漲，嚴重威脅到廣大居民的基本生活，終於導致在雅加達各個大學的校園內出現了反對蘇哈拓政府的大規模學生運動，要求清算蘇哈拓家族的貪污腐敗，追究經濟危局的責任。上萬名學生佔領了議會大廈三天，學生運動風起雲涌，如火如荼，矛頭直指腐敗的蘇哈拓家族，這也是排華運動的開端，是蘇哈拓的布局之一，他就是為了引導矛盾的。　　事實上，在另外一個時空的5月12日，印度尼西亞的軍警在特利剎蒂大學開槍打死了6名示威學生之後，激起了社會各個階層的強烈抗議，雅加達的局勢會徹底的失去控制，不過在這個時空，局勢還沒有走到那個地步，蘇哈拓還在猶豫，到底要不要按照步驟來發動暴、亂，大量的武裝力量的湧入，肯定是為了保護華人的，如果硬着頭皮上的話，那就不是暴、亂，而是戰爭了，戰爭一定能夠拖垮他的政權的，對於一個政客來說，他時刻考慮的都是自己的利益會不會受到損失，為了利益，他可以毫不猶豫的策動排華暴、亂，同時，為了利益，他也可以給華人裝孫子，一切都是利益，這便是政客的做事風格。　　而此時，唐昱正在雅加達和司徒雷討論印度尼西亞的歷史，並給他分析為何老是會有排華事件，此時，雅加達的局勢，一觸即發。

# 第五百九十六章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

　　“事實上，印度尼西亞從來都是排華問題最為嚴重的國度之一，從1740年荷蘭殖民當局製造的紅溪慘案開始，印度尼西亞曾發生過許多起大規模的排斥、屠殺、迫害華僑華人的慘劇。就像1945年11月的泗水慘案、1946年3月的萬隆慘案、同年6月的文登慘案、8月山口洋慘案、9月的巴眼亞底慘案、1947年1月巨港慘案，我曾經仔細的研究過這個國家，發現了很多的事情，現在的局面，似乎又要重複多年前發生過的慘劇，閉着眼睛，我似乎已經能夠看到那撲面而來的慘烈景象，你能夠想象出，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嗎？”唐昱說著，臉色卻有些沉重。　　“我仔細的考據過歷史，現在的印度尼西亞民族，根據別人的考據，其祖先應該是發源於中國的西南地區，主要是雲南省，他們和現在雲南省的傣族是同一祖先。在歷史久遠的年代，傣族的祖先向南遷徒，先到泰國，也就是現在的泰國民族，再向南遷徙到馬來亞，即現在的馬來民族；再繼續南遷到印度尼西亞諸島，就是現在的印度尼西亞民族。”　　說著，見司徒雷臉上露出疑惑的神色，這才意識到，人家雖然是華裔，卻生在美國長在美國，對於中國久遠的歷史可未必了解，就像傣族之類，他都未必知道在說什麼，不過唐昱還是繼續往下說，也沒有給解釋的意思，事實上，自從到了雅加達之後，唐昱便一直很壓抑，他不知道，自己的介入，到底能不能避免發生來另外一個時空的杯具，不知道能不能阻止那個杯具的發生，不過不管怎麼樣，他都要儘力的組織，黑水國際已經很滯留在印度尼西亞的諸多富商取得了聯繫，為他們短暫的簽署了一份雇傭合同以派遣安保人員對他們進行保護，華人聚居地也多了很多黑水國際的安保人員在出沒，以避免突發的暴、亂。　　當然，黑水國際做的最多的，就是把印度尼西亞國內此時存在的種種跡象，用他們隱秘的手段獲取情報並把這些情報通傳給各個華人，勸說他們撤離，像軍方秘密特訓暴徒準備參与打砸搶的情報，就被黑水國際搞到了視頻資料，有這些視頻資料在，他們想不相信都難。　　對於唐昱來說，他能做到的也只有這些，剩下的，就只能盡人事聽天命了，如果蘇哈拓想要一條道走到黑，那黑水國際也只能捨命相陪，黑水國際最初創立的宗旨之一，不就是要保護這些身在異國他鄉的華人同胞嗎？　　如此想着，唐昱繼續和司徒雷說著印度尼西亞這個名族的歷史。　　“事實上，據我所知，早在公元10世紀，為躲避東漢時期黃巢起義之亂，許多中國人來到了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上的巴鄰邦耕植。然後到了唐宋時期，因政治原因流落到東南亞的人也不少。到了宋元交替時期，不少宋朝遺臣流亡海外，如宋朝遺老鄭思肖就逃居印度尼西亞爪哇。明清時代，明朝的福王子、唐王子則先後越海到爪哇。1683年，一些不願降清的鄭克爽政權將士也從台灣搭船轉爪哇，這些都是可以考據到的東西。”　　“明代以後，由於中國沿海資本主義的萌芽，海外貿易的發展，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化現象，破產的农民、手工業者紛紛渡海謀生。出現了許多肩挑中國磁器到外叫賣的小商人，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因為這裏的生活條件比中國內陸好而留了下來。之後，又有華人因各種原因，陸續從中國遷來。他們中主要成分為商人、漁民、留學印度尼西亞的學生等等。這部分人主要為男性來到印度尼西亞后，部分人與當地人通婚，紮下了根。”　　“然後就是近代工業革命了，在印度尼西亞群島，荷蘭東印度公司於1619年佔領雅加達后，百業待興，急需勞力。他們看中了勤勞的中國人。首任總督占・彼得遜・昆認為，這個共和國不論吸收什麼民族，必須華人占多數，然後這個共和國才能生存下去，所以，這個公司千方百計地招徠中國移民，甚至不擇手段地採用強盜行徑，派遣武裝船隻到中國沿海劫掠人口。可以說，在西方殖民者到來之前，雙方並無大的糾紛，甚至可以說是和諧相處，根本沒有太大的矛盾，真正的改變，便是殖民者的到來。”　　“不久之後，海上馬車夫――荷蘭人，來到了這裏，荷蘭殖民者從17世紀以來統治印度尼西亞350年。殖民統治者的統治手段不外乎分而治之和尋找統治者的代理人。荷蘭殖民者挑選少數上層華人和上層原住民充當其代理人。荷蘭殖民者控制的大公司真正操縱價格變化，實行經濟掠奪，卻讓眾多從事小商小販的華人背負操縱經濟的惡名，這便是華人與原住民矛盾的初始了，應該說是殖民者特意為之，名曰分化而治。荷蘭殖民統治者為把反荷的情緒轉卸給華人，不斷挑撥原住民和華人之間的關係，以坐享漁人之利。因此，印度尼西亞華裔成為印度尼西亞政局從不間斷的集團利益鬥爭的代罪羔羊。”　　司徒雷對這些歷史自然不是很知曉，他也沒必要知道，他的到來，一來是代表家族聲援此地的華人，以增加紐約致公堂在華人中的聲望，而來藉此和黑水國際搭上關係，為家族謀求新的出路，這才是他的目的，至於歷史那玩意兒，草，還是讓他見鬼去吧，當然，這句話他現在肯定沒膽量對唐昱說出來，反倒要做出一副認真聽的模樣。　　當然，現在的唐昱也沒心思關心這些，繼續往下說，“這個世紀的4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者繼承荷蘭殖民者的統治手段開始通知印度尼西亞，在日本皇軍‘駕臨’千島之國前，他們早已經派遣了為數不少的間諜，滲透到印度尼西亞各地。日本間諜們很清楚看到，要讓皇軍順利‘進入’印度尼西亞，上策就是挑撥原住民和華人之間的關係。所以他們到處散布華人是支那狗（印度尼西亞當局叫華人為支那（Cina）即始於此時），華人是吸血鬼，只有日本皇軍才能‘拯救’印度尼西亞原住民，只有日本皇軍和印度尼西亞才能‘共榮共進’。當然，原住民中為數眾多的有識之士後來也覺醒過來，高舉抗日義旗，還有很多華人也加入了這個抗日鬥爭的行列，但是絕大部分的原住民在當時都被日本的口號所欺騙。殖民主義者、帝國、主義者所設下的圈套，對印度尼西亞民族和國家產生長遠的傷害。可以說，華人與印度尼西亞之間的矛盾，便是荷蘭和日本殖民者刻意造就的，而這種矛盾一旦經歷了很多年很多代，便成了仇恨，洗不清說不明的仇恨。”　　“到了1945年印度尼西亞獨立，荷蘭殖民者撤離印度尼西亞。華人經濟曾有一個進一步發展的契機，但很快就面臨挫折，這個挫折，便是蘇哈拓政權造成的。60年代，經過長期策劃和準備，蘇卡諾總統頒布嚴厲的法令P.10，宣布嚴格限制華人商業活動的10條規定：禁止華人在縣以下的所有商業活動。強制華人結束小商小販的生意，並必須離開縣以下地區，由此而掀起了獨立以來最嚴重的排華反華浪潮。60年代中期，印度尼西亞進入了蘇哈拓執政的年代。蘇哈拓為擺脫經濟困境，在經濟上雖然又放寬華裔的經商限制，在政治上卻對華裔實行一系列更加嚴厲的‘強制同化’的政策。扼殺作為印度尼西亞公民的華裔在其他領域的權益，扼殺其平等的公民權。例如禁止華裔參政參軍、關閉華文學校、限制華裔進大學、嚴禁使用華文；華裔要放棄華文姓名，用印度尼西亞文改名換姓，並在華裔居民證上打上恥辱的記號等等。他們公然違背聯合國關於人權的宣言和公約，嚴重侵犯華裔的基本人權，進一步把華裔族群與其他的族群對立起來，蘇哈拓也是罪魁禍首之一，哼。”　　唐昱說著便冷哼了一聲，事實上，自從蘇哈多上台以來，印度尼西亞已經大大小小發生了十多起排華事件。如1963年3月至5月從西爪哇蔓延到中、東爪哇的排華騷亂、1965年至1967年全印度尼西亞性的排華浪潮、1974年由反日運動引起的排華騷亂、1978年雅加達由學生示威引發的反華騷亂、1980年11月中爪哇的排華暴、動等。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各種大小程度不同的反華、排華流血事件此起彼伏，幾乎每年都在印度尼西亞各地上演。　　1967年靠政變上台的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哈拓，用軍事獨裁統治印度尼西亞32年，一直在利用華人的生命鞏固自己的政權，在所謂反、共“清洗”浪潮中，就有50萬名“左翼分子”被殺，另有60萬名未經任何審判被關進牢里。　　只是由於蘇哈多政權的基礎未動搖過，所以每次排華事件只是作為一種政治手段而受到控制，沒有進一步擴大以致動搖其政權目的達到后就平息下去，之後又利用華裔振興經濟。再出現這種狀況，仍然這般做法。如此反覆，屢試不爽。在蘇哈多執政三十多年期間，廣大華裔對之習以為常，感到麻木了，並沒有意識到被扼殺了的公民權益，早已潛伏着關係到自身生死存亡的政治危機了！　　司徒雷對這些沒有那麼深的體會，不過對三十年前的930事件卻感觸頗深，因為他有幾個長輩，便是死於當年的930事件。

# 第五百九十七章 憶往昔――930

　　在蘇哈拓長達32年的統治時間里，華人被打壓、司空見慣，印度尼西亞現當代幾乎重大的排華事件都發生在蘇哈拓時代。而這背後，清晰可見的卻是蘇哈拓政府行為。　　08年蘇哈拓死後，有媒體人聲稱，他的死，至少把三個秘密帶入了墳墓，其中之一，便是當時是陸軍少將的蘇哈拓，對1965年9月30日“9・30事件”當晚，綁架和謀殺6個印度尼西亞陸軍將領的陰謀是否知情？　　1965年9月30日至10月1日發生了舉世震驚的“9・30事件”，這一事件引發了印度尼西亞歷史上最殘酷的血腥大屠殺，並導致蘇家若下台和蘇哈拓長達32年的獨裁統治。長期以來，雖然疑點重重，但事件的真相一直被掩蓋。由於涉案人員大都逝去，揭開這一謎底已成為難題。　　20世紀60年代初，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迅速發展為擁有300萬黨員的大黨，並成為蘇家若總統可資依靠的政治力量。蘇家若明確說道：“我是共產黨人的朋友，因為共產黨人是革命者。”　　1965年5月他又講，“沒有共產黨幫助，印度尼西亞永遠也不能作為第一流的大國出現”，“我愛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把它看成我的兄弟”。蘇家若的言行引起印度尼西亞右翼勢力，特別是陸軍中右翼勢力的怨恨。陸軍中得到美、英支持的“將領委員會”密謀發動推翻蘇家若總統的政變。　　1965年9月21日，由40名陸軍高級軍官組成的“將領委員會”秘密集會，並從首都雅加達以外調遣軍隊，準備於10月5日建軍節時發動政變。這些陰謀活動被蘇家若總統的衛隊長公羽東中校獲悉。他聯合陸軍戰略預備隊加里曼丹第四軍區司令蘇帕左准將和陸軍上校狄臘福等，決定採取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綁架陸軍主要領導人，挫敗政變圖謀，並由狄臘福兩次去見當時掌握強大的陸軍戰略預備隊兵權的蘇哈拓將軍，向他彙報情況。　　9月30日夜22時，公羽東等人採取了行動。7輛卡車裝滿身穿總統衛隊服的武裝士兵從哈林空軍基地出發，次日凌晨到達雅加達，然後分赴7名陸軍將軍的寓所搜捕。結果，陸軍參謀長雅尼中將、潘賈伊坦中將和哈約諾少將被打死，蘇普拉普托少將、帕爾曼少將和蘇多佐准將被綁架到了哈林空軍基地，後來遭到殺害，只有納蘇蒂安將軍一人翻、牆逃匿。　　10月4日，被殺害的6名將軍和一名副官的屍體在哈里姆空軍基地附近的鱷魚洞的枯井裡發了。據說他們中活着的3個人曾經遭到過印度尼西亞共婦女組織的拷打，這些人的屍體已殘缺不全，有的甚至眼睛被挖掉，生、殖器也被割掉。　　事發后，一直不動聲色的蘇哈拓迅速指揮陸軍進行了全面“反擊”。　　羽東中校的一個最大疏忽是忽視了蘇哈拓少將的力量，沒有把這個印度尼西亞陸軍戰略後備司令部司令列入綁架名單，這就給蘇哈拓將軍和印度尼西亞陸軍以反擊的機會。而蘇哈拓將軍的策略，就是要把“9・30事件”與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甚至蘇家若總統聯繫起來，掀起反、共，以便奪取陸軍和國家的領導權。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公羽東中校的冒險正好中了蘇哈拓和印度尼西亞陸軍早已設下的圈套，給了他們以張網待捕的借口。　　10月1日清晨6時整，蘇哈拓正在家中睡覺。突然，他接到了一名部長的報告，說民族英雄紀念碑和獨立宮附近出現了許多來歷不明的部隊。於是，蘇哈拓立即穿好野戰服，驅車趕往陸軍戰略後備司令部。與此同時，他已知道7名陸軍高級將領已遭綁架，並準備暫時接管陸軍司令部的領導權。　　抵達陸軍戰略後備司令部以後，蘇哈拓迅速了解到，蘇家若總統沒有到獨立宮來，而是直奔哈里姆空軍基地了。7點整，蘇哈拓打開收音機，他第一次聽到了公羽東中校的聲明。由於公羽東曾是印度尼西亞共領導人阿育民的養子，蘇哈拓得出結論，“9・30事件”是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策動的一個政變陰謀。　　聽完廣播后，蘇哈拓立即召見了參加公羽東冒險的兩個營的指揮官，並對他們進行了策反工作。　　大約9時一刻，蘇哈拓召開了參謀部會議，對形勢進行了分析，並擬定出了對策。蘇哈拓首先駁斥了公羽東中校的廣播講話，對與會者說，“公羽東所說的完全沒有事實根據”，“將領委員會根本不存在，有的是一個評委會，全稱是‘陸軍高級軍官職稱評委會’。我就是其中的委員之一。”“保護蘇家若總統的安全，只不過是他們的一個借口。實際情況是，此時此刻，蘇家若總統並不在獨立宮。”　　最後他肯定地說，公羽東的行動不僅針對所謂的將軍委員會，而是有更加深遠的謀略。“他們發動政變，用暴力手段奪取國家政權。這些肯定是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策劃的”。　　會議決定對公羽東中校進行反擊，並由蘇哈拓統一指揮反擊行動。　　會後，蘇哈拓馬上動用了陸軍的內部通訊，與各軍兵種司令和各地方軍區司令進行了聯繫，並通知他們，他已暫時接管了陸軍的指揮權和領導權，只有陸軍戰略後備司令部司令才有權調動部隊。　　中午11時左右，蘇哈拓與部下討論了攻佔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廣播電台和電訊局的計劃，因為這兩個關鍵部門已被公羽東的部隊所佔領。　　12點半，蘇哈拓召開了第二次參謀會議。這次會議主要討論了攻佔哈里姆空軍基地的計劃。考慮到蘇家若總統正在那裡，蘇哈拓向總統發出了警告。當天晚上，蘇家若被迫乘小汽車回到茂物宮――哈蒂妮夫人的住處。　　10月1日，黃昏祈禱時間剛過，攻佔國家廣播電台和電訊局的戰鬥就打響了。在赫魯上尉和烏立普上尉的率領下，陸軍突擊團開進了國家廣播電台和電訊局。由於公羽東的部下已經逃跑，陸軍突陸團未遇到反抗就控制了國家廣播電台。而電訊局當時是由印度尼西亞共的人民青年團看守的。他們以為開進去的部隊是他們的同伴。在這種情況下，解除人民青年團的武裝簡直易如反掌。因此，未放一槍一彈，印度尼西亞陸軍就佔領了國家廣播電台和電訊局。　　7時整，印度尼西亞國家廣播電台播出了蘇哈拓將軍的錄音講話，這次講話使全國都知道蘇哈拓是反叛亂的英雄。在講話中，蘇哈拓告訴全國聽眾，1965年10月1日，在雅加達爆發了一起反革命暴、亂事件，他們自稱“9・30事件”。這些人綁架了6名陸軍高級將領，並非法佔用了雅加達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廣播電台和電訊總局。他還宣布，“陸軍的領導權暫由我掌握。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陸軍、海軍和公安、部隊之間互相理解、互相合作、團結一致，共同平息‘9・30事件’所發動的反革命活動”。　　10月2日中午11時左右，蘇哈拓接到蘇家若總統對他的無線電通知，要他立即去茂物宮一趟。蘇哈拓決定乘吉普車前往。在那裡，蘇哈拓見到了總統和空軍司令達尼等人。蘇家若總統要求蘇哈拓以政治方式解決危機，但遭到了蘇哈拓的拒絕。最後，蘇家若被迫任命蘇哈拓為負責恢復治安和公共秩序的陸軍司令，而普拉諾托少將負責主持日常事務。　　當蘇哈拓從茂物宮返回陸軍戰略後備司令部時，印度尼西亞陸軍已經攻佔了哈里姆空軍基地。公羽東中校已不知去向，艾地乘飛機逃往日惹。空軍司令達尼上將及其家屬在茂物宮，受到蘇家若總統的保護。攻擊哈里姆基地的戰鬥，只發生了零星的對抗，陸軍方面死1人，空軍死2人。至此，“9・30事件”已告完全失敗。　　澳大利亞人萊格在其所著的《蘇家若政治傳記》中稱，“9・30事件”的主要事實雖已眾所周知，“但對其細節和內在含義可能永遠莫衷一是”。　　對這一事件的疑問主要有三：第一，蘇哈拓到底知不知道7名將軍要被綁架？第二，為什麼手握兵權又持反、共態度的蘇哈拓的名字不在被殺的將軍名單中？第三，為什麼公羽東要將抓獲的將軍殘忍地殺害？　　有跡象显示蘇哈拓事前已經獲悉，陸軍一批青年軍官即將在1965年9月30日晚採取行動，綁架幾名陸軍將領。這些青年軍官之一的狄臘福中校，曾經在雅加達一間醫院拜訪了蘇哈拓，向他報告他們計劃先發制人，採取行動對付據稱企圖從蘇家若總統手中奪取權力的“將領委員會”，蘇哈拓當時是印度尼西亞陸軍戰略預備部隊司令。據狄臘福說，蘇哈拓當時的反應是中立的。　　平息“9・30事件”后，以蘇哈拓為首的陸軍領導人及右翼勢力開始了對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全面清剿行動。10月8日，雅加達召開了50萬人的大會，遊行隊伍焚燒了印度尼西亞共總部。　　史無前例的大逮捕和大屠殺隨之拉開了序幕。　　據不完全統計，從1965年底到1966年中不到一年的時間里，約有50萬人被捕，25萬多人被殺。而國際媒體估計的数字要大得多，如《倫敦經濟報》稱死者達100萬。當時流經雅加達的梭羅河水面上，漂浮着許多屍體，河岸被血污浸染。遇難的不僅有共產黨員，還有他們的親屬甚至同情者。　　這次大屠殺已被稱為世界最嚴重的大屠殺。　　在清除印度尼西亞共的過程中，印度尼西亞軍方還將目標對準了蘇家若的總統權力。蘇家若雖極力挽回局面，但在軍方及右翼勢力的阻撓下，他逐步被架空。　　1966年3月11日，3名將領來到蘇家若的茂物行宮，迫使蘇家若簽署所謂的“三一一命令”，把行政權力移交給蘇哈拓。1967年3月7日，在陸軍的壓力下，蘇家若總統被迫交出權力，蘇哈拓任代理總統，而蘇家若仍保留總統職位。但軍方對此仍不滿足，1967年3月12日，軍方操縱的臨時人民協商會議一致通過撤銷對蘇家若總統的任命，剝奪其所有職權。　　這便是當時震驚世界的930事件始末，在那段時間中死亡的人數，有人比喻為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大屠殺，雖然那次的屠殺中的死亡人數沒有六百萬之巨，但多方考證的結果證明，肯定是超過一百萬的。　　“三十年前，一百萬的鮮活生命永久的從印度尼西亞消失，同時從這塊版圖上消失的還包括共和的力量。”唐昱在看到那段歷史的時候，不由自主的感慨了一句，蘇哈拓他們當時分明是採取了舊社會時期的株連制度，不僅不放過共產黨員本人，家人也不放過，甚至連同情者都要殺死，堪比清朝時候的文字獄了，當然，這次事件也造就了蘇哈拓政權長達三十二年的獨裁，這次，他似乎有重新重複當年那場大屠殺的衝動，想要繼續延續下去他的政權。　　當然，這次他的目標換人了，換成了三十年前幫助過他的人。　　事實上，這會兒留在印度尼西亞的華人，大多數是親台灣政權的，親共的華人，早在930事件的時候被清洗掉了，剩下的也都撤回中國，沿海地帶有很多華僑農場，便是當時為了安置這些人的。　　而當時幫助蘇哈拓的，正是台灣和美國當局，也有不少的華人幫助印度尼西亞政府清算親大陸華裔的海峽對面的同胞，而且這些人為了表忠心絕大部分都入了印度尼西亞籍，只不過蘇哈拓此時為了自己的政權，要把屠刀對準這群人了。

# 第五百九十八章 潛藏在陰影中的真相

　　“從古至今，普通的民眾總是最容易被愚弄的被欺騙的。”一邊回憶着930事件，唐昱一邊緩緩的開口道。　　司徒雷對唐昱的這句感慨明顯有些不解，不知道唐昱為何突然發出這樣的感慨，不過還是隨聲附和了一句，這個年輕的男人，已經形成了他的氣場，連司徒家族的復興都要指望唐昱高抬貴手，司徒雷和其相處之時自然要小意的應付着。　　“昱少說的在理，普通民眾的消息來源有限，只要有人能控制了輿論導向，就很容易的讓民眾相信他們想讓民眾知道的東西，如果他們刻意封鎖，那民眾自然也不可能知道。就想美國的總統大選，最後獲勝的人，其身後必然有大財團的支持，因為只有勢力極大的財團才能控制一定的輿論導向，而控制了輿論導向，其實就是控制了民意。”　　唐昱不置可否的笑了笑，他發出這種感慨，雖然和另外一個時空的印度尼西亞有關，但是其實倒不是因為當時政府刻意的控制新聞，不讓國內的民眾知曉。當時的排華事件發生之後，香港等各大媒體都進行了廣泛的報道，但是作為華人東道主的中國卻嚴格的控制着輿論導向，只有極少數消息靈通的人才知曉當時的事件，以至於很多年後，大半的中國人都對那件事一知半解。　　在他重生之時的那個網絡大時代，各種消息在網絡上都能找到，哪怕是國內屏蔽了的消息，也有各種翻、牆軟件可供使用，所以，有些人就把98年排華惡性、事件發生時，大陸政府的不作為表現拿出來鞭笞政府，但是他們了解的東西根本就是片面的，我們的政府確實在很多地方有些不如人意，但是在98年的事情上，如果要評論的話，最好還是了解清楚事情的真相，唐昱也不清楚當時政府是處於怎麼樣一種考量而沒有把真相公之於眾，但是在這件事上，政府確實是受了委屈的，被很多一知半解的人誤解了很多年。　　事實上，930事件之後，親近大陸的華人要麼被屠殺一空，要麼就返回中國或者在東南亞的其他地方，總之，自930事件之後，印度尼西亞便沒了親近大陸的華人，留在那裡的人，大都是親近印度尼西亞當局，並且支持呆獨的人。　　在930事件中，他們給蘇哈拓提供情報，提供金錢，提供武器，支持蘇哈拓清洗共和力量，但是三十年後，蘇哈拓把屠刀對準了他們。　　事實上，當年發生在印度尼西亞的真相是，在98年排華大屠殺的前夕，中國大使館便根據自己接收到的情報，接連發出警告，警告聚集在印度尼西亞的華人，告訴他們印度尼西亞內部存在的異變。　　但是當時，那些所謂的“華人領袖”根本不相信大陸政府，不相信大陸，他們對大陸是存着敵意的，而且支持呆獨，支持印度尼西亞當局，這些人轉頭就去印度尼西亞當局告密，對蘇哈拓表忠心，表示絕不聽大陸的挑撥，結果他們自己就悲劇了。　　當時具體的情景是，中國的外交官低三下四的去求華人社團接受保護，反被“華人領袖”告到印度尼西亞政府說干涉內政，在街上像發撲克牌一樣派發護照都沒人要。做到這一步，政府已經算是仁至義盡了。　　當時台灣有宣傳，說是土鱉窮騙人回去分富人錢的，回去是找死，土鱉說的自然是大陸政府，而那些滯留在印度尼西亞的人和大陸政府之間本來就不親密，還很富裕，所以，他們相信了台灣當局，相信了李慧登，然後他們就發現，他們到底犯了多大的錯誤。　　當時，大陸政府派遣開船去撤僑，但是那邊的人根本不相信印度尼西亞會發生那樣的事，根本不相信蘇哈拓會對他們這些930事件中的大功臣動手，所以，他們都沒多少人願意走，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印度尼西亞已經經歷過很多次排華事件，除了930事件之外，其餘的大多都能控制在接受範圍之內，所以，他們一點也不擔心，後來只有一小部分親中的人回去了。　　98年5月13日排華事件開始，出事之前部分觀望的華人怕了，跑中國大使館去躲避，這些人也沒有收到衝擊，但是剩下的那些不相信大陸政府的華人就悲劇了！　　中國發出警告，印度尼西亞毫不理會，原本指望兩岸聯手，台灣方面卻沒反應。　　時候，1999年被激怒的大陸政府派出海軍南下到泰國攀牙，威懾印度尼西亞海軍，原本印度尼西亞還指望美國介入，但美國害怕損害自己的名譽未介入。　　屠殺事件后，大陸的使館留守人員一面進行外交交涉，一面通知當地的華人社團，到使館避難，先後有5000多人通過在使館避難倖免於難。　　但是大量華人在台灣當局的鼓動下，拒絕與大陸使館配合，以致造成大量華人被殺。　　台灣台局在事件中的表現，最終導致印度尼西亞華人社團在事件后，集體拋棄中華民國公民身份。華人社團也大多轉變了之前的親呆態度，而轉而親近大陸政府，轉而親近大陸。　　在這次排華慘案中，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台灣當局沆瀣一氣，由其是台灣的國民黨當局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大陸政府在事件后，接收安置了大批逃回中國或被遣返的華僑，台灣當局卻趁機秘密與蘇哈拓政權商討恢復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糸！　　2001年，中國海軍擊沉不明國籍的炮艇，並布置SU―27戰機，插手東帝汶和亞齊獨立運動，急的印度尼西亞當時的總統頻頻訪華，在保證對相關人員進行處理和跟隨中國路線的情況下，中國才放了一把，這都是事後的報復，只不過國內對這方面的新聞進行了冷處理，所以大多數國人都不知道政府到底為印度尼西亞的華人做過哪些。　　03年，印度尼西亞4名將軍被軟禁，231名軍官被逮捕，這也是事後的影響。　　在另外一個時空發生的這件事，事後可以清晰的發現，印度尼西亞屠華事件的遇難者幾乎全部都是海峽那邊的，親中的早在930事件就全部撤回大陸了，被屠的都是為了表示自己親近印度尼西亞政府，都在930事件之後集體拋棄了中國國籍入了印度尼西亞國籍或者中華民國國籍，而那次事件不久之後，台灣政府就积極策劃與印度尼西亞恢復外交關係。　　事實上，知道真相的人都知道，印度尼西亞屠華這事，最應該負責的是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人――李慧登，他才是罪魁禍首，那些聚居在印度尼西亞的華人，有許多就是被他忽悠過去的，也是他當時的冷漠和不作為，導致華人不能及時撤出，導致華人誤導了大陸方面提供的情報，致使慘劇發生。　　98之後TG要核報複印度尼西亞，是誰威脅恐嚇逼TG放棄報復的呢？是美國，這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國內沒有這方面的報道，但是並不代表國家什麼也沒有做，只不過有些事情不能放到檯面上去說罷了。　　屠華的印度尼西亞政府是台灣和美國捧上台的，上台之後就搞出了反、共清算，親大陸的已經被新上台的印度尼西亞政府、台灣政府、美國政府清洗過一輪了，之前便說過，沿海地區很多華僑農場就是安置的當時撤回來的親大陸僑民。　　天作孽，猶可活，自作孽，不可活，用這句話來形容當時在海外遇難的華人同胞自然是不恰當的，他們是那次事件的最大受害者。　　他們為何受害？因為他們收到台灣當局的蠱惑，他們一直被誤導，被誤導着與大陸方面有了敵意，但是他們的某些作為，確實有些自取滅亡的意思。　　至於蘇哈拓，唐昱微微的笑了笑，舉起手岔開拇指和食指做了個瞄準開槍的姿勢，不管這個時空，排華事件到底會不會發生，到底最後有怎麼樣的結局，唐昱都不準備給這個人留條活路了，他一定要想辦法幹掉這個滿手血腥的屠夫，這個雙手沾滿了華人鮮血的劊子手。　　事實上，在另外一個時空，他雖然策動了這件事，但是事件最終還是沒有按照他預想的那樣發展。　　在反華暴、亂之後，印度尼西亞局勢更加惡化，5月13日爆發動亂，到了5月20日，雅加達各界準備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　　當時，蘇哈拓調集15萬軍隊開進雅加達，揚言不惜在市中心的獨立紀念碑大開殺戒，反對派領袖穆罕默德兄弟會為了避免大規模流血呼籲群眾留在家中。　　在一觸即發的危局中，蘇哈拓約見了6位回教長老，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但是沒有一個表態。這種大型惡性、事件的發生，已經讓印度尼西亞當局在國際上處於異常不利的地位，這個時候，已經沒有人敢於幫助蘇哈拓。　　同一天，印度尼西亞國會議長哈莫科聲明，要求蘇哈拓必須在5月22日之前辭職，否則國會將通過罷免總統的決議。印度尼西亞執政黨戈爾卡國會黨團領袖蘇狄羅也宣布倒戈，要求蘇哈拓下台，避免流血衝突。　　在眾叛親離的情況下，蘇哈拓只剩下了唯一的支柱―40萬軍隊。在最後時刻，國、防部長和三軍司令協商之後，到總統府晉見蘇哈拓，表示願意在他辭職之後保護他及其家族的安全，至此，獨裁統治印度尼西亞32年的蘇哈拓終於滾下了台。但是，所有的華人都不會忘記他手上沾滿了的血腥。　　唐昱還記得，在自己重生之前，大約是07年5月份左右吧，駐印度尼西亞特約記者安鵬2007在國際在線―《世界新聞報》發表的一片報道中寫道：2007年5月14日，印度尼西亞最高檢察官亨達爾曼・蘇班齊表態，1998年“五月暴、亂”案最好以普通侵犯人權案提起訴訟，而不要按嚴重侵犯人權案審理。實際上，早在當年“五月暴、亂”發生后，印度尼西亞方面就提出要以普通侵犯人權案處理，但9年過去了，至今毫無結果。依據印度尼西亞新聞界的記錄，在印度尼西亞發生的許多侵犯基本人權的案件，只有極少數能夠得以徹查，因為幾乎所有踐踏基本人權的案件都有政治因素。　　既然國家不方便直接表態，既然國際組織沒有威懾力，既然印度尼西亞政府內部沆瀣一氣，哼，那唐昱就要用自己的辦法解決，用黑水國際的辦法解決。　　“毛爺爺告訴我們，槍杆子里出政權，誠不欺我啊。”唐昱此時已經下定了決心，既然黑水國際此時已經來了近兩萬的人槍，甚至還有重武器，只有蘇哈拓敢硬着頭皮發動排華暴、亂，他就敢讓人在印度尼西亞進行一次發屠殺，何老和趙老在電話中都暗示過他，可以便宜行事，所謂的便宜行事，在唐昱理解來，自然就是以暴制暴，甚至直接殺掉蘇哈拓以終結此事。反正不管是印度尼西亞當局還是國際組織，最後都無法問責到大陸政府頭上，那便是放肆點又何妨？哪有青春不激揚？老成了這麼多年，便是意氣風發的放肆一把，又何妨？他背後，有着十三億人口在給他撐腰。　　不管聚居在印度尼西亞的華人有什麼錯，不管他們是親近大陸還是親近台灣，台灣也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都是中國人的同胞，所以，他們不應該在海外受到歧視和不公正的對待，蘇哈拓不行，印度尼西亞的所有人都不行，既然他在另外一個時空做過這件事，那就在這個時空來償還吧，用他的頭來祭奠另外一個時空死難的英靈，想必也是不錯的吧？　　暗暗的握了握拳頭，唐昱強行抑制住心頭的殺意，吩咐黑水國際的情報部分繼續對印度尼西亞的局勢進行晝夜監控，一有異動，馬上通知自己，然後根據情況制定措施。　　旁邊的司徒雷卻是心中一凜，剛才唐昱身上露出的殺意並沒有瞞過他，所以他很震驚，想他這種手裡邊沾染了不少人命的人有殺氣自然不奇怪，可是像唐昱這麼個少年人，怎麼看都不會是殺過人的主，但是剛才那宛如實質的殺意是怎麼發出來的？司徒雷心中很疑惑，卻是再也不敢小覷唐昱。　　他有哪裡知道，唐昱對印度尼西亞人以及蘇哈拓的恨意，那是承載着中國千千萬萬華人心中的恨意，對蘇哈拓的殺意自然可想而知。

# 第五百九十九章 潛在變故

　　就在唐昱滿身殺氣的時候，5月9日這天的晚上，蘇哈拓卻在自家的住宅中一夜未眠。　　蘇哈拓很糾結，真的很糾結，他不知道到底應該如何取捨，到底應該是發動暴、亂去搏一把，還是就此安安穩穩的退下來？　　很明顯，按照目前的局勢，他的獨裁政權已經無法保持下去，印度尼西亞國內此時早就因為亞洲金融風暴的問題而民怨沸騰，對政府當局也不滿到了極點，他的下台已經是必然的了，必然要有一個新的政權出現，取代這個獨裁了印度尼西亞三十二年的政權，蘇哈拓不甘心，很不甘心。　　一個人如果長久的掌控權力，甚至不用長久，只是很短一段時間內掌控權力，便足以產生出權力欲來，有種迫切的統治別人的想法，更何況是這種一國之主，統治着整整一個國家長達三十二年，蘇哈拓若是甘心放棄權力退居幕後那才怪，事實上，他依然認為自己老當益壯，因為自己再干十年也沒有什麼問題，當然，他不會知道的是，恰好在十年之後，他離開了人世，還帶走了三個秘密。　　掌控過權力的人都知道，那種滋味是多麼的美妙，多麼的令人沉醉，蘇哈拓是不甘心放棄的。　　而想要保證自己手中的權力就只能轉嫁矛盾，煽動排華動亂，把國內矛盾轉化為種族矛盾，只有這樣，才能化解民眾對他的不滿，化解民眾對現在這個政權的不滿。　　但是，黑水國際的介入讓一切變的異常的困難。　　蘇哈拓是個聰明人，正是因為聰明，所以，他知道到底可取不可取，知道什麼路子能夠走。　　因為他清楚的知道，黑水國際雖然名義上是獨立的，但是肯定是中國當局支持的，要不，哪可能在短時間之內聚攏起那麼一大批的有戰鬥力的人馬？哪可能有那麼充足的武器彈藥？要知道，武器彈藥這東西，並不是說你有錢就能搞到的，誠然，有錢確實可以買到一些武器，但是想要大批量的準備，像黑水國際這般，動輒以萬為單位的需求量，根本不是有錢就能裝備得起的，那是需要有國家勢力暗中支持才行。一萬把手槍或許對一些大勢力來說並不是很困難，但是一萬套特種兵專用的單兵作戰武器，那根本不是一般的勢力能夠解決的，需要超級大國在背後支持才行。事實上，黑水國際的出現，也解決了國內兵工廠很大一部分產能過剩的問題，自打八十年代的大裁兵開始，國內很多兵工廠就陷入產能過剩的局面，黑水國際大批量的採購，正好解決了這個麻煩，所以，國內的很多高層人士對於黑水國際的出現是樂見其成的，當然，這個前提就是，黑水國際，暗中必須是國家在掌控，而不能成為私人的力量，槍杆子里出政權，這句話可不是白說的。　　蘇哈拓清楚這些，清楚黑水國際的背後肯定是大陸政府，所以，哪怕是他有把握帶着手中四十萬的軍隊把潛入印度尼西亞國內的黑水國際的兩萬人給全殲了，但是即便是全殲了，那又如何？根本不可能解決眼下的困境。　　全殲掉這兩萬人，他嫡系的部隊要傷亡多少？他對那兩萬人的戰鬥力已經火力配備都有個大致的了解，只怕對方能拼掉他至少五萬人。　　蘇哈拓有幾個五萬人可以供他揮霍？答曰，八個，他現在能控制印度尼西亞大部分的軍隊共計四十萬人，這四十萬人裡邊，稱得上精銳的，估計也就四五萬人，拿這些精銳來拼掉黑水國際的兩萬人，不合算。　　黑水國際也不止這兩萬人，兩萬，只是來到印度尼西亞的數量罷了，黑水國際目前人員充足，主要人員都是土生土長的華人，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比例是外國人，而這不到百分之的外國人，這次來到印度尼西亞的便已經有一萬多，可以想象，黑水國際此時到底有多大的規模，估計武裝奪取印度尼西亞政府都足夠了。　　一旦真的交火造成大規模的人員傷亡，黑水國際便可以順理成章的徹底的介入戰爭中，可以考慮武裝奪取政權的事兒，甚至到時候，中國、政府都有理由介入這次的事件中。到時候，印度尼西亞國內的局面或許就會發生重大的改變，多少年來，居住在這個國家的華人雖然擁有大量的錢財，雖然很富裕，但是，他們很難獲得政治上的權力，或者說，他們根本無法獲得政治上的權力，印度尼西亞的法律限制華人財政，沒有權力守護的財富，註定是一堆被人覬覦的香餑餑，或許這次事情之後，華人就能在印度尼西亞順理成章的獲得政治權力了。　　到時候，華人有錢又有權，那印度尼西亞就真的輪到華人做主了，或許，多少年後，印度尼西亞就會演變成類似於新加波那樣的存在，這種可能，是絕對不能被蘇哈拓所接受的，所以，他要儘力的去避免這種可能的發生。　　事實上，他此時已經收到了國內不少華人團體的告密，告密大陸政府對印度尼西亞心存敵意，呼籲他們這些人撤離印度尼西亞。印度尼西亞國內，此時的華人團體大都是親近他、近親台灣政府的，他們不相信大陸政府的話，告密也是情有可原。　　蘇哈拓當時面帶微笑的否認此事，但是他心中知道，中國外交部門給出的情報是準確的，如果沒有黑水國際的介入的話，用不了多久就能讓他們見識到大陸政府的情報力量是可靠的。不過，這件事情讓他已經有理由懷疑，中國、政府決定介入此事，不管是黑水國際的介入還是大使館方面給出的確切的包似乎都證明了這點，雖然此時滯留在印度尼西亞的華人與大陸政府之間有着一些不愉快的矛盾，但是由不得蘇哈拓不擔心。　　蘇哈拓甚至在懷疑，黑水國際和中國、政府根本就是在打這個算盤，想要讓印度尼西亞當局與他們的人馬交火，然後他們徹底介入戰爭並控制印度尼西亞的局勢，所謂掌握了槍杆子就掌握了政權，這句話在任何時代都適用。　　蘇哈拓確信，黑水國際全力介入的話，背後有着中國、政府支撐的他們，控制印度尼西亞的局勢可以說是易如反掌，到時候，就能讓聚居在印度尼西亞的華人走上權力的寶座了。　　所以，在這個夜晚，在唐昱心中構思着如何幹掉他的這一晚上，他卻在構思着，準備放棄此次的策劃了。　　對於蘇哈拓來說，如果被大陸政府強勢介入的話，那絕對是得不償失的事情，事實上，他做了三十二年的獨裁者，在考慮問題的時候，倒也不僅僅是考慮自己，而且也會考慮整個國家的利益，在他當政的時候，他的利益也與國家的利益捆綁在了一起。　　對於此此時的他來說，如果發動暴、亂，最後能不能成功還未可知，局面肯定會很複雜，而且和大陸政府之間徹底的沒了緩和的餘地，但是不發動暴、亂的話，雖然自己註定要走下政壇，要讓位給其他人，但有一點卻可以肯定，那就是，即便自己下台了，也是能夠保證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家族財產的，他手中畢竟還掌握着軍權，雖然下台之後肯定要交出部分軍權，但是權力和平更迭的話，他依然是能夠保留一部分軍權的，這部分軍權，足夠他維護家族的利益和自己的生命，甚至，哪怕全部交出軍權，也頂多是家族把利益最大的那塊蛋糕讓出來，沒有人會去從他家族的口袋裡掏錢的。　　此時，蘇哈拓家族的財產已經超過一百億美元之多，已經非常的龐大了。　　所以，蘇哈拓準備放棄此事。因為他是一個政客，考慮最多的是利益，不符合利益的事情，得不償失的事情，他是萬萬不會去做的，這才是一個聰明的政客，而聰明的政客，從來不會把自己的後路給堵死了，如果沒有黑水國際的強勢介入的話，那麼，他倒是敢硬着頭皮做一些事情，但是黑水國際來了，不僅來了，還帶來大批的武裝力量，那一些事情就不得不改變了，事實上，自從獲悉了黑水國際的情報之後，他就一直在思考這裏邊的問題，思考這麼早利益能夠做到最大化。　　利益最大化，這才是一個政客的追求，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這便是事實。對於這種利益至上的人來說，他們在某些情況下，是最無恥的人，最容易出爾反爾的人……　　所以，蘇哈拓準備退縮了。　　不過，有一點他卻忘了，他準備煽動此事固然有他的利益所在，但是和他合作的人，支持他煽動暴、亂的人，他們也有自己的利益所在，他們有他們的目的，蘇哈拓準備放棄了，他們卻想积極的推動這件事。　　例如，蘇哈拓的女婿普拉沃斯，再例如蘇哈拓政權養肥了那批人，再例如一直在背後支持者蘇哈拓的印度尼西亞豪門以及蘇哈拓自己的家族，再例如，美國政府和台灣當局。　　這些人，雖然大多數時候他們的利益是與蘇哈拓的利益重合的，但是這並不代表着他們會支持蘇哈拓的決定，他們和蘇哈拓利益重合的基礎是，蘇哈拓必須呆在印度尼西亞總統的位置上，一旦他不在那個位置上了，那他只是一個狗屁不如的老頭子罷了，誰也不會搭理他，他們，需要蘇哈拓呆在那個能夠保證他們利益的位置上。　　就像普拉沃斯和蘇哈拓政權中的政治團體，對於他們來說，蘇哈拓政治生命的終究，也是他們利益的終究，保住蘇哈拓在印度尼西亞的地位，就是保住了他們在印度尼西亞的利益，只要蘇哈拓在位，他們就能繼續花天酒地，繼續擁有崇高的地位，繼續憑藉自己的地位撈取利益。　　人的慾望總是無窮的，就像蘇哈拓已經獨裁了印度尼西亞三十二年，但是他還是想繼續霸佔着這個位置，想把這個國家繼續獨裁下去。就像蘇哈拓的那些利益共同體，他們已經跟隨着蘇哈拓作威作福了三十二年，早就賺的盆滿缽滿了，但是他們還是不想收手，還想繼續下去這種生活。　　蘇哈拓在位，他們就緒繼續作威作福，但是蘇哈拓一旦下台了，那他們這些和蘇哈拓關係過於親近的人，註定是不會有好下場的，或許那些政敵會給蘇哈拓留下一線生機，但是對他們這些人，那些人是肯定不會手軟的，趕盡殺絕是必然的。　　當然，這裏說的趕盡殺絕倒不是要殺了他們，而是終結他們的政治地位，切斷他們的利益來源，把原本屬於他們的蛋糕瓜分掉，原先處於權力場上關鍵位置的，肯定要邊緣化，原先賺着最輕鬆的錢的，肯定得把這塊的利益給讓出來。　　事實上，這肯定是必然的，新舊勢力交替，如果沒有存在默契，而是真刀實槍的打下來的，那對他們這些舊朝元老，自然是要極盡所能的打壓。新舊勢力的交替，從來都是利益的交替，權力的重新分配，也意味着財富的重新分配，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　　其實，蘇哈拓此時的局面，但是不難解釋，騎虎難下罷了，事實上，這也是李朝歷代在改朝換代時候，一些將領被黃袍加身的原因。　　就像趙匡胤，或許他當時並沒有想着要謀朝篡位，或許他只是想着坐擁兵馬獨霸一方，或許只是想擁兵自重異姓封王，但是他手下的人不這麼想，對於他手底下的人來說，趙匡胤當皇帝更有利於他們的利益，他們能夠藉此獲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利益，所以，他們毫不猶豫的把趙匡胤推上了皇帝的寶座，毫不猶豫的給他黃袍加身，以至於後來的時候，趙匡胤擔心自己的手下也玩這一套把自己的政權推倒了，不得不用出杯酒釋兵權的奇謀，所以說，有些時候，人總是身不由己的。　　就像此時，蘇哈拓想退縮，不想反動動亂，有些人卻偏不如他的意，偏偏要背着他發動。　　實際上，印度尼西亞國內此時的情景就是如此，對於那些和蘇哈拓過於親近的人來說，例如普拉沃斯，例如其政權的輔佐者，這些人明知道蘇哈拓下台之後自己沒有好下場，自然要為了那最後的一線生機去拼搏一番，只要拼贏了，讓蘇哈拓熬過這一劫，繼續在印度尼西亞獨裁，那他們的利益就能保住，只有蘇哈拓能在那個位子上呆兩年，甚至兩年都用不了，也許只要一年就ok，他們就能夠重新找到另外一個人來代替蘇哈拓獨裁印度尼西亞，這個人必將是能夠代表他們這個團體的利益所在的人物。　　所以，蘇哈拓現在想退縮了，他們卻不願意退縮，他們不會像蘇哈拓一樣去瞻前顧后，因為他們和蘇哈拓不一樣，他們沒有退路，只有這一條路可以走，這條路就是，保住蘇哈拓的位置。還有一點他們和蘇哈拓考慮的也不相同，那就是，蘇哈拓雖然是個獨裁者，雖然是個滿手血腥的屠夫，雖然有着諸多的不如人意，但是他考慮問題，還是會從整個印度尼西亞的角度去考慮，不會只單純的考慮自己，而是也要兼顧到國家的利益，所以，他知道此時的印度尼西亞根本經歷不起一場戰爭，而其他的人，他們站立的高度不夠，是不會去考慮這些的，只會考慮眼前的利益，只會考慮自己的利益。　　事實上，他們根本不會去考慮蘇哈拓考慮的問題，就蘇哈拓來說，他能夠明白，如果和黑水國際起了衝突，哪怕是大陸政府不介入，昂貴的軍費支出也會託管印度尼西亞的財政，到時候或許都不用別人來推波助瀾，印度尼西亞政府自己就會崩潰了，到那時候，政府就成了燙手山芋了。　　可是普拉沃斯那些人不會去考慮這些，他們只需要蘇哈拓在位，卻沒有想過，印度尼西亞確實是一塊大蛋糕，但是這塊蛋糕被炸毀了之後，任何人就都吃不到了，不像現在，每個人還能吃幾口，便是被別人擠的離開了中間的位置，吃不到奶油，也能吃點下邊的邊角料。　　他們想的，就是要保住蘇哈拓的位置，一定要保住，只有保住了，才能保證他們的利益不受損。　　蘇哈拓的位置如何保住？　　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之前他們便策劃過了，那就是發動排華的暴、亂，把國內矛盾轉化成種族矛盾，把民眾對當局的不滿轉化到對華人的不滿上邊，因為華人確實掌控着印度尼西亞國內絕大部分的財富，華人確實比印度尼西亞本土人要富裕，要生活的好。就像希特勒當年屠殺猶太人一樣，他們同樣可以用這樣的手段來轉移矛盾，只有民眾不會對政權不滿，那蘇哈拓就能繼續霸佔着位置，更他們爭取利益，爭取時間，順便，藉著暴、亂，他們還可以從華人身上通過暴力手段獲得財富，搶、劫啊敲詐啊，都是他們可以用的手段。　　這是他們唯一的生機，只要拼贏了，他們就能繼續瀟洒下去，而拼輸了，總不至於比蘇哈拓下台後的局勢更加不妙。　　另外一個時空的歷史證明，這種慘無人道的暴、動，註定是不可能獲得成功的，不可能讓他們達成目的，如果這樣都能夠讓他們達成目的，那老天豈不是太不長眼睛了？　　不過這些人沒有經歷過另外一個時空的歷史，自然不知道結局到底如何，不知道蘇哈拓會在十幾天之後的23日就被迫辭去了總統職位，不知道新的總統即將在不久后通知印度尼西亞。　　所以，就在蘇哈拓還在思考着如何把這次的暴、亂化於無形的時候，普拉沃斯等人卻已經在秘密的商討着發動暴、亂了。　　對於普拉沃斯來說，他是蘇哈拓的女婿，蘇哈拓當政期間，他一直在充當蘇哈拓忠實的爪牙，他統領的是蘇哈拓手裡最精銳的部隊，這些年來，為蘇哈拓做過無數的臟活黑活，敵對政黨的人，不知道曾有多少個遭遇過他的殘酷手段，他的命運，與蘇哈拓的政治地位是息息相關的，一榮俱榮一辱俱辱，事實上，最初的排華的提議，也是他提出來的，方案也是他組織人手制定的，那些暴徒，也是他控制的軍隊在訓練，一切，都是他在积極的籌備，因為他容不得岳父下台，一旦蘇哈拓不在位了，他是不會有好下場的，對於推動這件事的發展，他是最积極的人，甚至比蘇哈拓還要积極，這個殘忍的劊子手，有着極其大的權力慾望，他甚至還想過要繼承下蘇哈拓總統的位置，只要蘇哈拓能在堅持幾年，他就有把握完全掌控印度尼西亞的軍權，到時候就可以像他岳父一樣，利用軍權開始獨裁的生涯，運氣好的話，興許他也可以獨裁三十二年，這才是這個冷血屠夫心中真正的想法與目的，也是他為何积極的推動這件事的原因。　　所以，在5月10日天蒙蒙亮的時候，當他從岳父的口中聽出來蘇哈拓有意放棄發動針對華人的、暴、動的時候，他的心中立即生起了別的心思，表面上雖然保持着平靜，內心深處卻已經波蘭動蕩，他不能容忍蘇哈拓的退縮，一點也不能容忍。　　對於這樣一個人來說，他根本不理解政治和經濟，他懂得的，只有暴力和利益，從一開始他掌控的就是軍隊，進行的也是暴力的遊戲，在蘇哈拓的扶持下，他做足了血腥的事情，獨裁也一直是他的嚮往。　　只不過，他的新很高，能力卻並不像他的心那麼高，哪怕是掌控軍隊，他也只會以暴制暴，並沒有很強的軍事理論和常識，至於治理一個國家，他就更加的不在行了。　　他並不明白黑水國際的介入會對印度尼西亞的局勢造成多大的影響，他也不認為擁有四十萬軍隊的岳父應該被一個安保公司給嚇怕了，當然，他更不知道印度尼西亞的財政根本支撐不起一場戰爭，也不知道，如果真的發生了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印度尼西亞的經濟會立馬解體，到時候，整個國家或許就會分崩離析。　　所以，不懂治理國家卻還想做第二個獨裁者的他，也不認為針對一批支持台灣而且對大陸充滿意見的華人的暴、亂會讓大陸政府作出什麼反應，所以，在那天早晨之後，他毫不猶豫的聯繫了一批和具有同樣心思，同樣把利益和蘇哈拓捆綁在一起的人，開始了密謀。和他具有同樣心思的人並不少，尤其是軍方方面的人，越是他的嫡系，他們為蘇哈拓干過的臟活黑活越多，得罪的人越多，蘇哈拓一旦沒了權力，他們就是第一批被清洗的人，所以，他們和普拉沃斯具有同樣的心思，當然，他們還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不懂政治，只懂得打打殺殺，只懂得暴力遊戲，甚至，玩暴力都未必玩得好，起碼，黑水國際的人在這一方面肯定要比他們更加的專業，更加的強大。　　當然，普拉沃斯有如此的膽量做這件事，自然也不是一時的頭腦發熱，事實上，他早就心有成竹，除了聯繫了軍方一批激進派的將領之外，他還有着其他的後手讓他有恃無恐，因為，他之前便接到了一個神秘人物的暗示，暗示他可以放心大膽的去做這件事。　　這個神秘人物來歷相當的神秘，但是作為蘇哈拓的女性，普拉沃斯卻知道，這個人是代表着美國當局的利益的，是美國當局放在印度尼西亞的利益代言人，而他的前任，正是和蘇哈拓一起發動930事件的人，所以，得到暗示之後，普拉沃斯充滿了底氣，因為他知道，這件事背後有美國人在支持，有這麼一個超級大國在後邊支持着，自然讓他做一切事情都有恃無恐，反正有人給他撐腰，他甚至已經在幻想，在美國當局的支持下，自己日後繼續獨裁印度尼西亞三十二年的情形，卻沒有想過，三十二年後，到底還有沒有這個國家，或許，這個已經被經濟危機折磨瘋了的國家，在幾年之後就要分崩離析了。　　除了美國當局的暗示之外，普拉沃斯還得到了印度尼西亞不少豪門大家族的支持，這些都是印度尼西亞的土著勢力，而且都是大勢力，都是本土派，其中就包括蘇哈拓自己的家族長老的支持。　　人的慾望無窮，蘇哈拓獨裁印度尼西亞期間，自然有一批他的利益共同體，這個利益團體的絕大部分都是印度尼西亞的大家族，包括蘇哈拓自己的家族在內，他們的利益與蘇哈拓都結合在一起，若是蘇哈拓下台讓他的敵對勢力上台，那麼這些親近蘇哈拓的家族，是會被對方毫不猶豫的清洗掉的，哪怕是不被清洗，也要把他們最大的那塊利益拿出來給對方瓜分掉，這顯然是這些人不能夠接受的，對於他們來說，蘇哈拓在位才符合他們的利益，只要有一年的時間緩衝，他們便能夠扶植出另外一個代言人來說，所以，他們要讓蘇哈拓不下台。　　這些大家族都是手眼通天的勢力，蘇哈拓僅僅是在心中有了退縮的想法，在凌晨時稍微露了露口風，10號的早上，這些大勢力便都知道了蘇哈拓的意圖，他們從各種途徑都了解到了蘇哈拓的精神狀態，也分析出了蘇哈拓的打算，更知道了普拉沃斯的選擇，所以，他們毫不猶豫的選擇了支持普拉沃斯，因為普拉沃斯現在能代表他們的利益，他們甚至在考慮，是不是要把這個頭腦簡單四肢也不發達的傢伙送到總統位置上去，更方便他們撈錢。　　他們也根本不害怕蘇哈拓會在事後清算，對於政客來說，永遠只有利益這兩個字兒，只有他們成功了，繼續坐着總統位置的蘇哈拓還需要他們的支持，他們之間還有着共同的利益，自然不會發生什麼衝突，哪怕是蘇哈拓心中有了芥蒂，他也會向利益妥協，這便是政治，這便是政客，而如果蘇哈拓失敗的話，一個失敗者，自然也沒辦法追究他們這些人，大不了大家抱在一起下地獄，他們也有恃無恐，不管誰登台，都少不了他們這些本土大勢力的支持。　　當然，這些本土的大家族之所以支持，倒也不止是因為蘇哈拓的原因，事實上，一些不親近蘇哈拓的印度尼西亞家族也在暗中支持和推動着這件事，因為他們作為印度尼西亞的本土人，實在是太眼紅華人的財富了，人口量不到印度尼西亞百分之五的華人，卻掌控着印度尼西亞的經濟命脈，掌控着超過百分之七十的財富，這種嚴重的財富不均現象早就讓他們眼紅華人的財富了。　　只要發動暴、亂的時候趁火打劫，他們便可以暗中佔有一部分華人的財富，這也是他們的主要目的之一，幾乎大半的印度尼西亞的大家族都是持贊成態度的，這對他們的利益太大了，不管蘇哈拓最後下沒下台，能不能呆在總統的位置上，他們都能趁火打劫到一大批的財富，一大筆讓他們眼紅到極點的財富，他們不希望本國的經濟命脈被一幫華人給掌控，他們想要自己在經濟上當家作主。　　所以，普拉沃斯的底氣很足，掌握着最精銳的部隊的他，又有了美國當局的暗示，有本國大家族的支持，他毫不猶豫的便準備發動暴、亂，而且是背着蘇哈拓也就是他的岳父發動暴、亂。

# 第六百章 要提前發動？

　　普拉沃斯和一幫具有共同利益在人在當天上午便召開會議秘密討論，會議一直持續到當天下午三點多鍾才結束，他們商討的結果只有一個，那就是背着蘇哈拓提前發動暴、亂，時間就放在第二天，也就是5月11日。　　他們都知道，如果要背着蘇哈拓來的話，自然是越快越好，蘇哈拓此時雖然被國內的事情搞的焦頭爛額，但是他畢竟是獨裁了這個國家三十二年的強大存在，畢竟手中還掌握着四十萬的軍隊，一旦被他知道了密會的情報，那他一定不會任由這種不在他掌控之中的事情發生的，蘇哈拓到時候完全可以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着的軍隊來制止他們，制止發生大規模排華暴、亂，所以，時間必須要儘快，快的讓蘇哈拓無法反應過來他們就已經發動了，只有這樣，才能佔據主動，要不的話，他們的計劃再好，也只能胎死腹中。　　而他們合計之後一致認為，最遲到明天早上，蘇哈拓一定會獲得消息，所以，明天必須得發動，要不的話，蘇哈拓有了準備，他們的計劃就只能夭折了。　　會議一結束，這些人便匆匆離開，連夜布置第二天的事宜，生怕被蘇哈拓發現，幸好，印度尼西亞此時有不少勢力為他們遮掩，蘇哈拓手底下的人也各懷鬼胎，要不的話，蘇哈拓馬上就能得知他們密會的消息，都等不到他們密會結束，蘇哈拓的禁衛軍就會包圍這兒把他們團團圍住。　　當然，他們密會的時候，還商量了要如何對付潛入國內的黑水國際的武裝力量，不過討論之後，大部分人卻認為，黑水國際根本沒有膽量與一個國家的軍隊發生大規模的武力衝突，他們頂多是來示威的，這就是普拉沃斯為首的人的想法，他們也根本不認為，他們手底下的軍隊會不如黑水國際的人，他們在人數上還是有着巨大的優勢的，哪怕是不能調動所有的軍隊，這些人手裡邊能夠調動的力量，也接近於八萬人，八萬人，這已經是很大的一批人手了，他們一致認為，只需要保留少數人對黑水國際的人進行監控和防備就好了，也不認為黑水國際的人會真的對他們出手，畢竟，那些武裝力量都是大鼻子的歐美人，沒有一個是華人，這些人，應該不會為華人出頭的。　　這就是這些個四肢簡單頭腦也簡單的大兵們的想法，以往的時候都是蘇哈拓下命令，他們執行，這些人根本就是一群蠢豬，一點都不會思考，只有有一個智商稍微正常點的人就不會得出他們這個結論，但是這個荒謬的結論，就這樣被他們得出來了。　　至於為何必須背着蘇哈拓？那就更簡單了。　　因為他們這些人雖然是軍中的將領，至少是中層以上的軍官，但是他們能夠直接掌控的軍隊都很有限，獨裁了印度尼西亞三十二年的蘇哈拓憑什麼能獨裁這麼久？很簡單，因為他手握軍權，他手裡能夠直接控制的軍隊超過四十萬，在印度尼西亞一家獨大，哪怕是敵對勢力都聯合起來也不是他的對手，而那些人也根本不可能聯合起來。　　獨裁了這麼多年，蘇哈拓深深的知道軍權的重要性，因為他就是靠着軍權獨裁的，所以，他對軍權，抓的很牢，除了作為女婿的普拉沃斯能夠調動不足五萬人之外，餘下的軍隊，全部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所以，如果不背着蘇哈拓而是被他發覺的話，那事情就可能向著別的方向走，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蘇哈拓退縮的決心到底有多堅決，萬一蘇哈拓鐵了心不發動暴、亂的話，那到時候或許就會利用手中的軍權來制止他們，所以，這些人都約定，一定要秘密，一定要背着蘇哈拓。　　等到唐昱得到這些人在秘密商榷的時候已經是當天晚上十一點左右，事實上，蘇哈拓已經通過他的渠道傳遞過來消息，大致的意思便是，他願意自願的放棄手中的權力，交出總統的位置，印度尼西亞也不會發生任何的暴力事件等等，當然，他同時希望黑水國際能儘快的撤出印度尼西亞，不要干涉別國內政等等。當然，這些話只是通過中間人遞過來的，到底是否屬實還未可知，不過大陸方面的情報結構很快核實了這件事，一致的得出結論，這確實是蘇哈拓本人的想法。　　唐昱初時還有些驚喜，畢竟，相比起能讓聚居在印度尼西亞的華人倖免於難來說，他從前世帶過來的怨氣反倒顯的不能重要，畢竟，眼前才是最重要的，能避免一場針對華人的暴、亂，唐昱寧可放棄對蘇哈拓的怨氣，只要蘇哈拓是真的這麼想的，不過，一個政客的話，能輕易的相信嗎？唐昱表示很懷疑，要是蘇哈拓的話能輕易相信的話，就不會有當年的930事件了，也不會有另外一個時空的大屠殺了。　　哪知道這種慶幸的情緒還沒有持續多久，他便從隱秘的渠道得知了普拉沃斯的動態，在看到了與普拉沃斯密會的人大部分是蘇哈拓一系的軍隊將領之後，唐昱初時還以為蘇哈拓打的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主意，想先穩住自己這一邊，然後秘密發動暴、亂，不過他馬上就否決了這種想法，以為蘇哈拓這樣做根本沒有任何的意義。　　不過認真分析的話，蘇哈拓似乎不得不放棄，根據這邊的智囊團對蘇哈拓性格的研究，認為他在當前的情況下，極有可能採取對黑水國際妥協的態度，所以，唐昱還是稍微放鬆了點，只要那場大屠殺不發生，哪怕這次黑水國際的人白來也不要緊，他又不指望印度尼西亞的華人必須要承他的情，這樣做，只不過因為知道另外一個時空發生過的慘劇，知道遭遇慘劇的是自己的同胞華人，所以才有了這次行動的，商人雖然追逐利益，卻不是每件事都以利益為基礎的。　　不過他這種好心情還沒有保持多久就被破壞了，不久之後，唐昱又通過其他渠道獲悉了普拉沃斯與印度尼西亞各大家族的代言人甚至美國當局的代言人都保持了聯繫的時候，他的臉色立刻陰沉了下來，因為他明白了普拉沃斯在打什麼主意。　　事實上，這會兒便已經可以看出來蘇哈拓對印度尼西亞國內的掌控力度已經大大降低了，作為東道主，作為印度尼西亞獨裁了三十二年的總統，唐昱居然能夠比他先一步獲悉普拉沃斯的消息，可見印度尼西亞的政權此刻已經鬆散到了什麼地步，雖然說黑水國際加上中國、政府，兩方面的情報網力量很強大，但是做印度尼西亞本土之內，比東道主先一步獲悉消息，這不得不說，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蘇哈拓估計怎麼也想不到，普拉沃斯和那些他信任的人，會背着他去做這樣的事兒，等他反應過來的時候，或許就遲了。　　“昱少，我們現在怎麼辦？普拉沃斯和蘇哈拓到底在打什麼主意？他們該不會是想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吧？蘇哈拓該不會是表面上說一套，又讓普拉沃斯在背地里做一套吧？普拉沃斯那群軍隊將領密會，肯定不是什麼好事兒，肯定是針對我們的。”　　司徒雷開口請教，唐昱倒是和他共享了黑水國際的情報，不過一時半會他還看不到這裏邊的道道，所以，見唐昱眉頭一皺露出陰沉的模樣，知道對方肯定是想到些什麼了。　　唐昱搖了搖頭，“肯定不是，不可能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從政客的角度來說，說不通，也不是蘇哈拓的性格。事實上，蘇哈拓完全沒有穩住我們的必要，他是一個聰明的政客，他一定知道，他們不發動暴、亂，我們這些人根本不可能先動手，要不，到了國際上，我們根本站不住腳，甚至還會為他之後發動的暴、亂提供理由和借口，我們的策略既然是敵不動我不動，那人家根本就沒有穩住我們的必要，蘇哈拓如果真要發動暴、亂，那他應該做的就是，發動之後，限制住我們的行動，以防我們採取一些過激的措施，明修棧道暗度陳倉這樣的計策，對於現在的局勢來說，根本就是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舉，蘇哈拓應該不會做這樣的事兒。”　　“那蘇哈拓通過中間人傳過來的話和普拉沃斯的表現，到底意味着什麼？普拉沃斯，這是個實打實的屠夫啊，他想要做什麼？”司徒雷不恥下問，即便是心中已經有些思量，卻要做出這樣的姿態來，以給唐昱表現的機會，如果認真思考的話，他興許也能想出事實的真相來，這本來就不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　　唐昱這會兒倒是沒心情去考慮這麼多，“司徒，你仔細想想就明白了，蘇哈拓雖然是一個政客，但是他獨裁印度尼西亞三十二年，我們不評論此人別的方面如何，單單他能獨裁這個國家這麼久，便已經能夠說明問題了，他的個人能力我們是不需要去懷疑的，而且，他肯定了解印度尼西亞的一切，也理解黑水國際的背後到底站的是誰，他更知道這個國家目前已經病入膏肓，根本不可能與黑水國際來一次巨大的軍事衝突，哪怕黑水國際僅僅來了兩萬人，但是他知道黑水國際後續能派來多少人，知道黑水國際吃了大虧，中國、政府就會介入。所以，他才有了退縮的心思。因為他了解，印度尼西亞雖然此時局勢已經非常的糜爛了，但是還能挽救，還沒有完全的崩潰，但是一旦發生了大規模的軍事衝突，那印度尼西亞的經濟體系是真的會完全崩潰的，到時候，就是亡國滅種之危了，他做出之前的那種退縮的舉動，我們是可以理解的，按照他以往決策的風格來看，這也確實是他的風格，政客，考慮的更多的是利益，得不償失的事情他是不會去乾的，整個蘇哈拓家族的根基都在印度尼西亞，只要這個國家不崩潰，他的家族就能長存下去，但是一旦國家崩潰了，國破，自然家亡，這點道理他還是能夠明白的，不過別人就未必能夠明白了。”　　“那普拉沃斯到底想幹嘛？難不成，他想背着蘇哈拓來發動暴、亂？”司徒雷一臉震驚的模樣，“不可能，這不可能，他是蘇哈拓的女婿，怎麼可能背着蘇哈拓來搞這件事？再說，大部分的軍隊都掌握在蘇哈拓手裡，他也沒有這樣的實力啊，這不可能，絕對不可能。”　　“這有什麼不可能的，正因為他是蘇哈拓的女婿，才一定要發動這場暴、亂。蘇哈拓能夠看到面臨的風險，能夠看到收益和風險根本不成比例，所以他寧願放棄，這是他獨裁了三十二年印度尼西亞才具有的眼光，普拉沃斯這蠢豬卻不會有這樣的眼光。”　　唐昱笑的很不爽，透着一股陰狠的氣息，整個人顯的陰沉沉的，這在他身上可是少見的很，他給人的感覺，一直是個陽光大男孩，雖然有些少年老成，卻不會給人城府深沉的感覺。　　“普拉沃斯作為蘇哈拓的女婿，他和蘇哈拓有共同的利益不假，但這前提是，蘇哈拓必須呆在總統的位置上，只有蘇哈拓呆在那個高高的位置上，才能維持普拉沃斯在軍界的地位，要不，那樣一個蠢豬屠夫，憑什麼走到陸軍中間的位置上？他與蘇哈拓關係親近不假，這能讓他獲得更大的權力，但是，一旦蘇哈拓下台，作為蘇哈拓的女婿，他怎麼辦？敵對的勢力會如何處理他？他的下場，肯定不會好，而這短短的時間，又沒有安排好後路，那些敵對者或許會給他一條活路，卻一定會把他給閑置了，甚至，永久的投進監獄都有可能，他的手上，沾染的血腥太多了。”　　司徒雷這才明白，普拉沃斯原來是這樣的打算，“你是說，和他見面的那些人，都是他密謀準備發動暴、亂的人？而與他保持聯繫的那些大家族的利益代言人，是他的支持者？這，這怎麼可能？怎麼會這樣？”　　唐昱面色沉重的點了點頭，在另外一個時空他便知曉，印度尼西亞當年排華的暴、亂，背後的支持者不僅有蘇哈拓的勢力，更主要的是印度尼西亞各大家族的勢力，正是有了那些勢力的支持，這次的暴、亂，才會比之前的任何一次規模要大。　　事實上，普通的暴徒只是發泄內心的不滿，把對政府的不滿，轉移到對財富不均的不滿上，轉移到對掌握了巨大財富的華人身上，他們只會打砸燒，進行破壞，都是在心情激蕩且受人鼓動下做的，根本沒有理智可言。　　但是那些家族勢力他們是有組織有目的，他們要做的，主要就是搶，搶、劫華人的財富，搶、劫一切能看到的底細，這才是他們的利益所在。華人掌握的財富，全部是他們掠奪的目標，也只有他們才有情報知道，哪些華人掌握着巨大的財富，這些富商，都被事先標註出來。　　當然，對於這些人來說，更大的利益是，他們想要主宰印度尼西亞的經濟。　　印度尼西亞的經濟命脈被華人掌握，這對於他們來說，可以說是一個恥辱，而如果趕走了華人，他們便有可能掌控該國的經濟。　　這，實在是一個大的不能再大的蛋糕了，如果成功的話，整個國家的財富都將由他們來進行重新分配，之前華人的財富佔據百分之七十以上，他們只有不到百分之三十，差不多有兩倍的差距之多，如此大的利益鼓動之下，他們受不得這麼大的誘惑。這一個國家的財富，足以令他們做出喪心病狂的事情來，當然，他們並沒有考慮過，假如這個國家的經濟崩潰了的話，那一坨屎就是一坨屎，即便是很大，依然是一坨屎，不會變成一塊肉，崩潰了的經濟，連之前的百分之三十也沒了，徹底成了一坨屎。　　現在看來，蘇哈拓雖然有了退縮的心思，但是那些利益和蘇哈拓已經捆綁在一起的人卻不願意束手待斃，不願意坐着等死，他們要奮力一搏。　　這種精神倒是值得嘉獎，可是他們不應該把矛頭對準華人，不應該做這種反人、類反世界的畜生之舉，不應該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無辜之人的犧牲之上。　　“昱少，那我們現在怎麼辦？”司徒雷也有些焦急，他原本可沒想到，帶過來的人會真的參与到戰爭中，原本就是撐撐場子的想法，對唐昱原先預測的排華暴、亂，並沒有完全的相信，不過事到如今，也由不得他不信，更由不得他有退縮的舉動，紐約致公堂的命運，已經與黑水國際聯繫在了一起。　　可是，現在和在美國時候的黑社會打打殺殺可不一樣，雖然他們戰鬥力強，雖然他們武器先進，但是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國家的力量，是國家這個龐然大物，而且，還是在人家的地盤上，由不得司徒風不慌張，好在他也是見過大場面的人，很快就穩定下來。　　既然要干，那就干一場大了，司徒雷的臉上露出一絲獰色，抬起手做了個割喉的手勢，“昱少，我們是不是可以把普拉沃斯給做掉？或者，我們先發制人？反正那廝能直接控制的均訂也有限的很，我們先發制人的話，兩萬人，未必拿不下他來。”　　對手裡這兩萬人的戰鬥力，司徒雷還是很相信的，先發制人的話，一舉拿下普拉沃斯應該是不成問題的。　　“不行！”唐昱立即搖頭，“我們如果先發制人，那在國際上就站不住腳，容易受制於人。人家沒有發動暴、亂，我們即便是掌握了他們秘密訓練的情報和資料，但是他們不發動暴、亂，我們就無法證明這些訓練是針對性的暴徒訓練，而且，一旦我們先發制人，那蘇哈拓就未必是現在這種反應了，我們先發制人，他立馬就可以在政治上站住腳，都不用去發動什麼暴、亂，國際組織就會把矛頭對準我們，說不好聽點，我們這就是嚴重干涉別國內政，到時候再把黑水國際和中國的內在聯繫挑到檯面上去，那我們可就真的無法收場了，所以，我們一點要謹慎，只能等他們先動手，我們及時制止。”　　說起來，就這點上，唐昱也很是無奈，他雖然帶來兩萬人過來，而且個個武力值很高，打印度尼西亞四萬人甚至五萬人都沒有問題，但是關鍵的是，他不能先動手，先動手，就會在國際上處於不利的地位。　　倒不是唐昱在乎聲譽之類的東西，如果拋棄黑水國際的聲譽能拯救這邊的華人同胞，那他倒是願意的很，可是哪有這麼簡單的事兒？　　如果那樣做了，反倒可能好心辦壞事兒了，到時候哪怕印度尼西亞爆發了動亂，也可以歸咎於是黑水國際先動手而挑起了印度尼西亞國內仇視華人的矛盾的，那會兒可就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反倒可能害了還呆在這邊的同胞。　　所幸，當地的大使館已經在黑水國際的配合下，開始組織華人的撤離行動，雖然後續發生的事情與另外一個時空一模一樣，有告密、不相信、有不願意等等，但是還是有一批華人撤離了，不過滑稽的是，他們撤離的原因，根本不是相信了唐昱提供的情報，而是黑水國際的那兩萬人，一看便不是善類，他們懷疑近期會有武裝力量登陸印度尼西亞，可能造成該國政治混亂等等，這才是他們撤離的原因，簡直滑稽到令人無語。　　不過不管怎麼說，有人願意撤離就好，總好過留在這邊遭難，哪怕是調遣來兩萬人，唐昱也沒有信心完全的制止這場暴、亂的發生，只是能夠給蘇哈拓提供足夠的壓力，他便已經達到了目的。

# 第六百零一章 華人日記

　　1998年5月11日，星期三，陰。　　在寫這篇日記的時候我就發誓，這是一個應該被所有的印度尼西亞華人們銘記的一天，我們要永遠的記住，在這一天里，印度尼西亞的土著們是如何對待華人的，也要記住，在危難之中，是誰拯救我們於水火之中，阿門！　　今天的天氣很不好，往日里早早冒頭的太陽，今天卻一直不見蹤影，天空陰沉沉的，滿是烏雲，傳來的一陣陣陰暗的感覺，讓人壓抑異常，這種天氣似乎已經在預示着什麼。　　早晨起來聽到烏鴉再叫，我的鳥籠中明明養着幾隻金絲雀，我卻聽到了烏鴉的叫聲，於是，我的心情很不好，再加上那陰沉沉的天氣，街上陰沉沉的氣氛，我預感到今天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所以，往日里早早就應該下樓打開鋪面開始營業的我，今天卻遲遲沒有開張，或許，一天不營業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吧，我在心中暗暗的想着。　　事實證明，我的擔憂是有道理的，我待在樓上沒有到鋪面裡邊去營業，是一個非常正確的選擇。這個選擇，讓我躲過了一劫，避免了很多損失，也讓我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見證了今天發生在雅加達的事情，哦，阿門，至今我都難以相信，那天居然會發生那樣的事情！　　今天的雅加達的早晨，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陰沉沉的天氣的影響，異常的讓人壓抑，街上的行人比往日里少了不止一半還多，往來間的人群，臉上都露着詭異的表情，我很害怕，真的很害怕。印度尼西亞經常會爆發土著排華事件，每次那種事情發生之前的樣子似乎都是這種壓抑的氣氛，經歷過幾次排華事件的我，已經預感到了什麼。　　當然，之前的那些事件是註定不可能鬧大的，我們都知道，蘇哈拓大總統最後為站出來為我們撐腰，他不會讓這種混亂的局面持續下去，那樣的話，他的政權就保不住了，我們畢竟是印度尼西亞整個經濟體系的支撐着，沒了我們，整個國家將會崩潰，但是今天發生的事情顛覆了我的思想。　　事實上，在那個時候，我忽然想起來，不久之前的大陸政府通過大使館透露出來的消息，他們聲稱印度尼西亞將爆發大規模的排華動亂，將會對滯留在印度尼西亞的大批華人造成很大的人身和財產損失，那時候的我對這種言論不屑一顧，甚至還偷偷的把消息透露給了我參加的華人社團，社團的負責人則把消息傳給了蘇哈拓的人，據我所知，這在當時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我們是如此的天真，以至於把情報送給了手握屠刀的屠夫們，他們揮刀的方向正是我們，但是我們當時不知道，以至於做了許多追悔莫及的事情。　　事實上，早在三十二年前的時候，我的父輩和爺爺輩們就跟隨者蘇哈拓大總統，在印度尼西亞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件，我們這些從台灣南渡過來的人，支持着蘇哈拓大總統對印度尼西亞國內的共和力量進行了血腥的大屠殺，父輩們的付出，讓我此時在雅加達繁華的大街上擁有兩家很大的鋪面，每年都能為我帶來很多的收益，所以，我是堅定的蘇哈拓大總統的支持者。　　可是那時，在這種陰沉沉氣氛的影響下，我居然有些相信他們的言論了，相信今天或許會發生異常遠勝與以往的暴、亂。　　天呢，這怎麼可能，蘇哈拓怎麼可能對我們這些有功之臣動手？雖然我們都知道亞洲金融風暴對印度尼西亞摧殘的很厲害，知道國內矛盾重重，蘇哈拓大總統急需通過某些事情來轉嫁矛盾，但是從來沒想過，某一天的時候，自己會成為矛盾轉嫁的對象。　　隨後發生的事情，徹底的讓我震驚了，也讓我醒悟了，或許說，讓無數滯留在印度尼西亞的華人們醒悟了，至此之後，大家才對印度尼西亞的當權者們有了一個清醒的認識，認識到，我們不過是他們主板上的肉罷了，他們想什麼時候殺就什麼時候殺，我們只是籠子里的雞。我決定了，從寫下這篇日記開始的時候就決定了，從此之後，我會成為大陸政府的堅定擁護者，我相信，大多數經歷了今天這件事的華人們，也會做出和我同樣的選擇。　　在早飯過後的七點半左右，正是街面上各家店鋪開始營業的時間，有些店鋪的門面剛剛打開，工作人員尚未開張，有些店鋪的門甚至還是關閉着的，就在這時候，一輛輛大卡車突兀的出現在了雅加達數十條最繁華的大街上。　　卡車很多，但是卡車上下來的人更多，每輛大卡車上邊，足足有幾十個的大漢從車上下來，這些車都沒有任何標誌，看起來似乎都是無證的車輛，但是如此眾多的無證車輛組成的車隊，是怎麼出現在雅加達的？莫非雅加達的警察們全部休假了嗎？　　這些人從車上下來的大漢們，他們表情嚴肅，一個個都剃着板寸頭，而且，這些人手裡邊都拿着非常專業的工具，他們一言不發的撲向了沿街的各個店鋪，當然，也包括我的尚未開張的店面。　　哦，天呢，他們要幹嘛？他們是恐怖分子嗎？恐怖分子怎麼如此囂張的出現在雅加達的大街上？　　然後，我躲在閣樓上，就這樣眼睜睜的看着這些暴徒們，用異常專業的工具，很麻利的撬開了街面上各個被鎖着的店面，砸毀了商店的護欄，他們一言不發，卻乾著最暴力的事情，當然，此處用最是不恰當的，之後還有更加暴力的事情，但是當時我就是那樣認為的。　　店裡邊的華人店主和店員都被他們粗暴的推倒在一邊，然後限制他們的行動，稍有反抗便是一陣暴打。　　他們是強盜，沒錯，他們是強盜，他們在乾著赤裸裸的強盜才做的事情，而從他們那一致的動作和板寸頭、軍靴上邊，我分明能夠感覺到一種撲面而來的軍隊的氣息，他們是軍人，這是我當時的第一反應。　　他們的舉動已經徹底的震驚了我，他們就那麼井然有序的撬開了一家家臨街鋪面的店門，撬開了一家家高門大戶的店門，砸毀了一切可以防護的底細，他們要幹嘛？他們準備搶、劫嗎？我很疑惑，這和之前的任何一次排華的暴、亂都很不相同，軍人、警察，都介入了其中，雖然他們沒有那麼明目張膽，但是細心觀察的我還是發現了一些東西。　　我仔細的觀察了一下他們的規律，終於震驚的發現，他們所針對的，全部是華人的店面，而那些本土的印度尼西亞的店鋪他們則分毫不理，有些店鋪大約是事先得到了消息，鋪面緊鎖的大門上還掛着牌子，表明這確實是印度尼西亞本土人的店鋪，這些店鋪都倖免於難，他們是針對華人的，沒錯，他們一定是針對華人的。　　天呢，他們怎麼可以這樣，我們一樣擁有着印度尼西亞的國際，我們是掩護蘇哈拓的，他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們？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才徹底的震驚了我，讓我知道，之前的不過是開胃菜罷了，更加暴力和慘無人道的事情，還在後邊嫩。　　這些板寸頭們，他們只是撬開了店面，局限了店主和店員們的活動，除此之外，並沒有做更出格的事情，撬開了商店砸毀了護欄之後，他們隨即便坐着之前開來的大卡，很快便消失了，我不知道他們從哪裡來，又從哪裡去，但是我知道他們曾經做下的暴、行，也知道他們不是一般人，極有可能是經過特殊訓練的軍人。　　這些板寸頭們走了之後，隨後便湧來了一批真正的暴徒，緊隨着板寸頭們而來，他們手拿各種兇器，嗷嗷叫着衝到了大街上，這些都是印度尼西亞的土著，很多是街上的痞子們，我甚至還認出來其中的兩個，便是之前在街上收保護費的人，但是前幾天他們無緣無故的消失了，我還以為他們被仇家砍死了，現在看來，似乎並不是這個樣子，他們似乎在消失的這幾台呢里，經歷過什麼，再結合之前發生過的事情，結合那些透露着軍人氣息的板寸頭，我腦中開始有一些不好的東西浮現出來。　　看得出來，後來的這群人，他們不如前一批板寸頭們訓練有素，他們沒有組織性紀律性，更不專業，但是他們的破活力卻更大，他們見到店面就湧入其內開始搶，開始砸，開始燒，甚至開始了殺人和慘無人道的強姦、輪、奸，他們人多勢眾，遇到什麼便一擁而上，開始了肆無忌憚的破壞。　　天呢，他們是魔鬼，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怎麼會有如此暴、行上演？我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無法相信自己一直擁護着的政府，會縱容這些暴、行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為印度尼西亞政府貢獻了絕大多數的稅收，為他們撐起來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但是現在，他們卻在如此的對待我們這些有功之臣，阿門！　　好在值得慶幸的是，這些暴徒們並沒有逞凶太久，他們打砸搶燒剛剛開始，就被另外一群更加兇悍的人阻止了！　　我很慶幸，真的很慶幸！　　這群人大都是歐美人，看起來完全沒有亞洲血統，但是他們就在這種關鍵的時刻站了出來，他們是天使，真的，他們真的是天使，如果沒有他們的出現，我真的難以想象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樣的令人難以接受的事情，太好了，莫非是上帝聽到了我的祈禱，派這些人來拯救我們嗎？（為什麼不是佛祖？額，天兵天將應該不可能有歐美人吧，很明顯，這應該是上帝的兵馬。）　　那群印度尼西亞的土著們，他們僅僅是十幾分鐘之內便已經造成了數起人員死亡事件，還造成了多家華人店鋪被洗劫一空，他們殘忍，他們暴力，他們慘無人道。　　而事情發生的時候，印度尼西亞的警察就在附近，卻對這樣的事情熟視無睹，任由慘劇的發生，我甚至還看到前一刻還穿着警服的人，在下一刻便脫了警服加入到暴徒的行列中去，參与到暴力事件當中，他們，實在是太慘無人道了。　　後來出現的那群歐美人，他們更加的兇悍，針對的對象卻是那群印度尼西亞的土著，他們都手持武器，一看就是電視里的特種兵持有的武器，全自動的輕機槍，手槍，匕首，甚至還在遠處的高樓頂上出現了狙擊手的身影，他們無處不在，他們無所不能，他們的刀槍對準了那些參与暴、行的印度尼西亞的暴徒，是他們拯救了整個印度尼西亞的華人，阻止了暴、行的發生。　　看得出來，這些個大漢們，之前一定是從軍隊中出來的，他們使用槍械熟練無比，打鬥也是熟練無比，雖然那些暴徒們人多勢眾，但是面對着只有他們十分之一甚至更少的歐美大漢的時候，他們怯了，他們孬了，他們退縮了，在一梭子子彈之後，他們還在大聲的叫囂着要衝上去，但是隨着前排的人被子彈毫不猶豫的射穿了大腿而躺在地上哀嚎的時候，他們害怕了。　　街上的地痞流氓，與真正的軍人之間的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僅僅那些偶們大漢們身上流露出來的殺氣似乎便足以震懾住他們。　　當然，人員傷亡也出現了，那些暴徒們被嚇住了，但是暗中依然有一些人在不斷的叫囂着，挑撥着，更加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們有武器，不是刀，而是槍。　　到現在，我已經可以肯定了，這不是一起單純的排華的事情，而是有組織的，有軍方的背影在後邊，我是軍事發燒友，所以我能認出來，那些隱藏在暗處挑唆的人，他們手裡持有的武器是印度尼西亞軍方的制式武器，普通的黑社會，哪怕是有武器，也不可能大規模的出現軍方的制式武器，那是政府所不能夠容忍的。　　接下來還有更加令人震驚的事情發生，隨着槍聲的響起，之前在華人遭受苦難的時候沒有出現的印度尼西亞的軍隊和警察，他們這會兒才姍姍來遲的到來，不過卻把槍口對準了歐美的大漢，雙方開始了對峙，期間也有試探性的攻擊，不過在印度尼西亞死傷了數百人依然無法給對方造成任何的人員傷亡之後，他們只能和對方對峙，等待着後援的到來，等待着坦克等重武器的到來，他們堅信，一旦重武器運過來，他們必勝無疑，但是隨着一發火箭彈射過來，他們懵了，這才知道，對方遠比他想想的要強大。　　再之後，他們依然沒有等待來他們的援軍，倒是有印度尼西亞的軍隊陸續趕來，可是這些人不是他們的援軍，而是把槍口對準了他們，隨後他們才知道，他們效忠的將領，普拉沃斯，現在已經被他們的大總統給軟禁了，後續趕來的軍隊，正是蘇哈拓派遣而來的，蘇哈拓命令他們不能和黑水國際方面發生任何形式的衝突，命令他們不許和當地的華人發生任何的衝突，命令他們放下武器，向友軍投降。　　這之後的一連串的變故，讓我徹底的暈了，想來，大多數華人也很暈，當然，只要暴、行能不發生在我們身上，那就值得慶幸了，那天，我們都生出來一個想法，那就是，永遠不要呆在這個國家，我們要儘快的離開，哪怕舍了印度尼西亞的那份家業，畢竟，活着才更加重要，命沒了，那可就什麼都沒了，現在，此時的印度尼西亞，並不能給我安全感。　　事後我才知道，在同一天里，印度尼西亞的數十個城市都出現了規模不等的大小暴、亂，雖然沒有雅加達這邊的規模大，但是確確實實的發生了，時間相同，經過相同，結局也沒什麼不同。　　和雅加達同樣的事情，在印度尼西亞的各個地方都發生了暴、行，都出現了同樣的大卡車運着板寸頭，他們都撬開了華人的店面，後來都出現了一大群的暴徒針對華人進行慘無人道的打砸搶燒事件，絕大多數地區都出現了一到十個不等的人員傷亡，還夾雜着少數的強姦事件等。　　當然，同樣出現了一大群如天使般可愛的歐美人，他們無一例外向印度尼西亞的暴徒們宣示着他們的力量和恐怖，他們身手高超，他們武器精良，他們敢於面對任何的暴、行，敢於和印度尼西亞的軍方對峙。　　當然，更重要的是，他們願意為華人出頭，願意幫助華人保護華人。　　正是因為有了他們這些可愛天使們的介入，發生在印度尼西亞的暴、亂才沒有徹底發動起來的時候便胎死腹中，僅僅十幾分鐘就造成了如此重大的損失，我難以想象，如果這起暴、亂持續一天甚至幾天的話，我們這些華人，要遭受什麼樣的苦難，好在現在我們安全了，我已經決定，馬上離開這個國家，我要回國，我要回去我的故鄉，我要回去大陸，而不是台灣，大陸，才是我的故鄉。　　哦，阿門，感謝他們！　　哦，阿彌陀佛，保佑我們！

# 第六百零二章 圓滿完成

　　唐昱自然不知道，有一個華人寫下了這麼一篇日記，不過此時此刻，聚居在印度尼西亞的大部分華人的心情他還是能夠理解的，因為從下午開始，已經有大批的華人開始有組織有目的撤往香港和美國等地方，至於大陸地區，則受限於某些想法，暫時還沒有人去。　　此時的唐昱，雖然面上還有些嚴肅，讓人望而生畏，但心中未嘗沒有慶幸。司徒雷在旁邊看着這個比自己小了十多歲的人，不知道這樣一個少年人，為何會有如此強大的氣場，會讓人望而生畏。　　實際上，事情走到這一步，已經算是完美解決了，大規模的排華動亂，已經不可能發生，雖然到目前為止，整個印度尼西亞因為早上的動亂而死亡的華人數量，據統計，人數已經達到了五十多個，被強姦的婦女也有十多個，但是相比起另外一個時空的慘象來說，這已經算是很好了，另外一個時空，哪怕是官方公布的數據，也是那麼的觸目驚心，更何況，實際的數目，比官方的十倍還多。　　唐昱心中慶幸無比，慶幸自己事先做好的布置，慶幸自己組建了黑水國際，慶幸很多事情，當然，更加慶幸的是，印度尼西亞的華人逃過一劫。　　普拉沃斯在11號早晨的時候，終於還是硬着頭皮發動了暴、亂，不過他做了開頭，卻沒有預料到結局，若是事先知道的話，只怕他也不會如此做了。　　他原先能夠控制着的部隊大約有四萬多人左右，不過要背着蘇哈拓來的話，有些人是不能夠用的，所以，他能夠直接調動的人馬也不過兩萬餘人罷了，基本也唐昱掌控的人馬相差不多，但是兩者的戰鬥力就天差地別了，無論是單兵素質又或是團隊配合以及武器彈藥準備等等，普拉沃斯的人比起黑水國際的人馬來，那差了不止一條街，兩者如果交火的話，包了餃子都沒問題，黑水國際的人絕對能在付出極少數的人員傷亡的情況下，把普拉沃斯的人馬打的崩潰掉。　　事實上，普拉沃斯他們的一舉一動，唐昱的人馬都在隨時監控着，能夠了解到他們所有的動靜，除了他們密會時候說的內容之外，黑水國際的信息技術部門甚至還監控到其中一個大校和另外一個少將的電話，能清楚的知道他們下的命令。　　從普拉沃斯下命令開始行動，這邊便已經針對他的命令做出了決策，那批板寸頭撬門的時候黑水國際並沒有介入阻止，因為唐昱他們知道，這批人是從軍營中得到了命令出來的，他們得到的命令就是，撬門，破壞護欄，而不是進行打砸搶，他們不會搶東西，不會殺人，不會去強姦，也不會去燒店鋪，他們的目的是為了給之後的暴徒們創造方便，當然，也是普拉沃斯用來試探黑水國際的。　　黑水國際沒有動作，普拉沃斯自認為已經看清了黑水國際的心思，認定黑水國際不敢真刀真槍的和他硬來，所以，板寸頭撤走之後，他毫不猶豫的按照事先的預謀，下命令讓那些受過訓練的暴徒們開始衝擊華人的店鋪。　　事實上，真正受過訓練的暴徒畢竟是少數，普拉沃斯他們之前也不可能大規模的組織人馬去訓練暴徒，一來容易走漏消息，二來事後容易落人口舌落下把柄，所以，這些人，只是部分進行訓練，組織暴、動的時候，還會有軍方的人暗中摻雜在其中。　　這些人他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帶頭去進行暴、動，帶頭髮動暴、亂，帶頭打砸搶燒，沖在最前面的，肯定就是這些人，他們要起到帶頭的作用，還要適當的蠱惑人心，事實上，人都是有從眾心理的，處於某種氣氛之下，很容易就會跟隨着眾人做一些事情，再加上暗地里有人在蠱惑，所以，暴、亂髮動起來，還是比較容易的。　　尤其是這種暴力事件，長期處於壓抑中的人好不容易有一次發泄的機會，他們可不會管到底是什麼造成了他們的生活是那麼的不好，也不會去管到底是什麼造成了印度尼西亞的經濟危機，他們只是要發泄內心的不滿，只是需要一個發泄的途徑罷了。　　以前的時候他們把矛頭對準了蘇哈拓，現在，在有心人的惡意鼓動之下，在某些特定氛圍之下，他們的某頭自然就會對準華人，因為兩者的貧富差距，實在是太大了，生活天差地別，很容易讓人不滿，在有心人的挑撥之下，暴、亂就很容易發動。　　事實上，這正是普拉沃斯他們的打算，他們就是這麼準備的，那些暴徒的訓練，也都是訓練這一方面的內容，很容易訓練，也很容易成功，不過他忽略了唐昱，忽略了黑水國際，他註定無法活動成功。　　在那些暴徒們剛剛開始打砸搶燒，氣氛剛剛開始醞釀，大多數人還僅僅是被裹挾其中沒有真正參与暴、亂的時候，黑水國際的人觸動了，在唐昱的命令之下，他們毫不猶豫的出動了，他們的槍，對準了那些暴徒，他們把華人護在了自己的身後。　　唐昱下的是死命令，只要那些暴徒們敢無視他們，繼續對華人施暴，那就毫不猶豫的開槍，當然，唐昱的命令是盡量讓那些人失去行動能力，而不要傷人致命，盡量瞄準下三路開槍，既能讓他們失去戰鬥和行動能力，日後打官司也不會有太大的麻煩，高樓上還埋伏了無數的狙擊手，他們的目標，主要便是針對那些潛藏在人群中蠱惑人心的人，那些人都目標顯著，很容易成為狙擊手的目標，只要幹掉了沖的最勇猛的人，幹掉了蠱惑人心的人，那剩下的還沒有被徹底蠱惑起來的民眾以及被裹挾在其中的人，他們就會漸漸的冷靜下來，思考到底應該不應該這樣做，到底值不值得，當然，他們思考最多的，肯定應該是，到底他們的身體硬，還是那些歐美人的子彈和刀槍更加厲害，這個結論顯然很容易得出來，所以，黑水國際一出動，半個小時不到，這場暴、亂還沒有完全的發動起來就宣告了失敗，暴徒們都已經偷偷摸摸的離開了人群，剩下的，就是那些被槍打傷了無法離開的人，這些人就這樣被拋棄在街道上，那些暴徒們臨走的時候，也沒有想着要把這些人帶走。　　在雅加達各條繁華的大街上，幾乎相同的事情都在上演着，板寸頭，暴徒，歐美大漢，相繼出演，然後都獲得了相同的結局，5月11日早上9點鐘左右的時候，這些街道上也出現了相同的局面，那就是一大堆印度尼西亞的暴徒躺在大街上捂着自己的大腿哀嚎，聚集起來的暴徒們已經四散一空，華人的店鋪，原先已經被撬開了，現在又重新鎖上了門，而華人店主和店員們也不敢呆在店裡邊，都在歐美大漢的護送下往大使館撤離，大使館那邊還是比較安全的。　　黑水國際的主要人馬布置在雅加達，但是在其他城市，也都有五百到兩千不等的人馬，都及時的制止了暴、亂的發生，當地所發生的情形，和雅加達大同小異，時間差異甚至能縮小到五分鐘之內。　　九點十五左右的時候，普拉沃斯的軍隊忠於趕來，和黑水國際的人馬進行對峙。　　事實上，黑水國際對普拉沃斯進行了重點監控，普拉沃斯自然也會對黑水國際的人馬進行重點監控，只不過黑水國際的人員都比較分散，以一百人為一小對，分佈在整個雅加達，普拉沃斯的監控，很難起到作用，他們的技術部門也不行，根本無法監控黑水國際的衛星電話。事實上，黑水國際每個單兵都配發了衛星聯繫工具，他們的每一個命令都是通過衛星頻道發出去的，印度尼西亞方面無法阻止，無法監控，總之，他們很無奈。　　一百人一個小隊，在唐昱的命令下，很容易就集中到了事發的街道上，然後聚集起來阻止了暴、亂。　　事實上，當普拉沃斯獲悉被裹挾起來的民眾已經散開的時候，他便知道，自己的這次政治冒險失敗了，徹底的失敗了，要是在民眾們沒散去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迅速幹掉黑水國際的人的話，暴、亂興許還能持續下去，但是現在，暴徒們已經被黑水國際嚇破了膽，而且已經散去了，再想集中起來就不容易了。而事實上，他手裡的部隊，根本無法擊潰黑水國際的人，反倒有可能被對方擊潰。　　更重要的是，華人不是蠢豬，他們很容易的就能想到暴、亂時候軍方和政府所充當的不光彩角色，所以，他們肯定已經有了防備，興許從今天上午開始，就會有大規模的華人資本開始從印度尼西亞撤離。　　不管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普拉沃斯是失敗了，徹底的失敗了，只要暴、亂無法發動起來，蘇哈拓的政權就無法繼續下去，事後要找他秋後算賬的，不止是那些敵對的政黨。還包括這次支持了他的那些人，因為人家支持了他，他卻、沒有完成任務，更重要的是，蘇哈拓也會找他算賬，像蘇哈拓這種視軍權為生命的人，他是無法容忍自己的手下背着自己在軍隊中搞亂子的，哪怕這個人是普拉沃斯，是自己的女婿，那也不行。　　普拉沃斯是蘇哈拓親近的人，自然了解自己這個岳父的薄情和殘忍，也能夠想象到自己的下場，一想到蘇哈拓有可能對自己採取的懲罰方式，他就不寒而栗，渾身上下的汗毛都豎了起來。　　普拉沃斯是賭徒，他這次賭輸了，在這種對蘇哈拓的恐懼之下，精神已經陷入了瘋狂的狀態，反正已經不可能有比這還壞的下場了，哪怕到了最後失敗了，他也要瘋狂一把，所以，他下了與黑水國際開火的命令。　　只不過，普拉沃斯畢竟不是蘇哈拓，他無法完全的命令這些軍人，繞過了蘇哈拓，他所能控制的只是中高層的軍官，但是實際在戰場上能夠指揮了士兵的，卻是中下層軍官，這些人，大都數忠於蘇哈拓的，命令不是來自蘇哈拓，他們心中或許便已經存在了疑惑，等到和黑水國際一交火，被對方完全壓制了之後，他們便徹底的沒了拚命的心思。　　當然，這也是有原因的，事實上，蘇哈拓也是在暴、亂髮動的前半個小時才得知了普拉沃斯的想法的，只不過這時候，普拉沃斯已經完全布置完畢了，根本來不及阻止，只能通過自己的死忠把消息傳遞出去，軍中的一些忠於蘇哈拓的軍官們，已經獲悉了消息，所以，對普拉沃斯的命令自然便是陽奉陰違，尤其是對上黑水國際這種強大的敵人的時候，他們可不希望自己送了小命。　　和黑水國際交火大約不到五分鐘，但是卻已經給普拉沃斯的軍隊留下深刻的記憶，黑水國際的人以一百人小隊為單位，藉助街道上的掩護和高層建築上的狙擊手，一照面便讓對方損失了幾百人，尤其是他們亮出了他們秘密運入印度尼西亞的重武器之後，普拉沃斯的軍隊徹底沒了脾氣，便是忠於普拉沃斯的軍隊將領，也不敢下衝鋒的命令，那得用人命來堆積，也未必能衝過去，而對於他們這些將領來說，士兵的命是非常重要的人，手裡沒人沒槍，那權力就保不住了，沒人槍的將軍，那便不是將軍了，所以，大家都贊同等待援軍，等待重裝部隊。　　不過他們着一等，援軍沒等來，友軍倒是等來了，可惜友軍是來繳械的，要他們投降。　　蘇哈拓是一個成熟的政客，在得知了消息，知道阻止不及的時候，他知道，此刻自己要做的，就是避免更麻煩的事情發生，他知道普拉沃斯情急之下可能做一些讓他後悔莫及無法彌補的事情，所以，他當即開始調動軍隊，調動忠於自己的人馬，還安排人準備軟禁自己的女婿普拉沃斯以及和普拉沃斯一起發動暴、亂的那些人。　　很顯然，蘇哈拓成功了，印度尼西亞還是他的印度尼西亞，不是普拉沃斯的，不是台灣的，不是美國的，更不是印度尼西亞那些家族勢力的，所以，一旦他獲悉了消息，那他接下來的行動，肯定會很強大很強大，起碼要遠比普拉沃斯強大的多。　　在普拉沃斯的軍隊和黑水國際發生大規模衝突之前，他便已經成功的控制住了普拉沃斯，哪怕是對於這個女婿，他從來也沒有完全的放心過，也有安排的自己的人馬，所以，他很容易的便控制了普拉沃斯，在他的諸多槍口面前，普拉沃斯毫無反抗力的被收拾了，現在已經被完全的限制了人生自由。　　而且，忠於蘇哈拓的軍隊，也成功的阻止了普拉沃斯的軍隊。印度尼西亞的絕大多數軍隊都是忠於蘇哈拓的，事實上，都不用武力威逼，只有能把消息傳過來，告訴他們，這次行動是普拉沃斯背着蘇哈拓來的，那麼這支軍隊，至少有一半人不會跟隨普拉沃斯的腳步，只有不到一半人是普拉沃斯的死忠，他們的命運和普拉沃斯完全的結合在一起，他們沒有選擇的餘地，所以，蘇哈拓後續派來的軍隊，主要就是針對這些人的，防止他們鋌而走險，當然蘇哈拓的擔心完全是多餘的，就這些人那兩下子，完全不夠看，便是想鋌而走險，在黑水國際的精英面前，他們也沒有資格。　　發生在雅加達的這一幕，在印度尼西亞的很多大中城市上演着，開始相同，結局相同，解決方式也相同，黑水國際的大漢們，都與普拉沃斯的兵馬形成了對峙，而當蘇哈拓的兵馬一到的時候，事情又全部完美的解決掉了。　　或許，對於唐昱又或是對於聚居在印度尼西亞的華人來說，這已經是最好的結局了，對於蘇哈拓這個政客來說也是不錯的結局，雖然要放棄手中的權力，但是也不是不可接受，當然，更加重要的是，唐昱沒有惦念着非殺他不可了，不管是他出於什麼樣的原因而退縮了，又出於什麼樣的原因派出軍隊制止了普拉沃斯，但是造成的結果畢竟是好的，讓唐昱也無話可說，否則的話，光憑藉黑水國際的兩萬人，如果真的和普拉沃斯硬拼的話，雖然實力不懼，但是最後造成的結果，卻未必是他喜歡接受的。　　所以，蘇哈拓還不知道，自己無意中逃過了一劫，逃過了某人對他的怨念，對他來說，雖然丟掉了總統的位置，但是腦袋無憂，財富無憂，這已經是不錯的解決了，但是普拉沃斯等人，肯定不可能有好下場了。　　黑水國際的情報部分是很強大的，他們手裡邊握有的資料，已經完全能夠證明普拉沃斯以及他手下的一眾人馬密謀策劃和參与了這次的暴、亂，放到國際上打官司，印度尼西亞也只能輸的凄凄慘慘，普拉沃斯肯定不會要好下場，他要面對國際的指責，要面對國內的壓力，要面對中國、政府施加的壓力。　　那些跟着普拉沃斯密謀的人，肯定也不會有好下場。　　蘇哈拓下台，當權者無論是誰，都得討好中國，這種情況下，印度尼西亞根本得罪不起一個離他們國家並不是很遠的中國，所以，對中國妥協是必然的，那這些像普拉沃斯這種類似於戰犯的存在，肯定沒好下場的，哪怕是為了討好印度尼西亞的華人，讓他們繼續支撐印度尼西亞的財政，普拉沃斯也要被鞭笞，興許死了還得被鞭屍。　　他們面對的，不僅是敵對者，還包括蘇哈拓，包括拋棄了他們的台灣和美國當局，包括惱羞成怒的印度尼西亞各大家族勢力，包括來自國際上的壓力，包括來自大陸政府的壓力，當然，更不能忽略了黑水國際的壓力，今天短暫的交火，已經讓他們徹底的認識到，黑水國際若是全部出馬的話，很短時間內便能夠武裝佔領印度尼西亞，這是個讓人難以置信的東西，卻是事實，不得不接受。　　誰的拳頭硬，誰就是老大，這是亘古不變的道理……

# 第六百零三章 各方反應

　　對於滯留在印度尼西亞的華人來說，今天註定是一輩子難以忘懷的一天，或許多年後回憶起來，他們依然心有餘悸，或許多年後，那些如天神般出現在雅加達維護着他們的黑水國際的雇傭兵們的身姿依然會時不時的浮現在他們的夢中。　　就在今天早上，他們在印度尼西亞遭遇到了人生中最苦難的事情，在這個國家，一群暴徒衝進去他們的家門，他們的公司，他們的鋪面，肆無忌憚的毆打他們，搶、劫他們，軍隊不管他們，警察不管他們，甚至還暗中參与了暴、亂，他們傷心了，他們絕望了，他們感覺到，那種暴、行，不久就會降臨在他們身上，但是隨即他們得到了拯救。　　那些佩戴着黑水國際標誌的雇傭兵們，如天神一般出現在他們的面前拯救了他們，從此，他們永遠的記住了黑水國際的標誌，全世界的人也記住了那個標誌，此事過後，黑水國際在國際上的地位一增再增，業務量也迅速的擴展，在歐美地區都有了一定的份額，黑水國際，自此一躍成豪雄，成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安保公司，全世界都沒有幾家能夠比肩。　　從5月11日當天下午開始，受到早晨暴、亂的影響，印度尼西亞對外的航班、輪船，都開始超負荷的運行，香江和新加坡等周邊地區，都接到了消息，在大陸政府的周旋之下，臨時增加了航班用來接收印度尼西亞逃難的華人。　　華人們都被嚇怕了，尤其是身有一定家產的華人，他們是這次被針對的主要目標，他們都清醒的認識到，在印度尼西亞，他們就是砧板上的肉，人家什麼時候像吃他們，就可以什麼時候吃，他們根本沒有反抗的餘地，只能任人宰割任人魚肉。　　事實上，今天早晨的暴、亂規模持續的時間並不是很長，造成的損失也不是很大，黑水國際在十五分鐘之內就控制了局面，但是華商都是一群有頭腦的人，事後稍微一想就能知道，這次的排華暴、亂和以往根本不同，而是一次堪比930事件的暴、亂，是要對他們趕盡殺絕，知道930事件的他們，徹底被嚇壞了，如果沒有黑水國際的介入，他們難以想象局勢會發展到什麼地步，那些被鼓動起來的暴徒們，到底要對他們施加什麼樣的暴、行。　　所以，在看清了印度尼西亞當權者的面目，認清了台灣政府的面目之後，他們毫不猶豫的選擇了站在大陸政府這一邊，選擇了擁護大陸，放棄印度尼西亞，開始了緊急轉移資產和撤離。　　一般的華人，肯定不知道這次站出來保護他們的歐美大漢到底是什麼人，但是對於稍微有點地位的東南亞華商來說，他們都知道，那些所謂的歐美大漢，根本就是黑水國際的雇傭兵，他們自家甚至就雇傭了不少用來保護他們的安全的，對黑水國際也有了解，雖然算不上很熟悉，但是很快就會熟悉了，他們的撤離，還需要黑水國際的護送的。　　黑水國際保護了他們，這是毋庸置疑的，黑水國際後邊是誰？那肯定是大陸政府，稍微有些腦子的東南亞華商都知道，黑水國際的背後，肯定是中國、政府，所以，黑水國際的功勞，也自然而然的會被歸到中國、政府的頭頂上，他們做的事情，也會被認為是在國家的授意下做的，而事實上，唐昱確實得到了某些人的授權，卻不是國家的授權，對於功勞歸到國家頭上他倒是沒有什麼意見，畢竟，若是沒有國家的默許，單憑黑水國際的情報網，可沒那麼容易獲得某些消息的。　　正是因為知道這些，知道黑水國際，知道黑水國際背後的中國、政府，所以，東南亞的華商們，他們很快就轉變了之前親近台灣政府的態度，轉而親近大陸政府。　　既然黑水國際拯救了他們，他們自然也要投桃報李，要回報黑水國際，最簡單的辦法便是為黑水國際拓展業務了，像他們這些富商，每年支出的安保費用都不是一筆小數目，這錢給別人是給，給黑水國際也是給，而且，黑水國際的能力，似乎更值得信賴，因為他們比起正規軍來也絲毫不落下風，還能把普拉沃斯的軍隊打的屁滾尿流，這樣的安保公司，似乎更值得信賴，藉此，黑水國際的業務量增長了老大一截，幾乎垄斷了東南亞華商群體對安保力量的需求，黑水國際，已經進入了垄斷期了，向著垄斷亞洲的大型安保業務而努力着。　　對於中國、政府來說，他們幾乎沒有付出，但是得到了很多。　　國家看重的，自然不會是黑水國際增長的那點業務量帶來的收益，而是從國家層面來出發，例如國際影響力什麼的，當然，對於中國來說，最重要的收穫就是，自打930事件以後一直親近台灣政府的華商們，這次終於改變了立場而親近大陸政府，這就是他們最大的收穫了。華商群體是一個規模很大的群體，而且這個群體比較抱團，很多華商，都是國民黨時期的買辦資本家，隨着國民黨敗退台灣，他們也流落到東南亞等地方經商，所以，他們是天然親近台灣政府的，但是這次的事件讓他們認識到，台灣政府、美國政府和印度尼西亞政府，三方合謀他們，準備共同瓜分他們的利益，所以，他們選擇了親近大陸政府。　　中國正在大發展時期，正是需要這些華商力量的時候，東南亞的花華商，幾乎每個人手裡都掌握着大量的資源，正是國家需要的，以前受限於種種原因，難以和這些華商之間建立起更加親密的關係，這次卻是個極好的契機。　　同時，國家的高層領導人們也在思考，他們的心中，也真正的把黑水國際放到了一個可以充當戰略意義的位置上，黑水國際在印度尼西亞事件中的表現，讓他們相信，如果利用得當的話，這個公司，能為國家的發展，貢獻更多的力量。之前，他們可沒有這種考慮，僅僅是想着，能幫助國家解決一些退伍軍人、難以生存的軍工廠等等的麻煩，卻沒有想到，如果用的好的話，在解決國際爭端的問題上，也是妙用無窮的。　　至於國際上的反應倒是非常的一致，只有極少數的聲音在質疑黑水國際不應該直接跑到別人的國家之內去干涉別國內政，絕大多數的輿論方向都朝着對他們有利的方向發展的，一致的在聲討普拉沃斯，聲討印度尼西亞的種族主義者，之前質疑黑水國際的聲音，被很快的壓倒了。　　全世界的人權組織都在替印度尼西亞的華人說話，因為他們是受害者，全世界的華人也都在生源東南亞的華商，事實上，東南亞華商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大到全世界都要矚目。　　印度尼西亞的政府，此刻處於一個極為不利的狀態下，當然，蘇哈拓這次倒沒有成為被嚴厲批判的對象，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和普拉沃斯的決裂，都把5月11日早上的動亂，當成了普拉沃斯的自作主張，而沒有把指責的聲音對準蘇哈拓，他成功的欺騙了世人，如果不是他的政權遭到國內民眾的質疑的話，或許還能再當總統也未可知？畢竟，現在的國際輿論對他還是有利的，他們卻不知道，這件事根本就是蘇哈拓在授意的，只不過在最後關頭改了主意罷了，蘇哈拓也是劊子手的，930事件早就證明了這個，他是不折不扣的劊子手。　　至於此刻的印度尼西亞政府，早已經陷入了一片混亂當中，從97年下半年持續到如今的金融風暴，早就讓印度尼西亞不堪重負了，人民的生活早就陷入了困頓當中，這次的排華事件雖然沒有完全成功，但是惡劣的影響卻一點也沒有降低，增加了防備和警惕心理的東南亞華商們，都決定毫不猶豫的從印度尼西亞撤資，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華商都選擇了完全撤資，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決定部分撤資，只有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決定觀望一段時間，不過這百分之二十的人，也有一部分會很快的改變主意。　　印度尼西亞此時不僅是沒了華商生存的空間，應該可以說是，這個病入膏肓的國家，沒了任何商人生存的空間，從印度尼西亞撤資是必然的事兒了，而大規模的資產轉移，必將讓印度尼西亞的經濟局勢進一步的惡化，華商支持着整個印度尼西亞經濟體系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一旦大部分的華商轉移資產，那印度尼西亞的經濟體系，肯定會直接崩潰的，就像現在，僅僅一天的時間，局勢便已經惡化到難以收拾的地步。　　蘇哈拓在5月12日晚上的時候就選擇了辭職下台，他現在也是焦頭爛額了，印度尼西亞此刻的局勢，哪怕是他，也只能是有心無力了，國內矛盾重重，民眾怨念深重，華人大規模的資產撤離，讓印度尼西亞的局勢也進一步的惡化，經濟體系崩潰在即，他這個總統也乾的沒滋沒味的，新任的總統肯定會被冠以臨危受命的頭銜，這是毋庸置疑的，就是不知道有沒有能力讓這個國家重新走上正軌。　　當然，他下台之前還有些事情必須解決掉，例如在最後關頭背板了他的普拉沃斯，他的女婿，還有一些其他的直接參与的人，都將接受他的懲罰，這根本不是閑置不閑置的問題，而是能不能保住性命的問題，這位獨裁了印度尼西亞三十二年的獨裁大總統，這位發動過930事件的獨裁大總統，有的是血腥的手段，他有着足夠的手段來懲罰他想懲罰的人，三十年來，這早就被他用血腥的手段證明過無數次。　　而此時，印度尼西亞居然出現了一個奇怪的局面，那就是，居然無人想要去當這個國家的總統，這個擁有者兩千萬人口的國家總統的位置，居然尷尬的成為了人見人怕的位置，無人敢於臨危受命。　　他們都知道這個國家此刻面臨的局面，在普拉沃斯的暴、亂失敗之前，哪怕這個國家已經被亞洲金融風暴折磨的非常的嚴重，看似隨時會陷入危機之中，但是他們這些身居高位的人卻知道，只要採取一些措施，這個國家還是能夠撐過去的，他們都有這個信心，只要能撐過去一年半載的，這個國家就能重新走上正軌，他們就是手握大權的大總統，掌控着兩千多萬人的生生死死。　　但是現在的局面，他們沒有這個信心了，一旦接手之後，他們要面臨的就是一個爛攤子，他們沒有信心收拾這個爛攤子。　　成為總統之後，他們要面對的，包括全世界的職責，包括中國、政府的施壓，當然，更重要的卻是國內那實實在在壓力，國際上只能是指責，國內的壓力，卻是能真真正正的摧毀一個政權的。　　11日早晨發生的事情，民眾的不滿被挑撥起來了，但是沒有被發泄出來，反倒因為當時黑水國際的強勢介入而被壓抑了一下，也只是被壓抑了一下，而不是消失了，只要沒有消失，那就遲早會爆發出來，而且下次爆發的時候，只會更加的猛烈，便的如火山一般，時刻會噴發出來。　　一旦這股民怨噴發出來，那他們就完蛋了，民眾的暴怒，足夠推翻一個病入膏肓的政權，就像古代的农民起義一樣，他們似乎已經看到了印度尼西亞解體在即，所以，誰也不願意做最後一任的亡國總統，不得不說，這成為當前印度尼西亞最尷尬的事情，他們迫切要做的就是，儘快的選出新總統來。蘇哈拓就比較聰明了，直接選擇了辭職，讓他的敵對政黨們干瞪眼，接盤也不是，不接盤也不是。　　至於那些支持這普拉沃斯的家族們，他們是偷雞不成蝕把米，現在後悔的腸子都青了，普拉沃斯失敗了，他們唯一達成的目的就是，華商離開了印度尼西亞，印度尼西亞的經濟命脈似乎就要落入他們的手中，除此之外，一無所獲。　　嘿嘿，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是那麼的龐大，沒有實力，怎麼可能掌控？　　一旦印度尼西亞的經濟崩盤了，他們這些寄生的家族，註定不會有好下場。國際都完了，經濟命脈還有什麼用？他們家族的實力，首先是建立在這個國家的基礎上的，所謂國破家亡，這句話可不是白說的，當然，他們現在就面臨着一個巨大的困難，那就是來自於多方面的清洗和壓力。　　黑水國際的情報能力強大無比，把他們支持普拉沃斯發動暴、亂的情報直接遞交到了聯合國，全世界的人都見證了他們的無恥貪婪和殘忍，這些家族的國際生意，幾乎在短短半天之內就全部崩盤，根本無法維持下去，而國內的經濟體系也處於土崩瓦解的狀況，總之，他們要完蛋了。這還不止，之前那些已經動搖了他們的根基，這會兒，他們動搖的就不止是根基了，因為蘇哈拓要對他們進行清洗，他們背着蘇哈拓秘密發動暴、亂，這是蘇哈拓不能容忍的，連自己的女婿都能下得了手，對於他們這些僅僅是維繫利益紐帶的人，就更下得去手了，可以想象，在蘇哈拓徹底的放棄手裡的兵權之前，不管是誰做印度尼西亞的總統，這些個參与過的家族們，都不會要好下場。　　至於普拉沃斯，他完全的杯具了，蘇哈拓對他，已經高高的舉起了屠刀，他最好的結局，或許也僅僅是在暗無天日的牢籠中度過一生，而最有可能的就是，秘密被處死，江湖傳言，蘇哈拓已經在為他的女兒重新物色女婿了，想來沒有人會嫌棄他的女兒以前已經嫁過了一任丈夫。

# 第六百零四章 東南亞的華商團體

　　5月13號，唐昱已經從印度尼西亞返回到了香江，當天晚上，他和東南亞華商進行一次規模盛大的會面，中央方面也過來人參與會面，唐昱低調的把這次的功勞都歸到了國家的頭上，不僅獲得了東南亞華商的好感，也讓國家高層更加認可他的地位。　　東南亞華商商圈是一個相當巨大的利益集團，東南亞華商尤其如此，東南亞有着無數手握巨額資本的東南亞華商，他們形成一個個的圈子，互動有無互相扶持，國家之前一直想拉攏這個群體，卻一直不成功，這次的意外成功，不禁讓國家對黑水國際以及唐昱本人都刮目相看。　　華商在世界上一直是一個傳奇，像猶太人一樣的傳奇，我們只要稍微研究一下歷史就知道，阿門到底有着怎樣的輝煌。　　東南亞華商，對東南亞經濟圈的發展，是做出了重大貢獻的，上百年來，東南亞華商彷彿是永不知疲的發動機，為東南亞的繁榮起着關鍵作用。　　其實華商成功的原因倒不難發現，他們善觀時變，善於把握機會，他們有着敏銳的洞察力，善於在時代變革中預測發展方向，掌握住發展先機，並能將危機變成轉機，努力地拓展賺錢的機會。從而能夠在異常激烈的商業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並藉機來發展和壯大自己。　　而且，華人經商，以誠信為本，信義為先，東南亞華商多由閩南、潮汕遷徙而來，當地風俗提倡“利從誠中來，譽從信中來”，以誠為本，才能獲得信用，在信任他人的同時，自己也會得到別人的信任，這是東南亞華商能夠在商場中長久發展的重要因素。　　他們還敢拼愛贏，永不滿足，東南亞華商在遷徙地初期往往一無所有，他們有着永不滿足的強烈的致富觀念，具有百折不撓的創業精神。並且敢於冒險犯禁、勇於進取和积極開拓。從而能夠開疆拓土，進入常人不敢涉足的高利潤領域。　　最後則是穩紮穩打，重視理財。東南亞華商多是白手起家，往往從小本生意做起，一點一滴地賺錢，故能勤儉節約，有了一定積蓄，就及時擴大再生產，滾動發展建立起龐大的產業。　　不過不管他們是怎麼成功的，總之，東南亞華商手中掌握着的財富，讓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要眼紅，這次印度尼西亞的家族甘冒奇險也要發動暴、亂，主要目的就是衝著華商們的財富去的。　　其實如果注意觀察《福布斯》東南亞富豪排行榜我們就會發現，東南亞上榜的40人中有近30位華人，佔據近34席位，而前十名中更是有九位都是華人，由此可見，東南亞的華商，到底掌握着怎樣強大的力量，而這，也是國家為何一直想要拉攏這個團體的原因。　　但是國家之前的拉攏一直未見成效，事實上，這些東南亞華商，他們之前更願意親近台灣政府，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更適合他們發展，大陸方面雖然有足夠的誠意，卻一直無法打動他們的，現在倒是好了，大陸政府願意為他們撐腰，而他們則能夠提供中國發展所需要的資金、投資和技術、管理等等，順便也能獲得豐厚的回報，總之是各取所需，大家都很滿意。　　在東南亞的華商圈中他們中，有郭年河這種影響東南亞經濟走向的商界豪賈，也有推動亞洲和諧發展的政界精英；有征戰沙場多年的老企業家，也有年輕有創造力的新晉後輩。這些人，很多都在這次印度尼西亞的動亂中，與黑水國際接下了不解之緣，他們要麼有的家族就在印度尼西亞本土，有的親人在印度尼西亞，還有的，有在印度尼西亞進行的投資，都是在黑水國際的保護下，才成功的弓這個國家撤離出來，這個情，他們是一定要承的，這次的見面會，主要也是為了感謝唐昱這個黑水國際的掌舵者，像他們這樣的人，是有這種各樣的消息渠道的，自然了解，之前援助他們的提議，到底是出自哪兒，這讓一直在商路上坎坷經營的他們，心中尤為感激。　　事實上，東南亞華商初期進入東南亞主流社會的道路是極為艱辛的，能長期留存並打入國際舞台的更是鳳毛麟角。他們初期，主要就是在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菲律賓等國家進行發展，堅持下來的，最後都成為了超級富豪。　　郭年河的年齡雖然比較大，卻和唐昱很是談得來，兩人沒幾句就成為了忘年交，“小昱啊，我們祖輩在東南亞打拚，也是很受苦的，積攢到如今的家當，也不容易，當年在東南亞能成功，一方面緣於吃苦耐勞、勤奮努力和對歷史機遇的準確把握，另一方面也緣於嚴格家庭教育的熏陶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我們倒是一直不敢忘本的。”　　唐昱微微笑了笑，郭年河是郭氏集團董事長，財富高達53億美元之多，他的祖籍中國福建福州，事實上，東南亞的華商們，祖籍大多都是東南沿海一代，潮汕人很多，像利嘉城之類，都是從潮汕走出來的。郭年河的父親1909年漂洋過海來到馬來西亞白手起家，當然，並沒有打拚出很大的家業來，勉強維持罷了。在這種家庭氛圍下成長的郭年河繼承了中國人刻苦耐勞、節儉簡樸、孝敬父母的傳統美德。　　想起昔日的種種來，郭年河也是感慨頗多，多次強調：“母親對我今天的成就功勞甚大，也是影響我一生最大的人。”　　實際上，郭年河應該算是與國內政府接觸別叫多的華商了，從90年代開始，郭年河把投資重點放到了故土中國，同時熱心公益，向“希望工程”捐贈5000萬元。他也曾表示：“我的心分成兩瓣，一瓣是愛我生長的國家，一瓣是愛我父母生長的家鄉。”　　對於這麼個傳奇人物，唐昱自然也是很好奇的，便拿之前在自傳上看到的東西來請教。　　也這才知道，郭年河從25歲開始創業，到現在依然是“退而不休”，他一手創建了一個集白糖、酒店、房地產、船務、保險、傳媒一體的龐大商業王國，橫跨新加坡、泰國、中國、印尼、斐濟和澳大利亞等亞太地區，擁有香格里拉酒店和香港《南華早報》這些著名品牌。他被形容為最廣為國際社會認識的馬來西亞人。郭年河還經歷了本世紀商界幾乎所有的風雲變幻，其間既有難得一見的發展契機，也有全球性的經濟大蕭條。　　郭年河對唐昱這個後輩喜歡的很，也有指教的意思，笑呵呵的拍着他的肩膀，在東南亞的花商圈中，他是真正的傳奇人物，幾乎每個華商圈都能說得上話，絕對的元老級人物，郭氏集團在東南亞也是影響力非凡。　　“要說起創業，我的經歷倒是可以分為幾個階段來說說，第一個階段應該說是五十年前了，就是40年代後期，正值二戰後百廢待興的復原期。”　　說著，郭年河也陷入了對往事的回憶之中，唐昱倒是微微笑了笑，對這個傳奇老人的傳記他也是看過的，知道1948年的時候，郭年河自新加坡萊佛士學院畢業不久后，便在新加坡創辦了利克務公司，主要是經營輪船航運及一般商務，自此他與船務業結下了終身不解之緣。　　“輪船航運為我攢下了第一桶金，事實上，至今為止，這個業務在郭氏集團中依然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不過這個行業，並沒有讓我走向巔峰，也不可能讓我走向巔峰，真正的契機是60年代，那是一個狂飆突進的時期。”　　唐昱呵呵一笑，六十年代的時候，郭年河把父親時代留下來的糖貿易生意發揚光大，贏得了“亞洲糖王”的美譽。他看準時機，創辦了馬來西亞第一家製糖廠，向政府租借到大片土地種植甘蔗，並迅速建立遍布馬來西亞全境的銷售網，形成“原料―加工―銷售”的“一體化經營”體制。1970年，他在世界糖價上升前，大舉在國際市場收購白糖及投資白糖期貨。至此控制馬來西亞80％的原糖市場，並在世界白糖市場佔有10％的份額。　　“郭老也就是在那時被譽為亞洲糖王的吧？”唐昱也面露崇敬，雖然自己此時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是什麼時候才能在名字之前加個王啊，VCD之王嗎？貌似自己也沒有認真去經營過，冒風頭的，一直是別人啊。　　郭年河嘿嘿一笑，“糖王不糖王的，只是別人瞎叫，不過加工糖的產業鏈，確實為家族提供了豐厚的業務，那時候，我們幾乎垄斷了馬來西亞的原糖市場，勉強叫叫糖王也是無妨的，那是我們真正的利潤基礎，是家族立足的根本，不過要說大發展，那就要到七十年代了，70年代，那是我們開疆拓土的時期。”　　接下來發生了什麼唐昱也是知道的，從1971年開始，郭年河正式進軍酒店業，投下一億馬幣在新加坡設立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之後，他更分別在不少國家的首都或大城市建立據點，從吉隆坡、曼谷、香港、斐濟等一路延伸至中國內地。“香格里拉”酒店集團現在已成為國際著名的五星級酒店品牌。80年代世界性經濟不景，航運業出現“供過於求”的現象，貨輪的貨運量大減，使郭年河蒙受嚴重虧損。但80年代末投資中國的決定卻為他創造事業的另一個高峰埋下了伏筆，他成為馬來西亞企業進軍中國內地的開路先鋒，今日終得以分享最豐厚的回酬。　　事實上，那個時候，大多數華商都不願意親近大陸政府，其中一個原因便是他們之前是代表買辦資本家的，而中國則是社會主義國家，再加上台灣等人的挑撥，郭年河是比較識大體的人，早早就和中國、政府方面搭上了線，在大陸的投資也給他帶來了充足的回報。　　而郭氏家族到了90年代，那是已經錦上添花的時期了，郭年河將觸角伸及傳媒及影視業。他在香港的旗艦嘉里集團收購了香港英文報《南華早報》，后又入主香港無線電視，使他成為當地舉足輕重的傳媒大亨。　　可以說，郭年河的成功之道是能捕捉到各個時代的經濟增長熱點，幾乎每一個10年，郭年河都進軍一個新的領域，不斷地擴充他的商業帝國。郭年河過人的膽識、才能以及超強的判斷力和永不停歇的精神都使他成為了老一輩企業家的傑出代表。　　當然，除了郭年河之外，東南亞還有着無數的華商，菲律賓首富便是其中之一，資產大約十五億美元左右。　　程彩勇在1934年出生於福建晉江，3歲便跟着父母到菲律賓謀生。雖出身貧寒，但自幼秉承母訓，喜愛鑽研中華文化，從小就養成了學習中國詩詞典籍的習慣，可以整篇背誦《孫子兵法》和《論語》，並常運用這一寶庫中的哲理去處理面對的商業疑難，為他如今成為一名成功的儒商打下深厚的基礎。　　這次印度尼西亞發生排華暴、亂的時候，程彩勇恰好在那邊洽談一邊生意，他的住所被印度尼西亞的暴徒們衝擊，還是在黑水國際的出面下才保證了他的安全，所以，對於唐昱，他是異常的熱情的。　　程彩勇自小抱負非凡，立志自己創業。一邊在煙廠當雜役，一邊半工半讀修完馬尼拉遠東大學化學工程系學業后，20歲就牛刀初試創辦了一家澱粉加工廠，這次嘗試雖然失敗，但他很快又站起來，借錢開辦了一家化學製品公司，這後來成為程彩勇龐大事業的基石。　　1964年，程彩勇創建福川捲煙廠，定位在受眾廣泛的中等香煙市場，並大膽把世界最先進的制煙生產流水線引進菲律賓。　　70年代末，福川捲煙廠已發展成為全菲最大的煙廠。從此，程彩勇把目光投向到與國計民生有關的實業，憑着非凡的商業觸覺和縱橫捭闔的大手筆，建立起自己的煙草、啤酒、銀行、航空、地產、煉油、旅遊、建築等產業王國，在東南亞、歐美、中國等地擁有百餘家企業和物業，總資產近百億美元。　　程彩勇深謀遠慮，敢於承擔風險，善於在別人不注意的地方抓住商機。他常說：“勝敗乃兵家常事。機會與風險同在，危機中蘊含無數商機。”　　1987年，香港回歸談判之際股市暴跌，不少香港工商界人士或觀望或將資金轉移到歐美。恰逢裕景花園地皮拍賣，程彩勇毫不猶豫斥資5億港元投標中的，1994年，裕景花園價值已高達百億港元，令商界同仁嘆服。之後，他又相繼在香港投資飯店、寫字樓、商場、高級住宅、九龍城等項目，雪球越滾越大。　　程彩勇個性豪爽，經常有出人意料的大決定。他常說：“人家不敢摸的老虎屁股我敢去摸。一件事不幹則已，干必干好。”　　1995年，程彩勇收購連年虧損的菲律賓國有航空公司，他說，“菲航”代表菲律賓，不能垮，我要辦好“菲航”，為菲律賓爭光。此後程彩勇大刀闊斧地進行管理改革，注資40億美元，陸續更新了40架飛機，並開闢了多條國際新航線，菲航終於從2000年開始扭虧為盈，程彩勇此舉深受菲律賓人敬佩。　　還有東南亞第一女富豪，這也是華人，是新加坡凱發集團總裁，身價大約2.4億美元。　　1961年生於馬來西亞的林連愛是個華裔孤兒，一位好心的華裔老婦人收養並用愛培養出熱愛生活、堅強好學的她。直到今天，林連愛仍保持着簡樸的生活，最大的開銷，是在資助退休老人、兒童和教育方面的慈善事業。她領導的凱發集團也在不斷推進中國內地資源型缺水城市的水資源再生項目。從最初讓婆婆住上大房子單純的願望到如今推動“水資源再生”的宏景，齊家濟世的華人企業家情結在林連愛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體現出身貧苦、富有遠見、以2.4億美元資產總額被《福布斯》評為東南亞第一女富豪。扭轉逆境、把握機遇、刻苦專註成就了她生命中的一次又一次轉機。　　其實，所有的成功，在林連愛看來，全然是一次“遠見”賭未來的孤注一擲。半工半讀從新加坡國立大學畢業后，林連愛進入當地一家荷蘭藥劑公司當藥劑師，拿着優厚的薪水也有着可以預見的職業未來。工作3年後，眼光敏銳的林連愛認定廢水再生市場具有龐大的發展空間。毅然放棄了年薪4萬美元的穩定工作，賣掉房子和汽車，以1.2萬美元創立了以提供凈化廢水系統為主要業務的凱發集團。　　“我當時並沒有什麼商業計劃，但我知道水是一個好生意。”或許是童年儲蓄雨水的艱難記憶更堅定了她的行動決心。公司成立之初只有3人，而當時在新加坡該行業有20家公司。為了突圍，林連愛決定專註於利用膜技術的廢水凈化。她親自騎着摩托車，頂着炎炎烈日，奔波於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之間，挨家挨戶、逐個工廠推銷自己公司的過濾器和水處理柔化劑。　　1992年，林連愛意識到公司需要一個更廣闊的市場以謀求發展，憑藉自身作為華裔的背景和出色的中文，她聰明地開始進軍中國內地市場。當時，包括大學讀書時候的導師的10位朋友都向她投了無比堅定的信任票，每人約出資10萬新幣支持她的開拓。而事實再次證明了林連愛的卓越遠見，公司於今年終於開始贏利。　　提起東南亞的華商，還有一個人是不能忽略的，雖然他的名字看起來並不像華人，而更像一個泰國人，那便是創立西那瓦電腦公司，擁有泰國最大電信企業的也信，身價超過13億美元。　　也信中文名叫求信達，是泰國第四代華裔。曾祖父1908年從潮州遷徙而來，母親是梅州客家人，幼年到泰國。談到自己成功的原因，他說：“其中靠的就是客家人經商的良好品德，靠誠信發家。這是客家上祖傳下的最寶貴遺產。”他還說自己崇尚儒家的忠和孝，忠於國家、人民，孝敬父母祖宗。作為華裔，也信非常重視對華關係，近幾年來，也信一直致力於推動地區合作，並希望加快東盟―中國自貿區談判進程等。　　泰國人喜歡用“溫文爾雅”、“學識豐富”、“能謀善斷”、“長於交際”等詞彙形容總理也信・西那瓦。　　巨大的個人財富對於也信構築一個全國政治網絡是個關鍵的優勢，那麼他雄厚的資金從何而來？在也信剛從政時，很多人猜測他出身名門富豪之家，實際上他白手創業，10年間實現了從一個優秀警官到電信大亨，再到運籌帷幄的政治家的三步跳。　　也信1949年出生在泰北清邁一個普通家庭，從小受到良好教育，1966年考入曼谷警官學校，4年後以全校第一的成績畢業，並獲政府獎學金，赴美攻讀，並獲犯罪學博士學位，30歲那年回到泰國警察廳工作。　　1983年，也信在妻子協助下開創了自己的“西那瓦電腦服務和投資公司”。　　1986年，泰國政府允許私人經營電信業，公司成為最先取得執照的私營電信企業。也信決定辭去警察中校的公職，專心經商。利用他在警察局的關係，也信辭職前就為自己的公司聯繫好了第一筆大生意―為泰國警察系統信息化改造提供電腦和軟件。　　隨後，從傳呼機到手機再到通信衛星，也信的西那瓦公司越做越大。公司1990年上市，幾年後便基本垄斷了泰國的電視衛星天線和移動電話行業。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他已擁有4家上市公司中超過50％的股份，成為泰國首富，也是《財富》雜誌評出的世界500位“大亨”中唯一的泰國人。　　受父親影響，也信自幼抱負宏大，讀小學時就曾問老師“有沒有專修當總理的學校”。商界的巨大成功並沒有使他滿足，反而增強了他從政的信心。1994年到期年，也信歷任外交部長、副總理等職務。當然，來自於後世的唐昱還知道其他的事情，例如，如果歷史不發生大的改變的話，在兩個月後，也就是1998年的7月14日，也信會創立了泰愛泰黨，以優惠條件將其他政黨的許多骨幹和議員吸納到自己旗下，使泰愛泰黨的影響迅速擴大。到了2001年初，也信就會成功的當選總理，並且會在2005年獲得連任，這將會創造1932年泰國制定第一部憲法后首位民選總理順利完成4年任期及同一政黨連續執政兩項紀錄。　　當然，此時的也信還不知道自己即將當上太過的總理，而且還會連任，還會打破某項記錄，雖然他確實是以當總理為目標的。　　唐昱對這個人也是好奇的很，所以，整個見面會的時候，有很多時間是在與此人探討的。　　唐昱知道，在第一屆總理任期內，也信用商業辦法處理複雜的政治問題，推出了一系列外交政策方面的大膽舉措，其中包括“亞洲合作對話”、“東南亞大陸發展經濟合作戰略”，及美國指定泰國為其“非北約主要盟國”，這些使也信成為了全球矚目的亮點。唐昱還知道，野心在任期內還有很多與一般政治家不同的驚人之舉，比如率領4萬多民眾創造了集體健身操世界紀錄；為平息南部的暴力事件，在全國範圍內發起了一項摺紙鶴的祈求和平活動；在雞肉宴上率先吃雞肉幫助民眾建立戰勝禽流感的信心；為加快曼谷新國際機場的建設速度，在建設工地親自為工人們下廚炒菜等等。這些身先士卒、形式新穎的親民作風贏得了泰國民眾推崇。　　唐昱更是知道由於之前成功的商界經驗，也信還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發展戰略，稱為“也信經濟學”。在也信領導下，泰國經濟走出了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后的蕭條狀態，正以年增長率6％的速度穩步增長。還提前兩年還清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43億美元的債務。在也信主政期間，泰中兩國在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的友好合作關係全面、順利發展，並取得顯著成果。　　正是因為知曉這人日後的履歷，所以，唐昱與他交談起來，兩人便有了諸多的共同語言，讓也信對唐昱倒是越發的滿意起來，因為他發現，兩人總是有着諸多的共同語言，他更好奇的是，為何這個少年人對泰國是那麼的熟悉，而且還與他政見想和，兩人的喝多想法，根本就是一致的，他有哪裡知道，唐昱根本了解他上台之後的一系列措施，這才針對性的說的，對於這次洽談會，他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不僅對絕大多數的華商都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而且，他有着更甚的準備。　　這次華商從印度尼西亞撤離，肯定有很大一部分會選擇到內路去投資的，這也是唐昱自己融資的機會，國內的商業發展已經到了瓶頸期，想要發展，便要有充足的資金，不從銀行貸款的話，從東南亞的花商圈融資似乎是更加美妙的選擇，所以，他此番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希望很多獲得一些資金。　　至於國家方面的人，除了表明國家的立場之外，自然就是拉投資了，希望這些華商到國內去投資，這些人投資，都算是外商投資，是各個官員的政績的。　　顯然，大家都取得了自己需要的結果，一個洽談會下來，唐昱至少獲得了接近於十億美元的口頭約定，這十億美元，最後能落實下來五億美元，那黑水國際這才到印度尼西亞就沒有白跑一遭。國內的官員們，似乎也有了不錯的收穫，有大量的華商，願意到國內投資去，表明的意向，高達上百億美元之多，當然，這還需要一定時間的等待，畢竟，要完全從印度尼西亞撤離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兒，還需要中國、政府出面溝通施壓等等，防備印度尼西亞政府從中作梗。

# 第六百零五章 為商不做胡雪岩

　　當晚的見面會結束之後，唐昱原本還想呆在香江趁熱打鐵的時候，不過剛剛躺下來還沒睡着，便被蘇慕儒一個電話叫了回去，聽蘇慕儒的口氣，似乎很是緊急，唐昱也不敢怠慢，連夜便打個飛機回去。　　等他回去的時候，又被直接交到沈睿鴻的家中，進了書房才發現，沈睿鴻、蘇慕儒以及本應該在東陵市的他老爸唐天鴻都在書房中，三個人都面色嚴肅的在吞雲吐霧，“沈伯伯，你們這是要三堂會審呢。”　　唐昱還隨口開着玩笑，這次事情完成的不錯，還剛剛拉到了十億美元的發展資金，他自然是無比的興奮，見屋子里這三人嚴肅的模樣，他還以為遼海省又出什麼大事兒了呢，不過自己拉到了十億美元的發展資金，自己的商業集團就能進一步的壯大，到時候左手錢右手槍，好不愜意啊，唐昱想想都興奮。之不過他這個興奮，隨即便被蘇慕儒的一句話給掃的打入深淵。　　“小昱，你知不知道，你現在已經處於一個很危險的境地？”蘇慕儒說話時候口氣很是嚴肅，沈睿鴻和唐天鴻都沒有開口，不過看他們嚴肅的模樣，顯然，三個人是為了同一件事聚集起來的，唐天鴻一個小小幹部有機會坐在沈睿鴻的書房中，這肯定是託了唐昱的福，要不，這間書房，便是多少副省級的官員想要進來都不得其門而入呢。　　“很危險的境地？”唐昱愣了愣沒有反應過來，敢情這三個人聚集在一起，是說自己的事兒呢，唐昱不禁感覺有些好笑，危險？自己有什麼危險的，莫非是因為自己在印度尼西亞做的事情，讓蘇哈拓或是普拉沃斯很不爽，他們要動用非常手段來幹掉自己？唐昱無可奈何的想着，貌似這也是有可能啊，這兩人都是印度尼西亞的軍方實權派，在自己手中幾乎輸得一干二凈，對自己沒有怨恨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自己可是黑水國際的老大，出行不知道多少保鏢暗中跟隨，若是自己都能被暗殺了，那黑水國際還混不混了？　　不過隨即，唐昱便看到沈睿鴻鋪開宣紙，蘇慕儒主動過去站在旁邊，唐昱趕忙幫助潤了潤筆，這才見沈睿鴻凝了凝神，提氣在宣紙上邊筆走龍蛇般，一筆寫下“為商不做胡雪岩”七個大字。　　“好字，好字，沈伯伯能去當書法家了。”　　“不是讓你看字，是讓你看字。”　　這句話乍聽之下似乎有矛盾，不是看字，是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到底讓不讓看字？不過唐昱顯然能夠明白，沈伯伯的意思不是讓自己欣賞書法，而是讓自己看看字裡邊表露出來的意思。　　“為商不做胡雪岩，為商不做胡雪岩。”唐昱把這句話在口中咀嚼了幾句，忽然間似乎明白了什麼，臉上也露出后怕的神色來，“沈伯伯，你是說……”　　唐昱沒有說完，沈睿鴻卻明白他要表達的意思，面色沉重的點了點頭，唐昱臉上一跨。　　胡雪岩是誰唐昱自然不會不清楚，作為一個經商者，如果不知道胡雪岩，那就太失敗了，這人，堪稱中國商界的榜樣，不過卻絕不是唐昱要學習的對象，此人要做官商，唐昱卻不想做官商，不想做紅頂商人，而是想正正經經的經商，走出一條真正的商業道路。　　胡雪岩其實是字雪岩名字叫胡光墉的，他是中國近代著名紅頂商人，是個富可敵國的晚清著名企業家，政治家，可謂是聲名顯赫。　　這人在近代的商業名人中，相當的顯赫，其自傳幾乎是所有商人必讀的寶典。　　胡雪岩的經歷充滿了傳奇色彩，他從錢莊一個小夥計開始，通過結交權貴顯要，納粟助賑，為朝廷效犬馬之勞；洋務運動中，他聘洋匠、引設備，頗有勞績；左宗棠出關西征，他籌糧械、借洋款，立下汗馬功勞。幾經折騰，他便由錢莊夥計一躍成為顯赫一時的紅頂商人。他構築了以錢莊、當鋪為依託的金融網，開了藥店、絲棧，既與洋人做生意也與洋人打商戰。胡雪岩一生，是非功過褒貶不一，這裏且只分析他的人道。胡雪岩的成功，很重要的一條原因就是他善於用人，以長取人，不求完人。他說一個人最大的本事，就是用人的本事。清人顧嗣協曾有詩：駿馬能歷險，犁田不如牛。堅車能載重，渡河不如舟。舍長以取短，智高難為謀。生材貴適用，慎勿多苛求。　　這樣一個人，幾乎在他活着的那個年代里，所有的大事他都參加過經歷過。　　在中國歷史上，胡雪岩被稱為“一代商聖”，是很多商人學習的榜樣，卻絕不是唐昱的榜樣，兩人是很不同的。他初在杭州設銀號，后入浙江巡撫幕，為清軍籌運餉械，1866年協助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后，主持上海採運局局務，為左大借外債，籌供軍餉和訂購軍火，又依仗湘軍權勢，在各省設立阜康銀號20餘處，並經營中藥、絲茶業務，操縱江浙商業，資金最高達二千萬兩以上，是當時的“中國首富”。　　胡雪岩墉幼時家貧，以幫人放牛為生，年齡稍微大一些之後，由人薦往杭州於姓錢肆當學徒，得肆主賞識，擢為跑街，后在王有齡的幫助下開阜康錢莊，並與官場中人往來，成為杭城一大商紳。　　最初在錢莊，胡雪岩是從掃地、倒尿壺等雜役干起的，三年師滿后，他就因勤勞、踏實成了錢莊正式的夥計。正是在這一時期，胡雪岩靠患難知交王有齡的幫助，一躍而成為杭州一富。　　王有齡是福建侯官人，在道光年間，王有齡就己捐了浙江鹽運使，但無錢進京。後來胡雪岩慧眼識珠，認定其前途不凡，便資助了王有齡五百兩銀子，叫王有齡速速進京混個官職。后王有齡在天津遇到故交侍郎何桂清，經其推薦到浙江巡撫門下，當了糧台總辦。　　王有齡發跡后並未忘記當年胡雪岩知遇之恩，於是資助胡雪岩自開錢莊。之後，隨着王有齡的不斷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錢莊外，還開起了許多的店鋪。　　庚申之變成為胡雪岩大發展的起點，在庚申之變中，胡雪岩處變不驚，暗中與軍界搭上了鈎，大量的募兵經費存於胡的錢莊中，后又被王有齡委以辦糧械、綜理槽運等重任，幾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戰時財經，為今後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胡雪岩之所以可以迅速倔起，除了得益於王有齡之外，另一個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個人就是左宗棠。1862年，王有齡因喪失城池而自縊身亡，經曾國藩保薦，左宗棠繼任浙江巡撫一職。左宗棠所部在安徽時晌項已欠近五個月，餓死及戰死者眾多，此番進兵浙江，糧飽短缺等問題依然困擾着左宗棠，令他苦惱無比。急於尋找到新靠山的胡雪岩又緊緊地抓住了這次機會，他雪中送炭，在戰爭環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內籌齊十萬石糧食的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左的賞識並被委以重任。　　在深得左宗棠信任后，胡雪岩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往來於寧波、上海等洋人聚集的通商口岸間，他在經辦糧台轉運、接濟軍需物資之餘，還緊緊抓住與外國人交往的機會，勾結外國軍官，為左宗棠訓練了約千餘人、全部用洋槍洋炮裝備的常捷軍，這支軍隊曾經與清軍聯合進攻過寧波、奉代、紹興等地。　　胡雪岩是一位商人，商人自然把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左宗棠任職期間，胡雪岩管理賑撫局事務。他設立粥廠、善堂、義墊，修複名寺古剎，收礆了數十萬具暴骸；恢復了因戰亂而一度終止的牛車，方便了百姓；向官紳大戶勸捐，以解決戰後財政危機等事務。胡雪岩因此名聲大振，信譽度也大大提高。這樣，財源滾滾來也就不在話下了。　　自清軍攻取浙江后，大小將官將所掠之物不論大小，全數存在胡雪岩的錢莊中。胡以此為資本，從事貿易活動，在各市鎮設立商號，利潤頗豐，短短几年，家產己超過千萬。　　晚清時期著名的洋務運動由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三人發起，此三人在同太平天國戰爭中，認識到了西方先進軍事技術的重要性，迫切地要求向西方學習、自強禦侮，但由於他們的特殊身份，不便與外國人打交道。　　這樣，與左宗棠聯繫極為密切，諸通華洋事務的胡雪岩在洋務運動中又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協助左宗棠創辦了福州船政局、甘肅織呢總局；幫助左宗棠引進機器，用西洋新機器開鑿徑河。毫不誇張地說，左宗棠晚年的成功中有着胡雪岩極大的功勞。　　作為一代紅頂商人，胡雪岩叱詫商場，寫盡人間風流，更令後人稱道的是，他為富且仁，善好施，做出眾多義舉，在贏得胡大善人的美名、黃馬褂加身的同時，亦獲得了更多的財富。在他的這些義舉中，胡慶余堂葯號的開辦，尤為後人們所稱道。　　關於創辦胡慶余堂雪記國葯號的緣由，流傳至今的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為胡雪岩因胡老太太生病抓藥受阻，怒而開藥號；一種說法為胡雪岩因小妄生病，抓回的葯中有以次充好的一兩味葯，要求更換時遭到藥店夥計的搶白，激憤而開藥號。實際上，任何偶然事件都有其必然性，胡慶余堂的開創與胡雪岩深受杭州悠久的中醫文化熏陶，身處亂世而興濟世救人之念有着密切的關係。　　其實，早在1875年由於戰亂、疫病等原因，死亡率劇增，人口負增長之時，胡雪岩便己打定救死扶傷的主意。他邀請江浙一帶的名醫研製出諸葛行軍散、八寶紅靈丹等藥品，贈給曾國藩、左宗棠等部及受災區民眾。胡雪岩在全盛時期開創的胡慶余堂將他救死扶傷的對象範圍擴大到全天下所有的百姓。在胡雪岩的主持下，胡慶余堂推出了十四大類成藥，並免費贈送辟瘟丹、痧葯等民家必備的太平葯，在《申報》上大做廣告，使胡慶余堂在尚未開始營業前就已名聲遠播，這正是胡雪岩放長線釣大魚的經營策略。1878年春，以上的耗費換來的是成倍的利潤。　　胡慶余堂在1880年時，資本達到二百八十萬兩銀子，與北京的百年老字號同仁堂南北相輝映，有北有同仁堂，南有慶余堂之稱。而胡雪岩，胡慶余堂的創辦者，也因其不恥下問、勇於探索，以一個錢莊出身、不熟悉葯業的人在中國葯業史上寫下了光彩奪目的一筆，使胡雪岩的聲名不至被時間所沖淡。這也算是善有善報吧！　　除了創辦胡慶余堂以懸壺濟世的義舉之外，胡雪岩還為左宗棠的西征舉借洋款，為左宗棠成功收復新疆，結束阿古柏在新疆十多年的野蠻統治立下了汗馬功勞，又書寫了他人生中精彩的一筆。1866年，左宗棠由閩浙總督調任陝甘總督，奉命出關西征。正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西征軍經費雖然由各省共同籌集，但為數不多，且經常拖欠。為解決經費問題，左宗棠只好奏請惜洋款救急。　　自然，具體經辦借洋款事務這一重任落在了胡雪岩肩上。胡雪岩通過在上海滙豐銀行的任幫辦一職的朋友古應春的安排，打算向英國渣打銀行借款。胡與該銀行經理首次面談便因在利息、借款期限等問題上無法達成一致，不歡而散。后在胡雪岩的精心策劃下，自稱中國通的渣打銀行駐中國地區總經理被收拾得服服貼貼，雙方很快就利息、期限、償還方式等細節達成一致。胡雪岩為西征籌得第一筆借款。　　此後，為助左宗棠西征，胡雪岩先後六次向洋人借款，累計金額為一千八百七十萬兩白銀，而利息至少佔總數的一半，可以說是非常驚人的高利貸。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這一借款舉動是值得的。　　當然，圖利是商人的本性，胡雪岩也無法脫俗，他浮報了利率，利用借貸款實付利息與應付利息之間的差額，吃了“回扣”。但總的來說，在當時西征大軍欠缺糧晌，各方相互推委的艱難時刻，胡雪岩能夠挺身而出，不辭勞苦擔負起籌借洋款的重任，協助左宗裳西征保住新疆，還是表現了他的愛國之情。　　雖然，我們常常把奸字與商字連在一起，甚至更有無奸不商一說，但就事實而論，生意場中也有性情中人，胡雪岩算得上其中之一。　　在功成名就之後，他並未忘記他的發跡之地――杭州，為杭州百姓做了許多義舉。他開設錢塘江義渡。方便了上八府與下三府的聯繫，並設船，為候渡乘客提供方便，並因此博得了“胡大善人的美名”。他還極其熱心於慈善事業，樂善好施，多次向直隸、陝西、河南、山西等澇旱地區捐款賑災。到1878年，除了胡雪岩捐運給西征軍的藥材外，他向各地捐贈的賑災款估計己達二十萬兩白銀。　　更鮮為人知的是，在轟動朝野的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聲譽活動京官，贊助錢財，為此案最終昭雪立下了汗馬功勞，並藉此案使他的義聲善名更加深入人心。此外，他還兩度赴日本，高價購迴流失在日本的中國文物。從這一切舉動中可見他行俠仗義的仁厚之心和一顆拳拳愛國之心。　　古語云：食色性也，一代儒商、紅頂商人胡雪岩不但在商場上叱吒風雲，在政壇上春風得意，而且在情場上更是游刃有餘，堪稱情場上的高手。　　胡雪岩是個風流成性的尋花老手，他常自謂：一不做官，二不圖名，但只為利，娶妻納妻，風流一世，此生足矣！因此，對於合其心意的女子，他一般不會輕易放過。當然，作為一名成功商人，胡雪岩在情場不忘商場。他在創業期間所遇到的女人，幾乎都是為他的事業服務的：有的成為被他所用的犧牲品；有的非常幸運地被他收為小妾，但納其為妾的先決條件是此女子必須有益於他將來事業的開拓。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胡雪岩能夠成長為一代紅頂商人，這些具有幫夫命的小妾們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在創業初期，胡雪岩偶遇因父親入獄被賣入梨花春的官宦人家千金小姐芸香，並被其美貌所吸引，但胡深知以當時自己的身份，無福消受美人。他在萬般懊惱之時，靈機一動，把芸香做順水人情送給了自己的靠山王有齡巡撫。這樣做，胡雪岩雖然失去了芸香，但卻得到了王有齡的器重，得到了芸香這個忠心的眼線，從此掌握了王巡撫的行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控制了王有齡，使其為胡所用。這樁交易做得無懈可擊，芸香成了胡走向成功的第一個籌碼。　　俗話說：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在商言商，為了自己的長遠利益。胡雪岩一次次忍痛割愛，把自己的所愛像商品一樣一件件給了別人。為了傍上江蘇省學政何桂清這棵大樹，他又將自己的愛妾阿巧姐作為又一件禮物送給了何。雖然胡雪岩一再強調感情與生意應該截然分開，二者不可以混淆，但他與陽琪的結合，卻更看重了感情對生意的促進作用。與陽琪成親后，陽琪立刻成了胡的左右手，令胡如虎添翼，有力地促進了胡雪岩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只可惜，陽琪過早地逝世了。這多少留給胡雪岩一些遺憾。　　但不久，胡雪岩就遇到了另一位與陽琪極其相似，極具商業頭腦的姑娘。她就是胡雪岩身邊最重要的一位女子，陪伴胡雪岩走完人生的翠環姑娘，即當時小有名氣的“羅四太太”。胡雪岩雖然已成為紅極一時的商人，但家中妻子肚中無貨，上不得檯面，這一直是胡雪岩心中的一大遺憾，以至胡雪岩常嘆知音難求，心中十分孤獨。　　翠環的出現，令胡雪岩眼前一亮。憑惜其敏銳的眼光，胡雪岩認為翠環即是上得廳堂、入得內室，自己尋覓已久的賢內助、紅顏知己。於是胡雪岩打定主意要贏得翠環姑娘的青睞，非娶她為妻不可。后經過努力，以兩頭大的形式，娶翠環為妻。翠環精明能幹，很快成為胡的左膀右臂。心思又極其細密，很會迎合丈夫的心意，為胡雪岩連娶十二房姨太太，使胡雪岩感激不盡。作為回報，胡雪岩將其扶正，使其登堂人室，成為胡府的掌印夫人。　　胡雪岩娶的這十二位姨太太個個正值花季，胡雪岩對這十二位姨太太其寵愛，在她們身上揮霍掉大量的金錢。他為這些姨太太建造了休憩場所――嬌樓，使姬妾分室而居，而他則像皇帝一樣，每晚隨手拈牌招姬妾入寢，生活極其奢靡。單是嬌樓，就極其奢華，耗資數萬。該樓金碧輝煌，四周風景秀麗，又以人工西湖蓬萊仙閣等景點巧妙地點綴，更是令觀者目不暇接、心曠神怡。　　自此，胡雪岩便整日泡在嬌樓之中，沉溺於溫柔女兒鄉。

# 第六百零六章 為商不做胡雪岩2

　　胡雪岩荒淫而奢靡的生活習性，與他最終的失敗有着密切的關係。　　古語有雲：福兮禍之所伏，胡雪岩在商場馳騁多年，靠官府後台，一步步走向事業的頂峰，風光無限，但其最終的失敗，卻也是由官場後台的坍倒和官場的傾軋所致。胡雪岩雖為商人，但他的發跡以及鼎盛與政界要人的庇護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胡雪岩緊緊把握住了大樹底下好乘涼的精髓，他先藉助王有齡開錢莊，又以左宗棠為靠山創辦胡慶余堂，為西征籌借洋款，恢復因戰事而終止的牛車，為百姓、為國家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從而一步步走向事業的巔峰。作為一名商人，他被御賜二品頂戴，被賞黃馬褂，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　　但就是這樣一位己名利雙收、事業有成的人，卻在幾天之內垮掉了，他的事業也隨之走到了盡頭。胡雪岩生意的失敗是由於他野心過大，急於擴充，出現決策性失誤，試圖垄斷江浙生絲生意出口從而激怒洋商，生絲銷不動使錢莊因缺乏流動資金而被擠兌，致使其經營的生絲鋪、公濟典當、胡慶余堂等紛紛關閉。但導致胡生意失敗的另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敵人的打擊。　　胡雪岩雖聰明一世，與官場人物交往甚密，但最卻因為不諳官理、剛愎自用、不懂變通而成為左宗棠與李鴻章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成為李鴻章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犧牲者，實在令人為之扼腕嘆惜。導致胡雪岩資金鏈斷裂的，還有號稱“洞庭山幫”的席正甫。此人是清朝金融買辦的締造者，他為滙豐銀行工作。胡雪岩陷入的是國外金融資本勢力和國內金融買辦勢力的內外夾擊，其失敗在戰略上早已無可挽回。　　當然，對胡雪岩的失敗，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在唐昱看來，那自然便是成也官商，敗也官商，紅頂商人，不是那麼好做的。　　當時，他聯合蠶農，收購蠶絲對抗洋人，結果被李鴻章暗算，2000萬兩的蠶絲輸光了！收不到蠶絲，外商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此時居然有清朝的官員來告訴洋人，能幫助過英國政府解決蠶絲問題，遲早會讓胡雪岩把絲便宜賣給英國商人，這才導致了胡雪岩最終沒有成功，李鴻章和清政府可謂是居功至偉。　　胡雪岩人生的最高峰，都是他的大靠山左宗棠帶給他的，胡雪岩從最高峰的跌落，也是從左宗棠的敗落開始的。左宗棠不垮，胡雪岩不會那麼快出問題；左宗棠一跨，靠山沒有了，胡雪岩孤立無助，問題就出現了。　　左宗棠為什麼會垮？就是因為他的一句話。左宗棠把新疆收回以後，對於清廷功勞是很大的，被封為侯，侯再往上去就是王，清朝規定漢人是不能封王的，所以身為漢人的左宗棠已經被封到頂了。左宗棠調回北京后，當上了軍機大臣。東太后突然駕崩，李蓮英去給每位要員分發喪禮要穿的麻衣。當送到左宗棠這裏時，左宗棠問怎麼回事。李蓮英告訴他，東太后駕崩了。左宗棠怎麼說？他說不應該啊，怎麼會這樣呢？然後他千不該萬不該又說了一句：我昨天看到太后還是好好的！就是這句話，被李鴻章見縫插針地傳給了西太后。左宗棠身為軍機大臣，又在皇宮裡面，講這種話實在是太不合適了。東太后死了，你說不可能，這什麼意思？西太后心裏自然會想：你左宗棠認為是我把東太后害死了？於是，慈禧太后一怒之下，找了個理由就把左宗棠調離了北京。一個人因為自己的一句話而害死自己，自古以來，這樣的教訓實在不少。言多語失，無意的一句話，可能會招致意想不到的禍端。所以，說話一定要謹慎。李鴻章一直都想把左宗棠打垮，他的第一目標就是先打垮胡雪岩。　　至於胡雪岩為何垮掉，也是多方面的影響，胡雪岩涉足很多行業，幾乎什麼行業都賺錢，錢莊很賺錢，茶也賺錢，這些以商業方式運轉的行業盈利狀況都很好。我們稱胡雪岩為商聖也即因此――胡雪岩所有以商業方式運轉的項目都盈利。但唯獨蠶絲行業，是胡雪岩投入本錢最多，卻沒有按照商業規律操作的一項業務。用現在的話講叫：沒有在商言商。　　自古以來，外國人就很喜歡我們中國的絲綢。鴉片戰爭以前，各國都是以相對公平的方式在中國進行蠶絲貿易，至今仍有絲綢之路的遺址在見證着那段光輝的歷史；1840年以後，各個以文明著稱的國度，用槍炮打開清朝的大門，把鴉片送進來之後，就開始為所欲為，大肆掠奪，想拿什麼就拿什麼。一開始是清朝的銀子，後來就發現拿蠶絲回去更好，因為除了鴉片的黑心利潤外，蠶絲運回歐洲的貿易利潤也相當可觀。按說這兩頭賺錢的生意已是無可挑剔，但是他們的慾望是無止境的。人一旦失去了制約，就會肆無忌憚。所以，外國的商人想到要垄斷中國的蠶絲貿易，賺取更多的利潤。在這種狀況下，胡雪岩挺身而出說：這樣不行！你們外國人欺負到我們頭上了！於是，他聯合蠶農，收購蠶絲。外國人四兩銀子買，胡雪岩出五兩，號召大家不要把蠶絲賣給外國人。初期，外國人還可以忍受，因為胡雪岩的收購規模尚小，但隨着他投入資金的增多，外國人甚至都買不到足夠的絲，供他們國內的工廠開工。收不到蠶絲，外商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此時居然有清朝的官員來告訴洋人，能幫助過英國政府解決蠶絲問題，遲早會讓胡雪岩把絲便宜賣給英國商人。　　從表面上看，胡雪岩的失敗是由於他庫存的絲賣不出去，資金周轉出現問題，抽調不出錢返還官方的錢款，而最終被以李鴻章為首勢力拿住把柄上告而被抄家。但我更認為，是他的一意孤行，盲目託大而造成的，是他自己打敗了他自己。　　胡雪岩經營的事業涉及錢莊，典當行，絲行，藥店，房地場等多個行業，其錢莊就是其總個集團體系的支撐部門，除藥店外其他行當基本上都環環相扣，所以也就在其錢莊出問題后很快全面崩潰。前不久出問題的德隆系的結構，與胡的事業結構就有一定的相似程度。　　胡雪岩在瀕臨破產的時候，按胡的說話，其總資產近4000萬兩白銀，而其總負債只有800萬兩，按這種負債率，絕對可以用經營有方來評價。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其庫存的原材料（生絲）價值竟達2000萬兩白銀，在李鴻章為首的官方勢力和洋人勢力的雙重打壓下，這筆生絲到最後幾乎一文不值，以至於在謠言四起，錢莊擠兌爆發，再加上其靠山左宗棠自顧不暇、無力救援之後，最終只能被官家以確保國家資財安全之借口抄家。對於生絲這種時間長了會貶值的商品來說，儲存價值2000萬兩白銀的貨品實在不能說是個明智的選擇。　　他的商業集團也缺乏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其典當行，錢莊，絲行的總擋手都先後出了問題，都挪用了東家的錢來從事自己的生意。這幾個人的能力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前面就提到了胡的知人善任，胡的萬貫家財也是在他們的努力下創造出來，雖說胡是東家，但是相比於東家的財富他們所得的也就太過於微小了，也就產生了心理失衡，這是激勵機制的缺失。再有，即使是激勵出了問題，但你不幹有人會幹，換個人就可以了，可是直到最後要破產了才發現這些問題，這就是約束機制的缺失了。對於這種東家與總擋手之間的委託代理關係，只有建立一套完善的激勵與約束機制或許才能長治久安。　　他還過分介入朝廷內部的勢力鬥爭，這才是主要原因，樹大招風，鋒芒過露，他在成功以後，不斷擴建其胡家花園，其出於擴充門面的想法的初衷是沒錯的。但在當時那個封建等級制度深嚴的年代，官家建宅與平民建宅是有區別的，其房屋結構和屋頂結構是講究一些禁忌的。胡雪岩大興土木，宅第設計採用皇家花園設計，其奢華竟可比恭親王府，再加上胡在發家後行事張揚，這必然引起一部份人的嫉妒甚至仇視。　　不可否認胡的愛國情結，其以一人之力對抗洋商的勇氣更值得欽佩。但換個角度來想，最後由此而引發的犧牲值得嗎？為什麼不能有理有節的退一步海闊天空了，然後再等待時機反撲了？在最終崩盤之前，其好友和下屬曾多次提醒他資金鏈已經出現問題，只能儘快拋掉那庫存的生絲，而胡只為與洋人鬥法而不顧其他，直到最後再也支撐不了這筆龐大的庫存而整個體系瞬間瓦解。胡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在成就到達頂點時他的自負也到達了極點，也就為盛極而衰最終成為悲劇埋下了伏筆。前車之鑒阿！　　胡雪岩破產後，把所有的姨太太都叫到跟前，每人給了幾百銀子，讓她們另找歸宿。同時他也把債主們劃了三個等級，有權的、當官的為一等――――這些人得罪不起，生活過得貧困的，每月只有幾銀子的―――為三等，三等債主也是每月一定要的。最後就是二等了，他們的銀子每月一百兩，同時他們也不愁這銀子過日子，可還可不還；留在胡氏身邊的，除了正房還有一個九姨太，為什麼留九姨太呢？九同“久”一個音，預意長長久久。靠着胡慶余堂的微薄收人，胡雪岩凄涼地度過了他的晚年，於光緒十一年黯然離世。　　顯赫一時的一代豪商胡雪岩，終於一貧如洗。他曾經擁有的萬貫家財和浮華一生，都沒能給後人留下基業與嚮往。　　倒是他精心創下的胡慶余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價”的優良傳統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雖然欽差大人文煜為了保存這座國葯國庫，幫助胡雪岩接管胡慶余堂。善良的百姓，至今仍記得他姓胡，並因胡慶余堂而傳頌着胡雪岩的名字。　　清朝時講，北有王錫袞，南有胡雪岩，個人認為目前胡雪岩應該是中國商人的偶像。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官商，同時，令人佩服的是他黑白通吃。在當時中國、政府的力量是無窮的，權限極大，所以企業要做大，必須找到這個靠山。　　胡雪岩的個人魅力更是了得，他雖然有那麼多的老婆，但是他的家庭關係處理的非常好，而且不同時期不同的老婆都發揮過很重要的作用，在當時缺乏信用契約的前提下，有老婆相助更是如虎添翼！　　唐昱還在回憶之中，沈睿鴻拉過凳子讓他坐下，“小昱，你來說說，你對胡雪岩的生平怎麼看，當然，成功的地方你就不要說了，我們三個，今天也好好聽你說道說道，看看你是怎麼看待他的失敗的，或許，你若是能看清楚了他，就能看清楚你自己面臨的局面了。”　　唐昱順勢坐下，微微皺了皺眉頭，“沈伯伯，我明白你們的意思了，不外乎是官商之類，胡雪岩失敗的原因，我之前也是有考慮過的，大致可以總結為六點。”　　“哦？小昱已經總結了六點？那我倒是要好好聽聽。”沈睿鴻笑呵呵的說道。　　唐昱繼續皺着眉頭，“首先，胡雪岩充當了左李政治、鬥爭的犧牲品。胡雪岩一生縱橫商場，與官場人物相交甚密。通過官商後台，打下一片江山。他先以王有齡為靠山，后以左宗棠為靠山，一步步走向事業的輝煌。然而，‘福兮，禍之所伏’。胡雪岩的生意之所以能夠遍布大江南北，兼及海外，全賴官場勢力庇護，然而其失敗卻也源於官場的傾軋。官場成就了胡雪岩的事業，官場也摧毀了胡雪岩的事業。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當時，左宗棠陝甘用兵成功后，入軍機而又外放兩江。兩江原來是李鴻章的地盤，官員多為李的親信。而李鴻章作為政壇新秀，與逐漸年老的左宗棠政見相左。比如，在對法戰爭問題上，左主戰，李主和。兩派矛盾日趨白熱化。這樣，左宗棠一上任就必然先要清除其管轄區域內李鴻章的力量，並且很快的付諸行動。當時李鴻章丁憂回籍，左宗棠趁機打擊李的勢力，引起了李派人員的強烈不滿。但是，情況突變。由於國家危機，朝廷又起用尚在服喪期間的李鴻章，李上台後，制定了‘倒左必先倒胡’的戰略方針。胡雪岩作為左宗棠的左臂右膀，得力助手，使得左李矛盾衝突的矛頭直指他，而他尚不自覺，未做任何防禦措施，不免失之大意。”　　蘇慕儒點了點頭，“你這點總結的好，這也是你自己最需要注意的原因，能想明白了這點，想必你就知道我們這次緊急把你交回到，到底是為了什麼了，你繼續說，我們也能好好聽聽你的生意經，看看能不能長進點。”　　唐昱腆着臉笑了笑，“其次，胡雪岩當時的做法是逆時代之潮流，必然是要失敗的，歷史的車輪滾滾而過，哪是那麼容易被擋住的。囤積絲繭的做法使得資金周轉不靈。當英國瓦特發明蒸汽機，導致工業革命后，手工業之將沒落只是時間的問題。而當時，第一次工業革命已然結束，機器生產代替手工生產已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沿海的江浙開放的通商地區也引進了西方先進的生產機器。但是，必然的，機器生產代替手工生產，會使得原來從事此項生產的廣大手工業家庭破產。胡雪岩不甘屈服於西洋資本主義國家雄厚的經濟力量之下，他為了維護中國廣大小農的利益，不惜高價買進蠶繭，囤積一段時間，使從事蠶繭加工的洋人工廠因無原料而倒閉，這樣，就可以將原料賣給蠶繭加工的各小農家庭。但是，此舉無疑觸怒了洋商。因此，在胡雪岩錢莊擠兌風潮急需脫手求現時，洋商乘機壓價，在反垄斷的孤軍奮鬥之下，導致了周轉不靈的困境。他的失敗，可說是時代的悲劇。”　　“這一點倒是簡單的很，倒是真的能夠和你結合在一起，你小子，到不愧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材料。”　　唐昱摸了摸腦袋，“這第三嘛，則是古代商人的社會地位制約了胡雪岩的發展。中國兩千多年以來‘重農抑商’的政策形成了‘士、農、工、商’的階層順序。中國歷來不是一個重商的社會，而是個重官的社會。封建政府給予了商人種種限制。比如，對商業活動課以重稅，商人之後代不得做官、不得參加科舉、不得與其他階層的人通婚，商人不能穿華貴的衣服、不能坐豪華的馬車。”　　“但是胡雪岩的生意扯的很大很廣，並且為了生意的方便，還捐官為四品道台，想要與官員平起平坐。胡雪岩不是不知道商人在中國的地位，他曾經說過‘人家外國人，特別是英國，做生意是第一等人。我們這裏呢，士農工商，做生意的，叫啥四民之末，現在更好了，叫做無商不奸。’還說‘我跟你說一句，再大也大不過外國人，尤其是英國人。為啥？他是一個國家同你做生意。人家的政府，處處幫商人講話，我們呢？’不能不說胡雪岩很清醒，但是，說歸說，做歸做，更主要的是他已經捲入官場無法自拔了。隨着官勢而上，隨着官勢而下，胡雪岩實際上已經是身不由己了。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當胡雪岩瀕臨破產時，朝廷並沒有念在他功勞的份上，幫他度過難關，相反還要限期繳還朝廷欠銀，抄家抵債。”　　“這也算是一個原因。”唐天鴻點了點頭，“算你過關。”　　“嘿嘿，這第四嘛，中國錢莊體制上的落後也是胡雪岩失敗的原因。那個時期西方資本已經走向集團化，銀行已經成為了西方資本融資的主要形式，並且世界性的大銀行都在中國設有分行。而中國這個時期還是錢莊。錢莊說到底還是個人資本、家族資本，它的規模始終無法與銀行相比。胡雪岩實際上是一個人與一些集團在競爭。所以，當阜康錢莊出現擠兌風潮時，很快就瀕臨破產。”　　“至於第五，胡雪岩歷來的經商理念具有一種冒險性的接近賭徒賭博的性質。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八個罈子七個蓋，蓋來蓋去不穿幫就是本事。’但‘不怕一萬，就怕萬一’，最終，他的‘八個罈子七個蓋’經商行為穿幫了，造成了他信譽的嚴重下滑，當阜康錢莊被人惡意兌款時，很快就形成了擠兌形勢，可謂推波助瀾。胡雪岩最初是依靠王有齡而發家的，而他用五百兩的巨款援助落魄中的王有齡本身就是一種下賭注的行為。第六則是胡雪岩事業長期處於一種順風順水的狀態，這使得他產生了一種僥倖的心理。從他創業的第一天起，即使生意上遇到了攔路虎，比如資金短缺、關係無門路等情況，也被他以權謀的手腕迅速的解除了。這樣勢必形成一種極強的自我膨脹感，認為自己無所不能。在他後期性格上的反映就是不聽人勸告，萬事繼續採取冒險做法而不留後路。”　　沈睿鴻哈哈一笑，“你總結的倒是不少，放在你自己身上，有何作想？”

# 第六百零七章 放棄黑水國際？

　　“沈伯伯，你們也不用打埋伏了，我已經明白了，你們就是想讓我放棄黑水國際，你們直說就得了，搞的神秘兮兮讓人這麼緊張，不就是個位子嗎，不就是黑水國際嗎，難道我還能賴着不走不成？哪用得到你們這麼大的陣仗。”　　“這不是怕你小子心裏邊有芥蒂嗎，黑水國際的創立是源自於你的想法，從籌備到擁有如今的規模，你在上邊投注了無數的心血，可以說，國家方面，除了在政策上給你開了綠燈之外，黑水國際，完全可以說是你自己擁有的私人勢力，雖然還有其他人在一旁肘制你，不過以你小子的手腕，宛如她們哪是你的對手，還不是三兩下就會被你小子給架空？若是你小子心裏有抵、制，暗地里把黑水國際的底子給掏空了，把資源給挖走了，那國家拿過去也沒什麼用了。至於說你小子危險了，你自然理解，國家不能容忍你這樣的存在，如果你硬着頭不退讓的話，國家自然要給你苦頭吃，不說是你，便是我們這些人或許都會硬逼着讓你表態的，國家在這一方面，向來是零容忍的，我們也怕你年輕氣盛，這才趕緊把你招回來的，也是國家這次選擇的時機有問題，剛剛立了功不給個甜棗反倒要卸磨殺驢，怕你心中有意見。”　　其實話說到這一步，已經是很明顯的事情了，那就是，沈睿鴻和蘇慕儒以及唐昱的老爸唐天鴻，都希望唐昱能交出手裡邊的權力，交出對黑水國際的掌控權。　　事情確實如沈睿鴻剛才所言，黑水國際從成立之初到現在，可以說，完全是唐昱的功勞，國家的幫助，僅僅是高層幾個大佬的支持，僅僅是政策上的綠燈，黑水國際用的資金，全部是唐昱的個人資產，黑水國際的客戶也業務發展到現在，也是唐昱率領着團隊經歷千辛萬苦才打下來的，再加上剛剛做了一件大事，如果驟然讓他放棄手中的權力，他們也怕唐昱少年氣盛，做出什麼不理智的事情，雖然這些年唐昱一直表現的少年老成，和一般的年輕人很不一樣，但是涉及到這種關乎切身利益的事情，哪是那麼容易說清楚的。　　發生在印度尼西亞的事情他們都知道，唐昱率領着黑水國際剛剛立了大功，獲得了整個東南亞華商圈的好感，國家在這種時機提出來讓唐昱交權，確實有些不太妥當，可是高層某些人坐立不安，似乎一刻也等不得了，只能由他們三人來給唐昱做思想工作。　　“沈伯伯，這件事情，我能想清楚，你們不用擔心雜七雜八的，我之前一直把心思放在黑水國際上邊的原因，也是我被一時的東西蒙住了眼睛，像黑水國際這種越來越龐大的暴力機器，放在中國這種國家的話，註定不可能由私人來掌控的，這種勢力的出現，在國內本來就有很大的偶然性，照理說，在國內的體制下，是永遠不可能出現的，既然出現了，那就要在軍放的控制之下，如果不在軍方的掌控之下，那高層那幫人想必是不會安心的，雖然現在，黑水國際依然在軍方的掌控之下，但是具體的掌控人卻是我，顯然，高層很多人不能接受這個想法，哪怕是宛如姐的外公，想必也不會支持我這麼干。”　　唐昱說著頓了頓喝了口水潤了潤嗓子，“或許之前的黑水國際，在高層大佬們看來不過是小打小鬧，但是現在，一切都不同了，就算是不經歷印度尼西亞的事件，他們也能夠看清楚黑水國際擁有的恐怖能量，現在經歷了印度尼西亞事件，國家就更不能容忍這種暴力機構掌握在我的手中了，要不的話，他們睡覺都不會安穩的，沈伯伯，我說的對吧？”　　唐昱說完苦笑了一聲，知道自己前段時間，絕對是得意忘形了，也過於高調了。黑水國際的表現有些太出位了，連這種事情的禁忌都給忽略掉了，典型的得意忘形，這可是要不得的，要不，說不定哪天就像胡雪岩一樣給掛掉了。　　之前他雖然說了一大灘的原因，但是國家不能讓他掌握黑水國際的原因，歸根結底還是軍權的原因，黑水國際到了如今，已經可以看成另類的軍隊了，不說中國，便是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有幾個允許私人擁有大量的武裝力量的？這裏邊的大量，是以萬以十萬為單位的，是可以動輒推翻一個小國的軍權的。　　毛爺爺說，槍杆子出政權，這句話，中國所有的領導人都記得牢牢的，所以，國家第一領導人，手裡邊都握着軍權，都是軍委主席，若是私人擁有了數十萬的戰鬥力高強的武裝力量，那把各大軍區的軍長司令們置於何地？把軍委的那幫大佬置於何地？國家是不允許這種不安定力量的存在的，或許唐昱現在不會存了其他的心思，但是，難保日後不會有，這便是莫須有了。　　反正，在中國這個國家，出現黑水國際便已經是個奇迹了，若是這個奇迹再由私人掌控，到時候，左手槍右手錢，難保有一天不出亂子，雖然這也屬於卸磨殺驢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的範疇，唐昱仔細想想，卻是能夠接受了，換位思考一下，若是自己是國家領導人，只怕也不能允許這種事情出現。　　“你自己能想通就好，吃虧是福，這句話，要說是年紀大的人才能體會得了的，不過你少年早熟，想必也是能夠明白的，你這個年紀，多吃些虧總是好的，就當給未來攢資本了。”　　唐昱微微笑了笑，“這個自然是知道的，既然退出了黑水國際，國家自然要在其他方面給予一些補償，哪怕是不能補償到明面上，對於我日後的經商還是什麼都有很大幫助的。”　　說著微微頓了頓，“事實上，從一開始，我想做的就是一個純粹的商人，而不是官商，做官商，那是太子爺們的專利，我在遼海省，有沈伯伯和我乾爸在，做個遼海的太子爺還勉強，但是放到整个中國的層面上就不行了，進了京，似乎隨便跳出來一個太子爺就比我牛x，像黑水國際這種畸形的產物，自然不應該掌握在我的手中，我倒是能夠想象到中央方面的安排，黑水國際，極有可能讓宛如姐的老爸，也就是宋伯伯一系的人馬來接手，從此，黑水國際就與我完全脫離了關係，當然，如果我需要雇傭他們做保鏢的話，想來他們是沒有臉找我收費的。做一個純粹的商人，似乎比紅頂商人要難好多，其實不然，每種遊戲都有每種遊戲的規則，紅頂商人，他們賺的是快錢，是暴力，但是某些東西，是需要腳踏實地一步步來的。”　　“這點你想的沒錯。”沈睿鴻贊同的點了點頭，“中央方面，確實準備讓老宋一系的人馬接手黑水國際的，這也是怕你的地處情緒太大，另一方面的原因，黑水國際的籌建，除了你之外，也只有老宋一系的人馬參与了，何老和趙老也傾向於這一邊的，既然如此，那讓老宋一系的人馬接盤是必然的選擇，其他人接手，他們還怕你小子給使什麼幺蛾子呢。”　　“額，我哪有那膽量，和國家作對，那不是找死嗎？我之前的想法，一直是做純粹的商人而不是紅頂商人的，像華為和三一重工那種，我是學不來的，前段時間或許是被一些東西給迷住了眼遮住了眼，導致做了件很糊塗的事情，不過不管怎麼樣，帶着黑水國際到印度尼西亞，解救了一大批的華人，這件事我是不後悔的。”　　沈睿鴻也笑了笑，“這件事，國家還是要感謝你的，你也算是陰差陽錯，做了件大事，這件事，不提東南亞的華商，便是國內高層，很多人也要承你的情，華商從東南亞大舉撤資，數百億美元的資產，大部分是要湧入國內的，不過往哪兒涌，這就要看華商的傾向了，顯然，現在，你是能夠左右這種傾向的人，若是能夠促成這件事，國內會有很多人必須承你的情，對你日後的事業，是有幫助的。”　　唐昱自然點了點頭，雖然放棄黑水國際這個跟隨這自己一起成長起來的孩子有些可惜，但是舍不得孩子套不找狼，這種畸形的產物，在國內，註定不可能由自己掌控，自己不早應該就有這樣的思想準備嗎？怎麼事到臨頭，反倒優柔寡斷起來了？之前一直在自欺欺人，希望能多霸佔一段時間，就是為了印度尼西亞的事情，現在印度尼西亞的事情完美的解決了，那自己還霸着這個位置有什麼用？既然國家需要，那讓給國家又何妨？　　“沈伯伯、乾爸、老爸，你們不用擔心我想不通的，這件事，我早就有心理準備，反正這個位子，遲早會離開我的，早離開反倒好一些，日後和國家提條件的時候，便是獅子大開口也有獅子大開口的底氣。”　　對面三人面面相覷，哪知道這小子現在就已經開始想着對國家獅子大開口了。　　唐昱則是嘿嘿直笑，“之前鬼迷了心竅，忘了自己有多大的能耐，現在，每走一步都得想想胡雪岩，有些東西不能學，有些東西，則是還要和人家好好學學的。”　　唐天鴻也難得開口，他是國內第一批經濟學碩士，說起這些專業領域的東西，倒是有發言權，和沈家有很親近，倒不用忌諱什麼。　　“清朝之後，‘經商要學胡雪岩’，‘古有先秦陶朱公，近有晚清胡雪岩，’兩句流傳民間百餘年，他能夠成功自然有他的道理，也不僅僅是紅頂商人那麼簡單的，你學學也是無妨，不過有些東西，你知道不能學就是了，有些東西，咱們小胳膊小腿的，可不利於摻和進去。”　　“胡雪岩能取得這麼大的成就，與他所處的時代不無關係。但歸根結底，還是在於他擁有七大絕學，讓他在常人之中脫穎而出，成為那個時代的開風氣之先的一代領軍人物。這些絕學，既表達了他對中國幾千年傳統智慧的獨特應用，又體現了他對變化莫測的人生現實的深刻感悟，不但指出一個人為人處世應該遵循的原則，也指出了一個人達到商業聖者的道路。這些絕學，自然摻雜某些糟粕。但去其糟粕，對於今天那些想成大事的人來說，是值得參考和借鑒的。尤其是對你來說，這些絕學是他在經歷商場、官場磨難之後精心提煉出來的，是他對人生成敗得失的一種深刻總結。這些絕學，既表達了他對中國幾千年傳統智慧的獨特應用，又體現了他對變化莫測的人生現實的深刻感悟，不但指出一個人為人處世應該遵循的原則，也指出了一個人達到商業聖者的道路。你既然了解了糟粕，那學學精華，總是有好處的。”　　“我對胡雪岩的了解，可不是浮於表面的，不過胡雪岩七大絕學的說法還是第一次聽說，老爸，今天你可要給我好好說道說道，讓兒子也長長見識。”唐昱說著也有些奇怪，前世今生，他看過的書，着實不算少，對胡雪岩也算是深入研究過，但是所謂七大絕學的說法，還真沒聽過，倒是好奇起來。　　“還以為你小子什麼都知道呢，原來也有你不知道的東西。”沈睿鴻笑着打趣了一句。　　今天要說的事情已經說完，見唐昱確實沒有抵、制的心思，他便放心也，也就有心開起玩笑來。　　“所謂七大絕學，是我大學時候聽別人總結出來的，流傳並不是很廣泛，你想聽，姑且就給你說說，也沒有什麼神秘的，如果有心的話，你完全可以總結出來八大絕學九大絕學的。”　　“你倒是對你家兒子有信心，等着，你兒子我遲早給你打拚出來一個唐氏王朝出來。”唐昱腆着臉笑着說道。　　“又貧嘴。”唐天鴻在唐昱頭上敲了一記。　　“所謂的七大絕學，第一便是為人絕學，在國內，做事必須先學會做人，這你想必是了解的。古往今來，成就非凡事業的人都是為人高手。道理很簡單，沒有一個人單獨可以把一項事業干成，只有一幫人在一起才有可能成事。胡雪岩也不例外，他之所以在生意上又如此高的成就，這與他為人是分不開的：他以‘圓世’為要義，堅持和氣生財，得饒人處且饒人，處處與人為善，壞人讓別人去做，謹小慎微防人妒，說一句算一句，寧可虧銀子，也要賺感情。這使他贏得了大量的人氣，也讓他贏得輝煌的人生。當然，為人絕學對你從事商業活動也很值得借鑒。很多時候也許就是看起來是吃虧的事，但往往會給你帶來很多機會，就像這次你要交出黑水國際的權柄，表面上來看似乎你吃了大虧，但是長遠來看，無數人要承你的情，這個情，他們遲早得還回來。為人好壞也直接關係到事業的成功與否，如果你會為人，也就有了一張很好的名片，也擁有好的口碑，別人就會願意和你打交道，願意和你做生意。而且，作為一個商人或者企業應該是有良知和社會責任感，具備商人應該具有的素質。就像這次三鹿奶粉事件一樣，造成的後果是不可估量的，不僅對整個奶粉行業造成了重創，而且也損壞了我們的國家形象。”　　唐昱點了點頭表示明白，這些東西，經過之前一世人生的摸索，他已經了解的非常透徹了。　　“這第二絕學便是關係絕學，‘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古今中外，成大事者都是善於出來各種關係的高手胡雪岩也不例外。他积極尋找各種靠山，善於投人所好，助人於危困之中，時刻不忘燒冷灶，關鍵時候敢於投資，廣交天下英才，以情結交朋友，設法化敵為友，以真心感動他人，以眾力促成大事，這是胡雪岩關係絕學的不二法門。當然，一個成功商人或者企業都有一個良好的社會關係網絡，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人脈’。‘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就是很好的詮釋了關係網絡在我們商業活動中的重要性。當然，無論處理和人、企事業單位還是和政府之間的關係都要以誠相待，本來‘誠信’就是一個商人成功的基石。如何去處理好關係，處理好了關係有對我們的商業活動有什麼幫助呢，我想胡雪岩給了我們答案，對於有勢力的人，應該用心來交往。而對於沒有錢的人，應該給他們一點利益來結交。如果對方是貧困、窘迫、困難的人，凡事應該扶助支持他，為對方着想，給他好處，那麼他必然會感念我的恩情，這對事業的發展未必沒有幫助。”　　說著，唐天鴻潤了潤嗓子，繼續往下說，“再接下來才是生意絕學，經商，並不是把生意經放在第一位的，這個你必須要明白，所以，一個成功的商人，生意絕學，最多只能排第三位。做生意就要懂得商道，不懂得商道的人很難灶生意場上獲得成功。胡雪岩在這方面可謂是無師自通，稱之為商業天才也不為過。一方面，他講究生意做的活絡，重視創立‘金字招牌’，門面犹如人臉，先賺人氣后賺錢；另一方面，他則講究採辦務真、修制務精，顧客是生意之源，市面需要眾人圍，市面越平穩越好，生意做的越大越好。這就是他經商的法寶。一個商人或者企業要把生意做好，靈活變通是十分重要的，因為現在的市場唯一不變的就是它永遠都在變。那麼針對這一情況就要很好的抓住顧客，顧客是經商者唯一不變的追求。要做到這一點並不難，這就要求商人要貨真價實，而且為我們的顧客提供很好的售後服務，胡雪岩曾說過：凡事要動腦筋。說道理財，到處都是財源。一句話，不管是做官的對老百姓，做生意的對主顧，如果你想要人家腰包里的錢，就要把人伺候的舒服，人家才心甘情願掏腰包。”　　“再有便是用勢絕學，古人云：時勢造英雄。但是在同樣的時勢下，為什麼只有一部分成為英雄，而絕大部分還是凡人呢？原因固然很多，但重要的一點是與會不會用勢有關。會用勢的人成之為偉人，不會用勢者成為凡人。胡雪岩成為那個時代的佼佼者，這與他擁有的用勢絕學是分不開的：一方面，他認為要把握時事大局，要學會乘勢，藉助一切條件，還要學會做勢，以掌握時局；另一方面，要做到什麼事都將機會，機變與權變相交互，時易人亦變，抓住一切商機，敢想敢幹，才能創造輝煌人生。當然，我們現在所講用勢和胡雪岩那個時代的用勢的含義不同。現在商業活動中的用勢一般指得是很好的利用國家政策的改變和外部環境的變化去做生意。”　　“再下來是用人絕學，有才方可謀事，無才無力回天。縱觀胡雪岩手下人才濟濟，精英薈萃。這些人才維繫胡氏帝國的運轉，打造這胡氏商業的霸業。這麼多優秀的人才彙集於胡氏門下，這在於他有擁有一套用人的絕招：一方面，他認為不遭人妒是庸才，要不拘一格選人才，要以利激人，以情動人；另一方面，他認為要用人之所長，分工放權，鼓勵下屬大膽決策，精心扶植。栽培良才。真可謂窮盡用人之精華。那麼，商人或者企業需要哪些人才，如何獲得這些人才，又如何利用這些人才呢？我想商人或者企業需要的人才有這麼一些：搞科研開發的科技人才，搞生產的技術人才，搞生產管理的管理人才，搞銷售的營銷人才。要得到這些人才是十分不易的，因為要得到真正的傑出之士，只憑藉錢是不能成事的，關鍵在於‘情’、‘義’二字，要用情來打動他們。利用這些人才要充分發揮他們的長處，要做到人盡其才。其實我們現在企業內部的競爭體制很大程度的幫我們對人才進行了篩選，但是如何讓他們的工作效率達到最大呢，我覺的海爾的‘人單合一’值得我們現在的一些企業借鑒。”　　“第六是謀略絕學，成大事必須有謀有略。同樣的條件下，有謀略的人和沒有謀略的人取得的結果是完全不一樣的。有謀略總是一分的條件成就十分的事情，而無謀略的人總是十分的條件成就一分的事情。胡雪岩毫無疑義屬於那種一分條件做成十分事情的智者，他認為凡是要有長遠眼光，做什麼事情都要考慮退路，並且不可抱殘守缺，為大局可以犧牲局部，要想取之，必先予之。同時雞蛋不能都放在一個籃子里，要學會借雞生蛋，並使用連環計，利義統一，以此成就非凡事業。這就是胡雪岩獨步天下的謀略絕學。現在的企業不再像我們計劃經濟的時代一樣，只管生產，其他的都不用考慮。現在的供求關係不再是以前供小於求的狀態，而是供過於求的狀態，因此，我們的企業要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上取得成功就要注重策略的應用。而且策略應用的好壞直接關係到企業的存活，應用的好可以絕地逢生，所以現在的企業都很強調策略的應用，比如生產策略、廣告策略、營銷策略等等。”　　“第七個最為抽象，那便是成事絕學：在這個世界上，不管是從學、從政或從商，想在哪個領域取得成就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都需要有一套獨到且過人的胸懷和氣魄、方式和途徑。胡雪岩之所以能夠在商業領域獨佔鰲頭，豬與他擁有一套非凡的成事絕學是分不開的。他認為，一方面謀大事須有大自信，要超然於物外，盡量將失心放下，什麼時候都要沉得住氣，堅持吃虧也是佔便宜的理念；另一方面，要從正道取財，堅持信用為本，巧妙利用官場，敢開風氣之先，敢於從刀頭上添血，這樣就能成就非凡的人生。一個商人或者企業要取得成功，都有他們的過人之處。要想成功，他們都有過人的膽識，良好的心裏素質，富有魅力的性格，等等。就像胡雪岩一樣，他去資助王有齡其實就是一場賭注，但是很幸運的他成功了。當然，他的成功不僅僅是他的運氣，而且他有其他方面的過人之處。而且他的人生觀念很好，他說過：‘千萬要沉住氣，今日之果，昨日之因，莫想過去，只看將來。今日之下如何，不要去管它，你只想着今天做了些什麼，該做些什麼就是了。’這點很重要，你無法掌握他人，但卻能把握自己。你無法預知未來，但卻能把握現在。你無法事事成功，但卻能時事儘力。”　　沈睿鴻在一邊聽的也是頻頻點頭，“天鴻倒不愧是國內第一批貨真價實的碩士經濟研究生，玩理論，只怕省政府也抽不出幾個比你強，這七大絕學，我看倒可以擴展開寫一部經商寶典了，怎麼樣，要不要到省裡邊換個位置？有沒有這方面的想法？”　　唐天鴻搖了搖頭，“還是算了吧，臭小子現在爬這麼高，我已經準備給他讓位子了，我決定了，這次回去，就到東陵市的人大當個副主任養老去，給這臭小子時刻參謀參謀，省得他再頭腦一時發熱，幹了蠢事。”　　若是其他人知道，沈睿鴻親口的邀請居然被唐天鴻給拒絕掉，不知道會不會罵他不識抬舉，但是這卻是他心中真正的想法，他，確實不大想在官場上走下去了，有蘇慕儒和沈睿鴻在，足夠護住唐昱了。

# 第六百零八章 複製亞馬遜奇迹

　　唐天鴻在仕途方面一直沒有啥太大的野心，現在既然兒子如此的出息，他倒是想完全退下來給兒子充當軍師之類的角色，兒子雖然被稱之為經商天才，但是畢竟還是少年人，難免有些東西無法兼顧到而造成不良後果，就像黑水國際，原本就不應該由他們摻和進去的，他去給兒子當軍師，時刻提醒提醒兒子，再說，他好歹是國內第一批實打實的貨真價實的經濟學碩士，若是就此埋沒在機關里，那可不大好，他還是想出來做一番事情的。　　“趁大家都在這裏，你也說說看，你現在有什麼規劃？從黑水國際退出來，你小子也是不甘寂寞的人物，想想，以後準備做些什麼？”　　唐昱苦笑一聲，“之前可沒有想過會被從黑水國際給趕走，好歹也是我一手創立的，自然也就沒有給自己安排位置，我手底下倒是有一大攤子的事業，不過各有各的分工，也不需要我過去插一手。”　　“我看你小子的心思是，要玩就玩大的，VCD那些攤子，已經不看在你眼裡了吧？”　　唐昱腆着臉笑了笑，“沈伯伯說的對，那些攤子對於現在的我，還是小了些，經歷過黑水國際的風起雲涌，心思也大了。”　　“總不會一點想法也沒有吧？趁我們都在，你趕緊說來聽聽，興許也能給你參謀參謀。”　　唐昱猶豫了一下，還是開口道，“我想，短時間內，還是把鋒行快運往大了做，雖然鋒行快運此刻規模已經不小了，但是距離我的期望值還有一段距離，目前來說，還達不到我的需要求。”　　“鋒行快運？你怎麼想去負責這個攤子？莫非物流才是未來最賺錢的領域？”唐天鴻微微奇怪了一下，不過隨即心中一轉，有了主意，“你既然想把鋒行快運做大，我倒是有個主意，國家既然要你讓出黑水國際，總不能一點表示也沒有，我看完全可以這樣嘛，你既然想要做大鋒行快運，那就給鋒行快運上統一的牌照，統一的車輛，然後讓國家在這方面給予特殊政策，凡是屬於本公司的運輸車輛，一律免去過路費等等各種收費，然後鐵路運輸、海運、空運方面，我們都需要特別的優惠政策，想來國家是不會拒絕的。”　　沈睿鴻眼睛一亮，“這個倒是可行，如果你真的準備做大這個快運公司的話，貨運的過路費肯定是一大筆的開支，若是國家能給予特殊政策的話，倒是很不錯，只不過這樣一來，你依然要吃很大的虧啊，黑水國際方面，投入的精力等等不算，單單資金，就算是現在已經有了盈利，也至少有幾十個億的窟窿，這麼個大窟窿，國家今年肯定抽不出錢來補上去，僅僅是過路費，那和幾十個億可差的遠。”　　唐昱確實眼睛一亮，“我爸這主意好，過路費和幾十個億的投入自然沒有可比性，只不過這隻是我們的一個小要求嘛，剛才沈伯伯不是還告訴我，吃虧是福嗎？這會兒我們不獅子大開口，害怕日後國家在這方面不照顧我們？至於做大鋒行快運，能賺的錢，還真不是幾十個億的人民幣能比得上的？”　　“哦？這不太可能吧？鋒行快運就算佔據國內的半壁江山，一年的盈利也未必有你想想中的多啊。”　　唐昱哈哈一笑，“市場是造出來的，自己是不會出現的，我們完全可以在國內複製亞馬遜的模式嘛，現在我們擁有這麼大的優勢，只要能發展好線下的倉儲和運輸，那就極有可能複製出亞馬遜的奇迹來。”　　“亞馬遜的奇迹？這又是什麼？”不止沈睿鴻不知道，便是蘇慕儒也不知道，唐天鴻也是一知半解，不是很清楚。　　唐昱便給他們三人解釋起亞馬遜奇迹來。　　“說道亞馬遜，比需要先說說电子商務，這屬於一個比較新興的商業名詞，廣義上講，电子商務一詞源自於Electronicbusiness，是指通過使用互聯網等电子工具，使公司內部、供應商、客戶和合作夥伴之間，利用电子業務共享信息，實現企業間業務流程的电子化，配合企業內部的电子化生產管理系統，提高企業的生產、庫存、流通和資金等各個環節的效率。聯合國國際貿易程序簡化工作組對电子商務的定義是：採用电子形式開展商務活動，它包括在供應商、客戶、政府及其他參与方之間通過任何电子工具，如EDI、Web技術、电子郵件等共享非結構化商務信息，並管理和完成在商務活動、管理活動和消費活動中的各種交易。电子商務是利用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和遠程通信技術，實現电子化、数字化和網絡化的整個商務過程。电子商務是以商務活動為主體，以計算機網絡為基礎，以电子化方式為手段，在法律許可範圍內所進行的商務活動過程。电子商務是運用数字信息技術，對企業的各項活動進行持續優化的過程。电子商務涵蓋的範圍很廣，一般可分為企業對企業（B2B），企業對消費者（B2C），個人對消費者（C2C），企業對政府等4種模式，其中主要的有企業對企業，企業對消費者2種模式。隨着國內Internet使用人數的增加，利用互聯網進行網絡購物並以銀行卡付款的消費方式已日漸流行，市場份額也在迅速增長，电子商務網站也層出不窮。电子商務最常見之安全機制有安全套接層協議及安全电子交易協議兩種。电子商務是一個不斷髮展的概念。IBM公司於1996年提出了E―C的概念，到了1997年，該公司又提出了ElectronicBusiness的概念。但中國在引進這些概念的時候都翻譯成电子商務，很多人對這兩者的概念產生了混淆。事實上這兩個概念及內容是有區別的，E―C應翻譯成电子商業，有人將E―C稱為狹義的电子商務，將E―B稱為廣義的电子商務。E―是指實現整個貿易過程中各階段貿易活動的电子化，E―B是利用網絡實現所有商務活動業務流程的电子化。E―C集中於电子交易，強調企業與外部的交易與合作，而E―B則把涵蓋範圍擴大了很多。廣義上指使用各種电子工具從事商務或活動。狹義上指利用Internet從事商務的活動。”　　“你說這麼多，我們一下子也反應不過來啊，對於電腦，我們三個老傢伙接觸的都比較少，你還是少說什麼电子商務了，直接說亞馬遜的奇迹吧。”　　“好吧，那我就長話短說，提到亞馬遜，就不得不說傑夫・貝佐斯這個人，他生於1964年1月12日，出聲美國新墨西哥州中部大城阿爾布奎克。父親米蓋爾・貝佐斯是60年代初期古巴來的移民，在埃克森公司任職。母親在銀行工作。貝佐斯三歲時，對自己睡在嬰兒床中十分惱火。起初他母親沒有想到他想要一張真正的大床。但幾天後，母親看到他拿着一把螺絲起子，要把嬰兒床拆掉，好讓它看起來更像一張床，這種個性對他今後的成功至關重要。這位古巴難民的後代，從小就表現出強烈的幹事勁頭。他的祖父是前原子能委員會的一位管理人員。祖父培養了他對科學的熱愛，所以，在14歲時，他就立志要當一名宇航員或物理學家。他家裡的車庫都有他所做的工程實驗或科學試驗，從此堆滿了他的工程項目：有真空吸塵器做成的水翼船和雨傘加工出的太陽能灶具。貝佐斯時常在德克薩斯其祖父的農場度過暑假。16歲的時候，他就能安裝風車，使用弧焊機，以及為牛去雄。中學時代是在邁阿密的邁阿密蒲葵中學度過，是班長和畢業生代表。到高中，貝佐斯就展示出做企業的才能。他成立‘夢想’協會，開辦暑期活動，開發學生的創新思維，甚至鼓動他的姐姐、弟弟也來參加。中學後期，貝佐斯對射天鏡產生興趣。但其價格高達20美元，其母親認為太高。因此他買了價廉的元件，自己安裝。此故事被用文字形式記錄下來，並在1977年於休斯頓地區正式出版。但此書從未列入亞馬遜網上書店。高中畢業時，由於貝佐斯在各方面的優異表現，他獲得了美國高中畢業生的最高榮譽‘美國優秀學生獎學金’。進了愛因斯坦晚年曾執教過的普林斯頓大學，他的興趣轉向了計算機，此時正逢計算機產業翻天覆地的變革時期。他說：‘我已經陷入計算機不能自拔，正期待着某些革命性的突破。’1986年，他還獲普林斯頓大學電氣工程與計算機科學學士學位，以優異成績畢業，並成為美國大學優秀生聯誼會會員。1995年7月，在華盛頓社區的車庫里，Amazon悄悄開張了。以貝佐斯為主角的互聯網時代的又一大神話就此誕生。根據我了解，今年排出全球100大科技富翁，其中前10名最為風光的不是比爾・蓋茨，而是火箭般竄上來的傑夫・貝佐斯。一年前，他看上去還像一名叫花子，現在居然一口氣從第25名狂升至第9名，亞馬遜儼然已成為电子商務的第一代表。”　　“世界第九名？這麼高的排名？”在座的幾人自然了解福布斯的含金量，深深的知道第九名，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國內的企業，拚死拼活也進不了世界五百強，而人家輕輕鬆松就是世界第九，所謂人比人，氣死人啊，這家公司，甚至成立僅僅三年不到的時間便獲得了如此的成就。　　“大學畢業后，貝佐斯首先進入紐約的一家高新技術開發公司FITEL。1988年，貝佐斯進入華爾街的BankersTrustCo，主要從事計算機系統開發，後來該系統管理着2500億美元的基金。1990年2月，貝佐斯就成為該公司最年輕的副總裁。1990年至1994年，貝佐斯與他人一起組建了世界上最先進、最成功的套頭基金交易管理公司D.E.Shaw&Co，並在1992年就成為副總裁。創業之前，貝佐斯負責尋找網絡方面的投資機會。第一次上網衝浪時，他偶然進入一個網站，上面說網絡用戶一年中居然猛增2300％。這個消息一下子點燃了他大腦中的明燈。貝佐斯列出了20多種商品，然後逐項淘汰，精簡為書籍和音樂製品，最後他選定了先賣書籍。書籍特別適於在網上展示，而且美國作為出版大國，圖書有130萬種之多，而音樂製品僅20～30萬種；圖書發行業市場空間較大，這個行業年銷售額為2600億美元，但擁有1000餘家分店的美國最大連鎖書店、也是全球第一大書店年銷售額，也僅佔12％。　　幾周后，他就拒絕豐厚的待遇，踏上了創業之路。貝佐斯通知搬家公司說，一旦在科羅拉多州、俄勒岡州或華盛頓州這三處選定地方后即刻通知他們，便匆匆上路西行。他讓妻子負責開車，自己則迫不及待地用一台筆記本電腦匆匆起草一份商業計劃，又迫不及待地用移動電話聯絡籌集啟動資金。人還沒在西雅圖安頓好，他就把最有希望上鈎的投資商們招集過來。他之所以選定西雅圖，是因為這裡有現成的技術人才，而且離大型渠道分銷商Ingram圖書部門的俄勒岡倉庫十分接近。兩口子租了房，傢具還未到，他就已聘僱4名助手，在車庫里架起電腦，開始編寫軟件。他將附近書店的咖啡屋當成了會客室，每天在那兒會見出版商和求職者，邀集最有希望‘上鈎’的投資商們，對他們鼓動如簧之舌。‘這是分類購物網站成形的重要時刻，’貝佐斯表示，‘多數進入購物網絡的客戶，過去並沒有從線上購物的經驗。只要能夠，我們要成為他們第一個購買對象，和他們建立深厚的關係是我們的目標。’這位待人和藹友好的年輕人，使你很難把他當作一位十分可靠的电子商務大亨。然而，自從94年初開始構想Amazon后，就步步為營，從未有過明顯的失敗。貝佐斯給亞馬遜提供的不僅僅是他的遠見，還有他的幹勁和激情。與眾多一開辦就進駐高級寫字樓的互聯網創業公司不同，公司設在一棟破舊的小樓內，佔據了三層，這裏過去是軍人醫院。他在樓上樓下四處跑動，所有的電力裝置都是他安裝的。不管什麼時候，只要有類似曲棍球的遊戲，他總是第一個脫掉T恤，纏上腦袋，赤膊上陣，高聲吶喊。當然，遊戲不常有，他得沉迷於工作中，甚至抽不出時間，將自己的家從十分擁擠的小公寓中搬出。貝佐斯要求亞馬遜全力以赴，公司內始終是一種緊張而忙亂的氣氛。唯一能讓人放鬆一下神經的，就是他突然爆發的大笑。他在辦公室中一笑起來，無論是樓上樓下，還是大廳里，都能聽到笑聲的回蕩。隨着公司股票節節上揚，貝佐斯大笑的頻率和音量也隨之增高。在1997年5月15日時股票上市。代碼是AMZN，一股為18美元。”　　唐昱說著微微頓了頓，“事實上，到目前為止，亞馬遜依然沒有任何的盈利，保守估計，要到99年左右的時候，公司才能獲得盈利，但是從去年五月份上市到現在，亞馬遜的市值已經高達四百多億美元，你們明白了吧？只要能複製亞馬遜的模式，那就有可能在資本市場上獲得上百億美元，這可不是人民幣，而是美元，換算成人民幣，足足有數千億，相比之下，黑水國際的幾十億人民幣，自然就可以忽略不計。”　　“你說的倒輕巧，幾十個億都能忽略不計，咱家啥時候出了你這麼個敗家子？”　　蘇慕儒倒是有些疑惑，“既然沒有盈利，那為何還會有那麼龐大的市值？資本市場雖然是数字遊戲，也需要實體資產來支撐吧？”　　說道這個問題，這又比較專業了，唐昱便基於解釋，“從九十年代開始，華爾街的資本家們就對網絡的發展持有很樂觀的想法，他們認為，世界即將進入一個網絡的時代，網絡必將成為世界的主流，凡是和網絡相關的技術和公司，都將會獲得巨大的發展，就想思科公司，目前市值已經高達數千億美元之多，便是藉著這股風吹起來的，他們並不需要你的公司現在就盈利，因為他們相信，在未來，你的公司一定會盈利的，然後就開始有諸多的公司在納斯達克上市，把網絡科技股的股價推的越來越高。”　　當然，經歷過一世的唐昱更知道，兩年之後的2000年，這個泡沫就會破滅，到時候，美國的納斯達克，在一夜之間便會有數萬億美元的財富被蒸發掉，有些公司的貶值，高達百分之八十，就像思科，在2000年3月份的時候，其市值已經高達五千多億美元，超過了微軟，成為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但是網絡科技股泡沫破裂之後，思科的市值迅速貶值到了一千多億美元，縮水了百分之八十之多，類似於思科的公司，簡直是數不勝數。　　當時的亞馬遜倒是有其他的表現折服了眾人，2000年的網絡泡沫造成了亞馬遜公司平穩成長的風格成為獨樹一幟的佳話，在1990年代有相當多網絡公司快速成長，當時亞馬遜公司的股東不停抱怨貝佐斯的經營策略太過保守和緩慢，而網絡泡沫時候，那些快速成長的網絡公司紛紛結束營業，只有亞馬遜還有獲利，2002年的第四季，亞馬遜的純利約有500萬美金。2004年則成長到3億多美金。　　當然，這些東西，只有來自於後世的唐昱才會知道，這個時代的人，還無法想象網絡科技股泡沫破裂對納斯達克造成的災難，也不會想到，在那次的災難中，亞馬遜能夠平穩的度過。　　“事實上，我們完全可以在中國複製亞馬遜曾經走過的道路，中國擁有比美國更加廣闊的市場，擁有更大的市場潛力，我們的鋒行快運如果做的好的話，肯定也比亞馬遜擁有更多的線下優勢，甚至超越聯邦快遞也不是不可能的，這些，都是我們能夠成功的基礎。只要我們能在2000年之前運作上市了，那我們就成功了。”　　“為什麼必須是2000年之前？”蘇慕儒不恥下問。　　“嘿嘿，這種科技股泡沫是認為的鼓吹起來的，就像93年的海南樓市泡沫一樣，這種在沙灘上鼓吹起來的泡沫，遲早有一天會破滅的，而我的估計就是，這種情形，應該還能維持兩年的時間，所以，我們一定要在兩年內運作成功，把公司運作到納斯達克上市，嘿嘿，到時候我們就能在股市上大筆的套現了，套現之後，就能全身而退，至於之前做的網站，我們可以選擇繼續做下去和亞馬遜競爭，也可以選擇完全的放棄，只留下一個空殼，反正，運作好的話，就有可能獲得數百億美元的利潤。”　　“這是不是有些冒險了？”　　“賺錢哪有不冒險的，更何況，是數百億美元，過千億人民幣的利潤，冒一把險也是值得的吧？”　　事實上，唐昱腦子里還有一份數據，中國电子商務市場成長迅速，1999年可以達到800萬美元，2000年的時候可以達到4000萬美元，2003年更將高達數十億美元，通過線上交易的商品種類總計多達15萬種。至於國際上的金融炒家，他們則有着更樂觀的估計，畢竟，國內的人口基數太大了，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的人上網，那就是一個龐大無比的市場，足以撐起一個網站的運營。　　雖然在另外一個時空，國內在2000年之前，並沒有任何一個成功運作上市甚至成功的电子商務網站，但是唐昱卻有信心做成功，他的商業集團發展到現在，已經積累起來一大批的人才，如果他想要做一個电子商務的平台，以他的團隊的技術實力，在很短的時間內便能夠保證網站上線，再投入巨額的廣告費用，加上鋒行快運能夠提供的線下支持，到納斯達克去賣個好價錢還是不成問題的。　　當然，唐昱有這樣的信心，主要還是因為他老爹的提醒，唐天鴻之前說，可以趁機找國家要條件，要有利於鋒行快運發展的條件，免去過路費，還要在鐵路運輸、空運、海運方面給予特殊優待，這對鋒行快運的發展是有巨大的好處的，但是唐昱的目光卻不放在這上邊，如果成立电子商務網站的話，按照他的構思，自然是把鋒行快運合併到網站中，為網站的線下提供物流和倉儲的支持。　　國內畢竟發展比較慢，但是市場潛力卻是被全世界承認的，只要做出來的網站，能讓投資者感覺到未來升值的潛力，那在納斯達克就有可能上市成功。鋒行快運就是唐昱制勝克敵的法寶，這個資產，實在是太優質了，不說目前的鋒行快運在國內就已經有了霸主的跡象，單單一個網站能擁有如此龐大的線下支持，就足以折服很多的投資者，強如亞馬遜，只怕他們也沒有能力讓聯邦快遞為他們提供那麼精確的服務。　　所以，唐昱的信心很充足，他的目的，就是在2000年的網絡科技股泡沫破裂之前，在納斯達克的股市上邊，狠狠的撈一筆。　　至於這一筆是多少，就要視情況而定了，不過根據唐昱對納斯達克股市瘋狂的估計程度，估計到時候，套現一兩百億美元還是不成問題的，國內十多億的人口是市場潛力，而鋒行快運似乎又有能夠把這個潛力轉化為市場的實力，那還有什麼疑問？　　沈睿鴻和唐天鴻以及蘇慕儒都覺得此舉有些冒險，不過唐昱最後也說了，便是失敗了也沒啥關係啊，損失的不過是一個網站罷了，鋒行快運又不會被損失掉，無法上市成功，不過是浪費了兩年的時間罷了，他還年輕，浪費得起。　　至於在唐昱的心中，他卻是有着足夠的自信的。　　當然，他還想拉着一兩個有實力的東南亞華商一起來做這件事，例如郭年河，這老頭在華爾街的投行有着不少的人脈，想要在美國上市成功，少不了這些投行的支持，雖然要分出去一些利益，但是錢不可能給自己一個人賺光了的，只要自己有得賺就ok，唐昱已經非常的滿意了！

# 第六百零九章 討要好處

　　放棄黑水國際，雖然有些心痛，可唐昱卻也沒有其他的選擇，國家是不會將這麼具有威脅性的武力放在個人手中的。　　在社會主義下的中國，讓這麼一個畸形的武裝勢力發展到如今的地步，其實已經是一件讓人異常不可思議的事情，不說掌握在私人手中，便是讓國家掌握，也是一件讓人非常驚異的事情。如今，表現出威力的黑水國際，在各大政治勢力的眼中，其實已經是一塊巨大的香餑餑，都想參与進去瓜分。　　這倒不是說黑水國際的盈利能力被他們看上了，雖然那些錢不是一個小數目，但是他們看上的是黑水國際被國家默認了的合法的槍杆子，中國管制槍支，註定不會讓非國家管制的武裝力量壯大，那樣的話，每一條合法的槍支，對於高層的政治博弈來說都是異常重要的，更不要說黑水國際有數十萬的合法槍支，雖然進入內地依然受到限制，但是這樣一個龐大的武裝集團，肯定是軍方各大勢力流口水的所在。要知道，軍隊之中也是一個蘿蔔一個坑，國家掌控的軍方力量，除了七大軍區等等之外，都是數的出來的，並不是很多，黑水國際的出現，如果能收歸軍方管轄，或者由軍方的人暗中管轄，那就能給很多人提供一個很好的去處。　　都說要精簡機構，但是說了這麼多年，還是不見機構被精簡，人員越來越多，有這麼一個規模超過十萬的武裝力量出現，軍方想要掌控，肯定得往裡邊摻沙子，其實也不能說是摻沙子，而是選用大量軍方可以掌控的人去掌控黑水國際，這樣的話，就等於多了無數個坑來安置沒發安置的蘿蔔，總之，有無數的人希望能促成這件事，唐昱若是敢反對，那絕對是螳臂當車，倒不如現在就識趣的撤出來，為自己某一些好處才是正道，而他之前想的，在物流上讓國家給予軍車的待遇，只能算是捎帶的好處，在這件事上邊，國家是欠下了他大人情的，而且是必須要還的人情，唐昱也不是沒有一點力量的，沈睿鴻支持他，蘇慕儒支持他，背後更有何老和趙老，肯定都會為他爭取好處的。　　何老和趙老知道黑水國際的厲害關係，不能站出來給他說話，但是唐昱交出黑水國際，那自然便能站出來給他撐腰，和國家要好處。　　所以說，放棄黑水國際，對於唐昱來說不是沒有好處，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國家既然在黑水國際上面欠下唐昱如此大的一個人情，就必定會在其他地方給與他彌補的。　　事實上，複製亞馬遜奇迹並不是唐昱一時的心血來潮，早在一年前他就有過這個想法，只不過當時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黑水國際上，沒有時間也沒有多餘的資金讓他來搞這個，而現在黑水國際既然已經準備交還給國家，唐昱自然有時間和精力來搞這個了。此時回過頭來想想，自己當初搞黑水國際，果真有些一廂情願的味道，更有便是初生牛犢不怕虎了，這麼一個巨大勢力的出現，根本就不在國家的接受範圍之內，可以想象，當初若是沒有何老和趙老這兩個隊共和國有巨大影響力的人在支持的話，黑水國際根本辦不起來。　　而這麼一個巨大的武裝集團，對高層政治的更替，如果好好利用的話，是能發揮很大作用的，註定不可能由私人掌控。當然，或許唐昱自己也沒有想到，自己一時心血來潮的想法，居然真的能發展到如今的地步，雖然說有何老和趙老等人的支持，但是也少不了自己的努力，少不了自己精力投入和金錢投入，少說花了他幾十個億，投入的精力更是無法計算。　　就這麼交出去，說不心疼是假的，不過心疼也沒辦法，如果黑水國際這次不這麼出風頭的話，或許趙老和何老還能幫他頂一陣，但是在印度尼西亞出了這麼大的風頭，想壓也壓不下來了。　　在得到沈睿鴻、蘇慕儒和老爸的初步同意后，第二天唐昱便坐上了飛往北京的飛機，黑水國際可投入了他太多的心血和資金，就這麼拱手送人，總要討回一些回報的。別人不明着說著出來，自己還不能上門討要嗎？反正自己理直氣壯，自己給國家做了這麼大貢獻，便是和1號對話他都有底氣，反正自己付出了，而且是巨大的付出，為國家也做了巨大的貢獻，國家補償，是理所當然的，何老和趙老也會給自己撐腰，不讓自己吃太大的虧。當然，吃虧是福，尤其是吃國家的虧，遲早會在其他方面給補償的，多少個人想欠國家人情卻沒有門路呢。　　在上飛機之前，唐昱給小叔唐天宇打了個電話。　　說實話，自從唐昱的事業崛起后，唐昱和小叔的聯繫便少了起來，唐昱在眾多勢力大佬之間周旋，事實上，自從他投入了黑水國際之後，和整個家人的聯繫都少了很多，有時候很久才能見父母一次，這會兒回過頭來想想，多少覺得有些不值當。不過誰沒有年少輕狂時啊，唐昱微微感慨。　　至於唐天宇，他在畢業后，也留在了北京的學校，加入了學校組織的一個科研小組，每天忙的是不亦樂乎。　　而小叔的那個女朋友林珊，在唐昱明利和暗裡的幫助下，總算和小叔走到了一起。　　當初兩人鬧矛盾，差點沒分手，就是因為林珊的家裡對於唐天宇的出身背景不滿意，小叔第一次拜訪他們家的時候，甚至遭到了林珊家人的冷嘲熱諷，身為唐家人的唐天宇，自然繼承了唐家人的傲骨，起身便離開了林家。　　小叔的那個女朋友林珊絕對是個好女孩，當場便追了出來，追到小區門口的時候，小叔已經打車走遠了，事後林珊不顧家人的反對，堅決要和唐天宇在一起。　　而唐昱在得知這件事情之後，曾經背着小叔親自拜訪了一次林家人，當林家得知眼前這個其貌不揚臉上始終帶着一絲微笑的少年便是那個時下最受人關注的黑水國際和以瘋狂速度迅速蔓延整个中國的百佳的當家人的時候，林家人所有人都驚掉了下巴，唐昱理所當然的說服了林家人同意唐天宇和林珊的關係。　　林家在北京不算是大家族，只能躋身與中下游而已，可卻也聽說過一些關於唐昱的消息，這個少年可是能和國家一號首腦直接對話的人物啊，和這麼一個人拉上關係的話，林家說不定就可以藉著唐昱的名頭再度崛起呢，在知道唐昱和唐天宇的關係后，他們又怎麼會反對林珊和唐天宇在一起，巴結都來不及，怎麼會再次往外推呢。現在的唐天宇可以說生活家庭事業都美滿了，當然，肯定有唐昱在幫襯的原因，他已經是眾人公認的小妖孽了。　　像林家這種小家族，唐昱是根本不會放在眼中的，不提唐昱背後的支持勢力，哪怕是僅僅唐昱自身，在國內也找不出多少人敢不買他的面子，當然，現在黑水國際不在手中了，唐昱的身價也得掉老大一截，槍杆子里出政權，這句話可不是白說的，以前掌控黑水國際的時候，國內經商的，誰不賣他幾分面子？哪怕是商業實力比他強的，也得給他面子，現在沒有黑水國際，自然腰杆子就不夠硬氣了，不過哪怕是撇過黑水國際不談，唐昱的身價也是很驚人的，雖然他從來沒有去具體的計算，但是單單和章家一起打理的VCD產業，每年都能給他提供無數的利潤，雖然VCD行業已經開始日薄西山了，但是在96年和97年的黃金年代里，着實為他提供了不少的利潤，自然不是林家這種小家族可以比擬的。　　如今既然自己要複製亞馬遜奇迹，那就少不了小叔的幫忙了，在計算機方面，唐昱雖然算不上是電腦白痴，可也頂多只是個菜鳥而已，他只是會玩，雖然前世的時候大學也過了計算機二級，各個遊戲也是精通無比，用來辦公啥的是足夠了，但是更加專業的事情他就沒轍了，和唐天宇這個科班出身的自然沒法比，唐天宇的專業就是電腦程序編程，當初研發VCD的時候，可沒少讓他和他學校里的師生幫忙，很多軟件層次的技術難題都是他們攻克的，當然，那會兒完全是大材小用了，是因為VCD這邊要趕時間，才麻煩這邊給編碼外層技術的，事實上，那種層次的技術研發，都用不到他小叔這種層次的人才。　　這會兒，既然要搞網站，自然少不了技術人員的支持，唐昱最先想到的自然就是他小叔了，唐天宇的計算機水平，在國內來說，絕對處於一流的地位，以他為核心來組建技術團隊的話，肯定行得通。　　畢竟，網站要做起來，技術團隊肯定是少不了的，起碼要先把網站構架起來，唐昱的腦子里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想法，畢竟，幾年後，想複製亞馬遜奇迹的电子商務網站可謂是多如牛毛，按照他們成熟的構思再加以改進，完全行得通，唐昱腦子里都要了大致的框架，其餘的，便是找一個可靠的技術團隊，把他腦子里的想法實現出來罷了，唐天宇完全有這個實力，如果能再拉上一幫清華畢業的計算機高材生的話，那就更完美了。　　成天和電腦打交道的唐天宇自然聽說過亞馬遜奇迹，在聽到唐昱說他要複製這個奇迹之後，唐天宇猶豫都沒猶豫，直接答應了唐昱的要求，過來幫他。　　唐昱這些年的成績唐天宇看在眼裡，除了欣慰佩服之外，他感受到更多的則是自豪，有這樣一個天才一般的侄子，誰能不自豪呢，自己既然有能力幫助到唐昱，唐天宇也很是樂意。再說，誰不想站在潮頭，誰不想成為時代的寵兒時代的弄潮？有機會複製亞馬遜這樣的奇迹，對唐天宇來說，未嘗不是一個天大的誘惑。如果能成功的話，他也將能夠順利的融入唐昱的商業帝國。　　說實話，家裡有這麼一個巨大的妖孽，他這個做小叔的，如果沒點壓力，那就太不可能了，連他娶老婆都得靠侄子在後邊支持，他偶爾想到也會鬱悶的。　　笑着掛掉小叔的電話后，唐昱踏上了飛往北京的飛機。　　有了唐天宇的支持，在網站的實際上唐昱基本上不用犯愁了，唐天宇的點頭可不僅僅代表着他自己，還有他身後的一大批IT精英，很多繁瑣的工作都可以交給唐天宇的那些同學甚至導師來完成，就像當初VCD的研發一樣。而且，要想複製亞馬遜的奇迹，技術並不是重中之重，其他的才是重點，一個網站，找幾個合格的技術人員便能夠構架起來，哪怕是亞馬遜的網站，技術含量也沒有想象中的那麼高，更重要的是其他方面。例如，如何讓客戶接受等等，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目前還缺乏足夠的網民來支持电子商務的發展，唐昱還需要讓其他的投資者相信，要不了多久，中國的網民就會呈現爆髮式增長，這樣，才能讓公司的股票一上市就在納斯達克獲得巨大的成功。　　唐昱的野心是很大的，亞馬遜能獲得數百億美元的巨額市值，他未必就不能在股市上做成這樣的奇迹，事在人為嘛，哪怕是能有亞馬遜四分之一的市值，那也是一個巨大的成功。　　下了飛機，唐昱直接打車到柳蔭街，到了京城，自然是要到這邊來看望何老和趙老的，更何況，既然是找國家討要好處來了，哪能少的了何老和趙老的支持？　　這兩人，可謂是他在中央最大的後盾，或者應該說是，在國內最大的後盾，要不，黑水國際早就被別人給巧取豪奪去了，鐵本的失敗還歷歷在目呢，有些東西，根本不是民營的東西能去沾染的，如果沒有一個強大背景和勢力的支撐，有些事是不可能去做也不可能成功的，就像之前的黑水國際，哪怕是運作成功了，最後的果實也不是自己的，雖然大半的果實會落到何老和趙老的派系當中，但是想想，還是有些不爽的，畢竟，為了這麼一個勢力的崛起，唐昱付出的着實不少呢，想想都心疼。　　這邊門口的警衛對唐昱已經很熟悉了，畢竟已經來過不少次，這邊的警衛雖然也進行輪換，不過早就混熟臉了，不過卻也沒有讓他直接進去，做了個止步的手勢后，警衛跑進小院，通報去了，不一會就出來了。　　為了保證首長們的安全，這邊的規矩還是很嚴格的，安保措施非常的嚴密，除了明面上的檢查之外，藏在暗處的暗哨還不知道有多少呢，而且都是荷槍實彈，遇到不守規矩的人，他們是可以直接開槍擊斃的，相當於有尚方寶劍在手，當然，這些人的選擇也是很嚴格的，大部分也是類似於古代將軍的親兵的那種，他們的榮辱，也和背後主子的榮辱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唐先生，兩位首長讓您進去。”警衛恭聲說道。　　唐昱笑着點了點頭，走了進去。　　“小傢伙就知道你會來，我和老何都等你好長時間了，也不知道你小子想通沒。”趙老和何老此時正在小院的葡萄架下對弈着。　　唐昱對於圍棋還看得懂，當初岑培倫可還教過他一段時間呢，鄭舒嫻的棋藝就更加的高超，都指導過他，當然，他的棋藝本來就不差，前世的時候也是可以與岑培倫對弈的人物。　　此時棋盤上黑白兩方正膠互殺着，唐昱乍一看之下，也沒看出來哪方佔優勢，無論是黑棋還是白棋，在布局上都展現出一股子殺伐之氣，雙方拼殺的很激烈，可卻勢均力敵，所以雙方都很慘烈，傷敵一千自損八百。事實上，趙老和何老的棋藝都算不得高超，但是這兩人都是身居高位，下起棋來，自有一股自己的氣勢在裡邊。　　仔細看了兩眼，唐昱才看出了一些門道，相對來說，黑棋沖的兇狠，招招致人死地，然而白棋雖然同樣殺伐之氣甚重，可卻攻中代守，不與黑棋硬碰硬，黑棋雖然兇狠，可幾個回合之後已經沒有將白棋置於死地，漸漸的，黑棋後勁不足，已露敗相，反觀白棋，雖然在黑棋的衝殺下看似已經七零八落，可棋與棋之間卻還是彼此呼應着，後勁綿綿，這盤棋黑棋輸了。　　“黑棋輸了。”唐昱輕聲的說道。　　趙老把手中握着的黑棋往旗盒裡一扔：“老何你這老傢伙孬種，就知道躲，有能耐你和我面對面的廝殺。”趙老略帶一絲氣惱的說道。　　“這才不是孬種呢，這叫策略，誰像你莽漢一樣，就知道往前沖。”何老笑了笑，轉過頭看向唐昱：“你小子也會圍棋？”　　“一點點，看得懂而已。”唐昱謙虛的說道。　　其實唐昱的棋藝雖然算不上頂尖，可卻也過得去，已經脫離臭棋簍子的行列了，以前岑培倫可是沒少培養輔導他，不單單岑培倫輔導過他，沈睿鴻的妻子鄭淑嫻也是圍棋高手，也曾經輔導過他，唐昱可以算是集成岑培倫的大氣和鄭淑嫻的細膩於一身，對於這圍棋還是有一番見解的，再加上他前世與岑培倫的對弈，也算是小高手一個了，雖然比職業棋手差一截，但是在業餘的圈子里，絕對算得上高手，起碼一般人肯定比不上他。　　“哈哈，看得懂就行，看得懂就行，來來來，陪老頭子我下一盤，整天贏老趙一點挑戰都沒有，和你下一盤，也換換口味，喂，老趙，你讓開一下，我和唐小子下一盤。”何老揮手把趙老趕了下去。　　“小子，你給我把老何贏了，讓他這麼囂張。”趙老氣呼呼的說道。　　“趙老，如果我贏了何老替您出了氣，你是不是該給我點好處啊。”唐昱順着趙老的話就爬了上去。　　“獎勵？你想要什麼獎勵。”趙老剛問出口，還沒等唐昱提出自己的條件呢，趙老便已經察覺到自己話語中的漏洞，這獎勵要是讓唐昱提出來，估計他肯定得獅子開口，萬一唐昱提出要拿回黑水國際，那不是要他這老骨頭的命么，這事可是最高首腦點頭了的，他可沒權利更改啊，所以他趕緊補了一句：“這樣吧，如果你贏了，我房間里的那半包貢品龍井就送給你了，好了，就這麼定吧，趕緊下棋。”趙老催促道。　　唐昱笑了笑，沒再說什麼，將自己身前的裝着黑色棋子的旗盒推到何老身前：“您老先走。”　　何老眼神中露出一絲讚賞之色，笑着搖了搖頭，“還是你先來吧，免得老趙那傢伙有說我以大欺小了。”　　“那小子我就不客氣了。”唐昱拿過旗盒，從中捏出一顆棋子，啪的一聲按在了天元之上。　　看到唐昱的路數，趙老和何老差異的看了唐昱一眼，要知道這第一步可是很少有人放在天元上的，通常是在角部爭奪，這叫定式，然而第一手下在了天元之上，就等於把這先手的優勢讓了出去。　　“你小子啊，難道老頭子我還用你讓着么。”何老笑着搖了搖頭，拿起一顆白棋，放到了右上角的一個位置。　　“小子我哪敢啊，和何老你下棋，我全力以赴都難以取勝，怎麼敢藏拙呢。”唐昱笑了笑。　　“不藏拙就好，否則贏了也沒意思。”　　初期，兩人下子如飛，棋盤上啪啪之聲不絕於耳，可十餘手之後，何老的動作慢了下來，通過這簡單幾手的試探，他已經基本上清楚了唐昱的棋力，知道他並不是庸手，所以下子自然謹慎了些。　　“唐小子，想必國家要收回黑水國際掌控權的這件事情沈睿鴻都和你說了吧，我知道你肯定會心有不滿，不過這已經是無法更改的事實了，你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何老一邊下棋，一邊說道。　　唐昱苦笑了一下：“不滿是肯定的，畢竟黑水國際投入了我太多的心血，不過我也知道，這已經是改變不了的事實了，我早就應該想到這一天，國家是不會將這麼具有威脅性的勢力放在個人手上的。”　　“你知道就好，說實話，我也知道國家這麼做對你有些不公，可是你的不公與國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安全相比，實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不過你也不用太過沮喪，在黑水國際上面國家讓你吃了點虧，可在其他地方，總會給你一點好處的。”何老笑着抬起頭看着唐昱：“你小子這次來恐怕就是向我們來討要好出來的吧。”　　此時棋局已經下到了一般，雙方看起來勢均力敵，可何老知道，這盤棋如果下到最後，輸的一定是自己，唐昱開局放在天元的那顆字一開始看起來似乎無用，可現在看來這顆棋子卻是棋盤上左右兩邊兩條小龍鏈接在一起的一個樞紐，藉助天元的這顆字，唐昱的整盤棋就可以完整了整合到一起，到時候何老一點翻盤的機會都沒有了。　　“呵呵，不下來，小傢伙，還是聽聽你的條件吧，不過我可事先和你講清楚，我和老趙的力量有限，如果你提出超出我們能力範圍的事情，那我們也無能為力。”何老將手中的棋子放回旗盒，笑着說道，再下下去他可沒有把握贏下這盤棋，萬一輸了，自己恐怕天天得受老趙的嘲笑。

# 第六百一十章 叔侄相聚

　　唐昱也放下了手中的棋子：“既然何老你都這麼說了，小子再扭扭捏捏就顯得矯情了，那我就直說了。”　　“有什麼要求你就提，這次你吃了這麼大的虧，總要給你一些補償的，不過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說，別太為難我們兩個老傢伙就行。”趙老坐在保姆拿來的椅子上，一邊看着棋局，一邊說道，說完看向何老，“老何啊，你這棋可有點不妙啊，你這傢伙就是心眼多，看到要輸就不玩了，你這老滑頭。”　　趙老的棋藝相比於何老雖然差了一些，可也看得出這棋唐昱佔了上風。　　圍棋歷史悠久，高層政局的這些老頭子，每個人都會，精於算計的人也都精於下細棋，打機鋒的時候，也喜歡在棋局裡埋伏筆。　　事實上，圍棋應該是起源於中國古代，推測起源時間為大約公元前6世紀，中國古時有“弈”、“�”、“手談”等多種稱謂，是中國古代知識階層修身養性的一項必修課目，屬於琴棋書畫四藝之一。目前圍棋流行於亞太，覆蓋世界範圍，是一種非常流行的棋類遊戲。圍棋在很大程度上反應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精髓，是在中國發展最廣的藝術，是中國的國粹。被認為是目前世界上最複雜的遊戲之一。　　故老相傳，上古時期堯都平陽，平息協和各部落方國以後，農耕生產和人民生活呈現出一派繁榮興旺的景象。但有一件事情卻讓堯帝很憂慮，散宜氏所生子丹朱雖長大成人，十幾歲了卻不務正業，游手好閑，聚朋囂訟鬥狠，經常招惹禍端。大禹治平洪水不久，丹朱坐上木船讓人推着在汾河西岸的湖泊里盪來盪去，高興地連飯也顧不上吃了，家也不回了，母親的話也不聽了。散宜氏對帝堯說：“堯啊，你只顧忙於處理百姓大事，兒子丹朱越來越不像話了，你也不管管，以後怎麼能替你干大事呀！”　　堯帝沉默良久，心想：要使丹朱歸善，必先穩其性，娛其心，教他學會幾樣本領才行。便對散宜氏說：“你讓人把丹朱找回來，再讓他帶上弓箭到平山頂上去等我。”這時丹朱正在汾河灘和一群人戲水，忽見父親的幾個衛士，不容分說，強拉扯着他上了平山，把弓箭塞到他手裡，對他說：“你父帝和母親叫你來山上打獵，你可得給父母裝人啊。”　　丹朱心想：射箭的本領我又沒學會，咋打獵呢？丹朱看山上荊棘滿坡，望天空白雲朵朵，丹朱眨了眨眼晴，說：“兔子跑得快，鳥兒飛得高，這山上無兔子，天上無飛鳥，叫我打啥哩。天下百姓都聽你的話，土地山河也治理好了，哪用兒子再替父帝操心呀。”堯帝一聽丹朱說出如此不思上進、無心治業的話，嘆了一口氣說：“你不願學打獵，就學行兵征戰的石子棋吧，石子棋學會了，用處也大着哩。”丹朱聽父帝不叫他打獵，改學下石子棋，心裏稍有轉意，“下石子棋還不容易嗎？坐下一會兒就學會了。”丹朱扔掉了箭，要父親立即教他。　　堯帝說：“哪有一朝一夕就能學會的東西，你只要肯學就行。”說著拾起箭來，蹲下身，用箭頭在一塊平坡山石上用力刻畫了縱橫十幾道方格子，讓衛士們撿來一大堆山石子，又分給丹朱一半，手把着手地將自己在率領部落征戰過程中如何利用石子表示前進後退的作戰謀略傳授講解給丹朱。丹朱此時倒也聽得進去，顯得有了耐心。直至太陽要落山的時候，帝堯教子下棋還是那樣的盡心儘力。在衛士們的催促下，父子們才下了平山，在乎水泉里洗了把臉，回到平陽都城。　　此後一段時日，丹朱學棋很專心，也不到外邊遊逛，散宜氏心裏踏實些。堯帝對散宜氏說：“石子棋包含着很深的治理百姓、軍隊、山河的道理，丹朱如果真的回心轉意，明白了這些道理，接替我的帝位，是自然的事情啊。”　　誰料，丹朱棋還沒學深學透，卻聽信先前那幫人的壞話，覺得下棋太束縛人，一點自由也沒有，還得費腦子，犯以前的老毛病，終日朋淫生非，甚至想用詭計奪取父帝的位置，散宜氏痛心不已，大病一場，怏怏而終。帝堯也十分傷心，把丹朱遷送到南方，再也不想看到丹朱，還把帝位禪讓給經過他三年嚴格考察認為不但有德且有智有才的虞舜。虞舜也學堯帝的樣子，用石子棋教子商均。以後的陶器上便產生圍棋方格的圖形，史書便有“堯造圍棋，以教丹朱”的記載。今龍祠鄉晉掌村西山便有棋盤嶺圍棋石刻圖形遺迹。　　何老和趙老此時要和唐昱對棋，未嘗不是要藉著棋盤埋下自己暗示的想法，政治上邊，總是有很多事情不能明着說出來的，要打機鋒，說暗話，哪怕是親近之人，也很少有把話點透了，能理解多少，全看個人的能力。　　“棋局如戰局，每一秒都會發生變化，不到最後一刻誰也不知道誰贏誰輸，現在正事要緊，還是先聽聽唐小子有什麼要求吧。”何老笑着說道。　　唐昱摸了摸鼻子苦笑了一下，“這幾年我把我全部的精力都投注到黑水國際上，其他的事業反倒耽誤了，與黑水國際相比，其他的已然成了小打小鬧，一時之間我還真想不到有什麼要求可以彌補黑水國際給我造成的損失。嘿嘿，兩位爺爺肯定也能明白，黑水國際代表的身份與普通的商人可大不一樣，手裡有槍心中不怕，以往的時候，走到哪裡，誰敢不給三分薄面？不過如今嘛，既然黑水國際要交出了……”　　“臭小子，你就別和我們裝腔作勢了，趕緊說出你的要求，你在來之前這些肯定早就已經想好了，否則你也不會來，你要是再不說我和老何可就要進屋喝茶去了，我倆喝茶的時候可從來不談政事的。就你小子肚子里那彎彎繞，在我們兩個面前還敢裝？有什麼話，趕緊說，估計你小子也明白了，國家是不會容許這等勢力掌控在你的手中的。剩下的，只能是國家彌補你的損失了，你肚子里那些彎彎繞，我們還不明白嗎？趕緊的，想要好處就趕緊說，趁着我和老何兩個老頭子說話還管事兒的時候，趕緊幫你辦了，要不，說不定哪天就忘了。”　　唐昱的伎倆怎能瞞得過這兩個經歷了發風大浪過來的人精呢，還沒等唐昱把自己心中早已擬定好的哭窮計劃說出來，便已經被趙老給打斷了。這兩人在高層多年，那真是吃的鹽比唐昱吃的迷多，過的橋比唐昱走的路還多，有在高層看管了風風雨雨，見多了爾虞我詐，像唐昱報的心思，他們兩個怎麼會不明白？　　唐昱委屈的看了趙老何老一眼，明明吃虧的是自己嘛，怎麼他們反倒是理直氣壯了？嗚嗚嗚，不過，現在咱還是認真的談談咱的想法吧。　　長長的吸了一口氣，唐昱故意嘆息了一聲，“好吧，我就知道我這套把戲瞞不過您二老，那我可就直說了，有什麼出格的地方，您二老可得多擔待。”　　“你這套我們見得多了，閑話少說，你還是把你的要求提出來吧。”何老擺了擺手，示意他趕緊說，對於唐昱這小子，二老還是愛護居多的，他們兩個也都沒想到，當初他們認為僅僅是玩票性質的黑水國際，居然真的能在短短几年之內便發展到那種程度，說不驚訝是假的，所以，他們也能理解，如果讓唐昱交出這個實力的話，這小子如果不抵觸，那也肯定是假的，也做好了給這小子補償的想法。　　有他們兩個老頭子在，總不至於讓這小子吃了太大的虧，畢竟，唐昱為了黑水國際到底花費了多少心血，他們都是清楚的，別的不說，單單金錢這一項上，幾十個億肯定是有的，這還是刨除了黑水國際這幾年已經產生的利潤，如果不除去那些利潤的話，唐昱的投入估計有上百億之多，黑水國際的那些家當，完全是他個人出資置辦下來的。國家現在又不可能拿出幾十億上百億來補償唐昱，自然只能用其他的方式來補償了。　　唐昱點頭，“小子我手裡有家鋒行快運公司，這想必您二老早就知道吧？我第一個想法就是用在這家快運公司上邊的。”　　兩位老人點了點頭，唐昱的底細他們早已摸得清清楚楚，毫不誇張地說，就連唐昱自己都不知道祖宗八代的名字，他們都有可能知道。　　調查唐昱並不是因為對他的不信任，而是為了更加信任他，中國人講究知己知彼，如果毫無所知的話，是不會相信你，更不會用你幫他做事的。而且，到了他們這種高度，他們接觸的人，即便是他們自己不吩咐下去，也會有其他專門的組織把資料收集好放在他們案頭上，更何況唐昱這麼一個掌控黑水國際的人，國家上層的人物，幾乎沒有不知道這小子的，對於他手裡稍微有些名號的產業，自然都有些記憶。對於他們這些政治人物來說，對人物的情報資料，過目不忘已經成為了一種習慣。　　“昨天沈伯伯和我說過國家要收回黑水國際，同時他也告訴我國家可能會許給我一些好處作為補償，我思來想去的想了一夜，覺得還是將這個好處許在我那個鋒行快運上比較好，我想讓國家免除我鋒行快運十年的過路費過橋費，其實就是和軍車同樣的待遇，我想，這個方便，國家得給我吧。”唐昱說道。　　“十年？你小子還真敢獅子大開口，十年之後中國還不知道什麼樣子呢，雖然你這個條件並不苛刻，可十年還是太久了點，我們幾個老不死的能發揮的影響力，隨着退下來的時間越久，影響力自然也是越小，我看最多五年，五年之後國家的政局到底是什麼樣子，我們還不知道呢，就算是現在答應了你，到時候有人要變卦，也就是一道紅頭文件的事兒，國家的事兒，你小子總不至於不明白，畢竟是民營企業，如果你願意讓國資入股的話，那就兩說了。”何老擺了擺手，似笑非笑的看着唐昱。　　事實上，他說的也是事實，哪怕是現在答應下來，到了將來，如果要變卦的話，國家也就是一道文件的事兒，即便是國家到時候遵守約定不收各種費用，總是有辦法卡死你的，個人根本沒辦法和國家這個龐大的機器對抗。　　“好，五年就五年。”何老的話音剛落，唐昱便笑着接過話頭，其實他也根本沒奢望能免除十年的過路費過橋費，他喊出十年這個数字只是想要試探一下何老趙老的底線，我來漫天要價，你來坐地還錢。倒不是說五年十年能免除多少錢，唐昱在乎的也不是錢，國家也不在乎一個公司五年十年的養路費什麼的，國家養着的軍車海了去了，關鍵是一個國有國法家有家規的事兒，在這種事情讓，讓一個民營企業的貨車享受軍車的待遇，已經屬於破例了，畢竟唐昱的損失不小，放在以往，這種事情是萬萬不會答應下來的。　　不過五年的時間已經不少了，在唐昱的想法中，三年就已經不錯了，畢竟，物流公司要發展下去，靠的也不是國家的政策，之所以要這個好處，還是為了網站上市的事情，網站要在明年在納斯達克上市，那自然要有各種利好的消息，與电子商務配套支持的線下倉儲和物流就是最大的利好消息，鋒行快運在國內有多大的優勢，就能為網站的上市提供多大的好處，這筆賬唐昱可算的是清清楚楚，他在乎的根本不是能免除的那些錢，他倒願意暗地里把那筆錢給國家補貼上，他要的就是一個態度罷了，只不過這個態度，能增強投資者的信心，能讓自己準備運營的电子商務網站上市更加的容易。　　看到唐昱如此快速的答應下來，兩位老人也知道唐昱的想法，笑罵了一句：“你這小滑頭。”　　何老扭過頭對旁邊的一個小保姆說道：“你去把我昨天帶回來的那個文件夾拿過來。”說完看向唐昱：“小子，我們兩個老傢伙知道這次你吃了大虧，幾十億的資金就這麼打了水漂，誰的心裏都不會好受，為此我和老趙昨天專門跑了趟大內，見到了最高首長，商量了一下決定送給你黑水國際百分之十五的股份，不過你只是一個股東，只有分紅的權利，卻沒有一點行政管理權。”　　說著，何老拿過那個保姆剛從屋裡拿出來的檔案袋，看了一眼后，遞給了唐昱。　　唐昱驚喜的接過那個檔案袋，黑水國際百分之十五的股份，聽起來似乎不多，可也有幾千萬近億的資產啊，這股份的價值到還是其次，最主要的是其升值空間。　　黑水國際是唐昱一手搞起來的，他很清楚他的潛力究竟有多大，在不久的以後，這百分之十五的股份最少能翻兩番。　　額，這翻幾番倒是其次，他也不在乎那點錢，關鍵是黑水國際到底代表着什麼，他比其他人更加的清楚，雖然百分之十五的股份不多，黑水國際也只有兩個股東，一個是國家軍方，佔百分之八十五，一個就是他，百分之十五，還沒有經營權，只能分紅，但是黑水國際的股東，本身就象徵著強大的身份，象徵這中國的政府和軍方的勢力，別人要動他之前，首先便得想想他是黑水國際的股東這件事。　　雖然唐昱不能插手黑水國際的經營，但是如果他被別人欺負了，黑水國際總不會坐視不理，好歹，那邊的根基是他打下來的，那邊願意為他效勞的人，比比皆是。　　“小子在這謝過趙老何老了。”唐昱起身，向兩人深深的鞠了一躬，他知道，為了這件事，何老和趙老肯定也花了不少功夫，雖然僅僅是百分之十五的股份，唐昱卻能夠感受到裡邊沉甸甸的分量。　　“呵呵，老何，你看看，這小子和咱們倒還客氣起來了。”趙老看着唐昱笑着說道。　　“小子，這股份是給你了，不過有一個條件要先和你講清楚，這股份可不能隨便賣，如果你想賣掉這股份，優先考慮的對象必須是黑水國際的內部人員，也就是說，這股份不能外泄，你明白吧。”何老笑着補充了一句。　　“賣？我才不會買呢，這可是只會下金蛋的雞啊，我可沒那麼傻將它賣掉。”唐昱搖了搖頭道。　　事實上，這股份的限定條件是很高的，唐昱估計也能明白，便是他想賣也賣不掉，哪怕是哪天他不想要了，下一個接盤者，肯定是軍方或者軍方掌控的勢力，這次軍方分出百分之十五給他，已經是何老和趙老花了華大的功夫去周旋了，軍方也考慮到了唐昱為了黑水國際的巨大付出，這才同意的。　　“我只是給你打個預防針，你不買最好，如果你要賣的話，必須賣給公司內部人員。”　　這內部成員，不用說，一定是軍方掌控的人員了，有能力接盤黑水國際股份的人本來就不多，軍方在這上邊，肯定會有重重障礙的，事實上，這已經不單單是股份能衡量的東西了。軍方在乎的也不是黑水國際的盈利，分給唐昱一部分也無妨，他們要的是，能夠完全的掌控黑水國際那龐大的武裝力量，保證那些合法的槍支在國家的掌控之中，實際上等於國家又多了一個軍區，只不過這個軍區和傳統意義上的軍區不一樣，這個軍區，是個公司，而且是個安保公司。　　“嗯，我知道。”唐昱點了點頭，這點他自然清楚，黑水國際的性質太特殊，如果這些股份流落到不懷好心的人的手上很有可能會給社會造成不良的後果，軍方是絕對不會容許的。　　……　　離開柳蔭街后，唐昱打車來到清華大學門前，看着那成雙入對有說有笑的年輕學子，唐昱心中忽然產生了一種上大學的衝動。　　本來按照他現在的年齡，他今年應該已經上了大二了，唐昱93年的時候上高中，正常的話，會在96年高考，然後上大學，這會兒的話，正好是大二的下學期，可這兩年由於忙於黑水國際，忙於在各個勢力之間周旋，自然無法估計到學業，早在兩年前，唐天鴻便已經給唐昱辦理了休學手續，讓其專心致志的投身在事業之中，唐昱也不願意呆在學校里和一幫小屁孩玩。　　唐昱至今還記得休學前和唐天鴻在書房中的談話。　　初時唐天鴻和張雅惠都不同意唐昱休學，他們的思想還是有些傳統，在他們的想法中，只有學習，才是出路，只有掌握更多的知識，才會更好的在社會上立足，在九三年的時候，這基本上是所有家長的想法。　　別說是在九三年，經歷過一世的唐昱知道，到了兩千年以後，這種想法依舊是社會上的主流思想，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工作，這流程似乎在人還沒誕下來就已經定了下來，而且還有愈演愈烈的傾向，最後為了一句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便徹底的剝奪了一個孩子的所有童年，最後竟然衍生出來胎教、早教，人還沒出生，就要接受教育，這起跑的確夠快的。　　然而這樣的教育模式真的可以讓一個人出人頭地？這誰也不敢給出一個肯定的答案，在後世，擁有大學學歷的农民工數不勝數，甚至很多大學生的收入還不如那些农民工，這不得不說是一種嘲諷。（關於中國的教育制度，我也不在這裏多做贅言了，以上觀點只是筆者一家之言，望勿加深究。）　　九三年的人的思想普遍傳統，唐昱休學的想法剛一說出來，便立刻遭到唐天鴻和張雅惠的集體反對，直到唐昱和唐天鴻在書房中經過一番暢談之後，唐天鴻才勉強同意唐昱的做法，同時也為唐昱做了張雅惠的工作。　　沒有經歷大學的人生總是有那麼一絲遺憾，特別是在看到那些莘莘學子忙碌身影的時候，唐昱忽然產生了一種是不是自己再回學校重塑一下，體驗一下大學的生活呢，那兒，似乎還有一些人和事在等着自己呢，要不，自己再去大學裡邊裝裝嫩？　　苦笑着搖了搖頭，甩開腦海中煩亂的思想，唐昱拿出手機，給唐天宇撥了個電話。　　電話剛撂下不久，唐昱便看到唐天宇一身休閑服飾，帶着一副黑框眼睛走了出來，那副黑框眼鏡忽然讓唐天宇有一種哈利波特的感覺，小叔也不是當年的小叔了，有了家庭，有了事業，更加的成熟了。　　“呀小叔，你怎麼也帶眼鏡了，難道你眼睛出了什麼問題么，平時你不是很在意眼睛的保養么。”唐昱笑着問了一句。　　“你別緊張，這是平鏡，沒有度數的，研究所里所有人都帶個眼睛，我如果不帶的話，就有些鶴立雞群了。”唐天宇笑着解釋道，同時摘下鏡子遞給唐昱讓他看了看，像他們這些學院派，成天鑽在實驗室裡邊的人，很少有幾個是不戴眼鏡的。　　“哦，小叔，你說這是不是就叫做豬鼻子插大蔥呢。”唐昱面色嚴肅的說道。　　“豬鼻子插大蔥？”唐天宇一愣，一時間沒反應過來，等他反應過來的時候，唐昱已經笑着跑遠了：“好啊你小子，竟然連你小叔你都敢調侃，我看你小子是欠收拾了，你給我站住，別跑。”唐天宇笑罵了一句，追了上去。　　唐昱和唐天宇兩人年紀相差不大，代溝幾乎沒有，所以說話間自然沒有了顧忌，輩份在兩人之間根本不存在。　　學校旁邊的一家咖啡廳中，唐天宇和唐昱相對而坐。　　唐天宇拿起身前的藍山輕輕的喝了一口后問道：“小昱，究竟怎麼回事，今天早上電話里你講的也不是很清楚，我到現在還有些雲里霧裡的呢。”　　“小叔你聽說過亞馬遜奇迹吧。”唐昱笑着問道。　　“亞馬遜奇迹？當然聽說過，這是近幾年硅谷最神奇的商業契機之一了，之前在電話里聽你說的還一知半解呢，什麼複製奇迹的，我一下子還沒搞明白，怎麼，你要加盟亞馬遜？”　　“不是加盟，而是複製，這是有很大區別的。”唐昱笑着搖了搖頭，看到唐天宇眼中的疑惑，唐昱在他還沒有開口詢問之前，便給他解釋道：“我要創建一個和亞馬遜性質一樣的網上商城，就是搞电子商務，嘿嘿，在我認識的人中，也只有小叔你對電腦比較精通，所以我才找你啊，網站的設計和製作，我就交給你了。”　　“複製亞馬遜奇迹？”唐天宇被唐昱的話驚呆了，身在IT行業這麼多年的唐天宇自然知道亞馬遜現在的市值有多少，那可是上百億美元，相當於千億人民幣，此時的亞馬遜儼然已經成為一個龐然大物。　　亞馬遜的成功有很多原因，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就是天時地利人和都佔全了，想要複製亞馬遜談何容易。　　“這個，你有把握么？”唐天宇遲疑了一下問道，雖然知道自家這個侄子打小就妖孽，在商業上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奇迹，從最初的VCD到目前的黑水國際，全部是他的手筆，但是唐昱現在都沒攢下百億美元的身價呢，比起亞馬遜的商業奇迹，似乎還有很長的路子要走。

# 第六百一十一章 返回遼海

　　“這個，你有把握么？”唐天宇遲疑了一下問道。　　也難怪唐天宇會有所質疑，畢竟亞馬遜太龐大了，上百億美元的面值可不是說複製就能複製過來的。　　“把握？實話跟你說吧小叔，這個把握我不足三成，可是不試試又怎麼知道不行呢，別說是三成把握，就算是半成把握，我也會去試試的。”唐昱笑道。　　其實唐昱說道這個三成把握只是自己心中的最低標準，因為黑水國際的事，政府方面是一定會給自己很多政策扶持的，有了政府的幫助，這三成把握瞬間就可以增長到五成，五成把握，近一半的成功率這已經足夠了，唐昱相信在依靠一些其他力量的幫主和自己超越這個年代的思想，複製亞馬遜奇迹完全不是空談。　　事實上，不管是三成還是五成，都已經算是很大的把握了，畢竟，一旦成功，賺取的就是數百億美元的利潤，超過千億的人民幣，而需要付出的，僅僅是一年多的時間，金錢上的付出，唐昱感覺根本不必提，和投資回報比起來，那點付出，實在是太少了。所以，哪怕是僅僅有一成的把握，去嘗試一下也不虧，他現在倒是後悔了，為啥沒有在亞馬遜沒有發展起來之前去入股啊，如果在亞馬遜剛剛成立的時候去入股的話，也不用多，就百分之三十的股份，現在少說也能值一百億美元，那可比自己現在好多了，所以，唐昱很後悔啊，如果自己沒有把精力放在黑水國際上的話……　　不過人總是有思維誤區的，哪怕是前世就知道亞馬遜的商業奇迹，但是一時就是想不到那上邊去，怎麼也白搭，反正九十年代發財的機會多了去了，條條大路通羅馬嘛。　　“小叔，你對电子商務應該有所了解吧？”　　唐天宇點了點頭，电子商務這名詞兒在國內雖然還很新穎，但是像他們做計算機行業，對這方面還是很了解的，“你小子剛才提到的亞馬遜，不就是电子商務裡邊的佼佼者嗎。”　　唐昱也嘿嘿一笑，“小叔，我感覺，电子商務肯定是未來的趨勢，亞馬遜的發展已經代表，這種趨勢在歐美已經開始流行起來，國內的發展條件差，網民還不夠多，但是遲早也會進入這種模式的，电子商務可提供網上交易和管理等全過程的服務，因此它具有廣告宣傳、諮詢洽談、網上訂購、網上支付、电子帳戶、服務傳遞、意見徵詢、交易管理等各項功能，這些都是傳統的商業不能夠提供的，我們複製亞馬遜模式，只不過提前讓电子商務在中國流行起來而已，哪怕不流行也沒關係，我們的目的，就是到納斯達克去圈錢。”　　唐天宇對圈錢兩個字兒不感冒，他是學者型人才，自然對銅臭味道十足的東西不感興趣，不過他對电子商務還是很感興趣的。　　“我對电子商務的功能倒是了解一些，电子商務可憑藉企業的Web服務器和客戶的瀏覽，在Internet上發播各類商業信息。客戶可藉助網上的檢索工具（Search）迅速地找到所需商品信息，而商家可利用網上主頁（HomePage）和电子郵件（E―mail）在全球範圍內作廣告宣傳。與以往的各類廣告相比，網上的廣告成本最為低廉，而給顧客的信息量卻最為豐富。电子商務可藉助非實時的电子郵件（E―mail），新聞組（NewsGroup）和實時的討論組（Chat）來了解市場和商品信息、洽談交易事務，如有進一步的需求，還可用網上的白板會議（WhiteboardConference）來交流即時的圖形信息。”　　“而且，網上的諮詢和洽談能超越人們面對面洽談的限制、提供多種方便的異地交談形式。电子商務可藉助Web中的郵件交互傳送實現網上的訂購。網上的訂購通常都是在產品介紹的頁面上提供十分友好的訂購提示信息和訂購交互格式框。當客戶填完訂購單后，通常系統會回復確認信息單來保證訂購信息的收悉。訂購信息也可採用加密的方式使客戶和商家的商業信息不會泄漏。”　　“再者，电子商務要成為一個完整的過程。網上支付是重要的環節。客戶和商家之間可採用信用卡帳號進行支付。在網上直接採用电子支付手段將可省略交易中很多人員的開銷。網上支付將需要更為可靠的信息傳輸安全性控制以防止欺騙、竊聽、冒用等非法行為。網上的支付必需要有电子金融來支持，即銀行或信用卡公司及保險公司等金融單位要為金融服務提供網上操作的服務。而电子帳戶管理是其基本的組成部分。信用卡號或銀行帳號都是电子帳戶的一種標誌。而其可信度需配以必要技術措施來保證。如数字證書、数字簽名、加密等手段的應用提供了电子帳戶操作的安全性。對於已付了款的客戶應將其訂購的貨物儘快地傳遞到他們的手中。而有些貨物在本地，有些貨物在異地，电子郵件將能在網絡中進行物流的調配。而最適合在網上直接傳遞的貨物是信息產品。如軟件、电子讀物、信息服務等。它能直接從电子倉庫中將貨物發到用戶端。电子商務能十分方便地採用網頁上的‘選擇’、‘填空’等格式文件來收集用戶對銷售服務的反饋意見。這樣使企業的市場運營能形成一個封閉的迴路。客戶的反饋意見不僅能提高售後服務的水平，更使企業獲得改進產品、發現市場的商業機會。整個交易的管理將涉及到人、財、物多個方面，企業和企業、企業和客戶及企業內部等各方面的協調和管理。因此，交易管理是涉及商務活動全過程的管理。电子商務的發展，將會提供一個良好的交易管理的網絡環境及多種多樣的應用服務系統。這樣，能保障电子商務獲得更廣泛的應用。”　　“小叔，看來你對這行也比較了解啊，那接下來就簡單了，你們只管負責技術方面的事兒，其餘的就交給我了，哈哈，小叔，你就等着看的，不就是複製個亞馬遜嗎，你侄子我，那還不是手到擒來啊。”　　唐天宇也跟着哈哈一笑，侄子這麼有信心，他自然得好好鼓勵鼓勵，再說，能參与到這種事情中，不管能不能成功，本身便已經是一種幸事了。　　事實上，唐昱的目標也並不是超越亞馬遜，在他的想法中，只要把網站經營到可以在納斯達克上市就足以了。在國內，和歐美成熟的电子商務市場相比還是有很大缺陷的，國內雖然人口眾多，擁有很大的潛在客戶量，但是此時，國內的網民數量還是很少的，相比起十多億的人口來說，網民占的數量還很少，很多人根本都不知道電腦是怎麼回事兒，更不要說網絡了，而了解了網絡，要讓習慣於到店鋪買東西的人去網購，這又需要花費一番工夫，總之，國內的电子商務想要發展起來，目前還缺乏條件，還需要等幾年才行，就像十多年後已經運作的比較成功的淘寶、京東等網站，都不是在這幾年內發展起來的。　　不過，這並不是說國內就不能發展电子商務了，唐昱有辦法在現有的條件下，構架出一個完美的电子商務網站出來，然後在網絡科技股泡沫的鼓吹下，把網站推到納斯達克，只要上市了，那就成功了，至於之後的失敗，完全可以推到網絡科技股泡沫破裂的原因上邊，自己到時候早就套現走人了，根本不需要擔心那些事情。　　更何況，現在的唐昱已經有了複製亞馬遜的基礎了，那就是鋒行快運，有了國家的綠燈，鋒行快運很有可能成為繼中國郵政之後，最大的一個物流公司。　　有了鋒行快運做後盾，相信唐昱新創建的這個網站規模就算髮展不到亞馬遜那樣，可也總不至於太慘淡。畢竟，电子商務，是需要線下倉儲物流來支持的，事實上，前世的時候唐昱就一直在想，郵局算是國內最龐大的物流體系了，如果郵局建立一個电子商務網站去合理運作的話，成功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全世界估計都沒有能比得上中國郵政的線下倉儲物流體系了。　　“哈哈，好，小叔我就和你瘋一把，今天回去我就和老師道別，你小叔我以後就跟着你混了。”唐天宇哈哈一笑，調侃了一句，跟着這個侄子，總有各種意外之喜，再說，就算失敗了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他知道，自家這個侄子的攤子多了去了，黃了一兩個都沒啥。　　事實上，哪怕是都黃了也沒啥，哪怕是所有的商業都黃了，黑水國際總不可能黃了，有軍方親自掌控，黑水國際只會在亞洲地區越來越紅火，雖然軍方的掌控也會讓黑水國際進入歐美地區的門檻受到限制，但是亞洲地區的業務量足夠支撐起這麼一個公司了，單單這家公司每年百分之十五的分紅，就足夠整個唐家幾代無憂，唐昱經商，不過是為了實踐自我價值罷了，錢對他來說，早就只是一堆数字，無非是多個零少個零罷了，對他來說，就是那會兒事兒，沒啥好在意的。　　“跟我混是很有前途滴――”唐昱怪聲怪調的說了一句。　　“哈哈，說你胖你還喘上了，你小子啊，要不我給大哥二哥打個電話？”　　一時間，這叔侄二人相互調侃起來，他們兩個年齡隔不了幾歲，共同語言還是比較多的，現在又準備一個搞电子商務，自然要好好交流交流。　　其實，這個年代，國內也並不是沒有电子商務的。　　1990―1993年，电子數據交換時代第中國电子商務的起步期。1993―1997年，政府領導組織開展“三金工程”階段，為电子商務發展期打下堅實基礎，算是國內电子的雛形期。1993年成立了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為主席的國民經濟信息化聯席會議及其辦公室，相繼組織了金關、金卡、金稅等“三金工程”，取得了重大進展。1996年1月成立國務院國家信息化工作領導小組，由副總理任組長，20多個部委參加，統一領導組織中國信息化建設。1996年，全橋網與因特網正式開通。1997年，信息辦組織有關部門起草編製中國信息化規劃。1997年，中國第一家垂直互聯網公司誕生浙江網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網盛生意寶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4月在深圳召開全國信息化工作會議，各省市地區相繼成立信息化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各省開始制訂本省包含电子商務在內的信息化建設規劃。1997年，廣告主開始使用網絡廣告。1997年4月以來，中國商品訂貨系統（CGOS）開始運行。1998―2000年，也就是目前這段時期，是國內互聯網电子商務發展階段。　　事實上，就在兩個月前，也就是1998年3月，中國第一筆互聯網網上交易成功，標志著國內真正的開始了這方面的探索。　　唐昱對這些東西都了解的很清楚，事實上，他對國內电子商務日後的發展也了解的很清楚，這才有把握運作一個成功的电子商務網站，然後在納斯達克股市崩盤之前上市的。　　1998年10月，國家經貿委與信息產業部聯合宣布啟動以电子貿易為主要內容的“金貿工程”，它是一項推廣網絡化應用、開發电子商務在經貿流通領域的大型應用試點工程。1999年3月8848等B2C網站正式開通，網上購物進入實際應用階段。1999年興起政府上網、企業上網，电子政務（政府上網工程）、網上納稅、網上教育（湖南大學、浙江大學網上大學），遠程診斷（北京、上海的大醫院）等廣義电子商務開始啟動，並已有試點，並進入實際試用階段。2000―2009年，电子商務逐漸以從傳統產業B2B為主體，標志著电子商務已經進入可持續性發展的穩定期。而2009年之後，3G的蓬勃發展促使全網全程的电子商務V5時代成型，算是進入了成熟期。　　對日後的政策和時代走勢，他了解的很清楚，當然，也不需要了解那麼清楚，等到2000年納斯達克股市崩盤之後，他到底要不要做這一行還未可知呢，先做好目前再說。　　唐昱在北京待了两天，本來打算當天來當天就回去的，返程的機票都定好了，不過唐天宇要和唐昱一起回去，所以當天就沒有走成。　　直到第三天，唐天宇才收拾完畢，帶着他女朋友林珊和唐昱一起踏上了返回遼海的飛機。　　“珊姐，你這次……”飛機上，三人的座位相互挨着，飛機剛起飛不久，唐昱便開口聊起天來。　　“小昱啊，怎麼還叫珊姐呢，我看你應該改口了啊。”唐天宇笑着打斷唐昱的話。　　“改口？啊，難道你們……”唐昱以前一直管林珊叫珊姐的，因為彼此年齡相差不大，如此叫法也沒什麼不妥，而此時唐天宇讓唐昱改口，那就說明兩人的關係馬上又要跨出一大步了。　　“我們這次回去就把證領了，珊兒家裡那邊也都同意，所以啊，你這個珊姐的身份馬上就要變了，你說你是不是應該改口了。”唐天宇笑着解釋道。　　“啊，改口改口。”唐昱興奮的一拍腦袋，轉過頭看向林珊，認真的叫了一句：“三嬸……”　　噗――唐昱的這句三嬸讓林珊剛喝到嘴裏的飲料全噴了出來，特別是看到唐昱那認真嚴肅的表情，包括唐天宇在內，再也忍不住了，捂着肚子彎着腰大笑了起來。　　唐昱摸了摸鼻子：“有那麼好笑么，不過這三嬸我怎麼感覺都不如叫珊姐叫的舒服，小叔，要不這樣吧，咱們和珊姐各論各的，我叫她珊姐，叫你小叔怎麼樣。”　　“不行，這不是亂了么，你還是叫三嬸吧，剛開始總會不自在，慢慢習慣了就好了。”唐天宇擺了擺手，強忍着笑意說道。　　“好吧，三嬸。”唐昱鬱郁的又再次叫了一句。　　“哈哈哈哈……”剛剛止住的笑意又在唐昱這句委屈的稱呼中爆發，兩人只感覺肚子已經笑疼了。事實上，還是應該叫珊姐比較好，三嬸，憑白感覺把人家叫大了許多，人家比唐昱，也大不了幾歲的。　　下了飛機，唐昱便打電話給楊涵寧：“涵寧姐，你現在哪呢？”　　“呀小昱啊，真巧，我剛從日本回來，你要是再晚一分鐘打來電話，我就已經給你打過去了。”電話那頭的楊涵寧略帶驚訝道。　　“哦？這麼快就回來了，收購日本公司和機床的事情進行的怎麼樣了。”唐昱關心的問了一句。　　之前的時候，楊涵寧被派遣到日本去執行收購的事情，就是收購日本的公司和機床等等，亞洲金融危機，日本也有不少公司面臨危險，唐昱自然想趁着手裡邊有資金的時候，到日本去趁火打劫去，事實上，他之前還是諮詢過趙老和何老的意見的，都獲得了不同程度的支持，就是不知道楊涵寧有多大的收穫。　　“還算順利吧，因為我們的公司註冊地在英國，所以收購方面日本人也沒做過多的糾纏。”楊涵寧輕笑了一聲，如果是在國內註冊的公司，到日本大肆行事的話，或許不會這麼順利呢，至於原因，大家都知道，就不必說了。　　“那就好那就好。”唐昱點了點頭，把楊涵寧派到日本去，他也好久沒有和女人親熱過了，繼續道，“涵寧姐，你明後天有時間么，我想讓你召集一下百聆、維科和星耀的負責人，我有事要和他們談。”　　“明天恐怕不行，明天他們就算趕過來，恐怕也是下午了，這樣吧，後天，後天我讓他們都過來，對了，你在哪裡見他們。”　　“就在百佳吧。”唐昱想了想道。　　“好的。”電話那頭的楊涵寧應了一聲。　　“涵寧姐，我想你了。”正事說完，唐昱就開始聊起了私事了。　　這些年中忙於黑水國際和一些其他事情，而楊涵寧也是經常不在自己身邊，所以兩人已經很少有機會親近了。事實上，也不止是楊涵寧，與唐昱親近的女人，在唐昱搞黑水國際的這段時間里，都極少換好過。　　“小老公，我也想你了。”說到這，楊涵寧頓了頓，好半天才小聲的說道：“今天晚上我在幽林家園等你。”說完不等唐昱在這邊說話，便害羞的掛了電話，楊涵寧也難得主動一次，對於她來說，唐昱就是她的全部，被派到日本那麼久，說不想唐昱那是假的，她想的心都痛了，不過也知道，要先把自己的任務完成好才行，所以才一直忍着相思之苦，雖然兩人也經常通電話，但是畢竟沒有見面啊，這次一會兒，她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和唐昱見面。　　自從93年4月份的事情發生到現在，風風雨雨，兩人也走過了5年的時間，當年的二十三四的少女，如今已經將近三十，歲月卻沒有在她的臉上留下一絲的痕迹，除了身體更加豐腴，倒是越加的漂亮了，不過也越發的對唐昱依賴到骨子里，呆在日本的這段時間，如果不是經常和唐昱通電話，她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呆下去。　　對於她來說，五年前那個把她從火坑中救出來的少年，便是她人生的全部，是她此後一生最大的依賴，沒有唐昱，她無法想象，自己在這個世上應該怎麼生存。

# 第六百一十二章 乾柴烈火

　　幽林家園是唐昱在省城的房子之一，是當初一個房地產商為了巴結唐昱，半賣半送給唐昱的，就連唐昱自己都沒住過幾次，鑰匙一直放在楊涵寧那裡保管。　　掛了電話后，唐昱淫、盪的笑了笑，看來今晚又可以艷福無邊了。　　這邊位於省城沿江南岸，與風景秀麗的江邊公園隔岸相望。區位優勢十分明顯，經濟發達，交通便捷。那會兒，在省城新一輪的大城市發展設計規劃下，這邊正式列入了省城的版圖。前幾年千載難逢的大城市發展規劃，為省城地產市場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發展機遇。與其他周邊區縣相比，這邊明顯具有明顯的發展優勢。在地理位置上毗鄰城市未來城市中心，而且，根據城市城市的總體規劃，這邊具有非常大的發展潛力。在城市城市規劃中，這邊屬於江南城範疇，將成為江南岸的中心城區。這邊還擁有非常充足的土地儲備。世紀城的規劃是在大城市的背景下形成的，世紀城將成為未來省城的行政管理中心、中央商務區、金融貿易中心、科技信息中心、賓館服務中心和商業服務中心。　　這個地產商當初做這處地產的時候便考慮了很多內容，唐昱還給支了不少招，所以，才有了這套半買半送的別墅。　　轉過頭，看向唐天宇，“小叔，我還有些事情需要處理，你們就自己打車去錦勝秀苑吧，那裡有我的一套房子，一直沒人住，你倆就住進去吧。”說著，唐昱從皮包中翻出一把鑰匙來，遞給了唐天宇，“錦勝秀苑五號樓三零二房。”　　唐天宇接過鑰匙點了點頭，“你忙你的去吧，不用擔心我倆。”　　事實上，剛才的電話他也聽到了女人的聲音，再聯想到唐昱剛才那耐人尋味的笑聲，是男人都明白。　　“嗯，那好，我就先走了。”說完，唐昱走到路邊，揮手叫停了一輛出租車，剛準備踏進出租車裡，猛然想起了一件事，已經進去的半個身子又退了出來，“哦，對了，小叔，忘了告訴你了，後天，我要再百佳開一次會議，你可一定要來啊，構架电子商務網扎，是我接下來工作的重中之重，技術團隊也會放在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小叔你要參与進去的話，正好在後邊的會議上先亮亮相，和這邊的同事也熟悉下。同時你回去你也幫我聯繫一下你的那些會做網站的同學或者導師，我想構建網站，恐怕不是你一個人可以完成的，這需要一個完整的技術團隊，小叔你對這行了解，知道那些人能出力，完全可以去試試，小叔你推薦過來的人，只要待遇要求不是很離譜，我這邊直接要，反正技術的事情就交給你了，其他運營的事兒，我再另外找人馬，我也得親自挂帥。”　　“嗯，這個不用你說，我也會這麼做的，技術開發的事兒，我比你熟練，這方面的事兒你就別操心了，只管交給我就成，保證給你打造一個完美的技術團隊。”唐天宇點頭道，唐家人骨子里都要經商的天賦，唐天宇雖然偏向於學者型，但是也不排斥商業，能參与到時代的大浪潮成為弄潮兒，他也是很樂意的，再說，給自家侄子幫忙，他更加樂意，他倒是想瞅瞅，這個比自己大不了幾歲的侄子，到底能走到什麼地步，相信大哥二哥也都是這樣的想法，唐天宇想着，會心的笑了笑，沒想到一朝一日，自己反倒要給侄子打工了。　　和唐天宇分開后，唐昱沒有直接會幽林家園，而是去了蘇慕儒家，自從當上了遼海市市委書記這個省級市的市委書記之後，蘇慕儒舉家都搬到省政府的大院中了。　　遼海市市委書記可是個了不得的位子，遼海市作為省會城市，本身便是副省級城市，作為市委書記本的蘇慕儒就是副省級的幹部，再加上市委書記還高配了省委常委，雖然在一眾省委常委裡邊只能敬陪末席，卻已經能算是省領導了，算是垮了一大步。　　國內對高幹的普遍定義，便是副省級，這是個巨大的坎，跨過了這道坎，便能夠領略到高層政治的風景了，蘇慕儒能力本就不俗，奮鬥這些年，終於走到了這個地步。　　此時已經是下午四點多了，蘇慕儒也應該下班了。　　到了省政府機關大院的門前，唐昱被保安攔了下來，例行公事的詢問了一番，卻怎麼也不肯放唐昱進去，這邊他可幾乎沒有來過，保安可不認識他，以往他到省城來，基本也是到沈睿鴻的家中，即便是工作時間他去找沈睿鴻，也是到省委的辦公大樓，市委市政府這邊，他還是頭一次過來，一點也不熟。　　省機關大院的門衛可不是普通的保安，而是武警，他們背着的槍也不是擺設，每一把都是真槍實彈，事實上，這邊大都是在一公里之外就開始有哨卡的，只不過有些在明面上，有些則是暗哨。　　面對着這些紀律嚴明的保安，唐昱只有拿出手機給蘇慕儒家裡撥了過去，心中苦笑，看來還是需要讓乾爸給搞一份出入的通行證啊，要不這樣，也太不方便了點。　　接電話的是蘇慕儒的妻子，也就是唐昱的乾媽顧秋霞。　　“乾媽，我唐昱。”　　“哦，小昱啊，你在哪呢，昨天聽老蘇說你去北京了，打算什麼時候回來啊。”顧秋霞關心的問了一句。　　“呵呵，乾媽啊，我已經回來了，就在你家門口，被門衛攔在了外面進不去，你和這邊招呼一聲，讓他們放我進去吧，我沒有辦理出入的通行證，真是不方便啊，改天讓乾爸給我弄一張。”唐昱苦笑着說道。　　“啊？就在門口？這樣吧，你把電話遞給那個武警，我和他說清楚放你進來。”　　“好的。”說著，唐昱把電話遞給了旁邊的武警，“武警大哥，給你電話，她可以證明我沒有其他什麼不良的企圖。”　　那武警拿過電話，和顧秋霞說些起來，很快，那武警就再次把手機遞還給唐昱。　　“好了，你進去吧。”說完，武警再次站回到自己的胃，腰身筆挺面色嚴肅。　　唐昱接過電話，看了一眼，那頭還沒有掛電話，便放在耳邊，“乾媽，那人已經讓我進去了。”　　“進來就好。”　　“哦，對了，乾媽，乾爸回來了么。”唐昱問了一句。　　“回來了回來了，今天下班相對平時早了一點。”顧秋霞說了一聲，心中倒是在抱怨，老蘇的官當大了，人卻越來越忙了，早晨一大早就起來在書房辦公，晚上回來也不得清閑，今天算是回來的比較早的了，讓她還樂了一番。　　“哦，乾爸在就好。”說完，唐昱掛掉了電話，向蘇慕儒的房子走去。　　蘇慕儒的這套房子唐昱來過一次，位置還有印象，所以很容易就找到了。　　“呵呵，小昱啊，回來了？想必你小子這次的收穫不少吧。”唐昱剛一進屋，邊聽到蘇慕儒豪邁的笑聲。　　“嗯。”唐昱笑着點了點頭。　　“你倆先做着，我去廚房再炒兩個菜，小昱啊，你就在這吃吧。”說完，顧秋霞走向廚房。　　“謝謝乾媽了，乾媽不用麻煩了，你們吃什麼我吃什麼就行。”　　“你這孩子，怎麼還和乾媽客套上了，你小子整天忙的腳不沾地的，乾媽也得好好犒勞犒勞你啊。”顧秋霞笑罵了一句后，走進了廚房。　　“走，咱倆到書房說去吧，我就和你小子說嘛，吃虧未必是壞事兒，有時候啊，反倒會成為好事兒。”蘇慕儒拍了拍唐雨的肩膀，走向書房。　　這是蘇慕儒的習慣，他只會在書房中談論事情。　　唐昱笑了笑，跟了進去。　　“說說吧，這次你北京之行都有哪些收穫。”進入書房后，蘇慕儒開口問道。　　“乾爸，我預期的目標已經達成了，嘿嘿，果真不出所料，何老和趙老答應我免除我鋒行快運五年的過路費和過橋費。”唐昱說道。　　當然，他這句話是有語病的，何老和趙老雖然影響力巨大，但是都不怎麼管事兒了，他們只能算是去幫唐昱爭取罷了，當然，他們答應下來的事情，那就是有把握爭取到手的。　　蘇慕儒點了點頭，沒有說話，等待着唐昱繼續往下說。　　唐昱也沒有裝腔作勢，跟乾爸，他可不敢賣關子，張口繼續說道：“除了鋒行快運的這收穫之外，何老和趙老還從最高首長那裡幫我要回了黑水國際百分之十五的股份，這才是巨大的收穫，我也沒想到，居然還能獲得部分黑水國際的額股份，雖然是不能買賣不能插手經營，只能分紅的股份。”　　“多少？百分之十五？”蘇慕儒眉頭一挑，他可是知道黑水國際的家底的，那可是幾十億堆積起來的，百分之十五的股份最少也值個幾億元，而最主要的是他的升值空間還有很大很大。當然，作為一個市委書記，他更多時候思考的是政治方面的東西，幾個億，他知道自己這個乾兒子不會放在心上。　　事實上，他原本就猜測，那邊不會讓唐昱完全從黑水國際裡邊退出來的，國家也怕讓人心寒，多少還是會讓唐昱保留一些不能參与經營的股份的，果然，趙老和何老那邊幫他爭取到了百分之十五的份額。　　蘇慕儒也知道，唐昱在乎的不會是那幾個億的資產，更加在乎的是，黑水國際能夠賦予他更加強勢的身份，起碼，作為黑水國際的第二大股東，別人不敢隨意拿陰暗手段來作弄他，畢竟，黑水國際有着超過十萬的合法槍支，按照百分之十五的股份來計算，那就是超過一萬五千隻的槍支，雖然實際上不能這麼換算。　　唐昱點了點頭，確定的說了一遍：“嗯，的確是百分之十五。”　　“你小子啊，看來何老和趙老兩位元勛對你還是挺看中的么。”　　蘇慕儒原本以為，能有百分之十就不錯了，連沈睿鴻都是這麼認為的，蘇慕儒甚至認為，百分之五也是有可能的，倒是沒想到，那邊還是蠻大方的，居然有百分之十五之多，這可不是小数字。　　唐昱嘿嘿一笑，沒有接這話頭，反而把話題遷到另一方面：“乾爸，我這次回來還把我小叔帶了回來，之前不是說過要搞电子商務嗎，嘿嘿，想要複製亞馬遜奇迹缺他可不行，我可是對電腦可沒什麼研究，我小叔他是這方面的技術專家，由他來打造技術團隊，我也比較放心。”　　“嗯，你就放心大膽的去干吧，乾爸我支持你，我現在是看出來了，別看你年紀不大，可思想卻成熟的很。商業這方面的事兒，我就不插手了，也給不了你神馬有建設性的意見，倒是你爸，他現在都辭職準備給你當專職軍師了，你爸好歹是國內第一批經濟學碩士，這些年在政府工作，也沒有完全丟下，有些事，你倒是可以諮詢一下你老子。”　　唐昱趕忙點頭應是，事實上，哪怕是沒有蘇慕儒的話，他也準備把老爸當軍師對待的，老爸是有真材實料的人，這點唐昱最是確信，他自己能取得成功，大部分還是靠着重生的金手指先知先覺，但是老爸如果去經商的話，實打實的憑本事也能闖出一番路，在理論方面，他在國內應該算是比較強大的人了，只不過這些年，精力一直給牽制在政府中，沒有在學術界有什麼建樹罷了。　　……　　從蘇慕儒家出來已經將近六點鐘了，出了小區，唐昱便迫不及待的打車趕往幽林家園，想必涵寧姐都等急了吧。　　路上，唐昱的腦海中不斷地回放着楊涵寧那婀娜妖嬈的身姿和那近乎可以顛倒眾生的臉蛋。　　幾年過去了，這位東陵曾經的第一美女不但沒有一絲衰老的跡象，容貌上反而更增添出一種成熟的風韻，而因為長時間的周轉於各個社交場合，身上不由自主散發出一種自信的女強人的氣息，激起更多異性心中那種征服的慾望。這可是唐昱的功勞，當年的楊涵寧，完全是被唐昱給塑造成一直一副女強人的模樣的。　　下了車，抬頭看到三樓的那個房間亮着的燈，唐昱的心頓時火熱了起來，兩人之間，已經很久沒有見過面了。　　近乎小跑的爬到了三樓，輕輕的按了兩下門鈴，很快，房門便被打開了。　　楊涵寧披着一件白色的浴袍俏麗的站在唐昱的面前，她的頭髮還是濕漉漉的，身上撒發出一股淡淡的沐浴液的清香，顯然，她剛洗過澡。　　唐昱愣愣的看着楊涵寧那種足以顛倒眾生的面孔，一時間呆住了，這就是闊別一年的涵寧姐嗎？美，實在是太美了！　　看到唐昱獃獃的表情，楊涵寧心中暗喜，沒有那個女人不喜歡自己喜歡的男人誇獎自己的，雖然唐昱什麼話都沒說，不過他此時的狀態已經說明了一切。　　“傻樣，還不快進來。”楊涵寧用食指點了一下唐昱的額頭，將他點醒，同時用她那發嗲的聲音對唐昱說道，聽到那甜甜膩膩的聲音，剛回過神來的唐昱骨頭都酥了。　　唐昱立刻走進了房間，同時回手把門帶上了。　　進屋后，是一間五六十平的大廳，大廳中真皮沙發，二十九寸大彩電，空調冰箱，一應擺設傢具應有盡有。　　整棟房子將近一百五十平，所有的傢具家電都是齊全的，這房子是一年前一個房地產開發商送給唐昱的，當然，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那開發商開出的條件就是想要和唐昱的二叔唐天浩見個面，外加唐昱給他之巔招。　　其實和唐天浩見面很容易，沒必要非要通過唐昱介紹，只不過有了唐昱這層關係后，雙方交談說話都會親近許多。　　事後唐昱才知道，那個地產開發商是想得到綠都準備轉讓出手的一個項目，而想要得到這個項目的卻不僅僅是那地產商一家，還有幾家頗有實力的地產企業，經過一番調查，那地產商敏銳的察覺到唐天浩的這個侄子似乎對他有着很大的影響，這才促使他從唐昱身上下手。　　最後那地產商如願的得到了那個項目。　　那個項目因為盈利不高，加上當時綠都手裡面已經有好幾個大的工程，所以乾脆就把這項目轉讓出去，還能換點流動資金，至於轉給誰，對綠都來說都一樣，沒有任何損失。　　看着楊涵寧扭動着身姿走近卧室，唐昱強忍着心中的欲、火，轉身走近衛生間，奔波了一天，身上除了疲憊之外，就剩下一身臭汗了，唐昱愛惜楊涵寧，雖然他知道就算自己再臟再有味道，只要自己要求，楊涵寧都不會拒絕，可唐昱卻不會這麼做，這麼做除了是在作踐楊涵寧之外，同時也在作踐唐昱自己。　　對於楊涵寧，唐昱心中充滿着憐愛，是他把楊涵寧從死神的懷抱中搶回來的，當初如果不是唐昱，此時的楊涵寧恐怕已經成為了陳松威政治生涯中的一塊墊腳石，或者是他生活中的一個玩偶。　　唐昱親眼看着她從悲觀絕望中走出了，親眼看着她樹立自信，對於楊涵寧，唐昱心中有一種很複雜的情感。雖然楊涵寧不是蘿莉，他也沒有進行過養成，但是對楊涵寧，卻總有一種養成的感覺，或許是把他塑造成職場女強人時候產生的感覺吧。　　唐昱用最快的速度洗乾淨自己，圍上浴巾后，唐昱便快步衝出了浴室，衝到卧室，看着楊涵寧正躺在被窩中笑意盈盈的看着他。　　“老婆，你，真美……”楊涵寧那如同秋水的一般的眼睛，幾乎將唐昱的魂兒都給勾進去了，他可是太久沒有佔過女人的身子了，一直在香江那邊忙黑水國際的事情，那邊也沒有他親近無比的女人，再加上唐昱一心泡在事業中，也沒有太強烈的慾望需求，倒真讓他忍耐了好一段時間。　　這下，剛剛從黑水國際裡邊解脫出來，又遇到楊涵寧這個誘人的主，唐昱壓抑了有一陣子的慾望，一下子就爆發出來了。　　“小老公，我，我想你了――”楊涵寧輕聲說道，說完，便已經紅着臉低下了頭。　　如此露骨的話語楊涵寧還是第一次說出口。　　老公，我想你了。　　短短的六個字，一下子引燃了唐昱心底所有的激情，再也不顧及其他，唐昱如同一頭豹子一般，以百米衝刺的速度瞬間衝到床邊，俯身將嘴印在了楊涵寧的櫻桃小口之上，貪婪的吸吮着其中的芳香，舌頭在其換氣之際，靈活的溜了進去，和其中的丁香小舌追逐了起來。　　同時唐昱的手也不老實的伸進了被子中，很快就爬上了高峰，佔領了封頂，微微一用力，便聽到楊涵寧嚶嚀的呻吟出聲。　　楊涵寧的身體很敏感，縱使唐昱沒有怎麼實戰手段，就已經讓她的渾身顫慄了起來，兩人的呼吸也在這種顫慄中越來越粗。　　唐昱的這一吻足足吻了兩分鐘，知道兩人快要窒息的時候，四唇這才分開。　　楊涵寧的那滴出水來的眼睛迷離的看着唐昱：“小老公，我要……”　　唐昱再也不顧忌其他，飛快的褪下浴巾，如同泥鰍一般瞬間鑽入被窩中，一翻身，便壓到了楊涵寧的身上。　　唐昱沒有着急進入，而是不斷的挑逗着楊涵寧身上的各個敏感部位，捏葡萄咬耳珠，很快，楊涵寧便已經不由自主的呻吟了起來。　　前、戲已經準備就緒了，唐昱深情的喚了一聲“老婆……”后，直搗黃龍。　　啊――那瞬間充實的飽滿感讓楊涵寧瞬間長出一口氣。　　一時間，房間中春意盎然，一首和諧的人倫交響曲正在上演，天雷勾起地火，水乳、交融間，共同到達那人倫的巔峰。　　如果說激情的時候最令人銷魂，那激情過後則最令人回味無窮。　　風停雨歇，楊涵寧如同一隻小貓一般蜷縮在唐昱的臂彎中，感受着唐昱的體溫，傾聽的唐昱的心跳，楊涵寧從來沒有感受到過像此刻這樣的幸福。　　“老婆，對不起……”忽然，唐昱開口說道。　　楊涵寧飛快的將手臂從被窩裡抽出，兩隻手指封在了唐昱的唇上，楊涵寧知道唐昱要說什麼。　　這輩子，唐昱恐怕註定無法給予楊涵寧一個名分，兩人的關係只能在這種灰色的夾縫中存活，因為楊涵寧有過那麼一段不光彩的歷史，蘇家和唐家，都不會接受這個女人的，能默認她和唐昱的關係，估計已經是唐家人能夠做到的極限了。　　“小老公，我愛你，你，愛我么。”楊涵寧認真的看着唐昱。　　唐昱低下頭，直視着楊涵寧的目光，眼神中沒有一絲閃爍的說道：“愛，可是……”　　唐昱還沒說完，便又被楊涵寧打斷了，“既然愛我，那就足夠了，我不在乎其他什麼，只要有你這顆愛我的心，我楊涵寧便已經滿足了，我的生命是你給的，我的人生是你重新給我塑造的，沒有你，也就沒有現在的我，你給予我的這些，我已經很滿足了，我不會再奢求什麼。”說完，楊涵寧便再次如同小貓一邊，趴在唐昱的胸口處，聽着他那堅強而有力的心跳。　　……　　第二天起來，吃過早飯後，唐昱和楊涵寧一起打車來到遼海理工大學，昨晚唐昱將他想要上大學的想法和楊涵寧提了出來，想要徵求一下楊涵寧的看法，雖知道唐昱剛提出來這個想法后，楊涵寧便立刻贊同的點了點頭。　　唐昱上學並不是為了學習什麼知識，唐昱現在所經營的事業也不是大學課堂上能夠學到的，就算有所涉獵，可也只是皮毛而已，書本上的東西畢竟不如親身體會來的直接。　　唐昱上大學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不想讓自己留有遺憾，也不想讓父母留下什麼遺憾。　　大學基本上可以說是每個人一生中都必須要經歷的一個階段，丟失了這個階段，就會喪失很多美好的回憶，人生也將是不完整的，雖然他前世已經經歷過一個大學生活，但是這一世，不應該是一世完整的人生嗎？再說，父母對他不上學可是詬病的很，他也不希望父母留有什麼遺憾，到時候，社會上人說，當老闆的都是文盲，唐昱便成了其中的一個了。　　正好現在黑水國際剛剛脫手，唐昱也算有了一些閑暇的時間，正好可以彌補沒有上大學的遺憾了，大學裡邊，還有他不少不想錯過的人和事呢，這兩年因為黑水國際而忽略了，只能這會兒再彌補回來。　　遼海理工大學是全國重點大學，並不是所有學生想進就進的，分數沒有達到一定分數線的普通人家孩子，是不可能進來了，更何況現在也不是入學的時間。　　按理說像唐昱這種連高考都沒有經歷過的，是根本不可能進入遼海理工的，不過關鍵唐昱他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先不說他身後的蘇慕儒、沈睿鴻和宋振國，就是唐昱自己的身份亮出來，也足以讓他任意挑選中國各個名校了。　　在唐昱找到校長並報出了自己的名字之後，校長二話不說，立刻批條特招唐昱入學，並且一切手續都由學校辦理，學校會把唐昱留在東陵高中的檔案取回，將所有的手續辦置齊全。　　而唐昱所需要做的就是明天來學校報到。　　唐昱不認識他，他對唐昱可知道很多，即便是不知道唐昱是商業奇才，但是蘇慕儒和沈睿鴻這兩層關係他是知道的，平常都是巴結也巴結不上的人，有機會巴結，他可不會錯過，巴不得把唐昱伺候的舒舒服服的。

# 第六百一十三章 昱飛集團

　　第二天一早，唐昱便在楊涵寧的陪同下來到遼海理工大學報道，可也僅僅是報個道而已，報到結束后，唐昱便離開了學校，他的第一天的大學生活就這麼以早退的狀態結束了。　　額，這小子本來也沒有準備好好上學的，和一幫象牙塔里的小屁孩天天混在一起，他沒那個興趣，也沒那麼多的時間給他浪費，重上一次大學，不過是讓人生完整罷了，他一個成年人的靈魂，可沒興趣天天呆在象牙塔裡邊，那能把人給憋死了。　　至於為何上遼海理工大學，這也是唐昱猶豫了好久才最終定下來的，一切還是和前世的事情有關，他還能記得前世的一些人和事，更能記得和蘇晴的約定，既然要衝走一遍大學生涯，便還是選擇遼海理工大學吧。　　當然，遼海理工的辦學能力還是很強的，唐昱呆在學校，哪怕是泡在大學的圖書管里，多少也還是能夠學習到一些東西，並非是完全沒用的，他現在的時間寶貴，真的是時間相當於金錢，每分鐘都是幾萬上下的，可耽擱不起。　　從報道的那邊出來之後，唐昱對着校徽微微嘆息了一聲，遼海理工，我唐昱，又來了。　　遼海理工大學前身是創立於1890年的國立遼海大學堂，是我國最早成立的幾所國立大學之一。1992年由原遼海工業大學與遼海礦業學院合併而成。經過百餘年的傳承與發展，學校已建設成為一所以工為主，理工結合，理、工、文、管、經、法、體、美、軍等多學科協調發展的高等學府，是國家“211工程”重點建設大學，也是國家中部地區重點建設的五所高校之一。首批“卓越工程師計劃”高校，國家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牽頭高校。建校以來，遼海理工大學秉承“敢為人先、敢於創新、勇於競爭”的傳統精神，努力構建多層次、多規格的複合型人才培養模式，業已為國家和社會培養了18萬餘名棟樑之材，先後被評為“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優秀單位”、“全國精神文明創建工作先進單位”、“全國文明單位”，榮膺“全國五一勞動獎狀”、“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　　學校面向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招生，現有全日制在校本科生20000名，博士、碩士研究生6000名；設有70個本科專業，120個碩士點，43個博士點，11個博士后流動站，4個專業碩士學位授權點，工程碩士學位授權點覆蓋了20個工程領域，10個高校教師領域有高校教師碩士學位授予權；擁有3個國家重點學科，3個國家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5個國家級特色專業建設點，8個國家級“工程實踐教育中心”，4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13個遼海省重點學科，5個遼海省重點實驗室，10個遼海省工程研究中心，3個遼海省優秀教學團隊，8個遼海省教學示範中心，3個遼海省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9個遼海省研究生教育創新中心，16個省級品牌專業，23門省級精品課程。同時，學校還擁有省部共建國家重點實驗室培育基地、國家級教學團隊、國家級精品課程、國家級雙語教學示範課程和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遼海省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遼海省國際科技合作基地等。　　學校師資力量雄厚，現有專任教師1903名，具有教授、副教授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人員1354名，博士生導師131名，有中國工程院院士4名、中國科學院院士2名，全國傑出專業技術人才2名，中國青年科技獎獲得者4名，教育部科技委學部委員2名，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4名，“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5名，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10名，中央聯繫的高級專家10名，有兩人獲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遼海省“百人計劃”特聘專家18名，遼海省“新世紀學術技術帶頭人333人才工程”19名，遼海省科技功臣4名，省級優秀專家11名，省級教學名師30名，遼海省委聯繫的高級專家61名，享受政府特殊津貼教授125名，150餘名國內外著名學者被聘為名譽教授、客座教授或兼職教授。近年來，學校還產生了國家級教學名師和“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　　着眼於培養高素質創新型人才，學校實行了雙學位和輔修、選拔優秀本科生免試攻讀碩士研究生、碩博連讀制度，入選教育部首批“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試點高校和國家“大學生創新性實驗計劃”實施學校，學校還是北京軍區在遼海省的第一個後備軍官選拔培訓試點高校。　　學校大力推進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积極開展應用基礎研究，連續兩次作為首席科學家單位承擔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項目，並承擔了包括“863”計劃項目在內的國家高新技術發展計劃項目、國家科技攻關項目、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等國家級各類項目562項；獲得國家和省部級科技成果獎405項，其中包括國家自然科學獎、技術發明獎、科技進步獎等39項；獲得教學成果獎132項，其中包括國家教學成果一、二等獎6項。科技開發的成果產出和轉化帶動了校辦高科技產業的蓬勃發展，更加凸顯遼海高科技產業創新發展重要龍頭的引領作用，在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中為區域和行業經濟建設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撐和人才支持。學校不斷加快產學研一體化進程，大大增強服務地方的能力，幾年來先後與全國十幾個地市和400餘家企業簽訂了長期合作協議，成果項目轉化累計為地方政府和企業創造經濟效益達30億元。　　學校進一步彰顯多年來形成的“以人為本，文體為舟，承載德智，全面發展”的辦學特色，在各級各類文體賽事中取得豐碩成果：學校連續多次在遼海省“挑戰杯”競賽中取得優異成績；素有“東北王”美譽的男子籃球隊多次獲得東北賽區冠軍，是唯一一支每屆進入CUBA八強的隊伍。　　這幾年來，學校不斷加大國際交流與合作的力度，先後與美國、日本、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俄羅斯、法國、意大利等高校開展多層次、雙向人才培養合作辦學，與國際間的學術高層往來更加密切，在海內外的知名度與日提升。　　在百年校慶的時候，理工大的守望杯上寫着，回望百年，代代理工大學人用責任與信念，鑄就了世紀學府的使命與光榮；翹首明天，四萬名理工大師生正用智慧與勤奮，演繹着百年老校的希冀與輝煌。　　站在校門口，感慨了良久，自己到底有多久沒有見過理工大的校徽了？　　唐昱記不清楚了，自從他大學畢業之後，便沒有回來過學校，同學組織的聚會他也幾乎沒有回來過，算上前世的時間，他差不多有二十年沒有來過了。　　離開遼海理工之後，唐昱和楊涵寧便打車直接來到百佳。　　此時百佳二樓的會議室里已經熙熙攘攘的坐了幾個人，方建銘、姜萬勐、周曉紅、謝夢姬還有唐天宇幾人正圍在會議桌旁說著什麼。　　“唐昱這傢伙今天怎麼想起我們來了，還把我們都叫到了一起，我還以為他早就把我們給忘了呢。”　　解夢姬滿臉的怨氣道，她已經很長時間沒見到唐昱了，唐昱的這個甩手掌柜當的是太徹底了，似乎星耀服裝廠交到解夢姬手中后，他就再也沒過問過，不過還好有一點還是不錯的，就是謝夢姬每次管他要錢擴建廠子的時候，唐昱從來都沒有遲疑過，如果不是因為這點，恐怕謝夢姬早就跳腳不幹了。　　自打唐昱開始入主黑水國際之後，他名下的企業，基本都不咋插手，完全的做了甩手掌柜，甩手放權的很徹底。　　有些下屬，巴不得自己能擁有像老闆一樣的權力，希望權力越大越好，但是老闆如果完全的當了甩手掌柜，似乎對中高層員工也不是什麼好事兒，起碼解夢��不這樣認為。　　現在的星耀服裝廠儼然已經成為了國內的知名品牌，雖然和李寧還有一些差距，可也能佔據中國百分之二十的服裝市場。　　這百分之二十聽着似乎不多，可實際上卻龐大的令你吃驚，要知道九八年的時候，全國人口已經突破十億，縱使這十億中只有三分之一是服裝市場的消費群體，可也有三四億人啊，三四億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足以讓星耀成為中國數一數二的服裝企業。星耀在做運動品牌的時候，也有在做休閑品牌等等，面對的消費者群體是相當大的，目前的星耀，在國內的服裝業界，也是龐然大物一隻。跺跺腳，國內的服裝界也得抖三抖，國產的運動服品牌，能和李寧爭鋒的，除了星耀之外，幾乎一個沒有。　　要知道，在國產品牌中，李寧可謂是個神話，能和李寧爭鋒，可想而知，星耀已經非常強大了。　　1988年李寧從漢城奧運會後退役，並進入了商業界，以其姓名命名的“李寧牌”服裝及健力寶飲料多次贊助各種體育活動，為體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有“天才”、“神童”、“體操界的巨人”、“中國王牌”等美譽是體操界少有的獲得此類榮譽的運動員。從事體操運動十幾年中，李寧獲得的金牌多達106塊。1963年，李寧出生於廣西。他7歲開始練習體操，17歲進入國家體操隊，26歲退役。1981年，他獲得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男子自由體操、鞍馬、吊環三項冠軍。1982年第六屆世界杯體操賽上，李寧一人獨得男子全部7枚金牌中的6枚，創造了世界體操史上的神話，被譽為“體操王子”。1984年，在23屆洛杉磯奧運會中，李寧共獲3金2銀1銅，接近中國代表團獎牌總數的15，他也成為該屆奧運會中獲獎牌最多的運動員。1985年，榮獲世界體操錦標賽吊環冠軍。1986年，獲第七屆世界杯體操賽男子個人全能、自由體操、鞍馬三項冠軍……　　在17年的運動生涯中，李寧共獲得國內外重大體操比賽金牌106枚。1987年，李寧成為國際奧委會運動員委員會亞洲當時的唯一委員。李寧還被世界體育記者協會評選為“二十世紀世界最佳運動員”，他的名字和拳王阿里、球王貝利、飛人喬丹等25位體壇巨星一道登上了世紀體育之巔。　　1989年退役后，李寧加盟廣東健力寶集團，創立了“李寧”體育用品品牌，並以贊助90年亞運會中國代表團為機遇，開始了李寧公司的經營業務，從而開創了中國體育用品品牌經營的先河。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李寧牌”被選為中國體育代表團專用領獎裝備，從而結束了中國運動員在奧運會上穿着國外體育品牌服裝的歷史。經過十年的發展，“李寧”早已成為中國體育用品的第一品牌。　　如果歷史發展走向不變的話，李寧依然會是最大的國產運動服品牌，但是目前，星耀已經有超越李寧的跡象了，或許，要不了多久，星耀就能取代李寧現在的地位。　　這主要的功勞，自然便是解夢��的，她的商業水準，集團內的每個人都相當的認可，當然，唐昱是最認可的，要不也不會那麼放權去安心當甩手掌柜。　　“誰說不是呢，唐昱這個甩手掌柜的當的是瀟洒，苦命的是我們這些打工者。”　　周曉虹苦笑着搖了搖頭，此時她已經是維科的總經理了，而之前的那個百聆電視機廠早在一年前，就合併入維科，現在的維科不僅僅生產VCD，經過幾次改革和引進設備，維科已經能夠自主的生產彩電，維科的彩電在國內的銷售情況還是很不錯的，足以和長虹康佳甚至是國外的西門子索尼等品牌抗衡。　　“呵呵，你們也別抱怨了，唐昱也是太忙了，沒有時間顧及你們，雖然你們可能累點，不過卻也充分的證明了唐昱對你們的信任，而且沒有唐昱的干涉，你們做起事來也會自由一些，不會束手束腳。”方建銘笑着說道。　　唐昱的這幾年的發展，方建銘看在眼裡欽佩在心中，小小年紀就可以如此在各方勢力中周旋的如此如魚得水，偌大的一個黑水國際就在他的一手策劃下有聲有色轟轟烈烈的搞了起來，甚至起到了竟然的效果，印尼的那次事件，讓商界的所有大佬都認識到了黑水國際，認識到了這個剛剛崛起的新興勢力，與黑水國際相比，無論是星耀還是維科，還真都有些微不足道。　　“對了，你們誰知道唐昱這次找我們來有什麼事？把我們大家都聚在一起，這還是頭一次呢。”一直在旁邊沉默的姜萬勐突然開口道。　　所有人都相互對視了一眼，搖了搖頭。　　“可能是關於創建电子商務網站的是吧。”唐天宇遲疑了一下說道。　　“电子商務網站？什麼电子商務網站？”對於複製亞馬遜奇迹這件事情，方建銘也不知道，九十年代，電腦在國內的普及率相當低，會玩電腦的人很少，會上網的就更少了，像电子商務這樣的專業名字，一般人是肯定不懂是什麼意思的。其實不要說這個年代的人不明白，便是十年後電腦已經走入千家萬戶，真正明白电子商務是啥意思也不多，不過如果說網購的話，大家估計都能明白。當然，目前這個年代，大家便是網購都不咋明白。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到唐天宇的身上。　　“前天小昱和我說要搞個像亞馬遜一樣的網站，要複製亞馬遜奇迹，我想小昱這次召集大家過來，可能就是要談這件事情。”唐天宇解釋說。　　“複製亞馬遜奇迹？我們似乎幫不上什麼忙吧。”解夢姬皺着眉頭樹說道，她有留美經歷，屬於更加專業的職業經理人，自然不會不知道亞馬遜的商業奇迹，創立幾年，沒有盈利便有數百億美元的市值，哪怕是愛天天發生奇迹的硅谷，也是這幾年最顯眼的哪顆星。　　“誰說你幫不上忙的。”唐昱的聲音從會議室外傳來，話音剛落，唐昱便和楊涵寧一前一后的走了進來。　　笑着看了眾人一眼：“大家近來可好啊。”　　“你這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大老闆終於肯現身了。”周曉虹滿腹怨氣的說道。　　“呀，周姐，你可別這麼說，前些日子真的太忙了，天天早出晚歸的，這不，剛閑下來就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了。再說，我放權給你們，這不是表現老闆對員工的信任嗎，信任你們的能力，信任你們的人品，你們可別不領情啊，你們應該感覺榮幸才是。”唐昱走到會議桌的首席位置坐了下來，楊涵寧坐在了他右邊的下首。　　“還榮幸呢，我們幾個都快被累死了。”解夢��插科打諢，唐昱趕忙避過去不接話，確實，自己這幾年當甩手掌柜當的太舒服，這些員工，尤其是高層領導人，肯定累壞了，滿腹怨言，發幾句牢騷也是應該的。　　“老弟，你這次把我們都找來，真的是為了那個什麼电子商務網站的事情？”方建銘問了一句，他可完全不明白那玩意兒，不知道自己能幹啥，有句話他一直認為能正確，那就是，要掙自己掙得了的錢。　　“有一部分網站的原因，不過更多的則是我想創立一個集團，把名下的公司都整合進去，這樣，資源整合起來，也更加好管理和發揮作用。”唐昱沉聲道。　　“創立集團？”方建銘一愣，隨即眉頭慢慢的舒展開了，他已經猜到了唐昱的想法。　　“嗯，現在大家都各自為營，無論是星耀、維科還是剛創建不久的鋒行快運，現在都是獨立出去的，這其中無形中浪費了很大一部分人力物力，所以我想創建一個集團，將幾家公司劃歸到這集團的名下，進行統一的管理。”唐昱解釋道。　　唐昱的話讓所有人都微微皺起了眉頭。　　“統一管理？這恐怕不行吧，你名下的產業不少啊，都各不相關的，就比如維科和星耀，一個是电子家電行業，一個是服裝行業，兩個八竿子達不到一起去，怎麼統一管理啊。”周曉虹皺着眉頭說到。　　“呵呵，周姐，我說的這個統一管理並不是將所有的東西都整合到一起，而是把能整合到一起的東西放到一起，比如財政方面，現在維科、星耀和鋒行都有自己獨立的財政部門，如果把這些部門整合到一起，不但可以節約不少人力，同時三家的財政資源也可以共享，無形中就會增加了工作效率，不單單是財政部門，還有市場部、策劃部等等，三個部門的人員都可以整合到一起來，而那些具體的事情則依舊是專人專管，比如周姐你依舊管理維科的日常運作和決策，夢姬姐你還管理星耀那方面。”唐昱笑着解釋道。　　其實將所有唐昱旗下的公司整合在一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可以相互監督，統一的財務會更加透明化，雖然唐昱相信在場的所有人都不是那種貪婪之輩，對他們也都放心，如果不放心的話唐昱也不會將幾個企業交到她們手中這麼長時間一問都不問，集團的成立可以讓唐昱更好更方便的掌握這幾個企業的真實動態。　　“大家對這件事還有什麼意見沒有。”唐昱掃了一眼眾人，見所有人都沒有出言，便拍案叫板道：“好，既然如此拿這件事情就這麼定了，方哥，你明天就去省工商局註冊一個集團，之後便以這集團的名義收購星耀、維科和鋒行。”　　事實上，不管整合不整合到一個集團里，都還是唐昱說了算的，他都決定下來了，別人自然也沒法反對，而且唐昱說的，也確實在理。　　“好。”方建銘點頭道，隨即又問了一句，“集團的名字你打算叫什麼。”　　“這個？”唐昱摸了摸鼻子，“這個我還真沒想過。”　　“就叫昱飛集團吧。”楊涵寧忽然開口道，“唐昱的昱，飛翔的飛。”　　“昱飛？欲飛，好名字，好，就叫這個了。”唐昱品味了一下，拍手叫好，昱飛與欲飛諧音，寓意很不錯，展翅欲飛。

# 第六百一十四章 悶騷的小叔

　　“好的，那我明天就去註冊集團。”方建銘點頭道。　　“嗯，那麼接下來我就簡單的任命一下，夢姬姐為服裝部經理，主管星耀那方面。”　　這個自然是沒有疑問的，她原本就是負責服裝這方面的，星耀也是在她的手上才發展起來，交給別人的話，還怕別人玩不轉了，星耀裡邊，幾乎都是解夢��提拔的人，當然，唐昱完全不擔心功高震主的事情，他有的信心和手腕處理類似的事情，對解夢��也不缺乏信任，如果是另外一個老闆的話，就未必有這樣的膽魄了，對公司也不敢放權到這個地步，這就是唐昱的獨到之處。　　“周姐呢，她做电子家電部門的經理，這個想必大家也沒有疑問，周姐就主管維科那方面的事情，周姐這幾年在維科也待熟了，負責自己最上手的工作。同時，還有一點必須提出來，那就是你們幾個企業的財政部要劃分出來，然後統一到一起，這才像一個集團，各個部門雖然都要有自己的財務部門，但是總的財務，肯定得歸屬到集團裡邊，而這財政部的經理么……”　　說到這，唐昱頓了頓，這個財政部可以說是整個集團最為重要的部門之一，手裡掌握着整個集團的命脈，這個職位，有着無比大的權力，是公司的財神爺，公司走賬報賬，都得經過這邊，而且是要把好幾個部門的財政整合到一起，權力簡直大的沒邊，再者，整天和錢打交道，呵呵，大家都明白，所以，這個部門，必須是一個唐昱最為信任的人才能擔任。　　“這財政部的經理嗎，我看就由涵寧姐擬擔任了。”唐昱笑着看着楊涵寧。　　“什麼？”楊涵寧驚愕的看着唐昱，就連她自己都沒有想到唐昱會讓自己擔任這個財政部經理。　　對於唐昱任命楊涵寧為財政部經理這件事，除了楊涵寧自己和唐天宇兩個人意外之外，其他所有人似乎早就知道這個結果一樣，臉上沒有任何異樣。　　他們早就察覺到唐昱和楊涵寧的關係不一般，現在只不過更加確定而已。論說公司裡邊唐昱最信任的人，自然是楊涵寧和小叔兩個，只不過他小叔不可能去負責財政部門，所以，財政這邊，自然是由楊涵寧來負責，也算是眾望所歸了，至於能力嗎，誰不是學出來的，有唐昱在，也不怕別人搞欺上瞞下的那一套。　　“小昱，你、你還是把這個位子讓給別人吧，我怕我做不來。”楊涵寧搖了搖頭道，這個部門的權力之大，楊涵寧是非常明白的，她這幾年跟隨這唐昱，完全的成長為一個商界的女強人，對於經商，一點也不陌生。　　“涵寧姐，或許以前的你擔任這個職務會有些力不從心，不過在經歷這幾年的磨練，我想涵寧姐你一定可以勝任的，我們大家都相信你有這個能力，怎麼你自己反倒退縮了呢，財務方面的工作，你以前也是接觸過的，現在只不過是一個更龐大的財務部門罷了，我相信你，相信你能做好。”唐昱勸了一句。　　“我、我真的可以么？”楊涵寧遲疑的看了唐昱一眼。　　感受到楊涵寧的目光，唐昱微笑着點了點頭，眼中滿是鼓勵之色。　　“那、好吧，我就試試。”唐昱的鼓勵讓楊涵寧應承下了這個職位，反正自己不懂，還可以問他呢。　　“嗯，你一定能行的。”唐昱點了點頭，轉過頭看向姜萬勐，“姜大哥呢就來擔任科研部的經理，主要負責VCD的更新換代和其他家電的改良。”　　姜萬勐點了點頭，他原本就是負責這方面的工作的，從最初的VCD的研發都後續的改良等等，一直都是他負責，他是這方面的專業人才，其他人無法取代他在集團內的地位，這個位置，也只能是他來做才能服眾，而且，就技術方面來說，在視聽技術領域，不過是集團內部，便是放眼全國，也找不出幾個人比他更加在行。　　說著，唐昱又看向小叔唐天宇，“小叔，你負責網站這塊，咱們的這個網站現在還處在口頭階段，還沒有正式的研發，所以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里你的工作可能會忙一些，一定要儘快的把這個網站給我弄出來，有了這個網站，我們的服飾和家電也就多了一條銷售渠道，對我們的企業有很大的促進作用。雖然國內這方面起步會比較晚，但總會多一條財路嘛，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把這個網站給運作上線。”　　唐天宇苦笑着點了點頭，心裏不斷地嘀咕着，這小子，把這最苦的工作交給你小叔我了，真是夠意思。　　“小叔，你那邊如果有什麼資金上的需要儘管提出來，我一定滿足你，至於人員上么，相信小叔你會自己想辦法的，畢竟你認識的IT人比我們認識的多得多，技術方面，就全靠你來搭架子了，其餘的自然是我們來，這方面，小叔你一定要領起事情來，儘快把網站做好，我們的日程安排很簡單。”　　會議室里很安靜，所有人都在聽唐昱的安排，“至於這個總經理的職位，方大哥，就交給你了。”　　方建銘剛張開嘴要說什麼，便被唐昱擺手打斷了，“方大哥，你別推脫，沒有人比你更適合當這個總經理的位子了，你有着豐富的管理經驗，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管理好昱飛的。”　　方建銘曾經是方家的第三代的領軍人物，整個方家的企業基本都是他全盤掌控運作的，雖然現在方家沒落了，可追其根本卻不是方建銘的錯，而是方建勛等那些不學無術眼光短淺之人的錯。　　方建銘沒有推脫，點頭應承了下來，隨即問道，“那你呢？你把我們都安排玩了，你自己呢？”　　“我？我繼續當我的甩手掌柜啊，我昨天剛辦完遼海理工的入學手續，我要上學了，哈哈哈，你們就繼續辛苦吧，不要以為我回來了，你們就能偷懶了。”　　“上學？”眾人驚愕的看着唐昱，隨意便是一陣無語，一大幫人為了他的公司在這忙活着，他自己呢，跑去學校躲清閑去了，這甩手掌柜當的可真徹底。　　“嗯，我今天早上剛去報道，本來打算在那上課的，不過今天把大家聚集到這裏又不好意思不來，所以就翹課了。”唐昱摸了摸鼻子，上學第一天就翹課，也虧他做得出來。　　不過上課，上個毛課啊，有見過一個資產數十億甚至有可能上百億的人乖乖的坐在教室裡邊聽課的嗎？而且還不是MBO課程，是單純的大學課程。　　“所以嘛，以後的昱飛就靠你們大家了，我們這裏的人只是昱飛以後的骨幹，當然，諾大的一個集團不會就這幾個部門，市場部、人事部，還有鋒行快運的運輸部等部門的籌建就交給方大哥你了，你能者多勞，就多操操心。”　　方建銘突然有種撫頭問蒼天的衝動，啊，遇人不淑啊。　　“既然大家對這安排都沒什麼意見，那就先這麼定了，本來呢我打算把百佳也劃歸到昱飛里，不過想了想還是算了，百佳不是我一個人的，還有香江李先生的很多股份，以後大家就在一起工作了，相互之間也就多照顧照顧希望大家工作愉快。”唐昱站起身來，笑着說了幾句結束語，說完，唐昱便率先走出了會議室。　　唐天宇起身緊跟着追了出來。　　“小昱，你等一下。”　　唐昱停下腳步看着身後的唐天宇問道，“怎麼了小叔，還有什麼事情么？”　　“小子，你如實交代，你和楊涵寧什麼關係？”唐天宇一臉壞笑的看着唐昱。　　“什麼什麼關係啊？”唐昱裝傻的說道。　　“你別和我裝傻，你倆要是沒關係，你會把財務經理的位置給她？你是不是和她有私情，從其他人的表情上看，他們似乎對於你把這個位置給她的決定並沒有驚訝，其他人應該都知道寫什麼，你也別瞞着小叔我了，趕緊和我說說，你和她是不是有一腿。”唐天宇一臉八卦之色。　　“什麼叫有一腿，我聽的怎麼這麼彆扭呢，而且小叔，你怎麼忽然這麼八卦起來了呢，我記得你以前可不是這樣，對於這種八卦消息你通常都是不屑一顧的。”唐昱白了唐天宇一眼，卻沒有回答他的話。　　“你別打叉，趕緊老實交代，否則我回家可要把這件事情告訴大哥大嫂了啊。”唐天宇出言威脅道。　　“得得，攤上你這個八卦小叔算我倒霉，好吧，我承認我坦白，我和涵寧姐的關係的確很好，但這卻並不是我把這財政部經理交給她的主要原因，讓她擔任這個財政部經理是因為她有這個能力，她可以勝任這個職務，這麼多年她跟在我身邊跑前跑后，很多事情都是她幫我辦的，前段時間她還去日本收購日本公司和大型機床，對於涵寧姐的辦事能力，我們都不用懷疑，更何況早在東陵的時候，她就幫我管理過以前那家百聆電視機廠的財務，她對財務這方面自然不會陌生，在我認識的人里，沒有哪個人能比她更適合這個職位的了。”唐昱輕聲說道。　　“嘖嘖嘖……”唐昱還沒有說完，唐天宇便戲謔的笑着，嘴裏發出嘖嘖的聲音，“看看，看看你，我剛說了一句話，就找來你這麼一大篇子的解釋，我又沒有懷疑楊涵寧的辦事能力，你緊張個什麼，我只是想問問你倆發展到哪一步了，你老爸老媽而二哥都知道么？”　　“你……”看着唐天宇那滿臉的邪笑，唐昱無奈的露出了一副敗給你的表情，以前一直以為唐天宇是一個文弱書生，除了書本上的東西之外，其他的事情不會再關心，現在才知道，以前的思想錯了，大錯特錯，唐天宇雖然表面上文靜不愛說話，可心中卻全是八卦的思想，唐天宇的這種狀態用後世人的說法就叫做――悶騷。　　嗯，唐天宇是悶騷型的，這是唐昱給這個小叔下的定義。　　“唉……”唐昱悠悠的嘆了口氣，“老爸老媽不知道，我不想讓他們知道，你也知道我爸我媽那保守的思想，我爸還行，他在政府工作這麼多年，見多識廣，思想相對開放一些，可老媽卻一直都是頑固的傳統派，讓她知道我和涵寧姐的關係的話，恐怕她第二天就會去找涵寧姐談話，不過這件事二叔知道，他倒沒說什麼，反倒幫過我幾回。”　　“二哥知道？還幫過你？這二哥也太沒正事了。”唐天宇嘟囔了一句，見唐昱轉過頭面色不善的看着自己，立刻調轉話鋒，“不過小叔也支持你，你放心，我是不會告訴大哥大嫂的，還真沒看出來，你小子挺有能耐的么，小小年紀就懂得包二奶了。”　　“哦我的天啊，小叔，我一直都以為你是個正人君子，現在才發現，腦海里竟然如此多的流氓市井的思想，竟然連包二奶這樣的緊跟時代潮流的詞語都知道，我真是太佩服你了，我真懷疑，孔老夫子如果聽到你現在這些言語，會不會把你逐出文人的這個陣營。”　　面對唐昱的嘲諷，唐天宇竟然面不改色的笑着說道，“習慣就好習慣就好。”　　唐昱不再理會突然流氓起來的小叔，抬手看了看手錶，“呀，都十一點多了，走吧，我請大家吃頓飯。”唐昱轉過身對着從會議室里出來的眾人說道。　　“那感情好啊，我最喜歡別人請我吃飯了，我今天可要好好的宰宰你這個王老五一把。”謝夢姬嘿嘿一笑道。　　百佳地處省城最繁華的商業街上，斜對個就是一家名為食為天的酒樓。　　除了百佳，唐昱也懶得再去找其他飯店，直接奔食為天而去。　　“給我們找間中包。”進入食為天後，唐昱對迎面走過來滿臉笑意的女服務員說道。　　“好的，幾位請跟我來。”那女服務生帶着唐昱幾人來到二樓的一間包房中。　　待所有人都坐定后，那女服務生將手中的菜單遞給了唐昱，“先生，請問你想吃點什麼？”　　服務行業做時間長了，這眼力自然就練出來了，雖然眾人中，唐昱的相貌看起來最年輕，可是從唐昱走路時所處的位置，那女服務生便判斷出來，這群人中，這個最年輕的人地位最高。　　唐昱打開菜單，隨便的點了幾個感覺上不錯的菜之後，把菜單遞給旁邊的方建銘，“方大哥，你也來點幾個。”　　方建銘也沒客氣，接過菜單點了幾個后，看向其他人，“你們也點幾個愛吃的。”　　“不用了不用了，你倆點的已經夠吃了，再多點就浪費了，我們又吃不了那麼多。”唐天宇笑着搖了搖頭，看向其他三女，楊涵寧三女也搖了搖頭，表示不再點了。　　“那行，就先點這麼多。”方建銘笑着把菜單闔上，遞給那服務生，又加了一個這邊的招牌菜，佛跳牆。　　佛跳牆是福州一道集山珍海味之大全的傳統名菜，譽滿中外，被各地烹飪界列為福建菜譜的“首席菜”，至今已有百餘年的歷史。如此美味佳肴，何以叫“佛跳牆”？以下為民間流傳和學者研究的多種典故。在福州民間有三種傳說。　　其一是：據傳清朝同治末年（1876年），福州官錢莊一位官員設家宴請福建布政司周蓮，他的紹興籍夫人親自下廚做了一道菜，名叫“福壽全”，內有雞、鴨、肉和幾種海產，一併放在盛紹興酒的酒罈內煨制而成。周蓮吃后贊不絕口，遂命衙廚鄭春發仿製，鄭春發登門求教，並在用料上加以改革，多用海鮮，少用肉類，使菜越發葷香可口。以後鄭春發離開周蓮衙府，集資經營聚春園菜館，“福壽全”成了這家菜館的主打菜，只因福州話“福壽全”與“佛跳牆”的發音相似，久而久之，“福壽全”就被“佛跳牆”取而代之名揚四海了。　　其二是：福建風俗，新媳婦出嫁后的第三天，要親自下廚露一手茶飯手藝，侍奉公婆，博取賞識。傳說一位富家女，嬌生慣養，不習廚事，出嫁前夕愁苦不已。她母親便把家裡的山珍海味都拿出來做成各式菜肴，一一用荷恭弘=叶 恭弘包好，告訴她如何烹煮。誰知這位小姐竟把燒制方法忘光，情急之間就把所有的菜一股腦兒倒進一個紹酒罈子里，蓋上荷恭弘=叶 恭弘，撂在灶頭。第二天濃香飄出，合家連贊好菜，這就是“十八個菜一鍋煮”的“佛跳牆”的來頭了。　　其三是：一群乞丐每天提着陶缽瓦罐四處討飯，把討來的各種殘羹剩菜倒在一起燒煮，熱氣騰騰，香味四溢。和尚聞了，禁不住香味引誘，跳牆而出，大快朵頤。有詩為證：“醞啟葷香飄四鄰，佛聞棄禪跳牆來。”　　其四和其一不完全相同：“佛跳牆”是閩菜中居首位的傳統名餚。據傳，此菜起源於清朝末年，福州揚橋巷官銀局的一位官員，在家中設宴請布政司周蓮，官員夫人親自下廚，選用雞、鴨、肉等20多種原料放入紹興酒罈中，精心煨制而成葷香的菜肴，周蓮嘗后贊不絕口。事後，周蓮帶衙廚鄭春發到官銀局参觀。回衙后，鄭春發精心研究，在用料上加以改革，多用海鮮，少用肉類，效果尤勝前者。一八七七年，鄭春發開設了“聚春園”菜馆后，繼續研究，充實此菜的原料，制出的菜肴香味濃郁，廣愛讚譽。一天，幾名秀才來館飲酒品菜，堂官捧一壇菜肴到秀才桌前，壇蓋揭開，滿堂葷香的菜肴，秀才聞香陶醉。有人忙問此菜何名，答：尚未起名。於是秀才即席吟詩作賦，其中有詩句雲：“壇啟葷香飄四鄰，佛聞棄禪跳牆來。”眾人應聲叫絕。從此，引用詩句之意：“佛跳牆”便成了此菜的正名，距今已有100多年的歷史。　　由於“佛跳牆”是把幾十種原料煨於一壇，既有共同的葷味，又保持各自的特色。吃起來軟嫩柔潤，濃郁葷香，又葷而不膩；各料互為滲透，味中有味。同時營養價值極高，具有補氣養血、清肺潤腸、防治虛寒等功效。上席時如配以蓑衣蘿蔔（白蘿蔔切成的絲）一碟、油芥辣一碟、火腿拌豆芽心一碟、冬菇炒豆苗一碟，再用銀絲卷、芝麻燒餅佐食，更是妙不可言，其味無窮。　　說起佛跳牆這道菜，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並且做過各種想象，但是真正吃過佛跳牆的人卻很少，博學如梁實秋先生雅舍談佛跳牆，最後卻轉到了紅燒肉，何況我等凡人。幸哉中國內涵外延豐富的漢字漢語，為我們描述當時的福州名菜“壇燒八寶”。　　關於佛跳牆的典故，多得像極了好萊塢大片的中文名字，但是無論是“壇燒八寶”還是“福壽全”，都沒有“佛跳牆”這寥寥三個字帶給我們無窮的想象和享受。　　以十八種主料、十二種輔料互為融合。其間幾乎囊括人間美食，如雞鴨、羊肘、豬肚、蹄尖、蹄筋、火腿、雞鴨肫；如魚唇、魚翅、海參、鮑魚、乾貝、魚高肚；如鴿蛋、香菇、筍尖、竹蟶。三十多種原料與輔料分別加工調製后，分層裝進壇中，就好像一部野心勃勃的賀歲片，大腕薈萃自然不同凡響。　　佛跳牆之煨器，多年來一直選用紹興酒罈，壇中有紹興名酒與料調合。煨佛跳牆講究儲香保味，料裝壇后先用荷恭弘=叶 恭弘密封壇口，然後加蓋。煨佛跳牆之火種乃嚴格質純無煙的炭火，旺火燒沸後用微火煨五六個小時而成。如今有的酒店宣揚自己的菜品如何香氣撲鼻，與佛跳牆相比的確欠一點含蓄。　　真正的佛跳牆，在煨制過程中幾乎沒有香味冒出，反而在煨成開壇之時，只需略略掀開荷恭弘=叶 恭弘，便有酒香撲鼻，直入心脾。盛出來湯濃色褐，卻厚而不膩。食時酒香與各種香氣混合，香飄四座，爛而不腐，口味無窮。　　這邊的佛跳牆，就全國來說，都算是很正宗菜，在附近也是遠近聞名的，方建銘點完菜后，轉頭看向眾人又問了一句，“你們喝點什麼不，比如喝點酒。”　　“大中午的，我可不喝酒，你們誰要喝的話，吱聲。”唐昱搖了搖頭，他早就想嘗嘗正宗的佛跳牆了，卻一直沒有機會，這次總算是找到機會了，他不要酒，其他人也都搖頭表示不要。　　“好，那就不要酒了。”　　“眾位請稍等，我這就吩咐廚房給各位上菜，那麼我就先出去了，各位有什麼需要的話直接喊我就行，我就在門口。”那服務生很有禮貌的說了一句后，退了出去。　　“對了老弟，剛剛我就想問你個問題，可一直沒騰出功夫。”方建銘轉頭看向唐昱。　　“什麼問題方老哥你就問吧。”唐昱笑着說道。　　“你不是一直在忙着黑水國際的事情么，怎麼突然又想起了上學了呢。”　　黑水國際被國家收回這件事情，知道的人並不多，所以方建銘才會有此疑惑。　　“黑水國際被國家收回去了，我已經從中脫離了出來。”唐昱苦笑了一下。　　“被國家收回？”方建銘現實驚愕的皺起眉頭，不過很快眉頭便舒展開來，政治方面方建銘多少還了解一些，黑水國際那麼恐怖的一股勢力，國家是不會放心的將他交予個人的手上的，被收回去，似乎也是理所應當的，他之前還以為，唐昱的背後有沈睿鴻，更有何老和趙老這樣影響力巨大的人在支持着，還以為能把黑水國際捏在手中呢，事實上，那種部門，國家根本不可能給四人捏着的，國家有的是辦法卡黑水國際的路子，單單一條軍火限購外加對退役軍人的政策裡邊設定補充條款，就足夠把黑水國際限制的死死的，所以，國家要收回，唐昱一點脾氣都沒有，想法牢騷都沒有地兒。　　“那國家給你什麼補償了沒有，他總不能白拿這擁有幾十億市值的公司吧。”　　“補償？有啊，他們答應鋒行快運在未來的五年中，免除一切過路費過橋費，等同於軍車的待遇，這便是他們對我的補償。”　　“免除五年的過路費過橋費？就這些？”方建銘驚訝的問了一句。　　“就這些。”唐昱苦澀的點了點頭。　　的確，和幾十億市值的黑水國際相比，鋒行快運五年的過路費過橋費實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就算是五百輛車每天都玩命的跑，往報廢里跑，五年的過路費過橋費也不可能跑出幾十億啊。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次雖然我看似吃了點虧，不過總會有回報的時候，這年頭什麼都好還，就人情不好換，國家欠下我這麼大一個人情，我會慢慢的討回來，細水長流。嘿嘿，別人想讓國家欠一個人情都沒有機會呢，這次讓國家欠下這麼大的人情，我也認了，這可是個了不得的機會，國家日後對待我們，總要放寬點政策的，即便是不把我們當做華為和三一重工這樣的紅頂商人來對待，在便利上也少不了我們的，總要區別對待，這年頭，能給國家貢獻幾十個億的，不說民企，便是大型央企也沒有幾個。”　　唐昱笑了笑說到。　　看着唐昱臉上的笑容，方建銘打心眼裡佩服，那可是幾十個億，就這麼拱手讓人，可唐昱卻還能在這談笑風生，這件事要是放在方建銘身上，就算不去跳樓自殺，估計也會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把自己關起來鬱悶的要死吧，像唐昱這樣風輕雲淡的，他想不到誰能做到。　　方建銘又哪裡知道，唐昱自持有重生的金手指在手，根本就不會把幾十個億的損失放在眼中，黑水國際的利潤他也不看在眼裡，更重要的是那個職位能夠代表的意義，現在有百分之十五的股份，是第二股東，也算是個安慰吧，總比沒有強。

# 第六百一十五章 宋宛如歸來與鐵本事件

　　“呵呵，不說這事了，說起來就讓人心煩。”唐昱洒脫的笑了笑，轉移了話題，“對了方哥，我剛剛忽然想起一個人可以勝任昱飛的人事部經理一職。”　　“哦？誰啊。”方建銘問道。　　“宛如姐啊。”唐昱笑着說道，“宛如姐是國外留學回來的經濟學碩士，回國后又先後創辦了一家电子儀錶廠，黑水國際她也出了不少力，我既然要撤出來，宛如姐自然也不會呆在那邊，她肯定也是要撤出來的，宛如姐無論是理論上的只是還是實踐上的知識，都豐富無比，絕對可以勝任人事部經理，也省得我再費腦子另外找人了。”　　“宛如如果願意當這個人事部經理自然是再好不過了，之前我還想着，你會在集團內部提拔呢，既然準備讓宛如姐親自出馬，那自然是完美無比，哦，對了，今天宛如姐怎麼沒來，你沒通知她？”方建銘和宋宛如認識比唐昱認識宋宛如還早呢，他自然對宋宛如的能力再清楚不過了，宋宛如有能力，有資歷，有背景，來當這個人事部的老大，最合適不過。　　“宛如姐前幾天去西安宋家老爺子那了，估計也就這幾天就回來，本來這事在剛剛的會上就應該提出來的，不過陰差陽錯的就給忘了，不過現在大家都在，提出來也不晚。”唐昱笑着說道。　　“嗯，如果宛如真的能來的話，那麼我的壓力也就減輕不少，她的管理能力毋庸置疑。”方建銘點頭道。　　“昱飛集團的籌建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慢慢來不急，現在最急迫的恐怕就是小叔你的網站了，只要你網站創建起來之後，我就會投入大筆資金做宣傳，先把它炒起來再說，等有了人氣，其他一切就都順理成章了。反正現在，國際上網絡科技股火熱的一塌糊塗，哪怕是賠本賺吆喝也大有人才，股東還願意買賬。”唐昱對唐天宇說道。　　“嗯，我回去之後就聯繫我的幾個學生和以前的同學，網站的製作所念不難，不過想要做的精美，就要花費一些時間了我爭取一個月就把這個網站設計好。”唐天宇說道。　　事實上，網站做起來雖然很容易，只要捨得燒錢，很快便能燒出來，但是电子商務不一樣，還需要第三方支付等等，國內此時都沒有一個成熟的平台，一切都需要從頭做起，都靠自己搞，一個月也是相當緊張的。　　“嗯，好，那我就給你一個月的時間。”唐昱點頭，又看向周曉虹和謝夢姬，“周姐夢姬姐，你們回去之後讓廣告部把電視台的廣告給改了，在每個廣告下面都要把我小叔設計的那個網站的網址加上去，哦，說道網址，我們似乎還沒有給這個網站取名字，你們幫我想想，應該取一個什麼名字呢。”　　唐昱似乎也有些無奈，都準備運作一個網站去納斯達克上市了，可是臨開發之前，居然連個名字都沒有。　　隨着唐昱的話落，眾人開始唧唧喳喳的商量了起來，可商量了半天，卻沒給出唐昱一個結果。　　“這樣吧，我們這個網站既然以購物和电子商務為主，那麼不如就叫做酷購網吧。”唐昱看沒人發表意見，那就只有他自己取個名字了。　　“酷購網？嗯，不錯，挺好聽的，好，就叫這個了。”唐天宇嘟囔了兩句酷購網，感覺挺順口的，點頭說到。　　就在眾人閑聊之餘，才也基本上都上來了，唐昱起身，拿起身前的杯子，裏面到了點飲料，“來，我就用這飲料來代替酒，為我們昱飛的崛起，我們乾杯。”　　“乾杯。”所有人都站了起來，端起裝着飲料的杯子齊聲喊道。　　“為了酷購的崛起，乾杯。”　　“乾杯。”　　一時間，房間中的氣氛熱烈了起來。　　飯局結束后，就在唐昱要走的時候，方建銘叫住了他。　　“老弟，你等等。”　　“怎麼了方大哥。”唐昱輕聲問道。　　“老弟，你這周日有時間么？我家老爺子想要見你一面。”方建銘走到唐昱身邊說道。　　“方老爺子又要見我？他老人家、他老人家現在還好么？”方建銘家的事情唐昱多少聽說了一些，本來一個諾大的大家族，就被幾隻蛀蟲給搞垮了。方家老爺子上次都被氣病了，老人家這麼大的年紀，身體估計也不怎麼好。　　果然不出唐昱所料。　　“你說能好么，本來我都已經和那個家劃清界限了，發過誓不再踏進那個家門，可是昨天當看到爺爺滿臉憔悴的樣子來找我的時候，我就再也狠不下心來了，那群人的確可恨，可是最後讓爺爺這個已過古稀的老人家來收拾殘局，也未免太殘忍了。”方建銘眼神中滿是悲痛之色。　　“收拾殘局？不至於吧，怎麼說方家都是一個大家族，就算開始沒落，也不至於這麼快就變成殘局吧。”唐昱輕聲道。　　“唉，老弟你是不知道方建勛那群傢伙有多麼無能，前天我以前寶之源的一個下屬給我打電話，就和我提起過方建勛的荒唐，那天一個外地商人去公司，想要拿到生命核能的地區代理權，這件事情要是成了的話，可以說是給處於低迷寶之源打了一針強心劑，可是你知道方建勛那個白痴怎麼做的么，他竟然因為對方的方言聽不懂，而把人家趕了出去，對方是陝北地區的商人，陝北是寶之源商業覆蓋網中的一個盲區，本來這是一個開拓市場好機會，那個白痴竟然因為聽不懂人家的方言而把人家趕了出去，你說寶之源交到這樣的敗類的手中能有好么。”方建銘滿臉悲憤之色，想當初他在寶之源中投入了多少心血，現在看着它在那個白痴手裡一天天的衰落，方建銘的心中在滴血啊。　　聽到方建銘的解釋，唐昱也無語了，那個方建勛真是極品，極品――敗類。　　“那方老爺子找我是為了什麼啊，讓我幫他管教那個不成器的孫子？可是貌似我還沒這個能耐啊。”唐昱問道。　　“具體的我也不太清楚，爺爺只是求我讓我幫他聯繫你，至於具體他找你干什麼，我就不知道了。”方建銘搖了搖頭道。　　“嗯，行，周日我一定去。”唐昱沒有猶豫，爽快的開口答應了，方家，具體的說是方博臻老爺子對自己曾經有過不小的幫助，如果沒有老爺子的點頭，方建銘當初也不會更不敢從家族裡挪用出那麼多資金來供唐昱來研發VCD。　　“謝謝兄弟了。”方建銘感激的拍了拍唐昱的肩膀，方家的確對唐昱有過幫助，可唐昱對方家的幫助更大，當初要不是唐昱的提醒，恐怕大半個方家都會賠在海南的房地產泡沫中，而之後唐昱又多次為方家出謀划策，無論是綠茶的項目，生命核能的項目還是礦泉水市場，甚至是會所的建立，都是唐昱的主意，這些無一不是價值千金的金點子，雖然因為現在的方家是方建勛那白痴當家，這些項目註定要破產，可卻絲毫不能打折唐昱對方家的恩惠，點子是金點子，撈不着金子，只能怪你自己沒本事。　　最主要的是方建勛當初竟然想要吞併掉唐昱一手經營出來的VCD項目，方家如此做，無疑等於以怨報德，如果是普通人處在唐昱的這個位子，恐怕早就把方家恨透了，更不會和方家老爺子見面。　　“方大哥，我這人恩怨分明，誰對我好誰對我壞，我分得很清楚，你和方爺爺對我有恩，數次幫助我幫助我的公司渡過難關，這些我都記在心裏，對我不好的不是你們，而是方家的那群害群之馬。”唐昱笑着說道。　　出了食為天，和眾人分開后，唐昱剛坐上返家的出租車，電話便響了。　　“喂，小昱，我是你宛如姐。”電話那頭傳來了宋宛如柔柔的聲音。　　“哦，宛如姐啊，你回遼海了？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不是預定明後天才會回來的么。”唐昱笑着問了一句。　　“還不是因為你，好了，不在電話里聊，你來我家門口的那家茶樓，咱們見面聊。”說完，宋宛如便掛了電話。　　唐昱放下電話，對身前的出租車司機說道，“省機關大院。”　　那司機透過後車鏡詫異的看了唐昱一眼，心中暗自嘀咕，看來這小子是個官二代啊，難怪穿着這麼光鮮。　　穿着光鮮這倒是真的，畢竟今天要開會，為了彰顯出這個會議的隆重和嚴肅，唐昱在楊涵寧的陪同下，在離開校園之後，直接到阿瑪尼專賣店買了一身西服。　　阿瑪尼是唐昱最鍾愛的一款西服，就設計風格而言，它們既不潮流亦非傳統，而是二者之間很好的結合，其服裝似乎很少與時髦兩字有關。喬治・阿瑪尼的設計遵循三個黃金原則：一是去掉任何不必要的東西；二是注重舒適；三是最華麗的東西實際上是最簡單的。 這是喬治・阿瑪尼對自己非常精準的評價。而美國時裝設計師比爾・伯拉斯評價這樣阿瑪尼和他的服裝：“他的女裝款式的設計，的確有獨到之處，無懈可擊。他是時代的天才。”不是男女性別的截然劃分，不是日裝和晚裝的嚴密分界，阿瑪尼特立的風格、個性的色彩和文化衝突與交流造就的時髦使他自1980年代起就一直被認同是最有影響力的時裝設計師。　　金融街權力套裝GiorgioArmani是華爾街的最愛，男人們為了能擁有一件而一擲千金，女人們則沉迷於其洗鍊風格中所透露出的優雅高貴。一直以來，和GiorgioArmani這幾個字母聯繫在一起的是高雅節制的形象，他的服裝既不顯得無禮或違規，也不會過於華麗和粗俗，在經典高雅和隨意浪漫之間徜徉。GiorgioArmani的服裝帶有階級和品位的意味――不僅僅昂貴，而且還有涵養。大多數情況下，“穿Armani”是一種地位的象徵，儘管這是個推崇個人自由的新經濟時代。不論在任何時間、場合，GiorgioArmani的服裝都沒有不合宜或不流行的問題，許多世界高層主管就是看上GiorgioArmani自我的創作風格，而成為他的追隨者。GiorgioArmani的配件包括了皮件、鞋子、眼鏡、領帶、絲巾等，與服裝一樣講究精緻的質感與簡單的線條。與整天戴太陽鏡搖着紙扇的拉格菲爾德和華麗放縱、作風另類的范思哲相比，Armani更像一位苦行僧――風格既不新潮亦非傳統。他能夠在市場需求和優雅時尚之間創造一種近乎完美、令人驚嘆的平衡：中性色系，優雅的裁剪令人無須刻意炫耀，同時刪去設計中無關的細節，這也是對服裝裁剪的一大貢獻。他的簡約始終遊走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模糊了傳統與現代間抹之不去的界限。Armani在簡約中展現着歐洲傳統服裝所特有的華貴氣質，同時又將現代感巧妙地穿插於傳統意境中，使服裝有種“一眼望不盡”的風情。初看時會覺得很平庸，但第二眼望去，你會感受到它洗去了繁複的高貴以及昂然的現代激情。可能正是這種隱藏於平凡外表下的獨特魅力，才會使他像魔法師一樣操控着大批的忠誠消費者。GiorgioArmani對女裝款式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膽顛覆，從而使Armani套裝成為高級職業女性的最愛。最具有代表意義的是1980年Armani男女“權力套裝（powersuit）”的問世，“權力套裝”成為了國際經濟繁榮時代的一個象徵。這種設計的靈感來自於黃金時期的好萊塢，特點是寬肩翻領和闊腳褲。李察・基爾在《美國舞男》中，身着全套Armani“權力套裝”亮相，這個品牌開始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還別說，此時穿着一身經過精心剪裁的阿瑪尼，唐昱的樣子還真有一副二世祖的樣子額，說是小白臉也成。　　宋宛如所說的那家茶樓唐昱知道，就在機關大院外不遠處，當初有好幾次帶小語馨逛街回來之後，到那家茶樓喝杯茶，歇一歇。　　唐昱走近茶樓，一眼便看到穿着一件白色短袖的宋宛如。　　短袖是緊身的，牢牢地箍在宋宛如的身上，將她那豐滿火熱的身材淋漓盡致的展現了出來，下身是一間緊身牛仔褲，更加凸顯出宋宛如雙腿的修長，再配上腳下的那雙白色的李寧運動鞋，顯得宋宛如如同亭亭玉立的少女一般。　　“宛如姐，在這裏等多久了？”唐昱走上前，在宋宛如的對面坐了下來，笑着問了一句。　　“沒多久，我也剛到。”說完宋宛如便盯着唐昱的臉看了起來，看的唐昱直發毛，雙手不由自主的摸了摸嘴角，剛剛吃飯的時候挺注意的，沒沾到飯粒啊，宛如姐這麼看着自己，是什麼意思呢。　　“宛如姐，你、你找我有事？你別這麼看着我好么，看的我心裏毛毛的。”唐昱輕聲說道。　　撲哧……宋宛如被唐昱的那傻傻的樣子給逗笑了，不由得嫵媚的白了他一眼，“傻樣……”　　唐昱尷尬的摸了摸鼻子，我哪裡傻了，見過傻子能賺幾十個億嗎，當然傻子瓜子例外，人家真是靠傻子發了大財，還變成了大品牌。　　“我從我爸那聽說黑水國際的事情，我怕你出事，就提前趕回來了，不過我剛剛看你臉色似乎沒什麼異樣啊。”宋宛如解釋道。　　她也是剛剛知道黑水國際的消息的，事實上，國家現在還沒有準備動用強制性的手段來收回黑水國際呢，只是通過別人的口透露出口風給沈睿鴻知道，只不過唐昱非常的識趣，國家一透露出這方面的口風，便毫不猶豫的準備把黑水國際交出去，不準備捏在手裡害人害己，鐵本當年的下場，還歷歷在目呢，雖然此時的鐵本還沒有到那個地步，此時的老戴也未必已經萌生了那樣的想法，但是其最終的下場唐昱卻能夠想象得到，想着，唐昱的腦子里又會想起來國家對待鐵本老戴的手段，禁不住打了個寒顫。　　鐵本的老戴是一個從蒿草叢里長出來的苦孩子，他出生在常市一個叫瀆南村的小村莊里。12歲那年，因家裡實在太貧窮，只好輟學去謀生活。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撿廢銅爛鐵。隨着蘇南模式經濟的發展，常市一帶辦起了很多中小型製造企業，老戴就每天去工廠附近拾撿和收購廢舊銅鐵。儘管沒有受過太多的教育，可是他對於經商似乎有特別的天賦，稍稍積攢了一點錢后，他就去買了一輛手扶拖拉機，這樣收購的半徑就一下子大了很多；不久后，他又買回一台壓塊的機器，將收來的碎鐵壓成鐵塊，可以賣出更高的價錢。　　在改革開放后的相當長時期里，能源緊缺一直是困擾長江三角洲企業的最大瓶頸，也正因如此，鋼鐵行業的成長性一直比較好。1984年前後，老戴在自家老院子的旁邊辟出一塊地，掛牌辦起了一家名叫三友軋輥廠的鍊鋼作坊。他從上海鋼鐵三廠等國有企業購買了幾台被淘汰下來的二手轉爐和化鐵爐，形成了簡單的產業鏈。在積累了一定的鍊鋼經驗之後，老戴又跑到常市附近的地方，去承包了一些瀕臨倒閉的國有鋼廠的車間。那是一個體制決定效率的年代，在國有企業廠長手上毫無生機的鍊鋼車間一旦轉到了老戴的手中，頓時就成了賺錢的機器。最多的時候，他名下的承包車間有5家之多。　　1996年，老戴註冊成立了江蘇鐵本鑄鋼有限公司，註冊資本200萬元。“鐵本”之意，以鐵起家，不離本業。到2000年前後，鐵本的廠區面積擴大到了18公頃，擁有1000多名工人，銷售收入超過了1億元。然而，工廠的規模還是偏小，技術水平很低，生產的都是軋輥、連鑄坯等低檔次產品。為了讓鐵本躍上一個新台階，老戴決定傾家蕩產上高爐項目，因為，唯有如此，才能從成千上萬家鍊鋼小工廠里跳脫出來。3年後，鐵本的高爐項目建成，老戴當著數千工人，面對高爐長跪不起，淚水與汗水交混而下。這一年是鐵本的騰飛之年，全年的鋼產量猛增到100萬噸，銷售收入超過25億元。在當年度的《新財富》“中國400富人榜”上，他名列第376位，估算資產為2.2億元。就在高爐項目的建設過程中，老戴的心裏升騰起了一個更大的夢想。　　2001年之後，隨着宏觀經濟的持續高速成長，各種能源全面緊缺，其中鋼鐵和電力是最最緊俏的兩大物資。在鋼鐵市場上，無論是線材還是板材，普通鋼還是特種鋼，價格普遍持續上漲，幾乎到了“一天一價”的地步。鐵本廠的門口，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卡車每天排成長龍，等候提貨，這樣的景象天天出現。按老戴的估算，中國的這股鋼鐵熱起碼還可以延續5年到6年，這應該是鋼鐵人一生難遇的大行情。　　老戴把新工廠的地址選在了長江邊一條狹長的沿岸地帶。在長江中下游一線，有着一條十分顯赫的鋼鐵長廊，由西而東，湖北的武漢鋼鐵、江西的九江鋼鐵、安徽的馬鞍山鋼鐵、江蘇的南京鋼鐵、上海的寶鋼集團，如巨人比身而立，無一不身列“中國百強工業企業”。小學都沒有讀完的老戴，便想把未來的鐵本建在這些國字號大佬們的身邊。　　鐵本的新建計劃得到了常市政府的积極支持。老戴的設想一提出來，當即獲得了市政府的響應。誰都知道，鋼鐵是一個大投入、大產出的產業，鐵本的夢想一下子變成了常市政府的夢想。在常市的很多官員看來，老戴是一個值得信任的人。他面龐瘦削，寡言，平生沒有任何愛好，只是整天窩在工廠里，和技術人員在一起切磋。他是當地出了名的“五、不老闆”――不坐高級轎車，不進娛樂場所，不大吃大喝，不賭博，甚至不住高級賓館，平日生活十分儉樸，家中所有積蓄都投到了工廠里，父親和繼母一直在鄉下種菜務農。他的一家，住在鋼鐵廠里一棟很簡陋的小房子里，房屋的一面牆被大卡車撞了一個口子，他也沒有在意。他常年開的車子是一輛抵債抵來的桑塔納2000，即使是成了富人榜上的億萬富翁，也不改節儉本色。　　在一開始，老戴的設想並沒有如後來那樣宏大。2002年5月，他提出的規劃是建一個比現有產能大1倍多一點的新廠，它的主體建設是兩座高爐和一個14米深的深水碼頭，佔地2000畝，年產260萬噸的寬厚板，總投資額為10億元左右，主要以自有資金滾動投入。　　然而，在有關人士的熱情推動下，鐵本項目一改再改，日漸膨脹。在短短的6個月里，項目規模從一開始的200多萬噸級，加碼到400萬噸級、600萬噸級，最後被定在840萬噸級，規模佔地從2000畝攀升到9379畝，工程概算為天文数字般的106億元，產品定位為船用板和螺紋鋼等較高檔次產品。　　在那個時候，鐵本的固定資產為12億元，凈資產6.7億元。以這樣的資本規模要啟動一個超百億元的項目，無疑是“小馬拉大車”。老戴對屬下說：“地方上這麼支持，上哪兒找這麼好的機遇？”也正是確認了政府支持的信息后，當地銀行對鐵本大膽放貸，於是鐵本一下子獲得了43.99億元的銀行授信。　　一家民營企業要啟動一個投資上百億元、佔地近萬畝的鋼鐵項目，是很難得到中央有關部門批準的。中國的鋼鐵行業是一個有準入門檻的半垄斷性行業，按有關規定，投資額在30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就必須報國家發改委審批，鐵本項目如果照實上報，不但審批流程曠日持久，而且獲準的機會十分渺茫。　　中國經濟改革，向來有“闖關”的傳統，所謂“看見綠燈快快行，看見紅燈繞開行”，很多改革便是在這種闖關中得以成功實施，在日後傳為美談；也有不少在這個過程中黯然落馬，成為違法的典型。這種改革發展與制度設計的落差，成為貫穿中國企業史的一個灰色現象。常市人在鐵本項目上，也嘗試了“闖關”。人們懷有的僥倖心理是，一旦幾億元乃至數十億元投下去，難道還讓已經生出來的孩子再塞回娘肚子不成？　　於是，鐵本的840萬噸項目被拆分成7個子項目和1個碼頭項目分別上報，鐵本相應成立了7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資公司”，在建設用地的權證審批上，用地被“化整為零”，切分成14塊土地報批申請。項目所在的常市高新區經濟發展局在一天內，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項目。老戴日後在看守所里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當時的所有手續都是政府去搞的，我們也沒有去過問這些事。當政府說可以動了，我們就開工了。”　　如果鐵本項目沒有被強行中止，那麼，常市的“闖關”就將成為政府部門积極支持民營企業大膽發展的又一個精彩案例。　　有了政府的鼎力支持，老戴將全部精力都傾注到了項目的可行性上。　　鋼鐵行業儘管在表面上是一個大進大出的行業，可是其贏利的秘密則仍然是規模與成本的控制藝術。100多年前，安德魯・卡內基在打造他的鋼鐵帝國時，天才地發現了這樣的準則。他說：“價格的低廉和生產的規模是成正比的，因此，生產規模越大，成本就越低……降低成本，搶佔市場，開足馬力，只要控制好成本，利益自然就來了。”　　老戴沒有讀過卡內基的書，可是他卻不折不扣地遵循了“卡內基準則”。　　840萬噸的規模，已足以讓鐵本躋身中國最大的鋼鐵公司的行列，當時全國超過1000萬噸的鋼鐵廠只有寶鋼和唐鋼兩家而已。老戴聘用了很多頂級鋼鐵專家參与論證和定位，在技術方面，從鍛熔、煉鐵到燒結、焦化等部分，均採用了國內最先進的設備，高爐則採用國家允許的120噸高爐。　　跟幾乎所有的領域一樣，民營鋼鐵企業一直有成本上的優勢。有資料显示，民營企業煉鐵成本比國有企業每噸要低60元到90元，鍊鋼成本每噸低60元到150元，成品每噸低100元到300元。因而，老戴說：“就像家裡造房子一樣，你去買一套現成的房子，它貴得很，我們自己去買材料造，它就能便宜50％吧。我們搞一個高爐只要3個多億，而人家要7個億乃至8個億。”為了形成長遠的成本優勢，老戴還與澳大利亞的一家公司達成了長期的鐵礦石供應協議，比市場價格便宜很多。當時，他的協議價格為每噸300多元，市場上每噸則在1000元左右，而且這個價格長期不變。　　老戴的這些投資措施，加上鋼鐵市場的持續高溫，使得幾乎所有的人均對這一項目抱以樂觀態度。老戴本人也信心爆棚。他對前來採訪的江蘇媒體記者說：“鐵本要在3年內超過寶鋼，5年內追上浦項。”寶鋼、浦項分別是中國和韓國最大的兩家鋼鐵廠，分列全球第五、第三。棋局中的一枚棋子當老戴豪言要“超寶鋼、追浦項”的時候，他的身邊其實已經瀰漫起了一場漫天大霧。世局如棋，變幻無常，老戴是一枚只顧自己埋頭往前沖的棋子。　　對於中國企業家來說，“政治是什麼”始終是一個問題。在這個群體中，我們看到太多的過度熱情者、視而不見者、公然對抗者、茫然無知者，可是，卻很少發現分寸拿捏準確、進退從容有序的人。　　一直到入獄的時候，只有小學學歷的“民營鋼鐵大王”老戴都沒有搞清楚這個問題，或者，他從來沒有問過自己這個問題。放眼當時國內，正有兩場大討論如火如荼地展開着，它們的結論將極大地影響中國經濟成長的棋局，老戴身處變局卻毫不知情。　　老戴大概是知名度最低的一個，就當他在長江邊做鋼鐵大夢的時候，上海復星的老郭正謀劃在浙江寧波建一個幾乎同等規模的鋼鐵廠，著名的四川希望集團劉永行則在內蒙古緊鑼密鼓地籌劃一個投資過百億元的電解鋁工程。　　當老戴在常市的長江邊為他的鋼鐵夢想激動不已的時候，中國經濟界和傳媒界正展開着這兩場與他干係很大的討論。可惜他無暇關注到這些艱澀的“書生爭論”。他平日很少讀書看報，一位相熟的北京專家曾把《中國企業家》上的那篇文章帶給他看。專家最後說：“如果你的項目做成，你就肯定是中國首富了。”　　正在工地上忙碌的老戴憨憨地笑了。他沒有聽出“如果”那兩個字里隱藏着的萬千玄機。　　老戴的一句“趕超寶鋼”，在一些人聽來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鋼鐵，對於一個現代國家而言，曾經意味着一切。自工業革命以來，一個國家的鋼鐵生產能力幾乎是國力強盛的象徵物。冷戰期間，美蘇對抗在相當長時間里其實是一場關於鋼鐵的競賽，蘇聯領導人斯大林提出了“鋼鐵就是一切”的口號，而美國在鋼鐵工業上的投入也不遺餘力，很多年裡它一直是全球第一鋼鐵大國。　　有資料显示，2002年前後，全國的鍊鋼企業從20世紀80年代的114家增加到了260多家，平均規模不足年產70萬噸，其中200餘家的平均規模還不到年產10萬噸年，“散、亂、小”的問題非常突出。2002年，全國鋼鐵行業的投資總額為710億元，比上年增長45.9％。2003年，這個数字達到了1329億元，投資同比增長96％。與鋼鐵行業類似的是，電解鋁的投資增長了92.9％，水泥投資增長了121.9％。宏觀投資過熱，漸成決策層的共識。2003年年底，宏觀調控的大閘終於拉下。2月4日，國務院專門舉行關於嚴格控制部分行業過度投資的電視電話會議，明確要求對鋼鐵、電解鋁、水泥三大行業進行清理檢查，國務院隨即組織審計署、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國土資源部、建設部、農業部、商務部、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的人員，組成8個督查組分赴各地清查。清查重點便是那些進入三大行業、“盲目投資”的民營企業。　　就這樣，老戴和他的鐵本，被捲入了一場始料未及的驚濤駭浪。　　鐵本悲劇性地成為2004年那場宏觀調控的“祭旗者”，卻是由非法用地問題意外引發的。　　在宏觀調控的背景下，鐵本問題很快從毀田佔地變成了違規建設。處在事件漩渦中的老戴開始變得焦躁不安。他自己也不清楚，事情怎麼會變得越來越糟糕，那些日子他整天在工地上奔波。根據他的預算，到5月底，鋼廠的第一隻高爐就可建成，馬上可以投入生產，到那時“生米就煮成熟飯”。他對手下人說：“這麼大的項目，建成就建成了，最多是罰款，不可能拆掉。”然而，事態遠比他想象中的要嚴重得多。自上年12月國務院通知下達后，各地的重化工業項目投資並沒有降溫的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全國第一季度的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仍然增長了43％，創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最高增長率，其中鋼鐵行業的投資增幅更是高達駭人的107％。此時，有非法佔地、違規建設等多項重大嫌疑的鐵本項目跳上檯面，無疑成了一個最合適、也最典型的懲戒對象。　　鐵本公司被高調處理，是2004年度宏觀調控的一個標誌性、事件。《人民日報》在題為“堅決維護宏觀調控政令暢通”的社論中指出：“國務院責成江蘇省和有關部門對這一案件涉及的有關責任人做出嚴肅處理，是嚴格依法行政，維護宏觀調控政令暢通的重要舉措。”這個社論，將鐵本在此次宏觀調控中的典型角色表露無遺。鐵本事件被認為是本輪調控的分水嶺。在此之前，中央政府一直試圖通過貨幣政策的調整來達到控制投資過熱的目的，可是，在成效不明顯的情況下，政府斷然更弦，強行加大了行政調控的力度。此後，眾多民營企業在鋼鐵、電解鋁及水泥等行業的投資項目紛紛擱淺，上海復星集團老郭的建龍項目、四川希望集團劉永行的三門峽電解鋁項目均被勒令中止。鐵本之死與建龍之活雷霆萬鈞之下，鐵本終不得苟延，成為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宏觀調控運動的犧牲者。在它被嚴令停工的時候，銀行貸款資金的投入已經達到26億元，在這個意義上，鐵本傾覆，財務損失最大的是那些冒險的國有銀行。　　在鐵本事件中，以下現象非常之耐人尋味：　　在鋼鐵等行業，就當民營資本被嚴令喊停的時候，國有及國際資本則紛紛大踏步挺進。就在鐵本事件發生的同時，寶鋼與當時世界最大的鋼鐵公司阿塞勒、第二大公司新日本制鐵三方合資，開建1800毫米冷軋工程，此外，還與澳大利亞哈默斯利公司簽署了每年購買700萬噸鐵礦石的長期訂購協議。公司總裁兼董事長宣布，寶鋼打算在2010年前斥資500億元到600億元，將產量從2000萬噸擴大到3000萬噸，增加50％的產能。這一新聞，震驚全球鋼鐵界。　　隨即，中國第四大鋼鐵企業武漢鋼鐵集團表示，武鋼的幾個大規模項目，已經通過國家發改委審批，總投資將超過200億元。其他的國有大型鋼鐵企業也紛紛啟動新項目：本溪鋼鐵集團與浦項合作，啟動了冷軋板項目；鞍山鋼鐵集團與歐洲第二大鋼鐵公司德國蒂森克虜伯共同投資1.8億美元，建設年產40萬噸的熱鍍鋅板項目；唐山鋼鐵集團、馬鞍山鋼鐵集團則與世界最大的礦產資源企業必何必拓公司分別簽署了300萬噸鐵礦石的訂購協議。　　跨國鋼鐵公司在中國的投資步伐似乎也沒有停滯。就在老戴被拘押3天後，在距常市僅105公里的蘇州工業園區，澳大利亞博思格鋼鐵公司投資2.8億澳元（約17億元人民幣）的鋼鐵項目舉辦了熱熱鬧鬧的奠基儀式。公司總裁毛思民說：“一切順利得出乎意料，不到1個月我們就拿到了營業執照。”蘇州工業園區則透露，博思格的項目從遞交申請材料到頒發營業執照，前後只用了7個工作日。　　有媒體評論說，一個17億元的項目，7天之內就搞定營業執照，這對於國內絕大多數地區的投資者來說簡直是天方夜譚。因為按照國家現行規定，投資在5000萬元到2億元的項目須由國家發改委審批，2億元以上的項目報國務院審批，整個程序煩瑣，沒有一年半載不可能批得下來。況且，鋼鐵投資正是宏觀調控的重中之重，鐵本事件又近在眼前，博思格項目審批的神速實在讓人驚嘆。新華社記者徐壽松在《鐵本調查》一書中十分感慨地寫道：“同一產業，同一時間，同一省份，鐵本和博思格，一土、一洋兩家鋼鐵公司的命運何以相隔生死兩重門？有人在門裡輕歌曼舞，有人在門外長歌當哭。”　　從全年度的行業數據來說，也能夠讓人們看到真實的一面。在鐵本被嚴處之後的幾個月里，全國的鋼鐵產量似乎得到了短暫的控制，可是從6月起就逐月加速回升，7月開始日產水平連創歷史紀錄，至10月更是突破日產80萬噸，達到80.44萬噸。前10個月，全國累計生產鋼材2.72億噸，比上年同期增長24.12％。2005年，鋼產量繼續在高速增長的軌道上前行，全國生產鋼材3.71億噸，同比增長又達到24.1％。更有意味的是，在2004年，全國只有兩家鋼鐵廠的鋼材產量超過1000萬噸，而到2005年則一下子猛增到了8家，其中除了沙鋼，均為國有大型企業。　　從數據的意義上看，鐵本的“殺雞儆猴”效應並沒有真正達到。由此案，有人因此將宏觀調控戲稱為“宏觀過熱，調控民企”。　　即使是在被調控的民營企業中，命運也各有迥異。與鐵本同時被勒令停產的建龍就有另一番生死情景。　　建龍鋼鐵公司的啟動始於2002年4月，幾乎與鐵本同時。老郭跟老戴一樣看好未來的鋼鐵市場，復星進入鋼鐵業的時間在2001年。該年7月，復星出資3.5億元收購了唐山建龍30％的股份；兩年後，又與老牌的民營鋼鐵企業南京鋼鐵集團聯合組建南京鋼鐵聯合有限公司，復星系實際控股60％，並同時控股上市公司南鋼股份，這1年，南鋼股份實現凈利潤4.89億元。　　正是在獲利不凡的誘惑下，老郭下注寧波，建龍項目便是以南鋼的身份進行投資建設的。2004年2月，國家發改委、銀監會等組成聯合調查組進駐建龍。5月，在鐵本事件后的1個月，中央電視台曝光建龍事件，其違規行為主要有3項：一、違規審批，將本應由國務院主管部門批準的項目變成了地方審批；二、未獲環保部門批准，擅自開工；三、短貸長投，將銀行7億元流動資金貸款轉成固定資產投資。從這些情況看，建龍違規性質與鐵本非常相似，因此，它被稱為“鐵本第二”。　　建龍被喊停的時候，其建設進度也與鐵本差不多，煉鐵高爐、熱軋車間、碼頭等都基本建成，實際投入資金已達48億元。項目停建消息傳出后，復星的股價應聲大挫。與鐵本不同的是，在事件發生后，儘管計委、國土資源局等6名幹部受到了處分，但是建龍沒有人員被拘押，項目的實際控制人老郭更是沒有受到限制，他仍有自救空間。在被查處后的第一時間，復星股份發布公告稱，公司和建龍及股東沒有任何關聯。　　9月，老郭在杭州的一次長三角論壇上又突然暗示，建龍還隱藏着一家“影子股東”，那就是著名民營企業家、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劉永好的新希望集團。　　老郭的暗示，無非為了不斷測試上層對建龍事件的處理底線。從後來的事態發展看，真正讓建龍項目峰迴路轉的是浙江一家大型國有鋼鐵企業的參与。　　就在建龍項目開建的同時，杭州鋼鐵公司在寧波大榭島也開始籌建一個佔地5400畝的鋼鐵項目。由於拆遷等問題上的糾纏，當建龍工程已經建設過半的時候，杭鋼的大榭項目還沒有正式動工。　　建龍擱淺后，浙江省政府當即提出了整合建龍和杭鋼的意向。對此，處於有利位置的杭鋼董事長童雲芳放言，“要麼控股，要麼不參与”。　　老郭當然也不甘心被吃掉，他在杭州的那次論壇上便明確表示，政府綜合考慮杭鋼與建龍的發展是對的，但整合必須要以改革的方式，而不是以老套套，必須以最優化、最有競爭力的市場方式來解決以誰為核心的問題。他對記者說：“國有企業參股可以，控股得讓民營企業來。不要借宏觀調控之名，讓國有企業來控制民營企業。”《財經》在關於此事的評論中設問道：“在這場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和政府的談判中，已被判定違規的前者顯然居於弱勢地位。但問題是，是否一定要讓國有企業控股才可以放行？”　　老郭的掙扎和傳媒的設問被證明是無效的。2004年8月，一個消息已經傳遍財經圈：杭鋼與建龍初步達成重組協議，杭鋼持股51％，老郭方面持股49％。關於建龍事件的處理意見也如期下達，國務院將寧波建龍鋼鐵違規項目的處理權限下放到浙江省政府。這意味着，重組后的建龍項目獲得“合法准生”。　　2006年初，國家發改委以“發改工業”文核准了寧波建龍鋼鐵項目。根據批文，國家發改委同意杭州鋼鐵集團公司結合自身結構調整，對寧波建龍鋼鐵有限公司進行重組，由杭鋼集團作為控股大股東，聯合其他股東，將其重組為“寧波鋼鐵有限公司”。　　老郭以犧牲控股權為代價，死里逃生。　　同樣的事情，但是卻有兩種截然不同的下場，這裏邊的門道，唐昱哪裡會不清楚？　　他很清楚的知道，鐵本僅僅是一個鋼鐵集團，老戴不聽國家的指揮便落得了這個下場，黑水國際和鐵本可不一樣，那是實打實的暴力機構，如果他不聽招呼的話，興許秦城監獄就是他最後的下場了，說不聽那天走着路坐着飛機就會不明不白的死掉呢，還是和和氣氣來比較好，大家面子裡子全有了。　　宋宛如生於政治家庭，自然不會不了解高層政治的黑暗，所以才有些擔心唐昱，這才匆匆忙忙趕回來。　　“出事？我能出什麼事？為了個黑水國際，難不成我還要跳樓？”唐昱輕笑一聲。　　“你就別裝了，誰不知道你為黑水國際付出了那麼多，現在眼睜睜的將自己一手經營起來的黑水國際拱手讓人，你一點想法沒有那就怪了，你越是這樣若無其事，就說明你心中越不平靜，你這是在用你平靜的面孔來掩飾你不平靜的心。”宋宛如擔憂的說道。　　唐昱被宋宛如強大的理論征服了，臉上露出一絲苦笑，“宛如姐，你想太多了，其實黑水國際被國家收回，我早就有了心理準備，在我剛開始創辦黑水國際的時候，就像到了這麼一天，只不過沒想到因為印尼的事情讓中央一下子認識到了黑水國際的可怕，從而把它收了回去，我沒想到會這麼快而已，至於想法么，說一點沒有那是騙人的，不過就算有想法又能怎麼樣，你總不能站出來和國家叫板吧，我可還沒傻到那種程度，所以說你完全不用擔心我。”唐昱解釋道。　　“那就好那就好，你沒事就好，害得我白擔心一場。”宋宛如拍了拍她那高聳的胸脯，一副心有餘悸的樣子。

# 第六百一十六章 拜訪沈家

　　“那就好那就好，你沒事就好，害得我白擔心一場。”宋宛如拍了拍她那高聳的胸脯，一副心有餘悸的樣子。　　“我是那種想不開的人么。”唐昱摸了摸鼻子，轉移話題道，“對了宛如姐，有件事我還要和你說呢，本來以為你過幾天才回來，到那時再和你說，沒想到你今天就回來了，正好把這事通知你一聲。”　　“什麼事啊？”宋宛如皺眉問道。　　“今天上午把周姐、夢姬姐、方哥他們都召集到百佳，在那開了次會，我打算成立一個集團，將我手裡面的所有公司全都劃歸到這個集團的名下，進行統一的管理。”唐昱簡單的解釋道。　　“呵呵，你早該如此了，我很早以前就想和你說起這件事，只不過那時你正在忙活黑水國際的事情，根本騰不出來閑暇的時間來管這邊，所以我也就沒說，真沒想到黑水國際那邊你剛放下，就挑起了這邊的擔子，看來你是真沒事啊。”宋宛如笑着說道。　　“我能有什麼事啊，黑水國際沒了就沒了，國家拿走我的東西，就算我不要回來，國家也會想方設法的還回來的，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事興許對我來說是件好事，好了，不聊黑水國際的事情了，扯遠了，咱們還是說說今天早上的會議吧，我把創建集團的意見和他們提了出來，他們也都沒提出什麼反對的意見，之後我就給他們簡單的分配了下工作和職責，周姐夢姬姐依舊管她們那塊，我讓方哥當這個總經理，讓涵寧當財務部經理，這人事部的經理，我就打算讓宛如姐你來當。”唐昱說道。　　“你小子啊，我遠在西安，都躲不開你的算計，你是看宛如姐我清閑一天心裏就不痛快是吧。”宋宛如笑罵了一句。　　“宛如姐，你就當時幫幫我吧，我實在是沒人了，人事部經理這麼重要的位置，交給別人我信不過，宛如姐，你就應承下來吧。”唐昱可憐兮兮的看着宋宛如。　　“好好好，我怕了你了。”看到唐昱那份可憐的樣子，宋宛如心中不免一軟，而唐昱的那句別人信不過的話，也讓她芳心不禁一顫。　　“哈哈，就知道宛如姐你心疼我，為了感謝宛如姐你，這杯茶我請了。”唐昱笑着開了句玩笑道。　　“得了便宜還賣乖，哼，一杯茶就想打發我，那可不行，等有機會，我一定要好好的宰宰你，你現在可是大老闆了，不宰你宰誰。”宋宛如嫵媚的白了唐昱一眼。　　“好好好，我甘心被宰。”說著，唐昱看了看手錶，“嗯，時間也不早了，宛如姐你剛回來，一定累了，我就走了，不打擾宛如姐你休息了。”唐昱起身，準備離開。　　“你下午有事？”宋宛如也站了起來，輕聲問道。　　“沒有啊，現在我可以說是無事一身輕了，甩掉了黑水集團這個包袱，渾身都輕鬆了起來。”話雖如此說，不過宋宛如還是感受到了唐昱語氣中的那絲無奈，也是，幾十億資產就這麼沒了，擱誰身上誰能輕鬆的起來。　　“既然沒事就和我上去吧，你也有段時間沒來了，昨天語馨和我通電話的時候還提起你了呢，說想你了。”　　想起小語馨那天真可愛的模樣，唐昱的嘴角也不禁掛起一絲笑容，“好，那就上去，哦，對了，算算時間，小語馨今年也有七八歲了吧，上學了吧，你看看我這些年忙的，都把小語馨的年紀給忘了。”唐昱拍了一下腦袋，有些懊悔。　　“嗯，七歲半了，小學一年級。”宋宛如笑着點了點頭。　　“啊，都一年級了，現在時間還早，她不會還沒放學呢吧。”現在才兩點鐘左右，一般的情況下學校的確沒放學。　　“今天是周五，半天課，中午就放學了。”宋宛如回答道。　　茶樓距離省機關大院沒多遠，幾步道就到了，很顯然，門口的武警對於宋宛如已經再熟悉不過了，在她經過的時候，沒有一點阻攔，反倒是恭敬的敬了個標準的軍禮。　　然而跟在宋宛如身後的唐昱就沒有這麼好的待遇了，看到唐昱走過來，那武警走下崗台，抬手攔住了唐昱，“先生您好，請出示證件。”　　“哦，他是我朋友，和我一起的，你就讓他進來吧。”宋宛如也注意到身後的情況，開口對那武警說道。　　“這個，好吧。”那武警猶豫了一下，“不過你登個記。”說完回身從門衛始終拿出了個小本子和一支筆，“把你的名字住址身份證號和電話寫在上面就行了。”　　其實也不管這個武警如此謹慎，這裡是什麼地方，這是可是省機關大院啊，裏面住的不是省領導就是省領導的家屬，任何一個人、哪怕是一條狗出了事，他這個小武警都吃不了兜着走。　　唐昱無奈的笑了笑，拿起筆在哪本子上把自己的一些信息寫了下來，抵個了那個武警。　　武警看了一眼后，點了點頭，“你進去吧。”　　“我記得我爸不是給了你一張通行證么？你沒帶在身上？”看着唐昱走進來，宋宛如笑着問了一句。　　“那通行證還是三年前沈伯伯給我的呢，現在能不能用還不一定呢，更何況那東西我都不知道放在家裡的哪個角落了，都找不到了。”唐昱摸了摸鼻子道。　　“呵呵，一會兒再讓我爸給你簽發一張就是。”宋宛如笑着說道。　　來到沈家那棟獨立的小型別墅門前，宋宛如按響了門鈴。　　開門的是沈睿鴻的妻子鄭淑嫻，“宛如回來了，哦，小昱也來了，快進來快進來。”說著，把兩人迎了進去。　　“語馨啊，看誰回來了。”鄭淑嫻笑着對正在看動畫片的語馨說道。　　小語馨聞言扭過頭，看到宋宛如，立刻驚喜的從沙发上跳了起來，甚至來不及穿拖鞋，赤着小腳就跑了過來，“媽媽，你回來了。”　　看到女兒，宋宛如的笑臉如同鮮花一般綻放了開了，滿眼疼愛之色，一把抱起小語馨，“哦，我的小寶貝，想沒想媽媽啊。”　　“想了。”小語馨認真的回答。　　“有多想呢？”宋宛如笑着問道。　　小語馨皺起了小眉頭，一時間也找不到什麼形容詞來形容自己有多想，最後乾脆張開雙臂，在虛空中畫了一個大大的圓圈，“有這麼多的想。”　　房間中所有的人都被小語馨那憨憨可愛的表情逗笑了。　　“你想媽媽，難道就不想唐昱哥哥我么。”唐昱佯裝傷心的表情，帶着一絲委屈的語氣說道。　　“不想。”小語馨看到唐昱，撅起小嘴小腦袋一偏。　　額，小語馨的回答讓唐昱有些無奈，“小語馨不想哥哥，哥哥可要傷心了。”　　“唐昱哥哥這麼長時間都不來看小語馨，那就說明你不想小語馨，你不想小語馨，小語馨就不想你。”　　“喲，看來我們的小公主生氣了，怪哥哥怪哥哥，是哥哥不好，哥哥不該不來看小語馨的，哥哥保證，以後經常來看我們得小公主好不好。”唐昱笑着哄道。　　“哥哥說話算數？”聽了唐昱的話，小語馨這才轉過頭來，認真的問了一句。　　“說話算話。”唐昱點了點頭。　　“那好，這次就原諒你了。”小語馨故作深沉的說道，那副小大人的模樣頓時又引起眾人一陣開懷。　　“唐昱哥哥，抱抱。”小語馨小孩子心性，剛說原諒唐昱之後，就立刻要唐昱抱抱。　　“都多大了，還讓人抱，你唐昱哥哥今天很累，就別讓他抱了好不好。”宋宛如笑着說道。　　“不么不么。”小語馨撒起嬌來。　　“好好好，來，唐昱哥哥抱。”唐昱笑着從宋宛如的懷中接過小語馨，“呦，我們的小公主變成大姑娘了，都這麼重了。”　　的確，此時的小語馨已經有七歲半將近八歲了，和三年前相比個頭整整高了一個頭，模樣也更乖巧可愛了，雖然年紀還小，可卻能看出來，這小語馨長大了一定是個美人坯子，誰讓人家的基因好呢，有宋宛如這樣一個美女媽媽，他就算想肆無忌憚的發展也不行啊。　　“你們在這坐，我去做飯，小昱晚上就別走了，在這吃吧，如果晚了的話就在這住下來。”鄭淑嫻笑着說道，說完走向廚房。“哎呀，怎麼敢勞煩伯母你親自下廚呢，今天伯母你歇着，我來做飯。”唐昱把小語馨放了下來，挽起袖子，走向廚房。　　唐昱和沈家一家人的輩份還真夠亂的，小語馨管唐昱叫唐昱哥哥，而唐昱管沈睿鴻叫沈伯伯，而小語馨卻是沈睿鴻的孫女，總之所有人的輩份亂糟糟的，剛開始的時候唐昱也打算叫沈睿鴻爺爺的，可卻被他拒絕了，用沈睿鴻當時的話說，我本來就很老了，你再這麼一叫，我感覺我已經七老八十了一樣，咱們別計較那些世俗的規矩，各叫各的，怎麼叫舒服怎麼來。　　“哦對了，小昱你不說我還忘了呢，你可是做的一手好菜啊，你這麼長時間不來這，我都忘了，媽啊，今天您就歇着，給小昱一個發揮的機會，我幫他打下手。”宋宛如走上前，將鄭淑嫻拉了回來，“媽，你在這陪語馨玩，晚飯就交給我們倆了。”　　唐昱以前來沈家的時候，做飯都是他的活，他靠着前世練就出來的一手好廚藝，征服了沈家一家人的胃，同時也拉近了唐昱與沈家人的距離，直到唐昱創辦黑水國際，因為太忙騰不出來時間，來沈家的次數自然就少了，就更別說是給他們做飯了。　　看着唐昱和宋宛如在廚房中忙碌的身影，鄭淑嫻開懷的笑了起來，“這倆孩子啊。”

# 第六百一十七章 想當大明星

　　“對了媽，我爸什麼時候回來啊？”廚房中給唐昱打下手的宋宛如問道。　　鄭淑嫻抬頭看了一眼掛在牆上的石英鐘，“快了，快回來了，一會兒不止你爸回來，就連沈芸那小丫頭也快回來。”　　鄭淑嫻的話音剛落，房門便被打開，一個倩影從外面走了進來，“媽，做好飯沒，我都餓了，今天學校排練大合唱，站了一天，可把我累壞了。”　　沈芸一邊埋怨一邊走了進來，進入大廳便聞到廚房中傳來的隱隱菜香，“好香啊，媽，今天你做什麼好吃的啊。”說著，往廚房看去，“呀，嫂子回來了。”　　“小姑，抱抱。”小語馨小跑到沈芸身前，張開雙臂。　　“語馨啊，今天小姑可抱不動你了，今天小姑可累壞了。”轉身走向沙發，“呀，媽？”看到鄭淑嫻坐在傻放上看着自己，沈芸一愣，剛剛看到廚房裡有兩個身影，她還以為一個是鄭淑嫻一個是宋宛如呢，現在鄭淑嫻在這，那另一個身影是……想着，不由得再次轉過頭看去，很快，便從那另外一到身影上捕捉到了一分熟悉感。　　“你不是一直埋怨我做飯沒有小昱做的好吃嗎，正好，今天小昱過來，正在廚房忙活呢，今天你可要多吃點。”　　“媽，誰啊？”在廚房中的宋宛如也聽到了外面的動靜，問了一句。　　“一回家就要吃的，還能有誰，芸丫頭唄，每天回來的第一句話就是要吃飯，真不知道她中午在學校吃的飯難道都在她的肚子里蒸發掉了？”鄭淑嫻笑着看着沈芸。　　“媽，你可別提學校的飯了，難吃死了，我每天中午就吃一點點，還是強咽下去的。”聽到鄭淑嫻提起午飯，沈芸就滿臉的苦色，學校的大鍋飯他還真吃不慣。　　“難吃？別的學生怎麼就不覺得難吃了，你啊，你這張嘴都是以前讓小昱給養叼的。”鄭淑嫻笑罵了一句。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鄭淑嫻這無心的一句，卻讓沈芸想入非非，嘴裏不由自主的嘀咕了一句，“才不是他養的呢……”　　“你說什麼？”鄭淑嫻隱約聽到了沈芸說話，卻沒聽到他說了什麼。　　“哦，沒什麼沒什麼，我是說我今天一定要多吃點，那臭小子好不容易來一回，這樣的機會我可不會錯過。”沈芸慌忙的掩飾了一句后，便拋向了衛生間。　　“呵呵，這丫頭啊，怎麼也毛毛躁躁的了。”鄭淑嫻搖了搖頭。　　“沈芸那壞丫頭回來了，呵呵，我還真有短時間沒見着她了。”正在做糖醋排骨的唐昱聽到外面的聲音，笑着說道。　　“那小丫頭可是總叨念這你呢。”宋宛如很有深意的看了唐昱一眼，那種戲謔的眼神讓唐昱心中不禁一顫，正在往鍋里倒鹽的手也跟着抖了一下，原本準備到一勺的量，隨着這一抖，一勺半已經倒進去了。　　唐昱趕緊收斂心神，“她叨念我干什麼，估計是想我做的好吃的了吧。”　　很快，一桌子的菜便做完了，一樣樣的被端上了飯桌。　　沈芸立刻跑到餐桌旁，秀氣的小鼻子如同小狗一樣，聞着香味，“哇，好香啊，我等不及了，我先嘗嘗啊。”說著，沈芸甚至都沒用筷子，直接用兩根纖纖玉指夾起了一塊排骨，不顧上面的熱度，咬了下去。　　“嗯，還可以，不過就是有點咸了，臭小子，廚藝下降了啊。哼哼，我要吃佛跳牆，你能做出來嗎？哼哼，就知道你不行。”沈芸的味覺很敏感，一下子就挑出了菜中的瑕疵。　　聽了沈芸的話，宋宛如曖昧的看了唐昱一眼，剛剛唐昱倒鹽的時候，她自然注意到了，鹽放多的原因她也再清楚不過了。　　在宋宛如曖昧的目光下，唐昱略帶些尷尬的摸了摸鼻子，他自然知道是怎麼回事兒。　　“看把你急的，想誰跟你搶一樣。”鄭淑嫻看着沈芸不顧滿手油膩吃排骨的樣子，不禁笑罵了一句，說完，看向唐昱和宋宛如，“來，一起吃吧。”鄭淑嫻招呼着大家。　　“伯母，不等沈伯伯了么？”唐昱問道。　　“不用等了，老沈這段時間太忙，最近陰雨綿綿，全省已經有多處河流的水位上漲到警戒線以上了，他最近在忙着調度呢，咱們先吃，別等他了，等他的話，恐怕這菜就涼了。”鄭淑嫻笑着解釋道。　　鄭淑嫻的話猛然間讓唐昱腦海中靈光一閃，現在是九八年，在九八年中，中國經歷了一次特大的災難，只要是從那一年過來的人，恐怕都不會忘記那一年所發生的事情。　　九八年特大洪水。　　從九八年六月份一直持續到九月的特大洪澇災害，給中國人民特別是長江兩岸的人民和財產帶來了巨大的損失。　　算算時間，恐怕距離現在還不到半個月，這洪災就要爆發了，對於全中國來說，那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兒啊。　　1998年夏季，中國南方罕見的多雨。持續不斷的大雨以逼人的氣勢鋪天蓋地地壓向長江，使長江無須臾喘息之機地經歷了自1954年以來最大的洪水。洪水一瀉千里，幾乎全流域泛濫。加上東北的松花江、嫩江泛濫，中國全國包括受災最重的江西、湖南、湖北、黑龍江四省，共有29個省、市、自治區都遭受了這場無妄之災，受災人數上億，近500萬所房屋倒塌，2000多萬公頃土地被淹，經濟損失達1600多億元人民幣。　　長江洪水泛濫是長江流域森林亂砍濫伐造成的水土流失，中下游圍湖造田、亂占河道帶來的直接後果。長江兩岸有4億人口居住，50年代中期，長江上游森林覆蓋率為22％，由於不斷進行的農地開墾、建廠和城市化，使兩岸80％的森林被砍伐殆盡。四川省193個縣中，森林覆蓋面積超過30％以上的僅有12個縣，一些縣的森林覆蓋面積還不到3％。為此，長江流域180萬平方公里土地中，有20％發生水土流失，每年喪失表土24億噸，每年從上游攜帶下來5億噸以上的土砂順着長江流入了東海。　　由於年復一年的土砂淤積，長江的河床從多年前開始就已高出了地面，成為繼黃河之後的又一條“懸河”。長江的“碧水”早已蕩然無存，其“渾黃”程度可以和黃河“媲美”。另一方面，長江中下游有蓄洪功能的湖泊則在迅速地萎縮着，洞庭湖水域面積從1949年的4350平方公里縮減到2145平方公里，鄱陽湖在40年間縮小了15，還有數百个中小湖泊已經永遠地從地圖上消失了。這一切都是長江洪水泛濫的原因。　　除此之外，這次的洪魔肆虐和1997年爆發的百年來最強的厄爾尼諾現象也有密切的關聯。厄爾尼諾的強大暖濕空氣帶來了強降水，造成長江流域洪峰不斷。緊隨着厄爾尼諾來的拉尼娜現象又使應當按期北移的副熱帶高壓突然殺了個“回馬槍”，使一度相對緩解的長江幹流汛情再度緊張起來，以致長江全線告急。長江洪水泛濫和地球溫暖化之間的密切關聯使專家們不無擔心――如果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增加一倍的話，地球上的降水量將增加3％―15％，大雨和洪水的增加與地球溫暖化狀況是并行進展的。　　1998年的長江洪水無疑在向人們示警：長江流域的生態環境已危機四伏，它隨時可以給人們帶來新的巨大災難。　　實際，在1998年那年，國內的氣候是很異常的。主汛期，長江流域降雨頻繁、強度大、覆蓋範圍廣、持續時間長；松花江流域雨季提前，降雨量明顯偏多。事後，有關部門的專家們專門分析了一下，總結出來氣候異常的主要因素。　　首先是厄爾尼諾事件（即赤道東太平洋附近水溫異常升高現象）。1997年5月，發生了本世紀以來最強的厄爾尼諾事件，當年年底達到盛期，到1998年6月基本結束。統計資料分析表明，每次厄爾尼諾事件發生的第二年，我國夏季多出現南北兩條多雨帶，一條位於長江及其以南地區，另一條位於北方地區。這次異常偏強的厄爾尼諾事件，是造成1998年我國夏季長江流域多雨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高原積雪偏多。根據氣候規律分析，冬春歐亞和青藏高原地區積雪偏多時，東亞季風一般要推遲，夏季季風偏弱，主要雨帶位置偏南，長江流域多雨。1997年冬季，青藏高原積雪異常偏多，是影響1998年夏季長江及江南地區降雨偏多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三還有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以下簡稱副高）異常。副高是影響我國降雨帶位置和強度的重要因素。1998年6～8月，副高異常強大，脊線位置持續維持偏南、偏西，並且呈穩定的東北一西南走向。這一現象是近40年來罕見的。6月中下旬，副高位置尚屬正常，降雨帶主要位於長江中下游地區；6月底至7月上旬，副高短暫北抬；從7月中旬開始，副高反常地突然南退，位置異常偏南偏西，並持續穩定了一個多月，使長江上中游地區一直處於西南氣流與冷空氣交匯處，暴雨天氣頻繁出現，導致長江上中游洪峰迭起，中下游江湖水位不斷攀升。　　然後亞洲中緯度環流異常，阻塞高壓活動頻繁。1998年6～8月，在亞洲中高緯度的烏拉爾山、貝加爾湖西側和鄂霍茨克海三個地區多次出現阻塞高壓形勢，尤其是鄂霍茨克海阻塞高壓穩定少動，亞洲西風帶經向環流占絕對優勢，促使西伯利亞的冷空氣頻繁南下影響我國，這是長江流域持續多雨的冷空氣條件。　　正是這些因素綜合起來，才有了98年中國的特大洪災，當然，也和國內的濫砍濫發以及豆腐渣工程脫不了干係。　　1998年6―8月長江流域面平均降雨量為670毫米，比多年同期平均值多183毫米，偏多37.5％，僅比1954年同期少36毫米，為本世紀第二位。汛期，長江流域的雨帶出現明顯的南北拉鋸及上下游擺動現象，大致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6月12―27日，江南北部和華南西部出現了入汛以來第一次大範圍持續性強降雨過程，總降雨量達250―500毫米南方諸多省市的降雨量達600―900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9成至2倍。　　第二階段為6月28日至7月20日，降雨主要集中在長江上游、漢江上游和淮河上游，降雨強度較第一階段為弱。　　第三階段為7月21―31日，降雨主要集中在江南北部和長江中游地區，雨量一般為90―300毫米，其中湖南西北部和南部、湖北東南部、江西北部等地降雨量達300―550毫米，局部超過800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1―5倍。　　第四階段為8月1―27日，降雨主要在長江上游、清江、澧水、漢江流域，其中嘉陵江、三峽區間和清江、漢江流域的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7成至2倍。　　松花江上游的嫩江流域，6月上旬至下旬出現持續性降雨過程，部分地區降了暴雨。7月上旬降雨仍然偏多，下旬又出現持續性強降雨過程。8月上中旬再次出現強降雨過程，大部分地區出現了大暴雨，局部地區半個月的雨量接近常年全年的雨量。嫩江流域6―8月面平均降雨量577毫米，比多年同期平均值多255毫米，偏多79。2％。松花江幹流地區6―8月面平均降雨量492毫米，比多年同期平均值多103毫米，偏多26.5％。　　6月12―27日，受暴雨影響，鄱陽湖水系暴發洪水，撫河、信江、昌江水位先後超過歷史最高水位；洞庭湖水系的資水、沅江和湘江也發生了洪水。兩湖洪水匯入長江，致使長江中下游幹流監利以下水位迅速上漲，從6月24日起相繼超過警戒水位。　　6月28日至7月20日，主要雨區移至長江上游。7月2日宜昌出現第一次洪峰，流量為54500立方米每秒。監利、武穴、九江等水文站水位於7月4日超過歷史最高水位。7月18日宜昌出現第二次洪峰，流量為55900立方米每秒。在此期間，由於洞庭湖水系和鄱陽湖水系的來水不大，長江中下游幹流水位一度回落。　　7月21―31日，長江中游地區再度出現大範圍強降雨過程。7月21―23日，武漢市及其周邊地區連降特大暴雨；7月24日，洞庭湖水系的沅江和澧水發生大洪水，其中澧水石門水文站洪峰流量19900立方米每秒，為本世紀第二位大洪水。與此同時，鄱陽湖水系的信江、樂安河也發生大洪水；7月24日宜昌出現第三次洪峰，流量為51700立方米每秒。長江中下游水位迅速回漲，7月26日之後，石首、監利、蓮花塘、螺山、城陵機、湖口等水文站水位再次超過歷史最高水位。　　8月份，長江中下游及兩湖地區水位居高不下，長江上游又接連出現5次洪峰，其中8月7―17日的10天內，連續出現3次洪峰，致使中游水位不斷升高。8月7日宜昌出現第四次洪峰，流量為63200立方米每秒。8月8日4時沙市水位達到44.95米，超過1954年分洪水位0.28米。8月16日宜昌出現第六次洪峰，流量63300立方米每秒，為1998年的最大洪峰。這次洪峰在向中下游推進過程中，與清江、洞庭湖以及漢江的洪水遭遇，中游各水文站於8月中旬相繼達到最高水位。幹流沙市、監利、蓮花塘、螺山等水文站洪峰水位分別為45.22米、38.31米、35.80米和34.95米，分別超過歷史實測量高水位0.55米、1.25米、0.79米和0.77米；漢口水文站20日出現了1998年最高水位29.43米，為歷史實測記錄的第二位，比1954年水位僅低0.30米。隨後宜昌出現的第七次和第八次洪峰均小於第六次洪峰。　　1998年長江荊江河段以上洪峰流量小於1931年和1954年，洪量大於1931年和1954年；城陵磯以下的洪量大於1931年，小於1954年。從總體上看，1998年長江洪水是本世紀第二位的全流域型大洪水，僅次於1954年。據1877年以來宜昌水文站實測資料統計，長江宜昌曾出現大於600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27次。據歷史調查資料，1860年、1870年，宜昌洪峰流量分別達到9.25萬立方米每秒、10.5萬立方米每秒，遠大於1998年和1954年。　　最終，造成了國家和人民高達1600億人民幣的巨額損失，以及不小的人員傷亡，想到當年的慘景，唐昱頭腦中也很是感慨了一番，不過自己既然知道了這件事，自然要早做準備。　　“小昱，你在想什麼呢？快吃啊。”看到唐昱愣神，鄭淑嫻輕聲的喚了他一句。　　“哦哦。”唐昱反應過來，笑了笑，開始動筷。　　“壞丫頭，你考的哪所學校啊，什麼專業啊？”飯間，唐昱笑着問道。　　“哼，人家現在都大二了，你竟然還不知道我上的哪個學校的，你、你這個朋友我算是白交了。”沈芸語氣中略帶了一絲怨氣，沒有回答唐昱，反而扭過頭去不再看他。　　唐昱摸了摸鼻子，“唉，我前段時間實在是太忙了，北京、香江、遼海的來回跑，對不起啊。”　　沈芸冷哼了一聲，卻依舊沒有回答唐昱的話，弄的唐昱有些尷尬。　　“你這丫頭啊，人家小昱都和你道歉了，你還耍小性子。”鄭淑嫻笑着埋怨了沈芸一句，回答了唐昱的話，“沈芸去的是藝術學院，學的是聲樂和民族樂器。”　　“上藝校了？學聲樂？丫頭，你想當明星當歌星？”　　唐昱驚愕的看着沈芸，唐昱可是知道，文藝圈中的水可是太深了，想要出頭不付出點代價是根本不可能的，雖然現在這個時候還沒有向後世那樣潛規則遍布，可卻也不是乾淨的地方，當然，如果沈芸去的話，自然沒哪個人有膽量敢潛規則她，好歹沈睿鴻是省部級的幹部，全中國才有多少個省部級正職的幹部？而且還是一省封疆大吏這樣的實權幹部，全國也是有數的，娛樂圈的潛規則，自然沒有人敢用到沈芸的身上，但是說實話，圈子裡邊，確實水很深。前世唐昱層次不夠的時候便已經有了不少的見識，這一世見識多了，京城很多高檔的俱樂部也光顧過，那些在屏幕上人五人六的一線女星，在高檔會所裡邊，也只是高檔一點的陪酒小姐罷了。　　就像李小兵，在前世李小兵在演藝圈摸爬滾打的好幾年，一直都被業界稱之為花瓶，雖然最後出名大紅大紫了，可卻出現了無數的桃色新聞和負面新聞，雖然這些消息不一定都是真的，可無風不起浪這世上也沒有空穴來風的事情。當然，到高檔娛樂會所裡邊陪酒的緋聞是不可能暴露出來的。　　這一世李小兵可是幸運多了，遇到唐昱后，為唐昱的電視機拍了那個別出心裁的廣告之後，不久便被星探給挖去了，相信這一世的李小兵走的路要比上一世輕鬆得多，至於最後會不會出淤泥而不染，這點唐昱就不敢保證了，所有的一切都要靠李小兵自己把握。不過如果有他在後邊照拂的話，想必中國也沒有那個敢不開眼的去潛規則。　　娛樂圈就是一灘污水，能出淤泥而不染的，畢竟是少數。　　很顯然，鄭淑嫻也看出了唐昱的顧慮，無奈的笑了笑，“當初芸丫頭在選擇這個專業的時候，我和老沈都不同意，為此老沈差點打了她，可這孩子別看她表面上柔順乖巧，可骨子里卻遺傳他們老沈家的倔強執拗，怎麼說她都不聽，最後也只能由着她了，不過說實話，這孩子天生對音樂就很有天賦，不倒十歲就已經把鋼琴考過了八級，現在還在學校學習古箏，前段時間古箏考級的時候，一下子過了七級。”鄭淑嫻無奈的看着沈芸，不過眼中卻滿是自豪。　　“哦，壞丫頭，你會鋼琴？我怎麼沒聽你彈過呢？”唐昱笑着看向沈芸。　　“哼，你又沒問過我，我憑什麼告訴你啊，還有，你又不是我什麼人，我為什麼要彈給你聽啊。”很顯然，沈芸還在生唐昱的氣。　　唐昱笑了笑，看向鄭淑嫻，“伯母，壞丫頭既然喜歡，那就讓她去學吧，你如果讓她學習其他東西，就算她取得了不菲的成績，恐怕也不會高興，倒不如讓她學習她喜歡的。”　　“嗯嗯，臭小子的這話說得對，我就喜歡音樂，其他東西壓根學不進去，也學不好，還不如學習音樂，興許那一天我就成大明星了呢，臭小子，到時候我給你一張我的簽名照啊，就當是你給本小姐做這麼多次飯的補償。”　　“額，我給你做了這麼多次飯，就換來一張簽名照？你也太摳了吧，壞丫頭，你果真夠壞的。”唐昱苦笑着道。　　“那你還想要什麼？”沈芸小嘴一撅，“等我出名了，我的簽名照可就值錢了，不過你說得也對，一張的確太小氣了，好吧，那我給你兩張怎麼樣？這可是大明星的簽名照哦！”　　“呵呵，還是等你成為大明星的時候再說吧。”唐昱這才想起來，在九十年代，的確出現過幾股追星熱，沈芸如此渴望當明星，也是和這個時代的背景有着很大的關係的吧，這個年代的追星，還是很不理智的，沈芸倒不會去不理智的追星，不過未嘗便不羡慕像李小兵這樣的人，能有千千萬萬的粉絲，或許是很多女孩子的夢想吧，沈睿鴻也不會想讓沈芸來繼承他的政治資源，倒不如讓她去做她喜歡的事情呢。　　“既然壞丫頭這麼渴望當明星，那我以後就創辦個演藝公司，和你簽約，把你捧成大明星，你說行不行啊。”唐昱笑着問道，這小子現在財大氣粗了，辦個演藝公司，還不是張張口的事兒，不過想要經營就沒那麼容易了。　　“嗯，你就吹吧你，牛皮都快被你吹破了。”沈芸根本不相信唐昱的話，只以為他是在哄自己。　　然而這次唐昱卻真不是說說而已，創辦演藝公司，唐昱早在幾年前就有這個打算，當他遇見李小兵的時候，就有過這個想法，只不過那時候唐昱手裡的資金有限，所以這個計劃就擱淺了。　　可現在不一樣，現在唐昱的旗下光公司就有三家，星耀、維科都已經盈利，而且是利潤超級分后，鋒行快運因為剛成立不久的原因，雖然還沒有創造出多大的利潤，不過唐昱相信，隨着酷購網的創辦加上政府許給自己的免除過路費過橋費的這些政策，鋒行快運很快就會盈利，而且是巨額的盈利，把民營的物流發展成為類似於中國郵政那樣的龐然大物，成為第二个中國郵政，那是唐昱最大的野心，野望。　　撇過這三家，唐昱此時手中最為賺錢的可不是這三家公司，而是百佳，百佳在香江利嘉誠的大力資助下，已經覆蓋了大半个中國了，基本生所有二級以上的城市，都可以看到百佳的身影，現在的百佳就好像是一台印錢機器一般，每天都會給唐昱創造出巨額利潤。　　這年頭，掌握了渠道的終端，那就是掌握了利潤，掌握了巨額的利潤，百佳，是唐昱最恐怖的吸金機器。　　再有便是黑水國際，雖然目前的貢獻看起來還不是很大，但也不容小覷。

# 第六百一十八章 逛街

　　有了金錢的支持，唐昱創辦演藝公司的事情，將不再是奢望。　　在以前，創不創辦演藝公司都無所謂，唐昱也不打算靠着那個來賺錢，比它還要賺錢的路子有很多。　　不過現在這創辦演藝公司就已經勢在必行了。　　從沈芸的態度不難看出，搞音樂已經成為了她的夢想，搞音樂的人勢必要進入那個渾濁不清的演藝圈，唐昱既然無法阻止她，那就只有對她加以保護了，說白了，唐昱要創辦的這家演藝公司，完全是為了沈芸一個人服務的，完全是因為唐昱不想讓沈芸接觸太多演藝圈的事情，這不知道算不算是大男人主義，反正唐昱就是想把沈芸呵護在自己能夠保護的範圍之內，不讓她沾染到演藝圈中的骯髒。　　不過一個演藝公司，雖然唐昱有錢可以砸，但是也不是那麼容易搞好的，想着，唐昱不禁想起來英皇等業內經營很成熟的公司，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要去挖幾個角兒。　　沈睿鴻回來的時候已經將近七點了，進屋看到唐昱后，笑了笑，“小昱也在這呢。”　　“沈伯伯下班了啊，怎麼這麼晚呢。”唐昱客套的問了一句。　　“唉，最近省里太忙了，這些日子的連續陰雨天，已經讓很多城市有了澇的跡象，甚至一些住在河邊的百姓家的房子已經被淹了。省氣象台已經發出了洪澇災害黃色預警。”沈睿鴻沉聲說道，眼神中滿是憂慮。　　“啊？這麼嚴重啊，現在剛五月中學，還沒有正式到梅雨季節，現在就發水了，那以後不是要更厲害。”唐昱間接的提醒沈睿鴻以後的洪水恐怕會更大，別人不知道98年的洪災到底有多大的規模，經歷過一世的他還會不知道嗎？更不要說，在另外一個時空，他也是到過洪水肆虐的第一線的，知道到底有多兇猛，更知道會給國家造成1600億人民幣以上的損失。　　“誰說不是呢，全省上下現在都在為這件事情而擔心，今天開會的時候我聽省里的一個常委介紹，他說咱們這裏還算好的，長江沿岸的幾家幾個城市，已經遭受到了洪水的洗禮，雖然沒有造成人員的傷亡，卻已經造成了不小的經濟損失，還不知道有沒有豆腐渣工程，能不能擋住洪水。”沈睿鴻點頭說道。　　“那沈伯伯有什麼對策么？”唐昱接着問了一句。　　聽到唐昱的問話，沈睿鴻苦笑了一下，“面對如此天災，人力顯得太渺小了，我們現在能做的就是盡可能的鞏固那些水位到達警戒線的河流的河堤，盡可能的將隱患降低到最低，排查省內流域可能存在的豆腐渣工程，积極備戰，同時省里也在积極的籌備物資，以防萬一河流決堤，給那些流離失所的百姓一些保障。”　　的確，像九八年那樣的特大洪水，的確是人力所不能抗拒的，想要阻止其爆發，是不可能的，唯一能做的就是盡可能的將損失降到最低。如果提前幾年開始积極準備，排查豆腐渣工程，同時植樹造林防止水土流失的話，或許還有辦法，但是即便是唐昱能提前幾年提出這件事來，也根本不可能解決的，不說國內到底有幾個人會相信98年一定會發生洪災，單單那有可能上千億的人民幣的投入，甚至更多的投入就不是別人能夠接受的。　　而且，國內的水利工程，歷來都是諱莫如深，參与到裡邊角逐利益的，根本不是一個利益集團，而是無數個利益集團的糾結體，不僅包括地方上的利益，還有中央部委的利益等等，不是誰都能隨隨便便去揭開蓋子的，哪怕是現在的唐昱也不行，一旦揭蓋子，只怕會被那些利益集團的糾結體給吞噬的一干二凈，除非是在洪災發生過後，才有可能去揭開這個蓋子，估計到時候，國家也得狠狠的殺幾隻雞來給天下人瞅瞅，畢竟，有些決堤的地方，根本就是前一年剛剛投巨資修建的，肯定是豆腐渣工程，不用排查都知道。　　“老沈啊，你吃飯了么，我就知道你回來的不能那麼早，所以和小昱他們已經先吃過了。”鄭淑嫻笑着走過了問道。　　“還沒有。”沈睿鴻搖了搖頭。　　“沈伯伯沒吃呢？那您稍等一下，我再去給您炒兩個菜。”唐昱起身，走向廚房，來到沈家，他是要自覺的擔任起廚師這個身份的。　　“不用麻煩了小昱，把之前的菜熱熱就行，在自己家裡，不必那麼講究。”說完看向沙发上正在和沈芸逗弄小語馨的宋宛如，“宛如今天也回來了，你爸身體還好么？”　　“嗯，今天下午剛回來，我爸身體還行，沒什麼大毛病，哦，對了，我爸還讓我你捎來一瓶酒呢，是我爸親自炮製的，讓我帶過來，藥酒，對身體有好處呢。”說著，宋宛如起身走到她的拿行李箱旁，打開箱子，從中取出一瓶褐紅色的酒。　　“呵呵，這個老宋，就知道我好這口，不過最近太忙了，不適合喝，先放那吧，等我有時間再喝。”沈睿鴻笑着說道。　　沈睿鴻愛酒，這事很多人都知道，不過他卻是一個很有原則的人，他在上班其間，從來滴酒不沾，所以說他縱然愛酒，可卻很少喝酒，特別是在成為省長之後，這酒沾的就更少了。用沈睿鴻的話說就是，這酒就相當於麻煩，能少沾盡量少沾。至於官場上的應酬，嘿嘿，在遼海省，想必是沒有幾個人敢讓他非得喝一杯酒的。　　“爸，你先坐，我去幫小昱忙活忙活。”宋宛如把那酒放在茶几上，起身向廚房走去。　　沈睿鴻雖然說不用做菜，不過唐昱卻依舊給他抄了兩個菜，很簡單，兩個菜不到十五分鐘就做好了，而之前的那幾個菜宋宛如也都重新熱了一遍。到了沈睿鴻這個地步，幾乎全天下，或者說是全世界的美味都被他給嘗過了，已經能夠做到返璞歸真的境界，平平淡淡才是真，家常菜才是最合口味的菜，唐昱炒菜自然能摸到其中的門道。　　飯後，唐昱被沈睿鴻慣例一樣，叫到了書房。　　“小昱，你去過北京了？”進入書房后，沈睿鴻問道，“有什麼收穫啊，國家既然將黑水國際收回，自然要相應的給你一些回報的。”　　和之前蘇慕儒問的問題一樣，嘿嘿，事實上，這小子從京城回來之後，知道內情的人，基本上都會問一問這個問題的。　　“收穫倒是有一些，趙老何老答應了我的鋒行快運可以免除五年的過路費過橋費，在這五年內，鋒行快運的車輛，是可以等同於軍車對待的，也不僅僅是免除過路費等等那麼簡單，好處倒是鑿鑿實實的好處，就是時間短了點，國家對鋒行快運，肯定也會有其他政策上的扶持，算是個不錯的好除了，同時他們還給了我百分之十五的黑水國際的股份，這應該算是個出乎意料的安慰獎了，之前我也沒想到。”唐昱如實回答道。　　“還給你百分之十五的股份？呵呵，看來趙老何老挺看好你小子啊。”沈睿鴻笑着說道，他知道，這事如果放在別人身上，這百分之十五恐怕是沒有的，黑水國際的股份，哪怕僅僅百分之五，也是天價，沈睿鴻敢肯定，如果國家允許唐昱買賣這百分之十五的股份的話，股價有人願意溢價二十倍以上的價格來購買，而且是排着隊哭着跪着求着來買，可惜，國家是註定不會允許買賣的。而且，黑水國際的股份，其珍貴价值，根本不是多少錢能夠衡量的，就像一個省省委書記的位置，不是拿金錢可以來衡量的一樣。　　“小子，你今後有什麼打算沒有？”沈睿鴻問道。　　“打算？還真沒有太大的打算，我只想先把我手裡的幾家公司做好，經歷了黑水國際之後，我也懂得了不能好高騖遠，如果根基不紮實的話，你飛的再高，總有氣力不濟的時候，國家的東西就更不能插手了，黑水國際這種特殊行業就不說了，就像鋼鐵行業等等，都不是一般的民營企業能插手的，倒不如專心做好一個，我手裡的這幾家公司就是我的基礎，只要他們不倒，我就有重新起飛的機會，現階段，我倒是準備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电子商務網站的構建上，如果這次真的能運營成功的話，嘿嘿，那我的集團，在國內就真正的能做到無敵了。”　　“好，好好好。”沈睿鴻大笑着，連說四個好，“你小子，總能讓我們這個老傢伙刮目相看，怪不得連趙老和何老二人也如此的看重你，果真是有看重的道理啊，那百分之十五的股份，該是你拿的，也該是那麼多。而且你說得對，你現在手裡的才是記得根本，雖然相比於黑水國際，你手裡的這幾家公司還稍顯稚嫩，可他們的資產加起來也有幾十個億甚至更多，就憑這幾家公司的資產，你也能躋身於中國富豪榜的前十，而且最主要的是他們的價值還沒有完全體現出來，當他們爆發的時候，你的這些資產恐怕就不止幾十個億這麼簡單了，他的價值將會呈幾何倍數的往上增，其發展潛力並不比黑水國際小。”　　沈睿鴻這話並不是安慰唐昱，唐昱手中的這幾家公司的確有這個潛力和發展空間，尤其是VCD。當然，這所謂的潛力，自然只能說是賺錢的潛力，至於像黑水國際那樣的地位，嘿嘿，國內永遠不可能出現第二個了，黑水國際是獨一無二的，不說不可能有民營企業達到那種程度，便是國營的國企央企也不可能達到那種程度的。黑水國際，現在鑿鑿實實的是掛着民企牌子的軍方的勢力，國外的國家，就算是明知道這一點也沒轍。　　暫且不談這個，按照前世的狀態，九八年這個年頭，正是VCD市場爆發到最頂點的時候，97年和98年，是VCD最輝煌的年代，年銷量突破了千萬台，利潤空間也還行，而過了這一年之後，就開始走下坡路。　　不過這一世因為唐昱牢牢地將VCD的研發技術和專利把握在手中，市場上並沒有多少盜版或者那種小作坊的VCD機出現，這反倒制約了VCD市場的發展。畢竟，前世的時候，VCD之所以能在國內如此的火爆，便是因為大量的盜版的影碟機充斥市場，國內的南方地區，存在着無數的影碟機小作坊的原因，而這一世，維科手裡邊拿着VCD的專利權，盜版的碟機自然不可能那麼猖獗。　　其實這也怪唐昱，前段時間他的全部精力全部投注在黑水國際上，對VCD很少過問，這也是為什麼周曉后見到他就對他怨氣十足的原因，他這個甩手掌柜當得太徹底了。如果唐昱早先時候能把精力放在VCD上的話，或許現在的VCD市場早就達到了巔峰的時期，為集團創造出無比巨大的利潤了。　　不過現在既然唐昱又再次把精力放在了這邊，自然會讓蟄伏已久的VCD市場徹底的爆發出來。　　前段時間唐昱在香江還真看到了盜版碟的影子，這便是VCD爆發的導火索，只不過現在因為維科的產能有限，還沒有徹底的點燃這VCD的市場，想要攫取最豐厚的那一筆利潤，還需要好好的策劃和經營一段時間才行，不過唐昱最不缺乏的便是這方面的才能。　　第二天是周六，沈芸放假，語馨也不上課，兩人磨了唐昱一早上，終於讓唐昱點頭陪她們逛街，本來也要讓宋宛如一起來的，不過因為昱飛這邊的事情，也就沒有跟着一起來。　　都說三個女人一台戲，唐昱身邊雖然只有兩個女人，構不成一台戲，卻能構成二人轉，一上午的逛街歷程，唐昱可真的是圍着這二人轉的暈頭轉向的。　　大包小包的東西買了不少，可卻都是吃的，這一道上的小吃都讓這兩位大小姐吃了個遍了，光吃還不說，還要打包一起帶回家。　　沈芸拍了拍自己的小肚子，滿意的道，“吃飽了，哈哈，好久沒吃的這麼過癮了。”　　唐昱心中一陣汗顏，逛了兩條小吃街了，如果這都喂不飽你這小肚子，那你那可真就成無底洞了。　　說完，沈芸看向旁邊的語馨，“語馨啊，你飽沒飽？”　　小語馨也是裝模作樣的摸了一下自己的肚子，吐出了兩個令唐昱驚掉下巴的字，“半飽。”　　“啊？才半飽啊，那我們繼續？”沈芸似笑非笑的瞥了唐昱一眼。　　“不行。”唐昱立刻搖了搖頭，“壞丫頭，語馨小不懂事，難道你也跟着起鬨，這一上午你們吃了太多東西了，不能再吃了，再吃就吃出毛病了，我們既然已經買了這麼多東西，回家慢慢吃也就是了，現在絕對不能再吃了。”小孩子吃東西沒有計量，只要能吃的下就會一直吃，很容易把自己吃壞的。　　沈芸也知道唐昱說的有理，點了點頭道，“好吧，那我們就先不吃了。”說著，看向語馨，“小語馨啊，咱們現在就先不吃了，反正咱們都買了這麼多東西，等回家和爺爺奶奶還有媽媽一起吃好不好。”　　“好。”小語馨脆聲應道。　　“那我們就先回去吧”唐昱藉機說道。　　“不么，我還要去遊樂場玩，唐昱哥哥，你就帶我們去遊樂場好不好么，我要坐旋轉木馬。”小語馨搖着唐昱的手臂央求道，她小手上的一手油膩倒是全部抹在了唐昱的袖口上。　　所謂旋轉木馬或迴轉木馬是遊樂場機動遊戲的一種，即旋轉大平台上有裝飾成木馬且上下移動的座位供遊客乘坐。最早記錄的旋轉木馬出現於拜占庭帝國時期。約1860年歐洲出現第一個以蒸汽推動的旋轉木馬。如今在各大小遊戲場、商場等地方皆有各式旋轉木馬。　　說起旋轉木馬，還有一段起源的故事。　　話說180X年的歐洲，小店主流行在店門口擺木馬搖椅。果然所有夢幻的起源都是樸素的。而且多半是為了掙錢。然而有聰明人把木馬椅用木架托起來，圍成圓圈，讓它們轉起來。當然，木馬圈圈不會自己轉，那麼拉着這頭大磨的，有時是真的小馬，有時居然是真人。感謝偉大的瓦特先生，世界上從此有了蒸汽機。旋轉木馬也開始更新換代，用蒸汽機做心臟。蒸汽機轟隆隆吐出白氣瀰漫四周，於是彩色的木馬也仿似在雲端霧氣中穿行。真是華麗的一幕呀。這恐怕也是日後旋轉木馬往往與浪漫的私奔聯繫在一起的因由所在吧！這大約是186X年的事，歐洲移民正在不斷湧入北美大陸。於是美國人再次被絢爛多姿的歐洲文化深深地打動了，以致全美大陸旋轉木馬主題樂園遍地開花，投資旋轉木馬之先鋒性與收益性，大約相當於2003年的滬市的樓市，由此可見之暴利，就像現在，小語馨就迫不及待的想去玩。　　有人說旋轉木馬是見證兩個相愛的人的愛情遊戲，只要兩個真心相愛的人同時坐在旋轉木馬上，木馬就會載着他們到一個完美的天堂，他們的愛情就會天長地久。也有人說愛情應該是相互的，是2個手牽手走過一生的勇氣，所謂愛了就不要怕苦，我個人並不喜歡旋轉木馬的愛情，就像旋轉木馬，不管那時有多快樂，多甜美，他始終會停。停了，剩下什麼？每個人孤獨走在回家的路，沒有人陪。犹如空夢一場。許多人都認為，旋轉木馬……是個讓人看起來很幸福的遊戲。旋轉木馬的含義，是追逐是等待是無法觸及的距離……坐在木馬上的人周而復始地旋轉，永遠只能看到彼此的背影，距離那麼近，卻怎麼也觸不到。　　“好好好，我們去遊樂場。”看着小語馨可憐巴巴的大眼睛，唐昱是一句拒絕的話都說不出來。　　“哦也。”小語馨興奮的拍手跳了起來，而唐昱則是滿臉苦笑。　　唐昱沒有注意到，就在他答應小語馨的一剎那，沈芸的嘴角露出了一絲奸計得逞的笑容，遊樂場的提議其實是剛剛沈芸授意小語馨這麼說的，她知道，如果自己提出了，唐昱恐怕未必會答應，而小語馨提出來的話，唐昱是怎麼也不會拒絕的。　　三人回到家中，已經是下午三點鐘了，看着依舊興緻勃勃蹦來跳去的沈芸和語馨，唐昱是打心眼裡佩服，難道這兩人是鐵做的，玩了一天竟然都不覺得累。女人，和男人的構造果真有很大的差異啊，起碼，女人逛街，怎麼逛都不會累的。　　“你們回來了，都去哪玩了。”看着三人大包小包的走了進來，鄭淑嫻笑着問道，她也難得見自家女兒大包小包的提東西。　　“上午逛了兩條小吃街，下午去了遊樂場。”沈芸笑着回答。　　“奶奶，奶奶，我們給你買了好多好吃的呢。”小語馨蹦跳着來到唐昱身前，從他手中拿過了幾個裝着吃的口袋，又跑回鄭淑嫻身前，獻寶似的將裏面的東西一樣樣的拿出來，一邊拿還一邊介紹，“奶奶，這是蜜餞、可甜了呢，這是江米條，這是油炸小籠包……”　　鄭淑嫻笑着看着小語馨一樣樣的把那些東西拿出來，臉上的笑容怎麼也止不住，老年喪子是她和沈睿鴻這輩子最悲哀的事情，現在，也只有小語馨這個可人兒來寄託對兒子的念想了，好在還有沈芸，還有宋宛如，還有唐昱。　　如果沒有這些人陪在身邊，鄭舒嫻都不敢想象，自己和沈睿鴻老兩口的晚景會是如何的凄涼。

# 第六百一十九章 募捐物資

　　鄭淑嫻轉過頭看了一眼唐昱，“小昱今天累壞了吧，這兩個小丫頭瘋起來就沒完沒了。”　　唐昱笑着搖了搖頭，雖然的確是累的不輕，不過在沈芸那威脅似的眼神下，唐昱怎敢承認。　　“鄭伯母，把壞丫頭和小語馨送回來了，那我也就回去了。”唐昱告辭道。　　“臭小子，你要走？”聽到唐昱說要走，沈芸的心忽然一緊。　　“嗯，回去找方大哥商量點事，集團即將成立，很多事情都要安排。”唐昱笑着回答道。　　“那、那你什麼時候還來啊。”沈芸低聲問道。　　“有時間我就會過來，現在沒了黑水國際這副擔子，相信會有很多清閑的時間的。”唐昱道。　　“嗯，小昱啊，你有事情你就去忙你的去吧。”鄭淑嫻笑着道。　　“小昱哥哥要走了么。”小語馨可憐兮兮的走到唐昱身前。　　“是啊，小昱哥哥要忙自己的事情去了。”唐昱蹲下身，平視小語馨道。　　“那小昱哥哥什麼時候還會再來啊，語馨要吃小昱哥哥做的好吃的。”　　“很快的，過两天小昱哥哥就會過來給我們的小公主做好吃的，語馨乖啊，要聽奶奶和媽媽的話，上學要聽老師的話啊。”　　小語馨認真的點了點頭，“語馨最乖了，老師經常誇獎我呢。”　　唐昱笑了笑，拍了拍小語馨的小腦袋，起身對鄭淑嫻說道，“那伯母，我就走了，改天再來看你。”　　“嗯，去吧，路上小心。”　　唐昱點了點頭，轉身走出沈家。　　鄭淑嫻看着滿臉不悅之色的沈芸，笑了笑，“你說你，小昱來了你就和他吵架，這剛一走你就不開心起來。”　　“人家哪有不開心啊，那臭小子走了更好，省的我看着心煩。”沈芸的臉不易察覺的紅了一下，嘴硬的說了一句后，轉身走向衛生間，“我去洗洗手，吃了一上午小吃，這手上都是油膩膩的。”　　看着沈芸消失在衛生間的身影，鄭淑嫻無奈的搖了搖頭，身為過來人的她怎麼看不出沈芸的心思，這小丫頭對唐昱的剛請，恐怕整個沈家除了小語馨之外，都看得出來。　　出了沈家，唐昱立刻拿出電話給方建銘打了個電話。　　“方哥，你現在有時間么？”　　“有時間，怎麼了？”方建銘說道。　　“有時間就好，到百佳等我，我有些事情想找你商量。”　　出了省機關大院，唐昱揮手叫了一輛出租車，向百佳駛去。　　“老弟這麼急着來，有什麼大事么？”唐昱剛下車，方建銘便從百佳中迎了出來，笑着說道。　　“也不是什麼急事，只不過有幾句話想要交代而已。”唐昱笑着說道。　　“哦，那怎麼去辦公室聊。”　　這百佳雖然有很大一部分是利嘉誠的股份，不過這總經理的位置卻一直都由唐昱當著，之前一直忙着黑水國際的事情，估計不到這邊，所以唐昱便給了方建銘一個副經理的職務，當然，這副經理自然有自己的辦公室。　　方建銘的辦公室在二樓，一個不大的房間中，房間的最裏面擺放着一個老闆桌，在老闆桌前面的一側擺放着一排黑色的真皮沙發。　　“老弟，坐。”進了辦公室，方建銘指了指沙發道。　　唐昱依言坐了下來，而方建銘也沒有坐到老闆桌後面的椅子上，而是在唐昱旁邊坐了下來。　　“老弟有什麼事直接交代就是了。”方建銘笑着說道。　　唐昱點了點頭，沒有直接說出自己來的目的，反倒問了一句，“方哥，這昱飛集團的手續辦理的可還順利？”　　“嗯，挺順利的，工商局的那些人沒有一點為難咱們，只不過這些手續很繁瑣，一天两天還是辦不下來的。”　　工商局的那些人在知道這昱飛集團的法人是唐昱，誰還敢為難啊，官場上的消息是最靈通的，唐昱和沈睿鴻的關係遼海官場大半的人都知道，有沈睿鴻做靠山，工商局的哪敢有人為難啊。當然，方建銘自己的面子也是很足的，不說方家老爺子的影響力，便是方建銘自己在商場上打拚這麼多年，積累下來的人脈關係也是很強大的。不過這種事情，也不過是打個電話聯繫聯繫熟人罷了，辦事都得下邊的人去辦，事情太繁瑣，幾家公司全部合併到集團裡邊。　　工商那邊還只是一般般的繁瑣，反倒自己自己集團內部的事情更加的繁瑣一些，要把之前幾家公司的財務、人事、管理等等，全部統籌起來，繁瑣的事情多了去了，根本不是一天两天能搞完的，畢竟，唐昱的這幾家公司都大了去了，哪怕是拆開，每家在國內都是很恐怖的巨大集團，要合併到一起，自然更加的是龐然大物，想要短時間內統籌起來是不可能的，而且，統籌起來之後，還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去磨合，畢竟，之前的幾個公司，各個公司都有一套自己的制度，現在合併到一個集團裡邊，自然不能允許山頭林立，肯定只能聽集團內的統一號令的，大家也都需要一段時間來適應，總之，這是件很繁瑣的事兒，不過能整合到一起，好處也是立竿見影的，所謂力分則弱離合則強，這句話可不是白說的，把幾家公司整合到集團裡邊，也方便一起用力，尤其是財務上邊整合起來，對於財務的調度，是異常的方便的，不像之前，幾家公司之間偶爾的拆借都很麻煩，要走一些流程和手續。　　“那就好。”唐昱笑着點了點頭。　　“怎麼，老弟這次來就是為了問這個？”方建銘呵呵一笑說道。　　“自然不是，不過和昱飛多少有些關係。”唐昱點了點頭。　　“老弟有什麼話你就快說吧，別再繞彎子了，咱們哥倆說話直來直往就行，商場上的那套把戲就別用了。”方建銘起身，拿起身前玻璃茶几上的兩個杯子，走到飲水機前接了兩杯水，遞給了唐昱一杯。　　“方哥你誤會了，我哪裡和你打官腔了，好，我直接和你說吧，我打算在昱飛旗下成立一個慈善基金。”唐昱開口道。　　所謂慈善基金，就是具有一定組織性的個人、企業或社會團體，無償的為弱勢群體如殘疾人等通過各種方式籌集的資金。成立的組織通稱慈善機構。　　根據性質不同，慈善基金會分為兩種形式：公募和非公募，企業的慈善基金會形式屬於後者，即基金會沒有向社會籌集捐款的權利。按照《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企業慈善基金會成立的條件如下：特定的公益目的而設立；非公募基金會的原始基金不低於200萬元人民幣，原始基金必須為到賬貨幣資金；有規範的名稱、章程、組織機構以及與其開展活動相適應的專職工作人員；有固定的住所；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企業慈善基金會的申請，應當向登記管理機關提交下列文件：申請書；章程草案；驗資證明和住所證明；理事名單、身份證明以及擬任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長簡歷；業務主管單位同意設立的文件。　　慈善基金會的實施與好處也比較多，如果企業設立了慈善基金會，可以自行向社會捐款、捐物等。但由於企業慈善基金會的性質，所以沒有權利向社會進行籌款籌物；企業進行大規模慈善投資，比如建立希望學校、希望公園、幫助殘疾人中心等，需經過民政廳的申報手續，然後經過土地管理局的審批。　　根據西方經濟學，公民和企業可以選擇兩種不同的途徑履行納稅人的職責：他們可以將自己的一部分收入作為稅交納給政府；或者作為社會捐款捐獻給慈善事業。兩者沒有先後，更沒有差別。這樣一來，個人和企業與其將稅務繳納給政府，由他們決定這筆費用的公共支出，還不如將自己收入的一部分作為社會回饋，直接用於公益或福利事業。由此得出“慈善好處”之一：企業個人不通過政府途徑免稅。當然，慈善基金一直被西方企業津津樂道的好處不光只是“免稅”，還有被西方企業家稱為品牌的“軟性廣告”。在國外，每一個企業家都有一個觀念：企業品牌不僅是企業財產，更是社會公共財產，從更大的範圍上說，品牌甚至會成為一個城市、省份、國家、或者一個時代的象徵。所以很多國外企業家十分樂意投入慈善基金，塑造“公益品牌”，使企業的“特色品牌”體現公益價值，提升親和力，吸引消費者。再者對於企業內部，慈善基金會通過員工之間義務募捐，創造活動經費，幫助困難職工，增加全體員工的合作性，互動性，有利於創造“和諧、愉快”的企業道德文化。　　在企業中，慈善基金會受到了“法人概念”的束縛，經濟學中提出的法人概念幾乎無法確定中國慈善基金會的法人地位。國外企業的法人，是嚴格按照社團法人和財團法人的定律來劃分的，公司屬於社團法人，慈善基金會屬於財團法人，這兩者是同等的級別。也就是說，慈善基金會應該是一個完全獨立的部分，它可以不受政府和企業的行政管理。可是我國現行的法律沒有建立財團法人的概念，幾乎所有的中國慈善基金會還是依託在公司的管理下，缺乏獨立性。不僅如此，中國企業慈善基金會還要受到登記管理機關和業務主管單位雙重管理，以至於這些企業組織從一“誕生”就烙上了官方的印記，很難走出行政管理的框架。　　在慈善基金髮展成熟的歐洲、美洲國家，流行着一種等號說法：“企業家。慈善家”。在4年前，美國企業和個人的慈善基金為社會提供的資助額度已經達到290億美元，是現在中國的整整60倍。慈善事業是個人、企業提高政治地位和社會尊重的一種表達方式。文化背景的不同，就直接導致了慈善理念不同，下面一組簡單的對比就可以很清楚地展現出不同國家的個人和企業是如何看待財富這個問題。西方的企業和個人，在聚集了大量財富以後的第一觀念是要通過慈善事業來改變自己的政治地位，獲取社會的尊重，所以，在美國社會，人們在衡量一個體面的商人，很少談論他們賺了多少錢，花了多少錢。人們關心的是，這些人對慈善事業捐出了多少。而在中國，企業和個人卻通過擺闊、攀比來達到社會地位提高的目的，所以就形成了許多中國富人只知道如何賺錢、花錢，而不知道如何去捐錢的現象。　　“慈善基金？”方建銘一皺眉，“老弟，你是不是做了什麼虧心事啊，怎麼想起了成立慈善基金呢？”　　國內這個階段，對慈善基金的接受度，普遍還是比較低的，特別是民營企業家，商人逐利，這句話可不是白說的，而且，很多從底層發展起來的企業家也信奉一個原則，叫做救急不救窮，所以，這年頭，願意干慈善基金的，是少之又少，唐昱驟然之下提出來，方建銘一時接受不了也是必然的，不過唐昱卻準備堅決的推行下去，不管別人能不能夠理解他的良苦用心。　　“你才做虧心事了呢。”唐昱笑着打趣兒了一句后，繼續說道，“不知道方哥知不知道這些天的陰雨已經造成全國很多地方產生了洪澇災害？”　　“嗯，我也聽說了一些，咱們遼海還可以，受災不算太嚴重，聽說最嚴重的是長江沿岸，現在長江的水位已經創歷史新高，有幾處已經有了決堤的跡象，怎麼，你要說的事情和這件事有關？”方建銘也聽說了一些這方面的事情。　　“嗯，的確和這次受災有關係，現在剛五月末，還沒正式進入梅雨季節，可是卻已經有了洪澇災害的跡象，相信這次的洪災會來的異常兇猛，我要創辦的慈善基金就是為了這個，我要未雨綢繆，在洪災爆發之前盡可能的多籌集一些物資，等到洪災爆發的時候，將這些物資以昱飛的名義捐給受災的百姓。”唐昱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那你準備捐多少呢？”方建銘問了一句。　　“兩百萬物資。”唐昱沉聲說道。　　“兩百萬？這麼多？”　　在九八年，這兩百萬可不是個小數目，唐昱記得九八年洪水的時候，全球為中國募捐，美國剛剛募捐了七百五十萬人民幣，其中包含了美國政府捐了二十萬美元，日本四百五十萬，包含了日本政府的十萬美元，印尼五十萬人民幣，印度二十五萬人民幣，這些数字唐昱記得很清楚，因為在上一世中，他還曾經為這些数字氣憤過一段時間，中國人為外國募捐都是幾千萬上億的捐，可換來的就只是這些数字，說句不好聽，打發要飯的要飯的都未必要，特別是印度和印尼，所以唐昱帶着黑水國際的人在印尼搞的那次事，他心中除了有一絲報復的快感之外，毫無一絲憐憫，他們也不值得中國人憐憫。　　話題扯遠了，從那些國家的捐款情況就可以看出，唐昱的這二百萬的確是一筆龐大的数字，放在這個年代的中國來說，200萬，能做很大的事情了，唐昱畢竟不是救世主，他不可能把自己所有的身價都拿出來，或者說，即便是都拿出來，對於抵禦這次龐大的天災來說，也未必能起到很大的幫助，這種時刻，關鍵還是要眾志成城。　　面對方建銘的質疑，唐昱卻笑了起來，“方哥，其實我們並不虧，或許在某些方面，我們還賺了呢。”　　“哦？怎麼講？”方建銘疑惑的看着唐昱。　　“咱們這二百萬物資捐出去，一定會引來各方媒體的關注，他們的到來間接的給我們做了廣告，而且可以說是衣物廣告，我想，央視也應該會關注這件事情，央視的廣告費用方哥你應該比我更清楚，這二百萬絕對拿不下來，雖然新聞不如廣告那樣滾動播出，可我想效果一定不會比廣告差，這也是我為什麼要以昱飛的名義捐獻的原因，這筆賬算下來，我們不但不虧，反而賺了，這種做了好人又得了實惠的事情，何樂而不為呢。”唐昱笑着給方建銘解釋道。　　“哈哈，老弟啊，方哥真是越來越佩服你了，好，這事就交給我了，從明天開始，我就開始籌集救災物資。”方建銘笑着答應道。　　唐昱點了點頭。　　“不過……”忽然，方建銘猶豫了一下。　　“怎麼了方哥，有什麼事情你說。”看出方建銘臉色的異樣，唐昱問了一聲。　　“這二百萬我們要從哪裡拿呢？”　　“哦，這倒的確是個事，維科和星耀的具體財務情況我還真不太清楚，貿然從這兩家抽調資金，多少有些不妥，這樣吧，明天你聯繫楊涵寧，現在她已經是昱飛的財務部經理，把這籌集二百萬的任務交給她，讓她看看哪裡可以擠出來這二百萬。”　　其實這二百萬對唐昱來說並不多，無論是星耀還是維科，都有能力拿出來，而且是很輕鬆的拿出來，不過二百萬放在這個年代來說畢竟不是個小數目，辦企業，就要講究個規規矩矩，無規矩不成方圓嘛。　　驀然抽調的話，難免會讓兩家公司的資金緊張，甚至衍生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煩，楊涵寧已經成為昱飛的財政部經理，手裡掌握着維科和星耀的財務情況，這二百萬讓兩家公司一家拿一些，至於哪家多拿哪家少拿，就看這兩家公司哪家的資金更充裕一些，資金充裕的自然要多拿一些，資金緊張的少拿一些，其中的這個度，還是讓楊涵寧自己掌握吧。　　方建銘點了點頭。　　“其實這兩百萬最容易拿的出來的不是星耀也不是維科，而是這百佳，只不過因為這百佳並不是我一人所有，在沒有和李先生商量過的情況下，我不能貿然挪走這麼大一筆資金，所以說這錢還是從星耀和維科這裏出吧。”唐昱輕聲說道。　　至於兩百萬的資金拿出來做什麼，唐昱也早有思考，那就是購買大量的防汛物資來捐助。單純的錢拿出來，到時候未必能起到作用，還不如拿防汛物資來的實在，他已經準備讓集團在市場上大肆的購買防汛物資，不過並不是用來獲利，而是運送到可能發生洪災的地方備用。　　常用的防汛物資和器材有：塊石、編織袋、草袋、麻袋、土工布、土、砂、碎石、水泥、木材、鋼材、鉛絲、蘆席、繩索、炸藥、挖抬工具、照明設備、備用電源、運輸工具、報警設備等。　　唐昱在查閱了一下防汛物資的資料才知道，那些物資，可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沙袋那麼簡單，其中也是奧妙繁多。　　首先便是吸水膨脹袋，“膨脹防洪袋”是以高分子保水劑作為固水膨脹的主體物質，預先填充在高透水性的雙層織布中而製成的一種高效率防洪用品。它以世界先進的“以水堵水”的科學理念，420克的吸水袋浸水2―3分鐘立即成為18千克的應急膨脹袋，其應用是在發生洪水漫堤或潰口時，能以最快的速度防洪堵漏。與五星吸水膨脹袋相比，傳統沙土袋更具缺點：使用前需準備大量的沙石泥土，在城市和河床高的平原地區無法儲備；使用中：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人力來裝填、還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來運輸；使用后：需要進行固體廢物清理，耗費大量人力物力，污染環境。　　然後就是防汛沙袋，俗稱消防沙袋，防水沙包，消防專用沙袋，抗洪沙袋，抗洪防汛沙袋等。　　還有石籠網箱，網箱是指用重型六角網作的箱型網籠，因此有稱之為“石籠網或者石籠網網箱”，歐洲也叫格賓網，石籠網箱。石籠網箱在施工現場經石頭填充，構成具有柔性、透水性及整體性的結構，如擋牆、河道襯砌、堰等支擋的防沖蝕工程。　　到時候有可能發生人員傷亡事件，所以還需要多功能救援擔架這點唐昱之前可沒考慮到，主要用於消防緊急救援、深井及狹窄空間救護、地面一般救護、高空救助、化學事故現場救護。體積小，重量極輕，便於攜帶，應用範圍廣可單人操作。可水平或垂直吊多功能摺疊工具鍬也是必備之物，鍬面9X13CM總長42鎬頭長10.5每箱50把裝，這個是國家有明確規格的，市面上反倒不容易購買，總裝是不缺這些玩意兒的，和部隊戰士的工兵鏟有異曲同工之妙。　　還需要救援衝鋒梯，這個是必備的產品，救援和逃生必備之物，一般都是竹節梯、鋁合金梯子。用高強度的尼龍塑料和高強度鋁合金材料製成。可以自由伸縮到不同的高度在不同的環境下使用。高度可以由1米調節到3.8米。可以在室內也可以到室外使用。而在不使用時，可以摺疊起來，高度只有半米不到，同時這款梯子採用鋁合金製造而成，重量只有9公斤左右。搬運非常的方便。　　然後防汛專用雨衣也必不可少，雨衣是由防水布料製成的擋雨衣服。雨衣適用的防水布料有膠布、油布和塑料薄膜等。現代的雨衣防水布料注重透氣性，常用的如特製尼龍和Gore―Tex等。透氣型雨衣利於人在穿着防雨時濕熱的水氣從雨衣內散出，增加舒適度。　　也需要大量的救生衣―救生圈，救生衣又稱救生背心，是一種救護生命的服裝，設計類似背心，採用尼龍面料或氯丁橡膠，浮力材料或可充氣的材料，反光材料等製作而成。一般使用年限為5―7年，是船上、飛機上的救生設備之一。救生圈是指水上救生設備的一種，通常由軟木、泡沫塑料或其他比重較小的輕型材料製成，外麵包上帆布、塑料等。供游泳練習使用的救生圈也可以用橡膠製成，內充空氣，也叫作橡皮圈。　　另外的話，洪災的時候還需要水上救援漂浮繩，水上漂浮繩規格：8mm，6mm，4mm，長度：30米。　　還需要便捷式防汛搶險打樁機，以壓縮空氣為動力源，膨脹原理，使活塞打擊錘，在運動中產生巨大的衝擊力來撞擊木樁上端，從而達到樁進入深層地面為目的。　　另外，還有防汛組合工具包，含鎬、鈀、鋤頭、十磅錘、砍刀、方鏟、電筒、水鞋、防汛戰鬥服、防寒雨衣、救生繩、雙背帶、救生衣、毛巾、水壺、頭盔、消防斧頭、信號燈等組合工具。組合輕便、工具配備齊全適用於救援隊員適用。　　圍堤堵漏布也是必不可少的，分為兩部分，堵水布和收放器，堵水布經科學防水處理，經久耐用、輕便、使用靈活。廣泛用於江河水庫堤壩、涵洞等管涌、急流轉彎處、山體滑坡等。　　橡皮艇―衝鋒舟更是救援和逃生的必備之物，是最最最應該必備的防汛物資，准成6人，13人可以選配發動機雅馬哈發動機。　　還需要全方位工作照明燈，一般為4X500W燈頭、本田發電機、可升降操作桿。　　還有救生拋投器，以壓縮空氣作為推動力的拋繩器械，使用中不會產生火花和火苗，適用於充滿油、氣的環境。水陸兩用，並可回收反覆使用包括1根拉力為2450牛頓120米繩索、繩箱、充氣裝置、發射瓶、攜帶包、中文手冊。　　另外還需要手拋式水上救生器，手拋式水上救生器是一種靈活機動又輕便的近距離水上救援裝備，由救生包、救援繩、手提包裝袋等組成。自動充氣救生圈被包裹在救生包內，通過救援繩與手提包裝袋相連。當需要救援時，從手提包裝袋內取出救生包，由手用力拋向落水者，救生包落水后5秒鐘內自動充氣成救生圈，供落水者使用，再由救援繩拉往船邊或岸邊，達到救援目的。使用后，通過更換二氧化碳小氣瓶及自動閥內水敏觸發劑，手拋式救生器可重複使用。　　另外，洪災時候，不管是房屋損壞的難民還是救援的部隊官兵，軍用單帳篷都是必不可少的屋子，還有軍用棉帳篷、民用棉帳篷等。　　這一長溜的物資清單看下來，把唐昱的腦子累了個半死，看來術業有專攻啊，自己準備的200萬元，也不知道夠不夠，不夠的話，就再追加吧，反正這種時刻，有力量，多少得為國家貢獻一番，可惜自己覺悟的晚了些，要是去年能想到的話，起碼可以讓沈睿鴻在全省排查水利工程裡邊的豆腐渣工程，這樣的話，起碼省內的災情可以減少一些。

# 第六百二十章 不孝子孫

　　“哦，對了，明天周日，你家老爺子不是說要和我見一面么，不知道地點定下來了么？”唐昱突然想起明天和方博臻的見面，不由得問了一句，方家老爺子絕對是傳奇人物了，可惜，方家的第三代，除了方建銘這一個，就沒有一個像樣的人物，假以時日，還不知道方家會走到什麼地步，不過想必，除了方建銘這一支外，其餘的不可能有太大的發展了，想到這些，唐昱也是不勝感慨。　　下一代的教育，很重要啊，還沒有孩子，唐昱便已經開始考慮這個問題了。不過想想，自己的年紀似乎也老大不小了，是不是可以考慮要個孩子呢？涵寧姐的年齡，似乎真是生育的好年齡啊，不過想着，唐昱便想給自己兩個嘴巴子，剛剛才在大學入學，就想着要個孩子了，看來自己果真不是在學校里安心獃著的料啊，這孩子嘛，再說再說吧。　　“明天老爺子會親自過來的。”方建銘答道。　　“老爺子親自過來？這怎麼能行啊，要見面也是的我去拜見方老爺子啊，怎麼能讓老爺子跑過來見我這個小輩啊，這樣吧，明天我去府上，親自拜訪老爺子。”唐昱笑着說道，他可不會那麼不識抬舉，不說方家老爺子曾經的地位，那可是共和國少有的副國級的人，只差一點點便算是國家領導人了，這種層面的人物，哪是可以讓人家找上門來的。再者，便單純的從長幼有序來說，也應該是自己去拜訪老爺子的，唐昱可不認為自己現在的成就，已經超越了年過七旬的方家老爺子，哪有讓長輩找上門的，那也太在不知道禮數了。　　“去我家見我家老爺子？”方建銘遲疑了一下，點了點頭，“好吧。”　　方建銘有些擔心，擔心方家的那幾個敗類，現在的方家是方荀和方建勛父子倆在當家，老爺子看不過眼這對父子的所作所為，乾脆眼不見為凈，不在管理方家的事物了，一天天的把自己關在書房中寫字喝茶。　　方建勛因為貪圖VCD項目，曾經和唐昱有過不愉快，方建銘擔心兩人想見會不會發生什麼不好的事情，不過轉念想又覺得不可能，現在的方建勛已經知道了唐昱不簡單，恐怕就是給他兩個膽子，他也不敢得罪唐昱。哪怕唐昱現在不能掌控黑水國際了，手裡邊也依然有黑水國際百分之十五的股份，不是隨隨便便一個人就能夠得罪的，再說，手裡資產數十億的人，哪怕是一省之長見了，都輕慢不得，不是方建勛就能得罪的，當然，如果有些人硬要不識抬舉的話，那就另外說了。　　在百佳和方建銘聊了幾句后，唐昱便離開了，打車趕回來幽林家園。　　晚上和楊涵寧的又一番纏綿就不多說了，兩個人都是乾柴烈火，撞到一起就一副不可收拾，尤其是唐昱，他似乎要把這幾年投入到黑水國際上的精力，全部轉嫁到楊涵寧的身上，搞的美人婉轉嬌、吟了大半夜，第二天依然腿腳無力。　　第二天一早，唐昱起來做早餐，在送走楊涵寧之後，已經將近九點了，唐昱整理了一下儀容后，走出房間，打車向方家別墅，這小子現在鬱悶的很，想想自己好歹也是身價數十億的人，居然要淪落到出行打車，不得不說，他絕對是國內富豪中的奇迹。好在這小子平常低調的緊，公眾幾乎沒有認識的人，倒也不虞有麻煩。　　事實上，唐昱在省城也是有好幾輛車隨行的，只不過今天恰好都不湊巧，而且和楊涵寧一度春宵，他也不想讓別人知道這個地兒，才沒有叫司機過來，偶爾打一次車的感覺也是不錯的，就當體驗生活了。　　他現在雖然已經不是黑水國際的老闆了，但是黑水國際那邊，依然例行給他抽調了最精緻的保鏢隨行，畢竟，這小子也是身價數十億的人了，也要防止別人綁架勒索，只不過這些保鏢要攜帶合法的槍支來大陸，還有不少手續要走，所以這幾天才沒有跟在唐昱身邊，不過用不了多久，他們就會如影子一般出現在唐昱四周來護衛他的安全了，雖然人難免有些不自由，但是一個身價數十億的人，自然要隨時防止別人敲詐勒索，或者暗殺什麼的，經商難免有得罪人的時候，總之，唐昱的安全也得提上日程，安保力量，黑水國際都是比對東南亞最富裕的華商的安保級別給搞的。　　唐昱對黑水國際有感情，黑水國際的人對唐昱也是有感情的，他們是感激唐昱的，雖然唐昱現在已經不能指使他們了，但是他們依然樂意為唐昱提供更加精緻的服務，願意護衛唐昱的安全，不讓他收到一絲一毫的傷害。　　唐昱和方博臻約定見面的時間是十點鐘，雖然現在去有點早，不過早點總比晚點好，對方家的老爺子，唐昱是懷着尊敬的，雖然方家的第三代不怎麼樣，但是就方老爺子來說，還是一個很讓人尊敬的長者的，只是不知道，老爺子這次找他過來是為了什麼事情。　　方家別墅唐昱已經不是第一次來了，可這次走近方家別墅后，卻有了一種冷清的感覺，門前的門衛也不知道是因為認識唐昱還是懶得起來檢查，直接放唐昱進入別墅，從始至終，也只是瞟了唐昱一眼，自顧自的坐在椅子上看報，以前可不是這個樣子的，駕車進入方家的宅子，都得下來換照，唐昱是後來特批了才不用這樣的。不過方家宅子的冷清，卻是一進入就能夠感覺出來的。　　“呵呵，老弟，你來的可夠早的啊，走吧，老爺子在書房裡等你呢。”說完，方建銘轉身往裡走去，在前面給唐昱引路。　　來到別墅二樓的書房前，方建銘敲了敲門。　　“進來。”裏面傳來方老爺子低沉滄桑的聲音之後，方建銘才推開門和唐昱一起走了進去。　　“方爺爺進來可安好啊。”進屋后，唐昱笑着和方博臻打了聲招呼。　　此時方博臻正伏案練着字，對於唐昱的打招呼似乎沒有聽見一般，直到寫完最後一個字收筆后，這才抬起頭來，“小昱啊，你來了啊。”　　“方爺爺相邀，我怎敢不來呢。”唐昱笑着說道。　　“你這小傢伙，可越來越會打官腔了。”方博臻看着唐昱笑了笑，轉頭對方建銘說道，“建銘啊，你出去給我們泡壺茶來。”　　方建銘知道老爺子不希望自己留在這，有意把自己支走，也沒說什麼反對的話，點了點頭，轉身走了出去。　　誰知方建銘剛退出房間來到一樓大廳，便看到了他最不想看到的人。　　“呦，這不是二弟么？今天怎麼有空來方家啊，我可記得你曾經說過和方家恩斷義絕，從此不在踏入方家大門半步么，今天怎麼厚着臉皮進來了呢。”　　以前方建勛是方家第二代領軍人物，那種意氣風發自然遭到了心胸狹隘的方建勛的嫉妒，此時自己成為了方家的主事人，看到方建銘自然免不了出言嘲諷兩句。　　“我要是知道今天會碰到你，就算打死我都不會來，如果不是擔心爺爺會被你氣出個好歹來，就算用八抬大轎來抬我，也休想把我抬來。”方建銘厭惡的看了方建勛一眼說道。　　“你……”方建勛氣氛的用手指着方建銘，你你的你了半天，沒有說出什麼來，其實在他心中，還是有些懼怕方建銘的，他自己也知道，和方建銘比，自己的確差了很多，所以氣憤歸氣憤，他卻不敢把方建銘怎麼樣，最有隻有冷哼一聲，“哼，我不和你這隻喪家之犬一般計較，剛才我回來的時候聽門衛說老爺子正在見個人，究竟是誰啊，還要用老爺子請。”　　說著，方建勛走向二樓，顯然是要進方博臻的書房看看。　　“方建勛，我勸你別進去，惹怒了老爺子，老爺子在念及親情上或許會饒了你，可是你要是惹怒了那個人，可別怪我沒提醒你，他會讓你吃不了兜着走的。”　　方建銘語氣陰沉的說道，他並不是害怕唐昱將方建勛怎麼樣，唐昱把這敗類弄死了，方建銘才高興呢，他只不過是怕方建勛這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傢伙把唐昱惹怒從而牽連到方家，方建銘可是知道唐昱身後的背景究竟有多大，唐昱可真是一個手眼通天的人。唐昱固然不會對自己怎麼樣，但是對方建勛這些敗類，可就沒有什麼顧忌了，到時候，自己連求情的立場都沒有。　　當初那個周公子妄圖勒索唐昱百佳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唐昱去了趟京城，竟然把一號首長給請了下來，不但把那個周公子送了進去，就連他老子也被迫辭職了，用手眼通天一詞來形容唐昱絲毫不為過，要知道，那可是省部級一級的官員，不是阿貓阿狗，由此可見唐昱的能量，也是因為如此，方建銘才下決心要跟着唐昱乾的，要不，以他官二代的出身，可未必願意屈居人下，也是唐昱這些年的表現折服了他。　　“方建銘，你少在這危言聳聽，憑着咱們家老爺子的地位和方家的實力，還有人能讓我吃不了兜着走？我看國內也數不出來幾個吧，老子可不是嚇大的。”方建勛心中有幾分懷疑，事實上，國內的副國級以上的官員，還真就是數的出來的，影響力比方家老爺子大的人，確實不多。方建勛可沒膽量去得罪那個層次的人，不過要說有那個層次的人來遼海省，他應該不會不知道啊，好歹，他也是這邊的地頭蛇，消息還是比較靈通的。　　“信不信由你，你自己去送死我不攔着，可你別連累方家。”　　方建銘冷哼一聲，轉身離去，他懶得管方建勛的死活了，看到他的那張臉，方建銘就感到噁心，他死了更好，只不過最好別連累方家。　　人都是這樣，越不讓他做的事情，他就越想去做，方建銘的話雖然讓方建勛心中有所顧忌，可更多的是好奇，猶豫了一下，轉身走向二樓。　　“方爺爺，不知道你找我有什麼事啊？”唐昱也沒在和方博臻打太極，這兩個人一個是老狐狸一個是小狐狸，要是打起太極來，估計打一天都不會說到主題上，所以還不如開門見山呢。雖然唐昱對方家老爺子很尊敬，但是在商言商，唐昱也不可能為了尊敬，而去白白給方家送出什麼的，自己對方家，也算是仁至義盡了，當初的海南樓市泡沫，自己一席話讓方家少損失了十個億，方家也不過意思的給了一千萬而已，之後更是有生命核能等等的建議，換來的卻是一群狼子野心的人，妄想侵吞自己的VCD產業，哼，方家的第三代，除了方建銘之外，實在是沒有自己能看順眼的人。哪怕是有方家老爺子的面子，他也不會輕易的退讓的。　　“唐小友應該知道方家的現狀吧。”方博臻問了一句。　　唐昱點了點頭，房間現在的情況唐昱多少還了解一些，現在的方家可以說是支離破碎，該走的走該散的散，留下方家一個碩大的殼子，可供方建勛荒唐的揮霍了。　　“唉，方家沒落了，諾大的一個方家敗在了幾個不孝子孫的手上。”說完，方博臻轉過頭看着唐昱，與其說是看，倒不如說是盯，死死地盯着唐昱的眼睛，“所以我想在方家還沒有完全敗落之前，把方家送給你。”　　“把方家送給我？”唐昱實在沒想到方老爺子竟然會說出這樣的話，一時間沒反應過來，愣住了，方家啊，那可是一個家族，一個副國級的老爺子締造出來的家族，方家到現在雖然第三代不成氣候，但是虎死不倒架，爛船還有三千釘，方家到現在，還是有不少的底子的，放在遼海省省內來說，依然是一個龐然大物。當然，更重要的是方家老爺子經營出來的人脈力量，其價值，根本是無法估量的，要知道，一個副國級的人物，經營出來的人脈力量，那是非常恐怖的，遍布全中國的中高層領導人。　　一時之間，唐昱居然被方家老爺子的這句話給驚呆住了。　　“不行――”就在唐昱消化方老爺子的話的時候，房門猛然被人推開，方建勛漲紅着連怒意滔天的闖了進來。　　“孽障，誰讓你進來的，你給我出去。”看到方建勛闖入，方博臻一拍桌子，猛然站了起來。　　“出去？我現在要是出去的話，恐怕這方家立刻就易主了，爺爺，就算我再讓你失望，可你也不能將方家交給一個外姓人啊，我不同意，哼，反正我不同意。”　　“我就算交給外姓人手中，也高過交到你這個不孝子孫手中強，我心意已決，從今天開始，這方家就是唐昱的方家，和你再無一點瓜葛，方家的事情，還輪不到你一個小輩來指手畫腳。”方博臻氣憤說道。　　“憑什麼，老不死的，別以為你當了幾天中辦的主任就有多了不起，你想要將方家拱手讓與他人，沒門，還有你唐昱，別以為和沈睿鴻搭上關係就有多了不起，就是他沈睿鴻，也不管對方家怎麼樣，別人怕你，我可不怕，不管怎麼說，這是方家人的方家，不是他唐家的方家……”　　方建勛此時已經被憤怒沖昏了頭腦，心裏的話不加一絲考慮全部吐了出來，這小子大概是平日里二慣了，居然口不擇言，對方家老爺子稱呼為老不死的，他也不想想，這個家族，如果不是方家老爺子在撐着，哼，憑什麼能做到如今這個地步？方家的壯大，還不是因為有着老爺子這顆常青樹在？他還以為是他方建勛多麼的有能耐？　　“孽障、孽障，你給我滾、給我滾、滾……哎呀――”方博臻被氣的渾身顫抖，站起身雙眼圓瞪，誰知剛站起身，身體一陣搖晃后，便倒在了地上。　　“方爺爺、方爺爺……”唐昱一個箭步衝到方博臻身邊，手指在方博臻的鼻前探了探，還好，還有呼吸，“方大哥、方大哥――”唐昱蹲在地上扶着方博臻，大聲的叫喊方建銘。　　“怎麼了……啊，爺爺，你這是怎麼了？”方建銘一路小跑來到二樓，剛要問唐昱發生什麼事情，卻看到方博臻倒在地上，什麼也顧不得了，把手中托着的茶壺往地上一扔，跑到方博臻旁邊一個勁的叫喊。　　“方大哥，你先別喊了，快打120。”唐昱提醒道。　　“哦，對對，打120。”方建銘此時已經六神無主了，他卻忘了，他爺爺是有專門的醫療團隊的。　　打完電話后，方建銘也冷靜了下來，轉過頭看向唐昱，“老弟，究竟是怎麼回事，爺爺怎麼會無緣無故的反倒呢？”　　“無緣無故？”唐昱冷笑一聲，“是否無緣無故你去問問你的這個敗類。”說完，唐昱變扭過頭不再看房間勛。　　此時方建勛也是很後悔，後悔自己嘴上沒個把門的，方博臻要是真有個三長兩短，他可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了，恐怕整個方家都不會再有他的容身之地了，方家，有如今的地步，那全靠着老爺子在撐着的，沒有方老爺子，第二代的人裡邊可沒有人有能耐走到副國級的位子上。　　“方建勛，爺爺有高血壓你知不知道？”方建銘厲聲質問道。　　“知道。”方建勛低着頭輕聲說道。　　“知道你還氣他，你等着，老爺子要是有個三長兩短，我饒不了你，閻王殿里少不了你一個位置。”　　120的效率還是可以的，不到十分鐘，唐昱幾人便聽到外面120的警笛聲，方老爺子的醫療團隊的人也跟着一起出發，畢竟，醫院裡邊的醫療設備要更加的齊全。　　在一個保姆的帶領下，幾個醫生抬着一副擔架走了進來，快速的把方博臻抬上擔架抬了出去，方建銘也一起跟了出去。　　一時間，房間里就剩唐昱和那個方建勛了。　　唐昱站起身走到方建勛身前，冷笑道，“之前我還真未必會答應方爺爺接受方家，不過現在我改變主意了，這個方家我要定了，你就等着卷鋪蓋滾蛋吧，要不，方家遲早給你們這一堆傻帽給糟蹋掉了，我可不希望老爺子的一番心血全部敗壞在你們這些傻帽的手中，哼，你等着瞧吧。”　　說完，唐昱轉身離開了房間，只留下了一臉傻帽的方建勛。

# 第六百二十一章 接手方家

　　方博臻被送到醫院后，立刻就被推進了手術室。　　一個醫生拿着一個文件夾走了過來，“誰是方博臻的家屬？”　　“我、我是。”方建銘立刻應聲，“大夫，我爺爺他沒事吧。”　　“這個我們不敢說，經過我們初步的診斷，老人家是因為血壓猛然增高，導致腦中血管爆裂引發的腦出血，必須儘快手術，既然你是方博臻的家屬，那麼就請你在這份手術風險責任書上籤個字，我們好儘快為老人家做開顱手術。”那醫生把手中的文件遞給了方建銘。　　“開顱手術？”方建銘渾身猛然一顫，“醫生，有危險么？”　　“危險是肯定有的，不過確實現在救老人家的唯一方法，通過老人的癥狀可以看出，老人的腦內已經大面積出血了，這才導致老人家昏迷，只有開爐將腦海中的積血抽出，同時找出出血點，如此才能挽救老人家的性命，不過手術么，風險是肯定有的。”那醫生給方建銘解釋了一句，見方建銘已經沒有在責任書上簽字，不由得催促了一句，“先生，你同不同意給老人家做手術，同意的話就請就快簽字，我好安排手術，想方博臻的這種情況，越早做手術越效果越好，越早做手術風險越小。”　　方建銘有些六神無主的看了一眼旁邊的唐昱，見到唐昱點頭，這次在那份責任書上籤上了自己的名字。　　看到方建銘簽完字，那一聲迅速的從他手中接過那個責任書，快步離去。　　“方哥，老爺子他一定沒事的，你別擔心。”唐昱安慰了一聲方建銘。　　方博臻被推入手術室不長時間，方建銘的二叔方卓群和四叔方道洵便匆匆趕了過來，“建銘，怎麼回事，老爺子怎麼會突然病倒了呢，啊，昱少也在啊。”方卓群問了一句，眼角看到方建銘旁邊的唐昱，簡單的打了聲招呼。　　唐昱點了點頭，算是回應。　　“爺爺被方建勛那個畜生氣的高血壓犯了，引發了腦出血，現在正在手術室裏面做手術呢。”方建銘聲音低沉而沙啞的說道。　　方建銘的話正好被剛剛趕到的方荀聽到了，不由得大聲罵道，“畜生，這個畜生，老爺子要是有個三長兩短，看我回家怎麼收拾他。”　　“老爺子要是出什麼事的話，就算你不收拾他，我們也不會放過他的，哼。”方道洵冷哼一聲，他現在是恨極了方荀和方建勛這對父子了，諾大的方家就被這二人搞的支離破碎烏煙瘴氣的。　　手術歷經了整整三個小時，就做所有人坐立不安的時候，手術室上面的那個紅色手術燈終於由紅轉綠，而就在手術等變為綠燈的一瞬間，所有已知注意手術室的人立刻從座位上站了起來。　　一個穿着深綠色手術服帶着口罩的醫生從手術室中走了出來，方建銘立刻一個箭步沖了上去，焦急的問道，“醫生、醫生我爺爺怎麼樣了。”　　“先生您先別激動，手術做的很成功，患者頭顱中的積血已經排除，出血點也找到了，只不過因為出血的面積太大，腦部多處受到了擠壓，所以患者恐怕還要昏迷一段時間，至於這次的腦出血引沒引起其他的什麼癥狀，還要等患者醒來才知道。”那醫生簡單的介紹了一下方博臻的病情。　　“其他的什麼癥狀？醫生，你能不能說清楚一點。”方卓群皺眉問道。　　“因為患者頭部出血太多，導致腦部的許多位置收到壓迫，這其他的癥狀有可能包括視力下降、口齒不清，甚至偏癱。”醫生又解釋了一句。　　這時，幾個護士推着方博臻從手術室中走了出來，看着躺在推車上的方博臻，臉色蒼白，頭部被一層厚厚的紗布所包裹，口鼻處帶着氧氣罩，旁邊還掛着吊瓶。　　“爺爺。”　　“爸。”　　方建銘和方卓群兄弟幾個看着推車上的方博臻，叫喊了一句。　　“病人此時還在昏迷中，估計今天晚上七八點鐘左右能夠蘇醒過來，不過老人因為老人剛剛做完手術，探望的人不宜太多，最好只留下一個人，而且千萬要注意，一定不要讓老人家再次激動，如果血壓再次升高而導致顱內再次出血，那老人家就真的危險了，就算我們可以為他進行第二次手術，可老人家的身體也不可能承受的了第二次手術所造成的創傷。”　　“好的醫生。”方卓群點了點頭，回過頭看向方建銘和方道洵，“你們都回去吧，老爺子就有我來照顧吧。”方卓群看都沒看方荀一眼，直接將他無視。　　“還是我來照顧吧。”不過方荀似乎根本沒有感覺到其他人對他的無視，還腆着臉上前說道。　　“你？你是感覺老爺子死的不夠快么？”方道洵看了一眼方荀，愣愣的說道，說完轉過頭看向方卓群，“好，那今天就由二哥來照顧老爺子，我和建銘明後天來替你。”　　方建銘猶豫了一下，點了點頭。　　出了醫院，唐昱拍了拍方建銘的肩膀，“方哥放心，老爺子吉人天相，一定會沒事的。”　　方建銘幽幽的嘆了口氣，點了點頭，隨後看向唐昱，“哦對了老弟，在書房老爺子究竟和你說了什麼，怎麼方建勛會突然闖進去了呢，我在出來的時候可是警告過他說書房裡有他招惹不起的人物，他怎麼還會這麼冒失呢，甚至還把爺爺氣成那樣。”　　“方哥你不知道？”唐昱疑惑的看了方建銘一眼，他原以為方建銘知道方博臻找自己什麼事，可到頭來竟然連他也不知道。　　“我知道什麼，老爺子和你說話的時候特意把我支走了，我能知道什麼？”方建銘鬱郁的說道。　　“我還以為方哥你知道呢，既然方哥你不知道，那我就和方哥你說說，正好也徵求一下方哥你的意見。”唐昱停下腳步，轉過身看着方建銘，認真的說道，“老爺子在書房裡跟我說，要把整個方家交給我。”　　方建銘聽完，猛地一愣，隨後便露出一絲苦笑，“難怪方建勛會那麼激動。”　　“方哥對這事怎麼看，其實我原本不打算要的，可後來方建勛的闖入讓我改變了主意，不過如果方哥你不同意這件事情的話，我也不會接手方家。”唐昱問了一句。　　“要，幹嘛不要，與其讓方家在那個畜生手裡敗落，還不如就送給老弟你呢，畢竟方家有我太多的心血了，我也不希望他在那個畜生手裡就這樣敗落。”方建銘很快就明白了方博臻的打算，現在的方家已經日暮西山了，雖然老爺子這個副國級還在，可畢竟已經退了下來，影響力也在日益縮減，而方道洵和方卓群兩個副部級的雖然還在位，可卻不足以成為方家的靠山，現在的方家急需一個可以依靠的勢力，而唐昱則是最佳人選。　　這幾年唐昱的成就方博臻看在眼裡驚在心中，一個可以直接對話最高首長的人，其能量有多大，方博臻最清楚不過了，別說是其他人，就算是方博臻自己在位的時候，想見一次最高首長，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唐昱還有這天才一般的經商頭腦，把方家交給唐昱經營，興許在不久的將來能夠再創方家的輝煌。　　念及至此，方建銘不由得暗自佩服的老爺子的深謀遠慮，把方家交給唐昱，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走投無路之舉，可實際上卻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妙計。　　“好，有了方哥你這句話，我就再也沒什麼顧忌的了，最近這段時間你就在這照顧老爺子吧，公司那邊我來跑。”唐昱笑着說道，以唐昱的聰慧自然早就知道了方家老爺子的打算，不過這事對於唐昱來說，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現在的方家雖然已經敗落，卻也有將近十億的資產，特別是手中的那幾個項目，比如綠茶、比如生命核能還有那個純凈水的項目，這些點子都是唐昱當初給方建銘出的，自然知道這些項目都是會下金蛋的雞，只要經營的多好，足可以讓現在的資產番上數番。　　“不用了，爺爺這邊有二叔三叔照顧，我時常抽出時間來看看也就是了，昱飛剛剛起步，我這個總經理要是走開了，那怎麼像話。”方建銘笑着搖了搖頭。　　“那就辛苦方哥了。”唐昱笑了笑道。　　“咱們哥倆還聊這些見外了不是。”　　……　　方家別墅，方荀怒氣沖沖的回來，一屁股坐在大廳中的沙发上，兇狠的看着旁邊的小保姆，“方建勛呢，讓那個做事不經過腦子的畜生給我出來。”　　“是、是、是……”小保姆被方荀那兇狠的眼神嚇的不敢抬起頭，低着頭小跑着上樓。　　來到方建勛的卧室，小保姆輕輕的敲了敲門，“少爺，老子叫你。”　　“嗯，你先下去，我馬上就來。”房間中傳來方建勛低沉帶着喘息聲的聲音。　　知道方建勛在裏面干什麼的小保姆，紅着臉轉身下了樓，“老爺，少爺說他馬上就來。”　　“嗯。”方荀冷哼了一聲。　　很快，方建勛的房門便被打開了，方建勛一邊整理這凌亂的衣服，一邊往外走，透過他身後的門縫可以看出，一個女子正在裏面穿着衣服，方家的人都認識那個女子，那個女子就是經常照顧老爺子起居的那個小護士。　　“爸，那個老不死的死了沒有。”方建勛漫不經心的問道。

# 第六百二十二章 東陵新格局

　　“爸，那個老不死的死了沒有。”方建勛漫不經心的問道。　　“你這孽子，你就這麼盼着你爺爺死？”方荀憤怒的吼了一聲。　　“以前不希望他死，因為他活着至少方家多一份靠山，我在外面做事就能更放開一些，可是現在我恨不得他立刻就去見閻王，爸，你知道那老傢伙今天和那個唐昱在書房裡面談什麼么？那老傢伙竟然想把方家拱手送給那個唐昱，他是要把咱們父子倆趕出方家啊，你說這老東西，我怎麼能不盼着他死呢，他死了就沒人和我爭家產了，方卓群、方道洵和方建銘當初當著全家族的面退出了方家，還說和方家從此再無一點瓜葛，只要那老傢伙死了，這方家就是咱們父子倆的方家了。”方建勛滿臉陰狠的說道。　　“什麼？你說什麼，老頭子要把方家送個那個姓唐的？”聽了方建勛的話，方荀也開始緊張了起來，如果方家真的交到了那個姓唐的手中，方建銘和方荀兩個人將不會再有好日子過，當初兩人可都因為VCD的事情得罪過唐昱，唐昱如果成為了方家的家主，能有自己好果子吃才怪呢。　　“嗯，我親耳在書房外聽到的，如果不是因為這事，我就算在莽撞也不會貿然闖進老頭子的書房啊，更不會把老頭子氣成那樣，不過現在想來，我當初氣那個老傢伙還是氣輕了，還不如直接把他氣死一了百了。”方建勛說道。　　“別說傻話，你如果真的把老爺子氣死了，方卓群方道洵和方建銘都不會放過你的，這三個人雖然表面上都脫離了方家，不過在方家還是有很大的影響力，不過你說得也對，老爺子既然起了要把方家送個那個唐昱的心思，留着他始終是個禍害。”方荀的眼神中閃過一絲陰狠。　　“老爸你的意思是？”方建勛手掌在脖子處比劃了一下，做了一個殺人滅口的手勢。　　看到兒子的手勢，方荀搖了搖頭，“不倒萬不得已的時候，還不能行此下策，現在最主要的是要把老爺子手中掌握的寶之源的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弄過了，只要把這些股份弄過了，那老頭子是死是活和咱們就沒關係了。”　　“把他那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弄過來？這談何容易啊，現在老頭子估計已經恨透咱們父子倆了，別是吧那些股份送給咱們，就算是見咱們，恐怕都不像見啊。”方建勛嘆了口氣，搖了搖頭。　　“無論如何，過些日子咱們都要去看看老爺子，盡量勸說他把股份轉給咱們，如果真的沒有商量的餘地的話，那就怪不得咱們父子心狠了。”方荀的拳頭不由自主的握了起來，眼角處掛滿了怨毒。　　“可是，可是如果殺了他，那百分之五十的股份怎麼辦？”方建勛皺眉問道。　　“哎呀，你怎麼這麼傻呢，你想想，現在方道洵方卓群和方建銘都已經離開家了，公開承認脫離方家，這是很多人都可以作證的，而現在整個方家就咱們兩個是老頭子的直系親屬，你說老頭如果那天走了，他的財產會傳給誰呢，不穿給我這個長子和你這個長孫，他又會傳給誰呢。”方荀邪笑道。　　“哦，我怎麼就沒想到呢，父親真是深謀遠慮啊。”　　兩父子相視了一眼，嘿嘿的奸笑起來。　　然而兩人都沒有注意到，二樓的一雙眼睛正滿眼驚駭的看着這對父子。　　話說東陵市唐昱已經很久沒有回來了，故土難離，更何況老爸老媽還在這呢。　　老爸不去市裡工作了，本來是要到唐昱身邊來幫忙出謀划策的，不過因為國家收回黑水i國際，唐昱暫時沒什麼大事要處理，所以也就會東陵來照顧老媽了。　　張雅惠依舊在是紡織廠工作，現在已經混到了副廠長的位置，成天早出晚歸忙的不亦樂乎，終於，在前幾天累到了。　　唐昱剛和方建銘分開，便接到了唐天鴻的電話，告訴他老媽張雅惠病到的事情，來不及和任何人打招呼，回到幽林家園取出幾年前方建銘送他的那輛寶馬，向東陵急馳而去。　　本來兩個小時的車程，唐昱一個小時便進入了東陵市區。　　因為唐天鴻辭去了市政府秘書長的位子，所以早就從市政府大院里搬了出來，住進了當初宋宛如的那套房子里。　　唐昱把車停在停車位上后，下車向樓上走去。　　急促的敲了幾下門，很快，門邊被打開了。　　“呀，這麼快，我還以為你還得一個多小時呢。”開門的是唐昱的老爸唐天鴻，唐天鴻笑着把唐昱迎了進來。　　“老爸，老媽怎麼樣了？”唐昱急促的問道。　　“你自己進去看看唄。”唐天鴻指了指卧室說道。　　“老媽在屋裡呢？怎麼不去送醫院呢。”唐昱埋怨了一句快步走向卧室。　　“老唐，誰啊？”唐昱還沒等進屋，便聽到張雅惠略顯虛弱的聲音。　　“媽，是我。”看着張雅惠面容憔悴的躺在床上，唐昱的眼淚霎時涌滿眼眶，險些滴下來。　　“呀，小昱你怎麼回來了，呵呵，一定是你爸告訴你的，我都讓他別告訴你了，他到底還是把你叫來了。”張雅慧埋怨了一句。　　“媽，你都這樣了，我怎麼能不來呢，你壓根就不應該瞞着我。”想到這幾年中唐昱東奔西跑，一年當中回家團圓的次數都數得過來，和老爸老媽坐在一起聊天的時間更是少得可憐，抬頭看到張雅惠鬢角處的几絲銀白，唐昱決定以後少有時間，一定要回來看看，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子欲養而親不在，唐昱不想讓這樣的悲劇發生在自己身上，趁着二老還健在，該盡的孝道一定不能少，免得二老不在的時候徒留遺憾。　　“你不是忙么，再說我自己的身體我知道，沒什麼大不了的，歇幾天就好了。”張雅惠笑着說道。　　“兒子既然都回來了，你就不用說這些了，小昱啊，你吃飯了么，我去給你弄點吃的去。”唐天鴻笑着問道。　　“沒吃呢，你們呢，你們吃了么？”唐昱問道。　　“我們也沒吃呢，你看，我這不剛準備做么，你就來了。”唐天鴻指着系在腰上的圍裙，笑着說道。　　“既然都沒吃，那就由我來做吧。”唐昱起身，走向廚房。　　半個小時左右，一桌子飯菜便已經做了出來。　　“小昱啊，最近的工作怎麼樣啊？”飯間，唐天鴻問了句，唐天鴻知道黑水國際已經被國家收回，當初沈睿鴻在通知唐昱這件事的時候，唐天鴻和蘇慕儒都在場。　　“工作還算順利，我準備成立個集團，將我手裡的資源全部整合進去，進行統一的管理。”唐昱說道，說到這，唐昱忽然想到了一件事，“哦對了，老爸老媽，忘了通知你們一件事。”　　“什麼事啊，你已經長大了，有什麼事你自己做主就行了，不用通知我們。”張雅惠笑着說道。　　“不是，這件事情還是通知你們一聲吧，我要上大學了。”唐昱笑着說到。　　“大學？”唐天鴻皺起眉頭，“你怎麼想起上大學了呢？”　　“沒有了黑水國際的包袱，我也清閑下來了，前幾天路過大學校門的時候，看到校園裡面的情景，就忽然興起了上大學的念頭，雖然在大學里未必學到什麼，不過如果連大學都沒有經歷過的話，人生總感覺缺失了什麼，所以我前些天就辦了入學手續，報的是遼海理工大學。”唐昱解釋道。　　“呵呵，上大學好，上大學好，不上大學哪有文憑啊，雖然文憑那東西只是一張紙，並不能證明什麼，不過現在的社會，對那張紙還是很看中的。”張雅惠聽到唐昱說上大學了，嘴都笑的合不攏了。　　從一開始，張雅惠就對唐昱休學經商報以相當大的意見，不過不是唐天鴻的極力勸說，她是怎麼也不會答應唐昱休學的，所以現在聽到唐昱說自己又再次準備上大學，心中自然萬分高興。　　“哦對了老爸，現在東陵市誰在當家啊，乾爸已經到省城了，誰繼任了他的位置啊。”唐昱漫不經心問了一句。　　“呵呵，你猜猜？”唐天鴻沒有直接回答唐昱的問題，反倒把皮球又再次踢了回去。　　“我猜猜？既然老爸你讓我猜，那麼就說明這個人我認識，東陵市有實力地位接任乾爸那個位置的人不在少數，可我認識的也就那麼幾個人，莫非是成少洵那小子的父親成衛東？”唐昱猜測道。　　“呵呵，還真讓你猜着了，老成這些年的政績不錯，關城區被他治理的井井有條，當初在選拔市長的時候，市委幾乎全票通過，老成算是熬到頭了，你乾爸調到省城工作，而錢啟建在前段時間也被調走了，現在的東陵可以說是老成的一言堂了。”唐天鴻笑着說道。　　唐天鴻和成衛東的關係還算不錯，當初唐昱因為救陳怡而被一群混混打成重傷的時候，成衛東的意外站隊，同時也更拉近了兩人的關係，雖然在那以前兩人的關係就不錯，可畢竟分屬兩個陣營，有些東西還是很忌諱的，不過從那次成衛東站過來之後，關係無疑拉近了許多。　　“哦？成叔叔當市長了，這麼說成少洵那小子不就成了東陵的正牌衙內了么，呵呵，有時間可得好好的宰這小子一次。”唐昱嘴角掛起一道弧線。

# 第六百二十三章 再見陳怡

　　這邊唐昱剛想着要宰成少洵這正牌衙內一頓，那邊手機便響了起來。　　“喂，昱少，你在東凌？”真是說曹操曹操到，來電話的不是別人，正是成少洵。　　“呦，你小子的消息還挺靈通的么，我媽病了，我回來看看。”唐昱笑着說道。　　“什麼，伯母病了，嚴重不，你不說我還真不知道，我明天有時間去看看伯母吧。”唐昱聽得出來，成少洵這話是出自真心的，兩人從小學到高中，一直都是同學，唐昱記得有個人生四大鐵――一起扛過槍，一起同過窗，一起嫖過娼，一起分過臟，這扛槍、嫖、娼和分贓兩人雖然沒經歷過，可這同窗的情誼足有十幾年啊，兩人的關係已經不能用鐵來形容了。　　“不算太嚴重，只是身體不太舒服而已。”唐昱沒有拒絕成少洵要來探望的想法，兩人之間或者說兩家之間，不必有太多的客套。　　“那就好，對了昱少，你現在有時間么，有時間的話出來聚聚，咱們哥們兒可好久沒見過面了，而且在這興許還能見到你想見的人呢。”成少洵的語氣有些神秘兮兮的，不過唐昱也懶得去猜。　　“你定地點。”　　“好，那就咱們學校斜對面的那間酒吧吧，我在那等你。”成少洵思考了一下，給出個地址。　　“好，咱們十分鐘后見面。”唐昱應聲后，掛了電話。　　“爸媽，我先出去一下，成少洵那小子約我出去聚聚。”放下電話后，唐昱和唐天鴻張雅惠打了聲招呼。　　“嗯，你去吧，不過別玩的太晚啊，別惹事。”唐天鴻囑咐了一句。　　“嗯，你放心吧，你看我像那種惹事的人么？”唐昱笑着說。　　“呵呵，這些年你惹的事還少么？好了，別貧嘴了，趕緊去吧。”唐天鴻擺了擺手。　　唐昱點了點頭，轉身走了出去。　　到樓下，開着他那輛寶馬往學校方向駛去。　　“躍翔酒吧”已經可以算作是這條街道上的老字號了，唐昱剛上高中的時候就有了，平時的生意還算火爆，基本上是靠東陵第一高中來養活它的，同學們有什麼聚會Party之類的，都喜歡到這來慶祝，算算時間，已經開了有五六年的時間了，能開這麼長的酒吧，除了要有固定的客源之外，同時也說明了酒吧的老闆有着不俗的背景。　　把車停在酒吧前免費停車位上之後，唐昱下車走了進去。　　與迪廳不同，酒吧里的燈光雖然也昏暗迷離，可放的音樂卻是那種安靜的輕音樂，與迪廳的那種厚重的重金屬音樂截然不同，在這酒吧里，完全可以感受到一種安靜愜意的感覺。　　剛進入酒吧，唐昱便聽到有人在叫自己。　　“昱少，這裏。”成少洵正在酒吧的一角在向自己招手，唐昱笑了笑走了過去。　　成少洵旁邊坐着兩個女孩子，因為酒吧燈光昏暗的原因，剛剛離遠唐昱並沒有認出來是誰，走近了才認出來，其中一個赫然是曾經和唐昱有過曖昧關係的陳怡，如果說高中的時候哪位同學讓唐昱最難忘，無疑就是這個陳怡了，唐昱數次因為救她而受傷，有一次差點沒醒過來，也曾經為了這個陳怡而得罪錢啟建的侄子錢偉，他一個小小市政府秘書長的兒子竟然和市委書記的侄子搶女人這件事還一度成為東陵第一高中同學們茶餘飯後的談資。　　唐昱還記得自己從錢偉手中將陳怡就下來的情景，更記得那一夜兩人的纏綿，此時想來，忽然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這些年在外東跑西顛，似乎真的遺忘了很多東西。　　看着陳怡那種比之前更成熟迷人卻更清冷的面孔，唐昱忽然有種心痛的感覺。　　這些年，她還過得好么？　　成少洵旁邊坐着的另外一個女孩，隱約間唐昱有種熟悉的感覺，卻怎麼也想不起來在哪裡見過。　　“哈哈，昱少啊，這麼長時間沒見，你還是那副老樣子啊，一點都沒變。”成少洵起身和唐昱打了個招呼。　　“沒變么？我怎麼感覺我變得比以前帥了呢。”唐昱裝模作樣的摸了摸下巴。　　“拉倒把，就你這樣還變帥了呢，要說變帥，也是本少爺我比以前更帥了，呵呵，好了不和你扯了，來，給你介紹一下，這位是我女朋友，孟婉婷。”成少洵笑着打趣兒了一句后，給唐昱介紹起了旁邊的那個唐昱不認識的女孩。　　成少洵不提還好，一提這名字，唐昱立刻就起來了，這個女孩還是成少洵在高中時候經過徐可欣認識的呢，這孟婉婷雖然是女孩，可性格卻頗為豪爽，很像個男孩子，當初唐昱還因為成少洵的這個重口味嘲笑了他好一段時間，說他找什麼樣的女孩不好，偏偏找一個像徐可欣一樣的女暴龍。　　“昱少，你好。”成少洵介紹完后，孟婉婷大方的伸出了手。唐昱輕輕的握了一下，這女孩豪爽的性格果然還是沒變。　　“至於這位，我想我就不用介紹了吧。”成少洵笑着看向陳怡。　　唐昱轉頭看向陳怡，一時間不知該說什麼，而陳怡也一直低着頭，不敢直視唐昱。　　“這些年，你過得，還好么？”好半天，唐昱才憋出了這一句乾癟的問候。　　可就是這句話，差點令陳怡哭出來，心底下的心酸或許只有她自己知道，這幾年唐昱一直在外面忙碌，自己就好像是一隻被人遺棄的小貓一樣，無依無靠，似乎此生都再不會和唐昱有任何交集了，他們已經成為了兩個世界的人了，每每念及至此，陳怡總會黯然落淚。　　剛剛成少洵忽然開車到老街，告訴自己唐昱回來了，欣喜之餘更多的則是茫然。　　“呵呵，正好今天陳怡放假不上課，我就把她接過來了，一起聚聚開心一下。”唐昱和陳怡之間的事情，成少洵多少比其他人了解的更多一些，因為成少洵和陳怡考進的是同一所學校，所以他更知道陳怡的一些心思，這些年裡，陳怡一直再等唐昱。　　成少洵和陳怡報考的是東陵本地大學，東陵大學，東陵大學雖然只是個市級大學，可教學質量還可以，本來成衛東也打算讓成少洵報考省城的學校，而成少洵也有實力考進去，就算考不進去，以成衛東的能力也能給成少洵弄進去，可成少洵說什麼也不去。　　自己老爸是東陵市市長，名義上的二把手卻是實際上的一把手，自己在東陵這個好好的衙內不當，去省城找虐，那不是有病么。　　至於陳怡，陳怡在高中的成績一直都是年紀前十，以她的實力報考全國任何一家重點大學都沒問題，不過她卻沒有去，一時家裡的經濟條件不太允許，相比於其他學校，東陵大學的學費要低的很多，還有一點是她不放心劉舒蘭，自己如果考入其他城市的高中，肯定很少回來，一個星期能回來一次就不錯了，劉舒蘭已經年邁，加上前幾年的那場車禍導致她身體一直都不怎麼好，雖然和楊涵寧的老爸楊岐山搗騰個地攤不算太累，可早出晚歸的也不輕鬆，陳怡不放心她自己一個人在家，所以也就沒有再報考其他學校，直接留在了東陵市。　　以陳怡的容貌，註定她走到哪裡都會引起人們特別的男性的注意，剛上學沒幾天，陳怡便已經名列東陵大學校花美女榜榜單之上，追求者眾，可是卻都被陳怡那冷峻的面孔所嚇跑了，還有一些心懷不軌的則被成少洵收拾了，所以成少洵特別能理解陳怡的想法，這些年中，陳怡一直在等唐昱，這也是成少洵為什麼要把陳怡找來的原因。　　就在氣氛略顯尷尬的時候，一個帶着黑框眼鏡的男生忽然從旁邊竄了出來，看着陳怡驚喜的說道，“啊，小怡，真沒想到竟然在這裏見到你，你說這是不是緣分呢，小怡，我可不可以請你喝一杯酒呢。”那小男生驚喜的說道。　　“我靠，又是你這小子，上次的那頓大不疼了是不，皮又痒痒了？”成少洵一看到這個男生，就大感頭疼，這傢伙是陳怡眾多追求者中的以為，而且還是最痴情的那位，為了和陳怡搭訕，沒少被成少洵修理，可是卻越挫越勇，搞的成少洵都有些無奈了。　　不過雖然這傢伙有些死皮賴臉，可是成少洵卻看出來他並沒有什麼壞心思，否則也不會每次都只略施小懲而已，這傢伙只是太痴情了而已。　　“洵少，你為什麼總是組織我和小怡之間的愛情呢，我們之間的愛情是純潔的，你看看你，你已經有女朋友了，為什麼還要惦記小怡，你這樣的男人，哎呀……”　　那傢伙還沒說完，便被成少洵一腳給踹到一邊去了，“我靠，你小子是真皮癢了，再敢編排小爺我讓你吃不了兜着走，滾，趕緊給我滾。”　　“洵少，縱使你再三阻止，我依舊不會放棄，我對小怡的愛此生不變、至死不渝，小怡，我等你，我一定會等到你改變主意的那一天的，你在洵少那裡，是不會得到真愛的……”那男孩看這成少洵又有爆發的趨勢，趕緊一瘸一拐的走出酒吧，一邊走嘴裏還一邊嘟囔什麼此生不渝之類的話。　　我靠，這小子真會給自己找麻煩，成少洵已經感受到旁邊孟婉婷那質疑的眼神，媽的，如果不好好解釋一下，女暴龍可就要爆發了。　　“哈哈，婉婷，你別聽他的，我可陳怡什麼也沒有的。”　　“真的？”孟婉婷眼神中的質疑依舊不減，也是，任何女人在和陳怡站在一起的時候，都會有一種自慚形愧的感覺，在陳怡的美麗面前，所有人女人都會對自己感到不自信。

# 第六百二十四章 車震

　　“真的？”孟婉婷眼神中的質疑依舊不減，也是，任何女人在和陳怡站在一起的時候，都會有一種自慚形愧的感覺，在陳怡的美麗面前，所有人女人都會對自己感到不自信。　　“老婆，這你還不相信我？”成少洵附在孟婉婷的耳邊，又輕聲的說了一句，“再說，陳怡和昱少的關係你又不是不清楚，我就算在糊塗，也不可能和陳怡發生什麼關係啊。”　　聽了成少洵的這句話，孟婉婷的神色才輕鬆了下來，“哼，就信你這次。”　　“這傢伙挺有意思的么？”唐昱看着那個男孩一瘸一拐的走出酒吧，笑着說道。　　“那個唐昱，我和那人並不熟，我和她什麼關係也沒有。”陳怡緊張的解釋了一句，心裏很不願意唐昱誤會什麼。　　“呵呵，我知道我知道。”唐昱笑着點了點頭。“好了，都別站着了，坐下吧。”說完，唐昱率先在陳怡的旁邊坐了下來。　　“昱少，你別理會那個傢伙，別說是你，就是我見到那傢伙都倍感頭疼，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傢伙傻，縱使我見到他一次打他一次，可卻依舊死皮賴臉的纏着陳怡，搞的我一點脾氣都沒有，不過還好那傢伙沒動什麼壞心思，除了像蒼蠅一樣一點煩之外，心腸還是不壞的。”成少洵幫着陳怡解釋了一句。　　“哈哈，我明白我明白，我要是和陳怡在一個學校，恐怕也和這傢伙一樣，誰讓陳怡這麼好看呢。”唐昱揶揄的看了陳怡一眼。　　感受到唐昱的目光，陳怡的頭低的更低了，眼看就要埋在胸前的兩座柔軟之中了，俏臉上不由自主的升起兩朵紅霞，看的旁邊的成少洵嘖嘖稱奇。　　要知道這陳怡的冷傲可是出了名的，在上高中的時候就被人戲做為“寒冰女神”，而上了大學之後，那冷傲的個性有增無減，平時別說是笑了，就算其他什麼表情都很難看到，可是現在這寒冰女神竟然臉紅了，這不由得不讓成少洵感慨，這或許就是愛情的偉大吧，學校中那麼多富少闊公子，情書鮮花甜言蜜語輪番轟炸也不能領陳怡有一絲展顏，可唐昱簡簡單單的一句戲言，卻令陳怡紅霞爬滿小臉，露出了罕有的小女兒姿態。　　“昱少，我可是聽我老爸說起過你，說你的生意越做越大，儼然已經成為了中國的新一代商業新星了，怎麼樣，有機會也提拔兄弟我一把，我老爸經常拿你和我相比，我鴨梨山大啊。”成少洵笑着說道。　　“提拔你？你小子也想經商？拿這件事情你可得先問過你爸，如果你爸同意了，我這邊沒問題，我還正愁缺乏人手呢。”唐昱看了成少洵一眼道。　　這話不假，如果成衛東點頭同意，唐昱很樂意把成少洵安排到自己身邊，從小和成少洵一起長大的唐昱再清楚不過他的性格了，成少洵就是那種從來都不吃虧的主，這樣的人，無論放在哪裡，都是有益無害的。　　可是成衛東會同意么，國家有規定，對官員子女經商管的很嚴，就連唐天鴻辭職，其中也不乏這個原因，可成衛東願意像唐天鴻那樣么，先不說兩人的地位不一樣，一個是東陵絕對的一把手，一個只是小小的秘書長，兩者的職位可是有着天壤之別，唐天鴻辭職沒什麼可惜的相對於唐昱的事業而言，唐天鴻的小小市政府秘書長還這不算什麼，而成少洵則不一樣，先不說他現在還沒有自己的事業，就算有，也未必比一個市長的位子更重要。　　聽了唐昱的話，成少洵苦笑了一下，“看來有個好老爸，也未必是好事啊。”　　“你小子啊，好好當好你衙內不是挺好的么，我倒想像你一樣，每天想去哪去哪，想干什麼干什麼，我這一天天的，來回奔波，苦命啊。”唐昱埋怨了一句。　　“你以為衙內好當啊，以前看錢偉那傢伙成天逍遙的很，還經常羡慕，可是當我自己成了衙內才知道，其中的苦外人不知哦。”成少洵大吐苦水。　　“你可就別的了便宜還賣乖了，無數人想成為你還成為不了呢，你倒好，反倒抱怨起來。”唐昱笑着搖了搖頭，話雖如此說，可是唐昱去知道，成少洵也的確有他的無奈，他雖然是衙內，可卻並不是肆無忌憚想干什麼就干什麼，錢偉的前車之鑒就在眼前，當好衙內，興許可以舒舒服服的過一輩子，可如果當不好這個衙內，很有可能將成衛東的前途都斷送了。　　四人在酒吧里整整泡了兩個小時，直到天完全黑下來，成少洵這才起身，“昱少，今天就到這了，天已經黑了，我得趕緊回家，晚了的話我家老頭子又得給我上政治課了，你開車來的，陳怡就交給你了，你送她回去，我還得送婉婷回家呢。”成少洵起身，笑着說道。　　“呵呵，看來你這個衙內還真不好當，你老子管的也太嚴了吧。”唐昱打趣了一句。　　“沒辦法了，我家老頭子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針對我的事情，眼裡揉不得半點沙子，唉，命苦哦。”成少洵長吁短嘆摟着孟婉婷的腰向外走去。　　“咱們也走吧，我送你回去。”唐昱起身，和陳怡打了聲招呼。　　“先生您好，請您結一下帳。”就在唐昱準備離開的時候，一個服務員走了過來，拿着長長的賬單遞了過來。　　“結賬？剛剛那傢伙沒結帳么？”唐昱驚訝的問了一句。　　“沒有，那位先生到吧台處和我們說了一聲讓您結賬后，就走了。”服務員恭敬地回答道。　　“我靠，我說這小子怎麼跑得這麼快呢，奶奶的，被他算計了，這傢伙名義上說是請我喝酒，到頭來卻是他請的客，我付的錢，這傢伙，下次見到他一定要狠狠的宰他一刀。”唐昱嘟囔了一句，從兜里掏出一張銀行卡，抬頭看向服務員，“這裏可以刷卡么？”　　“可以的，先生，請隨我來。”　　……　　“奶奶的，被這小子算計了。”直到走出酒吧，唐昱的口中依舊在埋怨個不停，倒不是因為唐昱舍不得那幾個錢，這百十來塊錢唐昱還花得起，他不滿的是自己在外面專門算計別人，誰知竟然在家門口被別人算計了，雖然這也算不上是算計，可唐昱總感覺自己吃虧了。　　看着唐昱似乎小孩子一樣撅着嘴，口中不斷的嘟嘟囔囔的，旁邊的陳怡忍俊不禁的笑了起來。　　唐昱聽到笑聲，扭過頭，頓時被那如雪蓮般的笑容所吸引，不覺發起呆了。　　“你、你、你看夠了沒有。”陳怡被唐昱直勾勾的眼神盯得心裏慌亂不已，不由得出聲嬌嗔了一句，心中雖然慌亂，可卻也滋生出一股子甜蜜。　　“沒看夠。”唐昱本能的回答了一句，話剛出口，便已覺不妥，可卻也收不回來了，嘿嘿傻笑了一聲，扭過頭去。　　陳怡被唐昱的話說的羞得低下頭不敢吱聲，而唐昱也因為剛才的冒失而沒有言語，兩人就這麼在酒吧前曖昧的燈光下曖昧的行走着，酒吧門口到唐昱停車的位置僅有不倒三十步的距離，可二人卻足足走了一分多鐘的時間。　　“來，上車吧，我送你回家。”唐昱走到車前，率先給陳怡打開了車門。　　陳怡點了點頭，低身走了進去。　　唐昱從車前繞道另一面，上了車。　　發動車子后，唐昱打開了音樂，輕快安靜的音樂讓兩人之間的尷尬氣氛淡了很多。　　“這些年，你過得還好么？”唐昱一邊開車，一邊輕聲問道。　　“不好――”陳怡忽然抬起頭，目光灼灼的看着唐昱。　　“不好，怎麼了……”唐昱眉頭一皺，轉過頭想要問為什麼，正好對上了陳怡的目光，“口中的話已經到了喉嚨處，可是卻被陳怡的目光硬生生的給逼了回去，陳怡那火熱的眼神已經告訴了唐昱一切。”　　唐昱慌忙的轉過了頭，裝模作樣的專心開起車來，可心裏卻亂亂的，他不敢再問下去，因為他已經從陳怡的眼神中的得到了答案。　　在唐昱離開東陵前，兩人的關係便一直處在曖昧之中，學校一直謠傳唐昱和陳怡是情侶，這並不是空穴來風，因為陳怡，唐昱兩次和街頭混混打起來，甚至有一次差點被開了瓢，因為陳怡，唐昱一個小小的市政府秘書長的兒子竟然和市委書記的侄子鬧翻，因為陳怡，唐昱在學校食堂當眾把一個多嘴的女孩給打了，這麼多事連在一起，就算唐昱當中澄清說自己和陳怡沒關係，恐怕也未必有人會信，更何況唐昱和陳怡真的有那麼一絲關係，那一夜的纏綿唐昱至今還記憶猶新。　　其實陳怡在說出那句不好之後，心中也很是慌亂，不過可能是因為感情壓抑的太久了，可能是剛剛在酒吧中喝的那杯雞尾酒的緣故，讓陳怡一下子爆發了出來，不再壓抑自己。　　看着唐昱那慌亂的表情，陳怡忽然笑了起來，這個膽小鬼，自己都不怕，他倒怕上了。　　唐昱怕么，答案是否定的，他怕什麼，他還樂意之至呢，他只不過是不想這麼草率的決定，他要給陳怡一個緩衝的時間，免得以後後悔。　　你別逼我、別逼我，你在逼我――我就範。唐昱心中不斷地做着掙扎。　　“你不在的這幾年裡，我沒一刻過的好，我自己曾經無數次的對自己說，要自己忘了你，可是越想忘記，偏偏記得就越深，我就陷在了這個怪圈中無法自拔，越陷越深，今天無論你是什麼態度，我都要把我心底的話說出來，否則我擔心我會把自己壓抑的爆炸了。”說著，陳怡看着唐昱的臉，“你是我的男人，是我永遠忘不掉的男人，我不奢望你能給與我什麼，我只希望你不要拒絕我對你的愛……”　　陳怡還沒說完，唐昱猛地一打方向盤，拐進了一個小巷裡，行雲流水般的將車熄火，解開完全帶，翻身到陳怡的位置，將陳怡壓在了身下，四唇緊緊的粘合在一起。　　媽的，如果一個女人都對你說出這樣的話了，而且還是一個絕美的女人，你要是在無動於衷的話，那隻能說明一點――你不是正常的男人。　　小巷很黑，可這黑色卻掩蓋不住車中的春色。

# 第六百二十五章 維科的發展

　　唐昱送陳怡到家的時候已經將近晚上九點半了，從酒吧到陳怡家，原本十五分鐘的車程這兩人竟然用了一個半小時。　　“陳怡啊，你怎麼才回來了啊。”聽到聲音，劉舒蘭從房間里出來，看到女兒從外面走進來，抱怨了一句。　　“劉姨好。”唐昱緊跟着陳怡走了進來，和劉舒蘭打了一聲招呼。　　“啊，這不是小昱么，哎呀，小昱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快快快，快進屋。”看到唐昱，劉舒蘭也就不在責難陳怡為什麼這麼晚回來了，熱情的走上前，仔細的看了看唐昱，“呵呵，幾年不見，小昱都長成大小伙子了，走，進屋吧，吃飯了么，沒吃的話阿姨給你弄兩個菜。”　　“劉姨不用麻煩了，我都吃過了，這麼晚了，我不放心陳怡一個人回來，我就開車送她回來了，她到家了，我也要回去了。”唐昱笑着拒絕道。　　“進屋坐坐再走唄。”劉舒蘭再次挽留了一句。　　“不用了劉姨，再不回去老爸老媽就該擔心了，有時間我再來看您，我就先回去了。”說著，唐昱轉身向外走去。　　“那好吧，小昱啊，慢點開車。”　　“好的。”話落，唐昱已經走出了院子，很快，小巷中便傳來一陣汽車的馬達聲，漸行漸遠，引起老街的一陣狗吠。　　“你這一晚上都是和小昱在一起的？”直到聽不到唐昱的車聲，劉舒蘭才轉過身，看向女兒問道。　　“嗯，唐昱今天回來，成少洵幾個人就把唐昱約了出來聚了聚，我聽到消息也就跟着去了。”陳怡輕聲說道。　　“哦，和小昱在一起自然沒什麼事了，只不過你以後出去的時候可要通知我一聲，就算我賣菜沒回來，你也要給我留張紙條啊，我回來后左等右等都不見你，可把我急壞了，就差沒報警了。”劉舒蘭埋怨了一句。　　陳怡乖巧的點了點頭，如果按照陳怡平時的性子，出去之前一定會留張字條的，可是今天成少洵過來告訴她唐昱回來了，一聽唐昱回來，陳怡的心立刻就亂了起來，慌慌忙忙的就和成少洵上了車趕去酒吧，忘記了留紙條了。　　唐昱回到家已經十點了。　　家裡的燈還亮着呢，恐怕老爸老媽還等着自己呢。　　上樓敲了敲門，很快，唐天鴻便把門打開了，“回來了。”說完，唐天鴻轉身走近屋中。　　“嗯。”唐昱點頭應了一聲，“老爸，你怎麼還沒睡呢？”　　“我睡了誰給你開門啊，你小子啊，不是讓你早點回來么，又這麼晚。”唐天鴻笑着搖了搖頭。　　“和成少洵那小子喝了點酒，散了之後送陳怡回家，回來也就晚了點。”的確，這時間啊，都是耽擱在送陳怡的路上。　　“小怡也去了？這孩子啊，好長時間都沒見到了。”這時，張雅惠從卧室里走了出來。　　“媽啊，你怎麼也沒睡啊，你身體本來就不舒服，怎麼不早點休息呢。”唐昱埋怨了一句。　　“以前上班的時候也都是九十點鐘才睡，習慣了，睡早了反倒睡不着了。”張雅惠笑了笑。　　“你啊，你就是這麼累病的，你說你，你們全廠幾百號人，就你沒黑天沒白天的這麼忙，你一個副廠長，比廠長還忙，掙得錢不必人家的，乾的活反倒是人家的幾倍。”唐天鴻埋怨道。　　“就是啊媽，那工作你別幹了，你和爸一起搬到省城和一起住吧。”唐昱說道。　　“老唐啊，其實你不說，這工作我也不想幹了，人老了，也干不動了，不如回家享幾天兒子的清福。”張雅惠笑着說道，“好了，這麼晚啦，不聊了，有時間明天再聊，都睡覺去吧，小昱啊，你也睡覺去吧。”說完，走進卧室。　　“嗯，睡去吧。”　　……　　第二天，唐昱早早起來準備早飯，就在一家人吃早飯的時候，門被敲響了。　　“我去開門。”唐昱起身走向門口，這一大清早的，誰呢。　　“啊，是成叔叔啊，快請進。”唐昱打開門，就看到成少洵和成衛東站在門外。　　“唐老哥好，嫂子好，這不么，昨天少洵回家跟我說嫂子病了，你看我這一天天忙的也沒時間，只有早上這麼一點功夫，就買了點東西過來了，沒打擾你們吧。”成衛東將手裡的兩包東西遞到唐昱手中說道。　　“衛東啊，說什麼打擾不打擾的，你吃了沒，沒吃的話近來吃點，這是小昱做的。”唐天鴻走過來笑着說道。　　“小昱啊，有出息啊，要是我家少洵有小昱一半的出息我就知足了。”成衛東讚賞的看了唐昱一眼后，又看向唐天鴻，“唐老哥，我就不進去了，這幾天市裡的事不少，就不在這逗留了，嫂子啊，你保重好身體啊，我走了啊。”成衛東透過唐昱和唐天鴻，向屋裡的張雅惠打了聲招呼，轉身離開了，而成少洵也和唐天鴻張雅惠問了聲好后，跟着成衛東一起下樓了。　　“爸媽，你們先吃，我吃完了，去維科看看，好長時間都沒去看看了。”說著，唐昱也出門下樓了。　　“呵呵，小昱長大了。”看着唐昱的身影消失在門口，張雅惠欣慰的笑了笑。　　“這孩子成熟的早，早在幾年前，老蘇就說過，小昱無論是經商還是為官，都會取得很高的成就，他有這方面的天賦。”唐天鴻點了點頭道。　　……　　此時的維科和幾年前的維科已經有了天壤之別，經過了幾年的發展，當初僅僅一條生產線的維科此時已經發展到十條生產線，日生產可達幾百台，而經過幾次整改過的維科，已經不單單生產VCD了，在另外一面的廠房中則生產彩色電視機，而這彩電的生產線則是當初的百聆合過來的，兩個廠子合在了一起，倒是節省了不少人力物力。　　唐昱把車停在維科大門前的空地上，下車后往工廠裏面走去。　　“先生您好，請問你找誰？”還沒等唐昱靠近大門，門衛室里的保安便迎了出來，抬手阻止了唐昱的繼續前進，說話很客套。　　這維科廠子雖然是唐昱的，可唐昱卻只是一個甩手掌柜，別說管事了，就連這廠子，都很少來，門口的保安是換崗最頻繁的一個職業，眼前的保安早已不是之前唐昱認識的那個了，他與不認識他，而保安自然更不認識唐昱了，如果不是看唐昱開着一輛牛X的寶馬，保安恐怕也不會是這個態度，早就如同哄鴨子一般，把唐昱轟走了。　　“哦，我找你們周總。”唐昱笑着說道。　　“哦，對不起，請問你有預約么？”那保安雖然看似有禮貌，可說話卻不那麼招人待見，預約？唐昱還從來沒聽過見周曉虹還要預約的。　　唐昱搖了搖頭，“沒有。”　　“那就對不起了，我們總經理現在很忙，恐怕沒時間接待您，如果您有時間的話，可以在這裏等一等，中午午休的時候，總經理可能會出來吃飯。”保安點了點頭道。　　唐昱被那保安的話給氣樂了，你一個小小門衛竟然知道總經理很忙，竟然還要讓自己在這裏等一上午，唐昱也懶得和這個保安計較，拿出手機，給周曉虹撥了過去。　　“喂，周姐啊，麻煩你出來一趟，去哪？呵呵，我就在維科的門口呢，被你們保安給攔住了，他不讓我進去又不給我通報，我只能打電話讓你自己來接我了。”唐昱說完，看了一眼旁邊已經冷汗涔涔的門衛，“好了，你趕緊來吧。”說完便掛掉的了電話。　　“你說得對，我還真得在這等一會，周曉虹一會就過來。”　　唐昱的話，剛落下，便看到周曉虹一路小跑的跑了過來。　　“總經理好。”門衛此時已經滿頭大汗了，他實在沒想到，這個其貌不揚年紀輕輕的小伙子，竟然能一個電話讓周曉虹小跑着出來迎接，看來自己踢到鐵板了。　　周曉虹理會都沒理會那個保安，跑到唐昱身前，急促的喘了幾下，開口說道，“昱少你什麼時候回來的，怎麼也不通知我一聲啊？”　　“我昨天下午剛來的，那時候天色已晚，我也就沒有再打擾你，這不，今天一大早我便過來了，怎麼樣，維科現在銷售情況怎麼樣。”唐昱一邊說，一邊往裡走去，這次那保安可沒有阻攔，就算給他兩個膽子，他也不敢阻攔了。　　“銷售情況很好，可以說是供不應求，我過些日子還準備引進幾台生產線呢，只不過……”說到這，周曉虹停頓了一下。　　“只不過怎麼樣？”唐昱順口接道。　　“只不過我們發現國外的也有幾家公司研發出來VCD，產品已經滲透入中國市場了。”周曉虹說道。　　“哦，這麼快？”雖然當初VCD在研發階段申請的專利很密集，可唐昱卻並不指望可以垄斷VCD市場，电子產品和其他東西不一樣，它的很多東西都不具有唯一性，很多元件都可以繞過維科所申請的專利找到代替品，所以說有其它公司研發出來VCD唐昱並不感到意外，唯一意外的就是其他公司的VCD的問世比唐昱預計的要早一點。　　“雖然比預期的要早了一點，不過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的產品的問世要比他們早的多，優勢自然比他們大上不少，咱們不奢望能獨佔市場，可是卻一定要拿到VCD市場中那最大的一塊蛋糕。”唐昱說道。　　“好的，我明天就讓廣告部在加大一些廣告的投入，讓市場更火熱一些。”周曉虹說道。　　“廣告投入是必須的，不過也沒必要投入太大，VCD的市場早在幾年前就已經被訊飛集團炒起來了，再加大廣告的投入恐怕效果也不會太明顯，與其加大廣告投入，還不如召開一次代理權拍賣。”唐昱提出建議道。　　“嗯，代理權拍賣就是將那些有意代理咱們公司的企業或者個人聚集到一起，一起搞個拍賣活動，同一個地區的兩個人都想要得到代理權，那就要看誰家出的錢更多，而且有了代理商，很多事情就不用我們在操心了，而且銷路也不用咱們擔心了，可以說是百溢而無一害。”唐昱給周曉虹解釋道。

# 第六百二十六章 挖牆腳

　　其實維科的產品一直都由代理商經營銷售，遼海及周邊地區的省內代理就是美寧家電，唐昱對那個美寧家電的銷售副總付紫彤還是有一些印象的。　　不過光把省內的市場開拓了是遠遠不夠的，想要讓維科的產品在市場中站着舉足輕重的位置，外省的代理商是必不可少的。　　“其實周姐，我們也可以找一些合作商的？”唐昱說道。　　“合作商？你能說的具體一些么？”“咱們維科剛剛發展起來沒幾年，和國外的一些集團沒有可比性，產能根本不可能比得過人家，其實我們可以讓出一部分利益，將維科的部分电子元件交給其他的电子元件公司來完成，而咱們只負責組裝，如此，效率就會大大提升，同時產能也跟着上來了，這對我們之後佔據市場有很大的幫助。”　　雖然現在維科集團也有合作商，不過他們只是製作一些非常簡單的東西，比如機殼和一些小型的电子元件，那些主板、芯片等核心元件一直都是維科在自己做，就在製作這些東西上，消耗了維科的很多人力物力，唐昱的想法就是將這些核心元件的製作也交到那些合作商的手上，而維科則不用製作任何电子元件，單單隻是把那些收上來的各個零件組裝起來，打上維科的商標而已，如此一來，人力物力節省了不說，這效率也會成倍提升，雖然每台機器的利潤或許少了一些，不過產能下來了，薄利多銷，總體利潤不但不會降下來，反而會有大幅度的提升，最重要的是產能上來了，就更容易佔據市場了。　　“這樣，可以么？”周曉虹還是有些遲疑，“這樣會不會導致那些核心元件的技術泄漏啊。”　　“現在那些所謂的核心元件的技術已經可有可無了，國外沒有得到咱們的技術，不過人家不也都製作出來VCD了么，那些專利權其實最主要的作用不是不讓人家擁有這種技術，而是盡量拖延他們生產出VCD的步伐，能夠讓我們有更多的時間佔據市場，現在既然其他人在沒有這些專利的情況下也同樣研發出了VCD，那就證明我們的那些專利拖延的時間已經到了，那麼就沒有必要再將這些專利再像以前那樣保密下去。”唐昱解釋道。　　“嗯，我明白了，一會兒我就讓市場部找一找有哪些可以合作的工廠。”周曉虹點了點頭。　　在周曉虹的陪同下，唐昱轉了一圈辦公大樓和廠房之後，準備離開，“好了周姐，那這裏的事情就交給你了，我先回去了，有什麼事情或者困難，你可以告訴方建銘，如果他解決不了的，你在聯繫我，不過我想如果連他都解決不了，那我恐怕也未必能解決。”唐昱笑着開了一句玩笑之後，起身準備離開。　　“好的，我什麼困難我會提出來的。”周曉虹點了點頭，目送唐昱離開。　　離開維科之後，唐昱直奔星耀，來到東陵之後，如果只去維科不去星耀，如果讓謝夢姬知道的話，恐怕又要和唐昱發牢騷了。　　這幾年，星耀服裝廠在謝夢姬的經營下，已經由之前的小作坊發展成了現在這種全國知名品牌，幾乎可以和李寧並駕齊驅，在剛開始接受星耀服裝廠的時候，唐昱只是想把它發展成可以和李寧合作甚至成為李寧旗下的一家下屬公司就可以了，可是他實在沒想到，謝夢姬竟然在短短四五年的時間里，把星耀發展壯大到如此光景，這不得不讓唐昱由衷的產生敬佩，不愧是和宋宛如一起留學歸來的經濟關係學碩士，真非浪得虛名啊。　　為了防止在維科門口的那種事情的再次上演，唐昱這次在半道上就給謝夢姬打電話，說自己馬上就要過去了。　　“夢姬姐，我正在趕往星耀的路上。”唐昱道。　　“哦。”謝夢姬淡淡的哦了一聲。　　謝夢姬冷淡的語氣反倒讓唐昱有些不適應，“夢姬姐難道不歡迎我去？”　　“歡迎歡迎，難道你想讓我帶着全廠的員工到門口給你拍巴掌鼓掌歡迎你的到來？”很明顯，解夢姬心中對唐昱有些不滿，也不知道是因為唐昱對星耀甩手不管還是因為前幾天唐昱提出來的成立集團的原因，不過這怨氣似乎還真不小。　　“呵呵，夢姬姐玩笑了，好了，我馬上就到了，先掛了。”幾分鐘后，唐昱來到星耀，應該是解夢姬囑咐過門衛了，看着唐昱的寶馬車，星耀的電動門遠遠的便打開了，唐昱根本沒有停下，直接開車進了廠子。　　將車停在辦公大樓前的空地上，剛下車就看到解夢姬站在門口處，應該是在等自己。　　“呦，唐大老闆今天怎麼有時間來逛我這小廟啊，真是讓我受寵若驚啊。”謝夢姬揶揄道。　　“呵呵，夢姬姐你就別取笑我了。”唐昱苦笑着搖了搖頭，“我媽身體不大舒服，我這才從省城趕過來，順道來着看看。”　　“阿姨身體不舒服？沒事吧。”解夢姬關心的問了一句。　　“沒事沒事，只是這段時間有些操勞過度，休息幾天就好了。”唐昱搖了搖頭。　　“呵呵，唐老弟，好久不見了啊。”這時，一個穿着西裝一身職業裝扮的男人从里面走了出來。　　這個男人乍看感覺面熟，可以時間卻想不起來在什麼地方見過，直到聽到他稱呼自己為唐老弟的時候，唐昱才猛然想起來這個人的身份。　　這人正是岑培倫的那個兒子，賈天。　　“呀，賈哥，真的是好久不見了啊。”唐昱笑着點了點頭。　　“哎呀，我還以為你會把我忘了呢，沒想到還記得我，老哥我真是受寵若驚啊。”賈天開了一句玩笑道。　　“賈哥你這是哪裡的話，兄弟我怎麼會把你忘了呢，雖然這些年一直在外面忙，沒有時間和兄弟你聚聚，可老弟我還一直記得老哥你呢。”唐昱寒暄着，雖然唐昱早就忘了賈天這個人的存在，不過這話可不能說出來。　　“哦對了賈哥，你怎麼在這呢？”唐昱記得這個賈天可是李寧市場部的副經理啊，怎麼會在這呢，目前為止，星耀和李寧雖然說不上是死敵，可也絕對是商業上的競爭對手，李寧的市場部副經理從星耀的辦公大樓中堂而皇之的走了出來，這不能不讓唐昱產生一絲懷疑。　　“我說我的唐大老闆，你把星耀這麼大的攤子就那麼兩手一甩的交給我，難道我就不能找個幫手來幫幫我？賈天早在兩年前就已經從李寧中退出來了，現在是星耀的副總經理。”感受到唐昱的質疑，謝夢姬不滿的解釋道。　　聽了謝夢姬的解釋，唐昱一愣，哈哈大笑起來，“哈哈，夢姬姐啊，你可真厲害啊，竟然連賈哥都挖來了，你怎麼不早告訴我一聲呢。”　　唐昱此時才明白為什麼星耀在這短短几年的時間中發展的這麼快，竟然可以和林寧並駕齊驅，原來是把人家的市場部的副經理挖過來了，恐怕謝夢姬為了挖賈天，也付出不小的代價吧，不過站在賈天的角度想想，跳槽過來也很正常，在李寧，賈天也只是個市場部的副經理，而在星耀，則是僅次於謝夢姬的副總經理，兩個職位可是有着天壤之別的。　　“呵呵，走吧，咱們也別再這站着了，進去說。”賈天一側身，做了一個請的手勢。　　唐昱和解夢姬點了點頭，抬步往裡走。　　總經理辦公室，賈天親手給唐昱和謝夢姬泡了兩杯咖啡，“唐老弟，現在我可是你的下屬了，你對我可要多多關照啊。”賈天將咖啡遞到唐昱手中，開玩笑的說道。　　“賈哥說這話可就見外了，夢姬姐知道我，這星耀雖名義上是我唐昱旗下的公司，可我卻從來不管事的，現在這星耀能發展到這樣的規模，可完全是二位的功勞，所以這要說關照，也是你們二位關照我啊。”唐昱笑着說道。　　“呵呵，咱們就別說那樣見外的話了，馬上就中午了，一會兒一起吃個飯吧。”解夢姬道。　　“是啊，一起吃頓飯。”賈天附和道。　　看着這兩人一唱一和的樣子，唐昱心中笑了起來，這兩人的關係恐怕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麼簡單，從兩人那種若即若離的眼神交流，唐昱可以斷定，這個賈天恐怕已經把謝夢姬拿下了，或者說是解夢姬把賈天拿下了，不過不管是誰拿下誰，只要二人不起異心，唐昱便不會計較那麼多，同時唐昱心中也有些慶幸，還好自己的昱飛要創立起來了，星耀和維科等企業的財務進行統一的管理，如果還像之前那樣，萬一謝夢姬或者這個賈天起了異心的話，兩人就算把星耀賣了，唐昱恐怕都會一無所知。　　害人之心不可有，可防人之心不可無啊，更何況唐昱知道，這個賈天可不是個省油的燈。　　“吃飯就不必了，我已經來東陵有两天了，今天下午就準備回遼海，我今天來這其實也沒什麼事，就是來看看，如果來一次東陵連星耀都不來看看的話，夢姬姐下次見到我恐怕又埋怨我了。”唐昱搖頭拒絕道。　　這話唐昱的確沒有敷衍他們，唐昱的確要下午回去，先不說昱飛剛剛成立有很多繁瑣的事情，唐昱回去可以幫幫方建銘，就算方建銘忙得過來用不到唐昱，可唐昱還要上學啊，這剛踏入大學校門，這第一天就早退，第二天則乾脆沒去，如果再這麼下去，縱使學校看着唐昱身份的面子上不開除他，可唐昱想要畢業卻不簡單啊，就算花錢買來畢業證，可那卻並不是唐昱想要的，唐昱想要的不是那張紙，而是享受大學裏面的生活，享受那段人生經歷。　　“那好吧，那下次有機會再吃吧。”賈天嘆了口氣，遺憾的說道。　　“對，下次有機會再吃，有機會我請客。”唐昱一笑，又道，“對了賈哥，岑伯伯怎麼樣了，身體還好吧，你看我，來這一趟也沒機會去看看他。”　　“嗯，我爸他身體還算硬朗，每天在他的棋館里和那些老鄰居喝喝茶下下棋，還挺自在的。”賈天笑着說道。　　“那就好，你回去后幫我給岑伯伯岑伯母帶個好，我下次來一定去拜訪兩位老人家。”　　“好的，這話我一定帶到。”

# 第六百二十七章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從星耀出來，唐昱直接回到家裡，老爸老媽在家看着電視。　　“回來了，這一天都去哪了？”聽到動靜，唐天鴻回過頭開看到進來的是唐昱，問了一句。　　“去維科和星耀轉了一圈。”唐昱一邊換拖鞋，一邊說道。　　“哦，去轉轉應該的，畢竟是你的公司。”唐天鴻點了點頭。　　“哦對了，老爸老媽，我準備一會兒就回遼海。”唐昱開口道。　　“什麼，一會兒就回去？在這再呆一宿吧，明天回去也不遲啊。”張雅惠聽到唐昱說要回去，頓時不舍起來。　　“老媽，有時間我就來看你。”唐昱剛說完，話音一轉，“這樣吧，我明天回去，到那邊先把房子收拾一下，你和老爸明後天就搬過去吧，你這邊的工作也辭了，一天天何必這麼累呢，到那邊和我一起住，我出來已經有两天了，明天周二，還要去學校上課，我這剛剛辦好入學手續，總不去也不是個事。”　　“嗯，小昱，那你一會兒吃完飯就先回去吧，別耽誤明天的課了。”唐天鴻點頭道，“我和你媽把這邊的事情處理完后就過去。”　　唐昱進屋后，到衛生間里洗了洗手后，就埋進廚房，忙活半個多小時，做了一大桌子菜，一家人在稍稍有些壓抑的氣氛中吃過飯後，唐昱起身，“老爸老媽，那我就先回去了，我回去后就讓人把房子收拾一下，你們也儘快過去吧。”　　回到遼海，唐昱第一時間給方建銘打了個電話，之後便直接開車前往遼海市陸軍總院，去看望方博臻方老爺子。　　那天可是把方老爺子氣個半死，雖然手術做的很成功，可術后的恢復情況唐昱卻一直都不知道，醫生所說的那些后遺症會不會出現在老爺子身上，唐昱很關心。　　怎麼說方家對唐昱都有很大的幫助，唐昱和方老爺子認識這麼長時間，雙方關係一直很融洽。　　來到醫院，唐昱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在病房門口等着他的方建銘，剛剛唐昱打電話，已經告訴他自己要來醫院看老爺子，所以方建銘早一步來這等唐昱了“你來的正是時候，老爺子剛好有話跟你說。”方建銘對唐昱點了點頭，進入了病房。　　老爺子的病房是高級特護病房，病房中的設備齊全，有單獨的衛生間，還有一個衣櫥，在斜上方還掛着一台大彩電，就連腳下鋪就的都是地板，這裏哪裡像病房，和一間好話的小旅館沒有差別。　　病房中除了躺在病床上，鼻間插着氧氣管的方博臻之外，還有方道洵、方卓群和一個女孩。　　看到進來的唐昱，老爺子的嘴唇動了動，簡單的吐出了兩個字，“小昱――”這兩個字雖然見到，和卻含糊不清，如果不是唐昱聽的仔細，恐怕還真聽不出來老爺子這是在叫自己。　　“呵呵，老爺子我來看你了，看您這精神頭，您這病啊，恐怕不日就能痊癒啊，到時候咱們爺倆再繼續品茶啊。”唐昱笑着說道。　　方博臻笑着點了點頭。　　“爸，那件事情，告訴唐昱么？”方道洵問了一句。　　“說。”這個字方博臻到說的清楚，說的一場兇狠，臉色也隨着這個字陰沉了下來。　　“好吧，不過爸啊，這次你可不能在激動了，如果你氣出個好歹來，那不是順了那對父子的心愿了么。”方卓群這時插口道。　　方博臻點了點頭。　　“嗯，那好吧，小影，你再將那天你聽到的說一遍。”方道洵點了點頭，對那個一直在旁比站着的那個女孩說道。　　這個女孩不是別人，正是那天方建勛房間中的那個女子，而她，則聽到了方建勛和方荀說話的全部內容。　　這個小影的女孩是個護士，一直在老頭子身邊照顧他，後來在方建勛半強硬的手段下，和方建勛發生了關係，幫着方建勛注意方博臻的舉動，那次方建勛之所以對VCD動了歪心思，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這個小影從方博臻和方建銘之間的談話中知道VCD市場前景巨大，她把這個消息告訴方建勛和方荀父子后，這才讓這兩人對VCD項目動了歪腦筋。　　小影雖然成為了方建勛的“間諜”，可她本性卻並不壞，為方建勛探查老頭子的動向也只是希望方建勛以後能對她好一點，可昨天在無意中聽到方建勛和方荀之間的談話，聽到這二人有加害老爺子的心思，頓時，小影便慌了神了，思三想四后，決定來醫院把這件事情告訴老爺子。　　聽玩了小影的描述，所有人的眼裡都冒出了濃濃的怒火，雖然這裏除唐昱之外，這已是第二次聽了，可心中的怒火卻依舊蔓延起來。　　老頭子呼吸開始變粗起來，方道洵緊張的說道，“爸，您就彆氣了，為那兩個人生氣不值得。”一邊說著，一邊輕輕的揉着方博臻的胸口，幫他順氣。　　“爺爺昨天在聽到這件事情的時候，病情差點複發，如果不是醫生及時趕到施救，恐怕爺爺就被那兩個傢伙氣死了。”　　在眾人的勸導下，方博臻才將這口氣順下，慢慢的平靜了下來。　　“唐昱，這件事你怎麼看？”方卓群看向唐昱。　　唐昱聳了聳肩，“我怎麼看不重要，最主要的是老爺子怎麼看。”　　“他們――不是方家人。”老爺子從牙縫裡擠出了這幾個字后，便喘息着閉上了眼睛休息。　　“呵呵，既然老爺子如此說，那就好辦了。”唐昱一笑，唐昱知道，既然他們把這件事情告訴了自己，恐怕就是想要徵求一下自己的意見。　　唐昱的話讓所有人的目光都轉移到了他身上，唐昱不慌不忙的說道，“剛好我手裡有一樣寶貝，是一樣很專業的間諜器材，這還是我從香江專門托朋友給我弄回來的呢，當初那個周公子可是領教過這東西的厲害。”唐昱這話一出口，房間中所有的人便都明白了唐昱的打算了，政法委書記的倒台這麼大的事情，方家自然有所耳聞，而且因為方建銘的關係，他們比其他人知道的更多，這件事情中，唐昱的那套間諜設備固然厲害，可更令人吃驚的是唐昱的能量，竟然可以把一號首長搬到遼海，就單單這一點，已經讓遼海甚至中央的一部分人對唐昱產生很大的忌諱，這個人――惹不起，也正是因為這件事，方博臻才起了將方家，或者說是將寶之源託付給唐昱，併入唐昱的昱飛集團，在遼海，恐怕除了沈睿鴻之外，再也沒有比唐昱更硬的後台了。　　“只不過老爺子你恐怕要吃一些苦頭，要陪我們演一齣戲。”　　方博臻睜開眼睛，點了點頭。　　……　　傍晚，方建勛和方荀坐在大廳里，看着從外面匆匆趕回來的小影，兩人的臉色陰沉了下來。　　“小影，你給我過來。”方荀冷喝了一聲。　　聽到方荀的聲音，小影渾身一顫，戰戰兢兢的走了過來，“先生。”　　“你剛剛去哪了？”方荀陰沉着臉問道，“是不是去給那個老不死的通風報信去了？”　　那天小影在聽到這二人的談話之後，心中惶恐緊張之下，露出了馬腳，讓方荀看了出來，當時方荀本想直接把這小丫頭做了，不過方建勛念及舊情，再三勸阻才將她保住。　　“撲通，沒有沒有，早上方建銘少爺說醫院要老爺的病歷和病史，我這次拿了病歷病史趕過去。”小影一下子跪在了地上，眼淚唰的就流了下來，她害怕，真的害怕，他知道方荀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真的？真的只是去把那些病歷送過去？”方荀陰沉沉的問了一句。　　“嗯嗯，本來我把那些東西送過去之後，就打算回來的，不過我剛要離開，就看到那天和老爺在書房裡談話的那個叫唐昱的那個人來看望老爺，方建銘少爺也和他一起來，出於好奇，我就沒有立刻走，在病房外聽了一會兒他們的談話。”小影低着頭，輕聲說道。　　“他們談什麼？”小影的話引起了方荀和方建勛注意。　　“具體的我也沒太聽清，只聽老爺說什麼三日後合併集團什麼的，因為害怕他們發現，我就聽了幾句就匆匆趕回來了。”小影惶恐的說道。　　“好了，我知道了，你先回我房間等我。”方建勛揮了揮手，讓小影離開。　　小影慌忙起身，匆匆上樓了。　　“爸，這事你怎麼看？”聽到二樓關門的聲音后，方建勛這才開口問道。　　“這個老不死的，看來真的是想把寶之源拱手讓給那個姓唐的了，自己家的人信不過，偏偏相信一個外姓人，把寶之源併入那個姓唐的集團有什麼好處，媽的――”方荀憤怒的謾罵了起來。　　“老爸，難道我們就這樣坐以待斃？要知道把寶之源併入那個昱飛集團后，怎麼可就什麼都沒有了。”方建勛的眼中閃着灼灼寒光。　　“既然那老不死的不仁，那就別怪我無義了，那老傢伙不是說三天之後才併入集團么，好，那我們就讓他渡不過這三天。”方荀怨毒的說道。　　“可是老頭子身邊有警衛員，很難靠近他啊，就算靠近他，恐怕也下不了手啊。”方建勛皺眉說道。　　“警衛員？哼，那只是防衛外人的，兒子看老子，難道還要請示警衛員，只要靠近老傢伙，弄死的他的方法多的是，唯一麻煩的就是害怕方道洵、方卓群或者方建銘這三個人陪在老頭子身邊，由他們三人在，還真不好下手。”此時方荀已經被憤怒和即將失去榮華富貴的恐懼沖昏了頭腦，一副不解決掉老頭子誓不罷休的樣子。　　“這樣吧爸，明天我們一起去醫院，我先進去，如果有人在看護老頭子的話，我就想方設法的把他調出來，你趁機進去見機行事。”方建勛眯着眼睛說道。　　方荀忽然盯着方建勛看了一會兒，說實話，他的這個辦法的確是最保險的，可是凡是都有個萬一，萬一事情暴露，方建勛完全可以將所有的責任全部都推到自己身上。　　“爸，事成之後，您就是這方家的家主了，同時也是寶之源的董事長，而我，您隨便安排個職務就是了。”方建勛繼續蠱惑道。　　“好，那就這麼說定了。”方荀一握拳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拼了。

# 第六百二十八章 毒子弒父

　　第二天一早，方荀父子便起來準備昨天商量的那件事了。　　開車到了陸軍總院后，兩人並沒有直接去方博臻的病房，而是直奔保安室而去。　　九八年的時候，醫院還不像後世那樣，到處安有監控，不過這方博臻的病房門口卻安有一個，方建勛和方荀進入和保安室，“你們是誰，出去。”保安室中，一個穿着軍裝的軍人站起身，皺着眉頭喝令讓方建勛和方荀出去。　　“呵呵，兄弟你誤會了，我們方博臻的家人，我們到這來找點證據，昨天我家老爺子病房裡的一樣東西丟了，老爺子正為這事上火呢，所以我就過來，打算看看昨天有什麼人進入我爸的病房把東西偷走的。”說著，方建勛從兜里掏出一打錢來，“兄弟，行個方便吧。”　　那個軍人猶豫了一下，把錢接過來放進兜中，“那好吧，你們快點，我出去買包煙。”說著，保安便離開了。　　看着那個軍人離開，方荀這才看向方建勛，“你先去病房吧，我在這看着，如果房間中有人的話，立刻把人調走，我在這裏看着，沒人的時候，我就進去。”　　“嗯。”方建勛點了點頭，轉身走了出去。　　透過監控，方荀看到二樓的特護病房門口站着一名警衛，別無他人。　　很快，方荀便看到方建勛出現在屏幕中。　　“對不起這裏不允許進入，請止步。”就在方建勛打算走近病房的時候，那個警衛錯了一步，擋在了他前面。　　“你看清楚，我是老頭子的孫子，孫子看望爺爺你也要攔？”方建勛皺着眉頭說到。　　“對不起，我只會允許首長允許的人進入，而你，不在允許範圍之內。”這個警衛員是方博臻的貼身保鏢，對於方家的事情他還是比較清楚的，他更知道方博臻之所以入院，就是被眼前這個所謂的孫子給氣的，加上老頭子的確沒有告訴他方建勛可以入內，所以他自然不會放方建勛進去的。　　“你……”方建勛氣的咬牙，可卻知道眼前這個軍人的脾氣，他說不讓進，那你就算再求他，他也不會放行的，與剛剛保安室的那個軍人相比，這個警衛棘手的多。　　“什麼讓你在外面啊，不知道爺爺在睡覺么？”這時，病房中看護方博臻的方建銘聽到門外的動靜，皺着眉頭走了出來，抬頭看到方建勛，臉色立刻陰沉了下來。　　“你來干什麼，趕緊給我走，再不走就別怪我不客氣了。”方建銘怒聲道。　　“我是來看看爺爺的，你讓我進去看一眼吧。”方建勛的臉上露出了一絲悔過之意。　　“你還有臉來看爺爺，爺爺被你氣成這樣你還有臉來到這，你給我滾，別讓我再看到你。”方建勛擺了擺手，轉身就要回病房。　　“二弟、二弟。”方建勛一把拉住了方建銘，語氣中似乎隱含哭腔，“二弟，好好，為了爺爺能安心養病，我就不進去看他了，不過我有幾句心裡話想對爺爺說，既然我不進去，那就只有告訴你，之後你再幫我轉告爺爺。”　　“那、好吧，你說吧。”方建銘猶豫了一下說道。　　“來，你和我過來這邊說，我怕咱們說話的聲音打擾爺爺的休息，來過這邊說吧。”方建勛拉着方建銘往走廊最裏面的衛生間走去，剛走出兩步忽然停住了。　　轉過身對那個警衛說，“哦對了，你去幫我買盒煙。”說著，從口袋了掏出一張百元大鈔。　　“不行，我不能離開這裏。”那警衛員搖了搖頭。　　“我和二弟在這你還怕什麼，就算你信不過我，也不能連二弟也信不過吧。”說著，方建勛又從兜里掏出一張百元大鈔，聯通之前的那張一起塞進了那警衛員的手中，“一盒中華，剩下的錢就當給你買水喝了。”　　那警衛員猶豫着拿不定主意，不由得抬頭看向方建銘。　　“你去吧，爺爺這裡有我呢。”方建銘點了點頭。　　見到方建銘點頭，那警衛員才遲疑了一下，轉身下樓。　　“來，二弟，我有幾句話想和你說。”見到那警衛員下樓，方建勛喂喂鬆了口氣，拉着方建銘就往走廊最裏面拐角處的衛生間走去。　　“有什麼話你就直說，干什麼非到這來。”進入衛生間后，方建銘皺起了眉頭。　　“有些話在外面說不方便，老哥我只是想和你說幾句掏心窩子的話。”方建勛臉上一片坦誠之色。　　“有什麼話趕緊說，說完我還要回病房照顧爺爺呢，現在病房裡沒人，我不放心。”方建銘皺眉說道。　　“老哥我只是想說，這幾天我已經想明白了，老哥我學識淺薄，根本就沒有實力和二弟你爭這家主的位子，我想說的是等到爺爺康復之後，我親口和他說退出爭奪家主位置，把家主的位子直接讓給你。”方建勛低聲說道。　　“真的？你真的是這麼想的？”方建銘遲疑了一下問道。　　“這個自然，我如果不是下定了決心，今天也不會來找你的。”　　……　　就在方建勛拉着方建銘在衛生間中傾訴這自己所謂的掏心窩子的話的時候，身在保安室中的方荀已經將保安室的監控關閉，悄悄的摸上了二樓，輕手輕腳的進入了方博臻的房間。　　看着帶着氧氣罩躺在床上昏睡的方博臻，方荀心中一陣冷笑。　　老不死的，你別怪我，要怪就怪你太糊塗了，把寶之源託付給外人，虧你能想的出來，自己的兒子你信不過，竟然相信一個外人，所以你該死。　　就在方荀思緒萬千之際，一直緊閉雙眼的方博臻忽然睜開了眼睛，直直的看着近在咫尺的方荀，眼神中滿是冰冷之色。　　方荀被這突如其來的目光驚得一下子跌坐在了地上，冷汗一瞬間覆蓋了整張後背。　　方博臻在方家有着絕對的威信，所有的方家人沒有個不懼怕這個已過古稀的老人，縱使是此時方博臻倒在病床上，連說話的力氣都欠奉，可那積威已久的一眼，依舊讓方荀心驚膽寒。　　不過方荀很快就反應過來，此時的方博臻只是一個行將就木黃土都已經埋到腦袋的老不死，自己又何須怕他，更何況自己此次來不正是為了送他去見閻王的么，想到這裏，方荀從地上爬了起來，面帶冷笑的又再次走上前，雖然仍不敢只是方博臻的眼睛，可卻已經不再那麼懼怕了。　　“老頭子，兒子我即將送你西去，你別怪兒子我，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諾大的家產竟然不傳給自己的兒子反倒要併入外人的集團，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你逼的。”方荀越說心中的怒火越盛，熊熊的怒火反倒將心底的那絲懼怕給燃盡了。　　說完，方荀不再猶豫，走上前將方博臻摳鼻間的氧氣罩摘掉，從方博臻的頭下拽出枕頭，一下子就將方博臻的頭部蓋在了下面，同時雙手用力往下按，力求儘快的將枕頭下面的口氣擠壓出來。　　然而就在方荀捂住方老爺子的瞬間，房門砰的一聲被踹開，方道洵、方卓群甚至連在衛生間的方建銘一起闖了進來。　　方卓群衝進屋子后，一個箭步竄到方荀身前，招呼都不打一聲，一個電炮過去，便將方荀打趴在地，將方荀打趴下后，方卓群看都沒看他一眼，衝到床邊將拿枕頭拿開，“爸，你沒事吧？”　　方博臻搖了搖頭，看了方荀一眼，眼角滴下了一滴渾濁的淚水之後，轉過頭不再看他。　　虎毒不食子啊，雖然方荀這毒子要殺害自己，可方博臻卻依舊不願意看到方荀悲慘的下場。　　“你這個畜生，他可是你父親啊，你的親生父親啊，你竟然能做出如此豬狗不如的事情，你還是不是人啊。”方道洵也是雙眼含淚，悲痛的說道。　　而此時的方荀已經傻了，怎麼回事，怎麼房間里會突然多處這麼多人，而且他們怎麼會早不來玩不來，自己剛開始動手之際闖進來呢，忽然間，方荀心中產生了一種中計的感覺，莫非、莫非這一切都是他們事先安排好算計好的？　　此時的方荀心亂如麻，方道洵的謾罵聲反倒令他回過神來，不顧一切的爬到床邊，“爸、爸，我錯了，我錯了，原諒我吧，我錯了，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爸啊，原諒我吧。”方荀聲淚俱下的哭訴着。　　方博臻轉過去的頭只是默默流淚，卻未曾有半點轉回來意思。　　“畜生，你竟然還敢徵求父親的原諒，你怎麼就這麼不要臉呢，我要是你，乾脆直接撞牆死掉算了，你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一天，就會多一天污染這個世界。”方卓群冷冷的看着方荀。　　一直沉默的方建銘走到病床旁邊的衣櫥前，打開衣櫥从里面的間諜設備中拿出一盤錄像帶，方荀剛剛的所作所為甚至所說的話，都一字不差的錄在其中，他做的這天怒人怨的事情，任憑它怎樣辯解，也是無法徵求任何人的同情，對所有人而言，對方荀除了憤怒之外，再無其他什麼感情了。　　“那是什麼？”看着方建銘手中的錄像帶，方荀獃獃的問道，雖然他心中已經有了答案，可依舊不死心的問了一句。　　“錄像帶，你剛剛的所作所為全被收錄在其中，我的大伯，你的後半生就在深牆大院中度過吧。”方建銘冷冷的回到道。　　“果然、果然這一切都是你們算計好的，老頭子，你真是好狠的心啊，我可是你親生兒子啊，你竟然如此算計我……”方荀話還沒說完，便被方卓群打斷道。　　“住口，你還有臉說我們算計你，要不是你對老頭心懷不軌，會有現在這個情形么，所有的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你自己，你還有臉說是老頭子算計你，是你自己自覺墳墓吧。”　　方荀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神情獃滯，“是啊，是我貪得無厭，是我心腸狠毒，這是我罪有應得的報應啊。”　　門外，唐昱閉着眼睛，靠在門口沒有進屋，裏面是方家的家事，自己進去總是不太好。　　“站住。”一直閉目養神的唐昱猛然間睜開了眼睛，看着眼前躡手躡腳正要逃跑的方建勛。

# 第六百二十九章 大學生活

　　就在方建銘拋下自己跑進病房的時候，方建勛已經明白自己中計了，本來準備趁着所有人都在病房的是時候，悄悄的溜走，可誰知道唐昱卻並沒有進入病房，而是閉目靠在門口。　　唐昱的一聲冷喝讓方建勛一個激靈，臉上掛起了一絲比哭還要難看的笑容，“我、我知道爺爺不想見到我，我這就回去，等爺爺消氣了，我再過來向他老人家賠不是。”說完，方建勛轉身就要離開，這裏已經成為了一個是非之地了，此時不走，如果等到方荀把自己供出來的時候，就走不了了。　　“方建勛，我不得不佩服你們父子兩個，父親弒父，兒子算計父親，真是絕配啊，你很聰明，把所有危險的事情全讓你父親承擔了，就算事情暴露，就算所有人都知道你也是這件事情的主謀，可表面上你卻什麼都沒幹，所有人都拿你沒辦法，不過有句話我想告訴你，多行不義必自斃，虧心事做多了，總有一天會栽跟頭的。”唐昱冷笑着道。　　這時方建銘也聽到了病房外的動靜，出來看了一眼方建勛，“方建勛，爺爺說過，你們父子不再是方家人了，你走吧，望你以後好自為之。”雖然方建銘也恨極了眼前這個堂哥，更知道今天的事情方建勛出力不少，可方建銘卻不打算再將他怎麼樣了，將一個兒子送進去已經讓老爺子夠傷心的了，如果再搭上一個孫子，方建銘怕老爺子會承受不住，縱使老頭子嘴上說要重重的懲罰這兩個個畜生，可心中肯定還有不忍，畢竟這二人是他的至親之人啊。　　“啊，謝謝，謝謝二弟，謝謝二弟。”方建勛在看到方建銘出來的時候，心中一涼，可在聽到方建銘放過自己的話，立刻欣喜若狂，再也顧不上說什麼客套話，轉身快步離去，因為內心焦急腳步凌亂，幾步路跌跌撞撞差點摔倒。　　“老爺子沒事吧。”唐昱輕聲問了一句。　　“方荀剛動手，我們就闖進來了，老爺子沒受到什麼傷害。”方建銘搖了搖頭。　　“那就好，如果沒事了，我就先回去了，裏面我就不進去了，等老爺子心情平靜下來的時候，幫我問他老人家一聲好就是了。”唐昱直起身子，準備離開。　　“嗯，你的話我一定帶到。”方建銘點了點頭后，有真摯的說了句，“今天的事情，謝謝你了。”　　“不用謝我，其實這事即使沒有我，老頭子自己也能解決，他之所以徵求我的意見，就是因為他下不去這個手，畢竟血濃於水啊。”唐昱苦笑了一下，轉身離開。　　這裏已經沒有他的什麼事了，有了那盤錄像帶，怎麼處理就看老頭子的態度了。　　離開醫院，唐昱開車往幽林家園駛去。　　到家后，唐昱洗了個澡，倒在大廳的沙发上無聊的胡亂撥着電視，很快，一條新聞便吸引了唐昱的視線。　　“由於近日持續降雨，導致我國多處河流的水位已經超過警戒線，甚至有些地方已經有了決堤的趨勢，我國各級領導正在嚴密部署抗洪的準備，據專家表示，今年我國可能會迎來一次百年難遇的特大洪水，災情尤以長江沿岸為最，目前為止，國家氣象局已經發布了暴雨紅色預警，望廣大觀眾出門時注意小心。本台記者郭強、張穎報道。”　　最近這半個月其間，天空就沒放晴過，三天一場小雨五天一場大雨，這還沒到梅雨季節就已經有了洪澇的跡象了。　　經歷過一世的唐昱對九八年洪水的印象再深刻不過了，1998年洪水大、影響範圍廣、持續時間長，洪澇災害嚴重。全國共有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澇災害。據各省統計，農田受災面積2229萬公頃（3.34億畝），成災面積1378萬公頃（2.07億畝），死亡4150人，倒塌房屋685萬間，直接經濟損失2551億元。江西、湖南、湖北、黑龍江、內蒙古、吉林等省（區）受災最重。　　“唉，看來籌集募捐物資和昱飛基金的成立要抓緊一點了，六月初洪水就開始爆發了。”唐昱嘟囔了一句后，關掉了電視。　　坐起身，拿出電話給楊涵寧打了過去。　　“涵寧姐，在哪呢？公司？這麼晚了還沒忙完？好了好了，別工作了，我特許你休息，過來我家，我在家等你。”唐昱帶着一絲邪笑掛掉了電話。　　給楊涵寧打過電話之後，唐昱起身開始收拾房間，過幾日老爸老媽就要來了，這房子還得收拾收拾，自己住怎麼樣都行，可總不能讓老爸老媽看到自己邋遢的樣子吧。　　不到半個小時，唐昱便聽到外面一輛汽車熄火的聲音，算算時間，應該是楊涵寧來了。　　果然，兩分鐘后，房門被敲響。　　唐昱躡手躡腳的走到門口，透過貓眼看去，果然是一身職業裝束的楊涵寧正俏麗站在門口。　　想要戲弄一下楊涵寧的唐昱並沒有直接把門打開，而是將門不着痕迹的微微敞開了一道縫，而自己則迅速的躲在門後面。　　門外楊涵寧再次抬手，輕輕的敲了兩下門，可誰知道，就這麼輕輕的兩下，門便自己開了，可門開之後，裏面卻空無一人，咦，這小昱怎麼沒鎖門呢，楊涵寧帶着一絲疑慮往裡走了走。　　“小昱？小昱？”房間中空無一人，甚至連一點聲響都沒有，女人的敏感讓楊涵寧胡思亂想起來，呼喚的聲音也急促了起來。　　忽然，一雙有力的手臂將楊涵寧從後面抱住，“別動，劫、劫、劫個色。”唐昱壓低聲音，學着“天下無賊”中范偉那搞笑的聲音，只不過這時候，還沒有“天下無賊”這部戲。　　忽然的變故讓楊涵寧本能的反抗了起來，可隨後那熟悉的味道也那略有些變形的熟悉聲音讓楊涵寧放鬆了下來，“小老公啊，你嚇死我了。”靠在唐昱的懷中，楊涵寧心有餘悸的說道。　　唐昱用腳將房門關上，趴在楊涵寧的耳邊，鼻間縈繞着楊涵寧秀髮散發出的淡淡清香，“只是想和老婆你開個玩笑，誰知道反倒把老婆嚇到了，真是罪過啊，下次我不會這樣了。”唐昱的語氣滿是歉意。　　楊涵寧掙脫了唐昱的懷抱，轉過身笑意盈盈的看着唐昱，蘭花指一點唐昱的額頭，“你啊，總是毛毛躁躁的。”　　回過身，看到整潔的大廳，楊涵寧驚訝道，“咦，小昱你怎麼會收拾起房間了呢，這可不是你性格啊，你之前可從來不會收拾房間的，我不是我隔三差五過來幫你收拾一次，你這裏恐怕早就成豬窩了，今天怎麼想起收拾屋子來了呢。”　　“我爸媽過幾天就過來了，我總不能讓他們再看到我之前的那個髒亂差的房間吧。”唐昱笑着說道。　　“你爸媽要來？”楊涵寧沒有微微皺了起來，唐天鴻和張雅惠來了的話，唐昱和自己恐怕就很少有機會像現在這樣單獨的呆在一起了。　　“嗯，我爸早已辭去了東陵的工作，我媽這幾天也會把工作辭掉，讓他們搬到這來享享清福。”唐昱看出了楊涵寧的心思，說實話，唐昱又何嘗不知道二老的到來會或多或少的影響他和楊涵寧的感情呢，或許說是影響兩人之間的溝通，“老婆，沒事的，縱使是二老過來，我們還是有機會做一些愛做的事情的。”唐昱嘴角上揚，壞壞的笑了起來。　　“你、你，你就想那些東西，不理你了。”楊涵寧被唐昱看的渾身不自在起來，慌忙的避開唐昱那富有侵略性的火熱眼神，“我幫你收拾收拾吧，瞧你，東西都亂放。”　　唐昱嘿嘿一笑，走到楊涵寧身旁，一把把她抱了起來，走向卧室，“老婆，一會兒再收拾吧，我現在想要――”　　楊涵寧無奈的看了唐昱一眼，乖巧的將小腦袋埋在唐昱的胸前，任由他將自己抱進房間，唐昱想要，她又何嘗不想呢……　　第二天一早，唐昱再和楊涵寧吃過早飯，一起走出門相擁了一下之後，便各奔東西了，楊涵寧趕回公司，而唐昱則要去學校上學。　　唐昱上周五去學校報了個到之後，便早退，昨天周一也沒有去上課，如果今天再不去的話，那這學上的可就真的沒多少意思了。　　今天唐昱直接開着他那輛寶馬來到學校，在大學中，開着名車上學的也有，所以唐昱也沒多少忌諱，更何況他現在有這資格開車上學啊，堂堂一個擁有數十億資產的集團老總，如果上學還要擠公交的話，那才是笑話呢。　　果然，唐昱開車駛進校園后，雖然引得一些同學的注意力，可卻沒引起什麼大的轟動，同學們大多數只是帶着一種羡慕嫉妒恨的眼光看過之後，變拉到了。　　當然，還有一些喜歡八卦的人開始注意起了唐昱，畢竟唐昱的那輛掛着軍牌的寶馬還是很引人關注的，就算是在遼海，唐昱的那個拍照也很顯眼。　　唐昱所在的系是經濟管理系，是一個比較熱的專業，唐昱以後的重心肯定是在商業上，所以學習這個專業對唐昱的事業也有一些幫助，雖然這些課本里的東西唐昱前一世都學過了，不過溫故而知新，重新學一遍，特別是在經歷了重生這件奇異事件之後，唐昱對那些知識總能理解出一些更深層次的以前未曾考慮過的東西。　　今天就單單隻有上午一節課，下午則沒有課，當唐昱來到教室的時候，教室裏面還沒有幾個人呢。　　上午這節課八點半才開始，現在剛八點過幾分，這個時間，有些同學好在被窩裡蒙頭大睡呢。　　“蛤蟆，你聽沒聽說孔少這幾天正在狂追陽光小美女。”在唐昱坐下的位置的右上方坐着兩個男童鞋，其中一個黑黑的對另外一個大口男生說道。　　“土豆啊，你這消息我早就知道了，聽說今天早上孔少有捧着一大束玫瑰在校門口等着陽光美人。”那個大口綽號名為蛤蟆的男生自豪的說著自己的第一手消息。　　“那陽光美人收了么？”很顯然，這個黑土豆對這件事情很感興趣，追問道。　　“你說呢，還不是和前幾次一樣，搖頭拒絕了，唉，真可惜了那些花啊，要是老子捧着那些花送給阿芳，恐怕今天晚上我就可以一親芳澤了。”蛤蟆惋惜的說道。　　“拉倒吧，就你那副尊容，別說是一束花，你就算給人家拉一卡車，人家恐怕都不會看你一眼。”黑土豆鄙夷的說道。　　“媽的，老子那點長的差了，你要是再這麼說，老子和你絕交。”蛤蟆惱羞成怒道。　　唐昱看着那兩個同學的撕瘋打鬧，不由得有些懷念自己前世的大學生活，大學的男生似乎只對兩件事情感興趣，一件就是DOTA，另外一件則是女人，哪哪美女被某某泡上了，哪哪美女把哪哪男生踹了，這永遠是大學男生掛在嘴邊孜孜不倦的話題。

# 第六百三十章 巧遇蘇晴

　　上午的課匆匆而過，對於老師講的那些，唐昱根本就沒聽進去，或者說懶得聽進去，那種照本宣科的內容反而會誤導唐昱。　　僅僅一上午的時間，唐昱便將整整一個學期的課本翻了個通透，卻沒有一點收穫。　　下課後，唐昱拿着那本對唐昱根本沒有一點幫助的課本，離開教室，準備先找個地吃個飯，之後開車去百佳。　　現在昱飛剛成立，最基本的管理層還沒有組建齊全，還沒有自己的總部，所以現在也只能躋身在百佳。　　等段時間還真得聯繫一下二叔，讓他幫自己找一個昱飛的總部，或者乾脆給自己建造個總部，總寄居在百佳也不是那麼回事啊。　　唐昱剛走出教學樓，便看到一個一身白色西裝眼帶金絲眼鏡的男童鞋站在門口，手裡捧着一大束玫瑰，從那玫瑰的嬌艷新鮮不難看出，這玫瑰剛折下來不久。　　此時這教學樓門口已經為了不少人，許多人都在竊竊私語，更巧的是上午上課前坐在唐昱不遠處的那兩個名叫蛤蟆土豆的同學就在自己的旁邊，口中還滔滔不絕的議論着。　　“土豆，你看這孔少還真是執着，這剛下課，就捧着花來這等這那位陽光美女了，我要是那個女孩，我直接和他走得了，這麼痴情且富有的闊少，上哪找去啊。”蛤蟆羡慕嫉妒恨的說道。　　“切，就你？你要是女的人家也未必會要你啊，瞧你那張底板，就算變身為女人，恐怕也是在恐龍的行列吧。”黑土豆看了蛤蟆一眼撇了撇嘴說道。　　“黑土豆，老子和你拼了。”　　這兩個活寶的打鬧暫且不提，唐昱的目光再次看向那個一身白色西裝的男人，哦，這傢伙就是那個孔少啊，貌似挺有錢的么，一身阿瑪尼，皮鞋似乎也是進口的，別的不說，就這一身行頭就已不下萬元，看來的確是闊少啊。　　同時，唐昱也對這個孔少的追求對象感興趣了，這個孔少長的還可以，雖然比自己差了一點，可還算是帥哥，這樣的既有錢，長相有還過得去的王老五，竟然還有女孩能擋得住誘惑，看來這女孩的眼界不是一般的高啊。　　很快，人群便出現了疑似騷動。　　“快看快看，陽光小美女出來了。”蛤蟆和土豆停止了打鬧，目光齊齊聚集到教學樓門口處。　　唐昱順着這兩人的目光看去，只見一個圓臉，五官精緻皮膚白皙，嘴角翹起，露出了兩個甜甜的酒窩的女孩走教學樓里走了出來，在看到那個孔少的時候，眉頭微微皺了一下，不過很快就舒展開了，臉上陽光般的笑容依舊沒有改變，難怪叫陽光小美女呢，這笑容的確能溫暖很多人的心。　　不知為何，唐昱見到這個陽光美女，總有一種熟悉的感覺，而且是那種多年老友一般的熟悉感，她的名字已經到了嘴邊，可就是怎麼也吐不出來，記得唐昱直皺眉頭。　　“孔長峰學長，你這又是干什麼？”陽光小美女走到那個一身白色西裝的名叫孔長峰的男同學身前，皺着眉頭說道。　　“晴晴，你就答應我吧，做我女朋友好不好？”這孔長峰一副痴情種子的模樣。　　“啊，蘇晴，竟然是你。”那個孔長峰的一句晴晴，一下子喚醒了唐昱的記憶。　　這個陽光美女不是別人，正是唐昱初中的同學，那個曾經和唐昱有着大學之約的蘇晴。　　當初唐昱和蘇晴算是青梅竹馬，雙方對彼此都有好感，初中時的感情是最純潔的，喜歡就是喜歡，不喜歡就是討厭，可是就在唐昱認為此生非蘇晴不娶的時候，蘇晴突然消失了，和他爸爸一起消失了，這給唐昱留下了一封信，信中說爸爸有一個秘密任務需要執行，所以要帶自己離開，兩人相約，再考大學的時候再相聚。　　誰知道這麼多年的忙綠，唐昱竟然將這件事給忘了，如果不是唐昱一時興起來這上學，恐怕這一生就要和蘇晴錯過了。　　蘇晴聽到有人喚自己，猛地轉過頭，她已經感覺到了，這個聲音就是她等待五六年之久的那個聲音。　　“唐昱，真的是你。”蘇晴驚喜的走到唐昱身前，眼神中滿是喜悅的淚水。　　“嗯，是我，對不起，我食言了，現在才來。”唐昱沉聲說道。　　“呵呵，不晚不晚。”蘇晴搖了搖頭，嘴角處掛着笑容，可眼淚卻忍不住流了下來，那梨花帶雨的樣子，讓人感到憐惜。　　“你是誰？”眼看自己追求的女孩對其他男人投懷送抱，孔長峰心中的憤怒就別提有多強烈了，在遼海理工大學里，還么有哪個敢和自己搶女人的呢。　　“唐昱。”唐昱淡淡的看了一眼那個孔長峰，輕輕的報了自己的名字。　　“唐昱？你是唐昱？”孔長峰似乎對唐昱這個名字很敏感，重複了兩遍之後，恨恨的看了唐昱一眼后，轉身離開，而他手中的那束玫瑰，則直接被他扔在了地上，還踩了一腳，幾朵嬌艷的花已經破碎凋零了，看的周圍的一些女孩子心痛不已。　　看到孔長峰離開，周圍的人頓時將目光轉移到唐昱身上，這個其貌不揚的男孩究竟是誰啊，竟然連孔長峰聽到都退避三舍，遼海理工中存在這麼一號人物自己竟然不知道，有些腦子靈活且八卦的人已經悄悄的去調查唐昱了。　　對於周圍人的竊竊私語唐昱根本不在乎，看着眼前的蘇晴，唐昱笑着邀請道，“有時間么？和我去吃個飯。”　　“嗯，隨時奉陪。”說著，和唐昱一起走向停車場。　　“咦，遼海總政的牌照，你在哪弄的啊。”蘇晴一眼便看出來唐昱車上掛着的牌照的信息。　　“呵呵，真沒想到你還知道這個。”唐昱笑了笑，回答蘇晴的話，“這輛車連同這個牌照，都是我一個朋友送我的，也可以說是給我的獎賞吧。”　　“額，別人送的？”蘇晴驚愕了一下，要知道這寶馬車可是值個八九十萬，而這牌照相比於寶馬，只能貴不能便宜，而且像這種牌照，你就是想買，你也買不到，這東西有價無市啊。　　說話間，兩人已經上了車。　　“去哪吃？”唐昱轉過頭笑着問了一句。　　“隨便？”蘇晴很洒脫的聳聳肩，做出了一個無所謂的表情。　　“隨便？難道你就不怕我把你賣了？”唐昱好笑的看着蘇晴的那種即俏皮有可愛的動作。　　“把我賣了？你捨得么？”蘇晴這句大膽的話，反倒令唐昱愣了一愣。　　看到唐昱愣神的傻樣，蘇晴撲哧一下笑了出聲，“趕緊開車吧，看你那傻樣。”　　遼海理工大學周圍有很多餐館飯店，雖然都不算太高級，可卻有一種小家碧玉的別樣風情，唐昱開着車出了學校，逛了沒多久，便看中了一家叫“回頭客”的飯店，店面不大，可門口的招牌菜譜倒是不少，更重要的是這家看起來比較乾淨衛生。　　自從有豬肉精、還有上次周公子的那個毒大米事件后，唐昱便對食品安全特別留心，現在啊，出去吃個飯都是提心吊膽的，豬肉精、毒大米、地溝油、蘇丹紅等等真是防不勝防啊。　　唐昱終於知道後世人為什麼會得那麼多奇奇怪怪的病、什麼禽流感、非典、手足口病等等，這些病在把九十年代可是幾乎沒有的，這恐怕就是因為人們常年食用那些有毒食物所導致的。　　“老闆，把你門口掛着的那三道招牌菜給我上來。”唐昱對房間中最裏面櫃檯後面算賬的老闆說道。　　“好了，先生，你稍等。”那老闆笑着對唐昱點了點頭，轉過頭對後面的廚房喊了一句，“西湖醋魚、紅燒裡脊驢肉餃子各一份。”這老闆的這嗓子，蠻有古代那還總店小二的風範。　　這飯店雖小，可這上菜的速度卻一點都不慢，不到十分鐘，兩道菜一盤餃子便已經呈上來了，“先生小姐請慢用，有什麼需要兩位再叫我。”　　“來，吃吧。”唐昱拿起筷子，招呼了一聲蘇晴后，自己先動筷了，“我先嘗嘗這個驢肉餃子，都說天上龍肉地上驢肉，這驢肉餡的餃子最香了。”唐昱夾起一個餃子放在嘴裏，細細的品嘗了起來，“嗯，真不錯，老闆，你這餃子地道。”唐昱抬頭對不遠處的老闆豎起了拇指。　　這餃子餡大皮薄，一咬裏面的湯汁便流了出來，細細品嘗之下濃濃的肉香瀰漫整個口腔，這餃子的確很地道。　　蘇晴看唐昱吃的那麼享受，也夾了一個餃子咬了一小口，“嗯，的確很好吃。”蘇晴也點了點頭贊道，“哦對了，唐昱，我聽你剛剛說什麼天上龍肉地上驢肉，這天上龍肉咱們自然是吃不到，這麼說這驢肉是最好的了？”　　很多人對這句話恐怕都理解為是在讚賞驢肉，用龍肉來烘托驢肉的美味，實則不然。　　唐昱笑着搖了搖頭，“這天上龍肉地上驢肉中的龍肉，並不是只年畫上的那種龍，而是指一種叫飛龍的鳥，這種鳥的肉質細膩充滿彈性，其中還蘊含這野性的味道，沒吃過的人的確體會不到那種鮮美。”　　“啊？真的那麼好吃？我還從來沒吃過呢，唐昱，你知道哪裡有賣的嗎，有時間我也去嘗嘗鮮。”蘇晴被唐昱吊起了胃口，笑着問道。　　還沒等唐昱回答，裏面的老闆便笑着回答了蘇晴的問題，“這位小姐想要吃飛龍肉，現在恐怕是不容易了，在早些年或許還可以，不過現在就難了，飛龍已經被國家定位二級保護動物，已經禁止捕捉，不像早年，法律還不是很健全的時候，還有人打飛龍出來賣錢，可現在就沒有了。”　　“那算了，只能怪我沒有口福了。”蘇晴輕輕一笑。　　這頓飯二人吃了半個多小時，還真別說，這小小的飯店做的菜還真不錯，不止那個驢肉餡餃子，就連這西湖醋魚和那紅燒裡脊也是很地道，難怪要將這三道菜作為招牌菜呢。　　吃飽后，唐昱起身掏出了一百塊錢遞給了老闆，老闆笑着接過，同時又找回了十幾塊錢給唐昱。　　“走吧。”唐昱看着已經吃完了的蘇晴，笑着說道。　　“嗯。”蘇晴點了點頭，起身拍了拍小肚子，“啊，吃的真飽，說著，和唐昱一起往外走去。”　　“兩位慢走，有空常來。”老闆吆喝了一聲。

# 第六百三十一章

　　蘇晴下午還有課，所以在吃飯晚飯後，唐昱便開車送蘇晴回了學校。　　下車后，蘇晴回過頭對車裡的唐昱說道，“下來陪我走走好么？”　　美女相邀，豈有不陪之理，唐昱笑着點了點頭，走下車。　　兩人就這樣在校園中的林蔭小道上並肩漫步起來。　　“那一年你們家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那麼急匆匆的就走了，我那天在學校沒看到你來上學，放學后就到你家，可那時候你家已經空無一人了，鄰居將你寫的那封信交給我，我看過信才知道，你家搬家了，怎麼也不事先通知一聲啊。”唐昱問出了這麼多年一直埋藏在心底的秘密。　　一陣柔柔的風吹過，吹散了蘇晴鬢角處的一縷秀髮，蘇晴伸出手，用尾指又再次將那縷頭髮束縛在了耳後，動作輕柔優美。　　“事出突然，我就是想告訴你也來不及啊，那天早上，就在我準備上學的時候，爸爸接到了一個電話，上面布置下了一個緊急的任務，必須立刻動身，根本來不及通知任何人，草草的收拾了一下行李，中午的時候，我們就踏上了去往新疆的火車，到了新疆后，我爸便把我的學籍都掉到了那邊，我就在那邊上學了，直到考大學的時候，我還記得和你的約定，所以就不顧老爸的反對，報考了遼海理工。”蘇晴簡單的將她這些年的經歷與唐昱說了一遍。　　“呵呵，好了，別說我了，說說你吧，哦對了，我還有個問題想問你呢，我來這遼海理工也有一年了，咱們是一屆的，怎麼我現在才碰到你啊。”其實也不怪蘇晴由此疑問，蘇晴在中學的時候和唐昱是同學，不出意外的話兩人應該也是一起上大學，現在蘇晴已經大二了，可是卻今天才碰到唐昱，也難怪他心中由此疑問。　　唐昱苦笑着摸了摸鼻子，“你今天見到我就對了，因為我也剛上大學沒幾天，我是上周五才來這裏報名的。”　　“才來沒幾天？你復讀了？”蘇晴問了一聲。　　唐昱搖了搖頭，“沒有，不是復讀，我啊，高一的時候就辦理了休學，這幾年都是在忙碌中度過，這不，前些日子終於清閑了下來，這才想起來上學，所以才辦理了入學手續，真沒想到，正式上學的第一天，就碰到了你。”唐昱今天的確是第一天上學，周五的那天只是來學校報了個到，周一的時候他還在東陵，所以算起來他入學雖然有些日子了，可正式上學，今天的確是第一天。　　“啊，這麼說你今天才大一？”蘇晴不知道想起了什麼，嘴角已經完全翹了起來。　　“嗯。”唐昱坦誠的點了點頭。　　“哈哈，我今年大二，這麼說你就是學弟了，快快快，學弟，叫一聲學姐來聽聽。”蘇晴裝模作樣的昂起了小腦袋，擺出一副學姐的架勢。　　額，唐昱看到蘇晴此時的表情，大感無語，怎麼女生們都喜歡占自己的便宜，當初沈芸也是這樣占自己的便宜，語馨管自己叫唐昱哥哥，而沈芸又是語馨的小姑，所以前沈芸經常百出一副長輩的架勢，讓唐昱叫她小姑，唐昱不叫還百般糾纏，最後唐昱無奈，只能應付的叫她一聲“哎呀，我的小姑――奶奶啊。”　　“叫嘛叫嘛，快叫啊。”等了一會兒，見唐昱還沒反應，蘇晴撅個小嘴催促道。　　“好吧好吧，學姐好。”唐昱被逼得沒法子，只能妥協了叫一聲，叫一聲就叫一聲唄，又不掉塊肉。　　“哈哈，好好好，學弟乖。”聽了唐昱叫自己學姐，蘇晴頓時興奮的笑了起來，還裝模作樣的拍了拍唐昱的腦袋，擺出一副學姐的架勢，讓唐昱大感無奈。　　時間不知不覺間過去了，蘇晴抬手看了一眼腕上秀氣的小表，“呀，快上課了，唐昱小學弟啊，今天咱們就先聊到這裏，有時間再聊，我要去上課了，再不去就遲到了。”說著，蘇晴跑向教學樓，誰知道剛跑出兩步，就又折回來了，“哦對了學弟，把你的聯繫方式留給我，省的下次我找不到你。”說著，上下摸索了一遍，卻只在上衣兜里摸出了一隻英雄鋼筆，全身上下沒有半片紙，最後所幸遞出了自己的小手，“你就在寫在我掌心裏吧。”　　唐昱笑着點了點頭，左手托起那隻芊芊玉手，只感覺入手柔軟滑膩，心神一盪之下，本能的捏了捏，蘇晴的小臉一瞬間紅了起來，“你、你快點，我要遲到了。”蘇晴低聲道。　　“哦。”唐昱點了點頭，接過鋼筆，在那白皙的掌心小心翼翼的寫上自己的電話號碼。　　唐昱寫的很小心，深怕自己稍稍用力，就會弄傷那如玉般的柔荑。　　“好了，這是我的電話，你如果想我了……你如果想起我了，就打這個電話。”唐昱本來想說你如果想我了就打這個電話，卻忽然覺得有些曖昧，便改成了想起我了。　　“嗯。”蘇晴也聽出了唐昱本來的話語，從唐昱手中抽出自己的手，轉身跑向教學樓，蘇晴不敢再在唐昱身邊的待半分鐘了，她怕自己的臉會燃燒起來，此時他都感覺到自己的連火熱火熱，就算沒有鏡子，她也知道自己已經滿臉通紅了。　　“喂，你的鋼筆。”唐昱對着已經跑遠了的蘇晴喊了一句。　　“送你了。”遠遠的，傳來蘇晴的聲音。　　看着手中的英雄鋼筆，唐昱笑了笑，嘟囔了一句，“這小妮子長的比以前還要好看了，真是女大十八變啊。”說著，搖了搖頭，將那隻鋼筆別在自己襯衣胸前的那個兜里。　　走回車上，開車出了校門，唐昱向百佳駛去。　　路上，唐昱拿出手機，給二叔唐天浩撥了個電話，昱飛即將成立，總是寄居在百佳也不是那麼回事啊，很多地方都很不方便，還是讓二叔幫忙找一個更好的地方吧，二叔現在也算房地產界的大亨了，在吞併萬建之後，綠都的規模和資產一下子擴大了幾倍之多，一舉成為了中國房地產業的領軍人物之一。　　給昱飛尋找新的總部這件事情，沒有人比二叔更合適的了。　　電話很快通了。　　“二叔，忙啥呢？”唐昱客套了一句。　　“你小子怎麼想起你二叔來了？你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快說吧，有什麼事情又要勞動你二叔了。”電話那頭，唐天浩笑着問道。　　“呵呵，二叔猜的沒錯，這次還真有件事情要勞煩二叔你，電話里說不清楚，二叔，你現在綿州么，如果在的話，就來愷撒皇宮一趟，咱們見面說。”　　（筆者在這裏解釋一下，遼海為省的名字，而省會則叫綿州，之前可能有些地方筆誤，望廣大讀者見諒。）　　愷撒皇宮一如之前那樣恢宏，在綿州，這愷撒皇宮依舊是最奢侈的消費場所，同時也是上流社會最常來的地方，這裏顯然已經成為了一種階層的分界線，來這種地方消費的人，無一不是有一定財力或者權勢的人，普通百姓只會在其門口羡慕的端詳幻想一下，之後走開。　　“剛巧，我還真就在綿州，好，你等着，我十分鐘之後到。”　　掛了電話后，唐昱方向盤一打，開往愷撒皇宮。　　當唐昱到達愷撒皇宮的時候，唐天浩已經在門口等着了。　　“你小子，你約我出來，反倒讓我等你，你的譜可越來越大了，哈哈。”唐天浩拍了拍唐昱的肩膀，兩人並肩向愷撒皇宮裡走去。　　“二叔你說笑了，我的譜哪有二叔你的大啊，現在誰人不知誰人不曉二叔你這個房地產大亨啊，哪像我，窮小子一個。”唐昱笑着說道。　　“你可拉倒把，在我面前你就別哭窮了，你是窮小子，幾十億身家的還算窮小子，那我們這些人不都得要飯去了啊。哈哈。”　　這叔侄二人說話，長輩不像長輩小輩不像小輩，相互的開着玩笑。　　“咦，看來今天二叔你的心情很好啊，怎麼，又有什麼美事啊，說出來分享一下。”看到唐天浩滿面笑容的樣子，唐昱笑着問了一句。　　像唐天浩這種商人，喜怒不形於色的本事早就練得爐火純青了，不過這叔侄二人在一起的時候，唐天浩就不用再將那副虛偽的面具戴在臉上了，反而真誠的許多，所以唐昱一眼便看出來唐天浩有喜事。　　唐天浩笑着看了唐昱一眼，卻沒直接回答，揮手叫過來一個服務員，“給我找間小包。”　　“好的先生，請隨我來。”說著，那服務員便帶着唐天浩和唐昱走向二樓。　　“呦，這不是唐老闆么，真是太巧了，竟然在這碰到你。”就在唐昱和唐天浩正準備上樓的時候，身後傳來了一個爽朗的笑聲。　　唐天浩扭過頭去，臉上頓時堆滿了笑容，眼睛都笑的眯了起來，“呀，孫董，真沒想到在這碰到你了。”　　“呵呵，是啊，我來這和一個合作夥伴吃飯，真沒想到竟然碰到唐董你了，來，一起吃個飯啊。”那個孫董主動邀請道。　　“呵呵，就不打擾孫董了，我只是和我侄子過來吃個飯。”唐天浩搖頭拒絕道。　　“哦，不知唐董能不能我在下介紹一下啊。”這個孫董似乎對唐昱很感興趣。　　“這是小侄唐昱，來小昱，見過孫叔叔。”唐天浩笑着介紹了一句。　　“孫叔叔好。”雖然心裏對這聲孫叔叔很不樂意，不過表面上卻沒有任何一樣，笑着叫了一句。　　“唐昱？哦，你就是那個昱少？呵呵，久仰久仰啊，真是英雄出少年啊，我們這幫老傢伙都老了啊，呵呵，你是不啊唐董。”很顯然，這個孫董知道唐昱的一些事情。　　唐天浩笑着點了點頭，說道，“好了，那我們就不打擾孫董你了，你忙你的。”說完，唐天浩便笑着和唐昱走上樓，進入了服務員給安排好的那個房間。　　“二叔，那個孫董是誰啊，我怎麼沒聽過呢。”唐昱知道，能讓唐天浩如此熱情的寒暄的人，一定不是普通的小老闆就是了。　　“這個孫董就是金玉源珠寶的董事長孫玉慶，可以說是珠寶界的大亨。”唐天浩笑着說道，“這人發家很迅速，幾年前他還只是在遼海搗騰走私過來的珠寶的小老闆，不過這傢伙和遼海的許多幫派私交甚密，從他們手中低價收過來一些金銀首飾后，回來加工一下，再以市價賣出去，加上這幾年的黃金市場的迅速崛起，幾乎讓這傢伙一夜暴富，兩三年的時間就讓他成為了這珠寶界的大亨了。”　　唐昱自然知道唐天浩所說的那個從幫派手中低價收來的金銀首飾的意義，變相的說這個孫董就是為那些幫派銷贓的，看來這個孫玉慶並不是什麼老老實實的生意人啊，話又說回來，成功的商人又有幾個是老老實實的呢。

# 第六百三十二章 合併綠都

　　“哦對了二叔，你可還沒回答我剛才的話呢，看你今天這麼春風得意的，又有什麼美事了？”唐昱問道。　　“呵呵，就知道瞞不過你小子，還真別說，今天倒真有件好事，今天上午，我們剛拿到綿州二環的一處地皮，那塊地的地理位置很好，而且批下來的容積率很大，足可以建造二十層以上的高層。”唐天浩笑的兩隻眼睛眯了起來，看來這次二叔又要賺個盆滿缽溢了。　　“哦？真的？呵呵，正好，這塊地我要了。”唐昱喜不自禁的說道。　　“啊？”唐天浩猛然一愣，“什麼你要了，小子，你不會也要搞房地產來搶你二叔的飯碗來了吧？”唐天浩驚愕的看着唐昱。　　其實唐天浩說的沒錯，唐昱還真動過投身房地產的念頭，他可是知道，房地產行業自從海南泡沫以後，就一直處於飆升的狀態，特別是到兩千年以後，那房子已經到了普通人買不起的地步，有些人奮鬥一生，也未必能換來一套房子，無數的八零九零成為房奴，每天為了還房貸而奔波忙碌，國家多次調控都未見起色，說實話，房地產還真是一個可以賺大錢的項目。　　不過既然唐天浩已經投身房地產行業，唐昱也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唐昱笑了笑，“二叔你誤會了，我怎麼會和你搶飯碗呢。”　　“吁，不是就好，嚇死我了，以你小子的頭腦，你要是進入房地產，我們這些老傢伙就都沒飯吃了。”唐天浩開玩笑的說道，“不過你究竟是什麼意思，什麼這塊地你要了？”　　“二叔你應該已經知道了，黑水國際那邊已經讓國家收走了，所以我現在又開始着手我手上的這些項目，維科、星耀和鋒行快運，我打算成立一個集團，將手中的這些東西全部整合起來，不過這昱飛集團的手續已經辦的差不多了，人員也在陸續的招攬中，可是卻沒找到一個合適的總部，我今天打電話找二叔來就是為了這件事情，想要二叔幫我找個地方，不過剛剛聽到二叔你對剛剛的那塊地的描述，我覺得那塊地正好適合昱飛，綿州二環，而且還是高層，在沒有比這更好的位置了。”唐昱笑着解釋道。　　“呵呵，你小子，這生意都算計到你二叔的頭上了，你可知道這個項目值多少么？告訴你，最少一兩個億，小子，你真的打算出這麼多錢要了這個項目？”　　“一兩個億？”唐昱沉吟了一下，說實話，唐昱知道這一兩個億並不是唐天浩誇口，甚至已經是唐天浩給唐昱打了這個之後的價格，不過要唐昱在短時間中拿出一兩個億，還真是有些困難，“嗯，行，一兩個億就一兩個億，不過二叔啊，你能不能通融一下，分期付款，你要讓我一下子拿出這麼多來，我還真就拿不出來。”　　“呵呵，你小子，你以為你二叔會真管你要這一兩個億？”唐天浩笑着搖了搖頭。　　“啊，難道二叔你打算送給我？這怎麼好意思啊。”唐昱雖然口中說著不好意思，可臉上卻笑開了花，沒有一點不好意思的樣子。　　“臭小子，你想什麼呢，真是美得你，你以為你二叔我的錢是大風刮來的啊。”唐天浩被唐昱的表情逗樂了，抬手拍了一下唐昱的腦袋。　　“啊，不是白送，還是要錢？”唐昱一愣。　　“不要錢。”唐天浩笑着搖了搖頭，就在唐昱準備開口詢問的時候，唐天浩繼續說道，“你不是要成立集團么，我這個項目送給你，就算入股了，多了我也不要，我就要你昱飛集團的百分之十的股份怎麼樣，而且施工隊什麼的我都負責，我直接給你蓋好了再送你，你看怎麼樣？”　　還沒等唐昱表態，唐天浩一拍桌子，“再不這樣吧，我把我整個綠都給合進你昱飛里，你給我百分之十的股份就行，你看怎麼樣？”　　這話如果其他人聽到，肯定以為這唐天浩瘋了，現在的綠都正值上升階段，就算不計算它的升值空間，現在的綠都的資產也值個七八億，七八億資產就換昱飛的百分之十的股份，這事怎麼看，怎麼都是唐天浩賠了。　　然而唐天浩心裏卻有着他的小九九，與昱飛集團相比，唐天浩更看重的是唐昱的這個人，這幾年的相處中，讓唐天浩充分的認識到一點，唐昱的腦袋他不是人的腦袋，汗，應該說是不是普通人的腦袋，唐天浩都不知道唐昱的腦袋是什麼構成的，裏面究竟裝了什麼，不過每一次從唐昱腦中崩出的想法或者點子，都是足以改變一個集團企業的金點子，每一個點子的價值都不止一億。　　如果沒有唐昱時常的提點，自己現在的綠都根本發展不到現在這種程度，恐怕早就在海南的地產泡沫中破碎了，如果沒有唐昱的點子，唐天浩根本就不可能運用商品房銷售模式讓綠都發展起來，如果沒有唐昱的點子，綠都根本不可能是當初萬建的對手，更不可能最後把萬建吞併。　　綠都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可以說是唐昱用他腦中的金點子給堆起來，唐昱的幾個點子，就讓當初一個只能在東陵市承包一些邊角余料工程的綠都發展到現在這種規模，足可以看出唐昱的商業天賦。　　所以說，唐天浩認為自己的綠都換區昱飛百分之十的股份，還是很中肯的，從某方面說，興許唐天浩還賺了呢。　　聽了唐天浩的話唐昱不禁一愣，隨後便開心的笑了起來，“二叔說的可是真的，你真的打算將綠都合進昱飛？”　　“那還有假？只要你點頭同意，我明天就去工商局辦理手續去。”唐天浩笑着說道。　　“同意、同意，怎麼會不同意呢。”唐昱開心的說道。　　唐昱之所以如此高興，不是因為綠都現在的十幾億資產，而是他知道綠都的發展潛力和升值空間，如果運作的好的話，綠都完全可以成為以後昱飛旗下最主要的盈利工具，當然，前提是運作的好的話。　　對於唐天浩提出來的那百分之十的股份，唐昱沒有提出什麼異議，百分之十就百分之十，這個價格還算公道，唐昱並不認為自己賺到了，當然，也不虧。　　“哈哈，那好，這事就這麼定下來了。”唐天浩一拍桌子笑道。　　“嗯行，如果二叔你着急合過來的話，明天去百佳找方建銘，具體事宜你和他商量就行。”　　“嗯，好的。”唐天浩點了點頭。　　從愷撒皇宮出來，和唐天浩分開后，唐昱給方建銘打了個電話，和他說了綠都的事後，有詢問了一句關於募捐物資和昱飛基金成立的事情，在得知一切都很順利之後，才掛了電話。　　唐昱現在手裡面的事業基本上都上了正軌了，昱飛集團正在籌建，註冊已經快結束了，之後便是資產整合，將星耀、維科、鋒行還有剛剛和二叔達成意向的綠都，將這些公司整合到一起后，唐昱就可以繼續歇息一段時間了。　　唐昱這邊剛撂下電話，電話便又響了起來，“老闆你好，我是周鐵斌。”　　電話那頭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　　這個周鐵斌是以前黑水集團的人，外號班長，曾經是中央警衛團少校連長，也是唐昱的保鏢。　　唐昱雖然已經和黑水國際脫離了關係，管理權讓國家收走了，不過身邊卻還有幾個保鏢一直跟着他，怎麼說唐昱現在也是擁有幾十億身價的富豪，人身安全總是要注意一些的，只不過這段時間唐昱要上學，便將這幾個保鏢安排在賓館中住下了，總不能上學都帶着保鏢吧。　　“哦，班長啊，有事么？”唐昱輕聲道。　　“老闆，你看我們是你的保鏢，卻整天呆在賓館，是不是有些不合適啊，這萬一您要是出了什麼事情的話，我們也來不及趕過去啊，你看我們是不是從明天開始，就到你身邊保護你啊。”班長沉聲道。　　唐昱聽后，苦笑了一下，“班長，並不是我不注重自己的安全，可是還真的有些不方便，我現在每天放學，總不能天天帶着你去課堂上課吧，我可不想那麼高調。”　　“老闆，這點你可以放心，你上課的時候我們可以在車上等你，你放學我們可以充當你的司機，我們保證不影響您的正常生活，鐵虎大肚他們這幾天都和我埋怨好多次了，如果每天都要在這賓館中獃著，那我們可就回去了。”班長道。　　“好吧好吧，只是這樣你們可是會很辛苦的。”唐昱苦笑着答應道。　　“我們就是干這個的，沒什麼辛苦不辛苦的，既然老闆答應了，那我們明天就去你家門口接你。”班長道。　　“好吧。”唐昱點頭答應。　　放下電話后，唐昱苦笑連連。　　不過如果讓他們回去的話，唐昱還真舍不得，班長和他的四個兄弟，可以說是黑水國際最精銳的保鏢，當了一回黑水國際的老闆，他們應該算是唐昱唯一的收穫了。　　回到家洗了個澡，之後有自己做了點吃的，吃完后，唐昱就上床睡覺了，今天恐怕是唐昱這些日子睡的最早的了。　　第二天，唐昱起來簡單的吃了點早飯後，出門準備上學，剛走到身前，正準備打開車門呢，車門邊自己忽然開了，五個漢子從車中下來。　　“啊，你們、你們、你們什麼時候來的？”唐昱驚愕的問道。　　這五人不是別人，正是唐昱的那五個保鏢，黑頭黑面穿着綠軍裝的班長周鐵斌，滿臉鬍渣的鐵虎，瘦瘦的高個子，滿臉陰霾手指修長的軍佬，看起來和和氣氣的胖子大肚，不苟言笑滿臉煞氣的獵刀和臉上有道刀疤的栓子。　　“昨天晚上十二點鐘我們就來了，我答應過你，今天來保護你，所以十二點剛一過，我們就到這裏了。”班長沉聲說道。　　唐昱知道這個班長一項守時，可卻也沒想到竟然對時間如此的一絲不苟，昨天打電話說要他們今天過來，他們竟然真的今天剛一到，就來了。　　“額，那你們怎麼進我的車的。”自己的車可是上鎖了的，他們沒有鑰匙，難不成是給撬開的？說著，唐昱還掃了一眼車門把手處，沒有毀壞的痕迹啊。　　“軍佬是撬鎖的好手，別說是這車門，就算是保險櫃，只要給他時間，他也能給你搞開。”班長說道。

# 第六百三十三章 巨獸崛起

　　唐天鴻和張雅惠是周五那天來的省城，是唐昱讓軍佬開車將二老接來的。　　二老拿的東西倒不多，只拿了一些衣服和生活用品，唐昱這邊什麼都不缺，所以那些彩電冰箱等大件也就沒有搬過來。　　“爸媽，來，進來。”唐昱看着二老從車上走下來，立刻笑着迎了上去，從唐天鴻手中接過那個旅行袋。　　張雅惠下車后四處張望了一下，“呵呵，小昱啊，你這的環境不錯啊。”　　這幽林家園是綿州的高檔小區，住的都是有錢人，這綠化和環境衛生，自然搞的不錯。　　“呵呵，爸媽，進屋再說吧。”說著，唐昱提着那個旅行袋上了樓。　　唐昱家住在三樓，房子很大，有一百四十多平，這麼大的房子，就算再九八年的時候，也值個幾十萬，由此可見當初找唐昱辦事的那個房地產商的確很大方。　　張雅惠進屋后，便在屋中逛了起來，口中不斷稱讚着，眼神里全是滿意之色。　　“小昱啊，你這房子不錯啊。”唐天鴻也笑着點了點頭。　　“還可以吧，以後爸媽你們就住在這裏吧，你們在省城，我以後見你們也就方便多了，老爸老媽，你們以後也不用再找工作了，小區里有個休閑會所，你們無聊的時候可以去哪裡下下棋唱唱歌扭扭秧歌。”唐昱將那個旅行袋放進主卧後走出來笑着說道。　　“你老爸我又不是七老八十的老頭子了，還不至於這麼早就退休養老吧。”唐天鴻笑着說道。　　“我又沒說你們老，你們哪裡老了，我只是想讓你們歇歇，忙活了大半輩子了，是該休息一下的時候了。”唐昱跑到廚房，從櫥櫃中拿出了一盒他上次從北京趙老那裡拿回來的貢品龍井，“來，老爸，你嘗嘗這茶怎麼樣？”　　唐昱將那茶恭弘=叶 恭弘遞到唐天鴻手中后，又返回廚房找出了一套茶具，拎着一壺熱水走了出來。　　唐天鴻打開茶盒，輕輕的問了問，“哇，不錯啊，貢品龍井。”　　“老爸你喝過？”見唐天鴻沒喝呢，聞就聞出來了，唐昱不禁問了一句。　　“喝過，那次在你乾爸那喝了一小杯，他還特意拿出來那茶恭弘=叶 恭弘和我顯擺呢。”唐天鴻迫不及待的從唐昱手中接過茶具和開水，自顧自的泡起茶來。　　十分鐘后，這茶才泡好，這功夫茶的確是費時間。　　唐天鴻端起一小杯，先是在放到鼻間聞了聞，享受似的比起了眼睛，良久才睜開眼睛淺淺的抿了一口。　　“好茶啊，真是好茶。”唐天鴻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后說道。　　唐昱對茶的研究不是很深，不過卻也品的出來這茶的妙處，聽了唐天鴻的話，唐昱笑着說道，“呵呵，好茶老爸就慢慢喝，趙老給了我不少呢，夠你和一段日子了。”　　“好好好。”唐天鴻不斷地點頭。　　下午，張雅惠和唐天鴻休息了一會兒后，唐昱便拉着二老到小區內的一家飯店吃了這在綿州的第一頓團圓飯。　　生活在繼續，老爸老媽的到來讓唐昱感受到了家的溫馨，每天早上一家三口相聚餐桌前是唐昱最美好的一段時間，晚上回來會有人問你一聲累不累、會有人給你端上熱乎的飯菜，會有人給你熱好洗澡水，或許，這一切就是家的意義。　　……　　唐昱從教學樓中走出來，走上寶馬車，對身旁開車的班長說道，“去陸軍總院。”　　方家老爺子要見見自己。　　在醫院門口，唐昱讓班長停下車，自己下車買了一些水果和一個花籃，雖然知道老爺子肯定不缺這些東西，不過空手過去總不是很好看，還是那些東西充充門面而已。　　“呵呵，方爺爺，最近感覺怎麼樣了？”唐昱拎着花籃和水果走近了病房，將東西放在老爺子病床旁的一個小柜子上面，笑着問道。　　“呵呵，唐小友來了，老夫命大，還沒那麼容易死呢。”很顯然，經過這段時間的療養，方博臻的身體已經有了明顯的好轉，“來，小友坐。”方博臻指着不遠處的一把椅子說道。　　房間中除了方博臻之外，方建銘也在，見唐昱進來后，方建銘點頭示意了一下后，走出了病房，看來是方博臻有什麼話要和自己說。　　“方爺爺，您就別小友小友的叫我了，叫我唐昱或者小昱就行，您小友小友的叫我，反倒讓我很不自在。”唐昱笑着說道。　　“好，那我就倚老賣老一回，叫你小昱了。”方博臻爽朗的笑了一聲后，說道，“首先，老夫先要在這感謝小昱你幫我處理了方家的那兩個不肖子孫，有這樣的兒子和孫子，老夫我都感到丟人。”方博臻搖頭嘆息了一聲。　　“方爺爺說的這是哪裡的話啊，只要方爺爺不怪罪我就行。”的確，畢竟人家血濃於水，唐昱這個外人插手人家家裡事，總是有些不妥的。　　“怎麼會，老夫可不是那種小心眼的人。”方博臻搖頭道，“今天找小昱你來，除了要感謝你幫我方家除掉這兩個蛀蟲之外，還想和小友你商量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方爺爺你直說。”唐昱點頭道。　　“小昱，我想把寶之源併入昱飛。”方博臻慢悠悠的說道。　　“寶之源併入昱飛？”唐昱皺起了眉頭，倒不是唐昱為難，寶之源併入昱飛這本是一件好事，不過唐昱卻在考慮方老爺子會要多少股份，如果方老爺子把寶之源併入昱飛，同時要佔股很多的話，唐昱根本不會答應，“那不知方爺爺打算要多少股份呢？”　　在方博臻這種老狐狸面前，唐昱也不想拐什麼彎子，直接問出來最省事。　　“老夫不多要，只要百分之十五的股份，小昱，你看怎麼樣？”方博臻說道。　　百分之十五的股份還算公道，從表面上看，寶之源家大業大，換取百分之二十以上才合理，百分之十五唐昱已經很佔便宜了。　　按照方老爺子之前的想法，也的確是想用寶之源換區昱飛百分之二十以上的股份，不過昨天方建銘過來和自己說，擁有近十億資產的綠都，併入昱飛后，竟然只換取了百分之十的股份，寶之源雖然比綠都要雄厚一些，可卻也只是一些而已，既然綠都也只換取百分之十，那麼寶之源就再加一點，要了百分之十五的股份。　　看出了唐昱眼中的遲疑，方博臻又說了一句，“這百分之十五老夫我一份不要，全部轉到建銘的名下。”　　方博臻知道唐昱和方建銘的關係，把這百分之十五轉到方建銘的名下，也更能讓唐昱接受。　　“嗯，那好吧，百分之十五就百分之十五。”唐昱點了點頭，“方爺爺，這些事情你不用操心的，方哥都能辦好的，你現在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養好身體。”　　“不操心、不操心了，兒孫自有兒孫福，現在我把方家都交給建銘了，建銘這孩子是我看着長大的，成熟穩重，相信他能帶着方家走出困境，而我呢，好好的享幾年清福也就算了，這把老骨頭也動彈不了了。”方博臻那滿是滄桑的眼中流露出幾許疲憊，自己這一輩子已經夠累的了，壯年時為國家操心，整日整夜忙在案牘之間，退下來了卻又為二女操心，為整個方家的發展操心，可到頭來卻換來這麼一個兒孫弒父的結局，方博臻的心累了，也涼了。　　“那好，方爺爺你先休息着，我就先回去了。”唐昱嘆了口氣道，他多少能體會一點方博臻的心情。　　走出病房，就看到方建勛靠在走廊上抽着煙。　　“方哥，老爺子和我談的事情你都知道吧。”唐昱問了一句。　　“嗯，你來之前老爺子還徵求過我的意見。”方建銘點了點頭。　　“那就好，我也就不和你重複了，合併寶之源的具體事情你來做，把各項手續都辦好后，你給我打電話，我來簽字。”唐昱是昱飛的董事長，同時也是法人，有些事情必須要通過他的點頭簽字才做效。　　“嗯，好的。”方建銘點頭。　　“還有就是那些救災物資的事情，現在已經六月初了，梅雨期將近，一定要盡可能多的囤積物資，我要用昱飛基金打響昱飛集團的第一炮。”唐昱囑咐道。　　“嗯，已經準備得差不多了，二百萬的物資雖然不少，不過因為咱們籌集的早，所以已經很順利的籌集完了。”　　“那就好，好了，你就先在這裏照顧老爺子吧，我先回去了。”聽了方建銘的話，唐昱點了點頭，轉身離開了醫院。　　現在的昱飛可以說剛剛籌建起來，就已經展現出一個商業龐然巨獸的姿態，維科、星耀、鋒行再加上二叔的綠都、方家的寶之源和之後即將創建起來的酷購網，一個龐大的集團已經崛起，唐昱相信當昱飛正式出現在世人眼前的時候，一定會引起商界的一陣轟動。　　想到酷購網，唐昱這才想起來似乎很長時間沒有詢問過這事了，前幾天聽說小叔回北京了，不知道進展怎麼樣。　　念及到此，唐昱拿出手機給唐天宇撥了個電話，“喂，小叔啊，你怎麼回北京了呢？”唐昱笑着問道。　　“你又不給我調撥人手，我不回北京單靠自己設計網站，那得弄到猴年馬月啊，我現在和幾個同學一起在弄呢。”唐天宇苦笑道。　　“進展如何啊？”這才是唐昱關心的。　　“嗯，還算順利，相信再有半個月就差不多了。”唐天宇答道。　　“那好，酷購網那邊就交給你了，網站設計完之後，你就回來，最好還能給我帶回來幾個你的同學，你也知道，我這裏最缺乏電腦方面的人，如果你以後想輕鬆輕鬆，你就多帶回來了幾個幫手吧，哈哈。”唐昱這挖牆腳的事情竟然說的這樣理直氣壯，讓電話那頭的唐天宇大感無語。　　“只要你給的待遇優厚，我相信我這還是有不少人願意過去的。”唐天宇點頭道。　　“沒問題，只要是有真本事的人，我都要，現在這個年代，就是靠本事吃飯，你有多大的本事，我就給你多雄厚的待遇，小叔，你放心的招人吧，只要是人才，我這裏都要。”唐昱這話說的很大氣，不過他卻有這種資格說這種大氣的話。　　“好，有你這句話就行。”

# 第六百三十四章 洪水中崛起的昱飛

　　洪水如約而至，來的異常兇猛，一直被中華兒女視作母親的長江頃刻之間一反慈母姿態，化身為洪荒巨獸，不斷地吞噬着兩岸人民的生命財產。　　無數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水火無情，直到此刻，許多人才真正的理解這句話的含義，在面對滔天的洪水之際，人們忽然感覺到自己的力量是多麼渺小。　　然而，就這樣一個個渺小的力量，卻組建成一堵鋼鐵長城。　　千里長堤，軍旗招展。每一面獵獵飄揚的戰旗，都濃縮着一支支英雄部隊的光榮歷史，戰爭年代它們曾經插上敵人的陣地，奪取一次又一次血戰的勝利；如今，他們又成為千里長堤上的一抹抹最亮麗的風景、一道道最響亮的無聲號令、一面面最震撼人心的鮮艷紅旗。　　點點迷彩，匯成綠色的海洋，當洪水帶來的滅頂之災襲向災區人民時，他們首先看到的是身穿迷彩的解放軍戰士，是他們，在洪水面前用血肉之軀築起了鋼鐵長城。洪水無情人有情，點點迷彩為洪水中的人民群眾帶來生的希望。　　在這些“新時期最可愛的人”中間，許多戰士都是十八九歲的獨生子女，平時在家裡都是“重點保護對象”。但是，在抗洪搶險的第一線，他們個個都是鐵打的英雄漢，都是人民的保護神，都是洪水中生的希望。　　在抗洪搶險最緊張的關頭，無論你走到哪裡，都會看到解放軍戰士的身影，聽到他們的豪言壯語，“誓與大堤共存亡”、“人在堤在，水長堤高”、“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在這場南北兩線同時進行的抗洪大戰中，全軍和武警部隊通力協作，並肩作戰，譜寫了一曲諸軍兵種大會戰的抗天歌。空軍航空兵出動飛機上千架次，源源不斷地將抗洪大軍和物資器材投送到抗洪一線；海軍潜水兵在長江和松花江冒着生命危險，進行水下探摸和攝像，海軍航空兵配合地方水利部門進行航空遙測，為抗洪指揮部提供準確的資料；陸航出動幾十架直升機，及時進行空中偵察指揮，投送搶險救災物資，解救被困人員；舟橋部隊出動近千艘舟艇，救群眾，運物資；通信兵部隊先後為抗洪部隊調用長途電路251部，架設程控電話2588部，配發移動電話1358部，做到抗洪部隊戰鬥到哪裡，通信就開通到哪裡。　　經過兩個多月的頑強拼搏，廣大軍民戰勝了一次又一次洪峰，成功地保住了大江大河大湖干堤的安全，保住了重要城市的安全，保住了重要鐵路幹線的安全，保護了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從全局上看，全國抗洪搶險鬥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偉大勝利。　　縱使是已經經歷過一次，再次看到那些一幕幕感人的情景，唐昱依舊心潮澎湃，或許只有到了這樣的危亡時刻，才能看出解放軍是多麼可愛。　　這次的大洪水狂暴兇惡，可造成的損失與歷史上的一些洪澇災害相比，減少太多了。1931年，長江發生全流域大水，長江干堤決口350多處，武漢三鎮被淹3個多月，沿江平原、洞庭湖區和鄱陽湖區大部被淹，死亡14萬多人，到處是衷鴻遍野、民不聊生。1998年長江再次發生全流域的大水，大部分江段水位超過了1931年，但損失卻要小得多。萬里江堤巍然屹立，沿江城市秩序井然，人民群眾安居樂業。這就形成了鮮明的歷史對照。　　在黨中央國務院等領導人的正確決策下，在全體軍民共同團結努力下，九八年洪水算是有驚無險的熬過去了。　　這次歷經三個多月的特大洪澇災害出了帶走數千人的生命和幾千億的人民財產之外，留下的是溫情，在抗洪救災中，湧現出來無數人民英雄。　　八月末，在洪澇災害最為嚴重的時候，唐昱以昱飛集團的名義，通過昱飛基金將他事先準備的二百萬物資全部運送到受災區域，同時，他的鋒行快運也全負荷運轉起來，免費充當搬運工，將社會各界的救災物資運送到受災區域。　　在將那二百萬救災物資運送到受災前線之後，唐昱又再次拿出八百萬資金，捐獻給受災民眾，這八百萬是唐昱的臨時起意，雖然再受災前，唐昱也有再追加資金的念頭，可是當時因為昱飛剛剛起步，集團的資金還很緊張，不過在經過了這兩個月的磨合，同時由於綠都、寶之源的加入，讓昱飛的資金鏈條充裕了起來，這才再次追加了這八百萬。　　算上那二百萬的物資，前後一千萬的捐獻，立刻引起了全國人民的關注，在救災之餘，數家媒體前來綿州，想要獲取昱飛集團的第一手資料，就連央視也派了記者過來，昱飛集團的募捐已經成為了商業上的一個表率，怎能不讓各大媒體關注，為了鼓舞其他企事業籌款募捐，各大媒體對昱飛集團做了大幅度的報道，幾乎是一夜之間，昱飛集團董事長唐昱便成為了各大電視媒體網絡報紙的紅人，而他的昱飛集團也一瞬間家喻戶曉起來。　　商界這時才赫然發現，在不知不覺間，一個商業巨獸已然崛起。　　就在唐昱捐出八百萬的第二天，唐昱接到了北京趙老的電話，“呵呵，小子，這次乾的不錯啊，你這次捐款起了不小的帶頭作用，減輕了國家不小的財政壓力，最高首長知道后，還專門讓我給你打個電話，要謝你一句呢。”　　“趙老啊，您說的這是哪裡的話啊，您幫我轉告一聲首長，告訴他說，這是我應該做的。”唐昱輕聲道。　　“呵呵，你小子啊，得了便宜還賣乖，你的這次捐款引起了媒體這麼大的關注，恐怕這些免費廣告給你帶來的效益早就已經超出了你的付出吧，小子，有這麼小的代價卻換取了全國的各大媒體的關注，你小子這手玩的挺漂亮啊。”唐昱所做的這些又怎能瞞得過趙老這個久經世故老狐狸呢，一眼便被戳穿了。　　“嘿嘿。”唐昱摸了摸鼻子笑了起來。　　“不過雖然你小子的這次捐款目的不純，不過還是要謝謝你，而且你的鋒行快運在這次洪災當中，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減輕了我軍很大的運輸方面的壓力，呵呵，小子，老夫沒看錯你，有機會的話，來北京一趟，老夫請你喝茶下棋。”能讓趙老說出這番話的人，恐怕整个中國也找不出幾個了，為此，唐昱還真應該引以為豪。　　在和趙老通過話之後，房門被敲響了，一個二十歲左右的穿着一身職業裝束的女人走了進來，這人是唐昱的秘書，叫張燕，是宋宛如安排到他身邊的，唐昱一直在猜測，這宛如姐究竟啥意思呢，安排了這麼一個貌美的秘書，難道在測試我的忍耐程度？　　張燕進來后，輕聲說道，“董事長，鳳凰衛視的人已經在會客室里等了一段時間了，您看您是不是要去看看？”　　唐昱苦笑着起身，整理了一下西服，擺正了領帶，“走吧，隨我去看看。”　　像這樣的記者採訪，唐昱這段時間已經不知道經歷過多少次了，他甚至連那些記者要問是什麼都已經背的滾瓜爛熟了，唉，這個利用媒體炒作昱飛的注意雖好，可就是累了點，剛開始幾天，唐昱幾乎叫不離地，剛剛接受完這個衛視記者的採訪，就要跑到另外一個記者身前裝象，可是累煞他也。　　擦了擦額頭上的話，唐昱應付了那鳳凰衛視記者之後，從會客室中走了出來，對旁邊的張燕說道，“你去召集所有集團領導，到會議室開個會。”　　“好的董事長。”張燕點了點頭，款步走了出去。　　要說這個張燕的相貌，絕對算得上是美女，面目清秀，皮膚白皙，再加上一身職業裝扮，的確很吸引異性，不過唐昱卻從來沒動過那方面的心思，經歷過一世的他很清楚，這種辦公室戀情，特別是這種上下屬關係的戀情，是最影響領導在員工中的地位的事情，更何況唐昱有了楊涵寧，有了陳怡，甚至神韻那小妮子等眾多美女，和這些美女的形貌相比，這個張燕的長相就相形見絀了。　　很快，所有人便都已經集結到會議室里了。　　唐昱慢慢的走近會議室，大大方方的坐在了首席的位置上。　　“今天召集大家過來，是想對這段時間咱們昱飛的發展做一次總結，同時也確立一下各個部門下一步的目標。”唐昱淡淡的開口道。　　此時的唐昱身上瀰漫的一股幹練、一股上位者的氣勢，在這種氣勢的籠罩下，所有人都忽視了他的年齡。　　“首現，說一下VCD的發展。”說完，唐昱看向周曉虹，“周經理，你介紹一下吧。”　　周曉虹點了點頭，翻開身前的一個文件夾，“維科併入昱飛后，大力尋找合作商，致使維科的產能一下子翻了數倍，從六月份到現在，維科的VCD已經賣出將近二百萬台，這三個月的成績相當於今年前半年銷售的總和，累積創造產值近十億元，其中出口量佔總份額的三分之一。”　　聽到周曉虹的介紹，所有人都不由得倒吸一口涼氣，三個月內，創造出近十億的產值，這是什麼感念。　　而在場只有唐昱沒有感到驚訝，在他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VCD市場被壓抑了這麼長時間，累積爆發出來的力量驚人也無可厚非，而且在前段時間唐昱已經得到了香江盜版碟片爆發的消息，有了片源，這VCD市場想不紅火也不行啊。　　唐昱記得前一世VCD市場的產值數據，從1993年至1996年，短短几年的時間，VCD的社會消費總量就達到達2000萬～3000萬台左右，產業工業年產值也達到100億元以上。從這數據中不難看出，VCD市場還有升職的空間。　　聽了周曉虹的介紹，唐昱點了點頭，把話頭接了過來，“嗯，維科這段時間的銷售情況不錯。”　　其他人聽了唐昱的話，唯有苦笑，這豈是不錯啊，這簡直是驚人，而此時，方建銘、宋宛如和唐天浩等人才知道當初唐昱究竟為什麼要花費那麼大的氣力把VCD項目從現代集團的手中拿到，又為什麼花費那麼大的氣力和資金研發，誰曾想到，這VCD爆發出來的利潤竟然如此驚人，恐怕其研發創世人姜萬勐也不會想到會有今天這樣的局面。

# 第六百三十五章 昱飛各部門的發展與展望

　　VCD出口產值佔總產值的三位之一，這其中方建銘的老爸海關總署副署長的方卓群幫了不少忙，很多手續很容易的辦了下來。　　在九七九八年這樣的金融危急時期，維科的VCD能創造出這樣的產值，不得不說是一個奇迹。　　聽完周曉虹的彙報，唐昱笑着點了點頭，“VCD市場的爆發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能創造出如此大的產值也非意外，這種趨勢恐怕還會維持一段時間，現在維科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擴大產能，VCD市場還沒有進入飽和階段，所有我們要盡可能的佔據市場份額。”　　周曉虹點了點頭，這幾個月的時間，她幾乎每天都活在驚喜之中，VCD市場如此火爆，就連她自己也始料未及，如果不是之前唐昱讓她放開專利，尋找更多的合作商，增加產能，恐怕如今也不會有這麼大的利潤。　　囑咐完周曉虹之後，唐昱又看向姜萬勐，“姜經理，你們科研部這段時間也要加緊步伐，將VCD升級，电子產品更新換代頻繁，我不想你們的腳步停滯，我聽說國外已經壓制出來一種VCD的升級版，我想你們也要儘快的將這個DVD給弄出來，研究經費方面不用你們操心，我會盡可能的支持你們，初步階段會調撥兩千萬給你們科研部以供研究，不夠的話你在管我要，我要你們用最快的速度將那個DVD研究出來。”　　姜萬勐沉吟了一下，點了點頭，任務雖然艱巨，不過只要資金充足的話，很多地方會大大的節省時間。　　“下面由服裝部經理解夢姬來介紹一下這段時間星耀的發展銷售情況。”說著，唐昱又看向謝夢姬。　　解夢姬點了點頭，翻開了身前的文件夾，“從五月末星耀併入昱飛之後，星耀又再次引進了五百台縫紉器材，員工由之前的三千餘人增至三千五百人，產能也進一步提升，同時也擴大了青海、內蒙、甘肅等地市場，基本上除了西藏外每個省、直轄市，自治區都有了我們的代理商，從六月初到現在，星耀共銷售近五百萬件，產值兩億五千萬，相比於上個季度，銷售額環比增當百分之十，其中，出口份額佔總份額的百分之十。”說完，謝夢姬合上了手中的文件夾，“星耀的近況就這些，董事長。”　　唐昱點了點頭，“星耀已經進入了平緩的發展階段，因為服裝行業的特殊性，市場已經完全飽和，你們以後首要的目標將不是國內市場，而應該是國外市場，同維科一樣，你們星耀服裝也要有自己的研發部門，我記得你們之前有一個服裝設計的團隊，不過僅憑那些人是遠遠不夠的，你們要把你的那個設計團隊儘快的擴充起來，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聘請國外的知名設計師，來幫你設計服裝，要記住，服裝是引領社會時尚的風向標，一定不要墨守陳規，一成不變，只有改變才能發展，至於其中需要的費用，你們會後可以諮詢財務部經理。”　　解夢姬點了點頭，她也知道星耀進入了一個瓶頸，在國內的市場發展陷入僵持階段，想要突破這個瓶頸，只有另外開闢市場，也就是進一步打開國外的市場，國外市場與中國市場有很大的差異，其中最大的差別就是國外服裝更新換代迅速，始終引領時代潮流，也就是說，星耀要想進一步進入國外市場，也一定要跟上潮流步伐，這樣才能在國外的市場站穩腳跟。　　“之後就是網絡部的酷狗，唐經理，還是你來說說吧。”唐昱看向唐天宇，現在是公司管理層大會，雖然大家都知道唐昱和唐天宇的關係，不過為了避嫌，唐昱沒在稱呼唐天宇為小叔，而叫他唐經理，雖然口頭上有些彆扭，不過卻也只能如此，否則就變成家庭宴會了。　　“好的，那我來說說酷購網的進展。”唐天宇點了點頭，翻開文件夾，“酷購網早在六月末正式成立，因為宣傳到位，所以全國有很多家公司企業入住加盟，經過了近一個月的磨合，現在的酷購網已經轉虧為盈，得到了初步的收益，不過想要獲得更大的利益，還要進一步擴大宣傳，招來更多的加盟商。”　　唐昱點了點頭，酷購網能這麼快轉虧為盈已經很不錯了，在九八年，網絡還沒完全普及，對於普通百姓來說，電腦還是奢侈品，到了兩千年以後網絡飛速發展之後，电子商務才徹底興起。　　“不過酷購網已經成為了一個很不錯的銷售平台，星耀有一部分服裝就是通過酷購網銷售出去的。”解夢姬接口道。　　“是啊，VCD和維科彩電也有一部分是通過酷購網銷售出去的。”周曉虹也插了一句嘴。　　“那麼酷購網接下來的任務就是擴大影響，擴大宣傳力度，不單單是酷購網，包括VCD和星耀服裝，也都需要再擴大宣傳，雖然現在昱飛靠着這段時間的媒體關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過新聞畢竟與廣告不同，廣告是滾動播出，而新聞則具有實時性，在抗洪救災過去之後，相信很少有媒體再來關注昱飛了，要想擴大宣傳，還是需要廣告來支撐，至於廣告的策劃，就交給呂經理了。”唐昱看向坐在最下首的那個戴着金絲眼睛的男人，這個市場部經理叫呂俊東，是宋宛如經過了千挑萬選，才從近百人中挑選出來的。　　宋宛如這個人事部經理還是盡職盡責的，在唐昱將人事部交給她的第二天，她便發布招聘廣告，短短一個月的時間，便將昱飛的所有管理層補充完畢，其招聘人員的質量也是肯定的，身為美國芝加哥大學金融管理系的碩士，宋宛如自然有其獨到的眼光。　　“至於鋒行快運，也不用多說，這段時間鋒行快運一直致力於運輸救災物資，雖然沒有盈利，不過卻給咱們集團營造了一個很正面的形象，在抗洪救災之後，這個鋒行快運就歸屬於網絡部，這鋒行快運可以說是酷購網的基礎，有了它的支持，酷購網才能正常運轉。”唐昱看向小叔唐天宇。　　唐天宇點了點頭表示知道。　　“下面就有請方經理介紹一下寶之源，因為寶之源之前是方氏企業，所以具體的經營項目大家還都不太清楚，方經理你就給大家介紹一下，同時也說一說這段時間寶之源的經營情況。”唐昱看向方建銘。　　“好，那我就先給大家介紹一下寶之源。”方建銘點了點頭，“寶之源總體來說是一個飲料製品的品牌，它主要的經營項目有寶之源綠茶、寶之源功能飲料等項目，不過在其他行業寶之源也有涉足，早年投身過房地產，不過自海南房地產泡沫之後，便從房地產行業裏面退出來了，同時寶之源還經營一家四星級飯店和一個私人會所。”方建銘簡單的介紹了一遍寶之源。　　“飯店？我怎麼沒聽說過？”寶之源有飯店唐昱還是頭一次聽說，倒是私人會所唐昱有印象，這個提議還是當初唐昱給方建銘提出來的呢。　　“你又沒問過我，寶之源的飯間名叫客來居，就在綿州市中心世紀廣場不遠的地方。”方建銘笑着說道。　　“方家的客來居我倒是知道，建銘早年還請我去哪裡吃過幾頓飯呢。”唐天浩笑着說道。　　“呵呵，四星級飯店，有時間我可要去搓一頓。”唐昱笑着說道。　　“你現在已經是客來居了老闆了，想去誰是都可以去，而且還沒人敢收你的錢，哈哈。”方建銘大笑了一聲后，繼續說道，“其實寶之源在一年前還涉足很多行業，包括电子產品、甚至醫藥產品、服裝等行業，不過最近這半年來因為方家出了點情況，寶之源的資金鏈條也出現了緊張的狀況，所以才拋棄了一些東西，將回收回來的資產用於鞏固維持寶之源這幾項業務。”方建銘雖然沒有隻說方家出現了什麼情況，不過唐昱猜也能猜出來，恐怕和方荀、方建勛這對廢柴父子脫不了干係，這對父子差點將方家十幾億的資產敗光。　　“至於寶之源在併入昱飛之後的經營狀況，雖然有些改善，卻依舊不是很可觀，從六月份到現在，寶之源的總盈利額不足五千萬。”說到這方建銘不由得有些羞愧，和VCD和星耀服裝相比，他這寶之源的利潤還真小了些。　　“五千萬？也不錯，寶之源的綠茶和那功能飲料還是有潛力的，只不過還沒宣傳到位，在加大廣告宣傳力度的同時，也可以適當的增加一些營銷策略。”唐昱看着方建銘說道，唐昱可是知道綠茶的發展潛力，上一世，統一、娃哈哈等企業靠着綠茶這種飲料，可是賺了個盆滿缽溢，綠茶的市場還是很大的。　　“營銷策略？唐董，你能不能說明白一點。”方建銘激動的看着唐昱，他可是知道唐昱腦子里裝的都是什麼，那可都是足以令一個企業死而復生的金點子。　　“你可以搞一些有獎活動，可以在瓶身上或者瓶蓋處打上一些獎勵，這樣就可以吸引更多人的眼光。”唐昱笑着說道。　　“啊，這個辦法好啊，如果是我的話，同樣的產品同樣的價格，我當然會買那種有獎的了。”唐天浩點頭肯定了唐昱一件。　　“在初期，你可以將中獎率放大一些，把中獎率定位百分之二十或者百分之三十，雖然你的利益可能會減少，不過薄利多銷方經理應該明白吧，只要讓更多的人認識寶之源這個品牌，打開寶之源這個市場，前期讓一點利也是無所謂的，等到市場完全打開，寶之源再將中獎率降低或者乾脆取消獎勵制度，這也未嘗不可。”唐昱給方建銘解釋具體的操作流程。　　“哈哈，太好了，就這麼辦，我回去就和下面好好商量一下這件事情，爭取這個月末就將這種營銷策略推展出去。”方建銘笑的嘴咧的大大的。　　唐昱點了點頭，將目光投向唐天浩，“二叔，你那邊怎麼樣了？”　　“這段時間綠都一直在為建造昱飛總部而忙碌着，初期建設已經結束了，預計今年年底就可以竣工，明年初就可以入住，總體運算下來，建造費要花費一個億，至於其他樓盤的銷售情況還不錯，從六月份到現在，已經銷售出去三百餘套房子，盈利三千餘萬元。”唐天浩簡單的說了一下綠都現在的狀況。　　“嗯，現在綠都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儘快把昱飛總部建好，其他工程項目可以在不耽誤昱飛大廈進程的情況下進行。”現在昱飛的總部暫時定在百佳，百佳雖然有這個空間可以容納這麼多人工作，可畢竟還是有很多不便的，還是要儘快的將昱飛大廈完成，搬進昱飛大廈，怎麼說這百佳都不是唐昱一個人的，其中還有很大一部分股份是利嘉誠的，如果是唐昱私人的話，早就合進昱飛了。

# 第六百三十六章 算計小日本

　　“好了，我相信各個部門的接下來的任務你們也都清楚了，如果沒有什麼其他的事情，那麼今天這個會議就暫時開到這。”唐昱站起身來，掃了一眼眾人，見沒人說話，便繼續開口道，“好，那就天就到這，之後的一段時間里我會和楊經理去一趟香江，有什麼事情的話，你們可以自行斟酌解決，如果實在拿不定主意的話，就給我打電話，我估計我的一個月之後才能回來。”　　“小昱，你去香江干什麼啊。”唐天浩張口問道。　　“還能幹什麼，去賺點外快唄。”唐昱神秘的一笑，隨後拍了拍手，好了，大家就散會吧，我們一個月後見。說完，唐昱對楊涵寧招了招手，走出了會議室。　　走出會議室后，唐昱對跟在自己身後的楊涵寧說道，“涵寧姐，之前我讓你辦的那件事情你辦的怎麼樣了？”　　楊涵寧知道唐昱說的是什麼，點了點頭，“嗯，我早在一年前便已經在維爾京群島註冊了一個金鑫基金，總部按照你的吩咐設在香港，同時在維爾京群島、百慕大以及開曼等著名金融離岸中心設立了子公司，投資十億美元，購買了新元、馬幣、泰銖、菲律賓比索等貨幣。”　　唐昱點了點頭。　　身為已經經歷過一世的唐昱，怎能錯過如此良機，早在九七年初，唐昱就命楊涵寧暗中在著名金融離岸中心維爾京群島註冊了一家公司，同時在百慕大、開曼和維爾京等金融離岸中心創建子公司，唐昱利用交叉控股的方式來掌控這些子公司，從表面上看，唐昱和這些公司沒有任何關係。　　初期唐昱投資了十億美元採購心愿、馬幣、泰銖、菲律賓比索等外匯，因為唐昱很早就知道了這些外匯將首現收到亞洲金融風暴的洗禮大跌，而他則可以從中狂撈油水。　　九七年五月到七月唐昱跟隨着索羅斯的量子基金通過基金對沖，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法，菲律賓的金融風暴中賺足了油水。　　到了九七年七月份，唐昱已經拋售掉手中的所有外匯而購進了韓元和日元，這兩個國家將會受到繼東南亞各國之後的第三波金融風暴的洗禮。　　而第二波波及到的則是香港和台灣，不過唐昱知道，因為香港积極採取對策，雖然在這次危急中受創，可還是堅挺住了，在風暴來臨之際，香港特區政府被迫動用外匯儲備基金維持聯繫匯率制。在港幣流量受控，利率大幅上升，各大銀行相繼提高拆放貸利率和短期同業拆借息口后，港元匯率迅速平穩下來。但這次港元保衛戰付出的代價十分沉重。　　而且自九七年之後，香港已經回歸到了中國，唐昱自然不會在自家人身上捅一刀，不但不會，唐昱還打算在隨後的一段日子中，幫助香港的恒生指數恢復呢。　　不過對於日本和韓國，唐昱便不會有絲毫估計。　　先不說中華民族和日本長久以來的民族仇恨，就是這次九八年的洪水，就可以看出日本對中國的態度，九八年中國大洪水國外募捐的款項共十一億元人民幣，其中香港地區捐了六點八億，佔了募捐總額的一半還多，澳門募捐了一點八億，而日本則捐獻了四百五十萬，我日他奶奶的，日本一個國家的捐獻金額還沒到唐昱自己捐獻的一半，在這次金融風暴中，不宰它宰誰，反觀香港澳門，唐昱總結出一句話，還是自家人親啊。　　在第一波的金融風暴中，因為唐昱手中的資金不是很充裕，所以只投了十億美金，回報率在110％左右，這也是當初唐昱手上如此緊張的最根本原因，否則唐昱也不會在大災面前，初期捐款也只是二百萬物資，實在是那時唐昱囊中羞澀啊，隨後寶之源和綠都合進昱飛之後，唐昱才有資金追加八百萬。　　“咱們手裡現在還有多少活動資金。”唐昱回過頭來問道。　　“加上這段時間各個部門的盈利，約有兩億美金。”楊涵寧身為昱飛的財政部經理，對昱飛財政狀況很了解。　　“在公司賬面上留下五千萬活動資金，其他的錢全部購買日元，媽的，我要好好在小日本一次。”唐昱狠狠的說道，“這段時間你要嚴加關注日本韓國股市的動態，稍有波動你就要通知我，我想國際上的那些金融大鱷應該快對日韓下手了，咱們雖然左右不了日韓股市，不過咱們可以跟在那些大鱷身後喝點湯。”唐昱冷笑道。　　“嗯，好的。”楊涵寧點了點頭。　　飛往香江的機票唐昱早在幾天前就買完了，這天下午，出了公司之後，唐昱帶上證件，和楊涵寧直接來到機場，打成當天下午的航班，飛往香江，當然，唐昱的那五個保鏢也隨着唐昱一同飛過來了，這五個人現在就像唐昱的影子一樣，就算唐昱回家睡覺，他們也會守在車中。　　唐昱和楊涵寧到達香江時天色已經黑了，這麼晚了，唐昱也就沒有再給利嘉誠打電話，還是等明天再打吧，所幸直接在離機場最近的一家名叫富豪國際機場的五星級酒店住了下來，雖然貴了點，不過現在的唐昱根本不在乎這點錢。　　自從老爸老媽來到綿州之後，唐昱和楊涵寧已經很少有機會像現在這樣單獨相處了。　　這晚，在進行了一次很浪漫的燭光晚宴之後，兩人便一起睡下了，當然，那些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動是必不可少的，瘋狂亦是不可少的，直到後半夜，兩人才疲憊的享有而眠。　　第二天一早，兩人起來吃過早飯後，唐昱便給利嘉誠打了個電話。　　“呀，老弟，你什麼時候來的香江啊，怎麼也不通知我一聲呢。”聽到唐昱說人在香江，利嘉誠驚喜的問了一句。　　“昨天晚上過來的，因為到的時候已經太晚了，怕打擾老哥你休息，所以也就沒通知你，這不，今天早上起來，就立刻打電話同志老哥你了么。”唐昱笑着答道。　　“老弟你現在哪，我去派車接你。”　　“富豪國際機場酒店。”唐昱簡單的說了一下自己的位置。　　“好的老弟，我現在就派車接你過來，估計二十分鐘左右，車就能到那。”　　撂下電話后，唐昱看着身前如花似玉的嬌容，笑道，“涵寧姐現在是越來越好看了，怎麼看都看不夠，香江是國際知名的購物天堂之一，這次來帶你好好逛逛，喜歡什麼咱就買。”　　“小老公，你就會取笑我，我啊，已經人老珠黃嘍，估計再過幾年你就不喜歡我了。”楊涵寧今年已經二十有七，本是人生中最多彩的時光，可女人就這樣過了二十五，便認為自己老了，經常的長吁短嘆。　　“老婆你說什麼呢，別說你現在是美艷無雙，就算你七老八十的時候，頭髮花白牙齒掉光，我一樣喜歡你。”唐昱收起了臉上的笑容，神情認真的說道。　　對於楊涵寧，唐昱心中的感情很複雜，有情、有愛、有慾望，還有一種其他的感情，楊涵寧可以說是唐昱重生之後，最了解自己的人，上一世見到過楊涵寧的那種悲慘的下場，在被離開法庭被押解到監獄時那無辜絕望的眼神，唐昱至今無法忘卻。　　這一世，唐昱改變了楊涵寧命運，同時帶她走出了那段陰影，重新樹立起來信心，經過數年的培養和磨練，造就了現在女強人一般的楊涵寧，可以說此時楊涵寧的一切都是唐昱給的，楊涵寧的一生也是唐昱造就的，對於楊涵寧，唐昱除了情愛之外，還有一種憐憫、欣慰等複雜的感情，唐昱說不來這種感情的味道，不過他卻知道，唐昱這一生，已經無法離開楊涵寧了，或許從某方面說，唐昱此時對楊涵寧的依賴，大於楊涵寧對唐昱的依賴。　　“你才牙齒掉光呢。”楊涵寧嬌嗔了一句，雖然口中是責怪的話語，眼神中卻是如秋水般的柔情，心中溢滿了幸福甜蜜，那個女人不喜歡自己喜歡的男人誇讚自己呢。　　不到二十分鐘，坐在酒店大廳中的唐昱便通過落地窗看到外面駛過的來兩輛白色的加長版勞斯萊斯，料想應該是利嘉誠到了。　　正如唐昱猜測的那樣，那兩輛勞斯萊斯在酒店門前停了下來，門口的迎賓立刻跑上前去，幫着打開了車門，利嘉誠施施然的从里面走了出來。　　“走吧老婆，接我們的人來了。”唐昱招呼了一聲楊涵寧，率先站起身，迎了出去。　　“哈哈，老哥，你來的可夠快的啊。”唐昱好好一笑，走上前去和利嘉誠握了握手。　　“和老弟你通過電話后，我立刻就趕過來了，走吧老弟，去我那坐坐。”利嘉誠做出了個請的手勢，抬頭間，看到唐昱身後的楊涵寧，眼神驚艷的亮了一下，卻也只是很有禮貌的點了點頭后，將目光收了回來。　　楊涵寧和利嘉誠並不是初見，當初唐昱還掌控黑水國際的時候，曾經帶楊涵寧來過香江。　　雖然和楊涵寧不是初見，可每次見到她，利嘉誠都有一種驚艷的感覺，不過他是那種見過大世面的人，縱然楊涵寧美艷無比，可利嘉誠卻並不會有什麼非分之想。　　唐昱和楊涵寧坐上了利嘉誠的那輛加長版的勞斯萊斯，而唐昱的那五個保鏢則上了後面的那輛車。　　“老哥最近怎麼樣啊？”上車后，唐昱和利嘉誠閑聊起來。　　“老弟那就別取笑老哥我了，這段時間我要是能好才怪呢。”利嘉誠苦笑道。　　這段時間金融危機，香江股市受到了大幅度震蕩，雖然還沒有完全崩潰，可卻也損失慘重，而身為香江首富的利嘉誠，自然首當其沖的受到金融風暴的影響最大。　　“哦對了，老弟你怎麼突然想起來香江來了？”利嘉誠笑着問道。　　“我過來辦點事，同時看看有什麼地方可以幫幫老哥你。”唐昱笑道。　　“哈哈，老弟你要是來幫我，我的壓力恐怕就會減輕好多啊。”唐昱的昱飛集團雖然剛剛崛起，不過利嘉誠卻已經調查的清清楚楚，雖然昱飛集團現在的資產僅有一百多個億，在金融風暴中並不能左右什麼，不過其發展潛力卻是巨大的，尤其是那個VCD項目，就連自己看着都有些眼紅。　　唐昱笑着點了點頭，幫是肯定幫的，不過不是現在，現在唐昱的所有資金可都準備着好好坑小日本呢，等到日本的金融風暴過去，唐昱從中賺足油水后，一定會過來盡可能的給幫着穩定香江的恒生指數的。

# 第六百三十七章 投資海碟

　　“哦對了老哥，麻煩你一件事情。”唐昱抬頭對利嘉誠說道。　　“什麼事，老弟你就直說吧。”利嘉誠爽快的答應了。　　“香江這地界你熟，你想你幫我在這裏找一家不錯的有發展潛力的唱片公司，我要收購一家唱片公司。”唐昱笑着說道，現在暑假，唐昱開學就上大二，而沈芸開學這大三了，音樂是沈芸的愛好，同樣也可以說是夢想，所以唐昱打算給她弄一家唱片公司玩玩。　　“唱片公司？怎麼老弟，你要插足演藝圈？這裏面的水可不淺啊。”利嘉誠聽着一愣，隨後笑着問道，雖然利嘉誠口中說著這裏面的水不淺，不過他卻知道，如果唐昱要真心插手進來，憑藉著唐昱的財力，絕對可以在香江演藝圈站穩腳跟的。　　“也算不上是插手，只不過想搞過來一家玩玩而已。”唐昱道。　　“行，這事交給我，我幫你留意着。”利嘉誠點頭答應，這事對利嘉誠來說，只是張張嘴而已，根本不用他出太大的力。　　“那就謝謝老哥了。”唐昱點了點頭，“好了老哥，我知道你現在忙，也就不打攪你了，雖然來香江這麼多次，卻沒一次好好玩玩的，正好這次有時間，我就休閑一下，出去逛逛，我可聽說香江有很多地方值得一去啊。”　　“是啊，香江好玩的地方多，購物的地方更多，你們對香江不太熟悉，用不用我給你們找個導遊啊，帶你們好好玩幾天。”利嘉誠笑着說道。　　“呵呵，不用麻煩老哥你了。”　　“那好，我就先送你去酒店，有什麼事情的話你就給我打電話。”　　唐昱笑着點了點頭。　　勞斯萊斯在香江著名的皇家太平洋酒店錢停了下來。　　“老弟，有什麼事情的話，可要給我打電話，唉，要不是老哥我這段時間太忙了，就陪你好好逛逛這香江了，老弟，實在對不住啊。”利嘉誠面帶歉意的說道。　　“老哥你說得哪裡話啊，你忙你的去吧，我自己逛逛就好。”　　看着勞斯萊斯遠去，唐昱和楊涵寧在五名保鏢的陪同下走進了飯店。　　辦理好手續拿到鑰匙之後，唐昱和楊涵寧便上樓走進了房間。　　皇家太平洋酒店每個房間都安裝有電腦，唐昱進入房間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電腦，關注日本的股市。　　這段時間中，日本的股市雖然有波動，不過卻沒出現什麼異常的現象，國際上的那些大投機資本家還沒有對日本下手。　　“老婆，這段時間你就辛苦點，多注意一下日韓的股市，稍有較大的波動就來告訴我，我估計那些金融大鱷也就這幾天，就會對日本下手了。”唐昱對楊涵寧囑咐道。　　嗯，楊涵寧乖巧的點了點頭。　　“哦對了老婆，昨天忘了問你了，金融危機第一階段的時候，咱們在新加坡、泰國、菲律賓和印尼撈油水的動作有沒有讓那些國家發現？”唐昱問了一句。　　“沒有，因為咱們註冊的公司和真正參与進去的公司乃是交叉控股，名義上和咱們的公司集團沒有一點關係，他們根本不會發現咱們的動作，而且咱們是跟隨這那些金融大鱷之後喝點湯而已，投入的資金不多，回報也不算太多，根本不可能引起他們的注意。”楊涵寧解釋道。　　“嗯，不會懷疑咱們就好，昱飛以後出口主要方向還是東南亞，新加坡菲律賓等地，如果和他們交惡的話，對昱飛今後的發展會有很大的影響。”唐昱點了點頭。　　“嗯，我知道的。”楊涵寧點頭。　　隨後的一段時間唐昱過的可是相當愜意，白天有時間的時候和楊涵寧出來逛逛街，玩一玩，當然，股市方面兩人還是隨時關注着，晚上，兩人便會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情，幾日下來，楊涵寧是越發的艷光四射了，女人么，還是需要滋潤和澆灌的。　　四天後的早上，楊涵寧懶懶的從床上拍起來，習慣性的看向不遠處床頭柜上的電腦屏幕，忽然間，猛地沖床上爬起，推了推旁邊的唐昱，“老公老公，你看這趨勢。”　　唐昱起身抬頭看去，眉頭一皺，屏幕上日本股票K線圖先是下落，之後又微微上揚，而且從趨勢上看，似乎這上揚的趨勢還要持續一段時間，可唐昱卻敏銳的捕捉到一絲不尋常，對着旁邊的楊涵寧點了點頭，“拋――”　　股票趨勢雖然呈現出上揚的趨勢，不過唐昱卻敢肯定，這絕對是那些金融大鱷搞出來迷惑普通股民的噱頭，一般大戶出的時候，普遍會出現這現象，目的是吸引散戶進來。　　楊涵寧點了點頭，手指噼啪在鍵盤上敲擊起來。　　就在當日，日本山二證券因1065億日元的外匯虧損和1583億日元的證券交易虧損，於當日日宣布倒閉，同時隨着國際上的幾個金融大鱷打量拋售日元，日本股市大跌，僅僅一個星期的時間，東京外匯市場上日元對美元的匯率跌破130日元兌1美元的水平，創1992年5月以來的最低點。　　隨着日本股市大跌，經濟受創，這次的金融風暴算是進行到了尾聲，而唐昱在這次金融風暴中獲利三億五千萬美金。　　而唐昱在抽回所有資金后，僅僅將一億美金打回昱飛的賬面上，其餘十五億則投入到香港股市之中，雖然這些錢並不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不過卻也可以為穩定恒生指數做出一點貢獻，而且唐昱投資的那幾家公司雖然呈現出萎靡之色，不過唐昱以他後世的眼光卻看得出來，那幾家公司還是有潛力可挖的，算得上是潛力股，自己的這些錢投進去，出來的時候恐怕就不止十五億了。　　……　　這天上午，唐昱和楊涵寧正在迪斯尼樂園中遊玩的時候，唐昱突然接到了利嘉誠的電話。　　“老弟，有時間么？你讓我幫你留意的那件事情有些眉目了。”利嘉誠說道。　　“哦？老哥你說的是唱片公司那件事？哪家唱片公司啊？”唐昱迫不及待的問道。　　“你先回皇家太平洋酒店吧，我在那能你，咱們見面說。”利嘉誠說完，和唐昱說了句一會兒見后，便掛了電話。　　“呵呵，老婆，走咱們回去，唱片公司那邊已經有眉目了，我想以利嘉誠的眼光，應該不會找個太次的應付我吧。”　　唐昱和楊涵寧懷着一種期待的心情回到皇家太平洋酒店，剛一進入酒店，一個身材高挑的迎賓小姐走了過來，“請問是唐昱先生么？”　　“嗯，我是。”唐昱點了點頭。　　“唐昱先生，利先生在那邊的咖啡室中等您，請跟我來。”說著，那迎賓小姐便帶着唐昱和楊涵寧走向酒店裡面的咖啡廳。　　“呵呵，老哥，你看中那家唱片公司了？”其實最開始唐昱是打算自己組建一家唱片公司給沈芸玩的，不過之後翻閱了一些資料后發現，組建唱片公司貌似不是想象中的那麼簡單，公司註冊倒是不難，難得是那些音樂製作人、經紀人、唱片發行等人員，這些都需要專業的人員來製作經營，唐昱短時間內那裡去找這些人，所幸不如收購一家比較成熟的唱片公司，之後再花重金培養沈芸就方便的多了。　　“不知道老弟聽沒聽過海碟唱片。”利嘉誠優雅的拿起身前的咖啡，抿了一口，不慌不滿的問了一句。　　“海碟唱片？”唐昱驚訝的重複了一句。　　海碟唱片公司或許在九八年的時候沒有多少人知道，不過有過重生經歷的唐昱卻在清除不過了。　　在九十年代，海碟還只是默默無聞，很少有人聽說過他的名字，海碟成名爆火是在兩千年之後，具體在2002年以後，海碟走出了一位唱片銷售新人王――阿渡，隨後又走出一個音樂小天王林俊節，在2007年簽下BUY2，2011年簽下徐松，無一不是當時最紅的一線歌星。　　在前世，唐昱就很喜歡阿渡的歌，他那沙啞略帶滄桑的聲音讓唐昱很能喚醒唐昱心中的某種感情，為此唐昱還特意在網上查了一些海碟的資料。　　海碟之所以為世人所知除了出了幾個優秀歌手之外，最主要的是因為在2006年3月，國際投資基金IDG―ACCEL，宣布它在全亞洲投放的第一筆巨額風險投資，也是該基金首次涉足娛樂產業，就選中了海碟。而在2007年4月，IDG，AccelPartners，SIG三大國際投資基金再次重金追捧海碟，推動海蝶成為亞洲華人世界最大的娛樂集團之一，也正是因為這些，海碟才正式走入了人們的視線。　　現在是九八年，也就是說此時的海碟還只是個默默無聞的小唱片公司而已。　　“嗯，對，海碟唱片。”利嘉誠點了點頭，“或許你沒聽過這個唱片公司，這個唱片公司成立於1986年，是有幾個興趣相投的喜愛音樂的人創辦起來的，海碟的總部在新加坡，不過經過了這麼多年的發展，現在香港也有了他們的公司，這次的金融風暴也給他們造成了一些影響，如果你想介入這家唱片公司，現在是最好的時機。”利嘉誠簡單的介紹道。　　“嗯，我相信老哥你的眼光，我一會兒回去籌集一下資金，之後再麻煩老哥你幫我聯繫一下他們的管理人員。”知道海碟潛力的唐昱怎麼會錯過這次機會呢，前世的時候，海碟公司的那幾位音樂製作人一直都是唐昱所仰慕的，如果他們幫着沈芸打造音樂，相比天後的位置已經會有沈芸一份的。　　“聯繫他們的管理人員這沒問題，我這裡有海碟董事長的名片，你這邊準備好之後，給他打電話就行。”說著，利嘉誠從西服的里兜里摸出了一張藍色名片，遞給了唐昱。　　“海蝶集團的董事長兼CEO，盧劍。”在名片下面有一串電話號碼，唐昱看了一眼后，笑着點了點頭，“謝謝老哥你了。”　　“呵呵，和我還客氣什麼，要知道咱們不但是合伙人，還是朋友。”利嘉誠笑着說道，“好了，你先忙你的，我下午還有個會，就先走了。”利嘉誠起身告辭。　　“好的，這次真是謝謝老哥你了。”

# 第六百三十八章 收購海碟

　　當天下午，唐昱便給那個吳建峰打過去電話，約定好明天下午在皇家太平洋酒店咖啡廳見面。　　“把剛剛打回公司的五千萬美金幫我轉出來。”晚飯後，唐昱對楊涵寧說道。　　“全部轉出來么？投資一家唱片公司需要用這麼錢？”楊涵寧雖然疑惑，口中問了一句，不過手指卻在鍵盤上噼啪作響，正在按照唐昱的要求做。　　“呵呵，不是投資，而是收購，我要的是絕對持股，是控股。”唐昱笑了笑，唐昱記得上一世傳言IDG―ACCEL投資海碟前後兩次共投資了近億美元才做到了對海碟的控股，先不論這個傳言是真是假，唐昱先按照這個標準去衡量海碟，不過現在的海碟和那時候的海碟可是截然不同的，IDG―ACCEL投資海碟的時候，海碟已經先後退出了阿渡、林俊節兩大唱將，其發展前景已經展露出來了，而此時的海碟還只是個默默無聞的唱片公司而已，並沒有什麼奪目的地方，如果說上一世IDG―ACCEL用了近億美金控股海碟，現在唐昱用五千萬美金已經綽綽有餘了。　　而楊涵寧的疑問恰恰是因為這個，現在的海碟前途還不明朗，一下子砸進去五千萬，在正常的投資家眼裡都是不理智的表現。　　第二天吃過早飯後，唐昱和楊涵寧便來到咖啡廳中，一邊聊天一邊等候那個吳建峰。　　九點鐘剛到，唐昱便看到服務員帶着一個身穿西裝打着領帶的中年人向這邊走了過來。　　唐昱看了楊涵寧一眼，站起身迎了上去，“吳董吧，你好，我是昱飛集團董事長唐昱。”說著，禮節性的伸出了右手。　　“啊，你是唐昱？”吳建峰驚愕的看着唐昱，前幾天利嘉誠給他打過電話，和他說了一嘴昱飛集團董事長想要投資他的唱片公司，為此，他還特意調查了一下這個昱飛集團，雖然剛成立不久，可其旗下企業的覆蓋範圍卻是甚廣，服裝、电子家電、飲料、網絡、運輸甚至是地產行業，而且每個部門都經營的有聲有色，潛力十足，可是他萬萬沒想到，這個擁有近百億集團的老董竟然是眼前這個看起來最多也只有二十歲的年輕人，雖然說年齡並不能代表什麼，不過在商海中，閱歷和經驗是很重要的，而一般閱歷和經驗這年齡則成正比，年長者，閱歷豐富經驗老到，自然在商海中會比年輕人更游刃有餘一些，如果太年輕的話，會引起一些合作商的不信任。　　而唐昱的年齡就給了吳建峰一絲遲疑。　　看到吳建峰愣神，唐昱不由得苦笑了一下，輕聲的喚了一句，“吳董。”　　“啊？啊，對不起啊唐董，你的年齡真是太讓我震驚了，真沒想到唐董竟然如此年輕，真是英雄出少年啊。”吳建峰敷衍的說道，同時伸出了右手，和唐昱握了一下。　　唐昱苦笑了一下，這種情況他已經遇到過不止一次了，已經習以為常了，他自己稚嫩的相貌的確很難引起對方的重視，也只有唐昱自己知道，這一世加上上一世，唐昱的年齡已經有了五十多歲，從商加起來也有三十餘年了，誰能想到，在唐昱這幅稚嫩的面孔之下，隱藏的會是一個商海老油條了。　　而吳建峰已經感覺到這次的所謂的投資有些不靠譜了，如果不是顧忌這次的事情是利嘉誠介紹的，吳建峰恐怕已經掉頭離開了。　　“好了唐董，咱們還是說說投資的事情吧。”吳建峰坐下來之後，直奔主題。　　“呵呵，吳董，可能利老哥沒有和你說清楚，我這次約你出來的目的，不是投資，而是收購。”唐昱笑着說道。　　唐昱的話剛落，吳建峰便站起身來，“我看唐董這次恐怕是沒有誠意，既然如此，那在下就先告辭了，我中午還有個會，有時間下次再和唐董喝咖啡。”說著，轉身就要離開。　　對於吳建峰的動作，唐昱並沒有做出什麼着急的舉動，慢悠悠的喝了一口咖啡后，徐徐說道，“吳董就這麼著急離開，不聽聽我出的價碼，我想你也應該能想到，如果我是鬧着玩的話，利老哥也不會幫我聯繫你的。”　　吳建峰剛準備踏出去的步子停了下來，也是，利嘉誠在香江的商界有着絕對的權威，能勞動他幫忙聯繫自己，恐怕這人在全香港也找不到幾個，既然利嘉誠給自己和眼前這個唐昱牽線搭橋，就說明這件事情並不是空穴來風，好吧，就且先聽聽這個年輕的唐董準備拿多少自己來堵他剛剛誇下的收購海口。　　“好，那我就聽聽唐董要出多少來收購我的海碟。”吳建峰將收購兩個字咬的死死的。　　“不多，這個數。”唐昱一笑，深處巴掌在吳建峰眼前比劃了一下。　　“五百萬？唐董莫非是在開玩笑吧。”吳建豪看到唐昱比劃的手掌，心中冷笑了一下。　　“不，不是五百萬，而是五千萬……”說到這，唐昱停頓了一下，看了看吳建峰的臉色，發現他只是眼角微微抖動了一下，卻沒有表現出多大的喜悅或者是激動，顯然，五千萬人民幣還不足以打動這人，所以唐昱隨後又吐出了兩個字，“美金。”　　隨着唐昱美金兩字的吐出，吳建峰的臉色猛然一變，先是一愣，隨後是不可思議，之後眼中瀰漫出驚喜之色。　　九八年人民幣和美元的匯率比是十比一左右，也就是說這五千萬美金可是相當於五個億人民幣，唐昱如此大的手筆，怎能不讓吳建峰驚愕。　　“唐、唐、唐董，您不是開玩笑吧。”吳建峰此時已經感到自己心臟砰砰砰跳動的聲音了，媽的，激動了，如果這件事情真的成功了的話，海碟完全有能力憑藉著這些錢成為繼英皇、滾石之後的華人最具影響力的唱片公司之一。　　“吳董認為我是在開玩笑？”唐昱一笑，隨即說道，“如果吳董不相信的話，咱們完全可以現在就簽訂收購意向書。”　　吳建峰猶豫了一下，說實話，他是巴不得立刻就把這份合同簽下來，不過想了一會兒還是搖了搖頭，“唐董，我是非常願意與您合作的，不過你也知道，海碟並不是我一個人的海碟，請容許我回去和公司的各大董事商量一下，我會儘快給您一個答覆的。”此時吳建峰對唐昱的稱呼已經變了，神情也不如一開始那樣隨意，此時反而拘謹了起來，也是，誰的面前要擺放着五千萬，恐怕誰都輕鬆不起來，此時唐昱在吳建峰眼中，已經不再是一個年輕人，而成為了一堆閃閃發光的價值五千萬的鈔票。　　“嗯，也對，那吳董就先回去和公司成員商量一下，我估計還能在香江呆三日，三日之後，我就要回大陸了，我希望吳董能在三日之內給我答覆。”唐昱笑着點了點頭。　　這次唐昱出來已有半月了，也是回去的時候了。　　“好的唐董，那我就不打攪您了，我先回去了。”吳建峰此時一刻也坐不住了，恨不得立刻飛回新加坡和公司里的人商量這件事，雖然他知道公司的人肯定能同意這件事情，不過如果不和他們商量自己私自做主，如果將來出現什麼意外的話，他可承擔不起這個責任。　　看着吳建峰匆匆離開，唐昱輕笑一聲，隨後起身，“老婆，走，去黑水國際看看，就算現在的黑水國際不是我主事，不過來一次香江如果不去看看的話，未免有些說不過去啊。”　　而唐昱旁邊的五個保鏢在聽到唐昱說要回黑水國際看看，眼神中也不盡留露出欣喜，那裡畢竟可以稱得上是他們的家啊。　　出了皇家太平洋賓馆后，唐昱打車直奔黑水國際。　　十五分鐘后，唐昱等人在黑水國際門前下了車，抬眼看着黑水國際那熟悉的大廈，唐昱不禁輕嘆一聲，這裏畢竟有着唐昱太多的心血在裏面，雖然現在他和自己沒多少關係了，可那種感情是不會變得。　　“走，進去看看。”唐昱笑着招呼了一聲身後的幾人，率先向裏面走去。　　誰知剛走到門口，便被保安攔住了，“對不起，這裏不允許……”保安剛開口，猛然認出來唐昱，“啊，是、是唐經理……”　　“呵呵，已經不是了，你進去通報一聲，說故人過來看看。”唐昱笑着對那保安說道。　　“好，唐……唐先生請稍等。”那保安對唐昱點了點頭，背着槍走進了身後的保安室，給公司裏面打了個電話。　　隨後走了出來，“唐先生請稍等，喬經理很快就來。”　　唐昱笑着點了點頭。　　很快，一個頭戴黑色貝雷帽的倩影出現在視線中，身後跟着江慧琳和恭弘=叶 恭弘青花。　　“呦，唐昱啊，你還知道回來看我們啊，我還以為你把我們忘了呢。”恭弘=叶 恭弘青花嘟起小嘴，滿臉委屈的樣子，不過眼神中卻早已蓄滿了淚水。　　唐昱離開黑水國際的消息她們是後來才知道的，很突然，甚至讓她們有些措手不及，想到唐昱辛辛苦苦創建的黑水國際，就要這樣拱手讓人，幾個女孩心中都是酸酸澀澀的。　　其實唐昱這次來香江，喬娜等人幾天前就已經得到消息了，黑水國際的情報網縱然不能說無孔不入，不過唐昱的到來還是瞞不過她們的眼睛的，本來江慧琳是打算去看看唐昱的，不過恭弘=叶 恭弘青花卻賭氣說“人都來了香江，不來看我們，反倒還要我們去看他？不去。”再加上金融風暴還沒徹底過去，很多公司因為金融危機導致鬧事頻繁發生，喬娜騰不出來時間，也就沒去看唐昱，幾人私下里還說，這次唐昱要是不來看她們，她們就和唐昱絕交。　　“呵呵，花花啊，幾個月不見，你還是那麼刁蠻啊。”看着幾女眼中的欣喜和淚水，唐昱心中也不禁柔軟起來。　　“哼哼，唐昱，你要是再叫我花花，老娘就和你拼了。”恭弘=叶 恭弘青花故作惡狠狠的姿態說道，殊不知她的那副樣子，不但起不到任何恐嚇的作用，反倒讓人心中湧起捉弄的心思。　　看着恭弘=叶 恭弘青花那副氣憤的樣子，所有人都不禁莞爾。　　“走吧唐昱，進去坐坐，別在外面站着了。”喬娜走上前笑着說道。　　“老闆，我們去訓練場看看。”這時，班長走上前對唐昱說道。　　“嗯，去吧。”唐昱點了點頭，唐昱知道，這些人都是那種一天不摸槍就手痒痒的那種人，估計他們是去訓練場過過癮去了。

# 第六百三十九章 聚眾事件

　　看着眼前熟悉的經理辦公室，唐昱笑了笑，“喬娜，你現在是這黑水國際的總經理吧，這辦公室應該是你的了。”　　“唐昱，我……”喬娜剛張嘴要說些什麼，卻被唐昱笑着擺手止住了。　　“呵呵，你別誤會，我沒有其他什麼意思，我退出黑水國際雖然突然，不過我卻早有思想準備，再說，你當這個總經理總比別人當更讓我心裏好受一些，怎麼樣，最近忙么？”　　喬娜的父親喬洪和宋宛如的父親宋振國卻是老戰友，倆人曾在對越自衛反擊戰時候是搭檔。後來宋振國調任了西安軍事學院的院長，而喬洪卻調任了軍區內任參謀長去了。　　而喬娜自己也是宋振國的學生，當在西安陸軍學院畢業的，趙老曾經和唐昱說過，在唐昱交出黑水國際之後，會把他交到宋振國派系的手裡，加上喬娜是和唐昱一起創建這黑水國際的幾人之一，對黑水國際的各個方面也都了解，所以將黑水國際交到喬娜手裡也是無可厚非的。　　聽到唐昱問道自己的近況，喬娜和江慧琳便露出了苦笑，“印尼那邊的事情陸陸續續的已經結束了，華人們差不多也都被接回國了，而那些商人們也都聯合起來一起扯了回來，不過還有一些零星的人留在印尼，畢竟這次華人回遷的人數不小，不能方方面面的都照顧到，印尼這邊的事情還沒有結束，香江這邊又起風暴，受這次金融危機的影響，許多家公司企業生意慘淡，倒閉的倒閉，裁員的裁員，而有些被裁下來的則聚集到一起鬧事，這些日子可把我們忙壞了，不過還好，並沒有造成什麼流血事件，香江民眾雖然情緒激動，不過還算理智，沒有做出什麼過激的動作。”　　喬娜這邊話音剛落，便聽到外面急促的敲門聲。　　“進來。”隨着喬娜的話落，一個身子筆挺面色剛毅的中年漢子走了進來，進去后，眼睛沒有任何閃爍遊離，堅毅的看着喬娜，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后說道，“喬連長，旺角附近有一夥居民在宏基集團前鬧市，我們派到那裡的人已經壓制不住場面了，剛剛他們打電話過來請求支援，已經有人受傷了。”　　聽了這人的話，喬娜臉色一變，對那人囑咐道，“你去集結一班二班，五分鐘后出發到旺角。”　　“是，連長。”那人再次敬了個軍禮后，轉身離去。　　喬娜在部隊時的官銜是少校連長，而這裏的保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中央警衛團退役下來的老兵，對於喬娜經理的稱呼自然叫着不習慣，所以乾脆繼續稱呼喬娜為連長，當讓，喬娜自己也很喜歡這個稱呼，經理這個詞喬娜總感覺和自己有距離，從小到大接受的都是軍事理論知識生活在軍營里，就算是上學也是上的軍學院，所以說喬娜還是喜歡其他人叫她連長，這稱呼讓她感覺親切。　　喬娜回過頭來看着唐昱苦笑道，“剛說完香江民眾理智，他就給我鬧出個事來，真是不經誇啊，走吧唐昱，你有時間的話和我一起去看看？”　　“呵呵，我現在什麼都缺，就是不缺時間，走吧，閑着也是閑着，就一起去看看吧。”　　當唐昱等人走出辦公大樓的時候，便看到大樓前的空地上已經整整集結了二十餘人。　　見喬娜出來，剛剛那個回報的中年漢子從這隊人中向前跨出一步，“報告連長，一班二班已經集結完畢，請指示。”　　“嗯，走，上車去旺角。”喬娜也是一副英姿颯爽的樣子，對那群人揮了揮手，率先想旁邊的一輛車走去，唐昱幾人緊隨其後。　　旺角距離黑水國際不是很遠，十分鐘的就到了，這裏可以說是香江的一大標誌之一，許多人了解他可能是通過電視中的那些港台警匪片，在一些人的印象里，旺角就是那種到處是黑社會到處是幫派的印象，不過那也只是在電影中，香江的旺角實際上是一個許多人鍾愛的購物天堂，這裏各種小商品會令你眼花繚亂，往往八十九十一件的小玩意，如果你認真降價的話，五十六十就有可能買到手，來香江不到旺角轉轉，難免有些遺憾。　　而此時在旺角廟街的宏基集團門前，已經集結了五十多人的，每個人臉上都一副激憤的表情，而他們身前則有留名面容嚴肅剛毅的黑水國際的保全，一人的額頭已經不知道被誰給打破了，鮮血直流，不過那人的臉上卻依舊沒有出現一絲痛苦的表情，好像這傷根本就不是傷在自己身上一樣，依舊在履行自己的職責，用自己的身體擋住那群激動的民眾，保護身後自己僱主的生命財產安全。　　喬娜等人趕到的時候，現場的場面已經有失控的趨勢了，畢竟黑水國際這邊只有六個人，而他們面對的則是五六十個人。　　喬娜等人下車后，不用喬娜囑咐，那些保全們自動排開人群，與裏面的那六個人會合后，共同阻止這些民眾向集團裏面衝擊。　　在七八個保全的保護下，喬娜等人也順利的見到了那六個保全。　　“想把他的上處理一下。”喬娜看着那個額頭流血的保全，對身旁的一個保全說道。　　“是，連長。”　　喬娜看向另外五個人，“怎麼回事，怎麼只有你們六個在這，僱主呢？”　　“楊先生說怕自己被這些人傷到，所以讓我們擋住他們，而他自己則進去了。”那五個人其中一個人回答道。　　喬娜皺起了眉頭，“你們是保全，又不是保安，你們只負責僱主的生命安全就可以了，其他的不用管。”竟然讓黑說國際的人幫他看門護院，喬娜心中很是不爽。　　而那些鬧事的人看到突然來了這麼多人，也都漸漸的安靜了下來。　　其中一個看似是領頭的走了出來，看着喬娜問道，“你們是誰，為什麼要幫着那個畜生。”　　“我們是黑水國際的保全，受僱主所託，保護他的人身安全。”喬娜沉聲說道。　　“我不管你們是誰，不過今天一定要把楊宏基那個老傢伙交出來。”那領頭的人一擺手，根本不聽喬娜的話。　　“對，交出來交出來。”下面五十幾個人也跟着附和那領頭人的話。　　“究竟是怎麼回事，能和我說說么？”喬娜也感覺出這件事情的不尋常，最近這種聚眾鬧事的事情不少，可卻沒有像今天這些人這麼激憤的，這裏面似乎並不像自己認為的那麼簡單。　　“和你說？和你說你能給我們做主？”領頭人質疑的看着喬娜。　　“這個我不敢保證，不過我想無論什麼事情，都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解決，你不妨說給我聽聽。”　　那人猶豫了一下，“好吧，我就說給你聽聽，你給我們大家評評理，這家宏基集團是一家錶行，因為金融危機的關係，支持不下去了，前幾天被迫關門了，老闆欠了我們兩個月的工資都還沒有結算，這些倒無所謂，最主要的是在關門的前一天，我們有個女員工以為一時不慎，在搬送貨物的過程中，將一塊表不小心掉到地上，那楊宏基就以此來威脅那名員工，要和他發生不正常的關係，那員工不從，便被被老闆給打了，現在人還躺在醫院里，因為家裡困難，沒錢醫治，你說，這醫藥費我們不管他要，管誰要，今天說什麼，那個楊宏基都要給我們一個說法。”那人的神情也隨着他的講述激動起來，其他人也跟着嚷嚷起來，就連旁邊圍觀的人也都對那楊宏基感到不忿。　　喬娜聽完那人的話，眉頭皺了起來，轉過頭對那五個保全說道，“你們進去讓那個楊宏基出來，這件事是他惹得，別讓咱們幫着頂缸。”　　“是連長。”那五個人轉身走近身後的宏基公司。　　見那五個人進去，喬娜再次轉向那個受傷的保全，此時他的額頭上已經包上了一層紗布，血已經止住了，“你的傷沒事吧。”　　“沒事連長。”那保全憨憨一笑，搖了搖頭。　　“你們報警了沒有。”唐昱忽然插嘴道。　　唐昱之前身為黑水國際的經理，這些人對他還有印象，那個保全看了唐昱一眼后，搖了搖頭沉聲道，“沒有。”　　“那就報警吧，這件事可不單單咱們保全可以處理的，貌似責任在那個老闆啊。”唐昱笑着說道。　　“哦對對，報警，這事讓警察處理，而且一會那個楊宏基出來后，我要和他解除合約，這樣的人咱們可伺候不起，我可不想被人冠上助紂為虐的罵名。”喬娜點了點頭。　　此時楊宏基正在自己的辦公室里悠閑地喝着茶水，看着窗外鬧事的眾人，臉上冷笑連連，不過心中卻在暗自慶幸，還好自己前些天雇傭了黑水國際的保全，否則今天自己就算不死恐怕也會被那群激憤的人扒掉一層皮，特別實在看到喬娜等人來支援之後，楊宏基就更放心了，這些人的底細他還是聽說過的，似乎都是大陸退役下來的軍人，素質自然不用說。　　就在楊宏基暗自得意的時候，辦公室的門被敲響了。　　楊宏基神情一僵，難道是那群人中有人闖進來了？楊宏基小心翼翼的挪到門口，透過門上的貓眼看到外面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喬娜派來請楊宏基出去的那五個保全。　　呼，這時楊宏基才輕輕的呼出一口氣，沉聲道，“進來。”　　“你們怎麼進來了，那群人都散了么？”楊宏基沉着臉問道。　　“楊老闆，我們連長請您出去一下？”　　“出去？我現在出去不是送死么？你們什麼意思？”楊宏基回到窗邊，看到外面還沒有散去的眾人，轉過頭皺眉道。　　“楊老闆放心，有我們在，是不會讓你受到傷害的，我們連長讓你出去，只是想讓你澄清一些事情。”那五個保全中其中一個濃眉的漢子說道。　　“清澄事情，澄清什麼事情，你們記住，我雇你們來是讓你們保護我的安全的，其他的你們就別管了，你們也根本管不着。”　　“的確，你的事情我們管不着，也不想管了，楊老闆，我現在就以黑水國際總經理的身份和你談談解約的事情，我們要接觸和你的雇傭關係。”喬娜施施然的走了進來，黑色的貝雷帽下一雙冷冽的眼睛直直的盯着身材臃腫的楊宏基。　　“我們可是有合約的，合約上的期限還沒有到，你們單方面解約是要賠償違約金的，喬經理，你可要考慮清楚。”楊宏基也眯起了眼睛，其實他那雙小眼睛壓根就不用命，臉上的肥肉早已將眼睛擠成了兩條縫，如果不仔細看，根本看不出這人是睜眼睛還是閉眼睛。

# 第六百四十章 攪人清夢

　　“違約金？沒問題，不就是幾萬塊錢么，我可不想為了這幾萬塊錢而庇護你這種人渣。”喬娜冷哼了一聲，轉身離開，而那五個保全厭惡的看了一眼楊宏基后，也跟着離開了。　　喬娜剛帶人離開，警察便趕了過來，“請問你是楊宏基先生么？”　　楊宏基點了點頭。　　“你涉嫌故意傷人，和我們走一趟吧。”兩個警察上前拿出手銬，將楊宏基拷了起來，帶走了。　　回來的路上喬娜和另外三女一直憤憤不平的埋怨着那個胖子。　　“下次接活的時候，已經要先調查清楚僱主的人品，像今天這胖子這樣的，乾脆就不接。”恭弘=叶 恭弘青花撅着嘴說道。　　“呵呵，青花啊，你想的太簡單了，十商九奸，要像你說的那樣，怎麼這黑水國際就別想在開下去了，而且就算你想查，也未必能查出什麼啊，經商的，那個不是狐狸一般的人物，怎麼會讓你輕易的查出他們的馬腳呢。”江慧琳笑着說道。　　唐昱摸了摸鼻子，無奈的看着江慧琳，“我說你個花花解釋得時候能不能不看我啊，我怎麼感覺你就是在說我呢。”　　“不說你說誰啊，你就是個小狐狸。”江慧琳剛說完，自己便已經笑了起來，其他三女也被她逗得捧腹。　　“喬娜，黑水國際我就不回去了，你在前面的道邊停下來，我自己回賓館就行。”唐昱笑着對喬納說動道。　　“唐昱，你這就要走啊，我們一起吃個飯再走吧。”聽到唐昱說要走，江慧琳不禁心裏一揪，出言挽留了一句。　　“是啊大壞蛋，你就和我們一起吃個飯再走吧。”恭弘=叶 恭弘青花也不舍的挽留到。　　唐昱和身旁的楊涵寧對視了一眼，點了點頭，“好吧，那我就請你們吃個晚飯。”　　“你請？哈哈，你請的話，我可要好好的宰你一頓，我可是聽說你現在是大老闆了。”聽到唐昱留下來，恭弘=叶 恭弘青花心中頓時一喜，忍不住調侃了一句。　　“嗯，你使勁吃吧，什麼貴你點什麼，點雙份的，吃一份仍一份。”唐昱看着恭弘=叶 恭弘青花說道。　　“哇，這麼奢侈啊，大壞蛋，你真的發財了？”聽到唐昱的話，恭弘=叶 恭弘青花驚訝的叫了起來。　　“這事和發不發財沒關係，反正我今天出來的時候匆忙，沒帶錢包，你叫多少東西到最後也是你付賬，所以我是無所謂了，如果你付不起，大不了就把你仍在酒店給他們當義工，我估計刷盤子的話，刷個一年半載的也就差不多能把一頓大餐賺回來了。”　　唐昱的話先是讓眾人一愣，隨即反應過來后，恭弘=叶 恭弘青花便如同一隻憤怒的小鳥一般，不顧一切的沖向唐昱，“哇哇，大壞蛋，老娘和你拼了，瞧我的追魂奪命掐。”　　啊，――頓時，天空中響起唐昱慘絕人寰的叫聲。　　回到皇家太平洋酒店的時候，已經晚上八點多了，因為今天被恭弘=叶 恭弘青花那丫頭折騰了一下午，把唐昱搞的是筋疲力盡，所以回到酒店，兩人洗洗之後，便相擁而眠的睡了，也沒有在做那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情，再有益身心健康做多了的話，恐怕也會起到反作用。　　第二天，唐昱還處在蒙蒙的睡意中的時候，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傳來。　　“老公，誰啊，這大清早的。”楊涵寧惺忪的睜開眼睛，正要起身，卻被唐昱制止住了，“老婆，你再睡一會兒，我去看看。”　　楊涵寧甜蜜的笑了笑，慢慢的閉上了眼睛。　　唐昱在楊涵寧的額頭上輕輕的吻了一下，這才起身，拿起身旁的外套，披在了身上。　　走到門口，唐昱打開了門。　　“啊，怎麼是你……”唐昱吃驚的看着穿着一身白色連衣裙的恭弘=叶 恭弘青花，這小妮子怎麼這麼早就來了。　　恭弘=叶 恭弘青花沒有理會唐昱，橫衝直撞的就走了進來，“怎麼，不歡迎我？”　　進入房間后，恭弘=叶 恭弘青花沒有在大廳中逗留，直接闖進了卧室。　　楊涵寧聽到了外面恭弘=叶 恭弘青花的聲音，睡意全無，慌忙起身尋找自己的衣服。　　“哈哈，涵寧姐，打擾你了，你繼續睡繼續睡。”恭弘=叶 恭弘青花趴在卧室門口，露出個小腦袋，嬉笑着看着已經滿臉通紅低着頭不敢抬起來的楊涵寧。　　反倒是唐昱，被恭弘=叶 恭弘青花撞破臉上一點異樣都沒有，反而大大方方的走進卧室，幫着手忙腳亂的楊涵寧穿衣服。　　“你這小妮子大清早的來不會就是來打攪我們的美夢吧。”對於自己和楊涵寧之間的關係，唐昱相信恭弘=叶 恭弘青花早就有所而為，早在幾年前東陵的時候，恭弘=叶 恭弘青花和江慧琳還在經營着她們的琉金殿堂的時候，應該就已經調查到唐昱和楊涵寧的關係，所以今天被恭弘=叶 恭弘青花撞破，唐昱沒有任何異樣的表現，但倒是臉皮薄的楊涵寧，被恭弘=叶 恭弘青花搞的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唐昱拍了拍楊涵寧的肩膀，“去大堂叫點吃的。”　　楊涵寧知道唐昱是怕她在這裏尷尬，乖巧的點了點頭走了出去。　　“呵呵，恭喜大壞蛋抱得美人歸哦。”看着楊涵寧有些慌亂的走出了房間，恭弘=叶 恭弘青花調笑了一句。　　“怎麼，你羡慕啊，你要是羡慕的話，我就好人做到底，把你也收了，雖然你這個女人不太招人待見，不過好歹也是個美女啊，就那麼荒廢了未免可惜。”面對恭弘=叶 恭弘青花的調侃，唐昱面不改色絲毫沒有什麼羞赧的感覺，反倒語氣一轉，調侃起恭弘=叶 恭弘青花來了。　　“你、你、誰要你你收啊。”恭弘=叶 恭弘青花臉色猛然一紅，眼神閃爍着低下頭，隨即感覺到自己這副樣子似乎是在向唐昱示弱，所以又再次抬起了頭，對唐昱冷哼了一聲，“哼，大壞蛋，你想得美，我才沒涵寧姐那麼笨呢，我才不會受你的迷惑上你的當呢。”　　唐昱聳聳肩，“那我就沒辦法了，你既然不同意，那你就只能當剩女了，這個世上恐怕除了我，就再也沒什麼人敢要你了。”　　“你……”恭弘=叶 恭弘青花氣憤的舉拳作勢要打。　　唐昱笑着閃開了，“好了好了，不鬧了，說吧，你這次找我來干什麼來了，不會真的被我猜中是來打攪我和涵寧姐美夢了吧。”唐昱問道。　　“切，我才沒有那麼無聊呢，昨天你離開后，我和慧琳姐商量了一下，我在黑水國際什麼忙也幫不上，而且那裡儘是一些只會板着臉的大老爺們，平時的時候喬娜姐和慧琳姐又都有事情忙，就剩下我自己太沒意思了，所以我就商量和你一起回大陸，因為害怕你今天走，所以就早早的來了，小子，以後姐可就要和你混了，你可要罩着點姐。”說著，恭弘=叶 恭弘青花裝出一副大姐大的樣子，走上前拍了拍唐昱的肩膀，搞的唐昱哭笑不得。　　“你在黑水國際幫不上忙，你給我回去你又能幫的上什麼忙，你難道不會是到我那去白吃白喝讓我白養着你吧。”唐昱愁眉苦臉的說道。　　“怎麼滴吧，我就是要白吃白喝讓你白養着我，怎麼，你有意見？”說著，恭弘=叶 恭弘青花再次舉起她那毫無威脅性的小拳頭。　　“白養你沒問題，不過你應該知道，這包養，可是要付出代價的。”說著，唐昱用他那壞壞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恭弘=叶 恭弘青花，特別實在恭弘=叶 恭弘青花那飽滿的兩座山巒間徘徊甚久。　　“大壞蛋，你要干什麼，我警告你，不準打我的注意，你要是敢打我主意，小心我閹了你。”　　我靠，這小妮子真是夠彪悍的，這樣震撼的語言他都敢說。　　“不讓我打你注意，又得白養着你，那我不是太虧了，要知道現在的大米可是很貴的，要養活你，得浪費多少糧食啊。”　　“你……”恭弘=叶 恭弘青花被唐昱氣的一時間都不知道該說什麼了，最後冷哼一聲，“哼，不管你說什麼，你就算說破大天，我也好和你回大陸，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反正我是賴定你了。”恭弘=叶 恭弘青花乾脆耍起無賴來。　　唐昱無可奈何的苦笑着搖了搖頭，他是那這個恭弘=叶 恭弘青花沒辦法了，看來也只能在收購完海碟之後，帶着恭弘=叶 恭弘青花一起回大陸了，忽然，唐昱腦海中靈光一閃。　　“哦對了花花，你唱歌怎麼樣？”　　“啊，你怎麼知道我唱歌好聽的，我平時可是很少唱歌的，哦，是不是慧琳姐告訴你。”　　“你別管我怎麼知道的，我只想問你一句，你想不想唱歌？”唐昱問道。　　“想不想唱歌？你什麼意思？”恭弘=叶 恭弘青花迷茫的看着唐昱，沒有理解唐昱話語中的含義。　　“哦，是這樣的，我準備收購一家唱片公司，你如你對唱歌感興趣的話，我可以讓他們對你進行培養，興許哪一天大街小巷全放的是你的歌，你也成了大明星了呢。”　　“真的？你說得是真的？”恭弘=叶 恭弘青花的興趣完全被調動了起來，其他的恭弘=叶 恭弘青花不敢說，不過唱歌她對自己絕對自信。　　“哦，你真想唱歌？”唐昱又問了一句。　　“嗯。”恭弘=叶 恭弘青花可憐的看着唐昱，認真的點了點頭。　　“你想唱歌沒問題，不過你以後可要聽我的。”唐昱藉機敲詐道。　　“聽你的，我干什麼……”恭弘=叶 恭弘青花剛要反駁，卻猛然想起唱歌的事情，委屈的低下頭，“好吧，我以後聽你的，不過你可千萬不能虐待我。”　　“怎麼會呢。”唐昱笑着點頭。　　這時，楊涵寧走了進來，看了唐昱一眼后，輕聲說道，“早餐已經準備好了，你們下去一起吃點吧。”　　“走吧，花花，你恐怕也沒吃早飯呢吧，一起去吃點吧。”說著，唐昱率先往外走去。

# 第六百四十一章 簽訂合同

　　對於恭弘=叶 恭弘青花，唐昱除了無奈，拿她沒有任何辦法，不過既然她喜歡唱歌唐昱嘗試着培養培養也是不錯的注意，手裡有海碟這個專業的音樂團隊，浪費了豈不可惜，說不定就培養出一個明日之星也說不定。　　不過海碟在還沒到手之前，唐昱不會對恭弘=叶 恭弘青花做出任何保證，萬一海碟那邊出現什麼變故而拒絕自己的收購，那自己豈不是要食言了。　　不過很快，唐昱就打消了這個顧慮，本來唐昱給那個吳建峰三天的時間，誰知道他第二天一大早便給自己打電話過來。　　“喂，唐董么，我是吳建峰。”電話那頭吳建峰打了個招呼。　　“呵呵，你好啊吳董，怎麼樣，你們商量的怎麼樣了？”唐昱開口，直入主題。　　“嗯，三天的考慮時間有點緊，返回新加坡一來一回怎麼也要耗費一天的時間，再加上股東開會，時間太緊了，如果路上再出現點以外的話，恐怕就不能即使趕回來了，所以那天我在和唐董你分開之後，乾脆沒有會新加坡，而是通過電話聯繫上公司的各大股東，逐個詢問了一下他們的意見，唐董你的要求已經初步的得到了認同。”吳建峰簡單的說了其他股東的意見。　　“呵呵，吳董啊，我的這次投資可是冒着很大的風險的，五千萬美金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如果不是因為我看到你們海碟還有一些發展潛力的話，我也不可能如此大膽的動用這麼多的資金。”唐昱半真半假的說道，或許在所有人看來，此時的海碟的確只是一家不大的唱片公司，而且主攻的還是新加坡方面的市場，大陸還只是剛剛涉足，旗下也根本沒有什麼知名的藝人，用五千萬美金收購這樣一家唱片公司，大多數商人不會這麼做的，也不敢這麼做，萬一海碟不爭氣，這五千萬可就真的打了水漂了，這絕對是風險投資。　　不過知道海碟今後發展的唐昱自然不會有這種擔憂，相比於海碟今後帶來的回報，這五千萬的投資絕對值。　　“既然你們已經商量好了，那麼咱們就約個時間那合同簽了吧。”唐昱說道，這事早解決早完事，出來這麼長時間了，唐昱歸心似箭。　　“嗯，我也是這麼想的，這樣吧，今天下午一點，還是皇家太平洋酒店的那間咖啡廳，我們到那把具體的事宜談好之後，就把合同簽了。”吳建峰道。　　“嗯，行，那我就在這等你。”唐昱點了點頭，便掛了電話。　　“海碟那邊打來的電話？怎麼說？”看到唐昱放下電話，旁邊的楊涵寧開口問了一句。　　“嗯，下午一點，吳建峰來簽訂合同，哦對了涵寧姐，那五千萬都準備好了么？”　　“早就準備好了，不過你是想以個人的名義收購海碟呢，還是以公司的名義收購。”楊涵寧問了一句。　　“以公司的名義收購吧，以後管理起來也好管理一些。”唐昱想了想說道。　　“嗯，我也是這麼認為的。”楊涵寧點了點頭。　　“喂，你們說什麼呢，什麼收購啊，收購什麼？”恭弘=叶 恭弘青花也適時的伸過小腦袋湊熱鬧的問道。　　“沒什麼，只是在給你找婆家，唉，你的婆家可不好找哦，一聽到是你恭弘=叶 恭弘青花，幾乎所有人掉頭就跑。”唐昱開玩笑的說道。　　撲哧――聽到唐昱的話，楊涵寧掩嘴輕笑了起來。　　“哼，信你才怪。”恭弘=叶 恭弘青花一扭小腦袋，不再看唐昱。　　……　　下午一點鐘，吳建峰準時出現在皇家太平洋酒店，在服務員的指引下，找到了正在咖啡廳和恭弘=叶 恭弘青花打鬧的唐昱。　　“唐董，別來無恙啊。”吳建峰進入唐昱所在的房間后，和唐昱打了聲招呼，走到唐昱面前，伸出了右手。　　唐昱笑着起身，和他握了一下，“吳董，這剛一天沒見，我能有什麼恙啊。”唐昱開了個小玩笑。　　這次兩人見面和第一次相比，明顯熟絡了很多，特別是吳建峰，在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是唐昱率先和吳建峰問好，率先伸出右手，而這次的情況則完全相反，由此便可以看出來，唐昱在這個吳建峰心中的地位有了明顯的改觀。　　見唐昱談正事，一直和他打鬧的恭弘=叶 恭弘青花也收斂了起來，老實坐在楊涵寧旁邊。　　吳建峰掃了一眼楊涵寧和恭弘=叶 恭弘青花，心中對於唐昱是艷羡不已，上次和唐昱見面唐昱身邊還只有楊涵寧這一個絕色美女，這剛一天未見，就又添了一位，看來這位昱飛集團的董事長還真夠風流的啊。　　雖然羡慕，不過吳建峰卻不會有任何非分之想，收斂心神，坐到唐昱對面，笑着說道，“唐董，我們來談談收購海碟的事情吧，我昨天通過電話徵求了海碟其他董事和管理層的意見，他們也對這次收購很感興趣。”　　唐昱點了點頭，“好，既然海碟同意收購，那麼我們就談談具體細節吧。”　　“好的，唐董你說。”吳建峰點頭道。　　“我這次投資五千萬美金收購海碟80％的股份……”唐昱剛說完，便被吳建峰打斷。　　“唐董，這個具體的数字咱們能不能再商量一下，80％似乎有些多了。”　　“多麼？”唐昱笑着看着吳建峰，“我覺得這個熟悉很合理，我想有我這五千萬美金的投資，完全可以讓海碟成為繼英皇滾石之後，華語樂壇第三大唱片公司，甚至有可能超越前者，與這個回報相比，我想這80％的数字還是很客觀的。”唐昱笑着搖了搖頭，在其他人看來，唐昱投入五千萬美金已經是一件很瘋狂的事情，可是如果這五千萬美金卻只買到百分之五六十的股份的話，恐怕唐昱就要成為其他商人的笑柄了。　　吳建峰猶豫了一下，好半天，才點了點頭，“好吧，80％就80％，那不知道唐董還有其他要求沒有，沒有的話，咱們就可以簽合同了。”　　“其他要求倒是沒有，不過我想在今年年底，引進兩位新人，最近兩年中，我要全力培養這兩位新人，就算不能把她們碰到天王、天後的位置，也要成為華語樂壇舉足輕重的人物。”唐昱所說的這兩個新人自然是沈芸和恭弘=叶 恭弘青花。　　“捧新人？唐董，不如我們直接從其他唱片公司挖幾個人過來，這樣我們也可以迅速的增加影響力，而且還能創造出一定的收益。”吳建峰說道。　　的確，吳建峰的建議的確是可以讓海碟最快成名的途徑，不過唐昱卻不這麼打算。　　“挖人不是不可以，不過要看付出多大的代價，其他唱片公司一線歌星我們是很難外來的，那些唱片公司一般不會放人的，就算勉強挖來一兩個，所付出的代價恐怕也超過那個歌星創造的利益，所以我認為與其挖人，倒不如培養新人，只不過培養新人恐怕需要一段時間，讓大家熟悉新人接受新人也要有個過程，不過我們可以用某些手段將這個過程縮短。”唐昱是從信息時代爆發的年代過來的，自然知道一些娛樂圈炒作的方法，在前一世，一夜爆火的網絡歌手比比皆是，那些炒作的手段完全可以拿過來借鑒。　　“縮短這個過程，唐董，你、你能不能說清楚一些。”　　“呵呵，這個么，無非就是炒作，等我以後在慢慢告訴你具體方法，咱們現在先把這合同簽了。”說著，唐昱從旁邊黑色的皮包里拿出那早已準備好的合同，遞到吳建峰身前，“股權收購合同，一式三份，你一份我一份，律師那裡還要留一份，你看看吧，如果沒問題的話就簽個字。”說著，唐昱轉過頭看了楊涵寧一眼，楊涵寧立刻知道其含義，從自己的皮包了拿出了一張五千萬美金的支票。　　唐昱接過支票，放到了吳建峰身前，“這是五千萬美金的支票，不過現在不能給你，一會兒我會讓我公司的財政部經理和你一起去銀行，辦理一些後續手續之後，才能將這五千萬打進公司賬戶。”　　吳建峰理解的點了點頭，這五千萬是唐昱收購海碟股份的錢，自然不能交給他個人。　　很快，吳建峰便在那三分合同上籤上了字，同時從自己的背包中拿出了海碟公司的公章，只要在再在銀行處蓋個章，這份合同就生效了。　　唐昱拿過合同看了一眼，點了點頭，“好的，涵寧姐，一會兒你和吳董去一趟銀行，將後續手續辦理一下。”　　“嗯，好的。”楊涵寧點了點頭。　　“吳董，那我們現在可就算做是同事了，合同簽完后，你回新加坡召集一下全體股東，我過两天就會飛過去召開一次股東大會。”唐昱笑着對吳建峰說道。　　“好的，唐董，合作愉快。”吳建峰笑着站起身，伸出右手。　　唐昱也站了起來，和他握了握，“合作愉快。”　　海碟事了，唐昱心中興奮異常，沒有人比他更知道海碟的潛力。　　隨後楊涵寧便和那吳建峰一起去銀行，辦理過戶手續。　　“哇，大壞蛋口氣不小啊，一出手就五千萬美金，海碟唱片？我以前也沒聽過啊，你一下子砸進去這麼多錢，是不是一點虧了。”吳建峰剛離開，消停了一會兒的恭弘=叶 恭弘青花又開始活潑了起來。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或許其他人看不出來這海碟的潛力，不會投這麼多錢，不過我看出來了，我認為這五千萬，很值。”唐昱笑着說道。　　“對了，你不是要唱歌么？我現在是這海碟的老闆了，如果你聽話的話，興許哪天我讓他們幫你出幾張唱片也說不定。”　　“聽話聽話，人家什麼時候不聽話了。”恭弘=叶 恭弘青花可憐兮兮的撅着小嘴，裝出一副乖乖女的姿態，不過這副狀態還沒保持兩分鐘，便又恢復以前那種大大咧咧的樣子，這就是恭弘=叶 恭弘青花的性格，這輩子恐怕是改不過來了。　　一個小時后，楊涵寧拿着合同回來了。　　“都辦好了。”唐昱結果合同，看了一眼問道。　　“嗯，都辦好了。”楊涵寧點了點頭。　　“呵呵，拿走，咱們會房間收拾收拾，明天回大陸，這麼長時間沒回去了，還真有點想了。”唐昱笑着說道。

# 第六百四十二章 返回大陸

　　從飛機上下來，唐昱深深的吸了口氣，“啊，還是回家的感覺好啊。”　　跟在後面的楊涵寧和恭弘=叶 恭弘青花聽到唐昱的話，不由得輕笑了起來，不僅僅是唐昱有這種感覺，二女也有，也許，這就是所謂的故土難離吧。　　“走，涵寧姐，咱們回公司看看。”唐昱對楊涵寧說道。　　楊涵寧笑着點了點頭。　　“那，那我呢？”恭弘=叶 恭弘青花眉頭皺起，問道。　　“你……額對了，你在省城有住的地方沒，不行的話你就會你的琉金殿堂去得了。”唐昱轉過頭對恭弘=叶 恭弘青花說道。　　“不的，我才不回去呢，慧琳姐又不在，我自己回去又沒意思，唐昱，我不管，是你把我從香江帶回來的，我就跟着你了，你去哪我去哪。”恭弘=叶 恭弘青花一副跟定你的樣子。　　“什麼，我去哪你去哪，我回家睡覺你也跟我回家睡覺啊，再說，什麼叫我把你從香江帶回來，明明是你死乞白賴的非跟着我不可，我不管，你愛去哪住去哪住，總之別跟着我就行。”唐昱急忙的擺手搖頭，要是這個小姑奶奶一天二十四小時跟着自己的話，那自己非得被她鬧死不可。　　“不跟你跟誰，我在這裏無依無靠的，兜里又沒有錢，難道你讓我睡到馬路上啊。”恭弘=叶 恭弘青花撅着嘴委屈的說道。　　其實她這話根本就是騙人的，省城裡有恭弘=叶 恭弘青花父親的一個老戰友，她這次回來就是打算住到他爸老戰友家的，那個老戰友和他們家關係很密切，所以恭弘=叶 恭弘青花過去住沒有任何問題，不過恭弘=叶 恭弘青花卻因為一些原因，實在不想去，乾脆就賴上唐昱了。　　“不行，你就是說破大天來也不行，再說，你一個大姑娘天天跟在我屁股後面算怎麼回事啊，你這是要破壞我的形象損害我的信譽啊。”唐昱的頭搖的跟撥浪鼓一樣，心裏一橫，堅決不能松這個口，這個口要是一松，唐昱以後就別想有消停日子過了。　　“那我怎麼辦，我怎麼辦啊。”恭弘=叶 恭弘青花小嘴一撇，眼中蓄滿淚水，眼看就要哭出來了。　　“呵呵，青花，你要是不嫌棄就和我一起住不。”楊涵寧看恭弘=叶 恭弘青花梨花帶雨的樣子有些心疼，開口說道。　　“啊，真的，那真是太好了。”恭弘=叶 恭弘青花聽到楊涵寧的話，頓時開心的蹦了起來，之前眼神中的淚水一瞬間奇迹般地消失了，開的令唐昱和楊涵寧驚愕不已，至變臉的速度也太快了吧，剛剛還是陰轉小雨，這雨剛要下，立刻就放晴了。　　“唉，麻煩啊。”唐昱看着歡欣不已的恭弘=叶 恭弘青花，嘆了口氣，“走吧，你先和我一起去去公司吧。”　　……　　來到百佳的辦公室，唐昱進屋便看到方建銘正在伏案不知道在看着什麼文件。　　“呵呵，方老哥，我回來了。”　　“啊，唐董，你回來了。”方建銘驚喜的抬頭看着唐昱。　　“方大哥啊，這時候你就別唐董唐董的叫我，這私下里你還是叫我老弟吧，聽着順耳。”唐昱苦笑了一句，這唐董雖然只是個稱呼而已，不過卻讓唐昱感到兩人的關係拉遠了。　　“嗯，剛下飛機。”唐昱點頭，“方大哥，集團這段時間怎麼樣？”　　“嗯。”方建銘點了點頭，“各個部門的生意都穩中有升，特別是VCD和寶之源，VCD又再次引進兩條組裝生產線，同時又找到了幾家电子元件廠進行各做，基本上所有的元件都已經承包給合作商了，現在的維科基本上只負責組裝，其他所有部件都由那些合作商提供。而寶之源在採用了你說得那個有獎銷售的辦法之後，這半個月的銷售量直線飆升，半個月的銷售量都快趕上之前兩個月的銷售量了，哈哈，老弟啊，你的辦法真是太好了。”方建銘興奮的說道。　　之前的寶之源已經露出了疲態，加上那段日子方荀和方建勛當家的時候，由於經營不善，讓寶之源的業績下滑的很明顯，如果不是看到寶之源的發展前景不明朗，方博臻老爺子也不會想到把寶之源合進唐昱的昱飛集團里，這實在是個無奈之舉，當然，合進來也不是沒有好處。　　寶之源剛剛合進昱飛之後，因為昱飛在抗洪救災時表現的正面形象的關係，寶之源下滑的業績立刻得到了緩解，而在半個月前，方建銘採取了唐昱的有獎銷售活動之後，寶之源的業績在這半年來首次上升，這怎能不讓方建銘心花怒放。　　雖然現在寶之源已經是唐昱的企業了，不過這寶之源幾乎是方建銘一手創建起來的，縱使現在不是自己的，他也期盼寶之源能快速走出困境。　　“嗯，那就好。”唐昱點頭，隨後又說道，“昱飛這方面就勞煩老哥你照顧了，過幾天我還要去一趟新加坡，這次我去香江收購了一家很有潛力的唱片公司，過幾天我得去看看，同時看看能不能在新加坡那邊找到VCD或者星耀服裝的代理商，再把海外的市場打開一些。”　　“唱片公司？就是你前天打電話提的那家唱片公司么？”前天，唐昱在第一次見到吳建峰之後，便給方建銘打了個電話，把自己要收購海碟的事情說了一遍，唐昱畢竟要動用公司的錢，如果不通知方建銘一聲，縱使他是昱飛最大的股東，不過對他和其他管理層的關係恐怕不會有什麼益處。　　“嗯，對，就是我和你說的那家。”唐昱點了點頭。　　“你前天和我說了這件事情之後，我還專門讓人給我找了找這家唱片公司的資料，這家公司成立在新加坡，總部也在新加坡，在新加坡還算有點名氣，可是在香江、在內陸，卻只是剛剛涉足而已，你用五千萬美金收購一家這樣的看起來沒有什麼潛力的公司，是不是虧了。”方建銘皺着眉頭說道。　　也不怪方建銘會有此一問，只要是在商海中混過一段日子的人都會知道，像海碟這樣的唱片公司如果沒碰到什麼好的歌手，是很難發展起來的，而且唐昱一下子就投資五千萬美元，感覺上的確有些冒失。　　不過雖然方建銘有疑問，卻不會質疑，通過這麼多年和唐昱的相處，方建銘對他的眼光已經到了一種盲目的地步，唐昱這一路走來，雖然不算是順風順水，可卻是一步一個腳印的，沒犯方向性的錯誤，一直在前行，特別是在商業上，無論是一開始大家都不看好的VCD，還是收購之初只是一個小小的服裝作坊的星耀，甚至是自己寶之源的綠茶、生命核能等項目，都是唐昱眼光獨到，選擇的項目，現在看來，每一個項目都是發展潛力十足，特別是那VCD，可以說是已經成為了九十年代經濟不可缺少的一環。　　“方哥，你相信我，這個海碟以後絕對不會讓你我失望的，更何況現在海碟有了我們的五千萬美金的支持，它還會是以前的那個寂寂無名的海碟么，相信我，海碟以後絕對可以騰飛。”唐昱笑着說道。　　“呵呵，你既然如此說，老哥我就拭目以待了。”　　“那好老哥，今天就先這樣，我回家去了，剛下飛機就跑到這來了，家都還沒到呢，這麼長時間沒回來，還真有些想老爸老媽了。”唐昱起身，準備離開。　　“嗯，你回去吧，這裏的事情不用你管，如果我有什麼難以決策的，我會打電話徵求你的意見的。”方建銘點了點頭說到。　　唐昱走出總經理辦公室，來到財務部找到楊涵寧，“涵寧姐，你先忙，我先回家了。”說著又看向楊涵寧旁邊的恭弘=叶 恭弘青花，“花花，涵寧姐在忙的時候，你不能在旁邊搗亂，你要是闖出什麼禍來，我就只給你送回香江送到江慧琳的身邊。”　　“我知道了知道了，真是墨跡，就好像是個老頭子一樣，煩死了。”恭弘=叶 恭弘青花不耐煩的擺擺手。　　唐昱苦笑了一下，算算這一世的年紀加上上一世的，唐昱現在應該也算得上是老頭子了。　　“涵寧姐，這個小麻煩就交給你了，她要是不聽你的話，你告訴我，我送她回去。”唐昱看着恭弘=叶 恭弘青花說道，說完，轉身離開了。　　唐昱的那輛寶馬車就停在百佳的地下停車場中，出了百佳，唐昱對跟在自己身後的五個保鏢說道，“走吧，拿着我買的那些東西，回幽林家園。”　　從車上下來，唐昱突然有種不敢上樓的感覺，或許，這就是近鄉情怯吧，從班長手中接過兩個大大的旅行包，唐昱提着上樓。　　到了家門前，唐昱敲了敲門。　　開門的是張雅惠，“媽，我回來了。”　　張雅惠一愣，隨後臉上露出了笑容，“呵呵，兒子回來了，快快快進屋，我說我昨天晚上怎麼夢到喜鵲叫呢，兒子啊，累了吧，你去歇一會，我這就下樓去買菜，今天晚上給你做掉好吃的。”　　唐昱一把拉住往外走的張雅惠，“老媽，你不用不用，老媽你進來，我給你買了好多東西，你過來看看滿意不。”說著，唐昱一手提着那兩個旅行袋，一手將張雅惠拉進屋。　　“媽，這是我給你買的珍珠項鏈。”將張雅惠拉入大廳，唐昱拉開一個旅行包，从里面拿出一個黑色的長方形小盒子，打開后，裏面躺着一串潔白璀璨的珍珠項鏈，這串項鏈中的珍珠並不是一般大，最下面的稍大一些，上面的稍小一些，不過最小的也有小拇指肚那麼大。　　香港的珠寶很受大陸人的愛戴，不但設計新穎，切價格也很公道。　　“這是我給爸買的表。”說著，唐昱又從旅行包中拿出一個盒子，裏面的是一塊銀色的勞力士，外觀簡約大氣，是唐天鴻喜歡的類型。　　“媽，這是我給你買的化妝品。”　　“媽，這是我給你買的衣服。”　　“媽，這是我給爸買的西服。”　　唐昱一件一件的從旅行包中往外拿東西，拿一件介紹一件。　　張雅惠雖然口中說著唐昱太浪費了，可臉上洋溢的笑容卻只要是看到的人就能看得出來，她是發自內心的高興歡喜。　　兒子給買的東西，就算是最便宜的東西，做父母的都會高興。

# 第六百四十三章 初抵新加坡

　　回來的第二天，唐昱去了沈家一趟。　　“呦，壞小子，你怎麼有時間來我們這啊，我還以為你把我們給忘了呢。”唐昱剛一進屋，便聽到沈芸怨氣十足的話語，也是，自六月發洪水以來，唐昱已經好久沒有過來了，每每想過來看看，卻都恰逢碰到一些事情。　　“唐昱哥哥，語馨想你了。”只有小孩子的話最為真誠，唐昱進屋后，小語馨張開雙臂迎了過來。　　“呦，讓哥哥看看我們的小公主。”說著，把小語馨抱了起來，在懷中掂了掂，“嗯，長高了，重了，是大姑娘了。”　　“語馨快下來，都多大了還讓人抱，也不知羞。”鄭淑嫻笑着看着這對小大人。　　“嗯。”語馨乖巧的點了點頭，回過頭對唐昱道，“哥哥，放語馨下來吧，語馨長大了，抱着雨馨哥哥累。”　　“呵呵，看來我們的語馨是真長大了。”唐昱笑着說道后，將小語馨放了下來。　　唐昱走到鄭淑嫻身前，“伯母，我這次來是想帶沈芸去趟新加坡。”唐昱直接說出了這次來的目的。　　“去新加坡干什麼啊？”鄭淑嫻輕聲問了一句，同時指了指身前的沙發，“坐下說。”　　唐昱點了點頭，坐了下來，“我前幾天去了趟香江，收購了一家唱片公司，而這公司的總部在新加坡，臭丫頭不是學習音樂的么，所以我打算帶她去看看。”　　“呵呵，小昱，有心了。”鄭淑嫻笑着看着唐昱，他知道，唐昱收購這唱片公司恐怕完全是為了沈芸，唐昱上次來的時候就曾經說過，要創辦個唱片公司給沈芸玩。　　“啊，臭小子，你說的是真的？”旁邊的沈芸聽到唐昱的話，興奮的叫了起來，之後便可憐兮兮的看着鄭淑嫻，“媽，讓我去嗎。”　　“我是沒什麼意見，有小昱陪在你身邊，我也沒什麼不放心的，只是這件事我自己說的可不算，等你爸回來問問他，他要是點頭了，你就可以和小昱一起去了。”鄭淑嫻笑着說道。　　“嗯嗯，老爸一定會同意等”沈芸點了點頭，說完回過頭看向唐昱，“臭小子，去做飯去，我都餓了。”　　“你這丫頭，有這麼和客人說話的么？”鄭淑嫻好笑的看着唐昱和沈芸兩個人鬥嘴。　　“他是客人？他有把自己當作客人么？”沈芸用眼角撇了唐昱一眼，搞的唐昱很無奈。　　“再說了，他來了要不讓他露兩手不是太便宜他了，不信你問小語馨，問問她是喜歡她的小昱哥哥做的飯呢還是喜歡她的小姑做的飯呢。”　　“我喜歡唐昱哥哥做的，唐昱哥哥做的可香了，不像小姑，上次小姑做了一次飯，雨馨吃了就肚子疼了。”小語馨鄭重的說道。　　聽了小語馨的話，看着氣鼓鼓的沈芸，唐昱好好大笑了起來。　　“啊，小妮子，你不是答應我了么，不說這件事的，你、你竟然出賣我。”說著，便張牙舞爪的向小語馨撲去，小語馨則快速的跑到唐昱身旁，“小昱哥哥救我，小姑要殺人滅口了。”　　看着唐昱三人打鬧，鄭淑嫻露出了一絲開懷的笑容。　　沈睿鴻是下午五點才回來的，在聽了唐昱說要帶沈芸去新加坡的事情后，沒有猶豫，點頭答應了，沈睿鴻對唐昱很放心，雖然唐昱表面上看起來年輕稚嫩，不過沈睿鴻卻清楚的知道，其心理年齡並不像表面那麼年輕。　　晚飯後，沈睿鴻照例將唐昱叫到書房中。　　“小昱啊，托你的福，你沈伯伯現在的位置恐怕要在往上挪一挪了。”沈睿鴻笑着對唐昱說道。　　“啊，那小昱在這恭喜沈伯伯了，不知沈伯伯要調到什麼崗位啊。”沈睿鴻現在是一省之長，部級幹部，主要是放在以前，那就是封疆大吏，就算是在中央的一些部級幹部，也不如此時沈睿鴻的實權大。　　“呵呵，其實也不是上調，只是上面又要在我的肩上多加一副擔子而已。”沈睿鴻笑道，“上面要任命我為國務院扶貧救災小組組長，扶貧開發協會會長，這裏面可有你的一部分功勞啊。”　　國務院扶貧救災小組組長，雖然沒有多大的實權，不過卻是屬於副國級幹部。　　唐昱聽后一愣，隨即苦笑，昱飛作為遼海現在最大的民營企業，把沈睿鴻捧到這個位置，讓昱飛出血的意圖很明顯。　　唐昱苦笑着點了點頭，“沈伯伯，我明白了，這次的天災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重大的損失，長江沿岸正處於在後重建階段，作為一名中國人，我自然要出一份力的，我回去后就會和其他股東商量一下，再次捐款幫助災區人民重建家園。”　　沈睿鴻無奈的笑了笑，“小昱啊，這可不是沈伯伯敲你的竹杠，這個任命我也是今天剛剛收到的消息。”　　唐昱聳聳肩，做出了一個無所謂的姿態，“我就知道那免費的新聞宣傳不是那麼好拿的，這不，收費的來了。”　　從沈睿鴻家出來，唐昱直接回到家裡，和老爸老媽說了自己明後天要去新加坡的事情，老爸老媽雖然有些不舍，卻沒說什麼，在他們眼中，兒子過的好比什麼都重要，現在的唐昱已經夠讓他們欣慰的了。　　第二天一早，唐昱便和他的五個保鏢開車來到省政府大院，再接到沈芸后，開車去了機場。　　兩個小時后，唐昱、沈芸和他的五個保鏢坐上了飛往新加坡的航班。　　在登機之前，唐昱就已經給吳建峰打過電話，所以剛走出機場，唐昱便看到吳建峰站在一輛奔馳商用車外等着他。　　“呵呵，唐董，歡迎來到新加坡。”看到唐昱出來，吳建峰走上前笑着打了聲招呼，同時對唐昱旁邊的沈芸點了點頭，心中感慨了一句，“又換了一個。”　　“呵呵，吳董，在這等久了吧。”唐昱上前和吳建峰握了握手。　　“沒有沒有，我也是剛到，走吧唐董，回公司看看。”說著，便打開身後的車門。　　唐昱也沒客氣，招呼了一聲沈芸，率先上了車，沈芸緊隨其後，而他的那五個保鏢則坐在了身後的一輛車上。　　海碟在新加坡的影響可比他在大陸大多了，新加坡的以為很有名的一線歌手就簽約在海碟。　　半個小時后，眾人在坐落於市中心的海碟公司門前下了車。　　“吳董，事不宜遲，你去召集其他股東，今天下午兩點，準時開全體股東大會，之後對人員的調整和今後海碟的發展等方面展開討論，還有，你現在去把公司的各大股東和管理層的人員名單資料給我一份，我熟悉一下。”進入海碟來到吳建峰的總經理辦公室后，唐昱囑咐道。　　“好的唐董，請稍等。”說著，吳建峰轉身對跟在自己身後女秘書囑咐道，“你去吧公司的各大股東和管理層的資料整理出來一份拿出來，同時通知各大股東和管理層今天下午兩點準時到會議室開股東大會。”　　“好的總經理。”那秘書偷偷地看了坐在總經理位置上的唐昱，心中暗自嘀咕，這個人是誰，竟然當著總經理的面坐在他的位置上，雖然疑惑，不過卻也敢偷瞄一眼，不敢詢問，在得到吳建峰的囑咐后，轉身離開了。　　“哦對了吳董，忘了給你介紹了，這是沈芸，大陸的一家音樂學院的高材生，我之前和你提到過的培養兩個新人，其中的一個就是她。”唐昱笑着給吳建峰介紹沈芸。　　“音樂學院的高材生？嗯，形象還不錯，就是不知道唱功怎麼樣，不過只要不是太差，在經過包裝之後，都可以培養。”吳建峰看了沈芸一眼，點頭說到。　　“在唱功方面你不用擔心，無論是理論知識還是實際演唱，沈芸都還不錯，而且最重要的是她還會兩門樂器，鋼琴和古典古箏，同時她還具備創作的才能。”唐昱誇了兩句。　　聽到唐昱的話，沈芸自己都有些害羞，心中暗自嘀咕，這壞小子對本姑娘還挺了解的么。　　“哦？沈小姐還會創作？呵呵，那太好了，現在歌壇就缺少這種自創自唱的全能。”說完看向唐昱，“唐董啊，你這第一天過來，就給我帶來了這麼個寶貝，我真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呵呵，為了公司的發展么，不必說那麼多其他東西，等今天的股東大會結束之後，我們再談談培養新人的具體細節。”唐昱笑着說道。　　中午，唐昱、沈芸和吳建峰三人吃過飯之後，很快就兩點了。　　唐昱是兩點十分才姍姍來遲的進入會議室的，這就是最大股東的譜。　　唐昱走進會議室后，直接來到首席，大大方方的坐了下來。　　“這裏的大多數人除了吳董之外，恐怕都是第一次見到我，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叫唐昱，是中國遼海昱飛集團的董事長，最近有了進軍演藝圈的想法，千挑百選之下選中了咱們海碟，前幾天和吳董在香江簽訂合同，以五千萬美金收購了咱們海碟百分之八十的股份，相信這些大家都有所了解。”說到這，唐昱頓了頓，看了一眼下面的眾人，繼續道，“現在我便以最高控股人的身份對海碟的人事做一番調整，同時對以後海碟的發展方向做一個簡單的定位。”　　“首現，我將出任海碟集團董事長兼CEO一職，相信這點大家都沒有意見吧。”唐昱說完看了一眼眾人，這個是理所應當的，唐昱身為最高控股人，這董事長一職本就是他的。　　“既然無意見，我就繼續玩下說了，任命前海蝶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的吳建峰先生為董事總經理，負責演藝人才的培訓與經紀，並負責公司的行政與管理。”　　任命徐煥亮為區域音樂總監兼董事，負責音樂人及演藝人才的開發與培養，並把守海蝶所有產品的“音樂”質量。　　任命……　　隨後，唐昱便發布了一連串任命，有些人員的職務做出了調整，而有些則沒變。　　“好了，人員的調整就先到這裏，各位有什麼異議么？”唐昱用了將近半個小時的時間對人員作出了人命和調整，說完后，掃了眾人一眼，其實唐昱的這次調整隻是將部分人員職位的名稱稍稍變動了一下，至於他們具體的職責和之前差不多，所以眾人也沒提出什麼反對的意見。　　“好，既然沒有異議，那任命方面就到這裏，接下來我們說下海碟的發展。”唐昱點了點頭，繼續下一個話題。

# 第六百四十四章 音樂天才

　　關於海碟方面的發展，唐昱完全可以將前一世的海碟照搬照抄過來。　　“關於海碟的發展，我現在先說一下我的看法。”唐昱開口道，“首現，我的目標是將海碟發展為華人世界最具影響力和創造力的娛樂事業，我要讓海碟的覆蓋區域包含中國內地、台灣、香港、新加坡以及香港五個華人區域，而其業務要包括：音樂品牌、音樂製作發行、音樂企劃宣傳、藝人經紀、演唱會籌辦、母帶詞曲版權經營、数字音樂平台、演藝培訓學校、產品整合營銷等。”說到這，唐昱頓了頓，“各位還有什麼補充的么？”　　下面的眾人你看看我看看你，眼神中都充斥着不可思議。　　在唐昱剛剛進入會議室的時候，所有人在見到他那稚嫩的面貌后，心中難免起了輕視之心，可是通過唐昱剛剛的一番任命和企業的發展規劃，一下子將他們都打蒙了。　　額，這傢伙不會是某個深處演藝圈裡的老前輩易容的吧，對於海碟的發展，怎麼比我們還門清呢。　　在場的人中，也只有吳建峰鎮定一些，早在之前香江和唐昱的幾次接觸，吳建峰就已經知道了眼前這個少年並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麼簡單，看到所有人愕然的樣子，他自己不禁苦笑，自己當初在得知唐昱投資那麼大的資金的時候，不也是這副表情么，不過話說回來，吳建峰也驚異與唐昱對海碟發展規劃的詳細。　　“好，既然這個發展方向大家都沒有意見的話，以後海碟就按照這個發展方向走，至於其具體的操作與規劃就交給吳建峰和公司的各位所有人努力了，那麼今天的這個股東大會就暫時開到這裏，各位如果還有什麼疑問的話，可以私下里找我。”唐昱總結了一句后說道，“散會。”　　說完，率先走出會議室，走向總經理辦公室。　　吳建峰緊隨其後跟了進來。　　“經理，你看這件辦公室是不是要給你騰出來。”吳建峰說道。　　“呵呵，不用了，我估計來不了幾趟，大陸公司那邊還要我來忙，以後這裏具體的事情就交給你了。”這種甩手掌柜的做法唐昱已經駕輕就熟了，“哦對了，錄音棚在哪？我想去看看。”　　“哦，在二樓，我們有着自己專業的錄音設備。”說著，吳建峰便率先走出辦公室，“經理請跟我來，我帶你去。”　　唐昱點了點頭，對這屋中坐着喝咖啡的沈芸道，“臭丫頭，走吧，一起去。”　　“啊，太好了。”沈芸把咖啡放到身前的茶几上，興奮的蹦跳起來，作為一名學習音樂的人，誰不渴望到專業的錄音棚去看看。　　很快，唐昱和沈芸便跟着吳建峰來到二樓的一件錄音棚中，進入錄音棚，唐昱打量了起來，和唐昱腦海中的錄音棚差不多。　　錄音棚分為兩個部分，中間被一扇透明的隔音玻璃阻隔，演唱者會在最裏面的那個部分錄歌，而外面這個部分則負責歌曲剪輯製作等工作。　　進入錄音棚后，沈芸興奮的四處張望。　　“怎麼，想不想進去試試？”唐昱笑着看着沈芸。　　“可、可以么？”沈芸期待的看着唐昱，又看了看吳建峰。　　“當然沒問題。”吳建峰笑着回答。　　“這裡有电子琴么，給她準備一架，讓她去裏面試試。”唐昱對旁邊的一個工作人員說道。　　那個工作人員看了一眼吳建峰，徵求他的意見，他們可還不認識唐昱是誰。　　“這位是海碟的新任董事長兼CEO唐昱先生，他讓你去準備你就去。”吳建峰給工作室里的人介紹唐昱。　　“哦哦，請稍等。”那工作人員略帶惶恐的點了點頭，招呼了另外一個人折身跑向旁邊的一個小房間，很快，兩個人便一個人搬琴，一個人拿架子走進了錄音室最裏面的那個歌手唱歌的那個房間，並將电子琴擺好打開。　　“嗯，去吧，去試試，就唱哪首‘香水有毒’吧。”唐昱笑着對沈芸說道。　　沈芸點了點頭，懷着激動的心情走了進去。　　因為兩個部分只是被一層隔音玻璃隔絕，所以裏面能夠看到外面，外面也能看到裏面。　　沈芸進入裏面后，深吸了一口氣，看了一眼唐昱后，露出了一絲甜甜的微笑，手中虛放在电子琴的鍵盤上，按了兩個鍵字試了試音，隨後對唐昱點了點頭，手指跳躍間，‘香水有毒’委婉中帶有哀傷的旋律飄了出來。　　檀口輕啟，沈芸那清零的聲音在电子琴旋律的襯托下，宛如珍珠落盤。　　沈芸開口的一瞬間，錄音室所有人便都安靜了下來，靜靜的聆聽。　　吳建峰的眼睛在沈芸琴聲想起的第一時間便亮了起來，隨後沈芸的聲音又讓他陷入了驚訝之中。　　在他之前的想法中，唐昱推薦的這個新人只不過是因為和唐昱有一腿的關係，想要通過唐昱關係走後門進入演藝圈，可是現在看來，似乎並不是這樣，至少這個女孩的唱功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好得多，最重要的是沈芸所唱的歌，身為資深音樂人的他知道，這首歌應該是沈芸自己的，如果這歌公開出來，肯定會立刻火起來，自己不可能沒聽過。　　“這歌是沈芸自創的，曲和詞都是她自己創作出來的，不知道吳經理對沈芸的唱功和這首歌感覺怎麼樣？”唐昱開口問道。　　這歌在九八年的時候的確還沒有出現，當然，也不是沈芸自創的，而是唐昱再來之前，教給她的，為了沈芸能儘快的火起來，唐昱只好厚顏盜版後世的好歌了。　　“董事長啊，我現在是越來越佩服你的眼光了，這個沈小姐簡直就是個寶貝啊，我們要培養她，要全力捧她，不說別的，就單單這一首單曲，就可以讓沈小姐名聲大震啊。”吳建峰此時已經興奮的不能自己，碰到這麼一個全才，恐怕是許多唱片公司做夢都會渴望的，“董事長，我求你把這個沈小姐留在這，我要立刻把這首歌錄製出來，之後發行出去。”　　誰知唐昱卻笑着搖了搖頭，“沈芸她先在還在上學，恐怕不能在這裏久留，她會和我一起回去，而且我也不打算憑藉這一首單曲捧紅沈芸，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就算一時紅火，也不可能長久，這不是我想要看到的結果。”　　“董事長你的意思是？”吳建峰疑惑的問道。　　“這首歌發行是一定要發行的，而且就明天，明天簡單的把這首歌錄製下來，不要太多的修飾，之後便以無名歌手名字上傳到網絡上去，我要造勢。”唐昱笑着說道。　　“造勢？”吳建峰疑惑的看着唐昱。　　“嗯，對，造勢，用無名氏的名義將這首歌上傳到網絡上，我想一定會引起許多人的關注，這些人會追尋這首歌的演唱者，當然，他們是不可能知道的，人的心理就是這樣，越不知道的，便越像探索到結果，這種好奇心會迅速將這首歌捧紅，同時也就捧紅了這個無名氏，等過一段時間，我們找一個恰當的機會，公布出來這歌的真正演唱者，同時，再將這個消息公布出來的同時，發行沈芸的第一張專輯，你想想，那效果會是怎麼樣。”唐昱笑着給吳建峰解釋。　　其實這種炒作的方法，在後世屢見不鮮，只不過在現在還很新鮮而已。　　聽了唐昱的解釋，吳建峰的腦海里立刻就湧現出了那些好奇心爆棚到極點之後，得到答案而去買唱片的火爆場面。　　“有了一張專輯的基礎，沈芸想要走紅就容易的多了。”　　吳建峰此時恨不得抱起唐昱狠狠的親兩口，這種造勢的方式他們見過，不過他卻可以預見其成功，這裏面充分的抓住了人們好奇心的特點，利用心理戰術將沈芸朋友。　　不過很快，吳建峰便想到了一個不妥的地方，“董事長，可是那張專輯怎麼辦，我們很難在短時間創作出來啊，就算創作出來了，質量上和時間上恐怕也會大打折扣，這玩意把時間拖久了，人們對歌曲的熱度下降，豈不是得不償失。”　　“呵呵，這個你就不用操心了，你可能不知道，沈芸自從上大學之後，就陸陸續續的製作了好幾首歌，而且我都聽過，都很經典，我想都不用公司幫着創曲，就憑沈芸自己創作的歌曲，就差不多可以組成一張專輯，我想這自編自唱的噱頭，還可以給沈芸提升不少人氣吧。”唐昱笑着說道，專輯的事情唐昱一點都沒放到心上，大不了就再教沈芸幾首後世的歌曲唄，只要是九八年以後創作的歌曲，唐昱都可以堂而皇之的拿來。　　乍然間，唐昱腦海中閃過個念頭，如果自己不是由現在的這一番事業的話，當一個音樂創作人也是很有前途的，後世打吧打吧的流行歌曲供他抄襲，而且還是那種毫無風險的抄襲。　　吳建峰愕然，自己創作的歌曲竟然可以組成一張專輯，這個沈芸……吳建峰的腦海中猛然蹦現出兩個字――天才，貌似也只有這兩個字可以形容沈芸的音樂天賦了。　　“好，那既然這樣，就按照董事長的意思去辦，明天我就讓人幫沈小姐把這首歌錄製下來，放到網上去。”吳建峰點頭答應道。　　“嗯，好的，我回去就讓沈芸將她的那些歌曲整理一下，之後再徵詢一下他父母的意見，如果他父母同意的話，我會讓她儘快趕過來錄製唱片的。”唐昱說道，隨後看了吳建峰一眼，繼續說道，“哦對了，忘了和你說了，這個沈芸是大陸遼海省省長的女兒，所以么，我不想讓她遇到一些為難的事情，你明白的……”唐昱率先給吳建峰打了針預防針，演藝圈唐昱雖然從來沒有參与進去，不過卻聽說過很多消息，這裏就是個泥潭，唐昱可不想讓沈芸出現什麼意外。　　“什麼？省長的女兒。”吳建峰的神經已經被一個個震撼的消息驚得麻木了，不過他卻知道唐昱所說的那些為難的事情代表什麼，鄭重的點了點頭，“放心吧董事長，我會盡我所能的保護好沈小姐的。”

# 第六百四十五章

　　第二天，沈芸上午錄製完了那首“香水有毒”之後，下午就和唐昱坐飛機飛回大陸，這次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甚至來不及去買什麼禮物，多少讓唐昱和沈芸有些遺憾。　　“壞小子，你干什麼說那首歌是我寫的，明明是你教我的。”飛機上，沈芸對坐在旁邊的唐昱說道。　　“你要唱歌，又不是我唱，我要那個噱頭干什麼，而且不單單是這首，等回去以後我再教你幾首，有時間的話你過來錄製張專輯。”唐昱輕聲說道，說完轉過頭似笑非笑的看着沈芸，“臭丫頭，你現在簽約在海碟，而我是海碟的董事長，你對我就不能保持一點尊重，別整天壞小子壞小子的叫，給我叫煩了小心我開了你。”　　沈芸嫵媚的白了唐昱一眼，裝出一副不屑一顧的表情，“切，你別豬鼻子插蔥和我裝象，別說你是什麼董事長，就算你是國家主席，你還是我眼中的那個壞小子，永遠都變不了。”　　沈芸這話聽起來似乎不好聽，可是唐昱聽了心中卻暖暖的，壞小子臭丫頭已經成了兩個人之間的獨有昵稱了，無形中，這個稱呼拉進來唐昱和沈芸之間的關係。　　下了飛機后，唐昱直接陪沈芸來到沈家。　　“媽，我回來了。”鄭淑嫻剛打開門，沈芸便給了鄭淑嫻一個熱情的擁抱。　　“這孩子，都這麼大了，一點都沒有穩重的樣子。”鄭淑嫻笑着將沈芸推開，看向沈芸身後的唐昱，“小昱啊，先進來。”　　“嗯，伯母好。”唐昱一邊往裡走，一邊和鄭淑嫻打了聲招呼。　　“你們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呢，我和老沈還以為你們得在那邊玩幾天呢。”鄭淑嫻問了一聲。　　“沒玩什麼，我到那邊處理完事情，給臭丫頭錄製了一首單曲同時和海碟簽約了之後，就回來了。”　　小語馨這次罕見的沒有上來纏着唐昱，而是一個人坐在沙发上，撅着個小嘴一副氣鼓鼓的樣子。　　唐昱一看到小語馨的這副樣子就知道她怎麼了，小孩子的心事全都寫在了臉上，唐昱一笑，湊過去問道，“呦，誰惹我們的小公主了，我們的小公主怎麼生氣了呢。”　　“哼，就你和小姑，你們出去玩都不帶我，我以後不和你們好了。”小語馨氣憤地說道。　　“可不是，都是你的唐昱哥哥，出去玩怎麼就不帶語馨呢，走，咱們不和他好了，來，過來聽聽小姑唱的歌。”沈芸跑過來裝老好人，把小語馨拉到自己的卧室里。　　沈芸的我是有台電腦，打開電腦後，在網上以搜索，立刻就搜出沈芸所唱的香水有毒，海碟在錄製這首歌之後，幾乎沒做什麼處理，直接就發到晚上了。　　“啊，這是小姑你唱的，是小姑唱的。”聽了兩句之後，小語馨立刻就聽出了沈芸的聲音，跑出來拉起鄭淑嫻的手走向沈芸的卧室，“奶奶奶奶，過來聽，小姑唱的歌上電腦了。”鄭淑嫻笑着喝着小語馨來到沈芸的卧室，聽着電腦里播放的歌曲，驚訝的看了自己的女兒一眼，“這是你唱的？”　　“嗯。”沈芸笑着點了點頭，自己自彈自唱的時候她還沒什麼感覺，而此時聽着從電腦里播出來的音樂，沈芸感覺到，自己唱的還真不錯。　　“這就是沈芸的第一首單曲。”緊隨而來的唐昱笑着說道。　　鄭淑嫻笑着點了點頭，轉過頭看向電腦屏幕，忽然感到不對，“咦，這演唱者的名字怎麼寫着無名氏呢？是芸兒的藝名？”　　“才不是呢，人家才不要這麼難聽的藝名呢，聽壞小子說他這叫造勢，暫時先不公開演唱者的名字，調動起聽着的好奇心，從而提升我的人氣。”沈芸解釋道。　　“哦，那就聽小昱的。”鄭淑嫻對這些東西不懂，不過卻也覺得有理，笑着看了唐昱一眼。　　“對了伯母，我有個事還要和你說呢，我想過段時間讓臭丫頭去新加坡錄製一張專輯，恐怕需要自己在那邊住上一段日子。”唐昱開口問道。　　“過段時間？可是再過幾天你們就開學了啊。”鄭淑嫻皺着眉頭說道。　　“伯母那你可能不知道，臭丫頭現在上學也只是學一些新的樂曲或者練習發音等內容，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東西學習，所以說這去與不去差別不大，去新加波雖然會耽誤上學，可卻不會耽誤學業。”唐昱解釋了一句。　　“是啊媽，現在學校中的那些理論只是都已經學的差不多了，每天去上學也只是練習發音而已。”沈芸在旁邊說道。　　“可是，可是你一個人去我不放心啊。”鄭淑嫻的眉頭依舊緊縮，對沈芸獨自去新加坡的事情沒有鬆口。　　“媽，我都這麼大了，沒事的，我會自己照顧好自己的。”沈芸拽着鄭淑嫻的胳膊撒嬌似的搖了起來。　　“別搖了別搖了，再搖我這把老骨頭就被你要散了。”鄭淑嫻無奈的把手臂從沈芸的懷中抽出來，“這件事情你還得徵求一下你爸的意見，不過我勸你還是做好心理準備，我估計你爸也不會同意你自己去新加坡的。”　　沈芸無奈的看了唐昱一眼，請求他幫忙，有時候唐昱的話比她的話還好用。　　感受到沈芸求救的目光，唐昱卻也只能聳聳肩，做出一個無可奈何的表情，這件事情他還真是沒辦法，只有看看沈睿鴻是怎麼想的了，只要沈睿鴻點頭，估計鄭淑嫻這邊也不誰說什麼。　　“臭丫頭，你別那麼看我，伯母有她的擔心，不過我看看吧，看看到時候我忙不忙，我如果沒事的話，就陪你去趟新加坡。”唐昱笑着說道。　　說完，唐昱轉過頭看向鄭淑嫻，“伯母，事情就先這樣，沈芸自己去我也不放心，我看看我到時候能不能擠出時間吧，如果有時間的話，就陪他一起去。”　　“嗯，你能陪着去就最好，我真怕這小丫頭出點什麼事。”鄭淑嫻點了點頭。　　“那伯母我就先回去了，我這剛下飛機送臭丫頭回來，現在臭丫頭到家了，我也就該回家了，老爸老媽還不知道我回來呢。”唐昱準備離開。　　“哦？你父母還不知道你回來呢？那趕緊回去吧，別讓他們擔心。”鄭淑嫻點了點頭說道。　　“嗯，那伯母再見，小語馨再見，至於臭丫頭嗎，我就不和你說再見了。”唐昱打趣了一聲后，轉身離開了沈家。　　在省政府大院門口，唐昱和他那我個保鏢會合后，打了兩輛車趕回幽林家園。　　“咦，老媽，怎麼又是你自己啊，爸呢。”在聽到唐昱的敲門聲之後，張雅惠打開門把唐昱讓了進來，進屋後房間中空蕩蕩的，整間屋子里除了張雅惠之外，就再也沒個喘氣的了。　　“你爸去你乾爸家了，對了小昱啊，你有多長時間沒去看你乾爸乾媽了，昨天我還聽到你乾媽提起你呢。”　　算算日子，唐昱還真好長時間沒去看蘇慕儒了，自從那次沈睿鴻、蘇慕儒和唐天鴻聚面告訴唐昱國家收回黑水國際之後，就沒在見到過。　　“是有好長時間沒去看乾爸乾媽了，等我忙完這一段時間，就去看看。”唐昱點了點頭說道。　　“嗯，去看看吧，你乾爸乾媽都挺想你的。”張雅惠說道，“哦對了，你這次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這一來一回剛两天，怎麼沒在那多玩幾天。”　　“沒有，那邊的事情辦完了就回來了。”唐昱笑着答道。　　“哦對了小昱啊，過两天就上學了，你準備準備吧。”張雅惠對唐昱的學習還是很關心的。　　“嗯知道了，也沒什麼準備的，新課本要開學后才發下來呢。”唐昱點了點頭。　　……　　剛吃過晚飯，唐昱的手機便響了起來。　　“唐昱啊，我是蘇晴。”電話那頭傳來蘇晴清脆的聲音。　　“哦？你回來了？”唐昱笑着問道，蘇晴的父親還在新疆，而蘇晴平時在學校住宿，這次暑假的時候回去的，現在快開學了，自然就回來了。　　“嗯，過两天就開學了。”蘇晴道，“對了唐昱，我剛下飛機，你能過來接我一下么，順道再請我吃個飯，我都餓死了，嘻嘻。”　　蘇晴和唐昱可以說是青梅竹馬，雖然飛開了幾年，不過感情卻一直未淡，所以雙方說話間沒有太多的彎彎繞。　　“好的，你在機場等我，我這就去。”唐昱放下電話轉過頭對張雅惠說道，“蘇晴回來了，現在機場呢，我去接她，順道帶她去吃個飯。”　　“啊小晴來了，吃飯？去哪啊，你直接把她帶回來得了，這孩子啊，我也有還幾年沒見到了，你去接吧，直接把她接家裡來啊，我這就去再炒幾個菜。”蘇晴在遼海上學的事情，唐昱之前和張雅惠、唐天鴻提過一嘴，不過卻一直沒帶她回來過。　　“好吧。”唐昱點了點頭，起身往外走去。　　“哦對了小昱，帶件外套，天黑了，夜裡涼。”張雅惠囑咐了一聲。　　“沒事媽，我不冷。”唐昱笑着搖了搖頭。　　“我沒說你，你一個大小伙子涼點熱點都沒事，我讓你帶外套是給小晴，女孩子較弱，不能受涼。”張雅惠好笑的看了唐昱一眼。　　唐昱摸了摸鼻子，汗，還自作多情了自己。　　隨手從衣服架上拿下一件自己的外套，唐昱便下樓了。　　上了自己的那輛寶馬，唐昱對坐在駕駛室中開車的班長道，“去機場。”　　隨着唐昱的話落，寶馬車啟動緩緩地移動了起來。　　到了機場門口，唐昱一眼便看到穿着一件白色短袖，下身一件緊身牛仔褲亭亭玉立的蘇晴，不過在蘇晴後面，唐昱有看到了一隻礙眼的蒼蠅。　　在兩人的不遠處，停着一輛白色的奔馳敞篷跑車。　　唐昱的寶馬在那輛敞篷跑車後面停了下來，蘇晴看到唐昱的寶馬，立刻走了過來。　　唐昱笑着走下車，拿着那件外套走向蘇晴，來到蘇晴身前，幫她披上，“我媽怕你着涼，特意讓我給你帶件外套。”　　感受到外套所帶來的溫暖，蘇晴的臉上不着痕迹的紅了一下，她認出了這件外套就是唐昱平時穿的那件。

# 第六百四十六章 地位下降

　　看到唐昱出現，孫長峰的眉角跳動了一下，不過很快就又將目光從唐昱的身上挪到蘇晴的身上，“小晴，走，我請你出去兜風，這是我爸剛給我買的奔馳SLK，全球限量發行，恐怕現在全中國也只有我這一輛，這還是我爸托關係才買來的呢。”　　唐昱掃了一眼那輛奔馳SLK，的確，這奔馳SLK誕生於1996年，直到2004年三月份日內瓦車展亮相后，才引進入中國的。　　這車說實話也並不怎麼樣，在九八年這個時期，也就二三十萬美金左右，孫長峰之所如此顯擺，只不過是因為這款車型還沒引進來，比較少見而已。　　“不了，天冷，我怕風吹。”蘇晴冷下臉來，轉過頭對唐昱說道，“走吧，我們去吃飯。”　　“嗯。”唐昱笑着點了點頭，左手很自然的搭在了蘇晴的肩上，摟着她往寶馬車方向走去。　　唐昱的手搭在蘇晴肩上的一瞬間，蘇晴的身體猛地一僵，隨後便紅着臉低着頭任由唐昱攬着自己走上車。　　其實如此親昵的動作在以前兩人經常做，甚至比這更親昵的動作都做過，只不過當時兩人還小，思想單純，根本不會多想，可現在不一樣了，兩人都已成年，做出如此動作，心中自然生出異樣。　　看着唐昱的寶馬絕塵就去，孫長峰的臉色徹底陰沉了下來，“媽的，唐昱我們等着瞧，敢跟老子搶女人。”　　……　　“我們這是去哪吃飯啊？”蘇晴看着外面陌生的景物，轉過頭問道。　　“幽林家園。”唐昱笑着說道。　　“幽林家園？什麼地方，我怎麼沒聽過呢。”蘇晴輕聲道。　　“哈哈，不逗你了，是去我家，我媽想要看看你。”唐昱靠在靠背上，雙手向後伸了個懶腰。　　“啊，伯母要看我。”臉色重來沒有多大變化的蘇晴此時的臉上竟然出現了一絲慌亂，“這，你看，我什麼都沒給伯母買，這麼去看她老人家是不是很不禮貌啊，再不唐昱，你停車吧，我去下去買點東西。”　　“呵呵，你就歇着吧，到我家還用你買東西？你不買倒好，買了我媽恐怕有得說我了，再說了，我媽是看着你長大的，你和她那麼客套干什麼，反而生疏了。”唐昱安撫了有些焦躁不安的蘇晴道。　　“這、這、這合適么？”蘇晴依舊很遲疑。　　“你說呢。”唐昱看了一眼窗外，“好了，你也別糾結了，到家了。”　　唐昱和蘇晴下了車，一前一後上樓，來到家門前，唐昱敲了敲門，很快，門就開了。　　“媽，我回來了。”唐昱笑着和老媽打招呼，可誰知張雅惠理都沒理他這個兒子，一抬手，將唐昱拽到了一邊，露出了他身後怯怯的蘇晴，“伯母好。”　　“呀，小晴都長真么大了，大姑娘了，來來，快進來。”張雅惠拉着蘇晴往裡面走，直接將唐昱這個兒子給忽略了，唐昱尷尬的摸了摸鼻子，回身關上門，換上拖鞋跟着走了進去。　　“哈哈，小晴來了，幾年不見，都長這麼大了，你爸還好么？”這時，唐天鴻從書房裡走了出來，看到蘇晴，哈哈大笑道。　　“唐伯父好，我爸很好，前些日子還念叨你們了呢，只不過他一直都很忙，沒時間回來。”　　“爸，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啊。”唐昱走的時候，唐天鴻還沒回來呢。　　“我也剛到家不久，去看你乾爸了，和你乾爸下了盤棋，不知不覺天就黑了，之後又留在那吃了頓飯。”唐天鴻轉過身，“你們聊着，我看會書。”說著，又回到書房了。　　說到吃飯，張雅惠才想起來唐昱走之前和她說的蘇晴還沒吃飯的事情，立刻熱情的拉起蘇晴的手，走向餐廳，“小晴還沒吃飯呢吧，來，伯母專門給你做了點好吃的。”　　唐昱跟過去一看，嗬，還真夠豐盛的雞魚排骨，全都有了，看來這個蘇晴的待遇的確比他這個當兒子的要好得多。　　“這個，伯母，你們吃了么？”蘇晴輕聲問了一句。　　“呵呵，我們吃過了，你吃吧。”張雅慧笑着說道。　　“呵呵，伯母，其實我不餓，我在飛機上都吃了……”自己一個人吃，蘇晴實在遊戲不好意思。　　“哎呀，你就別不好意思了，剛剛給我打電話的時候還說自己餓死了，現在又不餓了，來，我陪你一起吃，哇塞，媽啊，你這一桌子太豐盛了。”唐昱一屁股坐了下來，拿起筷子就開動起來，一邊吃還一邊和蘇晴說道，“你也吃啊，再不吃就涼了，嗯，我媽這才做的不錯，你也嘗嘗。”說著，唐昱夾了一塊魚放到蘇晴的碗里。　　“嗯，小晴，你就吃吧，到了這裏就和到自己家沒兩樣，不必拘謹。”張雅惠拿起蘇晴身前的碗，給她盛了一碗飯。　　“嗯。”蘇晴紅着臉輕輕的點了點頭，拿起筷子吃了口飯。　　“哈哈，這就對了么。”唐昱看到蘇晴動筷，笑了一聲，其實唐昱剛剛已經吃飽了，他之所以上來湊這熱鬧就是因為他看出了蘇晴的尷尬，多一個人陪他，就能讓她放鬆一點。　　吃完飯後，天色已經完全黑了下來，蘇晴起身準備離開，“伯母，我走了，改天我再來看您和伯父。”　　“走，你去哪啊，我記得我記得現在學校的寢室應該還沒開門吧，就算已經讓入住了，我也不放心你這麼晚回去啊，這樣吧，你今天晚上就住這吧。”張雅惠聽到蘇晴要走，立刻出言制止。　　“可是媽，咱家似乎沒有多餘的房間啊。”其實這套房子不小，三室兩廳，一廚兩衛，只不過有一間卧室讓唐天鴻改成了書房，這才變成了兩室兩廳。　　兩個卧室平時的是唐昱一間，張雅惠和唐天鴻一間，根本就沒有多餘的。　　“沒有多餘的，小晴就住你房間。”張雅惠開口說道。　　就在蘇晴和唐昱愕然的時候，張雅惠又補充了一句，“你呢，就睡沙發。”　　聽到張雅惠的第二句話，蘇晴和唐昱才算鬆了口氣。　　“好吧，我睡沙發。”唐昱苦着臉點了點頭。　　自從蘇晴踏入這個家門之後，唐昱明顯感覺到了自己的地位急轉直下，由之前的第三，變成了現在的第四。　　……　　第二天，唐昱起來的時候，看到蘇晴已經和老媽在廚房中忙活早餐了，而老爸則坐在大廳的沙发上看着報紙。　　“老媽好，蘇晴啊，你怎麼起的這麼早啊。”唐昱和張雅惠打了聲招呼，走近衛生間開始洗簌。　　“你以為人家小晴向你一樣懶啊，人家早早就起來幫我忙活早餐了。”張雅惠看了唐昱一眼說道。　　“那廝因為俄昨天岸上木睡好，色藝才七的折磨晚的。”唐昱一邊刷牙一邊喊話不清的說道。　　他昨晚失眠了，睡沙發他還真不太習慣，翻來覆去的睡不着，直到後半夜才漸漸睡去，起來晚也是有情可原的。　　“蘇晴，你今天回學校么？”洗簌完之後，唐昱從衛生間里出來，靠在廚房門口，看着蘇晴問道。　　“嗯，今天回去，收拾收拾寢室，把被褥拿出來晒晒，一個多月沒用了，估計都潮了。”蘇晴一邊盛着粥，一邊說道，說完，將粥遞給唐昱，“幫我那餐聽去。”　　唐昱接過粥，放到餐廳的桌子上，“那我一會兒你，送完你之後我回公司看看。”　　“嗯。”蘇晴應了一聲。　　早餐后，唐昱蘇晴走出家門。　　“小晴啊，以後可要常來。”張雅惠不舍的將蘇晴送出門外。　　“嗯，我會的，伯母你回去吧。”　　將蘇晴送回學校后，唐昱便向百佳開去。　　“董事長早上好。”唐昱走近百佳，那些員工紛紛和唐昱打招呼。　　“嗯嗯，早上好。”唐昱點頭回應。　　來到二樓的總經理辦公室，方建銘正在看着報紙。　　“老弟你來了。”方建銘抬頭看了唐昱一眼，有低頭看着報紙。　　唐昱心下好奇，“你看什麼呢，這麼入神。”　　“呵呵，也沒什麼。”說著把報紙遞到唐昱手裡，“省長昨天被任命為國務院扶貧救災小組組長，中國扶貧協會會長，你對這件事情怎麼看。”　　“哦，這事啊，我早就知道了。還能怎麼看，打算讓那個咱們出血唄，作為遼海的龍頭，咱們如果不起到一點表率的作用，那沈伯伯的這個副國級的扶貧救災小組的組長當的不就太失敗了。”　　方建銘苦笑了一下，“那你打算捐多少？”　　唐昱猶豫了一下，咬了咬牙，“要捐就不能小氣，既然上面讓咱們起表率，那麼咱們就表率給他們看，我打算捐十億。”　　“十億？”方建銘倒吸一口涼氣，這個數目可真不小啊。　　唐昱點了點頭，“嗯，十億，也算是為災區人民做出點貢獻吧，這十億咱們應該負擔的起。”　　“也好，要捐就捐個狠的，省的別人說咱們小氣。”方建銘沉吟了一下，點了點頭。　　“好了不說這事了，對了公司最近的經營狀況怎麼樣？”唐昱岔開話題。　　“嗯，各個部門的運營都很穩定，利潤穩步增長，尤其是VCD，市場的需求量大，咱們加大生產，也還是滿足不了市場的供應，當初我真沒想到，VCD市場竟然有這麼大的需求。”方建銘道。　　唐昱笑了笑，VCD的市場有多大，他最清楚不過了，不過唐昱估計，VCD市場的飽和應該快到了，只要DVD一旦出現在市場中，VCD市場雖然還會持續一段時間火爆，不過卻不會再有擴大的趨勢，而漸漸的，VCD市場就會慢慢被DVD所佔據，這也就是唐昱之所以這麼著急的讓姜萬勐研發DVD的原因，DVD越早的研發出來，佔據市場的空間就越大，而且因為維科的牌子已經被VCD打響，維科牌DVD會很快被接受。　　“嗯，那好吧，既然沒什麼事的話，我就先去財務部看看，讓他們儘快籌集十個億，把捐款的事情搞定。”　　“嗯。”方建銘點了點頭，就在唐昱即將走出房間的時候，方建銘猛然間想起件事，“哦對了老弟，財務部的楊涵寧昨天請假了。”　　“請假？怎麼了？”唐昱眉頭一皺。　　“聽楊涵寧說是他父親病了，她要回東陵去看看。”方建銘答道。　　“哦，我知道了。”唐昱低着頭皺着眉頭走出了房間。

# 第六百四十七章 楊岐山住院

　　唐昱低着頭走出百佳，上了寶馬車后，班長問了一句，“老闆，我們去哪？”　　“東陵。”唐昱開口說道。　　中午十二點作用，唐昱進入的東陵市區，在唐昱的引導下，班長開車來到了老街。　　“你們在車裡等我。”唐昱來到楊涵寧家門前，下了車。　　走上前輕輕的叩響門上的門環。　　“來了來了。”是楊涵寧的聲音，很快，伴隨着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后，大門被打開了。　　“啊，小昱，你怎麼來了。”楊涵寧驚愕的看着眼前的唐昱。　　“我怎麼就不能來呢，我今天早上聽到方哥說楊伯父生病了，左右公司也沒什麼事，我就過來了。”唐昱笑着說道，同時將手中買的水果想楊涵寧遞了遞，“怎麼，你就讓我這樣站在門口，你也不怕把我累壞了，你不心疼？”　　“我才不心疼呢。”楊涵寧紅着臉低聲道，雖是這麼說，可卻已經被唐昱迎了進去。　　“大丫頭，誰啊？”屋子里傳來楊涵寧父親楊岐山蒼老的聲音。　　“是我，楊伯父叔，你身體感覺怎麼樣了？怎麼沒去醫院啊。”唐昱笑着走進屋，將手中的東西放到屋裡的一個大木箱子上。　　“啊，是小昱啊，快坐快坐。”原本躺在炕上的楊岐山見到唐昱的到來，立刻想要直起身子坐起來，楊岐山旁邊的楊涵琳阻止了他，“爸，你就別起來了。”　　“是啊楊伯父，好好躺着休息。”說完，唐昱看向剛剛走進來楊涵寧，“楊伯父病成這樣，怎麼不上醫院呢。”唐昱知道，此時楊涵寧家根本不缺錢，楊涵寧一個月四千多元，按照九八年的收入標準，月收入四千多，那絕對是金領級別的。　　“呵呵，是我不讓她送我去醫院的，我這是老毛病了，去醫院也治不好的，白花那錢。”楊岐山搖了搖頭說到。　　“那也不行。”唐昱搖了搖頭，“涵寧姐，涵琳姐，你倆給楊伯父收拾收拾東西，咱們這就去醫院，有病不去醫院怎麼能行，在家硬挺這先不說多遭多少罪，萬一再把病情耽擱惡化了，不就更麻煩么。”　　聽了唐昱的話，楊涵寧和楊涵琳頓時像有了主心骨一樣，紛紛動作了起來，開始收拾楊岐山的日常用品。　　而楊岐山看着忙碌的兩個女兒，卻只有苦笑，看來這次是不去醫院不行了。　　“你們先等一下啊，我去叫人。”說著，唐昱走了出去，來到寶馬車前，對這裏面的班長等人招了招手。　　“老闆。”五人先後從車上走了下來。　　“你們過來，幫我抬個人。”唐昱對班長几人說道，說完，轉身回屋。　　班長几人楊涵寧是認識的，知道他們是唐昱的保鏢，所以看到他們進來也沒有多少驚訝，倒是楊涵琳和楊岐山對於這突然出現的幾個人有些驚疑不定，也不怪他們，實在是班長他們五個長的實在有點彪悍，加上一個個冷着一張臉，更增添一股子煞氣。　　“這幾位是？”楊岐山看向唐昱。　　“他們是我保鏢，楊伯父你不用緊張。”說完，唐昱看向班長，“你們幾個一人拽住楊伯父身下褥子的一個角，將他抬到我車上去。”　　本來楊岐山是打算自己起來走出去的，可唐昱這倒好，根本不用他起來，直接把他抬了出去。　　這時，楊涵寧姐妹也收拾的差不多了，將該準備的東西都裝到一個旅行包里了。　　“收拾完了？收拾完了就走吧。”唐昱招呼了一聲二女，率先走了出去。　　當唐昱走到車旁邊的時候，班長几人已經將楊岐山抬上了車，讓他躺在唐昱寶馬車的後座上。　　唐昱看了一眼后對這楊涵琳道，“你去裏面坐着，讓楊伯父的頭枕在你的腿上。”說完，有對楊涵寧說道，“涵琳姐，你坐在副駕駛的位置上。”　　楊涵寧和楊涵琳點頭應聲，按照唐昱所安排的位置坐了下來。　　唐昱回過頭來看向班長，“班長，你們幾個恐怕就坐不下了，我們一會兒回去東陵市第一人民醫院，你們一會兒打車去就行。”唐昱的車縱然是越野系列，可也裝不下這麼多人，所以也只能讓班長几人打車去了。　　“好的老闆。”班長點了點頭。　　唐昱轉身上車，啟動車子后，往東陵市第一人民醫院駛去。　　而班長几人也在唐昱離開后，迅速走出小巷，攔了一輛出租，駛向唐昱告訴他們的第一人民醫院。　　這第一人民醫院唐昱還真的好久沒來過了，唐昱還記得自己在這裏昏迷的那幾天，可真是生命攸關啊。　　來到醫院，唐昱給楊岐山掛了好，安排好了病房后，唐昱對旁邊的小護士問了一句，“你們院長還是王貴成么？”　　“不是了，王院長早在兩年前就到省里的一家醫院當副院長去了。”那小護士說道。　　“哦。”唐昱點了點頭，也是，憑着王貴成的頭腦和眼力見，幾年的時間過去了，要是不往上調調，那就太說不過去了。　　這時，楊岐山的主治醫生做了過來，拿着聽診器在楊岐山的胸腹間聽了聽，同時也詢問了楊岐山的一些病情，看着他轉身離開，唐昱追了出去。　　“醫生，病人的病情怎麼樣了？”　　“初步診斷病人的兩條腿有類風濕，而且還有很嚴重的胃病，暫時也只能判斷出這些，想要得到更具體的病情，就要進行進一步的檢查。”說完，那醫生轉身離開了。　　看到唐昱回來，楊涵寧走上前去，“小昱，我爸的病情怎麼樣了？”　　唐昱把剛剛醫生告訴他的話給楊涵寧和楊涵琳重複了一遍，“所以說，現在我們大家都不要急，等檢查結果出來就知道了。”　　“哦對了，涵琳姐，怎麼你也在這呢，你不是上班呢么？”唐昱岔開話題道。　　“前天劉舒蘭劉姨給我打電話，說我爸生病了，我這次立刻請假回來照顧爸的。”楊涵琳比唐昱大幾歲，現在已經大學畢業，並已經找到了工作了。　　本來在她畢業之後，唐昱打算招聘她到自己的公司，不過這倔強的丫頭卻死活不同意，非要自己找工作，不過沒想到，两天之後還真讓她找到了一份非常不錯的工作――在一個私企給老闆當秘書，工資待遇很不多，一個月也能一千多元。　　“小妹啊，要我說你就別在那幹了，換一家公司吧，再不行你就來唐昱這裏。”楊涵寧顯然知道楊涵琳工作並不順利，開口勸道。　　“怎麼了涵琳，工作不順心還是怎麼的？”唐昱聽出楊涵寧話語中的意思，轉頭問向楊涵琳。　　“沒什麼沒什麼。”楊涵琳擠出一絲笑容，搖了搖頭。　　唐昱看出楊涵琳的笑容很勉強，不過既然她不說，唐昱便把頭轉向楊涵寧。　　“唉，給人當秘書的工作，吃力不討好，不過涵琳的老闆對她還是可以的，不過就是因為對她太好了，我才不想讓她再在那上班。”楊涵寧含糊的解釋了一句。　　唐昱一下子就聽出了楊涵寧話語中的意思，一個男老闆要是對其秘書太好的話，只有可能是一種原因，“他欺負你了？”唐昱皺着眉頭看向楊涵琳。　　“沒有沒有，就是平時總纏着我，要請我吃飯看電影，我已經拒絕過幾次了，可是他畢竟是老闆，總這麼拒絕不是回事，所以我才鬧心。”楊涵琳苦笑着說道。　　“那就別幹了。”唐昱一揮手，“正好我這裏缺人手，你就過來吧。”

# 第六百四十八章 功成名就，美人在懷

　　楊岐山的病，在唐昱的介入下，自然會獲得最快最好的治療，根本不用擔心，所以，很快就康復了，不過讓這小子沒想到的是，楊岐山康復之後，楊涵寧的妹妹楊寒��居然隱隱對唐昱表現出愛慕。　　小姑涼認識唐昱的時候才剛剛上大學，之後唐昱與楊家之間發生的點點滴滴，她都看在眼中，再加上唐昱本來就是很吸引女孩子的男人，生出好感也在所難免。　　不過倒是讓唐昱很是為難了一把，楊寒��是楊涵寧的妹妹呢，自己總不好……　　不過這個煩惱很快也解決掉了，他倒不是什麼道德君子，只是心中在乎楊涵寧的想法，兩人相濡以沫，相互扶持走了這麼多年，自己總不好對人家妹妹起非分之心，哪知道，楊涵寧巴不得這樣呢，於是，楊岐山出院的當晚，她們姐妹二人灌醉了唐昱之後，一些事情便自然而然的發生了，當唐昱第二天醒來看到一左一右躺在自己身側的姐妹花的時候，也只得苦笑一聲，如果此時他還不明白兩人的心意的話，也白活這麼多年了。　　之後，三人自然好一番逍遙快活，唐昱也終於享受了一下齊人之福的樂趣。　　之後一直到99年六月份，唐昱都處於緊張的忙碌之中，要複製亞馬遜的奇迹，僅僅唐天宇這些人，明顯是不夠看的，還需要他這個商業神童來親自把關。　　到了99年七月，昱飛集團下屬的电子商務網站，終於在唐昱的運作下，成功的在納斯達克上市了，而且，一上市便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短短的三個月內，市值便飆升到了125億美元之多。　　125億美元，天文般的数字啊，雖然比起亞馬遜創造出來的奇迹似乎差了一些，但是如果考慮到中國和美國在這方面的成熟程度，昱飛集團的這次上市運作才是成功的典範，要比亞馬遜的成功，艱難的多。　　不過哪怕是獲得了如此多的成就，唐昱的頭腦依然很清醒，沒有被勝利打昏頭腦，在上升勢頭很大的時候，力排眾議，依然按照原計劃，在2000年1月份，毫不猶豫的開始減持手中的股份，並在兩個月內，完全減持完畢，套現高達九十多億美元，而從計劃開始到如今，昱飛集團在這個电子商務網站上的總投入，也不超過十億人民幣，可謂是巨大的成功，堪稱當年的商業奇迹。　　而就在唐昱減持完畢股份之後，僅僅不到一個月時間，網絡科技股的泡沫就開始破滅了，納斯達克一夜間蒸發了上萬億美元，許多公司在這波泡沫中損失慘重，股價被腰斬的比比皆是，甚至貶值高達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的公司也有不少，昱飛集團締造出來的电子商務網站也不例外，國內在那個年代，根本就不適合电子商務，市場還沒有成熟呢，再加上遭遇了網絡科技股的泡沫破裂風波，在短短的一個月內，便貶值高達百分之九十五，市值只剩下不足十億美元。　　此前還以為撿了大便宜的包括高盛等在內的接手昱飛集團旗下網站的投行，這次可謂是滿盤皆輸，連內褲都差點給輸光了，只有唐昱這小子賺的盆滿缽滿，睡覺都笑的一塌糊塗。　　套現八十多億美元啊，那放在國內真的是實打實的全國首富了，再加上昱飛集團旗下的其他眾多產業，唐昱此時的身價，已經超過千億人民幣，當之無愧的全國首富。　　而就在2000年的夏天，唐昱和沈芸也終於拿到了本科畢業證書，事實上，沈芸在大三時候便已經踏入了娛樂圈，並且在唐昱的策劃下，已經成為國內當紅的玉女歌后，而且有着唐昱和沈睿鴻在背後，沒有一個娛樂記者敢於杜撰沈芸的緋聞。　　在2000年的國慶，唐昱和沈芸這對金童玉女，在萬眾矚目下，舉行了世紀婚禮。